

一套书 读懂大清史

(套装共13册)



VISIT...

LANZAROTE
Caliente.com

一套书 读懂大清史

(套装共13册)



《一套书读懂大清史》（套装共13册）

作者：二月河；薛家柱；唐浩明；张鸿福；颜廷瑞

目录

雍正皇帝（全三册）

胡雪岩

曾国藩

左宗棠（全二册）

李鸿章（全三册）

孝庄皇太后（全三册）

全新增订珍藏版
长篇历史小说经典书系

雍正皇帝

二月河◎著

① 九王夺嫡

雍正皇帝

① 九王夺嫡

二月河◎著

雍正皇帝

② 雕弓天狼

二月河◎著

雍正皇帝

③ 恨水东逝

二月河◎著

雍正皇帝（全三册）

作者：二月河

目录

版权信息

雍正皇帝①：九王夺嫡

内容提要

- 第一回 瘦西湖他乡逢故知 天光楼布衣窘宦
第二回 虎踞关冤家巧聚头 入市口小童偶作戏
第三回 赈粮难筹敲山震虎 往事堪忆潦水烟沙
第四回 桃花渡口故地寻旧 微服皇子误宿黑店
第五回 狭路相逢鬼魅相斗 猢猻用智孩儿倒绷
第六回 钝书生误投虎狼穴 奸翁婿设计谋人命
第七回 情场潦倒栖身古刹 文士热衷闲论时艺
第八回 大觉寺虚情哭假友 畅春园贤臣说弊政
第九回 畏艰途能吏辞重任 清库银明君呈愁颜
第十回 刻薄贝勒恶宴刁客 硬弓射鸟鞭骡马惊
第十一回 冷面王夜宿江夏镇 热肠郎仗义铲不平
第十二回 讨没趣溜须碰硬壁 恶作剧拍马踏筵席
第十三回 畏闾墙胤祥争出头 敲木钟御苑学驴鸣
第十四回 明庭训胤戒子弟 献良策小酌试才人
第十五回 清库银贝勒晋王位 观贵相王子延妖人
第十六回 怀叵测乱言天子气 泄私意胤辱大臣
第十七回 放厥词浪子受鞭责 明是非慈父行家法
第十八回 议巡狩起心废国储 拒谏诤太子抖威风
第十九回 庸太子中流辍桨舵 邬思道智鉴识皇心
第二十回 背水一战英雄讨债 功亏一篑釜底抽薪
第二十一回 拼命郎酒肆会弱女 菩萨王刑堂接皇差
第二十二回 冷胤禔初萌登龙志 热胤禩知难退激流
第二十三回 皇帝失意悠游巡幸 群雄逐鹿煞用心机
第二十四回 情重阿哥情牵一线 昏懦太子昏夜失道
第二十五回 大故骤起波浪翻涌 风云色变鱼鳖惊慌
第二十六回 蓄险心胤进密言 抱恶意移祸社稷臣
第二十七回 落井下石诚王摇舌 杯弓蛇影雍王惊心
第二十八回 邀功名叔侄存芥蒂 拦乘舆孤臣逞强项
第二十九回 谣诼四起帝辇纷乱 指挥若定王府划策
第三十回 嘉兴楼侑歌警痴人 上书房厉声斥妄言
第三十一回 意难消存心欺君父 稳大局复辟再还宫
第三十二回 颠倒口令福儿驯马 淆乱视听胤祥谈诗
第三十三回 斗蟋蟀兄弟犯口舌 有恻隐救弱浣衣局
第三十四回 换谋略八府整旗鼓 说天命四王立门户
第三十五回 谒廷臣年羹尧入觐 破贼穴江夏镇遭焚
第三十六回 行诈谋胤稳阵脚 遵密令福儿访当铺
第三十七回 明修栈道雅令赏雪 暗度陈仓恶擒魑魅
第三十八回 抢功劳胤枉行权殉 气节紫姑染黄泉

第三十九回 皇心不测宠辱难辨 玲珑机宜暗布间谍
第四十回 祸转福谏说齐家道 仆变主李卫入宦途
第四十一回 嫌吏治胤禩嗟世路 恨不肖二次废太子
第四十二回 重雾漫嶂歧路彷徨 密云未雨智士观局
第四十三回 忙党争孝子忘母寿 对陵丘兄弟叹世情
第四十四回 鼙鼓西震兵败青海 警钟东应八王用谋
第四十五回 邬思道精微析时局 二阿哥图圉盼将军
第四十六回 忠王谏忠讽胤禩 烈郑氏烈殒答胤初
第四十七回 十四阿哥拜帅西征 十三阿哥缘继逢兄
第四十八回 鄂伦岱倒戈回帝都 康熙帝染恙中和殿
第四十九回 雍亲王撤差担惊忧 隆科多受命入穷庐
第五十回 邬思道当机决大事 康熙帝寿终赴泉台
第五十一回 丰台营胤祥夺兵权 畅春园雍正登大宝
第五十二回 高鸟已尽良弓宜藏 书生明哲克保全身

雍正皇帝②：雕弓天狼

内容提要

第一回 太行道雪阻娘子关 山神庙邂逅救贫女
第二回 结巴驿丞顺口道情 倒运王爷递解回京
第三回 探虚实闯宫大哭 丧乌雅氏柩前正位号
第四回 新君天牢释旧臣 宿敌聆旨恶作剧
第五回 孙嘉淦公廨挥老拳 十三王金殿邀殊宠
第六回 伯伦楼才子行雅令 买考题试官暗留心
第七回 吃饭宰辅访国士 诉肺腑君相互赠联
第八回 能吏潦倒误用“忌讳” 官场隐士拯难约法
第九回 图里琛奉旨巡并州 元宵反诮语讥忠直
第十回 愚巡抚掩过触国宪 智部曹巧取滥赃证
第十一回 雷霆作色雍正惩贪 细雨和风勉慰外臣
第十二回 十七皇姑关说遭拒 母子相疑隐情难言
第十三回 惊舞弊自逐出棘城 逢旧交谈笑封贡院
第十四回 三法司会讞两巨案 托孤臣受逼上贼船
第十五回 全大局诺敏拟腰斩 求贤能名儒入机枢
第十六回 吏情堪嗟公忠难能 纤纤弱女面斥帝君
第十七回 众门生设酒送房师 失意人得趣羁旅店
第十八回 尴尬客忽成青云士 进贺表骨牌惊状元
第十九回 证前盟智士谋馆席 祈母寿佛堂追喇嘛
第二十回 辩偈语斗法钟粹宫 感前因下诏释贱民
第二十一回 吃胙肉兄弟生嫌隙 蓄险心王府策宫变
第二十二回 九阿哥谪戍买人心 十侍卫恃宠受窘辱
第二十三回 施肉刑纨绔惊破胆 拟凯歌权且献良谋
第二十四回 争功劳将军存私意 忧爱子太后归渺冥
第二十五回 密室划策丧中造变 防范周匝难遂乱心
第二十六回 草灭蛇线雍正游疑 盗铃掩耳相臣负诤
第二十七回 养心殿议封年羹尧 王爷府允遭贬斥
第二十八回 孤嫔皇姊深宫染恙 芥蒂兄弟御园交心

第二十九回 范时捷造膝弹悍将 刘墨林游戏弈围棋
第三十回 魑魅魍魉戏法汴京 心意不投逐走金陵
第三十一回 雍正帝夜巡风雨堤 田文镜恃旨恭后倨
第三十二回 飘零客重返金陵地 聊官箴闲吟卖子诗
第三十三回 游戏公务占阉分账 忠诚皇旨粗说养廉
第三十四回 黄泛难行舟圉沼泽 金蝉脱壳潜返京师
第三十五回 隆科多擅兵闯禁苑 憨马齐镇静斥非礼
第三十六回 露华楼悠然吟《风赋》 丰台营洒脱议政务
第三十七回 千乘万骑将军凯旋 泪尽露干弱女饮泣
第三十八回 忘形骸功臣显骄态 衡大势谋士精筹局
第三十九回 才士呈才天外有天 红颜薄命命归黄泉
第四十回 廉亲王武断触霉头 年羹尧演兵遭疑忌
第四十一回 史貽直正言弹权臣 刘墨林受命赴西疆
第四十二回 徇成法循臣谏拗主 降甘澍午门赦詹事
第四十三回 汴梁城抚衙释旧憾 郑州府佞人撞木钟
第四十四回 逞严威酷吏决刑狱 镇邪狎举火焚柴山
第四十五回 络人心天子赐婚姻 消反侧相臣议除奸
第四十六回 忧烹狗将军生异心 惊谜札钦差遭毒手
第四十七回 暗传消息王心思动 膏雨茫茫死离生别
第四十八回 遂心愿哲士全身退 情无奈痴人再回京
第四十九回 天威不测反目成仇 枢臣用谋釜底抽薪
第五十回 贬爵秩迷途失真性 赐自尽犹自侃轮回

雍正皇帝③：恨水东逝

内容提要

第一回 孤弱女羁押归京师 守陵督客旅逢异人
第二回 贾道士挟术演神技 李制台行医救畸零
第三回 黑嬷嬷闲说江湖道 奉天王违制进京华
第四回 澹宁居雍正会风尘 畅春园飞语惊帝心
第五回 谆谆语旧主慰旧僚 关关情仇兄会仇弟
第六回 情怡王情说图圉人 雄心主雄谈治世图
第七回 心意不投引娣抗颜 背水一搏密室划策
第八回 隆科多贬官忧罪谴 廉亲王晤对侃治术
第九回 李巨来沽清判遗案 宝亲王奉诏下江南
第十回 政见不一黑猫黄猫 志趣相投无情有情
第十一回 巡河防风雪会故交 论政治歧道天津桥
第十二回 钱师爷幕府展狡计 贾士芳酒肆逞异能
第十三回 悌党争枢臣谋善策 怀私意诸王议整顿
第十四回 揣叵测弘时会庄王 狱文字名士遭奇辱
第十五回 世袭王庙见消息气 雄猜帝朝会颁新政
第十六回 论朋党明堂起纷争 弹幸臣允闹龙庭
第十七回 赫然天威雍正惩弟 怀刑畏祸弘时下石
第十八回 弥反侧议政清梵寺 念亲情允褫蒙宽典
第十九回 活出丧贝勒逃命劫 承严旨廉王遭抄检
第二十回 感途穷允散余财 统全局雍正息狱讞

第二十一回 妙手空空投诗报惊 天潢贵胄巡视粥棚
第二十二回 仁义皇子挫强救弱 诰命夫人闲说邪教
第二十三回 督署堂李卫设祖饯 驿馆店大员互攻讦
第二十四回 察吏情弘历巡河务 抗酷政秀才罢科考
第二十五回 感皇恩抚台效孤臣 恪圣道学台纵首犯
第二十六回 风涛黄水弘历遇险 同舟共济倩女显能
第二十七回 槐树屯阿哥尝果报 析案情手足惊相残
第二十八回 遮掩周张信口雌黄 曲心魑魅随意酬唱
第二十九回 避暑庄君臣论世情 热河宫乾纲抑党争
第三十回 弄神通道士疗沉疴 逞巧智阿哥迁家奴
第三十一回 八福晋撒泼闹御苑 乔引娣承恩会旧情
第三十二回 贾道士蒙宠入宫闱 废太子染恙归大梦
第三十三回 雍正帝苛察论人心 诚亲王政暇娱府邸
第三十四回 俞鸿图得意忘形骸 雍正帝折节 抚远臣
第三十五回 慰名臣妾庶封诰命 析谣言父子生疑猜
第三十六回 隆科多囚狱告御状 雍正帝冥筵明孝心
第三十七回 杀名优皇帝严宫禁 诛妖僧士芳邀恩宠
第三十八回 庸阿哥暗会落难生 失意客撒手绝尘嚣
第三十九回 莽张熙游说西宁城 智东美苦肉诳真情
第四十回 泄郁忿再兴文字狱 明心志颠倒奇料理
第四十一回 意未尽怡亲王骑鲸 情恋误雍正帝种祸
第四十二回 举丧嬉戏允祉削位 奉旨还京都院训顽
第四十三回 考校刑讯啼笑皆非 名臣强项片语释怀
第四十四回 文盘武功弘历纳土 持正割爱弘时被擒
第四十五回 义灭亲挥泪诛亲子 勤躬倦忧时托政务
第四十六回 当断不断畏祸失机 邪道伏诛血溅红楼
第四十七回 烽火起西疆再传惊 神思昏御苑扰邪祟
第四十八回 军情失利边将讳败 亲情乍变鸞君董忧
第四十九回 鼎丹烛影千古谜案 白虎玉兔同赴大真

雍正皇帝①：九王夺嫡

内容提要

本书是系列长篇历史小说《雍正皇帝》的第一卷。

帝王行止、宫闱秘闻素来为读者关心，本书描写鲜为人知的清廷生活，却又不拘囿于那小小的紫禁城。阿哥党争，杀机隐隐，龙庭易主，雍正险胜。改诏说，弑父说，继位说？一段历史，几多疑云，扑朔迷离，令人难解难分。作者用史笔著文，用文笔立史，庙堂之高，江湖之远，无不尽收笔底。上至典章制度、宫廷建筑、饮食服饰、礼仪乐律，娓娓道来，书卷气浓；下至勾栏瓦舍、寺庙堂肆、市井乡野、客旅古渡，徐徐展开，风情万种。阿哥逐鹿，明争暗斗，字字权谋机诈；女伶歌伎，绕梁余音，句句回肠荡气。其情节铺设，夭矫跌宕，人物塑造，浓淡相宜，谋篇均别出心裁；以思想为经，艺术为纬，鸟瞰历史，探究人生，非大家而不可为。正如一位评论家读后所言：难得的历史小说佳作。

第一回 瘦西湖他乡逢故知 天光楼布衣窘官宦

游三吴不可缺扬州，治扬州不可无虹桥。虹桥这地方，面湖临河，西邻“长堤春柳”，东迎“荷浦薰风”，虹桥阁、曙光楼、来薰堂、海云龛……诸多胜地横亘其间，粉墙碧瓦掩映竹树，天风云影山色湖光，只需一叶扁舟便览之无余，原是维扬北郊第一佳丽之地。这自然风光粉黛不施乃天生其美，就勾得离乡游子、骚人迁客到此一扫胸中积垢块垒，流连忘返。若论起风土，那就又是一回事。桥北有个庙，名字起得也怪，叫“虹桥灵土地庙”，每年正二月祀神庙会，俗名儿叫“增福财神会”。逢到会期，早早地就有城里商家赶来，错三落五搭起席棚，围着这座土神祠连绵起市，一二里地间耍百戏打莽式的、测字打卦的、锣鼓、“马上撞”、小曲、滩簧、对白、道情、评话、打十番鼓的……喧嚣连天，湖下游船如梭，岸上香客似蚁，夹着高一声低一声唱歌似的卖小吃的吆喝：

“吴逢圣的炒豆腐——谁要嗦？康熙老佛爷金口亲尝，颁赐近臣！”

“走炸鸡——田家走炸鸡！香酥焦嫩！”

“施胖子梨丝炒肉，不吃算你没来扬州！”

“汪九公家拌鲟鳇——天下一绝啰……”

“猪头肉、猪头肉！江一郎十样猪头肉！”……

如此种种，更把庙会场子搅得开锅稀粥般热闹。

这是康熙四十六年的春天，二月二刚过，扬州地气温暖，虹桥两岸已是春花姹紫嫣红，芳草新绿如茵。一个架着双拐的残疾人出了桥南的“培鑫客栈”慢慢踱着，囊橐地随着熙熙攘攘的人流上了虹桥。

他叫邬思道，无锡有名的才子，府试乡试连战连捷，中秀才举人都是头名。康熙三十六年他应试南京春闱，三场下来，时文、策论、诗赋均做得花团锦簇一般。出场自忖即便不在五魁之列，稳稳当当也在前十名里头。不料皇榜一张，“邬思道”三个字居然忝列副榜之末！邬思道大怒之下仔细打听，才知道主考左玉兴、副主考赵泰明都是捞钱的手，除了朝中当道大佬关照请托外，一概论孝敬取士，名次高下按质论价童叟无欺！邬思道凭着本事拉硬弓不肯撞木钟钻营，自然名落孙山。邬思道原本心高气傲，气极了，纠集四百余名落榜举人，抬着财神拥入南京贡院，遍城撒了揭帖，指控左、赵二人贪贿收受，坏国家抡才大典，骂得狗血淋头，把个南京科场搅得四脚朝天。他大闹一场扬长而去，苦得江南巡抚因拿不到他这个“正犯”被连降两级，左、赵二人革职罢官“永不叙用”——官司直打到紫禁城当今天子康熙御前，明珠、索额图两大权相都

差点吃挂落。因此，朝廷严令各省缉拿他这个闹事的“正犯”。如今明珠早已抄家籍没，索额图谋划逼康熙逊位太子，事发被囚，往事风流云散时过境迁。蛰居武夷山清虚道观的邬思道因知太后驾崩，大赦天下，这才敢露面，回到久违了的三吴家乡——但他的两条腿，却在逃亡路上被几个剪径的水匪打折了。

邬思道上了桥头，住了步怅然回顾，清癯的脸上泛起一丝苦笑。从幽僻山谷乍回这烟花世界烦恼人间，真有恍如隔世之感。邬思道口中喃喃说道：“白杨绿草，风雨忧愁，十年一别，这树都合抱了……”

“哟！这不是静仁先生么？”背后突然有人说道，“这些年您在哪儿？又怎么独个儿在这里呢？”邬思道回头看时，这人三十多岁，白净面皮，团团一个胖脸，留着墨黑两绺八字髭须，头上一顶六合一统帽，结着红绒顶儿，靛青夹袍外套着件套扣背心，腰间系着滚边绣花玄带，精精干干一身打扮。半晌，邬思道才想起来是同乡戴家湾的孝廉戴铎，因笑道：“项铃，原来是你！十年前你和高家争牛湾那块风水地，打输了官司，败落得叫化子似的——如今出落得这样阔，都不敢认了！”戴铎嘻嘻一笑，说道：“士别三日便当刮目相看，何况十年！说起这里头的周折，真是一言难尽——不怕静仁兄你笑，如今我在北京给人家当听差呢！来，我给邬兄引见一下！”

邬思道跟着戴铎下桥，心里不住犯狐疑：这戴铎虽然败了家，好歹也是书香门第，有过功名的人，何至于就沦落成人家的奴才？一边想，一边跟过来，果见桥下石栏旁站着一个二十五六岁的青年公子，打扮也并不出奇，只穿件灰府绸银鼠夹袍，月白夹裤，脚蹬一双黑冲呢千层底布鞋，虽不奢华，却是干净利落纤尘不染。那青年倚栏而立，一条乌亮的发辫直垂腰间，似笑不笑地看着他们过来，刚要说话，戴铎已一个千儿打了下去，禀道：“四爷，这就是您常念叨的邬思道邬先生，可巧儿今儿就叫奴才碰上了！——哦，这是我们殷四爷，北京城没人不知道，十八家皇商位列第四！”

“殷真。”那青年微微一笑，八字眉下一双黑瞋瞋的瞳仁闪烁着，说道，“你叫我月明居士好了——敢问邬先生台甫？”一面说，目光幽幽地上下打量邬思道。邬思道不禁一怔：哪有这么托大的人，一见面就把大号抬出来，叫人家称自己“月明居士”！口中却笑道：“我没有号，你高兴，叫我静仁好了。”

殷真略一躬身，将手一让说道：“实在是久仰你的大名了——连家父也十分赏识你的才学！屈尊一同走走如何？”邬思道听说他是皇商，原本心里腻味的，但这位殷四爷眼中有一种沉稳静娴的气质，不带半点商家庸俗，竟不自禁点了点头。殷真一边走，一边从容说道：“先生，我不是虚逢迎你。当年你的揭帖传到北京，真是倾动京华！记得里头对左玉兴、赵泰明二人有诛心警句——朝廷待其不为薄矣……二君设心何其谬也？独不念天听若雷，神目如电？呜呼！吾辈进退不苟，死生唯命，务请尚方之剑斩彼元凶，头悬国门，以儆天下墨吏！士立紫垣，噤口不

言。一旦有义士者挺身而出，或刺之阙下，或杀之辇中，四方闻之，独不笑士大夫之无人耶？——这写得何等酣畅淋漓，真个骂死天下尸位素餐之徒！难怪圣上震怒之下又击节赞赏呢！”戴铎也在旁凑趣儿道：“难为主子记得这么清爽，奴才只记得那副对联——左丘明有眼无珠，不辨黑黄却认家兄；赵子龙一身是胆，但见孔方即是乃父！”“是嘛！”殷真似乎变得随和了一些，格格一笑道，“万岁爷当时拿起来一看就说：‘此人这笔字风骨不俗。’”

“唔？”邬思道浑身一颤，盯了一眼殷真和戴铎，心中陡起疑云。这揭帖对联当日传遍天下，二人能背并不稀奇。只这二人，一个是“皇商”，一个是听差，连皇帝当时的态度都了如指掌，未免就太出奇。联想到戴铎昔日也是一方名流，竟肯在这位“四爷”跟前屈身为奴，毫无羞惭之意，他已隐隐猜到这位极修边幅的殷真，绝非等闲之人！但对方既不肯说破，邬思道也难问端底，便淡淡一笑，说道：“难为仁兄如此厚爱，竟记得这么清楚！我真有他乡遇故知之感！不过，这十年蛰居山中，读了点书，从前那点子专用来做取功名的敲门砖文章，想起来都觉得脸红，八股文章误尽天下英雄啊……”说罢无声叹息了一下。戴铎因见邬思道感慨，岔开话题道：“四爷，今早您不是说要到市上买两个孩子使唤？这个店不错，你们两位进去吃酒攀谈，我去办事回来再侍候，如何？”殷真笑道：“那是什么打紧的事！明儿再办就迟了？走，咱们进去坐坐！”

邬思道抬头看时，果见前头一座酒肆，歇山顶，一边压水，一边靠着驿站，看样子新造不久，雕甍插天飞檐突兀煞是壮观，泥金黑匾上端正写着“天光湖影”四字。戴铎不禁道：“好字！”

“字是不坏，”邬思道仔细看了看，笑着对殷真道，“但笔意太过妩媚，锋中无骨，算不得上乘之作。”殷真也点头道：“先生说得是，这字神韵不足。”一边说，二人随着戴铎进来。

殷真见楼下热闹嘈杂得不堪，不禁皱了皱眉头，说道：“这太乱了，我们上楼去！”跑堂的一怔，赔笑道：“三位爷，请包涵着点。新来的太尊车铭车老爷今儿在楼上宴客，楼上不方便。爷们要嫌底下闹，那边还空着一间雅座，面湖临窗，一样儿能赏景致的……”话未说完，戴铎便笑道：“你别放屁！这楼我来不止一回，上头三四间雅座呢！各吃各的酒，谁能碍着谁？”说着，从怀里取出一块银饼丢了去。伙计接过看时，是一块“真圆系”，足有五两重，底白细深，边上起霜儿，正正经经九八色纹银，顿时满脸绽上笑来，打躬儿道：“爷台，店里夹剪坏了，恐怕找不出来。”

“多的都赏你！”戴铎道，“你在楼上给我们安排一下！”伙计笑得两眼眯成一条缝，身子一虾道：“谢爷的赏！楼上实话是还有一间雅座没占。原说怡性堂韦老爷定下的。爷既一定要去，小的斗胆就做主了。只不要大声喧哗，新来的太尊爷性子不好，别扰了他老人家的雅兴，就是各位爷疼怜小人了。”

三人跟着堂信上楼来，果见屏风相隔，西边还空着间雅座。点了菜，又要了没骨鱼、骨董汤、鲰鱼糊涂、螃蟹面四样佐餐。殷真见戴铎侍立在旁不敢入座，一边向邬思道举觞劝酒，一边笑道：“钱能通神，一点不假。我今儿能和静仁先生同席举酒，实在缘分不浅，你们又是故交，戴铎也不必立规矩，没有形迹酒才吃得痛快哟！”说罢二人举杯同饮，戴铎方拿捏着坐了下首。

此刻正是巳牌时分，楼外艳阳高照湖波荡漾柳拂春风，画舫、沙飞、乌篷、水上漂各色游船衔尾相接，桥上桥下信女善男扶老携幼攒拥往来，三人高坐酒楼赏景谈天，不时便酒酣耳热。先是听隔壁一群人凑趣儿奉迎那个车太守“下车扬州，讼平赋均，政通人和”，又议及扬州的漆器、剪纸、玉雕、泥塑，谁家做得巧，值多少银子，正觉俗不可耐，一阵琵琶穿壁而来，接着一个女子娇音细细曼声唱道：

扬州好……第一是虹桥。杨柳绿齐三尺雨，樱桃红破一声箫，处处住兰桡……醉扶湖中画舟，灯影看残街市月，晚风吹上笏儿梢……

“丢眼邀朋游妓馆，姘头结伴上湖船。”殷真不无感慨地叹道，“如今世道真正可叹，太后薨逝才半年多，这边早已没事人一般了！”

邬思道几杯酒下肚，苍白的脸泛上血色来，见殷真怅然若有所失，遂笑道：“这就是‘亲戚或余悲，他人亦已歌’！无论天家骨肉市井小民概莫能外！先生何必伤感？譬如你我，还有隔壁的车铭，坐红楼、对翠袖、赏美景、听侑歌，可知那边半里之遥就是人市！山阳宝应一带难民在人市啼饥号寒以泪洗面，卖身求一温饱而不可得——心不一，情自然也就不一！”说罢，举箸击盂亢声唱道：

玉堂意消豪气空，可怜愁对虹桥东。

当年徒留书生恨，此日不再车笠逢。

推枕剑眉怅晓月，扶栏吴钩冷寒冰。

惟有耿耿对永夜，犹知难搵泪点红！

吟罢鼓掌大笑，却不自禁滚出两行泪来。

殷真已是痴了。邬思道疑得不错，他不是常人，更不是什么“皇商”，原是当今天子膝下皇四阿哥爱新觉罗胤禛，已经封了贝勒，地地道道一个龙子凤孙，因生性冷峭严峻，京师人称“冷面王”的就是。这次却是领差安徽督办河工，因高家堰、宝应一带决河，特来扬州调运粮食赈济灾民。他早闻邬思道才名，这次邂逅相逢，见他已是残废，原是心里失望，此刻见邬思道酒后形骸放浪，飘逸潇洒英风四流的神态，不禁大起怜爱敬慕之心，又想到他仗义执言开罪朝廷，为天下不容，且终生无望再入仕途，转觉神伤。胤禛正想着寻话安慰，屏风一动，一个长随打扮的人进来，却不言语，横着眉下死眼盯了三个人一阵子方问道：“方

才是哪位先生唱歌儿，又提到我家车老爷的讳？请借一步说话，我们老爷有请！”胤禛仰靠在椅上，一只手扶着酒杯，只微睨了一眼戴铎，戴铎忙站起身来，正要说话，邬思道已架了拐杖起来：

“是不才！车铭与我同榜孝廉，又曾为同社文友，怎么——我不能叫他的讳？”

他带了酒，神情显得冷峻傲岸，长随被他的神气慑得有点气馁，听说是自己家主同年，又见胤禛跷足而坐，戴铎从容侍立，更不知什么来头，倒有点不知所措了。

正在发怔，便听隔壁有人大声吩咐：“来呀！把这当中屏风撤掉，我见识见识是哪位年兄？”接着便听一群人“喳”地答应一声，几个人轻轻抬起屏风挪转到一边，顷刻之间雅座打通，合成了一大间。胤禛微微冷笑啜着香茶时，对面雅座是三间打通的，却也只有一席酒菜，摆着冷盘孔雀开屏、百合海棠羹、一盂冰花银耳露，几十样细巧点心梅花攒珠般布列四周，中间大碗盆中的主菜，却是牛乳蒸全羊——胎中挖出的羯羊羔儿：这是扬州四大名菜之一——张四回子蒸全羊了。七八个请来陪坐的名士坐在旁边，正中一个官员身着八蟒五爪白鹞补服，也没戴大帽子，油光水滑的辫子从椅后直垂下去，圆圆的脸胖得下巴上的肉吊着，看样子酒也吃得沉了，油光满面地也斜着眼盯着这边。邬思道架着拐杖迎上一步，抱拳一拱道：“车铭先生，久违了！”

“啊喏，这不是邬思道嘛！”车铭眼中放出光来，一下子坐直了，“我当是谁呢！原来是大闹天宫的孙行者！是八卦炉倒了呢，还是佛祖不留心弄掉了五行山的镇山神咒，你居然又出来了——我给诸位介绍一下：你们看这位，架着双拐，行动如倩女荡秋千，站立似谢家碧玉树，一脸书卷气。当年可了得，我兄弟不敢望其项背！真的是一语既发词惊四座！当年——”

“当年同窗结社作八股。”邬思道静静地听他揶揄，抓住话口破颜一笑紧叮一句，“出题‘昧昧’。好像就是车仁兄，把‘日’字边写成了‘女’，开篇惊人；说‘妹妹我思之’，我只好接了句‘哥哥你错了！’——不知如今可有长进？”

一句话说得众人哄堂大笑。几个名士控背躬腰跌脚打顿，笑得换不过气来，胤禛“扑”地一口酒全喷到戴铎身上，几个歌伎拿手帕子捂着嘴咯儿咯儿笑得东倒西歪。

“是你记错了吧？”车铭涨红了脸，强笑道，“我两榜进士，殿试选在二甲四十名，闱墨遍行江南，怎么会出这种错儿？——今日一见，也算故人相逢，有道是贫贱之交不可忘，我和你对酌三百杯！那两位——呃——请过来，来呀！”

戴铎见胤禛摇头，矜持地说道：“我们和静仁先生也是邂逅，请自便。看样子你们要论文，我们观战。”邬思道趑回胤禛桌边，端起一杯

酒，笑道：“要是做官就能长学问，天下可以无书。你今日无非以富贵骄人，岂不知我这贫贱也能骄人！比如这酒，我饮来是酒，你饮来就是祸水，这点子分别，不知你懂不懂？”

“唔？”

邬思道脸微微扬起，沉吟着说道：“我这酒，取粟于颜渊负郭之田，去秕于梁鸿赁舂之臼，量以才斗，盛以智囊，浸于廉泉之水，良药为曲，直木为槽，以尧之杯、孔之觚酌之。所以饮此酒，清者可以为圣，浊者可以为贤！你的酒不同，乃是盗跖之粟酿成，取贪泉之水，王孙公子烧灶，红巾翠袖洗器。误饮一杯，则廉者贪，谨者狂，聪者失听，明者昏视——这还不是祸水？”

“你依旧如此阴损！”车铭本想小辱邬思道几句就罢手的，不料反被邬思道所侮，顿时气得脸色发白，咬牙笑道：“我以俸禄沽酒，怎见得是贪？”“你取笑我，我自然也可敬你几句。”邬思道淡然说道，“以你今日身份，我岂敢冤枉你？君为扬州太守，境内饥民遍地，嗷嗷待食，你却在此寻欢作乐！先贤有云：四境有一民不安，守牧之责也，难道我错错了你？我虽然闭门读书不问世事，也知道当今蝇营狗苟的事愈来愈多。嘴硬不如身硬，身硬不如心硬——记得当年同游中岳庙，你指着门前金刚叫我作诗，当时我口占一首说‘金刚本是一团泥，张牙舞爪把人欺。人说你是硬汉子，敢同我去洗澡去？’车兄，你敢么？”说罢纵声大笑。车铭“啪”的一声拍案而起，想发作又按捺住了，格格阴笑道：“静仁，没听说过‘破家县令，灭门令尹’？”

邬思道笑道：“这么俗的谚语有何不知？当日桓温游寺，和尚不拜。桓温说，‘没见过杀人不眨眼将军么？’和尚反问，‘没见过不怕杀头和尚么？’如今是盛世，此地乃名城大郡，你今日非礼欺人，我怕你什么？何况我飘零四海子身一人，外无期功强近之亲，内无应门五尺之童，本来就无家可破无门可灭！”

“放肆！”车铭大怒，断喝道，“你一个已革孝廉，在父母官前狂傲无礼，就是罪！哼！我就不信剃不了你这刺儿头！你不是说我这酒是‘祸水’么？来！”

“在！”

“灌他！”

“喳！”

胤禛的血一下子全涌到脸上，眼中熠熠闪着火光。康熙皇帝家教极严，明令皇阿哥不得结交外官，干预地方政务，皇长子胤禔奉差芜湖，杖责了一个县令，回去被摘掉了头上一颗东珠，因此他原本无意惹是生非。这个车铭他也不知道，昨日见邸报，吏部报的三名“卓异”里名列第三，算是顶尖儿的好官，谁知在下头如此跋扈！眼见邬思道要吃亏，胤

襖眼中波光一闪，戴铎立时会意，跨前一步正要说话，邬思道却道：“顶铃，我自己能料理这事。”便转脸笑谓车铭：“你如此欺我，是不是看我已残废，无力再入宦途。要是我未除功名，即便不是进士，恐怕你也不敢轻慢，是吧？”

“对了。今儿就是拿你开开心！”车铭眯着眼嬉笑道，“罚几杯酒，顶多是个风流罪过，打什么紧？”邬思道一笑道：“这就是俗语‘人在矮檐下，不得不低头’。这杯祸水我喝。不过先有一诗奉赠，不知可肯雅纳？”

他这几句话不软不硬，似求情又似揶揄，众人都是一愣。邬思道微叹一声，踱到放着文房四宝的案前，一手拽袖、一手提笔，略一沉思，连着写了几个字。车铭伸着头看时，上头连着五个“苦”字，不禁喷地一笑，道：“这早晚才知道苦？你要识点时务，我怎会难为你？”邬思道毫不理会，握管疾书：

苦苦苦苦苦皇天，圣母薨逝未成年。

江山草木犹带泪，扬州太守酒歌酣！

——无锡书生邬思道谨赠

写完展纸一吹，拈着踱至窗前，眺望一下，回头笑道：“我这个多愁多病书生身，可是要打你这倾国倾城的乌纱帽了！这张诗稿对仁兄而言，也不亚当年我在贡院写的揭帖！你今日于国丧期间携妓高歌画楼，已经触了大清律，知道么？”

谁也不防这潦倒书生还有这一手，满楼人都惊得呆若木鸡，痴坐无语。胤禛先是一怔，心下大悟，不禁目中灼然生光：这真是个无双才士！良久，车铭方结结巴巴问道：“你……你要干吗？”

“我要——”邬思道看了看楼下，“怎么说呢？这楼下人可真多！看见楼上飘下一张诗帖，凭我邬思道的文名，写的又是本朝本郡太守，三天之内，保你全扬州都知道了。若或碰巧有个皇阿哥或部院大臣什么的，或者有个御史、按察使什么的官儿，正愁着考功司察他的功课，没准儿连原诗奏明当今——仁兄，邬某可要与你同生死，共荣辱了……”说罢哈哈大笑。

车铭见他说着话手一晃一扬的，真怕这个愣子手一松，立时就招惹无穷后患！莫说城里如今真的住着个黄带子阿哥，就这省官道司里面也有不少对头，这国丧期间携妓高乐儿，“丧心病狂”四个字就得葬送了自己似锦前程。就没这些麻烦，老百姓口碑如铁，唱起来，三年察考时就是手拿把掐的凭据！想着，车铭头上已沁出冷汗，勉强挤出笑脸道：“静仁——静仁兄！开个玩笑嘛，不当家拉花的，何必认真呢？来来来，还有那两位，坐过来，我敬你们三杯‘祸水’！”

胤禛大笑起身道：“不论美酒祸水，我都吃不得了。戴铎，你留下陪着他们吃酒，我还有事，先告退一步了。邬先生，今日一会实在投缘，明儿我请你小酌，还有事相求。”邬思道微笑不语，戴铎知道馆驿中还有一大群官员等着胤禛召见，也不好相留，只好赔笑道：“是，省得了。”

第二回 虎踞关冤家巧聚头 人市口小童偶作戏

邬思道酒量很窄，与这群人又不投缘，不多时已酩酊大醉。车铭一肚皮的懊恼，还要装出笑脸奉迎这个倒霉书生，眼见他们要辞，心里巴不得，却还要假惺惺邀留。邬思道醉眼迷离地笑道：“筵无好筵。这‘祸水’可不敢吃多了，就此别过吧。”说罢，踉踉跄跄扯了戴铎下了天光湖影楼。

“静仁，”戴铎看天色时，已近申牌，一头走一头笑道：“我以为你吃了大亏，已挫磨了昔日锐气，看来竟是锋芒不老！车铭这人我也听说过，心底瓷实着呢！难道不怕他对景时整治你么？”按戴铎的意思是想引出个话头，试探他肯不肯投胤禛门下。邬思道却笑道：“亏你还是天子脚下混世面的，不晓得投鼠忌器？我虽不济了，像彭鹏、施世纶这干文友都做着官——你不知道人心，但凡做了官，利禄心只有愈来愈重的，他才不犯着和我这破罐子碰他的金饭碗呢！这个车铭其实也小有才学，只是太无耻，我才教训他。为这个扬州府肥缺，他先叫夫人曹氏拜徐乾学的四姨太为母；徐坏了事，又巴结户部尚书梁清标，认了干爹才选了出来。这还是个人？好便好，不好我还有诗呢——昔日相府拜干娘，今日干爹又姓梁。赫奕门庭新户部，凄凉馆地旧中堂……”他没吟完，戴铎便截住了，笑道：“罢了！你真醉了，我没说一句，就引出你这一车话！你如此不饶人，连我也怕了你了！”邬思道听了不言声，恍恍地望着远处，半晌才道：“……十年一梦，醒来时人去楼也空。项铃，心气再高人已凋残，我这人还有什么指望？只有心智可用，有谁能知？只有口舌之利，难道连嘴也封住？”

“你不要难过，”戴铎心下掂掇着，因未得胤禛明示，也不便做主，只道：“方才你不是说要去北京？何妨和我们四爷说一下，一同北上，到京我给你谋个馆地。”邬思道冷笑一声道：“连你也小看我！要糊口有何难哉！我学的是屠龙术、帝王道！没有英才，我才懒得教呢！”

戴铎一直把醉醺醺的邬思道送回虹桥对岸的培鑫店，又执手叮嘱了许多话才辞回桥北驿馆。一进门，便见四贝勒的贴身长随高福儿从里头出来，见戴铎便逼手站住了，笑道：“戴头儿，哪里吃酒了，没给咱们带一坛子回来？”戴铎因问：“四爷呢？”高福儿道：“今儿见了一天大人，后晌江宁布政使曹大人带了一干子道台给主子回事儿。这会子正在上头说话，大约是说调粮的事，里头还夹着说关税银两，早着呢！您先在我房里歇歇，客走了再见不迟。”戴铎只好回身进了高福儿房中，沏了酽茶，有一搭没一搭闲嗑牙儿。直到掌灯时分，方听上房一声吆喝：“端茶送客了！”接着便见两盏大灯笼从上房导引，一群官员哈腰依次辞出，戴铎这才进来。

“回来了？我正给太子爷写禀札，你连他的廷谕一齐看看，有没有疏

漏的地方，回头再誊清发寄。”胤禛头也不抬，手不停书，直到写完，方吁了一口气，把信稿和一个通封书简递给戴铎，自踱着方步沉吟不语。

戴铎接过太子的廷谕和胤禛的信，只略一过目，已经明白大旨，便笑着回道：“万岁爷五十四圣寿，已经有旨四爷不必回京。半月前内廷邸报，陕西去年大旱，今春青黄不接，万岁也有旨，叫四爷一并在北征粮。太子爷想叫爷早日归京，看样子是因为筹办万岁的寿典。四爷这信写得极是，既不愿回去，差使也本来是没办完，就遥叩万岁圣诞的就好。”

“庆寿典这样的眼面差使能轮到我？怕只有八爷他们才争到手！”胤禛冷冷道，“我不是怕出力，是怕出了力还要招忌。十三弟来信，说明年要加一个恩科，主考点的是佟国维。如今都在暗中打点。又要塞私人，又要外头堂皇，太子叫回，无非想叫我替他拢人。你想想十八个兄弟三十六只眼，都瞪得血红，这种坏了良心的事我也干不来，还要代人受过。如今这风气，我就是哪吒，能摆布得好么？”戴铎心里雪亮，这位四爷和十三爷胤祥是“太子党”的，大阿哥胤禔三阿哥胤祉不凉不热，各存体系。所谓“八爷”，却是八阿哥胤禩，与九阿哥胤禵、十阿哥胤□、十四阿哥胤禵，统是一窝子势力，朝中称为“八贤王”，最是得罪不得。这干人见事就躲、见人就笼络、见利就夺，连皇太子也不敢招惹，所以想调回胤禛帮手。想想胤禛走马灯似的办苦差，为太子出死力，太子胤初一点也不顾惜痛怜，也真叫人寒心。但“八爷党”里的十四阿哥胤禵现就是胤禛一母同胞，戴铎也不敢说什么。戴铎一边想，笑道：“就是四爷这话！我们奉有明旨，督修河务，办粮赈灾，这还忙不过来呢！我看这信得加上一句，明说万岁严令河工差使不办妥不得回京，四爷不敢自专。太子爷胆小，未必敢和皇上去争的。”

“很好。”胤禛笑了笑，说道，“就怕他们弄不住我，又去寻十三弟的晦气。科场的事舞弊拆烂污，十三弟脾气不好，弄出事来不得了。”十三阿哥胤祥是阿哥里头最泼辣豪爽的，因自幼失恃，受尽哥哥们的欺侮，养成野性难驯，只胤禛看不过，从小儿收到自己府中时时呵护，因此胤祥敬重这位严兄宛如慈父，从不违拗。戴铎当然知道其中原委，因安慰道：“四爷甭着急，十三爷才十七岁，万岁爷未必叫他独个儿办差，或到時候称病也罢。”胤禛叹道：“也只好走一步说一步了——那位邬先生，你们谈了没有？不知他肯不肯到我这里办事？”

“爷的意思没有明说，奴才没敢自专。”戴铎赔笑道，“这个人才具人品都极出色，可惜是个残疾。奴才晓得爷用人的规矩，不是落难的从不收用。所以奴才没敢提起。”胤禛不以为然地哂道：“他还不算落难？朝廷缉拿了十年的钦犯，落魄江湖怀才不用！这样人物岂可失之交臂？你们这些人虽有忠心，只能安慰我，不能为我出谋分忧。又不是叫他跑马拉弓放鹰捉虎，计较人家两条腿做什么？——他住哪里？我现在就亲自去请！”说罢便往外走，戴铎只好跟着，吆喝小厮们：“给四爷备马，把斗篷带上，防着晚间风凉！”

不料刚至二门，高福儿迎进来禀道：“四爷，海关道陈天顺求见。说是奉四爷宪谕，回说买粮用钱的事。”胤禛有些为难地看了看戴铎。戴铎忙道：“邬思道吃醉了酒，就是这会子去，也不得好好说话。不如明儿我陪主子去，消消停停就把事情办了。”胤禛皱着眉怔了半日，也只好罢了。

胤禛一晚上没好睡，邬思道沉敏机辩、才智犀利的影子一直在心里晃漾。他虽没有和戴铎多谈，但酒楼一会，已下定决心，非把这个邬思道笼在自己袖中不可——皇阿哥之间权势倾轧，机械万端，他太需要一个这样的策士智囊随身谋划了。蒙眬到鸡叫才睡去，醒来时已日上三竿。胤禛一骨碌翻身起来，赶忙洗漱了，略用了点点心，便叫上戴铎高福儿，换了便衣迤逦奔虹桥南的培鑫客栈。店主听说是找邬思道，拍手笑道：“爷们来的太不凑巧！邬爷今早天不明就算了房钱，叫小的觅船，说要去瓜洲渡游玩几日，再到北京看个亲戚……”几句话打发得他们主仆三人都愣了。高福儿见胤禛阴沉了脸，笑着道：“爷也是的，我还当是个什么人物儿，姓邬的不过是个孝廉，这样儿的箴片相公要一把有五个，要两把——”他话没说完，胤禛盯了他一眼，下头的话竟生生憋了回去。戴铎忙道：“四爷，您别生气。这事怨奴才不会办事。禀爷一句话，跑了和尚跑不了庙，包在我身上，到北京我把他请到爷府里！”

“怎么见得？”

“说来话长了。反正这会子没事，我们陪四爷人市上看看，我给你说说静仁先生的故事儿。”说着三人慢步向西走着，戴铎叹道：“您看邬思道待人冷冷的，其实也是个痴！他有个姑父叫金玉泽，当年纳捐在南京虎踞关，补了个千总的缺。邬思道中秀才，邬老爷子寻思，乡试反正要去南京，就写了封信给金玉泽，叫邬思道去姑父家读书，就近儿应试。

“邬思道在燕子矶下船。他头一回进南京六朝金粉之地，呆头呆脑地，就急着先游了莫愁湖，又逛了夫子庙。那日四月初八，佛诞日。夫子庙人山人海，烧香的许愿的善男信女挨挨压压挤得满街都是。邬思道顺着秦淮河，一手擎着一包炸蚕豆，一头走一头吃着观景致。因不知哪个糊涂老爷在桃叶渡上竟架了座桥，邬思道见了笑得前仰后合。刚说了句：‘这个蛇足添得有味儿！’不防一头和一个人撞个满怀。抬头一看，竟是个十六七岁的年轻闺女！”

胤禛想着当时情景，不禁抿嘴儿一笑。

“那女的是进香才回来，一门心思的虔敬我佛。当着众人和一个年轻男子撞得这么结实，顿时羞得脸红到耳根上。”戴铎笑道，“当时引得周围闲人哈哈大笑。这个说是‘蓝桥会’，那个说是‘撞天婚’，‘欢喜菩萨’，‘风流道场’……插科打诨一片声胡嘈。那女孩子羞急了，一巴掌打了邬思道个满天花，挤开人缝儿一溜烟走了，炸蚕豆撒得满地都是。

“邬思道只好自认晦气。捂着打得发烧的脸往虎踞关，寻了半日才找

到金玉泽下处。叩着铺首环敲了半天，那门‘吱’地开了半边。邬思道一看，开门的正是方才搥了自己一掌的那位！顿时两个人都傻了……”

胤禛听得哈哈大笑，说道：“敢情是他表妹？”

“是表姐。”戴铎忍笑接着说道，“邬思道愣了半晌，刚说了句‘这是金玉泽家么？他是我姑父……’那姑娘双手一捂脸，说了句‘皇天菩萨’跑了。”

“邬思道只好自己蹭进去见姑姑。姑姑乍见他来，一把揽在怀里，又是哭又是笑：‘我的老天爷，可见着我娘家的人了！儿呀……如今出落得这样了……一会儿你姑父下值就回来——凤姑，凤姑！快过来，你看看谁来了……’”胤禛笑得泪眼汪汪，捧着肚子道：“好……好！她来不来？”“她哪里肯来！”戴铎笑道，正要往下说，忽然前头人市上闹嚷嚷的，还夹着一个男孩子呼天抢地嚎啕大哭声，惨厉得叫人心里起栗儿。三个人顿时都敛了笑容，顺着哭声走过去。

这里已经是虹桥人市，其实并不喧闹。一街两行错三落五到处是高梁秆搭起的窝铺。从宝应、山阳、龙王庙一带逃来的难民，个个面黄肌瘦，有的三块石头架着煮白薯刺菜，有的烧干苞米棒子，有的在太阳底下捉虱子，还有用毛巾裹着冷饭团子啃……乌烟瘴气的，散发着一股一股霉臭不是霉臭、焦糊不是焦糊的怪味。靠墙一群闲人围着，一领草席直挺挺裹着一具尸体，只两只脚露在外头。旁边一个十三四岁的孩子，蓬头垢面伏在席上，撕心裂肺地大哭：“哥呀！昨后晌你还好好的，是吃了什么了？……你就不言声儿去了？娘死的时候怎么说来，你不记得了……叫你照应我！……你不管我了，就这么走了……呜……”

胤禛双眉紧蹙，还没走到哭尸的人跟前，早有个人牙子瞧他是主儿，扯着个十二三岁的女孩子过来，一边说一边比划：“哎，这位东家，一看就知道您是积福行善的菩萨心肠！要买个孩子使唤么？您老明鉴，这买人也是有门道的——发为血余，齿为骨余，一要看头发，二要看他的牙！您瞧这女娃黄瘦，那是饿的！您看她这一头发，嘿！您再看她的牙——”他扳开那小姑娘的嘴，说得唾沫四溅：“糯米细牙咬金断玉——十五两怎么样？不成？买卖不成仁义在，我就狠心赔个血本，也得叫她去个好人家！十两！十两怎么样？”

胤禛方才被戴铎讲故事逗得刚刚高兴一点的心情被这里的人间惨景洗得干干净净。惦着那边的哭声，他低头看了看这丫头，相貌也还端正，黄瘦的脸庞上一双大眼睛忽闪着，撇着小嘴，被人牙子捏搓得要哭又不敢。胤禛心头一沉，回头对高福儿道：“买下吧。”说罢便踱到那群人旁边。

那男孩已是哭得嗓子都哑了，乌眉皂眼的，张着两只手乞求：“大爷们哪！谁买我，谁买我？我得卖几个钱埋了我哥……你们行了这个善，就是这辈子作过孽，死了也不进十八层地狱呀……”

“日他娘的，”旁边有个人笑骂道，“不懂事的猢猻，哪有这样儿求人的？”又一个人问道：“你是哪的人？”

那孩子擦泪说道：“我是宝应的——大爷呀……可怜可怜吧……”

“你是宝应的大爷！”一个闲汉笑道，“那我们都是扬州的侄儿了……”

一群人哄然大笑。一个老汉蹲在尸体旁，嗞吧嗞吧吸着旱烟，叹道：“罪过！也真是可怜，有钱就帮几个吧……”说着掏出几个铜哥子放在那孩子身边，有几个阔人也跟着扔了些康熙铜子儿。老汉劝慰道：“孩子，你甭净哭了。指望这点子钱发送不了你哥。黄河发水是劫数，死的人成千成万，都用棺材埋么？把钱收拾了，买几刀纸烧，寻个乱葬岗子埋了——人死如灯灭，能把你哥哭活了？”说着，在墙基石上磕了磕烟锅要起身。不料烟灰没燃尽，火星儿进在那双裸露在席外的脚上，那“死尸”双脚竟被烫得猛地一缩！

诈尸！

众人无不大吃一惊，“唵”地散开来。戴铎慌得一步跨到胤禛前头护着。众人都直盯盯注视那具尸体，看了半日却并无异样，只见这孩子收拾了地下的钱，顽皮地朝众人扮个鬼脸儿，拍拍芦席叫道：“狗儿狗儿！还不起来谢爷们赏？”

躺在地下装死人的狗儿一个鲤鱼打挺跳起来，挥手抹了脸上青泥，呸呸啐了两口，嬉皮笑脸地打个千儿道：“活了活了！谢各位爷的赏！坎儿，你也哭累了，我挺尸挺得浑身硬，也实在饿得受不了，先买两个烧饼打牙祭去。”直到这时，大家才知道是这两个顽皮娃儿做戏乞讨，惊定之余，不禁爆发出一阵狂笑。见众人尽兴而散，胤禛笑着转脸道：“戴铎，这两个孩子伶俐，问问看，肯不肯卖给我？”

“是。”戴铎答应一声，上前拍拍狗儿的头，问道：“多大了？家在哪里？”狗儿用袖子抹一把鼻涕，说道：“十四五了，没听我说，我是宝应的大爷？”胤禛看了看坎儿，却不似狗儿的活泼机灵，腮帮微微鼓起，总似一副刚睡醒的模样，因笑问：“你们是宝应逃荒过来的。家里大人呢？”

坎儿闪了胤禛一眼，眸子晶然生光，只这一瞬，胤禛看出这孩子灵秀不在狗儿之下，只不过聪明不外露而已。坎儿别转脸看看，觑着胤禛道：“你八成想买我们吧？”

胤禛越看越喜爱这两个孩子，点点头说道：“你猜得不错。跟了我去吧！别说烧饼，你吃什么都有！”“要饭三年，给个县官不干！”狗儿瞥一眼高福儿，嬉笑道，“我才不跟你去当哈巴儿狗呢——瞧他那副样子，在人前很露脸么？”高福儿气得脸色发白，在旁骂道：“瞧你那副坯子，配当我们主子的哈巴儿么？”

“放屁么？好臭好臭！”狗儿掩着鼻子道，“越是狗屁越闻不得——和他们啰嗦什么，坎儿，我们找翠儿去。”

两个孩子嘻嘻哈哈，兴高采烈地正要去，高福儿身后那个女孩子怯生生带着哭腔喊道：“坎儿哥，我在这……我叫卖了……”说着两行泪水泉水般涌了出来。

“翠儿！”

坎儿和狗儿一下子钉住似的站住了，走到那姑娘旁边，脸上已没了欢喜的神气。坎儿呆着脸只是出神，狗儿瞟了胤禛一眼，拉住翠儿的手，咬着牙道：“到底叫王三发把你卖了！说过半年给他凑四两银子赎你的！——日他祖宗八辈，我非叫芦芦咬死他不可！”翠儿泪眼汪汪看着这哥儿俩，又抬头看看高福儿，哽咽着说道：“他把我卖了十两银子……咱们是见不着了……坎儿哥，你们有一日回魏家营，替我在我娘坟前磕个头……”说着，呜呜咽咽放了声儿。

胤禛眼见这三个相依为命的孤儿生离死别的情景，心里突然一阵酸热，他已没了笑容。想到小家子亲朋邻居尚有这种情谊，自己一群骨肉兄弟，却恨不得你掐了我鼻子我挖了你眼！想着，说道：“狗儿坎儿，听我一句话。你们不是想回宝应么？今儿是初四，过了初七我就动身去桐城。那离宝应才多远？我在桐城要呆一年，也不定两年。你们跟我去，我离开桐城，你们想跟就跟，不想跟三人一同回去，成么？”

“真的？”狗儿眼一亮，说道，“你骗我们！”胤禛不言语，凝视了三个孩子许久，说道：“我从不骗人。要是你们不想回家乡，这会子就走吧。”

三个孩子都吃惊地抬起了头，忽闪着眼盯视着胤禛，胤禛那双黑得深不见底的瞳仁幽幽地闪烁着。三个孩子移步要走，又站住了，坎儿笑道：“就是这样，咱们跟你走！说话算话，不算是个王八！”见胤禛笑着点头，狗儿两个指头放嘴里“噓——”地尖啸一声喊道：“芦芦！”一条精瘦的狗“唵”地蹿了出来，摇头摆尾地围着狗儿撒欢儿。高福儿不禁笑道：“这么一条狗，还有名字？”

“对了，叫芦芦。”坎儿一副刚睡醒的模样，惺忪着眼，抚着狗头冷冷说道，“你胆大，你招惹一下试试！”

胤禛看看日头，已是将近午时，猛地想起已传了扬州粮道午后议事，便笑道：“咱们回去吧——今儿是又扫兴又尽兴，彩头不多。”说罢一行六人款步往回走。胤禛一边走一边沉吟，问戴铎道：“邬思道后来和他表姐怎样了？”“奴才没细问，思道也没多说，只说定了亲。”戴铎道，“只金家如今已不在南京。金玉泽谋了北京朝阳门城门领的差使，邬思道说要进京，只怕就是奔他去的。唉……邬思道犯的事还没撕掳利落，十年没露面，又成了残疾，那女的也望三十的人了，后头的事难说了……”他摇了摇头，没再往下讲。

第三回 賑粮难筹敲山震虎 往事堪忆潦水烟沙

一行人回到驿馆，驿丞早已候在门口。见他们回来，忙迎上来道：“贝勒爷，扬州粮道寇明辰时已经来了，在花厅那边候见呢！”

两个人一前一后进了正厅，长随们刚刚张罗好点心茶食，便见西角门一个官员，穿着八蟒五爪的袍子，罩着雪雁补服，头上戴一顶蓝色涅玻璃顶子一晃一晃走来，在阶前一甩马蹄袖，高声报道：“赐进士及第，钦命扬州粮道正堂臣寇明叩见贝勒爷！”说罢叩下头去。胤禔啜着茶答道：“进来吧，不必拘礼。”“谢贝勒爷！”寇明起身又打个千儿，方小心翼翼挑帘进来。

“坐吧，谅你也没吃饭，这点心随使用。”胤禔手一摆，对站在一旁的戴铎道：“你也坐——寇明，粮食三日内能起运么？”

寇明拿捏着刚刚坐下，忙欠身答道：“回爷的话，职道正为这事犯愁呢！粮食有，就是现筹，市面上斗米三钱，要多少有多少。不过海关道的银子过不来，这个饥荒不好打的。求四爷催着海关道那头早点发银，就是体恤下官了。”胤禔漫不经心地拈起一块点心，却不吃，半晌才道：“海关那头我催了几次了。他们受海关总督魏东亭节制。我前日已经移文总督衙门，叫他立即批银。只在早晚银子就过来——这是借用，终归还由户部出银子，你只管放心。”寇明赔笑道：“爷圣明！不过如今银子没来，一下子凑不齐十万石米。只能把库底儿都叫四爷运走，大约五万石的样子吧。下余五万石得等银子。我已经下令，所有存粮大户、米栈均按现时米价平糶国库，不得借机哄抬，不得囤积居奇，不得擅自外运。三月中银子一到，职道亲自押运送桐城钦差行辕，不知成不成？”

“你办事尚属尽心。”胤禔瞥了一眼寇明，起身囊囊踱了两步，站在门口隔帘望着院外，良久方道：“扬州也有两万饥民，我今天人市上看了看，心里很难过——这也得賑济，本来五万石就少，再留粮岂不更难？所以非买粮不可！”“可没有银子也是枉然呐……”寇明喃喃说道，“扬州府要能出点钱就好了。”

戴铎在旁笑道：“就是这个话，叫车铭拿几个！”寇明苦笑着摇头，说道：“不过说说而已，前月车铭还找我衙门借钱来着！我说扬州是个放屁油裤裆的肥缺，你借着藩库七千银子，还要打我粮道的主意？他说是修文庙，我一打听，满不是那么回事儿——他是给三——”他突然觉得说过了头，装作吃茶掩了过去。胤禔却听得句句在心，因见高福儿带着一身新装的翠儿进来，只点点头，偏着脸笑道：“你说半截话儿叫四爷猜谜儿么？”

“回贝勒爷！”寇明突然红了脸，变得有点狼狈，“听……听说是给大

学士揆叙送冰敬[1]——还有，还有——有个叫孟光祖的，是三贝勒府的，住在南京，也要点缀点缀……四爷……其实这些事下官只是风闻，只是风闻……”他说得收不住口，竟慌乱得不知如何是好了。

胤禛不禁倒吸一口冷气，想不到车铭身后还有这么大的背景。揆叙是号称“大千岁”的皇长子胤禔的舅兄，这也还罢了，且又是八阿哥胤禩的门下心腹。八阿哥胤禩人称“八贤王”，与九阿哥胤禳、十阿哥胤䄌并称“三杰”，纵横交错、荣枯与共，若论在六部势力，还在太子胤礽之上。就是孟光祖的主子三阿哥胤祉，“圣眷”也远在自己之上……这位寇明害怕搅进阿哥们的倾轧之中，自也是情理中事。胤禛想着，冷冰冰打断了寇明的话：“你不必说了，我已知道你的难处。好嘛！国库里有五六千万两银子，抄明珠（揆叙之父）家一抄就是七兆！——揆叙也是富可敌国的人了，还这么捞钱！真正是城狐社鼠！——告诉你，他是铁公鸡，我有钢钳子，拔毛是四爷的宗旨，银子，非叫扬州府拿不可！”

“是是是！”寇明揩着脑门上沁出的汗连声答应，心里暗赞：“怪不得人说四爷是‘铁石心肠冷面王’，真是名下无虚！”口中却道：“四爷知道下官苦处，下官感恩不尽！”

胤禛冷笑一声道：“我当然不让你为难。你去见见车铭，我们说的这些一概不提。只说四爷叫他出两万银子孝敬灾民——要舍饭，开粥场。你听仔细：饭，一日两舍，插筷子不倒，毛巾裹着不渗，凉饭团子要手拿着能吃。扬州府地面不许饿死一人，拐卖儿童的拿住要宰几个——我还有三日在扬州，他要给我办不下来，我就请王命旗牌先斩了他再奏朝廷。就是我回桐城，也要留下人看他办这差使，违我的令，他依旧身家难保——不要想什么这阿哥那阿哥，胡思乱想没好处，我手中尚方宝剑就架在他脖子上！”

寇明早已汗透重衣，站起身来，胤禛说一句，他答应一声“是”，又道：“四爷菩萨心肠，这是成全卑职，也是保全车某！”

“你照我的原话说，说了没你的事。”胤禛慢悠悠说着，轻轻拉过翠儿，抚了抚她的头发，“你看看这孩子，这么一丁点儿，爹娘都死在洪水里……饿成这样儿！民为国之本，防民之变甚于防川！你也是读书人，应该懂这点道理——回去寻一本《柳河东集》，读一读《送河东薛存义序》——去吧！”

待寇明诺诺连声却步退去，胤禛方回过脸色，坐了椅上，温和地问翠儿：“吃饱了么？换了这身衣裳，体面多了吧？”翠儿含着指头一直在痴痴地听。她年纪幼小，大人们的话多半不懂，但胤禛说的“舍饭插筷子不倒”“不许饿死人”却都懂的。凭直觉，她感到这位威严冷峻的“大官”是好人，见胤禛对她如此温存，眼便红红的，渐渐有了依恋之心，便道：“老爷，从没吃这么好的东西。狗儿坎儿哥都撑得打嗝儿，商议着要出去玩呢！”

“他们去了么？”胤禛问高福儿。

“这两个小子野得很，又怕他们去了不回来，奴才没放他们走。”

“叫他们去吧。”戴铎笑道，“他们是冲翠儿才来的，做什么一去不回？怕他们出事，跟个人就是了。”

翠儿一听笑了，说道：“这个爷说得是。我在这，他们不会跑。我们自小一处出来，我落到人贩子手里，不是他们护着，早叫卖到秦什么淮楼了——出事更不会，狗哥外号‘缠死鬼’，坎哥外号‘鬼难缠’，哪个有亏给他们吃的？”

“缠死鬼，鬼难缠！”胤禛仰天大笑，“真真是好字号！——高福儿，叫他们出去玩玩，别惹事，天黑前回来！”

胤禛一番敲山震虎十分见效，三日之后，寇明五万石糙米备齐。因漕运淤塞，一律装了挡车，共分四百多乘，浩浩荡荡由旱路北运。胤禛自乘的是辆骡车，因向北天气尚寒，依着戴铎的意思，要在轿车外头套上挂绸呢套儿，又暖和又展样大方，合着阿哥身份。胤禛却不想惹眼，只套了个纳象眼（斜方胜）的棉围子。戴铎高福儿知他素性，谏也无益，只好罢了。

车过宝应，便进入黄泛区。这里似乎早已没了人烟，一望无际的沙滩，到处是洪水过后留下的沼泽。二月青草刚刚出芽，黄沙滩上满是去岁秋天的枯茅，乱蓬蓬的在袅袅料峭春风中丝丝颤抖着低吟。马踏沙陷，走得十分艰难。高福儿、戴铎骑着马前后照应，护粮的军士时不时地还要帮车把式扳陷到泥淖里的车轮子，一天也走不上三十里地。沿途村庄也都荒落不堪，壮年青年早已远走高飞，只留下一些饿得满脸菜色的老弱妇孺。胤禛因命就地赈济，一路走一路分粮，更是忙上加忙，待入淮安境内时，大约分出去有两千多石粮。

“总算快出这死沙滩了！”这日傍晚，累得人疲马乏的车队停了下来，高福儿拖着沉重的步履，到胤禛车前禀道：“四爷，今儿恐怕还得在这露宿一晚。”胤禛手里拿本《金刚经》，正饶有兴致地看翠儿和坎儿解绳交儿，听高福儿说话，挪着颠得发木的身子下来，望了望懒洋洋落下沙滩的太阳，问道：“到了什么地方？”话犹未尽，坎儿狗儿“噌”地跳下车来，坎儿笑嘻嘻道：“这原来是个渡口，如今淤平了。”翠儿扑着车辕子说道：“我跟爹到这讨过饭，叫桃花渡！”

“桃花渡！”胤禛的神情突然变得有点亢奋，目光一闪，呼吸也有点急促，半晌方平静下来，长吁了一口气，“好美的名字！”高福儿笑道：“是桃花渡……这地方爷来过……”他顿了一下没往下说，却改口道：“再往北三十里就上官道，路就好走了。”说着，戴铎也赶上来，笑道：“也亏了四爷是个好静的。要换了十三爷，这半个月的黄泥沙滩地，早闷急了！”

胤禛不言声，蹲下身子扒了扒脚下河沙，半尺下去，下面是黑黝黝的熟土，一望可知，原先都是良田，不由叹息一声，说道：“王孙公子处繁华世界绮罗丛中，不到此不知人间之苦——可惜了这地……”因命众人起灶野炊，就荒滩上搭起帐篷过夜。

太阳落下去了。广袤无际的天穹，一层层粉红莲瓣似的晚霞在袅袅炊烟中渐渐暗下来，篝火舔着黑红的焰儿，吊锅里的猪肘子散发出扑鼻的肉香，那条叫芦芦的狗偎在狗儿怀里，馋得伸着舌头流哈喇子。胤禛见大家团火而坐默不言声，知道是因自己在场之故，却不肯放纵了戴铎和高福儿，只对三个孩子道：“你们怎么也都闷坐着，有歌没有？唱起来！”

只一句话，孩子们立即兴头起来。狗儿从怀里抽出一支笛子，舔舔嘴唇，略一试音，沉浑颤抖的笛声立即破空而出。坎儿笑道：“我先来一个！”于是扯着嗓门儿唱道：

姐在对岸也不远啰，弟在这边也不遥。

两岸相对人烟出嘛，只隔青龙水一条！

胤禛听他五音不全地唱“情歌”，不禁哈哈大笑，拍手儿喝彩道：“好！谁再来一个！”坎儿未及开口，翠儿却唱道：

我想娘！娘在黄水第几浪？忍心撒手登天去，撇下娇儿走四方……日也想，夜也想，梦里醒来哭断肠……

声虽嫩稚，清清亮亮从心泉涌出，翠儿是动了真情，眼中滚动着泪珠。狗儿吹着笛子嗒然闭着眼，似乎什么也没想。坎儿低下了头，说道：“死的死了，活的还要活，你尽爱唱这些，叫人听着恹惶。”说罢，双手抱膝唱道：

天老爷！我要与你打冤家！人说你能降福祥，亲娘饿死荒郊外，孝子干看没办法！人说你能降灾殃，只见炸雷击老牛，甚时猛虎被天雷打？西施配了王老麻，六十岁老翁娶娇娃……人都怕你我不怕——你恁地糊涂一锅粥，吃我们香火做嘛？……

唱罢，笛声呜咽而止。许久，谁也没吱声，只篝火中柴草噼啪作响，火焰一蹿一蹿照着众人沉思的面孔。

胤禛端坐在龙须草垫上，像一尊铁铸的雕像一动不动，他低着头，人们看不清他是什么神情。许久，胤禛方欠伸了一下，他的嗓音高得有点沙哑：“唱得极好。回北京要能见邬先生，请他润润色，该让皇上和六部的大官们都听听！”说罢，略一沉思又道：“你们想听故事么？”

“好啊！”三个孩子欢呼雀跃，坎儿道：“讲个孙行者取经！”狗儿却道：“那都听俗了，什么趣儿？还不如讲鬼！”翠儿捂着耳朵道：“你们是

鬼难缠、缠死鬼，我怕听，我不要听鬼！”

胤禛淡淡一笑，道：“不说鬼神。我这人信佛，没有坎儿的胆量亵渎天地，我讲个真事吧。”他用棍子拨了一下火，使自己镇定了一下，开始说道：“记不清哪朝哪代了，有个皇帝生了二十多个儿子——”

“我的妈！”翠儿道，“这么多兄弟？”坎儿忙道：“别打岔！没听鼓儿先说文王爷一百多儿子呢！”胤禛点点头：“里头有个儿子，生性最胆小仁慈。地上的蚂蚁他舍不得踩死，曲蟾也把他吓得往后缩，在皇宫里捉到耗子也不愿弄死，怕老耗子死了小耗子没法活。”听他说得有趣，几个孩子都咧嘴笑了。戴铎和高福儿却对视一眼没言声。胤禛说道：“你们知道，既是龙子凤孙，就要帮皇帝做事。管天下，好人要赏，恶人要罚要杀，这种性格儿怎么成？况且这群儿子自小长在皇宫，没见过世面，不晓得民间老百姓怎么过日子。老皇帝想想，就叫儿子们都出去办差使。这个儿子分到淮安来视察黄河淮河。”

“当朝皇子坐镇淮安，下头的官儿自然都来趋奉。上到节度使，下到州县官，整日围着一大群巴结。这皇子自己也经心，眼见办事顺手，下头人见自己像亲爹似的听话忠心，皇子觉得本事大了不少，禀了皇帝说这儿的官都是朝廷栋梁，皇帝自然也高兴。”

“不想那年黄河发了大水——你们晓得什么叫羊报么？黄河上游有个青铜峡，大禹治水时在那立了个铁旗杆，上头刻了分寸。青铜峡水涨一寸，下游水涨一尺。为叫下游知道青铜峡水势，用羊皮吹胀了，找不怕死的好汉缚在上头带着写了字的竹签顺河漂下，叫下头的人知道了好预备着护堤，这年上面漂下的羊报，青铜峡水涨三尺！”

狗儿吓了一跳，闪着眼道：“天！那咱这就涨三丈，淮安城要漫了！我记事那年就漫过一回！”

“就是这个话！”胤禛沉吟道，“那年下游也下雨，已经连阴了半个多月。这天，雨下得格外大，眼见倾缸倒河似的，怕这城难保，皇子命衙中官员备船，他只带了一个长随到城西，想看看河堤到底有指望保住没有。”

“天上的云厚极了，正晌午时分，黑得像锅底的天上吊着墨线一样的龙尾，一缕缕摇摆着，云缝里掣着闪，有紫色的，有金黄色的，还有的像火球一上一下跳着炸开……那雷一阵紧似一阵，震得城楼都打颤儿。”翠儿浑身机灵一个冷颤，说道：“您还说这位皇子爷胆小！这是龙发怒，还不快逃？”

“我还说过他心地仁慈。”胤禛的脸色多少有点苍白，“他喃喃祈祷上天，请免去这一城大劫。他的长随眼见黄河水崩卷了大堤，五尺多高的潮头轰鸣着，排山倒海价涌来，惊叫一声：‘主子快走，回衙门上船！’也不管这皇子答应不答应，拖起皇子上马就跑……就听满城的筛锣声‘大水漫了南城门，快跑呀！’接着就听南边‘轰’的一声，城墙倒了。洪

水灌进了城，到处都是人哭狗叫。房倒屋塌卷起的尘埃在大雨中漫起冲天黄雾。街上霎时已是四尺多深的水，连马也跑不动了……雷声、雨声、河涛声、一栋接一栋的房子倒塌声混成一片，天色黑暗如夜，雨水又迷了眼，什么也看不见，什么也听不清，天地都搅成了一团！

“主仆二人弃马，蹚着齐胸的水总算回了衙门，都松了一口气——只要上了船就不怕了——谁知一进门两个人都惊呆了，拴在仪门上的大官舰早已无影无踪！这些个平日满口忠君爱民的士大夫早已解缆逃之夭夭，连主子都不管了！”

“满院的水哗哗地回淌着，空落落没一个人。他们抓了个漂在水上的梯子想上房顶。忽然那仆人想起来，签押房前有个种睡莲的大鱼缸，连忙去把缸从水里弄出来，倒空了，抱着皇子放声大哭，说：“主子，上房只能顶一时，这些没天理的黑心贼未必想着来接咱们……好主子，你坐进去，我扒着缸沿，咱们顺水漂……老天爷眼在上头，就看咱们的命了……”

听到这里，戴铎悚然而悟，他想起高福儿说的康熙四十三年与胤禩死里逃生的事，只没有胤禩说的这样细。高福儿已听得眼睛发直，好像又回到当年那可怕的生死劫难中，许久，才叹道：“主子怎么又说起这故事儿？怪惨人的，后头的就别讲了吧。”坎儿瞪着眼道：“正说到节骨上，你怎么不叫讲？我爱听！”狗儿也道：“岳王爷不也坐水缸逃过命？大难不死，必有后福！”翠儿仿佛还浸沉在故事里，忽灵灵闪着眼问：“爷，那太子爷逃出去没有？”

“他不是太子。”胤禩苦笑了一下，“要是太子，那些混账官不敢私自逃命……他们在水里漂了两天两夜。倒没饿着，河里漂着能吃的东西不少，南瓜、柿子、茄子什么的都有，偶尔也漂下个馒头窝头。只是皇子坐在缸里，晕得不知东南西北，吃点东西就吐；那仆人呢？扒着缸沿，累得筋疲力尽，几次打盹儿松了手，都是皇子用手拉了回来。

“两天后，缸漂到了岸边，两人一上来，念了一声佛，顿时天旋地转，都晕倒在沙滩上。

“再醒来时天已黑了。皇子睁开眼，只见床前一张破桌子，上头点着盏油灯一悠一忽闪着。一个老汉闷头坐在凳子上抽烟，还有个十七八岁的姑娘捧着碗姜汤，呆呆地看着自己。皇子动了一下嘴唇，刚想说什么，那女孩子惊喜地喊了一声：‘爹！他醒了……’接着就见那仆人进来，扑通一声跪倒只是磕头：‘多谢您老人家救我们！必定补报您的恩……我们爷——’他看了皇子一眼，没敢说出他们的真实身份。皇子欠身坐起，说：‘我叫王孙龙，请教老人家贵姓？你们这么厚道，天必定保佑你们！’

“我们算什么‘贵姓’，姓黑，乐户家籍。”老汉满脸皱纹，叹息一声说，‘祖上造罪儿孙赎，积德也是为自己——救你的是我的二女儿小福，

去借米还没回来，这是我的大女儿小禄……’说罢又叹息一声，不言声起身去了。小禄忙着把窝头拿来，说：‘四面是水，没盐没菜的，米也未必就借得来，将就着吃吧——爹也是的，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就吓得那样儿！’皇子精神好了点，灯下看小禄，容貌虽不是绝色，却透着恬静俏丽，说话也爽气，不禁问道：‘这有什么怕的？’

“小禄端一碗野菜汤，招呼皇子主仆吃着，一边说：‘不瞒你说，我们家祖上在前明永乐爷靖难起兵坏的事，改姓黑，成了贱民，朝廷有旨，代代只许族里卖唱，当吹鼓手，戏子，扎纸人纸马，当挽歌郎、媒婆、稳婆……帮人家婚丧娶嫁……已经三百多年了。这三百年里头，一代一代的，出了九十四个节妇，还有两个烈女——一个替父亲吃官司流配死到黑龙江，一个没过门死了男人，她也寻了自尽。五年前一个什么太尊爷听说这件事，又查了族谱，说难得这样的贱籍，没有卖身的还出节妇！可惜不够一百个，说满了这个数他就要拜本上奏，为全族脱籍，之乎者也了一大堆。总之是族里订了死规矩：节烈女子不满百，谁家要在这上头出了事……’她忽然脸一红，啐道：‘和你说这些做什么？’皇子笑着说：‘是你自己要说的嘛！’小禄听了，拿了个窝头就出了外间。

“一时她又进来，却端着一瓢米，还拿着鸡蛋大一块盐，不言声在案板上研碎了，捏了一点放在皇子碗里，把米放在灶上，怯生生看了皇子一眼，掰了半个窝头，蹲到灶下一边小口吃着添柴烧锅。皇子笑着说：‘你怎么不喜欢？别恼，是我的不是。’她没答话，只疑惑地看了皇子一眼，忽然抿嘴儿一笑，又低头烧柴。皇子正奇怪，门外又进来一个小禄，手里拿着个洗干净的萝卜，利落地切着，一边笑说：‘你们福气！我打量借不来米呢——你们不知我这妹子，不会说话，人缘儿好着呢！’”

众人这才明白，前后进来的不是一个人。坎儿笑道：“哈！这是一对双生姊妹！”戴铎从没见过胤禛有兴致给下人讲这么多话，这些话传出去叫别的阿哥知道，没半点好处，因见肉煮熟了，一边用筷子捞出来，先切一块捧给胤禛正要岔开话题，坎儿淋淋漓漓啃着肉，又撕着喂芦芦，眯着眼笑道：“四爷，您不用讲了，我都知道了！”

第四回 桃花渡口故地寻旧 微服皇子误宿黑店

胤禛素来厌葷，只吃了两口肘筋就不吃了，听这个一脸迷糊相的小鬼头说话，擦着手笑道：“小猢猻，你忒是伶俐过头了，你知道什么？”

“这种故事鼓儿摊上我听得多了！”坎儿塌着眼皮睁也不睁，饶有兴致地啃着猪蹄，说道：“您不过讲得过细些就是了。公子落难小姐相救，您改成皇子落难民女相救，下头必定皇子爷瞧上了小福小禄。族里不依，把皇子整得七死八活。皇子爷跑出去，发兵来到这地方儿，救出这两个娘们儿，收了做老婆。然后回京，把那些坐船逃了的马屁精、尖头虫官儿一个一个砍瓜切菜般弄掉他们吃饭家伙——可是不是的？”

胤禛怔了一下，忽然觉得今晚自己有些失态：当着这些人讲这事干什么？他咬着细白的牙笑了笑，不再言声，拨着火沉思，良久，才吁一口气道：“积郁的太久了，随便说说而已，何必一定问到底？”“四爷真是的！”坎儿说道，“你说个半截故事，今晚我们还睡得着么？”胤禛笑道：“你们只猜对一小半。皇子只是和小禄相好上了，倒也没人知觉。水退之后，他憋了一肚子气回京，要拿问那干子龌龊官儿。不料一查问，天照应那只船叫漩涡卷了进去，一个活的也没留下。”

“这就完了？那小福小禄呢？”一直浸沉在故事中的翠儿盯着胤禛问道。

胤禛深深低下了头，许久许久才说道：“小福小禄后来怎样，我也不知道。我编这故事只是想说，世上的事和鼓儿词里说的并不是一回事……要真想知道，等我编好了再给你讲。”几个孩子眨巴着眼，意思还想问，戴铎却道：“天晚了，明儿还要赶路，早点歇了吧。”说罢便替胤禛张罗着往沙滩上铺毡，狗儿坎儿也只得快快自去收拾行装。

但这夜胤禛失眠了，躺在毡垫上望着墨蓝色的天空和繁星出神。高福儿深知他的心事，守在旁边轻声道：“四爷，您走困了，心里别想事，一会就睡着了。”胤禛没吱声，反倒坐起身来，因见戴铎也没睡，便道：“你也没睡？这三个孩子倒好，都睡得齁齁的了——童心，童心不可再得呀。”戴铎笑道：“爷不睡，奴才怎么能入睡？爷睡不着也别急，只想着明儿车上能睡个好觉，一会儿就睡着了。”

“明儿我们分道走。”胤禛抱着膝头道，“我便装带狗儿坎儿走西路，去看看上游高家堰黄河大堤。你们押粮车去淮安，然后在桐城会齐。”戴铎和高福儿惊讶地对视一眼，都没敢驳回。戴铎赔笑道：“既这么着，我带几个亲兵护送四爷。”胤禛仰着脸想了想，叹道：“可惜性音和尚没跟我出京。有他在，就用不着你蛇蛇蝎蝎地安置了——我想微行，带那么多从人……”言犹未毕，坎儿一骨碌翻身起来道：“这儿到高家堰一天的

路，过了高家堰一马平川都是人烟。我和狗儿打包票四爷出不了事！”胤禛笑道：“是这话，这千里赤地过大水，还会有剪径的盗贼不成？我们小心一点就是。”戴铎高福儿虽觉不妥，但胤禛秉性言出如山无可违拗，当下不敢回话，两个人装作小解，到远处密议了半晌，决定由高福儿带十个戈什哈遥遥尾随，暗中保护，这才放心回来。

第二天一早，胤禛带着狗儿坎儿，牵一头健骡驮行李，一匹马胤禛自骑了，带了一只昨日途中射死的狼，离开了粮队，溯黄河故道迤迤西行。胤禛在马上手搭凉棚极目望去，但见沙丘连亘直追天际，哨风在沙滩地上卷起黄漫漫的雾障高接云天，衰草树枝挂着干河藻，断垣残檐丢弃在只露出屋脊的沙窝中，远近不见一个村庄人烟，愈走愈是荒寒，一种悲凉之感油然而生。胤禛虽口说到上游看堤，其实他自己晓得，高家堰以东连遭洪水漫灌，治河能臣靳辅陈潢在世修造的水利设施早已荡然无存。他存着一线念头，是听高福儿说禄儿身上有自己的遗子，曾在高家堰左近的何李镇住过。他在子息上甚是艰难，四个儿子有一个还夭折了，身边的弘时弘昼弘历还没出过花儿。要真像高福儿听回来的“大胖小子，正出花儿”，那要作践了真太可惜。狗儿坎儿都在孩提之间，正是混沌未凿天真率性的岁数，尽自聪明伶俐，却领略不到他这番心思，一路牵骡子赶马，踢飞脚打沙仗，追逐嬉戏，毫不知疲倦，猴得寸草不生，没片刻安静。胤禛有这两个小鬼伴着，倒也免了旅途寂寞。

看看行至离何李庄还有十里之遥，天色已过申牌。远远一处高埠，杂树丛生房屋错落，夕阳下乌沉沉的，像一只反扣着的锅压在沙滩上。因此地就是黄河改道向北的岔口，隐隐还能听见黄河闷啸之声。

“四爷……您？”坎儿见胤禛盯着前边一动不动，脸上似喜似悲，不知何故。

“你们不是想知道那故事后来么？”胤禛语气浊重得叫人心里发痒，“孩子们，这里没人，我告诉你们，小禄就死在前面那棵老柿树下……”

两个孩子顿时瞪大了眼，仿佛不认识似的看着脸色苍白的胤禛。不知过了多久，坎儿才道：“老天爷！原来那个皇子就是四爷您！”狗儿嗫嚅着问道：“她……她是怎么死……死的？”胤禛没有答话，仔细打量柿树老丫，上前抚了抚——那里还残留着一片烧得焦黑的树皮。

“烧！烧死的！”狗儿和坎儿一下子明白了，打心底泛起一阵寒意，浑身起了一层鸡皮疙瘩。

“对，烧死的……”胤禛突然眼中涌满了泪水，压抑着浑身都要沸腾的悲愤，尽量平静地说道：“我就在那边，一片青纱帐里，眼睁睁看着……”

两个孩子全都惊呆了，眼睛直直地盯着那块烧焦了的树皮，坎儿双手紧紧抓着马缰绳，狗儿脸上睡意全无，两只手捏得紧紧的，全是冷

汗。

“这下边原是打麦场，那边是个池塘，池塘南边是望不到边的高粱地。”胤禛浑身都在瑟缩，仿佛又回到那个可怖的夜晚：“我为寻小禄独身赶到了何李庄，正赶上族里处置小禄。就在这老柿树下，临时搭着个土台子，台上张着灯笼，架着柴垛。几个族丁举着火把站在两边。小禄头发披散着，五花大绑就站在坎儿站的那个地方，垂着头，看不清脸色。台下黑鸦鸦上千的人默无言地盯着她，一声咳嗽也没有。我好像做噩梦似的大睁着眼盯着她，眼前一片模糊，只听身边高粱叶子凄凉地摇着，响着……”胤禛目中闪着鬼火一样的光，两个孩子从未见过他如此狰狞可怕的面容，竟不自禁栗栗颤抖。

“过了一会，”略一顿，胤禛又道，他的声音带着金属撞击样的颤音，“一个管家模样的人端着族谱上台，转脸大声说：‘族长五爷训话！’气氛顿时更加紧张，人们一齐抬起了头，几个小孩吓得要哭，都被母亲紧搂在怀里。

“我的心都快要跳到腔子外了。直着眼看，一个老者手里握着铜烟袋，摆着方步上了台。我在庄上住两个月，平日这老爷子举止文雅、面目慈祥，极受族人敬仰的，但今晚神情却大异平日，铁青着脸，阴沉沉扫视着众人，半晌才说：‘几位老哥哥，全族的老爷们！刚才在祠堂对着祖宗和各房管领的面已经把事情说清楚了。小禄出事，我也很难过——总是一枝骨肉嘛！她的曾祖爷是我的堂兄，自幼交好。按着自己的心，宁可我跳河，不愿伤他的后代。但古人有训：千里之堤溃于蚁穴。为我们全族，只能下手毁了她！……礼义廉耻，国之四维。什么叫‘廉’？就是清清白白地做人；什么叫‘耻’？就是切切实实地责心！她犯了这两条，叫人痛心疾首！’……

“从班蔡贤淑到曹娥孝女，他讲了足半个时辰，老态龙钟下台回到主位，一手掩面，一手摆着：‘把这败坏族规的贱人上火柱，向祖宗神灵赎她的罪！’

“人群一阵骚动，女人在啜泣，小孩爬在妈妈肩头哭叫‘妈、怕、回家……’，有的男人在骂，有的不言声捂住了脸，老婆子们喃喃合十念佛……眼睁睁看着她被架到柴山上，我的心像被人猛揪了一把，双手一撑要站起来，却被一个人一把扯住，回头看，原来是高福儿暗中不知什么时候跟了来！他的脸在火光中也泛着青光，小声抽泣着说：‘主子，别、别……皇上知道了不得！……留得青山……’

“说话间，火苗儿蹿起来了。把禄儿全身都罩在殷红的光里……她仰起了脸呆看着远处，这时我才看清她的面容，白得像一尊汉玉雕的仕女……头发散乱着，乌鸦翅膀似的飘荡着……直到烧死，她只是痛苦无望地扭曲着身子，连一声都没呻吟，一句话都没说……”

说到这里，胤禛已经完全控制不住自己，双手张着，疯人一样踉跄

几步，发出嘶哑的狼嚎一样的声音，似乎在哭，似乎又在笑，扑地爬在柿树下，两只手交替死命地扒着，喊着：“小禄，小禄……我的恩人，我的……你出来，你不要在这里……你显灵吧——呜……嗷嗷……我给你修庙……”狗儿和坎儿起初被他的故事惊呆了，后来又被他发狂一样的举动吓傻了，一直木头一样站着，此时方回过神来，见他如此伤情，也不禁放声大哭。

良久，还是胤禛控制住了自己，慢慢伏起身，向柿树磕了个头，对两个哭得泪人儿似的孩子道：“起来吧，孩子们！人死不能复生，寂灭世界中小禄已经成神，我们还要活在世间……走吧……走吧……天黑了……”

狗儿和坎儿向树磕了三个头，默默起身，一霎间仿佛都长了十岁，牵着马和骡子，在黯黑的夜色中踽踽向何李镇进发。

何李镇是高家堰东最大的镇子。黄水决溃之后由此向东即四散漫下，下游其实已经没了主河道。只有此处因当年治河能臣靳辅陈潢处心积虑，精工修起一道凸形大坝，俱都用坚石磨缝垒起，水激之势在这高坝前被撞回折，保住了南岸西边数百里几十万顷良田。但大水过后免不了饥民暴动，加之灾疫肆虐，聪明一点的行商大贾殷实人家早已携了细软家财、老小入众逃往苏杭一带，当时称之为“避器”，不过是躲灾的意思。加之南北水旱路隔梗不通，所以住户虽不少，却甚是萧索。胤禛三人来到庄边，早已是戌初时分，天色黑定。偌大一片镇子死气沉沉，家家关门闭户，黑魆魆的连灯火也极稀少，只远处偶尔一两声犬吠略略给人一点烟火气息。胤禛痛哭了一场，心境似乎平和了许多，因命坎儿去寻宿头。

坎儿连敲了几家门，里头倒有人答应。但一听是外地人过路借宿，立刻回说大堤上有客栈。再问，就不出声了。坎儿回来笑道：“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真他妈日怪，你就开开门说两句话，也算个人嘛！”

“那还不是叫绑票的吓怕了。”狗儿道，“你把他门楼点火烧起，看他出不出来！”

胤禛因道：“既然有店，何必打搅人家？咱们住店去。”他心里十分感慨：在北京听外官们表白，一概都是“熙朝盛治，河清海晏，家不闭户，路不拾遗”的话头，身历其境，才晓得都是些扯淡的套话，精致的马屁。嗟讶着三人向西南，果见镇外瞭高大堤上一闪一闪点着盏“气死风”灯，近前借亮儿看时，果见黑漆大车门上方粉底黑字写着“倚河临风”四字。当下三人在门口解装，一个麻脸伙计早提着灯笑嘻嘻迎了出来，一边帮着卸骡子，吆喝着：

“老白老侯！财神来了——快帮着卸装头！请马老掌柜的接客！”

一时便见两个人出来，一高一矮都在四十岁上下，也都满面笑容，帮着牵牲口拿行李。马掌柜打头提着串钥匙前头引路，口中不住念

叨：“阿弥陀佛！小店足有半个多月没住客了，今儿一来就是五位！爷们真是赏光！”

“五个？”狗儿一边走一边探头探脑地看，问道，“前头厢房已经住人了。爷，咱们住上房吧？”马老板忙道：“上房两暗一明，正好三位安置，也好照应……”因见坎儿低头不语，坎儿开锁猴似的转悠着四处乱看，又道：“东厢住的两个孝廉，也是后晌才到的。爷请安心先歇一会，呆会儿弄点酒，算小人一点孝心。只不防今儿有生意，没有肉，菲薄了些儿，爷不要计较。”

说话间，东厢里两个客人也出来，一个穿天青风毛底绸夹袍，容长脸儿，一个穿一身浆洗得褪色了的蓝竹布襖衫，却是修眉凤目，十分娴雅俊秀。两个人大约也是涉越了黄河故道初到此店，见胤禛也是一脸书卷气，不禁微微一笑。胤禛因打一揖道：“二位是赶北闹的么？”

“是的，他叫李绂，我叫田文镜。”容长脸儿笑道，“这一路千里荒沙，住店的寥寥无几，客中相逢文友极少，也算有缘。客人尊姓台甫，也是赶顺天府试的么？”李绂却显得有点矜持，向胤禛一笑算是见礼。胤禛寂寞多日，乍入人烟稠密之地，也愿意和人攀谈，因含糊答道：“我也准备去北京。就是这话，相逢就是有缘，一会儿我们吃酒谈天，好么？”狗儿兴冲冲道：“咱们有条狼，有肉吃，我们请客！”

一时安顿好，狗儿便在天井院开剥那狼，架起三叉铁架，把狼肉烧得“滋滋”作响，又要来酱盐姜蒜不住地抹擦，满院顿时肉香扑鼻。坎儿带着芦芦在上房铺摆了行李，把桌子安在堂间，去厨下看了看，见两把铜壶注酒，正在火上温烫，又满院悠了一遭，至狗儿身边道：“不知东厕在哪儿。天黑，怪怕人的，你和我一道儿去寻寻。”因见马老板过来，便道：“肉烤好了，你们只管先吃。一会儿酒烫热了我们两个把盏。”那老板笑着去了。

坎儿跟着狗儿抹过一段墙角，却见厕所就在南墙西角，隔墙外便是咆哮不息的黄河，河风吹来，坎儿不自禁打了个冷颤，狗儿笑道：“快三月天了，你还冷？”

“狗儿，”坎儿一边小解，压着嗓门道，“剩下的酱油和盐一会儿送厨房。你想办法把那两个装酒的大铜壶换个个儿。”狗儿笑道：“这是什么主意？”坎儿系着裤子说道：“叫你换你只管换！看着点颜色。奶奶的，今晚住到黑店里了！”

第五回 狭路相逢鬼魅相斗 猢狲用智孩儿倒绷

狗儿吓得浑身一震，尿也止了，倒抽了一口冷气，半晌才道：“你多心了吧？我看了字号宅基，是个百年老店！”“这年头千年老店也难说。”坎儿的声音低得几乎听不见，“芦芦在中堂画底下乱嗅，我揭开看，像是擦过的血渍！还有，四爷的床下像有个砖槽，不是黑店，设这机关做什么？你看，外头就是河，人弄倒了隔窗户往外一扔……何其方便！”他冷笑一声，笑得狗儿身上起了一层鸡皮疙瘩。

两个人精猢狲急急计议一阵，“解手”出来，上房的人已经坐好。胤禛居中，马老板打横儿相陪，对面坐着田文镜和李绂，正有一搭没一搭说些科场门路的话。因酒未烫好，老板张着眼直催：“钱老三，酒呢？快着点！”坎儿便蹭过厨下，果见那个麻子伙计正在捅炉子。坎儿道：“劳乏你了，侍候主子是我们的差使嘛！来来老哥，我们那位兄弟给你预备着一块烧狼肝呢，叫他看火，咱们受用去。”钱三麻子哪里肯离窝儿？忙笑道：“你们是客，我可没那福分……去吧去吧，酒一会就好！”狗儿见不是事，一瘸一拐过来，攒眉摇头一脸痛楚模样，说道：“老钱，我的老寒腿毛病儿犯了，给咱弄贴膏药……哎哟……”老钱怔了一下，膏药是老店常备的药，说没有是不成的，想了半晌才勉强道：“我给你拿两贴，守着火，看酒溢出来……”说罢忙忙去了。这边狗儿审量那两个大壶，一模一样，只壶盖一个是铜的，一个是铁的，便省了事，只换了壶盖，装作在旁拨火。钱麻子一霎工夫就折转来，看了看并无异样，因听上房又催酒，便从铁盖壶中倒出两壶，递给坎儿一壶，答应着“来了来了！”就送上去。

两个孩子暗透一口气回到院里火堆旁，坎儿小声问道：“一把壶能斟出两样酒么？”

“桐城韩大老爷断王家店的案我去看过。”狗儿翻着膏药，小声道，“那壶从壶嘴到里头都隔着，壶柄有两个气眼儿，堵住哪边哪边就不流酒——啊！老钱，还有你两位，来，咱们梅香拜把子，都是奴才，在这吃酒听招呼吧！”原来钱麻子和老白老侯都过来了。

狗儿坎儿怀着鬼胎，一边招呼三个伙计说话，一边龇牙咧嘴地“品酒”，还要听上房动静，浑身机关都不敢松懈，三个伙计一边陪这两个孩子说闲话，一边招呼上酒，一边等着药性发作，也是不敢半分差池。因听胤禛问老板：“我有个亲戚，叫小禄，大前年发水逃到这里的田大发家，还带着个刚满月的孩子，不知你们这里有没有叫田大发的？”

“逃难的人海着啦，携儿带女的也不少，哪里都记得？”马老板笑道，“田大发这人倒是有，不过河神爷发水那年春就死了——慢着，我想起来了，是有个女的抱着个孩子投奔他来了，要了几天饭，叫什么名字

就不知道了。”

胤禛目光霍地一亮，问道：“后来呢？”马老板笑道：“谁能留心这些个，后来大概是走了呗！”胤禛的目光黯淡下来，良久才转脸问田文镜：“你方才说的倒也直爽，你这个孝廉竟是花钱买来的！这次进京，大约又要撞哪位大老爷的木钟了？买个贡生不知什么价钱？”田文镜喝得红光满面，笑道：“贡生花不了几个，大约千把两就成了——只殿试这一关难过，马齐、张廷玉中堂这些门路极难走，要没一点真才实学，万岁爷那一关也是过不去的。”胤禛嫌肉粗糙油荤，只拣清淡的夹着，沉吟道：“我就弄不懂这里头的学问，卷子是密封的，又不准做记号，考官就辨认得出是花过钱的？”

“看来尹兄不通仕路啊。”李绂酒量不豪，小口品着笑道，“这只要事先商量好，八股文头一股里必定用哪几个字，考官一看就知道了。”

“万一考官收了钱，又临时赖账，取不中可怎么办，岂不白填送了银子？”

李绂若有所失地笑笑，说道：“这里边的路子是一套一套的。如今哪有这样的傻子，拿了现银去贿赂考官？都是打的欠条。比如说甲子年的闱场，借条里写：‘现借××老大人白银五百两’，落款是‘甲子贡生×××’。取中了，凭条要银，取不中，那这位×××就不是‘甲子贡生’，考官也不敢拿这种条子索银的。”胤禛仰着脸想了想，果然有理，不禁大笑，说道：“魑魅魍魉捣鬼有术！”一边劝酒，一边笑问李绂：“足下精通此道熟门熟路，看来也是要买个进士了！”

“我么？”李绂自矜地一笑，“我大概无须如此。就是卖官，也要有几个装门面的，全都取些白痴，考官向上也不好交代。不瞒您说，我十五进学，十八赴鹿鸣宴，都取在第一，大料京闱也不在话下！”他看了看田文镜，又道：“如今吏治昏暗，已不能单凭看是否花钱断定文品优劣，就如田兄，家中有钱，破费几个给考官以求进身，为朝廷效力，也不能说就是无志之士。像我这样贫寒的，只好一刀一枪凭文章取功名了。”说罢低头叹息，言下不胜感慨，田文镜只咬着牙不言声，胤禛想到国家吏治败坏至此，也是暗自嗟叹。老板见冷场，忙道：“酒凉了，来，请诸位干一杯，不知可对爷台们的脾味？”胤禛吃了一小口，点头道：“甚好。”

“就是曲下得重了点，有点药味。”老板见药力发作如此之慢，早已又着急又奇怪，倒渐渐觉得自己头晕目眩，身软难支，又尝一口，愈觉不对头，舔嘴咂舌地直皱眉头——却哪里知道狗儿坎儿在厨下做的手脚？——眼见“毒酒”毫无效用，几个人兀自没完没了地兴谈，呆了一会更是头昏难忍，便踉踉跄跄起来，拿着酒壶到厨下，见三个伙计都在，也都一个个体面不正，几个人心知大错，嘀咕了几句，都用瓢勺着凉水大口猛灌。

狗儿坎儿喝酒吃肉猜枚耍子，眼见几个人着了道儿，用凉水解毒，

忍不住偷笑。两个人对视一眼，起身到厨下，坎儿道：“我们主子劳乏一日，又有了酒，一会儿安歇，得洗洗澡。你们多多烧点水，我们也洗，明儿多给银子。”说着两人把一个大浴盆合抬到上房东间，见几个人都醺醺然醉态朦胧，狗儿便道：“四爷，酒少用些儿吧，明儿还要赶道儿呢！”

一时人声静了，账房、库房和后院马厩都熄了灯，只有厨房灯亮着，坎儿和狗儿两个人用大盆将烧好的滚水一盆一盆只管往东屋里端，又在堂房拢了一盆火，将两贴膏药放在一旁烤。胤禛赤脚坐在床边，笑道：“够了够了。只管端，滚烫的怎么好用？”

“爷消停一会再洗，”狗儿倒着水说道，“这屋里太冷，热水汽一蒸，连房子也暖和了。爷洗剩的水，我也想沾沾光儿，洗洗好贴膏药。”坎儿也道：“我脚叫狼粪烫了，也想洗泡洗泡呢！”

胤禛眼见一时还不能洗，便趿了鞋到堂房取书。这边坎儿给狗儿一个眼风，狗儿走到床边，摸索了半日，口里笑说：“把这鞋子提过去，当心一会弄湿了。”说着从靠墙一边抽出个小木栓——这是翻床板的消息儿——一头说，提起床框下死力猛地一翻！

果然不出狗儿所料，那床下立时闪出个大洞坑，竟真的有两个人并肩紧紧挤在里边，肩头都插着寒光四射的大片子刀！

这两个贼躲在床下，原是预备着客人不肯吃酒，半夜里好行事的。胤禛三人方才的话听得清清楚楚，心都懈了。陡然间被狗儿连床带板哗然翻起，煌煌灯烛下一个个愣得呆若木鸡，目光灼灼鬼魅一般——没等醒过神来，满满一澡盆滚水，足有五六桶早劈头盖脸灌下……可怜里边偏窄一个小坑洞，挤插着两个人，不能挪动无可躲闪，就似滚汤泼老鼠生生受了这一飞来大劫！坎儿低吼一声，抱着一床大棉被兜头捂了上去，用床死死压了。狗儿一声招呼“芦芦进来侍候”，那狗“噌”地便跳进来，踞蹲在大浴盆旁。

胤禛在外间听声音不对，正要进来，却见钱麻子也进来，问道：“东房出了什么事，那么大的响动？”胤禛未及答话，狗儿已经笑着出来，说着：“没什么，浴盆没支好，撒了些儿。”钱麻子喝了毒酒，兀自头晕，满腹狐疑地看了看东间，但见水汽冲帘缕缕而出，里边毫无动静，因道：“那么大的响声，我还以为窗上花盆砸了呢！”

“没有的事。”狗儿向满脸诧异的胤禛看了一眼，拿起一张膏药道：“我最不耐烦贴膏药！这又黏又热，贴上不好受。东家和那两位伙计呢？”钱麻子万不想里边已经网破露馅，想想那三个同伙兀自昏天黑地头疼难忍，便道：“没事就好。他们有酒了，有事你们叫我侍候。这狗皮膏药——”

话犹未尽，狗儿手一扬，将那张烧得滚烫流油的大膏药毫不客气“啪”的一声就贴了钱麻子个满脸花——一边笑说：“这膏药最治麻子

脸，贴好了你好寻个大美人儿做老婆！”钱麻子猝不及防受了这一下，连眼带鼻子嘴糊得个严严实实，跺着脚，脖子憋得筋绷起老高，扎煞着手挣扎了好一阵，两手拼命去扒那张膏药。狗儿哪里容得他缓手？“喂”的一声命令，芦芦冲帘飞蹿而出，一口就把钱麻子咬倒在地，两只爪子猛扑着，只一口就咬断了钱麻子的喉咙，那血，激箭般“扑”地喷出一丈多远。

胤禛脸色惨白如纸，呆呆看着狗儿坎儿行凶作恶，浑似梦中一般，连呼喊也忘了，半晌才道：“你们这是？这……！”

“四爷别怕！”坎儿掀帘出来，一头热汗淋漓，一边解着马鞍上的绳子，一边说：“咱爷们晦气，今儿住了黑店！你进屋看看就明白了！”

胤禛电击般颤栗一下，清醒了过来，一言不发挑帘进屋，只见大床翻倒在墙边，棉被褥枕都浸在热水里汪了满地，水汽罩得烛光都影影绰绰，床下大坑里歪倒着两个人，头皮都烫得剥落下来，连闷带捂，大约来不及挣扎就死了，都张着嘴，露着白森森的牙齿，十分狰狞可怖。胤禛半张着口，嗫嚅道：“是……黑店？”

“一点不假，是绿林里有字号的，黑风黄水店！”

窗外一个阴森森的声音格格笑道：“只没想我老马三十老娘倒绷孩儿，竟着了两个小杂种的道儿。”坎儿上前撕开窗格子纸看时，不由倒抽一口冷气：马老板和老白老侯三个不知什么时候已经到了檐下，都穿皂色紧身衣靠，提着刀。黑乎乎的，却看不清脸色。

屋子里三个人紧张对视一霎，狗儿“扑”地一口吹灭了灯，坎儿早已将贼的两把刀擎在手中。按狗儿坎儿的计谋，倒换药酒麻倒店中贼人，屋里收拾了床下强盗，至少能平安逃出这里，没想到他们返醒得这么快！胤禛又惊又怒，又有点懊悔：不该拒绝高福儿戴铎一片好意，连个从人也不跟。自己武艺稀松平常，坎儿狗儿尽自聪明，却是年幼力弱，只有一条狗略可支撑……这可怎的好？正没做理会处，坎儿凑到窗前看了看，大声说道：“我说姓马的，你不就是要钱么？我们带的一千多两银子都存在账房。算我们倒霉，都送了你，你带银子滚蛋，我们各自走路。你知道，打墙不如修路，保不住有一日你上西市，刚好我是刽子手，活计给你做漂亮点，怎么样？”

“死到临头还要贫嘴？”马老板哈哈大笑，“你毁了我三个弟兄，岂能善罢甘休？你们可知道？住我这店有死无生，祖传手艺，到我手倒不了牌子！”狗儿笑道：“失敬得很。大约你不知道，今日是黑白无常上门，煞星高照——他名鬼难缠，我名缠死鬼！黄河边上长大，水里的营生熟稔——你看你这房子修得多结实！有本事你就进来——想点火就点，就怕有人来救火！”马老板嘿嘿冷笑，说道：“救火是人之常情，只是年头不好，这里的人胆小，没人敢出来也未可知！”

坎儿嬉笑道：“想点你就点，你自烧自家房，与我们鸡巴相干！烧起

来我们后窗跳下去漂河跑，对付着洗个澡也罢！”

胤禛原先乱了方寸，觉得上天无路入地无门，此时才知两个孩子天分极高心有成算，心头一亮，急急说道：“我多少也会点水性，不要斗口了，咱们走！”“我嫌水冷，”坎儿道，“不到万不得已不走那条道儿——喂，姓马的，听见鸡叫了么？天一亮，你这店关得死巴巴的，算什么？”

话音刚落，“哗”的一声响，窗格子被撞得稀碎，一个黑魆魆的大汉“腾”地跳了进来！胤禛惊得向后一跳，从靴筒中“噌”地抽出一柄雪亮的匕首，眼见那大汉挥刀砍来，将手一格，那刀戛然火花一进，早已折为两段！

“芦芦！”

狗儿急叫一声，那恶狗浑身毛早蓬松炸起，就地虎跃拔地而起，一口咬住那人右腕，连衣带皮肉撕下老大一块，那人惨叫一声：“老侯，掌柜的，狗厉害，快……”话未说完脖子上又着一口，老白尖叫一声就早没了声息！

此时正是黎明前最暗的时分，这一声惨呼凄厉无比，屋里屋外五个人都被吓得怔住了，对峙着许久不出声。

“晓得厉害了吧？”狗儿隔窗说道，“我若没个好帮手，就敢自称‘缠死鬼’？今晚死在我芦芦口下的已经四个人，它已经身带七条人命——天子亲封‘银牌芦芦’！”那狗听得主人叫它名字，“汪”的一声大叫，马老板和老侯在外边腿肚子的筋差点转过去……

正没做奈何处，店门“咚咚咚”被人擂得山响，接着便听高福儿躁急不安的叫骂声：“快开门！他妈的，这是个什么店，门口连个人侍候也没有！死绝了么？”胤禛精神大振，未及开口，坎儿尖声大叫：“我们的人来啦！高福儿，把门给他撞开——这他妈的是个黑店！”这下子马老板和老侯再不迟疑，两人暗中点头会意，从东厕那边“嗖”地越墙而逃，饶是芦芦蹿得快，只咬下了老侯一只鞋，接着便听大门吱嘎嘎崩倒，高福儿十一人已经冲门而入，霎时燃起火把，照得满院通明雪亮。

“高福儿！”胤禛一口气松下来，几乎瘫倒下去，忙把持定了，带着狗儿坎儿开门出至檐前，咬着牙吩咐道：“前后仔细再搜一遍，看还有窝匪没有！”

“喳！”

接着便听众人嘈杂叫嚷着一顿混搜。胤禛吁了一口气，转脸对两个孩子道：“亏你亏你！得你二人，不虚我江南一行！”恰高福儿赶来，他在四贝勒府十年之久，这个胤禛刻薄尖辣，御下最严，像他这样曾与主人生死患难的，也从未得过如此考语，不禁打量了这两个小子一眼，笑道：“四爷，贼是没了。东厢里两个书生刚解了绳子，还道我们也是强

盗，吓得不敢出来。”

“是么？”胤禔一笑，说道，“快请过来。”

田文镜和李绂一前一后出来。大约下人们已经向他们说明了胤禔的身份，二人脸上没了惧怕神色，却又略带了点惶恐局促，走至阶前便叩下头去。李绂便道：“今夜得逃生死大劫，全亏四爷拔救！李绂但有一线之明，定当衔环相报。”田文镜粗声说道：“四爷金枝玉叶万金之躯，天幸神佛相助，脱了大难。知恩不报非丈夫，四爷水里火里，但有使令，文镜皱一皱眉头，不是田门后代！”

“谢的话不必说了。”胤禔玲珑剔透的心肝，已听出二人攀附之意，只一笑，倏然收了说道：“今晚我得大于失。与二君一席长谈，知道宦途之中奸弊丛生，长了不少见识。我看二位才学尚在中人之上。好自为之，大丈夫取功名，立功社稷庙堂，其志固然可嘉，但功名二字，乃身外之物，只可直中取，不可曲中求——就此别过，你们自己去跳龙门，只要有真才实学，我们后会有期！”

狗儿坎儿愣着，听不出三个人话的意思，高福儿却不禁想：要是八爷遇上这两个书生，不定怎么往怀里拉呢！想着，赔笑道：“四爷，这店怎么办？要不要报官？”

“烧掉它！”

胤禔冷冰冰说道。他早已想到这里，朝中阿哥各立门派，自己的靠山太子胤初也并不得意。自己差使里并没叫视察高家堰一带，只要一报案，就要立档，立时轰得满城风雨。兄弟们没事还要鸡蛋里挑骨头，蚂蚁身上榨油，不定编派出什么新闻呢！想着又道：“二位先生，我们分手吧，但请严记，倚河临风店这一晚，说出去绝无好处——这便是临别叮咛。”

第六回 钝书生误投虎狼穴 奸翁婿设计谋人命

郭思道几经辗转艰难跋涉赶到北京，已是过了端阳。自四月中旬以来，直隶仅下过一场透雨，这一个多月中虽也降过两次雨，只地皮也未湿尽，却是旋阴旋晴，潮闷得人气也透不得。北京城与开国之初已大不相同。九城之内大街小巷胡同里弄房舍栉比鳞次，加之人烟稠密，若不刮大风，城里连树梢也不动一动。此时漕运已通，一船船的西瓜、甜瓜、蜜桃、水杏各类水果，还有湖广商客贩进来的竹扇、蒲席、凉枕、竹夫人、金银花、竹叶、菊花、大叶青等解暑用品凉药，一到朝阳门码头，立即就被二道贩子们一抢而空。饶是如此，仍供不应求，东直门天天都有拉往左家庄化人场的，俱是耐不得热，中暑死了的。

郭思道风尘仆仆架着双拐，一步一蹶在滚烫的地上趔趄着，来到正阳门关夫子庙东金玉泽家门口时，浑身已通被汗湿了。他在一个虎头铺首铁皮红漆门前停了下来，手搭凉棚张望了一下，见门边一个木牌，上面写着“内寓兵部武选司正堂金讳玉泽”，略一沉思，便上前用手叩环敲门。

“你干吗？”一个穿着灰实地纱袍子的门房开了个门缝儿，上下打量着郭思道问道，“有这辰光敲门讨饭的么？”

郭思道这才看看自己这一身，月白竹布截衫上下油污汗湿，头发已一个多月没剃，长出寸许长来，被汗贴在前额上，脚下的鞋也绽了个洞，露出又黑又脏的“白”袜子来。郭思道不禁一笑，说道：“你进去给金老爷传个话，我叫郭思道，刚从扬州来……”那家人略一怔，点点头道：“你等一会。”便掩了门。

郭思道舒了一口气，把拐杖靠在门前“石敢当”上，坐在树阴下石条上，一边整理着邋遢不堪的袍襟，摇着毡帽取凉儿。对面不远就是一家汤饼铺子，凉棚下摆着一碗一碗的荆芥蝴蝶面、青蒜过水面、芥末凉粉。打着赤膊的人们围在小案桌前，一边吃凉面，一边摆龙门阵。阵阵炆锅的葱花香扑鼻而来，郭思道咽了一下口水，才觉得实是饿了。他摸了一下破烂的褡裢——钱，他有的是，五十两散碎银角子，还有一张一千两的龙头银票。只为路途贼盗多，他不敢露富——但此刻去吃，里头人出来招呼不雅，只好坐着干等。谁知足足半个时辰，那门竟毫无动静，郭思道又渴又累，饥火中烧，忍不住心头又气又恨，因起身来敲门，把铁环子扣得一片山响，引得面铺那边的人都向这边瞧。

“你这人真少见，失心疯了么？”

门“哗”地开了，还是方才那人，棱着三角眼恶狠狠道：“刚才不是说过，叫你等一会，主子们都歇中觉呢！”郭思道不等他说完，劈脸啐了过

去：“呸！不长眼的杀才，我刚才也说过了，我是邬思道！你通禀一声，走折了狗腿了么？我几千里地来投亲，把我干撂到外头半个多时辰，是什么规矩？”

“投亲？”家人盯着看他半日，忽然喷地一笑，说道：“我来老爷家有多久了，怎么没听说过？你是哪门子亲戚？八成是哪个庙里饿不死的野道士，来讹饭吃的吧？是里亲、表亲、丈人，还是舅子？”

邬思道气得浑身乱颤，看那家人一脸坏笑，恨不得一拐打将去。陡地生出一个念头：莫非姑父故意让这只恶狗挡道儿？眼见旁边闲汉们围过来，剔着牙瞧热闹，因冷笑着大声道：“你支起狗耳朵，金玉泽是我姑父，我是他姑爷，就这么个亲戚，你通禀不通？”一句话惹得人们哄堂大笑，有的说：“姑父的姑爷来了，还不快滚进去回话？”有的嬉笑：“你家有这么个铁拐李姑爷，福分不浅！”邬思道逼视着那家人道：“你是什么东西！你不通禀，我立刻就走，勿悔勿悔！”说着便要转身。那群闲汉便起哄儿：

“老丈人不见姑爷，要赖婚啰！”

“别走别走，走了就没好看的了！”

“哼，嫌贫爱富！”

“咦，邪门儿！金老爷女婿不是锐健营的党游击么？没听说他有两个闺女啊！”

“这老龟孙……”

正乱着，便听里边脚步囊囊，一个五十多岁的官员，头上戴着亮纱嵌玉瓜皮帽，穿着竹布漂白褂子，白皙的脸上八字髭须和眉毛画过似的漆黑，还戴着副水晶墨镜，慢吞吞踱了出来，问道：“张贵，这是怎么了，大晌午的，还叫人安生一会不叫？”

“岳丈！”邬思道抢前一步，躬身说道：“是我来了！”

金玉泽愣了一下，摘了眼镜上下打量了邬思道半晌，哈哈一笑道：“是思道嘛！怎么落魄至此？也难怪家人，如今京里难民多，冒认官亲的，念秧的，拐骗讹诈的都有，是我叫门上守得紧些儿……快进来，唉……看看侄儿你，可怜见的……”说着便喝命：“张贵，好生搀着你侄少爷进来！”

这是个两进的四合院，前院住着家人，过了穿堂，上房一溜五间滴水出檐，中间一明两暗是金玉泽夫妇住，两厢耳房低矮些，住着丫头仆妇。见老爷带着邬思道进来，几个丫头忙着便去收拾上房。金玉泽笑道：“太太正歇晌，进去不便，先去书房吧。”

“姑父，”邬思道随着进了西书房，落座说道，“自己姑姑有什么不便的，我还该先过去请安才是。”金玉泽一边命人给邬思道打水取换洗衣服，自坐着吃茶，出了半日神方叹道：“思道，你还不知道，你那姑姑是个痨病底子，前年春弃我去了。如今这个续姑姑你也认得，原是三姨奶奶兰草儿，人本分，又能持家，就扶正了……你快说说你的情形。音讯一隔十年……要不是你左颊下那颗瘡子，我还真不敢认了呢！”邬思道头“嗡”的一声，脸色顿时煞白：自己那个温馨和蔼的老姑姑，已经不在人世了！金玉泽后头那些话说的什么，竟一句也没听清。邬思道张着嘴“啊”了半日，陡地一个念头升起：莫非方才门口人议论表姐琵琶别抱的事是真的？心里忖度着，说道：“我已残废，穷愁潦倒如此，有什么可说的？我离家十年，破产读书，原想东山再起出来应考，如今是万念俱灰。这次进京也没什么奢望，只想投奔姑父姑姑寻碗饭吃，想不到姑姑也奄然物化……人生是怎么说起？”说着，想起姑姑已在黄泉，不禁泪如泉涌。

金玉泽没有答话，低头叹息一声，起身踱着步子，良久才慢吞吞道：“这是没法子的事，不说这些伤心事了吧……你大约还没用饭吧？大热的天，也得洗澡换身衣裳。我如今不比外官，应酬的事太多，不能多照应你。你如常些儿，只管安生住下来，你续姑姑很贤惠，不至于嫌弃你的。有什么需用，只用给张贵他们吩咐一下就行。”说着，摸出一块怀表看了看，珍爱地揣了怀里，起身道：“皇上跟前的头等侍卫鄂伦岱今儿邀我去朝阳门外八爷府吃酒。你安置，我先去了。”说罢便走了。

邬思道见他绝口不提亲事，连表姐的名字也不提，心知自己疑得不错。但回头想想，自己是“钦案要犯”在逃十年，其间音讯两隔，另嫁他人原是题中应有之意。邬思道心里闷着用了点心，洗了澡，立在檐下看了看，日色已过申牌，夕照日头放着蜡白的光，大地上热气蒸腾，且一丝风也没，闷热得难受，便趑回身来，在竹凉椅上半躺了，摇扇子直摇得两手酸困才蒙眬睡了过去。

“表舅，表舅……”一个稚嫩的童音在耳畔叫着。邬思道还没醒过神来，一块冰冷的东西在唇上搪了一下，激得他身上一抖。睁开眼看时，是个四五岁的小男孩，剃得趣青的头顶挽着个“朝天橛”，穿着宁绸撒花裤，戴着个兜肚，一脸的天真娇憨，胖乎乎的手里拿着一串湿淋淋的冰湃葡萄，正摘着往邬思道口里塞。

邬思道坐直了身子，笑着把孩子抱到膝头问道：“真乖！你叫什么名字？”

“阿宝。”

“姓什么？”

“姓党……”

“唔，党阿宝，好！”邬思道咽下他塞进口里的葡萄，笑容可掬地问

道：“你叫我表舅？”

党阿宝笑嘻嘻指指上房，说：“阿婆说的，你是我的表舅。阿婆叫厨上人给你做饭，做多多的好吃的给你！”

“阿婆！”邬思道脸上的笑容凝住了，心里空落落，乱糟糟，也不知想些什么，半日才问道：“……你妈妈怎么不哄你，你爹呢？”党阿宝含着小手指说道：“我们不兴叫爹，叫老爷。老爷跟外公出去吃酒了。妈——”他扭了一下脸，一个少妇正从二门进来，便挣离了邬思道，一头跑出去喊道：“妈！你来接我了？我表舅在这里！你不是常讲表舅的故事么？他原来不会走路……嘻嘻……”邬思道向外看时，不禁浑身一颤：这个挽着髻髻、刀裁鬓角容光焕发的少妇，竟是他十年梦魂萦绕的未婚妻金凤姑！邬思道挺了一下身子想站起来，几乎栽倒了，又瘫坐了椅上，已是形同木偶！

金凤姑是从党家回来接儿子的，万没想到这个“早就死了”的人会突然出现在她面前。好像一下子给人抽干了血，凤姑脸色青中透黄，呆若木鸡地立在当院，任凭阿宝在怀中揉搓，半晌，方勉强一笑，拉着阿宝趑进来，进门蹲了个万福，低着头道：“静仁表弟，你来了……”邬思道两手紧紧握着椅把手，他面色苍白得可怕，浑身像是泡在冰水里，噤得气也透不过来。他极力抑制着心跳，木然点点头，说道：

“凤……表姐，你……好。”

“嗯。”凤姑的声音低得只有自己才听得见，半晌才无声透了口气，问道：“表弟呢？”

“表姐都看见了的。”

……

“苦了兄弟你了……”不知过了多久，金凤姑才嚤嚤低语道，“我……”

邬思道突然冷静了下来。他高傲地咬着嘴唇，用冷漠干燥的喉音“嗯”了一声，说道：“你忙去吧。”略一思忖，架起拐杖至书案旁，从褡裢里摸出一块二两重的银子，轻轻放在茶几上，说道：“回头告诉姑父，我有事走了。这是衣服和饭钱。”

“静仁！”

“我叫邬思道。”邬思道不疾不徐，口气冷得结了冰似的，“自今而后，我永不用‘静仁’二字，请避开尊口。”

“静仁——思道！这大热天的，天又阴上来，你要哪里去？”金凤姑急急说道，“你听我说——我是……我不是……”她急得不知怎样说才

好，扎煞着两手，想上来搀扶，又陡地站住了脚，泪水早走珠般滚落出来。阿宝起先还痴痴茫茫地看，这会儿被两个人的神情吓得直往妈妈怀里钻，仰脸望望两个阴沉着脸的大人“哇”地哭出了声。

邬思道没有理会这母子，踱出院外，果见黑沉沉乌云峥嵘而起，一阵风扫过，吹得他浑身起栗。他呆笑着趺回房里，向椅上颓然一坐，仰首望着窗外，说道：“记得清凉山么？……那儿离虎踞关多近……真好景致！记得你当时的诗么？”他满眼是泪，滚动着不肯落下，曼声吟哦：

生年虚负骨玲珑，幽幽古情云树中。

君子由来能化鹤，美人何日便成虹？

王孙芳草年年绿，岭头桃花度度红。

碧城夜阑曲十二，是谁重诉梨花梦？

吟着，邬思道再也不能自己，喉头干涩地发出一种似哭似笑的咽声，口中喃喃道：“……当时我说，这诗并不出色，有情而已……如今想起来恍如隔世！你今日居然还有心思可怜我——笑话，我可怜么？……”

“天爷！”金凤姑面白如纸，“你还说这些做什么？”说罢一把抱起吓呆了的阿宝，掩面而去。

邬思道怅然望着她的背影，一阵风扑过来，他打了个寒噤：自己是不是做得过分了？但此情此事，到了这一步，住在金家无论如何是不合适的了。他略一沉思，收拾了一下自己的行装，便架着拐杖出来。不料刚到二门穿堂，可可儿地就遇上金玉泽带着一个三十多岁的壮年汉子说笑着进来。

“思道，”金玉泽站住了脚，神色多少有点尴尬地看了那个男人一眼，方道：“你这是……？”邬思道微微一躬，高傲地仰起了脸，说道：“姑父，侄儿有几个朋友在京，我要去瞧瞧他们，就此别过了。”

“朋友？……我怎么不知道？”金玉泽嗫嚅道。

“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我的都是些贫贱之交。”

“那也不必就去。你就住在我这里，万事都有姑父做主。”

“姑父，梁园虽好，终非故乡，我焉能久居此地？”

金玉泽早已料到邬思道在府住不安，只不防这么快就折腾着要走，因端起长辈的架子道：“这成什么话？匆匆而来，急急而去，是什么道理？我亏待了你么？”

“不敢，”邬思道挑衅地看着金玉泽，“我不曾说姑父亏待了我，姑父

又何尝亏待过我？”金玉泽被他噎得一怔，但这个鄂思道他是知道的，最能惹是生非的一个人，怎么能轻易放他出去胡说？呆了一阵，金玉泽换了笑脸缓声说道：“怎么就和你父亲一个脾性？受了多少挫磨，仍旧这么气盛！哦……我差点忘了，这个就是你的表姐夫，党逢恩，如今在西山锐健营，已经做到游击——快回房去，你看这天立时要变，就快黑了——今晚逢恩也不回去，我们难得一处好好谈谈……”党逢恩虽是武职，谈吐却甚风雅，见鄂思道气色不善，虽不知就里，也帮着岳丈挽留道：“原来是内表弟来了，怪不得岳父在八爷家吃酒坐不安席！表弟，久闻你的文名了，我虽是武夫，也喜爱附庸风雅。今晚就别走了吧，我们重烧绛蜡，再移酒樽，作一夕快谈……”

鄂思道抬头看了看天色，已过酉时，苍穹上黑云翻搅电走金蛇，不时传来沉沉雷声，像巨大的车轮从冰河上碾过，发出吓人的爆裂声。鄂思道沉吟片刻，心知难以就此脱身，又有点觉得自己过分，遂道：“那好吧……我明日再走吧。这是造化命数所定……”

三个人的酒吃得并不快活。党逢恩从他二人口风中已渐渐听出了事情的苗头。虽尽力周旋，尽半主之道，无奈鄂思道心意不畅毫无酒兴，因见鄂思道连谈文也懒懒的，便转了话题，问道：“岳丈，您和鄂伦岱军门坐在一席，我听见你们那边说，皇上有意巡视热河，是真的么？”

“定的过了八月节走。”金玉泽部曹小官，原本没资格与鄂伦岱这样的头等侍卫攀谈，此刻却要在鄂思道跟前装大，见女婿问，神秘地压着嗓子道，“这回皇上去承德，是佟国维中堂坐镇北京，张廷玉和马齐两位相爷护驾！已经有旨，发出廷寄，叫在外的五阿哥、十四阿哥从古北口赶回北京从驾，四爷在安徽，也叫十三爷从芜湖水军大营赶往桐城，从速处置河务差使，也得在八月十五前回到北京。”党逢恩道：“巡视热河，无非哨鹿打猎，动这么大的干戈？五爷十四爷不说，原就要回来的。四爷十三爷那边差事极忙，叫回来做什么？”金玉泽连吃两场酒，已面红耳热，要在鄂思道跟前炫耀体面，格格笑道：“小辈后生，好生领略万岁爷的圣意。大约太子爷的位子要坐不稳了！”

党逢恩眉头一皱，说道：“您老这话非同儿戏！五月端阳节前，太子爷还代天子往西山劳军来着，好端端的怎么会废了？”“八爷府的信儿还会有错？”金玉泽“吱儿”呷了一口酒，“太子东宫里侍卫全都换了！四爷是太子党的，这二年在户部清理亏空，黑眼珠盯着白银子，要账要得鸡飞狗跳，加上十三爷这个帮手，逼着人还钱，光外省命官就自杀了二十多个，十爷把家当全都摆在琉璃厂卖——这样的爷将来当政坐朝，还有下头人活命的份儿么？今儿吃酒你瞧见没有？头一桌上挨着九爷坐的那个，就是毓庆宫的何公公，蓝翎子总管太监，如今打着盘子想投靠八爷了！”党逢恩听着不住摇头，说道：“这都是明面上的事。四爷十三爷户部差事办砸了，到外省遮羞避祸，眼见今秋八月十五，万岁爷恰过五十四圣诞，想儿孙满堂，热闹些子是有的。岳父，八爷和太子爷有点过不去，下头人造作这些谣言，听一听作秋风过耳则可，不可全信呐！”

“也不可不信。”金玉泽睨了一眼静坐不语的邬思道，见他一脸的漫不经心，多少有点失望，冷冷道：“逢恩，亲家副宪大人已经退休多年，如今时事已非，早不是康熙十二年亲家从广东逃回北京时的光景了。皇后死了三十多年，又新添了十八个阿哥，各有各的门路，各有各的权势，他也不可墨守旧见，你前程正远，更要审时度势。八爷说，自从康熙四十二年，朝局早已又是一番天地了！”

邬思道眉棱微微一抖，他想到了胤禛，万不料这个显赫的阿哥处境也如此岌岌可危，陡地一阵寒意袭上来：今晚自己是怎么了？听了这么多不该听的话居然懵懵懂懂！正想着脱身，天空一个明闪，接着一声石破天惊般的炸雷响起，撼得房宇颤动。邬思道见他们二人被震得发呆，笑着起身道：“姑父，表姐夫，迅雷烈风助谈兴，今晚的酒吃得高兴。不过我委实身子支撑不来了，像我这样为世所弃的残废，你们功名中人谈的那些，都叫个‘于我如浮云’。来，我敬你们一杯，可要先告退了。”

“我们只顾谈朝局，冷落了兄弟。”党逢恩笑容可掬地起身道，“其实这些酒后茶余的话，满可一笑置之的——既如此，我们共进三杯，再敬岳父一杯，也好安歇了。好在有说话的日子呢！”

于是二人连干三杯，又敬金玉泽一盅。金玉泽已是微醺，说道：“就在姑父这安心住下，一切都包在姑父身上！姑父如今和八爷府的人相与得好，八爷这人恐怕你也听说过，有学问、仁义厚道，最惜贫怜弱的——当年你闹南闹，八爷还夸你是真名士、大丈夫来着！如今你虽残了身子，又没残了学问，明儿我就荐了你进去，他北书房还缺一个司墨，在那儿当个清客相公——不是我说诳话，多少进士翰林拼着不做官，想谋这个差使还不得着呢！姑父不亏待你！”说罢拈须呵呵大笑。

“多承姑父厚意。”邬思道嘴角带着微笑，不用心根本听不出他口气中的讥讽，“我虽不识宦途，听得出你们都是要指日高升的。我已绝望政治，这次进京原想托福做个陶朱公，想不到姑父还有如此手眼！就这样，我在这歇几日，会会朋友，等你为我谋差的事有信儿了再商量如何？”说罢莞尔一笑，架着拐杖从容而去。这时天上已开始零星下雨，黄豆大的雨点打得院中青砖噼啪作响。

党逢恩立在阶上眼见家人用灯导引着邬思道远去，略一思忖转身回来，至醉眼迷离的金玉泽身边，轻声叫道：“岳父！”

“唔。”

“这就是当年大闹南闹的邬思道？”

“唔。”

“此人非池中物。”党逢恩突兀说道，“您老今晚说得太多了。”

“哎？”

金玉泽一惊，瞿然开目，怔怔望着女婿说道：“你说什么？”党逢恩的脸泛着又青又白的光，说道：“岳丈不要误会，姓党的是真男子，压根不计较凤姑昔年和他的事。这个邬思道我原以为是个莽书生，今日见着他的颜色。”金玉泽一笑说道：“颜色怎么的，他如今穷途末路，羽折爪伤，纵有能耐又有什么用处？”

“他在这里，我觉得压抑；他离开这里，我觉得恐怖。”党逢恩顺着自己的思路继续说道，“这人气质叫人害怕……他说他做官不成，想做陶朱富翁，但你今晚言及人物都是举手之劳就能扶植起他的，为什么他绝不央求？”

.....

“八爷如今潜在势力早已在太子之上，”党逢恩目光炯炯，“如此权倾朝野的皇家贵胄，你要荐进去，他居然毫不动心！”金玉泽被他沉甸甸的语气震得酒也醒了，久久才道：“你是说……”党逢恩放缓了口气，“我说，他不为升官，也不为发财，来京做什么？我看他是有所为而来！”

金玉泽瞪着眼想了半晌，摇了摇头。党逢恩一笑，说道：“物反常即为妖。此人昔年率几百名举人抬财神大闹贡院，事败出走隐居读书十年不出，满心东山再起，却又落了残疾，千里风尘赶来投亲，又遇上凤姑另嫁，要是你，心里会怎样？”金玉泽从齿缝里蹦出一个字来：“恨！”

“当然，”党逢恩冷森森道，“恨天恨地恨人，但首当其冲的最恨你我！所以无论哪个阿哥或达官贵人收留了他，但只得势，你我永无宁日！”

这番话敲骨扣髓，党逢恩娓娓道来，金玉泽觉得句句鞭辟入里，忍不住打了个寒噤，恶狠狠说道：“明日我就着人遣送他回籍！”

“回去依旧又来了！”党逢恩幽幽说道，“而且恨加一倍。”

“你说怎么办？”

党逢恩走到一支蜡烛前，“扑”地一口吹灭了，房里光线顿时黯淡了些。金玉泽身子一缩，说道：“京师犖下，做不得这种事。”党逢恩来回踱了两步，倏然转身道：“可以借刀。”

一个明闪，天好似要裂成两半似的脆响一声，又恢复了黑暗，只有滂沱大雨直泻而下。

第七回 情场潦倒栖身古刹 文士热衷闲论时艺

一声轻轻的敲门声惊醒了邬思道，侧起身听时却又没了动静，只窗外惊风密雨急促地响成一片。邬思道以为是耳误，倒头正要再睡，敲门声却又响了。

“谁？”

没有应声，但门环又响了两声。邬思道披衣起身，刚把门拉开一条缝，一个黑影便闪了进来，回身又掩上了门。邬思道睁大了眼，但房里太暗，黑魆魆什么也看不清。邬思道暗中格格笑道：“做这模样干什么？我是久经沧海难为水的人，什么事都见过。”

“是我……”

那人怯生生说了一句。外边青光一闪，电照长空，邬思道看得清清楚楚，竟是个女人！他顿时觉得浑身的血一阵倒涌，恨不得一拐打过去，恶狠狠道：“你？！金凤姑——给我滚出去！”

“我不是凤姑。”那人在暗中，似乎也吃了一惊，良久才开口说话，声音却有点哽咽：“我是……凤姑的后娘——你必定还记得兰草儿吧？”

邬思道吃惊地张大了嘴，一屁股坐回床沿上。兰草儿是姑姑的陪嫁丫头，当年在南京时常过来侍候自己。有时邬思道和凤姑弹琴吟诗，她常拿着针线活计痴痴地在一旁看。今日来金府一天，也没见她露面，这时辰偷偷摸进房来，来由不问可知。想着，邬思道阴郁地说道：“长幼有序、男女有别，你想事想左了。今日事天知地知你知我知，什么也别说，你快走吧！”

“邬先生，”兰草儿说道，黑地里看不出她什么脸色，“我是正正经经的人，不为……你大难临头，立刻得走！”邬思道浑身毛发竖起，忘情间几乎想立起身来，半晌才道：“我何危之有？”兰草儿急得不知怎么说好，“没有功夫细说！就一车话也讲不清！老死鬼和姓党的定计，天明送你去顺天府，要当钦犯办……”

邬思道紧张地思索着，他猜不透这女人为什么这样做，所以断不准她的话是真是假。半晌，咬牙笑道：“就送顺天府，也是有王法的地方儿。太皇太后薨逝，朝廷大赦恩旨，我的‘罪’早赦了——我原说就走，何必用这法子撵我？”兰草儿被他顶得一怔，许久才啜泣着说道：“我晓得你难信……我是不干净的人……世路险恶，顺天府府丞就是老爷的把弟；隆科多老爷，也是八王的什么亲戚！哪里有什么道理？你……你不信我……可怎么好……”她话未说完，邬思道已架起拐杖，低沉地说道：“你不要说了，我立刻走！”

“阿弥陀佛！”兰草儿念了一声佛，轻轻开了门，一阵急雨顿时扫了进来，袭得邬思道打了个寒颤，却听兰草儿轻轻吁了一口气，闪出门外，仰头看看闪着电的天，挥手道：“跟着我！”

邬思道一出门浑身就湿透了，艰难地架着拐杖跟着身影飘忽的兰草儿，绕过穿堂，蹑脚儿穿过西花厅进了花园，蹬着花间小道上的积水，趑过一座凉亭，眼见前边黑乎乎一个角门，兰草儿住了脚，瑟瑟窸窣掏出一串钥匙一把一把试着。许久，方听“吱”的一声，门打开了。邬思道出来看时，外头一片荒郊，电闪一个接一个，照得白昼一般，四周翻江倒海价一片雷电风雨之声，搅得天地成了混沌世界。邬思道仰天叹息一声架拐便走。

“邬——邬先生！”

“怎么？”邬思道头也不回地问道。

“你带有钱么？”

一语提醒了邬思道：褡裢没拿。想了想说道：“没有。”兰草儿在怀里摸索了一下，递过一个包儿，道：“这是我的体己，事情太急，来不及多预备，你……别嫌弃……”邬思道呆呆地接过银子，那银子还温温的，带着兰草儿的体热，一股似气似血的热浪涌了上来。正要说话，兰草儿又问：“你奔哪里？有地方去么？”

“我不知道。”邬思道怅然望着天空，摇头道，“走着看吧！”

“四爷府有人来打听你，你投奔他吧。”兰草儿轻声道，“你……身带残疾，又没个亲戚，京师又有人害你，恐怕只有四爷，才护得你周全。”

邬思道惊异地看了一眼兰草儿，心中一动，他想起了虹桥酒楼上那位稳沉持重的“皇商”，没想到他就是皇阿哥胤禛，没想到他一直惦念着自己！想着，喃喃说道：“……这是缘分……”“你说什么？”兰草儿问道。“没说什么。”邬思道回过了神，盯视着兰草儿问道：“我想知道，你为什么救我？”

“唔……”

“你要叫我猜一辈子么？”

“邬先生……”

“唔，唔？”

“我……我是天下最不要脸的……苦命女子。”兰草儿呜咽着，几乎放了声儿，“你……你……你能……亲我一下么？”

又是一声沉雷，车轮子碾过石桥似的在两人头顶上回转盘旋。邬思道没言声，近前来仔细看看兰草儿的脸庞。闪电照来，似乎还是十年前那样娇秀，那样憨憨的，痴痴的。他什么也没说，向她淋得湿凉的脸颊上深深一吻，轻声道：“把这锁砸坏，回去收了我的褡裢……”说罢，转身消失在苍茫雨夜里。

邬思道高一脚低一脚在蔓荒无人的蓬蒿中穿行着，越过一段乱葬岗，又绕了一个长满芦苇的池塘，下了官道渐入街衢。他很想静下心来好好想想夜来的事，想想眼下该怎么办，但雨太大了，心太乱了，近乎麻木的迟钝胶着他的心，也不知浑身哪来的劲，囊囊走得飞快——似乎就这样一直走到死最好。

忽然雨中传来三声沉闷的炮响，邬思道才意识到是拱辰台报时，已至子正夜半。他擦了一下满是雨水的前额向前眺望，雨帘中遥遥隐隐一排灯光闪烁。走近了瞧时，原是一座古刹，山门飞檐吊斗画拱累叠，十分壮观宏伟。正中一块盘龙泥金大匾，写着“敕建大觉寺”五个大字，檐下吊着四盏硕大的白纱宫灯，在风中凄凉地晃着，却是阒无人声，只庙里隐隐传出鼓钹诵经之声。邬思道乍从雨地到庙门下，进了人烟之地，踩着干燥的砖地，仿佛刚刚做过一场噩梦，怔怔盯着那几盏灯，觉得刺眼的亮，忽然一阵眩晕，他歪倒在山门的铺首环下，就什么也不知道了。

再醒来时，邬思道发现自己躺在一间窄长破旧的房子里。因天阴，屋里很暗，被烟熏得黝黑的壁上嵌着一排斑驳的石碑——一望可知，这是一座碑廊改建的僧房，年久失修，已废弃不用。外边的雨已经不是那么吓人，但仍在没完没了地下，不时传来阵阵雷声，从破窗棂中随风飘进的雨珠落在脸上，带着冰凉的甜意，很适意。邬思道抬了一下头，仍觉晕眩难忍，便又弛然卧倒闭目养神，暗自掂掇：不知是谁救了自己。忽然听见一阵脚步杂沓，忙又睁开眼看。

“醒了！李绂兄——你来看！”进来的是两个书生和一个头陀，一眼就看见邬思道在疑惑地看着众人，一个方脸书生惊喜地蹲下身子招呼：“这个狗肉和尚真是妙手神医——依着庙里那群秃驴，你这会子早已在左家庄化人场烧成灰了！啧啧！生死人而肉白骨，性音真是好手段！”那个叫李绂的走近了，觑着邬思道的脸色道：“真的是见好了。昨晚我还看着是没指望了呢！先生贵姓台甫？要不是田文镜和性音，恐怕早就不中用了……你昏了三天，知道么？”“三天？”邬思道浑身一颤，“我在这儿睡了三天？”说着，瞥了一眼那个叫性音的头陀。

性音穿着件破烂流丢的土黄僧服，一身油腻，看去有三十岁上下，腰间一柄镔铁戒刀乌黑沉重地拖着，足有三四十斤，却是嬉皮笑脸一副怪相。听李绂、田文镜说话，也不理会，从怀中拽出一块肥得流油的腊鹅大口价撕咬着，笑道：“邬先生，贫僧不让你了，谅你也没这胃口。你可是两世为人了，怎么报答我和尚呢？”邬思道睁大了眼没言语，田文镜忍不住问道：“原来你们早就相识？”

邬思道摇摇头，声气微弱地问道：“和尚，何处挂搭，又怎么认得我邬思道？”性音大口价嚼着鹅肉，口中咂咂有声，笑道：“你寻根盘底儿么？我是地藏王菩萨座下判官，我不批字儿，生死簿上没你的名讳！出家人四大皆空，也不指你报答，比不得他二位，夜夜会文，日日八股，一心要大魁天下夺个状元，一头栽进红尘中，不怕来个满嘴泥！可叹可叹……不过和尚也有一宗儿不如人，没有亲戚可投，没有婚姻可赖。自然啰，哪得个女人投怀送抱，雨地里亲嘴儿偷情……”说罢呵呵大笑。邬思道被他一顿夹七夹八的疯话说得目瞪口呆。李绂和田文镜却只一笑。田文镜因道：“也没见过这样的和尚，每日鸡鸭鹅肉不离口，死猫赖狗一捞而食，真的是唐突佛祖，玷污山门！夜里呢，咬牙放屁打呼噜都占全了，要不是和巨来兄路上住贼店没了盘缠，能有一分奈何，谁和你挤在一处受罪？”说罢便拉了李绂，又道：“咱们按昨日分的题做文章，不要理他！”

“阿弥陀佛！二位真是富贵中人，不识六祖养生法门！”性音眼见二人到北首一张破桌前磨墨铺纸，笑着追了一句，“我这放屁如同你们做文章，那是功夫——不是童子身，恐怕还练不来呢！”说罢起身懒懒打了个呵欠，双手合十盘膝坐了邬思道身边，刹那间已是换了一个人似的，一脸庄敬之色，侃侃道：“你闭上眼，不要想事，不要用力，我行功给你治病。”邬思道也着实乏了，合上眼说道：“邬某读尽三坟五典八索九丘，黄帝内经金匱要略也稍有涉猎，不曾听说过这样治病的。你莫捣鬼，我是不信的……”性音合掌端坐，冷冷答道：“我佛以寂空济世，藏大乘之经三十万卷，恐怕先生不曾读尽——阿弥陀佛，大道如海，岂有涯岸？”

邬思道闭着眼还要回驳，忽然觉得一股似凉似麻的气流自涌泉穴直透而上，沛然直浸泥丸宫，顿时心际如秋风过岗，杂虑荡涤如洗，心下清亮却嚤嚤不能再言。陡然间已明白，这个赖头陀真的是身怀绝技。忙遵嘱收摄心神，微睨了眼瞧时，性音木坐如偶已经入定，却也如平常打坐一般，并无异样。此时邬思道觉得气流渐渐变暖，愈来愈强，在体内冲波逆折，所向之处五脏中七萃八素格格有声，种种积郁被气流导引着摇撼、翻腾、瓦解，四肢百骸顿觉松泰畅美，邬思道心里禁不住惊讶称奇。

“好了。”许久，才听性音说道，“睁开眼，坐起来！”

邬思道眨眨眼，立时满目清亮，试着双手一撑，居然毫不费力便坐直了身子，却不说话，直瞪瞪看着又变得笑嘻嘻的性音。性音扮个怪脸，笑道：“如何，不谢谢罗汉？”李绂田文镜刚做完一篇破题，正换着看稿子，见此情景也都转过脸来。李绂兀自手里提着墨渾淋漓的笔，惊道：“真是神仙手段！前几日都是抵掌授气给邬先生疗疾，既有这法子，何不早用？”性音嬉笑道：“沉痾不用急药，也要他身子耐受得住才成啊！岂不闻放屁容易收屁难？”邬思道怔怔问道：“你一路跟我，救我，是为什么？”

“我和你有缘分嘛。”性音道，“龙华会上前世修来的呗！”邬思道见

他不肯说，也只好罢了，便问田文镜：“二位八股做的什么题目，可否见教一下？”“哦，”李绂说道，“是两篇破题，题目是‘殷有三仁’。”说罢便将两张纸递过来。邬思道先看田文镜的，写的是：

道存多途，归于仁，则歧路通圣，或忠或恕，不乖于天人之理焉。

邬思道点头道：“老兄这一破，道理上去得，却不甚切题，经不得考官磨勘。‘三仁’是题中点明的，你一个字也不提，‘魔王’们岂能饶你？”说罢又看李绂的，却是一色八分正楷，写得端丽妩媚，却是：

三子者不同道，于仁则一。仁而已矣，何必同？

邬思道不禁叹道：“言简意赅，算得上通幽入微了，就是这笔字锋中无骨，微有缺憾——但两卷相比，这个自然要略占上风。”说罢，幽幽地叹了一口气，他忽然想起了自己，纵能做得花团锦簇似的文章，还能如李、田二人跻身龙门一决雌雄么？性音在旁笑道：“你们说的热闹，我听着一点趣儿也没有，这种敲门砖文章究竟于世人何用？”

“万岁登极之初，曾下旨废过八股，就是因为它实在不能有益于世。但牢笼英雄，除此也无别的良法——没有这块敲门砖，你就敲不开这扇门，这就是用处！”邬思道款款说道，“但文随人用，这文章中也不尽是空话。比如刚才两篇破题，说的是仁义之道，都是为了仁德爱民，有宽的、有严的、有苛的、有暴的——仁是根本。但想到‘仁’这个地步，各人走的路却又不同。世道治，用法宽厚，怀柔文明；世道乱，用刑震慑，重典杀伐，也还是个仁！性音，你读佛典三十万卷，懂这个理么？”性音笑道：“我哪里读过什么黄子三十万卷？就引出你这一篇宏论！世上的事都是劫数，你们读书人都弄不清，秃驴们倒能知道？”邬思道双目望天，喃喃说道：“这说得也是。治世之理人人都能说一套，做起来依旧懵懂——你们听，天上这雷声，有人说是天鼓，有人说是天籁。总而言之是上天的威怒，可谁见过雷击死豺狼虎豹毒蛇猛兽？只捡着人、捡着牛打！老天爷，他公道么？”说着，天上真的响过一阵雷声，震得众人打心里起栗，邬思道已是两眼汪满了泪。

几个人正发怔，便听前头禅堂隐隐传来鼓钹之声，夹着和尚们诵经撞磬“托托”不断头的木鱼敲得山响，和这屋里的气氛十分不协调。田文镜笑道：“松下喝道，琴边饕餮——真煞风景，又是谁家做丧事？”

“张士平死了。当朝宰相张廷玉的三公子。”性音无所谓地说道，“这是张家做法事。没听和尚们念的《往生咒》？”“张廷玉？”李绂侧着头想了想，“张家世代大儒，孔门弟子，也皈依佛家？”田文镜笑道：“巨来真个呆！如今还有哪家王公大臣内眷不信佛的？就连四阿哥，天潢贵胄金枝玉叶，也还是佛门弟子呢！说到大儒，张廷玉父亲张英倒算得一个，张廷玉是恩荫进士，不过沾了祖上的光罢了。”

李绂叹道：“现下的事不能单看科举，以为中得高就是鸿儒，张廷玉的才学在一干大臣里也就算出尖儿的了。国初笼络汉人文士，举子们好

歹有篇文章略看得过，就少不了有个功名。明珠为相二十年，不过是个同进士底子；高士奇无赖出身，以举人身分一登龙门，当即宣麻拜相！我闲了也常想，这就是机遇。那时是世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如今恰颠倒了，是山中老虎结队行，猴子不敢下树来！”说罢一笑。田文镜道：“张廷玉还算廉正，这就难得。我们既赶不上那个时候儿，也只好认命罢了。上一科北闱，是王鸿绪和揆叙的主考，下头十八房考官，听说没一个是黑房[2]！这个张三公子，听说是张相不许他走恩荫的路，功课逼得紧，累得病死的——做宰相的能有这份心，这一科兴许不至于吃得一户也不剩吧？”

“你太老实了。”性音在旁笑道，“就信了张管家放屁！这张士平是气死的，不过不是为功课，倒是为了一个女人，真真切切的一个情种呢！张家不过要遮丑，放这么个风儿，这就是张相的聪明处了。”李绂眉棱微微抖动了一下，问道：“是怎么回事？”

性音看了一眼邬思道，说道：“去年张相爷去金陵，张士平也跟去了，不知怎的就和宵月楼的一个叫桂儿的侍书相好上。相爷回京，张士平给她赎了身，藏在舱板里要带回北京。不想半道上被张廷玉查出来，把个三爷按倒在官船里抽了四十皮鞭，打了个稀烂，又冒了风寒，回京就一命呜呼了。”李绂听了没吱声，田文镜问道：“那个女的呢？”

“女的却很是烈性。”性音脸上毫无表情，“当时伏在张士平身上哀哀痛哭一场，起身对张相一拜，说：‘是我勾引三少爷的。相爷，我拿命抵三爷这个错儿，您就恕了他吧！’说罢就一头撞死在铁锚上……阿弥陀佛，罪过！”

邬思道听得心里一沉，不由想起自家：这样的节烈女子，怎么自己就没有福分碰上？心下凄然，只忍着低头不语。田文镜笑道：“可惜了张三公子，竟是为情而死。这事叫山东蒲留仙听到，必定写进《聊斋》，又有一篇好文章可读了。”李绂正色说道：“其实这个女子更可悲。若不能守身如玉，大可不必寻死；真的从一而终，当初就不该身入青楼。这节妇不像节妇，娼妇不像娼妇，就写墓志铭，也难煞文人。”邬思道听着越发刺心，如此惨烈故事，只是评头论足，浑当儿戏说笑！因起身道：“道学家论人，挑剔磨勘，刻薄不在考官之下。天理人情珠联璧合的完人，古来能有几个？这‘不得已’三字，孔夫子真该写进《中庸》之中。”说罢径自架着拐杖出来，沿碑廊一路看着向南走。

这座大觉寺后头破烂，愈往前走愈是齐整，邬思道转过大悲殿，顿觉金碧辉煌眼目一亮。大悲殿正中矗着的那尊青铜如来坐像足有五丈高，两个胁从菩萨也系铜铸，座后壁上绘五百罗汉贴金像，也都一个个栩栩如生，天风衣带宝相庄严。殿庑西侧壁一色水金沥粉，绘着番佛、跟伴、娃娃、难人、鬼使，都是赤身装扮，戴着护肩、头箍、花冠、耳环、镯钏、璎珞……张牙舞爪神情诡异，不知都是什么故事。东侧则满墙金紫交错，绘有华盖、琵琶、降魔杵、九锡杖、流云托、豹尾枪、牛耳刀……还有什么宝幡、云头、番草、宝珠、方旗、风火轮，却是目连

救度佛母，还有如来雪山割肉饲鹰图像，乱纷纷的并不见什么好处。倒是佛前雁序列位的二十八诸天，有的和蔼慈祥，有的若有所思，有的神情悲怆，有的开怀大笑，或苍老龙钟、或文质彬彬、或威猛狰狞，颇觉发人深省。邬思道到底大病初愈的人，辗转随喜这一阵，便觉气虚沁汗，腹中像是有点饿的光景。因雨天游人稀少，知道没处买东西吃，寻思着趲出殿外，却见东边斋房精舍外头素幔白幃、灵幡高悬，白汪汪的一片灵棚，纸花金箔在微风中瑟瑟作抖，似为离人之泣。邬思道便知这是张士平停柩所在，想起方才几个人说话，不觉悲从中来，却又无从洒这一掬之泪，便踱过来倚柱而立，脸上似悲似喜地呆看。

法事看上去已近尾声。守在灵桌前的几个家人披着麻肩，东倒西歪地靠着棚柱，一个接一个地伸懒腰打呵欠，显得神倦力疲。一个管家模样的人端了一大盘供果出来，一头摆放，一头呵斥众人：“你们要作死么？今儿可是正经日子！一会儿老太太驾到，相爷不定也要陪着来。这差使办得差三落四，仔细着揭皮吧！看那边摆的纸马，有的折腿有的没尾巴，纸轿也淋湿了，还不赶紧把廊下的祭物摆正了——好歹过了今日，太太必定放假，有你们挺尸的时候呢！”众人方都打叠起精神整理收拾。邬思道正要离去，突然西边一个人“呜”的一声号啕大哭，捂着脸踉踉跄跄闯了过来。邬思道骇得一怔，定睛瞧时，更是大吃一惊：原来竟是李绂！

第八回 大觉寺虚情哭假友 畅春园贤臣说弊政

家人们谁也不防平地里会突然冒出个陌生人哭灵。惊愕相顾间，李绂一手执黄表纸、一手托着挽幛奔至灵前，扑身拜倒在地，已是哭得软倒：

“梅清兄啊！我来看你来了……”李绂涕泪滂沱，泪如泉涌，“原与你约定今秋西山登高，饮玉泉水，看晚枫林，羁旅抵足，剪烛论文。你何因弃我而去？你醒一醒……回头看看李绂，你答我的话呀？……”

他跪在柩前边诉边哭，哀切痛不欲生，棚里棚外悲风袅袅、凉雨潇潇，更增苍凉之气，看得人无不凄然泪落。邬思道先是一阵茫然，略一忖度顿悟此人奸诈，鬼蜮伎俩翻新，竟假扮这出苦戏来撞张廷玉的木钟，以天分心地而论，足令人不寒而栗——想不到恂恂儒雅、状若处女一个翩翩书生，竟有如此手段！正没做理会处，转脸一个白发苍苍的老婆婆，由一个四十多岁的中年人扶着，旁边簇拥着三四十个老婆子丫头迤迤过来。管家低声咕哝了一句“老爷也来了！”便上前打千儿请安道：“奴才给老太太、老爷请安！”邬思道便知这个白净面孔、一身月白竹布长褂的中年人，就是权倾朝野的天子幸臣、上书房行走领侍卫内大臣、太子太保兼内阁大学士张廷玉了。

那管家给老太君和张廷玉请了安，瞟一眼李绂，正要说什么，张廷玉摆摆手，示意他不要言语，只扶着颤巍巍的母亲站在一旁沉吟。

“梅清兄……”李绂哭得脸黄黄的，不疾不徐泣声说道，“英灵不远，琴台知心，吾有数语叮咛，送君夜台之行——”说着从怀里取出十两一锭银子，颤抖着手放在灵案上，躬身又是一拜，吟哦道：“维大清康熙四十六年仲夏六月八日，金陵书生李绂仅以心香一瓣，陌钱两束，豪雨之泣，素幛之挽，告祭于亡友梅清献台之前。吾兄之生也，金车之富，勋门之贵，簪纓之华，紫藻之懋；而乃怀素含清，超然雅流倜傥，淡泊冲谦，飒然林下之风。以辛夷露申之资，兰蕙菊芳之贞，虽竹之风节，梅之芳冽，桂之倩姿，月之寒华不足喻也。仆以潦倒之身，菲薄之才，含霜之衰草，带病之枯木，一遇于莫愁之畔，再逢于鸡鸣之寺，遂蒙阮郎之青目，而得侍于子期之琴台！……忆兄交初，即云‘君子之泽，五世而斩，虽遇尧天舜地之盛，空怀济民之志，内乏治世之术，恐难遂平生之愿！’斯言如陵，虚怀若谷，仆虽不敏，衷心佩服，以为当今士林子弟芸芸，稀见茂才清德者也……”

他琅琅成诵，毫无拘滞：自己怎样结交张士平，二人如何臭味相投，又是这般如此，相约同游京师。如今高山犹在，流水无情，丝弦一断，空余梦魂，碧血淌尽，蝴蝶重来……说到痛处拊心疾首，攒眉扼腕，字字句句椎心泣血，倒把众人听了个愣。邬思道也不禁掂掇：此人

古文做得很看得过。怔忡间，李绂文章已做到尾声，只见他含泪向天，娓娓而言：“……今五弦尚在，秋鸿何处？白云生处，黄鹤杳然！追思前步，瘦马西风，咸阳古道，赳赳难行……天耶天乎！何夺吾良友，而存粗材村质于斯世？心痛无声，泪血有干，伏地泣问，天亦无语！……伏惟尚飨！”吟到此处结篇，李绂叩了三个头，已是气断声嘶。家下人虽不懂他的那些文话，见他伤心至此，早已一片声陪泪啜泣。

张廷玉想起不应因一个青楼女子痛责爱子，致使老母伤情，膝下寡欢，听着这撕肝裂心的诔文，句句惊心，字字夺魄，哪里耐得住泪水走珠儿般夺眶而出。李绂却全不理睬，怔着起身来，向守在灵前的管家一揖，说道：“这是梅清兄在南京借给我的。他说过不要还，我也原想用它沽酒与张兄共饮……唉……烦你买一坛酒，埋……埋在他的坟侧吧……”

“这是士平的朋友？”老太太转脸问张廷玉，“你认识么？”张廷玉摇摇头，躬身说道：“儿子不认识——难得这孽障，竟有如此之友！”老太太满面凄容滢滢欲泪，一转脸见李绂要走，便抬手道：“那位先生，请暂留步！”李绂站住脚，矜持地过来，向老夫人长揖道：“老人家，您叫我何事？”

老夫人上下打量他时，神清气秀弱不禁风，宛然便是自己夭折的爱孙，不由长叹一声，问道：“你是士平的文友？”

“嗯。”李绂点点头，差点又哭出来，“在南京认识的。”

“士平在南京只两个月。”张廷玉皱着眉头道，“能交上你这样的朋友，也算不虚此行。”他毕竟谙知世故，心里对这事多少还有点疑惑。李绂淡漠地答道：“交友之道，以气相通以声相结，倾盖可以如故，岂在时日长短？”张廷玉听了心里一动，茫然看着儿子的“朋友”，一时竟无话可说。

李绂进前一步，问道：“尊驾是……”

“我是梅清的父亲。”张廷玉看着棺材，目光中的神气仿佛要呼唤自己的儿子起来，良久才黯淡下来。李绂痛呼一声：“世叔！”却一个字也接不下来，只是掩面痛哭。张廷玉知他是对自己有所责备，又避着尊讳不能出口，心下越发感念这孝廉知礼，也自无言垂泪。老太太在旁抚着李绂肩头，哽咽道：“真真是个知礼的！——你是进京应试的吧？”

李绂也答不出话来，只呜咽着道：“是……”叩了头起身拭泪。老太太道：“张家这三个孙孙，我最疼怜的就是士平，不想我白发人倒先送了他去！廷玉，我看这孩子孝义两全，又和士平要好，既是来京应试，何妨就住到咱们府里读书？他大哥二哥闲常一处也能一起会会文儿……”

“老太太！”张廷玉忙躬身赔笑道，“儿子也是喜爱文士的。不过这位李先生既是来应考，理应回避，住在府里不相宜。既然母亲有这个慈命，儿子想，不如住到我们家庙里读书。考过之后，无论中与不中，都

好有个照应，外人也说不出什么——朝廷今儿已经有旨，叫安徽的四爷和十三爷回京，秋闱只怕二位爷也要主持呢！”

老太太不禁一怔：这里人多，儿子不便说什么，但四阿哥胤禛和十三阿哥胤祥都是出了名儿的尖酸刻薄人，张廷玉处高身危，思虑周详不为无因，想想说道：“那就依你吧。”说罢便命人打道回府，李绂自然也跟了去。

邬思道拖着沉重的双腿回到后院，才发觉雨早已停了，天色透白发亮。性音不知去了哪里，只田文镜抱着一本书，歪在墙边鼾鼾地睡着。屋子里空落落的，邬思道忽然有一种莫名的寂寞。原来觉得可亲可敬的田文镜，顿时也有了一层淡淡的隔膜。他冷峻的脸上像挂了一层霜，沿着贴墙的石碑，一块一块十分仔细地辨别着上面的字迹。

不知过了多长时间，寺里钟响，是午斋的时候了，外边传来人声和急促的脚步声，有人喊着：“就在这里，就在这屋里！”说着便有十几个人连说带跑一拥而入。睡梦中的田文镜一撑坐起，揉着惺忪的眼问道：“这是怎么了？失火了还是起反了？”邬思道一眼看见张贵夹在人群里瞪着眼盯自己，顿时脸色雪白：金玉泽到底放不过自己，寻上门来了！

“就是他！”张贵棱着眉，恶狠狠扫视了一眼屋子，指定邬思道道，“逼奸主母不从，上吊自尽，偷偷藏到庙里——啊哈！你瞪我做什么？你这八辈子不得发迹的野杂种，不知道人生三尺世界难藏？我还以为你远走高飞了呢，原来还是叫我家太太冤魂缠定了——你做的事人能容天也不容，放屁手掩，你往哪里走？”邬思道听得头嗡嗡直叫，双拐一丢便瘫坐下去，口中喃喃道：“她死了……她死了？兰草儿死了……”

张贵哪里由他分说，一声“拿！”几个长随早如狼似虎扑了上来，套着绳子便将个毫无反抗能力的邬思道捆得米粽似的，拖起来正要走，惊怔了的田文镜却清醒过来，手一摆大声喝道：

“慢！”

田文镜慢慢踱至张贵跟前，冷冷一笑问道：“他逼奸你主母，谁是见证？”张贵眼见他戴着镂花银座冠，知道是个举人，也不敢过于轻慢，哼了一声道：“这种事要什么见证？主母就吊死在他房里，还有他的褡裢都在，显见他雨夜因奸不从，仓皇逃出。人命关天的事，你不要管！”

“哦？”田文镜歪着头沉思道，“你主母原来死在邬思道房里？就我所知，邬思道在金家呆了不到十二时辰。远道投亲，又有许多应酬，你家主母何因和他竟能有奸，又何故来到邬思道房中？邬思道是残疾人，身无缚鸡之力，既然逼奸，你主母又为何不叫喊求助，反而悬梁自尽？”他一句进逼一句，问得咄咄逼人，却又有情有据，张贵不禁瞠目结舌，半晌才回过神来，格格一笑，打量着田文镜道：“你是顺天府尹还是宛平县令？这是审我呢，还是审邬思道？不过瞧着你是个文人，怕糟蹋了你的

功名，你就敢上这个台盘儿！混账王八蛋，好生打叠肚里的墨水儿，预备着进场吧！放屁辣臊，管着爷们的闲事？——拉上姓邬的，走！”

恰正这时，性音一手端着一碗斋饭从南廊过来，屋里的情形早已听得清楚，因笑嘻嘻道：“喂，金家大管家，哪有这么孟浪的？邬先生几天没吃饭，全凭一口气顶着，这会子跟着你去，还有性命么？来来来！给和尚个面子，回去告诉你主子，说他身子有病，和尚正在给他调治，等治好了，我亲自送他上门，如何？”说着便将一碗粥塞给正在发呆的邬思道，“趁没凉，快吃吧，赶着还能再吃一碗——老田，你也快去吃饭，晚了就没了。哪里见过这庙里和尚，什么佛门弟子，竟都是饿死鬼托生的，扒起饭来命都不要！唉呀呀，啧啧啧……”他云天雾地嬉皮笑脸喋喋不休地说着，满屋的人竟视有若无，几个家人忍俊不禁，掩嘴葫芦而笑。张贵起先还当他是个疯子，至此不禁勃然大怒，喝声“走！”抡圆了一个巴掌就向性音脸上掴将来！不料被性音略一抬手便紧紧攥住，顺势一拧，张贵早翻转过来半跪在地，拖着腿撅着屁股，疼得龇牙咧嘴。

“好丑样子！”性音笑着将右手一碗滚热的稀粥照脸扣了下去，顺势一提一掼，张贵轻飘飘从门里直跌出一丈多远！性音搓手儿笑道：“佛祖，罪过！好好一碗饭污了。”又转脸对众人道：“你们哪位敢再试试，要不咱们斋房去？那里还有半锅粥呢！”说罢，一手掖了邬思道出来，道：“咱们走，咱们走……惹不起，还躲不起么？”众人见他如此手段，哪里敢拦，眼睁睁瞧着他们去了。邬思道被他拽着走得飞快，挣了两挣，恰如铸在性音怀中一样，因道：“你不要拽，我没有罪，我要和他们顺天府理论！”

“邬先生，”性音一直拖着邬思道出了山门——那里早有一乘轿等着——将邬思道塞进轿中，自己也进来对面坐了，才款款说道，“我是四贝勒府家庙主持和尚，奉四爷命护你多时！你在扬州和人怄气，得罪了八爷，若非四爷爱你才华，你已死多时！普天之下除了四爷，恐也无人护得你周全！我把话说明，盼你明达世务，跟着四爷做一番事业，你若一定不肯，我和尚也算尽心了。”

邬思道静静望着向后倒退的街衢房舍，浑如一场噩梦刚刚醒转，许多不明白的事也若明若暗有了答案，许久才透了一口气，说道：“从此，我是四爷的人了……”

“四爷信中再三讲，不可勉强你。”性音冷冷说道，“你好造化。四爷将以师礼待你。”

张廷玉侍奉着母亲回府刚刚下轿，门上的人便上前禀道：“老爷，内廷何柱儿公公刚刚出去，传太子爷钧谕，叫你进去呢！”张廷玉不禁一怔，忙问：“是毓庆宫，还是畅春园？”“畅春园。”那家人说，“马中堂、佟中堂都已经去了，何柱儿听说老爷不在，急得了不得，说叫快去，和马中堂、佟中堂一齐递牌子进去。”张廷玉回顾母亲，略一躬身子，说道：“母亲自请安置，儿子得去了。这位李先生就住家庙，考完之后再见

面吧。”说罢匆匆上马。张府中几十个家人早已预备好朝衣朝冠朝珠，上马随从而行。这是张家规矩，习以为常，也不及细述。

畅春园地处京师西郊南海淀，因在圆明园之南，所以又叫“前园”。原是前明武清侯李伟的读书别墅。满洲人祖居北方凉爽之地，耐不得酷暑炎热。康熙四十二年之后，国力充裕，便拨内帑二百余万两，除在热河修造避暑山庄，又在京师对这座前园大加修葺，赐名“畅春”。外环长溪，内罗碧波，其中石山径幽，亭榭错落，虽盛夏烈日流火烁金，一入园林，便觉水汽沁凉，苔滑石寒，确是消暑胜苑。

张廷玉带着家人，快马兜风出西直门，过了清楚寺，远远便见龙吟风啸、碧沉沉郁苍苍一大片茂林修竹，园门口左右各一彩坊，五色锦缯彩墙顶上虬盘葛缠，枝桠交错，恰结成“万寿无疆”字样，藻须长垂下接于地。流水双闸旁，大门金漆红柱上，极精神一笔颜书楹联：

仙仗五云鸾鸣和盛世

德车七宿龙角运中天

张廷玉见阙即滚鞍下马，换了朝衣，早见里头走出一个官员，头上戴着金青石顶子，插着双眼孔雀花翎，八蟒五爪的袍子上却没有补服。张廷玉暗自诧异：“没听说四品文官有赏花翎的呀，再说见皇上怎么连补服也不穿？”思量间那人已经走近，张廷玉这才看清，原来是朝鲜国使臣金中玉，常驻北京联络两国，四品京衔还是去年万岁赏的，便站住了，笑问：“老金，见过皇上了么？”

“见过了。”金中玉笑道。他一口极漂亮的京话，单听口音，根本不知他是外国人，“今儿得了彩头。因要回国述职，八贝勒在皇上跟前老金长老金短说了一车好话。皇上一高兴，赏了这枝翎子，不怕得罪张相，连你还没有呢！”“哦，你要回国了？”张廷玉沉吟了一下：这个八爷，连外国使臣的马屁都拍得山响，还嫌势力小么？想着，笑道：“偏我这几日事多。看吧，要能抽出空儿，我亲自送你；要不得闲呢，我叫家人送点程仪——回去代我问着国王好！”

金中玉笑吟吟说道：“你是忙人，有这句话什么都有了。程仪八爷送我六千两，足足够用，明春来了有难处我再找张相打饥荒——快进去吧，马齐佟国维都在佩文斋等着呢！”说罢举手一揖辞了去。张廷玉不敢再耽搁，由小太监引着进了彩坊，穿过一道玫瑰月季交枝儿搭成的花洞，往西一带空地——一边九个油布黄棚，却是各省入京述职引见官员候旨所在——便见一座三楹相连的歇山式小殿兀立路北，上写“佩文斋”三个大字，里头一个高个子官员戴着起花珊瑚顶子早迎出来，拍手道：“衡臣！怎么弄的，这早晚才来？万岁爷刚见了朝鲜使臣，正在更衣。再一会不进来，我们算怎么一回事呢？”

“马齐，”张廷玉微笑道，“你这急脚鬼脾性，是宰相模样儿？我这不是来了？”一边说，踱进斋内，却见另一个上书房大臣佟国维，隔着茶几

正和一个官员说话，见张廷玉进来，只略一点头算是见礼，说道：“衡臣，我来介绍一下，这是安徽布政使施世纶……”施世纶早已立起身来，就座中向张廷玉一躬，移身出来又行厅参之礼。张廷玉忙双手扶起，笑谓佟国维：“我是久仰大名的了，靖海侯施琅大人的六公子施世纶嘛！”施世纶笑道：“恐怕中堂是‘久仰’我的丑名——出了名的‘十不全’么！”

一句话说得众人都笑了，连架子十足的佟国维也不禁莞尔。张廷玉这才仔细打量施世纶，果真如民间说的，吊梢眉、三角眼、鼻子和嘴凑得很近，下巴铲子似的向前翘起，鸡胸、缩脖，聪明疙瘩滴泪痣，走路还略微发瘸，十足的败相集于一身，只一双眸子精光四射，灼灼生光，透着浑身筋节强悍，因笑道：“诚然是十不全，《易经》所谓否极泰来，反成贵相了。”佟国维因道：“廷玉，皇上今儿叫老施一起觐见，恐怕要问吏治的事，得有个预备。四爷和十三爷在安徽叨登得大发了，一个参本就革掉三十名府道官员——老施从安徽来，皇上一定要问——这是批本处的节略，你先看看。”说着递过一本黄绫封面的折子。张廷玉接过折本浏览着，心下只是踌躇：这一对兄弟搭档在京清理积欠，逼死十九员命官，弄得朝野沸腾。太子叫他们去安徽办河工，其实是避避风头，怎么在安徽依然故我，照旧逼债？就不为自己，难道也不替太子想想？沉吟间马齐叹道：“不管别人怎么说，难得四爷和十三爷这片心，真正是赤心为社稷，如今的吏治还了得？一手从国库里挖银子，一手向百姓敲骨吸髓。你看看，当考官收孝廉的钱；当军官吃当兵的空额，捞军饷；断案收贿赂，收捐赋火耗加到一二两——大清的天下，也真得有四爷这样的人痛加整顿。不然，非叫蛀空了不可！”

“治大国如烹小鲜。”佟国维笑道，“稀嫩的小鱼，你用铲子胡翻乱搅，行吗？欲速则不达，不能急。”他是康熙生母佟佳氏的嫡亲弟弟，一副天潢贵胄架势，说话时总带着不容置疑的口气，出口便是教训人。张廷玉听二人意见相左，轻轻合起折页子，说道：“吏治败坏是明摆着的，难怪四爷、十三爷着急，但积重难返，单凭血气之勇一味地捅，也不好办——世纶，说说看，安徽人对这事是什么口风？”

“回张中堂话。”施世纶躬身答道，“官员是一种口风，民间又是一种口风。官员们说‘天不怕，地不怕，就怕四爷叫回话’，老百姓说‘天不惊，地不惊，就怕四爷调回京’。口风是不一样的——”他梗着脖子只管往下说，张廷玉一眼瞧见一个五十多岁的人正兀立斋前鎏金大铜鼎旁背着手静听，慌得急忙摆手，立起身来趋前一步跪下叩头道：“万岁！您几时来的？臣等只顾说话，竟没有瞧见主子！”施世纶也吓了一跳，忙转过身来行三跪九叩大礼，马齐佟国维也直挺挺长跪了，请康熙皇帝进斋。

第九回 畏艰途能吏辞重任 清库银明君呈愁颜

康熙皇帝略一点头，脚步囊囊从容而入，本来议论风生的佩文斋变得鸦雀无声，走来的太监们也都控背躬身，一声咳痰不闻。施世纶突然一阵紧张，感受到咫尺天颜和天威不测的双重压迫。自中进士授官，虽然也引见过几次，但都是远远照一面，略问几句话便躬身却步退出，加之近视，根本不知道康熙是什么样子，这次几乎造膝而跪，偏是不敢抬头。

“你说得有意思，怎么就哑了？”康熙一边坐了，笑道，“想看看朕，就抬起头来，朕又不是老虎，能吃了你‘十不全’？”一句话说得张马佟三个人都笑了，希里的气氛顿时缓和下来。施世纶暗透一口气，伏身一拜，真的抬起头来，认真打量一眼康熙。

五十三岁的康熙戴着一顶绒草面生丝纓苍龙教子珠冠，剪裁得十分得体的石青直地纳纱金龙褂罩着一件米色葛纱袍，腰间束着汉白玉四块瓦明黄马尾丝带，已是花白了的胡子梳理得一丝不乱，嘴角眼睑都有了细密的鱼鳞纹，只浓眉下一双瞳仁炯炯有神，黑得深不见底，精神看去还算健旺，举手投足间却显出老相——换一个地方，换一身蓝衣，他很像一位方正慈祥的三家村学究，根本不会想象到他精算术、会书画、能天文、通外语，八岁登极，十五岁庙谥独运智擒鳌拜，十九岁乾纲独断，决意撤藩，六下江南，三征西域，征台湾，靖东北，修明政治，疏浚河运，开博学鸿词科，一网打尽天下英雄——是个文略武功直追唐宗宋祖，全挂子本事的一位皇帝！

“不能小看了你施世纶啊，敢这样看朕的惟你一人！”康熙哈哈大笑，右手轻轻拍着案上的奏折，说道：“当日你父亲出师台湾回来，朕问他，‘你的儿子有几个可造就的？’施琅说了五个，绝口不提你。后来朕才知道，施琅有个小九九，五个都是不中用的，所以要恩荫，真正有能耐的是这个老六，他料定你能自立功名，所以压根不提，知其子莫如其父呀！”张廷玉见康熙高兴，忙凑趣儿道：“方才奴才们还说来着，相书上有破相贵，有似雀儿牌中‘穷和’，施琅老将军大概读过的，所以鉴人不谬。”施世纶没想到康熙如此爽明豁达，亦庄亦谐如谈家常，顿时轻松下来，因笑着回道：“不知子都^[3]之恶者为无目也，不见无盐^[4]之美者为无心也。”

众人听了又复大笑，康熙却改容说道：“说正经事吧。你们都起来——李德全，给几位大人搬凳子坐！”李德全是养心殿副总管太监，跟康熙二十余年，差使办得十分利落，一迭连声答应着，早指挥几个小苏拉太监摆好凳子。待几个人坐好，康熙才道：“今儿叫你们上书房人进来议。施世纶呢，是老十三荐进来的。你在安徽杖责总督府的戈什哈，风骨硬挺，朕想借重你的刚毅廉正……”他仰了一下身子，又道：“户部的

事如今越来越不成话，还要痛加整顿。前番老四从安徽递来折子，说修河银子短三十万，朕原以为至少也要一百五十万的，这算很难为老四老十三的了，谁知户部就到太子那儿叫苦，给驳了。朕叫人查了一下，新收上来三千万银子，不到半年，又借出去千把万，余下的朕说过谁动杀谁，亏得这旨意，不然早又借空了！官员们清苦，指库借银的事朕自以为心里有数，谁知竟到了这个地步儿！”说着便摇头，仿佛含着一枚苦橄榄品嚼，良久又叹息一声。马齐忙安慰道：“银子没有，账在。这事奴才也略知一二，里头的情弊不可胜言。有些户部官员是把钱拿出去放债取息，这些银子好追。库里还有两千多万，一时又不用兵，断不至于连修河治漕的钱都叫四爷十三爷为难的。”

“可怕之处正在于此，”佟国维沉吟道，“官缺苦乐不均，俸禄一概菲薄。万岁说的还只是户部，吏部的情形更不可问，除了一年冰炭敬常例，下头不孝敬，该升迁的压下不奏，不该黜降的就捏造罪名；刑部愁的没人打官司，只要一件官司到手，必定把犯人证人左邻右舍都押到京里，熬油刮骨地折腾。唉……老百姓说屈死不告状，不单是怕冤狱，更怕的这种折腾，一人犯罪一村精穷，人命案子私和的不知有多少！”佟国维平日不大说话，今日却说得有点收不住口。康熙静静听着，一声不吱，只目光幽幽地看着殿门口。张廷玉虽然年轻，但二十几岁就进了上书房，阅事既多，深沉练达，只谨守“万言万当，不如一默”箴言。他并非不同意佟国维的见解，六部里的弊端实情远远超出他这点皮毛之见，但他却有点不明白佟国维的用意。佟国维是“八爷党”的中坚，愈这样说，岂不愈加说明四阿哥十三阿哥干得对，差使办得好么？想了半日，心中忽然一动：这些年六部部务，统都是太子胤初一手主持，六部乱得一团糟，太子有何政绩可言？康熙本来就对胤初的庸懦无能十分不满，佟国维不动声色侃侃而言，原来竟是在火上浇油！张廷玉正要说话，马齐却道：“老佟，所以皇上才下旨痛责弊端，要狠狠整顿嘛！”张廷玉此刻已经想定主意，因抚膝长叹一声，说道：“这都是我们几个上书房的臣子没有把事办好。‘主忧臣辱，主辱臣死’，一想起这两句话，我就惭愧得寝食难安，不遑宁处。”

康熙脸上毫无表情，冷冰冰说道：“各人有各人的账，这也用不着代什么人受过。但为人臣，揆之天理，应该有这点子良心不安。”他干咳一声，脸色已渐缓和，微笑着问施世纶：“听说四阿哥在桐城召集全省盐商，会议聚金修复决溃河道，你知道这事不知道？”“回万岁话，”施世纶忙欠身答道，“臣是五月十九离开安徽。到京听见风传，说四爷十三爷召集盐商，要强行募捐。其实——”他没有说完，康熙便摆手制止了，说道：“朕已下旨，叫他们回来。十月朕要去热河狩猎，会见蒙古王公。所有皇子都要从驾。朕离京前，官员亏空要一体还清，调你来这里，也就为办这差使。你到户部任侍郎，先熟悉一下部务，四阿哥他们也就该回来了。”

“皇上，”张廷玉在旁问道，“您这次离京，还是太子爷在京坐纛儿吧？”

康熙没有理会张廷玉的问话，盯着施世纶道：“知道为什么调你来？你这人一芥不取，清廉自守，火耗银子只取四钱，这是好的。但和死了的于成龙患一样的毛病：敢抗上，穷人和秀才打官司，你偏向穷人；秀才和财主打官司，你偏向秀才。这个秉性有失公道——朕偏取你这秉性，叫你来理财。人手不足，回头叫老四老十三调几个，今年进士中也可选几个留部办差。”施世纶听罢旨意，忙起身伏地叩头道：“万岁身居九重，洞鉴万里，说臣的不是都是有的，但臣知过能改。臣秉性严刚迂阔，不宜做京官，不拘哪一省，请万岁仍调臣出去，或按察使，或道府，臣保三年之内，全境夜不闭户。户部差事任难事艰，臣才力绵薄，恐难应付，有伤皇上知人之明。”“唔？”康熙拍了拍折子，“怕不是的吧！朕知道，办这差使要得罪人。但事君惟忠，后路的事该由朕替你想。朕于臣工，包容的多了，你还怕落个没下场？”

施世纶咽了一口唾沫，他其实最怕的就是这主子的“包容”。宽仁大度，原是极好的事，但过了头便成了“放纵”，其弊更不胜数。自四十二年清除索额图这群“太子党”，天下久已无事，康熙一心要做古今完人，包容宽纵，一味简政施恩，弄得文恬武嬉吏治败坏，种种贪风愈刮愈炽，都从这“包容”二字上生出来。但这又是康熙一直引为自喜的“盛德”，施世纶如何敢轻易褒贬？噤嘴半晌，竟乍着胆子说道：“臣……不是怕得罪的人多，是怕……得罪的人太大！”斋中几个大臣不禁面面相觑，心里都知道他想说什么，一时把心提得老高。

“太大……”康熙微微一愣，转脸笑道：“三位辅政，你们有谁收了贿赂，或借了库银？”佟国维就挨着康熙下首坐，忙赔笑道：“奴才自己有十几处庄子，俸禄之外皇上又不时恩赏，怎么敢背君妄为？连张马二位，奴才也敢保的！”康熙因笑道：“朕修这两处行宫园林，自有正项支用，朕也没有挪用库银。你这‘太大’二字据何而云？”施世纶低头沉思良久，说道：“臣进京已有数日，户部里也有几位同年，谈起来相与叹惜。如今朝中有口号：‘不欠库银非好汉’，万岁可知道么？就是上书房几位宰辅，从前也都借过，四爷十三爷进了户部才归还的，听说阿哥们，阿哥们……”他看了一眼脸色愈来愈难看的康熙，突然打了个寒颤，说话也结巴了。“大约还有太子？”康熙已经洞若观火，明白了施世纶所谓“太大”的涵义，伸手弹了弹袍角，“这也没什么大不了的。”

张廷玉、马齐、佟国维早已坐不住了，通红着脸站起身来，佟国维声音低得几乎只有自己听得见：“请主子治奴才欺妄之罪，奴才们确曾借过银子，已是还清了。”

“都坐下。”康熙呆了半晌，突然笑道，“欠债还债，谈何欺妄？总比往百姓身上刮搜好！朕是有点不明白，难道连你们这样的还缺银子使么？”佟国维突然双膝一跪，连连顿首，说道：“万岁爷……奴才们也是不得已儿。昔日恒公倦政，管仲筑宅蓄妓，实有难言之隐……”“放屁！”康熙早就在强按捺性子，听佟国维的话实在刺心难过，不禁勃然变色，“恒公先明后暗，乃是亡国之君！文死谏武死战，是臣子本分。太子有不是处，你们只可苦谏，何况朕还活着，为什么不奏明了？却要学管

仲为他分谤！”

他这一发怒，三个大臣和施世纶一提袍角“扑通”一声跪下，只是叩头谢罪，满屋的太监宫女，俱都吓得面如土色颤栗不语，一时斋内荒庙般死寂，只东壁那座范金大座钟不紧不慢地咋咋作响。东宫太子胤礽是康熙的二儿子，原是孝诚仁皇后赫舍里氏的独子，自康熙四十二年索额图私自结党，图谋逼康熙逊位，拥立胤礽，事发被诛，一直不得意儿，吓得鼠避猫似的，除了昏晨定省，不敢多见康熙一面。上书房大臣日日担心的，就是这一对半老不少的父子不能和衷共济，夹板气难受，见康熙公然发作太子，焉能不惊心动魄？张廷玉心中雪亮，康熙今儿这股怒气，全是佟国维撩拨起来的，但佟国维现是国舅，后头是八阿哥胤禩强大的势力，自己一个汉臣，如何敢跻身其间？马齐素性率真粗疏，却不肯跟着佟国维蹚浑水，因叩头道：“奴才借银另有缘故：如今六部九卿，无人不借库银。奴才和李光地几个，说起来是一品大员，其实每年一百八十两俸银，只这点钱，别说应酬，就是妻儿也养不活！仰仗皇上恩赏，原籍省里的冰炭敬，又有庄园，本不该借银子。但若不摆个样子，外人如何能知底细，想着我们必是指着卖放收过日子，这贪官恶名儿，如何承当得起呢？”

“到这地步儿了？借银子的有好名声，不借的反倒成了混账人，闻之令人惊心！”康熙一按桌子起身来，踱了几步，注目看了看西壁上自己手书的“耐烦”二字，慢慢地，脸上回过颜色，回头看着满脸惶惑的施世纶道：“施世纶。”

“臣在……”

“朕越想事体越大。”康熙踱着步子慢吞吞字斟句酌地说道，“准噶尔部的阿拉布坦是只狼羔子，很不安分，已经占了喀尔喀部的一大片牧场。也难保朕不第四次亲征准噶尔！国家一旦兴兵，库中无银还了得？所以户部的积欠银子一定要尽快收回，你不要心存犹豫。”

“喳！”

“不要瞻前顾后。户部尚书梁清标，今日就下旨，着他在京休致，以免掣肘。”康熙目光灼灼看着张廷玉，“张廷玉你草诏。”说罢，将发辮向后一甩，又对施世纶道：“黄马褂、王命旗牌朕都赐给你，有专断之权。后边又有太子和四阿哥十三阿哥做主，你只管放胆去做。上自朕躬，下至太子群臣，一视同仁一清到底！”

施世纶推诿差使，最怕的就是康熙皇帝心志不坚，见康熙如此决心，一块石头顿时落地，他深深伏地，沙哑着嗓子道：“国土报主不计身家，万岁如此信任，臣焉敢渎职？”

“这话说得好啊！”康熙慨然叹道，“朕方才说太子，其实太子为人朕最清楚，并不是糊涂不明事体的人，要有忠贞之士去辅佐他成全他。外头传言说朕要怎样怎样太子，都是没有的事——你们可都听见了？”四个

人都正听得发怔，忙都叩头答应，却听康熙又道：“朕有一语告诫，天下大权，惟朕一人受之，一人操之，断无旁落之理。做臣子的不可有了异样的心思，拉帮结派，祸国营私，被朕察觉，凭谁不能袒护你；但凡你实心为社稷，有朕在，凭谁不能加害你！”

他的这些话粗听似乎支离破碎语无伦次，细思则辞意相连首尾相顾，内涵深不可测。几个人都是文心周纳，有什么不明白的？额头都密密沁出汗来，一齐答道：“是！”声音大得连自己也吓了一跳。

“跪安吧。”康熙目光阴郁，摆了摆手道，“朕也乏了。施世纶去见见太子，你们几个下午再递牌子进来，把拟好的旨稿拿进来朕看。”

第十回 刻薄贝勒恶宴刁客 硬弓射鸟鞭骡马惊

调胤禛胤祥入京用的是毓庆宫太子廷寄，早三日前已经飞递桐城。安徽省上至巡抚将军，下至县令司牧无不以手加额，口虽不言暗自庆幸——这两个无事不管，见树踢三脚的阿哥爷终于要回北京了。官场的事无秘密可言，于是巡抚衙门早早会同安徽将军行辕，连同布政使、按察使各开府大吏，纷纷递折子请领差早日移驾省城安庆，明面儿上说“诸多公务赖请四爷十三爷代禀太子千岁”，其实是想“一杯水酒”送神赶鬼，把两个煞星早早打发回京完事。

“安庆府今儿来了个摇头大老爷，”胤祥在签押房布置好请筵盐商的事，急急赶回后衙书房，一见胤禛便笑道，“说是请安，其实我听着是奉了他上司的宪谕，要催着我们去安庆。真不知我们在这碍着他们什么事了，比皇上还急着叫我们回京！”

胤禛正在看户部转来的清欠条陈片子。年羹尧侍立在侧，胤禛看一件递给他，就在他上边加盖胤禛的小印。其时正是六月，溽暑难当，但胤禛穿得一丝不乱，年羹尧也只好官帽靴袍周正齐楚，尽自屋里四角都放着冰盆，依旧热得一身燥汗。眼见胤祥葛袍芒鞋，长辫盘顶，一身短打扮，几乎是赤膊，年羹尧不禁欣羡地看了胤祥一眼，却没敢言声。听了胤祥的话，胤禛没说话，一份一份折子都看完了，才道：“他们是想烧香送鬼。哪有那么便宜的事？方才高福儿说，凤阳与盐商勾结私吞盐税的县令已经拿到，这场聚银子的鸿门宴也就好开场了。安庆这群混账行子，无非收了盐商的贿，借着旨意压我上路。不给他们点颜色瞧瞧，用狗儿的话说，就是不知道喇叭是铜锅是铁！”说罢一笑，呷了口茶，晃了晃手中一份折子又道：“羹尧，你这份整饬盐政的条陈写得呆了些。北京昨日寄来一份，是邬思道先生草拟的，我想就用他的。”年羹尧素以文武兼备自负，不禁脸一红，忙躬身道：“奴才的能耐爷最知道，邬先生当日有江南第一才子的名号，必定好文章！”

“是不是从前四哥说的那个邬先生？”胤祥见年羹尧难堪，便道，“如今到了四哥府？”胤禛微笑着点点头，冲里屋大声道：“戴铎，你出来，把那篇策论读给十三爷听听。”

戴铎在里屋正誊写文稿，一迭连声答应着出来，手里拿着几张薛涛笺，向胤祥打千儿请了安，清清嗓子，读道：

臣胤禛谨奏：盐之一道，朝廷之所谓“私”，乃不从乎公者也；今官与商之所谓私，乃不从乎其私者也。近日皖浙新规，土商随在设肆，各限疆域。不惟此邑之民，不得去彼之邑，即此肆之民，亦不得去彼之肆，豪据垄断，朝廷实受其害。漏数万之税非私，而负升斗之盐则治之国典，械之刑狱。今大法绽露四出，私肆通官而横行无忌，是为大盗道

遥而专杀贫难之民！上无慈惠周密之法，而听奸商肆虐，官于春秋之节，受其斯须之润，而置王章于不顾。若不及早整顿，日变月诡，则朝廷之盐政废矣……

“等一下。”胤禛忽然摆手道，目光向门外看着，众人看时，却是狗儿和坎儿带着那条叫芦芦的狗从二门进来，后边还跟着翠儿。这三个孩子到了桐城，就要胤禛兑现诺言，要回家乡。胤禛虽然舍不得，却不愿在下人面前落个失信的名声，心知他们必一去不返，还是赏了些银两资助他们去了，却不料两个月的工夫，又都自己返回。

三个孩子穿的都是走时的衣裳，虽不破烂油渍汗浸的十分埋汰，只脚底下的鞋开帮脱底，不成个模样。看上去他们气色还好，脸上表情羞涩忸怩还夹着不好意思，见胤禛注目盯着，一个个低着头蹭进来，就门口跪下了，六只大眼睛互相望望，还是狗儿先开口，龇牙一笑说道：“四爷，我们回来侍候您老人家了……”胤禛眼中闪过一丝怜悯，却冷冰冰说道：“我没有说过还叫你们回来。我有规矩，不收留叛奴。”说罢，也不理会三个孩子，却对年羹尧道：“邬先生这个策论可当一篇盐法论。有一层意思他没有明说，如今私盐巨商划地为界，与官相通，明日就敢占山为王！前明高大起、黄任秋乘乱而起，十日之内便自称侯王，不单是国家少收几个钱的小意思。何况现今国库空虚，钱的事也不是小事！”

“是，邬先生之见十分透彻。”年羹尧忙赔笑道，“公中之私，私中之私，纠葛纷乱，害不可言。”

胤祥眼见三个孩子羞得无地自容，因近前问道：“你们不是都要回去种地么？家里出了什么事，大热天儿这么远的路赶回来？”一句话触了几个孩子隐痛，坎儿嘴一咧“呜”地放声大哭，狗儿眼泪成串滚落下来，翠儿已是哭得伏地不能抬头。这一突如其来的嚎啕，引得院里的亲兵戈什哈都探头探脑往屋里瞧，连胤禛也怔了。

“没有……地了……”坎儿哭得咽着气说道，“大水冲了地界，家里没了长辈。龚家……老爷早就从外地招了难民，霸了田，都租了出去……这世道没道理……没路走……”

胤禛的心不禁一沉。胤祥咬了咬牙，问道：“他霸你的地，宝应也是朝廷管，你们不能告么？”狗儿泣道：“官凭印信地凭契，我们从水里逃出去，谁家还能保住地契？就这么叫人家欺负……”说着几个孩子又放了声儿。高福儿在后院听见，忙赶过来，呵斥道：“四爷正在和十三爷说大事，这是什么地方，你们就进来嚎丧？”胤禛待他们渐渐住声，立起身来踱了两步，转身道：

“你们不要哭了，我收留你们。”

三个孩子一下子抬起头来，眼中闪着惊喜的光，连高福儿、戴铎也怔住了，这位从来说一不二的皇子今儿竟破了例！正诧异间，胤禛伸出两个指头，说道：“你们要记住，四贝勒府是阿哥里头规矩最大的，进门

不容易，出门更难。既来了，就预备着老死在我府。”他屈下一个指头，说道：“我吩咐差使，历来只交代一遍，没听清当面问。差使办走了样儿，没有宽恕，没有第二次悔过。这是一。”

“第二，”胤禛眼中闪着寒森森的光，“人人知我秉性刻薄，你们得敬重我这秉性。我讲究一句话：辜恩负主的事，再小我也难容；不欺主，无心犯过，再大的事我也不究——戴铎、高福儿，你们跟我有年了，你主子是不是这样儿的？”戴铎、高福儿深知，这都是实情，有心顺着话颂圣，但胤禛特别忌讳当面奉迎拍马，只得老实答道：“是！”

胤祥却是洒脱性子，因见高戴二人哼哈二将似的绷着脸，三个孩子直瞪瞪盯着胤禛，因呵呵一笑，说道：“你们别犯傻，四爷赏明罚重，这不是贵重秉性？是你们祖上有德，才攀上这样的主子！你看看这个年羹尧，放出外任才几年，如今已是参将，戴铎也在吏部注册要放外任官，高福儿一年的收项只怕比得上一个知府！愣什么，他娘的还不赶紧磕头谢主子，换衣服填肚子是正经！”一席话说得胤禛也破颜一笑，见三个孩子磕了头，颌首说道：“狗儿坎儿进我的书房捧砚，翠儿留给福晋使唤。高福儿带他们去吧，年纪都还小，不要拘管得太紧。”

“四爷，”年羹尧瞟了一眼日头，已过巳时，因赔笑道，“盐商们都已叫到城隍庙，安徽布政使里的两个道台已经等在那里，咱们该动身了。”胤禛嗯了一声，戴铎忙进里屋取出两套皇子冠服，张罗着哥俩更衣，胤祥虽不情愿，也只好罢了。

桐城城隍庙离着钦差行辕只里许地远。费时三个月，从全省各地请来的盐枭早已等在城隍庙前大照壁旁。这些人虽然平日割据一方，自有巢穴，相互之间声气相通间有照应，所以都很熟识，心里都明镜一般知道四皇子筵无好筵，却都没想到胤禛会选这么个地方请客，怀着鬼胎三三两两窃窃私语。安徽布政使下头铸钱局的道员柳祺和盐道陈研康都是资深老官，知道胤禛胤祥都是康熙的爱子，太子的心腹手足，性格乖戾不入常情，都不敢说什么，坐在专为他们设的凉棚下只是吃茶沉吟。柳祺和陈研康主管通省银钱盐政，心里当然盼着两个金枝玉叶替他们整整这些盐狗子，但安徽盐商不但平日和巡抚将军衙门过从甚密，早已一鼻孔出气。单盐商里为首的任季安，现就是九阿哥胤禔门下任伯安的嫡亲四弟，都是“八爷党”的钱袋子，所有盐商都以任季安马首是瞻，即便是胤禛胤祥，也不能不心存投鼠之忌，因此今日这事弄不好就要磨盘压手，倒霉的还是小官……陈研康想着，不由瞟了一眼不远处坐着闷头吃茶的任季安，见那张团脸上眼泡下垂，毫无表情，不由心里一悸，回脸刚与柳祺相对，忙都闪了开去。众人正没做理会处，便听盐商们一阵骚动，有人嚷着“四爷和十三爷驾到了！”

“四爷来了，”任季安也站起身来，沉着地对围在身边的几个盐商道，“咱们也迎迎。”说罢便带着五六十个衣色杂乱的盐枭迎出照壁，一排一排跪在柳祺陈研康身后。眼见气度沉着的胤禛和一脸漫不经心的胤祥次第下了杏黄大轿，穿着石青团龙通绣蟒袍，戴着红宝石东珠二层金

龙冠，一大群太监、亲兵、戈什哈簇拥着迤迤近前，任季安心里突然泛起一阵慌乱：他倒不是出不起这点银子，只要他带头认捐十万，盐商们再疼也得拔毛，百十万银子须臾之间就凑齐了。但哥哥任伯安信里说得明白，一是不能破了这个例，倒了九爷的招牌；二是八爷说了，不能让四爷再往太子爷脸上贴金。但今儿这势头，这排场，自己应付得下来么？正胡思乱想间，猛听炮响三声，柳陈二人已是请过圣安。胤禛答了“圣躬安”，呆着脸一笑，对众人说道：“这么热天儿，生受你们等了。今儿我请你们的客，却是要与虎谋皮，要劳诸位破费了。”胤祥咧嘴无声一笑，将手一让，说道：“四哥走前头。筵席就设在十八地狱廊前。满院都是树，凉爽得很。”胤禛略一会意便率先进庙，后头扈从和官员盐商亦步亦趋地跟定了进来。一进庙便觉与外面迥然不同，一溜石甬道两侧柏桧森立，遮天蔽日阴冷浸人，一座座神道、灵绩、功德、述异石碑参差林立，死人脸似的又灰又白。胤祥心下暗自掂掇：四哥整治这些人真挖空了心思！想着便听胤禛格格笑道：“这副楹联是方苞题写的，好一笔字！”众人抬头看时，却是：

呀！暗室亏心，巧取豪夺，带来几何玉女婴童，财货金帛？！

喂！神目如电，敲骨吸髓，取去多少身家性命，人肉膏血？！

任季安看时，盘虬石柱，一笔颜书朱红大字，果真墨浑淋漓，仿佛人血还在往下滴淌，竟不自禁激灵一个寒颤，却听胤禛说道：“戴铎，回头叫人拓下来，带回北京。上次皇阿玛还说要看看方灵皋的字来。”

于是众人接着往里走。进了二门，早有贝勒府的侍卫们迎出来，禀道：

“四爷，十三爷，筵席就设在那边廊下。请爷和各位大人绅士入席。”

胤祥看时，果见一溜游廊下齐整摆着十桌八宝席面，水陆果珍、鱼鸭鸡肉一应俱全。只廊边木栅后全是泥塑的十八地狱，刀山油锅斧钺炮烙种种刑法俱备，牛头马面黑白无常监刑，无数狞恶小鬼将种种不忠不孝、不仁不义、贪财杀生、淫恶乱伦之辈，脖子上挂了罪名签，按着头，有的刀劈，有的索绊，有的火烧，有的水煮，有的磨压，有的油炸……阴惨惨逼人毛发。胤祥在阿哥里号称“拼命十三郎”，最是气豪胆大，倒也不在意，看众人时，却都是脸若死灰，哪有心境吃得下？胤祥一回头见狗儿坎儿也混在长随里看热闹，便叫过来小声道：“你们也凑个热闹，解解馋！”狗儿扮个鬼脸只“嘻”地一笑没言声。

“诸位！”待人们纷纷入席坐定，胤禛带了胤祥坐了首席，环视众人一眼。他的神情突然变得随便了些，笑着说道：“今日这点菲酌，全是从我俸银中备办的。当然，这也是民脂民膏，却是十分洁净。今天这个地方洁净，饮食也洁净，可以放心尽量地用。我是信佛的人，极少茹荤酒，今儿也破例饮一大觥！”说着端起杯来一举道：“请，二位大人

请！”自己先一饮而尽，众人一齐起身将门杯饮了，便听胤禛又道：“十三弟，我不胜酒力，你代我多劝大家几杯。”

胤祥答应一声，满脸阴笑轮桌劝酒，一头走一头大声说道：“好，我代四哥行酒，让到即饮。我是个带兵的阿哥，行伍里滚出来，喜欢军令行事，有逃酒的，规避的，我要提耳灌酒！”众人见他昂首挺胸，雄赳赳斗鸡一般，谁敢违令，尽是安庆老窖酒烈性十分，也只好依命从事。任季安躲在第七桌，见胤祥一路行酒过来，心里暗自打着主意，笑着起身道：“十三爷，上回九爷府来信，还说到爷喜欢好兵器，九爷叫小的给爷物色。特地请江西号上锻了两口宝剑进上去，不知爷赏收了没有？”“哦，那两口剑原来是你孝敬的？”胤祥心里咯噔一下，没想到在这里也会碰见八阿哥的人，随即笑道：“那太好了，原来这里头还有咱哥们的门人！既如此，你更应该为国效力，捐他二十万，如何？”说罢一饮，也不等任季安答话，径自移步去了。首席上陪坐的柳祺陈研康听得解气，一会意举杯一碰，各自饮了，稳着心神看这场恶宴。

“不要吃枯酒，”胤禛突然大声说笑着道，“快奏起乐来！”此时各桌让酒已近尾声，座中人渐次活跃起来，嗡嗡嚶嚶人语嘈杂，听得这一声，忽地又静下来，便听乐棚那边笙簧齐奏，十几个乐户随调而歌：

薤上露，何时晞？露晞明朝更复落，人死一去何时归……蒿里谁家地，聚敛魂魄无贤愚。鬼伯一何相催促，人命不可少踟蹰……

满座的人都被这悲凉怆楚的歌声弄得一怔。柳陈二人一听便知，这是有名的《薤露歌》及《蒿里曲》，眼见这些财雄一方势盖官宦的盐梟们被整治得欲哭无泪欲笑无颜，二人不禁掩口偷笑。

胤祥今日放量豪饮，乐声中兀自不停轮桌劝酒，一边逼着盐商们猛灌，回头大声道：“妙哉斯情，妙哉斯景，妙哉此歌！”

“是么？此乃丧歌！”胤禛仿佛不胜感慨，摆手止了乐抚膝起身，绕席踱着步子缓缓说道，“我毕竟是钦差，是龙子凤孙，钟鸣鼎食之间，不能忘情于生死天命。其实这歌，上半阙是送葬王公贵人的，就是指我和十三爷这些人；下半阙是送葬士大夫庶人的——就是指的在座诸位。王公也好，庶人也好，其实一死魂归，终归难逃一抔黄土。想来生时聚敛声色财货，百年光阴倏然过隙，又有谁能带了去？何如生时做些功德，散财铸福，上有益于国，下有利于民，远昭祖宗厚德，近迨来世之福——你说是么？”他突然停在任季安身边，问道。

任季安吓得浑身一哆嗦，忙起身赔笑道：“四爷说这些学问奴才们不懂，也知道钱财是身外之物，生不带来死不带走。请四爷划个章程，奴才们遵谕认捐。”

“赤条条来去无牵挂。”胤禛略一点头，踱着步子走着继续说道，“这些话说说容易做起来难。去年黄河决溃，大堤失修，这是国计民生的大事，要一百二十万银子才办得下来。我自筹九十万，向户部要三十万，

户部竟然勒捐着不给。这些混账王八，我回京自然要找他们算账。但这一百二十万银子，却要着落在你们这些大财东身上！”

一席话说得一群人等面面相觑，心里一千个不自在，却没有一个人敢出口和这个蛮不讲理的贝勒爷理论。戴铎因见胤祥使眼色，早抱着一卷宣纸出来，一头铺纸，一头就磨墨。众人被揉搓得心都紧成一团，说不上是冷是热，头上汗津津的却只是打颤儿。恰这时年羹尧戎装佩剑大踏步进来，向一脸佯笑的胤祥耳语几句，又后退一步肃然听令。

“这还了得？”胤祥勃然大怒，脖子上青筋胀起，厉声喝命，“把那个王八蛋拿进来，请四哥发落！”胤禩没言语，只用询问的目光看着胤祥。胤祥铁青着脸道：“池州府那个知府拿来了，方才年亮工问着他，为什么不遵钦差宪命，出告示征收盐商路桥税。他说没有奉省里的文书，还要等朝廷旨意，单凭四爷一个札子，四爷又不管盐务，他不敢做主！这样的混账东西，还不开销了他？”

胤禩听了，转脸问席上众人：“你们谁是池州府的？”这时席上的盐商们早就吓蒙了，一个个呆若木鸡，半晌才从第五桌上站起两个士绅，嘴唇乌青，结结巴巴说道：“小……小人们是池州府的。”

“你们知府叫什么名字？”

“李太尊……不不，知府官讳叫李淦——回四爷，李大老爷是……是……”

“是什么？”胤祥大喝道，“是他娘的老虎、豹子，能吃人？”

那老头儿吃这一吓，口齿倒伶俐了些，颤声儿道：“是大千岁的门人……”听这一声儿，所有的人都抬起头来，任季安也定住了神，目光冷冷瞪过来。

“唔。”胤禩略一沉吟，冷笑一声道：“好嘛，带他进来，我当面问他！”

李淦官服袍靴齐整地被押解进来。城隍庙里立刻一片死寂，只听微风扫过，远处枫林哗哗作响，近前柏涛啸声隐隐。天下人无不知道，“大千岁”是康熙的头胎长子，握着镶蓝正蓝两旗，阿哥里除了太子，是头一个封王的，十分得康熙爱重。任季安暗自舒了一口气：你不整李淦，也难整我。你整了李淦，我就顺着你，九爷也不会怪我了。

“李淦，”胤祥看了胤禩一眼，格格笑道，“你好难请啊！头一次钦差行辕发出传票，你竟敢当面顶回来！知府是个什么鸟官儿？永定河里的王八也比你这一色人少些，你就敢抗命？是吃了什么药，或者是什么人给你撑腰了？”李淦原是皇长子胤禔最得意的贴身伴当，从小跟胤禔在家学读书，见惯了众人欺侮胤祥，压根也就瞧不起胤祥这个“淫贱种子”，只是旁边坐着“冷面王”胤禩，他不能不心存忌惮。听了胤祥的话，李淦

翻着眼皮偷瞧了胤禛一眼，说道：“奴才哪敢抗钦差的命！恰那日行辕来人，奴才本主大千岁爷也发来通封书简，福晋的嫡亲侄儿要去福州，叫奴才备办东西等着侄少爷，因此恳求宽限几日……”胤祥见他一脸打擂台架势，知道他小看自己，气得咽了一口唾沫，又问道：“这个过节儿不说。钦差行辕四月就传令要各府整饬盐务、征收盐车盐船路桥税，你凭什么不出告示，不设关卡？”

李淦怔了一下，这件事事关胤禛政令，他不能不认真对付。其实胤禛的公文一到，他就召集了当地盐商。大家都求他瞧着“任爷”的脸，不要发这个公文。今年他已向盐商私自盘索了十几万，一半孝敬了胤禛买花园，一半自己置了庄子，无论于“公”于私，他都不能不买盐商的账。但这话断然不能出口，想来想去，还得抬出主子，因道：“十三爷，奴才的难处一言难尽，四爷的差令一登邸报，京里主子就来信，要奴才把今年年例银子送进去。池州府地面的盐税早已征过了，要是再加税，弄起民变，奴才担不起。盐务是朝廷大法，至今没见旨意也没有部文，那个地方民风刁悍，和凤阳府一样，动不动就出事。奴才小心从事，也是怕激出大变，辜负了四爷十三爷拳拳爱民之心……”

“什么大千岁二千岁，你他妈满口柴胡！”胤祥越听越气，“砰”地一拍桌子，酒盏菜盘都跳起老高。但他心思伶俐不在胤禛之下，立刻意识到自己说脱了口，口风一转厉声说道：“——三张纸糊个驴头，你好大的面子！动口就是大千岁，大哥要知道你在下头这么没王法，早他妈揭了你的皮！”李淦盯了胤祥一眼，神气中满是怨毒，不言声垂了头，一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模样。

胤禛阴着脸站起身来，背着手踱至李淦面前。李淦虽然看不到他脸色，见他只是沉默，觉着一种无形的威压迫过来，心都缩成一团，竟不自禁微微发起抖来。半晌才听胤禛说道：“太子爷、大千岁，三爷，还有我和老十三这些弟弟，一父同体，一朝为臣，休戚与共。今日我在这十八地狱之前筵客，原就是表我这片心，内不疚神明，外不负朝廷，上可对苍天，下可告黎民，征收盐船盐车桥路之费，实为集银修复河道，疏通漕运，这里边没有我和十三爷的私意儿——你左一个大千岁，右一个‘本主’，是什么意思？你要挑拨我们皇兄皇弟阅墙相斗么？”

“奴才不敢……”

“你已经敢了。”胤禛淡淡地说道，“而且当着这么多盐狗子！——年羹尧！”

年羹尧跟从多年，深知胤禛说话声音愈淡，愈是阴毒刻薄性子发作得厉害，一点不敢怠慢，上前叉手大声应道：“奴才在！”“李淦，”胤禛干巴巴说道，“你这官是朝廷给的，而且来之不易，所以我不剥你的官印。但你是大哥的奴才，我瞧着就和我的奴才差不多。是不是？”

“是！”

“很好。”胤禔把玩着黄带子上的汉白玉坠，不动声色地继续说道，“譬如戴铎、高福儿，得罪了大哥，自然要请大哥处置。反过来也是同理。——十三弟，按家法办他！”胤祥八字眉一展立时变得神采奕奕，笑道：“四哥说得是！年羹尧，剥了他官服，捆到那边树上，抽三十鞭！”

“四爷……十三爷！”

“来吧你！”年羹尧哪里由得李淦分说求情，上前只一提，老鹰撮鸡般将李淦提起，只一揉，早有几个戈什哈如狼似虎扑上来，一顿拾掇，将个五品命官扒了袍服，赤条条捆在树上，挥起皮鞭“日”的一声兜头就抽，立时便传来李淦鬼嚎似的惨叫。

这干子士绅明知是打骡子惊马，但事在其间不能不惊，早已是魂飞魄丧面如土色。任季安眼见高福儿、戴铎拿着写了“治河乐输”题头的宣纸，头一个便寻自己，一声不言语提笔在上头工正写了“任季安乐输白银十八万两”的字样，抽了筋似的瘫在椅中。一阵阵惨嚎声里，胤禔摆手笑道：“奏乐，唱歌，给大家助助酒兴嘛！”

须臾乐声大起。胤祥抽身出来小解，却见狗儿坎儿提着一串爆竹进来，便笑问：“你们这是做什么？”坎儿揉了揉眼，道：“咱们奔了个好主子。买串鞭炮也给狗日们的凑热闹！”胤祥笑着摇头道：“留着过年放吧，已经够他们受的了。”说着便听那边歌起，却不再是丧歌，一个女子声气歌如穿石：

仙仙乎，而还乎，而乃幽我广寒乎……

第十一回 冷面王夜宿江夏镇 热肠郎仗义铲不平

办完筹款大事第二天，胤禛便悄没声离开了桐城。照胤祥的意思，还该绕道走一趟安庆府，在省里打个花胡哨儿应酬一下，但胤禛却道：“省里人杂，小人口舌，什么是非生不出来？如今北京官场里谣言四起，说皇上放出口风要废太子，时辰咱们也耽搁不起。留下年羹尧在这儿交兑银子，早早回去是正经——我也实在耐不得这里的热了。”

于是一众人等收拾行李，由胤禛胤祥带了高福儿、坎儿狗儿装作举人进京便装小道，其余仪仗随从官兵走大路，明分夜合晓行晚宿，戴铎则两头联络。

看看这日行至江夏镇地面，高福儿高兴起来，向胤禛道：“四爷，今晚能投个好宿头了。咱们一路走的，尽避开了官道，这个江夏镇小人幼年跑单帮来过，最是热闹的。不但三十六行俱全，连戏园子也有，今晚好好疏散疏散……”胤禛骑在骡子上乏得浑身酸疼，摇头道：“我从不看戏，也不想树大招风地进戏园子，只想清清净净睡个好觉。”高福儿听了没敢言声，胤祥却有兴头，笑道：“四哥也真是的，未见狗儿坎儿都眼巴巴瞧你？天天三更起，摸黑住，避热走路，我也闷得受不了。”

“那好，”胤禛似乎心事重重，勉强笑道，“真要有戏，你们去看就是。索性告诉戴铎他们，在前头一站等咱们。八十号人跟着，阿哥去看戏，难免传出去，阿玛知道了不欢喜。”话音一落，狗儿坎儿高兴得一蹶老高。

一路说笑走着，眼见金乌西坠倦鸟归林，前面横亘着一座大镇。胤禛缓缓下了骡子，把缰绳丢给狗儿，说道：“老十三，下马走走吧，两条腿酸困麻木，走两步好。”胤祥滚鞍跳下马来，笑道：“四哥只顾了管政务，弓马都荒了，像我在古北口练兵，三天不下马，困了就在上头打了盹儿也罢了！”正说着，胤禛却转脸问道：“高福儿，你不说这地方热闹么？怎么看上去死气沉沉的？”

众人看时，庄子已在近前，夕阳已经沉落，正是造晚饭的时辰。可煞作怪的，这么一大片城镇，只寥寥几处炊烟，镇口麦场树下，摆龙门阵吃晚饭的人一概全无，只西边一片金红的晚霞余晖中，成片的乌鸦忽起忽落翩翩翔舞。胤禛心里一森，说道：“见这光景，我就想起黑风黄水店，别是又遭上了吧？”“没有的事。”狗儿忽眨着眼道，“这里又没遭灾，太平时节人烟稠密地方儿，哪来那么多黑店？”

“我去问问。”高福儿心里也自诧异，见几个庄丁模样的人从麦场那边过来，便走上前去，径自问道：“爷们，吃过饭啦？借问一句，这里是江夏？”几个庄丁都站住了脚，看看高福儿，又打量他身后胤禛等人，

为头的点点头道：“过去是江夏镇。我们刘爷买了过来做庄院，如今是刘宅。附近二百里谁不知道？你们敢怕是外地的吧？”

胤禛不禁一怔，胤祥也吃了一惊，好乖乖，这个镇子比得上一个中等县城，买下来得多少钱？但搭眼一看便知他们不是说谎，一条正街已拆掉一小半，脚手架扎着正在盖造正宅门楼，靠东一大片民宅已经毁掉，一排排高房大屋黑沉沉的，很像是新建的库房，沿门楼前不远一处都立有木杆，上边吊着“气死风”灯，这群庄丁有的拿着火折子，有的带着棍棒，看样子就是来点灯巡逻的。胤祥不禁赞道：“好大势派！劳烦你们通禀庄主，我们是赶北闹的孝廉，失了道，这会子天已黑了，就借宝庄贵地歇宿一夜，明早就上路。”

“你们听他说的！”那打头的笑谓众人，“叫我们通禀庄主！告诉你，我们这些人都是外院守庄的，离着刘爷的二管家还隔着多少层呢！依着我趁早别费这个事，往北十里铺，有干店。一路都是官道，夜凉正好走路，到那儿不误夜饭。”旁边一个庄丁道：“王头儿，眼见是几个白面书生，庄北空着多少房子，不拘哪儿留他们胡乱住一夜，也算阴鹭。”王头儿道：“你不懂事。北京任大爷的二舅爷来了，还带着一群苏州姑娘，天这么热，来来往往有个不方便，主子那个脾气，咱们吃罪得起？就连他们也要吃亏，我那不是好心？”

他们这边说着话，坎儿不言声混进人群里，悄悄往一个庄丁手里塞了个包儿，那人用手一捏，是铜子儿，便上前笑道：“罢咧！王头儿，才叫人家收了几天地，就这么忠心报国？依着我，谁背着房子走路呢？庄西北张家老坟院有两间房，引他们住进去，大门一关，他们就在庄外，就有什么事，与我们鸡巴相干？”王头儿背着手正沉吟，狗儿也绕过去塞了一包钱，便改了口，说道：“那就这么办。老王头，你带他们过庄，我们在镇西土地庙等你。”

“行啊！”一个老汉答应一声，吭吭干咳着点了手中灯笼，招呼胤禛道：“那位老爷，你们跟我来。”

天已经黑定了，老王头带着他们一行五人和芦芦，过了寨河，穿街钻胡同迤迤往镇子西北行去。胤禛看着黑黝黝无人声的大街小巷，心下不胜感慨：国库里银子不满四千万，下头豪绅却富可敌国，一边是坎儿狗儿死得灭门绝户，盐商们却善财难舍：这就是盛世——里头的隐忧让人不寒而栗！想着，问道：“老人家，你家庄主叫什么名字？”

“刘八女。”老王头答道，“前头七个都是姐姐，怕养不活，取这么个贱名。唉……有福之人呐！”说罢又咳。胤禛又问：“方才说的‘外三院’是什么意思？”老王头苦笑道：“这镇上原来住的人，无房可卖，无地可种，八女爷收留了三个院子，白天当人家佃户，夜里守庄子，都是外三院的，八女爷自己身边的奴才也分了三院，叫‘里三院’。都是奴才，分着三六九等啊！八女爷手面大得吓人，别说你们几个举人，省里的巡抚还拉手说笑话儿呢！今晚来的这个舅爷，听说就是北京城九王爷门下任

大爷的亲戚，任大爷又是八女爷的儿女亲家，这里的知府老爷都来陪客了呢！”

胤禛不由悚然醒悟：原来这个刘八女和九弟还有这么深瓜葛！回头看看胤祥，灯影里不知什么脸色，只将脚下石头一踢，芦芦猛地向前一扑，旋即又失望地回到狗儿身边。走了足有一顿饭光景，终于来到镇西北角一所大院落前。看样子从前是个会馆，前头搭着戏台子，楹联上写的联语是什么“三分鼎”、“一部书”，暗中瞧不清楚，显然是山陕行商聚集会议，供奉关夫子的庙宇，唯其是神道，刘八女没敢惊动，一切维持了原样。这里的气氛比前镇大不一样，门前人来人往，滴水檐下一溜玻璃瓜灯，照得雪亮，院内还不时传来一两声箫笛，远处还有人抬着大桶大桶的洗澡水往院里送。

“别说话，”老王头又交代一声，“跟着我穿过这院，后头就是张家老坟。”众人会意，鱼贯跟了进去。到东北角门上，老王头抖抖索索取钥匙开门，摆摆手，胤禛便头一个出来，接着高福儿狗儿坎儿也出到门外。老王头道：“你们看，那边两间房，原来看坟人住的，里头有草垫，还算干净。你们人多，也不怕有鬼。”

野外的风吹来，将胤禛袍角撩起老高，他突然感到一阵凉爽，因笑道：“我带着一个鬼不缠，还有个缠死鬼，还怕什么鬼？老人家，你回去吧！”话犹未尽，便听角门内“哗”的一声，几个人急回头看时，却是胤祥被东屋一个人兜头浇了一盆洗澡水，一个女孩子声气骂道：

“姓胡的，天下哪有你这样不要脸的？一个女人洗澡，你左一趟右一趟在门口转悠！没见过女人，回去叫你妈解怀！”

几个人都是一怔，却听胤祥笑道：“是我。我看门上这副楹联，还骂么？”那女的大约是很尴尬，半晌才嗫嚅道：“……我不知道，我还以为又是……怎么办呐？要不我赔你几个钱？”胤祥道：“我不稀罕钱。你长得这么水灵，也舍不得打你。怎么办呢？要不跟了我做老婆吧？”接着便听那女子“咣”地关了门，在里头啐道：“你也不是个正经人！”胤禛听得不耐烦，便道：“祥弟，只管啰嗦，快来吧，明儿还要赶道儿呢！”

胤祥落汤鸡似的进屋，老王头已经点着一支蜡烛，见他进来，狗儿坎儿都捂着嘴笑。胤祥笑着一瞪眼，说道：“笑什么，吃呱呱鸡屁股眼了么？这叫香汤沐浴，你们还没这份艳福呢！”老王头说道：“你们先安置，我去看厨房里有剩饭没，给你们垫垫心。”胤禛忙道：“生受你了，白忙活这半晌。我们带的有点心，胡乱吃些就歇了。”胤祥已经换好衣服，见这老人心眼厚道，从马褡里掏出几个金瓜子递过去，笑道：“拿着。别瞪眼，我们不是江洋大盗！你这样好心该当好报——怕什么？有人问，就说是北京四贝勒府的人赏的。你也不用弄东西来，你自己是个下人，白讨人家的黑脸！”

“谢爷的赏……谢爷的赏……”老王头两手捧着灿然耀目的金瓜子，

惊异得不知说什么好，结结巴巴道：“爷们要不用饭，也就罢了。要饿，今晚筵着客，吃的东西不难。说句那个话，就吃穷了八女爷，还不是拉到他家地里？”说罢千恩万谢地去了。

胤禛有个习性，每晚睡前总要坐禅，略用几口点心，便靠墙趺坐默然入定。狗儿坎儿孩提之间，既不能睡，抓耳搔腮的没一刻安静，因见胤祥在草垫上枕肘而卧，望着屋梁出神，狗儿便问：“十三爷，您还在想方才那个婆娘？”“你人小心大，懂得的倒不少！”胤祥一笑，转脸说道，“我是在想，这个姓刘的有多少地，我们吃东西就必定拉到他地里？”高福儿赔笑道：“别听老王头放屁，他是没说的了，哄爷的！”

胤祥和狗儿坎儿在一边猜谜说笑，逗得胤禛也忍俊不禁，睁开眼笑道：“我这里打坐，你们只一味胡搅！”

“四哥别怨我们，”胤祥也笑道，“到底你不是神仙，没这份定心。”胤禛正要答话，忽然南边院里“咔嚓”一声，很像是木柴劈裂的声音传过来，在这静夜里显得异样刺耳，连坎儿狗儿高福儿都吓得一愣，弹簧般跳起身来。接着便听一个粗重的嗓门大喊大叫：“阿兰小贱人，你是他娘的什么东西，就敢作践我老胡？一个下三等的婊子，王八粉头装你妈屁什么正经，指望给你立个贞节牌坊么？”

胤祥这才知道，方才泼了自己洗澡水的女郎叫阿兰，这个老胡吃醉了酒，要寻她的霉头。接着听见阿兰抽抽泣泣对答：“谁是婊子？谁是王八粉头？买我的时候没说过，卖嘴不卖身的么？”话音未落老胡又是一声大吼：“买来就是我的人！你是什么嫦娥西施？就选到九爷跟前，也轮不到你挨□——你这么正经，怎么和那个小白脸儿调情？爷方才急着去赴宴，没顾着调理你，躲了初一躲得过十五？把这个淫贱材儿拖出来！”接着便听几个人闯进去，把哭哭啼啼的阿兰拖出去，稀里咣啷也不知是怎样动作。

胤祥气得脸色雪白，一跃而起便去马褡子里摸腰刀，一探手却不在里头，劈手摘下墙上挂着的马鞭子，一声不吭调头就走。胤禛听老胡骂得忒是犯荤，连胤祥也扫了进去，不禁皱起眉头，眼看弟弟要去惹祸，沉着嗓子喝道：“老十三！和这种混虫计较什么？小了你的身份！回去告诉你九哥，难道治不了这混账东西？”胤祥恶狠狠盯了角门一眼，站住了脚，脸色又青又灰，盘着鞭子来回踱步：这个四哥是他的主心骨，他不能违他的命。但院那边的事却没有完，哭骂声中响起了皮鞭，夹着阿兰的惨号。直抽了十几鞭才住手，便听那个老胡的声气格格奸笑道：

“卖嘴不卖身？好哇！反正这会子睡不着，捡着好听的给爷唱一个！”

一时没了声气，院那边像是调弦，良久，箫箏渐起，飘过一阵带着呜咽的歌声：

流萤飞渡，草湿林暗游青磷……望流水高山，家乡路远，高堂萱草

春消息，却为关河锁禁。徘徊迟回，芳心还惊，杜宇一声血染尽……

“不好不好！”老胡大声道，“换个高兴的！”接着阿兰一顿，改唱：

聊将春色作生涯，宿眠园林几树花……

“重来！”老胡又叫住了，“给我唱——云房十试吕洞宾！”

“云房十试吕洞宾”是白牡丹调情，盗取洞宾仙根的故事，出了名儿的风月戏，最是淫褻不堪。胤禛听老胡如此作践人，心中不禁大怒，咬着牙思量片刻，说道：“祥弟，这太不像话，代你九哥教训教训他！”

“是了！”胤祥答应一声，将实地纱袍脱掉了，提起鞭子就走。胤禛便命：“高福儿把行李备好，一会儿咱们走路。你们两个陪着我到角门口接应一下。”说罢三人带了芦芦出了房门，只见胤祥赤了膊站在脚门口，相了相那门，一脚猛踹将去，那门本就不甚结实，“咔”地一声爆响，已是戛然崩倒，胤祥大叫一声：“王八蛋，忒煞是欺侮人！”便扑了进去。

院子四角都挂着灯笼，很亮。胤祥乍从暗处进来，觉得亮得刺眼。定了神看时，那个叫老胡的是个黑胖子，脱得赤条条地半倚在当院石板上，胸前黑毛如乱草蓬生，喝得醉醺醺的，正叫两个婆子按着不肯唱歌的阿兰往地上碰头。乍见胤祥提着鞭子虎势雄雄闯进来，雪练也似一身肉块块绽起，满院的人都吓怔了，老胡“哟”地坐起身子，问那婆子：“这是哪里的野杂种？是你们庄里的人么？”

“奸贼！”胤祥自幼受哥哥和太监的气，都从“杂种”二字上起，最听不得这话，哪里还等他们从容问答？叫骂着一个箭步蹿上去，劈脸就是一鞭！老胡“妈呀！”一声惨叫，打个滚翻身起来，捂着鲜血淋漓的左颊，杀猪价大叫：“来人哪！强盗打劫了！门上的小厮们死绝了么？”胤祥哪里管顾，只手中皮鞭抡得风响，赶着老胡猛抽，一院子丫头老婆并买来的乐户女子齐哭乱叫呼爹喊娘。

满院子闹得沸反盈天，外头守门的长随们早惊动了。一阵吆喝，十几个人提着棍棒跑进来，也不分说围着胤祥就打。但胤祥身为皇子，秉承祖训自幼不弃弓马，教习师傅俱是大内侍卫，天下一等好手，他又爱武，身手在阿哥里数一数二。这些豪奴欺侮百姓是把式，野鸡手段哪里放在胤祥眼里？打得兴起，纵跳横跃，一只普普通通的马鞭矫若游龙，恍恍惚惚飘飘闪闪，鞭着处无不皮开肉绽。胤禛右角门口看得目眩神迷，坎儿狗儿咬指惊叹。半晌，狗儿才回过神来，说道：“四爷，放芦芦吧？”

“不到万不得已，不能放狗。”胤禛冷冷说道，“十三爷对付得了他们！”

但外边拥进来的家丁越来越多了。胤祥十分机警，抽冷子一把擒过老胡揽在怀里，两眼瞪得浑圆，大喝一声：“都他娘住手！”这一声犹如

炸雷般的怒吼惊得众人身上一颤，竟都停了手，只围了个半圆逼着胤祥。胤祥将腰中黄带子一撩，冷笑道：“你们说爷是贼？看看这个！老子行不更名坐不改姓，是北京城十三贝子爱新觉罗·胤祥！今日代九哥收拾这个奴才！”

众人不禁呆若木鸡，提棍的拿刀的掣鞭的都一动不动，活似泥塑神胎。正不可开交处，胤祥格格笑道：“老胡，打了半日，还没请教你大名儿呢，你叫什么？”

“胡世祥！”老胡是从黑山庄上才调进北京，并没见过胤祥，哪里肯信这愣小子是十三阿哥？仰着头答应一声，翻着怪眼问：“怎么样？”话音刚落便被胤祥“呸”地啐了个满脸花：“你也配这个名字！这是答主子的规矩？”说着转脸问：“你们谁是姓任的舅子？这个阿兰我买了！”

众人你看我，我看你，谁也不敢递腔。任伯安的舅子早已赶来，混在人堆里，他倒是在京远远照过胤祥一面，只今夜的事太凑巧，而且他也喝得醉眼迷离，恍恍惚惚觉得像又觉得不可思议，只约制众人等着瞧，却不敢回话。那胡世祥却不知起倒，大声道：“不卖！你也不是十三爷！”

“不卖？”胤祥哼了一声，用马鞭子指定阿兰，“这个女孩子爷买定了！你们好好儿给我护送到北京，掉一根汗毛，我叫你立旗杆——回去我和九哥说话！”说罢猛地一搯，胡世祥直滚出丈许来远。

胡世祥一骨碌翻身起来，指着胤祥大叫道：“你们都是死人！凭几尺黄布就信他是阿哥？拿下！”但众人这时已暗地里得了话，还哪敢轻举妄动，胡世祥跳脚还要骂，不防被缩在一旁的阿兰抱住了腿，猛地就是一口。胡世祥疼得搂着腿打了个磨旋儿，“咕咚”一声歪倒在地下。

胤祥将皮鞭掖在腰里，拍了拍手上的灰，冷笑一声径自去了，一边走一边说道：“作死么？不看九哥的脸，你这会子早见阎王爷了！”

当夜一行五人便离了江夏。行至第三日正午，在五里坡歇马，一打听，刚刚到了刘八女的地界边。高福儿等人摇头咋舌惊讶不已，胤禩胤祥见刘家如此豪富，也自心下骇然。

第十二回 讨没趣溜须碰硬壁 恶作剧拍马踏筵席

朝阳门码头是运河北端之终点，明末战乱失修，原是久已湮没淤塞，不成模样了的。雨水充足时漕船官舰尚可直泊进来，一般年份，埠头就设在通州，也算到了北京。康熙十六年之后国力渐次充裕，其间经治河能吏靳辅、陈潢、于成龙几度曲画精心修葺，不但旧貌尽复，而且河道拓宽数十丈，水深丈余，便又兴隆起来。夹岸铺店堂肆鳞次栉比，危楼翘翘飞檐插天，仿佛北京城外一座独立的小城，煞是繁华热闹。

八贝勒胤禩的府邸就在码头北岸。接到胤禩即将回京的邸报，他心里很犯踌躇。按照国礼，不奉旨他不能去迎接；按兄弟名分，哥哥远道回来，在门口下舟，断无不见之理。在康熙众多的儿子里头，胤禩只管着正红正蓝镶白三旗，坐熏儿皇子，最是清闲不过。但他为人精明练达，宽仁和蔼，无论兄弟还是外官有了烦恼难为的事，都乐意寻他诉苦情求帮衬。能帮的事，不分亲疏远近，不管要钱求官或夺情免参，胤禩从不袖手旁观看人落水不救。因此这“八贤王”尽自足不出户，恪守祖训不干政务，六部的事没有一件能瞒过他的，也没有一件事驳过他的面子。思索良久，胤禩决定换了便装去迎接胤禩。九阿哥胤禩昨日来府，已经学说了江夏的事，十阿哥胤□欠着库银，正和施世纶怄气，内务府早已透出风来，万岁对太子胤初愈来愈不满。胤禩胤祥是胤初的左右臂，这些事一回京立刻就知道了，自己不出面见见，兄弟间越发生分难堪。朝臣们已在暗中滚传，废了太子八爷当政，虽说是无稽之谈，但兄弟之间猜忌起来，什么闲话出不来？

和清客们下了一会子棋，待到天将黑定，外边的人飞奔进来禀道：“八爷，四爷十三爷的官舰到了！”“忙什么！”胤禩含笑道，“等他们接过我再走。”说着便起身，换了一件月白府绸袍，也不穿褂戴帽，腰间束了一条檀香马尾卧龙带，脚下踏一双黑冲呢千层底鞋，只带了两个小奴飘飘逸逸信步踱着出了大门。

码头上接钦差仪式刚过。看样子胤禩胤祥也是才下船，正和几个礼部的人执手寒暄。此刻芦棚里歌止乐歇，十二盏黄纱宫灯下一群翎顶辉煌的官员众星捧月地将胤禩胤祥簇拥在中间凑趣儿说话，见是胤禩来了，忙都闪开一个胡同。

“四哥，十三弟，一路风尘辛苦！”胤禩几步紧走，至胤禩面前打了个千儿，起身紧握着胤禩冰凉的手笑吟吟道：“看上去气色还好。在京日日见面，也不觉得什么，你们一去八九个月，这心里就空落落的，总是手足关情啊！”说罢转脸又道：“十三弟英风犹昔，见这略加历练，看上去像是老道了些儿。”“叫八哥惦记着了！”胤祥笑嘻嘻道，“我们在外头也着实想着你呢！眼见八月十五了，你给我预备了什么好果子吃？”

胤禛只微笑着听，因道：“咱们走吧，芦棚那边还有许多人跪着呢！”胤祥笑道：“男儿膝下有黄金，叫他们多跪一时还巴不得呢！升官发财不靠下跪请安，指什么呢？”“十三弟幼时不是这样的，如今忒伶俐了！”胤禩一笑，“只这张嘴太不饶人。”

三人一头说笑踱过芦棚这边。在岸边接驾的都是郎官以上的官员，这边棚里都是科道司官，足有上百的人，见他们过来，一齐叩下头去。礼部四译馆司官姚典和刘燮两个人领銜请安道：“四爷十三爷吉安！”他们都是胤禩府走动的人，起身时向胤禩注目会意而已。

“罢了，生受你们了！”胤禛脸上闪过一丝微笑，略一抬手道：“大家都起来。天已这么晚了，有的还住在西直门外，就此散了，改日再会吧。”礼部侍郎宋文运随侍右侧，忙道：“四爷，大老远地回来了，这会子也未必用过晚饭。奴才们预备了点水酒，略用点再去。”

胤禛瞥眼看了看，果见棚下齐整摆着二十几桌席面，干鲜果品水陆珍馐一桌桌小山似的攒起老高，不禁皱了眉头，站住脚说道：“早就有旨意，钦差出巡，外地还不许张罗呢！我和十三弟在船上已经用过了。这会子身上乏得生疼，只想早点歇下。村竹，你是办老了事的，知道我的脾性，怎么还弄这个？我在外头从不吃地方官一席之请，回到辇下，更用不着了。再者，今晚迎接仪仗也太奢，我是有点承受不起。”

众人热炭团儿般赶来，满以为即便不能讨亲热，至少也不至于落个没趣。挨这几句冷炮，不禁面面相觑，人人心头不是滋味，脸上干笑心里直骂娘：妈的，咱算硬拿热脸来蹭冷屁股了！宋文运心里窝着苍蝇，赔笑道：“四爷，您甭疑心，这用的不是宫中的钱，是下官们巴结的。您不用，下官们脸上怎么下得来呢？”胤祥肚里早饿得咕咕直叫，听胤禛说“已经用过”，又好气又好笑，却不好说什么。

“多少用一点吧。”胤禩见众人一个个沉着脸不言声，爽朗地一笑说道，“下不为例。现已做好了，不吃也是暴殄天物。算在兄弟身上，是我请您的，本来我府备的也有，就叫他们罢了。”说着，便随了胤禛进来。

众人此时方略松一口气，鱼贯而入安席。不一时觥筹交错，豁拳行令之声渐起，才热闹起来。胤禛却是一腔心事：按理皇子出巡归京，迎候宫灯不过八盏，龙旗也只九面。如今外头就摆了十二宫灯十二龙旗，而且动用了畅音阁的御乐，唱皇子出巡回驾凯歌，无一处不用太子排场，这是谁的主意？若是奉旨，就该说明，若不奉旨，那就是摆了圈子给自己跳！看看席面，也是仿膳规格，胤禛越发起疑，只是沉吟。胤祥却不管不顾，不论荤素一捞食之，一头大嚼着笑道：“这一席没有十五两银子，断然办不来。八哥有钱请客，我可要大快朵颐了！”

“席面是他们办的，老十三要承承他们的情。”胤禩何等机警，一听便知这个老十三不怀好意，要把“请客”名声往自己头上扣，因一仰身子道：“我要吝着不出钱，你们二位拂袖而去，太扫大家的情分了。”又劝

胤禛：“四哥怎么不动筷子？如今的事不能太认真。上年我去奉天，巴海张玉祥他们请我也是这席面。我没说他们两句，他们倒说：‘这膳谱还是万岁爷东巡时赏的呢！要是不叫吃，赏我们做什么？’你说说，可不是清楚不了糊涂了么？”“我这人就喜欢清楚。”胤禛拿定主意绝不进食，笑道，“我不是不敢吃这个饭。一来确实不饿，二来我在想，这么一餐要三四百两银子，天下这么大地方，这么多官，得多少？我们真的富得这样了么？就这笔应酬钱省下，也很能办些事了……”

众人一边吃，一边听他教训，一个个气得无可奈何。一会儿这个说：“这鸡怎么做的？淡极！”那个说：“哎哟，刺扎着了！”姚典竟无端“啪”地自打一个耳光，刘燮便问：“怎么了？”姚典一笑说道：“这蚊子叮人！”宋文运干笑着只是劝：“四爷，菜凉了，请……”

“我真的是吃不下。”胤禛心里雪亮，只管说道，“过骆马湖时韩春和请我，一只烤猪就是一百多两银子。我跟他讲‘你看看我这两个伴读童子，一个叫狗儿一个叫坎儿，父母都叫饿死了。我买一个使唤丫头，身价只五两银子，这都是民间膏血！’”胤禛啃着一只鸡腿，想法儿要咬下里边的一团筋，笑道：“四哥，省得了省得了，您也用一点吧！”

胤禛突然脸色一变，站起身来竟自去了。胤禛打了个饱嗝，红光满面起身道：“吃饱了吃饱了！你们只管慢慢吃。”也就跟出来。胤禛见宋文运等一大群人面红耳赤尴尬万分，忙起身抚慰道：“四爷就这脾气，瞧着我的脸，别往心里去！”道了失陪也跟了出去。

他们兄弟一走，这边官员们立时开锁猴儿一般放肆起来。姚典用筷子将菜盂敲得山响，大声道：“请请！村竹公，吃嘛！发什么呆？”

“村竹这回拍到马蹄子上了！”刘燮一边笑着给宋文运斟酒，说道，“脸都叫踢白了！怕怎的？不过认个晦气罢了，别说咱们，阿哥爷们还弄得鸡飞狗跳呢！”

一个参将举着杯子笑道：“什么晦气，吃个鸡巴打个嗝儿，一股子□气！”众人一阵哄笑，这个说：“公公背儿媳过河，出力不讨好儿！”那个说：“编派的倒好！什么沟儿坎儿？世上有过不去的沟坎儿？十不全把欠债官员名单子都开给皇上了，头一个就是曹寅，第二个是穆子煦，都是擎天保驾出生入死的勋贵！等着瞧，看是谁过不去沟儿坎儿？”胤禛因小解还没走，回来时见狗儿和坎儿都在棚外等着自己，便道：“你们怎么还没走？”

“你听听！”狗儿咬着牙道，“这些个驴日的嘴里嚼的什么蛆！”

胤禛侧耳听听，里头果真七嘴八舌，不凉不酸指桑骂槐，隐约还有人说什么“龙生凤养有九种，老鼠代代会打洞”，却极像含沙射影骂自己，不禁气得脸色雪白，一边带着两个孩子往外走，口中说道：“我非整治他们不可！”坎儿一眼看见河岸边拴着二十几匹马，都是棚里官员们骑来的，都在吃酒，并无人看管，眨巴眨巴眼，向胤禛耳边嘀咕了几句。

“好法子！”胤祥眼中陡地一亮，笑道，“真有你的！只管做去，出了事都是十三爷的！”坎儿点点头，从腰里取出一挂鞭炮，无声一笑，走到一匹马跟前，便将鞭炮牢牢系在马尾上。狗儿早已会意，忙着上前解缰绳，打着火笑道：“十三爷，有点不雅相，爆竹一响，咱们得撒丫子跑呐！”说着便牵过来。胤祥见他点着了捻子，照马屁股上狠命就是一脚，笑道：“给你主子凑凑兴，叫他们再骂！”

那马被踢一脚，向前跑了几步，刚刚站住脚，尾巴后的爆竹“噼里啪啦”地响起来。这畜生惊得一跳老高，长嘶一声便向棚子冲去，顿时里边老鳖反潭价，人叫声，桌翻声，马嘶声，杯儿盏儿稀里哗啦，也不知是怎样闹腾。胤祥得意地一笑，说声“走！”三个人便直奔八贝勒府来寻胤禩。

待到八贝勒府门前，三个人放慢了脚步，府门口的长随都认得胤祥，便径自进去直趋胤禩的书房怡性斋。却见胤禩的三个儿子弘时弘昼弘历都毕恭毕敬地侍候在斋门口，因大的不过八岁，小的才五岁，都在孩提之间，身后还簇拥着一大群太监丫头老婆子。长子弘时便忙抢前一步，双膝跪了道：“十三叔回来了？方才阿爹还问你来着。”弘昼弘历磕了头，便扑进胤祥怀里，扭股糖似的撒娇儿。胤禩在里边已经听见，便踱出来道：“放开你十三叔。高福儿带着你三个世子爷回去，告诉福晋，我是钦差，明儿见过皇上才好回家，也给邬先生文觉性音他们带个话。”胤祥一把抱起弘昼弘历，左右一亲放下了，笑道：“四哥也真是的，父为子纲做得到家，就把孩子调教得避猫鼠似的。虽说君子抱孙不抱子，没了这份天伦之乐，还有什么味儿呢？”又回头道：“狗儿坎儿，你们也跟着三个爷回去，把我从无锡买的泥人儿、折扇香袋儿、竹编蝓蛭笼都给他们。”又逗了一阵子才进书房和胤禩胤禩吃茶说话。

“四哥，”一切安顿停当，胤禩亲自摆好点心，方摇着湘妃竹扇坐下，诚挚地说道，“兄弟有一言相劝。不说憋得慌，说了呢，又有点怕您；不知该怎么说？”胤禩漆黑的瞳仁盯了胤禩多时，扑哧一笑道：“我就那么厉害？你说就是了。”胤禩莞尔一笑，道：“四哥天生煞气，严威逼人，群小虽怒而不敢不敬，这原是难得。只古人说过峣峣者易折，强不胜弱，柔则能久。总要刚柔相济才是万全之道。桐城募捐的事我听了心里极痛快，但北京城这么大，什么小人没有？也就难免……”他看了胤禩一眼，没再往下说。胤禩笑道：“哦？都说些什么？只管讲嘛！”

胤禩微一俯身，说道：“我这里有一份揭帖，写得极阴损，是刑部接过来，我叫扣住了不往里头递的。”说着从案头书下捡出一张黄纸递给胤禩。胤禩接过看时，上头写着：

告状人盐商柳下跖，为势吞血产事：极恶伯夷叔齐兄弟二人，倚父祖二兄声势，发掘许由坟冢，又通连皖省暨臣柳祺陈研康，纵恶奴年某敲诈民财，竭泽而渔，穷凶极恶，逼献首阳山薇田三百亩，有契无交。崇侯虎见诤。泣思武王至尊，尚容叩马而谏，区区蝼蚁，遭逢尧舜之世，岂无仗马之鸣？激切上告！

胤禛看了只是一笑，递给胤祥，说道：“文笔不坏，不知是多少银子买的——你看看。”因又问道：“还有什么话？”

“别的没什么。”胤禛沉吟道，“再如方才的事，四哥做的不差，只觉得稍过了点。到底大家好意，兴兴头头来接风，太难堪了些。”胤祥暗地偷笑，装个闷葫芦，心里道：“后来的难堪你还没见哩！”

胤禛拈了两颗松子仁儿在手中搓着，半晌才道：“天若有情天亦老，月如无恨月常圆呐！又想马儿好，又想马儿不吃草，天下哪有如此美事？”他略一顿，转了话题，“皇阿玛身子骨如何？”

“还算结实。”胤禛舒了一口气，说道，“今年一夏，他老人家没离开畅春园。但精神看去有时济不来了，爱忘事儿。漕运总督吏部荐的丰升运，他已经照允，召见吏部的人又说：‘怎么新河督封志仁还不进京引见？’弄得吏部的人干瞪眼不敢回话，还是张廷玉提醒说是大阿哥的门人丰升运，才想起来。”说罢抿嘴儿一笑。胤祥敞着怀扇风儿，端茶一口接一口解渴，笑道：“丰升运这条老狗，到底钻营出来了！四哥没见过这人，大下巴，铲子似的这么翘着——”他翘起下巴，一翕一翕地好像嚼什么东西，“就这德性！”逗得胤禛胤禛都是一笑。

胤禛因道：“叫你们回来，还是为清理积欠。施世纶已经上任，这人风骨硬挺，皇上也看得重。如今该还的账已经还上，咱们兄弟里头只有老十，一时没有还清，外任里头还有一二十个，像曹寅、穆子煦一干子，有的是还不起，有的是跟着皇上几次出兵放马的将军。这些功劳情分摆着，很难下手。上次见老施，急得了不得，等着你们二位回来呢！”说着，他立起身来，迈着方步踱着，言下似乎不胜感慨，“老十是个二五眼性子，其实还好说。曹寅、穆子煦他们都是万岁爷的老侍卫，打从康熙元年至今，生生死死风风雨雨都和皇上一块滚过来。明面上是他们借的库银，其实都是主子花了的，几百万银子，砸锅卖铁敲骨熬油也还不起啊！”

“我看不要紧。”胤禛揣摸着胤禛的用意，像是为这些人说情，呷了一口茶说道：“还不起账的我们心里有数，皇上也知道。逼急了，皇上自有章程保他们。至于老十，素日最听八弟的话，你劝劝他，不要为几个钱伤了体面，我虽穷，也可帮他几个。前人撒土，迷后人眼，我不能不顾公义，也不能不顾私情。”胤禛没想到刚刚试探着求情便被堵得严严实实，不禁一怔，随即哑然失笑：“四哥你这心田，叫人不能不服。老九老十还有老十四不过管着皇庄，和我过从密些。其实他们是敬你，又有点畏你。连我见了你，就有一肚子笑话儿，也都憋回去了。”

胤祥却似乎没有听出两个哥哥斗心思，用手指弹着杯子笑道：“一见面就谈公务，也不累得慌！八哥，我可是有求于你啰！”

“什么事？”胤禛转脸笑道。

“我臭揍了九哥一个奴才，要请八哥在九哥跟前斡旋几句。”胤祥收

起了笑容，“听说那几个戏子是九哥叫奴才们给你买的，我瞧着不错，八哥是个大方人，送了我如何？”

胤禩一听便知是任伯安禀过的那档子事，故意怔了好一会，说道：“你说的都是什么？我一点也不明白。我府里没有奴才出去，也没有买戏子呀！”又转脸对胤禔道：“我最不爱看戏。四哥你知道的，前年老十弄了几个人硬要送过来，我倒是收下了。一问，都是好人家的女儿，千里迢迢卖到北京。可怜见的，我一下子都打发她们回去了——敢怕有人冒我的名在外头做这事？倒要查一查！”胤禔这才把江夏镇胤祥大打出手的事说了，又道：“我本来不想管。听他们鬼哭狼嚎实在不成体统，是我叫十三弟去管教这个奴才的。”

“好一出英雄救美人，何其妙哉！”胤禩哈哈大笑，“不过，人，确实不是我的。既然这事十三弟关心，又连着我的名声，我一定能查个水落石出。时间打得富余一点，容我去办，要是老九的人，十三弟尽可放心，包在我身上了。”

胤禔一笑起身，掏出怀表看了看，说道：“亥时了，我们得去驿馆，话没有说完的时候，留着日后谈吧——明儿还得见皇上呢！”胤禩也不相留，直将他们送出大门。

第十三回 畏闾墙胤祥争出头 敲木钟御苑学驴鸣

两个人回到驿馆，胤禔才叫了饭菜胡乱吃了几口，胤禔漱着口，见胤祥半歪在安乐椅上，好像换了一个人，呆呆地望着房梁出神，因笑道：“从不见你这样安生的，在想什么呢？”

“我在想八哥这个人。”胤祥抚着额头深深吁了一口气，“说他伪君子，有时真像好人。说他好人，九哥十哥还有……”他想说十四阿哥胤禵，但胤禵是胤禔的一母同胞，便改口道：“……还有一大群，像揆叙、阿灵阿、王鸿绪，什么鄂伦岱一干子乌鳖杂鱼混账王八，都整日围着他转！”“是么？”胤禔一笑，“据我看，他还是有德有容的。别说你我，加上太子，十个不抵他一个。不过好人做的滥了，身边不免鱼龙混杂——你甭替他担心，这人心里清亮得很呢！”

胤祥哼了一声，冷冷说道：“我替他担什么心？我担心的是你！他在那边收拢人心，你在这边一味得罪人。太子爷要真的承你的情也罢了，偏偏这个二爷，身上四两责任也不肯担，将来可怎么好？”胤禔不禁一怔，只点了点头，一声不吱低头吃茶。胤祥又道：“那年纳尔苏王爷进京，送太子的礼薄了点，太子想整治他，拿住他擅用明黄镇纸的错处，却叫你监刑，在宗人府抽人家的鞭子。他在毓庆宫吃醉了酒，调戏皇上跟前的贵人，弄砸了锅，没法子就灌人家鹤顶红。死了人又担待不起，又叫你去跟德娘娘说，在皇上跟前疏通。我们在安徽募捐，弄得村村起火树树冒烟，京里这么多闲话，也并不见太子爷出头替我们讨个公道……”

“嘘——”胤禔见胤祥越说越来劲，忙打了个手势，“防着隔墙有耳！”说着出外看看，但见月沉云影，树影如壁，并无一人，回转身道：“你胡说什么？”胤祥不无伤感地摇摇头，说道：“不是我趁酒胡说，跟这样的主子真真叫人寒心！像今晚这事，摆那么大排场，算怎么个意思？是谁在里头弄鬼？四哥你机警，没上当。要真叫都察院那干子臭御史上个密折参一本，二哥肯出来替我们折辩么？——我已经看透了你的心思，户部这差使你是要接的。拼着得罪这么多人罢筵。可这份忠心，指望着能换来个什么？”

胤禔表面平静，心里翻腾得厉害。他今晚此举，其实是做给皇帝和太子看的。也叫百官知道他水火不避成败不计，决心把户部清债的事料理清白。原想这个粗疏爽气的十三弟未必能领略这番深意，倒不料他比自己见得还要深一层！

“你为什么不说话？”胤祥突然光火了，“我说得不地道么？”

“你说的一点也不错。”胤禔喟然叹道，“我已经骑在老虎背上，哪有

那么容易下来的？明眼人一看就知道，太子越发不得意了，也难怪他，叫他监国，又毫无权柄；他批奏折，皇上跟前还有个上书房——他自己又不争气。有人就是瞧准了这一条，处处堵路，叫人寸步难行。你最知道的，我哪有什么‘党’？办差多了黑锅背得多，谁免得了？如今他是太子，办差的难免要请示他，要不维持他，人又说我看他吃不香，要倒戈投老八或老大，什么名声儿？所以只能死马当着活马医，一条道儿走到黑！十三弟，你方才咽住了，连老十四也和众人一个心思。你今晚话说到这份儿上，我也索性说了：我预备着做孤臣，高墙圈禁。如今的事凶险万分，你得保住——有一日你能替我剖白了我的心，就不枉了知心兄弟一场……”他侃侃而言，说到此便觉眼圈一红。但这感情的火花也只是一闪，迅即恢复了平静，若无其事地端茶呷了一口。

胤祥霍地立起身来，躁急地来回踱着步子。好一阵，他站住了脚，倏然回身说道：“这真是肺腑之言。不过据我看，必须调个个儿，或许是另一局面！”

“唔？”

“这事我想过许久了。”胤祥说道，“我比不了你们，自幼孤苦。有个娘，也不知什么缘故生不见人死无封号。为这不明白的事受了九哥十哥多少气，就是有点身份的太监也敢糟蹋我。”他的眼睛突然涌满了泪，“……小时候兄弟们在毓庆宫读书。一样的不会背书，别人告个病就没事。我要告病，就得关空房子败火，哭得死去活来也没人理。大阿哥、太子捣乱闹事，谪达单单罚我代跪。皇上送来克什（赏赐），又说什么‘融四岁让梨’，我分的最少。一块儿跟着侍卫们打布库，也拿我做练把式，摔得吐血还要听哥哥们嘲笑。”说到此泪水已是夺眶而出，“十四弟和我同年生，你们一个娘，我也不说什么。你拿我和他一比就知道了——人都说我和他一样性格儿，只他大方我小气，四哥，我大方得起来么？宗人府每年给我分的银子比不上别人一半，说我没有亲戚……没有赏钱，太监们都不愿跟我！”胤祥泪光满面，咽了一口唾沫，两眼直瞪瞪盯着外边漆黑的夜，喃喃自语道：“记得那年六月么？太子爷背不过书，大毒日头底下，罚我代跪在毓庆宫前石头阶上，我又恨又气又无可奈何，一下子背过气去，听说他们还笑我‘真不中用！’……醒来时已经在你怀里，我只说了句‘要有一棵树就好了。’记得你还哭了——这些年才想清楚，宫里永远不许种树，你就是我的遮荫大树！不是你，我难活到今日！”

胤禛被他的话深深震撼了，一把拉住胤祥的手，长叹一声道：“说这些往事做什么，叫人听得心里刀剌似的！你母亲的事……我只告诉你一句话，是个顶好的人，土谢图蒙古大汗的公主宝日龙梅，身份比哪个娘娘都贵重。她后来的事恐怕只有万岁知道，但肯定没罪，有罪就要有谕旨……如今你长成了，如今谁敢欺侮你？”“我是叫他们欺负大了，打成了铁人，他们掐我鼻子，我就敢挖他们眼！”胤祥说道，“今晚我说这些不为倒我的苦情，我是想你现在留一手还来得及，你就为我想，也得保住你自己。所以户部这差事，我在前头干，你退后一步有接应——操他

娘，反正我是个破罐子，多摔一下，仍旧是破罐子，有什么□相干？”胤祥的话情挚意真，雷轰电掣般，句句掷地有声。胤禛的脸愈加苍白，紧紧握了握他的手道：“好兄弟，有难同当！”

第二日上午，康熙在澹宁居接见了胤禛胤祥二人。这位老皇帝显得很忧郁，问了他们安徽办差的情形，足有移时没有说话，只是背着手慢慢踱着，良久，才叹了一口气坐了，说道：“你们想在外头治河，这个想头原是不错的。但如今没有银子，什么都是空话。急国家之难，从盐商身上弄那么一点，放之安徽一省则可，甘陕以下，河南江苏山西，这办法未必都行得通。今年治了，明年又决，能不能再用这法子？不行啊……听你们的意思，觉得是太子叫你们回来，其实是朕反复斟酌定了的，与他们告状无关。”说着，转过脸来盯着跪在下头的胤禛胤祥，语重心长地说道：“积弊甚多，得一件一件去做。如今圣道昌明，要找几个硕儒讲经布学，要多少有多少。要说办实事，不务虚言，谈何容易呢？朕寄厚望于你兄弟。”

“皇阿玛圣训极明。”胤禛略直了直身子，从容说道，“儿臣在下头见的，和皇上说的一样，吏治一事实实在触目惊心。再者就是地土兼并，有钱人读书人仗着免税，拼命买地，小户人家也乐于贱价售出当他们的佃户，规避国税。全然没有田土的，又须交纳丁税。上边贪风炽烈下边生民无业，久而生变，就不堪言了。儿臣想留安徽，也是想实地考察一下，寻出一条开源节流，整饬吏治的门径，为阿玛分忧。”说着便将江夏刘八女豪富情形说了，却避开了九阿哥胤禔和八阿哥胤禩的瓜葛。

康熙听得极专注，一句话没插，只目光炯炯盯着案上镇纸，许久才道：“朕知道。地土兼并是没法子的事。汉唐至今，只要不革命，谁都对此束手无策。朕原想丈量全国地土，按土纳税，可以缓冲一下，但吏治不清，送上来的数目都是假的。事情都要官去做，吏治，才是一篇真文章啊！”胤祥听得眼一亮，今天皇帝接见的的气氛，和昨晚自己想的实在离得太远了，不由暗笑自己庸人自扰，遂亢声说道：“万岁既然知道，为什么不发龙威，下诏切责六部有司，逐项清理？”

“哦？少壮气概，闻鸡起舞，雄心不小嘛！”康熙眼波微微一闪，“年轻人，家有三件事，先从紧处来。孟子曰治大国如烹小鲜，一个不小心事情就办坏了。只有好心不成，王安石就是个例！你们先把国库弄充实，接着就从吏部下手，任贤臣摒小人，吏治好了，清理地土，兼并就慢了，捐赋就收得多收得公道，冤狱也少了……清理亏空，欠债还钱的事都办不下来，别的还谈什么？”胤禛伏在地下一个字一个字咀嚼着康熙的话，他心头却另是一番滋味：来往书信那么多，竟全然不提康熙这些意思，是压根不知道，还是……正胡思乱想间，康熙笑问道：“胤禛，昨晚听说你罢筵不食拂袖而去？”

胤禛没想到康熙信息如此灵通，吓了一跳忙道：“这是有的，儿子处事不谨，请阿玛责罚！”胤祥生怕康熙再问起火马冲筵的事，头上立时浸出汗来，只两手抠着砖缝儿不吱声，却听康熙又道：“你们大概不知道，

你们走了，不知谁使促狭，爆竹赶马把一干子官员冲得哭爹叫娘人仰马翻吧？”胤禛偷偷睨了胤祥一眼，忙叩头道：“此事儿臣不知道。但事由儿子而起，儿难辞其咎，求皇上一并治罪！”

“朕治你什么罪？”康熙纵声大笑，说道，“罢得好，也冲得妙！朕早有旨意，钦差回京不许六部设筵，而且百官也不许与皇阿哥私相结交！皇阿哥里，也真要有几个刀枪不入水火不侵的，给这班文恬武嬉的齷齪官儿们点颜色瞧瞧！”胤祥见康熙高兴，跪前一步道：“儿子原对户部清理看得很轻，经父皇一番开导，茅塞顿开。昨儿听胤禩说，施世纶到部雷厉风行，已经恢复到儿子们奉差安徽前局面。为山九仞，不能功亏一篑。今儿已是领了旨意，明儿儿子就到部视事，太子爷和四哥只坐纛儿督责就是了！”康熙笑道：“这些细务你们去太子那里参酌着办吧。过了九月节，朕去承德，能于走前办利落了这差使，过年朕就没有挂心的国事了——你们跪安吧，一会儿朕还要见刑部的人，商议今年秋决的大事。”

两个人退出澹宁居，已过巳牌时分。是时天已近秋，园中小径已渐有落叶，养心殿副总管太监邢年正督着几十个太监，带了长竿扫帚，有的粘知了，有的扫路，见他们兄弟联袂而来，忙都侧身垂手让道。二人也不理会，径自过去，恰见副都总管太监李德全过来，向胤禛打个千儿道：“二位爷，奴才请安了！”

“唔，”胤禛曼声一应，见李德全欲言又止，便问道：“有什么事？”李德全赔笑道：“也没什么大事。方才府上高福儿来了，他进不来园子，叫奴才回禀四爷，说是府上有个叫狗儿的，在四牌楼和人阁气，叫顺天府拿了。”胤祥笑道：“这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巴巴地跑到园子里去，叫高福儿去把人要回来不就得了？”李德全笑道：“论说也是的。只今个儿邪门，范大人不知吃了什么药，竟不肯放。高福儿说得请爷一个片子，他再去走一遭。”

胤禛听着，脸上变了颜色，顺天府尹范时捷一向于自己身上大面儿还过得去，为什么竟公然给自己难堪？莫非为昨夜罢筵的事？但好像他昨天没来呀？……他呆着脸沉思半晌，说道：“这个狗儿坎儿，一对儿猢猻，没有一天不给我找事儿！”胤祥却不以为然，笑道：“我正想说，把这两个猢猻借到户部使呢！我却喜欢他们天真烂漫混沌未凿！老李，告诉高福儿回府，竟是你派个人传话给范时捷，说我要见他！上回输了我的东道儿，要他还！”说罢，二人径自去了。

太子胤初办事的韵松轩并不远，沿着抄手游廊折过一带假山池塘，一片老松林中矗着一座金翠交辉的五楹大殿就是。两个人远远便听里头有人说话。进来一看，太子胤初，太子师傅王掞，毓庆宫长史朱天保、陈嘉猷，还有施世纶正一处坐地说话。见他们进来，除了胤初，众人都站起身来。胤禛见王掞也要倒身大拜，紧跨一步忙双手扶住，说道：“您老人家何必！您是赐紫禁城骑马的，我怎么当得起？请坐，大家都请坐。”又觑着王掞清癯消瘦的面庞道：“着实惦记着您了，气色倒还好，

头发全白了！”说罢，便扯了胤祥给太子请安。

太子胤初眉眼极似年轻时的康熙，长瓜子脸上两点浓眉分得很开，面如冠玉，目似点漆，穿件天青宁绸长袍，腰间连带子也没系。他显得很随和，不待胤禩胤祥说话便扶起二人：“回来得好，看你们身子骨儿结实，我也放心了。——我们正议户部的事呢！你们在户部搅了一阵，老施再搅一阵，如今又是满城风雨。你们来迟一步，没见方才户部老尚书梁清标，坐在这里排场了我们一顿。什么人老了，不中用了，总求主子念我当年平三藩时，死里逃生从广东逃回北京报信儿的情分，网开一面，留条活路……”他说着，神色也有点黯然：“要说俸禄，一品大员一年一百八十两，不借钱也真难过日子，可要不清理，胡乱下去也不得了。把人弄得鸡飞狗跳，也不成个体统，就像我们大清连几个臣子都舍不得养活似的。千难万难，好歹你们回来，我也有个帮手了。”王掞坐在一旁默默地听着，良久才问道：“四爷，你们刚从万岁爷那来，主上有什么旨意？”胤禩方缓缓将方才见康熙的情形捡着与户部有关的说了。

众人起身静听了才又坐下，胤初笑道：“十三弟，有你坐镇户部，我最放心。皇上料理万全万当。其实我这边没多少事，大事有万岁爷，小事有上书房张廷玉、佟、马他们。我的心思，天保、嘉猷也跟了去历练历练。老四你看如何？”

“好嘛。”胤禩欠身淡淡说道。

陈嘉猷朱天保二人都是胤禩荐到毓庆宫的。少年新进，遇事极少顾忌。胤初叫他们来用意十分明白，一是图个耳根清净；二是差事办好了能争功劳；三是差事办砸了，责任都是胤禩的。胤祥瑞到他的真意，不由一阵寒心，却也不敢说一句题外的话。正想着，施世纶说道：“今儿上午接了南京巡抚衙门的咨文，曹寅病危，不能来京，穆子煦也报了病，只广东总督武丹这几日就到，海关总督魏东亭也是个大欠债主，在滇南中了瘴气，恐怕也来不了。事情难得很，方才我们正在议这事，不知如何着手才好。”

“先从阿哥头上着手！”胤祥方才受到皇帝嘉勉，兀自兴头得神采焕发，因朗声说道，“先头啃不动十哥这块骨头。如今万岁决心如此笃定，我看可以毕其功于一役。咱们兄弟们无债一身轻，清起别人没有后顾之忧。”他满以为此法绝妙，众人必定刮目相看，不料话音落后却是一片难堪的岑寂。人人垂头吃茶，竟是毫无影响。胤祥正愕然间，胤初笑道：“怎么都不言声儿？莫不成为我借的那四十五万？那原是实在腾挪不开，才叫何柱儿暂借回来的。买人家一处园林，定银就是五万，不得不如此。我已派人去奉天，年底银子就解到，还账。怎么样啊，拼命十三郎？”

胤祥被憋得噎了一口气，万没想到再次借债的始作俑者竟是太子！无怪乎连施世纶这样的铁腕能吏都束手无策。胤禩心里起初也是一团乱麻，但他很快就明白，这会子只能照太子的意旨办，因道：“就是这样，

我们勉力去做。”说罢便起身来，众人也都纷纷起身告辞。胤祥嫌与胤禛同行太扎眼，只看了胤禛一眼，说道：“王师傅，你答应我的字呢？趁着这纸笔写了吧！”说着，涎着脸拖着王掞写字。

胤禛刚刚走到园门口，一眼便瞧见顺天府尹范时捷穿着孔雀补服，戴着蓝宝石顶子进来，因袍子做得大了些，他又是个罗圈腿，一摆一摆蹭着过来，十分可笑，胤禛便站住脚。范时捷早已看见，忙上来请安，“四爷，从安徽回来了？”

“嗯。”胤禛点了点头，问道：“范时捷，我府里一个书童，叫你的人拿了，他犯了什么事？”范时捷耸了耸小胡子，一本正经地说道：“四爷，府上奴才狗儿在四牌楼因欺负一个卖鸡蛋的，引起口角，是理藩院的姜芝和礼部的姚典撞见了，扭送顺天府的。这事惊动到理藩院，不审就放，恐怕不好。”说罢便瞅胤禛。

胤禛听他不软不硬地顶了回来，也不知狗儿犯的什么事，一时竟寻不出话来，只呆着脸不言语。他的这副脸，有时王公们见了也打寒颤，偏这范时捷就不在乎，见胤禛无话，便叩安告辞。恰胤祥用大帽子扇着凉风风火火出来，一见范时捷便笑道：“日你妈！你还没死呀？”

“哟！十三爷！”范时捷听这一声骂，仿佛浑身都通泰了，一头请安，说道：“十三爷您康泰着哩，奴才怎么舍得伸腿儿？”一句对话弄得庄重严肃的胤禛也是一笑，便道：“老范和我公事公办，正打擂台呢！”

胤祥笑骂道：“你这头野驴，连四爷的账都不买，你他妈吃了什么药？”“不是不放。”范时捷是个越骂越舒服的人，笑得两眼都挤成一条缝，说道，“方才回了四爷，审审就放，审审就放……”胤祥便知案子不大，骂道：“四爷说了话，你还审个屁！不就是和人拌嘴儿么？”

“不是怕姚典他们不依嘛！”范时捷两手一摊，说道，“要是单单儿拌嘴，我抓什么人？这个狗儿恶作剧，把人摆治得忒不像话了——今儿四牌楼有个小孩说买鸡蛋，叫卖鸡蛋的挟着箩盖儿，一五一十地数着往上擦。擦了五百多鸡蛋，累累叠叠小山似的。那卖蛋的撅着屁股双手扶着，骑马蹲裆一动不敢动。那个小鬼头说声取钱去，就溜了。这个狗儿趁着卖蛋的不能动，就上前来踢了人家一脚，又搔人家胳膊，痒痒得把一大堆蛋都倒在街上。两个人打起来，又横不愣子窜出一条瘦狗，咬得卖蛋的手指头直流血……”

他没有说完，胤禛便知必是坎儿狗儿合作的勾当。这事虽不大，但皇子家奴于光天化日之下欺侮平民，张扬出去名声极坏。正想着，胤祥笑道：“这不过是孩子气戏耍，当的什么真？姚典是你干爹？姜芝是你妈？亏你做到首府，还是个京兆尹！再说这混账话，把蛋黄子给你踢出来！”说着，居然上前一把拧住范时捷耳朵，笑问：“你放不放？你放不放？宛平县里管朝廷，这么大官连这点事都做不来？”

“十三爷！哎哟哟哟哟……”范时捷疼得噙着嘴笑道，“……你放我就

放，你放手……一会儿不定还要见皇上，耳朵肿了不雅相……”

“学个驴叫！”

“哎呀十三爷！这是什么地方儿？看叫人……”

“学！”

那范时捷被揪了耳朵，翻眼看看忍俊不禁的胤禛，真的哈着气儿，嘶着嗓子来了个驴上坡，还夹着打了两个响屁，胤祥这才笑着放开手，惹得守在园门口的太监亲兵没一个不哈哈大笑。胤禛没想到世间还有这种人，不禁也笑得打跌，胤祥却道：“四哥，咱们走——老范，晚间把你这身狗皮扒了，带着狗儿到我家。日你妈的好口福，正有一坛子赊店老曲，才从地里刨出来！”说罢竟和胤禛一同出园子来。一路上胤禛都忍不住笑，胤祥却道：“这不稀奇，一物降一物，老范就吃这个，和他摆正经面孔，他也和你正经，反倒说不成事——听说他就要离任，要去湖广做布政使了。”

“谁接任顺天府？”

“隆科多。”

胤禛脸上立时没了笑容。隆科多是佟国维的族侄，佟氏一门贵盛，佟国维的哥哥佟国纲就是太子的外叔祖索额图坑陷死的。皇帝去热河前调换顺天府尹，换上太子的宿仇族人，有什么深意呢？

第十四回 明庭训胤戒子弟 献良策小酌试才人

胤禔胤祥兄弟边谈边走，到西华门口方勒住马头。胤祥看了看胤禔，不无依恋地说道：“原想请四哥到我府里坐坐，七八个月没登家门，今儿只好罢了。”胤禔笑道：“罢罢！我不敢沾惹你那尊府！上回在那里停了一袋烟工夫，只说了句三爷府里孟光祖去云南采办东西，第二日三哥见面，口中有的没的就解说这事情。这些杀才哪里是你的奴才？不知都是谁安的眼线坐探，监看着你哩！”胤祥笑着拱手作别，说道：“谁也没法比四哥家法！我这小阿哥，也比不得大哥三哥，一出宫就开府建牙，鱼龙混杂，谁荐的人都有。道乏了。”说罢打马去了。

胤禔在马上一纵一送迤迤往定安门而来，想着国步维艰差事难办，兄弟阅墙勾心斗角种种烦难，正没个头绪理会，忽觉颊上一凉，接着胳膊上又是一点水珠，抬头看时，不知几时阴了天，疏疏落落的雨点已洒落下来。左右亲兵戈什哈因没带雨具，正要张罗胤禔避雨，远远的见戴铎打马飞奔而来，手里拿着油衣，喘吁吁道：“叫奴才好找，还以为爷去十三贝子府了呢！碰了十三爷才知道爷走这条道儿。”

“府里没事吧？”胤禔一边披油衣，问道，“世子们都在家？”戴铎忙笑道：“奴才没见大少爷。二少爷、四少爷在怡性斋书房陪着邬先生、性音和文觉和尚说话呢！大千岁和三爷方才来过，等不到爷回来，说要走呢，走了没有，奴才也不晓得。”说话间雨已大了，打得周围树叶一片声唰唰响，胤禔因大哥胤禔三哥胤祉在府，也不敢怠慢，忙催马趲行。

胤禔的四贝勒府原是前明内官监房旧址，又称“粘竿处”，其实是紫禁城一处离宫。赐给胤禔后，只将黄瓦换了绿瓦，規制仍是十分壮观，五进院子俱是内务府督造司贡的金砖铺地，平如镜，硬似铁。康熙赏给胤禔时，他原不敢受，后来见胤禔胤祉和胤禩的宅邸比这还要雄伟，才半推半就地搬了进来。胤禔冒雨赶到府门口，早见高福儿率着府里几十名有头脸的长随家仆侍在下马石前，一个个淋得水鸡儿似的，没人敢动一动。高福儿带众人在雨地里接胤禔下马，一边请安，口中说道：“大爷和三爷都在东书房。方才大少爷和二少爷都说要出来迎接爷，福晋说她不好陪阿哥，就叫两个少爷去了。”

“你去禀一声大爷三爷，说我回来了。”胤禔下马，由人搀扶着边走边说，“我换身干衣服就过去——告诉邬先生一声，见过二位爷我就过去。”

“回爷的话，”高福儿道，“三爷说久仰邬先生大名，要见，请示福晋，福晋说叫大少爷二少爷陪着见了。”

胤禔不由止步一怔：他们怎么知道邬思道在自己府里？好长耳朵！

因又问道：“你四少爷呢？”

“四少爷回书房读书去了。”

“嗯。”胤禛不再说话，款步进了万福堂。福晋纳拉氏正坐在炕上开纸牌，侧旁侍立着妾侍钮祜禄氏、年羹尧的妹妹年氏并一大群丫头奶妈老婆子等候迎接胤禛。见胤禛穿着油衣湿淋淋进来，纳拉氏一偏身下来，念佛道：“我的爷！就淋得这样儿！快取衣裳来换——把给我热的那碗参汤端来先叫爷用！”众人已是黑鸦鸦跪了一片。

胤禛心里有事，一边命众人起身，换着衣裳笑道：“比起安徽，这里是天堂了，你不用蛇蛇蝎蝎的，哪里就淋病了呢？”因见年氏挺着个大肚子站在一边，又道：“你有身子的人了，从现在起到满月，连我跟前也不用立规矩——你哥哥年羹尧恐怕过年才能回来，他身子甚好，你不用结记。”胤禛的第三胎儿子就是因钮祜禄氏带孕侍候自己流产早夭的，听见这话，钮祜禄氏不觉眼圈一红。纳拉氏正要说话，却见弘时弘昼兄弟踏着鹿皮靴子进来，请安道：“二位伯伯和邬思道在那边聊天说文，儿子们过来迎接父亲。”因见父亲没发话，竟都不敢起身。

“我人在外头，心在北京。”胤禛冷冷说道，“听说你二人斗蛐蛐还赢了你五叔的老二？这可真有能耐了！”说罢便喝参汤，屋里人吓得大气也不敢出。胤禛因又道：“君子之泽五世而斩。打从顺治爷到你们，是第四代了，不晓得警惕么？弘历如今是唐诗都背得几百首了，你们比他大，背了多少？你们自己看看，穿着绫罗就往泥水里趟，还有这靴子，是踩水玩儿的？你们没有读过朱子治家格言？”

胤禛发作了一通，喝完参汤，脸上已是回过颜色，扫视众人一眼，说道：“你两个回书房，今儿把《劝学篇》给我背出来，再写一篇《君子不自弃》，明天晚间我看！”说罢便起身去了。

“好，冷面王子回来了！”大阿哥胤禔三阿哥胤祉和邬思道正在怡性斋品茗说话，闪眼瞧见胤禛进院，两个人都站起身来。胤禔调侃地说道：“这回桐城走一番，收银一百万，得胜还朝了，又要在户部杀回马枪，我辈兄长作壁上观，看吾弟大展雄才！”胤禛向二人一一打千儿请了安，微笑着向架着拐杖站在椅旁的邬思道点头致意，说道：“大哥不要取笑。皇上派的差事，不能不尽力敷衍。当家人恶水缸，我有什么不知道的。——来来，请坐，今儿是人不留客天留客，弄几碟子小菜，我们边酌边谈——邬先生，你还不知我这三哥，二十弟兄里头是文状元，大哥呢，算得一个武状元，今日聚会实是难得！”门外从人听见这话，早已飞奔出去，不一时便送过几碟子凉菜和一瓶玉壶春酒。胤禛便让着手道：“坐，坐！听说三哥和邬先生会文，我兴致好得很呢！”

胤禔笑道：“老四这位邬先生真是可人！我还没见过老三的敌手，今儿是开了眼了！”胤祉也笑道：“果然名下无虚，当年左玉兴、赵泰明真的是屈了你。不过你说天下无绝对，我却不信——去年游西山，有个姓

车的孝廉和姓乔的秀才坐一乘轿上山，陈省斋先生出联：车乔二书生，同乘一轿登山——请问，你对得上么？”

“那年去陕州我也见了一件事。”邬思道坐在下首，微微一笑道，“一个姓马的和一個姓卢的商客骑一头毛驴过河。所以三爷说的联语可以对上：马卢二商客，共引一驴涉水。”几个人听了，觉得确实对得切，不禁哄然叫妙。却听胤祉又道：“那么‘烟锁池塘柳’呢？这是千古顰对！”

邬思道一笑道：“这算什么顰对？既然池塘上有烟，一定是镇湖楼走了水，我就对上个‘烧坍镇湖楼’，想来也是不错的。”众人正品味时胤禔在旁大声道：“此木是柴——山山出！”

“由水变油，日日冒！”

众人不禁鼓掌大笑，胤禔也来了兴头，举杯一饮说道：“我不长于此，上回年羹尧说了一个，只两个字，竟无人能对。三哥和思道先生都是行家，请教：色难——色难对什么好？”

“这个么——容易。”邬思道举杯饮了一小口，便不再言语。胤禔见胤祉兀自低头搜索枯肠，便道：“既说容易，怎么不对出来呢？”邬思道见胤祉也盯着自己，一笑说道：“我已经对过了，就是‘容易’二字，难道对得不切么？”

众人又复大笑，胤祉见他如此敏捷，心里很想难倒他，指着墙上一幅画儿道：“这是仇十洲的《函谷关》，请口占一律，做得好，我就服了你！”邬思道略一思忖，应口吟道：

雄镇固金汤，眈眈视六王。

地吞百越尽，祚翦二周长。

雉堞存余烈，丸泥少异方。

青牛背上客，长笑过咸阳！

吟声未落，胤禔指着壁上的《钟馗图》急急说道：“就这幅图，不许你想，口占一破题，不许带天地君亲师，不许引圣人话。说，快点！”

“夫进士，鬼也；鬼也，进士也。一而二，二而一者也！”

“妙！”胤禔不禁击案喝彩，胤禔胤祉也搓着手连连赞赏：“怪道老四不和外人说笑，家里放着如此解颐破颜客！”胤禔一回头，见高福儿带着坎儿和狗儿也在外头廊下笑，知道是狗儿的事毕，进来回话的，便道：“你们懂什么？叽叽嘎嘎成什么体统？”

高福儿忙赔笑道：“我们来了一会子了。听爷们对得有趣，就忘了神。狗儿也出了几个字，叫坎儿对呢！”胤禔便问狗儿：“你出的什么？”

“烟暖房。”

这一说众人也是一愣，连邬思道一时也寻思不来对什么好，却见坎儿一脸睡相，揉着鼻子道：“屁暖床！”

众人立时哄堂大笑，胤祉笑得前合后仰，胤禔笑岔了气，扶着椅背直揉肚子，邬思道抚着胸口只是咳嗽，饶是胤禩素日冷面冷心，扑地一口酒全喷在地下。

“今晚好快活！”胤禔笑了一阵，欠伸了一下说道，“天到戌时了罢？老三，千里搭长棚，筵无不散，咱们也该去了。”胤祉握了握邬思道的手，起身道：“真该荐你应考，可惜了身有残疾，闲时到我府走走。我那里不少鸿儒，大家谈笑耍子。”

胤禩脸上立时没了笑容，却见邬思道架起拐杖，微笑道：“承三爷厚爱。不过家兄身子欠安，四爷赏了盘缠，后日就回南去。残疾之人不堪驱使，徒供取笑而已，若再有机会来京，一定去三爷府上奉承。”胤禩听他这话推辞得十分得体，生怕再纠缠别的事，便问：“两位哥哥还有别的事么？”

“来看看你，没什么大事。”胤禔说道，“我的门人肖满成从云南叫你那位丑人怪给提到北京了，昨晚还去我那哭了一鼻子，想求个情儿把他那账宽限一年半载——你可得赏我这个脸啰？”胤禩看了看胤祉，心知他必也是说这类事，因笑道：“走着瞧吧，看太子什么章程。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啊！”胤祉一听便知这个铁门闷不好拉，便也不再提，只淡然一笑。胤禔也笑道：“知道你就这个话！我们也瞧着太子呢，你只管放心！”

人都去了，屋子里只剩下胤禩和邬思道二人。外头的雨淅淅沥沥仍在不住地下，打得芭蕉叶子砰砰作响，良久，胤禩方粗重地透了一口气，说道：“今晚凑巧儿，给我接风，我也给你接了风。不知你在这里住得惯不？”

“还好。”邬思道叹息一声，方才会文一阵欢笑已仿佛是隔世一般，沉吟道：“我的情形料来四爷已经都知道了。如今四爷的情形我也略知一二。人生得一知己足矣，何况四爷如此待我？四爷只要看瘸子还有点用场，水里火里听您吩咐，从今而后，我和戴铎一样。”

“你和戴铎不一样。”胤禩目光幽幽盯着烛火，“我以师礼待你！”邬思道吃惊地看了胤禩一眼，随即垂下了眼睑，说道：“我断不敢当。倒不因我是布衣。我知道顾八代老先生是四爷的启蒙师傅，顾八代先生和家严是同年，小子何人，竟敢僭越？四爷，若要我安生处于此地，‘师’之一字实难承当。”胤禩默然良久，说道：“既如此，我以朋友待你。先生国土无双，我虽不是孟尝君，应有礼仪是不敢废的。国家目下情势，江河日下，徒具鼎盛之名，隐忧也甚可怖，我挑的这担子太重了，有些力不从心，不能不借助先生智慧。”

邬思道呷着茶水，脸上慢慢泛起红晕，瞳仁在灯烛下闪着晶莹的光，倏然间又黯淡下来，说道：“我本有济世之志，造化不济，落拓到这地步，这是命也、运也、时也、数也。原已灰心丧气，并不愿做三爷说的什么清客簪片相公。这次来京为的就是和凤姑完婚，携她回南，在生意场做个陶朱公，不料又遭此变故！来府数月，信息灵通，今已知四爷的为难，绝非户部吏部这些差事，用一句圣人的话，吾恐季氏之忧，在萧墙之内！”胤禛浑身一颤，手中的茶水差点泼洒出来，盯视邬思道许久，问道：“难道先生听说什么了？”

“这不用打听。”邬思道的语气结了冰一样冷峻，“京师如果是善地，四爷和十三爷又何必撂开户部差事，避祸安徽？果真是为了治河么？又为何宁肯在安徽自筹银两，不肯向户部伸手？”

“你是说……？”

“太子位置不稳。”邬思道道，“君臣相疑，父子相疑，兄弟相疑，不是国家之福。”胤禛惊讶地望着邬思道，有些发愣。邬思道这些话，断断续续和胤祥也谈论过，但从来没有如此透彻，这样有条理，一下子就把根由摆得清清楚楚。移时，胤禛才道：“现在京师确有流言，说皇上要废太子，我回来见了皇上，也见了太子，和我在安徽听的想的不一样，恐怕是有些小人从中作祟，离间皇帝太子也未可知。”邬思道一笑，说道：“太子之危，危若朝露！其根由很远了。康熙三十六年皇上西征青海，太子留守北京处置后方军国重务。皇上偶感风寒，就万里迢迢把他叫到军前，那个时候已是对太子很不放心了！前上书房大臣索额图，康熙四十二年纠集耿索图一千太子党，要趁皇上南巡扶太子登极，置皇上于太上皇地位。东窗事发后，索额图被圈禁高墙，虽说保下了太子，这种父子惨变，难道皇上毫无芥蒂？四爷，太子这靠山如果硬挺，他又为什么今日置一处庄园，明日起一座宅院？万里江山有朝一日都是他的，还要营造私巢？”

胤禛咀嚼着邬思道的话，叹道：“他就是这么个人，几次和我说过，人生苦短，得及时行乐。摊上了这样的太子，也是没法子的事。”

“哦，四爷这么看？”邬思道突然纵声大笑，“您看错了！辛弃疾所谓‘求田问舍，怕应羞见，刘郎才气’，专指的士大夫。太子这也算一策，用的韬晦之计，和光同尘，向皇上表明自家没有野心罢了！”这一提醒，对胤禛真有醍醐灌顶功效，浑身一个寒战，牙齿迸着笑道：“父子相疑到这种地步儿，也真叫寒心！他这法子，也算用心良苦，却只难为了我们办差的人，又要清吏治，还得顾全他的体面……”说着，只是摇头。邬思道道：“若遇上寻常皇帝，太子这策略用得。偏当今皇帝是五百年一出之圣君，上策反变了下策。皇上春秋已高，勤躬已倦，把政事都付给太子，满以为他拿得起放得下，但四爷想想看，丈量全国地土，不了了之；更新赋税制度，不了了之；整修河道漕运，弄得一塌糊涂；清理户部亏空，他是头号欠户；科场舞弊，他无力整肃——皇阿哥们就是瞧准了他的失政，才敢在他太岁头上动土——他‘和光同尘’，人们抓住把柄

告刁状，皇上更不爱重，他越发害怕，更加‘和光同尘’。如此循环，得了不得了？本来就不信任，这不是雪上加霜？听说今岁皇上驾幸热河，一改往常规矩，要他跟在身边，毓庆宫侍卫三月一换，这都是什么征候？”

胤禔听得心头突突乱跳，忽地又想起隆科多出任顺天府尹的事。又想到自己和胤祥素日在众人眼里是太子的左右臂，禁不住拭了一把额头冷汗。许久，方叹道：“今夜胜读十年书。不过，事情毕竟没有发作，总要设法挽回。我和太子情则手足，义则君臣，这个当口万不能落井下石，这条道要走到黑！”

“这条道要走。”邬思道点点头道，“但不一定走到黑，是要走着瞧。尽了人事，还要看天命。如果太子能洗心革面，改弦更张，或者能回天心，就这样下去，三年之内如无废太子之事，四爷挟了我眸子去！”胤禔激动得站起身来，在地下快步踱着，但很快就冷静了下来，叹道：“没想到我辛苦办差，落到漩涡当中。如今户部清理国库，他就欠着一屁股债——四十五万！说是年底交，还不定怎么样呢！万岁爷掐着日子，一定要十月前完差，现如今磨盘就夹着我的手！”

邬思道怔了一下，问道：“四爷能不能劝劝太子，不要说得这么直，只拿万岁爷的话压一压，请太子顾全大局早日清债。”“你不知我二哥，”胤禔噙着冷气道，“看上去温存柔弱，其实黏胶腻牙，正经话说得重，他受不了，旁敲侧击，他装模糊儿，有时候气死人不偿命。”邬思道迟疑了一下，将茶杯轻轻放下，突兀说道：“四十五万……不是个小数，也没什么大不了的！”

“你说什么？”

“我说，我们先代垫上！”

“啊？”胤禔失惊道，“我从哪给他弄这么大一笔钱？我一年一万八千两俸禄，庄子也在阿哥里边最少……和老八他们商量，岂不是与虎谋皮？”

邬思道架起拐杖，至门口望着外头的蒙蒙细雨，良久才道：“这笔银子我出得起！”胤禔一下子惊呆了，略带口吃地说道：“早已知道你是江南世家，竟如此豪富么？”

“不是。”邬思道苦笑着摇摇头，说道，“我家小康而已，剥皮抽筋也拿不出两万。倒是这次进京，得了一注意外之财……”说着从怀里取出一件东西托在手上，说道：“四爷，请看！”

胤禔凑了一步，却见邬思道掌上托着一个榛子大小的物事，碧幽幽亮晶晶，在灯下闪着五彩荧光，正是一枚宝石，因道：“这是一枚祖母绿，顶多值五万银子……”

“十枚就是五十万。”邬思道笑道，“何况还不一定只有十枚。据我推断，当有十八枚，连同其余珠宝，其价当在三百万元以上，区区四十五万何足挂齿，将来如有别的用场，四爷也是宽宽绰绰的……”胤禛听了心下暗自骇然，问道：“哪里得如此巨款？我这人可是非梧桐不栖，非廉泉不饮！”邬思道趑回椅中坐了，说道：“天下无主之财多得不计其数，我既许身于主，自当代主分忧。”

胤禛没有答话，只用询问的目光盯着邬思道。邬思道悠然说道：“这套富贵在大觉寺，已经沉沦百年，四爷不取，早晚有一日便宜了那群秃驴们。这件事现在只有天知地知你知我知——”

“还有我们也知！”

门外忽然传来一阵笑声，胤禛和邬思道都吃了一惊。抬头看时，只见一位老僧穿着土黄布衲、皓眉白须飘然步入，后头跟的头陀却是性音。这两个和尚一文一武，老者文觉，专门陪侍胤禛接待天下游方高僧，与北京诸禅林主持交往，是胤禛的寄名替身和尚。性音则住在府北粘竿处，训练家丁护卫及子弟武术。见他们进来，胤禛笑道：“邬先生刚骂过秃驴，就来了两个和尚！隔着这么远，性音都听见了？”文觉和尚一揖而坐，性音笑道：“我有传音之法，那边书斋离这儿不足一箭之地，我听得清楚。”

“我的癖性喜欢搜奇寻异。”邬思道略一致意，安详地说道，“在大觉寺数日，读遍了寺内碑碣。因这座寺院原是前明太监李永贞所造，我就留了心。记得《啸风杂记》里记载，李永贞，明朝领建魏瑄生祠，塑魏忠贤像‘冕旒，执笏，俨如帝王……像以沉香木为之，眼耳口鼻手足宛转一如生人。腹中肺腑皆以金珠宝玉为之，衣服奇丽……’”

他侃侃背诵畅若流水，众人早已听得目瞪口呆。却听邬思道口气一转，说道：“后来转到神库，见两个没有埋掉的木雕神像，颇似记载中说的情形，只年代久远，泥涂烟染，已经不成模样。从神座后看，正是天启五年所造，我就断定，此必是魏忠贤像无疑，挖出它们的眼睛，恰是四枚祖母绿，埋在大觉寺三枚，一枚随身带着，就是四爷方才见到的了。”三个人不由都把眼睛盯向邬思道案前，那颗宝石熠熠闪烁，实实在在放在那里！性音兀自讷讷而言：“居然有这么巧的事？”

“这不啻是一座金库，四爷为天下计，取不伤廉。”邬思道的眼闪着光，声音却仍很平静：“魏忠贤号称九千岁，据理而推，当有九座雕像，埋没这许多年被我发觉，正是天授于四爷！神库下一定还埋着七座。这件事办起来一点也不难，由十三爷出面住庙静修，带上性音、狗儿和坎儿，神不知鬼不觉就取回来了！”文觉不禁赞道：“先生真是奇人！不过那七座也许已经没了。我也有点不可思议，造像的人当日怎么不取了去？庙里那么多和尚，一百多年也没认得！”“荆山之玉、灵蛇之珠，并非人人能识啊！”邬思道叹道，“木像通身都用糯米粉浆糊了，大约就是当时造像或守祠的人干的，不过魏党失势，朝廷搜捕极严，知情人或没

来得及取用就遭了毒手……”

这些话很像是梦话，却都分析得丝丝入扣滴水不漏，一时间书房里沉寂得荒庙一般。许久，性音攘臂瞋目，兴高采烈地说道：“四爷，就照邬先生的主意。三天之内，我们把宝物全起出来！”

胤禛望着邬思道，他已经说不出什么。但觉五内俱沸，酸热之气翻腾。良久，才沉重地点了点头，声音变得有点喑哑：“先生，我无话可说，如此待我，我何以为报？”

“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邬思道沉静地答道，“贝勒以国士待我，我岂能以守财奴报您？”

第十五回 清库银贝勒晋王位 观贵相王子延妖人

随着胤祥进驻户部，清理亏空银两重新开始，京师官场的空气再度紧张起来。胤祥因人手不够，亲自点名从口外驻军调了四十名伍哨长，都是自己练兵时使出来的，略通文墨账目的未入流军校，分口组织了四个分账房。又从秋闱贡生中选出田文镜、李紱一千人，让施世纶纠集户部原班吏目组成核查总账房，自带了狗儿坎儿坐在签押房掌总儿。除了每日寅、辰、巳三个时辰巡视各账房，还要不时会议汇总，召见欠债官员，催促发文，草拟奏议折片。从早到晚，偌大户部，但闻算盘子儿打得下猛雨似的，催得一千欠债官员魂飞魄丧。

眼见八月十五临近，账目也收了十之七八，听说广东总督武丹也已赶来。此人是个欠账大户，但他和魏东亭、曹寅、穆子煦同属一类，都是熙朝元勋，从康熙初年从驾当侍卫，迭次擎天保驾，几番出兵放马，生里死里和皇帝一块儿滚过来。论身份虽不过一品大员，论情分却无论谁也比不了。康熙待人优厚，阿哥不及外戚，外戚不及大臣，愈是亲人愈是不留情面，惟这几个人眷宠优渥不拘形迹，剑履朝圣紫禁城骑马，不同于一般官员可以呼之即来，挥之即去。上次清逋中途停止，明面儿上说是下头十几个州府官员上吊抗债，压根儿说心里话，就是因为武丹曹寅等人欠的债数目大，而且都是为康熙皇帝历次南巡举债接驾使了。清他们，钱是皇帝花了；不清他们，一班顶债的武官又都抱定了主意，惟他们马首是瞻。如今又到了这个节骨眼上，魏东亭穆子煦称病，皇帝已经照准不必来京，武丹曹寅来了，若是还不上，这件事还是要泡汤。情知如此，胤祥不免心里犯嘀咕，叫过施世纶交了两句，只说回府去，便打道畅春园来寻胤禛。刚到园口双闸边，却见年羹尧从里边摆着步子出来，一身簇新的九蟒五爪袍上套着锦鸡补子，头上顶戴也换了起花珊瑚，看去十分鲜亮。胤祥不禁笑道：“嗨！升官了？几时回京来的？”

“回十三爷话，”年羹尧打千儿行礼，笑道，“我回来三天了，刚见着万岁爷。万岁爷说桐城的差使办得好，给太子爷和四爷露了脸。因四川提督出缺，就补了上来。这一回出京，再见十三爷可就没那么便当了。”胤祥回顾狗儿坎儿笑道：“瞧见了没有？这就是你们榜样！好生跟着四爷，凭你们这份伶俐，将来也能弄个红顶子戴戴！戴铎前日陛辞，去福建漳州，放了道台，我还教训高福儿，不要只在端茶送水的差使上做功夫。要出头当人上人，得能为主子分忧，主子是龙，你就是云，主子是虎，你要刮得起风！”狗儿坎儿听得似懂非懂，一个虎铃着眼看着气宇轩昂的年羹尧，坎儿眯着眼笑道：“出头有什么好？出头了不成王——”他忽然想到这是说年羹尧，生生把个“八”字扣在肚里。

年羹尧见他如此不恭，目光微睨了一下坎儿，笑道：“十三爷，您来得不巧，太子爷和王师傅正在澹宁居和武丹老军门陪着万岁说话。四爷

辰时就回府去了。若见太子呢，您得等一会儿，要见四爷，恰好我也要
去辞行；咱们一块儿去吧？”胤祥想到太子每次见面有气无力不死不活
的样子，摇了摇头道：“走，一块儿去安定门四贝勒府。”年羹尧凑近了胤
祥，四下看看，压低了嗓门说道：“十三爷还不知道吧？方才我听何柱儿
透信，大千岁进封直亲王，三爷封了诚郡王，四爷是雍郡王，五爷是恒
郡王，七爷是淳郡王，八爷是廉郡王。连十三爷也高升了，如今是贝勒
爷了！”

“是么？”胤祥一脚跨着轿杠，目光霍地一闪，说道，“可惜六哥早
去了，没赶上。九爷和十爷呢？”“奴才也问何柱儿来着，他说不知
道。”年羹尧道，“大约没有封吧——这事内廷已经在拟旨，还要几天才
颁布呢！真得恭喜十三爷了，十一爷十二爷也都没有升号呢！”胤祥转着
眼想了想，说了句：“我可没有那么痴，身外之物，何喜之有？”说罢便
升轿起杠。

胤禛在万福堂听了胤祥的回报和年羹尧的道贺，似乎有些无动于
衷。进封王位原是喜事，但刚好截止到八阿哥胤禩，这里头不能说没有
文章。这件事邬思道早已分析到了，如果皇上一意专信太子，就会把兄
弟们的王位留到自己死后，由太子登极时亲封。现在分封，是皇帝自己
收拢阿哥人心，削夺太子权柄，权衡利弊，还不如都不晋王位的好。心
下掂掇着沉默了许久，胤禛方说道：“亮工升任四川提督，这才是件可喜
的事。狗儿坎儿，你们进来。”

“四爷，奴才们侍候着呢！”狗儿坎儿在廊下逗鹦鹉玩儿，忙进来笑
道：“主子有什么差使？”胤禛看着他们，透了一口气道：“你们两个极伶
俐，这一条很招我喜爱。但你们一日一日大了，应该懂事了，不能总是
孩子气恶作剧。我这奴才里头最有出息的就是年羹尧，好读书，能带
兵，很给我露脸，你们得学着点。不能遇事总让主子给你们揩屁股。”

胤祥想起自己方才的话，不禁一笑，正要说话，狗儿笑道：“是，我
们跟主子，不能胡来。上回那个卖鸡蛋的要不打那个要饭老头儿，我们
也不会捉弄他……”

“我不是说这件事。”胤禛哼了一声，“你们居然把八爷的照壁墙给卖
了，可是有的？”

胤祥、年羹尧皆一愣。胤祥虽说带他们在部，却没有十分拘管，每
天都放他们出去戏耍一两个时辰，不想又做出事来。胤祥说道：“两个小
狗崽子，怎么这事我不知道？”“这是五天前的事了。”狗儿看一眼坎儿，
说道，“我和坎儿去宣武门玩，那里有个钱财主正盖房子，工地上缺砖。
老狗日的怪得要命，嫌采办买的砖太贵，要扣工钱赔补。坎儿和我看看
泥水匠吃的和狗食一样，心里气急，就过去说：‘八爷府前的照壁要换新
的，旧砖便宜，您买来多合算？’”

“姓钱的还不信，瞪着眼问我们是哪里的，我们说……我们说我们是

八爷的伴当……他就跟着我们去了朝阳门。量墙，卖照壁……”

胤祥一边听一边思量，笑道：“八爷府前门禁何等森严，人家就允你们拿皮尺去量墙么？”坎儿道：“这是预先做好的套儿，我们先去八爷府，跟门政说好了，我们是三爷府的，三爷看着八爷这墙式样好，想量着照造一面，他们凭什么不依？……钱家老爷就远远看着我们量墙。后来八爷刚好出门，我们又亲自上去禀说，八爷笑着点点头就上轿走了，由不得老龟孙不信。当时下了二十两定银，讲好第二日拆墙，他就走了。”胤祥笑得打跌，问道：“……第二日他真的去拆八爷的照壁了？”坎儿摇头道：“第二日您吩咐我们去步军统领衙门，没得闲儿看热闹儿……也不知他去了没有。”

“他要不去，我怎么知道？”胤禔皱眉叹道，“三哥当笑话儿给我说，我一猜就是你们，别人没这个心胆！……这是京师，是御辇之下，王法文明，怎么能这样儿？”他阴沉着脸站起身来，说道：“记得收留你们时的话么？这种事到此为止！跟在我府，得照我的墨绳走路；跟着十三爷，事事得听十三爷吩咐。收收你们的野性子——去吧！”

狗儿坎儿吐了一下舌头对望一眼，诺诺连声退了出去。胤禔这才说道：“昨天我已经见了武丹，私下里问了问，他和魏东亭、曹寅、穆子煦共欠银子折到近四百万两。银子，确是万岁爷几次南巡接驾花的。我告诉他，接驾迎驾国家有制度，理应动用官家的钱，如今为这事欠了私债，很为老将军担忧。武丹倒没什么，只说一定还钱，就连其余三个人他们书信来往，也没有一个顶债不还的。但他们的家底我知道，砸锅卖铁也难以清偿的。所以我猜肯定是万岁爷要从体己钱里拿出来替他们还的。”年羹尧笑道：“既然如此，何苦叫十三爷和老施他们作难？早点清了账不就结了？”

“万岁爷也是一本苦账。”胤祥八字眉舒展着，朗声笑道，“修畅春园、避暑山庄，内库也花得河干海落的了。如今不逼到山穷水尽，他老人家也善财难舍。再者，其余欠债的都巴巴儿看着，他也不愿落个有亲有疏的名声儿。我现在其实是在逼老爷子还账啊！”

胤禔上下打量一眼胤祥，说道：“这话透彻，其实是从大内万岁私库里讨钱！”他的目光像结了冰，凝视着窗外，谁也猜想不到这个神秘的脑瓜里想的是什么。良久，胤禔方一字一顿地说道：“万岁肯定私下对武丹他们有承诺。所以，清债的事只要再苦顶一阵，一切都会冰消瓦解。我们尽的是臣子之道。为臣，当为国家着想，要把国库的钱一分不拉都收回来；为子，当为父亲着想，也不能把大内掏得精穷，叫皇上颁赏群臣也捉襟见肘……”

年羹尧张大了嘴，一时有些弄不明白，一向以为，皇帝是想怎么花钱就怎么花钱的。胤祥喃喃说道：“……那，我怎么办呐？”胤禔一晒，说道：“太子也摆不明这个理，他去澹宁居几次，想摸阿玛的底儿，万岁爷都是王顾左右而言他。我和邬先生计较，八月十五前要拼命挤一挤

这群丘八，除了武、魏这几个人，别的人并不真穷，真的挤得差不多了，过了八月十五皇上也许就要说话了。”

“成！”胤祥找胤禛，就为讨这主意，将椅子扶手一拍起身来，正要拔脚走路，胤禛却叫住了：“忙什么？债务的事一旦看透，已经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了。夔尧，你把见万岁的情形说说，叫十三爷也一处听听。”

年夔尧似乎有点意外，愣了一下，说道：“万岁爷没有说多少话，当时只有武丹在，万岁问了我当年在飞扬古军中当游击时，去陕西调粮，杀掉陕西总督葛礼的情形。我备细说了请天子剑斩葛礼的事，老人家听得很仔细，有时还看着武丹点点头……后来万岁又说桐城的差事办得好，替国家分忧，不枉了你主子栽培。又说，武老军门为国家出了一辈子力，名分上是君臣，其实他从不把这些人当奴才使，准备调武丹回京任直隶总督，如今晋封奴才做了提督，一尺阔的溪水，可以一跃而过，得好好学武丹忠心办事……”

“后来呢？”胤禛看看听得心不在焉的胤祥，问道。

“后来太子爷来了，万岁就叫奴才出来了。”年夔尧道，“恰出来碰上范时捷，要去八爷府辞行，说八爷请了个老道士叫张德明，最会看相，约奴才也去，奴才没答应，又遇上十三爷，就和爷一道儿来了。”

胤禛想起范时捷，不禁莞尔一笑，但这只是一闪而过，随即说道：“你明日就上路了，我吩咐你几句话，你要记牢。”年夔尧忙起身垂手侍立，说道：“请主子训示。”“你还坐着听，虽说你是我们下奴才，我们还是亲戚嘛。”胤禛一下子变得异常随和可亲，满面笑容摆了摆手，说道：“你这个提督是朝廷的，去了之后要切实办差，带好兵，给朝廷争脸，也就给你的四爷挣了体面，这是最要紧的。二是不要和朝里阿哥随便来往，朝廷屡次下旨不许阿哥结交外臣，要有什么人找你，说什么话，你得如实禀告奏闻，要叫我知道。三是不奉旨或我的话，不必一趟一趟回北京，北京是是非之地，又值多事之秋，你的身份扎眼，回来多了一点好处也没有，府里你妹子有福晋、钮祜禄氏，还有我照应，你尽可放心，把家眷也带到任上，实心做事。你好，我们自然也好，有我，你自然好，荣辱损益全是一回事——我的这些话你可明白？”

“喳！”年夔尧原本斜签着身子坐着，“唿”地起身答应道，“奴才明白！四爷的话从来只吩咐一遍，奴才牢记在心！”

“去吧。”胤禛满意地点头一笑，“去见见福晋，辞别你妹子。到任后给我个平安禀帖就成。”

胤祥待年夔尧出去，也站起身来，伸欠了一下笑道：“我当万岁有什么要紧旨意呢！要没别的事，我回部去了，十几个硬头钉子在那边等着我去拔呢！”胤禛叹道：“好兄弟，方才年夔尧说的，没有一件与我兄弟无关。兄弟英雄豪气，只是太粗心啊！夜间捫心想一想，你就都明白了……”

年羹尧的消息一点也不假。朝阳门外八贝勒府西花厅，聚了一大群人，正等着名震京华的异能之士张德明。九阿哥胤禩、十阿哥胤□，是早已到了，王鸿绪、阿灵阿、揆叙一千人或坐或立，忐忑不安地等着去请张德明的任伯安。明面上说，他们都是来府恭贺胤禩荣进王爵的，但东道主八阿哥胤禩却一直没露面，只家下长随们穿梭般来来往往，将一盘盘细巧宫点摆放得齐整，配着荔枝、龙眼、苹果、葡萄诸时鲜水果，看去煞是鲜亮。众人却都无心品尝，有的吃茶，有的品橄榄，满屋里水烟呼噜噜响成一片，弄得烟腾雾罩。

“九爷，”王鸿绪就坐在胤禩身边，等得有点发急，燃着火媒子问道：“再有一会儿该掌灯了，怎么不见来？敢怕这是这牛鼻子没有真才实学，不敢来了吧？”胤禩未及说话，旁边胤□咧着大嘴笑道：“我素来就不信这些个。上回跟着八哥去潭柘寺，也碰见个装神弄鬼的，一男一女搂着亲嘴儿。四圈围着人山人海，说这对淫贱材儿在佛山不正经，佛祖见怪了，叫他们当众粘到一处出丑。我他妈的提了一条蜈蚣放在他们鼻子上，吓得他们‘妈’的一声就分开了……”说罢哈哈大笑。

胤禩架着二郎腿，端着杯子看茶叶泛沫儿，说道：“此类事有真有假。我原本也不信，上回大阿哥说，连三哥都请他相过面，这就蹊跷——三爷是何等样的道学，岂能轻易相信这些个？瞧罢咧，真的假不了，假的也真不了。”王鸿绪儒生出身，翰林清秘，只是好奇才来看看，心里对胤禩此举却大不以为然，冷笑一声说道：“我今儿就要看看这牛鼻子的能耐！招摇撞骗，连六部里的士大夫都给蒙了，又在阿哥里头闹腾！在这里玩把戏，我就叫他吃不了兜着走！”坐在斜对过的乾清宫侍卫鄂伦岱满脸横肉，油光满面，正和阿灵阿说话，听见王鸿绪说，转脸笑道：“别以为读了几句子曰诗云，就能参透天下事了！马仁道跟我说，他认识张德明那会还是个举人，张德明断他能考到二甲七名。初榜下来，却是第三名，正想着姓张的断的不准，临到殿试，考官见他的诗错抬一格，一下子降到第十七名，恰好取在二甲第七！你说相得准不准？”

正七嘴八舌议论间，帘子一响，任伯安急步进来，说道：“来了，怎么不见八爷呢？”胤禩一掸袍角，笑道：“少时八爷就来。张先生既来了，就请进来吧。”众人一齐张眼往外看，果然见几个长随导引，一个白发苍苍的老道士沿着石子甬道闲步进来，众人便不说话。王鸿绪冷眼看那张德明，约有六十岁上下，鹤发童颜，步履健捷，穿着件八卦鹤氅，头戴雷阳巾，手里摇着一把羽毛扇，倒也似仙风道骨，只似笑非笑，漠然站在门口审视屋内众人。王鸿绪因冷冷问道：

“仙长不在山中修道，来这衣锦繁华丛中何事？”

张德明略一躬身，淡淡说道：“为布道而来。”王鸿绪喷地一笑，说道：“翩然一只云中鹤，飞来飞去宰相衙！道人既通术数，不知有何神通？”张德明默默注视王鸿绪良久，说道：“居士，你方才说得好，要看看贫道的能耐，何以能在京师招摇撞骗，连六部的士大夫都蒙哄了去！贫道自幼生有异禀，长投明师，修五千言道德真经，通漆园庄周幽径，

若无实学，也只好是吃不了兜着走了！”说罢仰天大笑，众人无不悚然，惊愕相顾瞠目结舌。

“老道还真他娘有点门道！”胤□见他这个下马威嚇得王鸿绪脸色煞白，哈哈一笑起身拍拍张德明肩头道：“你先瞧瞧，咱们福分如何？”张德明转眼看了看胤□，略一沉吟，说道：“你是十爷？燕颌猿睛、帚眉方口，原本是个将才，可惜这对贴脑耳另主福禄，两下一冲，没了杀气，带不得兵。十爷龙子凤孙，功名事业却无大成就，倒落了个寿字，九十四岁善终，原是个长寿阿哥。”胤□不禁鼓掌大笑：“好好！我有钱有势，最怕短命，及时行乐一世也叫快活，你算搔着痒处了！”说罢推着张德明：“去去，给他们都看看！”

张德明略一点头，至阿灵阿身边，端详道：“君山根气正，土星明亮，位可至台阁，不用疑心。今明两年之内，恐防疾病，切须留意。”阿灵阿哂道：“这都是奉迎话，何足为奇！说有病，早寻郎中，不就结了？”张德明一边向前踱，口中答道：“规避疾病，转为囹圄之灾，反而得不偿失。”说着，已至鄂伦岱身边，上下打量了一眼这个侍卫，说道：“君不贪女色，胸无机械，令人可佩，才智有限，要凭附他人，方可有成。所谓‘青蝇之飞，不过数武，附之驥尾，可致千里！’”一边说，又回身笑谓王鸿绪：“君宰相身，祖德隆厚，除了阿哥，在座的位至卿相，仅君一人。只恐晚岁小过谪遣，君王虽欲起复，然命数已尽，奈何奈何！”

“我呢？”胤禔一直在旁边听，见张德明侃侃而言，因将辫子甩向脑后，仰脸问：“我问凶不问吉，请讲。”张德明一笑，说道：“九爷君子心胸，原该如此。按九爷戊辰月口，凤目蚕眉，耳轮如珠，原是极贵之相。惜乎鹰鼻权腮，略有破相，明堂气隐，心多杀机。恐防五十四岁有一小厄。譬如溪水，一尺之阔，举步可越，过得去，寿至八十，过不去，恐有不忍言之事。”说罢，略一沉吟，又道：“请九爷伸出左手，贫道再看。”

胤禔默默伸出手来，张德明略一看便道：“此乃玉井纹，佐理朝纲不必问了。此纹名曰‘天印’，却中道截断，不知府中可有杀婢之事？若有，即是此事妨了阴功。这与相面原是一理——我已知九爷何以不能百尺竿头再进一步了。”胤禔脸上肌肉猛地一抽：他确有杀婢的事，倒也不为奸情。前年夏两个丫头在厨房拌嘴，搅得他午睡不成，起来就命都捆了，放在马厰旁晒太阳，看守的人躲了纳凉，丫头就中暑死了。这事一向也没理会，张德明一语道破，胤禔不由一阵懊悔，叹息一声道：“这是命数……”

正说得热闹，外边一群人，一色青衣小帽，长随打扮，都是一声不吱，鱼贯而入，一溜齐儿排在大书橱前。鄂伦岱一眼看见胤禔也是这般装束混在里头，不禁一愣。揆叙起身道：“这里边有一位是八爷，其余都是府里使唤人，请仙长观相！”

众人立时把目光一齐扫向张德明。

第十六回 怀叵测乱言天子气 泄私意胤辱大臣

张德明泰然自若，安详地注视众人一眼，突然仰天大笑：“贵人之气云蒸霞蔚，岂与常人等量齐观？凡夫俗子目为五色所迷，所以难以分辨。此一点小伎俩，大约难不住我！”因用羽扇一指点：“头一个身有奇骨，第二个蛇目无义，第三个华盖封顶，第四个媚骨外露……”他一个一个简短地下着断语，直到第十一，才道：“此真八爷也！白气贯顶充塞一室，罡风飒然，直透明堂！别说站在这群龌龊小人中间，就是藏进紫禁城，混在金枝玉叶之中，我也一眼认出来了！”胤祺被他说破，自失地一笑，摆手挥退了众人，把帽子随手一丢，脱去外头青衣，内里穿的却是件滚边绣金湖绉天青袍，潇洒地将手一让，说道：“简慢你了，请坐，看茶！”

“老道士真玄了！”揆叙笑道，“什么是气？我怎么就看不见呢？”“气者，按儒家之说即是器宇。”张德明摇着羽扇款款说道，“然而道家视之，气乃人精神所在，闻之无声，视之有形，却也有浊清之别。王莽时朝廷星士，在长安观气，见南阳一带，煌煌赤气沛然冲霄，是为天子之气，派羽林军数千至南阳挖龙脉。但此人数术不精，竟放走了刘秀，倒挖断了王莽自己的王气，所以一代而终。茫茫天数，难以全知啊！”胤禧爽然自失，说道：“这是载于《后汉书》的。只不知我的是什么气。”“九爷十爷是紫气，王大人揆大人阿大人乃是青气，八爷和鄂军门却都是白气。”因指着任伯安和外头的长随们道：“如此类人，则杂沓不堪，似灰似烟，说不到气上。”

鄂伦岱愕然说道：“我居然和八爷一样？”张德明冷笑一声，说道：“岂有一样之理？你不过是将军，带着西方煞气罢了。八爷白气如虹似霓，缕缕纷纷，聚合不定，乃是王气！”胤祺想到内廷传出自己封王的消息，心中一动，翕动一下嘴唇，却没有说什么。胤□摇头咂舌，噙着气笑道：“不知太子爷、四哥、十三弟是什么气。敢怕是晦气！不然我们怎么每日受他的鸟气？”一句话说得众人哄堂大笑。王鸿绪多少也知道一点五行生克之理，听张德明这番话，心中已是暗服，禁不住击节赞道：“美哉先生论道，如饮佳酿！”

“借你这句话我来拆字。”张德明乘兴说道，“‘美’字八划，可拆为‘羊大’。‘羊’，‘祥’也，是最吉之字。又可拆为‘八王大’三字，今日给八爷看相，可谓巧不胜言。”任伯安听得出神，冲口问道：“那么‘佳’呢？”“‘佳’为一入执圭之象，也是八划。”张德明应口答道，“仍旧应照着八爷。八爷命相确乎是贵不可言！”

胤祺笑着笑着，突然眼波一闪，说道：“说过头了吧？”张德明漫然说道：“不过头。其实我还有话，八爷你如今只是贝勒，若仅如此，一人执圭，宰相亦可，摄政亦可，八王为大，仅对兄弟而言，说不到别的上

头。”他口锋一转，辞气突然异常犀利：“倘若王爵加身，白气护顶，则翻为极贵之兆，天命悠悠，人力不可更移！”

“你放屁！”胤禩突地勃然变色，“砰”的一声重重击案，“我不过看你浪有虚名，清谈取乐而已，你辄敢如此放肆狂吠，陷我于不臣不义，置我于难测险地！来人，把这个没天理的妖道捆起来，送顺天府！”

胤禩人称八贤王八佛爷，出了名的面和心慈，好贤轻财。多少犯了弥天大罪被逼得走投无路的人，但有缘分见他，必定有一番慈悲安置，从来是温良恭让和蔼可亲，谁见过他如此雷霆震怒？一时都吓蒙了，惊呆了，一个个脸色苍白面面相觑，厅中静得针落地都听得见。张德明也被这突如其来的变故惊得一愣，旋即仰天大笑，眼见两个长随大步过来要动手，将手中羽扇一指，说道：“咄咄！不要恶作剧！”那两个人竟着了魔法似的，张牙舞爪摆着架子被定在当地！

“好妖道！”胤禩霍地起身，咬牙狞笑道，“取狗血来，请出万岁赐我的倭刀！”“慢！”张德明也站起身，闲适地踱了两步，格格一笑，说道：“合则留，不合则去。八爷何必学那些无知市井屠沽之流？我定他两个，并非法术，却是吾师亲传三昧神气功，狗血有什么用处？贫道虽去，也想请问八爷，怎见得我的话就是陷您于不臣不义？”胤禩怒不可遏，见长随递上倭刀，劈手夺过抽出来，晃一晃，冷森森寒气逼人，挺在手中直趋张德明，恶狠狠道：“那就请你试刀！看是你的气功硬，还是我的宝刀硬！”

张德明也不躲闪，朗声笑道：“自然是爷的刀硬。不过，贫道与八爷俗缘太深，你这一刀下来，恐怕两俱有损——我这就给你凭据。”说着，从怀中取出一把裁纸小刀，略一掂量，向羽扇柄轻轻一搪，连刀带扇扔在地下，抬头笑道：“八爷，你袖中也有一把檀香木扇，请出来一观。”胤禩阴森森一笑，从袖中取出扇子看时，不禁骇然，原来木扇居然也从中一折为二，刀痕宛然尚在！胤禩的脸白得窗户纸一样，失神地丢了倭刀，座中众人也都吓得面无人色。

“我不怕这一套！”胤禩却沉得着气，阴沉沉说道，“邪不侵正，你这点子本事，比得上白莲教主徐鸿儒？你今日话意，说什么王上加白，难道不是挑唆八爷图谋不轨？当今圣明在上，太子贤德，臣事以忠，君安其位，你怎敢以天命之说惑乱人心？讲！不然……我用皇封朱标的夹棍夹了你，丢进油锅里炸焦了你！”

张德明身怀异术，因有恃无恐，并无惧怕之色，一晒说道：“既有如此忠心，又何必叫山人来府献丑？天命无常，帝道无亲，惟德是辅：这不是儒家圣人的道理？王上加白固然是‘皇’，但八爷如今尚未封王。你若不封王，至多不过五年摄政好做。就如前年薨了的康亲王，极平常的一件事，又何必大惊小怪自作多情？”胤禩从惊怔中清醒过来，哈哈大笑起身道：“八哥，你也成胶柱鼓瑟的了。这都是说说玩玩的事，谁认真来着？太子爷那么圣明，又怎么会丢了嫡位？要真的丢了，别的阿哥捡起

来也不算犯王法呀！”

“唉……”胤禩喟然长叹一声，“张道长，此种事岂可儿戏？说实在的，你讲的这些，有些很有道理，但我是既不敢想也不敢听。你有真才实学，万不能总在阿哥堆里转悠，早晚有一日糟蹋可惜了。明儿我去礼部说说，白云观尚无主持道长，你到那里清修吧！”

张德明向地下拾起两截羽扇，信手一搓，已是复原，道貌岸然地合掌一揖，说道：“昔日邹阳狱中报书淮南王，‘明月之璧，夜光之珠，暗以投人，则莫不按剑相眄’。我与八爷交浅言深，如此措置是情理中事。我所言是据易理而推，验与不验，日后来证。在座诸公人人怀荆山之玉，含灵蛇之珠，都是绝顶聪明的命世之士，且请拭目以待——无量寿佛！”

七月节过后，连着几场透雨，秋风渐起，金谷登场。胤祥和施世纶一千人越发没明没夜地苦干，交七月底，国库还银已四千余万。太子胤初眼见成效大著，也来了精神，不隔两日就到户部一趟，伙同胤禩一起召集会议，督促清逋，务要在十月之前漂漂亮亮把差事办下来。康熙原来对太子一肚皮的气，见他督责如此认真，心下也自慢慢平和了。时近中秋，年年这时有两件大事要办，一是督催各省收纳粮赋丁银；二是勾决人犯。秋决处刑，“应上天肃杀之气”，事关国典，在园子里办就显着欠庄重。康熙虽懒怠动，也还照老规矩，命驾返回大内养心殿，拜了明殿又祭天坛，召集礼部司官与上书房会议秋狩承德的事，白天接见官员，晚上手不停管批阅刑狱奏牍，还不时召见胤初咨询外任官员任免事宜，就忙得不亦乐乎，直到八月上旬末，才算将暑热期间积压的文案料理清楚。

这时几位新王爷晋封诏书已下。廉郡王胤禩除了接见各旗旗主，分派旗人年例银子，接收各个皇庄交纳贡品，又兼管筹备宫中过节的差事。虽说八月十五年年都过，但今年是康熙圣诞五十三岁。为叫老爷子欢喜，胤禩会同内务府和礼部请旨，令大铺天下，凡五十五岁以上老人皆有月饼、加饭酒赏赉。满宫人分派得停当，扎兔儿爷，制桂花糖，一笼笼蒸出栲栳大的馒头、寿桃。六宫里两千余名太监宫女，喜气盈盈张灯结彩，忙得一团乱麻似的。胤禩一手操持旗务，一手操持宫务，满心要把差事办得滴水不漏。因见日子紧了，事情多得没头绪，合府上下一齐动，依旧觉得人手不够使，便叫过管家，吩咐道：“请九爷十爷去，瞧他们做什么呢？”话未说完，便见胤禔一脚踏进来，因又笑道：“偏是我闲，你们就一日三趟地来，要帮忙时，一个影儿也不见！”

“你也甭叫老十，他也不会来。”胤禔显得有点颓唐，一屁股坐了，闷头喝着茶叹道：“说到忙，岂止是你？你日日进宫，那起子穷官儿见不着，就涌到我那儿撞木钟。想想也寒心，嫡亲骨肉兄弟，老四那里竟针插不进水泼不入！——他们哪里知道我们的难——还不敢说老四老十三个破字儿！”

“你是怎么答话的？”

“我说叫他们自己去见十三爷！”

“兄弟你错了。”胤禩叹息道，“这些都是无告的可怜人，够不上和四哥他们说话，好容易见着你，怎么好寒他们的心？再者，你这么说，在旁人跟前显着我们兄弟生分，也不好。”

胤禩冷笑道：“本来就生分，乔模乔样地装什么幌子？你大约不知道，我刚才去老十那里，他正忙着盘家产，把细软物件都搬到大棚栏、琉璃厂，要发卖还账呢！”胤禩吃了一惊，铁青着脸道：“胡闹！”

“我看闹一下也好。”胤禩怔怔看着窗外，说道，“叫他们尝尝六亲不认的苦头！——我心里只是诧异：太子爷欠的债是怎么还上的？我叫人去户部查，真的是还了，疑心他动了内帑，内帑也不短缺！”

这正是胤禩也百思不得其解的事，他甚至为此派自己的奶公齐雅布去东北，秘密调查太子是否有挖人参的事，都无结果。据胤禩看，太子账目不清，压根户部的差使就办不成。这胤禩到底是怎么回事？想想终究还是不解之谜。思量着，突然想到，胤禩变卖家产，做得太过分，难保康熙知道，要疑心自己是主谋，因立起身来，扇子一挥道：“老十太不成话。走，一块瞧瞧去！”

胤禩“卖家还债”铺排的声势极大。这个二百五阿哥存心出胤禩的丑，捡了京师最繁华的所在，在前门外大廊庙一带沿街搭起席棚，蜿蜒差不多半里长，家私摆的琳琅满目，什么金漆坐柜、蝉翼纱帐、金白鸣钟、玛瑙鼻烟壶、倭刀、鸟铳、豹尾枪、东珠、象牙、琥珀朝珠、玄狐袍、各类成窑钧窑定窑瓷器、金玉如意、紫檀屏风、铜镜台、宣德炉、漱口盂、茶几、琴案、书架，凡百家中器具并破鞋烂袜子一应俱全，都标了价贴着红签，有的还搭着明黄袱子，显见的是皇帝赏赐的物件。小到几两几串，多到三万五万，价格也不一等。胤禩胤禩赶到时，大廊庙前累千累万挨挨压压都是人。人们在五光十色的货棚前东拥西攒，却都为开眼瞧热闹，并没一个敢问津的，只围着傻看卖呆，有的窃窃私语，有的默默出神，有的讥讽挖苦，有的掩口偷笑，什么样儿的全有。胤禩胤禩挤得一头热汗，正没做理会处，忽然听人们吆喝：“十爷把施大人的轿拦住了，走，瞧哇！”

于是人流滚动一齐向西，越发挤得落花流水。胤禩胤禩趁着劲儿往前钻，果然见一乘绿呢大轿停在当街，施世纶脸色苍白得毫无血色，长跪在地，胤禩手里拿着把破芭蕉扇，穿一身灰粗布截衫，正破口大骂：“姓施的，你还算个读书人？是哪个狗娘养的考官取中了你这么个怪物，我再不济，是黄带子阿哥，龙子凤孙！当我的面你就敢动手拿我的人！”

“回十爷的话！”施世纶揖手说道，他的声音多少有点嘶哑，“下官并不知这奴才是十爷府的。十爷既这么说，下官还要谏十爷几句，这豪奴

蔑视朝廷大臣，拦轿喝骂，是十爷家教不严！”“哟嗬？”胤□一脸坏笑，破扇子拍着腿左右顾盼道：“这么着倒是我的不是了？我倒有心请罪，你当得起我一拜么？你一个二品京官，大摇大摆从我面前过，连轿也不下，这是施琅庭训给你的规矩？”胤禩这才瞧见，胤□身边还围着一大群官员，从部郎到司曹都有，都用憎恶的目光盯着正在受窘辱的施世纶，并无一人解劝，正思量该怎么办，却见施世纶咽了一口唾沫，说道：“下官是近视，没有瞧见十爷……”

胤□此刻解恨到十二分，得意地扇了一下破蕉扇，哼地冷笑一声道：“你敢情近视？你是没上眼皮，只看天不看地！近墨者黑，近屎者臭，扑了高枝儿就来欺负人！”旁边站的姚典、刘燮、党逢恩等人个个趁愿，绷着脸儿暗笑；金玉泽已升了兵部员外郎，在旁凑趣儿“劝”道：“十爷，您别恼了，他不过小人得意，气着您身子倒金贵了。”

“我为国家清理亏空，又不曾中饱私囊，金玉泽，我怎么‘小人’？”施世纶气得浑身乱颤，身子一挺，口气变得异常强硬：“就是十爷的话，我也不敢苟同，也不懂——谁是墨？谁是屎？谁是高枝儿？请十爷明示！”胤□被他顶得一愣，顿时咆哮如雷：“你只认钱不认人，就是小人！卑污！铜臭不堪！”一挥手命府中长随：“替爷啐他！”

胤禩见十贝勒府几个人捋袖挽臂地上前，知道一口啐出去，立时要惹出倾动朝野的大事，忙大喝一声：“慢！”便拉着胤禔挤了出去。围在胤□四周的太监、长随和六部司郎官员足有大几十号人，见是胤禩来了，都是一怔，黑鸦鸦跪了，一片声请安。街市上的人越发瞧得兴头，围拥着挤得水泄不通。胤禩黑沉着脸瞪了胤□一眼，哼了一声，几步走至施世纶身边，柔声说道：“方竹兄……屈了你了……”

施世纶身上一颤，热泪顿时走珠儿般滚落下来。

“十爷脾性刀子嘴豆腐心，出了名的躁性。”胤禩紧蹙眉头，娓娓劝道，“今儿这事瞧我薄面，且撂开手。你是朝廷柱石之臣，量须放大些儿。这也不是说话的地方，回头我禀知太子，叫他登门负荆请罪！”见施世纶兀自僵跪不语、泪光满面，胤禔在旁跺脚埋怨：“昨晚叫你少灌点黄汤，你就是不听！为你这不争气毛病儿，阿玛都恨得牙痒痒的——今儿这可倒好，连老施都作践！”

胤□满以为这两个哥子定要帮自己说话，不料都异口同声责怪自己，不觉怔了，其余官员人等也个个无趣。正发呆，胤禩已回身命众人：“快搀老施上轿！老九，你亲自送方竹先生回南横街——你们愣什么？！”胤□的仆人们见廉郡王动了气，又见主人无话，只好答应着上来，做好做歹扶着一声不言语的施世纶上轿，由胤禔骑马护送，一径去了。胤禩俨然主子般厉声指挥：“把棚子拆了，东西往回搬！”胤□气得一跺脚，也不打招呼，扭头便走了。

第二日便是中秋节。头夜康熙睡得很好，一大早起来，先拜了天穹

殿、钟粹宫、钦安殿，又至斗坛拈香，进了早膳，又至乾清宫接受百官朝贺。这都是官样文章，却一样也省不下来，他耐着性子坐在宝座上，听臣子们一篇又一篇的“万寿无疆赋”，什么“海晏河清，圣治被化万方”，又是“黄童白叟，共享盛世承平之福”，足足闹了两个半时辰，下来时，已是申末时牌。进了晚膳，康熙稍事休憩，便见胤禩进来禀道：“阿玛，都预备齐了。何时起驾，儿臣先去御花园知会。”康熙正要答话，却见养心殿总管太监李德全，带着邢年等七十多个太监宫女进来请安。

“万岁爷，”李德全笑嘻嘻道，“奴才方才去后头看了，今年十五真个别致！到底八爷调停得周全，再没个挑剔的。老天爷也凑趣儿，晴得一丝云彩也没，老月儿圆的溜儿的，大月饼似的，已经慢慢起来，真叫人越看越爱！”

一句话说得众人都笑了，康熙因问胤禩：“阿哥们都来了么？”胤禩忙躬身赔笑道：“儿子是从家里径直进来的。方才太子那儿的何柱儿说，到得差不多了，巴巴儿等着主子爷呢！昨儿见大哥三哥，他们叫儿子请旨，恩准年长阿哥把皇孙也带进来沐恩光宠，也取个团圆吉利，不知万岁……”“不用了。”康熙略一沉思，说道，“一百多个皇孙，大的十七八岁，小的才几个月，还有乳母、谄达、丫头、老婆子一大堆，少算也有四五百人，朕受不得这吵闹。”

胤禩一听“吵闹”二字，陡地想起昨日大廊庙的事，胤□这个二杆子，别今晚再闹事吧？不由心中一阵慌乱，忙道：“阿玛要没别的吩咐，儿臣得到后头看看，不定太子已经去了御花园，儿臣还是随班候驾的好。”康熙微笑点头道：“你很知礼，去吧。看看侍卫里武丹来了没有，要没来，叫进来一同赏月。”胤禩连声答应着匆匆辞了出去。

御花园门口已是火树银花，因园内赏月，不宜张灯，胤禩独出心裁。在园前汉白玉阶下用一万盏玻璃灯盘成二龙戏珠图案，沿墙琉璃黄瓦下每隔一尺吊一盏小巧玲珑的宫灯，红黄蓝紫青五色迷乱，既壮观又不呆板。胤禩赶到园门口，大阿哥胤禔三阿哥胤祉正和直隶总督武丹说话，胤禩远远便笑道：“武老叔，方才万岁爷还说，叫传旨请您呢！”说着便凑近前，拉起武丹的手道：“您今年有一个花甲了吧，红光满面，精神矍铄，叫人瞧着眼红呀！”武丹呵呵笑道：“奴才是个使力不使心的匹夫一个，有什么叫人眼红的？”当下寒暄一阵，胤禩便问：“兄弟们都到齐了没有？”

“差不离了。”胤禔笑眯眯看着胤禩，说道，“我没仔细看。方才乱哄哄的。这才理出头绪来。”胤禩听着仍旧不得要领，一边说话一边向里张望，胤祉笑道：“你要忙，只管先进去，我们不想站规矩，出来躲着和武老叔说说话儿——还有，你得防着老十这个铁头糊狍惹是生非。我进宫前，他打发人去我府借阿哥衣服，我没理他，这可不是疯了？昨儿闹大廊庙，今儿闹到里头来，这八月十五就算过不成了！”

胤禩心下越发着忙，向三人略一点头抬脚便进了园子。果见男昭女

穆已经排好班次：西边贵妃钮祜禄氏为首，挨次惠妃纳兰氏、荣妃马佳氏、德妃乌雅氏、宜妃郭络罗氏、成妃戴佳氏、定妃万琉哈氏、密妃王氏、勤妃陈氏、襄妃高氏，还有十几个尚未诞育皇子的，如陈氏、色赫图氏、石氏、陈氏等人，还有个新选的郑春华，只是个嫔——胤禩却知她和太子胤礽甚有暧昧——和一群答应、常在低等嫔御站了一处，一色青缎旗袍，高梳“把子头”，脚踩“花盆底”，俱都垂手侍立。东边以太子胤礽为首，挨身便是胤禔、胤祺、胤禧、胤祉、胤禔、胤祥、胤禵、胤禖、胤禄、胤礼、胤衿、胤禔、胤祹、胤祫，大的三十五六，长髯垂胸，小的尚在总角，粉妆玉琢。四百多个有头脸有体面的太监宫女也都按房分立东西：女的人人花枝招展，男的人人神采奕奕，都是规规矩矩站着，只二十一个未嫁的和硕公主是娇客，显得随便些，叽叽格格说笑个不停。

看了一周遭，没有见胤□的影儿，胤禩深悔昨日没有多和他聊聊，但此时急也无益，只好看情形处置——也许胤□称病不来，或来了也未必就敢闹事……心里七上八下正胡思乱想间，却见胤禔胤祉快步进来归了班次。接着便听李德全高唱一声：“康熙老佛爷圣驾到！”

第十七回 放厥词浪子受鞭责 明是非慈父行家法

这些阿哥里头，只有十四阿哥胤禵心里清楚，今晚十阿哥是存心大闹一场。他刚从木兰围场奉旨回来，就去访了九阿哥胤禩，京华风云已是历历在心，却毫不动声色静等着这出好戏。胤禵胤祥是同年人，一样的任侠豪爽，一样的习兵好武，连个头模样也颇相似，却和胤禩是一母同胞，都是德妃乌雅氏所出。但清代皇子制度，阿哥无论嫡庶，悬弧堕地，保姆就抱出去，交给乳母，各自八个保姆，八个乳母，还有所谓针线上人、浆洗上人、灯火上人、锅灶上人，一到绝乳，又添八名读过书的太监，谓之“谄达”，教语言、教行步、教礼节，举手投足左右顾盼均按规矩来。雅步从容仪态万方，并不受之父母，各兄弟间也只揖让而已。所以无论父子、母子、兄弟，骨肉亲情天伦之乐都是说不上的。胤禩生时恰因孝敬皇后产子而殇，例外地抱进了钟粹宫，聊慰皇后膝下荒凉。为这档子事，招惹了其余阿哥妒火中烧，在胤禵那里耳濡目染日积月累，不知撩拨了多少风凉话。因此胤禵自幼和胤禩一千人打得火热，自己的胞兄胤禩倒不相干了。

此刻，他目光炯炯地看着坦然自若的胤禩和嬉笑顾盼的胤祥，一边随着迎驾、叩头，心里不住暗笑，猛听众人喊“万岁！”便跟着叩头，山呼：“万万岁！”

“罢了吧。”康熙笑容可掬，双手虚抬了一下，说道，“今儿是家筵，大家痛乐儿，不必拘礼。往年这时分是赐筵群臣，他们享了君恩，却不得与家人团圆，今年变了一下，白天赐宴，晚间各自回去，各得其乐，胤禩想得周全。”说罢便更衣，换了天鹅绒纱台冠，酱色江绸夹袍外又套了件石青缂丝棉金龙褂，腰间束一条金带头线纽带，足登青缎凉里皂靴徐步走向御亭前的拜月台。

此刻风清气爽，碧澄澄的天上月轮皎洁，柔和地洒落着水银似的光。拜月台上香烟缭绕，案上供着炉、镜、鼎、钹、赤虎料珠、琉璃碗、金龙油灯，旁边罗列着金轮、银轮、瓷轮、银马、银象、银鱼、银螺、银将军、银男、银女、银盏、银罐、银伞等法物。康熙向银盆中盥了手，神情变得异常庄重，默然长揖到地，仰面静静看着昊天海月，喃喃祈祷：“总理河山臣爱新觉罗·玄烨熏沐谨奏上天：夫人生在世，事功易，成功难；成功易，终功难，善于始者必慎于终。此乃玄烨心中事：完人自古无之，臣愿克减寿算求一完人，惟上天默察庇佑！”因为离得很近，胤禩听得清清楚楚，想起父亲一生呕心沥血一刀一枪开创基业，夙夜不倦孜孜求治，已成亘古一代令主，居然情愿减寿以求全名，不禁痴了。正沉思间，康熙转身笑道：“拜月已了，大家随意入席赏月。七岁以下皇子可随母亲同坐——照料好了，不要进得太多，谨防伤着脾胃。”

筵宴是早已预备好了，共是三十桌。错错落落散处在假山旁，水榭

亭侧，一桌一桌珍馐佳肴堆得老高。康熙的一桌就摆在月坛下，中间一个五福盘，摆着鸭丝燕窝如意、鸭子熏白菜、五香烧猪肉攒盘、丹桂汤、羊肚片，四周一色珐琅碟子点心，什么桂花糖馅月饼、象眼小馒头、饽饽、面桃、西瓜、哈密瓜、葡萄、苹果、荔枝……也不及细述。康熙因笑着对胤禔道：“难为你这次清理亏空，差使办得好，不像往常瞻前顾后地疲软，朕心里很受用。你是太子，和朕同坐说话儿吧。”因见鄂伦岱进来，又道：“吩咐御膳房，照这里的样子在园门口摆四桌，你们陪着武丹也乐乐——抬一桌席面到毓庆宫，赏太子妃子石氏和太子世子们用！”说罢举箸，众人方拿捏着进膳。满园清亮的月光下但闻杯盘微微作响，却一声笑语不闻。康熙心知是因自己一人在场之故，因又笑道：“早知如此，还不如和臣子们一处吃酒呢！哪个有笑话？逗得朕乐了有赏！”

“儿子当得承奏。”胤禔率先躬身站起，但他素来温文尔雅，并不长于此，思量许久才道：“前儿听人家说了一个，却是本朝实事。去年罢官的济宁道徐球王在任时，有个姓王的杀了姓尹的。人犯拿到，徐球王指着姓王的拍案大骂：‘夫妻一道载在三纲。人家好好夫妻，凭什么你就敢拆散了，叫人家婆姨守寡？现在我把尹妻判给你，叫你婆娘也尝尝守寡的滋味！’”说着瞟了一眼嫔御队里的郑春华，郑春华忙别过脸和陈氏说话。

康熙愣了一阵回过神来，不禁大笑道：“这人是明珠荐的，不料还有这份才具！绝妙判语，这个笑话好——把朕写的湘妃竹扇拿一把赏太子！”下一席坐的胤禔却是明珠的外甥。明珠秉政二十余年，权倾朝野，因与太子作对，早已罢官，见太子说这笑话，心中不禁大怒：人都死了，兀自不肯放过！……因把盏起身笑道：“人说鸡有五德，我府里喂着一只波斯猫，也有五德：见鼠不捕，仁也！鼠夺盘中之鱼，能分而食之，义也；宴筵宾客盛饌一设，闻风即来，礼也；好吃的东西藏得再密，都能偷到，智也；每入冬天寒，必先占熏笼取暖，信也……”言犹未尽，众人已是哄堂大笑。

“儿臣也凑一个。”胤禔在第四桌，早已听出二人互相攻讦，便有心揶揄，因起身笑道，“苏东坡的儿子生性最蠢，那年因下大雪，东坡最伶俐的一个小孙子因顽皮不肯读书，苏东坡便命他跪在雪地里背《劝学篇》。儿子瞧见，也就跪了。东坡问：‘你为什么跪？’傻小子说：‘你冻我的儿，我也冻你的儿！’”话音刚落，已笑倒了众人，几桌嫔妃们手帕子掩了口格格格格笑得前仰后合，康熙笑得抚着胸口道：“老九素日沉默寡言，难为他说得好，赏他一令宋纸！”

胤禔不禁抿嘴一笑，正搜索腹笥也要说一个，却见胤□大咧咧迈着步子进园来，心头不禁猛地一沉，忙要招呼时，康熙已经瞧见，笑问：“你哪里钻沙去了？懒散成性，不成体统！罚你说个笑话儿！”

“是！”胤□率性鲁直，不藏心机，颇受康熙喜爱，一向就骄纵，一边凑到第三桌，口中笑道：“不过说的不雅。前年我奉老佛爷圣旨山西赈

粮，去永济看了看普救寺。那里却有一桩风俗不好，拉屎揩屁股不用纸，都用的林秆做根棍儿，美其名曰‘厕筹’——”说到这里众人早已怔了，却听胤□又道：“——儿子想，别人也就罢了，当日张生崔莺莺西厢之会，那崔莺莺倾国倾城之貌，羞花闭月之容，用这玩艺儿揩屁股，那揩得干净么？……”

众人起先还怔怔地听，至此已无不攒眉摇头，撇嘴龇牙。康熙皱眉笑道：“煞风景！你还叫大家吃东西么？罚你一杯！”胤□“咽”地一口饮了满满一杯，嬉皮笑脸道：“是……果然是不好！又有一个——一起子水盗，打劫了商船，不料扒开货仓，全是些香烛。这东西没地方存，卖着又很贱，扔了又可惜。于是大家商量：‘咱们做没本钱生意，白刀子进去红刀子出来的勾当，全指望老天保佑，不如烧他娘的，也算功德。’于是一把火焰腾腾燃起，顿时香透九重。玉帝闻着，问：‘谁家做这么大的功德？’命天丁查看，天丁回说：‘没见过别的，就见几个可怜人在那儿哭，一伙子老强盗在那里向火哩！’”

谁都听出来了，这压根不是笑话。康熙的脸一下子阴沉下来，慢慢放了酒杯。所有借过银子的阿哥心头都是一动，把目光瞥向这阵子飞扬跋扈，撵得百官鸡飞狗跳的胤祥。胤祥咽了一口唾沫，也起身笑道：“儿子也说一个船上的事——去年过芜湖，芜湖道雷庸去见儿子，我问他：‘贵道坐船来的？船在哪里？’他说：‘船在河里。’儿子又好气又好笑，就说：‘真草包！’不料他又答说：‘回十三爷，草包在船里！’”胤□背地诨号“十草包”，人人皆知，所以这笑话说出来，没有一个人敢笑，只康熙笑得“喷”地一口酒吐出来，一眼瞥见胤□气得脸色雪白，又止住了笑，只神色不动打量着这兄弟二人。此刻御花园中五六百人都已屏气息声，大家预感到今晚要出事，停了杯箸，惶恐不安地望着斗鸡似的胤□胤祥。胤初情知这两个弟弟要捅马蜂窝，慌乱地看一眼康熙，想起身去劝又不敢，只死命地给胤禛递眼色，暗示他去劝胤祥，无奈胤禛正全神贯注地看着事态发展，一点也不觉察。

“老十三呐！”胤□到底憋不住，叩着杯子笑道，“方才你讲的这个草包故事，除了万岁爷，咱们都没笑，该罚你三杯哟！”胤祥笑嘻嘻执壶，在众目睽睽中踱至胤□身边，说道：“万岁爷笑了，就是我尽了孝心，别的人哪怕哭呢，与我什么相干？十哥既然说到这里，我也想起十哥的香火船。不知此事出于何朝何代？何人的船被劫，这劫船匪盗拿住了没有？”“你问这个？”胤□冷笑道：“本来是个古记儿，无朝代可稽，无年月可考，大约谁有这个强盗心，不免就狐疑起来。我倒晓得谁叫打劫了——万岁爷方才还问，为什么来迟了，我没敢回。生怕大节下的，扫了天家体面。不瞒你这当家兄弟，我家遭劫，四壁如洗，你嫂子你侄儿都是可怜人，在那里哭。我出去借一身干净衣裳进来，还要强笑着听别人骂桑树，兄弟你看我难不难？”

胤祥恍然说道：“哦——怪不得十哥来迟，原来借裤子去了！”胤□见康熙听得专注，越发放肆，因嚷道：“兄弟好伶俐，真个响鼓不用重槌。你一定要我说透，我就说：你和施世纶那个丑八怪，就是强盗！我

昨儿已经作践了老施，想必得罪你也不浅了——怕怎的，头掉了也就这么个大疤！”他用手比了个圆圈，一笑又道：“我比得不雅驯，很像个王八淫贱材儿，实在对不住，咱是个粗人。”

康熙这才晓得事情原委，清理亏空居然弄到皇子卖当的地步！他心思飞快地转动着：老十何至于此？莫不是和老八他们下头商议好了，今晚借机发难，要瞧胤初胤禛的好儿？瞥眼看胤禩时，胤禩却是急得脸都黄了，只是皱眉叹气，又觉得不像……正恼太子一言不发，第二桌上胤禛大声发话：“十三弟，你过来这边坐了！他一个二五眼，你和他计较什么？”

“你是三五眼！”胤□勃然大怒，冲胤禛吼道，“捉蚂蚁熬油，臭虫皮上刮漆，只要钱不怕寒碜！你不信到我家去看看，他们是在哭不是！”话音未落，胤禛一口顶了回来：“谁晓得是哭还是嚎？即便真哭，前人有话说得好：一家哭，何如一路哭？”胤祥接口便道：“就是四哥这话——有声有泪谓之哭，有泪无声谓之泣，有声无泪谓之嚎，谁知你们……”

胤祥十分解气，得意洋洋地还没解说完，“啪”的一声，脸颊上早着了胤□一记清脆的耳光：“你是哪路神仙？淫贱材儿下作种子！就懂得跟着太子爷四哥后头拍马屁溜沟子舔屁股……”他唾沫四溅正说着，胤祥一个漏风巴掌回敬来，打得金花四冒，兄弟二人顿时在席前扭成一团。

“打起来了！”所有的人都站起身来，顿时御花园乱得一团麻似的。武丹鄂伦岱等侍卫在外边听见，一拥而入进来护驾，见是这种情景，不禁都愣了，要上前拉时，康熙又没发话，只好讪讪地站在一边。太子抽身过去，扎煞着手喝止，但他素无刚气，此时谁肯听他的？胤禔假惺惺摆着大哥派头虚吆喝；胤祉掸衣挥扇，劝了这个说那个；胤祺素来老实，抖着嘴唇惊惶四顾不知所措；胤禩此刻倒定住了神，挥扇品茗沉吟不语；胤禔胤禵帮着胤□又推又搽。其余皇子有的帮打太平拳凑份子，有的脸色苍白瞠目结舌，有的夹七夹八说些莫名其妙的风凉话：

“看打着了！”

“何必呢！”

“胡搅！”

“唉……乱来！”

胤祈胤禔胤禔等人年在幼冲，早被乳母们护到一边，吓得咧着嘴大哭大叫……一时间，御苑中人如热锅蚂蚁，声似鼎沸之水，嘈杂纷乱不堪。

“都住手！”康熙突然咆哮一声，“让两个小畜生打，好生打，往死里打！”

他终于憋不住了，儿子多了，人各秉性不一，康熙原也知道他们间有不合气的，原想不过为有的受信用，有的没差使互相不服。不料竟是事关国策，旗鼓鲜明冰炭不能同炉！康熙这一赫然震怒，皇子们无人不怕，一个个脸上青红不定，诺诺连声后退。胤□胤祥满身灰土爬起来，脸上都是乌一块紫一块。胤□啐了一口别转了脸，胤祥举目一望，觉得除了胤禛都是外人，扭曲着面孔抽搐几下“呜”地嚎啕大哭，伏地诉道：“儿子失礼，凭着阿玛发落。只求万岁今儿当着众人还儿子一个公道……说明儿子的亲娘到底是不是淫……贱材儿……”

这件事原委根由，就是一车话也难以说清^[5]，但今晚明摆着是胤□有心发难生事，又先动手打人。康熙怔了一下说道：“你起来！你母亲阿秀是土谢图汗的公主，身份贵重。只因命犯华盖多灾多病，朕特旨允许舍身出家，不要听小人们放屁——朕这就赐你母亲名号：晋封章佳氏为敬敏皇贵妃！——胤□，朕先不问你荒废学业终日浮荡。你借银的事，僇辱廷臣的事朕这会子都懒得问，只你今夜举止如此无耻放肆，是为什么，你活够了么？”

“不是儿子活够了，”胤□在下头已与胤禔胤禧计议，揣透了康熙的脾性：越硬挺越赏识。因一口顶了回来：“是人家要逼死儿子！您老知道，从他们清理亏空，死了二十三个朝廷命官，儿子不想当这第二十四个人！原旨说清理以四哥为主，老十三凭什么弓开得溜圆儿射人？屎壳郎钻纱帽，硬充黑老包——万岁您别瞪我，就是死也得把话说完——像这么着窝里炮，拿着亲兄弟一个一个地宰，弄得宗室贵戚家家如坐针毡，哪一朝有过？三哥的银子是万岁垫出来的，其余的兄弟谁家不是精穷，有什么好心情陪阿玛说笑话取乐儿？”说到这里，不知哪句话触动情肠，两串泪珠扑簌簌顺颊淌下。

康熙原知道因胤初胤禛撑着劲，十三阿哥在户部办实事，必不可少得罪人，想不到竟弄到皇子典卖家当。不由心里一沉。正思量间，胤禛起身淡然说道：“老十，你觉得胤祥不留余地，你留余地么？施世纶一碗水清到底的官，你当着千人万人就那么羞辱他！你还叫我们办事不叫了？”因将胤□昨日在大廊庙那档子事备细说了：“施世纶昨晚见我大哭一场，又赶着过节，怕主子知道了难受生气，没有奏闻——这样的忠良，我们做阿哥的凭什么要作践他？”

“老十是糊涂。”胤禔斟酌半日，觉得不能不帮着胤□顶一顶这个硬头钉儿，因道，“不过事出有因，施世纶也有不是处，明知胤□在大廊庙，偏就火上浇油，筛着大锣从那里过。好歹也该回避一下的。”胤禛笑道：“老十府里奴才要不拦轿骂街，施世纶就敢放肆拿人？”“打狗还得看主人呢！”胤禧冷笑道，“施世纶说到底是汉人，要没人放纵他，就敢那么张牙舞爪？”

胤祥气得脸色雪白，大声顶回来：“施世纶天下第一清官！这是万岁的话！清理亏空是万岁的旨意，收来的钱归了国库！笑话——这事论的什么满人汉人？九哥，你去山东赈灾，手下的官都是满人？”一时间阿哥

们七嘴八舌各执一词，红着脸唇枪舌剑，又是一番热闹情景。

“都住口！”康熙断喝一声。权衡再三，他很快就清醒过来：此刻自己只要稍有同情胤□的表示，消息传得比风都快，不出三日便举朝皆知，胤礽胤禔和胤祥的差使就更难办，便踱至胤□身边，狠狠盯了一眼，说道：“杀人偿命欠债还钱，自古通理！你这畜生竟比作‘强盗打劫’！朕知道你们不服气老四老十三办的差使多，你们回去扪心自问，是朕不给你们差使，还是你们不要？康熙四十四年朕就说过叫老大、老八老九去管户部，你们都‘有病’？身子骨儿金贵嘛！好差使，眼面光的差使你们抢了，苦差就推给他们，他们办得认真了，你们又眼红，以为朕不知道？”

一句话说得胤禔胤祥几乎堕泪，这些话其实连他们自己也不曾想得这么透彻体贴。其余阿哥们想想也真是的，便都低垂了头不吱声。康熙又道：“太子和胤禔胤祥实心任事不避怨嫌，正是国家祥瑞，为什么你们就放他们不过？胤□，你素日骄慢目中无人不学无术，朕怜你粗放，没有理会。索性今日连朕也不放眼里，大闹御花园，肆无忌惮至于此极——这犹可恕，只施世纶为朝廷柱石之臣，你竟敢于光天化日之下肆意侮辱，没有听说过士可杀不可辱？来！”

“奴才在！”

李德全脸色焦黄，心头狂跳，忙进前一步说道：“万岁……”

“带胤□去宗人府。”康熙咬着牙道，“着慎刑司责他十脊杖，囚禁三日！”

李德全忙答应一声，哆嗦着腿至胤□面前打了个千儿，颤声道：“十爷……请……”“我还没谢恩呢！”胤□铁青着脸说道，过来双膝着地，恶狠狠盯了胤祥一眼，叩头说道：“儿子受杖去了！”说罢起身扬长而去，把康熙气得站着干发愣，半晌，叫过武丹道：“本想今晚吃一会子酒，叫你进来月下舞剑的，扫兴了。穆子煦不是进京来了么？明儿叫他递牌子，你们进来陪陪朕……”他长叹一声，摆摆手道：“散了吧。”

第十八回 议巡狩起心废国储 拒谏诤太子抖威风

第二日一大早，武丹便约同穆子煦由西华门递牌子进大内觐见康熙。二人联袂由隆宗门进天街，穿永巷不远，早见李德全已候在垂花门口，还有两个八品文官跪在门口候见。李德全见他们来，忙迎上来，说道：“我在这专候着你们二位呢！万岁爷一夜没好睡，方才几位上书房大臣都进去请安了，听说魏东亭军门殁了，万岁更不高兴。二位军门多劝着主子些儿。”

两个人顿时愣住了，吃惊得张大了口。魏东亭是康熙皇帝乳母的儿子，自幼就和皇帝一处读书玩耍，号称熙朝第一侍卫，自康熙元年就侍从在侧，与武丹、穆子煦、曹寅、狼瞍几十年风风雨雨，保护康熙经过多少惊涛骇浪急流险滩，说一声死，就这么轻轻巧巧地去了？乍听噩耗，真难相信这是真的，两个人不禁茫然对望一眼，心里空落落的，耳朵里嗡嗡直叫。但此时此地不能哭，也不能多谈，只好跟着李德全往里走，只是脚步像一下子灌满了铅似的沉重。

两个人恍恍惚惚进了养心殿东暖阁，果然见张廷玉、佟国维和马齐都跪在黄垫子上，康熙脸色苍白，歪在大迎枕上喝着参汤，正和毓庆宫总管太监何柱儿说话：“你早已从这里调去毓庆宫了，不要一趟一趟总回养心殿来。侍候好太子是你的本分！”

“奴才知过了。”何柱儿赔笑道，“不过这回奴才是奉差来的。太子爷卯时就进来了，因主子刚睡着，没敢惊动，叫奴才侍候着等主子醒了再去叫他呢！”康熙轻咳一声，一抬眼见武丹穆子煦进来，摆手示意他们免礼，一边说道：“何柱儿回去吧，叫他不必请安了，孝顺不在这上头。”说着，从案上取过一份折子递给何柱儿，又道：“这个折子朕已经看过，处决的名单似乎多了些，叫他再审一遍，可矜的，可悯的，可疑的，但有一线之明，该停勾就停勾，脑袋掉了长不出来，要慎之又慎！”眼见何柱儿去了，康熙方转过脸，默默盯视着穆子煦，许久才道：“你毕竟来了。朕上次给你的朱批，说了不必来京，你们欠的那点子债朕心里有数，过两年朕南巡时还指望着你们陪驾，没有个好身子骨儿怎么成？东亭的事情知道了？”

穆子煦忙伏地叩头，不知怎的，止不住热泪只是往外淌，哽咽道：“老奴才赶着来京，倒不全为还债，这两年身子越发不济，一闭上眼满心都回想往年的事，越想越怕，生怕不能再见主子一眼就去了……上年去南京见了魏东亭，他躺在床上只是流泪，满心盼主子早点南巡，赏的金鸡纳霜都舍不得吃，谁知到底……”他啜泣着，说到这里已是语不成声。康熙先是静静地听，脸上皱纹刀刻似的一动不动，见穆子煦说得恹惶，哪里还忍得住，仰天长叹一声已是泪如雨下。

“万岁保重！”马齐眼见武丹也要开哭，忙跪前一步奏道：“一会儿太子还要回事，还要引见外臣，仔细着龙体。魏东亭年届耳顺，已是长寿，生荣死哀，似不必过分悲伤——穆大人，你也不必伤心了，我们费了多少唇舌才劝住了万岁，再一哭，伤了龙体可怎么好？”张廷玉佟国维也含泪奏劝，三个人方慢慢止住了，张廷玉见是缝儿，忙道：“李绂和田文镜户部荐上来，因户部账目已清，引见外放，主子这会儿见他们不见？”

康熙略一沉吟，拭泪点头缓缓说道：“叫进来吧。你们几个也不要跪着，起来坐到那边木机子上。”说话间，已见田文镜在前，李绂紧随进了天井院内。

这两个人在户部办差两月有余，心计又好办事又勤，很得胤祥欢心，因为账房的事已毕，只有几十个封疆大吏尚未清还，恰遇吏部遴选，胤祥知他们得罪人多，京官做不牢，便荐了田文镜莱阳县丞，李绂是进士，出任潮州同知，部文一下即刻引见。两个人面上平静，因是头一次独觐天颜，心里紧张极了，都是双手紧攥，捏得满把的汗。导引太监将他们带到丹墀下便退了下去，李绂小声说道：“田兄，你先报履历，我接着说，不要错了规矩。”田文镜心头突突乱跳，心里运着气点了点头，甩着马蹄袖登上丹墀，激动得声音发颤，大声道：

“臣，田文镜，康熙四十六年恩科拔贡——”

不料还未报完，李绂脱口接了上去——“——山东诸城人！”田文镜便回头看李绂，两个人竟愣在了殿门口。殿内气氛原本沉闷悲怆，这两个人乱报履历，倒弄得康熙破颜一笑，说道：“不要紧，进来吧。”两个人这才摆脱了尴尬，进来叩头礼拜。佟国维便道：“你们都是读书人，怎么如此浮躁？”康熙微笑道：“他们本来心里就捏成了一团，还架得住你再训斥？”便温语垂询二人出身阅历学历识量。李绂田文镜方平静下来一一细奏。

“你们的情形施世纶奏过，”康熙说道，“在户部办事很认真，这原是好的。但户部差使讲的是锱铢较量，国家亏空库银已久，不能不这样，这叫矫枉过正。出去做外官，守牧一方，作养人才，抚绥百姓，不能全用户部分斤两这一套，讲究的是公忠勤能四个字，你们明白？”

“喳，臣明白！”

“只怕未必真明白。”康熙款款说道，“比如姜宸英，老名士了，又是状元，你们核出他一两多银子，也都追比，这个存心就有点过苛——你们不要怕，朕是开导你们，不是责怪。要账并没有要错，但要有余地，要给别人留体面，你们年轻，宦途正远，要留心习学。”

“是……”

这是例行引见，通常只是见面磕头辞行，康熙这样叮嘱两个小吏，

算是很优待的了，几个上书房大臣揣摸着这话，都觉得皇帝是说给众人听的，却又模棱含糊难明其意。大抵觉得胤祥等人在户部差使办得苛刻了些。待到田李二人辞出，康熙却又叫过李德全，说道：“你去户部传旨给胤祥施世纶，朕已经处置了胤□，给他们出了气，不可再恼！要好生切实办差，不可因循迟疑，务于十月初完差，轻松跟朕去热河狩猎。”几个人听了又是一怔，刚刚“明白”一点，又坠入了五里雾中。李德全答应着要退下，康熙又叫住了，说道：“你去内库。施世纶眼近视，把荷兰国贡的水晶镜片拿两副给他，由他自己配副合适的。”李德全忙应道：“是，奴才这就去办。”佟国维微笑道：“我跟了主子这些年，也没得这个彩头儿。老施真有福气。”

“就这样。”康熙站起身来，说道，“三个上书房臣子跪安办事去吧。武丹和穆子煦随朕散步，太子要进来，叫他到勤懋殿去见朕。”张廷玉便知康熙要与武丹穆子煦密谈，忙和佟国维马齐一同退了出来。

勤懋殿地处皇城西北隅，重华宫东侧，工字形殿宇连堂结舍，十分僻静幽深。康熙带着武丹穆子煦散了一会子步，心情畅快了许多，便在垂花门前站住了脚，注目看着满汉合璧的匾额，似乎漫不经心地问道：“子煦，当年你从侍卫调离京师，朕也是在这殿里见的你吧？”

“是。”穆子煦忙答道，“那时候这里破败得很，满院都是蒿草，可没有如今这么挺括齐整。”康熙嗯了一声，说道：“此一时，彼一时嘛。当时地震坏了太和殿都没有钱修……”一边说一边抬步往里走，里头太监忙都躬身避道。武丹是头一回到这里，穆子煦却知道，这里按天罡数安排着三十六名哑巴太监，是康熙密见群臣的枢要重地，心下不禁凜然，不言声随后跟进正殿。康熙坐了虬根盘龙藤椅，接过太监递过的茶呷了一口，又道：“有件事，朕早就想细问一下，又怕穆子煦和魏东亭疑惧。今日带武丹同来，他来做个见证，其实朕早就知道，只是为你们周全，怕你们恐慌，才没问。”

武丹的脸一下子变得异常苍白，他已经知道康熙要问什么了。穆子煦赔笑道：“我跟主子四五十年了，武丹和我都是马贼出身，一步步调理到如今位极人臣功成名就，主子对我们实实在在的恩重如山，情深似海，奴才死一万次也报答不了。奴才扪心自问，绝没有欺隐主子的事。主子有话只管问。”

“你们知恩忠君，朕十分清楚。”康熙一笑说道，“……不过说毫无隐瞒，也只怕未必。朕想知道，康熙二十三年你出任江南布政使，破朱三太子炮轰行宫之案，擒住假朱三太子杨起隆之后，太子和胤禛从北京连夜赏你们物件。朕想知道，赏的什么，为什么赏，传赏的人还有什么话？”

仿佛一下子抽干了穆子煦的血，他的脸变得香灰一样又青又暗，惊恐得睁大了眼，翕动着嘴唇，一时竟回不出话来！当年他奉密旨去金陵，在莫愁湖与魏东亭合手，一举抓获伪朱三太子杨起隆，捣毁东正教

徒在南京毗卢院的巢穴，并发现两江总督葛礼与这谋逆巨案瓜葛甚深。正要穷追底蕴，查出事主，太子胤礽和四阿哥胤禛却从北京六百里加紧送来了赏赐。联想到葛礼与前上书房大臣索额图的渊源，又想到索额图是太子的私党，魏穆二人惊骇之下，商议此案绝不可深究。因而连夜释放葛礼，归还总督衙门全部封存文书，只将杨起隆一人审结正法了事。这两个结义兄弟立誓，此事上不告天地父母，下不告妻子儿女，让它埋在心里，烂在肚里，带到棺材里——整整二十四年中，只要一想起来，就是一阵心悸，其实二人身子，实坏于此事——幸而案过之后，多年平静无事，原以为已经过去，谁料今日康熙皇帝居然亲口问及！难道心上这愈合多年的伤痕又要破裂？难道是杨起隆那张可怕的嘴在地下又张口说话？难道……他微睨一眼武丹，像被电击了一下，浑身剧烈地颤抖起来……“扑通”一声便跪了下去。

“这事与武丹无干。你不要疑心，不要怕。”康熙忧郁地说道，“事关天家骨肉，皇帝太子，即便是朕，设身处地也只能和你们一样。朕要处置，寻个什么事杀不了你？你起来——听朕说，这事本来朕也预备睁一眼闭一眼的。但如今朕老了，对后世的事想得多一点。过去这事只是父子君臣的事。如今就关系着天下后世，不能不问清楚，看这个太子根基如何，想想他配不配当这个太子。”

穆子煦慌乱地爬起身来，好半日才回过神来，颤声说道：“这件事主子不点醒，奴才至死不敢言传，其实赐的物件并不贵重，一个如意，一只卧龙袋，来人一句话也没有，赏了东西当夜就回去了。因为实在蹊跷得很了，魏某和奴才才越发恐惧，糊涂结案了事。如今回思，奴才们这就是欺君之罪，求老主子重重惩办，奴才心里或可稍安……”说着，眼中泪水已夺眶而出。武丹起先愣住了，怔怔听完，沉思着说道：“皇上，这事奴才也是头一回听见，乍闻之下也吓了一跳。但这会子想着，太子那年才十二岁，四爷才七岁……都还是孩子。必是索额图怂恿着办的，太子不懂事，当时也没有如今这么多规矩，阿哥不准结交外臣。主子明察！”

“朕就是想知道太子当时陷的有多深，并不要追究。”康熙起身囊囊踱了几步，目中波光闪烁着说道，“不过你们也别忘了，你们跟朕时，朕也只十二岁，诛除权奸鳌拜，就是朕十二岁的决策……”武丹想了想，笑道：“人和人不能比，奴才十二岁时，就知道偷着杀人家的狗吃。万岁爷这么英睿圣明，我看太子那么良善厚道，难比万岁机谋深远。何况当初鳌拜霸道专横，万岁也是给逼出来的，这和太子爷处境也不一样……”康熙回过头来，仔细审量武丹，忽然一笑，过来拍拍武丹肩头，说道：“朕一直以为你只会杀人取乐，挖心尝鲜，真历练出来了！你这话算不得奉承。但你须知，朕在位时间长，这皇位腾不出来，有人比太子还急。人逼急了能长见识；人受怂恿久了，也容易生出异样的心思。你看御花园里那株老柏，生出来时何尝是那样，园工们一日三弯，叫它什么样就什么样！”

穆子煦和武丹对望一眼，康熙疑太子疑到这个份儿上，处在他们的

地位也实在不敢胡乱插言。正沉默间，一个哑巴太监进来打了个手势，康熙点了点头，说道：“这件事就此说说罢了，《易经》有云，君不密失其国，臣不密失其身，你们要仔细——太子来了，叫进来吧。”

胤初进来了，他刚去了一趟乐寿堂后的偏宫和郑春华幽会了一阵子，柔情蜜意地正得趣，何柱儿跑去禀说了康熙的旨意，这一来就是没事，也必须来一趟了。胤初意兴阑珊地进了勤懋殿，见武丹和穆子煦也在，怔了一下，打千儿道：“儿臣给阿玛请安了！”

“你来了也好，”康熙一笑，指着绣龙瓷礅命胤初坐了，说道，“朕想问问，户部的差使到底办得如何了，胤祥的总账房已经撤了，不知如今清出了多少银子？”胤初听是问这事，松了一口气，欠身说道：“估约清出四千来万……”“不要估约，”康熙说道，“到底是多少？”胤初胆怯地看了一眼康熙，无可奈何地咽了一口唾沫，说道：“三千九百万吧。这事揽总儿的是胤祺，原来库存八百七十万，如今是四千八百万。是胤祥给胤祺回事儿时儿子听到的。”

康熙听了没言声，起身支颐沉思了一阵，说道：“四千八百万，这是个不小的数儿了，你们办差难，朕心里清清楚楚。不过有些事情，你该早点回朕，比如胤□卖家产，弄得风雨满城，又大闹八月十五，朕连节也过得不受用。皇阿哥是宗室里最亲贵的，太失体面了也不好。”胤初忙起身赔笑道：“前阵子儿臣只忙着谳狱的事，没想到就到这地步儿，这是儿臣的疏忽。”康熙点头道：“你有你的难处。这不是要账的过失，显见是胤□借题发挥，故意跟你打擂台。可说到底，他是你的亲兄弟，要能未雨绸缪，先和他见面谈谈，何至于到这地步儿？”

“是，阿玛教训的是。”胤初忙道，“昨儿的事都怪儿臣……”“不都怪你。”康熙打断了他的话，又道：“也有胤祥的份儿，追比得太苛了。不怕招怨是好的，但也不能学小家子放贷讨债，应该有个变通之法嘛。一死就是几十个朝廷命官，叫后人怎么评你这个太子？比如魏东亭欠债，你跟朕几次南巡，不知道他的钱是怎么花的？怎么朕亲笔朱谕给魏东亭，叫他缓缴欠银，南京通政司衙门还是一日三催？要不是这么逼着，魏东亭就死得这么早？”胤初想了想，这件事他是有责任的，忙道：“这事情儿臣知道。当时儿臣还写信给南京藩司，他们回信说，密折他们见了，但密折朱谕不同于明发诏旨或廷寄，过后必须缴还皇上，他那里空口无凭，没法跟四爷十三爷交代——既这么说，皇上一封诏书，就免了魏东亭、武丹、穆子煦、曹寅他们的债，不就结了？”

康熙冷笑一声，说道：“你何其省事！单这几个人欠债，朕早就免了，还用你来说？多少人眼巴巴存着这份侥幸心，等的就是这份诏书！夫天下社稷，乃公器也，你做了几十年太子，不懂这个道理么？”胤初抬起头来看看康熙：既不下明诏，又要变通，不能叫人有侥幸心，又不许逼得太苛……他当真不明白康熙的“圣意”，但只好口中答应道：“儿臣勉力去做。”

“好吧，”康熙说道，“就是这。你知道么，曹寅也病疾。叫大内药房去人送金鸡纳霜，直送江宁织造司。胤祥那边朕已经告诉他，代武丹和穆子煦告假了。朕许久没有出宫散散心，有这两个老货陪着朕，就算你们尽着孝心罢了。”

胤初糊里糊涂辞出来，心里直犯嘀咕：清理户部的差使，自从胤禔代他清账之后，原是有些兴头的，没想到康熙面儿上几次夸奖，心里竟有这许多的不然！魏东亭死了，穆、武两个人还不知向皇上密陈了些什么，要再死了曹寅可怎么办？闷闷回到毓庆宫，已是辰末时辰，却见师傅王掞、长史朱天保陈嘉猷正在翻阅各地递进来的奏折，他满腹心事地颓然坐下，吩咐道：“端碗参汤来！”王掞三个人早已站起身来，见胤初气色不好，朱天保刚要问，胤初便道：“我的奶兄凌普从承德来了，进来过没有？知会太监们，凌普安置下来，就叫他进来见我。”

“他们住南横街东夹道的宅子了，方才进来请安，太子爷不在。”陈嘉猷是个腼腆人，柔声细气说道，又问：“太子爷见他有事？”

胤初接过参汤喝了一口，嫌苦，把碗放在案上，透了一口气说道：“他是我的家奴，虽说在外头办差使，到底错不过这个礼去。他、还有托合齐他们，还该进来侍候。”王掞听了，在旁说道：“凌普如今在承德已经做到都统，还有托合齐、齐世武、英斌，进京是见皇上述职的，他们虽是家奴，也是朝廷大员。您是太子，不同别的爷，就便要见，也得有个规矩体统，太子跟前还少了侍候的人了？必要叫他们进来当值，才算尽了主仆情分了？”王掞严刚方正，崖岸高峻，康熙就是看中他这一点，特简他来做太子太傅，循遵师重道的礼，其实带着管教的味道，胤初于百官之中，最不耐烦也最怕的就是这位从来不苟言笑的清癯长者。听他出来谏止，心里不是滋味，却不敢发作，只一笑说道：“师傅，凌普是我乳兄，托合齐他们，还有兵部尚书耿索图，都是多年的老人儿，常进来见见怕什么？”

“不是这一说。”王掞脸上毫无表情，“上次巩善进京，太子请他们几个来宫中聚饮，外头人就啧有烦言，说太子亲近私人。御史们虽说没敢动本，但就有闲话，就于太子不利。”胤初冷笑道：“师傅，听那起子小人犯舌头做什么？我心中至公无私，堂皇正大地见见自己的奴才都不许么？”朱天保等他话音一落便顶了回来：“太子是皇储，揽天下才，弘天下用才是正理。他们在外做官的奴才，把差使办好，不过落个‘该当’，些微一点毛病，别人都瞧得清清楚楚。他们没事一趟趟进宫走动，好么？上回万岁还说，‘这耿索图是怎么回事？兵部放不下他么？总见太子做什么？’这瓜田李下之嫌，不可不留意！”陈嘉猷也跟着说道：“还是不见的好。”

胤初没来由随便说一句，便抬得几个人异口同声反对，又好气又好笑，因道：“罢罢！不叫他们进来还不成么？”说着便要起身，“我去一趟四贝勒府。”朱天保忙道：“太子，这是方才上书房送过来的急件。阿拉布坦在准噶尔出兵喀尔喀蒙古，车臣台吉抵挡不住，西宁将军请调兵防

护，还有粮秣军饷出项，一大堆军务，请过目。”胤初满不情愿地坐下一件一件看，却是有点心猿意马神不守舍，脑子里一会儿是郑春华，一会儿是康熙，还是穆子熙、武丹，忽又想到叫太医院的贺孟頫配药，可不能叫眼前这几个人知道了……朱天保道：“太子，您今个儿似乎有什么心事，看上去有些烦躁不安？”胤初“啪”地将案卷向案上一甩，冷笑道：“我倒有心事，只没人安慰也是枉然！真不知老十三在户部是怎样折腾，胤禛一味只由着他的性子胡来！”说罢，将康熙方才接见的话说了，末了叹道：“清理这差使得见好就收，万万不敢再出人命。今日闹得欢，不防头日后拉清单么？我最怕皇上变心，如如果不其然！”

“皇上说的变通，未必就是变心。”王掞沉思着道，“如今账收回了九成，又到节骨眼上，太子你得立定主意，你一软，不但四爷十三爷里外不是人，好容易开创的局面就完了。”陈嘉猷皱着眉头道：“皇上疼怜体恤老臣，他要抚慰人，不发作自己儿子发作谁？太子千万不要疑到别的上头。”朱天保十六岁中进士，十八岁选在东宫，一心一意要辅佐胤初为一代令主，自己自然也就成一代名臣，所以说话坦诚耿直，毫无避讳：“太子爷，不能听风就是雨。您为国之储君，于臣下也则君，于皇上也则臣。皇上天禀聪明，圣心高远，越是这样，您越要拿出器宇。我们光明正大，即便是皇上，说得是，凛遵照办，或有不是，该犯颜直谏也当仁莫让。这么疑前虑后可怎么得了？”

胤初腾地红了脸。他不便当面驳王掞，见这两个小臣也如此放肆，心中不禁光火，霍地立起身来：“我怎么疑前虑后了？又怎么不‘光明正大’了？连见见我的家奴，你们先就有一车的闲话，你们倒不疑前虑后？朱天保你狂什么？我的大世子比你还大一岁呢！”说罢气咻咻拂袖而出。

第十九回 庸太子中流辍桡 邬思道智鉴识皇心

胤初一出宫便乘轿直趋雍王府，想着诸多不如意事，他坐在轿里越想越不是滋味。外间传言废黜太子，他是早有耳闻了，没想到自己身边的近臣也轻信这些谣言，动辄就危言耸听。康熙四十二年索额图谋逆，是背着他干的，这件事经大理寺、刑部和理藩院审结，由张廷玉亲自鞠讞，早已是定论。所以事完之后，康熙在乾清宫单独召见，胤初造膝叩诉密陈之后，父子抱头大哭，指天为誓永不相负。可笑外头人不知情，就此便生出无限的心事，每逢他主持出事，总就不如昔日那样一呼万应。他心里恨恨地想着这些兄弟：老大是奸相明珠的外甥，轻狂浮躁；老三只晓得结交文人，吟风弄月是好手；老四呢？只知埋头事务，胸无大志；老五老实得话都说不利落；老六早死；老七除了下棋玩鸟，任事不理；老八——只有这个老八堪称劲敌，和老九老十老十四勾连上下，似乎野心勃勃，但他从来没有单独办差，何来统御全局之才？其余那些小弟弟，不是乌眉皂眼就是乳臭未干……废了自己，谁能承担这太子重任？一路胡思乱想，已过北定安门到了雍郡王府。胤初刚下轿，便见西边又来一乘金顶绿呢大轿在门前落下，眨眼看时，却是三阿哥胤祉哈着腰出来，因笑道：“原来是老三啊！我想着约了老四一同去松鹤山房，看看你又买了什么珍版书，不想你也来了。”

“是太子爷！”胤祉一怔，忙上前请安，笑道：“我还想着约老四进去请安呢！都想到一处了。”胤祉今年三十一岁，秀拔挺立如临风玉树，十分潇洒恬静，说话娓娓而言，显得从容稳重，二人正说笑，高福儿早迎了出来，磕头请安笑道：“门上说有客，哪承想是太子爷和三王爷！我就进去禀四爷来迎！”

胤祉含笑摆摆手，“我是常客，用不着这一套。我来给太子带路——你主子在东院书房？”“在万福堂。”高福儿忙赔笑道，“十三爷也在，两位爷正下棋呢！”说着便忙招呼长随们接待二人扈从人等到仪门内东厢吃茶。

胤初还是头一次到雍王府，随胤祉身后踏着卵石甬道迤迤进来，见里边正房雕甍插天，飞檐突兀十分壮观，室内却并不奢华，中央大炕下图书琳琅，琴剑瓶炉枕簟屏帷，处处井井有条纤尘不染，胤初心下暗自掂掇，人说老四最讲边幅，果然收拾得齐整，因见胤祺胤祥正专心致志地对弈，便示意胤祉不要说话，只站在一旁观战。这盘棋已经弈至中盘，胤祥是阿哥里出名的棋王，胤祺却是一手屎棋，让三子的棋已经落了下风，胤祺一手抓着棋子沉吟，笑道：“老十三，看来你是一步也不肯让我了……”胤祥也笑道：“该让的事就让，不该让的让了，就是瞧不起人。”说着，一抬头看见胤初胤祉，不禁吃了一惊：“呀，太子爷和三哥几时来了？”胤祺便也站起身来，乱了局见礼安座，又嗔着高福儿不进来禀说。

“关起门来是兄弟，大规矩不错就是了。”胤初摆手说道，“忠不忠不在这上头。老八老九平日见我十二分恭敬，后头就挑三窝四地叫老十这个炮仗出来闹，真叫气死人不偿命。”胤祥冷笑道：“你们大约不知道，还有个老千岁，在席上拉偏架，见我占上风就拉我，见他来打就推着我挨揍！晚上又跑我府当好人，骂‘老九老十真不是东西！’如今的事还有什么天理，什么兄弟情分？老施原本要上折子弹劾十哥的，是我拦住了，他们明是冲我，其实做的太子爷的文章，看看再说，忙怎的？”胤初不禁一呆，笑问：“我的文章？真可笑——你都听说了些什么？”

胤祥亲自捧了两杯茶奉给胤初胤祉，说道：“你还看不出来？外辱施世纶，内闹御花园，一个连环套儿！太子，已经有谣言，说你说过‘古今哪有当四十年皇太子的？’还有说你那年军中请安，见万岁病得七死八活，憋不住掩口偷笑！你听听，不是要往死地里治你么？”胤初听了，呆着脸沉思良久，方冷笑道：“这是对天可表的。我只问自己的心！要是听这些闲话就往心里去，我不吓死也得气死！”胤祉打了个冷颤，脸色变得有点苍白：“人心如此险恶，真正可畏！”胤祥却掉头一晒，说道，“别理这些直娘贼！我打冲炮儿还怕，你们怕个什么？”

“怕也无济于事；不怕要有对策。”胤禛望着窗格子，眸子晶莹生光，说道，“其实人们恨我还在太子和胤祥之上，恨不能食肉寝皮了！我们这边不避怨嫌做事，有人就引风吹火，借机植党市恩，红着眼等着差事办砸了，一窝蜂儿上来咬死我们。所以只有办好差使，叫他们咬无可咬，才是唯一出路。”胤祥拊掌笑道：“着！就是这话！这几个顶着不肯出血的丘八总爷，提督将军，明儿就和他们打擂台。不怕欠债的精穷，就怕讨债的英雄！我就不信，胳膊拧得过大腿！嘿——！”他“啪”地一拍脖子，打死一只花脚蚊子。胤初想起康熙盯着自己寒凛凛的目光，担忧地皱紧了眉头，说道：“老十三，你不能莽撞！再逼死人是了不得的！看看人心吧！上回老十折辱世纶，几十个部院官在旁，竟没一个出来劝劝。真要叫我做个独夫么？”

胤祥一听便火了，想想他毕竟是太子，忍着气笑道：“我们整治的是民贼，怎么会成独夫？要是这就算独夫，我看就认了也无妨。”尽管胤祥压着火，和颜悦色地说话，胤初还是觉得这浑小子对自己太无礼，冷冷说道：“你认我不认。这是什么好名声？千夫所指，无疾而死！”不料话音刚落，胤祥合掌笑道：“阿弥陀佛！如此善终，吾之愿也！”

“你！？”胤初觉得今儿不顺心的事太多了，见胤祥处处顶茬儿兀自满不在乎，旁若无人地喋喋不休，不由拉长了脸，嘴唇哆嗦了半日，立起身来道：“你这是和我说话？仗了谁的腰子，这么胆大妄为？”胤祥原本是无心说笑，见太子变了脸，先是一怔，接着也起身来，盯着太子的脸，“嘻”地一笑，说道：“是我的不是了，原想说笑，何至于就触了您的虎威？既如此，往后我小心侍候就是——也好早晚的了，今儿老八摆酒，要请我去，告辞了！”说着抱拳一拱，又给愣在当地的太子打个千儿，起身抬脚便走。胤禛急得一拍桌子，厉声喝道：“站住！”

一时屋里变得一片死寂，连侍候在廊下的高福儿狗儿坎儿都愣住了。良久，胤初丧气地长叹一声，颓然落座，双手捂了脸道：“去吧……你由着他去吧……办事可真难啊……”胤祉蹙额说道：“老十三，你今儿是太无礼。就是我们和老八老十，也没跟主子这模样儿！”

“我拿什么和八爷比？”胤祥呼呼直喘粗气，“你以为我容易么？才去户部时，光那些堂官爷，老胥吏，差点没把我摆治死！连前头算上，在户部二年里头，谁睡过一个囫囵觉，谁就不是人！”他说着，泪水在眼圈中打着转转，又生生地憋了回去，“……我图的什么？还不是给你争脸？一到节骨眼上你就叫我吃松劲丸、消力散，我受得了受不了？”

这话说得动了真情，胤初不禁垂下了头，拧着眉心只是叹气。胤禔拽着胤祥回来，劝道：“太子也是好意，想把事办周全嘛！你就恼？”胤祉也道：“太子的话有道理，凡事得讲中庸，是不能做得过头了。不过太子也不必犯愁，清理的事万岁几回说，都很赏识。如今因为薨了魏东亭爵将，万岁一时烦恼说句不然。话说回来，老十三也要见好就收，就坡儿打滚，好生收场也不错。”

他的这番劝说，太子是有道理，万岁也不错，胤祥也做得对，四面净八面光，胤禔听得一笑，正要说话，胤祥气呼呼说道：“我不会就坡打滚儿，那是驴！反正这事不能罢手！”胤禔说道：“我越寻思，将军不能下马！这一次再垮下来，万难重新振作了！”

“此事非同小可。”胤初看了一眼胤祥，心情十分矛盾，“你辛苦为朝廷为我，我岂有不知之理？但万岁说的也不可不顾：我们煌煌天朝，又在鼎盛之时，不能像市侩逼高利贷似的，把下头弄得过分狼狈。老十三你消消气，就明白我的心了。这样吧，明儿你把人召集起来，先甭说什么，我去见见万岁，看有什么旨意。我们按旨办事，他们就有天大怨气，也怪不到咱们头上。要有恩旨宽免，我们也不必做什么恶人。”胤祉听了不禁连声称善，胤祥胤禔却默不言声。四个人又略说了几句，胤祉方陪着胤初回府不提。

屋子里只留下了胤禔胤祥两个人，都紧皱着眉头想心事。外面不知什么时候起了风，愁云漠漠压得很低，给天井院笼罩了一片灰暗阴沉的色调，只有檐下铁马，不甘寂寞地在风中叮当作响。不知过了多久，胤禔粗重地透了一口气，说道：“你太躁性了，太子劝你谨慎，也不是坏事嘛！”

“他谨慎个屁！他那叫小性儿！妇人之仁兔子之胆！”胤祥啐了一口，“别看他整日挨着皇上，揣摩皇上的意思，生怕惹皇上丁点不欢喜，照我看，皇上最不高兴的就是他这点子德性！”胤禔不安地坐直了身子，正要说话，却听屏风后有人悠悠地说道：“善哉斯言！所谓天下事，人间情，俯而就者易，仰而企则难。太子并不笨，却参不透这三乘妙义，令人良可叹息！”接着便听拐杖囊囊，邬思道闪身从容而出，在胤禔身边立定，嘴角带着冷峻的笑意，眼睛放着绿幽幽的光，说道：“我在后边听了

多时。原以为十三爷侠肝义胆而已，此一见识，令人刮目相看。这真是四爷之福！”

胤禛目光霍地一跳，垂下眼睑呷一口茶，一笑说道：“我正要驳他这不经之谈呢！先生倒夸他！”邬思道从容坐下，两只细长苍白的手指交错握着，略一点头，说道：“十三爷的话无可驳诘。太子爷确是如此，他琐碎窥探皇上意旨，从只言片语中揣摩圣意，处处附就皇上，生怕出半点差错，恰是他自己已觉地位不稳，只是不敢或不愿承认而已。我曾说过他危若朝露，就是因为皇上要的乃是太子，不是要奴才！皇上自己雄才大略，怎么会瞧得上这样庸懦无能之人？这就叫仰而求之难，譬如踮起脚尖取东西，何如弯腰捡起来的容易？太子若能以天下为己任，不避怨嫌，左携四爷十三爷，右领施世纶一干能吏，好生整顿，刷新吏治，万岁怎么还会对他左右前后地不放心？这就是俯而拾则易。但难中有易，易中有难，人生世上为物欲所障，如入具茨之山，七圣皆迷，想看得清爽，做得利落，谈何容易！”说罢不禁哑然失笑。他侃侃而言，胤祥听得入了神，眼见胤禛盘膝稳坐，搓着念珠嘿然不语，陡地涌上一个念头：要是四哥当太子，那该……正想着，胤禛倾身问道：“依着先生，该怎么办？”

“不要迟疑。四爷身有挺筋十三条，支撑这局面，一定要把这些民脂民膏全叫他们吐出来！”邬思道脸上泛着青白的光，“什么叫独夫！残民以逞才叫独夫！四爷十三爷夙夜勤劳王事，整治的就是民贼，谈何独夫？我也有句口号：这样的千夫所指，千目所视，乃是圣贤灵光！”

胤祥听得两眼放光，鼓掌说道：“先生斯言洞穿七札！令人目中浮翳为之一开！”胤禛突兀问道：“若太子见怪呢？设或皇上真有宽免恩旨呢？”“像太子这样的有何可畏？”邬思道的声音干涩得像吞了一段木炭，“至于皇上，若有恩旨，怎么会代武穆两个将军告假？只管竭泽而渔，一网打尽，万岁要抚慰人心，或者略有责备，四爷，即便如此，种这么一粒瓜子在皇上心里，您就得大于失！”

“太子总要登基的呀！”胤禛的目光鬼火一样闪烁不定，又黯淡下来，“这善后……何其难也！”

邬思道沉思着，字斟句酌地说道：“你这样做对他一点坏处也没有，他怎么会忌恨？他离了你二位寸步难行，又怎么敢得罪你们？果真有那一天，他还要靠你们对付八爷呢！”

“就这么干了，这话真愈听愈妙！”胤祥一拍大腿站了起来，“狗儿，坎儿，走，跟我回户部去！”

胤初满腹心思离开雍王府，去胤祉府里捡看了一阵子书，快快回到宫中时，王掞等人早已退值。一个人兀坐在空荡荡的大殿里，听着外头秋风穿檐的呼号呜咽声音，越想越觉万绪纷来无以自解，因叫宫女泡了酽酽的普洱茶，斜倚在春凳上只是出神。一时何柱儿抱着一沓文案进

来，忙站住脚道：“太子爷，您回来了？”

“嗯。”

“奴才刚从书房回来。”

“嗯。”

“太医院的贺孟頫来过。太子爷要的药已经配好。遵太子谕，加了一味雪莲。”

“丸剂散剂？”

“丸剂。”

何柱儿一头说，向金漆大柜中取出一个小包儿捧给胤初。胤初打开看时，是一色豌豆大的粒子，蜜蜡炼制，嗅一嗅，异香扑鼻，便揣进怀里。这是他从胤祉书房《永乐大典》里抄来的古方，滋阴壮阳祛老还少的宝贝，据说是黄帝御女服用的丹方。但这种东西，一旦叫皇上发现，就是件了不得的事。就是王掞知道，也不知生出多少麻烦。防着太监们做手脚，他一向都随身携带。一边揣药，一边问道：“上书房散了么？这些折子他们拟过节略没有？”

“奴才回来时还没散。”何柱儿笑道，“他们忙着给魏东亭拟谥号，还有皇上批下来魏东亭的遗折，请太子爷过目。”

胤初身子一颤，腾地坐直了身子，取过上边那份文卷展读。果见节略上第一条便赫然写着：二等公爵、粤闽滇浙四省海关总督魏东亭于八月十四日亥时薨。附遗折——急急翻了几下，果然有魏东亭的亲笔遗折。细看时，前面说的病情，又是怎样承蒙厚恩，皇上不远千里屡赐良药、钦定处方，优渥之情、眷念之恩罔极难报。看着看着，几行字迹闯入目中：

……奴才以戴罪之身，拊心俯仰，此躯行作掩陵之土，而逋欠国债十未归一。如此辜恩，正不知地狱何门而入！夜台徘徊，昏目望阙，泪血已干，心痛无声。惟愿生生世世相从皇上于左右，或可报恩遇于万一。结草衔环之心，惟主上谅之……

这几行字上因康熙掐了指甲印，看去十分醒目，旁边斑斑点点，不知是康熙还是魏东亭的泪渍，纸角上加着朱批：“着即由魏东亭之子魏天祐袭一等伯爵，仍领海关事，逐年赔补亏空银两。”还有一方小印，钐着康熙的别号“体元主人”。

胤初喘了一口粗气，心下略觉安生，觉得似乎已经明白了康熙的“圣意”，回到寝宫也不召妃子，和衣倒下，目光炯炯地望着殿顶的藻井，只是睡不沉。一时梦见从未见过面的母亲赫舍里氏，淡淡看他一眼又飘然

而去，一时又见明珠、索额图进来，请了安又突然不见；一时是胤禔闪烁的目光，又见胤祥笑嘻嘻地扮鬼脸儿；陡地又想到，如若当日索额图真的调兵拥立自己为帝，如今又是什么光景？……胡思乱想噩梦颠倒，直到四更天胤初方蒙眬睡去。

不料这一睡却睡过了头。直到辰初时牌胤初方乍然而醒，埋怨着何柱儿没有叫起，忙忙用青盐擦了牙，胡乱用了两块点心，连轿也不用，便匆匆赶往养心殿。

看来夜里是下了一场透雨，天上兀自霏雾般飘洒着、淅淅沥沥地零落着，紫禁城漫地而铺的临清砖上一汪汪浅浅的积水上起着连阴泡儿。胤初穿着油衣，脚下蹬一双保定木屐，后头几十个苏拉太监紧紧跟从，趑过永巷口，便见养心殿侍卫德楞泰和太监邢年过来，胤初忙问道：“皇上这会子在养心殿么？”

“不在。”邢年赔笑请了安，答道：“今儿一大早，皇上起来就叫穆军门武军门递牌子进来，同着张廷玉、马齐、佟国维三位中堂一道，换了便衣出去了。临走时说太子要来请安，告诉一声就是。爷请自便吧！”胤初不禁怔住了。想想回头就走，不防一脚跣在青苔上，踉跄一步竟歪倒在水洼里，弄得淋淋漓漓浑身都是泥水。德楞泰一步抢上，急忙扶起胤初，关切地问道：“太子，你，没有摔疼？脸色不好，身子有病？”他是蒙古人，汉话说得不好，听得周围的人想笑又不敢。

胤初的脸色又青又黄，十分难看，勉强笑道：“不要紧。我要去户部，不回毓庆宫了，叫他们备轿——邢年，就在养心殿给我找身干衣服。”说着脱掉外头的袍子递给邢年，“烘干了送回养心殿去！”

第二十回 背水一战英雄讨债 功亏一篑釜底抽薪

胤祥早已到了户部，一边派人去毓庆宫请胤初，一边叫被召见的官员由礼部的人陪着。他夜来也没好睡，但他自幼习武，打熬得好筋骨，并不在乎这一夜两夜不睡。他四脚拉碴仰在安乐椅上，抚着剃得发青的脑门儿，心里还在折过子。听着户部大堂不时传来的哄笑声，他心里有点犯嘀咕：他知道这干人，没有一个是省油灯，都是跟着康熙三次西征的帐下亲随，几次出兵放马，保着康熙从绝境中杀出来，积功保荐，在外带兵，平素见了康熙也常撒赖，怎么会把自己这个“小十三”放在眼里？正出神间，却见狗儿一头闯进来，嘻嘻哈哈请了安，说道：“爷，去毓庆宫的人回来了，太子爷起来轿也没坐就出去了，陈嘉猷朱天保他们正生闷气，说不知道太子爷哪去了——咱们还等不等了？”

“再等一会儿。”胤祥掏出怀表看了看，“再过一刻他不来，就是要有要紧事，我们干我们的。坎儿他们在大堂上，你先过去吧。”

狗儿蹦蹦跳跳到户部大堂，只见坎儿靠在门框上，里头三十多个封疆大吏，有的正襟危坐，有的交头接耳，有的大帽子掣在茶几上，袖子掙得老高托着下巴歪着听人说笑。姚典坐在公座下，指手画脚地说得唾沫四溅：

“想发财不一定要靠打仗。门道有的是！上回见着揆叙，他就说了个法门！”

刘燮就坐在姚典身边，笑得眯缝着眼，前额油亮亮的，酒坛子似的放着光，调侃道：“怪不得揆叙那么阔，敢情有窍门儿。说说看！”

“老揆说——”姚典喝了一口茶，“要发财先治外贼再治内贼。外贼有五——眼耳鼻舌身——眼，这个东西贱，爱看美女，要金屋藏娇，就把银子糟蹋了，难道娶个无盐女，就不能过夜？再说耳朵，这玩艺儿爱听曲子音乐，就得花钱买戏子，其实烦了，上山听秧歌乱弹也满将就；就说鼻子吧，天生的喜欢香味，买香笼宝鼎，花钱不花钱？其实人啊，你躺在马圈里，也就没这想头了。还有舌头，偏生的喜欢好味道，我见人家穷人吃观音土，那真一文不花！至于身子，更是费钱的料，夏天要细葛，冬天要棉袍，你穿得再好，不过便宜了别人，叫别人看看罢了，其实遵黄帝古训，弄点子树叶穿穿，编个草圈子戴戴，看能省下多少？”

他信口雌黄，听得众人无不咧嘴儿笑，湖广提督“啪”地一拍大腿，皱眉说道：“胜读十年书！早听这几句话，我何至于借银子？”

“还有内贼，”姚典一本正经说道，“仁义礼智信，五贼不除，发财势如登天。仁是首恶，心里存这个念头不得了，帮亲戚，助穷困，多少钱才够使？义，也万不可沾边：见义忘利，钱从哪里来？子曰礼尚往来，

别人送你还，几时发财？比得上来而不往？还有那个智，也要不得，你聪明，求你办事的就多，只顾了办事，必定误了挣钱！信这个东西最可恶，一诺千金，得，一千两没了……所以呀，五个内贼也是非除不可！”众人听了不禁哄然叫妙，金陵副将马国成诨号“马大炮”，笑得前仰后合，捶着腿道：“妙极，不过我们读书太少，恐怕只有四爷十三爷将就着能除这内外十贼！”刘燮笑道：“说得好！只是啰嗦了些儿。提纲挈领说：不爱脸，不要名，不顾廉耻，不怕笑骂，到赵公元帅跟前许罗天大愿：终生不行一善，财源滚滚而来！”

狗儿听着众人肆口辱骂胤禛，心中不禁大怒，正琢磨着，坎儿笑道：“你们没有说全了，还有一条，吃东西要慢！”众人正听得兴头，谁也不防这孩子有心骂人，一个瘦高个子参将歪着头道：“怎么个吃法儿？”

“去年过黄河滩，我买了一个驴肾，”坎儿认真地说道，“就着一个烧饼，坐在车后头，足足吃了半天，连午饭都省了！”狗儿笑问：“你是怎么吃的？”坎儿迷糊着眼道：“驴肾那么长，我走走咬点（姚典），再走走再咬点……”

众人没有回过神来，狗儿也有了词，笑道：“要这么说，我还有个省钱办法：不管吃的喝的，慢着点往外撒。我一泡尿就撒了四十里！”

“你是怎么撒的？”坎儿转脸问道。狗儿笑道：“我也坐在车后头，我捏捏流些（刘燮），再捏捏再流些……”

一语未终，已是惹得众人哄堂大笑。马大炮手舞足蹈，杯中的茶水都溅出来：“咬点？流些！哈哈哈哈哈……姚大人和刘大人家中必定金山银海！借兄弟几万中不？啍啍啍……”姚典和刘燮两个人在这起子狂笑的将军中尴尬得满脸通红，想想这两个小鬼头都是胤禛的人，又不好发作，只拧着脸干笑。正要说话，一眼瞧见胤禛和胤祥一前后进来，顿时大堂上一下子沉寂下来。

“各位久候了！”胤祥笑着扫视众人一眼，自嘲地说道：“刚还有说有笑的，怎么就不吭声了？看来我就是个丧门神了。”说罢手一让，又道：“四爷，您请坐那边。中间那里给太子爷留着，他要来就坐那里。”

胤禛点点头，泰然自若地坐了，众人方回过神来，纷纷起身请安，在这位冷面冷心的王爷面前，即便马大炮、贵州将军罗文这些骁悍的老军务，也变得循规蹈矩，不敢放肆了。

“昨儿老施宴请大家，已经把话说得差不离儿了。”胤祥囊囊地踱着步子，把一条大辫子甩在脑后，语气沉甸甸地，“大道理不去讲它。小道理叫‘无债一身轻’。欠账总要归还，迟还不如早还……我心里镜子似的，这个差使不讨好儿，我也知道，如今我是个人憎狗嫌的阿哥。但诸君不妨设身处地想想，我是皇阿哥，自己有产业、有花园、有书房，我就不懂得闲了没事，找几个箴片相公聊天儿下棋、吟风弄月、斗鸡走

狗？自家美了，人家也不嫌弃！但皇上偏偏选我办差，这就叫‘虽欲长伴梅花而不可得焉’！”他干咳一声，看看凝坐不语的胤禩，又道：“从大小道理到我的苦衷，压根儿说，库银不同私债。赈灾要用，积粮要用，平抑米价要用，百官俸禄要用，朝廷差使要用——你们都是老军务，打仗更要紧！国家万一有事，给你们欠条当饷，你们说成不成？所以请大家来计议，你们自报什么时间还清，眼下能还多少，把底子澄一澄。真的还不起呢，四爷说了，也不能逼大家脱裤子卖当。你写个折子放这，一体奏明圣上。圣上免了你的，是你的造化，圣上说不减免，自有老人家的章程——你们说如何？”

这么侃侃款款一席话，众人听得面面相觑。这些人打定主意，听胤禩大发雷霆，把事情弄僵，然后闹到康熙那里，来个鱼死网破。如今听他心平气和，慢条斯理讲得井井有条，倒一时不知如何是好了。胤禩欣赏地看一眼胤祥，心中暗想：人受挤兑能耐久，果然进益了！

愣了少时，贵州将军罗文干咳一声开腔了。他虽长得五大三粗，却是心思玲珑，这群人全拿他当主心骨。

“十三爷，”罗文笑道，“大理小理我们都明白，只你还是不晓得我们这些人，顶着封疆大吏的名头儿，起居八座，其实外强中干。那些不要脸脏官，借了银子卖实缺，逼死他们也是干该万该；外任官有老百姓刮，怎么也弄不穷他们；没差使的穷京官借债不多，冰敬炭敬填上也就差不多了。就苦了我们带兵的，除了饷银，一文外路银子也没。吃空额，喝兵血，我们坏不下这个良心。唉……孩生父母养，扒光衣服有什么将相乞丐？我们自己也是穿号褂子出来的，忍心从当兵的嘴里掏食儿替自己还债——我们难呐！”

胤禩听他说得诚挚，心里一阵发凉：这罗文虽是想顶债，话说的近情，因道：“罗文这话尚在情理。但据我想，何至于就穷到这地步？诸君，不要以为还债吃亏，接着就要清理吏治。有些人躲了初一，躲不过十五！”

“四爷明鉴！”罗文身后坐的叫陶三畏，却是广东提督。他嗫嚅了一下，苦笑道：“玉泉山水最好，远水不解近渴。俸银够花，谁肯掰屁股招风借钱？我们识字儿少，写奏章、下文书往来行文，得请不少师爷、书办，都得从俸银里出。带兵的都知道养兵千日用兵一时，哪个不爱兵如命，敢扣人家的饷？积欠这么多年，一下子还清，真难为我们。四爷十三爷宽限我们一年半载，容我们周旋一下，就是体恤下情了！”

话音刚落，马国成便反唇相讥过来：“周旋？怎么周旋？找谁周旋？！脱了裤子□一根，尿也没得卖的！十三爷，马大炮不会说假话，原先跟图军门周军门打察哈尔，弄了些钱，早他娘抖落净了。您要不信，只管抄我的家，值钱家伙全充公，我要皱皱眉头，我娘做我没点灯！”罗文偏过脸嗔道：“老马，这里不是你的军帐。斯文些儿！这成什么体统？”马国成是西征时康熙中营红衣大炮营管带，为人凶狠，打仗是

个愣种，颇受康熙钟爱，因此骄纵得十分蛮横，听罗文说话，把跷起的二郎腿放下，瞪着眼道：“当着万岁爷我也是这话——我要有个好靠山，替我还钱，也知道体面。好嘛！人家那边刮地皮还钱，有的托门子找贝勒爷们垫还，只倒霉了我们！”

胤祥听得眼中出火，沉思着看着胤禛，一笑说道：“说了这么长辰光，口渴了吧？——给大人们上茶！”说着，看了一眼坎儿狗儿。两人点头会意去了，不一时，一个提壶，一个抱碗，挨个儿给众人敬茶。将军们已经撩得起叫苦的兴头，一边吃茶，一边七嘴八舌继续哭穷：

“十三爷，您撂句话，只要叫喝兵血，账立地就还！”

“用不着喝兵血，报几个假盗案，一样还债！”

“如今真难为死人，老婆娃子都养不起，说出来丢朝廷的人！”

“娘希匹！还是打仗好，太平时使不着咱们这些匹夫！”

“就是！打仗时肉山酒海，何其痛快！如今太平了，格老子倒吃豆腐青菜！”

姚典便乘机打太平拳，笑道：“别说这些寒碜话，你吃豆腐青菜？”

“有豆腐青菜就不错了，你到我家看看！”

“……还不起啊！”

“宽限宽限吧……”

“不瞒十三爷，我早饭还是蹭到人家去吃的……”

一时间户部大堂嗡嗡嚶嚶沸水锅似的，也亏了这干子军爷，活像一群叫化子，打莲花落儿般一套套往外搬。户部堂口站的戈什哈们几时见过这个，背着脸只是偷笑。说着说着，声音渐渐低了下去，众人都觉得五脏翻腾，胸口憋闷，肚里阴阳不和龙虎相斗。姚典头一个捂了肚子，说道：“怎么这么恶心？”一语未终“哇”地呕吐出来，喷得满世界都是。其余的人有的早憋得脸乌青，更哪堪闻着这酒屁馊恶味儿？

“哇！”

“哇——”

“哇——”

一时间大厅里开闸放水般呕泻狼藉，说不尽腌臢齷齪恶臭不堪，把个户部华堂翻做呕吐道场。胤禛先是一怔，旋即便明白这是胤祥和狗儿坎儿做局，心下不禁一惊，皱紧了眉头思量如何收场。

“对诸位不住。”胤祥似笑不笑地仰着脸道，“不是我存心刻薄，是诸位装穷惹翻了神灵！哪一位吐的青菜豆腐，我愿作保，请万岁全免了他的欠逋！”说着向胤禩挤挤眼，竟真的挨次去查看。

正不知如何理会，胤初带着一大群侍卫、太监进了户部大院。一进院，胤初老远就闻见大堂上臭气扑鼻而来，又见户部的人交头接耳窃窃私议，情知出了事。忙三步两步趋入大堂，众官员早离席一齐跪了下去。胤初掩着鼻子瞪了胤祥一眼，问道：“你这是什么名堂？”

“我是以彼之矛攻彼之盾。”胤祥冷笑道，“他们说喝西北风，又是青菜豆腐，太子爷请查验！”

胤初阴沉着脸站在当厅，没有理会胤祥的话，只冷冰冰扫了胤禩一眼，胤禩只略一欠身，摆了一下袍子，若无其事地盯着门口。胤初越发来气，原地兜了两个圈子，径直向大堂公案居中而坐，压着火笑谓胤祥：“十三弟做事孟浪了！今儿这些将军都是万岁爷亲手调教了几十年的人，何至于不通情理？借债的事还该从容商议的。”胤禩见他不问情由先打胤祥五十板，觉得事已至此，不能不帮着顶一下这个太子，因欠身一笑，说道：“十三弟是鲁莽了些，但各位军门也太不赏脸。十三弟急不择路，您得鉴谅着些儿。”胤祥仿佛不胜燥热，拽了拽大襟，下着气说道：“太子爷，你刚来。我好话说了一车，各位大人一毛不拔，几乎没把户部大堂吵翻了！我原本是个愣头青儿，这事做过了头，差事办完，我逐人登门谢罪。只这点愚忠，可以上表天日，我要有半点作践别人的心，雷劈了我！”

“你已经作践了，还说没这心？”胤初冷笑一声说道，“你知不知道，我的师傅熊赐履也去世了！我就为这事去礼部一趟，迟来几步，你在这边就闹得人仰马翻！”

熊赐履是顺治年间进士，自康熙八年入阁为相，与明珠、索额图并为上书房大臣，是熙朝仅存子遗的两朝元勋。胤禩听得心里一凉，太子要把这也归咎于清理亏空？因在旁皱眉说道：“据我所知，熊赐履并不亏欠国债。就是魏东亭，病了十几年的人，去世也是常情。太子，这些事与清债无关的，不要错怪了老十三。”

“我是奉旨清理，太子！”胤祥满指望胤初坐镇户部，支持自己渡过这最后一关，没想到他如此昏庸懦弱，因抗声说道，“如今无论屎盆子尿盆子，只要是盆子就往我头上按！要是这样，太子奏明皇上，撤了我，另请高明！”胤初气得脸雪白，哼了一声说道：“你们原来是和我说话？我还指望着你这点子愚忠呢！这差使我有什麼不敢接的？只怕是凭你这点身份担待不起！”

胤禩想想，这样越闹越难收拾，咽了一口唾沫，说道：“皇上屡次议过，清理亏空债务是第一要务。老十三做得过头，回头我陪着他揖门道歉，今日还是先议清债，请太子息息雷霆之怒。”胤祥这时也醒过神来，

强压怒火低声说道：“我少不更事，惹出的麻烦回头再料理。还是依着四哥，先办正经事……”

“你站过一边！”胤初专横地断喝一声，“下去再和你理论！”

下头的官员原以为今日这事都是太子策划，不过出来佯装好人收拾局面，这会子品出味道，三个阿哥并不是一回事。太湖水师提督头一个磕下头去，哽咽道：“也不怨朝廷，也不怪十三爷，谁叫奴才们忍不了穷，发贱要借库银？”说着，呜呜咽咽放了声儿。罗文跟着便道：“太子圣明，臣等并没敢说抗债不还，只求宽展期限，臣等苟延残喘得终天年，不也是保全朝廷体面？”此时众人已个个哭得咽气打哽儿，有的说：“可怜我们这些人，从死人堆里爬出来，靠山没靠山，门路没门路，落个这等下场。”有的丢鼻涕扯粘涎：“逼债死打仗死，反正都是死！不是听说阿拉布坦要造反么？打发我们去吧……”

“我们的命真不济！打仗拼命，不打仗逼命，太平了，用不着了！”

“连魏军门都逼死了，我们算什么？”

马国成与众不同，前跪一步，“嗤”的一声撕开袍子，露出黑红黑红古铜似的胸膛，大叫道：“阿哥哥们，你们都读过书，俗话儿说‘士可杀而不可辱’！凭什么辱我们？”众人愣了一下，才想到他把“辱”理会成了“日”，都低下了头，抠砖缝儿忍笑。马国成越发来神儿，说道：“我姓马的万岁也知道，从不抹咸水儿，请验我身上这七十二刀伤！当年在科布多被围，我护着主子冲出来，落下这一身伤，万岁见了都掉泪，一道伤赐酒一杯！今儿欠了七万银子，还要在心窝里再来一刀？十三爷，你是个好汉，你来，老奴才若皱一皱眉头，是婊子养的！”

胤初被他们哭叫得六神无主，深悔昨日没有跟胤禩胤祥把话交代瓷实，叹了一口气，下座来替马国成掩了衣襟，说道：“起来，起来！你们这是怎么了？朝廷几时说过不养活你们了？你们这些老行伍心最诚直，我最知道的，何必这样呢？”他缓了一口气，又道：“给我一个面子，不要计较十三爷了，他有他的难处，头一回独自支撑这么大局面，想把事情办好，只是年轻好胜，急功近利了些儿，你们得体谅。”说着目视罗文。罗文便道：“太子爷只管放心。我们都是些粗人，心里有什么，倒出来就畅快了。怨恨十三爷是没有的事，我们怎么会和爷们过不去？”

“这样，”胤初见众人息了火，心中略觉宽慰，暗自拿定了主意，说道：“债还是要还的。但要变通处置，时限可以放宽些儿。你们都是朝廷柱石，与国家休戚与共，要为皇上、社稷着想——在任赔补，五年为期，如何？”

他这一说，众人无不心花怒放，别说五年，就是一年，谁料得定这个四爷十三爷还管事不管？只要不撤差，任上几个大案腾挪下来，区区几万银子何足挂齿？胤禩心里不禁叫苦，连连嗟讶，胤祥早气得一跺脚出了大堂。

胤祥赌气回到签押房，要召集清账的人说话，却一个也不见，因见狗儿站在门口，便问道：“人都死到哪里了？”

“爷是气糊涂了。”狗儿笑道，“都在书房里候着呢！”胤祥不言声，起身便到后书房，果见书房里里外外站着三十多个人，施世纶和侍郎尤明堂也在里头，都是垂头丧气相对默坐。胤祥一踏进门便狞笑道：“都知道了？别他娘这副熊样子，丧家犬似的！有些事，眼下混账，后头谁料得定？老施老尤，接差那会子万岁就给你们打了保票，老十三再给你们打一层：真要发落你们乌里雅苏台，十三爷背干粮送你们过沙漠！”

“我和老尤早就想到这一步了。”施世纶平静地望着窗外，小眼睛熠熠闪着光，说道，“倒是四爷和你得保重些。我这人摘顶子，剥官服已是常事了。”尤明堂叹道：“没想到树倒得这么快！瞧吧，二年之内，不回成老样子，挖了我的眼！只可叹下头调这几十个人，落荒而逃，回去哪里讨生活？”

“你说的他们？”胤祥指着众人，冷冷一笑说道，“你两个是大员，这里干不成调哪里。文职里像李绂、田文镜他们，早已安排了出路。这些兄弟都是我的兵，我岂肯叫他们吃亏？”胤祥说着，从书架上取下一个木匣子，打开了，里头是厚厚一沓札子，上头盖着兵部的关防，“扑”地吹去上头的浮尘，自失地一笑，说道：“可谓有备而无患！这是去年从兵部弄来的六品武官任书。都是京畿驻防，说不上肥缺，也算上等差份……”

众人不禁惊愕地张大了嘴，愣愣地听胤祥一一唱名，痴痴地接过委任札子，却一色都是千总，分补西山、玉泉、丰台、通州等处，有的是汉军绿营，有的是善捕营，有的是锐健营——这些差使在塞外驻军眼里，已经是巴不到的美差了！胤祥一分派了，看着狗儿坎儿笑道：“十三爷顾不到你们，你们是四爷的人，还回四爷府——我已经跟直隶总督衙门、步军统领衙门和善捕营老赵那里打过招呼。缺，都给你们空着，一去就补。只一条，别逢人吹嘘是我给的。咱们差使办砸了，没这份体面！”说罢仰着脸，如释重负地吁了一口气，抬脚便走。

狗儿在后追了一步，问道：“明儿我们还来应卯么？”胤祥手一扬，头也不回地大声说道：

“想来就来，不想来就算。户部还有屁的事做！”

第二十一回 拼命郎酒肆会弱女 菩萨王刑堂接皇差

胤祥满胸积郁得发胀，吐不出按不下，棉花团子似的塞得难受，一出户部大门，见管家贾平还侍候着，便命：“回去跟紫姑说一声儿，爷要散散心，迟些儿回去！”说罢拉马便骑，泼风价打马直出西直门，大大兜了个圈子，但见城外秋云低暗，白草连天，更觉凄凉，因拨转马头至宣武门，趲进一个小巷，远远便听丝竹清幽，一带粉墙往东，郁郁丛篁拥着一座楼，上面匾额写着“太白醉仙”四个字。里头一个女子声气正按弦击节而歌：

夜半钟磬寂无声，满座风露清。烛台儿蜡泪叠红玉，青灯独对佳人影。倚朱栏，望乡关，月明中远山重重，看不清古道幽径，只听见西风儿吹得檐下铁马叮咚……

胤祥听着耳熟，却一时再想不起，因下马进店，张眼望时，店中并无客人，歌是楼上传下来的，略一沉吟，一屁股临窗坐了，没好气地大声道：“人都死了么？拿酒来！”

话音刚落，跑堂的已脚不沾地跑了来，因见胤祥束着黄带子，脸上颜色不是颜色，哪敢怠慢？忙笑道：“爷，是独饮还是待客？小店里玉壶春、茅台、口子、三河、赊店、苏合香都有，不知爷……用哪——”话没说完，胤祥“叭”地将一锭大银墩在桌上，不耐烦地说：“听你放屁还是听上头的曲子？各样都打半斤！”

“大烧缸也要？”

“要！”

恰酒菜上来，上边乐歇歌止，胤祥左一杯、右一杯，五花八门贵贱不一的酒就灌了一肚子。酒涌上来想想更气，便再喝，口中念念有词，也不知是说是骂，弄得几个伙计躲他远远的，店主也下楼来偷看。顷刻之间，胤祥已是喝得眼觞口滞，招手儿叫过掌柜的，笑道：“我又不是妖精，你——呃——躲什么？来来……喝喝……”

“这是爷的抬爱，”掌柜的满脸赔笑道，“小人没这么大造化，别折了小人的草料。”胤祥头摇得拨浪鼓似的，问道：“往日从这过，生意蛮……蛮好嘛……今儿怎么这么清……清淡？”“给爷添一盘子海蜇。”老板一边吩咐，赔着小心又道：“原是人多的，可儿今个西市上出红差杀人，客人们都赶着瞧热闹去了！——这碗酸梅汤，是小人孝敬爷的，请用！”

“杀人？”胤祥呵呵一笑，“杀人有什么好看？软刀子杀人你见过么？”

老板见他前言不搭后语，满口柴胡，极怕生事，只好着意周旋，奉着香茶，拧着热毛巾侍候着，一边逗他说话出酒气：“爷不知道？今儿法场上出事了，刀下留人！”胤祥一笑道：“这也值得大惊小怪？杀官儿，常有的事，万岁爷不过想看看他们胆量，逗着玩儿！”老板凑近了，神秘地说道：“今儿可不是！竟杀错了犯人，刑场上验明不是正身，叫万岁爷当场给查出来了！马中堂、张中堂还有佟中堂都去了……我的爷，这可是开国头一遭儿！”

“是么？”胤祥目光霍地一跳，晃了晃头，觉得眩晕得想不成事，因问：“杀的谁？怎么就叫万岁撞上了？”“爷说笑话了不是？”老板笑眯眯说道，“小人也刚听说的。杀的那人叫张五哥，是别人的替身！听说万岁爷当场叫了顺天府的人，说叫八爷亲自查办——爷，这事轰动北京城，不出明儿，您老就都知道了。”说着见来了客，就要走，胤祥又叫住了，问道：“方才什么人在上头唱歌？是叫的堂子？我叫来听听成不成？”

老板正要回话，便听楼上一阵窸窸窣窣，接着便下来几个人。一个矮胖子含笑走在前头，接着两个女子，头一个浅红比甲，一溜水泻长裙，目动眇流，体格轻盈，衫袖微挽抱着琵琶，十分甜净俏丽；紧跟着的那女孩子个子稍矮一点，穿着枣花碧罗紧袖衫，腰围绣带下垂于膝，月白吴绫裤下微露紫绢履，团圆脸庞上刀裁鬓角，还带着稚气，口角左颊下一颗美人痣分外显眼——胤祥不觉眼睛一亮，失声叫道：“这不是阿兰么？”

“呀，十三爷！”矮胖子正往门外走，一回头见是胤祥，急忙趑转身来一个千儿打了下去，满面堆起笑来：“您老吉安！小的任伯安给您请安了！”胤祥眯着眼点点头，酒涌得打了个呃儿，胸前又躁又闷，头晕得想不成事，半晌才道：“你……就是任伯安？九……九哥府里的？”任伯安一边嗔着店家：“还不给十三爷拿醒酒石来，”一边赔笑说道：“小的就是任伯安。先前在九爷门下，前年九爷已经给我脱了籍。其实脱籍不脱籍，小的都一样是爷的奴才。”

胤祥看了一眼阿兰，那两个女子忙都蹲身万福，年长一点的女子赔笑道：“奴叫乔姐儿，其实在江夏也见过十三爷的……”胤祥没有理会，只转脸向任伯安笑道：“怪道的，我问九哥买戏班子没有，九哥说没有，原来是你这杀才招摇撞骗，打了他的幌子——那个姓胡的畜生呢？想必也在你跟前了？”

“爷问的胡二麻子？”任伯安笑道，“爷怎么会认识他？这小子忒不地道，上回九爷的二世子点堂会，我带着班子去，二爷还没听曲子，他倒先醉了，站在当院骂街，扫了二爷的兴头。这样的王八羔子还留得么？我打发他守庄子去了！”因见店老板拿来了醒酒石，任伯安忙亲自侍候着胤祥含上，用小刀削着鸭梨，一头对乔姐和阿兰道：“捡着拿手的，唱个

曲子给爷听！”

乔姐阿兰敛衽一礼，二人点头一会意，乔姐手中琵琶早爆豆价响起，阿兰俛首一笑，唱道：

梨花云绕锦香亭，蛱蝶春融软玉屏，花间鸟啼三四声，梦初惊，一半儿昏迷一半儿醒……柳绵扑窗晚风轻，花影横栏淡月明，翠被麝兰薰梦醒，最关情，一半儿暖和一半儿冷……

未及唱完，胤祥便摇手道：“不好不好！十三爷这会子没心绪，什么一半儿这一半儿那？捡着雅的唱一个！”阿兰怔怔盯了胤祥一眼，微微叹息一声，乔姐纤手一勾，乐声再起，恰如冷泉滴水，寒冽沁人，阿兰深情地看着醉眼蒙眬的胤祥，慢声唱道：

薄暮、途遥、马羸、人瘦……西风荻芦间，解缆渚头。平烟寒漠，无涯湖连波漂愁。与故人相揖别过，待欲登此扁舟，畏惧这断魂深秋，更兼着苦雨冷舱，帆破风凄楚！呼将返行古道，折不断烟花隋堤柳……

胤祥先还闭着眼，两手打着拍节相和，听这曲子幽咽绵凄、缕缕不绝如诉如泣，蓦然想起自家身世，两行清泪竟不自禁顺颊滚落下来。

“十三爷酒沉了。”朦胧中，听任伯安说道，“备一乘轿，送爷回去！”

清理户部亏欠被太子胤初晕头涨脑搅扰一番，顷刻间功败垂成；接着又出了张五哥巨案：堂堂帝京、天子辇下，国家最高法司衙门居然放走了奸杀良妇的真凶，由无辜的贫民张五哥代验正身、代赴法场，被偶尔出访的皇帝本人发觉！事情出来，从六部到大理寺直至顺天府的京官们都瞪大了眼睛，紧张中带着兴奋，不安中怀着期待，眼睁睁看着朝廷，等康熙的圣旨。但自那日，接连五天，不但没有旨意，康熙连六部尚书也没有接见，东华门西华门停止接牌子，除了张廷玉、马齐和佟国维三人以外，谁也进不了紫禁城——他们其实就住了天街西的侍卫房，压根就没有出来——连个内廷的信息也没有。大故骤起，人人都觉得要出点事了。

待第六日，圣旨终于颁发：施世纶调湖广任巡抚，尤明堂调江西任布政使，王鸿绪着补户部尚书，揆叙为侍郎，仍由雍郡王胤禩十三贝勒胤祥管领，继续清理库银，并严令“封存现有库银，一概不许私借”——这圣旨就下得蹊跷：施尤等人若办砸了差使，就该领罪，但却仅仅平调离任，王鸿绪和揆叙一个是学士，一个是吏部郎官，都不是熟手，又没有特别的功劳，好端端就升了大司农！众人正纷纷议论莫衷一是，下午未末时牌，康熙下令在乾清宫召见所有阿哥，亲自口谕胤禩，命令他去刑部清理冤狱，并由马齐领诏，刑部尚书司马尚、侍郎唐赉成、高念东等十三人革职留京待勘，同时下旨天下停止勾决一年，所有死刑人犯案卷调京重新审讞。

接见十分枯燥，康熙坐在龙案后的须弥座上脸色呆板一语不发，一口接一口地吃茶。张廷玉和马齐一左一右侍立着，由佟国维一份一份地宣读诏告，逐份宣读四百一十七名死囚案由和责成各省按察使“清理再报”的话头。一直读了两个时辰，阿哥们人人跪得两腿麻木、听得耳鸣眼花。末了康熙起身，只说了句：“晓得为政之难了吧？人命关天，胤禩要好自为之。天下无不可为之事，要在认真留心。”

这句没头没脑的话，全然尝不出酸甜苦辣。众阿哥只好稀里糊涂叩头，答称“儿臣领旨”算是“明白”。胤祥见康熙有退朝的意思，忙道：“阿玛！户部的差使只有几百万两尚未收清，现既已经封库，阿玛又委了新任尚书，儿臣请旨，是否就不再每日到部视事了？”

“也好。”康熙拈须沉吟片刻，“准奏。”

胤祥吐了一下舌头：他原想激恼皇帝，轧出点什么苗头，不料只得了这淡淡的四个字，不凉不酸的，算什么？正想着再出个题目，四阿哥胤禩说道：“皇阿玛，儿臣有点想头，不知当讲不当讲？”康熙放下杯子，诧异地看了看胤禩，说道：“这是朝会嘛，有话尽管讲。”

“清理刑部，确是当务之急；八阿哥才智清明，必定不负圣望。”胤禩顿了一下首，抬头说道：“张五哥的事，儿臣原来只是风闻，今日听到原状委曲端详，惊心骇目不胜颤栗。皇上以万乘之尊，偶尔查访即当众发露一件，以天下之大，刑狱之多，正不知多少覆盆之冤！刑狱失调，戾气淤塞，非国家之福！”

“嗯。”

“此事是宰相之责！”胤禩冷冷扫视一眼三位上书房大臣，语气像是结了冰，“马齐佟国维难辞其咎！”

马齐和佟国维脸色立时苍白了，他们已经几次请求处分，康熙都没有允准，不料胤禩还是不肯放过。胤禩转转脸看了看胤禩，又低下了头，暗道：“天生的刻薄，真无药可医。”正思量间，听康熙道：“他们已经请过罪，朕意暂时不议此事。还有什么？”

“不应就事论事单说刑狱。”胤禩与邬思道计议了几日，显得胸有成竹，尽管碰了软钉子，仍沉着地说道，“根由在于吏治败坏，所以讼不平、赋不均、河道不修、贼盗不治、四境之内民有不安，边塞之外逆藩觊觎。吏治是当今第一要务，是一篇真文章！”

真是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了，这正是康熙与三个辅政几天来密议的主题，四个人不禁对望一眼，康熙却点头道：“这是老生常谈。说说看，你的文章怎样做？”他的眼睛陡然放出光来。

“八阿哥坐镇刑部，撤查狱案，若能着实剔察，雷厉风行，捡着几个贪赃坏法的官员，着实清办他一批，无论州县台府乃至部院大僚，该杀

的要杀一批，不可心存慈软，不可如同以往，只办小官不办大吏！”

胤禩听了心里不禁一阵光火：我还没上任，你怎么就知道我要“慈软”？但他素来涵养最深，因插口道：“四哥说得极是。确有罪证的，我一定不放过他。”

“小慈乃大慈之贼。”胤禩当然听出了胤禩的话意，没有理会，径自向康熙又道，“治乱须用重典，这都是通常之理。皇上久已制定圣训十六条，应颁发天下学宫，训导士子知廉知耻，使为民者各守其分，循法驯良，为官者知圣人之道，法不纵贪。吏民皆知守法忠君，公忠无私，吏治自然转浊为清。”康熙听了这番侃侃议论，暗自称赏，却不肯露出声色，只点头道：“这是又一层意味。看来你还有建议？”“是。”胤禩毕恭毕敬答道，“各省疆吏、各部官员都应体贴圣意，将吏治大事当作第一要务。儿臣建议，无论何种任职，上至上书房大臣，下至未入流吏员，凡逢有百姓拦轿鸣冤的，一概停轿接状，订为国家制度。这样，各有司衙门就不至差使不同互相推诿，庶几天下冤狱可渐减少。”

康熙早已听得站起身来，慢慢踱着步子，待胤禩说完，方叹道：“你在京外办差多，到底是知情人啊……廷玉，你觉得四阿哥的条陈如何？”

“奴才觉得极是。”张廷玉躬身笑道，“顽而不化者有训，教而不遵者有法，应当拟成诏旨，明发天下。”

“就是这样。”康熙目中熠熠闪光，沉思着道：“圣训十六条朕再改改，要编得顺口好记些，然后下发学宫。百官停轿接状这一款，立即办。”说罢扫视阿哥们一眼道：“处处留心皆学问，四阿哥这人耐烦不怕琐碎，做事认真有条理这一条，你们得学着点，听着了？”

“喳！”

各式各样的目光都投向了胤禩。

胤禩早已从内廷得信，要他主持刑部的事，原本极兴头的一件事，在乾清宫被胤禩一个条陈搅得不伦不类。他有一种功劳被抢走的感觉，要多腻味有多腻味。一路坐轿回到八贝勒府，兀自快快不乐。此时天已过了酉时，王府上下人等都已得知主子奉了钦差，管家老蔡头带着几十房家人头领掌着灯迎在门口，见胤禩躬身出轿，黑鸦鸦一片跪下请安道：“八爷纳福！知道爷奉了恩旨要去刑部，福晋叫奴才们先来给爷道喜请安！”胤禩目光炯炯看了众人一眼，倏然间又黯淡下来：“我为天潢贵胄，为国办事是本分，有什么喜可道——福晋在哪里？”

“在后头颐浩堂。”老蔡头赔笑道，“两个和硕公主姑奶奶、四姨奶奶、冯二舅都来了，福晋在那边陪着呢。”

“九爷十爷呢？他们没来？”

“方才派人去问了。”老蔡道，“十爷去玉泉山进香，九爷闹肚子，一时来不了——只阿灵阿张德明来了。那边有客眷不方便，我没叫他们过顾浩堂。”

听到胤禔胤禵没来，并连胤禔也没到，而且揆叙、王鸿绪这一干必定来的人也不见影儿，胤禔不禁一怔，心知必有缘故，略一沉吟说道：“你去代我给两个姐姐问安。告诉福晋我暂不过去，叫他们只管开席——只当寻常家宴，办差有什么贺不贺的？”“喳！”老蔡头答应一声回身就走，胤禔却又叫住了，一时没说话，良久才道：“我这回去刑部，要做铁脸王爷，是伸国法、顺民气去的。家下人良莠不齐，都想跟着发财。你告诉他们趁早打消这个妄想，亲戚也不例外！佛爷也会变阎王，有指称我的名目到部院撞木钟、诈财打秋风的，查出来剥皮！”他顿了一下，放缓了口气又道：“挑二十个年轻识字的奴才，要精壮，能熬夜不贪财的跟我去——漂漂亮亮办完差，钱我有的是！——就这话，你传给他们！”说罢转身向西花园书房迤迤而去。

张德明和阿灵阿早已等在这里了。两个人都是便装，阿灵阿瘦弱，夹袍外加了件天马风毛的套扣巴图鲁背心，张德明却是单葛皂袍，足登双梁四层底布鞋，靠在没有生火的熏笼和阿灵阿攀谈。听见胤禔的脚步声，两个人都站起身来，阿灵阿只揖手为礼，张德明拈须笑道：“善哉！无量寿佛！八爷此心上恪神明，必有厚赐！”

“什么？”胤禔先是一怔，旋即知道他已听去了方才的话，淡淡一笑坐了，喟然说道：“这只能勉强我心了。”张德明踱了几步，灯下看去，越显得松姿鹤形，微微笑道：“心即神明。方才八爷吩咐家政那些话，何其堂皇正大！从此心行之一郡，则一郡治；行之天下，则天下治！”

阿灵阿却不知两个人说话的意思，呷了一口茶问道：“八爷，今儿万岁有什么旨意？见着太子爷了么？”胤禔便将乾清宫受命的情形说了，又道：“太子也见着了，只是气色不很好，言辞含混吞吐，连我也记不得他都说了些什么，只叮嘱我有事多和兄弟们商量。但我想他说的‘兄弟’，无非是老三老四，他们各人有各人的事，有什么商量头？偏是该帮忙的老九老十老十四，连个照面也不打！”阿灵阿沉思了一会儿，笑道：“四爷真是醋劲十足！想出这几条也真动了心思。而且想居高临下挟制八爷，将来留下抢功劳的余地。但据我看，无论怎样用心全是虚费力，天降大任于八爷，非人力可挽——张德明真是道德高深之士，他的话快要应验了！”

“八爷！”张德明稳重地坐了对面，古井一样的眼睛闪烁着，说道：“您知道么？太子身上揣着春药，叫养心殿的人见了，告诉了万岁，他和郑贵人的事万岁也有耳闻。一旦东窗事发，就是不死也得脱层皮，还说什么‘太子’！”胤禔不禁全身一震：这样的宫闱秘事，怎么会传到张德明耳中，自己还蒙在鼓里！张德明见他吃惊，笑道：“八爷放心，我不是个妖心，这是白云观的功效。太监们常去祈福，向道祖忏悔心中事。养心殿的那年怕这事太子知道了，去神前祷告求佑，恰被贫道听了来。”

胤禩听得心里一动：怪道的张德明消息灵通，原来有多少人心甘情愿源源送上门来！想着，笑道：“你也不怕亵渎了神明，其实我并不想知道这些事。只愿循自己的本心，国家吏治财政败坏如此，有志之士应该起而振作，匡扶大清社稷是当今第一要务啊！”

“八爷，这真是确乎不拔之理。”阿灵阿欠了一下身子，消瘦的面孔毫无表情：“方才和老张我们也议到这儿。说事情就连带了局势，如今人事纷繁，裙带门生勾连，盘根错节到这地步儿，收拾起来谈何容易！就是九爷十爷，今晚不来，难道就没有缘故？”胤禩吃了一惊，忙问：“什么缘故？”“他们也有自己的算盘啊！”张德明叹道：“如今又到转捩关口，不但大阿哥、三阿哥、四阿哥，就是九爷十爷十四爷，哪个不是人杰——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上楼干什么？还不是要望一望‘天下路’，想一想自己的步子怎么迈？”阿灵阿见胤禩听得发怔，语气沉重地说道：“天下，大任也，太子，重器也，同为龙种，焉能无动于衷？”

一阵寒风扑进来，满室灯烛摇曳不定，窗纸都不安地簌簌作响，书房里刹那间变得有点阴森。胤禩机灵打了个噤，仿佛不胜其寒地抚了一下肩头，听着院外萧索的落叶声，良久才道：“你们的意思我明白了。照你们的说法，我该怎么办才好？”

“其实八爷已经有了主意。”张德明冷冰冰说道，“天下吏治昏暗不堪，贪风炽烈，污吏盈庭。只有一条：铲！铲尽不平天下平。”阿灵阿道：“我最怕的就是八爷手软。牛刀割鸡原是必操胜券，但若手软，那就另是一回事。比如刑部的案子，如果牵连到九爷十爷，八爷下得手么？”

这正是胤禩最担心的，被阿灵阿这个病夫一箭中的。胤禩的脸色一下子变得异常苍白，半晌才道：“不但老九老十，恐怕这类事太子、大千秋、诚郡王和老十四都难免。如今临事才知道老四的难。”

“所以才叫‘天降大任于斯人’。”阿灵阿俯仰之间，显得精神焕发，“让太子暂时占去天时，大阿哥三阿哥占地利，八爷你占人和。不操妇人之仁，而用申韩之忍，果然将吏治清出头绪，连四爷十三爷也要跟着你走——今日四爷发言，反过来看，也未必不是要在你跟前站个地步儿。八爷，天与弗取，反受其咎！”张德明接口便道：“这话见得深。昔日鸿门之宴，项王不取，遂有垓下之刎；王莽篡汉，刘玄称帝，不诛光武，于是更始短命；陈桥兵变，赵匡胤如愚忠恋恩，哪来的宋朝？千古机遇如电光石火，转瞬即逝，后世人还不是枉自扼腕痛惜？”

胤禩霍地站起身来，急速在屋里踱了几步，倏然回头上下打量着这两个人，心里真是百感交集，原以为王鸿绪是学问最好的，阿灵阿不过是个趁食旗人，张德明挟术士倚附王侯，詎料关节眼上才瞧出来，两个人竟有如此心胸才智，而且忠贞诚笃远在标榜道学的揆叙、王鸿绪等人之上！许久才点头道：“今夕何夕，胜读五车之书！你们好自为之，一切如常。张先生，你在武备上替我操操心。中唐李泌以道士出山为辅，我看你不亚于他！”

“武备”指给了张德明，“文事”自然就是阿灵阿的，阿灵阿深沉地点头会意。张德明庄重地说道：“贫道为拯生灵涂炭而来，功利二字不在计较之中。为备非常之用，贫道早已在物色了。嵩山十六友，如甘凤池、石腾蛟辈都和贫道有忘年之交。这就修书给他们，请进京来！”

第二十二回 冷胤禎初萌登龙志 热胤禩知难退激流

从乾清宫下来，胤禎觉得浑身都是软的。没有想到，这样高屋建瓴的几个条陈，换来的只是“耐烦不怕琐碎”的考语。早知如此，不如不说，还免了胤禩疑惑自己吃醋抢功呢！户部差使办砸是人人皆知心照不宣的事，虽然康熙没有一句重话，没黜贬一个官员，但惟是这样淡漠的搁置，比之大发雷霆，骂个狗血淋头更其无味，更不可捉摸。今日一席奏对，虽然看去是对了圣意，但“久旱逢甘雨”，却只有几滴，未免令人失望。胤禎想到自己和胤祥惨淡经营，千辛万苦都是为他人作嫁，人生斯世，运数无常，毕竟有何意趣？他瘫坐在万福堂的安乐椅里闭目沉思，真的有点心灰意懒了。正自惓惓闷思，一阵拐杖拄地的声音囊囊近前，邬思道踱了进来，双手一揖说道：“主人何忧思之深也？”

“什么忧思？我不过是个天下第一闲人而已。”胤禎打叠起精神坐直了身子，一手让座，悠悠地说道：“还是庄子说的‘绝圣弃知大盗乃止，摘玉毁珠小盗不起’，我又何必横身危难之中，弄得自己焦头烂额？”邬思道见案头放着胤禎的诗文窗课稿子，一边坐了，信手翻着，笑道：“只怕四爷难以心如古井。庄子还说过：‘彼人含其明，则天下不铄矣；人含其聪则天下不累矣；人含其知则天下不惑矣；含其德则天下不僻矣。’您含着这么多的东西，想做闲人恐怕不行。”几句话说得胤禎一笑，却又蹙额叹道：“我是智穷力尽了，想做事，做了事，千难万难苦撑过来，却是篙断桨折，舟困浅滩！”

邬思道听了没言语，一篇一篇浏览着胤禎的诗文，许久才笑道：“四爷这话学生不明白。据学生看，如今秋高气爽，万木萧森，正是壮士远行之时，哪里就有那么多的呻吟？”胤禎怔怔地望着窗外，良久，深深透了一口气，说道：“一夜西风狂，吹落我家招凤巢，梧桐叶儿落萧萧响……”一边说，苦笑着摇了摇头，又道：“户部的事出来，我就细想了，这一回是齐根儿断了梧桐树！最可怜我那二哥，还像个没事人，今儿下来去毓庆宫，他还劝我不要‘庸人自扰’！就这一会子，大哥三哥和老八他们还不知议些什么异样的题目呢！可笑，我和老十三竟是一对儿痴人！”邬思道听着，似乎有点漫不经心，随口问道：“如今呢？如今四爷有什么打算？”

“现在什么也打算不成。”胤禎皱眉说道，“刑部户部都已成了老八的局面，礼部兵部原就是他的天下，显见的是万岁更换国储的棋步儿，太子虽不说，我看他心里也有个数。我想过了，太子安，我自然没事，太子不安，横竖总要有新太子。我左右是个办事的，大谅也不会把我怎么样。”

“这就是四爷的打算？”邬思道突然发了怒，脸色又青又白，“咣”地

扔掉手中折扇，架起拐杖，咄咄逼人地盯视着胤禩斥道：“庸人之见！”胤禩惊愕地张大了嘴，茫然看着邬思道，他从没有受过任何人这样呵斥，也从未见过这位彬彬有礼气静意和的邬思道发这么大的脾气，平常几句话，怎么就恼了？正愣怔间，邬思道抗声说道：“你说的不是‘西风凋碧树’么？什么叫‘碧树’？碧树就是太子！陈胜一个赤脚杆子还敢说‘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话呢，何况你是王，是龙种，是为国家卓有劳绩的阿哥，不是太子的私人！不辨清这一条，你永无出头之日！”邬思道的双拐点地铮铮有声，激动地说道：“像大阿哥那样的昏懦之夫尚且知道逐鹿中原，你怎么抱了个壁上观的宗旨？何其短志也！”

胤禩听着，只觉得一股冷意直浸肌肤，心都紧缩成一团，脸色苍白得可怕，许久，他低下了头，摆摆手道：“邬先生，我……你坐下，听我慢慢谈。”因将乾清宫召见，自己上了条陈，康熙的话都一五一十说了，末了又道：“先生责我志短，说得不错，我确是有些心灰意懒了，如今情势，不观望又有什么指望？”

“四爷就为这个烦恼？”邬思道仔细听完，突然仰天大笑，说道，“哪位圣贤说过‘耐烦不怕琐碎’的人不能担天下巨任呢？据我看，这是当今天下最好的考语！”

胤禩一下子抬起头来，“那——为什么阿玛要起用胤禩？”邬思道格格一笑，说道：“那是自然，都是他的儿子，他要比一比，看一看，哪个是高才捷足嘛！”胤禩一边想，摇了摇头，幽幽地说道：“老八这人我知道。他要真的做起来，能办好差使……”下边的话碍难出口，便打住了。

“所以我才给四爷出主意，上那个条陈。”邬思道莞尔一笑，“他差使办成，不过做了你条陈中的一件，他差使办不成，是没听你的主意。万岁真的选中他，他也不至于轻看你——不过据我看，现在还议不到这么深，太子毕竟在位，八爷牵掣很多，他也未必就办得下刑部的差使！”说罢又是一笑。胤禩闷闷不乐地说道：“这些我倒是都想到了。我最为难的，是和太子难处，近不得，远不得——老八看去真是十分兴头，拿定主意要在刑部大展奇才了！昨儿十三弟告诉我，听到他进刑部的风声，他原在刑部的几个门人想见见他，他都不肯接见，这不是兆头么？”

邬思道见这个满口要做“闲人”的王爷如此撕不断，苦恼不休，只一笑，换了题目，问道：“皇上几时去热河？”

“十月初三。”

“没有指令八爷何时完差么？”

“没有。”胤禩看了看邬思道，“不过看胤禩的意思，说要皇上欢欢喜喜去热河，我看他是近日之内就要大张旗鼓地干起来。”

邬思道沉思了一会儿，又道：“皇上近日查考阿哥爷们的窗课本子不？”“什么？”胤禩奇怪地看着邬思道，他有些不明白这个书生究竟想说

什么，半晌才笑道：“窗课是五天一看，从不间断的，不过这一本是和文觉和尚对禅余暇写的，怕有碍圣听，我没有敢进呈。”

“我方才看了看，”邬思道说道，“这里边的诗文虽不尽是上乘之作，但恬淡适胜，很合着四爷性格儿，何妨呈进去给万岁爷瞧瞧呢？比如这一首，你看写得何其好！”说着随手一翻，指着一首诗递给胤禛。胤禛接看过时，却是：

懒问沉浮事，闲娱花柳朝。

吴儿调凤曲，越女按鸾箫。

道许山僧访，棋将野叟招。

漆园非所慕，适志即逍遥。

胤禛看罢笑道：“这诗没格调，呈去讨没意思？作诗我比不了老三。”邬思道笑着摇了摇头，又指了一首，却是：

人生七十古来稀，前除幼年后除老。

中间光景不多时，又有炎霜与烦恼。

过了中秋月不明，过了清明花不好。

花前月下且高歌，急须满把金樽倒。

世上钱多赚不尽，朝里官多做不了。

官大钱多心转忧，落得自家头早白。

春夏秋冬弹指间，钟送黄昏鸡报晓。

请君细点眼前人，一年一度埋荒草。

草里高低多少坟，一年一半无人扫。

邬思道因道：“这是唐伯虎的《一世歌》了。”胤禛点头道：“是。因为练字，信手抄来，又怕有什么干碍，没敢进呈御览。”

邬思道沉思片刻，一笑说道：“别小看了这些诗。也未必篇篇写得激昂慷慨，歌大风，思猛士就是好的！如今大阿哥三阿哥和八阿哥他们各做各的文章，都在万岁跟前显摆他们的‘大志’，殊不知这正犯了圣忌。皇上年未及耳顺，春秋鼎盛，一群胸有大志、腹有良谋的儿子们朝夕相伴，焉能不生疑惧之心？”“噢……”胤禛身子向后一靠，惊异地瞥了邬思道一眼：这瘸子竟如此精通帝王心术，真是深不可测！想着，把预备明日进呈的窗课本子抽出来，援笔濡墨，工工整整录了一首七律：

山居且喜远纷华，俯仰乾坤野性赊。

千载勋名身外影，百岁荣辱镜中花。

金樽潦倒秋将暮，蕙径萧瑟日且斜。

闻道五湖烟境好，何缘蓑笠钓汀沙。

“好！”邬思道拊掌而笑，暗赞胤禛心思伶俐：这样一首一首进呈，确比乍然送一大册强得多。却不敢说破了，只道：“四爷这笔字真练到出神入化了！”

邬思道和胤禛计议的第二日，胤禩奉旨到差，进驻刑部。下车升堂便出手不凡，不管三七二十一，从刑部侍郎、员外郎到各司堂官，一律摘了顶子革职留任，犯官们把铺盖都搬进衙门，连后头马厰都腾出来住满了大小官员，明说虽是“待勘”，其实形同软禁，预备着清查一个拿一个。这一番睿断措置，不但打得刑部各司堂书办们晕头转向，真个震撼朝野，连康熙皇帝也没想到这位温文尔雅的阿哥风骨如此硬挺。从毓庆宫到上书房，应接不暇的是胤禩递来的折议，片子，都是整饬部务的方略，拟定重审的要案，凡各厚审谳案文书供词有疑的、律例不合的、量刑欠当的，胤禩也真不怕麻烦，一一加批评注封递上书房，弄得马齐和佟国维也如坐针毡。刑部的官儿们原本最怕胤禩和胤祥这两个“魔王”来部挑剔磨勘，听说“八爷来”还没来得及抚额庆幸，便遭这一顿猛轰，顿时慌了手脚，找门子的、托同年的、求主子的……什么样的都有：胤禩眼里瞧着，心里冷笑，也不去理会。

乱到第十天头上，胤禩一大早入宫请了安，回到刑部，在签押房还没坐定，便见老蔡头进来禀道：“九爷十爷十四爷他们来了。”胤禩略一怔，命几个等着回事的官员先回去，三步两步出来，早见胤禩胤禩带着几个长随沿仪门内甬道散步而入。胤禩一边笑着往里让，一边说道：“整日价在我那里混，可这几日忙死，就不见你们的影儿了！”一转脸瞧见任伯安也跟在里面，便敛了笑容。

“八哥风骨好硬挺！”胤禩随着两个哥哥进来，却没有坐，看着壁上条幅，用扇骨打着手心笑嘻嘻说道，“这刑部衙门我来过不知多少次了，没想到几日工夫就换了世界！你看这些个龌龊官儿们，一个个剥了补子，光着顶子，哭丧着脸靠墙根儿，挤眉弄眼交头接耳，齜着黄板牙吃茶抽烟嗑瓜子儿聊天。哪里是国家处刑重地，像煞了被孙行者赶出七十二洞的妖精，牛鬼蛇神魑魅魍魉应有尽有……”说罢哈哈大笑。胤禩不禁笑道：“说得是。我就是一根金箍棒打不及，盼着你们来帮手呢！”说着命人看茶，因转脸问任伯安：“你来做什么？”

任伯安一脸安详，听着他们兄弟笑语，见问到自己，忙看了胤禩一眼，向前一步，满面谦恭之色双手捧上一个册子。胤禩迟疑地接过，问胤禩道：“挤眉弄眼的，这算做什么？”

“帮八哥抡金箍棒啊！”胤禔阴阳怪气地晃了晃头，“八哥要做包公，我来填龙头铡。您不是要查尽刑部冤狱么？好办得很，一个外人不用传问，就问老九就得，连不是我经手的也都有案可稽——都在这册子上呢！”

屋子里一下子静了下来。时近孟冬，天已寒冷，只听房顶风声呼呼，掀得承尘都在不安地翕动。胤禔仿佛被人打了一闷棍，脸白得没一点血色，怔怔地看着门外苍黄的天色，只觉得心猛地往下落，像是一直要落到深不见底的古井里。

“怎么样八哥？”胤□从未见过老八这么狼狈，倒觉好笑，“犯人寻替死鬼代刑，这叫‘宰白鸭’，明白么？白鸭宰了不少，都是咱们自宰自吃。其实我倒没使你什么银子，我的账一直是顶着不还！”胤禔笑着道：“你是死猪不怕开水烫。”“对了，老十四这话说得妙！”胤□嬉皮笑脸又道，“九哥使了四万，下余的都是八哥拿去行了人情。今日八哥要聚宝盆，该当的说说明白，八哥拿个章程。”

胤禔这才回过神来，嘴角挂了一丝狞笑，说道：“好，这才是好兄弟，好奴才办的好差使！任伯安，我几曾叫你做过这种事？收金税、挖人参的钱还不够使么？要做这种伤天害理的事？”

“这就是做奴才的难处了。”任伯安低下头去，轻声回道，“八爷圣明，奴才并不能屙金尿银，咱们财路有四个，行商、收金税、挖人参、皇庄年例，还有就是从六部里掏。八爷想想，门人升迁、周济穷官儿、买田置园子一年下来得使多少？就是四爷十三爷讨债，也得现银子填还啊！说句不中听话，换了旁人，想这么着，只怕还摸门当窗户呢！”

几句话便说明了，宰白鸭这些事是胤禔他们干的，但弄来的钱是胤禔自己使了。他思索良久，无声透了一口气，一手拈着册子，晃着火折子，默默点燃了，直到看着它烧成灰烬，目光一闪，眉棱骨不易觉察地一跳，哼地冷笑一声道：“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这么作孽的事，你任伯安都做得出。不怕王法，也不怕雷击么？”陡地，他心中生出一片杀机。

“奴才明白。”任伯安何等精明，早已看了出来，一躬身子说道，“升天无路，地狱有门。奴才为主子尽忠，虽死重于泰山！”说罢跪了道：“请八爷用刑！”

胤禔“啪”地拍案而起，看着瘟头瘟脑的任伯安，眼睛幽幽地闪着：就于此时此地，一刀诛了此人，岂不一了百了？去掉这个累赘，连这三个兄弟也不须防范了。正思忖着如何下这杀手，胤禔也起身来，轻轻拍拍胤禔肩头，意味深长地说道：“八哥，一失手成千古恨，再回头已是百年身！”

“八爷杀了小人，要能澄清吏治，小人死而无怨。”见胤禔本主出来说话，任伯安敛起一刹那间流露出的怯色，侃侃言道，“小人不知是谁挑唆着要这么办，但小人知道谁是八爷的基业——就是八爷要整的这干子

官吏！八爷没有办过多少差，名声威望任那个阿哥爷比不了，为什么？就因为八爷仁德宽厚，有学问、有度量、有识见！杀了我，就没人敢再给八爷聚财；整掉这批官，八爷就和四爷一个样。先头多少水磨工夫全搭进里头去。如今外头已经沸沸扬扬传言，瞧八爷这阵仗，像是比四爷十三爷还狠……奴才可叹的是，拼着身家性命不顾给八爷卖命，到头是没好下场……”说着已是泪流满面，哽咽道：“八爷杀了我吧！……若论天理、王法，我真是死有余辜的……”

胤禩觉得头一阵发晕，颓然坐回了椅子上。胤禔见今日“三英战吕布”大见功效，满意地舔舔嘴唇，劝道：“我和老十老十四八哥还不知道？再不能和八哥两条心的！不是兄弟怨你，原本就不该接这差使——由着老四去干，他把人都得罪完，这差使依旧是个不成！那时候儿你出来收拾残局，抚定人心，不比走这险棋好？”胤禩笑嘻嘻说道：“八哥想一帚扫尽天下阴霾？算算看，就上书房里，不说马齐，张廷玉和佟国维有多少门生故吏？亲结亲、门连门、盘根错节、恩连义结，一人有事八方来援，除了宰白鸭，黑天不见日头的事多着呢！你扫得尽？四哥是无能之辈？凭着借条要账还弄得人仰马翻呢！刑部的事，你要动真格的，马齐立地就得卷铺盖滚蛋，佟国维也站不住，更甭说太子、四哥、大哥三哥都虎视眈眈地瞧着你！要是那么轻巧容易，大哥早就把差使抢过去了，还轮得到我们！”

“着啊！”胤禩瞪着眼一拍大腿，“我也是这么说！你把刑部的人撤了，我就吓了一跳，这么干，万岁先就要猜疑：这老八是怎么的了？他一向不是这做派呀？是揣摩着讨朕的好儿，还是沽名钓誉？——人若改常，不病即亡！”一扭头对任伯安又道：“操你祖宗的，这么没眼色？一味跪着，叫人瞧见了算怎么回事？”

众人析得条条在理，句句中肯，胤禩倏然间已经明白，自己原和胤禔等人是分不开的难兄难弟！就算杀了任伯安，要是这群人和自己作起对来，下场连胤祥也不如！想着，不由暗自懊悔，不该听信阿灵阿和张德明这些愚蠢建议，差点弄乱了自己营盘。一阵心灰意懒，胤禩勉强笑道：“任伯安起来吧。我是心里生气，又不是真要拿你作法典型。你是做老了事的，怎么这么浑？人命关天，就敢买卖！以后再也不许干这种混账事了！”众人这才都松了一口气，聊了一阵子淡话。胤禔笑道：“我们还得替八哥着想。张五哥这案子，那是掩不住的了，但老任手脚很干净，他们攀咬不出来！刑部的人既拿了，索性就做点文章：一个个过堂讯问，使劲查！反正狱里已经没有了‘白鸭’，查到头还是张五哥，拉了顺天府监狱狱正，狱神庙的典史，还有验刑官这些家伙填馅儿，我看也就差不多了。哪个庙没有屈死鬼呢？”

“妙哉，吾心领而神受之矣！”胤禩笑道，“云压得重重的，雷响得轰轰的，风刮得呼呼的，雨点子稀稀的……”胤禔看了一下门外，说道：“老十四说话谨慎点。你和老十带任伯安走吧。这里头能人多，是个是非之地。”

“老任的头还长得牢牢的。”胤禩呵呵笑着起身，拍了一下任伯安的脖子，和胤禔带着一众家丁去了。

他们前脚刚走，胤禩胤禔未及说话，便见胤祥带着几个护卫从仪门进来，腰间还悬着刀，脚下马刺踩得叽叽唧唧作响，远远便笑道：“八哥九哥说什么私房话？叫兄弟也听听！”胤禩胤禔急速对望一眼，忙都起身相迎，让座献茶罢，胤禩含笑问道：“十三弟，你不是还管着户部的事么？什么风把你这大忙人吹到这里？”

“户部还有什么狗屁事？我方才去养心殿辞差，阿玛也是这么说。又说‘去刑部帮你八哥办差’，就骑马赶来了。”胤祥皱着八字眉，呷着茶说道。顿了一下又问：“方才十哥和十四弟出去，里头带着一个人，像是九哥府里那个任什么狗日的伯安。他到这儿来做什么？”

胤禩胤禔都没想到康熙会又塞个人憎狗嫌的胤祥到身边来，都愣住了，心里比吃个苍蝇还腻，听这一问，都吓得一跳，半晌，胤禔才故作诧异地说道：“任伯安？我早就叫他出籍了！他没来过呀……哦，想起来了，老十府里那个胡狗子长的是有几分像任伯安。必是十三弟看混了。”

三个异样心思的兄弟各自端杯莞尔一笑，胤禩胤禔头上都沁出密密一层细汗来。

第二十三回 皇帝失意悠游巡幸 群雄逐鹿煞用心机

十月初六，康熙皇帝大驾由东直门出城。因这次巡幸是承德离宫落成，首次召集东西蒙古各王公台吉觐见大礼，文物声明须得足以“昭德”，因此办得十分隆重。八阿哥胤禩一手管着刑部，一手兼管此事，临期那几日竟是昼夜不停，连轴儿转地忙，又邀了大阿哥做帮手，会同礼部、理藩院的官员曲划指挥，直到当日凌晨五鼓，景阳钟响才算停当。北京的细民们早前两日便接到顺天府宪谕，天不放亮已是家家龙涎时花，案上香烟缭绕，烟火爆竹满城响得开锅稀粥也似。虽说与天子同处一城，但亲眼瞻仰“圣颜”的机会也极少的，因此，从正阳门关帝庙一带到东直门沿途早挤得人山人海的，尽是看热闹的人。

直到辰正时牌，便听东西鼓楼钟鼓齐鸣，天安门乐声大作。人们张着眼瞧时，天安门那边黄伞旌旗遮天蔽日价迤迤过来。最前头是五十四顶华盖、四顶明黄九龙曲柄盖打头。接着两顶翠华紫芝盖、二十四顶直柄九龙盖，什么纯紫、纯黄大盖扈随于后，招招摇摇浩浩荡荡压地黄龙一般，不断头地涌出。年轻一点的没见过这排场，张着迷惘的眼只是傻看，见过康熙御驾亲征的老人们跪在地下悄声指点：这是寿字扇，这是黄龙双扇，赤龙双扇，那是羽葆……十六信幡、豹尾龙头杆，一面面龙旗在微风中棚展，有的写着教孝表节、有的写明刑弼教，什么行庆施惠、褒功怀远、振武敷文、纳言进善也不能尽述。导引过去，便是二十四面八旗大纛，十六羽杖大纛，都用纛车载着，辚辚萧萧怒马如龙，紧随着又是四十面销金大纛，旗上却是绣的祥禽瑞兽，诸如仪凤、翔鸾、仙鹤、孔雀、黄鹄、白雉、赤鸟、隼虫、振鹭、鸣鳶、游鳞、彩狮、白泽、角瑞、赤熊、黄熊、天禄、辟邪、犀牛、天马、天鹿……至此，才见到皇帝金辇，太子银辇相跟而出。皇长子胤禔、皇八子胤禩、皇九子胤禔、皇十子胤□四人，骑璎珞御马、穿团龙袍黄马褂，手按腰刀前面导路，御前带刀侍卫鄂伦岱、德楞泰、刘铁成、素伦带着四十名二等侍卫左右护持，簇拥着车驾徐徐而行。后边望不断头的是御林军，手持出警入蹕旗、五色销金旗、节钺、黄钺、卧瓜、立瓜、铙鼓、大刀、弓矢、豹尾枪、鸟铳，在寒阳之下光灼灼、亮闪闪，端的是灿烂辉煌。送驾百姓此时一发鼓噪兴奋，一街两行男女老幼齐跪俯伏、山呼海啸般高唱：

“皇帝万岁，万万岁！”

胤祉和胤禔二人同坐一车走在御林军后。两个人都没有言语，只隔着纱窗望着外头如醉如痴的人流，直到出东直门、过了接官亭，胤禔方吁了一口气，靠在车后，说道：“难为老八，两头忙着，竟办得这么周备。”

“这是大阿哥的手笔。”胤祉冷冷一笑说道，“你别看两个人骑马并行，笑得脸上开花，其实心里都在咬牙。就为安排车驾这么点‘功劳’，老大去我那里诉了多少委屈，老八也说老大吃他的醋。两个人都够瞧的了，都是手足，什么意思嘛！”

胤禛警觉地睨了胤祉一眼，没有回话，盯着车前的黄土官道默然不语，他的思绪回到邬思道身上，前半月已经命人将邬思道送到承德，安置在自己狮子园的宅子里，不知到了没有？太子的侍卫已经全换了，听说到承德皇帝跟前的侍卫也要换，明摆着是对太子和大阿哥都不信任。当此多事之秋，他身边不能缺了邬思道这个智囊。胤祉却打定主意要在车上和胤禛好好谈谈，见他如此冷面，一时也寻不出许多话来，许久才自失地一笑，说道：“如今世情真令人可叹。出力的不讨好，讨好的不出力，真下实力替朝廷办事的哪个有好结果？施世纶走时，我送了点仪程，谁知就惹出许多闲话——可笑，那么一个清官，真叫他骑毛驴上任么？”

“啊？啊——闲话？”胤禛回过神来，也觉得车厢里气氛太沉闷，挪动了一下身子道：“那都是小人见识，我也送了盘缠！”胤祉笑道：“你以为你退避三舍就免了口舌？殊不知天下事难料的多着呢！上回老十去我那里借《黄孽师集》，你知道这是禁书，里头都是推断朝代兴替的，我怕下头人知道了不好，亲自去讨，老十咧着嘴笑我：‘跟四哥一样小家子气，刻薄得六亲不认！一本鸟书打什么紧？’我劝他：‘不要总跟你四哥过不去，他的难处你不知道。自家兄弟不体谅，还有谁体谅？’老十说：‘他算什么孝悌忠信？伪君子！’”说着，吊胃口似的住了口。胤禛惊讶地看了胤祉一眼，揣摸着这些话的意思，问道：“你没问他，何以见得呢？”

胤祉笑道：“说的还是老话。当日避暑山庄修好，皇上看了奏折，说‘寒而不凛，温而不炙，好，真是避暑胜地’，老十说四哥当时就顶了回去，说‘皇帝山庄真避暑，百姓仍在热河中’，弄得万岁脸上挂不住，这就算孝子？”

胤禛这件事是有的，不过当时说的委婉得多，再想不到这么光明正大的谏诤之举也变成了“不孝”！他哼了一声，细牙咬了咬嘴唇，说道：“我行我素，确实有这件事，皇上当时不欢喜，几天没理我。我并不难过，我本就是孤臣性子，有什么说什么。后来皇上还是想开了，叫张廷玉去我那里宣旨，说这是‘面刺寡人之过，受上赏’，赐了我一柄如意。老十放这个屁，只显出他自己是个草包。”“老十是老八一尊炮，那里装药他就放。”胤祉沉吟着说道，“当时我就驳了他：大王之风与庶人之风不一样，你读过宋玉的《风赋》么？进谏就是不孝，你何其浅薄无知！”胤禛笑道：“他倒不是不明白道理，在他眼里除了老八都不是好人。人哪，最怕心偏了。”

“所谓心不正，则眸子眊焉。”因车隙中吹进的风凉，胤祉掖了掖猢猻猴皮氅，笑道：“胤□确是如此。当时他就说：‘进谏原是的，比干是

一种进法，魏征是一种进法，东方朔是一种进法，李泌又是一种进法——不能从容些儿？委婉着点？哪里有四哥那样儿，有屁就放，不管别人鼻子受得受不得！’你听听，此人虽粗，并不是糊涂人呢！”

胤禛微睨了胤祉一眼，他知道这个诚郡王，素来讲究慎言，城府甚深的，今儿这些话都是什么意思？倒起了撩拨试探的心，因道：“我再没这些防备，想着都是一个阿玛，家鸡打得团团转，野鸡打得满天飞，还能怎么样了不成？近日看来竟是未必！要是存了别样的混账心思，家务国务搅和起来，真是了不得。至今想起八月十五的事，我就心惊肉跳，要没人给老十撑腰子，他敢！”胤祉见他反过来盘自己，倒不急于说话了，沉吟半晌才冷笑道：“是啊，谁不害怕呢？皇上怕的是学了齐桓公，英雄一世没下场。我呢？我只想咱们是胡人，不要学了五胡乱华，昙花一现，不要学蒙古人，九十几年就完。朱元璋说胡人无百年运，警句骇人听闻，大清已经开国六十多年了！”

胤禛打了个寒颤，没有言声，只听车外马蹄得得一片单调的响声，隔窗眺望，夹路枯黄的衰草、盐碱白地直接天际，一群群乌鸦在草滩上忽起忽落，翩翩盘旋。许久，才叹息一声，说道：“三哥这话惊心动魄，我们不幸是胡人，先天不足。不过据我看，我朝弊端虽多，开国气象尚在，只要励精图治，何至于一时就乱了？后头的事归于天命，你我只当前人事罢了。”胤祉仿佛不认识似的盯着胤禛，扑哧一笑，说道：“人事？四弟素日伶俐，今儿是犯了糊涂还是跟我绕圈儿？眼见此行大变在即，你真的一点也没嗅出来？”大约车轮被石头垫了一下，胤禛身子一晃才坐稳了，脸色变得异常苍白：“三哥，有什么消息，你可不能瞒我！”

“此行不利太子，”胤祉闷声说道，“老大老八早就在准备了，前一个月，他们就把府里的智囊都送到承德，以备顾问，王鸿绪、阿灵阿也都讨了差事先期去了热河，就你还蒙在鼓里，太子也只是觉得别扭，他那个身份，谁敢和他说实话？要是我是太子，我就不能叫他们把老王掙留在京师！蠢！”

“怎么，要……废了二哥？”

“那还说不准，”胤祉款款说道，“尧黜丹朱太子，寻个安静去处，好生侍候着养老，是一种法子；汤放太甲，改过自新三年复位，又是一种法子；李世民处置太子太忍心，皇上是要名声的，未必出此下策。”

胤禛心中一片空白，四边没有着落，连胤祉说了些什么也没听清，痴痴思量半晌，问道：“这么大的事，总得有个罪名吧？前日我还见他，有说有笑的，半点心事也没，万岁也没露口风。三哥，你这话传出去了不得！”胤祉笑道：“你醒醒神儿吧！没见大阿哥八阿哥九阿哥十阿哥寸步不离万岁？有侍卫扈从还不够？再说，为什么护驾的撇开你我？在人家眼里，我俩是太子党！太子从政多年，毫无建树，弄得吏治败坏府库空虚，是不是罪？你不要小看这一条，这是根子，万岁创的这个基业太重，他承受不起！这两个月万岁三次提起索额图谋反的事，说‘索额图乃

本朝第一罪人’，他什么罪？不就是立太子、保太子么？”胤禛咀嚼着这些话，虽觉惊心，但多少有点言过其实。政务不靖，不是一天的事，也不是一人之责，连邬思道和文觉也说这是“大势所趋”，主张目前保持“太子党”面目观望待机。正思量间，胤祉又道：“你还不知道吧，太子随身带着药，叫李德全和邢年收拾时检点出来了！”

“什么药？”胤禛浑身一震，有点口吃地问道：“是……毒？”

“万岁起初也这么想。”胤祉冷笑道，“结果叫太医院王柏龄验查了，却是春药。当时我就在养心殿，你没见万岁脸色那个难看！不是我拦一拦，恐怕当时就发作起来了！”

胤禛两手捏得全是冷汗，陡地想起朱天保有一次悄悄说：“四爷劝着太子爷些儿，别总往西六宫跑。虽说都是一家子，到底都是年轻人，有男女之别，名分之差。瓜田李下的，叫人说出半个不字儿来，下官们责任小事，太子爷落个什么名声儿呢？”这个胤禛大天白日揣着春药，还叫皇帝觉察了，真也忒煞地大意。若是自己宫里房事用，不过落个笑柄，要真有秽乱后宫的事……他不敢再往下想，嘿然良久说道：“怪不得老大这些日子走路扬尘带风。打谅预备着青宫备选了！”

“用你的话说，阿弥陀佛，总算明白了些儿！”胤祉车上费尽心机绕了半日，就等着胤禛这句话，因嬉笑道：“老大心里就是这个算盘！也没查查自己的阴鹭簿儿，有这个福分？自古立太子，除了立嫡、立长，还有个立贤呢！”

至此，胤祉已经完全摊牌：太子不行，老大也不行，胤禩是政敌，你老四打算如何？下雨不戴笠，淋（轮）着保他三爷了吧？胤禛眯着眼，心里雪洞也似，却装模糊儿，笑道：“天道茫茫，大数难知啊！与太子君臣一场，真要有事，我还是要保他的。这类事我是既不敢想也不敢说，但真要保不住，我自然以三哥马首是瞻。但大阿哥志在必得，老八虎视眈眈，你也得心中有数，这种事一筋斗栽倒，几代儿孙都翻不过身来哟！”他心里想的是胤禩，要立贤，目前老八是首当其冲，但胤祉这点热辣辣的心思，旺炭儿似的，又怎好泼凉水？胤祉得了胤禛这几句话，顿觉安心，身子松弛地向后一靠，说道：“不过闲话而已，我和你还不是一个心思？除了二五眼，谁肯往火坑里跳，夺那个烫屁股座儿，我可没疯迷了！管它呢……困了，眯一会儿吧……”

天气不好，车驾过了密云就下起了雨夹雪，几千人带着辎重，仪仗法物，在泥泞寒冷的燕山古道上整整跋涉了七天，总算到了承德。内外蒙古各部王爷十天前已经赶到，都住在自己的行宫中等候天子大驾。这座避暑山庄，于康熙二十二年踏勘，至四十三年才算粗具规模，已是气度壮丽宏伟。内设行宫十二处，西北金山、东北黑山为山庄屏障，正南设中丽、德汇、峰门三门，内中即是禁苑。因为已经下诏，此处山庄为外夷常朝之地，漠南漠北的蒙古台吉、王公，青藏红黄喇嘛、教主及朝鲜使节，几乎在修行宫的同时，各选佳地造起了不计其数的馆驿、别

墅，以备迎驾朝觐。一些精明的行商瞄准了这块风水宝地，便在山庄四周蜘蛛网似的营建起店铺房舍。十余年光景，昔日满是荒烟野草的热河之滨，俨然已成都会之市。车驾当晚抵达，各王公俱都在芦棚前侍候跪接，满街张灯结彩，案酒香花供奉，烟火灿烂，爆竹聒耳，自有一番热闹，只苦了扈驾的御林军，一刻也不得歇息，安置康熙宿了烟波致爽斋，接着就布防。随驾而行的张廷玉和马齐都兼着领侍卫内大臣，里里外外照应，还要处置佟国维从北京转来的奏折，侍候了皇帝侍候太子，又要关照各位从驾王爷、阿哥住处警跸，饶是两个人好精神，也累得人仰马翻了。

但康熙却兴头极高，第二天便下旨着蒙古各王觐见，下午赐筵，与太子轮桌劝酒，直到戌时下来，看过奏章节略，子正时分才歇了。又起了一个大早，传命太子带阿哥在清舒山馆会齐，扈从观览山庄景致，整整看了一天，晚间回斋殿便有旨意：明日到围场打猎。

热河围场设在甫田，紧邻万树园，地处山庄东北，在黑山之南，塞湖之北。其地林密草茂，山峻水阔，放养了不计其数的鹿、麋、獐、狍、熊、虎、豹、豺之类，不知哪位墨客为其取名“丛樾”，康熙东巡奉天曾到此围猎，张廷玉为之定名“甫田”，意即天子狩猎之田。从此成了皇家禁地。

第二日巳时，康熙乘驮轿来到甫田。早已等候在瓮城箭楼上的百余名蒙古汗、亲王郡王以及贝子贝勒人人精神抖擞，个个摩拳擦掌，预备着今日要在御驾面前大出风头。不料众人请过安后，康熙却笑着对几个蒙古老王爷道：“你们几次陪着朕围猎，已经领教了你们的本事。这一番要坐享其成，我们吃酒作壁上观，看看朕的这几个儿子能耐如何——各王世子要愿意下去玩玩，自然也听便。”这些王爷一听皇帝要考较阿哥，便都凑趣儿，各自约束子弟不得逞能，只随康熙在楼上陪坐。康熙因叫过阿哥们道：“蒙古诸王都在，不要给朕丢丑现眼。这苑里都是未驯之兽，一是要小心，二是要争先。”说罢爽朗地一笑，指了指李德全捧着的一柄宝石雕花黄玉如意，道：“放出你们的手段，无分长幼高下，谁猎得最多，这如意就赏他！”

众人立时一阵兴奋。这柄如意因颜色近于明黄，一向是乾清宫镇殿之宝——大行皇帝赏给康熙，如今康熙又要赏人了！坐在康熙身边的胤禔不禁身上一颤，神色变得有点不安。胤禔两眼直勾勾盯着如意，暗自扯了扯胤禔衣襟，胤禔咬着牙暗自一笑，胤禔用肘碰一下胤禔，悄声道：“你瞧大哥那德性，涎水要淌出来了！三哥也是假惺惺，看他没事人似的，手都捏出汗了。这一回咱们可得替太子爷争个脸面！”胤禔却似没听见，瞟一眼镇定自若的胤禔，跪前一步，叩头道：“皇阿玛，此物恐非人臣能当得起的。求万岁另选一物，儿臣们好努力巴结。”

“哎？”康熙似乎没想到这一层，略一迟疑笑道：“我们天家就有这么多忌讳！终不成学小家子赌金子银子？这样，太子不与你们争，君臣分际一明，也就无甚妨碍了。”说罢便传旨开筵，令阿哥们下围场会猎。

顿时，四面八方号角呼应，数千善捕营军士分青、红、皂、白四旗，从四方擂鼓鸣炮，摇旗呐喊，茂林丰草中伏着的猛兽弱禽乍然一惊，立时乱成一团，四处奔逐翱翔。康熙端着酒杯，冷冰冰瞥一眼满脸不忍之色的胤礽，轻轻叹息一声，对身旁的科尔沁王笑道：“君子不近庖厨，怕闻哀嚎之声，待吃肉时又讲究割不正不食。这就是仁义！人，真乃世间第一无情之物！”

说话间，便见东边数十骑，北边一百余骑冲杀过来，狂躁的马在半人深的秋草间横冲直闯，掀起的枯草败叶在半空中旋舞。康熙细看时，东边是胤祥，北边是胤禔。胤禔带着皇孙和门人亲兵，一个个挽弓搭箭，挥刀挺枪杀得浑身是血。草间的走兽被这突如其来的大劫难吓昏了头，四处乱钻，有的被砍得血肉模糊，有的滚在草间挣扎哀鸣。东北却是胤禔胤礽二人，胤礽疯魔了似的在前头赶杀，胤禔在后堵截，收拾猎物，将野兽耳朵割了挂在马屁股上，胤禔胤祥砍倒在地上的，不少也成了他们囊中之物。康熙不禁暗笑：这两个小子倒有章法！只西边胤禛、胤祉毫无动静，胤祉是网开一面，任野兽逃之夭夭；四阿哥胤禛信佛，守定了不杀生的宗旨，只带着弘时、弘昼、弘历三个世子并狗儿坎儿一众人等牢守西北，闯入圈子的一概生擒，逃掉的各听天命，绝不射猎。

风卷残云一场围猎，未末时牌便见分晓。通算下来，胤禔胤礽第一，胤祥次之，胤禔胤祥杀得精疲力竭，平分秋色各得第三，胤禛得的最少，却都是些活物，缚成串儿献上，唯独胤祉一无所获。

“朕说过，猎物最多者可得此赏。”康熙呵呵笑着抬手叫过胤礽：“没想到老十露脸，如意赏你了！”又沉吟了一下，转脸问胤祉：“你为什么毫无所得？”

“皇上！”胤祉苦笑了一下，说道，“尧帝捕猎网开一面，为生灵开一线生路。儿臣愿父皇为尧舜之君，不为竭泽而渔之举。为一柄如意，与手足相争，儿臣不乐于如此。”康熙听了含笑点头，胤礽却道：“我没这份善心，只晓得谁的多，赏就归谁。承蒙九哥送我十只孢子，不合占了头名，阿玛这赏，恭谢不辞了！”咧着大嘴笑着，便要接那如意。

胤祥突然一把拦住了胤礽：“十哥，少安毋躁。这是良心账，你敢大喊一声‘我第一’，兄弟我让你！”

“我第一！”胤礽挑着眉头大叫一声。又冷笑道：“怎么，你又想欺侮我？又要摆大总管的谱儿？这儿不是户部！”说罢“呸”地狠啐一口。胤禔忙排解道：“何必为这点子小事伤和气？十弟有凭据，老十三，你就别争了吧！”康熙笑道：“亏你胤祥说嘴，读了多少兵书。打猎和打仗一样，得用心！”

胤祥咽了一口唾沫，也不顾胤祉杀鸡抹脖子地递眼色，梗着脖子顶了回来：“早知道和兄弟会猎也得使心眼儿，早知道谁偷的多谁得赏，儿子宁可学八哥，歇着！”

“你这是和朕说话？”康熙冷笑道，已是勃然变色，“跪下，掌嘴！”

胤祥面白如雪，气得浑身乱抖，扑通一声跪下，泪水夺眶而出，想到这些日子受的窝囊气，更觉悲不自胜，因哽咽道：“儿子反正是多余的人，活着也没意思，就此辞了，阿玛保重！”说着抽刀猛地横向颈前，唬得刘铁成、德楞泰一千侍卫一拥而上，夺去了胤祥手中宝刀。

“啪”的一声，康熙将那柄玉如意在箭楼堞石上一击粉碎。

第二十四回 情重阿哥情牵一线 昏懦太子昏夜失道

一场围猎乘兴而来，扫兴而归。在回狮子园的路上，胤禛尽管自己也是一腔心思，因见胤祥累得筋疲力尽，沮丧得痛不欲生，反打叠起精神劝胤祥：“你不要这样英雄气短，要像这些小事都生气，我早就气死了。若听我说，佛经体性之别，为贪、嗔、痴，你虽不贪利，却贪功，三条毛病俱全，怎么会不生烦恼？好在万岁今儿摔碎了如意，要真的赏了老十，你又该如何？”

“我和他拼了！”

“你又来了不是？”胤禛在马上一纵一送，款款说道，“在性气这一条上，你欠着火候，如来原也是肉身人，在菩提树下觉悟妙谛，三七日间，自受用解脱妙乐，知色空相。人不能去爱乐烦恼，空有知识，不能正果。我们虽不是圣人，难道连克制也做不到？学一学张廷玉，他是一字真经：默——你细审量，熙朝大臣中有哪个及得上他始终荣宠的？用儒家说，这就是慎独功夫……”他长篇大论引经述典地劝善，胤祥起先只默默地听，后来不禁破颜一笑：“真是‘虎狼屯于阶陛，尚谈因果’，皇帝不急，太监着哪门子急？四哥，我在户部忙得昏天黑地，又跑到刑部为他人作嫁，受尽窝囊气，一无所获，图他娘个什么？又落了个什么？我这些日子真的是想死。你那佛经说叫涅槃，人死吹灯拔蜡，大彻大悟了一百了！”见胤祥精神好了些，胤禛倒沉郁了下来，他自己何尝不是满腔忧思煎虑，只能把持着，不像胤祥那样形诸于色就是。思量半晌，胤禛微叹一声，问道：“你是十月初八的生日？”

胤祥诧异地看了一眼胤禛，说道：“我是二十五年十月初一生——鬼过年，我生，最他妈不吉利的一天！”“这阵子心绪不好，连你的生日也没有给你贺一贺。”胤禛仿佛不胜慨然，叹道，“生于忧患死于安乐，也未必就是不吉利。不过闲时我也想到，你也该立一个福晋了。上回老五说了一个，是费扬古的侄女，我还特意看了看，人蛮不错，费扬古也是正经人家。你要愿意，我就去说。”胤祥低着头想了半日，说道：“我已经……相中了一个……”

“真的？”胤禛一怔，偏着头看着胤祥，半晌才道，“满人汉人？”

“汉人。”

“不行。”

“情之所钟何分满汉？她还在着乐籍呢！”

“荒唐！那更不行！”

胤祥和胤禛几乎同时勒住了马。后边远远跟着的八十名王府护卫也都驻马，不知他兄弟之间出了什么事。胤祥抬头看了看天，阴得很重，铅灰的云压得低低的，缓慢又略带迟疑地向南移动，不时飘落着纸屑一样的雪在风中旋舞着，许久才道：“此人四哥也认得，就是江夏我们救的那个阿兰……”因见胤禛只一味摇头，胤祥又道：“我出钱买出她来，请四哥在内务府弄张空白抬籍文书，把她抬入旗籍，找一户破落旗人认了女儿，人不知鬼不觉的，怕什么？”

“十三弟，祖宗家法可畏呀！”胤禛阴郁地说道，“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何况这事根本瞒不过老八！十步之内必有芳草，好女子多的是，你何必要寻一个贱民？不成！”“贱民？”胤祥冷冷看着斩钉截铁的胤禛，说道：“就在我朝，我代，我的骨肉兄弟里头，有一位善心向佛的皇阿哥，曾与一位汉家乐籍女子有一段催人泪下的缠绵情意……那女子后来被族人用火在柿子树下活活烧死……她至死都没有一句话，只那双悲凄欲绝，望穿重山的眼睛日夜折磨这位龙子凤孙，叫他永夜难眠，叫他梦魂不安，叫他变得心如铁石……”

胤祥的话没有说完，胤禛早已面白如纸，举目望天，眼睛已经红了，却干涸得一滴泪水也无。半晌，胤禛突然扬手“啪”地掴了胤祥一个耳光，厉声道：“走！回狮子园！再提这往事，我与你割袍断义！”说罢双腿一夹，那马泼风价飞奔而去。胤祥一怔，忙加鞭追了上去，虽然挨了一掌，他倒觉得心里熨帖清爽了许多。

二人回到狮子园口，已是酉初时分，孟冬日短，天又阴，已是麻苍苍的，朔风微啸中雪渐渐大起来，已经在坚冻的大地上盖了薄薄一层。胤祥远远便见高福儿陪着三个世子在门口挑灯守望，旁边还站着一个官，穿着雪雁补服，戴着青金石顶戴，便对胤禛道：“那不是戴铎嘛！”胤禛也是一怔，正要说话，戴铎早迎上来叩下头去，说道：“奴才戴铎给四爷请安，给十三爷请安！”

“老戴！”胤祥方才得到胤禛默许阿兰的事，与胤禛并辔狂奔一路，一天烦恼消失得无影无踪，一边下马，笑道：“你这马屁精，不在漳州道好好营生，跑这里做什么？你倒活得结实，吃得黑红油亮，一时半会怕是死不了了。”

戴铎看了看胤禛脸色，像是很高兴的模样，胤祥自幼在四贝勒府里混，彼此玩笑惯了的，因躬身凑趣儿赔笑道：“十三爷这么康泰，奴才怎么舍得死？得侍候着爷封了王，娶了福晋，生了世子，活到个一百多岁，奴才才好去见阎老五呢……”胤禛不等戴铎说完，便打断了，说道：“往后你们见十三爷也要规矩点——接到我的信了？”

“是——接到了。”戴铎忙正容答道，“奴才十月初七回京，主子已经走了，遵主子的命看了看遵化的庄子，又回到北京，恰好年羹尧也来京

述职，他也惦记着主子，我们就一起来了。这一路的道儿可真难走……”戴铎一边说，胤禩已经移步往里走，听着他说任上的事，也不言声，只胤祥插着问几句一路风土人情，迤逦来到狮子园东北角的梵清阁，年羹尧早已迎了出来，只邬思道腿脚不便，坐在椅中静候。见胤禩胤祥进来，邬思道笑道：“瞧神气，今儿射猎，两位爷想必得了彩头？”

“哪有好事给我们得！”胤禩敛了笑容，命年羹尧和戴铎坐了，抚膝叹道，“今儿个老十三差点死在莆田！刚刚才劝说好了些。”说着便将围猎情形细述了。邬思道一直目光炯炯凝神听着，没有插言。年羹尧和戴铎交换了一下目光，说道：“不管皇上赐如意是什么意思，今儿几位爷都用尽了心思，其实是各做了一篇文章。”

邬思道冷冷说道：“这还用说？难穷其妙！面儿上是大阿哥和三阿哥出风头，其实最有心劲的还是八爷——好嘛，他成全了万岁尧舜之君，他自己做大禹岂不是顺理成章？”胤禩笑道：“你们都瞧见了的，我是坐定了听天由命的宗旨。大哥实在是太热衷了。今儿三哥虽没露脸，焉知这也不是上策呢！”年羹尧道：“三爷是个谨慎人，武的上头能耐有限，说不定万岁倒赏识他这‘藏拙’之道呢！倒是横地里杀出一个十爷，有点出人意料。”邬思道咯咯一笑，说道：“八爷是要什么有什么啊！他在那边开网放生，莆田里头依旧有人替他厮杀。十三爷今儿这个药引子放得好，其实逼着八爷也露了露相。”

胤禩怔怔地听着，望着院落里越来越大的落雪，良久才长叹一声：“太子还在，兄弟们就这么个样儿，万一有个什么事，还不知怎样呢！唉……令人可畏啊！今儿一早去烟波致爽斋，马齐就告诉我，八阿哥不到一个月，盘清刑部案件，万岁夸奖了，说‘胤禩毕竟不是凡品，牛刀一试，快不可当’。他若也有别的什么心思，加上大哥三哥，不知将来如何收场？如不明哲，恐不能保身呐……”他说着，深深伏下身子，不住用手抚着脑后的发辮。胤祥双手骨节捏得山响，冷笑道：“别做他娘的春梦！都是些什么‘心思’？敢亮一亮么？刑部的事我只是随大流儿，做主的是八哥，我也没意在里头折腾。可我心里一直疑惑：就张五哥这么一个冤杀的？放屁打梆子——点子赶得倒巧！四哥说一句，只要叫我翻腾，我就去见万岁，重查！不叫我好过，大家都别安生！”

“螳螂捕蝉，不知黄雀在后。”邬思道脸色平静得像一泓池水，许久，一笑说道：“这么大的事，哪有一蹴而就的？难道我们就不能当个渔——”“翁”字未出口，便见狗儿匆匆进来，也不打千儿，竟至胤禩耳边私语几句，方后退一步听命。

“太子来了！”胤禩的脸苍白得一点血色也没有，眼睛闪着绿幽幽的光，“独身一人，要单独见我！”他咬着牙，仿佛要拧干脑汁子似地紧蹙眉头，瞥一眼邬思道，缓缓说道：“天近子时了吧？叫高福儿去回禀太子，说今儿在果亲王那儿着实灌醉了，这会子人事不省呢！明儿一早就过去请安领训！”狗儿听了回身便走，邬思道忙道：“慢！”略一沉吟又道：“是非之时是非之人，岂可拒之门外？四爷，是否请十三爷代见一

下？”一语提醒了胤禛，嘴里吸着凉气说道：“好！十三弟瞧瞧去！记住，他扔什么你接什么！”邬思道急急追了一句：“接了什么放什么，一句瓷实话也别说！”

“成！”胤祥刷地站起身，命狗儿前头引路，脚步腾腾踏雪而去。

屋子里静极了，外面落雪的沙沙声，隔壁炉子上水壶的滋滋声都清晰可辨。人人都有一种大事临头的预感，都在紧张地思索：出了什么事？这么大的雪，以太子之尊摸黑道独身来访？邬思道看了看众人，对痴坐不语的胤禛说道：“四爷，咱们两个去屏后听听。”胤禛强自镇定，心神不安地一笑，说道：“老十三应酬得下来。”邬思道知他不愿听壁角，故作矜持贵人心性，点点头架起拐杖，说道：“举大事不拘小节。我不但要听听言，还要观观色。”说罢，轻轻用拐杖拄地蹊蹊消失在满院风雪中。

胤祥身穿灰银鼠锦袍，腰中束一条绛红带，快靴踏得雪地吱吱作响，穿过薛萝藤墙出来，果见胤初独自一人在养瑞轩中背着手来回踱步，身上没弹尽的雪还没有化完。胤祥在屏后稳了稳神，趋出一步打千儿行礼道：“太子爷好兴致！雪夜独游，这早晚还驾临狮子园！十三弟给您请安了！”

“是老十三啊！”胤初仿佛惊魂未定，被突然出来的胤祥吓得身上一悸，半晌才回过神来，问道：“你四哥呢？”胤祥笑吟吟起身道：“太子爷知道四哥平素戒酒。今儿偏是去六叔那一趟，刚碰上万岁赏六叔酒，就留住了。老亲王的面子，没法子，这么大半盅就灌了下去。这会子胡天胡地，酒屁梦话连篇，搅得我在隔壁都睡不沉！太子爷，您气色很不好，敢怕是走夜路受了惊，或者冻的了？谁在那边——是坎儿？给太子爷沏一碗酩酊的普洱茶，兑上红糖闽姜！”

胤初无可奈何地摇摇头，焦虑地看了看满脸不在乎、毫无心事的胤祥，叹息一声坐了，命高福儿“所有家人都退下”。却自沉吟不语。胤祥情知大变在即，心里暗自提着劲，斜签着坐了太子侧旁，试探着说道：“看您心事很重呀！是出了什么事么？四哥实是醉得动不得。要是我能给您排忧，您只管吩咐。要不方便，明儿一大早我就叫起四哥去清舒山馆。”胤初被他逼得毫无办法，几次张口欲言，又囁囁着住了口，嗒然垂首移时，方叹道：“十三弟，我要你们心答我一句话：你觉得我平素待你如何？”

“太子怎么问这个话？”胤祥满脸诧异之色，“恩重如山！谁都知道四哥和我是你的哼哈二将嘛！您瞧着我长大的，自幼受了人家多少腌臢气，还不全亏了四哥和您？不然，不叫人家作践死，自己也气死了！”胤初的脸色愈加苍白，望着忽悠忽悠闪动的红烛，竟无声淌下两行泪来！胤祥全身一颤，忙起身道：“太子爷……？”“不干你的事。”胤初掏出手帕拭泪道：“兄弟你好生坐着。”胤祥急得说道：“主忧臣辱，主辱臣死，焉能说不干我的事？”

胤初惶急间，便听门后沙沙一阵响动，贴金大自鸣钟连撞十二声，已是子正时牌。他打了一个寒颤，忽然从椅上一滑，竟双膝跪到了胤祥面前！

“天爷！您要折死我么？”胤祥惊得面如土色，头“嗡”地一响，忙也跪了，盯着胤初道：“就是天塌了，地陷了，日头黑了，好歹也叫我知道个缘故呀！”胤初仿佛不胜其寒地抖着，恐怖得脸都有点变形，许久，才从齿缝里进出几个字来：“好兄弟，我大难临头了！或今夜或明日，就要被废黜了！”

尽管这事久已舆论，像冰下的潜流一直冲激着，一旦开闸直泻而出，胤祥一时还是不敢接受这一现实。他觉得头晕，狂跳的心似乎要冲胸而出，憋得气也透不过来，额上青筋暴起，怦怦直跳，好半日才从惊怔中回过神来。正要问，胤初又道：“我是特来托付妻子的。四弟面冷，你豪爽。但我知道，你们都是古道热肠、肝胆血性的男子汉。自古废黜太子没一个有好下场，我死不足惜，世子还小，万一有个三长两短，我可怎么……”说到这里已是泪如泉涌。

“太子别说这些。”胤祥忙道，“到底出了什么事？”胤初哽咽着摇头道：“我心里乱极了，这里头委曲太多，一言难尽。总之有小人蒙蔽圣聪，下了毒手，皇上盛怒之际又无从解释。雪里埋尸，久后自明。十三弟，你和老四好歹不能撂开手不管！”胤祥听了，仍是不得要领，料知太子有难言之隐，也就不再问，双手扶胤初起来，口中说道：“我们君臣一场，知心换命，您不要小看了我！不管出什么事，我必定心坚如铁，擎天保驾！至于太子妃和世子侄儿那头，更不必挂心，说到天边也是骨肉，全都包在我身上！”

胤初看了看不紧不慢走动着的自鸣钟，神色悲凄中又带着茫然，半晌才道：“我得走了，我要……走了……”他喃喃地，仿佛在梦中呓语，踉踉跄跄，像踩着棉花堆似的消失在纷纷扬扬的大雪之中，在养瑞轩留下了可怕的沉寂和僵立如偶的胤祥。

一声闷哑的午炮透过雪幕传过来，胤祥方回过神来，一跺脚转身便走，却见邬思道在后门候着，便道：“先生，四哥也来了？”

“没有。”邬思道冷峻地说道，“——我都听见了。十三爷，你不该不听我劝，答应得太干脆了。”说罢回转身子又道：“走，和四爷计议一下。”胤祥点头勉强一笑，没有答话，和邬思道并肩缓缓而行，一阵朔风裹着雪袭来，他掖了掖袍子，暗中看了看邬思道，只瞧见邬思道一双眸子在雪光中烁烁闪动，看不清脸色，胤祥不禁想：“这个瘸子真是个怪人，他心里到底想的什么呢？”正想着，已见胤禩站在梵清阁的石阶上等着了。

胤禩一边让他二人进去，叫过高福儿道：“你和狗儿坎儿把家人聚一处说说，就说我的话，今晚的事谁走漏出去，我灭了他满门！”高福儿吓

得诺诺连声退了下去。年羹尧和戴铎看了看胤祥神色，搀邬思道进来，竟一人掇一把椅子坐在门口亲自把风。

“唔。”听胤祥备细说了养瑞轩的事，胤禛沉默了许久，看样子心里也翻腾得厉害，良久，方皱眉说道：“这人也是的，巴巴儿半夜地来，又吞吞吐吐不说句明白话。我们就是保，也得知道他为什么废了呀！”“四爷真呆！”邬思道仰天大笑，说道：“这还用问么？”胤祥惊异地盯着邬思道，略带讥讽地问道：“你是神仙，未卜先知？”

邬思道笑道：“神仙是没有的。太子夤夜而来，明摆着是变起仓猝，口欲言而囁嚅，显见是难言之隐。废黜大事，不是谋逆就是宫掖阴私。在这个地方，他要谋逆不能不和十三爷商议，这一条除了，必定是宫掖丑闻！”胤禛托着下巴，思索着邬思道的话，半晌，摇头道：“也不一定，后宫的事不至于动摇国本。郑春华不过小小一个贵人，怎么会因她割舍了太子？没听人家说：臭汉脏唐埋汰宋乱污元，明邈邈清——”“清鼻涕”三个字到口边，觉得甚不雅听，便打住了。邬思道冷笑道：“这不过是个药线儿，积了多少柴，泼了多少油，就等这个火种儿——当然不会为一个无名嫔妃黜废他——东窗事发就在今夕！”

年羹尧坐在门口，眉棱骨不易觉察地抖了一下：他一向觉得邬思道言过其实，只碍着胤禛宠信，不好扫主人的兴，听他又在危言耸听，在旁说道：“这么惊心的事，先生倒像是很高兴？须知太子是四爷靠山，太子出事，不是四爷之福啊！”“年亮工，没有读过《易经》？”邬思道清癯的脸上闪过一丝笑容，“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如若是一座冰山，那就不如没有。为什么不敢进一步境界去想这件事？不过，眼下不是清谈的时候，要预备着应付大变！”

“这一场逆波横袭而来，令人可惧。”胤禛抚膺叹道，“覆巢之下无完卵啊！”

邬思道嘿然良久，身子一仰说道：“我们得天独厚，先知道了消息。四爷，我以为目下最要紧的，要烧掉太子从前给四爷的书札；年亮工在外带兵，要避嫌，今晚就得搬出狮子园进城去住；这里驻军原是古北口的兵，十三爷带过，从现在起要谢绝接见所有军官。同时与所有阿哥不再私相往来。这样，就和所有军国大事撕掳清白了，就小有不安，绝不至于伤筋动骨的。静观待变，坐收渔翁之利，不须有什么惧怕，天加横逆于君子，实加福于君子，此乃千古不易之理！我料今晚还会有消息的——”话音刚落，高福儿一头一脸的雪闯进来，呵着寒气禀道：“二位爷，德楞泰军门来传密旨！”

屋里几个人不约而同站了起来，面面相觑，用目光交换着神色。邬思道一笑说道：“来得好快！——亮工，老戴，咱们回避吧！”年羹尧和戴铎紧张得脸色有点发白，呆滞地点点头，三个人便趑进了套间。说话间，便见两行黄西瓜灯，一色写着“烟波致爽”四个字，导引着五短身材、孔武有力的德楞泰迤逦近来。德楞泰迈着稍稍有点罗圈的腿，踏着

积雪进来，脚下马刺踩得地板叭叮作响，进了梵清阁，脱下油衣南面立定，只看了胤禛胤祥一眼说道：“皇四阿哥胤禛、皇十三阿哥胤祥听旨！”

“臣！”两个人都跪了下去，叩头说道，“恭聆圣训！”

德楞泰却没有奉敕，他是蒙古摔跤场上的“第一英雄”，汉语却极有限，结结巴巴背诵着康熙的口谕：“自即日起，停用‘体元主人’印玺。停用太子印玺。着皇长子胤禔总领行宫宿卫，皇三子总领热河驻军行营布防事宜。非奉朕亲笔手谕，无论何人不得擅自向各部及各省发文调兵。所有从驾侍卫、亲兵、善扑营兵士及驻地兵马，一体由皇长子胤禔、皇三子胤祉会同皇四子胤禛及上书房大臣马齐会议请旨节制。皇太子胤初患疾暂行疗养，内外臣工暂停觐见请安。钦此！”

“谢恩——领旨！”

“还有旨意。”德楞泰又道，“着即加封胤禔、胤祉、胤禛、胤禩为亲王，仍以原号领銜。并命所有阿哥即刻至戒得居候旨。钦此！”

“万岁！臣，谢恩！”胤禛似乎有点意外地怔了一下，忙叩下头去，胤祥便也跟着叩头。

胤祥因在古北口练兵，与这位蒙古勇士早年相识，极相与得来，因见德楞泰说完就要走，腾地跳起身来，笑嘻嘻道：“老德，你这草原上的摔跤老狗熊，今儿跟我搭官腔么？这早晚回去，除了挺尸有什么事？来来！四哥，把你陈年老酒给弄一坛，我和德哥撞三百杯祛寒！”

“十三爷，我酒，不渴，不喝，还要去冷香亭办差。”德楞泰历来缠不过胤祥，憨然一笑，说道：“我道知，你们想问太子，事。刚才去三爷府，我没说。我不道知。”他老实到这份上，胤禛不禁一笑，一边命戴铎取酒，说道：“没说知不知道是两回事，必有一假。酒不喝没什么，你带两坛子去。”德楞泰红了脸，说道：“四爷，我真的不道知。”

“小饮三杯，你办你的差去。”胤祥见戴铎的酒取到，泼了茶碗斟了，嘻嘻笑道：“四哥晋了亲王，这是老大老大的面子，不渴也渴，不喝也喝！我不管你‘道知’不‘道知’，不赏这面子，我可要发‘气脾’了！”说罢哈哈大笑，和德楞泰连碰三碗，咕咕饮了，又问：“冷香亭没有住阿哥，你办的哪门子差使？别骗我老十三了！”

德楞泰略一怔，只一笑，说道：“你别问了，我不道——知道。贺了四爷，我该去了！”说罢略一拱手，便忙忙带人去了。

此时邬思道三人早已出来，立在阶下看着钦差远去，胤祥方敛了笑容，说道：“四哥，天冷，穿厚点，咱们坐暖轿去戒得居。”邬思道沉吟着问道：“冷香亭住的什么人？”

“我不知道。”胤祥说道。

“我知道。”胤禩阴郁地说道，“郑贵人，郑春华。邬先生有先见之明。”

第二十五回 大故骤起波浪翻涌 风云色变鱼鳖惊慌

胤初回到清舒山馆下处，已是雪人一般，这一夜，仿佛噩梦一直追逐着他，迷迷糊糊，恍恍惚惚。狩猎回来，怎样到烟波致爽斋请安，如何侍候皇帝睡下，又和朱天保下了一盘棋，又鬼迷心窍似的跑到冷香亭和郑春华幽会……这一切都记得不大清楚了。他弄不明白，已经安歇了的康熙何以会悄没声突然驾临冷香亭，杀死守望的太监直入卧寝，当场捉奸……这一切都不像是真的，但又不像是假的，只康熙那狰狞的笑声，狠毒中带着轻蔑的眼神不时地抹去，又不时地掠过，愈来愈真切地显现在心中眼里……直到远处寺钟透过雪幕悠扬地传过来，他才明白，自己已经站在清舒山馆的垂花门下，回到了寝宫，而且实实在在地发生过那一切，即便昏昏沉沉地找过四阿哥，这一点子努力也是枉费心机，车薪杯水，勉尽人事而已。他心里像泼了一盆糨糊，迈着飘忽不定的步子进来，太监们忙着给他拂落身上的雪，都似毫无知觉，接着便有管事太监何柱儿过来，说：“张廷玉中堂来了有一会儿了，在书房等着太子爷呢！是叫他到暖阁来，还是爷自个儿过去？”

“啊？啊！”胤初一惊一怔，才回过神来，抽回已经踏上暖阁的脚，回身便往书房走。早见灯影里张廷玉已经迎了出来，身边还陪着陈嘉猷和朱天保两个人。待他们行过礼，胤初失态地一笑，大声说道：“廷玉，你这个太子太保也要当到头了吧？”

朱天保和陈嘉猷浑不知出了什么事，他们和张廷玉一处坐了半个时辰等太子，谈的都是诗律，几次试探张廷玉来意，无奈这个深沉得百尺潭水似的上书房大臣总是王顾左右而言他，乍听胤初这一句，两个人心里猛地一揪，顿时面白如纸！正愣怔间，张廷玉微微笑着答道：“自然要保的，太子是聪明人，也要自保重才好。”说罢将手一让，请胤初进来，方南面立定，款款说道：“奉旨，有问胤初的话！”

“臣，胤初……”胤初慌乱地看了看木雕泥塑似的陈嘉猷和朱天保，两腿一软，抽了筋似的瘫伏在地下，他心里又是混沌一片，不知道该如何对奏冷香亭的事，也不知道陈朱二人听了这件事会是怎样的情景。正张皇间，张廷玉问道：“皇上问你，九月十六，你与托合齐、索额图、凌普、陶昇、允晋、劳之辨等人会饮，是在什么地方？你们议了些什么？”

“回奏万岁，”胤初叩头答道，“那次会饮，是因臣门人凌普、允晋、劳之辨等人进京述职。托合齐在府设筵，说请主子一并乐一乐，我就去了。并没有议什么事。”

“你问没有问三阿哥门人孟某人去向？”

胤初听是追查这件事，略觉放心，说道：“三阿哥门人孟光祖出京采办药材，据云贵总督奏称，在外结交大臣，甚不安分，有干例禁，因劳之辨刚从贵州回来，臣问了孟光祖的情形是实，并说：‘此类小人在外招摇撞骗，传播宫中秘闻，不利于我之心，应饬贵州巡抚就地擒拿，解送回京，不但我，就是于三弟也是有好处的。’”

张廷玉只是奉旨问话，并无驳斥权力，听胤初奏了，略一点头又道：“皇上问你：你说没有说，‘我是命运最不济的人，天下古今，哪有四十年皇太子？’你何以如此丧心病狂？朕有何亏负你处？你据实奏陈！”张廷玉虽然尽力说得辞气平和，但这些刀子一样的问话，如何使人不惊心动魄？朱天保兀自掌得住，陈嘉猷一个踉跄，几乎晕厥过去！

“回万岁……”胤初面如土色，颤声答道，“儿臣的原话是：我真是命运不济，太子当了快四十年，毫无建树，深负皇上圣恩。天下古今，没有比我更窝囊的了——并回皇上，这是醉后呓语，虽无不臣之心，有失太子大体，皇上责我负心，难辞其咎——请中堂代为转奏！”说罢连连叩头。张廷玉看了一眼可怜巴巴的太子，心里叹息一声，又道：“还有更要紧的问话，太子不可回避，一定据实回奏——你今夜见没有见十三阿哥胤祥？”

胤初一下子抬起头来，愕然盯着张廷玉：自己刚刚从狮子园回来，张廷玉看样子也不是刚到清舒山馆，方才的事就知道了？就是耳报神也没这么快呀！想着，答道：“见过，不过不是晚上，是随驾会猎之后，儿臣见胤祥心绪不好，安慰了几句，并没说别的话。”

“凌普率两千兵士擅自进驻行宫，你知道不知道？”

书房里立时变得荒庙一样死寂！连胤初也没有想到，变中有变，今晚除了冷香亭风月冤孽案，居然还有一出不知谁操纵的兵变！他被这骇人听闻的消息吓呆了，浑身麻木得毫无知觉，半晌才道：“有……有这样的事情？”

“有。”

“儿臣不知！”

“但凌普随身带有太子关防的调兵手谕！”

“手……谕？写的什么？”

“万岁要你自己说！”

“张中堂！”胤初完全被逼到绝路上，反倒把恐惧抛到九霄云外，他挺了挺身子，声音大得连自己也吓了一跳：“请代回万岁一句话：全属子虚乌有！我办差不力，行止有亏人子之道都是有的，小人辈构陷大逆罪名，置我于不臣之地，污我为叛君奸邪，胤初虽死不能瞑目！”

话问完了，张廷玉舒了一口气，说道：“太子请起，恕臣不恭敬，这是奉旨问话，身不由己。臣也知道，太子爷束发即受圣人之教，纵然小有失误，断不至于调兵逼宫——这些事，太子爷见了万岁，尽能从容分辨。太子放心，万岁极为圣明，绝不会轻易入人以罪，臣当竭尽绵薄在皇上跟前为太子辩白。”

“谁要你辩白！”胤初突然暴怒地挥手说道，“我这会子就去烟波致爽斋，当面跟皇上讲清白！就是都认了，无非一个刷字罢了，没什么了不得的！”说罢掉头便走，朱天保手一扬，突然大叫一声：“张衡臣！你说明白些，是哪个小人在万岁跟前下蛆，离间父子，拨弄是非构陷储君？”

张廷玉处身这种情景，真是万般无奈，苦笑着叹息一声，说道：“土明，少安毋躁嘛！你和陈嘉猷侍候东宫，朝夕不离左右，你还不知道，我哪里能知道底蕴？太子，你稍等一下，外头都是善捕营的兵，你走不出去。万岁有旨命所有皇阿哥都去戒得居侍候，臣陪你一道儿去安稳些。不过，万岁今晚盛怒之间，你不宜见他，太子要想仔细了！”说着便踱步出来，站在檐下，说道：“刘铁成！”守在雪地里的护卫们忙传呼出去，不一时，便见刘铁成大踏步过来，问道：“中堂，差使办完了么？”因见胤初也站在门口，又进前一步，打千儿行礼道：“奴才给爷请安！”张廷玉便吩咐：“铁成你留下，把印封了，所有文书奏章妥送烟波致爽斋。至于这里的太监、吏员……就不必锁闭了，传令他们不得随意出宫就是了。”

“是！”

“太子还是太子，”张廷玉皱着眉头沉吟道，“并没有处分旨意。你们除了遵旨办差，不可造次唐突，出了岔子，恐怕其罪难当！”说罢将手一让，说道：“太子爷，臣的暖轿就往外头，臣与你同轿而行。”

胤初看了看天，还在没完没了地丢絮扯棉，环顾四周，仿佛都是陌生人，眼见一队队兵士从侧门涌进来，布防把守这处除了皇帝，便是至高无上的机枢重地，真像又回到噩梦之中。他缓缓踏着雪，走了几步，突然仰天狂笑：“废太子原来是这个样儿？我也算不虚此生！哈哈哈哈哈……走哇，去当阶下囚……”

戒得居地处莆田猎场回烟波致爽斋的中途，原是预备皇帝行猎乏累，暂作歇马之地，最是偏僻不堪，孤零零矗在四面旷野之中。此刻正是天亮前最黑的时候，肆虐的狂风拉着又尖又长裂帛一样凄厉的呼啸，雪尘团团裹着像是摇撼着这处小小的偏宫，把它连根拔起，撕成碎片，抛向无边无际的天穹……

康熙皇帝手里拿着一片二指余宽的小纸条，坐在后殿烧得暖烘烘的大炕上，一杯又一杯喝着酊得苦涩的茶水，情绪显得亢奋，双目炯炯有神地望着殿内摇曳不定的烛光，不知在想什么，却是脸上毫无表情。他挨身站着大阿哥胤禔，戎装佩剑，一脸庄重肃穆之色，三阿哥胤祉却似

忧心忡忡，点漆一样的倒八字眉皱着，不时瞟一眼对面脸色又灰又青，死人一样难看的上书房大臣马齐。马齐穿着仙鹤补服，里边套着康熙赏的紫貂袍子，在这暖融融的房子里，兀自心噤得缩成一团，心里全是冷汗。太子在冷香亭出事的详情他不知道，但凌普带兵入苑，是他亲自处置，整整两千铁骑兵，厉兵秣马，就凭着太子那张条子就闯了进来！若不是被那个刚选进侍卫里的张五哥发现，谁能预料此刻自己是在囚笼里还是在逃亡的道上？他也不相信太子会有这大逆不道的心胆，但字条上又明明加着“毓庆主人”的关防，这是怎么一回事？方才几个人都辨认了字迹，连太子随身太监何柱儿都叫过仔细看了，都说“仿佛像”，没一个人敢说一句扎实话，但马齐从那故意做作摹仿太子手迹的钟王体小字上，看着很像十三阿哥胤祥的手笔。但是，从外任转上书房这六年，他已领教了康熙这群儿子们的手段心地，没有一个是省油灯，没有一个人不是人中之精，谁又敢保不是诈中有诈？正自一门心思胡思乱想，却听胤祉轻声说道：“皇阿玛……”

“唔？”

“车驾到热河已经五六天，”胤祉娓娓说道，“儿子在旁瞧着，父皇接见群臣，会见外藩，视察山庄，又会猎，还要料理处置北京递来的奏章，合起来也没好生歇过几个时辰，昨日凌晨到现在更是一眼没合。儿子想恁是天大的事，泥鳅翻不起大浪的。漫说是匪人奸谋已经败露，即便真的变起仓猝，万岁爷威重九重，登墙一呼，小人们也未必得志！其实，眼前的事满可以从容办，您老人家有春秋的人了，好歹得保重龙体。这会子太子还没来，请万岁略躺一躺，就是睡不着，养养神儿也是好的……儿子给您背唐诗……松缓一下精神也好……”说着，声音已是嘶哑哽咽。胤祉却完全是另一门心思，自从离京，他就觉得风头顺了自己，受命为头号侍卫管带，更是兴奋不已：大事当前，祸福不测的危疑关头，皇帝居然头一个就想到自己！居然由自己全权管理阿哥事宜和驻蹕密勿，这意味着什么呢？若不是在这种场合，他真想来一嗓子道情！因见老三是这个做派，心里暗笑，又生怕好话叫胤祉独自说完，接口便道：“阿玛，三阿哥说得极是！现在儿子和三阿哥就是万岁的秦琼和敬德！您只管歇着，您身子骨儿万安，就是儿子们的福分！”

康熙仿佛发泄心中愈积愈重的郁气，长长透了一口气，说道：“朕也不是生气，也不是害怕。朕八岁登极，三次亲征，人头血海里滚出来的人了，不信小小一个凌普就能率兵造逆？就是凌普，朕看也是蒙在鼓里！——朕是不明白：胤初并不是笨人，为人平素也还善和，机辩才智，就是诗书学问也并不在哪个阿哥后头，怎么会变成这样？莫非糊涂油蒙了心，再不然就是有邪祟鬼魅附身？真真不可思议！……想想这些年，朕在他身上操了多少心，耗了多少精神，先头是明珠，和他过不去，朕抄了明珠的家。后头是索额图，把他往邪道上引，朕圈死索额图，也没动他一根汗毛。他的师傅朕都是选了又选，挑了又挑，从熊赐履、汤斌、顾八代到王掞，哪一个不是饱学硕儒，方正君子？他这暴戾淫恣的秉性儿是哪里来的？”康熙拊心攒眉，头有点神经质地摇着，真是痛苦到了十二分，已是泣下如雨，“……他这么不成器，朕的一生事业怎

能交付给他？可废了他，朕又怎么去见地下的太皇太后和皇后？朕造了什么孽，遭这样的报应？……”马齐自从随了康熙，从来没见过康熙如此伤心，听他说得恹惶，也不禁垂下泪来，胤禔和胤祉对望一眼，火花一闪，都又避了开来，各自低头假作啜泣。众人正自陪哭，太监李德全听见外头邢年说话，忙出来看时，是张廷玉回来缴旨，便挑起帘子。张廷玉趋步而入，有些慌乱地看了看屋内情形，问道：“万岁爷，您身子欠安么？脸色很不好呀！”

“没有什么。”康熙接过太监递过绞干了的热毛巾擦了擦脸，问道：“他都说了些什么？”张廷玉这才放下心来，将在清舒心馆传旨的情形说了，又道：“太子和奴才一道儿来的，安置在戒得居西阁里，其余阿哥爷都在正殿跪候。只正殿里没有生火，天太冷。依着奴才主意，圣驾还是回烟波致爽斋，这屋里炭气也太大了……好好儿歇一晚，慢慢把事情弄明白才好。”

康熙沉着脸，听得极为专注。思索移时，冷笑一声说道：“朕何尝不知道烟波致爽斋好？只今夜若不逃亡一夜，朕一生吃的苦岂不少了一样？你说那边冷，朕看你张廷玉还是太忠厚，邢年过去传旨，所有阿哥不得在屋里避雪，全都到外头跪着！”张廷玉没想到自己反勾得康熙更加光火，扑通一声跪倒，说道：“使不得！万岁，阿哥们都是金枝玉叶……”

“放心！”康熙刁狠地一笑，咬牙说道：“他们结实着呢！心里的火太旺了，用雪水浇浇，也许就能醒醒神儿，少盘算点登龙术！”张廷玉道：“奴才不是这个意思，求万岁珍重龙体，爱惜龙种，即是社稷之福！”康熙的精神似乎又亢奋起来，哼了一声，一笑说道：“你大约是想，这些人里头日后总要有个皇帝，怕他们记这笔账？朕告诉你，他要坐不了这龙椅，大约拿你没办法；若坐了龙椅，心里欢喜还来不及呢，哪里顾得上整治你这先朝老臣？去，传旨——叫胤礽也去，暖阁里没他的地方儿！”胤祉默默看着邢年出去，小心地跨前一步，说道：“阿玛，都是一样手足骨肉，兄弟们都在外头跪，儿臣在这儿侍候，心里不安。儿臣也去外头，留下大哥在这里，万岁有使着儿臣的去处，传旨叫儿臣进来。可好？”

“你留下，和马齐张廷玉陪陪朕，就给朕……背点什么吧……也不必一定是唐诗……”康熙略为松弛了一点，转脸又对胤禔道：“你身上担着干系，差使要办得勤慎些，朕的安全，全靠着你和三阿哥，不可大意。”

胤禔心里方暗自懊悔，这么得体的话怎么让老三说去了？听康熙吩咐，忙赔笑道：“儿臣虽笨，怎敢在这事上头粗疏？我这就出去，巡查一下驻蹕关防，再到弟弟们那儿瞧瞧，万岁安枕高卧，万无一失！老三，捡着词气闲适的诗词吟给万岁听，声音小些儿，要能叫万岁好生睡一觉最好。”说罢轻手轻脚去了。康熙见张廷玉还跪着，摆手示意他起来，便自和衣卧下。马齐和胤祉亲自忙着点了息香，又撤掉宫灯，只留了两台蜡烛，小声吩咐邢年：“听说何柱儿推拿得好？叫他进来给万岁按摩。”

一切安置停当，何柱儿已经过来，在幽幽闪动的烛影里，轻轻给康熙从脚到胸缓缓揉摩。在无尽暗夜中，风雪呼啸声里，殿里格外的安谧恬静。胤祉一首接一首舒缓地背诵着：

尔从山中来，早晚发天目，我屋南窗下，今生几丛菊？蔷薇叶已抽，秋兰气当馥，归去来山中，心中酒应熟……长忆西湖湖水上，尽日凭栏楼上望。三三两两钓鱼舟，岛屿正清秋。笛声依约芦花里，白鸟成行忽惊起。别来闲想整纶竿，思入云水寒……烟抑风薄冉冉斜，小窗不用著帘遮，载将山影转湾沙。略约断时分岸色，蜻蜓立处过汀花，此情此水共天涯……

曼声吟哦中，康熙的呼吸渐渐平缓均匀。何柱儿因太子去冷香亭，原本是失职待囚太监，得了这个差使，真是意想不到之福。他是保定人，祖传全挂子侍候人本事，这会子小心翼翼地打叠着精神，按揉搓摩，处处恰到好处，不消一顿饭光景，康熙已经蒙眬混沌。

不知过了多长时间，殿外传来了说话声，声音愈来愈大。张廷玉立时睁大了眼睛，细听时却是太子胤初的声气：“你是什么东西，敢挡我的驾？你活够了么？”接着便听侍卫张五哥道：“太子爷，您省些事吧。万岁爷刚刚才入睡，我责任在身，怎么敢放您进去？”张廷玉一个惊怔，看了一眼瞠目结舌的马齐，刚刚站起身来，便听“啪”的一记清脆的耳光，胤初大声道：“王八蛋！你不过一个死囚，才攀上来，就敢跟着那起子小人作践我么？”接着又是一阵寂然，听着像是张五哥在低声恳求：“为人得讲孝道，太子爷……您得体恤万岁……”

“叫他进来！”

康熙突然一翻身跳了起来，一把将何柱儿推到旁边，哆嗦着双腿趺了鞋几步走至殿门口，“唿”地掀起帘子，一团冷风挟着雪花立时袭了进来，吹得马齐和张廷玉都打了个冷颤。康熙却似全然不觉，厉声问道：“张五哥，是什么人在这里搅闹，还叫朕活不活了？”

张五哥是西市刑场上被康熙亲自救出来的冤杀罪囚，因有一身不错的功夫补入善捕营为差。这次车驾北巡热河，善捕营管领赵逢春因他曾蒙圣恩，特选从驾，路中途被康熙亲选入侍卫中，虽是末等虾，却很受圣宠，一直随侍左右，勤谨当差。见康熙被惊动起来，五哥一阵慌乱，连忙跪了，说道：“是奴才不好……太子爷在这转的有时辰了，奴才劝不走他……”

“啊哈？”康熙红着眼道，“是你呀！你还折磨得朕不够？半夜三更，有什么事呀？是不是调兵符不管用，来取朕的玉玺？”

“儿臣……”

“你进来！”康熙说罢，返身回来，向榻上一坐，哆嗦着手蹬上靴子，恶狠狠叫道：“进来！”

胤初轻轻挑帘进来，看了一眼呆若木鸡的马齐和张廷玉，他的脸色苍白得令人不敢逼视。

“皇阿玛！”胤初伏地叩头道，“儿子自知有罪，今晚来见，专请处死儿臣，以正视听。”

康熙突然仰天大笑，声音又犀利又尖锐，说道：“你居然有罪？真是天下之大，无奇不有！看你有多孝顺？朕今晚吓得连烟波致爽斋也不敢回！你若不孝顺，敢情活活把朕送到左家庄化人场烧掉？你真也是小看了朕，指望着承德这点子兵就想造乱？告诉你，狼獾的兵就驻在黑山，三万铁骑雪夜前来勤王。你自个预备的熊掌，还是你自个吃！——龙生九种，种种有别，朕是知道的；万万不料还会生出夜猫子来，略大一点就啄他娘的眼充饥！”

久闻康熙伶牙俐齿口如刀剑，愈是危疑愈见颜色，张廷玉入上书房近二十年，今日一见真是半点不假！马齐听着，身上竟起了一层鸡皮疙瘩！

“如今情势，构陷已深。”胤初连连叩头道，“儿臣辩无可辩，告诉无门，只求皇上圣鉴烛照，千罪万罪，罪在一身，父皇慈悲，网开一面，不事株连。儿子就死，也瞑目了……”说罢伏地啜泣。

康熙一听便知，所谓“株连”，是指胤禩胤祥一千人，“嘻”地冷笑一声：“至今你还说是‘构陷’，朕竟不知怎样发落你才好了！你做的那些事，亵渎神明辱没祖宗，难告天下臣民！朕即不料理你，天也要料理你！你泥菩萨过河，还要顾及庙里判官小鬼？你好生放心，种瓜得瓜，种豆得豆，你想拉垫背的，朕只怕还不许呢！也有叫你来谏朕‘不要株连’的？”他愈说愈激烈，狂躁不安地急步踱来踱去，脸色光润潮红。马齐见情形不对，忙上前请他安坐，却被康熙一把推开：“快点打发这逆种走，朕看着恶心——他有什么屁话，叫张廷玉代奏！”

胤禔早已巡视回来，守在门口没敢进来，巴不得康熙这一声，忙几步进来，一脸假笑来搀胤初。胤初将生死置之度外，反倒不怕了，见胤禔一脸小人得意相，假惺惺还要给自己行礼，猛挺身“啪”地扇了胤禔一记耳光，又向康熙磕了个头，起身便走。

“慢！”

康熙突然叫住了胤初，“你金尊玉贵之体，不必回去和阿哥们一处跪雪地，就在戒得居前殿候旨，省得你再发太子脾气打人。等回北京，朕告祭了天地，自然要明发诏谕废黜你——你不要寻短见，朕不要你的命，只这太子你当不成了！”胤初气得浑身发抖，头也不回说道：“我这太子，我这一身一发都是阿玛给的，父皇要废，要怎样就怎样，何必告祭天地？”说罢拔脚一径去了。

“你们几个都跪下，听朕说。”康熙目光变得十分阴森可怖，“有几个

事得立刻办。胤禔传旨给阿哥们，不奉旨，擅出戒得居者格杀勿论。胤初虽没有明旨，朕已决意废黜，不要再把他当太子看，连他的话也停止代奏！”胤禔出去，康熙又转脸对张廷玉道：“你拟旨，三日之后我们回北京，沿途警戒由狼曠办理，命佟国维预备接驾。马齐着人用快马探一下，狼曠的兵到了哪里，他一到，你就带这里的所有护卫先回北京。狼曠是个老侍卫了，来了也不必见朕，先护住八大山庄再说！”说罢，也不就座，站在几旁立等。

张廷玉素以行文敏捷办事迅速著称。康熙一边说，他已在打腹稿。此刻援笔濡墨文不加点，数百言谕旨顷刻即成。康熙略一过目，钐了隨身印玺，立刻交马齐带至烟波致爽斋文书房誊发。

一切事毕，天交四鼓。乍闻远处一声鸡鸣，康熙刚笑着说了句“闻鸡起舞……”忽然脸色煞白，身上一抖，说道：“朕好头疼……”身子一晃便沉重地倒在榻上，惊得众太监“唵”地围了上去。

“皇上，皇上！”张廷玉惊得面如死灰，一边大声呼喊，一迭连声命人：“快，快传太医！”

帐外守着的张五哥三步两步跨了进来，怔着盯视昏睡不语的康熙，良久，突然大叫一声，扑到康熙身上嚎啕大哭：“万岁爷……您醒一醒儿！我是张五哥，就是您杀场上救下来的张五哥……您怎么了？您睁开眼睛瞧瞧我……嗬嗬……老天爷……您这是怎的了……”张廷玉见他只顾咧着嘴哭得发昏，急得说道：“你慌什么？你的差事是守住外头！”连连催五哥出去，他自己也似热锅蚂蚁在殿里兜着圈子，一不小心，平平的水磨青砖地，居然把这个沉稳持重的宰相绊了个仰面朝天！

第二十六回 蓄险心胤进密言 抱恶意移祸社稷臣

大约过了一刻时辰，康熙渐渐醒转来，他脸上已没了潮红，显得憔悴怠倦，仿佛一下子苍老了十年，只用目光睨了众人一眼，深长叹息一声，说道：“朕是老了……老了……”说罢接过李德全递过的茶呷了一口，摇头道：“朕心悸，想安静一会儿，留下廷玉在这侍候，别的人都退出去……”

“万岁……”张廷玉满脸泪痕，想起方才情形，兀自余惊未消，长跪在康熙榻前，哽咽道，“您千万要保重，这不是出差错的时候儿……方才几乎唬死了奴才！您要万一……谁能控住如今的局面呢？……”“朕的病自己心中有数，一时半刻还死不了。”康熙苦笑着说道，“你把茶几上那个金皮匣子打开，里头有朕自制的苏合香酒，倒一盅给朕……朕懂得些医道，这酒，还是《梦溪笔谈》里传的方子呢！听说你父亲张英也有心悸头眩的毛病儿，早说赐你的，就忘了，明儿抄个方子给你……”张廷玉忍悲含泪“嗯”了一声，便侍候康熙服药躺下。

果然片刻时间康熙颜色便回转过来。他双目炯炯仰卧着望着殿顶的藻井，似乎在回顾他自己壮丽的以往，又似乎在沉思着理顺乱麻一样的局势，不知过了多长时间，才自失地一笑：“衡臣，记得是你进上书房第二年元旦，朝贺过后，朕曾经留筵你和佟国维？”

“是……”

“你不要这么毕恭毕敬的，起来坐着。”康熙说道，“当时朕曾笑话李世民，英雄一世，功业彪炳史册，却没处置好太子的事，骨肉惨变貽笑后世。朕自以为能把持得定，不论别人怎样挤兑，总不能叫太子这没娘孩子吃亏。索额图说‘有了后娘，就有后爹’，朕虽然斥他愚妄胡言，其实心中倒常警觉着，别要叫这狗才说中了……唉！到底还是……百代之下，必有笑朕自大无知的啊……”

张廷玉忙欠身答道：“万岁，不要多想这些。太子的事臣是最早知道的，万岁真做到了仁至义尽，即有今天的事，万岁无愧于天下后世。太子失德，咎由自取，人人心中明白的。但万岁既然说到此，奴才也要替太子说一句。他有他的难处……奴才心里不信，调兵进园，太子会有这个胆量，他也没有这个心机……要从容查办，要缓缓处置，和气才能致祥……”张廷玉心里想的，其实还不止这些，他一向以为，太子并非全然无能之辈。但清朝制度不同前明，皇子一落地就分封采邑，这些阿哥人人一套班底，个个手中掌握权力，干预朝政，插手人事，处处掣肘为难太子，太子的差使怎能办得顺手？但这一条事关满洲祖制，别说他一个汉臣，就是康熙也未必敢冒八旗贵胄全体反对，断然改革。就是这几句话，他也觉得是过于交心了，正忐忑间，康熙点头道：“你说的朕明白，

朕也知道这里有弊端。但前明制度也不见得好，除了太子，其余儿子都养得蠢如豕鹿，只会玩女人吃饭！李自成破洛阳，福王库里堆金积玉，不晓得掏腰包儿激励守城将士……那样也是不成……”

君臣二人正谈心，邢年蹑脚儿进来，轻声禀道：“太医院的贺孟頫来给万岁看脉来了。”康熙道：“不要张扬得满世界都知道了，朕没有病。”张廷玉便忙起身，跟着邢年到外头廊下，吩咐道：“邢年带太医在东配殿候着，没事最好，有事随时听宣。”说完看看天，雪是小了，地下已积了三寸多深，想想阿哥们都跪在外头，可怎么受？正思量怎么进去给这群千岁爷讨情，却见胤禔为首，随后跟着胤祉、胤祐、胤禩、胤禪、胤□、胤禔、胤礼等一群阿哥急步踏雪，沿着回廊一盏盏宫灯下迤迤而来，不禁怔住了：今晚这是怎么了？没完没了了么？

这群阿哥们是冲着大阿哥，要来寻事的。

胤禔至戒得居天井里传了旨，发落了胤礽，因见众人都垂头不语，料是心中震惊，便抚慰道：“弟弟们不要惊慌，皇上已经说过，胤礽的事不株连。就是胤礽二弟，只要恪守臣道静养思过，也没什么大不了的事——一切都有大哥维持，千万不要为无益之举。”胤禪见他满面红光，一副春风得意的架势，低着头轻声笑道：“八哥、十弟，大哥今儿吃了蜜蜂屎，浑身骨头没四两重，瞧他那轻狂样儿！”胤禩一笑，别转脸只装没听见，那胤□却是天生的惹事秉性，歪着头一晒，起身打了一躬，嬉笑道：“大哥这么得脸，瞧这阵势储君有份了，我得恭喜您哪！我们有什么事，又是什么‘不要惊慌’，又是怎样‘不株连’？你看我们垂头丧气，那是冻的！亏杀了戒得居有几张鹿皮垫子，不然早他娘冻死了！”说着又呵手又跺脚，几个小阿哥早连天价叫起苦来。

“怎么样？”胤□挤眉弄眼笑道，“大哥如今是座上客，咱们都是阶下囚，你守着阿玛暖烘烘的熏笼，还能走动走动，忍心叫弟弟们跪在这喝西北风儿？瞧瞧三哥，还晓得来陪我们跪一会儿呢——好歹体恤着点弟弟们嘛！我晓得你不敢做主叫进屋避雪，叫他们点几堆火烤烤也算你是仁君！说实在话，积这个福，你必定早正东宫！”胤禔本不是笨人，无奈今晚一直太兴奋太欢喜，竟没有听出胤□话中揶揄的意味，连声道：“早怎么没想到！这事我做得主——传话叫苏拉太监们给各位爷点火取暖！你们小心些儿，万岁今晚龙颜大怒，连老二的话都不叫代奏了。方才我去看他，他对我说：‘父皇说我百样的不是，我都可承受，但说我谋逆弑君，我连想也没想过。’叫我转奏，我只好说：‘这话方才当面讲多好，此刻我爱莫能助了。’”

跪在一旁的胤禩思量半夜，已想定了主意，当前情势并无别路可走，与其吞声受辱，不如咬定牙根继续保太子，遂冷冷说道：“都是自家手足，何必落井下石？这也太绝情了！别的话一千句也罢了，这话关系重大，你就代奏一下何妨？”胤禪也梗着脖子道：“大哥，天上这么多的云，说不定是哪一片下雨呢！二哥如今落难的人，咱们得有点香火情分！”

胤禔这才觉出众人心思和自己全然不同，深悔自己卖弄多口，干笑一声道：“你们何苦冲我来？不许代奏是父皇旨意，谁敢抗旨？”

“罢了吧，大哥！”胤□怪声怪气笑道，“大人得有大量嘛！父皇气头上一句话，你也忒薄情的了！谁没个旦夕祸福？子曰‘嫂溺援之以手’，不从权就是禽兽，何况二哥当过咱们主子！”胤禔见众口一词反对自己，知道自己得意招忌，心里暗自较劲，口中却道：“不是我不愿，是不敢。如今案子不清，连你们都顶着罪名呢！何必大家都饶进去呢？”

“你不奏，我奏！”胤禔没想到八阿哥一帮也助自己说话，更加胆壮，双手一撑站了起来，“大哥，我如今是亲王，又管着内务府，也有面见直奏之权，你到底奏不奏？”胤禔胤禔也都纷纷起身，众人一片乱嘈：“走！我们一起去！”

胤禔原想胤初倒台，至少三阿哥八阿哥等人趁愿，不会和胤禔一鼻孔里出气，见此情形倒犯了嘀咕，沉思良久，慨然叹道：“你们何必这样？老二倒霉，打量我心里好过？我们一处捏泥人儿，养蛆虫看蚂蚁上树那辰光，还没有你们呢！——我是想着消停一下，万岁气平了缓缓进言，既然兄弟们都这么说，我少不得再担待一回了……”说罢掉头便去了。阿哥们谁肯把偌大人情让给这个胤禔，互相递个眼色便都跟了上来。倒是首先倡议的胤禔悄悄拉住了胤祥没有动……

张廷玉怔了片刻，没有立即返回殿中，转身冲胤禔来，问道：“你们这是做什么？”胤禔见他脸板得铁青，从没见过这个大臣这样威严的，倒一时被问了个怔，半晌才道：“我……是回来缴旨。弟弟们嘛……大约方才见传太医，心里惦记万岁，进来请安的……”

“这也太不成话。”张廷玉心里雪亮，这起子阿哥各有各的算盘，因冷冰冰说道：“无论缴旨请安，都要讲个规矩时分，该叫你们时，自然就有旨意。别说是皇家，就是山野村民小户小家子，哪有接二连三半夜折腾老爷子的理？”胤禔见老大被问得直瞪眼，心里暗笑，凑上一步说道：“我们也没敢说这会儿就惊动万岁。只听说万岁欠安，焦躁得跪不住——万岁如今到底怎么样？就是隔门缝儿叫我们瞧一眼……心里也好过点……”不知哪句话感动了他自己，胤禔的声气竟带了哽咽，说着便拭泪。张廷玉又恨又笑，略一思忖，说道：“这会子万岁除了我谁也不见。你们略站站儿，我进去瞧瞧。”说罢也不理众人，独自入内。

谁知这一进去就是一个多时辰，众阿哥进退不能，束手鹄立廊下。这里不比天井，好歹那边还生着几堆火，实在累了，借故儿入厕还能搓手跺脚和泛和泛身子；这里虽不露天，穿堂风却刀子似的，裹着雪片子袭进来，冻得发木的脸被打得生疼也一动不能动。在等待中，这个不安的夜终于过去了，大雪茫茫，早已把整个山庄盖得严严实实，一片银装素裹玻璃世界。眼见小太监们挨次吹灭了廊下吊着的宫灯，众人方有了点活气，胤□头一个忍不住跺脚取暖，口中不住含糊地小声骂娘，其余阿哥见他开了头，也都动手动脚起来。

康熙终于被他们弄醒了，他睁开眼，看着发白的窗户，神情多少带着点迷茫，因见张廷玉兀自侧身坐在身旁打盹儿，便道：“生受你了，竟一夜没睡，外头已经大亮，是朕睡过头了？”张廷玉一下子醒过来，忙替康熙掖掖被子，赔笑道：“这两个时辰万岁爷睡得深沉！天还早呢！只是雪下得大，映得窗户亮……万岁，您再睡一会儿，狼獾丑时已经到了，遵旨没敢进来，只叫人递了个请安帖子，还有驻兵布防图。您歇会儿，奴才陪您回烟波致爽斋……”康熙听说雪下大了，目光兴奋地一闪，起身便披大氅，一边蹬着靴子，说道：“是么？雪下得很厚了？朕要起来看看——是什么人在外头，像是踩脚的模样，这起子太监阉寺越来越没王法了！”

“是几个阿哥爷……”张廷玉无可奈何地咽了一口唾液，“他们听说主子欠安，要进来瞧，奴才挡了驾，还训斥了爷们……”“你训得好！”康熙平生最爱踏雪赏景，听见这事，立时兴致扫尽，一屁股坐了回去，冷笑道：“他们哪里是来请安？成心是要气死朕！朕给你特旨：从此你见这群孽障，不必给他们行礼！”说着气得呼呼直喘。张廷玉笑道：“主子，您又来了！这‘非礼勿行’是圣人之教，奴才不敢奉诏。就是教训阿哥，也是拿着太子太傅的身份管教的……”

康熙没再理会张廷玉的话，漱漱口起身踱了两步，说道：“叫大阿哥进来！”

胤禔大踏步跨进殿内，一股暖流立时融遍全身，说不出的舒坦，他熟练地给康熙打千儿行了礼，躬身笑道：“阿玛歇得香么？”康熙用热毛巾擦着脸，冷笑道：“朕自然想香香地睡一觉。只你这个带侍卫的阿哥听听，外头脚踩得打雷似的，能睡么？你夜来给胤初传旨，他都说了些什么？”胤禔忙道：“胤初没什么，儿子怕他寻短见，安排了两个太监侍候着。”说着又把胤初的话复述了，只回避了胤禔和阿哥们那件事。末了又道：“外头是弟弟们在等着请安。阿玛，这冷的天儿，难为他们跪了一夜，儿子给他们告个情儿，请免跪了吧。”

“唔。”康熙不置可否地点点头，说道：“你回得是，胤初这话决断他的生死荣辱。朕也很疑惑，胤初虽然无道，肩头不宽胆子也小，未必就敢打朕的主意。”胤禔看了看一脸倦容漠然侍立的张廷玉，凑近康熙说道：“张廷玉是皇上股肱之臣，不是外人，儿子有句心里话，不知当讲不当讲？”康熙漫不经心地说道：“你这话奇！父子君臣有什么间隙？只管说就是。”

胤禔迟疑了一下，仿佛在斟酌字句，许久才款款说道：“皇上说得极是！儿子昨晚也是反复掂量，承德这场风波又吓人又出奇，太蹊跷。二弟不是个胆大人，他断不敢称兵逼宫的。但别的阿哥心性不一，智量颇高，其中缘故令人难猜！像老三、老八、老十三、老十四他们，存什么样的心，也就难说。”康熙陡起惊觉，抬眼看了看胤禔，问道：“依你见识，是什么缘故？”

“京师传言太子失宠，已经几年了。”胤禔皱眉道：“虽是小人造言，但阿哥们身居鼎铉之侧，有一等不可告人心思的，难免就起意儿，构陷太子的事，也许是有的。这次出事，肘腋之间仓猝而办，能这么周全，也不为无因。”康熙点头叹道：“这话说得有理，何尝不是如此？不过朕从没有起心废太子，是他无道自食其果，你得体谅朕心。”胤禔受到鼓励，微微一笑又道：“俗语说‘垄中脱兔、万人齐呼’，比如野地里跑出兔子来，难免人人呐喊着要捉，待到兔子被人拿住，也就风平浪静了。”

张廷玉听着这阴险的譬喻，不禁怦然心动，忙躬身道：“万岁，估约北京转的奏折该到了，奴才先去烟波致爽斋整理一下节略如何？”康熙笑道：“你不要走嘛，听听大阿哥的见识——你且说，该怎么办呢？”

“夜来儿臣忧心如焚。”胤禔说道，“替万岁想想，万岁真难。所谓庆父不死，鲁难未已，胤初结党多年，私人门吏遍布天下。所以胤初一日在，朝廷永无宁日，但由皇上决断，又关父子之情。替主分忧、为父解愁，我想我做长子的，责无旁贷……”下边的话碍难出口，胤禔便打住了。张廷玉愈听愈惊，已是背若芒刺，但康熙却似浑然不觉，笑问：“你的意思是——？”胤禔阴森森一笑，咬着牙轻声道：“由儿子处置掉胤初。此人一除，皇上可以从此安枕。”

康熙似乎吃了一惊，仿佛不认识似的盯视着胤禔，良久，笑道：“衡臣，你听见没有？大阿哥见识不凡！真是士别三日，便当刮目相看！胤禔，你这么想，难道不怕后世说你残忍？史笔如铁，人言可畏呀！”张廷玉干笑一声，只说了声“是”，一句多余的话也不敢掺和。胤禔见康熙并无怒色，便道，“儿这是尽孝道，人言不足恤，天命不足畏。为了父皇，儿死且不怕，还怕那些无知之徒妄加评论？”康熙听了默然不语，阴寒的光波在眼睑中无声地流动着，他站起身来，悠悠地踱了两步，突然说道，“张廷玉，传旨叫殿外的阿哥都进来。”

胤禔这番密陈说得得意，正想着如何措辞把胤祉胤禎胤祺诸党都包罗进去，一举粉碎这群虎视眈眈盯着太子位置的弟弟们的梦想，听见康熙好端端地叫弟弟们都进来，不禁一愣，傻呵呵怔在当地，眼看着张廷玉出去，眼看着胤祉、胤祺、胤祜等人鱼贯而入，竟一时说不出话来。

“叫你们进来为了两件事。”康熙含笑说道，“头一件，昨夜出了无头案。有人用通封书筒发加紧手谕，命热河都统凌普带着两千骑兵进了御苑。这件事须得弄清，是谁竟敢如此大胆？条子就在这里，廷玉，拿给他们看，是不是太子的手迹，是就罢了，若不是，须辨出是谁的。”

“喳！”

张廷玉答应一声，小心地取过几上那张纸条，双手递给胤祉。这字条胤祉虽然已看了两遍，还是接过来，装作仔细辨认，心里想着如何对答康熙出的这个题目。许久才转交给胤祺，胤祺排行第五，生性最是忠厚朴讷，抖着手接过来，心头如撞小鹿，突突直跳，慌乱地看时，上面

只寥寥几行：

皇太子胤初谕：皇上近侍鄂伦岱等奉旨移防奉天直隶等地，着热河都统凌普率亲兵护卫进驻山庄，听候节制以资关防。此谕。

字迹十分潦草，与胤初临怀素帖格调十分相似。只笔意之间显着刻意描摩，几处点画略有修饰。胤祺暗自摇摇头递给胤祐，接着胤祺、胤禔……挨次传阅，却都不言声，连胤□这一号大炮也只是搓目揉鼻，一声不吱。

“怎么样？”康熙口气沉甸甸的，带着巨大的威压，说道，“朕夜宿戒得居，不为无因吧？说说看，从胤禔打头起，每个人都说。”

胤禔还在想着方才康熙古怪的神气，此时心里才亮堂起来：原来父亲立即就采纳了自己的条陈，要处置胤初！因头一个说道：“这张手谕儿子几次端详，虽有造作痕迹，从笔锋腕力行走圆熟看，很像胤初亲手所书。有几处不像，也许故意捏弄，也许另有人作了迷惑视听手脚，故意加了几笔——”说到这里，突然又多了个心眼，又道，“不过胤初处置政务多年，手迹传遍朝廷，极易为人揣摩伪造，所以儿臣不敢断言。”

“大哥你错了。”胤祉摇头道，“从点划勾撇处处详检，这张纸绝非二哥所写，乃另出他人之手！此人摹写本领甚高。但却只学得二哥笔法笔意，没有学来笔神笔性。二哥每字写完，笔锋都要藏墨暗挑，他这里边没有一个字造得神似！”胤祺接口便道：“我看也是，只是形似，神气中没有二哥的飘逸笔致。”接着胤祺胤祚胤祐胤禔等人也都说不是胤初亲笔。康熙一边听一边想着，踌躇着说道：“那——是谁写的呢？”

胤禔认定已摸透康熙心思，一晒，断然说道：“我看还是老二作的孽！”

“不是的！”胤□蓦地顶了回来，“万岁不用犯嘀咕，谁想当太子，那必定是谁！”说罢红着眼盯着胤禔，胤禔没干这事，倒觉得胤□这话颇有道理，于是便看三阿哥胤祉，笑道：“老十说得有理。不过就是捏作伪字，也得有这个本事，你说呢老三？”

胤祉腾地红了脸，论起写字“本事”，公认他是第一，但此刻回敬胤禔，连康熙也不信，咽了口唾沫没言声。胤禔此刻也冷静下来，这时候攀咬胤祉，不但康熙难以置信，说不定引起公愤，引火烧身，那更不上算，一边寻思，口中已转了风：“这事情不单要从字迹上想，这上头还有胤初的随身玺印，除了他亲近的人，难以伪造。”这个话说得就显得公道近情了。胤□见胤祺胤祥都没来，咬着牙一横心道：“我看像……老十三！”

全殿的人都被这话说得打了个冷颤。其实，传阅这张手谕时，人人都闪过“胤祥”这两个字，只事关重大，一言兴邦一言丧邦，往死里得罪胤祥，也就连带了胤祺，连胤祉平素也为这个游冶神相处得好，谁敢轻

易出口？胤禔立即响应：

“儿臣也是这么想。”

“我瞧着也像……”

“除了他，谁敢？”

“他临过太子字帖。”

“他天天进毓庆宫，拿一张空白印玺纸还不容易？”

所有清理亏空逼债时的怨气，都从这似犹豫似肯定的话里不咸不淡地倾吐了出来。胤祉垂着头，紧张地思索着，眼见连胤禔也说“不妨请下旨问问胤祥，看他自己是怎么说，这事不好轻易下决断的”，胤祉最后才道：“父皇，有些处笔意兴致，确实有点像十三阿哥，请慎重查问。”胤禔也道：“请父皇裁夺，十三阿哥素日依附胤禔作威作福，欺凌阿哥，见太子位置不稳，听信小人谗言做出这事，也许是真的。此人有亡命徒性情，这个胆量是有的。”

“嗯！”康熙腮上肌肉抽搐了两下，“这件事就议到此，等会儿朕再发落。第二件事——方才大阿哥造膝密陈，怕朕担了杀子恶名，他愿意亲自杀掉胤禔，除去庆父之忧，大家以为如何？”

仿佛一声炸雷，惊呆了所有的人，殿中几十双眼睛都盯向胤禔，仿佛在看突然从地下冒出的一个妖精！众目睽睽下，胤禔僵跪在地，脸上五官错位，形同鬼魅，又像一个人在大庭广众下突然被剥得精光的人，难堪得无地自容。连张廷玉也张大了口，不知康熙竟这样突然发作胤禔。

“父皇……”不知过了多长时间，胤禔方略略恢复了神智，伏地叩头颤声说道：“儿臣方才说的是心腹之言……孟子云‘社稷为重，君为轻’……苟有利于大清朝局，儿臣甘冒斧钺，痛陈利弊……望父皇默察儿臣忠爱之心。是，则取之；非，则弃之……儿臣并无一己私念。”

“放屁！”康熙“砰”地击案而起，顿时勃然大怒，“像你这样的蠢猪，居然想做太子？居然还记得圣人之教？什么‘捉兔子’又是什么‘天命不足畏’？王安石这样的胡说八道都搬出来给朕听！你是什么东西，敢说这样无法无天的话？”

众人的心仿佛提得老高，又一下子跌落到无底的恐怖深渊里，此刻大殿里紧张得一个火星儿就能爆燃起来！

“容儿臣分辩……儿臣真的没有……没有存着夺……夺嫡自为的心思……”胤禔语不成声，像秋风里的树叶，全身都在瑟瑟发抖……

第二十七回 落井下石诚王摇舌 杯弓蛇影雍王惊心

除了康熙和张廷玉，众阿哥见胤禔这副可怜相，人人解恨趁愿。胤祉想起大阿哥借孟光祖的事整自己，更是快不可言，但此时脸上却一点不肯露出，因转脸对康熙说道：“万岁，和大阿哥生这么大的气，不值当的。如今倒是查明二哥的事更为要紧。有一件事，窝在儿子心里很久了，总不得明白，还是昨儿万岁说出来，儿子才想到其中凶险蹊跷……”

“什么事？”康熙见他正言厉色，一副欲言又止的模样，便知又有了文章，因道：“这事与胤初还有干连么？”胤祉忙道：“打从康熙四十四年之后，胤禔曾几次去儿子的松鹤山房借书，品类很杂，二十一子及《易经诠注》也都罢了，但有些书，像《黄肇师诗集》、《烧饼歌》、《推背图》各类珍版，都是久借不归。儿子也没在意，还是陈梦雷先生说‘大千岁借这些《奇门》五行星命书，都不是治世君子应当留意的’，叫儿子小心点着。后来，大哥又去借玉牒，儿子才有些惊觉：玉牒上头记载的都是宗室子弟生辰八字，于治学毫无用处，他借这些东西做什么？后来毓庆宫总管太监何柱儿告诉儿臣一件事……”

说到这里，满殿的人都惊得目瞪口呆，一阵阵寒意袭得人毛发直竖！胤禔已是面如土色，回头道：“老三，你……你含血喷人！”

“放肆，住口！”康熙断喝一声，“胤祉，你接着讲！”

“是。”胤祉一副小心翼翼的神气，顿着又道，“何柱儿悄悄告诉我：‘您得劝劝大千岁，没事别老往毓庆宫里串，出了事儿奴才当不起……’儿臣当时还训他离间我们兄弟。何柱儿逼得没法，才说，他瞧见大阿哥在太子常往常去的地方藏东西。万岁……”

“这真反了！”康熙“啪”地一拍桌子，“既有这种事，你何以至今才说？你的书读到狗肚子里了？”胤祉吓得捣蒜价连连叩头，咽声儿道：“是……但胤禔是长兄，早封王位，与儿子身份不同，儿子毫无凭据，焉敢以区区太监的话妄读圣听？这是何等样事！事涉诡谲阴谋，儿子也不敢胡疑乱猜。昨儿万岁一句话，说‘胤初似有鬼物附身’，儿子方连起来想，又怕万岁看出来，在雪地里跪着苦思半夜，又怕冤枉了大哥，又可怜二哥……儿臣千难万难，难取中庸之道……天使胤禔作法自毙，险心毕露于皇上之前，儿臣若再缄默，即是不忠不孝不臣不悌之徒，尚有何面目再见皇上？皇上……请默察臣心……”胤禔在旁听了，不由佩服地看了一眼胤祉！刁状告得五毒入心，却丝毫不着痕迹——这才是读过大书的人呢！

康熙已是气得脸如金纸，咬着牙道：“好！真是一群好阿哥，好孝

子！胤禔，胤祉说的可是有的？”胤禔此时横下了一条心，重重一个响头，说道：“父皇不要信胤祉信口雌黄！都是没有的事，他是见儿子失爱于父皇，要落井下石！此人饱读史籍，深谙阴谋之术，心有山川之险，胸有城府之严！除了派孟光祖出外结交大臣，他还结交妖人张郁之，在府设坛禳星，观相推命，其心其志不可告人……即有魑魅太子的事，也必是胤祉所为！”

“真是蛇咬一口，入骨三分！”胤禔突然说话了。本来他坐定了隔岸观火的宗旨，要收渔翁之利，但胤禔攀出了张德明大弟子张郁之，眼见就要引火烧身。胤禔目中火花熠熠一闪，叩头奏道：“胤禔亲口对儿臣说，张郁之京房神术无人能及，说他大贵之年连逢两个黄甲。儿臣因为这都是不经之谈，没有理会。今天他竟反咬三哥一口，真是天理难容！”他这一开口，胤禔胤禵便纷纷响应，都说胤禔拉过自己看相。胤禔大叫助威道：“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陈梦雷、何柱儿还有松鹤山房的人都不是死人，万岁一问便知！”

康熙万万没想到这些儿子间平素暗地里还有这些阴微下贱的来往，已是气呆了，两手冰凉浑身发抖，只是怔着不言语。张廷玉很怕他发作起来，穷治这群阿哥，便凑到康熙身边轻声说道：“家丑不可外扬，大阿哥是罪首。”康熙身上一颤，冷静了下来：若一体追究，阿哥们都卷进去，立时就轰动天下，变成开国以来第一丑闻，很难善后。思量半晌，冷笑一声道：“清水池塘不养鱼。朕原想你们即便不成才，不至于到这地步儿的。如今看起来，你们竟齷齪得狗屎一样，朕还七旺八旺，你们已经盘算着请王八鼓手送朕的终了！胤禔，朕且不问你下头那些行同猪狗的作为，只你今日要害胤初，已是死罪难赦！人生天地之间，都有五伦，你胤禔不忠君，不爱父，不谙君臣大义，不顾手足之情，刁狠阴毒枭獍之性，天叫你败露，地不载你这衣冠禽兽——传何柱儿！”

何柱儿就守在殿外廊下，里头的情形早听得一清二楚，不等宣诏，连滚带爬地进来，鸡啄米价连连叩头，说道：“万岁……奴才死罪……三爷说的那些……都是真的……”说着，两手抖成一团，撕开袍角，从里头抽出一方黄绢，头也不抬地双手捧上，期期艾艾说着：“……这是奴才亲见大千岁塞到太子爷枕头套儿里的……请万岁爷过、过目……”张廷玉忙接过来，自己不敢先看，双手转呈康熙，康熙看时，上边绘着一幅水墨画儿，淡淡如染，上头浓云遮着日月星三光，中间山河上兀立一人，依稀是胤初面目，却是双足深陷，下头是奈河地狱，五个青面獠牙的恶鬼拼命拖着那人往下拉，左上角写着“三才照命”，右边一行细字，写着：

癸丑壬申丁巳己亥

正是胤初八字，细看笔意，毫无矫饰，正是胤禔一手圆熟工巧的颜体行书。康熙也不说话，“刷”地将黄绢摔向胤禔。胤禔面如死灰，竟一句话也答不上来！何柱儿兀自唠叨着替自己分解：“奴才见这东西，魂都吓掉了，无论太子大千岁，要杀奴才比捻死个蚂蚁还容易……奴才实在一个也不敢得罪，只好性命似的把它揣在怀里……”

“滚蛋！”康熙暴怒地咆哮一声，顺势一脚，踢得何柱儿翻倒在一边，又叫道：“刘铁成张五哥！”

“喳——奴才在！”

“把胤禔这畜生架出去！”康熙怒喝一声，“监禁到胤初隔壁配殿！”

“喳！”

“张廷玉！”

“臣在！”

“你去叫胤禔进来，”康熙脸色又青又白，“去传问胤祥：朕看你素日尚属诚信，为何丧心病狂，擅自调兵入苑？此举意欲何为？着他据实回奏！”

“喳！”

“传问之后，立即锁拿，与胤禔同监一处！”康熙咬牙道，“还有那个撒野的鄂伦岱，竟敢在烟波致爽斋前使酒胡闹，立刻打发这王八蛋出去，到赵逢春营里当参将！”

众人还不知鄂伦岱也犯了事，胤禔悄悄凑近胤祉，问道：“鄂伦岱是怎么了？”胤祉小声道：“他吃醉了酒，在万岁寝宫外头撒尿，和刘铁成对骂，惊了圣驾。万岁气得睡不着，才去冷香亭的……”胤禔这才明白，这场轩然大波，原来由此而起。

人都出去，只剩了康熙父子，康熙的神气渐渐松弛下来，两眼向前望着，似乎要穿透前面的墙壁，不知是泪光还是火光，晶莹地闪着，显得疲倦和悲凄。许久许久，康熙方叹息一声，口气变得异常柔和：

“你们跪了一夜，起来说话罢……离朕近些儿，朕有心腹话要讲。”

儿子们艰难地爬起身来，一个个觉得膝盖骨僵硬生疼，慢慢凑近了康熙。接着帘声一响，胤禔也进来了，他的脸色又青又灰，本来就不苟言笑，越发显得石头雕塑似的，十分呆板难看。胤禔呆滞地看了看刚刚起身的兄弟们，仿佛还没有从剧烈的震惊中清醒过来，一个头叩下去，干巴巴说了句：“儿臣给阿玛叩安……不知何人诬陷，张廷玉方才……”

“胤祥的事先不说。”康熙喝了一口热茶，“你且起来——朕有话想问你们，当年我们大清入关时，我朝兵力是多少，汉家兵力是多少，你们谁能对上来？”

儿子们面面相觑，谁也猜不透老皇帝是什么意思。胤禔见哥哥们都不言声，便赔笑道：“儿子因习掌练兵，略知道些。我朝入关，八旗披甲人十二万七千人，加上吴三桂山海关降兵，四万一千人，共是十六万八

千人。李自成的兵在直隶的约一百一十万，加上南明的和各地团练自保的汉军，不曾详加统计，总数约在三百万上下。”

“十七万对三百万。”康熙点了点头，“说说看，为什么三百万打不过十七万？”胤祉此刻是年最长的阿哥，因见康熙注目自己，便道：“皇天无亲，唯德是辅，我朝天兵入关为明雪仇，应天顺民，所以势如摧枯拉朽。”

“汉人阴柔疲软，抱残守缺，”胤禩见康熙不言声，似有不赞同的意思，便道，“我朝深仁厚德，以武备称雄关外，士卒用命，百战不殆，一鼓作气收拾金瓯，所以数年之内略定中原。”

康熙摇了摇头，阿哥们便七嘴八舌各述己见：

“汉人久乱思治，没有明君明主，天意授我华夏！”

“李自成无能昏庸，不晓得笼络汉族士大夫，惹翻了吴三桂！”

.....

康熙听着，只一味摇头，因见胤禩呆呆地，便问道：“你怎么不说话？”

“据儿臣看，兄弟们说的都有道理。”胤禩想了这许久，揣出了康熙的心思，已是胸有成竹，因勉强笑道：“汉人虽多，却是群龙无首，各怀异志。我们击败李自成，别人非但不助，反而高兴，我们收编李自成的兵，各个击破，他们反而以为我们为他去掉政敌。史可法守扬州，势如累卵，黄湘的兵近在咫尺，却作壁上观。汉人丢天下，丢在他们自己手上，这就是天意。”

康熙熟视胤禩，良久，叹道：“这话说得近了。李自成败在自己的骄兵悍将手里，明唐王败在政令不行于下，也是自己打败自己！”说着，口气一转，变得沉重又有点嘶哑：“这点子道理其实一点就明，你们为什么还要闹家务？今日你在我枕头下塞点什么，明日我派门人联络外官，他后日就暗自调兵——你们这叫干什么？你们是自杀，自杀！懂吗？”

阿哥们被他凶光四射的目光镇得一颤，都又跪了下去。

“为了收拾汉人的心，朕费了多少工夫？”康熙阴沉沉地说道，“三藩乱起，十一省狼烟冲天，朕也不敢停止科考。黄宗羲顾炎武写了多少辱骂本朝的诗文，朕硬着头皮礼尊，一指头也不敢碰他们；开博学鸿儒科是亘古没有的盛典，这群硕儒们有的死不从命，有的装病不来，有的故意不缴卷，有的存心把诗写错韵.....朕都咽气忍了，还不是为了这江山，还不是为了你们这群不成器的东西？！”说着，眼泪已走珠般滚落下来，他两手手掌向上空张着，抖动着，下气泣声说着，几乎近于哀恳：“汉人是多少人？一百兆还多！我们满人这一百多万，混在里头，胡

椒面一样，显得出来？可你们……还要闹，抠鼻子挖眼睛，盘算着你吃了我，我吃了你！你们到底要闹到什么份儿上？闹到树倒猢猻散？闹到五公子割据朝堂，闹到……我们回满洲，汉人卷土重来？儿子们哪……你们别折腾了，醒一醒儿好么？……”说着康熙已是面白气弱，几年来郁结的气、悲、苦、恨一齐涌上心头，竟忍不住放声大哭：“老天老天……儿子少了，怕宗嗣难接，儿子多了，又是窝里炮、打内拳……你可叫朕怎么好……”

儿子们见老爷子放了声，也自伤感，顿时也嚎啕起来，把个戒得居后殿弄得灵棚也似。张廷玉在前头正接见北京佟国维派来送奏折的上书房司官，乍听后边哭声大作，惊得一溜小跑进来，跪下便问：“主子……您这是……？”

“没什么。”康熙拭泪起来，收了悲色，唏嘘一声，已是渐渐如常，“我们父子说说心里话，已经好了。你该办什么事还办去……等这场雪化了，咱们回北京去……”

阿哥们释放出戒得居，立刻分群四散。胤祉回头默然看了看夜来自己跪的地方，升轿而去，胤祺胤祐二人同住塞湖行宫，举手一揖各自上马并辔而行。胤祺胤禔胤□是老搭档，在门前站着说了一阵子话，胤祺一脸庄重，胤禔便连声叫饿，埋怨家里奴才不省事：“连个饭盒子也不晓得送。”胤□却是开锁猴儿般欢蹦乱跳，笑道：“怕什么？饿不杀你！咱们本就是挨千刀的，落个囫囵尸首算白捞！喂——老四！听说你那儿熬了两对熊掌？不请十哥么？”看着这群毫无心肝的兄弟有说有笑，胤禔孤零零站着，心里越发不好过。来时还和胤祥商量，十月十三是自己生日，要弄一桌野味乐一乐，如今一夜之间，情势大变，太子被废也还是料中之事，接二连三胤祺胤祥也银铛图圈……人生斯世，祸福吉凶竟如此不测！

“四爷，请上马吧……”

胤禔回头一看，见是戴铎高福儿率着一群王府侍卫来接自己，高福儿手里还捧着两件玄狐皮大氅，一件是自己的，另一件却是胤祥素日所着……胤禔觉得鼻子一酸，几乎坠下泪来，接过辔绳，踩着一个家人的背，神情迷惘地上马踏雪而去。

“确乎出人意料。”邬思道听胤禔细述了夜来的情状，虽然诧异，却并不十分震惊，“扑朔迷离竟至如此！”胤禔深深叹道：“早知如此，我该和十三弟一同去见万岁，当着面辨别那张字条，就是有什么，他们也不敢明目张胆地陷害老十三！这些也都罢了，我只不明白这些兄弟，万岁恸哭扑地，悲伤欲绝，怎么就毫不动心——还说我是铁石心肠！”

邬思道用火筷拨着红炭没说话，胤禔这样推心置腹，连康熙满汉分际的绝密言语都诉给了自己，他心里既不平静又感动，许久才道：“这不奇怪。几个爷不受感动并非他们是草木之人。但当太子当阿哥，关乎一

君一臣，一天一地，大利当头，人情自然要往后放放！比如你四爷，如果是太子，你的哥哥，你的叔祖叔父，见你要行君臣大礼，一日登极，荣辱生杀都决于你一念之中，这是小可的事？怎么能叫人不动心？”

“我就没这个想头。”胤禔抱着头，看着旺旺的火盆，喃喃说道，“太子有太子的苦，皇帝有皇帝的苦，争来争去什么意味？”

这话胤禔说了不止一遍了，无论是真是假，反正眼下绝没有立胤禔当太子的理。邬思道没有理会他的表白，只是沉思着，半晌方问道：“据四爷看，那张调兵手谕出自谁手？是不是十三爷写的？”胤禔苦笑道：“我的心乱得很，想不出头绪来。不过老十三要做这事，不会不和我商议。”邬思道点头道：“自然，这只是一面理儿。更要紧的一层，十三爷骨子里并不是太子党，说句难听话，他是‘四爷党’，压根不会如此为太子卖命！这一层，不但阿哥，就是皇上心里也明镜似的，为什么不由分说就拿下了呢？”胤禔听了一愣：他倒没有想到这一层。

“皇阿哥们自幼同窗，谁的笔迹摹仿不来？”邬思道又道，“干得出这种事的，我看只有大阿哥或十四爷。万岁接连囚禁了大千岁和十三爷，一为示群臣至公无私，二为敲山震虎，做给儿子们看，谁敢乱动，即照此办理！杀一杀夺嫡的锐气，打灭一些人非分之想，未始不是菩萨心肠啊！”胤禔边听边点头，他自己也是精细人，但邬思道的心思，石头里也要挤出油来，确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儿。正想说话，年羹尧从外头进来，向胤禔行了礼，说道：“四爷，马齐叫太监传请四爷，说叫四爷去戒得居，陪太子和大千岁十三爷。”

胤禔吃惊地抬起了头，脸色急剧地变幻着，是“请”，是“陪”，无论说法如何客气，也许就是囚禁的代词儿！许久，胤禔才吃力地问道：“是仅我一人去，还是带着护卫去？别的阿哥去不去？”年羹尧见他有点慌神，忙道：“奴才没问，既没旨意，爷自然要带着从人去的，奴才亲自护送您去。来说人还要请三爷八爷也去，大约是一回事情。”

“四爷只管放心去。”邬思道知他乱了方寸，有点像惊弓之鸟，遂笑道：“不要杯弓蛇影，没有那么多的事。年亮工也不必去，你是朝廷二品大员，招牌大了反而惹眼。有什么事打发狗儿回来说一声就成。”

胤禔匆匆去了。屋子里只留下年羹尧和邬思道两个人，一个站一个坐，似乎有点无话可说。年羹尧睨着眼上下打量着邬思道，见他连座儿也不让，心里暗骂“这个穷酸跛子如此恃宠拿大”，便端起桌上的凉茶吃了一口，顺手泼了，径自坐了邬思道对面，向着火，许久才问道：“老邬，你在想什么？”

“唔——”邬思道一怔，从沉思中醒过来，“我在想今后，局面更是纷繁，可怎么应付？”年羹尧粗声粗气一笑道：“你可真是赤胆忠心！过去、现在、将来，是如来三世法身，凡人哪里知道？这份心操得无味！”邬思道盯视年羹尧一眼，说道：“人定而胜天，也不见得我们就全

然听由命运摆布。哲人察堂下之阴，而知日月之行，阴阳之变，观一叶之落，而知秋之将至。”

年羹尧跷起二郎腿，笑道：“那你可算前知五百年，后知五百年的贤哲人了！闲来时我常想起你，人品、学识、智谋都不是常人所能及。只可惜怎么就如此坎坷遭际！不然，庙堂之上，还少了你出将入相么？”“我虽不能出将入相，难道现在不是为朝廷出力？”邬思道听了这番刻薄讥讽，不禁一笑，“我遍观史书，前知岂止五百年？至于后知，五行星命也略知一二，天人感应，医卜相术也都还将就得来。只你也知道，医不自治，所以有李铁拐，有孙臬，那也是没法子的事。”年羹尧身子一探，说道：“哦？原来先生还精于子平京房之术？你看四爷命相如何？”

“十三爷也问过我四爷的命相。”邬思道说道，“我说四爷龙骧虎步，鹰隼雄鸷，为君则是理乱龙泉，为臣则是治世英才——这不消问，四爷命系于天！”

年羹尧哈哈大笑，拍着大腿道：“先生滑稽，瞧不出是个捣鬼的能手，弄玄的积年！为君为臣你都说了，真是万无一失！”邬思道笑道：“本来君相之命无常无定，德配于天，即为君；德配于地，则为相，这点子道理你明白么？亮工，说四爷，是一码事；说你，我或者就不捣鬼弄玄。别看你回到北京，在四爷府循规蹈矩，出了京，就又是一番光景，老邬错说你没有？”年羹尧正笑着，听见这话戛然而止，惊道：“你这是什么意思？”

“你除了德、能、权、谋，还多了一个胆。”邬思道架起拐杖，悠悠地踱着，“这一条，无论四爷哪个门人都不能比，这原极好。不过，你生性忍而多疑，所以不可玩火。你本命是金命，贵极人臣，但若玩火，火可要克金，那就不堪设想。”年羹尧也站起身来，一句话不说，紧盯着邬思道。

“我虽通五行，遵的却是儒道。”邬思道看也不看年羹尧，继续说着：“你不同，你自幼就无赖顽皮，读书不成，打走了三个塾师。你在南京玄武湖练水军，洗了一个村子。你从军西征，以一员微末偏将，先斩后奏，杀掉陕西总督葛礼。你不是善人。”

年羹尧听了，神情松弛下来，笑道：“我当什么大不了的呢！这都是人人知道的。”

“也有人不知道的。”邬思道端详着年羹尧，缓缓说道：“你嘴角这条纹，名曰‘断杀纹’。你有没有杀婢的事？三个塾师是学问不好，还是管了你的闲事？你剿水匪，血洗一村，有没有筹饷劳军的意思？你杀葛礼，是单因他阻你筹粮，还是因他在南京任总督时曾得罪过你？就是这次来承德，你是奉旨来的，还是自请述职？”

年羹尧背上微微沁出汗来，下意识地摸了摸腰间，倏然间一股杀气冲了上来。

“不要玩火，这是我一片慈心相劝。”邬思道一边踱一边娓娓而言，“大丈夫立于天地之间，遇知己之主，结骨肉之亲，托君臣之义。你与一个残废人怄哪门子气？我们都是为了四爷，为了天下社稷，存此一念，你可与古之良将相匹，置图于凌烟阁上；灭此良知，则地狱之设正为斯人！四爷是雄主，你打定主意才好！”

年羹尧垂下了头，他已经服了邬思道，这是他有生以来头一次打心里服别人，良久才道：“先生，羹尧谨受教。说实话，我和三爷、九爷的门人都有交往，但天地良心，我这心没有自外于四爷。”“这我知道。我这是给你观相嘛。”邬思道淡淡一笑道，“非可言之人，我就敢如此放肆？”两个人正说着，狗儿从外头进来，搓着手道：“下雪不冷化雪冷，真是一点不假！——四爷叫我回来禀邬先生，他一切都好。他和三爷八爷一同照看大千岁、太子和十三爷。没事！”

“万岁和太子还是有情分，割不断，理还乱啊！怕人加害太子，竟用了三个阿哥！”邬思道举目望天，长舒了一口气，“亮工，要回北京了。不便和四爷同行，我们只怕得先走一步才是！”

第二十八回 邀功名叔侄存芥蒂 拦乘輿孤臣逞强项

接到康熙十月二十六日巳时入京的诏谕，留守北京的上书房大臣佟国维绷得快要断了的心弦略觉舒张，立即咨会六部尚书侍郎到他的铁狮子胡同的府邸会议，当面安排接驾事宜。命户部刑部将所有积案处置情形叠成文书，写出节略以备皇帝查考，命礼部銓仪司筹措迎驾仪注，兵部则会同步军统领衙门，顺天府和狼臚派来的参将商定交割关防——狼臚的兵不进京畿，以防引起人心更加动荡。佟国维思虑周详，胸有成竹，足足说了大半天。这些官员早已知道承德出了大事，但太子究竟犯了多大的罪，与自己有多大的干连，却都揣猜不来，一个个怀着鬼胎，想询问佟国维。但这位佟中堂侃侃而言，长篇大论说得不着疼痒，大家不禁都有些发急。佟国维见众人巴巴地瞧自己，回笑道：“诸位老兄，我知道你们想问什么。但只眼下我同你们一样，并不知情。为臣子讲究忠心事主，想那么多做什么？你们各安其分就是。我跟了皇上几十年，什么事没见过？万岁几时也不曾加罪过忠臣。要存着异样的心思，你想你和哪个阿哥走得近乎，他想他和哪个爷有杯水之交，反倒要招罪，这叫自作孽！安生办差，乃是天经地义的自全之策！”说罢端茶送客。众人叫着这漫无边际的官话，越发不得要领，只得各自快快散了。

佟国维训教别人一番道理堂皇，其实多天以来最急的是他自己。胤禔几乎每日一信，热河那边一动一静他全都了如指掌，他自己也面临抉择关头。佟国维是康熙皇帝生母佟佳氏的堂弟，正牌子宗室勋戚，煌煌国舅。但佟佳氏康熙三年就薨了，人去茶凉，加之他是明珠一派，索额图把持朝政，硬是二十多年没让佟家的人沾上书房的边儿。康熙皇帝征噶尔丹，乌兰布通一战，索额图借刀杀人，把佟国维的长兄佟国纲派往绝地，被乱箭射得刺猬也似，一命呜呼，两家仇恨愈结愈深。有这层过节儿，他进上书房，处处对太子加了提防小心。如今胤禔出事，他原是欢喜不尽的，但接着大阿哥也出了事，刚刚松和一点的精神又拉得绷紧。还有胤禔信中的话“胤禔虽已无权，太子之势尚存，圣眷亦似未”，更引他警觉。宦海沉浮翻云覆雨变幻莫测，就胤禔也不是个好惹的角色。因此到底该怎么办，他也拿不出定见。

佟国维在书房正搜索枯肠地想主意，却见管家进来禀道：“中堂，隆二爷来了。”

“隆二爷”是佟国纲的儿子隆科多，时常来府走动，原是顺天府的同知，因牵连到张五哥一案闲居在家。佟国维此刻心烦意乱，哪里愿见这个倒霉蛋？因没好气地说道：“就说我歇下了，有什么事明儿再见吧。他要来打抽丰，你瞧着不拘哪笔银子给他点就是。”

其实隆科多已经进院。这是个五短身材的中年汉子，四十多岁，紫

棠脸上腮边两处刀伤，闪着黑红的光，那是随驾西征留下的战创。此人早已官居都统，罢了官又起复，当了同知又遭事，一再蹉跌潦倒，满想着有这个权倾朝野的叔叔，一步一步还能熬出来，但佟家的人一个一个早都飞黄腾达，不知为什么就是轮不到他！他站在廊下，听见佟国维的话，气得浑身冰凉，几乎坠下泪来，又强压下了，只装没听见，一脚踏进书房，笑道：“六叔，身子骨儿结实？”

“老二啊！”佟国维料想他听到自己的话，不禁红晕上脸，将手一让，说道：“我乏得身上生疼，刚想歪一会儿，你就来了！缺什么跟下头说一声就是了，何必一定见我？”隆科多一肚皮不自在，见他这么瞧不起自己，一发不受用。压了又压，终究忍不住，一摆袍子对面坐了，冷冷说道：“看来我这丧门星着实叫六叔厌憎了。前年候补郎中时借了三百银子，六叔惦记着了！恰恰相反，今儿我连本带利都给您老人家拿来了！”说罢从靴页子里抽出一张五百两的龙头银票递了过去。佟国维被他噎得一怔，忙道：“贤侄！你不要错怪我，我不是这个意思……我心里烦，说给你也不信。你不能这么寒碜你叔叔！”

隆科多的五百两银子是刚从户部借来打饥荒的，见佟国维说得诚挚，就腿搓绳儿收起，正色说道：“既这么说，侄儿领情了。听说太子爷坏了事，我看您坐定了上书房头把交椅！我是想请六叔帮我说说起复的事——六叔，凭良心说，您瞧瞧我一道儿西征出来的，有谁跟我一样？连马大炮都是起居八座的将军了！”佟国维一听就上了火：这时分竟来找我要官！但他宰相城府，讲究的是喜怒不形于色，略一沉吟，缓缓说道：“论资格你当兵部尚书也满够。西征回来就放你副将，你要不攒纱帽，私自从乌里雅苏台回来，谁比得了你？”

“六叔这么看么？”隆科多冷笑道，“看来倒是侄儿不识抬举了。乌里雅苏台那个鬼不生蛋的戈壁滩，除了发配充军，犯官降调赎罪，谁肯在那儿做领兵管带？我能回来算我识时务，没有学我的前任副将，出去巡哨，叫流沙给活埋了！”

佟国维听着这话，有疑自己故意整治的意思，咽了口气说道：“老二，你听我劝，如今北京城乌龟翻潭，太子怎样怎样，大阿哥十三阿哥如何如何，谣言满天飞，还不知朝局往哪个去向走呢——早已有人说我什么‘佟半朝’。吴三桂选官叫‘西选’，我选的又叫‘佟选’！你听听，这是什么好话？这时分再选你出来，你还带着罪，有什么好处？”

“太子垮了，只有于你有利的，你怕什么？”隆科多脸上气色平和了些，“如今是四爷的日子不好过！”“可大千岁也倒了！”佟国维皱着眉头道，“看其来势，事情比太子还大！这里头的事瞒不住你，说句难听的，皮之不存，毛将焉附？”隆科多一笑，说道：“原来六叔为这烦恼！三爷、八爷还在嘛！新太子跑不了他们里头一个，他们还得指望你保驾呢！”

佟国维吃了一惊，许久没说话。隆科多随便一句话，对他来说便如

醍醐灌顶。三爷八爷与自己虽说没有与大阿哥那么近，却也亲密，为什么就只想自己难处其间，就想不到别人更有求于自己？真是当局者迷！想着，他脸上露出欣慰的笑容，刚要说话，门上司阍的家丁进来报说：“大学士王揆求见中堂爷！”

“这样，你先回去。”佟国维笑着起身，说道：“我老了，指望着你们后辈的事多着呢！好自为之——请王大人进来！”说罢便迎出滴水檐下。隆科多忙辞出来，站在玉兰树下等王揆进了书房，才匆匆离去。

“皓翁！”佟国维请王揆坐了，从家人手接过茶亲手敬上，满脸堆起笑来，“早就说到府上拜望你的，就是事多缠身，只好打发人勤问候着点。圣上几次朱批都问着你，我都转过去了，可曾见着了？照应不到处，皓翁多体谅着点，就算体恤我了。”王揆一脸倦容，干咳一声道：“我老天拔地，死都死得着的人了，圣恩如此高厚，越发愧地无门。如今谣言愈来愈多，又没有明发旨意，我原来只当是过耳秋风，如今也坐不住了。你不要和我打官腔，告诉我，皇上废太子，到底是真是假？”佟国维亲切地向前移了一下座位，说道：“停用太子玺的诏书皓翁必定看过了？”

王揆摇头道：“那个作不得准。万岁早就说过，给下头行文，用‘毓庆宫主’字样不妥。”老先生如此迂腐，佟国维只好微微一笑，又道：“皓翁，你不叫我说官话，这是信得过我。我敬重你的道德文章，实言相告，如今太子、大阿哥，还有十三阿哥，不知犯了什么事，都已软禁了！”王揆点点头，目光霍然一跳，说道：“我已有了预备。这种事，当臣子的有死而已。”说着，抖抖索索从怀中取出一沓薛涛纸，递给佟国维，“请中堂大人过目。”

“这是什么？”佟国维接过看时，无题头，无落款，几张纸密密麻麻写的都是人名字，但他立即就明白了，是这个糟老头子联络了自己一干门生故吏，合本奏章要保胤初，心里冷笑，口中却道：“我明白了，皓翁要保太子。这是我辈臣子见骨气见风节的时候。我佟国维岂肯后人？”他说着，毫不踌躇地提笔走向案角，在王揆名字之下恭楷填上自己的名字，“我也算一个——不但我，连张衡臣、马秀水他们也不至于袖手旁观的！”

王揆到这里来，原本不指望佟国维联名具保，只争取他袖手旁观不要压制就算满意，见他如此慷慨，亲自签名，意思还要劝张廷玉马齐也来保太子，不禁大起知己之感，接过纸来，已是老泪纵横，说道：“佟相，想不到你……忠义如此！我原想佟氏一门与索额图有隙，虽不至幸灾乐祸，断然不会援手的……太子是国本，国本一动人心难以收拾……你这样肝胆相照，倒叫老夫愧怍，这人，是从哪里说起哟……太子，太子……你到底出了什么事？我真恨我自己，为什么当时不抗旨，一同去承德……你这不中用的王揆……”他语无伦次地说着，已是泪湿袍襟。佟国维见他如此伤感，突然升起一种自愧的内疚，心里一酸，也坠下泪来，抚慰王揆道：“老先生不要过于悲恸。保太子固国本，是臣子分内的

事，我虽不敏，也不至于糊涂到大体也不识。你且安心，太子的事还没有最后定下来。就我知道的情形，万岁爷六天六夜都没合眼，又知道了大阿哥魔魅的事，圣心尚在犹豫。太子纵有过错，也是叫人害的，这就有保奏余地……”

“唉……”王掞凄然长叹一声，什么也说不出来。他是正统道学，压根不相信什么妖法能害人，太子柔弱无能，在他看来是可医之病，但风言风语听到他那些宫闱暧昧，要是真的，可就枉操了一世的心了……想到此，更觉刀子刺心般难过，竟自放声大哭起来。佟国维又好一阵才劝住，亲自送他出府不提。

朝局在急剧地变化。康熙马不停蹄回到北京，第二天便命张廷玉赍诏，会集百官到天坛，告祭天地，明发了废黜太子胤礽的文告：

总理河山臣爱新觉罗·玄烨谨告昊天上帝：臣以凉德，兆绪丕基四十七年矣。于国计民生，夙夜兢照，不徇偏私，不谋群小，不敢少懈，此匪特天下臣民所共知，冥冥上天，实鉴臣心！然不知臣有何辜，生子如胤礽者，居青宫之位，不思上进，狂易成疾。臣观其举动，不法祖德，不遵臣训，口不道忠信之言，身不履德义之行，鸠聚党羽，暴戾淫乱，戮辱廷臣。臣思祖宗艰难缔造之宏业，岂可付诸此人？用是熏沐修敬，上奏于天，即将胤礽废去储君之位。设大清国祚绵长，乞请增臣寿算，臣必殚精竭虑，孜孜求治以付上苍悯生之德；设天祸大清，则请赐臣速死，以全臣令名，免睹不忍言之惨劫……臣不胜屏营颤栗，椎心泣血谨告以闻！

张廷玉读着，想到康熙方才口授诏书时惨痛的面容，病骨支离的身体，看了看下面黑鸦鸦的群臣，见前面一列阿哥有的低头不语，有的抠砖缝儿，有的泰然自若，一副副毫不动心的模样，心里一灰，也自滴下泪来。哽咽着拜了坛，挥手命各官散去，便上轿回乾清宫缴旨。阿哥们已知皇帝欠安，便也跟着由西华门递牌子进大内请安。

康熙戴着小毛熏貂缎台冠，貂皮黄面褂外套着酱色江绸面天马皮袍，手里捻着一串椰子王方佛朝珠，在乾清宫西暖阁正等着张廷玉回来。马齐和佟国维一边一个长跪在地，静静望着康熙，都没有说话。见刘铁成和张五哥导着张廷玉上了丹墀，德楞泰便进来禀说：“张廷玉回来了。”康熙便立起身来。

“主上，”张廷玉神色黯然，缓步走到须弥座前，双手将祭天文告捧上，说道：“臣回来缴旨。”康熙沉甸甸向文书躬施一揖，接过来，长叹一声，转交给侍立在旁的李德全，坐下问道：“下头有什么话没有？”张廷玉此时没了祭天使者身份，先请了安，便跪在佟国维下首，勉强笑道：“没有什么话。阿哥爷们也递牌子进来了，在天街候旨。奴才从乾清门进来，见王掞跪在门前，哭着求见主子。主子见他们不见？”康熙怔了一会儿，说道：“阿哥们不要进来，望宫请安，打发他们回去。叫……王掞进来吧。”

张廷玉答应着出去了，偌大的殿中又恢复了寂静，连殿外轻手轻脚走路的太监的动静都听得见。马齐和佟国维的心里都有些焦灼不安。按理说，废一太子就该立一太子，原以为告天文书中必定要涉及这事，但却一个字也没提，皇帝到底打的什么主意？正低头闷思，康熙轻咳一声问道：“佟国维，你在想什么？”

“奴才……”佟国维猝不及防，慌乱了一阵，灵机一动，说道：“奴才在想太子的事。”这话圆滑得四边不落地，既可说是想胤礽的事，也可说是想选新太子，马齐听了不禁暗笑，康熙却道：“这是当今第一要务，当然应该想一想。胤礽被废，一半是被人魇镇，已不堪为人主储君，一半是他自己，不读书，不修德。他本是个伶俐人，聪明才学比别的阿哥不在下，要是像三阿哥那样肯读书，八阿哥那样又读书又肯修德，怎么会着了小人的道儿？”

两个人把康熙这话每一个字都掰开、揉碎了，仔细咀嚼着。看来康熙是属意于这两个阿哥们，但再细比较，似乎八阿哥更占先枝！正想着，康熙又道：“但老三老八，朕也有不取他们处。三阿哥摘章引句，八阿哥宽柔无度，两个人都没有老四那点刚骨，看来天生人降于世间，总难集全德于一身啊……”正说着，张廷玉带着王掞进来，刚向康熙行了礼，王掞已匍匐在地，痛哭失声道：“万岁！究竟太子身犯何罪，无端地就废了？……”

“无端？”康熙待他克制着住了声，冷冷问道，“他犯的罪由都写在诏书里，告天文书里，你没听见？”王掞连连顿首，说道：“臣见了也听了，捕风捉影言之无物——他为三十五年太子，就凭几句空话就废了？这何足以取信于天下？”康熙盯视着激动得浑身颤抖的王掞，一时没有说话，良久才道：“王掞，你一定要知道，朕抽空儿独自和你讲。撇开他暴戾淫乱这一条，你平心想想：他主持政务，出了多少弊政？科场舞弊，他治不了；官员结党营私，他治不了；捐赋不公，狱讼不平，地土兼并，他都一筹莫展——朕要的是能治国平天下的人，他够得上这一条？”

王掞叩头有声，朗然答道：“这些账难道都算到太子一人头上？”康熙哼了一声，说道：“当然不是，所以朕没有治他的死罪！你是他的师傅，太子失德，你有重责在身，朕自然要一一清理。”王掞听着康熙的话，一挺身跪直了，说道：“臣有罪，万岁就是不说，臣自己也知道，争明了道理，朝廷不处分，臣也羞在人间。但上书房诸大臣平素明哲保身，于太子毫无赞善之言，诸王诸阿哥各自为政，万岁也未加抑制，万岁难道无责任？诸臣工难道无责任？如今太子被废，人言汹汹皆曰可杀，请万岁默察，小人辈谀奉于前，设陷于中，下石于后，该杀不该杀？而今独自说太子失德，难道不失公允？……”

“又出去！”康熙不等听完，已是赫然震怒，大喝一声，“他要做比干，朕成全他！”

张廷玉马齐佟国维早已听得浑身冷汗，自他们入上书房，从来还没

有见过哪个臣子敢这样和康熙说话，以康熙德威势炎，稍稍变脸，没有一个不吓得魂不附体的，王掞居然一揽子骂尽文武百官，连康熙的“责任”也扫了进去！满殿侍立的太监也人人脸色惨白，腿肚子直转筋，半点不敢怠慢，早过来三四个，架起王掞便向外走。王掞索性放声大哭：“老佛爷，先帝爷呀……你们睁开眼看看……他们要把少主子往死里治啊……”

“回来！”

康熙突然摆摆手，命人架回了王掞，他的脸色变得异常平静，盯着王掞半晌方道：“你骂得好！这是朕一生中第二回听人骂，头一回是郭琇，骂朕是桀纣之主，看来你给朕还是留了情面。一个朝廷里也得有两个这样的，所以，朕不罪你！”

“我不要皇上恕我！”王掞瞠目说道，“我请皇上恕了太子以安天下！”

康熙摇了摇头，说道：“那是另一回事。朕并没有怎样胤礽，他如今已经去了刑，倒是大阿哥，朕已严令圈禁！王掞你是书香人家出身，什么书没读过？天下重器，非君子不可托，这道理不懂么？自朕本心而论，也为胤礽好。丹朱不肖，尧也废了他的太子，太甲荒淫，汤帝放他去桐，吃点苦头，他或许变成个好人！”张廷玉不禁倒吸了一口凉气：怎么比出太甲放逐的掌故来了？太甲放桐，三年改过，又复了太子位，这个学贯古今的皇帝，到底是什么心思？正胡思乱想，康熙又道：“朕意已决，今日就发明诏，由百官从阿哥中举荐，推举谁为太子，朕一惟公意是从！”

“万岁，”佟国维还在想着康熙前头的话，“群臣公举，前无古例，恐怕又生事端。万岁属意于谁，定下来就是，何必再征询下头？”康熙冷笑道：“你和马齐一个满人，一个汉军旗人，学学张廷玉，好生读点书！前明昏君立储，还要征询臣下意见呢！”

王掞早已停了哭，只脸上还挂着泪痕，盯着问道：“万岁，要是臣下仍旧保举太子爷呢？”

“岂有此理！朕已经说过，一惟公意是从！”康熙脸上毫无表情，半晌方转脸道：“只是要秉公，朕不许有拉帮结派的事。听说你王掞弄了个联名奏折保胤礽？你那个不算！”

众人都辞了出去，康熙看去显得很疲倦，便叫了张五哥进来，由何柱儿捶捏着，和张五哥有一搭没一搭地说话。

“张五哥，”康熙半闭着眼问道：“你是下头百姓里来的，据你看，哪个阿哥最好？”

“十三爷……”

康熙似乎很意外，瞿然开目问道：“何以见得？”张五哥低垂了头，说道：“奴才穷家子出身，贩过私盐，被官府拿住。十三爷巡视时放了奴才，训斥官家说：‘真贩私盐的是盐道盐梟，运升斗盐靠气力养家糊口的，你们往后不许拿！’十三爷知道下情。为人仗义，是好样的……”康熙听着，已闭上了眼。十三阿哥再好，也不能当太子啊！张五哥见康熙只是睡不沉，轻声道：“主子，我就守在这，凭谁不叫惊动您，您实在该睡个好觉了……”

“朕睡不着……”康熙懒洋洋说道，“一闭眼，就梦见祖母、母亲、皇后……一闭眼就是她们，她们都不欢喜……你既说十三爷好，叫人传旨……放他出来吧……”

第二十九回 谣诼四起帝辇纷乱 指挥若定王府划策

废太子诏书刚刚明发，接踵而来的便是推举新太子的谕旨，而且“朕一惟公意是从，绝无偏私”，被康熙皇帝接二连三的雷霆大怒吓蒙了头的阿哥们像惊蛰过后的土虫，立即蠢动起来。朝臣们更是疯魔了似的聚集在礼部、理藩院打听消息，寻老师、投阿哥府上下钻营。谁都知道，自己一本奏上，就是立此存照，选对了，就有了“拥立之功”，选错了，就是“结党营私”，一荣一辱关乎半世宦途，岂是小可之事？因而皇帝平时对阿哥只言片语的评介，此刻都成了珍秘要闻。

“三爷学问渊博，直宗万岁。当年陈梦雷犯罪，黜降奉天，万岁专一调回来，在三爷府著书教读，可见龙心所向！”

“陈梦雷算什么？安溪公李光地才是正宗儒学。八爷是三日一小宴，五日一大宴。说是不许皇子结交大臣，你几时见万岁管过？”

“那也不见得，万岁幼年的师傅伍次友老先生，不也是前明伍相国的二公子？”

“得了吧，万岁要的是文武全才，想想这些爷，要数十四爷啦！”

“嘻！十四爷和十三爷有什么分别？十三爷还囚禁了呢！”

“我看九爷也差不多。”

“你那是屁。九爷是八爷的附庸。”

“神龙见首不见尾，我们这些凡夫俗子怎么能猜得出圣意？”

“唉……天威不测，难以适从啊……”

……

胤祥的囚所就在理藩院后，奉旨释放，一路出来，到处听的都是这类议论。这些穷京官们见了他仍旧毕恭毕敬地行礼请安，但背转身就议他们最关心的推举大事，毫不避讳。他兴致勃勃地出来，越走越觉得步履沉重。太子被废，又推举太子，扔出一块热肥肉，又香又烫嘴，所有阿哥满朝文武统变成了饿狗，红着眼打量着如何下口。可惜的是别人尚有肥肉可抢，自己和四哥却冷落在一边，连骨头也没得啃的！

“十三爷，”十三贝勒府的人早已候在理藩院仪门外等着他了，见胤祥出来，管家贾平带着众人都跪了下去，说道：“爷大难得脱，化凶为

吉，奴才们给爷叩安贺喜！紫姑娘也欢喜得了不得，叫奴才们赶紧来接，瞧着天阴了，要下雪的模样，这是爷最爱披的白狐大氅，请爷披上，咱们回府吧！”

胤祥抬头看了看天，果真阴得很重，一阵一阵的朔风，吹得满街干燥的枯树叶儿哗哗作响，在墙角荡来荡去，绛褐色的云团团滚动着，被风催动着，不情愿似的缓缓南移。胤祥想着方才聒耳嘈杂的议论声，冷笑一声道：“老鹄可恶！……哦，我先不回府，也不用你们跟着。天黑时你们去四爷府接我。要是我不在，就是去了嘉兴楼——就这么着。”

放出来连家也不回就往雍亲王府？贾平诧异地看了一眼胤祥，但这个年轻任性的阿哥说的话是无可违拗的，只好“喳”地答应一声，带着众人去了。胤祥利落地跳上马，回头看了看理藩院红漆大门上狞恶的辅首衔环，“呸”地啐了一口，一扬鞭便打马飞奔而去。

坐落北定安门附近的雍亲王府门可罗雀。这里再往北就到玉皇庙街。说是“街”，其实已是京师边沿，天气既冷又阴，黑黝黝阴沉沉的王府厦前空荡荡的，几片散雪飘着，格外显眼醒目。想到昔日办差兴隆时，这里车水马龙、冠盖如云，一溜大轿从门口向东能排出半里远近，到处都是嗑瓜子摆龙门阵说闲古记儿等着主人候见出来的长随衙役，如今却这般凄凉惨淡。胤祥不禁浩然叹道：“权门如市，市兴，人皆聚之；市衰，人皆弃之——真是一点不假！”

“十三爷！”

背后猛地传来一个童稚的声音。胤祥回头一看，竟是狗儿，拉着一头毛驴，带着那头已经养得油光水滑的芦芦，不知什么时候跟在后头，因笑道：“你这小鬼头，吓了我一跳！见十三爷不得意了，连话都不敢说了？也亏你，骑这么个玩意儿还能跟在我后头不拉下。”

“十三爷就是再穷也比我当初强百倍！”狗儿笑道，“别看我这毛驴，你看，四蹄雪白，身上漆黑，一根杂毛没有——这叫乌云盖雪，日行千里夜走八百不眠！”他正吹嘘自己的坐骑，高福儿早已迎出来，一边请安，说道：“四爷叫奴才专候着呢——狗儿，要什么贫嘴？给爷牵着马！”

胤祥跟着高福儿直趋万福堂，果见胤禔已经等在那里，弘时弘历弘昼兄弟三人一溜齐儿跪在门内，看样子正在挨训斥，见“十三叔”进来，都松了一口气，只注目胤祥算是见礼，没敢言声。

“你来得好，我料你必定来的。”胤禔还是老样子，淡淡的，看不出是高兴还是懊恼，只见了胤祥，嘴角吊起那微微一笑，显出不易觉察的轻松和欣慰……一边让座儿，一边说道：“年羹尧戴铎他们都赴任去了。听说你出来，备一桌水酒先给你压压惊……一个外人也不请，就是邬先生、文觉和性音，我们小酌一醉，去去晦气！”

胤祥看了看三个侄儿，笑道：“四哥，侄儿们又怎么了？敢怕四哥心里不受用，又拿着我的侄儿们出气？”胤禛说道：“我从不拿人出气，何况自己的儿子？这没有弘时弘历的事，他们是替弘昼陪跪的——谁是跟弘昼的贴身小厮？”

“奴才在！”

一个十六七岁的年轻长随应声而出，扑通跪了道：“五爷出府，是果亲王府的辅国公爷来请的，说是一块散散，并没有见一个外人，更不敢打听消息，听人传谣……奴才敢给爷打保票的——”“你给他打保票？”胤禛冷笑道，“你算什么东西？我叫你跟他读书，没叫你陪着他浪荡！也不知每日都读的什么书，倒学了些匪夷所思的淘气！”

“哥儿一向读书，并不敢违主子的家法。”那长随吓得连连叩头，偏着脑袋道，“哥儿读的什么‘于是乎问哉[6]’，又是什么‘王八骑马’……奴才也不大懂的。”胤祥笑道：“放你娘的屁！哪本书有什么‘于是乎问哉’，又是什么‘王八骑马’？”那家人忙道：“真的！那书里说‘王八骑马、亲家骑驴，就是……骑你’！”他说得一嘴白沫，胤禛胤祥不禁茫然——这是什么书？

弘历见胤禛又变了脸色，忍着笑解释道：“阿爹，这是奴才听错了。五弟想必读的《毛诗》，‘黄驳其马，亲结其，九十其仪’……”

众人不禁哄堂大笑。胤祥便道：“你他娘的，错得一字不漏！”胤禛也不禁莞尔，一摆手道：“十三弟，咱们枫晚亭去——你们还不滚起来，回东书房去！”说罢便和胤祥联袂而行，至西花园的枫晚亭而来。此时天色更加晦暗，沙沙的雪粒子早撒落下来，打得竹叶簌簌作抖。胤祥从理藩院出来，听了那许多谣言，原本心里有些不安，见胤禛迈着四方步不紧不慢闲适自若的神态，倒镇定了下来。刚趺过一湾结了薄冰的池塘，便听性音大声说笑：“邬思道的诗咏得太酸气，什么‘六出玉麟撒河山’？你瞧这阵子雪，筛面似的，还不如说‘满天满地筛白面’！”

“真要是白面就好了。”邬思道说道，“今岁河南黄水决溃，不知多少人连蕨根也吃不上呢！前头见邸报，河南巡抚还在吹牛，‘断不使一人一畜有冻馁之虞！’为了升官考绩，什么天理良心都不顾了！”接着便听文觉笑道：“你惆怅什么？白生气不顶用！没听说鄂善奉旨到开封，吃满汉全席还说没下筷子的地方，赶紧又送了两对宣德炉，这才罢了……”正说着便听坎儿道：“什么筛白面，还不如说‘玉皇大帝贩私盐’！”

众人不禁哄然叫妙。胤祥一头进了屋，暖烘烘的热气顿时扑面而来，因笑着对坎儿道：“好，几日工夫，你竟成了诗人！‘玉皇大帝贩私盐’，好！这才是咏雪！”此时胤禛也走了进来，大家便都起身安坐入席。

“真和做梦一样。”酒过三巡，胤祥热上来，脱了大氅，一手靠着椅背，把辫子甩到椅后，红光满面说道，“说倒霉，无缘无故叫狗咬一口，

就关进黑屋子里睡凉炕；说兴时，无缘无故就又被放出来，仍旧是贝勒，仍旧黄带子，天潢贵胄！这些天在里头听说太子被废，出来看看。真是风云突变天地换色——如今情势，难为你们还给我压惊！我根本没做坏事，有什么‘惊’可压？倒是说说咱们该是什么章程要紧！”

胤禔本来茹素节食，恬然自若地拣清淡的略吃一口，听胤祥这么说，便放下箸，向后一靠，说道：“什么章程？听天由命罢了！我的章程就是以不变应万变：保太子！”

“还要保二哥？”胤祥一怔，也放下了筷子，“兵部尚书耿额、刑部尚书齐世武、步军统领托合齐，还有热河都统凌普、副都统悟礼、户部的沈天生、伊尔赛……这些太子党已经锁拿，真正的一网打尽！四哥你没听听，如今是什么风声！”“知道，”胤禔点头，嘴角带着讥讽似的苦笑，“还不止这些。佟国维在府日夜会见官员，都是老八那干子人，议的什么不问可知。还有马齐，手掌心里写一个‘八’字，逢人问，就伸出手来给人看。哼！老三是叫孟光祖的事吓缩了手，如今满朝文武都唱的八爷歌！我有什么不明白的？”胤祥听着，心里一阵阵发寒，皱着眉头道：“既然如此，保太子还有什么指望？”

邬思道几乎什么也没吃，只是望着外头的雪地出神，半晌才道：“十三爷，四爷要做孤忠皇子，你得成全他。太子在位三十五年，一旦被废，竟没有一个阿哥兄弟出来说公道话，这人情天理上是说不过去的。究竟皇上什么心思，是真的要废，还是教训一下太子，我看还在两可之间……”胤祥听着，不以为然地连连摇头：“邬先生，告天文书都发了，皇家制度哪能朝令夕改？我们犯不着填馅儿！”

“十三爷的意思是保八阿哥？”文觉和尚素来庄重慈和，一直正襟危坐听他们议论，见胤祥不肯保胤礽，因冷冷说道，“八阿哥那里有九爷、十爷、十四爷，只怕三爷、五爷、十七爷现在也在具本保荐。四爷和你是何等样人，跟在他们后头去转悠么？”胤祥傲然睨了文觉一眼，说道：“和尚说话斟酌些儿！我几时说过保老八？我家也不回，赶到这里，想听听你们的高见，怎么法子把四哥推出去。屎没出来，你们就放了若干的虚屁！”胤禔在旁听得坐不住，一推椅子立起身来，皱着眉说道：“胤祥，有话好说，怎么仍旧的意气用事？漫说我没心当这个太子，就是有，如今说出去，只能一败涂地！”

文觉却一点没有生气，盯着虎目炯炯的胤祥说道：“矫弊救时，当今之世，除了四爷确乎没有第二个。和尚和你一条心！但应不应行和能不能行，是两件事，十三爷你要仔细审量。这也与打仗一样，要审时度势，该自保时就不可孟浪，十三爷熟读兵书，何待我来提醒？”

“是啊！”邬思道脸上毫无表情，“如今情势，滩险流急风高火盛。举荐四爷，不但八爷一大帮人要群起而攻，就是太子故旧也要不齿于十三爷，所以断不可行。举荐太子爷复位，当然要冒点风险，但进退路都看看，这是最好的法子。即便举荐不效，满朝臣子也会视四爷忠义之士。

成，则收利，不成，收名，有何不妥？”

胤祥的脸阴沉得可怕，满斟一大觥酒一仰而尽，说道：“既说到这里，我也请问一句：真的八哥当了太子，总有做皇帝的一日，那时又该如何？”

“十三爷真的这样看？”邬思道突然仰天大笑，“朝廷自此多事，难道十三爷看不出来？”因见众人都愕然看着自己，邬思道呷了一口酒，徐徐说道：“皇上久已不满太子，积郁骤发，雷霆大怒间一举废黜，看上去似乎圣心早已默定。但这个门一开，他也就看到了更多的东西，大阿哥被执，三爷被斥，十三爷被囚，这都出乎他老人家当初意料之外。更可怕的是八爷，内结侍卫，外联朝臣，其势在不得嫡位不罢手。当初太子在位，这些都显不出来，如今暴露无遗，设身处地，焉能不惊心动魄？皇上原来最担心太子逼宫，所以废掉他；如今恐怕他最害怕的是五公子闹朝，不但江山危殆，他自己也要身败名裂！”

性音听着，有点不大相信，擦着油光光的嘴问道：“你是说皇上现在后悔，不该贸然废了二爷？”“皇上怎么想，现在难猜。”邬思道笑道，“如今他见儿子们虎视眈眈，心里不安是肯定了的。所以他一面召见王掞，又见李光地这些老臣，指望他们压阵角，又宽了太子刑具，放出东华门外读书。一面又命群臣公推太子，想快点稳定人心。像八爷那样干法，府里人流昼夜川流，探马緹骑四处探信，九爷十爷十四爷赤条条四处奔走拉人保荐八爷，只能把万岁爷吓住！所以我说，如今保太子虽有风险，却是微乎其微，一尺深的水，掉下去不过湿了鞋而已，倒是保八爷，有百害而无一利！”

这一番侃侃剖析，真有洞穿七札的功力，说得众人无不低头暗服。胤禛昨日下午已经去拜会了致休老臣李光地，李光地态度暧昧，一会说“八爷得人望”，一会又说“太子可惜”，葫芦里卖的什么药，胤禛也闹不清楚，面对纷乱如麻的局势，胤禛也只好“以不变应万变”，保持自己的面目。听了邬思道这话，胤禛便将会见李光地的情形说了。

“四爷没问他，皇上见他都说些什么？”邬思道手按酒杯，沉吟道，“他总该透点信息出来的。”胤禛道：“皇上没说什么。只问李光地‘废太子的病如何医治才能痊愈？’李光地答称‘徐徐调治，一旦痊愈，为皇家天下之福’。——这话跟没说一个样！”邬思道“扑哧”一笑，轻声叹道：“四爷呀，你太老实了。这还能叫‘没说什么’？李光地居官四十年，什么事没经过？不是老糊涂了，就是有意放纵八爷党——万岁说这个话就是叫他向外传的，他不传，将来就难免有罪！”

这个话就透着太玄了。文觉也摇头道：“邬先生，我以为你这见地褊狭了。李光地熙朝元老，皇帝召见，问问如何调治自己儿子的病，平常一件事嘛。”

“二爷害的什么病？废太子病！”邬思道双眸炯然生光，顾盼之间显

得神采照人，“如何医治才能痊愈？对症下药，只有复立！所以我更敢断言，废太子是为了惩戒改过，举荐诏想的仍是二爷！”胤祥笑道：“或许二哥害的相思病。邬先生，大约你已经知道，他这次被废，是因与郑春华有私情而起哟！”邬思道冷冷说道：“郑氏妇人耳，何足因此而废国储？十三爷，大事不拘于小节，何况关系九鼎之重！”

胤祥从怀中掏出金表看了看，笑着起身道：“已经快到未时了。我闹出来，泡在这里久了不好，也得去八哥府里打个花狐哨儿，不的又叫旁人生出疑心来……你们吃酒赏雪吧，明儿我再过来——”说罢又满引一杯“咽”地咽了，向胤禛一揖便辞了出去。胤禛站在檐下，望着雪中愈去愈远的背影，半晌方喃喃说道：“天不能拘，地不能束，心之所至，言必随之，行必践之……我真羡慕十三弟。”

“此所谓英雄性情！”邬思道立在胤禛身后，叹道，“天以此人授四爷，四爷洪福不浅！”

因为天下着大雪，街道上几乎没有行人，刚过午时，许多店馆便上板歇店，空寂的石板道上的流雪细烟似的随风满地飘荡。胤祥打马飞奔直出朝阳门，在万永当铺前下马，看了看车水马龙人流出出进进的八贝勒府，倒一时犯了踌躇：人人都知道我刚刚放出来，立即来拜会这个“八佛爷”，就是“打花狐哨”，也等于给他锦上添花，又该怎么看我十三阿哥？想着，一拨马头又回了城里，径往嘉兴楼看望阿兰。

嘉兴楼数日不见，已换了门面，前面店铺已不再接待普通客人，玉带似的又围了一道绿瓦粉墙，中间加了一间倒厦，大门紧闭着，左近连个人影儿也不见，只隐隐听得楼上笙箫笙簧，似乎有人说笑酣歌，风声雪影中却不甚分明。胤祥想了想，见东侧有个侧门，轻轻一推，虚掩着，便拉马进来。刚把马拴好，那边就有人远远吆喝：“谁在那边？这里不接客！那是秋天才栽的玉兰，你就拴马？”

“操你妈的老吴！”胤祥一眼就看出是原来嘉兴楼的王八头儿老吴，一边大步踏着甬道过来，口中笑骂：“是你的玉兰要紧，还是爷的马要紧？”

“哟！是十三爷！”老吴立时换了一副笑脸，“奴才是个瞎王八，爷别见怪，您老量大福大……”一头说，颠颠地跑过来，扶着胤祥上了台阶，手脚不停团团转地为胤祥拂落着身上的雪，口中道：“听说爷在承德吃了亏，满城的人都说不得了，奴才这心里急得油煎火燎的……又想，打不断天下父子情，万岁爷怎么就舍得叫爷吃这样的苦头——九爷十爷就在上头，方才他们还念叨十三爷，说下晚去爷府上瞧您，可儿您就来了……”口中唠叨得滴水不漏，便引着胤祥往里走。

胤祥哼哈着徐步而入，果见这处宅子改建得越发秀亭齐楚。循超手游廊进来，便觉浑身温馨如置春风之中，楼内文窗窈窕，琼帘斜卷，楼下设着海红纱帐，沿水晶屏后楼梯拾级而上，但闻麝兰喷溢、暖香袭

人，果见胤禔胤□两个斜倚在正中大炕上，一边嗑瓜子吃闲食，品着南方漕运来的时鲜水果，一边命一群歌伎在演《桃花扇》，那为首的歌女却是乔姐儿，穿着鸦头袜、合欢鞋子，桃花裤系着绛色蝴蝶结，披一身蝉翼纱，出脱得洛神女般翩若惊鸿，正唱得兴头：

……恰便似桃片逐雪涛，柳絮儿随风飘；袖掩春风面，黄昏出汉朝。萧条，满被尘无人扫；寂寥，花开了独自瞧……

“做什么独自瞧瞧？”胤祥笑道，“这里九哥十哥都在，我也来了——你该唱‘逍遥，花开了与卿共瞧’才是啊！”

“老十三来了！”胤禔一摆手命停了歌舞，和胤□一齐跳下炕来，和胤祥执手寒暄，胤□便嗔着老吴：“怎么就连禀一声都不晓得？”

这三个人是老冤家对头了，平素见面都是脸寒如冰；胤祥尽和他们虚情假意，想到承德被囚后的苦况，也觉心上温馨，因笑道：“九哥十哥真会享福！这地方左香右黛，玉钗横陈，红妆绿袖，燕瘦环肥佳人满庭，外边飞雪飘花，里头歌曲穿云，比起来真叫我羡慕，人比人气死人，真是一点不假！”

“老十三如今文思到这地步儿了？”胤禔笑容可掬，一边让座，命人上茶，说道：“文王拘而演周易，你后福不浅——方才和老十我们还商量着要去看看你，你倒先来了。”说着便目视胤□，胤□便道：“别看我们平日磕磕碰碰的，遇着实事，还真的十分惦记！老十三，你别信那些王八羔子挑三窝四，有人说是我捏造出二哥给凌普的手谕，坑陷你，要是那样儿，下一回天阴就雷劈了我！原来我疑心是大哥的手脚，后来三哥一味往你身上说，我是个爆仗，一点就着，倒是我头一个说的像你的笔迹——九哥你也在场，你说我的话有半点假没有？”

胤祥见他嘴里唠叨辩白，不禁一笑，说道：“我是向你们请安的，又不是算账来的，十哥这么多的心做什么？那张字条后来我也见了，也亏煞了这作恶的狗才，端的学得像，不但像我的，且像我在临摹二哥的，这份心机除了大哥谁能有？小人之才愈大愈可畏，真是半点不假！”其实他心里很疑是九阿哥十四阿哥合手所为，一来没凭据，二来大阿哥已成死老虎，乐得顺水人情，便轻轻抹过了，嘻嘻笑着临窗坐了，又道：“你们该怎么乐还怎么乐，我在这里观景听曲儿，小秃跟着月亮走，多少沾点光儿！”胤□大咧咧一坐，双手一拍，立时旱雷聒耳，丝竹裂云，乔姐轻移莲步，袅袅婷婷给胤祥上寿，接着唱道：

劝将军自思，劝将军自思，祸来难救！负荆早向辕门叩……这屈辱怎当，这屈辱怎当！渡过大江头，事业重新做！

胤祥腮边肌肉抽搐了两下，微睨了胤禔一眼，仿佛什么也没想，凝望着外头粉妆玉琢的冰雪世界。

第三十回 嘉兴楼侑歌警痴人 上书房厉声斥妄言

胤禔见胤祥只出神不语，心下暗自掂掇：这一番图圈之灾，历练得老十三深沉多了。因侧转身子笑道：“十三弟，是不是还在想你那个阿兰呀？上回老任到我府请安，我就告诉他，阿兰要另养起来，十三爷几时要，几时送过去，赎身银子我出。这个乔姐，体态品貌也很过得去，我也想送给兄弟。我这弟弟里头就数你英豪气象、儿女情长，八哥我们其实很爱你这一条的。不过怕四哥多心，不敢过分亲近罢了。”胤祥见他山水不露，如诉家常般便切入政治，也甚佩服他工于心计，因笑着回道：“九哥如此关爱，我承情不过，我只要阿兰，不要乔姐。方才我还去了趟八哥门前，看看人多又趲到这里的。如今举朝上下文武百官，都一风儿扫地要推八哥当太子，就像乔姐儿方才唱的‘负荆早向辕门叩’，恐怕我做不到——我就是想跟八哥撂这么一句话。各为其主，你们的心思我有什么不明白的？我是还要保二哥的。”

“我就佩服老十三这一条！”胤□听着这话也不禁悚然动容，“大丈夫来去明白，方才我和九哥也想到这一层儿了。”胤禔格格一笑，说道：“这不消说，武侯所谓‘成败利钝，非臣之明所能逆睹’，知其不可而为之，正是豪杰色——我们今儿不说这事，既然你来了，请出阿兰来，美人侑歌，咱兄弟酣饮一醉！”那老吴不等吩咐，早却步退出去，一时便听一阵细碎的脚步声，丫鬟报说：“阿兰姑娘来了！”

接着帘栊一动，阿兰果然由两个丫头陪着款步进来，与乔姐不同，她刚从外头进来，穿着水红宁波绫风毛儿坎肩，里头套一件葱黄夹褂，多少显得有点臃肿，团团脸上几处雀斑，似乎脂粉气少了点——若论体态风流、相貌俏丽，与乔姐相比确是逊着一筹。一进门见胤祥倚窗兀坐，阿兰似乎有点意外，只看了一眼满面羞红、讪讪立在一边的乔姐，轻轻走到胤禔面前，盈盈蹲了三个万福，说道：“九爷、十爷、十三爷，奴婢恭请吉安[7]万福！”

“什么吉安吉祥，”胤祥笑道，“刚从牢坑中逃出命来的人，还讲究这些忌讳？”他也看了乔姐一眼，知道自己方才说“不要乔姐”臊了她，便解嘲道：“乔姐，过来，和阿兰一处唱几个曲子给爷听！”乔姐一晒，忙着就调弦，头也不抬，将琵琶轻拨几声，恰似寒泉滴水，幽咽欲绝，因俯首曼声吟道：

摇落梨花树万丛，遥梦迷离满绿汀，凋尽天桃又秣李，可堪重读瘞花铭？

阿兰听了一怔，没想到乔姐叫出苏舜卿的《挽小小墓》的牌子来，倒也遂自己此刻心境，因摇步击节唱道：

浩浩愁，茫茫劫，短歌终，冻云结！翩翩芦花漫岗峦，此地曾闻刘郎豪气咽，郁郁焦城有碧血……碧亦有时尽，血亦有时竭，缕缕烟痕不断绝……是耶？非耶？化为蝴蝶……

“丧气丧气！”胤□捂了耳朵道，“吃酒赏雪，大欢喜的日子，你们就敢坏爷的雅兴——任伯安调教得你们如此不识趣——山野！”胤禔也皱着眉头不言语，却因阿兰是“胤祥的人”，耐着没发作。胤祥听着这鬼气森森的歌词，心里先是一阵阵起栗，有些疑惑地看了看阿兰和乔姐，细详这些歌词，总吃不透什么意思，是劝诫、警告，还是威胁？又想到如今政局纷乱，陷阱所在皆有，即便阿兰，在任伯安和九哥这班子里许久，如今又是什么样的心思？为什么又要将乔姐一并奉送自己？想着，不禁痴了，却听乔姐顶胤□道：“不但奴婢山野，环滁皆山也（野）！”

一句话说得胤祥倒笑了，因道：“原来我们山野！难为你这典用得当——只是今儿此情此景，你们这歌唱得怪，你们这是给我上寿的么？”阿兰低头想了想，笑道：“这是极佳的上寿词儿，人生一世草木一秋，爷难道不要及时行乐？”乔姐儿也道：“爷们重貂金樽，重楼燕阁，还要听谏辞，不怕乐极生悲？奴婢们唱的正是这雪，飘舞上下，像蝴蝶儿不像？十爷要听俗艳调儿，就一车也有！您要听什么？《艳雪罗天》，还是《翡翠屏》？请爷只管点，我们……”

“罢了！”胤□笑道，“算你们对还不成？我和老十三还没说一句，你们倒有十句等着！这就是侍候主子的规矩？”胤祥也兴头起来，对阿兰乔姐道：“就把方才的曲子，你弹琵琶你吹竽，我来唱一曲！”

胤禔胤□都是一怔，旋即鼓掌大笑。胤禔便吩咐其余歌伎：“十三爷下海，头一遭听说，今儿有眼福！你们也别闲着，给十三爷伴舞！”于是众人纷纷躬身领命，众星捧月价将胤祥拥在核心，胤祥箭袖长袍，玄带束腰，越显得目如朗星，英气勃勃，拔剑徐徐而舞，亢声唱道：

升木猱，出柙咒！系何人？乃王孙！剑芒起处星斗黜，回顾苍穹雪无垠。遥望彤云低沉，问造化之神，何处是天门？……嗟吁乎！六出天花满乾坤，天语乱纷纷……

唱罢将剑还鞘，呵呵大笑，至案前与胤禔胤□连撞三大觥，豪饮而尽，说道：“兄弟今儿高兴！这两个——”他醉意蒙眬指着阿兰乔姐儿道：“我都要了！这就跟我走……左怀美人，右携香草，踏雪寻梅，不亦乐乎？”说罢一手扯了一个，向胤禔胤□道：“我们去了！”便自出来。胤禔便忙命人：“再给十三爷备两匹马！”

胤□胤禔两个人也不下楼，径至窗前，眼见胤祥披了大氅登骑而去，阿兰乔姐都披着昭君套随后拥雪而去。胤□不禁叹道：“老十三真会享福！就这么把人带走了，只怕十四弟也没这份爽气！”

“你说得是。十四弟只是性格儿和他仿佛，但存了心机，就爽不起来了。”胤禔怅怅地望着，不知为什么，心上涌过一缕愁思，缓缓说

道：“劈不破这个旁门，我们就没这个福分。但愿这两个妮子能劝着他少和我们作对。”胤禩笑道：“你怕阿兰乔姐儿变心？放心吧，她们一门九族都捏在老任手里呢！”

胤禩没有理会，摇了摇头道：“你我都是皮肤滥淫之蠢物——你不知道，世间‘情’之一物，是最能移性的……”

保举八阿哥胤禩的奏折雪片也似飞入大内，忙坏了马齐和佟国维，每日坐镇上书房操办这件“天下第一事”。递进来的奏事匣子立即拆封，命誊本处用大字誊清，以备康熙随时查阅，原本则封存贴黄交皇史宬入档。他们两个则逐本写出节略，用黄匣子传进养心殿请康熙御览。这些差使素常都是张廷玉来办，可煞作怪的，张廷玉却似局外人，所有荐本一概不看，每日进上书房照旧坐班儿，却只是召见一些进京述职的官员，叮咛回任急办地方公务，钱粮财赋入库保存事宜，再没事就把康熙早年的批本借出来，一本一本分类记录，看似手脚不停，其实是消磨时辰，马佟二人都看出来，尽自心里诧异，也乐得他不来抢功。

“衡臣，”第六日头上，马齐有点憋不住了，“你的保本写好了么？怎么也不见个动静？这么大的事，上书房大臣不宜缄默的。”“噢。”张廷玉漫不经心地说道，“我的是密折，没有劳动你两个看本，昨日才递上去的。”说罢便又低下头，一笔一画抄录自己整理的“起居注”。

佟国维笑道：“真是个冷人儿！听说你的门生李绂、田文镜进京见你，都叫你挡驾了？就是密折，也无非保的哪个阿哥，绝妙好辞奇文共赏，我们共室办事，就拜读一下何妨呢？”张廷玉放下笔，在炭火上烤着手，说道：“李绂田文镜见我，原是没什么忌讳。但如今圣上有旨，百官不许串连，时候不对，所以我叫他们到上书房一块接见。至于我的密本，更没什么看头，我还保的是二爷，也用不着瞒你们二位。”

“是么？你还是保的二爷？！”马齐不禁吃了一惊。佟国维也是瞠目结舌：“他……他已经废了呀！告天文书还是你起草的嘛！”张廷玉点头叹道：“我和你们二位有点不同，倒也不为标新立异。我不到三十岁就进上书房，是瞧着二爷长大的。不说忠君不忠君，单说情分，这时候舍他而去，于心何忍？况且皇上当我们的面至嘱再三，如今朝中门生故吏瓜葛藤牵，扯一根动一片，因此不许联名具本，不许串连商议，你我都是相臣，怎么敢违旨？难道你两个写本还商议了么？”

一席话说得佟国维马齐面面相觑：保胤禩的事这些天喧嚣尘上，天经地义的事，还用“商议”？心里虽然觉得张廷玉迂阔，但想到自己见了不计其数的官员，暗示要保八阿哥，也未免多少有点不安。正没做理会处，忽然见两个太监扶着皓首龙钟的李光地进来，三个人便都起身相迎。佟国维便笑道：“榕村相公，雪化了，出来走走？”

“我是奉旨递牌子进来的。”李光地颤巍巍坐了，觑着眼看了看房角的大自鸣钟，“皇上说在这里召见我。你们还不知道？”三个人听了都摇

头，马齐因道：“云贵两省的荐折还没递来，怕是路上不好走。皇上这时候要决断大事么？”正说着，那自鸣钟沙沙一阵响，“当当”连撞九声。便听李德全的声气在乾清门那边喊：“万岁爷驾临，李光地、张廷玉、佟国维、马齐接驾！”四个人忙都迎了出去。

康熙皇帝穿着貂皮黄面褂，里头套一件蓝色江绸面青白褂袍，也没有戴冠，脚下蹬一双鹿皮油靴，背着手，在一大群太监簇拥下，由月华门徐步而入。几天没有见臣子，又没有加大氅披肩，看去似乎瘦了一点，精神却很矍铄，脚步囊囊踩在湿漉漉的临清砖地上，因见李光地也跪在上书房门外，略一迟疑，想说什么又闭住了口，径带着李德全、邢年、德楞泰进了屋，半晌才吩咐道：“你们进来吧。”又指着门边杌子，说道：“李榕村，你坐那边，你们几个跪到这边，不用请安了。”

几个大臣叩头谢恩，按康熙指定的位置跪了，张廷玉便笑道：“外头残雪未尽，大冷天儿，有什么事主子传一声，奴才们过去就是了，何必劳动圣驾？”

“朕想，你们这些天比朕累。”康熙不冷不热地说道，“天晴了，朕也想走动走动。”张廷玉不禁瞟了一眼李光地，暗思：“‘走动走动’，何必传召李光地？”正想着，康熙问道：“张廷玉，上书房转到养心殿的折子，你都看了没有？有几个阿哥入选太子？”

张廷玉忙叩头道：“奴才这几日忙着料理各地钱粮入库、解京的事，如今过了天津，运河结冻，漕船上不来。明春直隶京畿还差着五十万石粮，因此心里发急——已催着他们从旱路运来。遴选东宫的事是马齐佟国维两个操办。奴才自己上了密折，想来万岁已经过目。万岁既要详明数码儿，容臣等统计列奏。”康熙听了便目视马齐。

“回万岁的话。”马齐忙道，“三阿哥四阿哥十三阿哥十四阿哥，都有荐章，各人都是两份荐章，五阿哥七阿哥各是一份荐章。最多的是八阿哥胤禩，荐奏入选东宫的本章计七百四十三件。云贵两省路远，奏章还没到，大约今明两日，也就齐了。青海藏蒙，遵旨不必参与，因此不计在内。”

“完了？”

“是……”

“二阿哥呢？”康熙脸色拉了下来，“据朕所知，胤禔、胤祥、胤礼三个阿哥仍保的胤初，还有王掞、武丹、狼瞿、宁古塔、巴海、苏里哈达都保的胤初。你和佟国维怎么弄的，居然不写节略？”

马齐不禁一愣，正要回话，佟国维叩头道：“二阿哥乃是既废之太子。因废二阿哥，所以有举荐新储君旨意。奴才以为胤初不宜入选，所以没有详奏……”

“你以为！”康熙哼了一声，“朕几曾说过不许保奏胤初来着？”一句话问得众人目瞪口呆，仿佛把上书房空气压得紧紧的，人人都透不过气来。里里外外的侍卫太监见皇帝又发了脾气，人人股栗变色，连李光地也激灵一个寒颤，不安地挪动了一下，有点不知道自己该坐着还是该跪下了。马齐咽了一口唾沫，说道：“皇上，这是奴才等的疏忽。既然主上要，奴才这就办理。”康熙冷笑道：“你‘疏忽’得好！你精明着呢！不然，为什么手心里写着‘八’字，周游六部？刘铁成——”他扬起脸朝外喊了一声。

刘铁成就侍候在门口，忙进来垂手而立，问道：“万岁有什么旨意？”

“你出去传旨。”康熙摆手道，“叫十岁以上的阿哥都在乾清门外跪着，等候诏书。”待刘铁成诺诺连声出去，康熙又道：“事君惟诚，你们位极人臣，连这点子道理都不懂！什么‘七百多’人保奏八阿哥，要没人串连，就这么一心？”佟国维听着，已知康熙变了心，顿时头上浸出汗来。张廷玉徐徐说道：“万岁爷息怒。八阿哥确有过人之处，忠信平和，宽仁大度，且学识颇佳，儒雅端庄。马佟二位保荐，不为无因。至于串连，也是偶尔不慎。我们处在这个位置也实在是难，求主上圣鉴。这么大的事体，一定要万岁满意、百官满意、天下百姓满意。既不能草率一蹴而就，臣以为重新推举也是良法。”

佟国维腾地红了脸：这个张廷玉不言声递了个密折，里头不定调唆了多少坏话，这会子又要装好人，又要重新推举，真是险不可测！因叩头道：“万岁，张廷玉谀君取宠，真正是个奸臣！七日之前，万岁煌煌下诏颁布天下，历数胤初之恶，乾断废黜，又有旨令百官推举，‘一惟公意是从’，臣等扪心自问，决无自外万岁之心。草芥匹夫尚且以信为本，我天朝万乘之君，岂可朝令夕改？”

“他替你圆场，你反攀诬他！”康熙指着佟国维连连冷笑，对众人说道：“你们看看这是个什么人！你的那点‘忠心’朕心里有数。马齐是没心眼，瞎揣摩，明着来。你呢，暗的！你不但串连你的门生，还和阿哥们勾手，七阿哥十二阿哥的本章就出自你府哪个师爷幕僚的手笔，以为朕不知道？”

佟国维脸如死灰，一句话也回不出来，他做梦也没想到，“病卧静养”索居深宫的康熙会如此消息灵通！他伏地叩头，浑身发抖，正寻思如何回奏，刘铁成进来道：“主子，所有阿哥，连二阿哥都传到了，只大阿哥圈禁在哪里，奴才不知道。请示下，奴才去办。”

“不用传他。”康熙冷峻地点点头，又道：“你们也不想想，九州万方，这么大的天下，亿兆生灵百姓，终归要托付给一个人，朕岂肯掉以轻心！你佟国维的奏章朕背都背得出来，什么……‘皇上办事精明，天下人无不知晓，断无错误之处’，嗯……‘此事于圣躬关系甚大，若日后易于措置，祈速赐睿断’；‘或日后难以措置，亦祈赐睿断；总之将原定主

意，熟虑施行为善……’这是不是你写的？”

佟国维好不容易才恢复了一点神智，颤声答道：“是……奴才因听皇上圣躬违和，所以急不择言……求皇上……”

“你拜章明奏，载于邸报，哪个人还敢违了那个什么‘原定主意’？你这点用心才真正地不可问！”康熙声色俱厉地训斥着，“你口口声声说‘每日祝天求佛，愿皇上万岁’，自五帝到如今，也不过几千年，你这不是胡说八道？还敢说张廷玉谀君，是奸臣！”佟国维早已被驳得魂不附体，浑身木头似的不知疼痒，哪里还回得出话？此刻上书房中人，无论跪坐站立，都如木雕泥塑般，脸色惨白得一具具僵尸也似。正没做理会处，康熙断喝一声：“你起来！回去闭门读书！”

佟国维“喳——”地答应一声，抖着手还要取放在一旁的珊瑚顶戴，一眼瞧见狞笑着的康熙，吓得一缩，连叩三个头起身来，丧魂落魄地退出门外，一转身便碰在檐下柱子上，两眼一黑，几乎晕厥过去。众人见他如此狼狈，又是可怜又是好笑，也不敢来扶，看着他踉踉跄跄去了。马齐忙跪前一步，说道：“奴才与佟国维一样的罪，求主子重重惩治。但奴才以为，阿哥之中确乎只有八爷深肖万岁，盼万岁不以臣下之过而弃用贤哲之王。”

“你还是保八阿哥？”康熙怔了一下，良久方叹道：“你与佟国维不一样。你的罪在于不该到六部乱串，推波助澜保八阿哥。降你两级，仍在上书房行走，位列张廷玉之后，你可服气？”张廷玉忙道：“雷霆雨露皆是君恩，万岁处置极当，不过上书房大臣轮班值事，例无先后。不是奴才不敢居前，实在是办差不便，求万岁免去这一条。”康熙点头道：“也罢——李光地，你知道朕召你什么事么？”

李光地早就坐不住，只因康熙发作佟国维，与他无干，也插不上话，听康熙问及自己，忙伏身跪倒，说道：“臣也保荐的八阿哥，请万岁训诲！”

“起来吧，你有岁数的人了。”康熙仿佛不胜慨叹，“像你、王掞、武丹这些人，只要无心为恶，朕不轻易处罚。但你这次，其实负了朕的苦心。那日召见你，朕说了那许多话，朕心里想的什么，连廷玉他们也不知道。你是熙朝元老，为什么听任马齐佟国维他们胡为，一言不发？”李光地躬身听着，默然良久，才道：“回万岁的话，臣与马齐的心思一样，虽觉万岁有护持太子的情分，但以‘天下为公’论之，仍应本良知举荐。于私心而论，朝局纷乱如麻，为少惹是非，臣未向外人透露万岁旨意，此则臣之罪也，求皇上鉴谅臣心，处置臣罪。”

张廷玉边听边想，李光地不疾不徐，不亢不卑，寥寥数语说得汤水不漏，难怪外头有人叫他“琉璃蛋儿”，四十年宦海，沉浮多少人事，只有他岿然不动，确有过人之处。正默念咀嚼时，康熙立起身来，目视张廷玉道：“你起草诏书。”张廷玉答应一声，极熟练地援笔在手，等着康

熙下旨。

“这次废黜太子，是朕一人独断专行，没有和你们商议，现在想起来或许是过了些。”康熙慢慢踱着，沉吟道，“当时拿他的情形，廷玉是知道的，实是理所当然，上下臣工也没有以为朕做错了的。但事过之后每念前事，不释于心。他的那些罪名，有的有，有的确是捕风捉影。现在看他的心疾像是渐渐好了。不但臣下可惜，朕也惋惜。他好了，是朕的福，也是臣下的福。还是要好好护视，勤加教诲，不要让他离开朕，但朕不立刻复胤初的位，传谕臣工知道就是。胤初也不会报复仇怨，这一条朕也保得。”

张廷玉行文极速，康熙的话落音，墨沛淋漓的谕旨已经草好，小心地吹了吹，双手捧给康熙，小心地说道：“万岁，八爷的事，不论怎么说，已经出来了。况且前头有明发诏谕，没有回音恐怕不好。”

“嗯。”康熙没有回答，只细看那份诏诰，只见上面写道：

前执胤初时，朕初未尝谋之于人。因理所应行，遂执而拘系之，举国皆以朕行为是。今每念前事，不释于心，一一细加体察，有相符合者，有全无风影者。况所感心疾已有渐愈之象，不但诸臣惜之，朕亦惜之。今得渐愈，朕之福也，亦诸臣之福也。朕尝令人护视，仍时加训诲，俾不离朕躬。今朕且不遽立胤初为皇太子，但令尔诸大臣知之而已。胤初断不报复仇怨，朕可以力保之也。

读完，他满意地点点头，向李光地道：“解铃还须系铃人，由你去乾清门宣旨。宣旨之前，命胤初先进来见朕。”

“喳！”

李光地答应一声，行了礼便走，康熙却又叫住了，说道：“还要传朕的口谕：八阿哥胤禩系辛者库贱妃所出，且办理政事殊少劳绩，断不可立为太子。还有——九阿哥胤禵，十阿哥胤□，党附胤禩，希图夺嫡，厥罪难逭，着一体锁拿宗人府勘后定罪！”

……

“哎？！”

“喳！”

李光地出去了，康熙轻轻舒了一口气，张廷玉和马齐把心提得老高：捉拿八阿哥，立时又要掀起滔天狂澜了！

第三十一回 意难消存心欺君父 稳大局复辟再还宫

废太子胤初穿着一身绛红天马皮里的袍子，也没有套褂子，由两个太监导引着从乾清门徐步入内，进了上书房。这个地方过去是他来得最多的地方，乍别不到两个月，中间又经了一番惊涛骇浪，虽然这里一切和过去相同，但他却有恍若隔世之感，连叠在条几上司空见惯的奏本匣子都瞧着陌生了。因见康熙坐在案旁，胤初略微迟疑了一下，多少有点不知所措地搓了一下手心，上前俯身跪倒，说道：“有罪儿臣胤初恭叩阿玛福康万安！”

“起来吧。”康熙淡淡说道，“昨儿朕叫你读《易经》，你可照朕指的篇章细看了？”胤初又打个千儿起身，一哈腰答道：“夜来喘嗽些儿，功课没读完。昨儿儿子读到‘下经咸传第五’，‘䷞’。这本是否卦，因柔上刚下二气交感，所以咎而复正，滞而复亨。卦象说‘圣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以儿子体味，无论获咎蒙恩，皇上都为的天下后世。‘君子以虚受人’，儿子反躬自省，颇觉受益良深。”康熙听了颌首微笑，转脸问张廷玉：“胤初讲的可对？”

张廷玉和马齐对望一眼，从这父子和谐的对话中，看得出他们之间不知已经谈了几次，彼此的怨隙早已冰消瓦解。马齐不由暗自懊悔，没来由蹭什么八阿哥的热灶窝，如今怎么处二阿哥？张廷玉却道：“二爷解得极是。这卦中‘九五’之象，虽说有‘无悔’的意思，但是从‘九四’中‘贞吉悔亡，憧憧往来，朋从尔思’中来，所以串连起来，吉利（无悔）还‘从悔亡’、‘过而后思’中来。这是臣一点小见识，不知对不对？”说着便拉了马齐，道：“咱们多日不见二爷了，就便儿给二爷请个安吧！”

“我是有罪的人，而且父皇在这里，怎么敢受你们的礼？”胤初早已知道，张廷玉是少数几个保荐自己的臣子之一，见他这样，早已红了眼圈，一手扯起一个，含泪说道：“快起来！”

康熙呷了一口茶，微笑道：“实在是张衡臣见得更彻。你受人魇魅，混沌迷乱，做出许多不是，自己都不晓得的事，朕能体谅。但你细察一下，古往今来，有几个正人被妖法制住了的？所以你的病根还在你自己，德不胜妖。苍蝇不抱没缝的鸡蛋。说俗了，就是这个意思。”胤初忙道：“阿玛圣训极明。儿子一定好好闭门思过，多读些养性修德的书。”

“眼下还不能复你的太子位。”康熙沉吟道，“但奏章你还可看看，防着荒疏了政务。朕心里最怕的是你存了恩怨心。比如眼前这两个人，马齐保荐的就不是你，还有朝里那么多的臣子，各有所保，你打算怎么处呢？”胤初忙赔笑道：“这是儿子想得最多的一件事，昨儿王师傅、朱天保、陈嘉猷也问过儿子，儿子想，凭儿子犯的过失，就是永不逢赦，也

不能怨及别人。臣下不推举儿子上头合着天心，下头合着民意，本是忠于朝廷忠于大清的义举。王掞讲天下为公，不得一人而私之，细思这话确是至理名言。儿子若不失德，大阿哥奸谋怎能得逞？继之百官怎么会离臣而去？所以不但群臣，就是胤禔，儿子也不敢心存怨恨。这里马中堂做个见证，我若违心而言，必遭天诛！”

胤禔娓娓而言，痛心疾首地一味自责，马齐听着心头一宽，暗自舒了一口气，康熙也频频点头。只张廷玉玲珑剔透的心思，觉得他过分“光明磊落”，未免不合人情，却哪里敢点破这一层？

“但愿你心口如一。”康熙顺着自己的心思说道，“朕已下旨锁拿八阿哥九阿哥十阿哥。倒也不为惩戒，是想压压他们的野心，叫他们有点自知之明。你要反过来想想，胤禔有些长处也得学。这么多人保他，必定有过人之处，他性子温善，和平处事，学问识见，都是阿哥里第一等的；三阿哥读书做学问，很安分；四阿哥你熟悉，公忠廉能，就是做事太认真了些；十三阿哥十四阿哥是两个千里驹，任侠勇武，外头百事指望得着……手足同心其利断金……”

康熙生怕胤禔记仇，一个一个如数家珍长篇大论地讲述阿哥们的好处，正说得兴头，见张五哥从外头进来，便问：“什么事？”

“回万岁爷，十四爷和十三爷打起来了！”张五哥忐忑不安地看了看康熙和胤禔，“九爷十爷围着四爷吵，安溪老相国弹压不住，急得晕了过去！”

康熙“啪”地拍案而起，立时气得浑身发抖，许久才定住了神，冷笑道：“好嘛！七个葫芦八个瓢，这头按住那头起！——走，都跟着朕去！”说罢起身便走，竟不从乾清门径出，绕过西边月华门从永巷出来，站在一大堆看热闹的朝臣后头，冷冷看着乾清门前大吵大叫的阿哥们。胤禔马齐张廷玉也只好跟着。

胤祥和十四阿哥胤禔早已被乾清门带刀侍卫拉开，死死架着不放，胤禔额上乌青，胤祥鼻中出血，兀自对骂。

“你是什么东西？你不过是四哥一条狗！看着二哥兴头，你就竖尾巴龇牙儿，什么好德性？”

“就这德性，比你也强些儿！不瞧着你和四哥一母同胞，凭你糟蹋四哥，我揍扁了你！”

“哼！那也要瞧你的本事！”

“嘻！明儿放马西山，一个从人不带，咱们两个走走把式！”

康熙看这边时，胤□胤禔两个正一递一句挖苦胤禔。胤□说：“太子还没复位，八哥又遭人诬陷，连我们也跟着遭殃！就是犯凌迟罪，难道

不许我们见见阿玛申辩？你凭什么拦在头里？你是太子还是皇帝？”胤禩接口儿奚落：“四哥将来坐龙廷一定好样儿的。您打算用个什么年号：‘允（胤）真（禛）’？允真允真，别人一‘允’，您就‘真’了，或者叫‘拥正’（胤禛），拥正拥正，人家一‘拥’，你就‘正’了！”胤禛却声色不动，脸上毫无表情，说道：“你们这会子发疯发迷，我不计较。我是说就要申辩，也要奏请，按着规矩来！李光地是宣旨的，他有什么错儿？你们就大口家啐他？好兄弟，万岁这几日欠安，咱们委屈点，也要体贴着点！”胤禩则煞白着脸，连连求告吵成一团的阿哥：“好哥哥兄弟们！你们消停一点，事情总会弄明白的！你们要往死里送我么？”康熙至此方听出点眉目来，正要说话，身边的胤初早已“扑通”一声跪了下去，双手拱揖说道：“弟弟们！事由我起，事由我息，都是我的罪，瞧着主子的脸，别吵了……”

朝臣们伸着脖子瞧热闹，不防废太子竟挤在这边，回头看时，当今万岁康熙也铁青着脸站在一边，无不大吃一惊，“唵”地黑鸦鸦跪下了一大片。霎时，空旷的天街上变得鸦雀无声。

“李光地是奉旨宣诏。”康熙轻蔑地看着这群儿子，“是谁挑头闹事？”

“是儿臣！”

众人正发怔，十四阿哥胤禵跪前一步，朗声说道：“儿臣要见阿玛，李光地不许，请万岁治李光地离间父子之罪！四阿哥指使十三阿哥阻拦儿臣，也请万岁公道处置！”胤禵面不改色，却是口气强硬，砖头般砸了过来，倒把康熙噎得一怔，半晌，方冷笑一声，说道：“是么？他们胆敢阻你的大驾？那还了得！不过你见朕有什么事呢？”胤禵并不害怕，叩了头又抬起脸，说道：“儿臣知道父皇欠安，想见见您。也想请问阿玛，八哥犯了什么事，连累着九哥十哥要一体锁拿？”

康熙刀子一样的目光盯了胤禵足有移时，冷冰冰说道：“难为你有这份孝心！八阿哥犯什么事，李光地难道没有传朕的口谕？”胤禵毫不示弱，梗着脖子说道：“传是传了，‘莫须有’三字何足以服天下之人？前奉明诏，着百官举荐太子，令众人共举胤禩，一德一心，虽说少许人不遵圣谕，有串连的事，但百官何罪、胤禩何罪？儿臣想知道：是哪个小人在万岁跟前下蛆，使朝廷出此乱令？”康熙目光阴狠地一闪，说道：“朕于国家大政，从来是慎独专断，几时听过小人构谗？听你这个意思，你要清君侧？好，你是想学吴王刘濞，还是想学唐肃宗李亨？再不然要学永乐皇帝靖难，杀掉朱元璋的太孙，另立一个永乐皇帝？”

“儿臣岂敢有谋逆之心？”听着康熙犀利的词锋，胤禵似乎颤了一下，但这只是刹那间的怯懦，很快又镇静下来，但脸色已变得有点苍白，“夫物不平则鸣，儿臣想为八哥叫屈。八阿哥才识宏博，雅量高致，礼贤下士，安居王位并没有什么过失。万岁令人举荐于前，又无端锁拿于后，不教而诛，百官无所措手足，皇子不遑宁处于位。往后谁还敢再

奉诏办事？遵旨是死，抗旨也是死，请万岁给儿臣等指一条活路！”说着，豆大的泪珠已消落下来，却只是不肯低头服软。旁边跪着上百的官员，被他说中了心事，也都黯然神伤，隐隐有人雪涕饮泣。

康熙听他慷慨陈词，凿凿有据，想想确是难以驳斥，但他一生行事，从来没有后悔的，当着这么多的人被胤禔一个硬头钉子砸过来，如何能抹得开脸？格格一笑，说道：“朕就偏偏听不进你这忠谏，你敢怎样？”

“子尽孝道，臣尽忠道。”胤禔脸色雪白，“家有诤子不败其家，国有诤臣，不亡其国，儿臣岂敢后人？”

“嗨？不听你的，大清就要亡国？”

“难说！”

一直跪着垂涕静听的胤禔，忽然抬头看了胤禔，颤声说道：“十四弟，你不要说，不要说了……你要累死八哥么？”说罢身子一软，竟当场昏倒在地！

康熙又惊又气，只觉得两腿发软，身上直抖，胤禔没想到刚刚放出来就有这一场下马威，咬着嘴唇寻思半晌，说道：“老十四，你这是冲我呢，还是冲阿玛？你少说几句，下去我给你赔情好不好？”不料话音未落，胤禔又顶了回来：“所言是，尧舜不能非之，所言非，圣贤不能是之！你懂不懂？你现在不是太子、不是王公贝勒，要你管教我么？”

“好畜生！”康熙暴怒地瞪着眼，哆嗦着手摸了摸腰间，却没有佩刀，左右看看，劈手拽过张五哥，一把抽出他的宝剑，在手中一挺，一脚踢开挡在前面的一个太监，就要冲过去：“父叫子亡子不得不亡，君令臣死臣不得不死。这番朕要当个昏君庸父！”五阿哥胤祺素来老实，却讷于口齿，双手一拦，哭道：“父亲……父亲……十四弟少、少年气……盛……”胤祺原对十四阿哥一肚皮的火，乐得由父亲教训，见他竟要杀胤禔，不由也慌了神，因也膝行一步，下死劲搂住康熙双膝，泣声说道：“阿玛，阿玛……您息怒，听儿子说……儿子拦挡他们，原怕打扰您不清静，想缓一缓儿再说……其实不该锁拿八弟的……十四弟虽没规矩……您杀了他，不是儿子杀的，也是儿子杀的……”

张廷玉见胤禔尚自仰天冷笑，知道这样火上浇油，越发要气坏了康熙。因端出太子太傅的身份，断喝一声：“胤禔，你还不谢罪！快点退下！”胤禔这才勉强磕了个头，抬头看了看横不讲理的父亲，突然嚎陶大哭，掩着脸一路去了。把康熙气得脸色铁青，呼呼直喘粗气。马齐这才从惊怔中清醒过来，挥手命众官员：“又没有朝会，你们都聚在这里，成什么体统？吏部的人把今天没有公事进隆宗门的人记下名字交我！”于是众人便忙着纷纷起身，如鸟兽散般溜之大吉。

“父皇，”胤祺见太子挽了康熙，忙过右边架起康熙胳膊，一路往养

心殿送，口中喃喃喁喁，恳切地说道：“火盛伤肝，您生不得气了……听儿子说心腹话，您得饶了八弟九弟和十弟……”

“朕不饶！”

“父皇……”胤禛下着气继续劝慰，“您老英明一世，没有读过《黄台瓜辞》么？‘种瓜黄台下，瓜熟子离离。一摘使瓜好，二摘使瓜稀。三摘犹自可，四摘抱蔓归’……”

康熙突然站住，他真的没有见过这首诗，此时此刻，由胤禛悠悠慢咏，真是发人深省，半晌，方问：“这是哪本书上的？”“《唐书》里的……”胤禛昨儿才从邬思道处听来，现收现卖，十分熟稔，“昔日天后杀太子李弘，李贤恐惧不安，写了这首诗感悟女皇……”

“朕……一个瓜也不摘……”康熙凄然长叹，已是泪落如雨，“武则天还是杀了李贤……她做得不好……朕不学她……不摘瓜了……”

他仿佛一下子苍老得连路也走不动了，由马齐和张廷玉护在后边，拖着步子回到养心殿。胤禛心里十分恬静，一路娓娓细语劝说，胤禛在另一边架着康熙，心里却不禁暗思：老四真伶俐，马屁拍得炉火纯青了。

不知不觉间，康熙四十八年的春天降临人间，北京城外春水鸭碧、岸柳吐黄，已是一派盎然生机，紫禁城里因没有树，看上去还是灰沉沉阴森森的，只老墙下苔藓新绿嫩滑，砖缝里抽出细细的何首乌青藤，向索居深宫的人们无声告诉，艳阳天再度来了。北京民间原有涂画《九九消寒图》的习俗，有的是画个九格八十一框，从冬至开始，日画一圈，上阴下晴，左风右雨，记录一冬光景；雅一点的人家，则涂一个光秃秃的梅枝，上面画八十一瓣素梅，日染一瓣，瓣尽而九九冬尽。皇家制度与众不同，却是在养心殿后殿墙上，悬一块宣纸裱了的楠木框，由皇帝每天写一笔，九九寒尽，朱笔恰恰批出九个楷字：

亭前垂柳珍重待春风

太监李德全侍候这差使，他是个细心人，很快就发觉，每写完一个字（九天）康熙便召见一次胤初，问半个时辰话，一共召见了八次。今儿是写“风”的最后一笔了。果然康熙画完了“ㄟ”放下笔便道：“你去传胤初进来。”

“喳，奴才明白！”

但康熙没有立即叫去，端茶凝望着消寒图，慢吞吞又道：“朕想，王掞一定也在朝阳门胤初宅子里，你传旨给他们，胤初自今个儿起，仍回毓庆宫读书……明儿，叫王掞陪着胤初一同来见朕。”

“是……”

“还有。”康熙说道，“你去三阿哥府，把《古今图书集成》的目录取来，再要一套《洪范·五行》。叫四阿哥十三阿哥去上书房见马齐，户部的差使还要他们管起来。桃花汛眼看要下来，派人出去巡查一下黄河河防，把情势汇总儿奏朕，看哪些省该免赋，哪些府该赈济，都要心中有数。刑部春天没有大事，你告诉八阿哥，和张廷玉商议一下春闹的事：派谁主持南北闹，出什么题目，拟一个密折条陈奏进来。”李德全是太监里记性最好的，康熙说一件，他掐一个指头，垂手听完，已是默记于心，又原原本本复述一遍，见康熙无话，方哈着腰却步退出来。

因胤初住的离八贝勒府很近，李德全多了个心眼，陪着二阿哥到东华门送进大内，然后一家一家按长幼顺序重新到各王府传旨，这虽误时辰，不图别的，只图个平安没闲话。所以兜了一大圈，到胤祺府时，已近午时，按李德全的想法，八阿哥是晦星照命，太监们忌讳多，他不想在这多呆。谁知道府外看着冷清，里头却人来人往十分热闹，因八福晋刚刚过了生日，而庑廊下五光十色琳琅满目，到处堆的都是下头官员们送的寿礼，合府上下家人们跑解马似的穿着单衣收拾着，兀自人人冒热汗。八阿哥胤祺请了胤禧、胤□、胤禔吃消寒酒，还有揆叙、王鸿绪、阿灵阿、张德明一干人都来了，都聚在西花厅。见李德全传过旨就要走，胤禧笑道：

“你不要吓成这样，我是沾惹不得的人么？何柱儿方才来，他还想到我跟前侍候呢！前日万岁赏了我两坛子三河老窖。来来，吃两杯再去！”

李德全张着眼看看，胤□胤禔揎臂扬眉，吆五喝六地正在相战，胤禧跷足而坐含笑不语，其余的人也都满面春风谈笑说闲话儿，只阿灵阿仿佛大病初愈，脸色有些苍白，坐在安乐椅中发呆，因笑道：“八爷想哪里去了？奴才是哪牌名的人，敢在这里坐地吃酒？没的折了奴才的草料。”

“算了吧你！”胤禧一手执壶，一手拿杯，喝得满面通红，笑着把李德全让进花厅，在隔扇屏风一个空桌子边斟了酒，说道：“你要不喝，我叫十四爷出来灌你！”李德全这才忙吃了一大杯。胤禧笑着对胤□道：“都快午时正刻了，这会子哪里去寻张廷玉？你过去多劝他们几杯，我和老李说几句话——听说二哥又要搬回毓庆宫，有这档子事么？”

李德全一欠身道：“有，奴才刚刚传了旨。”胤禧命人端过两碟子菜，一边让李德全，一边又问：“万岁没说别的？叫他批折子没有？”李德全心里雪亮，知道他要问什么，因笑道：“万岁没说。批折子的事是国家大事，我更不敢过问。”话音刚落，十四阿哥胤禔趑趄着脚步儿过来，笑道：“是老李呀！我刚刚听胤□讲了个笑话儿，你要听不要听？”李德全忙道：“奴才最爱听笑话儿。十四爷说了，得便儿奴才说给万岁，万岁爷也爱听着呢！”

“有一个人——”

胤禩打了个酒嗝，给胤禪李德全各倒一杯，三个人碰杯一饮，李德全因见胤禩不说话，便问：“下头呢？”胤禩呵呵笑着道：“下头没有了。”李德全迷瞪半日，才想到是说自己，不禁笑道：“十四爷真能取笑——”话未说完，隔屏风一大群人已是哄堂大笑。

“你下头已经割了，难道还怕把上头也割了？”胤禩笑道，“没有鸡巴，怕鸡巴什么？九爷问你几句话，你就装模糊儿！”李德全哪里吃得住他这夹枪棒，由不得满面赔笑，说道：“十四爷虽是玩笑，奴才可担待不起。据奴才的小见识，太子爷复位是定必的事了。虽没旨意，内务府给太子送笔，都是老规矩，万岁使过一次才叫二爷使，这事万岁没个不知道的，也没有责备。前儿江宁织造司送贡，万岁赏二爷的也是早先当太子的那些物件，一件不多，一件也不少。打冬至到今个儿，隔九天万岁见一次二爷。爷们说话越来越随和亲热。上回武丹进来请安，万岁还笑着说：‘调你进京虚惊一场，说胤礽要怎样，都是没影儿的事。如今朕每见胤礽一次，胸中疏快一次。’狼獾军门的兵也调回了原驻地，凌普也回了热河，还当都统。昨儿毓庆宫王公公还叫人把太子的衣物帐被都拿出来晒了，又叫修太子爷的辇车，今儿就有旨命二爷进去……不是瞎子，谁还看不出个八八九九？”

一席话说得屏风两边的人尽皆无语，都住了酒，交换着目光。除了狼獾护翼军队奉旨回旗，凌普降两级回任管带这些大事，其余琐碎事体虽也时有耳闻，却难得李德全说得这样周备。胤禩眼珠子骨碌碌转着还想问话，李德全已经起身，赔笑道：“奴才得去了，万岁爷歇午晌，我得侍候更衣呢！”

“慢一步。”胤禪知道这人胆小，拉拢不住，因似笑不笑地说道：“听说要叫何柱儿来八爷府当太监头儿，可是有的？”李德全忙道：“内务府昨儿才说，大约这两日他就过来侍候了。”

胤禩从屏风后趑趄过来，坐在瓷礅上舒了口气，目光幽幽地闪动着，说道：“我这里用不完的人，还要太监做什么？何柱儿一手好推拿，你是养心殿的头儿，跟万岁说一声，就留你那边使唤，可成？”何柱儿因为得罪胤礽才开销出皇宫的，这事当然说不成，李德全一是被缠得有点发急，二是也真怕这个望高权重的廉亲王，只好低头道：“奴才尽力照办，不过——”

“给老李拿五十两黄金来！”胤禩冲外吩咐一声，又道：“我要的是这颗心。办成办不成，我不在乎。”

第三十二回 颠倒口令福儿驯马 淆乱视听胤祥谈诗

三月初九，废黜了半年之久的胤初复立为太子。一如废黜时的程序，皇帝坐乾清宫，命张廷玉赍诏祭天地告太庙、社稷，回来奉太子衣冠，觐见皇帝。次日，命皇三子胤祉、皇四子胤禛、皇五子胤祺、皇七子胤祐、皇八子胤禩、皇九子胤禔、皇十子胤□、十二子胤禔、十三子胤祥、十四子胤禔等人会齐毓庆宫、拜会太子、行二跪六叩首大礼。至此，礼成。一场掀动清帝国整个朝局的轩然大波暂告平息。毓庆宫赐筵，复辟太子胤初深自降抑，挨桌劝酒；胤祉举止谦恭、坦然奉陪；胤禛恬淡自若，不卑不亢；胤禩满口君恩帝德，堂皇儒雅；胤祥胤禔喜笑颜开，议论风生；其余阿哥或侃侃言笑，或侧耳静听，或停杯踟蹰，或矜持不语。看去是雍穆和平、兄弟情亲，一堂春色，但其实人人心里有数，大家都上了擂台，不把对方打得魂灵出窍，自己便难以站脚了。

筵散之后，还是老章法，八阿哥是一群，怒马如龙卷地而去；三阿哥、五阿哥、七阿哥、十二阿哥、十七阿哥又一群，同去松鹤山房汇文。本来应该最欢喜的胤禛，不知怎的却显得有些沉郁，蹬着上马石，心不在焉地对胤祥道：“去我府坐坐吧。”胤祥笑道：“每次总是我去四哥府。今儿破个例，到寒舍一叙如何？”

“罢罢，我不敢沾惹！”胤禛微笑道，“你府里不整顿，我永世不去。三哥孟光祖的事，我只在你那里提过一回，第二日二哥就知道了——你那里是贝勒府？是庙会！加上你新收这两个妖精，如今还不知怎么长进呢！”胤祥听了不禁一笑：他府中确是各个阿哥派来的“奸细”都有，虱多不痒，他早已不理睬了。因道：“那就雍和宫去——还有笑话儿呢！阿兰和乔姐两个人似乎也不是一条线儿上的，神气里头带着两相防备似的！我心想，不管你是谁的人，我都来者不拒，老子无事不可对人言，你能拿我怎么样？五哥那么老实的人，还往我府里塞了个人。前儿我打发他背了一扇磨回五哥府，写了封信只说了一句话‘叫这人还把磨背回来’。我就这么消遣他——明知是饵，昂然吞之，岂不也是一大快事？”说着，目视前方，良久又叹道：“养移体居易气，真是半点不假。你知道，我原来还想破个例儿，娶了阿兰做福晋，如今她来，我怎么瞧都不像江夏那个阿兰！前儿她递茶，我就泼她一脸，我瞧着她想哭又赔笑那样儿，真气不打一处来——谁叫你这么贱，给人家当细作？”胤禛听着，脸上笑容也没，半晌才道：“世上最可怜可恶的是人，最可怕的也是人！”说着，因已过了定安门，雍和宫遥遥在望，两个人便都不言语，一齐下马进府，径直往西花园去见邬思道。

刚趑过西廊，便听北边马厩院里一声长嘶，两个人回头一看，狗儿坎儿都站在木栅旁，一个眯着眼，一个嬉皮笑脸往里看。接着便听高福儿气喘吁吁说：“尊驾，久不见面了！主子差遣，这会没工夫，我不下马

了，改日再……”胤禩胤祥不禁都是一怔，高福儿这奴才捣什么鬼？正愣着，那马又是一声长嘶，仿佛疼不可忍，一阵急蹄奔跑。胤禩便问：“你们这是做什么？”两个童子便忙过来请安，狗儿笑道：“我们在瞧高大管家驯马——”话未说完，又听高福儿道：“老王，对不住，事忙，我就不下马……”那马又是一声惨叫，“扑通”一声，似乎将高福儿颠下马来样子。胤祥便高声叫：“高福儿，你出来！”

“四爷十三爷……”高福儿一头一身灰窝里滚出来似的出来，脸上一道道汗条子，打千儿请了安，笑道：“爷们回来了？”胤禩皱着眉道：“你照镜子看看模样，还像个人不像？”高福儿忙躬身道：“奴才在驯马……这匹杂毛马，原先骑着挺稳当的，不知怎么就生出些异样的怪毛病！在路上逢熟人，只要说声‘事忙，顾不着下马’它就卧了，真能把人寒碜死！”

胤祥想着，狗儿最爱调治狗马虫鸟，必定又是他做的手脚，想着高福儿的狼狈相，不禁喷地一笑。胤禩也不禁莞尔，却道：“你们各人都有自己的差使，都在这里顽皮！”坎儿规规矩矩答应一声“是”，狗儿见胤祥看自己，一吐舌头，拉着坎儿一溜烟去了……

“四爷。”枫晚亭只有邬思道一个人，和胤禩胤祥寒暄过，他靠在东边的安乐椅上，斜阳照着，似乎有点忧伤，“还叫你管户部？你如今怎么打算？”胤禩抚着刚剃过的头没有说话。胤祥笑道：“大事已过，我们正好振作起来。我说，还是原来的办法，我在前头，四哥和太子爷后头坐镇——我就不信，局面扭不过来！”

邬思道目光流动，轻咳一声，说道：“那是面儿上的章程，我想听听四爷心里怎么想？”胤禩十指紧扣，喘了一口粗气，说道：“我想不出什么。太子爷废而复立，把我的心都操碎了。如今户部情势也非昔比，没了施世纶，没了尤明堂，老十三单枪匹马济什么事？何况，万岁两次召见，都没说重新清理亏空的事，倒说刑部的事要紧，要我多多过问。刑部原来是老八的差使，去热河前已经场光地净办得滴水不漏，我们还能怎么整治？所以我心里很烦。”胤祥笑道：“四哥原来为这个不高兴？这回我们把乾坤都翻转了，这点子差使怕什么？不高兴的该是八哥他们！”

“也许是这样，也许并非如此。”邬思道沉思道，“不高兴的恐怕只有大阿哥。三阿哥一击不中，退而观战，无可无不可。八爷得大于失，有什么不高兴？难道十三爷真的以为，乾坤倾而复正是四爷和您的力量么——要这么想，您齐根儿就想错了！”他说话声音很低，幽幽地像从远处传来，显得又清晰又阴森，胤禩胤祥都打了个寒颤。胤祥说道：“他这次夺嫡，闹得人仰马翻灰头土脸，有什么好高兴的？要是我，说不定就自杀了！”猛地想起高福儿被马掀翻的样子，胤祥竟不自禁格格格格笑个不住。

胤禩看一眼胤祥，说道：“这有什么好笑的？八阿哥超越了三个阿哥，这次进封亲王，和我一样！九阿哥十四阿哥也都升了贝勒，得大于

失凿然不谬。前些日子我看他似乎有点颓唐，阿灵阿甚或服藤黄自尽，这几日我看又是一番光景。就是此刻，八王府还不知在谈些什么呢！”

“实在这才见得深了一层。”邬思道苍白的脸泛上一丝血色，“夺嫡不成，打了八爷这一闷棍，他像是懵懂了一阵子，如今早已清醒过来，没当上太子，只有心里更叫劲儿，如今他是亲王，开府建牙，更有力量与太子抗衡了！”胤禛淡然一笑，说道：“先生，也不要过于危言。无论怎样，太子毕竟重登宝座，难道还重来一次不成？”邬思道阴沉沉地盯着窗格子，说道：“当然是这样。据我看，太子宝位比从前倾斜得多了！”

刚刚胤禛复位，邬思道就下这样的断语，胤禛胤祥不禁都抽了一口冷气，谁也没吱声。

“皇上复太子位，乃是出于不得已。”邬思道冷冰冰说道，“废太子前，他压根没想到会起这么大的波澜，更没想到八爷的势力遍布朝野，呼吸之间可以撼动大局——亘古至今，几曾有过这么惊心动魄的事？为防止宫变，万岁只好重新复立二爷，用他来压八爷、压三爷、压四爷，镇住阿哥们的争雄之心。”

胤禛吃惊地站了起来：“压我？为什么压我？我不明白你的话！”邬思道仰起脸，笑道：“四爷自认是太子党？你若不是太子党，当然和三爷八爷一个样，不过比不上八爷显眼就是了。”胤禛的脸色缓了下来，他终于从邬思道这句话中，寻到了自己这些天心情郁郁寡欢的原由：原来太子被废，保太子是为保自己；压根说自己根本不愿太子重新复位！这个心理埋得这样深，自问都不敢承认，却被邬思道一语道破！好半天，胤禛方颓然落座，说道：“你说得是——为什么不呢？——我是皇上的儿子，亲王，国家屏藩，社稷干城。我哪个党也不是！”

“真正的太子党已经瓦解。”邬思道叹道，“王掞、陈嘉猷、朱天保这些人其实都是正人，是万岁安排在太子跟前，规劝太子不要结党的。所以都没有受重处。四爷十三爷，您瞧着吧，太子登位，还要结党。因为不结党无法与八爷抗衡，他要结党，仍要招万岁疑心——你们打算入他这个‘党’不入？”胤禛毫不犹豫地說道：“我不入。我就这个性子，他现在是半个君，我尽半臣之礼，他登了极，我尽全臣之忠。”胤祥高兴地说：“对了！我就是这么想，四哥做的这叫孤臣，我就入四哥这个‘孤臣党’！”

邬思道不禁一笑，他知道胤禛最厌的就是这个“党”字，见他满脸不自在，因道：“十三爷，您错了。朋党害国蠹民，既是‘孤’臣，就不该有党，君子群而不党，这是四爷的本心。就是你，我从来也没看你是‘四爷党’。你若不是任侠仗义，一心为朝廷办事，四爷早和你生分了！”说得胤祥红了脸，一欠身说：“我失言了，先生说得是！”胤禛喟然说道：“邬先生这话真是知心之言。我若结党，凭什么结不来一个‘四爷党’？八阿哥那点子手段，哪一样瞒过我了？我办这么多年差，位高权重，要笼络人，比他们方便十倍！”

这话掺着假，却也是事实，胤禛不但没有“党”，稍稍过心一点的朝臣也是没有的，他的力量在于他自己的人格和威权上。但胤祥又不同，京师中下品文武官员他结识了一大批，都是在办差交往中相与的，稍一招呼，临时就能拉起一个谁也比不了的大党。这些，胤禛胤祥自己也意识不到，邬思道却都算计得清清楚楚，但此刻不能说破。沉默了一阵，邬思道问道：“十三爷，昨儿八爷府的笔帖式来四爷府找你，我们闲聊了一阵，他说找你要刑部的狱案档——难道那些案卷底稿还在你手里不成？”

“不但刑部，就是户部档案，我也都封着。”胤祥笑道，“没有我的手谕，别的阿哥一个柜子都开不了！”胤禛惊讶地问道：“户部是你独立办差，这么着也罢了。刑部是八阿哥为主，吏员怎么能听你的？”胤祥道：“八哥没办过差，他知道个屁！我分管着档案，他要哪一份，我叫人查哪一份给他，用完还退我。四哥知道，我爱和下头人打交道，吏目们都听我的，有他妈的那么个把，背了我去八哥那献殷勤儿，我拿鞭子抽了他还得撵出去——谁不要饭碗脑袋呢？”说罢抿嘴儿笑。

邬思道一眼不眨地打量着胤祥，问道：“那都是些死档，你把着不松手，是为了什么？”胤祥嬉皮笑脸说道：“先生，你的心计我早就服了。你要问什么，我这会子就能说。死档能变活档，活档我想叫它死，它也就死了。”

“你们这打的什么哑谜？”胤禛笑道，“我听着如堕五里雾中。”胤祥蹀足而坐，说道：“这有什么难解的？比如说，只要我高兴，这会子就能兴风作浪，叫八哥他们如坐针毡！”

邬思道猛地一倾身子，眼睛猫似的放着绿幽幽的光，低沉沙哑地说道：“十三爷真是角色！那条大鱼是谁？”

“任伯安！”

“何以见得？”

“刑部宰白鸭，任伯安一人经办，历年共是三十七条人命。用银子五十多万，有的来项不明，有的来自八爷的庄子。只有一笔是从户部挪借，四万一千两，如今还有一千两的账没有平，刑部档里有两千两没有平。我不封档，条子早就抽了——八哥急着要档案，不定就是存着这块心病呢！”

胤禛心下不禁骇然，他再没想到，这个嘻天哈地的弟弟有这么深的心机！正要说话，却见坎儿带着十三贝勒府的管家贾平进来，便咽住了。胤祥因问道：“什么事？”

“紫姑吩咐奴才请十三爷回去。”贾平给众人行了礼，说道，“廉亲王府的新太监头何公公来了，在府里等着爷呢！”

“没说什么事？”

“小的也不大清楚，像是请爷写什么启封手谕……”

“你先去，给我换一乘暖轿。我今儿身子有点发烧。”

胤祥待贾平出去，起身伸了个懒腰，回头笑道：“来了吧？他急我不急！启封条子那么容易写的？”胤禛目光霍地一跳，问道：“你怎么办？”邬思道从齿缝里迸出一句话道：“十三爷，一字真经：拖！”

“十三爷真乃无双国士！”待胤祥漫步踱出去，邬思道拊掌而笑，说道，“当日他进刑部，我送他一句话，‘学学萧何入咸阳’，想不到做得如此漂亮！”

胤禛心中陡地袭上一阵不安，阴沉着脸在房中缓缓踱着，良久，问道：“这件事不小，要不要密报太子？”

“十三爷费了多少精神啊！”邬思道闷声说道，“四爷要拱手送人？”

“狗儿呢？”胤禛突然朝外喊了一声，“进来！”狗儿正在廊下调鹰，忙进来笑道：“四爷。”

胤禛又踱了两步，忽然自失地一笑，说道：“皇上赐我的两枝鸟銃，你把镶宝石的那枝从库里取出来送十三爷府——他上回还夸这枝鸟銃来着——还有那把倭刀，一并送去。慢着，要是他跟前有人，你就说他忘到我这里的，明白？”

“喳！明白！”

胤祥回到府中才知道，胤禔也来了，正坐着看自己案上的字画。见胤祥进来，何柱儿便忙迎上来请安。胤祥一头进书房，口中笑骂道：“贾平这狗才，只说何柱儿来了。早知九哥也屈驾来我这寒舍，就该连四哥也叫来，我们一处吃几杯！”

“老十三这字写得越发出神了，”胤禔笑道，“多咱有功夫给我也写一张——我来时何柱儿先来了，我们是碰上的。”胤祥心里打着主意，一笑作答，他原想装病，谅何柱儿也没胆量跟自己闹翻，胤禔一来，这法子是不中用了，因笑道：“九哥，四哥府里的邬思道，我原想他一个残疾人，长留在雍和宫做什么？后来才知道，他曲儿写得极妙，专门给四哥写曲子的。面上瞧四哥，那真是道学，耳不旁听目不斜视，谁知他的小妾年氏，哎呀呀，唱得真是，啧啧……怎么说呢？端的歌能裂石，舞似天魔！最会享福的，我看竟是四哥！我们竟都是些傻子……”

胤禔不禁看了何柱儿一眼，今天来要启封条的手谕，就怕何柱儿弄不过胤祥，他才亲自赶来，原想胤祥必定要说句“九哥难得一来”，或“什么风吹得九哥来了”之类的话，却不料胤祥绝口不问来意，一进门就眉飞

色舞说什么曲子——又不好扫了他的兴致，只好耐着性子搭讪，说道：“那是！十三弟十四弟精明外露，四哥是内秀，心里伶俐着呢！”

“就是！”胤祥越发来了兴致，命何柱儿坐了机子上，叫紫姑拿来两个手炉，给胤禔一个，自己怀里放一个，索性长篇大论，说道：“我竟是个井底之蛙，今儿在四哥那算爬出井沿看了看！那年氏不但姿容绝世，口齿便捷，就才学二字，也叫咱们这些须眉汉子愧不自胜！因在席间说起诗韵，我说我最头疼近体诗，该平不能仄，该仄不能平，一个失粘，读起来拗口不说，如何丢得起这个人？你猜年氏怎么说？”他看了看皱着眉头静听的胤禔道：“她说十三爷你错了，诗中尽有平仄两用的。陆放翁‘烧灰除菜蝗’，‘蝗’字就用的仄声；‘莫折红芳树，但知尽意看’，‘但’字却作的平声；李山甫‘黄祖不怜鹦鹉客，志公偏赏麒麟儿’，‘麟’字偏是仄声！韩愈《岳阳楼》诗‘宇宙隘而妨’，‘妨’字居然读作‘访’，白居易《和令狐相公诗》‘仁风扇道路，阴雨膏阁阁’，‘扇’字又是他娘的平声！李商隐《石城诗》‘簟冰将飘枕，帘烘不隐钩’，自注‘冰，去声’……”

胤祥口似悬河滔滔不绝，信口捏造着“年氏小妾”渊博的学识，几乎把邬思道闲谈论诗听来的抖落殆尽。何柱儿是一窍不通，半句话也插不进来，胤禔心里发急，一个劲掏表看时辰，好容易胤祥说得两嘴白沫，要喝茶，便道：“也亏了十三弟好记性——我今儿个……”

“今儿个你可不能走，何柱儿也留下！”胤祥心里暗笑，一口打断了胤禔的话，“昨晚我读《金缕杂记》，里头着实有些绝妙好辞。九哥你知道，我是不养戏班子的，就抄了几首拿给阿兰和乔姐，叫她们练习，可儿今儿你们就来了，这就是缘法，你有这个耳福！”招手儿叫过紫姑，说道：“九爷难得来咱们这里一回，我真高兴！你叫他们弄一桌小菜，清淡些儿，叫阿兰和乔姐儿过来，给爷们助助兴，连着何柱儿也沾个兴儿！”

紫姑是跟从胤祥最早的通房大丫头，因胤祥未娶福晋，十三贝勒府的家政就由她主持，最是寡言罕语、忠诚厚重的一个女子，她一直搓着手帕在一旁侍候，似乎有点什么心事，听胤祥吩咐，忙答应一声去了。胤禔无声透了一口气，笑道：“想不到十三弟还有这份情肠！不过我和何柱儿来，可是有公事呀！”

“不耽误你们的公事。”胤祥笑嘻嘻的，看着人们抬进席面，一边拽着胤禔坐了上首，叫何柱儿打横相陪，斟着酒说道：“小晌午了，就是八哥有事，也得后晌再说。对酒当歌人生几何呢？唉……美人香草，皆忠臣孝子之寓言啊！——九哥，满饮此杯。何柱儿你自斟自饮——宋广平心如铁石，曾赋梅花；韩潮州谏迎佛骨，风力铮然，‘银烛未销金钗欲醉’何等温柔？即范文正‘先忧后乐’，而《碧云天》一阙，也说什么‘酒入愁肠，化作相思泪’！我就烦你和三哥四哥八哥这一条，终日板着脸，就似你们独秉了天地正气，占尽了孔孟之道似的……”

阿兰和乔姐已经进来，后头还跟着五六个小丫头，有的怀箏，有的

抱竿，正诧异地审量着胤祥。胤祥平素快人快语，豪爽不羁，却没有这么多的话，今儿怎么这样饶舌？正发呆时，胤祥轻轻拍了拍掌，于是丝竹齐鸣、管弦高奏，两个人都是汉装，一色葱绿水泻长裙，随乐而舞，真个翩若惊鸿。阿兰唱道：

路几重？幽涧涟漪愁波涌，荆树摇曳有惊风！丝蔓藤缠山鬼歌，莫信芳草满心径。王孙欲归须早行，休待炎日下地平……

歌声甫落，乔姐儿凌波舞步，度曲引吭：

雾迷蒙！遮住云山第几重？空山子规枉啼月，书剑孤客倦单行。衣满花露须忘情，谁撞暮鼓与晨钟？青梅不解春归意，奈是王孙酒未醒……

“如何？”胤祥酒酣耳热，鼓掌大笑，说道，“这词儿写得妙极，是吧？”

“实在是好！”胤禔满腹心事，恍恍惚惚只听了个大概，见胤祥兀自缠着劝酒，给何柱儿使个眼色，起身道：“回头我也借一本《金缕曲》好好看看。不过今儿实在没空了，这会子八哥恐怕已经去了礼部，下来就去户部，我也得赶着去呢。”胤祥嘻嘻笑道：“《金缕曲》已是人间绝版，邬思道那里有一本，我借给你看——八哥去礼部有什么事？”胤禔便看何柱儿，何柱儿忙道：“八爷是筹备万岁爷巡江南的事。这次废二爷又复立，万岁身子骨儿打熬得受不得，要出去松泛松泛。”

胤祥命人止乐，说道：“原来如此！怪道邸报说‘已委阿哥筹办出巡大礼’，原来是八哥！呃——”他打了个酒呃，已有些醉意蒙眬，“说到现在，我还没问你们来意，是八哥的钧令，叫我去礼部帮办么？”

“不是。”胤禔见胤祥借酒装迷糊儿，恨不得一脚踢死这个冥顽不化的“太子党”，口中却笑道：“刑部的档案，还有户部，都封了二年了，下头书吏们都说个不便，得有你一个手谕，叫他们启封，查阅起来也便当些。”

胤祥满不在乎地又斟一杯酒自饮了，说道：“哦……是为这个？告诉九哥一句话，兄弟给你拍胸子，你们要查什么，只管找我，要一件给十件，要十件给……给一件……封档的事是太子爷的话，要启封，等闲了我禀一声呃——万岁爷——”说着已是玉山倾颓，歪在椅中兀自口中喃喃而言，却任谁也听不懂说的什么了。

“走吧。”胤禔铁青着脸，扫视了一下众人。

第三十三回 斗蟋蟀兄弟犯口舌 有恻隐救弱浣衣局

被废太子风波折腾得精疲力竭的康熙皇帝一口气松下来，决定提前到承德避暑，然后径从山东南下，第六次巡视江南。前几次南巡，他的心思放在修治河道漕运上，顺便查看吏情民风，接见遗老，固然也为领略江南佳丽山水，六朝金粉之地风情；但这一回，则纯为休息，避开京师喧嚣波动的官场，理不完头绪的麻烦事——他自承德归来，心悸头晕的病发作的次数愈来愈多，有时接见大臣，讲半个时辰的政务，便觉头摇手颤，心慌不安。若不是年轻时身子打熬得结实，早就累倒了——因此四月十七日下旨銮驾出京，并吩咐一切礼仪从简，自带了张廷玉，留下马齐在京协助太子料理军国重务。按胤禔的意思，想请皇帝将张廷玉也留下，但康熙却道：“北京的人也不少了，四阿哥八阿哥他们不都是帮手？实在忙不过来，老三也可做些差事。有些事你做不了主，还要请旨，朕身边没有个草诏的还成？”太子听了无语。

皇帝一离京，无论太子阿哥都觉得心头轻松，一是不必每日去畅春园请安，二是少听了皇帝多少传不完的祖宗家法、唠叨不完的政务批评。但胤禔却觉得，太子复位之后越来越难侍候，原先是疲软得一摊泥似的，事事没有决断，如今则又变得刚愎自用一言不纳。八阿哥等人的条陈无论对与错，见一本驳一本自不必说，就是雍王府上的本章，也常是横三竖四地挑眼儿。马齐的话更是听不进，有一回为选官的事，一言不合，竟罚马齐在毓庆宫前当众跪了一个时辰，位极人臣的宰相如此受辱，还是开国第一遭儿，马齐自知是因保荐东宫的事挟嫌报复，又气又愧又怕又无可奈何，便索性告病。王揆劝胤禔要有“包容天下之量”，对这师傅，胤禔还有几分忌惮，面情上答应得好，下来还是依旧，不多日子，王揆背疽发作，勉强跟着又办了几日事，实在维持不下来，只好请旨西山养病。

“这么着下来还了得？”胤禔为赈济苏北灾民的事在毓庆宫挨了碰，气咻咻回到雍和宫，在枫晚亭一坐，皱眉咬牙，连连叹息：“他是主子，将来有一日坐了朝廷，也这么办事？凡是没保过他的都整，他整得过来么？”

邬思道只穿一件实地纱月白褂子，仰在竹椅上只是摇着芭蕉扇出神，半晌，“扑哧”一笑，说道：“四爷，又碰钉子了？”胤禔脱了外头袍褂，将一根玄色汗巾仔细束在腰间，酱色府绸长袍越衬得脸色苍白，冷笑道：“就因为江苏巡抚林风保过八阿哥，赈济粮就减了一半——官儿有错，与百姓何干？怎么这样气量狭小！”邬思道用碗盖拨着浮茶沫，笑道：“我早说过，太子爷要立威。八爷惹不起，装病躲开了，别人离他远远的，您凑着往跟前去，他不拿您作法拿谁作法？其实林风这折子挨碰，倒不全为保八爷，不合是你没跟太子商量，就奏报了承德，碰的是

林风，颜色是给你看的！”

“我是亲王。”胤禔阴郁地说道，“并没有旨意剥我的直奏之权。本来我想救灾如救火，先斩后奏，从山东调粮苏北，多此一举请示，倒落个沽名钓誉的名声儿！”邬思道笑道：“他忌讳的就是‘亲王’这两个字。你看，他待十三爷就不是这样儿。”胤禔哼了一声，说道：“不在正经事上下功夫，弄这些小伎俩，有什么用！”

两个人在说话，便见坎儿带着胤祥摇摇摆摆进来，远远就说：“风清树茂，好纳凉去处，四哥会享福。”胤禔一边让座儿，一边笑道：“北京地面邪，说曹操，曹操到。”胤祥一撩衣摆坐了，笑道：“你们背后议人，非君子也！”邬思道便将胤禔挨碰的事说了。

“谁让四哥前后巴结他来着？你不理他，不办事，他敢白把你叫去训斥一顿？”胤祥嘻嘻笑道，“像我，整日闲逛，六部里拉着那些小官抹纸牌，斗蛐蛐儿，倒得彩头，昨儿晌午太子叫人送过去一筐仙桃，我正高兴‘闭门家中坐，仙桃天上来’，晚间太子爷竟亲自来府快晤小酌——怎么样，这点面子你们几个王爷谁有？”

胤禔邬思道都吃了一惊，怔怔地看着胤祥不言语。胤祥脸上却没了笑容，看着亭下池塘里的游鱼，良久，又冷笑一声，说道：“邬先生，你就是神仙，恐怕也猜不出太子爷说了些什么话！”邬思道扇了两下扇子，摇头道：“我本就是凡夫。大约他说的事总不便让别的阿哥知道。”

“上不可告天地，下不可告妻子！”胤祥的脸一下子涨得通红，指了指天，说道：“他要我害一个人，事成晋封郡王！”

胤禔从没见过胤祥眼中这种恶狠狠的光，已是愣住了。邬思道略一沉思，恍然道：“我已知道了。”胤禔忙问：“谁？八阿哥？”

“郑春华！”邬思道额上青筋霍地一跳，“对么？”

见胤祥沉重地点头，胤禔许久没有说话，起身漫步踱到栏边，望着碧幽幽的池水只是沉吟。三个人沉默了移时，胤禔叹道：“二人通奸，显见是太子为主，如今把自己失位原由都推到郑氏身上，真叫人不信，他竟是这样睚眦必报！十四阿哥说，‘此人当政，皇阿哥无噍类’，半点不假！”

“四爷，你见地不深啊！”邬思道喟然一叹，不知怎的，他突然想到自己那个雷雨的夜晚，“郑春华只要不死，就始终是太子一块心病，是八爷手上一张筹码！我真糊涂，早该想到这里的，倒叫太子爷提了醒儿！”胤禔点了点头，细牙咬得紧紧的，说道：“老十三，辛者库浣衣局的头儿记得是你门下？”

“嗯。”

“给他办！”胤禛阴冷地笑道，“办下来，太子在我们手里就有了把柄！”胤祥点了点头，说道：“这一层我也想到了，我答应了他。”因见邬思道直摇头，胤祥笑道：“举大事不拘小节，邬先生居然也操妇人之仁？”

邬思道格格冷笑，说道：“二位龙子凤孙，想到哪里去了？办这差使有三大忌，所以万万不可！”因见两个人都盯着自己发怔，邬思道又道：“第一忌，这事伤天和，损阴鹭，合不着二位爷光明正大的心性，也不合皇子身份；第二忌，人死如灯灭，郑春华活着才是把柄，死无对证，还谈什么‘把柄’二字？这一条四爷八爷利益一致；第三忌，太子若无皇位之份，何必代他作恶？他若皇位有份，你就会变成第二个郑春华——有百害而无一利的事，为什么要办？”一番分析鞭辟入里，兄弟二人犹如醍醐灌顶，胤禛手托下巴兀自沉吟，胤祥搓手连连叹道：“说得是！入木三分！只是如今该怎么办？”

“这样，”胤禛冷冷说道，“你设法把她弄出来，找个空宅子养着，太子那里报个暴疾而亡。最后怎么处置，视情形而定。”“实在这才是上策，”邬思道说道，“不过事情要密一点，走漏了风声，不但太子，连皇上也是不依的，那还不如听其自然。”胤禛说道：“当然听其自然好。不过八阿哥恐怕也要拿这张牌，不如我先——”下面的话碍难出口，胤禛便打住了。

胤祥听着已经站起身来，笑道：“放心！这事管保办得漂亮，浣衣局头儿文宝生是我的门人，他老爷子文七十四我刚从宝德接到府里，他不能不买我的账！我得去桐济堂先弄点药，假戏也要唱得有板有眼！”胤禛也起身笑道：“是时候了，我还要去见见太子。听说今儿他去了畅春园，赈济的事还要争一争，他驳得没道理，我仍旧要往承德写折子，请阿玛裁夺！”

胤禛来到畅春园，已是未正时牌，园中太监们刚午睡起来，懒洋洋拿着竹竿粘知了。因见胤初不在书房，胤禛便叫过当值太监丁仁问道：“太子爷呢？”

“回四爷话，”丁仁赔笑道，“太子爷在水亭纳凉，说身子乏，恁谁来了了一概不见，四爷——”胤禛冷冷说道：“连我也在内？”丁仁被胤禛威慑的眼神吓得一下子矮了半截，忙道：“四爷当然例外。不过太子爷近日气性不好，四爷好歹体恤着奴才点，别说是奴才告诉您的。”

胤禛点了点头抬脚便走，沿着海子边压水长廊徐步而入，远远便见一群太监和胤初围在一处，不知是看什么，细听时几声蟋蟀叫，清如嘎玉，原来却在斗蛐蛐。胤禛见胤初全神贯注的模样，又是好笑又是好气，一声不言语站在后头。听太子说道：“这个个头太小了，恐怕要败！”言犹未尽，一个太监一蹶老高，惊喜地叫道：

“我的铁苍背赢了！”

“忙什么？”另一个太监满头是汗，说道，“我的虎头大将军没出马呢！”

胤初在旁笑道：“这是头一轮，还有四番恶战，谁赢了，二十两利银就是谁的！”说着，回身拿扇子，见胤禔站在一旁，便笑道：“老四，你几时来的？”十几个太监见是胤禔来了，便都讪讪退到一边，捧着瓦罐子面面相觑，他们都有点怕这个王爷。

“我来一会子了。”胤禔给胤初请了安，坐了栏杆旁的石墩上，转脸对太监们道：“没事做什么不好？跑到太子爷这里斗蛐蛐！这都是些什么规矩？万岁爷这会子要在北京，你们敢么？”

胤初大为扫兴，摆手叫太监们退到旁边，端一杯凉茶喝了一口，问道：“你有什么事？”胤禔便捡着小事先说，道：“田文镜在淮阳县试行摊丁入亩，他上了个条陈，说这法子好，请朝廷允准在全府试行。我看也有点意思，写了节略递到毓庆宫，不知道太子爷看了没有？”

“我当有什么大事呢！”胤初越看越觉得胤禔桀骜不驯，心里有气，口中却笑道：“就为这巴巴儿大热天儿跑来？”胤禔正襟危坐，如对大宾，没想到胤初这样轻慢公事，被这不凉不热的话噎得一怔，想想终究咽不下这口气，因道：“还有苏北赈济的事，我觉得也都不是小事。即令是小事，我也觉得比斗蛐蛐要紧。”胤初听了，气得脸通红，但胤禔的话虽刻薄，都无可辩驳，半晌，方冷笑道：“大约你今天吃酒了吧？你这是和我说话？或者因早晨我驳了你的条陈，心里不服，所以专一来怄气！老四，你我素来知心，告诉你一句话，以往我就是太放纵了你们，就弄得人人上头上脸，你是正经人，不要学老八他们，于你于我都没好处。”

胤禔脸上毫无表情，一欠身说道：“太子爷！按说我不能和你顶嘴，我循礼循法办差使，有什么上头上脸的去处？如今国步维艰，库银只一千多万两，阿拉布坦几次袭扰喀尔喀蒙古，朝廷都没理会，为什么？没银子拿来打仗！田文镜摊丁入亩，把丁银平摊到田地里，田多就多缴银子，田少的也不至于冻饿，一个淮阴一年就多收两万银子，这样的好事还是值得一试的。苏北过水，今夏绝收，几百万人生计无着，您不赈济，闹出民变怎么办——太子爷，您掂量掂量，这是‘小事’？”

“我是说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胤初知道，今儿是胤禔占了全理，弄得太僵，这个冷面王又告御状，康熙皇帝那里也不好交代。他原意也只是碰个钉子给胤禔让“八爷党”看，没想到胤禔这么不买账。但这份苦心无论如何不能出口，因铁青着脸道：“库银空虚，由来已久，你和老十三有什么不知道的？赈济灾民，一下子拿出二百万，这个数太大了！所以我的意思苏南各府县也匀一点，我们这头就轻快一点，这个心思有什么不好？田文镜这人我见过两面，好大喜功，恃能傲上，存心刻薄，最没意思的一个！上次引见，他递条陈，要缙绅与百姓一样，按田纳赋，查查前明制度，祖宗家法，哪有这么不近情理的？就这，安徽还报了他个‘卓异’，要升他道台——还不知他在下头做了多少手脚呢！这些府县

小官，今儿一个折子，明儿一个条陈只管往这里塞，你去查吧，保准都是酷吏！一个小小的淮阴一年多收两万，这不是天大的笑话？不是假的，也是敲骨吸髓弄来的！这种人，我就偏不叫他如意！”

两个人越说越远，心思怎么也对不上。胤禛听着胤初对田文镜的考语，句句都是在说自己，没有想到因为向康熙直报了一件事，就冒犯得太子如此妒忌猜疑！想想，再谈下去只是徒自取辱，见说得口干舌燥的胤初取茶水喝，便起身来，平静地说道：“太子爷，看来倒是我多事了。要没别的事，我还要去户部，改日再来领训。”说罢，一个长揖，竟自扬长而去。走了老远，隐隐听胤初大声道：“取过我的紫金钵，接着斗！——扫兴！”

此刻，胤祥却在畅春园西北角辛者库浣衣局寻郑春华。“辛者库”是专一管教犯过太监宫女的地方儿，并不同于前明的冷宫，清朝开国，顺治朝皇后被废，是幽居在寿安宫后的小院落里，也还有名号，叫“静妃”。康熙朝也有几个低等嫔御被黜，发落在贞顺门内荒殿内，除了不当差、不承御之外，也没有和奴婢一处做粗活的例。郑春华是因为出了那么丑的事，居然恬不知耻苟活下来，才被押解到辛者库为奴的，但浣衣局的头儿文宝生并不知她犯的什么事，见九贝勒十四贝勒都来关照“好生照料”，还以为要起复郑春华的嫔位，也没有怎样难为她。听说本主儿胤祥进来，文宝生真有点受宠若惊，忙将胤祥接到浣衣局议事堂，磕头请了安，亲手献一杯茶，赔笑道：“爷，再没想到您老人家到我这地府儿，有甚事叫个小厮传奴才去府上，这热的天，您老就巴巴儿亲自来了！”

“别他娘扯淡了。”胤祥笑着吃了一口茶，一怔，问道：“这是什么茶？我竟没吃过！”文宝生忙道：“家乡我女人夜里来了，带的枣花黄芹茶，野味儿。爷要吃不惯，奴才给爷换雨前。”胤祥又品了一口，说道：“好！枣花黄芹，嗅之清香，尝之浓郁，好！要有多的，给我弄一包，另给四爷一包。”

“有有！有的是！”文宝生乡音不改，一口宝德话，连连答应着，觑着胤祥，揣猜他的来意。胤祥吃着茶，架着二郎腿轻轻挥着扇子，却不急着说郑春华的事，问道：“你父亲也来了，接他来时，你原说叫他进府办差。我看了看，他身子骨儿怕是不行，一行动就咳嗽。六十多的人了，该歇的人了。”文宝生叹了口气，低下头，说道：“十三爷圣明！这实在没法，我们家原有两垧地，一半叫黄河涮了，留下一半养命田，指着划到刘老太爷的名下，原想少缴几颗皇粮，谁知道老太爷一过世，大少爷不认这个账，就黑了这田。他来北京也是不得已儿，好歹爷赏他一口饭，您老这阴德积的就大了……”说着，泪水已在眼眶里打转转，又道：“我在这里当差，爷也知道，是个冷衙门，冷得要结冰，一个月满打满算五两的月例，女人娃子都养不过来……”

胤祥笑道：“你胡想些什么？连个奴才都养不起，我还当什么贝勒？你爹在我的库房当个闲差，行么？”

“是是！谢十三爷！”

“月例十两——和贾平一样。”

“奴才给爷磕头了！”

“粪车胡同外头那处四合院，赏给你！”

“啊！十三爷您……奴才一家子变牛变……”

“郑春华在哪里？我想见见她！”

话题陡地转到这里，正感激涕零的文宝生不禁一怔，抬起头来。胤祥嘻嘻笑道：“怎么，不行？——你起来说话。”

“爷说哪里话？别人不行，爷有什么说的？”文宝生起身来，笑道，“奴才是奇怪，这半个月九爷十四爷都来过，都叫奴才关照郑主儿。爷又要见她，莫不成郑主儿又要回宫了？”胤祥没理会他的问话，说道：“这不是你问的事。你带我进去，你就在这里等，我出来还有话。”说罢便站起身来。

文宝生带着胤祥，横穿满院子晾晒的衣服竿子，到了一溜低矮的厢房门口，朝里看看，并没见郑春华，便问：“郑氏呢？”几个正在折叠衣服的宫女回答说：“刚才你说叫预备毓庆宫太子爷的过冬衣服帐幔，你前脚走，她说身子不爽，回房里去了。”因瞧见文宝生身后还有个陌生翩翩公子，几个宫女耳语几句，突然你推我搡叽叽咯咯笑个不住。

胤祥无声一笑，跟着文宝生到最北头一间房前，门虚掩着，文宝生一推门，见郑春华正用调羹搅着一杯茶，便笑道：“她们说你病了，我想着别是染了时疾？看来倒不相干的——十三爷看你来了！”说着便进来，忙着又斟茶给胤祥，自己搭讪着退了出去。郑春华见胤祥怔怔地站着，半晌才醒过神来，掇一把条凳过来，说道：“十三爷将就着坐吧，这里就这个样儿。”说着又蹲了个万福。

“嗯。”胤祥默然坐了，上下打量郑春华。两个人过去当然是见过面的，康熙皇帝几十个嫔御，二十几个儿子，除了节筵远远扫一眼，平日并不来往，所以如不介绍，就是擦肩而过，也未必就互相识得。此时对面相睹，胤祥觉得郑春华容貌并不十分出色，也许因为不施脂粉铅华的缘故，脸色异常苍白，眼角还有几微难以觉察的鱼鳞纹，只微蹙的眉头淡染春山，嘴角两个酒窝若隐若现，想来她笑的时候一定异常妩媚温柔——一个帝室嫔御，风尘堕落到这个地步，胤祥不禁叹了口气，缓缓说道：“太子爷复位了，你知道么？”郑春华给他审量得有点不好意思，待胤祥开口说话，才如释重负地舒了一口气，站在下头一躬身，轻声说道：“奴婢是今儿才听文头儿说的。爷知道，这个地方儿，就是外头反了，也一点消息听不见的……”胤祥点点头道：“太子爷还惦记着你，叫我来看看，你需用什么东西。”

郑春华一下子抬起头来，刹那间，胤祥觉得她艳丽异常，像一整块汉白玉雕出来的仕女，只是苍白得令人不敢逼视。郑春华身上一颤，又低下了头，喃喃说道：“……真的？我这样的女人有什么值得惦记的？……我什么也不需用……什么都不缺了……”

“太子爷说了，”胤祥按着想好了的思路沉吟道，“叫你好生保重。地狱不难熬，不知生天之乐……”他端起茶往嘴边送，却又放下了，又道：“你得挺下去，总有出头的一天——你脸色怎么这么苍白？是什么病？”说着又端茶要喝，却见郑春华哆嗦了一下，惊呼道：“十三爷，别，别喝！”胤祥诧异地看了看郑春华，问道：“怎么了？你像是受了惊？”

郑春华没吱声，过来给胤祥换了换杯子，胤祥才知道自己端了郑春华的那杯茶，因笑道：“我当什么事呢！你就白日见鬼似的，你——”他突然打住了，惊恐地张着嘴，一个可怕的念头陡地涌上来，因厉声道：“你要自裁么？这茶中有毒！”郑春华突然双膝一软跪下，手捂着眼，任泪水从指缝里往外淌着，颤声说道：“是……我原就是多余的人，多余来这世间，多余……遇见他……当初不死，也为怕他说不明白，是我勾引的他……我是早该下地狱的人了……”

“你……你……”胤祥听着她凄厉的泣诉，觉得毛骨悚然，大热天儿竟浑身打了个寒颤，惊得跳起身道：“你不可这样！听着，你得活下去、我要你活下去、救出你去、平平安安过一辈子，我命你活下去——我是拼命十三郎！”他慌乱地说着，简直语无伦次了。半晌才回过神来，想到这样“劝”完全无效，便放缓了口气，又道：“太子东宫位子虽然又复了，并不稳当，等你看着他……登基，再死不迟。”

郑春华一句话也说不出，浑身剧烈地颤抖着，抽搐着，几乎要瘫在地下。胤祥也再怕她问话，那真是不好对答，便起身出来，早见文宝生已候在议事堂前树下，见胤祥脸色煞白地出来，便问道：

“说完话了？爷脸色这么难看，敢怕是中暑了？”

胤祥咕咚咕咚喝完一大杯枣花黄芹茶，许久才按捺住突突乱跳的心，拍了拍文宝生肩头，说道：“你坐下，听我说——”文宝生见他袖子里取出一包药，怔着道：“爷，你要用药？”胤祥把药递给文宝生，阴森森说道：“你拿着，听爷吩咐。我想救郑氏出去，你看可行不可行？”

“好天爷！”文宝生吓得浑身一哆嗦，“那爷不是要奴才的吃饭家伙？”胤祥指着那包药，咬着牙道：“此药名叫‘归去来兮散’，服下去十二个时辰，和死人一样，你报她个暴病而亡，这热天必定要送左家庄化人场，那头的事由我来安排！天衣无缝，你怕什么？”

“十三爷……”

“办完之后，五千两银子五十顷地，够你消受一生！”

文宝生收起药包，说道：“我不是不遵令，是叫爷吓蒙了。这到底为什么？”

“你不过遵天意行事。”胤祥冷冰冰说道，“多知道于你毫无益处。”说罢摆着方步迤迤沿花径而去。

第三十四回 换谋略八府整旗鼓 说天命四王立门户

胤禩在宫中耳报神极多，四阿哥和太子水亭龃龉的事两个时辰后便传入了廉亲王府。按胤禩的想法，当今时局胤禩绝对立不起自己的派系，和太子翻脸，必定要靠拢八阿哥，几次密议，都想让十四阿哥以他的特殊身份进雍和宫去试探一下，但胤禩却要“等着瞧瞧”。他自己胸有成算，自己就是因为势力太大招了圣忌，多一个胤禩少一个胤禩无关紧要，再去联络更引起太子和皇帝的疑忌，不划算。从心理说，胤禩是年长亲王，冷峻高傲，也实在难以拢在自己袖中。因此抱定了作壁上观的宗旨，要看“太子党”窝里炮自相残杀。

但等了两个月，并没见太子和胤禩生分的迹象。胤禩调芜湖七十万石糙米赈济了山东灾民，田文镜也升了江西道，是直接请旨办理，太子也没有出头为难，胤初接连保奏自己的奶公黄文玉，门人丁浩、阿隆布、雅齐，有的做将军，有的做布政使，也是奏一本准一本——各干各的，竟是互不侵扰。眼见八月节令又将到来，胤禩胤祥兄弟两个一直泡在户部，除每日进内见太子，请安即出，也不见有什么作为，胤禩便觉纳闷，修表上报承德和毓庆宫，说已经病愈，要回刑部任事，并举荐十四阿哥十三阿哥共同主持兵部，“整饬军务，以备西事急需”。过了六七天，毓庆宫便转来承德康熙皇帝的朱批谕旨：

览奏甚慰。久病初愈亦当节劳。十三阿哥佐胤禩理户刑二部事繁任重，汝可协办为妥，不宜再令胤祥理办兵部，着由十四阿哥胤禩前往整饬可矣。朕即将南巡，凡百细务汝等请示太子施行，军国重务，可即报朕行在候旨处置。

接了这旨意，胤禩立刻着人请了胤禩来府商议。

“皇上旨意毓庆宫已经派人宣过了，可谓要言不烦。”胤禩刚刚接旨，还穿着片金缘石青金龙朝褂，金龙二层朝冠上衔宝石东珠巍巍颤动——他什么地方都像胤祥，只这一条却似他的同母胞兄胤禩，爱修饰。一见胤禩便笑道：“他老人家勤躯已倦，大事不放手，小事是扔给我们了。我正要来和八哥商量，兵部出事该怎么办？”

胤禩穿着古铜色府绸长袍，把玩着手中的湘妃竹扇，几个月不出门，在府里读书打拳，作养得十分好气色，越显得倜傥风流，儒雅端庄，沉吟良久，说道：“兵部四司，有四句口号，你知道不？武选司‘武选武选，多恩多怨’；职方司‘职方职方，最穷最忙’；车驾司‘车驾车驾，不上不下’；武库司‘武库武库，又闲又富’。其实车驾司没什么整头，要紧的是抓牢武选司，清理武库，给职方司做事的吏员一点甜头，你就在兵部站住了脚。我每见外头进京来的巡抚，都要问当地旗营军纪。这里

边的学问不比文官少。冒领军饷的不必说，那是人人都有的。有一等专门靠惹是生非发财的，比如把窃案说成盗案，把盗案说成聚众谋反，冒支国帑戮杀良民，这一种你不要手软，要严办几个！练兵得好的，叫职方司秉公查清，奖升几个，你的差使就办成了！”胤禩没想到胤祺对军政上的事竟也如此熟悉，不禁一怔，嬉笑道：“我真的没料到，军政你也这么熟稔！叫我这带兵丘八阿哥汗颜自愧！”“没事读些书，学问里头出治事之才。”胤祺也不自谦，稳稳重重说道，“四哥每天读书到二更，四更就起身，仍是读书，所以你看他办差，事事都有章法。他天性苛刻这一条不可学，其余长处也不可泯灭哟！”正说着，便见胤□胤禔一前一后进来，胤□没进门便嚷嚷：

“八哥一本上奏，老十四你就成了天下兵马大元帅，这个彩头准保高兴得你几夜睡不着！你得请客！”

“九哥、十哥！”胤禩笑着起身，因熟不拘礼，拱手作礼道：“别以为我不知道，你们在白云观演道士兵，我兵部能管得了你们的事？”胤禔笑道：“我们没差事，读书呢，又迟了些，只好练一点吐纳功夫，落个好身子骨儿，拿什么和你比？我看要不是承德那张调兵令，你也未必能独掌兵权呢！”

几个兄弟略一打诨取笑，便又转入正题。胤禩扇子拍着手心，说道：“八哥方才说得是，我觉得军政比民政要好办些，有八哥这番提点，心里更有数了。年羹尧的顶子是怎么红的？杀人是不二法门！他和岳钟麒在川西剿匪，斩首级八千，我就不信都是土匪！细查一下，像这样儿的，我要请旨正法几个！”

“兄弟你错了。”胤祺一笑说道，“你搞年羹尧，是挤着四哥和我们作对，一点好处也没有，派个人到他行营里牵制住就行了。万岁爷最怕的就是我们闹家务，搞乱了朝局，我们得体贴圣意，所以你不能动这些人。倒是我们自己门下在下头枉纵不法的，要从严处置，只要不伤筋动骨就行。不要学太子小家子气，只顾收拾政敌，切实办好差使，秉公行法，我们都跟着你体面。”胤禔笑道：“我也有点不放心你，老十三是任性顺毛捋，你和他一个样，还多了个心狠手辣，这样可怎么好？”胤禩见胤□也要劝，便笑道：“是了！大萝卜还用屎浇？我听你们的，在兵部死心塌地替皇上办差！”

胤禔摇着扇子说道：“太子如今真是换了个人，越来越不成话了。我府里小唐昨儿听内务府的人说，老十三去浣衣局，没有两天郑春华忽拉巴就死了，说是绞肠痧，还不定是毒死的是自杀的呢——始而乱之，终而弃之，这是个什么东西！听说老四和老十三出了新招，就刑部案卷细查了，拟出一百四十七名贪贿官员名单，拿到毓庆宫，太子涂得横一道，竖一道，有添有减，小太监赵驴儿悄悄跟我说，添的都是八哥咱们的门人，去的都是他自己的门人！”说着，长长吁了一口气，看得出内心极不平静，额头的青筋都胀起老高。

“叫他使劲抓！”胤禩冷笑道，“我看阿玛是在容让他，所以奏一本准一本，到作孽作满，不定是个什么光景儿呢！朝臣们保荐的虽然是我，说到底都是万岁一手提携起来的，除了保我保得不对，并没有对皇上二心。如今已有了谣言，说‘跟皇上现在活不成，跟太子将来活不成’，瞧吧，后头还有热闹呢！”

胤禩却还在沉思，说道：“四哥葫芦里卖的什么药？跟太子若即若离，跟我们不远不近。我怎么瞧怎么有文章！”胤□笑道：“人毯不像人毯，树根不像树根，屎壳郎爬笤帚，他能结个什么茧儿？他无非见太子不地道，又摸不清朝局变幻，所以撤到一边观望形势罢咧！”

“十哥话说的村俗，我觉得很有道理。要是我是四哥，或许也得这么办。”十四阿哥胤禩说道，“他的这一手颇高明。郑春华莫名其妙死了，我看就是他的手脚，后头有什么文章还难说——要真是一场戏，四哥的心机也就太厉害了，一头不哼不哈地做事，寻我们的把柄，一头又预备砖头砸太子！不叫的狗咬人最狠，我们不能没一点防备！”

想到胤禩不肯交档案，几个人都倒抽了一口冷气，靠这些档案，已经连扯出一百多名官员要参劾查办，焉知没有查到与八阿哥有关的东西待机抛出？几个人苦苦想着，无奈从前在户部刑部办事太多，手条虽然都收回了，但与此关联的其他人事账目一时之间哪能清白了？胤禩想想那日见胤禩的情形，越发觉得不对，但“不对”究竟在什么地方，却也没个头绪，不禁摇了摇头。

“老九，”胤禩显得沉着些，思索着说道，“档案不能再要了，老十三是个鬼魅精灵，他不肯交出来，本身就是信不过，说不定已经嗅出什么味儿了。”胤禩点点头，说道：“晓得。我留着心哩，我已经吩咐贾平，叫他关照乔姐，十三爷写一片纸，也得看看写的什么！任伯安那边也说一下，阿兰是他手下的，监视得密一些。”胤禩点了点头，抬眼看了看胤禩，“我总觉得任伯安这里要出事，他出事我们不得了，但如今没这个人还不行。你立即叫他出京，避居江夏，他手头抄的百官档，全都转送到对门运河码头万永当铺，严加看管。如今局势风雨不定，要小心小心小心！”

他两个这番对话，胤□如堕五里雾中，胤禩却一清二楚。任伯安自康熙二十二年在吏部当笔帖式，就开始弄了一个“百官档”，专一记载文武官员犯的过错，大至朝廷政务处置失当，小至嫖妓行贿关说人情，狱案刑断诸类一一详备。任伯安以一个已革吏员，支使六部各司如役奴隶，就是因为他随口就能毁掉任何人的功名前程！他对胤禩胤禩这一套是不以为然的，觉得是弄险，张了张口想说什么，却又咽了回去。

锁拿一百四十七员犯官的批文发到雍亲王府，胤禩只扫了一眼，立时气得面白如纸，当下便来与邬思道商议。却见邬思道和胤禩正在枫晚亭下大棋，文觉和尚坐在一边观战，便道：“老十三几时来的？”

“我来一会了，”胤祥推枰笑道，“——这盘棋和了——来时你正和朱天保说话，我没惊动。怎么就说了这么长时辰？”胤禛说道：“朱天保是我推荐到太子跟前的，近墨者黑，如今竟是为虎作伥！照我过去的脾气，立时就撵他出去！你们看看，他们拟的这个名单，是为私呢，还是为公！”

胤祥接过来略看一眼就递给了邬思道，文觉便凑在一旁看。许久，胤祥方叹道：“朝廷自此多事——邬先生这话半点不假！姜宸英一个老名士，万岁极赏识的，亲点探花，为一两二钱银子他就敢剥他的职！还有陆陇其，除了死了的于成龙、郭琇，哪里找这样的清官，做到知府，守着两间破草房侍奉母亲，为境中逆伦案，他也一笔抹了！要照这样儿，我将来还不得拉到西市上刎了？你们坐着，我找他去，恐怕他现在还不敢不买我的账！”说着，起身便走。

“十三爷留步。”邬思道突然仰起脸喊道，“您要去为人贴金，为己种祸么？”

胤祥一下子站住了脚，半晌才回身道：“怎么讲？”文觉笑道：“这有什么不明白的？太子爷‘不敢’不买账和情愿买账是两回事。听了你的话，他又落了‘虚己纳谏’的名声儿。八爷他们唯恐天下不乱，也更觉得你多事……你算算清楚，有什么好处？”

“太子也未必就‘不敢’和你翻脸。”邬思道沉着脸说道，“你手里那点子‘把柄’口说无凭，说不定正好治你的罪！”胤祥怔怔地点点头，又坐了回来，却见胤禛蹙额叹道：“我如今真羡慕三哥七弟十二弟他们，进不是，退不是，夹在这里好难受……天晓得我们怎么摊了这么个主子？”说着，嗓音已是哽咽。

邬思道知道，胤禛虽然生性刚毅，一旦真的脱离胤初羽翼，心情上不能没有空落之感，原因就在于太子在位、“八爷党”密布如林，雍亲王是个四边无靠的办事人，信心难立。因笑道：“四爷不要怨天尤人。孟子云‘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自那日水亭谏讽，多少有识之士贴近了雍和宫？连佟家的隆科多，从不登门的，也来求您的墨宝——您的字是现在才练好的么？八爷请旨销假办事，十四爷整饬兵部这些，就是这一炮轰出来的！”

“唉……我是……”

“放心！太子如此行事，第二次废黜指日可待！”文觉和尚说道，“他和皇上的圣明太不般配，皇上复他的位，为的是八爷势力逼人，你若还像以往，让太子呼之即来，挥之即去，那你也配不上皇上的厚望！”

胤禛猛地抬起头来，仿佛不认识似的盯着文觉和邬思道，半晌才道：“你们说这些话我不愿听，也不敢听！就是太子失德，也自有德高望重的阿哥取而代之，与我什么相干？你们要导我于不义么？”

“四哥，谁导你不义了？”胤祥说道，“无论邬先生还是文觉，既没劝你谋逆，也没劝你夺嫡！方今天下乱政如麻，万岁是精力不济，太子是能力不济，八哥一群虎视眈眈，狼子野心路人皆知，如此局势，你我不该求个自全之道么？非要到了人为刀俎我为鱼肉那光景才去挣扎？”邬思道深悉胤禛心中隐秘，又想伸手又怕烫着，且没了太子撑腰，还不习惯于自立门派，想了想，必须对症下药，因笑道：“天命攸关，四爷有疑虑，这是人之常情。什么叫天命？观星象、打八卦、拆字谜、游戏子平之术我都略懂一点，但唯其懂了，就知道这些把戏观近而不视远、见小而不见大，自古以此成事的谁见过？坏事的倒史不绝书！所以我从来不抖落这些。四爷你心里想的什么，不妨说出来，我为你解破一下。”

胤祥看了看脸色阴沉低头不语的胤禛，说道：“其实四哥还是对张德明相面那事不释于怀。张德明这牛鼻子很给廉亲王灌了些米汤。三哥不再伸手，其实也是因为这档子事。”说着便将当日八贝勒府张德明看相的事备细说了。邬思道静静听了，突然放声大笑，说道：“四爷，你早该告诉我的！这种拆字游戏，我十七岁上头就精通了！张德明那么能耐，怎么就没预料自己的大徒弟游说大阿哥三阿哥，被万岁割了头？”

“这老道确有点邪门。”胤祥说道，“许多人亲见的，不但在八爷府，就是给别的人相面，也是百无一失！他就能从众人里头认出八哥，还看到白气贯顶！”邬思道笑道：“哦？白气贯顶？荆轲昔日西行辞秦，燕太子丹在易水之滨为其送行，荆轲仰天而歌‘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于是有白虹贯日，这是史籍记‘白气’的第一笔。既悲且丧，哪有半点好处？按五行之理，白气为西方金气，主刀兵凶危，王上加白绝无吉利可言。我索性说破了，当年燕王朱棣起兵靖难，夜里梦到雪打湿帽子，觉得不吉利，周颠为坚他南下之志，安慰说‘王上加白乃’是‘皇’字。张德明欺众人不知典，捏造得拙劣不堪，偏偏连你们这些精明人都蒙了鼓里去！”胤祥瞠目看着变得神采奕奕的邬思道，问道：“那——‘美’字呢？拆开难道不是‘八王大’？”

邬思道应口答道：“阿哥都是金枝玉叶，说个‘大’字有何妨？按美字亦可拆‘八大王’、‘大八王’‘王大八’、‘王八大’、‘大王八’……你听听，这都是些什么好玩艺……”一语未终，众人已是哄堂大笑。胤禛原是一本正经听得入神，也禁不住一口茶喷了出来，又问：“还有个‘佳’字呢！先生又作何解释？”

“佳字嘛，”邬思道兴致勃勃说道，“一人执圭乃是宰相奏事，古时相臣入朝，担心紧要政务遗忘，将要目记载于圭片上，当胸秉奏以示诚敬，谁说过执圭的就一定是皇帝？观此字形‘圭’字似‘主’亦非主，乃是‘不成人主’之意，张德明妖言媚上，姑妄言之，本可一笑置之的事，八爷就着了迷！”

一席话滔滔不绝，说得众人心里一片清爽。胤祥听得手舞足蹈，笑道：“可谓要言妙道！坎儿弄瓶酒来，我得浮一大白！嘿，你有这一手，怎么不早露出来——趁着兴头，你给我看看相！”坎儿就侍候在窗户旁

边，忽闪着迷迷糊糊的眼听得入神，忙答应一声，进里头取出一瓶茅台，给各人倒了一大杯。胤祥“咽”地一口咽了，瞪着邬思道不言声。邬思道笑道：“君王宰相是造命之人，皇子介于君相之间，本不应以相取人，但既是游戏，说说无妨。十三爷字间英气勃勃，眉剔目朗、心胸开阔，这是十三爷胎中带来，十月初一生日正是鬼曹阴节，正为阴到极处，反而生阳，嘴角隐起断纹，原主杀气，十三爷喜读兵书，正是因此。但十三爷土星柔腻如脂，心中慈和良善，因而好兵知兵不能带兵。命中无有，不可强为。”

“寿数呢？”

“九十二善终。”邬思道看着胤祥，面上下停甚短，不是寿考之相，但此刻无论如何不能扫兴，因含糊其词说道：“昼往夜复循环周流，生死事大，其理难明。船行中流，十三爷有一劫，尺水之阔，一跃可过。敬天畏命小心惴惴，可保无虞。”

胤祥笑道：“富贵我自有之，生钟鸣鼎食帝王之家，长于圣朝熙代之世，有九十二高寿，我很知足的了！——你给四哥也看看嘛！”

“四爷我看不准。”邬思道呷了一小口酒，脸色泛上红晕，笑道：“其实一来府我就一直在端详，也几次和文觉、性音聊，神化难名，非我所知。但四爷鹰隼雄视、虎步龙骧，上应着天象，气凝内敛胸藏山川。皇上今以仁育天下，四爷以义正之，或者是此中壶奥？”

他不肯说，其实已经说了，众人都心里明白，即使在这种场合，胤禩也断难认承这种可怕的断评。胤禩听得极专注，见他不肯直说，便笑道：“我明白你的意思，你说了也无妨，所谓‘仁育’，是化天下，‘义正’，则是治天下，堂堂正正的事。但你说‘上应天象’，请道其详。”

“宋末元初有一星相家，名曰‘黄蘗师’，”邬思道缓缓说道，“他作过一首谜歌，说的就是四爷。”说罢拖着浓重的喉音曼声咏哦：

有一真人出雍州，鹞鹑原上使人愁。须知深刻非常法，白虎嗟逢发一周。

他吟得很慢，一字一句都发出铮铮金石之音，千斤重锤般敲击着在座的人。四百年前的预言家，推演先天神数，论断后世兴替，甚至精微洞见了“雍”真人深沉刻忌的性格，甚至连阿哥们兄弟阅墙的党争都一览无余，发出一声“使人愁”的深长感慨！胤禩先是低头静思，先是心中一片混沌迷惘，继而竟升起一种神圣的责任感。他抬起头，黑得深不见底的瞳仁晶莹闪光，说道：“既说至此，我还有什么说的？我无言可对。哲人之言，闻之令人可畏。”

“天予弗取，反受其咎，天命并不钟爱于一人。”邬思道架起拐杖，在地下慢慢踱着，声音像是从一个空洞中传出，多少带着点阴森，“知天命是一回事，顺天命又是一回事，知天命而不能顺天命，天命就要改，

阴阳顺逆反复之理不穷古今，道理就在这里。所以我极少谈这些，因为我们都是人，肉身凡胎，只能从人事上尽力，若因为这些诗便以为天命归我，放弃人事，那自古以来就无史可言，靠卜卦决疑行事也就是了。您说是么，四爷？”

胤禛没言声，只沉重地点点头，转脸问胤祥：“我走这条道很险。十三弟，你若另寻出路，四哥体谅你、不怪你。”胤祥双手捏着椅把手，从齿缝里迸出一个字：“不！”

“那好。存亡与共，生死相依！”胤禛语气愈加阴寒，“胤禛文士笔锋、辩士舌锋、勇士剑锋三锋俱全，要小试牛刀！邬先生代我修书给年羹尧，皇上南巡金陵，今年述职他不必先来北京，径往南京见驾，等我的书信再启程来北京！”

第三十五回 谒廷臣年羹尧入觐 破贼穴江夏镇遭焚

在成都提督衙门接到雍亲王的札子，年羹尧颇有点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朝廷已有旨意凡百细务由太子处置，如今皇帝又正在南京巡视，为什么特别交代先见皇帝后进北京？再者，信中又吩咐“可带五百名心腹亲兵”，更让人捉摸不定：觐见皇帝，带这么多的兵做什么？叫兵部知道，十四爷又会怎样想？思量许久，毕竟莫名其妙，胤禩的旨令又毫无商量余地，只好将自己的中军护营全部换了便装，将兵舰改了商船，白日分头沿江东下，夜里号店而居，统由标营参将岳钟麒指挥：既不能违胤禩的令，又不招眼惹朝廷注意。述职觐见例行公事，本来极轻松的一件事，倒累得人仰马翻。

待到南京，已是八月下旬，秋鸿南归，潦水转清，沿岸村树渐老，红瘦绿稀。二人在燕子矶下舟登陆，却见戴铎已经等候在那里，一见面便道：“亮工，辛苦辛苦！一路舟楫劳顿，小弟聊备水酒为你洗尘！——这位是？”

“哦！你问的是他？”年羹尧转脸看看岳钟麒，笑道，“岳钟麒，字东美，前任四川提督岳公升龙的三公子，原是顺定府同知。我去四川营务不熟，请他过来帮忙，为人最是肝胆仗义的……”戴铎见他带着外人，略觉意外，忙敷衍道：“久仰山斗！敢问是哪个旗下的？”岳钟麒便知这是盘自己的底，忙道：“我是汉军绿营的，托年军门福，去年收到四爷门下。您是戴先生吧？常听亮工军门说起您，文略智策令人欣羡！”

听说也是胤禩门下，戴铎略觉放心，笑道：“不敢当——请！”说着便带他们到江岸一个茶肆里，因包了店，并无其他客人，酒食菜肴都是戴铎的从人用食盒子挑来的，十分精洁。年羹尧几次张口想问戴铎怎么从福州也来南京，是觐见请安，还是也奉有胤禩密札，因见戴铎心存戒备，便笑道：“老戴，东美是四爷见过的，又亲自关照吏部派到我营里帮办事务，我和四爷来往书信都不避他。你有什么事只管说，无妨碍的。”戴铎打量了岳钟麒一眼，见岳钟麒虎目燕颌，双目精光闪烁，紫棠脸颊上一道长长的刀疤闪着黯红的光，五短身材上套着箭袖长袍，一身精悍之气，因笑道：“原来如此，这就好！我和你们一样，也是到南京述职来的，明面上如此，其实四爷还有密谕！”

听到本主有密谕，年岳二人便忙起身。戴铎左右看看，说道：“坐着听吧。四爷命我转告二位，进京走旱路，到江夏镇，拿住任伯安解送北京！”年羹尧笑道：“就这么点事，值得叫我暗自带兵？四爷也太多虑了，下个札子给安徽巡抚，他敢不照办？这准定是十三爷的主意，小题大做！”

“安徽巡抚要能办，怎么会调你？”戴铎斟着酒冷冷说道，“札子不到安庆，说不定任伯安就远走高飞了！”说着便将江夏镇的情形备细讲述给二人。年羹尧至此才掂出分量，正要说话，岳钟麒笑道：“戴先生，四爷给这差使不难办。不过我们不是钦差，又是四川营务上的，隔着省带兵围剿一个镇子，地方官会怎么想，安徽巡抚干预又怎么办？这不是小事！”

年羹尧腮旁肌肉抽搐了两下，眼中闪出杀气，转瞬间又笑道：“铎兄，四爷的信呢？请出来我看看。”“四爷信尾有话，‘阅后即焚’，烧了。”戴铎知道他是要凭据，笑道，“不过四爷给你了一张刑部关防，你看看。”因哈腰从靴页子里抽出一张纸递过去。年羹尧展读时，上头写着：

兹奉皇十三子怡贝勒胤^祥[8]钧令：近悉逆犯任伯安窝藏安徽江夏。闻知四川提督年羹尧即将由南京进京述职，着令该提督顺途捕拿，妥解京师交有司严勘。密勿！

后头没缀日期，显然是留着让年羹尧自己填写，年羹尧嘴角闪过一丝笑容，说道：“想得周到！妙在‘顺途’二字！”

“这事宜速不宜缓！”岳钟麒侧着身子也看了刑部密谕，因道，“咱们让下头兵士分拨先去。我们见过万岁立即快马追上，万无一失！”年羹尧将纸折起塞进袖子里，一手按杯，沉吟道：“兵士们不在金陵过夜，今晚就走。日夜兼程，把守住江夏各处要道，不要打草惊蛇，防着姓任的逃跑！你传我的令，不要怕辛苦，把网封严，都装成行商贩夫，里紧外松地赶路。”他拉长了脸，刁声笑道：“都是跟我多年的人了，办差也不是头一遭，也知道我的规矩，走错一步，我就要行军法！”

戴铎和年羹尧相交十余年，素来觉得年羹尧尽自骨子里有傲气，也还算随和，从未见过他如此狰狞狠毒的脸色，愣了一下，笑道：“这想得很周密了。今晚我就修书给四爷，我的差使办完了。”当下三人又闲聊了几句，便分手各自到驿站安置。年羹尧和岳钟麒一刻不停忙到午时过，才把五百名军士分派停当。又拜会了两江总督衙门，请总督傅英代奏请见皇上，自回驿站候听旨意。原以为今天是没指望的了，两个人便到桃叶渡兜了一圈。回到驿馆，却见年羹尧的长随桑成鼎正急得热锅蚂蚁般点派众人。年羹尧便问：“什么事？你张忙什么？”

“好我的爷！”桑成鼎拍手打膝道，“你们前脚出去，后脚内廷来人，叫你们去鸡鸣寺候见呢！老城隍庙莫愁湖都找遍了……”年羹尧一点不敢耽搁，急忙换了蟒袍、仙鹤补服，命岳钟麒也穿戴齐整。他在南京曾当差几年，也不问路，打马飞奔玄武湖南的鸡鸣寺而来。

但康熙并没有接见他们。康熙皇帝三天前就去了瓜州渡，留在南京的张廷玉住在鸡鸣寺，是张廷玉派人传呼他们来的。

“巴州康定这些地方汉夷杂处，最难治理。”张廷玉叫年羹尧谈了四

川驻军情形，沉思着说道，“有些地方朝廷不设官吏，是皇上用心周详之处。不要动不动就用兵弹压，最要紧的是羁縻，但得平安就是好。这话皇上已经说了几次，你们说的土司归流，设官治理，牵涉到国家大政，等万岁回来我再代奏，朝会定夺之后才能施行。年老兄前岁平苗，杀人三千，至今善后难做，不可不慎呐……”

年羹尧和岳钟麒面前各放一碗茶，听张廷玉数落自己，真想端茶辞行。但张廷玉毕竟是皇帝第一幸臣，位高权重，等闲阿哥也得让他三分，只好耐着性子坐听。好不容易听着话快完了，年羹尧身子一欠正要说话，张廷玉却问道：“听说你们从大营里带了几百名军士同来南京？这事可是有的？为什么？”岳钟麒万万没有想到，做得极机密的事，刚刚在南京落脚便传到了机枢大臣耳中，心里不禁咯噔一下。

“回张中堂话，”年羹尧微一欠身，气度从容地说道，“确有此事。这些兵都是从巴州移防，刚刚调回成都的，原籍有山东的、安徽的、江浙的。卑职这次来宁，给万岁带了些土物，路上要押运，还有四爷的东西也不少。趁便儿挑了五百人，来南京立即遣散，让他们回家探探亲——中堂要不信，可派人到我下处去看，只余了四十多名长随，其余假满了自然还要回成都去。卑职是懂规矩的人，焉敢造次带兵觐见？”岳钟麒忙道：“中堂明鉴，我们在外头带兵实在是难，宽纵了不成，太严了也不是。江浙富庶之地，不为发财，谁肯当兵？打仗攒下几个，不叫他们趁船送回来，往后招兵更难。说句瞒上不瞒下的话，要不是前头和苗疆土司打了几仗，拔了几个寨子，兵士们腰里有钱，叫他们回来也不回来！”

张廷玉笑道：“这些事我也略知一二，我朝名将图海周培公昔年征尼布尔王子，没有军饷，军令便不禁抢劫民财，索额图在福建也是如此。你们不要多心，我只是随便问问。要造反，带五百喽啰来这石头城能济什么事？”说罢端起茶呷了一口。张廷玉的管家高声唱道：“端茶送客了！”

两个人便忙起身，年羹尧笑道：“衡臣大人，知道你崖岸高峻，没敢给你带什么东西，只有几匹蜀锦，两盒子湘妃竹扇，几篓橘子……听四爷府高福儿说太夫人病晕，顺便带了几斤上好天麻——都是些不值钱的，请中堂赏收。是送到这里，还是带到北京府上？”

“天麻送我这里，照价付钱。”张廷玉忙道，“其余东西一概不要送，君子爱人以德，我从不接人家的礼。处在我这样的位置，开了例就收拾不了。亮工你得成全我做个贤相，是不是？”说罢起身送他们二人出了禅堂，立在滴水檐下又道：“万岁不见你们了，再会吧！有什么事用通封书筒寄上书房，我自然要料理，不要给我私邸写信。”一摆手便进了屋里。

岳钟麒还是第一次见张廷玉，这种做派闻所未闻，一边走一边笑道：“自入宦海，头一遭见清官，几斤天麻还要付钱！我不信他就指着一百八十两年俸过日子！”

“张廷玉确是清廉，收天麻已是很大面子了。”年羹尧也不胜感慨，“熙朝宰相大都没下场，此人荣宠不衰，确有过人之处！”

任伯安躲进江夏刘八女的寨子已有两个多月。他本来就有虚症，闷在庄子里不出门，越发养得发面馒头似的又白又胖，稍一行动就出汗。他离京出走，原是满不情愿的。就心里话说，当然他也怕那个“四爷”，但更怕的是自己的“八爷”，他掌握胤禩胤禪的机密太多了，害怕在这天高皇帝远的地方被主子杀了灭口。昨日胤禪又送来信，密嘱他“深藏勿露，有事多请示十四爷”，他才放下心来，自己虽处危疑之中，其实安如泰山！思量许久，命贴身小厮请过亲家刘八女来商议事情。刘八女也是个胖子，只是牛高马大的看去很是健壮，穿一身熟罗夹衫慢步进来，笑道：“老任，今儿瞧着你气色好。有什么喜事？其实在我这庄子上压根就不会出事，你就吓得避猫鼠似的！”

“你哪里知道我的心事！”任伯安抱着一只呼呼念经的大狸猫，迟重地挪动一下身躯道，“季孙之忧在萧墙之内！你总说把柳营那一哨绿营兵请进庄，要他们给我保镖。其实我最怕的就是他们，引狼入室，无论八爷九爷，一个手条子就要了我的小命儿！”刘八女吓了一跳，一拍大腿道：“我的娘！会有这种事？八爷佛爷似的，慈眉善目，会和你过不去？”任伯安不屑置辩地一笑，说道：“狡兔三窟，我也不是省油灯！这个道理我今儿才悟出来，别看八爷九爷十四爷是一伙的，合穿一条裤子都嫌肥，其实他们也使心眼儿！我这才明白，我离京走时十四爷暗中握了握我的手，又说‘仔细着’，回想起来其味无穷！”

这番不疾不徐的话刘八女却听不懂，因问道：“十四爷有什么使你处？要钱？”任伯安喷地一笑，说道：“十四爷还少了钱用？别扯你娘的臊！柳营的绿营兵原来不是驻在镇北么？今儿就叫他们进庄来驻扎，月钱再加三成。他那个管带叫沅必大的，就住到我这西厢，只送二百两银子给他！”正说着，便见一个千总戴着起花金顶顶戴，由十几个兵士簇拥着进来，刘八女笑着迎到门口，说道：“老沅，正说你呢你就来了！任爷说请你那一百多号人进镇子里住呢！”

“给任爷请安了！”沅必大就地打个千儿，起身来，满脸谄笑说道：“八月天儿，渐渐凉上来了，兄弟们住在庄外过冬，得支点柴炭钱，我就是来说这事的。如今既进镇子，那就省事多了。”任伯安坐直了身子，揉了揉发淤的眼泡儿，脸上一丝笑容也没，说道：“进镇子我也不克扣你的柴炭钱。这都是再小不过的意思。你支了饷，奉着官差，我这里还给着双份子，这差使哪找去？前儿我出庄转悠了一趟，巡哨的东游西逛，磨坊油坊里看庄丁做营生，还有的抹纸牌聚赌……我虽宽容，这也忒不像样子了。进了庄要还是这模样，我一个手条子递到淮安道，撤差不说，你还得吃不了兜着走！”

沅必大听一句答应一声，赔笑道：“大爷有什么不明白的，如今军纪败坏，哪里都一样，卑职这一哨还算好的呢！天地良心，任爷这么体恤弟兄们，我们不能连个好歹也不知道！我们百十个兄弟要护不了您老和

这个庄子，别说八爷饶不了我们，就是老天爷也容不得！我这就回去整治这群王八蛋！”说罢打千儿出去。刘八女笑道：“爷不必老闷在屋里。人得见风见日头才不生病，咱们出去走走吧？到底你有煞气，这些丘八爷我说了几回，沅必大都不当回事，你金口一开，狗颠尾巴似的就去收拾那群污糟猫去了。”

“他算什么？”任伯安起身伸欠着道，“两江总督见我也得青眼相加！淮安道台的小舅子奸杀妇女，不是我在刑部说话，只流配三千里？”说罢两个人一前一后出来，一街两行的长随庄丁见这两个主子出来，都放下手中活计退到墙根，垂手侍立。

此时已是酉初时分，才交仲秋的节气，天时尚长，一天莲花云静静的一动不动，树影婆娑中一轮浑圆的太阳沉沉西下，显得恬淡安谧，谁也想不到这样的夜晚会有什么凶险。两个人迤逦来到西北角——就是胤禛胤祥路过的湖广会馆院落，已改成了刘八女家戏班子住地——便闻梨香院内调筝弄弦，隐隐还有人在对口白。走近了听时一个丑儿说道：

“春香姐姐，你方才奶孩子我瞧见了！”

“你瞧见什么了？”彩旦问道。

“说不得，我就弄不明白，你那两只奶子怎的就怎么样白？发面馍馍似的？”

“死鬼！整日捂着不见日头，还不就白了？”

“嗯？我不信！”丑儿打诨道，“我这下头蛋皮也整日捂着，怎的就黑得驴粪蛋儿似的？”

“回去问你妈！你妈知道！”

刘八女想到自己方才说任伯安“捂着”的话，不禁失声大笑，任伯安也是“扑哧”一声。便听梨香院的头儿叫道：“老王头，你死了！不见八爷和大爷都在门口？”一头说，连忙过来，又开门又让座，一迭连声吩咐着掌灯，“快着点拿戏单子，请两位老爷点戏！”霎时，一院子人都忙得走马灯似的。

“点一出《拜月亭》吧！”任伯安转了一遭，身上清爽了不少，接过戏班头捧上的折扇，上头密密麻麻写满了戏名，便自点了，笑道：“反正八月十五也快到了。”因将扇子递给刘八女，刘八女哪里肯点？于是便开戏。

两个人因未用晚饭，叫了些点心，一边说闲话听戏，一边随便用些。唱到第三折尾，已是二更初，那旦角瑞兰甩着水袖唱道：

他把世间毒害收拾彻，我将天下忧愁结揽绝。没盘缠，在店舍，有

谁人，厮指贴？那消疏，那凄切，生分离，厮抛撇。从相别，恁时节，音信无，信息绝！我这些时眼跳腮红耳轮热，眠梦交杂不宁贴，您哥哥暑湿风寒纵轻些，多被那烦恼忧愁上送了也！

刘八女听得兴头，一阵风过来吹得身上有些寒意，回身正要命人取衣裳，乍见两个蒙面汉子站在灯柱影下，顿时吓得浑身一哆嗦，半夜见鬼似的惊呼道：“你……你……你们要做什么？！”

“做什么还要问？你好不晓事！”年羹尧阴森森说着，眼见那班头要溜，顺手擒到身边，若无其事地抽出腰刀，向项间轻轻一抹，颈中鲜血激箭般溅得瑞兰一头一脸，那旦角一声不哼便吓昏过去，年羹尧顺手一掇，戏班头“扑通”一声便倒了下去，略挣扎了两下便伸了腿。旁边的岳钟麒将手一摆，十几个彪形大汉闪进来，堵住了前后门。

年羹尧格格一笑，轻松地在靴底上擦了刀上粘糊糊的血，问道：“谁是刘八女？”

……

没有人回话，所有的人都已吓得面如死灰，庙中泥胎似的一动不动。岳中麒提着一柄寒光四射的倭刀，顺手将扮蒋世隆的小生提过来，劈胸掇定，从丹田里哼出一个字：“嗯？”那戏子惊怔地看了看刘八女，未及说话，年羹尧已经过来，笑道：“八爷，借点粮吧？”

“好……好说……”刘八女颤声说道，“大王爷爷别别……杀人，说个数儿，叫他们去取！”年羹尧摇头道：“未免太不给面子了，你家银子比皇上还多呢！不要勒喏，劳动你带我们到库里去！还有你，愣着干什么？站起来！你是做什么的？”

任伯安久经沧海，倒还沉得住气，缓缓起身笑道：“兄弟，杀人不过头落地，何必这么凶呢？我行不改姓、坐不更名，江湖上有名，铁头獬豸任伯安，黑道明道世路上走，山不转水转，水不转路转，人生何处不相逢？”

“好，痛快！”年羹尧大笑道，“你大约这是刘八女的朋友？仗义点儿，到东边库房里去！”任伯安脸色一转，笑道：“恐怕不稳便。一路上尽是巡街的，折腾大发了都没好处。不如就在这里，叫几个庄丁过去抬银子。八女，把我瓷器庄上三万银子送大王盘缠，回头你补我一半，如何？”岳钟麒冷笑道：“天下就你精明！三万银子一千八百多斤，我们扛还是抬？”

任伯安紧张地思索着，一千八百斤东西不好带，可见这是一股子小匪，这里后门出去两箭之地就是沅必大他们驻兵之地。稳住他们，一送出门就喊叫，他们就是土行孙也走不脱！因双手一摊，故作无可奈何地对刘八女道：“那我就没办法了，八兄能拆兑点黄金么？”

“有有！”刘八女会意，忙连声答应，吩咐站在门口瑟缩的长随：“快去！叫管家把金库清清底，全拿来……只怕也有一千多两赤足条子，够爷们支用些日子了。小人孝敬这点意思，一是求个平安，二是交个朋友。说句难听话，黑道上有个闪失，不定还用着小人呢！”

那长随尚未动身，便听外头一阵鼓噪，满庄吆天呼地“拿贼！有强盗了！”庄东庄南铜锣筛得一片山响，夹着急促的脚步声，点燃的火把噼啪作响，有的嚷：“任爷八爷被劫在梨香院！”有的叫：“快传信给沅管带，带人去救！”刹那间，便觉四面八方的人围了过来，到处人喊马嘶、鸡飞狗跳，还夹着女人的尖嚎，乱得开锅稀粥一般。

“是时候了，人聚得差不离了。”年羹尧朝岳钟麒扬了扬下颏，“招呼咱们的人！”

岳钟麒从箭筒里抽出三枝起火，晃着火折子燃了捻儿，三枝起火“日日日”直冲夜空，在空中连爆三响，放出璀璨的火花，伏在庄外的五百名亲兵都是训练有素的夜战老手，悄没声摸进镇子，直逼梨香院。恰正这时，沅必大带着一百多号淮安营兵从北面蜂拥而入。顷刻间将梨香院围了个密不透风。

“谁他娘活得不耐烦了？”沅必大长袍快靴，提刀揎臂，带着五六十个人冲进院子，见十几个蒙着黑帕子的人拿定了任刘二人，心存投鼠之忌，也不敢就动手，只在火把下恶狠狠笑道：“就凭你这几个蠹贼，就敢进江夏行劫？识相的放开二位爷，我放一条道儿你们走！不然，哼！”任伯安急得满头是汗，被两个亲兵夹着动不得，厉声道：“必大！不要动粗！送盘缠请大王们平安走路！”

年羹尧突然仰天大笑，一把摘去了蒙头黑帕，说道：“不料这镇里还驻着官兵，早知如此，省了多少事！”说着便向沅必大招呼，“你过来，我有话说！”沅必大一脸狐疑惶惑，问道：“你是什么人？”

“这是四川提督年羹尧军门！”岳钟麒将头套一把抓了丢去，说道：“奉刑部密谕，前来捉拿钦案要犯任伯安。你的兵自然也得听年军门调遣！还不过来请安？”被夹得牢牢的任伯安电击般浑身一颤，大喝一声：“沅必大！不要上当！”

年羹尧嘿嘿冷笑，逼近任伯安道：“上当？上什么当？”从袖子里抽出刑部文书一晃，让任伯安扫了一眼，又踱至沅必大身边亮给他看，“明白？十三爷的手谕！”沅必大惊觉地后退一步，突然想到任伯安是十三阿哥的政敌，八阿哥的红人，一时委决不下，因笑道：“十三爷的手谕不假，刑部的关防也不假。只是于例不合，怎么不见本省臬司衙门的牌票？再说，年军门是四川差使，怎么办到安徽来了？没说的，先请几位和任爷刘爷都留在标下营里，请示上峰之后再作道理！”年羹尧笑道：“要是不依着你呢？”沅必大干笑一声，说道：“恐怕军门得依卑职一回，卑职职责在身，您老明鉴！”

正说话间，外边又是一阵大乱，鬼哭狼嚎价乱嚷：“杀人啦！”有的喝问：“你们是哪里的兵？”有的怪叫：“老天爷！怎么回事？当兵的自己打起来了！”便听噼里啪啦刀器格斗之声，几十个满身是血的亲兵夺门而入，簇拥在年羹尧身边，院里院外刀光剑影，一片杀气腾腾！

“下了这杀才的兵器！”年羹尧朝沅必大努努嘴，又命道：“把任伯安刘八女带出去，还有戏班子这些女孩子都是见证，解送北京——其余庄丁兵士都赶进院子里！”

这些亲兵动作十分麻利，下兵器的下兵器，赶人的赶人。一个营兵稍挣扎了一下，被年羹尧的亲兵斜劈一刀，从肩头一直劈到胯下倒在地下，翻开的红肉兀自突突乱跳！

年羹尧舒了一口气，徐步出来，火把影下，他神态安详得像刚刚睡醒的孩子。他伸欠了一下胳膊，冷冷吩咐道：“把这里门封上，四周围定，满庄搜索一下，无论男女老幼，见一个宰一个，不许走出去一人！”

“这院子里的人怎么办？”岳钟麒知道，对面这个魔王又要屠庄取财，但这里是中原内地，不同边远汉夷杂处之地，惹出大乱子不好遮掩，因道：“里头四五百人呐！”年羹尧阴笑了一下，说道：“他们聚众谋反，抗拒朝廷，王法无情，容不得！——烧！走出一个杀一个，烧得干干净净！”

殷红的火燃起来了，大院里一片惨号，凄厉得令人毛骨悚然，灰烟迷漫中一阵阵烧焦皮肉的糊臭味浓烈得呛人，连一生害人戕命的任伯安也唬得目瞪口呆，筋软骨酥。年羹尧浑身沐浴在血红的火光里，铁铸似的一动不动，看了一眼神情痴呆的岳钟麒，说道：“十二个女孩子，一人六个。银子细软全部运回军中支用。”

“太……太惨了！”

“嗯？”年羹尧笑道：“不知死之悲，焉知生之欢？走，瞧瞧任伯安去。四爷的信里不是要我们问问，那个狗才私设的档案藏在哪里？”

第三十六回 行诈谋胤稳阵脚 遵密令福儿访当铺

江夏镇一夜之间化为灰烬，隔了一日，密函使用快马送进了雍和宫。胤禔胤祥和邬思道文觉性音密商一夜，觉得这事万难瞒过胤禩耳目，当下最要紧的是稳住八阿哥。不然，一旦将密建的私档付之一炬，连半点把柄也抓不住了。因此，小斲了两个时辰，胤禔如常洗漱了，便到毓庆宫见太子，下来出宫，已是近午，径从东华门出去，亲自来见胤禩。

“四哥稀客！”胤禩见他，知道夜猫进宅，无事不来，笑容满面迎进书房，让座敬茶，说道：“刚从太子爷处下来？有什么消息？”

胤禔接过茶，呷了一口，说道：“刚下来。心里闷，要到通州周围散散，路过你这里——昨个何柱儿到我府借书给你，听说你心口疼的毛病儿犯了？”说着，觑着眼看了看胤禩，又道：“他说的吓人，瞧你气色倒像不相干的。老十三前些日子送我一包枣花黄芹茶，最养胃安脾的，我用不着这样的药茶，明儿给你送过来。”胤禩微笑着，一边听一边猜想胤禔的来意，一欠身说道：“叫四哥劳神惦记着了。我这病没什么要紧。但你知道，我处境难，不想见人，只可装个幌子避门谢客罢了。”“我知道。”胤禔点了点头，“如今都有一本难念的经。我的差使也越来越不好侍候了，过罢年，我也得学你，闭门读书。笑话——雍亲王就那么好欺的？”

“唔？”胤禩眉梢一挑，“四哥满得意嘛！”

胤禔叹了一口气，说道：“丰升运这个人你知道不？就是前年引见的那个浙江藩司，去年升任河道总督的那个！”胤禩摇头道：“这人我听说过，原来是大哥的人，和三哥也有过从，我没见过面。怎么，又要打他‘八爷党’么？”胤禔晒道：“哪里！结结实实保过太子一本！这狗才在骆马湖捉拿方苞，被万岁爷撞上，触了大霉头，又查出他冒支河工银子几十万两，种种情弊，把万岁气死了，要不是张廷玉拦着，当时就正法了。不知我们这糊涂爷什么缘故，或听了谁的话，引出张释之处置冲犯汉文帝御驾一案，只流配三千里。真把我气得无话可说！”

“哦！”胤禩双手捂着杯子，沉吟道，“冲犯圣驾是没有死罪的，万岁要杀他是因为他贪污卑鄙。怎么可以避重就轻了？太子爷是糊涂了。”胤禔冷冷说道：“这话明白，但说他‘糊涂’则未必。按我的想头，我原拟一百多贪贿官员，里头也没个封疆大吏，总觉得不足以震世惊心似的。万岁替我们拿了一个，题中之意不言自明。但太子爷偏偏要轻重倒置，名单弄得颠三倒四，意思还要我和老十三顶名儿办，我一声不吭就退了出来。丰升运，不论他是谁的人，我非杀他不可！”胤禩这才明白，是为杀丰某，来府里当面对自己说话来了，因笑道：“姓丰的不是我的门人，毫

不干疼痒。其实就是我的门人，在外头胡作非为，我也从不袒护。四哥往后遇有这样的，尽自严严地办他几个，也是成全兄弟的名声儿。”

胤禛听着，似乎情绪好了些，摇头笑道：“真是叫人没法子……我有时真想一刀剃去这万根烦恼丝，落个六根清净心地安然！”胤禩也是一笑，说道：“四哥信佛，才有这个想头。自家兄弟说说罢了，真要学梁武帝舍身投佛？哦——那个方苞如今怎样？那年他出事，我们还保他来着，怎么又遇上了万岁？”胤禛起身漫步踱着，随意观玩着壁上的字画，良久才道：“这事我也不太清楚。听说是方苞骂了丰升运，刚好万岁微服在场，听见了，姓丰的要拿人，才惹出的事。方苞如今已经进上书房侍候，他来京你问问他本人自然就知道了。”

“是么？”胤禩惊讶得几乎站起身来，“怎么没见诏谕，邸报上也没说呀！”胤禛无所谓地说道：“我是见张廷玉写给太子爷的禀札里写的。方苞不封官，白衣入相。自中唐以来恐怕就这么一个吧？这是异数！”胤禩沉吟着说道：“确乎如此。就是李泌布衣拜相，也还是封了官的，万岁真能思人之未思，行人之未行！”因见胤禛像是要辞行的模样站在门口沉思，又笑道：“四哥不要走了，即刻就撞午时钟。也是巧，庄子上进了十几对熊掌，我发好了一对。一个人不叫，我们对酌几杯，熊掌与鱼兼而得之，就是我们钟鸣鼎食的帝胄也是难得的。”

胤禛又兜了一圈，笑道：“我的饭已经预备好了，我比不了老十老十三他们，消受不了荤腥，这个月斋戒，我更不吃肉。年羹尧给我信，说孝敬我几斤狸唇，我没好话，回信说：你这个孝敬不如没有！他隔了我就到南京去见万岁，这不是做奴才的规矩！在江夏又说奉了毓庆宫的札子，剿了一个叫刘什么女的庄子，连你的门人叫任伯安的也一刀杀了！人心不古，世风日下，这种撒野的奴才，真叫人没法子！”

“任伯安死了？！”胤禩的脸色忽然变得异常苍白，突然又感到一种莫名的轻松，但刘八女在江夏为他屯着七十余万两白银，都落到这个年羹尧手里，他也不能无动于衷，想着，已是有点乱了方寸。胤禛心里暗笑，却似全然不理睬，又道：“太子说姓任的死了。奉差办差，我不生他的气，杀阿哥的门人，连本主都不禀一声，又是皇帝又是太子，自己就弄起来，这到底怀的什么心思？我正在想，要不要出他的籍，他原本就是汉人，还叫他安生做汉人，反正在籍也是个没王法的混蛋！”说罢抬脚便走。

胤禩陪送着他，也不知心里是什么滋味，来不及理清乱成一团的头绪，踱着步子安慰胤禛：“四哥是这些天心绪不好，才这么想。叫我看这都算不了什么。任伯安这人素来不是守规矩的人，我早出脱了他，我更没什么了。就是年某，你也犯不着生气，不值当的，等来京你当面问问他，教训几句也就是了。汉人热衷功名，没几个好东西，心里有数也就是了……”一路直送胤禛出了仪门方才住脚，大声说：“四哥再来！”回头又吩咐门上侍候的家人：“去叫十爷，还有揆叙、王鸿绪和阿灵阿，这会子就来！”

狗儿和坎儿从胤祥那儿接了差使，两个小鬼头当晚商量了一下，大早又去了一趟鬼市，不知买了些什么物事，匆匆赶回了雍和宫，找高福儿要帮手。因为都是一个差使，高福儿二话没说，把二门里的十几个干练家仆拨归两人指挥，还追出来叮咛一句：“仔细着点，我随后就去！”

“是了！”狗儿答应一声，和坎儿一路出来，笑着小声道：“瞅他那熊样子，还教训我！笨王八，上回骑那匹菊花青出去，头上摔的那个大包至今还乌青着呢！”坎儿心里的精明远在狗儿之上，因长了两岁，阅事渐多，虽仍一脸迷糊相，城府却渐渐深了。他和狗儿虽同在书房，狗儿的心思用在调鹰弄狗上，他已经识了不少字，《三字经》都讲得下来了。听狗儿说高福儿，坎儿只点了点头，说道：“我知道，菊花青叫你驯反了，叫进是退，叫退是进，叫停是跑，是么？万一四爷骑了，你可怎么得了？咱们一年一年大了，也得想想正经事了，像戴铎都能弄个顶子戴戴，咱们怎么就不能？”狗儿一拍后脑勺，笑道：“枉自比你大半岁！我这玩心难收，不知怎的，四爷一逼我读书就犯瞌睡——”正说着，拐弯出月洞门，恰和一个端盘子丫头撞个满怀，一脚踩了那丫头的脚，疼得她蹲下身直叫“哎哟”。坎儿一笑，说道：“这不是翠儿妹妹么？两年不见，我都不敢认了！”

狗儿也是一笑，仔细打量翠儿：月白夹衫，套着葱黄坎肩，因放了脚，半大不大一双弓鞋掩在衫下，黑鸦鸦的鬓角，衬着鹅蛋脸、笼烟眉，笑靥生晕神采照人，真似一株亭亭玉立的水蒜儿。狗儿不知怎的心里一动，竟自红了脸，呆笑了一下道：“翠儿妹妹出落得——大人一样了。虽说都在这院里，侯门似海，连面也见不着，在别处遇见，不定就碰肩过去了呢！”翠儿被他瞧得不好意思的，看了坎儿一眼道：“那是。我除了侍候福晋喝参汤吃奶子，不出二门一步——”正说着，一个大丫头一闪脸喊道：“翠儿——福晋叫你呢！”“哎！来了——”翠儿忙答应一声端着盘子径自去了。

两个人不再说话，走得风快出了老齐化门，便见朝阳门运河码头的万永号当铺。这当铺门面不大，三间临街板墙和八王府的照壁遥对，只一箭之隔，这边一声招呼那边便听得见。当铺后的院落却是很大，足有几十间房，后边紧靠运河，过了当期的东西从后门下船运往南方销卖，确是十分便当。坎儿见雍亲王府的十几个家丁扮作闲汉在照壁西一个茶棚下喝茶说话，知道已经预备停当，向狗儿点了点头便进了当铺，扑着高高的柜台大声问道：“我有一块银饼，当不当？想换点铜钱使！”连说了两遍，上头朝奉才伸出脑袋，说道：“拿来看看！”

“就是这块。”坎儿一脸憨相，皱着眉将银饼子举了上去，“我主子病着，等着抓药使钱，你快着点！”

那朝奉接过银饼，十分内行地反复细看，饼面一根到心的银筋，蜂窝细白，边上带着银霜，地地道道的一块台州足纹，便道：“九八成，当六贯！”

“足纹！”

“我知道是足纹，这是规矩。”朝奉冷冷道，“通天下都是这样。当不当？”

坎儿咽了一口气，说道：“我们主子不是穷人，就住在双牌楼，预备着应试，家里的银子没有接济来，你多当几个……”

“当不当？”朝奉不耐烦地问道，手里拿着银饼子，大有一答话就扔下来的意思。坎儿苦丧着脸未及说话，狗儿风风火火进来，说道：“当铺找遍了，你在这里！八少爷家里寄来银子，不当了，那块足纹还得给少奶奶打首饰呢！”说着从怀里掏出两个元宝，冲朝奉道：“这是两个济宁元宝，少奶奶信里说共八十两，少爷说这么大，不好使，你给称一称，换成银角子，给你五分银子，成么？”

那朝奉不假思索，将银饼子丢还坎儿，接过狗儿手里的元宝，略看了看放在戥子上，一戥，居然是八十八两，按着心头欢喜，说道：“五分银子便宜了你们，可怜见的出门在外的人，我就给你们换了吧。唉……五分银子怕还不够夹剪掉碴儿呢！”说着便又兑了八十两银角子递给狗儿，狗儿和坎儿说笑着去了。当铺朝奉正高兴，旁边一个老头子说道：“相公，那元宝你看成色了没？这两个猢猻一个叫鬼不缠，一个叫缠死鬼，出西直门没人不知道的。方才我还见他两个在茶棚那边鬼头鬼脑地叽咕，别耍骗了你吧？”那朝奉吃了一惊，赶忙取过元宝细看，嫩嫩的涌头闪着青色的银芒，边上带青，十分像济宁元宝成色，但釉面却无青气。心知上当，忙到夹剪凳上夹好了，老练地一坐，“咯嘣”一声断开来，一切真相大白，里边裹着铅胎！朝奉脸色立时变得惨白，说话的声音都变了：“三十年老娘倒绷孩儿！”又问那老头子：“你在哪里见他们说话？”

“就那边！”老人指着西边茶棚，眯着眼道：“他们没走！这……这真大胆大了！”

朝奉腾地跳下柜台，隔门望去，果见狗儿坎儿和一群人指手画脚又说又笑，顿时大怒，冲里边喊道：“李再鑫，你出来招呼门面。告诉柳掌柜的，我着了人道儿了，贼就在外头！叫几个伙计跟我来！”老人忙道：“千万别说是我说的，千万别说！唉……老没正经的嘴贱！”“啪”地打了自己一个耳光，忙不迭溜了。那朝奉带着两三个伙计，饿狼般扑出来，直趋茶棚！

“日你姥姥小王八蛋！”朝奉劈胸一把提起正在眉飞色舞说话的狗儿，一揉一个仰八叉，“也没打听打听门面，就敢在这日弄人！银子呢？”狗儿打个滚爬起身来，叉腰大骂：“操你八辈祖宗！凭什么打人？”说着一头扑过来，两个人厮打在一起。顿时里三层外三层围了一大圈瞧热闹的。

坎儿朝扮作八少爷的书房小厮墨香使了个眼色，墨香咳了一声，摇

着扇子道：“松手松手！这成什么体统？有话慢慢说，是怎么了？”朝奉一手捉定狗儿，瞪着眼问道：“你是谁裤裆里的？管你妈的闲事！”坎儿便道：“你嘴里干净点，这是我们八少爷！”

“八少爷？八老爷、王八爷也稀松！”朝奉暴跳着嚷道，因将方才两个人糊弄自己的情形对着满街众人说了，又掏出夹断了的元宝叫众人看：“你们看，你们看！两个一共八十两，叫他们拐去了！这是皇城脚下，天子辇前，就敢弄这个鬼！送你们到顺天府，夹棍夹死你们！”

墨香要过两个元宝，在手里掂掂，说道：“我家江南名宦，哪有这样的的事？况且这银子也不像内人给的那两个，你们众人看看，我像个有病的穷举子？——茶博士，你有戥子没有？戥戥看，分量像是也不对……”“有有！”茶博士一迭连声答应着取出戥子，当着众人一称，顿时沉下脸来，看了看两造人，没一个自己惹得起的，嗫嚅了一下竟没敢说话。旁边围观的一个闲汉却瞧得清爽，双脚一跳大嚷道：“八十八两！这狗娘养的朝奉不是好玩艺！”

“打！”

狗儿大喊一声，王府家丁加上路人足有几十号，围着三个朝奉伙计没头没脸便是一顿臭揍，打得三个人满地乱滚，杀猪价大叫：“柳掌柜的——快来呀！这是一群念秧的贼！”坎儿在旁留心看，果见当铺门中一拥而出，大约四五十个人，没数仔细，却又纷纷退了回去，接着便见一个四十多岁的汉子穿着开气酱色袍子，外套一件套扣背心，眼上架一副水晶墨镜，腰间槟榔荷包一晃一晃地出来，回头说了声：“都不许出来！”说着便踱过来问道：“怎么回事，有什么话不能好好说？天子脚下，没有讲理的地方么？”正说着，高福儿骑一匹高头大马，带着十几个家丁过来，因见围着一大片人看热闹，扬鞭一指说道：“过去看看！”众人见他如此势派，忙都闪开了。高福儿一闪眼，看见墨香、坎儿和狗儿正给自己递眼色，腾地跳下马来，劈脸就给了狗儿一嘴巴！

“好啊！原来又是你三个！西直门外踏遍，没找到你们的鬼影子，原来骗到东城八爷门口了！这可真是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原来井也有掉到桶里的时候！”高福儿恶狠骂着，将手一摆，“拿下，交四爷处置！”柳掌柜的正愁没人帮腔，见高福儿手下的人三下五去二，不由分说把墨香等人架了起来，心里一阵轻松，打了个揖问道：“敢问贵姓，台甫？是四爷府里恭喜的么？”高福儿点点头，吊着脸道：“我是四爷的管家高福儿，上回从这几个小畜生手里买了二十多斤假人参，这是有名头的‘京西三太岁’，没一个好玩艺儿！你是什么人？”

“哦，小的柳仁增，是这间万永当铺的掌柜，东家不在，守个门面，不防就被这三个小贼诓了。”柳仁增赔笑说道，“也是我这朝奉不争气，图他八两银子……”因将方才的事说了个大概。那朝奉浑身稀烂，头脸乌青，也在一边夹七夹八地哭诉：“……不是高爷，小人就浑身是嘴也说不清。”

高福儿听了一笑，说道：“柳掌柜的，可巧儿今儿我寻你有事，真是有缘呐！”说着，拍了拍柳掌柜的肩头，回头吩咐家丁：“你们这儿等着，回去有赏——走，店里说去！”

“那……好，请！”饶是柳仁增谨慎，也被高福儿一套接一套的连环扣儿弄得五神迷乱，略一迟疑，将手一让，恭恭敬敬带着高福儿进了当铺后院。高福儿一边剔着牙缝慢慢走，留神看时，几十间房子有的紧锁着，还有十八个师爷打扮的人拿着账本子之类的东西在一个大客厅里对账，并无异样，便笑道：“没想到你门面不大，里头这么气派！”柳仁增此时才觉得带这个人进来不妥，忙将高福儿让进账房，斟着茶苦笑道：“这是任伯安任爷的家当，我哪有这么阔？——高爷，有什么事请示下，小的好遵命承办。”

高福儿呷了一口茶，从靴页子里抽出一张纸递给柳仁增道：“你看看这个。”柳仁增接过看时，上面写着：

大珊瑚珠四十串 照身大镜两面 奇秀琥珀二十四块 大哆啰呢绒十五匹 中哆啰呢绒八匹 织金大绒毯四领 鸟羽缎四匹 文采细织布十五匹 金自鸣钟两座 大琉璃灯十盏 冰片三十四斤 镶金小箱一只 翡翠镶宝石如意三把 象牙西洋船一只 镶金起花佩刀五把 白金弥勒一尊 镶金千手观音一尊 精细小马铲七把

“这都是贡物呀！”柳仁增倒抽一口冷气，问道：“莫非爷手头紧，要悄悄当一当？”

“你想到哪里了。”高福儿格格一笑，“我就穷死，也不敢动四爷个针头线脑！他老人家那脾气天下谁人不知？恼上来剥我的皮的工夫都有呢！这些物件都是万岁爷赏四爷的，原存在西花厅后的库房里，半个月前就失盗了，早已报了顺天府，到如今连个贼毛儿也没拿住，四爷又怕万岁知道了，又气又急，吩咐下来，顺天府要查，我也要查，拿住这贼，我得亲自处置！叫我知会全城各个当铺，看销赃了没。”

柳仁增顿时放下了心，笑道：“我这里没有。我们也从不敢收这样的当。高爷要不信，我带你库房当架都看看。”“既没有就算了，我瞧你也是个本分生意人。”高福儿笑着站起身来，“谁有工夫一个库房一个库房地看？京师一百多家当铺呢！”说着便走。柳仁增送至门口，刚说声“高爷好走”，高福儿却站住了脚，又道：“那张单子你放好了，有人来当，你飞马报我知道。一千两赏银我送你五百。四爷要亲审这贼，图的出口恶气，我们甬惹他不高兴。”说罢自去了。

柳仁增待他去了，一刻不停便赶到廉亲王府。因胤禩正和阿灵阿在书房说话，他这样的小人物不敢打扰，便站在门口等着。足等了半个时辰，阿灵阿才辞出来，便听胤禩道：“丰升运的案子你只作不知道，不要往里搅和。太子拟了个流配三千里，万岁爷朱批下来，把刑部骂得狗血淋头，连汉朝的张释之都点了进去，说是沽名钓誉之徒——已经改了腰

斩。我们站一边瞧罢了。”一转脸见柳仁增在，便问：“你有什么事？”柳仁增忙磕头请安，把方才的事细细说了。

“唔，你办得还算不错。”胤禔抚着剃得趣青的头思量半晌，实在想不出万永当铺和四阿哥府这次邂逅有什么蹊跷，便道：“四哥府丢东西的事我已经听说了，有人销赃你告诉雍府就是了。只那些东西，你要小心加小心，万不能出篓子，所有我的手迹都要烧掉。我看你这人很识大体，好生做去，任伯安的差事说不定指给你呢！”说罢一摆手，柳仁增忙磕头退出。

第三十七回 明修栈道雅令赏雪 暗度陈仓恶擒魑魅

年羹尧血洗江夏，坎儿狗儿闹当铺，雍王府递失盗单，一连串的事很使廉亲王府警惕了些日子，无昼无夜都有人在王府门前耳房的窗户里死死盯着对面斗大的“当”字，那幌子只要一落，立即出动王府侍卫过去干预。但一连两个月，绝无异样的事，因此阖府上下人等心都渐渐懈了。

天交十月，北京已是万木萧森一派冬景，城外永定河已结了寸许厚的冰。饶是城里头风小暖和，金水桥下的护城河也结出蛛网一样的细凌，高大的城楼堞雉上苔藓变得暗红，显得灰暗阴沉，苍穹昏鸦，彤云渐积，像是要下雪似的，没有半点活气，只有树上的残叶，稀稀落落在朔风中瑟索，像是向人间诉说着什么，又像是不胜其寒地发抖，更增几分荒寒寞落。十月十二日一夜大风，裂帛撕布地吼了一晚，纷纷扬扬降了一夜大雪，早晨起床，人们才发现北京已是琼楼玉宇银装素裹一片混沌世界。胤禩进宫给胤初请安回来，便见十四阿哥胤禵已在府中等着，便道：“前几场雪都是零零星星丢几片，没落地就化了。这场雪真叫人精神一爽！你来了好，咱们约几个人痛乐一日！”

“喏——”胤禵向案上努了努嘴，“那是四哥送过来的，今儿是他四十大寿。恐怕得去扰他一席呢！”胤禩一拍手道：“我说呢，心里总影着一件事，再也想不起来！去是一定的，空手怕不好吧？”胤禵笑道：“四哥脾气乖张，从不收什么礼，我们犯不着巴结他又讨没趣。依着我说，两肩抬一张嘴吃他去！你要不过意儿，把你抄的那本《金刚经》送他，管保打发他欢喜了。”胤禩想想也确是如此，一笑作罢，二人同乘一抬大暖轿径往安定门雍和宫拜寿。

大约错午时分，那雪越发成团成块乱羽纷飞地飘落下来，街上已积了半尺多厚的雪。这样的天气并没有生意，所以家家店铺关门闭户，一眼瞭去，空荡荡的街衢上没有一个行人。恰这时候，几个大汉赶着两架驮轿“吁——”地一声停在万永号当铺外，卸了几口大箱子，一头一脸的雪，嘴里呵着白雾进了门面。几个朝奉正在柜台里向火嗑瓜子儿，见这种天气还有人上当铺，不由都伸出头来。李再鑫皱着眉头问：“当什么？”

为首的就是性音和尚，大狗皮帽子后头拖了一条假辫子，似笑不笑地看了看几个朝奉，搓手跺脚地说道：“几箱子硬货，你下来看看就知道了！”李再鑫和几个人递了个眼色开门下柜，打开一只箱子闪眼便见一座象牙西洋船，把一个箱子装得满满的，不禁吃了一惊，心头顿时突突乱跳；又开一个，里边齐整摆着五把起花佩刀和七把小马銃。性音索性把八口大箱全部打开，雪光里但见银灿灿、金晃晃，什么大玻璃镜、珊瑚

珠、金佛玉观音、各色贡布羽缎闪烁耀目——正是四王府丢失的那些物件。不用问，来的这几个人都是江洋大盗！

“兵器我们不当。”李再鑫强按着心头的惊慌，头上已渗出细汗，支吾着挑剔道，“下余的物件你想当多少？”性音笑道：“你看看这些兵器，上头嵌的都是宝石，凭什么不当？总价二十万银子是值的吧？明话直说，我们爷进京纳捐来的，吏部如今奉四爷钧谕，暂停捐官。这些东西放在身边不放心，并不是缺银子使。说当，其实不过寻个安全地方存存。这么着，你出八万吧？”李再鑫噙着牙花子吸了一口凉气，说道：“八万没说的。只东家刚把银子提走去江南购货，店里哪里一时凑得起这么多现银？三万！就这，我们也得冒雪去银号打饥荒哩。”

“七万，不能再少了！”

“四万！”

“七万！”

“五万五！”

“六万！”

“好！六万就六万，这么大财神，我也少不得恭让着点了……”

两个人都是虚情假意讨价还价，上头五六个朝奉已听得目瞪口呆。李再鑫便道：“店里实有四万，还得出去挪借。请进柜台向火吃茶，我这就禀掌柜的给你筹办！”说着将手一让，请性音几个人把货抬进去，向几个人一递眼风，说道：“侍候好爷们！”便自进里头报知了柳仁增。

“好！我在这稳住他们。你这就去八爷府，禀了八爷再说。”李再鑫听了，二话没说，一溜小跑赶到廉亲王府。听说胤禩去了四阿哥府，李再鑫站着想想，觉得当面去禀更好，因在门房借了一匹马，蹿上去双腿一夹，顶风冒雪直奔雍亲王府而来，赶到时，浑身已是雪人一般。

雍和宫一千阿哥吃酒赏雪说笑话儿，正到兴头之时。胤禩一向是忙人，面冷心冷，既不请客也不赴筵，与阿哥们彬彬有礼却过从很少，众人难得他这一请，因来得齐全。三阿哥胤祉、五阿哥胤祺并胤禩胤禔胤□胤祔胤禔胤祥胤禔胤禔胤祿胤礼……都来了，只七阿哥胤祐伤风没来，挤挤攘攘在万福堂摆了四桌席面，地龙的火烧得满屋暖融融的，却把窗棂都打开了，既轩敞又好赏雪。因击鼓传花，刚轮到胤祉说笑话，那胤祉虽饱学，却不善于此，想了半晌，说道：“我没有老十三老十四那份诙谐。老十呢，又太粗。胡乱说一个，不笑别怪！——张船仙当登州太守，考试秀才，命题《伯夷叔齐》做八股。有个秀才‘伯’做两股，‘夷’做两股；‘叔’做两股；‘齐’做两股。张船仙又好气又好笑，批了几句俳语，颇有意思。”因停杯诵道：

孤竹君，哭声悲。叫一声我的儿子啊！我只道你在首阳山下，做了饿杀鬼。谁知你被一个混账东西，做成一味吃不得的大碟八块！

“好！”众人鼓掌喝彩。胤禛高兴得脸上放光，说道：“谁说三哥讲的笑话不好？我敬三哥一杯，请三哥再赐一个！”众人立时附和，胤禩笑道：“确是妙语，三哥一定得赏光再讲一个！”

“那我勉从众命吧。”胤祉吃众人将不过，笑着吃了一杯，又道：“那年我到睢州，见酒店一副对联写得可笑。上联是‘入座三杯醉者也’；下联是‘出门一拱歪之乎’——你们要再逼我喝，我可真要‘歪之乎’了！”众人听了不禁又是哄然叫妙。

胤□酒已吃到八分醉，听胤祉说他“粗”，心里不受用，头摇得拨浪鼓似的笑道：“不好不好！放着这好雪，没有诗岂不可惜了，辜负了老天爷？”胤禛生怕他扫兴，便道：“老十说得是，我、三哥、八弟、十四弟四个人联诗，每一句有黑有白，黑白分明，诗句不好，罚三大觥！”因起句道：

乌鸦争梅一段香，

胤祉接口便道：

寒窗临帖十三行。

胤禩折扇打着手心吟哦：

纤纤玉手磨香墨，

胤禔笑着道：“八哥好情致，我也有了——点点梅花落砚塘！——我再起一句：佳人美目频相盼，”

“对局围棋打劫忙。”胤禛忙推胤祉：“三哥，你怔什么？快着点！”胤祉因一笑，吟道：

古漆瑶琴新玉轸，

“好！”胤禔揶揄扬眉，正要接吟，不防胤□怪声怪气冒出一句：

阴沟打翻豆腐汤！

众人不禁哄然大笑，十四阿哥胤禔便来拧胤□耳朵，“好好的诗思叫你败坏得一点也没有了——阴沟打翻豆腐汤岂不是黑白不分了？罚酒，我要提耳灌黄汤！”正不可开交，高福儿匆匆进来，向胤禛附耳说了几句，后退一步躬身听命，胤禛登时紫涨了面皮，说道：“这有什么说的？点王府侍卫立刻把这起子贼拿下！”又转脸对胤祥道：“我府丢的东西有着落了。贼现在就在万永当铺，你如今管着刑部，只好劳你去刑部，调几个衙役做帮手。”此刻众人已是听呆了。

“成！我再给你们演一出温酒斩华雄！”胤祥笑着起身佩剑，又道：“老十四，等着我回来再豁三百拳！”

胤禩听见“万永”两个字，浑身打了个寒颤，看胤禔时，也把目光扫过来，四目一对立时会意，因也起身笑道：“我酒沉了，正好和老十三去。谢四哥的寿酒，改日我还席！”

“哪里的话！”胤禔笑道，“一年四季难得一聚，何况这场好雪！你这一走就散了众人的心，也辜负了我的心——狗儿！各位爷带来的人都归你和坎儿招呼，轿子锁了，大门封锁。今儿上下一醉方休！怎的？吃醉了就不能在四哥这儿住一宿？”众人也都正在兴头上，哪里肯放胤禩去？纷纷起身挽留，罚乱令酒，胤禩心里虽不安，却也脱不得身。

胤祥带了七十余名王府校尉打马狂奔出城。过朝阳门，见守军千总是自己在户部使过的小军官辛一非，便驻了马问道：“原来是你在这儿办差？你手下多少人？”辛一非是巡哨偶尔遇上胤祥的，见是恩主，忙笑道：“十三爷原来还记得奴才？这里的兵不多，只有一百多人，老齐化门也归奴才管，十三爷要使人，奴才过去叫！”“一百人足够了。”胤祥抹了一把脸上的雪水，“你悄悄带着把守万永号当铺四周路口，无论是谁，不许进也不许出，万永号里有大盗，跑出一个耗子去，我就抽你辛一非的鞭子！”这是个极简单的差使，辛一非连连答应着召集人，分派着把守路口，不到一袋烟工夫已将靠近万永当铺的街口封得水泄不通。

“好！你会办事！”胤祥掏出怀中金表看看，连走路没用一刻钟工夫，嘴角闪过一丝阴冷的狞笑，鞭梢一指道：“冲进店去，逢人就拿！”

柳仁增和店里六七个朝奉正和性音有一搭没一搭地攀谈，等着李再鑫“取银子”回来，不防外头一阵马蹄得得，一排店门“哗”地倒了下来，满屋雪尘卷得乌烟瘴气，几十个护卫军校蜂拥而入，几乎把人来高的柜台都掀翻了！柳仁增又好气又好笑，刚说了句“官军来了”，劈脸便挨了两耳光，打得眼冒金花，急得叫道：“拿错了！我是当铺的人！”

“不管是谁，拿下再说！”胤祥按剑大喝一声，“都不许动！把赃物抬过来点！”说话间几十个军校早已闯进后院，不问青红皂白，不分男女老幼，顷刻之间都捆得米粽一般。把性音等人抬来的箱子当院打开，一件一件地验。柳仁增不认得胤祥，见他如此蛮干，便大喊道：“军爷，我们是报案的本分生意人——”一语未终，旁边一个护卫回身就是一个窝心拳，骂道：“你有点规矩没有？这是十三爷！不许说话！”

一时清点完毕，各样东西俱在，单少了奇秀琥珀二十四块。胤祥方转过脸问柳仁增：“方才你说什么？你是这店的掌柜？怎么少了二十四块琥珀？四哥最心爱的就是这个！”

“那要问贼！”柳仁增不知是冻的还是气的，脸色又青又白，浑身直抖，说道：“十三爷，就是审案，也得弄清原告被告呀！”胤祥左右张望，性音等人早已无影无踪，因两手一摊，一脸坏笑，说道：“贼在哪

里？这会子怎么分辨谁是好人坏人？少了琥珀，不定是藏在哪里了。”略一沉吟，从嘴唇里蹦出一个字：“搜！”柳仁增真的急了，双脚一跳大叫：“这是八爷的当铺！”

胤祥双脚跌得积雪咯吱咯吱响，来回踱着，偏过脑袋道：“这是八哥的当铺？我怎么没听说？”

“八爷府就在对门，十三爷一问便知！”

“爷懒得问！”胤祥无所谓地笑道，“就你这副腌臢杀才相，会是八哥的奴才？我方才和八哥一处吃酒，我来这里八哥也知道，既是八哥的产业，他会不言语？”

“你——！”

“我怎么了？”胤祥倏地拉长了脸，头一摆又是简单的一个字：“搜！”

于是满院各房立刻折腾得天翻地覆，砸门扭锁翻箱倒柜稀里哗啦一片声响，军士们个个腰里塞得鼓鼓囊囊，兴高采烈地串房细搜，胤祥也不理会，只等着自己要的东西。好一会子，一个护卫满脸油汗抱着一沓子案卷出来，禀道：“十三爷，琥珀没有，全他妈是些账本子！”

“是么？”胤祥信手掂过一本，翻开一看，全都是钟王蝇头小楷，密密麻麻记的全是官员考功密档，某人某年月日因何故处分，转调黜降何处，走何人门路起复超迁，现在何处任何职……一周备。胤祥一口气松下来，嘴角露出一丝微笑，抖着账本问柳仁增：“这是什么东西？你一个生意人，抄录朝廷密档，比吏部的还细，是做什么用处？”

柳仁增早已面如土色，反背着手双腿一软，跪到雪地里，嘶哑着声音道：“我不知道啊！我没做过这种事啊！十三爷……这店的东家是任伯安，他到江南去了……您把他拿到北京问……问问就知道了……”

“好贼店！”胤祥勃然大怒，按剑怒喝，“很该全抄！这是大清开国罕有的大案！给我使劲抄！”

兵士们排门入店又抄又抢，店里店外一片鬼哭狼嚎，守在远处瞭梢的李再鑫知道大事不好，热锅蚂蚁般兜了两圈，想想这事无论如何得报胤褩胤禔，不及算账，丢一块银子出门上马又赶回雍和宫。

此时风已经小了，雪片兀自丢絮扯绵般漫天旋舞。万福堂十几个皇阿哥除了胤褩胤禔和胤禔，都已吃得醉眼迷离。胤禔吃得也着眼，手舞足蹈地哈哈大笑，说道：“好不好！你们做的什么鸟诗？合该我这粗人出出风头，你们听听我的咏雪诗！”因咧着大嘴，大声道：

昨夜北风寒，天公大吐痰。

一轮红日上，便是化痰丸！

没有念完已是笑倒了众人。王府家丁见十阿哥发酒疯，都在廊下挤着看，指指点点笑得前仰后合。

胤禩有心事的人，一眼看见李再鑫在长随里头杀鸡抹脖子连比划带使眼色，说声“方便”，便起身来往后院走。

“好九爷！”李再鑫气喘吁吁追上来，禀道，“奴才急死了，爷只瞧不见奴才比划！爷们在这快乐，店里出大事了！”

地下雪滑，胤禩身子一晃，几乎跌倒了，踉跄两步才站稳了，脸色变得异常苍白，喃喃说道：“……到底难逃一劫！店……抄了？”李再鑫慌乱地说道：“情形到底什么样儿难说，出事是肯定的了！”胤禩这才定下神来，说道：“抄了也稀松，早已说过万事都有任伯安担当的。只是心计如此周密，手段如此绝情，令人可畏！……此地于你已经不是安全之地，你这会子就去我府藏起来，我晚间还要问你话！”说罢也不解手了，装着没事人般趑回万福堂，勉强笑着，刚说了句“老十还有什么屁诗，再作——”话未说完便是一惊，浑身汗毛直竖，原来不但柳仁增五花大绑跪在当院，“死”了的任伯安居然也由两个兵士夹着押解进来！

院中气氛已经大变，王府护卫亲兵、年羹尧岳钟麒的戈什哈站得廊下甬道上都是，一个个叩刀按剑杀气腾腾。胤祉等阿哥都出了正房，坐在檐前丹陛上一溜摆好的椅子上，只胤祥像是刚刚回来，一条腿蹬在石阶上喝着热黄酒，和年羹尧小声说话。胤禩不再说话，挨着胤祺坐下静观事变。

“你还敢问我‘什么罪’？”胤禩穿着玄色貂皮斗篷，足蹬鹿皮油靴，在阶前雪地里踱着，面孔冷得罩了一层霜，咬牙笑道：“且不说你卖官鬻爵交通权要，也不说你私和人命扰乱政令，这些我在户部早已知之甚详。单就你私抄百官档案要挟官府聚敛民财这一条，你难逃一刷！我以为你死了，你还活着，很好！说说看，你雇十几个抄手密建档案库，是谁的主使？抄这东西准备做什么大事？”因指着廊下堆着的二十几个麻袋对胤禩道：“老九，待会打开看看，你也开开眼！我遍读二十一史，竟没见过还有这样的神奸巨蠹！真真骇人听闻，他弄的东西比吏部的东西还要细！”

任伯安原先只是木着脸听，一抬头正看见胤祺的目光扫过来，便转脸盯着胤祺笑道：“王爷少安毋躁，久闻您是铁石心肠，怎么会如此气急败坏？我这人生性爱抄抄写写，想弄个《冠纓百丑图》留给后世，叫万代之后看看我们大清这些盛世官员都是些什么玩艺儿。干这种事我自觉功德无量，用不着什么人支使——我支使您谋反，您肯吗？您这么生气，我瞧着还有点心疼呢！大丈夫一人做事一人当，当铺这些人都是奉我的命，拿我的钱办事，四爷似乎也不必枉费心机株连别人！”

“好，你说得真好！”胤祺阴毒地盯视任伯安一眼，恶狠狠笑道：“但

恐你三木之下未必能如此从容！只有一层你说错了，你不过是个卑污不堪的小丑，市井泼皮无赖。我呢，是帝室龙种天璫贵胄。和我怄气，你配！”说罢命高福儿：“把他送狱神庙！”胤禩见是话缝儿，冷冷笑道：“四哥，这样的东西还不快打发到天牢里，送狱神庙不太便宜了他？”胤禩笑道：“南衙里我有点放心不下，怕他吃得饱饱的，又突然急病死了。我正要他求生不得，求死不能！”

人押走了，兵士也撤了，阿哥们的酒也吓醒了。大家各怀心思回到暖烘烘的万福堂，面面相觑，不知话题从何开头。好半晌，胤祉才笑道：“没想到老四酒筵暗藏兵机，有此一遇不虚此生了！怪道的刑部冤狱清不胜清，原来里头有这么大一篇文章！只是这么大案子，你打算怎么料理？”

“我心里好难委决，正要听听三哥和兄弟们的见地。”胤禩变得很忧郁，颓坐在安乐椅中抚着脑门说道，“实言相告，就因为这个缘故，我才请你们来……”胤禩自斟一杯酒，一仰而尽，说道：“四哥这话我有点不明白。自古杀人偿命欠债还钱，有王法在，按《大清律》办就是了，有什么难为处？”

胤禩看了看胤禩，叹息一声道：“傻兄弟，要我一个字一个字解说么？我办这事并没有私意儿，原是要去掉这个国蠹，所以连太子爷也没有禀。但任某在京惨淡经营几十年，犯了不少计数的过恶，要没人撑腰他不敢，也做不到！难说我这些手足里就没有牵连进去的。这件事王法人情相悖，我又不想打耗子伤花瓶。所以要有个十全之策。”他沉痛地低下了头，喃喃道：“当然也许是我多疑，最好我疑错了，但这案子我不审。千扯万牵，我不信三哥会有这种事，所以我想请三哥办这个案子。三哥要体谅我这份心，我这就修表给阿玛，进宫见太子，请他们给你指令。”

一席话说得众人无不动容，这个刻忌成性的阿哥竟然还有这么深沉的手足之情。胤禩见他既为香客又拆庙，恨不得一脚踢死胤禩和胤祥，又自知一开口必定招疑，只把手中折扇合起展开，展开又合起，一脸若无其事的样子。

“我做不来这样的大事。”胤祉见他要把这个烫手的红炭团儿塞到自己怀中，心里不禁暗笑，皱眉说道：“皇上见你这奏折，难免也要想，为什么叫老三来办差？依着我的见识，老八老九在刑部熟门熟路，交给他们办最好！”

胤禩睨了胤禩一眼，心里拿定了主意，说道：“四哥方才说的都是肺腑之言，我听得几乎落泪。我和四哥一样的心思：这案子不能不办，也不能大办。要信得过，我就办！”

“那就偏劳九弟了。”胤禩望着门外大雪纷飞的天空，舒展了眉头道，“就是这样儿。为明我的心，我先担一点责任——高福儿！”

“在！”

“把廊下那一堆麻袋垛到院当中，一把火烧尽！”

“啊？”

“唔？！”

“噎！”

殷红的火焰在冰雪世界中燃烧起来，不时发出轰轰的响声，飞起的纸灰在空中无力地盘旋着，又被雪打湿，粘落在烤化了的雪地上。阿哥们怔怔地看着，心里一阵空明，又有些迷惘，谁也不知道自己心里是什么滋味，直到燃成一堆黑色的湿泥，才各自起身告辞。

“胤祥，你留一下。”胤禛一边送众人，说道，“我又乏又累，还有点心神不宁，你陪我一会儿。”胤祥点了点头，陪着胤禛将众人送出仪门，回来时，已见邬思道笑吟吟站在万福堂前挂满了浆果的石榴树下。

第三十八回 抢功劳胤枉行权殉 气节紫姑染黄泉

一场大事做完，胤禛觉得疲累已极，刚想和胤祥邬思道文觉聊聊，松乏一下，却见高福儿进来禀道：“四爷，十三爷，毓庆宫魏公公方才传话，太子爷请你们进去呢！”

“好长耳朵，”胤祥伸着懒腰起身笑道，“这么快就知道了？”胤禛摇了摇头，苦笑着也站起来，却没说什么。邬思道见他兄弟忙忙穿戴了要走，像是忽然想起了什么，问胤祥道：“性音呢？叫他陪着你们一道去！”胤祥笑道：“他在粘竿处练功夫。他一个武僧，有事没事叫他跟着干什么？再说他也进不了大内。”

邬思道用火筷子拨弄着炭，说道：“文事已毕，自然武备紧随。二位爷，你们已经和权势最大的人结了生死冤家，难道自己还不知道？”胤禛正扣着腰间的带纽，住了手，沉思片刻说道：“性音暂且不宜出头，叫狗儿坎儿带几个贴身武士换便装跟着就是了。”邬思道只一笑，没再言语，二人径自出来同乘一轿而行。

“邬思道这人要算厉害。”胤祥坐在轿中望着缓缓后退的街道房屋，说道，“只是有点怪，太不合群了。寻常士人风流自命，他连这点嗜好也没有。四哥也该给他成个家嘛！”胤禛叹道：“十三弟，你还是不知道他。我若不用他，或许他要削发为僧呢！”

胤禛说着，见胤祥像是想起了什么，已经敛了笑容，便笑道：“你这拼命十三郎，这会子又怎么了？早年皇上说我喜怒不定，我看你才是三伏天气性情呢！”胤祥叹息一声，说道：“四哥是个有福的。像三哥，八哥，家里养着几十号清客相公，我瞧着都是些无赖文人，一些用也不顶！我府里若有半个邬思道，不知省我多少心！”胤禛点头微笑，道：“人家以多取胜，我只好以精取胜。宁吃鲜桃一口，不吃烂杏半筐，这是我的章程。”

“虽说如此，我还劝四哥一句话。”胤祥随轿上下闪动，幽幽地说道，“高福儿年羹尧两个人，我就瞧着不是很地道。”胤禛笑道：“用人不疑，疑人不用。他两个都是欠我大恩的，高福儿是不学无术，也不够精干，所以我没放出去做官。年羹尧虽说骄纵，对主子交办差使，还是尽心尽力的。”胤祥冷冷说道：“人说四哥刻薄，我看你还是厚道了些——”从袖子里摸出几个金瓜子递了过去。

胤禛接过看了看，信手丢在横枋上，问道：“这是怎么回事？”

“这是在江夏，我送给老王头的。”胤祥说道。他的眼像隔着轿看着远方，“老王头叫年羹尧杀了，这是他的二小子从死人堆里爬出来，带进京的。老王头临终只说了句‘进京，找四爷十三爷……告御状！’就咽了

气。”胤禛听了默然，良久才道：“办这么大的事，不免要死几个人。世间事原本如此，哪个庙里都有屈死鬼呐……”胤祥苦涩地一笑，说道：“不是他儿子亲眼见，我死都不敢信，年羹尧在你我跟前那么随和，生性竟如此残忍，一个江夏镇男女良贱六七百都活活烧死在梨香院……有跑出来的就补一刀再扔进去！”

胤禛浑身一颤，睁大了眼睛，又疑惑地摇头道：“不至于吧？年羹尧说只杀了二十几个人！再说他又何苦如此，于他又有什么好处？”胤祥冷冷一笑，说道：“四哥，所以我说你厚道！王二嘎子现在我府，再说岳钟麒，我也问过，他虽有点支吾，也说死了大约三四百。二十几个人？真是活见鬼！姓年的可真能蒙！你不是问他何苦如此？我看是庄里银子钱太多，他既办差又发财，怕人知道，所以杀人灭口！”胤禛闭上眼睛，陷入了深思，许久才瞿然开目，伸出两个指头道：“一、年羹尧这事功大于过，如今情势，绝不可追究，你要切切牢记；二、把那个王什么嘎，密送到我的黑山庄园养起来，任谁问不要提这事。这样办好么？”

“西华门到了，落轿！”

随着一声高呼，大轿四角落地。胤祥只说了句“省得了”，便随胤禛哈腰出了轿。

“两位弟弟在家做得好大事。”胤禔在毓庆宫后工字书房召见了胤禛胤祥，一见面就呵呵笑道，“请你们来聊聊，我也高兴高兴。”

胤禛行礼，欠着身子坐在绣墩上，抬头看了看胤禔。胤禔穿着玫瑰紫黄缎猢猻猴皮袍，上罩黑缎珊瑚套扣巴图鲁背心，腰间系一条湖色丝绸腰带，缀着两个明黄缎的绣龙荷包，青缎帽上顶着一块攒花宝石结子，一条油光水滑的长辫直拖到腰间，外面的雪光映照进来，显得十分精神。胤禛因赔笑道：“今儿是我的生日，头场雪下得这么大，心里欢喜，请三哥和弟弟们进一杯水酒消寒赏雪。原本没什么大事，不防这件案子出来，就闹得惊动了太子爷……”因将万永当铺的情形备细说了。

“兵法所谓‘守如处女，出如脱兔’，痛快！”胤禔听罢放声大笑道，“你甭遮掩，此事我早已了如指掌。安徽阜司衙门有个折子，奏闻了年羹尧剿灭江夏镇匪人的事，任伯安活着我也知道。特意吩咐陈嘉猷朱天保，雍亲王要在北京揭一件大案，不进来禀知，自有他的道理，任伯安活着的消息万万不可走泄……如今果不其然！嗯……立这个功，又是狗长尾巴尖的好日子，赏你点什么呢？……来！”

“在！”

“把雕着碧玉百桃的那副八宝琉璃屏着人送雍亲王府！”

“喳！”

胤祥眨巴着眼，心下诧异：这人怎么了？装腔作势故作豪爽？太子

素来不是这样的呀！胤禛却抚膝一叹，说道：“难得主子如此体恤！这事没有先禀，为防的事机不密，逮不住黄鼠狼惹一身臊，又担心主子见怪。想不到太子爷成竹在胸，早已暗中庇护。有您这几句话，我就安心了。既如此，一切听太子爷安排！”

“你已经办得很好了。”胤初手剔指甲，看去平静了许多，一笑说道：“我原想由老八来审，你既安排了胤禔，也是一样的。依我说，加上个老五，胤祺胆小，谨慎老成，和胤禔一起来办，只怕更周全些，你说呢！”胤禛想了想，老五无门无派，外头人看着确实少些嫌疑，因道：“太子爷思虑周详，这样确实更好。既这么着，我就不具折子了，由太子发六百里加紧递送万岁爷那里，由阿玛批办就是。”胤初满意地点点头，说道：“甚好，一会儿我就叫他们办。有功人员你列个名单，一并保举。”

胤禛心下也是十分愉悦：自己把红炭从炉子里扒出来，别人愿意兜起来，有什么不好？因见胤祥一脸不高兴，只扫了一眼，摆了摆袍襟问道：“万岁爷几时启驾回京？”

“已经是第六次南巡了。”胤初舒了一口气，“临去之时，阿玛告诉我，这或许是他最后一次出巡，要多耽些日子。昨儿收到张廷玉札子，说元旦前赶回来。”他神情变得有点阴郁，许久才又道：“老人家这次出京，我自觉我是尽力做事的，没有出什么大的差错。回想起来，我这回复位，不知怎的就时时犯躁性，也办了几件不出色的事，还得你两个体谅。”胤禛听了兀自沉吟，胤祥在旁说道：“太子爷，休怪我性子粗鲁。你既说到这里，我也就不忌讳，你那次在水亭给四哥没脸，就是有些过分！”胤禛忙摆手道：“老十三，你又没在跟前，那日是我先不是，顶得太子爷下不了台。”

胤初站起身来，背着手看了看外头，说道：“雪下得小了……岂止是水亭？赈济山东的事我也驳了老四。还有摊丁入亩，我当面驳了，其实还是批下去照老四的主意办了……我心情不好，不拿你们出气，难道能把老八叫来训一顿？”他脸上闪过一丝无可奈何的笑容，“你们心里有数，就不怪我了。”

这话说得动情，不知哪一句触了心，胤初涨红了脸，眼睛里竟汪满了泪水，胤禛胤祥都低下了头。许久，胤祥长叹一声，说道：“太子拿我们当心腹，我们哪里敢有自外的心？这朝廷、这天下早晚有一天……是你来坐——听十三弟一句心腹话：我真的不明白，你改那个贪贿名单是怎么想的，寒了百官的心不是要命！”

“我这个太子当得窝囊啊！”胤初吁了一口气，缓缓说道，“读过楚辞《招隐士》么？‘攀援桂枝兮聊淹留，虎豹斗兮熊羆咆，禽兽骇兮亡其曹。王孙归来兮！山中不可以久留！’淮南小山写这些惊心骇目险恶惨酷的情形，岂止深山幽谷里有？我看这北京城，这紫禁城也是一般儿光景！王孙归来，还有个安乐窝，太子归来何处？你们都曾见过的了，连

狗窝也不如！所以你们做别的事，我或有高兴的或不高兴，但铲除朝中杂秽，排揎那个八爷党，我觉得就是为王前驱！”

两个人这才明白胤初的心思。胤祥忽然泛上一股莫名的懊悔，觉得出力费劲，竟是为此人作了嫁衣裳，强打精神正要说话。胤禛正容说道：“太子爷，君无戏言，臣吏不应有戏言。我做这些事不是本太子这个宗旨。但于宗庙社稷有利，国计民生有益的，我勉力去做。不然，我是不敢奉命。据我的愚见，太子朝廷原为一体，自当一德一心，万不可存了私意，反给小人可乘之机。”

“好好！我听你的还不成么？”胤初说道，“老王师傅也这么说，我知道你们的心。就这样吧，名单我再看看，斟酌一下再办。江苏昨日送进奏折，又运来糙米一百万石，今冬明春京畿直隶已有四百多万石粮，老百姓不至于吃树皮了——这不是国计民生？老四催催户部，把粮库赶着整修好，霉烂了我要追究！”

胤禛胤祥相跟退出，直到西华门外才站住脚。呼吸了一下清冽寒冷的空气，胤祥觉得清爽了不少，一边下台阶，说道：“这倒好，折腾来折腾去，他一伸手把功劳抢得精光！我们呢？空空如也！一幅琉璃屏换走我多少心血！”胤禛踏着满地碎琼乱玉，一边走一边说道：“你什么时候才能明白？原来是太子坐山观虎斗，如今是我们壁上观！这件事不久就传遍朝野，谁能埋没掉你十三爷？”

“哦！”胤祥如梦初醒，佩服地看了一眼胤禛，说道：“我明白了！——你坐轿回去吧，我改日再去。这离我府不远，在内务府借匹马，我骑马回去！”

“唔。”胤禛点点头，不再说什么，哈腰上轿迤迤而去。胤祥目送他去远了，才慢慢向内务府走去。

回到十三贝勒府仪门前，胤祥看看表，正指申末时牌，见贾平正带着合府男丁，拿着簸箕扫帚雪推板出来要扫雪，胤祥一边下马，叫过贾平道：“谁叫你扫雪的？都回去！”

一句话说得众人面面相觑：下雪扫雪，这么丁点儿事，还用着“谁叫”？贾平看看胤祥，不像是不同意，呵着手赔笑道：“是奴才的主意。方才一个丫头给阿兰姑娘送茶，盘儿盏儿滑丢出去老远，雪这阵子小了些，下得太厚了扫帚拥不动……”

“都回去，都回去！爷赏你们酒，烤火吃酒是正经！”胤祥笑嘻嘻往里走着，说道，“好好的雪，你们扫了我看什么？”因见文七十四也在，又道：“我早说过，你不用来应差嘛，怎么也来了？”文七十四吭吭地咳了几声，说道：“老奴才是个贱性儿，能动弹就想着给府里做点什么……”贾平笑道：“要是下白糖还有点看头，这白乎乎的连着白乎乎，有什么看头？”

胤祥笑着往里走，说道：“你懂个屁！爷就喜欢这白乎乎又白乎乎的雪！叫王二嘎子到我那里去。从账房支二十两银子弄几个菜，你们吃酒去！”说着已进了三门，因见阿兰乔姐都站在廊下，便逗着架上的鹦鹉问道：“紫姑呢？叫她把早上煨的王八汤端一碗，给我祛祛寒气！”

“爷怎么忘了，那汤都浇了兰花，还是爷自己说的呢！”乔姐笑道，“紫姑姐姐娘家捎信，她娘气喘犯了，头午回去，说了，要是重了，未必就能立时回来——爷既然冷，再加个炭盆子，熏笼烧得热热的，烫点黄酒喝了，一样暖和。”胤祥因见茶几上尚有残局，笑道：“红巾翠袖，拥炉围棋观赏雪景，这份雅兴不浅——叫他们小丫头子侍候，我独酌观战！”

一时便见王二嘎子进来，笨手拙脚地行了礼站在一旁。这是十分忠厚朴讷的庄稼院小伙，穿一身胤祥赏的皮褂子，十分不惯这种场合，热得头上冒汗，结结巴巴说道：“十三爷……您叫我？”胤祥接过一杯黄酒一仰而尽，伸着手让人再斟，笑道：“是这么回事。你说的事情四爷和我都知道了。剿匪嘛，误伤好人的事常免不了。有些备细情形四爷还想问问，叫贾平找两个小厮这会子就带你去。人命案子关天，四爷自然要还你个公道。”说罢命人：“拿十两银子赏王二嘎子——找两个妥当人送他雍和宫！”

“他是什么事，值得四爷过问？”乔姐看着棋子儿，手握绢帕子轻咳一声问道，“不是说您收留了他么？”胤祥却不答话，指着棋盘一个角落笑谓阿兰：“你这里须补一着，乔姐要在里头做劫了——你们不知道，今儿四爷府里好热闹，除了太子爷，阿哥们差不多都去了，从没这么快活！我还唱了一首歌呢！”阿兰抿嘴儿笑道：“必是好的！几时爷也唱给我们听听，谱个曲儿，比干唱总好些儿！”胤祥连喝几碗黄酒，加上在雍和宫喝的，已是醒然欲醉，双手抱膝摇头道：“歌是好歌，小时候听精奇嬷嬷韩刘氏教的。只是谱不成曲儿，难为死行家，不信你们听——”因扯开嗓门唱道：

下大雪，冻死老鳖！

头一句唱出来，乔姐阿兰已是怔了：这是什么村歌？两个人一愣，旋又笑得前仰后合，阿兰手里棋子撒了一地，噎着气道：“这是摇篮曲儿，十三爷也不怕人笑死了！”“摇篮曲儿有什么不好？”胤祥道：“你们听着了——”

老鳖告状，告给和尚。

和尚念经，念给先生。

先生打卦，打给蛤蟆。

蛤蟆浮水，浮给老鬼。

老鬼磨豆腐，磨他妈的一屁股！

歌没唱完，屋里屋外已是笑倒了一片。胤祥也着眼道：“你们笑什么？世道上的事不就是这样儿！老鳖的官司打不赢！”

正说笑热闹，却听架上那只红头鹦哥学舌：“磨他妈的一屁股，磨他妈的一屁股！”众人一发前仰后合。胤祥一回头，见紫姑穿着件小羊皮风毛昭君套，捧着手炉子进来，便笑道：“你来迟了，没听我的歌！”因见紫姑站着，一副心事重重的模样，便起身觑着紫姑道：“怎么了，不高兴？我竟忘了，你娘病了，这种天儿气喘病最难过的……要什么药叫贾平他们去抓，别替我心疼银子——要不要请个太医？”

“我是哪个牌名上的，敢劳动太医？”紫姑的脸色异常苍白，勉强笑道，“她六七十的人了，只是早晚的事了。人生本是同林鸟，劫难来时各自飞……我也早预备着这一日了。”胤祥听了默然，看了看阴沉沉尚自落雪的天，叹了口气，说道：“想开了，就不要窝在心里。今儿天晚了，明儿我亲自去太医院请贺孟頫，他看痰症还是有一手绝活的。”说着酒一阵阵涌上来，觉得头晕，打着酒嗝对阿兰乔姐道：“安置着，早点歇了。今晚你两个侍候，叫紫姑歇歇。”紫姑忙道：“还是我来。左右反正是难睡，我在这纱屉子外头做针线，这屋里暖和，累了歪一会子就是了。”胤祥听了无话。阿兰乔姐也难争，对望一眼，忙着掌灯下帷，为胤祥脱靴掖被。顷刻间，胤祥已鼾声如雷，二人蹑脚儿退出，天已黑定了。

紫姑守在摇曳不定的孤灯前，听着外头凄厉的风声，心像浸在冰水里一样，浑身都在瑟缩。她其实是胤祺和任伯安精心安置在胤祥身边的密探，今晚奉了主人和母亲双重命令，下手杀掉胤祥，她陷入了极度的矛盾和痛苦之中。

对于满人，她原本怀着一种刻毒的仇恨，无所谓太子党八爷党，清兵入关，在嘉定屠城三日，做过前明副将的祖父杨伯君一门良贱三百余口，被杀得干干净净。奶娘抱着年仅七岁的母亲逃尸横遍野的嘉定，投奔南京做生意的叔叔杨仲君。叔叔和任伯安是结义兄弟，康熙二十六年，皇帝第一次南巡金陵，他们跟着朱三太子，在莫愁湖畔的昆卢寺院禅山上架起红衣大炮，要炸康熙皇帝的行宫。事发之后，叔叔一家几十口又遭劫难，年迈的杨仲君被零割万余刀，惨死在南京柴市……这些事当然她都没有亲历目睹，但母亲、哥哥，还有任伯安从她记事时就讲，一直听到长大成人，已是烙到心上、融在心里。胤祺利用她，她自然知道，但眼见是一心要学赵高“毁秦报仇”的任伯安又落入满人手中，而且始作俑者正是自己朝夕相伴的胤祥！

望着煌煌闪烁的烛光，紫姑又想到方才病得奄奄一息的母亲。也是一枝烛，不过细些，忽悠忽悠的光影里，母亲枯瘦如柴的手紧紧拉着紫姑的胳膊，声气微弱但又十分清晰：

“孩儿呀……国仇是报不了了，家仇不能不报！你任叔为报这仇，连

家也没成……如今也要去了……当年你父亲入狱，正下大雨，天上的雷震得房子打颤，他临去仰着脸吼：‘呸！老天瞎了！一命换一命……为什么我杨家几百条命换不了一个满人？’……从那日起，我在观音菩萨跟前许下宏誓大愿：我是个女人，做不来大事，我必叫儿女遂你的愿！你哥哥死了，你……你……你得叫我下去能见你爹！”

烛花一爆，紫姑又仿佛见到胤禩那张清秀的团脸。胤禩的命令再简单不过：“胤祥不除，国无宁日。你读过不少书，知道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我保不住，你母亲你弟弟怎么办？他能杀你任叔，你杀他还不是天理人情？你或许觉得我心狠，但你想胤祥做事，有半点手足情分？他已经瞄着白云观，再毁了这处地方，接着一个就是我！所以你不过是按天意办事而已！事情做完，你立即逃出十三贝勒府，我外头昼夜都安置着接应你的人……”

“紫姑……紫姑……”

躺在床上的胤祥翻了个身，喃喃道：“口渴……弄点水来……”紫姑慌乱地起身，颤声答应道：“就来……”就银瓶里倒了半杯水，又兑了点壶中的开水，倚在胤祥身边喂了两口，胤祥咂了咂嘴又酣然入梦。紫姑从袖中抽出一柄雪亮的匕首，呆看着胤祥：此时下手，一百个十三阿哥也顿时了账！她迟疑着凑近了胤祥，脑海里一时是虚幻中血肉狼藉的嘉定将军府，一会儿是胤禩面带忧虑的脸，一会儿是血淋淋的任伯安，一会儿是母亲欲哭无泪的眼睛……忽然间，她看到胤祥腰带上的平金荷包——那是她一针一线绣出来的……她原想往上加一条浅黄绣龙，胤祥苦笑着告诉她：这颜色不能用，叫大哥他们看见，又要罚我跪日头……当时自己怎么回答来着？记不清了，但记得胤祥说完就哭了，扯着自己的袖子揩泪说：“阿哥里头，我是由人作践的，明黄荷包别人都有，我不敢用……”

这一瞬间又是万绪涌来：这个胤祥使性任气，有时也踢自己几脚，但更多时是温存……从十五岁就和自己耳鬓厮磨，从来没有拿自己当下人，高兴时有时还把自己紧紧抱着满地打旋儿……她陡地发现，自己其实早就爱上了这位英气勃勃的青年阿哥，只是心被什么东西禁锢着、压抑着，自己不敢承认罢了。紫姑手持匕首踟蹰着，徘徊着，高大的帷幕上时时掠过他顾修的倩影。突然拱辰台传过三声沉闷的午炮，正是钟漏将尽之时，窗缝里袭进一股阴森森的凉风，紫姑不禁浑身一颤。

“这是命，这是天意……”紫姑眼中闪着鬼火一样的光，慢慢踱至案前，提起笔，在胤祥未画完的一幅白梅傲寒图的空角，抖着手写了几句什么。掣起匕首，惨笑着看了看，对准自己心窝扎了进去。肋间骨骼轻轻地响了一声，像一株刚刚砍倒的小树，胸前流着殷红的汁液，颤颤地抖动了几下，整个世界都消失在渺冥中……

沉沉酣梦一夜，胤祥醒来时已是满屋大亮，以为睡过了，一翻身起来，又想到外头下雪，雪光映得屋里亮，不禁自失地一笑，喊道：“紫

姑，倒口茶来漱漱！”连喊几声没人应声，睡在东配房里的阿兰听见了，忙披衣起来，笑道：“紫姑姐姐也有睡沉的时候儿？”因挑帘推门进来，但见碧血一汪中紫姑侧身僵卧，手中兀自握着那把匕首，阿兰唬得浑身一颤，立住了脚，只是动不得，惊叫：“老天爷！这是怎的了？”

“失惊打怪的叫什末！”胤祥掀开帷幕，掩着扣子出来，话没说完，脸上的笑容像凝固了似的，死死盯着地下的紫姑。犹恐是梦，揉了揉眼，跨前一步抓起紫姑脉息，方知连身子都僵了，忽地抬起头来，盯着阿兰不言语。阿兰被他的神态吓得后退一步，问道：“十三爷，您……”胤祥狞恶地一笑，下意识地 toward 腰间摸了摸，一回头看见那张梅花，疾走几步拿起来一看，又丢在地下，颓然落座，双手掩面，许久才发出一声似嚎似泣的深长叹息，连连摇头道：“这不是……这不是真的……不是的……”阿兰小心地捡起那张图，还有一枝尚未画好。蟠螭虬枝胭脂淡染，一丛茂梅开在冰天雪地的江岸，上头几行细字十分娟秀，写道：

咏梅：

不堪萧瑟对野渡，寂寞孤傲寒江渚。

摇手休问玲珑枝，尔是汉陵第几树？

紫姑于甲申后六十六年绝笔

“这事情你和乔姐不能向外说。”胤祥抬起了头，深沉地望着远方，吁了一口气，“……好好发送她。”

第三十九回 皇心不测宠辱难辨 玲珑机宜暗布间谍

清剿江夏镇，生擒任伯安，紧接着又一举查抄了任伯安一手私建的密档。康熙在瓜州渡接到太子飞递的六百里加紧奏章，赫然震怒，立即下诏：

十月二十五日奏悉，不胜骇然。此等蠹国害民巨贼，史所罕闻。着依议由皇五子胤祺、皇九子胤禔会同大理寺、刑部、顺天府诸有司衙门，严鞫首犯任伯安，追索谋主，依律以大逆拟罪，不可稍存姑息。钦此！

接着便命驾沿运河北上回京。

十一月二十日康熙的法驾取道天津，由陆路赶回了北京。此刻已是滴水成冰的天气，东直门外残雪连陌，一片白皑皑。迎驾事毕，康熙皇帝便在接官厅前临时搭起的芦棚里召见胤初胤祉胤禔胤祺和胤禔五个儿子。

虽说是“芦棚”，但里边幕了毡，围得密不透风，四个硕大的鎏金火盆兽炭熊熊燃烧，融融似春。康熙只穿着一件酱色江绸天马皮袍，头上戴着黑狐腿缎台冠，虽略显疲乏，却是神采奕奕红光满面，看来这次江南之行，离开北京这个争权夺利的是非窝，他的心境十分恬淡安逸，几个月工夫，仿佛年轻了许多。含笑看着儿子们行了礼，命太子坐了，说道：“廷玉不消说了，朕还给你们带了一个人，你们未必认得呢！”张廷玉紧挨康熙站着，忙笑道：“虽不认识，方先生的书各位爷们都是读过的——这位就是桐城派文坛领袖方苞、方灵皋先生。”方苞忙跨出一步，给太子叩头，又要给胤祉等人请安，康熙却笑道：“罢了吧，你是朕的朋友，不同于张廷玉，他是朕的臣子、奴才。这些都是朕的儿子，往后见面执平礼——你们都听见了？”

胤初这才仔细打量方苞，实在长得不出眼、黄病脸，倒扫帚眉，尖嘴猴腮的一脸猥琐相，穿着件长长的黑狐皮长袍直罩到脚面。真不知康熙怎么会选这么个人进上书房当布衣宰相，也不明白这么丑的人怎就偏生一手好文章。心里暗笑，口中却道：“久仰方先生道德文章，无缘相会。现今简在帝侧，往后请教就方便多了。”方苞忙躬身说道：“盛名不符，谬承太子爷金奖。”说着又目视众人，只这一霎，人们才看到他目中波光晶莹神采照人。胤禔在桐城查抄方府，其实是见过方苞的，后来还同八阿哥在康熙跟前保过方苞，想了想此时不便相认，只含笑点头会意。胤祉却笑道：“我自幼就读方先生文章，《狱中杂记》详明切要痛陈时弊，确是洞穿七札。前番旨意，我猜就是先生手笔。其中有一事不明，想请教先生呢！”

“您是三爷吧？”方苞略一欠身说道，“不知道三爷想问什么事？”胤祉笑道：“里边说到张释之沽名钓誉，不见于史籍，请问出自何典？”方苞微笑道：“史籍中自有，留心时就看出来。张氏为文帝廷尉，掌一国司法大权，周勃蒙冤几乎被杀，未见张释之一言相保，却在冲犯御驾小节末事上大做文章。皇上旨意称他沽名钓誉十分允当的。”

胤祉一见面就捅太子的疮疤，众人不禁一怔，胤初脸上更挂不住，好好的父子君臣久别重逢，立时弄得人人不自在。胤祉自觉失言，正要委婉几句，却听康熙说道：“若论读书，你们都差得远呢！说说吧，任伯安的案子怎么样了？”

“回阿玛话。”胤初瞥一眼胤禛，在椅中一躬身说道，“任伯安刘八女依律问的大逆罪，任伯安为首犯，凌迟；刘八女以下四十三人，连同刑部两个司官，腰斩、大辟不等，还有一个知情不举的，是个五品官儿，赐自尽。已经结案了。”

“结案了？”康熙似乎有点意外，回身取杯子，手插在热水里，烫得一缩，已是铁青了脸，冷冷说道：“太草率了些儿吧？”

声音虽然不高，语气却很重。几个阿哥对望一眼，谁也没敢言声。康熙立起身来，踱着步子道：“想那任伯安，吏部笔帖式出身，芥菜籽大的官，萤火虫儿的前程。哼，没有人主使，他敢雇佣几十个抄手，密建私档，要挟百官？既然斩草，何以不除根？既然除恶，为什么不务尽？”

.....

“哎？”

“是儿臣的主意。”胤禛见太子不言声，心里冷笑，站起身来从容说道，“请父皇责罚，不但任伯安的事不曾株连，就连其所建伪档，也是儿臣自作主张，当众焚毁了。”

康熙倏然止步，目光变得咄咄逼人：“嗯？！是你？这么大的事不请朕的旨意，也不禀知太子，你专擅得过头了！”胤禛“扑通”一声双膝跪下，只是垂头不语。康熙怒喝一声：“为什么不回话？”此刻棚里棚外皇子大臣、侍卫太监足有上百的人，见康熙龙颜大怒，人人色变个个股栗。

“儿臣无话可答，”胤禛盯视康熙良久，忽然垂下了眼睑，叩着头答道，声音竟自有些哽咽，“唯有此心可对天日。”

“为什么？”

胤禛沉吟片刻，平静了下来，说道：“万岁识穷天下，圣明独照。那任伯安一个卑污在籍小吏，在京惨淡经营数十年，密建私档，要挟群臣，纵横六部，营私舞弊。前有名臣如于成龙、郭琇，后有贤相如张廷

玉、马齐，康熙四十二年之后，年长阿哥也多有主理政务的，难道无一人察其奸案？谁能保在座诸王贝勒及相臣疆吏没有卷进去的？当日吴三桂等三藩乱起，父皇也曾午门当众焚烧百官书简，稳定群臣之心。萁豆之火不燃，则兄弟相安，党争之氛不起，则朝局相安。为此，儿臣甘冒阿玛重谴，查办首恶以震慑奸徒，焚卷灭据以安定上下人心。父皇以为儿臣错了，儿臣自应一身相担。”

“嗯……”康熙看看胤初，又看看胤禛，心里突然一动。到现在他才明白，这个案子压根就不是太子主办的，思量着，口气已经变得缓了下来，却道：“这与三藩之乱不同。形势不同，情节也不同。”胤禛忙叩头答道：“势不同而理同，情不同而心同，儿臣明白父皇心意，要借此案振肃朝纲，查奸惩佞。但国家之弊积重难返，不是一件案子就能理得顺的。儿臣左思右思，中夜推枕，要办得稳妥，既不伤皇家体面，又不搅乱朝局，只有镇之以静，徐图整顿。如此，惶惶人心自定，党争之氛不起，君臣上下相安。小人辈也无隙可乘了。”

因早知皇帝必有这一问，胤禛和邬思道在密室里反复研讨，真个说得有节、有理，既含蓄不露，又明白无误，把胤初生抢去的功劳夺得精光，还显着自己为国为民一片赤诚。胤初听得又气又怕，恨不得一脚踢死这个“太子党”，却半句话茬也接不出来，胤祉胤禔又是解气又有点妒忌，都呆怔着，一言不发。正没做奈何之时，胤禛又连连叩头，说道：“儿臣受命于万岁，主理户刑二部，原也不知道案情如此重大，因而事前不曾请旨，请太子示，后来知道，太子从中多有布置，运筹帷幄，默助儿臣。儿臣请罪之余，心下万分感念主子厚德深恩。”一篇慷慨文章至此结煞，人人都觉得天衣无缝。胤祉不禁皱了皱眉头，胤禔却吃惊地盯着胤禛不言语：想不到这人奸诈如此！

“廷玉，”康熙喟然说道，“马齐病着，你去瞧瞧。若还动弹得，明儿巳时叫他进大内。朕要召集百官训话。”

“喳！”张廷玉忙答道，又问：“在养心殿会议么？”

“乾清宫。”康熙咬着嘴唇说道，“养心殿地方儿太小了。”说罢使命启驾，棚外鼓乐之声早已大起。

胤禔送驾到东华门口，随着班退下来，当即打马独自一人赶往廉亲王府。却见胤禩也是刚刚下轿。看见胤禔，胤禩不禁微笑道：“就这么急脚猫似的，我算着你晚间才来呢！有什么大事么？”胤禔一边跟着胤禩进府，在西花厅坐了，说道：“大事没有，只是心绪不定，想和八哥聊聊。”

“弄点点心来。”胤禩朝外吩咐了一声，又转脸笑道：“心绪不定就不是小事。原想阿玛接见你们，几句话的事，就奏对了那么长时辰，我们在外头都冻得够呛——是怎么回事呢？”

胤禔沉着脸，接过丫头递上来的闽姜茶，喝了一口，缓缓将接见奏

对的情形说了，又道：“原来我们以为他不过是太子跟前一条狗，我看是小觑了他。你听听他说的这些，曹操有这么奸诈么？我看太子也是一脸的不自在，老四这算当众把他卖了，还要落个四面玲珑！”胤禩半闭着眼沉思着听完，瞿然开目笑道：“令人一快心胸。四哥原是伶俐人，大约已经瞧出来皇上又有点不待见太子，投靠我这个弟弟，脸上又下不来，所以用这法子讨好皇上，又告诉了我们他不是‘太子党’。这点子小伎俩，算不得大手笔。”胤禔听着不以为然，摇头道：“原来我也这么想，瞧着不像。这个心术智谋不可小看，这一次把我们和太子都整得三荤五素，其志难以估量！”

“是吗？”胤禩其实早已对胤禔惊觉百倍，只是有些话即便对胤禔也只能说三分，因笑道：“做大事无非夺嫡而已。四哥心胸智谋都不弱，这我都知道。他的致命之处是德薄量浅，施之一方可为良辅良臣，照他心术刻薄眦睚必报的德行，以万岁爷仁厚心地，怎么会看得中？他在亲王位上，已经没有一日不生事，弄得下头人人自危，要真的代二哥登极坐朝，三月之内天下不乱，你老九扶了我这双眸子！所以你看，万岁今日给他一个差使，明日又一个差使，却不肯把兵权给他，全局的事也不叫他插手——就是瞧准了他那点刻薄才力。要为此心绪不定，我劝你枕头垫得高高的。”正说着，见家人带着一个二十岁上下的女子迤迤过来，便住了口，问道：“来了？”那家人忙回道：“来了，这就是柳倩娘。”

胤禔正诧异间，柳倩娘已经进来。她的容貌并不十分出色，头上戴着昭君套，白天鸟风毛小坎肩儿下一溜水泻百褶长裙，瓜子脸儿笑晕双靥，微有几颗雀斑，一双水杏眼忽灵灵颇有生气，倒也楚楚动人……款款进来蹲了两个万福，娇声说道：“八爷，您叫奴婢？”

“我们整日价说四哥府是铁门栓，针插不入，水泼不进。”胤禩笑道，“你看，这是我家戏班子的倩娘，偏偏儿就和他的管家高福儿相好上了！”胤禔上下打量着倩娘，问道：“真的？”

柳倩娘虽不认得胤禔，料知也是个阿哥，不好意思地点了点头，说道：“他出钱在魏家胡同买了一处宅子，我就住在那里。”胤禔点点头，笑道：“大将难过美人关，何况一个小小的高福儿？你长得这么可人意儿，定必能办好八爷的差使！”倩娘双手搓着手帕，越发羞得满面通红，低声说道：“八爷待我恩重如山，父亲哥哥如今都过得了，拼着身子报了八爷，就是叫倩娘这会子死，也没得说的。”

“做什么叫你死？”胤禩扑哧一笑，“你后福正长呢！你哥哥我已经安排了，广东高要县令，慢慢自然还要抬举。高福儿也不是什么坏人，我要你拉住他，正是防着四哥对我有什么恶意，并不要害四哥。你不可错会了意。”柳倩娘嫣然一笑，说道：“他是个‘不够数儿’，能耐不大。四爷府是个分寸极严的，不受四爷大恩的，只能在外院打磨旋儿，就是福儿也不能进书房。其实福儿还是有恩于四爷的，前儿晚间还和我发四爷的私意儿，说年羹尧去四爷府比他晚，仗着妹妹是姨奶奶，出去就做了大官。我听着直笑，说你也不是做官的料，想做官还不容易？八千两银子

就能买个四品道台。四爷高兴，一赏你，不就有了？”

胤禔还是头一回听到雍王府这些极重要的琐事，又新鲜又好奇，因笑道：“高福儿怎么说？”倩娘脸一红，忸怩地说道：“他说……‘有你我就知足了，你的赎身银子还没凑齐呢！四爷也没那么大方……’”

“八千两……”胤禔托着下巴沉思道，“从我账房支一万。你拿着，看他心真，你就送他，不过他不能买官。要做官，日后着落在我身上——还有什么话，要紧不要紧，我们听听。”

柳倩娘仰着脸想想，说道：“别的没什么了。只听说四爷也找人在顺义遵化堪舆，寻风水宝地要修墓。又在密云置了一座庄园，还有什么一个叫狗儿的，和福晋的小丫头叫什么来着勾搭上了……”

“求田问舍，庸人一个。”胤禔说道，“老九，你听听他做的这些大事！”当下二人又说了许多闲话，胤禔自辞出去。

第二日，启驾乾清宫之前，康熙在养心殿先召见了太子胤初、胤祉、胤禔、胤禛和张廷玉、马齐、方苞等人。康熙显得有点忧郁，戴着一顶中毛本色貂皮缎台冠，穿着青毡面貂皮褂，里头套一件江绸面青白坎袍，在香烟缭绕的百合铜鼎旁踱着，说道：“一会儿就去乾清宫，有件事先议一下。朕想颁发明诏，把天下省份分成三份，轮流蠲免全年赋税，想听听你们怎么说。”

“阿玛，”胤初一躬身赔笑道，“这是善举，儿臣原无意见。但您最圣明的，知道户部库银情形，本来就是可着头做帽子，一点富余也没，这样一下子就减去三分之一，没事还好，一旦有个灾荒饥谨，或者外疆有事兴军，粮饷就没着落。儿臣想，好事慢慢来，是否迟几年再办好些？”胤禛忙道：“太子爷说得是。儿臣也这么想，怕就怕平空出事，应付不来，儿臣办户部的差有几年，那里的底子儿臣心里有数的。”康熙俯首想了想，又问马齐：“你看呢？”

马齐看上去真的是有病，脸色苍白，越显得又高又瘦，轻咳一声道：“奴才想着，轮番免赋是件极大的好事，前朝从没有过的。然而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免赋容易加赋难，老百姓吃了这甜头，一旦朝廷有事，银子没银子饷没饷，善后万分不易。”张廷玉皱着眉一直在想，他也觉得马齐说得有道理，但太子说的，他也不全同意，思量许久才道：“三年一轮似乎太促了些。奴才以为，五年一轮也就行了。皇上自康熙二十九年以来，蠲免徭赋银两总计下来一千三百四十三兆。已经很轻的了，如果再免，明发诏谕变成制度，往后有事用银子，临时聚敛又要招怨。所以即便要免，也要丑话说明，国家以民生为念，百姓也要以国家为念，体谅朝廷拳拳爱民之心，乐输义粮，存粮备荒。这样有事征粮，就不至于捉襟见肘。”

这确是老成谋国之言，连康熙也不自禁点头。方苞一直沉默着站在一边，因见康熙注目自己，便道：“臣也以为张衡臣说得是。国家手中无

钱无粮，不能应急是不得了的。可否各府设一义仓，推举当地有德有望的缙绅公管，国家有事，筹措借来用于国事；国家无事，用义粮调剂赈荒，周恤贫孤无靠之民。这样，官员不得随意敲剥，流民也不至于因饥寒沦为盗贼。于绥靖地方也颇有益处。”

“很好，就是这样。廷玉草拟诏告，等见完臣下即行颁布。”康熙说罢抬头看看自鸣钟，又道：“咱们也好去了。”

乾清宫是紫禁城内除了三大殿外最为宏伟壮丽的宫殿，历代为皇后居处，是皇帝正寝之地。唯因其大，时常引见一两个官员，或与上书房几个官员议事，显得空荡荡的，也太庄重。因此，自赫舍里皇后去世之后，这里便改了规矩，名义上仍是皇帝寝宫，除了大批引见外官、接见外国使臣，每逢元旦、元宵、端午、中秋、重阳、冬至、除夕、万寿等节日，在这里举行内朝礼或赐宴，平素并不启用，只在养心殿或畅春园办事见人。康熙皇帝率几个上书房大臣入月华门，几个阿哥便归班侍候，但见宫前丹陛之下黑鸦鸦的六部官员及进京述职外官依次跪满了一地。李德全将静鞭连甩三声，几百名官员免冠俯伏，高呼：

“万岁，万岁，万万岁！”

康熙一摆手拾级升阶，径上了“正大光明”匾额下金紫交翠的龙凤须弥座。马齐和方苞二人却步躬身退至一旁跪了下去。康熙从容不迫地端起茶碗，用碗盖拨着浮茶呷了一口，眼风一扫，偌大乾清宫立时岑寂下来，一声咳痰不闻。

“张廷玉现在正在养心殿草拟一份明发诏谕，待会散朝即行颁布。”康熙的声音并不大，在殿中却显得十分苍劲雄浑，“朕决意自今年而始，三年一周，轮流免除天下赋税。”

“万岁！”

康熙双手一摆，说道：“所谓‘万岁’，不过是你们做臣子应该有的心意。自古无百岁天子，朕何敢朝之万年？‘人生七十古来稀’，能活七十岁，朕已经心满意足。”说至此，他缓缓起身，在油亮晶莹的金砖地下漫步，时而踱至群臣中间，时而绕座徘徊，“为什么要发这个诏谕？并不因国库太充盈，钱粮多得没处放。朕这次南巡，时而也微服出去走走，老百姓过得太苦了……以苏杭之地，说是‘天堂’，卖儿鬻女者有之，弃田逃荒者有之，食蕨根吃观音土者有之。民为国之本，防民之变甚于防川，朕焉得无动于衷？”

“所以要免赋！”康熙的血涌到脸上，涨得通红，“朕征一两银子，下头一群卑微吏曹就敢索二两火耗，征到库里又被挪借出去。整得百姓走投无路，朝廷仍是个亏空、亏空、亏空！那么朕免了赋，索性不要了，或者就剥了他们巧取豪夺的名目？”

此刻大殿里死寂得掉一根针都听得见，只有康熙的青缎凉里皇靴橐

囊作响，许久，才听康熙叹息一声道：“当然，也因为国家鼎盛，没有动刀动枪的事，这件事能做得起。到做不起时，想做已经晚了！”

“这次朕离京南巡，留守北京的太子办事很经心，诸多政务处置得都好，朕心里很受用。”康熙徐徐将任伯安的案子扼要说了，又道：“四阿哥十三阿哥辅佐太子除掉了这一民贼，理所当然要赏，着即传旨光禄寺，胤禩食双亲王俸，胤祥食双贝勒俸！”

跪在近前的胤禩万没想到康熙会突然在满朝文武跟前这样表彰自己，脸一下子涨得血红，跪前一步叩头道：“谢皇阿玛恩！儿臣等做的乃是分内的事，并不出奇。做分内事受此重赏，儿臣心里难安，求父皇……”

“如今难得的就是切实做分内事，所以本不出奇的也就成了奇。”康熙仰着脸怅望殿外，“四阿哥幼年时朕看有点喜怒不定，近十几年来读书有成，养性修德，做事稳健干练，知体循礼。可见天下事，事在人为。”胤禩因连连叩头，说道：“这全是父皇训诲之功！儿臣幼年确有喜怒不定之病，今已知过而改。父皇既然说到这里，求父皇从起居档中撤出这一考语，免去儿臣双亲王俸，儿臣受赐已深！”康熙微微一笑，点头道：“好吧，就依着你。”

胤禩胤禪胤□三个人并肩跪着，听了这话，胤禩只淡淡一笑。胤禪见太子掏手绢擦鼻子，便揉胤□，胤□却微睨着眼看十四阿哥胤禵。胤禵面无表情，头竖得老高直挺挺跪着，想着自己在兵部办差，“分内”的事做得也不含糊，也曾多次奏谕奖慰，如今却独独表扬老四，心里老大不服气，只不敢吱声。几个人正自意马心猿胡想，康熙突然拔高了嗓子：

“任伯安一个未入流小吏，买官卖官，买命卖命，代人填还亏空，尽了丧天理灭人伦的勾当，运营六部如布棋子，指挥官员似役牛马，这是为什么？你们谁能回答？”

……

“他建了私档，大家都怕他揭短，坏了前程，是不是？”

……

“诸臣工！”康熙看着这一大片哑口无言的臣子，觉得人人顽钝无耻，个个面目可憎，眼中闪着愤怒的火光，恶狠狠道：“请尔等午夜扪心，真的以公心对朝廷对天下，真的忠心事主事业，绝无隐私情弊，那姓任的有什么东西可记？又何能要挟于你？”

众人早被康熙这番声色俱厉的训斥吓得心里打鼓，背若芒刺地卧着不动，看也不敢看康熙一眼。许久，抬起头来时，康熙已经去了。

第四十回 祸转福谏说齐家道 仆变主李卫入宦途

胤禛退朝上轿回府，一路走着兀自兴奋得难以自己，紧紧咬着牙关镇定着自己下了轿，进雍和宫倒厦门时，还差点绊倒了。因见门内大柏树上捆着一个人，远远地瞧不清，便问：“那是哪个奴才犯了事，绑在这个地方成什么话？”

“回四爷话，”一个长随赔笑道，“是四爷书房里的狗儿。不知出了什么事，福晋吩咐出来绑了的。高福儿也不敢做主，叫先捆这里，等四爷回来……”

“别啰嗦了！”胤禛不耐烦地说道，“叫高福儿来！”

正说话间高福儿已溜小跑过来，见胤禛攒眉横目，料是在朝里遇了不顺心的事，叩了千儿请安，说道：“狗儿这杂种不守规矩，勾搭了福晋使唤的丫头翠儿，已经怀了孕，掩不住了。福晋叫我等着千岁爷，看怎么发落这个小王八羔子……”

“有这样的事？”胤禛眯着眼看了看高福儿，“内院外院隔得那么严，你是做什么吃的，福晋发觉了你才知道？男女大防都弄得七颠八倒，还了得么？”高福儿诺诺连声，一句话也回不出来，见胤禛拔脚要去枫晚亭，忙又道：“请爷示下……”“这有什么说的？”胤禛一边走一边冷冰冰说道，“照老规矩，五十箠条，两个人都打发到密云庄子上做苦力！”

“喳！”

胤禛进枫晚亭，邬思道正在打棋谱。见坎儿苦着脸站在一旁，料知是撞邬思道的木钟为狗儿说情，便阴沉着脸坐了，嘘一口气说道：“真气死人，外头谁不说我治家有方？！”

“坎儿出去。”邬思道吩咐了一声。待坎儿去远，喷地一笑又道：“四爷，无论如何，横竖我看你绝不生气。今儿得了彩头，不是么？”胤禛一口气松下来，不由也笑了，便将今日进大内的情形说了个大概，又道：“别看那个方苞不哼不哈，一脸败相，其实已经成了万岁顾问大事的智囊，这个蠲免赋税的主张恐怕就是他的首倡。”邬思道怔着想了一会儿，说道：“方灵皋，那当然不是等闲之辈，你看看他的书，就知道他是怎样一个人，是何等洞悉天下事！这个人，万岁物色到身边，又不给实缺职分，说不定万岁就是专一请他料理家务的。”

胤禛想着方苞那副尊容，几次见面对阿哥们不卑不亢不凉不热的神气，心里塞了棉絮般说不出个滋味，良久才自失地一笑，说道：“好嘛，又添一个总师傅！一个太子，一个八爷，已经应付得手忙脚乱，皇上身边又加这么一双眼睛！想想真没意思！”“万事无碍！”邬思道向后一仰，

悠然把玩着几个黑白棋子儿，说道：“今儿这事，就足证方苞公道。只要没有偏私，四爷的事终归好办！至于皇上，并不是自己没主见才叫方苞从驾，一则是老了，请个清客解闷儿，二则这清客从寒微一登龙门，必然感恩图报，不叫皇上在‘终孝命’这一大节目上栽斤斗——四爷，皇上提心吊胆惟恐不能善终，只告诉了我们一条，老人家对太子不放心到何等地步！”胤禛的手一抖，热茶溅了出来，顺手泼了，咬着牙微笑道：“太子像是已经察觉到了点什么，今儿脸色一直不好看。也是的，免赋容易加赋难，皇上这会子三年一免，将来太子拿什么给天下施恩？这一条，我心里很怜太子爷，所以也没有同意万岁的主张。父子君臣猜忌到这田地，不是天下人的福啊！”正说着，性音进来，笑道：“前院正在打狗儿呢！不知怎的触犯了四爷？小鬼头平素伶俐，可惜了，头陀想在四爷跟前替他讨个情儿，可成？”

“方才我和邬先生还在聊，”胤禛微笑道，“家不齐何以治天下为？不是我驳你面子，这种事，我素来不肯饶人！”性音当场碰了个软钉子，脸一红退到一边。胤禛见邬思道靠着椅子一声不言语，站起身来要辞出去，又觉得不妥，回身一笑，说道：“邬先生，我说得对么？”

“很对，连个家都管不好，天下给他，必定治个稀烂。”

邬思道幽然说道，他的口气冷冰冰的，很难说是揶揄还是赞扬，倒把胤禛噎了个怔，走了两步，又狐疑地站住了，说道：“我府里内外整肃，全仗一个‘严’字。我自俸节俭，对奴才们刻薄，却不寡恩。内三院的奴才没有一个不是我从苦海里拔救出来的，狗儿坎儿也是一样，遵我的家法，赏重；违我的教令，罚也不轻。邬先生，我处置得不错。”

“这些都是真的。可四爷你赏过人么？”

“什么？”

“比如说，把翠儿赏给狗儿。”

“……没有。”

邬思道一笑，站起身来，架着拐杖在房里兜了一圈，说道：“人为万物之灵，这才是最重的赏，男过当婚之龄，女至标梅之年，就该叫他们成婚相配。用‘严’之一字管教这类事，从没见过成功的。狗儿和翠儿他们从小一处耳鬓厮磨，算得是青梅竹马，入府相隔如重山遮掩，如今年龄渐渐大了，情窦已开，见了面那还不是烈火干柴？四爷，这是天理，也是人情。所谓‘治家有方’，‘方’者，道也，不循道必出差谬的！”话没说完，胤禛已全然明白，踱至门口，见坎儿兀自远远站着，抬手叫过来吩咐道：“你去，把狗儿叫进来，叫翠儿也来！”

“是啰！”坎儿趴着磕了个头，一溜烟儿去了。一时便见高福儿进来，问道：“四爷，不惩治这小畜生了？”胤禛嗯了一声，说道：“我要放了他们。”高福儿瞥一眼邬思道，无可奈何地说道：“四爷，这种事放宽

了，往后越发不好管。二世子房里丫头多官和茶房小厮郭良秋就眉来眼去的，还有四爷跟前的小红，有事没事就凑着来和福儿说话……这事多了，奴才防还防不及呢，里里外外四百多男女奴才，长一千只眼也看不过来！”

胤禛听得呵呵一笑，说道：“可见用墙隔不住！你禀知福晋，就说我的话，治内是她的事。她早说过奴才大了的，该指配的指配，我忙，没有理会得。叫她瞧着办，丫头大了该配的，指出东院那几十间房，叫他们成亲，女的仍在里头当差，晚间轮流回去。怕怎的？生出小奴才来不还是我的家生子儿？”高福儿张大了嘴听完，“啊”了两声，忙一迭连声去了。胤禛笑着进屋，对性音道：“到底你逊着邬先生一筹。什么时候学会瞧我的颜色说话了？”性音笑道：“四爷煞气大，我有点怕你是真的。”

狗儿和翠儿一前一后低着头进来了。翠儿脸色煞白，瑟缩着跪到一边，深深垂下了头，一眼不敢看人。狗儿也没了平日嬉笑顽皮模样，趴着磕了头，说道：“四爷，家法我知道，知道了也犯了，我对不起四爷，任四爷怎么处置都没怨言，只翠儿有着孕，求四爷……是我勾搭的她，害了她……”说着，两眼已汪满了泪，在眼眶中转悠了两圈，早走珠儿般滚落出来。

“很好的一对儿嘛！”胤禛微笑道，“就是私自相配，有点坏我的名声，所以我要开导你几箴条。”翠儿趴在地下，眼泪成串儿往下落，入府来耳濡目染，深知胤禛脾性乖戾无常，听着这淡淡的话音，越发唬得浑身发抖，连连在地下磕头，抽泣道：“千……千岁爷……是我……不成，人，吃饱了没事，做出这没脸的事……我情愿死……”胤禛大笑起身道：“好一对难夫难妻！我焉有不成全之理？你们犯家法，我不能不揍，你们有情，我自然叫你们成眷属，两下里平过，如何？”

邬思道和性音听着胤禛这话，都觉得有点匪夷所思，对视着忍不住笑。狗儿翠儿满脸泪光，诧异地抬头看着胤禛，竟一时揣不透胤禛的意思。

“狗儿，”胤禛笑容满面，问道，“你本来的名字就叫狗儿么？”狗儿一愣，忙道：“我姓李，翠儿姓陆，和坎儿都是一个村子的。坎儿姓严，他妈从地里回来，跌在坎子底下生的他，所以叫坎儿。我妈生我取名儿，出门碰见一只大黄狗，所以我叫狗儿……”

话没说完，性音三人已是笑得透不过气来，胤禛笑得流出眼泪来，半晌才道：“有趣！不过这名字毕竟不雅，从今往后，你就叫李卫，坎儿嘛……他的姓和严嵩一个姓，不好，也改了吧，就叫周……周用诚好了，翠儿这名字就好，不用改了。跟着四爷好好营生，都不会亏了你们！”

“四爷！”狗儿两眼瞪得虎灵灵的，“您还要我？”

胤禛笑谓邬思道：“你听听这小狗才的话！你既进我府为奴，生是我

的人，死是我的鬼！我看人最重心田，你不过天真无知偶然犯过，怎么会不要你？前儿吏部老耿说四川成都府有个县出缺，问我有没有要荐的人，我看你就满合适。还有坎儿，我也要放出去做官。趁年轻历练，将来不定还要做到封疆大吏呢！”狗儿先还怔怔地听，至此再忍不住，“呜”地放声大哭，只是磕头，一个字也说不出。

半个月后吏部票拟下来，李卫奉札补了四川成都县令，自到部领了委札、换一身簇新的鹧鸪补服，戴着素金顶子引见下来入府拜别本主胤禛。此时胤禛府经一番料理整顿，男有室，女有家，上上下下喜气洋洋，一派祥和之气，见李卫这般儿打扮，东家拉西家扯轮流做东道儿相请，足足热闹了几日。胤禛又接见了，着实叮咛他“办事宜勤，报主以公”也不尽细述。按狗儿的想头，怕坎儿心里不受用，还想抚慰几句，不料坎儿却笑道：“你只管去你的吧！我这里的差事比你还要紧呢！不管狗儿坎儿也好，李卫用诚也罢，总之咱们已是四爷的两条狗，我留下是看家，你出去是护院，还不都是一样儿的？我告诉你，为什么叫你四川去？就为老年糕（羹尧）在那儿，盯着他别叫他有外心，就算办好了差！和你翠儿婆娘上路吧！”说得李卫一摸头，笑道：“周哥儿不说，我还真的不得明白。怪道的主子说，在外头多长心眼，无论是外人自己人，大事小事都得写信告诉他老人家——成都的‘自己人’，可不就一个年羹尧？”

李卫在雍和宫又盘桓了半个月方辞行南下。自他去后，周用诚便升了胤禛的书房总管。雍亲王府外务应酬，家长里短，所有与各府阿哥庆吊往来俱是高福儿主持调拨；整理文书，侍候奏章，抄写机密案卷，照料文觉性音邬思道等人这些内务琐事，却是周用诚一人的责任。内外相济，便显得颇有条理。眼见过罢年，灯节将临。因这年是头一轮开始蠲免天下赋税，真个四海同庆，神州共欢，朝廷又下旨大铺天下、凡六十岁以上老人都有醴酒胙肉之赐，更似繁花着锦一般，自打过年到正月十四，无明无夜满城不断头的爆竹烟火。胤禛亲自坐镇礼部，着顺天府自东直门前门直接到西便门内，连绵二十余里，高搭彩棚灯悬不断。各店各铺粉饰一新，哪个不要争奇赌胜？商彝周鼎，秦镜汉匱白日陈设得琳琳琅琅。夜间北京城内外通明，遥望如银山火树，兰麝伽南馥郁氤氲，游人彻夜不息，京华金吾不禁。自清开国以来从未有过如此热闹排场。

正月十六，胤禛在乾清宫领筵归来，只在万福堂和福晋、年氏并三个世子处略坐了坐，受了家人们的礼便趑趄过枫晚亭来，却见邬思道、性音、文觉、周用诚几个人兀坐熏笼旁正在说笑。一脚跨进门便笑道：“你们倒清闲自在！这个节过得人骨头架儿都要散了！虚糜财赋，暴殄天物，老八真是粉饰能手！”

“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四爷做事，八爷花钱，各得其乐，有什么不好？”邬思道笑道，“我昨晚出去走了走，烈火烹油，真到了盛极难继的地步儿了——四爷请这边坐，暖和些。”胤禛因挨着邬思道上首坐了，手贴熏笼取着暖，说道：“往年这府里过节过得太冷清，今年略放纵一点，又热闹得不堪。我过来时几个下人房里都唱道情——高福儿也不知到哪

里钻沙了，就是高兴，也得有个分寸，也不管管！”

周用诚给胤禛捧过茶，仍旧一脸模糊相，说道：“他说是给他老爷子拜节去了。据我看也未必。听说他在外头养了个娘们，大约钻热被窝儿去了。”说着把一沓子请安帖子递过来，又道：“这是年羹尧戴铎用驿传送来的，还有狗儿的。我想着主子回来必定先来这儿，就带来了，其余还有几十封，都是四爷拆看过了的。”

“高福儿养了外宅？我怎么不知道？”胤禛一边拆着请安帖子看着，说道：“回头用诚悄悄打听一下根底，告诉我。”说罢便皱着眉，一封一封倒着手看，看着看着，突然“扑”地一笑，将一份帖子递给邬思道，“你瞧瞧，李卫的大作。”邬思道接看过时，前头是“恭请四爷大福大贵大寿”的话头，后头却是信：

又禀四爷，这里的师爷都是混帐行子，没个好蛋。奴才统统撵他们卷铺盖趁年走路，只留了个外号“二百五”的师爷帮办衙务。又，这里的缙绅老爷们也都是混账行子。奴才叫他们按地亩出钱粮，他们说奴才也是“二百五”，还说“水过石头在”，咬牙熬着等奴才卷铺盖走路。再者，这里的秀才们也都是些混账行子，奴才考他们，他们不服，告到省里学政那里，亏得年羹尧按住了。奴才在这里没有在府里如意自在，想四爷也想坎儿。奴才女人翠儿给四爷和福晋做了两双鞋，顺信送去，他快生崽子了，想借四爷福气，取个名字。又告四爷，年羹尧阔气得紧。

邬思道看着想笑，不知怎的却笑不出来，性音和文觉在旁看了却忍俊不禁捧腹大笑。胤禛将年羹尧和戴铎的请安帖子塞进袖子里，叹道：“李卫尽自聪明，只读书太少了。年羹尧信里也说，他办案做事无不及人处，却是任性。你们看看他取中的头名秀才的文章就知道了。还有他写的判案断词，都十分可笑，年羹尧也转过来了。亏得巡抚和年羹尧是朋友，把秀才们告状压下来。弄到皇上那里，不知又生出什么事呢！”

性音抽过一张，看时，却是一张秀才岁考卷子，上头李卫批签“真好文章，取一等！”考题是《子曰赤之适齐也，至与之粟九百辞》。“文章”是一篇鼓儿词：

圣人当下开言说，你今在此听分明。公西此日山东去，裘马翩翩好送行。自古道，雪中送炭是君子，锦上添花为小人。豪华公子休提起，且表为官受禄身，为官非是别一个，堂堂县令姓李人。得了俸米九百石，坚辞不要半毫分！

看这么一张秀才岁考文卷，真是别开生面。又取过文觉手中判词看时，是李卫判断一件“发妻被占”案，上头写着：

前日刘元公来告，他老婆叫人占了。本官坐堂问明，刘某乃是一个乌龟。今日你也来告，本官问各造人等，仔细想来，你也是个乌龟。诈财不成，活该赔了夫人又折兵。刘某如今正在枷号示众，等他放枷你再，来，本县腾出枷来枷你，省得弄脏本县的新枷。多枷几个你这号王八，

只怕这里风俗就要好些。

另外还有几篇，也都是说理明白，文字可笑，却不知年羹尧从哪里抄录得这样详细，又为什么都转寄到这里来。

“是我叫年羹尧留心他的政绩的。”说笑了一阵，胤禩低头叹了一口气，又道：“李卫文字上太差，没想到这一层，早知如此，该叫用诚去四川，留他在北京。这些东西，恐怕免不了八阿哥手里也有。眼下我还算熏灼之时，一个不走运，对景儿抛出来，就笑不出来了。”文觉和性音听了都不吱声，邬思道咬着牙微笑沉思，说道：“无碍。明儿四爷把这几篇东西拿给万岁爷看，就说是笑话儿，大节下讨主子一乐儿。”

胤禩正要说话，一抬头见大世子弘时带着一个白发苍苍的老人进来，仔细看时，竟是直隶总督武丹，顿时大吃一惊，慌得站起身道：“是武老将军！您几时来的？”又嚷着弘时：“怎么就不知会一下？”武丹笑道：“武某何敢擅造檀府！四爷想都想不出是谁来了呢！”众人正惊怔间，便听外头有人笑着漫步进来，一头走一头说道：“是朕不许他们通报的。你们私下里说话，要讨朕一乐儿，是什么笑话呀？”

“万岁！？ ”

胤禩惊得目瞪口呆，痴痴地看着，果见刘铁成张五哥德楞泰等几个侍卫次第进来，方苞挑帘，康熙已笑容满面出现在枫晚亭中。众人恍若梦中，木雕泥塑般愣坐片刻，突然一时都清醒过来，连邬思道也双手一撑离了椅子，俯伏在地，叩头呼道：“万岁！”

“不要慌张嘛。”康熙头上戴一顶六合一统瓜皮帽，通身上下青缎袍褂，要不是腰间系着二龙戏珠明黄卧龙袋，一点也看不出帝王气派。见众人慌得没做手脚处，十分随和地抬手笑道：“都起来，依旧坐着才好。”胤禩手忙脚乱地把自己的座儿向正中挪挪，亲手垫了鹿皮褥子，请康熙居中坐了，自和文觉性音周用诚退到一边垂手侍立，邬思道行动不便，只盘膝挨着熏笼坐着。康熙笑道：“今晚外头好月亮，各家团圆吃酒观灯。当然，也有人商议着办些异想天开的大事。朕也带了方苞出来走走。几个阿哥府都唱戏，热闹红火得不堪，朕都没进去。只你府不唱戏，路过这里，顺便进来瞧瞧。万福堂也去过了，见了朕的媳妇，东书房也去了，三个孙子都在读书。很好么！那个老四叫弘——”方苞见康熙想不起，忙笑道：“弘历。”“对了，弘历。”康熙也是一笑，“很有识见的个小人儿。朕很爱见。记得热河行围，弘历的武艺骑射也很看得过去。朕老了，想叫他进去跟朕读书，可好？”

胤禩兴奋得满脸通红，心头突突乱跳，忙躬身赔笑：“这是儿臣一门之大幸，弘历的造化！阿玛圣学渊深，博识物理，学究天人，不出数年弘历必定读书修德有成！”康熙微笑拈须，点头叹道：“得英才而育之，亦一大快事。可惜朕万几宸函，不能恩霈普降——这一百多个皇孙，都弄到养心殿，吵叫得朕也受不了。”说罢便拈起李卫的那几张判词，笑

道：“方才说讨朕一笑，想必就是这个了？”胤禛忙答道：“是。”

康熙看着，也忍不住失笑，到后来竟笑不可遏，端着杯子，里边的茶水撒了一手，将一沓子纸递给方苞，噎着气道：“你瞧瞧，只怕你这大手笔也写不来呢！”方苞看了也笑，却道：“这人很明事理，只是书读少了，文章粗率可笑。除了取中秀才的那一篇‘首佳’不足为训，官司断剖的并不差谬。”“秀才文章做不上，胡圈乱写的事有的是。”邬思道沉静地说道，“李卫在任清廉自守，从这歌词中倒仿佛可见。岳武穆云‘武官不怕死，文臣不爱钱，天下太平’，李卫风节不俗，只不会文言。他的这些个白话判词，变成文言，未必不是好文章呢！”康熙盯着邬思道看了看，问道：“你叫什么名字？”

“回万岁，”邬思道拱手欠身，答道，“邬思道。”康熙略一沉吟，笑道：“朕想起来了，你一笔好字，闹过南闹的！”邬思道忙伏身叩头道：“是，逃了，后又蒙恩赦。残躯生计无着，投雍亲王门下混碗饭吃。”

康熙回顾方苞笑道：“你两个可谓同病相怜，你说李卫文章可改，你改一篇朕听听。”邬思道信手拈过一张，看时，上面写着“从判女尼讼其徒嫁人”。便读原文：“尼姑也是人，换了换衣服罢了。佛经国法几曾说过不许人家还俗的？老秃母狗，你想嫁你也嫁吧！”读得几个侍卫和武丹都是一笑。却听邬思道又道：“改成文言下判——小尼姑脱去袈裟，便穿衲袄，正佛家所谓不二法门，朝廷未尝禁也。尔独何心，乃欲使之老死客门？尔如见猎心喜，不妨人云亦云——吏曹行文，也不过尔尔吧？”康熙听得有趣，说道：“确乎不假。朕当年读过你写的《讨南闹主考揭帖》，很有文采的。有什么好诗，念给朕一首听听！”

“请万岁命题！”

“这幅猫图绘得出神，你口占一首。”康熙笑道，“这是做滥了的题，所以要限韵。”

“敢问限何韵？”

“九、韭、酒！”

一众人等立时愣住了，这么险窄的韵，一时怎么凑得起？连方苞也不禁皱眉沉思。略一顿，却听邬思道吟道：

照猫画虎十八九，吃尽鱼虾不吃韭。只为捕鼠太猖狂，蹬翻案头一瓶酒！

吟罢叩头道：“做得不好，博圣上一乐而已！”

“好！养猫还不就是为了扑鼠？”康熙大笑起身，说道：“朕随意进来走走，不料还能痛快笑一场。也好早晚的了，朕还要去钟粹宫上香，这

就去了。”又转身拍着邬思道肩头道：“好好侍候你主子。你才学很好，辅佐他做个贤阿哥，就不能做官，也不虚此生了。”

胤禛一家并邬思道等人一直将康熙送出大门，看着康熙升舆去远方。回来，胤禛便嗔性音：“亏你夸口耳聪目明，万岁进枫晚亭，我们还不知道！”性音笑道：“你问邬先生，他说不妨的！”邬思道却似陷入了深深的思索，喃喃道：“今夕何夕，什么人在商量‘异想天开的大事’呢？”

第四十一回 慊吏治胤禛嗟世路 恨不肖二次废太子

康熙五十一年轮流蠲免天下赋通诏旨颁下，民心大快。当年山左大熟，山右又报丰收，麦子连垄接陌长势喜人，江南米价降至斗米三钱。因怕谷贱伤农，康熙又命海关总督，将当年厘金全部用来籴粮。因此国库虽然没了进项，河南、山东、山西、陕西、安徽、苏北等易旱易涝省份，盈库山积都是存粮。管着户部的胤禛除了严令各省藩司逐库查验险房漏屋，防着粮食霉烂，又与十四阿哥会商，将陈粮分补口外各驻军，调拨了大批燕麦、高粱、玉米等运往漠南蒙古贮存饲料。虽有胤祥等人帮着，也忙得不亦乐乎。四月下旬康熙巡行热河，又下旨从此滋生人口不再增加丁银，“即以本年丁数为定额，著为令”，其实是永不加赋、轮流免赋和永不增丁银（人头税）三管齐下。胤禛本来就对这些政令一肚皮的不乐意，眼见胤禛和留守北京的张廷玉干得兴头，索性来个“奉旨照转”。凡有旨意，属兵部就批给胤禛，属户刑二部就批给胤禛胤祥照办。张廷玉却不似马齐，无论怎样不满，昏晨定省，每日进毓庆宫请安，出来便自到各部询问部务及旨意施行情形，一式两份报毓庆宫和热河御驾行在。算来竟是把太子束之高阁，体体面面地晾在了一旁。直忙到秋八月金谷登场，几个忙人才松了口气。

九月初四，胤禛接到谕旨，皇帝在承德过重阳节，节后启驾，如天气晴好，十六日巳时返回北京。这是毓庆宫转来的抄件，不用说在京的亲王阿哥都有一份。胤禛和胤祥正在户部议事，皱了眉看着谕旨道：“我很疑心太子爷压根就没看这诏谕，迎驾是礼部的事，我刚从那儿回来，陈说是尚书，才上任不摸头绪罢了，连尤明堂也没个动静。再说，这一路关防驻蹕，圣驾回来安顿到大内还是畅春园？……怎么都没个章程？”

“谁知道他昏天黑地的每天做什么营生！”胤祥打了个呵欠道，“上回我去毓庆宫，王掞也在，给太子爷讲四书‘在亲民、在止于至善’，说得两嘴发干，太子爷听了只是一笑，说起诗韵来，又说江南曲调无去声，直隶曲调无入声，什么四声三声，论得头头是道天花乱坠。王师傅气得脸这么长，说：‘太子爷，词韵声律您再精研，比得过唐后主么？’说罢竟拿起脚走了。”

胤禛想象着王掞讲书口说手比，胤禛听课昏昏欲睡的样子，不禁失声大笑，起身道：“咱们去一趟上书房，看看张廷玉什么想法。”

于是兄弟二人至西华门联袂而入，从隆宗门进来直趋上书房时，只见一个四品文官正在榻前小机子上正襟危坐候见，却不见张廷玉。胤禛看时却是都察院的监察御史鄂尔善，便笑道：“是你在这里？衡臣呢？”鄂尔善早已站起身来，一脸端肃庄敬地给二人请了安，安详地答道：“张中堂在批本处，已经去了有一会子了。”胤祥知道，鄂尔善是御

史里风骨最硬挺的一个，太子更改贪贿官员名单，独他一人连上三章谏止，要不是言官身份早就罢官了，因笑道：“你在这里做什么？又要奏谁的本？”

“回十三爷，”鄂尔善略一躬说道，“凤阳署理知府李绂，境内出盗案，兵部咨文安徽巡抚出兵弹压，已过三个月。至今李绂没有将此案上报，显见是讳盗规避处分。臣拟了个折子要请张中堂转奏朝廷。”胤祥笑道：“这弄到一个门里去了。你知道李绂是谁的门生？”鄂尔善看了两个阿哥一眼，不冷不热地说道：“知道，是张中堂的高足。惟因如此，更应请中堂秉公处置。”

胤禛上下打量着鄂尔善，三十多岁年纪，略显修长的身材，一身朝服熨得平平展展，白净面孔上三绺漆黑的长须纹丝不乱，三角眼中两颗大大的瞳仁，几乎不见眼白，十分干净利落——这么年轻的御史，升官的心正旺，竟然敢碰张廷玉的霉头——心下顿生好感，因缓缓道：“依着我说，罢了吧。这不是大事，况且他也未必是故意的。廷玉素来没有门户之见，每日忙得四脚朝天，少叫他生点烦恼不好？”

“回四爷，四爷的话臣不能奉命。”鄂尔善垂头一躬，款款说道：“于皇上而言，事虽不大，可见李某人品；于百姓而言，境内有盗案而不报，容易酿成大祸，不是小事；于张中堂而言，愈是自己门生愈应严议，为百官破除门户立一表率。”

胤禛盯视鄂尔善良久，见鄂尔善从容地看着自己，毫不局促慌乱，心里暗赞：此人有大臣之风。遂点了点头，说道：“我是随便说说。既然你觉得自己对，按你的心行事就是了。”说着便和胤祥一同出来。

到了批本处，胤禛才知道是施世纶来了。张廷玉正在这里和他攀话，见他们两个进来，忙起身笑道：“二位爷，我还以为你们不进来了，正预备办完事去一趟呢。这里老施来了，都察院右督御史丁忧出缺，我想请他主持一下，老施正和我打擂台呢！”施世纶因久不见胤祥胤禛，请了安，扎手窝脚地还要磕头，早是胤祥一把扶了起来，笑道：“老货，你倒结实，吃得红光满面的！北京城有老虎吃你不成？廷玉，你只管下札子，叫他来！御史嘛，清官不干谁干？”说得施世纶也是一笑。批本处几个司官见长官王爷像是要议什么事，忙都夹着卷子到隔壁北房里办事回避。

“就在这里聊聊吧。”胤禛一摆袍子坐了张廷玉对面，“江南按察使衙门受贿纵凶逃逸，凶手在淮北偷银子，拿住了。还有一个刑场上没杀死的，也逃了，在济宁养伤，他的表兄举发，也拿住了。看来江南冤狱比之北京有过之而无不及。还有个蓝理，剿匪误剿了良民，错杀一百多人。蓝理征台湾时盘肠大战，是个骁将。又事出有因，有这功劳情分，万岁免他的罪也还罢了。怎么治一个江南巡抚希福纳就这么难？张伯行奉部文去署理巡抚衙门，听说他还不肯缴印？”张廷玉点点头，说道：“希福纳是八爷的门人，扳倒他得万岁发话。张伯行和老施差不多，

没有旨意，没有太子宪谕，只凭一纸部文，济什么事？就是刑场上没杀死的那一位，济宁道是我的门生，也很后悔‘不该逞能’拿到的。”

吏治如此，胤禛真有点哭笑不得。胤祥扑地一笑，说道：“国家真没劲，犯人拖到刑场上都杀不死！我就不明白，监斩官是做什么吃的？还有验尸的！”

“阿哥爷们钟鸣鼎食，哪里晓得世路上的事！”施世纶感慨地说道，“上回刑部王尚书说大辟刑法不易作弊，他也不知道刽子手也都是祖传世家。练刀工用宣纸铺案，挥刀剁肉，肉剁成饺子馅，宣纸不许着一刀！刑犯家里打点到了，一刀利落还要项下连皮；没塞钱的，慢牛车走十八里才得死绝！像这样刑场逃逸的，你瞧着他把人砍翻了，肉血模糊煞是吓人，其实筋络咽喉都没断。只要银子上下左右打点到，刑场上照样砍不死——国家没劲，十三爷说得不错！”

几个人闲谈了一阵，施世纶因见张廷玉看表，便起身告辞出去。胤祥便问：“衡臣，眼见皇上就要回銮，各处公务你得汇总儿。没见我们这太子爷，任事都不管，万岁回京看看七颠八倒的，可怎么好？”张廷玉仰脸看看窗外灰蒙蒙阴沉沉的天空，良久才说道：“我已回了太子爷。万岁爷叫马齐给我写信，一切迎驾仪仗从简，所以只叫了礼部尚书交代几句。倒是一路关防是要紧的，万岁特旨发到武丹那里，由武丹和善捕营调停部署。我们只用把自己的差使料理停当就行了。”胤禛胤祥这才明白，康熙自己在热河已经把回銮的事安排周详。胤禛还想问问康熙回来居处，思量了一下觉得多余，便起身告辞。

“四爷，十三爷，”张廷玉起身送他们出来，正要回上书房，像是突然想起了什么，又道：“臣还想问件事。那件贪贿名单是在二位爷手里，还是已经缴了毓庆宫太子爷那里？”

胤禛抬头看了看天，稀稀落落冰凉的雨点已经洒落下来，想了想答道：“名单是老十三草拟的，太子爷改动了又交我看，我没有再改就缴回了。是老十三送回去的吧？”“是我送回去的。”胤祥诧异地问道，“这是规矩。怎么了？”

“没什么。”张廷玉一笑道，“昨日陈嘉猷来上书房，问名单在我这里没有？我说没有，已经缴回。他还不信，我拿了回执给他看，他才没再问。”说罢身子一躬转身去了。胤禛沉吟片刻，问胤祥：“你那里有没有回执？”

胤祥一怔，随即笑道：“我从来不要这些东西，我给了朱天保。这算什么屁事？我每日要缴几十个卷宗，揣一叠子回执揩屁股用么？”胤禛再思量，这事不是大事，胤祥率性粗疏，也难叫他和自己一样，因见雨下密了，便笑道：“看这天像要连阴的模样，到内务府借件油衣，该回府了。”

深秋季节淫雨连绵，自过重阳后没有一日晴好，时而豪雨如注，时

而飘洒若雾，有时又像筛面，均匀又细密地荡落下来，京师大街小巷积水如潭，在惊风密雨中起着连阴泡儿，时聚时散，浑黄的潦水缓慢地汇向街边的沟里，淌进金水河和京西一带的海子里。在这凄风苦雨的寒秋，一个令人心悸的消息在官场民间悄悄传开：“康熙爷龙体欠安，病得不轻！”

尽管大王与庶人不同风，官民冰炭不共炉，在执政五十年的英主康熙身上，大家都一致：都盼着康熙早日康复回銮。胤初复立太子连连黜罚保举过胤禩的大臣，弄得人人心慌意乱不遑宁日，康熙一旦晏驾，接踵而来的大变不问可知，因此人们便走门串户，冒雨拜谒长官，门生请见座师打听信息。百姓们则又是一种办法，有的请缙绅出面到庙里唱戏，明是恳乞停雨放晴，暗里乞求福祐康熙平安，能再保几年太平日子，大觉寺、白云观、圣安寺、法源寺、天宁寺、大钟寺、智化寺、东岳庙、牛街清真寺、檀柘寺等几十处寺庙，观赏络绎不绝的都是顶礼膜拜的香客，请求神佛保佑“康熙老佛爷万安长寿”。

在京师一片焦灼不安的等待中，九月十六过去了，九月二十六又过去了，承德那边仍旧毫无消息。张廷玉几次发往承德的请安折子都退了回来，说是圣驾已经启行，至于为什么至今不到北京，走的哪条路，连他的门生承德知府也不知道，弄得这位素以稳健持重著称的宰相也梦魂不安一夜数惊。二十六日晚间，张廷玉从上书房回来，略用了几口饭，想想无论如何今晚不能在家睡觉，要去上书房守候，半躺在安乐椅上一杯茶没吃完，便见家人进来禀道：“相爷，内廷有旨！”

“谁来了？”张廷玉一骨碌翻身起来，激动得声音发颤：“快……快请！”话音刚落，便见六宫都太监李德全款步进来，张廷玉生恐他是来传噩耗，脸白得没点血色，好容易才把持定了，硬硬地点了点头道：“老李稍候，容我换了官服。”

“不必了。”李德全微微一笑，南面立定。张廷玉略整了一下袍褂，双膝跪倒，颤声道：“奴才张廷玉恭请圣安！”“圣躬安！”李德全顿了一下，又道：“张相请起！”

张廷玉听到康熙平安，一口气松下来，身上一软，几乎爬不起来。两个家人从没见主人这样的，忙上前搀了起来。张廷玉也顾不上问别的，便道：“这是怎么回事嘛？连马齐也不给我来信！京师又谣传圣上欠安，我这个领侍卫内大臣，连皇上在哪里都不知道！”

“皇上今日上午微服还京。”李德全说道，“下午冒雨带着武丹视察了京西驻军，又到檀柘寺上香乞求停雨，刚刚回到畅春园澹宁居。此刻立召张相进去。”说罢换了笑脸，一个千儿打下去，又道：“方才是传旨。这里咱给张相叩安了！”

张廷玉张大了嘴，怔了移时才回过神来，忙忙地换衣服挂朝珠，一边问道：“皇上还叫的有谁？”李德全压低了嗓子道：“您是头一个知道

的。大约为太子的事，皇上召见您，要即刻处置。太子爷坏事了！”张廷玉但觉“嗡”的一声，耳鸣了好一阵，再不说话，也不乘轿，命人牵马，换了油衣一跃而上，又吩咐一声：“半夜给我送饭！”双腿一夹，那马泼风般消失在雨夜之中。待到畅春园东门双闸旁边，张廷玉掏出怀表，趁着闪烁的宫灯看时，还不到戌正，用了半刻的工夫。张廷玉正迟疑着是等李德全赶上来一道进去还是立刻请见，侍卫房里等着的张五哥一溜小跑过来，扶着他下了马，说道：“万岁爷刚刚用过晚膳，马中堂和方相公正陪着说话呢。”

张廷玉没言语，只点了点头跟着往里走。此刻雨下得更大了，隔雨帘望去，半箭远近的宫灯都模模糊糊的。雨点子没头没脑敲打着黑魆魆的竹林茂树，不分个儿响成一片，哨风袭来，冷得人通身寒彻。待到澹宁居前丹陛下的大铜鹤旁边，张廷玉下半身已湿透了。站在廊下略略定定神，拧了拧袍角，细听动静时，却是方苞在说话：“先忠宣的《忆江梅》，主子说注得琐碎。其实当时他正被囚拘，生死不测。北方无梅，又怕人看不懂，所以注得详细些。其实词章悲沉动人心扉。既是主子记不清爽，我就给主子背诵一下：天涯除馆忆江梅，几枝开，使南来，还带余杭春信到燕台。准拟寒英聊慰远，隔山水，应销落，赴愁谁？空恁遐想笑摘蕊，断回肠，思故里。漫弹绿绮，引三弄，不觉魂飞。更听胡笳哀怨泪沾衣，乱插繁华须异日，待孤讽，怕东风，一夜吹。”张廷玉没有想到康熙此时还有心情谈诗论词，慌乱的心情顿时安宁下来，轻咳了一声道：“奴才张廷玉恭见万岁！”

“廷玉来了？”康熙正歪在炕上倚着大迎枕假寐，坐起身来道：“进来吧！”张廷玉答应一声趋步而入，却见马齐和方苞一边一个坐在康熙榻前，叩头请了安端详康熙，神情并无异样，只显得略消瘦了些儿。不知怎的，张廷玉鼻子一酸，几乎坠下泪来。康熙笑道：“你也有儿女子气？朕这不是好好的么？起来吧！”

张廷玉揩了揩眼站起来，勉强笑道：“十多日与圣驾断了音讯，太平时节，这太反常了。奴才得先谏万岁一本，此事可一而不可再！”康熙凝视着案上的龙凤烛，许久才点点头，说道：“你说得很是，此事可一而不可再，也不会有这个‘再’了。就在此刻，赵逢春已经奉旨入城，着善捕营军士接管紫禁城防务，将胤礽押解咸安宫暂行囚禁。同时被拿的还有十三贝勒胤祥！”张廷玉尽自心里已有准备，一旦证实，还是吃了一惊，苍白着面孔怔了怔，喃喃问道：“不知太——二爷又出了什么事？”

“是这样，”马齐见康熙向自己示意，一欠身说道，“八月十二万岁偶感风寒，命在山高水长楼建醮乞福。清场时挖出了魇镇万岁‘速亡’的符箓，当时即诏命各宫搜查，在烟雨楼、烟波致爽斋十几处地方都起出了魇魔鬼物法器。经密审太监供称，是凌普支使。十三日拿到凌普，是我和方先生会同审讯，凌普交出了他和托合齐、朱天保、耿索图等十四人的歃血为盟誓书，要‘共保太子、剪除异党’。凌普供出，万岁回銮之时，密云都统将拦路劫驾。我和方苞几经商议，请示万岁后发布明诏，九月十六回京，以观动静。其实九月十六我们才启程，走的是喜峰口，

从东边绕道回来的。”马齐说得虽然干巴，脉络却还清楚，张廷玉听得出了一身冷汗，这起子奸邪小人竟真的敢打康熙的主意！想着又问道：“圣驾不从密云过，密云那边有什么动静？”马齐说道：“过了一个假銮驾，密云都统把调兵将令都发了，后来大约有所觉察，又撤了令箭。”

张廷玉紧皱着眉头思索着，良久，打了一躬说道：“奴才已经明白。请万岁留意，这些事情胤初未必亲自参与，小人辈希图拥立之功，造作大逆，事成居功，事败往主子身上推也是有的。”方苞格格一笑，说道：“衡臣，你说的这些，万岁都想到了。但太子不修德，不理事，为群小包围，前次被废蒙恩起复，种种劣行毫无改悔。夫天下者公器也，君主代天秉之，万岁数十年栉风沐雨艰难缔造，才有今天规模局面，能不能托付胤初这样的人？”张廷玉一摆袍子长跪在地，声音颤抖着竟有些哽咽：“奴才不是怕废太子，也不是心疼二爷。但这事实在骇人听闻，一旦全揭出去，天家骨肉惨变，朝廷将兴大狱，书之史册传于后世，有伤皇上圣明之治……奴才的意思，能否牵扯的人少一点，事情办得密一点，聊存天家体面。再说十三爷，奴才敢作保，他不是太子党，乃是实心为国踏实办差的阿哥！”

“十三阿哥的事回头朕告诉你。”康熙叹息一声蹬了鞋下炕来，一边漫步踱着，说道：“你起来，给朕拟诏书，朕口授，你写！”

张廷玉起身来，内里的中衣已被汗湿得贴在背上，援笔濡墨盯着康熙，听康熙款款一字一顿斟酌着说道：“前因胤初行事乖戾，曾经禁锢，继而朕躬抱疾，念父子之恩从宽免宥。本期其痛改前非，岂知伊从释放之日乖戾之心即行显露。数年以来，狂易之疾仍然未除，是非莫辨，大失人心。秉性凶残，与恶劣小人结党。危害社稷，亵渎神器。祖宗弘业断不可托付此人，著将胤初拘执看守！”他口授着，张廷玉走笔疾书，见康熙停下来沉思，便道：“‘危害社稷、亵渎神器’一语似乎点得太重，这是大逆罪，恐怕引起物议。”

“好，删去。”康熙点了点头继续说道，“这样写——胤初于皇父虽无异心，但小人辈若有于朕躬不测之事，则关系朕一世声名……前释放时朕已告诫，‘善则为皇太子，否则复行禁锢’已详载起居注。今观其毫无可望，故仍行废黜。”他说完，张廷玉也已停笔。康熙接过来看了看，说道：“好吧，就这样明发。再加上一句——诸臣工皆朕之臣，各当绝念，倾心向主，共享太平。后若有奏请皇太子已经改过从善，应当释放者，朕即诛之以杜妄言！钦此！”

诏书写完了，康熙和张廷玉、方苞默默注视着那张墨渾淋漓的宣纸，久久没有言语。马齐说道：“上次废太子后，诏令共举储君，弄得满城风雨。这次请万岁圣心默定，早立新太子，以定人心。”张廷玉心里也正想这事，便抬头看康熙。

“不立了。”康熙说道，“朕决意不再立太子。”张廷玉身上一颤，把笔放下，忙跪下道：“万岁……”“朕知道你要说什么，你不要说了。起来

吧！”见张廷玉跪着不肯起来，一直没有说话的方苞叹了口气道：“廷玉，我朝制度与前明不同，阿哥们都开府建牙任事办差，立太子早了容易有闯墙之祸啊！”

张廷玉满腹狐疑地站起身来，说道：“这是你方灵皋的主意？”方苞一笑道：“是与不是无关紧要。宋仁宗三十年不立太子，太祖、太宗皇帝也都没有立太子，天下不也照样太平？”

“所谓不立太子，只是不公开建储而已。”方苞翘着老鼠胡子，眼中放出贼亮的光，“皇上将默定继位之人，亲书金册，置于乾清宫正大光明匾后，一旦龙归大海，国家即有新君。皇上在一日，则无人能知何人是太子，杜了多少是非？”

这真是亘古未有的立太子法子，马齐和张廷玉不禁瞠目结舌！却见康熙恶狠狠的眼风扫过来，说道：“此事只有你们三人知道。谁走漏出去，朕必取他的首级！”

第四十二回 重雾漫嶂歧路彷徨 密云未雨智士观局

北京城里天翻地覆，一夜之间太子被废、胤祥被执，官场民间人心惶惶，邬思道却不知道。他自四月康熙离京，即向胤禛请假外出游历，由漕船下瓜州渡溯江而上，在湖广游龟蛇二山，登黄鹤楼，又雇轿至岭南，攀武夷山，兜了一大圈儿，来到成都时已是九月末。年羹尧和李卫在这里做官他是知道的，但他出来游历，原为在京日夜劳心，身子骨儿渐渐打熬不来，到外头疏散筋骨，作养精神的，本不想与人应酬。无奈在杜甫草堂观瞻时，身上仅余的三十两银子被绉窃贼偷得精光，邬思道想想，只好架着双拐跑了老远的路来寻李卫。

成都是四川省府，大郡名城，小小的县衙在衙门林立的都会里根本不起眼儿，坐落在雷神庙西一座三进大院，门前有两株合抱老槐，遮了亩许大一片荫凉，要不是衙前照壁旁竖着的肃静回避牌，大门洞里挂着的堂鼓和官靴匣子，看去就似一户平常缙绅人家宅院。邬思道到时，还不到未正时牌，只见大槐树下三五成群的秀才，总有四五十人的样子，有的交头接耳，有的琅琅背书。邬思道料知是秀才岁考，想起自己当年，不禁莞尔一笑。向衙役打听了一下，知道“李太爷”在签押房会客，也不让人通禀，自从侧门进去直趋二堂后边，果然听见李卫正在东厢里说话，闪眼看时，“客人”却是戴铎，在外边呵呵一笑，一头闯进来道：“想不到老戴也在这里，真是人生何处不相逢！”

“呀！是你！”戴铎和李卫都吓了一跳，忙站起身来，扶着浑身是汗的邬思道坐了，戴铎笑着埋怨道：“你就这么走来了不成？累得这样！如今难道还缺银子使？”邬思道笑道：“你看看我这气色，黑里透红，要不是瘸子，你哪一条比得我过？实言相告，早就听说咱们李太爷要治得成都道不拾遗，我也放心大意了些儿，在诗圣门庭叫贼掏了腰包去。腰里没铜不敢横行，只索来寻小朋友打个秋风！”

李卫一边给邬思道斟茶，笑道：“想不想是一回事，能不能又是一回事。把四川巡抚衙门给了我坐试试！我这里捉贼，十个有五六个都有上司衙门来通关节，有的竟硬下牌子叫放人！日他妈，如今世道连贼都通官，官就是贼，贼管着官，我顶了几个撞木钟的，如今通省城都知道我是个二百五县官！”戴铎笑着叹道：“前生不善，今生知县；前生作恶，知县附郭；恶贯满盈，附郭省城——你上辈子必定是个淫恶剪径的响马！”正说着，便见一个三十多岁师爷打扮的人风风火火进来，向二人略一点头，对李卫道：“东家，秀才们到齐了，您也好去了。”

“没法子，吃这个饭，办这个差，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你们二位少坐一下，我去给这班一丢儿锡们点点卯就来。”李卫摘下墙上挂着的官帽往头上一扣，伸了个懒腰，往怀里一摸，顿时吓了一跳，问那师爷：“高

其倬，学政送过来的考题在你那里么？”

高其倬也吃了一吓，忙道：“那是封好了的，一送来我就交给了您，怎么，找不到了？”李卫当下便着了忙，袖筒里怀里混摸一气，却只摸出几十个康熙铜哥儿，急得一身燥汗，只是寻不见。高其倬在旁笑道：“东家，这犯得着急？您拆开看过的，不过就是个考题罢了。”

“考题我也忘了。”李卫一屁股坐回去，歪着头想了半晌，说道：“只记得像是有个‘马’字儿，谁知道塞到哪儿去了！”邬思道想想，这是省学政通考全省秀才的题，外头几十个秀才等着，哄闹起来不是玩的，也替李卫着急，正要说明，高其倬笑道：“不要忙，四书里说马的有限。是不是‘百姓闻王车马之音’？”李卫摇摇头道：“奶奶的，不是这匹马。”

“那——是不是‘至于犬马’？”

李卫越发摇头，沮丧地说道：“也不是这马。我只记得头一个字就是马字！”高其倬歪着头想了想，憬然而悟，笑道：“知道了。”几步至案前大书“马不进也”四字，问道：“可是这个题目？”邬思道见高其倬如此敏捷，也不禁心中暗赞，不料李卫还是摇头，说道：“我记得跟在马后头的还不止这几个字。”

至此，连高其倬也窘住了。邬思道怔了一会儿，说道：“你再搜搜身上，不要着急，题纸怎么会丢了？”李卫一拍脑门子，懊丧地说道：“为这不爱读书，吃了四爷多少训，仍旧是个不改——”说着像是想起了什么，伸手向靴子里掏摸了一下，抽出一卷子纸来，抖开来，外头包的是当票，里边露出一张薛涛笺，李卫喜得笑道：“有了！”展开看时，原来却是“焉知来者之不如今也”——原来他把“焉”字误看成“马”字。众人不禁失声大笑，李卫笑着揩汗，对高其倬道：“走，考他们去！”

“你瞧见那些当票了么？”邬思道不胜慨叹，望着李卫背影道，“狗儿人品是好的，也聪明。四爷跟我说，他只收八分火耗——其实这么低的火耗，当县官一文也落不住的。要再读点书，日后必成大器！”因见戴铎不言语，便问：“你像是有什么心事？你怎么也来了四川？”

戴铎吁了一口气，说道：“我是前日来的，已经见过了年羹尧。漳州缺马运盐，想来四川收购茶叶，到青海换马。羹尧大方得很，说不用那么麻烦，就军中拨了四百匹给我。我转到他账房里，见他给八爷和四爷的年礼，一式两份一模一样，心里很不受用。昨晚席后旁敲侧击地问了问，才知道十三爷出事了！”邬思道敛了笑容，目光陡地一闪，问道：“出了什么事？”戴铎摇了摇头，说道：“还有更骇人的，年羹尧告诉我，太子已经再次被废，朝廷要公举八爷进毓庆宫！”

“他有邸报么？”邬思道从极度的惊愕中迅速镇定下来，身子一仰，望着天棚沉吟着问道，“或者内廷已经发了密旨，要督抚提镇们预备保本？”戴铎沉闷地说道：“他没说，我也没问。年羹尧做到这么大官，我们这起子门人谁能比他受四爷的恩重？连他都悄悄走八爷的门子，可见

局势之险！你既来了，我想讨一条路，这事应不应该报禀四爷？”邬思道深深地思索着，眼睛放着碧幽幽的光，良久才道：“你告诉了我，是拿我当朋友，友朋之道规之以义。四爷待你不薄，而且四爷这人素来睚眦必报。从哪一头说，你万不可自外四爷。但年的事是小可之事，最要紧的得先稳住四爷的心！等形势再变时报告年的事不迟。”

戴铎盯视着邬思道，他们自弱冠相交已经二十年，深知邬思道智力远在自己之上。许久，戴铎方喟然说道：“我听你的。不过远在千里之外，京师情形又不详知，我们能帮四爷什么忙？”

“我原本不想见年亮工的，看来非见见不可了。”邬思道紧蹙眉头，缓缓起身，踱至窗前望着外边一晴如洗的秋空，说道：“你这会儿就写信，说两层意思。一、你过武夷山，见了一个道德高深之士，暗地以主子八字问他， he 说是‘万字号’的。二、你在成都见了我，说我即刻返京入府参赞，说我夜观天象，四爷目下有小厄，请四爷持重静守——落款日期往前提十天，要让四爷相信，你还不知道北京出事。”戴铎一边展纸濡墨，说道：“信好写，怎么寄呢？”邬思道头也不回，说道：“叫狗儿想法子。”戴铎问道：“那你见年羹尧有什么事？”

邬思道倏然回身，冷冷说道：“我要叫他知道，此时倒戈不异于自杀。叫他知道，四爷手中有他致命的把柄！我要叫他派兵护送我星夜兼程，赶回北京，回四爷身边！”戴铎还要说话，见李卫满脸嬉笑荡荡悠悠地从二门进来，便住了口埋头写信。邬思道不等李卫进门，便道：“狗儿，有一封要紧信，五天之内须得送回北京，你有没有办法？”

“有。”李卫毫不迟疑地答道，龇牙一笑，“我把四爷赏我的怀表都当了，刚刚买了一匹川马。嘿，一天能走八百！如今弄得我精穷，翠儿抱怨说……”“行了！”邬思道拊掌笑道，“就叫你那个师爷去！你叫他来，我还有话吩咐！”

当夜四更天邬思道便离开年羹尧行辕，下重庆，取道襄阳宛洛，由邯郸古道北上入京。送行的十几名戈什哈，都是川道上抬滑竿的穷汉出身，走路不在话下，也从没见过邬思道这样阔的主儿，每天起轿赏一百两，落轿又是一百两银子，因此餐风露宿早行晚歇，不但没人叫苦，反而越走越精神。尽自如此，也走了小二十天方到京郊丰台。

“总算到了！”邬思道艰难地由人扶着出了轿，看看日色，刚过申时的样子，估约周用诚还如约在正阳门等着，便叫过护送的军头，笑道：“生受你们这一趟，差事办得好。你们已经把我送到了地方。不过你们不能在这里停，也不能进京看天子脚下世面了，要即刻回程。”那军头看了看这个莫名其妙的客人，笑道：“年军门有将令，一切听邬先生调度。先生这么说，我们今晚就南下。不过先生得给我们个字儿，回去好作缴令凭据。”邬思道一笑道：“这个我昨晚就想到了。这封信你缴回年亮工，大约还有赏赐，我信里都说了，兄弟们回去放假歇息。”说罢从袖中抽出一封信递给那军头，又道：“放心！我换个二人抬，天不黑就进城

了。”

邬思道从丰台杠房叫了一乘暖轿，迤迤向城中进发。京师轿夫不比外府外州，举手投足皆有制度，走得不疾不徐，讲究个缓平稳适，轿桌上的茶水都溅不出，和那干子川汉们抬的真有天渊之别。此时已临季秋时节，轿外山染丹枫、水濯寒波，京师大雨过后清寒袭人，路旁一片片池塘寒波涟涌、芦荻摇曳，一派肃杀景象。邬思道也无心观赏，只怔怔地想心事：这样纷乱如麻的政局，怎样才能理出头绪来？高其倬和周用诚接上头了没有？如果见不到周用诚，是直接去雍亲王府，还是再等一日？……胡思乱想间，轿子已经进城，乍见灰蒙蒙阴沉沉的西便门箭楼矗在西风昏鸦之中，邬思道的心不禁怦然而动，却伸出头道：“奔正阳门关帝庙。”

邬思道在正阳门前下轿，已是暮色苍茫。这里关帝庙连着大廊庙，靠北一大片是花市，最是热闹去处，回顾一望，但见夕阳酒卖，楼头歌女绰约往来，星星点点已渐渐燃起一盏盏“气死风”灯，布满街衢两边，到处都是卖晚点小吃的和川流不息的人，哪里有坎儿的影子？正顾盼时，便听身后有人笑道：“邬先生，叫我好等！”

“是墨雨呀！”邬思道一回头，见是胤禛书房小厮墨雨，不禁心头一松，笑道，“你躲了哪儿去？叫我这望眼欲穿！周用诚出不来么？”墨雨年岁比坎儿还略小点，也是个十分伶俐的，笑嘻嘻说道：“我和周头儿轮替着等了四天了！您一下轿我就看见了，因为高福儿带着个婊子在那边楼上，怕他瞧见了，一时没敢出来。”邬思道道：“我也不要见他，咱们走。”

墨雨前头带着往东走，一头说道：“都安置好了，在前头宋家老店给您包了最里头一进院子。您这一回来，不见四爷，连周头儿也不摸头脑——回府住多安逸！”邬思道跟着紧走，说道：“你记住一句话，成人不自在，自在不成人。若要安逸，我大约经商也受不了穷。”一边说，已经进了店，墨雨便吩咐店老板：“我们正主儿来了，烧点水，热点黄酒，把晚饭送进来——邬爷您请，上房东间住着暖和，炕都烧热了。”说着又是开门又是点灯，邬思道刚坐下，一把热腾腾的毛巾已经送了上来，说话间，店老板也将晚饭送了过来——一壶热黄酒、一大碗羊肉拉面、四碟子小菜收拾得精洁，还有几个芝麻酥饼。

“黄酒和小菜你吃了它。”邬思道揩脸洗脚上炕盘膝而坐，说道，“我只用这羊肉面。一喝酒就熬不得夜了——东西带来了么？”墨雨也饿了，一边狼吞虎咽地吃着，指了指炕头一个包裹，说道：“这一个月邸报，还有四爷批下去的部文、皇上批过来的奏折，都在里头。周用诚说请邬先生紧着看，白天还得送回书房。四爷要哪一件取不出来可了不得！”邬思道点头笑道：“那是自然，不过有我兜着，不至于叫你们吃亏的。”

一时两人吃过饭，邬思道一边展读那包裹，取出目录一份一份挑着要紧的抽出来，缓缓问道：“四爷近来心绪怎么样，身子骨儿还好？”墨

雨扑地一笑，说道：“你这人真难猜！我想着见面头一句你必定问这个，直到现在才问出来！”邬思道冷冷说道：“那我就是个庸人。我最急着知道的是这叠文书！”

“四爷身子骨儿还好，就是脾气大。”墨雨偏身坐在炕沿上，剔着牙缝说道，“见人没话，老是拉长了脸，吓得家里人见他远远就躲了。性音文觉两个师傅前些日子也都绷着个脸，上回在清雨斋我听见他们问四爷：‘邬先生有信儿没有？’四爷冷笑说：‘你们倒问我，你们做什么吃的？’——我还没见过四爷这么发作两个师傅呢！都怪您，好好的出京做什么？回来又不見四爷！”邬思道没回话，手拿着两份文卷在烛下比较着看，良久才道：“你只管说，还有什么？”墨雨笑道：“从那个高什么玩意来过，四爷心里像踏实了些，没有那么凶了。前几日身上发热，支撑着还要到部里去办事见人。四爷和姓高的聊了两个时辰，还陪着吃了顿夜饭——我在这这么些年，还没见过谁得这个体面呢！后来才知道是您要回来，怪道的四爷这几日天天到门上问您有信没有——您竟是这雍王府的主心骨儿！好鄧爷，您快点回去吧！”

邬思道静静听完，将手中文书放在炕桌上，长长吁了一口气，说道：“很好。你不能在这久留。回去告诉周用诚，他也不用来这里，叫性音把每天的邸报送过来我看。你和周用诚、文觉多陪陪四爷，顶多两天，我就回府。我得把这些东西理个眉目再见四爷。”墨雨笑道：“我和周头儿商量定的，接到您我就不回去了，他代我给高福儿请假。您腿脚不便，身边没个侍候人也不成。您就住里屋，我在外头睡，有事招呼一声就得。”说罢便退了出去。邬思道自在里间一份一份详研朝廷的邸报文卷，直到天明，方歪在枕上胡乱歇息了一会儿。

一连四天，邬思道寸步没有离开宋家老店，文觉性音白日马不停蹄四处奔走，打听各王府阿哥消息，甚或谁家演什么戏，请了什么人，哪个皇孙过生日，都有谁送礼这些个细事都一一汇总儿报到邬思道那里供他参详，周用诚暗中指挥雍王府东西书房的书童也都出去打听消息，自陪了胤禛每日到部办事见人，倒也严谨。

待第六日头上，邬思道已自有了主意，一大早起来，用青盐漱了口，笑着对墨雨说道：“你给我觅个小轿，今儿咱们回府去。”墨雨早巴不得他这一声，一溜烟儿出去，一霎工夫便叫来一乘缠藤亮轿，说道：“先生在这屋里已经憋了几夭，今儿天气晴和，坐这个透透风儿，也爽气些。”邬思道满意地点点头，上了轿，却道：“先出朝阳门！”

“不是回雍和宫么？”墨雨一怔，说道，“朝阳门外是八爷府呀！”邬思道笑容满面，催促着起轿，说道：“我就想看看八爷府是怎样个情景。”墨雨只好跟着，却是满腹狐疑。

待到朝阳门外运河码头，才过辰正时牌，因运河河面已经结了薄冰，码头上人很少，码头对面雄伟壮丽的八王府门前却是车水马龙，冠盖如云，一乘乘驮轿、明轿、暖轿、骡车、轿车从门口排出老远，各家

家仆有的在照壁前的棚下吃茶吃点心，有的说闲话摆龙门阵，有的在柔和的阳光下晒暖儿、捉虱子的，各色各等不一而足。邬思道远远地便下来，在运河边眺望了一下，看了一眼被封了的万永号当铺，脸上闪过一丝阴冷的笑容，不言声注目着丹堊一新的八王府大门。墨雨笑道：“他这个大门有什么瞧头，巴巴儿站在这里看？”

“情形有些不对。”邬思道沉吟道，“文觉前日说八爷不见客，怎么这么热闹？你过去打听一下。”墨雨答应着到照壁前转了一遭回来，笑嘻嘻道：“原来今儿是八福晋的寿日。并没有官员来拜，都是各府宪太太、舅奶奶、表姑奶奶来拜寿，溜须拍马来。”邬思道笑了笑没吱声，果然见一群花枝招展的女人从大门里辞出来，有的还穿着诰命服色，各人都带着一群丫头老婆子，叽叽咯咯说着上轿上车，鳞鳞萧萧而去。邬思道站着看了一会儿，长长吁了一口气，说了声“咱们回去”。刚要回身上轿，却见西边过来一个丫头，手里挽着个包儿，径直走到邬思道身边，竟蹲了个万福，问道：“尊驾可是姓邬？”邬思道僵僵地点点头，问道：“你是谁？有什么事？”

“我们太太说，她瞧着您像她的一个亲戚，”那丫头道，“既然您姓邬，那定必没认错人，请借一步说话。”说罢将手一让。邬思道迟疑地跟过来，果见前面停着一乘红毡暖轿，轿旁只跟着两个老妈子，邬思道未及开口，轿帘一闪，一个二十多岁的少妇穿着玫瑰紫夹衫，套着葱黄百褶裙款步下了轿，向邬思道抚膝一蹲，怯怯叫了声“表弟”。邬思道看时，水杏眼、柳叶眉，微翘的嘴角旁一颗朱砂痣，不是金凤姑是谁？——立时便怔住了，良久才不知所云地说道：“是……是你啊？”

金凤姑黑瞋瞋的目光盯着邬思道，许久，低头无声叹息一声，脚尖蹠着地道：“嗯，听说表弟在四爷府？”

“嗯。”

“表弟气色还好。”

“唔。”

二人又复语塞，都把目光盯向肃杀寒冽的运河河面。半晌，金凤姑才又嚅嚅道：“有句话我一直想问，你……那日怎么冒那么大雨……不言声就走了？”

“你问这个么？”邬思道冷笑一声，“因为要逃命嘛！刀砧上的鱼也还要蹦一蹦呢——怎么，你们还有点不甘心？如今要怎样我，恐怕没有那么便当。你是许身于人的人，我也是有主的人。你有什么事要见我？”金凤姑低下了头，眼中泪水打着转儿，说道：“……我是这辈子也对不起你的了，不想请你原谅。你们男人的事我不懂，也不敢问。不过我知道，四爷这人不好沾惹的。表弟家并不穷，我只想劝表弟回去，就是耕读，也落个平平安安。北京城浪大潭深，不是个好居处——你身子……已经残疾，还……图个什么呢？要是没盘缠——”话未说完，邬思道突然仰天

大笑，说道：“你要赠金送我回无锡？多承关照了！我不过一个残废人，世间多一个我少一个我，与人无碍。四爷养我八爷养我，总之不过磨墨捧砚间清谈解闷而已。你放宽心，就是四爷祸连满门，也株连不到清客头上的。”

金凤姑低垂了头，心知邬思道对自己怨恚不解，当着墨雨，无法深谈，因叹息一声，轻声说道：“表弟保重。”福了一下，默默上轿而去。墨雨见邬思道别转了脸，支着拐杖只是眺望河面，便道：“这是先生表姐？是谁家夫人？”

“她是个畸零人。女人，嫁了鸡就随鸡、嫁了狗就随狗，有什么好说的？”邬思道冷冰冰地笑着，寒冽的目光瞥了一眼愈去愈远的小轿，说道：“走，回我的枫晚亭。”

胤禛午后便从书房回到府中。本来，皇帝早膳完，政事已经议完了的。按平日规矩，议完了事他还要到户部刑部听完堂官回事，安排了明日公务，才肯回府的，今儿却心绪格外烦躁，在上书房和张廷玉马齐、三阿哥胤祉、九阿哥胤禔、十四阿哥胤禵按着康熙的旨意一一发文写了票拟，胤祉长篇大论地扯谈起他编的《古今图书集成》，众人听得津津有味，胤禔问三道四，胤禵插科打诨，都是一脸得意兴头十足，实在坐不住，便辞了出来提前回府。因见房门几个长随聚在门洞里打雀儿牌，胤禛蹭着下马石下来，把缰绳撘给周用诚踱了过去，站在圈子外，阴森森地一声不言语。周用诚情知他要大发雷霆，便在旁大喝一声：“你们都是死狗！没见主子回来？大白日的斗牌，雍王府几时有过这规矩？”

几个家人乍听这一声，猝不及防看见这位朝野无人不怕的冷面王爷站在近前，顿时吓得木了身子，焦黄着脸拿着纸牌慌得没做手脚处。好不容易回过神来，把牌扔进火盆里一齐跪了。司阍的老黄头一边磕头一边乞饶道：“四爷，大长天儿没事，就忘了四爷的规矩，我们再不敢了！”

“再不敢了？”胤禛哼了一声，“你们已经敢了，还要‘再’？——高福儿呢？叫他来！”二门上守望的小厮们见门上长随们一个个磕头如捣蒜，回不出胤禛的话，忙飞跑过来跪了道：“高管家吃过早点就出去了，说是给世子爷买书去了，还没回来呢！”胤禛正要说话，冷眼见弘时弘昼弘历兄弟三人从西花园月洞门出来，蹑脚儿躲着自己要往东书房去，又是好气又是好笑，断喝一声：“站住！过来！”

兄弟三人对视一眼，只好站住，蹭了过来，垂手侍立。胤禛冷笑一声，说道：“好得很！我在外头忙国事，家里人斗牌的斗牌，逛花园的逛花园，遛大街的遛大街，没王蜂儿了！”弘历见两个兄弟脸色煞白噤若寒蝉，忙跪了赔笑道：“王爷错怪了我们。原本都在东书房读书来着，墨雨来说邬世伯回来了。王爷又不在，怕冷落了邬世伯，我们过去……”

“邬先生回来了？”胤禛精神一振，顿时将众人的过错丢到九霄云外，眉头轻轻抖了一下，也不管众人长短，甩手便进了月洞门，周用诚

向众人扮了个鬼脸儿便忙跟了进去。

胤禩匆匆进园，趑趄过一片竹林，早见邬思道已站在亭子台阶前等候。他站住了脚，仔细打量一眼神定气静的邬思道，向前跨了一步，囁嚅了一下想说什么又住了口，矜持地笑着点了点头，说道：“邬先生，久违了！身子骨儿倒像比离京时结实了些。”

“请四爷安！”邬思道拱拱手，他也在仔细审量胤禩，从头到脚仍是干净利落一丝不乱，只脸色苍白些，眼圈有点发暗，便笑道：“屋里刚生火，炭气太重，我陪四爷园子里走走如何？”胤禩点了点头，示意周用诚搀了邬思道，一道儿在落了叶的垂柳间散步。两个人都是十分深沉的人，彼此依托，都有一种踏实温馨的亲切心景，却久久都没有说话。走了两箭远近，胤禩方吁了一口气，邬思道问道：“四爷，您隐忧很重啊？”

胤禩折一根柳条，望着池中缓缓游动的青鲢，沉重地说道：“昔日东林士人有联，‘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国事家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局势艰难如此，我能不焦虑？唉……不瞒你说，这一阵子我真是度日如年，又像独身一人穿行一个暗无天日的胡同，无一人可谈，无一人可问，无一人指迷津，也不知尽头何处。风急天寒路暗……我是什么况味？”说罢，又是一声悠长的叹息，“我真怕你一去不回，或者——”

“或者畏难不肯回来，是么？”邬思道哑然失笑，叹道：“王爷以友道待我，粉身碎骨也只是寻常之报，焉敢苟且？我回京已经五天了！”

胤禩一下子站住了脚，诧异地看着邬思道。邬思道徐徐说道：“我在四川知道京中变故，即开始收集邸报和朝廷文书，回京后看完了四爷书房里所有案卷。用诚、墨雨、文觉、性音走马灯儿似的为我探听信息，朝局，我已经了如指掌！今日，朝旨颁布八爷门人黑硕哲为礼部尚书、保过八爷的张廷枢重为工部尚书、揆叙进封左都御史、三阿哥的门人赫寿当了江南总督——四爷回府这么早，是不是为这些事愁怅呀？”胤禩怔了一下，摇头道：“这些除授黜免宦海中平常事，本来无关我的疼痒。但上书房事前不和我关照，事后也不征询我的意见，聋子耳朵似的摆在那里，我这个管事亲王当得好没味道！”邬思道格格笑道：“四爷每日价口口声声想当‘闲人’，如今求仁得仁，倒不自在起来？”胤禩被他揶揄得也是一笑，又叹道：“我虽说没野心，也还想落个直过儿，更不想叫鼠辈们笑话我。”

“天太黑了。”邬思道突兀说道。见胤禩盯视自己，又道：“四爷方才说的穿越胡同，很有意思，其实四爷早已走出了胡同，只是天太黑，伸手不见五指，您以为还在胡同中罢了！四爷，不知不觉中皇上已经变法，您看不出来么？”胤禩倏然收住脚步，惊异地看着邬思道没吱声。邬思道细长的手指交错握着，款款说道：“万岁已经收了帝权，一切圣躬独裁，所有阿哥都剥掉了参赞之权，只留下办事之权，上书房也只是遵旨处置朝务而已。不如此，朝局难以稳定啊！”胤禩点点头道：“我看出

来了，不过这也算不上什么‘变法’。康熙四十二年前本就是这个样子。”“有所不同。”邬思道微笑道，“前一次放权，为了历练太子；这一次收权，为了考察所有阿哥品学才识。万岁，他决意不立太子了！”

胤禛全身一震，仿佛一道极亮的光从脑海中划过，旋即又陷入深深的思索之中。

“这样做，至少有三个好处。”邬思道缓步踱着，徐徐说道，“一、皇权可以独揽，政务不致梗阻；立的太子无能，有损皇上治化，立的太子精明强干，又容易与皇上分庭抗礼，对皇上、朝廷、社稷、百姓都不利。”

“唔。”

“二、可免阿哥拉帮结派、结党营私。不立太子，朝臣们不知道将来谁能入继大统，就不敢轻易涉足阿哥党争之中，将来新主当政，容易事权统一。”

“嗯。”

“三、”邬思道双眸炯炯，“皇上内有方苞、外有张廷玉马齐佐理政务，可以放心令阿哥们各自办差，他站在高处，细细体察各位爷的品行才能，以有生余年，选出一个最满意的阿哥接这个九五之尊！”

胤禛至此犹如醍醐灌顶，满心满目一片清亮，呵呵笑道：“说得实在入木三分。可笑老八痴心，满心盘算着要进毓庆宫呢！据这么看来，谁做太子的心越盛，谁就要倒个大霉！倒合了佛家一句精义——争是不争，不争是争！”

“妙哉斯言！”邬思道拊掌叹道，“这八个字我就寻思不来，毕竟四爷灵秀独钟！请四爷尽自安心，天命攸归定数所在，凭谁不能扭转的！”胤禛笑着笑着，又沉郁下来，他想到了十三阿哥胤祥。邬思道却只顾说道：“四爷想：如果真的立太子，上书房诸人能这么安心办事？诏命也早就下来了！十三爷有什么过错？硬囚了起来！还不是怕他在外头替四爷去‘争’？！”

这一下歪打正着，恰恰击中胤禛隐忧最深的心事，一天乌云化解得干干净净，怔了一下，半晌才道：“今日劈破旁门，才见到明月如洗！”

第四十三回 忙党争孝子忘母寿 对陵丘兄弟叹世情

一团乱麻似的朝局经邬思道一番解剖，立时显得泾渭分明。多少日子焦虑不安的胤禛一下子放松了，一觉直睡到日上三竿，一边穿衣服一边抱怨侍候在旁的年氏：“我几时起得这样迟过？原说过今儿还要去一趟铸钱司的，可不是误了？你在府里这些年，不懂我的规矩！”年氏赔笑给他结着绦子，说道：“主子这可冤了我，昨夜你进门就说，今儿要睡个囫圇觉了，我敢惊动么？再说福晋也有话，王爷这些日子心绪不宁，要变着法儿宽慰王爷，请王爷好生歇歇。户部方才来了个姓王的堂官，问王爷几时去户部，他们要不要等王爷。我看主子睡得正香，就叫周用诚打发了他去。”胤禛正在漱口，将水吐了漱盂里，问道：“你怎么打发的？”

“我说王爷一大早就进宫去了，今儿是德娘娘圣诞，恐怕午前不能下来的。”年氏笑道，“部里的事请王老爷照四爷的吩咐裁度着办，四爷从宫里出来必定要去部里的。”

一语提醒了胤禛，今儿十一月二十三，可不正是自己生母德贵妃乌雅氏的生日？这一向昏头涨脑，竟忘得干干净净！怔了一下方道：“寿礼送进去了没有？夜来我还着实惦记着，娘娘最爱惠绣，早就叫你哥子采办，至今也没有个影响，奴才们办差是越来越不经心了！”年氏情知他是忘了，见挑剔到自己哥哥，红了脸，一声不敢递回话。正说着，福晋挑帘进来，胤禛便道：“叫人给我弄点吃的，略进一点，我得赶紧进宫去！”福晋笑道：“这也犯不着着急。礼，前日就送进去了，昨日我带着年氏几个还有儿子们都进去见了。娘娘高兴着呢！说了，孝敬不孝敬，不在这些虚礼上，四爷十四爷给她露脸，实心读书办事，就不受礼也是欢喜的。”

“是！”胤禛听母亲有话，忙躬身答应一声，又道：“你们想得比我周到。不过我空手去见娘娘总归不好，把羹尧送的羊奶蜜橘带六篓，还有娘娘爱用的酒枣，带十二坛！”年氏忙道：“方才主子说惠绣，我那里还有一幅《璇玑图》，原是预备着给主子上的——四边儿上还挑着不断头万字儿，既是娘娘爱见，权作寿礼进上去，再写信给年羹尧，叫他另给主子物色，不是两全了？”胤禛被她们说得高兴起来，笑道：“我寿不寿的打什么紧？甚好，就这么着！”说着便吃饭。福晋见他颜色霁和，徐徐进言道：“昨儿门上几个奴才斗牌，违了你的制度，高福儿一回来就都撤了差使，不知道你还要怎么处分？我听说几个奴才吓得饭都吃不下，再说，高福儿的侄子也在里头。依着我说，得罢手且罢手，饶过他们一回也就是了。”胤禛仰脸想了想，笑道：“看来我是管事太多了。依着我说，这群杀才还不如芦芦那条狗，都该发落到庄子上去！既是你讨情，我索性往后不管这些事，除了书房和粘竿处的人，由你处置，这才是正理。你只记一条，小人难养，宁可严一点，内言不出，外言不入，才是

处常安宁之法。如今情势，我精神也顾不到府里，你多操点心吧。”

正说着，廊下鹦鹉在笼中跳着叫道：“来客了，翠屏挑帘子！”便听门外有人笑道：“这鸟儿倒有眼色，怎么知道我是客？”帘子一闪，却是十四阿哥胤禵，穿着金龙袍，戴着东珠冠晃过来，唬得年氏忙闪进内房。胤禵手中拿着把湘妃竹扇，向胤禔和福晋一拱，笑嘻嘻道：“四哥、四嫂吉祥！四哥这早晚才吃饭啊？”

“坐，坐！”胤禔笑了笑，用筷子点了点面前的座儿，“你只管坐，我立时就吃完，咱们一块儿进去——年氏，十四爷又不是外人，你紧躲个什么？泡茶来！”一边将碟子里的雪里蕻倒进碗里，将米饭搅了搅，拨拉着吃了。

胤禵见他饮食如此单调，案上撒了几粒米都用筷子捡起吃了，又用白水冲涮着喝，心下暗自惊讶，诧异着接过年氏捧过的茶，正沉吟着，福晋在旁笑道：“十四叔，好些日子你不登我的门了。方才你哥还说，吃过饭约你一块进去给娘娘拜寿呢！没的叫娘娘想着，嫡亲同胞兄弟也生分了。”

一句话说得胤禵也慌了神，原来他忘得比胤禔还要干净！强自镇静着喝了一口茶，胤禵已经有了主意，嘻嘻一笑说道：“我就是为这件事来请嫂子帮忙呢。娘娘的寿礼秋天我就叫人出去办了，是一幅‘瀛洲九老对弈图’，还有一个玉观音。玉观音是昨个儿才从云南运到，和真人一般大儿，处处都好，可惜了路上颠簸，手臂上玉光蹭毛了巴掌大一片，寻思来寻思去，只有请出嫂子家常供奉的观音先送进去，回头把我那尊请到嫂子这儿，这么着可成？这就算四哥和嫂子成全了兄弟一片孝心，你们也不吃亏……”胤禔已经吃完了饭，起身笑道：“自己兄弟，有什么说的？寿面恐怕你也未必预备，我倒预备了二百斤银丝京挂，一起送进去，算我们各送一百斤，如何？”胤禵喜的起身打拱，说道：“谢四哥四嫂，这么着更周全了。”说着和胤禔联袂走出雍和宫，胤禵便吩咐随从：“回府把那架镶金九老对弈图屏风好生抬到长春宫，给娘娘上寿。告诉家里，我跟四爷已经一块进去了！”

“老十四，”胤禔上了马，一手执辔，回头看了看胤禵，说道：“你不单为进宫庆寿来见我的吧？”胤禵在马上一纵一送走着，似乎有点心不在焉，良久才道：“是。我心里焦闷，也想和四哥聊聊。原先不办差，站在干岸上看你办差，觉得稀松平常，管了兵部才晓得，办差的人在荆棘刺窝儿里，旁人还看着光鲜！万岁爷当年西征，在榆林设了粮库，里头还存着四十万石粮，榆林城今非昔比，城外的沙丘已经差不多和城墙平了，一场风沙过去，城里人要挖开沙才能出去。长此下去怎么行？我想把城外的沙清清，兵部说是户部的事，户部说是工部的事，工部说榆林早已没有什么居民百姓，驻的都是兵，所以是兵部的事！想想只好来找你商议，得拿出个法子来。”胤禔愣了愣，说道：“这事我听马齐说过。既然闹沙灾，城里又没了百姓，听说有时连井都淹没了，不如干脆都迁出来，粮库也迁了，省了多少事！”

胤禩笑着摇了摇头，说道：“榆林粮库撤不得，将来大军如果西征，这里没有军粮支应，那是了不得的。老十三没出事前，我们两个在木图沙盘上不知摆布了多少次，寻不出个能代替它的地方儿！听说这里设卫设厅建立粮库，是周培公将军的建议，熙朝名将都一个个去了，能打仗的是越来越少了……”说着叹息一声，言下不胜感慨，“阿哥里头就十三哥还懂军事，他这一出事，我连个能商量点事的知己兄弟也没了——四哥，你最有肝胆的，十三哥素常又最要好，你不能保他一本么？”胤禩目光霍地一跳，迅速闪了胤禩一眼，胤禩怔了一下，笑道：“你怎么这样儿看我？你必是想，这个‘八爷党’今儿是怎么了？保起十三阿哥来了？其实天晓得我是个什么党！我就是我自己，我凭我的本心去处事做人！”

“唔……”胤禩被他说得莞尔一笑，倏地一个念头闪过：莫非这个胆大妄为的兄弟也猜到了皇帝不立太子的真意，要自立门户，拉自己做帮手么？因试探道：“我一个人保恐怕落单，要加上你，再拉上老八他们一齐来保，只怕才能保得下呢！”胤禩笑道：“叫八哥来保十三哥，那是与虎谋皮，他恨不得十三哥死了才好呢！四哥要不敢开头儿，我先上本保，要是万岁有活口儿，你再上。要是连我也触了霉头儿，四哥你保我一本，足感厚爱！”胤禩扑哧一笑，说道：“你真的以为我胆小？实话告诉你，保十三阿哥的密折早就上去了，是我独自具本！”

胤禩脸上掠过一丝失望的神色，换转了话题，说道：“那就等等再说，看万岁爷什么章程。榆林的事恐怕也得写一个本章。和阿拉布坦这一仗迟早要打的，不能掉以轻心。西边打仗，打的什么？其实就是打粮食仗！谁的军备足粮道通，谁就赢了！”胤禩微微一笑，没有答话，努嘴儿说道：“西华门到了！”

德妃乌雅氏的寝宫在体元殿后的长春宫。这个地方原是元末明初有名的丹术士邱处机为皇帝炼丹的道观，邱处机号“长春子”，因改名为长春宫，邱处机移到白云观，这处宫荒芜了几百年，蒿蓬满院獾狐出没，人人躲着这个地方走。偏是乌雅氏爱僻静，康熙二十七年晋位贵妃，她就选了这个地方重加修葺，作为自己的起居之地。胤禩胤禩从养心殿西侧夹道迤迤进来，早见一起起贺寿的宫人命妇出出进进，熙熙攘攘十分热闹，心知宫里嫔妃贺寿的尚未散去，此刻进去大家回避甚不便当，便远远地站住了，等了一顿饭光景，见人渐渐稀了，才踱到垂花门前请见。一时，里头便传出话：“贵主儿请二位爷暖阁里说话。”

二人略一点头，款步进来，但见穿堂里、过道上到处都是人们送进来的贺礼。什么寿面寿糕、面蒸的寿桃、如意、屏风、宣德炉、金弥勒佛玉观音、自鸣钟、圭、壁、璋、玉、名人字画，甚或鼻烟壶、扇坠儿、檀香、麝香、冰片茶叶……各色各式五光十色，都标了送礼人姓名一档一档琳琅满目垛着。两个人心里不禁掂掇：母亲五十四岁，并不是整寿，送来的贺礼看去比五十大寿还要丰厚许多！想着，已进了长春宫正殿，在东暖阁珠帘外的熏笼旁跪了，叩头称颂：“儿臣恭叩贵妃娘娘千秋圣寿！”

“起来，坐着吧。”乌雅氏原在帘后大炕上半歪着，从天明便接待客人受礼，她显得有点疲倦，见两个儿子神采奕奕进来给自己磕头礼拜，坐起身来吩咐道：“把这劳什子帘子拢起来。方才是怕有外客，他两个是我肠子里爬出来的，没的装神弄鬼的做什么？”几个太监忙不迭答应着用金钩将珠帘收拢了起来，胤禔看时，母亲穿着翟乌秋香色缎袍，三层金顶的东珠凤冠放在案上，露出乌黑的盘龙髻，柳叶眉、丹凤目，只嘴唇略显厚点，仿佛总用牙齿咬着下嘴唇，又像总是在想什么心事的样子，因赔笑道：“母亲气色极好，今儿着了吉服，看去更精神了，一点也不像五十多岁的人。儿子们虽说在外头办事，心里着实惦记着，母亲素来有个气喘的毛病儿，不知可大安了？”

乌雅氏怔了一下，笑道：“时犯时好，老毛病了，我也不在心上。上次你送进来的乌鸡白凤丸和襁儿的川贝定喘散都好，至今天天断不了呢！”胤禔躬身赔笑道：“这不值什么，娘娘用着好，就是儿子们的虔心到了。既这么着，明儿再配些送进来就是了。”

乌雅氏一时没言语。皇家规矩，尽是母子至情，一年中能单独见面说几句话的时候也就是这一天。她心里雪亮，眼前两个儿子，一个精明要强，冷面冷心，一个玲珑剔透，肝胆热肠，都在拼命做事，投康熙的缘法，骨子里都盯着毓庆宫那个虚着的太子位。两个儿子两派势力，她又是欣慰又是担心。因为无论哪个儿子大位有望，母以子贵，她自己逃不了一个太后的位份，担心的是这么多阿哥夺位，谁知道天上哪块云下雨？万一别的阿哥得逞，又将如何？万一……自己亲生儿子骨肉相残……又是什么光景？乌雅氏沉吟着，打量一眼儿子们，胤禔垂手默坐，怡然自若，胤禔嘴角带笑左右顾盼，一脸不安分神色。她想说点什么，一眼瞥见殿门口竖着的大铁牌子，上面茶碗大的字写着：

太祖皇帝圣训：后宫嫔御宫监人等有妄言干政者，杀无赦。

仿佛一阵冷风袭来，乌雅氏打了个寒噤，囁嚅了一下，见两个太监抬着一桌席面进来，便问道：“到进膳的时辰了？”

“回娘娘话，”太监忙将席面摆在炕前，赔笑道，“这是万岁那边赏过来的。李总管方才叫了奴才去，万岁正和方先生张中堂说话，听说四爷和十四爷都在您这，万岁爷高兴得了不得，说难得你们母子一处说话儿，就不要两个爷过去请安了，赏了这桌席面，还有一瓶苏合香酒，说娘娘心跳，吃这个酒无碍的。”乌雅氏忙起身听了，道：“你再去养心殿一趟，请李德全代叩天恩，多谢主子惦记着了。”又向两个儿子笑道：“设两个座儿，你们陪娘吃几盅吧！”

胤禔胤禔对望一眼，一齐起身移座到桌前，胤禔擎杯，胤禔执壶满倾一觥，一撩袍角都跪了下去，胤禔将杯捧与胤禔，胤禔双手高高举起，说道：“儿子们在外头忙于国事，一年到头极少在您老人家跟前尽孝的。今儿借万岁的赐酒，为母亲上寿，请母亲满饮此杯！”乌雅氏接过杯子，满杯绛红的酒汁，洸洸的，如同琥珀汁液，不知怎的，她的手有点

发颤，笑道：“不瞒你们说，我早已断了荤酒。一来是君有赐不敢辞，不好扫了主子的兴，二来娘母子一处，难得这天伦之乐，我今儿就破一次戒——”说罢举觥，看了看，一仰而尽，用手帕子捂着嘴勉强咽了，在火锅里拣一片笋吃了，又道：“你们尽情吃，我在一旁看着也是欢喜的。”胤禛胤禔哪里肯依？做好做歹又劝了两个半杯，方才各自入席，乌雅氏已是酡颜微醺，放了杯子叹道：“看来此地钟鸣鼎食，金尊玉贵，总是规矩太多了些。我没进宫时在呼伦贝尔，你外公做寿，王宫外搭的毡幕，下头是歌女佐酒，帐外武士赛马摔跤，一家人席地盘膝传花罚酒，那是多么快乐！”

“养移体居易气，”胤禛忙着给母亲斟茶，说道，“母亲今为龙凤之俦，自然尊严天家制度。母亲如思念外公舅舅，儿子得便请旨，请他们进来觐见也是一样的。”胤禔却笑道：“是儿子们太庄重，不会承欢，往年这时辰，十三哥必定也在，今日少了他，就没那么热闹了。”胤禛听了，心里一酸，几乎坠下泪来，料是乌雅氏也必难过，微睨时却见母亲神色如常，正诧异间，乌雅氏说道：“十三阿哥是可怜人，万岁其实很疼他的，他和大阿哥不一样。”

这是至关要紧的话，胤禛胤禔不禁都怔了，既然“不一样”，为什么处置却一样？两个人都抬起头，等着母亲往下说，乌雅氏却转了话题：“大阿哥的事出来，他母亲纳兰氏去见主子，告了胤禔忤逆，主子说，‘这不是女人管得了的，没有你的干系。’其实她何尝不伤心？我去看纳兰贵主儿，眼睛都哭红了。十六个有儿子的嫔妃，谁不指望儿子平安出息？所以，今儿趁了酒，我要劝你们几句，你们在外安生办事，甭图那个非分之福，平平安安的，就算你们对我有孝心。看着你们平安和睦，我就能多活几年。像纳兰氏，多伶俐的个人，如今走路看着地，跟人说话也变得怯声怯气，就活着，什么趣儿呢？”说着，使用手帕拭泪。胤禛笑着起身给母亲夹菜，嗔道：“都是老十四，没来由提十三弟做什么？”乌雅氏却道：“兄弟关心，这不算什么。你们都是顶尖儿的聪明人，大萝卜不用屎浇，如今外头的事除了瞎子，谁瞧不见？告诉你们一句话，当今圣明，不能往他眼里揉沙子，你们一心一意当好你们的王爷贝勒，办好差，平平安安的，和和睦睦的，就是福气！”

“母亲放心！”胤禔笑嘻嘻看着胤禛，说道，“我们这不好好儿的么！古人说兄弟同心，其利断金。古诗说‘一尺布，尚可缝，一斗粟，尚可舂，兄弟二人不相容。’我们自幼都读过，都是至理名言，岂有不记得之理？您尽可放心，我们不管别的，和四哥相与得好着呢！”胤禔伶牙俐齿，舌如巧簧，说得胤禛也是一笑，乌雅氏也回过颜色来，说道：“我知道你们和睦，话赶话的，不过白嘱咐一句。既如此，你们兄弟共饮一杯同心酒，叫我也乐乐！”

胤禛忙答应一声，欣然起身，胤禔早满满斟了一杯酒递过来，胤禛笑着呷了一口，将杯递给胤禔，胤禔一饮而尽，向母亲亮了杯底，又落座吃酒说笑。胤禔因笑道：“不是我惹母亲烦恼，十三哥真的是没有大过错，今儿座里没有他，心里不免惦记。也并不想叫母亲在万岁跟前讨情

——我只纳闷，十三哥和大哥既‘不一样’，万岁怎么就不肯放他出来呢？”

“我也不得明白。”乌雅氏摇摇头叹道，“他不是我养的，没那么多忌讳，出事第二天见万岁，我倒替他讨情来着，万岁说：‘这是为他好，也没有把他怎么样嘛！这些事你们妇道人家不懂！’也没说别的话，我也没敢再说。”

胤禛胤禔对望一眼，本来想从母亲这里讨一点枕头风，不料听了这许多，反倒越发懵懂，圈禁，是宗室除赐死之外最重的处分，还说“为他好”，又是什么“没有把他怎样”！妇道人家不懂，精明伶俐的四阿哥十四阿哥反而更不懂，老皇帝的心思真叫人猜详不透。当下见午时已过，各宫嫔御们花枝招展地带着寿礼涌到前院，只为两个阿哥没有离去不便进来，二人知道不便，匆匆又吃了两杯便辞了出来。

兄弟二人出了西华门，都舒了一口气，抬头看天，已是蒙了一层浮云。阴得却不重，一轮惨白的太阳在云缝中挣扎着穿行，飒飒秋风卷地而起，红枫黄叶翩翩飘落，一队鸿雁鸣叫着掠过云影急匆匆地向南蹿飞，给灰暗阴沉的秋色平添了几分不安和凄凉。胤禛见周用诚带着十几个家人候在石狮子北侧，便转脸道：“胤禔，寿酒不畅，到我府再小酌几杯吧？”

“四哥，你又不吃酒，我一个人吃闷酒没味儿。”胤禔似乎心思重重，神情恍惚地看着远处，“兵部今儿没事，我和四哥一起出城走走散散心，怎样？”胤禛没言声，伸出两个指头向周用诚招招，周用诚早备了两匹马过来。

两个人骑了马，漫无目的地出了城北，在玉皇庙兜了一圈，又趑趄向西，沿护城河迤迤南行，一路都没有说话，眼见前头便是永定河，堤外秋水连涌，芦荻花白，堤内却是前明张阁老坟茔，老桧松柏下衰草连陌，东倒西歪的石人石马石羊有的已半埋土中。二人弃马登堤，才觉察到天阴得重了，星星雨雾已洒落下来。胤禛不禁失笑道：“今儿怎么有兴头跑这里来，连个雨具也没带！”

“秋风、细雨、羸马、离人，何等之雅！”胤禔似乎不胜感慨，“何必要雨具？你看这位张阁老，生前三朝元勋，权倾内外，流年一去，世事沧桑，就凋零到这模样，谁来为他遮风挡雨？”

“唔？”胤禛怔了一下，突然一笑，说道：“你原来今儿悟了道，要和我参禅了？嗯……兄弟，你悟性差得远着呢，不知世上诸事诸物，譬如这风这雨，这马这人，都是色相幻化，论其本来，都是空的，因为有烦恼愁闷喜悦爱欲所以空中生色，迷失了本来面目，待那一日归于寂灭，到无生无灭、无有有无之时，一步跨出铁门槛，一切皆归于空。此地左倚永定，右扶帝城，登堤举目，郁乎苍茫，难怪你临风叹息，究其本来，是你劈不破这道旁门。真的悟彻了，世上不过一团气，一缕烟，一

现昙花而已！”

胤禔笑道：“我叹息一声，你就有这么一篇鸿论——论起佛学，我们谁也不是你的对手——我是今儿听了娘娘的话，心里有感触。你大约还不知道，八哥昨儿去皇上那请安，说如今情势他处在两难之端，出来做事，怕人说有野心，不出来做事，怕人说在家韬晦，请父皇恩准他装病休养，惹得阿玛大发雷霆，说他有意试探，骂得狗血淋头，本来没病的人也气病了。想想做人真难，就是我，人说我是八爷党，其实天知道，我就是我自己！我不是说八哥触了霉头才讲这话，一般都是阿哥，我做什么要当人家一个什么‘党’？我和你一母同胞，要联，和你联在一处。上头又有太子，我不疯不迷，为什么要和八哥搅在一处？所以母亲的话我听得刺心，骨肉闹到这份儿上，人生有什么意趣？”说着一阵灰心，早淌下泪来。胤禔却深知这个弟弟，人小鬼大，比之胤祥心地瓷实得多，想着笑道：“你这又何必！做人本来就难，何况我们处在天下最大的是非窝里？你是热衷于事业，我是庸碌无为，只想做个孤臣，当今皇上在一日，我是他的孤臣，下一代是谁当皇上，我仍旧是孤臣，人说我刻薄尽有的，没人说我有野心，就是这个道理。大哥就是瞧不破这个，落了没下场，我看八弟也未必有什么野心，只是结交人多了，下头小人们什么做不出来？倒受了背累！你难我难八弟难，其实比起老十三来，我们都还算好，想想这一条，多少烦恼都没有了。”

胤禔品味捉摸着胤禔的话，似虚又实，似实，又无可捉摸，恬淡得泉里刚打上来的水一样，不由叹息一声，没有吱声，只望着朦胧雨雾中的秋景呆呆出神。

第四十四回 鼙鼓西震兵败青海 警钟东应八王用谋

不立皇太子，确是极高明一着棋，眼见京师文武百官摩拳擦掌跃跃欲试，要第二次共举胤禩为太子，恰似烈火烹油，白沫已泛起老高，偏偏锅下没了柴，竟悄没声地冷了下来。官场恢复了平静，六部衙门官员为躲是非告病、请假的纷纷销假回任。已经联名写了折子的，几个人一碰头，无声无息烧掉了折子，没事人一般每日到衙门办差。胤禔除了户部，又接管了内务府的差事。胤禩装了几个月的病，挨一顿臭骂，“病”也就痊愈，老实到宗人府死心塌地整顿旗务。胤禩泡在兵部，今儿查看武库，明儿巡视军备，忙得不可开交。各省督抚原都心惊肉跳，害怕在这天字第一号朝务上踩了钉板，渐次的也都安下了心。算来只苦了胤初和胤祥，一个囚咸安宫踱方砖地，看四方天；一个禁贝勒府钓鱼读书，自与阿兰乔姐弹棋论文，昏天黑地地熬煎。胤禔、胤初、胤祉、胤禔、胤禩、胤禕、胤祥、胤禩九个阿哥为了一个嫡位争得头破血流。至此，胤祉颓唐，胤禔、胤初、胤祥纷纷铩羽落马，只余了五个阿哥，都断了当太子念头，只眼巴巴看着日渐衰老的康熙，等着他的“那一日”。面情上头，却是安分不少。

岁月流逝，光阴似箭，弹指之间已是康熙五十七年，中原无事，西疆策妄阿拉布坦与西藏喇嘛之间政教之争却愈演愈烈，终于酿出大变。康熙五十六年，阿拉布坦遣准噶尔部将军大策妄率兵大举攻略青海，杀死大藏汗，大军入藏占领拉萨城，囚禁达赖喇嘛，事情终于到了非管不可的时候了。凶信传到北京，康熙皇帝赫然震怒，即命传尔丹为振武将军，祁德里为协理将军，出阿尔泰山，会合富宁安军严防准噶尔入寇，只遣西安将军额鲁特督兵入藏平叛，着四川提督年羹尧驻节西安守护中原门户。

康熙的六十五大寿，因为这次兴军，过得很清冷，当晚一场戏，神前抽签，恰唱的《失空斩》。康熙越发没兴头，加官帽子戏看完便阴沉着脸离席而去。弄得陪坐的上书房大臣和几个老亲王一千人面面相觑如坐针毡。

眼见端阳节到，前方六百里加紧递来捷报：两路大军次第渡过乌鲁木齐河，准部叛军接战即败，连夜西遁。康熙方略觉心定，因下旨在畅春园设筵，和方苞、张廷玉、马齐等小酌辞春。胤禩因从芜湖调拨军粮，发现粮食霉变，兵部和户部发生齟齬，一边匆匆料理了部务，便要过来亲自与胤禩商量。正要出门，便见新任兵部侍郎鄂尔泰手里捧着一叠文书，热得满头是汗，忙忙地进来，便问道：“什么事？”

“回十四爷的话，”鄂尔泰的脸色有点苍白，“西宁来的军报。”鄂尔泰三十多岁，颀长的身材，清瘦得像一阵风就吹倒了；白净的瓜子脸上

黑豆似的嵌着两只小眼睛，看去十分精明利落；大热天儿，九蟒五爪袍子外还套着锦鸡补服，里边衬着竹布小褂翻着雪白的里子，一丝不苟毫不拖泥带水；一边答话，将手中文书递给胤禩，语气沉重地说道：“西线兵败，溃不成军了。十四爷，您得立即去面奏皇上！”

“什么？”胤禩吓了一跳，忙接到手翻开就看，只扫了一眼便惊呆了，报急文书是西宁守备栗海写的。他位低品微，没有直奏之权，所以由陕西总督衙门加盖了关防转递兵部，字迹潦草不成文法，写了几页都是白话，但事情说得十分明白——前次准噶尔稍触即退，是诱敌之计，传尔丹、祁德里贪功冒进中了圈套，在喀喇乌苏河岸被围，几次突围均被堵了回去，两名统兵上将，六万大军全部战死，只有十几个幸存的逃到了西宁！胤禩起初愈看愈惊，陡地一转念，却又平静下来，手捏文卷背着手踱着步子出了一阵子神，款款说道：“你太沉不住气了，胜败军家常事，我们职在中央机枢，方寸不能乱。”

鄂尔泰盯视着胤禩，他新来乍到，还摸不准这位管事阿哥的脾性，一边思量着，答道：“十四爷说得是。但这次兵败，是我朝七十年来空前所未有的。六万大军全军覆没，我做兵部侍郎的怎么能不急？”

“唯其前所未有的，所以要想好对策，亡羊补牢犹未为迟。”胤禩索性坐了，抚着剃得趣青的脑门说道：“嗯……这样，你这就进园子面圣，把折子呈交万岁。要先见见方先生，变着法子缓缓进言，不要惊了驾。明白么？万岁几个月心神不宁，刚刚儿好一点……”鄂尔泰说道：“这么大的事，似乎由十四爷亲自进去面奏好些。”胤禩笑着起身，拍了拍鄂尔泰肩头道：“兵已经败了，人已经死了，所以这事虽大，却不是急事。目下我得想出应变之策，你先去见万岁报警，容我思量一下。不然，万岁要问‘老十四你看怎么办’，我答得不成章法，还成什么话？”

鄂尔泰设身处地想想，觉得胤禩确有道理，再没说话，至签押房用了印，径自打马飞奔畅春园。待鄂尔泰一去，胤禩一刻也不停，即刻命轿前往朝阳门，来见廉亲王胤禩。刚到门口却见王府太监头儿何柱儿陪送着一个武官出来，仔细看时，却是新任陕西总督年羹尧，穿着簇新的仙鹤补子，珊瑚顶后拖着一枝翠森森的孔雀花翎，看样子刚吃过酒，黑红的脸放着光，一摇一摆出来，见是胤禩下轿，忙上前请安，笑道：“十四爷吉祥！见着我们主子爷了么？”

“嗨！这就抖起来了！大将军有八面威风，真好福相！”胤禩笑嘻嘻叫起，“几时回京来的？——我还是前儿见了四哥一面，涿州漕运桃花汛过后有几处决口，他忙得很，听说去武陟，不知回来了没有，你问问你妹子不就知道了？”年羹尧嘿嘿一笑，说道：“四爷如今在京，只是不落屋，没处寻。我是前三天回京的，万岁爷昨儿见了，叫今儿再递牌子进去，恰后日是十一爷的寿日，还有二十四爷生日也快到了，趁是空儿，各位爷府里请请安，省得爷们在我主子跟前说奴才不知礼。”胤禩点了点头笑道：“你也忒过细的了。既是万岁宣你，还不快去，我估摸着今儿很要面授些机宜呢！”说罢一径进来。进月洞门，过西花厅，在石甬道的超

手游廊边，远远便听书房有人大声说笑，豁拳行令煞是热闹，踱到窗下隔着棂子瞧时，除了胤禩胤禔胤□，王鸿绪、阿灵阿、揆叙都在，还有鄂伦岱穿着绛红纱袍，腰里佩着倭刀，揎臂扬眉正和胤□相战：

“三三三呐！三桃园呐……五魁首哇！”

“八仙聚啊！四季春呀……一定升官——喝！十爷今儿真有酒福！”

胤□端起酒“咽”地咽了，正要说话，胤禔一步进来，团团一揖说道：“王师于西线土崩瓦解，此地仍旧歌舞升平，商女不知亡国恨，阿哥犹自玉山倾！”

“来来来！”胤禩似乎对这惊人消息毫不在意，他很少有这样的高兴，脸上放着红光起身让座，说道：“揆叙，给十四爷斟一杯罚酒，谁叫他来迟来着！”一边微笑着看胤禔饮了，方款款说道：“传尔丹、祁德里兵败，我已经知道了。”

胤禔拿着空杯的手一颤，顿时吃惊得目瞪口呆，兵部六百里加紧送来的急报，竟比不上八阿哥私人的耳报神来得快！怔了半晌，胤禔方结结巴巴说道：“八哥……您已经……知道了？”胤禩笑道：“你甭疑心。八爷党没那么大神通，西宁守备廖文阁是老九的长随，给兵部咨文要经巡抚关防，私信儿当然略快一点。”胤□已是醉眼蒙眬，笑道：“十四弟，你知道么？这席酒专为贺我军大败亏输！我们真高兴，要不是姓年的来搅了一阵子，我们吃酒还要畅快得多呢！”胤禔茫然地望了一下众人，慢慢放下杯子，说道：“十哥吃醉了，这话我不明白！”

“传尔丹兵败，朝廷要不要管？”

“当然要管！”

“要不要出兵？”

“不出兵是不行的。”

“谁当将军？”

……

胤禔不去面见康熙，专程火急来见胤禩，原本就为的这件事，和手眼通天的胤禩商议，联络人保举自己带兵出征。路上想得好好的，自己先让一步，故作姿态要保八阿哥亲自带兵，由自己辅佐，待八阿哥推让，然后顺水推舟……不想被这个呆阿哥几句话挑得明明白白！沉吟片刻，胤禔正容说道：“谁带兵都一样。来见八哥，为的就是这件事。阿哥带兵，不过是个坐纛儿的，难道真的一刀一枪厮杀？所以我想，这掌兵权的事不可旁落，最好是八哥为帅，好好儿在西边立一功。不然，三哥四哥抢了差使，我们就得不着彩头了！”

“好兄弟，你的心我知道。”胤禩轻轻叹息一声，半晌没言语，竟自斟自饮了一杯，说道：“当今之事，大将军一位至关重要。据我看，谁做大将军，就是圣心默定的继位人！”

仿佛一声霹雳划空而过，书房中人个个面色苍白，只听窗外一声接一声的“吃杯茶”鸟叫声。许久，胤禩才道：“这个位子，十四爷不坐谁坐？”“八哥！”胤禩惊得面白如纸，抢上一步，紧紧握着胤禩双手，颤声说道：“无论年、资还是德望，十四弟万不能及你一分，你怎么说这个话？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你是我们的首脑、主心骨儿，次序一乱后果不堪设想！——我们啮臂为盟，言犹在耳呀！”他这样激动诚挚，众人无不动容，都把目光注视胤禩，阿灵阿是最知底的一个人，心里也不禁想：“八爷是不是多心了？”

“十四弟，那都是往事。已成过眼烟云，不要再提它了。”胤禩眼中含着泪，注目着院外景致，透了一口气道：“吉凶悔吝生乎动，这是《易经》要旨，我也是读《易》韦编三绝的，偏偏就忘了。天命或许原来归我，你们拥戴我也并不错，但这几年来检讨，我心动得太过，不知韬晦，锋芒毕露，已经招了造化所忌。所以，失爱于皇阿玛并不奇怪，本来九鼎重权不轻授受，也怨不得皇上忌我。过犹不及，长处也就变成了致命要害。唉……不说这些了，天命一去不可追，自今而后，我自认是‘毛’，十四弟是‘皮’，愿为盛世贤臣，安为周公辅佐，这个心思，也可对天而表！”胤禩的脸涨得通红，连连摇头道：“八哥这话虽出于至诚，我万难领受。做人君治万乘之国，要的是器量和人心，这两条恕我直言，无论九哥十哥还是我，谁也没法和您比，更不必说我那又精明又糊涂的四哥了。你说天命，这是看不见也摸不着的东西，说‘失爱’于皇上，我看则未必。皇上天禀聪明，睿知圣哲，心机难度难量，几翻几覆地挫磨你，焉知不是空乏你身心，历练你心志，好放心将这万几重担交与你？不然，为什么一边对您大加申斥，一边晋封您，跳过几个哥哥，封您亲王？他老人家明知我是您的‘一党’，为什么将兵部交给我，又囚禁了会带兵的十三阿哥？别的我不敢说，我断定，这次命将，带十万大军出关，如果我是大将军，一定万岁心里已有了主见，给您立一个擎天保驾之臣！”

他兄弟二人各执一理，偏都说得天衣无缝动人心扉。胤□在旁笑道：“这么好的事，你们推来让去，叫我坐在一边心痒难耐。我也是个阿哥，一般是万岁的骨肉，你们要不肯当皇上，我可要当了！”一句话说得众人都是一笑。胤禩笑道：“老十没遮拦，这是好开玩笑的？依着我说，螳螂捕蝉，不知黄雀在后，这个大将军，不光我们想，只怕三哥四哥也要伸手。方才年羹尧来打花胡哨儿，不定连这个狗才也做着将军梦呢！人算不如天算，掉以轻心不得哟！”

“九爷说得有道理。”王鸿绪轻咳一声道，“我看事情要分两层来说。一层是，三爷胸无大志，四爷琐碎刻忌，无论谁是日后人主，总脱不出在座的四位爷。你们素日同声共气，无论为君为臣，必定相安无事，这于大局有好处，万岁爷何等精明，不会连这都不懂。二层是，十四爷虽

说管着兵部，但并无呼之即来的兵权。所以要咬定牙根，把这个带兵大将军弄到手，万万不可旁落。如此，无论将来圣命归谁，我都可进退裕如，稳操胜券。如果选定八爷，那什么也不必说，十四爷身拥重兵驻节在外，就有什么小人作祟，翻不起什么浪子来。如果选中十四爷，八爷威高望重，坐镇北京静待十四爷，也是稳如泰山！”

王鸿绪翰林出身，文心周纳侃侃而言，众人都不禁点头称是。揆叙却道：“万一选了别的阿哥呢？比如说三爷，谁敢保万岁不选一个没野心想文治的继位人呢？”阿灵阿笑道：“昔日太子申生在内而危，重耳在外而安，天不许这样，要真有这种荒唐事，十四爷何妨来个灵武即位，八爷率百官陈酒相迎，大局顷刻可定！”

一番议论丝丝入扣，众人都松了一口气，胤禩方问起年羹尧来意。胤禩笑道：“西边军兴，这小子也叫撩拨得意马心猿，我看他总像有点不甘在四哥门下受制的样子，所以和我们套近乎。”“他想当大将军？”胤禩哑笑道，“做他娘的春梦！要真不用阿哥将兵，十四哥，你就举荐鄂伦岱，我再发动一些人，一窝蜂儿上折子。大将军，非得是我们的人不可！”揆叙笑得两眼挤成一条缝，翘着拇指道：“谁说我们十爷粗？一语破天机，这句话就是宗旨！趁着四爷他们都在梦里，我们早点活动部院，吏部兵部一齐奏本，请万岁选阿哥命将出师！”

“要万一选三哥，”胤禩仰着脸悠悠说道，“我们就举荐十四弟为副，他在外就作不了耗。”王鸿绪却道：“如若选四阿哥呢？他带十万兵，又有年羹尧部策应，势力就大了！”

胤禩冷笑一声，说道：“焉有此理？要真的选他，我们就把郑春华窝藏在他府的事抖搂出来，叫他一臭到底！”胤禩目光霍地一跳，问道：“竟有这样的事？”“有的。”胤禩目光古井似的深邃，嘴角挂着阴笑道，“姓郑的这淫贱材儿没有死，老十三一囚禁，四哥就护了起来。我猜四哥的心，还是想打一张‘太子牌’，恰证他自己是个铁杆太子派！真到紧急关头，只好抛出高福儿这张牌，让他尝尝他的‘患难之交’倒戈的滋味！”

话犹未毕，猛听外边天空一声沉雷，余音阵阵，像大车碾过石桥似的滚动着，久久不绝。便听远处家人叫喊：“要下雨了！快把主子书库窗户关好！”胤禩推开窗户，一阵猛烈的风带着雨腥味立时扑入书房，众人都打了个寒颤，果见大半个天已被墨黑的浓云遮住，远处云缝一亮一亮地闪着，不时传来沉闷的滚雷声。胤禩见众人都是一脸庄敬肃穆之色，笑道：“烈风迅雷，天变在即，君子理应惴然敬畏。但我对上天待我，实实不解。想我胤禩，何尝不知国家弊政堆如山积？但如无皇权在手，凭你累死也整顿不来！我之德量，岂下于三哥？我之智能，难道逊于四哥？群臣举荐，难道是我的过错？我的心，人不知道，天难道也不知道？上天！你好没分晓！”说着，泪水已夺眶而出。恰正此时，何柱儿在风地里跑来，气喘吁吁道：“十四爷，万岁在澹宁居召见，立等爷进去，马和雨具都准备好了，请爷动身吧！”

胤禩向门外走了几步，倏然回身一手抚心，一个千儿打了下去，胤禩慌得连忙去扶时，胤禩已经起身，抱拳一揖回转身来便自去了。几滴铜钱大的雨试探着洒了一下又止住，那雷声却越来越响。胤禩见大家沉闷不语，起身笑道：“这酒怎么吃得没兴头了？我有一首小令，吟出来给你们破闷！”说罢晃着头看着天咏道：

雷哥哥，你近前来，听我说：耕牛田父与你有鸡巴的冤仇？怎的不捡个大得人憎的，与他一个辣手？

众人一脑门心思的天命人事，被他几句俚词破得精光，顿时破颜一笑。胤禩却没有笑，走到鄂伦岱跟前道：“老鄂。”

“唔？八爷！”

“知道我为什么请你来？”

“吃酒呗！”

“不，”胤禩望着天空，一字一顿地说道，“我想叫你出征，随十四爷立功！”鄂伦岱摇头道：“我在京挺好，哪也不想去。”

“不但要去，且要高高兴兴请纓，高高兴兴去打仗！”胤禩深深吁了一口气，“你为什么有今日？就是因为你祖父从龙入关战死，你父亲随驾西征，为护全万岁身被七十余创！万岁不肯真的下手整你，就是因为这些！我的奶公雅布齐已经去了西宁，十四爷这次是牢牢当定了征西大将军了，你跟着他才有出息。守在北京，上头压着武丹这个老不死的，左右是刘铁成、张五哥这些人，显不出你来——你到西宁和雅布齐聊聊，就什么都明白了！”

一道明闪划过长空，接着便是石破天惊似一声炸雷，大雨已是倾盆而落。

第四十五回 邬思道精微析时局 二阿哥囹圄盼将军

邬尔泰奉胤禩之命飞马赶到畅春园双闸口，看了看天色刚到巳时，松了一口气，刚要进园，守园门太监见他递牌子，笑道：“你急什么？皇上这阵子正和方先生张中堂马中堂一道进膳，等着吧！”

“不行！”邬尔泰说道，“我有急事，得立即面见皇上！”太监只笑着摇头，“凭是反了北京城，也得等皇上用过膳！”邬尔泰情知他是敲竹杠，一摸身上，却没带银子，不禁急了，说道：“告诉你，我是新任兵部侍郎，耽误了差事，你吃不了兜着走！”那太监见他摸不出钱来，越发扫兴，板着脸道：“别说侍郎，就是尚书，我不是兵部司官，挨不着你管！这地方，亲王也得守规矩！”

两个人正拌嘴，里头胤禩和十七阿哥胤礼一前一后相跟而出，胤禩见这边吵闹，背着手踱过来，问道：“怎么回事？”邬尔泰忙道：“四爷，您跟他说说，叫奴才递牌子进去吧！”说着，将军报递过来道：“您瞧，这事可耽误得？”

“唔。”胤禩接过军报随手一翻，浑身不禁一震，忙递还了邬尔泰，说道：“你还呆什么？还不快进去？”太监刚刚说了大话，不想真的冒出个亲王，见胤禩径自批准邬尔泰入内，忙打千儿赔笑道：“四爷，不是奴才驳您的面子，今春上书房定出规矩，奉旨照准，无论王子大臣，不得擅自请见。万岁这几年龙体欠安，内务府也有指令，天大的事不许扰了万岁睡觉用膳……”胤禩一直微笑着听，至此问道：“你是新来的？”

“是！”

“你叫什么？”

“秦狗儿。”

“保定府的？”

“是！”

“你原就姓秦，还是入宫改的姓？”

“回四爷，原来姓胡。”

“你知道为什么改姓秦么？”

秦狗儿莫名其妙地看着胤禩，摇头道：“奴才不晓得——”言犹未

毕，左颊上“啪”地一声，已着了胤禛一记耳光！身子一歪，几乎栽倒了。

“因为秦桧姓秦！万岁为防内阉专权，自康熙五十二年之后入宫太监一律改姓秦、赵、高！”胤禛瞋目骂道，“四爷赏你一嘴巴，叫你明白明白！你是什么东西？我不但是亲王，还是皇上的侍卫，内务府总管还是我的奴才呢！——王八蛋！”

秦狗儿被他一巴掌打了个满天花，“扑通”一声跪下磕头道：“四爷，奴才吃屎迷眼儿不懂事，您说个章程，奴才遵命！”“这还算句人话。”胤禛笑着看了胤礼一眼，眼见几个太监过来，因吩咐：“你们几个带鄂大人进去，他要立即见驾！”这边又转脸对秦狗儿笑道：“你滚起来，看你这个狗才蛮伶俐，一点眼色也没有！”遂从袖子里抽出一张五十两的银票甩给秦狗儿，把个秦狗儿搓弄得直愣神儿。胤礼早看得眼花缭乱，正要说话，胤禛一把拉他出了园子，到双闸旁迎春花篱笆跟前，左右看看没人，说道：“老十七，你和王掾师傅叫我，有什么急事么？”

“四哥，”胤礼抬头看了胤禛一眼，说道，“王师傅和李光地聊了聊，原来李光地早年竟是方苞中举人的座师！有些话王师傅想当面和你说说。我嘛……”说着眼圈一红，想说什么又闭上了口，低下了头用脚尖蹭着地不言语。

他虽不说，胤禛也已明白。胤礼的母亲章佳氏上月初八，浴佛节后突然吞金自杀，胤禛命内务府密查，原来是十阿哥胤□吃醉了酒，撞进宫里正遇上章佳氏沐浴，居然当着宫女的面搂住亲了个嘴儿扬长而去。这件事胤禛密令不准上奏，不准传言，为防再气着康熙，十七阿哥脸上也不体面。看现在这光景，他已经知道了内幕……思量着，胤禛放缓了口气叹道：“十七弟，你不要说了，你和王师傅想说什么，我已经知道了七分。世上有些事，不知道比知道好，不明白比明白好。从今往后，我像十三弟一样待你……”胤礼听了哪里忍得，点头哽咽着“嗯”了一声，泪水早走珠般滚落。胤禛看看天，说道：“天阴上来了，我府里还有几个折子批了红，得赶紧处置，晚上我还要巡视大内。你回去告诉王师傅，就这两日，我必定抽出工夫去看望他老人家。有什么话，咱们好好谈。不要紧，天塌不下来！”正说话间，远远见年羹尧打马飞奔而来，胤礼小声道：“四哥，这姓年的是你门人？”见胤禛点头，胤礼又道：“他回京好几天了，四处乱串拜门子，四哥你约束着点。”说罢便要上马。

“慢着，”胤禛睨一眼正走来的年羹尧，叫住了胤礼，问道：“王师傅还住在清梵寺东那处破四合院里？”

胤礼有点不过意地看了一眼满脸惶惑的年羹尧，说道：“十年前八哥就在东华门外给他置了一处宅子，他不肯要。八哥趁他进宫讲学，把他的书和行李硬搬进去，到底还是搬了出来。万岁爷赏了一处在槐树斜街，三进三出的青堂瓦舍，他改成了宗族祠堂，仍旧出来住到城外。老人家古怪脾性儿，四哥顺着他吧。”

“王家是百年诗书世家。”胤禛看也不看年羹尧，叹道，“前明到如今，七个榜眼，三个宰相，仍旧自甘清苦，这实在难能！既如此，我也不好勉强。听说他身边只有两个老仆侍候，你告诉他，就说四爷恳请他了，他不收阿哥大臣馈赠，我叫内务府划三十个人，每次十人，轮流去侍候。他身子骨儿不好，有个差池，万岁照旧要埋怨我兄弟们没有照料好的。”说罢便笑。

年羹尧好不容易找到话缝儿，忙打千儿道：“给主子请安！”一抬身又跪了下去磕头。

“这不是年军门嘛！”胤禛淡淡说道，“几时进的京？这会子请见万岁么？快起来，我怎么受得起你的头？别折死了你四爷！”胤礼眼见他要发作年羹尧，忙道：“你们主仆说话，我先走一步了。”说罢径直打马而去。

年羹尧情知是因自己进京没有先进雍王府请安，这主子犯了醋味，忙叩头道：“奴才进京三天了，这会子奉旨要进去见皇上。奴才这几日去府里几回，主子都在外头忙，没能见着主子，奴才不敢撒谎……”

“你说这话奇，我不明白。”胤禛冷笑道，“我几曾说过你‘撒谎’来着？你如今开府建牙，起居八座，这点子身份是该当的嘛！你不住我府，阿弥陀佛，是我的造化，人嚼马吃的，你爷是个穷阿哥，怕是也养不起。既是万岁爷亲自召见，你就赶紧去忙你的吧！”说罢向远处抬手人道：“高福儿，备马！”也不等年羹尧分辩，竟自徉徉地去了。年羹尧当着畅春园一干守门太监和四阿哥府的下人的面，跪也不是，起也不是，脸色一青一红，又想着康熙召见，含羞忍辱爬起来踉踉进园，心里一声接一声叹息，怎么偏自己倒霉，就摊了这么难侍候的一个主子？

胤禛一肚皮心思赶回府中。天已阴得重了，沉雷一声接一声响着，丫头老婆子忙着收拾晒着的衣物，周用诚指挥着墨雨和一千书房伴读将晾在外头的书籍往书房里搬。见胤禛回来，忙道：“年羹尧今前晌回来，没见着主子又出去了。他带的礼都在书房廊下，爷要不要过过目？有些时鲜瓜果怕坏了，奴才请了福晋的示，分送——”

“你什么时候也学得这么唠叨了？”胤禛不耐烦地打断了他的话，“邬先生没出去吧？”周用诚怔了一下，说道：“方才见性音和尚进去，这么大一阵子没出来，邬先生一定在里头。”胤禛点点头，一摆手便进了花园。此时云暗天低，越显得丛树幽深、水碧苔滑，胤禛远远便听枫晚亭压水书房传来一阵悠远深沉的琴声。张眼望时，邬思道正襟危坐，勾挑抹拨正在抚琴，案前一缕香烟在雨前的哨风中袅袅回旋，文觉长髯飘胸、性音发披双肩端坐石旁聆听。良久，邬思道口内微吟道：

昔我来游帝京里，青藤蟠虬老将死。满地落叶秋风喧，似叹所居托无主。今我来时花正芳，青藤蔓枝如许长。天池之水梳洗出，天矫之势似龙张。能令遗迹不湮沦，便是青藤旧知己。况复披榛荣门墙，年年寒

食拜斜阳！吁嗟乎！风云迭起归舟晚，流水桃花何久长！

胤禛隔窗听完，叹道：“京师风云将起，先生兀自在此闲咏青藤，好安适！”说着徐步进来，因见周用诚迤逦从容地过来，便问：“你有什么事？”周用诚永久是一副刚睡醒的模样，眨巴着眼道：“府里有些家务，奴才想跟主子回回。请主子示下，什么时辰有空儿？”“没见我和邬先生有事么？”胤禛说道，“晚间我巡过紫禁城回来再说吧。”周用诚答应一声自退了出去。邬思道已是架了拐杖弃琴而起，推开西窗，一阵凉爽的风立时袭了进来，满壁间字画被吹得簌簌作响。

“山雨欲来风满楼。”邬思道怔怔地望着窗外，“此刻惊风不定，待会必定密雨斜侵薜萝藤，这些金银花、葛藤都是我入四爷府亲手栽、精心作养，焉能不关心？”文觉问道：“王爷，朝里出了什么事？”

胤禛在这几个人面前，总能很快安定住心神，略一沉吟，把鄂尔泰军情急报的事简略说了。又道：“我忙着赶回来，是想和你们计议一下，要不要举荐三阿哥，由他坐镇军中？或者我该自己请纓？既然京里政务办不下来，出京办一办军务也好。我有点受不了这个闷气——如今的北京真像个闷死人的罐子，我实在受不了了。”性音在旁问道：“兵部不是十四爷的总管么？四爷见十四爷了没有？”胤禛摇头道：“我没见着老十四。”

“自然，这是当然之理。”邬思道看也不看众人，架着双拐趑回座位坐了，眼睛放着铁灰色的光，“四爷得着这信儿立即就赶回来了，十四爷也有个家。他自然要去寻八爷，也要计议计议。你不信到街上看看，这天就要下雨，人们最急着的就是赶回自己家！”正说着，天上一个炸雷，便听外头家人们大呼小叫：“快！快收拾东西回家！”几个人不禁都是一笑。邬思道仰起脸来，天空的明闪照耀着他，像一尊石雕似的一动不动，刹那间，胤禛觉得此人年轻时必定是个十分俊秀的美男子，正想说话，邬思道又道：“十四爷已经料定自己要当大将军了，他不能不对八爷有所交代。八爷也有他的算盘，他在京师势力惊世骇俗，没有兵权却是他的心病。十四爷将十万雄兵在外呼应，正是他可乘的风云，内外策应，一旦万岁龙归大海，无论遗诏谁来承位，只要不是八爷，立时就把北京搅他个天翻地覆！四爷，你看我说的有没有一点道理呢？”

胤禛被他说得毛骨悚然，越发觉得这个大将军位置至关紧要，因道：“所以军权不能旁落他人之手，至少不能在老八手中！实在不行，我就举荐年羹尧！或者是岳钟麒！”

邬思道突然仰天大笑：“四爷何其性急！你不是口口声声以做皇帝为苦么？求仁得仁又何怨呢？”胤禛被他这一揶揄，顿觉自己失态，不言声坐了椅上，长长透了一口气道：“我虽不愿做什么皇帝，也不能叫鼠辈白作践了我！”

“四爷安坐，听我说。”邬思道稳稳坐了回去，娓娓说道：“举荐年羹

尧，或者什么岳钟麒，是绝不可行的。反之，皇上若问你谁可将兵，你就毫不含糊地回奏‘惟独十四阿哥能当此大任’！”

众人听他这么说，一下子都怔住了，仿佛不认识似的直盯着邬思道。邬思道嘿然良久，口气冷峻得像结了冰：“十四阿哥是圣心默定的将军，理掌兵部多年，无论何人难以替代，四爷素来在权力上头恬淡，突然另举他人为将，万岁疑心不疑心？”他缓了一下语气，又道：“八爷九爷十爷十四爷是一档子事，举朝皆知。但里头有点小小区分，八九十坚如磐石，十四爷却是‘党中之党’，八爷也怕十四爷在京另起炉灶，你力阻十四爷出征，也犯了八爷的忌，这一条先就不合算。”他又伸出三个指头，“十四爷有自己的小算盘，他学的是晋国重耳，独自将兵在外，手握兵符观变，一旦万岁大行，北京起乱，他来收拾局面，然后拥兵自立，你阻他此行，十四爷怎么想？前一程子他和你套近乎，为的就是到冲要之时，你不至碍他的手脚呀！”

文觉和性音不由对望一眼：想不到这里有如许大一篇文章！胤禛想自己，觉得有些话真是碍难启齿，不由叹息了一声。

“方才这些话都是一面理，更要紧的是皇上的打算。”邬思道用碗盖拨着浮茶，慢条斯理说道，“人算不如天算，这是至理名言，但天算之权在皇上那里！八爷机关算尽，偏偏他漏了这一着，对，我断定他漏了这一着！”他扫视一眼凝神静听的众人，侃侃说道：“八爷想的是内外策应，文事武备双管齐下，要在万岁身后大干一场。万岁想的，八爷在百官中威权太重，加上一个管兵部、懂兵法、带过兵的十四阿哥守在北京，无论新君是谁都难以驾驭。所以，一定会命十四阿哥西出阳关，远远打发到外边，一来分了八爷的权，二来也保全了十四阿哥不至陷得太深——万岁命世英主，思虑如此周详，令人神往啊！”性音笑道：“我佛说经，至玄奥之处天花乱坠，令人心扉一开。不过据我看，这些事方苞肯定要参赞的。”邬思道也笑道：“人主能用人就是一长。刘邦不过一无赖流氓，能用汉初三杰，就得了天下，何况万岁智虑远在高祖之上！”

胤禛此刻真是茅塞顿开，却仍不无疑虑，吃着茶出神道：“自从方苞入阁侍候，朝务虽没有整顿，确是有条理得多了。不过我总在想，老八的想头也很有道理。可惜十三弟了，不然，我还是要举荐胤祥的。”

“不要忘了十三爷的外公就是喀尔喀蒙古大汗。”邬思道说至此，显得有点兴奋，“万岁囚禁他，也为防着他掌兵权——外有蒙古铁骑，内有你四爷，那才真叫上‘策应’呢！十四爷带的兵都是旗人，家口财产都在京师直隶一带帝辇之下，谁有本事鼓动得这干丘八爷们‘反回北京’？一旦新君登位，一道诏书令十四爷只身回京，只怕他得乖乖地俯首听命！十四爷真的有什么举动，先就有年羹尧部挡在陕西，就打进来，十万兵马无粮无饷，困于北京坚城之下，又师出无名，用不着张良吹箫，只消张廷玉马齐登城一呼，立时就倒戈了！”

他说完了，人们还在想，谁也没说话，书房里静得一片死寂，只听

外头雨声唰唰，雷鸣轰轰夹着狂风，满世界搅得一片混沌。

胤禛在枫晚亭和邬思道他们直谈到申末时牌，眼见雨还没有停的意思，因晚间还要巡视大内关防，便披了油衣，扶着周用诚肩头过万福堂这边吃饭。因见高福儿守在二门口，便问道：“有什么事？”高福儿忙赔笑道：“年羹尧来了，说是不知怎的惹了主子生气，连姨奶奶也不敢见，守在爷北书房候见。主子这会子见不见他？”胤禛在门洞里站住了，略一沉吟道：“我忙得很。你告诉他，吃过饭我还要进大内巡夜，他有事只管办他的事，要没事就呆着等我回来。”高福儿赶着说：“这么大雨，主子还要出去？奴才要不要跟着？”

“不用你跟，叫粘竿处的家丁随着。”胤禛一头往里走，一头说道，“你告诉性音师傅一声儿就是了！”

吃过晚饭，已是酉正时分，雨虽略小了点，天色却晦得一团漆黑，电闪时而隐在云后，时而金蛇走空般一跃，将大地照得一片惨白，给人一种不安和恐怖的感觉。胤禛叫过弘时弘昼弘历兄弟，安排了晚课，命粘竿处十几个武士举着玻璃灯，由性音骑马护轿，先由西华门进内，巡看了三大殿，由午门出来，又命轿，“去东华门。”性音笑道：“爷也忒过细的了，紫禁城里头多少巡夜太监，还有乾清门侍卫，这里头还有了贼了？”

“不为防贼。”胤禛说道，“平时是严管灯火，防着太监们聚赌生事，打雷天更防着雷火毁了殿宇。再说，里头九千多间房，千门万户，两千多号人，也不敢指定就个个是君子。内务府内务府，管的就是‘内务’嘛！”

一行人赶至东华门，雨已经愈来愈小，犹如细筛子筛雨，摇摇飘飘均匀地洒着，只金水河的泻水龙头一片声哗山响，向河中排着大内的积水。胤禛身披油衣，蹬着鹿皮油靴淌着潦水进门看时，东华门当值侍卫是德楞泰，一边抬级上阶，笑道：“原来是老德在这里！知道这边门神是你，我就不过来了。”

“是四爷！”德楞泰一怔，“这么大雨，都想着四爷不会再来了呢！我也是刚刚过来，方才在御膳房，几个苏拉在那里玩钱，我扣了他们，叫他们今晚不高兴不高兴。”他的汉话已经不再那么滞涩，有些词儿还用不好，胤禛听他把“难受难受”说成“不高兴不高兴”，不禁一笑，“我来不来也不冲着你。侍卫要都像你和铁成五哥，我天天睡个舒坦！——有什么异样的事没有？”德楞泰摇头道：“二爷病了，烧得涂糊，请贺孟頫进去看病，刚刚出来，我叫他们搜搜身再放出去。”

昨日内务府慎刑司报说大阿哥胤禔害病，今儿二阿哥也“烧得涂糊”，胤禛不由心中一动，预感到要出什么事，刚刚纠正说“是糊涂不是涂糊”，便见贺孟頫和两个太监过来。贺孟頫见胤禛也在，吓了一跳，忙请安道：“四爷康泰！”陪着的太监递给德楞泰一张白纸，说道：“德军

门，除了这张开药方的白纸，贺太医没带别的东西。”德楞泰说道：“贺太医，别怪我太认真。你家离西华门边，出东华门，脸又白得像死人，我不能不弄清楚。”说着把纸递给胤禛。

“都害病了，是身病呢还是心病？”胤禛一边问，翻来覆去瞧那张纸，见是一张极常见的素笺，甩手扔了回去，笑道：“如今时气果真不好！”贺孟頫听着胤禛机带双敲的问话，寻思着怎么回话，一个没接着，那张纸飘落到了湿漉漉的地上。

“字！天爷，纸上有字！”

一个苏拉太监扯直了嗓门儿惊呼一声，众人仿佛半夜见鬼似的被他吓得一颤。德楞泰生恐贺孟頫毁掉那张纸，老鹰撮鸡般一把提起贺孟頫摔得老远，早有小太监揭起那张纸来递给胤禛。胤禛看时，果见潮湿之处字迹清晰，水渍印迹，有点像用蘸水毛笔在绵纸上写的样子，看那文字时，却是：

凌普奶兄转王掞师傅并天保、嘉猷台次一阅，初自幽禁，于兹七载有余。图圉望天，泣血泪干！今知昔非伏地无颜。近悉西陲朝廷有事，盼得项斯之说，使初有补过自新之道，重返慈躬膝下，为良臣孝子。耿耿此心唯天鉴之！

爱新觉罗·胤初敬启密书

写得多少有点潦草，字体却极为熟悉，正是久违了的“太子”亲笔！胤禛看着，咬着细白的牙微笑道：“二哥博学，我竟不知道是用什么药写上去的！孟頫，想必是你的主意啰？”

“四爷！”贺孟頫早已吓得魂不附体，脸像死人般难看，捣蒜般磕头道：“二爷用白矾写下的……我有一千个胆也不敢给二爷出这种主意……二爷抓住我昔年给阿哥爷们配春药的短处，逼我带出来……没法子只好从命。只求四爷超生……可怜我家中还有八旬老母……”说着已是声泪俱下，鬼嚎似的哀恳哭泣声听得人身上一阵阵发森。胤禛淡淡说道：“二哥囚禁数年仍旧毫无长进。自己做出不是，叫下人吃挂落！万岁屡次严旨，事关国家重务片纸夹带出宫，杀无赦！天幸我查了出来，不然，连我也难逃干系！你捅这么大的乱子，叫我怎么救你？”贺孟頫只是伏地哀恳。德楞泰道：“亏得了四爷，不然，真叫这王八蛋滑了出去！”

一语提醒了胤禛：就这样拿下贺孟頫，不但太子党视自己为叛逆，就是其余的人也难免议论自己心狠手辣落井下石。这名声如何担待？出了半日神，已有了主意，因叹道：“二哥久幽思动，人之常情。不该用这法子传递，弄得鬼不成鬼，贼不成贼。这份心术用到忠孝上头，再不至落到如此境地的。”说着转脸对众人道：“孟頫是个好人，也是个老实人，素来给人看病十分经心。我佛慈悲，讲究一个善字。如今我想保他一个活命。你们要不愿意，我也保不了，要愿意，我有个计较大家参酌。”说着目视德楞泰。德楞泰见他一会儿做钟馗，一会儿当观音，蒙古

直性汉子，再猜不到这个王爷的弯弯肠子，躬身说道：“求四爷示下。”一个小太监凑趣儿献殷勤道：“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只要有好法子，没来由谁做这恶人，叫冤魂缠身呢？”

“这话明白。”胤禛点头道，“先头慈宁宫的白彩，就是鬼缠死的。我想这事，都怨二哥不安分。这样，就算贺孟頫自首报状，检举胤礽，事情也就结了。万岁必定还有点赏，孟頫再拿一千两银子分给今夜知道的人，算是去财消灾。众人得了好处，你也逃了活命——如何？”

胤禛亲自查出这桩巨案，众人原是不指望赏银的了。不料这个无情刁狠的王爷竟出了这么个主意，众人无不眉开眼笑，有的献媚颂圣，有的合十念佛，当下就捧得胤禛活似观音现形罗汉再世，好话说了一车。德楞泰也道：“这是四爷好生慈悲，只要不出事，听四爷的吩咐！”

第四十六回 忠王挾忠諫諷胤禔 烈郑氏烈殒答胤初

胤禔巡视大内一周，回到北定安门四贝勒府前，掏出怀表看了看，刚刚过了亥初。正吩咐高福儿安排明早事宜，却见十七阿哥胤礼从门房闪身出来，一揖说道：“四哥，辛苦了！”

“是你呢！”胤禔笑道，“不是说明儿我去王师傅那儿见么？这黑天大雨的，你还等在这儿。”胤礼笑道：“是王师傅不肯，一定要来，没法子，我只好陪着了。”说着便见王挾咳嗽着从门侧耳房里出来，胤禔一怔，忙道：“王师傅，您老天拨地的，怎就冒雨来了——门上的谁在？你们怎么敢这么怠慢？叫十七爷和王师傅在这个地方坐地等我？眼瞎了，心也瞎了么？”

王挾皓首白发，精神看去还好，只是越发瘦得皮包骨头。蓝粗布截衫洗得发白，寒俭得乡里三家村老学究似的。听胤禔发作下人，忙道：“不干他们的事，是我要坐这里等的。这个西耳房很僻静，我跟四爷说几句话就走。”胤禔只好点了点头和胤礼王挾一起进了大门西配厢。亲自给王挾沏了茶，打火点烟，自坐了对面，揣度着这两个不速之客的来意。

“四爷，”王挾呼噜噜抽了一阵水烟，说道：“长话短话，原想不急的，今后响内廷传出信儿，说西边军事不利。又有信儿说十四爷要统大军出征，我想知道四爷怎么想这档子事。”

胤禔刚刚揭出二阿哥的事，见王挾心里难免有点愧怍，见是问这档子事，松了一口气，笑道：“师傅有什么不知道的，大哥、三哥、老十三、老十四，有的跟阿玛出过兵，有的练过兵，看如今这局面，阿哥带兵自然是十四弟最宜的了。我的长处只在琐碎民政上，对这些不懂，也没去多想。”

“四哥不想十三哥带兵么？”胤礼在旁说道，“如今想带兵的哥哥可是太多了。”胤禔吃惊地看着胤礼，说道：“老十七这是怎么说？十三弟如今行动都不自由，你又不是不知道！”胤礼冷笑道：“如今朝廷就这样儿。告诉四哥，你大约不知道，大哥也在托门子想出来带兵呢！”

胤禔想到胤初，不禁一笑，正要说话，王挾叹道：“四爷，要我想，阿哥们带兵，有的是真想为朝廷立功，有的就未必，那是看着皇上老了，他要手握兵符，眼里心里盯的北京城，并不是蒙古人，这一条四爷心里得有数。”这是很知心的话了，胤禔不由低垂了头，嚅动了一下嘴唇，却不知该怎样说。王挾叹道：“实言相告，太子爷二次被废，我几次服毒，万岁爷看得紧，都没有死成。我先祖为保明武宗，九死一生，

终于成功，没想到我一生心血化到二爷身上，到头化为一场烟云……午夜扪心，愧对万岁寄托，愧对祖先神明。我这人，算得是大清无能之臣，王家不肖子孙……”说着眼圈一红，老泪夺眶而出。胤禛忙劝道：“是二哥不争气，我也拼命保他来着，他自己是阿斗，你就是孔明又怎么样？”

“如今我想清楚了，”王掞擤了擤鼻涕，“我要做天下第一事，也得辅佐一个明达知礼的。看看我们这些爷，养尊处优，只知道看戏玩鹰的就一大半，有的做事，有的拆台，有的看笑话儿，有的心藏险诈，一心要做杨广！有几个操心天下实务的？我今儿见你，就是明一明心迹。我快死的人了，未必够得上侍候下一代主子，但我心里想着，盼四爷将来有福继位！”胤禛猛地抬起头来，他的脸色苍白得窗纸一样，颤声道：“王师傅，这……这是妄言不得的！”王掞一摆手道：“我灯干油尽之人，没什么可怕的。我今晚来此，不为攀附你，只为提醒你，十四爷为将，八爷如虎添翼，你要小心加小心！”

胤禛为他的真情所动，不由点头道：“师傅风烛残年的人了。说不上攀附不攀附，我只随遇而安罢了，只告诉师傅，我虽愚笨，别人想怎样，心里明白着呢！”王掞坐正了身子，说道：“既如此，请四爷处死郑氏！”

见胤禛惊愕得目瞪口呆，胤礼摇着扇子道：“四哥不要慌张。这件事不但我们知道，八哥他们更了如指掌！他们手里握着这张牌不打，并非念手足之情，是想着什么时候打出来才能置你于死地！”

“郑氏的事……你们怎么知道的？”

“十三爷告诉我的。”王掞舒了一口气，他的神情平静了下来，“十三爷囚禁第二日，我去看了看他，他什么都告诉了我，在我心里已经埋了七年！十三爷说他很放心，说四爷是佛爷心肠，断不会叫这可怜人没下场。我原想这事是太子造孽，宫闱秘事历朝皆有，撂开手罢了。如今看来如不处置，终有一日危害四爷，所以要请四爷详虑。”

胤禛咬着牙沉吟，这件事来得太突然，他有点猝不及防。

“朱子云‘妇人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王掞说道，“她早已是该死的人。如今她干碍到国务社稷，四爷不可操妇人之仁！”

“我……咳！她是无罪之人呐！”

王掞立起身来，冷冷说道：“她罪通于天，过大于地！四爷你不忍，我和她见一面，她不肯死，我当场羞死她！”

“王师傅，”胤禛也立起身来，说道，“就这样吧，您先回去。这事容我思量。我宁可不得天下，断不肯枉杀无辜，宁可天下人负我，我也不肯负了天下人。郑氏是极有血性的，我料着，只要她知道二哥复位无

望，也就自行了断。”

胤禛送他二人出门，心头兀自突突乱跳，接郑氏来府做得极为机密，到如今连福晋都不知这“郑大奶奶”真实底里，何由传了出去？“家贼难防”四个字闪电般在脑海中一划，胤禛暗自咬了咬牙，径自向北书房而来，因见年羹尧已守候在书房门口，胤禛正眼也不瞧他一眼进了房从容坐下。早有周用诚、墨香墨雨几个伴读侍候着，端了奶子来，胤禛因道：“乏得很，倒盆热水，一边洗一边给我揉摩一下小腿。”墨香墨雨忙用铜盆端了热水，一边一个跪了给他洗脚。年羹尧蹭进来，见胤禛神色淡淡的，竟对自己视有若无，只好讪讪地跪了道：“四爷……”

“见过八爷了？”

胤禛搓磨够了他，一边啜着奶子，由着墨香墨雨揉捏洗浴着，终于开了口：“大约还有九爷，想必也都拜望过了？”

“回四爷的话，”年羹尧咽了一口唾沫，勉强笑道，“五爷、十一爷、十四爷奴才都见了，八爷那儿是路上碰了十爷，扯上一道儿去的。别的爷那里奴才都没去。奴才这次回京，实在是带的人多，怕惹主子烦没敢回府住。见别的爷是实，打心底里说没一分自外主子的心。”胤禛冷笑道：“这是你自己的话，天理良心，我几曾说过你有‘自外’的心？无论三爷五爷八爷十一爷，都是我的骨肉兄弟，十四弟更不必说，亲近得没法再亲近了。你若替主子去拜望他们一下，我巴还巴不得呢！还会怪你？我指的你的心！胸中不正，则眸子眊焉，用得着你放这些虚屁糊弄你主子？”年羹尧想到，仅只为先去拜望了几个阿哥，胤禛就犯这么大的醋味，心里不禁一灰，下着气回道：“主子教训得是。奴才明白，主子并不计较奴才先见谁后见谁，是指着奴才没有时时事事处处设心为主子着想。”

胤禛没有答话，脚从盆里抽出来，由着两个书童擦干，换了双半旧的千层底布鞋，舒坦地踱了两步，说道：“昔日有人游十八地狱，阎罗王殿前楹联写得好：‘有心为善，虽善不赏；无心为恶，虽恶不罚。’你四爷就是这么个脾性。我是你的主子，你是我的奴才——你看，我洗脚吃奶子，你毕恭毕敬站着回话，这原本不公道，但这是造化安排就的名分，天经地义的事，——你安于这一条，心里想着这是该当的，无论做什么事，做好了做坏了，我都替你担待。心里没有这一条，善，我也不赏你。恶，我必罚你。我今儿对你不客气，就冲你这一条。你回京述职，见了万岁就该见我，见不着我，你还有三个少主子，还有福晋，怎么就想不起来？”

“回四爷，实在是四爷忙——”

“放屁，我今个不忙么？”胤禛恶狠狠道，“怎么今儿就见着了？不要盘算着天上这块云那块云，你头上只有一块云，那就是我！”

年羹尧见这话说得重了，忙双膝跪下，说道：“这一条奴才敢对天发

誓的！奴才日日想夜夜盼，指望着主子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奴才这心天知道！昨儿见李光地，他说阿哥里数八爷好，奴才还说‘八爷得的官望，四爷得的民望，四爷刚毅明断，无论哪个阿哥爷都比不了’。十四爷将兵去西宁凉州这些地方，奴才就在陕西，把着中原门户。总有一日，叫四爷明白奴才的心！”

“你说这话就该剜眼割舌！”胤禛棱起眼道，“我叫你为忠为孝，并不叫你为非作歹！告诉你年羹尧，我不是你想的那种人！今日我教训你，就是叫你懂得，你主子乃是堂堂正正的大丈夫，社稷柱石！戴铎在福建给我写信，他求我给他谋台湾的差使，说要给我在台湾经营一块退步余地；你呢？来信说什么‘今日之忠于主子，即异日之忠于皇上’。哼！即‘异日’二字，就可断送你满门！”

年羹尧蓦地冒出一身汗来，他突然意识到，前几日冒出那个隐隐约约的念头，不但荒唐，而且是极其危险的，且不说他自己与胤禛根深蒂固丝绕藤缠的关系，就胤禛手中掌握的把柄，不费吹灰之力就可致自己于死地！明知胤禛言不由衷假话连篇，年羹尧连连叩头道：“是！奴才不敢胡想！”

“起来吧！”胤禛陡然间却已完全平静下来，“人往高处走，鸟往高处飞，也是人之常情。阿哥们如今这个情势，你有些别的想头并不奇怪。我教训你，为的你好。我说这话，你流的什么泪？你须知，你是我奴才出去最大的官，事事做好表率，做个一心为朝廷为国家君父的纯臣，不但对你有好处，也是为我争了脸，我岂有不感激的？北京这么乱，你胡走乱撞，惹出事来我保不了你呀，亮工，你明白你主子的心么？”他拊心痛切而言，谆谆复恳恳，不知哪句话触了自己情肠，竟也落下泪来。

年羹尧拭泪起身，抚了抚跪得发疼的膝盖，哽咽道：“主子，你的我心今儿算明白了。往后，你瞧我的，我一定做朝廷的忠臣，四爷的忠仆！”

“明白了就好，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呢？”胤禛含笑说着，口气变得温馨宜人，“用诚，给你年大哥倒一杯普洱茶来！”

周用诚尽自聪明伶俐，今晚先是搞得糊里糊涂，后来又看得眼花缭乱。李卫几次来信，告诉他年羹尧在军中专横霸道，四川官场都知道有名的“年豪猪”浑身是刺不能沾惹的角色，竟被胤禛揉来搓去如弄小儿！正出神间，听胤禛吩咐，忙答应一声沏了茶捧过来，却听胤禛又问道：“方才你说李光地的话，倒见了你的心。你回北京，官场里还听了些什么话？”

“四爷。”年羹尧捧着茶欠了欠身，说道，“听内务府皇史宬的万家辉说，方苞方先生正给皇上起草遗诏呢！”

胤禛目中波光一闪，随即平静下来，漠然一笑说道：“遗诏不过就是几句话罢了。方先生这么许久一直陪驾，想必是要替皇上查阅一些旧

档，去几次皇史宬，小人们就造作出这么大的谣言，真真是可笑。”年羹尧道：“奴才也这么想。老万说得可是有鼻子有眼，说万岁要请方先生替他写一部书做遗诏，把自己一生文治武功、学术、治平之道一编一编写成圣训，垂之子孙后世，叫子孙们当祖宗家法遵循呢！”胤禩猛地想起，康熙确曾说过，不学历代皇帝，临死时指一个继位人拉倒，要趁着清醒，把要说的话一条一条都写出来。想到这里，胤禩已是信了，陡然又想到李光地是方苞的座师，心里又是一阵慌乱，口中却转了题目，说道：“遗诏不遗诏的不关我事。往后这类事你只可听不可传，觉着该让我知道，回我一声就是。你且说说，万岁召你回京，陛见时都有些什么旨意。”

“没有什么要紧话。”年羹尧摇头道，“我回京时传尔丹败亡的军报还没来。万岁命我驻节陕西，西北的军事不要我管，只管从中原往陕西调粮，宁可多，不可少缺，传尔丹军中乏粮，唯我是问。没有别的话。”

“就这样吧，天不早了，你先回去。”胤禩起身踱了两步，伸欠着说着，“传尔丹全军覆没，恐怕全盘都要重新安排。我估着朝廷要命将西征，大张挞伐，不会坐视西北局面糜烂。但这么大的事，不是三天两天就能预备好的，从古北口、喜峰口、奉天调八旗兵，从四川河南调绿营兵，朝廷得忙几个月，你不妨多住几时，将来哪个阿哥将兵，你随着大军回任也好。兴军，是件了不得的大事，你军务怕忙不过，我已经给吏部打了招呼，调李卫到你军中应差。你可给李卫写封信，别说我的意思，变成你自己的话，算你请他去帮忙，这样你脸上好看些。去吧！”

待年羹尧辞出，自鸣钟连敲十一响，恰交子时，胤禩乏得连连呵欠，问周用诚道：“你日间说回事情，说吧，简捷些。”周用诚眼一闪，说道：“高福儿养了外宅，四爷知道不知道？”“大惊小怪！”胤禩笑道，“高福儿早就回我了。就为这个巴巴儿等着要我？”说着便躺在椅中闭目养神。

“他弄的这女人，和八爷有瓜葛！”

胤禩瞿然开目，问道：“你怎么知道的？”

周用诚眯眼儿一笑，说道：“当初狗儿出去，我留下进书房，四爷当时有一句话，说书房差使要侍候笔墨，还要当好主子的耳目。”

“唔。”

“我想，任事不懂的赖小子浑丫头也能磨墨铺纸端茶递水。”

“唔？”

“所以，四爷的后一句话最要紧。什么叫‘耳目’？主子眼不见的，我们替主子见了，主子听不着的，我们替着听见了，这就叫耳目。”

“唔！”

周用诚掰着指头道：“高福儿起初结识那婆娘，他没回主子，我们也不在意。有一回我和墨香撞了去讨酒吃，见那婆娘和槐树斜街开杂货铺的黄娇娇在一处鬼鬼祟祟说话。见了我们，那姓黄的娘姨变貌失色地，支吾了几句就走了。当时我就问那婆娘，黄娇娇是什么人？她说是她娘家嫂子，住在梧桐三棵树。因地址不对，我起了疑，打听了一下，梧桐三棵树压根没黄娇娇这个人！叫墨香去槐树斜街仔细盘底，那黄娇娇竟是万永号当铺逃走的柳仁增家的娘子！”

胤禛头枕双手，已是双眸炯炯，见周用诚打了顿儿，便道：“你说，我听着呢！”

“事关柳仁增，我更不敢马虎了，”周用诚说道，“专一请了粘竿处一个家丁，叫他悄悄盯着高福儿的外宅，看了半个月，那黄娇娇每隔五日去一次，也不多坐就走，却不回槐树斜街，每一回都是先去白云观进一炷香才回她家！十三爷没出来，有一回对我说过：‘白云观窝着一干子贼道士，是八爷的黑盘窝儿，早晚我得剿了它！’——四爷，您连着想想，这事蹊跷不蹊跷？还有些不三不四的女人也常去高福儿外宅，也都打听了一下，都是嘉兴横八爷戏班子的戏子，到底她们和八爷府连着没连着，还没查清，因为这些女人都是八爷分送别的阿哥爷的使唤人，拐弯抹角的难弄清楚。”

胤禛听得异常专注，已全然没了睡意，问道：“这事你怎么不早回我？”周用诚道：“高福儿和爷是什么情分？没证据我怎么敢胡说？”胤禛想想，问道：“听你口气，你如今手中有了凭据？”

“也不敢说是凭据。”周用诚朝墨雨努努嘴，墨雨从袖子里抽出一张银票递给胤禛。胤禛接过看时，是三十两一张见票即兑的钱庄票子，也不言声，满腹狐疑地盯着墨雨。

墨雨忙道：“这张银票是高福儿昨个给我的，说瞧着我家里穷，可怜见的，我就接了。他又问我，北院郑大奶奶是怎么回事？月例和福晋一样多，也不见郑大官人，也没听说四爷有这门子亲戚。我说不知道，他说叫我问问坎儿，说那个小鬼头必定知道。”

胤禛忽地坐直了身子，出了半日神，说道：“你替他打听了？”周用诚笑道：“他不是打听，是这钱来得糊涂，问我是怎么回事。我说，高管家不问，这事就算了；要问，你就说郑大奶奶是奉天将军郑天祐的夫人，郑天祐是四爷的门人，早年战死在科布多，一直是四爷养活，才接来府里。”

“昨儿后晌，高福儿又回去一趟，”墨雨沉吟道，“今儿早起，送四爷走，高福儿又问我，郑大奶奶的事打听没有，我照用诚的话回了，他又说不问这个，问大奶奶是不是还住在北院。我和墨香用诚合计一下，再不回四爷，出了事不是玩的，所以才……”

胤禛趿着鞋起身来，悠悠地闲踱两匝，走至案前，提笔略一沉思，在一张纸上写了几行字，递给周用诚，说道：“他给你三十，我加一撇，给你三千，你三个分了！只管到账房支，就说墨雨修房子，主子赏的！”

“谢四爷！”

胤禛端着茶碗一边踱步一边沉吟着：“不过就你们说的这些，还不能算凭据。你们知道高福儿么？他原是山东饥民逃荒关外，他父亲饿死在热河叶柏寿的白马川，我奉旨去奉天祭陵，遇见他在人市上卖他的妹子葬父，自己身上挂着牌子，愿与人为奴养活他的老娘，论心而言，这算得是个孝子。既是孝子，就不致有卖主的事，跟了我之后，又有黄水之灾那件事，我们又有患难之交，是患难之交自能同舟共济。他识字不多，能耐有限，我没有叫他出去做官，可也没有拿他当寻常的奴才。他每月的月例银子比弘历兄弟还多五两，年节赏赐从来都是头一份，我赏他的庄子一年也有万两白银的进项。一个人受恩如此——换了你坎儿，会做出卖主子的事？所以，你们说的这事，我还有些信不及。”

三个人看着他的赏银札子，听着他的话，不禁都愣住了。

“那为什么还要重赏你们呢？”胤禛一笑道，“我取的是你们的心。你们这个耳目当得好，确是事事时时处处为主子设身着想，这一条难能，所以我不心疼银子。你们比他聪明年轻，读点书，将来做到年羹尧那一步儿，也不是不可巴望的事。就这样，好生做去。四爷眼里不揉沙，恩怨分明，赏重罚严，亏负不了你们的。”说罢吩咐道：“今晚我就住在书房，你们几个侍候，明儿早一点叫我，恐怕万岁一定要召见的。”三个人忙答应着，替胤禛铺好床，往银瓶里注了开水备着他半夜漱口，点了息香，只留一支烛罩了红纱笼，悄然退到外间各自拖了一张春凳和衣胡乱躺下。

“用诚……进来倒茶，我口渴。”

后半夜鸡叫头遍，胤禛突然醒了。周用诚一骨碌爬起来，从茶吊子里倒了一杯茶捧到胤禛跟前，说道：“四爷一个劲翻身，睡不沉，是这屋里热么？”

“是心里烦，一直做梦。”胤禛喝了一口，两腿垂下床坐直了身子，红微微的灯影下看不清他的脸色，“至人无梦，看来我还算不得至人。”周用诚笑道：“圣人还梦周公呢！至人无梦，是说至人不信梦，不是说他不做梦。”胤禛笑了笑，说道：“你果真长进了，这一层连我的老师顾八代先生，连熊赐履都还没想到呢！你跪下，听我说！”

周用诚这才知道，胤禛是有意召自己密谈，忙跪了下去，说道：“请四爷训示。”

“你们今晚说的，我已经全信了，但书房还有十几个人，难保他们不偷听，我只能那样讲。”胤禛目中灼然生光，“阿哥们的事，大面上兄弟

雍穆温情脉脉，其实到了水火不相容的地步，想必你也心中雪亮。”

周用诚重重地叩了一下头，算是明白。

“本来也难怪，”胤禛叹道，“一君一臣、一主一奴之差犹如云泥之别，成者王侯败者贼，逐鹿场上无兄弟。大阿哥害二阿哥，三阿哥害大阿哥，八阿哥害十三阿哥都是历历在目的事，我焉能掉以轻心？所以我身边的事，你能如此留心，真是不枉我疼你一场！”

这些场面上绝不能讲的肺腑之言，都诉给了周用诚，周用诚感动得五内俱沸，心里又酸又热，一句话也回不出来。

“你脸上迷糊，心里清明，这个长处人所难有。”胤禛呷着茶道，“你要替我盯紧高福儿！”

“喳！”

“不但他，府里所有人你都得盯着！”

“喳！”

“所有人，”胤禛慢吞吞道，“连文觉，性音在内！”

“——喳！”

“写信给狗儿，把年羹尧盯死！见什么人、说的什么话，去什么地方甚或和谁一处吃酒看戏，三天一封信，用传驿送府，你来拆阅！”

周用诚突然打心底泛上一股寒意，竟自打了个寒颤，忙叩头道：“喳！奴才明白！”

“办好了，你功德无量。”胤禛嘴角微微吊起，闪过一丝阴冷的微笑，“佛天都不亏你的——去吧！”

“喳！”

第四十七回 十四阿哥拜帅西征 十三阿哥缱绻逢兄

胤礽谋求带兵不成，算是垂死挣扎。雷霆大怒的康熙皇帝即日下诏，命废太子由咸安宫移居上驷院永行禁锢，接着连连批红，赐耿额、托合齐、凌普、朱天保、陈嘉猷自尽。犹如刚刚复燃的死灰上狠狠浇了一桶冰雪水，自此，太子复位已成绝望。满朝文武被这次事件震得懵懂了一阵子，但很快就灵醒过来，又把目光聚到带兵阿哥上，看谁是大将军代天出征，就不难从中揣到“圣意”。

其实不用揣摩，一切很快就明朗了。过了六月六，十四阿哥胤禵便带了十几个幕僚离开贝勒府住进兵部，谢绝一切宾客往来官员拜谒，专心提调各路兵马，古北口、喜峰口、娘子关、四川绿营、江南大营十万精锐冒着暑热，浩浩荡荡由井陉、函谷、风陵渡、老河口、乌程、归德等地四面八方入陕出关，云集西安咸阳结营待命，一切指令虽说都是廷寄诏书，却都是胤禵一手总揽——只要不是瞎子，都知道十四阿哥即将登坛拜帅了。

八月十六李卫接到吏部委札，着他由文职改为武职，加三级赴年羹尧总督行辕办差。李卫此时已是知府，加了三级，自忖必是个参将了，也顾不得高兴，匆匆将差使交卸给同知高其倬，用四人大轿抬了翠儿母子，自己骑马腰刀威威势势赴京，一来要引见谢恩，二来胤禵手谕“福晋思念翠儿”，要他把家眷送雍王府，也便于专心办差。李卫做官正做在兴头上，哪里理会觉得胤禵的心思？一路行来，沸沸扬扬听说朝旨已下，十四阿哥晋封“大将军王”，近日就要赴抵西安行辕，克日要授大将军印、天子剑，奉节出京，皇帝亲自送行。因赶着要看这热闹，越发晓行夜宿，马不停蹄趲行进京。赶到北京，恰正是九月初八，满城已遍扎彩坊，黄土洒道，家家设了香案壶酒，人人都知道明日要阅兵五凤楼，大将军要出征了。

进北京城，天已傍晚，李卫将从行仆丁们安置到客栈里，自和翠儿母子坐轿迤逦往定安门雍和宫而来，却见门上已经掌灯。李卫想着即刻就要见到四王爷，心里又感念又有点怕，老远便住了轿，叫下翠儿道：“这也算到家了，老爷子是个爱挑礼儿的，咱们走几步过去吧。”翠儿抿嘴一笑，说道：“就你肠子弯弯儿多！”便抱着熟睡的儿子和李卫一道儿过来。刚到门首不及通报，便见里头轿房执事抬着鹅黄顶子轿出来，接着便见胤禵带着高福儿和墨雨，一大群人簇拥着出来。李卫抢前一步磕下头去，说道：“四爷万福万安，想死奴才了！”翠儿忙就跟着跪了。

“哟！是狗儿嘛！”胤禵一边下台阶，见是李卫一家，便止了步笑道：“刚刚进京？怎么就走着来了？你如今做了这么大官，越发小气得连

轿钱也舍不得打发了！”翠儿在旁道：“原是坐轿的，到主子门口觉得不恭敬，下来走走。怕怎的？我是放了脚的女人，再说，不强似要饭那时辰？”

胤禛踱过来打量着翠儿，笑道：“有这份心，你主子已经欢喜了。你当初一个黄毛丫头，如今也出落得神采照人了。怎么，听说你不许李卫讨妾？这孩子几岁了？叫什么名字？”李卫万不料这样家口琐事胤禛也知道得清清楚楚，顿时羞得满脸通红。翠儿笑道：“主子怎么知道的？他要真讨来，我也给他打出去！主子那年给福晋太太说过那个什么吃醋的，我想我就是个醋葫芦罢了！”胤禛原本满腹心事的，被她逗得哈哈大笑，跟的众人也无不偷笑。翠儿又道：“这孩子三岁了，想着主子的恩，起名儿就叫李忠四爷！”

“‘李忠四爷’？四个字儿的？”胤禛笑得前仰后合。“这份意思怕不是好的？只是不雅驯。忠也好孝也好，无非是个‘贤’字，就叫李贤吧——这会子顾不上说话了，我还要去户部，京师跟十四爷出征家属的赏银还没拨出来呢！翠儿去福晋那儿陪着太太说话儿，枫晚亭弄一桌席面，和邬先生、坎儿你们吃着酒等我回来。”说罢笑着登轿而去。李卫忙答应着进来，果见坎儿墨香正在枫晚亭，一边着人请文觉性音，一边叫厨房备酒，大家围桌说笑。

“难为你一回来就逗四爷一乐。”性音叹道，“自打五月，我就没见过他脸上开过晴。从早到晚，咬牙挺劲儿拼命办差，只是做事。其实我看他是有意劳累自己，压一压心里的火。”说着和文觉碰杯一饮。

邬思道酒量不宏，呷着茶只是出神，许久才道：“四爷的心思有什么难猜？十四爷领兵，一切粮秣、饷银、劳军的事都落到他头上，他未免有为他人作嫁的想头。十四爷得胜还朝，名垂竹帛，四爷自己觉得就是累死也没人见，他能不懊恼？”周用诚问道：“既然如此，你为什么还要三番几次劝四爷，万万不要生恻心，挺劲儿办差？不怕埋没功劳么？”邬思道咬着下嘴唇，冷笑道：“亏人家还日日说你伶俐！万岁爷三次亲征，下诏谕几十道，说的什么你一句也记不得！与准噶尔打仗，打的不是前方，是后方！阿拉布坦有多少兵？只要粮草供上，粮道畅通，他怎么抗得住？传尔丹败就败在这一条上，孤军深入，粮道被切断，六万军士与其说是战死，还不如说是饿死的！”性音伸直了脖子问道：“你是说——”

“要我一字一句解说么？”邬思道将半杯酒一仰而尽，“四爷只要拼命办好差，无论十四爷前方打得顺手不顺手，四爷的心万岁都看清楚了！像万岁这样精明得不能再精明的主儿，别想用几句献媚的话就搪塞住。要取宠，就只能泪和血暗自咽下，以实绩明心，以功业见赏！”文觉不禁合掌称善，说道：“善哉斯言！你何不对四爷明讲了，叫他心里也好过些儿？”邬思道冷冷道：“他做这么大的事，心里苦苦何妨？”

文觉点头叹道：“这话可谓入木三分。据我看，四爷像是已经瞧透了这一层。不然，他不会这么没明没夜地干。四爷心里不舒坦，大约因为

十四爷这次也封了王，又多了一个劲敌的缘故。”“是这个话。如今确是鼎足三分的局面，”邬思道道，“八爷的法子是用百官声势压着皇上就范，十四爷和四爷两条心，用的却是同一个法子。但据我看，谁继位，万岁已经有了影子。三方势力，四爷已占上风。”

“何以见得呢？”邬思道自设一问，又道：“上次十七爷来说，李光地在万岁跟前称颂八爷，万岁说，‘你是致休的人了，阿哥们的事不要掺和。放心，朕一定选一个坚刚不可夺志的人做你们日后的主子。’这说的是四爷似属无疑。皇孙里唯独叫弘历世子进畅春园读书，这是其二；万岁风烛残年，身子骨一天不如一天，断不至于将继位人远远打发到万里西疆，这是第三条。由这些迹象看，万岁已经在给四爷铺路了。”性音吃酒吃得满面红光，说道：“皇孙进园读书，也许万岁老年寂寞，叫个有学识的孙子解闷儿，这一条作不得准。”

邬思道点着性音笑道：“这一条不是和尚能知道的。年老寂寞，只能叫活泼有趣的孙子到膝下，要有识见的小大人儿做什么？万岁跟前还少了学问人？别小看了这件事，他亲自栽培一个好圣孙，能保大清三代盛世，你明白么？因为有个好圣孙，儿子当了太子的，史不绝书呢！”

“好好好！这一条和尚真的不省得！”性音大笑道，“罚我一杯！”说罢一举杯“咽”地咽了。邬思道格格一笑说道：“你未免高兴得太早了。凭四爷如今势力，手里拿着传位诏书，未必斗得过八爷！京师驻军，只有武丹和赵逢春的兵靠得住遵遗旨办事。丰台大营三万人马、西山锐健营两万、九门提督隆科多手里两万，差不多七万兵力。就算隆科多持中，五万大军兵临畅春园，一纸遗诏有什么用场？八爷如今打的就是这个算盘！”

众人立时被他说得目瞪口呆，一个个苍白了脸，李卫皱眉道：“邬先生真能揉搓人。一会儿叫人心里痒得要大笑，一会儿又叫人毛骨悚然！你是个什么意思嘛！”“我的意思再明白不过。”邬思道用筷子翻着菜，“天命有归也要尽人事。开这把锁的钥匙在十三爷手中。明天，四爷要去见十三爷。不要忘了，丰台大营是古北口调来的，正是十三爷带过的兵。十三爷当年办差时用过的小军官，如今都是参将游击，带兵掌实权的管带。不见见十三爷，四爷临时支使不动这些人！”

“我早劝过四爷，想法子见见十三爷。”周用诚沉吟道，“只没想到里头这么大学问。四爷虽管着内务府，但十三爷是圈禁的人，不奉旨偷见叫人知道了不得。后来知道看管十三爷的戴福宗是戴铎的本家，连使银子带人情，好容易疏通了，四爷却只叫张五哥探视了十三爷一次，他自己却不肯去。”邬思道阴郁地笑道，“是我劝四爷不要亲自去。时机不到么！十四爷不走，四爷去见十三爷，担着‘秘密串连结党营私’的罪名；十四爷带兵走，再这样做，顶了天的罪不过是‘私相探视’，以他们素日情分，谁都谅解得的。”说罢略一沉思，莞尔一笑。正说话间，性音道：“有人来了。”众人便不言语。一时，果见一个长随匆匆进来，向邬思道打个千儿问道：“四爷今晚不在这里么？”

邬思道笑道：“你问得奇。你是府里的人，倒问我！”周用诚却认得，说道：“他是北后院的，侍候郑大奶奶——潘二，有什么事？”

“回周大哥话，”潘二忙道，“郑大奶奶死了！”话音刚落，便听外头文七十四苍老的哭声渐渐近来，周用诚几步到门前，扶着哭得泪人似的七十四进来，一边让他坐了，说道：“你先别伤心，到底出了什么事？慢慢说……”

文七十四低垂着头，苍白的头发丝丝颤动，声音嘶哑哽咽，本来已经弓了的腰深深弯着，抽泣着摇头，断断续续道：“不明白……我……我死也不明白她……怎么走这条短路……”他一头哭一头说，半晌，众人才知道，今天下午郑氏还好好地，因写字的宣纸用完了，叫文七十四去琉璃厂买了一令，说了一会子话，文七十四就退了出来。方才丫头给她送茶，才见她不知什么时候已经吊死在房梁上，身子已经硬了。文七十四语无伦次地哭诉完，索性放了声儿：“十三爷临走说‘我只有一件事托你，好生照料郑氏……你先前是可怜人，她如今是可怜人，我明日是可怜人……可怜人要可怜可怜人……’呜……我的十三爷呀……嗒嗒……我日后怎么见你呀……”看着他脸上纵横溢流的老泪，听着他撕心裂肺的号啕，人人心里发痒，身上起栗。

“老人家，人死不能复生。”邬思道沉思着道，“她都问了你些什么话？”

“她问的不多，只问了外头有什么传言。”文七十四雪涕道，“我说没听说什么，明儿十四爷带兵出京，豆子都征了军用，豆腐脑儿也涨价了。我说还听人传言，太子爷也想掌兵权，叫一个姓贺的给卖了……”

邬思道眼一亮，他已经若明若暗地知道了郑氏的死因。还要再问时，却见胤禛苍白着脸进来，后头跟着高福儿和墨雨。周用诚刚说了句：“四爷，郑氏——”胤禛打断他的话，阴沉地点头道：“我已经听门上人说了——文七十四，她留下的有什么东西没有？”文七十四便回头看潘二。潘二忙道：“奴才惊糊涂了，郑大奶奶留了一张纸在桌上，奴才不识字，也不知写些什么。”说着将一张尺幅大的宣纸递过来。胤禛接过来看时，上头是两首诗：

夜梦王师出玉京，将军腰悬三尺冰。

无何漏滴昏灯焰，铁马关前惊回风。

畸零尘间命数薄，回首斯世尽蹉跎。

祸水红颜流何处？汇入渺冥奈河波。

篱下郑氏绝笔寄圆明居士

邬思道架着拐杖在胤禛侧旁看了，趑回去颓然坐了，半晌，说

道：“这也算得殉节。其情可原，其志可悯。”

胤禛慢慢将宣纸折起塞进袖里，两眼久久地望着烛光，良久，深深透了一口气，说道：“难为她有这志气，我竟没瞧出她的烈性！后事要好好发送。高福儿明儿去法华寺请和尚，给她做七日水陆道场。”说罢便往外走，对周用诚一干下人道：“瞧瞧去。”

高福儿扯了李卫跟着众人走在最后，悄悄笑道：“狗儿大人，赏个脸，明日中午到我那里吃两杯，权当接风。你升了这么大官，我也该贺贺的。”李卫笑道：“听说四爷明儿要去看十三爷。我要不陪主子，自然叨扰你。”高福儿眉棱骨一跳，什么也没再说，和李卫紧走几步跟了上去。

胤祥在十三贝勒府已经圈禁足足七年，三十三岁的人，已是华发满头，白了一大半。他不同于太子胤初，胤初落草就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储君，毓德养性垂拱深宫，除了偶尔随驾，从不轻出禁苑，圈禁不圈禁行动上分别不大。胤祥自幼就性野，跑马拉弓，斗鸡走狗无所不为，就是没差使，一年也要出京游历几次。因此，七年囹圄，几乎没有憋疯了他。好在除了没有自由，别的境遇尚无大的变化。女眷阿兰乔姐一左一右跬步不离地陪着他，外院还有贾平等十几个男丁侍候。内务府是胤禛管辖，人们也不来作践他，每日只在这个小天地里摆棋谱、练字画、打布库、调鹦鹉，读书腻了就到园子里垂钓、种花、栽盆景，甚或捉田鸡、采菱角、看蚂蚁拖苍蝇、上树掏老鹳，无所不为，只一日一日消磨长昼、打发永夜。渐渐地，绝了释放的念头，也就安下了心，却是落了个失眠不寐的毛病儿。

眼见九月初九已到，胤祥睡到将午才起来，见阿兰和乔姐正在洗脸，便道：“这么早就起来了？”阿兰扑哧一笑道：“黑天白日都过颠倒了，这辰光起床爷还说‘早’？今儿九九，咱们弄桌小菜，到后园子假山石桌上，度消寒岁儿可好？”胤祥笑道：“由你，只要日子好打发就成。”乔姐说道：“炭要烧完了。十三爷叫贾平找管门的戴头儿说说，弄几篓子来。”

胤祥点点头出至檐下。此时正是午时，天清气爽，云淡风高，撒眼一望书房外园中红瘦绿稀丹枫如火，一队鸿雁在高远天际向南缓缓飞着，胤祥喃喃说道：“碧云天、黄叶地——王实甫为此而死，真乃千古绝调……”正自出神，却见看守禁院的内务府笔帖式戴福宗在前，后头跟着胤禛、狗儿、坎儿三人迤逦进来。胤祥不禁一怔，浑身电击般颤了一下，翕动了一下嘴唇，却什么也没有说出来。

“十三爷，”戴福宗就地打了个千儿，“您吉安！天冷上来了，我回了四爷，说爷这里几处房子失修，四爷进来看看房子。十三爷带四爷各处瞧瞧，有走风漏雨的，尽管说。”胤祥僵硬地点了点头，说道：“理会了，我这里炭烧完了，叫他们抬进来些吧。”胤禛一边打量着胤祥，吩咐戴福宗：“你去吧，我和十三爷走动走动就来。”戴福宗会意，忙答应着

去了。

胤祥也在打量胤禛，见胤禛穿着古铜宁绸风毛夹坎肩，天青夹袍洗得纤尘不染熨得平平展展，宁静的面孔上两个瞳仁越发黑得深不见底，似乎和七年前无甚差别，只看上去更加从容城府更深了些。半晌，胤祥才从懵懂中惊醒过来，结结巴巴说道：“四……四哥！真是的……你看我都成什么样儿了……我该先给您请安的……”说着一个干儿打了下去。

“我来瞧瞧你，”胤禛忙双手扶住，他的声音颤抖得厉害，“我……见你可真不容易……叫五哥来看你几次，毕竟替不了我……好兄弟，我万万没想到……你会白了头发——五哥说你挺好，原来竟是哄着安慰我的！”说着，止不住泪如泉涌。此刻阿兰和乔姐并贾平都过来了，久不见外人，他们都有点新奇不安，见兄弟二人连寒暄话都说得语无伦次，心下都十分感慨。李卫周用诚见胤祥落到这步田地，想起当年往事，撇撇儿想哭，又忍住了。

许久，胤祥方唏嘘着道：“四哥，屋里坐吧。这里上不沾天，下不着地，是个混沌世界，鬼都不肯在这儿生蛋——我知道你进来一趟难，有什么话，尽情聊！这不，我已经成了关门皇帝，东宫西宫还有太监，全都有，有话也走不了风，最安全的！”

“好的，”胤禛含泪微笑点头进屋，说道：“刚刚儿送走十四弟，他封了大将军王，要带兵打阿拉布坦。趁人不留意，偷着来瞧瞧你，你好，我就放了一半心。”

“大将军王？”胤祥一边命乔姐泡茶，请胤禛落座，一边笑道：“真是个好名字，既不是亲王，也不是郡王，含含糊糊一个‘王’。那太子呢？想必是复位了？”

胤禛呆了一下，一长一短将胤初二次被废后的情形，用矾水写信谋取兵权被贺孟頫告发的事情都说了，末了将夜来郑氏写的诗递过去，说道：“这件事我心里有愧。没有照料好郑氏。十三弟你得原谅我。”胤祥接过细看了，呆着只是沉吟。胤禛原以为他必定难过，正想抚慰，不料胤祥突然大笑道：“好好！死得好！她倒得了好处，虽不节而烈，虽不忠而从！脱去臭皮囊，离却了烦恼三累！比起我这不死不活不人不鬼，熬了一日又一日，看了太阳看月亮的，她是个有福的！哈哈……”他站起身来，两手神经质地挥着，狂乱地喊着笑着，又“呜”的一声哭了，捶胸顿足道：“我好苦……真的是大棺材里的活死人……有什么意趣？”胤禛被他惊得脸色雪白，跳起身来双手紧紧抓着椅背盯视着疯子似的弟弟，许久才道：“痴兄弟……你、你要唬死你的四哥么？”

发作一阵，胤祥清醒过来，要一杯水喝了，已经平静如常，苦笑说道：“我这是怎么了？唉……真是的……东风何恶，总不肯祐护良善！四哥读过柳泉先生《讨风赋》么？‘飞扬成性，忌嫉为心。济恶以才，妒同醉骨。射人于暗，奸类含沙……怒号万窍，响碎玉于王宫；澎湃中宵，

弄寒声于秋树；发高阁之清商，破离人之幽梦……”我心中的郁气积得是太多，太多了……”

“十三弟，”胤禛心里有事，又怕耽搁久了，耐着性子听完他的《讨风赋》，款款说道，“你虽拘禁，倒有心情吟风弄月，这份雅量人所难及。有时想想，我日后下场未必比得上你。如今父皇春秋日高，龙体每况愈下，国无储君，人无定心，八阿哥爪牙锋利羽翼丰满，十四弟重权在握心雄万夫。阿哥们面情上是兄弟，说出底蕴来叫人惊破胆寒透心。论起这一条，你倒是在避风港中啊！”胤祥看了胤禛一眼，他已明白了胤禛今日来意，遂笑道：“大清定鼎已七十余年，国基牢固，断然乱不了，季孙之忧在萧墙之内。皇阿玛也真算庙谟难测，放鹿中原，任儿子们高才捷足者先得！我……”他忽然有点气馁，旋即又道：“我如今这个境遇，是帮不上四哥什么忙了。不过我在外还有些‘狐朋狗党’要用得着，四哥只管吩咐他们就是。”胤禛盯视胤祥移时，叹道：“如此见识，亏你随口就说了出来，我们在外边费多少精神，至今多少人还在懵懂呢！”说着掏出一张纸递了过去。

胤祥接过一边展开，说道：“这和下棋一样，旁观者清嘛。”一边说，一边看，却是一张名单，密密麻麻缀着一二百名官员姓名和现任职分，都是从前自己手里使过的旧部，他一下子就明白了，不言声站起来踱到案前，提起笔来沉吟着在纸上点点划划，添了几个名字，又涂去了几个人递给胤禛，说道：“这上头有些人没用，有些人没骨气，有些人没见我面难以指挥。我点了点儿的，四哥可以见见，勒了杠儿的，得给点好处。因人而异，不可一概而论。这些年有些人变了也难说，四哥自己还要当心——狗儿，瞧你打扮，是做了官儿了？”

李卫和周用诚听着二人说话，正在发怔，听胤祥问话，李卫忙道：“奴才原在四川当知府，如今转了武职，去陕西年羹尧和岳钟麒军中效力，还没有补缺。”

“很好，”胤祥目光炯炯望着远处，“陕西三秦之地，为中原门户，年羹尧在那里，太好了！四哥，你何必叫狗儿改武职？打仗他不会，又约束不了军队——依着我，就坡打滚儿叫狗儿补个西征粮道，既不归十四爷管，也不归年羹尧管，专差为这两个大营办粮，叫坎儿随军去年羹尧总督衙门帮办军务兼理文书，也混个功名嘛！在四哥府虽也一样，到底不算正果。”

胤禛陡地一震，七年工夫，胤祥的心机精明到了这地步：由一个李卫管粮，就等于一手卡住了胤禔和年羹尧两军的命脉！心下惊诧，面上却不肯一揽子认承，迟疑良久方笑道：“再商量吧。李卫的事我管着户部，吏部那边一说就成。我身边没个得力的也不成，先委屈一下坎儿，该有的自然少不了他的。”正说着，便见戴福宗进来，胤禛便站起身道：“我不能久留，这就别过了——戴福宗，我看了一下，这里房子都得修一下，十三爷的书房再加一道火墙取暖，用多少银子你找匠人核一下报工部，我跟他们关照一下就成。”说罢，依依不舍拉着胤祥的手，含泪

道：“珍重！”胤祥一副欲哭无泪的样子，说道：“四哥，你还进来看我么？”阿兰乔姐见胤祥痛苦得脸形都扭曲了，忍不住别转脸，抽抽咽咽掩面而泣。

“不要哭了，”胤禛眼中闪着泪花道，“又不是生离死别，我还会来的。你们好生侍候着十三爷。”当下又拉着胤祥的手谆谆叮嘱了许多。

第四十八回 鄂伦岱倒戈回帝都 康熙帝染恙中和殿

儿子们盼着康熙早早儿寿终正寝，但康熙自幼习武练功狩猎出征，打熬得十分好筋骨。健旺活到六十八岁，犹自有兴致举办“千叟宴”，要与天下同乐。这位盖世雄主八岁登极，在“万几宸函”上度过了整整一个甲子，年年元旦元宵端阳中秋四时八节都是老一套：祭坛、祭堂子、祀太庙、祭天地，受百官朝贺、听颂圣赋、做柏梁体诗，没完没了的奉迎聒耳，无休无止的节仪闹心，已是腻味了。即位六十大庆，他突发奇想，何不招些与自己年龄差不多的老人进宫说说古经儿，聊聊家常事，既是“与民同乐”，也换了口味？原想不过请几十个老人随便坐坐，不料礼部却当成了大事，当即具折奏明，历朝天子敬老尊贤、倡明孝化只是徒具虚文，谁也不曾真的和山野逸老共坐一席。这是宣化文明垂范后世的大事，理应隆重办理。请几十个，请谁，不请谁，也难以拟定。所以礼部拟奏，凡六十岁以上老人，在京的由皇帝亲自接见，各地的由各地有司守牧代天子设铺款待。康熙这才知道，这种事非天子能自专，只好依奏，明发诏谕传向各省。

胤禩奉旨将军出关已三年有余，一切遵康熙面授的机宜行事，先在青海汇集了蒙回藏军，盛陈威仪，大阅兵大操演，随即命将军塔宁率兵入藏。阿拉布坦在藏驻脚不稳，惊闻大军云集来攻，连忙带领拉萨的蒙古军队仓皇西逃。胤禩原想派军截住他的归路，切断拉萨通往新疆富八城的粮道，一鼓聚歼灭此朝食。但转念一想，转眼就是康熙的六十年登极大庆，别人都预备着报喜，自己万一闪失，岂不白辛苦一场？接到上书房发来的廷寄，胤禩略一沉吟，便传令叫鄂伦岱进来。鄂伦岱来到大帐时，见胤禩正在一张宣纸上写字，一躬身说道：“十四爷，您叫我？”

“嗯。”胤禩满意地端详着自己写的斗大的“忍”字，漫不经心说道：“老鄂，我打算派你回京一趟。”鄂伦岱请求单独带兵追杀阿拉布坦在凉州残部，没有获准，对胤禩窝着一肚皮的火，听了胤禩的吩咐，黑红的脸上肌肉抽搐了一下，盯着胤禩没言声。胤禩一笑，问道：“怎么？不愿意？”

鄂伦岱身子微微一躬，大声道：“是！我还是想请王爷将令，我去凉州剿贼。万一圣上有旨叫大军西进，我先给十四爷打一条路出来。”

“唉，老鄂，你对我有误会啊！”胤禩叹息一声，眼中闪着绿幽幽的光，“不要以为是不叫你立功，阻你的前程。塔宁和八爷是什么交情？用你不用他，仗没打自己军中先乱了！”鄂伦岱想了想，冷笑道：“他得意什么？他那两下子算屁毛灰！雅布齐也恨得牙痒痒的，总有一日叫他瞧瞧我的颜色！”胤禩格格一笑，说道：“老鄂毕竟心直！你以为雅布齐和你一回事？告诉你，入藏我原叫你为副的，是雅布齐拦住了。驻节平

城，文书都发了，雅布齐说你是一介莽夫，不叫你去，还抬出八哥来压我！他是八哥的奶哥哥，来这里做什么，以为我不知道？只念着八哥情分，不能撕破脸皮，装迷糊儿罢了！”

鄂伦岱不禁怔住了，他虽粗，却不笨，已是猜透了胤禔的话意。半晌，才道：“十四爷，这些话我不明白，也不信。”胤禔似乎不胜感慨，说道：“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八哥待我原没说的，我也想在这里替他效死力，想不到竟是我瞎了眼。他不但派你监视我，叫塔宁分我的功，叫雅布齐掣肘我，背后还叫雅布齐盯着你，怕你真的倒到我怀里——这样的心术叫人怎么不寒心？你不是说不信么？——看看这个！”说罢一晒，将一份札子“啪”地甩过来。鄂伦岱疑惑地展开看时，上头写道：

雅：前札收悉，鄂伦岱受年羹尧三万金之事已查实。此人吾素知之，轻狂自大胸无定见，当时时密侦勘查报我。汝可请十四爷调入塔部麾下，以便随时处置，密勿不云。

下面却无落款，但鄂伦岱和胤禔实在太熟了，一眼就看出是胤禔的亲笔手迹，当下便脸涨得通红，咬着牙问道：“十四爷，这玩艺哪里来的？”

“前日廷寄时，西安府的师爷扮成兵士送来。恰好雅布齐去催粮，我的一个幕僚和这师爷认得，就破了。”胤禔微微一笑，“这个师爷已经扣住，你想见见也不难。待会儿我的亲兵带你去。”

鄂伦岱顿时气得浑身直抖，破口骂道：“奶奶个熊！老子在这卖命，杀得血葫芦似的，后头还有自己人使绊子！老子宰了他！”

“你不能这样，这是人证。”胤禔冷笑道，“将来我和八哥撕掳这件事。现在我派你回京给父皇请安，先免了挨塔宁一刀再说。”鄂伦岱呼喘着粗气，半晌才压下来，说：“我就不谢十四爷了。回京还要办什么事，爷只管吩咐。”

胤禔慢慢踱着，雪亮的马刺和佩剑碰得叮当作响，望着中军帐外一片荒寒的旷野和阵阵狂舞的黄沙，许久才道：“北京是什么局面，我真想知道。八哥来信，一封封都说万岁身子骨儿康泰健壮，我的门人又来信说万岁见人手颤头摇，行动要人扶。你请安时，代我看看阿玛龙体，究竟如何。”

“喳！”

“还要看看四爷，”胤禔沉吟着，字斟句酌地说道，“如今在北京，能稍稍与八哥抗衡的，就是四哥了。所以四哥有难处，你要尽力帮，不必忙着回来，万一有事，能顶个旗鼓相当，你就是元勋！”鄂伦岱狞笑一声，说道：“奴才理会，一定照十四爷的主意。这里十四爷你得防紧雅布齐，他养着几十个力士呢！”胤禔恶狠狠笑道：“别说几十个，就是几

百，我诛他们如同杀鸡！你只管放心去。”正说着，远处一个胖墩墩面团的中年人迤迤过来，胤禩小声道：“你去吧，雅布齐来了。”

雅布齐一脚跨进，恰鄂伦岱辞出来，便笑道：“老鄂，几日不见，气色越发好了。这是哪去呀？”

“好个狗屁！”鄂伦岱呸地朝地啐了一口，往外走着说道：“往哪去用不着回你！我是你的奴才么？”

鄂伦岱出了帐，装作倒靴子里的沙侧耳听时，里头雅布齐请了安，问道：“十四爷，西安府胡明癸师爷犯了什么事，叫十四爷给扣起来了？”接着便听胤禩道：“胡明癸？没听说这个人啊！我也没扣什么人啊！你说这人，他是做什么的？”鄂伦岱听得一笑，蹬上靴子大踏步去了。

鄂伦岱马不停蹄赶回北京，已是阳春三月。从沙尘蔽日蛮荒寒苦的西域回到京师富贵温柔之乡，烟花明媚世界，看到鸭头碧水、杨柳拂风，听到故土乡音，酒卖弦管，鄂伦岱真有两世为人的感觉。因奉有王命，不便先回家，胡乱在驿馆歇息一宿，第二日到礼部兵部验了关防，觐见了康熙出来，便打马至朝阳门外廉亲王府来见胤禩。

“见着万岁了？”胤禩见到鄂伦岱，似乎并不意外，听鄂伦岱说完西边战况，默谋着，说道：“着实难为你了。万岁都有些什么旨意？”鄂伦岱喝着胤禩赏的参汤，说道：“主子说刚接到十四阿哥的奏折，前头军事顺手，他心里很欢喜，原想写一首诗赐他，作怪的连一点诗思也没。可见人老了，什么事只能心里想想，要做就难了。我当时回话：主子这是累的，好生作养，活一百岁是稳稳当当的。您长寿，就是我们做奴才的福分。”胤禩笑道：“果然长进了，这个马屁拍得响！你说主子活一万岁，恐怕又要训斥你了！万岁还说了些什么？”

鄂伦岱盯了一眼养得红光满面的胤禩，不知怎的，再也寻不出以往那个温馨爽明的“人君”形象，竟无端生出一种厌恶之情，很想就这么照脸掴将去，打他一个满脸花——嘴上却笑道：“主上说：‘我已经很知足了。打秦始皇算起，活过七十的皇帝只有三个，我原想做二十年太平天子，做了三十年想四十年，想着断没有五十年天子的道理，谁知老天偏偏厚爱，不肯收我，足足做了六十年！——你既回来了，前方又没有大事，多住些日子吧。’又夸十四爷有出息，出去历练一番，折子上空话也少见了。”

“老人家活得是太累了。”胤禩叹道，“就是我这不在台面上的，站在旁边看着也替他累！既要作养身子，又要揽权不放，要下头办实事，又存着猜疑，还要步步提防着儿子，还要听那些说不完的粉饰太平逢迎话。我虽有孝心，也真是侍候不来。老十四在外打仗，四爷就催各省乐输军粮，四爷门人田文镜就逼得人投河跳井地‘乐输’！这样的混账王八，要是我，早就开销了他！偏四哥就爱这样的，什么法子呢？”

鄂伦岱听他长篇大论清谈，心里不大耐烦，起身笑道：“说到四爷，我还带着十四爷给他的信，还有德主儿的请安信，得过去打个花胡哨儿。粮食的事八爷不要拦着四爷，那个地方寸草不生，少了粮断断不成！”

“等开过千叟宴你就回去吧。”胤禩也站起身道，“京师虽繁华，如今却是是非之地。万岁都老得糊涂了，前日内廷送出信儿，说王揆上了一封密折，居然保奏四哥当太子，听说是留中不发。高福儿说四哥偷偷看望十三爷。这么没规矩，万岁也没事人一大堆，撂开了手。换了别人，那还了得？你去吧，后天开千叟宴，我病着，不能去。你代我给万岁送些礼，就便儿观光就是。”

鄂伦岱前脚出去，胤禩后脚匆匆进来。胤禩笑道：“老鄂刚出去，你不见他么？”因见胤禩气色有异，又问：“出了什么事？”“别提鄂伦岱这个王八蛋了！”胤禩冷笑一声，把一个通封书简递给胤禩，“这小子变心了！”胤禩诧异地抽出信看时，却是雅布齐递来的急件，备细说了胡明癸被扣和胤禩密件泄露的事。胤禩看着，脸色愈加苍白，呆呆地把信放在桌上，只是沉思。

“怎么办？”胤禩问道，“别叫鄂伦岱这个二百五告了万岁吧？”

“我根本没有给胡明癸写过什么加害鄂伦岱的信。”胤禩脸色阴沉得可怕，“老十四自己就是个造假信的积年能手！”

胤禩气得两手冰凉，想骂，又是一个父亲，半晌才咬着牙道：“乌鸦氏这个老母狗，养出的儿子没一个好种！既如此，我去跟鄂伦岱当面挑明了！”胤禩摆手制止了他，慢吞吞说道：“一个鄂伦岱，随我还是随老十四，算得了屁事？现在无论如何不能跟胤禩撕脸闹翻了。他既敢这么做，当然也预备着这一手。前日贺孟頫来，说万岁新年过后身体大异于往日。七十不留宿，八十不留饭，他望七十的人了，什么时候出事谁也料不定。这个当口，棋步儿一步也错不得！”

一席话说得胤禩低头吃茶心下暗服，半晌才道：“既如此，就早点打发这杂种回老十四那，免得在京生事。”

“叫他回去？”胤禩望着外头池塘对面喷霞蒸雾似的一片桃林，冷冷说道，“那不是给十四弟添个帮手？十四弟从军中送给万岁六十年庆典礼也在我这里，明儿一并叫他送进去。朱子云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他胤禩办得出的，大约也难不住我胤禩。”

三月十八是“千叟宴”正日子。康熙起了个大早，由张廷玉马齐导引，千车万骑出了畅春园，径入紫禁城。在西华门换乘舆时，远远见王揆已候在那里，便叫过来问道：“别人都在太和殿前等，你怎么在这里？”

“回万岁的话，”王揆攀着轿杠躬身说道，“臣的本章递上去将近一

月，不知可经御览？”

“就是你说的那件‘天下第一事’？朕留中了。”康熙似笑不笑地环顾四周，“其实你应该明白朕的深意了——朕赐你的药用了吗？”

王掞不禁一怔，他因患红痢，半月前康熙确曾赐过药，当时并不留心。如今连着康熙的话仔细回想，才忆起药名儿叫“续断”！顿时恍然大悟，眼睛一亮，正要回话，康熙一摆手笑道：“这味药是治红痢的神方，回去细看本草你就明白了，此药要火候，火候不到效用不显，急不得。你且安心吧！”说罢命轿而入。

耆老们共来了九百九十七名，早已等候在太和殿前的月台上。七十岁以上的设在体仁阁和保和殿，其余的都在芦棚下就餐——全都由胤禩带着内务府的人安置筹办。是时日上三竿，老人们虽说早已饿得饥肠辘辘，却都很兴奋，三五成群地在大月台芦棚旁边指点宫阙。一些做过官的缙绅，多年不见，白头相聚，叙同年、忆故旧，说得入港。还有一等士绅，头一回进这金翠交辉的帝宫邀恩，四处张望着，要把景物人事都记牢，回去打点写好自己的行述和墓志铭。正乱着，李德全邢年一干执事太监从三大殿北拍着手过来，接着龙旗宝幡，文武百僚簇拥着一乘明黄软轿迤迳过来。待李德全甩过静鞭，西向而坐的畅音阁供奉鼓瑟吹竽、编钟大吕、金磬玉鼓齐鸣，六十四名满装宫女作八佾之舞，踏着节拍，挥着流苏扇载舞载歌：

辟雍建，规矩圆方，复古自吾皇。于论钟鼓铿锵，春水环桥滚浩荡，隆礼乐，焕文章……圣人出，天下文明，玉振叶金声。日月江河照法象，自古经行。觉群黎，敷五教，彝伦叙，万邦宁……

歌舞声中康熙缓缓下轿，在太和殿檐下南面而立静静听完，近千名老人俯伏在地，由马齐张廷玉带着一齐叩头高呼：“吾皇万岁、万万岁！”

康熙扫视一眼众人，也许因兴奋过度，他的脸色中带着绯红，显得很有神采，半晌才笑道：“请起吧！这么多老年人在一处，朕心里很欢喜，虽说国家有制度，你们该行这个礼。就老年人本心，朕还是觉得随意儿好些。朕已用过早膳，俗语儿说‘饱汉不知饿汉饥’，就请众位老先生入席，开宴吧！”

刹那间热闹起来，胤禩满头热汗，指挥着几百名太监，有的按名单招呼引导客人，有的安席，有的照应随驾官员和与席的皇阿哥，足用了小半个时辰才一切停当，因各地官员送的贺礼都摆在中和殿，又忙着过来照应。正忙得不可开交，却见张五哥过来，便问：“有什么事么？”

“四爷，这里的事奴才照应。”张五哥说道，“万岁今儿瞧着有些不对，走路两条腿都发颤，涎水流出来也不知道……三爷在席上说起八爷请病假了，万岁已经瞧着不高兴，十爷接着又说起穆子煦魏东亭病死的事——这都是什么事嘛！我看过不过眼又不能说话，您过去一趟吧！”胤禩

未及答话，鄂伦岱已带着廉亲王府几十个太监捧着贺礼过来，邢年又带一个太监捧了一个大盘子过来。邢年捧的是一个冷盘，二龙戏珠——两条活灵活现的龙张牙舞爪夺那颗紫红鹅蛋——站定了说道：“四爷，万岁说你累了，不必过去站规矩，这个是赏你的。”

胤禩忙道：“阿玛这么体恤我，你回去代我谢恩。我这里未必有工夫吃呢！”见邢年去了，方松了一口气，叫过鄂伦岱笑道：“好人，你算有福。万岁赏的这菜，这桌子下还有一瓶酒，就陪四爷一块吃，如何？”鄂伦岱笑得咧着嘴道：“您谢万岁，咱就谢四爷了！”胤禩却怕他酒吃多了，接着昨日的话题发酒疯，忙笑道：“我不能多饮，你今儿也不要喝多了，反正你一时也不打算走，明儿我再送你两坛二十年陈酿。”鄂伦岱知道这主儿心细如发，遂笑道：“理会得。十四爷将令军中不得饮酒，其实我如今也比不得当年了。”

两个人边吃酒，边捡些没要紧的话说着，约莫过了半个时辰，听到前面太和殿丹陛之乐大作，胤禩掏出怀表看了看，诧异道：“定的午初歇筵嘛！还有三刻工夫，怎么这么早就下来了？”正说着，便见马齐三步并两步忙忙过来，胤禩便立起身来。

“主子下来了。”马齐脸色似乎有些苍白，也不请安，进门就说，“主子脸色有些不对，几个太医都说怕要犯病。我和廷玉商量了一下，在时辰上头做了点手脚，请主子赶紧过来歇息，四爷小心侍候着，请万岁先在这里稍息片刻，再请驾回养心殿。”胤禩便忙命撤席，叫人抬一张紫檀春凳，将就着把须弥座上的扶枕坐褥铺好，便听外头雷鸣似的山呼声，康熙左扶张廷玉、右扶刘铁成已是款款徐步而来。鄂伦岱仔细打量康熙，兀自微笑着，只神情略略呆滞些，脸上一青一黄，气色不正，脚下似乎有点伶仃飘忽，也不见有什么异样。见康熙近前，鄂伦岱忙跪下俯伏请安。康熙只说了句：“给你家将军王送礼来了？起来吧。”便移步进了中和殿。

胤禩忙迎上去，赔笑道：“阿玛，前头坐了半日，劳神费力的。您老有春秋的人了，还该留心营养的。依着儿臣，先在这儿略躺一躺，再启驾回养心殿的好。”康熙点点头，却不肯落座，环顾四周。但见中和殿珠光宝气琳琅满目，殿四周长案上摆着贺礼，什么琼、瑶、琪、琳、璞、璆、瑜、琨、琰、玑、圭、璧、琥、玫、瑰、琅、球、琬、璋、琮……还有什么端硯、商鼎、宣德炉、围棋、古琴、湖笔、徽墨……应有尽有。有的投康熙所好，献的珍版古书、宋纸、宋墨、薛涛笺、董香光字画，都贴着黄笺，堆得到处都是。康熙看了一会，至南窗前，指着一个匣子道：“这里边是什么？”

“哦，这是十四阿哥的。鄂伦岱刚送进来，还没来得及标黄。”胤禩忙道，“里头是什么，儿臣也不知道。”鄂伦岱忙躬身答道：“是十四爷西域得的陨石，上头还天然生成‘百年长运’四个颜书大字——这是十四爷告诉奴才的，奴才也没福见一见。”

“唔！陨石上还有字！”康熙点头笑道，“打开来，朕瞧瞧！”邢年忙答应一声，轻轻撕开钤着大将军王印玺的封签，打开来，未及说话便吓了一个退步，那匣子“啪”地落在地下！

众人都是一个惊怔，马齐断喝一声：“邢年！你这狗才作死么？”话犹未终，连他自己也唬得身子一仄——匣子里哪有什么“百年长运”的陨石？原来是一只死鹰，钩爪铁喙软软地耷拉着，眼睛垂闭着，羽毛散乱地趴在地下一动不动！

“唔？”康熙却没有看清，戴上老花镜，凑近了一瞧，弓着身子竟再也直不起身来。他呆呆地弯着腰，一句话也不说，半晌，身子一歪，便背过气去。几个太监原吓愣了，个个面如土色瞪着眼看，此时惊醒过来，“唿”地围上去，七手八脚把康熙架到春凳上将息。马齐眼中出火，逼视鄂伦岱良久，大喝一声：“拿下！”

中和殿顿时大乱，有的扶持康熙大声呼唤，有的寻汤觅水，有的手忙脚乱四处窜，连自己也不知道该做什么，刘铁成则叫人寻来绳子，把傻瓜一样呆看的鄂伦岱捆得米粽也似。鄂伦岱此时才苏醒过来，口里反反复复只有一句话：“我冤枉……我冤枉……”倒是张廷玉掌得住，叫过胤禛道：“四爷，万岁这是急疼迷心，一时痰涌，不妨事的。记得您随身带的有一小瓶苏合香酒，备着皇上用，赶紧取出来给万岁用！”又大声喝住众人：“不许乱！谁乱，我按弑君罪治他！——邢年，你悄悄传太医院医生来，不要声张。老人们一大半没出宫，传到外人耳朵里不是小事！”

一语提醒了胤禛，哆嗦着手撕开扣子，从怀里取出一个琉璃瓶，自己先喝了一口递给张廷玉。这个瓶子是郭思道叫他装的，里头照方配制的苏合香酒，是康熙常用的药，张廷玉见过几次，还暗笑他痴，不想就派上了用场。

“噢……”

半晌，康熙吐了一口痰，粗重悠长地喘息一声，醒了过来。他脸色蜡黄，睁开眼看了看，又无力地闭上，喃喃说道：“衡臣……你好糊涂……这不干鄂伦岱的事……这种事，他做不出……是人……就做不出来……放，放了他……朕乏极了，别说生气，连说话的力气也是没有的……”鄂伦岱膝行一步，含泪说道：“皇上圣明。您还是先扣着奴才，等事情明白了再放！这是一只刚死不久的鹰，十四爷要弄这个，一路上早烂了……连十四爷奴才都敢保的……”

“放了他吧。”康熙泪水夺眶而出，“无罪的，有罪的，天瞧着，朕也瞧着……不要说话，朕要静，要静……”

第四十九回 雍亲王撤差担惊忧 隆科多受命入穷庐

康熙在“千叟宴”上骤然犯病的消息封锁了六天。纸里终究包不住火，第七天头终于由上书房和太医院联名发出勘合，布告中外“圣躬违和”。于是十八行省督抚藩臬各衙门长吏的请安折子雪片似地递向北京。尽管折子里用尽了好词儿，都说自己要“克终厥职以慰圣廑”，相信皇帝“但颐养节劳，必能早占勿药”，但从北京暗地传来的消息，康熙皇帝已是“痊愈无望”，人人心里都在盘算着自己日后的去路，巴望着皇帝早定国事，将皇储指明，免去自己忧思徘徊之劳。十四阿哥更急得像锁在柱子上的猴儿，抓耳挠腮地没个理会处。想独身进京，又怕丢了兵权，留在军中，又怕胤禩在京做手脚，人死了来个秘不发丧。因此，从肃州到北京的黄土驿道上，每隔四个时辰就有大将军王的流星报马往来于京都大营之间。北京万一有事，远在三千里之外的胤禩不出四天就能了如指掌。

过了五月，朝廷又出邸报，说“御体稍安”。接着便有旨，严令各地官员不得“纷传谣言”，命各省总督巡抚分批进京面圣请安——既然叫见面，皇帝的身体自然已经好转了。人们一口气没透过来，便接到廷寄：“王掞党附胤初，至死不悟，着革去文华殿大学士、太子太傅职衔，发往乌喇打牲军前效力，念其年迈，着由其长子代父前往”，这道圣旨犹可，接踵而来的便震动朝野：“泉州府永春、德化两县聚众两千、竖旗放炮一案，朕原有旨意，此等人原非贼盗，因岁歉乏食，不得已行之耳，遣部院大臣侍卫，前往招安即可。上书房大臣马齐处置乖谬，擅自批文进剿，不但首贼陈五显逸逃，斩杀八十余名裹挟之民。着革去马齐领侍卫内大臣、太子太保、文渊阁大学士职衔，交部议处！”人们吃惊之余，又接上谕：“上书房大臣张廷玉，随侍多年，并无善政建议。去岁朕下诏求言，伊仅奏将节妇守节岁龄由五十改为四十五，敷衍搪塞，事主不诚。本应严议，念其除此之外尚无大过，着降两级处分，暂留上书房行走。”人们没有惊醒过来，诏旨又下：“方苞系布衣儒生，一介微寒，简拔朕侧，受恩深重，本应精白乃心，专诚效命于君。乃方苞希求恩荣，不安于位，交结外官，通连阿哥，品行甚属不端。念伊年老，免于处分，赐金还乡，交地方官严加约束！”

接二连三的诏谕，黜降的都是皇帝身边一等一的人物，事先既无征兆，事后也无意见征询，连都察院的都御史副都御史都闹了个手忙脚乱。平日，遇到这类事，照例的都是随声附和，弹劾奏章一拥而上。但这次却出奇的平静，除了奉旨行事，竟无一人写折子凑趣儿。其实，倒也不是人们忘了颂圣——凭空的一个一个疾雷在人们头顶击下，全都打蒙了，谁都怕拍马拍到蹄子上，弄得自己四脚朝天。

过了七月节，北京城凉风乍起，秋树叶老色浓。早已无事可干的胤

禛接到谕旨，免去了内务府差事和兼管刑户二部的职分。强压着心头慌乱，胤禛从容进园请安，拖着沉重的步履回到了雍和宫，却见万福堂前檐下摆着一坛又一坛未启封的福州老烧缸，还有十几篓子福橘码在堂前老楸树下。一眼瞥见戴铎在万福堂和文觉对局，性音和邬思道在旁观战，便踱了进去。见他进来，除了邬思道，几个人忙都起身相迎。戴铎忙抢上一步跪了叩头道：“奴才戴铎叩见主子！”

“唔。”胤禛瞟一眼外头的礼物，一摆手坐了，接过长随递过的茶呷了一口，淡淡问道：“回来了？几时到的？”戴铎外任几年，吃得又黑又胖，脸上放光，短粗的身材，裹着一身黑缎夹袍，透着一身精悍气。因见胤禛一脸不快，小心答道：“奴才昨儿回来的，遵主子信里的吩咐，没敢先回府拜见，先去畅春园给万岁请安，只问了几句话就下来。今儿一早进来，爷已经出去……”说着，呈上礼单。胤禛接过略看一眼便撂在一边，略一顿，发作道：“天下至无情无义的要算你戴铎兄弟二人。年年节节，就用这些个东西搪塞我！每次来信不是哭穷就是叫苦，好没意思！你真是穷到这地步了？酒，我素来不吃，没有长熟的橘子，捂熟了怎么用？你还拉出去，到市上卖了，回去的盘缠也省了我赏！”

戴铎一声儿不敢言语，只低头听他训斥。邬思道笑道：“四爷，您这是怎么了？好好的就发脾气，内务府和部里的差使不顺心？”胤禛长出一口气，颓然说道：“差使……撤了。正好，无事一身轻！难道我不会享福？你们看看这份邸报，昨儿是尤明堂，今儿是施世纶、赵申乔，全都革职拿问！真有点树倒猢猻散的样子，也不管人寒心不寒心！外头风言说万岁疯迷了，我日日见他，倒不像，只这样料理朝政，还了得？”他发泄了一阵，心绪略好一点，看着戴铎道：“你主子心绪坏透了，数落你几句，你别怪。”戴铎忙赔笑道：“奴才怎敢！主子教训是为奴才好。再说，主子不发作奴才又发作谁呢？”

“四爷，您就为这个不欢喜？”邬思道看了看邸报，轻轻放下，笑道，“恕我直言，您真得好好参详一下万岁的帝王心术！”

“唔？”

邬思道格格浅笑道：“万岁这是在预备后事！龙体欠安，他已经自知不起。阿哥们逐鹿已到水火不容的地步儿！八爷防着你，更防着十四爷，十四爷拥兵自重，单等万岁晏驾，他兵临城下与八爷较量！你看一看就知道，凡黜落的都是能员干吏。这些人陷于党争，于将来朝局不利。辅错了人，新主登极难免大开杀戒，辅对了人，又容易恃功骄主，难以驾驭！所以，现在统统将他们监押保护了，新主登极，一纸赦书，立地就成了新皇帝得用臣子！万岁这一计虽苦，也算菩萨心肠啊！”

几句话说得胤禛心头一亮。王掞明明是保的自己，黜降旨意里却说他“党附胤初”，他一直苦思不得其解，如今也若明若暗有了答案。苦思良久，胤禛叹道：“虽说好，毕竟酷了点，我讲究以诚待人，什么事都逃不过个‘理’字，昨儿鄂伦岱见我，他虽赦了，仍旧不服，六十年大庆，

不知是八爷还是十四爷，弄一只死鹰献了，居然没有处分！要放我身上，不定如今在哪一层地狱里呢！”

“万岁不查八爷十四爷，有他的道理。这一条已足证，万岁龙心默定，四爷大位已定！”邬思道架起拐杖，在众目睽睽注视下缓缓踱着，“如果默定八爷或十四爷，如此之事，岂有不查之理？”胤禛一边听一边出神，半晌才道：“就算如此，像这样欺君罔上全无人心的逆子，也应该查办！”邬思道嘿然良久，说道：“四爷只要平心一想，自然就明白了，不能查。这是弑君犯上，是造逆，我敢断定是八爷所为。十四爷率十万精锐在外，如果撤查他，正好给他清君侧的口实，八爷在这边联络呼应，立时就是天下大乱；如果查办八爷，礼物又是十四爷的，他叫起撞天屈，九爷十爷推波助澜，立地萧墙祸起，恐怕万岁想善终都难！如今大局稳，对四爷有利，大局乱，于八爷有利。十四爷更盼八爷和四爷打个平手，他好坐收渔翁之利。万岁的病如果能好，自然是好。眼见无常迫命灯干油尽，怎么禁得起这一风波？所以这一次八爷虽是走险棋，却是瞄准了才走的，他要的就是一个‘乱’字！”

听着邬思道侃侃而言，句句鞭辟入里，胤禛陡然生出一种莫名的忌妒和恐惧：此人精明到这份儿上，将来怎么驾驭？他闪了邬思道一眼，柔和地一叹道：“胜读十年书啊！他既要乱，我当然要‘稳’。”

“朝局不要四爷操心，”邬思道也瞟了胤禛一眼，“万岁身边文有张廷玉，武有武丹，是够使的了。十七爷和西山绿营管带有舅甥亲谊，由十七爷去稳西山，丰台大营的军官一半是十三爷使出来的，但主官成文运却是八爷的死党。最可虑的是九门提督隆科多。此人论起来四爷还该叫他一声舅舅，但他是佟家的人，满门和八爷交情极深。十三爷不出牢狱，就算传位给你，你也坐不住，十三爷但出牢狱，就算传位给别的阿哥，四爷你只要先发制人出其不意，局面翻转也未可知！所以，目下情势未可乐观！”胤禛咬着牙想了想，说道：“我这就去请旨，赦出十三弟来！”邬思道笑道：“十三爷这会子出来，只会弄乱了局，万岁也未必就准你的奏。说句难听话，以四爷在内务府经营多年，到时候就是矫诏赦他，也不是难事！”

至此，众人才都松了一口气，戴铎便问：“四爷，这次回来见那院里少了四五个熟人，高福儿也没见，四爷差他出去了么？”

“不错。”胤禛阴狠地一笑，看了看周用诚，说道：“我差他们到鬼门关去了。没天理的混账王八，我是何等样人，为了一个臭婊子加上八千两银子，他就敢卖主！”说着话，心里却惦着隆科多，便起身出去，命道：“备轿，我去步军统领衙门！”

隆科多却不在衙门。今儿刚刚点过卯，上书房便传过话来，“张中堂在畅春园澹宁居，请大人过去。”因命轿赶往园中。作为九门提督，在北京算不上很大的官，和顺天府一样，上头压着直隶巡抚和直隶总督，比之御林军善捕营还差着一档。但步军统领衙门辖着京师德胜、安定、正

阳、崇文、宣武、朝阳、阜成、东直和西直门的关防，俗称“九门提督”，统兵近二万，除了丰台大营，是京师军权最重的。因平素和上书房来往极少，也没有直接回话的例，隆科多很迟疑了一阵，犹豫着是否先去一趟廉亲王府再进园子。轿子向东走了一箭之地，隆科多又改了主意，又折向西，在园门口递牌子进澹宁居。张廷玉见他进来，起身笑道：“竹筠，真难为你。正所谓苦海无边，回头是岸呀！”

“张中堂，”隆科多一边下拜行礼，诧异地说道，“卑职不明白大人的意思。”张廷玉微笑道：“你要先见八爷，这会子递牌子也进不来，明日诏下，你也就不是什么九门提督了。祸福荣辱存乎一念之中，所以我说你苦海回头！”隆科多这才知道，这个“扳不倒”宰相时时掌握着自己的一行一动，脑门上顿时冒出细汗，口中却道：“尽管如此，我还是不明白。”

张廷玉起身道：“少时你就明白了，跟我来吧。”隆科多呆呆地点点头，跟着张廷玉出来，早有那年带着两个太监接引，趑过澹宁居向北，但见澹宁居月洞门北一带并无宫殿房舍，一色的常青藤、葛树、葡萄和蔷薇刺梅，蔓牵虬结搭成花洞，两边花篱外都是丛丛灌木，阴森森碧幽幽遮天蔽日，四周静得鸦雀无声，只草间偶有秋虫□□，听来反而更使人有一种寂寥和神秘的感觉。隆科多一路寻思着张廷玉方才的话，忍不住问道：“中堂，您到底要带我哪里去？”张廷玉没有答话，带着又走了一箭之地，却见前头豁然明朗，闪进一带土墙，上头爬满了牵牛花、爬山虎和何首乌，阔大的院落房舍都是黄茅结顶的草房，木窗竹篱毫无富贵气象，宽敞的大车门斗上悬一块泥金匾额，上头写着“穷庐”两个大字，却是御笔。隆科多正惊疑间，见白发苍苍的武丹从里头出来，穿着九蟒五爪的袍子，外头套着黄马褂，珊瑚顶子后还拖着一枝翠金交辉的孔雀花翎，见了张廷玉，便笑道：“请吧！”因见隆科多要行参礼，又道：“主子在里头静摄，你不要大呼小叫地行礼了！”

“万岁爷——住在这里？”

“对了。”张廷玉一笑道，“这是园中之园、宫中之宫，连马齐都没福来这里呢！今儿万岁精神稍好，单独召见你，你好造化！”

隆科多傻子似的跟着张廷玉进来，更是吃了一惊，站在门口迎候的竟是早已颁旨申斥、赐金还乡“交地方官严加管束”的布衣宰相方苞！隆科多张大了嘴，刚说了句“您不是——”，方苞摇手制止了他。隆科多只好进来，果见康熙穿一件驼色实地纱袍，头上勒一条明黄缎带和衣卧在竹榻上闭目养神，满屋图书插架，地下盘龙熏炉御香袅袅，寂静得一根针落地都听得见。隆科多衣裳瑟瑟跪了下去，以头碰地轻轻叩了三下，却不敢言声，悄悄打量康熙，越发瘦得可怜，满脸刀刻的皱纹一动不动，仿佛向隆科多诉说这位皇帝一生的忧患和功业。

“万岁，”方苞轻声叫道，见康熙毫无反应，又近前一步，小心翼翼道：“万岁，步军统领隆科多奉旨见驾，已经给您请过安了。”

康熙的喉结动了一下，睁开昏眊的眼直直地盯着隆科多，半晌，吃力地说道：“起来，赐座，赏茶。”隆科多慢慢起身，斜签着屁股坐了，温声说道：“半年没见主子了，龙颜憔悴至此，真出奴才意外！”说着，竟动了情，眼圈一红，离了奏对套语，哽着嗓子道：“这是怎么说的？叫人心里发酸。奴才自幼跟着皇上，几曾见过主子这样来着？”他动了真情，忍不住泪水夺眶而出。张廷玉在旁皱眉道：“隆科多，你这都是些什么话？”

“衡臣，这是他的真情。到此田地，朕愿意听听。”康熙柔声叹息道，“太医和你们日日都说朕的病不相干，朕自己心里有数：没有多少日子了。唉……玄烨，你也有今日么？”几句话说得方苞和张廷玉也落下泪来。唏嘘良久，康熙又道：“生死常理，明达之人不讳。但今日不是难过的时候，朕想趁着心里清明，把大事定下来——隆科多，你知道朕为什么召见你么？”隆科多忙欠身答道：“奴才不知。”康熙看了看张廷玉，说道：“你给他宣诏。”

张廷玉躬身答应一声南面而立，待隆科多跪好，说道：“隆科多跪听。这是圣上的遗诏！”

“喳！”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张廷玉不紧不慢地读道，“隆科多本系微末小臣，倚前上书房大臣佟国维之势简在台阁，乃敢交通八阿哥胤禩图为一规，谋求非分恩荣，着即赐死，钦此！”

隆科多万万没想到竟是这样一封诏旨，惊得身上一颤，冷汗蓦地浸出额角，怔着看了看漠然望着天棚的康熙，嘴唇剧烈地抖了一下，轻叹一声，叩头道：“奴才……领旨，谢恩……”方苞在旁问道：“你有什么可辩之处么？”隆科多连连叩头道：“奴才在佟族中压抑多年，并不得意。与八阿哥过从稍密是有的，并无图谋不轨情事，求万岁圣鉴。”康熙略一点头，说道：“还有一份诏书，读。”

“方才遗诏由我处置。你如奉诏尽职，这份遗诏由武丹、张五哥、刘铁成和德楞泰我们五人合议焚毁。”张廷玉又展一份诏书，说道：“这一份遗诏在主子万年之后宣布：隆科多随朕几十年，奉职唯谨，可托大事，着即进封领侍卫内大臣、太子太保、上书房大臣，赐爵一等公。钦此！”

两道截然相反的遗诏同时宣读，隆科多惊呆了，吓蒙了，直挺挺跪着，竟忘了谢恩！

“这是没有法子的事。”康熙侧转身，温和地看着隆科多，语气多少带着辛酸，“朕英雄一世，不想败在儿子手里，舐犊之情又在所难免，想来想去，只好将生死二字都赐给你，由你自己选。这样的诏书，张廷玉他们也都有两份。确保朕的遗愿不至落空。机械变诈，仁人不为，朕为德不卒，都是被形势逼出来的。隆科多，你当谅朕的苦心！”

“奴才明白……”隆科多深深叩下头去，其实他心里打翻了五味瓶糗糊盆，什么滋味都有，什么也不明白。

“你不明白……”康熙仿佛不胜感慨，招手道，“你跪得近一点，朕告诉你。方苞，把木柜里那件东西取出来……”

方苞答应着，抖着手开了柜子，取出一个镀了金的黄漆葫芦交给康熙。康熙一手拿着葫芦，一手抚着隆科多的背，说道：“你在佟家受压，朕了如指掌，其实你不知道，真正压你的是朕。朕要提拔你，佟国维能拦得住？”

“万岁！”

“听朕说，”康熙轻咳一声又道，“佟家世受国恩，朕的生母也是佟家的人，原指望佟国维不负朕望，做一代名相，料不到他陷到阿哥党争里不能自拔，朕所以恨他又不杀他，也正为如此。你虽对佟国维有隙，其实心里也怨朕，以为朕忘了你，是么？”

“奴才不敢！”

康熙叹道：“不敢言是真的，不敢想就未必。小多子呀！你看看这个葫芦。这是当年科布多之役，我们主奴二人突围出来，在戈壁瀚海跋涉时留下来的。就这么一葫芦水，支撑了三天，你喝的马尿，朕喝水；只有一个高粱面窝头，朕掰给你一块，你没舍得吃，吃的是草根，到朕饿极了你又给了朕……”隆科多泪如泉涌，哽了一下，想说什么又说不出。康熙喟然道：“昔日重耳出亡，路上乏粮，他的臣子介子推割股啖君，重耳复位为君，却忘掉了他。你有介子推的风节，朕却不学晋文公！这葫芦打过仗朕就收了起来，漆了黄漆、镀了真金，置之案头时常把玩，却一直没有提你的官，升你的职。不是你差使办得不好，是朕有意压着。一来你能历练些事，二来朕也能看看你的品行器量。昔日从征的你是年岁最小的一个，朕要把你留给子孙用，官升得太大，不成啊！”他说着，已是老泪纵横，隆科多已是哭倒在地下，张廷玉和方苞也自黯然神伤。

“朕今日说透这个，其实就是托孤。”康熙哽咽道，“晋你的职，封你顾命大臣，要你宣布朕的传位遗诏，你思量前后，朕不重你爱你，能这样做？朕……难道连个宣布遗诏的人也寻不来？”

说至此，隆科多已是伏地大恸，浑身抽搐着，颤抖着，一句话也回不出来。康熙拭泪道：“方才说的，是朕成全你。你也要成全朕，你好生做个忠良贤能的名臣，也就不枉了朕栽培你几十年的苦心了。”说罢，他觉得有点气短，略一端息，弛然说道：“朕太劳神了，你们商议吧，朕在这里听着。”隆科多零涕说道：“主子高厚之恩，就是把奴才磨成粉也报答不了。多余的话奴才一句也不说。自今而始，就算奴才死期已至，只有忠贞至死不负圣恩，或可报皇上隆恩万一！”他哭得脸色黄中透白，咽着气起身道：“衡臣大人，灵皋先生，请安排吧。”

张廷玉请隆科多坐了。方苞早抱着半尺厚一沓文卷过来，说道：“这是皇上八年来口授的语录，我已经润色誊清，题名‘圣武纪’。今日交给衡臣，将来由衡臣宣示。”张廷玉见隆科多发怔，忙道：“遗诏共是两份，一份就是‘圣武纪’，略陈皇上一生功业，还有垂示子孙的圣训；一份是传位遗诏，由你宣读，和张五哥德楞泰会同开阅……”

三个人喁喁而谈，康熙起先还闭目静听。渐渐地，声音变得浑浊而遥远，他沉沉睡着了……

隆科多回到步军统领衙门，已过酉正时牌。早晨到现在只吃了一顿饭，但他却半点不饿。这骤然加在身上的使命，火一样焚烧着他，满腹的激动、兴奋、喜悦、企望，还带着一丝怅惘和哀伤，全然无法解释，无法平静。趿着鞋在签押房里踱了几步，叫过书房军务笔帖式来说道：“我写两份手谕，你这就发出去。”说罢走至案前提笔疾书：

着中军护营接管原卫戍朝阳门、齐化门、东直门十棚正蓝旗驻守军士。此令！

想了想又写了一张：

调宣武门内绿营移防北安定门。此令！

“明白。”那笔帖式接了手谕，说道：“卑职这就去办——请军门示下，朝阳门原驻军移防何处？”

“你告诉他们马管带，”隆科多冷冰冰说道，“不要惊动城里百姓。后半夜带东三门兵士进城，护卫我的中军。所有调防军队，不得惊扰百姓！”

“喳！”

那笔帖式答应一声，还没出门，便听外头有人禀：“礼部员外郎党逢恩请见。”党逢恩是九阿哥胤禩门下，又是自己老上司党务礼的公子，平素极来往得熟稔的。隆科多略一沉吟，说道：“你先把手谕留下，半个时辰后来取——请党先生！”

一时便听脚步橐橐，党逢恩布鞋青襟飘然而入。隆科多笑道：“什么风吹得你来？你是越活越潇洒了！这五绺长髯真叫人羡慕，换了道装，活脱一个吕洞宾！”

“我是夜猫子进宅，无事不来哟！”党逢恩嘻嘻笑道，进来入座。两个人寒暄笑语几句，隆科多便命人回避了，笑问：“八爷叫你来的？”党逢恩端着茶碗沉吟片刻，说道：“是九爷。昨天晚上九爷和八爷合计了一夜，叫我来问你个实底儿。”

隆科多佯装一怔，说道：“有什么合计的？上次你来，我已经说过，

九门提督府不用操心么？”

“八爷如今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党逢恩温文尔雅地起身来，迈着方步沉思着道：“丰台大营管畅春园，你管九城。到时候一声动手，城里所有亲王、贝勒贝子府由你护持控制。怕的是有人先发制人，所以八爷府的护卫重担就要落在你老兄肩头。丰台大营十三爷的部旧不少，如果成文运弹压不住，恐怕还得动用你的人马。”

隆科多松弛地向后一靠，格格笑道：“好大的东风！我也直说了，我的兵不能出城。否则，二十几家城里的王爷府就难以控制。就是八爷亲自召见，我也只能这样说！”

“很好！”党逢恩坐了回去，“八爷也虑到这里。你既忠于八爷，万一丰台兵变，怎么办？八爷叫我问问你。”隆科多微笑道：“不会有那种事。万一出事，还有西山锐健营呢！我今夜已下令，调我的中军保护八爷，调绿营兵控制四爷。只要八爷在我这里，丰台闹塌了天，他们一兵一卒休想进城！”说罢将两份手谕就桌上推给党逢恩。

党逢恩看了看手谕，背着灯烛，他眼睛鬼火似的灼然生光：“你真是角色！明晚九爷十爷请你面谈。已经内定，你是兵部尚书！”

“兵部尚书！”隆科多几乎笑出来，忍住了，霍地起身道：“你禀九爷。官，我是不要的。但愿我家佟老爷子当政，少挤对我一点，足感厚爱了！”

送客出去，隆科多看了看案上两封手谕，脸上露出一丝冷笑，大声道：“来人！”

第五十回 邬思道当机决大事 康熙帝寿终赴泉台

连冬起九，算是进入岁终。北京人最讲究过冬至，有“冬至大如年”的说头。年年此时媳妇归宁的要赶回婆家，迎喜神、做节饭、包饺子，砧板剁得通街山响，亲朋好友提筐携盒，骑驴的、坐车的、乘轿的、步行的不绝于道，互相馈赠点心食物，最是红火热闹的一个节。但康熙六十一年恰遇了严寒多雪，似乎交十月以来天就没怎么晴过。狂暴的西北风卷着雪，一团团、一块块，裹着、旋着、飘着，没完没了的只是下，人们能不出门就不出门，能不走动便不走动了。只苦了一等小买卖人家，做饴糖的、卖冬春米的、酿窖花酒的、送乳酪的、起荡鱼的，街上连个鬼影子也不见，哪来的生意？老年人都说：“这是天在哭，康熙老佛爷要归西了，普天之下要戴孝。”

内廷里日甚一日传出的消息也是如此，康熙眼见是不中用了，时厥时醒，已经完全不能理事。畅春园附近的寺院客舍，挤满了六部尚书郎官、各省总督、巡抚和被雪隔在京师的外任府县，都住在专为他们搭起的帐篷内，日日进去请安，日日见不着皇帝，里里外外随时能见康熙的，只有一个张廷玉。他已经熬得又干又瘦，眼圈发黑，失去了平日谈吐从容的气度，说话又急又快，走路都飘飘忽忽。十一月十三日，张廷玉在康熙书房里接见了几个外省大员，站着交代了几句急务，又道：“兄弟忙，少陪了。诸位老兄暂且不必回去，皇上稍安，不定还有什么旨意呢！”说罢又到韵松轩来。

胤祉、胤祐、胤禩、胤禔、胤□、胤禔、胤禩七个皇阿哥都坐在里头，见张廷玉进来，忙都站起身来。胤祉问道：“衡臣，有旨意？”张廷玉眼睛在屋里扫了一周，问道：“四爷呢？”胤□笑道：“你是忙糊涂了。他不是到天坛给万岁祈福去了？”

“我知道，不过也该来了。”张廷玉掏出表看了看，趑趄出门外，一脚踏在石阶上，招手叫过一个太监，吩咐道：“你叫户部尚书过两刻来见我。”这才转身进来，说道：“万岁方才有旨意，这么大的雪，叫户部发粮给顺天府，周济贫寒无食的人家，要挨户看到。还说，要从海关厘金里出三百万银子从暹罗国买米，他们那里今年米贱。十四爷那边催军粮，也得赶紧发……这个时候，还有人请示给官员们加火耗；真成了乱蜂螫头了！”

胤禩笑道：“这么多天，我们都是在澹宁居外磕个头就回去，心里真是不安。今儿这么多旨意，想着阿玛精神必是好得多了……”胤□也道：“就是！我也想见见皇阿玛！”接着，胤禔、胤禩几个阿哥也都请张廷玉代转，要请见皇帝。

“今儿叫爷们如愿。”张廷玉勉强笑道，“皇上有旨，请你们进去

呢！”

胤禩心里一阵兴奋，站起身来，但随即就迟疑了。外头一切停当，成文运已将丰台驻军所有将弁集中起来，只等康熙一咽气就可动手包围畅春园，隆科多两万兵马，控制紫禁城毫无困难。此时见康熙，能讨个实情是好的。但胤禩胤□都在，万一出事，里头通不出信儿，外头无人指挥可怎么好？想着，便见邢年过来，催促道：“主子叫各位爷过去呢！”胤禩便道：“这里只有七个爷，咱们等等，阿哥爷们传齐了再进去。这么冷的天儿，人来人往的，万岁冒了风不是小事。”

“走吧。”张廷玉似笑不笑地看看胤祉，说，“三爷，你打头，别的爷顺序跟着。”他素来温和执中，今儿口气却专横得毫无商量余地。

胤禩只好跟在后边走，刹那间，他心中升起一种大事临头的不祥之感，脸色变得异常苍白，张皇着看时，见金玉泽和党逢恩翁婿二人在平烟亭下说话，忙叫过党逢恩道：“你告诉我府里何柱儿一声，我们要见驾，午饭给我送进来。”张廷玉在前回头道：“不用了，御膳房侍候着呢！”胤禩使了个眼色，又点点头，自去了。

自过十月节，隆科多换防，邬思道和四贝勒府所有幕僚护卫便暗地迁到了十七阿哥胤礼府。周用诚和书房的人陪着胤禩在天坛设祭，十七阿哥去锐健营也不在家，文觉、性音和邬思道正在胤礼的西花厅围炉聚谈。几个人都连夜失眠，看上去十分憔悴，仍旧毫无睡意。几天来内廷传过来的都是谣言，反过来掉过去不知已经剖析了多少遍，话题都说泛了。邬思道虽撑得住，却只坐在火炉边，用火箸不停地拨弄着炭灰，看得出他心中也极为紧张不安。正闷坐着，胤禩和周用诚在雪地里打马飞奔而来，直到花厅门前，主仆才呵着热气下来，已是一头一臉的雪。性音文觉“噤”地站起身来，说道：“四爷！有信儿么？”

“有。”胤禩脱了斗篷进来，舒了一口气坐下，他的眼圈也是熬得发红，神气间却显得毫无倦容：“今儿万岁要传见所有阿哥。老八他们已经进去了。方才传旨，我说来约十七阿哥，和你们商议一下。胤礼还没回来？这倒霉天气！”

邬思道目光陡地一亮，随即垂下眼睑，喃喃道：“所有？所有阿哥……何必要一齐都见？——四爷，不要埋怨天气，这场雪恐怕是天赐你的！”

“唔？”

“不下雪，万岁一定要回紫禁城。”邬思道仰天吁了一口气，“他回极乐世界，怎么会在那个行宫里？隆科多在城里这么多兵马。万一他是八爷的死党，四爷你还得设法逃出去呢！”文觉点点头，说道：“且说现在吧，万岁叫爷们进去，不知是什么意思？四爷不妨回他们一声。十七爷没回来，等回来了一同进去，拖一拖时辰瞧！唉……竟到了这地步儿。时辰要一刻一瞬地把握着！”邬思道冷笑一声，说道：“和尚！四爷一定

要去！你难道看不出，今日已到最后关头？万岁要宣遗诏了！”

众人都吓了一跳，愕然注视着邬思道。

“除了宣遗诏，有何必要召见所有阿哥？”邬思道脸色白中透青，咬着牙从齿缝里说道，“四爷如不在场，不怕八爷挟天子令诸侯？一道矫诏下来赐死，四爷奉诏还是不奉诏？”

几句话说得屋里人寒毛直炸，胤禛一下子站起身来，说道：“我这就去！十七爷回来，叫他快点去。”

“十七爷去做什么？”邬思道突然大笑道，“叫人家一锅烩了么？四爷，把你祭天用的钦差关防留下，你放心去。过了申时你没有手谕也不见人，叫十七爷带上关防放出十三爷，我们在外头就要大动干戈了！”胤禛取出那张盖有书房关防和康熙“体元主人”小玺的钦差关防，伸手要递，却又缩了回来：这一步踩出去，再想回头比登天还难！从不犹豫的胤禛。脸白得像纸一样，目光变得恍恍惚惚，两条腿直发软。

邬思道深邃的目光盯着胤禛，说道：“时至而疑，临事而畏则祸不旋踵！天与弗取反受其咎——四爷，这个时候犯嘀咕，别人得手，欲做富家翁而不能！”胤禛紧紧咬着牙关，蹙眉略一沉思，说道：“好！鱼死网破就是这一遭！我不是犯迟疑，一来事体太大；二来不知是否真的传遗诏；三来若不传位于我，此举极险。我不能不多想想！”邬思道仰望着天，看着无边无际纷纷扬扬的大雪，许久才道：“四爷命系于天，我断不误四爷！万岁久病之躯，已数月不能接见大臣，今日突然召见所有阿哥，定然是大限已到！此时离申时还有两个半时辰，若是见见就出来，我们仍旧按兵不动待机行事。四爷，你珍重，你放心去！”

“好！”胤禛胸脯起伏着，深深呼吸一口清冽的寒气，再没有说话，抬起脚便走向混混沌沌的大雪中。

胤禛去后小半个时辰，胤礼骑马回来，见屋里几个人木雕泥塑似的一个个端坐不语，茶吊子上的水翻花大滚也无人理会，不禁笑道：“我这是进了吕祖庙么？你们这群肉身菩萨，这好的雪天，不步雪咏梅，都在这里参禅面壁！告诉你们，西山锐健营的事已经妥了，他们答应，丰台大营有异动，锐健营要拔营进驻畅春园，勤王护驾，全听我的调遣！”屋子里气氛原来紧张得透不过气来，经他这一搅，顿时活泛起来。邬思道将方才与胤禛的一番计议详说了，又道：“我们都在等着您回来呢！最要紧的是丰台大营，这里的兵指挥得动，一切主权操之于我。锐健营既然也肯听命于我，那更好了！”胤礼笑道：“好是好，耗了我多少精神！三十万家底抖落得精光，我真的是个穷光蛋阿哥了！”

“三百万也值！”性音嘻嘻笑道，“十七爷破产为国，至少挣一顶郡王帽子！”邬思道轻松地笑道：“眼下是无事可作了，净等申时吧！十七爷再穷，也得管我们一顿饭了。”说得众人都笑了，胤礼便一迭连声传饭。

按邬思道的设想，胤禛去听遗诏，出来至少也要过了未时。不料饭没吃完，棉帘“唿”地一响，胤禛带着一阵寒风闯了进来。众人都是一怔，看着胤禛青白不定的脸，都愣住了。半晌，邬思道才问道：“四爷，莫非我料事不准？”

“皇阿玛……不中用了！”胤禛大约骑马跑得太快，浑身冻僵了，在暖融融的花厅里，良久才回过神来，颤声说道：“已经有遗命，传位于我！”

所有的人都霍地站起身来，邬思道艰难地架起拐杖，目光炯炯盯着胤禛：“四爷，诏书呢！”

“在乾清宫正大光明匾额后珍藏，已经命新任上书房大臣隆科多去取。”

“隆科多！？”

“还有张五哥和德楞泰监视读诏！”

“八爷呢？”

“他们都在万岁寝宫听宣遗命，等候传位诏书。”

“四爷您……”

“我奉圣命，释放胤禔、胤礽、胤祥，飞速进园见皇上最后一面！”

邬思道听得眼睛陡然一亮，忘情间双拐一丢几乎摔倒在地，慌得性音忙一把扶住。邬思道激动得声音都变得嘶哑了：“万岁真命世之雄杰，圣明！”陡地一回神，厉声道：“此时大局不定，非坐等成功之时，稍有疏忽，一夫倡乱，万夫齐应，就有遗命，难抗八爷势大。眼下最要紧的，头一件要护好四爷，四爷和十七爷府里男丁要全部出动充作侍卫近卫；第二件，十七爷立刻带上关防去放十三爷，宣明圣旨，掌握丰台大营；第三件，请弘时弘历弘昼三位世子带上十七爷的手令，去西山锐健营，万一丰台大营不奉诏，就带兵进国！”

“不用带那个关防了。”胤禛从怀中取出一枝令箭递给文觉，“有这个东西，省我们多少事！胤祥那里我去。大哥二哥请十七弟代劳一下就是了。”文觉接过看时，是九寸五分长一枝令箭，却是黄金锻铸，还带着胤禛的体温，上头刻着“如朕亲临”四个字，沉甸甸亮晃晃，显示着它至高无上的权力。想着，文觉说道：“此时一刻千金，大阿哥二阿哥那里不要耗时辰。我们先办大事。”邬思道立即附和，说道：“和尚这话对极！四爷你去放了十三爷，只管回去听宣传位遗诏，有十三爷和十七爷在外头，万事支应得！”

众人从惊喜中清醒过来，一阵紧急磋商，性音周用诚带两府人马跟

随胤禛，其余人分头通知，忙了好一阵，总算停当。

胤禛率两府人马冒着漫天大雪来到十三贝勒府，凭着那枝令箭，一点麻烦也没有就遣散了内务府的看守人，自带着性音大踏步进来。

“四哥！”胤祥敞着堂门，正和乔姐阿兰围炉烫酒，唱曲儿赏雪，蓦地见胤禛全挂子亲王装束闯进来，情知出了大事，“唿”地站起身来说道：“有事么？”

胤禛精神抖擞，站在雪地里点点头，上下打量着胤祥，徐徐说道：“有旨意。”说罢径自拾级而上南面立定，取出那枝令箭当胸抱着。胤祥忙趋步而下，就雪地里跪了，叩头道：“请四哥宣旨！”“万岁思念你。”胤禛盯了阿兰乔姐一眼，慢吞吞说道，“特命我宣你见驾！”

“万岁！”胤祥双手据地，直愣愣盯着胤禛，“真的？皇阿玛他……”他的嘴唇急剧抽动几下，不知是因为冷还是激动，浑身都在剧烈地抖着，憋了好一阵，才发出一阵似哭似笑尖锐嘶哑的嚎叫：“万岁爷……你还记得十三阿哥……嗒嗒……呜……”胤禛惊得后退一步，这凄厉的哭声和着呼啸的北风，听得他浑身发痒，良久才道：“你停下！这是什么时分？有泪以后再流！走，到倚云阁，我有事要交代！”

阿兰和乔姐对视一眼，两个人脸色都是异常苍白。见兄弟二人要走，阿兰勉强笑道：“天冷，爷们要办大事，好歹吃我们一杯钱行酒……”说着便去斟酒，乔姐儿忙用盘子端了过来，不知怎的，她的双手抖得厉害，一边敬酒请胤禛胤祥吃，颤声说道：“往后十三爷又不得闲了，未必能吃我们的酒了。只要能念起我们跟着你苦熬这十年，也不枉了我们主仆一场了！”

“你们这都是什么话！”胤祥笑道，“我又不是发配乌喇打牲，何必婆婆妈妈地嚼舌？”说罢和胤禛一径向花园里走。胤禛回头看时，见阿兰和乔姐儿都在雪地里跪着，怅怅望着这边，遂笑道：“人之势利心真无药可医。昔日苏秦落魄，妻不下机嫂不造饭，待到一身挂九国相印，妻嫂释伏道旁，望尘行礼。”胤祥却不理睬，默默带着胤禛和周用诚上了倚云阁，请胤禛坐了，方道：“四哥，入门不问荣枯事，但见容颜便得知。朝里必定出了塌天大事，你是矫诏来放我的，是么？有什么吩咐，你就说吧！”

胤禛阴寒的目光扫视了一眼阁外的雪景，说道：“万岁要最后见你一面，大约难过今日了。不过，我不是矫诏，确是奉旨见你。我已经亲耳听到，万岁要将大宝传给我。兄弟，事虽如此，八阿哥势力狼蹲虎踞令人胆寒，你得助我一臂之力！”说罢便将畅春园的情形和在十七阿哥府的计议备细讲了。“如今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万岁扣住他们，单放我出来，就是因为怕我控不住局面……”胤祥未及说话，楼梯一阵急响，抬头看时，竟是鄂伦岱，不禁大吃一惊，厉声问道：“你来做什么？”胤禛忙笑着解说：“鄂伦岱如今是明白过来了，老八几乎没把他治死！”

“四爷十三爷，”鄂伦岱顾不得请安，急急说道，“我从天坛赶来。内廷有旨，火速叫四爷进去！”

“好！”胤祥刷地立起身来，“事不宜迟，我们立刻分头办事！”说着便下楼，一眼见贾平气喘吁吁地赶来，结结巴巴说道：“十……十三爷……阿兰乔姐她们……”方气喘间，胤祥格格笑道：“她们是奸细，你是好人么？你这吃里扒外的混账，九爷给你什么好处，甘心在我这里卧底？以为我不知道？天道好还，报应不爽，爷心里明白着呢！这会子献殷勤，迟了！”猝不及防间，回身猛地拔出鄂伦岱腰间佩剑，反手一挺直插贾平肋间，那贾平惨嚎一声，一个倒栽葱摔下楼梯，一句话也没说就伸了腿，血汨汨流出一大摊来。胤禛和周用诚唬得一怔，半日都回不过神，鄂伦岱诧异地问道：“十三爷，这是怎么回事？”胤祥在靴底蹭干了剑上的血，说道：“这叫开门红。先拿内奸祭刀，图个吉利。走，宰那两个狐狸精去！”

胤禛跟在他后头，兀自头晕目眩腿脚发软，心头突突乱跳，压着慌乱，笑道：“吾弟真乃大英雄大丈夫！”胤祥提着剑，踩得积雪咯吱咯吱响，头也不回说道：“英雄丈夫说不上，我是拼命十三郎！此刻千钧一发，性命呼吸之间，岂容儿女私情？留着她们去朝阳门外报信么？”

但阿兰和乔姐已经用不着胤祥动手了。一行四人赶回堂前，远远看着便觉不对，残酒尚在，炉火仍留，却不见一个人影儿。胤祥抢上阶，便见水磨青砖地下，阿兰和乔姐一东一西蜷缩石地，扶起脉搏，阿兰已是气绝，乔姐儿自蠕动，见胤祥进来，闪开昏眊的眼睛，微声说道：“我们两个好……薄命……”脸一歪，去了。

胤祥手中的剑“当”地落在地下。

胤禛一刻也没停，和胤祥出来，在门口会合了十七阿哥，立即飞骑赶回畅春园。一进穷庐，便见刘铁成迎出来，说道：“张中堂正在宣遗诏，请爷快进去！”胤禛见武武当门坐在门洞一椅子上，一动不动盯着穷庐正殿，心下暗自掂掇：真是忠臣，原来是他亲自把守！脚步不停忙忙赶进来，脱了油衣跪了静听张廷玉琅琅宣读：“……我国家肇极北方，托赖列祖列宗宏谟烈勋，抚有华夏，即为天下之共主。不宜以夷狄族种，遂忘上天托付之重，各部满汉，皆当视为一体……”胤禛满以为遗诏早已宣完了的，眼见张廷玉读得唇焦舌燥，兀自没完没了，偷眼看了看榻上一动不动的康熙，忍不住问挨身的胤祉：“三哥，遗诏还没宣读完？”

“这是方苞的手笔。”胤祉挪动了一下跪得发麻的双腿，轻声冷笑道：“这哪里是遗诏！竟是一部《国语》、《左传》！”胤禛想着胤祥在外头不知怎样大动干戈，心头打着鼓，没有理会胤祉，耐着性子听下去，暗自看胤禩等人，都是一副神不守舍的样子，渐渐地，倒定下了心。

冗长的遗诏终于读完了，下面跪着的十九个皇阿哥连同读诏的张廷

玉都松了一口气，把目光盯向昏昏沉沉仰卧着的康熙，等着他发话。但康熙只翕动了一下嘴唇，什么也没说，似乎连睁眼的力气也没了。张廷玉轻轻叹息一声，说道：“可都听明白了？”

“明白是明白了。”跪在第二排的胤禔乍着胆子道，“这么长的诏书，还该将继位的事说清楚。到底万岁传位给谁呢？”

胤禔觉得头“嗡”地一响，心立即提起老高。方才康熙确曾说过传位给自己的话，却不是当面讲的，是自己辞别出来，在廊下听康熙说：“你们不是要知道传位给谁么？朕不瞒你们了，就是方才奉旨去赦胤禔胤礽胤祥的四阿哥！”如今手无凭据，十阿哥当场发难，康熙已奄奄一息无力处置，该怎么办好？

“畜生……可恶……”康熙的喉结动了一下咕哝了一句，吃力地侧转身，浑浊的眼睛盯着胤禔，只是说不出话。

胤禔一脸假笑，说道：“阿玛当心身子骨儿，别生气，老十问的是。既是遗诏，理应说说嗣位的大事嘛！”康熙咬着牙，一脸狞笑，仿佛聚集着最后的力量，半日才道：“传！传四……四阿哥……”

“儿臣在！”胤禔激动得一挺身，膝行一步大声答道。

“四哥真是自作多情，”胤禔哧地一笑，“没听皇上要传的是十四阿哥？阿玛真圣明，十四阿哥文才武略都是出尖儿的，大清有福啊！”胤禔平静地一笑，说道：“我不知道传我做什么，只知道皇上传的是我——阿玛，您有什么旨意？”胤禔见康熙神色大变，已全然不能说话，因见胤禔目光威逼下竟自有点气馁，顶上一句说道：“人人都听见了，皇上要传十四阿哥！”

胤禔见胤禔支持自己，勇气大增，竟也跪前一步，叩头道：“皇上不要理四哥，他是昏了头了！十四阿哥在肃州，正日夜兼程赶回来给您请安。有什么话怕来不及说，皇上您只管吩咐，乱臣贼子们作不了反！”

“你……你好……”康熙牙关一咬，竟“唿”地坐了起来，指着胤禔浑身乱抖。半日，抓起枕边念珠砸了过去，眼前一黑，就什么也不知道了……

第五十一回 丰台营胤祥夺兵权 畅春园雍正登大宝

殿内立时大乱，阿哥们全都站起来，有的哭，有的叫，有的做张做智要参汤传御医。其实御医们早一拥而入，围着康熙急救，有的行针，有的掐人中虎口，有的吸痰……半晌，扶脉的医生松开了康熙的手，呆滞的目光盯着张廷玉，哭着道：“万岁爷……驾崩了！”顿时，殿内殿外齐哭乱嚎，越发乱成一团。

张廷玉跟着哭了一阵，突然惊觉：我是这里唯一的宰相，怎么这样把持不定，旋镇定下来，款款说道：“各位阿哥节哀，跪回原位，廷玉奉大行皇帝遗命善后。眼下要先定大事。”话音甫落，哭声立止。张廷玉看着这群道貌岸然的“爷”，心里恨极，却不理会，吩咐太监将殿中炉火撤去，方道：“少安毋躁。皇上传位遗诏在乾清宫。新任上书房大臣隆科多会同侍卫，已经取去了，少时就来。”

“张廷玉，你要欺君乱政么？”胤□梗着脖子问道，“方才万岁亲口说传位十四阿哥，哪里又来的传位遗诏？”十六阿哥胤禄接口说道：“十哥，我怎么没听见传位的话？”胤□掉头说道：“你没听见是你聋！对了，你出了名儿的十六聋！”

“十四阿哥！”

“四阿哥！”

“胡扯！”

“放屁！”

立时又是一阵乱嘈。胤禛心乱如麻，惦记着胤祥胤礼，又想着隆科多，盼他来，又有点怕他来。正胡思乱想间，最小的皇阿哥胤祕操着清亮的童音大叫：“这是什么地方，叫喊什么？烦死人了！我听得清楚，皇上明说是传位给四阿哥的！”

“呸！”胤□回头啐道，“六岁的吃屎娃娃，回家寻你乳母吃奶去！”胤祕瞪着黑豆似的眼反唇道：“秤砣儿小能压千斤，麦秸垛大压不死老鼠！曹冲六岁称象，孔融七岁让梨，甘罗十二为相，你读过书没有？”

胤禛惊异地盯了一眼貂衣小裘的胤祕，自己平日没给过这幼弟一丁点的好处，他竟能仗义执言！刹那间，他心中升起一种知己之感。这时，胤祥气宇轩昂大踏步进来，脚下马刺碰得佩剑丁当作响，径自当门站定。他的陡然出现，噤得多少人都不言声。只有胤祉还在说：“老四方

才也在，万岁没说清，他也没认。现在有遗诏，自然按遗诏办……”

胤祥是从丰台大营赶来的。

丰台大营的提督成文运接到何柱儿传来的口谕，命他率领全军至畅春园勤王。他把文武将佐都叫到中军，却犯了迟疑。八阿哥连个字条儿也没有，自己全盘儿担这个干系，实在太吓人。文武百官都在畅春园，顶头上司见他举事，问他“勤哪门子王？我怎么不知道？”向他要勘合凭据，怎么对答？九门提督是什么主意？离城那么近，万一抢先把阿哥们劫持进城，三万人师出无名，粮饷无着，困于冰天雪地的坚城之下，只消张廷玉登城一呼，自己立即就得碎尸万段！最要命的是，连何柱儿也不知道康熙是死了还是活着。万一活着，稍一露面，一口气就能把自己吹为灰烬……正想着，戈什哈进来禀说，十七阿哥和鄂伦岱一齐来了。十七阿哥他不知道，鄂伦岱是八阿哥的人他却清清楚楚，不由精神一振，忙把胤礼迎进来，直让进后堂，笑道：“爷和军门这阵子来，我真没想到！”说着，询问地看了看胤礼。

“这个天儿才助人的雅兴。”胤礼笑着坐了，接过茶啜了一口道：“好香，好暖和！——三哥是爱踏雪寻梅，十四哥说他喜欢‘骑驴冲雪过剑门’这样的意境儿。其实我们兄弟没个不爱雪的。我今儿带鄂伦岱去西山打猎，兴头得很，在山洞子里捉了许多野鸡！从你这过，讨杯茶吃！”说着，便讲怎样捉狐，如何射兔，在洞子里点火捉野鸡，竟是滔滔不绝，一边说，一边快活地大笑。鄂伦岱没想到这个年轻皇子如此能编谎，没影儿的事说得活灵活现，忍不住也笑，又道：“方才我们过来，见你那群老行伍们都在正厅里，要会议什么事么？”

成文运一怔，这才知道他们不是奉八阿哥命来的，心里盼着他们快走，因支吾道：“白尔赫他们昨儿说，粮不多了，这么大的雪运不来，我召集他们议一下，各营抽出精壮人马运粮……”正说着，便听前头厅中一阵鼓噪，隐隐传来“万岁”的呼声，成文运不禁一怔：“前头是怎么了？”胤礼便知胤祥已经得手，遂笑道：“我也不知道。听声音像什么人传旨——走，瞧瞧去！”三个人急急赶到前头，成文运不禁愣住了。正中桌上供着一枝黄金令箭，前头案上香烟缭绕，自己的将印不翼而飞，令箭盒子也杳然无踪，几十个军官都跪在大厅中。十三阿哥穿着团龙褂，腰系黄带子，悬着宝剑，一脚踏在虎皮椅上正在点拨差事：

“白尔赫许远志两名副将各带原部人马移防通州；阿鲁泰殷富贵张雨三位参将进驻畅春园——”胤祥旁若无人，指着毕力塔道：“你是死人堆里爬出来的，两世为人了！十年前我就想抬举你，有人说你十八般武艺件件稀松。今儿爷提升你副将，给你个好差使，好歹你给爷挣回这个脸来！”

毕力塔脸涨得血红，“喳”地答应一声跪前一步道：“请爷发令！”

“把白云观给我剿了！”胤祥咬着牙关，凶狠地说道，“庙中妖道要一

体擒拿，走了张德明一干正犯，提着你的头来见爷！”

“喳！”

“慢！”

成文运又惊又气，浑身直抖，直到此时方回过神，看了一眼一脸奸笑的胤礼，心中中计，跨前一步拦住道：“十三爷，我都听糊涂了，怎么满帐里都是副将参将？又是谁派十三爷来行令调防军队的？”胤祥冷冰冰横了一眼成文运，问鄂伦岱：“这个妨害军务的家伙是谁？我怎么不认得？”鄂伦岱一脸不屑的神气，答道：“二等虾，丰台提督成文运！”

“你就是丰台提督？”胤祥格格一笑，倏地又敛了笑容，“从现在起，你不是了！革去你的职衔，随军行动，巴结得好，十三爷一高兴，没准顶子还给你。”成文运看着这个傲慢的皇阿哥，心里不禁一寒，但他与胤祺歃血之盟，关系九族身家性命，被胤祥三下五去二就剥了兵权，如何甘心？这两个阿哥突然出现，也足证畅春园已出大事，荣枯存亡决于瞬息，他不能不挺身硬挡，遂冷笑道：“十三爷怕是越权行事了，我是特旨简任提督，不奉旨就罢官？再说，您想罢就罢，想复就复，不是拿朝廷当儿戏？”

“老子没工夫和你嚼舌，你这混账王八蛋！睁开眼瞧瞧——”胤祥勃然变色，指着正中供着的令箭大喝道：“爷代天行令，就是亲王见了也要低眉折腰！凭你见我跪，爷就革你的职！万岁命我便宜行事，你奉诏行事，办得好，爷自然有权复你的职！给脸不要脸，不识抬举！”

成文运横下心来，咽了一口唾沫，说道：“十三爷，别的不讲，你点兵进驻禁苑做什么？”

“勤王护驾！”

“勤哪家王，护谁的驾？”

“勤雍亲王，护当今驾！”

“我是主官，为什么撇开我？”

“我说过，你已经不是主官！”

成文运仰天大笑：“十三爷真能取笑，这是唱戏么？成某不敢奉命！——各位暂且回营，没有我的将令，谁敢出营，就地正法！”

“你是什么东西，敢抗旨不遵？”胤祥大怒，“啪”地一击案，咆哮道：“——这令箭是假的？十三贝勒十七贝子是假的？这些畅春园的太监是假的？”他红着眼，饿狼似的盯着成文运：“不识字也摸摸招牌，老子御赐封号‘拼命十三郎’！别说老子立得直行得正，堂堂正大奉诏到此，

单凭你冲我这疯狗模样，爷就敢屠了你！啊哈！你发抖了不是？害怕了不是？你说爷敢不敢？你说爷敢不敢？”他闷声吼着，震得大厅嗡嗡响。所有的人都木雕泥塑般跪着，吓得面无人色。

成文运两腿直抖，想想不能示弱，煞白着脸挥手道：“十三爷疯迷了，不要听他的！回去听令！”

“鄂伦岱！”胤祥嗓门声震屋瓦，“你给爷割了他！”

“喳！”

鄂伦岱答应一声，笑道：“跟十三爷做事真是妙极——”笑着“噌”地拔出剑，不由分说，从成文运胯间猛地一刺，那剑早直透出去……成文运惨嚎一声顿时气绝。

“还有不奉诏的么？”胤祥狞笑着据案而立，问道。良久，见无人答应，方渐渐气平，拔出令箭说道：“明儿到十三贝勒府支三千两银子抚恤成文运家属——照我方才的命令即刻行事！”

就这样，胤祥来到了穷庐。

张廷玉因见他戴着红缨帽，忙上前哽咽着道：“十三爷，请除了吉服摘下红缨……万岁已经龙驭上宾……”

“是……么？”胤祥早已看清殿内情形，不等张廷玉说已明白了一切，尽管是意料中的事，他还是受到巨大的震撼。他呆呆地看着已经移辇的康熙，半张着口，梦游人似的走近了，轻轻揭开蒙面纸。

康熙皇帝仿佛睡着了似的，脸颊上还略带潮红，比起十年前，只显得瘦了些，颧骨高高的，下巴上的皱纹隐在修长洁白的胡须下，一点也看不出。他静静地躺着，似乎只要轻声喊一声“阿玛”立时就能起来说话理事。胤祥蓦地想起幼年，一次在毓庆宫临帖，自己的字被师傅勒了红，恰康熙进来，把手教他运笔，还说：“你娘是蒙古人，写的一笔颜书连熊赐履都夸奖。朕的字也很看得过，你不要堕了志气……”而今，这个叫人又敬又怕的严父竟一去不归，再也不能……他浑身的热血鼓荡冲击着，燥热得血管都要爆裂开来。突然，他张开双臂，拥抱住一动不动的康熙，发出一阵撕心裂肺的嚎叫：

“阿玛阿玛！您醒醒儿……啊！儿子不孝，没侍候过您一天……儿没福……临去也没见您老人家一面。您醒醒……您为什么不理我……啊……嗬嗬……我练了十年字，写了整整十柜子，都是叫您看的……您……起来看看吧……我的阿玛……呜……”

众人方才住哭，经他这一引逗，无论真心假意，一齐大放悲声。张廷玉因劝不住阿哥们唇枪舌剑，正在焦急，正好趁着机会陪着痛哭了一场，一眼看见隆科多在张五哥和德楞泰陪同下进来，便起身收泪，说

道：“止哀！上书房大臣，钦差宣诏使臣隆科多已经到了。请爷们跪好听命！”

隆科多戎装佩剑昂然入内，铁青着脸扫视一眼众人，走近康熙床，默默行了三跪九叩大礼。胤祥暗自拿着主意，装着无意向门口靠了半步——只要旨意不是胤禩承位，他就立即夺路杀出畅春园！

“各位阿哥，隆科多奉旨布达大行皇帝传位遗诏！”

一阵窸窸窣窣，隆科多展开诏书。他脸上毫无表情，避开胤禩等人期待、热烈的目光，徐徐读道：“皇四子胤禩人品贵重，深肖朕躬，必能克承大统。着传位于皇四子胤禩——钦此！”

殿中寂无人声，哨风卷着雪扑进没有炉火的大殿，袭得人人心里发噤身上打颤，连外头大雪沙沙落下的声音都听得见。许久，胤禩小声咕哝了一句：“这真奇了！皇上明明说传位十四阿哥嘛！”胤禩僵直着身子，愤怒得眼中火星迸射，死盯着隆科多——他一时拿不定主意，该大闹一场，还是回头再说。

“谢恩，领旨！”胤祥头一个磕下头去。接着胤禩、胤禔、胤祹几个小阿哥也都跟着叩头奉诏。胤祉看一眼木然不语的胤禩，心知如再不吱声，祸不可测，忙也叩头道：“臣胤祉凛遵遗命！”

隆科多因见胤禩胤禔胤祹头似葱笔价矗着，便冷冷问道：“八阿哥九阿哥十阿哥，你们不奉诏么？”“不是不奉诏，”胤禩恨不得一个窝心脚踢死对面这个两面三刀的家伙，强忍着道：“十七阿哥胤礼没到，是否把他找来听旨？”胤祥嘴角闪过一丝狞笑，说道：“胤礼统率丰台大营军马，在园子外宿卫！”胤禩一颗心放下，几乎瘫倒在地，随即就坡打滚，伏地哀恸，哭道：“阿玛阿玛……您在位六十一年，吃尽了苦，受尽了难……这是个什么好去处？叫儿臣来承当这重任，走这没有头的路……阿玛呀……”

“万岁！”隆科多张廷玉一齐上前，扶起哭得发昏的胤禩。张廷玉挪过椅子请他坐，说道：“大行皇帝庙谥独运授您大宝，应以国事为重善摄龙体，宜先定大事，方可一应按制度办理丧事！”胤祥见胤禩一味哭着推辞，霍地起身，按剑瞋目大喝一声：“天无二日，民无二主！今日之事，上有先帝遗命，下有群臣拥戴，万岁何得再辞？！”他转过脸，双目圆睁，用不容置疑的口吻断喝一声：“拜！即行三跪九叩大礼！”

“万岁……”

阿哥们总算叫出了口。

“兄弟们请起！”胤禩拭泪抬手说道，“我本不才，没有想到皇阿玛把这万里江山托付给我。既然到了这一步，只好勉为其难了，盼请三哥和诸位弟弟扶持。”他口气一转，已把“我”换成了“朕”，又道：“目下百事

待理，一时没有头绪。朕想，上书房人手少，得增补几个。三哥八弟才识过人，可进来帮着料理。京师防务暂由十三弟十七弟维持。眼下先把大行皇帝的庙号定下来，再接见园中的大臣——十三弟，你去传旨，叫百官在澹宁居候跪！”

“喳！”胤祥深深叩下头去，“臣，领旨！”

张廷玉见胤禛多少还有点不自然，阿哥们还在懵怔，便率先发言：“皇上的主意很是。奴才以为先帝一生经文纬武，一统寰宇，虽是守成，实同开创。所以应定为仁祖皇帝。”胤禛沉吟着，偏过脸轻声说道：“三哥，你看呢？”

“我朝已有两个‘祖’帝，”胤祉斟酌着词句道，“太祖之后又有太宗、世祖，大行皇帝仁孝性成，天赐睿勇，似乎拟为‘仁宗’较宜。”

胤禩一脑门心事，便挑刺儿道：“‘祖’乃‘始’之意，大行皇帝乃第二代，称祖不妥。不如‘武宗’为好。”隆科多有意要压制胤禩，说道：“明武宗是昏乱之君，主上岂可与他同号？”胤禩一听他说话便气不打一处来，一晒说道：“那就‘世宗’，国祚又长远，儿孙又光鲜，成么？”

张廷玉听着这话，暗含着对新君的挖苦讥讽，生恐皇帝听出来，忙道：“世宗也不甚美，不足以概全。”“张廷玉一派胡言！”胤禔傲然盯着胤禩，大声道：“‘世’字不美，何以置我朝‘世祖’？‘宗’字不美，何以置我朝‘太宗’皇帝？”张廷玉自知失言，顿时满脸通红。

胤禛心里雪亮，不打一个下马威，弟弟们终久不服自己这个皇帝，遂挪动一下身子，说道：“廷玉，把大家拟的都写出来。”张廷玉忙至案边，援笔濡墨疾书几行捧过来。胤禛略一看，说道：“张廷玉说得好，‘名为守成，实同开创’，所以称‘祖’未为不可。大行皇帝一生功业伟大，难于措辞，神化难名曰‘圣’。所以朕意定为‘圣祖’！”竟不待众人再议，从案上取过裁纸刀，向右手手中指轻轻一搪，用血写出“圣祖”二字。

“至于朕的帝号，朕想可以随便些。”胤禛立起身踱了两步，“取个谐音吧，朕名胤禛，叫‘雍正’就是了。其余兄弟们要避讳，一律将‘胤’改为‘允’，叫起来方便，也亲切些。”一抬眼见胤祥进来，便命隆科多：“畅春园是个花园子，大行皇帝的梓宫停在这里欠庄重。一会儿朝会罢，要护送大行皇帝至乾清宫奉安。你去传旨十七阿哥，这大的雪，进城清道的差使交丰台大营。另点三千兵马暂充朕的近卫，会同善捕营御林军，今晚酉时回城。”

“喳！”隆科多忙应一声，又问：“请旨，今晚万岁歇宿大内何宫，奴才好预为筹措。”胤禛抬眼望窗外，轻轻叹息一声，说道：“大内一砖一石一草一木都留着大行皇帝的圣迹，而今仙人去琴在，朕不忍心立刻进宫，将朕的住处雍亲王府，即行晋升行宫。今晚，还回去吧。”又回顾胤禩等人，温声说道：“十五岁以下的弟弟可以退出了。其余的兄弟随朕左右参赞朝务。朕心里悲恸迷乱，一时也离不得你们。”隆科多连声答应

着退了出去。

阿哥们虽不服气，但此时人在矮檐下，谁敢不低头？见他如此专断，心里别扭着，却都伏身叩头：“雍正皇帝万岁！”

“发旨年羹尧，飞马传十四阿哥允禩回京奔丧，可带十名从人验关放行。”胤禩眼中放着灰暗的光，“国家大变，还要严防奸佞小人乘乱作祟。明发诏谕，传令各地方官安守职分，弹压地方。命各州县开仓赈济，有冻死一人饿死一人者，着该地道府监察御史据实参劾——着兵部下牒，将北京九城暂时封闭，天下兵马非奉旨不得擅调一卒！”

几道严诏雷厉风行，胤禩侃侃而言滴水不漏，张廷玉听一句躬身答应一声，走笔疾书。须臾，几封紧急措置诏书便飞递出去。一时隆科多进来，胤禩略一整理衣饰，冷冷说道：“走吧。”

“雍正万岁爷发驾了！”

一声声传呼从穷庐递送出去。

雍正皇帝率领十四个亲王贝勒贝子，冒着大雪牵车推辇，步行护送康熙的灵车回大内，在乾清宫正殿停梓，布置灵堂，安排关防，直忙到深夜才回到雍和宫，只见门神已经封了，九盏硕大无朋的白纱大灯笼挂在门洞倒厦的滴水檐下。九门提督、丰台大营、西山锐健营、善捕营和顺天府的兵按区划分别布防，宿卫毡幕以雍和宫为中心，东西南北护得严严实实，沿街两行三步一哨五步一岗，都是持戈执戟悬弓带刀的卫士。见允祥办事如此周张，胤禩不禁皱了皱眉头，不言声进来，只瞥了瞥满院通明的灯火，径往枫晚亭迤迳而来——尽自下着雪，所有道路的积雪是早已清理了的——邬思道一千人早已候在枫晚亭的檐前廊下了。

“就在家住一晚，天不明我就进去了。”胤禩坐下，吁着寒气，抚着有点浮肿的腿说道：“按理说，孝子苦块守灵，今晚我不该回来。只是乍逢大变，宫里情形不明，回来略住一住，老十三也太费事了，有丰台大营还看不住这么个院子？”邬思道满脸倦容，靠在椅上，似乎有点强打精神，说道：“万岁，是我叫十三爷这么办的。五路人马平素不相统属，共同护驾，十三爷居中指挥，就不至于有意外。这个时候越小心越好！”胤禩点头道：“既是你说的，自然万无一失。”

邬思道靠窗坐着，一阵冷风从缝隙中袭进来，不禁打了个寒颤，忙道：“臣不敢当。万岁一身系天下苍生安危，垂拱驻蹕，原该严谨。”说着看了一眼文觉性音，两个人也都无语。

至此君臣词竭，默然相对。胤禩突然升起一种寂寞感，觉得和周围的人之间有了一堵看不见的高墙。想了想，正要说话，周用诚进来说道：“万岁爷，十七阿哥请见！”“唔。”胤禩看了看怀表，已到子正时分，略一沉思道：“叫他进来。”

“万岁。”邬思道欠身说道，“今非昔比，您不宜善听善见。”胤禩不禁一笑，说道：“话虽如此，十七弟是我心腹兄弟，怎么好给他闭门羹吃？怎么措辞呢？”邬思道轻声叹息一声，对周用诚道：“你回十七爷话。万岁稍息片刻就进宫。有公事请他转告张廷玉处置，要是关防的事，请十三爷处置。要是私事，你就说天子没有私事。万岁，这么回话可成？”

胤禩站起身来点点头，他已经明白那堵墙是什么了。思量半日，无话可说，只叹了一口气，抬脚去了。除了邬思道，连家仆长随都跪地送行。

第五十二回 高鸟已尽良弓宜藏 书生明哲克保全身

循康熙发送孝庄太皇太后的例，天子居丧以日代月，二十七天后期满，雍正皇帝除服理事。这二十七天中，为防北京肘腋生变，张廷玉隆科多允祥三人无日无夜轮流值差，催促各省督抚修表称贺、吊丧，严令甘、陕、豫、晋、冀各省地方官及时申报迎送大将军王允禩入京情形，北京的允祉、允禩、允禵、允禴则随着新皇帝守灵，寸步不得离开大内，连入厕睡觉都有专设的太监监护。这些人尽自心里怨气冲天，无奈里里外外手脚都捆得死死的，别说商议，就是递个眼色道个寒暄都有多少眼死死盯着，哪里有半分自由？心里叫苦不迭，也只得耐着性子等机会。

允禩在军中接到丧报，原想即刻带兵入京的，但北京城里不但允禩等人，就是自己的门客幕僚、心腹大臣，别说一片纸、一封信，连一句话也没捎出来，京师什么情形竟漆黑一团，实在难以决策，军中粮库中只有六天存粮，发文年羹尧，年羹尧又推给李卫，李卫递进禀帖，说：“军中但有一日断粮，请十四爷行军法斩了奴才。如今天下大雪，粮食只能一天一天往上补给，若要屯粮，也请十四爷杀了奴才，另选高明。”军队一动，要的是金山银山米山面山，如今情形不明，师出无名，又没有存粮，在这漫天大雪中行军，走不出潼关就要饿垮了，怎么敢轻举妄动？甘陕总督、甘肃巡抚衙门三天两头来拜，催问允禩行期，把个允禩催得六神无主，挨了几日，只好遵旨，带了十个人启程，打算到京见了允禩再作商量。这一来耽误了时日，加上雪大路滑，赶到北京时，已是十二月初二，早有礼部一大群司官接着，径直往大内导引，党逢恩虽然也在里头，无奈人多眼杂，二人纵有千言万语，也只能眼色会意而已。当此之时，允禩身不由己，只好在西华门递牌子。

“十四爷！”不一刻工夫，六宫都太监李德全便迎了出来，请安起来便道：“今儿礼成除服，万岁爷方才还念叨您，说路不好，怕您赶不回来。”允禩怔了一下，冷冷说道：“万岁？就是四哥吧？登极大典还没办，就称了万岁？倒真是伶俐人，亏煞了还惦记着我！”李德全一声不敢言语，只默默带着允禩往里走，直到太和门，已离乾清宫不远，李德全实在怕他进去胡说，连累了自己，站住了脚道：“十四爷，奴才受过您的恩，这时辰不能不关照一声。京师情形大局已定，与十四爷离京时大不相同。过几日您就都明白了。当今主子不比先帝，最是心细的，十四爷就有什么心思，往后慢慢和万岁说，打不散的亲兄弟，也就搭开手了……”

允禩知道他的心意，迎着凛冽的寒风，怅怅地望着积雪覆盖的一层层宫阙和扫得纤尘不染的天街，只点了点头，径随李德全入乾清门进乾清宫。但见六十四盏白纱宫灯夹着甬道，乾清宫九楹大殿朱红门墙柱窗

都用白纸糊严了，丹墀上下灵幡纸帐悲风袅袅，大殿上素幔白龕正中金漆楠木棺前，供着康熙的灵位，上写：

合天弘运文武睿哲恭俭宽裕孝敬诚信

功德大成仁皇帝爱新觉罗·玄烨之位

两旁男昭女穆，东边以胤禛为首，挨次跪着允祉、允祺、允祐、允禩、允禔、允□、允祹、允禔、允祥、允禔、允禄、允礼、允祈、允禔、允祹十五个成年阿哥，西边却是雍亲王福晋为首，下头才是康熙的嫔妃，以惠妃纳兰氏为首，马佳氏、郭络罗氏、戴佳氏……什么答应、常在……凡受康熙一幸之恩的都依品级伏身跪着，白汪汪一大片，像是刚举哀不久，兀自满脸啜泣唏嘘之声。李德全急赶一步进来道：

“万岁，大将军王允禔赶回来了！”

允禔走在这白色的世界里，原是恍恍惚惚迷迷离离，好似做梦一般，这一声提醒了他，才知世事变迁，景物依旧人事已非，连自己的名字都变了。仿佛遭到电击，他浑身一颤，清醒过来。陡然间胸膈间一股似气似血、又腥又热的东西涌上来，泪水已经夺眶而出，长嚎一声趋跪而入，不管三七二十一，伏在冰冷的临清金砖地下，双手死命地抠着地，身子痛苦地扭曲着，嘶哑的嗓音惊得满殿人心里起栗：“阿玛！你去了……我好苦……苦啊！你为什么……不等等我……等我……看你一眼……你好狠……我好悔……原本打下拉萨……我就想回来……见你……你为什么不肯……？”

“举哀！”张廷玉听着允禔话中未尽之意，生怕这愣阿哥说出更难听的，忙在旁大喊一声。

于是众人齐声悲嚎，这群人不比允禔，都是哭乏了的，只是干叫，早已没了眼泪。有的捂住脸假哭，有的抠砖缝儿哼哼，有的拖着涎水想心事，待哭声低了补上两声……乱糟糟的，倒也掩了允禔的哭诉。

“十四弟，”许久，哀止之后，胤禛方起身来，由那年扶着到允禔跟前，叹息一声道，“难为这么远的道儿，艰难跋涉，总算赶了回来，先帝在天之灵，必定称你孝道。不过，今儿是除服的日子了，有些大事得赶紧商量。你节哀，朕还有些知心话要和兄弟们讲。”他哽咽了一声叫过张廷玉，吩咐道：“所有女眷，外官内官都退出去。你去传旨给我府的邬思道，我要回去一趟见见大家，然后就移住养心殿，多少军国重务都在等着……”

张廷玉答应着出去了，所有阿哥都跪直了身子，愣愣地看着胤禛，不知他有什么话要说。胤禛满面戚容，头一个月没剃，前额上的头发已寸许来长，看去显得十分憔悴，他苍白着脸来回踱了许久，语气沉重地说道：“……都起来吧，今日只论兄弟，不论君臣……”他仰脸噓了一口气，款款说道：“这个帝位传给我，我是万万没想到。不但我，就是各位

哥哥兄弟、满朝文武，料到有今日的恐怕也很寥寥……”他开篇这几句，无头无尾，似叹似嗟，众人都不知是什么意思，都瞪大了眼睛。

“自古皇帝不长寿，道理很多。”胤禛脸色愈加苍白，“有的是享福太多，子女玉帛将息着，声色狗马淘虚了身子。有的是妄想长生，讨不死药，炼九转丹，反而戕害了性命。所以打祖龙算起，活过七十大寿的皇帝满打满算只有三位。唉……我们都见到的，父皇盛年身子骨儿什么光景？他老人家一生不贪酒色，不爱财帛，不炼丹药，为什么也只活了六十九岁？——这件事我想来想去，是我们爱新觉罗家命中所定！”

胤禛慢慢踱着，看也不看众人一眼，只管娓娓而言：“朱元璋说过，自古胡人无百年之运细思五胡乱华到元朝确是如此情形我们满人只有那么百十万人，入主中原，要不朝乾夕惕惴惴如履薄冰，那就好比在太湖里撒一把胡椒面儿，终究变不成胡椒汤！我们何其艰难！尽着些小心翼翼，早起五更，夜伴明灯地勤政，还有多少阙失难以周全！据我看，圣祖就是为天下苍生、为统御华夏呕心沥血，活活累死了！”

“所以当皇帝是苦事，我们满人当皇帝万是极苦的事！”胤禛瞥一眼兄弟们，无声无息了一下，“论才学，我比不上三哥；论忠厚，我比不上五弟；论识量，八弟是最好的；任艰任烦，要算十三弟；论起行兵布阵，我不及十四弟。因此，选中我入继大统，做这极苦的事，不但没想到，我也不愿做！兄弟们都在这里，一个外人也没。你们谁说我说的是，或者你们谁愿意做这皇帝，今日当众说出来，我让位给他！”

他口似悬河滔滔不绝，像是谈心，又像是劝说，语气中既不乏诚恳，又带着一种巨大的威压，兄弟们都说得目瞪口呆，眼见允祥虎视眈眈注目众人，外头刘铁成张五哥一千侍卫仗剑瞋目挺身而出，哪一个敢作仗马之鸣？

“既然你们不愿，我只好勉为其难。”胤禛皱眉道，“为祖宗大业，我必定宵旰勤政，不负先帝重托。我虽生性认真，但并不刻忌，得饶人处，我也能饶人。只要不怀着异样的心思难为我，怀着不轨之心要怎样怎样，我在政务上有阙失，你们还像从前那样，只管提醒我，辅佐我，不但我知恩感戴，就是阿玛在九泉之下，见我们兄弟和睦，共治天下，他老人家必定也是欢喜的……”说着便掏出手帕拭泪。允祥见他这样，率先起座跪了下去，泣道：“皇上如此重手足情谊，推心置腹，就是石头人也感化了！如今君臣之分已定，我们一定遵皇上圣训，恪尽臣道，同治圣化，把天下理好，以报先帝和万岁隆恩！”

他这么一跪，十七阿哥也跟了下去。众人自然坐不住，一齐伏地称臣，山呼“万岁”！

“就这样吧。”胤禛双手虚扶一下，说道，“兄弟们先回去，把家事料理下，然后明日起，照常办差。朕已下诏恩赦天下，上书房人手少，想调马齐、赵申乔进来办事。今日关照兄弟们一下，一件是要开恩科取

士；一件是要铸雍正制钱，这都是通常的事；还有一件，兄弟们欠的库银，要能还得起，早早还了；要还不起，可具折密陈上来，朕不能因私废公，所以怕要有点小小处分，也不能因公废私，处分了再减免债务，也是题中应有之义——道乏吧！”

允祥单独留下，和胤禛又说了一会子话方辞出来，见隆科多带着十几个太监，都抱着高高一叠文书正进养心殿，便站住了，笑道：“老隆，这就忙起来了？”隆科多行礼笑道：“这都是主子要的。今晚要抄十三个京官的家，防着他们转移财物，我刚布置巡防衙门围了他们宅子。主子说，要有事直接请示十三爷，到时候我到哪里寻十三爷？是尊府，还是进上书房？”允祥只一笑，说道：“万岁已经把抄家官员名单给我了。我不在雍和宫就在这里——其实你也未必要请示我什么，奉旨行事嘛！”说罢一径去了。

允祥在雍和宫兴冲冲下马，穿过已经搬空了的大院来寻邬思道，至枫晚亭前，掏出表看时，已是酉正时牌，天已经麻苍苍黑了。因见邬思道正默默整理书籍，一脚踏进门来笑道：“我来给先生道喜——这些活计叫下人们做，你忙什么？”邬思道在摇摇的烛光下回过头来，让座道：“万岁已经传旨，今晚回来，下人们都去预备酒席了，想不到十三爷来得这么早——你说报喜，我何喜之有？”

“党逢恩今晚就要抄家。”允祥笑嘻嘻道，“大丈夫酬恩报怨，第一快心之事，这不是一喜？放心！明儿我告诉老隆一声，那个淫贱材儿叫什么姑来着？合家良贱我都给你弄来当奴才！”邬思道什么也没说，抱着手炉只是出神，半晌才道：“万岁即位之初雷霆大震，刷新政治，整饬财务，这确是一喜。别人今夜哭，我也无喜可言。”允祥哈哈大笑：“先生真是先天下忧而忧！我再告诉你，今儿在养心殿万岁亲口对我说，先生有辅相之才，只干碍着没职分，所以开恩科，特简先生进翰林侍读，然后转上书房。宣麻拜相，还有比这更喜的么？”

邬思道神情似乎有点呆滞，古怪地一笑说道：“算是的吧——十三爷今晚喜上眉梢，给我报喜是一宗儿，恐怕你自己有喜事才是真的。说出来，叫我也欢喜欢喜！”“都喜。”允祥掩饰不住得意的神情，向后一靠伸展了一下，“其实是早已知道了的了。万岁说元旦日晋封我亲王，世袭罔替！王不王无所谓，这个‘世袭罔替’难得！”邬思道一双眸子在灯下晶莹生光，沉静地一笑，说道：“铁帽子王，儿孙永永无既。好嘛！连你加上一共九位了。”

“你今晚怎么了，这么不阴不阳的？”

邬思道伸手将一杯茶推给允祥，长叹一声默然不语，见允祥一脸惊讶之色，苦笑道：“十三爷，我和你认识十五年了，你天真率性、任侠仗义，很佩服你的为人。今日有句话，说出来或许我要人头落地，不知当讲不当讲？”

允祥被他的神情惊呆了，手里捧着已经凉了的茶，死死盯着邬思道。

“这个铁帽子王你要拼死辞掉，才能保你一世平安！”邬思道仿佛不胜其寒，紧紧抱着铜手炉，声音低沉嘶哑。“四爷豺声狼顾，鹰视猿听，乃是一世阴鸷枭雄之主……”

“你不是说他龙骧虎步……”

“不错，那是当时的话，他没信心。”邬思道语气冷峻得令人发抖，“你没勘透世情。与平常人交，共享乐易，共患难难。与天子交，共患难易，共享乐难。”

“我不信！今日四哥还说，绝不作鸟尽弓藏的事！”

邬思道阴冷地一笑：“明日我的话就能验证，周用诚、墨香墨雨、性音和粘竿处十几个最心腹的，专一替四爷办秘密差事的恐怕就要……”

允祥蓦地一个惊颤，脸色变得苍白如纸，翕动了一下嘴唇，竟一个字也说不出，两个人在灯下交换着目光，只听院外一阵风声，像是什么在树林子里扑棱了一阵翅膀，接着便是鸱鸟凄厉的大叫声，叫得允祥起了一身鸡皮疙瘩。这样寒冷的冬夜，到处是坚冰和积雪，雍和宫孤零零地处在京郊，四邻不靠，全是旷野，胤禩所有的内眷又都搬进宫里，只留下了原来书房的人和幕僚和尚，这时灭口，真正是杀人如草不闻声！允祥噓了一口冷气，刹那间，他冒出一个念头，竟想夺门逃出去！

“十三爷，你不要害怕，只要你收敛锋芒，万岁不会怎样你，”邬思道拨了一下蜡芯，屋里亮了一点，“我只求你一件事，不要把我的话说给别人。易经有云：君不密丧其邦，臣不密丧其身——不用为我操心，我有自全之道。”

“那——坎儿他们呢？”

邬思道垂下眼睑，深长叹息一声：“他们不该知道的东西知道得太多了……”正要接着说，便听远远一阵脚步声，周用诚一蹶一蹦地跳进来，搓手跺脚地笑道：“好天气，贼冷贼冷的！文觉那边预备齐了么？主子已经回来了！”话音刚落，胤禩已带着十几个太监进来，见邬思道挣扎着要起来迎接，忙上前双手按着，呵呵笑道：“你还是你，我还是我，不要做这生分模样。今晚这一聚十分难得，过了明儿，就又忙起来了。怎么这屋里只点一枝蜡？——走，咱们过书房那边，边吃酒边谈——”几个小太监听皇帝嫌暗，忙不迭又点了七八支蜡烛。允祥只像傻子似的站在一旁看着这一切，量着胤禩，觉得一下子陌生了许多。

“万岁！”邬思道到底挣着跪了下去，伏地行了大礼，说道：“臣有密奏的事。”

胤禩疑惑地看了看允祥，坦然说道：“——那，十三弟你们先过去，和文觉性音他们先说话，等着我。我和先生聊几句就过去。”待允祥带着一千人离去，胤禩又问：“老十三来都说了些什么？你神色不对呀！——你起来说话。”

“为的就是这件事。”邬思道坐直了身子，心事重重地说道，“十三爷来报喜，说万岁预备起用臣。臣单独见万岁，就是想辞谢万岁。”胤禩没言声，站起身踱至窗前，望着外头漆黑的夜，半晌才问：“为什么呢？”邬思道盯着胤禩的背影，缓缓说道：“臣有三忌，三不可用。”

胤禩回过头来，脸上已是挂了一层严霜一样冷峻，却不吱声，幽幽望着邬思道。

“臣乃残疾之人，这是一忌。”邬思道毫不畏缩地看着胤禩，“国家取士授官，自有制度。况大清国运正盛，人才济济，臣在王邸十几年，中外人士知之甚多，骤然置之庙堂之上，虽至公亦无公，虽无私也有私，恐怕有伤圣德。这是一不可用。”

胤禩脸上毫无表情。

“臣原是犯罪之人，这是二忌。”邬思道道，“康熙三十六年臣为孝廉，应天府试，率五百举人抬财神大闹贡院，此事震动朝野，天下皆知。虽说是激于义愤，到底是触了国法，先帝曾连下诏旨捕拿，臣又潜逃在外。为憎恨吏治黑暗，臣又入京，择主而事。万岁如今功成名就，即起用臣辅在帝侧。在臣原是罪余钦犯，在君又干碍圣祖当初原意，用此不忠之臣致于臣下议万岁为不孝之君，这是二不可用。”

胤禩听得悚然动容，不觉坐了下去，抚膝沉吟道：“只是可惜了你了。”

“这正是第三忌。”邬思道见他动了心，舒了一口气，又道：“臣虽然薄有小才，却是阴谋为体。万岁龙日天春华懋德光明正大。这就是忌！臣在万岁僭邸蒙恩十余年，顾问侍从，无不听之言，无不从之计，无数惊涛骇浪之中早已殚精竭虑耗尽心力，譬如已经熬干了的药渣，万岁何堪再用？倘若万岁念思道忠贞不贰之心，放臣还山，沐浴圣化之中，舞鹤升平之世，在万岁为全始全终之主，在臣为明哲知理之臣，传之后世，亦为一段风云际会佳话。万岁若不允臣之所请，臣今夜就仰药自尽，不伤圣人知人之明！”说着，泪水已走珠般滚落出来。

胤禩也不禁黯然，他今夜要下毒手灭口，原是听了文觉的警告，外边允禩党羽如林，政局不稳，放着周用诚一千人无法处置，日后将雍邸的事兜出来，正好给允禩借来推波助澜，所以打算喝酒之后，下半夜动手全部处死。但邬思道这番言语，其实已表明永不从政，永不泄密，想起十几年知遇之交，朝夕赞襄，吟诗论文，这些情分也难一古脑儿付诸东流。想着，叹息一声道：“你的心我都知道了。不知眼下你有什么打算？”邬思道顿时放下了心，从容说道：“雍和宫如今是天子行宫，自万

岁下诏那天，我在棋盘街已经租了一处宅子。万岁既然允臣之请，今晚一见，就算辞行，臣这几日痰喘，酒筵也不敢领，这就搬出去，过几日陆路回无锡老家。臣已经二十余年没吃故乡水了。”

“好，依你。”胤禛想着允祥等在那边，起身在案边提笔写了个字条，口中道：“不过你跟我一场，空手回去，我难忍心。当年替二哥还债，用了你七十万银子。赏还你呢，要招谣言，所以不还你了。大隐隐于朝，中隐隐于市，小隐隐于野。你不要大隐，也不要小隐。你且去，明儿叫允祥看看你，给你找个靠得住的官，你去当师爷。将来朕出巡或者他入觐，还能见见。”

“谢万岁！万岁如此隆恩，臣粉身碎骨不足以报万一！”

“不必说了。”胤禛摆摆手，叫进一个太监，吩咐道：“你带朕的手谕，用小轿把邬先生送出去，到棋盘街安置好，你来回话！”

“喳！”那太监答应一声，过来搀定邬思道，说道：“先生，咱们慢慢走……”

邬思道当晚住了棋盘街宁心客栈。这是他包租了好久的一个宅院，店主早接了银子，原想不知是个什么贵人，今日见着，却是孤零零一个残废人，又见是太监亲送，越发不知来头，汤水茶饭侍候着忙个不停，邬思道却要静坐，便打发了他去。

屋子里只剩下了他一个人，他默默坐着，想入定，但今晚改了积习，再也静不下来。从康熙四十六年夏入京，到现在整十五年半。孤身一人进来，轰轰烈烈做了一番事业，如今又剩下孤身一人，真像一场光怪陆离的梦！一幕幕往事涌上来又压下去，压下去又泛起，再也不得平静。

“正不知明日如何，今夜不得入梦了……”邬思道和衣躺了一会儿，那炕烧得滚热，更觉烦躁难耐，讷讷自语着起身，架拐推门出来，但见天边一钩新月，惨淡地将光洒落下来，房顶上、院子角落的雪都抹上水银似的，幽幽发亮，只是清寒袭人。他在院里踟蹰良久，正要回房，静极之中，隐然听墙外有人嚤嚤而泣，听着是个女人声气，便踱到账房，问店老板：“什么人在外头哭？”

“是两个女人。”店老板无所谓地笑道，“您进来一会她们就来了，想住店，我没答应——这是爷包下的嘛。”邬思道沉吟着说道：“眼看子时到了，天太冷，叫她们进来吧！”店老板狡狴地一笑，答应着开了门，说道：“你们进来吧！谁叫你们碰上这么好的客人呢？”

邬思道闪眼看时，是三个人，两个女人，还有一个十五六岁的小伙子，便道：“这里有火，请先过来略暖和一下，等老板收拾了房子再过去。”那三个人也不言声，一路进了正房，竟都跪了下去！

“这是怎么说！你们——”

邬思道大吃一惊，正要请店主搀起他们，两个女人都已抬起头来，居然是这样——一个是金凤姑，一个是兰草儿！他愕然盯视了许久，口吃地问道：“兰草儿！你不是——”

“我没有死……”兰草儿满脸泪光，哽咽道，“他们是借故儿拿你的……”邬思道又把目光移向凤姑，许久，叹道：“你家的事我已经听说了……”凤姑低下头，小声道：“家抄了，我刚好回门，金家也抄了……”

邬思道端坐不语。良久，徐徐说道：“可叹。”那毛头小伙子挺着脖子大声道：“表舅！您不能冤枉我妈！不是我妈叫外婆报信儿，您骨头都烧成灰了！”兰草儿想起那夜的事，臊得满脸通红，倒是凤姑掌得住，说道：“表弟，冤有头债有主，是我不好。如今两家都败了，你的仇也报了，我和兰姑商量好，要出家。只这孩子小，不懂事，叫他怎么过……”说着，呜呜咽咽直要放声儿。

“求你……”兰草儿满眼都是恳求神色，看着邬思道的脸色，下面的话竟没能说出来，邬思道点点头，起身来说道：“我腿脚不便，不扶你们了，孩子，你扶她们起来。”待三个人起来，邬思道深长叹息一声，又道：“我是久经沧海的人，世上事纷纷扰扰，比你们恩恩怨怨大得多的经了不知多少。那些事，于我而言，早已是杳如烟波。我若计较，早就除了你们了……如今我虽不修行，也是修行，虽不出家，也是出家。好歹你们跟着我吧，总有一口饭吃的……”

安置他们三人安歇了，邬思道越发没了睡意。熄了灯，独坐在暖烘烘的炕上。月光如洗，轻柔的光隔窗沐浴着他的全身，久久地一动不动。忽然远处传来三声沉闷的午炮，已到子夜时分。邬思道望着寥落的寒星，子时阴极而阳生，明天会怎样呢？邬思道不再去想它了，他是太熟悉皇帝了。

1990年4月中旬写于宛

雍正皇帝②：雕弓天狼

内容提要

本书是系列历史长篇小说《雍正皇帝》的第二卷。

九王夺嫡，雍正险胜，紫禁城新桃换旧符。但树欲静而风未止，皇城内外，大江南北，仍杀机四伏。

八爷党死而未僵，取代之心，咄咄逼人；专阍将军年羹尧倨功自傲，拥军干政；连托孤重臣隆科多也脚踏两只船，擅派兵丁入禁苑。一时间，风急浪险，浮云蔽日。

沧海横流，正试帝王才干。雍正依靠方苞等股肱重臣，整肃吏治，擢用新人田文镜、刘墨林等，不顾安危，巡视黄河防务，体恤民心。借青海大捷之利，雕弓轻舒，粉碎八爷党和十四弟政变阴谋，圈禁隆科多，赐杀年羹尧。

本书涉笔广泛，场面恢宏，有波谲云诡的政治斗争，缠绵悱恻的儿女情长，并且结构上较上卷更为详略得当，疏密有致。作家擅长写帝王史实，对宫闱秘闻分寸把握得当，特别是对宫廷斗争中微妙的人际关系、权谋机变，揣摩体味得玲珑剔透。

第一回 太行道雪阻娘子关 山神庙邂逅救贫女

康熙六十一年冬天阴寒潮湿，自立冬过后，大雪几乎就没停过。以京师直隶为中心，东起奉天，北至热河，由山东河南连绵向西，直至山西甘陕等地，时而羽花淆乱，时而轻罗摇粉，或片片飘坠，或崩腾而降，白皑皑、迷茫茫，没头没脑只是个下。远村近廓，长林冻河上下，飚风卷起万丈雪尘，在苍暗微绛的云层下疯狂地旋舞着，把个世界搅得纷纷纷纷，浑浑噩噩，把所有的沟、渠、塘、坎一鼓荡平，连井口都被封得严严实实。偶尔雪住，惨淡苍白的太阳像一粒冰丸子在冻云中缓慢地移动，天色透光，似乎要放晴了，但不过半日，大块厚重铅暗的云层又压过来，一切便又复旧观，仍是混沌沌的雪世界。

天晚时分，一行三十余骑在山西娘子关一个风雪迷漫的山神庙前驻马。这三十多个人服色不一，十个王府侍卫都是四品武官穿戴，白色明琉璃顶子，八鳞五爪雪雁补服外头披着白狐风毛羔皮大氅。另有两个六品笔帖式，却是内务府打扮，带着二十个亲兵护卫在队后。为首的却是一个三十岁上下的青年，穿着玫瑰紫挂面玄狐巴图鲁背心，外套猢猻猴皮斗篷，清秀的瓜子脸上两道浓重的剑眉微微扬起，紧绷着的双唇旁嘴角微微下吊，仿佛随时向人表示自己的高傲和轻蔑。见前头马队停下来，这青年勒住了马，用手按了一下冰冷的剑柄，一声不言语睨视了一下旁边的侍卫，用漠然的目光仰视着昏暗的天穹，长长吁了一口气。一个侍卫忙道：“大约是要打尖儿吧，奴才过去看看。”话音刚落，庙门口的侍卫已经大踏步过来，在青年公子马前雪地里打千儿禀道：“十四爷，这是个破山神庙，早没了香火。这大的雪，前头五六十里连个驿站也没有，请爷示下，今晚要不就歇在这儿吧？”

“唔。”青年微微颌首，转过头来对两个笔帖式道，“钱蕴斗，蔡怀玺，你们是雍正皇上派来押我回京的，你们出个章程，我胤禩悉听尊便！”

那个叫钱蕴斗的笔帖式被他威压的眼神迫得头也不敢抬，忙赔了笑脸，打个千儿跪下说道：“王爷这话奴才怎么当得起？没了折尽了奴才的草料！爷说行，咱们就走；爷说住，咱们就停。万岁爷只说叫奴才们好生侍候十四爷，安妥进京奔先帝爷的丧，并没有限日子。奴才遵十四爷的命！”胤禩冷笑一声点点头。早有一个侍卫伏身跪下，胤禩踩着他的背下来，活动了一下腿脚，搓着冻得通红的手说道：“皇上是我四哥，又是一母同胞。论起亲情，我们是手足，论起名分，我们却是君臣。你们奉圣命而来，我岂敢不敬礼有加？这一路要走要停，规矩是住驿馆，都是你们说了算的。今儿住这里，也是你们说了算，我不希罕你们装好人！这个地方儿前不巴村后不巴店，我要在这谋反，或者跑了，都是你们的干系。”钱蕴斗和蔡怀玺只是赔笑听着连连答应。直等胤禩发作完，钱蕴斗才道：“爷圣明，奴才们只是奉差办事，我们两个都是笔帖式，上头有

司、府、都监、领侍卫内大臣，离皇上还隔着十八层天地呢！好歹爷体恤着点奴才，平安到京，奴才们往后侍候爷，沾爷的光的时候有着呢！”

“这还是句人话。”胤禩哼了一声掉转脸来，吩咐道，“把阳泉县令送的鹿肉取出来，今晚我犒劳兄弟们！”说着，鹿皮油靴踩得吱吱咯咯响着，带着众人进了山神庙。

这是一座废弃不久的庙宇，空落落的大院覆盖了尺余深的雪，依着山势，正殿两边庑廊齐整排着两溜厢屋，檐下垂着二三尺长的溜冰。半旧的房舍门大敞着，窗纸都没有破；楹柱上的朱红漆皮也没有剥落，微旧而已；只有当院一个人高的大铁鼎上头厚厚地裹了一层雪，冰冷阴沉地矗在雪地里，仿佛向人们诉说着什么。这一群人闯进正殿，只听“唿”的一声，扑棱棱惊起一大群在殿中避雪的石鸡、乌鸦、山鸡，还有一只狍子冲门逃出，猝不及防间，钱蕴斗吓得一屁股坐到雪地里。倒是蔡怀玺眼疾手快，一手擒了一个，看时却是两只野鸡，笑嘻嘻说道：“十四爷好口福。”

“嗯。”胤禩眼中闪过一丝笑容，随即又敛了，大踏步上阶，一边跺着脚上的雪，吩咐道，“把院子里的雪清一清，廊庑下的栏杆拆下来生火。两位笔帖式和我住正殿，我的侍卫住西配殿，善捕营的兄弟们住东配殿。”说罢，解了斗篷递给从人独自走进正殿，向着神龛中被烟熏得乌黑的山神打了一躬，口中喃喃念叨了几句什么，回头对钱蕴斗道：“这不像个破败了的庙，怎么没了香火，敢怕是道士和庙祝卷了庙产逃走了？”钱蕴斗笑道：“是，奴才也觉得蹊跷。”蔡怀玺在旁点着火，说道：“爷不知道，山西去年大旱，寸草不生，这里几十里都不见人烟，并不为天冷怕出门，这里有的是煤。人们都饿跑了，庙里的人自然养不住，哪里还会有香火？”胤禩尚未答话，猛听院里“妈”的一声大叫，接着便是一片嚷嚷声：

“把这个臭尸弄出去！”

“找门板来！”

“啐，晦气！”

胤禩这才知道是亲兵们清理房间发现了冻殍。因房中火刚生着，烟雾大，他不介意地踱出殿外，果见东配殿一群人连说带议论地正在搬运尸体，便道：“你们嚷嚷什么？”一个亲兵忙过来禀道：“东房里有个尸体，已经冻僵了，是个女的……”胤禩没吱声背着手来到东配房，果见一年轻女子，大约十四五岁上下，头发披散着，穿一身蓝线的青土布布衫，赤着两只小脚，用裹脚布把两只鞋贴前后心捆着，两手拊心靠墙角坐着，脸色黢青，像燃尽了的香灰一样难看。几个善捕营的兵士啐着骂着，大约是怕晦气嫌脏，却没人动手搬尸。胤禩冷冷说道：“你们也算八旗子弟？我为大将军王，在西大通带兵打阿拉布坦，一仗下来尸积如山血流成河！你们不配给我的兵提鞋！——来，我的护卫呢？”

“在！”

“把她拖出庙门外！”

“喳！”

一个侍卫答应一声，双手捉定那女子腋下不管三七二十一拖了就走，刚到门口，忽然站住了，说道：“十四爷，她腋下还是温的！”

“哎？”胤禩怔了一下，上前扶起那女孩子手臂，扶着脉沉吟良久，说道：“她没有绝气。快！弄到神殿火堆旁暖一暖，兴许还能活！”

于是众人七手八脚，把这个女尸抬到大殿火堆旁，又忙烧了热黄酒，撬开紧咬的牙关灌了下去，再摸脉搏，已觉缓缓悠悠，似紧似慢地跳动，鼻翼一张一翕，脸色也渐渐回转来，只是极苍白，气若游丝地躺在火堆旁的马搭垫子上昏迷不醒。

神殿上的火噼啪作响，铁架子上吊锅中煮的鹿肉散发出令人馋涎欲滴的浓香。胤禩满腹心事，怅怅地望着外头漆黑的夜，听着大雪落地的沙沙声，久久才叹息一声，对守在一旁的钱蕴斗道：“我一点也不饿，你和蔡怀玺吃吧。要嫌这里拘束，你听两厢他们吃酒多热闹，只管乐去，还怕我跑了？我也不会自杀！”

“十四爷别太难过，”钱蕴斗勉强笑道，“先帝爷在位六十一年，望七十的人，我们寻常人家瞧着，这算喜丧。十四爷是金枝玉叶，好歹自家得保重，人死如灯灭，您再难过也无益。”胤禩叹道：“你们不要怪十四爷脾气不好，这一路我仔细看了，你和蔡怀玺都是好人。一则我心里难过，先帝爷康熙五十七年叫我当这个大将军王，出兵青海，临别时在乾清门拉着我的手，说：‘阿玛老了，身子骨儿也不好，朕知道你不愿出远门，但皇子阿哥里头，就只你还能带兵，你不替朕分忧，谁能尽这个孝？’当时皇阿玛老泪纵横，依依惜别，谁曾想我这一去竟成永诀？”说着已是潸然泪下。蔡怀玺忙劝道：“当今主子给先帝爷办后事十分隆重，在遵化修的陵，奴才还去瞻仰过，不但壮观，风水也十分好。万岁爷就是怕十四爷悲恸过甚，所以才叫奴才们星夜兼程去西大通接爷回京。回去丧礼上的事多着呢，爷金尊玉贵之体，不要过于伤心，身子骨儿比什么都要紧的。”

胤禩用木棍将火拨了一下，看了看睡在旁边的女孩子，说道：“四哥原自就是伶俐人，他做皇帝有什么说的？我要说的第二条就是这个。今儿这个地方上不沾天，下不着地，我有几句心里话想问你们。你们要想着你们是正黄旗下的奴才，我就问；要寻思着是皇差，奉旨押送我这倒运王爷回京的，就当我说，从此我就是哑巴！”钱蕴斗瞥了蔡怀玺一眼，赔笑道：“爷疑到哪去了！皇上要疑心王爷有别的心思，怎么能只派二十个亲兵护送王爷？爷有什么话只管问，凡是奴才知道的，断断不敢欺隐的。”胤禩听了略一怔，突然仰天大笑，倒把钱、蔡二人吓得一颤。却见胤禩丢了手中火棍，起身说道：“你们是装傻还是糊涂？既然当今皇

帝那么‘信任’我，为什么第一道圣旨先传给甘陕总督年羹尧，命令甘陕二省戒严？又命令四川巡抚蔡珪集结二万人马至老河口待命？”

“这事奴才知道，”钱蕴斗愕然注视着咄咄逼人的胤禩，说道，“先帝爷驾崩，事出仓猝，恐生变故，下令天下兵马一律戒严。不单是甘陕四川，连直隶也是一样，北京九城都封了！”胤禩格格一笑：“就算是如此，我再问你，陕西布政使李卫，就是先前四哥书房侍候笔墨的那个小兔崽子，专管供应西路大军粮秣的，原先按季供应军粮，为什么突然改为按日供应？”

“这……”钱蕴斗顿时语塞，正寻思如何对答，蔡怀玺在旁说道：“兴许连日下雪，粮秣一时供不上也是有的。”

胤禩冷笑道：“蔡怀玺，你甭给我来这一套。我乃圣祖大行皇帝的亲生儿子，天潢贵胄！奉旨奔丧，只许带十名侍卫，比不上一个知府的仪仗！你们这点子把戏，只好演给三岁小儿——以为我不知道？你们三十个人跟着我左右，后三十里就跟着三千绿营兵尾随监视，一站一站驿传‘平安’送我回京——你怔什么？以为我蒙在鼓里？今晚宿在这里，前头驿站的人保准要急得热锅蚂蚁似的！瞧吧，天明就会有人来‘迎接’我了！我——”胤禩越说越激动，脸涨得血红，困兽似的来回踱着；突然扑到窗棂旁狂躁地一把撕去窗纸，炯炯的目光仿佛要穿透外面无边的暗夜。良久，他转过身来，已是满面泪光，喃喃说道：“老天爷……你怎样安排？八哥九哥十哥……还有那个该杀的鄂伦岱，你们在北京……都是做什么吃的？你们这些酒囊……这些饭桶！”他颓然坐回了火堆旁，殷红的火苗映着他英俊的面孔，久久不再说话。

胤禩在康熙皇帝的二十四个儿子中排行第十四，因此人称“十四爷”，轻财好施，任侠仗义；知兵好武，是熙朝出了名的“侠王”。康熙晚年，政务废弛，法度宽纵，太子胤初昏庸无能，于四十七年和五十一年两度被废，启动了儿子们觊觎皇位的野心，因此各立门户结党拉派，闹得乌烟瘴气。第一次废黜太子，皇长子与三阿哥诚亲王胤祉争夺帝位。胤禩揭出“诚王不诚”，派门人孟光祖在外周游各省，结交封疆大吏，希图非分之福的丑事。胤祉则举发了胤禩在埋设“乾坤地獄图”魔镇太子，致使胤初昏乱失德的隐秘恶行。康熙勃然大怒，当即囚禁胤禩，申斥胤祉，下诏令文武百官推举太子。按康熙的想法，太子失德，秽乱宫闱，既然是大阿哥做的手脚，现在真相大白，做了三十年太子的胤初，理应昭雪，重登嫡位。不料推举结果大出意外，六部九卿，十八行省督抚提镇众口一词，推举的竟是从来没有单独办理过政务的“八爷”胤禩。细查之下才发觉八阿哥是个了不得的人物，早已暗结人心，联络九阿哥胤禵、十阿哥胤䄌，不但在朝廷臣工中一呼百应，就是大阿哥胤禔、十四阿哥胤禩也是同党，际会风云，文武兼备，在朝阳门外的八爷府跺一脚，九城震撼！立胤禩为太子，康熙也曾有过这个念头，但转念一想，胤禩一个毫无实权的王爷，竟能左右朝局，呼风来风，唤雨雨至，把太子折腾得七死八活。太子党里的四阿哥胤禔和十三阿哥清理官员积欠库银，整顿刑部冤狱这些至关紧要的国政，都因为“八贤王”从中打横炮，

弄得不了了之。要真的立胤禩为太子，不但其余的儿子难免骨肉之变，就是康熙自己，也说不定有被逼退位之虞。百般无奈中，康熙只好重新封胤礽为太子，并命四阿哥为雍亲王佐理朝政。为安抚胤禩一千人，晋封胤禩为廉亲王，胤禵、胤□升为贝勒。没有想到事情愈演愈烈，复位后的胤礽一来怕康熙再度变心，二来深忌八阿哥势大难制，竟背着四阿哥胤禩，密谋发动兵变，妄图逼康熙退居太上皇，一网打尽“八爷党”！事机不密，被精明绝伦的康熙再度察觉，连下诏旨，永远禁锢胤礽，囚禁了太子亲信十三阿哥胤祥，并诏告天下，皇帝在位一日，绝不再立太子。康熙五十七年，准噶尔部阿拉布坦蠢动，擅自派兵侵入青藏，康熙决意兴兵讨伐，命十万精兵出关西征，胤祥和胤禩因在皇子中知兵好武，号称“双雄”，胤祥既然被执圉圉，胤禩顺理成章地被封为大将军王带兵出京。

胤禩烤着火，陷入深深的思索。受命为大将军王的前夜，他曾和胤禩有过一夕长谈。那是怎样的情景？病骨支离的胤禩头上缠着黑帕，幽幽闪动的烛影下越发显得憔悴不堪，拉着胤禩的手满眼是泪，喘着说道：“好兄弟，你，要远行了。我一则是惧，一则是喜……我不知前生造了什么孽，生在皇家，大祸不招而至，不但失爱于皇阿玛，连兄弟也不能容我！我本来只想做个贤王，扶危济弱，做了一生好事，想不到因为人缘好，推举我当太子，反落得天地不容！我……种的是花，得的却是刺……如今病得这样，什么也不想了，就怕你这一去，你我手足天各一方，再无见面之期！反过来想，北京如今是虎狼穴、是非窝。实话实说，阿玛老了，太子未定，兄弟们谁没一把算盘？四哥不是当皇帝的料，只一味刻薄行事，急征暴敛邀买万岁的心，我看他也未必没有异样的心思。三哥瞄准了阿玛爱读书人的心，巧讨好儿，看似每日带着陈梦雷一千人著书立说，其实也是走捷径的登龙术！就是你九哥十哥，人都说是铁杆儿‘八爷党’，我瞧也不见得！昔日晋国闹家务，申生太子在内而危，公子重耳在外而安，所以心里虽舍不得，你去带兵我心里宽慰！你只管放心保重，我的奶公雅布齐就在西大通，有他侍候着你，就跟我在跟前一样的。一旦朝局有变，你带十万八旗子弟兵临城下，我在里头维持，这个皇帝位你不坐谁坐？”胤禩被他说得失声痛哭，一边哽咽一边说：“八哥说得都是，唯独做皇帝，兄弟我没有想也不敢想……我只会带兵，只爱习武，没那个胸襟度量，也没那个德行人望。据我看，皇上是爱你爱得深，所以磨炼你。不然，为什么说你谋逆，反而晋封你亲王？四哥办了多少差，出了多少力，也才和你一样嘛……八哥宽心养病，我在外头，京里有什么变故，好歹早点带信给我……我拥兵在外，缓急都是八哥用得着的……”

劈柴在火中“噼”地爆了一声，胤禩眼中波光一闪，清醒过来，才意识到自己处身何地何情。世间想不到的事太多了，冥冥造化之数恰不如人意。胤禩胤禩两人虽然流泪眼对流泪眼，伤情人对伤情人，说的话语重心长，但各自都有一把如意算盘。胤禩一到西边就收买了胤禩安在自己身边的钉子一等待卫鄂伦岱，命他回京“帮着四爷，看着八爷”，雅布齐收买不动，行军法杀掉了。满想着既然皇帝不立太子，一听到康熙死讯，立即带兵回京争位，想不到鄂伦岱一进京便如泥牛入海，连个信儿

也没有，更想不到皇帝竟有遗诏，“不是皇帝料儿”的四阿哥粉墨登场，堂而皇之地作了九五之尊！威权赫赫的八阿哥竟然俯首称臣，自己受年羹尧岳钟麒掣肘，非但不能“将十万大军入关”，反而被二十个羽林军士两个笔帖式半押半护地送往京师……他瞟了一眼正在吃鹿肉喝酒的钱蕴斗蔡怀玺，无声叹了一口气，愤懑、疑思、焦虑、惆怅，还有一丝莫名的恐怖骤然袭上心头，他“嘣”地一声扯断了项前套扣，想站起来，又咬着牙关坐稳了。

“十四爷，”钱蕴斗满嘴是油，转脸诧异地盯着胤禩，“您老有什么吩咐？”胤禩恶狠狠道：“热！爷解解扣子！”蔡怀玺忙道：“这火烧得太旺了；奴才把柴抽几根吧？”胤禩狂躁地拨了拨火，咬牙道：“我还嫌它不旺！要有一把火烧掉这混账世界，把我烧成灰我也是欢喜的！”蔡怀玺和钱蕴斗这才明白，胤禩是被心里的怒火烧得坐不住，想说什么又都咽了回去。正在此时，那个冻僵的女子身上抽搐了一下，呻吟道：“水……水……”

第二回 结巴驿丞顺口道情 倒运王爷递解回京

胤禩一怔，低转头看了看那女子，冲外喊道：“我的侍卫呢？”胤禩的两名侍卫就守在门口，听见招呼，忙进来叉手而立。胤禩皱眉道：“能弄点热水来么？”钱蕴斗笑道：“十四爷，她这是昏迷谵语，不是真渴。小人粗通医道，现成的鹿肉汤灌一碗，补住元神，敢怕就好了。”见胤禩无话，蔡怀玺忙过来扶那女子仰着，钱蕴斗用银匙，一小口一小口喂了一大碗热腾腾香喷喷的肉汤。胤禩也不理会，只满腹心思来回踱着，时而低首沉吟，时而望眼欲穿地盯视院外，谁也不知道他想些什么。

“天爷……”那位死里逃生的女子终于醒了过来，趣青的脸上泛起红晕，一双水汪汪的杏仁眼慢慢闪开，在一张张陌生的男子面孔上扫过，讷讷说道，“我这是在阴曹地府，还是活着？你们是人还是……”

胤禩默默注视着她，相貌五官也还端正清秀，只是蓬头垢面，赤着冻得流黄水的双脚，稚气的眼神中带着疑虑和惊惧。良久，胤禩方淡淡一笑：“我们不是鬼，不过人和鬼比起来，还是人可怕些，也难怪你惊慌。你到鬼门关走这一遭，回来了。你叫什么名字，怎么一个人冻倒在这孤庙里？”

“俺是代县的，”那女孩子赤着脚当着这么多男人面，害臊地把脚缩进马褡子下头，“乔家寨人，是庄户人家，叫引娣。去年县里派下来官银，俺家摊了七吊半钱……可怜去年秋里没收成，哪去弄这么多的钱？家里只有俺爹俺妈，还有一个不到六岁的弟弟，是叫天不应叫地不灵。村里来了个蛮子，一口苏州话，说要买二十个女孩子去苏州给皇上织贡品、绣花，管吃管住一年还有一两工钱，三年期满，愿意回来给路费，想留的一年给六两银子。为还债，也为了一家活命，爹妈卖了我……”

她一头哭一头说，胤禩蹙额沉思着，苏州给朝廷每年的例贡他是知道的，都由苏州织造李煦掌管，却没有到北方买人的例。李煦是个谨慎得树叶落下来都要躲闪的人，竟敢私买私卖人口？想着，问道：“既然两厢情愿，你怎么又回来了？”引娣呜咽道：“爷哪里知道他是个人贩子！到苏州就把俺卖到了春香阁，俺看师傅教的不是针线，每日领着唱曲儿、弹琴，还教下棋、画画儿，心里犯疑，去问教习妈妈，教习妈妈说这也是学本事。倒是春香院一个大姐好心，跟我说了底细——满十五岁就叫我们去接客——大爷，俺是好人家的闺女，咋能做这事？趁他们不防，俺逃了出来，连正经路也不敢走，一路从安徽山东河北讨饭回来。到娘子关又遇上大雪，想进庙避避，不知道这里因为遭灾，庙里的住持都饿跑了，我冻倒了……”

“你这故事倒编得叫人泪下肠断，”胤禩目光炯炯，冷笑道，“我救了你的命，你还跟我来这一套？去年山西荒旱，秋粮没收上来是实情。康

熙万岁爷曾有明诏颁布天下，免去山西甘肃全年钱粮，还派了钦差大臣，会同山西巡抚诺敏赈济灾民。怎么会反而有催科的事？说实话吧，你是谁家的逃奴？有我担待，保你平安，我既救人，自然要救到底的。”引娣睁着大大的眼睛伫望了胤禔片刻，叹了口气道：“爷不信我也没办法，这事我也说不明白，反正听说是诺大人还有我们府老爷县太爷……好像欠着什么库的银子，不但赈济银子没见一文，还要我们百姓把欠的银子补出来——通省百姓都一样，俺怎么骗得了大爷您？您找个乡里人问问就知道了……”

她话没说完，胤禔心中已是雪亮，引娣没有说假话，这正是今日的当今皇上，昔日的雍亲王造的孽！自康熙四十六年胤禔主管户部，清理官员积欠国库银两，多少命官都逼得投井上吊，这个诺敏倒另辟蹊径，朝廷逼他还债，他叫百姓替还！胤禔望着篝火，咕哝了一句“坏蛋”，转脸问钱蕴斗，“这个诺敏，是正黄旗下牛录出身，好像是雍和宫的门下？”钱蕴斗一点也不想惹是生非，只想着把这个招惹不起的王爷送到北京完事，囁嚅了一下，没有答话。蔡怀玺在旁说道：“不是万岁爷龙潜时的门下，他是镶白旗的都统，原先和年制台是换帖兄弟。”

“一丘之貉！”胤禔咬着牙一笑，“这么着保纱帽，不怕激起民变？上梁不正下梁歪，我看——”他突然意识到自己的处境，名为“大将军王”，其实是个囚在笼中的虎，这种闲事压根轮不到自己去管，而且北京城里如今是什么情势，一点也不知道，自己前途吉凶也难说。想着，胤禔喟然一叹，勉强笑道：“引娣，你大难不死，必有后福。你是愿意跟我到北京，侍候我，还是愿意回去呢？”

引娣眼中一泡儿泪水，她原以为这干人个个佩刀带剑，不是响马就是刀客，这会子回过神来，已经觉察到胤禔不是坏人，可也不像平常人。想着，用袖子擦着眼泪道：“俺……家里有爹娘、弟弟，爹老了，娘有病，弟弟还小，得有人照应……”胤禔笑道：“难为你还有这份孝心，比我们兄弟们强！既如此，明儿我资助你点盘缠，回代县去吧。”说罢吩咐侍卫，“她在这里歇息不便，东厢我看还有一间耳房，带她到那屋里，有现成吃的送过去一点。”

侍卫们带着引娣出去了。胤禔掏出怀表看看，已是亥正时分，外头兀自丢絮扯棉般地落着大雪，看看两个笔帖式，正襟危坐毕恭毕敬地望着自己，既不能赶走他们，又实在无话可谈。听着凄风掠过峰峦的呼啸声，胤禔心中更转惆怅。他解下佩剑，斜靠在马鞍上，拣着吊锅里的鹿筋略用几口，又吃了一大碗黄酒，便觉醺醺的，在暖融融的火堆旁沉思着，渐渐闭上了眼。

“十四爷，十四爷！”

蒙眬睡着的胤禔一下子睁开眼，却见是钱蕴斗在轻声呼唤自己，他抖了抖盖在身上的斗篷坐直了身子，问道：“什么事？大呼小叫的！”

“井陘驿站派人来接您了！”

“好嘛，记得我昨晚说的么？”

“.....”

“叫他们为头的进来！”

“噎！”

井陘驿丞像个雪人，吁着白气进了山神庙，在檐下轻轻跺了跺脚，摘了大帽子抖抖，抹了一把满是雪水的脸，结结巴巴报道：“井井井陘，驿驿.....驿丞孟孟孟.....”一肚皮愁绪的胤禔被他逗得“扑哧”一笑，说道：“别难为了，就是孟驿丞吧——进来。”那驿丞又矮又胖，皮球似的滚进来，就地打了个千儿，说道：“奴奴.....奴才孟.....宪佑给爷请请.....请安！”不知是屋里热，还是这个八品驿丞头一次见地位这么高的天璜贵胄，孟宪佑头上冒汗，两手比划着说了半日，胤禔也听不明白他在说些什么。原想好好问问，雍正皇帝到底怎样“关注”自己进京的，对着这块料，不禁又好气又好笑：“罢了吧。小心累着了！你这一口晋北话，又结巴得这样，我竟什么也听不明白！你花了多少钱捐这个官？莫不成见你们上司也这样儿回话？”

“回回.....王爷，”孟宪佑叩头道，“奴.....才是正正.....正儿八经的进进进士.....就为这个毛毛毛.....毛病，才混混.....成个八品、品官！日日日.....日子久了，都都不.....不计较了。王王王爷，您叫奴奴.....才唱道情，就不结结结.....结巴了.....”

胤禔仰天大笑，说道：“好，有趣，你唱！谁叫你接我的？”那孟宪佑红着脸磕了个头，果真梗着脖子唱起道情，却是字正腔圆，一点也不结巴。两庑侍卫亲兵跟着这位倒霉王爷，多日旅途寂寥，见正殿有人唱道情，不禁都凑过来听热闹，却听孟宪佑唱道：

开言千岁请细听，

奴才为你唱道情。

不敢造次接王驾，

都只为保定府里传来了宪命。

接到了十四爷还则罢，

接不到十四爷，八品官儿也作不成！

歌词虽俗，却是清楚明白，胤禔想不到他唱得如此流畅，忍着笑说道：“我才走到娘子关，保定府好长的耳朵！”孟宪佑将手一揖又慢声唱道：

里头的委曲，奴才弄不清。

昨日晚有个官儿来到井陉，

工部员外郎，名叫田文镜，

奉圣命去陕西慰劳军营，

顺路儿带来这一道令，

命奴才带着暖轿接爷回井陉。

四十五里山路跑得奴才头发蒙——呀

吱也么哥！

唱到这里收板子，一嗓子“呀吱也么哥”唱得殿里殿外人人控背躬腰，跌脚捶胸哄然大笑。胤禔也掌不住一口茶“扑”地喷了一袖子，但他很快就明白，自己在受着何等严密的控制。他渐渐变了脸色，站起身来冷冷说道：“难为了山西直隶两省巡抚了。这大的雪，有人比本王走路的竟辛苦了十倍！既然你带了暖轿，也算你一份虔心，本王可要坐轿走了。”说罢便起身来，孟宪佑忙叩头起身出去招呼轿马，胤禔的亲随和钱蕴斗等人便忙不迭地备行李。

“十四爷，”一个王府侍卫见胤禔结着扣子出来，忙上前禀道，“那个女的怎么办？是送她回代县，还是带着她走？”说着将大氅递了过来。

“她身子骨怎么样？”

“挺好的，昨晚暖了一夜，已经缓过来了。”

胤禔抿着嘴看了看天，雪已经下得不大了，稀稀落落的雪片有气无力地随风荡摇着缓缓坠落。他沉吟着，一眼见引娣从东耳房出来，便道：“你不要紧吧？”引娣穿着一身又重又厚的棉袍，一夜饱暖，精神已完全恢复。她见胤禔一千人手忙脚乱地收拾东西，行色匆匆，先是隔窗痴痴地望，听胤禔问自己，忙几步过来，双膝跪地，就雪中磕了三个头，已是呜呜咽咽放了声儿：“恩人……您这就要走？叫俺怎么报答您？……俺们是寒门小户，恩人是贵人，只盼恩人步步高升，公侯万代……”胤禔苦笑了一下，摸了摸怀间，里头并没有银子，却有一把金瓜子儿——是年羹尧为自己设酒送行，席前猜枚儿耍子赢的。便都掏了出来，说道：“你这感恩的话我当不起。按平常年月，我带你去京城，能帮你图个一家温饱，如今不成了。带上这点钱回去吧……”说罢神色黯然。

引娣一下子抬起头来，泪光闪闪诧异地望着胤禔。刹那间，胤禔才发现她长得十分俊美：韶秀的面孔用雪水洗过，泛着粉嫩的红晕；嘴角下还有两个似隐似现的笑靥；一头乌发多少有点散乱，却黑得乌鸦翅膀

似的在风中翩翩飘动；黑得深不见底的瞳仁带着稚气，也带着与年龄不相称的机敏和成熟。胤禔叹道：“我北京王府里，身边八个丫头都不及你，带你去侍候福晋也必是好的。可惜……我身在不测之中，顾不到这些了。你这样走路不成，我劝你改换男装，走大路慢慢还乡吧。”说罢便要下阶。

“恩公！”

“唔？”

“求恩公赐下姓名，俺回去给您立长生牌位！”

胤禔恬淡一笑，徐步下阶，一边走，头也不回地说道：“自古哪有长生的？我不短命就是天照应！先帝在世，群臣日日喊万岁，到底也只在位六十一年。造化无常……”不知哪句话触动心思，胤禔眼中突然涌满了泪水，一阵急步出庙，哈腰钻进暖轿，脚一蹬命道：“起轿！”

百余人簇拥着那乘杏黄毡套四人抬软轿，高一脚低一脚踏着拥满积雪的山道迤迤东去。引梯站在庙门口呆望着，一直目送到他们消失在弥漫风雪里才回庙来……

一行人在风雪中又跋涉数日，待到北京京郊的潞河驿，已是十一月二十六日傍晚，前头自有人飞马进京报知。过永定河，早见大学士尹泰、礼部员外郎高其倬、理藩院司官阿尔松阿、苏奴等人接了过来，见胤禔哈腰下轿，一齐请下安去。胤禔看了看，阿尔松阿是原工部尚书阿灵阿的儿子，苏奴是八阿哥廉亲王胤禩的门下，在京时无话不谈的，但此时人杂，又在帝辇之下，一句多的话也不敢说，只吩咐叫起，便跟着众人进了驿站。国丧期间，不便大张筵宴，尹泰只命人预备了一桌素席，权为胤禔接风。既不能叫歌伎奏乐助兴，也不能猜拳，射覆哑谜，众人都是重重心事。因此，略吃几口，见胤禔放了箸，便都起身，到驿站正房，重新见礼说话。

“竹韵公，”胤禔坐了主位，看了一眼对面的尹泰，说道，“皇阿玛的梓宫设在哪里？我今晚要去守灵！”

尹泰是文华殿大学士，已故上书房大臣熊赐履的头号门生，出了名的道学老古板。康熙晚年，因跟着大学士王掞保奏废太子，罚俸罢职，置闲多年，望七十的人，须发都已皓然，仍是精神矍铄，正襟危坐在胤禔侧旁，清癯的面庞一脸庄敬之色。他听胤禔问话，在椅上欠身一躬，说道：“大行皇帝已经定了庙号为‘圣祖’，请十四爷留意。圣祖十三日崩驾，是在畅春园，当日雍正万岁爷枢前即位，即奉大行皇帝移梓乾清宫。臣奉旨接大将军王，今夜在潞河驿安歇，明日自有圣命召十四爷进去。”

面对这些人，胤禔突然有一种遥远和陌生的感觉，想起自己当年千乘万骑耀武扬威地出兵放马，正是今日高坐九重君临天下的皇帝代天子

恭送自己到这里，在驿前不远的青芦棚下设筵洒泪而别。今日回来，已经分了君臣名分，嫡亲的手足，说不许进城，就得乖乖地在城外呆着！真是景物依旧，人事全非。离此不远的紫禁城中，冷冰冰的乾清宫中静静躺着的老阿玛，再也不能把着手教自己运笔写字，再也不能一边吃酒，一边看自己舞剑……胤禔不禁泪水涔涔，却不愿在尹泰这样的人面前失态，忙偷拭了，说道：“尹泰，既然不能进去，我自然遵旨。你是出了名的理学大师，请指教，我该先见雍正皇帝，还是该先去谒圣祖的灵位呢？”

“忠孝节义虽为一理，却有序。”尹泰不疾不徐，款款说道：“忠在守位，今日君臣之分已定，圣天子在上，自当先觐见当今万岁。不过万岁也在乾清宫昼夜守灵，一同参见也未尝不可。”尹泰胸有成竹，说得十分笃定。他素日并不接交阿哥，对爽直豪气的胤禔其实颇有好感。于平常人家，先见谁后见谁是不值一提的小事，但当今雍正是个刻薄成性的，劝胤禔先行君臣大礼，再谒康熙梓宫，原是满心保全的好意，只是道学面孔僵板硬直，叫人听得心里不受用。阿尔松阿是随从尹泰来的，见尹泰这样待胤禔，横了尹泰一眼，心里骂道：“老棺材瓢子。”口中却道：“忠孝原为一体，尹老大人说得极是。孝为忠之本，不孝即是不忠，非孝子不能为忠臣。既然万岁爷也在梓宫，临时请旨定夺也可以嘛。”尹泰明知他是驳自己，也不辩白，脸上毫无表情，转脸又对胤禔说道：“有一件事，臣要回明十四爷。万岁登极之后，诸阿哥一律避讳。因此，所有阿哥的‘胤’一律改为‘允’字。胤允音近，口头称呼不易分别，若十四爷有条陈奏议，请留心更正过来。”

这是题中应有之意，胤禔也听出了尹泰的好心，不禁点头道：“多承关照，自今而后，小王叫允禔就是了。”

“十四爷，”阿尔松阿见允禔正眼也不看自己一眼，知道他有误会。来接允禔之前，八阿哥府太监何柱儿专程见他，叮嘱他务必要独自见见允禔，详告北京城内形势。眼见主官是尹泰，莫名其妙的一个糟老头子，其余的人都是个个心怀鬼胎，戒备警惕，哪里去讨机会？阿尔松阿坐在旁边沉思良久，单独见允禔断然不可，但不说话、装哑巴，在八阿哥那头交代不了，因轻咳一声，说道：“奴才来前，三爷、五爷、八爷、九爷、十三爷都见了。各位爷们都说，本该亲来接风的，但爷们都重孝在身，叫奴才转告爷好自保重。”这等于给允禔报了一个平安信，允禔顿时松了口气，缓过脸色说道：“劳哥子们关照了。彼此热孝在身，这些礼就不必讲了。”苏奴看了看尹泰和高其倬，接着阿尔松阿的话口说道：“倒也不全为守孝。万岁爷新登极，凡百事务都要料理，夜里守灵，奏章都带到乾清宫处置的，三爷、十三爷、八爷如今都进了南书房，和隆科多、马齐共管国家丧期朝务。为防奸党内外勾结，乘丧起乱，九城封闭已经十四天了。”

这等于又透露一个信息，而且更加要紧。所谓“奸党”云云，允禔心里雪亮，指的是新君雍正一生“三憾”——八阿哥允禩、九阿哥允禔和十阿哥允——当然，自己就是“内外”的“外”了。允禔心中不禁一阵紧

张，同时又有点宽慰轻松：这再明白不过，八阿哥没有被扳倒，雍正的帝位并不稳当！危险和机会同时存在着，当然事尚可为——允禩被这几句话撩得五内翻涌，心头突突乱跳，目光霍地一闪，还想问点什么，又压住了，转脸问高其倬：“你叫什么名字？以前没见过啊！”

“回十四爷，”高其倬忙欠身赔笑道，“臣原任四川成都署理知府，一直在外头，是前几口才调到礼部的，因此没缘分荣见十四爷。”此人干巴精瘦，一双黑豆眼炯炯有神，只一脸麻子有点破相，伶伶俐俐的，一望而知是个浑身消息一按就动的角色。允禩歪着头想了想，说道：“我想起来了，你看得好风水。你写的那本《堪舆家言》很有意思。”陡地想到高其倬是年羹尧帐前督粮总办李卫一手提拔的人，便又缄了口。但高其倬却被他搔到了痒处，口中滔滔不绝说道：“风水一说起于汉兴于唐，以地理应天文，有人神不测之玄妙。先帝爷在时，曾命臣陪同钦天监圆明去奉天看过太祖爷的福陵，后来到遵化，圆明看中了一块地：那地自卧雁山起龙头，一个鼓一个包一个鼓一个包下来，形如龟背曲似长蛇，绵绵延延直下东南，正与世祖孝陵相接。他说这地好，我说这地是将相之地，不是君王之地，不信你往下挖，八尺之下必定有水。叫人一刨，果不其然！连圆明也服了，叫臣陪着一垄一垄地挨着看，后来才选中了大行皇帝的景陵！大学士张廷玉相爷的祖陵也请我看过，我说好，不过恐妨令公子，于令弟也有不利，这就是美中不足的。如今张相二公子果然命促，相爷的三弟廷璐公前年也贬了官。今日我就撂一句话，尹老相爷的祖茔我也看过，令公子已经考中举人，不在今科在来科，若不在前三名里，请剃了我这双眸子去！”他口中喋喋，手势翩翩，怎样瞧山向，侦地气，看来龙、察地脉，说得唾沫四溅，听得众人只发怔。阿尔松阿在旁不冷不热说道：“想不到老兄如此通阴阳之理，天造化，老兄必定能给当今万岁选一块更好的寝陵。”

有时候一句话像一道闸，能堵住潮水一样的话题。本来历代帝王，即位便选陵墓，并不是一件忌讳的事，但康熙尸骨未寒尚未安葬，京师危机四伏，雍正的帝位坐得稳坐不稳都难说，就言及给他选坟的事，人人都觉得他别有用心语带双关，虽然挑不出毛病，顿时心里咯噔一声。高其倬也自觉失态，涨红了脸，低头吃茶，再也不说什么土味的“甘酸苦涩”了。

“我也乏了，”允禩起身伸欠了一下，“今儿就按旨意，先安歇一夜吧。高其倬既精于堪舆，万岁召他进来也未必没有深意。其倬先生有闲工夫，将来给我也看一块地，不求世世富贵，但求代代平安，好歹请留意。”说罢将手一让，众人忙都躬身辞出去。

第三回 探虚实闯宫大哭 丧乌雅氏枢前正位号

在潞河驿胡乱歇息一夜，果然第二日拂晓便有旨意下来：“着大将军王允禩即至乾清宫圣祖梓宫灵前见驾。”允禩一肚皮的火，也不设香案，也不跪接，竟站着接读圣旨。读罢一语不发，愣着出了半日神，径自出了门上马赶进北京城，弄得赍诏太监和尹泰一千人又是担心又是尴尬，说不敢说，劝不敢劝，只好怀着鬼胎，打马随行入城。

天上的雪已经小得多了，银雨也似霏霏而落，云层黄中透白，眼见这场数十年罕见的大雪已是强弩之末，没有多少后劲了。允禩呆着脸骑在马上，一街两行家家户户都有人扫雪清道，见他前呼后拥地过来，纷纷丢了扫帚木锨家什，垂手鞠躬侍立。人们脸上没有什么表情，仿佛还没有从老皇帝的死这一噩耗中惊醒过来，更没意识到这位当今皇帝的政敌，一母同胞的大将军王突然回京意味着什么。但允禩心中却另有一番滋味，往年的西直门内，像这个日子，正是要过冬至的日子，那热闹得还了得，什么肉肆行、富粉行、成衣行、玉石珠宝行、绸缎铺、纸行、海味鲜鱼行、汤店、药肆、什作行、浆洗店……纵比不上正阳门外棋盘街大廊庙，也是车水马龙人潮如涌。如今却是家家关门，店店封户，冷冷清清没几个人，只偶尔有几声卖水车的铎铃响和拉煤土沿街叫卖声，打破这冰雪世界的岑寂。允禩不禁微微叹息，轻声吟道：“亲戚或余悲，他人亦已歌。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帝王也是一样啊……”

“十四爷，”紧跟左侧的尹泰问道，“您说什么？”允禩低垂了头，良久才叹道：“我想起了皇阿玛，英雄一世，如今躺在冰冷的乾清宫。人生斯世，到底有何意趣？你看这大街，平日何其红火，现在却是悲风回雪，遍布缟素。你我还沉湎在终天之悲中，人家砧板都在响，照样儿过冬至，照样儿拜冬，做冬至团，买乳酪，熬饧糖。”尹泰听了反觉无言可对，思量着说道：“十四爷想得多了。这街两边店铺多，举人们都赶着进京入闱，趁着冬至赚这些措大们几个是有的。大雪下了这么多日子，寻常人家连菜也吃不上，哪能同往年比呢？”

允禩左颊上的肌肉不易觉察地一颤，转脸问道：“今年还要开春闱？不到时候吧？”尹泰斟酌着道：“十四爷，您难过得糊涂了。新皇登极，自然要开恩科的。听说礼部原定我当主考，我赶紧去说，我的三儿子尹继善今年也要考，按例我得回避。大丧过后，我想恩旨就要下来了。”允禩还要问话，前头侍卫在马上用手一指，说道：“王爷，西华门到了。”

允禩身上一震，猛地意识到此地是紫禁城入口处，巍巍天阙之内，便是总领天下政务的机枢重地。他收了戚容，款款下马，解下腰中宝剑递给从人，便见乾清宫一等御前侍卫德楞泰迈着凝重的步履下阶，站在石狮子旁等候自己，他便踱了过去。德楞泰是蒙古勇士中选来给康熙皇帝当侍卫的，迭次护驾有功，已经晋封二等伯爵。他敦实高大的身材像

一尊铁塔，透出一身剽悍之气，黑红的脸膛看不出什么表情，只两只眼睛哭得有点浮肿。他稳稳站在阶前，见允禩走近，低沉地说了句：“有旨。”见允禩毫无下跪的意思，接着说道：“着允禩乾清宫西暖阁见驾！”允禩回顾尹泰，见尹泰吓得脸色惨白，因冷冷说道：“四哥太劳心了，已经有过旨意了嘛！”

“给十四爷请安！”德楞泰上前打个千儿，遂即起身，一躬说道，“万岁爷的意思是，先请见一见，随同万岁一齐去大行皇帝梓宫行礼。”

允禩哼了一声，拔脚便走，马刺踩在扫得溜光的临清砖上发出叽叮叽叮的声音，越走越快。尹泰情知这位性情刚烈的王爷今日有意惹事，和愣在当地的德楞泰交换了一下眼神，急匆匆跟了进去。允禩大步流星进西华门，却不循常例由武英殿隆宗门入内，径由熙和门入内，过金水桥登太和门，直奔太和殿，从保和殿后急步下阶，过了乾清门，沿甬道挺身直入。弄得专门在隆宗门迎接他的上书房大臣隆科多飞跑回来，喘吁吁地跟着，口里说着“请安”，那允禩只是走，哪里行得下礼去？连钉子似的守在甬道旁的侍卫们都看得目瞪口呆！允禩远远见乾清宫前灵幡旒旌白汪汪的一大片，心中已是一片迷惘混沌，只觉得天地宫殿浑浑茫茫，在旋转，在倒涌。直到殿前，两个人搀架住了他，才清醒了一点。他定睛看时，一个是八阿哥廉亲王允禩，一个是十三阿哥允祥，亲人相扶百感交集，仇人相见又分外眼红，他不禁傻子一样怔住了，直盯着地望望“正大光明”匾额下的白幔素幛，左望望允禩，右看看允祥。一阵哨风卷地而过，吹得灵幡哗哗直响，殿檐果戛下铁马叮当一声，允禩浑身剧烈地抖动一下，突然扑身倒地号啕大哭，匍匐着直爬到康熙灵前，已是声断气咽：“皇阿玛、皇阿玛！你……你这是怎么了？你怎么在这里头？你醒一醒儿……你的不孝的老十四回来……看你……嗒嗒……临走时，你不是说过，必定要临终前见儿子一面的么？是天不允还是地不许？我的皇阿玛，我的皇阿玛啊……这不公道啊……嗒嗒……”此刻大殿中东边一溜跪着三阿哥允祉、五阿哥允祺、七阿哥允祐、九阿哥允禔、十阿哥允䄎以下至十七阿哥允礼，最小的阿哥允禔刚满十岁，缙麻孝袍伏地哀泣；西边一溜是康熙留下的宫嫔，却是从宜妃郭络罗氏为首，德妃乌雅氏、惠妃纳兰氏、荣妃马佳氏、温贵妃纽祜禄氏、成妃戴佳氏、良妃卫氏、定妃万琉哈氏、敬敏贵妃章佳氏、顺懿密妃王氏、纯裕勤妃陈氏……还有一大堆的嫔、御、答应、常在各类各色女人足有五十人，都一齐放了声儿。但这些人每日前来跪灵已近半月，又累又别扭又担心又都各怀着心事，早就过了新丧之哀，再也鼓不起哭兴来。男人们低垂着头，有的偷看允禩拍棺大恸，有的互相交换眼色，有的装着哀痛已极伏地假寐，有的边“哭”边抠砖缝儿，抹眼睛丢鼻涕，流出涎水凑数儿。女人们天生会哭，白绢子握着嘴呼天抢地，唱歌儿似的念叨着什么，但眼泪是再也挤不出来了。

“老十四乱了章法，”允禩看了看默默出神的允祥，说道，“祥弟，你看这事怎么调度？”他是个温文尔雅的人；微胖的圆脸多少有点苍白，看去很清秀，一双又大又黑的瞳仁几乎不见眼白，说出话来又清又亮，一副弱不禁风的样子，即使皱着眉，嘴角也带着一副可亲可敬的温柔敦

厚，和虎目炯炯英武爽俊的十三阿哥允祥恰成对照。允祥自允禩闯宫，已经知道今日之事难以善后。十四阿哥敢于冒险一试，其实就是要蹉跎新君雍正到底有多深的“水”，看一看对面这位“八贤王”还有没有胆量保自己——这一闹是早就想到了的，只不料这个下马威来得如此之快！半晌，允祥方拿定了主意，长叹一声，含意不明地说道：“难为他……这片孝心，就依着八哥吧。皇上昨晚失眠，到四更天才睡下，原想见见老十四，兄弟君臣先聊聊再来哭灵——你看看这起子人，哪里是哭？都是直着脖子在嚎叫，成什么体统——我去见见皇上，八哥你去劝劝老十四。我直人说直话，只怕他还听你的些……”说着便向西暖阁走去。

允禩猝不及防接了这个烫手的红炭团儿，连回话的余地都没有，眼看着允祥晃着四方步去远，心里又气又恨，无奈只得进殿来，一眼看见德妃乌雅氏跪在西边第二位，允禩突然有了主意，徐步走了过去。此时允禩越发大放悲声，撕心裂肺地嚎啕，哭得殿中人人心里起栗。他扭曲着身子，用头死命撞着金漆楠木棺材，双手剧烈地抖动着，两条腿狂躁地蹬着大哭大叫：“把棺材打开！把棺材打开！我……我要看看皇阿玛！我要看看他老人家……我要知道他真死了没有……呜……嗚……您怎么会死？您是怎么死的呀……”

“列位皇太妃……”允禩装着喉头哽咽了一下，走到郭络罗氏和德妃乌雅氏中间，团团一揖说道：“十四弟这个哭法不成，既伤身子又不成礼法，太妃们是长辈，求你们出面维持一下，成全他的孝心。”

郭络罗氏左右顾盼一下，这才醒悟过来，自己昏昏沉沉只顾哭，竟跪在了后妃的首位。这几位贵妃都明白，跪在第二位的乌雅氏正位皇太后只是几日里头的事，知趣地杂跪在下首，自己怎么连这份机伶也没了？她陡地打个寒颤，转脸低眉说道：“德妹妹，实在有僭了；我不是有意儿的。今儿这事，还得你来拿主意。”说罢，挪动着发木的双腿后跪了半步。德妃乌雅氏怔怔地看着蹙踊大哭的允禩点了点头，其实连郭络罗氏后头的话也没听清楚。“母以子贵”，她养的儿子当了皇帝，当皇太后是题中应有之意。本来大好一件事，偏生两个亲生儿子是两“党”，闹家务闹得天翻地覆。胤禩人称冷面王，出了名的狠辣猜忌刻薄寡情，不知康熙吃了什么药，居然把这万几宸函九五尊位传给了他。如今做了天子，叫他给弟弟让步是万万做不到的。但她心里雪亮，这个允禩也是个犟种，撞死在南墙上也不会走弯路，今日大闹灵堂，骨子里就是不肯臣服胤禩，自己一个女人，能有什么法子制住两个斗红了眼睛的公鸡？想着，乌雅氏抽咽一声，眼睛里突然涌满了泪，艰难地站起身来，走到哭得昏天黑地的允禩身前，用冰冷的手抚了一下允禩的发辫，说道：“儿子，你刚从外头进来，呵着冷风，这么着哭，要伤了身子的……”

“体之发肤受之父母……”允禩头也不回，一头哭一头说，“……我的身子是父皇给的……父皇不在了，我还要身子做什么？我的阿玛呀……”乌雅氏咽了一口气，说道：“……也是娘身上掉下来的肉……替你阿玛想，替我想，你都不能这样。好儿子，你……你要多想想……”允禩听着，突然停了哭声，转过满面泪光的脸，仿佛不认识似的望着乌雅

氏，盯视良久方问道：“你是谁？凭什么管教我？”

“孩子……你哭昏了头……我是你的亲娘！”

“你穿的是皇妃服色。你不是太后，也不是娘娘，国家有制度，你管不了大将军王！”

众人早已停了哭声，殿上只听德妃的温言细语和允禩疯子一样的咆哮：“皇家丧礼是国家重典，不同庶民！世祖爷在位宫中铁牌定制‘后妃不得干政’！”此刻殿中一百余人听得呆若木鸡，人人色变股栗，只有东首跪着的九阿哥允禔看了看平静如恒的允禩，又用眼角扫视挨身的十阿哥允䤿，恰遇允䤿的目光也扫过来，一会神便都闪开来。乌雅氏一眼看见新即位的雍正皇帝一手扶着侍卫张五哥，一手扶着太监李德全，后头跟着允祥、隆科多和鄂伦岱一干侍卫，脚步杂沓衣裳窸窣逶迤沿甬道踏上乾清宫丹陛，心里一急，断喝一声：“你胡说八道！来人，架起他来！”

“……喳……”

站在灵前的几个小侍卫早已看得目眩头晕，见一向温和安详的乌雅氏突然勃然变色，惶恐地左右盼顾一下，参差不齐地答应一声。见允禩兀自红头涨脸，脖子上的筋鼓起老高，一副天不惧地不怕的横样儿，向前一步又迟疑地退回来，谁也没敢动手。顷刻间殿内一片死寂。

“怎么？”乌雅氏眼一横说道，“我是天子之母！祖宗家法都不要了？”她脖子一扬，点着名儿叫雍正身边的侍卫：“鄂伦岱！你给我架起他来，先给皇帝行礼！”

允禩恶狠狠看着一脸惶惑之色渐渐走近的鄂伦岱，想想自己大老远专门派他入京打探消息，居然杳如黄鹤，居然面颜来搀自己，气得浑身乱颤，却不言声，待鄂伦岱下腰刚架住胳膊，突然回身一掌“啪”的一声掴将去，打得鄂伦岱倒退几步才站稳！

“你是什么东西，敢来动我？”允禩直着脖子吼道，“这个地方是大行皇帝停柩圣地，我是天潢贵胄金枝玉叶！你不过猪一头、狗一条，施什么威风？四哥——”他突然转脸向雍正皇帝，“如今是你为主，你给我治这个没上没下的奴才！”

雍正皇帝穿一身黄绛丝面儿白狐青白氍袍，外面没套褂子，腰间系一条玄色麻带，黑狐皮缎台冠上的东珠和红结是摘掉了，沿帽勒着一条雪白的缎带。虽在丧中，浑身上下修饰得毫不拖泥带水。看样子，他是正接见外省大臣，被这边的吵闹哭叫惊动了才过来的。苍白的脸上带着倦容，发暗的眼圈周围还带着泪痕，两只黑得深不见底的瞳仁静静地注视着这个桀骜不驯的允禩，一声也不言语。他一出现，偌大的乾清宫正殿中立即充满了一种冷峻、威压的气氛，所有的人都深深叩下头去，只有允禩硬着脖子，用挑衅的目光盯着雍正。

“鄂伦岱，你回避一下。”良久，雍正才开口说道，“你十四爷千里奔丧，乍逢大变，悲痛伤心过度了。你去传理藩院主事图里琛，叫他到南书房等候接见。”待鄂伦岱退出去，雍正方慢慢踱过来，一手扶着康熙的灵柩，一手拉着允禩的手，叹息一声道：“好兄弟，和这种人生哪门子气？有气、有苦、有泪，当着哥哥，你好好痛哭一场！国家遭此大变，凡百事务都还要倚重兄弟。兄弟远道回京，照常理，朕是该去接一接的，只是上头停着灵，下头还有几十个官员急着奏事，大行皇帝病中积下的奏牍，有些急务也不敢延误，清江河督那边再不拨银子，桃花汛一来黄河就要决溃，漕运局面也就糜烂了……兄弟，咱们是天家，不比寻常百姓，家国一体啊！”说罢，泪如雨下。

他说得如此动情，既有堂堂皇皇的天理，又有谆谆恳恳手足之情，又像责备允禩的非礼，又像自责无能。允禩准备今日灵前把乾清宫搅得稀烂，一举弄混北京政局，倒被这番话堵得无话可说。他用眼偷睨了一下兄弟们，一个个俯首帖耳毫无动静，又见胤禩抚棺哀恸，一片真情，不由暗自叹息一声，掩面颤声泣道：“四——皇上这话，臣弟领命了……只可恨我怎么这样没福，怎么就最后一眼也不得见皇阿玛一面呢？我的好阿玛……阿玛好……好……狠的心啊……嗒嗒……”他仍旧用头砰砰地碰那坚如铁石的楠木棺槨，但那样歇斯底里的如疯狂的劲头却没了。站在允祥身后的隆科多是领侍卫内大臣，掌管着紫禁城宿卫关防，方才路上已悄悄请示过十三贝勒允祥，一旦诸王一哄而起闹事，只消允祥一个手势，立即着手一体擒拿。他紧张得两手全是又冷又湿的汗。见雍正轻柔温馨的几句话，立即将局面稳住，不禁暗自松了一口气，低着头，敬佩地向雍正投去一瞥。雍正拭了眼泪，看了看哭得泪人儿似的母亲德妃，一闪眼见郭络罗氏居然跪在德妃前头，目光一跳，闪过一丝不快，却没有说话，在殿中轻轻踱了两步，突然走到西暖阁门口，搬起一张椅子，唬得几个太监忙不迭地上前要接，却被雍正阴冷的目光逼得退了回去。几个皇阿哥原都在假抽泣想心思，此刻都一下子抬起头来，莫不成要给老十四搬椅子，卖个大人情？连允禩也住了哭，瞪大了眼睛。

“母后！”雍正轻轻趋步，直至德妃身前，小心翼翼把椅子安放好，双膝一软长跪在地，泣道：“儿不孝通天，祸延皇考，但自古人死不能复生，娘要哭坏了身子，更增儿子罪戾，何以对天下苍生？”允祥、隆科多并一千侍卫太监见雍正跪了，忙都一齐跪下叩头。乌雅氏泪眼模糊地转过身来，见是皇帝跪在自己面前，惊怔得身上一颤，翕动着嘴唇，半晌才道：“皇帝，你这是怎么了？娘怎么当得起这个礼？”雍正连连叩头，泣道：“当然当得起！您的皇太后封号，大行皇帝殡天那日上书房已经议定了的，原说待父皇断七之日，连同大赦天下诏谕明发各省。母亲身子本来就单薄，又有痰涌之疾，见您这样，儿子心里实在难过！您不能再跪了，自古孝以心行，礼仪可以从权，自今日今时，您就是皇太后！您得成全儿子这片诚孝之心！”

“这……这是国家大事，这如何使得？”

“您要是不答应，儿子就跪死在这里！”

乌雅氏泪眼张皇，尚自嚅嚅，跪在殿门口的允祥朗声说道：“母从子贵千古通例！这是朝廷早已拟定了的。皇上以孝治天下格天体物，一片至诚，请皇太后不必再辞，安座受礼！”说罢，瞋目对跪着发愣的哥哥弟弟们断声喝道：“拜！即行皇太后参礼！”

“皇——太后千岁，千千岁！”

乌雅氏左看看雍正，右看看允禩，身子一软坐了下去，放声大哭道：“先帝爷呀……”

第四回 新君天牢释旧臣 宿敌聆旨恶作剧

二十七日国丧终于在悲怆、不安和紧张中悄悄过去，腊月初十，诸皇子皇孙在雍正率领下，在康熙皇帝的梓宫前行了叩灵礼，由雍正率灵，将棺槨移至寿皇殿奉安停柩。因未满月，诸王、公、贝勒、贝子及文武官员帽上的簪缨尚不能戴，但乾清宫前的灵棚已经移去，挂在宫中千门万户前的白纱灯也由六宫都太监李德全会同内务府礼丧司的官员们都摘去了，换上了黄纱宫灯。宫中重新布置一番，原来那种凄凉、肃杀、哀恸的气氛顿时去了一大半。自十月中旬康熙病重，二十二个皇阿哥衣不解带，日夜侍奉，先是畅春园，后又到紫禁城，足足“泡”了一个多月，既不能沐浴更衣，又不许剃头刮脸，饶是强筋骨壮，也都一个个熬得蓬头垢面、脸色发青、霜打过的草似的提不起精神。众人各怀着重重心事，脚步杂沓随在雍正銮舆后头，眼巴巴瞧着雍正御驾进了日精门，都暗自舒了一口气，满心想着回府，怎样洗澡换衣，如何拥炉品茶，再好生睡个囫囵觉，但皇帝没有旨意，也只好等着。十阿哥允禩是个一刻也不安生的，搓手跺脚取着暖儿，吸溜着鼻子看天，一会儿和这个阿哥搭讪一句，一会儿又跑到太监群里问：“有手炉没有？”半晌又转到允禩面前，半笑不笑地问道：“喂，我说大将军王，这个地方冷，还是西大通冷？”

“都冷。”允禩望着宫门，怅怅地说道，“我大营里中军帐，是双层牛皮夹毡，地下串着火龙，暖和得很。要论外头，这里差得远。一口唾沫不落地就结冰，摔得稀碎——像兄这样，穿着猢猻猴皮袍，还冻得乱窜，一辈子也别去西边。”

“都冷——不错！”允禩嘻地一笑，说道，“不过里头也有个分别。譬如皇上，这会子和老十三、隆科多、张廷玉都在暖烘烘的上书房吃香茶喝参汤。咱们呢，就得乖乖在这冰天雪地里喝西北风儿。一个爹生下来的，命就不一样！”允禩品嚼着他话中的意思，淡然一笑说道：“君臣分际咫尺天涯，份所当然嘛。”允禩哼了一声，说道：“那自然那自然！昔日孙皓投降晋帝，席间唱歌：‘昔与汝为邻，今与汝为臣。敬汝一杯酒，贺汝万年春！’你清清嗓子，再过二十天，就是大年初一，皇上必定在太和殿受贺赐筵，你好好亮一嗓门儿，准保封你个亲王！”说罢也不等允禩答话，缩头跺脚又跳到了别处。

众人或三五聚话，或窃窃私议，正等得没兴头，允禩拍手儿道：“雅静！恩旨可来了！立马叫咱们回府，剃头洗脚，搂着福晋美美儿睡个大头觉！”立在宫墙根沉吟不语的允禩抬头一看，却是养心殿太监邢年带着一群苏拉太监过来，在日精门当门立定。

“列位爷，”邢年见众人满不情愿地要下跪，忙道，“万岁爷吩咐免礼。主子知道爷们劳乏了，不过还有些要紧话，想和爷们谈谈心。请爷

们到养心殿候驾。主子正在见人，要不了一个时辰就下来，请爷们忍耐一时，午膳主子和爷们一块儿进。”几句话说得众人无不泄气，只得拖着灌了铅似的步履，迤迤出永巷、过天街，再由西永巷过月华门至养心殿等着。

邢年传过旨旨回来，在月华门这边看着阿哥们无精打采进了养心殿垂花门，这才去缴旨，早见隆科多、张廷玉、马齐、王掞还有十几个官员都鹤立在檐前。邢年打心里叹息一声：“真是一朝天子一朝臣。先帝在时，绝不会让这些臣子们立在外头挨冻的……”想着，便走到马齐和王掞面前，打了个千儿道：“给二位大人请安！二位老大人囚在狱神庙已经一年了，看上去气色还好！这回新主子一登极，就说遵先帝爷的遗命，放列位大人出来。贵人遭磨，后福无穷，小的也替大人们欢喜！”又看了看后头十几位，虽不相熟，却知道都是被康熙囚禁了，雍正刚刚赦出来的，邢年也都团团一揖作礼，笑道：“大人们纳福！”

“外头是邢年么？”上书房里传出雍正的声气，“你进来。”邢年忙答应一声，挑起厚重的棉帘进来，一股暖烘烘的热流立即扑面而来。定睛看时，雍正依案而坐，穿一件绛色红绸面染狐膝袍，套着貂皮黄面褂，腰间束一条黄绉褶包，正在啜茶沉吟。下头跪着两个人，却都认得，是内务府的两个笔帖式钱蕴斗和蔡怀玺，当日派他们去接允禩，还是自己传的旨。因不知雍正召他们说什么事，邢年一句多的话也不敢说，替雍正斟了一杯热奶子便躬身退到了一旁。却听蔡怀玺道：“十四爷这一路都很安分的。奴才们万万没想到，进了北京，十四爷会忽拉巴儿变了性，惹出这么大麻烦。这都是奴才们办事不周，求万岁爷责罚！”

雍正站起身子，踱了几步，端起奶子呷了一口，笑道：“朕不过白问问，并没有别的意思。他肯奉诏，平平安安来京，你们的差使就算办得好。你十四爷性气本来就高，恰又遇上皇阿玛龙驭上宾，心里发急，说话做事不免过头儿。朕召见你们，就是告诉你们，十四爷路上说的，无论是好话坏话，不能往外传。”他倏地收了笑容，眼中闪着幽幽的光，咬着细白的牙齿道：“说出去，就是挑唆我天家骨肉不和，这个罪名儿你们吃罪不起——回京后有人问起过你们这些事没有？”蔡怀玺忙叩头道：“奴才回来就奉了宪命，去礼部帮着办今年的恩科，忙得昏天黑地，并没人来打听闲话。就是打听，奴才是知规矩的人，也不敢胡噉。”钱蕴斗也道：“奴才也不敢胡说。”雍正一笑，说道，“那好。邢年告诉内务府，两个各加一级，赏一年的钱粮。”待钱、蔡二人却身退出，雍正方问邢年：“他们都过去了？”

“是！”邢年忙赔笑道：“奴才亲眼瞧着爷们进养心殿，才过来给主子回话的。”雍正点点头说道：“不能叫他们等久了，你这就随朕过去！”邢年忙道：“奴才方才进来，廊下站着好多官员呢！主子不见见再过去？”

“哦！”雍正似乎有点诧异，站起身来隔玻璃向外望望，对邢年说道：“你叫隆科多进来！”

隆科多进来了，这是个五十多岁的精壮汉子，穿一身九蟒五爪袍子，珊瑚顶子下一张黑里透红的脸，五短身材仿佛蕴着使不完的劲，一进门就甩了马蹄袖，跪地叩头道：“奴才隆科多叩见万岁爷！”

“舅舅，别这样，你起来，以后见朕免了这‘奴才’二字。”

“臣不敢！”

“有什么不敢的？”雍正笑道，“朕既然这样称你，你就当得起。”见隆科多起身来，雍正又道：“朕可要说舅舅几句了。廷玉是个汉臣，凡事小心，也还罢了。你现在是上书房领班大臣，又是九门提督，朕的至亲至信大臣，凡事要替朕多想着点，多担待着点。”

隆科多目光炯炯看了雍正一眼，忙又低头道：“请皇上明示，臣好遵旨承办！”雍正指着窗外说道：“马齐是先皇老臣，偶然记了过，交部议处不过是应景儿。王掞是出了名的忠臣，又是教过朕读书的师傅。这十几个人有的是遭冤下狱，有的不过是公事呈误，例常处罚。朕以仁孝治天下，当然要恩赦他们出来。你们怎么能按寻常犯官起复待他们？上书房这边朕占着说话见人，那边批本房、誊缮房有的是地方，就不能腾出点地方来，让他们进去歇着？这么冷的天，就站在檐下风地里！”隆科多赔笑道：“皇上，他们刚从狱里出来，原是到上书房报到领差。奴才和廷玉倒是劝他们在御驾起居注档案房暂候着，他们听说皇上在这，没一个人去取暖，都在外头等，想见您一面……”那年这才明白，雍正并不知道外头有这么多人冻着候见，忙过来替雍正披了大氅，和隆科多一道随着雍正出了上书房，廊下一排溜站着的十几个大臣见雍正出来，“忽”地一齐跪下，叩头高呼：

“万岁！”

雍正似乎很感动，苍白的面孔泛起潮红，只向跪在前头的张廷玉略一点头，紧走几步，一手扶了马齐，一手挽了王掞，吩咐众人免礼起身，又道：“王师傅，你这是何必？就是天子拜师，朕还该对你行二跪六叩的大礼呢！你们都是先帝倚重的人，先帝在时就曾说过，给朕留着一批人才，不在六部，不在九卿，在大理寺和刑部，朕当时不明白，后来想想，指的就是你们。朕遵先帝遗命，赦你们出来。朕要刷新政治，澄清吏治，还要多多依仗你们这些老人——这样，你们先和隆科多舅舅和廷玉谈谈，放一个月的假料理一下私务，就有旨意给你们。”

在场这些人里，马齐原是康熙的上书房大臣，领侍卫内大臣，因曾保奏八阿哥允禩为东宫太子被黜，王掞则是保奏四阿哥雍正皇帝的，也莫名其妙地丢官下狱。其余如张廷璐、徐元梦、王鸿绪、鄂尔泰等人，或为部院大臣，或为司堂部吏，都是熙朝能吏干员，人人心里窝着一份委屈，要见新皇帝诉苦。听说先帝有此遗命，一个个感动得涕泪横流，伏地碰头有声。王掞头一个撑不住，竟自放声号啕！

“列位大人，”廷玉极有心计的人，知道雍正还有要紧事，忙道，“皇

上还要去养心殿看折子议事，先请进上书房我们聊聊，然后请旨，我带众位去寿皇殿先帝爷灵前谒见圣祖梓宫如何？”

“不必再请旨了，”雍正点头叹息一声，“就照廷玉说的办。隆科多一会儿着人把新铸的雍正钱送养心殿，还有礼部奏请开恩科的折子，一并交朕御览。”说罢便带了德楞泰、张五哥一千侍卫出月华门，早见十三阿哥允祥已等在垂花门前，雍正微笑道，“兄弟们都等急了罢？”

允祥皱着眉头，一脸心事正呆呆地出神，乍听雍正问话，抬头看时，已到了自己面前，慌得连忙跪下，说道：“皇上万几宸函，昼夜忙碌，为臣子的等一会儿，哪有急的道理？臣弟在这儿等皇上，是因为户部主事孙嘉淦和尚书葛达浑为铸钱的事大吵大闹一通，两个大臣竟不顾体面，扭结着直到隆宗门，围了几十上百的官员看热闹儿。事情不大，太不成体统，因此臣等在这里，这事不能不奏明皇上。”

“人呢？”雍正颊上肌肉不易察觉地跳了一下，问道。允祥咽了一口唾沫，说道：“臣喝止了他们。叫葛达浑写折子递上书房参奏姓孙的，叫孙嘉淦暂押在侍卫房，听候上书房发落。”雍正冷冷一笑，抬脚便进垂花门，说道，“可笑！一个六品主事，就敢闹到大内——把他官服先剥了，听勘！”

“喳！”允祥忙答应着起身，交代门前侍卫去传旨，自己紧跟几步随雍正进了养心殿大殿。

因院外雪光刺眼，雍正进殿只觉一片昏暗，好一阵才看清，三哥允祉为首，允祺、允祐、允禩、允禔、允□、允禔、允禔、允禔跪在前排，允禔、允禄、允礼直至允祜十个年幼弟弟跪在后排，都在须弥座西面，一齐叩下头去，参差不齐地呼了一声：“万岁……”

“都起来，起来吧。”雍正心里提了一口气，口气变得异常和蔼，满面笑容双手虚抬了一下，“这些日子三哥和弟弟们都劳乏了，朕一头守灵，一头办事，也累得七死八活。今儿这里一个外人没有，我们兄弟谈谈心，一拘君臣大礼，有多少心里话也都憋了回去——李德全，摆上木机子给各位爷坐，摆茶几上些点心，带上宫人太监都在东配殿侍候！”

太监们一阵忙乱，摆了机子茶几，上了茶食，悄悄退了出去。偌大的养心殿正殿沉寂下来，二十一个阿哥正襟危坐，目不转睛地看着这位昔日的冷面王，今日的九五之尊，不知他要说些什么，昔日的恩怨怨，随着殿角那座金自鸣钟单调而又枯燥的“咔咔”声，又像在聚，又像在散。

“朕已经做了一个月的皇帝了。”雍正望着外头似阴似晴的天，房顶上尺余厚的积雪和院中觅食的麻雀，怔怔地，仿佛在倾诉，又像自言自语，深深舒了一口气，“再过二十天，就要改元‘雍正’。恩科已在筹备之中，大赦文书的诏谕也已草好。新钱样子今日就呈送进来，明年就要流通天下了……”

一番“谈心”竟从这里开头，阿哥们不禁都瞪大了眼。允禩忍不住偏过头看看允禩，忙又转过脸来。允禩是雍正政敌的首脑人物，见识自然高出众人一头，脸上虽不动声色，心却往下一沉，雍正随便说这几句话，其实就是宣告，政局已经稳定，再来争这个皇位，不但大逆不道，而且也是徒劳！

“当皇帝的苦，朕早已看到了的。”雍正看也不看众人，款款说道，“朕在藩邸四十五年，目睹大行皇帝手创大业的艰难。当时私下里还作过一首诗——嗯……”他一边回忆，一边苦笑着吟道：

懒问沉浮事，间娱花柳朝。

吴儿调凤曲，越女按鸾箫。

道许山僧访，暮将野叟招。

漆园非所慕，适志即逍遥。

吟罢略一顿，叹道：“所以朕的志向，从来没有打过帝位的主意。万万没有想到，皇考会将这万里江山托付给朕！朕在藩邸几十年，托先帝福，富贵荣耀不减今日，而安逸舒适不及当时千百倍。一个月来每念及此，不禁黯然泪下！朕这一生一世，再也休想适志逍遥的了！”说着，不知哪句话牵动情肠，雍正竟真的落下泪来。

在场的人，除了允禩都是目睹了康熙驾崩那日惊心骇目场面的。一个月前的今日，九门提督隆科多当众宣诏，遗命皇四子胤禛入继大统，雍亲王府倾巢出动护驾，大世子弘时和四世子弘历冒雪到西山稳住汉军绿营军和锐健营不得妄动，十三阿哥允祥和十七阿哥带着金牌令箭亲赴丰台大营，悍然杀掉了八阿哥亲信门人，带兵提督成文运提兵直趋畅春园保雍正登极……这些场面至今历历在目，而雍正居然侃侃而言，“要逍遥不要做皇帝”！允禩听着这些虚情假意的话，比吃了苍蝇还腻味，睨一眼挨身的允禩，也是目中火光闪烁，但此时身在矮檐下，也只好忍下这一肚皮的无名火。

“朕的这些肝膈肺腑之语，就是说煞，也有人不信。但朕的心，天知道！”雍正皱了一下眉头，徐徐说道：“兄弟们相处几十年，有什么不知道的？无论德才学识朕远不及圣祖，惟有办事认真，不负心，这一条可以自信。既然天授大任于我，少不得拼了性命去做。朕这个皇帝，比不得前代继统之君，父子先后之间，各立其政，各成其功。比如禹汤之后而有桀纣，天下后世不能因为子孙不善，掩没了禹汤的功德——朕于圣祖，是非得失，实为一体。朕事情做得好，那么皇考就托付对了，朕做得不好，那么皇考也就托付错了——像圣祖这样的千古伟人，把事业江山交给朕，朕岂敢苟且怠荒，甘于自弃，使后人共议圣祖付托之误？兄弟们啊……我们都是圣祖皇帝一脉骨血，你们要仰体他老人家的，大位已定，就该遵天无二日、民无二主之义，尽忠尽责，襄赞朕躬呀！”

他脸色苍白，感情激越，用期待的目光略带茫然地挨次扫视着兄弟们。这些阿哥们都是久经沧海难为水的，哪里凭这几句话就打动了？只允祥、允礼和允禩几个小皇子盯视着雍正，仿佛受了感动。允祉和允禩几个人面面相觑，好一阵才觉得这么硬坐着听训很不相宜，纷纷离席，五阿哥允祺是最老实朴讷的，率先跪下去，叩头泣道：“皇上布达腹心，坦诚相见，臣弟感激无地！皇上但有传令，臣弟肝脑涂地在所不辞！”

“很好，兄弟同心，其利断金！”雍正失望地看了看一言不发的允禩，喟然说道：“五弟这话，朕不敢当。朕也没有使令，指使兄弟们‘肝脑涂地’。朕只是想，朕比不了皇考他老人家，要靠兄弟帮衬。于朕所不能的，你们辅之助之；朕有错误，你们规之谏之；朕就有失，你们谅之隐之。同心匡佐，让朕一个‘是’字，使朕能成为一代令主，成全了圣祖一片拳拳托付之心。你们既是忠臣，又是孝子，当然也就是朕的好兄弟了！”雍正说着，见允禩跪在地上摇头攒眉，夹腿拧身地跪不安宁，便问：“允禩，你哪里不受用吗？”允禩吭了一声，叩头抬起身来，挤眉弄眼一脸怪物相，哭丧着脸说道：“万岁爷苦口婆心，若是听不进心里去，那还是个人么？臣弟实在是内逼上来，拧绳绞劲儿不自在，求皇上恩准，臣要出恭！”说着，竟放出一串屁来。允禩一个忍不住“扑哧”笑出声来，忙咳嗽几声掩了过去。雍正唇焦口燥滔滔不绝说了半日，自谓就是石头人也该动心，不料却是这么一个结果，顿时气得手脚冰凉。他铁青着面孔沉吟良久，正要发作，给这个不安分的铁头猢猻一个下马威，猛抬头看见康熙皇帝赐给自己的条幅，一笔楷书端正写着四个字：

戒急用忍

雍正宽容地一笑，轻轻地说道：“正经话说完了。兄弟们跪安吧——赐筵！”

第五回 孙嘉淦公廨挥老拳 十三王金殿邀殊宠

众阿哥陪着雍正共进午膳，除了三阿哥允祉、五阿哥允祺、八阿哥允禩矜持自重，不肯放肆，其余的人全无礼法，当着雍正的面大嚼大啖，一个个吃得浑身冒汗——早晨只在灵前吃了点素点心，这干人也实在早已饥肠辘辘的了——雍正是个极讲究礼的，打心里厌恶这群龌龊鬼，一边笑着劝众人“放量用”，自己挟了几箸豆腐皮拌粉丝吃了，便洗手漱口，微笑着看众人吃饱，起身道：“道乏了，兄弟们有事随时递牌子进来！”

于是众人纷纷起身，擦嘴剔牙，乱嘈着跪了谢恩，一哄而散。允祥因兼着上书房行走的差使，负责紫禁城防务的领侍卫内大臣，有着这层身份，便有护卫皇帝安全之责，因此不肯入筵，只站在雍正身后侍候。筵散之后，允祥又代雍正把阿哥们送到丹墀下，一转眼见隆科多站在东配殿前，便笑道：“老隆，你早过来了？怎么不进来？”隆科多正要搭话，一眼瞧见雍正踱出殿外，忙上前打个千儿道：“臣给万岁爷送新钱样子来了。”说着，举了一下手中的黄纸包呈上。

“唔。”雍正神情多少有点恍惚，没有去接钱，却朝东配殿喊道：“李德全！”

“奴才在！”李德全早已隔玻璃瞧见雍正出来，听见传呼，急趋而出，顺手打下千儿，“主子有什么旨意？”雍正一摆手说道：“叫张廷玉过来。”李德全答应一声，刚刚起身，隆科多赔笑道：“回主子的话，张廷玉正在接见进京引见的州县官，说话就进来见主子。”

雍正这才接过那个沉甸甸的钱包，点了点头，说道：“也好。这次引见的州县官，共是几名？”隆科多忙道：“共是二十七名，廷玉正给他们讲引见仪注，不过应景儿的事，估摸这会子已经说完了。”雍正淡然一笑，盯着隆科多道：“哦？应景儿的事，你这么看？”

隆科多一脸茫然，看着允祥没敢回话，州县官引见皇帝，本来就是一磕头就完的事，真不知这个鸡蛋里挑骨头的皇帝为什么还要吹毛求疵。正发怔间，张廷玉带着一个小太监，抱着一沓奏折进来，雍正见他行礼，一摆手道：“不用了，进来吧。”便回步进殿，众人只得跟着进来。雍正径至西书房炕上盘膝端坐了，亲手整理了张廷玉送来的奏折，吩咐“多调些朱砂，朕要熬通宵”。这才对隆科多笑道：“你是贵胄，又是武功出身，说错了朕不怪你。州县官虽小，却是亲民的官，庙堂旨意要他向百姓布达实施，百姓疾苦要他向朝廷奏闻。天听自我民听，天视自我民视，他们既要办差，又要当朝廷的耳目，这一层官是最要紧的。因此引见不能像往常，一大群进来，磕头听训走路。朕要一个一个地见，一个一个地考成。”说着便打开黄纸包看钱。

“万岁，”张廷玉躬身说道，“臣以为勤政固然要紧，但十八行省，天下之大，各省实缺州县都在百员以上，加上候补的，待选的，实在繁累，一个一个地接见，考成……”“你不必再说了。”雍正头也不抬，看着桌上摆的铜钱，说道：“那就一次见三个——我们先看看这钱吧。怎么瞧着这三种钱的成色似乎不一样？”

众人这才留心看那钱，一大包里分三个小包，每包九枚样钱，共是二十七枚，刚刚铸出来的“雍正”铜哥儿黄澄澄亮晶晶分三排摆着，端详半日，看不出什么异样来。雍正指了指第一排，又指着第三排，问道：“这第三排的钱，字画没有第一排的清晰！”

“哦！”隆科多松了一口气，笑道，“皇上，这里头有个分别，其实再细端详，第二排也是不及第一排的。三排铜钱用的不是一个模范。第一排叫‘祖’钱，是铸来存御档的；用祖钱压印模范，出来第二排，叫‘母’钱，再用母钱模范大量铸印，出来第三排‘子钱’，就是通用天下的钱了。因反复两次，子钱字画自然不及祖钱。”雍正笑道：“处处留心皆学问。想不到你这个丘八舅舅倒通钱法！”说笑着若有所思地起身来，在地下踱了两步，忽然问道：“那个孙嘉淦，为什么和户部尚书闹起来？也是因字画不清？”

允祥和隆科多都不知道这事首尾，对视一眼没敢回话，说道：“奴才方才叫人问过。不是为字画不清，因为铸钱用铜铅，孙嘉淦是户部云贵司主事，上了一个条陈要户部尚书代呈御览。葛达浑说他多事，他不服，两个人在户部大堂顶嘴，葛达浑那性子万岁也知道，掌了他一嘴，事情就闹大了。”

“两个人都是混账！”雍正打了个呵欠，又看了看案上的钱，突然改变了主意，问张廷玉：“这个姓孙的发落没有？”

“没有。”

“传他来见朕。”

张廷玉惊讶地看看雍正，忙答应一声出去传旨。雍正笑着看了看自鸣钟，说道：“已经未牌时分了，允祥饿坏了吧？那年，给你十三爷取两碟子点心来！”说着便坐下来看奏折，张廷玉和隆科多小心翼翼侍立在旁，大气也不敢出。雍正翻了几份折子看看，压在下边，又拿起一份审视良久，一闪眼见一个二十多岁的青年官员进来，也不理会，由着他参礼，却转脸问隆科多：“这个史贻直写了一份参折，说山西省巡抚诺敏隐瞒亏空，这事情你们知道不知道？”

“回皇上，”隆科多忙躬身道，“山西亏空康熙五十六年就已经补齐了的，当时是皇上坐镇户部亲自查清的，岂有舛错？但史贻直秉性刚正，实在是个清官，他是监察御史，允许风闻奏事，即便不实，也是为公，似也不为大错。请皇上圣鉴！”话虽说得两全，其实在场人都明白，诺敏和史贻直是陕甘总督年羹尧荐举的，年羹尧又是当今皇上最信任的藩邸

门人，允祥在旁边小几上慢慢嚼着点心，心里却道：“油滑——这条老泥鳅！”

雍正这才正眼打量跪在炕前的年轻官员，八蟒五爪的袍子外头的补服已被剥掉，大帽子上没有红缨，砵碟顶子也摘掉了，领子上一个纽扣掉了，大约是和葛达浑厮扭时拽脱的，一双金鱼眼，冬瓜一样的脸上长着一个不讨人喜欢的鹰钩鼻子。雍正一眼望去，顿生厌恶之感，吃着茶盯视移时，才开口问道：“你叫孙嘉淦？几时调户部的？朕怎么没见过你？”

“回万岁的话。”孙嘉淦重重地在金砖地下碰了三个头，朗声说道：“臣是康熙六十年进士，在礼部候选三个月被分往户部。当时户部已经停止清理官员亏空，万岁爷龙潜藩邸，所以没福得识圣颜。”雍正冷笑道：“没见过朕未必是祸，识得朕也未必是福。康熙六十年进士，除了分到翰林院做编修的，无论外官京官哪有做到六品的？你不知怎样钻刺打点，走了谁的门路，升得这么快了，还不安分？”孙嘉淦道：“回万岁，臣自束发受教，谨遵圣人之训，于家事私事，尚不敢稍存苟且，何况国事社稷事？殿试时臣实为传胪（第四名），带缺分发翰林院庶吉士，只因相貌丑陋，掌院学士说‘圣祖六十年大庆，你这模样站在清秘队里是什么观瞻’？咨会吏部降调户部主事……万岁尚说臣是钻刺打点，臣不知以何言回奏！”说罢，泪水已走珠儿般滚落。

原来是这样！雍正脸色一沉，他有些动容了。旋即一笑，说道：“以貌屈才，古有钟馗，今有孙嘉淦，良可叹息。但君子知命，读书养性，你中在一甲第四名，学问必是过得去了，为什么如此孟浪，咆哮官廨，与大臣扭打争论，直闹到西华门——你撒野得太过分了！”

“万岁，”孙嘉淦仰首问道，“不知新铸雍正钱万岁见到没有？”

“见到了，很好啊！”

“万岁可知道，如今市面，一两足纹能兑换多少康熙制钱？”孙嘉淦直盯盯地望着雍正，语气斩钉截铁，“万岁铸钱，是为便民流通，还是为了粉饰太平？”

听着这一连串质问，满殿侍卫太监人人股栗变色，雍正在藩邸自号“铁汉”，以刻薄猜忌、心狠手辣著称，从没见人敢这样当着大庭广众横眉顶撞的，何况这么一个小小的六品堂官！张廷玉和隆科多看着雍正愈来愈阴沉的脸色，对视一眼，正要设法缓解他立时就要发作的雷霆大怒，允祥却在旁断喝一声：“孙嘉淦，你这是和万岁说话？来人——拽他去！”

“慢。”雍正却已回过颜色，沉思着道，“朕不怪罪他这点子秉性。嗯，按官价一两银子可兑两千文——这与你的事有什么相干？”

孙嘉淦也意识到了自己失仪，忙叩头道：“臣秉性浮躁，万岁恕臣，

臣感激无地。方才万岁说的是官价。但如今实情并非如此。一两台州足纹，市面上其实只能换七百五十文！”

这话别人听了，都觉得是平常事，张廷玉多年宰辅，深知其中利弊，竟如雷霆电掣一般，头“嗡”的一声涨得老大！雍正笑道：“钱贵银贱，古已有之，这有什么打紧的？值得你大惊小怪！你是云贵司的，下札子叫云南多开铜铅，多铸钱，不就平准了？”隆科多皱眉说道：“多开矿固然是法子，不过矿工多了，聚在一起容易生事，也令人头疼。”允祥却问道：“孙嘉淦，据你看，为什么银子和钱价不能平准？”

“回十三爷的话，”孙嘉淦道，“康熙钱铜铅比例不对，半铜半铅，所以奸民收了钱，熔化重炼，造了铜器去卖。一翻手就是几十倍利息。所以国家开矿再多，也填不满这个无底洞。明代亡国，银钱不平也是一大弊政。主上改元登极，刷新政治，澄清吏治，岂可重蹈覆辙？”

这件事和政局吏治居然关联！雍正却不明白其中道理，顿时陷入沉思。张廷玉见孙嘉淦说得不清楚，在旁一躬身赔笑道：“万岁，这里头的弊端万岁一听就明白了。朝廷出钱开矿铸钱，铜商收钱铸物，民间流通不便，只好以物易物；所以钱价贵了于百姓不便。这还是其次，更要紧的，国库收税，收的是银子，按每两银子二千文计价。乡间百姓手里哪有银子？只好按官价缴铜钱，污吏们用两千文又可兑到二两多银子，却只向库中缴纳一两……”

原来如此！张廷玉没有说完，雍正心里已是雪亮：每年朝廷征赋，竟有一多半落入外官私囊！想到这些污吏如此巧取豪夺，还要加火耗盘剥，仍是贪心不足，还要挪借库银，久拖不还，弄得户部库银，账面上五千万两，实存八百万……雍正顿时气得脸色铁青，他看了一眼二十七个锃明耀眼的新钱，恨得很想一把抓了摔出门外，寻思良久，忽然问孙嘉淦：“那你以为这钱该怎样个铸法？”

“铜四铅六。”孙嘉淦道，“成色虽然差了，也只是字画稍微模糊了些，却杜绝了钱法一大弊政，于国于民有益无害，何乐而不为？求皇上圣鉴！”

雍正眼里熠熠闪了一下光，随即黯淡下来。刚刚接见阿哥，自己还振振有词，圣祖和自己“是非得失为一体”，眨眼工夫就改变了圣祖铸钱铜铅比例，谁知这群满怀妒意的兄弟们会造作出什么谣言来？按古礼“父丧，子不改道三年”之义，三年里头，康熙的规矩不许有丝毫变更，若为铸钱这件事，引起朝野冬烘道学先生议论，八阿哥引风吹火一哄而起，这布满干柴的朝局就会变成一片火海。雍正深知，自己德行并不能服众，只是因康熙赐予的权柄威压着众人，勉强维持到眼下这个局面，已经很不容易。一事不慎，朝野庞大的“八爷党”势力和他们管领下的五旗贵胄联合攻讦，他这个“皇帝”就会化为齑粉！想着，雍正已经拿定了主意，格格一笑道：“朕还以为你真的有经天纬地之才呢！原来不过如此！圣祖皇帝在位六十一年，年年铸钱，都用的是铜铅对半，熙朝盛

世照样儿造就出来了！你一个蕞尔小吏，辄敢妄议朝廷大政，非礼犯上咆哮公廨，敢说无罪？念你年轻，孟浪无知，又是为公事与上宪争论，故而朕不重罚。免去你户部云贵司主事职衔，回去待选，罚俸半年——真是可笑，朕那边多少军国重务等着办理，却听了你半日不三不四的议论！”眼见孙嘉淦还要答辩，雍正断喝一声：“下去！好生读几本书再来朕跟前唠叨！”

眼见孙嘉淦踉跄退出殿外拂袖扬长而去，殿中众人都无声松了一口气。允祥眨巴着眼，很想替孙嘉淦说句公道话，看着雍正脸色没敢张口。张廷玉老谋深算，已经若明若暗地看到雍正题外的深意，但他谨守“万言万当，不如一默”的箴言，一句话也不肯多口。隆科多却深觉孙嘉淦言之成理，在旁赔笑道：“孙某虽然放肆，臣以为他并无私意，倒是一心为朝廷着想，所议钱法也不无道理，愿圣上弃其非而取其是，把他的奏议下到六部，集思广益，似乎更妥当些。”

“朕乏透了，今儿不再议这事。我们满口铜臭，言不及义，这不合孟子义利之道。”雍正蹙额说道，“当下最要紧的，大将军王允禩回京。甘陕大营主将出缺，得赶紧选一个能员替补。山东去年秋季大旱，前日他们省布政使递来奏折，说眼下已有三百多人冻饿而死，一开春连种子粮都要吃光，这怎么了得？你和廷玉到上书房，商量一个赈济办法，派一个妥当人去放粮，看看其余省份有没有类似情形，一并写个条陈——嗯，现在是——”他看了一眼自鸣钟，“现在是申末时牌，给你们半个时辰用餐，晚间亥时正，用黄匣子叫太监递到养心殿，你们就可散朝回家去了。”待二人退下，雍正笑道：“允祥，好久没有单独一处说话了——我们兄弟要点酒菜，一边进膳，共弈一局如何？”

雍正皇帝是个冷人儿，不吃酒不贪色，玩乐吃喝上没有多大嗜好，只偶尔喜欢围棋，也是糟透了的屎棋。允祥却是阿哥里的棋王，国手黄文治也只能饶他两子，允祥抢了黑子，一边煞费苦心地设法下和棋，看着雍正的脸色道：“皇上，臣一直在想张廷玉的话。朝廷一多半的赋税，从银钱兑换差价里叫那些黑心官儿掏走，这……这终究不是事儿呀！”

“不下了！总是和棋，没意思。”雍正将手中棋子丢进盒里，站起身来，盯了一眼允祥没有言声。允祥答应一声“是”忙也站起身来。雍正默然踱着步子，良久，倏然说道：“允祥，你是不是瞧不起朕？”

允祥吓了一跳，扑通一声长跪在地，惶惑地说道：“臣焉敢，君臣际，下不僭上。臣是以理而行。”

“屁！”雍正夹脸啐了允祥一口，“朕越看你越不像从前的胤祥了！敢说敢为敢怒敢笑——圣祖亲自赐号‘拼命十三郎’！”允祥忙叩头谢罪，说道：“彼一时此一时，情势不同——”话未说完，雍正“砰”地一拳击在棋盘上，黑子白子，棋盒儿、棋盘四周摆的果子杯盏酒器却都跳得老高，“朕仍要昔日的拼命十三郎！朕要你做朕的十三太保！”养心殿的太监宫女们已经侍候了这个新主子一个月，还从来不曾见过他大发雷霆。

眼见雍正两眼喷着怒火，一脸的蛮横刁恶神气怒视着允祥，一个个吓得呆若木鸡。李德全那年一千人过去逢到康熙发脾气，都要赶紧过上书房请宰辅们过来解围，但雍正是什么性格，他们不托底，也不敢造次照老规矩办。

允祥黑黝黝的瞳仁中光亮一闪，随即垂下眼睑，略一思索，平静地说道：“皇上，您知道，咱们宗室骨肉，自康熙四十五年八月十五，十哥他们大闹御花园，整整折腾了十四年！为了这把龙椅，为了拔去我这根眼中钉，有人几次摆圈套害我，有人派人用毒药杀我，您都是知道的。我这十四年如履薄冰，步步小心，还是着了人家的道儿，被父皇圈禁在活棺材里闷了八年……”他的声音已变得哽咽不能自制，“……皇上……我是荆棘丛里爬出来，油锅里滚出来，地狱里逃出来的人呐！您看我这头发，一多半都白了！您想过没有，我今年才三十七岁！您怎么能指望那个死了的拼命十三郎再还阳呢？……”

“十三弟……”雍正被他这番如诉如泣的话语深深打动，走上前双手挽起允祥，他的声音也变得有点嘶哑，“是四哥想错了”。他拍了拍允祥肩头，背着手绕室彷徨，长叹一声说道：“贤弟太伤感，朕这阵子心事太多，没有顾及你的心境，朕是想叫你振作一点……”允祥忙拭泪躬身，说道：“臣明白……”“你不全明白。”雍正叹道，“你若是真明白，就该打起精神来！你要知道，朕现在是在火炉上烤，你也仍在荆棘丛中！”

允祥一下子抬起头来，愕然注视着雍正，说道：“请皇上明训！”

“这些日子守灵，朕想得很多。”雍正看了看院外，天色已经暗了下来，冷风掠过，吹得果圈旁的铁马叮当作响，他的眼似乎要穿透千层万叠的宫墙，凝神向外注视着，口中缓缓说道：“青海的罗布藏丹增和准噶尔的阿拉布坦已经秘密地会见三次，辞去朝廷封的亲王爵位，自封为汗，其实是已经反了。这里的事，用兵兴军在所难免。但在西边打仗，其实打的是钱粮，‘战场’在后方！可我们国库，仅有存银不足一千万，这够做什么使的？钱，都给那起子赃官借空了，先帝爷在位，咱们两个就是专心办这差使，催追各省亏空，结果如何？朕被撤了差使，你被圈禁！”允祥忍不住问道：“既如此，皇上为什么还要斥责孙嘉淦？”雍正回转身来，一字一板说道：“因为他的条陈上得太早，朕不能一登极就授人以柄，给心怀叵测的人以可乘之机！至于孙嘉淦，是个御史材料儿，过几个月就给他旨意。”

允祥一听就明白，“有人”指的就是八阿哥九阿哥十阿哥和十四阿哥这些权倾朝野的人，不由得暗自佩服雍正心计之工，遂道：“万岁圣明烛照，深谋远虑，臣心领而神受！”“坐，坐！”雍正指着杌子吩咐允祥坐了，自己也盘膝坐了炕上，款款说道：“如今天下积弊如山，朕有什么不晓得的？吏治败坏，无官不贪，官员结党成风朋比为奸，皇阿玛在时早已对此痛心疾首，但他晚年龙体欠佳勤躬已倦。这些事朕不做，大清江山何以为国？朕做事，你不帮谁来帮？所以你不能急流勇退，朕帮手太少，掣肘的太多，就是为你自己的身家性命，你也要打起精神来！”允祥

听到这里，浑身的血逆涌而上，又感动又自愧，霍地起身道：“自今而始，臣一身一命，惟皇上是从！臣即请纓前敌，愿往青海与罗布藏丹增兵车相会，一场大捷下来，百邪全避！那时辰万岁就能腾出手来大加清理吏治了！”

“嗯！朕要的就是你这份心雄万夫的壮志！”雍正也站起身来，目光炯炯盯着允祥，“但青海你不能去，一是朕身边没有护驾的不成，二是你去，有人就会说‘为什么不让十四爷去？’必引起朝议纷争。你就留下，多替朕操心。朕已令人传诏，命原上书房布衣宰辅方苞进京，再加上廷玉他们，事情就好办多了！”因见张廷玉抱着奏折进来，雍正待他将文牒放好，不及行礼，便道：“衡臣，你草两份诏旨！”

张廷玉没料到允祥还没退出，见他兄弟谈得兴头，正懊悔自己来得太早，听雍正吩咐，忙答应一声，至案前援笔濡墨，等着雍正发话。

“着原大将军王允禩实晋郡王位，赏亲王俸。”雍正说道，“所遗大将军缺，即着甘陕总督年羹尧实领，进京陛见后就职。”

这是很简单一份诏书，张廷玉一挥而就，双手呈过旨稿。雍正一边看着旨稿，又道：“允祥在先皇手里办过不少差，都做得漂亮，先帝多次对朕说‘胤祥乃吾家千里驹’，朕也早就深知道他，如今又在上书房参赞机枢，朕看给个亲王，赏个三眼花翎，还是该当的——允祥你不要辞——廷玉，就照这个意思润色！”说罢也不归座，就站在案前立等。张廷玉文思极敏，皇帝说着，已在打腹稿，待雍正说完，略一属思文不加点，走笔疾如风雨，顷刻而成，双手呈了上来，雍正接过看时，旨稿写道：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原十三贝勒允祥，公忠廉能，勤劳王事，屡办要差，卓有劳勋于朝廷，皇考在世时每向朕言及，“胤祥乃吾家千里驹”，朕在藩邸亦深悉其能。今即着允祥晋封怡亲王，赏三眼花翎，以示朝廷褒忠奖良之圣意。钦此！

雍正看后满意地点点头，说道：“就这样，今晚朕用玺，明天就发出去，允祥的允禩的明发，年羹尧的廷寄。”

“衡臣，”允祥的目光在烛下灼然生光，“上次我们议过，国丧期间暂停追查亏空，所以原拟六部十九名官员查抄财产停下了。丧一过，事情照旧办，明天下朝，你知会顺天府，步军統領衙门，叫他们堂官到我府，我向他们交代差使。”

张廷玉吃惊地看了一眼多日来一直萎靡不振的允祥，不知他为什么突然如此精神焕发，忙打千儿道：“遵怡亲王宪令，臣即照办！”

“这都是些国蠹，不必心慈手软。”雍正正在旁插话道，“这阵子没清抄，只怕有些财物已经转移，要狠狠追，只防着他们自杀，不怕他倾家荡产！”

“喳！”

“你们跪安吧！”

“喳！”

雍正亲自送他二人出殿，站在丹陛上深深吸了一口清冽的冷气，像一尊铁铸的人似的，站了许久许久。

第六回 伯伦楼才子行雅令 买考题试官暗留心

孙嘉淦浑身是理，在雍正面前却碰了个硬钉子，从养心殿拂袖而出，只气得头晕身软，脚步像灌了铅似的，踉跄出了永巷。太监们耳报神是最快的，听说一个六品主事和尚书议事不和，扭结厮打到隆宗门，闹到皇上亲自处置，这是开国来都没有的稀罕事，谁不要瞧瞧这人物儿？有事没事的都在天街^[9]转悠。眼见孙嘉淦补服也没穿，领扣散着，摘了顶的大帽子下一张冬瓜脸上满是泪痕，嘴歪眼斜踉踉跄跄出来，宫女们用手帕子捂着嘴格儿格儿笑得前仰后合，太监们压着公鸭嗓指指戳戳，时而窃窃私语，时而呵呵大笑。

出了永巷，看热闹的人更多了，但这里是有规矩的地方，人们不敢聚拢，只远远地站着都把目光扫向他，像是看一个怪物。孙嘉淦站住了脚，脸色苍白得一丝血色也没，一个念头突然涌向心头：以今日之辱，不能苟活人世！就在这里尸谏，一了百了！他睨了一眼乾清门前八口硕大无朋的镏金大铜缸，略一沉吟便昂首走了过去。

“年兄！”一个年轻官员正在乾清门前等候上书房接见，眼见孙嘉淦直趋金缸，知道他要轻生，疾步迎过来，双手一揖说道，“孙梦竹，别来无恙？”孙嘉淦瘟头瘟脑，端详了半日才认出来，是自己的乡举同年杨名时，当年在京候选时相与得最好的。因见杨名时穿着九蟒五爪袍，套着孔雀补服，蓝宝石顶子晶莹生光，雪白的马蹄袖翻着，齐整修洁风度翩翩，雪光下看去越发风雅飘逸。孙嘉淦心中真是百味俱全，恍恍惚惚道：“啊……是松韵呐……今日一见即是永别，倒也好……托你一件事，若肯办我心领神知，若不肯，我也不怪你……可肯？我家中堂上——”

杨名时不等他说完，一把拖了他低声道：“你这人我知道，你的事我也知道，我做藩台，管着湖广财政，不清楚你有理没理？皇上虽刻薄些，并不傻，你不能等等瞧瞧？这里不是说话地方，下晚你在家等我，我们作彻夜长谈。你万万不可轻生，你看看这起子混账，他们巴不得你死呢！”说着，便见十几个太监僚属，还有孙嘉淦的死对头葛达浑簇拥着八阿哥廉亲王允禩，一头说笑一头从乾清门徐步出来，杨名时便松了手，含笑迎上去向允禩打千儿行礼，彬彬有礼地说道：“臣杨名时给王爷请安！”

“是松韵啊！”允禩满脸是笑，不自觉地瞥一眼仰首望天的孙嘉淦，几步上前，双手扶起杨名时，亲切地说道，“几时进京的？见着皇上来了？”杨名时一躬身，不紧不慢说道：“臣前日进京，皇上忙得抽不出身来，旨意叫臣今儿先和隆科多大人见见，明儿递牌子请见。”允禩含笑点头，说道：“我知道，大约是开恩科。张廷玉的哥子廷璐是正主考，你为副，见了皇上就知道了——那位是谁？你们谈得好亲热！”

杨名时回头望了一眼孙嘉淦，未及招呼，孙嘉淦哼了一声，已经扬着脸径自走了。八王府太监头儿何柱儿赔笑凑趣儿，说道：“王爷，他就是和葛大人犯混的孙嘉淦，圣人蛋二五眼，最不识趣的，奴才原来想着是个孙行者，谁晓得长得像个猪八戒——”他夹七夹八说得正得意，不防允禩扬手“啪”的一声，赏了他一记清脆的耳光！

“你混账！”允禩登时勃然大怒，“士可杀而不可辱，你懂么？！孙嘉淦乃是朝廷命官，是是非非自有朝廷公断，轮到你这下三滥奴才说三道四？”何柱儿满心思讨好允禩和葛达浑，不防结结实实挨了一巴掌，顿时吓得面如土色，缩了几步退到后头，一声儿再不敢言语。允禩这才转脸，笑道：“小人心性真是愚不可及，要为他们，天天生气都生不过来——松韵，道乏罢，京里新桂米珠，你又清得一汪水似的，要缺什么，到我府去。”

杨名时淡淡一笑，又是一个躬身抬起头来不软不硬地说道：“王爷，名时不敢忘朝廷功令！”他抬脸看着允禩笑容可掬的脸，没有半点畏缩畏惧之态，嘴角微微上翘，似乎总在笑，又似乎带着讥讽，葛达浑直到此时，才看出此人风骨挺硬，是个比孙嘉淦还要难打发的角色。

“是啊，文武官员不得结交阿哥，这是祖宗家法。”允禩赞赏地看着杨名时，“不过时下没几个记得的了。本王从不屈人之志，随你吧！”说着便带着众人一径去了。葛达浑边走边道：“此人气度不俗。”允禩脸上毫无表情，只说两个字——“国土”。

孙嘉淦经这么一搅和，寻死的心是没了，但心情依然郁郁难畅。离开西华门，他叫了一乘暖轿，赶回户部云贵司，自己动手将文卷整理齐整，把云贵司的官印和预备送呈的铸钱模子压在上头，脱掉了零乱的袍服搭在椅背上，沉思着望着窗外坚冰封冻的大地。属员们见堂官这个样子，都垂手侍立着啜泣，没人言声。半晌，孙嘉淦方自失地一笑，说道：“你们都看见了，想必也都猜到了，我的事到此为止，该交代的公事都放在桌上，先由马笔帖式暂时掌管。谁来接印，你们就交给谁，有不明白的，只管到我府问去。”

“孙主政，”马笔帖式两眼噙着泪花，一躬身说道：“大人……大人……就这么去……去了？”

“嗯。”孙嘉淦静静说道，“谁叫爹娘没有生一个貌若子都潘安的孙嘉淦呢？这个地方在户部是头一份肥缺，我是两袖清风来，一杯清水去——平素待你们太严，误了你们发财，很觉过意不去。来，杯水当酒，我与诸君相别！”说着，从茶吊子里倒了几杯水，每人递了一杯，又道，“目下我只摘了顶子，不是官了，还没有别的处分。天威不测，再加上有些小人恨得我牙痒痒的，后头的事谁料得定？葛达浑又是咱们的‘大司徒’，你们更犯不着得罪他。所以，你们谁也不要去看我。”说罢，仰起头将那杯水一吸而尽，因见众人都喝了，孙嘉淦将杯一掷，“当”的一声掇得稀碎——束了束腰间绛红腰带大步跨出了户部云贵司，在院中立

定，突然仰天大笑道：“大丈夫上书北阙，拂袖南山，此亦人生一大快事！”说罢头也不回去了，西北风飕溜溜的，吹得他灰布棉袍前后摆撩起老高。

孙嘉淦在京城没有家眷，只在皇城西北隅贡院街一个小胡同里租了三间民宅。他的俸银每年仅八十两银子，因是低品京官，外官孝敬京官的“冰炭敬”银子没有他的份，平日自视清高，又从不为捐官同乡出具“印结”，一点多余的收项也没，连个佣人也雇不起，只好叫了家乡一个远房侄子——只十四五岁的孩子——同处一室，照料茶饭洗涮的事。现在既然罢了官，用不着摆“官体”，也图省钱，孙嘉淦索性步行回到下处。趑过胡同早见侄儿孙金贵已等在门首，见他回来，孙金贵远远便叫：“五叔，有客来拜！”孙嘉淦不禁一怔，这个时候来的哪门子客？一边快步走来，口中说道：“是哪位仁兄？”

“不是‘仁兄’，是‘贤弟’。”杨名时笑着挑帘出来，将手一让，请孙嘉淦进来，一边说道：“我等你有一顿饭时辰了，你再不回来，我还以为你又在户部出事了呢！”孙嘉淦勉强笑道：“你也忒小瞧我了，我是得了理才不肯让人的。葛达浑不先动手，我才懒得和他闹呢——你怎么下来得这么快？”杨名时笑嘻嘻的，十分轻松活跃，一边坐了炭火盆前，说道：“这都是例行公事，有多少话说的？隆科多问了几句地方上的事，就端茶送客了。倒是出来见了张衡臣（张廷玉），拉着手说了几句话，他还问你住在哪里，看样子皇上并不真的恼你。”

孙嘉淦用火筷子漫不经心地拨着炭，冷笑道：“你才不知道这些宰相呢，明儿杀你的头，今儿仍拉着你手嘘寒问暖——我不承他这份情。还有什么消息？”杨名时也冷静下来半晌一笑道：“别的我也没听说，明儿递牌子见了皇上我自有道理。哦，去陕西给年羹尧传旨的田文镜你认识不？”孙嘉淦抬头盯一眼杨名时，说道：“有过一面之交。他在户部跟着十三爷清理过官员积分公款的差使。姜宸英一个老名士，状元出身，因借二两公银，姓田的硬是把他写进参本，最是刻薄，分斤掰两的一个人，你问他做什么？”

“他传旨回程，和你一样，在太原和山西巡抚诺敏也大闹一场。”杨名时看着孙嘉淦笑道：“万岁传旨，叫田某暂不必回京，革去顶戴候旨——你这次总算有个伴儿，不是单丝孤掌了。”说着孙金贵掌上灯来，一边安置灯台，一边说道：“五叔，要不要打点酒来？”

“什么饭？”

“老样子，白米饭，腌萝卜丝儿。”

杨名时大笑起来，说道：“空相和尚请苏东坡吃‘晶’饭，苏东坡欣然前往，原来是白米白萝卜用白盐腌，巧煞了叫我也碰上。穷酸，走吧，一道儿出去，我请客！”孙嘉淦也觉得用这“晶”饭待客太过寒酸，杨名时富豪世宦之家，虽清，却不穷，遂也笑着起身道：“还有下半截呢，苏东

坡请空相吃‘毳’饭，空相兴头赶来，却是饭也没（毛），菜也没（毛），酒也没（毛）。你可不能跟我来这一套！”

两人相跟而出，已是酉正时牌。冬日昼短，天色已经完全暗下来，胡同口外贡院街上从东到西，摆满了小吃担子，馄饨、水饺、烧卖、油饼、水煎包子、锅盔……一盏盏羊角灯“气死风”布满沿街两行，连绵蜿蜒足有半里地长。街衢上熙熙攘攘人流穿行，热气腾腾的小吃摊上油烟白雾缭绕，散发出诱人的葱姜香味，夹着小贩们尖着嗓门，一个赛一个的高声叫卖声，主顾讨价还价声，煞是嘈杂。杨名时笑道：“上次我是白天来，很冷清的，没想到这里是夜市，竟这么热闹！”孙嘉淦似乎仍是心事重重，皱眉说道：“这还不是冲你来的？恩科快开了嘛，这里的店铺早就住满了外省孝廉——图的就是离贡院近——松韵兄，方才忘了问你，田文镜是革职待勘，还是留在山西听候部议？”杨名时站住了脚，诧异地问道：“这事关你什么痛痒？听说皇上派一个叫图什么的去太原，会同诺敏，查实库存无缺，再处分田文镜。”

“我倒不是和田文镜‘同病相怜’，此人有市侩气，我素来不同他交往。”孙嘉淦沉吟道，“但田文镜也有一条长处，很有心计，办事极认真，也不可一概抹倒……我是想，他一个小小四品京官，无缘无故怎么敢招惹诺敏这样炙手可热的封疆大吏？诺敏可不是等闲之辈啊！”杨名时怔了一下没有吱声，诺敏是何等样人，他当然十分清楚。原在安庆府任知府时，诺敏奉旨到金陵，曾经接待路过的诺敏，极随和的一个人，不知怎么去了山西，下车半年，竟将山西官员亏欠国库二百三十万两银子一举清毕；而且将原任官与现任官分别处理，既不饶过贪官污吏，又不累及现任无辜官员——这一份精明强干，这一份雷厉风行也实在叫人瞠目。但孙嘉淦问这个做什么呢？思量半晌，杨名时一笑道：“你的心思我明白了，明儿见了皇上我相机行事吧！你如今自己的事还未必撕掇得开呢，国家事，且往后放放——急什么？皇上清明，迟早会水落石出；皇上不清明，说也没用。你可真算是身在江湖，心悬魏阙了！”一席话说得孙嘉淦也笑了，“可不是，我也糊涂了，以为自己还在户部呢，我们枵腹论政，真是笑话。走，吃饭去！”

两个人鼓起兴头，挨擦着人群又往前走了半箭之地，见一座酒肆高高矗立在街北，下头朱楹青阶一排儿六间门面，上头是歇山式顶子，出檐木廊临着街面，挂着四盏红纱西瓜灯，泥金黑匾上写着四个字：

伯伦不归

“刘伶到此要醉死。”杨名时笑道，“这老板好大口气，只这笔字风骨不俗，倒像是哪里见过似的。”孙嘉淦道：“这是去年才开张的，穷京官无力问津，我从没来过，只听说老板也姓刘，叫刘叔伦，倒难为他思量这名字。今儿跟了你这阔东儿，我可要大快朵颐了。”两个人一头说一头拾级上阶，里头跑堂的已经迎了出来，一手甩了一下毛巾搭在肩上，一手挑帘，唱歌似的高声吆喝：“来两位，里头请——要雅座？”

杨名时看时，楼下散坐着几十个人，三五成群，都是举人打扮，有的吆五喝六捣战正酣，有的醉眼迷离仰首望天出神，有的摇头晃脑吟诗作词，还有的吃醉了，强拉着别人听自己的八股时艺，乱哄哄的热闹不堪，他自己占着副主考的身份，更不便与应试举人攀话。看了看楼下用纱屏隔起的雅座，杨名时道：“我想清静，楼上有好地方么？”伙计打量一眼杨名时，见他穿一身酱色湖绸灰鼠棉袍，上面套一件玫瑰紫猢猻猴风毛坎肩，簇新的六合一统毡帽上打着绛红绒结，一望可知是个应试的贵介子弟。孙嘉淦其貌不扬，却也干净利索气度轩昂，略一迟疑，笑道：“爷台是头一回来吧？上去瞧瞧就知道了，新装的红松木雅座单间，大玻璃隔栅，走遍京华，咱们伯伦楼是头一份儿！”杨名时点头一笑和孙嘉淦拾级登楼上来，果见靠北一溜儿六间雅座，都是蛤色油漆一新，南边却是打通了的，看样子是专作包席堂会所用，桐油地板擦得锃明净光纤尘不染，西南角还设着一个大卷案，笔墨纸砚一应俱全，墙上专供题写诗词的水牌旁边，还有一座当时民间极为罕见的镀金自鸣钟。杨名时见西边的雅座空着，一边推开玻璃栅门进去，笑道：“这里甚好！”

“小的怎么敢诓爷！”跑堂的随着进来擦桌抹椅赔笑道：“既然这地方入爷的法眼，回头多赏小的几个就有了！——请问爷，用什么酒菜？”

“菜随便，两个荤的两个素的。”杨名时适意地坐了，将一根油光水滑的大辫子向椅后一甩，“不知你们有什么酒？”

“回爷的话，要什么酒有什么酒！”

杨名时见他如此吹牛，成心要难一难他，取出五两一锭银子往桌上一放，说道：“我要——玉泉露春！”玉泉露春是用京西玉泉水所酿，因玉泉水专供大内使用，所以民间极其难得用来酿酒，不料话刚出口，伙计便答道：“有！不知爷的口味有多重？要单煞、双煞，还是三煞、四煞？”孙嘉淦也吃一惊，他是在户部为大内设筵，随部陪宴，才尝过一次四煞的玉泉露春。正要张口问，杨名时笑道：“玉泉酒虽好，是这几年才酿，太暴，有没有入贡的陈年茅台？”

“有。”伙计略一迟疑了一下，说道，“不瞒二位说，入贡的酒是从老公儿^[10]们那儿弄来的。货真是地道货，只您老明鉴，偷来的锣鼓打不得。爷不传言，就是体恤小的这份草料了。”杨名时心下吃惊，越发不知这家老板来头，看了一眼孙嘉淦，说道：“这个自然。打一斤半来吧！”

跑堂的退下去了，这种场合杨名时和孙嘉淦都不便说话，兀坐在雅室里呆呆出神，隔板房间壁七八个举人正在用酒筹行令，两个人倒渐渐听住了。

“轮到在下抽了，”一个人说道：“孔圣人在天之灵保佑，抽一支好的，每人罚你们一杯！”说着便听掣签声，那人抽出签来，念道：

我悄悄问你，你便低声应。

“耳语者各一杯！”那人嚷道：“方才沈起元唐继祖两位仁兄交头接耳，大家都瞧见了的。马维伦，老兄给他们斟上！”

接着便听淅淅沥沥的倒酒声，大约是马维伦，一边倒酒一边说：“给你们满上！”一个声音道：“我和继祖量最浅，别倒了！你看，都洒出来了！”唐继祖笑道：“有一还必有一报，我来抽一支！”说着提手掣签，大声念道：

影儿似不离身——同伴来者饮！

众人立时大哗，倒酒声、啜吸声、笑声不绝于耳，原来这些人都是同时来的，因此每人都饮一大杯。孙嘉淦见菜酒上来，却是一盘凉拌海蜇、一盘青芹石花，还有两个荤的却是宫爆鹿肚和黄焖辣鸡，遂用箸点着菜道：“就我们两个，热闹不起来，只好享享口福了。”杨名时微笑道：“隔壁行的确是雅令，用的是《西厢》集句——我们酌酒听令，不亦乐乎？”说罢举杯一饮，说道：“果然是陈年贡的老茅台！这家店铺真不含糊！”正说着，隔壁又传来哄笑声，原来有人抽的签儿是“先吓破胆——惧内者饮”，一群人都纷纷替自家辩护，怎样道学，怎样不怕老婆，吵嚷半日，公推一个叫余甸的强灌了。余甸大约不善饮，呵着酒气抽了一根签，舌头打着结读道：

对别人花言巧语，背地里泪眼愁眉。

“——怕人说自家惧内者饮！好！真真好签——方才你们都表白不怕老婆，请君入瓮！”

于是众人又复哄堂大笑，各自饮了。却听一个油腔滑调的声音道：“凤箫象板，锦瑟鸾笙——善丝竹者饮……倒霉！”只听“咣”的一声那人将酒筹撂在一边，便听桌椅一片乱响，几个人过来，七嘴八舌说道：“论起诗词曲赋，谁能比得起你刘墨林？喝！不要看他乔装，提耳灌酒！”

“罢罢，我实在不能了，各位贤弟饶命！”刘墨林讨饶道：“我说个笑话给大家解酒可好？”众人大约也知道他量浅，便住了手。孙嘉淦和杨名时酌了酒，侧耳听刘墨林道：“我中举人，房师是浙江通政使李卫大人。赴过鹿鸣筵我去拜谒他，他正在吃茶。我们师生正说话，他困倦上来，叫人取鼻烟壶来。

“那个长随听了，迟疑半晌才答应着出去，过了半晌，怀里揣着个鼓囊囊的物件来了。

“李大人那脾气天下通都晓得的，最是暴躁的，见他来得迟，就骂‘你这狗日的，怎么就去了这么大工夫？’

“‘回方伯爷的话，’那奴才苦着脸道：‘早就拿来了，只这物件当着客人怎么用呢？’说着双手从怀里捧了出来。我当时笑得岔了气——原来这

狗才以为李大人要‘便壶’，竟揣着个夜壶来了！”

隔壁立时一片鼓掌大笑，杨名时素来矜持，只莞尔一笑，孙嘉淦禁不住“扑”地一口酒全喷在地下。却听那群人吵嚷道：“好不好！我们吃酒，他说便壶撒尿，着了他骂了！罚他另换一个！”

“嗯……”刘墨林沉吟片刻，说道，“我今儿街上走，被一个绺贼抓走了帽子，以这为题，套《黄鹤楼》作一首诗，为诸仁兄佐酒，如何？”说罢，怪腔怪调吟道：

昔人已偷帽儿去，此地空余戴帽头。

帽儿一去不复返，此头千载空悠悠。

诗未吟完，众人已笑倒了。杨名时也掌不住扶着椅背前仰后合，孙嘉淦揉着肚子，笑得眼中噙着泪花。半晌，回过神来，杨名时笑着对孙嘉淦道：“我就是要请你出来，排排心中郁结之气。怎么样，不虚此行吧？来，再饮两杯！”说话间，一个中年男子推开玻璃栅门进来，穿一身红绸棉袍，套着黑缎子马褂，脚下千层底布鞋，头上戴着黑缎瓜皮帽，白净面皮上微有几颗麻子，鼻下两绺浓浓的八字髭须，手里举着一张太极八卦图，斯斯文文举手一揖道：“二位先生是应试的吧？可要相一面？”

“不要不要！”孙嘉淦正听得兴头，摆手说道：“你到别处去吧！”

那人格格一笑，说道：“到这楼上吃酒的客人，哪个没有经在下算过？你们既吃入贡酒，难道不要考个贡生？我送功名给二位足下呀！”

“敢问贵姓，台甫？”杨名时心中一动，问道：“这恩科是朝廷抡才大典，生死有命富贵在天，你怎么就敢夸海口‘送功名’？”那人一晒，说道：“成事在天，谋事在人！我若没有实学，焉敢在这个地方卖弄？我的姓名足下不必问，这无关紧要，但足下要取功名，经我一相，十拿九稳！”杨名时一笑，从袖中取出二钱重一个银角子，正色道：“请吧！”

那人看了，突然拊掌而笑：“你们是头一次入闱吧？二钱银要买两个贡生？不才一把铁算盘算尽天下才士，从来没碰到过这么结实的铁公鸡！”孙嘉淦却知道：专有一等江湖术士，开恩科前以算命卜相作幌子，指着京师官场纷乱繁杂的头绪，出卖考题诈财，因急着还想听那边有什么新笑话，便道：“指山卖柴，这种事我见得多了，到别处诓人去吧！”那人也不分辩，回身便走，喟叹一声道：“痴！痴！不知此地是何处啊！”

“慢着！”杨名时突然道：“你是卖考题的？我买！多少银子？”

“七十两！”那人看了看孙嘉淦，“你们是两个人，本该卖一百两。我说的是实价，童叟无欺！”正说着，那酒保端着个瓷盘子进来，盘子里没

有菜，端正地放着两份大红帖子，只看了那人一眼，不言声退了下去。那人笑道：“这就是考题。若出的题不符，凭帖子到这店取回原银。至于考上考不上，可就是方才先生讲的——生死有命，富贵在天了。”

杨名时是副主考，连他自己也不知道皇帝出什么考题，原来不过是好奇，见此人卖考题卖得如此笃定，而且居然有这么大产业做保，心下愈觉诧异。他点了点头，从靴页子里抽出几张银票，拣了一张就案推给那人，说道：“若没有这铺子作保，我岂肯信你？这是一百两龙头银票，果真考的就是这题，我还有‘赏’！”说罢取过题帖子，拈了一份递给孙嘉淦，打开看时，上面端正写着：

利者，义之和也

日月得天而能久照

帝乙归妹，其君之袂，不如其娣之袂良

下头端楷小书“伯伦举酒恭祝京报连登黄甲”。孙嘉淦不禁问道：“这都是《易经》上的，难道出三道题不成？”那人卷起幌子，笑道：“客人明鉴，三场考试各取其一嘛！我这也是揣摩出来的，难道只出一题？次序我不敢保，我也怕顺天府的人来拿我呀！”

“好，就是这样！”杨名时收起帖子，立起身来对孙嘉淦道：“好晚的了，咱们也该去了。”于是二人前后出店，孙嘉淦直送杨名时出了贡院街口，看着他上轿远去，才蹒跚着回到自己宅里。不料刚进屋里便大吃一惊：内阁大学士、上书房大臣、领侍卫内大臣，汉臣首席张廷玉竟在自己房中啜茶坐等！孙嘉淦酒也醒了一半，愕然说道：

“张中堂，是来拿卑职的么？”

第七回 吃饭宰辅访国士 诉肺腑君相互赠联

张廷玉只穿了件宝蓝色天马皮袍，腰间束着玄色缎带，帽子摘了放在桌旁，正跷足坐在书案前椅子上就着烛光看书。见孙嘉淦醉眼迷离地进来，吃惊地望着自己，张廷玉放下书，微笑着起身道：“不速之客候你多时了。你官虽小，如今已是名震京华的人物，我来串串门，瞧瞧你这强项令。怎么，你有慢客之意？我可是已经吃过了你的萝卜白米饭了呀！”

“既如此，您是我的客人，请坐，献茶！”孙嘉淦心下掂掇着张廷玉的来意，将手一让，笑道：“我还以为您来抄家拿人呢！可我这六品小主事，也犯不着来这么大个人物啊！”说着便也坐了。孙嘉淦知道，就在此刻，不知张廷玉府邸门房里，有多少显官要员正焦急地等着他接见，不奉圣命，这个首辅宰相断然不会有到自己这里“串门”的闲情逸致，一边思量，一边睨了一眼张廷玉，没再言声。

张廷玉的眼睛在灯下幽幽闪着微芒，他确是奉了雍正的旨意，特地会见孙嘉淦的，但雍正没有说让他奉旨谈话，所以只能以私人身份拜访孙嘉淦。见孙嘉淦默不言声，许久，张廷玉才缓缓说道：“你猜得不错。”

“什么？”

“我说你猜得不错，我一天只能睡三个时辰。我弟弟张廷璐想和我聊聊，也得半个月等。”张廷玉道，“我来想说两件事，头一件你就想不到。皇上已经调离葛达浑的户部尚书去理藩院主持院务，接替他的是马齐。你的铜四铅六铸钱办法，皇上已经密谕马齐照此办理。”

这确是一语石破天惊，孙嘉淦泪水夺眶而出，一把擦去了，说道：“皇上圣明！我真高兴——这真是天下苍生之福，三年之内，新钱流通海内，国家财源顺畅，墨吏们也只好干瞪眼了！”

“还有第二条，你听了就未必高兴了。”张廷玉啜了一口茶，“你虽然有理，但咆哮公廨，侮辱堂官，大失官体，所以要给你处分，要降职罚俸。因为没有交部议处，我来问问你。愿意回翰林院，就当修撰；愿意当外官，保定府同知出缺，你来补——我来和你商议一下，这事我就能做主。”孙嘉淦扫了张廷玉一眼，突然放声大笑！张廷玉是个稳沉持重的宰相，多少一二品大员在他面前都有几分局促，见孙嘉淦如此狂放，脸上掠过一丝不快。但他毕竟城府甚深，端杯斜坐，不动声色地问道：“这有何可笑？”孙嘉淦身子一倾，正容说道：“衡臣大人，我笑你小瞧了我。就是这么一个小小京官，苦苦巴巴熬资格，到老至不济也能混个三品顶戴！孙某若想吃这份安生衣食，又何必和葛达浑大司徒翻脸，几乎

身陷不测之地？你知道，皇上准了我的条陈，得益的是亿兆生民，受损的是墨吏赃官，就为这一条，孙某死且不惧，还怕这么一点小小处分？张大人，翰林院修撰、什么同知，我都不要做。给我一个县，三年之内不能大治，我挂冠归隐让贤！”

张廷玉脸色一沉，些微闪过的不快已经寂然消失。他每天侍候了皇帝朝会诏诰一类事，回到府里接见外官，满耳都是奉迎话，满眼都是谀笑，没有一个人敢于和自己平头而坐，侃侃言政，转来转去都为了“升迁”两个字。惟独孙嘉淦，正六品谪了从六品，竟诚恳地愿意再降为正七品，实实在地为百姓做点事！想着，张廷玉站起身来，叹息一声：“皇上最焦心的就是吏治。天下官，都像你这样就好了……”他拍拍孙嘉淦的肩头，再没说什么，一径踱了出去。

四更天，张廷玉就被值夜的长班叫起来了。这一夜他没有睡好，但张廷玉是每天必须进大内侍驾的首辅，“四更叫起”是他自己定的死规矩。由人服侍着穿了朝服，挂了朝珠，胡乱洗漱了，忙忙用青盐擦了牙，略用了两口点心便打轿直趋西华门，下轿看时，尚自满天星斗。张廷玉递了牌子，没有急着进去，在冻得结结实实的地上跺了两步，伸欠着呼吸一口清冽的空气，心里清爽了许多，正要进去，却见门里四盏玻璃宫灯映着，迤迤近前而来，细瞧时，却是自己的堂弟张廷璐由太监导引着出来。张廷玉不禁一怔，这么早天，廷璐进大内做什么？这有干例禁呀！正要问，才瞧见张廷璐身边还有一个人，张廷玉不禁吃了一惊，急跨两步说道：“三爷，您早！廷玉给您请安了！”说着打下千儿去。

所谓“三爷”就是当今新主雍正皇帝的三阿哥弘时。雍正在康熙年间一共生了八个儿子，长子弘晖生于康熙三十三年，已经封了贝子，十岁上出花儿一命呜呼。还有一个儿子弘盼两岁得了无名热也死了，连叙齿都没来得及。真正的“二爷”叫弘昀，也是十岁上死了。康熙五十九年六十年相继出生的两个儿子也都没养住，这个“三爷”其实就是雍正身边最年长的阿哥，今年刚满二十岁，出落得一表人才，冠玉一样的脸庞上端正长着一双杏仁眼，黑得墨染似的弯月眉梢微微上挑，带着一股英气，只颧骨旁的两颊微微下陷发暗，略带一点破相。见张廷玉给自己行礼，弘时忙上前双手扶起，笑吟吟说道：“你是两朝老臣，紫禁城骑马，金殿剑履不解的人，我怎么承当得起？”拉着手嘘寒问暖，显得异常亲热。张廷玉一边敷衍着，回头笑问：“廷璐，你怎么也进来了？还和三爷并肩走路？”

“廷玉，你别怪他，是我请他来的。”弘时忙笑道，“昨个皇上去毓庆宫查看功课，说我的字写得别扭。还说大臣里头，就只廷璐的字看得过眼。你也知道他老人家的脾气，下次再看不顺，我就得罚跪了，所以请廷璐进来，给我校校笔锋，留个仿子我好描。”张廷璐也含笑说道：“就知道遇见六哥要挨碰，忙着写了两张出来，可儿就遇上了！”

张廷玉点头道：“既是三爷叫，也不为大错。三爷是金枝玉叶，毓德春华，正是做学问的时候儿。四爷十三岁五爷十二岁，都还小，都看着

三爷呢！”这个话从字面上听，无论哪一句都是夸奖，合起来却句句是劝弘时，要他守规矩作榜样，张廷璐也不能不佩服哥哥这一套相臣权谋。弘时笑道：“你的意思我听懂了，你兼着太子太傅的衔，也是我的师傅！去吧，万岁爷怕已经等着你啦！”张廷玉连忙答应着，又叮嘱张廷璐好生办差，不要生事。“这阵子我忙，没得空说话，赶你进贡院龙门，我一定送你。”这才匆匆进来。因见八盏明黄宫灯导引着一队人由月华门进来，迤逦往乾清宫，张廷玉加忙脚步，赶到丹陛前跪下。

“衡臣，”雍正下了八人乘舆，望了望启明星，舒展了一下身子，笑谓张廷玉道：“朕昨夜没睡好，今儿索性早起了些，想不到你还是赶在前头了。论忠，也不全在这上头。往后你天明了再来，朕不怪罪你——起来吧，有几份折子还要和你参酌一下呢！”张廷玉忙磕头起身笑道：“是。这是皇上体恤奴才，做奴才的更该勤勉谨慎。再说，圣祖爷在位时，天天都这样的，奴才也惯了。倒是皇上身子骨儿要紧。”雍正含笑点头，进了东阁，盘膝坐了炕上，不无感慨地说道：“圣祖英明一世，尚自昼夜勤政。朕事事不如他老人家，焉敢怠忽政务？也只好以勤补拙罢了——只累了你了。隆科多允祥他们还能偷个闲儿，你跟朕草拟文，一刻儿也是离不得的。”说罢抿嘴一笑，吩咐李德全：“你给张相弄一碗参汤来。”

一碗滚热的参汤喝下去，张廷玉顿时觉得眼目爽明精神振作，谢恩归座，邢年已抱着尺余厚的一叠文书，一份一份扇面似地铺在他面前的茶几上。他瞟了雍正一眼，见雍正手握朱笔，一手翻书，似乎正在写一篇文章，看也不看这边，连忙低头看那些折子。前头六七份，都是顺天府报称查抄欠逋官员家产的提奏，一色的血红朱砂草书：

揆叙岂有仅存一万家产之理？不知顺天府尹与伊是何瓜葛亲？少瞻顾些，仔细尔之首级！

……金玉泽朕深知之人。尔不闻京师谚语？“武库武库，又闲又富”，即朕所知，去岁兵部铸司，即有七万银尚无着落。命伊据实招供、隐匿何处！

……此等魍魉之使，难逃朕之洞鉴！你将心放下，此人寿限长着呢！不要怕他自杀……

一律都是这样的话头，血淋淋的，十分刺眼，想起不久前康熙熟悉的用语：“缓些儿，他是老臣，朕不忍心他去饿饭……”“亏欠银两，你着实要快些赔补，朕死，你可怎么了？”张廷玉真有恍若隔世之感。接着又看下头的，却是湖广巡抚葛森保奏刘世明的本章，刘世明是张廷玉康熙四十二年科考中取的进士，文章好，官做得很清。因是自己门生，张廷玉特地加了留心，看那批语，却是：

刘世明乃汝同年，朕知之甚稔。尔以“科甲”二字耿耿于中，善柔洁譬病不除，则诸事朕疑而难信也。近见刘世明一切行为，惟于得名处加

以周旋，遇有关科甲之事，备觉勇往，大有学慕虚誉光景，凡人一务名则诚不足，以不诚之心承上接下，焉有是当之理？再加以善柔自处，好施小惠，取媚属吏，则诸务更不可问矣。

张廷玉吓了一跳，以为这朱批是冲自己来的，再看下头几份，有的批：“陶正中于其珣乃王掞门生，恐蹈科甲积习，当留心试用。”“人臣朋党之弊最害人心，乱国政，第一涤除科甲袒护之习为要！”“赵国麟一片忠诚，人品端正，但恐不免科甲向来习气，留心细看着，或可大用。”赵国麟也是张廷玉门生，张廷玉至此才松了一口气，知道雍正是对着科甲出身官员朋党习气而言的。

“廷玉，”正在挥笔疾书的雍正停了手，站起身来，吩咐太监们撤掉殿中灯火，囊囊踱了两步，脸像石板似的毫无表情，说道：“看完了么？朕处置得如何？”

正在沉思遐想的张廷玉怔了一下，忙起身笑道：“主上，臣以为所加朱批都十分精当。臣是在想，这一叠奏折足有七万余字，都一一加了朱批，有些地方万岁还掐了印。圣躬勤政原是好的，但也不可过于琐细，劳心过度有伤龙体……”雍正摆手制止了张廷玉的劝说，说道：“一张一弛，文武之道。打从先帝年高勤倦，已经弛了多少年了，现在是‘张’的时候。朕问的是，你看这些折子的朱批有何感想？”张廷玉忙道：“臣以为并无不当之处。”

“苛了一些。”

“万岁……”

“是朕自己说苛了一些。”雍正脸上泛出一丝冷峻的微笑，“当今天下贪风炽盛，朋结党援小大官员不为利就图名，朕就是冲这两个字痛下针砭。矫枉不能不过正，你见过扁担没有？用弯了，你把它压直，松开手，它仍旧弯！你把他扳过来弯，弯些时候再松手，它就直了。”

张廷玉忙躬身答道：“圣虑深远，臣不能及。”

“你在朕身边做事，少说这些话。”雍正似笑不笑地说道，“早就听说官场有个口号：‘雍亲王、雍亲王，刻薄寡恩赛阎王。’这话说对了一半，朕刻薄挑剔，眼里不揉沙子这是真的，但并不寡恩。若论朕的心地，送你两句话，你真按着做，朕一生一世都不会屈待你。”张廷玉听到这里，已觉得站着不恭，忙跪了叩头道：“恭请圣训。”雍正莞尔一笑，说道：“你起来。就算是阎王，朕也认了。昔人有游地狱的，五阎罗殿前楹联，写着：‘有心为善，虽善不赏；无心为恶，虽恶不罚。’就是这两句，送给你。”

张廷玉打心底里打了个寒颤，深深叩下头去，说道：“恭聆圣训！但臣实也有言，久蓄在心，因皇上登位未久，诸事见忙，未及陈奏。”

“唔？”

张廷玉的心平静下来，抬头望着雍正，款款说道：“皇上天禀聪明，睿智果决为圣祖朝诸王之冠，朝野百姓皆知。当年圣祖在位，曾几番对臣说过，‘朕心选一个坚刚不可夺志的主子留给你们’。当时臣已知圣心默定皇上入继大统。但臣以为皇上与圣祖初即位有三不可比。”

“唔，唔？！”

张廷玉顿首叩头，说道：“圣祖继位，西北有噶尔丹之叛，东北有罗刹国扰边，台湾尚未版图，三藩盘据南方，中原有圈地之患，南方有河道漕运之虞，满汉不和，权奸当朝，四方不靖，百务纷繁……因此圣祖实为理乱天子。而今皇上承继大统，无权臣挟主干政，无兵甲之事扰乱中原，府库有盈年钱粮可资取用，而吏治不饬，官员朋党，讼诉不平，捐赋不均，皆都是盛世‘隐忧’。所以皇上乃是治平天子。”张廷玉说着，雍正已在殿中徐步踱着，一眼瞧见邢年进来，便问：“什么事？”

“回万岁。”邢年忙躬身答道，“杨名时和张廷璐进来了，请……”“忙什么？等一会听旨进来。”雍正说道，“往后上书房大臣奏事，不许旁听，不许奏事——衡臣，说，说下去！”他摆了摆手归座，一边听一边出神。

“理乱易，治平难。”张廷玉受到鼓励，叩头接着说道，“难就难在理乱可以快刀斩乱麻，治平只能慢慢来，如抽丝，如剥蕉，一根根抽，一层层剥，用的是‘忍’字诀。”

雍正端着奶子，直盯盯望着大殿门外照壁上的阳光，深邃的目光闪烁着，说道：“这是二不可比，还有三呢？”张廷玉却噤嘴了，思量半晌才道：“圣祖即位尚在冲龄，今皇上春秋鼎盛，圣寿已过不惑……”“这算什么比？”雍正莞尔一笑，正要反驳，已是恍然大悟，轻轻放下手中杯子，叹息一声，说道：“你有你的难处，其实就这个话，已经难为你了。自古无百岁天子，圣祖在位六十一年，朕也是不能比的。圣祖无兄弟阋墙之乱，朕这些年长兄弟一个个都不是省油灯，朕也是比不了的……唉！这是造化之数所定，非人力可为啊……”

“惟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张廷玉连连顿首，“皇上方才赐臣一联，臣当永铭在心，臣回奉皇上一联，愿皇上默察臣心！”

“好！”雍正站起身来，急步趋至案前，援笔将联语记下，回头笑道：“一联换一联，朕就不赏你什么了。这个明儿有工夫，朕细细写出来，就描金张挂在乾清宫御座之后！那三不可比，你也都说得透彻。朕还要好好思量一下，‘戒急用忍’是圣祖爷吩咐过朕的话，但朕以为，孝子承父之命，以承志为先，承言为后。今日天下吏治拆烂污到这地步，一味抽丝剥蕉慢慢来，恐怕也不是上策。”说罢对殿外大声吩咐：“叫张廷璐杨名时进吧！”

张廷璐杨名时被挡驾在乾清门外，听到太监传呼，两个人一前一后急步趋入，只见雍正高坐在须弥座上，头也不抬地正在批阅奏章，张廷玉躬身侍立在旁，空落的大殿静得一根针落地也听得见，两个人对视一眼，报了职名一齐跪下叩头行礼。

“顺天大主考来了？领试题的吧？”雍正头也不抬，沙沙挥动着朱笔，批定一份奏章，招手叫过张廷玉，点着手里的一叠奏章说道：“这一份六百里加紧廷寄贵州，苗民叛乱，叫贵州巡抚去办，用兵狠剿，不能手软，不要招安！这一份盐政奏议，用明发，叫他们缮清送进来朕看后再说。田文镜在山西太不成话，一个过路奉旨办差的，擅自干预地方财政，出去办差的都学他，外头官员还怎么做事？把田文镜的驳下去，把表彰诺敏的这一份廷寄山西巡抚衙门！”

他一头说，张廷玉一头答应，又问：“山西这两份要不要快递？”

“不要，这又不是军事。总用六百里加紧，用来用去就分不出紧慢了。”雍正说完，才把目光转向张廷璐，笑道：“你叫张廷璐，那他必是杨名时了？你是衡臣的弟弟吧？”

张廷璐瞥了一眼正在忙着分发奏章的张廷玉，叩头说道：“是，臣张廷璐。张廷玉是臣的哥哥，同为一个太祖公。”

“嗯。”雍正略一沉吟，转脸对杨名时道：“你官声不错。在浙江盐道，离任时只带了一船书。当地百姓还给你立了一座生祠——有这事吧？”

杨名时激动得脸色绯红，连连叩头道：“臣不敢谬承圣奖，这都是百姓父老的错爱。”

“官做得清，百姓自然要爱你。”雍正呷一口茶，慢慢嚼着一片茶叶，良久才道，“你们来领试题，原没有多的话。但这是朕的头一场科试，少不得叮咛你们几句。你两个，一个世宦门第，一个清要世家，对你们人品不放心，朕断不肯放这个要差，抡才大典要公平取士，不在心怀偏私。你们明白吗？”

“臣——明白！”

“你们未必明白。”雍正冷笑一声道，“为国家取士，讲究一个‘公’字，并不见得不纳贿、不收钱就算完差。有一等人，不看文章好歹，只管捡着贫寒的取，那受恩的自然感恩就深，恨不得扒出心来报效老师，收名于当前，取利于尔后，这也叫‘偏私’。朕怕就怕你们犯这个毛病儿。”

杨名时心里托地一跳：久闻四王爷鸡蛋里挑骨头秉性儿，今日一见面不其然！正胡思乱想，却见雍正将杯子向案上一墩，又道：“至于科场收受贿赂，那是犯了条律，和朕上头说的是另一码事。朕与圣祖一心一

德承前启后，圣祖以仁育人，朕以义正人，形迹不同其心则一。康熙三十三年南京科考，数百举人扛财神拥入贡院，你们在北京，要给朕弄出这类不体面来，朕就是要容你们，奈何还有国法天理？”他含蓄地笑着，每一个字似乎都是从齿缝里迸发出来，带着丝丝金属颤音，张廷璐和杨名时头也不敢抬，伏在地下静听。

雍正却不再说下去了。自下了御座，径至殿角一个金漆大柜前，取出一串钥匙开了柜，捡出一个封得严严实实的烤漆小筒，脚步囊囊踱过来，粗重地喘了一口气，说道：“你们抬起头来。”

“喳！”

“这是今年恩科试题，”雍正冷冰冰说道，“你们拿去，拆看不拆看都由你们。自康熙四十二年之后，科场考题屡屡泄漏，真真不可思议。今年的题，是朕亲自手书，亲自密封，亲手交给你们的。只要记住朕方才的话，这一科必定能取几个像样的人才。朕的话从来只吩咐一遍，没听清，现在问还不迟，日后休说朕不教而诛！”

“喳——奴才明白！”

“好，君臣无戏语。”雍正将漆筒放在张廷璐手上，摆手令他们跪安，转身走向张廷玉。

张廷玉握管挥毫手不停挥正在披阅转部文书，连他们君臣方才的话也没有理会，听见雍正脚步声，忙站起身笑道：“主子已见过人了？”雍正点点头，转过案前，偏着脸看看张廷玉正批的一份文书，笑道：“这件事礼部已经上了奏议，国丧期间几处演戏的要严办！这份文书你先不要批下去，朕还要下一道旨意。不但国丧，就是平日，各省文武官员和京师各有司衙门职官，一概不许养戏班子，一概不许唱堂会！”张廷玉愣了一下，说道：“文恬武嬉固然助长颓风，但官员平日家中喜庆婚筵，一并禁止演戏，似乎……”

“不看戏女人就不生孩子了？”雍正笑道，“朕就从来不演堂会。什么时候你张廷玉见朕看戏了，再跟朕说这些个话。”几句话说得似庄似谐，很随便又不容商议，张廷玉站不是跪不是，忙一躬身道：“是！”雍正却转了话题，问道：“见着孙嘉淦了？”

张廷玉赔笑道：“见过了。昨儿还在他那里扰了一顿‘鼐’饭……”便将见孙嘉淦的情形备细说了，又道：“此人历练一下，奴才瞧着可以大用的！”

“什么叫历练？”雍正敛了笑容，背着手在殿中徘徊着，似乎不胜感慨，“都把棱角磨掉了，变老成了，就叫‘历练’？朕看不必——”他站住了脚，款款说道：“着孙嘉淦实补都察院监察御史[11]！”

第八回 能吏潦倒误用“忌讳” 官场隐士拯难约法

雍正皇帝表彰山西巡抚诺敏、申斥田文镜的朱批谕旨刚刚发出，诺敏便接到了京函。当时各省督抚大吏都在京设有公馆，名义上是安排子弟族人在京读书待选，其实真正的用处是向“家”里及时报送信息。因此诺敏早已心中有数，见田文镜昏头昏脑地还在查看各个藩库，一丝不苟地核对账目，心里冷笑，面上却不理睬。是时国丧除服，新君御极，既是改元大庆又逢元宵佳节，诺敏按捺不住心头欢喜，因传出宪命：太原城自正月十三至十七金吾不禁军民观灯五日！被国丧大礼拘得发急的人们顿时如囚鸟出笼，开锁猴儿般不知怎么兴头才好了。自总督衙门告示贴出，晋祠至介子推庙连绵数十里彩灯高照，画坊高结，芦棚通衢连巷，灯市星罗棋布，入夜时城厢内擎灯出售的密如繁星，勾心斗角镂金错彩各呈花样。周围上百里的乡居小民哪个不要看这富贵风流景象？纷纷涌进城来，把个太原七十二条街挤得万头攒动，什么壁灯、写生、书画、灯谜棚、走马灯、盘龙舞凤、走百戏、打莽式、踩高跷、打社火、女红男绿走百病的，扮作各式各样故事街头演戏的、卖艺的卖小吃的，浑浑噩噩、茫茫杂杂把太原城装点得一片火树银花，成了不夜之城。

田文镜却没有观灯这份好心绪。他有差使原本只是向驻节陕西的大将军年羹尧宣读诏谕，命年羹尧进京述职，没来由途经山西回京，在阳泉遇到那位被允禩救了的妻子乔引娣。因为乔引娣孤身一人，被几个守桥兵士缠住，又搜出了几十枚金瓜子，要没收抵充阳泉县亏空。当时田文镜的官轿刚好路过，便喝令拿下这群兵士，至阳泉县库中查实，果然亏空三万。田文镜心想，山西省亏空全数补完，是早已申奏朝廷，明令嘉奖了的，怎么小小一个阳泉县居然还有三万两银子没有充库？因此便以传旨钦差身份带着引娣和阳泉县令趑趄返太原，和诺敏闹起这场轩然大波。

如今查实了，山西藩库银两盈箱积柜，确实一两不少，连阳泉县的亏空，诺敏都出具债券，说由曲沃县代偿，银子早已交到了通政使藩库，山西省货真价实的无亏空省！

但自己又该怎么办呢？且不说朝廷新立，正讨厌京官在外惹是生非，也不说诺敏的靠山抚远大将军年羹尧，单就自己一个小小的四品官，硬碰硬地跟一位封疆大吏过不去，日后就祸不可测！从藩库查完最后一笔账，田文镜面如纸白，在衙役们不三不四的讥讽和哄笑中踉踉跄跄出来，连驿馆也不想回，独自在茫茫人海灿灿灯流中听天由命地晃着、挤着……好半日才回过神来，挨到一家刀削面的小铺里，要了一盘牛肉、一盘花生米独酌独饮。外头震天聒耳的锣鼓乐器声，令人目乱神迷的龙灯狮舞，田文镜竟是听而不闻，视而不见。

“来啦！”

随着一声吆喝，一个堂倌条盘上托一大碗热气腾腾的刀削面，轻轻放在田文镜面前。田文镜看那面时，果然削得好，一色儿形似柳叶，薄如蝉翼白中透亮。筷子一挑，每片都在八寸左右，配着满碗黄澄澄的牛肉丁，红殷殷的椒油炸酱，葱姜蒜末扑鼻的香，引人馋涎欲滴。田文镜叹一口气，正要举箸，听隔座有人大叫“来点忌讳”。他虽不知“忌讳”为何物，却正触了此刻心事，见伙计连连答应着去取，便点着碗大声道：“我也要忌讳！多多的来些！”

“唉——！”伙计高应一声，执一把大磁壶，满头热汗过来，不问三七二十一，咕嘟嘟倾进田文镜碗里，顿时一股酸味冲鼻而入，呛得田文镜嘴角鼻子都耸到一处——这才知道，“忌讳”原来是山西老陈醋^[12]，好端端一碗牛肉刀削面，顿时酸涩不可下咽。

田文镜想想好笑，端起碗来看了看，一横心闭住气，竟把半碗酸汤先喝了下去，才慢慢挑着吃削面，酸辣二味入心，额前鼻夹已浸出汗来，心里顿觉清爽。正胡天胡地吃酒，听隔壁雅座中传来鼓掌大笑声，一阵低弦回挑，便听一个女子曼声唱道：

因恨成痴，转思作想，日日为情颠倒。海棠带醉，杨柳伤春，同是一般怀抱。甚得新愁旧愁，铲尽还生，犹似原上青草。自别离，只在奈何天里，度将昏夜拂晓。今日个蹙损春山，望穿秋水，道弃已拼弃了。芳衾妒梦，玉漏惊魂，要睡何能睡好？漫说长宵似年，依视一年比更还少——过三更已是三年，更有何人不老？

“妙！”田文镜已有七成酒意，“啪”地一击案高声赞道：“不过忒颓唐些，我有几句续上！”说罢脸一仰，高声诵道：

只此寸心，无端忧天，云遮白日不照。携琴佩剑，登楼凭轩，却是烟水渺渺。不如归去，品尽壶中三味，任他衣裳颠倒！醋是“忌讳”，“忌讳”是醋，谁识此中奥妙……

吟罢放声大笑，眼泪却无声进出。外头坐客见他醉了，眼觔口滞喃喃而言，也都不来理会。正乱间，雅座门帘一响，一个半大不大丫头含笑出来，径至田文镜面前蹲身福了一福，说道：“先生，家主静聆清言，不胜仰慕，敬请先生移趾，里头坐地攀话。”

“家主？”田文镜眯着眼闪了一下，问道：“你家家主是谁？他……他怎么不自己来？”

丫头抿嘴儿一笑说道：“我家主姓邬，讳思道，也是北京来的，腿脚有些不便，所以不能亲来。”

田文镜站起身来，一阵冷风从店外扑进，顿时酒醒了许多，因蹒跚着步子跟那丫头进了雅座。打量那家主时，只见邬思道有四十五六岁年纪，穿一件天青哆啰呢珍珠毛长袍，外头套一件小山羊风毛坎肩，盘膝稳坐在中间，略嫌清癯的脸上泛着红光，两道弯月眉压在黑得深不见底

的眼睛上，显得十分深沉，手里把玩着一把折扇正在沉吟。旁边两个女的，也都体格风骚容貌姣好，满头珠玉，遍身罗绮，晃一晃，翠摇玉响。田文镜因举手一揖，笑道：“邬先生，有扰了！”

“请坐。”邬思道声音不高，听去却十分清晰。他也在打量田文镜，两道直横而出的扫帚眉，三角眼中精光闪烁，略为鼓出的上唇留着八字髭须，下唇却微微翘起，嘴角微微上倾，显着要强、刻薄又多才多智——相书所谓“鹰鹗容”，这是百试不爽的证据。良久，邬思道淡然一笑，指着两个女的道：“没有外人，这两个都是在下山荆——凤姑、兰草。这位先生是雅人，为他上寿！请问先生尊姓、台甫？”

田文镜将辫子向椅后一撩，稳稳地坐了下来，接过两个夫人的酒，一手一杯“咽”地饮了，抹了一把嘴，笑道：“不才田文镜。先生好艳福啊！两位妻子，岂不是一乾二坤？以先生富豪，总该有十几个小妾了？”

“我不娶妾。”邬思道叹息一声道，“娥皇女英，也没听说谁妻谁妾，何必分那个上下名分？哦……田文镜……好像是去西路年大将军处传旨的信使罢？”

田文镜不禁一阵不快，自己和此地巡抚已经闹得天翻地覆，通天下皆知，怎么这人竟似毫无所闻？而且邬思道的口气也使他甚不舒服，因笑道：“适才在外间静听大雅之音，想必是先生手笔？不知在哪里恭禧呀？”

“我乃此地巡抚衙门幕客。”

“我乃户部郎官！”田文镜翻翻眼皮傲然说道。

见田文镜动了意气，邬思道一怔，“喷”地一笑，说道：“你忘了说——还是钦差天使！”

“本来就是！”

“唔……”邬思道揶揄地一笑，“怪不得今晚外间白光紫雾流闪不定，这间雅室辉煌明亮，失敬得很，原来是天使到了。”满屋的人都被他逗得格格儿笑。

听他如此轻慢无礼，田文镜顿时气得浑身乱颤，扶着椅背站起身来，恶狠狠盯着邬思道，咬着牙狞笑道：“我再不济，也是士大夫，似乎比寄人篱下乞食幕客要略强些儿。足下不闻‘地角天涯峰回路转’？也许冰山倒了，你带着你的‘娥皇女英’学齐人乞食于墓道中呢！”

“田大人安坐，”邬思道用扇柄遥遥点了点椅子，改容笑道，“美我疾疾，恶我药石，连这几句调侃的话都受不了么？倒是你说的‘冰山’二字，切中邬某下怀。仆少怀不羁之才，游于江淮，学于终南，以屠龙之术寄食于公衙廨宇数十年，带着这身残疾，早已断了出将入相的想头。

愿意伏处你大人门下，佐你为凌烟阁名臣，你可肯接纳？”田文镜愕然注目邬思道，见邬思道一脸庄重肃穆之容，不像是讥讽挖苦，这一身雍容华贵气度，确实又有别于一般清客幕宾寒俭阿谀的奴相，不禁缓缓坐下，说道：“我如今处境你可知道？你在诺敏中丞那里，不比跟着我这个小部院堂官强得多？”邬思道笑道：“你如今处境我有什么不知道的？山西亏空你奏而不实，查而不明，正是进退维谷捉襟见肘之时，我不趁此离了这座冰山，来栖你这棵梧桐树，一定要等这里树倒猢猻散时才就食于你么？”

田文镜听他这番话，怔了半日，深叹一声道：“无论是真是假我都感谢你这份情。只我眼前就过不去这座‘火焰山’，谈得上什么‘梧桐树’！诺敏——”他低下了头，“是一堵硬墙，恐怕碰破头也过不去了……”

“诺敏此人好大喜功，务虚邀宠，其实读书无作文胆，磨剑无破敌胆，你是被他的虚张声势吓住了——告诉你，山西亏空天下第一。只是你田文镜查的不得其法而已！”邬思道斟了两杯酒，一左一右递给两个夫人让她们饮了，莞尔一笑道：“其实他玩弄权术，欺得了一时，欺不得永久；欺得了小民，欺不得士绅；当今天子聪察乾断，以诺敏之智，岂能终邀恩宠？”田文镜愈听愈惊，这些话都是埋在自己心里的话，显而易见的弄虚作假，偏自己就查不出来！这个邬思道既在诺敏衙门当清客，或者知道其中情弊？他又为什么要弃大就小，弃荣就辱，投靠自己这个倒霉的小吏呢？寻思着，又怕今晚遇邬思道，也是诺敏设下的圈套，因道：“先生的话很中听，只是有几分可信呢？诺敏大人天子信臣，你何以断言他是‘冰山’呢？”

邬思道冷冷说道：“你瞧得见，我是个瘫子。其实你还不晓得，是李卫荐我投诺敏门下的，年羹尧和我也不陌生！实言相告，我这个人既做不了官，又好酒喜色，又有点才，不肯轻易自弃，自然想找个扎实一点的靠山。天地间‘礼义廉耻、酒色财气’八个字，恰如武乡侯八阵图。廉为生门，财为死门，诺敏从死门入，焉能从生门出？”

如此心地识见，田文镜不能不买账了，他举杯一饮，起身一揖说道：“但库中存银账目核对三遍，确无差错。情弊手脚怎么做的，愿先生教我，没齿不忘你的大恩！”

“不要说‘没齿’的话嘛。”邬思道笑道，“只我前半生历尽坎坷，后半世想酒色自娱。我和你约定一下，你外放知府，每年供我三千两杖头之资；升迁道司，每年五千；开府封疆，每年八千。答应这个数儿，我替你打赢眼前这场官司！”

田文镜死死盯着邬思道，足有移时，说道：

“成！”

“君子一言？”

“驷马难追！”

“好！”邬思道顾盼凤姑和兰草儿，笑道，“咱们似乎还有点后福——田大人，你查看过藩库没有？”

田文镜一怔，说道：“这还用问？我头一件事就是清点库银！共存现银三百零五万四千二百一十一两，与账目一毫不差。”

“都用桑皮纸包裹？”

“我都拆开看过。”

“是京锭还是台州锭？”

“都不是，是杂银。约有三十万两是五十两一锭的台州足纹。”

邬思道狡黠地眨了眨眼，把手中扇子展开了又合住，半晌才格格笑道：“明白了么？”田文镜尚在懵懂，邬思道又道：“既然火耗银子已向户部申报，藩库里就不该有杂银！这就是说——”他话没说完，田文镜已悚然而悟，兴奋得站起身来：“说得极是！我怎么就没想到这一层！这就是说库中实存银两仅三十万，其余都是临时凑出来对付朝廷的！”“阿弥陀佛！”邬思道双手合十，说道：“足下此刻总算酒醒了！”

就在田文镜与邬思道在灯市小饭馆计较山西亏空清查办法时，新任乾清门二等侍卫图里琛赉诏来到坐落小东关内的巡抚衙门。图里琛是原抚远大将军图海的孙子，以祖父功勋荫车骑校尉。在黑龙江将军张玉祥麾下当差，当时罗刹国哥萨克骑兵时有扰边事件，图里琛曾乘夜带十八骑士攻袭盘据木城的贼营，擒斩罗刹国玛哈罗夫将军，被雍正称誉为“铁胆英雄”，刚二十出头，已是身经十余战，几次死里逃生的人了。虽说这些晋封二等侍卫，职务仅是平调，但一见皇上，立赐黄马褂，赏双眼花翎，掌管了乾清门听政处关防。谁都明白，此人晋升一等侍卫，只是早晚间的事了。图里琛在巡抚照壁前蹬着下马石下来，随行的二十几个少年护卫也一齐滚鞍下马，巡抚衙门前的戈什哈见这阵仗，知道来头不小，早有一个司阍堂官疾趋而出，直到图里琛面前，打千儿赔笑道：“大人万福金安！敢问大人尊姓、台甫、在哪个衙门恭禧？”

图里琛傲然抬起头没有答话，巡抚衙门口一溜八盏灯，十六盆烟火盒子、地老鼠、起火烟花放出五颜六色的光，照在他清秀冷峻的面孔上，他像一尊石像一样漠然不动声色。一个随行护卫闪过来代答道：“这是我们图军门。刚从北京来，要见诺敏传旨。”

“喳！”那门官胆怯地看了看图里琛，叩头说道：“没有接到滚单，不知钦差大人驾到，请图军门暂候，卑职这就去禀报诺中丞。”

“不用了。”图里琛点点头说道：“我不爱那个虚礼，所以一路都不用滚单勘合。你也不用禀报，我自己进去就是。”说罢转脸将马鞭子扔给一

个随从。那门官这才看到，图里琛从左耳到颌下，有一道四寸多长的刀痕，在焰火光下闪着可怕的殷红的光。他还想请示什么，看了看图里琛倨傲得目中无人的神情，嚥嚥了一下往后退去。

图里琛不再说什么，雪亮的马刺在石板道上发出叽叮叽叮的金属撞击声，迤逦来到仪门前，就着灯看时，楹联上写着：

简命驻并州，感频年捍患御灾，创者立、废者兴、教者深、养者厚，寢食弗遑，纯以济民尽臣职；

使君统晋省，听百姓歌功颂德，良已安、顽已化、劫已转、岂已登，贤劳备至，力能造福契天心。

不知怎的，图里琛嘴角闪过一丝难以觉察的微笑，回顾左右说道：“诺敏大人当得起这两副联语，这志向不俗！”说罢便旁若无人地进来。

巡抚衙门内衙正在元宵消夜，西花厅前一片空场上，几十个清客相公，一大群师爷，众星捧月般将诺敏簇拥在中间席上，觥筹交错人声嘈杂，一个个吃酒吃得红光满面。两厢笙簧齐奏，十二女伶一色罗襦绣裙，舒广袖，移莲步翩翩起舞，歌喉裂石穿云：

淡妆多态，更滴滴，频回盼睐。便认得琴心先许，欲绾合欢双带。记画堂风月相迎，轻颦浅笑娇无奈。待翡翠屏开，芙蓉帐掩，羞把香罗暗解。自过了烧灯后，都不见踏青挑菜。几回凭双燕，丁宁深意，往来却恨重帘碍。约何时再？正春浓酒困，人闲昼永无聊赖，厌厌睡起，犹有花梢日在……

图里琛混在家人里看时，诺敏斜坐中间，一条油光水滑的大辫子甩在椅后，冠玉一样白皙的面孔上一双不大的三角眼，唇上漆黑的髭须恰似隶书的一个“一”字，穿着玫瑰紫猢猻猴皮袍，上罩黑缎珊瑚套扣巴图鲁背心，跷足而坐，双手随乐打着节拍。图里琛不禁皱了皱眉头，他是奉旨先私下看看诺敏这个人，然后再传旨的。见眼前这个诺敏，他实在想不出平日坐衙办差是个什么风范，居然在半年之内就把积欠了几十年的山西藩库处置得瓜清水白！正想着，见一个师爷凑到诺敏耳旁低语几句。诺敏坐直了身子，格格一笑说道：“这个邬思道，我不过瞧着年大将军和李卫的面子收留了他，月俸是头一份，又是个残疾，一点差使也不办，怎么倒吃里扒外？——田文镜私通的那个婊子拿到没有？”

“拿到了！”那师爷一脸谄笑，凑趣儿道：“真真是个人间尤物——抚台要不要叫她……”

“不要。”诺敏摇头道，“先囚到签押房后耳房，等处分田文镜的旨意到了，一并连人证解往北京！”

图里琛觉得已经完成了雍正的“先看人后传旨”的差使，嘴一努，一

个戈什哈立刻闯到席前，大声说道：“御前带刀侍卫图里琛前来宣谕！闲杂人员一概回避，着诺敏跪接！”几个女伶冷不丁的被他这一嗓子吓了一跳，慌忙闪了开去。诺敏一惊之下站起身来，却见图里琛双手捧着黄绫袱盖着的诏谕庄重地走到席前，忙笑道：“天使到了，我竟一点也不知道，有罪有罪。请大人稍候，我更衣就来——设香案！”图里琛微微点了点头，将敕书交随从捧着，也套上了皇帝赐的黄马褂，弹了弹前摆，走到香案上首南面而立，早见诺敏朝珠袍服疾趋而出，伏地叩头说道：“臣诺敏恭请圣安！”

“圣躬安！”图里琛朗声答道：“诺敏听旨！”说罢展读圣旨：

奉朱批：诺敏前奏甚明晰，甚为可嘉。山西之清理亏空可为天下一鉴。着发各省，会同督抚商酌效法。山西通省亏空二百余万，诸务废弛，今诺敏到任半年，料理清楚，钱粮分厘皆有着落，且将前任之愆，累及现任无辜尔各省封疆大吏，若肯如诺敏之实心办事，天下事何有不办之理？诺敏实可为天下抚臣中之第一者也！他省督抚当愧而效之。今着诺敏加尚书衔，赏单眼花翎以资奖励，钦此！

诺敏听了忙连连叩头，说道：“请图大人代奏，臣诺敏何德何能，受主上不次深恩，惟当以国为家，忠于厥职，定将三晋治理得道不拾遗、夜不闭户，方副主上托付之重！”

这是早已和幕客们商量好的答词，雍正是个求实的人，拍马说不定拍到蹄子上，“肝脑涂地万死不辞”的套话也未必愿意听，不如实打实从自己差使上说，反而更惬圣意。

果然图里琛脸上泛起一丝笑容，双手扶起诺敏，说道：“圣上宵旰焦劳，一心求治。诺大人体贴圣心，果然是位能臣。主上夸你，不枉了圣祖栽培之恩，也难为年大将军举荐！”说着又问：“田文镜呢？”

“回钦差的话，”诺敏一脸庄敬之容，“田大人近日一直在藩库清点银账。今日已经清理完毕，听说上街看灯去了。”

“你看来并不介意田文镜挑剔山西省务？”

“同为一朝臣子，同事一朝天子。”诺敏恬然答道，“本来嘛，半年清完数十年积欠，难免有人疑惑。田大人办事认真，肯实地考察，为我辨清真假，我感激还来不及呢！哪里会介意？不过……”

诺敏说着目视左右，叹息一声道：“文镜不该在清查亏空时，弄一个歌妓养在驿馆。弄得省城议论纷纷，这实在有辱官箴。我虽不计较，下头人却咽不下这口气，已经将那个女子拿到府中。这件事也要请图大人示下，怎么样周全了各方体面，又不至于使田大人有所误会。”图里琛绷得紧紧的面孔突然松弛地一笑，只有这一霎，才看得出他刚毅凛寒性格的另一面，竟带着一丝天真无邪的孩子气。在诺敏的导引下，图里琛也慢步向上席走，一边回答：“这是你巡抚职分里头的事嘛！我管你这些事

做什么？你和田文镜为了亏空一事打钦命官司，已经朝野皆知。这点子风流罪过也只算锦上添花罢了。”诺敏一边陪着坐了，寻思着这个少年新贵这番似实若虚闪烁不定的话，说道：“我和文镜兄并无私怨，是文镜硬要挑剔，不肯放过。幸亏圣聪高远明察秋毫，不然，这‘冒功邀宠’四个字，诺敏如何当得起呢？”说着便笑，一边吩咐继续开筵。便见门上司阍的戈什哈进来报说：

“田文镜大人特地前来拜会钦差大人！”

第九回 图里琛奉旨巡并州 元宵反诮语讥忠直

听这一声，花厅前几十名翎顶辉煌的官员，从布政使、按察使到各司道，及一大群刑名、钱粮师爷还有省城十几个缙绅耆宿一齐扫兴，面面相觑着停了箸站起身来，不知这个粘胶腻牙的过路钦差又要来寻什么晦气。诺敏向着首席稳坐的图里琛略点头致意，忙着起身离席，也是一脸张皇。图里琛这才领略到，田文镜在太原着实犯了众恶。他不动声色，端着酒杯沉吟，只见田文镜穿着鹭鸶补服，戴着白色涅玻璃顶子脚步匆匆进来。

“听说钦差图大人到了？”田文镜和诺敏相对一揖，二人目光一碰都闪了开去。田文镜扫视着众人问道：“在此地么？容下官叩请圣安！”图里琛这才看出，田文镜眼睛原来近视，自己身着黄马褂居中而坐他都看不清，莞尔一笑起身道：“我就是图里琛。”田文镜这才转过身来，跨前一步甩了马蹄袖双膝跪下，亢声说道：“钦差西路宣旨使臣田文镜叩接钦差山西宣旨使图里琛！臣田文镜恭请圣安！”

钦差叩接钦差！这本来是实情，但确实是一句多余的话。众人见田文镜一副天不管地不收的强项模样，想笑又都不敢。一时偌大筵宴上寂无人声，只听远处衙外开锅稀粥似的爆竹声隐隐传来——是时漏下三更，已到正月十五子正时分了。图里琛也被田文镜弄得一愣，但他此时口含天宪手握重权，哪里将田文镜放在眼里？略一顿，冷冷说道：“圣躬安！钦差图里琛愧领你的大礼了——你别忙起来，有奉旨问你的话！”

“臣恭聆圣谕！”

“奉旨问田文镜，”图里琛道，“田文镜乃京师蕞尔小吏，奉旨往西大营年羹尧处传旨。原系专差，并未奉有沿途采风，干预地方政务旨意，何故无事生非，妄奏山西巡抚诺敏贪功邀宠，取媚当今？朕原是可欺之主么？”说罢便盯视田文镜。田文镜从容不迫，叩了头答道：“臣奉旨西行原是专差，但原在户部已屡蒙严旨，限期清理山西、直隶、山东、河南诸省财政，旨意已记档缴皇史宬收存。是以臣过问山西亏空一案，并非以钦差身份横加干预，乃是以户部司官身份查看山西藩库。臣与诺敏位份悬殊且无宿怨，正因主上非可欺之主，不敢渎职轻纵，乞圣上洞鉴烛照！”

这个话大出人们预料，连诺敏也不禁愕然，顿时脸涨得通红，很想插一句问“你怎么不早说你是以户部司员身份查看的”？但现在图里琛是代天子问话，无论何人插口都是欺君，只好干咽了一口唾沫，下死眼盯着这个无端来山西搅闹的刺头儿官，心里的火一拱一拱往上蹿。图里琛也大感意外，但此时也只能遵旨问话，因道：“今山西通省亏空弥补齐全，尔既查清，银账可相符？”

“分文不差！”

“既然分文不差，”图里琛背诵着雍正的原话，“尔无端污人名节，是诚何理？是诚何心？足证朕心许诺敏为天下第一抚臣鉴人不谬。若诺敏有一丝一微欺隐，朕亦无颜对天下抚臣矣！问尔田文镜，还有何言对朕？”诵罢目光咄咄，逼视着田文镜不语。

田文镜舔了舔嘴唇，雍正的这些话刁钻凶狠到如此地步，是他和邬思道都没有想到的，而袒护诺敏到这个份上，更使人始料所不及，如若再继续哓哓置辩，那就不是与诺敏质对，而是直接扫雍正的脸了。田文镜沉吟半晌，叩头答道：“臣愚昧。诺敏确系‘天下第一抚臣’，万岁问至此，臣还有何言可对？伏惟圣裁！”

“来！”图里琛目光灼灼，断喝一声，“革掉田文镜顶戴！”

“喳！”

两个亲兵答应一声，走上前去。田文镜却将手一摆，煞白着脸双手抖着拧下涅玻璃顶子上的旋钮，递了过去。

“田大人，”图里琛微微一笑，亲自上前双手搀起田文镜，“不要这么懊丧嘛。办砸了差使革职去顶子的论千论万，宦海沉浮平常事，挂冠可作伴梅人。来，且吃酒，我为大人压惊！”诺敏便忙着让人斟酒，双手捧来敬给田文镜，笑道：“文镜，到晋一月有余，殊失主人之道啊！想一想，不过噩梦一场，恍若昨日之事。这里图大人可作证，兄今遭圣上严旨切责并非兄弟进谗……料想文镜回京，朝廷必定还有恩旨的。”田文镜听着诺敏这些虚情假意的慰劝，也不言声，端过酒杯，一饮而尽，向众人亮了杯底。径自扬长走到上首桌前踞足而坐，一脸满不在乎的神气，图里琛见他如此胆气，刹那间心一动，闪过一个念头：“此人豪杰！”诺敏却高兴得醉了似的，背着手兜圈子，只是想笑又怕失态，众人都以为他在搜索枯肠作诗，却见他手一摆，说道：“把大爆竹放起来！放焰火！”

随着爆竹“砰砰”闷雷般一声接一声响起，十二箱焰火喷花吐霞泼雾流光，映得席面五彩缤纷。一轮浑圆的月亮，将银辉纱幕似的铺向大地，霏霏瑞光中坐着这群心思不一的官绅举觞劝饮，倒也别有一番情趣。

须臾酒酣耳热，人们的话渐渐多起来。开始时议论古董、商彝周鼎、秦砖汉瓦胡扯乱谈，接着便有人说起音律，什么一气二体三类四物五声六律七音八风九歌，说得唾沫四溅。倒是首席一桌诺敏、田文镜和图里琛，一个无话谈，一个不想谈，一个不愿谈，各自把杯对月出神。

“三位大人怎么闷坐着？”一个喝得醉醺醺的县令趑趄着步儿上来，也着眼一一给三人斟酒，一头说：“大高兴的日子……两位钦差——呃！怎么吃枯酒？我……我给你们讲个笑……笑话！”说着便盯田文镜。田文

镜看时，是柏山县令潘桂，这次清理亏空，头一个就清到他头上，心知他必定是来挖苦嘲弄，一笑说道：“人都说攀高结贵，你倒两个字‘潘桂’（攀贵）就占全了。不过我如今已经不‘贵’了，有什么笑话只当闲听罢了。”潘桂借酒装疯，说道：“大人，我说……说的是个真事儿！嗯……我发科是康熙五十七年，从濮阳过，错过了宿头，前不巴村后不巴店的，只好在一个土岗上胡乱睡下，不想就遇了鬼！”

说到这里，潘桂已经口齿伶俐不再结巴。满座的人听见这个老虎压班县令说鬼，都停了议论。只听潘桂说道：“当时七月十五，夜里已经凉上了，后半夜冻醒了我，我扯扯被子正要再睡，听见那边有几个人在朗诵诗文……

“我想，这般时辰了，还有人用功？仰脸看时，桥西沙滩上坐着四个人，一个老的约五十上下，一个四十多岁，还有两个都在十八九之间，都是满脸酸腐气。那个老的说：‘昨儿大风雨败兴，今夕大好月色，咱们几个拈题作文，一试高低！’那三个人说‘成’！于是老者从靴页子里取出几枚纸团，分送三人，四个人闭目攒眉，摇头搔耳思量破题。这时一阵风吹过来，我打了个哆嗦，心里知道他们必非人类，倒也想听听他们的时文破题，说不定场上用得着。

“约莫过了一顿饭光景，才听老者叹息说：‘今儿文机钝塞，只想出一个佳破，奈何？’几个鬼也都随声附和，‘真的，今晚不知怎的，只想出一个破题，再也做不下去了。’

“我想，这必定是鬼神点化我考场题目，我留了心，瞥眼见老者接过中年人的卷子，念‘嗯，好！——视所以而观所由，察所安而人焉庾！——妙哉！’

“这个时文破题有何妙可言？我心里倒犯了猜疑，正惶惑间老者又评说，‘首句算得上英雄所见略同，只次句看来尚欠包括，你们听我的——视所以而观所由，察所安而焉瘦瘦——如何？’

“群鬼立时大哗，鼓掌叹服。老者拈须微笑说，‘作文这事，差之毫厘，谬以千里，你之所以活着时长居五等，而我俨然附在四等末，实在因我作文题无刺义耳。’听他这两联狗屁不通的破题，还洋洋自得，我捂着被子暗笑。又听老者问那两个年轻鬼，‘你们正在英年，才思敏捷，怎么倒曳白卷？’一个年轻鬼说，‘我怎么能和老师比？你是三赴考场的人，虽然不是正经取功名，到底也弄了个顶子戴，我恶生乐死为的就怕考试，驽钝之才只好往钱堆里钻罢了，还顾得作文？’

“说着，两个年轻鬼从沙地里用手扒出一大堆金灿灿明晃晃的钱，说，‘有本事弄钱才是好鬼，如今这世道，谁论文章？’

“听到这里，我实在忍不住了，脖子一伸站起来大叫一声‘学政来了，无论是人是鬼，一律以文章定命！’……喊过我就后悔了，万一这四个鬼拖我下水，我怎么应付？想不到他们四个一听说无论人鬼，一律文

章定命，竟吓得僵立在地，面若死灰，身子抖着化为一团黑雾奄然而灭——我还以为他们从藩库中弄出银子了，走到跟前一看，嘻嘻，扫兴得很——都他娘的是些纸钱！”

潘桂说到这里，红着脸盯着田文镜，嘻地一笑道：“田大人，我讲的这个鬼故事可中听？”田文镜在晋省折腾了一月有余，履历早为人所知，潘桂的话里夹着骨头，明指了田文镜“三赴考场”名落孙山，靠纳捐做官，又借纸钱的事讥刺他“从藩库”里弄银子，无孔不入地搜刮钱财的事。这个故事虽然编得并不出奇，但却合了众人的心。于是大家随声附和：

“潘令不愧真命进士，驱鬼有术！”

“以文章论命，好！”

“这鬼撵走了，你老潘没有在河边打打他的醋炭[13]？”

众人一头说笑，都用眼觑着革了顶子尚未罢官的田文镜。田文镜的眼睛正眼也不瞧潘桂一眼，幽幽望着渐渐熄灭的焰火盒子，半晌才粗重地喘了一口气，说道：“你是柏山县令，柏山上依坡循势适有十八地狱泥塑。在你看来，那些不过都是土木偶人，不足挂齿的，但我去看了却感触良多。那许多的善男信女带了香烟果品前去顶礼膜拜，他们图个什么？无非平日淫恶贪财，心有暗室之亏，弄这些虚头香火蒙哄鬼神，免遭蹈火炮烙之灾罢了。”他的声音并不高，但句句铮然有金石之音。大家都是有心病的，顿时都钳口无言，只望着哔哔剥剥燃烧着的棒槌火[14]出神。

诺敏原本心里极高兴的，新皇登极，群臣百官都还不熟悉，自己就得了“天下第一抚臣”这样的赞语，这是何等荣耀体面的风光事？但不知怎的，面对两个钦差，渐渐地心绪有点不安起来。田文镜受责不服，是情理中的事，图里琛这个年轻人何至于就心高气傲到这地步，筵宴上一语不发，只顾左一杯右一杯自酌自饮？想着，起身笑道：“怎么吃起枯酒了？谁有笑话儿，讲一个给图大人解颐！”

“笑话儿是没有的，”坐在第二桌的一位官员起身来到图里琛桌前，捧杯为三人奉饮，说道，“卑职是太原县令沙本纪。田大人查藩库，开初就是卑职陪同的。不是我酒盖住脸作践大人。当初您要查账，我怎样劝您来着？诺中丞上任，头一件事就是清理藩库，连参二十三名亏空万两银子以上官员，圣祖爷在位时都曾嘉许过的！大人，我乘醉劝你一句，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何况你己不正，又如何正人？”

图里琛除了宣旨，原奉有雍正“观察晋省吏风”的密谕，明旨和暗旨宗旨略有不同，他自己也摸不清雍正的意图，因而除了宣旨不肯多说话，现在见众人借酒发作，窘辱田文镜，拍诺敏的马屁，很觉看不上眼，便慢慢放下酒杯，问道：“沙令，你这话我不明白。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还可说得过。‘己不正不能正人’是什么意思？”

“图大人，”田文镜双手一拱说道，“这样愚鲁无知之辈，不必和他计较。他不过见我倒运，过来打什么人顺风旗。墙倒众人推，原是人之情。”他哼了一声冷笑道：“想着我田某人那么好整治的？告诉你姓沙的，美梦易醒，黄粱难熟！不理清这里的亏空案子，我绝不过汾河！”

“我怎么会是愚鲁无知之人！？”

“你诨名‘杀不尽’，做事曲阿上司，敲剥小民，名实相符，所以愚鲁无知！”田文镜腾地涨红了脸，轻轻将案一拍，“初时查库，你狗彘尾巴似的跟着我跑，现在又这副面孔，我还要加上一句，你顽钝无耻！告诉你们诸位，我已经用我的钦差关防，封了你们的藩库！”

田文镜和沙本纪二人当众反目唇枪舌剑，已经惊得众人目瞪口呆，既而出语“封藩库”更是骇人听闻。几十个官员面面相觑，又都把目光盯向田文镜，不知他犯了什么病，敢于如此大胆。

“姓田的，”诺敏不禁勃然变色，一按桌子站起身来，“查封藩库，是要请圣命的！我身为山西巡抚，本人也没这个权！你一个小小部曹，搅我山西政务，瞧着你是皇差，给你留了多少面子？你辄敢如此疯狂！——你是已经革去顶子的官员，来！撤他的座！”

几个戈什哈“喳”地答应一声，气势汹汹地走了过来，田文镜“刷”地立起身来，沉着脸“砰”地一把推倒了自己坐的椅子，斩钉截铁般说道：“我已派人六百里加急向皇上递了奏章。不要性命，不要做官，非解开山西清理亏空一案不可！”

“你狂妄！”诺敏咆哮道，“皇上昨日寄来廷谕，命我从藩库中提银十万，赈济雁门关春荒。你封了库，山西饿死一人，我定然先斩后奏，拿你抵命。”

图里琛也早已站起身来，徐步绕着棒槌火踱着步，紧张思索着。封藩库是至大的事，等于是停了通省财政，设如封错了，田文镜确实只有死路一条。但田文镜明知如此，为什么悍然不顾后果？他知道，此刻自己也套上了干系，在诺敏和田文镜中间不能没有个明朗态度了，想着，走至田文镜面前问道：“为什么？”听着图里琛带着巨大压力暗哑的嗓音，连诺敏都禁不住打了个寒颤。

“回图大人的话，”田文镜微微一躬身道，“诺敏的人擅闯我钦差行在驿馆，提拿我手中人证乔引娣。因此我疑他库银不实，先查封了再说。士可杀不可辱，诺敏辱我太甚，何况我是钦差，诺敏辱皇上更甚。我就是不能容他！”

图里琛转脸问道：“诺敏大人，有这样的事？”诺敏点点头，说道：“就是我才说的那个婊子了。这事是太原城门领衙门办的。我以为并没有办错。田文镜原本就不是钦差大臣，只是个钦差宣旨专员，所以驿馆也就不是钦差大臣行辕。圣祖皇帝早有明发诏谕，文武百官不得嫖

娼宿妓。田文镜既说这个乔引娣是我山西亏空库银一案的人证，据理就该送她到臬司衙门收留候审，为什么要养在驿馆里？再说，藩库中银账两清，田文镜自己已经承认，连田文镜也应反坐诬告罪名。乔引娣以民告官，本已有罪，所告不实，难道不该把她捉拿归案？”

诺敏曾在刑部做过二年笔帖式，熟知《大清律》，老官熟牍，说得振振有词，不防田文镜突然冷冰冰插了一句：“诺大人，你有什么证据说嫖娼宿妓？今日邸报，万岁爷严旨重申各地督抚，须得凛遵万岁枢前即位诏谕，为圣祖爷新丧三年，这太原城大放焰火，又为了什么？你说说看，我学生不明白！你要知道，先帝梓宫尚在大内，驾崩未满三月，敢问你贺的什么？实言相告，我不但封了藩库，而且已经贴出告示：凡缙绅商贾与藩库有银账来往，三日之内结清。三日之后，山西库银即移运南京重铸。我想诺大人听见这个消息，未必欢喜得起吧？”

仿佛一声炸雷凭空而起，筵席上先是一片死寂，荒山古庙般鸦雀无声，接着缙绅席上一片嗡嗡嚶嚶之声，却不知议论些什么。

“什么？”诺敏头上蓦地冒出汗来，期期艾艾问道，“三百万两……全数解送南京？”“对了。”田文镜傲慢地扬起脸来，从怀中取出水烟壶，就烛光燃了火媒子，点了烟，喷云吐雾说道：“全数解走。”诺敏脸上青红不定，心头突突乱跳，两手又湿又粘攥着冷汗，半日方回过神来，咬着牙仇恨地盯视一眼咕噜噜抽水烟的田文镜，格格一笑道，“太原铸银场所铸‘水系’银，与京锭同式同样，通行天下三百余年，成色可达九七八[15]，你为什么要送南京冶铸？”

“因为我信你山西官员不过！”田文镜头也不抬笑道，“通省二百九十七名官员，上下其手，左右联络欺蒙朝廷，你们犯下了欺君大罪！你们碰到了硬头钉子！”

图里琛也呆了。他历涉地方行政还是头一回，不懂得外省官员在银钱作弊上的魑魅技巧。他只知道，不请旨擅自封存藩库是大事，却不明白这张告示的威力！想着，图里琛转脸对诺敏道：“这件事叨登得大了。诺公，你有什么章程？”

“我的章程就是立即拆封！”诺敏突然失态地大吼一声，“立即拆掉这个告示！”

田文镜“扑”地一口吹熄了火媒子，轻蔑地扫视众人一眼，徐步走到图里琛面前，微一躬身道：“图大人！”

“唔。”

“我想借你一点东西。”

“什么？”

“借你一袋烟时辰，”田文镜干咳一声，将手一让，“花厅间壁里少一叙话，可否？”

图里琛也确想知道田文镜的葫芦里卖的什么药，遂一点头。刚刚转身，诺敏大声道：“有什么不可告人的话？当着众人说！”图里琛好像没听见，眼风一扫便跟着田文镜走进花厅，他手下的戈什哈立刻过来，把守住了花厅檐下的大门。

第十回 愚巡抚掩过触国宪 智部曹巧取滥赃证

“图大人，”田文镜一进花厅，便在隔扇前站住了脚，“我今番闯祸不小，是吗？”图里琛也站住了，凝视着田文镜古铜色的面孔上刀刻似的皱纹，良久，方叹道：“你何必如此？诺敏政绩先帝在时就首肯过的，今上又颁旨，称他‘天下第一抚臣’，你深知万岁爷的脾气的。”田文镜无声一笑，说道：“正为如此，我才敢闯这个祸。”他抬头瞟了一眼图里琛，我请你单独谈，是想请你帮我一把。因为去岁李绂从奉天进京述职，曾言及将军，说你虽年轻，却是无双国士。”

李绂，图里琛是认识的，康熙四十二年进士，分发黑龙江省七台河县令，转授嫩江知府，不但为政清廉，且极善聚财。当年图里琛进驻木城，军饷供应不上，李绂指囤赠粮一万石，救了图里琛燃眉之急。二人成了忘年莫逆之交，只想不到和眼前这个纳捐出身的户部司曹田文镜还有渊源。田文镜见图里琛诧异，淡淡一笑道：“我和李绂是同科举人，换帖兄弟……我请你来，不为说私情，说的是公义。这一番我田文镜和山西一省贪官污吏做了对头，请将军助我一臂之力。”

“田大人，”图里琛皱眉道，“诺敏历来官声很好，而且刚刚蒙恩表彰。你也承认，藩库银账相符，为什么要封库呢？”田文镜冷笑道：“诺敏冒功邀宠，先帝爷春秋已高，不能觉察，今上则是急于收回各省亏欠银两，要立个榜样，所以来不及细察。图将军，亏空案是熙朝一大弊政，当年太子二阿哥会同当今皇上雍亲王、十三阿哥怡亲王爷，坐镇户部严旨清理，折腾了近二十年，结果太子被废，十三爷高墙圈禁，亏空仍旧亏空！诺敏有何本领，半年之内就清理妥当？而且不冤枉前任官，不牵累现任官，假报功劳，太过分了！”图里琛咬着嘴唇沉吟道：“你说这话，我来山西一路也仔细想来着。但现在证据确凿，也无可奈何。”

田文镜阴沉沉一笑，说道：“诺敏若无过人之处，也不至于十年进士就打熬出封疆大吏的地步。我封藩库，贴告示，移藩银，为的就是打草惊蛇，把证据取到手！”

“我不大明白……”

“这有什么不明白的？”田文镜狞笑着说道，“库中实存银两仅三十余万，其余的都是借的！”

图里琛身上一颤：“借来的！这么大数目，从哪里出？”田文镜道：“别忘了这是山西。没听说‘山西老抠能聚财’这个俗语？山西商贾财雄天下，这些主儿有的是钱！巡抚张口借，又有藩库抵押，坐抽利息银子，还怕筹不到二百多万银子？我封了藩库、告示清理账目，逾期银子全部运江南——你瞧着这一手！今儿打蒙了诺敏，明儿一早拿借据去藩

库提银子的准挤破头！借据到手之日，就是这个‘天下第一抚臣’的死期！”图里琛这才恍然大悟，上下打量着田文镜道：“你真是个角色！这个计谋釜底抽薪，也算狠到家了。这已经算无遗策，我能帮点什么忙呢？”

“要知道这是太原。”田文镜目光在灯下烁灼生光，紧紧咬着牙道，“我这一举，得罪的绝非诺敏一人。我断言，山西境内无好官！明日巡抚衙门一道密谕传出去，臬司衙门、太原城门领衙门、太原府县一齐出空，堵截讨债商人。三天之内我抓不到证据，诺敏就敢请王命旗牌斩我于辕门之外，田文镜焉得不惊？”

图里琛点头道：“我省得了。余下的事我帮忙。不过，我只给你一天时间，你取不到证据，诺敏杀你我不救。”说罢，也不等田文镜答话便转身出了花厅。见诺敏兀自在席面上坐等，便踱过来，一撩袍摆坐下，却不言声，只是出神。

“图大人，田文镜……”

诺敏探过身来刚问一句，图里琛将手一摆轻声道：“夜深了，请各位大人先生安置，然后本钦差有话和诺中丞相商。”诺敏会意，起身团团一揖，朗声说道：“今夕何夕，良宵不再。但千里长棚，无不散的筵席——请各位安置，道乏罢！嗯，元宵佳节，省城观光民众不下五十余万，万一闹出事端，我诺敏岂不又增一罪？所以少不得劳烦按察使衙门和太原府县诸位老兄，这个节就不要过了，昼夜在衙中坐镇。有差使，兄弟会及时知会诸位的。”说罢又一揖，众人遂纷纷起身告退。田文镜也自出来长揖而去。

“诺大人请！”图里琛将诺敏让进花厅，两个人分宾主坐在炭火炉旁暖烘烘的地龙上。图里琛年轻英俊的面孔凝视着火盆烘旺的火焰，良久才道：“我实言相告，今夜的事我到现在没有弄明白。圣上从奉天调我回京。当日就召见我，问我愿意放外任，还是想留在京做官。我说，论起忠字，皇上叫做什么，我只能不会也学着做。若论起‘心’字，我是独臂将军张玉祥带出的兵，宁可在战上一刀一枪当个厮杀汉，对手明明白白，功勋也明明白白，我不想往文官堆里钻，那是是非窝！因此，皇上点了我侍卫。没想到办了个传旨的差使，就弄得糊里糊涂！”说罢，拍着前额深深叹息一声，又道：“还是黑龙江好啊……树高林密，熊虎獐兔豹子黄羊，想怎样玩就怎样玩……这算什么事呢？”

诺敏原想三言两语，问明田文镜和图里琛说些什么，早早打发这个毛头小子安歇，然后布置堵截商人讨债的事，见图里琛摆出一副长谈的架势，不由得心里发急，只得按捺着性子安慰道：“这正是皇上爱你！像你这么年轻就当到二等待卫，只有先帝爷在时魏东亭魏军门和苏州织造李煦、江宁织造曹寅三位，将来前途绝非我诺敏能望项背的。田文镜今晚如此放肆，不但不把我放在眼里，连将军也不放在心上……”“不说他了，我一见他就腻味！”图里琛心里暗笑，一摆手截断了诺敏的话，“方

才我以为他有什么大不了的要紧事呢，要私自见，见了又吞吞吐吐，好似怕我抢了他什么功劳！我没好话给他，我说，‘你要想说，痛痛快快的，要不想说，我本就不耐烦听。你这点子“功劳”原本我也瞧不上！’他见我发怒，才说，怕诺中丞阻拦拿借据讨债的商人。我听了好笑，‘诺中丞是天上的月亮，明明白白堂堂正正一个人，怎么会做这种事？你忒煞地刁钻刻薄，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你说是不是？”说罢便盯视诺敏。诺敏被这个青年将军咄咄逼人的目光盯得心里发虚，只好连连点头，说道：“这是当然，他就是小人儿心性嘛！”耳听院外“托托托托——当”地一阵乱响，已知是四更天，诺敏心里又是一沉，一边听图里琛滔滔不绝吹嘘战功，暗自拿着主意要单独出去一遭。正无奈间，签押房一个书办进来，看了看图里琛，嗫嚅着说道：“中丞，臬司胡大人还有沙大人来拜！”

“好，我这就来。”诺敏起身笑道，“将军英武神威，令人钦佩！这样，你先坐着，我去去就来。”

图里琛呷了一口茶，笑着问书办：“这早晚天气，他们来有什么事？”书办忙一躬身回道：“小人没敢问。听两位大人说，因为人挤，城西观音庙灯棚失火，烧了几家店铺，店铺的人恼了，打死了两个买灯的，围着看的有几千，怕出事，来请中丞宪令。”

“这还了得？”诺敏故作惊慌地说道，“去年灯节四川成都挤死两个人，蔡铤差点摘掉了顶子——不为死了两个人，要有奸民乘机作乱，如何处置？——你先叫门上戈什哈去签押房取了我的令箭，去观音庙驱散围观民众。我这就去见胡沙二位！”说着一跺脚便走。图里琛眼风一扫，两个亲随立时仗剑跟了过去。诺敏走了两步，回身笑问：“图大人，这——？”

图里琛身子一仰，蹙额说道：“我已答应田某人，今晚明日寸步不离诺敏，不能言而无信。”

“你要拘押我吗？！”

“岂敢！大人愿到何处，愿意处置什么公务，都听便。只是须得有我的人随从左右！”

“你那么相信田文镜？”

图里琛吁了一口气，坐直了身子摇头笑道：“不——我怎会相信那王八蛋？但我也不敢全信大人。季布一诺千金不易，我答应了田文镜的。”“你要知道，这不是你家！”诺敏强耐着性性格格一笑，“这是山西府！我乃开府大吏，你可以擅自监督？我要是不肯呢？”图里琛满不在乎地说道：“知道，你还是‘天下第一抚臣’！不过我也有个绰号叫‘玉面无常’。任你是铜墙铁壁，任你王子公孙，都挡不住的。”

“来！”诺敏暴跳如雷冲外大喝一声，几十名巡抚衙门的戈什

哈“叭”地扣下马蹄袖，雷轰般应一声：

“在！”

“封了这座花厅！”

“喳！”

“慢！”

图里琛手一摆站起身来，他的十几名护卫一拥而入，叉手站在靠南窗棂静听号令。刹那间花厅内外对峙双方叩剑怒目相向，空气紧张得一触即发。图里琛用手点着自己的护卫道：“把上衣统统剥掉！”护卫们听令，一声不发，各自拽着衣襟“嗤啦——”一声将上衣撕开，打着赤膊挺身而立。

“诺大人，你来看他们身上。”图里琛指点着护卫们黑油发光的前胸，只见上头斑驳陆离，有刀划疤、箭疤、枪疤、火烧疤……每人前胸都有二十几处，在摇摇的烛火下闪着暗红的光，像在诉说着主人不寻常的经历。诺敏正发怔，图里琛悠闲地说道：“这里一共十三个人，每一个人身上的伤痕就是一部书。你来读读看！”

一阵冷风袭进来，诺敏身上激灵地打了个寒颤。

“这都是些百战之余，”图里琛脸上毫无表情，款款说道，“皇上命我从万马军中挑出来，充实宫掖宿卫，又称‘粘竿处’卫士。统归皇上领侍卫内大臣管带。我这个钦差若不秉公办差，不是在你面前如何如何的事，在他们面前也是交代不了的！”

这些内情，诺敏都是不知道的。但他早就听说过当今皇帝在藩邸曾设过“粘竿处”做自己的护卫。听着图里琛充满威压的声音，他偷偷看了看院里，只见微曦中薄雾渐起，再不动，真的要来不及了。因乍着胆子抗声道：“你在这里胡言乱语，我要弹劾你！圣祖爷即位之初，曾三次下诏，痛陈明末厂卫祸国，下令撤裁暗地监察百官的十三衙门，你这个‘粘竿处’难道不是十三衙门的变种？敲山震虎，虚声恫吓，别人怕你，来我山西讹诈，怕是此路不通！你钢刀虽快，难杀我无罪之人！”

“我原也以为你是清白的。”图里琛铁青着脸道，“但现在看来，未必如此。我也有句话告你，既怕人知，当初莫为，我刀快不怕脖子粗！至于‘粘竿处’是否和东厂西厂为一类机关，我不知道，你和皇上说去。我并不是以‘粘竿处’身份干预晋省公务。我是以山西宣旨钦差的身份，要查明山西到底有没有亏空。如果有亏空，为什么不据实申奏朝廷，如果没有亏空，也要查清你的政绩，请旨表彰，为其余各省办差做模范。”说着，将手一揖又道：“圣明天子乃不可欺之主，你诺敏大人可要想明白了！”

图里琛扬着脸，长篇大论地讲述雍正建密折制度以广耳目、申明“粘竿处”组织如何不同于前明厂卫特务，皇帝登极以来怎样勤政，宵旰劳顿种种德政……足足讲了半个时辰。臬司胡道蕴和沙本纪，在外头等得心焦躁，赶来看时，图里琛兀自滔滔不绝唾星四溅地说话，也只好立在檐下拧眉攒目地听。

众人正没做理会处，忽闻远处雄鸡一声声报晓，天色已经苍亮，田文镜一手攥着一大把借据，双手舞动着冲进花厅，狂声叫道：“证据有了！证据有了！这一回我可掏出了你山西贪官污吏的牛黄狗宝！”看诺敏时，早已面如死灰，一声不言语跌坐在椅中。

图里琛参劾山西巡抚诺敏的奏章三天之后便递进了上书房。这时元宵刚过，各地督抚藩臬封疆方面大吏的请安折子尚在源源送来。因雍正吩咐，各处送的请安的折子属不急之务，待过节后有暇余时才看，尽着外任官的条陈、奏论、弹劾本章先看。本来，康熙朝已有明旨规定，除请安折子可用黄绫封面，其余奏章一概用素纸呈递。然而外省官员守定了“礼多人不怪”的宗旨，无论向皇帝报告何事，一色都是黄绫包面。张廷玉、马齐和隆科多只好一本一本拆看甄别。三个上书房大臣年资不同，性格各异。张廷玉寡言罕语，时常一整天也不说一句话。隆科多是个武将出身，虽然抱定了主意要学宰相气度，无奈“气质”二字绝非朝夕可改，他没有坐功，一会一趟出去，有时说要见部里人说事情，一会儿有尿尿要如厕，一会儿索性在阔朗的上书房客厅散步。马齐资历最深，刚从狱神庙天牢里放出来，乍入国家最高机枢之地，多少还有点不习惯，显得有点无所适从，但是他头一个见到图里琛的参本，已经半苍的扫帚眉立刻拧到了一处。

“衡臣，图里琛这人原来在哪里办差？这个人我不认识啊！”

正在埋头写节略的张廷玉放下笔，操着酸困的手腕，转过脸说道：“我也不熟。原在奉天将军张玉祥手下当参将，刚调进京不久。”说罢低头吃茶不语。正在踱步的隆科多凑过来看了看马齐手中的折子，立刻倒抽了一口冷气，说道：“这个图里琛真是个二百五的班头，惹是生非的领袖！你去山西宣旨，宣旨就是了，干预地方政务做什么？”

“老弟没看清楚。”马齐瞥一眼隆科多，不知怎的，他心里有些瞧不起这位掌握着九城内外宿卫大权的皇舅，“他是代田文镜转奏的本章！”

张廷玉听见“田文镜”三个字，目中波光不易觉察地闪了一下，起身过来要过马齐手中的折子，口里说着，“这一份要紧，不誊缮节略了，原折呈进。”“原折呈进没说的。”隆科多笑道，“我们自己也要有个主张。诺敏是刚刚恩蒙表彰的模范巡抚，这一棍子扫来，变成‘冒功取媚，贪贿不法’的墨吏，皇上脸上下来下不来？还有，折子里告山西通省官员‘上下其手，表里为奸’，竟是洪洞县中无好人。邸报发出去，其余各省官场会不会引起震动？这些事不想好，皇上问起来，我们没个主见还成？”

“多承关照了。”马齐跷足而坐，呷了一口茶，“隆大人这话确是老成谋国之见。不过，上书房不同各部，历来名为皇上顾问咨询，并没有我们议决了共同奏本的例啊！”

这两个人，一个以首席大臣自居，要领袖上书房。一个不买账，要各自对皇帝负责。张廷玉何等精明深沉的人？自然一听就明白了，却不肯插话。只拿着稿本俯首皱眉沉思。隆科多还要说话，见廉亲王允禩带着太监何柱儿进来，便改口道：“八爷，刚从养心殿下来？”

“嗯，”允禩含笑点头，立在厅中间说道，“三位，万岁有旨叫你们过去。年羹尧从陕西进京述职，万岁想议一下西边军事。”说罢，走至张廷玉跟前，拍拍张廷玉肩头道：“衡臣，当心身子骨儿，几百个密折奏事匣子已经够你累了。皇上方才还说，廷玉这三天没睡足五个时辰，今儿未必能来当值，不想你还是照样进来了。”说罢，喟叹一声，极潇洒地将手一让，四个人先后离座出了上书房，迤迤迤往养心殿。

雍正皇帝盘膝端坐在养心殿东暖阁的大炕上，正在接见抚远大将军年羹尧。御炉里香烟袅袅，硕大的熏笼和鎏金珐琅鼎中炭火熊熊，把大殿烤得暖融融的。四个人一进来，立时觉得身上寒气一驱尽净。见他们进来行礼，雍正只略一点头，说道：“年羹尧正奏西边军事。你们几个当家人也一处听听——你接着讲。”

“是。”年羹尧坐在雕花瓷墩上微一躬身，侃侃说道：“罗布藏丹增之所以敢于蔑视朝廷，自号亲王，占据西藏并吞青海，并不指着当年圣祖爷时平定藏乱的功劳情分。今日他所倚仗的，恰是他当年的宿敌阿拉布坦。仅就去年，阿拉布坦就赠送罗布藏丹增五万两沙金，四百支火枪。近来他又密函阿拉布坦，要在察罕托罗海会见，预备恢复大汗称号，丢弃天朝赐爵。阿拉布坦由西而东，罗布藏丹增自南而北，合击察罕丹津亲王、额尔德尼郡王部落，大有不得青海誓不甘休的情势。所以皇上决策对罗布藏丹增用兵实是上应天意，下合民心……”

刚进来的四个人中，隆科多还是头一次见年羹尧。以前雍正皇帝龙潜藩邸，只晓得雍亲王有个门人年羹尧在外做提督，生性最是残暴凶狠，而且骄横跋扈，康熙四十七年进京谒见，路过江夏，说是奉令剿匪，其实将江夏镇无分男女老幼杀得鸡犬不留。当时，隆科多在都察院是监察御史，还曾经和鄂尔泰联章弹劾过年羹尧一本，因为年身后有雍亲王这座靠山，一根汗毛也没有动了他，想不到十五年后各自变换身份，竟在这里见了面。隆科多暗自慨叹着，由不得仔细打量这个浑身英拔之气的年大将军。

年羹尧穿着九蟒五爪袍，外套仙鹤补服，黑红的国字脸上一双虎目炯炯有神，两道浓黑的卧蚕眉梢微微上挑，带着一股粗豪的野气。已经望五十的人了，梳得油光水滑的发辫一根杂色不见，从脑后几乎垂到地面，雪白的马蹄袖翻起，塔一样的身躯稳稳坐在雍正面前口说手比，十分干净利落。隆科多不禁暗想，这样一个人会像人传说的，是个“凶

神”？他还记不记得当年那点芥蒂呢？正自胡思乱想，却听雍正说道：“亮工，你手头实有多少兵？朕有些信不及兵部说的数目。如今哪个大营都吃空额，天下老鸹一般黑，朕顾不上理会这事。但朕用兵决心已定，打仗的事来不得半点虚假，朕要知道实情。”

“回主子话，”年羹尧微一躬身，朗声答道，“奴才节制的兵马实有九万四千七十三名，与兵部实报数额相符。奴才是主子亲手调理出来的人，从不敢在外胡为，更不吃空额，请主子放心！”

雍正漆黑的瞳仁盯了年羹尧足有移时，点头道：“朕信得及你。但罗布藏丹增号称十万铁骑，在西北纵横征战多年无人能敌，这些蒙古汉子骑术劈刺都很精，剽悍难制，所以你不可轻敌！”

“是，主子圣训，奴才当悉心凛遵！”

“要给你增兵。”雍正大约盘膝坐得太久，挪动了一下身子，蹬了青缎凉里皂靴下炕，背着手囊踱步，良久，才转脸对隆科多道，“你发文，山西陕西四川云南四省驻营兵马一律归年羹尧节制。”隆科多忙躬身答道：“是！”“还有，”雍正低头想了想，慢吞吞又道，“驻节榆林的平逆将军延信，手下有五万人马，叫他自带军饷移防甘肃，听年羹尧调遣使用。这样，年羹尧实有兵力有二十三万，差不多够用了。”

雍正说一句，隆科多躬身答应一声，又道：“各省兵马节制历来要用兵部勘合。国家用兵之时，外将应该有专阃之权，是否降旨兵部，暂停对四省兵员调动，以免军令不一，相互掣肘？”

“唔，”雍正点了点头，“就依着你意见。年羹尧，这里没有你的事了，千叮咛万嘱咐，只有一句话，康熙五十七年西部用兵，我们吃了大亏，六万山东弟子无一生还。朝廷实在是赢得起输不起了，你好歹给主子争回这个脸来！”

“喳！”

年羹尧离座起身长跪在地，仰着脸听完，干净利索地叩了三个响头，大声答应道：“奴才必在西方立功给主子瞧！”

“你跪安吧。你十三爷在府里设了水酒给你饯行。他也深谙兵法，你们谈谈，去吧！”雍正说着，摆了摆手。待年羹尧躬身退出，雍正方转脸笑道：“累你们白站了半日，这些事不是你们料理得清的，但你们听听有好处——怎么样？这样处置还算妥当吧？”

允禩听了默然不语。他一腔心思，想让允禩回去带这支兵，至此打消妄想，但又于心不甘，沉思良久，方笑道：“万岁圣心默运，已经千妥万当。不过据臣弟看来，年某虽然是能员，到底资望不足。大军兴起，粮饷要从东南各省出，年羹尧恐怕难以指挥如意。是否请万岁下旨，在京由十四弟坐镇筹饷，源源输往大营，就不至于隔断粮道了。先帝爷在

时，多次言及，西北打仗，打的是粮是钱，这是最要紧的，求万岁明鉴！”雍正心里雪亮，知道允禩的用意，但听听又觉十分有理，便笑道：“这一层朕早就想过了。十三弟十四弟都有将才，叫他兄弟商酌着办这个差吧。你说得很是，西北打仗打的是钱粮，要都像山西巡抚诺敏，藩库充实，朕还有什么忧愁？”

张廷玉三个人听了不禁对望一眼。允禩却不知道图里琛的奏折，赔笑回道：“就是主子这话，依着臣弟的想头，先从山西藩库提一百万两银子送年羹尧大营劳军，朝廷通令嘉奖，借这个势，压着各地从速填补国库亏空！

“好！”雍正眼睛一亮，转脸对张廷玉道，“你这就拟旨！”

三个大臣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都没有说话，好半日张廷玉才跪下，低声道：“万岁……”

第十一回 雷霆作色雍正惩贪 细雨和风勉慰外臣

张廷玉压着嗓音，尽量用镇定平缓的语调娓娓奏陈了田文镜清查山西亏空的详情。他知道，雍正皇帝平日的庄重冷峻都是自己耐着性子作出的样子。其实心里大喜大怒，大爱大恨时有表露，那才是他的真性。这件事既关乎他的脸面，又关乎朝局稳定。并不像孙嘉淦大闹户部那样简单，万一措置失中，引起其余各省督抚震骇，夹着北京阿哥们之间的钩心斗角，不定闹出多大的乱子。自己身处宰辅，该怎么收拾？因此，将图里琛的奏议讲完，张廷玉一边双手捧呈雍正，又加了一句：“万岁，西边兴军才是急务。山西的事虽大，奴才以为可以从容处置，求万岁圣鉴烛照！”

“唔。”雍正神情恹恹，似乎听了又似乎没有留心，细白的牙关紧咬着，凝望着前方，略带迟疑地接过那份奏章，不知怎的，他的手有些发抖：“奏完了？诺……诺敏有没有辩奏折子？”张廷玉回头看了看隆科多和马齐，见二人都摇头，便道：“奴才们没见诺敏的折子，大约一二日之内也就递进来了。只是田文镜手里拿着省城商户四百七十张银两借据，加着山西藩司衙门的印信。算得上铁证如山。诺敏奏辩，也只能在失察下属舞弊上做文章，这一条奴才是料得定的。”雍正听了，咽了口唾沫，转脸问允禩：“老八，你有什么主见？”

允禩此刻千称心万如愿：刚刚表彰过诺敏“天下第一抚臣”，你就自打耳光！何况诺敏是年羹尧举荐的，其中有什么瓜葛很难说清，说不定像当年户部清库查账，查来查去最后查到皇帝头上也未可知……允禩巴不得雍正大为光火，但他毕竟城府深沉，因不显山不显水地赔笑道：“臣弟以为张衡臣说得极是，这确是天下第一案。无论诺敏如何辩奏，难逃‘辜恩溺职’四个字。更可虑的，年羹尧进剿青海叛贼，粮饷是头等大事。山西巨案若轻轻放过，恐怕懈了各省清查亏空的差事，将来粮饷更是难以为继。所以，大事和急事看似无关，其实是一回事。”隆科多因助雍正皇帝登极，早已与“八爷党”生分了，但他更不愿年羹尧在西边立功，将来有资格与自己争宠。听允禩这话，满篇都是严办诺敏的意思，却连一个字都不曾提及，真是好心计好口才，隆科多不由佩服地看了允禩一眼，恰允禩的目光也扫过来，四目一对旋即闪开。

“奴才以为应以急事为先。”马齐却不留心别人的心思，沉吟着说道，“还是廷玉说的是正理。这事穷追，山西断然没有一个好官，诺敏百计刁难田文镜，也绝非‘失职’二字能掩其罪的。几百万两银子，说声失察就能了事？然奴才仍以为，眼前不能大办这个案子，引起东南各省官场震动，人心自危，谁还有心思操办支应大军的事？”

雍正听了几个臣子议论，心神似乎稍定了些，回身取茶呷了一口，又坐回位上，方笑道：“你们几个都没说，朕心里明白，这里头还碍着朕

的脸面。刚刚几下旨夸奖他诺敏是‘第一抚臣’嘛，闹了个倒数第一！”他突地收了笑脸，眼睛中放出铁灰色的暗光，“照你们的意见，要么办诺敏一个‘失察’的轻罪，严办下边官员蒙蔽上宪，邀功倖进，贪墨不法的罪；要么朝廷装糊涂，等西边战事完了再办。是不是这样？”

“是！”四个人见雍正神色庄重，口气严厉，不敢再站着回话，因一齐跪下叩头道，“请万岁圣训！”

“二者皆不可取！”雍正冷笑着，盯着大玻璃窗阴狠地说道，“谁扫了朕的体面，朕就不能容他！诺敏这人，朕万万不料竟敢如此妄为，这不是‘溺职’，这是欺君！杀人可恕，情理难容！当初年羹尧荐他，原是见他在江西粮道上办差尚属努力。圣祖爷曾对朕说，此人徒有其表，不可重用。朕一力推荐，他做到封疆大吏，他做这事，上负圣祖，中负朕身，下负年羹尧，欺祖欺君欺友——”说着，他呛了一口气，猛烈地咳嗽两声，突然“砰”地一击案，已是涨红了脸，勃然作色道：“这样的混账东西，难道可以轻纵？轻纵了他，别的督抚对朕照此办理，朕如何处置？”

四个大臣还是头一次见雍正发作，没想到他暴怒起来面目如此狰狞，都不自禁打个寒颤，一撩袍摆齐跪在地连连叩头。允禩原料雍正必定存自己体面，给年羹尧一个顺水人情，轻办诺敏，重查山西其余官吏，想不到雍正如此不顾情面。但这一来，恰恰和自己方才的意见吻合了，传扬出去，反而是皇帝采纳了自己的意见，这要得罪多少人？……他干咽了一下，竟不知该怎么说才好了。正寻思如何回话，隆科多一顿首道：“主上说得极是！若不是从巡抚到藩司臬司及通省官员上下其手，串连欺君，田文镜怎么会一查再查毫无成效？万岁高居九重，洞悉万里秋毫，隐微毕见，奴才佩服钦敬五体投地！既如此，奴才以为当下诏将山西县令以上正缺吏员一体锁拿进京，交刑部勘问！”张廷玉紧蹙着眉头沉思道：“这恐怕过了些。有些官员只是胁从。再说，晋北去秋大旱，賑济灾民的事还要靠他们办。拿人太多，也容易引起其余各省官员惶恐，牵动大局就不好了。”允禩却是惟愿乱子越大越好，因在旁冷冷说道：“这正是整顿吏治的时机，与皇上‘雍正改元，吏治刷新’的宗旨恰好相符。用贪官賑济灾民能有好结果？”他叩了一个头，直起身子正容对雍正说道：“万岁不必愁有缺无官补——昔日天后杀贪官如割草，天下无缺官之郡，臣弟以为隆科多奏的是。在京现有候选官、捐班杂佐一千余人，尽可补山西官缺。皇上恩科在即，新登科的三甲进士恰好赶上赴任出差。臣弟以为非如此大振天威，不足以肃清山西吏治。”当下三人意见不一，你一言我一语各说各的道理，虽然没有动意气，却谁也不肯相让。

“马齐，”雍正听着，忽然转脸问道，“你为什么不说话？”马齐忙叩头答道：“奴才实不敢欺蒙主上，奴才听他们说的都有理，一时难以分辨，也不敢附。”听他如此回答，允禩不禁喷地一笑，说道：“马齐坐班房有心得，你是油滑还是干练了？”

马齐看了允禩一眼，说道：“皇上问话，臣子应该心里怎样想，怎样

回答。这与‘油滑’、‘干练’是两回子事。”说罢又叩一头，奏道：“十三爷没来，他也是上书房行走的王爷，皇上何不听听十三爷怎么说？”

“这事朕已有了决断。”雍正微微笑道，“山西通省官员大抵是好的，罪在诺敏一身。他做巡抚，在山西就是土皇上，想着山高皇帝远，做出这种无法无天的欺君之事。山西官员的过错，是因诺敏为先帝一手简拔，又深受朕恩，存定了一个‘大树底下好乘凉’的心思，没有人敢出头跟他打钦命官司，论起来只能说‘不争气’三个字。朕也恨他们不争气，但你们平心想想，如今天下官，除了李卫、李绂、徐文元、陆陇其少数几个，到底有多少‘争气’的？所以恨归恨，不能严办。官越大越办，州县就不必难为他们了。”

这番议论纯从诸臣辩论空隙中另辟蹊径，说得有理有据，众人不禁听得怔了。张廷玉觉得雍正皇帝有些过于姑息，张了张口正要说话，雍正却先开口道：“衡臣。”

“臣在！”

“你起来拟旨。”

“喳！”

雍正用碗盖小心地拨弄着茶叶，用不容置疑的口吻道：“六百里加紧发山西宣旨钦差图里琛：诺敏身受先帝及朕躬不次深恩，本应濯心涤肝，精白其志以图报效朝廷。乃行为卑污，辜恩奉迎，既溺职于前，复欺君于后，嫁祸于百姓，坑陷于直臣。事发至今，且无引罪认咎之意，以颡顽顽钝，无耻之尤，实出朕之意料！且朕方表彰，直欲置朕于无地自容之地。此等罪，朕不知如何发落才好！就是朕想宽容，即便国法容得你这畜牲，奈何还有人情天理——上天怎么给你披了一张人皮！？”他说着说着愈来愈激动，端着杯子的手捏得紧紧地微微发抖，脸色也变得异常苍白。张廷玉奏吏行文草诏文不加点，这道诏谕却难为了他——前文言后白话，怎么润色？他濡了濡墨，见雍正虽端坐着，却气得五官错位，因不敢说话，只实录了雍正的话，心想这样也好，叫下头见识见识新皇上的风骨！正想着，雍正提高了嗓门：“即着图里琛就地摘其印信，剥其黄马褂，革去顶戴职衔，锁拿进京交大理寺勘问！朕知外省混账风俗，凡官员革职，因怕他将来复职，有醴酒送行，仪程相赠的，以求异日地步。可告知这班混账行子，有东西你们只管填还诺敏，诺敏断无起复之日，能否保九族也在可知不可知之间——谁敢作此丑态，朕必追究，山西亏空即由你这‘富官’追此缴还！”他一口气说完，啜了一口茶盯着张廷玉。张廷玉一听，仍旧是文白混杂，仍旧只好咬着牙硬录下来。允禩听着想笑，嘴角一动又收了回去。

“万岁！”马齐在旁说道，“诺敏虽犯罪，到底是朝廷大吏，可否使其稍存体面，免得其余督抚寒心？”“士可杀而不可辱，是么？”雍正转头一晒，“马齐你不懂，像诺敏这样的，能称之为‘士’么？他只能算条狗！他

的案子人证物证都调到北京，谏实了，朕还要重重的辱他——因为是他先辱了朕！主忧臣辱，主辱臣死，这是纲常所在，天之所终地之所义。诺敏岂但犯法，且犯情犯理，犯法犹可恕，犯情犯理，他就难逃朕之诛戮！”

杀人不过头落地，雍正却要连人格一齐作践，作践而后杀。众人早就知道雍正生性刻薄，今日才算真正见识到了，都无可奈何地咽了一口唾液，谁也不愿驳回自讨没脸。

“这事别人可恕，山西布政使罗经难辞其咎。”雍正徐徐说道，“着罗经革去职衔，与诺敏同戴黄枷进京勘问，如何处分待部议后再定。其余按察使以下，降两级原任出差，各罚俸两年。各道司衙门主官降一级，罚俸一年；各府知府由吏部训诫记过，县令以下不问。”张廷玉写完，问道：“这样办，山西巡抚和藩司衙门都出缺了，请旨，由哪里派官接印？”雍正一笑道：“这还用问？自然是田文镜接印，暂时署理山西巡抚衙门，待案子清白后另行叙议。”

谁也没有言声，但不言声也是一种态度。雍正似乎也感到了这种沉默中的压力，便也住了口。奇怪的是，他一住口，众人立时感到一种寒彻骨髓的压力袭来，人们的心立时冻缩成一团。然而雍正这样破格的提拔毕竟太过分，在座大臣没有一个赞同的，又不甘就此屈服，又不敢出头抗争，只好默然对坐。一时间养心殿寂静得一根针落地都听得见，惟闻殿角果愚旁的铁马偶尔被风吹得叮当作响。

“没有话说就罢了。”雍正淡淡说道，“你们跪安吧！”

“臣有话说！”

张廷玉忽然想到上次与雍正单独对晤时的交心之言，昂然顿首说道：“臣以为田文镜不宜晋升过快！”雍正听了，用阴郁的眼神盯了张廷玉半晌，冷冷问道：“为什么？”马齐也鼓起勇气，说道：“万岁新登大宝，不宜开官员倖进之门。”

“倖进？”雍正立刻反唇相讥，“人人不图倖进，四平八稳熬资格做官，可以治国平天下？”

张廷玉抓住雍正话中空隙，立刻顶上一句：“国朝大臣如明珠、高士奇，都是一言奉君合意，骤居高位，乱政害国，前车之鉴不远，请万岁明鉴！”

“你不原来也是中书君，三月之内也迁官位，入上书房为宰辅之臣？还有名臣郭琇、名将周培公，不都是先帝爷拔识于泥涂之中，才得明珠夜光？”雍正紧盯着张廷玉，似笑不笑地说着，口气却愈来愈凌厉：“你这样说话，置你自己于何地？”

张廷玉被这话噎得一怔，他自己的履历确也可算得“倖进”，但他还

是认为雍正的话不好，忙叩头道：“臣子倖进，是先帝错爱。万岁细想，朝廷官员奉旨出去宣旨的每年都有数十上百起，此例一开，人人都可随意过问干预地方军务民政乃至财赋，外面的官还怎么好办事？田文镜路过山西发觉诺敏之奸，原应具文申奏朝廷，由朝廷派员专程前往清理。该员竟擅自用钦差关防，越权行事！此举原本有罪，万岁前旨申饬并无错误——念其忠愍为国，疑之有理，察之有据，原其罪彰其功即可，骤升大位，众人群起而效，善后何其之难！”

这说的就很在情理了。升田文镜，往后出京的宣旨官员一窝蜂都学起来，满天满地都是钦差大员，还叫外任官办事不办了？雍正顿时犯了踌躇。张廷玉见雍正沉吟不语，知道他赏识田文镜，一心想升他的官，便从容又说道：“田文镜作事认真，一心为朝廷分忧，且为朝廷除一巨蠹，臣亦十分赏识，国家官吏如今肯这样办差的，实在是太少了。万岁想让他晋升快一些，尽可一步一步速提。况田某多年只是京官部郎，不曾历练过州府实务，一省政务骤然压在肩头，他承当得承当不得？”马齐隆科多也都叩头请“万岁嘉纳张廷玉之言”，允禩却觉得一阵扫兴，只好附和道：“衡臣说得是，请皇上慎重。”

“朕乏了。”雍正一连几天忙着布置安排各地耳目，批阅他们送进来的第一批密折，其实比张廷玉睡得还少，此时听众人一片声谏劝自己，知道这事自己想得左了，因偏身挪下炕来，双手后挺舒展了一下身子，笑道：“这不是什么大事，朕想想再说吧！怡亲王这会子正和年羹尧说事情。明儿年羹尧就要回营带兵打仗，这是朝廷大政，出兵放马的事，得图个吉庆。老八告诉三哥，约上十四弟，还有你几个设酒给他壮壮行色——明儿代朕郊送谿河驿！道乏吧！”

马齐是管着礼部的，忙道：“明儿走似乎匆忙了些；臣以为应由钦天监择个吉日，拟出书仪，礼送出京。”“这一去志在必胜，斩头沥血的，择个吉日可以。”雍正低着头想了想，“告诉年羹尧，出京百官不送他，也不大张礼仪。打胜这一仗，朕亲自郊迎他入京。他要辱国丧师，也不用请罪，也不用想谥号，叫岳钟麒带着他的头来京就是了！”张廷玉玲珑剔透的心思，已看出雍正不想大事张扬出师青海，以免将来战事不利难堪，因道：“万岁这主意极是。出兵诏书早已明发出去，年某不过是回京述职，听主上面授机宜，百官郊送不但虚糜帑币，也不合体例。只后头辱国丧师的话似乎不说为好，此刻应以鼓舞其气为主，不知万岁以为如何？”

“就依你的话，叫他好生办差，不要有后顾之忧。”雍正含笑点了点头，走了几步，至殿口又回身道：“朕想好了，田文镜补重庆府尹，索性成全你的体面，都允了你！”说罢方缓缓迈着小步出了养心殿。

李德全那年一千太监都守在养心殿正殿东廊下侍候，见雍正踱出来，大冷的天，只穿了件蓝色绸面大毛羊皮袍，外头套了一件青色绸面中毛羊皮褂，忙上前打千儿请安。李德全道：“主子，今个儿天冷得邪乎，风飕溜溜儿的，房檐底的溜冰都不滴水，给主子加件大氅罢？”

“不用。”雍正简捷地答应一声，掏出怀表看看，仰着脸望着灰沉沉似云似雾漫遮起来的天空，他想伸个懒腰，臂已张开又松垂下来，一头走一头说道：“朕想散几步，不要叫乘舆，也不要这么多人跟着，就你两个就成。”

李德全忙答应一声挥退了众人，自和邢年侍在雍正身后一左一右地跟着，垂花门口的侍卫张五哥见他出来，“叭”地叩了个头道：“主子想随意走走？奴才跟着！”雍正笑道：“不用了吧？哪里在宫里就出事的呢？”

“主子，不是这一说。”张五哥起身禀道：“主子前头有旨意，大内里头善捕营羽林军归隆科多调遣，侍卫归马齐张廷玉节制。二位中堂三令五申，主子无论到哪里，张五哥、索伦、德楞泰和刘铁成四大侍卫必得跟一个。奴才也是奉令行事。”

雍正盯了张五哥一眼没再言语，出垂花门径往北去。

是时正是午牌时分，各宫太监都忙着侍候各自主子，永巷中静悄悄的阒无人声，昏暗的薄云后掩着一轮浑圆的毫无光彩的太阳。砖地上抹下宫墙模糊的阴影，偶尔一群乌鸦啄食着地下的什么，见他们四个过来，“唵”地飞起，在天上翩翩盘旋直落不定，给这寂静的深宫略添了一点生气。雍正头也不回，迈着步子稳稳走着，良久，方漫不经心地望着天空说道：

“张五哥——噢，你是康熙四十六年选进的侍卫？”

“回万岁，奴才是康熙四十六年替人顶罪，在西菜市开刀问斩，先帝爷从杀场上救下来的……”张五哥想起老主子康熙，声音不禁变得嘶哑哽咽了，“四十七年从善扑营补进大内当卫士，当年万岁巡幸热河，晋升奴才三等虾……”

雍正晃了晃身子，笑道：“你这人好有艳福！”

“主子……”

“有人参你一本，说你蹲班房，在大狱里头还养了个卖唱的？”

张五哥顿时腾地红了脸，大声说道：“求主子指实砸黑砖的，是汉子一起在主子跟前折辩，奴才当年吃冤枉官司，是有个女的跟了奴才，就是奴才如今正配女人。她原是个卖唱的，爹妈病死，身插草标卖身葬父，是我爹资助她，成全了她的孝心。奴才替人死罪，她听说了，千里迢迢进京，打点银两入狱跟了我，说我张家这样积德，不该断后……要我生个儿！”

“你不要急。”雍正突然站住了脚，转脸笑道，“谁告状，朕不能给你说，这是规矩。这事我问过你十三爷，你俩说的一样。这个告状人是个没意思人，或者有点什么别的心思，想挑唆朕自拆关城！朕早就把折子

压下了——你这一说，朕更明白了。你一门慈孝忠烈俱全，朕还要表彰呢！你如今是几品呐？”说着，又向前踱去。张五哥忙答道：“奴才是一等侍卫，官品是正三品。”雍正笑着回看邢年一眼，“你回头传旨给隆科多，张五哥也是十几年的老侍卫了，进入二品！”

邢年忙答道：“是！”不等五哥谢恩，雍正又笑道：“你妻子晋封夫人——夫贵妻荣嘛！一说就是‘我女人’多难听啦？也不雅训！”五哥这才得话缝儿，因雍正还在走，不便谢恩，只泣道：“主子……您这心田……唉……叫奴才拿什么报答呢？人都说——”他突然觉得失口，便掩住了。

“人都说朕刻薄，是吧？”雍正心绪极好，漫步踱着，似乎自言自语地说道，“这个名声不好听，朕有什么不知道的？有些人百伶百俐，参不透今日天下事，原是宽纵得过了。朕贵为天子，富有四海，想施恩那还不容易？但《左传》你们读过没有？里头有句话说‘小惠未遘，民弗从也’。你宽纵诺敏这样的，就是刻薄百姓，老百姓——那么好得罪的？我德如风，民用如草。朕开了枉法徇情的例，上行下效，要不了几年，国库中都只是存些烂账簿子陈年借据，一旦有水旱灾，或者兵戈之事，怎么办？”说罢愀然叹息一声。

张五哥和李邢两个太监随在雍正身后亦步亦趋，静静地听雍正娓娓而言。从雍正晋封郡王，他们几乎日日见他，都是一副冷峻淡漠的面孔，令人敬畏，想不到这个威严肃杀的帝王，还有这番温馨心境，都觉得心中暖融融的。四个人沿永巷直北散了步，从御花园西过崇敬殿，又暂向南，过长春宫、体元殿、太极殿穿堂入室而出，沿一条偏窄的小巷出来，不禁眼前霍然一亮——已是到了隆宗门外，这里是外官入京等候上书房召见的地方，十几个官员散站在门外，都拿着手本履历，交头接耳地谈话，一个眼尖的一眼见雍正徐步从巷中踱出来，惊喜得高叫一声：“万岁，万岁爷来了！”于是众人“唵”地齐跪下去叩头请安。

“你叫鄂尔泰，前年去云南当布政使，是不是？”雍正含笑看了看众人，走到一个白净面皮四十多岁的中年人面前，说道，“前儿读云南总督的折子，说你病了。朕已有旨，叫你迟些，等天暖和些再来，他没有给你传旨么？你得的什么病？”鄂尔泰是康熙六十年由兵部员外郎转迁云南布政使的，新皇登极还是头一次见雍正，他在兵部掌管武库，雍正有一次差人为儿子选弓箭，本来极小的事，鄂尔泰却坚持要宗人府的凭信牌，弄得扫兴而回。有这么一点小芥蒂，因知雍正睚眦必报，这次进京原是心里惴惴然，不想雍正头一个便和自己说话，忙叩头道：“臣是二十天前起身的，陈世倌大约没来得及向臣宣旨。臣患的疟疾，已经粗愈，犬马之疾劳圣虑如此，臣感激无比！”

雍正哈哈大笑，说道：“‘圣虑’不‘圣虑’当不得药吃！回头叫李德全带你到御药房，取些金鸡纳霜。”李德全忙答应道，雍正又指着鄂尔泰道：“你们认识此人吧？他叫鄂尔泰！当年朕在藩邸，为一件小事碰过他的壁！一个部郎小吏，敢于抗皇亲国戚，这副骨头还算硬挺——你们要学他！”他话未说完，鄂尔泰泪水已夺眶而出，正要回奏些仰谢天恩的

话，雍正已踱至另一个官员旁边问道：“你叫什么名字？”

“回万岁，臣叫黄立本。”

“黄立本。”雍正仰脸想了想，“你是分发台湾府的？”

“是！”

雍正略一沉吟，说道：“台湾福建隔着重洋大海，民风不纯，又原是郑家旧地，且易与红毛国及海匪勾连，素来难治，这差使你办得来？”黄立本应声答道：“臣惟竭忠尽智而已！”“嗯，好！”雍正夸赞道，“这是句志气话。不过有什么难处么？”

“臣一切顾虑全无，”黄立本迟疑了一下，瞟一眼雍正，嚅嚅道，“只是老母远在河南，家中无人照应……”雍正笑道：“你不必说了，难为你还是个孝子！不过台湾府朝廷例有定则，不允官员携带家眷。这不是信得过信不过的事，这是规矩。这样，朕发旨给福建总督常赉，叫他接你的老母亲在福州养起来，你进省述职，可以略尽孝道——好生做，三年任满，你在台湾开出十万亩生荒，朕就册封你的老母亲诰命！”黄立本没想到雍正如此宽仁大度，脸顿时涨得通红，连连叩头道：“臣拼死拼活也要把台湾治好，开十万亩生荒给主子瞧！三年之内，臣一定叫台湾粮食自给有余！”

“那好，一言为定！”雍正含笑环顾一眼众人，见大家眼巴巴瞧着自己想说话，便笑道：“横竖都要见，都要说话的。朕每拨只见三个人，比这里还方便。只是一条，都要说真话，有什么难处也不必隐讳——朕还要去慈宁宫给太后请安，你们先见上书房大臣吧！”说罢一摆手，便带着张五哥等三个人向西趲去。

第十二回 十七皇姑关说遭拒 母子相疑隐情难言

从隆宗门至慈宁宫只有一箭之地，守门太监早已瞭见雍正过来，于是有的飞奔进去给太后乌雅氏报信，余下的便都跪下接驾。雍正看也不看众人一眼，命李德全和邢年在宫门等候，自带了五哥进了五楹倒厦大门，沿东边超手游廊迤逦进来。迎面远远见一个一品命妇刚从后殿辞出来，料是哪家大臣内眷入宫给太后请安的，雍正也不理会，径自走了过去。那命妇大约是听见说皇帝来了，刚回避出来，不料正与雍正走个对头对面，忙不迭趋退到游廊外，匍匐在地，等雍正走近，重重地磕了三个头，说道：

“臣妾尹刘氏恭叩万岁金安！”

“唔，尹刘氏？”雍正站住了脚，“我朝姓尹的大臣只有尹泰一人，你是他的夫人？”

“是！”尹刘氏抬起头来，“万岁爷好记性！”雍正看时，尹刘氏五十岁上下，端正一张鹅蛋脸，细细的眉梢弯弯地向上微挑，除了下唇多少有点翘起，显着有点蛮野，实在看不出有什么出奇之处，只不知尹泰为什么落了个“怕老婆”的名声。雍正想着，笑道：“这有什么记性好歹的？尹泰也是朕的师傅顾八代先生的门生。朕在藩邸里就认熟了他！当年朕为皇子，常在一处下棋的。”尹刘氏一笑说道：“万岁爷如今不是当年了，忙得没下棋工夫了。老头子——臣妾老爷倒常念叨着万岁呢！”

雍正没想她如此能顺竿儿爬，呆了一下，似笑不笑地道：“你说的倒也是实情，朕如今真的忙得什么也顾不上了。尹泰就在翰林院掌院，见面容易，不过下不得棋了——你来给太后请安么？”说着就要走，尹刘氏忙叩头道：“请安是一件，只太后忙着四格格的婚事，搅着十七额驸的儿子从军出征的事，臣妾就有事，也只好咽下去。既见着万岁爷，就是臣妾的福分，想撞个木钟儿可行？”雍正笑道：“是你家三公子尹继善的事么？尹泰已经请过旨，他在南闱主持，尹继善自然要回避，就在张廷璐这边入考就是了。”

“臣妾不是说这事，”尹刘氏忙道，“继善的二哥继英也四十多岁了，考了多少次也不中用，想求个恩荫！”

雍正想了半日才想起，尹继善不是嫡子，继英才是这位一品诰命的亲生儿子，她是为自己儿子乞恩来了。雍正心里由不得泛起一阵反感，却又碍着当年与尹泰剪烛论文围炉共谈的情分，只好笑道：“这也是情理中的事。你跪安吧，回头叫尹泰见朕再说。”说着便稳步向后殿太后宴息之地走去，众太监宫女见他过来，忙挑帘请他进殿，满殿的人忙都跪了下去。

“太后吉祥！”雍正瞥了一眼，见十七姐和自己的四公主旁边允祥也跪着，只一点头，又打下千儿去道：“儿子今儿请安略迟了些儿，外头事太多。夜来传太医问过，母亲的喘嗽仍不大好。儿子已经传旨，叫青海罗藏扎布喇嘛进京给母亲祈福。过春天暖，就不相干了。母亲只管放心，这点病不要紧的。”说着，接过宫女递过煎好了的药呷了一口，双手捧着送到乌雅氏大炕上的矮几上。

乌雅氏原本歪在大迎枕上，见他进来，早已挣扎着坐起来，勉强笑道：“皇帝起来吧。难为你这片孝心。我这是十几年的老病了，一时好一时不好，我也惯了。你是最虑心我佛的，佛在灵山，灵山在心，我心里知道，佛要召我去了，什么喇嘛也是不中用的，今儿见我的儿已坐稳了朝廷，我撒手去见先帝爷，心里熨帖着呢！”说着又咳了两声，雍正忙上前轻轻给她捶背，允祥便忙端过痰盂来。

“母亲这话叫人伤心。”雍正替她轻轻捶着背，低声温柔地抚慰道，“邬先生您知道吧？就是在雍和宫西花园住过十几年的那个邬思道，精通‘易经’象数，去年他赐金归隐，十三弟请他给母亲卜过一卦，母亲是一百〇六岁寿终正寝！邬先生不是凡品，他也不会诳我，所以您得安心，再听那个红衣喇嘛来给您祈福，这点子病不愁不好！”允祥忙赔笑道：“皇上说的句句是实。姓邬的现在就在山西，太后不信，我请他进京，叫他当面给您演光天神数！”

一句话提醒了雍正，他轻轻扶母亲躺下，问道：“诺敏的奏辩折子到了没有？”“到了，不过臣弟还没看，我这边忙着送年羹尧，是三哥告诉我的。”允祥皱眉沉吟道：“诺敏给自己列了十七大罪，都说的是受了下头欺蒙，似乎也是头头是道。又自请交部议处，请朝廷另行委员扎实查清山西亏空一案。说到底，他只认个‘廉而不明’的罪名儿。这个人要算滑头到了极处了。如今如果不查，问他的罪，别的巡抚恐怕不服。设如认真去查，就得一窝儿兜，没有只办诺敏一个人的理，所以臣心中也十分为难……”“他就是吃准了朝廷不愿大动干戈这一条，才敢如此嚣张！”雍正咬着牙冷笑一声，“就凭他这居心，朕就办定了他！这件事上书房不用管了，你到都察院，把诺敏的谢罪折子发给他们，叫御史们给他定罪，定什么罪，办什么罪！——年羹尧那头怎么样？”

“回万岁的话，”允祥看了一眼斜躺在大迎枕上的太后，见太后静静地盯着雍正，似乎并无倦怠之色，因回道，“年羹尧席间说了许多感谢天恩的话，又请臣代奏皇上，申饬户部兵部赶紧把春日应更换的军衣，还有行军锅灶一应军需运往大营。他这一回去就预备移动大营，从甘州到西宁，兵分两路，一路固守里塘、巴塘、黄胜关，截断叛军入藏通路；调岳钟麒驻守永昌和布隆基河，防着罗布藏丹增进入甘肃。他率中军进袭罗布藏丹增。”雍正却不懂军事，默默听完，突然笑道：“兄弟里头，你是最通兵法的，你觉得他这布置如何？”允祥自忖，二十多个贝勒贝子中，真正带过兵打过仗的是十四阿哥允禩。所谓“最通兵法”的话，其实是说给太后听的。明知这一层，允祥却不敢说破，更不敢逊让，想着，笑道：“臣以为年羹尧曲划还算妥当。不过，西北地域广袤无垠，比不得

东南有大海阻隔。年羹尧这一措置好是好，就怕逼急了罗布藏丹增，西逃准噶尔，与阿拉布坦合兵一处。眼前虽无大害，却留下了隐患，将来酿成大祸。臣弟以为可以调靖逆将军富宁安这支军队先行西进，进驻吐鲁番和噶斯口，隔绝敌军与喀尔喀蒙古来往通道，即成关门打狗势态，罗布藏丹增军心自然不战而乱。因为富宁安不归年羹尧节制，所以这事得万岁做主。”

“关门打狗，好！”雍正兴奋得双掌一合，目中熠熠闪光，说道：“就是这样。这也不用再和年羹尧商议，你这就去上书房传旨，叫户部速调两万石精米，送两千头猪到富宁安军中，令富宁安不必来京陛见，立即提本部营兵轻装行军去吐鲁番和噶斯口——从伊克昭到吐鲁番要多少日子？”允祥忙道：“伊克昭现在还是冰天雪地，草原都盖着雪，粮草供给都难。就是春天雪化草肥，也要一月才得到吐鲁番，可否——”雍正不等他说完便道：“朕看这事最关紧！给他四十天限期抵达吐鲁番。粮草叫甘陕二省巡抚督办，马不一定要吃草原上的草才肥，叫甘陕还有山西，运谷草到军中，违期依军法处置！”

草原行军从内地运草喂马，这是闻所未闻的办法，况且开春之后，甘陕春耕马吃驴嚼，烧灶用草又要从中原调入，吃力又不讨好，允祥听他如此武断，刚想说“年羹尧今秋才能大举进军，调富宁安是大事却不是急事”，随地一个念头涌上来，憬然而悟，这是皇帝要显示自己的“军事才干”，千万不能触这个霉头，更不能揭破这张纸，想着，忙打下千儿道：“臣愚昧！兵贵神速料敌机先，皇上圣聪高远非臣所及！臣这就去上书房，知会廷玉一声再传旨！”说着起身便要却身退出。

“慢着。”雍正托着下巴略一沉思，说道，“这是朕登基以来办的第一件大事。圣祖爷都没有办下来，朕焉敢轻忽？这件事京里得有专人办理，军事旁午，羽书如雪，上书房说到底只是‘书房’，是处置文事的。你老十三还有张廷玉、隆科多两个，再兼一个名义，嗯……就叫军机大臣！养心殿外天街上西侍卫房拨给你三人，昼夜十二个时辰要有人处置军务，给个‘军机处’的名义，有权咨会六部九卿，专责军务。你看怎样？”

允祥乍听他这一番议论，觉得有点匪夷所思，仔细想想，其实雍正还是借这个故儿，一头抓了军事指挥权，一头新造了一个不叫上书房的小书房，轻而易举地把三阿哥允祉、八阿哥允禩排出了权力中心，又不露半点痕迹。这举一反三玲珑剔透的心计也真亏了他片刻就想出来。呆着愣了半晌，允祥才想到应该告退，忙答应一声，声音大得连自己也吓了一跳。

“哦，”雍正待允祥退出，良久方自失地一笑，躬身说道：“太后，只顾了和老十三聊，没问您老人家乏不乏力，这会子身上可受用？”乌雅氏两眼盯着殿顶的藻井，良久，从心底里发出一声深长的叹息，像是对雍正，又像对自己喃喃说道：“阿秀没出家时，在宫里和我最说得上的……当年我怀你十四弟，阿秀到我宫里交线打卦，得了个二龙盘索的

象，她就断我是怀的男胎。后来真的应了，先帝爷一高兴，给你十四弟起个名字叫胤禛，和你的名字胤禩只有半笔之差，只为音太近，才改了‘禔’字儿——和老十三真是性格儿模样儿都相似……唉……”雍正这才知道，母亲是思念允禔，因赔笑道：“十四弟现在就在北京。他原在西大营带兵，这次出兵放马，本想还叫他回去的。但母亲你身子骨儿欠安，怕他两头悬念。带兵的事刀兵相见斩头沥血，我也不忍他吃这份苦——连十三弟我还不肯放出去呢！母亲既是想念十四弟，我叫他进来侍候就是了。”

乌雅氏目光霍地一闪，随即又黯淡下来。没有人比她更熟悉眼前这个皇帝了，此刻让允禔进来，只能给这个孽种儿子种下更大的祸根，更招雍正皇帝的忌。自己活着一日，皇帝自然碍着面子上不肯难为允禔，但昨日私下切实问过太医院的蔚明正，从这位能断人生死的儒医闪烁的语言中，她知道自己已不久于人世，既如此，又何必拖累这个心爱的小儿子？想着，乌雅氏无声透了一口气，苍白的面孔上渐渐泛上潮红，半晌方道：“你们兄弟二十四个都是先帝爷的骨血。你如今与他们有君臣之分，看他们一视同仁，我也是一样的——皇帝是我养的，我养了皇帝才做了太后，其余二十三个都是我的儿子，怎么能有薄有厚？往后他不必单独请安，他三哥带着阿哥们进来，他就进来。他好生办差，你自然也不亏待了他，是么？”说罢便直视雍正，眼神中那期待恳求和担心是任何人都一望可知的。饶是雍正以铁石心肠自许，此刻也被母亲企盼的目光揪得一阵隐隐作疼，遂笑道：“母后这么圣明，倒叫儿子惭愧了。请您老只管宽心荣养，兄弟们我自然要照应，哪里就能让弟弟们作七步诗了呢？”一句话说得旁边的十七皇姑也是一笑，正要趁着话缝儿说自己的事，却见雍正转脸笑道：“十七姐，慢客了，什么风吹得你进宫来了？”

“什么风？西北风！”十七皇姑拍膝笑道，“我已经进来给老佛爷请过几次安了，总想见皇上一面。老是错过时辰儿！今儿倒凑巧，正赶上四格格跟老佛爷做事儿，伤心的了不得，就留下解劝几句——说归一，皇弟如今是皇上，一句话地动山摇，姐姐的事儿你管是不管？”康熙皇帝身后留下三十五个公主，大抵都短命而夭，十七皇姑是雍正唯一的姐姐了。虽然她是密妃王氏所生，和十五阿哥允禩是同胞姊妹，但自幼就和雍正一处收养在孝懿仁皇后宫里共处五年，一处捉苍蝇喂蚂蚁捕萤火虫儿，斗蟋蟀养蝈蝈，输了刮鼻子拧耳朵……有这段童趣，雍正从不当她一般皇姑，她也没怎样当雍正是皇帝。

当下听了这个心直口快爽朗可亲的皇姑的话，雍正不禁呵呵一笑，说道：“十七姐，你还没说什么事，怎么就知道朕不管？十七姐的事朕不管谁管？”说罢，便坐了绣龙黄袱面的磁墩上含笑看看这位孤孀皇姊，一手轻轻捶着太后的腿。

“有你这句话，姐姐就放心了。”十七皇姑又笑又叹，“你知道，十七额驸那个老死鬼是死在西路的。康熙五十七年他和我的大儿子讷苏里二儿子讷苏和被围在阿尔泰山，外无援兵内无粮草。六万人哪！叫阿拉布坦围了四个月，一个活着回来的也没有！……因没见着他爷们尸骨，我

到底不放心，叫我的包衣奴才带了两万两银子，买通了阿拉布坦一个牙将，才得到战场上去寻尸……可怜他爷们，老爷子是胸上三刀，哥哥是拦腰斩成两截，弟弟是……自己抹了脖子……”说着，她已是哽咽不能成声。满殿太监宫女见她说得凄惨伤情，也都低头唏嘘，雍正也听得神色黯然，良久，长叹一声道：“这事当年在上书房议过，虽然他们战死不屈，到底背着个丧师辱国的名儿。恤典是薄了些儿……姐姐你别难过，明儿叫礼部再议一下，准有好信儿给你。”十七皇姑拭泪叹道：“人死如灯灭，恤典不恤典的，姐姐并不放心上，只是一桩，我膝下只剩这么一条根，讷苏云，在岳钟麒下头当游击。听说又要调西大营打仗了。皇上……”说着嗓音又带出了呜咽。

雍正双眉压得低低的，木着脸半晌才道：“十七姐，你的意思我明白了。这件事朝廷有制度，奉命前敌之军将，无论什么缘故，不得擅调后方。他只是个游击，我下旨调离，乱了军心怎么办？”“圣祖爷说过，讷苏家这个香烟后代得保住。”十七皇姑似笑不笑地看了看雍正，说道，“就算你不可怜我这老寡妇，圣祖爷的遗旨总该算数儿吧？”雍正皱眉沉吟半晌，说道：“十七姐，这事容朕想个万全之策。人，是不能调的，讷苏云也要他平安回来，您如今别难为我，成么？”

人在前线，又保他平安，谁都知道这是句不靠实的空话，一时间，几个人都沉默了。但十七皇姑究竟是个直率爽气的人，低着头想了一阵，已经释然，因笑道：“君无戏言，你老姐姐等着你的万全之策。我丑话说到前头，云儿有个三长两短，你也不用假惺惺又是‘恤典’又是致祭——赏你姐姐一碗毒酒，算你够兄弟情分！如今不说这事了。且说四格格的事。”雍正这才注意到自己的四女儿洁明，转脸问道：“你是什么事情，这么愁眉苦脸的？”

爱新觉罗·洁明怯生生看了父亲一眼，目光中满是幽怨，嚅动了一下嘴唇，却没言语，太后抬了一下头，喉头哽了一下，说道：“他十七姑，你给皇上讲，她是个女孩儿家，我心里堵得慌，说话不便利……”十七皇姑忙答应一声“是”，又指着洁明道：“去年皇上给他指了那个武探花哈庆生，竟不是个东西——听我女婿说，姓哈的这王八蛋先在福建当守备，就养了三四个童子小厮，啐！他原来是个兔子！我听见吓一跳，细打听，他爹，他弟弟——竟他娘一窝兔子！四格格平日多精干伶俐的个人儿，你看看愁成什么模样儿了？咱们天家尊贵，堂堂金枝玉叶，怎么好嫁到梁武帝的兔儿园中？”她只顾说得痛快，口没遮拦，洁明羞得满脸通红，早用手帕子捂着嘴抽抽噎噎放了声儿。

雍正听了没言声，怔怔地看着自己的女儿，只额头的青筋微微凸起，显得他内心极为愤怒，哈庆生是满洲镶黄旗佐领哈什礼的儿子，开得五石弓，相貌堂堂一表人才，想不到下头行为如此卑污！但如今哈庆生就在西大营年羹尧麾下带兵，选额驸又是年羹尧的保山，刚刚掀起诺敏的案子，安抚年羹尧还来不及，再罢掉这门亲事，这个专阉在外的大将军会怎样想？思量半晌，雍正转脸问母亲道：“太后，这事情干碍着年羹尧的面子，他在外头做大将军，得给他留脸。不过这是家事，还该

由母亲做主的。”

“你说这话不像个皇帝！”捂着脸哭泣的四公主突然仰起带泪的脸，大胆地盯着雍正道：“皇上是我的父亲，女子三从四德，头一条就是‘在家从父’——这种事做不了主，还要问太后，阿玛已经说了要给姓年的脸，所以要推女儿去牢坑里，还要太后说什么？”雍正惊讶地望着女儿，这个平素极温柔恬静的格格，在自己十几个公主中并不出奇，没想到这么有刚性！他目中波光一闪，说道：“我们满人没有‘三从四德’这一说。朕不像个皇帝，朕看你更不像个公主！精奇嬷嬷就是这样教你和朕说话的么？”突然间，他的脸色阴沉下来，用手指着殿门道：“你给朕出去！你移居贞顺门内东偏宫——三年不许出宫一步！”话未说完，四格格已是失声痛哭，连头也不磕掩面夺门而出，远远还听她哭叫：“我一辈子也不出宫一步儿……”

太后早已坐直了身子，望着四格格踉踉跄跄的身影，略带浮肿的眼泡儿中满含着泪水，猛地把脸转向雍正，厉声说道：“你！你也出去！”

“太后！”雍正仿佛被电击了一下，惊慌地站起身来，脸像被一下子抽干了血，变得又青又黄，半晌，才迟钝地跪了下去，声音变得又浊又重，说道，“太后息怒，听儿子说……您老在病中，儿子有不是处只管责罚。千万别气着了身子骨儿……”他深深伏下身去，只觉得胸口憋闷，堵得气也上不来，头也嗡嗡直响。殿里十几个宫人见他跪了，也都连忙趴跪在地下。

乌雅氏原有满腹心思想说，她想劝雍正与允禩重归于好，她想痛痛快快地和自己的两个儿子说说母子家常话，劝雍正常让一点弟弟，劝允禩敬重一点雍正，甚至想劝雍正不要为逼债弄得下头鸡飞狗跳，不要随便改动先帝的章法……但这些话她都说不出口，因为下头跪着的这个儿子不同允禩，能母子之间无拘束地说几句体己话儿。雍正天生的乖戾性子，即便是亲生母亲，一开口就是道理，一开口就是规矩，明知不是心里话，却挑剔不出毛病来，刀枪不入的冷性子隔开了母子之情。十七皇姑和四格格的话，她虽没有多插言，但在枕上听着，却是越想越气，冷不丁地发作出来，是连她自己也没想到的。此刻，见皇帝跪了下去，乌雅氏深悔自己说错了话，一口痰涌上来，她的脸涨得绯红，吭吭地咳了两声，只说不出话来。

“太后！”雍正和十七皇姑同时惊呼一声，一跃而起抚着面色气弱的乌雅氏起来，半伏在炕前。十七皇姑替乌雅氏揉胸，雍正捶背，好半日乌雅氏才吐出痰，瘫软地倒卧下去，轻轻喘息两声，低声道：“皇帝，你坐到我跟前……”雍正答应一声，恭谨地坐到母亲对面，问道：“母亲有什么吩咐？”“十七皇姑的云儿，你得保全，这是先帝爷说过的，不能有闪失。四格格的事我做主，这是内事。她不能嫁到那个姓哈的家里！”太后平静了一些，款款说道，“你才登位不久，不晓得万几宸函，威权不可轻用，祖宗成法不可擅变。得多和你那些兄弟们商议着办。我瞧着咱们天家骨肉和睦平安，心里才熨帖。我是快见佛祖的人了，你得叫我体体

面面见圣祖爷……”说罢又咳了两声。

雍正听母亲这样说，似乎不但对十七皇姑和四格格的事不满，连对八阿哥他们也很有袒护的意思。母子相疑到这田地，他心里也是一寒，想着，说道：“母亲训诲的是。儿子一定依着祖宗成法做事，既不因公废私，也不以私害公，唉……如今天下事，只缺一个‘公’字啊……”

乌雅氏见他仍旧满口官话，无可奈何地叹息一声，对偎坐在身旁的十七皇姑道：“你还记得先帝爷跟前的贴身侍女苏麻喇姑吗？她死的时候就想家。我如今也体味到了，我也想家……我小时候在科尔沁草原，能骑马会射箭，跟着卓索图王爷围猎，看摔跤赛马，听马头琴……就跟昨日一样，总在眼前闪……”乌雅氏干涸的眼睛无望地睁着，“那草原上的春天，嫩嫩的茸草，白白的云彩，毯子一样的绿地上那些花儿，真香啊！还有那马，那羊……唉！不说了。你们也乏了，皇帝外头不知有多少事等着办。道乏罢……”

雍正满腹的委屈和怨情离开了慈宁宫，脚步灌了铅似的沉重，心里说不出是个什么滋味。待回储秀宫皇后处时，恰钟敲四响，已到申正时牌。皇后戴佳氏见他脸色阴郁一言不发，一边吩咐人传膳，一边笑着说：“皇上脸上又阴了天，别是又遇上什么不顺心的事了吧？”

“没有。”雍正松弛了一下，回过颜色勉强一笑，“太后的病朕瞧着不甚好，心里烦闷。”戴佳氏命人把自己的参汤进给雍正，抚慰道：“不妨事的。青海请的那位活佛开春也要到了。听说法力大得很！给太后裱一下料就痊愈好了。”雍正啜着滚热的参汤又问：“你这边都谁进来请安了？”

戴佳氏笑道：“内务府说要选秀女，还说想从苏州选些会唱的进来。我说，选秀女是朝廷制度，该办就办。老爷子不喜欢戏，宫里有畅音阁供奉逢年过节演一演，尽够使的了，不要另招戏班子。”雍正满意地点头又问：“还有什么人来？”戴佳氏道：“没别的人了。皇上指的那个哈庆生，从福州弄了九筵福橘，李德全叫人送进来，都垛在那边廊下。我叫他们挑些好的送养心殿，皇上好赏人。”

“不用。”雍正一听“哈庆生”三字便气不打一处来，起身踱了两步，盯了一眼垛在东廊下的橘篓子，用手一指说道：“这些物件，全给朕扔进金水河！”

第十三回 惊舞弊自逐出棘城 逢旧交谈笑封贡院

三月朔日是钦天监为顺天府恩科会试主考官张廷璐和杨名时择定的入闱吉日。杨名时因在京没有私宅，又要避嫌，只在城东一个僻静角落租赁了一处小院。因明日就要入棘主考，当夜杨名时也没睡，向炉上焚了一炷香，盘膝默坐静候吉时。他每次遇到大事这是必有功课，以示虔诚忠敬之心，家下人都知道他这秉性，也都不敢睡，各守差使在房中侍候。直到子正时牌，远处拱辰台隐隐传来三声闷哑的午炮声，杨名时瞿然开目，款款起身，正了朝珠冠带，用热毛巾擦了一把脸说道：“给我备轿！”

顺天府贡院坐落北京西南隅，自前明以来历为朝廷抡才大典最要之地，迭经修葺，其规制比之六部衙门还要壮观宏伟。径深一百六十丈，外边一道墙高足丈四，堞雉上栽满了密密的酸枣树，名为“棘城”。沿正道而入，左中右三座牌坊，左坊石匾上写“虞门”，右边叫“周俊”，中间一座大坊，龙凤石雕围边儿的大匾上书斗大四个水金沥粉字，却是“天下文明”。杨名时的八人绿呢大官轿就在此稳稳落下。他哈着腰出来看时，只见尚自寒星满天斗柄倒旋，知道刚过四更天，料是张廷璐还没有到，便徐步向龙门走去。

阳春三月，白天很暖的了，这样的凌晨仍旧气寒凛凛，星光下棘城上的围棘密密丛丛，好似在古城上边镶了一层微褐色的雾。墙下那片桃林也失去白日明艳娇媚的风姿，昏昏暗暗地在微风中摇动着枝桠，传过一阵浓烈的清香，在这凌晨给人一种恬适和清冽的感觉。趵过石坊，便见甬道两边各设着一座三楹小厅，杨名时是过来人，知道这就是所谓的“议察厅”，名儿虽说尚算雅，但所有应试举人都必须在这厅里解衣宽带，敞怀露腴地让贡院衙役检查，以防夹带赃私——最是叫孝廉们扫尽颜面的一个去处。杨名时不禁皱了皱眉头，因见厅前都悬着西瓜灯，窗纸光明，想是已经有人起来办差，刚要过去，便听有人喝道：

“应试举人到墉城外头等着！”

“是我。”杨名时不紧不慢说道，一边说一边往前走。

“凭你是谁，不能过来，前头就是龙门！”那个差役不耐烦地说着走过来，刚要呵斥，看清了杨名时，忙打千儿道：“是杨大人，您早！小的还当是举子们等不得，自己闯进来了呢！”杨名时一边向议察厅走，笑道：“我早，你们也早么！这早晚议察厅就到差了？那屋里都在做什么？”差役笑得两眼眯成一条缝，回道：“东屋是张大主考来了，张中堂在那屋设酒送廷璐大人进闱，西屋是我们兄弟们扎纸人儿，图个清静。”

杨名时站住了脚想了想，张氏兄弟说话，自己搅进去不好，便趵过

西厅，果见几个衙役在灯下扎纸人儿——一青一红两个鬼装打扮的纸人，里头揼草，外头糊纸，纸上写着斗大“恩”“怨”两字。杨名时不禁笑道：“我入闱时就听说考场设有‘恩怨’二鬼，原想不过虚说浮言，想不到真的扎有原身！我过去怎么没见过呀？”几个衙役不防他进来，忙丢下手中活计，一齐过来打下千儿。一个老衙役笑道：“这是科科考场都有的，供在西望楼上，并不叫举子们见，只传告他们知道，也是劝他们平日多行善事的意思。”杨名时含笑点头，掇一把椅子坐下，一边看他们扎鬼，一边询问些考场旧规旧例，耳中听着鸡叫三遍，估着张廷玉已经离去，方起身出厅来，恰见张廷璐送张廷玉出来，便不言声站在灯影下。

“为兄该进大内见皇上了，”张廷玉一边下阶，口中说道，“千叮咛万嘱咐，只是一句话，要秉公。圣上如今刷新吏治，最看重这个，正想抓个出尖儿的舞弊贪墨官员作法。咱们家风讲究一个廉字，你少惹是非，于老爷子脸上体面有光，我在里头说话办事也踏实——哟！这不是杨松韵么？你几时来的？”说着便嗔下人：“怎么不禀我知道！你们这办的什么差使？”杨名时忙抢上前去，双手一揖说道：“不干他们的事。中堂两兄弟说话，晚生自当回避的。”

张廷玉微一点头，说道：“那边举子们已等不得，都要过龙门这边了。这是你们贡院重地，一拜过孔子，连下官也来不得，各自珍重吧！”说着将手一招，暗地里飞快抬出一乘竹丝软轿，张廷玉举手一揖，忙忙上轿去了。张廷璐刚吃了酒，灯影下看去似乎有点神情恍惚，使劲晃了一下头，笑道：“松韵大人，咱们进去吧。”这时后头已一片灯笼，举人们人手一盏，煌煌游动着拥向议察厅。杨名时在龙门口回头望时，头一个报名验检的却认识，叫曹文治，第二个就是在贡院街伯伦楼上吃酒说笑的刘墨林，不禁莞尔一笑。他触手袖中，却摸到了自己买的考题，心中又是一动。眼见张廷璐已进了贡院龙门，忙跟了上来，早见先已入内等候的十八房考官，还有礼部从各衙抽来办差的监试厅笔帖式、弥封、受卷、供给、对读、誊录五所长官和吏员足有二百余人，都鹄立在至公堂侧。众人见两位主考联袂而入，“唵”地黑鸦跪下一片齐声道：“给张太老师、杨太老师请安！”

“劳乏众位了。”张廷璐看看东方的启明星，清晨的凉风习习吹来，他觉得心里爽快了不少，含笑说道：“请起吧！”

于是众人纷纷起身。张廷璐与杨名时两人注目会意，一前一后走向至公堂，向“大成至圣先师孔子”牌位恭行三跪九叩大礼，下头人众依位份高低排班随礼。张廷璐进香盟誓，“为国家社稷秉公取士，不徇私情，不受请托，不纳贿赂——有负此心，神明共殛”——这都是几百年一成不变的老套了，人人耳熟能详，也不足为奇。两位主考退下，接着便是贡院执事人役忙活，祭文昌帝君、拜奎里、请关圣帝君……各色甚杂也不及细述。张廷璐是做过两任这差事的了，司空见惯，杨名时却见不得这些杂七杂八的捣鬼弄神，看得满心都是不自在，因叫过燕喜堂执事官问道：“这里是庙会么？这乱纷纷都是神癥，是做什么的？是孔圣人大，还是他们大？”

“杨大人！”燕喜堂官见他脸色不善，忙跪了道，“这都是上辈看贡院的传下来的规矩。历来考场最怕传瘟疫，这些个神瘟是专门请来祐护贡院圣地的……”杨名时听了一晒，说道：“这里现供着文宣王牌位，又是国家敕封禁地，用得着这些个？听我发落——来！”

“在！”

“把那个‘恩怨’二鬼给我拖上来！”

“喳……”

几个衙役张皇地对望一眼，颤着声答应一声，仰脸看着这个秀气刚毅的年轻副主考，见他一脸不容置疑的神气，只好下去拖“鬼”。张廷璐对这些事一向无可无不可，他一门心思想着三阿哥弘时特意请他关照的几个人，又怕被这个愣头青副主考察觉，正忖怔间，杨名时突然来这么一套，不禁一愣，看十八房考官时，也都面面相觑。众人正没做理会处，几个衙役已将那两个纸扎草人——一个富态温柔满面笑容，一个青面獠牙狞恶可怖——即“恩怨”二鬼架到至公堂上。杨名时“啪”地一拍响木，顿时勃然作色，步下公案，绕着二鬼踱了两步，眼风却扫向十八房考官。那些考官哪个是心里没“鬼”的？见这寒凛凛带着煞气的目光扫过来，人人心头突突直跳，却听杨名时冷笑一声道：“这样的魑魅魍魉居然也能在此作耗！‘恩’，谁不曾受过？‘怨’，何人不曾有过？迟不报早不报，偏偏要此时报？在哪件事上报不得，偏偏要在国家抡才大典上逞施淫威？本人自束发受教即读圣贤之书，怪力乱神子所不语，六合之外存而不论，大道之所在，岂容邪鬼猖獗？”他轻蔑地盯了一眼两个纸鬼，冷冷吩咐道：“拖下去打碎了！”

几个衙役慌乱地答应一声，拖着纸鬼就往下走。贡院常驻的执事却最信这个，忙上来打千儿道：“大人……这使不得，要……要……”他看着杨名时阴冷的面孔，下头的话竟没说出来。

“要什么？”

“要……报应！”

杨名时突然仰天大笑，“焉有此情，岂有此理？敲碎它，当堂一火焚之！我看我是怎样个报应？要为此而传瘟疫，我一身当之！”于是众人不再犹豫，须臾之间已将那二鬼打成一堆碎纸乱草，焰腾腾燃着了。张廷璐心里也是有鬼的，三阿哥密传了考题，叫他照应四个人，他自己也夹带了五六个，为此收银七千余两，被这个杨名时折腾得心里七上八下。此刻回过神来，张廷璐又觉得杨名时这人盛气凌人，在至公堂做作这么一番，连个商量都没有，全不把自己这个正主考放在眼里。思量着“恩怨鬼”已成灰烬。张廷璐突然大声吩咐：“开龙门！”

“开龙门啰！”

燕喜堂官一声高呼，盘龙华表中间两扇朱漆铜钉大门呀呀洞开，举人们按喝名次序一手提篮一手秉烛鱼贯而入，由七十区号板棚监考胥吏导引对号入棚，肃然端坐等着发卷。但见几十排瓦顶板房、每人一间，每间三尺余阔，沿门各有一桌，上设笔架，研墨用水等物，此时真如群蜂入巢，孔孔露头伸足，却是鸦雀无声，一派紧张肃穆。这边张廷璐将手一让，二人至铜盆里盥洗了手，同时向金盘中供着的御封试题深深一躬，张廷璐亲手拆了，略一看便递给杨名时，杨名时接过一看，上头头场试题赫然端正写着：

利者，义之和也。

杨名时身上陡地寒毛一炸，心立刻狂跳不止，眼睛上下审量张廷璐，移时方回过神来。待承题吏员捧着题出去，杨名时强耐着心头的激愤，轻声道：“张大人！”

“唔？”

“那两场试题呢？”

“嗯，不忙，考一场拆一题。”张廷璐仰在椅上，长长透了一口气，说道，“你不知道贡院这些人，油锅里也要捞钱的，这时候一取出来就溜出去了。”

杨名时也松了一口气，看样子考题泄露与这位大主考不相干了，也许只是碰巧被卖考题的猜中一题，贸然声张，乱了考场倒是自己有罪了。想着，杨名时便笑道：“你是正主考，只管在这坐熏儿，监临各房试官和考场事务的差使是我的，我出去看看。”说毕便辞出来，一路思量，只是犯狐疑。

但是，接踵而来的事实，无情地证明，杨名时买到的考题确是货真价实——除第二场题目与第三场题目次序调换一下之外，无一字虚设，无一字舛谬！第二天傍晚，杨名时满头紧张得沁出密密的细汗，在至公堂看张廷璐拆第三场考题，当张廷璐小心翼翼拆开火漆封头，徐徐展开看时，杨名时几乎呼吸都停止了。张廷璐因关切地问道：“松韵，你脸色很不好，是哪里不舒服？”

“没有。”杨名时心头“怦怦”冲跳，颤声问道，“皇上出的什么题？”

“嗯——《易经》里的‘日月得天而能久照’！”

“张大人，这题有毛病！”

“唔？！”

“我不是说题目有毛病。”杨名时脸色苍白得毫无血色，“我说的是题目早有泄露！”

张廷璐吓得手一抖，黄绢裱面的御书从手上滑落在地下，见承题吏员在至公堂口探了一下头，忙摆手道：“你们别进来——你怎么知道考题已经泄漏？这件事干系多少人身家性命，妄言不得的！”杨名时弯腰捡起考题，又从自己袖中取出伯伦楼买的考题对着看了看，双手递给张廷璐，说道：“大人——请看！”张廷璐神色茫然地接过来，只瞥了一眼便一目了然。他的脸颊急速地抽动了两下，心里“轰”的一声，头涨得老大——“东窗事发”四个字闪电般掠过脑海，顿时心乱如麻。

“张大人，”杨名时却没有理会张廷璐的神色，自顾沉吟着分析，“这试题从何泄露的呢？出自御笔、封在金匱、经上书房直送贡院，鱼胶火漆密缄。而居然全部泄露在市井之上，公然买卖于酒肆之楼！真真不可思议！大人，你有什么高见呢？”

“啊！啊！”张廷璐这才从惊怔中唤醒回来，便觉得背上又湿又凉，已是汗透内衣。思量着，他瞥了一眼杨名时，欲言又止，此事揭露出来，一定是三阿哥弘时的手脚。连带着就要引出弘时、弘历、弘昼三兄弟之间争位太子的大事。三阿哥素来与隆科多交往过从诡秘，隆科多似乎正在向八爷允禩靠拢，丝萝藤缠连绵不断涉及的都是天字第一号的人物，随便哪一个抬起脚来也比自己人高……想想无计可施，不论如何，先掩住再说；因咽了一口气叹道：“我是对天可表的！但这事兜出来绝非小可之事，恐怕株连到许多天潢贵胄龙子凤孙也未可知。松韵公，天下奇能之士多得很，也许有人料机在先，猜中了题目；天下偶然相合之事也难胜数，也许是瞎猜猜中了的。孤证不立，我们这里掀出去，立时震惊朝野，牵动全局，不可不慎呐！再说，出示考题在前，举发舞弊在后，头一条，我们两个就担着血海般干系，还有十八房考官的身家性命都在里头，不宜贸然举发的。”

杨名时惊觉地闪了张廷璐一眼。张廷璐所有的见解都有道理的，唯独“我们两个担干系”说得超出情理，主考举发场外买卖考题，天经地义的事，担什么“干系”？再说又是什么“出示考题在前，举发舞弊在后”竟似埋下伏笔要诬陷自己！这就狠得有些蹊跷了，蓦地又想起张廷玉，现为首席相臣，焉知不是他们兄弟二人作弊？这个外表温存深沉，内心极为自傲的青年副主考立时有一种被侮辱的感觉，他的脸顿时涨得通红，格格干笑一声说道：“进贡院那天我们两个对天盟过誓的。这事不能想人情，要想天理，获罪于天，无所祷也！我要立刻拜章奏请皇上，暂停恩科考试，或者立刻换题重考。这件事不能从‘也许’上头做文章。也许皇上身边有奸邪小人呢！也许我们这科考试中有纳贿收受、要钱不要命的神奸巨蠹呢！”张廷璐听着这些话，句句都是含沙射影，字字都是诛心利刃，恼羞成怒之余横了心，觉得与其支吾遮掩，不如以攻为守，因也板起了脸，哼了一声说道：“我倒为你好，你反而步步不饶人，似乎是我张某人心怀鬼胎！你拜章只管拜，我也要递奏折，头一个就参你！”杨名时勃然大怒，霍地起身道：“你？你参我？”

“对！参你！”

“我有何过错？”

“此时我懒得和你扯淡，你等着读我的奏折！”

二人声音愈来愈高，早惊动了外头侍候的人。承题官早等得不耐烦，听里头两个主考大吵起来，忙一步跨进去，刚打下千儿，便听杨名时厉声道：“现在立即停考！贡院的人役全都出动，包围搜拿贡院街的伯伦楼，一体擒拿了那里的人送顺天府听审！”

“这里的主考是我，张廷璐！”张廷璐咆哮道，“你跋扈犯上不是一天了，还有点规矩没有？听我吩咐：第三场考题即刻下发照常考试，派人知会顺天府锁拿伯伦楼卖题之人候审！”他说着，亲自挽袖磨墨，盯着杨名时冷冰冰说道：“几时你当了正主考再来发号施令——年轻人你还差着火候呢！”杨名时这才猛醒：自己的两条指令一条也不占理。正主考是张廷璐，自己无权决定“立即停考”；贡院不是法司衙门，更不能越过顺天府，径自查封伯伦楼拿人——杨名时不禁深悔自己冒撞，不但给这个老奸巨猾的张廷璐留了“擅权”的把柄，而且这一来走漏消息，伯伦楼的人还不走个精光？正在发急，东考区监场书吏拿着豆腐干大一个小本子进来，向张廷璐禀道：“地字十二号贵阳孝廉郭光森挟带四书一本，卑职查出来了，请大人发落！”张廷璐一边文不加点地写自己参劾杨名时的折子，头也不抬冷冷说道：“你是办老了事的，这事由他房官处置！这是我主考官该管的差使？”

书吏赔笑说道：“这是十一房官张枫岚大人该管的差使，原本该照逐出考场。听说这一科出了泄露考题的事，张大人——”“没有的事。”张廷璐盯了一眼沉思不语的杨名时，恨不得过去一脚踢死他，口中却道：“不要听信谣传。一切按规矩办，逐出那个姓郭的举子，贴了他卷子，将犯由发文贵州府，罚他停考三年就是了！”“举人受罚，尚且能出考场，我为什么不能？”一个念头飞快闪过，杨名时顿时得了主意，待书吏出去，杨名时也不言声，至案前将自己的文房四宝收拾了，叫过从人便道：“你去给我备轿！”正在写奏折的张廷璐抬头看了看，冷笑道：“这是什么地方？你想来就来，想去就去？”

“贴了卷的举子能走，我自然也能！”杨名时生怕走了伯伦楼的证据，心急如焚，一句话也不想多说，一边硬顶张廷璐一句，又厉声吩咐从人：“你愣什么？快去备轿！”说着拔脚便走。

“慢！”

张廷璐深知他心意，不由也急了，忙叫一声，见杨名时站住，又放缓了声音道：“他是逐出考场的！”

“我是自逐，这地方脏，我一刻也不想呆！”

“你是官身！有差使的人！”

“我不要这官身，我辞掉这差使！”

杨名时头也不回纵声大笑，将头上蓝宝石顶子摘下来，“咣”地往地上一掼，眨眼工夫便消失在暗夜之中。张廷璐眼睁睁看他大摇大摆出去，竟自束手无策；回案前接着写那份奏章时，但觉文思蹇涩，手颤心摇，一个不当心，铜钱大一滴墨水滴在奏章上……越发觉着不吉利，只索坐在椅上，抚着剃得发青的前额打着主意。

杨名时盛气拂袖出了贡院，天已起更。站在黑魃魃的棘城外边，他倒犯了踌躇；此刻宫门早已下钥，递牌子请见雍正是不用想了。六部早已散了衙。去顺天府，手里既无部文也无关防，顺天府依旧要请示上书房，谁知道张廷玉会怎样处置这事！想来想去，事情闹到这一步，想清白，只有去西华门击登闻鼓、撞景阳钟逼请雍正夤夜召见。但这一来自己已经先有罪，即使所告是实，也要流徙三千里，军前效力。十年寒窗，七场文战争来这辉煌簪缨、少年得意，还有日后建功社稷名垂青史这些想头一概付之东流！想着饶是杨名时一片刚肠，也觉灰心。杨名时在轿中正自神思颠倒莫知奈何，忽见前面棋盘街驿馆前一溜六盏栲栳大的朱红西瓜灯吊在檐前，上头一色写着“钦奉两江布政使李”八个大字，门前六个戈什哈俱是彪形大汉，腰牌佩剑威风凛凛地守在门口。

“李卫进京来了！”杨名时突然一阵兴奋：此时遇到此人，真是天意！李卫字又玠，据说前明洪武年间祖上以军功起家，当过锦衣卫。其实这是天知道的履历，人人皆知他是讨饭出身，因生性泼皮机伶，被出省办差的雍亲王收养在四贝勒府，最是当今皇帝得用的一个人，诨名“鬼不缠”，天不怕地不怕最喜搅事，刚直不阿。昔年李卫任云南驿盐道，曾和杨名时有数日之交，谈得极是投机。如今有事，找上这位好事喜功的少年新进，他断无不管之理。杨名时用脚蹬了蹬轿，那轿当即落了下来……哈着腰出来，看了看门上钉子似侍立的戈什哈，便走上前去，掏出名刺递了。

戈什哈看了名刺，倒也不敢轻慢，忙打了个千儿，却笑道：“我们大人这会子正忙着批公文，今晚写奏折，明儿一早递牌子请见。吩咐了，所有来拜大人请回步，大人见过皇上，登门谢罪。”杨名时笑道：“我和他一样品级，说不上来‘拜’。我有要紧事，一定要见他！”戈什哈摇头道：“大人写折子最烦人搅。通天下都知道他老人家脾气的，杨大人务必鉴谅！”

“李卫会写折子？斗大的字他识得一升？”杨名时大怒，后退一步高声叫道：“姓李的！杨名时来了，你见是不见？”

话音刚落，便见李卫赤脚趿鞋快步出了驿馆正厅，抢步出来，笑嘻嘻道：“别搭理这些狗，他们识得什么？我上回折子错白字三百七十一，占了一半还多，皇上夸我用心办事，又骂我文理狗屁不通。所以这一回格外费心，你来得正好——去，把皇上赏我的那坛子酒弄过来——操你妈的，连我的杨老师也不认得？”一头说拖起杨名时就往里走。杨名时挣

脱了他的手，就院里站着把贡院里发生的事粗略说了，又道：“这事见不得上书房，报不得顺天府，皇上那儿又通不过信儿，我急成这样，哪有工夫陪你吃酒写文章？”说着便将买来的考题递了过去。

“有这样的事？”李卫接过纸条，颠倒看了看，有一半不认得，便递给杨名时。杨名时原以为他必定要沉吟一会再商量的，不料这“鬼不缠”把纸条塞给杨名时，嘻嘻笑着对身边一个师爷道：“你带人去，把贡院街给我封了，一个耗子也不许走出去！”

“是！不过顺天府的人要问，怎么对答？”

“带我的名刺给他，明儿我去见这些狗日的。”李卫笑容可掬，没事人似的吩咐了一声，拍着目瞪口呆的杨名时肩头道，“怎么样，够义气够味儿吧？先说好，查出大案，功劳分我一半——走，吃酒去！”

谈笑挥洒间，李卫的一百多名亲兵已经集齐上马，也不再来请示，一阵急骤的马蹄声，已经无影无踪。杨名时看了看驿馆正厅外挂着几十件各色杂衣，知道是李卫随时化装破案之用，不禁伸出拇指赞道：“君真命世豪杰！书生自愧不如！”

第十四回 三法司会讞两巨案 托孤臣受逼上贼船

雍正即位不到五个月，由铸钱案起头，接踵而来便是山西亏空案，两波未平，科场舞弊案又大波涌起，朝野震惊天下瞩目。李卫封锁贡院的第二日，山西巡抚诺敏被铁锁银铛押进刑部大狱。朝旨即下，锁拿张廷璐为首的顺天府恩科十八房考官至狱神庙待勘，连原告杨名时也着令停差等候对质。人们正看得五神迷乱，圣旨又下，由大理寺正卿、刑部满汉尚书、都察院御史组成班底、三法司主官会议会审山西、科场两案，从重讞狱。接着邸报即出，廷寄诏谕命直隶学使李绂为主考，改换考题重新考试应试孝廉。便有消息，上书房领侍卫内大臣、军机大臣张廷玉因患疟疾请旨调养，已奉旨恩准在府疗治云云——人人皆知，他是因张廷璐一案引嫌回避了。严旨迭下，京师官场真个人心惶惶一日三惊。

李绂接到圣旨，去吏部交卸了差使，一刻也不停，打轿赶往朝阳门外廉亲王府听训。他自康熙五十六年入京待选，在京师五年有余，一直住在西城闭门读书，极少进城的，更不用说东城门外。自大将军王允禩奉旨带兵出征，康熙的二十几个儿子窝里炮闹家务，争夺帝位愈演愈烈，稍知养晦之道的谁敢沾惹这种破家灭门的是非？何况李绂以读书养气自矜，廉隅持重谨修崖岸，更是不肯与这干子斗红了眼的王爷贝勒交结。然而廉亲王允禩毕竟是雍正皇帝的亲弟弟，如今又是上书房首席王大臣，兼管礼、吏、户、工四部。现既然点了顺天府主考学差，是礼部头号要差，不来见廉亲王请训，无论如何是说过不去的。李绂坐着簇新的八人抬绿呢大官轿，前呼后拥出了老齐化门，隔玻璃远远看见王府巍峨矗立的殿宇、汉白玉八层石阶上的倒厦三楹朱红大门，使用脚轻轻蹬轿命停。哈腰出来，弹弹袍角正要上前通报，远远便见一个太监过来问道：

“哪个衙门的？”

“工部的，我是……”

“手本呢？”

“噢，”李绂自失地一笑，看看这位一脸公事公办神气的年轻太监，说道：“我的话没说完，我是工部侍郎，五十六年停职待选，才起复出来，点了顺天府学差，要见八爷请训。”这个年轻太监大约净身不久，刚分到廉亲王府，人事不熟，听说是京官，知道没多大油水可榨，板着脸听完，点点头说道：“您家改日再来。我们王爷今儿约了九爷、十三爷、十四爷，这会子正议年大将军的营务。吩咐下来，文武百官一概不见！”李绂忍着气听完，格格一笑道：“你大约没弄明白，我是新点的学政！”

按理说，太监就是木头做的，也该掂出“学政”两个字的分量了。无奈他不懂，见李绂拿不出包银，一发的不耐烦，说道：“靴正帽正都一样，反正不是雍正！请回驾，明几个再来！”

“啪！”太监话未说完，左颊上早着了李绂一记耳光。李绂顿时大怒：“你既不识国体，也不懂皇宪，就敢如此狂妄！万岁爷的帝号都敢如此亵渎？！你滚进去，禀告廉亲王，说钦差大臣，顺天府主考李绂过来了，叫你赶走了！我明日要进棘城，顾不得再来领训！”说罢哼了一声回头命道：“转轿回城！”

那太监冷不防挨了一记耳光，愣怔在当地。他一时还弄不明白，这个一脸谦恭笑容的儒冠穷京官，怎么刹那间就变得如此倨傲强横？李绂冷冰冰回头望了一眼，正要上轿，早见仪门那边喘吁吁跑过来一个中年太监，一头跑一头喊：“是李大人么？请留步！”赶着几步近前，一个千儿打下去，赔笑道：“奴才何柱儿，给钦差大人磕头了！”起身又是一躬，回头骂那年轻太监：“你纯是吃屎吃昏了头！回头我再和你这王八蛋算账！还不赶紧照应李大人这些随从纲纪——过庭耳房酒早预备好了！”那太监这才晓得今儿轧错了苗头，忙着自掌两嘴巴，答应着何柱儿的话还要过来谢罪，李绂早已移步了，缓缓踱着问：“王爷晓得我要来？”何柱儿侧着身子，又像带路又像侍陪，未及回话，却见允祥允禩兄弟二人从二门穿堂联袂而出，两个人忙都止步侧身而立。

“好，新任大主考来了！”允祥远远便拍手笑道，“今早我去见皇上，马齐说：‘历来顺天府试都是两个主考，现只委李绂一人，恐怕不合体例。’皇上说：‘要贪墨，十个主考也照样——朕这次就专用李绂一个！此人未及第时朕就知道，是个正派读书人，文章人品都是好的。’你听听皇上这话！好生做，升发在此一举！”

李绂听得心里一热，忙把持定了，肃然一揖，又撩袍跪了向两个王爷叩头，起身庄容说道：“李绂何敢辜负圣上谆谆厚望？谨为克己修身，持重谨慎，为国选拔真才！”他这么一正经，倒弄得允祥不自在，怔了一下才笑道：“好好！我等着看你选出来的状元！”允禩性情本与允祥极相似的，只这老皇晏驾，新皇登极一场急风暴雨，允祥变得练达机敏，允禩却变得沉郁淡泊了些。本来雍正还有一句“李绂若有胆子再敢以身试法，也难逃朕之诛戮”，听允祥隐去了这一句，允禩只恬然一笑，说道：“你去吧。我和十三爷要去兵部。”说罢，二人自去了。

李绂这才随何柱儿趑过月洞门进西花厅。这里原是八王允禩平素宴息之地，装修十分精致。二人徐步而入，但见绣阁参差，文窗窈窕，循廊曲折，一路珠箔湘帘、璩钩斜卷直达书房，来往插红戴绿的丫头足有四五十人，绰约俱是妙龄绝色。见他二人过来，各自垂手侧立让路。何柱儿这才有工夫回李绂的话，低声说道：“李老爷，昨个下晚礼部票拟就来了，王爷原说要亲自过去看望来着，偏十四爷和十三爷过来，议西边筹饷的事，又夹着李卫大人也奉了旨，主持两大案子会审，也来请训。八爷因惦记着您，特意叫我出来关照一下，不想就碰上那个杀才正跟大

人过不去——请这边走，这就到了——圣人说过‘惟女子小人难养’，你大人有大量，别跟这种人生气——请，八爷在这屋里！”李绂抬头瞧时，已到超手游廊尽头，外厢朱漆柱间都用紫檀木雕花隔了，廊下挂了五六只鸟笼子，迎面门额上白底素绢裱着“逸志轩”三个字，却是年羹尧父亲年暇龄手书篆字，虽不十分上好，腾蛇钩曲也有一番情致。湘竹帘后隐隐可见一架水晶屏，满书房四周卧地到顶都用大玻璃嵌了，隔玻璃望去，方知这屋子是压水榭亭改建，从窗内挑竿即可垂钓。李绂不禁暗自嗟呀，穷措大十年寒窗，三场文战七篇文章芥拾青紫，什么堂呼阶诺起居八座，到这般琼宇富贵龙种之家，顿叫人意消兴灭。方沉吟间，便听里头八阿哥允禩的声气：

“是巨来先生么？不要报名，请进来说话！”

“臣李绂！”李绂隔帘躬身忙应一声，趋步进来行礼，果见九阿哥允禔也坐在允禩身边的雕花搭袱太师椅上。下头机子上端坐一人，李绂却认识是李卫，只屋角靠书架一侧春凳上四脚拉叉斜歪一人，穿着雨过天青实地纱夹袍，套着件古铜巴图鲁背心，双手抱着一本《琅环琐记》看得入神，一副旁若无人的架势，却不认识。允禩见李绂迟疑，含笑说道：“哦，这是十爷。你不用多礼，你且坐，和又玠说完谏狱之事接着就谈你的差事。迟了你就在这里留饭就是。”因转脸对李卫道：“方才已经讲了，本来不打算留你在京的。但诺敏一案，牵到山西通省官吏；科场一案，明面上是十九员官，但里头积弊极多，连张衡臣都引嫌回避了。算起来，开国七十九年，还没有这么大的案子。怕马齐一人忙不过来，一个图里琛，一个你，帮办完了仍旧各归各差。你不要推托，谁不知你李又玠，除奸安绥发幽摘隐，是第一谏案能吏！”

“这个差事昨儿我面见皇上，已经力辞了的。”李卫黑红的脸膛上眉棱骨微微一颤，似笑不笑地说道，“王爷知道，山东那块地方事情更难办。这十几年没了于成龙，几乎成了强盗世界，响马乾坤。东平湖、微山湖、抱犊崮一带饥民造反，趁着如今各自占山为王，要早下手剿灭。听说有个铁冠道人，联络江湖武林高手甘凤池吕四娘一千人，明面上在山东打擂比武，其实是交会各路人马，安的什么心思很难说。‘坑灰未冷山东乱’——这里自古是个不安分地方儿——京师这案子再缠手，总从从容去办的。昨儿和皇上说得好好的，怎么今儿就变了？我想递牌子见见皇上，心里有话总得说出来才痛快嘛。”

允禩听了一笑，说道：“又玠，你不要窝火，留你在京不是我的主意。是马齐觉得人手不够，请旨留下你的。你要递牌子，我无权阻拦，但你若肯听我一句忠告，大可不必多此一举。山东的差事我心里有数，已经叫蔡珽先去挡一阵，你手下的吴瞎子不也去了么？你是个玲珑剔透的，响鼓不用重锤，难道真不知道马齐为什么留你么？有些纸捅破了不好，你说是吧！”说罢，用碗盖拨着茶叶不言语，嘴角兀自带着微笑。李绂原也懵懂：合刑部、大理寺、都察院三部人马，外加顺天府，步军统领衙门，马齐为主，上头有允禩坐纛儿，还问不下这两个案子？经这么一提醒才想起，诺敏是马齐的门生，杨名时是刑部尚书赵申乔的门生，

马齐和张廷玉是多年同事，张廷璐偏又是张廷玉的弟弟，十八房考官与承审官非同同年即故交，公案相对，生死瞬息，更何况还搅缠着隆科多与马齐张廷玉多年恩怨，上溯至康熙四十七年隆科多一家与十三阿哥允祥的宿仇……都要在这两案中调停周到，谁不要多一分靠山，谁不愿多拉一个垫背的呢？

“王爷说到这个地步，我不能再说什么了。”李绂正在胡思乱想，听李卫低头叹息一声说道：“我到差就是。不过我这里也撂一句话给王爷。这件事既到我手，能周全的我尽力周全，不能周全的我就不周全，无分贤愚贵贱，不论出身门第，我都秉法处置，办得不合王爷的心你别怪，体谅到这一步，我就心满意足了。”正在看书的允禩忽然坐直了身子，笑骂道：“不愧绰号‘鬼难缠’！还怕八爷坑你不成？你说这些个话浑似天书，我他娘的就听□不懂——你打的什么狐哨谜儿？”

李卫似乎和允禩十分随便，嘻地一笑也变了口腔味道，揶揄着反唇相嘲，“十爷这个大头鬼要缠我么？我望风而逃！十爷心里镜子似的倒装糊涂，这两个案子弄不好，案犯审了主审官都是有的呢！一根蜡烛两头点，怎么周全得了？拔我毳毛栽旁人胡子，十爷打的是不是这个主意？”一席话说得众人哄堂大笑，允禩仰着身子在春凳上笑得浑身直抖，用扇柄指着李卫道：“你这猢猻，快滚蛋吧，卵子要笑脱了！”李卫笑着起身端茶一饮，竟过来拍拍正襟危坐的李绂的后脑勺，说道：“喂，一个宗的，该你了！”

“什么一个‘宗’的？”李绂素以道学儒宗自居，名门正出的进士，很瞧不上李卫时而装正经，时而流里流气的脾性，见他如此非礼，心里早上了火，却只难以发作，挺挺身子说道：“我是江西李，你是江南李，怎么会是‘一个宗’的？”李卫却满不在乎，越发嬉皮笑脸道：“你的下巴没胡子，确乎该栽几根，江西江南一个李，没读过张献忠祭张飞庙么？‘咱老子姓李，你也姓李，咱两个联了宗吧！’你以为李卫光会当叫化子么？”说罢大笑一揖，径自去了。

允禩望着李卫背影笑骂了一句什么，又倒下看书，允禩却转脸对李绂微笑道：“巨来先生见不惯又玠这种狂放，是么？”李绂压根没想到这个位高权重仅次于皇上的头号王爷一开口就问这个，不禁怔了一下，就座中躬身答道：“回王爷话，李卫与二位王爷尊卑有序，君臣之义列在三纲。这不叫狂放，这叫非礼轻佻！”正半躺着的允禩听见这话，坐直了身子，这个出了名的“荒唐王爷”脸色显得十分庄重，盯视着李绂，半晌才叹息一声：“礼崩乐坏之日，还有什么三纲五常？”

“老十，不谈这些个。”允禩睨了允禩一眼，又对李绂道：“李卫原是皇上龙潜藩邸时的家奴，倒真是乞丐出身，不读书聪明出自天性。自幼各王府走动惯了，熟不拘礼。当年他恶作剧还卖掉我的门前照壁墙呢！”他目视窗外，款款而言，追忆着往事似乎不胜感慨。良久又笑道：“不谈他了——你明日就进贡院么？”

李绂微一欠身，说道：“是。臣已叫家人把行李送往龙门，今晚就不回府了，就在那里打尖，明早独自进贡院主持考政。特来请王爷训！”

“说不上什么‘训’。”允禩点头道，“有人说大清如今无清官，我看也不尽然，你李绂就算得一位——听说你从不到印结局领银子，连外官送进来的冰敬炭敬也都一概不收？”李绂想不到八王对自己如此熟知，心里一阵感动，忙笑道：“那是有的。有时自己想来，也怕别人说我矫情，我家书香出身，不算富豪，但也不算上穷，又吃着侍郎的俸，我又不结交朋友，疏食淡泊养身而已，使不着那几个钱。”“如今还有几个这样的？”允禩叹道，“我早年有幸见过于成龙、郭琇、陆陇其这些名臣风采，如今一概‘无可奈何花落去’了。你不爱钱，这就是头等难得，万岁爷独独选中了你来主持贡试，可见圣心烛照，倒不用本王多嘱咐了。”

允禩这些话娓娓言来，又似训诫又似嘱咐，又好像良友剪烛共相勉励，李绂心中崇敬之情油然而生，不禁暗想，“人说廉亲王是‘八贤王’，果然有识见、有风采！”转又想到雍正对允禩处处设防，疑忌丛生，心里又是一寒。想着，起身揖道：“八爷。若没有别的王命，臣就告辞了！”

“你不肯在我这里用饭么？”允禩也站起身凝视着李绂，说道：“也好，就是这样吧！还有一条，这些孝廉们入场已经五天，如今又要重新考试，原来带进去的食物恐怕不够。今早何柱儿去礼部，听说已经有断粮饿晕了的。朝廷当初选错了主考，这个责任当然要朝廷担起来。我已发了牌子给户部，由藩库供银，每个举子每日供十八两白米、一斤青菜、四钱油、三两肉的食膳，巨来叫人逐日清点收纳、不要叫贡院那起子齷齪黑心种子们克扣了——道乏罢！”

允□见李绂辞了出去，丢了手中的书站起身来，说道：“我觉得此人才学好，良心也不坏，八哥你怎么尽打官话？”话音刚落，十四阿哥允禩已挑帘进来，见允禔斜倚在窗前，允禩和允□在这边说话，因问道：“这早晚才散了？方才我见李绂出去了——这个人如何？”一直没言语的允禔手中拽着一根线，小心翼翼地抽着，手伸到窗外猛地一提，一条二尺多长的青鲢鱼被钓进了书房，鲜活欢快地蹦了几下，鼓着腮在青砖地下延息。

“李绂不是我这池中之物。”允禩盯视着窗外荡漾的碧波，对岸一片桃林映在水中摇动着，像是地中燃着粉红的云火。允禩眼中也是波光幽幽，良久方徐徐说道，“外形于强，中必有不足。你们留心没有？这书房中摆着这么多的珠玉古董，李卫进来看了这件看那件，啧啧称美，却又漫不经心地放下。李绂却是目不斜视，从头到尾正襟危坐——看着是不为物欲所诱，其实用的是克制功夫。这种假道学，我收过来能派什么用场？”说罢深长叹息一声，“论起用人，毕竟我们逊了老四一筹——你看看李卫就知道了，一个地道的叫化子，硬是调教得成了伟器！我们昔日笼在袖中当成宝贝的人，如今倒戈的倒戈，避难的避难，真正指望得上的有几个人？还得现物色！”允禔指着地下的鱼叫进一个太监，说道：“这鱼给爷整治了下酒——八哥，今儿好彩头，我给你请了尊神，大

有用场！算得一条大鱼呢！”

允□眼一亮，忙问：“谁？”

“猜猜看，猜中有奖！”

允禩精神一振，问道：“莫不成是隆科多？”允禔也不搭话，双手对搓着颌首一笑。允□惊呼一声：“天公祖师如来我佛！隆科多会来投靠我们？——在哪里？我去见见！”

“忙什么？”允禔手一摆，格格一笑说道，“刚刚上钩。我们慢摇橹船捉醉鱼，你和八哥今儿都不宜见，先由我和老十四与他讲谈！”允禩看着满面笑容的十四阿哥允禵道：“好，有你的！这么快就挂上了线？——给皇上选秀女的事办得怎么样了？”

允□在旁笑嘻嘻说道，“你们当我如今还是个二百五？我也久经沧海难为水了！选秀女的事十三弟交我办了，我办得经心着呐——我糊弄了老四耳目，你们做大事，如今有了眉目，得先犒劳我！”

“成！”允禩兴致勃勃地说道，“为兄送贤弟十把镶金鸟铳——隆科多既已来我府，我不见见不好吧？”

允禔阴笑着摇摇头，说道：“他刚刚入港，你这么猴急？我们不能掉了身价，也防着一下子吓醒这条醉鱼——还是我和老十四先见见他去。命该为我所有，他就在劫难逃！”允禵紧束了一下腰带，将辫子一甩，笑道：“九哥，走，会会这个‘托孤’重臣！”

兄弟二人绕过书房，沿池塘旁边一路垂杨柳迤逦向北，越过一带蔷薇花洞，便听得允禩平素见客书房“卧云居”中遥遥传来清脆的琵琶声：时而哀音清冷如水滴寒泉，时而急管繁弦犹爆豆珠盘。一个女子声气不疾不徐伴着琵琶唱道：

群芳竞华，五色凌素，竟是妒。琴尚在，御而新声代故……锦水有驾，汉宫有木。彼木而亲，嗟世之人兮，瞽于淫而不悟！朱弦亓、明镜缺、朝露晞、芳声歇、白头吟、伤离别——努力加餐，毋念妾！锦水汤汤，与君长诀……

允禵一脚踏进书房，当门鼓掌大笑：“好一个‘新声代故’！好一个‘瞽于淫而不悟’！老隆，听得入神了罢？”

隆科多端坐椅中正在想心事，那女子唱的什么全然没有入耳，猛听允禵这一声，吓得身上一抖，抬头见是两位阿哥——允禔手把折扇沉吟不语，允禵满面笑容神清气朗——忙跳起身来向前一步打下千儿道：“给二位爷请安了！”

“哎哟不敢当！”允禵忙双手搀起，嘻嘻笑道，“名牌正宗的皇舅，托

孤重臣，见天子尚且剑履不解，何况我们——我们算什么名牌的，敢受舅舅的礼？快起来，快坐着！”允禩说着，允禩早已大咧咧坐了首位，看也不看隆科多一眼，摆手吩咐两厢：“你们下去！”

两厢侍候的歌妓忙都立起身来，抱琴携笙悄然退下。这边书房不比“逸志轩”有那么多古玩摆设，除了西山墙北角那座大自鸣钟外，环房四周都是几案桌椅，人一旦都退出去，偌大书房立时显得空荡荡的，气氛显得寂寞和枯燥起来。隆科多眼见九阿哥不阴不阳，对自己待理不理，十四阿哥也敛笑归座，越发摸不着头脑，自己欠身入座，搭讪着说道：“八爷呢？见人还没下来么？”

.....

两个阿哥都没有答话，听着墙角自鸣钟的“咔咔”响声，十四阿哥衣裳窸窣，漫不经心地跷足而坐，呷了一口茶又轻轻放下，目光陡地一变，刀子一样盯着隆科多问道：“舅舅，知道是谁请你来，又为什么请么？”

“知道。”隆科多早已觉得气味不对，听允禩阴森森这么一问，手微微一抖，茶水几乎泼洒出来，但他毕竟涉世极深，很快镇定下来，身子一仰说道：“是九爷府里的太监传臣到八爷府议事，八爷想问问选秀女的事。”“内务府如今是十三爷管着，八爷根本懒得管这些琐事。”允禩脸上像挂了霜，语气也变得像枯柴一样干巴，“是九爷和我，借八爷这块宝地，要与你老隆握手言和！”隆科多头“嗡”的一声涨得老大，怔了半日才回过神来，突然间，发出枭鸟一样刺耳的笑声，“十四爷真能开玩笑！佟家一门历来与八爷、九爷、十爷、十四爷过从甚密，远日无仇，近日无怨，既无仇怨之情，何来‘言和’二字？”说罢站起身来一揖，又道：“若没有别的事，臣去了。”

允禩刚刚单刀直入问了一句话，见这老奸巨猾的隆科多要溜号，忙要拦时，允禩在旁格格笑道：“十四弟，天要下雨娘要嫁人，舅舅走你甬拦！舅舅不就是要去见图里琛打点科场官司么？你叫他去！”

隆科多刚跨出一步便被这话牢牢钉在当地，竟不自禁打了个寒颤。

“舅舅和张廷璐做的什么交易？”允禩“叭”地打着了火媒子，却不抽烟，“扑”地又吹灭了，“一甲十名里头你就包揽了三名！”隆科多这才知道，这些阿哥神通广大，不知怎地弄到了自己与张廷璐通同收受贿赂的实证，要借此拉自己下水了。想着，隆科多已汗湿重衣。许久，他才意识到，蹬进廉亲王这汪浑水更是了不得，强自摄定心神，又回座中，打火点烟，深深吸了一口，喷云吐雾地缓缓说道：“九爷说得不错，但九爷别忘了，三个一甲进士，一个是十爷说的，一个是八爷府何柱儿说的，一个是年羹尧说的。我代人受过有分寸——爷体谅，有些事我成全不了！”

允禩冷笑着听完，半晌才道：“呀——舅舅原来这么干净？年羹尧那

奴才不去说他，八爷十爷龙子凤孙，会干那个勾当，谁信呢？我们的奴才亲信要做官，用得着舅舅来帮忙？舅舅说这些又有什么凭据？舅舅既然两袖清风，又何必怕图里琛这个兔崽子？拿猪头去清真寺，你拜错庙门了！”他霍地跳起身来，踱着走近了隆科多，喑哑的声调中透着巨大的威压：“我也知道，单凭区区几个贿中进士扳不倒你这个‘托孤’重臣。今天我想说的不是科场的事。我想问你，佟国维是怎样死的，谁下的毒手，又为什么下毒手？嗯？！”仿佛一声焦雷晴空中无端爆响，隆科多立时面无人色，汗透重衣，他“扑通”一声跌坐椅中，喃喃说道：“六叔怎么死的，我怎么知道？他是我的堂叔，我为什么要害他？……”话未说完已知失口，他惊恐地张大了嘴，又深深把头埋下。

“是呀，是你的堂叔，为什么要害他？”允禩紧紧盯着隆科多，丝毫不给他喘息的余地，“大约你与你堂叔密订有什么约法——比如说，佟国维帮八爷，你隆科多帮四爷，夺这个花花江山。无论谁胜谁负，反正你佟氏一门左右逢源……嗯，再比如说，恰好你隆科多这一宝押对了，可字据落在那个‘六叔’手里，这就不大妥当，这样‘六叔’就得‘病’，就得吃药……事情就这么简便——于是‘六叔’就身如五鼓街山月，命似三更灯油尽——你不要这样看着我，怪疼人的——剩下的事就好办了，只消寻到那张契约，你就能心安理得地当这个白帝城里的托孤臣了……”

“你没有想到，‘六叔’的宅子赏了三爷弘时，于是你又投靠弘时，求他把宅子转赠了你。他当然不能白赠给你，你得‘上船’，因为弘时又要和弘历争这个统继大权了，你是用得着的人嘛——多少日子我看你在你‘六叔’宅子里挖地三尺寻‘宝’，我心里一直好笑，你太痴了，你也太小看了那个‘老棺材瓢子’——他什么都不如你，就这忠于事主，你八辈子赶不上他！他一得病就知道有人暗算他，把这个交给了我——你瞧这张宣纸，唔，要单买这巴掌大的纸，一个雍正哥儿也不值——偏是这头有字，有画押凭据！它大约就值一个上书房大臣、太子太保、领侍卫内大臣、军机大臣、京师御林军总管、九门提督一颗血淋淋的人头！”

允禩连讥讽带嘲弄，得意洋洋举起那张纸，只一晃，递给听得五神迷乱的允禩：“十四弟，你在外带兵，杀得蒙古人人仰马翻，可知道京师中不动刀不动枪，也是烛影斧声匣剑帷灯！我们这位舅舅算得上个主角呢！”

“别说了！”隆科多突然抬起头，他的目光游移着扫了一眼那张契约，发出铁灰色黝暗的光，良久，又伏下头去：“你……你们叫我做什么？”

允禩看了一眼完全被击垮的“舅舅”，没有言声，不动声色拍了三下巴掌，两行女伶自侧门移步而入，个个风鬟露鬓浅黛低颦，一路弹筝吹箫、鼓琴挥弦，曼声歌唱：

一弯眉月映虚廊，

碧汉红墙两杳茫。

怅望美人隔秋水，

重拈艳句寄冬郎……

“眼下先行乐，什么也不要舅舅做。”允禔看了一眼允禩，“放心一条，八哥从来不肯叫人落空的——舅舅说是不是，十四弟，大将军王？”

“妙极。”允禩拊掌而笑，说道。

隆科多目光如醉，白痴似的望着这群美人，心里一片空白，连自己也不知道在想些什么。

第十五回 全大局诺敏拟腰斩 求贤能名儒入机枢

四月初二，山西亏空和科场舞弊两案审结。三法司已拟定各人罪名及应得处分，因大大小小牵连的人极多，怕引起官场震动，李卫和图里琛二人计议，暂不拜章，只把各案情节细细分类写成密折，黄匣子递进养心殿，由雍正亲自裁夺之后再颁发明诏。两个人先去朝阳门外见了允禩，允禩因忙着恩科春闱出榜的事，接见李绂和各房帘官，只站着说了几句，又道：“一会儿还要和十四爷商定入选秀女名单，后晌才得腾出工夫进去请安。这些天你们每日都来回报案子，情节我都知道，并无不妥当的去处，我就不和你们一齐见皇上了，左右皇上还要召见我的——你们先进去吧。”二人只好答应着退出来，在东华门递牌子。一时，太监就出来传旨，“着李卫、图里琛养心殿面圣！”

待至养心殿垂花门外，早又有太监邢年接着。听说雍正正进早膳，二人又忙止步。邢年笑道：“爷们二位都是侍卫，自己人。皇上旨意不要那么多的礼数，皇上一边进膳，一边说话。”两个人忙躬身答应：“是。”随邢年进来，果见雍正正在东暖阁炕上盘膝而坐，面前摆着御膳。李卫出任外官有年，雍正当了皇帝还是头一回吃饭时见面。因见雍正膳案上放着一盘烧豆筋，一盘芹菜爆里脊，一盘清蒸素丸子，一盘清炒豆芽，饭只是一碗糙米，已经吃残了。李卫一边行礼，笑道：“奴才以为主子已是皇上，就是节俭，先帝爷那御膳奴才已领赐过的。皇上位居九五，君临天下，万几宸函间作养龙体，就不讲皇家规模体统，自己万金之躯要紧的——如今外任官，别说奴才这么大的官，就是州县官，正餐也不至于这么寒俭的。”

“朕富有四海贵为天子，何物不可求？何膳不可进？由俭入奢易，由奢返俭难嘛！”雍正慢慢嚼着米饭，将剩下的豆芽菜连汤倒进碗里，命人冲了开水涮得干干净净吃了，指着那盘一筷未动的芹菜里脊肉吩咐：“这菜午膳回锅热热，朕再用——不说这事了，说你们的差使吧。”

图里琛看了一眼李卫，见李卫点头，便忙着打开一份长长的奏章节略本子，他已摸准了雍正的脾胃，也不读原文，只捡着要紧的一一详奏，说了足有半顿饭光景，总算将两案审讯情形说了个大概。

雍正盘膝端坐，默默地听着，直到图里琛回奏完方轻轻叹息一声，蹬了靴子下炕来，踱着步只是低头沉思。李卫和图里琛长跪在地，目不转睛地看着雍正。许久，李卫方问道：“主子，这两个案子牵连到一百八十三名官员。部议处分，诺敏、张廷璐以下十九员一律枭首示众，奴才以为国家有议亲议贵之制，诺敏是皇亲，张廷璐是恩袭子爵，这样一杀，轰动天下，似乎是重了一点……”雍正脸色很难看，双眉微蹙着，徐徐说道：“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只要该杀，就是一千八百名官，朕不怜恤！只是据朕看来，科场一案尚未明白，这样结案，会有人不服，有人

肚里暗笑的。”

这说的是另一码事情，直接关系到李卫和图里琛两个承审官的官箴，两个人顿时头上冒出了细细的汗珠。雍正睨了二人一眼，缓缓说道：“你们不要怕，你们差使有难处，又不便说。这其中枝枝节节，朕虽不在大理寺，大约也瞒不过朕。试题，是朕亲拟，又是朕亲手封存在金柜之中，张廷璐杨名时也是临场拆看。那么——试题从何泄露？头一个偷看试题的是哪一个？宫女？太监？亲王？阿哥？”这些疑问，李卫和图里琛一受命承审就反复计议了的，也正是他们最盼雍正葫芦掩过的。不想，雍正一开口便点了出来，而且毫无遮饰回避的余地。李卫重重地在地下磕了三下头，舔了舔嘴唇嗫嚅道：“奴才们的心思难逃圣鉴。但下边的事情已经震惊朝野，奴才已经觉得难于措置。宫掖里的事关乎天家名声，万万是不宜抖搂的。据奴才的小见识，张廷玉称病，有引嫌回避的意味，一大半倒是为万岁方才这番话，为的远引避祸……”

“你说得很是。”雍正长长透了一口气，目视窗外款款又道，“正为图里琛是朕的心腹，你是朕一手从火坑里拉出来的，朕才讲这些个话。宫掖里的事别说你们，就是朕亲自处置，也颇觉棘手。要知道，年羹尧还在西边打仗，捐赋要靠官员们去收，军饷要靠各省督办。朝廷里有人瞪着眼盼他打个大败仗，盼朝局来个乱哄哄……所以无论如何朕不能上这个当，更不用说兄弟父子大折腾着闹家务了！但这些话朕若不说，又无人敢说，倒像是朕连这一层也瞧不透似的，朕就枉为了四十年的雍亲王了！”

原来皇帝发牢骚，只为发泄心中块垒，自诉心曲！二人不禁同时舒了一口气。图里琛叩头道：“既如此，请圣上早发谕旨，果断处置，宫中的事暧昧不明，徐图清理就是了。”

“杀人太多毕竟不是好事，”雍正吐了吐心中的积郁，气色好看了些，点头道，“为首的，像诺敏、张廷璐，罔视朝廷法纪、败坏朕的名声，说不得什么议亲议贵，诺敏一个远支外戚，算哪门子‘亲’？张廷璐一个小小子爵，也不为‘贵’。‘刑不上大夫’，他们自己也要配这‘大夫’二字！见了钱，见了名利，天地君亲师一概抛了脑后，这样的混账行子，一定要显戮，一定要从重！”雍正正要稳定朝局，不能大开杀戒，但他生性挑剔刻毒，不想饶的不得已饶了，一股怨气便都冲了诺敏和张廷璐。他脸色青白，咬着细碎的白牙，阴冷地一笑，说道：“朕意，诺敏和张廷璐定为腰斩，你们以为如何？”

“腰斩”是仅次于凌迟的惨刑。按常例部议斩立决已经从重，指望着一“恩出自上”，把减刑的人情做给皇帝，不承想雍正反而又加一等，这就连李卫、图里琛也面上无光。但雍正素性言出如山，绝无违拗余地，二人只好连连叩头承旨，心中都泛起一阵寒意。却听雍正又道：“朕深知，此二人素来沽名钓誉。说起来，在官场上人缘甚好，如今的混账规矩，逢这类事，亲朋好友，门生故吏免不了要给他们饯别，祭一祭刑场，收一收尸——好得很，谁想这么着，朕不阻挡。不过，你们传旨京

师各衙门并顺天府，凡四品以上官，一概都去西市‘观瞻’，大家给这两个墨吏送送行！”两个人听着雍正咬牙切齿，说得杀气腾腾，又要撵了百官都去西市上看法场，都觉得太不给官员面子了。李卫叩了一下头，正想谏劝几句，雍正闪眼瞧见小太监高无庸进来，因问：“有什么事？”高无庸忙赔笑回道：“方苞在西华门递牌子，请见万岁爷！”

“方灵皋来了？几时到京的？”雍正眉头舒展了一下，旋又皱了起
来，“自朕以下，文武官员一概称灵皋‘先生’！先帝爷在世尚且称先生而不名的——去，先把先生安顿军机处，告诉他，待会儿朕亲自去接他。”待高无庸“诺诺”连声退出，雍正接着又道：“李卫你不要说，大约你想说什么朕也知道。杀贪官，只叫百姓看效用不大。杀官要叫官看，才晓得王法是怎么回事。看得他们筋软骨酥，心惊肉跳梦魂不安，再做事办差，黑眼珠盯着白银子时就懂得掂量，想退步留后路——告诉你们吧，见见这血，比读一百部《论语》、《孟子》还管用呢！”

李卫只得叩头，说道：“万岁圣明！宰鸡就是要猴子看！请旨，其余应处决官员是否一并处刑，这样似乎震慑大些。还有山西通省官员如何处置，伏请圣裁，奴才等回去就可票拟实施。”雍正沉吟良久，说道：“你们回去再商计一下，按你们原来的想头只管票拟，呈进来朕再斟酌——就是这样，你们跪安吧！”待二人辞身退出，雍正掏出怀中金表看了看，恰是午未未初时牌，略一思忖便命更衣——换一身蓝棉纱袍，外头套了件石青江绸夹褂，将一条金镶古钱线纽带仔细束在腰间，足蹬青缎凉里皂靴，戴了顶绒草面儿线缨冠，回头吩咐邢年：“走吧。”

其时四月孟夏，天已渐热，融融艳阳带着炎气将白亮的光洒向紫禁城，已不似前些时那样温馨和煦。禁城内因关防贼盗刺客，例不栽树，晴空万里的骄阳照射在黄瓦红墙、铜龟铜鹤、炉鼎丹陛上，灿灿漾漾，一片金碧辉煌。雍正未出养心殿垂花门便后悔穿得太厚，已觉背上微汗潮润。然而他是极修边幅的人，绝不肯苟且，只命人取了一把湘妃竹扇带在身边便踱了出来，却见六宫都太监李德全已迎在宫门口，便止步问道：“你不在太后宫里侍候，到这里什么事？”

“回主子话。”李德全已是须眉皆白的六旬老人，精神倒还矍铄，忙打千儿，起身赔笑道，“内务府选进的秀女共二百七十名，早起天不明就进来了，都在坤宁宫前候旨。佛爷叫奴才来瞧瞧，万岁爷几时过去？”雍正无所谓地一晒，说道：“这算什么要紧事？巴巴儿跑来奏朕！朕这还要见人办事，等一会再说吧！”李德全忙道：“奴才有几个胆子敢扰万岁爷的事？天儿已经热了，这些孩子都没吃饭，跪得晕倒好几个。内务府老赵禀了佛爷，奉懿旨来见主子的。”

雍正已经举步，听“奉懿旨”，忙又站住，想了想问道：“太后选了没有？”

“回主子话，佛爷说她身边人尽够使的，不选了。”

“各位王爷呢？朕不是说过，三爷、五爷、八爷、十爷、十三爷、十七爷府里都缺使唤人，有的入府多年，该配出去了，叫他们每人选二十名去——还有二爷，囚在咸安宫，送给他几个也是该当的。”

听了雍正这番话，李德全不禁一怔：你做皇帝不先选，别人谁敢占先？想着，斟酌道：“奴才方才过来，十爷十三爷十四爷，还有十七爷都在里头请佛爷的安。主子既有这旨意，奴才这就传给各位王爷，请王爷们先选就是了。”他啰哩啰嗦还要往下说，雍正早已一摆手去了。

方苞早已等在隆宗门内永巷西侧的军机处了。这是个五十五六岁的老年人，长着一张干黄瘦的长脸，留着两络老鼠髭须，一身洗得透白的蓝布截衫套在瘦弱的身上，显得又宽又大，只一双小眼睛闪着贼亮的光，透出精明强干来——单凭相貌，谁也不会想到，他就是文名震天下的桐城派文坛座首领袖，著作等身的当今硕儒，布衣入上书房为“青衫宰相”，参赞康熙晚年机枢重务“称先生而不名”的方望溪！他自康熙六十年赐金还山已经两年，原已绝意仕途宦海，在南京、苏杭修了别墅，决意远离尘嚣，要长伴梅花，优哉游哉于山水之间安度晚年的了。想不到新君登极，第一道密诏就是召他回京，重入上书房参与军国机枢重务。密诏下达，安徽、江苏、浙江三省巡抚、两江总督都赶到桐城方府，说是拜会，其实是坐地催行，弄得这个老名士欲辞不敢，欲辞不能，拖延了几个月，无奈只好登车北上，重进北京这个是非窝。方苞在熙朝因是布衣入上书房，而且主要职责是顾问机密，备皇帝咨询方略，不管部务也不见官员，因此尽管声震朝野，除了马齐张廷玉和诸王阿哥少数几个人熟识之外，大多数京官是“只闻其名，未谋其面”，因此他被太监高无庸引进军机处，在这里等候召见的一群官员也都只诧异地看他的装束，弄不明白这么一个潦倒肮脏的糟老头子怎么居然也到了这里。

方苞跷足而坐，神色自若地吃着茶，心里却折腾得厉害。他因《南山集》文字一案被捕入狱，蒙赦流落江湖，又遇到南巡的康熙皇帝，君臣际会一拍即合，竟以白衣书生身份跻身帝侧，爬到令人目眩的高位。康熙皇帝洋洋数万言的遗诏，就是由他一字一句润色出来的。第二次废黜太子胤初，也是由他参赞谋划。允禔允礽允祉胤禛允禩允禵允祥允禔九个阿哥王爷围绕“嫡位”各展才智各辟蹊径，同室操戈刀剑齐鸣，萁豆相燃互不容情的一重重黑幕，一层层丝萝藤缠错综复杂的关系，他甚至比张廷玉还要知道得更多、更深。康熙决策这四阿哥胤禛的传位诏书，也是由他亲手封缄，藏在乾清宫“正大光明”匾额后头的。一个人，知道的秘密越多，常常意味着离死亡越近。饶是方苞想尽了法子韬晦，闭门读书不妄交一人，不妄见一官，想不到雍正一登极，头一个还是想到了自己！这个阴鸷狠辣，恩怨心极重的皇帝，是要报自己的举荐之恩呢，还是要用自己这块石头去砸允禩这干政敌呢？方苞想得头发涨，一时也难理出个头绪。隔着不远的几个官员却不理会他的心思。一个齜着黄板牙的道台喷云吐雾，说得唾沫四溅：“刘墨林是我乡举同年。我是康熙五十二年入闱中了进士，他这个才子却命运不佳，连着三场，头一场做到策论，他泄起肚子，说‘功名事小，性命事大’，擅自逃出考场。二场文章、诗、策论都做得花团锦簇似的，偏生交卷头一夜弄翻了油灯，

把卷子污得包油条纸似的，只好名落孙山；第三场鼓足了劲，要夺头三名，临进场接了家书，老爷子病故！得，报了忧吧，一晃又三年。这次我见他又来了，问他闹卷可得意？他倒洒脱，手一摊说：又完了！旁人策论里都写‘元首明，股肱’的马屁——你瞧瞧万岁爷的这个‘股肱’们，有的是哼哈二将，有的是神荼郁垒，有的是天主刑切……活似七十二洞妖精，你不入他这一洞，他肯收留你？”黄板牙说着哈哈一笑，又叹了一口气道：“可惜了，刘墨林一个活东方朔，生不逢时，竟成了个秋风钝秀才！”

“维钧，”旁边一个三十岁上下的年轻官员插话道，“功名有定数，这作不得准的，万岁爷如今要破除门户朋党，刘墨林这一篇纯以君恩为重，说不定正对了圣意呢！”方苞在旁低头一想，才忆起来这个“维钧”姓李，原做过湖广按察使，最是风骨刚烈的，只没想到如此健谈，这样其貌不扬。正寻思间，李维钧冷笑一声道：“胡期恒，你是真呆还是卖呆？房官不荐，连主考都不得见卷子，万岁爷打哪儿知道刘墨林？说点高兴的吧！昨个我约了刘墨林、尹继善一同游了西山，回来在鹿园茶肆，你们猜遇到谁了？”

他洋洋自得地甩了一下辫子，“名妓苏舜卿！”众人听了都是一怔。苏舜卿是京师八大名妓里的头号神女，只卖艺不卖身，琴棋书画四手绝活，等闲王府堂会也不肯轻赴，与这三个人邂逅相逢，也算难得了。胡期恒咽了一口唾沫笑道：“简亲王府堂会，我见过这妞儿，实在色艺双绝——你们好有艳福！”“有个屁！”李维钧笑啐一口道：“倒是听她唱了几个曲儿。刘墨林醉醺醺地入了邪，问，‘你知道我们今日来意否？’说着丢过一锭大银子。那妞儿银子也受了，蹲三个万福说：‘三位相公今日来意，不过觅“森”字树旁，坐“磊”字石畔，望友人相伴，骑“骝”字马以徜徉；下船之后，也不过泛舟于“淼”字潭前。今者趁“晶”字良辰，结众而来，只好饮些“品”字茶，“晶”字酒——若要作“姦”字想，断断不能！’——你听听她这篇文章！”

众人不禁哄堂，有笑的，有骂的，有赞的，有打趣的，把个堂皇朝廷枢要之地，翻做歌楼酒肆一般。正乱着，外头一声喊：“圣驾到！”众人兀自愣怔，雍正皇帝手握折扇已跨步入室，一阵桌椅乱响，唬得众人一齐起身，竟忘了行礼。方苞方款款起身，弹弹袍角从容跪下，行大礼参拜：“臣方苞奉旨觐见龙颜，叩皇上万岁金安！”

“先生请起。”雍正庄重地站着受礼毕，躬身双手搀起方苞，含笑说道，“睽隔二年有余了罢？着实惦记着你呢！你今年是五十六岁了吧？身子骨满结实，气色也好，朕很羡慕你啊？”李维钧一千人这才知道，这个其貌不扬的干老头子居然是方苞，此时醒过神来，也都忙向雍正行礼。雍正环视众人一眼，已是敛了笑容：“这里是军机处，顾名思义，是处置军国机务的枢要重地。你们在此谈笑喧哗已经不敬，还说什么粉头妓女，成什么体统？——谁让你们到这里来的？”

众人听了不禁面面相觑，因这里头李维钧官最大，便叩头道：“臣等

是奉了吏部的委札，赴任前陛辞的。不知这里军机处的规矩，想不过是几间空房，因暂进来歇息笑谈，求万岁恕罪！”雍正这才打量了一下自己设的这个“军机处”，空荡荡的几间矮房，除了几张桌椅别无长物，连个存档的柜子都没有，房外也没有关防，过往的官员一伸头就能从窗外看见屋里情景。他不易觉察地皱了皱眉头，冷冷说道：“朕没有说你们军机处的不是。宋代亡于文恬武嬉，殷鉴不远。你叫李维钧吧？读饱了书的翰林，不知道这个？官要像个官的样子，不能言不及义，朕下旨命天下官员不得观剧，就是这个意思。你们倒在这里大讲青楼红粉，嫖娼取彩的话头都说到这个地方儿了，这成什么话？你们不是说要‘陛辞’么？好，这就算辞了。回去好生想想朕这些话，写一封自劾折子奏进来朕看——去吧！”待众人捏着一把汗却步退出，雍正叫过高无庸道：“你传旨内务府，在这门口树一块铁牌子，无论王公大臣，贵胄勋戚，不奉旨不得窥望、入内。还有，从乾清门侍卫里调出一拨人专门守护这里，再传旨吏部，遴选六名四品官员为军机章京，昼夜在这里当值承旨！”

雍正说一句，高无庸答应一声，诺诺连声退下去，雍正方转脸笑谓方苞：“原想在这里和先生叙阔，没想到如此寒俭，还到养心殿去吧——邢年，你去传膳，叫厨子们用心巴结——回头再去禀太后一声，朕陪过方先生就过去请安。方先生，乘朕的銮舆一同去吧！”方苞此刻愈宠愈惊，哪里肯和皇帝同舆而行？忙赔笑道：“臣乃是白丁布衣，岂敢褻万乘之君？这是万万不敢当的。臣随銮步行就是，没的折了臣的阳寿？”

雍正哈哈大笑道：“先生是儒学大宗，孔门弟子，还信这些个？也好，朕与先生安步当车一同进去！”

“是，臣当得陪侍圣驾……”

方苞咽了一口唾沫，无可奈何地说道。他本来不想在这紫禁城显山露水出风头，想不到雍正这番措置，弄得更加显眼。雍正的秉性又难以违拗，只好横了心跟着雍正从容出来。此刻，天街上等候召见和进上书房回事的官员足有上百，听说皇帝礼贤下士，亲自来迎方苞，谁不要一睹风采？眼见雍正方苞联袂而行，边走边谈，都齐刷刷跪了一片，恭送他们君臣入内不提。

第十六回 吏情堪嗟公忠难能 纤纤弱女面斥帝君

雍正带着方苞进了养心殿，便自升炕盘膝而坐，命人搬了绣龙磁墩在炕前，请方苞坐了。方苞见他如此礼仪隆重相待，越发跼蹐不安，逊谢良久，才斜签着身子坐在侧面，闪着两只贼亮的小眼睛打量雍正。他深知雍正脾性，不用问，雍正自己就会开口的。

“灵皋先生，”果然，过了一会，雍正开口说道，“你知道朕为什么一登极就召你进来？”

“臣不知道。”

“你知道。”雍正黑黝黝的瞳仁逼视着方苞，缓缓说道，“如果你不知道，就不至于拖延着不肯启程了。”方苞目光一跳，躬身正要答话，雍正摆手止住了，又道：“其中原故，目下只能心照不宣，所以朕不怪罪你，也不要你谢罪。朕想说的头一条，先帝爷怎么待你，朕也会怎么待。你不要心里存个‘伴君如伴虎’的念头，那就失了朕的望了！”

方苞仿佛被电击了，浑身震颤了一下，离席跪了下去，叩头说道：“臣焉能？臣焉敢？方苞囚狱待死之人，先帝简拔在侧不次重用，言必听，计必从，恩遇古今无对——士大夫答君恩当以身许国，岂敢以利害祸福避趋之！况万岁在藩邸龙潜之时，臣已深知宽典仁厚、善恶泾渭，感佩服膺铭于心中。臣何人，身受两世国恩，敢以非礼之心事君？！”

“方先生起来。”雍正淡淡一笑，说道，“朕要的就是这个心，这个话！朕召你进京，为的是借你才力，佐朕成功，朕为一代令主，你为千古名儒——并不为酬你的功，你可明白？”方苞惊愕地望了望雍正，又低下了头，说道：“圣上请明训，臣并无尺寸之功于圣上！”雍正一笑，说道：“这也心照了，但不能不宣。当初先帝立传位遗诏，征询意见，在朕与十四弟之间犹疑不决，先生你是怎么说的？”说罢含笑不语。

方苞一下子愣住了，他怎么也弄不明白，他和康熙两个人的对话，法不传六耳的机密，怎会传入雍正耳中！雍正见这个学贯古今的硕儒被自己摆弄得如此惶恐，满意地微笑了一下，从案头匣子里取出一本黄绫面册子，翻到一页展开，看了看，一边递过来，口中笑道：“先帝爷天资聪明，精细之处人所难及啊！你看看，这是老人家的御笔札记！”方苞抖着手接过来，不知怎的，他的心扑扑直跳，目光也有点迟钝，定住神看时，果见册子三百又八页上几行字写着：

今日征问方苞：“诸子皆佳，出类拔萃者似为四阿哥与十四阿哥。然天下惟有一主，谁可当者？”方苞答奏：“唯有一法为皇上决疑！”问：“何法？”答曰：“观圣孙！佳子佳孙，可保大清三代昌盛！”朕

拊掌称善：“大哉斯言！”六十年正月谷旦记。

字迹一笔一画俱都十分认真，却略显歪斜，显然是重病中的康熙勉力记载的。方苞看着这熟悉的字迹，想起当年康熙对自己推食解衣，同窗剪烛论文，共室密议朝政种种恩意情分，心里忽地涌上一种似血似气，又酸又热的苦涩。他的喉头哽了一下，两行老泪夺眶而出。

“为君难呐！”雍正挪身下炕，脚步囊囊地踱着，似乎不胜感慨，倏然间回身说道：“你虽没有明说，先帝爷已经明白，朕有先帝爷一个‘好圣孙’——说直了，就是如今的‘四爷’宝亲王弘历！方先生，你已经把朕推到火炉上烤，又想把朕的儿子也推上火炉！以私而言，朕满心想做个逍遥王爷，不愿做这天下第一苦事，朕心甚是不满于你。以公而言，你为大清奠定三代鸿基，功在社稷，朕又感激于你。于私于公，朕都要你负责始终，你要好生思忖！”方苞一边听一边想，雍正的话有真有假——其实公私两边，雍正都是梦寐以求之想当皇帝的——但他如今要撇清，也是题中应有之义。思量再三，方苞起身肃立，说道：“皇上如此推诚相见，臣虽驽钝之材，敢不尽心竭力以效绵薄；但臣已年近耳顺，黄花昨日已去，夕阳昏月将至，恐怕误了皇上孜孜求治之心啊——记得圣上藩邸颇多人才，何不简拔帝侧，帮着上书房办些差使？”

这说的是邬思道，雍正心里雪亮。但他以为，邬思道在协助自己夺嫡登位时，已是累得心力交瘁的人；再者，邬思道名声不显，又是藩府旧人，骤然大用必定引起臣下腹诽；也觉此人掌握自己“机密”实在太多，不杀他已是宽典厚恩，用上来反而更加掣肘……但这些理由没有一条能拿到桌面上来的，雍正只好王顾左右而言他，说道：“藩邸的人用得太多不好，已经不少了。年羹尧是大将军，李卫也做到布政使，戴铎也当了福建按察使……天下为公，朕一味选身边人出将入相，后人怎么看朕？有些人，比如邬思道，身子骨儿不行，用得小了屈才，用得大了有碍物议。朕有朕的难处，方先生要体谅朕心。”因见太监们抬着御膳桌进来，便笑道：“我们边用膳边谈吧！”

这桌御膳因奉特旨制作，比起雍正素常用餐丰盛得多。方苞坐了雍正侧旁看时，又宽又长的填漆花膳桌中间摆着红白鸭子炖杂烩火锅，骨嘟嘟沸着腾起热气，鲜香扑鼻，四周攒着四砂锅热菜、炒鸡炒肉炖酸菜、燕窝鸡糕酒炖鸭、烧狍肉和鹿筋锅烧鸭子，绕桌边摆放着火腿咸肉、羊耳西点、野鸡爪……并饽饽点心及一应细巧宫点，品类固然比不上大筵，却也琳琅满目色味诱人。雍正用筷子点着菜笑道：“方先生请用！不要拘束嘛！说起来，咱们君臣也难得一处进膳。请随使用。”方苞忙起身答应了，拿捏着坐了小心用餐。他尽管从前在康熙身边恩宠无比，但历来赐筵都是单独一席，从没有和皇帝挨身坐着的，何况是今日新君，昔日那位说变脸就变脸的“冷面王”！雍正素来节食，且嫌那菜油腻，因见方苞用不畅快，略吃了几口清淡的便起身要漱口茶。方苞忙要起身谢恩时，雍正一笑说道：“别哄朕，先帝爷说过，‘方苞体不宽而心宽’，是放开肚皮吃饭，立定脚跟做人的人。这些膳不合朕的胃口，你能吃就多吃些，没的糟蹋了也是暴殄天物。朕到暖阁里看折子，你吃饱了

过来说话。”说罢踱了去。

他一去，方苞如释重负，匆匆扒了个多半饱便过来谢恩。雍正一手端着奶子杯，一手握管疾书，头也不抬“嗯”了一声，略一顿接着又写了几行，揉着发酸的右手笑道：“坐，坐么！”方苞含笑谢座，正要开口说话，便见邢年进来，躬身说道：“马齐、隆科多，还有李卫、田文镜已经进来，主子见不见？”雍正敛了笑容，吩咐把炕桌撤掉，淡淡说道：“叫进吧，方先生只管坐着。”

一时四人鱼贯而入，齐排儿在东暖阁炕前跪下行礼。马齐和方苞是老朋友了，见方苞坐在帝侧，不便寒暄，只目光一扫点头会意，算是打了招呼，其余三人只看了方苞一眼便转脸静听雍正发话。

“都起来吧，马齐和舅舅赐座！”雍正心绪似乎变得很好，从容下炕舒展了一下身子，笑对李卫道：“还缺一个孙嘉淦、杨名时，他们来了没有？”邢年忙道：“都在垂花门外头跪着呢！主子要见，奴才这就传他们进来。”见雍正点头无话，邢年便退了出去。早见二人一前一后跨进大殿趋跄行礼。

方苞在邸报上早已知道三大案的事，见传孙、杨二人，便知雍正要结案，自己处在这种地位，自然是要拾遗补阙的，但雍正事前并无商量，到时候该怎么说话呢？正自胡思乱想，雍正笑道：“好嘛！三路诸侯都进了养心殿，今日算是个小孟津会了！李卫，你是掌总的，你先说说。”

“喳！”

李卫答应一声，从靴页子里抽出一份折子展开了。他不甚识字，上头有的地方画个人，有的地方画个瓜，曲曲连连地勾着几根藤，显得杂乱无章。但他记性极好，就这么一张鬼画符似的折子，用眼瞄着，嘴说手比，讲了少半个时辰，把诺敏亏空案和科场案说得一丝不爽。雍正听着，一句话也不插，低着头只是踱步，直到李卫说完，方皱眉问道：“完了？”

“是，完了！”

“诺敏是什么处分？”

“回万岁话，腰斩！”

“张廷璐呢？”

“遵万岁旨意，奴才与图里琛协议了一下，定为凌迟！”

雍正仰着脸半晌没吱声，回身盯着方苞问道：“先生，你看呢？”

“臣以为都定得重了。”方苞拿定了主意，欠身答道：“诺敏一案，显而易见是山西通省官员勾连作弊，诺敏身为主官，欺蒙君上袒护属下是有的。现既然不追究下属官员，诺敏量刑似应稍稍从轻。既为山西官员，也为朝廷少存体面，臣以为赐自尽为宜。张廷璐一案，臣以为并未审明。朝廷为整饬吏治杀一儆百，从速处置，这个想法是好的。然而纳贿并非十恶大罪，与谋逆犯上究是有别，定为凌迟，给子孙开了这个例，真要有称兵造反的，又该如何加刑？所以至多定为腰斩也就够了。”

方苞话不多，却有画龙点睛的功效。“少存体面”明指雍正刚刚表彰过诺敏“天下第一抚臣”，不能让皇帝太下不了台；张廷璐一案更是背景重重，说这个“并未审明”也真是一矢中的。李卫心里雪亮，雍正心中也有数，见他开口便曲画明晰，不禁暗自服气。隆科多听着谋逆造反这些词，竟像是专为自己而设，不禁心头突突乱跳。马齐也约略知道两案“戏中有戏”，他迭经坎坷的人了，便不肯轻易开口。只孙嘉淦叩了个头，梗着脖子道：“万岁，方先生的书臣自幼读过的了，‘想见其人’定是个伟丈夫，今日一见大失所望！案子既然‘并未审明’，就该查个水落石出，然后分等次依律办理，怎么葫芦未提就结案杀人？”方苞凝视着孙嘉淦，半晌方笑道：“后生小子，情、法、理有经有权，有轻有重，有缓有急。天地之大，道藏之深，岂能用一把尺子来量？圣上取你的钱法，又贬你的官职，你为什么不多寻思一下其中道理？”

“诺敏和张廷璐都是朕素日亲近的大臣。”雍正见孙嘉淦瞪着金鱼眼还要反驳，生恐他问出更难回答的，便摆手制止了他，叹道：“先帝晚年常讲清水池塘不养鱼，要和光同尘。朕那时也不明其理，如今处身其间，才真的体味了。老实说，佛心无处不慈悲，日头底下，朕连别人的头影都避开不踩，怎么会轻易杀人？天下事到今日地步，不开杀戒不行了，杀戒开得过大，像这样的巨案，二三百人头落地，后世视朕为何主？孙嘉淦，天给你一颗人心，按这颗心好生思忖去！”雍正不动声色款款说完，又踱向田文镜，半晌方笑道：“老相识了！记得当年你进京应试，黑风黄水店邂逅相逢的往事么？”

田文镜憋足了劲，想痛陈山西吏治，扳倒山西通省官员，出出胸中恶气，料想雍正必定垂询自己意见的，谁知雍正却说起当年在高家堰何李镇同住贼店的往事，不禁一怔。这件事当时雍正有话，“永不外泄”。因而田文镜和同住一店遇雍正的李绂多年来守口如瓶，连方苞张廷玉这样的人也都一字不晓，怎么忽拉巴儿提起这件事来？田文镜思量半晌不得要领，忙叩头道：“臣焉敢须臾忘怀？万岁爷龙潜藩邸即于臣有生死骨肉之深恩！若非托皇上洪福，二十年前臣已化为灰烬了！但臣谨记万岁当年钧谕，深藏于心，徐图答报，未敢在人前卖弄。”

“君臣际遇难啊！”雍正也似乎无限感慨，“唯其难，所以不敢轻言际遇。朕当年并未料到有今日，也并不指望你和李绂报朕这个恩。君子爱人以德，朕用行政出于公心，不指望这些小巧小智笼络人。但朕今日旧话重提，实实看你是个有良心的，晓得忘身报恩不计利害，只这一条，你照着做下去，你就受用不尽！”

李绂是雍正亲自点名授了顺天府大主考的，田文镜则是雍正一登极就派赴年羹尧军中宣旨的。这两个人，李绂是正牌子科甲出身，田文镜则是纳捐除授的杂佐官，两案中不动声色都成了名震朝野的人物，原来与雍正有这么深的背景！殿中人不禁面面相觑暗自吃惊。田文镜却叩头辞谢道：“臣身受两朝国恩，并不为黑风黄水店一事报效君上。在熙朝，臣唯知忠爱先帝；在当今，臣则唯知忠爱圣上。士大夫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唯此耿耿一心而已，忘身报恩一语，臣不敢当。”方苞听着，此人语中多少有点投人所好，历成练达却也无懈可击，不禁点头微笑，插言道：“公、忠、能三者兼备，难得这个田文镜！”

“确乎如此！”雍正被这两个人连连搔着痒处，高兴得脸上放光：“不枉了朕一片苦心！想世上有多少事多少人，凭朕一人一心用格物致知功夫，终难体察完备。诺敏是朕亲信大臣，在山西在京城都是要风有风，要雨有雨的人物，你田文镜孤身入境，周遭皆敌，偏能从不能入手处入手，不能进步处进步，昭揭情弊大白天下，这番捏沙成团手段，称个‘能’字当之无愧！方先生概括得好，公、忠、能三字，可为任用天下官员的三字真诀！”马齐顺着雍正的话意笑道：“圣上这话极是！大凡一个人受了朝廷厚恩，多少有点天良，都能讲究体贴圣心，公与忠并不难，难就难在既公且忠又能，三者兼备，天下百废待举，这样的能员越多越不嫌多！”雍正点头叹道：“是嘛！像李卫，多少事不请旨说做就做了，因为他是成全自己，真的想为朝廷百姓效力，朕为什么不肯成全他？成全了他也就成全了朕自己嘛！孙嘉淦，你知道么？朕为什么不立即提拔你，先挫辱你才升你的官？就为朕看你这人身带科甲习气，心里存了个‘名’字，一有这个，未免就不能全公全忠全能了！”

孙嘉淦却不甚服气，一边叩头称是，又道：“盼万岁指示详明！”雍正盯了他足有移时，见他毫无怯色，“扑哧”一笑说道：“那日赶你出养心殿，你想在乾清门自尽，有的没的？”

“有的！”

“儿子受父母责罚，于是便自杀，陷父母于不慈，算是尽人子之道？”

“不是。”

“臣子受君上窘辱，于是便轻生，陷君上于不仁，算是尽臣子之道么？”

“不是。”

“当此之时，一心要做尸谏忠臣，名标千古，竹帛荣身——那么，养心殿里坐着的朕呢？天下后世将观朕何等面目？”

话说到这份上，真有醍醐灌顶之效，孙嘉淦红着脸咽了一口唾沫，深深伏下头去，说道：“臣已知过了！”雍正得意大笑道：“不要这样！朕

自己就是个孤臣出身的，不喜欢脓包势，但也不要匹夫之勇之辈！朕为帝，现就要公、忠、能！”

“是！”众人一齐伏身叩头，“臣等凛遵圣命！”

雍正还要说下去，却听殿角大自鸣钟沙沙一阵响，接连撞了十二下，已是午正时牌，猛地想起还要进去给太后请安，选的秀女也要过过目，因余兴未尽地笑道：“今儿个就这样吧。方先生且不要回去，他们把恩科贡士的墨卷已经誊清送进来了，你把一二甲的卷子选出三十份，朕回头再看。贵州巡抚出缺，吏部送了票拟，朕意杨名时就好，其余的人等吏部议过再叙。杨名时，你觉得这差使如何？”

杨名时今日心事很重，一直没有说话，早几天，吏部同年已经悄悄告诉了遴选自己为黔抚的信息。贵州有名的穷地方，“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尺平，人无三分银”，苗瑶杂居，土司割据，称霸一方，历来朝廷头疼，号称“第一难治”。自己这么年轻，上头又压着云贵总督蔡珽，蔡珽又最爱干预地方民政，这个官十分难做。他一直转着心思该怎么委婉辞掉这差使，不想雍正先说了出来，忙叩头道：“臣不愿往！”

“唔？”雍正似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原本要走的，又站定了，已是沉下了脸：“朕没听清，你再奏一遍！”

所有的人都把目光射向杨名时，方苞也是大吃一惊，脸色苍白，一时寻不出话来调停这件事，但听杨名时略一顿，便重复说道：“臣不愿往！”

“哎！？为什么？”

“贵州巡抚一职非臣所能！”杨名时连连顿首，“臣宁可仍回湖广任藩台，不愿升迁！”

雍正脸颊上肌肉抽搐一下，他倒不急于走了，要一杯热茶抄在手中，呷一口，狞笑道：“湖广也未必就是好地方。上有天堂，下有苏杭，朕委你杭州布政使，你去么？”杨名时抬起头来盯着雍正说道：“万岁误解了臣的意思。自康熙五十九年到如今，不到四年，巡抚已换了七任，除了一个丁忧的，难道人人皆不称职？上头坐了一个蔡上将，是国家柱石，臣招惹不起。去年参革回京，毫无建树，恐违了圣上委臣去黔抚绥地方初衷。国家封疆大吏如此频繁更换，亦形同儿戏。万岁疑臣挑肥拣瘦，臣宁可往乌里雅苏台军前效力，誓不皱眉！”杨名时毫不示弱，侃侃而言掷地有声，又句句都是实言，所有的人无不动容，方苞心里一块石头也落了地。

“蔡珽这个人刚愎自用不能容人，确是他的短处。”雍正怔了良久，心里已是雪亮，“但他能带兵，那个地方没有他这样的老将镇着，也是要出事的——你既这么说，先去吧，不是连续了七任巡抚么？你这个第八任，朕与你约定，七年之内，朕不调你的巡抚，如何？”杨名时略一思

忖，叩头道：“臣勉力为之，但臣还要请旨！”雍正一笑，说道：“哦？你还要怎样？”

杨名时从容说道：“臣为巡抚，自不干预蔡珽军务，请万岁下旨蔡珽，不得动辄以苗瑶民变为由出兵征剿。臣与蔡珽，井水不犯河水，这个巡抚就好当了。”

“派你个差使，你就和朕打这么大个擂台！”雍正大笑，把茶杯放在案上，踱至杨名时面前，一句一顿说：“好！冲你这份勇气，朕答应你。但朕也与你约，自明年春起，朝廷不再拨你贵州一两银饷，一斤粮食，贵州钱粮自足自筹，如何？你敢应么？”

“臣有何不敢？”杨名时亢声答道。

雍正皇帝命诸人跪安，径乘明黄亮轿至慈宁宫而来。他的心头仍旧不轻松，年羹尧出兵青海，至今一仗未打，仅是行军，已经耗银四百万两，全靠着清查亏空去填这无底洞。主持清查的允禩，面儿上轰轰烈烈，却并不出实力。允祥上月下了札子，令已被革职查封的官员所在省份速将亏欠库银解往北京入库，但接密奏折子，原湖广布政使张圣弼、粮储道许大完、湖安按察使张世安、广西按察使李继谟、直隶巡道宋师曾、江苏巡抚吴存礼、布政使李世仁、江安粮道李玉堂……一大批官员亏欠银总计四百五十余万两，竟然经允禩大笔一挥，由雍正元年秋赋火耗中冲销！纳罕的是，允禩居丧期间小心得怕树叶砸头，明知自己断不能容此事，何以忽然这样大胆？更奇的是，南赣总兵黄起宪、四川按察使刘世奇、鸿胪寺少卿葛继孔都是已经抄过家的，精穷的闲置官，居然有钱纳还国库十七万两欠银，由吏部循例题本起复原官——这都是出了名的八爷党，远在万里之外的年羹尧，军事傍午羽书四出，匆忙中还写密折保奏这三个人！雍正闭目坐在亮轿上，竭力想把这些乱如牛毛的政事联想到一处，仍旧是百思不得其解，正沉吟间，听见前面一阵吵嚷，夹着内务府官员的呵斥声，拖拉推打声，乱成一片，一个女子尖亮着嗓子大叫：

“皇上？皇上怎么着？你们不要这么拉拉扯扯的——我就是要见皇上，有问着他的话！”

雍正心中一动：竟有这么泼辣放肆的女人！见我什么事？倾轿下来，见已到慈宁宫门口，便问：“这是太后老佛爷宴息之地，谁在大呼小叫？”这里跪着的二百多秀女见御驾到了，个个惊得脸色苍白，齐刷刷伏地磕头。内务府的几十个衙役退至两旁，只堂官急得一头热汗，断喝一声：“这个贱蹄子死不识抬举！万岁爷来了还站得拴驴橛子似的！把她按着跪下！”几个衙役忙答应一声扑了过去。雍正把手一摆，说道：“叫她过来，不要这个样子嘛！”众人只好诺诺连声退下。雍正看那女子时，不过十四五岁年纪，穿一身玫瑰紫宫装旗袍、梅花绣边葱绿撒花裤，脚下蹬了一双“花盆底”，星眸柳眉，圆胖脸满面怒气，却还带着几分稚气娇憨，这姑娘方才与几个太监衙役厮打过一阵，已是鬓乱钗横，上衣纽子

也扯掉了一个，一只手掩了领口，直盯着雍正，却不肯跪下。雍正抬了一下下颏皱眉问道：“这是谁家的孩子？”

“回万岁的话，是正蓝旗牛录福阿广家的。”内务府堂官钱经急闪出来禀道，“已经派人叫她父亲去了——都是奴才办事不谨，求万岁……”

“不说这些，你退下。”雍正远远见允祥过来，略一点头，问那女孩子：“你叫什么名字？”

“福阿广·明秀！”

“唔，明秀。家里几口人？你排行第几？”

“五口。爷爷、奶奶、父亲、娘还有我。”

“父亲有差使么？”

“没有。”

雍正沉思了一下，又问：“你在禁苑喧哗，又提及朕，你见朕什么事？这样放肆，是什么规矩？”明秀掠了一下鬓发，毫无怯色地看一眼雍正，说道：“我想问问万岁爷，您知不知道饿肚子的滋味？”见雍正不解地望着自己，明秀指着那群秀女道：“我们家虽穷，哪个不是父母生养的？如今是新朝，万岁您左一道圣旨‘刷新吏治’，右一道诏谕‘与民休息’，我们都信万岁的，可万岁登极才几个月就忙着选秀女，充后宫！山东闹灾荒，山西亏钱粮，西大通还在用兵，我想请问，万岁干吗这个时候忙着招女人选美人？”雍正紧咬着牙，下死眼盯了明秀一眼，突然间，脸色变得有些阴郁，不紧不慢说道：“内廷这多宫眷，总要有人照料！”不料话音刚落，明秀立刻顶了回来，“朝廷制度也是朝廷定的，方才我就见了几个宫女，头发都白了！选进来的宫女，有几个有福分做后做妃？万岁只图后宫眷属有人照料，我的爷爷、奶奶、娘老子交给谁去？”

“放肆！”

允祥突然断喝一声。他是管着内务府的，刚刚送走了允禩一千人带着各自选的秀女离去，这边就出了这么大的娄子，不由又惊又怒，厉声斥道：“没调教的野丫头！没看这是什么地方，贱人在对谁说话？”

“你不是十三爷么？”明秀瞟了一眼允祥，啐道，“人都说十三爷是英雄，我看未必！没见识没度量，顺着皇上巴结头儿，太没意思！”

允祥从没受过人这般奚落，腾地脸红到耳根，想说什么，嚅动了一下嘴唇没说出来。雍正偏过头问钱经：“她父亲来了没有？”福阿广早已被带进来，他已被女儿吓得呆若木鸡，浑身木了半边，原站在旁边傻子一样呆看，乍听雍正问自己，犹如五雷轰顶，脸色灰白连滚带爬地出

来，捣蒜般磕头，语不成声地道：“奴奴奴……奴才福阿广……”

“你这么块料，竟养出这么个女儿！”雍正又看一眼明秀，眼中满是赞赏神气，“好！有骨气、有身份、有见识！朕就喜爱这样儿的！可惜朕大臣里没几个这样的，称得上女中巾帼！”

谁也没料到雍正会说出这番话来，都惊讶得张大了口，连那群秀女也把目光都扫向雍正。明秀也吃了一惊，呆呆看着雍正，目光已变得柔和。福阿广低声道：“还不赶紧跪下谢恩？”明秀这才跪了下来。雍正低头喟叹一声，说道：“允祥，方才各位王爷带走了多少秀女？”允祥躬身答应道：“亲王各带十六名，郡王十名，贝勒贝子各八名，是臣拨发的，没叫他们亲选。”雍正点头道：“这是朕有失检点处。宫女久幽禁中有伤天地太和之气，明秀责的是。叫邢年传旨各王府，还有这里的，全数放回各家。今年不选了。”邢年忙答道：“是！”

“内务府查一查，”雍正又柔声说道，“在宫中服侍十年以上的，年过二十五岁的，一概放出宫去。除太后之外，各宫分等缩减使唤宫女！”

“万岁！”

几百名秀女泪流满面，齐叩下头去，已是一片呜咽声。

“明秀，跟你父亲回去吧。”雍正似乎也被自己的善行感动，声音变得有点喑哑，“你这一谏，功德无量！朕不是好色之人，虽然你有些错怪了朕，举其大而不究其细，朕不计较你。回去好好孝敬老人，待你破瓜年纪，朕亲为你择一佳婿！”

雍正说完，回身向允祥微微一笑道：“大英雄今儿栽了跟头啊！走，随朕去给太后请安！”

第十七回 众门生设酒送房师 失意人得趣羁旅店

因科场舞弊案发，皇榜展期拖延到四月二十七日，内廷才传出旨意，“明日在天安门张榜”。本来科举选士为朝廷头等大事，不但天下读书人切心关注，就是京都小民，山野樵夫，哪个不盼着瞻仰状元、榜眼和探花的“三元风采”？偏生是接着又有旨，“内阁大学士张廷璐为雍朝恩科顺天主考，不思君恩国法，通同墨吏收受贿赂，败坏国家抡才大典，即处腰斩，示警天下，即于张榜之日处刑，着京师各衙门主官率各有司僚属观刑”！这一声“钦此”，犹如万斤巨石投入湖中，波涛涟漪惊心动魄，当晚京师便满城风雨。顺天府新任主考李绂选过贡生，又至中和殿参与廷试下来，便接到吏部传谕，湖广巡抚丁忧出缺，谋夺情不许，即行开革，着李绂署湖广巡抚印。李绂接旨，按捺着兴奋的心情，与新任贵州巡抚杨名时同进养心殿晋见雍正。雍正似乎心中有事，这次接见没有多的话，只叫“到任勤写折子奏朕，不要怕麻烦，不要怕琐碎，不要怕得罪人”，吩咐了几句便叫下来。出西华门，又有几位同年扯住要他请客，直闹到天黑才回府中。

李绂书香门第，父辈上已破落下来，家境并不阔绰，本自清高得人不能近，礼部员外郎这类清职一年也只一百四十两俸银，在薪桂米珠的北京城过得甚是拮据。一套二进四合院坐落在烂面胡同西北，斑驳陆离，已是百年老屋，平素来客极少，又地处偏僻，看去极不起眼。但今晚这里却热闹非凡。李绂坐的是四人抬官轿，因天热，去了帷子，远远便见自己宅中灯烛煌煌人影憧憧，心下不免诧异，一下轿便问迎上来的长随李森：“这是怎么了？都来了些什么人？”

“中丞爷回来了！”李森见李绂回来，满面堆下笑来，亮着嗓子报了一声李绂的巡抚官号给院里人听，自己来打千儿道：“里头都是老爷新取的门生，今儿见邸报，老爷荣升中丞，哪个不要来贺？来了几拨子，奴才都打发去了，这几个卷子老爷亲自选的，说什么也要等着老爷回来……”他话未说完，一干子贡生已齐涌出来，足有十多个，都戴着三枝九叶镂花金座顶子，一色的贡生服色，见了李绂不由分说纳头便拜，请安的，问好的，道喜的，“中丞”、“抚军”、“部院”、“抚宪”，一片聒噪声。

李绂心里暗笑，口中却道：“这是怎么说！榜还没有下，你们就来拜座师，再说兄弟只是代署巡抚，也不敢僭越受礼，快起来，进屋说话！”于是众人一齐起身，毕恭毕敬跟在李绂身后进了后院北屋中堂。众人看时，屋顶连承尘都没有，草檐苇苫已经破朽，中间一张八仙桌，几张条凳一张椅子，靠墙角放了一架书。书多架破，力不胜重地支撑着，似乎一碰就要倒下。桌上放着瓦砚笔墨并一套茶具，只一令宋纸质地地道，几锭徽墨齐整摆在卷案上，是这房中最贵重的物件，上头却盖着黄绫袱子，一望可知是皇帝所赐。众人见李绂如此寒素，都不禁肃然起

敬，告了座，竟一时寻不出话来。李绂就着灯影看时，果都是自己亲选的贡生。除了尹继善、王文韶、曹文治几个部院大臣子弟，多一半都不认识。因一边让茶，笑道：“我记得还有一个叫刘墨林的，玄字号那位叫林浩然的不是，我共选了十二名，他两个没来？”坐右边的曹文治见李绂看自己，忙笑道：“林浩然老家来了人，方才说了，改日再来拜见老师。刘墨林嘛……今儿说正阳门关帝庙来了个博弈国手叫梦觉和尚，在那里和京师名手双弈。刘墨林是个棋迷，观战去了。”李绂一笑道：“我幼年也爱下几手围棋，终究也没成器。王爷里头十三爷一手好棋。不过博弈一是要有闲，二是要有钱。二者哪能兼得？我又忙又穷，这些事是再不敢想了。”

“老师果真清寒。”尹继善世家子弟出身，潇洒大方，摇着一把素纸扇子不疾不徐说道：“其实京官取一点冰炭敬，同乡印结费，都是常事。朝廷待士有养廉之道，像老师崖岸如此高峻的，也就为数不多。”曹文治是个爱说笑的，在家当少爷时常见李绂到府会见父亲，两人并无形迹，如今是师生，也只好立起规矩来。因接着尹继善的话笑道：“不过今日既为师生，何妨改弦更张？学生我倒给老师带了一份礼呢！”

话未说完，便听院里一个人接口道：“老师这府第好难寻！进这烂面胡同犹如进了武侯八阵图，入具茨之山七圣皆迷，今儿难为学生我也！”众人便知是刘墨林到了，曹文治笑道：“琉璃蛋儿来了！今儿到哪里混饭吃去了，哪里寻你不见！约好了来拜老师的嘛——你来迟了，好酒好菜已经吃光，筵宴都撤了，你也有赶背集的时辰！”李绂平素不苟言笑，但今晚实在欢喜，见门生们都来见，更高兴得无可无不可，含笑坐着受了刘墨林的礼，说道：“坐着吧，别信曹世兄的话。我是个穷京官，一世也没想过发财，清茶一杯招呼门生不亦乐乎？”

“今儿学生倒发了一笔小财，我请客！”刘墨林说道。他热得满头是汗，从肩上卸下一个小包，轻轻放桌上，里头微微有金属撞击声，众人便知是黄金之物，不禁诧异：这个穷措大哪里一下子弄这许多钱？李绂沉了脸，正要发话，刘墨林笑嘻嘻道：“老师别生气，您脸拉这么长，怪怕人的——这钱共是二百两银子。那个秃驴手面大，一注一百两。我看这钱看得心痒痒，又想取不伤廉，对付着赢了他两局。拿十两给同年们办一桌！”说着，掏出十两银子，叫过尹继善的小厮，说道：“去弄点酒菜来！”

众人于是起哄道：“你平日白吃了我们多少，只勒啃着拿十两？不行不行，今儿老师好日子，你少说也得出五十两！”曹文治便忙着过来解那银包儿，刘墨林捂了包，笑道：“留下的我还有用。一百六十两送老师盘缠上任，留下我的饭钱，再买半部《论语》，还要买一部诗韵送小尹——这次只能出十两，等我寻见那秃驴再胜两局，我大请客！”王文韶笑道：“《论语》从没听说拆开卖的，你买半部做什么？”

“没读过《宋史》？”刘墨林狡黠地眨眼笑道，“赵普谓太祖‘臣以半部《论语》助陛下平天下，以半部辅陛下治天下’。我学生生不逢时，没

赶上世祖圣祖平天下之时，只好买半部细细儿读了，好助雍正爷治天下啊！”众人不禁又哄堂大笑，本来那种矜持中带着平淡的气氛给这个活宝搅得一干二净。尹继善用扇柄指着刘墨林又问：“你买诗韵送我做什么？难道没这书我就做不出诗来？”

“文韶兄前儿跟我说，尹兄一旦榜发就成亲，有这事么？”

“有的。”

“送你诗韵一部，洞房中用。”

众人虽知他是调侃，却也莫名其妙。王文韶尽自是京华才子，一时也寻思不来，问道：“洞房用诗韵，莫非要他们夫妻对诗？”

“不——是！”

“莫非考较新娘子才品？”

“哪里——不是！”

王文韶皱眉沉吟，说道：“不知新娘是哪家名门闺秀，是不是要他们学苏小妹三难新郎？”

“噢——”刘墨林啜一口茶，仿佛憬然而悟却又摇头跷足，说道：“不——是！”因见众人都猜不出，刘墨林喷地一笑，说道：“诗韵里头有什么？无非四声罢了。我就不信，尹兄洞房花烛之夜，不要‘平上去入’？”

一句话说得大家哗然大笑。尹继善红了脸，一只手指着刘墨林只说“坏……坏……”曹文治捧了肚子两脚打跌，王文韶素来端庄，扶着椅背咳嗽不止，几个贡生都在凳子上坐不住，弯腰躬背捶胸顿足大笑不止。饶是李绂要端座师身份，到底掌不住一口茶喷得满衣襟都是。半晌才止住了，李绂方笑道：“罢了罢了，你们都是儒生，饮食言笑要有节。今晚已经很尽兴了，我也不要你的盘缠。你就拿二十两银子，借我这地方儿索性一乐，明儿还有正经事呢！”尹继善的小厮取了银子飞也似的走了。

“其实大家等殿试榜等得心里发闷，也该乐一乐了，今儿高兴一场，明儿我就名落孙山，也甘愿了的。”刘墨林正容说道，“方才大家说十两银子少。其实我吃过十个铜子儿一席筵，还含着一首唐诗。文韶兄，你不是看中了我的鼻烟壶了么？你要能猜出怎么个吃法，我送你了。”王文韶怔着想了半日，到底也没想出来。见王文韶摇头，刘墨林笑道：“这么吃——一文钱豆腐渣，一文钱韭菜，下余八文买两个鸡子儿。几片韭叶配两个煮蛋黄，这叫‘两个黄鹂鸣翠柳’，蛋白儿另捞出，一溜平摊，叫‘一行白鹭上青天’。豆腐渣堆在韭菜叶摆的方框里，叫‘窗含西岭千秋雪’……”王文韶问道：“那‘门泊东吴万里船’呢？”刘墨林笑道：“还有两个鸡蛋壳，弄一碗水漂起来，这就叫‘门泊东吴万里船’了！”

众人又复大笑，一时酒菜来了，就堂中布了两桌，都是一色的中八珍席面，鱼翅、银耳、广肚、果子狸、蛤什蟆、鱼唇、裙边、驼峰，收拾得精致齐楚。王文韶惊讶道：“尹兄家政好能耐，仓猝间竟办来如此丰盛酒筵！就是会春楼，办一桌中八珍也得半日功夫吧？”李绂见这群门生或温文尔雅，或恂恂儒风，有的悻悻端庄，有的诙谐多智，心下暗自也觉欢喜。不禁掂掇，怪不得一般冷曹官削尖了脑袋争着出学差，就这群人里头将来出将入相，有谁料得定呢？一头坐了，爽朗一笑道：“我本来最厌应酬的，今儿倒被这个刘墨林提起了兴头，来来，都坐下！”

当下众人揖让安座，轮流把盏劝酒，继而划拳拇战吆五喝六，直到四更天方各自散去。

刘墨林回到西下洼子客栈倒头便睡，一觉醒来已是日上三竿，“哎哟”一声翻身起来，就着案上壶嘴咕咚咕咚灌了几口，弹弹衣角正待出门，却见店老板端着点心进来。细瞧时，一盘子糕，一盘子粽，还有一盘子蒸元鱼。刘墨林不禁诧异，问道：“这做什么？”

“这是规矩。”老板笑得两眼眯成一缝，“今儿廷试放榜，给爷图个吉利。‘高中鳌头’！是小小的一点心意，孝敬老爷呐！”刘墨林一眼瞧见昨晚自己带的银包儿，心下顿时明白，因笑道：“你这老王八，不是说我‘一世也选不出的野贡生’么？几时变过性的？你肚子里那点牛黄狗宝掏尽了也就那么一堆——八成是看我包里又有银子赚了罢？”老板尴尬笑道：“小的娘胎里带来的狗眼，哪里识得金镶玉呢？老爷就要做状元的人，御街跨马娘娘簪花，出门就是八抬大轿！何必计较我们这些搬屁股朝天有眼无珠的人呢？”

几句话说得刘墨林高兴起来，就叉子挑起粽子咬了一口，又吃一口甲鱼肉，笑道：“好！赏你十两银子，连你饭钱共三十两，够了吧？”说着解开银包，把十五封白花花银子都放在桌上，取出三封撂给了老板。老板接过看时，一色的台州九八纹银饼^[16]，一根到心的银筋，蜂窝炉荏还带着银霜，顿时笑得鼻子眼都挤到一处，抱着银子一个千儿打下去，说道：“老爷必定公侯万代！”刘墨林见他要走，笑道：“别忙。我还央你一件事——嘉兴楼的苏舜卿，你听说过没？”

“看爷问的！京师行院头号雏儿嘛，说、唱、念、做四手绝活！那手琵琶弹起，爆豆价的；那手箏，弹起叮咚的；那手箫吹得呜呜的，不伤心也落泪……”老板手舞足蹈，说得唾沫四溅，忽地一顿，问道：“爷要见见？小的带你去！小的干妈的结拜姊妹，是苏大姐儿的梳头娘姨！”

一句话说得刘墨林忍俊不禁扑哧一笑：“别跟我扯淡了！我跟这个苏大姐儿有夙缘，想叫过来给我唱个曲儿！”老板原笑着听，至此脸上变了色，双手摇着道：“难难难！爷也别生这个妄想！方才小的一句假话也没，就因为熟，才知道底细。上回徐大公子出五十两银子叫堂会，大姐儿还不肯，后来还是小的干姨好说歹说，得买徐乾学大学士个面子，再说，里头还夹着揆叙大人也看堂会，这么大的官势加了银子，苏大姐儿

才满不情愿去了……”

“别说了。”刘墨林转着眼珠儿沉吟道，“我出七十两银子。”说着，向桌边援笔濡墨写了几行字交给老板，又道：“你好歹生方设法给我请来。我还有谢银——把这诗交给她，真不愿来，也不怪你。我这会子看榜，三两个时辰就回来。你告诉她，我姓刘的定要会会她！”那老板几曾见过这种阔主儿？直着眼怔了半晌，诺诺连声一溜烟去了。

刘墨林雇了一乘二人抬赶到天安门时，已过巳牌时分，黄榜早已张过。乱哄哄几百贡生，有的眉开眼笑，有的庄重矜持，有的故作沉思，有的一脸阴沉从金水东桥过来，夹着一群一伙看热闹的闲人，有说有笑地议论着什么。刘墨林紧张得心蹦蹦直往腔子里跳，别人说什么一句也没听见，只逆着人流挤着过了金水桥。果见东仪门侧长长一道明黄榜文，密密麻麻缀着廷试中式人名单。自分了一甲、二甲、三甲三档，前头还有公布榜文诏告，朱砂笔写就八分正楷，阳光下显得异常鲜亮。刘墨林喘着气挤到榜前，从后往前看，挑着姓刘的，再看名字，却是没有。他舒了一口气，看二甲名单，统共四十三名，姓刘的也有四五位，偏下头却不是“墨林”二字！急看一甲时，只有六名，尹继善的名字赫然在上，偏生仍旧没有他刘墨林！刘墨林心里轰然一声，蓦地一阵头晕目眩，冷汗立刻浸了出来，脸颊上，耳根后，脖子上涔涔溜下，刺痒痒的难受。他略定定神，又从头向后看，刘雨林、刘善钦、刘继祖、刘承漠……直到最后一名……确确实切，刘墨林榜上无名！

“完了！”刘墨林脑海里电光石火般一闪，两腿软了一下，几乎坐倒在榜下，脸色苍白得一丝血色也没。他迟钝地从人群中蹭出来，但觉天地变色，景物徜徉，一切都恍恍惚惚荡荡悠悠，一切都在飘浮游动，口中喃喃道：“既知今日，何必当初？入国子监为祭酒门生，坐热板凳，吃冷胙肉，了此……残生？嘻……名利人之贼，安逸道之贼，聪明诗之贼，爽快文之贼……吾知之乎？吾知之矣！……”

他踉踉跄跄回到西下洼子，看天时尚不过午牌，客栈中人都去西市看杀人去了，满庭阴树艳绿欲流，骄阳如石榴花似火，只“吃杯茶”鸟儿在枝间跳着唧啾有声，刘墨林连饮了两碗冷茶，才使自己的情绪镇定下来，蹣跚走向案头，缓缓援笔濡墨，沉吟良久，一咬牙写道：

君是人间情种，我乃情爱屠夫。殷殷且问君家，云岭曹溪何处？人死为鬼，鬼死为鼯，不知鼯死复为何物？拄刀立待，上苍告吾！胆不摇，气难沮，锷已残，心未足。从生已斩至死，自死再杀至无！——以我之功德，胜造几级浮屠？以我之罪愆，炼狱几层发付？

写罢拿起来吟诵一遍，自觉心无挂碍，铺床找枕正要睡觉，却见老板笑吟吟赶回来，因问道：“见着苏舜卿了？”

“这一趟子不近，小人的腿都溜直了！”老板却不留心刘墨林神色，揉着腿吸着嘴笑道，“苏大姐儿那头倒没费什么唇舌，有我干姨帮着，几

句话的事儿。就是徐大公子那头，近日缠着苏大姐儿缠得忒紧，说是要禀了徐相爷，要给姐儿赎身做三房姨太太。徐府里专门派人坐门看守，不许姐儿接客上堂会……”刘墨林不耐烦地问道：“是徐乾学的儿子？他叫什么名字？徐乾学熙朝奸相，举朝皆知，罢官几十年了，还是这么势炎熏天？”老板笑道：“徐大公子叫徐骏。您老明鉴，虎死不倒架，百足虫儿死不僵！徐相置闲在京，虽说没了官位，人情照旧大着呢！上年徐相七十大寿，张相爷、马相爷都去送礼，九王爷亲自与筵。就是方苞方先生，先帝爷跟前一等一的红人儿，还写了字儿差人送去添寿——那势派，那排场……”他瞪大了眼，仿佛眼前矗着一座银山：“海着啦！”刘墨林见他满口柴胡，说得前言不照后语，想笑，猛可地想起自己榜上无名，心头又是一抽。半晌才道，“照这么说来，苏舜卿是来不了了？”“干姨叫我回来等着，”老板眼盯着银包儿，撮着牙花子道，“就徐府那两个奴才，打发开了苏姐儿才得出来。叫我回爷一声，申牌要还不来，爷就省下银子自己使吧！话是这么说，我瞧苏姐儿的意思，竟是要来的呢！”刘墨林无所谓地一笑，从怀中取出一块小银，掂了掂约莫一两半的样子丢了过去，说道：“难为你跑这一遭，这个拿去。她来了还有赏银，她不来我也不叫你跑冤枉腿！”那老板接了银子，千恩万谢去了。刘墨林无情无绪，张了张外头日影，离申时还有个把时辰，便和衣倒在竹榻上，摇着扇子，不一时便鼾鼾睡去。

正睡得沉，刘墨林忽地觉得鼻中一阵刺痒，“啊——嚏！”一个喷嚏猛醒过来，睁开惺忪的眼瞧时，西照日头已经斜下，从窗间照进来，满室辉光灿烂炫目。日影里一个女子亭亭玉立，上身葱黄比甲，左襟绣着一枝红梅，下身一溜月白百褶长裙掩到脚面，瓜子脸、笼烟眉、水杏一样的眼中波光流闪，手里拿着一根丝绦正冲着刘墨林微笑。刘墨林眼睛一亮，正是京师头号歌伎、王孙公子趋之若鹜的苏舜卿！刘墨林一拍床，大笑起身道：“记得西山一晤否？像你这样的雅人，竟肯屈尊我这蜗居，毕竟钱能通神！”说罢踱了两步，端起凉茶一饮而尽，因见老板过来侍候，便道：“去办桌席面来——苏大姐儿你大约不知我刘墨林，如今说起是‘盖压天下才子’的钱塘刘，早年才识之无，就分不清‘母’与‘毋’，人哪，都是一步一步过来的，是么？”

“那是当然，”苏舜卿眨了眨眼，她见过的人太多了，已经记不得西山那次邂逅。一边细细打量着眼前这位毫不起眼的“钱塘刘”，微笑道，“你的诗写得是不坏，我就冲这个来看看先生。先生够得上探花才情——不过先生的话我还不甚明白。”

刘墨林嬉笑道：“这有甚的不明白？我说女人天生占尽便宜。《礼记》开篇就讲‘临财毋狗（毋苟）得，临难毋狗免’嘛！”苏舜卿这才明白他兜着圈子诮骂自己，一啐笑道：“凭先生给几两阿堵物我用哪只眼瞧先生呢？南来的客人常说起卖字为生的‘钱塘刘’，果然名不虚传！方才说你探花委实小瞧了先生，先生有公侯之才！小女子是‘母狗’，君为‘公猴’不亦乐乎？”刘墨林不禁哈哈大笑，笑到中间却又戛然而止，叹息一声：“唉……可惜文章憎命，公侯无份。我今破产邀君一见，可为我歌一曲，也算得人生极乐之境——过此一宿，明日买舟南下，仍往钱塘江畔

卖字去也！”

“君何至于此？”苏舜卿嫣然一笑，蹲了个万福，款款移步至案前，随手翻了翻堆着的文稿，说道：“小女子是孤身一人到这里，连件乐器也没带就这么干唱？”刘墨林向墙上摘下一个锦囊，小心地抽出一架琴来。苏舜卿笑道：“哪里寻这么一段劈柴，先生就拿来作琴！别说钟子期，就是小女子这‘母狗’也笑掉牙了——”话音未落，便见刘墨林左手漫抹，右手轻轻一挑，“铮”的一声如激泉流瀑，满室俱是绕梁余音。苏舜卿顿时敛了笑容，凝神听时，琴音愈加激越，却声声浑沉浊哑，似有洞箫从中相和，原是刘墨林在弹奏《平沙落雁》。只见时而如疾沙流风，时而似雁翔漠空，她一生不知听过多少次这一古曲，自己也算此中好手，却不料这个潦倒贡生竟有此手段，她顿时怔了。移时曲终，良久，刘墨林才轻轻收回手来，笑问：“听得过去吧？”

苏舜卿上前，轻轻用手抚了一下那琴，讷讷说道：“荆山之玉，灵蛇之珠，是上好物件未必有好皮相——这是什么木头？”

“雷击木。”

刘墨林淡淡说来，苏舜卿竟不自禁打了个寒颤。刘墨林道：“既然尚可入耳，我为姑娘奏《长河落日》，姑娘就唱我赠姑娘的长短句儿。”苏舜卿原不过是出于好奇心，来访这个肯出七十两银子见自己一面的穷贡生，至此，她已完全被他的才华和魅力折服倾倒。她听着他奏琴，望着那张狡黠中带着漠然的面孔，不知怎的心一动，竟自面红耳热，急敛心神，随琴音唱道：

竹树苍郁我婆娑，

为觅陈迹君婀娜。

故知回眸来相问，

摇首嗟吁今生错。

曾言幽径映碧落，

关山处，星云漠！

苏舜卿歌声甫落，刘墨林抬起头抚琴一笑，说道：“你这唱的是我么？只见过一面，算不得‘故知’吧！或许你另有所爱，在这里借题发挥，恐怕我消受不了。”

“逢场作戏嘛，”苏舜卿握着手帕子，瞥一眼刘墨林，“青楼伎俩惹你见笑了。这个你不爱听，你叫我唱什么呢？”刘墨林直盯着苏舜卿，半晌，嘴角泛上一丝苦笑，说道：“人都说我洒脱，其实要看什么时候，对什么人。比方这会子，独你独我斯情斯景魂不守舍，还怎么洒脱？”苏

舜卿怔了一下，突然格格一笑，啐道：“你这样儿的哪个男人不会？别跟我做这象生儿！既然魂不守舍，我来给你招魂！”

刘墨林莞尔一笑，说道：“看你这样子，扬起手帕子要喊魂么？可惜了你这资质，竟而不能免俗——我有《自招魂吟》你可愿听？”说罢，也不看苏舜卿，低头抚弦轻轻勾挑着，曼声吟道：

琼冰高宇非子之所居耶？尔何降诸于斯世？雪肌玉骨非子之躯耶？尔何爱吾污泥尘夫？霞蔚云蒸非子之容色耶？尔何令露申辛夷之妒闭？予以匆匆行世羁旅之客，蒙霏雾之濯面，游潦水之无际，攀幽谷之青藤，望星河而泪穷！无既寄予从无尚之皎性兮，何复惩之以九原之苦酿！挽辔驻车俯仰而哀兮，叹云端之渺茫。告造化布世之神祇兮，知吾生之永伤！已泪竭于汝南兮，对残照之西风陵岗……尔乃明珰宝璐，佩环摇坠姗姗而来，立汤水之阴，倚殷王之旧城，行白河之渚，回明月之眸，睹我迷惘之客身，舒皓玉之腕，嫣然笑而招之曰：魂兮归来，其无往兮。寒星孤心，待汝久些。河江且回，吾不汝厌。归来归来！魂兮归来！

吟至此，刘墨林住琴凝视苏舜卿，眼中满是企盼和渴望。苏舜卿已是痴了，讷讷说道：“楚骚风调，招魂翻新……是先生手笔？我不信……”刘墨林不语，起身向桌前援笔濡墨略一思忖，在宣纸上述笔疾书。苏舜卿款步踱过来瞧时，却是方才《自招魂吟》续编：

予以惭悟昂藏，旦归于高远，则告诉“不信”不许。由是泉涌桔涸之润，江泛息壤，将灏之魂出九幽之域，已白之骨返六阳之躯！乃执旌旌之辉煌，与子乘矫龙回云之车，共游七重之天，食玉瑛之圃田，饮杜康之甘泉……

刘墨林一边写，偏过头问道：“信不信？许不许？要不要接着写？”苏舜卿轻轻揭起那张纸，看着刘墨林一笔怀素狂草体，如龙蛇游舞鬼魅相斗，她的眼中熠熠放出光来，叹道：“也真难为了先生。不过，后头结句，既是骚体，还该有个‘乱’才齐楚了……”刘墨林无声一笑，挨近了她，问道：“卿说的什么‘骚’？怎么个‘乱’法？说给我听。”

苏舜卿低了头，掠了掠鬓，良久才道：“你们男人，坏死了……”

刘墨林见她这样，早已半身酥倒，一把拽过纸丢了地下，紧紧抱着苏舜卿便做了个嘴儿，苏舜卿浑身立时软绵绵的，骨头散了架似的由刘墨林搓弄着。两个人滚翻在床上，苏舜卿口中梦呓般喃喃道：“不要……不要……我还是处子，不任风狂……”“那正好，我是童男，这才是珠联璧合呢！”刘墨林气喘吁吁，手忙脚乱地解着苏舜卿小衣，从温玉般的鸡头小乳慢慢搓弄着向下，用手轻抚着说道：“此处温柔乡真个销魂，宝盖峰尖豆蔻含葩妙不可言！舜卿……干吗闭着眼？多美的眼啊……睁开吧，瞧着我……”他翻身压了上去……

第十八回 尴尬客忽成青云士 进贺表骨牌惊状元

刘墨林苏舜卿二人如鱼得水，温柔乡中几度春风方寸心满意，正欲起身，忽听院外脚步杂沓，像是一群拥了进来。一个老婆子的声气叫喊着：“李二家的！眼错不见，你把我的苏姐儿就拐弄走了，遍地里寻不着！”接着便听老板笑嘻嘻地下气儿说道：“好我的干姨？那是您老的摇钱树子，我就是坟头上冒八丈青气，敢拐弄么？苏姐儿就在北房，方才还听她唱来着，敢怕这阵子正和刘爷坐地说话儿罢。小人糊涂油蒙了心，只想落几个牵马钱，干姨你胳膊上走马的人，在乎这点子意思？”一头说，一头带着那老鸨婆子进来。刘墨林正发怔，苏舜卿已是唬得面白如纸，一把推刘墨林起身，说：“快穿衣裳！”一边撑起身来，扯了小衣胡乱穿上，便系腰带。正自慌乱，那门“豁唧”一声已被打开。

“老天爷！”那婆子一见二人情景，双腿一软几乎坐在地下，打个摆儿双膝一拍便扑了上来，口中骂道：“你这天杀的卖尿浪蹄子！这些天来浪东浪西，我就知道你发了骚——老纳兰家三千两银子给你赎身，徐公子三百银子给你开脸，你装病弄呆，说‘舍不得妈妈’！这可倒好——”她又哭又骂，一把抓了舜卿头发扯下床来拽在地下，手指刘墨林道：“这是个什么东西？破烂流丢一口钟的功名，叫化子不像叫化子，卖唱的不像卖唱的，论人物不配给徐大公子提鞋——”她轻蔑地看一眼怔在当地的刘墨林，“——哪块地里长不出这么个歪南瓜，你就跟他睡？你这杀千刀没天良的贱妮子！”店主李二见店外有人往里张望，忙赔笑道，“好我的老干姨，姨祖宗，你老醒醒神儿罢！这破了身子的事儿，自己不张扬谁知道？一床锦被遮着些，刘先生再破费几个，大家圆场儿不好？这么着鸡飞狗跳墙的，有什么好处嘛！”话未说完，老鸨子已照脸一啐，骂道：“就你能！你爹出了名的‘不够数’，问问你妈，成婚头夜她蒙混过了没有？”

一句话骂得众人捂着嘴笑。刘墨林情知是坏了这婆子的摇钱树，见苏舜卿委顿在地满面泪光只是啜泣，心下掂掇一阵，说道：“老妈妈你別发威。生米做了熟饭，你一头撞死也没用！嗯……舜卿多少赎身银子，我填还你，舜卿是我的人了！”老婆子抹了一把眼泪鼻涕，扫视了一下房间，又下死眼盯了盯刘墨林，一撇嘴冷笑道：“凭你？好，老娘索性做个赔本买卖，头面首饰银子不要你的，本银三千，只要你两千五百。一手交银，一手交人——拿来！”说着把手一伸。

“两千五就是两千五。”刘墨林淡淡一笑，“你生就的母王八眼，我不和你计较——我家里并不穷，这就写信，叫浙江银号兑过来，可成？人嘛，就留在我这里……”鸨婆子拍手打掌笑道：“你们众人听听！这个饿不死的野学生，说大话不怕胀死牛！告诉你，像你这号儿的穷学生老娘见得多了，只怕比永定河里的王八还贱些，你就想蒙我！你哄了我的闺女，我还没顾上跟你算账呢！你小看我这母王八，我家里现就坐着两个

相爷公子！你这就跟我去，好吃好喝供着你，半个月银子不到，一个条子送你顺天府，扒了你这身官皮，你只配在我院里当个大茶壶王八崽儿！”刘墨林登时紫涨了脸，气得浑身乱颤，也不分说，抢上一步“啪啪”便是两记耳光。把那婆子打了个满脸花，戟指骂道：“你是什么东西？我乃江南名宦！贡生也是我秀才举人一步一步考出来，朝廷给我的功名！你这老母狗，到底仗了谁的势，敢这么大着眼眶子欺负人！”苏舜卿深知老鸨子底细，急急说道：“刘……刘先生，使不得的！”

说话间一个三十多岁的中年男子跨脚进了房，也着眼盯视刘墨林移时，轻轻摇着一把泥金湘妃竹扇，说道：“她就仗了我的势力！你一个穷酸学生，我用哪只眼瞧你呢？你是贡生，可知道大清律的规矩：天子门生宿妓嫖娼，辱没圣门清规，丧德败俭无视朝廷功令！”他转脸对鸨母道：“老乞丐，和这种人争什么口？送他国子监去，我一个条子就送了他忤逆！”刘墨林仔细打量来人，见他穿着酱色湖绸四开气团花袍，脚下黑冲泥千层底鞋，上半身套一件青缎乌云镶边儿巴图鲁背心，汉玉坠子槟榔荷包系在玄色卧龙袋上一晃一晃，黑缎瓜皮帽上结着红绒顶子，四方脸上两道浓眉拧成一团，厚厚的嘴唇两角下吊，一脸旁若无人的骄横气，却不知是个什么来头。正要问，老鸨子已是满脸堆笑冲那人福了下去，说道：“哟！是徐爷！您老亲自来了！我这正请我们苏姐儿过去侍候您会文呢，可巧儿就碰上这个野杂种正调戏她！爷要不来，还真不知道该怎么发落他呢！爷说送他国子监，可使得的？”刘墨林这才知道，此人便是休致大学士徐乾学的“相府公子”徐骏。闻说徐骏诗词歌赋琴棋书画均非俗手，京华有名的才子，怎么会有这副嘴脸？刘墨林正要说话，徐骏嘴一努，站在门口的几个行院王八早如狼似虎地扑了上来，架起刘墨林便走。

“原以为你是儒冠中人，”刘墨林挣扎着，偏过头大喊，“原来是衣冠禽兽，风流恶霸！”

徐骏一头拾阶而下，盯着刘墨林，活像一只逮住老鼠的刁猫，口中晒笑道：“风流恶霸？妙哉斯言，闻所未闻！我看你更像花柳冤魂——等国子监祭酒剥掉你这身官皮，再来与恶霸理论——走！”

一群人连推带搡，撮弄着刘墨林刚出二门，便听门外一片声筛锣响，几个街混混儿大叫大笑：“刘墨林老爷就住这里？领赏哪！恭喜刘老爷探花及第！”众人不禁大吃一惊，架着刘墨林的两个行院乌龟早松开了手，一群人木雕泥塑似的钉在了二门口，连徐骏也愣了神儿。刘墨林好半日才回过神来，犹恐是耳朵幻听，觑着眼瞧时，见两个笔帖式举着大红报帖，由一群讨喜钱的街痞子簇拥着从大门口一窝蜂进来——抢着几步仔细看那喜帖，红底金粉煞是鲜亮。

恭叩刘老爷讳墨林高中殿试一甲第三名进士

刘墨林眼一晕，觉得双腿发软，几乎瘫倒下去，待把持定了，问道：“哪位是礼部来的堂官？”两个笔帖式忙闪出来笑嘻嘻打千儿请安，

说道：

“您老就是新贵人了？给您老请安！”

“一甲头名是谁？”

“回爷的话。状元是王文韶老爷，榜眼是尹继善老爷。王老爷尹老爷先得的报，已经会齐了来拜望您，这会子都在门外候着呢！”

“这还了得，怎么不早说？”刘墨林吃了一惊，撇开众人三步两步迎出大门，早见王文韶尹继善二人立在下马石旁轿前攀谈，四周围了上千的人，嗡嗡嚶嚶挨挨压压，踮脚伸脖子地瞧“三元相公”。刘墨林在众目睽睽下步出大门向二人躬身一揖，笑道：“王年兄尹年兄久候，兄弟给二位叩喜了！”

王文韶和尹继善哪里知道里头方才那场公案：刘墨林褂子没穿，袍角扣子错了位，前襟高后襟低，双梁起明检鞋露着白脚，袜子也没穿，头发也显得散乱蓬松，二人不禁相视一笑，抱拳一拱上了台阶，外头爆竹起花早响得乌烟瘴气。尹继善悄悄拉拉刘墨林底袖，低声笑道：“你是探‘花’还是‘探瓜’？瞧这身行头，刚刚遭了贼劫么？”刘墨林此时才惊醒过来，用眼风扫时，徐骏一千人早走得无影无踪。老鸨婆子大约自知有罪，悄没声低头跪在东偏房拐角处不言语——他忙整了衣襟，一边将二人往上房让，一边叫过房主：“我枕头边还有一百多两银子，二位笔帖式每人十六两，余下的你换成铜钱代我打发了报喜的人，我还要和二位年兄说话，回头再赏你！”那老板早已屁滚尿流，一迭连声答应着去了。

“二位年兄，”三人落座献茶，刘墨林拭汗道，“不瞒你们，到现在我心中还在迷惘。我去看榜，明明没有我的名字嘛！这是怎么回事呢？”尹继善看一眼王文韶，笑道：“我原也诧异，恰报喜的到府，家父也下朝回来，说一甲前三名刚刚钦定下来，里头有一卷是落卷里万岁亲自拣出来的。年兄你好好想想，你的策论有毛病儿没有？”刘墨林歪着头思量一阵，只觉心里浑浊一片，自己做的策论一个字也想不起，只好笑道：“只听说有倒填五魁的，没想到今岁恩科圣心独裁，‘倒填三元’。我原也不曾巴望这个探花，能中个二甲进士心满意足了，居然侥幸了，真是皇恩浩荡！——不知兄弟的策论哪个地方出了纰漏？既是落卷，为什么偏又中了圣意？”

王文韶笑道：“万岁倒也不是要‘倒填三元’。其实出榜时三元还没定出来。我还在二甲里头呢！也是万岁独自简拔出来的。年兄卷子里有‘范圣胤德’一句，犯了圣讳，原本今科无望了。不想万岁要亲阅全部落卷，据家父说，看刘年兄卷时见这几个字只是一笑，顺手用朱笔将‘胤’更为‘引’字，说：‘君相为造命之主，朕就要救度一个秋风钝秀才！’因此年兄便取中了。”尹继善点头道：“刘兄是真命进士啊！这正是异数！万岁亲改策论，年兄的策论自然取在第一位，只年兄的字不尽规范，便取了探花。”

刘墨林这才知道，是雍正亲笔改了自己的笔误才得取中，又为此而迟定了前三名，没有将状元榜眼探花“三元”名次列到殿试榜头。他呷了一口茶，想笑，不知怎地却笑不出来，连一句诙谐调侃的话也说不出，只觉得五内沸腾，一股又酸又热如血似气的东西搅动着直往上顶，良久方笑道：“圣心高远，圣明莫测。‘秋风钝秀才’惟有一死报之——李二！给爷们摆！”王文韶笑着起身道：“我们两个来拜你，这是规矩。见了你，现在是我居首了。现在不是吃酒的时候，我们三人立刻得去礼部报到，明儿进保和殿觐见圣，我还要去谒见前科状元，还要写谢恩表。一应观见礼仪都要请示礼部，这是半点不能差池的。晚间吧，晚间到我府小酌，咱们脱帽论文，玩叶子牌赌酒吃，如何？”刘墨林见他二人端茶起身，已是带了官派，不禁一笑，因起身说道：“请二位先走一步，我更衣随后就到，误不了事。”

于是王、尹二人辞出来，刘墨林直送出大门，看着他们升轿而去，赶回来忙忙换了礼服。李二已带着合店伙计侍候着，团团乱着帮他穿换，扯襟弹灰扣纽丝带便殷勤到十分，口中不住说：“爷好福相，这一去准点翰林，保不定还要做国子监祭酒呢！不瞒爷说，您一来住店，小人就觉得我这店带了贵气，不然，您欠那么多房钱，几时见小人催过？昨晚上我屋里那个灯花儿，嘣的一个喜爆，嘣的一个喜爆……没想着今儿爷这么大的喜，就应上了！前街方家那店，上一科出了个二甲十七名，方二麻子就眼睛长在额头上。这一回小人也得要风光风光了！”刘墨林扎煞着手由他们服侍，口里“嗯”着，末了道：“你这人良心不坏，明儿我亲笔给你写个新招牌！”说着便出来，在滴水檐下舒适地跺了跺脚，踱至老鸨婆子跟前哼了一声问道：

“舜卿呢？”

那老虔婆跪了半日，已是筋软骨酥，见新贵人来问，也不敢就答应，先直了腰，左右开弓便打了自己十几嘴巴，自骂道：“老不死的贱母狗，一辈子吃屎不长眼的混蛋王八！今儿算老天爷罚着丢人现眼……您老爷天上文曲星下凡，生就的贵相贵人，只可怜见婆子老了，权当听见狗叫唤了……”刘墨林不耐烦地说道：“和你计较，你配么？我问的是舜卿！叫姓徐的带走了？”老鸨子磕头不止，说道：“徐大爷闹了没意思，早趁乱走了。苏姐儿方才叫那起子贼王八揉搓得犯了心口疼的病儿，我叫人用小轿送她回去将息——爷放心，一根汗毛也短不了您的！就是一条爷得体谅，徐大爷也是跺跺脚四城乱颤的人物儿，我们在这缝里混这碗饭也是个不易……徐爷相府公子，朋友多，手面大，又是恩荫进士，现做着都察院观察老爷，我们也招惹不起，苏姐儿归谁倒没甚的，只求贵人老爷体谅我们这点子难处，和徐爷说合停当，一乘轿婆子亲送姐儿到府上……”老婆子说着，不知哪句话触动情肠，已是涕泗滂沱。

“徐骏有什么了不起？”刘墨林冷笑一声拔脚便走，口中道：“连他家老爷子徐乾学我也知道，并不是什么好东西！你好生侍候着舜卿，我自有主意！”说罢一径出来，雇了轿赶往礼部。

次日凌晨五鼓，由礼部司官引领，王文韶居首，次第跟着尹继善、刘墨林等三百六十名殿试一二三甲进士，从午门右掖门进大内朝观。此时寒星满天，晓月如钩，满宫里庑廊檐角吊着一盏盏玻璃宫灯，一地里临清砖路都镀着淡淡的银灰色。这群人按发榜顺序脚步杂沓过了金水桥，登太和门而入，便见远处巍峨的三大殿高矗星空之下，通道品级山旁御林军士一个个挺胸凹肚腰悬佩刀，钉子似的站着。五更时分的风扫着太和殿基前广场上的浮土，微微带着季春的寒意扑面而来，袭得这群新进的“贵人”们都是一噤，连脚步都放轻了。人们紧张中带着亢奋和肃穆，还没有登上三大殿月台，便已感受到九重天阙制度的庄严和皇家风范的森肃。礼部司官将进士们带到保和殿前便示意停止——这都是昨日反复交代过的，所以一句话也不用说，一个手势众人便都停了下来。进士们一言不发，盯着灯烛辉煌的保和殿，想象着即将到来的恩遇和荣宠，感念自己寒窗孤灯十年辛苦终于有了个结果，心里都是扑扑直跳，品不出个滋味。须臾便见礼部侍郎尤明堂小心翼翼却身退出保和殿，走至众人面前南向立定，朗声说道：

“奉圣谕！”

“万岁！”

进士们将手一甩，马蹄袖打得一片山响，黑鸦鸦一地跪了，偌大空场上静得一声咳痰不闻。尤明堂款款说道：“着由第四名进士曹文治唱名牒传，觐见圣颜！”

“喳！”曹文治从刘墨林身后爬跪出来，望保和殿叩了头，双手接过尤明堂捧递过来的名单，起身又向大殿一躬，这才转身高声唱名，“王文韶、尹继善、刘墨林……”他的声音有些发颤，但读过二十几个人姓名后，也就自然了。

这就是殿前牒传，王文韶头一个，带着榜眼探花躬身趋步鱼贯而入，低着头在那年指定的地方肃然跪了，好半日才算妥当。人们屏息等着，已是脊背手心都出了汗，猛听殿上静鞭三声，接着鼓乐声细细而起，大太监李德全高声道：“万岁爷驾临了！”人们这才知道，雍正皇帝压根就不在宝座上。

雍正皇帝在乐声中徐步进来了，大约昨夜没有睡好，他的眼圈有点发暗，但精神看去还好，黯瞋瞋的瞳仁在烛下灼然生光。他在殿门口略停了一下步，扫视一眼新科进士，又回头看一眼跟在身后亦步亦趋的允祥、允禩、马齐、隆科多和张廷玉，没言声径自上了设在殿中的须弥座。司礼的是廉亲王允禩，见雍正目视自己，忙一躬身，至御座前高声道：“雍正元年恩科进士牒唱已毕。各新进士人跪聆万岁爷圣谕！”

“万岁！”

“你们都是读书人，响鼓不用重锤。”雍正呷一口奶子，清了清嗓子，安详地说道，“朕昨夜详按了你们的履历，三百六十名进士，出身寒

素的占了一百九十四名，士绅乡宦的七十四名，恩荫贡生殿试取中的是十七名，余下的六十五名是各省司道和六部九卿子弟。这个数儿朕看了，李绂取士尚属公道。”他端起杯子，双手捧着，却不就喝，又款款说道，“国家取士，三年一比，为的什么？为的就是用你们这些人，或辅佐朕协理政务，或代朕抚绥地方，治理民事，调理民情。子曰‘学而优则仕’，你们一步步到了这里，已是‘学而优’了，这个‘仕’做得好坏，要看你们自个！前头你们由童生而秀才，由秀才而举人，而进士，凭的是文章，是学识，今后你们凭什么做官？朕送你们两个字。”

所有的人都把头低伏了一下。大殿中静极了，连殿外太监们蹑手蹑脚的走动声都听得见。

“天良。”雍正咬着细碎的白牙，微笑着从齿缝里进出两个字，“天是‘天理’，良是‘良知’。不悖人情即循天理，循道不谬即有良知。守着这两个字，荣华也由得你，富贵也由得你，封妻荫子也由得你——因为你既公且忠又明，该取的荣贵是天赋你的，益国益民益自己，朕也乐得给你。你不讲这二字，杀头也由得，坐牢也由得，抄家流放也由得——咎由自取，朕也乐得送你！”

张廷玉已终身在中央机枢办差二十余年，康熙晚岁廷试召见，不过一声“照例”，顶多吩咐一声“好生体念朕恩”，见雍正连篇累牍辞色俱厉一番训诫，本来极喜极热闹的一场大典，弄得人人心情紧张，不由得心一沉，皱起眉头，他已经习惯于“站在局外”替皇帝着想了。思量着，他转脸看了看皇帝两侧，怡亲王允祥泰然自若，廉亲王允禩则面无表情，陡地想起张廷璐，心里又是一寒。正自胡思乱想，却听雍正接着道：“朕在藩邸为四十年王位，多次办差屡屡出京体察民情，不是那种不辨稻粱，不明人情的昏王，没有什么事能瞒过朕的耳目的。时下有一等混账风气，科举选士，本是朝廷抡才盛典，而考官从中取出一种‘师生’情分，门生以为中选是考官恩义。取中了，只记得我是某科进士，某某是恩师，某某是同年。从这个‘私’字上去寻恩，于是便结朋党，便徇私情，不徇纲常，不谙大理，不念君恩，什么无礼非法的勾当都做出来了。若按着这个私意去做官，记住，你难逃朕之洞鉴，难逃国家法度！”说到这里，雍正轻松地一笑，又道：“今个儿是你们喜庆日子，不要怪朕说这些个。一咒十年旺，朕还是为你们好——你们看，这里站着一个张廷玉，当年和你们一样，也曾听过先帝爷胪传圣训，如今又是朕的股肱心腹之臣！廷玉，你数十年兢兢业业，勤公忠廉，不容易！朕今儿就给他们立个楷模，记档——张廷玉着晋一等侯爵，赐紫禁城骑马，由其选子孙一名恩荫贡生，随皇子宗室陪读待选。”

“万岁！”张廷玉万万不料雍正突然说及自己，更想不到一下子给予这么高的赞誉封赏，头“嗡”的一声涨得老大，忙提袍角跪了下去，叩头说道：“万岁如此荣宠，臣何以克当——”

雍正手一摆叫起道：“你无非又想说张廷璐，朕已深悉，没你的事，功过分明才是明君嘛——就是这样定了。”说罢便含笑听茶。允禩跨前高

声道：“状元率诸进士上表谢恩！”

“臣——王文韶！”

王文韶颤声答应一声，起身向御座行三步，舞拜三跪九叩大礼，小心翼翼从袖中取出黄绫封面的谢恩折子，乍着胆子展读道：

赐进士及第第一甲第一名臣王文韶等，诚惶诚恐稽首顿首上言：伏以风云通黼座，太平当利见之期；日月丽亨衢，多士协汇征之吉。书思亮采，群瞻圣治日新，拜手颺言，共睹文明丕焕。龙章特锡，人知稽古之荣，燕贻频颁，世仰右文之盛。闾阖开而丝纶式沛，冠裳集而环珮交辉。橐笔有怀，联鑪志庆。窃惟直言射策，金门优特诏之科；孝秀明经，藁榜重南宫之选。罗簪纓于阙下，欣看入彀储英；宣凤诏于边，争识闕门吁俊……

他朗朗而读，越来越是流畅顺口，但张廷玉却全无心思捉摸这些奢华粉饰到极处了的状元文章。昨日处决张廷璐那血淋淋的刑场，昨晚九阿哥允禔亲来府中探望时那闪烁的言语，探询的目光，方才雍正突如其来的表彰乱糟糟地都在心中搅和，一时间很难理出头绪来。听那王文韶时，越发抑扬顿挫语调铿锵，隐隐有金石之音：

……仰承天语之谆详，临轩咫尺；俯竭愚忱之固陋，对策悚惶。臣等观光有愿，辅治非才，诵先忧后乐之言，窃慕希文志操。伏愿学懋缉熙，德隆广运。风同八表，珠囊与金镜齐辉；福应九如，华祝偕嵩呼并献。重熙累洽，和气常流。敷天袞对，合麟游凤舞以呈祥；万国来同，纪玉检金泥而作颂！臣等无任瞻天仰圣，激切屏营之至，谨奉表称谢，以闻！

众进士就等着这“以闻”二字，听王文韶念了出来，忙都伏身叩头道：“臣等恭谢天恩！”

“罢了。”雍正笑容满面，接过李德全转呈上来的谢恩表，展开看了看便放在一边，盯着王文韶说道：“嗯……王文韶，你是王揆师傅一族的吧？”王文韶忙叩头道：“是，王太傅？是家父三服堂弟。”

“哦，三服。那不算远。家学渊源，不愧状元手笔，文章做得很看得过了。”

“臣不敢谬承金奖。实是昨夜与一甲二名进士臣尹继善，一甲三名进士臣刘墨林三人合议，以臣主笔而成。”

雍正笑着点点头，说道：“商量的好文章，花团锦簇一般。不过除了做文章，难道就没别的？比如吃点酒，对对诗之类，你们毕竟昨日金榜题名，是个喜日子嘛！”

王文韶睨了尹继善和刘墨林一眼，忙叩头答道：“回万岁话，臣等因

今日觐朝龙颜，怕失仪未敢饮酒。谢恩表成之后，臣等玩了一会儿叶子戏。后来牌少了一张，就各自散了。”

雍正大笑道：“好！不欺暗室，真状元也！”说着，从袖中取出一块骨牌向王文韶一亮，“是不是这一张呀？”

“啊？！”王文韶定睛一看，顿时吃了一惊，忙伏身叩头，说道：“正……正是这张‘桃源胜境——桃之夭夭（么）。”

雍正笑了笑没再言语，端坐着靠了椅背上，神色已变得庄重，良久才道：“很好，诸臣工跪安吧！”

“万岁！”

三百余人雷轰价嵩呼一声，齐刷刷叩下头去，恭送雍正离座升舆。刹那间，丹陛大乐大起，黄钟、大吕、太簇、夹钟、姑洗……种种宫乐声中，畅音阁供奉们嘴唇一张一翕，念念有词唱道：

开座隆平，启文明，五色云呈，珊瑚宏开罗俊英，梧桐彩凤雍喈鸣。气如珠，河似镜，集贤才于蓬瀛。还宫显平，海榴舒，木槿初荣，宣赐宫亦最有名，薰来殿角微凉生。凤栖梧，麟在圉，致皇风于升平……

乐声中礼部笔帖式披红戴花抬出蟠龙金榜，一色红底贴金黄字——这才是雍正亲笔书写的正式皇榜，由尤明堂亲自护送，一甲三名紧紧随榜而行，开午门正中而出，顺天府尹于东长安街早搭好了彩棚，为鼎甲递酒簪花——所谓“御街夸官”，再赴礼部宴（琼林宴）种种繁华胜境一应故事也无须细述。

第十九回 证前盟智士谋馆席 祈母寿佛堂追喇嘛

田文镜四月二十三日接到吏部部文，当即打点行装准备去四川上任。他是老京官了，尽自平素孤芳自赏不与凡人搭话，没几个朋友，但熟人却极多。这次山西之行，田文镜一举扳倒“天下第一抚臣”诺敏，已是名噪天下，内廷早已风传，田文镜早晚是大用的人。因此，赶热灶窝儿的人也尽有。六部司官，还有原来工部的同僚，上司属僚，不是朋友也来攀交情，不是亲的也来认亲，荐师爷的、送长随的、赠盘缠的围破了门。田文镜面情上不能不应付，心里却想：“你们早做什么去了？狗眼睛！”因此请筵不赴，师爷长随不要，银钱更是不接，见客满口圣人语录皇恩浩荡的话头，谈话一席便端茶送客，来访的人无不兴兴而来讪讪而去，本来人缘儿就不好，越发弄得人人憎嫌，无不说他“小人得志”。

此刻，刚刚送走来“钱行”的几个同僚，田文镜坐在已经捆扎好的行李上，望着空荡荡的院子出神，盘算着路上的日程。正思量着，见家人祝希贵带着一个女子进来，田文镜近视，直到二人进了屋子，才看清是乔引娣——与诺敏同时解京勘问的“人证”。田文镜不易觉察地皱了一下眉，换了笑脸，说道：“是引娣嘛！这一番辛苦，难为了你。坐，坐吧！”

“田大人，”引娣扶膝福了两福，斜签着身子坐了对面一个箱子上，说道：“听人说您明日就动身了，我来看看……”田文镜这才仔细打量一眼引娣。因见引娣穿着月白夹褂、里头套着玄色绣边点花裙子，料是无钱换衣，便笑道：“天已经热了，这春装受不了。你虽在狱神庙，离着我这里并不远，有难处怎么不来见我？”引娣一敛衽回道：“大理寺把我的钱都发还了我，我并不穷。前几日不小心着了风，身上发热，穿得厚了些。我知道田爷是穷官，并不为打秋风。听见你走，相与一场，特来辞行的……”

她淡淡几句话，说中了田文镜心思，田文镜不禁脸一红，忙岔开话题道：“你如今怎么打算呢？不要把我看得那么小人，再穷，也还比你强些儿。什么时候回山西，有难处尽管说。”乔引娣听了没吱声，搓弄着衣带低头思量，半晌才道：“我正是拿不准主意呢！按说我该回山西，老子娘这么长时间不见，不知家里怎么样。可昨个儿十四爷打发人去狱神庙，问我愿不愿到王府里去侍候福晋。十四爷是我救命恩人，可又牵挂家里，所以想见您讨个主意。”

“我看你回山西去为好。”田文镜舒了一口气，毫不迟疑地说道：“守着自己的家，自己的地，吃一碗安生饭比什么都强。”因见引娣点头，田文镜又道：“别看十四爷贵为王爷，外面儿上瞧金尊玉贵好不势派，其实……你是个女流，我也不瞒你，他那府里不是安全善地……”他替引娣着想，琢磨着词儿怎么把话挑明，忽然打住了，问道：“你怎么了？脸色

这么苍白？”

引娣仿佛不认识似的盯着田文镜。显然，她绝没料到，自己敬重钦佩的“大清官”田文镜还有这副心地。略一思量，淡淡说道：“没什么，心里突然有些不好过……我是个女人，不懂您说的那些个话。如今我已想定，我还是留十四爷府。田大人，您前程远大，多多保重。我这就辞了……”说罢便起身。田文镜突然觉得自己失言，忙笑道：“你别误会我的意思。我是说你原是好人家女儿，搅到官司里来已经不妥，京师人色又杂，世情冷暖反复，你孤身一人飘零在这里，不如回去团聚。”但无论他怎样“好心”解释，乔引娣却再听不进去了。她恭恭敬敬向田文镜又福了两福，默默出门坐着二人抬小暖轿一径去了。

田文镜蓦地一阵脸红，望着引娣的背影，粗重地喘了一口气。他倒不是怕引娣见允褊抖落这些言语，而是觉得自己人格情操上低了这女子一等。“让一个女人小看了去！”田文镜思量着，见祝希贵还呆站着，便没好气地斥道：“你卖的什么呆？还不赶紧做饭？”

“多做四个人的！”

外边忽然有人大声说道，随着话音，李卫带着邬思道、凤姑和兰草儿一齐上了堂房台阶。李卫一身短打扮，白夏布对襟衫，换裆青布裤子，一双踢死牛鞋，后头架着拐杖的邬思道则是青缎褂套着酱色江绸袍，身边跟着珠围翠绕两个女人，活像主仆四人前来拜客。

“是李大人，哦……还有邬先生！”田文镜忙起身迎了两步，双手一揖笑道：“什么风吹得你们来？你们原来认识的？邬先生，还有……两位夫人，都请坐。只是太简慢了，粗重家具都卖了，委屈就坐行李上吧……希贵，备饭！”

李卫摇着一把破芭蕉扇，一屁股坐了田文镜身边，见邬思道几个人都坐了，便笑嘻嘻道：“田兄出了名的铁公鸡，能备出甚的好饭？别看我叫花子出身，养移体居易气，如今就不耐烦你的白菜豆腐——”说着从腰里取出十两一个小京锭随手扔给祝希贵，“去！弄一桌席面来！”田文镜忙笑道：“大人，这是哪里……”“算了吧，”李卫嬉笑着用扇子拍拍田文镜肩头，“老兄好生坐着，在下还有喜讯告诉你，还有一事相求呢！”

“那只好反主为宾了。”田文镜原本手头拮据，也乐得如此，笑着坐了，说道：“承蒙圣恩高厚，田文镜败中求胜死里逃生，又获升迁，已是望外之福，还有什么‘喜讯’？李大人身寄两江方伯重任，简在帝心的能臣，又有何事求我这个小知府？”李卫笑道：“天下岂有不求人的人？黄宗羲当年誓不作官，圣祖爷绳捆索绑把他弄到北京，坚卧古寺不肯奉诏，风骨不比你我硬挺？可他为嘛还要给刑部尚书王士禛画画儿写诗？求平安！其实呢，我求这事你已答应了的。这位邬先生是江南名士，又是我的老师，原荐他在诺敏处混饭，如今饭碗没了，听说你们早有成约，我再荐你这里，一年五千两银子叫邬先生吃口饱饭，可成？”田文镜

略一怔，笑道：“我们确实有约的，不过是三千两嘛！”

李卫仰天哈哈大笑，说道：“忒煞地小家子气！你放了道台了，知道么？”田文镜诧异地道：“哪有这样的事？知府的票拟昨日才领的……”李卫弯腰从靴页子里抽出一份札子，信手甩给田文镜，用手点着说道：“票拟抵不了圣拟！吏部今晨接到张相指令，奉旨田文镜改授河南布政使副使，开封、归德、陈州三府道员实缺即补！这一回真正是‘包龙图打坐开封府’了，你说是喜不是喜？你就是不刮地皮，一年也有三四万收项，拿五千银子养活个残疾师爷，有屁的打紧？”

“田大人，”邬思道坐在一旁一直没言声，见田文镜蒙了似的捧着札子发愣，一笑说道，“你不要错会了意，以为邬思道不知廉耻，诺敏倒了又来投你。其实诺敏怎样倒的？并非你我扳倒了他，是他自己扳倒了自己！我这个人一生造过甚多，闯祸也不少。实不相瞒，当年我曾率五百江南举人砸过贡院！只是残躯将老、日暮途穷，已不堪为朝廷庙堂之臣，仅留寸心仿佛老骥，愿意佐你为一名臣。良禽择木良臣择主，你若是庸人，我也断不肯瘸着腿千里迢迢来奔。但事在两厢情愿，我并不是指定非投你幕下不可。如不能收容，李卫再荐我别处去，也未为不可。”

“啊，啊？”田文镜此时才从梦幻似的忡怔中清醒过来，忙改容笑道：“先生说哪里话？季布一诺千金，文镜也是丈夫！这些日子不知多少人来荐师爷幕僚的，我一概都辞了，专候着先生同赴任，早晚好请教呢！”说话间早见祝希贵带着几个伙计抬着一个大方桌，提着酒食盒子，一道道冷荤热盘布上席面，田文镜向李卫举手一揖，说道：“扰了李大人了！邬先生，还有……二位夫人，请，请！”

李卫心中有事不敢豪饮，略略吃了几杯酒便辞了出去，回到下处忙忙换了朝服，便乘四人绿呢官轿径至西华门递牌子请见。半晌，才见养心殿太监高无庸过来传旨养心殿觐见。李卫一边跟着进来，小声问道：“万岁爷这会子做什么？”“回爷的话，”高无庸看看左右，悄声道，“太后老佛爷凤体欠安，万岁爷用过早膳就过去侍候了。今个儿原有旨不见百官。就是李爷，您也得等一会儿万岁爷才得下来的……”李卫点点头，微笑道：“这也用得着你蛇蛇蝎蝎鬼鬼祟祟的？太后也不是病了一天……”说着便随高无庸进了养心殿。

“请李爷跪这儿等候。”高无庸指着御座西南说道，“主子今儿个请了个和尚，说是五华山的空灵大师——来给太后祛邪呢！”李卫问道：“不是听说去青海请活佛么？”高无庸道：“西边正打仗，两国交兵的事，皇上怕请神请了鬼来。空灵大师是密宗真传，镇妖祛鬼连江西龙虎山张真人都不是对手！听说能把死人咒活，活人咒死！六部好些有头脸的官儿，喜欢参禅的都奉旨在钟粹宫后头小佛堂陪坐，三鼎甲也都奉旨进来，说要考核这和尚本事。李爷，万岁吩咐过，这是家务不是国事，不许声张，爷知道就成了，别往外说。”李卫笑着跪了道：“知道了，你才跟主子几天？——这块砖头别是磕不响头的吧？”

“爷这话……”

“别跟我玩这花花套儿。”李卫冷笑道，“你们老公们那些个把戏只好哄外头那些晕头鸭子官儿！以为我不知道？这地下的金砖你们都敲遍了。给你塞钱的，就跪到有空声儿的砖头前，没有打发你的，就带到地底下填实了的砖头跟前，头磕烂了也不听个响儿——以为我不知道？”

高无庸给他说破了机关，讪讪一笑说道：“奴才说句放肆的话儿，爷俗名儿‘鬼难缠’，真真名不虚传！给我十个胆也不敢糊弄爷——不信爷就试着磕两下，准保咚咚山响！”说着挑帘出来，恰见雍正刚进垂花门，忙侧身垂身道：“主子爷，李卫已经进来，在正殿候着呢！”

“起来一边站着吧。”雍正进殿坐下，他的神情多少有点憔悴，要了茶啜着，说道：“去过田文镜那儿了？”李卫起身又打了个千儿方回道：“奴才刚送郭先生去了。郭先生原先不大乐意跟他，说怕和田某不投缘。奴才好歹劝他试试才应允了。田文镜没说的，席面上说了好些感恩的话，再不想主子这么器重他，又说自己生性严厉，怕和督抚相与不来。他原想试着官绅一体纳粮，看看一个府一年能给朝廷多大收项，一下子分三个府，怕顾不来，辜负了主子的恩。”

原来有清沿明旧制，凡儒户和宦户援例不支丁差不完皇粮。凡有地半二顷者都属地主，夤缘官府结交权贵，也就与绅衿一样享有特权。这是几百年的老规矩，一旦废除缙绅们不但伤财而且伤体面，熙朝名臣陆陇其曾试着“官绅支差纳粮”几乎落到发配新疆的下场。田文镜为报君恩，增加国课岁入，居然敢冒天下大不韪再试一次，这份忠心雍正不能不动心了。雍正寻思良久，叹道：“有这份心怕不是好的？可这得罪的不是一个两个人，是所有豪门地主啊……”他蹙着眉头沉吟着，许久才下了决心，咬着牙道：“朕早有志办这事了，官绅不纳粮，多少奸民有机可乘，把土地都划到他们名下，本来朝廷应得的都落了他们腰里，有些混账人还乘机黑心兼并地土——嗯，就是这么着，叫他作。能成功朕就下诏各地照行！你明儿送送他，就说朕的话，断不叫他落了没下场！”说罢目视李卫不语。李卫略一想，赔笑道：“奴才原也想在两江试试‘丁亩合一’，把丁银摊进地土税里，布政使就是管这个的。后来想，两江是朝廷财源，如今年羹尧又在打仗，不能把地方弄乱。就是田文镜这法子，依奴才见识也得稍消停一下，等西边战事毕了再做。就如两江地面，亏空着朝廷四五百万银子，能着挤弄着归了库，才敢想下一步呢！奴才这就要回省，请主子训，这么着可成？”雍正目光一闪，笑道：“就是这么着。真个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你能审量大局从小局着手，着实难为你！两江朝廷财赋根本重地，不能乱。你既这么出息，朕自然还有成全你的恩旨。不过你不读书，全仗着那点鬼聪明，治国安民不够使的。听说你爱使性子骂人，恼起气没上没下，可是有的？”

“回主子爷，”李卫一躬说道，“奴才是皇上在人市上买的，看着奴才长大，调理着奴才成人的。奴才这点子牛黄狗宝还能瞒过主子？就这点子本事也是跟主子练出来的把式。主子说奴才粗鲁、任性儿使气骂人都

是有的，奴才得好生再读几本子书，如今已经能念‘千家诗’了！说奴才没上下不知是哪个混账行子的话？告诉主子一句话，奴才见有些人不敬主子，他没了这‘大上下’，奴才才不跟他讲‘小上下’呢！就如上回议事闲聊，湖州道胡期恒说主子‘酒量大’，主子自想想，这不是他娘的放屁么？奴才当时上去拍拍他肚子，说‘你这才是酒桶呢’！”

雍正除了年节、祭祀、大宴群臣，平素滴酒不饮，没想到底下还有这些议论，不禁变了脸色，旋又平和下来，一晒说道：“你骂得对！不过这个胡期恒，也是年羹尧荐的人呐，怎么在下头这么没规矩？——你还听见有人说什么？”“别的倒也没听什么，”李卫搔搔耳根说道：“昨儿去了一趟工部，见几个郎官说闲话，说田文镜走了时运，狗眼长到脑门子上，哦——还有，说万岁爷新选这个探花是个风流贼，大白天在客栈里搞女人叫人按住了屁股——这些人我都不识得，见我去了他们一哄就散了。”雍正顿时一怔，说田文镜短长算是人之常情，刘墨林是自己亲自从落卷里拔上来的，想不到竟是这么一个人！雍正思量着，心里越发不自在，起身道：“就这样，你回南去吧。朕这几日乏，太后也欠安，就不见你了——回去好生办差，多给朕写折子，回头还有旨意给你。哦，你女人翠儿上次给朕和你主子娘娘做的鞋很合脚，叫她用心再做两双。她糟的酒枣也好，老佛爷说克化得动，也进两坛子来。”雍正说一句，李卫答应一声，末了竟落下泪来，忙又拭去。雍正诧异地问道：“你这是怎么了？”

“没什么，奴才想起早年的事了。”李卫咽着声儿答道，“又想着明儿送走田文镜，奴才也坐船回金陵，不知多早晚才得再见主子……唉！坎儿要能活到今日该有多好！”

雍正心中陡地一沉，迅速看了李卫一眼又垂下了眼睑。坎儿是和李卫自小一处长大的光屁股朋友，当年雍正到扬州督办粮食，在人市上买下的奴才，若论起心思灵动聪敏才智其实还在李卫之上。李卫因和丫头翠儿相好，犯了家法，被发落出去做官，坎儿一直留在雍亲王府书房帮办雍正的机密事务，因为知道的东西太多，雍正在登极前夜“忍痛割爱”处置了他。这是件永远拿不到桌面上事，以至于雍正每当想到那张迷迷糊糊似醒似睡的面孔，都觉得梦魂不安。听李卫说起坎儿，雍正垂头默思片刻，叹道：“坎儿是太聪明，招了造化的忌，短命夭亡……也实在可惜了。雍王府奴才上千，真得用的并没有几个，他要不病死，如今位分功名也不在你下。唉……这都是命！”说罢仿佛不胜感慨，起身踱了两步，声音带着凄楚吩咐道：“不要提这些事了，朕听着难过——你跪安，回去安心办差吧。”

“喳！”李卫忙答应一声。对坎儿的暴死，他也曾闪过过可怕的念头，但他不敢沿着这个思路去深思，也不愿把这念头和面前曾把自己从苦海中救拔出来的恩人联系在一起，宁可想着坎儿“福命不济”暴病而卒才能心安些。因此李卫也不愿再说坎儿的事，一头答应，叩首辞行，那下头金砖果然磕得咚咚山响。

待李卫离去，雍正立刻启驾钟粹宫小佛堂。这个空灵大和尚入京已经十几天，允祉、允祐、允祥、允禩几个王府都去过了，京师都轰动说是罗汉转世。在江西曾由胡期恒亲自试过，确能呼风唤雨，允祐的老寒腿前些日子发作，疼得起不来床，经他一看，当场诵经，用手一抚便豁然病愈。因此四王联名密陈，可以由他给太后治病延年。雍正自号“圆明居士”，早已皈依释教，他的替身和尚文觉也是一代大师。但是，闲常时分和懂得佛家经义的臣子谈谈禅、对一对机锋语是一回事，在朝廷庙堂宫阙重地祈福禳灾又是一回事。弄得不好不但眼前难免流言蜚语，史笔里加一句“雍正信佛”还要遭后世无穷讥议！因此这次请空灵进宫祈禳三日，他一直没露面，由着文觉和尚接待。刚才去慈宁宫，见太后病体略有好转，他又忍不住想见识一下这个空灵，到底是个真佛，还是江湖骗子。想着，乘舆已在钟粹宫外停住，雍正不言声下轿，摆手命太监们不要传报，径自背着手踱进来，却见马齐提着袍角从小佛堂门口出来，便问：“这会子哪去？”

“臣回上书房。”马齐脸色很难看，一边叩头，说道，“求主子鉴谅，臣是孔子门生，不想看秃驴们斗法！”雍正用眼张望了一下里边，大约几十个人的样子，又看看脸色涨红的马齐，不禁扑哧一笑：“你是生秃驴们的气呢，还是和朕愠气？朕知道你信这个，可也没勉强你信嘛！张廷玉不是孔子门生？哦，孙嘉淦还有状元、榜眼、探花不也在里头？也不辱没了他们，偏你就不能忍？就是游戏，姑妄观之无妨。”马齐喘了一口粗气：“万岁若是游戏，臣无话可言。不过臣确实有比这要紧的事，方苞先生在畅春园主子的书房，说臣前年给先帝的一份折子，说由各地府县建义仓的，寻不到原件，请臣过去详谈。山东赈灾还缺五万银子，得叫户部赶紧发出去。主子一定叫看这个，臣自然遵旨，不过说心里话，和看把戏差不多。”

雍正被他这些不软不硬的话顶得一怔，想想又不能驳回，半晌才笑道：“牛不喝水强按头，各随自己心罢了，朕还勉强你？你既有正经差事，该做什么做什么去吧。”说罢便进了小佛堂天井院。

这里的官员大大小小约三四十个，都是各部院中平素参禅拜佛的信徒。大约刚才文觉与空灵在切磋佛理，官员们鹄立耸听，一个个面带肃色，竟没有看见雍正进来。雍正见佛堂执事太监忙着给两个大师敬茶，料是讲经已毕，正要上去见面，却听官员中一个人呵呵大笑：“我还以为二位大和尚有什么真才实学，头竖得葱笔价听了半晌，原来不过尔尔！要是这就是悟道，我学生二十年前就可为二位和尚的师傅！”

因为人静，他连说带笑，满脸讥讽之色，格外引人注目，连坐在首位主席上的张廷玉也转过脸来。雍正从人头缝中看时，正是那个行止放浪不检点的新科探花刘墨林，不禁皱了皱眉，却听盘膝打坐在菩提树下的空灵朗声说道：“居士，我认得你。姓名不知，文星高照，乃是今科探花！老衲眼目可差？”雍正这才定睛细看，空灵干筋黑瘦，面色如铁，土黄袖子外披着件大红袈裟，半苍的扫帚眉下深凹的眼睛炯炯生光，合着掌款款而言：“居士有何见教？”

“学生这探花乃当天子御笔亲点。”刘墨林挑着眉头嬉笑道：“御花园簪过花，琼林院吃过酒，长安街夸过官，北京城论千论万的人都认得，大和尚你也认得，何足为奇？只学生方才听你那些字法妙语，上不见天花乱坠，下不见顽石点头，怎么就称得起三乘真味？多少有点腹诽而已，不敢称‘见教’！”

空灵和尚听了半晌不语，闭目沉思良久方道：“居士是富贵中人，不是我清净门生。三乘真味与君无缘！”

“我学生读书万卷，三坟五典八索九丘无不览之，天球河图金人玉佛无不详之，怎见得与三乘真味无缘？”

众人谁也想不到这个新科探花会在众目睽睽之下与和尚叫上了阵，不禁都怔住了。挤在翰林侍讲里的徐骏巴不得和尚动了无名火，当场咒死这个怪书生，略向前凑凑，瞪大了眼瞧。坐在上首的张廷玉见刘墨林横中杀出，又想让他出头搅一搅，又怕搅乱了道场惹雍正生气，正想喝退刘墨林，一眼瞥见雍正也在挤着看，便住了口，但这一来，他再也不便坐下了，因假作疏散起身来踱至阶下观望。空灵见有人挑战，看了看上座的文觉，似乎想问该怎么办，文觉和尚双手合掌，脸上毫无表情，说道：“探花居士，你可知‘欲参三乘，先断六根’？”

“六根不过就是眼耳鼻舌身意罢了。”刘墨林却不知文觉是雍正替身，一晒说道，“这六样东西学生没有了，还留得一根辫子。和尚剃了光头，断了六根，学生竟形容不出是什么了？”

和尚剃得光溜溜的头，再去掉“眼耳鼻舌身意”确实不成模样，众人思量着，已是一片窃笑。文觉自为皇帝替身僧，上至宰辅下至百僚见了他无不控背躬身敬礼有加，空灵又是他专程到五华山请来的，这个小小新科进士竟敢当众揶揄，他脸上就有些下不来，因笑谓空灵道：“大师，你密宗不善禅语，我和尚来请教一下刘墨林居士！”

“阿弥陀佛观世音菩萨，玉皇大帝孙行者诸天神仙并七十二洞魔王！”刘墨林向众人作个怪脸，合十盘膝坐下，“请大和尚下场玩玩！”

第二十回 辩偈语斗法钟粹宫 感前因下诏释贱民

文觉也是一般土黄直裰，大红袈裟，徐步下阶与刘墨林对面盘坐。他不同空灵，大约保养有术，庞眉白须面色红润，颇有点仙风道骨。他向刘墨林略一点头合掌道：“居士既知欲参三乘先去六根，敢问：如何是无眼法？”刘墨林信口答道：“帘密厌看花并蒂，楼高怕见燕双栖！”众人中便有人高声喝彩：“好！”

“如何是无耳法？”

“休教羌笛惊杨柳，未许吹箫惹凤凰！”

“如何是无鼻法？”

“兰草不占王者气，萱花不辨女儿香。”

“如何是无舌法？”

“幸我不曾犁黑狱，干卿甚事吐青莲？”

“如何是无身法？”

“惯将不洁调西子，谩把横陈学小伶！”

“那么——如何是无意法？”

“只为有情成小劫，却因无碍到灵台！”在文觉连珠炮似的质问下，刘墨林左顾右盼满不在乎，信口拈诗对答如流，将佛家六根断法揽之无余，挥洒之间真个风流倜傥神采照人。雍正原是满心厌憎这个“坏了朕名声”的探花郎的，至此竟大起爱才之心，心下暗自掂掇，此人是东方曼倩之流！正胡思乱想，刘墨林笑道：“大和尚不必尴尬，方才说过，无非玩玩而已。我是聪明人，不和笨蛋一般见识，更不和和尚斗法——胜之不武，败之适足为天下羞！”

“居士好狂放。”空灵在旁瞿然开目，眼中晶莹闪烁，盯视着刘墨林问道，“何见得居士聪明，何见得和尚笨蛋？”他见文觉胜不了刘墨林，出来助阵了。刘墨林道：“大和尚，你读过《传灯录》么？昔日五祖弘忍以袈裟度世，五百弟子，必择一钝汉流传佛法。所以金莲法界不是聪明人插足之地。什么叫‘钝汉’？笨蛋也！”说罢呵呵大笑！

空灵顿时勃然大怒，脸上一会儿青，一会儿黄，一会儿血红，合掌念念有词，却是六字真言：“唵……嘛……呢……叭……嘛……
吽……”眼睛直盯盯看着刘墨林。刘墨林原先还是笑，笑着突然变了脸

色，仿佛全身的血被一下子抽干，惨白着脸呻吟一声颓然倒下一动不动！

众人立时大哗，王文韶、尹继善等几个同年进士一拥而上，扶脉象，触鼻息，掐人中，扶掖刘墨林时，哪里还有一丝活气？众人顿时乱成一团。尹继善便骂：“妖僧！这是出家人的行径？”王文韶道：“请天子剑斩了他这秃驴！”张廷玉几步赶到雍正面前，跪了叩头道：“臣请旨，空灵和尚竟敢在天阙之下妄行妖术，荼毒朝廷命官，罪在不赦，当发顺天府严鞫重处！”这时，人们才晓得皇帝早已来了，“唵”地跪了一片。雍正走到昏绝的刘墨林身边看了看他，向瞑目端坐的空灵问道：“是你作法治死了他？”

“阿弥陀佛！”

空灵眼皮也不抬，合掌答道：“刘居士亵渎三宝，自取罪戾，与贫僧无干！”雍正冷冰冰一笑，说道：“亵渎三宝^[17]，罪不至死。你行法置他死地，已经触了国法，杀人抵命，你晓得么？”空灵开眼看了雍正一眼，莞尔一笑，说道：“听凭人主发落！”

“好得很！”雍正冷笑着吩咐道，“来人，架起油鼎，炸了这臭皮囊！”

“喳！”

几个太监忙不迭答应一声，一时却也无从寻到能炸人的“油鼎”，末了还是御膳房送来了一口杀猪用的大锅，用几个石礅支了，下边架柴焰腾腾烧起。只顷刻间便青烟缭绕油花泛起，伴着锅下哗哗剥剥爆着火花的响声，吓得一众人等没有一个不是面如土色。张廷玉眼见雍正要发令杀人，惨白着脸“扑通”一声双膝跪地說道：

“万岁！奴才要谏劝！”

“唔、唔？”

“国家以儒道治天下，万岁崇佛信道，招僧入宫祈禳。臣原本不赞同，万岁原也知道。但万岁本为太后祈福求寿，乃是尽孝道，所以臣不能不勉从君命……”

“嗯，还有什么？”

“妖僧行法致死朝廷命官，已经触了《大清律》第三十二款第十四项，应交有司衙门依律治罪。万岁不应以非刑处置，使天下后世无所遵循！”

他话虽不多，两条却都很有道理：原本就不该在宫中捣鼓这些事情，犯了罪更应该交刑部按律处置，这样当众油炸了空灵，难免要招来

更多的讥讽非议。雍正沉吟着正要说话，空灵已经起身，绕着沸腾的油锅转了一遭，笑道：“文觉大师，你禅宗门里以寂灭为本，经得这炸果子锅么？”文觉已是慌乱得六神无主，见空灵兀自神色自若地要与自己辩论法门宗派，因合掌急急说道：“大和尚已经造罪！贪嗔痴释门三戒，你已经犯戒入了轮回——还不快救起刘探花？”

“这点子凡火未必炸得了贫僧。倒是你说的‘嗔’字，贫僧确实犯戒了。”空灵说着，将胳膊伸进油中！众人都惊怔了，几十个人鸦雀无声盯着空灵。只见他口中喃喃诵经，两手在沸油中轻轻划着，捞摸着什么，倏然间从锅内双手擎出一株碧绿绿翠生生连叶带根的莲花！雍正已看得目乱神迷，大张着口一句话也说不出。空灵微笑着擎着莲花，说道：“若不能火中取青莲，佛法僧有何可‘宝’？这是人主赐的，谢赏了！”

雍正脸色苍白，嗫嚅良久忙合掌稽首，说道：“大师真是活佛，朕……为试探大师法力，不得已出此下策。请活佛广施慈悲，这刘墨林原是有用之才……”

“这有何难？”空灵呵呵大笑，“取一盂清水来！”早有小太监飞也似跑去，用玉碗盛了满满一碗清水端来递给空灵，空灵将青莲纳入怀中，蹑步而诵，仍是“唵嘛呢……”反复念诵几遍，然后喝口水向刘墨林头上“扑”地一喷，口中说偈：

莫、莫、莫！莫要嗔！探花也非假，和尚也非真。识得灵台路，但凭一点心。咄——鼠子缩头去，避过猫儿寻！

又复合掌念诵六字真言，那刘墨林已是缓缓坐起，仿佛刚刚睡醒似的揉着眼，迷迷糊糊问道：“我这是怎么了？”

一时众人方回过神来，各自暗地舒了一口气。雍正因含笑道：“你到鬼门关走了一遭，大师把你请回来的，还不肯皈依我佛么？”刘墨林这才认清是雍正，一翻身扑倒便叩头，口中却道：“生死有命富贵在天，佛门有什么能耐与夺？臣今早急着进宫，没吃饭，素来体质又弱，太阳底下晒着，不觉就晕过去了。臣是圣人门徒，誓死不皈依释家！”雍正见他倔强不服，倒也欣赏，笑道：“你还想再尝尝六字真言的厉害么？”

“什么六字真言？”刘墨林转脸冲空灵笑道，“我就听你说‘俺把你哄’！”

众人立时哄堂大笑，连空灵文觉也忍俊不禁笑得前仰后合。雍正捧腹笑得连连咳嗽，说道：“好，好！这才是真名士！明儿个你到军机处当差，帮着转送奏章，起草诏书吧！”

于是自即日起刘墨林便交卸了翰林院编修差事，径入军机处料理文书事宜。雍正也喜他滑稽多智，无书不通，时时召见顾问。偶尔暇时，常带着方苞、马齐、隆科多和刘墨林，或下棋、或论诗、或垂钓、或书画，畅春园、飞放泊、南海子、万寿山等胜迹无处不去。刘墨林自打叠

起全副精神小心侍候。恰此时年羹尧将西征行辕由甘州移防西宁，军务繁杂，兵部户部和行辕直奏的折片每日都有十几件，都由允祥允禩合议了，夹上折片由刘墨林送养心殿或咨问张廷玉。雍正又不惮烦巨，每折必看。因此刘墨林竟是脚不点地地周旋于皇帝宰相和王爷之间。六部里人眼最尖，眼瞧着这是一颗即将跃起的新贵，哪个不要“先容地步”？因无论当值下值，刘墨林身边总围着一群中不溜的官员，请安的、回事的、造访的、致谢的……什么样儿的全有，终日众星捧月价来趋奉。刘墨林虽觉劳累，却也惬意。但只苏舜卿未脱贱籍，事关官箴，又防着徐骏等人攀咬，一时不敢办理婚事。

看看五月已至，夏日骄阳渐炽。这五月又称“毒月”，百事多有禁忌。京师各寺院观庙给施主檀越送疏焚裱，宫中民间曝床晒席，拆换帐幔被褥，贴天师符，挂钟馗图，做麝香荷包，浸雄黄酒，蒸角黍，制蒲剑蓬鞭，采百草制柳叶茶，缝长寿线，买避瘟丹的，人们忙得团团转。刘墨林虽不信这些个，自那日事后也有些心障，见家仆们折腾这些个，只一笑也不理会。待到初五这一日，刘墨林启明星刚起便着衣上朝——昨晚接年羹尧军报，要五万套夹衣为西征军士更装，因户部的人都退值，没有来得及办理。按雍正严旨，已经误了时辰，所以得早点去，把文书札子补办停当——至西华门递牌子，听说张廷玉刚刚儿进去，刘墨林才舒了一口气，徐步进军机房写票拟。这是片刻就能办好的事，刘墨林写完，交军机处当值苏拉太监速送户部，便见养心殿太监高无庸进来笑道：“刘大人，皇上叫你进去。”

“叫我？”刘墨林一怔，忙起身答应一声，“是！——是单叫我么？”高无庸道：“还有十三爷十四爷。别的王爷贝勒贝子不是我传的，我不晓得。皇上今个儿要赐筵百官，在广生楼贴字画，比谁的字好，还有赏呢！”刘墨林这才放心，跟着高无庸进来，早见张廷玉立在养心殿檐下招手儿。刘墨林忙进前请安，问道：“皇上已经起来了？”

张廷玉看上去很高兴，说道：“皇上起来半个时辰了，今儿是正经节，要先去钦安殿、天坛、天穹殿、钟粹宫、建福宫拈香。然后在广生楼赐筵，庆贝子、宝贝勒、福贝勒三位阿哥爷陪驾，这会儿祭祀去了。其余亲王贝子贝勒已经着人去传，在广生楼候驾。”刘墨林听着不得要领，试探着问道：“张中堂，我是奉旨进来的，不知万岁召见有什么差事，能给透个风儿么？”张廷玉笑道：“万岁写了几幅条幅，要世兄挑一副好的。广生楼今儿张着几百幅字，一概不署名，万岁爷的也不署名，叫群臣比较哪幅最好。广生楼张贴字画的差事你办，世兄可不能扫了万岁爷的兴！”

刘墨林顿时愣在当地，雍正的字写得是没说的，但几百幅字一律不署名，雍正的字混在中间，谁能保得定一定能得榜首？万一落榜，或在二三名，那得头名的又何以自处？想着，刘墨林已是头上渗出细汗，但他毕竟心思灵动，思量一阵已有了主意，笑道：“上书房和六部九卿都是常见万岁的字的，不消说的。就怕下边一些人不知起倒，信口胡评。这件事我思量，在纸上做记号，或另外张到醒目处断乎不可，只有将万岁

写的句子递出去，下头知道主子写的什么，就好办了——这种事只好找个太监去传递，且要快！”张廷玉低头想想，也只好如此，说道：“那就高无庸办吧——我是想，众口一词才好。”刘墨林道：“众口一词都选定万岁的字，显见得咱们做了手脚，也不好。倒是有几个倒霉蛋夹七夹八评议起来，反见得真。况且都晓得里头有主子的墨宝，不至于信口雌黄的。”说着三人便进殿来，果见里边长条镶龙乌木案上排着十几幅宣纸字画，却都是唐诗选句选词：

新松恨不高千尺

恶竹应须斩万竿

芳草萋萋

大漠孤烟直

黄河之水天上来

天若有情天亦老

我欲因之梦吴越

桃花潭水

刘墨林叹道：“主上这字确已到了炉火纯青造化入神的地步了，只恐笔锋太刚，有些柔媚文人未必入眼呢——都是好的，叫我怎么挑选呢？”仔细审量半日，选出一幅“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又选了“桃花潭水”两副问张廷玉：“中堂，优中选优，只怕这两副联为佳，你看呢？”

“嗯，就笔力而言，确是这两联最好。”张廷玉托着下巴，思量道，“就气韵而言，我看再加两副——‘大漠’和‘新松’。左右万岁一会下来，多荐两副由主子圣裁罢了。”刘墨林便将四副字联齐整摆到显眼处，小字抄了交给高无庸：“赶紧递送出去，不定还有人出钱买你这个信儿呢！”

高无庸笑着连连答应，刚退出殿，便见邢年李德全还有侍卫德楞泰、索伦、刘铁成、张五哥一大群人簇拥着雍正下来，忙侧身让过。张廷玉和刘墨林早已跪地接驾。雍正今天气色很好，头上戴一顶万丝生丝缨冠，蓝芝地纱袍外罩石青直地纱纳绣洋金龙褂，穿着青缎凉里皂靴，兴致勃勃进来，看一眼张廷玉，却对刘墨林道：“探花郎，看过朕的字了？哪一副中你的意呀？”刘墨林忙赔笑道：“奴才和张中堂正为难呢！都挑花眼了——主子几时高兴，也赏奴才几个字，就是奴才祖上积德的造化了！——和张中堂选了半日，好歹选出这四副，得请圣上裁夺后再送广生楼张挂。”“好！”雍正看了看，晾在中间的四副字，沉思着点了点头，挑出“桃花潭水”和“大漠孤烟直”两副，说道：“太多了也不好，

就是这两副吧——方才说赏字，余下的任你挑一副。廷玉，你要什么字，趁着现成的笔墨，朕给你写。”

“谢主子恩。”张廷玉忙叩头，说道：“奴才早就有意求主子墨宝了，只不敢开口。奴才近日新装修了府门，求主子赐一副楹联以光门楣！”雍正点头笑道：“平素确实也无心情舞文弄墨。这几个大案结了，朕心里松泛了些儿。好，就赐你一副楹联！”说着援笔濡墨，略一思忖，在宣纸上正楷写道：

皇恩春浩荡文治日光华

写罢又端详一下，盖了图章小玺，又注了年月日，递给张廷玉道：“你看可成？”张廷玉双手接过，眼中放出大喜的光，“……只是奴才何以当得起这十个字？把奴才磨成粉也报答不了万岁爷高天厚地之恩！”说着泪水已夺眶而出。

一时刘墨林也选出来了，却是“两个黄鹂”一联，雍正却未用玺，只用朱砂泥印了“园明居士”四字，笑道：“‘园明’有佛家意，你死活不信佛，算是和尚赠秀才的，也算得体，就赐给你——邢年，你带这两张去广生楼——不许张在正中，听见了？”因见刘墨林也要辞出去，雍正又道：“你且停停，一会儿和廷玉一同过去。”刘墨林只好站住。

“廷玉，”雍正的神色庄重起来，声音有些滞重，“年羹尧出去也快半年了，只见要东西要钱粮，至今一战未交，朕心里很不踏实。想和你议一下，要不要派个钦差大臣前去督军呢？”张廷玉沉默着思索良久，说道：“主子的意思奴才明白，想早点打好这一仗。但用兵的事不同政务，一个蹉跎无可挽回。年羹尧当年随先帝西征时已是将军，持重而进，正是他的长处。本朝名将战法不一，巴海善于周旋，有耐力能持久；赵良栋善穿插，能奔袭；图海善对垒能攻坚；飞扬古善战阵，能苦战；周培公机变多智远虑深谋，可谓是全才。可惜风流云散，都已下世。看年某光景，节制部署、进退尺度很谨慎，似乎步了图海的后尘，他也是求毕其功于一役，志在必胜。主上不必焦虑，以奴才拙见，三月进驻平凉，四月推向西宁，并不迟缓。军机处可以再发六百里加紧文书，一并让岳钟麒拆开，叫年岳二人合议回奏，几时可与罗布藏丹增接战，万岁看可成？”雍正皱着眉没吱声，半晌，看着刘墨林道：“你有什么见解，不妨说说。”

刘墨林参议这样大的军国重务还是头一次，思量了一阵，回答道：“臣以为张相奏的甚是。康熙五十六年兵败，六万山东弟子无一生还，前车之鉴令人心畏，朝廷实在是赢得起输不起了。年羹尧持重进军，臣以为正为从大局着眼。至于派监军督战，臣期期以为不可。前明土木之变，松山之败一直到甲申鼎革，就因将军朝廷离心，常派监军掣肘将帅，一军而两帅，一事而异心，最是兵家大忌。所以圣祖爷征台湾，专用施琅，李光地虽有督军之名，其实只在后方筹粮饷支应军火——只可催问年羹尧何时进军、何时接战，保障军需供应，不可提调军

务，派员督战，那是要坏大事的。”

“用人不疑，疑人不用。”雍正讷讷自语道，“好吧——既如此，就不派钦差大臣了。廷玉，你从二等侍卫里头选十名，要年轻些的可望成才的，拟个名单给朕。派他们到年羹尧军中效力。”张廷玉这才听出，雍正是对拥兵在外的年大将军不放心，顿时心里格登一声，忙赔笑道：“岳钟麒资历战功其实与年羹尧不相上下，有他在，朝廷也还是容易节制的……”“你说哪里去了！”雍正笑道：“年羹尧朕若不放心，怎么肯把二十几万军士交给他？你自想想，当年圣祖要是多派些亲贵少年在费扬古帅帐里学习用兵，何至于今天选个主帅就这么烦难？”

刘墨林这才恍然大悟，敬佩地注目着雍正不言声。张廷玉却深知雍正秉性，年羹尧帐下上千的青年弁佐，何必万里迢迢派侍卫去“学习用兵”？想归想，口中却道：“万岁圣虑远谋，居安思危，臣心服之至！”

“刘墨林，”雍正闲适地呷了一口茶，微笑道，“你这个人才具颇为可观，朕听说你和一个青楼女子打得火热，可是有的？”刘墨林头“嗡”地一响，忙跪了回道：“此事实有，臣以为情之所钟无分贵贱。苏舜卿虽是贱籍，但卖艺不卖身，守身如玉，不可与寻常娼妓等量齐观。况臣与苏为风尘知己，贵而弃贱为不义，求主上明鉴！主上既说到这里，臣索性恩求主上为苏舜卿脱去贱籍，成全臣这一段姻缘。”雍正点头笑道：“才士风流，不是什么打紧的事，不过单为苏舜卿脱籍，用恩似乎太窄了些儿。衡臣，朕有意颁布明诏，为普天下贱民一律脱籍，耕读渔樵，与庶民一律，你看如何？”

这是一道非同小可的谕旨，“耕读渔樵与庶民同”，那么王八戏子吹鼓手也就可能入仕做官，张廷玉作为名宦名儒，打心底里是不赞同的。但他也隐隐听说过，雍正为皇子时，曾被乐户从洪水中营救过，还与一个贱民女子情笃意合，今日不过借刘墨林这事还夙日旧愿，公然反对等于给自己种祸。想着，笑道：“主上仁心通天，这实在是善政。自前明永乐靖难，黜落建文旧臣，沦为贱民，数百年来已繁衍百万之众。水深火热犹如覆盆之暗，一旦拔脱得见天日，怕不家家生佛烧香？然臣仔细思量，这类贱民操贱业已久，并不懂商贾稼禾营生，不操贱业反而生计艰难，似不可强行一律，应听其自愿。再有就是，官吏守牧为君子重器，乍然脱籍即能应试入庙堂，有伤物化文明观瞻，可否脱籍两代之后方许读书仕进，以示朝廷崇儒重道的本旨？”

“好吧！”雍正仰着脸思索良久，觉得张廷玉的奏议无可挑剔，因笑道：“这是老成谋国之言，就是这样，拟旨后明发就是了。”说着，邢年进来打千儿道：“主子，广生楼的字画都张好了，筵宴布齐，各位王爷贝子贝勒和与筵大人都已在广生楼前会齐了。”

于是雍正乘软轿，张廷玉随侍在侧，刘墨林从后，迤迤向地处紫禁城西北的广生楼而来。过御花园时，雍正见荷塘上新修了一座拱桥，桥栏还没有装好，便下了轿，一手扶着邢年一手扶着高无庸上桥。刘墨林

在后说道：“主子，这叫步步登高！”雍正没言声，待下桥时又问：“刘墨林，这叫什么？”刘墨林笑道：“这叫‘后头比前头高’！”雍正不禁一笑，张廷玉见他如此能爬杆儿，暗自皱了一下眉头。待过了桥，已见弘时弘历弘昼三个皇阿哥从御花园东门迎了出来。雍正呆着脸站住，问道：“你们的字张挂出去没有？”

“皇阿玛，”弘时忙躬身赔笑道，“我和老五各送了三副，弘历是两副，听太监说阿玛只选了两副，我们兄弟各减为一副。都是太监去张挂，儿臣不敢僭越作弊。”

“嗯。”雍正看了看三个儿子，问道，“弘历，你为什么只选一副？”弘历笑道：“儿臣书法笔力并不出色，不敢与皇阿玛和书林宿儒较短论长，聊书一副，不违圣命而已。”雍正道：“也罢了，今儿御筵你们就不必入席了，在旁给臣子们斟酒。他们这些办事人忙了半年，你们代朕做东，殷勤些儿也是该当的。”说罢便出御花园西门。广生楼前筵桌旁早已等得饥肠辘辘的大臣们见他们过去，静鞭三响便一齐跪了高呼：“万岁！”

雍正颌首微笑，说道：“都起来吧！今日以文墨会友，君臣大礼不可过拘，太拘束了就无味了——好吃的不怕晚，我们先看这些字画，评出状元来再入席吧！”于是雍正领先，一百多名部院尚书侍郎、都御史、理藩院尚书侍郎（满人）大理寺少卿，还有翰林院的人却不分等级一律荣与。掌院学士以下，侍读学士、侍讲学士、侍读、侍讲、修撰、编修、检讨，上百的人都随着上书房大臣隆科多、张廷玉和允祥、允禩等诸王鱼贯入内。

广生楼是东六宫最大的一座望楼，因楼上供着广目天王，太监们都叫它“广生楼”。楼下祭祀用地为圆形，约有半亩大小，围匝都用玻璃大窗，十分轩敞明亮，翰林们和部院大臣的书法和画都张在这里，总共也有二百副上下。字一半是“圣天尧德”、“万寿无疆”、一半是唐诗宋词、墨沛淋漓笔如龙蛇，都用足了精神。还有些画儿，却多是“花开富贵”、“国色天香”或春兰、或秋菊、或奔马、或卧牛、或山水、或龙凤也不一而足。众人心里已是都有了数，默看着，寻着雍正的字，暗自写在纸条上预备交差。雍正却在一幅钟馗图跟前站住了端详，笑道：“这画儿也算画得入神了，可惜没有题跋，谁能即席一首为此画增色？”

“臣可否一试？”刘墨林因未能参与比赛书画，正自技痒，见众人无人敢应，遂大声道：“臣为此画题诗！”见雍正颌首微笑，便向楼隔扇门口的小桌上提了笔，饱蘸浓墨，盯着画略一沉思，疾书：

面目狰狞胆气粗，榴红薄碧座悬图。

仗君扫荡妖魔技，免使人间鬼画符！

一笔怀素狂草如疾风骤雨，真个酣畅淋漓，众人未及喝彩，雍正急道：“你再加一首朕看！”

“噎！”

刘墨林毫不迟滞，也不再蘸墨，接着一首：

进士头衔亦恼公，怒髯皤腹画难工。

终南捷径谁先到？按剑输君作鬼雄！

“好！”雍正见他如此捷才，不禁击节称赏，“字也好——还能否？”刘墨林不言声，向画天头又是一首：

何年留影在人间？处处端阳驱疠疫。呜呼！世上魑魅不胜计，仗君百十亿万身，却鬼直教褫魂魄！

雍正站在那画面前看了又看，回头问道：“这钟馗是谁画的？加上这首诗，可收进三希堂封存传世。”说罢便命：“开筵！——把各人选定的头二三名呈翰林院，由翰林们秉公评议！”

于是官员们纷纷谢恩入座。雍正因不见王掞，便问马齐：“怎么不见王师傅？”马齐小声道：“王掞已病了两天，腹泻不止，昨儿就要写遗本，奴才去看他，劝慰了几句。今儿方苞先生去看他，也是怕有个万一。若真的病得不成了，再写遗折也不迟。”雍正见自己不下箸都不敢动，便笑道：“太后这几日病体稍安，朕心里高兴，今儿去请安，老佛爷懿旨，一年里头一个元旦、一个正月十五、一个八月十五，再就是端午，是要紧节日，忙了这许久，叫办差的人松泛一下——把胙肉分给侍卫们些，大家尽情用吧！”说罢端酒抿了一口，又夹了一口菜，众人这才敢举箸用餐。雍正这才招手叫过李德全：“叫三个阿哥给大家轮桌劝酒。你去御药房，看有鲜英格^[18]，给王师傅送些去。方先生要是已经回畅春园，照这里的样子送过一个席面赏他。”

“噎！”李德全忙答道，“回主子话，鲜英格是有，只是现在还不熟，可使得的？”雍正道：“不熟的不能用。旧的力大，性太熟，留心着量也可用。养心殿还收着些木瓜膏，最能止泻，也送些儿去。”李德全忙连连答应着去了。雍正自坐了首席，与众人说笑，只偶尔夹一口素菜，却不饮酒。

弘时弘历弘昼三个阿哥也是凌晨五鼓就进来了，在毓庆宫做完功课，读了雍正指定的《四书》章节，又转过来侍候雍正。此时已近午时，三个金枝玉叶早饿得前心贴后心，偏生雍正不让入席，叫他们轮桌把盏，看着满桌珍馐佳肴却一口也不敢吃，一句怨言也不敢有。弘历和弘昼倒还没什么，弘时便一脸的不快。好容易劝完这十四五桌，见翰林们呈送评选书画的禀条呈送上去，是个空儿，弘时一个眼风，三个人便退出了广生楼。却见几十个侍卫都在吃胙肉。从天穹殿抬来的大条盘上垛满煮熟的胙肉，热气腾腾散发着浓烈的肉香。弘时便道：“四弟五弟，你们饿不饿？”

“我不饿。”弘历说道，“这是胙肉，就是饿，没有旨意，也不敢吃。昼弟，你素来羸弱，真饿得受不得，毓庆宫我书案上还有两块点心，叫人拿来给你充充饥。”弘昼才十一岁，肚里饿得咕咕叫，但胙肉是祭祖用过的，没有旨意谁也不敢吃。他眨巴眨巴小眼睛，“咽”地咽了一口唾液，说道：“我也不饿。”

弘时冷笑道：“这肉有什么贵重处？侍卫们都吃了，偏我们就动不得？”说着便上前用刀切下三块，用盘子盛起，推给弘历弘昼各一盘，自己用刀挑了一块正要往嘴边送，邢年匆匆赶出来传旨：“宝贝勒，万岁爷叫进去呢！”

“是单叫四弟，还是我们都去？”

“万岁单叫弘历，没听说叫二位爷。”

“你不知道叫他什么事？”

“回三爷话，万岁赐宝贝勒胙肉！”

弘时的脸色立时变得异常难看，连刀子带肉“咣”地扔进了盘子里，似笑不笑对弘历道：“四弟，看来你福分大，我们兄弟都要沾你的光儿了。”弘历明知哥哥是揶揄，只向弘时微微一躬，便忙忙跟着邢年进了广生楼。

第二十一回 吃肥肉兄弟生嫌隙 蓄险心王府策宫变

广生楼中评字评画已经揭晓。雍正的两副字和那幅钟馗图被另外挑出来，用屏风张挂在御座之后，煞是显眼。两副字自然是御笔，那幅画却是曹文治的手笔，由刘墨林题诗，密密麻麻占满了右上角空地。弘历一边行礼，起来恭谨地瞻仰了一下两副字，退了两步垂手侍立。

“你这番辛苦不小。”雍正看着自己的儿子，真个目如点漆面如冠玉，剃得簇青的头，后边一条油光水滑的辫子直垂腰间，一身半旧的团龙褂浆洗得干干净净，熨得平平整整。比起弘时的故作俭朴，弘昼的不修边幅，另有一番自然风流态度。雍正说着，沉吟了一下向众人道：“你们知道了，山东总督陈佑、巡抚郑庆元、布政使金允恭三名大员一同革职查抄。就是四阿哥宝贝勒带着史貽直亲赴灾区，微服化装成灾民，吃舍饭、野菜，一连查了几个月，查出这群墨吏侵吞赈粮的实情。自四月之后，山东没有饿死一名灾民。”

众人不禁愣了，都把目光投向从容自若的弘历。山东总督、巡抚、布政使三大宪同时解职罢官锁拿进京，是昨日才见的邸报，谁都不知是犯了什么罪——这么长时间不见四阿哥，原来竟是化装成叫化子前去私访了！

“国家褒功奖能有制度，虽天子也应本功授受。”雍正从容说道，“趁今日诸臣工都在，朕下旨：弘历着进宝亲王，加授十二颗东珠。李卫发奸摘隐，以实奏闻山东赈灾情由，赴两江任阶，督催亏空补实卓有实效，着进两江总督实缺。田文镜催办亏空，督运大营军粮有功，着补河南巡抚。原任两江总督，河南巡抚进京述职，另行委差——衡臣，筵席散后，你就拟旨，竟不用廷寄，明发天下！”张廷玉忙在旁躬身答应道：“奴才遵旨！”弘历便忙伏地叩头谢恩：“儿臣何德何能，蒙承父皇殊恩！”

雍正笑道：“你当得起。你做事沉得下去，务实不事虚华，这就难得。山西诺敏不也曾派人去过么，差点诓了朕去！——来，赐宝亲王弘历一块肥肉！”下面众官见弘历乍然间受到这么高的宠赐，立时一片啧啧称羨之声。

弘时弘昼两兄弟在楼外，里头的的话听得清清楚楚。弘昼还小，倒也无所谓，弘时已是变了脸色，眼见李德全出来，小心翼翼用刀方方正正切了一块肥肉，用黄绫袱面盖着端了进去，弘时咬着牙笑道：“饱汉不知饿汉饥——没人赏，现成吃不完的肉，咱们吃！”便端了一盘，用手撕着大嚼。因见侍卫索伦用海碗端着一块肘子过来，弘时笑道：“这没盐没酱的肉，肥腻腻的，也亏了你们侍卫，每日价狼吞虎咽，竟吃得下！”索伦

笑道：“奴才有奴才的办法。三爷把这纸泡在碗里，再尝尝看！”说着从怀里取出两张桑皮纸。弘时吃了两口，已觉发腻，诧异地接过那纸，学着索伦的样子泡在肉汤里——那纸都是用盐、酱和各种调料浸透晒干了，稍停一时再尝那肉汤，便觉咸淡适口鲜美异常。弘时饿急了的人，顿时便吃得饱胀。弘昼却没哥哥大胆，站在一旁咽咽口水。

不料刚刚吃饱，高无庸端出两大盘黄焖肥鹅，都有斤许来重，也用黄綾盖着，宣旨道：“二位爷，这是万岁爷赏你们的。”

“喳！”

二兄弟叩头接旨，一人接过一盘。君有赐，臣不敢辞，这是必须吃完的。弘昼是饥火中烧，自然欢喜；弘时已是满肚子饱胀欲死，打着呃儿，望着那只肥鹅，恨不得一脚踢飞了那盘子！

这一餐端午筵席直到未初时牌方散。雍正也别无赏赐，每个与筵官员一束青艾，一瓶雄黄酒。只刘墨林多少便宜了些，外加了一方青玉镇纸和一把湘妃竹扇。他兴冲冲满面红光出来，恰遇曹文治在隆宗门外和王文韶说话。曹文治见他出来，远远便笑道：“真真便宜你！我画这幅钟馗图费了多少精神，你轻轻巧巧三首诗，就夺了功劳去！”王文韶却道：“还是你占了刘年兄便宜，单凭一幅钟馗图，怎么能存进皇史宬的金匱里？”

“就是这话，还是文韶公道！”刘墨林嬉笑道，“我还没恭喜你呢，年兄嫂晋封光华夫人，难道你不该请客？”王文韶诧异道：“是么？怎么没见圣旨？也没这个先例呀！”刘墨林笑道：“状元公，太老实了！忘了万岁爷赐张中堂的楹联了？”曹文治和王文韶这才想起来，不觉相视大笑。一时却见尹继善陪着三贝子弘时过来，三个人便止了笑上前给弘时请安。王文韶见弘时气色很不好，便道：“三爷，早起见三爷还好，这会子看去脸色有些发黄，敢怕着了时气？继善，你通医道，没给三爷瞧瞧？”

弘时吃了胙肉又吃肥鹅，满肚子的不合时宜，黄着脸勉强笑道：“不相干。方才继善瞧过了，胃气有些不适，回去歇歇儿就好了。”尹继善肚里暗笑，却不敢说破，因道：“咱们送三爷出去吧。”弘时腆着肚子忍着疼和三个鼎甲进士一步一蹭出了西华门。临上轿前，尹继善向弘时耳语了几句便退回来。刘墨林问道：“你这人鬼鬼祟祟的，这叫怎么回事？”

“说给你们不许外传。”尹继善拊掌而笑，“昔日孔子过陈蔡，饿得要死，今日三爷赴御筵，饱得要死，他纯是撑出来的病！我叫他上轿用手抠一下嗓子，吐出来万事大吉！”王、刘二人这才知道原委，都不禁破颜一笑。尹继善笑道：“阿哥爷们的事，咱们休管。告诉你们一句话，皇上最厌科甲习气，不喜欢进士们有事无事往一处凑。弟已经接了吏部票拟，明日启程去金陵，年兄在京也当心些儿，皇上耳目厉害！”

雍正耳目灵通，大家都领教了的。尹继善话音不高，语气却很重，三个人都噤住了。王文韶说道：“年兄到金陵办什么差？”尹继善低头叹

息道：“奉旨抄家。李卫有密折，隋赫德抄曹寅家产，私自隐匿侵吞黄金四百两。我这就抄隋赫德的家。”三个人本来高高兴兴的，不知怎的，心头都是一沉。曹寅家自太祖时就归了清，赫赫扬扬，已是近百年的簪缨望族，亏空国库七十万两白银，也都为圣祖六次南巡，四次住在曹家，为接待先帝用了的，说声“抄”，忽拉巴儿就穷得精光。隋赫德查抄曹家才几个月，如今又轮到他自己被抄！宦海风涛如此险恶，谁能不触目心惊？三个人正暗自嗟讶，见隆科多摆着四方步出来，点头一会意，便要各自上轿，隆科多却招手道：“刘墨林，万岁招你进去，在养心殿小书房和你下棋，快点着进去！”“是！”刘墨林躬身肃立答应一声，忙趋步进去。

隆科多是奉旨去廉亲王府传旨的。本来应该从东华门出去，但他的轿停在西华门外，还捎带着传命刘墨林进去侍驾。既然碰到了刘墨林，也就省了事，径打轿向南，由午门趵东直门出老齐化门，朝阳门外运河码头北，一带粉墙中老树婆娑，墙头榴花似火，墙下蔷薇篱结——内中便是巍峨壮观的八王府了。隆科多的绿呢大官轿在照壁前一落，廉亲王府司阍长随便赶上来，见是隆科多哈腰出轿，又听是来传旨，只打了个千儿便飞也似跑了进去。须臾便听炮响三声，朱红镶铜钉、带着斗大辅首衔环的中门呀呀而开。廉亲王允禩头戴织玉草东珠朝冠，脚蹬粉底冲呢皂靴，身穿片金缘绣文九蟒袍外罩石青四爪正蟒团褂补服，带着一群长史、府吏、笔帖式和太监直迎出来，将隆科多让进王府正门——香案是早已摆好了的，待隆科多南面立定，允禩便行三跪九叩大礼，说道：

“臣允禩恭叩万岁金安，接圣谕！”

“圣躬安！”隆科多瞟一眼允禩，一脸庄敬之容，徐徐说道：“廉亲王允禩才识宠卓，勤劳王事，劬劳不避烦难，着即加封总理王大臣，赏食双亲王俸，仍在上书房，与允祥掌理国事，佐辅朕躬，钦此！”

“谢恩！”

允禩深深叩下头去。

“王爷，恭喜您了！”隆科多宣完旨，满面堆下笑来，双手搀起允禩，甩马蹄袖便要打千儿。允禩急扶住道：“舅舅，这万万使得不得——西花厅设筵——舅舅请！”

隆科多却深知八王府筵无好筵，是是非之地，想起上次与九阿哥的那席惊心动魄的谈话，更不愿在此久留，忙辞道：“王爷，万岁爷今个儿还要去畅春园，我得从驾。去迟了不恭，王爷的厚情改日再领不迟……”

“得了吧！”允禩从屏风后闪了出来，摇着一把泥金檀香木扇，慢悠悠踱着，似笑非笑说道，“舅舅，别以为皇上的耳朵就那么长！皇上那一套只好吓唬王文韶这样的书呆子！八王府数十年经营，上上下下几百口子人，都是八爷的家生子儿奴才，过了粗罗过细罗，筛过不知多少遍

了！和你说几句体己话打什么关紧？我们叫你谋反了么？”允禩却爽朗地一笑，说道：“舅舅，老九那张嘴你还不晓得？刀子嘴，豆腐心！皇上今儿到畅春园是去见方先生。张廷玉和马齐从驾，还有礼部的人。老王撺不成了，上了遗折，他们要去看看。山东亏空二百万银子，要派宝亲王去催，江南、浙江、江西三省亏空七百万，要和方苞商量着派钦差大臣去催。根本没有你这个领侍卫内大臣的事！不过，舅舅，我也知道我是是非之人，我这地方是是非之地，并不敢一定攀你。一处谈谈，也为你好，若一定不肯，甥儿也是不敢勉强的。”

允禩不紧不慢，从容不迫侃侃言来，句句温馨可人，毫不剑拔弩张，但字字都带着骨头，绵里藏针，而且对雍正的行止一举一动了如指掌到这地步，真让人摸不透，他手下到底有多大一个密探网为他效命。隆科多听着，大热天儿，竟无端打了个寒噤。想着，笑道：“我也是怕皇上一时寻我有事，不在跟前怕失礼。八王爷既这么说，我就愧领了——至于别的心思，我是没有的，王爷原就是亲王，如今又加恩总理王大臣，天子驾前第一人，也正该贺一贺！”

“哈哈哈哈……”允禩突然纵声大笑。

“千岁……”

“走，走。这里不是说话处，花厅里去！”

隆科多满腹狐疑随着允禩和允禧步出王府正殿，从月洞门进西花园，穿过一带月季花藤密密编起的花廊，里边豁然开朗一片绿莹莹的空场，碧波荡漾的海子边柳丝拂风，黄鹂鸣啭，一座歇山式压水三楹小殿矗在岸边，与湖光树影相映生辉。隆科多不禁赞道：“神仙去处！”

允禩没有回答，将手一让请隆科多进了书房，却见两个人已先在里边正在专注地弈棋，见他们进来，两个人一齐推枰起身。允禩笑着道：“我来给你们介绍：这位就是上书房满大臣领侍卫内大臣兼步军统领九门提督、皇舅舅隆科多。”又指着下棋的一位五十多岁的清瘦老者道：“这位汪景祺先生，号星堂，是原来上书房大臣索额图门下清客，康熙五十三年举人。这位空灵大师，就是日前在宫中为太后祈福的密宗大法师了！”

“久仰久仰！”隆科多心中十分震惊。他万万没想到空灵这样的神僧居然和八爷党有这样深的渊源，更猜不出汪景祺这样一个小小举人，为什么成了廉亲王府的座上客，而且位置似乎还在空灵之上！想着，不禁问道：“星堂先生，现在哪里恭喜？”这时，家人们已经抬进一席热气腾腾的席面，允禧不等汪景祺回答，在旁笑道：“我们坐下慢慢叙。来，来，也不用安席，随意坐吧！”

允禩坐了主席，亲自执壶为各人斟了门杯，笑道：“你们看这位舅舅。如今已见了老态。当年可是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呢！先帝爷西征，在科布多被围，是舅舅背着先帝突围出来，舅舅是大清的介子推，擎天保

驾，应该有今日荣耀富贵！我先敬舅舅一杯！”隆科多最怕的是沿着上次与允禩密议的题目说话，见他说起这些，略觉放心，忙端杯道：“今儿是八爷的大喜，加俸加官，我那些陈谷子烂芝麻的事有什么说头，还是王爷请！”允禩接过杯，盯着杯中琥珀汁一样的酒，良久方叹道：“就算是吧！我喝了这杯。舅舅，我知道有些话你不愿听。大凡人都是如此，得意时常忘后路，喜吉而畏凶，一句扫兴话也难入耳。哲人高明之处也正在此，老子于是就说‘福兮祸所伏’，我心头清明着呢！”这些话隆科多听着确实如坐针毡，可又不能不听，默思良久，终不能一语不发，因干笑一声道：“八爷，话既说到这份儿上，我也掏心窝子说几句。早年的事都已经过去了，心里总折腾着这些个，有百害而无一利，木已成舟，生米熟饭，到了这个山上，就唱这山歌。圣上为人确实精细，恕我说句罪过话，存心并不宽厚，这是人人都晓得的。不过良心话，待八爷满好的。苏奴是八爷的人，先年保八爷当太子，被先帝剥了黄马褂，如今又晋封贝勒；佛格，一个闲散宗室，也和八爷过从很密，皇上如今用他作刑部尚书，阿尔松阿如今也是刑部尚书，佟吉图是六叔佟国维的本家，皇上一即位就封了山东按察使，上月又进位布政使——先帝爷在时，八爷保举过多少次的人，如今都大用了。王爷今个儿又蒙恩为总理王大臣，圣眷是很隆的，依着我看，皇上虽刻薄，却并不寡恩，兄弟情分上很顾全的了。”允禩听了格格一笑，又是没言声。

“隆大人你还没说完。”坐在下首的汪景祺说道，“八爷的世子弘旺如今进了贝勒，皇孙里是头一份。废太子允礽如今虽然还囚禁在上驷院，内廷有讯儿，就要移居咸安宫了。外地进的贡品时鲜，皇上都要分赐给允礽些。允礽的长子弘皙，也进封了郡王——就是马齐，当年还不是皇上的对头？如今在上书房和张廷玉平起平坐——我说的有假没有假？”

“都是真的。”隆科多面无表情，盯着这位精干清瘦的老举人，揣摩着他话中的意思。看允禩和允禩时，都是微笑不言，夹着菜慢慢嚼着静听，只空灵和尚似乎一切都无所谓，双手抓着一块金华火腿大吃大嚼。汪景祺以箸画桌，口气陡地一转说道：“还有另一面隆大人也不可留意。理藩院都察院两院长官已经联名具折，弹劾大将军王允禩大闹先帝灵堂，君前无礼，请削为庶人以正朝纲——”“这个我知道。”隆科多冷冷说道：“皇上已经留中不发。”

汪景祺一笑，说道：“留中不发是因为怕太后发怒，并不是已经结案。隆大人，大内选了十名侍卫，‘护送’九爷前往西宁，在年羹尧帐下学习军事，不知大人您知道不知道？”选侍卫去西宁的事隆科多已知道了，只想不到还顺便发配允禩也去西宁，他不禁看了一眼允禩。允禩喝了一杯酒，看着隆科多，沉重地点了点头。

“九爷，”隆科多已被这个汪景祺说得心里发毛，“这事圣旨还没下，要不要我在万岁跟前斡旋一下？”允禩哼了一声，冷笑道：“你有那么大面子？我几次亲自请求，等送了先帝去陵寝再启程，我的四哥扬着脸睬都不睬！”汪景祺又道：“九爷是这样发落，让年某人软禁起来——十爷呢？他今儿个没来，是心里不痛快。哲布尊丹是喀尔喀的台吉，来京奔

康熙爷的丧，病死在京师。本来嘛，这样的事由理藩院去个尚书送他灵柩回去也满尽礼的了，皇上偏叫十爷亲自送！喀尔喀离这里万里之遥，要过沙漠瀚海，还要绕过青海战场，你自想想，这是不是个送死的差事？”

隆科多愈听愈惊，脸色变得苍白，他已经明白了这个王府清客话中的潜台词，想了想，不甘示弱地说道：“这都是朝廷的事。先生，你关心的未免太多了吧？”

“我这就要说到您。”汪景祺眼中闪着绿幽幽的光，“您自以为是顾命大臣，受皇上不世之恩，我一点也不疑，你一心一意想为皇上办事，忠心耿耿——放心，九爷不会用那纸文书逼你做什么事，凡事要讲情愿！隆大人，你是总领提调京城兵马的长官，驻畅春园西的锐健营、绿营换防，你知不知道？丰台大营提督内定了图里琛，你知不知道？热河都统已经由狼臆的侄儿海因接管，你知不知道？——啊，隆中堂，你不要惊愕，还有你不知道的呢！马尔音已经有密本参奏你，说你卖官受贿，在密云祖陵置庄园一百顷；你上朝时从十二爷允禩面前擦身而过，礼亲王参你‘跋扈无礼’，你说二十三爷允祹‘童稚无知’说过没有？中堂，二十三爷是你说得好的？当日拥立皇上枢前即位，二十三爷是头一个顶住说‘先帝说传位四哥’，比十三爷还早！你看他七岁，所以就敢这样说他？你说没说过，‘白帝城受命之日，即是死期已到之时’——还有——”

他侃侃而言，如数家珍，隆科多早已浑身透心价凉，他强压着心头慌乱，一手紧攥着，另一手捏着椅柄，嗫嚅了一下，连自己也不知道说了句什么。

“天威难犯。”允禩向汪景祺摆了摆手，说道，“舅舅你说得很对。因为你自己心里明白，你压根就不是忠臣。你方才不是问我为什么发笑么？我就笑你不学无术，不懂帝王心也！当日圣祖爷智除鳌拜，也是先加封鳌拜为一等公，第二日上朝，便被魏东亭、李煦、曹寅一千侍卫在毓庆宫就地擒拿。如今一边拉着我，一边整治老九老十和老十四；西边靠年羹尧打一个大胜仗，南边靠李卫田文镜这些人催讨国债，接着再整顿吏治，急敛暴征荼毒百姓。文德武备双管齐下，一旦羽毛丰满功成名就，还要你这个顾命大臣？你自诩为诸葛亮，辅了先帝佐后主，这是一厢情愿，雍正皇帝，可不是阿斗！”

隆科多猛地抬起头来，眼中满是凶狠的光，咬着牙说道：“八爷！这些话你早说一年，如今养心殿里坐着的就是你！只消我在传遗诏时……唉！这都是造化弄人！今日算是说透了，说透了又有什么奈何？你说个章程……我尽力办！”

“好！这才像个满洲汉子，真豪杰！”允禩一击案站起身来，走近了隆科多，“我实言相告，无论八爷、十爷还是十四爷，我们早就死了篡位称帝的心。为我爱新觉罗氏大清江山不至于出一个秦始皇那样儿的暴君，也为我们不被一个个送到屠刀之下，我们得设法另拥一个英主！”

“谁？！”

“阿弥陀佛！”空灵早已吃饱喝足，瞑目端坐听着这场“三英战吕布”式的谈话，至此双手合十，音如金石般掷地有声：“三阿哥弘时龙日天表贵不可言，乃是救世真人！”

弘时！隆科多顿时目瞪口呆。雍正的三个儿子都是他从小看着长大的，在隆科多眼中，弘时连弘昼也不如，更不必说好学敏进、风流儒雅的弘历了，这样一个人会有帝王之份？但他很快明白了面前这群人的真正意图，不过是寻个傀儡当幌子。但这一层是日后的事，眼前根本不能说，隆科多略一怔，也合掌回礼，说道：“大师深通天人之际，领教了！不过我不明白，大师既能当时致死刘墨林，为什么……”下头的話，即使到了这种时候，也觉得难出口，便闭住了嘴。

“雍正有三年帝王之份，气数未尽。”空灵说道，“就是刘墨林，寿数未终，和尚也不敢违天行事，只他太过欺蒙师祖，小加惩处而已。道法自然，大道之数不可褻，阿弥陀佛！”

允禩瞥了空灵一眼，叹了一口气。空灵是他千方百计绕了多少极复杂的圈子请到北京的，此人有些异术不假，其实他的真实本领只是武学，是个武僧。允禩心里雪亮，却不能说破，干咽了一口唾液说道：“一日三秋，度日如年，三年也够我们熬的。隆中堂，天与弗取，反受其咎，我们已经错过了一次良机，不可一错再错了。”隆科多此时死心塌地，已不再犹疑，端起酒满饮一杯，黑红的脸放出光来，将酒杯一墩，说道：“八爷、九爷，我铁了心了，你们吩咐吧，要我做什么？”他看了看允禩，允禩却不吱声，跷足而坐，摇着扇子只是微笑。

“不要忘了，八哥是总理王大臣，你是总理事务大臣。我们一座之中有两位位极人臣的人。”允禩目光炯炯有神，望着窗外的碧波涟漪，缓缓说道：“自今之后，你不要轻易来见我们，我们仍是‘政敌’。稳住这个局面。原来我们想借张廷璐的事，请张衡臣与我们联手。但张廷玉是汉人，汉人，没几个好玩艺儿，胆小心大，功名性命第一，难得指望。现在最要紧的是稳住年羹尧，他带着二十几万兵，就是心腹中军，铁心只听年某的，也有两万多人。事情有变，年羹尧即便中立，我们也有七八成把握。”

隆科多摇头道：“年亮工我左右不了，都是皇上一手提调，他远在外里之外，说不上话，用书信更是不妥。”

“年羹尧的事不要舅舅管。”允禩在旁说道，“九弟要亲自去‘军前效力’，由九弟来办。还有这位汪先生，我已另叫人荐到西宁军中作年亮工的军幕——你嘛，相机能除掉方苞，就是大功一件！”

隆科多忡怔了一下，说道：“方苞一介书生，只是在畅春园料理一些文书事务。何必打他的主意？皇上一天也离不了他，圣眷那么隆重，离间也难。”

“这我都知道。”允禩不动声色地道，“可以硬来！”

“闯宫杀人？！”

“嗯。”

“皇上——”

“皇上，”允禩笑道，“皇上要去热河秋狩，必定携带张廷玉，留下方苞监视京城。舅舅，比如这时候畅春园里有了‘刺客’，或者是‘贼’，你这个领侍卫内大臣可不可以带兵进园？昏夜乱中，月黑风高，‘方先生’不幸被‘贼’杀了，就是皇上，也不能叫死人起来对证呀！”

隆科多久已知道，允禩虽有“八佛爷”、“八贤王”名目，其实心底磁实，没有想到他竟是如此心狠，由不得心里一震。皱眉沉思良久又道：“这是我职权中的事，能办。就怕太后干预，太后是不去承德的，要下懿旨不许带兵进园，这事仍旧不成啊！”

“太后？”允禩在窗前倏然转身，一字一板说道，“太医院医正李祥说了，太后已无药可医，过不了今夏。空灵太师用神功为她疗治，虽有好转，但空灵大师夜观天象，太后也不久人世！”

“阿弥陀佛！”空灵合掌说道。

第二十二回 九阿哥谪戍买人心 十侍卫恃宠受窘辱

年羹尧统率十万大军，自雍正元年五月将中军大营移防西宁，直到九月还迟迟没有大举进剿。这不是他不想速战速决，是这一战关系实在太大了。罗布藏丹增的叛军都是剽悍勇猛的蒙古人，游牧部落习性行无定止，今日探报说叛军中营设在贵南，明日再报已向兴海移防，派小股军士前往奔袭，却又扑空，再探时，罗布藏丹增已至温泉……如此飘忽不定，在遍地皆是叛军叛民的西北盲目追逐，注定是要吃大亏的。他自幼便喜读兵书，立志做一代名将，因此，虽中了文进士，却一直做着武职。康熙年间御驾三次亲征准噶尔，他一直在北路军飞扬古大将军麾下当参将，在滚沙飞石狂飚冲天的戈壁上作战十几年，他才深知剿灭罗布藏丹增这样的巨寇，绝不同于中原剿灭抱犊崮、太湖捉拿水匪草贼那样容易。这一仗打赢了自不必说，自己便是大清的飞扬古第二。但打败了呢？早就满是火药的朝局立时就要爆炸——凭什么把打了胜仗的十四阿哥调回京师，派这个草包将军去丢人现眼？不但自己身败名裂，连雍正的皇位也未必保得住。

因为志在必胜，年羹尧用兵一直小心翼翼，下谕令甘肃巡抚范时捷驻守永昌和布隆吉河，封住罗布藏丹增东进的路，分出两万人马固守里塘、巴塘、黄胜关，防着罗布藏丹增窜扰西藏；驻守新疆的靖逆将军富宁安因是当今皇后的弟弟，他是雍正门下奴才，不便直接下令，便请旨敕令富军屯兵吐鲁番和葛斯口，隔断叛军与准噶尔的联系，不知费了多少心思，熬了多少不眠之夜，终于在战略上织成一张包围整个青海的大网络。几个月下来，年羹尧竟消瘦了十多斤，两颊和眼窝都深陷了下去，脾气也变得更加乖戾火爆。因此，当听到十名侍卫“护送”九阿哥允禩来大营“军前效力”的消息，年羹尧只狞笑了一声，将邸报“啪”地向案上一甩，背着手便踱出了中军帅帐。

“大帅，”年羹尧的长随桑成鼎追出来说道，“这里还有两份军报，是六百里加紧递来的……”

“说。”

年羹尧黝黑的脸上皱纹像刀刻似的一动不动，看着远处漠漠滚动的黄风。桑成鼎五十多岁，干瘦得像一阵风都能吹走，他沉默片刻方道：“范时捷是咨文，大军移防，眼看要上冻，请拨二千套牛皮帐篷。”

“回文给他谕令，叫他兵部去要——加上一句，往后给我行文，要有上下之分，否则我不回文，误了军机我斩他！”

“喳！”

“还有什么？”

“岳督帅处也有回文。”

“说。”

“岳督帅说大将军调四川绿营进驻松潘的命令已经接到，但目下不便执行。”

“嗯？”

年羹尧转过脸来，上下打量着桑成鼎，目中火光一闪随即又变得深不可测，格格一笑道：“论地位，他是我的部下；论情分，他是我的老朋友。怎么，和我打擂台？岳钟麒都说了些什么？”桑成鼎舔舔发干的嘴唇，说道：“他是请了圣命的。说军机不可预料，罗布军如无大的动作，四川旗营绿营不必一定与年羹尧合期并进。他已将军队调移石渠、孟龙寺随时听用。这是他抄来万岁爷的朱批，务请大将军谅他苦心。”说着便将一份鹅黄封面的折本双手捧上来。年羹尧信手接过，展开看时，前头是请安问好、嘘寒问暖的话头，就是暂不调防的事也说得十分委婉，下面雍正的朱批另外辟出，十分醒目：

览奏甚悦。朕信得你，但凡百事持重为上。西边有年羹尧、你二人，朕岂有西顾之忧？愿你等速速成功，朕喜闻捷报！

年羹尧吁了一口气，默默将折本递给桑成鼎，良久说道，“岳钟麒是我的副手，不能不买这个面子。既是皇上发了话，驳回更不好。你叫中军文书给他指示，钤我的印，照允——不过要告诉他，青海叛军逃进四川，哪怕是只耗子，几十年的情分脸面就顾不得了。还要加上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四川营兵人马须得随时听我节制。”年羹尧说着，桑成鼎答应着。因见桑成鼎还不走，年羹尧又道：“你怎么还不去？”

“大将军，”桑成鼎说道，“果亲王府荐来的那个慕僚汪景祺，想请大将军接见一下。还有，九爷和十名侍卫也已到了西宁城外。大将军要不要接一接？”

年羹尧淡淡一笑，说道：“老桑，果亲王荐来的这个姓汪的，几个条陈写得还不坏，明天叫他签押房里帮办军务，天天见面，说什么‘接见’不接见？这些个侍卫，还有九爷，你晓得他们做什么来了？有的是来抢功劳，有的是来吃苦头的，你带中军帐下副将、参将代我接一接，就说我甲冑在身，不便远迎，委屈他们了——我也实在乏透了，偷点功夫歇歇，好吧？”

允禩和大内选来的十名二等侍卫，由驿站传递迎送，途经直隶、河南、陕西、甘肃，跋涉数千里，总算到了西宁。九月初八辰牌时分在接官亭下马。此时中原秋高气爽，枫丹柳黄，霜叶缤纷，河湖澄碧，正是一年中最好的时节。待过中条山入陕，气象便改了味，漫漫无垠是坦荡

辽阔的黄土，黄土坡、黄土沟纵横迭伏拔起，马上望远，一线地平直接天穹，道旁衰草在寒风中瑟瑟颤抖，一株株落光了叶子的白杨，枝桠摆动着发出刺耳的呼啸声——已是肃杀荒寒得使人心发噤。再向西行，过了甘肃，进青海高原，索性连草树也少见，干河沟，黄沙丘，盐碱地，乱石滩……白毛风掠地而过，卷起万丈黄沙，迷迷茫茫混沌沌，牵马步行也觉吃力，每日吃不到头的是燕麦青稞、盐水煮羊肉、风干牛肉、牦牛肉，有时到了缺水地方，连洗脸烫脚的水也难以供应。这群人都是满洲八旗贵胄子弟，尽自练武打熬得好筋骨，几时吃过这种苦头，早有人不干不净骂起娘来。倒是允禔知道此行关系重大，他随身带着一百万两龙头银票，虽无使用处，但逢人心里烦闷，便用钱安慰。两个月下来，这些侍卫无人不觉得“九爷大方”，又是“患难同舟”，所以早将雍正吩咐的“不得与允禔交好”忘得精光。

这群人在接官亭等着大将军年羹尧亲自来迎。西宁知府司马路是十四阿哥允禵的门人，十分巴结，请了西宁最好的厨子办驼峰筵为允禔接风。除了鸡鸭鱼肉之外，居然还有青芹、菠菜、韭黄、大头菜这类时鲜菜蔬。大家一路吃腻了肉，真有久旱逢甘雨的架势，欢笑着大吃猛喝，风卷残云般早将两桌盛筵吃得狼藉一片。领头的侍卫叫穆香阿，吃得满头冒汗，见允禔似乎心事重重，略吃了几口便盘膝坐了炕上，因笑道：“九爷，想什么心事，这么好的菜，怎么不吃？”

“我自幼惜福修身，怎比得了诸位虎贲猛士？你们只管放量用。”允禔呷一口酽茶，转脸问司马路：“这些青菜，都是此地产的？”司马路忙赔笑道：“九爷真是紫禁城长大的。这地方此时哪有青菜，除了萝卜，一概都是从四川传邮过来的。年大将军赐给奴才，奴才舍不得吃，孝敬九爷罢了。”

穆香阿剔着牙缝说道：“年羹尧好大气派！四川到这里这么远，菜都还是鲜的！”司马路道：“从孟龙寺到这里快马走三天，单是送菜的就分着十拨，一千多人，源源送来，自然供得上大将军的中军营帐了。”众人听年羹尧如此做派，都咋舌暗惊。允禔却换了话题，问道：“大将军行辕离这里多远？”

“回九爷话，就在城北。”司马路揣着允禔的话意，缓缓回道，“奴才平日也难得见大将军一面。还是前头驿站滚单到了，才知道九爷和各位大人到了，这是奴才专为主子洗尘的。大将军那边这会子必定也知道九爷你们到了，一会儿准有消息……”

众人这才晓得，这个太守压根不是年羹尧派来款待皇差的，早有人“呸”地唾了一口。穆香阿是太后正宫娘家侄孙，母亲是康熙二十三和硕公主，哪里受过这个？顿时涨红了脸，一捋袖子操着京腔说道：“真他妈的林子大了，什么鸟全有！我们是皇上差来的，不是谁的奴才！我当初——”

“老穆，有酒了。”允禔摆手止住了穆香阿。他掏出怀表看看，已近

午时，知道难指望年羹尧亲自来迎，便笑道：“既然离行辕很近，咱们不必在这里干坐——司马路，你回府该办什么事办你的，找个人给我们带路，我们去拜会大将军！”说着，也不等众人答应，将狐皮袍子裹了裹便踱出了接官亭。

一众等只好跟着他出来，憋了一肚皮气上马。刚走了一箭之地，远远见一队人马过来，带路的衙役一眼瞧是桑成鼎，忙禀说了允禩。允禩滚鞍下马，刚立定，桑成鼎已上前叩头，又打了个千儿起身，说道：“年大将军叫奴才再三致意九爷，甲冑在身，不便相迎。委屈九爷和诸位大人前往大营相见。”允禩含笑点头，说道：“有劳贵纲纪了，我们这就去。”穆香阿冷笑一声吩咐道：“请贵纲纪先行一步——侍卫要有侍卫的样子，瞧你们那副不死不活的屁样子，都把黄马褂穿上！”

出来从军的这十名侍卫，临行时雍正都赏了黄马褂。这原是雍正厚恩笼络的意思，按清制，特赐黄马褂官员，可与任何品级官员分庭抗礼。允禩一听便知，这个二杆子侍卫起了惹事的心，深恐年羹尧会迁怒到自己身上；又想年羹尧如此骄横，给他点颜色瞧也好。仓猝之间也拿不定主意，又当着桑成鼎的面，更不好说什么，只捏了一把汗上马徐徐而行。

西宁是座小城，只有三四千居民，久经战乱蹂躏，城里居民逃亡的逃亡，内迁的内迁，其实已是一座兵城。允禩在马上细细观望，但见一方一方的民宅都驻着军队，有的门口还设着仪仗，城里沿街每隔半箭之地都挺立着兵士，腰刀持戈，钉子似的站着目不斜视。久闻年羹尧治军有方，看来果不其然。将到行辕门口时，那气象更是森严，一面铁杆大纛旗高矗在辕门外，纛旗上一幅缎幛，蓝底黄字写着：

抚远大将军年

六个斗大的字在强劲的西风中威风凛凛地飘扬。宽阔的大将军行辕倒厦两边，立着两面丈余高的铁牌，一面上写“文官下轿武官下马”、一面写着“肃静回避”四个栲栳大字，旁边各守四十名军校，也都一个个面目狰狞，威猛无伦。允禩正自暗地嗟讶，行辕旗牌官已经从东辕门大步出来，雪亮的马刺踩得石板地铮铮有声，径向允禩马前单膝一屈，平手军礼说道：“年大将军有令，请九爷在此歇马，大将军立刻出迎！”

“知道了。”允禩被这里森严的军威震慑得有些心颤，在马上一点头，踏着下马石下来，说道：“上复大将军，不必出迎。我们进去进谒。”

那军校答应一声，起身大踏步进去回禀。不到半袋烟功夫，便听军中画角鼓乐大作，炸雷般三声大炮响过，行辕正门哗然洞开。两行武官足有四十余人，手按腰刀墨线般正步跨出，接着便见年羹尧出来。他头戴三眼花翎珊瑚顶戴，九蟒五爪袍子外套着一件簇新的明黄马褂，腰中悬的宝剑上垂着明黄滚苏，一望可知是雍正所赐。辕门外军校见他出

来，“啪”的一声打下马蹄袖，单膝跪下行礼，偌大辕门外几百军校一声咳痰不闻。年羹尧看也不看众人一眼，径自走到允禩面前，脸板得一丝笑容也没，只双手一抱，说道：“九贝勒，年羹尧奉旨久候。有失迎迓，多有得罪！”

允禩也揖手回礼，肃然说道：“大将军，我是奉旨前来军前效力。国之兴亡匹夫有责，何况我为大清宗室亲贵？自今而后，我为大将军麾下效命，但有使令，一定俯首凛遵！”年羹尧目光扫视一眼穆香阿等十名穿着黄马褂的侍卫，又转脸对允禩道：“九爷乃是天潢贵胄，年某无礼了——请九爷到后帐，我为九爷洗尘！”说着将手一让，把十名侍卫竟晾在门外睬都不睬。允禩和年羹尧并肩而入，但心里到底忐忑。走着，小声道：“穆香阿他们十个，都是皇上跟前侍候的人，请大将军稍存体面！”

“嗯。”年羹尧略一沉吟，叫过一个旗牌官，说道：“这十位将军远来劳乏，不要慢待。你带他们在西官廨设酒接风。他们的差使明日就分拨下去了！”说着便又走。允禩有心的人，一边走，远远便听头穆香阿的声气：“上复你们年大将军，老子已经吃饱喝足了，接的什么屁‘风’？”允禩留心看年羹尧，却是面无表情，只额角上青筋不易觉察地抽搐了一下。怪不得八哥说年羹尧两副面孔，在京是谦谦君子，出京是混世魔王，真是半点不假。又想自己一个金枝玉叶，被发落到这里与年羹尧这样的人为伍，还得低声下气，心中转觉悲酸。年羹尧见允禩脸上似悲似喜，也猜了个七八分，却不便多说，一边往书房里让，口中道：“塞外苦寒，就这模样，九爷住久了也就惯了。战事稍有转机，我一定奏明皇上，让九爷体体面面回京。”

这是一间很大的书房，却没有书。几架简陋粗笨的木架上到处堆的都是军帖文案，西边一个木制沙盘分黑黄二色插满了小旗，占去几乎半间书房，东边大炕上铺的熊皮褥子，地下大概烧着地龙，一点烟火气不闻，却暖得令人燥热。二人进来时，桑成鼎已在里边，一桌丰饌已摆在炕前。见他二人进来，桑成鼎垂手说道：“主子，九爷在哪里下榻，请示下，奴才好去预备。”年羹尧说道：“九爷不是寻常人，至少得住得和我这里一样。把东书房收拾一下，那边的沙盘撤到正厅签押房，明儿你带九爷在城里看看，九爷最爱读书的，把书肆的书各样挑一册摆东书房去——九爷，请！”

允禩在筵桌前坐下，笑道：“亮工，在京只是听说，这次来真是大开眼界，看到你大英雄本色，令人心服！虽说我不饿，但你这杯洗尘酒还是要吃的，请坐！”

“给九爷请安！”

一霎间年羹尧好似换了个人，已是满面笑容，允禩惊愕之间，年羹尧已倒身下拜叩下头去，允禩慌得连忙起身双手搀起，说道：“亮工，这是怎么说？我不是领差，也不是督军，我是——”

“您是九爷。”年羹尧笑道，“国礼不可慢，家礼不可废，要分清楚，请九爷恕我前倨后恭。”说罢亲自给允禩斟酒奉上，又道：“羹尧是个读书的将军，说到底，君臣纲常还是懂的。其实您到这里做什么，我们心照不宣，我断不会叫九爷在我这里吃亏的。”

这是很透彻见底，很顾情面的话了，允禩心里一阵感动，端起杯一饮而尽，说道：“亮工，你真是角色！真人面前不说假话，我也不怕与你交浅言深。皇上与我虽是兄弟，多年来也存着不少芥蒂。自古成者王侯败者贼，我有什么不明白的，又是兄弟又是‘贼’罢了。我说这个话，你密奏皇上也好，将我就地正法也好，都无所谓。但我心里拿你当条汉子，如今依托你，求个平安——我对天起誓，我若有谋逆篡位的心，有如此杯！”说着将手中酒杯“啪”的一声掣得稀碎！“九爷！”年羹尧喊了一声，却接不下话去，良久才冷静下来，说道，“何必这样？先前各为其主，说不上是非二字。如今既为臣子，只要安位守命，我不做小人之事！”

“这点银子，寄回去家用吧。”允禩见时机已到，从袖中取出一张银票递过去，“听说十一月初三是年老伯父的七十大寿，我原想亲自去的，可惜皇命太促，匆匆离京，连令兄也不及见面。这里六百里加紧递送反倒方便。”年羹尧推辞道：“生受九爷，家父如何当得起？您用钱的去处多着呢！”展开略瞥一眼，见是一张十万两见票即兑的龙头银票，心里一惊一喜，手攥得紧紧的，口里仍说：“这实在——”一眼瞧见汪景祺夹着一叠文书进来，年羹尧急将银票拢了袖中，脸上又复变得凛不可犯，改口道：“既如此，我陪九爷喝下这一杯。”遂端杯一仰而尽。转脸问道：“这早晚送的什么文书？哪里来的军报？”

汪景祺怀中抱着文书不便行礼，向年羹尧一躬，抬头看了允禩一眼，二人便都将目光闪开了去。汪景祺道：“这是东书房存的，桑成鼎先生叫我抱过这边，请大将军示下，放在哪里？”

“就放炕桌上。”年羹尧吩咐一声，见汪景祺要走，又叫住了道：“你是前头文案上的汪景祺吧？你的字写得好，写的诗也很看得过。你上的几个条陈我看也很有章法——已经告诉桑成鼎，叫你这屋里侍候，你知道么？”汪景祺尚未回答，允禩故作失惊，说道：“汪景祺！你是不是当年乌兰布通之战，在索中堂幕下，为皇上草过《讨噶尔丹檄》的那位汪景堂汪先生？”

汪景祺似乎一怔，旋笑道：“落拓书生埋名数十年，不料还有人记得！你是——？”“这是九贝勒爷！”年羹尧也不料这个其貌不扬的老头子还曾有过这番惊人经历——乌兰布通战役已过二十余年，自己当年还是个牙将，此人却已在中军营帐中为熙朝名相索额图参赞了！想着不禁肃然，竟起身道：“不料还是前辈先贤！——实在有屈你了。”汪景祺苦笑道：“人老珠黄，夕阳好黄昏近，不可再言当年。桑先生说了，明天——”

“什么明天今天。”年羹尧笑道，“就是此时，你就留在这里。姜是老的辣，我这里幕僚上百，真能办事的却没有。论起来风花雪月、诗词歌赋、弹琴弈棋，一个比一个能说会道。可我这里是沙场，兵凶战危，一个失机便是社稷之祸，便是百万生灵涂炭，我要这些马屁精、巴儿狗做什么使？汪先生，来来来！一起坐，我正要和你细细议一下你的条陈呢！”

三人正在行礼让座，桑成鼎匆匆进来，看了允禩一眼，却没有立即说话。年羹尧便问：“怎么了？”桑成鼎略一躬身道：“回帅爷，西官廨的侍卫爷们吃醉了酒，和帅爷帐下的几个亲兵打起来了！”

“我去处置。”年羹尧缓缓站起身来，冷笑一声，“这些人我晓得，除了欺压良善，半点本事也没。汪先生你陪九爷坐——来，传二品以上副将参将，都到帅帐，等着本帅升帐议事！”说着便出了书房。顷刻之间，外头已是一片急促的脚步声响。就连书房里允禩和汪景祺也觉得气氛紧张起来。因见无人，允禩方悄悄问汪景祺：“无已（汪景祺字无已，号星堂），这个桑成鼎是什么人？”汪景祺说道：“是年大将军贴身心腹随从。他父亲救过年羹尧父亲，他在额尔济纳救过年羹尧，替年羹尧挡箭，背上中了三十多箭……”

年羹尧前呼后拥赶到西官廨，这里已是一片狼藉。两桌筵席翻了个底朝天，杯盘碗盏都砸得稀烂，满地的酒、肉被踩得烂酱一般，十个侍卫的黄马褂被油渍污得斑斑驳驳，挺剑立在南端，十几个中军行辕亲兵拔刀怒目，站在北端，只要有一个人不持重，这里顷刻便要刀枪相拼，性命相搏！见年羹尧满脸阴沉进来，十几个亲兵刷地跪了下去。打头一个亲兵说道：“禀大将军，他们辱骂您，弟兄们劝，他们还动武先打人！”

“你这会子才想起来禀我？迟了！”年羹尧满脸横肉绽起，暗哑的声音使人毛骨悚然：“一律给我去手！”

“去手”是什么意思，穆香阿几个人无一人能懂。正发愣间，对面十几个亲兵“喳”地答应一声，将锋利的腰刀高高举起，刀光几乎同时一闪，十几只左手已被砍落在地！十个侍卫顿时吓得面无人色。

年羹尧格格一笑，说道：“很好！每人分发三千两银子，调任陕西军粮处将养。”年羹尧又将脸转向穆香阿，哼了一声，恶狠狠笑道：“他们是立过战功的，姑免一死。你们搅闹行辕，怎么处置啊？”穆香阿这时回过神来，晓得年羹尧是来下马威，自不肯示弱，挑衅地看了年羹尧一眼，说道：“你奏皇上，该怎么怎么，无□所谓！”年羹尧从齿缝里迸出一句话：“我为专阉大将军，发落你几个狗娘养的，何须惊动皇上？”

“回你大将军话，”穆香阿揶揄地一笑，“我母亲是和硕公主，圣祖亲生，不是狗娘！”

年羹尧盯视他良久，突然仰天大笑，倏然收住，说道：“好，你顶得

我好——升帐！”说罢背身便走了。

“年大将军升帐了！”

“年大将军升帐了！”

一声声传呼由近及远传送出去。

第二十三回 施肉刑纨绔惊破胆 拟凯歌权且献良谋

年羹尧的大将军中军行辕，其实是当年康熙皇帝亲征准噶尔时，青海喇嘛为康熙回驾所修造的行宫，康熙回程没有从这里路过，因而一直置闲。年羹尧行辕由甘肃迁来，西宁太守司马路又将这里重加装修，除了将正殿上的黄琉璃瓦换了绿色，其实仍旧是皇家体制。九楹正殿改了行辕中帐，殿前丹墀下两口灭火用的贮水大铜缸也是仿乾清门前的金缸规模，甬道中间的御炉香鼎，临时用黄毡布裹困起来，算是逊礼回避。大殿上按年羹尧的意图，西壁满绘青海省山川形势图，东阁御榻却改了沙盘，饶是如此，仍显得空落落的，正中一张硕大的卷案上摆着文房四宝、笔架镇纸、墨玉印台足有一尺见方，上头明黄袱面搭着印盒——即是按康熙手书刻的“抚远大将军关防”所存之处。这些也都还平常，虎皮交椅后的两个人多高的龙凤架却格外醒目，一个供着雍正皇帝“如朕亲临”的金牌令箭；一个供着错金嵌玉、龙盘凤绕的尚方宝剑；都幔在黄绛绛帐中，给人一种神秘庄严的感觉。

这地方平时将军们私下里叫它“白虎堂”，虽是议事用的，但因初到，还是头一次启用。就是在甘肃平凉，年羹尧也从不轻易升帐召集军将在正厅议事，乍听年羹尧升帐的军令，将军们都不知出了什么事，一个个装束齐整衣甲鲜亮疾趋而入，虽不敢喧哗议论，都用目光互相询问交换着眼色。正没做奈何时，又听闷雷价炮响三声，年羹尧居前，桑成鼎随后，从殿后西仪门拾级而下，步入大帐，满殿七十余人“呼”的一声全都单膝跪下，说道：“给年大帅请安！”马刺碰得叮当一片响。

“起来。”年羹尧径自升座，环视了一下左右，伸出右手，张着虎口平举一下回礼，这才坐下，嘴角微翘，带着一丝冷峻的笑容说道，“今日召你们来，通报两件事。圣上特谕，着九贝勒允禧前来军前效力。这事你们可都知道？”军佐们悬着的心放了下来，一齐拱手说道：“标下知道！”年羹尧点点头，又道：“九爷是当今万岁爱弟，前来军中，也是琢玉成器的意思。你们不可存了别的心思。说到底，九爷是龙子凤孙金枝玉叶，你们要好生保全照顾，不可缺了君臣大礼。我晓得你们这些混账，见了我毕恭毕敬，转过脸对别人就没王法。谁委屈了九爷，我照军法处置他，可听见了？”

“喳！”

年羹尧“啪”地拍案而起，眼神变得饿狼似的绿幽幽的，气从丹田而出，大喝一声：“伊兴阿！”

“末将在！”

“你去西官廨，即刻将穆香阿等十名犯纪军官提来听候发落！”

那个叫伊兴阿的将军扎地打了个千儿，说道：“遵大将军命，请令！”年羹尧若无其事地伸手从令箭架上抽出一枝虎头令箭“当”地掼了下去。伊兴阿双手捡起捧在怀中大踏步出了正帐。人们这才晓得，是新来的侍卫“爷”们犯了军规，一颗放下的心又提起老高。

十名侍卫被二十名如狼似虎的军校架着双臂扭送到正帐，一个个已是鼻青眼肿不成模样。见到帅营虎帐这般阵势，无不脸上变色心头突突鹿撞，却一时放不下侍卫架子来。穆香阿奉有监视年羹尧密谕，有专折上奏之权，尽自惊慌，还拿得住些，待亲兵们松开手，揉着拧得发疼的膀子，怒目年羹尧，说道：“年大将军，咱们奉了圣谕，万里迢迢自愿投军为国效力，你就这么个待承？”

“跪下！”

“什么？”

“跪下！”

“我穿着黄马褂给你跪下？”

“我剥掉你的黄马褂！”

年羹尧勃然作色，手一挥，早有军校一拥而上，不由分说便扒掉了十个人的黄马褂，顺势膝窝里猛踹一脚，已是踢跪在地下。

“皇亲国戚来我这里当差的多了。凭一件破黄马褂子，就敢藐视本大将军？”年羹尧随手漫指站在前面的二十多个人，“你问问他们，谁没有黄马褂？拿你的伊兴阿是简老亲王喇布的三世子，当今皇叔，没有你尊贵？桑成鼎，按行辕营规，这十个人在辕门不行参拜，喧哗西官廨，辱骂本将军，又恃宠傲上，咆哮议事厅，该当何罪？”

桑成鼎进前一步，干涩枯燥地迸出一个字：“斩！”

“那就按军规行事。”年羹尧蹙额说道，“拿酒来，斟上十碗，我亲自为他们送行！”顷刻之间两个军士已抬了一坛酒来，就帅案斟了十碗，塞到跪在地下已经吓傻了的十个侍卫手中。年羹尧自己也端了一碗，瞥了一眼桑成鼎，桑成鼎会意，一躬身退出去。年羹尧端酒在手徐步下阶，已换了一副悲天悯人的面目，温语安慰道：“皇上差你们到此，是一刀一枪挣功名，为朝廷建勋立业来了，不是叫你们来送死的，这我清楚。穆香阿，我与你父亲其实还交契很深，你做满月、百日我都去过，还说过你有出息，雏凤清于老凤声，将来比你爹强，哪里能想到你死在我的令箭之下呢？唉，这人，是从哪里说起呀……”

穆香阿抖得碗里的酒洒了一身，越听年羹尧“抚慰”越是惊恐不可名

状，搭眼一看，周围一片陌生面孔，连个说情的也难指望，顿时脸色变得窗户纸一样苍白，颤着声说道：“咱们初来乍到，不懂规矩，冒犯了大将军。如今……知错了。大将军既然念得当年与家父交情，望恕过了，愿一刀一枪死心塌地为大将军效命疆场。”

“不是这一说。”年羹尧语气更加平和，“这里是帅营虎帐，不是小孩子玩家家，砸了家伙重来。我宽纵了你们，难管别人。将来回京，当然要去府上请罪的。哦，你们进西官廨，那里的军校没有向你们宣讲纪律？”

十个侍卫张皇了一下，其实就是为宣讲纪律他们不肯听，一味打诨使酒骂座闯出的事。嗫嚅半日，穆香阿方道：“宣讲了。”

“这就难怪我无情了！”年羹尧仰脸咕咕一气喝完了酒，将碗随手一掷，背过脸吩咐，“拖他们出去！”

军校们雷轰价齐应一声，扑上来寒鸭凫水般绑定了十个侍卫，不论他们怎样挣扎哀告，双脚着地拖出正厅，一齐按倒在御炉西侧的空场。刹那间，呜嘟嘟角悲凉响彻四方，满城各营便都知道，年大将军又在行军法杀人了。恰正在此时，允禩和汪景祺一前一后，手撩袍角气喘吁吁自西侧门跑了下来，允禩气色不是气色，摆着手对刽子手大叫：“慢，刀下留人！”说罢趋至大殿前“啪”地一声打下马蹄袖，朗声报道：“军前效力九贝勒允禩请见年大将军！”良久，只听里边年羹尧冷冰冰一句：“请进！”

允禩“喳”地答应一声。他也真放得下架子，哈着腰朝年羹尧行庭参礼，叩下头去，起身又打一千。年羹尧南面受礼，想到下头这个人的身份，心里一阵惬意。转思下头这些将校对景时密奏一本自己无人臣礼，又多少有点心慌，忙起身一揖，说道：“九爷往后不必报名行礼，年某不敢承受。给九爷设座——”

“年大将军”，允禩谦恭地坐下，一欠身说道，“我是来替穆香阿十个人讨情的。”年羹尧一笑，说道：“军法无情。九爷，你不要管这些事，安富尊荣就是了。”允禩脸一红，说道：“是我急不择言，说错了。这些个侍卫侍候皇上惯了，从不晓得世上有‘规矩’二字，就似没调教过的野马，有时连皇上也气得没法。送他们到军中，也有交给您管教的意思。体贴到皇上这片仁厚慈心，还望您网开一面，能超生且超生吧。”

年羹尧道：“九爷，您知道，我这时节制着四省，十几路人马，近三十万军士。赏不明罚不重，是军家大忌。我恕了他们，两厢这些人不服将令，还怎么约束军队？如今对罗布藏丹增合围之势已成，各军不能动作协统一致，误了军国大事，将来我怎么见皇上？”

“大将军，诸位军将！”允禩突然离座当庭跪下，向四周团团一揖，“他们犯了军纪该死，允禩不敢求情，念国家用人之际，皇上拳拳仁心，允禩愿意作保，且寄下这十颗人头，叫他们戴罪立功，将功折罪，

不知众位能否体谅大将军忠公体国之心，庙堂朝廷栽培人才的至意？”满殿人众见这个皇帝的亲弟弟这样执谦礼重，心里都不禁发热，向年羹尧一揖手道：“属下愿同九爷共保十位侍卫！”

年羹尧环视众人，突然扑哧一笑：“我也应不以杀人为乐——既如此，传他们进来。”

十个侍卫灰头土脸被押了进来，初到行辕时的骄横之气一扫而尽。他们抬眼凝望了一下允禧，依次跪了下去叩头，穆香阿颤声道：“谢大将军不杀之恩，谢九爷救命之恩，谢各位兄弟保救之恩！”

“死罪虽免，活罪难饶！”年羹尧扬着脸说道，“当庭各人四十军棍，以儆效尤！”两厢军校“噢”地答应一声，不由分说，上来就地按倒，噼噼啪啪就是一顿臭揍。年羹尧帐下军校司空见惯，木着脸不言声，允禧哪里见过这个？听着军棍打在屁股上一声声枯燥的闷响，不觉毛骨悚然。直到行完肉刑，年羹尧方满意地“嗯”了一声，说道：“没有呻吟告饶的，还算像个样子。你们十位，就在帐下摆队听候使唤！我告诉你们，姓年的有不是处，你们尽可密奏皇上，不必顾忌——你们不就凭这个才敢放肆么？”

十个人哪敢抬头，喏喏连声答道：“不敢，不敢！”

“我也有密折奏陈之权。”年羹尧满脸阴笑，徐步下了公座，慢慢踱着步子，说道：“皇上若信我不过，岂肯将数十万大军交付与我？你们不晓事！今日不杀你们，并非我不敢。哈庆生是当今额驸，上月从四川督办军粮，迟到三日，我就斩了他。我先斩后奏！皇上不但没有处分，还下旨表彰了我。”说着，将一份折子甩给穆香阿。穆香阿颤抖着手打开看时，上头血红的朱批赫然在目：

八月十五奏览。朕在此焚香祷天，与诸臣共庆佳节，不意即在西疆行军法杀人，思之颇有同时不同势之感。哈庆生原系不成材之人，原望其疆场磨砺，或可略有造就，不意竟以贻误军机获咎处死。朕初闻则惊，既思且喜，我朝若有十数个年羹尧，不避嫌怨，不畏权贵，公忠执法，朕何至于子夜不眠，焦劳国事？宗室外戚在卿军中效力者甚多，其后遇此等事，即按军法一体处分，不必专章上奏。卿且放胆做去，卿但为好臣子，何虑朕不为好天子？！

字迹端楷，一色钟王小楷，秀拔有力。下头还钤着“圆明居士”小玺。穆香阿原存了告状的心，想伺机寻隙密奏一本，至此打消了妄想，忙双手捧还年羹尧，满脸赔上笑来：“今个儿一场噩梦，胜读十年书。咱们服到底了，鞍前马后，总归听大将军指使就是了！”年羹尧见收伏了这十个侍卫，暗舒了一口气，换了笑脸，说道：“总跪着做什么？起来！军法是军法，私情是私情。你还是我的世交子弟嘛！九爷的饭没吃饱，你们的筵也搅了——吩咐他们，重新设筵！我和别的军将饭尽量，酒不得饮过三杯。你们一醉方休，一来压惊，二来接风。”

是时天色已麻苍渐昏，中军大帐重移酒樽，绛蜡高烧，十个侍卫忍着屁股火烫价疼痛，强颜欢笑奉承这位惹不起的年大将军，直到起更，各营军将还要回去处置军务，年羹尧方命撤席，着人送允禧东书房歇息了，自带着桑成鼎和贴身亲随迤迤回西书房来。却见别的师爷幕僚早已散去，只汪景祺仍在灯下伏案疾书，写着什么。年羹尧已是累极了的人，迈着灌了铅似的步履进来，连声索要：“进参汤来！”又笑谓汪景祺：“你有年纪的人了，这里的事没有办得完的？没有急务，不用熬夜，这会子在写什么呢？”

“大帅，”汪景祺写得专注，竟没留神年羹尧已经进来，听见问自己话，方搁了笔忙站起身回道：“我虽老，精神还好，有个写笔记的积习，天天都要写的。前几日上条陈，大帅军纪雷厉，赏重罚严，这固然是好，但战士都是关内来的，西疆寒酷无游娱之乐，难免寂寞思乡，这不是单靠纪律约束得的。所以我写几首凯歌上给大将军，可否颁示各军传唱，一可鼓舞士气，二则也免闲时无事思乡之苦，可使得？”

年羹尧接过桑成鼎端来的参汤，趁热一饮而尽，笑道：“好啊！四面楚歌可散八千子弟兵，你这个人懂军事，知人心，难得！写什么词儿我看看！”说着上前俯身看时，见是三首诗：

军声鼎沸米川城，帝简元戎诘五兵。

班剑衮衣龙节至，岩畿赤子庆更生。

宠命初登上将坛，相公自出逐呼韩。

锦衣骢马亲临阵，士卒欢腾敌胆寒。

连营鼓吹凯歌回，接壤欢呼喜气开。

闻道千官陪□仗，君王亲待捷书来。

汪景祺见年羹尧看着不言语，回笑道：“我才力薄，写写而已，自然入不了大将军法眼。”年羹尧道：“这诗谁能说不好？太雅了兵士们也唱不起来。我总觉得气魄嫌小了点似的，由甘入青，已经小胜几战，写进去才好，你能否再拟几首我看看？”

汪景祺沉吟片刻，也不再言语，上前提笔濡墨，文下加点，疾风骤雨般又写三首：

指挥克敌战河湟，纪律严明举九章。

内府新承卢矢赐，令公满引射天狼！

边燧消时战鼓闲，弋戈解甲入重关。

挥兵再夺狼头纛，胆落名王恸哭还！

饮至元功竹帛名，至尊颁赏遍行营。

一时下马听明诏，远近同呼万岁声！

“嗯，好！”年羹尧见他才思如此敏捷，不禁大为叹赏，“实在这才鼓得起士气。前三首说我说得太多了，为时也太早。如今大敌未灭，不能歌我之功，颂我之德。就是这三首，按军乐配上传示各军。要人人会唱。待擒住罗布藏丹增，你再编几首更好的！”他眼中闪烁着喜悦的光，凝望着悠悠的烛光，慢慢地，却又黯淡下来，抚着剃得趣青的脑门坐了下去，仰着脸，半晌方叹道：“可罗布……罗布藏丹增在哪里？他的主力在哪里？好大一个青海啊——慢摇橹船捉醉鱼？我一天要花朝廷几十万两银子，皇上那秉性，能容我久战么？”

汪景祺坐在斜对面，深不见底的瞳仁里闪着阴郁的光，盯视年羹尧良久，说道：“我知道。”

“什么？”

“我知道罗布藏丹增的大本营在哪里。”

年羹尧像一只突然发现老鼠的猫，身子猛地向前一倾，用狐疑阴狠的目光注视着汪景祺，哑哑地问道：“哪里？”汪景祺一笑起身，至沙盘跟前，用木棒指了指一个地方，说道：“这里，塔尔寺！”年羹尧腾地起身，快步走到沙盘前，看了看塔尔寺位置，猛地抬头问道：“你初来乍到，凭什么敢断定塔尔寺是他的大本营？你要知道，塔尔寺离西宁只有几十里！”

“您看这蜡烛。”汪景祺咬着牙，阴森森笑道，“照得通室皆亮，偏偏就照不到烛台——这就是‘灯下黑’！”汪景祺缓慢而又清晰地说着，语调干涩涩地没一点水分，又道：“游牧部落打仗，一样也要水、草、粮。遍青海四遭被围得水泄不通，为什么至今罗布藏丹增的兵仍能支持？就因为塔尔寺里粮库，还在源源不断供给。塔尔寺是敕封黄教总寺，除了自行在青海筹粮，在内地购粮，朝廷还时不时拨调粮食——年大将军，断不掉这个粮源，你征服不了青海省！”

这一番议论对年羹尧来说真有醍醐灌顶之效，想不到“关门打狗”不但房子大，而且狗有东西吃！年羹尧牙关咬得格格，的，“嗯”地起身便走。汪景祺却道：“慢！”年羹尧倏地转身，说道：“你推测的有道理，不管是不是罗布的大本营，我都要剿了这个塔尔寺！”

“塔尔寺可不是太湖吴家寨，也不是安徽江夏镇！”汪景祺语气平静得像刚刚睡醒的孩子，“塔尔寺无端被剿，就要反了青海一省！你须知，丹罗活佛就是这里的教主，皇上的替身文觉禅师也曾在此受戒。本来是罗布藏丹增‘窜扰青海’，你不但没有镇压了罗布军，反而激起新的兵变。我敢说，你今日剿塔尔寺，不出一月，你就要被锁拿进京，另委新的大将军来接替你！”

年羹尧迟疑了，踉跄转回身来，背着手默默踱着，魁梧颀长的身影在书房窗上来回移动，因见桑成鼎进来，便吩咐道：“你去筹粮处传我的令，截掉一切内地运往青海的粮食。所有寺观庙院，喇嘛僧侣用粮，从军饷中按人供给——还有，弄点夜宵来，我要和汪先生彻夜畅谈！”

只在顷刻之间，汪景祺便升到了“汪先生”的地位。

第二十四回 争功劳将军存私意 忧爱子太后归渺冥

经过几夜周密磋商，一个庞大而又冒险的诱敌计划终于形成。为防着岳钟麒从四川突然出兵助阵抢功，年羹尧下令甘肃巡抚范时捷，将驻守甘北的绿营兵紧急调防松潘，又细细给雍正写了一份密折。十月初三，年羹尧调齐游击以上将佐训示机宜，下令驻守西宁所有军队全部移防兰州。偌大西宁城，只留了一千五百名老弱疲兵守护中军行轅。

听了这番出乎意料的军事布置，上百名军官面面相觑。看看年羹尧，一副莫测高深的模样，谁也不敢发问。倒是桑成鼎忍不住，问道：“大将军，您呢？随军东下，还是留在西宁？”这个问话是有点意味的，西宁兰州相距并不遥远，然而一个青海一个甘肃，守将擅自出境，万一西宁失守，年羹尧先就有了弥天大罪。听这一问，所有军官都抬起头盯着年羹尧。

“我不随军东下，但我也离不开青海。”年羹尧似乎有些感慨，“这次调防，实出无奈。你们看看这地方儿，能过冬么？后方补给那么远，不单粮草，就是烧炭，要加多少？这么多兵集结在这里，一时又寻不到战机，冰天雪地之下，冻也冻垮了。退守兰州，仍旧包围着青海，把罗布藏丹增留在这里吃吃苦头，来年春化草出再决战有何不可？”

沉默了一阵，伊兴阿忍不住，躬身禀道：“大帅，西宁粮库中还存着十万石粮，万一城破落入罗布藏丹增手里，岂不糟了？”穆香阿知道，年羹尧留青海，自己这群侍卫当然也得跟着，心里满不情愿，但他是叫年羹尧打怕了又买通了的人，想了想，说道：“主帅远离大军，万一有个闪失，我们都有失于守护之责。大将军既这么想，何不奏明天子，全军移甘西待机再战，也是上策。”

“粮食算什么？一把火半个时辰就烧它个精光。”年羹尧冷笑道：“我不能出境，我若出境，朝廷里还不知道造作出什么花样的谣言呢！想当年乌兰布通之战，我率三十余骑蹙了噶尔丹大营，数万蒙古兵未伤我一根汗毛，何况今日？军令既下，用不着再议。都统以上将官留下，还有军务交代，余下的回营，听候号令即刻开拔！”

“喳！”

众将出去，只余下二十几个将官等候年羹尧面授机宜，却见司阍旗牌官进来，禀道：“甘肃巡抚范时捷大人求见大将军。”说着递上名刺。年羹尧看了一眼便搁了案上，说道：“叫他进来！”旗牌官答应着出去，片刻之间便见一个官员，圆胖脸小胡子，敦敦实实的身材，闪着一双满不在乎的黑豆眼一摇一摆进来，一身九蟒五爪袍子外罩锦鸡补服。虽然

簇新，不知是剪裁不当，还是穿戴得仓猝，怎么看怎么别扭。他原任湖广布政使，年羹尧兴军，托允祥说项调迁甘肃巡抚，是年羹尧上的荐本，因此便以恩主自居。满以为范时捷感恩戴德，对自己必定敬礼有加。但自到甘肃，这范时捷除了公事往来，平素连个影子也不见。眼见这范时捷又是上来打个千儿便自行起立，年羹尧心里登时窝了火，连手也不虚抬一下，问道：“你有什么事？简便着说，我这里军务忙着呢！”

“卑职说的也是军务。”范时捷挺着身子，活像个不倒翁，似笑不笑说道：“上次说请大将军调拨军需帐篷。大将军令卑职找兵部要。兵部说，都拨到您这儿了。甘西驻军如今几十个人挤在一个帐篷里，说句寒碜话，夜里出去撒尿，回来就找不到睡处。卑职来请示，几时帐篷能发到我军？”年羹尧冷笑一声，说道：“就为这事你巴巴儿跑来？”“这事我想也不是小事。”范时捷毫不胆怯地看着年羹尧的脸，“还有，您调甘肃绿营移防松潘，我也有点想不明白。岳钟麒将军离松潘近在咫尺，大老远的却调甘肃兵去驻防？我想请大将军再思，能否收回成命。”

年羹尧怔了一下，随即说道：“知道了。你连夜赶回去吧。”“知道了不等于了解了我的难处。”范时捷粘胶腻牙，十分难缠，字句斟酌着又道：“回去兵士们照样睡不下，岂不伤了年大将军爱兵如子之心？我已将甘肃难处移文禀告了岳将军，请岳钟麒与年大将军合议一下，统筹办理。最好还是请岳将军驻守松潘，可以两免劳苦。”他的话不软不硬不疾不徐，说得振振有词，却又毫不失礼。年羹尧气得脸色铁青，偏那范时捷压根不抬头看他的脸色，遂格格一笑，问道：“谁叫你移防松潘的事通知岳提督的？你有这个权么？”

“是您啊！”范时捷闪着眼盯着年羹尧，说道，“上次甘东誓师，您登坛阅兵，岳钟麒是副帅。您告诫诸将，有事要随时通报您和岳将军，在座诸公都听见了的……”

年羹尧又好气又好笑，又恨又无可奈何这活宝，因还急着议事，挥手道：“罢了罢了！你回去听参，甘肃的事以后由甘肃布政使来和我讲，去去去——回去听旨意！你还算我荐的人，我真瞎了眼！”

“是！”范时捷一躬身道，“我知道大将军不待见我，当初荐我，我还以为您为公呢！我这就回去听参，预备着写辩折。也正好，已有旨意叫我去做两江巡抚，既有人代理，我早点动身就是了。”说罢又打个千儿，双手一拱道：“大将军多多珍重，卑职去了！”竟自悻悻而去。年羹尧帐下偌多军将，都看得目瞪口呆。

年羹尧恶狠狠盯着范时捷的背影，“呸”地一口，狞笑道：“他这个两江巡抚梦做不了十天，现在先不料理他。你们且听我的部署。”年羹尧扫视一眼众人，不言声走向沙盘，用长棒指点着道：“从明儿个起，各营拔寨东行，将用不着的军器辎重一律运往红古城、晏水滩、通河以西的双常寺一带，把军旗都插到车上，声势越大越好！桑成鼎、瓦尔塞带着中军随我，驻扎乐都统筹指挥各军。马关保部进驻千户庄，塞得部进驻涅

源，富春安部进驻贵德，每行十里设一个烽火台，我在乐都的烽火台是最大的。一旦点燃，各军就向西宁、塔尔寺星夜进袭——逢村烧村，逢人杀人！”他抬起头，饿狼一样的眼幽幽闪着光，喑哑的声音使人不寒而栗：“你们听明白了没有？”

这一道令，与方才大会讲的截然不同，大家杂乱无章地答应一声“明白”，其实人人心里一盆浆糊。年羹尧格格笑道：“你们未必明白，我这是一出假空城计！一定要造成大军东移的假象，所以各军一律昼伏夜行，只有向东的军队要大张旗鼓。为防泄密，从明日起，老弱病残兵士一律留在城内，凡有半路逃亡的，无论是谁一律擒斩。各军收容营，遇有中途落伍掉队的，一概密送西宁。只有这样，才能诱得罗布藏丹增集结军队来攻西宁，然后四面合围——嗯？”至此，将军们才知道年羹尧葫芦里卖的药，不由一齐向他投去钦佩的目光。穆香阿看着沙盘，笑道：“大将军算无遗策，就是孔明也不过如此吧！”

“万一罗布藏丹增不肯上当呢？”马关保皱眉道：“天儿冷得这样，我军分散远离中军，粮草也难供给，这犯着兵家大忌呀！”

“粮食！”年羹尧黑红的脸放出光来，“我军要过冬，敌军也要过冬，我已卡断了所有通往青海的粮道。西宁城里十万石粮就是最好的诱饵。人，渴极时就是鸩酒也要饮的。真的诱不来他，半个月后我也点烽火，仍旧在西宁集结，这一冬，我饿死青海全省人也在所不惜！”

这真是狠到家了的心肠，这计也真毒到了极处。穆香阿想起雍正临别说的“仁不统兵、义不行贾”，瞧年羹尧这般行事心地，真是半点不假。正自胡思乱想，众将军早炸雷般应一声：

“喳！大将军英明！”

范时捷盛气离开西宁，回兰州向布政使恒军交卸了差使，连家眷也不带，选了二十名亲随戈什哈，第二天五鼓天明便离开了省城，到北京述职面圣，准备到南京就任巡抚。因为都骑的健马，又没有行装，他又担心年羹尧告刁状，一路早行晚宿，只用了十二天便赶到北京。此时将近十月，霜降方过，各地官吏都忙着收租完粮，京郊一带却又一番情致，显得颇为清闲，野外尽有闲汉捉叫蛐蛐的、罗黄雀、捉蟋蟀、捕鹌鹑进城卖的，有些个无事可做的旗人，秋兴未尽，携家带口登阳山看云海，观日月同升，担着食盒子到天平山看晚枫红叶的一派太平雍穆景象。范时捷满腹心思，在自家旧宅中胡乱歇息一夜，顾不得满身乏透，天刚麻亮便到西华门递牌子请见。不一时便有旨意着范时捷至军机处，先与怡亲王允祥、郡王允禩见面，午后接见。

“是。”范时捷待高无庸传了旨，毕恭毕敬答应一声便随着进来，一路走问道：“军机处在哪里？”高无庸在隆宗门口指着永巷西侧的侍卫处说：“喏——那就是了。范大人请吧——太后凤体昨儿犯了痰涌。皇上早膳也没进，这会子在慈宁宫。十三爷十四爷这阵子恐怕也在宫外侍候。

您等着，先和张中堂马中堂说说差使也是一样。”范时捷只好答应着进来，果然允祥允禩都不在，只有张廷玉马齐坐在东头炕上。一个御史坐在对面机子上正回事情，见范时捷进来，便住了口。马齐因不认得范时捷，便目视张廷玉。

“哦，是老范进京述职了！”待范时捷行过礼，张廷玉起身虚扶一把又坐回去，命太监摆座上茶，笑谓马齐：“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位叫范时捷，号水芦，原是咱们北京的父母官，放了湖广布政使，又简任甘肃巡抚——这是马中堂——这位御史嘛，就是大名鼎鼎的孙嘉淦。”范时捷忙又起身——见礼，笑道：“我当顺天府尹，马中堂那时就囚在我的南衙。有失照应，马中堂鉴谅！”马齐笑道：“那是君命嘛！凭你就能拿我？我在顺天府独住四合院，整整胖了十斤。说句笑话儿，比如今还自在呢！”一句话说得众人都笑了。张廷玉又道：“嘉淦，你还接着说吧。”

孙嘉淦略一欠身，说道：“为杨名时和蔡珽互讦一案，我亲自去了一趟贵州。德江知府程如丝，原是蔡珽旧部。他仗了这个势，不买杨名时这个巡抚的账。云南的盐自黔入川，娄山关是必经之路。杨名时下令开关，无论私盐官盐，尽情外运，向贵州通政使交纳关税。程如丝竟然强行以半价全部收购，从中倒卖中饱私囊。杨名时因此撤了程如丝的差。程如丝到大理见蔡珽，蔡珽不但收容了程，反而加委程如丝为娄山关参将，盐商们因为巡抚衙门有政令，不肯贱价卖盐，程如丝调集数千军士，鸟枪弓箭都用上了，一次杀死三百多名盐商贩夫。当地土绅百姓写万人联名书控到杨名时那里，为防激起民变，杨名时请王命旗牌斩了程如丝。因此蔡珽奏杨名时心怀叵测，要激起兵变。我去看蔡珽，傲气大得很！叫我报名具手本进谒。二位中堂，我虽不是钦差，但是已任左都御史，他一个驻节外省将军，有这个资格？不怕你们恼，就是进上书房给你们回事，我也没有报名的礼！这就是蔡珽参劾我的原因，你们只管如实奏明皇上！”说完，身子一仰，泰然自若地吁了一口气，一张冬瓜脸上毫无表情。

“这档子事皇上只是叫我们问问，并没有旨意。”张廷玉叹道，“梦竹，我劝你一句话，这件事你还是不要明折拜发，写成密折，或见皇上时密陈都成。不是上书房不肯在邸报上转刊，要是比起山东饿死几千饥民，这还算不上不了不得的大事。眼下最要紧的是年羹尧在青海的军事，皇上一头要顾皇太后的病，一头要操心军务，原定秋狩木兰都取消了。一登邸报，他还不是烦上加烦？你说的这些事不但我们知道，皇上心里也有数。但家有三件事，先从紧处来，折子先存档，成不成啊？我不是要你买我和马中堂的面子，我是劝你想大局。不要单想自己是言官，要发言，要想自己是大臣，从大局着想。就是这句话，你听得进么？”

孙嘉淦低头想了想，长叹一声道：“我明白你的意思了，我具密折奏闻。我也请中堂信我一句肺腑之言，我孙某人绝非因杨名时是我的同年才替他说话。他杨名时有不是处，我照样参他！杨名时在贵州，火耗银子只收二分，官做到巡抚，只用了两个师爷，一个世家富豪子弟，只有几件破中衣。我看了也难过，说‘君何苦自苦到这地步儿？’他说‘贵州人

无三分银，我收了二分，心里已经过不去了。我跟皇上打了保票，不要朝廷拨贵州一两银，一石粮。自己不作表率，上行下效起来，怎么跟皇上交代？’……我真怕蔡珽这个老兵痞一本参倒了他！”“这个么，你放心。”马齐含笑说道，“皇上也跟杨名时打了保票，七年不动他的巡抚位子。”张廷玉也道：“山东巡抚已经撤差，锁拿进京。云贵远在偏隅，民变兵变都是了不得的事——要知道年羹尧岳钟麒在打大仗，后方出不得丁点乱子——就这样吧。刘墨林去南京了，观察李卫和尹继善清理亏空，给年羹尧再筹一百万石粮，等他回来，皇上一同接见。”孙嘉淦起身笑道：“那我就辞了。回去吃我的‘晶’饭。”张廷玉将手一让，孙嘉淦一身退了出去。

“时捷，”张廷玉这才转脸笑道，“让你枯坐了。我原想你元旦才来，那时年羹尧军事也有了眉目，想不到你这么猴急。”范时捷无所谓地一笑，说道：“年大将军已经撤了我的差。我在兰州无事可做，急急赶来，专为听候处分，处分前，我一定要见见皇上。”

两个上书房大臣都吃了一惊，一个封疆大吏，与年羹尧毫无隶属，说撤差就撤差，连中央机枢都不知道！张廷玉不禁皱了皱眉头。马齐也是一脸茫然，说道：“这是怎么弄的？”

“回中堂话——”

范时捷身子微微前倾，正要诉说，帘子一响，允祥允禩两个王爷一前一后进来。张廷玉马齐忙都站起身来，范时捷趋一步上前打千儿道：“二位爷安康平泰！”他与允祥平素极熟稔的，笑着正要说话，见允祥一脸悲凄，允禩满面泪痕，便打住了，长跪在地，怔怔地望着允祥。

“皇太后薨了……”

允祥目光如痴，有些茫然地望着远处，喃喃说道。马齐张廷玉惊得一跃而起，瞠目望着这两个王爷。马齐惊道：“我昨几个见太后，脉象虽不平，还是神定气安，怎么一下子就——”他没有说完，便知自己说错了话，忙打住了。

“皇太后痰症已经十几年了。”张廷玉深沉练达胸有城府之严，刹那间便镇定下来，款款纠正马齐“暴卒”的话，“时好时不好的，太医院几次来回事，我都问过，叶庭训跟我私下说过，左右是今明两年的事。当年邬思道为太后推数，说太后一百〇六岁圣寿，我心里还疑惑，现在看来，他是将寿分了昼夜，多说了一倍！唉……现在我们不能乱了神，赶紧请见皇上，知会礼部制订丧仪，别的一应事务只好且往后放放了。”说罢，摘下自己的顶子，将上头的红缨拧着旋钮慢慢取下来。马齐允祥允禩也都忙去掉了冠缨。

范时捷满肚皮的牢骚，要细细告诉允祥，眼看着皇家出了这样大事，知道无法回事，一边旋着钮子，看着允祥道：“爷们节哀珍重。朝里出了这么大事，万岁爷未必能接见奴才。请爷示下，奴才可否住京，待

丧礼过后再递牌子请见？”

“年羹尧的本章已经递上来。”允祥看着范时捷，缓缓说道：“他撤你差事的事我已经晓得。你先回去听信儿，皇上这会子哭得都晕过去了，也不敢给他回事。过了这阵子再说吧！”

这些话不疼不痒不着边际，范时捷又不能细问。但只听年羹尧折本先到，已觉背若芒刺。当下只好答应一声“是”，慢慢退身出来。一路回去，只是唉声叹气，自认晦气——早到一日，也能单独面见允祥，痛痛快快说说自家苦衷了。

允祥等四人离了军机处匆匆赶往慈宁宫，早见宫前已撤掉了红宫灯，太监们沉着脸忙着用麻纸糊门神、挂白布麻帐，刚到垂花门，便听里头隐隐哭声传出来。允祥允禔鼻子一酸，热泪已滚滚淌出，却不敢放声儿只跟着张廷玉马齐疾趋而入，便见雍正居前，允祉、允祺、允祐、允祘、允禔、允禔、允禄、允礼、允祈、允禩、允祹、允禧、允祜、允祜、允祜一班亲王郡王贝勒贝子从后，以下弘时弘历弘昼三位阿哥排在最后，头上缠了白布孝帽，连麻衣也未及穿，齐跪在地一声声号啕大哭，见他四人进来，太监秦狗儿、赵明理、高无庸一千人忙上来，递上白布孝帽。张廷玉一边缠着孝衣，厉声说道：“你们这些蠢猪！你们自己的孝帽呢？——还不快到库里取麻衣，给各位主子换上？！”几个太监吓得诺诺连声，一边自戴孝帽，足不停步飞也似去了。

张廷玉办老了事的，很是沉着。因见太医们也跪在廊下，料是雍正未及发落，便走过去说道：“你们退下去。”自绕过人群，趋至刚刚停床不久的太后遗体身边。

太后乌雅氏看去很安详，脸上还微微带着潮红。只眉梢微蹙，嘴唇微翕，仿佛正在说着什么突然死去。她在熙朝四五十位宫嫔中位份不上不下，张廷玉为相二十年几乎不认识她，只是在雍正登极之后才见得多了。想起这个贵妇生前待下宽厚，庄重慈和，时不时地还遣太监赏赐自己夫人一些物件，昨个还活脱脱的，说要叫张廷玉夫人进来陪着说说古记儿解闷，还要自己女儿“替我抄几卷《金刚经》”，就这么着，说声去，一声不吱突然就去了，陡地又想起自己弟弟张廷璐，更觉人生斯世，命数不定，渺渺冥冥尽付无常。张廷玉“调集”着自己的感情，不禁五内俱沸，颤巍巍行了三跪九叩大礼，痛呼一声“太后老佛爷，您就这么西去了？！啊……嗒嗒……”他想着被自己折磨死了的儿子张梅青、想着张廷璐那七个血淋淋的“惨”字，越发抑制不住热泪走珠般滚落出来。好一阵子，张廷玉才收住了神，回头看时，才知道隆科多不知几时也进来了，和马齐并排和自己挨身伏地大恸。便抽咽着起身，轻拍二人肩头，说道：“我们还得料理事情，且节哀……”于是三位大臣啜泣拭泪，缓缓走近哀哀痛号的雍正皇帝面前，双膝跪地，张廷玉含泪哽咽劝道：

“主子，千悲万痛，终归太后已西归而去。如今要紧的是议一下丧礼，太后才好敛柩奉安。您只管悲凄，太后在天之灵瞧着也是不安的。

再说，多少大事还等着您圣躬乾断，伤了身子骨儿，叫奴才们心里怎么过呢？”

“母亲哪——”雍正嘶哑着声音，双手扶地，不管不顾地痛哭，“儿子不孝，没有好生侍候过您一天啊……昨儿个您老人家想一口荔枝用，我到底都没给您办！我……我这不祥之身，祸延圣祖和您。先帝爷驾崩不到一年，您也撒手去了，撇下我孤零零的，叫我每日向谁请安？心里有话向谁诉说？……您怎么不说话呀？……”看来不知什么事真的触了他的情肠，雍正涕泪滂沱，脸前的水磨青砖湿了好大一片。无论张廷玉马齐隆科多怎样婉转相劝，只是不肯起身，已是哭软在地下。

张廷玉眼见不是事，叩头起身，吩咐那年李德全：“把椅子给主子搬过来，搀起万岁！”这群太监领命，小心翼翼上来撮弄着搀架起哭得发昏的雍正，雍正也就不甚挣扎。张廷玉这才大声喝道：“止哀！”众人这才渐渐止了号啕。

“朕方寸已乱。”半晌，雍正才控制住自己，用热毛巾揩了脸，倦容满面说道：“廷玉你们几个斟酌个见识，朕听你们的就是。”

隆科多眼见张廷玉处处占了先着，自己是上书房满大臣，反而不显扬，因趋一步说道：“眼下别的都是细事，应先为太后拟出谥号，礼部才能有所遵循。”雍正沉重地点头，说道：“你说得是，马齐管着理藩院和礼部的事，拟一个上好的给朕看。”马齐忙躬身道：“臣遵旨。这番大事出来，内内外外平添了多少事。总得有个大臣居中掌总调停事务。照先帝为孝庄太皇太后守丧的仪节，万岁居丧二十七日，朝政就不至于无所适从了。”隆科多便道：“马齐熙朝元老，德高望重，就请马老主持。”他原想主荐马齐，马齐必定推辞，自己是皇舅国戚，又是上书房满大臣，投桃报李，自然就推到自己身上。不料马齐一点也没瞧见自己热望的眼睛，只顾说道：“先太皇太后丧葬仪节都是张廷玉拟办的，又经了圣祖之丧。我已经老了，里外纷乱如麻的事，怎么料理得？我看就是张衡臣偏劳为好。”

“衡臣，”雍正听着，默思片刻，偏过头问道，“你有什么见解？”

张廷玉思量着，慢吞吞字斟句酌道：“一年之间，圣祖冥驾，新君登极，东南清理亏空，刷新吏治，西北尚在用兵，算得上迭遭大故，风波多劫。臣以为愈是稳当愈好。……嗯，臣以为，太后慈躬违和虽然时日已多，这次薨逝前，并没有将太后病情布告中外。可否分两步：先让太医院将前数日太后病情脉象，用药医案还有各地给太后慈躬请安的折子，汇成一份邸报，用八百里加紧传邮各地。然后徐徐布告天下太后薨逝。这就有利于人心稳定。再就是，看太后有何遗愿，皇上按懿旨遵办，也用明诏告诉兆亿百姓。至于谁居中调停内外，这是细事。我也可，隆科多也可。反正大事还是要奏禀皇上的。我想，方先生就住畅春园，可否令他暂移大内，随皇上为太后守丧，顾问垂询也方便些。我就想到这些，待方先生来，皇上还可听听他的建议。”

“嗯！”雍正猛地抬手要拍腿赞赏，随想起自己是宁戚居丧的正孝子，便搔搔耳根后，叹道：“衡臣这话朕听了心里感动——”他原想说“朕实在两头不放心”话到口边，却成了“这样曲画周详，你们尽自做去，就由衡臣全力支撑内外，有事多和舅舅、马齐他们商议着办。不是军务，就不要来搅朕。实在你们尽忠，也就成全朕做个孝子了。”说话间，外头太监抱着一捆一捆的麻衣进来给众人换穿，又见高无庸禀道：“方苞先生已经进来了。主子过去有旨，方先生进内不递牌子，所以……”“不要这么多话，”雍正不耐烦地说道，“请方先生进来，你传旨给文觉和尚，叫他预备太后的法事！嗯……太后临终有遗言，她发宏愿一年之内天下不杀生。照这个意思，廷玉拟一道诏书，这就传旨刑部，所有待决人犯无论朕朱笔是否勾过，一律停勾一年，凡可矜、可悯、可疑，情有可原的，得超生的就超生，朕代老佛爷还了这愿心。”隆科多还要说话时，便听外头一声苍老沉郁的声音：

“臣方苞恭见万岁！”

雍正看了看白汪汪跪了一片的兄弟，淡淡说道：“按廷玉的铺排，兄弟们且回去。明日哀诏下去之后，照礼部殡仪司安排办！”

第二十五回 密室划策丧中造变 防范周匝难遂乱心

这是个紧张不安的夜，太后薨逝的哀诏未下，但京师各衙门早已得了消息。这样的国丧若在熙朝，是很平常一件事，无非下诏大赦天下，不许民间婚嫁迎娶，禁止演戏，剃头诸事。但一夜之间，京师各店肆堂所一概没了官员踪影，连日提着鹌鹑笼子串茶馆说闲话嗑瓜子的老公儿也一个不见。顺天府当夜就摘了红灯，所有三班衙役都不许回家，也不许上街，都集中在养蜂夹道狱神庙彻夜守望听命。北京人最是刁能油滑的，便看出不少蹊跷。前门大栅栏茶馆里当晚就传出新话题：

“听说年大将军兵败自杀了！”一个谢顶头、脑后发辫不足一根筷子粗的老年人，神秘地看看左右，诡秘地说道：“八旗兵死了七万多！”

人们纷纷把头伸向他这一边：

“你怎么知道的？”

“我侄子就在兵部，管接八百里加紧廷寄军书！”说话人龇牙咧嘴连连摇手，“嗨呀，那真血流成河！今晚兵部人一个也不许回家，调集各路兵马，勤王、护卫京师！”

人们紧张得瞪圆了眼，良久又徐徐摇头叹息：

“十四爷打得好好的，怎么偏就换了个年羹尧！年糕年糕，本就是软的，还搁得住刀切？”

“十四爷不该回来。有他在前头挡着，会出这档子事？”

“哎呀……这是怎么说的呢？”

“要是康熙老佛爷在……”

人们摇头攒眉，正叹息“天意”，旁边一个穿着小羊皮风毛坎肩的年轻旗人用折扇打着手心儿，哂道：“别听他瞎掰乎！老苟上回说十四爷带兵反回北京了呢！反了没有？告你们吧，太后老佛爷薨了！我们老二在内务府当差，下晌回来说的！”

“你懂个屁！”老苟不甘示弱，唾沫四溅说道，“就为打败仗，十四爷和皇上在太后老佛爷面前翻脸，大吵一通，老佛爷连惊带气，才薨了的……”

“嘻，你瞧见了？”

“十四爷方才大驾赶往八爷府，”老苟得意地望着瞠目结舌的人们，“好戏，还在后头呢！你们瞧这街上，像个平安征候么？”

人们被他说得毛发森然，不由把目光转向外头，但见一片漆黑，天上浓云遮布得星月不见，微啸的朔风吹得满街枯叶荡来荡去，发着细碎凄凉的响声，偶尔一片雪花顺风飘进门来，袭得人们一个个打哆嗦。一个老者长叹一声道：

“要变天了。”

“上次时机叫我们蹉跎了。”允禩面对深夜来拜的允禔和隆科多说道，“如今我们谁也不要埋怨，想法儿叫它变天！”他穿着四开气酱色江绸袍子，上面只套了件玫瑰紫巴图鲁背心，半靠在花厅右首安乐椅上跷足而坐，神色仍旧安详深沉，口气却一反平日那种温馨可人的风度，显得果决有力咄咄逼人：“老九打发到年羹尧那儿了，老十去了张家口。今儿当着太后的面，他又要打发老十四去孝陵守灵，活活气死当今太后！这样的人为人君，父母骨肉、文武百官都视为草芥，连秦始皇都不如的一个暴君，凭什么还要尊他保他？你们瞧着吧，只要弄倒了老十四，下一个就是我，连年羹尧在内，谁都没个好下场！”

允禔和隆科多直直坐在椅上，盯着这位首席王大臣，紧张得透不过气来，这已经是三个人第三次直截了当密议这件事了。但“变天”二字还是激得他们浑身一震。良久，允禔才道：“国丧期间举事，的确是时机。但似乎仓猝了些。年羹尧那边还没有说通，里里外外又是张廷玉把持，老四身边还有个智囊方苞。明日哀诏一下，咱们又得进去守灵，就这么一晚，来得及么？兵权，兵权在京师兵部，兵部又是马齐管，我们调不动西山的兵和丰台大营啊！”

“张廷玉什么都虑到了，我跪在那里听着，真是贼才贼智。”允禔冷笑一声道：“但他这次没想到，应下旨京师驻军不得擅调。这就是疏漏！所以事有可为，舅舅现是九门提督。管它外头如何，九城紧闭，两万人马在城里足够使的了！”

隆科多背上一阵冷汗又一阵冷汗。下令禁城，是他一句话的事。但紫禁城是城中之城，名为他管，其实真正实权在张廷玉马齐手里。城外西山、丰台、通州近二十万人马在咫尺肘腋之间，又都是允祥的旧部统领，一封密诏递出去，立时四面楚歌！思量着，隆科多道：“八爷，今晚大动，实在来不及，得稍有准备时间。他守灵二十七天不理外务。我虽不掌全面，但二位爷都在里头，我里外还能活动。给我十天，十天之内，我准能借故革掉丰台总兵毕力塔的职，暂委一个我们靠得住的人。那时，就好动手了！”

“十天不成，六天！”允禔斩钉截铁地说道，“不能等到头一个断七。那时外官像李卫、鄂尔泰都赶到了，你封城把这些人堵在外头，他们就敢硬闯，搅得天下大乱，你明白么？”

允禩在旁边拧着眉毛思索，他压根不信允禩“辅佐”自己这些话，但此时又不能揭破，想着，说道：“舅舅，丰台大营至少要执中观望，我们才能十拿十稳，八哥门人刘守田在那当参将。这人外面儿上和老十三也好，你寻个由头拿掉毕力塔，提升刘当都统，管保不碍我们手脚。”

“就是这样，”允禩仿佛不介意地一笑，倏又变得异常庄重，“老隆，无论丰台的事如何，一定要干起来。见事而疑，胸无定见是大忌。你是上书房满大臣，这次不让你掌总，这就是不吉之兆！雍正猜忌苛刻，已经疑到了你！到了人为刀俎，我为鱼肉那一日，你悔断了肠子也一些儿没用！”隆科多仍旧显得有些忧心忡忡，耷着眼皮深深思索着，说道：“我不是不敢，但心里确是不踏实。年某人统数十万人在西疆。就算这里成功，他要带兵进京勤王，清君侧，谁抵挡得了？天下督抚不服，又该怎么办？”

允禩盯着隆科多良久，突然破颜一笑：“老隆，你好懵懂！老九在年羹尧那里是做什么的？我为统兵大将军王，年羹尧接的都是我的旧部！说到统兵入关，连我都做不到，年羹尧一个包衣奴才，他号召得起？你把心放稳，一旦这里得手，我敢说，头一个上折子奏诏请安的就是姓年的！”允禩见隆科多渐次舒展了眉头，因笑道：“就这样，不用多议了。老隆不宜在此久留，回去只管按策划行事。左右你见我们还方便，临时有变，我们就收敛，还是没事人！”

“此人难指望啊！”允禩待隆科多辞出去，长长吁了一口气道，“八哥，年羹尧在西边已经得手，你晓得么？”允禩目中波光流动，说道：“我已知道了。奏折在你手里，你没有交皇上，不是么？你扣得很对，一旦递上去，邸报一出，人心稳定，我们的事就不好办。但这次是我们稳坐钓鱼船，老隆弄得成什么也不必说，他弄不成，抓不住我们一点把柄，打什么紧？”允禩不禁扑哧一笑，说道：“八哥，真有你的！”还要往下说时，却见亲王府太监头儿何柱儿带着养心殿太监李德全进来，两人一怔，忙都起身，问道：“李公公，内廷有旨？”

李德全白发须眉，已老得口不关风，只含笑向允禩道：“咱不晓得十四爷也在爷这，既这么着，倒省得老奴才多跑了，”说罢南向而立，口称有旨，待二人跪下，方宣道：

“着允禩、允禩即刻入宫，为太后守灵！”

“喳！”

二人齐应一声起来，允禩便吩咐家人，“取五十两黄金给老李！”又笑问：“老李，是单传我们，还是别的爷也一齐进去？”

“回爷的话，”李德全双手接过沉甸甸的金饼子，笑道，“所有的爷都进去，在慈宁宫前守孝，外头灵棚都搭好了，在京十二个孝子，每四位爷一处，共是四处灵棚，茶水汤饭都方便，爷们只管放心！”

这就太不凑巧了，四个阿哥一处，恰好允祉、允祐、允祺和允禩一处，允禔偏不在一个棚子里。就算在一处，苦块居哀，怎好叽叽喳喳说私房话议事？就是隆科多，也不好一个棚又一个棚地串。允禩和允禔对望一眼，允禩强按着心头的惊慌和怒气，说道：“前头守灵，大家不都在一处嘛？”

“这是方灵皋先生的主意，”李德全笑道，“前头给先帝爷守灵在乾清宫，慈宁宫地块小，爷瞧这天儿，已经飘雪花儿了，不搭个灵棚，爷们可怎么受？这也是万岁爷体恤各位爷一片佛心……”说着颤巍巍一躬辞出，到别府传旨去了。

允禔咬着牙，恶狠狠道：“方苞这狗娘养的，早晚我碎剐了他！”

“且看隆科多的动作，这时说不着这些个。”允禩轻轻咬着下唇，幽幽说道，“咱们按时辰解手，一个时辰一聚头！”

在允禩允禔和隆科多密谋的同时，雍正和方苞、文觉和尚却在慈宁宫西侧寿康宫东配殿议论另一件事。雍正的情绪像是很亢奋，虽浑身披麻戴孝，眉宇间却带着难以掩饰的愉悦和轻松。他背着手，穿一双蒙了白布的皂靴，不停地踱着步子，说道：“年羹尧好样的，到底不负朕心！罗布十万人马全部生擒，先帝爷在时也没有过的胜仗。好，嗯——好！”他搓着手，忽又想到自己是孝子，口气一转长叹一声道：“母后啊……您老人家迟走一日，又能给圣祖爷带这个好信儿去了……”

“皇上，”文觉坐在杌子上，斟酌着说道，“但毕竟杀生太多，青海省十年难以恢复元气。这一仗年羹尧打得好，却与岳钟麒生分了。有些善后事宜皇上不得不虑。”

“唔？”

“岳钟麒带兵进驻松潘，与年羹尧从甘肃调来的兵统属不一，双方争功，宴会上几乎剑拔弩张。罗布藏丹增因松潘军机失宜得以西窜，首凶未得，这不能说不是年羹尧措置失当。九爷在年军中也甚得人心，万一有挑唆离间的事，哗变起来也不是小事，万岁不可不虑。”

文觉和尚光秃秃的脑袋在烛影下微微一晃侃侃而言：“今冬若不能将罗布叛军一鼓荡平，来春草肥水足，不知又要费多少周折了。”

“举大事不计小节。”雍正阴郁地说道，“年、岳二人无论怎么争功，都是细事。这一战之胜不单在青海。朕吊得老高的心总算放了一半。年羹尧恃才傲物，这朕知道，但观其功劳，这些不足为过。”雍正说着，转脸问方苞：“方老夫子，你怎么一言不发？”

方苞正襟危坐，正埋头苦思，听雍正问，抬起头来，两只椒豆一样的眼灼灼生光，吁一口气说道：“我在想两件事。方才主上你们说军事，我以为主上说得极是。但西边军事大胜，按理说年羹尧必定用红旗报捷

的，但至今却没见过，倒是甘肃兰州将军马常胜的密折先到，没有这密折，至今主子还不知道，这不是怪事？”文觉道：“兴许战场还要清理，军俘要处置，再不然年羹尧还有新布置，来不及奏闻朝廷。”方苞一哂道：“那不是年羹尧的秉性。再说，岳钟麒率军入青，与年羹尧合战，他也该有折子来的嘛——我的书僮倒跟我说，北京城已传闻年羹尧战死，我军兵败了！”雍正悚然一惊，目光一闪说道：

“先生是说——”

“臣是说军报已经递到，只是没经皇上过目而已。”

“那，谣言呢？”

“谣言可以杀人。”

这一句警语从方苞齿缝里迸出来，雍正和文觉都激灵一个寒颤。一时间三个人都没说话，但听殿外风掠殿角，铁马叮当作响。

“螳螂捕蝉，不知黄雀在后，黄雀啄螳螂不知弹丸将至。”方苞冷冷说道：“圣祖归天尚未经年，太后薨逝，国家是多事之秋。万岁，年岳之争是小事，皇上看得对极了。北京，是肘腋心脏之地，这里连一丁点差错也不能有。这次大丧，要和圣祖殡天一样，事事周虑密详。”

雍正万没想到方苞想的是这件事。开始还觉得不以为然，仔细想想，连与范时捷鸡毛蒜皮的小事尚且拜折快递，这么大胜仗，他能缄口不言？联想到谣言，又想到方苞建议给阿哥们搭棚守灵，心里愈加不安，冲口而出：“先生说怎么办？”

“万岁圣明，这只一个‘防’字，何待臣言？”

这就是方苞和邬思道不同之处，邬思道昔日替雍正划策，从来都是直抒胸臆，唯恐不详，方苞大家风范，只说“看法”，让皇帝自作主张。雍正正要说话，却听外头太监道：“张廷玉进谒皇上！”雍正转脸对文觉道：“你是和尚，做你的法事去——叫他进来！”

“皇上！”文觉前脚出去，张廷玉后脚进来，却是一头一脸的雪，当着雍正不便抖落，伏身跪下道：“慈宁宫那头都预备好了，几时起丧，请皇上示下。”

雍正已恢复了常态，口气柔和地说道：“外头下雪了？抖抖身上的雪，慢慢说——赐茶，起来坐着罢！亏得方先生先叫搭了灵棚。不然，冰天雪地的，叫兄弟们可怎么受？”张廷玉吐了一口冷气，身子已暖过过来，躬身回道：“臣也正想说这事。三爷、五爷、十四爷他们叫奴才请旨，各自在灵棚哭灵，似乎于太后大礼上不甚妥当。守孝本就是苦事，还该都到枢前去的。这是他们的孝心，还请皇上再下恩旨，他们才好入棚的。”雍正端着茶出了一阵子神，说道：“那不都是先皇骨血，朕的手

足？前头在乾清宫，还有几个小弟弟伤风呢！冻着了，太后在天之灵也是个不安，反而是朕不孝。这次一定不能有一个病的，你传旨太医院，多叫几个太医，进来随时侍候。各房棚，东厕都要有太监轮流照管灯火取暖。该进正殿举哀，大家都去。回去还归灵棚，这样可成？”

“臣没说清楚。”张廷玉忙道，“‘三爷’是弘时阿哥。五爷和十四爷是允祺和允禩。”

“唔。”

雍正怔了一下，说道，“衡臣，就是这样，你忙去吧。哦，你到上书房，还有军机处，问问他们有没有年羹尧、岳钟麒处的军报，朕虽居哀，这样的大事还是要留心。顺便叫德楞泰、张五哥两个人过来。”

张五哥和德楞泰两个侍卫都进来了，两个人都哭得眼圈红红的，似乎有点不知所措地看着面前这位圣尊。

“朕的‘灵棚’就设在这里。”雍正说道，“因为有些急务，就是居丧也得料理，所以请方先生也陪着朕。德楞泰，你挑二十个侍卫看护此地，朕下手谕，宫里侍卫一概听你的，你听方先生的——蒙古汉子，听明白了？”

“我明白！”德楞泰粗声答道，“不过领侍卫内大臣还有好几位，他们要有指令，我不听？”

“你听方先生的。”

“喳！”

雍正踱了两步，阴沉的目光又灰又暗，良久又道：“方先生，你起草个手谕给张五哥。五哥今夜就要去传旨：顺天府及兵刑二部所辖衙役官军，进驻神武门关防出入。丰台大营由毕力塔亲自带领，带上毡幕，驻守前门到西华门南。西华门北要西山锐健营汉军正黄旗选一千人驻防。东华门由原步军统领衙门军马看守。”

他话音落，方苞手中的笔也停下来，双手将草拟的诏书捧给雍正。雍正看着点了点头，从怀中取出“圆明居士”小玺钤上，递给张五哥。张五哥略有些迟疑地接过诏书，说道：“奴才理会了。不过东华门西华门都是隆中堂管，原驻兵要不要移防？这事要不要告隆中堂知道？”

“舅舅这几日也要守丧。”雍正知道五哥心细，怕他起疑，用温语说道：“所有内外防务，还有军机政务，都是张廷玉主持。所以这事等你传完旨，告诉张衡臣一声，一切听他调度。兵马进城，一律都带着军帐篷，听张廷玉关照户部，粮秣柴炭要供足，每个军士先给五两赏银。大丧过后再赏。你不要胡思乱想。朕只图个内外平安，去吧！”

张廷玉奉了圣旨，立刻赶回上书房，查问新疆有无军报。上书房守值的几个官员都说，因设了军机处，凡军务奏折都由军机处直接递奏，并没见年羹尧有本章递进来。因又赶往军机处，见当值的是刘墨林，便问：“你几时回京的？今夜就你一个当值？”

“张中堂，今晚不该我的差，是那苏章京负责，方才隆中堂叫他去，半个时辰了。”刘墨林一反平日散漫不羁的神气，一见张廷玉便站起身来，“我申时进京，到嘉兴楼呆了小半时辰，又去访范时捷，才知道内廷出事，就赶着进来了，有多少事得跟中堂回呢！”

“两江、安徽、山东的事你写成节略给我看。”张廷玉也不坐，“眼我忙得脚不点地，什么事都靠后放放。你看看近两天有没有年羹尧的军报，圣上等着要！”

刘墨林不再说什么，起身向正中镶铜大柜取出一叠案卷，一份份看了，摇头道：“没有。不过十三爷十四爷有时也随身带，中堂你进去问问二位爷，不就知道了？”张廷玉转身就走，一脚门外一脚门内顿了一下又折转身来，问道：“外头进折子，总有底档吧，你找找登记册子，看有没有，要有，看谁取去了。”刘墨林两手一摊说：“登记簿儿自然有的，都锁在那柜子里，钥匙在那苏手里。中堂，您稍停一下，那苏当值，他不敢久离的。”

张廷玉喘了一口粗气，只好坐了下来，想着里头不知有多少事等着自己料理，心里一阵一阵发急。但他是多年相臣，颐气养性，外面上却半点不显出来，偷偷看了看屋角的自鸣钟啜着茶道：“你去了嘉兴楼？是苏舜卿那里呢？如今你们的事怎么样了？”

“承中堂关心。”刘墨林叹息一声苦笑道，“还没有办妥。皇上一道恩诏，贱民能脱籍了，不过总得有银子赎她啊！我出三千，徐骏那里出五千，我东凑西借弄了五千，徐骏又出到八千，如今索性是一万！老鸨在我初侥幸时还想做个情面，如今是除了钱一概不认的了。我拿什么和徐乾学那花花公子比富？我方才见她，她哭了，说身子骨儿大不如前，恐怕熬不到那一天了。”张廷玉设身处地替刘墨林想，也真是难。他陡地想到自己儿子张梅青，也是为一个青楼女子，被自己活活逼死，由不得一阵鼻酸，沉默了许久，又问道：“你父兄呢？他们那边有什么话？”刘墨林道：“我是个孤儿……”

张廷玉温存地看一眼刘墨林，说道：“万把银子不算什么。告诉你，略等等，三四千银子足够了。头五天我见万岁，说起徐乾学亏空的事，我说他是老臣，可否减免一点，十万银子他拿不出来！万岁爷冷笑着说，不怕欠债的精穷，就怕讨债的英雄！徐乾学党附明珠，徐骏又党附揆叙，狗父犬子狼狈为奸，断不能免他一两亏空银子！你等一等，告诉舜卿，心放宽些子，真到难处不可开交，你再和我说一下。”刘墨林听着，颜色已是霁和，微笑道：“真的那样，我这颗心就放下了。哦，中堂，我在嘉兴楼还听到些谣言，有的说万岁爷登极时令不正，硬是‘雍

正’了，违了天意，所以今年正月天打雷。有的说年羹尧昔日和哪个阿哥如何怎样，要带兵反回北京。还说什么‘帝出三江口，嘉湖作战场’是《黄孽师歌》里的，雍正年间天下大乱是天意。我听着有些心慌，去找老范，范时捷说年某人在西疆跋扈得要命，他倒听说年羹尧兵败自杀了……”张廷玉听着，神色愈来愈严峻，前头那些谣言五六日间他已偶有所闻，但年羹尧兵败，却是头一次听，联想到方才雍正召见，越发背若芒刺，如坐针毡，将手中茶杯一放，朝刘墨林一点头，说道：“我们不敢闲唠了，你去看看那苏这个狗才，钻到哪里去了，我要看档案登记册！”

刘墨林见张廷玉神色大变，知道有异，答应一声起身便走，却正和进来的那苏撞个满怀。刘墨林后退一步，笑道：“那苏，张中堂正要我去寻你这个狗才呢！”

“回中堂话。”那苏冻得脸乌青，“方才隆中堂找我，要调兵符，大丧期间京师关防要调动一下。奴才说要回十三爷十四爷，隆中堂说不用了，在那打了半日擂台，还有十四爷借调的几份奏折，里头有军报，节略还没写，跟乾清门侍卫说了半日好话才放我进去……”

张廷玉皱着眉大声道：“不要啰嗦，折子呢？”那苏从怀中抽出几份一齐递上来。都是黄绫封面的六百里加紧奏折，一封一封赫然写着：

抚远大将军臣年羹尧谨奏，六百里加紧密勿。

却都密封完好，尚未拆阅。张廷玉一言不发夹上便走。那苏忙道：

“中堂，调兵符的事……”

“不行。”

“隆中堂……”

“叫他找我说话。”

说完，张廷玉便匆匆离去。

第二十六回 草灭蛇线雍正游疑 盗铃掩耳相臣负 询

张廷玉取了年羹尧的军报，一刻不停赶往康寿宫，雍正却已赶往慈宁宫举哀未回。沙沙的落雪声和东边嚎天嚎地的哭声响成一片。他坐在杌子上，捧着那个奏折，好像抱着一个襁褓中的婴儿，真想揭开火漆封头，看看里头到底写的什么。按说他是宰相，如今又是内外全权大臣，他有机会拆这个奏折。但今夜不知怎的，他心神总安定不下来。是为年、岳二人不和？将帅争功原是平常事；是为允禩藏匿军报？今日太后薨逝，只顾了悲恸，一时疏忽也是人之常情；是为隆科多索要兵符？兵符本就归隆科多管，京师布防和九城禁卫调动，也是稀松平常事。想来想去，觉得都不是，陡地一个念头：也许都是。一大堆的平常事凑巧在一处，也许就有非常之事！联想到前头几件大案，更是搅得张廷玉心乱如麻，只呆坐着痴痴地出神……

“衡臣。”

张廷玉没有应声。

“衡臣。”雍正又叫了一声。张廷玉猛地抬头，见是雍正，不知什么时候已经进来，惊得站起身来，又伏身跪倒，慌乱地说道：“臣走神儿，没瞧见主子进来……这是年羹尧的军报奏折，请主子亲自开封。”雍正笑得眼睛桃子似的，却显得心安神稳，叹声道：“你起来，朕知道你乏透了。”因见方苞也进来，又道：“方先生，年羹尧到底还是有折子。衡臣索来了，方先生读给我们听听，看看这位儒将如何报捷！”

张廷玉吃了一惊，疑惑地望着雍正：“主上怎么知道我军已胜？”

“头上三尺有神明。”雍正道：“世上事本就如此，有人造出来，就有人破得开，有人想隐瞒，自也有人竭力想揭开。像这么大的事，上关天下社稷，下关朕的名声事业甚或身家性命，朕岂能掉以轻心？折子在十四爷处，不错吧？朕早已知我军大捷，只是要看一看有没有这份奏折罢了。”说罢向方苞点头示意。

方苞小心翼翼拆开封头，展开折子，轻声读道：“抚远大将军臣年羹尧，谨报皇上西宁大捷，歼敌十万事……”他顿了一下，兴奋地看一眼雍正，便朗声诵读起来，前头都是调兵部署、粮草供给千头万绪的军务，表述自己耐烦琐细、事必躬亲，如何细虑周详举纲张目着眼着手，把战前准备说得滴水不漏。接着写西宁大捷，像神来之笔：

夫青海纵横万里，罗布藏丹增所部皆百战之众，剽悍孔武，流徙不定，虽成壁中贼盗，无奈池深难竭。臣自甘凉入青，虽屡有小胜，卒难

寻觅敌之主力，与之一决雌雄，而日耗帑金数十万，竭东南粮源万里来输。每念及此，深愧才菲能薄，致主上宵旰焦虑，深负国恩。为速胜计，不得已为此诱兵之策。壬子日，罗布藏丹增于塔尔寺集结兵力约三万余人，小作试探，知城中仅余兵力一千五百人，因臣不在城中，恐中诱敌之计，巡逻未敢来犯，检阅守城之士，皆如病坊乞儿，具令出战，则股栗不能出声。甲寅日，敌侦知臣在城中，乃大行集结，五万余众叩城而围。臣即令焚烽火台集援军会战。是时叛军蚁集纷纷如麻，城外诸堡，悉为敌军所破，焚掠一空。臣为鼓舞士气，遂率中军护卫，兀坐城楼，以观敌情兼镇定军心。回望敌军压城欲摧，烟火蔽天，城外百姓哭声动地而不能救，惟俯仰叹息，默祈上苍，祐我皇清。但敌未攻，惟以火枪鸟铳及红衣大炮懾懾而已……

“后头的不用读了。”雍正吁了一口气，“岳钟麒有岳钟麒的难处，也不可一概抹倒。”方苞往下看时，果然写的是岳钟麒如何起先畏难不肯进驻松潘，次后又争功抢夺战俘的话头。末了方苞打了个怔，说道：“主上，十万战俘——这件事前头密折上没写呀！”

“好嘛，”雍正淡淡一笑，说道，“岳钟麒自请率军五千，扫荡余寇，追捕元凶，朕已经批下去了。仗打下来，叫他们午门献俘。唉……圣祖当年午门祝捷，朕年岁还小，都记不清了……”

“都杀了！”

“什么？”

“粮饷供不上，又怕管不好这些人，年羹尧下令，已经将十万战俘就地……”

三个人都被这可怕的数字惊呆了。十万人，手拉手可以从青海连到北京，一夜之间被年羹尧刀劈斧砍残杀殆尽！雍正两腿一软坐回炕上，双手合十闭目向西喃喃念诵了几遍大悲咒，从心底发出一声深长叹息：“人说年羹尧是‘屠夫’，朕还不信，唉……”沉思良久，方起身来，说道：“昔日秦赵之战，一夜之间坑赵卒四十万。朕将古比今，想来年羹尧必有他的难处。兵凶战危，没法子的事。来春战事结束，请高僧，还有朕的替身法师文觉和尚去青海，作七日七夜水陆道场，消除戾气吧！”

“我军大捷的消息要立即传卹天下。”张廷玉振作一下，说道：“今夜就印成单页邸报，全文刊载年羹尧这份奏折，命兵部广为张贴，一定要人人皆知，家喻户晓。”雍正点点头，说道：“你稍待一时，朕要加朱批。”说罢向案前，提笔濡了朱砂，不假思索便写道：

西宁兵捷奏悉。此番壮业伟功，承赖圣祖在天之灵，自尔以下以至兵将，凡实心用命效力者，皆朕之恩人也，朕不知如何宠锡，方快寸衷！你此番西行，朕实不知如何疼你，方有颜对天地神明也。正当西宁危急之时，即一字一折恐朕心烦惊骇，委屈设法间以闲字，尔此等用心爱我处，朕皆体到，此岂仅以有功而已矣！古来君臣遇合和意相得者有

之，但未必得如我二人之人耳。总之，我二人做个千古君臣知遇榜样，令天下后世钦慕流涎就是矣。

写罢，递给张廷玉，说道：“你们看一看，要没什么参酌的，就明发！”

张廷玉和方苞两个人都是目下十行的人，略一看就都了然，雍正正是竭尽心智要向天下万民表明他与这位统兵大将军非同寻常的关系。但君臣之际，恩人云云，不但肉麻，而且不伦不类。两个人对望一眼，方苞说道：“万岁，三纲之内，君为首，分际不可紊。此朱批若用之密折直批年羹尧尚可，但‘恩人’二字似乎也过了，随邸报颁示天下，臣断以为不可。”张廷玉也躬身道：“灵皋先生的话，臣也是这么想。边将立功，于情应加勉奖，于理是份所当然，似乎不必过于张大。”

雍正要了回去，皱着眉头看了半日，摇头道：“‘恩人’还是要的。当日西陲兵败，六万子弟兵无一生还，圣祖为此痛不欲生。朕与圣祖一德一心，年羹尧为圣祖爷出了这口气，就是替朕尽了孝，成全了朕的孝心。因此朕要称他‘恩人’。留下前两句，加上‘国之柱石’四字批语，依旧明发。这个稿朕眷到密折上给他。岳钟麒也要有所慰勉，照你们的意思办就是了。”他说着，张廷玉已将改稿拟好，雍正比较着看了看，果然已不显得那么刺眼，只说了句“也罢”便不言语。张廷玉知道他还要打坐参禅，捧了折本挟在怀里便辞出来。看那天时，仍是丢絮扯棉纷纷扬扬地落雪，只因是头场雪，地气尚暖，地下半雪半水，像受潮的糖上盖了一层厚霜。略一停步，风扫下房顶的雪团落了一脖子，又凉又湿。张廷玉倒觉心安不少，扶着一个太监一步一滑地去了。

雍正的这一措置全部打乱了允禩与隆科多精心策划的举丧政变阴谋。专务提兵调将的隆科多听那苏说张廷玉不许启用调兵印符，有心去和张廷玉理论，但毕竟心里怀着鬼胎，几次见张廷玉，连提也没敢提。张廷玉原对隆科多不抱疑心的，原也想寻机会解说一下。开始时是忙得没空，待后见隆科多压根不说这事，倒上了心，也不说什么，只令大内侍卫侍候警戒雍正安全，又借口各王贝勒居丧哀痛，恐体力不支，加派太监守护各灵棚，允禩等人如厕，都有两个太监扶着进去。别说私房话，轻易连个眼色都不敢递。隆科多六天里头借故巡查紫禁城防卫，带着鄂伦岱一千侍卫绕金水河看了，只见到处都是新设的兵营，编制统属又各有归属，路过毕力塔防区，他连进也没敢进去——这些兵营中旧属倒是不少，问了问，有的说自己归德楞泰管，有的说是张五哥，还有竟说归内务府统管，各自不一。弄得隆科多又惊又疑，又担心着允禩翻脸，直急得坐不稳站不宁睡不安，一闭眼便做噩梦，热锅上蚂蚁般没个走处。雍正几次问事，见他时而惊惕时而恍惚，先还以为悲痛迷心，后来也觉诧异。

二十七天的国丧就这样——像结了冰的永定河，面儿上平静坦荡如砥，下头却是激流湍水——平安渡过。宫中太监忙上忙下，撤灵棚去幔帐，烧纸人纸马，焚灵幡，白纱灯换了黄色宫灯。百官各自回衙视事，

阿哥们打道回府，剃头洗脸面貌一新。雍正除了丧服，却不放方苞回畅春园，就近回养心殿召方苞进来议事。

“灵皋先生，”雍正待方苞坐定，轻声说道，“按理今日除服，该让你松和一下的，但朕总觉心绪不宁，和你再聊几句，过午用过膳，送你回畅春园。你是国策顾问，朕想多听听你的。”

方苞熬得脸上有些浮肿，略一欠身，说道：“当日二祖慧可皈依佛法，曾夜问菩提达摩，说‘我心不安’。达摩祖师说：‘来，我为汝安之！尔心在何处？’——臣不敢自喻，只是个比方，心在何处？心在万岁心中！万岁觉到了的，即是万岁不安之处。”

“朕是在想，这次丧事是不是办得张皇了些？”雍正啜着奶子道，“兴师动众，如临大敌，却又平安无事，事过之后，怕有人讥讽。”方苞一笑道：“人臣忧谗畏讥，是所处位置使然。人主似乎不必。谗也好，讥也好，总比为人所笑强些儿。恕臣不恭，万岁真正想的，恐怕是舅舅。”雍正咧了一嘴想笑，又敛住了，说道：“方先生，你为什么这么想呢？”

“什么叫‘妖’？反常。”

“唔？”

“戒备森严，如临大敌，原不为防舅舅，但舅舅却觉得是防他，这不反常么？”

这正是藏在雍正心里最深处话，却不能如此明白无误地表达出来。雍正不禁打了个顿，怔怔地看着外头已经快要化尽了的雪，良久，点头叹道：“他是有些神不守舍，‘恍惚不安’。朕起先想他是心里难过，后来看竟不像。鬼神魔镇的事朕是相信的，莫不成用这法子害他，要去掉朕的左右臂？”

“悲痛断然不是的。”方苞冷冷说道，“圣祖爷在时，佟佳皇太后薨逝，臣那时在上书房，那是他的亲姐姐，他也没这个样，言语行动恍惚得像个白痴。皇上说他神不守舍，臣观他是‘魂’不在位！若说恍惚所凭，还不如说是心神不定！”

方苞儒学大宗，压根就不信什么魔镇邪术，但雍正尊儒之外还崇佛，因此他只能从隆科多的表相点醒雍正：“一个月前他进来奏事，都还条理清晰，头头是道，太后薨逝当夜，李德全传旨回来，说见隆科多在廉亲王府出来——那种时候，他到那里做什么？紫禁城防务差使仍是他的，到外头各营串什么？阿哥爷们的灵棚是张廷玉、马齐和我们几个共同去的，只看看防风遮雪情形就回来了，他怎么前几日左一次右一次独自去串，后来又一次不去？”

“你是说他和八弟……”雍正仿佛身上一颤，又摇头道，“不至于吧。当日传遗诏的就是舅舅，要做手脚，那不是最好机会？如今大局已定，

怎么会再和那起子人勾扯？”

方苞仰了一下身子，不安地搓了搓手。他已觉和雍正谈得太直了，但话赶到这里，不能不说下去：“万岁说这话使臣不安，臣不该谈这么深的，也许臣错了，最好是臣错了。”雍正也感觉到了，微笑道：“谈心么，不说心里话有什么意思？朕也这样想，也许朕错了，最好是朕错了。但天要下雨，娘要嫁人，当闲话扯扯何妨呢？朕，都担待了。”方苞心里一阵感动，叹息道：“皇上如此信得及，臣就说。方才说机会，自古错过机会，吃后悔药的不知多少；错过机会又寻机会的更不知其数！佟家一门都是当初倒太子的‘八爷党’，独独一个隆科多忠心事君。当时情势扑朔迷离为鬼为魅为真为幻，就是神仙也说不清有多少层迷障，多少个连环套。皇上，‘八爷党’既是一‘党’，那么并不因皇上已得大统而不是‘党’，丝萝而藤缠，盘根而错节，不是一篇‘朋党论’的文章就能瓦解的。为天下计，为皇上计，也为皇上骨肉亲情不遭惨变计，皇上不铲掉这个‘党’，顶多做个善终皇帝，想振作颓风，刷新吏治为一代令主，恐难遂皇上的心愿。”

“朕调开允禩允，又要允禩去遵化，就是要离散他们，离散了也就保全了。朕虽心冷，并不乏骨肉兄弟情分。”雍正听了方苞侃侃陈词，良久叹道：“想起他们昔日对朕下毒手，朕至今不寒而栗，今日断不可重用，然而还是要保全。说句私心话，朕也不愿后世人说朕是残暴之君。但说到舅舅，再思再想，还不至于混到这个是非窝里。要再看看，再看看，好么？”还要往下说时，却见高无庸在殿门口一探头儿，雍正拉下脸来，说道：“你是怎么回事？我和方先生说话，例来有规矩，你不晓得？”

高无庸吓得连忙进来，叩头道：“奴才没偷听。方才隆中堂请见，奴才请他军机处候着。因主子说话长了，他叫奴才进来瞧瞧，看方先生辞去了没有……”雍正一摆手道：“你告诉他，彼此乏了，请舅舅先回府歇着。明儿递牌子，多少话不能说？”高无庸诺诺连声，起身便走。方苞却叫住了，向雍正道：“皇上，要是身子支撑得，何妨一见呢？他是皇上称舅舅的，因与臣谈话回避他，臣也觉担待不起。”雍正略一思忖，说道：“你去说，朕请舅舅进来。”

须臾，便听院外一阵脚步囊囊。隆科多挑帘进来，刚要行礼，已被雍正扶住。雍正笑道：“你是舅舅，哪有舅舅给外甥磕头的？和方先生说闲话磕牙儿，原为松乏精神，讨教学问，所以不想叫外人打扰。舅舅怎么也是这一套？来，看座，赐茶！”刹那间他像换了个人，显得又轻松又潇洒，“这次丧礼办得周全，第一辛苦了张廷玉，外头处置国务，里头主持丧礼，朕看他至少瘦了十斤。第二便是舅舅，警惕关防，还要照应大大小小的宗室亲贵，操心费力，着实累你。方才和灵皋还说起你来着。怎么不进来说话？北京地面邪，说曹操，曹操到。”说罢便抿嘴儿笑，方苞见雍正如此机关捣鬼，也不禁莞尔。

“皇上，”隆科多振衣而坐，接过茶呷了一口放下，说道：“奴才确实

有话要奏。哦，方先生，你不必回避。”他刚剃过头，穿着四团龙褂外罩仙鹤礼服，珊瑚顶子后拖着一根翠森森的双眼孔雀花翎，前日那种迷离恍惚的神情，阴霾沉重的表情已一扫而尽，脸色中还带着疲倦，一双三角眼中的眸子闪烁着，看去很是精神。隆科多一边沉吟，说道：“也许皇上能看出来，奴才这些日子精神不振，奏对时言语颠三倒四不成体统，但奴才真的是有心事。一来太后薨逝，活生生的个人，头天还见面，第二日撒手就去了，心感人生渺茫，无常不定，又悲又感。二则有些事也难得其解。奴才是皇上特简顾命上书房大臣，负责京城防务。但这些日子，其实只当了大内一个侍卫头儿。东西华门、前门神武门外驻了那么多兵，谁调遣，谁节制，我竟一毫儿不知道。太后出事那日，奴才就去军机处预备调防，但军机处奉了张廷玉指令，拒交兵符。所以悲痛感慨，又加了一层疑惧。皇上，您虽称我‘舅舅’，奴才一向只以臣子自居。奴才来请见，也只是想说说心里话。若是这些调度出自圣意，那必定是奴才有过失，理当扪心自问，有无对皇上欠忠欠诚之心。若是出自他人，臣以为或者就有小人离间君臣，挑拨是非。这个心，不可问。奴才以军功出身，原本是个粗人，不该这么多心，但皇上寄奴才以腹心，托奴才以重任，奴才想到哪里，不对皇上欺瞒。”

他这番表白，侃侃然，款款然坦坦荡荡直抒胸臆，几乎和雍正方苞刚才的话紧紧衔接上了。雍正不禁一怔，良久，才呵呵一笑，说道：“舅舅，说你是‘细人’，细人不敢到朕跟前说这话；说你是‘粗人’，你又想得太多。子曰过犹不及，思之太细，反而离题万里！”他顿了一下，瞟一眼不动声色的方苞，说道：“朕作事从来天马行空，独往独来，不谋于人。你我何等样关系？谁敢挑三窝四？年羹尧是藩邸的人，天下人都知道他是朕第一信用的。去年他上了一道密折，说‘隆科多极平常人’，朕立刻朱批，训斥了他，说舅舅这人你看错了，乃是真正的社稷之臣，朕的功臣。不许他胡猜乱疑！折子就在那柜子里，你想看可以看看。”

“太后薨逝是非常之事，”方苞稳坐不动，翘着胡子说道，“圣祖晚年诸王之间的事，隆大人料必知道，下遗诏给你我也在场的。这次因十四阿哥抗旨，当着太后的面和皇上咆哮，太后气疼迷心骤然大故，当防不虞之变，皇上亲调五路军马，护持大内。这件事，除我之外，连张廷玉也不知道。隆大人，你要有怨气，冲我发，不要和别位大臣生分了。”

隆科多粗重地喘了一口气，咽了一口唾沫说道：“我不是有怨气，是想不通。军机处调兵勘合平素我每天都要用，凭张廷玉一句话，锁起来我就不能启用！”

“你也要体谅衡臣。他方才说进来请安，朕说不必进来，赶快回府好好睡觉。”雍正不易觉察地皱皱眉头，含笑说道，“他累极了的人，火气大，对景儿什么话说不出来？那年在承德，他拿出太子太傅身份，叫十几个阿哥在戒得居冰天雪地里站了一夜，穿堂风鹅毛雪，你想想什么味儿？劝你一句话，取其心而已，既是宰相，还要拿出宰相肚量来。当然，事过之后，朕自然要说他，你们素来也过得去，也可促膝谈谈嘛！”

雍正娓娓而言，又比喻又劝慰，倒说得隆科多无言以对。他本来就已经觉察到自己言行失常，来蹉一蹉水有多深，见雍正毫无戒心，自然也就放心，“火气”也就消得干干净净。因笑道：“主上教训的是，既没别的原因，奴才就告退了，改日见衡臣，我们聊聊，必定能撂开手的。”说罢打千儿行礼辞了出去，雍正见他出了垂花门，转脸问方苞：

“如何？”

“主上问臣如何，臣也问主上一句‘如何’？”方苞□了□眼，诡谲地一笑，说道：“您看他像受了什么‘魔镇’的人么？”

“看看，还要再看看有什么蹊跷。”雍正点点头，不再说这个话题，从案上抽出一份折子，说道，“这是岳钟麒的奏辩折子，除了说年羹尧跋扈，还讲了年部军士掳掠民财，滥杀无辜许多事。他要带五千兵马横扫青海，在朕面前夸了海口，一定要全歼穷寇。你看如何？”

方苞欠身说道：“军事臣不大懂，万岁可否垂询一下十三爷十四爷？不过，据臣的见识，岳钟麒有这个心胸想立功，如果可行，不如放手让他做去。”“朕懒得问允禩，明儿就打发他去遵化，不去也得去！”雍正左颊上肌肉抽搐了一下，“他在青海经营五年，也没打这么大胜仗，可见其无能。倒是问了一下允祥，允祥说罗布兵已溃不成军，散处青海各地失去联络，岳钟麒用五千军马各个击破，正是大好时机。劝朕准奏。但事关年岳不和，又怕年羹尧多心，所以有些犹豫。”方苞听了笑道：“这个不妨事。但仍叫他归年羹尧节制，功过分享，年羹尧也不至于太过分。”

“说得是。”雍正立刻听出了方苞的话中之话，疾步至案前提起朱笔，笑谓方苞：“朕这样批，你看可好？”说着便写，方苞凑过来看时，只见一笔草书龙腾蛇舞：

览奏甚喜，但汝与年羹尧皆朕股肱，不宜以见识异同遂生嫌隙。即着卿为奋威将军，仍归年羹尧节制。依卿所奏荡扫妖氛，朕安枕高卧以待楚音。凯旋之日，国家岂吝高爵之赐？！

“极好！”方苞闪着眼道，“若在‘仍归年羹尧节制’的‘仍’字后加一个‘可’字，似乎更为妥恰。”雍正愣了一下，毫不迟疑地在行间加了一个“可”字，叫人进来，吩咐道：“即刻六百里加急发往松潘岳钟麒大营！”

处置完这件事，雍正觉得浑身松快，真想舒舒服服打个呵欠，双臂已经伸展，猛想方苞在跟前，又缩了回来，因见方苞沉吟着若有所思：“方先生，要真乏了，先回畅春园，明儿接着再议事，先生这把年龄，跟着朕打熬，也实难为了先生。”

“主上尚且如此勤政，臣焉敢言累？”方苞怔怔地望着远处，又像对雍正，又像自言自语，“青海之战，已经用了七百万两银子，全胜回师，没有五百万下不来，合下来一千二百万两。清理亏空虽说追回来些，但

山东、河南赈灾用去不少，青、甘、陕三省兵燹过后，也要用银子复苏民生，单指靠亏空填用，那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臣既为万岁研究制度，这些事怎么能不想？”

雍正呆了一阵子，说道：“青海战胜，朕自觉已经过‘关’。余下的事可以慢慢商议。嗯……明年五月，叫年羹尧进京，献俘阅兵，咱们偃武修文，召集群臣一起商计。先生有什么想法？细列成条目，朕和廷玉、马齐、隆科多他们参酌，就这样——传膳！”

第二十七回 养心殿议封年羹尧 王爷府允遭贬斥

西宁大捷后一个月，年羹尧与岳钟麒联名奏折又到。年羹尧遵旨坐镇西宁，由奋威将军岳钟麒率军五千西进，追剿罗布藏丹增残部。此际青海冰天雪地，断了粮草没了帐篷失去了建制的罗布藏丹增军队，其实已成乌合之众，东一股西一股，没头苍蝇似的乱窜，却又逃不出年羹尧早已布好的天罗地网。岳钟麒的兵在四川养精蓄锐，眼见年羹尧抢了头功，人人憋着一口气，要在雍正跟前争脸，五千人马个个都是十里挑一的精壮汉子，粮草供应又充足，真个横刀纵马，千里奔袭，如入无人之境。仅十五天光景，便生擒了罗布藏丹增的“四大天王”吹喇克诺木齐、阿拉布坦鄂木布、藏巴扎木和达喇木佐，连罗布藏丹增的母亲和妹妹也未能幸免。至雍正二年二月二十二日，罗布藏丹增率十三骑化装女子突围西逃喀尔喀蒙古，一场牵动雍正新朝的西疆大战至此告终。

“朕总算不负圣祖在天之灵！”

接到战报，雍正立刻在上书房召见了允禩、允祥、张廷玉、马齐和隆科多。他一边踱步，一边喟然叹道：“老爷子若在，不定怎么欢喜呢！”其时已是三月初三，玉皇大帝圣诞之日。雍正刚刚在钦安殿拈过香，还是一身朝服，石青江绸夹金龙褂外套着石青江绸小毛羊皮褂。虽说眉头紧皱，仍掩饰不住嘴角带着的一丝微笑。大约因为兴奋，房子里也太热，他摘掉了青毡缎台冠，抚着剃得趣青的脑门子，脚步踱得囊囊有声，徐徐说道：“捷报你们都读过的了，议议青海的善后事宜，有什么见识，随便说，不要拘礼，还由张衡臣归总儿拟出几条来！”

“皇上算为圣祖爷出了一口气。”允禩是首席辅政亲王，自然要先发言，见雍正看自己，在瓷墩上略一欠身，从容说道：“当年传尔丹兵败，噩耗传来，先帝也是在这里召见我们，他老人家龙颜惨淡，一直向西盯着，像是要把这宫、这墙、这云山万里都看穿似的！至今臣弟想起来，还忘不掉那惨景！”说着便拭泪。雍正点头叹息道：“老八说得是。除了允祥和隆科多，我们都在场的。”允禩一边专注地听，一边点头，待雍正说完，方徐徐道：“所以臣以为头一件，叫翰林院好生做一篇文章，祭告先帝。”

这是题中应有之义，众人无不点头称是。允禩神采奕奕，身子一仰又道：“这一仗打得快，胜得利落，年羹尧以下二十万将士实在有功社稷，也够劳苦的了。臣想，应该派一位上书房大臣或亲王贝勒，立即前去劳军。宣传皇上奖功恩旨。究竟年羹尧应叙何等功位，还请万岁圣裁！”雍正托着下巴，沉思良久，问马齐道：“熙朝元老中你管礼部时间最长，八弟过去管过理藩院，我们都不大熟悉典章。据你看，年羹尧该怎么赏功？”

“国家以爵赏功。”马齐轻咳一声道，“年羹尧这一仗，似可与施琅海战征讨郑氏相埒，臣以为应晋封一等伯爵。”隆科多拈须沉吟，说道：“爵以赏功，职以任能，这是千古不变之理。以奴才看来，年某不但有功，其实军政民政都来得，也算得上头等能员。说句心里话，赵申乔我们都老了，廷玉一个人事务上也忙不过来，就调年羹尧进上书房参赞机枢，也是该当的。”

他已经几次提出退出上书房，雍正深知他心意，一笑说道：“老有所用嘛，你不要一味想自己的事。如今年羹尧营务都还忙不过来，且不论他职分的事，方才马齐说晋一等伯爵，仿施琅的例，朕觉得低了些。就是老八方才的话，年羹尧是替圣祖报了仇，出了气，慰了圣祖在天之灵，从这个份上讲，给个异姓王位也不为过分！”

“异姓王！”所有的人都大吃一惊，一齐抬头愕然望着雍正。马齐一醒神立即起身，正要说话，雍正一摆手笑道：“秀水，你坐下，听朕说完——但‘非刘不得为王’，自古异姓王多无好下场，对年羹尧未必是好事。再说，开了这个先例，后世子孙也不好办。所以朕想，给他晋公爵，一等公——如何？”

几个王公大臣不安地对望一眼，先年康熙在世，几个专阉将军，名将如图海、周培公、赵良栋、费扬古、施琅，开疆拓域，战功比年羹尧都大，顶高的也只封了侯爵。若论年羹尧，其实只是平了青海一省之乱，灭敌不过十万，晋封一等公，人人都觉得有点过分。但雍正既已把话说绝，毫无转圜余地，也只好如此。良久，马齐干咳一声道：“那么岳钟麒呢？臣以为可进二等公。”他这一说，众人也只好随声附和。雍正转脸看看张廷玉，说道：“衡臣的意思呢？”

“臣无异议。”张廷玉泰然自若地摆了一下袍角，沉吟道：“臣想的是另一件事，劳军，要用银子，一人均按二十两计，年岳二部加上围青海的军队，约需五百万两；京师直隶，山东河南四川各地从军将士家属，每户五两，还有输粮运草的民夫，各地督责粮饷的府道，也不能不赏，总计下来，没有八百万银子不行。”说到这里，他打了一个顿，皱眉又道：“青海一省糜烂数年，又经此一劫，复苏民生，安置官吏，没有三百万银子也是不够用的。春荒将到，京城短着一百万石粮，苏北、河南、甘肃赈灾用银，臣一时还算不清该需多少银子……这么大的数目，要把北京、昌平、顺义几个银库都腾空了，万一再有别的用银子处，这个饥荒就不好打了。”

雍正一腔高兴，被他说得心里一沉，无声抽了一口凉气，问允祥道：“户部存银实数到底多少？”“三千七百万。”允祥脸上也升起了一团乌云，略带阴郁地一笑，“劳军还是满够用的。”接着便不言声。允祥心里盘算着，笑道：“衡臣真能扫兴，前方打这么大胜仗，花几个钱无论如何不过分。索性臣说了吧，年羹尧率军凯旋，沿途供帐，举国共庆，薄海同欢的事，没有花销也不成。小家子有喜庆事，都还要破费几个，何况我们煌煌天朝？依臣看，就动用个一千三百万，不为过分。”他想把气

氛调得火热一点，但在座的都是“个中人”，康熙皇帝在位六十一年，满打满算，才积下了五千万银子，因官员借贷，他临终时，各地银库加在一起，总共不过七百多万两，这一年清理亏空，朝野上下又抄又抓，逼得多少官员走投无路，好容易才还原到三千多万，一下子拿出这么多，也真叫这些相臣肉疼。隆科多觉得自己沉默得太久，因一躬身说道：“每个兵士二十两嫌多了些，我看有十两就够了。”马齐、允禩、允祥也各执一词，纷纷议论。

“礼部那边奴才关照一下，能省着就省一点。”马齐道。允禩道：“在京各王公贝勒贝子可以捐些银子。”允祥立即顶了回去，“本来催还国债，一个个已经叫苦连天，再叫捐银子，会弄出事的。”

雍正仰着脸想了半晌，突然一笑，说道：“一场大高兴事，没想到议出这么多难题。这样吧，内务府里还有一些存银，拨出二百万，朕自己宁可勒紧些儿，不叫下头受屈。每个兵二十两，看去是不少，但那是‘均数’。从将军到千把总、十人长、伍长，扣到兵那里，顶多落个五六两，还敢再少么？”

“万岁说得是。”允禩笑道，“就是慰劳军士家属，抚恤阵亡将士，也有个层层克扣的道道儿。臣说一千二三百多万，已经紧打紧的了，再分斤掰两的，不但难，也不成体统，朝廷脸面要紧。”雍正思量半晌，说道：“这件事且就定了，今儿个不议财政。说说看，谁去西宁劳军？”允禩见众人一时说不出人选，遂一躬身道：“依着臣看，总得去一位王爷才好，无论十三弟、十四弟，要不然臣弟去？我从没有从过军务，也真想看看军营是个什么样，沙场是什么样儿呢！”

雍正颊上青筋不易觉察地抽动了一下，笑道：“你们谁也不能去，各有各的差使都还忙不过来呢！允禩更不成，母后病重，他在病榻前与朕咆哮争吵，母后亡故，他难辞其咎！这事朕已告知张廷玉，下旨削去他的王爵，所以今儿会议没叫他。待会儿下朝，老八去见见他，叫他消消火性，去遵化好生读书守灵，不奉诏，朕就圈禁他！”几句话冷冰冰硬邦邦顶回来，允禩顿时涨得满脸通红，哆嗦着嘴唇想说什么，许久才叹道：“臣……遵旨。”

“至于大军全部移防关内，朕看也不必。”雍正徐徐说道，“阿拉布坦收容罗布藏丹增，志在不测，还要防着西边。劳军的事去个阿哥……嗯，就是弘历吧，再带上图里琛，加一个刘墨林，去宣旨，命年羹尧率三千军士，带上战俘五月到京，在午门行献俘礼。该省的钱一个子儿也要省，该花的钱一个子儿也不要省。这件事由允祥统筹，张廷玉抓总儿处理政务。老八，旗务整顿是你的差使，朕竟不知你每日干什么！看着咱们这些旗人吧，栽石榴树、养狗生孩子、领钱粮、下馆子、吃茶、玩鸟笼子全挂子的本事，叫真个儿的去办差，不是糊涂蛋就是面糊塌——君子之泽五世而斩。这么着不事生业一味玩物丧志，关乎大清气数！所以你别的事不用管，管好旗务，约束好这些兄弟，还有宗室子弟，你就功劳不小！”

雍正长篇大论，由军务一下子又扯到旗务，众人心里都是一震。黜落允禩、允禩，接着就剥允禩的王爵，今儿索性直斥允禩“整顿旗务”不力！张廷玉看着允禩一张苍白得没有血色的脸，心中不禁一叹：“轮到老八了！”允禩早已站起身来恭听他的教训，心里恨、悔、怒、悲、苦五味俱全，看着摆着方步悠然踱步转来转去的雍正，真想一个窝心脚踢过去！但他不能，也不敢，强咽了一口唾沫，勉强赔笑道：“万岁教训的是。其实自圣祖爷三次亲征准噶尔，满军旗人已见不得真阵仗，已经不如汉军绿营能打仗了。这件事臣弟不知思量多少回，办宗学叫他们读书，能办的差使尽着安排，只没有那么多的缺，有些事也真难办，总不成都赶了他们下乡种地？”

“为什么不能？”雍正铁青着脸立即顶了回来，“汉人能种田，旗人就不成？你倒给朕提了醒儿，怀柔、密云、顺义、大兴这些京畿地方有的是荒地。你叫宗人府内务府筹划，没差使的旗人，每人开五亩荒，不比在北京坐茶馆子吹牛皮强？对，就这么办！”大约觉得自己说话口气太硬，雍正吁了一口气，放缓了语调，竟上前拍了拍允禩肩头，叹道：“别怪朕发脾气，朕是心里发急！八旗子弟当年纵横中原，以一敌百，如今这样子，朕痛心疾首，这不图省几个钱，图的是叫咱们的子弟不要毁了、烂掉，不要堕落了！你素来众望所归，这差使谅别人也办不来，朕瞧着你呢！”

允祥和允禩是几十年的宿敌，但“八爷党”里真正明火执仗欺侮作践自己的是大阿哥允禔和九阿哥允禩，十阿哥是个爆仗，明着来，九阿哥是摇羽毛扇的，真正坐纛儿的这个“八哥”其实和自己没什么过不去的私怨，倒常约束允禩允禩不要过分。雍正对这群人一个一个排头整去，毫不容情，他原解气，但见允禩容颜惨惶，束手待毙的样子，想想毕竟是同父手足，不禁动了恻隐之心。允祥思量着，轻咳一声道：“万岁，整顿旗务的事，八哥在下头我们议过几次，如今宗学已经兴办，也安排了不少人到皇庄办差，其实这里头的烦难，一点不亚于吏治。主子别着急，文火慢慢炖，火到猪头烂。就遵您这旨意，我们再议个条陈出来可成？”雍正掏出怀表看看，说道：“好嘛，今儿就议到这里。朕要进去看看十七姑，她也在病着。你们有急务，下午朕在养心殿和方先生说话，允祥你也来。后日朕离京，去河南看黄河汛防。今明两日把该请示的事列出来，由朕斟酌了再办——跪安吧！”

“喳！”几个大臣一齐起身跪下叩了头，待雍正离开后方各自散去。

允禩憋了一肚子无名火，默默退出东华门，已出老齐化门，猛地想起自己还奉着“劝老十四”的旨意，因在轿中用脚一顿大声道：“北玉皇庙，十四爷府！”

“噢，是了——！”

轿夫们齐应一声，慢慢磨转向北。随着柞木轿杠咯吱咯吱单调而有节奏的闪动，允禩的心渐渐平静下来。此地已是北京城外，到允禩府并

不需要再进城，只消沿护城河边官道向北，由东角门向西两箭之地就是了。其时正是仲春三月，隔轿窗看去，西边是灰暗高大的北京城墙，阴森森死气沉沉，暗红和鲜绿的苔藓布满这座几百年历尽沧桑的老城砖上，斑驳陆离，给人一种诡异神秘的压抑感，锯齿一样的堞雉上荒草和春草并生，逶迤向远处绵延，好像在告诉人们些什么，只城下碧波荡漾的春水，青翠欲滴的岸柳，稍许带来几分活气。但向东看，好像是另外一个世界，广袤无垠的原野，深绿的麦田一直接到天际。阡陌间踏青的人们扶老携幼，指指点点说说笑笑；挎着篮子剜野菜的老姑手握小铁铲在垅间低头寻觅着，女伴们不时发出叽叽咯咯无忧无虑的笑声。总角童子们则多是放风筝，有呵着粗气起线的，有飞奔着拖着不情愿起飞的风筝没头没脑地只是跑的，还有被父母逗着，坐着垅头看天上的风筝的，也有不少稚童吮着指头向这边张望的……一派人间熙和欢乐景味。允禩极目望着远处喷火蒸霞般一片桃林，深深吁了一口气，想说什么，翕动了一下嘴唇，又放下了轿窗窗帘，手抚着前额只是沉思。不知过了多久，大轿停止了闪动，稳稳落在地下，何柱儿在外小心翼翼禀道：“王爷……”

“唔？”

“已经到地方儿了。”

“唔。”

允禩含含糊糊地答应一声，哈腰出轿，看了看巍峨壮观的十四贝勒府，一溜五楹倒厦正门簇青的砖一卧倒顶，金漆朱红钢钉大门紧闭着，前头钉子似站着十几个王府护卫，门前鸦没雀静，只挨墙几株高大的垂杨柳，柳丝直垂于地，几个王府长随垂手侍立在仪门旁。望着已经摘下“大将军王府”御赐匾额的正门，允禩像被针刺了一下，身上一颤，正要说话，一个笔帖式打扮的人过来，在允禩面前打了个千儿，赔笑道：“奴才给八爷请安了！”

“我来看看老十四。”允禩泰然自若说道，“——是奉旨来的！”那笔帖式一怔，忙道：“爷奉旨来的！请稍候，奴才请十四爷开中门迎进……”“不用了。”允禩一摆手笑道，“我奉旨来却不是宣诏，不须铺张。”说着拿起脚便进了仪门，一头走，一头问：

“你叫什么名字啊？”

“回八爷，奴才叫蔡怀玺。”

“几时跟的十四爷？往年十四爷住棋盘街，我常去，怎么没见过你啊？”

蔡怀玺一边引路，侧着身子笑道：“奴才原先在内务府当差，去年秋才和钱蕴斗一道儿分派到这儿侍候十四爷——王爷这边走，十四爷在书房——其实八爷还是奴才的恩人，不过王爷是贵人，哪里记得奴才！”允

襖止住了步，下死眼打量了一番蔡怀玺，摇了摇头。蔡怀玺笑道：“爷是出了名的‘八贤王’，做的好事多了，自然也就不在心。康熙五十六年，奴才一家子到北京投亲不着，在朝阳门码头讨饭，正好那日爷出来散步观景儿，十冬腊月下雪天，瞧我们一家在河神庙檐底下凄惶，爷赏我们一家子吃饭，还问了奴才几句话，就叫府上长随送了奴才去内务府当差……”说着，蔡怀玺脸上已没了笑容，竟目眦滢滢欲泪。允禩站着想了想，这类事他办得多了，着实记不起这回事，因点头叹道：“看来还是小家子出来的有良心。我给多少官儿比这大得多的恩情，如今早没事人一大堆了。”说着又往前走，见一带竹丛葱茏掩映着一溜三间茅顶歇山房，蔡怀玺笑道：“这就是十四爷的书房了。”

“你就候这里，我自己进去瞧。”允禩微笑着吩咐一句，径自移步过书房这边，站在檐下阶上静听时，偶听见里头一两声古琴勾挑之声，随即又停住。允禩正诧异，一个女子声气从里头传出来：“这曲《平沙落雁》难死了，曲谱儿瞧着就天书似的。十四爷就饶了我吧！”允禩不禁莞尔一笑，听允禩说道：“功到自然成。你这么一份资质，又跟着我，不会弹琴，岂不叫人笑话？——来，再来一遍，记住，这变徵之调，先用小指勾这条弦，左手拇指按了君弦，无名指抹第七弦……不要急，一里一里的，你比前强多了！”允禩再不思量，在门外说了句：“十四弟好雅兴！”一脚踏了进去，却见一倩装少女坐在案前，旁边焚着一炉香烟，十四阿哥允禩散穿一件雨过天青宁绸夹袍，也没系腰带，半蹲在女孩子身后，几乎手把手在教她练琴，两个人都忙得头浸汗。见允禩进来，允禩才起身来，那女孩子羞得满面赤涨，讪讪起身，退到一旁侍立。允禩笑道：“是八哥，唬了我一跳，我还以为皇上叫粘竿处的人拿我来了呢！”

允禩一笑，上前取过案上琴谱，见上头写着：

逆替珽奇替(丙)珽替。奇替(上于4)珽替逆。琴瑟
替逆。替瑟(奏琴)趣(丙)奇趣(丁)。瑟琴瑟瑟奇逆。

.....

都有铜钱大小顺序排列。允禩看了看那女孩子，说道：“这是《徵》调，最难为人的。你先弹着，练熟了指法，再让十四爷一个字一个字地讲，就学得了。这里头讲究极多：一心不散乱，二审辨音律，三指法向背，四指下颚净，五用指不叠，六声势轻重，七节奏缓急，八高低起伏，九弦调平和，十左右朝揖。你们这么搂着抱着似的，能‘一心不散乱’么？”

“八哥真是讪！”允禩不禁放声大笑，“大约八哥也这么教过别人，教不成，又来教训我。红巾翠袖，美人香草，我确实做不到‘心不散乱’——引娣，给八爷上茶！”允禩这才知道，这个女孩子就是田文镜参劾山西巡抚诺敏一案的缘起人，不由好奇地打量她一眼，只见乔引娣穿一件月白夹纱旗袍，上套着葱绿小羊皮风毛坎肩，满头浓密的青丝已挽成“把子头”，已是放了脚，因笑道：“在刑部我见过你，想不到就这么水

灵，怨不得你十四爷疼你！旗装也能扮出西施来？我府里那几个，衣料也是这般，只走起路来挺胸凸肚，怎么瞧怎么不顺眼！”允禩笑望着引娣，对允禩道：“八哥以为她是汉人！她是个满人呢！坏就坏在那个‘花盆底’鞋子，叫嫂子她们把那劳什子脱了甩掉，再看就又一副模样——不信你回去试试，你穿上‘花盆底’，走路也得这么挺着！”

允禩又打量一眼引娣，觉得眉眼有点眼熟，却再想不到是谁，便问引娣：“你是满人？你不是姓乔么？哪个旗的？”引娣忸怩地看一眼允禩，脚尖趾着地低头笑道：“我娘是汉人，我是听她说的……我从没见过我亲爹，两岁头我们娘母女逃荒到山西，乔家干爹干娘收养了我们，就改了姓……”允禩一听便心中了然，不知是哪个风流八旗子弟造孽留下的种子，这是常有的事，也不足为奇，因啜着茶缓缓换了话题：“你是个有福的。我原担心，你十四爷去遵化，身边没个体己人怎么好。这一来我也放心了，你跟了十四爷去——”

“八哥，”允禩冷冷打断了允禩的话，“叫我去遵化幽居，我还没奉诏呢！你是来替雍正做说客的吧？”说着“哗”的一声抖开一把大檀香木扇，身子半歪在椅中轻轻摇着，傲慢地盯着允禩不再言声。允禩被他问得一怔，起身踱了几步，因见外头站着几个家人，倏然转脸命引娣：“你出去，叫他们站远点！”引娣忙答应一声，蹲了个万福便走了出去。

允禩的眼中碧幽幽闪着光走近了允禩，嘴角带着一丝阴冷的笑意。允禩被他可怕的神色吓得身上一颤，摇动着的扇子不由自主地停了下来，惊愕地望着允禩，说道：“八哥……你这是——？”

“你不肯奉诏？”

“哪里是‘守陵’？那和圈禁一个样！”

“就算是‘圈禁’，你不奉诏？”

“不奉诏！”

“乾清门侍卫来拿你，你怎么办？”

“他们来拿好了。那样，天下亿兆人都瞧见他这雍正皇帝是怎样待他的亲兄弟的了？”

“你九哥十哥还有我，不是他的亲兄弟？二哥不是他的亲哥哥？”

“那不同，我和他一个娘！”允禩粗重地喘了一口气，坐直了身子，说道，“我就是不去，叫他杀掉我，叫人都晓得他是个什么东西！”

允禩凝视着允禩，半晌，“扑哧”一笑，说道：“老十四，你不够斤两！照你这么做，天下人这会子会觉得我们‘可怜’，后世人评议会觉得我们‘可笑’！到事不可为那一日，我们当然走这一步，现在，绝不可

行！”允禩抑郁的目光从允禩身上移开，叹道：“这是天意，非人力可为的事。八哥，年羹尧那边打了胜仗，雍正的政局已经稳了。又是加官又是晋爵，年某肯蹚我们这汪浑水？隆科多你也瞧见了，看似手握重权，节骨眼儿上一点用也不顶——你我兄弟调得四零八散，往日那起子贼王八马屁精，缩头的缩头，掉屁股的掉屁股。你说说，我们有什么底盘，又指望得着谁？”允禩咬着牙，暗哑的声音从齿缝里进出两个字：“弘时。”

“三阿哥！”

“对，”允禩眼角下的肌肉微微隆起，只有这一刻，才能从他灰暗的目光中看出赌徒般的神色，“不要忘了，你、允禩、允□都已不是什么‘八爷党’，我们如今都是‘三爷党’！这是下一轮的兄弟阋墙——各人算盘各人打，打的都是弘时这张牌。弘时和弘历二位‘爷’，一个‘恭贝勒’一个‘宝亲王’，这一场新党争，我们要不利用，那才是天字第一号傻蛋呢！”

允禩一动不动地看着允禩。移时，略带艰难地起身来，怔怔望着春光明媚的窗外，说道：“八哥的意思兄弟明白了。我们这阵子不能给弘时添乱子，咬定牙根吃点苦头，到时机播弄云雨，由不得雍正宝贝勒，也由不得弘时，是么？”

“阿弥陀佛，心有灵犀一点通！”允禩双手合十，款款说道。

第二十八回 孤孀皇姊深宫染恙 芥蒂兄弟御园交心

允禩允禵两兄弟在书房又密密计议了小半个时辰，耳听自鸣钟正打一点，已是未初时牌。允禩起身笑道：“就是这样吧，我还要去给‘雍正爷’缴旨。你明个进去给他辞行，后日他就要到河南去了。”允禵也起身来，伸欠着大声道：“引娣，给爷侍候袍褂！我和廉王爷一道儿走！”允禩忙道：“急什么？我先去回话，看皇上还有什么旨意，你明个儿进去不迟。再说，一道走也太扎眼。”

“不一道儿走，我就不是‘八爷’党的了？”允禵由引娣摆弄着穿戴，嬉笑道，“你今儿不来，我也要去的。十七老格格病了，我得见见请安儿。轿走轿路，马走马路，有什么妨碍？”一头说，一头出来，一脚趾着台阶大声道：“钱蕴斗，叫蔡家的备轿，引娣陪着爷进宫！”

于是兄弟二人前后两乘大轿，却不顺允禩来路，径自神武门绕道西华门，允禩递牌子请见，允禵自带着引娣穿隆宗门过天街，迤迤沿东永巷向北至斋戒宫偏殿来看十七皇姑，迎面见允祥带大起子太监蹇日精门进大内，允禵远远便站住脚，只装提鞋别转了脸，直到允祥的人全都过去，“鞋”才提起来。

十七皇姑满面潮红，一长一短喘吁吁地半躺在大迎枕上，闭着眼，不时发出“咳咳”的声音，却一口痰也吐不出来。她双手紧紧抓着胸前衣襟，憋得不时翻身，痛苦地抽搐着，时而一阵痉挛仿佛才清醒一点。允禵带着引娣进来，见一大群宫女捧着巾帨盂站在一旁大气也不敢出，只听十七皇姑风箱似的喘息呻吟和隔壁纱屋子后头几个太医商计汤头的窃窃私语。一个贴身宫女见允禵似乎有些不知所措地站在当地，便向十七皇姑耳畔小声说道：“老格格，十四爷给您请安来了。您只管闭眼歇着，别动。”

“是允禵，”十七皇姑吭了两声，慢慢翻转身来，忽然睁开了眼睛，吃力地招手道，“过……过来……”

看着平素明爽简捷的老皇姑一下子病到这份儿上，允禵鼻子一酸，泪水已模糊了眼睛，急走几步一个千儿打下去，哽咽着嗓子道：“弟允禵……给十七姐请安了！才几日功夫，您就病到这份儿上，叫人瞧着……”说着便拭泪。十七皇姑盯着允禵，身子剧烈抽动一下，咳了两声，竟吐出两口痰来，胸中顿时畅快了许多，却依旧是那副火暴暴的脾性，含笑说道：“佛祖还没收我，你就给我哭丧来了？还不把眼泪给我收了！你往前些儿，我有话跟你说。”允禵起身，至榻前躬身道：“皇姑的病我瞧着不相干的。你有话只管说，要什么东西只管吩咐。”

“我的病自己心里有数，不成了。”十七皇姑闪动了一下眼睛，只这一刹那间，允禩觉得这十七姐当年一定是一位明艳夺目的绝色佳人。正怔间，十七皇姑又喘息一声，叹道：“算来咱们爱新觉罗家的格格，打太祖爷起，活过五十岁的只有两个。我是个寿数最长的，已经五十三岁了，知足了。趁着这口气，我劝你几句，你可肯听？”

“嗯，十四弟听着呢！”

“我是个女人，”十七皇姑干咳一声，声音变得有些涩滞，“本不该管你们宫外那些乌七八糟的事，只有一句古话‘兄弟同心，其利断金’，难道你不懂？过去的事早过去了，不要总那么绞不断撕不烂的，不但后人瞧着笑话，就叫那些汉人看看，你们算怎么回事？罢了吧罢了吧，别跟皇上过不去，他有他的难处，说到就里是你四哥，他不是坏人……”允禩没想到她把话头点得这么透，不禁惊得身上一颤，忙道：“十七姐，您安心静养，没有的事！我跟皇上一母同胞，有什么过不去？再说君臣分际，也不敢有什么过不去的。”“算了吧。”十七皇姑拍拍允禩后脑勺，抚着他那条又粗又长油光水滑的辫子，似笑不笑地说道，“女人头发长，你们男人辫子短么？姐姐跟你说，我起小看你们长大，哪个猢猻上哪棵大树，姐姐都晓得！就这些弟弟里头，我最疼的是你和老十三，打小跟着姐姐在御花园里摘石榴、偷梨！眼瞧着你们生分，姐姐心里不好过，可一句也不敢说！如今……如今生死大限到了，说不得的也说得。真话对你讲，天下这么大，能扳着肩头跟你四哥说几句硬气体己话的，除了我没有第二个！我去了，你们再闹，谁能像姐姐那样给你们讨情儿？”说着，豆大的泪珠从脸颊上滚落下来。

允禩望着这位奄奄一息的十七姐，心里一阵凄楚，不觉也落下泪来，温声说道：“姐姐您放心，别想东想西的了，您寿数长着呢！我……听您的就是了。”还要往下说，听见院外一阵脚步声渐渐近来，回头看时不禁怔住了，自己专门躲着雍正走，偏偏雍正也来了。偏殿里外几十号宫女太监见皇帝进来，“唵”地跪了下去。允禩兀自泪眼迷离，怅望了雍正一眼，就榻边跪了下去，说道：“罪臣允禩叩见皇上。”

“自己兄弟嘛，起来吧！”雍正说着，凑近了十七皇姑，见十七皇姑目不转睛地盯着自己，一欠身便坐了榻边，轻声道：“十七姐……这会儿身上可略觉好些？”十七皇姑在枕上点点头，“除了老大老二，都来见过了，我心里安宁不少。唉……姐姐没几天好活的了，就是前头先帝爷，待我也不同别的和硕公主，有时我捣着他额头数落他，他也只是笑。姐姐想了，论起国法，我这身份儿，一文不值，可姐姐总是想自己是个女人，是个老寡妇，平素在你们跟前，也没怎么想着你是一国之君，你怪姐姐不怪？”雍正含泪笑道：“自古皇帝没天伦之乐，天下外人瞧着似乎我要什么有什么，要怎样就怎样，其实那都是戏里头看的。就是有话也不得畅快说。你都知道了，哈庆生死了，您的儿子平平安安，进封阿恩哈喇番，可当初也只能那样对姐姐和母后讲，我难不难？说到寂寞孤独，四邻不靠，六亲难认，皇帝也是头一份。也就是姐姐，咱们兄弟还能拉拉家常，说说体己，所以你病，我心里这份急，不亚于老佛爷欠安

——偏生这些日子七事八事，忙得发昏，竟不能天天过来瞧你——这起子太医、下人，有侍候不到的没有？”

十七皇姑猛烈地咳嗽一阵，又吐出一口痰，一手抚着心口，喘息一阵子，转脸对众人说道：“你们都退出去！——以我的身份地步儿，下人们怎么敢怠慢？——这一条你皇上放心。你这弟弟我晓得，面儿上冷，心里头泾渭分明。先头苏麻喇姑，还有孔四贞在，她们常说起你，我那时候虽说小，也都听在心里。你精明强干，善恶分明，做事不拖泥带水，为人修边幅，阿哥里头哪个也比不了你，先帝爷晚年精力不济，这朝局其实是靠你和老十三支撑的，天地良心都在这，姐姐不说假话，先帝爷选你来掌这天下，眼力不差。”说着看了看侧身垂目不语的允禩，接着说道：“但姐姐也确实有句心里话，你太清了，晓得么？”

“十七姐！”

“你听我说，”十七皇姑咳嗽一声，“你用膳花的银子不及先帝十停里一停，也没听说哪个嫔妃你最宠爱，酒也不大吃，整日除了做事还是做事，论起勤政，先帝年轻时也不及你，这原是极好。人有一善，你记在心里还好；人有一过，你也不肯放过，这就有不足处。做皇帝一言九鼎，不能没威望，要叫下头办事人又怕又敬又爱又离不开，这一条，你不及先帝！”

雍正心里泛上一股热浪，但觉又甜又苦又带着酸涩。他望着病骨支离的十七皇姑，很想一古脑儿把心思倾诉一下，但帝王的尊严和骄傲止住了他，心里只是叹息：你哪里知道，树欲静风不止！别人不安于臣位，我怎么敢安于君位不加警惕？心里想着，辞气温和地说道：“姐姐，你说的朕都晓得了。水至清则无鱼，能包容的，朕尽力包容就是了。你且静养，等你病好，咱们好好拉拉家常！”

“姐姐是好不了了。”十七皇姑闭上了眼，喃喃说道，“我心里安慰的，老天爷有眼，哈庆生犯了军法，我的小侄不必嫁给那个兔子……咱们皇族的姑奶奶，都命苦哇……都见了，都见了，只有老大、老二，唉……”她咂了咂嘴，不再说话了。

“老大”是康熙的大儿子允禔，康熙四十七年在承德因用魇镇妖法整治太子“老二”，事发被囚。“老二”便是原太子允礽，康熙五十一年被废黜禁，囚在离此不远的咸安宫——国法体制所限，十七皇姑再想，雍正也无法答应。思量着，雍正含笑道：“允禔是个衣冠禽兽，十七姐见他何益？二哥嘛……昨日咸安宫叫内务府传过话，他如今也病着。这样，我和十四弟一道儿代你去看望他，等你病好了，让理藩院再议一下他的事，瞧罢了，但有一线之明，我再不会难为二哥的。”因见十七皇姑无话，雍正便朝允禩示意。允禩会意出殿，转脸对引娣说道：“你就在这里等着，我陪皇上走走，回来一道走。”

雍正正走，听允禩说话，回头看时，正与引娣四目相对，引娣忙向

雍正蹲身施礼。不料雍正乍见引娣，犹如夜半突然碰到鬼魅，吓得连退两步，踉跄了一下才站定，又揉了揉眼仔细打量，一时木立如痴，雷击了似的僵立在地！允禔从没有见过雍正这样惊慌失措的面孔，也不禁愕然。引娣见皇上这样盯着自己，倒觉不好意思的，顿时臊红了脸，只垂头不语。半晌允禔才道：“皇上，您这是怎的了？脸白得没点血色？”

“唔？唔……”雍正憬悟过来，又看了引娣一眼，把目光移开，款步走开，慢慢地，已是恢复了平静，一边走，说道：“没什么，今时朕常犯头晕病儿，一时就好了——这个丫头是你房里的？”

允禔稍后半步跟雍正漫步踱着，出宫径往咸安宫，口中回说：“是我的丫头。”

“买来的？”

“不是。她是山西诺敏案中人，当人证送北京的。我见她无家可归，收留了她。”

“她……是山西人？”

“山西代州的，”允禔心里陡起惊觉，生怕雍正提出要引娣，因款款进辞，“当日圣祖宾天，皇上召我回京，在娘子关我与她有一面之缘，她也割舍不得我……”当下就将山神庙营救引娣的情形一长一短说了，末了又道：“皇上晓得，我施恩并不望报，就取她这份真情，索性就给她开了脸。怎么，皇上……您？”

雍正默默地听着，回头看了看尾随的一大群太监侍卫，良久，才粗重地透了一口气，说道：“没什么，你不要多心。朕看她很像前头过世了的……郑宫人，所以吃了一吓。”说罢低垂着头背着手只是沉吟。允禔见他一脸的心事，仿佛不胜凄楚，不知什么缘故，又不好多问，只得一笑劝道：“世上相貌相近的多着呢！尹继善和杨名时，见过多少面，有时我还叫错名字——皇上，这里就是咸安宫了，二哥就……囚在这里头。”

“哦！”

雍正站住了脚，这才发现自己已经站在咸安宫门口。这是坐落在紫禁城东北角的一座荒凉的偏宫，高高的宫墙上，黄琉璃盖瓦缝间蓬生着茸茸的竹节草，宫墙上的红颜色剥落得东一块西一块，沿墙根半人高的青蒿也无人清理，冷清荒漠得活似废弃了多少年的一座古庙，几个白发苍苍的老太监守在垂花门前，见皇帝和十四阿哥迤逦过来，慌得一齐下阶跪下，扯着干瘪涩滞的公鸭嗓叩头道：“奴才们给万岁爷请安了！”雍正没言声，只抬头看看蓝底镶黄满汉合璧的“咸安宫”匾额，也是多年没有装修，漆片脱落得字迹都模糊不清了。他皱了皱眉头，吩咐道：“把门打开。”

“喳！”几个太监齐声答道。

锁闭得紧紧的宫门“吱呀”一声呻吟，慢慢地被推开了。这扇门自康熙五十一年到如今，整整十二个年头，冬送柴炭，夏送冰水，平日传递菜蔬米面，千篇一律只开一条缝，从来没有这样哗然洞开的。里头几个白头老公和陪伴允初的废黜嫔妃，不知出了什么事，惊惶地面面相觑。废太子允初正在书房临帖，隔玻璃窗一眼瞧见皇帝和十四阿哥厮跟着进来，顿时惊得面色雪白，手中的笔都掉在地下，颤着腿艰难地跨出书房，就门口双膝跪下，颤声说道：“罪……罪臣允初……恭叩万岁金安！”他伏下身去叩头，一时间双手竟支撑不起身子！

“二哥，”雍正忙上前双手扶起允初，拉着手走进书房。他觉得允初浑身都在颤抖，手凉得冰水里泡过似的，不禁泛起一阵阴森森的冷意，口中却道：“你坐，坐下说话。”

允初也在惊讶错愕地打量允初，见大热天允初还穿着丝绵灰府绸袍子，半新不旧的起明检鞋子里露着厚厚的白布袜子，脸色又青又灰，死人一样难看，不禁心中也是一声叹息。他和允初是几十年的死对头，允初太子位置一废再废，允初不知在其中绞了多少心血，做了多少手脚。但眼见一个当了四十年皇太子的“天之骄子”变得踟躇不安，张皇顾盼，像一个受惊的孩子似的，神经质地摆动着枯瘦的身躯，羞缩地望着雍正，允初也不禁万分感慨。又瞟了一眼泰然自若的雍正，心想：“怎么会是这样？怎么会有今日？鹬蚌相争，渔翁得利……”

“允初，”雍正的话打断了允初的思路，“今儿行家礼。你代朕给二哥请个安吧。”允初忙应一声，正要打千儿，慌得允初忙双手扶住，结结巴巴语不成声地说道：“这断断……使不得！皇上，您……别折死罪臣……”“往日的话不用再提了。”雍正怅惘地望着门外，慢吞吞斟酌着字句说道，“虽说你囚在这里，朕着实惦记着。王法是王法，人情是人情，你还是朕的二哥嘛。”

允初在杌子上僵硬地深深一躬，说道：“皇上，论起我的罪过，早该下十八层地狱的了，如今已是枯木死灰一般。承蒙皇上雨露之恩，得以苟活荣养，于愿已足。只求佛天保佑皇上龙体康泰，就是天下百姓之福，也是罪臣之福。”

“早想进来看看你的，”雍正见他这样，也觉心酸，忙敛了心神，从容说道，“事关国家体制，朕也身不由己。朕常叫人送东西进来，又吩咐不许说是朕送的，为的不愿让你给朕行君臣礼，谢朕的‘恩’。朕这点子苦心，二哥还要体谅。”允初目光与雍正一碰，立刻躲闪开来，眼前这个皇帝当年在自己手下办了十几年差事，日日行君臣礼，如今在记忆中已渺如烟云，想人间世事颠倒迷离，电光石火如同梦幻，一边沉思，说道：“这是皇上如天圣德，我是罪余之臣，但有一日之生，即皇上雨露之赐。这些年来潜心佛学，颇有心得。晓得皇上为大罗汉金身普救众生而来。左右闲暇无事，罪臣恭抄了《楞严经》、《法华经》、《金刚经》三部，愿献为皇上寿。”说罢起身，抖抖索索从柜顶上取下几大本厚厚一叠经本。

允禔见允初迟钝僵板得像个吊线木偶，一副弱不禁风的模样，忙上前帮着捧过来放在案上。雍正打开看时，一色的钟王蝇头小楷，从头到尾没一笔苟且随意的，有些惊世名句，旁边还有刺血圈点的斑痕，抄经他见得多了，不是虔诚到了十二分，断然不会齐整到这个份上。允初见雍正脸上带着满意的笑容，遂指着柜子道：“这几大柜都是罪臣抄的佛经典籍，不过都不及这几本，往后罪臣更用心点，再给皇上抄几部呈送，为皇上纳福。”

“二哥今年五十二岁了吧？”雍正突然觉得一阵鼻酸，“囚在这里已经十多年了，总不是个常法儿，朕想给你挪动挪动。你原在通州置的那座花园子，偿还给你。这宫里太阴沉，你也难以活泛身子。放你出去呢，朕也有这个心，只是怕违了先帝圣意，有骇物听。还是给你亲王名义，只不要与人来往，你就算体了朕的苦心了。”

“不不不不……噢，罪臣不敢承这个福泽……”允初如逢蛇蝎，双手摇着道，“就……就是这样，罪臣很安心，什么都不缺，什么也不要，这样就最好！”

雍正站起身来，说道：“二哥，你安生养息读书，随后朕就有旨意给你。要什么东西用，叫内务府报到朕那里，总不叫你落空的。唉……允禔，咱们走吧……”说着，拽着灌了铅似的步履出来，允初送出书房，和几个太监一齐跪下，高声道：“恭送万岁爷！”

“万岁爷？哈哈哈！哈哈哈哈……”

隔院突然传来鬼嚎似的大叫声，似乎一个疯子在院中一边跑一边大叫，“皇上！你在哪里？你过来，叫我瞧瞧你什么模样？你是一国之君，我是一院之王。君主君王……本来就是一个词儿一回事嘛，啊？啊……哈哈哈哈……”一边叫着，一边去远了，耳边兀自传来森人的狂叫：“过来呀，过来呀！你能过来，我出不去呀！嗬嗬呜——”

允禔知道，那边就是上驷院，是康熙皇帝养马的厰院，大阿哥允禔在里头呆了十五个年头了。猛然间思悟到：自己也将去遵化守灵，为什么皇上偏偏叫自己独个儿跟着到这个鬼地方，见这些人，知道这些事呢？他打心底起了个寒颤，偷眼看了看雍正。雍正却毫不动情，徐步向前走着，招手叫过上驷院门口的太监问道：“允禔病了多久了？”那太监忙叩头道：“一年半了。”

“大呼小叫的，成什么体统？”雍正厉声道，“去！先关空房子给他败火，叫个太医进来瞧瞧，该吃什么药，不要委屈了他。”

说罢拔脚便走，允禔忙跟了过来。二人从御花园东北角门进园，因见刘铁成、德楞泰几个侍卫带一群布库少年在练功夫，雍正便命身后太监都退出园子，招手叫过刘铁成、德楞泰说道：“老德，你去叫上书房臣子还有廉亲王允禔到养心殿等着见朕。顺便告诉张五哥，后天他和你随朕出京。今下晌和明日各自回府料理一下，不必进来侍候了。铁成你就

这里守着，朕和十四弟说几句话，你随朕过去。”

“是，奴才省得。”

草树花卉茂密葱茏的御花园中只剩下了雍正允禔兄弟二人，偌大的御花园中盛开着艳丽的西番莲，在阳光的照射下宝石一样晶莹光彩，浓绿得似乎要流淌下来的蔷薇和玫瑰丛中，点缀着血红的花朵，蝴蝶花中的纺织娘无休止地嘤嘤歌吟，除此之外阒无人声。

“皇上，今日在此就算别过了。”允禔看着怔怔出神的雍正说道，“后日皇上也要动身南下，臣弟要不要送了皇上再走？”

雍正没有说话，点了点头算是听见。

“皇上，您有没有要吩咐的话？”

雍正脸上毫无表情，漫不经心地浏览着御苑中的景致，良久，说道：“记得五年前给母后祝寿那天吗？”允禔摇了摇头，说道：“记不得了，这几年在山西带兵，事情杂得很。”

“有些事不能忘，也不应该忘的。”大约因阳光刺目，雍正眯缝着眼，看不出他眼中隐藏着什么神气。口气却平淡得一泓秋池似的：“今日见了二哥，也听到大哥说话，朕心里很有感触。那次也是我们两个，不过那次是在城外的荒郊野坟前，这次却是在天家御园中。这次是春景已去，那次是秋景已老。那荒坟、野草、寒风和眼前光景真是天壤之别。”

允禔想起来了，那是康熙五十六年，德妃（即雍正和允禔生母）寿诞，兄弟二人在膝前拜寿承欢。德妃尽了母亲一切慈爱心，委婉劝说一对成了政敌的冤家兄弟。当时雍正和允禔放马出城，在苍凉昏暗的野坟前驻马谈心，却因各自心胸政见分歧太大而分道扬镳。今日一个胜利者在即将惩罚失败者时，二人却在御花园重温旧话！

“朕削你的王爵，又派你遵化守陵。”不知过了多久，雍正方咬着细碎的白牙，盯了一眼允禔，“你有什么想头，这里就我们二人，不妨直说。”

允禔低着头跟着雍正在茸茸的“规矩草”上踱着，思量移时，终觉与其与这个心细如发挑剔刻薄的皇帝哥子兜圈子，不如直说。因道：“这是理所当然，势在必行。打平凉归来，臣弟就预备着了。如今这样处置，臣弟很知恩，——真的，臣弟很知恩。”

“哎？”雍正突然转脸，眼中闪烁着似惊讶似狐疑的光，却也并不生气，似笑非笑道：“你怎么会这样想？”允禔也盯视着雍正，脸上毫无怯色，四目相对移时，允禔将目光转向天上的白云，说道：“皇上一登极，御笔亲书《朋党论》，既然皇上叫直言，臣弟就直说。臣弟在皇上心里，是‘八爷党’党羽嘛！”雍正目不转睛地看着允禔，见他打住了不再言

语，便道：“说下去，朕说过，今日言者无罪。”

允禩淡然一笑，说道：“其实也没多的话，逐鹿多年，皇上捷足先登，但八哥势力犹存，皇上不放心，自然要一个个地清理。所以剥我的兵权，调臣弟回京。所以叫九哥去夔尧处，十哥去张家口。皇上要解散这个‘党’，臣弟自然就得去守陵。守陵前皇上也没忘了带臣弟看看幽居宫里两个哥哥景况，那是不言而喻的。臣弟在遵化不老实，就得预备着变成二哥那样的痴子，或者大哥那样的疯子。这不能说不是慈悲心，所以臣弟说，臣弟真的觉得‘皇恩浩荡’——因为‘臣罪当诛’嘛！”

“痛快！”雍正点头笑道。他的这种笑容带着孩子气的天真率直，只微微下吊的嘴角，带着不容置疑的冷峻和傲岸：“这里头许多话，正是朕想嘱咐你的，你既知道了，也就不必多说，不过你只说对了一小半，《朋党论》并不针对八弟，是冲着汉人科甲习气来的，同年、师生恩连情结，一人有事八方呼应，一人得道鸡犬升天，朕要刷新吏治就谈不上！”

“至于你，自认‘八爷党’，朕看倒也不尽然。就是允禩，只要安分，也还是朕的兄弟。但谁要阻挡朕当个好皇帝，兄弟也罢，父子也罢，君臣也罢，朕就难以顾及私情。朕受命于天，自要对得起皇天后土，列祖列宗！”

“剥你的王爵，叫你守陵读书，并不为什么‘八爷党’。就算老九老十和你都在北京，朕就拿不掉你们？就杀不掉你们么？”

“所以不要胡思乱想，去遵化，好生读书。既然在遵化，就在‘遵化’二字上下功夫。就这点子意思，你猜朕的慈悲心，也还算地道。”

雍正长篇大论侃侃而言，剜筋剔骨剖析道理，允禩听着里头绵里藏针肉里包骨，虽有假的，但倒是真的居多。想着，叹道：“您不必说了。臣弟明日就上道。必定闭门思过好生读书，不辜负皇上一片苦心。”

“就这样，”雍正也不再多说，阴郁地盯着园门口，说道：“人不负天地，天地必不负人。你好自为之！”

第二十九回 范时捷造膝弹悍将 刘墨林游戏弈围棋

眼见允禩蹣跚辞出去，雍正又出了一阵子神，觉得两腿有点酸困，便命刘铁成随驾，坐了明黄软轿径回养心殿。在垂花门前下轿时，却见范时捷、孙嘉淦、刘墨林在门前跪迎。还有一个官员穿着四团龙褂、仙鹤补子，珊瑚顶子后还拖着一枝双眼孔雀花翎，雍正却不认得，由着他们磕头行礼，也不言声，一摆手便进了养心殿。允禩、张廷玉、隆科多、马齐四个人早已候在丹陛下，忙迎了上来。

“方才和老十四一道儿去看了看十七格格。”雍正进养心殿东暖阁坐下，觉得有些闷热，要了冰水分了众人，自呷了两口，说道，“顺便儿还到咸安宫看了二阿哥允礽，听见大哥也病着。允禩，内务府是该你管，这些事还该奏朕一声的。”

允禩见他一屁股坐下便寻自己的事，心里的火一窜一窜。但他坐定了主意“守时待变”，绝不因小失大，因躬身一礼，小心翼翼说道：“这是臣弟的疏漏。内务府档上这些都记着的，臣以为他们已经进呈御览，就没有另行奏明。皇上既这么说，臣弟以后留心就是。”

“这事不大，关乎朕的名声。”雍正不咸不淡地笑道，“大阿哥不去说他，是自作孽，给他个天年就对得住他了。二哥呢？到底是当过太子的人，与朕曾有君臣之缘，不可屈待了，叫后世人议论朕不知照应。说说话，他的事怎么料理？”

众人不禁面面相觑：“怎么料理？”问得这样不着边际，怎么回答好？马齐当年在康熙皇帝废黜太子时是力荐八阿哥允禩继任太子的，听雍正话意，颇有同情二阿哥的心思，自觉不能不有所表示，因欠身道：“皇上圣虑极是，仁者一念必上通于天！二阿哥当年为群小所围，自干天怒，失望于先帝，但幽囚已过十几年，若皇上观其果然洗心革面，自当施雨露之恩，使其沐浴圣化之中。循前朝古例，可废为庶人。若加恩赐一爵位，也在情理之中。”张廷玉听着心中暗自掂掇：马齐一番牢狱之灾，果然长进不少，话说得密不透风，又显得替皇帝着想，又体验到昔日旧情，玲珑得无可挑剔，因立刻附和：“马相说得是。究竟如何施恩，请皇上圣裁，臣等依古例参赞。”

“朕总归难弃手足情分啊！”雍正蹙额太息一声，“给他个亲王，在通州划一块藩地荣养，你们觉得如何？”说着便看允禩。允禩一时还弄不明白，忽拉巴地想起允礽的事——这皇帝打的什么算盘？不及细想，说道：“这是天理。依臣弟看，就叫‘理’亲王，如何？”隆科多也道：“奴才也觉得这个名字好。能时时提醒二爷不忘皇上帝德深恩。”

张廷玉拧着眉头只是沉思，待众人七嘴八舌说完，方徐徐说道：“廉亲王想的这名字不差。不过据奴才思量，二爷毕竟是犯过的人，不然，先帝不会废掉他。犯过而后补，谓之曰‘密’，这一条必须昭示出来，才能顺理成章不致使天下臣民有所误会。所以，竟是‘理密亲王’为佳！”

“好！”雍正不禁击节称赏，“衡臣就照这意思拟个诏书明发天下。”说罢，转过脸问张廷玉：“方才进来，见范时捷他们几个在垂花门外，那个戴双眼孔雀翎的是谁，朕怎么没见过？”

张廷玉忙道：“那是孔毓洵，广东总督——”话未说完，雍正已想起来：“朕知道了，前日朱批夺情起复的，朕说呢，怪不得穿着四团龙褂，原来是圣人家人——叫他们都进来吧！”李德全答应了一声忙退了出去。雍正又道：“朕就要下河南，说不定绕道山东回京。十天半月怕回不来。一是想看看河工，二是体察一下吏情民情。五月端阳过后，大约年羹尧回京前，朕就赶回来为他庆功。”说着因见孔毓洵等四个人鱼贯而入，看着他们行罢礼，只点了点头接着说道：“宝亲王代朕去劳军，京里自然是弘时坐纛儿，弘时那边，朕自然还要叮嘱几句。京里八弟和十三弟，你们照旧办自己的差，瞧着弘时有不是处，要拿出皇叔的身份管教。朕只带廷玉去，马齐留在上书房主持六部杂务。小事你们自己做主，大事快快递到朕行在，自然也就妥帖了。”众人听了忙躬身称是。允禩说道：“整顿旗务的差使太繁。臣弟还要筹办迎接大军凯旋的事。九弟自然要随年羹尧回来的，如今十弟在张家口左右无事，可否命他回京帮办？”

“再说吧。”雍正似乎漫不经心地说道。他转脸问孔毓洵：“你是从广东回来的？”孔毓洵和范时捷、刘墨林、孙嘉淦几个人正呆呆地听，不防突然问到自己，忙磕头答道：“臣是从广东回来。家母仙逝后，臣即就地丁忧守制，接万岁旨意，即扶柩北上，将家母灵柩安置曲阜。皇上，臣自幼而孤，家母夜夜纺织直到五更，供臣习学才致有今日。万岁以孝治天下，夺情之旨臣实不愿奉诏，又不敢不奉诏，特晋谒皇上，念臣母子至情，实在不忍背亲忘恩怡然务外，求皇上默察臣心，待守制期满，臣自当勉尽臣道，为皇上尽力办差。皇上……您何取此不孝之子？”说着，已是潸然泪下。

“忠孝本为一体，讲的只是个‘心’字。”雍正神色黯然，“朕的母亲不也……唉，不必说了。你在职守制也一样嘛！当然，朕也要成全你的孝心——马齐！”

“臣在！”

“告诉礼部，去曲阜吊祭毓洵母亲，追封一品诰命，谥号‘诚节’，立坊表彰！毓洵，心满意足否？”

孔毓洵激动得浑身颤抖，伏地连连顿首，已是泣不成声：“臣勉从圣命……以忠为孝，报皇上高厚无极之恩！”众人见他如此孝心，皇帝又如此厚恩加礼，也都不觉悚然动容。雍正却已平静下来，用碗盖拨了拨茶

上浮沫却又放下，皱眉说道：“广东离京太远，所谓‘天高皇帝远’，吏治昏乱天下第一。就如新会一门九命，这样的大案拖了一年有余，自朕即位至今下过三次朱批，居然就拿不到正凶！据你看，到底是什么缘故？”

这是人人都知道的，广东新会恶霸凌普，为争一块风水宝地，夜半举火烧杀胡家一门九口，凌家不知花了多少银子，上下买通县府道直至臬司衙门，连撤了两任按察使，至今仍说“无证据”而不能缉拿凌普。这是震惊雍正朝野的一件大案，上书房才所以拟票将现任广东总督苏木提撤差，由孔毓洵夺情复任，听见雍正询问，都睁大了眼盯着孔毓洵。

“万岁，”孔毓洵顿首答道，“臣是守制丁忧的人，闭门不出，也听到了不少话。但这案子不是凭‘风闻’就敢贸奏的，臣向万岁借一个人观审，三月之内如不结案，请取臣的首级！”

“谁？”

孔毓洵将手一指，说道：“他！”

人们目光都转向孙嘉淦。孙嘉淦并不认得孔毓洵，他是为广西藩司铸钱局不肯照“铜四铅六”铸雍正钱，专门来上本参劾广西布政使曲森的，见孔毓洵如此信任自己，冬瓜脸立时涨得血红。因将自己晋见皇帝本意说了，又道：“既然孔兄信得过，皇上只要恩准，我就去！”

“朕也信得你。”雍正目中喜悦的火花一闪，说道，“既如此，朕给你个名义，钦差两广巡风使，审结这案，也不必急于回京，福建云贵川也都看看，回来细细奏朕。”

“喳！”

雍正立起身来，看了看范时捷，说道：“刘墨林是朕叫进来的，你递牌子请见，有什么事呀？”范时捷重重地磕了三个头，说道：“臣有造膝密陈的事。”雍正扫视一眼众人，笑道：“这里都是朕的心腹大臣，有什么你说就是。”范时捷也看了看众人，说道：“万岁今个乏了，臣请先告退，宁可改日再递牌子请见。”

他的话虽然说的淡，却是斩钉截铁，人人听着心里不是滋味。雍正铁青了脸，看着满不在乎的范时捷，突然想起那年在畅春园范时捷学驴叫和允祥嬉闹的事，又不禁破颜一笑，说道：“既然如此，廷玉你们散去吧。墨林留下和朕说话儿。范时捷，刘墨林不碍你的事吧？”范时捷磕头道：“刘墨林不碍。”说得众人各各无趣，只得请安告退，心里没有一个不腻味这个范时捷的。

“摆一盘棋！”雍正轻松地舒了一口气，“朕和刘墨林下棋，你有事只管说。”

于是邢年高无庸抱了云子儿围棋盒子，布了棋盘，刘墨林执了黑

子，小心翼翼应对雍正。刘墨林是出了名的“黑国手”，号称棋王的允祥也不是他的对手。雍正尽自最爱下围棋，却是一手屎棋。雍正见他架势，便知他又要下和棋，便道：“刘墨林，下棋是玩儿嘛，为讨朕的欢喜，每次都下和棋，你也不嫌费心！只管放胆攻，赢了朕，朕有赏！”一边着子儿，又对范时捷道：“你不是要造膝密陈？有什么说的？”

“臣要告年羹尧。”

刘墨林是已奉圣旨，跟随四贝勒弘历前往西宁劳军的，听见这话也吓得一哆嗦。看雍正时，却是面无表情，盯着棋盘一边想着应对着子儿，口中说道：“年羹尧是有功社稷的人，你应差不力，不肯听年羹尧节度，有参本参劾你，已登在邸报上。朕处分的旨意还没下，你倒先来告状？”

“臣知道年羹尧有功。”范时捷面无惧色，从容说道，“臣告的是他的‘过’。况且臣先奉命调任，年某立功是后来的事。若论私交，臣是年羹尧举荐升任甘肃巡抚的，但臣以为年羹尧功再大，他不是皇上，臣不能忠于年羹尧，只能忠于皇上。皇上要觉得这个巡抚是年羹尧给的，事事都得听年羹尧的，臣宁可不要这个红顶子！”

“唔？”雍正食指中指夹着一枚白子正要落盘，略一顿，说道：“你说实的，要尽这话，朕就当是你离间君臣的谗言！”雍正这些话刀子似的尖刻，刘墨林头上已经浸出汗来，范时捷却并不在乎，叩头说道：“是！年羹尧既不是皇子，也不是宗室，他的帅旗凭什么用明黄色？”雍正笑着指指棋盘一角，说道：“墨林，这个角朕要点方——旗上用明黄，是御赐的，你大惊小怪干什么！”

范时捷抗声道：“他束的明黄带子，也是御赐的？他吃饭，叫进‘膳’；他赏人东西，叫‘赐’，这是人臣应该做的？”

雍正停下了手中的棋，厉声问道：“你是有密折专奏权的，这些事为什么不告诉朕？你早做什么去了？”“回皇上话！”范时捷扬着脸道，“臣早就奏了，黄匣子都由年羹尧军邮直递。这在巡抚衙门签押房里都存了档的，有记录在案，不信您下旨查查！”雍正随手下了一子，他的脸色变得有些苍白。这些事允祥曾含含糊糊说过，也曾专门派人到兰州查过档，但并没有查到密折寄档存根票和记录，他的心突然变得有些烦躁，恶狠狠说道：“朕查过了！你的话十九不可信！朕知道你那点子心思，年羹尧受朕宠信，你妒忌，他立了功，你又想他必定功高震主，所以趁热灶窝儿要和他生分，为自己将来留地步儿——因为你毕竟是他荐的，羽毛丰满翅膀硬，怕落个攀附权臣的名儿，可不是的是？”

“不是的！”范时捷硬碰硬地顶了回来，“岳钟麒离松潘近在咫尺，我在兰州远在千里之外，为什么要调我的兵驻守松潘？这不是调度无方，也不是年羹尧不懂军事，他是怕岳钟麒争功！万岁，这是明摆的事，臣死也不明白，您为什么袒护年某的短处？”

雍正心里越发烦躁，看看刘墨林又要和自己下和棋，气得将手中棋子“啪”地扔进棋盒，勃然作色道：“再下一盘，下和棋，朕杀了你——范时捷，你是和朕说话？你这叫守臣道？年羹尧在西边大捷，举朝共庆、薄海同欢，你要向隅而泣，讨朕的不高兴？——仗打赢了，这件事就是说，年羹尧是对的，你不高兴，足证你是小人！”“臣是君子，不是小人！”范时捷立即顶了回来，“难道打了胜仗就可以欺君？年羹尧的奴才到臣衙门，就叫臣开中门迎接，臣就不能如他的意。”雍正气得手直哆嗦，说道：“你不听年羹尧的，就是不听朕的！”

“臣听万岁的，不听年羹尧的！”

“那你的巡抚就当不成！”

“臣就不是那块料，也不想当什么巡抚。”

雍正勃然大怒，霍地立起身来，朝外喊道：“张五哥！”张五哥早就听见范时捷与雍正一递一句拌嘴斗口，捏着两手冷汗进来。雍正脸上青一块白一块，手颤头摇，指着范时捷口吃地说道：“把这个杀才发，发发——”刘墨林也惊得站起身来，忙又跪下，生恐将范时捷发往刑部，正要开口劝说，雍正已改了口，“发往怡亲王府，叫允祥管教这畜牲！”一群太监宫女原来吓得人人手脚发软，听见处置如此之轻，都觉意外，不禁面面相觑。

“沽名钓誉，小心眼儿！”雍正余怒未息，重新坐下，对刘墨林道：“朕就见不得假惺惺。带一点假，朕就容不得，——这盘棋你赢不下朕，君无戏言，朕必诛你！”

刘墨林看看棋盘，要赢雍正只消抢占几个大官子就成，不费吹灰之力。但雍正这样喜怒无常，谁晓得输了棋又会怎样；一边打着主意沉着落子，一盘棋下来通算，偏偏又是和棋！

“叉出去！”

雍正拍案大怒，满盘棋子飞起老高：“尽是假的，虚糊弄！真没有意思！”几个太监立时过来，架起刘墨林便走。刘墨林挣扎着，一手举着，大叫道：“万岁，我赢了你一子！这个黑子攥在我手里！”

“皇上怎么了，生这么大气？”众人正没做理会处，外头传来允祥的声气，接着便见允祥乐呵呵进来。因见几个太监架着举着一枚墨子的刘墨林发愣，雍正一脸又好气又好笑的神色，笑怒道：“放开这狗才！”因将方才的事说了，叹道：“朕在藩邸荣华富贵不减如今，多少还有几个朋友，能聊聊天，说几句体己话。如今你看看这些人，有的成心要气死朕，有的怀着异样的心思，面儿上奉承，背后不知做些什么勾当，说是垂拱九重，其实是坐在针毡上装神弄鬼，说吉利假话，看吉利假戏，连下棋也是假赢，思量起来真没意思透了！”

允祥听了半日，才明白雍正正是心里寂寞，发了无名火，因笑着劝慰道：“皇上嘛，就是称孤道寡的人。先帝爷在时，也说过这些话。他老人家会宽慰自己，会自己寻乐子。今儿东巡，明儿上五台山，后日又登泰山观日出，再不然就下江南，观了景致也不误了政务。先是拜了伍次友为师，后来又请方苞为友，不给官做，只叫伴君——皇上秉性严肃，无昼无夜除了做事还是做事，怎么会不寂寞？这怪不得别人，只怨皇上您不会享福。”雍正自失地一笑，摆手命太监：“放开刘墨林吧！莫不成真为一盘棋就宰了你，朕连殷纣王也不如了——再这么拍马，你就不要进来侍候了！”

刘墨林忙叩头道：“臣不过见皇上不欢喜，讨过吉利，晓得皇上断不为这小事就弄掉吃饭家伙的。”一句话说得雍正也笑了。允祥因道：“方才原也要进议事的，恰碰上十四弟。他明个儿就上道，我们谈了一会子。问我能带家眷不能，王府护卫要不要一同去，我说这些事要请旨。进来在永巷口又碰上范时捷……”

雍正心里像针刺了一下，猛地想起——这才意识到今儿性子不好，全为见到这个女子，思量着打断了允祥的话，说道：“你是审过诺敏一案的，田文镜从山西带来的那个人证叫什么名字？”

“人证？”允祥不禁愕然，他怎么也想不到雍正会一下子离题万里说起这个，一边沉吟，说道：“人证从布政使、按察使，还有藩司库吏大几十号人吧，万岁问的是哪个？”

“那个女的呢？”

“是代州人，万岁——”

“叫什么名字？”

“乔引娣……”

雍正一仰身靠在椅背上，似乎问话又似乎喃喃自语：“姓乔？噢……那是个汉人了。”允祥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说道：“是个汉人，如今在十四弟府。万岁怎么问起这个来了？”雍正收住了神，说道：“没什么，随便问问，你告诉允禩，不用带护卫，家人都可随他去——且说范时捷，他都说了些什么？”允祥看了看垂手侍立的刘墨林，说道：“这话刘墨林不可外传，范时捷说年羹尧这人不可不防。”

“这话方才范时捷在这里已经说过了。刘墨林不是个笨人，不会拿自己脑袋开玩笑。”雍正冷冷说道，“大将军有八面威风，年羹尧节制陕甘山川青五省大军，专阍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专断杀伐，自然要招闲话。人无完人，朕只取他的大节大功。不然，外头办事的封疆大吏都变成谨小慎微的好好先生，有什么屁用？刘墨林，你去见见宝亲王，传朕的旨意，朕明日送你们出午门，七十岁以下老亲王贝勒，六部九卿文部官员二品以上，送你们潞河驿设酒辞京。朕随后还有手诏，你们带给年羹

尧！”刘墨林听一句答应一声，却步退出殿外，径自传旨去了。

殿中只剩下了雍正和允祥。雍正心绪似乎有些纷乱，脱掉青缎凉里皂靴，趿了一双千层底布鞋踱着步子。允祥站在一旁目不转睛地盯着雍正，半晌，才道：“万岁，您好像有心事？”

“是啊……”雍正抚着有些发烫的脑门，仿佛不胜慨叹，“面儿上朝局无事天下太平。不知怎的，朕总觉心里不踏实。似乎朕离开北京，心里就落空似的。三贝勒弘时，他坐得住这个蠢儿么？”允祥低头想了想，说：“不妨事的，隆科多掌着禁城防务，政务是八哥和我帮着处置，有料理不开的，方先生就住在畅春园，我们也可去请教。再说，皇上去河南，离这里不远，八百里加紧文书隔日就一个来回。”雍正瞟了允祥一眼，移时才叹道：“老十三，朕什么也不想多说，只交代你一句，丰台大营你替朕掌好。”

允祥仔细品味着雍正的话，半晌才低头答道：“是！毕力塔是我使了几十年的人，大营上下将弁，一多半是皇上当年亲自简拔的。万岁，您放心！”“朕不能放心。”雍正的眼睛又灰又暗，仿佛要穿透宫墙似的望着远方，“——叫马齐移居畅春园，有事你和方苞马齐商量——你知不知道，隆科多曾经到皇史宬取走了朕三个儿子的玉牒？再说，正当太后薨逝，他到军机处取调兵勘合做什么？对了，军事已了，军机处调兵勘合要立刻封掉——一会儿退出去你就办这事！”

允祥头嗡的一声，蓦地出了一身冷汗：皇上玉牒是最机密档案，说起来没甚要紧，但上头记载着各人出生准确的年月日时生辰八字。隆科多取这个东西——除了魇镇害人——有什么用处？联想到太后崩逝朝廷种种布防，想想雍正的话，也真令人发噤，沉思着喃喃道：“隆科多？隆科多……是宣明遗诏的人呐……难道……？”

“朕只是防人，并不打算害人。你不要胡猜乱疑。”雍正的目光逼视着允祥，烁然生光：“你须明白，逼勒官员归还亏空；改动制钱铜铅比例；清理冤案；还有朕的几个宠信大臣，李卫在丈量土地，取消人头税；田文镜还准备在河南叫官绅一体纳粮——朕一揽子开罪了天下所有的官员，得罪了所有豪富地主。内里外里隐患重重，早就盼年羹尧打个大败仗，他们好召集八旗铁帽子王会议逼宫！所以年羹尧就是十恶不赦的混账王八，咱们也得先买他的账！——方先生，了不起！”允祥一笑，说道：“臣弟也不晓得皇上这么多套套——怪不得人家有的说——”

他突然觉得自己说漏了嘴，张大了口，竟一时接不下去。雍正逼视着他，见他满脸通红，便道：“想说假话你就退出去！”允祥只好噓了一口气，咽了一口唾沫道：“说皇上是打富济贫的……强盗皇帝——不过不单是说皇上，接着还有一句‘允祥是为虎作倀’。”

“说得好！朕就是这样的心思，这样的行径，朕是天地间第一铁铮铮的汉子！不过说朕是‘虎’，未免也忒小瞧了朕。朕受命于天，乃真龙天

子，所以你是为‘龙’作俵！”雍正牙关咬得紧紧的，脸上带着一种难以形容的轻蔑的微笑，徐徐踱了几步，忽然仰首长叹一声，又道：“朕何尝不知道维持好这些兄弟，君臣父子兄弟雍雍穆穆揖让谦和些儿，朕自己的日子就好过些儿？但你须明白，孟子讲‘民为贵’，其实是提醒君主，不要把百姓惹翻了！如今这积弊堆如山积，说到根子，是官吏不遵王教，不干老百姓什么事。不压一压这些贪墨的污吏，不整治一下鱼肉乡里的豪绅——这些个封豕长蛇，城狐社鼠在下头，‘替朝廷’激民变，民变起来，朝廷又无力镇压救平——防民之变，甚于防川呐……”他的心情似乎处于极度的矛盾状态，唏嘘一声又道：“想想看吧！秦始皇一统六合，横扫天下，何等英雄？陈胜吴广两个高粱花子振臂一呼，就搅得局面稀烂！”

允祥听着，揣摩着这番话意，字字句句透骨痛髓，竟不自禁打了个激灵，脸色也变得有些苍白，半晌才笑道：“皇上给我画的这幅画儿叫人看了不寒而栗。不过据臣弟看来，吏治虽昏，也还不是文恬武嬉，我朝无苛政，深仁厚泽，不会是奉承套话，与秦二世时大不相同。何至于到那一步儿呢！”

“这些朕岂不知？”雍正冷冰冰说道，“最怕的是代代皇帝都像你这么想！所以你说的是有理的混账话！不讲这些了，台湾垦荒做得好，今年没有从福建藩库提粮食，那个知府叫黄立本；还有杨名时，贵州今年自给自足，还多少有点富余。明儿叫上书房拟旨，奖升两级，廷寄出去！”

“喳！”

“你给朕看好家！”

“喳！”

“立刻到粘竿处，点四十名有本事的侍卫护卫，随朕出行！”

“喳！”

“告诉他们立刻准备行装，”雍正微笑道，“这只有你一人知道，回头告诉方先生就是，朕，今夜就离京了！”

允祥吃了一惊，抬起头来盯着雍正，说道：“皇上，不是定的后日么？再说，大驾仪仗也来不及预备呀！”

“坐在銮驾里除了谑笑，还能看见什么？”雍正哼了一声，“朕微服走。大驾是空的，先去五台，再去泰山，然后去河南，朕坐大驾回京——听见了？”

“喳——臣，明白！”

第三十回 魑魅魍魉戏法汴京 心意不投逐走金陵

田文镜在开封任职不足三个月，骤然越过道、臬、藩三级，径直超迁河南巡抚，惹得通省同僚一齐眼红，因新任开封知府尹未到职，暂且由原任同知马家化摄府事，原任巡抚家眷也未离开巡抚衙门，田文镜一来觉得有点忸怩，不好意思升堂视事，接受不久之前还高居于自己以上的下属的参礼，二来开封城北就放着一条年年决溃的黄河，眼看菜花汛将到，又从密折批语辞气里瞧出来，雍正似乎想亲自来视察河防——无论当巡抚还是当知府，当前河防都是第一要务，出了事都要受处分，而且就开封城而言，只要决溃，必定先受其殃，康熙二十六年黄水破堤南灌，城外水深三丈，城内也有丈余。无论官民都在城上露宿待援，连淹带饿冻，加上瘟疫死了七八千人，朝旨一下，巡抚发军前效力，知府赐自尽。所以田文镜尽管一肚子报效雍正知遇之恩的心，要改革旧赋制度，要清冤狱，要刷新吏治，成天下第一名巡抚，眼前却只能死心塌地先使悬河不致崩溃。他从浙江绍兴聘了四名师爷，两个管刑名，两个管钱粮，每人每年三百两的束修，外加一个邬思道，专管为自己起草奏章条陈，却是每年五千两的花花白银。别说那四个师爷心里别扭，就是田文镜，几时想起心里便是一阵光火。但邬思道是李卫所荐，先荐诺敏，诺敏倒了又荐到自己这儿，可见此人与李卫关系非同寻常，李卫自己就是雍正跟前说一不二的人物，和怡亲王更是过从得密，因而他早就想寻事开销掉这个每天醇酒妇人任事不管的瘸子，却迟迟不敢下手。偏生邬思道上的奏章条陈，每次都照准，还时有嘉勉言语——也实在无可挑剔。眼见五月将近，上头驿报水情，甘陕雨水大，去年落雪多，今年菜花汛来势不祥，田文镜下令取出开封府全部库银资河工用仍不敷数，便用巡抚关防，咨会通政使衙门，拨银一百万征用民工。藩司衙门回文极为客气，门也堵得极严：

上咨禀知田大人文镜：宪命悉领，唯户部于三月二十九日奉廉亲王允禩、怡亲王允祥并上书房敕命，河南藩库现所存银三百一十九万两，一百万着随时递送年羹尧处军用，五十万两解送山东赈灾（来年由户部补实），一百三十万两传送李卫处购买漕粮（已发），以补京师直隶用粮不足——仅此粗计，藩库可动用银两仅三十九万两，谨遵宪命全部拨往河工。年羹尧奉旨回军过境犒军所需，仰盼大人指示方略。

这就是说，只能给三十九万两银子，而且还要田文镜自己设法应付年羹尧过境应酬！田文镜接到这张咨文，气得两手哆嗦脸色苍白，但藩司与巡抚名虽统属，实则只有半级之差，坐镇河南藩司的通政使，又是首席王大臣允禩的门人车铭，论根基资望，都比田文镜硬气得多，也根本瞧不起自己这个刚刚越级爬上来的新巡抚。思量许久，田文镜只好回府衙西花厅（正厅签押房已让给马家化处置政务），叫来四个师爷商量办法。

“今年桃花汛已经决溃一处，兰考淹得一塌糊涂，”田文镜盯着两个钱粮师爷说道，“前任巡抚为这已经吃了挂落，菜花汛水量更大，所以我心里很急。我自己功名倒是小事一桩，万岁爷也要亲临检视河防，圣驾安全出了事，就把我剁成泥，也难向天下后世交代。请你几个老先生，计议一下，有什么好法子，只管说。”

他本来就又黑又瘦，这些日子看河防，调度河工，和各衙门吏员整日磨嘴皮子打擂台，越发显得干瘪枯黄，熬得发黑的眼圈下皮松弛着，仿佛疲倦得一推倒就再也起不来，斜靠在椅背上一口接一口喝着浓酽的普洱茶。两个钱粮师爷，一个叫吴凤阁，一个叫张云程，都在五十岁上下，都端着水烟袋呼噜噜吸个没完，满脸皱纹一动不动。许久，张云程才道：“东翁，河道汪观察昨几个和我们议了半日，要是这三十九万能拨过来，从广武到省城河堤用草包加固，是够使的了，下游无论如何不能确保。但皇上要来，自然要到开封，东翁把情形向皇上奏明，这里头的难处人人皆知，不定圣上还能从户部批过一点银子。河南这地方年年都有决溃，东翁您接的这个烂摊子，皇上断不会为下游决溃怪罪东翁的。”吴凤阁穿着黑缎套扣马褂，戴着一副水晶墨镜跷足而坐，显得从容不迫，喷了一口浓烟笑道：“云程兄，皇上将东翁一下子简拔到这个地位，兄知道有多少人妒火中烧？无论上游下游，只要有一处决溃，布政使、按察使还有下游的府道就会一窝蜂地上章弹劾。所以拼了命，今年这个菜花汛也要叫它平安过去！这没有一百五十万银子，无论如何都办不来的！”

“说说归说说，哪里得这一百五十万呢？”坐在一边的刑名师爷毕镇远一晒说道，“西边年大将军战事已毕，所谓‘军用’不过是个借口，要难为田中丞而已。就是大将军过境劳军，我看也未必能用多少银子，三千军马有五万两足够使的了。就是买漕粮，也不是什么急用，黄水泛滥，买漕粮用来赈灾好呢？还是堵住这条悬河，压根就不泛滥的好？所以晚生看，要把藩司的回文严词驳回去，驳得他们无话可说，这样，就便他们不肯，河堤开了口子，追究起来，他们就得担责任——田中丞毕竟是新任巡抚，难道前头河道失修，责任要叫田大人承担？”坐在他身边的刑名师爷姚捷冷笑一声道：“老兄说得何其容易！老兄仔细看看那份回文，人家压根就没说我藩库里不给钱！你驳这个咨文，驳的不是藩司衙门，驳的是廉亲王、怡亲王！别说这两位王爷，就是上书房那群相爷，我们得罪得起么？”

田文镜一边听一边想，觉得人人一套道理，都说得无可非议，思量了一阵，问姚捷：“依着你看，该怎么办？”姚捷是四个师爷里头最年轻的一个，只有三十多岁，十分修边幅，听东翁问他，俯首略一思忖，扯了扯天青实地纱褂，“哗”地打开折扇，轻摇着，从齿缝里进出一个字：“借！”田文镜不禁精神一振，身子一倾问道：“向谁借？”

“中丞，打藩司的主意是不成的，”姚捷将一条油光水滑的辫子向后一甩，掏出手帕子揩了揩剃得光溜溜的嘴唇，侃侃说道，“皇上正在清理亏空，借库银犯了圣忌，断断使不得。告诉东翁，臬司衙门就是有钱，

也不是府中的，昨几个学生去臬司和几个师爷聊起这件事，说起中丞大人的烦难，张球他们当时就笑了，几个人当时一凑，立时就是五十万！”说着，从靴页子里掏出一沓子银票递给田文镜，“您瞧！您要亲自去见见臬司胡大人，金口一开，再弄个五七十万算得了什么！”

田文镜吃了一惊，接过银票看看，有三万一张的，也有五万一张的，最少的也是三千两的见票即付的龙头票子，还附了一张条子，上写：

黄水一漫，民不聊生。球生于斯，养于斯，身家性命系于斯，敢惜此身外之物为守财奴殁于黄水？愿破产为国，为中丞大人分忧，敬献此金，恳请晒纳充为河工之用！张球谨上！

田文镜又是感奋又是激动，拿着银票的手微微颤抖，竟起身向姚捷躬身一礼，说道：“真真难为姚公！河南有张球这样秉忠秉公仗义疏财的明哲之士，实为豫省的体面！我要请邬先生好好写一份折子，保奏这些急公好义之士，请圣上表彰！”说罢起身道：“我这就去拜望胡期恒，就便接见这群官员师爷！”

“怎么样！”眼见田文镜坐了八人大轿开中门出去，四个师爷回到花厅，姚捷得意地摇着扇子，眯缝着眼笑道：“山重水复疑无路，船到桥头自然直！”张云程道：“看不出你年纪轻轻，办事这么有板眼！”毕镇远笑道：“我说呢，这几日不见你的影儿，原来替主分忧去了！”张云程冷笑道：“邬先生每年五千两，你总该长长工钱，或者给你三千？”

一直坐着没言声的吴凤阁推推眼镜，格格一笑说道：“姚老弟，你只掏了右靴页子里的银票。左靴页子里的也都取出来吧。平分！”

“什么？”姚捷一怔，“吴老先生说的什么话，晚生不明白！”毕镇远惊诧地望望吴凤阁，没言声，张云程便问姚捷：“你这葫芦里装的什么药？”

吴凤阁站起身来慢慢踱着，槟榔荷包在腰间一晃一晃，冷笑道：“咱们绍兴师爷，分钱粮刑名两派，各自都有不传之秘。我呢？一个叔叔是刑名师爷，没有儿子，一身兼挑了两门子学问——那臬司衙门，管的是拿贼捕盗，谳狱断刑，不发黑心财，哪来的银子赞助河工？张球这人我也略知一二，归德府张、曹两家都是挂千顷牌的有钱主儿，为争一块牛眼风水地，打官司都打得两家都家破人亡，不是张球的主审？——哼！别说十万，你这会子告诉他，田大人要具本参他，叫他拿五十万，他也乐颠颠地双手捧过来！怎么样，我说得不错吧？”

张云程和毕镇远这才恍然大悟，不由得佩服地盯了吴凤阁一眼，又齐把目光扫向姚捷。姚捷略显尴尬地干笑一声，果真从左边靴页子里又抽出一张大银票，说道：“真人面前作不得假，我原也不想昧掉这钱。这是五万，我拿一万四，剩余的三位平分，可成？这钱他们挣得容易，不拿白不拿，拿了白拿，白拿谁不拿？不过有言在先，钱粮河工上头有好

处，你们也不能被窝里放屁独吞！”一句话说得几个人都笑了。毕镇远笑道：“你们可小心，这钱上头沾的有血！”张云程道：“先父在湖州黄道台跟前当师爷，一年也有一万三四千进项。我想跟了田大人这么个巡抚，少说也得一万吧？谁知道三百就是三百！娘希匹那个瘸子有什么能耐，一年五千！奏折、条陈，这些个官样文章，我孙子也写得！”

“在中丞那儿不能提这话！”吴凤阁板起脸道，“咱们三百就‘三百’，早晚他们自己就要翻脸！听说他和中丞有言在先，当了巡抚每年八千就是八千！咱们也眉开眼笑地认了。田中丞这会子一心报效皇上，不是个捞钱手儿。我们得顺着这个思路去侍候他，早晚他下了水不能自拔，才能发狠弄钱呢！”正说着，见邬思道架着双拐，两个小厮随后跟着，风摆杨柳价进了二门，便住了口，跨步进来一躬笑道：“静仁兄！满面红光，你好精神！今个儿又哪里吃酒去了？”邬思道支起双拐拱手还礼，笑道：“今个儿浴佛节。我是个儒生，原不信这些个，家下两个婆姨却硬要去相国寺，陪着走了一遭瞧瞧热闹。他们回包府家下洗铜佛，我坐了小轿上黄河大堤看了看，又碰到一位旧朋友，在酒店里吃了一会酒，这才赶回来——东翁呢？今儿个你们不是议事么？”邬思道说着便目视众人。他原残疾羸弱，但这些日子常出外郊游，大约心情也好，又吃了酒，脸色黝黑中透着绯红，双眸炯炯，看去神采照人。

几个人对这位年金高出自己二十倍的“首席师爷”没有一个服气的，听着他的话越发不受用：我们这“三百两”在这里和主官苦苦会议商讨治河，你这“八千两”却带着美人香草又是郊游又是吃酒！心里尽自想，各人已暗得好处，抱定了不挑是非也不合作的宗旨，都笑着与邬思道寒暄。毕镇远因笑道：“我们议了一阵子河工，田大人打轿去臬司衙门，拜望胡期恒去了。”

“唔。”邬思道若有所思地点点头，说道，“那我就在这里等等中丞。”一头说，进来便坐了竹凉椅上，索了邸报，摇着扇子吃茶看邸报，不再言语。他和众人不合群，众人也拿他当外人，见他大咧咧坐着不言语，早一个一个托辞出来，另寻地方“均分”那五万两银子不提。

大约过了午时，听见衙门口三声炮响，田文镜头戴蓝色明琉璃顶子，孔雀补服里头套着九蟒五爪袍子，一头热汗进了花厅。邬思道在凉椅上已昏昏欲睡，见他进来，忙坐直了身子问道：“河工银子有下落了么？”田文镜冷冷地嗯了一声，脱下袍褂，取过邬思道身边的邸报，看了看，松弛地仰了一下身子，舒了一口气道：“哦……算日子，皇上御驾今日恰到五台山，浴佛节礼佛，皇上真是虔心！”

“皇上佛学已到无上菩提境界，但皇上尊的还是孔孟儒学。”邬思道似乎并不介意田文镜对自己的冷漠，摇着一把泥金湘妃扇徐徐说道：“不知田大人筹到多少银子？我到河上看了看，听老河工们说，今年菜花汛来势不善啊！”田文镜睨了邬思道一眼，垂下眼睑呷了一口茶，仿佛故意冷落邬思道似的，等了好一阵，才不冷不热说道：“这事我操心几个月了，要到此时才想起来，早就误事儿了！银子已经筹到九十多万。藩库

里再调出些，河南今年黄河决不了口了！”邬思道何等聪敏之人，当然早已看出这位东翁大人对自己的疏远，却偏不计较，听了只是微微一笑，起身架着拐杖笃笃有声踱了几步，站在窗前，若有所思地凝视着大柳树上两只正在闹枝的黄鹂，在一阵难堪的寂静中，许久才问道：“明年呢？”

田文镜见他如此倨傲，由不得心头火一窜一窜地，几乎就要发作，却又按捺住了，只冷冰冰说道：“自古黄河无不决溃之年。昔年靳辅陈潢治水，那是何等样的能员？一头治着，仍旧要决溃！本抚初到任，能保住今年就算勉尽忠荃，至于明年，谁能料得定呢？”邬思道蜷回身来坐了田文镜对面，说道：“恕我直言。前几任巡抚圣眷并不在东翁之下，一个个栽筋斗下去，说到底就是因为这条河！你在山西与诺敏较量占了理，又蒙了天恩，才得到这一步。说实话，这条河你治不好，纵在河南有千条善政，万件良策，想平安做官也难，更莫说改革弊政，刷新吏治了。”田文镜听他说到山西，显得是卖弄“封藩库”那个主张，才有他田文镜今日，他的自尊心像被锥子猛刺了一下，立时涨红了脸，强忍了半日，冷笑道：“你的大才我是早已领教了。不过，依你高见，该怎么料理这条河呢？”

“河道设有道台，”邬思道平静地说，“治河是他的差使。东翁可从藩库里调出银两，发出宪命，着他按照朝名臣靳辅于成龙的旧制，从风陵渡直到陈州下游，逐年分段根治，该筑减水坝的筑减水坝，该修遥堤缕堤的就修，有的地方冲刷，全用大石条砌固。要有几年根治的打算，不能年年用草包垛堤堵水！”“你说得何其容易！”田文镜语气冷结得结了冰似的，“藩库里只能动用三十九万银子，加上层层克扣，想办这么大工程，朝廷不出钱，户部不援手，行吗？”邬思道接口便道：“事在人为。这就上条陈，请皇上定夺。那个咨文我看了，车铭这人我也认识，只要你说要具本实奏。钱，他拿得出！”

田文镜霍地站起身来，盯着邬思道，瞳仁中闪着凶狠的光，见他兀自悠然自得地摇着扇子吃茶，恨不得一脚踢飞了那个碧玉茶杯。许久，田文镜才咽了一口唾沫，说道：“条陈自然是要上的，其实我已经拜发了！你邬先生这些日子忙得紧，串馆子听戏，踏青郊游，还要作诗会文，吃酒高歌，所以没敢劳动先生！”他恶狠狠格格一笑，“钱已经到手了，不动藩库一个子儿，今年先周全下来，明年我有明年的办法，用不着你先生这么劳心！”

“既然有钱那就好。”邬思道也站起身来，“但不知东翁从哪里来这么大一笔银子？”

“借的！”

“谁的？”

“臬司衙门！”

邬思道怔了一下，突然失声大笑。

看着这个落拓狂放的书生如此无礼，田文镜思来想去，终于忍不住了，“啪”地一击案，茶几上杯儿盏儿还有几碟子点心、茶叶包儿一齐跳起老高！

“你狂什么？”田文镜勃然作色道，“别以为李卫荐的你，我就不敢开销！李卫是两江总督，我是河南巡抚，不受他的统属——你就照我这话写信给李卫——你要想安生在我这做事，和那几位先生一样，我以礼相待，你事上以礼，每月二十五两修金一个不短你的。我这池子就这么深，别说八千两一年，五千两也是没有的！我是个穷官、清官！也不打算当富官、赃官！”

邬思道笑声戛然而止，上下审量了一下田文镜，冷冷一笑，说道：“看来养活我个残废，着实叫大人为难了。您是清官，难道我是赃爷？三千也好，五八千也好，也不过是个县令的收项罢了，您真出不起，我一个大子不要也没准！既说到这份上，我这就走，您好自为之。不过，临别也有一言相赠：可疑之利不可收，得之易时失之易！”说罢架着拐杖点着青砖地笃笃地头也不回去了。田文镜气得手脚冰凉，一屁股坐回椅上，大声向外说道：“多承关照了！”一手提起笔来就给李卫写信。李卫，是天子信臣，又是雍正藩邸旧人，他不能开罪过甚。

有了钱，河防工程立刻大动起来。从郑州至兰考一线数百里，各地州县奉了巡抚衙门宪命，大小官员一齐出动，亲自督率民工，用蒲包草袋装沙沿堤加固，甚至有的百姓家草席也都用上填塞过去决过的溃堤。此时前任巡抚家眷已迁出。田文镜移居巡抚衙门坐堂视事，不时召见省城及各县府司道官员，又要亲自巡视河工，无昼无夜忙得头昏脑涨，腿脚都浮肿起来。眼见河工将成，夹黄河两条大堤土龙般蜿蜒东去，算算日子，离端午节还有半个月，雍正的车驾邸报说尚在山东，年羹尧带进京的三千军马还未到西安——一切均都妥帖，尽可从容应付。田文镜这才松下一口气，命人在花厅设酒，犒劳四位师爷。酒至半酣，仪门司阍的戈什哈进来，轻声禀道：“抚军大人，两江总督那边传驿过来一封密封书简。”说着将一封信递上来。

“唔！”田文镜接过信来，见信封上头写着：

面呈田中丞文镜兄，李卫拜书。

两行字迹歪七扭八不成章法，显见是李卫亲书。田文镜因赶走邬思道，一直萦着心，便起身含笑道：“我酒量不宏，少陪了，四位老夫子且自开怀畅饮，明儿还有几件事和众位共商。”说着便出来到书房，一边吃茶，拆开信看时，上面全是白话：

文镜兄，你的信知道了。邬思道并没有到江南，我们没见面。不过这人我知道，要是你和他生分了，必定是你的不是。尽自你不是，我信及你必定是无心的。至于说得罪我，这都是些扯淡话。邬思道和我私交

极平常，不犯着说得罪不得罪。你们没缘分，寻着他，叫他来我处作事，或我再给他寻碗饭吃，哪里黄土不埋人？哪里水土不养人呢？要是为八千两银子你就不肯要他，我站一边儿瞧，你怕多少有点小家子气。巡抚的出息是多少，咱心里有数儿的。不过，我再说一遍，我真的不为这个和你心里计较，这一条你把心落肚里头。李卫顿首百拜万福万安！

田文镜看看又好气又好笑，仔细想，却又品不出滋味来，他乏极了的人，一手拿信，一手端杯，半躺在竹椅上竟自沉沉睡去。几个侍候在书房外的戈什哈蹑脚进来，用小凳子放平了田文镜的脚，在他身上又盖了一件夹褂子，点了熄香，又退出去，田文镜舒适地蠕动了一下身躯，顷刻已是鼾声如雷。

一阵沉闷的雷声惊醒了田文镜，他揉了揉眼坐起身来，擦去口角的涎水，就着灯光掏出怀表（这是他陛辞时怡亲王赠送的）看看，恰是丑正时牌。睡眼惺忪间一道明闪，将书房内外照得一片惨白，墙角的芭蕉、竹丛、兰花树在哨风中吹得婆娑摇曳，墙头上爬满了的葛藤在雪亮的电光中叶片不安地瑟瑟抖动，一瞬间便又消失在漆黑的夜幕中……突然间，仿佛就在头顶，一声令人胆寒的炸雷，震得书房簌簌发抖，好像一把铁锤砸破了扣在苍茫大地上的锅，惊得田文镜浑身激灵一颤！他疾步走出书房，一股罡风扑面而来，吹得袍角衣襟都撩起老高，凉飕飕的风带着雨腥，袭走了他最后一点睡意。一个戈什哈见他出来，忙上前躬身道：“抚台，外头风大，当心着凉了！”

“唔，不要紧。”田文镜仰视着黑沉沉的天穹，雷声犹自像车轮碾过石桥似的滚滚流动，闪电时而在云层间金蛇走空价划过，时而又像不甘在云层后舞蹈，狂怒地将它灿烂的光从云缝中激射出来。田文镜再犹豫，厉声吩咐：“给我备油衣、备马！立刻叫起合府人丁，随我河堤上去！”此刻呼天啸地的倾盆大雨已经笼罩了黑沉沉的抚院衙门。

几个戈什哈忙不迭答应着，传呼人丁，备马，田文镜一边换衣服，一边吩咐：“知会开封府衙门，各里弄巷街巡视一遭，有的房子不牢靠，叫房主迁出来，各寺院里头安置，各寺院住持不得违抗！”

“噎！”

“十七岁以上男丁，还有开封城内所有旗营，汉军绿营兵马，按区划分段守护城墙。”田文镜的脸在闪电中一明一灭，铁铸般一动不动，一边思索，一边下令，“就是河堤溃了，四城之内也滴水不能进城！否则——不等皇上治我的罪，我先请王命旗牌斩开封城门领^[19]和马家化！”

“噎！”

田文镜不再说话，起身便走，几个戈什哈就雨地里拉过马来。掌几盏玻璃灯，随田文镜翻身上骑，泼风价一阵狂奔，穿街直出城北。淅淅大雨中，远远便听黄河令人心悸的咆哮声震得大地都簌簌发抖。雨幕中，但见河堤上一盏盏油纸红灯闪烁，巡堤的筛锣声不紧不慢地响着，

不时传来“平安无事啰——当”的响声。田文镜略觉心安，沿堤举灯逐段细查一遍，并无大的疏漏，这才到河道衙门设在堤上的毡棚下稍事歇息。尽管他穿着油衣，也禁不住这大的风雨，脖子上的油汗和着雨水，已湿透了重衣。因见道台汪家奇不在棚内，只有一个河泊所长带几个人在这里，田文镜一边拧着袍角的水，问道：“你们汪观察呢？”

“回大人话，”河泊所长毕恭毕敬地躬身答道，“汪观察家在包府坑，那里地势低，方才来说正在搬挪东西，一会雨小点就来。”说着递上一杯茶来。

田文镜“啪”的一声将杯摔得粉碎，咬着牙狞笑道：“我此刻最怕的是喝水！”他站起身来略一思忖，问道：“你叫什么名字？”河泊所长见巡抚发这么大火，吓得脸煞白，忙跪了道：“回中丞爷，卑职叫武明。”田文镜脸上毫无表情，一字一板说道：“我这就出宪牌，你暂署河道衙门差使！”

“啊？”武明吓了一跳，忙叩头道，“卑职只是个八品官，和河道隔着好几层儿呢！再说，汪道台——”田文镜一口截断了他的话：“什么八品四品，官都是人做的，不是人就不能做官！”回头又对身边戈什哈道：“你进城寻着汪道台，叫他好好顾家，连鞋也不用湿。就说他已经不是道台了！”刚料理这件事，便见八盏绣花玻璃风灯远远逶迤而来，田文镜以为汪家奇来了，憋足了气端坐静待。不料先进来的却是一名侍卫打扮的人，接着又是两个太监。正惊愕间，雍正皇帝已出现在面前！

第三十一回 雍正帝夜巡风雨堤 田文镜恃旨恭后倨

雍正在棚外檐下已脱掉了油衣和鹿皮长筒油靴，穿一件驼色缎夹袍，外头也没套褂子，除了腰间那条十分出眼的明黄卧龙袋和六合一统帽上镶缀的苍龙教子正珠，显示他至高无上的身份外，其余皆是寻常士绅打扮。他看了一眼惊得瞠目结舌的田文镜和傻乎乎站在一边的武明，徐步进棚，在凳子上坐了，良久才道：“怎么，不认识朕了么？”

“万岁！”

田文镜这才猛地醒过神来，俯伏在地连连叩头：“这……这太意外……奴才一直留意邸报，昨个儿还说主子銮舆尚在山东，怎么就……”雍正断然一笑，大约在雨地里受了冻，他的脸上青中带白，神气却颇宁静。他没有回答田文镜的话，大声向外道：“衡臣进来，你身子骨儿弱，比不得德楞泰和张五哥他们——武明，能不能弄点吃的来，尽一尽你地主之谊嘛！”武明日日在这里守堤，已经见过雍正几面，只是雍正正是微服，只当是省城豪富到济永寺进香，顺便到河岸看热闹的，直到此时，他才从五里雾中惊醒过来，就磕了不计其数的头，慌乱地说道：“您是万岁爷？忒辛苦了，奴才的眼竟长在屁股上！……奴才这就去办——不过离城太远，万岁爷得多少委屈一会子……”

“好了好了，你平常不吃饭么？谁要你备八珍席来着？随便弄点热汤就成。”雍正听他说得不成章法，笑着摆了摆手命他退出。张廷玉进来后，他又道：“廷玉坐了吧，田文镜也起来说话。”张廷玉一躬身，在雍正身侧斜签着坐了。他却没有雍正那样修洁，袍子下摆都湿透了，满是泥水泡透了的靴子下已汪了一小片水。雍正见田文镜诧异，一笑说道：“朕是张五哥背着巡视的，张廷玉是雨里跟着走来的，你是骑马来的吧——君臣分际如此而已。”

“皇上不能在这里。”田文镜已恢复了常态。听听外头，河啸和风雨雷电混沌一片，立刻想到自己的责任，一躬身道：“您和张大人请立刻回城，臣在这里守夜。这里……”张廷玉被河风冻得脸色发青，此时才回过颜色，说道：“不要紧，就在堤下，泊着皇上的御舟，还有从洛阳调来的三十艘官舰护驾。你的这个堤并不结实，开封城也未必有这里安全。”田文镜颊上肌肉不易觉察地抽动了一下，冷冷地说道：“衡臣大人，何以见得我这堤不结实？”

雍正却把话题接了过来，说道：“你自己就狐疑！你请朕进城，足证你对这堤就信心不足嘛！”田文镜道：“皇上，您这样说，奴才就无言可对了——臣是为防万一！”

“唉！”雍正站起身来，徐徐踱着，他的声音在风雨声中显得宁静而又清晰：“‘万一’也是不成的，朕要的是‘万全’。你没有治过河，不知黄河的厉害——这里下雨，涨水的是下游！朕来开封已经六天，住在与你相隔不到二里的老城隍庙。今日接到洛阳陕州送来的急报，上游无雨！不然，朕岂敢以万乘之君轻涉你这不测之地？”

雍正说着，踱至棚口檐下仰首望天，大雨如注直泻而下，翻滚的黑云中电闪交错，仿佛在愤怒地攻击上帝璀璨的宝座。良久，雍正才转过身来，说道：“朕不是挑剔你。你上任以来没有吃过一顿安生饭，睡过一个好觉。你是个清官，好官，办差尽心，这朕知道。”田文镜心里一热，正要谦逊辞谢，雍正摆手止住了，望着风中微微闪动的烛光，继续说道：“但你一半心思用在民政上，另一半却想着讨朕的好儿，想保河南今年不决溃，让别的督抚挑不出你的毛病儿，是么？”

“是！”田文镜听着这些话，句句诛心，细想也确是如此，顿时头上浸出汗来。但觉与其余官员相比，又不甘服气，思量着道：“请皇上明训！不过臣以为，保住今年不决溃，今秋收过钱粮，就有余力治河了，眼下实在是钱少……”因将自己筹款情形约略说了，却隐去了向臬司衙门借款的事，因为他已隐隐感到，这笔钱来得太容易了。雍正听了目视张廷玉，笑道：“衡臣，看来朕清理亏空，倒要落个守财奴的名声儿了。”

张廷玉欠身说道：“治河事关国计民生，户部有正项开支。文镜，有难处应该具折奏明，或者找上书房批转户部。凭你一省财力，凭你一人之力，做不好这件事的。”田文镜略一沉吟，说道：“其实我一上任，连着给廉亲王上过两个禀帖，请他关照户部的。也许时日短，八爷不及处置，但我这里不能等，所以先从本省筹措一些。这点子心思，请皇上鉴谅。”

“要照靳辅陈潢当初规模，从上游到下游根治黄水。”雍正不愿把话题扯到允禩身上，回到座上，侃侃说道：“朕治过水，也遭过水难，在河里泡过两天两夜！你这个堤顶得了今年，顶不了明年，黄河洪水下来的情形你见过没有？这堤就像软皮鸡蛋，一捅就破！就这个雨，兰考此刻就要决溃——所以要根治，不要治表不治里。”

这话和邬思道讲的如出一辙，田文镜不禁咽了一口气，思量半晌，说道：“既然如此，奴才勉力去做。只是开封向东南，黄水几时湮漫，旧有水利设施早已荡然无存，很难恢复靳辅在世时的规模。所以，奴才认为应该重设河道总督，重新统一规划，才能逐年改观。请皇上明察。”“这个还用你说？”雍正冷笑道，“河道总督衙门就设在清江！只是没有总督而已。但观现在吏治，把银子都填塞到河督衙门，成么？现在既没有靳辅那样的能人，就不能叫庸人滥竽充数——你看看河道衙门那些个龌龊官儿，他们眼里不是盯的黄河，是白银！喂狗还知道给朕看家护院呢！——所以只能先由朝廷统筹起来。河道衙门按俸禄领钱粮，只管巡视，各省河道掐段儿自己治，银子尽量自己筹，实在不够，朝廷补贴些儿，只怕还好些。”田文镜想了想，又道：“奴才到任，已经巡视一遭，豫东

黄河故道实是十分萧条，有的地方几十里都不见一个人。朝廷能否从直隶山东迁徙过来些人，一来地土不至于长久荒废，二者，就是治河，民工也是要的。听说朝廷整顿旗务，何不派他们来河南垦荒种田？”

“你这话如同儿戏。”雍正冷森森说道，“王莽就是这么干，丢了天下的！那黄河故道千里荒原，逼着别人背井离乡来。‘垦荒’，吃没吃处住没住处，耕牛没有耕牛，种子没有种子。你田文镜是神仙？能变出庄园，变出场院安置他们！那些个旗人，按月拿着月例，丰丰厚厚在京畿房山、密云去种现成地，尚且牵着不走，打着倒退，你指望他们来给你开荒？田文镜，好生踏实办差，把你这里吏治弄好，治平赋均，有了大树，不怕别人不来歇凉。务外非君子，守中是丈夫——这是朕送你的两句话。换个人，朕还懒得给他讲这些道理呢！”他讲得口干舌燥，端起桌上杯子要喝水，都是空杯，又放下了。张廷玉便叫，“德楞泰，你去厨下，看看武明在弄什么？这么久时辰，连茶水也没一口，太不成话！”

正说间，武明一臂挎着个食盒子，一手提一把大茶壶湿淋淋地进来，恰听见张廷玉的话，忙赔笑道：“张中堂，这实在是没法子的事。小的素日都是用的黄河滩上沙窝里澄清的水，今儿下雨都成了泥汤子。亏得接了些雨水，好歹也得用明矾澄一澄才好做饭，叫主子和大人们受这委屈，小的心里也不安……”说着便打开食盒子，里边一层一层放着烙葱油饼、饽饽、凉拌粉丝、黑木耳炒蛋。还有几个海盘，都是清蒸黄河鲤鱼，算是唯一的荤菜——一盘一盘布上来，倒也热气腾腾香气四溢。守在外头的德楞泰和张五哥早已饥肠辘辘，嗅着只是咽唾沫，却都钉子似的站着没事人似的。

“仓猝之间办到这样，武明很巴结的了。”雍正笑着取过一个饽饽，说道：“朕也实在肚饿了——哦，这是什么汤？”——原来武明大茶壶里装的并不是茶水，黏糊糊热腾腾的似乎是面汤，却是灰褐色的，闻着喷鼻儿香，却谁也没喝过这汤。”武明小心翼翼给雍正斟满一碗，赔笑道：“这是点野景儿，小的老家武陟的油茶。请万岁爷品尝。”张廷玉在旁道：“万岁先别用，小的尝过万岁再用。”雍正笑道：“罢了罢！这个地方这时候儿还会有人害朕？况且五哥他们还能不派人在厨下监厨？”说着咬了一口饽饽，端起汤来用羹匙舀了一口汤尝尝，不禁赞道：“好汤！朕竟没有尝过此味！——怎么做的？”

武明笑道：“其实做起来并不烦难，碎花生米、核桃仁儿、芝麻用清油炒炸熟了，加上精盐白面不停地炒，都熟透了起锅。平常价用，只滚水冲着拌匀就好——我们每日在河工，吃夜宵就是这一味，省时省力充饥充渴……”雍正边听边喝，已是喝了一碗，指着食盒子道：“朕就喝这油茶。这鱼，这些点心赏了德楞泰和五哥。武明叫厨子用心用意给朕做些油茶，把配料法子抄给御膳房。朕看，熬夜时用一碗油茶比什么都强——张衡臣、田文镜，你们也都吃一碗！”

田文镜今晚好像做梦似的，事事出乎意料，巡河堤碰上皇帝本来是体面事，受了表彰却也挨了砸，回事儿回一件驳一件，竟是自己一无是

处，批评得狗血淋头却又蒙赏油茶！他心里一盘浆糊似的，说不出是什么滋味，也想不明白该怎么应付这个捉摸不透的至尊。接过汤碗小心翼翼沾了一下唇，刚要说“好”，却听雍正问道：“邬先生安否？”田文镜吓得手一颤，滚热的油茶烫得手指头钻心价痛，糊里糊涂看了一眼漫不经心的雍正，连自己说了什么也不晓得。

“辞退了？”雍正却似并不惊讶，慢条斯理喝着茶汤，问道：“为什么？是有撞木钟，上下捣鬼，手长么？还是文章不好——以前你递进的奏议，都是他的手笔吧？满看得过去嘛！”

邬思道这人什么样子，张廷玉也没见过。只是断断续续有些风闻。他为相二十余年，轻易不与阿哥打交道，一向听了只当齐东野语笑而置之。今日雍正亲口问出来，才知道前头那些传闻草灰蛇线不为无因。却不知道邬思道何以不做官，却先入山西，再进河南幕府，只当一名师爷？思量着，听田文镜笑道：“邬先生文章是好的，也从不替人关说官钱粮。只他是个残疾之人，许多事料理不开。况且，定打不饶每年要奴才八千两银子。奴才把他和别的师爷摆不平，又觉得他要钱太多，只好礼送回乡。邬先生自己也情愿的。……”

“这样的好师爷，八万两银子也值。”雍正淡淡地说道，“三年清知府，还十万雪花银呢！你既不用，别人或许就用也未可知——这事与朕无干，你也不用为这事不安。朕确是对邬先生知之甚深——昨日李绂请见，说起他，又说自己身边缺人。朕不过随便问问罢了。”说罢又喝油茶。

田文镜已经蒙了，天子亲问起居！而且一口一个“先生”绝不提名道姓，这真是一个骇人听闻的“师爷”！此时田文镜才真懂了李卫那封白话信的意味。邬思道对自己既不倨傲又不在乎，原来后头居然有这么大背景，匣剑帷灯令人不测啊！陡地想起，诺敏的“天下第一巡抚”称号，顿时心乱如麻。正想着，张廷玉缓缓说道：“邬先生不是凡品，是无双国士，请贵抚留意。他身有残疾，不便做官，在下头做些事，荣养身子，八千两银子算是很廉的了，你的别位师爷，暗地里收项恐怕远不止这个数呢！我为相这多年，情弊还知道些的。”

“不讲这件事了，这是饭余闲聊。”雍正笑着取出怀表看看，已是寅正时牌，听听外头雨声似乎小了些，遂起身舒展一下身子，对田文镜道：“朕今夜就要启程，顺流到下游看看，然后就回北京。河南这地方重要，却又贫穷，朕把他托付给你，自有朕的深意。不但黄河要一步步料理好，更要紧的是吏治。吏治不清，什么也谈不上，萧何定刑律三千条，还要官来办。朕四十多岁的人了，不能指望圣祖爷那样坐六十一年天下，但在位一日，必定遵先帝遗愿，兢兢业业把这事办好，不愧于子孙后代。只管猛做去，如今宽不得，容不得。宽猛相济是吏治的办法。朕不愿学朱元璋，贪官墨吏拿住就剥皮，但朕更不学赵匡胤，不肯诛杀一个大臣，弄得文恬武嬉，江山七颠八倒！”说着便徐步出来，守在外头的高无庸一干太监连忙备雨具，却是德楞泰伏身背了雍正，一大群众簇

拥着冒雨下舰。田文镜直送到岸边，看着雍正登舟，这才知道，安徽巡抚、山东巡抚、李绂，还有范时捷都扈从在船上。

田文镜乘八人绿呢大官轿打道回到开封城天已大亮。昨夜一场大雨来得快去得骤，潘杨湖龙亭一带水漫出岸，中间三丈余宽的夹堤只剩了一线之地，他绕道巡视一遭，街上的潦水有的地方漫过脚脖，有的地方有没膝深，家家户户都有汉子们盘了辫子打了赤膊用铜盆从门槛里向外舀水。有几处倒塌了房屋，叫过里长询问，并未伤人，田文镜方略觉心安，正思回巡抚衙门，猛听轿前一个女人嘶声凄厉哭喊道：

“冤枉啊……青天大老爷！”

惨厉的哭叫声带着颤声和呜咽，激得昏昏欲睡的田文镜浑身一个激灵，接着便听前头衙役们怒喝：“不许拦轿！那边就是开封府衙门，到开封府去！”那女人似乎不肯离开，在衙役的怒喝拉扯中号啕大哭：“天杀的！你们就这么凶！如今的开封府没有包龙图啊……”

“住轿。”田文镜心里一动，用脚顿一顿轿底，大轿落了下来，立时轿里便浸满了泥水。田文镜哈腰出轿，果见一个三十岁上下的女人蓬头垢面，浑身泥水跪在轿前，见田文镜出来，爬跪几步连连磕头，哭叫道：“大老爷为我做主……我男人叫人冤杀在葫芦湾已经三年，凶手……也知道……整整告了三年，没人替我伸冤呐……”她泪水滚滚淌着，说得语无伦次，悲凄哽咽不能成声。田文镜看看周遭围上来看热闹的越来越多，皱眉问道：“你叫什么名字，有状子吗？”

那女人用衣袖揩干泪水，抽咽道：“民妇晁刘氏，状子三年前已经递到开封府衙，起初准了，后来又驳了。又告到臬台大人那儿，臬台又叫开封府衙审，凶手捉了又放，放了又捉。可怜我寡妇，带着孩子串衙门三十顷地五千两银子都填进去了，硬着心不给我公道啊……昨儿大雨夜，一起子人又闹我家，把我的儿子也抢走了……我的娇儿呀……你在哪里？老天爷，你昨晚打哪儿响的雷，怎么就不击死那些挨千刀的呀？啊……呵呵……”她口说手比，又放了声儿，满是泥水的手合十，仰首望天，好像在寻找着什么，浑身激战着像一片在秋风中抖动的枯叶，连两旁呆听的人们也隐隐传来啜泣声。田文镜心下也自凄惶，转思自己也是刚从开封府升转的，怎么过去就没听说这个案子？想着，问道：“我就在开封府衙，怎么没见你来告状？”晁刘氏呜呜地哭着，说道：“前阵子民妇已经死了心，家也破了，产业也没有了，守着儿子屈死不告状……没承想他们又抓走我的儿子……我的儿啊……！”她疯子一样，用白亮亮的目光盯着田文镜，双手神经质地痉挛望空猛抓。大白天，灿灿晴日下，田文镜竟惊得起了一身鸡皮疙瘩。

“你的案子我问。”田文镜心知这案子蹊跷，暗自打定了主意，“你放心回去，找个先生写张状子直递巡抚衙门姚师爷或者毕师爷——你现在住在哪里？”晁刘氏捣蒜价磕头道：“大老爷您昭雪这案子，必定公侯万代！民妇住在南市胡同亲戚家里，明日准就把状子递给姚师爷！”

在人们纷纷议论声中，田文镜从容升轿而去，直到巡抚衙门仪门才下来。正要进去，一个衙役在身后道：“田老爷请留步！”田文镜瞥了他一眼，说道：“你不是李宏升嘛？什么事？”李宏升看看左近无人，凑近了田文镜，小声问道：“大人真的要问这案子还是要批到别的衙门？”

“唔——唔？”

“要批到别的衙门，奴才就没了说了。”

“我亲自审，亲自问，亲自判！”

李宏升目光霍地一跳，说道：“要是这样，这会子就派人把晁刘氏抓起，也不要收监，就监押在衙门里头。不然，明儿连她这个人也没了。”田文镜吃惊地盯着李宏升，问道：“为什么？”李宏升低下头，思索良久才道：“大人这话难答，这晁刘氏的丈夫晁学书原是我的表兄，这个官司的底细也还略知道些。这里头牵扯多少贵人，瓜葛多得说不完——方才我的话是真心实意，也想讨大人个底儿。真的要管，就得防着灭了苦主的口；若不管也不怨大人，只她是我表嫂，我这会子就去劝她远走高飞。”说着，眼圈一红，几乎坠下泪来。

“哦？”田文镜想着李宏升话中未尽之意，不禁抽了一口冷气；显见的这案子牵扯到本省一大批官员的官箴了。转又思雍正的话，冷笑道：“河南大约还是大清法统治地吧！我倒真要瞧瞧这个案子的底蕴了！这样，你去传马家化到签押房来一趟，就便儿告诉你表嫂，今夜哪里也别去，只叫人写好状子明儿递。别的事自有我处置，去吧！”

田文镜一夜没睡，拖着沉重的步履进了签押房。吴、张、毕、姚四个师爷正在抹纸牌，见他进来，一齐乱了牌局起身。吴凤阁笑道：“昨个酒沉了，没想到东翁亲自上堤视察，我们原该奉陪的。”说着早有人端着茶来。田文镜一屁股坐了凉竹躺椅上，半闭了眼，用手抚着剃得发青的凶门只是沉吟，却不言声，弄得四个师爷面面相觑。移时，田文镜拍拍脑门，问道：“有什么事儿么？”

“哦，方才车方伯来拜，因大人没回来，我们请他改日再来。”张云程看了吴凤阁一眼，说道：“车铭大人说等着，我们请他在西花厅暂候。这阵子不知走了没有。”

“他说有什么事？”

“没有。”

“请。”

田文镜抖擞了一下精神，起身更衣，戴了蓝宝石顶子，袍子外罩了一件孔雀补服端坐案前，四个师爷便忙退后侍立，早有人撤掉了案几上的残茶纸牌等杂物。一时便听车铭在外笑道：“文镜兄昨夜辛苦，这早

晚才回来么？如此关心民瘼，雷雨之夜亲巡河堤，令我辈惭愧哟！”一头说，人已进来，因见田文镜朝服袍褂，面色严肃地坐着，先是一怔，忙又一揖，行下属廷参之礼，脸上却是没了笑容。四个师爷见田文镜突然如此拿大，心中暗自纳罕。

“老兄请坐。”田文镜将手一让，又高手道：“上茶！”

车铭斜坐左侧，双手捧过戈什哈用条盘献上的茶，心下也是暗自诧异。他已五十六七岁年纪了，圆胖脸，白净面皮上似乎还没有什么皱纹，只是头发已经半苍，两撇八字髭须修剪得齐整，神气地翘着——此人十八岁进士及第，连登黄甲，先任蔡州知县，又转扬州知府，江西粮道，转迁湖广、四川、山西、山东布政司使，陈了两次丁忧守制，转圜官场足有三十年，一直做的肥缺，用他自己的话说“全托了八贤王的福”。但藩台与巡抚虽只一级之差，一为“方面大员”，一为“封疆大吏”，咫尺之遥却再也跨不上去，谁也不明其故。他小心翼翼地将茶放在茶几上，斜视一眼田文镜，一时也没有说话。他需要思量一下，前几日还谦恭逊让在自己衙门打磨旋儿的这个田文镜，为什么一夜之间换了一副面孔？

“老兄在这久等，让你枯坐了。”田文镜打着官腔开了口，“你急着见本抚，有什么事呀？”车铭原是老牌进士，哪里瞧得田文镜这副嘴脸？但他毕竟宦海浮沉数十年，世故圆滑得捏不住扯不断，因轻咳一声，正容说道：“河工三十几万两银已经拨出藩库。本省学政张浩昨日批文咨会，今年乡试取士朝廷已有廷寄谕旨，令各省早作准备。文庙、书院这两处地方年久失修，昨夜一场大雨，今天我去看了看，泡塌了十几间房，余下的也岌岌可危。万一秋试砸坏了各地的秀才，是担待不得的责任。这要五万银子才敷衍得来，但藩库银子已经一两也动不得。因此请见抚台，这笔款子从何出项？”说着，摘下眼镜片擦擦又戴上，含笑看着田文镜，一副“看你怎么办”的神气。田文镜也用目光扫了车铭一眼，说道：“老兄送过来的咨文早已拜读了。据我看，山东赈灾和京师直隶用粮银是急务。年大将军军需的一百万，原是备用，既已打赢了仗，这个钱就不是急需。文庙、书院我也看了，五万恐怕还少了点，先从这里头拨七万给张浩。河工上还缺一点，我意也还要从这银子里抽出三四十万，这样咱们的事也就从容了。”

车铭惊讶地盯了田文镜一眼，不安地挪动一下身子说道：“这个……大人知道，这银子并不是咱们河南省的，是户部存在河南的。拨三十九万的事户部还未必允准呢！还有年大将军过境应酬，没有十万也办不下来——本来刚刚要回来的亏空，一下子又少近百万。朝廷追究起来，敝衙门承当不起呐！”说罢呵呵一笑。

“当然不要贵藩承担责任。我为本省巡抚，军政、民政、财政、法司有专阃之权。我来承担。”田文镜说着便起身，至案前提笔疾书几行字，交给张云程：“叫他们用印，交给车大人带回去照令行事。”一抬头见李宏升带马家化进了院子，又对姚捷说道：“你和毕师爷一道去西花厅陪马

家化谈谈，等会子我召见——大约是为晁刘氏的案子吧。”

四个师爷在一旁早已听得发怔了，他们跟田文镜不久，只晓得他勤苦肯干不辞劳烦，虽然冷峻内向不苟言笑，却并不武断。不禁互望一眼，却都照令行事。吴凤阁见他今日事事处置专横乖方，心里暗自为这株摇钱树吊着一口气，正在思量如何转圜挽回，田文镜又对愣着出神的车铭道：“至于大将军过境，似乎用不了那许多。年大将军是儒将，懂得‘秋毫无犯’，已有兵部正当军需，打这里过，宴请一下我看也就可以了。做什么要十万银子？”

“回大人话。”车铭打定主意要这个二杆子巡抚栽个大筋斗，因见姚捷递进来那张调银文书，接过略一看便收了，嘿嘿一笑道：“职藩谨遵宪命就是。”他突然多了一个心眼：自己要站稳脚跟，必须“有言在先”。因又欠身道：“不过我得诚心奉劝大人一句，河南是个穷省。为追比藩库亏空，洛阳、信阳府、商丘等地抄了三十多名官员的家，四个县官悬梁自尽——这笔钱来得不易！至于大将军，当然是不要银子的。三千人就算在郑州住三天，加上我们前去迎送，吃上好的席，有两万银子足够。我一切照宪命办就是了。”

吴凤阁老谋深算，早看出车铭居心不良，眼见他要砍自己的摇钱树，忍不住在旁说道：“中丞，方才说的几项银子暂不必动。河工上现银还没用完，等用完了再动银库不迟。至于年大将军，甘陕巡抚幕中朋友都有信，怎么接待，回头抚台看看信再与车大人商计，如何？”说着，刀子一样的目光向车铭扫去，恰与车铭目光相碰，火花一闪即逝。田文镜思忖了一下，“也好，就是这样。老兄还有什么事么？”

“哦，还有一件小事。”车铭笑容可掬地说道：“汪家奇奉到宪牌撤差，说是擅离职守，这是误会。昨夜雨大，是我把他叫去衙门，商议河防的事，他并没有在家。此人干练老成，又是多年老河工上保奏出来的。如今用人之际，乍然换新手，恐怕误事。请中丞鉴谅。至于武明，自然也不委屈了他，铸钱司少一个司正，也是上上肥缺，补进去，岂不两全其美？”

田文镜静静坐着听他说完，淡淡道：“再说罢，老兄道乏！”说着端茶一啜，按清制，自明珠为相，官场说话，献茶只是摆样子。不论主客，只要端茶，便算“情尽余茶”必须道别。车铭只好也端起杯，略一沾唇。戈什哈便在一旁高唱一声：

“端茶送客啰！”

“不送了。”田文镜步出签押房，立在滴水檐下，看着车铭打躬辞出，客气冷淡地一揖作别，回头又对吴凤阁道：“吴先生，劳驾请马大人过来——你去知会琴治堂，所有人丁一齐出动，看邬先生现在何处，无论如何请他回来！”

第三十二回 飘零客重返金陵地 聊官箴闲吟卖子诗

邬思道已经不在河南，田文镜下逐客令，他回到南河洼子下处，连堂房未进，架着拐杖立在当院便叫过管家，立命：“现在就去租驮轿，今晚就动身，先去湖广，再转南京！”

“是！”管家一时有点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一边答应，又试探着道：“请爷示下，带多少家人，预备行李的事也得先预备一下。”一边说一边偷看邬思道脸色，却甚是和平安详。邬思道知道他的意思，一笑说道：“我这一去未必回来，家人们去留自便，不愿随行的绝不勉强——连你在内——每人送三百两银子以尽主仆之情。你呢，送我到南京，自然另有赏赐。既然一古脑都去了，细软行李自然要带走，粗重家什都赏了你变钱——就这样，去吧！”

兰草儿金凤姑正在东厢房里和丫头们讲究刺绣，隔窗听得清清楚楚。待管家诺诺连声退出去，忙出来搀着邬思道进了堂房。一头走，一头紧问：“出了什么事？”

“没什么事，田文镜开销了我——取酒来！”邬思道坐了安乐椅上，适意地将发辮向后一甩，笑道：“此真一大快事！这贴膏药糊在身上真令人难耐！”一头说，兰草儿已为他斟了一杯酒，邬思道“咽”地一饮而尽，长长吐了一口气，左右顾盼了一下凤姑和兰草儿，说道：“久已有志和你们重返故园，疏食遨游，长伴梅花，这一次或可解度出来？”

凤姑和兰草儿不禁对望一眼，心下暗自诧异。他的这两个妻子，金凤姑是他的表姐，也还罢了；兰草儿却是他的“续姑姑”，论起来，就似乎有些乱伦。当年邬思道闹贡院之后，成了朝廷严辞捕拿的要犯逋逃在外。康熙四十六年邬思道蒙赦赴京，才知道原已许配自己的金凤姑已经被姑父金玉泽另嫁党逢恩。在一个雷雨之夜，金党翁婿密谋杀害邬思道，又被一直深爱着邬思道的兰草儿察觉，偷放邬思道投奔了当时的雍亲王。雍正夺嫡登极，朝廷皆知怡亲王允祥立了拥立首功，其实居中运筹帷幄，为雍正决策逐鹿之场的真正幕后人物，都是这个邬思道！雍正即位当夜便查抄金府，这“母女”二人带着金凤姑的儿子投奔邬思道求救。于邬思道而言，一则为爱人，一则为恩人，索性一并收留，不分嫡庶都做了自己的妻子。当下沉默许久，兰草儿终究难忍，咬牙碎骂道：“姓田的真算小人得意！在太原见他当时那副狼狈样儿，如今想起都叫人恶心——爷可不是救了个中山狼么？”

“要我说，这样倒好。”金凤姑微笑道，“咱们爷早就腻味透了这齷齪官场。离得他远远的难道连口饭都挣不来吃？”

邬思道吃了两杯酒，脸上泛出红光，舒适地向后一躺，闭目摇头道：“你们不要恨田文镜，我谢他还来不及呢！也不要安慰我，我高兴还来不及呢！这里头的事情，不但你们，田文镜也是不知道的，世上知道我的，只有皇上，怡亲王和李卫。我不能说破，‘说破英雄惊煞人’！你们只要懂得，我是累极了的人，根本就不想在名利场中混！好歹嘛，我家有良田三百顷，产业十万，满逍遥的——这一回田文镜算是替皇上撒手放了我……真是如蒙大赦！”说着竟又自斟自饮数杯。他酒量不宏，已是醒然欲醉，抬头望了望两个爱妻，怡然一笑，竟自酣然入梦。兰草和凤姑虽不知就里，见丈夫如此坦然，都各自放心，安排家人紧收拾，待到天断黑行李打好，十乘驮轿也已齐备，乘着暮色苍茫自朱雀门悄没声离开了开封城。

一家四口离了河南境，便放慢了脚步，由武昌珞珈山礼佛，第二日便买舟沿江东下，待到南京，时日已近端阳。这个节令虽是入夏大节，其实并不热闹，浮瓜湃李，米粽雄黄，各家打打牙祭而已。南京为六朝金粉之地，清沿明制，这里也设了应天府，以便闽浙两地举子们就近应试。邬思道携了凤姑兰草儿重历旧地，在虎踞关、石头城、老城隍庙、莫愁湖等处转了一日，说起那年在桃叶渡与凤姑邂逅相逢，无端挨了凤姑一耳光的事，夫妻三人大发一笑。因又言及大闹贡院，两个女人又要到贡院去瞧瞧，邬思道却执意不肯，看着街道上的光景，脸色竟愈来愈是沉郁。凤姑料是他乏了，因笑道：“是我们不好，勾起你的心事来。既是乏累，我们且回去，明儿转转鸡鸣寺、玄武湖——再不然我们带你秦淮一游？放心，我们不翻醋坛子的！”邬思道怅然望着碧波荡漾的莫愁湖，坐了胜棋楼下阶石上，似乎心事愈发的重，良久才道：“咱们又不是步行，一起动便是亮轿，我有什么乏的？”

“那为什么呢，好端端转了一遭，你就阴了脸！”兰草儿问道。邬思道目视湖面，说道：“喏，你们瞧那只船！”

两个人顺他目光看去，却是一艘官舰，上头蒙着鹅黄棚子遮阳，舰上似乎站着一个干瘦老头，和几个师爷打扮的人指指点点说着什么，因离得远，面目不甚可辨，只那官舰前插着的明黄光标，写着斗大的字，在融融艳阳中看上去十分清晰：

钦点南闱学政钦差两江观风使鄂

文武百官军民人等免见回避

“那是鄂尔善的坐舰。”邬思道嘴边掠过一丝苦笑，“是他到南京来了。”凤姑看着自己莫测高深的丈夫，半晌才说道：“那又怎么样？他敢把你怎么样？就是有什么，咱们躲不开么？”

“他在皇上之前，宠信不在李卫之下，性格刻忌狠毒却在田文镜之上。”邬思道忧郁地一笑，说道，“皇上即位当夜，他奉旨连抄十三家京官家产，金家就是那夜垮掉的吧？”

两个女人像被冷风袭了一下，不禁打了个寒噤，脸色变得苍白，她们想到了那个可怕的雪夜……善捕营几百铁骑突如其来，把金玉泽生生从热被窝里拖出来，穿着单衫按跪在雪地，所有男女家人一律搜身囚禁在冰冷的库房里，连件棉衫都不给——金玉泽一夜连冻带吓，竟僵跪而死。原来就是这个老头子的手段！但面对着真正的始作俑者——自己现今的丈夫邬思道——二人心里纵有千百滋味，一句话也说不出。邬思道看了她们一眼，缓缓说道：“这些日子，真有件心事萦在心里，只是想不起来。倒是这个鄂尔善给我提了醒儿——现今且回去，明儿我到总督府衙门，见见李卫。”说罢便起身，喟然叹息一声便不再吱声。

一天欢喜扫空，凤姑和兰草儿还不知道为什么。回到馆舍店中，两个人服侍邬思道洗浴了，面对茕茕孤灯，守在沉思不语的邬思道身边，都是满肚子惊疑，却又不知从何问起。

“你们想问什么，我都知道。”邬思道半躺在大迎枕上，足有一刻时辰方瞿然开目，瞳仁中流动着幽暗的光，说道：“不要胡猜疑，我若不爱你们，岂有今日？怡亲王原要叫你们唱《马前泼水》来着！我知道的事太多了，讲给你们，白教你们担心。只告诉你们一句话，这世界虽大，我三尺难藏。雍正爷在位一日，我不能归隐——现在为后世计，恐怕还得多费一点心思。”

凤姑看了兰草儿一眼，她读过不少书，见底深些，思索着说道：“我们并没有胡疑猜，就我想，或者……是我们拖累了你？唉……”说着一阵伤心，竟自落泪。兰草儿心里也是一阵酸热，便也拭泪，说道：“既是怕，只有躲的，干吗还要和李卫扯连？”

“李卫现在有难处，我得帮他一把。”邬思道坐直了身子，抱膝说道：“我晓得李卫，虽少了点文采，聪明得自于天，又和宝亲王情谊过得好。他是个人杰，滴水之恩涌泉相报，必定为我在四爷（弘历）跟前周旋好话。这样，才能保我邬思道一世平安。”说罢，瞑目躺下，又说道：“你们不要打搅我，让我好好想想……你们歇去吧。”

兰草儿和凤姑从没见邬思道如此忧虑过，一种莫名的恐惧袭得她们心神不安，但也不敢再扰邬思道，当下点起息香，两个人轮流打扇，竟在邬思道身边偎坐了一夜。

李卫的两江总督衙门设在明故宫废址西北，与西边的贡院约有二里之遥，再向东，便是巡抚衙门，江宁织造司也设在这里。康熙皇帝六次南巡，四次住在江宁织造曹寅府，其实是行宫规格，壮丽巍峨观之令人肃然——途经此地时，邬思道专门敞开轿窗向外观看，只见织造司署衙虎头牌上已经换了苏姓——隋赫德抄曹家取而代之，苏阿林又抄隋赫德——满打满算不到两年，已是三易其主。想起曹家自太祖努尔哈赤充为满家帝室包衣奴才，赫赫扬扬百年大族，一旦失势，子孙零替，不知风流云散何处，如今草树宫阙依旧，人事已非，邬思道也不免慨叹嗟讶。正想着，软轿已经落下，知已到了总督行轅衙门，便架起拐杖，艰难地

哈腰出轿，但见总督衙门轩敞高大的三间倒厦正门紧闭，朱漆铜钉门上两个栲栳大的衔环铺首，狞恶地注目着空阔的广场，两尊汉白玉大狮子旁，钉子似的站着数百名戈什哈，个个叩刀挺立目不斜视。夏日骄阳下，大照壁前三丈余高的大铁旗杆上挂着李卫的帅旗，上头七个御书大字：

钦命两江总督李

帅旗似乎不甘寂寞地不时卷动一下。仪门这边却敞开着，偶尔有人进出，验牌放行也是一丝不苟。沿仪门一溜墙根，摆着上百乘官轿，大约因天热，轿夫衙役们耐不得在这里等候主人出来，都躲在远处玄武湖畔大柳树下吃茶歇凉摆龙门阵——官衙这边却阒无人声，甚是肃杀威严。两个家人都是开封人，哪里见过这种排场？搀着邬思道，傻子进城般呆看，却不知如何通报。正没做理会处，石狮子那边一个戈什哈厉声喊道：“干什么的？不许往前走！”

“我是河南来的，”邬思道看着渐渐走近的戈什哈，掏出名刺递上去，从容说道：“要见你们李制军。”那戈什哈表情严肃，接过名刺，又见上头写着：

年眷兄邬思道谨见李公卫

戈什哈颠来倒去看了半日，笑道：“世上还有姓鸟的，鸟还有耳朵！真少见！——咱们李大帅今个召见江苏县令以上主官议事，这会子和罗中丞在正厅议事。你改日再来吧。”邬思道不禁一笑：“李卫不识字，养了一群睁眼睛！那是个‘鸟’字儿么？——他正会议，我就不搅他了，你进去告诉翠儿一声，我先见她。”

“翠儿？翠儿是谁？”

“翠儿就是李卫的婆娘！”

那戈什哈惊讶地后退一步，上下打量一眼邬思道，只见邬思道穿一件半旧不旧青灰色府绸袍，外套天青实地纱褂，白净面皮，五绺长髯修剪得十分整洁，一条半苍的发辫又粗又长垂在脑后，深邃的目光中闪着不容置疑的神气——这打扮，这风度似贵不贵，似贱却又不贱，再猜不出是个什么身份。邬思道笑道：“你别犯嘀咕，只管进去禀你家主母。要不肯见，我自然就去。”那戈什哈愣愣地点点头，满腹狐疑地去了。约摸一袋烟功夫，只见那戈什哈飞也似的跑出来，一出门扑翻身拜倒在地，叩头道：“宪太太请邬先生进去。这里是官地，她不便出迎，已经叫人去请李大帅。邬先生，请了您呐！”

“不是‘鸟先生’了吗？”邬思道呵呵大笑，掏出五两一块银子丢了去，又返身对自己两个从人道：“你们回去，告诉两个奶奶，晚间我未必回去了。若是这里住得，自然有人去接。”说罢，便跟那戈什哈飘然而去。穿过仪门，绕了议事厅迤迤向西折北，便是李卫内眷所居院落，已见李卫

的妻子翠儿穿着蜜合色长裙，外罩月白纱衫，督帅着一群丫头老婆子守在门口迎候。见邬思道进来，蹲身福了两福，将手一让，说道：“已经着人唤他去了。先生，您请——梅香，取一盘子冰湃葡萄！”便毕恭毕敬跟着邬思道径进上房，那戈什哈是看得发呆了。

邬思道含笑颌首，径坐了客位，拈一颗葡萄含在嘴里，不为吃，只取那凉意，看着正厅满架的书，因见翠儿还要行礼，笑着道：“罢了罢，今非昔比，你也不是雍王府丫头，是诰命夫人了。我呢，也不是雍正爷的师友，已是山野散人，讲那么多的礼数——李卫如今读书了？”说着起身抽出一本，却是隔了年的皇历，再抽一本，是《唐人传奇》，又取一本看时，是《玉匣记》。邬思道不禁失声大笑。“好！不是李卫，不买这些书！”

“装幌子罢了，他读什么书！”翠儿知他揶揄，也不禁笑了，一头对面坐了，说道：“前儿，李绂还参了他一本，说他不读书。为防着有人使坏，连忙从书市上买了几箱子摆在这里，叫人看样儿。这些日子他忙得不落屋，回来只是念叨，‘要是邬先生在这儿，该有多好！’听说田文镜容不得您，他也说您保准要来见他。依着我说，哪里黄土不埋人？这地块终归比河南那个穷地方儿好些！——两个嫂子如今在哪？怎么不带来？我们姐儿们也好走动说话儿解闷儿。”一边说，亲自从丫头送上的茶盘，给邬思道上茶。多年不见，翠儿已是绰约少妇，仿佛有说不完的话，性格儿也变了。邬思道在雍王府是赫赫有名的头号“先生”，连弘时弘历弘昼见了都以叔礼尊敬，几百口子人，只模模糊糊记得小时的模样，他怎么也没法把那个寡言罕语的小丫头和眼前这个简捷爽明的诰命夫人联到一处。一头想，说道：“这些子书摆在这里，还不如不摆，李绂告的正是他不读正经书——你看，那上头还有一本《春宫图》，叫人告上去，岂不更糟？我给他开个书单子，叫他照方抓药就是了。”说着便将自已从河南来的情形说了。

一时便见李卫带着十几个从人从议事厅那边过来，至院门口他脚步不停，只将手一摆，独自进来，翠儿便忙迎出来，站在檐下笑道：“巴巴儿叫人去唤，你就耽搁到这时辰才回来——尹大人范大人他们先议着，你进来见见先生就去，就误了你的军国大事？”李卫一边笑，一边脱去袍褂，见邬思道含笑坐在椅中看自己，忙上前打千儿请安，又双膝跪下磕头，起身又是一个千儿，说道：“先生别见怪，他们去叫，我就进来的，偏来了两个洋和尚，为教堂的事在东花厅缠了我半日，那两个通译官也都是活宝，翻过的话连他自己也不知道什么意思。我说，‘我是奉圣谕办事儿，教堂可以不拆，但洋和尚不能在我的地面传教！你们不就说的这些么？就这个话，去吧！’他们又叽咕了一阵子，我才得脱身，待会儿尹继善和范时捷都要进来，咱们痛乐一阵子再说。”翠儿听说便忙去预备。

“往后见我执平礼，你磕头我又不能搀，又受不起这礼。雍王府的规矩不能这里用。”邬思道说道：“我原想见见你，悄悄来，悄悄去，偏是你的戈什哈认我是‘鸟思道’，翠儿叫你，你又攀叫尹继善，我还怎么安身得了？范时捷调到江南来了，在哪个衙门办差？”李卫端起茶啜了一

口，弛然坐到邬思道对面，用手抚着剃得光溜溜的脑门，粗重地吐了一口气，说道：“先生，河南的事我都听说了，也给田文镜回了信。您的心事我有什么不知道的？无非想回乡，耕读快活。可是不成啊，你我都是套着笼头的牲口，这车不拉到天尽头，主子不叫歇，就不能停步的啊！你方才说的，见面执平礼，那是官面儿上的，到下头就该是这个礼。何况——”他抬眼看了看邬思道，“您还是我的救命恩人呢！”

邬思道被他沉重的语气激得心里一颤，当年，李卫因为与翠儿“私相往来”犯了雍府家法，要逐往黑龙江，亏是邬思道说情，反而放出来做了官。但周用诚却因了解雍王府夺位内幕太多，在雍正登极时“暴病而亡”。因而李卫这话面上看去平和，只“救命恩人”四字后头就有不可尽述的一篇绝大文章。邬思道心里明镜也似，只笑了笑道：“你不也救过皇上么？皇上也救过我们，这是算不清的账。”“至于范时捷嘛，”李卫笑着换了话题，“刚刚到任，原说当巡抚来着，碍着他 and 年糕犯了口舌，就黜到通政使衙门给我管钱粮来了。恰又遇上鄂尔泰，呸！这个兔崽子！我亲自去贡院那边去拜，——大人不见客——就是皇上，有他的架子么？我不理他，如今告我的人多了，倒看看他是什么花样儿！”

“这不是理不理的事，”邬思道莞尔一笑，说道：“鄂尔泰有鄂尔泰的章程，敢顶你，自然就有他的道理。”

“你是说……”

“他压根儿不信你说的‘江南无亏空’的话。”邬思道身子向后一仰，用碗盖拨着茶沫，慢吞吞说道，“他在福州查出福建藩库作弊！蒙蔽上聪的事，很受皇上青睐，要寻一个更大的对头立功。我看，他选中了你。”李卫无所谓地一笑，说道：“那他找错了头，我藩库银账两符，根本不怕查！”邬思道格格笑道：“银账两符我也信，但官员亏空未必你就收账。六朝金粉之地嘛，填还几百万银子有什么难？说句难听点的吧，你是从婊子嫖客身上榨油，用秦淮风月缠头银子填了你的藩库！要是鄂尔泰认真来，一州一县盘账，请问你经得经不住查账呢？”

李卫听了一愣，凝视邬思道良久，突然嬉皮笑脸道：“也真亏得你没有出山为相，石头城挤油，不从那些王八犊儿身上弄，凭着官儿那几个俸禄，就填上亏空了？人说我是‘鬼不缠’，‘鬼不缠’今儿服了你这钟馗了——实言相告，今儿大会全省主官，就是商计这件事的，全省无亏空，我压根不信，但究竟有多少州县冒假，心中无数，估约嘛，苏北苏皖一带怕有二三十个县是糊弄我的。但我既然已经申奏朝廷，该替下头担待的，不能不担待。”正说着，翠儿进来，笑道：“一见面就说正经事。有多少话不能慢慢说？尹大人和范大人都进来了，菜就摆在这屋吧？”接着就听一阵靴声囊囊，尹继善笑容满面，范时捷脸绷得铁青一前一后进进了堂房。邬思道待要撑拐起身相迎，李卫一把按住了笑道：“都是自己人，谁也不要拘礼。我来介绍一下：这位尹继善，尹大学士茂才公的二公子，如今与我搭伙计，一文一武；这位嘛，范时捷，也是才来的藩台——你瞧他那副模样，死了老子娘似的——哦，这位就是我常说起的邬

思道先生，连方苞先生都佩服他的学问呢！刚刚从河南来，在我府里搭几天伙。”说着便请三人坐了，笑谓翠儿：“添客了，加几个菜吧！”

“久仰邬先生大名了。”尹继善贵介子弟出身，气度雍容温文尔雅，大热天仍穿着酱色湖绸袍，外套青缎巴图鲁背心，衣冠鞋帽修洁齐整一丝不苟，和对面坐着衣帽不整的范时捷恰成对比。尹继善坐了，摇着一把湘妃竹扇，凝视着首席的邬思道，徐徐说道：“听说先生已经离了田文镜幕府。其实也好，此地不留人，自有留人处。安徽巡抚，山东巡抚昨儿都有急递驿报，想请先生去帮忙。怎么样，南京这地方不坏吧，离无锡老家也近，就留南京如何呀？”李卫早已知道了雍正正在开封御船上说的话，也接到田文镜的书信，请“邬先生归豫，当面谢罪”。他已将情况细细具了密折，奏请雍正恩准邬思道在自己府里做事，因密折没有批下来，不好多说。因笑道：“邬先生是个旷达人，我想留还未必留得住呢，今天不说这事，且吃酒高乐儿——来，请！”邬思道随着举了门杯，笑道：“我原想作个逍遥散人，看来未必由得自己哟！”他将杯中酒一饮而尽，自己也说不清什么滋味，心里却是清亮：想归乡赋闲，还得看雍正允不允，就眼下情势，怕是难。心里想着，问李卫道：“听夫人说，有人参你不读书？”

李卫搔着头笑道：“光是不读书也还罢了，头里李绂还说，我演堂会，叫戏子们来唱《马陵道》——皇上倒没问读书不读书，贴了名的折子朱批叫回话，为什么不尊旨意，擅自演戏；叫外人说出来，扫朕的脸面——娘希匹，这些个鸡毛蒜皮的事也来告状，吃饱了撑的！你大约还不知道，你的那个田大东翁也有个本章，要封住河南通各省驿道，不许河南粮食外运。所有外省粮食过境要抽税，这个本子是四爷抄给我的。我已经把粮道叫过来说了，他封我也封，井水不犯河水，比比看是谁日子不好过！”尹继善摇着扇子不紧不慢说道：“制台，你错了，想那河南，苦穷干巴的个地方儿，有什么粮食外运？田文镜不懂经济之道，一见水旱就慌了手脚，生怕一斤麦面流运外省。其实，我江南省人吃的是米，极少用面，每年流到河南的米比过来的面多五倍也不止。他一封境，米商自然望而却步，其实是饿着他自己。你也封境，不但于我省毫无益处，在皇上跟前还落了个器量小的名声儿，值不值呢？”李卫愣了一下，笑道：“亏了你说了，真的蚀本买卖！一会儿散了你就传我的令，咱们不封境，也不收河南的税。倒是邬先生，你说说看，我看戏这件事，该怎么回奏？这事都怨继善，还有我那口子，听说北京禄庆堂班子来，就心里痒痒想看。虽说小事，皇上既问下来，总得有个回话不是？”

“当然要回，”邬思道靠在椅背上沉吟道，“不过既是看戏，总不会只点一出的吧？”李卫呷了一口酒，嚼着一片海蜇，回忆道：“有《苏秦挂印》、《将相和》、《张祿相秦》……还有一出杂戏《六月雪》——是的吧，继善？窦娥发愿那一场，你泪如雨下……”尹继善叹道：“还有一出叫《卖子恨》——其实戏都是正经好戏，皇上也未必真的怪罪。小心引咎谢过，断不至于有什么处分的。唉，皇上什么都好，皇上自己不爱看戏，也不叫下头……”他突然觉得失口，便不再往下说。邬思道却太知道雍正秉性了，他其实是追究李卫“违旨”、“扫了面子”，尹继善的回

奏，并不是上策。想着，问道：“卫公、尹公，也不能太小看这事，皇上是细心人，计较的是你们不务正业，游戏怠慢。处分，只要谢罪是绝不会有的，一笑置之而矣，怕的心里放着，再遇别的事，单指一个‘谢罪’就当不起了。”

这句话正触了范时捷的心事，因抬头问道：“邬先生，依着你，该怎么回奏？”邬思道目中波光流动，一笑说道，“你就实奏，是请尹公点的戏，”因见尹继善脸上不自在，接口又道：“皇上已经几次下旨叫臣下读书、读史。李卫不识字皇上深知，因不识字又想知史，所以请尹公点些于读书知史有益的戏看看，也不负皇上教诲圣意，竟疏忽了还有不许看戏的旨意——既蒙皇上训诫，已经知错，往后不再看戏就是了——这么着回奏可成？”他话未说完，三人已是笑逐颜开，鼓掌称“妙”，范时捷点头笑道：“邬先生这话真有回天之力。”

“至于还有杂戏，也要有所解释。”邬思道平静地说道，“《六月雪》唱的什么？吏治！政治黑暗，吏治不靖，民有覆盆之冤，至于《卖子恨》嘛，如果我没记错，李公就是皇上当年在人市上买的，《卖子恨》里还有一首诗，制台录进奏章里，管保皇上替你落泪！”说着，曼声吟道：

贫家有子贫亦娇，骨肉恩重哪能抛？

饥寒生死不相保，割肠卖儿为奴曹。

此时一别何时见，遍抚儿身舐儿面。

有命丰年来赎儿，无命九泉长抱怨，

嘱儿切莫苦思量，忧思成病谁汝将？

抱头顿足哭声绝，悲风飒飒天茫茫！

他吟得慢，众人听得细，一咏而三叹，令人肝肠寸断。范时捷和尹继善起先还静静地听，后来脸色愈来愈苍白，李卫哪里耐得？想起自己昔年凄苦，双手掩面，泪水从中指缝间淌下，却只压抑着不肯放声。两旁奴婢皆都是如此过来人，个个听得泪如泉涌。不知过了多久，邬思道方道：“这个词儿，昔年在《卖子恨》传奇本子上见过，如今怕已失传了。皇上关心民瘼，什么叫‘民瘼’？这就是！看这样的戏，是要做好官，皇上怎么见罪呢？”

李卫这才想起是商议“如何回奏”雍正问话，不禁拊掌赞叹：“先生真有点石成金术！就这么回话！”他略一沉吟，对屋里侍候的大小丫头们道：“你们也是我买来的，也都有老子娘兄弟姐妹。在我这做事，从今后月例加番！满二十五岁的，不要赎身银子放你们回去！”

丫头们顿时笑逐颜开，有两个伶俐的，早拧了热毛巾捧给邬思道等

四人，尹继善一边揩面，叹道：“此亦是一大善举！我听戏只听个韵律节奏，竟没留心俚词里头有这样的佳句！我家奴才也照此办理！”邬思道没说什么，只抿嘴一笑，他们哪里知道《卖子恨》中压根儿没有这段词儿！

第三十三回 游戏公务占阉分账 忠诚皇旨粗说养廉

众人兀自面带戚容咀嚼那首诗，家人们已经用条盘把菜送了上来。尹继善和李卫共事不久，还是头一回和他坐地吃饭，看了看“席”面，只有六个菜：烧豆筋，青椒炒黄花，凉拌粉丝，红椒炒豆芽，只有一条清蒸鱼和一盘炒鸡蛋算是荤菜。李卫是出了名的豪爽总督，官场上料理事务杀伐决断简明爽快，想不到自奉如此节俭！李卫见众人发愣，便用筷子点着菜，笑道：“好端端的，这是怎么了？邬先生把我们吃酒兴头都给搅了，要罚酒！继善，这都是我家家常菜，请用——范大舅子，操你妈的，皱着个苦脸，是怎么了？”

这一声骂，不但邬思道尹继善，连坐在纱屏后做针线的翠儿也吃一吓——范时捷出了名的倔脾气，做过两任封疆大吏的人，怎么张口就骂？——隔屏风缝儿觑时，那范时捷不但不恼，已是笑得两眼眯起，端起门盅一饮而尽，呵着酒气咧嘴笑道：“这几年不见怡王爷，几乎闷煞，总算有人骂老范一声儿——制太太原来是妹子？来，干一杯，我和制太太联了宗儿了！”本来沉闷压抑的气氛，被他们几句调侃冲得干干净净，连站在外头侍候的长随也捂着嘴偷笑。邬思道笑道：“这个宗联得有味。巧得很，我那口子就姓范。”李卫笑着为众人执酒把盏，说道：“你们不晓得我们大舅子，三天不挨骂，饭都吃不下！当着万岁爷的面在畅春园还当驴叫呢！那么难听，亏着他还用嘴打了两个响屁！”因将允祥拧着范时捷耳朵学驴叫的往事说了，几个人无不捧腹大笑。尹继善笑道：“驴鸣是本色无音，竹林七贤也常来一嗓子，原是风雅事嘛！君可谓‘绝无汉官威仪，稍有晋人风度’了！”邬思道道：“说得是！”李卫笑饮一口说道：“我不省得什么黄子晋人。这个鄂尔善我看一脑门子寻事念头，你是藩台，我就指着你这驴性子和 he 打交道了！”

范时捷一晒说道：“别说鄂尔善，年羹尧也稀松！江南这么富的省，火耗只要三钱，李卫是大清官！看看这待客菜，我心里就感动：比一个县丞吃的还差！方才制台去见洋人，尹公我们已经统计上来，真实有亏空的县只有二十三个。有事叫这位天使只管找老范，‘破罐子’左右左右，摔呗！”说着从靴页子里抽出一张纸递给李卫：“这是清单，都是苏东苏北水淹过的，制台过过目。”

李卫接过略一看，随手递给一个家人，思量一阵子问道：“你们瞧着我的主意办的么？”“是，”尹继善欠身说道：“我向大家宣明鄂大人来省复查亏空，鄂大人办事认真是都知道的。这次来，还特地从户部借调了三十名算账高手。虽说我省无亏空，到底有些放心不下。请大家写条子说实话，有就是有，没有就没有——只要是实话，我们督抚衙门就替他在鄂大人跟前担待。”

“好。”李卫点点头，转身对那个家人道：“你到签押房，请赵师爷开个单子，一式两份一模一样，写一半县名，这二十三个县一个也不要写上，听明白了？”几个人不知他捣什么鬼，满腹狐疑地看着李卫，李卫嬉皮笑脸道：“你们别问，天机不可泄！老范，你够倒霉的了，请你打擂台，并不要你摔罐子。查亏空，自然是你藩台接待。要礼貌周到，这个这个……不皮不糠（不卑不亢），别叫他挑出别的刺儿就成！”说罢，从容起身，嬉笑道：“来呀来呀，别嫌寒碜，我就是个叫化子出身，想大方也大方不起！——我还叫他们做了两只‘叫化子鸡’，怕是你们都没尝过——烧好了么？”

“叫化子鸡？”几个人谁也没吃过，众人都停了箸，便见一个厨子用木盘端着两团黑不溜秋的事物捧着过来。范时捷眼有点近视，凑近了看看，用手一摸，烫得一缩，“这哪里是鸡，是两团烧黄泥！”

“黄泥里头是鸡！”李卫过来，取出盘里的木槌，轻轻敲了一下，裹在外边的黄泥已是烧焦了的，连毛簌簌剥下来，露出两只白亮亮的鸡，顿时满屋香气扑鼻，邬思道不禁喝彩：“好香！”李卫用筷子把鸡挑到大盘子上，笑道：“尹兄是大户人家。杀猪杀屁股，各有各的杀法——这是我当叫化子时学的把式——偷来的鸡又没有窝灶，用黄泥一团，烧熟了掰开火，鸡毛都没了——比什么都好吃呢！”他咽了一口口水，又道：“如今当了官，还是忘不了它。不过吃得讲究了。把肚肠从屁眼里勾出来，塞进去葱姜蒜盐这些作料——你们闻闻这味儿！”

于是，几个人一齐用筷子挑那鸡肉，都酥了，放在嘴里品尝，软滑鲜美余味无穷。范时捷先就大赞：“妙极！再浇点酱油岂不更佳？”尹继善品着滋味，说道：“如此佳肴，不可无评赞。嗯——”他想着，慢慢说道：

生也其鸣啾啾，死也岂无葬埋？

邬思道接口道：

以我之腹，作尔棺材……

“好！”范时捷大叫，“你们别忙，我还有好的！”于是高声笑道：

呜呼哀哉——拿酱油来！

众人哗然大笑，无不前仰后合。李卫笑得咽着气道：“我不懂诗，听着这也觉得有趣，范大舅子有你的——”还要说时，一个家人捧着一个名刺进来禀道：“制台老爷，鄂尔善大人来拜！”

“不见！”李卫顿时扫兴，拉长了脸道，“去，说我忙得很！”那家人答应一声回身便走，邬思道却叫住了：“慢！”又转脸对李卫道：“别那么小家子气嘛！他给你一棒，你还他一枪，不但有失大臣体统，把是非都琐碎了。”

邬思道侃侃而言，既像劝说又似训诫。尹继善觉得他虽说得简明扼要有理有据，正担心李卫受不了，李卫却做了个鬼脸，挤挤眼儿笑道：“姓鄂的真能扫兴！既这么着，继善时捷我们索性一齐见见他。看他是什么章程，相机行事罢了——只委屈了邬先生，叫你枯坐了。”邬思道似乎也意识到自己口气太重，因笑道：“你们是公务，我有什么打紧的？翠儿已经着人去搬我的家眷，说话的时候有着呢！”

“好，开中门放炮迎接！”李卫爽快地吩咐道，“叫议事厅的那起子官员齐到辕门外迎接！”说着便换穿袍褂，将一顶起花珊瑚大帽子颤巍巍插了双眼孔雀翎子，把锦鸡补服套上，又亲自抖开一件黄马褂穿在外边，已是浑身上下一团簇新。刹那间，李卫好像换了一个人，那种懒散，漫不经心随随便便的神气一扫而尽，哈腰请尹、范二人先出去，又向邬思道一揖便昂然出了堂房。尹继善和范时捷候在滴水檐下，见他出来，亦步亦趋地跟着出了私邸，绕过议事厅，便见辕门左右一百多名文武官员鹄立左右，正眼也不敢看李卫一眼。范时捷看看辕门外，鄂尔善那边也是全挂子钦差卤簿，一乘绿呢大官轿前几十名校尉按剑侍立，簇拥着表情庄重严肃的鄂尔善等着李卫出来迎接。尹继善凑近了李卫，说道：“制军，接钦差穿这个黄马褂似乎有点不恭……”

李卫没有答话，掏出怀中金表看看，刚过未时。此时偏西的太阳像一团炽烈燃烧的火球，照得大地房屋一片蜡白，融融烤人欲化的热气扑面而来，蒸得人透不过气来，比起方才摆着几盆冰的堂房，真有人隔两世之感。李卫略一住步，便又继续往前走，便听“咚咚咚”三声炮响，惊起绿荫中躲凉的一群鸟儿扑棱棱飞起远去。官员们见总督这身打扮出来，“啪”地一打马蹄袖都跪了下去，除了微微的喘气声，真个鸦雀无声。李卫拽了一把褂襟，泰然自若地摇着方步迎出了大门，因见鄂尔善也穿着黄马褂，离着五六步便站住了，将手一揖，含笑道：“鄂公辛苦！请进衙说话。”

鄂尔善清癯的面孔上毫无表情。一双刷子似的倒扫帚眉下长着一双鹰一样的眼，满脸刀刻似的皱纹一动不动，盯视李卫良久，才抚了一下花白胡子，仿佛按捺着胸中的怒气，脸颊微微抽动一下，舒了一口气，从齿缝里蹦出一句话来：“我有旨意，奉圣命而来！”

因为静，这句话话音虽不高，听来十分清晰硬挺，隐隐带着金石之音。随在李卫左侧的尹继善竟打了一个寒颤，所有文武官员都竖起耳朵，听李卫如何回答。

“我晓得。”李卫静静地说道，“我也有旨意，也奉有圣命。所以平礼相待，请鄂大人不必介意。”说着哈腰伸手一让，说道：“请——奏乐！”

鼓乐一起，紧张的气氛立时缓和下来。李卫鄂尔善并肩而行走在前头，尹继善紧随在侧，后头是范时捷，按察使，应天府尹大小官员，一个个汗透重衣随着两个满不对心思的钦差大员返回了议事厅。

“皇上钦点我学差来主持南京贡试。廷寄想必李大人已经看过了。”两人分宾主坐了，献茶一过，鄂尔善欠身说道，“前次大人过访，恰正身上不爽，很慢待了大人，我这里先谢过了。”说罢起身一揖。李卫嬉笑着看了看满庭肃立的官员，说道：“南京这地方天太热，鄂大人乍从北方来，水土不服，这是常有的。咱们都是替雍正爷办事的狗，怎么‘汪汪’也还是一窝子，这一条大人尽自放心。廷寄呢，老兄是随身带，我去拜望，原也不为攀附，一来要请圣安，二来也想知道皇上旨意，正遇大人‘不爽’，回衙门我的廷寄也到了。今个儿鄂大人过访，你是皇上耳提面命的，我想多听听你的章程。”这番话不冷不热，调侃中夹着讥讽，鄂尔善听说“都是狗”，觉得颇不受用，但细思自己常日奏议，也有“犬马之劳”的话头，也真无从驳起，阴着脸思量半晌，轻咳一声道：“李公既已知道旨意，就不用着兄弟饶舌了。我来复查亏空，并没有私意，因有几个省虚报亏空完结，皇上心里很不是滋味，点我学政，就便清查，这不是兄弟自己存心要寻李公不是。这一条务请李公谅解。鼎力助我办好这个差使——还有一句知心话：若有冒滥亏空完结的，不妨现在就说，这也算不得大过失。你知道我这人，素来不肯苟且的，查出来，那就难免有玉石俱焚之虞。”说罢扬起脸直盯着看着李卫。

李卫似乎怔了一下，说道：“据我下头报的，我省确实已经没有亏空。倒没有想到‘冒滥’这档子事。这下头一群狗，都是我使出来的，从前并没有敢欺蒙我的。不过鄂公既说出来，我也不能拂了你这片心。”说着起身来，拿一把大芭蕉扇扑扇着兜了一圈，提高了嗓门问道：“谁冒滥邀功？有作伪的么？”

众官员面面相觑，没有一个人答话。

“我说的嘛——我不敢欺君，这些狗日的也不敢欺我！”李卫嘻嘻一笑，回到主席坐了，“鄂公，咱们江南富甲天下。我李卫又是出名的鬼难缠。他们——”他用扇子指了一下众人，“他们不敢日哄我！”他如此大大咧咧漫不经心，和正襟危坐，冷峻得石头人似的鄂尔善恰成鲜明比较，跟着鄂尔善的戈什哈每日看的都是一张死气沉沉的道学脸，几曾见过这样的封疆大吏？都咬牙低头，想笑，又不敢。江南这些官早被李卫骂皮了，只腆着脸微笑。

“李大人不欺君，这一条我信得及。”鄂尔善很看不惯李卫这副痞子相，却也拿他没法子，因冷冷笑道，“至于下头这些老兄欺不欺李大人，要等查过再说。”

“查就查，怎么个查法？”

“我从户部带了不少盘查好手。”鄂尔善深邃的目光在众人身上移动着，“从南京首府，由近及远，一州一县逐个儿查。”

李卫抖着扇子，笑道：“看来鄂公是要撇开我李卫，单独查账了。我得提醒大人一声，你方才说要我‘鼎力相助’，这个话不是旨意里头的，

旨意里的原话说，‘会同李卫复查，不得稍存苟且之心’，所以我也是钦差呢！”说着便看鄂尔善，徐徐又道：“这里头有个名分道理，但我不争。你想想看，离秋闱只有几个月光景，你的主差是学政，这么逐县去查，凭你带的那几十多账花子，弄到猴年马月？”鄂尔善没想到这个大字不识的总督心里如此精明，从“会同”二字上做文章，把“钦差”身份拉平，想想李卫的话仍是无从辩驳，无声咽了一口唾沫，说道：“依着李大人，该怎么办？”

“都是钦差，见一面分一半，一百二十四州县，你六十二，我六十二。范时捷藩司衙门里头，盘账老手比你带来的也不差。”李卫嬉皮笑脸，招手叫过范时捷：“老范，你这就去签押房，把通省县名一分为二，秩序打乱，搓两个纸捻来！”

范时捷愣了一下，这才明白李卫弄的那两张名单用意，忍着笑躬身答应一声退下。鄂尔善不禁皱眉，问道：“你这是……”李卫一手扇子拍着大腿，另一手向空中一抓笑道：“要饭吃把式，虽说不雅，却公道——咱们抓阄儿！谁抓到哪个县，谁查哪个县！”

“这有点近乎儿戏吧！”鄂尔善板了面孔，身子向后一仰说道。李卫却身子一探，说道：“儿戏？不欺心，不负君恩，儿戏何妨呢？照你的办法固然不儿戏，差使却办不下来，我这个钦差又撂一边不用，那才儿戏呢！”

眼见两个人都红了脸，巡抚尹继善有些坐不住，思量了一下，说道：“这也是决疑良策。鄂公如觉不恰，有更好的办法，也成。总之朝廷差使，各自认真去办，更不必为此犯生分。”鄂尔善见李卫一手扣了茶碗，知道只要一言不合，立刻就端茶逐客，想想也确无更好的办法，只好粗重地喘了一口气，沉吟不语，心里只一个劲咬牙：等我查出来，哪怕只有一个县，再跟你这小叫花子算账！正胡思乱想，范时捷用盘子托着两个纸捻儿进来，呈到鄂尔善和李卫面前，鄂尔善和李卫几乎同时，一人取了一个纸捻儿，一手端起茶碗，恶狠狠互望一眼，手指夹着纸捻端茶一饮。李卫的戈什哈便唱歌似的高叫一声：“端茶送客！”

“任你好似鬼，吃了我的洗脚水！”李卫散了众人回到上书房，一进门，将大帽子一掼，脱掉袍褂，一屁股坐了鄂思道对面，扇着扇子笑道：“不过鄂尔善这贴膏药糊在身上也真够人受的！”鄂思道挽袖秉笔，正在给李卫开购书单，一点也没觉察李卫回来，听见说话方抬起头来，一笑道：“公事了了？”李卫因将方才接待鄂尔善的情形备细说了，又道：“皇上跟我说起过姓鄂的，什么都好。唯独以为除了读书人都是混蛋这一条，叫人腻味——他拈走的阄儿一个亏空县也没有，我就想累一累他，尝尝竹篮打水一场空的滋味。”

鄂思道莞尔一笑，说道：“话是这么说，你不读书，不论公廨私邸满口粗话，毕竟是一憾事。高祖尝恨隋何无武降灌无文，你要多读点书，在上书房为一代名相，岂不更好？”李卫啜着茶微笑道：“读书人心机太

深，机深祸也深。其实我也读的，样子上不能带了爱读书的模样，我在人前装傻充愣，其实都循着理来，一拽出文来，叫花子就不值钱了。”邬思道原意试探一下，李卫装憨，他一眼就瞧出来了，想不到历宦十几年，城府深到这地步！想着，喟然一叹道：“江山依旧人事非啊！叫花子也会揣摩帝王心思了，田文镜是聚敛之臣，你呢？”他用审视的目光望了李卫一眼，又垂下了眼睑。

“先生，你错看了李卫。”

“唔、唔？”

“甚或，你也错看了皇上！”

“这个——至于吗？”

李卫没言声，起身徐徐踱了几步，目光晶莹地凝视着窗外，许久时间，只听见外间大树上知了一声接一声地长鸣不息。不知过了多长时间，李卫才把目光又移到邬思道身上。他的声音变得有些喑哑：“田文镜是揣摩，一味讨皇上欢喜。我不揣摩。我今日这一举，鄂尔善当然要密折奏上，告我的状。就是尹继善、范时捷，也会据实陈奏——其实他们不晓得，江南亏空清理有冒滥邀功的情形，我早就具本直奏了，而且有皇上朱批——你愿意看看么？”他看了看惊愕不已的邬思道一眼，径至书橱顶，从黄匣子里取出一封素白折子，双手递给邬思道。邬思道看时，奏折里都是白话：

回主子话，没做官时想着官好作，如今真知道，作好官难于上青天！江南是天下最富的省，报奏户部是完了亏空。奴才真实看看，恐怕有二三十个县是糊弄奴才的。但奴才并不敢糊弄主子，还想成全主子气（器）重奴才的体面，因就叫他们报了户部。奴才这儿尚且这模样，其余的省真是天晓得！奴才想着，就是硬迫着都还完亏空，将来下头打抽风、撞木钟的事恐怕难免。怎见得呢？俸禄太低，事情太多，应酬太烦，处处要花钱，奴才是二品大员，一年一百六十两的银子，翠儿和奴才那个傻小子每日豆芽白菜，还不敢跟外人说，还要装体面。上回翠儿进京朝拜主子娘娘，娘娘赏了二十两金子叫她打首饰，她娘母子才打了两顿牙祭。看着毛头小子狼吞虎咽，奴才心里不好过。总之，要想个长远法子，官员不穷，就没有由头借银库，刮地皮了。拆了西墙补东墙，或者穷得饿着肚子办差，总不是办法——这是奴才的一点傻想头，不知主子以为然否？

邬思道接着看时，却是雍正的朱批，一笔端楷写得一丝不苟：

十六日奏悉，不胜感慨，此真知心之言，非深知朕者，断不敢如此说话。据湖广巡抚密折，邬先生已乘船东下，回无锡必经南京，尔可寻访着他，将此折给他看，听邬先生有何意见，详明奏朕。朕曾思及为官员加俸，但兹事体大，涉祖宗成法，且官员在缺加俸，无缺候补官员无处支银，再者满族旗人月例银，自应“水涨船高”，一旦紊乱朝局，则画

虎类犬矣。且告邬先生，允祥甚思念他，朕亦有垂询问他处。不必回籍，即由尔处妥送进京，安置怡亲王府可也。

邬思道读着，蓦地冒出一头细汗，脸色也变得有些苍白：没有想到自己“中隐于市”，做一个巡抚的清客幕僚，仍时时处处在雍正的严密监护之下！想着，讷讷说道：“皇上有什么事要垂询我呢？”

“那我可不晓得，我也不够资格问这个。”李卫收起折子，回身坐下笑道：“皇上还有朱批，五月十五前你务必赶回北京。所以你不能在南京久留。两位夫人就暂住我衙门，有翠儿照应，你只管放心去。”邬思道沉吟道：“你把那份朱批也让我过过目，成么？”李卫怔了一下，笑道：“这我可做不了主。不过告诉先生一句话，那封折子说的是我设筵擒拿甘凤池一千人犯的事，还有一些朝局细务，皇上朱批只附带说叫你进京，也没说叫你看。官身不自由，先生得体恤着狗儿些。但我担保先生平安无事，这一条你尽自放心。”

邬思道这才略觉安心，吁了一口气，笑道：“不但官身不自由，你瞧瞧皇上这批语，我这民身自由么？这个密折制度，说起来还是我的建议，如今倒缚住了我。昔日商鞅变法，普天下实行连坐保甲，待他自己落难逃命，竟被当贼拿了，将古比今，也算我作法自毙。”李卫道：“我倒觉得这法子不赖。有些个封疆大吏挟嫌报复，下头微末官员一言不合，就把人往死里整。山东巡抚去年革了即墨县令的职，没有半个月，明发诏谕下来，说即墨县令是清官，着即晋升济宁知府，倒把巡抚骂了个狗血淋头，连他私地说的体己话都颁布公众——整顿吏治，这确是良策——不说别的事了，咱们‘公事公办’，皇上征询你的意见，就这个事儿，你看该怎么办？”邬思道俯首思量了一下，说道：“你先说说你是怎么想的？”

“我不学田文镜。”李卫吮吮嘴唇，说道，“他是硬压硬挤，下头官儿们怕他，所以不敢胡来。田文镜总要死，那个巡抚也不是他的世职，他或死或走，下头照样贪污，照样刮地皮。就江南这地块看，办法多的是。官缺不是有肥有瘦么？肥的我不管，瘦的我补，总要他过得，要再贪污，我就重办，这是我的宗旨。钱从哪里来？一个盐课征税，我从盐狗子身上剥削。维扬、苏杭天堂之地，都属我管。我放开了叫他们办酒肆茶楼，行院妓馆，招引有钱主儿来游。一则这些地方能聚财，二则这些地方常是大盗积贼销赃的地方儿，我高高地征税，稳稳地当个大地头蛇，从嫖客身上弄花柳钱养活没有钱的官和补贴瘦缺的官。还有海关厘金，我也能动用一点。只要我自己不捞钱，皇上不会怪罪我的。”因将自己上任，调剂江南浙江等地肥瘦缺分的资金来源、用项，官员们的反应一一备细，足说了多半个时辰，末了又道：“反正我也不去嫖窑子，翠儿也不吃这坛子醋，从这起子阔老身上刮银子，天公地道！”说罢便笑。

邬思道静静听着，一句话也没插，待李卫说完，跟着笑了笑，正容说道：“你这些都是‘办法’，不能叫‘制度’。制度，要能放之四海而皆准。你的这些路子，别的省能学么？”李卫搔头道：

“不行。”

“田文镜在河南实行官绅一体纳粮，你为什么不一试试？”

“他那个办——制度我在四川当县令就办过。还是学我的——如今他在一省推行，声望自然就大些儿。如今皇上叫我出招儿，我去学他，那李卫还叫李卫？”

邬思道嘉许地看了看这位心高性傲的青年总督，架起拐杖在屋里笃笃踱着，皱眉沉思，足有一刻，倏然回身道：“我给你出两条，你寻思一下，不过有句话先放这里，你不答应，我一条也不说！”李卫连想都没想，说道：“我答应！”“好，君子一言！”邬思道眼中熠熠发光，“一条叫‘摊丁入亩’，你不能告诉皇上是我的建议；一条叫‘火耗入公’，你就说是咱们商计的。”

“成，你说！”

“摊丁入亩是均赋法。”邬思道微笑道，“圣祖爷永不加赋的祖训实行多年了，有的人多没有地，有的地主人少地多——把人头税一概取消，摊进土地中去。这样，穷人就少纳税或不纳税，出得起税的就得多纳。国家岁入就有了稳固的数目儿——比如你过去讨饭，也缴人头税，这公道么？——要命一条，要钱没有，税丁也拿你没办法！”

李卫听得目中灼然生光，说道：“我理会得，我当得替叫花子上这折子——火耗归公怎么个弄法？”

“火耗归公为养廉法，是吏治。”邬思道仰首望着天棚，侃侃说道，“所谓‘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银子哪里来？就是从火耗中扣出来的！现在这个法子，所有州县府道，一律不得私留火耗，全部缴上来由知府巡抚掌握。把省里缺分分等级，冲繁疲难的府县，你多分给他些儿，简易易治的缺分，你就少给他一点，就是候补待缺的官员，也可少得一点分润——对了，就叫‘养廉银’——拿了养廉银仍旧不廉，这样的官你宰几个，罢几个，何愁吏治不靖？我算计着，这两条办法实行，再加上官绅一体纳赋，仅你江南浙江两省，每年可多为国库增入三百万银上下，而且不损国体，不伤贫民，整治的只是贪官墨吏、豪绅强梁！李卫，你觉得如何呀？”李卫高兴得一拍桌子，笑道：“妙极！这么着，我也不至于穷得连客也请不起了——就是这么办，回头找几个师爷，按这宗旨细细斟酌出来，奏明皇上！”还要往下说时，一抬头见一个家人进来，李卫便问：“你打听出来没有？”

“打听出来了。”那家人用袖子揩一把汗，说道，“这次赛会，贡院出的孔子，扛牌位游行，南京学宫衙门，还有入试孝廉，城里的秀才童生扮孔子，三千弟子随牌位转街。”李卫歪着头想想，说道：“你告诉一声尹中丞，督抚衙门南京军政有司出玉皇大帝——看谁给谁让道儿！”

邬思道不禁诧异地问道：“你这弄的哪一出？”李卫笑道：“年羹尧凯

旋入京，天下大庆，这里要赛神。你观光以后再上京吧！”邬思道喷地一笑，说道：“你想用玉皇大帝压孔子？要闹大笑话了！国家独尊儒术，孔子为万世师表，以帝王之尊，先帝爷见孔子牌也得行三跪九叩大礼。别说玉皇大帝，你就把如来佛、孙行者一起搬出来，也得给孔子让道儿——鄂尔善文心周密，而且堂堂正正，占稳了上风！”

“娘希匹，难道就没有大过孔子的？”

“没有。”邬思道微微摇头。

李卫搔搔头，挖空心思地想着，邬思道见他攒眉拧目苦思，笑道：“你不用想，大过孔子的是没有的——这是百戏玩耍，又不是政务，争这个风头有什么意思？算了吧！”李卫道：“你都瞧见了的，是鄂尔善要和我打擂台，我不给他点颜色心里难受，”说着眼一亮，用手指着家人，说道：“有了——你告诉签押房，做一面一丈二尺的幡，上头只写四个字——孔子他爹——看是谁给谁让路？！”

邬思道不禁鼓掌大笑，说道：“不愧‘鬼难缠’名号！孔子令尊叫‘叔梁纥’，就写这三个字，孔子在哪里遇到也只好三揖避道而行！”

第三十四回 黄泛难行舟困沼泽 金蝉脱壳潜返京师

雍正正在开封城外河工上接见了田文镜，当夜便解缆东下。他原想乘舟沿河而下，一路实地看看各地河防，至清江口黄河运河交汇处再由运河北上回京。但御舟过了兰考便再也不能走了，有的地方水流湍急，把龙舟都冲得的溜儿转，下锚也定不住；有的地方半个时辰三搁浅，所有扈从宿卫的军士都用了来拉纤，一天也走不了十里地。张廷玉叫了附近河泊所的人来问，才晓得从这里到皖西三百里，自康熙五十六年黄水决溃，早已没了主航道！他这一惊非同小可，立即命人搭了桥板上雍正座舰求见。

“衡臣，今儿的邸报和奏事节略来了？”雍正盘膝坐在内舱朱漆大木炕上，一手握着朱笔在一份奏折上密密加批，头也不抬地说道，“不要行礼了，坐，坐么！”

张廷玉默然一躬，斜签着身子坐了舱窗下的木机子上，直到雍正住笔，才道：“皇上，臣以为不宜再看河工了，想请皇上弃舟登岸，由陆路回京。”雍正独自握管沉思，听见这话，抬头审视了一眼张廷玉，说道：“你脸色很不好，身子哪里不舒服么？怎么忽拉巴儿想起走陆路呢？”张廷玉勉强一笑，说道：“臣没什么，多少有点晕船。皇上脸色也不好，还该节劳才是。是这样，方才我召见了这里河泊所的人问了问，前头几百里水路极难走的，沿岸也极少人家，给养也供不上。算算日子，照这个走法儿，一个月也回不到北京，日子拖得太久了……”

“这里是陈、蔡之地。”雍正一笑说道，“昔日孔夫子曾在这里吃过苦头，我们君臣就学学他老人家有什么不好？至于年羹尧，可以发文叫他驻节京郊，朕回京后，再郊迎他入城，拖几天有什么干系？实地看看有好处，他们述职再说屁话，朕就心里有底了。”张廷玉一欠身说道：“主子说得原极是。但请主子思量，再往前走，后头邸报奏折也递不上来了，北京是什么情形，各地是什么情形，我们一君一相播在这里全然不知，有一丝一毫之误，都是奴才的责任。再者，前头折子说，怡亲王病着，也叫人担心。视察河工固然要紧，钦差一名户部尚书足可以了。皇上要实在惦记这段河防，又不放心别人，等咱们回京，臣亲自来看看，成么？”

雍正不等他说完，已经立起身来，对待立在旁的张五哥和德楞泰笑道：“太气闷了，到舱外瞧瞧去！”说着一掀帘子出来。雍正穿着一件石青缎单褂，内套蓝缎单袍站在船头。广袤无际的河面上孟夏的熏风吹得袍角和马尾钮带飘起老高。放眼东望，惨白的夏阳下，漫漫无际的黄水白沙刺人眼目，绵绵延伸直接天穹，已经湮漫不清的旧堤左右，到处是塘洼潦水管草芦荻，沼泽上稀疏的白茅足有人高，在风中沙沙作响，和

主河淌动着的黄水的微啸和成一片，给人一种凄凉和茫然的感觉。雍正一边眺望，一边思索着张廷玉的话。张廷玉不是自己门人出身，由部院小吏被康熙简拔到宰相地位，当然不能像鄂忠道、李卫那样直出直入有什么说什么。话虽模棱，但含意却十分明白：再向前走，在这烟水浩渺的绝地，皇帝将与“朝局”隔离。堂皇的正面言语，怕误了军国大事，但也可以解释为，任何不堪设想的局面发生，都无法控制！雍正眼角的肌肉颤了一下，随即笑道：“你们没有办过河工，这点子水算什么！三百里水草路，又有这么多军舰护送，怕怎的？只管走就是——出了这段河泛区，叫洛阳水师提督把有功兵士名单报朕！”说完便趑身回来。

“万岁……”张廷玉煞白着脸跟进来，还要谏劝时，雍正一摆手道，“衡臣，不必说了，朕听你的。这里留下李德全、邢年他们，仍旧‘侍候’这条御舟。你、五哥和德楞泰今夜上岸，走陆路回京！”张廷玉目光霍地一跳，眼中闪出掩饰不住的喜悦的光，躬身道：“万岁圣明！臣这就发文田文镜，调开封绿营卫护……”

雍正略一沉思，笑道：“不必了，哪有那么险呢？张五哥和德楞泰都是百人敌，太平世界，一路又是繁华市镇，还护送不了你我二人？”张廷玉略一沉思，低头称是。他其实想得更深一层，雍正的政敌不在民间而在庙堂之上，萧墙之间，不经官动府悄悄返回北京，确是更为稳妥。饶是如此，还是把张五哥德楞泰和留守御舟的李德全叫到自己舱里，密密谆谆周详安排了才放下心来。

当夜二更过后，扮了商客的雍正皇帝带着张廷玉和德、张二侍卫，只一个小太监高无庸随行，无声无息下了舢板。弃舟登岸，却不顺来路，取道菏泽、鄄城、范县、馆陶、临清、德州、阜城、交河、河间……直到保定。因保定知府是张廷玉门生，张廷玉亲自去，要了三十名亲兵，遥遥尾随护送“张中堂”直返京畿。到了丰台，一路平安无事，张廷玉提得老高的心才放下，跳下驮轿，顿了顿发木的脚，招手叫过高无庸道：“你去后头，把这封信交给保定府跟的人，他们的差使办得利索，不用再跟了，今晚就回保定，他们府台刘富通有三千两赏银，这信就是凭证。”说着把一个封好了的通封书简送过去。此刻雍正也从前头驮轿上由张五哥搀扶着下来，因见张廷玉交代事情，便踱过来，问道：“离西华门还有小三十里呢，趁天黑赶进去，还来得及嘛，怎么在这儿就停下来了？”

“主子，您看，日头已经下山了，咱们也得打打尖了。”张廷玉吁了一口气，用手指点道，“这个地方，向西是畅春园，东北那矗得高高的箭楼就是西便门，正北是白云观。我负着主子完全责任，宿在哪里要由我决策。”张五哥和德楞泰不禁对望一眼，他们虽然跟了雍正将近两年，其实还没有和张廷玉交道打得多，虽然张廷玉平素寡言罕语，令人难以亲近，但无论对大行了的康熙还是跟前的雍正，都是庄敬持重，恭顺有礼，从不见和皇帝说话用这种口气的。但看雍正，却见雍正并不生气，只缓缓踱着步子，半晌，笑道：“那是自然，随你。”

张廷玉似乎犹豫了一下，环顾四周，遥遥望着那轮西沉的太阳。它的半边已掩在西山孤高的峰峦之下，殷红的光给山边镀了一层玫瑰紫，五彩缤纷的晚霞一朵朵、一条条由西向东延伸，越来越淡，把附近渐渐发暗的村树笼罩在无与伦比的美丽华盖之下……此时，倦鸟早已归林，只远处霏霏的炊烟中，还有一群一群的乌鸦翩翩起落，静谧中给人一种不安的感觉。良久，张廷玉才道：“主子，今晚我们宿丰台大营！”他用手指了指左边一大片已燃起灯火的营房，“叫毕力塔侍候，明儿返回畅春园！”雍正目光熠熠一闪，随即黯淡下来，自失地一笑，说道：“好吧，朕说过的，随你。”说着，便跟着张廷玉迤逦往大寨门走去。方行一箭之地，便听前头军士大喝一声：

“什么人，站住！”

接着便见一个军校过来，上下打量他四人一眼，问张廷玉道：“你们哪里来的？找谁？有勘合么？”张廷玉一笑，说道：“毕力塔好大规矩。你进去禀一声，就说张廷玉夤夜来访，把这个交给他，他自然明白。”说着，把自己平日批阅公文的随身小印递过去。那军校接过来反复端详了好一阵子，随手丢还了张廷玉，板着脸道：“我们毕军门不在大营，今儿晌午就进城去了。你这东西我看不懂，反正不是兵部勘合，我不能放行！”说着竟自扬长而去。张廷玉又好气又好笑，还要追上去说话，张五哥眼尖，一眼瞧见一队士兵簇拥着一个军将出来巡营，远远便叫：“张雨，你过来！”

那个叫张雨的军将张眼朝这边望望，天已麻苍苍的，看不清楚，便带人过来，见张五哥一身行脚人打扮，先是一愣，方认出来，笑着一揖道：“原来是五哥军门！怎么这身打扮？请进来说话，这几位是——？”张五哥看看雍正脸色，笑道：“张中堂从河南微服回京，皇上叫我和德楞泰一路跟着——怎么，连老德也不认得了？”张雨凑近了一瞧，不禁笑了：“真的是老德！上回咱们还摔交来着……”德楞泰一边护着雍正走，一边笑道：“摔跤，你们汉人不行。一个个，狗吃屎。”他的汉话已经不错，只是分节太多，听起来多少有点别扭，他是蒙古第一摔跤英雄，大约找他领教的人太多，所以并不认识张雨。

张五哥因常来传旨，和毕力塔大营高级官佐相熟的多，一边走一边笑道：“老毕真的不在营里？可笑你的把门狗，瞧我们穿得不起眼，死活就不叫进！张中堂的上书房用印还比不上兵部勘合，明儿传出去倒是一大笑话儿了！”张雨看一眼默不言声低头走路的雍正，笑道：“张军门可错怪了他。毕军门确实不在营里，隆中堂昨个儿就叫进去议事儿了，今儿又叫，也不知说的什么，毕军门夜来脸色很不好看。今儿临走有话，无论公事私事，没有兵部勘合一律不许放行。”

“毕力塔真的不在大营？”张廷玉似乎意外怔了一下，站住了脚，“还是去老隆那里会议么？十三爷主持，还是隆科多主持？”

“回中堂话，十三爷身子不爽，在清梵寺静养，毕军门去了步军统领

衙门会议，自然是隆中堂主持。”

“会议什么事？”

“中堂，卑职不知。”

张廷玉“嗯”了一声，和雍正交换了一下眼神继续往前走，眼见前面中军议事厅灯烛煌煌，十几个将佐坐在厅中说话，又是一阵迟疑：“这些军佐自己有的见过，有的没有见过，人名儿和脸对不到一处，这个时候闯进去，又没有正事说，难免引起猜疑。想着，已有了主意，说道：“我们不到议事厅，到毕力塔的书房去。今儿坐了一天轿，昏头涨脑的，我也不想见人，叫他们烧点水烫脚洗澡，有什么吃的，随便弄一点来。”张雨忙答应着，带着他们一行往西，离着议事厅一箭之地，指着前头三间出檐倒厦道：“这就是毕军门的书房了，挨着那座是签押房，那是刘参将的，接着那座是我的，平日不大召集会议，各在书房办事见人。”

雍正四周望望，整个中军大营十分整肃。东西南北四方高墙大寨，寨角都设着垛楼以备守望，每隔不远墙上还吊一盏米黄大西瓜灯，墙下守卫的兵士佩刀持枪钉子似的站着，空旷的大操场场上还有两队兵士持灯来回巡弋——就是畅春园防卫也不过如此。他满意地点点头，也不管张廷玉，自带了高无庸便进了书房，德楞泰和张五哥便一边一个站了门前。张雨见这阵势，狐疑地看了一眼张廷玉，却没敢问，只向张廷玉一躬说道：“请大人暂歇，卑职这就去安排。”雍正不等张廷玉说话，在里边说道：“叫张雨进来，朕见见。”

“你好造化。”张廷玉听雍正说出一个“朕”字，笑着对唬得目瞪口呆的张雨道，“万岁爷就在里头，召见你呢！”张雨已是木了半边身子，半晌才道：“万岁？……方才进去的是万岁爷？那您……”张廷玉微笑道：“我是宰相，万岁爷不来，我进你这军营有什么事？进来吧。”

张雨满头满脸都是冷汗，拖着迟钝的步履跟着张廷玉进了书房，只见高无庸侧身侍立，雍正端坐在毕力塔素常坐的虎皮交椅上，圆胖脸上两道短短的弯月眉，三角眼中漆黑的瞳仁在烛下晶莹地闪着光，看去十分温馨柔和，只八字髭须掩着的嘴角微微上翘，只要不笑，随时都使人感到一种冷峻的威严。

“你这么瞧朕，不认识么？”雍正见他紧张得有点发呆，不禁一笑，说道，“你是跟着你十三爷在户部办过差的吧？朕昔年常去户部，好像见过你嘛！你是武将，大碗喝酒，大块吃肉，该洒脱些的。”张雨这才从惊怔中清醒过来，忙解了佩刀放在一边，“扑”地打下马蹄袖行三跪九叩大礼，说道：“奴才真是瞎了眼，其实早该认出主子的，不但户部，提升参将也引见过，主子去年来丰台阅兵，远远也见过。回主子话，奴才是康熙四十五年在古北口穿的号褂子，是十三爷的亲兵，户部差使办砸了，十三爷提拔奴才到这营里当千总，去年晋升的参将。”雍正点了点头，说道：“也是老军务了。这里十三弟门下的军官不少吧？”

几句话问过，张雨已松乏了一点，忙叩头道：“回主子话，原先大营游击以上军官，多一半是十三爷安置的。去年换了毕军门，十三爷来说，树挪死人挪活，都挤在一处不好，有的升、有的调外任武官，如今还有二十几个。十三爷如今是亲王，除了会议，如今难得一见的。”雍正笑着转脸对张廷玉道：“怡亲王细心，朕其实从来虑这些，国家多几个允祥这样的贤王，省却朕多少心！”张廷玉心里佩服允祥天资聪慧韬晦有术，口里却答道：“十三爷曾和我说起过这事，军队乃朝廷社稷干城，无论王大臣，不得擅自拥兵。这是规矩，也要为后世立个制度，奴才曾奏过圣上的。其余外省军营将佐也有不少调动的，都从武科应试中补入军官。也都有奏章，圣上亲批嘉谕的……”

“罢了吧，谁和你论政治呢？”雍正笑道，“朕看这个张雨很晓事，既然有缘见朕，就是他的福，就这里给他补个二等虾（二等侍卫），明儿你下文牒就是了。”张廷玉忙躬身称是，又对张雨道：“还不赶快谢恩？”

张雨已是听呆了，听张廷玉提醒，才恍然而悟，头重重地碰了三下，颤着声儿说道：“奴才谢恩……”

“今晚你就侍候皇上。”张廷玉拿出领侍卫内大臣的身份，冷峻地吩咐道，“叫人先弄点点心送来，你悄悄找几个妥当的人去召怡亲王来见驾，再预备膳食，请主子进膳，明白么？”张雨未及答话，雍正笑道：“一会儿毕力塔就回来了，允祥既病着，就不用惊动他了。左右只是一夜，明儿朕就回去了。”“不行啊，主子。”张廷玉的口气毫无商量余地，转脸又对张雨道：“今晚这里就是行宫，出丁点差错都是你的责任。现在去传怡亲王，只要能动弹，他会来的。其余的人不要惊动，毕力塔回来叫他也来侍驾——去吧！”

张雨去了，雍正和张廷玉一坐一立，一时谁也没有说话。雍正仰在椅子上静坐养神，半晌才道：“衡臣，难为你这心。不过你也忒细心的了，朕看一切如常嘛。”张廷玉默然良久，见人端着点心上来，亲口尝了一个，双手将盘子放在雍正面前，方道：“小心没过逾的。臣心里不安，总觉得像有点事似的。——晋重耳流亡十九年，身边将相俱全，咱们君臣可比不了他，此刻进大营，臣心里才稍稍安宁一点。”雍正呵呵一笑，点着张廷玉道：“你这个人呐……”下头的话却没说出来。说话间张雨已经趑回来，命人将一桌饭菜抬进书房，张罗着请雍正坐了进膳，便退出书房和德楞泰二人一处站班侍候。待高无庸一一尝了饭菜，雍正便命张廷玉陪席入座共餐。

吃过饭，雍正要来青盐刚擦牙洗漱毕，便听院外一阵急促的马蹄声，直到书房门口才停下，张廷玉隔窗一望，笑着回头对雍正道：“好了，怡亲王来了……”言犹未毕，便听门外允祥朗声说道：“臣弟允祥恭叩万岁爷金安！”雍正一听这熟稔的声音，手按椅柄几乎要站起来，却又松弛地坐了回去，徐徐说道：“老十三么？进来吧！”

“喳！”

允祥答应一声挑帘进来，他戴着石青片缘二层织玉草朝冠，金龙二层顶上颤巍巍饰着十颗东珠，石青色四团五爪行龙补服罩着金黄色片金缘紫貂朝服，上头还披着端罩，浑身鲜亮，动一动灿光耀目，显得气宇轩昂英风四流，只是脸色苍白泛着潮红，略带了点病容。他略略端详了雍正一眼，便跪下行三跪九叩大礼，说道：“万岁爷瞧着气色还好，怎么京里就流言在河南感了时气？这多天断了音信，差点急死了臣弟！”

“起来坐着说话吧。”雍正听他嘶哑声音中竟带着哽咽，心里不由一热，抑着感情淡淡笑道，“这热的天儿，穿这么齐整做么？仍旧只是每日咳么？朕赐你的冰片和银耳、川芎这些药用了如何？”允祥起身一躬谢了恩，除了补服和端罩递给高无庸，斜签着身子坐了张廷玉对面，轻咳一声道：“臣弟这点子犬马之疾，着实叫主子惦记着了。太医们不中用，有的说是痰症，有的说伤风，虽不要紧，时好时不好的总也不很痊愈——臣用了主子赐的药，倒觉得好些儿，只有时胡思乱想，要是痼疾，拼命十三郎也就无命可拼了。这十几天里头不见主子音信，心里更是焦热滚烫，越发不好，就移住清梵寺，一来给主子祈福，二来听听晨钟暮鼓，也略能静静心……”他说着，又笑又拭泪，看得出心里极度不安和激动，只是硬挺着精神不肯宣泄。雍正见他这样恋恩忠诚，也自感动，却笑道：“你都想了些什么？——这么英雄气短儿女情长么？太医院把你的脉案都奏到朕处，其实只是经络不通，脾弱肺热，不打紧的，朕已经下诏叫邬先生来京，他的医道通幽入微，请他给你瞧瞧，徐徐调治，自然慢慢就好了。”

张廷玉好不容易找到话缝儿，忙对面一揖道：“十三爷，京师情形可如常？您方才说有流言说主子在河南病了，是民间流传，还是官场流言？”这时他坐得近，仔细看允祥，见允祥眼圈青暗，额头上苍白得毫无血色，这才知道他病得不轻。允祥用手帕捂着嘴猛烈咳嗽两声，把手帕子掖了袖里，说道：“这是十天头里，我移进清梵寺第二日的话。主子在武陟冒雨巡视河工，偶感风寒，已经痊愈，这是廷寄谕旨里说过了的，上书房和六部都知道。翰林院那起子侍讲、编修仍在传言，我当即移文廉亲王，又告诉隆科多，令他彻查这事，至今也没个回音。京师别的异样事倒也没发现。礼部等办郊迎年羹尧大将军的仪注我也都看了，觉得似乎僭礼了些儿，我退回去让他们斟酌。昨个八哥、隆科多和马齐到清梵寺瞧我，说皇上御驾由安徽水路回京，一切如常。方才听皇上已经到丰台大营，真叫我吃了一惊，这里离畅春园这么近，怎么住到兵营里了？”

“我们君臣白龙鱼服悄然返京，自然要小心点着。”雍正意味深长地一笑，“你病着，有人蒙哄你，你晓得么？”张廷玉不等允祥答话，紧盯着又问一句：“你说畅春园，畅春园比这里关防得更好么？”

允祥吃了一惊，仿佛看陌生人似的瞟了张廷玉一眼，说道：“这里当然比畅春园安全！主子说有人蒙哄臣弟，谁？！”

“不知道。”雍正摇了摇头。张廷玉道：“其实他们和你一样，也与皇

上断了音信。你是负责京畿防务的议政亲王，他们理应和你会商打探我们君臣行止，布置驻蹕关防这些事宜，怎么探病时一声不吭？还要造假话？！”雍正笑道：“衡臣，朕看你是虑得太多了，他们怕允祥着急上火，这些话怎么好跟一个病人说？”

允祥默默注视着灯烛，瞳仁中闪着阴狠的光，良久才道：“朝中有奸臣。这是明摆着的，主子心里也是雪亮。”他话音虽不高，却带着铮铮金石之音，听得旁边站着的高无庸竟打了个冷噤。允祥皱眉思量着道：“不过马齐和舅舅该和我说实话的呀……”正说着，张雨进来禀道：“毕军门进来了，我没敢告知皇上在这里，只说王爷和张中堂在这里说话。不知皇上见他不见？”允祥不待雍正说话，已是站起身来，精神一抖，已完全不像一个病人，大步跨到门前，一脚蹴着门槛，大声招呼道：“毕力塔么？过来！”

“卑职在！”

毕力塔快步走了过来，一个千儿打了下去，说道：“奴才给十三爷请安！”“不要大呼小叫的，”允祥咬着牙笑道，“你主子的主子在里头呢——你们今日会议的什么？”毕力塔愕然看了允祥一眼：主子的主子，除了皇帝再没第二个人，但今日会议，隆科多还说皇上在山东，怎么突然出现在自己的大营里？怔了一下，毕力塔忙回道：“正是我要寻十三爷诉说诉说呢！又听说爷病得重，不敢去惊动——这个丰台提督我做不下去了！今儿和隆大人已经撕破面皮。隆大人说我恃宠傲上，今夜就拜本请旨，要革我的顶戴。我说不用革，我今晚也写本辞了这官，省得一天到晚穿小鞋，生窝囊气！”允祥正要细问，里头雍正听得清爽，说道：“老十三，叫毕力塔进来说话！”毕力塔忙解了佩刀丢了阶前，待高无庸挑起帘子，哈腰进来行礼，伏地叩头。

“你要掇纱帽？”雍正啜着茶慢吞吞道，“你是奉旨特简的提督，直隶京畿七万人马归你节制，有什么委屈处？你是老军务了，跟着圣祖爷西征过的人吧，什么世面没见过？怎么生出这种小性儿来？”毕力塔咽了一口唾沫，叩头回道：“回主子话，不是奴才使小性儿，隆中堂真的太过分了！连着三天会议，先说的年大将军凯旋，班师回朝，叫奴才的兵腾出三千人住房，这是第一军国要务，也还罢了；昨日会议，又说要把提督中军行辕腾出来，这里让给年大将军。奴才当时就顶了回去，丰台大营卫戍着畅春园和京师外围，这个地方最为适中，左临畅春园，右靠外城，我不能为迎年大将军误了皇上差使，动我的中军，没有圣旨不敢奉命。昨儿不欢而散，今儿又叫进去，说已经和八王爷议定，提督行辕移到北定安门外，这里还是要腾，又说皇上驻蹕关防的事不用你毕老兄操心，步军统领衙门两万人马还护不了驾？奴才当时犯浑，嘴里不干净，说年大将军也是个人，我西征时就见过他，一样的两条腿夹个□！主子走时有旨意，京师防务是十三爷统筹，九门提督和丰台提督没有统属。要调我，你们见十三爷，叫十三爷知会兵部，拿勘合作凭证，不然，我连年羹尧也拒之营外——谁没打过仗？年大将军三千人马行军，难道不带帐篷锅灶马匹？……就这么着，我们都恼了，不等他端茶，我就端茶

辞出来……主子爷，自打太后老佛爷薨，不知怎的，隆大人就光挑我的毛病儿，两家兵士巡哨口角，这点子鸡毛蒜皮，也把我叫进去训斥，这样吹毛求戾，我这没有戾的能活么？”

张五哥高无庸他们先还怔怔地听，至此不禁一愣，寻思半日，才想到必是这位丘八爷听别人把“吹毛求疵”误说成“比”，由“比”而“戾”，一误到底，不禁掩口葫芦而笑。雍正嘴角闪过一丝笑意，随即敛住了，只是沉吟不语。张廷玉一直皱着眉头听，心中疑云愈来愈重，竟没听见这口误。丰台驻军马步兵齐备，还管着一个水师，是北京防务的支柱。隆科多放着允祥不请示，却和允禩胡乱摆布，是不懂还是另有居心？雍正给张廷玉看过甘陕巡抚将军的密折，风闻一些不三不四的人在年幕中活动，这次三千军马入京，万一有什么不测的事动作起来，自己又该如何处置？张廷玉正自紧张思索，允祥在一旁咳嗽一声道：“各是各的差使，各有各的范围，不能乱！年大将军征讨有功，这次回来叩阙演礼，典仪应该由礼部安排。典仪过后，军马不能住城里，还是要在郊外驻守待命。丰台大营中军不管移不移，指挥不能乱。毕力塔，你是我使老了的人，不管病不病，这些事你该回我，由我去和他们打铁。你就好张口犯粗？嗯？！”

“唔，怡亲王说得是。”雍正望着窗格子，嘴角带着一丝冷笑，说道，“你有两条错：不该骂年羹尧，大事不回禀你十三爷。既在这里说了，朕恕你。好生办差，明儿午时，朕回畅春园再理会这些事。丰台大营，一步也不能挪！马齐是做什么吃的？这样的要务，似乎他在局外？”

允祥见数落到马齐，忙赔笑道：“主子，马齐主持的政务，一天看七八万言的折子，还要把节略转到皇上行在，又要接见外官，上次见面，他瘦了一圈儿！盆烂了说盆儿，罐破了说罐儿么！”

“唔。”雍正脸上毫无表情，一摆手道，“跪安吧！”

第三十五回 隆科多擅兵闯禁苑 憨马齐镇静斥非礼

张廷玉的小心翼翼并不过分。自从雍正离开开封，安徽巡抚久久等不到御舟东巡的信息，怕担不起干系，径自向上书房递了密旨，“圣踪不祥”。廉亲王一得此讯，立即称病，寸步不出王府，把所有政务都推给了上书房大臣马齐，严令对允祥和马齐封锁消息，理由却光明正大，马齐“太忙”，允祥“有病”，不能用这些无根无梢的谣言干扰他们。而允禩自己也“病”着，不能料理军国重务，便由隆科多将雍正与朝廷失去联络的事知会留守北京的皇三子弘时。弘时是个空桶子阿哥，并没有兵权，但他也仔细忖量了一下，最好雍正正在黄河舟沉人歿，宝亲王在外，自己又是年长皇子，“国不可一日无君”，既然自己位居中央，子承父业登极就是顺理成章的事儿，到时候手握玉玺口含天宪，无论丰台大营还是西北锐健营，都只能俯首称臣。因此，他倒不忙着拉兵权，先令人到遵化传谕，对十四阿哥从严看守，跬步不得擅出陵寝；又传令年羹尧，“圣驾尚未归京，慢慢走，以备郊迎大礼”，好阻滞弘历提前入京；发六百里加紧文书令田文镜“派人着实探清，皇上御舟现在何处”——待到田文镜的急报文书到京，他才知道雍正的船并没有翻，只是困在鹿邑一带河道上，洛阳水师护驾的七百余名官兵全都充了纤夫，一天走不上二十里地……接到这一消息，弘时心里一半儿热，一半儿凉，紧张兴奋中又带着恐惧惊骇：古北口阅兵，是弘历代天子巡行；山东赈粮，是弘历代天子筹办；迎年羹尧入京，仍是弘历代天子亲行；送康熙灵柩去遵化，还是弘历代天子扶柩。就是平日，弘历挂名儿在上书房“学习”，学什么？还不是统御全局的能力？就连分胙肉这些小事弘时也都掰开了。揉碎了重新捏弄，结论都是十分简单和冷酷；无论德、才、能、识，还是“圣眷”，自己万无登龙继位之望！如今他不在京，雍正又受困在外，错过这个机会，后世史笔如钩，准会说自己是个庸懦无能的傻蛋！……但若真的动手，又怕八皇叔趁火打劫学永乐皇帝夺侄自为，更怕万一控不住局面，雍正平安回京，追究起来，自己可真就折戟沉沙万劫不复了！

在床上折腾了几夜，想来想去，弘时想定了隆科多这个人，既是先帝托孤遗臣，又是现今上书房大臣中兵权最重的，隆科多和廉亲王明来暗往，他知之甚稔，利用一下有何不可？因便令人传请隆科多来府议事。

掌灯时分隆科多从东华门退值出来，应邀来到三贝勒府。弘时弘历和弘昼兄弟三人原都在雍和宫居处读书。雍正即位，各自建牙开府，都是新造的宅邸，坐落在离东华门不远的朝阳门内，一式三座贝勒府规制统一，按年齿由北向南坐西朝东排列，都是雕甍斗拱，翘翘飞檐的歇山式构架，丹堊一新，十分壮观。内里有些房舍尚未整修好，因此三府都没有把花园建起。隆科多的大轿一落，门上人立刻禀了，便见弘时一身

便装，穿一件月白宁绸袍，上身套着镶翠边玫瑰紫套扣背心，步履轻捷地迎出来，当门一揖道：“舅爷辛苦！刚刚下值的吧？”

“什么值不值的，如今并没有忙事。”隆科多翘着八字须笑道，“曹寅的儿子曹頌来京，八爷见了见，又到畅春园见了马齐，马齐说等十三爷病好些儿再说他的事，他就又求见我，说了好一阵话，又留他吃了饭，这才过来……”一头说，随着弘时进来。弘时前头引路，一手摇扇，一手将一根油光水滑的大辫子向后脑一甩，顺便挑了帘子道：“舅爷请——曹頌是抄家撤差的人了，能有什么事？还不是告穷——上回见我，穿得叫花子似的，一头哭一头说，我都没听见他说了些什么。不就缺钱么？我送了他二百两，聊补无米之炊罢。”说着，请隆科多坐了，便命“上茶”！隆科多环视一眼坐了，端起杯子用碗盖拨着浮茶，笑道：“前儿到五爷府去看了看，他那书房里里外外挂的都是鸟笼子。四爷是读不完的书，盈庭积栋的，进去连个坐处都没有。倒是三爷清雅得很，炉瓶鼎拂琅琊插架，琴棋书画俱全——敢问一声，什么风吹得我这老舅来？！”

弘时警惕地看了隆科多一眼，他从没见过隆科多这样诙谐的，今儿这是怎么了？略一怔，弘时微微一笑，潇洒地将袍角一摆跷起二郎腿，轻轻摇着一把湘妃竹子扇，一副龙子凤孙派头，说道：“当然是公事！八叔十三叔都病了，马齐在畅春园忙政务，见人读折子，一天没二三个时辰好睡。五弟那个身子骨儿你又晓得，只有人侍候，不能侍候人的。我虽名儿上是个坐纛儿皇阿哥，其实平日也不大管事儿，有一份奈何，我也不想管，但从‘公’的一头说，我是留守皇子，负有全责；从‘私’的一头说，阿玛在外颠沛辛苦，也着实惦记思念着。所以请舅爷来打问一下，皇上此刻到底在哪里，几时回京？迎驾、还有驻蹕关防的事，上书房有什么安排——我是坐纛皇子不能不问一声儿，心里有数儿。皇上那性子你也晓得，恼上来，六亲不认，回来见面一问三不知，我算怎么一回事？”他开门见山，问得堂堂正正，原打算用“皇子不得擅自干政”顶一下的隆科多不禁默然。略一怔，隆科多爽朗地一笑，说道：“三爷，邸报日日都给您的，皇上銮驾已经从泰安启程回来。八爷和我忖度着，这三五日必定就回来了。这几日没有朱批谕旨，一是皇上身子或者略有不爽；二则圣驾也就回来了，不必来来往往传递公文也是有的。其实您不叫，我也得过来回一声儿，原来畅春园驻的是善捕营，三个月一轮换，是死规矩，已经到了日子，换是不换？善捕营管带和我不相统属，由他自己调配呢，又有点心里不托底。还有，年羹尧带着三千兵马回京演礼，驻在哪里为宜，也要未雨绸缪，这都是野战功勋的，总不好住野地帐篷吧？”说着身子一仰，眯缝着眼瞧着这位小白脸皇阿哥，烛影下却看不出什么眼神。

“您说呢？”弘时似笑不笑地看看这位身份显赫的“皇帝舅舅”，呷一口茶道，“老舅爷，这些事我都不大懂的。八叔和您老成谋国，必定已经有了安排的吧？”说罢径自起身，摇着扇子徐徐踱步。

隆科多似乎觉得意外，瞟了弘时一眼。他出这些题目，原想难一难这个皇阿哥，没想到被弘时轻飘飘一句话原封不动砸了回来！廉亲王明

说自己是“三爷党”，但叔侄之间联手，到底有多深的瓜葛，允禩没说，他也不敢问，今晚来蹉水，才晓得这个风度翩翩白净面皮的皇阿哥并不像自己想的那么容易对付，若论起滑头，似乎还在允禩之上！正想着，弘时隔窗眺望着外边漆黑的夜色，头也不回地说道：“舅舅别犯嘀咕，恕我直言，八叔是宝刀已老，不堪再逢杀场了，当年与父皇、太子、大千岁那些个过节儿，都可以揭过去了。‘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虽是好诗，惜乎是把辰光说长了些儿，应该是‘各领风骚十几年’——”他倏然回身，目中陡地光亮一闪，“是么？老舅爷？”隆科多看着他寒凛凛的眼神，心里不禁一紧，但他毕竟老于世故，很快镇静下来，摇头笑道：“我不大明白你的话。”

“这有什么不明白的？”弘时一晒道，“我们心思都一样，要让老爷子‘平安’返都嘛——所以，畅春园警卫要换一换，由步军统领衙门暂时管起来，年羹尧的兵不能驻野外，丰台提督的行辕要让出来——这些，不是您和八叔他们商量好了的？怎么还要来问我呢？”

“这……”

隆科多大吃一惊，这是昨夜在廉亲王府，允禩、王鸿绪、阿灵阿和他密商一夜的造乱计划，控制畅春园、打乱丰台大营指挥体系、断掉雍正归路——廉亲王严令对弘时弘昼小心提防“不要让他们知道”，刚刚六个时辰过去，弘时就了如指掌，这简直太可怕了……隆科多的脸色立刻变得异常苍白。

“没有什么嘛！”弘时阴笑着坐了，若无其事地吃了一口茶，“这都是为皇阿玛的安全，该怎么做，你放心去做。就是‘各领风骚’心中得有数，不要乱了章法。”他口气一转，又变得温和爽朗，“我毕竟是坐纛儿皇阿哥，既要为皇上负责，也要为天下社稷尽诚，至于自己怎样，那就用着《出师表》里的话，‘成败利钝，非臣之所能逆睹’的！”说罢纵声大笑，“把皇上赏我的那柄如意取来，给舅爷带去！”

雍正到丰台大营的第二日清晨，一乘大绿呢官轿照例在畅春园倒厦门前的双闸口落下。马齐一哈腰从大轿中出来，仿佛要驱散浑身的疲倦似的挺了一下身子，只是在这座庄严神圣的地方，即便是他——上书房宰辅大臣——也不敢放肆地伸胳膊蹬腿地打呵欠。他仰首望天，深深呼吸了一口清冽的空气，因见垂着藻须的仪门旁已有十几名官员等着自己接见，无声叹息一声，一摆手便进了仪门，却见是鄂伦岱当值，便住了脚，招手儿叫过来，问道：“八爷和隆中堂那边有转过来的黄匣子么？”

“没有，”鄂伦岱忙垂手说道，“八爷身子还不见好，隆中堂预备着接驾回京的事，说今儿前晌过畅春园来和马中堂议事。”他脸色白中透青，看来夜里也没睡好，一副心事重重的模样。马齐原本要走，听见接驾，又站住了，问道，“隆中堂没说别的？皇上御驾到了哪里？”鄂伦岱身子一躬说道：“皇上御驾到了哪里，隆中堂没说，我也没敢问。只说畅春园的护卫到了轮换时候儿，要换一换，别的没话。”

马齐偏着头想了想，笑道：“就到了时候儿，前后错个三五天打的什么紧？——你传话，叫外头进谒的大人们都到露华楼等候说话。”说着便沿蔷薇花洞甬道迤迤向西，过了十八行省候见官廊廊房，便是雍正正在畅春园属处办事的澹宁居。马齐向宫一揖，趑身向北，一溪海子里新荷浓绿，岸边合抱杨柳柳笼雾罩掩映着一座五楹二层歇山顶儿的黄琉璃瓦高楼，这就是“露华楼”了。侍卫刘铁成早已等在楼前，见马齐过来，便令太监们挑帘。这是畅春园最高的地方，其实是一带土垃，专为康熙纳凉吹风去暑盖的一座书楼。再向北就是康熙晏驾的“穷庐”，却是一片茅舍，虽轩敞却并不高，再向北便是宫墙，墙外是一大片海子，有几百亩大，茫茫碧波中带着水分的凉风穿楼而过，虽是盛暑，身上也凉爽得滴汗皆无。刘铁成跟着马齐进来，一边问道：“往日都在韵松轩，那边虽不敞亮，其实屋里放上冰盆，比这里还凉，马中堂怎么忽拉巴儿到这边办事？害得这起子太监搬了半夜文书。”马齐命人将所有窗户打开，一边笑道：“不瞒你老刘，我实在乏透了，这里风大，见人怕就少一点瞌睡。上回见蔡珽，我就听得打盹儿钓鱼，人家哪里知道我熬夜，只说我这宰相拿大——再说，圣驾也快回京了，韵松轩是宝亲王办事的地方儿，人回来才腾房子，不恭敬。”说着便整理文书，看着一份奏折，吩咐刘铁成：“你看看要见的官来了没有——我见河南的车藩台来了，先见他。你是侍卫，不是跟我的人，不要在这侍候，园里各处转转，该打扫的叫太监们打扫打扫。来的时候听树上知了聒噪得心烦，皇上爱静，叫他们把澹宁居附近的蝉都粘下来。”一边说，便打火抽烟看折子，刘铁成答应一声便去了。一时，便听楼梯微响，一个五十多岁的官员，白净脸圆圆胖胖，修饰得十分精致的八字髭须墨黑墨黑、神气地翘着，身穿孔雀褂子，戴着蓝宝石顶子，脚步轻轻上来，“叭”地打了马蹄袖，说道：

“卑职给马老中堂请安！”

“哦，车大人。”马齐手虚抬一下，微笑道，“请起，坐着随便说话，不要拘礼。我有时一天要见一百多官员，都闹起规矩，什么事也甭办了。老兄几时到京的？”

车铭起身入座，微一欠身从容说道：“卑职来京三天了。因户部催河南藩库银子调京库，田中丞那边现借用着一百万，好端端的又闹起亏空，孟尚书行文叫藩里说清白。昨个儿见了孟大人，又说马中堂接见，有什么钧谕，请中堂吩咐，职藩好遵命承办。”说罢又是一躬方坐下。马齐呼噜噜抽着水烟听完，又安了一袋，用火媒子燃着，说道：“田文镜挪借藩银，公出公入，是用在河工上的，解到北京再发到河南反而费事。这是一纸文书的事，田文镜只是没有把圈子走圆。这事等圣上回京由我跟圣上回明。老兄管着通政使衙门，是朝廷方面大员，自然识得大体，不要为这些事和田文镜生分了，你说是不是？”车铭一肚子撩拨告状的心思，被马齐温吞水价几句淡话说得无言可对，只好咽一口气道：“是。职藩明白。”

“我叫你来不为这事。”马齐盯着折子道，“我想问问晁刘氏的案子，前边田文镜有奏折，说臬司衙门识大体，保奏按察使胡期恒，刑断司官

张球急公好义，这折子还没有批下来，田文镜就又参奏胡期恒贪墨不法，草菅人命，臬司衙门四十四名七品以上官员，除了张球，请旨一概罢革——内里还连着白衣庵二十几个尼姑，葫芦庙七个和尚，就连你藩里也有十几名官员都卷了进去。这么着看，开封岂不是洪洞县了么？案子不是你审的，底细你未必明白。我想问问，据你看，胡期恒这人到底平素官声如何？河南官儿如此贪墨，牵扯面儿又这么大，真的叫朝廷扫尽颜面，真的有这么多官儿帷薄不修，糟到这地步了么？”车铭微睨了马齐一眼，见这位须发皓白的老宰相一脸漠然，倒一时犯了踌躇。他虽不管刑狱，但案子底细却心里雪亮，只是牵扯的官员太多，连自己的内眷有没有涉嫌的也难说，有些是他自己一手提拔的亲信，一搭挂子兜了也于心不忍。但眼见这个愣头青巡抚已经把事情叨登大发，雍正的秉性刻猜残忍，断没有“一床锦被遮盖”那份仁德，蜂蚕入怀各自去解，也只得实说。因道：“马中堂，这案子拖了三年，通省皆知，我虽不管法司衙门，情形还是略知道些的。听老大人的意思，办得是苛了一点，但内中黑幕真的揭尽，只怕还要厉害些呢！不知中堂大人——”“我没有什么意思。”马齐心里一沉，因为案子里连扯到他几个门生，他确实有点不自在，但脸上却不肯带出，因道：“你既晓得，说说看。”

车铭轻咳一声清了清嗓子，说道：“晁刘氏丈夫晁学书之死，只是个火捻儿。论起来，单判这一案，早就结案了。三年前冬天头场大雪，晁明独自到白衣庵赏雪——那里临河，景致很好的——这秀才诗做得好，又是一表人才，被庵里头一群尼姑看中了，先是留饭留宿，后来干脆趁他睡着，剃光了头充作假尼昼夜宣淫。把个翩翩公子折腾得精枯力竭，骨头架子似的，又怕本主女人来寻，又无法处置。这群尼姑和葫芦庙七个和尚早就奸乱得不成体统，只好请和尚帮忙，诱到葫芦寺附近，杀到枯井里。当时开封知府萧诚，勘察破案缉凶来得很快，七天就查明了，把凶手法园、法通、法明拿到大狱里。

“不料一用刑，略一问，三个凶僧又供出师傅觉空，还有法净、法寂、法慧三个师兄弟都是同伙，干这勾当也不是头一回。于是发掘葫芦庙挖地三尺，从神库后又扒出八具无头尸，看样子都是进京应考的孝廉或进省乡试的生员——连和尚们也都记不清都叫什么名字，是怎样杀的了。

“这样大的奸杀案，萧诚当然不敢怠慢，立刻围了白衣庵，把尼姑们都拿到开封府，只逃掉了老尼姑静慈，绰号‘陈妙常’。

“您大人晓得，如今官宦人家内眷，没个不信佛的。白衣庵是开封最大的尼庵，这些个女尼们平素上至巡抚衙门、下至司道首县串通得殷勤，又拉着和尚充尼姑进官廨，和官员眷属们厮混，给官员‘求子’，拆烂污拆得丑不堪言。有的内眷没有宜男相，就有尼姑代为生儿子的，不少官儿们和尼姑们也厮混得热。大人，田文镜说‘帷薄不修’，实在也还是文雅得很了！这‘陈妙常’逃出来，不知跑到哪府里串连了几日，就有宪牌下来，叫放了尼姑。

“这一群尼姑放出来，更了不得，白天晚上各府里串，串了半月，七个和尚也放了出来‘监候待审’——没有苦主，没有凭据。晁刘氏也没法断言她丈夫定必是和和尚杀的，只好上告。萧诚今儿接一道宪谕‘暂且放人’，明儿又接牌票‘严鞫凶手，不得宽纵’，搅得昏头涨脑七颠八倒，恰好他母亲病故，赶紧报了丁忧，解任去了。”

“田中丞在山西扳倒诺敏，调来河南，晁刘氏又起了告状的心，刚透出去点风，不晓得怎么就走漏了出去。不知哪些人绑票绑了她的儿子，大约是想挟制她不要告，谁想逼急了晁刘氏，就田中丞巡城时候儿拦轿告状。臬司衙门不知是怕露馅儿想杀人灭口，还是想重审这案子好向田大人交代，夜里派人去拿晁刘氏，却叫田中丞埋伏的戈什哈当场堵住，一古脑全押了起来——案子，就是这么着叨登大发了……”

马齐一边听一边“嗯”着。车铭说的这些有的田文镜在折子上写了，有的胡期恒在奏辩中略有提及，却没有车铭把来龙去脉说得如此详尽，他所想的，和车铭说的其实不是一回事。雍朝以来，山西假冒亏空完结一个大案，紧接着广东一案九命奇冤，罢革查拿不法官员已经二百余员。河南这案子，真的要像车铭说的，和尚——尼姑——官眷——官员勾藤扯蔓地闹腾起来，不但吃挂连的人太多，而且事涉猥褻淫秽，把官场龌龊肮脏事体大白于天下，加上民间流言夹七夹八地添油加醋，什么话说不出来？朝廷脸面也实在是挂不住。但田文镜已经不顾一切，扣押了臬司衙门的人，革罢参劾了三十多名官员，意思还要穷追到底，明拜奏章载于邸报，一网打尽的心思毫无回旋余地，又该怎么处呢？他静待车铭说完，笑道：“看来老兄知之甚详啊！奏稿里东一句西一句，反而不易明白。今儿这里说，这里了，我只是听听。到底怎么办，要等皇上回来，奏明请旨办理。至于藩库银子的事，老兄也不要计较了，左右皇上这几日就回来，再说吧！”他一头说，车铭已端茶起身，未及啜茶，便听楼梯一阵急响，刘铁成脸色铁青，一手按剑一手挑帘大跨步进来，看了看车铭，却没言声。车铭忙一躬辞了出来。

“马中堂！”刘铁成脖子上的筋都胀起老高，黑红的脸膛拧歪了，看去十分狰狞，眉梢上的刀疤不停地抽搐着，目中闪着凶光，盯视着愕然的马齐说道：“九门提督的兵来接管畅春园，你知道不知道？”

马齐“啪”地拍案而起，“哪有这个话？”

“你看看！”刘铁成低吼一声，几步走到南窗前，“唰”地一把扯掉窗纱，一手指着楼下，“人都进园子了！各房各殿窜着乱搜，他娘的，这是抄检还是造反？！”马齐一言不发，急步走到窗前，这里居高临下，隔着柳阴看得清爽，果然一队队的兵士正由东向西沿着甬道向澹宁居和韵松轩、纯约堂、怡性阁开去……他的心猛地一紧，浑身的血倒涌上来，脸立时涨得血红，倏地转脸对刘铁成道：“方苞在清楚寺十三爷那里，派你的亲兵飞马去一趟请方先生，十三爷要能来更好，快！你先下去安排，传鄂伦岱到我这里来！”

刘铁成下楼去了，偌大五楹空楼死一般寂静，几个侍候笔墨的太监被突如其来的变故吓呆了，木偶似的垂手站着，一个个面无人色。只有熏风穿楼，果崽下的铁马偶尔发出令人不安的响声。马齐原准备穿戴齐整就下楼，整理了一下案上的文书，心里忽然安定下来，干脆又脱掉了袍褂，回头对太监们笑道：“你们怎么啦？都成了庙里判官泥鬼！不要紧，没有起反的事。这是隆中堂安置接驾驻蹕关防，几头没通气，拧了劲儿。我也真乏了，把那张春凳抬过来，我歪着略歇歇儿。”几个太监眼里这才泛上一丝活气，忙着张罗春凳，马齐便斜靠了，打着扇子心里拿主意。一时便见鄂伦岱仗剑上来，打了个千儿问道：

“马中堂，您叫我？”

“嗯。方才铁成来说，步军统领衙门的兵进园子了。你是当值侍卫，预先他们告诉过你？”

“没有。方才九门提督衙门李春风带着人来，随身有领侍卫内大臣隆中堂的签票，说是皇上就要回来，大内和畅春园两处禁地都要清检一下，畅春园防务暂由九门——”

“我晓得，他们来多少人？”

“回中堂，李春风说一千二百人。”

“你去，叫李春风到我这里。进园的千总以上的官都到这里，我要训话！”

鄂伦岱深知这事于自己干系重大。其实从允禩口风里露出的话揣猜，这不啻一场兵变预演。原以为马齐已经慌乱得无所适从，此刻见他闲适得没事人似的，自己反而更加心慌，略一怔，忙小跑着下楼去了，马齐这才起身，微笑着穿袍着褂，戴了双眼孔雀花翎端坐在案前。早见鄂伦岱带着两个参将打扮的军官上来，后头十几个游击千总鱼贯跟着进来，一齐向马齐叩安，马刺佩刀碰得一片声响。马齐盯着为首的军官，良久才问道：“是你两个带兵来的？他叫什么？”

“回马中堂，他叫李义合。我们都在九门提督衙门当差！”

“李春风！”马齐仰着脸想了想，“康熙五十一年我主持武闱，记得我有个门生叫李春风。是不是你呀？”李春风忙跪前一步，双手秉胸说道：“是，老师！卑职中的第四十一名武进士。今年春才从云贵蔡大帅那里调回来，还没有来得及去拜望恩师，望乞恕罪！”“皇上破门户之见，有旨意的事儿，何罪之有呢？”马齐莞尔一笑，又问：“李义合，你是哪一科的呀？”

李义合却不似李春风那样恭敬，双手一揖说道：“马中堂，卑职是康熙五十七年武进士。”马齐喷地一笑，扇子一挥道：“都起来站着说说——康熙五十七年主持武试的是我的门生侯华兴——论起来我是你的太

老师呢！”他是熙朝老臣，除了李光地，没有人资格超过他，此刻甩牌子，二李也只好听着。正寻思如何回答马齐，马齐已经站起身来，格格笑道：“既是我的门下，我就少不得要点拨你们几句。这北京城是帝辇，畅春园和大内是禁苑，规矩分寸毫厘不可差错。步军统领衙门防区是九门禁城，紫禁城和畅春园历来由上书房领侍卫内大臣负责护持，不经圣旨，一兵一卒不得擅入，你们可明白？”

“我们带兵进园，有隆中堂的将令。”李春风一躬答道，“马老这‘擅入’二字，是不敢当的——难道隆中堂没有知会马中堂么？”马齐没有回答李春风的问话，回身向案前提笔濡墨疾书几行字，取出印匣子里上书房关防，小心地钤了印，递给鄂伦岱，说道：“你飞马进城，传我的钧谕，无论何人的指示，凡进入大内的兵立即全部退出来，在午门外听令。”

鄂伦岱听他口气绝无商量余地，迟疑地接了那张谕令，囁嚅道：“是否请马中堂和隆中堂会议一下——”话没说完便被马齐打断了：“会议自然是要会议的，这个何待你来说？先退兵，别的再说罢！怡亲王和方先生立时就来见我，你进城见到隆中堂，请他也即刻来一趟。”鄂伦岱怔了半晌，只好讪讪答应着退了出去。马齐这才把脸转向李春风和李义和，他的声音变得暗哑而又低沉：“你们方才说不是‘擅入’。什么叫‘擅入’？越权非理即为擅，懂么？先前不懂，现在不迟。畅春园善捕营军加太監近四千，又没有奉移防令，双方误会冲突起来，连隆中堂也难以善后——先退出去听令，没有你们的事。不然，我就请王令先斩了你们，再调丰台大营进苑关防。你们要以卵击石么？”

这十几个军佐眼见马齐这番措置，这才觉得事态严重。他们只是奉命进园，并没有遇到阻碍厮杀的将令，碰到这么硬的个钉子，有点不知所措了，众人不禁面面相觑。李春风和李义和迅速交换了一下眼色，进一步说道：“马中堂，您和隆中堂都是上书房领侍卫内大臣，这真叫我们为难了。既如此，我们听令，暂时退出园外，只请马中堂给个字儿，我们好向上峰交代，就是马老师体恤我们了。”“成！这就似乎像我的学生了！”马齐脸上绽出一丝笑容，立刻便写字据，口中说道：“如果我们议定，该进园自然还有命令，你们虽是武人，也是朝廷命官，要听朝廷的——去吧！”李春风自带着众人下楼去了。

这时，太監秦狗儿进来了，马齐问：“见着怡亲王了？”

“回中堂话，”秦狗儿躬身说道，“十三爷昨晚已去了丰台大营。后来把方先生也接了去。这里的事清楚寺十三爷的随从已经去稟十三爷，请十三爷这就过来。”

马齐一口气透过来，几乎瘫倒在椅上。直到此时，才晓得已经汗湿重衣，打火猛抽一口烟，长长吁了一口气：“隆中堂来了，立刻告知我！”

第三十六回 露华楼悠然吟《风赋》 丰台营洒脱议政务

隆科多早已到了畅春园门前的双闸门，他把大轿停在大柳树下，背手儿踱着步只是犯迟疑，似乎有些不知所措。这里不同大内，紫禁城包围在步军统领衙门防区之内，他在上书房怎么说怎么行，除了东西六宫住有嫔妃的殿宇，连三大殿也都搜了。原想马齐一个汉大臣，从没有带过军务，未必理会谁来驻防畅春园这样的小事。待接到马齐钤着上书房官印的手谕，才晓得这个糟老头子并不那么好对付，一边命轿赶往畅春园，一边命徐骏飞马往朝阳门外廉亲王府请示机宜。

他在畅春园门口焦灼不安地等候允禩的下一步打算，似乎度日如年。五月的骄阳在晴得湛蓝的天空中缓缓移动，炎腾腾烤着滚热的大地，一丝风也没有；双闸外大片的庄田里，连蝈蝈都热得懒得叫一声，只听咯咕咯咕的玉米拔节儿响动；阵阵热浪扑面而来，热得人透不过气来，但隆科多却浑然不觉，乱丝一样的心绪理了一遍又一遍，仍旧是一团乱丝。京师总管防务的是怡亲王允祥，允祥既然有病，自己全权处置京畿兵马，这本是天经地义的事，皇帝出巡将归，加紧一下大内和行宫关防，移调一下驻军，就有什么不是处，他自觉也担得起。但这次行动是廉亲王一手操纵，说造乱，并没叫自己拉硬弓，说不造乱，但允禩的心思自己一清二楚，无缘无故地来这么一手断没有那个道理。允禩自许为“弘时”党，但从弘时扑朔迷离的言语中，也满不像那回事。前日晚间，隆科多也曾直截了当地问：“八爷到底是什么章程？”允禩也只笑笑说：“什么事情难预料，只能走着瞧，你权作是替皇上办差，心里反而踏实。”拿这个话和弘时的话参酌，真难弄清他们各自打的什么算盘！隆科多想着，心里又是沮丧又是懊悔，自己好好一个托孤重臣，又极受雍正信任，不合因为一张纸弄得鬼不成鬼，贼不成贼，由着人摆弄。到现在他才领悟到“上贼船容易下贼船难”，这句俗语真是愈嚼愈苦……思量着，日影里一匹青骢马沿黄土道飞驰而来，隆科多以为是徐骏返回来，待到跟前，才见是廉亲王府太监总管何柱儿。

“中堂爷，”何柱儿一头油汗，滚鞍下马笑道，“您怎么站在日头地里出神？中暑了了不得！”

“唔？唔！”隆科多这才从忡怔中惊醒过来，发觉自己紧张得有些发呆，连日影移动都没觉出来，忙退后一步，自嘲地一笑，说道：“两个黄鹂闹枝儿，就看住了。你刚从王府来，见着徐骏了么？”何柱儿张了张，见李春风李义合两个人带着大队人马从仪门开出来，在畅春园外整队，黑鸦鸦站了一大片，便问：“怎么都出来了？”隆科多只睨了一眼，便知是自己的两个部下顶不住马齐败退出来，因见左近无人，便向树根靠靠，眯着眼恶狠狠盯着何柱儿，压着嗓门咬牙说道：“八爷是什么意思？这种事好涮着人玩么？你想必是奉王命来的吧！”

何柱儿被他阴森森的声音吓得一颤，忙道：“中堂别生气，八爷知道这里的事了。他立时就来主持，先叫我禀中堂一声儿，您这是光明正大的事，不能下软蛋倒了旗帜——李春风和李义合过来了，请下令他们就地待命，您先进去和马中堂交涉，八爷一来，二对一，他不能不从。”隆科多目光霍地一跳，他已经若明若暗地领悟到了允禩的真意，不由慌乱得心里突突直跳，眼见李春风二人一前一后过来，下死劲定住了神，端起架子问道：“差使办得不顺手？怎么我们的人都出来了？”

“回中堂话，差使没办成。”李春风看了何柱儿一眼，把马齐拦阻的事一长一短说了，又把马齐写的字据递过来，小心翼翼退后一步道：“弟兄们只串了几间空殿，几处正经地方都有侍卫拦着，没有您的钧令，又不能动武。马中堂又那个样儿，卑职们也只好在外头集结待命了。”“真是一群窝囊废！善捕营的兵单打独斗是好的，你们是练过野战的马步兵！”隆科多一阵光火，厉声训斥了一句，忽然觉得不是对象，也不是时候儿，因叹息一声变了话音：“不怪你们了，是我们几个上书房的大臣通气儿不到。我这就进去见马齐，看是如何。你们不要远离，等候我的军命！”

隆科多说着拔腿就进园子，刹那间，他忽然觉得有了信心，我是主管军政的宰辅，皇上御驾将返，净一净宫内、行宫，你马齐凭什么拦着？刚进园门口，便见鄂伦岱迎出来，因道：“我要见马中堂。”

“马中堂在露华楼，刚吩咐下来，也正要见您呢！”

“刘铁成呢？叫畅春园侍卫们都到露华楼！”

“刘铁成我出来时见他去了露华楼，这会子不知道还在那里不在。”

隆科多不再说什么，一摆手便进了园子，路过澹宁居时，却见刘铁成已把畅春园驻守的二三等侍卫和几百名善捕营军校聚在了一处，正在训话。刘铁成是当年康熙皇帝南巡，在骆马湖亲自招安的水匪首领，有名儿的“刘大疤”，粗犷凶狠，武艺高强。康熙在世时，他眼里心里只有一个康熙，如今雍正让他管了善捕营，又成了个除了雍正谁也不认的角色。他下身穿着酱色湖绸灯笼裤，上身却是黄马褂，腰里悬着大刀片子，一双快靴蹬在石阶上，见隆科多过来，看也不看一眼，扯着破锣一样的嗓子只顾痛斥这群军校：“你们这群□攘的饭桶，人都进园子了才晓得禀老子！先头武老军门在时也是这么办差的么？老子七岁走黑道儿，三十五成正果，杀了四五十年人，也不是好惹的！”隆科多听着这杀气腾腾的话，心里又是一紧，别转脸趋步向北，老远还听刘铁成吼叫：“……给我把好园子，什么鸡巴弄中堂（隆中堂）弄后堂？！没有我的令，放进一个耗子，刘大疤送你碗大疤！……”隆科多没再细听，紧走几步进了露华楼拾级上来，向正在春凳上歪着假寐的马齐笑道：“谐松，你好自在！外头滚热乾坤，这里却是清凉世界。我见那些外省候见的官儿们都退出园子了，今儿不见人了么？”

“这里清风满楼，自然凉爽些。”马齐坐正了身子，略带浮肿的眼泡抽动了一下，满面倦容地微叹一声，说道：“读过宋玉的《风赋》么？大王之风与庶人之风不同。嗯……‘故其清凉雄风，则飘举升降，乘凌高城，入于深宫。邸华叶而振气，徘徊于桂椒之间。翱翔于激水之上，将击芙蓉之精。猎蕙草，离秦蘅，概新夷，被萸杨，回穴冲陵，萧条众芳……清凉增欷，清清冷冷，愈病析醒……’这是大王之风。至于庶人之风‘堀堞扬尘，勃郁烦冤，冲孔袭门，动沙堞，吹死灰，骇溷浊，扬腐余。’这种风吹人，‘溷郁邑，殴温致湿，中心惨怛……啗醋嗽获，死生不卒。此所谓庶人之雌风也！’——怎么样，我背得不坏吧？”

隆科多没想到一见面马齐就背书给自己听，这篇《风赋》他也读过的，只这马齐娓娓背诵侃侃款款如歌似吟，听来竟句句都是警句，字字都是箴言。他站着愣了半日神才惊醒过来，一摆袍角坐了马齐对面，说道：“谐松，鄂伦岱说你请我。总不成是让我来听你背书的吧？”

“学问自书中来。”马齐浓浓吐了一口烟，语气却淡淡的，“我倒没有卖弄的意思，但你的兵进了园子，自然也有些惊心么！所以请你来，想问问，园里园外不同风是个什么缘故？”隆科多故作轻松地一笑，摘掉大帽子揩了一把汗，说道：“老马就为这个和我掉文？我还以为你疑心我谋逆呢！前几日接到泰安邸报，圣驾就要返京，皇上出巡这些日子，东西华门防务都懈了，有的太监还私自带了亲眷扮成女人六宫里乱窜。北京城你也晓得，是个藏龙卧虎的地方儿。允初散禁后常出宫散步儿；就是允禔，也甚不安分。先帝崩驾前那些事你也晓得，不由得人不悬心；八爷闭门养病，王府里做些什么文章天才晓得！——十三爷呢，病得七死八活的，不能理事。万一出个三差二错，都是兄弟的责任。因此，禁宫和这边都要绥靖一下，你就起了这么大的疑心！”说到这里，他竟激动得涨红了脸，戟指点着窗外说道：“老马，我们同朝为臣，我素来敬你是老前辈，但你今日算当众掴了我一耳光！进园的人都赶了出去，你听听刘铁成嘴里都胡噤些什么！谁指使他在那里辱骂我的？笑话，我要真的占领这畅春园，善捕营能拦得住？你马谐松能安安稳稳坐在露华楼上吃茶吃烟见人办事，给我背什么《风赋》？老实说，这事见了万岁还要撕掇撕掇，我要革参这个刘铁成——依着我当年性子，这会儿我就扒了他袍子臭揍他这匪性！你说我敢不敢？”马齐格格一笑站起身来，踱到窗前看了看外头，回身说道：“这里头没有刘铁成的事，也没有李春风他们的事。我们上书房其实就是前明的内阁。宰相嘛，肩头心胸都要宽一些，要撕掇只管撕掇，我是跌了一辈子跤子的人，并不怕再跌一次。皇上回銮净一净宫宇，这原没说的，一是要有个招呼，二是要循规蹈矩。说是秀才遇见兵，有理说不清；其实军令一下，兵遇见兵更是说不清。所以我叫他们退出去，请你来商议。依着我，紫禁城，由内务府宗人府加紧关防。畅春园，由善捕营刘铁成他们料理也就够了，九门提督九门提督，管好自己的九个门，就算差使办好了！”

隆科多听着这话，马齐不但责任全揽，毫无推滞，而且明白说了要和自己“撕掇”，两个把柄攥得结实，却又连一句重话都没有，似虚而实，似实又虚得四边不靠，心里陡地一阵懊悔，马齐当自己的阶下囚一

年有余，怎么就不晓得叫人用土布袋一夜间黑了这老匹夫？他下意识摸了一下腰间，才想到自己没有佩刀，因冷冰冰说道：“心里没冷病，我也不怕吃凉药。方才进园子，我已着人去请廉亲王。就你我二人，还算不得‘会议’。”

“那好得很。方先生也是上书房的，还有怡亲王，都请来如何？”

“十三爷病得重，就不用请了吧？”

“十三爷不要紧。他昨日去了丰台大营。能去那里，自然也能来这里。八爷也病着嘛。两位亲王扶病议事，虽劳苦些，我们责任也都轻了。”

“好，虑得周详。索性连三贝勒也请来吧，他到底是坐纛儿皇阿哥。我们议，由他决。”

两个人一满一汉，都是宰辅城府，讲究的喜怒不形于色，心里咬牙嘴上开花，看似辞气和平地商议，其实剑拔弩张寸步不让，已到了图穷匕现的关头！马齐微睨隆科多时，正遇隆科多盯过来，目光一触火花四溅，都又避闪开来。马齐正要回话，却见允祥带着丰台大营的参将张雨登楼上来，因笑道：“你看看，十三爷这不是好好的么？不请自到了！”说着便起身，隆科多也只好起身，含笑着说：“王爷到底年轻，前儿我去探望，还喘得起不来呢……只是气色还不好，怎么说出来就出来了？”允祥却没理会两个人寒暄，一摆手命张雨侍立左侧，板着脸径直上首南面而立定，轻咳一声，说道：

“有旨意。马齐隆科多听宣！”

两个大臣惊得张大了口，半晌才合拢来，马齐心里松了一口气，隆科多却一颗心顿时吊起老高，额前渗出细密的汗珠——忙都一提袍角伏地叩头道：

“万岁！奴才恭请圣安！”

“圣躬安。”允祥表情呆滞，漠然看了看面前两个人，口中宣道，“圣驾昨日戌时已经返京，在丰台大营驻驾。命我传旨：速着隆科多马齐前往面见，钦此！”

隆科多和马齐同时怔了一下，忙伏身叩头领旨，站起来对望一眼，都没有说话，心里却转的是同一个念头：原来你早已知道皇上回来，故意儿给圈套让我跳！允祥宣过旨，显得十分随和，笑道：“两位宰辅，是不是意见不合，在钻牛角尖儿呀？”一边说，就咳。马齐道：“园子外头有兵，十三爷想必是看见了。隆公要来接防，是我拦住了，就是这个过节儿。”

“我们头上是一个日头。”允祥打头下着楼梯，漫不经心地说道，“大

臣意见不合，常有的事，什么大不了的？八哥、我，还有两个皇阿哥都在北京嘛！方才进来，我已训斥了刘铁成，园内侍卫亲兵不许集结，各回岗位。僵持不好，有事慢慢商量，和气致祥——舅舅，你说的是么？”他忽然站住脚，回身笑问隆科多。隆科多满心转着念头，见了雍正如何对答、如何辩解、怎样参劾马齐……一团乱麻似的，允祥的话统没有听见，乍然兜了这一问，竟不知说什么好，张皇了一下才道：“十三爷说得是。”

三个人带了一大群太监出园，却见允禩刚刚从大轿哈腰出来，便站住了。允禩专为压制马齐而来，见允祥在这里，大觉意外，忙道：“你不是病着的么？昨儿他们还告我说你床也起不来的。这大毒日头底下，犯了暑气可怎么好？”允祥看了一眼步军统领衙门的兵，一千多人列成方队挺立在园门口空场上，一边招手示意李春风过来，口里说道：“身子不受用，就不给八哥请安了。前儿八哥送的人参、银耳都收了。你自己也病着，还惦着我——我是来传旨的，皇上和衡臣相公已经回京，在丰台大营接见他们。您是议政王，既能走动，也该去叩见的。”允禩先是惊得一震，随即安详地一笑：“唬我一跳！皇上竟已经回来了？我还以为圣驾还在山东呢！既如此，我当然要叩见的。”李春风早已过来，此刻见是话缝儿，忙上前打千儿道：“十三爷，您叫我？”

“这不是李春风么？”允祥笑道，“记得你在西山锐健营为差，几时调九门提督衙门的？你十七爷去了古北口，十三爷病着，就舍不得过来请个安。真个谁养的狗看谁的门了？”李春风忙笑道：“奴才去年五月调步军统领衙门，还是爷批的札子呢！几回到王府请安，您都不在，听说您病了，府上人更不叫见，位份摆着，也是没法子的事。瞧十三爷气色——”“噢，我没什么，这不好好的么？”允祥笑着打断了李春风的逢迎，张着眼看了看黑鸦鸦的三个方队，努嘴儿道：“那是你带来的兵？”

“是！”

“多少人？”

“一千二百！”

允祥“嗯”了一声，说道：“兵带得不坏，满有规矩，你出息得不错了！”“这都是十七爷的教诲，十三爷的提携。”李春风忙赔笑道：“奴才自己有什么能耐？”允祥扑哧一笑，说道：“这碗米汤灌得有味儿！——去吧，老热的天儿，太阳底下不能站久了。带兵两个字，一个‘严’一个‘爱’——叫他们散了，双闸堤边大柳阴下歇着待命。”

“喳！”

李春风单膝跪地一叩，起身便退了过去。在队前发了几句口令，便听军士们轻声鼓噪欢呼，哄然而散，原本肃杀得紧张的气氛顷刻之间化为乌有。隆科多见这个牙将连自己这个主官问都不问一声，就执行了允祥的命令，气得脸色煞白，又听允祥连连招呼众人上轿，只好憋了一肚

皮气升轿，随着允禩允祥的鹅黄亮轿迤迤向东南——丰台大营而来。

允禩允祥等人一溜大官轿在丰台大营辕门口停下，便见毕力塔迎了上来，笑着给两个亲王请安，说道：“卑职的中军帐已经腾出来，万岁移驾那边，这会子正和方先生张中堂说话呢！旨意王爷和大人们一来就进去，不必在这里候见了。”言毕，向马齐隆科多一注目，算是行礼，马齐没有理会，肃立听了旨转身便走，隆科多却陡地一阵心寒，觉得有点大事临头的感觉：方苞允祥张廷玉都是铁杆儿忠臣，马齐是对头，毕力塔这次也得罪得苦，三贝勒乌龟不出头，至今连面也没露，自己手里连一点底牌没有，谁知这个廉亲王不会“舍车马保将帅”，跟着众人把自己往死里治？原来心里存着那点“光明正大”的心思，到这地步儿越想越靠不住了。眼见营内三步一哨五步一岗，这极平常的关防威仪，也觉得是冲自己来的，蓦然间心头撞鹿般乱跳，已是冷汗热汗交流满颊，恍然听允祥在营门口交代毕力塔：“熬几锅绿豆汤送畅春园门口，给李春风的兵解暑……”他再也不敢多想，跟着众人踉踉进了军营。允祥已从后头跟上来，随着允禩身后登了大军中堂，躬身立在滴水檐下，正要报名进去，却听雍正正在里边笑道：

“大热天儿，规矩减些儿罢，都进来说话么！”

几个人互相略一注目，允祥允禩打头鱼贯而入，顿觉身上一阵清凉——屋内四匝都用大条盘垛了冰块——允祥是个病躯，竟打了个冷颤儿，允禩已领头儿叩下头去。因雍正已吩咐过，几个人只叩了三个头便起身退到一边跪下。马齐在外边因阳光刺眼，进来时一片昏暗，此时才仔细看，见雍正戴着白罗面生丝缨冠，青实地纱袍外套蓝实地纱褂，腰间束一条金镶蓝宝石红绿碧珞马尾钮带，端正坐在案边，旁边方苞张廷玉都是一坐一立。正想着如何报说和隆科多的争执，允禩却先开口说道：“方才进来太暗，这会子才看清了，皇上圣颜甚好，只是清减了些，似乎也晒黑了点。这些天快马一天一报，说皇上还在山东，说实在的，臣弟心里有点懈，想着銮驾少说也要五七日才能回，原来皇上竟是微服回京来了。亲民，固是好的，但皇上万乘之躯，白龙鱼服在外，出丁点儿差错，可怎么好呢？”说罢又是哭又是拭泪。见他用心如此真挚，张廷玉心里一阵惭愧，隆科多却是一阵寒栗：八王爷如此奸诈，就登极也不是个好侍候的主儿！

“难为你们想着了。”雍正含笑抬了抬手，示意众人起身，“坐在乘舆上走马观花，能瞧出什么名堂？朕又惦记着年羹尧入城典仪，所以索性让廷玉扮成商客回来，差点儿连这丰台大营都进不来！”说着便笑，又叹息道：“这次出巡得益良多啊！小饭店里用用餐，才晓得朕的制钱还没有真正流通；一两银子只能兑八百制钱，库里积罗盈案堆的却都是新铸的钱！还有，佃户们为少缴粮，把地都写到了缙绅名下，朝廷没得一分实惠，都便宜了那些不纳粮的土地爷们。朕若一味垂拱九重，不肯轻出御辇，这些利弊何年何月才能知道？马齐，限令各皇商、盐税、钱庄，平准库粮一律不准收白银，改收制钱的政令下去了没有？”

马齐见气氛如此和缓，也为错疑了隆科多，心里多少有点懊悔，见皇帝问，忙赔笑道：“廷寄头十天就发了各省，是臣和隆大人合印发的。有的省份如两广云贵，现今还未必收到呢。至于官绅纳粮，田文镜已在试行，遵旨稍后再办。”“嗯，好。”雍正啜一口茶，又转问允禩，“老八，说是病了，可好些儿了？”

“承主上关爱。”允禩身子一欠忙道，“臣弟是受了些热，头晕些，今儿刚刚好了出来视事，恰就主上回来了。”“这就是缘分呐。”雍正似笑非笑，淡淡说道，“既好了，有些事还要倚重你多料理料理。允禔这几日就随年羹尧回来了，劳军的事要偏劳你了。旗人分田的事看马齐转过来的折子，仍旧是个不成。还有允□、允禔，朕并不为惩罚他们，他们和亏空官儿们牵扯太多，在京不遵政令，怎么就怨天怨地？细究起来，他们没有罪么？这些事你该劝劝，大约他们还听你的些儿！”说着，脸上已没了笑容，耷着眼皮只啜茶不语。允禩满腹心思原也是如何应付搜园的事，没想到雍正从这头挖剔自己的不是，垂头思量了一下，拣着容易的回答道：“劳军的事臣弟和隆马二位会同十三弟不知商议过多少次了，断不致误事的。现就年部回京驻扎地，实在没个好地方，大热天儿也不宜征用民房，十三弟病着，臣弟和舅舅商议，可否请丰台大营匀着些儿，左右三千人，不是难事。”

“嗯。”

“旗人屯田的事也差不多办下来了。在京闲散没有职分的旗人三万七千多，每人分田四十亩，都在顺义密云京畿这一带。都是上好的地土，离家也近。”

“嗯。”

“至于允□、允禔，也确有他们难处。”允禩原打算从旗人分田自种这个题目上把话岔开去。谁都知道这班子八旗子弟各有旗主，亲套亲、人连人一直病到几个铁帽子王爷跟前，人人都不是省油灯，这上头打擂台，就引得皇帝掉转矛头和八旗旗主去对花枪，不想雍正却只一味地“嗯”！允禩无可奈何，只好咽口唾沫说道：“允□在口外水土不服，常闹肚子，上回写信给十三弟，已经瘦成一把干柴，想求十三弟奏明，请旨回京调养。十四弟主上是知道的，性气高些，心里不快是有的，并没有敢怨恚朝廷，他办事还有些章法，这里我也想代十四弟讨情，回京严加管束也是可行之道。”说罢便看雍正。

雍正听了没言语，半晌才冷笑一声，说道：“朕在外头栉风沐雨，巡河工，访民情，你们敢情坐在北京糊弄朕？！听起来倒是头头是道，其实真的是这么回事么？旗人，十个里头连一个真去的也没有，分的田有的租了别人种，还有的竟卖了！朕想叫他们变得有用些儿，反倒弄得他们更有钱吃喝玩乐！老十有病，老十四也有病，这朕都知道，但他们害的都是心病，心病好了，身子骨儿自然也就好了。朕登极以来连抄了一百四十多官员的家，这一次朱批抄李熙二十四家，早在出京第三天就批

给了你，为什么至今还寄发不出去？嗯？”

他辞色间并不严厉，只是侃侃而言，但句句听来都像刀子一样，犀利得令人心悸，连允祥在旁听着，也觉心里不安，生怕他雷霆大怒，当场就处置允禩。

“回万岁。”允禩最怕的是雍正彻底追究隆科多，说这些事，他心里更觉不安，因一横心大声道：“其实臣弟不说，万岁也知道，这些差使都是极难办的！先帝爷何等英明？万岁何等刚毅？施世纶何等清正强干？从康熙四十六年清理亏空，十八年了，那里就一蹴而就了？本来已经人心不安，李熙七十多岁的人了，有擎天保驾功勋，还债已经还得精穷，再抄家，不怕寒了臣子们的心？要这样，我才菲力薄，实在办不来，甘愿也去守陵，请皇上另委能员，以免我误国之罪！”

允禩号称“八贤王”又名“八佛爷”，平素是最温文敦厚，人前不说一句刁话的。今日在这个铁腕帝王面前竟如此挺腰子，惊得众人愕然相顾，脸色煞白。一时间，静得一根针落地都听得见。

第三十七回 千乘万骑将军凯旋 泪尽露干弱女饮泣

雍正也被惊得一震，但随即就恢复了平静，盯视着允禩道：“老八，你这是怎么了？这是议事，不是怄气嘛！”他站起身来，踱着步子，良久，才徐徐说道：“朕如今落了恶名儿，是个‘抄家皇帝’，朕自己心里有数。施恩是要施恩的，不是你那个施法。待整顿好吏治，朕自能把这恶名儿给改过来。上回刘墨林讽谏，写了一首诗，里头有两句，‘人事如同筵席散，杯盘狼藉听群奴’，说的就是被抄人家的苦。朕说，先甜者必后苦，甘于苦者必甜。这些赃官污吏，听任他们以贪婪横取之钱财，肥身家养子孙，国法何以立则，人心何以示儆？贪墨即是国贼，这些钱又没有拿来充朕的内库，满朕的私囊，朕有什么错？你老八说！”

“如今抄家抄得官员谈抄色变。”允禩毫不示弱，“打牌都打出‘抄家糊’了！官员为士大夫，难道不应稍存体面？朝廷办事还得指望他们嘛！”

他一心想兜着这个扯不清的大国策和雍正争论，一改平日恹恹儒雅的风度滔滔不绝，说得振振有词。张廷玉见雍正满脸乌云越聚越重，眼看就要发作，便给方苞使眼色。方苞立刻会意，笑道：“八爷，主上刚刚回京，一路鞍马劳顿，这些事留着慢慢议的为是。”

“朕未必一定要和你议这事。没了张屠户，就吃带毛猪？”雍正一腔怨毒之气，幽幽盯着允禩道：“你是好人，总在替别人着想，朕这样的寻常主子，如何用得起你这样的圣贤？你病着，且回府养病，回头朕自然有旨给你。”听着这阴狠苛毒的讥讽，堂里堂外几十号人心里无不发疼。允禩却毫无惧色，伏身一叩头，说道：“臣弟与万岁政见不合，但并无自外万岁的心思。既然万岁有这旨意，臣弟自然凛遵如命，回府养病读书。”起身又打个千儿掉头便走。雍正气得胸脯一起一伏，突然扬手道：“慢着！”

允禩还未走到门口，听见这一声喝，怔了一下，旋即回身，却不肯失礼，深深一躬道：“万岁有什么旨意？”

“你读的那些书，都是做官的道理。”霎时间雍正也恢复了常态，只嘴角仍微吊着一丝轻蔑的冷笑，侧过身从文卷中抽出一本折子，递给身边的隆科多，说道：“舅舅，这是李卫上的折子，里头有一首《卖子诗》，拿给廉亲王带回府里看，民为国本，让廉亲王体味一下‘廉’字要紧不要紧！”隆科多两只汗湿了的手颤抖着接了折本，过去转给允禩。允禩伏身又叩头，说声“遵旨”，袖了折本竟自悻悻而去。

雍正盯着允禩潇洒飘逸的身影，许久才无声透了一口气。这才问马

齐和隆科多：“你们两个怎么回事？畅春园出了什么事，两军对垒似的？”隆科多眼见马齐白发乱颤口鼻不正，生怕他恶人先告状，因抢先一步，口说手比，自己怎么请示三贝勒弘时，又与允禩合议，如何因管着善捕营的允礼去了古北口，又防着小人作祟，潜伏宫中有不利于雍正之举……一一备细说了，又道：“马齐并不管军政，靖园又没有干扰政务。他突然插手，本来没事的事，倒搅得满世界都惊动了。刘铁成在园里放肆辱骂，臣真的是忍气吞声，颜面扫地……”说着不知怎的触动情肠，心一酸，眼圈便觉红红的。

“我也是领侍卫内大臣，万岁安全，不是你一人的责任。”马齐不管不顾，扬脸盯着隆科多，“搜宫、靖园，其实应该请旨才能施行。就是我们一处合议过，也有些越礼，何况方先生、十三爷和我都不知道！”允祥觉得这事自己不应缄默，叹息一声道：“这事不妥当，马齐和舅舅不要犯生分了，我身子骨儿太不争气，由我来主持原是正理，也不会有这种事。”说罢连连咳嗽，嗓子一甜，知道是咯上血来，不敢吐，忙偷咽了。

方苞皱着眉头一直在沉吟，他是上书房唯一的布衣臣子，只有参赞权没有决策权，隆科多不来找自己商议，大理上是挑不出毛病的。但他精熟书史，人臣擅搜宫禁，除了曹操、司马氏、东昏侯这些乱国奸雄，自唐而后，连严嵩也没敢干过。这一迹象可怖不在于隆科多的莽撞，是后头有没有更深更大的背景。但京师内外人事纷纭乱如牛毛，他一时也理不出头绪来。想着，方苞说道：“都是为国事着想，国舅还该有个商量。这种事开了例，后世不堪设想。”隆科多腾地涨红了脸，说道：“你在穷庐整理先帝国书，几次找你不见，今儿才知道你住了十三爷那儿。”马齐立刻顶了回来：“就是十三爷的钧命，马齐也不敢领！你那一千二百人是我赶出来了，你不要寻刘铁成的不是——这事回头我还要具本明奏，参劾你！”

“马齐，没人说你不是，”允祥勉强笑道，“不过舅舅也是好心。先头大行皇帝巡狩热河，也都要净一净避暑山庄嘛！”

“那不同。那是奏旨了的！”马齐脖子上的筋都胀起老高，“擅自带兵进避暑山庄的凌普已经正法！”“你太不像话！”隆科多目中喷火，“我是谋逆么？”马齐一梗脖子道：“我没说你谋逆，我说的凌普！”

雍正一直在静静地细听，至此见几个大臣翻了脸吵成一团，突然扑哧一笑：“都动了肝火，忘了君前失礼了么？舅舅这事做得粗了，但世人千反万反，朕保舅舅不会有谋逆的事，马齐也疑得太重了。这里放着个丰台大营，一千二百人能在畅春园据守么？不要这样——你们谁也不许说话——听朕说，事情慢慢就过去了，慢慢就有分晓了。谁也不要再追究这事。好么？”

马齐隆科多在畅春园闹到两军对垒的地步，众人原都以为雍正必定要穷追这件事，谁也没想到竟是轻描淡写的这么几句话，一片和息是非的意思溢于言表。隆科多本自怯情，吊得老高的心顿时放了下来，众人

的脸色也渐平静下来。但马齐仍旧心中不服，叩头道：“臣与隆国舅并无私怨。现步军统领衙门的人陈兵园外，传到外边甚骇视听。臣请旨，请隆大人下令兵士归营！”雍正一笑，看了看左右没言语。张廷玉道：“奴才以为马齐说得是。”方苞却道：“既来之，则安之为好。”

“也不宜太不给舅舅留面子。”雍正斟酌着字句说道：“进园也不好，退回去也不好。这样，李春风部带的这一千多人，改拨善捕营指挥，算是善捕营靖园，仍由舅舅主持。这样就理顺了统属，外人也没话了。十三弟，就这么办，你叫张雨去园门口传旨办理。”待允祥和隆科多辞出去，雍正才笑对张廷玉道：“衡臣，没想到一回北京就看了一出龙虎斗！”马齐气咻咻还要说话，张廷玉道：“松公，从长计议嘛！”一时，又见养心殿总管太监李德全率着几十个太监进来请安，大臣们方都辞了出去。当晚，雍正御驾返回畅春园，德楞泰、鄂伦岱、刘铁成、张五哥一千侍卫带着畅春园原班护卫亲兵，新补进来的李春风驻守外围，风平浪静，一点意外的差池也没有。

允禩憋了一肚子无名火“遵旨”回府“养病读书”。“养”了不到十二个时辰，畅春园传来旨意：仍着廉亲王筹办年羹尧入城献俘检阅事宜，“以资熟手”，欲待硬顶，他不敢；软辞推谢，旨意里先就有话：“廉亲王与国同休之体，虽有疾，卧而委之可也。王断不致因中暑疾推诿周张，致朕失望！”明话明说，必须带病办差。允禩心里倒了五味瓶价，悲酸苦辣辛搅成一团不成个滋味，此时才真的知道“人在矮檐下，不得不低头”的景况。只好磕头接旨，勉力到上书房，一一召见礼部兵部户部司官，布置郊迎大礼。哪里该搭彩坊，何处应设芦棚，百官迎接地址，官员排列次序，又传令京城京郊沿道百姓家家设香案，户户鸣爆竹，醴酒香茶，箪食壶浆以迎王师得胜还朝。所幸这些部院大臣官员多是他一手提拔起来的，多年奔走门下，服从惯了，事事都觉顺手，无人不肯听令。渐渐地，允禩的心绪愈来愈好起来。待到五月初八年部兵马已到长辛店，初九可抵丰台，稍事休整，准定初十辰时入城受阅，前头驿站滚单递到，已是万事安排妥当了。允禩犹恐雍正挑剔出毛病儿，冒了暑热乘坐亮轿亲自踏看了潞河驿至午门一路布置情景，便向畅春园递牌子缴旨。

其实刚过端午，园中榴花甫落月季盛开，浓绿丛中猩红黛白灿花纷呈。金缸贮长春之水，朱门插溢香青艾，夹花墙鹅卵石道上官员们翎顶辉煌来来往往，三三两两聚一处，有的是等候上书房大臣接见，有的是接见过刚出来的，都在兴奋地议论年大将军凯旋归朝的大典。见他过来，忙都逼手让道儿，请安的、问好的、搭讪着说话，各种媚态自具一格，也不能尽述。允禩这才深味，办差虽苦，苦中之乐难以言传，因见隆科多从澹宁居闷头摇着方寸步过来，两个人只一对眼，允禩便偏转脸去，招呼正在镏金大铜缸前和翰林们说话的徐骏：“你过来一下！”

“八爷，您叫我？”徐骏撇了众人趋步过来，抢一步打了千儿笑道：“我刚刚儿见过万岁。这回迎接大将军回朝，在午门颁诏奖谕，他们拟了几稿都叫张中堂打了回来，方才万岁传旨叫我当场草拟，倒得了彩头呢！”允禩一笑，瞥眼见隆科多已经过去，方问道：“万岁还有什么旨

意？是单单召见你的么？”徐骏起身道：“万岁说翰林院的几稿文字都太僵板，颂圣颂功颂德，要华美贵重，不能带八股气。其实我的文章也只词藻华丽些，谁知就对了主子脾胃！哦，方才接见，张中堂也在，听说话是隆中堂递了折子，请辞去九门提督，别的也没听见什么话。”

允禩头“嗡”地一阵发蒙：看来隆科多真的要洗手下船了，这怎么处？！怔了片刻，方想到和这个满脸得意之色的徐骏说不上这个，因冷冷道：“用了你一篇文稿，就兴头得这样，我真得恭贺你了！我还以为抄你父亲的家产赏还给你了呢！告诉你，彭鹏和孙嘉淦联名儿参了你一本，万岁爷是个三伏脸，今儿塞你一把蜜，明儿不定就送你绳匠胡同！”

“他们——他们参我什么？”正高兴得心花怒放的徐骏像挨了一闷棍，脸色变得雪白。

“你和刘墨林争那个婊子苏舜卿。”允禩口气淡得像白开水，“刘墨林随宝贝勒西去劳军，你叫堂子，乘酒灌药，迷倒了那婆娘，嗯？有没有？下头的事用得着我说的么？”见徐骏目瞪口呆地盯着自己，允禩冷笑一声又道：“你虽有才，缺德缺得冒烟。巴豆汤泻死了你的老师唐敬，这事参上去，幸亏隆科多跟我通气，‘查无实据’保了你，隆科多要垮了，我也垮了，看是谁来用纸包你这把子邪火吧！”说完，也不等徐骏答话，拿起脚便扬长而去。

徐骏站在花荫下，通身都是冷汗。苏舜卿的事是实有的——刘墨林离京三天，他就叫了苏舜卿的局子。怕她不来，还拉上了王鸿绪、王文韶，听了几个曲子吃了几道菜，众人都辞出去，他就下了手用药弄倒了舜卿……因事发觉她不是处女，还骂了几句——这事外人并不知道，难道是家人吃里扒外走漏了风声？想想允禩的话，“查无实据”，眼下只有尽速灭口。不然，刘墨林回来就有一场好看儿——想着，徐骏再不迟疑，因见几个同寅兀自闹着要吃酒，说几句“改日奉请”，一脸假笑退出园外，吩咐家人：“备轿！——悄悄去嘉兴楼，好歹软硬请苏姑娘到府里！”

但苏舜卿却已不在嘉兴楼，早已搬到了前门外棋盘街。自从在徐骏府唱堂会上当失身，苏舜卿像害了一场大病，整整三天不吃、不喝、不见人也不说话，心里又是酸楚又是悔恨，不应图谋王文韶状元虚名，轻易着了徐骏的道儿。也没料到徐骏竟如此胆大心黑，明知自己是刘墨林的人，居然就下蒙汗药，居然就……她心里像塞了一团烂棉絮，揪不清挑不完，堵得五脏六腑都是满满的，起先只是躺在床上整日无声流泪，后来连泪一并没有，只张着一双明洁的眼睛死盯着天棚出神。老鸨虽深知其中缘故，她开行院几十年，经这种事不止一遭，原想过几日自己想开了就撂开手了，眼见舜卿水米不进，倒像是立意自戕的样子，这才慌了神，过来安慰道：“咱们吃这碗饭的，就是卖嘴不卖身的，哪得个干净？何苦自己烦恼，糟踏了身子骨儿？不是我说句逞强话儿，我要立心从你身上赚夜度钱，早就有这一日了，探花爷也不得占这个先。话说回来，说煞了咱们是行园里头厮混的，就冰清玉洁，也没个立贞节牌坊的

理。我的老姐姐上回带几个女孩子，说开封呆不住，田大人封了所有妓馆，叫孩子们从良，遵的是万岁爷贱民脱籍的旨。但说‘从良’二字，哪得那么容易的，戏子王八吹鼓手，几百年代代传下来，不会种地，不会驾船，耕读渔樵谁不知道好？做不来做不得也是枉然呐！我也是苦过来的人，‘老鸨’是个什么好名儿？我也都认了，孩子，听我的，咱们得认命！”

.....

“就是探花爷，我看你也不必要那么痴。”鸨母见她翻转身向里，知道劝的路子不对，抚着舜卿肩头道，“男人们有几个好的？我一辈子也没见过几个！我年轻时候接的头一个，是个举人老爷。你没见他那个正经，坐那儿听我唱曲儿，活似个关老爷。众人一走就变了个模样，我身上来着红，他就拱头抱腿地舔下头，不管前头后头都.....我是个娼妓，也恶心他那下作样儿！唉，谁叫咱们是女人来着？依着我说，吃个哑巴亏结了，一床锦被遮盖了，这事哪来的痕迹？”

苏舜卿“唵”地翻转身来，指着鸨母道：“你是你，我是我，他是他！我跟墨林没那些脏事，就是有，也是我心甘情愿！你要说就说人话，再作践刘老爷，两个山字叠起，你给我走！”

“我是为你好嘛！”鸨母看了苏舜卿一眼，垂下了头，苦笑着一叹，又道，“.....当然更为我自己。徐公子是徐老相国的公子，又是八佛爷的红人。刘老爷新贵人，万岁爷跟前说得响的人。无论谁治我比捻死个蚂蚁还容易！眼见刘爷就回京来了，你有个三长两短，刘爷找我要人，我去哪里哭皇天呢？好妮子，千不念万不念，你总叫过我一声‘妈妈’，记念我从不逼你接客.....”说着，掏出手帕子，已是泪如泉涌，握着嘴哽咽着就要放声儿。

苏舜卿大滴大滴的泪水扑簌簌淌出，长叹一声和衣又歪倒，双手捂着脸道：“我是没脸见他，可又想再见一面.....妈妈你别凄惶，我.....吃饭就是了.....”

果然自此苏舜卿渐进饮食，作养数日，已能下地走动，只神情间冷冷的，连素常往来的姊妹们也不大理会。巴巴儿等到五月初十，是年大将军入城的正日子。苏舜卿料知城里必定人山人海，她厌闻人声，早早儿坐一乘二人抬竹丝凉轿，带了酒食香烟迤迤出了西直门，却见外头驿道两边挨挨压压都是城里拥出来瞧热闹的，不但树阴下，就是老日头下，不少人张着大青布凉伞，在伞盖下设香案迎候——其实雍正登极以来，还没有在京师子民前露过面，人们跑这么远，一为瞧“王师凯旋”的风光，心里倒是更想瞧瞧“皇帝老子”长什么样儿——苏舜卿见近城道边也是里三层外三层的人，卖小吃的、汤饼烧卖凉粉酥糖炒面烧鸡卤肉小摊子上，高一声低一声唱歌儿似的叫卖声嘈杂不堪，便沿驿道继续向前，足足走了十里之遥方见人流渐渐稀少，便在一株大柳树下设了香案，端坐静等，她只求远远再见刘墨林一眼便于愿已足。

卯正时牌，听得丰台大营三声炮响，一队队兵士举着矛戈顺序出营，沿驿道布防，每隔二十丈一道彩坊，中间三步一岗五步一哨，彩坊两边各站一名军官，按剑挺立分段指挥，全部军士都是一色簇新的号衣，煞是威武森严。苏舜卿漠然坐着耐心等待。过了一会儿便见几个军士由西南官道打马飞奔入城，料是年羹尧军派人入城联络。不时，便听城中拱辰台鸣炮三声，钟鼓楼齐撞响了，各个寺院大钟立刻相互遥遥相和。几乎同时，潞河驿那边画角齐鸣，军乐高奏，前头五百名校尉佩刀甩步而出把个黄土道踩得一震一颤，接着是一百八十匹健骡拖着十架红衣大炮炮车隆隆而过，也真亏了那些驭手，连骡蹄子都齐刷刷踩着鼓点子，黄尘都扬起老高。道旁的人们已经看怔了，苏舜卿好奇地看时，仪仗已出——前头是八十面龙旗，由八十名彪形大汉擎着过去。紧接着是五十四乘九龙曲盖，一色米黄色，只最后两个一翠一紫，为“翠华紫盖相承”。华盖后两长队军士都走得很从容，八面门旗导引，两面金鼓旗，两面翠华旗，四面销金小旗，出警入蹕旗各一随后，一百二十名军士举着金钺、卧瓜、立瓜、钺斧、大刀、红镫、黄镫开过。苏舜卿巴巴地望眼欲穿，眼见五花八门的仪仗徐徐开过足有一刻，还不见年羹尧的影子。正发急间，便见六十四名军士护着熏车过来。熏车造得异常宽大，车上四角站着四名护熏将军，都是二品服色，昂首瞋目按剑，活似中岳庙里的四大金刚，车中熏旗旗杆有两丈余高，赤红流苏明黄镶边，宝蓝底色的熏旗足有丈二长短，上写着斗大的黄字：

钦命征西大将军年

在灿烂的阳光下熠熠生辉。熏车后才是年羹尧的中军仪仗，却是十名穿着黄马褂的御前侍卫骑马先行，后边几十名中军护卫抬着天子尚方剑，擎着明黄节钺，簇拥着威风凛凛的大将军年羹尧，却并没有别人陪着。

苏舜卿虽是个女子，也知道允禧随军，是皇帝惩处这个“九爷”，自不能随在年羹尧身后。但宝贝勒和刘墨林是宣诏钦使，专门迎接年大将军回京的，至不济也要和年羹尧并辔而行，怎么连个影儿也不见？一时想着也许弘历不想喧宾夺主，留在西宁徐徐随后回来也是有的，一时又想莫不成刘墨林病了？胡思乱想着已是痴了，后边长长一队队兵士旗甲鲜明的仪仗也都没有留心看，只张着眼寻找刘墨林，却哪里得见？一直到三千人马过完，她才发觉树阴早已错过，自己已经坐在热烘烘的太阳地里，思量许久，苏舜卿轻叹一声起身来，对轿夫道：“回城去，西门进不去，从宣武门绕道儿回去吧……”一坐进轿，她便浑身瘫软，昏昏沉沉晕迷过去了。

坐骑上的年羹尧当然理会不到苏舜卿这点小小的心思，这番“班师”回朝大典，四月初从青海出发，入关后一路都是黄土垫道，香烛鲜花迎送。沿途甘陕豫直四省，从入境到出境都是总督巡抚亲迎亲送、行跪拜礼吃仿膳餐，礼敬如对神明。各地州府道司馈赠的“仪程”堆山积海盈庭积屋，总计在百万两上下，根本无法携带，也不便带来北京，都暂存各地藩库回程时再带。此刻千乘万骑簇拥着他，座下紫骝，手中黄缰，

论千论万的百姓香花醴酒望尘舞拜，走到哪里，人们都像倒伏的麦田一样五体投地不敢仰视。这风光，这排场，这荣耀自古以来人臣有谁享受过？扫一眼前头，龙旗蔽日，环顾左右，金戈辉煌，全都为自己是功勋盖世的大将军，得胜回朝来了！他铁青着脸，尽力抑制着内心的激动和沉醉，江牙海水四团龙袍外套着金灿灿的黄马褂，明黄丝绦束着黑纱战袍和顶子上的三眼孔雀花翎在微微的熏风中飘动，目光炯炯凝视着愈来愈近的京城。灰暗高大的西直门前三百余名礼部司官，远远望见纛旗，从尚书侍郎黑鸦鸦跪了一片，齐声高呼：

“年公爵爷亮工大将军万福安康！”

年羹尧正眼也没瞧众人一眼，略一颌首便纵马入城。此刻城里烟花齐放香雾缭绕，爆竹起火冲天炮如同开锅稀粥价响得不分个儿。一座接一座的扎花彩坊间人流如潮万头攒拥，万目睽睽如狂如醉，瞻仰大将军风采。九门提督和顺天府衙门的兵丁手拉手结成人墙为年羹尧的三千仪仗开道，个个累得臭汗淋漓，各家门口的香案都被挤得稀烂，哪里还能执行礼部传谕“拱揖伏礼，虔诚示敬”？做好做歹，总算在辰末时牌赶到午门。这里关防得没有一个百姓，连同入京引见述职的官员，由简亲王、恭亲王两个皇叔带着，廉亲王领衔，足有上千的官员，一见纛旗中营到达，允禩一声“百官跪接”！亲王以下“唵”地全部跪了下来。接着静鞭三声，年羹尧才从惊怔中醒悟过来，忙下马来，便见午门正门呀呀而开，三十六名太监抬着端坐在明黄亮轿上的雍正皇帝迎了出来。立时，丹陛之乐大作，左掖门下三百六十名畅音阁供奉在黄钟编磬的撞击乐中，嘴唇一张一翕，念念有词地唱道：

庆溢朝端，霭祥云，河山清晏，铃旗迢递送归鞍。赫元戎，繫良翰，靖献寸诚丹。载于戈、和佩鸾。功成万里勒铭还，遐迩共腾欢……

雍正含笑徐步下了乘舆，静静听完歌乐，便向年羹尧走去，亲手解掉了年羹尧身上的战袍，年羹尧这才形式上“去了甲冑”，伏地行三跪九叩大礼，高呼：

“愿吾皇万岁，万万岁！”

雍正含笑受礼，亲自扶年羹尧起身，说道：“大将军鞍马劳顿，着实辛苦你了！”一手携了年羹尧，另一手摆了摆示意百官起身，二人径自从午门正门而入。允禩忙高叫：“礼成！百官由左掖门入大内领筵！”众人起身来，立时便是一片嗡嗡嚶嚶啧啧称美之声。

谁也没有注意到，在写着“文官到此下轿，武官到此下马”的大石碑前站着允祥和刚刚到京的邬思道。允祥只笑着观礼，邬思道架着双拐站在一旁，叹息一声道：“粗材！亮工没几日好活的了！”

第三十八回 忘形骸功臣显骄态 衡大势谋士精筹局

邬思道是昨天夜里才到达北京的。自从在南京会见李卫，他就知道了自己的处境，钦定的“中隐于市”，老实听从雍正安排，是唯一的自全之道。想摆脱朝廷羁绊放舟江湖笑傲风月是办不到的。安置了家眷后，急急赶往北京，先去十三贝勒府拜会允祥。允祥却在丰台，直到深夜才见了面，两个人谈到天蒙蒙亮才蒙眈了一会儿，因知年羹尧今日入城，便和允祥同乘一乘大轿前来观礼。当下允祥听邬思道为年羹尧下此断语，不禁吃了一惊，疑惑地凝视了邬思道一眼，说道：“瘸子又要危言耸听了！年羹尧这一功，其实打稳了皇上的江山，如今圣眷还在我之上。你知道么？”

“十三爷，你只说对了一半。”邬思道若有所思地看着百官由左掖门鱼贯而入，“打稳了皇上的江山一点不假，年羹尧如果兵败，八爷就召集八个铁帽子王，逼皇上逊位；仗打得温吞水，后方财政不支，八爷不但扳不倒，还要造乱，他是战胜将军，皇上就是英武圣主嘛——堵住了所有人的嘴。但说年羹尧圣眷在你之上，十三爷就大错特错。圣上是用你安内，用他攘外，外患既去，他一点不知收敛，怎么会有好下场？”允祥听着这话，心里一阵阵发寒，许久才道：“等他面圣下来，我们和他聊聊。”邬思道猛地转脸望着允祥，目中灼然生光，断然说道：“十三爷，要聊你们聊，我是绝不见年羹尧的。我是奉旨来京的。万岁或者秘密召见一下，或者由您奉旨传话都可，余外的人我一个也不想见。”

二人还待往下说时，八王府太监何柱儿从右掖门出来，径自走到允祥面前，说道：“王爷，我们主子以为十三爷在太和门候着，谁知哪里也寻不见！万岁爷也问怡亲王怎么没来，请爷赶紧进去罢。”说罢看了邬思道一眼，却没言语。允祥因笑道：“方才我有些头昏，没有随班奉驾，这会子略好些儿了。你且去，告诉你八爷，我这就来。”直待何柱儿去了，允祥方道：“邬先生，看来你是不进去的了。就住我府吧，万岁早说过想你，必定是要见的，我这进去一说，主子必定欢喜的。”“这就是十三爷抬爱我了。”邬思道道，“你等筵散无人时再奏皇上，只说我已到京，在府里静候旨意。”说罢，便坐了允祥的大轿打道而去。

为年羹尧庆功的筵宴设在御花园。紫禁宫院内不许栽树，这样热天毒日头，一千多人的大宴设哪个殿也盛不下。允祥进来时，御厨房的太监们举着大条盘来来往往正在上菜，个个热得满头大汗。允祥扫眼见雍正的首席设在拜月台的凉亭下，雍正坐在首席，挨身便是兴奋得满面红光的年羹尧，旁边是几个老亲王陪坐，便忙赶过去给雍正叩头，起身又打个千儿笑道：“给几位叔爷请安了！”又转谓年羹尧，“大将军今日不易！这次回京也走得劳苦，今儿主子专为你庆功，你可要多用几杯了！”年羹尧忙起身笑道：“年某何功之有，这都是主子调度有方，前方

将士仰体圣德，那些丑类冥顽不化之徒，怎么抵挡我堂堂王师？十三爷过奖了！改日，我一定登门给十三爷请安！”

“拼命十三郎是朕的柱国之臣。”雍正见年羹尧没有离席给允祥行礼，又抢在自己前面说话，便皱了一下眉头，随即嬉笑道：“真正在后方调度的是老十三，朕不过托列祖列宗的洪福坐享其成而已。来来，老十三，你也这一席坐！”允祥忙躬身赔笑道：“这是主子厚爱，本不敢辞的。但主子也晓得，臣弟有个犬马之疾，同席同餐怕过了病气。就是别的席，臣弟也不相宜。今儿八哥是司仪，臣弟执壶司酒，挨桌儿把盏，略尽心意，不知万岁可能恩允？”雍正含笑听了，说道：“随你。只不可劳累了，乏时，想歇就歇着。”月台边站着的允禩见雍正颌首示意，便大声叫道：

“开筵——奏乐！”

于是鼓乐齐鸣觥筹交错。允祥先举一杯为雍正纳福。又为年羹尧敬了酒，依次按爵位给陪坐的几个老亲王上寿，这才又转到别的筵桌上。雍正只略举杯呷了一口，含笑道：“朕素不善饮，偏劳几位皇叔多劝几杯，今儿是亮工的好日子。”众人忙都躬身答应，轮流为年羹尧把盏。急管繁弦中，年羹尧左一杯右一杯的尽是敬酒，饶是量宏，早已醺然欲醉，仍是来者不拒，面儿上不倒，酒涌心头，耐不住便要说话：“我自幼读书破万卷，原想以文治为圣朝尽力。所以秀才、举人而进士，传胪保和殿还不足二十岁，后来皇上收在门下，入汉军正黄旗，不料改了武职，竟成杀人不眨眼将军。与皇上恩结义连数十年，无不听之言，无不从之计，荆棘丛中艰难胝蹶，其中苦楚皇上尽知……”他突然打了个顿，意识到说错了话，接口又道：“所以我常向岳钟麒讲，生我者父母，知我者皇上！西线军事大胜，一赖皇上如天洪福，二靠三军将士浴血用命，这就成全我年某为一代儒将。弥月之内歼敌十万，圣祖在位时也不曾有过的——这都仰受皇上的如天洪福……”说着，便又滔滔不绝大谈西宁大捷。

因这筵席专为年羹尧而设，他说话便格外引人，所有的目光都扫向了他。听他荒腔走板地大吹大擂，已在月台边歇息的允祥听得心动摇，挣扎着起身，提了精神踱过来，笑道：“年大将军，你说得很是，君父之恩德，皇天后土都鉴谅着呢……”雍正似乎一直漫不经心地听着，脸上和颜悦色地盯着年羹尧不言语，见允祥端着酸梅汤，知是要为年羹尧解醒，也觉得年羹尧再这么说下去，出了事不好收场，一笑起身道：“年亮工是有酒了，但酒后真言，朕听来更觉受用，因为他这话坦诚，且为忠诚之坦诚！亮工，弥月歼敌十万，确是开国以来无与伦比的大捷，古之良将不过如此——趁此琼浆为朕舞剑一歌，叫你主子高兴高兴如何？”

“喳！”

年羹尧挺身而出，昂然答应一声。他醉眼迷离，众人的心思压根没理会，也没留神雍正亲自给自己解围才说那番话，因接过张五哥递过

的剑，就地向雍正打了个千儿，起身支一个门户，便在月台前舞太极剑。他舞得很慢，边舞边道：“奴才有《忆秦娥》一首，为主上佐酒助兴！”接着似唱似吟，曼声咏诵：

羌笛咽，万丈狼氛冲天阙！冲天阙，受命驰骋，三军奉节！

将军寒甲冷如铁，耿耿此心昭日月。昭日月，锋芒指处，残虏破灭……

一边吟唱，手中的剑愈舞愈快，如飘风疾雪，银球价在筵前团团滚动。良久，年羹尧方收势站定，却是神定气闲，似乎酒意也没了。几百名文武官员目不转睛，看得五神皆迷，连喝彩都忘了。

“好！”雍正高兴得脸上放光，“堪称文武双绝！”因起身来，掏出怀表看了看，又道：“筵无不散，不知不觉已未时。朕稍事歇息还要办事见人，今儿你也劳乏了，就住在朕雍和宫旧邸，明儿陪朕到丰台，朕要亲自劳军！”年羹尧谦逊地一躬，赔笑道：“这实在是主子的关爱，奴才如何当的起？奴才是个带兵的，理应还回丰台军中，明儿就在丰台迎驾，似乎更妥当些。”雍正瞟了允祥一眼，点头道：“依你。不过明个儿你还是递牌子进来，和朕一道儿去，这样风光些。”

年羹尧还要逊谢，但雍正口吻并无商量余地，眼见允祥率王公、马齐张廷玉带着官员纷纷离席，王公们站成一排，官员们马蹄袖打得一片山响跪下，已成送客格局，便不再说什么，只低头轻声称是。雍正拉起年羹尧的手，笑道：“朕还送你出去。”允禄看着这一幕，脸上毫无表情，将手一摆，顿时丹陛之乐大起。钟鼓撞击声中，王公一揖手，百官三叩头，送他二人出了御花园。年羹尧被雍正绵软冰冷的五指捏着手，觉得很不舒服，试着抽了一下，却没有挣脱，待出园门雍正撒开手时，他已通身都是燥汗。

当晚，廉亲王允禄在朝阳门外八贝勒府为允禧接风，陪坐的有侍卫鄂伦岱和礼部侍卫阿尔松阿。这个地方是允禧在京时来得最多的地方，自康熙四十二年原上书房大臣索额图密谋逼宫，拥立太子的阴谋败露，他三天五天必定要来拜会一下，院里园中一草一木都踏熟了。但今天到这里来，却无端生出一种陌生之感，他自己也说不清是为什么。八、九、十贝勒当日号称“王中三杰”，领袖百官纵横六部，外加一个十四阿哥允禩将十万雄兵在外，互为犄角，真算得上一呼一吸朝野震动，没想到竟败在雍正这个“办差阿哥”手里，一二年间手足凋零，被拆得七零八落……也许因为乍从荒寒的沙漠瀚海返回这繁华世界锦绣富贵之地，他有一种恍若隔世之感，或者因这番西域之行始终没敢挑明了和年羹尧深谈，虚与委蛇，徒劳而无功，不免怅惘；总之，无论如何允禧鼓不起兴头来。允禄见他呆呆的，只是出神，殷勤劝酒道：“你这是怎么了，好不容易回来，怎就像霜打了似的？是历练得深沉了，还是有心事？”

“我是有心事，金波玉液难下咽呐。”允禧沉重地将发辫向身后一

甩，粗重地叹息一声，“我想十弟，有他在这块揎臂攘眉划拳行令该有多好！如今却在张家口喝风吃黄沙，阿灵阿肝胆照人忠直诚信，揆叙多才多艺谋事精当，都是我们满人里头的人尖子，也都身染沉痾一命归黄泉。留下我们几个孤魂，吃这杯枯酒，怎么畅快得起？”他看了鄂伦岱一眼又垂下了睫毛，端起杯来看了看，又放了下去。鄂伦岱心里更不是滋味，他知道允禔心里对自己有所责备。在康熙晏驾那个紧急关头，鄂伦岱奉允禔之命倒戈助了允祥一臂之力，诛戮了丰台提督成文运，原为的北京城允禔和雍正“打成平手”好让大将军王回京收渔翁之利，想不到弄成眼下这个收拾不起的局面。鄂伦岱想着，自失地一笑，说道：“我晓得，九爷心里恨我。千不怨万不怨，只怨我自己是个混虫，辜负了爷们的心，误了爷们的事……”

允禔看看允禔，又看看鄂伦岱，“扑哧”一笑道：“秦失其鹿，高才捷足者先得！这是当时的情势嘛！老十四回京后，我们促膝谈了一夜，什么话都谈透了。不然，鄂伦岱也不会登我这个门。如今即为自全，我们也不能窝里炮——打起些精神来！把昔日恩怨抛向东流水！”他亲自倾了四杯酒，一一送到众人面前，说道：“来来来，满饮了！”

“我看话不说透，九哥是打不起精神来的。”阿尔松阿一直斜靠在椅子上嗑瓜子儿，微笑着端杯一啜，说道：“告诉九爷吧，世事如棋局局翻新，后头的事谁料得定呢？皇上一个孤家寡人，真正的独夫，支撑不了多久！”鄂伦岱惊异地转脸看看阿尔松阿，闷声叹息道：“我们不占中央位置，无论如何扳不回局面。这次搜宫，老隆亲自布置，先占紫禁城畅春园，再夺丰台大营，然后发文天下，‘皇上蒙难’在外，拥立三爷摄政。你们听听，盘算得天衣无缝吧？一个马齐出来就顶住了九门提督的兵，怡亲王不费吹灰之力就彻底儿搅黄了这件事。年羹尧这又带兵进京，轰动了满天下，你瞧他那势派，就差着没有加九锡进王爵了。文有张廷玉、方苞，武有年羹尧一干子帮凶，还说什么独夫？八爷——不是我鄂伦岱撂松炮下软蛋，至今刘铁成还防贼似的盯着我，疑心是我放了隆科多的兵进园子。这‘谋逆’二字好轻易担待的？！阿松，你也是侍卫，侍卫顶多大用场你清楚，女人生孩子尿疼，敢情男人不知道？”

阿尔松阿是鄂伦岱的本族堂兄，论亲还在五服之内。他穿着亮蓝套扣坎肩，绛红实地纱袍袖翻着雪白的里子，听着鄂伦岱发泄牢骚，不禁龇牙一笑，说道：“你这会子想和八爷撕掳清白？迟了些儿罢？”阿尔松阿相貌堂堂气宇轩昂，泛着黑红的国字脸上五官也还周正，只一口大白牙破相，尽自矜持着，笑起来仍似满嘴是牙。但只一闪便又抿住了，只盯着鄂伦岱不言语。

“你这话说得谬，”允禔盯了阿尔松阿一眼，冷冰冰说道：“鄂伦岱不是卖友卖主之人。要和我撕掳，犯生分，今晚就不来，来也不说这个话了！但也确实怪我，先头有些事没有跟鄂伦岱说清，为怕老鄂的性子不防头走了风，或者知道的多了反而瞻前顾后，弄得鄂伦岱有些狼狈。这里我给鄂老弟赔个情儿，撂开手好么？”说罢竟就座中起身向鄂伦岱一揖到地。鄂伦岱惊得忙双手扶住，说道：“八爷……奴才怎敢当得起？只是

阴差阳错，走到这地步儿上，奴才心里憋得都要炸了。好歹什么章程，八爷您拿定了，就是死，奴才情愿当个明白鬼……不是么？”他说得动情，禁不住泪水夺眶而出，嗓音也有些哽咽嘶哑。允禩抚着鄂伦岱的背，脸上也带了戚容，口里却笑道：“今日是给你九爷接风嘛。咱们边吃酒边谈。来，都坐好！”

允禩这会儿觉得心绪安定了些，笑着呷一口酒，说道：“接风不接风无所谓。但我的心绪真的是坏透了。自到西宁，我原想凭怎么不济，到底是个龙子凤孙，别的不说，参赞些军务总是该当的，偏偏姓年的把我当客敬，泥菩萨般供起，我没有奉旨管事，只是个‘军前效力’的名分，一件事也插手不得，一句多余的话也不敢轻易吐口，后来宝贝勒他们去了，我更连个边也旁不上！我一肚皮的雄心，要凭银子凭心地套住这个姓年的，想不到都撒了西北风地里！你留京师，老十发落张家口，十四弟去看祖坟，雍正这一手算得上辣。原以为他只是个办差阿哥，必定是个琐碎皇帝，不懂政治，我竟瞎了眼！”他把头深深埋在两臂间，咬着牙两眼盯着闪动跳跃的烛台，瞳仁闪烁着，不知是火光还是泪光。

“这一条足证皇帝胆寒心虚。”允禩笃定地靠在椅背上，嘴角闪过一丝冷笑，“他以为拆开我们兄弟，就散了‘八爷党’，其实足证他不懂政治——”他缓缓站起身，漫步散踱着，一边想一边说，“‘八爷党’在哪里？在天下臣民心里！朝野如今都在流传，先帝遗诏写的‘传位十四子’是雍正改成了‘传位于四子’，这是说他不忠，他发落一母同胞的十四弟去守陵，气死皇太后，也有说太后是触柱自杀的——这是他不孝。隆科多依附的其实是新三阿哥，我把他推出去和皇帝打擂台，成则收利，败则毁他的名，他就是个不仁不义的皇帝！所以我看上去地位岌岌可危，其实稳如泰山。凭他那两下子，奈何不了我允禩，何况如今又加上一个‘年羹尧党’？”

这番话款款而言，语气却凶刁阴狠，允禩与他自幼相交，即便在一处商议一些极为机密的事，允禩也都是温文尔雅，以道为本，满口子曰诗云，今儿图穷匕首见，杀气腾腾，居然毫无饰词，要陷雍正为不忠不孝不仁不义的地步！看着允禩带着狞笑的面孔，允禩浑身一震，吃惊地问道：“年羹尧！——年羹尧怎么了？”

允禩背着手，满脸阴笑，却不言语，只向阿尔松阿努了努嘴。此刻连鄂伦岱也怔了，手按酒杯盯视着阿尔松阿。

“年羹尧头上有反骨。”阿尔松阿嘿然冷笑，突兀说道，“银子加上刀，他已经把十万大军变成私人势力！西宁大捷前本钱不够，如今已经倒过来要挟朝廷了！”

“何……何以见得呢？”

“雍正以诸侯之礼待他，他也以诸侯自居。”阿尔松阿口气斩钉截铁，“九爷你细想，年羹尧所作所为，他吃饭叫‘进膳’，他选官叫‘年选’，

节制十一省军马，要升谁的官，要罢谁的职，朝廷从来没有驳回过。为什么？一来他还有用处，二来也着实怕着他！宋师曾是个什么人？他在保定府借修文庙，贪污银子三千两，被李维钧出奏，原是要下大狱，至少要剥官夺职的人，年羹尧反奏李维钧挟嫌报复，结果李维钧降两级，宋某人却升两级为江西道，听说又要调升直隶布政使！范时捷有什么罪？不就和年羹尧顶了几句嘴，外放巡抚票拟都出了，又收回来！这次过河南，田文镜办案，和臬司藩司衙门闹翻了，年羹尧又插手政务，命田文镜释放臬司衙门的人，你瞧着吧，河南还有热闹的！”

允禩一边听一边踱步，至此摆摆手插话道：“说年羹尧脑后有反骨，我不敢断言。但年羹尧植党营私骄横跋扈僭越犯上，是真真切切。阿松方才讲的我知道，都是雍正不情愿的事，俯就了年羹尧。其实已经君臣相疑到了极点——你信里说的那个汪景祺年羹尧还养着，养着做什么？无非是备着应急！他上的密折，说你在军中很安分，皇上委婉批示‘允禩劣性断难改悔’，他又说‘十爷十四爷理当回京奉差’，却只回答‘知道了’三字，明是不置可否，其实就是驳了。皇上派去侍卫他用来摆队，他这次进京的情形更是荒谬之礼，见了王公大臣都不下坐骑，在皇帝面前箕坐受礼，这年羹尧不是昏聩了，就是别有用心！”

允禩和鄂伦岱都用心听着，许久，允禩才道：“年羹尧这些事我是目睹了的，但他实在是我们的宿敌，为什么要保我和老十老十四，我想不明白，皇上又何必这样待他呢？”“猪要养肥了再杀嘛。”允禩冷冷说道，“康熙五十六年年羹尧亲口对我讲‘八爷比我主子厚道。我要像待主子那样忠于八爷。’口说无凭的事，他能赖账。但十四弟为大将军王，他做陕西提督，书信来往黑纸白字，赖起来就未必那么便当。雍正靠年羹尧的军功粉饰太平稳定人心，收拾我‘八爷党’推行他的新政，三阿哥弘时靠我和隆科多的势力去夺嫡，我呢？且作壁上观，到他收拾不了局面之时，请出八旗旗主再造局面——这就是当今局势的底蕴。”

“八爷这话真让人醒神儿。”鄂伦岱呵呵笑道，“我说呢，皇上几次发作您，拳头攥得出汗，脸气得紫茄子似的，只不敢动您一根汗毛。既然如此这样，不如挑明了和姓年的摊牌，拉他进我这圈子，两股合一股打他个冷不防？”

允禩格格一笑，说道：“你讲得何其容易！年羹尧的私财近千万，封到一等公，王爷都看不在眼里，用什么拉拢他？弘时也做的皇帝梦，我还得顺着他的梦做自己的事，也拉拢不得！让弘时占天时，年羹尧取地利，我得人和，稳稳僵持下去，以静制动，守时待变才是上策。弘时虽有心术，只握到半个隆科多，年羹尧虽然野心勃勃，能指挥如意，没有财源也是枉然。你瞧着吧，他这次觐见，准伸手要钱粮！”正说着，忽听自鸣钟连撞十响，忙又笑道：“原是给老九洗尘，放量好生吃几杯的，又议起这些个叫人心发沉！今晚再不谈这些个了，咱们高高兴兴举杯，祝——祝皇上成佛成仙，长生不老！”

四个人粲然一笑，满腹忧愁尽化乌有，你一杯我一盏直吃到四更

天。都没有回家，在廉王府逸兴斋抵足醉卧，俱都鼾然黑甜一梦。

宝贝勒弘历没有跟年羹尧一道入城。按刘墨林的想法，随军入城，风光体面些，但弘历却不肯出风头。一到丰台，弘历便带了刘墨林便装轻骑离了年羹尧的中军，直奔大内乾清宫面觐雍正，一缴旨，自然就没了钦差身份。雍正冷面冷心，在儿子们面前更是不苟言笑，稳坐在须弥座上静静听完弘历述职，淡淡说道：“简明得体，很好。年羹尧代天讨逆回朝，朕要亲迎，你们不必受朕的礼，先来缴旨很是。这一路情形朕知道，供应周张，着实累了你们了，下去歇着罢！”

刘墨林满心急着要去嘉兴楼，巴不得雍正这一声，连连叩头谢恩。弘历却赔笑道：“皇上万几宸函昼夜宵旰，尚且亲自劳迎，儿臣怎敢言累？还该随三哥扈驾，等差使办清，皇上赐假时再歇息不迟。”

“不用了。”雍正偏着头想了想，说道，“你十三叔身子骨儿不好，朕也命他随意。方才他递了个片子，邬先生从李卫那赶来北京。你去见见，听邬先生有什么话。”弘历忙答应着，又问道：“阿玛要不要见邬先生？”“你代朕见就是了。”雍正沉吟道，“他有什么话由你代奏。要缺什么，叫他只管说。告诉邬先生，不要存归隐的心，哪里不是王土？”说着，见礼部的人忙得满头热汗赶进来奏事，便不再吱声。

弘历和刘墨林却步躬身退出乾清宫。刘墨林狐疑地问道：“四爷，万岁方才说的邬先生是谁？居然称先生而不名！”弘历轻轻弹了弹衣角，微笑道：“怎么，刘给事中想盘查一下这事？”刘墨林原与弘历并不相识，这次一道出差同行同止，时时说古论今谈诗论道，十分投了缘法。弘历甚喜刘墨林机敏博学滑稽多才，常谑称他是自己的“给事中”，刘墨林也觉弘历不拘形迹，比雍正好侍候，且弘历翩翩风度儒雅风流颇合着自己脾胃。这次返京，他才看出这个阿哥才识远非“侗傖”二字所能局限。碰了这个不软不硬的钉子，刘墨林不禁一怔，随即眯眼儿一笑道：“奴才怎能当起‘盘查’二字，不过好奇罢？！我是想，像皇上都称‘先生’的人，我刘墨林居然毫无所知，这不是一大怪事？”弘历凝视了一下刘墨林，一笑说道：“你好大的口气！不过皇上既当着你的面说的，你就见见也无妨的，随我去一趟十三贝勒府吧。”刘墨林虽心里存着事，却也难违弘历的命，只好笑着躬身答应。

二人带着一群太监长随并辔而骑，径往西华门外北街的怡亲王府，一路却是行人稀少。连素常最热闹的烂面胡同槐树斜街，山陕会馆和几个大戏楼如禄庆堂彩云阁等处，平日熙熙攘攘人头攒动，此刻也都门可罗雀。刘墨林不禁叹道：“都去观瞻大将军风采去了！四爷听，那边钟鼓号角人如潮涌，爆竹焰火响得分不出个儿了。真真的天下人都醉了，疯了！”

“看来世人皆醉，唯尔独醒了？”弘历随马一纵一送，若有所思地点头笑道，“功必奖过必罚自古通理，但常人要读书历练才能得来，万岁爷却是天性中带的，坚刚严毅，聪查明晰，这就难能得很了。”

这话说得似虚又实，既回答了刘墨林的话，又似乎在暗示什么，但要把握时又飘然不定，什么也扑不到。刘墨林心里一动，还要说话时，下头一个长随揽住缰绳指着前头道：

“四爷，前头就是怡亲王府了。”

弘历未及答话，怡亲王府的掌门太监已一路小跑过来，见是弘历，忙磕头打千儿笑道：“是四爷啊！奴才艾清安给您老请安了！”一句话说得二人都笑了，刘墨林笑道：“这名儿真叫绝了，‘请安’而且‘爱’，世上还有爱请安的人！”艾清安笑道：“咱们侍候人把式，逢人低三辈，不请安哪成？所以索性就爱请安！不请安指什么吃饭呢？”说着爬跪两步伏在马上。

“十三叔在府里么？”弘历满面笑容，踩着他的肩从容下马，从怀里抽出一张三十两的银票丢了去，微笑道：“皇上命我来瞧瞧十三叔的病。”“哟！”艾清安笑得两眼挤成一条缝，“爷来迟了一步儿！我们王爷今早就出去了。打南京昨儿个来了个什么邬的先生，王爷原说今个歇的，竟和他一道出去瞧热闹儿去了。这位先生也真是的，自己是个瘸子，没瞧我们王爷瘦得一把干柴价。说声去，竟就喊轿，半个主子似的，亏了王爷好性儿，要是我，早打出去了！”弘历一头带刘墨林往里走，口中笑道：“你晓得他是谁，就敢说‘打出去’！你知道个屁！”

那艾清安前头带路，脸上赔笑道：“那是，小人省得什么！左不过瞧那人像个篾片子相公，或许早年认得我们爷，这阵子穷极了，进京来打个抽风罢？……”一边说笑，带着弘历刘墨林进花园，在西书房安置了，让座沏茶，拧干了毛巾请二人擦脸，又在茶几上摆一盘子冰，说道：“奴才这就先去，叫人请王爷回来，请主子和这位爷稍候一下。我们千岁爷去不远，说过午前赶回来吃饭的。”说着哈腰儿退了下去。刘墨林端起盘子请弘历吃冰块，见弘历摇头，自拈了一块含在口中，顿时浑身沁凉，笑道：“这狗才虽说嘴碎，侍候人倒没说的。”

“那是当然，他是保定人，祖传手艺，一辈辈传下来侍候人全挂子本事。”弘历漫不经心地一笑，起身浏览着允祥的书房，因见瓶插雉尾，壁悬宝剑，图书檀架之外并无长物，口中微叹道：“十三叔雅量高致英雄性情。西边军中，年羹尧曾和我闲谈，年说怡亲王府外观宏谟壮丽，进府各处设置粗率，意思说十三叔鄙俗。其实他没有进一步，到内室来看，这书房，是粗率人能办的？”刘墨林自与弘历相交，还是头一回私地里议论别人，不禁怦然心动，一欠身问道：“四爷是怎么回年羹尧的话的？”

“我说，王府自有规制。十三叔是亲王，又是上书房行走，户部兵部刑部都是他管着，一天有多少冗杂事？和三伯、八叔他们比不得，有那么多闲暇料理府务。”弘历背着手，素纸竹扇轻轻摇着，转了话题：“这是仇十洲的《凭窗观雨图》，怎么没有题跋？真是一件憾事。”因轻轻将画轴摘下放在案上细赏，刘墨林忙侧身在旁观看，半晌，

笑道：“我知道了，当日仇十洲画完此稿，恰来几个朋友邀酒，打断诗思，就没有再作，大约是‘以待来者’的意思。只这么一幅画，等闲人怎么敢信笔涂鸦呢？”弘历极喜题跋山水，一石一山一草一木，只要兴之所至都要留墨。刘墨林无心之语，倒激了他的傲性，因从笔筒中抽出一支中号雪狼霜毫——现成研好的墨醅饱了，略一属思下笔如走龙蛇填在画的右上方：

朝雨明窗坐，昼雨织丝杼，暮雨浇花漏——

写到此手一颤顿住了：这三句诗恰好成韵，转没法转，续不能续，收又收不住——涂掉呢，不但此画价值连城，又如何丢得起这个人？再看左下角，一方图章鲜亮，篆文“圆明居士”四字，知道是御赐，心下更是着忙，提着笔只是踌躇。

“三句一韵！”刘墨林脱口而出，他又噤住了。

第三十九回 才士呈才天外有天 红颜薄命命归黄泉

怔了许久，弘历转脸笑道：“这番要出丑了，事虽不大，丢丑了，给事中，有法子挽回么？”刘墨林俯首沉思，移时笑道：“将错就错，说不定翻出新意呢！四爷，臣想了几句，四爷先写在纸上，斟酌好再誊到画儿上可成？”说罢起身踱步曼吟：

檐声如雨泉，槽声如飞瀑，讲声如决溜。竹树江崩腾，台池罄清越，蓬茅车辐辏。

“好！”弘历提笔大赞，“回天有力，很有意思了。只是稍嫌平了些儿。”却听刘墨林口锋一转，朗声咏道：

忽然振屋瓦，忽然鼓雷霆，忽然饰甲冑！蒙庄写三籁，师旷叶八风，邹衍吹六候。病中广陵涛，枕中华胥谱，庭中钧天奏——醉听可解醒，饿听可乐饥，想听可涤垢，辨非从意解，闻非从西来，声非从耳透！

一篇三句一韵的诗就此结煞，刘墨林自觉十分得意，转脸一笑道：“四爷，可还看得过？”弘历展纸细读，竟难更动一字，欣赏地看了刘墨林一眼，说道：“岂止看得过？新奇有致落落大方，实在是创新之作！”

“奇文共赏，异义同析，既有创新之作，拿来给我们饱饱眼福！”

门外忽然传来几个人的说笑声。弘历抬头看时，却是方苞，文觉和尚进来，邬思道架着双拐随后进来。弘历忙将笔放下，迎了两步，又矜持地站住，一揖说道：“堂头大和尚、方先生、邬先生，你们回来了，十三叔呢？邬先生，实在久违了，先生腿脚不便，请坐了这边安乐椅。”刘墨林这才知道这个貌不惊人的瘸瘫人就是“邬先生”，因见他毫不逊让，居然坐了方苞上首，心里不免觉得他过于拿大，却不好说什么，双手当胸一拱，含笑道：“文觉大师和方先生，一个是皇上佛家替身，一个是帝友，都极相与得熟的。这位邬先生素未谋面，敢问台甫，如今在哪个衙门恭喜？”弘历忙笑道：“哦，忘了介绍了。邬先生如今在田文镜幕下赞襄——这位是刘墨林，今科探花当世才子，这诗就是他的手笔，端的绝妙好辞。墨林——你的字是叫‘江舟’罢？”

刘墨林一笑说道：“原名叫‘刘江舟’来着，后来有人说像是‘流配江州’，就不要字了，索性就叫墨林，就是本色也好。”邬思道欠身，淡淡说道：“既是本色为好，就称我邬思道好了。”

“十三爷去了御花园陪筵，”方苞这才回弘历的话，“恐怕过了申时才得下来。”说着便看那诗。文觉和尚在旁侧身观看，品味着只是沉吟，半晌才道：“四爷，这个诗怎么读不出韵来？”弘历笑着将方才的事说了，又道：“这是千古奇创，从没有这样格局的。你按两句一韵句读，当然读不断的。”方苞笑着将诗递给邬思道，说道：“大和尚见闻不广啊！我昔年读宋碑，会稽高菊磻《略奏》就是三句一韵，《梁书》记载，竟陵王子良登泰山读秦始皇刻石，众人两句一读，茫然不能通断，范云按三句一韵，顺如流水；可惜原文我都记不得了。”邬思道将诗还放案上，说道：“这诗颇有趣，畅顺明晰，只是为题画而作，不免局于僵板。不常见是真的，说是创奇之作就过了。即读《老子》，‘明道若昧，进道若退，夷道若颡，上德若谷，广德若不足，建德若偷，质真若渝，大白若辱，大方无隅，大器晚成，大音希声，大象无形。’也是用韵之诗，三句一易。但刘君仓猝之间能到此，确是难能。”说罢垂头吃茶。

刘墨林为这一首三句一韵诗大受弘历赏识，心中原是大得意，以为偶然之间自创亘古未有之诗格，方苞的话没有引出原文，已经不服气，待邬思道比出《老子》，忍不住笑道：“老子这部经可以一句一读的，‘大方无隅’似乎可与‘大器晚成’几句相连更恰。不知邬先生以为然否？”邬思道听了只一笑，说道：“老子‘建德若偷’，‘偷’字读‘雨’声，并不是偷东西的‘偷’。墨林兄只要细想就明白了。”刘墨林寻思半日，才明白，这一字之改便驳了自己四个“大”字相联的见解，正想着如何难一下这个姓邬的，邬思道却道：“请借刘先生扇子一观。”刘墨林不禁一怔，双手递了过去。邬思道借过展玩，见上面写着：

笔床茶龟倚窗东，童儿煮茗插雀孔

“一笔好字！”邬思道莞尔笑道，“请方苞兄看看这副联。”

方苞一看便知，刘墨林误将“茶灶”二字写成“茶龟”，老鼠胡子一挑“扑哧”笑道：“昔年和顾八代老先生出对，他出‘酒鳖’二字，我竟对不来。现在有了‘茶龟’，真是天造地设的确对。”邬思道取回扇子审视良久，又问，“这‘雀孔’是什么物件？想必是‘庚仓’‘劳伯’^[20]之类罢？”

一屋人见这三人斗文，至此不禁哄堂大笑，刘墨林自进学以来一直是“领袖名士”，从没有在论文上吃过谁的亏的。他以博学敏捷见长，偶有错用典故，也不肯服输，逢人诘问，便推说是《永乐大典》里的。一部《永乐大典》卷帙浩若烟海，谁能确查？今天在自己亲书扇题上竟有两处糟谬不堪的笔误被当众揭出，刘墨林顿时羞得汗颜无地，红着脸一字不能对，恨不得有个地缝儿钻进去。

“英雄欺人，墨林也未能免俗。”弘历见刘墨林难堪得无地自容，笑着解嘲道，“今儿败阵，不是你中不中用，是你遇上劲敌而已，何必懊丧？”邬思道破颜一笑道：“四爷这话是。其实我昔年何尝没有掉过底儿？我们也只是笑你的谬处，就扇背上这阕词，恐怕我就填不好。”说罢弛然一仰身子背诵道：“茅店月昏黄，不听清歌已断肠。况是鹧鸪低按

处，凄凉。密雨惊风雁数行，渐觉鬓毛苍。怪汝鸦雏恨也长，等是天涯沦落客，苍茫。烛摇樽空泪满裳！——情味苍凉感人泣下，不是大手笔恐怕是写不来的。”

弘历索了扇子，果见扇背密密麻麻填着这首词，方才众人只顾挑剔“茶龟雀孔”，竟都没有留意，便转脸笑谓刘墨林：“看你诙谐活泼，怎么来了这个风趣？”刘墨林这才定了定神，不便说是途中思念舜卿所作，只勉强笑道：“这是当年头一次应举不中，回乡路上作的。扇子是取凉的，自然要带一点秋色况味，所以就抄了上头。”“怪道的，”文觉笑道，“听了就浑身发噤，又是风雨，又是凄凉苍茫，扇起来岂不冻杀？”一众人等说笑着，不觉已近酉时，艾清安进来向弘历道：“四爷，我们王爷回来了。”几个人便忙起身，允祥一手扶着一个太监已进了书房。

“罢了吧。”允祥见众人要行礼，摆手命太监退下，自己却不肯坐，转脸问弘历：“你带着旨意？就请宣吧。”弘历忙道：“万岁命我来看望十三叔和邬先生，并没有旨意给叔叔。您请安坐。”说着又复述了雍正的话。允祥点头，深深嘘了一口气，几乎瘫坐在椅上，脸色苍白中带着一丝潮红，显得疲惫不堪，喝了一碗参汤精神方略好些，说道：“邬先生，万岁在京就不再接见你了。原说过的你有事由我代奏，我这身子骨儿你也瞧见了，打熬不了几日了。所以筵会下来特意留了留，万岁说往后你的密折交宝亲王代转。”他咳嗽了两声，又道：“回来得晚了些，叫毕力塔几个人商议了些事。明儿我还要陪驾去丰台，又去看了看大哥二哥。大哥已经疯得连人都不认得了，二哥和我的症候一模似样，眼见是不中用了。文觉师傅，就是万岁爷交代的那些事，先议年羹尧，是留京还是放出去。你们只管谈，我听着。我的精神实在济不来——这位是谁？”他的目光忽然扫向刘墨林，“似乎在翰林院见过。”

刘墨林陡地浑身一震，惊悟到这是一次非同寻常的聚会，自己怎么恍恍惚惚就跻身进来了？他正要回话，弘历在旁笑道：“是侄儿带来的。十三叔记得不差，他是翰林院的庶吉士刘墨林。人很伶俐。侄儿想，年大将军要是不留北京，就着墨林随行，所以带来请方先生邬先生看看。”刘墨林听着这话，越发觉得这汪水深不可测，无论如何先辞为佳，忙一躬身道：“墨林一介书生三尺微命，手无缚鸡之力，年大将军做的白刀子进去红刀子出来的勾当，有什么用着我的去处？”刘墨林满心想勾问出允祥几个人的真意，说罢便嬉笑着盯视允祥。允祥却只点点头，说道：“弘历既看中了，必是不差的，不过，年羹尧的事还没定下来。定下来再给刘墨林交代差使不迟。”

“十三叔说得是。”弘历微笑着转脸对刘墨林道，“我看你的那首词未必是什么落第归途所作，不定是给那位苏什么卿的姑娘的。这样，你且去，待使着你时，我自然叫你。”他说着，刘墨林已经起身，听完一躬，忙辞了出去，刚到二门，却见十七王爷允礼带着一群太监前呼后拥进来。刘墨林忙闪过一边，待允礼过去，一溜烟儿离了怡亲王府，自去寻苏舜卿。

到嘉兴楼时天色已至酉末，渐渐麻苍上来。刘墨林心里又是激动又是高兴还加着一点感伤，三步两步进来，不禁愣住了：怎么弄的，离京几个月，这里已改了戏楼，楼上楼下笙箫阵阵，还加着戏子们吊嗓子的咿呀声气，楼梯上上下下浓妆艳抹的女孩子叽叽格格莺声燕语，却是一个熟人不见。正在发怔，却见原先在苏舜卿跟前侍候的茶房头儿吴苏奴满头热汗带着一起子人抬着戏箱拿着行头下来，刘墨林便招手叫住了笑骂道：“吴老王八！你妈妈还有那些姐姐呢？凭你这副驴叫天的嗓门儿，怎么改行唱戏了？”

“哟，是刘爷！”老吴忙站住，满面堆上笑来，上前打千儿请安道：“您老钦差大臣回京了！这个楼上个月就盘给了徐爷，如今是徐老相国的家班子。嘉兴楼行院办不下去，顺天府的人说有旨‘贱民从良’，不从良征税加两番！妈妈说生意清淡，姊妹们各听其便。有的荐去给大家子当丫头姨奶奶，有的回家，还有的自己开盘儿，散在苇子胡同八大胡同。爷明白，世上的事还不就这模样？”刘墨林笑道：“贱民从良，演戏就是‘贵民’了，难道还要加税？这不干我的事。只问你舜卿，她如今在哪？”老吴笑道：“爷是贵人忘事。您不是在棋盘街给她置了宅子么？她和老鸨儿迁那去了……”刘墨林听了回身便走，老吴送着往外走，絮絮叨叨说道：“说到‘加税’，那不是哄世人玩儿的！店大欺客，客大欺店，自古都这理儿。徐爷这个家班子不但没人收税，顺天府点堂会，一赏就几百两！收的‘税’打这儿又流出来了……”

刘墨林边听边笑着点头一路出来，却见徐骏穿着熟罗月白长袍，腰间也没有系带子，带着两个小奚奴潇潇洒洒踱来。见了刘墨林，徐骏不禁一笑，当胸一揖道：“墨林兄久违了，别来无恙乎？这番西域万里之行，着实辛苦了！”刘墨林见他彬彬有礼，也不敢怠慢，笑着还礼道：“家驹兄好情致，好飘逸！这是要到哪里去？同我一道棋盘街舜卿那里吃几杯，如何？”“罢罢！我不敢尝禁脔，更怕见王八婆子！”徐骏嘻嘻笑道：“八爷今晚叫我的班子，还有这套新编的书也要送过几套。”说着便嗔老吴：“你这王八蛋，在这卖什么呆？还不快叫他们预备着车马？”

刘墨林这才看见两个小厮怀里都抱着一叠书，伸手要过一本，却是《望月楼诗稿》，刚刚印出不久，切边上带着纸屑，翻开看时一股墨香扑鼻而来，遂笑道：“听戏读诗，清雅得很。新书可能见惠一册？”“说是诗，其实还有诗话（诗论诗评），偶也填点词，不过滥竽充数罢了。”徐骏笑道，“刘兄大人才，这么瞧得起，赠你两册。有丢丑处，刘兄不要笑话，悄悄儿告诉我，可成？”刘墨林刚刚在方苞邬思道那儿吃了败仗，哪里还敢托大？忙笑道：“徐家三代书香，家学渊源，小子何人，敢妄加批评？必是好的，我带去好生拜读领略。”说罢夹了书上马一揖而别。

“好走。”徐骏知道刘墨林秉性，原料必有一番揶揄，见他满口逊谢，谦恭有礼而去，倒觉诧异，站着看刘墨林去了，心里冷笑一声：“管你是什么东西，绿头巾已经戴上了！”怔了一会，自去八王府不提。

刘墨林赶到棋盘街时天已黑定。老鸨儿见他来，喜得眉开眼笑，一

路带风脚不沾地忙着张罗酒食摆布在舜卿房中，口中笑说：“苏姐儿盼你眼都望穿了，原想爷早就该来的了，直到这时分儿！”又给舜卿使眼色，“姐儿，做什么愁眉不展的？贵人回来了还不是万千之喜？今晚好日子，你好生陪刘大人多吃几杯……”说着便掩门出去。刘墨林见舜卿目光盈盈，含着泪盯着烛光只是发怔，以为真的恼自己来迟，便打叠起温存，把书放在一边，一把揽过舜卿，温声笑道：“卿越是‘恨’我，我越是爱卿。我这不是来了么？”

“年大将军仪仗过来，我去看了。”苏舜卿像一只受伤的小鸟，偎在刘墨林怀中一动不动，声音像是从很远处传来，却又十分清晰：“原以为你和宝千岁爷必定和年大将军一道儿的……”

刘墨林心里一动，忽然想到方才弘历的话，自己不定还要跟着年羹尧再回西宁？但这话机带双关闪烁不定，内中更深的意思又是什么？自己离开后，十三贝勒府此刻几个人正在议什么？真是愈想愈觉得扑朔迷离……怔了许久，刘墨林才回过神来，抚着苏舜卿的秀发，温存地在她额头上吻了一下，笑道：“那是军国大事，卿管他做什么？我这不是来了？”一头说，手便伸向舜卿小衣里，把弄着她温润的肌肤和鸡头小乳，渐次间心动情热，手慢慢向下滑去……

“我身上有……”舜卿突然一把推开了刘墨林，挣起身来束好了衣带，大约觉得自己太过突兀和失态。她望着刘墨林，略带酸楚地一笑，“今晚不成！且待……日后吧。”刘墨林见她突然如此果决地站起来，愣了一下，笑道：“不来就罢了，我还以为蝎子蜇了你一下呢，就身上有，摸一摸有什么紧的？只是如此长夜良宵，枯坐对灯，可惜了。”苏舜卿怔怔地盯着刘墨林，好像要把他印在自己的心里，许久，盥手焚香移筝案头，说道：“你是有名才子，此去西域万里相隔，必有佳作，取出来我唱给你听好么？”

刘墨林将折扇递过来，自失地一笑道：“才子二字从今收起，我竟是井底之蛙！不过这首长短句儿还略得了点彩头……”因将自己方才在怡王府受窘的情形一长一短说了，又道：“自此刘墨林不敢小觑天下之士了。”

舜卿却没有笑刘墨林，似乎对那些话也没大理会。她默默地接过扇子，仔细看了那首词，问道：“这很像是旅壁题词，是么？”

“是，是我题在陕州一家客栈壁上的。”

“你随宝千岁，怎么会住客栈？”

“宝千岁喜欢私访，我随他微服而行。”

舜卿默然良久，痴痴地又问：

“是……题给我的？”

刘墨林哑然失笑，说道：“也是想起我自己当年，卿中有我，我中有卿嘛——只管盘问这些个做什么，这里现成的酒菜，我吃酒，偏劳卿佐曲儿！”舜卿将扇子放在案上，却道：“既是写给我的，我就却之不恭了。不过你走后我也填了几首曲儿，这个牌子生得很，明儿练练我唱给你听。”说罢理弦调音，勾抹划挑，娓娓而歌：

嗟呀！良人万里归来，斑驳旧墙仍在，哪里寻得人面桃花？妾是那弱质蒲柳姿，新出的蒹葭，怎堪禁狂飚疾雷加！苦也苦也苦也……楼头残梦犹在，无情流水已过天津桥下。断魂幽恨付与谁？三生石畔，与你重做冤家！

“人面桃花就在眼前，怎么会寻不得呢？”刘墨林“咽”地咽了一大口酒，笑道：“只是也忒丧气的了，好怕不是好的？你是才女，我自认蠢汉！”说着又举一觥一仰而尽。苏舜卿过来，亲自又为刘墨林斟满了，返身取下琵琶，略一调弦，竟摇步而舞，手挥五弦目送秋鸿，真个歌声穿云：

一夜东风恶，东风恶！送去春不归……纷纷袅袅，落红缤纷，遍撒竹树芳径绿苔，尽是洛阳女儿泪！更哪堪飘转流溪，徘徊低回……凭谁？天台渺茫，阮郎不在，留住这桃花碧水？

刘墨林边听边饮，已是醺醺然口滞眼伤，听着这辞气，心里觉得不对，却似一盆浆糊打翻在肚里，再不得明白，他使劲晃了晃头，醉眼惺忪地问道：“你……你今儿是怎……怎么了？出，出了什——什么事么？”“没有。”苏舜卿强咽了泪，过来偎在刘墨林身边，又为刘墨林斟一大杯，含泪劝道：“我的刘郎，你再饮一杯。”

“牛郎？”刘墨林醉眼迷离道：“又没的什么王母娘娘……隔的什么银河？噢……卿是说叫我再牛饮一杯啊……”说着口齿愈来愈不清晰，顷刻间鼾身如雷。苏舜卿把他的鞋子脱下来，轻轻地将搭在床边的两只脚移到床上，用银匙喂了刘墨林两口水。刘墨林适意地咂了咂嘴，翻身向里，睡得越发沉了。苏舜卿偏身倚床，久久凝望着自己的情人。

这正是孟夏五月夜最深沉的时分。一丝风没有，也听不到虫鸣鸟啼，只不远处池塘边偶尔传来一两声格咕蛙声，随即陷入更深的死寂。将圆的月亮透过满天莲花云，将清幽朦胧的纱幕幽幽撒落下去，层层叠叠的树、屋，院中的照壁都像被淡淡的水银抹刷了，苍白又带着阴森和幽暗。黑魆魆的阴影下一切都看去影影绰绰若隐若现，蹲踞在那里的石桌、鱼缸、盆花和假山石仿佛在无声地跳跃，随时都能扑出来咬啮毫无防备的人。

沉闷的，带着颤音的午炮透过深不可测的夜色隐隐传来，惊醒了兀坐痴望的苏舜卿。她站起身来，幽灵一样在昏焰欲灭的烛影下踱着，呆滞的目光好像要穿透墙壁似的向远处望着。口中喃喃自语着似梦呓一般恍惚：“我身子虽然下贱，心也贱么？我七岁丧母，十岁丧父，头插草标

自卖自身……我是孝女……妈妈是个娼妓，可她幼年和我一样，同病相怜，并不逼我卖身……墨林，给你时我是干净人……我读了那么多的书，能歌善舞，琴棋书画诸般皆会，我是才女……皇上有旨黜除贱籍——我本来能跟着你熬出头，做个一品夫人……”她踉跄着踱至窗前，黄黄的月光照着她苍白的脸，“……可现在还有什么？牛郎肯要不洁净的织女？我——”她惨笑了一下，“想不到苏舜卿竟有今日，不成鬼也不成人，心如天高命似纸薄。徐骏！我饶不了你，阴司里与你分晓！”

苏舜卿脚步蹒跚着回到案边，抖着手拿起那把诗扇。“茶龟”二字在灯下显得那样刺眼刺心，她翕动了一下嘴唇，没再说什么，就着烛火燃着了，直到扇子烧尽才丢了下去。接着，苏舜卿打开妆奁匣子，取出一个小纸包，将里头的药抖进酒杯，和了水，又深情注目了一眼鼾鼾酣睡的刘墨林，一仰脖子便吞咽下去……她忍着绞痛，和衣卧倒在刘墨林的床下，剧烈的腹疼痛苦得她伸直了腿又蜷缩成一团……到死她也没有呻吟一声。

刘墨林直睡到日上三竿才醒来，宿醒未尽，只觉得口干舌燥，便连声要水。连着叫了几声没人应声，刘墨林坐起身来，犹觉头微微发晕，因见苏舜卿伏身挺卧在床前，因笑道：“哪里就睡得这样死的？从床上摔下来都摔不醒！”又叫两声见毫无影响，刘墨林心下才觉得不对，急趿鞋下来扶时，却见苏舜卿星眸紧闭，颜面惨白，一摊泥似的仰在怀里，咬破的嘴唇隐隐渗出血丝。刘墨林大吃一惊，摸了摸鼻息，又按脉时，哪里有半点影响？

“舜卿！”刘墨林痛呼一声，使劲晃着苏舜卿冰冷绵软的身躯，连声叫道：“卿醒一醒，卿这是怎的了，啊？卿给我醒一醒儿吧……”“啊……”他抱起苏舜卿，梦游似的在屋子里兜着圈子，已是涕泗滂沱，只一句接一句凄婉地呼叫着舜卿的名字：“卿醒醒，啊……昨晚卿像有话，为什么不告诉我？我本该问问卿的……我真混，我为什么不仔细问问呀……”“啊……”说着哭着，见老鸨推门进来，惊得满面土色呆立在门口，刘墨林把苏舜卿的尸体放在床上，发了疯似的扑到老鸨面前，劈胸提起，嘶哑着嗓子尖厉地狂吼：“老母狗，是谁欺侮了舜卿？说！不然我掐死你！不——我送你顺天府，叫你骑木驴，零刀子碎割了你！你说我办到办不到？！你说我办到办不到？！”

老鸨子胸口被他箍得透不过气来，见刘墨林一脸凶相，五官都拧歪了，血红的眼冒着火光死盯着自己，她已经被吓呆了，半晌才期期艾艾地说道：“刘大人您别……这真的不干老婆子的事。大约……大约……”

“嗯？！”

“大约是徐大人……”

刘墨林一把操开老鸨子，咬着牙想了想，已是信了老鸨子的话。他一句话没说，腾腾几步跨出房，站着一想，徐骏此刻必定还在廉亲王

府，一迭连声叫备马。自牵了出院来，一翻身上马便狠加一鞭。那畜牲长嘶一声，泼风价向朝阳门外狂奔而去。

第四十回 廉亲王武断触霉头 年羹尧演兵遭疑忌

刘墨林一腔怒火，在廉亲王府照壁前滚鞍下马。他喘了一口粗气，望着戒备森严的王府门房，却犯了踌躇，进这道门要通禀，自己不过一个小小的翰林，廉亲王若挡驾不见，又如之奈何？即让允见，问起自己有什么事要禀，又该怎么答对？再说，徐骏是允禩的座上客，老牌子的翰林院编修，允禩跟前说得响的红人，自己手中无凭无据进去揪人，等于当面掴允禩的耳光，允禩岂肯袖手旁观？就是徐骏现在究竟在里头不在，也在两可之间……正转着念头，听门里炮响三声，中门呀呀而开，一队太监拍着手出来叫肃静回避，接着便见一乘八人抬鹅黄曲柄伞亮轿抬着笑容可掬的允禩出来，后面跟着一大群王府护卫和清客幕僚，却并不见徐骏。刘墨林正自失望，闪眼却见徐骏从仪门一步一踱摇着扇子出来。刘墨林心里“轰”的一声，血全都倒涌上来，脸顿时涨得通红，将马系了拴马桩上待要过去，允禩却一转脸瞧见了刘墨林，吩咐住轿，问道：“那不是墨林么？”

“是……”刘墨林打了个顿儿，回过神来，忙趋跪一步，在允禩轿前行礼，磕头打千儿道，“卑职给王爷请安……”

“给我请安！”允禩见他恶狠狠不住瞟视徐骏，不禁失笑，说道，“今儿我好大面子！你从年大将军那来，还是从十三爷那来的？有什么事么？”刘墨林经这一问，倒被激得清醒了许多，一拱回道：“臣打宝亲王那来。一来给爷请安，二来寻徐骏兄打个饥荒。”

徐骏原也怕苏舜卿把首尾告了刘墨林，这冤家来寻自己晦气，本要躲开的，听说是借钱，不由得松了一口气，趑趄过来笑道：“也真亏你，跑八爷府寻我借钱，就这么猴急！”又转脸对允禩道：“王爷不晓得，墨林讨了好女子，如今走着桃花运，要藏娇先筑金屋——成，这事我当仁不让，要多少？回头我叫家人给你送去。”“王爷要上朝，这不是说话地方儿。”刘墨林过来一把拉住徐骏，扯过一边，又向允禩一揖，逊笑道：“臣实在莽撞，对王爷不起……王爷，您请！”一头说一头运着气，趁徐骏毫无防备，猛一转脸“呸”地一口浓痰唾将去，徐骏顿时满脸都是痰迹！

“你这衣冠禽兽！”刘墨林后退一步，将辫子甩了脑后，狞笑道：“我寻你就打这个‘饥荒’！”允禩的大轿刚刚升起，轿夫们被这猝不及防的事变唬得腿一软，竟又将允禩墩在当地。允禩原本面带笑容的，一下子阴沉了脸，转身喝道：“刘墨林，在本王面前撒野么？”

徐骏情知底里，一来理屈，二来要显“涵养”，一把擦了脸，顿了一下才说道：“王爷，他是出了名的刘疯狗，您和这种东西计较什么？”“你才是疯狗！”刘墨林恶狠狠道，“别人以为你是什么名门相府书香世家，

打徐乾学他爹算起，你们一门‘名狗’——你自己做的事自己不明白？”徐骏见刘墨林开口辱及父祖，腾地涨红了脸，眼中出火道：“我看你是失心疯了！先父先祖抬起脚板也比你的脸干净些！你不过狗洞子里钻出来的个穷王八酸丁，就这副小人得志模样！——八爷，他今日当众欺我，您老就是个见证，刘墨林，你当众说，凭什么侮辱我？”

“暗室亏心，神目如电，你自己明白！”

“我不明白！”

“你明白！”

“我不明白！”

允禩此刻其实已经明白，必是为苏舜卿两人争风吃醋。眼见照壁侧已挤满了瞧热闹的闲汉，遂下轿断喝一声：“你们这是什么体统？刘墨林，我不管你有什么道理，徐骏是我召进府议事的人，你当着我的面就大口啐他！我是议政王，当今万岁同胞弟，凭你这一条，我就难容你！”

“八爷不能容我，稀松！”刘墨林晒道，“反正我也不想活了！您天子剑、王命旗牌件件都有，斩了我岂不爽快？”允禩被他顶得一愣，冷冷一笑道：“我素来宽仁待下，想来人必以敬诚事我，不料还真有你这样不识抬举的！你没有死罪，活罪难饶——来！”

“在！”

“刘墨林吃醉了酒，来闹我王府。”允禩淡然说道，“架他到我书房前晒晒太阳，痛出一身汗，酒就醒了——怎么发落，我奏明天子，吏部自有票拟。”

“喳！”

几个戈什哈齐应一声，如狼似虎扑上来，架起刘墨林便走。刘墨林呼天抢地挣扎着大叫：“八王爷你不讲理，拉偏架……苏舜卿被他害死，你知道么？徐骏！你手上沾着血，你满身都是血！你老师吃了你的毒药死了，舜卿也吃了你的毒药死了——他们都站在你后头呢！你回头看看，他们都要取你的命……”他的呼声惨切凄厉无比，在场的人浑身无不起栗，徐骏吓得面如土色，竟真的觉得背后冷风森森阴气逼人，惊得不由自主回头看看。那允禩却无所谓地一哂，命令轿夫道：“快着点！万岁等着去丰台阅军，被这疯子拦了这么久，荒唐！”

允禩这一耽误，迟入朝近一刻时辰。待到西华门，刚要递牌子，里头高无庸喘吁吁跑出来，也顾不得请安，跺脚道：“马中堂张中堂早就进来了，都在太和门等着您老人家呢！想着爷要从东华门进来，那边叫张五哥派人去催，爷却从这边过来了！”允禩一边跟着进来，笑道：“万岁昨儿叫我西华门递牌子，我敢走东门么？这正是俗语儿‘叫往西不敢往

东！你就这么急脚猫似的！皇上想必是在乾清宫了，年大将军进去了么？”高无庸道：“年大将军早进来了，和隆中堂陪皇上在乾清宫说话呢！十三爷夜里吐血，原也要进来的，皇上叫免了，又着太医院医正去看，说等着太医的信儿再去阅军。不然，这早晚早已出来了……”

二人一边说话，已到太和门，张廷玉和马齐早在那里等候，见他过来，都松了一口气。马齐便道：“八爷可来了！叫人流星快马去府上，说王爷已经过来，东华门又说没到。一时皇上叫进，我们两个怎么回话呢？”张廷玉却没说什么，将手一让，哈腰道：“王爷先行，我们随后。”

于是三人由太和门入内，却不走三大殿，由左翼门过箭亭、崇楼，经由景运门、过天街在乾清门报名请见，一时便有旨：“着进来。”三个人进来时，却见御医刘裕铎正在给雍正回奏允祥病情，隆科多躬身侍立在身边，年羹尧却坐着。雍正示意他们免礼，却对刘裕铎道：“你说的那些个脉象，朕也不太明白，你也不必细说。你只说怡亲王究竟何病，于性命相干不相干。”

“回万岁，怡亲王是痼疾。”刘裕铎毫不迟疑地答道，“万岁圣明，这病最怕劳累的。这次王爷犯病儿，敢怕就是劳心过重调养不周的过。十三爷身子骨儿原极好的，只要安心荣养，得终天年的也尽有的。至于目下，奴才敢断言，三五年内，于性命决无干碍。怕就怕怡亲王忠君爱国不惜身命不遵医嘱，那就是奴才的医缘太薄太浅了。”说罢便磕头。

雍正的目光悠悠地望着远处，良久才叹道：“李卫上年奏说脾胃失调，是你们院谢鹏去看脉的，朕下特旨，叫他办理事务量力而行，不可强费精神。他什么都听朕的，唯独这一条做不到，听说也咯血了。你既这么说，朕把十三爷索性交给你，衣食住行由你一人悉心照料。即便朕下旨意要见，你以为不宜，由你来向朕回奏，你可听着了？”刘裕铎道：“万岁原有旨意，理密亲王的病也由奴才照看。奴才去侍候十三爷，原来的差使谁来接替？还有大阿哥——”雍正想了想道：“二哥的病叫冀栋去，你们会同诊视过由他接替。大阿哥是疯症，勉尽人事而已，你裁度着指个太医，犯病时进去治就是了。”

都是一父同体的嫡亲兄弟，雍正如此薄厚不一，允禩听了不由一阵寒心。张廷玉在旁赔笑道：“主上，臣管着内务府，大阿哥，二爷，还有在遵化孝陵的十四爷近日身子也不爽，由臣揽总儿照应，这边十三爷的病，由刘裕铎专责侍候，这么着可好？”

“也好。”雍正掏出怀表看看，站起身来说道：“你是宰相，燮理阴阳调和万方是你的本职嘛——时辰到了，年大将军，到你军中看看吧？”年羹尧一直静听不语，默默若有所思，此刻忙立起身，一躬说道：“是！我给主子先导！”雍正微笑着拍拍他的肩头，说道：“不，你和朕同坐一个銮舆——你不要辞，王前则国兴，土趋则国衰，朕难道不如齐威王？朕看你胜过朕的顽劣之子，君臣父子，那么多的形迹做什么？父子同舆也是乐事嘛！”说罢呵呵大笑，竟携了年羹尧的手一同出宫，上了三十六人

抬的明黄大亮轿。允禩见他拉拢年羹尧，不顾身份地纡尊降贵，心里一阵冷笑。隆科多张廷玉马齐也都觉得这话不伦不类，却不敢说什么，各上马随乘舆而行。

车驾赶到丰台，正是午时三刻，这天的北京天气酷热，万里晴空上一轮炎炎骄阳晒得大地一片蜡白，早上才洒过水的黄土驿道已是干得龟裂，马蹄车轮碾过发出簌簌的响声，焦热的细土一串串蒸汽似的微微窜起，似乎一晃火折子就能燃烧起来。雍正中过暑，最怕热。尽管乘舆中摆了几盆子冰块，仍不住用手帕子揩汗。年羹尧也是满头油汗，陪坐在雍正侧面，却是铸铁一般目视着愈来愈近的丰台大营。

年羹尧的三千铁骑早已作好迎候准备，这都是他军中精中选精选的猛壮勇士，个个体魄如熊，佩刀按剑，依着年羹尧预先曲划，分成三个方队挺立在火辣辣的热地里。操演场四周九十五面龙旗还有各色杂旗，分青红皂白按东南西北方位站定。见雍正和年羹尧的乘舆到达，校场口一个执红旗的军将将旗一摆，九门红衣“无敌大将军”炮齐声怒放，连响九声，撼得大地簌簌发抖。张廷玉马齐一千文臣在京也曾检阅过西山驻军和丰台大营，从没有见过如此森严肃杀的军威，个个听得心旌摇动。须臾，礼炮响过，侍卫穆香阿过来，甩着正步直至舆前，单手平胸行军礼，高喊：

“请万岁检阅！”

雍正看了看年羹尧，说道：“你发令吧。”

“方队操演！”年羹尧大喝一声，震得雍正都不安地抖了一下。他身子向前略倾一下，又矜持地坐端了。

“喳！”

穆香阿单膝跪地向雍正行了军礼，“啪”地一个转身，回到操演场大将军纛旗下，大喝一声：“大将军军令，方队操演请万岁检阅！”

“皇帝万岁，万万岁！”三千军士雷轰价齐吼一声。三个方队各由三名头戴孔雀翎顶，身着黄马褂的侍卫带领列队操演。时而横列，时而纵行，时而成一字形，时而又变换成品字形，黄尘滚中刀光剑影杀气腾腾，偶尔有耐热不得中暑晕倒的，立刻便被凌空抛出队外，由专管收容的迅速拖下去疗治。年羹尧军令如此森严肃杀，雍正和上书房诸王大臣看得动魄。允禩久闻年羹尧在军中杀人如麻，却怎么也和自己面前平和温淡的形象联不到一处，今日实地见了颜色，才知传闻不虚。正发怔时，穆香阿双手黑红旗交错一摆，所有阵势立时大乱，浮土灰尘黄焰冲天。雍正不禁看了年羹尧一眼，年羹尧眼中闪着暗灰色的光，盯视着部队，头也不回地道：“主子，这是变阵，是我据武侯八阵图演化而来。万一我军建制打乱，又受敌围困，就用这阵法结团整顿……”说话间，队伍已团成圆形，中间队伍成太极双鱼状蠕蠕周流而动，四周外围的军士则人手一弓，护卫着内里队伍整顿，顷刻间以两个太极鱼眼为核心，内中

重新整成两个方队，外围军士向中一合，竟组成三千军士合成的一个大方队，纵横踏步而行，恰又结成“万寿无疆”四字。此时，众人已是看呆了。

“好！”雍正颜色霁和，点头微笑起身道，“咱们下舆。到毕力塔的军中接见游击以上军官。”年羹尧欠身答应一声“是”，自先下了乘舆，又回身扶着雍正下来。雍正在前，年羹尧稍后随陪，允禩、隆科多、马齐、张廷玉一千大臣亦步亦趋，穿过“万寿无疆”四字中间的人甬道。年羹尧手一摆，所有军士都跪了下来，马蹄袖打得一片山响。雍正乍从堆着冰块的舆中下来，立时觉得燥热难当，顷刻间已通身透汗。忍着热，他步履从容徐徐而行，至中军大堂阶上滴水檐下，才略觉清凉，因见毕力塔张雨张五哥都守在堂口，正要进门，却又转回身子挥了挥手，笑道：“诸位都是朕之瑰宝，国家干城，生受你们了！”立时又是地崩山裂价一声高呼：“万岁，万万岁！”

雍正进内居中坐了，众人方鱼贯而入，年羹尧在外向指挥操演的穆香阿吩咐了几句也跨步进来，见雍正身侧设着座，料是给自己留的，躬身禀了一声：“奴才已经传唤游击以上军佐前来陛见。”见雍正点头，便径自坐了雍正身边。马齐见他如此狂傲无礼，刚要说话，身旁的张廷玉悄悄用脚碰了一下他的脚尖，马齐涨红了脸，低下了头一声不吱，心头的火却一烘一烘直要往外窜。众人各怀心思正自沉吟，十名侍卫，还有二十多名副将、参将、游击已经进来，顿时腰刀佩剑铮铮，马刺踩得青石板地叽叮作响，就大堂上向雍正行三跪九叩大礼。

雍正上下打量着这群军汉，这热的天都穿着牛皮铠甲，结束得一丝不乱，人人热得大汗淋漓，便笑道：“今年天热得早，没想到这早晚就三伏天似的。流火铄金的天儿，着实累你们了！宽一宽衣，卸了身上的甲罢。”

“谢万岁恩！”将军们答道，却没有一个人脱衣服。

“宽宽衣，把甲卸掉——毕力塔，还有冰没有？取来些赏他们！”

毕力塔答应着忙去操办。但将军们都没有听命卸甲，都把目光盯着年羹尧。雍正又说了一遍，年羹尧才道：“万岁既有旨意，你们就卸了甲，凉快凉快吧。”将军们这才不忙不迭“喳”地答应一声退到两侧，三下五去二卸了甲，只穿着薄纱仆服侍候在侧，雍正眼中闪过一瞥阴寒的光，却是一瞬即逝，含笑道：“一室之内，温凉不一呐。我们热得受不了，将军们卸掉牛皮铠甲，恐怕就觉得凉快，是不是呀？”众人都是远戍边关的外营管带，多数人从没见过雍正，只听说雍正为人冷峭刻薄，听他言语温存诙谐，那种咫尺天威的警惕心顿时宽松下来，都是一笑。却见雍正掉头问毕力塔：“今儿阵势你都见了，你的兵比年大将军的兵如何？”毕力塔满心的不服，却只能顺着“圣”意，因语带双关说道：“奴才开了眼界，实在比奴才带的兵好！奴才托了祖荫，十六岁上就跟先帝爷西征，从没有见过这些阵法。真得好好儿跟年大将军学习学习。”

“朕今儿心里实在欢喜。”雍正不胜感慨地说道，“年羹尧是朕藩邸旧人，和朕还有瓜葛亲。打这样的大胜仗，带出这样猛壮的虎狼之士，朕很觉露脸。朕前有旨，年羹尧是朕之恩人，不单因他殚精竭虑报效朕躬。圣祖晚年西顾之忧也一役荡除，为圣祖雪了康熙五十六年兵败之耻。朕与圣祖一体一心，承继大位以来这是第一心事。祖训有非刘而不王之义，年羹尧格于这一条，只能晋一等公，但朕视他真如自己兄弟子侄一般。这是一层。但若前方只有年羹尧一人一心，万不能获此大胜，以致天下臣民共享尧天舜地之福，全赖了诸位将军辅佐，在前方一刀一枪拼杀出来。因而众位将军功在社稷如日月昭昭永不可泯！廷玉——”

“臣在！”

雍正徐徐说道：“今日会操诸军将佐弁员各加一级。还有年羹尧明折所保奏有关将佐升迁人员，转吏部考功司记档，票拟照准各职。”

“喳！”

“传旨，发内帑三万两，赏给今日会操军士！”

“传旨，着刘墨林草拟西征年大将军功德碑，勒石于西宁，永为存念！”

“喳！”

允禩心里格登一声：刘墨林这会儿还在自己书房前罚跪晒太阳呢，这怎么处？正紧张思索，张廷玉道：“万岁，圣旨勒碑，差谁去西宁办理？”“还是刘墨林吧。”雍正啜了一口茶随意答道：“给他钦差身份，实授征西大将军参议就是了。”允禩想想，此事终久难瞒雍正，心一横，在旁躬身道：“刘墨林虽薄有小才，但素常听人口风，行为颇不检点。”接着就将在廉王府前的事说了，却瞒了晒太阳罚跪这一节，“——因此我请他暂留我书房，等候我下朝训斥。苏舜卿歌伎出身，乃是个贱民。她死其实为徐刘二人争风吃醋羞愤自尽。这么一点事，刘墨林就敢当我的面侮辱命官。这样的人，为年大将军撰草功德碑，似乎不宜。”

雍正听着脸色已变。他即位不久即下诏解放贱民，连张廷玉马齐这些人都不知道为什么忙着办这不急之务。在座的只有年羹尧影影绰绰听李卫说，皇上年轻时在安徽办差，为洪水所困，幸亏一家乐户救下，还与乐户的女儿小禄小福姐妹有过一段缠绵风流韵事。允禩娓娓而谈，自以为得体，却不知越说“贱民”越是触了雍正的忌讳。雍正一下子想起那个相貌极似小禄的丫头，跟了允禩去遵化，如今不知如何？直到允禩说完，雍正方回过神来，冷笑道：“刘墨林这点子风流罪过打的什么紧？朕看比那些个道学先生还略强些儿！苏舜卿的事刘也没有欺瞒朕，朕知道。说到贱民，那是已经有过旨意的。细究起来，徐骏的祖母不也是贱民？还有——”他看了允禩一眼，却转了话题。“今天不议这个，这件事就这么定了。”允禩却知道“还有”二字的含意，他自己的生母良贵人卫氏，原是皇家辛者库里的浣衣奴！雍正把题目点到为止，允禩深觉失

言，又羞又恼，目中暗闪着愤怒的火光盯了雍正一眼，却没敢说什么，只一口接一口悄悄吐着粗气。

“刘墨林才气横溢，奴才在军中已经领教。”年羹尧欠身赔笑道，“奴才身边也正缺着文章事务上的人，墨林来，明发奏折都省了奴才动笔了。”雍正转脸对高无庸道：“你去八爷书房给刘墨林传旨。申牌过后叫他递牌子养心殿见朕。”年羹尧道：“皇上，阅兵一过，奴才就不打算在京滞留了。请旨，奴才何时离京为宜？这么多人马，打前站号房子安排粮草的要先走一步呢。”

“你们跪安吧！”雍正见几十个军将都挤在堂上，愈觉闷热难当，摆手命他们退下，起身轻轻摇着扇子来回踱着，缓缓说道：“岳钟麒递来密折，川军和你部下时常有点小别扭。你明日进去见见皇后还有年贵妃，后日黄道吉日，由张廷玉方苞设席代朕送行。你说的粮饷这类事，朕已经把折子转了户部，各路军都在青海，千把总以下军官，朕意由你黜陟，也要等部议了才能定下来。回去好生部勒行伍，你和岳钟麒都是朕的心膂之臣，精诚见心共事一主，下头自然就少了磨擦。”年羹尧怔了一下，愕然问道：“这三千人马不和奴才同行么？”雍正莞尔道：“十名侍卫，要留京另候听用。三千军士还是你的兵，朕今儿个看了，实在练得十分好，朕意留他们些日子，京畿各地驻军没打过仗，兵也练得毫无章法，巡回操演着各军习学，然后再回西宁，你也省了心，他们也从容些儿，岂不四角俱全？”

年羹尧眉头不易觉察地轻挑一下，十名侍卫原就是雍正派去的，留下倒也无所谓，这三千军士都是他一手栽培提拔起来的弁佐，不但打起仗来个个拼死不要命，难得的是都用银子喂饱了，自己一声令下什么事都敢做愿做，一时也离不得。万一雍正变卦，竟将这些人全都留京，多年血本岂不赔得精光？但雍正说得这样堂皇，西宁前线已无战事，年羹尧一时竟寻不出理由堵皇帝的话，思量半晌方笑道：“奴才这可要驳主子一回了。兵是我带的，都吃的皇上的饷，拿的朝廷的钱粮，连我也是皇上的人，皇上怎么调度怎么听令！不过皇上也知道，进青海的岳钟麒的兵和下头不和气，我和岳是多年交情，就是主子不说，回去也要同他一德一心做事，下头那些愣头青儿军官，少壮气盛，身边没有这些得力的人弹压，闹出事来朝廷脸上也不体面，岂不辜负了主子的心？”

“不相干的。”雍正说着便站起身，“朕回去就下旨岳钟麒，部勒好他的军队，你再回去，不至于出什么事。”说着便走，年羹尧毕力塔张雨一千人直送到大营门口，跪着等雍正大驾去远方才回来。

第四十一回 史貽直正言弹权臣 刘墨林受命赴西疆

一众上书房王大臣扈从雍正直到西华门口，炎炎红日西坠，火烧云染得西半天一片血红。张廷玉凌晨只吃了点点心喝了一杯奶子便上朝，雍正两次赐膳，都是刚举箸便有外任大员请求接见，竟没有吃成饭。夏日天长，虽没有黑定，取出怀表看看，已是戌初时分。眼见雍正下了乘舆，一口气松下来，张廷玉顿觉饥火中烧，正思量着弄点什么东西吃，却见雍正笑着招手道：“衡臣，秀水，怎么忘了？还要见人呢！”张廷玉才想起，掩饰地一笑道：“臣哪敢忘了公务！想着主子劳乏一日，也要稍稍歇息片刻，想等会子再进去。”

“朕用膳用得饱饱的，只去一趟丰台，坐了半天，有甚的劳乏？”雍正笑嘻嘻地说道，转脸见隆科多要走，又道，“舅舅，你也进来。”隆科多只好躬身答道：“是！”

于是四人一径漫步回到养心殿，见刘墨林已跪候在垂花门外，低着头，也看不出什么脸色，旁边还跪着杨名时和孙嘉淦，一个是进京述职的，一个刚从外地巡视回来，雍正只说了句“起来等着吧”便进了大院。白发苍苍的邢年忙迎上来，陪着走在侧边，回说：“李绂方才递牌子，还有詹事府的史貽直也递牌子求见，他们没旨意，奴才叫他们天街候着，已经一个多时辰了。主子要不见，奴才这就叫他们退出去。宫门下钥，没有特旨出不去，就得守一夜了。”雍正边听边“嗯”，听到“史貽直”三字站住脚想了想，“史貽直，是年羹尧的同年进士吧，叫他进来。李绂明儿再递牌子——方先生进来了么？”隆科多不知雍正叫自己有什么事，一直想偷窥雍正神色，此时在宫灯下瞥了一眼，却见是面无表情。张廷玉肚子里咕咕直叫，听说要见这么多人，不禁暗暗叫苦，也没理会隆科多。

“臣在！”站在丹墀下的方苞听雍正问自己，忙趋前一步。因雍正屡次有旨不必下跪，打一长揖笑道：“方才臣去看了看十三爷，进来不到半个时辰。”

“好好。”雍正淡淡说着跨步进殿，在东暖阁大炕上盘膝坐下，看着鱼贯而入的臣子们，含笑道：“都免礼，赐座。这热的天，想必都口渴了，赐茶！”说着，已见一个小太监带着史貽直进来，雍正笑道：“史詹事，你是后来居上啊！朕原说先见杨名时他们的，倒是你先进来了——詹事府是个闲衙门，你夤夜见朕，想必有要紧事了？”

史貽直是个高个子，头形长得有点像压腰葫芦，细长的脖子长着个大喉结，一说话便上下动，看去十分可笑，却是表情严肃，他伏地听了雍正的话，重重叩了头，仰起脸道：“回皇上话，朝廷没有‘闲衙门’，肯做事就有事，不肯做事，忙里也能偷闲。”雍正一笑道：“说得好。不过

你有什么忙事呢？”史貽直以头碰地，声音铿锵，突兀说道：“今春四月初至今，直隶山东久旱无雨，不知皇上作何措置？”“你就为这个巴巴地跑来？”雍正又气又笑，说道：“朕焉有不知之理？四月中已由户部调拨三百万石糙米，早赈济过了。山东直隶不但口粮足，种粮饲粮也是不缺的！”不料话音刚落，史貽直又道：“赈灾之事早有明诏，圣主仁厚恩泽昭如日月。昔日我朝名臣于成龙推之《易》理，京师久旱不雨乃是因朝有奸臣，‘小人居鼎之侧，无屯其膏’。赈灾如扬汤止沸，如何釜底抽薪？”他这几句话如断珠落盘，又脆又响，几个坐着静听的大臣立刻面白如纸，连张廷玉也忘了肚饿，都瞪着眼盯着史貽直，好像看见地下突然冒出来的土行孙，不知他要指哪个人为“奸臣”！

“天道茫茫，圣人难知。”雍正起初被他惊得手一颤，杯中的奶子都溅了出来，渐次方镇定住了，冷笑一声道，“你大约吃醉了，到朕跟前发酒疯么？朕身边人如今都在，你指，是张廷玉、马齐，还是隆科多？”

“年羹尧是奸臣！”

史貽直一语既出四座俱惊，殿内殿外大臣侍卫太监宫女几十号人或坐或僵立，都如土木偶人，一时沉寂得荒庙一般。唯独隆科多吊得老高的心落了下来，多少有点神情恍惚地望着摇曳的烛光。雍正目中波光一闪，睃了众人一眼，良久方格格一笑，问道：“你弹劾年某，这使得的。年羹尧刚刚立过不世之功，清廉刚正朝野尽知！朕就是听你的，他总该有个罪名儿吧？拿年羹尧只是一纸诏书，这‘莫须有’三字坏名声，你要加到朕头上么？”他的语气淡得白水一样无味，甚至有点枯燥，但张廷玉跟雍正打了二十多年交道，深知这主儿愈是阴狠刻毒性子发作，说话愈是寡淡平和，很怕他将史貽直就地处置了，不禁紧紧锁了眉头，思量如何调停。转眼看方苞时，却是泰然自若，只一双又黑又亮的小眼睛不住地眨着，显然也在打着主意。

“回主上话。”史貽直似乎身上颤了一下，立时便收起怯色，从容说道：“自古奸雄之臣，哪个不曾立过功劳？曹操若不荡平张角之乱，横扫诸侯，能当上汉相么？年羹尧西线之战，是赖皇上调度，倾天下之力竭天下之财，前线才有大捷，而年某为防岳钟麒争功，处置乖方，阻川军入青海，以致元凶首恶罗布藏丹增逃逸法外。这是他妨功害能嫉贤妒才之罪，先前年羹尧举荐诺敏，通省相连欺蒙朝廷，诺敏事发东窗，并不见年羹尧有一字引咎之辞。朝廷自康熙年间清理库银亏空，至今湖广、四川、两广、福建数省银两仍未归还藩库——万岁，您只管去查，亏空官员十有八九是年羹尧的部僚亲信——若不属实，请斩臣头以谢天下——万岁容臣奏完：年羹尧选的官，只在吏部立档存照，遇缺即补，号称‘年选’；年羹尧吃饭，也称‘进膳’；年羹尧的家奴回乡省亲，知府以下官员们行跪拜礼。年羹尧的年俸只有一百八十两，家有私财银两逾千万两，试问从何而来？这次进京三千军士沿途干预民政，聚敛民财，收受贿赂，车骑仪仗超越王仪，见天子而箕坐，遇王公而不礼，试问曹操再世，能如此跋扈吗？”他琅琅而言，数落年羹尧拥兵自重专权欺君，稔熟得如数家珍，一句接一句词锋如刀似剑，真如一篇《讨年羹尧檄》。养

心殿人人听得手颤心摇，“……万岁昔年在藩邸即说：‘吏治乃是一篇真文章’，登极以来屡下严旨，整顿颓风，以吏治为第一要务。即以此事论之，不诛年羹尧断无办妥之日！大奸若忠大诈似直，乞望万岁查月晕础润而知风雨，奋钧天之威，斩年某于鞬下，则万民幸甚、社稷幸甚，天必降祥雨膏泽神州！”他激昂慷慨地说完，连连顿首。

雍正已是听得惊心动魄。弹劾年羹尧，前头已有了范时捷。但范时捷是“造膝密陈”，史贻直却是公然出马。方苞邬思道他们几个议过，眼下断然不到处置年羹尧的时机。只是怎么处置这个胡冲乱闯的史贻直呢？他的眼睑垂下来，目光幽幽而动，想了想一横心，突然失态地大喝一声：“你狂妄！”“啪”地一击案，壶儿、盏儿、砚台都跳起老高！

雍正掩饰着心里极度的矛盾，“焦躁”地在殿中来回踱着，终于拿定了主意，走至史贻直面前问道：“你还有什么说的没有？”

“臣已奏完。”

“你想做龙逢比干？”

“回皇上，龙逢比干是千古忠臣楷模。”

“朕成全你。”雍正极力压抑着冲波逆折的情绪，咽了一口又酸又涩的口水，吃力地说道，“今晚回去别一别家人，明日自有旨意。”

“是……”

望着史贻直又高又瘦的身躯踉跄出了养心殿，消失在夜色里，雍正紧咬牙关，强抑着不让眼泪迸出，半晌，粗重地透一口气道：“叫杨名时孙嘉淦和刘墨林退出去，明日再递牌子——哦不，刘墨林留下——我们这边先议一下隆科多的事。”马齐和张廷玉愕然交换了一下眼色，都把目光盯向隆科多。隆科多头“嗡”地一响，心脏急跳，冲得耳鼓哗哗直叫，脸色立时变得雪白，双膝一软已跪了下去，颤声说道：“臣……恭聆圣训。”

“你起来，还都坐下。”雍正阴郁地一笑，说道，“朕并不要怎样你。朕想问，畅春园的事到底为什么？”

隆科多绷得紧紧的心又是一缩，但这一问是早在预料中的，忙将当日情由说了一遍，又道：“臣是懂规矩的，先帝六次南巡，回銮时都由九门提督衙门清理宫殿，绥靖北京治安。”说罢看了马齐一眼。

“你不要看马齐。马齐没有告什么人的状。”雍正冷冷说道，“京都帝辇，国家根本重地，朕怎么会掉以轻心？有几封密折，你要真想看，回头贴了名字誉给你阅看，好么？”隆科多忙欠身，干笑道：“奴才焉敢？奴才的心思主子最知道的。就奴才而言，除了主子还是主子，并没有别的安身立命之地。怎么敢有二心？”马齐在旁顶了过来，说道：“谁也没

说你有二心。我不是摆资格，我二十五岁就是顺天府尹，四十年的京官，先帝南巡回銮接驾，后四次都参与了，没有步军统领衙门独自清理的例。京师京郊驻军近十万，都自行其是，闹出哗变摩擦，主子又不在，谁能善后？我是后来才听说，上次太后薨逝，有人发急信到奉天，要请八旗旗主王爷进京，如照你如今的布置。万一有别有用心的人乘机作乱，是我来弹压还是你来弹压？”

方苞坐在雍正身边一直静听，眼见马齐又红了脸，笑道：“马中堂不要动性子。我们消消停停说话。隆大人是宣读传位遗诏的托孤臣，要有二心，当时是做手脚的机会，怎么会选在天下大定时乱来？但这事隆大人处置确实有误。圣祖回京，定有时辰日期，先有诏书安排定了，京师才清理宫闱，也都会同了顺天府和京师各营主官，发了咨文才办。京师武备揽总儿的是怡亲王，我就陪着十三爷住在清梵寺。出事头天你还去给十三爷请安，十三爷纵病着，我又没病，你就提一声这事，我总可顾问一下的吧？”隆科多听着这糟老头子的话，明面上心平气和，其实比起马齐更觉难对，却又难以发作，叹息一声道：“我是老了。我去清梵寺，怡亲王咳嗽得话都不说整，想着他才四十出头的人，就病得这样，当年十三爷何等英雄来着，我心里只是感伤叹息，又想着是小事，不过各宫看看而已，就没说。”

“舅舅。”雍正含笑道，“马齐只是浮躁。这事你是办错了。你明白么？”隆科多忙起身一躬说道：“奴才办砸了差使，引起物议，确是有罪。请主上发落。”雍正道：“你也是无心过错。你若有心犯过，不敢这么明目张胆，朕也不同你一处坐谈了。但既有错，便要依制度来，恐怕要有点小小处分。”

方苞张廷玉和马齐一听这话，忙都站起身来。隆科多一提袍角跪了，叩头道：“请皇上降谕。”

“你这次犯过，实因年老精神不到所致，朕很怜你。”雍正的神情似乎有点怅然，“错出无心，也无须重处。你兼职太多了，内务府、宗人府都是你管，很多事照料不来，不如一概都免了，就保留上书房行走大臣、领侍卫内大臣这两个职，你觉得如何？”

他虽没提步军统领一职，但一听便知，雍正真正要免的就是这个职。隆科多忙叩头道：“奴才奉职无状，主子隆恩高厚，但奴才已不宜再留上书房侍候，恳请一概全免，以警臣下怠忽公务之心！”

“处分你朕心里已经很难过，更不能罚不当罪。”雍正叹道，“照这意思，你今晚回去写个辞呈，朕自然要申饬几句，上书房大臣你还是要留任的——你这就退下吧。”

隆科多心里乱糟糟的，说不出个滋味，胡乱叩了几个头，连自己也不知道说了些什么。雍正温声抚慰道：“你的心朕知道，这不过走走场面，前人撒土，迷迷后人眼罢了。你只管安心。你忠诚待朕，朕断没有

亏负你的理。”说着竟扶起隆科多，直送出殿外。

看着隆科多由太监导引着出去，雍正趑回殿中，笑道：“原想见见刘墨林的，想不到半路杀出个史贻直！九门提督衙门出缺，议议看，谁来补好？”马齐心里略一掂掇，说道：“这要懂军务的才好。跟着年羹尧的十个侍卫，看来在军中历练出来了。穆香阿如何？”雍正舔了舔嘴唇未置可否，朝外叫道：“传刘墨林进来——穆香阿到年羹尧军中一仗未打，这些花架子行径算不得真本领。朕就不信他那个‘太极图’阵就真的管用！穆香阿他们十个朕召见，另有委用，他不成。”“那就毕力塔。”马齐又道：“毕力塔是老将了，先年也跟圣祖爷打过仗。”

“丰台大营也是要紧的。”方苞说道，“张雨这些人一时还拿不起来。毕力塔一人兼职不合体例。”

“唔。”雍正又转面问张廷玉，“衡臣，你怎么不说话？”张廷玉此刻已是精神恍惚，只是觉得眩晕，已不觉得饿了。他勉强欠了欠身，说道：“其实奴才看，图里琛就好。粘竿处本是皇宫内侍卫的内廷衙门，图里琛几次出差都办得好。如今情势，臣以为应该撤掉粘竿处，与步军统领合衙，由图里琛为统领。内衙门养兵，容易留后遗症的。这件事臣早就想说了，乘着这事一处理顺了才好。”雍正听了一笑，说道：“粘竿处撤掉，很好。外头已经有议论，说粘竿处是朕的私人护卫，有点像东厂[21]。还说图里琛带的侍卫是‘血滴子’，真是活见鬼。越是能作践朕的话越是有人听信！其实你叫他指一指粘竿处不经法司衙门杀过捕过哪个官，他又说不出来！如今索性撤了，也就堵了那起子小人的嘴。”说着，走近了张廷玉，觑着张廷玉脸色道：“你脸色很不好，有什么地方不受用么？”

张廷玉勉强笑道：“奴才没什么。奴才是有心事。史贻直的事奴才有点放不下。詹事府原是侍候东宫的，现既不立太子，这个衙门又闲又富。年羹尧如今圣眷这样好，没来由他凭什么拼性命弹劾年某？且说的那些话，也不能说全无风影，就是处分，也没有死罪，如不处置，奴才也体贴得主子难为处。年大将军贺功刚过，就这么大肆攻讦，这史贻直也太不懂事。”

“于情而言，情犹可恕。”雍正被他说中心事，心里也是十分难过，“于理而言，不杀他无以对年羹尧啊！”

方苞在旁听着，也是十分为难。思量了一阵，说道：“我有一法——凭天决之！”雍正掉过脸问道：“这怎么说？”方苞闪着黑豆眼，嘿然一笑道：“他说要想天雨，必参斩年羹尧，原为祈雨而来的。就命他明日午门外跪地求雨，天若下雨，奸臣便不是年羹尧；天若无雨，年羹尧便‘不是奸臣’——这就替年羹尧出了气，白了冤。——这夜的事断然是瞒不过年羹尧的。”

“那史贻直呢？”雍正听着浑不得要领，“天若不雨，杀不杀他？”方

苞笑道：“我断明日天必降雨。真的没有雨，史貽直就有君前狂言之罪，‘狂言’该当何罪，发刑部议处，依律而行就是。”雍正踱至殿口，下意识地看了看天，却是湛青无云，一天星斗灿烂。他叹了一口气，说道：“也只好如此了。”张廷玉却觉得方苞的话近乎儿戏，刚说了句“方灵皋，这不像读书人的话，倒像是方外术士——”话未说完，他眼一黑便晕厥过去。

殿中人顿时大吃一惊，方苞马齐霍地立起身来，雍正惊得倒退一步，心慌意乱地高声叫：“快传太医！”刘墨林早已进来，守在殿门口没敢打扰他们说话，此时三步两步抢进来，一边说：“臣粗通医道，容臣先看看——”急蹲下身去，翻开张廷玉眼皮，又扶着脉沉吟良久。雍正急问：“到底怎么样？是怎么了？”

“真令人难以置信……”刘墨林摇头道，“这怎么会呢？”“你这是什么话，叫朕猜谜儿么？”

“张相没有病。臣看，是……是饿的了。”

雍正皱眉道：“你胡说八道，朕今儿两次赐御膳的！”高无庸在旁说道，“兴许是真的，两回赐张廷玉膳，都是奴才办差，找他办事的人太多，又急着过来侍候主子，他没有吃成饭……”说话间张廷玉已经醒过来，见雍正一干人惊愕地扶自己，不好意思地说道：“臣一时头晕，惊了主子的驾了。”待两个太监扶起身来，又笑道，“我们张家遵圣祖祖训，惜福少食摄养，竟饿倒了宰相，也算一大笑谈。”雍正却“笑”不出来，他的心一直往下沉落，半晌方惊醒过来，忙一迭连声叫“传膳”！方苞道：“御膳鱼肉荤腥，衡臣未必消受得。”刘墨林也不管顾，说道：“要一杯奶子，多加点冰糖，现成的点心用几口就成，不须用御膳。”雍正见高无庸站着发呆，厉声道：“你愣什么？还不快去！”

张廷玉贪婪地喝了一大碗奶子，又吃两块宫点，渐渐回过颜色，揩着额上的汗笑道：“从没有在主子跟前这么放肆的，今儿出了丑。臣没事了，接着议事吧。”雍正的意思天已晚了，张廷玉又弱，想改明日再议。张廷玉笑道：“原打算今夜还要见杨名时和孙嘉淦的，都积到明日，明日不是更累？还是主子老话，今日事今日毕的好。”

“刘墨林，知道传你进来做什么的么？”雍正命给每人进一碗参汤，干咳一声问道。他一开口，殿中又恢复了宁静庄重的气氛。众人原想刘墨林必定说“不知”的，不料刘墨林却叩头道：“臣知道。臣今个在八爷府作践了徐骏，得罪了八爷。万岁必定听了八爷的话，要处分臣。这没的说，臣是故意儿的，凭主子发落。”几句话说得大家都笑了。雍正道：“你伶俐得忒过头了！一点也没猜对。徐骏浮浪纨绔子弟，有点仗了你八爷的势。你呢，放荡不羁无行文人，也确有点恃了朕的宠。朕不偏不倚说话，都够受的了！八爷已经代朕教训了你，朕就不处分你了。”

刘墨林叩头道：“谢主子宽宏之恩，但徐骏确是衣冠败类斯文禽兽。”

八爷处我并没有失礼，只当他面唾了徐骏是实，徐骏是翰林院的人，又不是八爷的奴才，八爷这个偏架拉得没道理。臣虽放荡不羁，实没有恃宠骄人的意思，臣实在咽不下这口气。”

“你还是先咽下这口气。”雍正沉静地说道，“苏舜卿的事朕心里有数，为一个女人和人怄气，朕很不取你这一条。回头你见见十三爷，赏你点银子，好好发送了她。十步之内必有芳草，你读饱了书的人连这个理都不知道？”劝人容易劝己难，天下通理，雍正说到这里，猛地想到小禄和跟允禩的那个丫头，竟触了自己隐疼，忙收摄心神，又道：“叫你进来不是议私事的。朕有意放你外任官，你怎么想？”刘墨林怔了一下，说道：“我是皇上的臣子，以身许国，在京在外仍是皇上的臣！既是皇上垂问‘怎么想’，做翰林的都有通例，无不巴望能当学政，收门生，熬资格。臣原也是这想头，皇上作过《朋党论》，读来令人心目一开——那都是为自己，并不为了社稷。万岁给臣一个中等郡，臣管取三年小治，五年大治，为皇上一方良牧！”

雍正盘膝坐得有点腿发麻，下榻在地下随意踱着，突然一笑道：“那自然是好的，但你实非一郡之治能局限。朕给你一个参议名义，还回西宁，就是参议道台吧！你愿意不愿意？”

……

“唔？”

“臣不敢不奉诏，臣亦不敢说假话：臣不愿往。”

“为什么？”

刘墨林连连叩头道：“年大将军严刚可畏，臣侍候不来！”方苞马齐和张廷玉三人迅速交换了一下眼色，张廷玉双手扶膝身子一倾说道：“主上并没说叫你侍候年羹尧。你是西宁参议道，主管为年、岳两军征调粮饷，调停西宁各驻军争端，并不受谁的节制，有事直报上书房。”

“直报朕。”雍正手一摆，邢年便过来，手里捧着个小黄匣子，上头摆着两把钥匙，雍正自取一把转手交高无庸，“替朕收着。”邢年便把匣子捧给刘墨林。刘墨林双手捧过，沉甸甸的，角上包着镀金黄铜页子，钥匙齿犬牙交错，显然是特制的锁，他立刻明白，这就是一直耳闻，却从来没见过的密折奏事匣子了！正发怔间，雍正微笑着道：“这是圣祖爷的发明，古无前例。有人说朕耳目灵通不易受人欺蒙，是靠粘竿处去听壁角，他错得一塌糊涂！上至总督巡抚，下至州县蕞尔小官，朕给这匣子，就和家人通信一般，什么事都说，说出来是真是假是正是误，无处分也无奖赏，不管什么事什么时候朕拆看，随时批复，却不是正式公文。你有事要发明折，自己拿不定主意的，也可先具折子请示朕——你直报张廷玉，发了明折，就变成公务，那就要秉公处置了。”

马齐见刘墨林发愣，笑道：“别看我们日日和皇上一处，我们也都有

这个匣子呢！这是殊遇异数，你还不快谢恩？”

“是啊，这是异数。”雍正目光盯着远处，似乎在眺望什么，“可惜并非人人知恩。有的人恩赏密折专奏权，把匣子给外人看，卖弄专宠；有的人把朕批的朱批泄露出去；这两种人朕是不给他脸的。还有一等人，像穆香阿，寄来的密折，满嘴都是拍年羹尧马屁的话头，读来令人肉麻——方才马齐还说他可任九门提督，可笑！”马齐被他数落得脸一红，忙起身道：“是臣妄言了！”“是无心嘛。”雍正示意马齐坐下，“这不过顺话提及。总之，密折要说朕关心的事。大至督抚将帅，小至茶肆耳食语，秦楼楚馆轶闻趣事，士大夫往来过从，凡有关世道人心，朝政阙失的，放胆奏进来，就如同家人父子通信，没什么忌讳，就是年岁丰歉，阴涝晴旱……只管奏！”

说到“阴涝晴旱”雍正猛地想到史贻直，心里紧抽一下，便不言语，只是出神，半晌才道：“今儿着实乏了，朕也没精神。刘墨林明儿见见张廷玉，就去年羹尧那里陪着。记着，事事要听年羹尧调度，事事要密折奏进来！”刘墨林一头死了苏舜卿，心中悲痛；受允褫谥辱，又觉愤恨；升迁是喜，与年羹尧打交道又是忧；受密折权又有点惊疑。心里翻倒了五味瓶似的，叩头道：“臣敢不凛遵圣训！”雍正点了点头，说道：“夜深了，散了吧。”

这一夜，雍正就歇在养心殿，也没有翻绿头牌叫妃嫔，在大炕上辗转反侧，只是睡不着，几次趿了鞋出来看天，天色却是晴好。

第四十二回 徇成法循臣谏拗主 降甘澍午门赦詹事

刘墨林因知张廷玉身体有病，第二日上午辰时才打轿往张廷玉私邸拜谒。一路隔轿窗都能听见，街上人沸沸扬扬说道史贻直弹劾年羹尧的事，有的说“史大人已经绑赴午门，午时三刻在午门问斩”！有的说“年大将军要亲自出红差[22]”！刘墨林只是一笑，“午门问斩”只在前明有过，清朝开国早已废止。只在吴三桂掀三藩之乱时，康熙皇帝在五凤楼阅兵，午门前杀掉了吴三桂的长子吴应熊以示朝廷大张挞伐决心，史贻直这点子事怎么当得起这大的典刑？想着，轿子已落。刘墨林吁一口气哈腰出来，递上名刺，张廷玉的门官便笑了，“张相四更起身，五更临朝，几十年的规矩了，您大人的事张相昨夜就吩咐，请上书房见。”刘墨林不禁暗赞，张廷玉勤劳王事到这份上，也真难怪雍正爱重。忙命轿往西华门，特地绕道午门，要瞧瞧史贻直。他平素与史贻直只是点头交情，但既然史贻直遭了事，这点情分还该有的。

在午门“文官下轿武官下马”碑前下轿，刘墨林倒犯了踌躇，自己眼见就要受年羹尧节制，特地看望史贻直岂不犯忌？他远远站着望了一眼，真的见史贻直已摘了顶戴，直挺挺跪在午门前的侍卫房门口，其时正五月中，久旱无雨，大临清砖铺起的午门大空场蔚蔚蒸起的地气煌煌直上，天上晴得一丝云也没，骄阳无情地将威炎的光直倾下来，晒得地下焦热滚烫。眼见史贻直面无表情，头矗得葱笔价仰望上苍，刘墨林心里突然一阵难受。正发愣间，却见邢年带着几个太监，都热得大汗淋漓，脚步拖沓地过来，到史贻直面前，说道：“有旨！”

“臣，史贻直！”

“皇上问你，”邢年干巴巴说道，“你这次无端攻讦年羹尧，有无串连阴谋的事？”

“没有！”

“为何孙嘉淦方才与你说的一般，又拼死保你？”

史贻直仿佛意外，头略一指说道：“孙嘉淦是昨日回京的，臣是昨夜见的皇上。他回京后我们没有见过面，即平日，臣与孙嘉淦素不往来，政见多有不合。他保臣，臣不知道，也不屑于他来保臣。”邢年只是奉旨传话，应无驳诘之权，听了点点头，又道，“皇上说，‘朕很怜你’。命我传旨，只须向年大将军谢罪，便可赦你。”史贻直以手指天，说道：“年羹尧所作所为上干天怒下招人怨。臣若谢罪，在皇上为佞臣，在年某为附恶，皇上何所取而赦臣？杀年羹尧天必雨！”他如此强项不屈，旁边几个侍卫都听呆了。刘墨林也不禁心下骇然，脸色已是变得苍白。

“皇上说，你与年羹尧同年进士，又受年某举荐入选东宫洗马。”邢年又道，“你必是想，年羹尧功高震主，朕必有鸟尽弓藏的事。想预为自己留一退步。事主唯诚，你这样的心地可问不可问？”邢年是大内最老资格的太监，曾目睹当年名臣郭琇批龙鳞，姚绍虞，唐赉成当年上书北阙拂袖南山的风范历历在目，这种事对他来说并不新鲜。但康熙性格宽仁，雍正刻忌阴险睚眦必报，两个君王不一样。眼见史贻直如此冒犯雍正毫无惧色，不禁也替他捏一把汗。刘墨林听着这剔骨挖肉般的诛心之词，想象雍正发话时的脸色，竟倏地打了一个寒颤。却听史贻直答道：“臣并不知年某推荐之事，今日听来，实堪羞愧。臣举进士，是自己考的，年羹尧举荐无论出于何心，但用臣的是皇上。臣以为皇上当以是非取舍，不应以揣猜之词加臣之罪！”说罢连连顿首。邢年揩一把汗，说道：“你既不肯伏罪，皇上命我传谕。你就是小人，就在这晒日头。晒死了，天就下雨了！”

史贻直见邢年转身要走，一把扯住后襟，说道：“你这老阉狗！去回皇上话，我不是小人！”显然，雍正的话深深刺痛了他的自尊心，气得脸色雪白，眼中迸出泪花来。邢年却笑道：“咱是传旨的。并不干咱的事。其实我倒佩服您大人这点骨气的。”说完，径回大内缴旨。

刘墨林一个愣怔，才想起自己还要见张廷玉，然后去见年羹尧。再不迟疑，拔脚便跟了邢年身后，从左掖门入内。邢年自回养心殿，刘墨林径奔上书房来。张廷玉正和杨名时谈话，李绂坐在一旁扇着扇子，似乎等着接谈。见刘墨林进来，张廷玉只点了点头，说道：“原说头一个见你的，已经见了几个了你才到。索姓名时谈完，我陪送你去大将军那里——名时，你接着说。”

“云贵苗瑶杂处，不能同内地类比。”杨名时呷一口冰湃凉茶欠身从容说道：“内地是官府说了算，那里是土司说了算。如今蔡珽将军不再过问民政。我遵先王遗政，取怀柔羁縻之策，好容易才理顺了。皇上要改土归流^[23]，不是我不肯办，在几个地方试，其实真的管不了苗瑶族里的事。中堂想想，那都是一个一个的土寨，隐在十万大山中，有的寨子连马都上不去，有的蛮荒不化，言语也不通。历朝历代世袭下来的土司，一旦取消，难免就有怨望心。各自为政久了，一造反就一寨皆反，一山皆反，派兵镇压，他们钻了深山老洞，兵去他归依然故我。有的县份，多年没有县令，衙门都倒了，有的县只有一个当地人替政府办事，也只是管着召集土司会议，宣布政令，回去他们该怎么办还怎么办。你要设政府管理，就得派官员去，瘴气毒雾十去九不归，人们宁肯辞官也不去。这些个烦难，朝廷还得多多体谅。我以为还是维持现状，不易轻作更易的。”张廷玉双眉皱着只是沉吟，半晌才道：“剥夺土司特权，百姓们该拥戴才是嘛，政府并不收苛捐杂税，皇上这是仁者之心！”杨名时一听便笑了：“我说的是‘行不通’，不是‘不应行’。云贵于中原有茶盐之利，但贫瘠乏粮历代就是这样的。许多地方都还是刀耕火种，我去的第一件事，先教他们种地，衣食足知荣辱，‘三字经’得从这儿念起。然后扶植农桑，养育人才尊孔尊孟，慢慢开化了再设政府，才是水到渠成。硬来，逼反了，就事与愿违了。”

张廷玉看去心情有些忧郁，雍正忙着要改土归流他原也赞成，听了杨名时的话，倒犯了踌躇。半晌，张廷玉一笑道：“牛不喝水强按头。皇上是要给牛灌药，可惜牛不醒事啊！李卫递进折子，他要在江南试行火耗归公，听说你也不同意？”

“我和李卫私交极好的。”杨名时道，“但他这风头出得不好。单迎合皇上急于充盈府库的心思。所以我特意绕道去看他。看来意见难合。耗羡归公，只能叫清官日子难过，贪污墨吏要巧取豪夺，哪里寻不出‘名目’来？如今天下吏治到底如何，张相大约比我清楚。去年秋我参劾大理知府臧成文，刚摘了顶子下来就给他送了民伞保他。臧某贪墨一万余两查有实据，为什么下头百姓还保他？我心里疑惑，私访了一下才知道。老百姓说，今年年例刚送上去，您撤掉他，我们就白送了，充公又归还不来！再派一个，还得再送一份子。好比是狼，我们刚喂饱一个，你再派个饿狼！我心里气急，回省就请王命旗牌斩了臧某。再去的官他就不敢再当狼！所以清吏治充库银，要害在‘吏’，而不在‘治’法。李卫这办法一旦推行，下头必定又生出千奇百怪的办法多途搜刮，害的还是百姓。或许江南一省行之有效，但各省纷起效法，后果不堪设想！”张廷玉听了不禁默然，杨名时说的这些他深信不疑，但雍正多次与他促膝交谈，天下事非变法不可为，耗羡归公、改土归流、丁银入亩、官绅纳粮和筹钱法这些大政都是雍正决心已定的事，几个亲信大臣已在外地试行。中途停止，那就是说雍正登极以来毫无政治建树，一旦稍有风吹草动，允禩便能兴云作雨推波助澜，甚或召集八旗铁帽子王会议废黜雍正，自己作为宰相，又如何善后？像杨名时、李绂，都是雍正一手提拔的亲信大员，细谈之下，对雍正刷新政治的措置竟无一赞同，想来也真令人可叹。张廷玉刚问了句：“依着名时意见，该怎么办？”杨名时未及答话，便见孙嘉淦扬着脸进来，便道：“嘉淦，下来了？你不要去顶撞皇上了，不要去了，皇上的难处我知道。多建议些，气平些，好么？”孙嘉淦道：“我只是过去保史貽直，没有顶撞皇上。皇上昨夜没睡好，性子很躁，一边听我奏说，有时还踱出殿散步，回来再听，看上去是有些心神不定。后来皇上就叫我过来，听你处分。请中堂处分！”说罢便是一躬。

张廷玉叹息一声，说道：“你是个傻子！皇上不给你处分，我给你什么处分？言官嘛，你是御史，说话比我随便。”他扫视众人一眼，说道：“我只想告诉诸位一句话，‘雍正改元刷新政治’是皇上据天下大势决断出来的方略。我们做臣子的，只能在这个方略圈子里赞襄，万不可掣肘。不趁国运鼎盛时疾速整顿吏治，祸至悔迟！据我看，皇上这见地实在入木三分，只是看来性急了也不成。掣肘的太多，太多了。”

“圣祖成法应无错误。”杨名时顺着自己的思路说道，“只是圣祖晚年诸法废弛，贪风渐起渐炽没有随时遏制。方才中堂下问，我说。抓住一批墨吏，无问亲疏远近，无问贵贱高低，一律明正典刑昭示天下。这一条办下来就堵住了贪风。先帝御制圣训三十六条，要颁示各地学宫切实宣讲，旌忠表孝，就能作养一代廉吏。徐图更张，不比如今这样急功近利舍本求末的‘变法’好？”张廷玉立即插一句，说道：“‘变法’的话是我说的。皇上从没说过‘变法’二字。我们这是私下交谈嘛。”“其实我也要

这就是变法。”杨名时昂然说道，“叫不叫这名儿何关紧要？宋神宗、英主；王安石，英才。变法变得怎么样？靖康之乱！”

李绂是张廷玉的门生，一直坐听不敢插言，此时觉得不宜沉默下去，一欠身道：“杨兄，《吕氏春秋·察今》中头一句就说：‘上胡不法先王之法？非不贤也，为其不可得而法！’如今情势与熙朝大不相同，墨守成规，政治难新。不过，老师，我也觉得急了些。这么多政务，又是摊丁入亩，又是耗羨归公；民、官一齐得罪，朝中又颇有不同意见，一个闪失，容易乱局啊！像文镜那样，几乎将省城各衙主官撤完了。凭他一人，就是三头六臂，办得下么？”刘墨林是“变法派”，一直想寻机与杨名时辩诘，想到“掣肘”二字，倏然间才明白雍正写《朋党论》的真意，又联想到自己的新使命，恍然若有所悟，但李绂又提说到年羹尧。他翕了一下嘴唇，把话又吞了肚里。

一声沉雷拖着长长的尾音，像一盘空磨在远处颤抖着传进上书房。众人都是一愣，接着又是一声，音也不甚高，只是尾音更长，好像天也累极了，发出一声撼动人心的闷声叹息。

“天要下雨了！”张廷玉兴奋得一跃而起，几步跨出上书房看时，却仍是骄阳当头。因上书房坐西朝东，张廷玉疾趋几步到甬道上以手遮阳西望，但见黑沉沉乌鸦鸦墨染似的黑云峥嵘而起，缓慢地但又毫不迟疑地向已偏西的太阳压去，仿佛要闭合封锁整个湛清无云的天空。隐隐的雷电，金线火蛇一样闪击着云幕，却并不出头。少顷，远处林梢一阵刷刷响动，凉风卷着浮尘隔着重重宫院袭进来。张廷玉浑身顿觉清爽，刚说了句“方灵皋智能之士，了不起”！便听一声石破天惊的雷声，撼得宫阙大地都颤了一下。先是几滴铜钱大的雨滴噼里啪啦撒落一阵，又停少顷，便听由西向东松涛一样的雨声渐渐近来，整个紫禁城的巍峨宫阙，龙楼凤阁刹那间便淹没在麻帘一样的雨幕中。原来晴好如洗的东半天也都被怒海翻腾的云涛压得黑沉沉的，惊雷一声接一声，忽儿把庭院照得雪白，忽儿又隐在云层中不停地滚动，把深邃的百年禁城笼罩拥抱起来，黯黑得像深秋的黄昏。张廷玉痴了一样站在雨地里，任雨水浇透了他的全身，闭目仰天，似乎在尽情享受上苍突然降临的甘澍，又像在默默祈祷着什么。李绂见他站得久了，忙冒雨出来说道：“师相之心，上天已鉴。不过雨地站久了要着凉，请师相回屋……多少大事等着要议呢！”

张廷玉喟然深舒一口气，由李绂搀扶着进上书房，一边更衣，一边说道：“此雨治人无数，是皇上洪福所致！我要立即面君！你们在这里等着我回来……”说着，披了油衣拔脚便走，到门口，看了看惊雷疾走的天穹，招手叫过誊本处一个官员，命道：“你立刻去一趟户部，尚书以下官员都要出动，查看粮库。还有兵部，把武库也要检视一下，有漏雨的要立刻补。不许霉一粒粮，锈一件兵器。叫人知会顺天府，永定河堤是要紧的，还有京师民间土屋茅舍也要查看，防着倒房砸了人！”说完，也不等那司员回话，便径出月华门，直奔养心殿。

雍正站在养心殿口正默默出神。他天性喜凉畏热，穿着一身酱色轻

纱袍，外头只套了件石青葛纱褂，也没有戴冠，一双青缎凉黑皂靴已被哨风裹到檐下的雨雾打湿，却是一动不动，凝望着天空。方苞就站在雍正身后，也是拈须若有所思，一眼瞧见张廷玉冒雨而来，便道：“衡臣来了。”

“唔？唔。”雍正点点头，返身回殿，命人在殿口摆了绣龙瓷墩，一撩袍角坐了，说道：“衡臣不要行礼了。见过人了吗？”“还没有谈完呢！”张廷玉到底还是打千儿行了常见礼，起身赔笑道：“天下这样的好雨，晓得主上心里欢喜，奴才过来给史贻直讨情。”雍正怔了一下，说道：“史贻直还是有罪的。他妄言年羹尧为奸佞，不杀年羹尧天不下雨。这雨下来了，他就有妄言之罪。善拿善放，不足以安功臣之心。”

张廷玉满以为过来一说即准，肯定立刻放掉史贻直的，不想雍正却这样说，不禁一愣。一时倒不知该怎样答对，瞥了方苞一眼，半晌才道：“万岁圣明。但天道无常，史贻直只是揣度有误。其大旨直说帝侧有小人，恐也是实情。今万岁惩罚史贻直午门长跪，像那样的太阳，史贻直能支撑多久？焉知上天竟为拯忠直之士而突降甘霖？”方苞在旁微微一笑，说道：“衡臣，这些万岁都知道。但别人的心思也要顾及。这次史贻直奏劾年羹尧。孙嘉淦又力保史贻直，是谁都瞒不过的。我方才跟万岁说，这雨可名为‘詹事雨’，但据此时朝廷情势，不过救了史贻直一命而已，其余的都还说不上。看看吧，忙什么？雨，一时住不了呢。”张廷玉听着这些捉摸不定的话，虽没有明说，已看出雍正心中更深的隐忧，倒一时语塞。君臣三人都没言声，注目着外边倾泻如注的大雨。

“廷玉，杨名时他们都说了些什么？”雍正抚着膝，看着闪动发亮的外院问道，“李绂是臣的门生，虽说没多的话，我看似乎也赞同杨名时的话。似乎都觉得朝廷急于事功，步子不稳。”说罢，便将杨名时的话细细说了。雍正听得很专注，却始终没有说话，直到张廷玉陈说完毕，起身踱了几步，转脸对方苞说道：“灵皋先生，蔡珽和杨名时很有成见的，奏上来的密折也说杨‘操守甚佳，民望所归’；李绂，朕深知的，在任也是一介不取，还有孙嘉淦，也是忠直之士。但听起来，似乎朕的政令，他们竟无一赞同！真真令人可叹……知人也难，欲人知也更难！他们似乎总把朕和圣祖分开来说，总将雍正之初与康熙之初相比，怎么才能叫他们知道朕的心，知道朕的难呢？”

雍正说得很动情，两道眉都拧攢了一处，目光炯炯望着外边，仿佛要穿透混沌蒙茫的雨雾，许久，才无可奈何地叹息一声。方苞和张廷玉听了也都无话可答；雍正的心思他们知道得一清二楚，却解释不得；既不能说康熙晚年政务荒疏，又要矫正这些时弊；既要整饬吏治，刷新政治，还得说是承先启后，不离祖宗成法！普天之下无官不贪，雍正措置处处都针对着这一条，却还要靠这些官来推行他的新政。他的这个皇帝不好做，也难为煞宰相。一时间养心殿沉寂下来，只听外头翻江倒海价的雨声和雷声，突然一阵碎冰破裂似的巨雷震响，墨染似的浓云中一个火球几抛几跳砸落下来，不知落到哪个宫里，震得大地都撼了一下。几个人心里都是一悸，便听远处一阵吆喝，一个太监连滚带爬跑进来，脸

色吓得死人一样，跪在殿口哆嗦着嘴唇道：“万万万……万岁爷……雷……雷……”

“瞧你这副德性！”雍正脸色又青又白，阴沉沉说道，“天塌了么？”

“太和殿……雷击了，走了水！”

坐着的方苞和张廷玉惊得一齐站起身来，跟着雍正疾步走出养心殿，张着眼向东南望时，却并不见火光，阴霾低沉的云层压得低低的，袅袅起落飘游，弄不清是烟还是云雾，隐隐传来时断时续的吆喝声，也听不清叫的什么。一时便见高无庸浑身淋得水鸡儿似的跑来报说：“火没烧起来就叫大雨浇熄了，主子放心……”

“你去午门传旨给史贻直。”雍正的声音在雨声中显得异常镇定，“京师久旱不雨，是朕凉德所致，若是天降灾殃，自当由朕任咎。史贻直妄以天变之责加罪于忠直有功之臣工，学术不纯，譬涉乖谬，本当严议，念其初志尚无恶逆之心，着革职，永不议叙，免交部议。——你去，就这么传旨！”

张廷玉原本为救史贻直过来的，听见这道谕旨，不禁松了一口气。但雍正这谕旨其实带着罪己诏的意思，又不好顺着说，默谋了一会儿，赔笑道：“皇上责己似乎严了些。说是天旱，并不成灾。若论责任，宰相燮理阴阳调和朝野，责任在我……”“你的心朕知道，不必说了。”雍正慢慢转回身，“他们还在上书房等着，你还办事去吧。”张廷玉忙答应着，待要退下时，雍正又叫住了，“杨名时李绂都是正人，意见不同尽情叫他们讲。你要有定见，劝说他们与朕一德一心。告诉他们，朕是仁君，不是暴君。慢慢往后他们就越看越明白了。他们的办法要能办好一省一地的吏治，也不妨允他们自为，只不要学史贻直。史贻直太不懂事了！”

目送张廷玉退出养心殿，雍正的神色似乎有点疲倦，蹣跚回到东暖阁坐下，望着玻璃窗外的淅淅大雨只是出神。方苞跟着进来站在侧旁，沉默许久，说道：“这雨下得好。”雍正点点头，说道：“年羹尧好不识起倒！朕一直等他为史贻直说几句话，他未必要天来说话？”他目中瞳仁陆地一亮，又黯淡下来。

“皇上，您看。”方苞指着北壁上一张字画，说道，“这是先帝给您题的字，‘戒急用忍’。依臣看来，实实够皇上受用终生。”雍正看了一眼那张字，又把目光盯向方苞，却没言声。方苞一笑，说道：“李卫田文镜李绂杨名时，他们各自为政，眼下只能这样，急也没用。八爷和年羹尧两块石头当道，您想推行新政，只能忍着点，一块一块搬开，好比渠水，就流畅了。”

雍正双手揉抚着膝盖，恶狠狠地凝视着那张字，许久才道：“朕倒想敦睦友子兄弟和谐的，惜乎是一厢情愿。登极以来老八的人升了多少？他仍旧是作梗！朕看隆科多也靠向了廉亲王，就是因为朕始终只是苦口婆心地说，没有心狠手辣地做！倒叫他们瞧着朕‘外强中干’似的！年羹

尧离京一走，朕立刻要赶允禩出上书房，看是谁敢作仗马之鸣？”

“年羹尧敢。”方苞翘着髭须冷冰冰说道。他的口气如此阴寒，在隆隆响震的滚雷声的夹缝里清晰地传过来，雍正竟不自禁打了个冷噤，他的脸立刻苍白了。不知过了多久，雍正才道：“还不至于吧？年羹尧在藩邸就是朕的门人，朕知道他，外谦而内骄，目空无物胆大妄为都是有的，说到谋逆造反，他未必有这个心，也没有这个力。这一次进京又加了这许多恩宠……”方苞一笑，说道：“恕臣直言，皇上见的那个年羹尧是‘表’。据臣看，年羹尧秉性只有两个字——狐疑——狐狸过冰河，走几步听一听冰凌的动静。一旦觉得不会炸冰开河，他几步就跳过对岸了！”

雍正的脸色愈加苍白，他陡地想起当年，康熙两次废太子，年羹尧都曾进京刺探阿哥夺嫡内情，靠拢允禩，只是邬思道防守严密，警告年羹尧“不可玩火”才勉强拢住他没有公然倒戈背主。想着，雍正竟不由自主点了点头，半晌，冷笑道：“要真的这样，不晓得天如何料理他了！有那么便当的事么？岳钟麒就在青海，听他的？还有粮呢，饷呢？如今天下大定，总该师出有名的吧？”“年羹尧真正失算之处，不该与岳钟麒争功。二人原是莫逆之交，他自己闹出生分来。”方苞眼中放出贼亮的光，“您这边一动八爷，他立刻就师出‘有名’了。八爷下头的人现在各省都是有职有权的督抚提镇。您‘刷新吏治’，先就刷了这些人，心里怎么能不恨您？年羹尧这只狐狸真的过了河，粮饷都不在话下。臣再说一遍，年羹尧的后顾之忧，只有一个岳钟麒！年是一党，隆科多也是一党，八爷自不必说。隆科多这次不敢真的动手，并不是畏惧马齐，甚或也并不为怕毕力塔，其实他们都还瞧不清年的步子！一来是万岁爷您天生威严又有十三爷忠心辅佐，二来也实亏了这次劳军的声势，才没有酿成大乱。万岁！这么多的城狐社鼠高居庙堂之上，您尽着防护自己昼夜警惕，试问怎么能推行摊丁入亩、官绅一体纳粮这些制度？”

一道明闪，照得殿里殿外通明雪亮，接着便是一声劈柴一样干涩的裂响，拖着长长的尾音，那雷声愈去愈远。

“偏劳先生为朕多筹划筹划。你就和怡亲王住一处，也好随时顾问照料。”雍正的脸在晦暗的暖阁里，又背对着窗，看不出是什么脸色，一字一句顿着说道：“西边送来的密折先交你看。哪怕是半夜，随时可以见朕。”

那雨，猛猛地直泻了一夜，平明时分才转成蒙蒙细雨，霏雾一样笼罩着满街潦水的北京城。

第四十三回 汴梁城抚衙释旧憾 郑州府佞人撞木钟

这场雨来得快去得疾，至第二日拂晓时分云散雨收，又复晴得月朗星灿。原打算在京再盘桓几日的年羹尧只好进宫辞行。雍正召见口气极温存亲密，就养心殿赐御膳，君臣席间谈笑风生，说得十分投机，雍正倒也没别的要紧话，只反复叮咛年羹尧“……要节劳，不可只顾感恩图报拼命做事，糟蹋了身子骨儿。朕已下旨，岳东美（钟麒）部仍旧退守四川，你只部勒好你的兵，少惹是非就好。粮饷的事刘墨林去，协统各省办理，还是你来节制。你妹子已经晋封贵妃，还有你父亲哥子，都有朕照应。你在军中如常办事，把兵练好，别的事竟可一概不管。如今青海西藏都已稳住，将来国力再充盈些，朕还打算由你将兵西进，殄灭阿拉布坦叛军。朕寄你厚望……朕自要做明主，切盼你做贤臣良将，单为你造一座凌烟阁也不是不可指望的事……”一头说，一头殷殷劝酒，一碗碗米汤只情灌起。年羹尧原打算问问如何处置史貽直的，倒被这些柔情蜜意的话堵了回去，只是雍正说一句答应一声。直到巳时初牌，礼部的人进来报说：“午门外百官已经候着，请年大将军受郊送礼。”

“皇上的圣谕奴才牢记在心。”年羹尧起身向雍正一躬，“奴才唯有粉身碎骨勤劳王事，才能报得主子知遇之恩！”

雍正也站起身来，环顾殿内，似乎想赏点什么东西，总觉无物可赐，思量一下，取过一柄镂金攒珠如意，仿佛不胜浩叹，说道：“一切不用表白，都在心田之中。你这一番出去又要吃苦，朕不知怎样赏赐你才能浹怀。带走它吧，用餐时看着它，练兵时想着它，行军时带着它，就如朕在你身边一样……”

雍正说着眼圈一红，竟涌出了泪花。年羹尧感动得五内俱沸，“喳”地答应一声翻身拜倒在地，哽咽道：“主子保重，奴才去了！”雍正双手扶起年羹尧，笑道：“又不是生离死别，又何必伤感？朕今几个也是的，这么多年头一回控不住自己。起来——朕还送你午门，咱们一道儿出去。”

于是二人并肩出了养心殿垂花门，却不乘乘舆，只散步南行，绕三大殿从右翼门进内，穿行太和门，过金水桥直趋午门。眼见午门外旌旗蔽日甲兵森立，雍正止住了脚步，凝望着外头似乎若有所思，摆手命张五哥一千侍卫回避。年羹尧一直随侍在侧亦步亦趋，见雍正似乎还有话，忙躬身问道：“皇上似乎有心事？”

“有啊……”雍正叹道，“朕一直迟疑着，不知讲得是时候不是。”年羹尧疑惑地盯着雍正，不知道该如何回话，半晌才道：“请皇上明示！”雍正顿了一下，说道：“朕还是打算叫允禩回你军中。”

年羹尧一听便笑了，说道：“九爷无论在京还是在军，有什么妨碍？他做不了耗！——而且据奴才看，九爷似乎还安分。”

“朕最怕你这样想。”雍正细牙咬着，冷笑道，“朕何尝不想兄弟敦睦？奈何树欲静而风不止！这话在殿里说，耳目太杂，也不是一两句说得清的。如今临别，朕只想问你一声，八爷如果反朝，你怎么办？”

“万不致有这样的！如果真的出这种事，奴才十万精锐杀回北京勤王！”

雍正点点头，说道：“只能说但愿不致有这样的。但当年夺嫡他们何其拼命，图的是是什么？老八老九老十老十四他们是小人之尤，断不可指望他们生改悔之心。如今分散措置他们，就为防他们谋为不轨！你们在外头把差事办得越漂亮，朕这个皇帝才坐得越稳，越有味！不然，出什么事都难以逆料的。朕所以不重处史贻直也为这个。史贻直说，‘有奸佞居鼎铉之侧’，并不是欺君！”年羹尧腾地脸涨得通红，跨前一步，压着嗓子激动得声音发颤，说道：“请皇上发旨，半个时辰奴才就端掉这个‘八爷党’！”雍正一笑，说道：“亮工，你不懂政治。你即便不在京，朕发狠要拿他们，也只一纸诏书的事。别忘了他们都是朕的亲骨肉弟弟！就是罪行昭彰，朕也于心不忍。朕连自己的兄弟都教化不了，何以教化天下人？他们如今并不敢妄动，只是等着朕弄坏了朝局，再召集八旗旗主，按祖宗成法行废立的事。朕夙夜勤政，把江山治得铁桶似的，也就堵了他们的口实，妄心退了仍旧是朕的好弟弟嘛！”雍正一脸的郑重其事，一会儿说得年羹尧浑身热血沸腾，一会儿把心悬得老高，又像是整治允禩一千人，又似乎深切体念着“骨肉”情分，年羹尧也不及细想，只是觉得这些话如果不是拿自己当心腹，皇帝断然也说不出口。一边口里诺诺连声答应，又道：“奴才在外头带兵，小人们断然做不了耗。万岁说到兄弟情分，奴才不敢插言，但求皇上善自保重。一旦有使着奴才处，八百里加紧，三天可到奴才那里，旦夕可以响应的。”雍正一笑道：“这就好。朕不过虑之在前而已，白嘱咐你一句，你好心里有数。其实北京城里翻不了天——当初内有八王，外有十四王朕还怕呢——走，朕送你出去，这里说话久了不好。”说罢，雍正便徐徐而行，年羹尧一脸庄敬之容跟在后头。五凤楼下的炮手见御驾启动，便点着了炮捻儿。随着闷雷价三声炮响，畅音阁供奉们击鼓撞磬，顿时黄钟大吕之声旱雷聒耳。高无庸几十个太监打着黄伞羽扇，簇拥着皇帝和大将军出了午门正门……

自年羹尧回京第五天，邬思道便赶回了开封，田文镜此刻已知道了这个瘸师爷的来头。尽自心里满不自在，却不得不礼敬有加。每日不问上衙与否，一大早先打发人恭送五十两台州足纹供这神仙花销。邬思道有时到衙门打卯儿，有时索性不来，收了银子便在省城名胜逛游，今儿相国寺上香，明儿游龙庭，泛舟潘杨湖，甚或登铁塔眺望黄河，吟诗弄琴，越发的逍遥。吴凤阁张运程姚捷三个师爷看在眼里恨在心头，几次旁敲侧击发邬思道的私意儿，田文镜都是王顾左右而言他，只说：“他有残疾，该当的多照应些儿。你们挣的钱少么？这事不值得愠气。”三个师

爷气得七窍生烟，索性也不到衙办事。

田文镜走马上任河南，一心要整顿吏治，没想到身为巡抚，手握重权，口含天宪，仍旧事事受制。为晁刘氏一案，拿了臬司衙门二十几号人，又具本参劾胡期恒、车铭两名大员“通同僧尼，卖放官钱，贿赂官司”，在押的和尚尼姑们都已招认，偏是朝廷部文下来，吏部批的“着该抚将车铭、胡期恒贪墨不法实证解部上闻”。刑部则批“僧民所供一面之词甚骇视听，显系谗诬大臣以图淆乱是非，着该审评实再报”。田文镜看着这些部文，气得欲哭无泪：他已发出宪牌，要车铭胡期恒封印听参，为的就是革职部文下来，好与这些淫僧淫尼当堂对质，把案子审个水落石出。如今车、胡赫然在位，单审和尚尼姑怎么能定讞？再看身边，邬思道百事不问，吴凤阁几个袖手观火，只剩下自己一个人，茕茕孑立形影相吊，真正的单丝不线孤掌难鸣！在签押房苦思一夜，田文镜一眼未合。直到卯时，巡抚衙门各房执事都来了，田文镜忍着心里那份难受，叫祝希贵去布政使衙门和按察使衙门请车铭和胡期恒。祝希贵答应着还没有离去，便见外头门政带着一个官员进来，个子高高的，又黑又瘦，凸出的颧骨上嵌着一对又黑又亮的小眼睛，头上戴着蓝宝石顶子，一望可知是个三品大员。田文镜惊愕地站起身来，细看时却是熟人，湖广布政使高其倬——不知几时来的开封？

“愣什么？”高其倬十分豪爽，大踏步进了签押房，一揖笑道，“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当年你在户部跟十三爷做事，去四川催缴库银，没有和其倬打过交道么？如今做了封疆，竟睹面不识了！”田文镜一边还礼，说道：“哪里的话呢，敢不认识你其倬兄？突如其来从天而降，我再想不到——怎么就不通禀一声儿，你们差使越办越不成体统了！”高其倬笑着坐了，一边接过李宏升送过的茶，笑嘻嘻道：“你别嗔下人。他们倒是要通禀的，是我不让闹这些虚文，又是开门放炮的，不合咱们的情分。”

几句寒暄过后，田文镜又沉闷下来，抚膝长叹一声说道：“樵山兄，你是进京引见的吧？”高其倬松弛地舒展了一下身子，啜茶笑道：“我是奉诏晋见。从李卫那边过来。皇上命我先看看你们。”田文镜忙起身一躬，说道：“文镜何以克当！”因见李宏升还站着，便道：“你去吧，就请高大人打湖广来，一并请过来说话。叫厨房备酒！”

“是这样，”高其倬待李宏升出去，坐了，摇着扇子道：“皇上要在遵化造陵。钦天监选了一处，去年我去看了。我说这地方地脉已尽，外面儿上瞧着好，其实下头土气太薄。他们不信，今年初春挖开看，果然七尺下头都是砂，还涌水。这次是邬先生荐的，我去给皇上选风水地——听说思道先生已经回了河南，快请出来见面呐！”田文镜苦笑了一下，叹道：“不知逛到哪里去了。樵山，我这一汪水毕竟太浅，养不住邬先生这样的大才。换一换人，我断不肯，也不敢说这个话，这个巡抚当得真是窝囊！”高其倬嘻地一笑，说道：“你心里的苦我知道。皇上让我来看你，在我的密折上都批了。连你上的折子也都转我看了。”

田文镜睁大了眼睛，疑惑地凝视着高其倬。

“李卫比你境遇好些。清理亏空，他保了一批官，鄂尔善累得要死不能活，也没查出江苏有亏空。”高其倬眯着眼说道：“其实他早已经另具密折，把江南亏空情形如实奏了皇上。他站稳了地步儿，然后再实行耗羡归公。不像你，一到任就整得河南官场鸡飞狗跳，一味硬来。但皇上赏识你这不避怨嫌，叫我过来和你谈谈，他知道你的难处。”田文镜目光熠熠一闪，问道：“方才这话，是皇上说的，还是樵山兄的揣度？”高其倬正容说道：“皇上自己当初就是孤臣，不但与诸大臣落落寡合，就是和八爷比，人望也是不及的——文镜，我焉敢捏造圣谕？但皇上没叫我复述原话，我只能说到这份心上。”

只能说到这份上，田文镜就不能再追问了，他心里一阵欣慰，几乎坠下泪来，低着头只是发怔，喃喃说道：“皇上知道我田文镜这份心，就是难死，我也没有二话。我仔细想，皇上也是个难。但我不明白，车铭是八王爷的人，扳不动也就罢了。年羹尧大将军怎么这么护短？像胡期恒，真的交给我审，他的罪不在诺敏之下！这两个人，一个管钱粮官吏调度，一个管法司，扳不倒他们，我在河南有什么作为？还有个邬思道，顶着个师爷名儿，是我‘聘’的，只拿钱不做事，衙门里师爷们心都散了！要真的是我聘的，我早让他卷铺盖回无锡了！”

“中丞，你若真的叫我卷铺盖走路，我从前取用的银子一两不少都还你！”

田文镜和高其倬说得专注，都不知道邬思道什么时候已经进来。听这一句话，田文镜惊得身上一颤，转脸见邬思道架着拐杖站在门旁，不禁腾地红了脸，窘得不知如何是好。高其倬也是尴尬万分，但他是个灵性人，忙起身过来，亲自搀邬思道坐了，赔笑道：“河南地面邪，说曹操曹操到！田中丞刚刚儿毗着你不是，可儿你就进来，你再迟点说话，不定我也要发你的私意儿呢！我是从李卫那来，叫问着你先生好，翠儿和你两位夫人处得好，凡百事情都照料，请先生不必萦心——田中丞心里闷，牢骚无处泄，相交满天下，知音有几人？你甭往心里去……”

“我说的也是真心话，”邬思道诚挚地说道，“只拿钱不做事，我确实算不得好师爷。”他目光忧郁，笃笃踱了几步，徐徐道，“今日其倬是个见证，我实是当今雍正爷的朋友。十几年来在雍邸朝夕参赞，直到皇上登极，原说命我进上书房的。我就是这么个身份。樵山兄，你和李卫是朋友，他当县令你是师爷，我的底细你晓得，我说的有假没有？”

田文镜脸色白得没点血色，这时他才明白雍正亲问“邬先生安”的深意，原以为邬思道不过是趁食京师王公府邸的名士而已，想不到居然真的和皇帝有这么深的渊源！高其倬早已站起身来，欠身称是，又对愕然不置的田文镜道：“邬先生说的句句是实，皇上在藩邸其实以师礼待先生的，李卫见了邬先生也行的奴才礼，就是皇上跟前的三个阿哥爷，也都称先生‘世伯’……”

邬思道摆手制止了高其倬的介绍，淡然说道：“帝师我不敢当。若不是文镜着实厌憎我，今日断不说这个话。大隐于朝中隐于市小隐于野，当初辞别，皇上说我‘既不愿大隐，朕也不许你小隐’，我在你这里中隐，其实是你代皇上养着我，你明白么——我是‘隐’在你跟前，怎么敢和别的师爷一样追名逐利？”他目光盯着天棚，仿佛不胜感叹，喃喃道：“其实持中最难，子曰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文镜大人呐……我多想回去，回无锡。那山、那水、那梅、那雪……可没有圣命，由不得你也由不得我呀……”说着，两行清泪潸然而下。

“邬先生，不知者不为罪，恕文镜无礼。”田文镜见他动情，言下也不胜感慨，“皇上待你国土，我待你‘师爷’，可见我之心胸。但我的难处先生也瞧见了的。”他低下了头，用手抚着稀落的头发，深深叹息一声，正要倾诉苦情，却见祝希贵匆匆进来，忙收敛心神，问道：“见着胡方伯和东西司了么？”祝希贵当地向三个人打千儿行了礼，笑着回道：“胡大人车大人都不在衙，说是年大将军从郑州过境，昨儿他们都去请安去了。”

田文镜怔了一下，年羹尧过境他早知道，礼部头十天就发来咨文，命沿途各省官员以公爵礼迎送入境出境事宜，田文镜心绪实在太坏，也因与年羹尧有芥蒂，只将此事以火急滚单知会彰德郑州二府，向年羹尧行在发了一纸告病文书了事。今天请胡、车二人吃酒，原也想请他们代劳在年跟前请安行礼，却不料他们连声招呼也不打，径自就去了！田文镜干笑一声，说道：“好嘛！河南如今就这么个世界——既如此，就我们三个，再请吴老夫子他们几个过来，我们自己高乐！我犯不着得罪年大将军，可我也不大情愿拿他当主子敬！”田文镜陡地一个念头闪出来，放着邬思道这么硬的一座靠山，自己不但不用，反而三番两次想赶走，真是愚不可及！想着一阵兴奋，脸上竟放出红光，一迭连声催着上席，哈腰儿让道：“高兄请！你就在这儿住几日，我要亲自了结了晁刘氏一案给你瞧瞧，你既精于堪舆，顺便儿瞧瞧这巡抚衙门山向——自我上任，我就没有一天舒心日子，看是冲了哪个太岁？邬先生，请！今儿算我的请罪酒。先生旷达人，必能杯酒释憾！”

“大人的心我领了，谢罪更不敢当，”邬思道微微一笑，说道，“我素来酒量窄，吴凤阁他们我也不想沾惹。有其倬陪着你们也就行了，我回我书房去。”说着夹了拐杖便走。田文镜忙一把扯住，笑道：“那就不叫吴凤阁他们了。我们三人浅酌漫谈，听听其倬说风水学问，也是风雅事嘛！”高其倬被田文镜搔着痒处，也不想放邬思道走，便过来搀回邬思道，笑道：“记得成都头回见先生，李卫是二百五县令，我是二百五师爷！给你往京里送信，骑的李卫的千里驹，五天三千里！——我是你的鸿雁使者，今儿久别重逢，你不吃酒行，不赏脸可不行——一个外人不叫，我们细谈……不然到北京，万岁爷问起，其倬颜面不好瞧呢！”两人做好做歹又劝半日，邬思道才无可奈何地坐了。

车铭和胡期恒撇了田文镜到郑州见年羹尧，原想私地里狠狠告一状，借年羹尧的力一举挤走这个刺头儿巡抚。到了郑州才知道，除却本

省巡抚田文镜，附近省的巡抚如陕西、山西、山东、安徽巡抚都过来凑趣儿，甘肃巡抚因道途远，也还派了两个儿子来接年羹尧。田文镜不来，看去就格外显眼。郑州府衙，驿馆，接官厅和大一点的店肆都是各省大员包了，无昼无夜轮番筵请，像车铭和胡期恒这样的位份根本无法专门单独长谈。想想年大将军身边还有个跬步不离的刘墨林，就有体己话也难畅叙。二人已是打消了妄想，恰六月初二年羹尧离郑那日，中军校尉送来了年的名刺，请胡、车二人到大将军行在叙谈。二人看那名刺，是大楠竹精制，比屋瓦还长一倍，打磨得滑不留丢，写着：

一等公、奉诏西征抚远大将军年顿首拜

沉甸甸的，怕有斤来重，不知用过多少次，看样子从来没有人敢收的。

“回复大将军，名刺断不敢当。”车铭见胡期恒发怔，忙笑着将名刺璧还，说道：“卑职更衣过后即刻前往谒见。”说着又取出一百两银票送给那军校，“杯酒之资不成敬意，请晒纳。”那军校自去了。

胡期恒车铭一刻也不停，换了官服带了手本升轿而去，直趋城隍庙——年羹尧的行辕。远远见轩敞的城隍庙口沿路边满都摆着各色官轿、亮轿、驮轿，足排出半里路远近。不少候见官员带着仆从，坐在庙外一溜大柳树下石条凳上吃瓜喝水打扇纳凉摆龙门阵等候接见。胡期恒和车铭不禁对望一眼：这等到什么时辰才见得上大将军？正发怔间，方才送名刺的那个军校出来，远远便招手道：“二位大人——年大将军专请你们先进去！”立时，招来一片欣羡疑惑的目光，直看着胡期恒和车铭摇摇摆摆进去。

“早就想见见你们了。”年羹尧站在西配殿前的滴水檐前，脸上笑容可掬，见胡期恒二人又递手本又请安的，忙用手虚扶了一下，说道：“你老胡和我还来这个！我一直疑惑，既来河南，怎么不见地主？前儿彰德府转来文书，才知道田中丞身子骨儿欠安，我进京他‘忙’，我出京他‘病’，这就叫没缘分——来，请进！”年羹尧话里藏锋，说得却十分随和。因天热，他只穿了件绛红纱袍，腰中系一条玄色带子，花白了的辫子随便盘在顶上，用手轻轻甩在脑后，一头说，带了二人进来。

车铭和年羹尧不熟悉，拿捏着跟进来，见里头大长条卷案旁坐着一老一少两个官员。老的六十多岁，已全白了头发，年轻的不足三十，一派斯文模样，手里还拿着一卷书坐在靠窗亮处。胡期恒抢上一步，给老人请安道：“桑军门，您老好哇！头回大将军进京，我寻思您必定跟着呢，谁知竟没来。想着这回见不上了，您偏就又来了，给您预备的二斤老山参也没带，你看看可不是不巧么？”年羹尧见车铭一脸茫然，因笑道：“我来介绍一下：这是桑成鼎，我的中军参佐，也是我小时的奶哥哥；这位一说便知，新任西征军粮道，参议道刘墨林，雍正爷头开恩科的探花郎——这位是河南按察使胡期恒，老桑记得吧，当年我进京应试，病在胡家湾，胡老爷子好医道，救下了我这条命！这位是这里的藩

台，车铭，王鸿绪的得意高足！”四个人忙都寒暄见礼。刘墨林听车铭是王鸿绪的门生，便是“八爷党”，目中火花一闪，随即沉静下来，一拱手道：“久仰山斗！胡兄车兄是老前辈了！”车铭忙笑道：“甚的老前辈，过时之人耳！”觑着眼看了看刘墨林放在案上的书，又道：“大人在读徐家驹的诗集，可见风雅。徐先生的诗今可称海内独步，前年刊出来曾赠我一册，至今常在案头。”刘墨林笑嘻嘻道：“这诗确乎格调不凡，我这一路都在细读精研。诗言志、歌咏言，我要推敲一番，我朝前头已有《愚山诗话》、《渔洋诗话》，我说不定也写一部《墨林诗谈》好生品题品题呢！”

到底是文人，见面就谈投机了。年羹尧命人搬来西瓜，切开来亲手分给众人，咬了一口，吐着子儿笑道：“施愚山老先生曾说，渔洋诗如仙人五彩楼阁，弹指即现，自评作诗如造屋，砖瓦木石齐备才肯动笔——我读着其实都极隽永深味的，我与愚山曾有一面之缘，可惜年纪太幼，也不曾领教，他这话什么意思。”刘墨林淡然一笑道：“这大约和禅宗顿悟渐悟的意味相近吧。”年羹尧听了含笑点头，转脸对胡期恒道：“说说你们这里情形吧。听说河南三司衙门有些个龃龉，是怎么一回事？本来我不想过问这些事，皇上再三说叫我‘观风’，折子朱批下来一问三不知，不好交代。就是一面之词，你们聊聊我们听，怎么处置，皇上自有章程的。”

胡期恒和车铭眼睛都是一亮，他们私地来见，为的就是让这位宠眷无伦的大将军听听苦情，以大将军的威势压一压田文镜的气焰，甚或密奏当今，搬掉这块压顶石。但在座的还有刘墨林，却不知他是什么背景，万一说错了，还不如不说。胡期恒嚅嚅了一下便看车铭，车铭是康熙四十二年的老进士，宦海沉浮几十年，泥鳅价滑，只在椅中一欠身，笑道：“你是按察使，尽管说，有遗漏处我添补着就是了。”胡期恒却没这些瞻前顾后，把田文镜到任，如何独断专行欺蔑同僚，怎样擅借库银，如何勒索官员筹谋河工乐捐，又借晁刘氏一案夤缘牵连官场，挤兑藩臬二司……一一细述了：“通省官员，除了一个张球，田中丞竟是要一网打尽！张球是什么人？我心里有数，他原是山东阿城一个无赖，俗名‘张大裤衩子’，茶馆酒楼吃白相饭的，先投奔大千岁当长随，放出来做归德县令。大千岁坏事，他又落井下石，改投廉亲王，如今许是瞧八爷也不得意，想着田文镜是张相选出来的，又跟十三爷做过事，就又投奔田文镜。这么不要脸的东西，偏田文镜就爱！还不为的他率先‘乐输’了几十万河工银子？他发的昧心财，我那里有本账，上次说及，田文镜要我拿出来。我说不到时候，到时候我抖搂，谁也拦不住！”胡期恒越说越气，脖子上的筋都胀起老高，脸憋得通红，“他如今真正是个独夫，连他的几个师爷也都暗地去见我，说他们‘东家昏了’。车铭，我说的有假没有？”

“臬司说这些，有的我是耳闻，有的是目睹。”车铭等他说完，心里已打定主意，只捡着田文镜证据确凿的事说，因略一欠身说道：“我揪心的是，臬司衙门还有二十多个人扣在巡抚衙门！晁刘氏告状，我那里早已立案，她自己又不告了嘛！她儿子丢失，开封府回了上来，我们请原

告到衙询问，这是大清律中题中应有之义。抚台竟在她家设埋伏，连我执法人役全都锁拿，又擅自革胡方伯和我的职，意思还要传拿官眷和那起子淫僧淫尼质对！这不是体面不体面的事，这不合律例么！譬如说，田中丞的师爷姚捷、张云程，还有吴凤阁，都在我的刑名师爷跟前说过人命官司，能不能据这个理去推，田中丞自己不便出面，卖放人命呢？”他言简意赅寥寥数语即止，身子一仰便不再言语，刘墨林疑惑地说道：“田文镜我虽不熟，也算相识，要是你们说的是实，真是骇人听闻。他虽不是正途进身，也是读书人，河南又不比云贵两广山高皇帝远，怎么就敢这样妄为？他图个什么呢？”

“就是这个话，刘大人明鉴！”车铭受到鼓励，脸上放光，说道：“田中丞这叫残刻，急着敛钱邀恩，所以拿着通省官员任情作践！他是得了‘钱癆’！”胡期恒冷冷补了一句：“与其说是‘钱癆’，还不如说是‘官癆’。”刘墨林不禁一笑，说道：“昔日仓颉造字鬼哭，周景王铸钱鬼笑；就因鬼不识字而爱钱，今有识字，‘官癆’而爱钱者，必定是个厉鬼了！”

一语甫落，已是四座粲然大笑，连站在一旁肃然静听的桑成鼎也不禁莞尔。年羹尧一直听得很留心，他这次进京几次听雍正连口夸赞田文镜，又从怡亲王处知道，邬思道也在田文镜幕中。不管胡期恒和车铭有多大的冤气委屈，和田文镜公然翻脸是使不得的。跟着众人笑了笑，年羹尧舒了一口气，起身踱了几步，慢吞吞道：“说归说笑归笑。田文镜做事认真，这一条难能。如今天下官肯认真做事的太少了，皇上看重的就是他的这长处。据你们两位老兄说的，我仔细听了，他是受了小人蒙蔽。他自己也还算清廉刚正。这次我进京保了期恒一本，车大人呢，吏部的人跟我透风，大约也要调离河南，如今你们和文镜这个样子，我看离开也好。你们有苦，在我这诉诉，哪里说哪里了，扳倒田文镜，不但做不到，也犯不着，就是一面之词也罢，我还是要委婉奏进去的，皇上圣明烛照，等着瞧，好么？”胡期恒稽首称谢，说道：“这就是大军门的厚意，这就是大军门的抬爱！河南这地方我是一天也不想呆，一刻也熬不得了——不知调我们哪里去？”

“车兄平调湖广。”年羹尧淡淡说道，“你嘛，大约去四川任巡抚——我说这话不作准，皇上不久就有旨意，到引见的时候自然就知道了。”车铭和胡期恒门系不同，平素也有不少芥蒂，只是因田文镜淫威压迫，二人被挤得成了一势。如今胡期恒高升天府之国的四川巡抚，自己却要挟铺盖去武昌，车铭不免心里酸溜溜的，脸上却不肯带出来，只在椅上一欠身，冷冰冰说道：“多承大军门关照！大丈夫合则聚，不合则散，离开河南我是千情万愿。不过，顽石可裂而不可卷，这侮辱车铭却当不起。当日去拿晁刘氏，是胡臬司下到藩台衙门的札子，恐怕还要请大军门和胡大人一体周全！”年羹尧似乎有点意外，愣了一下才道：“那自然！我就写札子，叫田文镜放人！”说罢便命人取过纸笔，不假思索地一挥而就，桑成鼎便取出印来要加关防。

刘墨林一笑起身，索过那张纸看时，却只短短一句：

大将军年，咨尔河南巡抚使田文镜：晁刘氏一案扣留法司衙门人役，殊失鲁莽甚骇视听，即着见令释放，秉公依律讞理，此令！

“大将军好一笔字！”刘墨林笑了笑，“不过以军令干民政，于体例恐有不合的吧？”

“无所谓。”年羹尧微睨了刘墨林一眼，阴沉沉说道，“本帅节制十一省军政，河南巡抚兼管豫省军务，还是本帅的麾下。成鼎，用印，交给期恒带回去。”说罢又扫了刘墨林一眼，那意思再明白不过：我就要顶一下你这钉子，你怎么样？

刘墨林轻松地摇着扇子，已是取过了徐骏那本诗，倒真是一副无所谓的样子。年羹尧猛地想起雍正叮嘱的“一心办好军务，别的事竟可不管——”直到现在，他才明白这话里另一层深意，由不得蓦地一阵不安掠过心境。

第四十四回 逞严威酷吏决刑狱 镇邪狎举火焚柴山

车铭和胡期恒得了年羹尧的亲笔手谕，自然心中得意，以年羹尧熏灼威风，跺一跺脚十一省震动，别说田文镜，就是京师等闲王公贵戚也不敢轻易与年羹尧挺腰子。只要田文镜释放臬司衙门被扣人后，晁刘氏一案立刻又是一件说不清道不明的疑案。即使不能一举扳倒这个刀枪不入油盐不浸的二杆子巡抚，从此田文镜在河南休想站得稳了。二人兴冲冲出了郑州老城隍庙，当夜也不乘轿，竟带了十几个随从星夜打马回开封，待到启明星起时，已到了坐落相国寺西的布政使衙门。两个人商量定了，胡期恒不回臬司衙门，就在车铭衙门书房稍歇片刻，然后一同拜会田文镜，亮手谕，先请放人，余下的事从容计议。不料尚未坐稳，车铭的钱粮师爷万祖铭便闯了进来，也不及行礼，跺脚埋怨道：

“车翁，迟回一步、迟回了一步啊！”

车铭两只脚还泡在热水盆子里，舒适地对搓着，听这一说不禁一怔，看一眼正在喝茶的胡期恒，问道：“什么事‘迟了’？就值得这样气急败坏！”万祖铭眉头紧蹙，一屁股坐了胡期恒身侧，说道：“晁刘氏一案已经审结，前日晚间姚捷他们几个都来了，说田中丞今日大出红差，要请王命旗牌，把葫芦庙和尚和白衣庵尼姑一体正法——叫我们赶紧设法，偏生二位大人都去了郑州，我们几个师爷急得热锅蚂蚁似的，上不得台盘，又不敢声张……如今闹到这一步，捂也捂不住了，可怎么收场？”车铭顿了一下，冷笑道：“不定谁收不了场呢！去，叫他们几个都来，待会子我们一道去巡抚衙门。”万师爷急得说道：“他们要能来，我着哪门子急？都叫田中丞扣了！”

“什么！？”胡期恒吓一大跳，“姓田的居然把藩司衙门的师爷都给捉了！凭什么呢？”万祖铭摇头道：“备细我也不清楚。藩台没走时商定过，出几万银子买住晁刘氏撤回原诉，没了苦主，一个釜底抽薪万事大吉。大约晁刘氏不吃账，或者看守人门路没走通，总之是没有回音，昨儿去一个师爷没回音，又去一个又没回来，末后我叫老李去，商定过了酉时不回，肯定出了大事，这边就好准备。这一夜又过了，连个音响也没有，还不是出了大事？定必是晁刘氏这泼妇把我们给卖了！”说罢跌足长叹。胡期恒冷冷说道：“好歹你们是绍兴师爷，大清律一些儿也不懂！我衙门多少老刑名，也该去问问呀！这种案子不是告忤逆闹家务，也不是失窃，能私和了？人命关天，晁刘氏撤诉田文镜就罢手了？”

车铭已是镇定下来，擦脚蹬靴，格格笑道：“老先生不知就罢，我只要撤掉劫持晁氏儿子的案。巡抚衙门那头到底什么情形还不知道。这事不要乱了方寸。我们这就去拜田文镜，且走着瞧。”

二人赶到巡抚衙门时天刚放亮，沿街两行三步一岗五步一哨都是开封府马家化布置的警蹕，在人迹稀少的大街上还有一队队兵士巡弋，一派肃杀森严景象。空旷的衙门照壁前已有几十名官员鹄立在仪门旁，心神不定地窃窃私议，见他二人官轿落下，忙都闪开了路。车铭下轿，环顾了一下四周，因见马家化也在，便招手叫过来问道：“见过中丞了？”

“回藩台，卑职刚见过田中丞，今儿中丞要大出红差。人犯已经解到——”

“我知道。中丞现在哪里？”

“在签押房，和五个师爷说话。”

“嗯。”车铭含蓄地微微一笑，指着空场上堆得麦场一般大小的一垛柴问道：“那是做什么的？”马家化偏着头看了看柴山，说道：“卑职不知，是夜里中丞吩咐叫办的。”车铭没再说话，看了看那群官员，都是省城七品以上的官，转脸对胡期恒道：“咱们进去。”

于是二人整冠振衣迤迤进衙直入签押房，果然远远便听田文镜在书房里说话：“河南和江南不同，办法也不能一样。李卫喜欢从婊子身上榨油，我就在开封开一家春香楼，比得上六朝金粉地一条秦淮河？——车兄和胡兄来了，请进来。”车铭胡期恒哈腰一让鱼贯进了签押房，却见田文镜冠袍整齐，头上戴着起花珊瑚顶子，九蟒五爪袍子外罩锦鸡补服，足蹬黑缎官靴端坐在书案前，挨身吴凤阁、毕镇远、张云程、姚捷四个师爷见他们进来，忙都站起相迎，只有邬思道独坐屏风前，把玩着手中折扇沉吟不语。

“你们回来得正是时候。”田文镜等着起身一让，又自坐了，“晁刘氏一案前六天已经审结，兄弟将案由直报上书房。前日皇上六百里加紧发下廷谕——请二位过目。”说着便将案上一份黄绫封面的折子递过来。车铭口中道：“中丞大人雷厉风行，数年积案结于一旦，令人敬佩！”说着便翻看原折，见里边并没有涉及藩臬二司的是非，心里略宽，待看雍正朱批时，不禁全身一震，脸上已是变色。胡期恒凑过来看时，也不禁吃了一惊，只见上面写道：

览奏不胜骇然，清平盛世昭昭白日之下乃有此等事！朕忆当年圣祖南巡，毗卢庙朱三太子贼窝事，仿佛类比，不胜毛骨悚然。此等贼僧淫尼虽寸磔何足蔽辜？着令该抚不必墨守戒律，唯以昭天理快人心为准绳速处极刑。堂皇省垣之下出此巨孽，法司衙门平日何所事事？胡期恒明白回奏！晁刘氏告状三载，通省官员岂有不知之理？即着田文镜宣谕，省垣官员皆着降二级，罚俸半年处分。钦此！

朱砂笔迹狂草淋漓，后边“钦此”二字已不甚显，一望可知是雍正狂怒之下一气呵成。胡期恒见提到自己名字，心里咯噔一下，脸色立刻变得惨白，双手将折子捧还田文镜，颤声说道：“请中丞具折先容，期恒知罪。但其中原委甚多，容期恒具折详明奏知圣上。”

车铭没想到田文镜一见面就是一个下马威，忪怔了一会儿才想到，如果被吓住，姓田的得寸进尺，不定乘兴头干出什么事来。思量着，已恢复了平静，遂欠身说道：“藩司衙门虽不过问官司，但前任现任开封府尹都是我那里出牌委任。这个案子我也早听说了，原以为普通命案，自有法司衙门处置，想不到其中丝萝藤缠，竟如此骇人听闻。万岁既已降旨，卑职自也要具折引咎。不过——”他翻着眼皮瞟了田文镜一眼，苦笑道：“不过这案子拖宕日子久了，或许牵扯到不少官员，陈谷子烂芝麻翻腾起来，河南官场要起轩然大波。所以这次觐见年大将军，大将军也十分关心，以为穷治这两座黑庙，绥靖治安也就足了，他还特地托我们带来一份手谕，请抚台过目。”说着便把年羹尧写的手令双手递了过去。

田文镜接过看了看，漫不经心地递给吴凤阁等人传阅，嚼着茶道：“年大将军节制十一省军政，并没有旨意过问司法民政。案子办到这个地步，我只能秉天理循王法。臬司衙门二十三人役迟不捉人早不捉人，偏在我准状当夜捉拿人犯，既没有我的宪令，也没有开封府的牌票，事属可疑，因此我要一体擒拿并案处置，期恒，今日你既在这里，我想请问一问，这些人暗地去拿晁刘氏，是不是老兄出的票？”胡期恒见到雍正手谕，心里早已怯了，原打算担当起来的事却又犹豫了，万一与这些衙役口供对不起来，说不定这会子连自己也“并案处置”，略顿了一下，心中已有主意。干笑一声道：“出票拿人是巡捕厅的事，只用跟我的师爷回一声就办了，有时一天十几起，我哪里管得到这些小事？是巡抚衙门扣人之后他们才回我知道的。”田文镜“唔”了一声，说道：“那就好，今日结案，我也有几句心腹话直言相告。我是朝廷特简封疆大吏，受恩深重不得不报，此案无论牵连到哪个官员，我一概要秉公循法办了他。这是一。这二十三人役口供已经取了，确属徇私，连巡捕厅的牌票也是没有的，因而不能轻纵，有道是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何况兄弟奉旨牧豫，只对朝廷负责！年大将军如有所罪，兄弟自当勉承。这一个多月来，巡抚衙门只办了两件事，河工不去说它了，全衙的人都用来熬审这群僧尼，有些事事关官场闺闼，真真丑得令人作呕。真要都抖搂出来——”他看了一眼车铭，竟自深长叹息一声。

车铭身子已经木了半边，其实他与这桩命案沾惹不多，之所以拼命捂，是因他的几个姨太太和白衣庵尼姑们过往得密，万一和这起子贼秃们有染，几十年道学面孔没个搁处，此刻听田文镜说出“闺闼”二字，顿时通身冷汗如坐针毡，却又不敢问。

“所以我和几位师爷思量再三，还是要成全一下我们同僚诸公的官体，”田文镜诚挚地说道，“这官司没有请二位和其余官员公审，也为了知道的人越少越好。我已下令，所有尼姑和尚平素与绅宦官府内眷往来案由，无论事涉淫秽的或关说人情的，一概删除。这一条不便明宣，烦请两位老兄私地转告贵衙所属各堂官，叫大家仍旧安心办事。”至此，车铭总算一颗心放下。胡期恒却心不在此，一躬身道：“既然要成全，年大将军面子也是要紧的，可否请大人释放臬司人役，由卑职自行处置？”

田文镜呆笑着听完，并不答话，径自站起身来向邬思道略一点头，

对吴凤阁等人道：“该升堂了。”于是众人纷纷起身，姚捷抢先一步出来，冲二门戈什哈高声道：“放炮！田中丞升堂了！”胡期恒突然觉得自己被车铭出卖了，不由满眼怨毒地盯了车铭一眼，只好随着起身。车铭悄悄拉他走在最后，小声说道：“他王八吃秤砣铁了心，争有何益？待会儿看他如何结案，真下不来台，叫你钱师爷把他四个师爷攀咬出来！”

“嗯。”胡期恒鬼火一样的眼睛闪了一下，“还有张球！”

“中丞大人升堂啰！”

随着三声炮响，平时锁钥封锢的巡抚衙门正堂门呀呀而开，三班六房执事衙役一改平日四平八稳做派，一色衣帽齐整集合在堂后，见田文镜带着合署堂官司官，由车铭胡期恒陪同着迤迤过来，“噢——”地低吼一声依序雁行出堂，各按方位站定，待田文镜出堂，又是震耳欲聋三声堂鼓，田文镜居中在“明镜高悬”匾下就座，两旁公案上车铭和胡期恒也各自就座，一时间堂内只闻衣裳窸窣，一声咳痰不闻。

这是历时三年久拖不决的一件大案，事涉一庵一庙和尚尼姑，十几条人命，比之广东一案九命更加轰动，早已通国皆知。听说抚台衙门今日审结此案，开封百姓奔走相告，几乎倾城而来，哪个不要看这稀罕？是时六月初六，天已入伏，正是铄金流火天气，万里晴空纤云皆无，一轮炽白的太阳照下来，晒得大地焦热滚烫，几千人远远站在大照壁外巴巴地望着大堂，却被开封府衙的衙役们拦在远处不得近前。马家化一边要看守人犯，一边维持秩序，热得汗透重衣，听得那边堂鼓响，口中道：“给我拦住人，有走过石灰线的只管用鞭子抽！”一边忙忙赶进大堂，向田文镜行了庭参礼，说道：“外头人多，有晒晕了的，不好维持，卑职不能在这里站班。”

“很难为你了。”田文镜微微一笑，倏地翻转脸来，“啪”地一拍响木，断喝一声：“带人犯！”

“喳！”

几个戈什哈答应一声出去，顷刻间便带着七个和尚二十三个尼姑铁锁银铛进来。这些和尚尼姑不知已经过了多少次堂，瘸的瘸拐的拐，衣衫褴褛不能蔽体，头发都长出二寸多长，汗污血渍浊臭不堪，一个个面无人色委顿不堪，半死不活地垂着头趴跪在地下。车铭细看时，很有几个面熟的，平日在自己府中走动，做法事，虽然叫不上名字，也都点头交情。此刻见他们沦落到这一步，心里突然一阵难受，只是不能露在脸上。这时，便听田文镜吩咐：“姚师爷，念他们的犯由！”

“是。”姚捷躬身答应一声，从案上取过一份长折子，左右手倒换翻着朗读起来。三十个凶犯年貌籍贯犯由写了足有两万余字，都是巡抚衙门各司厅核过几次的，由田文镜亲自结撰，写得头头是道，但一向办事干脆利落的姚捷今天有点精神恍惚，几次都读不成句，强打精神足读了一个时辰才算完事。胡期恒原想，臬司衙门被扣的人总要带一笔的，但

从头到尾却连一个字也没有提及，正在诧异，田文镜一脸阴笑开口问道：

“觉空，你是首凶。勾通白衣庵尼姑的是你，通同造意设计杀人的也是你——还有静慈你也说说，方才念的犯由文案可有冤你们处？”

那个叫觉空的和尚挣扎着跪前一步，他还不足四十岁，眉清目秀，除了须发看去有点零乱，一身土黄布衲洗得干干净净，全不似人们心目中满脸横肉一身煞气的黑庙凶僧，连站在堂口的马家化也不禁一愣。却听觉空道：“回大老爷话，事实并无出入。但静慈她们女流之辈，并没直接参与杀人，请大老爷留意。”田文镜含笑听完，又问静慈：“你呢？你有什么辩处？”那静慈却不似觉空从容，浑身筛糠，抖得缩成一团，讷讷说道：“只求速死，只求速死……”

“本抚倒有好生之德。”田文镜咬牙狞笑道，“佛说六道轮回报应不爽，善恶之报只在迟早！有道是杀人可恕，情理难容，似你们这般作恶，岂有速死之道？！”他霍地据案而起，“啪”地一拍响木，满堂人无不战栗变色，听田文镜大喝一声：“将觉空静慈缚在一起，送上柴山——本抚亲自举火送他们涅槃西归！其余淫僧淫尼一概梟首示众！”

按大清律，最重刑罚为凌迟，依次腰折、斩立决、绞立决各种死刑不等，田文镜居然敢非刑处决火焚活人，满堂人众登时都吓得目瞪口呆。车铭此时才想起外边广场柴垛的用场，蓦地冒出一身冷汗，看胡期恒时，也是脸色苍白半点血色全无。田文镜见众人发呆，顺手从签盒中拔出一根火签“咣”地掼了出去：“还不动手，愣什么？！”

“喳！”

“慢！”觉空两手一摆，止住了衙役，冲着姚捷大喊一声，“姚师爷，还有吴师爷、张师爷！你们怎么答应我们的？先缓决再减——不是你说的么？”

这一下变起仓猝，不禁满堂哗然！田文镜似乎也吃了一惊，回过头来恶狠狠扫视了身后几个师爷一眼。除了毕镇远因没有“沾包”尚能自制，吴凤阁姚捷张云程都被他看得身子一矮！吴凤阁摘下眼镜，脸色蜡白，哆嗦着手掏出手帕擦眼镜，口中嘟嘟囔囔：“岂有此理……含血喷人……”一个不小心，镜片被他掰成了两半……田文镜嘿然一笑，说道：“老先生，看来你的眼镜太不结实了！”

“是啊是啊，啊不——”吴凤阁慌乱得语无伦次，“这些个死囚，竟敢如此攀诬，实实罪不容诛，罪不容诛……”

胡期恒没想到田文镜做得过头，逼得犯人首发了田文镜的几个师爷，心里真是十二分惬意，身子一仰向后一靠，说道：“中丞，案情有变，既然事涉三位师爷，依律应停决再审。可否与敝衙门被扣人役并案处置？”田文镜饿狼一样的目光盯向姚捷，格格笑道：“胸中正，眸子

瞭；胸中不正，则眸子眊焉。姚师爷，我平素待你们不薄，今儿还可再放一马，此刻自首，我按自首处置。否则，如按胡大人法子办理，你们三人恐无生理。”姚捷此刻已从极度惊慌中清醒过来：“人犯规避刑法，这是常有伎俩，只是如此凶狡，实出人意料。我是对天可表的断没有受收一丝一缕贿赂，连凤老先生、云程兄，我也敢保，没有接过这群死囚一文钱！”吴凤阁和张云程也都恢复了镇静，异口同声否认接了贿赂。

“我看可以另案处置。”田文镜知道这样搅下去，又会变成理不清的一团乱麻，傲然归座说道。又对觉空道：“各人有各人的账。方才我已说过善恶有报。你们的罪既已情实，还是今日了断的好，回头我再撕掇这几个师爷的事。”说罢又是一声断喝：“缚起！推出去！”

衙役们不再迟疑，绑的绑、架的架、拖的拖，将三十名死囚推出大堂。签押房戈什哈抱来一大捆亡命牌，都已写就了各人姓名犯由。田文镜嘴角吊着一丝微笑，看也不看众人，援起大笔饱蘸朱砂，毫不迟疑一枝枝排头抹去，顿时满案殷红如血淋漓欲滴。

“今日大出恶气！”田文镜勾决完犯由牌，由着戈什哈们一枝枝拿了出堂给犯人一一插了，轻松地站起身来笑道：“去我开封一大戾气，皇上庙堂欣慰，百姓街衢欢颜，我佛于西天，见我清理佛门败类，异日我死必得升天之乐！——外头人多得很，车、胡二大人，我们一同监刑去！”

胡期恒和车铭哪里还说得一句话，只觉得目眩神摇恍恍惚惚，不由自主跟了田文镜出来。田文镜至堂口，又吩咐一句：“叫巡捕房请三个师爷各自安置，不许无礼，不许串供！”这才出来。

衙门外早已人山人海万头攒拥，人们嘈杂地议论着刚才衙门里的事，有的张着嘴翘首张望，有的挤来挤去寻找看热闹最好的位置，有的人中了暑，被周围的人抬出去放在池塘边用凉水浇，正等得不耐烦，六十名刀斧手挟着三十名背插亡命标的囚犯疾趋而出，人群“唵”地围了上去。马家化辫子盘在脖子上，也不顾官体威仪，袍角掖在腰带里，指挥开封府人役：“这是法场！一律赶出石灰线！给我使劲用鞭子抽！”挤在前头的人兜头挨了鞭子又往后挤，后又向前推，挤倒了的，踩疼了的齐呼乱叫，好一阵才平静下去。田文镜回头笑谓车铭：“今儿浴猪节，真不是杀人好时候，我竟忘了。”说着便径走到巡抚衙门纛旗杆下，厉声说道：

“把觉空静慈拖到这边！”

“喳！”

“其余人犯押在铁栏杆前！”

“喳！”

田文镜环顾了一下四周。人们镇静下来，在汗流和喘息声中，人们

目睹这位巡抚的凶狠“风采”，以为他必有一番说话。不料田文镜翕动了一下嘴唇，只是简单的两个字：

“行刑！”

刹那间便听石破天惊般炮响三声，铁栏杆前二十多名刽子手玄衣红带，手执鬼头刀各至就刑人身后，极为熟练地朝后膝窝一踹，挥刀斜劈下去，猛蹬一脚闪身离开，二十八颗人头便直滚出去。三伏天刚刚午后，正是人阳气最盛之时，具具尸体腔中鲜血激箭般直射而出，连衙门口大石狮子座上都糊满了殷红的血。只在顷刻之间已是了事。胡期恒一生不知当过多少次监斩官，即使秋决杀人，也极少一次超过十名的，见田文镜如此凶横蛮干，也觉骇然。

“把这一对首凶架上柴山！”田文镜指着缚在一边的觉空和静慈，“我亲自举火焚化他们！”

觉空静慈早已瘫得稀泥一样，四五个戈什哈从没干过这种差使，连搓带揉费了半晌事才将两个缚在一处的首凶拖到柴垛上。田文镜回头，见车铭胡期恒都是大汗淋漓呆若木鸡，笑道：“昔日东林有诗：‘莫谓书生空议论，头颅抛处血斑斑’。年大将军为定边疆杀人十万，文镜奉旨抚绥豫省，岂敢后人？”说着接过火把，撩袍捋袖大步走到柴垛前，却只是沉吟。

此刻观刑的人足有上万，不但地下，连附近树上房子上都爬的是人，都已看呆了，黑鸦鸦的广场上所有的人都把心提得老高，一声喧哗没有，只远处有几个孩子吓得大哭，隐隐传来，悚人毛骨。田文镜举着火把，一手指着垛顶昏迷不醒的觉空和静慈，口中说谒：

嗟尔二师，四大皆空。今日西去，吾其送行。此世作恶，此世报应。来世作恶，莫逢文镜！咄！纵有万般孽障深，一火焚去真干净！

说完便将火把投向柴山。那柴山不知泼了多少清油，当此天气自然勃郁而发，只“腾”的一声，立时烈焰冲天，刮刮杂杂哗哗剥剥爆响着直冲九霄。可怜觉空静慈在这火焰山上升天无路入地无门，略一挣扎，已成两个火人，转瞬已成焦炭。

田文镜站在纛旗墩上，直看到烟消火尽人散场空才从容下来，佯笑着回衙。阖省城官员原都知道他挑剔刻薄，办事认真，以为不过如此而已，今日这场大杀大烧，令人悸心骇目，才真的见了这位新任巡抚专横强梁心地残忍的面目。远远见他过来，竟都吓得站不住，“唵”地跪下一大片，田文镜将手一摆，一边进衙，笑道：“都起来！这是做什么？我们的事还没办完呢！”说着便升公座，请车铭胡期恒坐了，问胡期恒道：“老兄，你的那些人怎么办？”

“请中丞裁度。”胡期恒此时才从忪怔中清醒过来，欠身说道，“既然事情牵连敝衙，卑职理应回避。”车铭却知田文镜今日此举，必定要轰动

朝野舆论，盼着他把事情惹得越大越好。因冷冷说道：“别忘了，还有抚台衙门几位师爷也在案中，难道叫中丞也回避？”

一语提醒了田文镜，回头看时只有毕镇远在，便问：“毕老夫子，看来只有你是出于污泥而不染的了？”毕镇远苦笑道：“实不相瞒，若论一尘不染，天下没有这样的师爷。我家师承祖训三不吃黑，如此而已。”

“哦？敢问哪三不吃？”

“回中丞：谋逆案不吃黑，人命案不吃黑，离散骨肉案不吃黑——这三种案子伸手捞钱，不但容易败露，容易被仇家寻仇，而且伤阴鹭殃及子孙。师爷混在官场里，我就吃官场，从不义之财中剥几个，就算事发，有官员顶在前头，左不过不当师爷罢了——这是我毕家秘传成法，从洪武爷到今三百多年，毕家师爷没一个吃官司的。所以田中丞你虽然风骨硬挺，我仍泰然自若。姚捷吴凤阁他们刚才已经给我传话，他们认罪。我认为并不是他们没本事，是他们没这条规矩，所以栽了。”

三位台司大人听这番高论，不禁面面相觑。田文镜一门心思要学况钟，当堂摔死自己几个师爷，然后穷治臬司衙门的人，扳倒胡期恒，压服车铭，从此立威中原改革吏治，一举成为雍朝中流砥柱，思量毕镇远话中深意，想要所有官员皆都清如秋水严似寒霜，竟比水中捞月更其无望！沉吟良久，田文镜长叹一声道：“跟我的这几位老夫子，原来主张严办穷治晁刘氏一案，后来又都要缓办。我以为都是为我着想。谁知内里竟有这大一篇文章！”“这个何足为奇！”车铭笑道：“主张严办是放风出去叫人塞钱。钱塞足了自然主张缓办——毕师爷，我说的可是？”毕镇远听了笑而不言。

“我已说过官场事不为已甚。”田文镜正容说道，“所以对臬司衙门的人不再另案审理。毕师爷，我撂一句话给你，不论你说的是否实情，从前的我都不理论，年金我给你增到三千，从今非义之财也得分文不取。我田文镜明人不说暗话，邬师爷是于我有恩的，你不要与他攀比。我一心要做清官、好官，成全我这一条，我们长长远远，不肯成全，你可另投明主。不然，我不能像对吴凤阁几人一样宽纵你。”他突然正言厉声返回本题上，“所有拘捕臬司衙门人役，本系不奉宪命擅自弄权，显有情弊不可告人。本抚衙中吴凤阁、张云程、姚捷亦属刁赖讼棍借案渔利情实可恨——来！”

“在！”

“将我衙三名恶棍并臬司犯纪人役押出去在方才处刑铁栏杆前枷号三日！吴凤阁等人追赃之后逐回原籍！”

“喳！”

下边戈什哈齐应一声，各自下去提解人犯，车铭和胡期恒还要说话，田文镜已经端茶，口说“道乏”，二人只好讪讪起身辞出。

第四十五回 络人心天子赐婚姻 消反侧相臣议除奸

张廷玉接到田文镜处置晁刘氏一案的奏折，已是六月下旬。在此之前，他先已收到车铭和胡期恒的折子。两个人都自劾了失察之罪，请求处分，同时又异口同声告田文镜专横跋扈欺压同僚任用匪人残忍刻毒种种情事，说豫省缙绅“闻说田中丞欲行官绅一体纳粮，惶惶不能宁处，甚或‘谈田而色变’，纷纷变卖庄园弃农南下经商，明年岁计殊堪忧虑”，又说河南官员不畏朝廷之法而惧田某如蛇蝎，“皆有弃官隐退之志”，云云。张廷玉之所以没有立即把折子呈阅雍正御览，原是想等一等田文镜的折子，必定要解释这些事。不料田文镜的折子连篇累牍只是就事论事说晁刘氏一案，对自己非刑火烧活人，也只一句“非如此不足震慑奸人挽回颓风，非如此无以慰圣躬爱养良善惩暴除奸之至意”。至于官绅纳粮、官场对晁刘氏一案反应，压根提也没提。张廷玉仔细思量，此事自己不宜轻易说话，便整理了三个人折子的节略，连原稿带上，径往养心殿请见雍正。他每天不知几遍要来请旨办事，所以不等通报便进了垂花门，因见张五哥在丹墀站班，便道：“皇上还在批阅奏章么？用过早膳没有？”

“回中堂话，”五哥笑道，“方先生从畅春园过来了，说十三爷今日身子骨儿见好，万岁今儿个欢喜，早膳过后留方先生在这说话，图里琛从奉天过来，正在里头说话呢！”张廷玉知道图里琛专为雍正料理宗室内务的事，既从奉天回京，必定见过十七阿哥允礼和十四阿哥允禵，他一点也不想搅和进皇帝和兄弟之间的公仇私怨里去，不禁怔了一下，说道：“我这不是急务，呆会儿皇上见过人，你打发太监到上书房传我过来就是了。”不料雍正在东暖阁里听见了他们说话，隔窗说道：“五哥，是衡臣来了么？叫他进来吧。”

张廷玉只好答应着进来，果见雍正盘膝坐在暖阁炕上，却只随常穿着米色葛纱袍，外套石青葛纱褂，只一条白玉钩马尾纽带束在腰间，剃得趣青的头，一顶万丝生丝缨冠端正放在案上。方苞撇着老鼠胡子偏坐在雕花瓷墩上，图里琛却垂手侍立在南侧。张廷玉一边行礼，瞥眼见还有个五品官跪在暖阁外，却一时想不起姓名，遂赔笑道：“听说十三爷病体大安，皇上欢喜，奴才也跟着高兴呢！”

“有欢喜也有不欢喜。”雍正说道，“就如此人，乘着朕欢喜递牌子请见，要为他母亲请旌表。”他呆着脸望着那个五品官，冷笑道：“朕岂有拿国家礼典随意施恩之理？当初委你台湾知府，朕是怎么说的？你能叫台湾粮食自给，朕就加恩封赏你的母亲！你做到了么？”

张廷玉这才想起，是前几天进京述职的台湾知府黄立本，只见他免冠连连叩头，说道：“臣并非冒昧请赏，福建藩库今年没有拨台湾一石

粮，这是有案可——”

“世上就你聪明！”雍正一口截断了他的话，“海禁已经封了，你竟敢私自用大陆药材与红毛国海上贸易，换了钱又从漳州粮市购粮运往台湾！若论治理，台湾尚属安静，所以朕不罪你，但你此举，实为欺朕不知情，标榜伪孝沽名钓誉，似这样心肠事主，有一日首级难保，累及你的老母亦未可知！”

“是是是！”

“下去！好好想想朕的话！”雍正声色俱厉地喝道。见他要走，却又叫住了，口气已经变缓：“重农重商也是君子小人分野，回去一定好生劝农垦荒。念你尚属清廉，且台湾岁入确有加增，闽省巡抚请给你加二级，这一条仍算数。你是处朕亦不掩你功，你不是处朕自也要痛加申饬——去吧！”

张廷玉见是空儿，忙将河南三台司的奏章和节略捧上，说道：“臣为等田文镜的折子耽延了几日，请圣上御览。再请旨，晁氏案前曾有旨，着胡期恒升调四川巡抚，车铭调湖广布政使，要不要吏部下票拟？”雍正却不理会张廷玉的话，倒换着细看奏章，口中随便问道：

“图里琛，你今年三十岁了吧？”

“回万岁，奴才犬马齿三十二岁了。”

“有正室夫人么？”

“原是有的，去年热病死了。”

“嗯。”雍正放下奏章，看了看方苞，说道：“朕要做主赐你一桩婚姻。这事萦在朕心里好久了，看来就是你还配得。朕请方先生看了你们八字，都是极相合的，想问你可情愿？”图里琛忙双膝跪下，叩头道：“君父有所赐，臣岂敢辞？但亡人撒瑟尚未经年，旧人尸骨未寒骤迎新入，于心难忍——但不知圣上赐婚是哪家女子？”“朕取的就是你这片心。”雍正笑道：“你答应得快了，朕许就不赐你了呢！听说去年朕选秀女那件事了么？朕原答应为她择婿的，但寻一个年貌相当的懂文墨的武将谈何容易！想来想去竟就是你吧！此女有识知礼，相貌也很看得过，就是出身略寒微些，朕已传旨宗人府，认为朕的义女，排为六格格——怎么样，不委屈你吧？”

张廷玉这才想起，这是为去年选秀女抗旨谏诤的福阿广择婿，当时随口一句话，雍正竟如此认真，不禁笑道：“皇上不说，臣已经忘了这档子事，当时没有记档，又是细事，圣上如此谨念，实在令人感佩。福阿广氏既已进位格格，图里琛以臣尚主，就是额驸，理应晋一等侍卫。”“这件事圣德攸关，礼部不记档是失职。”方苞在旁说道：“即便朝政缺失，该记的仍旧要记，为大清后世立戒。”雍正笑道：“就是这话。

图里琛，你且跪安。六格格今儿已经进宫，这会子大约在钟粹宫谢你主子娘娘的恩。下午你进去给皇后请安，有什么懿旨你照办就是了。”

“喳！”

待图里琛退下，雍正笑谓张廷玉：“说你的正经事。方才说起车铭胡期恒。近日看了河南递来的些密折，说什么的都有，说谁坏的都有，就是没有好人，连朕也弄不清谁在欺君，反正有就是了。衡臣，还是与你们约法，不要避怨嫌，直述你的胸臆，朕自能判断。”张廷玉原想雍正拿定主意，自己顺旨办事，听雍正把话说得这样透，倒觉不好意思，鼓了鼓勇气笑道：“臣和主子一样，没有亲临实地。但臣的门生马家化前日有信，说了河南官场传的俚语，十分粗俗，说出来博主子一笑。抚、藩、臬，三驾车，各拉各的套；三台司、三把号，各吹各的调；田、车、胡，三个□，各尿各的尿——说的虽下道，确也是实情……”

他没有说完，雍正方苞都是一笑。雍正见几个太监捂着嘴咯儿咯儿笑个没了，旋即敛了笑容，瞋目命道：“大臣奏事，你们这个样子是什么体统？退出去！”

“据臣看来，田文镜是一心替朝廷办事的。”张廷玉蹙额沉思，斟酌着字句说道，“但行事求功报恩之心操之过急，未免落下苛酷名声。他想一夜治得河南道不拾遗，所以用极惨之刑处置了结毙刘氏一案。据马家化说，这群尼姑有的罪有应得，但全部处斩，有的量刑过重。”说罢看了雍正一眼。方苞在旁问道：“马家化怎么知道有冤抑的？冤杀几个？”张廷玉道：“白衣庵分前院后院，前院几个小尼姑应酬门面，淫乱的事间或有之，但并未参与杀人。其中有三个还是石女，罪名最大不过是‘知情不举’，杖决二十也就够了。因此田文镜处置此案未免莽撞。他是一片报效之心，又因资望不足，要立威，但如车铭胡期恒，身后有背景，手中有势力，眼见田文镜整的是官场，怎么肯和他通力合作？胡期恒折片后附有张球贪贿的单子，就是这个意思。这件事臣想来想去，就是打御前官司，人头已经落地，仍旧是说不清，就是说清于朝廷也未必有什么好处。还是依着皇上原旨，调出车、胡二人是上策。”

雍正听得很仔细，一边沉思着，目光炯炯望着外边。半晌，转脸问方苞：“灵皋先生，你看呢？”方苞也在看着殿外，不知什么时候天已阴了上来。隔玻璃望去，大团大团灰褐色的云缓缓滚动着南下，已掩了大半个天，微风吹得绛红宫墙上的细草不停地摆动着——虽不到立秋，但北边吹来的风已不像盛暑的熏风那样扑面灼人。几个太监都在穿堂里敞着领子吹风，只这殿宇里还是有些闷热。思量许久，方苞才说道：“车铭是廉亲王的人，胡期恒是年羹尧的人，田文镜则是朝廷的人。河南这一汪水真像镜子一样。邬思道上次来京，我们彻夜长谈，得益良多啊……疥癣之疾不足虑，心腹之患不可留……”

张廷玉心下不禁掂掇：谁是疥癣之疾，谁又是心腹之患呢？他是宰相，不能像方苞和雍正那样有什么说什么，他的差使只能是光明正大地

摆平朝局，赞襄皇帝以法理治平天下。但从方苞这话可以听出，允禩和年羹尧这两“党”犯“圣忌”，已经到了何种地步，他只能循这个思路去“变理阴阳”，因笑道：“臣以为原定车铭、胡期恒调离，车铭任湖广布政使尚可，但胡期恒越级晋升四川巡抚，似乎不妥。杨名时云南布政使出缺，不如让胡补上，四川巡抚暂缺或由四川布政使暂署，不知圣意如何？”

“就是这样。”雍正细白的牙咬着下嘴唇，说道，“叫岳钟麒兼任四川巡抚，胡期恒是晋秩，到部引见再去云南。衡臣——你拟旨褒奖田文镜，要加上这样两句，嗯——结数年不结之巨案，扫省垣阴霾乖戾之气而快豫省百姓望吏清之心——就这样说：叫他只管猛做去，而今天下事只患无猛不患无宽！”

“喳！”

张廷玉答应着刚要退出，雍正却叫住了，笑道：“这又不是军务，急什么？你和方先生留在这，陪朕用过早膳再去办事。”说着使命传膳。张廷玉和方苞只好答应、谢恩。一时便见御膳房的苏拉太监捧着一盒子一盒子的御膳摆在填漆花膳桌上，什么锅烧鸭子寒勒卷、红白鸭子炖杂烩热锅、羊西尔占、燕窝鸡糕、酒炖鸭子，还有烧狍肉攒盘、蒸肥鸡、鹿尾攒盘和四银碟小菜、馒头饽饽并各色小宫点，满满一桌子布好。雍正更衣居中而坐，说道：“你们就陪坐在旁边，只管放量用，拘束就没意思了。这桌御膳专为你两个要的，朕平日没有这么阔气，况且这温火膳，朕也进不香。”

但雍正吃不香，方苞和张廷玉更不可能狼吞虎咽，三个人一君二臣身份不同，都是很深沉的读书人，讲究“食不语”，因此这一餐御膳吃得甚是沉闷。此刻外边天色越发阴得重了，略带凉意的风裹进院子，在黯黑的墙角、照壁前卷起浮尘，打起一个又一个旋儿，陀螺似的满地乱转，时隐时现，给人一种神秘和不安的感觉。两个人拿捏着陪雍正略用了几口，见雍正放箸，便都起身谢恩。雍正若有所失地望着外边的景致，似乎心事重重，良久才深深吁了一口气，吩咐：“所有太监宫人出去！”

高无庸答应一声，督率着养心殿中的太监和宫女悄然退了出去。方苞和张廷玉交换了一下眼色，都意识到雍正将有重要密谕，但雍正没开口，他们觉得不好问，只好默默侍立。良久，才听雍正问道：

“衡臣，朕这个主子比先帝难侍候——外头情形你知道得比灵皋先生多，有没有这个话？你据实说。”

“有的。”张廷玉心里猛地一沉，这是官场有口皆碑的事，断不能欺隐，因躬身说道：“皇上严毅刚决，不苟言笑，与先帝性格不一。官场陋习揣摩逢迎，现无从揣摩，自然就有这些不经之谈。”雍正脸色变得有些苍白，摇了摇头道：“恐怕还不止于此。‘抄家皇帝’、‘强盗皇帝’、‘打富

济贫皇帝的话都是有的，是么？”张廷玉咽了一口唾沫，欠身一躬算是默认，一句话也不敢接。

方苞目中幽幽闪着光，说道：“据臣所知，这些话都是有的。但也尽有体贴圣恩的臣子，舆论不一，也是常情，请皇上留意。”

“朕并不懊丧。”雍正脸上带着一丝兀自解嘲的微笑说道：“恨朕的有三种人：希图大位的，位子朕坐了；贪官墨吏畏朕，因朕诛杀查抄他们毫不怜惜手软；缙绅豪强不得夤缘官府鱼肉乡里，自然也要说三道四。但廷玉，你是知道的，先帝驾崩时，存有多少库银？”

“回万岁，七百万两。”

“现在呢？”

“五千万。”

雍正缓缓站起身来，说道：“这五千万银子来自贪官，并非敲骨吸髓取自小民，五千万银子都入了国库，并没有拨进内库修宫造苑，所以朕自信得罪的人很有限，朕不能不得罪，也不怕得罪他们。”他慢慢踱着，青缎凉里皂靴在金砖地下囊囊有声：“五千万……保住这个数，很可做些事了，河道可修，灾饷可赈，兵事可备——我爱新觉罗胤禛上可对列祖列宗，下可对亿兆百姓！”他仰首望着殿顶的藻井，语气极沉重惨怛，仿佛带着要穿透一切的火焰，燃得张廷玉的心也是火辣辣的，讷讷说道：

“万岁……”

“朕要做的事绝不始张终弛，无论是宗室内亲，显贵权要，阻了朕的脚步，朕就不能容他！”雍正的目光变得绿幽幽的，闪着凶狠的炎威，“朕已决意，拔掉年羹尧这颗钉子！”

张廷玉的心像从万丈悬崖上直落下来，好久才定住了神，紧紧皱着眉头说道：“年羹尧居功自傲，妨碍政务都是明摆着的。但他刚刚青海立功，封爵进位极邀圣眷。骤然降罪，不但他本人不服，而且易为小人启端寻衅，搅乱了朝局，善后极难，请万岁三思。”他略一顿，说道：“可否缓迟数年，凉一凉，由臣设法明升暗降，剥掉兵权，然后处置，徐徐而图，似乎更稳妥些。”方苞叹息一声道：“衡臣兄，实不相瞒万岁下此决心，先征询过我和邬思道的意见，我们不在局中，说话不像你那样负责，也许思虑不周，仅供皇上参酌而已。但年羹尧骄横跋扈，势力膨胀之速，数年之后什么情形谁也难以逆料。他插手河南，田文镜改政便做不下去；插手江浙，李卫有所更张，就得暗中悄悄来；他插手广东，孔毓洵巡抚你已知道的，当年圣祖去曲阜，他敢拒开中门迎接，如今广东九命奇冤，他就昭雪不了！今日我们密陈建议，明人不说暗话，假设数年之后，年党与八爷党合流，张相你内掣于议政王威权之下，外囿于手握重兵的大公爵大将军，能处置得得心应手？你的相位能不能保得住呢？”

“朕已经四十八岁了，要做的事多着呢，不能坐等几年。”雍正冷峻地一笑，“衡臣，真正能控住军队的，靠得住的只有怡亲王，你瞧允祥的身子骨儿，万一有个三长两短，许多事你想办也办不下来。舅舅是个不明不白的人，还有允禩，夺位自为的心至死不渝，已经有人在年军中暗地活动，据说和廉亲王颇有瓜葛——你连起来想，该不该现在着手？再说，朕意并不要年羹尧的命，只要他不在军职，安分守己，这也有保全他终身禄命的意思。马齐老了，方先生是个白衣书生，朕寄你以厚望啊！”

他们没有说完，张廷玉已全然领悟，一边听，一边已在搜索枯肠思量办法，此刻真是心血绞干，雍正说完许久都没有答话。三个人默默相对不知过了多久，院外沙沙雨声渐起，张廷玉才道：“臣遵旨。皇上不知怎样打算？”

“今日下午朕见图里琛。”雍正面无表情，徐徐说道：“由图里琛赍诏去西宁，调年羹尧为杭州将军。他办这种差使还是相宜的。”方苞见张廷玉面带诧异，在旁说道：“年羹尧如果奉诏，万事俱休；如不奉诏，可在岳钟麒大营设筵，一举而擒之。”张廷玉冷冷说道：“方先生，不能照搬古书，这是太平世界法统严密之时！能像演戏那样做事！年羹尧既不奉诏又不赴筵怎么办？筵上杀掉无罪功臣，怎样向天下交代？年羹尧的部众不服怎么办？岳钟麒在青海不足一万人，年羹尧的大军有十余万，而且九贝勒允禔也在军中——这样要造出大乱子的！”

这一连串反诘一环扣一环，问得雍正和方苞都怔了。许久，方苞垂下眼睑，说道：“衡臣责的是。我把事想左了，想急了。看来，要重作打算。”雍正却笑道：“这不是正在商量嘛。你权衡得好，不愧‘衡臣’二字。有什么良策，说说看。”

“还是要分步走，不过步子可以迈得快些。”张廷玉庄重地说道：“年羹尧眼下没有反迹，又立了大功，该施的恩还是要堂堂正正地施，军饷钱粮要拨足。目下战事已停，节制十一省兵马的权要收回朝廷。这不要皇上下旨，由我向兵部打招呼下廷谕就办了。谅年羹尧也不敢公然违抗。”

“嗯。”

“元旦召年羹尧回京述职，这是第二步。”张廷玉文心周密，侃侃而言，“他若不来，即是抗旨，朝廷处置有道。可以命岳钟麒署理征西大将军一职，并调川军入青。再不遵，即是谋反，以青海一隅之地，十万之兵，粮饷皆无，叛反无名，无须用兵，年军自己就乱了。他若来京，则在我掌握之中，要怎样办全凭圣意，不过不能处分，只能慰奖，皇上原意也不过是解掉他兵权，似乎不必过为已甚。”

一席话说得条理分明头头是道，连方苞也低头暗服，自失地一笑道：“衡臣这是阳谋，真正相臣风度。我以阴谋事君，实在惭愧。循着廷

玉的思路，我想，一是要厚赏年部官兵家属，这边有个安乐窝，那边就难以鼓动他们做非礼无法的事。二是京畿防务，十三爷病着，可调十七阿哥允礼回京佐理。昨日巩泰送进的密折，舅舅隆科多现在私地里分藏财物到各亲友家和西山寺庙里，不管他是什么面目，搜宫是什么背景，他是已经与皇上生了二心。尽管他已辞了九门提督，但他管军管得时日很长了，还是要调开他，或者加以处分，扫掉他的威风，也就难以作耗。其三，我看过朱批，皇上赞赏揄扬年羹尧的批语很多，要收回来。皇上一收，下边自然能领会圣意，该下点毛毛雨的，可以试探着与臣下讲讲，就不致有‘变起仓猝’的事，人心也易安定。”思路一对，方苞的这几条建议便显得周匝严密滴水不漏，张廷玉也不禁赞道：“好！”

张廷玉方苞辞出去时，更是天低云暗，蒙蒙细雨雾一般在清凉的风中轻轻洒落，满院临清砖地像涂了一层油样晶莹湿润。雍正亲自送出殿外，站在院子里仰望着天，甘露一样沁凉清新的雨珠飘落在他热乎的脸上身上，浑身舒坦而轻松，邢年隔玻璃瞧见，忙出来道：“主子热身子，这么要着凉了，都是奴才的干系，还是打起伞，略凉一会子，清爽了还该进殿去的。”雍正闭目仰首，尽情沐浴了好一会，笑道：“六月天，哪里就凉着了？去钟粹宫看看，图里琛见过娘娘，叫他过来。”说罢转身进来，命人推开东暖阁南窗，安心定神披阅奏章。案上一高叠的奏章他都看了，但还没有批下去。和张廷玉谈过后，有的折子还要重看。雍正想了想，抽出广东总督孔毓洵日前递来的密折，援笔濡了朱砂，一笔一划写道：

向后除请安折子勿用黄绫封面，汝系圣人后裔，不知珍惜物力耶？

一滴大大的朱砂汁滴落在奏折上，雍正忙拂拭，却污了更大一片，忙在旁加注小字“此系朕所污，尔勿惊慌”，接着又批：

尔前折所奏，都中传言朕至丰台阅军，系应年羹尧之所请，不知系听何人之言？年羹尧之兄即在广东海关，岂伊所云耶？此等妄言朕意或出于舅舅之口，不过妒年之功高而已。朕岂幼冲之主，必待年羹尧之指点，又岂年羹尧强为奏陈而有是举乎？

写完，他满意地看了看，又扯过一份，却是四川巡抚王景灏的折子。因王景灏是年羹尧推荐的，他捉笔沉思了许久才写道：

尔有否开罪年羹尧处，伊乃必欲以胡期恒代你？今胡期恒不去矣，尔可安心做事。年羹尧今来陛见，甚觉乖张，朕有许多不取处，不知其精神颓败所致，抑或功高志满而然。尔虽伊所荐，勿作依附之庸人，乃系朕所用之臣，朕非年羹尧能如何如何之主也。

他看了看折上贴名签“高其倬”三字赫然入目，这是年羹尧的死对头，因抽了过来，稍微思索便写：

看陵风水事近若何？遵化既无善地，可别处走走，务期得好地而后己。又近日年羹尧奏陈数事，朕甚疑其居心不纯，大有舞智弄巧潜蓄揽

权之意。思卿前所奏，甚觉愧对尔及史貽直也！

写完，这才取过年羹尧的请安折，呆着脸仔细想了一阵子，挥笔疾书一通，却是草书：

前折谓朕“战胜不骄、功成不满”甚实。然朕实无心作不骄不满之念，出于至诚，惟天可表。西海之事，若言朕不福大，岂有此理？但就事而言，实皆圣祖之功。自你以下，哪一个不是父皇用的人，哪一个兵不是数十年教养的兵？前当危急时，朕原存一念，即便事败，朕不肯认大过，何也？当干起原是圣祖所遗的事。今如此出于望外，好就将奇勋自己认起来？实实而愧心惭之至！尔等此一番努力，据理而言，皆朕之功臣，据情而言，凡实心用命效力者，皆朕之恩人也！尔等不敢听受，但朕实居如此心，作如此想。朕之私庆者，真正造化大福人则可矣，惟以手加额，将此心对越上帝，以祈始终成全，自己亦时时警惕不移此志耳。

又，三月奏进，尔所代拟《陆宣公奏议》之序，请旨颁发，朕得暇好好写来赏你，定不得日期——览尔此奏，比是什么更欢喜，这才是，即此一片真诚，必感上苍之永佑。凡百就是这样对朕，朕再不肯好而不知其恶。少有不合朕意处，自然说给你，放心。

写完一抬头，见高无庸站在面前，便问：“是图里琛来了么？叫进来。”说罢便起身趿了鞋，在地下散步。

图里琛已换了一等侍卫服色，浑身鲜亮，显得额外精神，进来见雍正正踱着步子想事，没敢惊动，悄没声跪了殿角。雍正看了他一眼，凝望着院外的潇潇风雨，许久才道：“不要说谢恩的话了。朕有差使给你。”

“喳！”

“隆科多舅舅财产多得没处放了。”雍正带着阴寒的微笑，徐徐说道，“叫人看看，都挪移到哪里了，弄清之后，请旨查抄！”

“喳！”

第四十六回 忧烹狗将军生异心 惊谜札钦差遭毒手

隆科多家被抄，很快就传到了年羹尧军中。对这个虽然资历深却没有实际战功和功绩的上书房大臣，年羹尧历来打心里不服。初接任大将军一职时还曾递过一个密折，说：“隆科多乃一极平常人。”就此，雍正整整写了三千字的朱批给他，解说隆科多的好处，过去“不但卿，即朕亦不深知，实为圣祖为朕留一砥柱之臣，与尔并为社稷干城”。皇帝这样屈心降志，年羹尧不能不买账，于是进京呈送贡物，时不时地也给隆带些礼物，两个人渐渐才有了交往。今春，年羹尧的二儿子年熙病重，雍正又要了年熙的生庚八字，让高其倬看了，说年羹尧命中不该有这个儿子。恰隆科多膝下无子，雍正灵机一动，命年熙过继给隆科多冲克此劫，“隆科多无子而有子，年羹尧有子而无子”，二人竟成了干亲家。外边看二人是“将相和”了，但年羹尧自知，这是强捏就的，因此，前头雍正朱批“舅舅今辞去九门提督一职，朕并未露一点，连风也不曾吹，是他自己的主意”，年羹尧便知隆科多已失宠，尽自如此，他毫不关痛痒，只是想，如能把上书房大臣名义加在“大将军”号上，也许并非办不到的吧？

然而这毕竟是雍正登极以来处分最大的机枢之臣，按隆科多的宠眷，其实还在自己之上，说抄就抄了，他不能没有兔死狐悲之感，同时，也隐隐觉得风头不对，究竟哪里不对，一时自己也想不清楚。接到邸报怔了半晌，叫过桑成鼎，蹙着眉说道：“连日没睡好，头疼。今儿不要衙参了。你去前头叫将军们散了，派人请汪先生和九爷过来说说话儿。”

“是，老奴才这就办。”桑成鼎苍苍白发丝丝颤动，略带艰难地躬了一下身子，说道：“不过刘墨林参议今儿去了岳将军大营，说过还要过来拜见，他来了见不见？”年羹尧笑道：“这贴膏药可真够粘的。岳东美大营离这里几十里，要来也是黄昏时了。等来了再说罢！”说着，便听外头脚步囊囊，汪景祺呵呵笑着进来，说道：“大将军哪里不爽？晚生略通医道，可为您看看脉，一味贴膏药可不济事。”一边说，一边把当日从兰州转过来的文书放在年羹尧的案头。

汪景祺调来书办已年余，不但文牍极熟、办事迅速，而且腹笥盈库，应答如响，虽然年事已高，却精神矍铄，闲时常陪年羹尧，帮办军务之余阔谈古今，已成年羹尧一日不可或缺的智囊。见他进来，年羹尧忙命军士沏茶让座说道：“心里闷极，身上也不爽，正要请先生过来谈谈。”因将邸报递过来让汪景祺看，自己便去拆阅北京转过来的奏折批复。这个邸报汪景祺在允禧处已经看过，已是胸有成竹，他接过来，一边把玩，一边突兀说道：

“下一个就是大将军。”

“什么？！”年羹尧手一颤，密封匣子也没打开便停住了。

“我说，”汪景祺饱经风霜的脸上皱纹一动不动，已是没了笑容，不经意地将邸报甩在案上，“皇上疑大将军疑得重了。原准备先拿八爷开刀的，现已掉转了刀，要取大将军的首级了！”

年羹尧全身一震，仿佛不认识似的，下死眼盯着汪景祺，哑着嗓子道：“我与皇上骨肉亲情，生死君臣，又刚立功，皇上有什么疑我处？”汪景祺毫无惧色，盯着年羹尧凶光四射的目光，良久，扑哧一笑道：“亏大将军以儒将自许，天家父子兄弟之间尚无骨肉亲情，何况将军？隆科多与皇上骨肉情分如何，及不及您呢？当先帝晏驾之时，内有诸王虎视眈眈觊觎帝位，外有强敌重兵压境，隆科多一念之异，皇帝便不是当今，这托孤之重，拥主之功比大将军的‘勋名’如何？将军自思，有没有岳飞之忠？有没有韩信之功？有没有永乐叔侄的骨肉情分呢？古谣所谓‘一尺布尚可缝，一斗粟尚可舂，兄弟二人且不容’，您没有读过么？”年羹尧颊上肌肉迅速抽动了几下，口气中带着极大的威压，问道：“谁指使你来说这个话的？你是什么人？”

“这个么，是我。”门外允禧的声气说道，说着一挑帘进来，撩起袍角便坐了年羹尧对面，眯缝着眼，略带挑衅地望着惊异的年羹尧：“大将军危在旦夕，势如累卵之急。我不能不请汪先生把话挑明了。一句话，救你，救我大清社稷！”

年羹尧目光游移不定，看看允禧，再看看汪景祺，突然纵声狂笑，倏地收住，狞声道：“九贝勒，你忠于皇上，我敬你是‘九爷’；你不忠皇上，我视你是允禧！莫忘了，我不是寻常提督将军，乃是持黄钺节秉天子剑的专阍大将军！”

“唯其如此，越发令人可虑。”允禧不动声色徐徐说道，“你藏弓烹狗之危近在眉睫，我唇亡齿寒之虞继之即来。不救你亡，我也难以图存。所以，有今日一席谈。”

年羹尧哼了一声，“噌”地从靴页子里抽出一份黄绫封面的折子甩了过去：“你们看花了眼，吃错了药！这是几天前才接到的朱批谕旨，不妨看看皇上与我何等情分。即死，我让你们没有怨尤。”允禧接过看了看，转手递给汪景祺，无所谓地一笑，说道：“原来你不会读文章！雍正如此响的一个耳光，竟认作是亲近！”汪景祺看着也笑了，说道：“大将军当局者迷。这篇批语粗看去亲，仔细看去疏，推敲起来令人不寒而栗！”“是么？”年羹尧被二人的镇定慑住了，略为迟疑地接过了折子，反复审视。

“听九爷教给你，你跟了四爷几十年，仍不懂你的四爷！”允禧嘿然一笑，“哗”地打开了折扇，又一折一折折拢来，挑着眉头说道：“这个朱批三重意思，西海大捷是皇上‘福大’；西海大捷是‘自你以下’将士用命之

功；西海大捷之功你‘好就将奇勋自己认起来’？因此，你不可动‘贪’念，你的‘不合朕意’处，少不得要一一告诉你——将军自细想想，未去北京前，朱批里有这些露头藏尾的话么？”

年羹尧目光熠熠一闪，随即冷笑道：“幸亏你没福当皇上。不然，天下臣子死无噍类了！这些话有的是调侃，有的是慰勉，有的是至情亲爱随笔戏语，拿这份折子危言耸听，九爷未免异想天开。”说罢又是一晒。

“把刚接到的那份朱批拿给年大将军！”允禩突兀说道。“什么？”年羹尧不禁一怔，诧异间，汪景祺又递过一份请安折子，年羹尧展开看时，两行血淋淋的朱红草字赫然在目：

年羹尧果系纯臣乎？“纯”之一字朕未许也！尔有何见谈，据实奏来，密勿六月下浣。

这是再熟悉不过的笔体了，没有一笔有矫饰痕迹，断然不是假造！年羹尧心中不禁一阵狂跳，见折子上姓名糊了，便用手去抠，允禩一把抢了回来，嘿嘿笑道：“——使不得！别人也有身家性命！要还不信实——把王景灏的那份抄本给大将军！”

年羹尧此时已经呆了，傻子一样接过一张素笺，看了看，失神地丢落在地下：王景灏与云贵总督蔡珽密相往来，书信里说自己许多坏话，因此才密奏雍正王景灏在任草菅人命，请着胡期恒来代，这事除了在郑州露风声胡期恒要调任外，出于一人之手入于一人之目。凭谁假造不出这样的密谕！他的脸色又青又白，梦游人一样在书房地下转来转去，喃喃讷讷说着：“这不会……这怎么会呢？这不是真的……”

“这是真的。”汪景祺咬着牙笑道，“和隆科多被抄一样真！您犯了皇上三大忌，不速自为大祸顷刻即到！”

年羹尧目光迷惘，还没有从震惊和恐惧中清醒过来，只是自语：“三大忌？三大忌……”允禩在旁大声道：“年亮工，生死有命富贵在天，你身为大将乃作此态！你打起精神来听！”年羹尧这才回过神来，颓然落座，苦笑道：“这比晴天霹雳还要惊人！我是失态了，愿先生有以教我——这里先谢罪了。”他到底是年羹尧，瞬间，雷霆击蒙了他，旋即又恢复了镇静和威严。

“挟不赏之高功，这是一忌。雍正即位内外忧患危机四伏，你这一战为他稳住了大局稳住了人心。他要借你的力量去压服八爷和群臣不满之心，所以不能不赏你，举酬勋之典，受殊爵之荣，位极人臣，威拟王侯，他再拿不出可赏你的东西了。

“但你挟震主之威，不懂韬略。不但不逊功让主，反而居功自傲意气洋洋。郭子仪是何等功臣？以酒色自晦，谨保首领以死；徐达退隐中山王府一政不参，难免蒸鹅之赐！你呢？黄纁紫骝凯旋入京，王公以下郊迎数十里，你居然受之不疑！皇帝在丰台令将军解甲，不得你一将令，

无一人从命，换了你是皇帝，你容得么？

“猜忌之主，性本庸怯。他要整顿吏治，你却处处插手，亮工将军，你掣了皇上的肘！这是第三忌。平心想想，你选了多少官？外省的事你干预了多少？本来你不干政，他也要拿你，何况你处处插手？皇帝原意是借你的力压制廉亲王，处置八爷党后再解你的兵权。但现在看来，他觉得你比八爷更可怕，恐惧你与八爷党联手造乱，所以要先清除你了！”汪景祺滔滔不绝，句句说得斩钉截铁掷地有声，到此戛然收住，书房里一片寂静！年羹尧用颤抖的手，托着渗出汗珠的脑门，许久才吃力地说道：“我有些处是不检点，兴许是弄错了什么事，但我没有二心。是这样的，不知哪里错了，惹了圣怒……”“你算了吧，痴迷大将军！”允禩揶揄地一笑，“你有我领教我四哥的多？自打大捷之后，先是宝亲王弘历，后是潦倒书生刘墨林，你这大营里有一天少了朝廷监视你的人？就是原来的侍卫，也是在这里盯着你，不过被你降服了就是！”

年羹尧呆呆地望着外边，七月的青海天气已经很凉，胡杨叶子开始凋落，空旷的大校场上西风卷着砂石，时而掠空而过，时而盘起一个个旋风互相追逐、合并，偶然一阵风挟着砂扑上来，打得大玻璃窗一片细碎的声响。门前一株柳树，是他来青海驻节头一天亲手栽的，已有茶杯粗细，仿佛不堪蹂躏似的摆动着腰肢婆娑起舞。年羹尧的心境像这天气一样荒寒。和一个时辰前相比，如同猛地堕进狂涛无边的海水里，只是漫漫无际的海天，见不到岸，连个歇力的礁岛也寻觅不得……收回目光，眼前这两个人既熟悉又陌生，他有一种大梦初醒的感觉，又似恍若隔世。许久，他把头深深地埋在两臂间，发出像呻吟又像叹息的呜咽……“我该怎么办？……”

“八爷很知道你的苦楚。”允禩一举收伏了骄横不可一世的年羹尧，心中喜不自胜，却是脸带忧容，温声说道，“时势造英雄，英雄也能造时势，你不必作出此英雄气短之叹。我来军中已经二年，仔细审量，十四爷人心尚在，部旧尚在，十四爷无辜蒙冤，三军不服！若能迎十四爷回营主持，拥主而立，将军以得胜之师高张义帜，天下敢不景然而从。朝内八爷执掌旗务，会议诸王废无道而迎有道，示古事正可以不血刃而取。造此局面，你大将军才真的是龙骧虎啸震铄古今的伟男子、大丈夫！”年羹尧忧心如煎，低头思忖良久，摇头道：“皇上是我恩主，无论怎样，现在，没指我叛臣，我这样作逆，天下人视我乱臣贼子，这怎么使得？”允禩晒道：“世人但以成败论英雄，亮工未免胶柱鼓瑟。”

汪景祺见年羹尧只是摇头不语，知道没有击中要害，因不言声起身，至案前援笔写了几个字，道：“大将军，你抬头看！这是大行皇帝诏原文！”

传位十四子

正发怔时，汪景祺执笔在“十”字上添了两笔，成了：

“这就是真谛所在！”汪景祺口气咬金断玉，“隆科多的‘功’，隆科多的‘罪’皆在于此！”他咯咯一笑撕掉了纸条：“他是什么‘皇上’？欺天欺地欺祖宗，地地道道的篡位奸雄！十四爷，才是真正的大清之主！这样的人，上天怎么会助他？群臣怎么会拥他？你也是熟读史籍的，前代年号带‘正’字的，金海陵王的‘正隆’，金哀宗的‘正大’，元顺帝的‘至正’，明武宗的‘正德’，哪一个是好东西？就‘正’字而言，是‘王心乱’之象，又可拆为‘一止’之象。你此举正为顺天应人，挽救大清，这是天底下最光明最堂皇的伟业，又何虑身后之名？”

这番话义正词严天衣无缝，加上灵机一动编出的篡诏谎言，从汪景祺这张如簧之舌直述而出，真有洞穿七札之效，年羹尧脸色由红到白，转而铁青，忽然两腿一软，颓然落座，双手掩面，喃喃自语：“这些话我不信……这事太大，让我想想，想想……”

刘墨林从岳钟麒大营回西宁城时天已黄昏，他是“西征参议道”，专为协调驻青海各军关系，筹调各地饷银粮秣分发各军，因是奉旨专办军务的钦差，并不受年羹尧和岳钟麒的节制，所以在西宁自设有参议道衙。刚到衙门口，尚未下马，门上人便禀说：“年大将军中午送过帖子，请刘大人过去赴宴。”刘墨林在岳钟麒那里议了大半天大军越冬军需事宜，又走老远的路，原已疲累不堪。猛地想起昨日接的朱批“年羹尧营务三日一报，无细无巨”的话头，便下马换轿直奔大将军行辕，也不待通报，径自青袍布靴进了中军大帐。果见七八桌酒筵坐满了人，都是年羹尧的部将，个个喝得满面红光。年羹尧坐在头一桌，他的三大都统汝福、王允吉、魏之跃，还有副将马勋，凉州总兵宋司进都陪在身边，觥筹交错酒兴正酣，见他进来，年羹尧便笑着招手：“来来！大参议，我们这边说酒令呢！你来迟了，要罚酒！”

“大将军好兴致！”刘墨林笑嘻嘻入座，“方才廊下还见有戏子，口福眼福耳福一齐饱么？说什么酒令，我今儿又累又乏，在东美将军那又先吃了酒，恐怕敷衍不来了！”年羹尧笑道：“我还不知道你！坐吧你——呃，是这样，皇上赏给我一套珐琅大花瓶，又专从田文镜那里调了几车西瓜，一人独乐与众人乐，孰乐？所以请来坐坐——你先吃了罚酒再说。”说着连倾三杯。亲自捧过，刘墨林只得饮了。却听魏之跃笑道：“年大将军成心难为我魏大炮，我懂的什么酒令？何如叫戏子们演戏，你们该说酒令说你们的，不是两好凑一好？”

年羹尧笑道：“也是的，一多半都是炮灰丘八，我竟忘了。只管开戏——我们还说酒令！我接着说。”因以箸击盘曼声道：

我有一座房，送与汉刘邦，汉刘邦不要。为甚的不要？春色恼人眠不得。

刘墨林一听便知，这个令先说一物件，再用一个古人名，后句用一

句古诗，正寻思间，隔座王允吉笑道：

我有一把扇，送给曹子建，曹子建不要。为甚的不要，剪剪轻风阵阵凉。

宋司进见轮到自己，忙也道：

我有一把弓，送给老逢蒙，老逢蒙不要。为甚的不要，一行白鹭上青天。

刘墨林含笑听着，心里却咯噔一下：怎么比出鸟尽弓藏来了？未及深思，年羹尧挨身的都统汝福接口道：

我有一公鸡，送给郭子仪，郭子仪不要。为甚的不要？雄鸡一唱天下白。

于是一座哄然，都说“不通”，魏之跃便按着要罚酒，年羹尧看一眼刘墨林，笑道：“老魏省得什么！这用得正合适，天亮了，要公鸡做什么？”刘墨林陡起惊觉，便有心转令，因道：

我有一月轮，送与刘伯伦，刘伯伦不要。为甚的不要？错认白玉盘。

年羹尧笑着摇头道：“这是想当然的，‘错认白玉盘’，出于何典？大约在东美那里吃多了，你这样的大才子也会马失前蹄。”其时廊下锣鼓笙箫声已起，演的是“草船借箭”，大厅上众将军都停了相战，都笑着看首席几个人乱哄哄罚刘墨林酒。

“不要乱，听我说。”刘墨林双手遮着几杯递过的罚酒，笑嘻嘻道，“李青莲诗云：‘小时不识月，错认白玉盘’，大将军没有读过？我在京和王文韶他们还用这作过令，我说‘小时不识风，只当天哼哼；小时不识雨，只当天痼痼；小时不识雷，只当天放屁。’惹得他们大笑一场呢！大将军，该罚的是你。”年羹尧呵呵大笑，豪爽地举杯一饮道：“今晚笑得畅，本将军认罚！”说着便命开戏。

年羹尧看了一眼正在念白的“鲁肃”，侧转身问刘墨林：“你从钟麒处来，他那里越冬的事准备得怎么样了？”刘墨林漫不经心地看着戏文，说道：“和大将军这边差不多，只是盘火炕地龙还缺些砖。我说这事不大，你留在青海的人不足一万，能用多少？从大将军这里匀一点也就够了。我最怕粮食供不上，甘陕的库粮都用了赈灾，要从李卫那里调拨二十万石，李卫给我回话，只能一万石一万石调运，我就想，万一遇上大雪封路，运不上来可怎么好？就和岳将军商议，叫四川自川北多运点米，互相调剂着兴许差不离。”年羹尧问道：“东美没说什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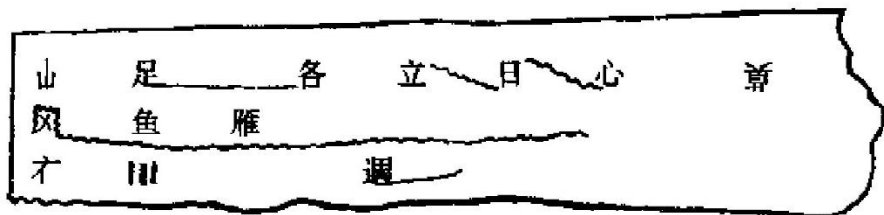
“都是皇上的差使，有什么说的？”刘墨林道，“他一口就答应了。”

年羹尧最担心的便是粮食。听刘墨林的口气，李卫那头指望靠着，现放着四川天府之国，可惜那是岳钟麒控制……他无声叹息了一下，深悔当初为了争功，得罪了多年的知交岳钟麒，思量着，说道：“请你催李卫。越冬的粮，我不能指望四川，岳钟麒自己几万人马也要吃！”刘墨林欠身答应一声“是”。见年羹尧无话，便问道：“汪先生和桑军门怎么没来？还有九爷呢？”年羹尧笑了笑，说道：“他们有事——哦，我听说徐骏坏事了，被大理寺拿问。都说你是你参的，却没有拜读参本。他是八爷心腹，又是出了名的才士，多少人参都没有参动。你可真能耐，一本就参倒了，必定是生花妙笔，何妨让我拜读一下呢？”

“没有的事。我没有参他。”刘墨林心里像被针扎了一下，他猛地想到了苏舜卿。因冷冷说道：“多行不义必自毙，自作孽者未必定要有人参他才倒。”但本章确是他写的，徐骏的罪名是“诽谤圣朝，追怀前明”，他为报苏舜卿之仇，精读徐骏诗集，抓住“明日有情还顾我，清风无意不留人”这一句，作了一篇花团锦簇文章。即是这罪名，那是凭谁也保不住了。虽然出了胸中这口鸟气，自觉不甚光明正大。所以矢口否认。正发怔间，扮诸葛亮的老先生大声道：“吩咐船工，将船头掉转来受箭！”

刘墨林忙收神看戏，魏之跃在旁叹道：“孔明真是奇人！只有孔子这样的人才得有这样后代，可见天道不虚，善有善报。”年羹尧听得不禁一笑，正要插话，刘墨林也一本正经说道：“那是！秦始皇之后又有秦桧，魏武帝之后又有魏忠贤，可见恶有恶报！”年羹尧忍俊不禁“扑”地一口酒全喷了出来，道：“说得好！比得妙！”将军们附和惯了，也都忙道：“那是，刘先生是大才子么！”

刘墨林、年羹尧和同桌几个将军，除了魏之跃都捧腹大笑，笑得众人都陪着干笑。刘墨林想到今晚还要赶写密折，因起身道：“大将军盛情筵，原不该早辞。但我今日实在累得受不了，恐怕失仪，更对不起年军门。”说罢一揖。年羹尧却也不强留，含笑点头算是答应。刘墨林回到下处，掏出雍正赐的怀表看看，恰正亥末时分，自觉宿醒未尽，恐怕文笔有误。酹酹地喝了两杯普洱茶，方觉耳目清爽。刘墨林凝神聚意正待打腹稿，一眼瞥见案头镇纸压着一件东西，取过来看时，却是折好了一张纸鹤，展开了看，上面胡涂乱画得古怪：



刘墨林反复展玩，突然一个激灵寒战，浑身毛发森竖，他已破译了这个字条：“山高路远意迟迟，莫道惊风送鱼雁，夜半三更掩门逃！”刘墨林抖着手将纸条在烛上燃着了，看看身边，都是大将军府派过来侍候的人，强自镇定着笑道：“这是谁放在这里的？纯是放屁！”

“回刘大人。”管门的老刘头笑道，“大将军行轅今儿后晌派了个戈什哈来请您赴宴，您没回来，他在这坐了一会儿，是不是他画的我们没瞧见。”

“笑话笑话！哈哈哈哈……”刘墨林何等机警，立刻意识到事态严重，装着笑不可遏的样子呵呵大笑，“说我刘墨林文笔不通，还用了隐语！真不知这狗才吃了什么药——明儿告诉年大将军，寻出这个王八蛋，我倒真想见识见识他的‘才学’呢！”说完伸欠了一下，说道：“叫小猴子进来侍候，天好早晚的了，你们都歇着吧。”

人们一退出去，刘墨林一刻也不停，立刻将自己奏案底稿全部收到一处，用桑皮纸裹封了，想了想在封皮上写了四个字：

年羹尧了

贴身小厮小猴子已经推门进来，见他神色有异，诧异地问道：“刘相公，出了什么事么？”他是原来跟苏舜卿的小奚奴。一直到苏舜卿死都没有离开，刘墨林看他忠心机伶，便收了过来，所有侍候笔墨的事都由他来照料，十分得用。因为事体不明，刘墨林只含糊说道：“这包文书是给岳军门的，今晚就得送去，你怕不怕？”

“不怕。”小猴子笑嘻嘻道，“统共不到八十里地，我能骑马会射箭，还怕狼吃了我不成？”刘墨林嗯了一声：“好，你这就走一遭！”小猴子接过文书正要走，刘墨林却压低了嗓子，几乎是耳语道：“方才的话是叫墙外听的，你不要出城，明儿我没事，你还回来；我出事，你想法子把这包东西交给岳军门——可听仔细了，嗯？”小猴子满脸的笑容一下子凝固了，看着刘墨林深沉又意味深长的眼神，愣了半日才点点头，低声道：“我在城内认了个干娘，今晚我住她那——省得了！明早我带岳军门的回执来！”他突然提高了嗓门，说着便退出去，一阵急促的马蹄声，一切又归于寂静。

见文件安全转移，刘墨林松了一口气。此刻他要走，大约无人拦阻。但他奉旨的职守头一条便是“制约年羹尧”，逃得了年羹尧的毒手，逃不掉雍正的诛戮。一样是死，就不如死于国事。况且从他观察，年羹尧只是有些牢骚，并没有造反实迹，自己出走说不定弄假成真。反复思忖，刘墨林决定不走。躺在炕上，听着外边风沙走石，打得屋瓦像骤雨袭荷塘般响成一片，许久许久才蒙眬欲睡……

突然，外间“砰”的一声爆响，接着里间房门也哗然洞开。刘墨林矍然而起，棱着眼看时，却是汪景祺带着几个戈什哈冲了进来，一股寒风卷着沙土扑面而来，满屋帐幔簌簌颤抖着飘动。刘墨林穿好鞋子坐在炕沿上，笑道：“汪师爷，是年大将军派你来取我的首级？”

“不，是崇祯爷！”汪景祺阴森笑道，“我知道你是才子，也很怜你死于我手。你太碍事了。为树年大将军光复大明伟业之志，你牺牲得值。”

“年大将军——光复大明？好大志向！”

“已经去请十四爷了。”汪景祺咯咯笑道，“十四爷一到，这边就能大动。动起来必乱，乱起来——嗬嗬……吕宋国避难的朱家子孙就可回来收拾局面了！”说着头一挥，身后一个人从瓶中倾出一碗酒端了过来。

刘墨林死死盯着汪景祺，仿佛要把这个人的影子一同带到地狱中去。许久才道：“我等着你！”说罢一饮而尽。

第四十七回 暗传消息王心思动 膏雨茫茫死离生别

允禩在遵化孝陵“守陵读书”已经一年有余。他与大阿哥允禔二阿哥允礽不同，只得了个“大不敬”的罪名，削去王爵，却仍保留了固山贝子的封号。朝廷的邸报和明诏廷寄照例要发寄他一份，因而隆科多“查看家产”的消息，倒比年羹尧还早知道一点。但这个地方是顺治和康熙陵寝重地，寝卫关防都由京师善捕营羽林军执掌，不但遵化县令，就是直隶总督巡抚也不能轻入。间或八阿哥或其他兄弟送来饮食馈赠，或平安书信，都要经内务府陵寝司衙门的官员太监反复验尝才得到他面前，除了大路信息，余外的风闻半点不知。因而，知道隆科多“舅舅”被抄，他反而趁愿，只当笑话讲给乔引娣听：“这个混账东西也有今日！他凭什么当了上书房大臣？不就是父皇晏驾读了读遗诏么？”乔引娣倒劝他：“这些事爷甭操那么大心，昔年那些陈谷子烂芝麻的事劝爷忘得越快越干净越好。我们小户人家吃饱穿暖就是足，平安无事就是福。奴才看着皇上心思，毕竟还念着一母同胞，要真的打发爷到口外，像九爷十爷那个样子喝风吃沙，爷可怎么受？奴婢就是跟着，也替不了您哪！”说得心酸，也便掉泪。允禩听了也觉灰心，笑着道：“卿这又是何必？木已成舟生米熟饭，我早已不生妄想了。”

话虽如此，允禩毕竟是性情中人，难免事事关心。依着他的想法，接着便要將隆科多拿去交部议处，但接着又有旨，命隆科多以理藩院尚书身份“克日往阿尔泰岭，与策妄阿拉布坦议划准噶尔与喀尔喀游牧地界，事毕就地与罗刹使臣会议两国疆界。若该大臣实心任事思盖前愆，朕必宽宥其罪”。事隔一月又有旨，下得越发稀奇，切责隆科多曾“屡屡参劾允禩，必要将之置于死地，乃包庇鄂伦岱，阿尔松阿都统汝福，意欲代允禩而自立门户，网罗党羽招降纳叛，叵测之心甚不可问。”

允禩原以为雍正不过要诛权臣以自固，说透了还是免死狗烹的故伎，如今搅进了八爷党，连自己的心腹将军汝福也连带在内，已经“明白”了他，又堕入五里雾中。他纵有满腹心事，无奈这里不比北京，福晋侧福晋每两个月来探视一次，京里王府和这边一样，消息封锁得铁桶也似，根本带不来什么信儿。偌大陵园宫寝只留几十号宫女，除了乔引娣忠心耿耿，其余的多一句话也不敢随便讲。外院是蔡怀玺钱蕴斗两个管事，带着百十个家人随时侍候，却都是内务府的人，三月一换，人不熟就调走了。就是急煞，也只是自己气闷。

在沉闷焦虑中七月过去了，八月也过去了，允禩见朝局前无变化，索性撂开手，心思倒也放宽，便和引娣计议，九九重阳登高消寒，祛祛积在心中无法排解的郁气。引娣却也喜欢，因道：“这后头宫女，也有十几二十个解音律的，都带上，咱们好好儿乐一日。我把爷写的词都配了调子了呢！”

“引娣，”允禩苦笑着，“别忘了，这是先帝陵寝。叫人告上去，你我都成了‘丧心病狂’。就是没人去献勤儿，在坟上头歌舞，也瞧着不伦不类。”引娣一心要他开心，偏着头想想，笑道：“说爷胆大，泰山都包了，胆小起来，芥菜籽儿也容不下。你瞧，那边是景陵，那边是孝陵，这南边呢？这座棋峰山虽略低些，上头有个亭子。万岁爷前日封了两坛子酒赐了爷，那不是叫爷过节用的？我们就登这棋峰，在上头唱曲儿，算是唱给祖宗听，凭谁说这都是孝道，再落不下不是的。”允禩笑道：“到底你伶俐，说得我也兴头起来，就依着卿！”

两个人正说着，外头钱蕴斗进来，在正房处阶下打千儿行礼道：“十四爷，京里来人了，是十三爷王府太监头儿赵禄，想见见爷呢！”“不见！”允禩立刻沉下了脸，高傲地仰头看着远处白杨树上的老鹳窝，“他有什么事，跟你们说了再回我，只怕我还少担着嫌疑。”引娣知道这类事自己插言也无益，只在旁轻轻叹息一声，钱蕴斗赔笑道：“奴才明白——十三爷带的有信，还有几坛子新糟的酒枣，奴才叫他们抬进来吧？”

“嗯，去吧。”

“喳。”

钱蕴斗答应一声慢慢退下。刚转身，允禩又叫住了：“既有信，叫他进来。你要不放心，或你或小蔡陪着一道来。”钱蕴斗忙笑道：“爷说哪的话！奴才们也是不得已儿……这是怡亲王的人，更使不着那些规矩了。”说着便去了。

“爷也是的，”引娣见他走远，笑道，“拿他们这些人出什么气？我看这姓钱的和蔡怀玺还算有良心的。上回爷给九爷的信，他们都带出去了，内务府知道把钱蕴斗两条腿都打得稀烂。他们不肯说，还是奴婢逼着问出来的呢！”允禩冷笑道：“周瑜打了黄盖，蒙了曹阿瞞！你是女人，男人们这里头的混账事哪里省得！”

说话间，果见一个太监戴着蓝翎顶子从甬道沿超手游廊过来，后头却是蔡怀玺陪着，恰在正房西侧，蔡怀玺便站住了，那太监自过来给允禩请安，笑道：“奴才赵禄给爷请安了——爷万福！”

“起来吧。”允禩淡淡说了一句转身便进了堂房坐下。见赵禄进来，便也命坐，“十三爷自己身子骨也欠安，还惦着我，实在心领了。”赵禄忙从怀中取出信双手递上。允禩一头拆看，漫不经心地问道：“你家怡王爷究竟什么病，可好些了？”赵禄斜签身子一哈腰答道：“我们主子这些日子调养得好些了，只不敢劳神。太医说是痰症，后来河南来了个姓邬的看脉，竟是痼疾，按这个治倒是有些效，时好时不好的也不敢定……”允禩看那信，说的无非是静摄养生读书养性的话头，甚无意趣，听说是痼疾，眉棱不禁霍然一跳（痼疾即肺结核，当时属不治之症），叹道：“你说姓邬，我知道是谁了。当年他给十三哥推造，说十三哥九十多岁的寿。有他保着，十三哥尽管踏实放心——引娣，给赵公公上茶！”

赵禄见引娣退下，左右看看无人，迅速从靴页子里抽出一张薛涛笺递给允禩，小声道：“这是八爷的信，务请十四爷多加留意。”允禩接过了，狐疑地看一眼赵禄，赵禄忙道：“十四爷明鉴，奴才是廉亲王府何柱儿的把弟。康熙五十二年怡王爷圈禁，八爷叫我跟进去侍候的——要没这个身份，这张纸我也带不进来的。”

“唔。”允禩双眸炯炯，展开那笺看时，却是一张寿纸，不禁一怔。赵禄忙道：“米汤写的，用烟熏……”话未完引娣已端茶上来，便住了口。允禩笑道：“我何至于连一个心腹也没有？引娣，这张纸拿去，用油灯熏了我看。”引娣不言声接过便去了。允禩这才问道：“八哥如今怎样，圣眷还好？”

赵禄笑了笑说道：“面情上还过得去。我跟着十三爷，难得见八爷一面，就见面也说不上话，只听十三爷有回跟张中堂说话，不除年、隆，帝权难以独揽，也制不了朝中朋党。隆中堂如今只是个散秩大臣，一点权也没了，皇上要动手剥年羹尧的兵权——这是暗地里传的话，真不真我不晓得，也不敢打听。”允禩一边听一边仔细思忖，这个话断然不是太监能捏造得来的。他也有几分相信了赵禄。雍正要有意加害自己，似乎没有必要弄这玄虚。还要问话时，引娣已经出来，默默将熏得灰暗的纸递了过来，便不再吱声，接过看时，上面写道：

九弟来札，年部事有可为，但年本人尚在似可非可之间。老狗已携人前往迎驾。千古成败皆在吾弟一念间。是坐亦毙不坐亦毙，弟谨思之，此机再失，吾等噬脐难悔矣。

虽无头题落款，但草书字迹无一笔矫饰，确系廉亲王亲笔，允禩再无半点疑惑，心里一热一烘气血翻涌，什么滋味全有，晃着火折子将信燃成灰烬，脸色怅怅地望着外边五彩斑斓的山峦，问道：“汪景祺来了？”

“回十四爷，来了，就住在遵化城里。”

“哪里？”

“奴才不知道。”

“我怎么见他？”

“八爷说，爷只要出陵园，汪自己设法见爷。”

允禩立起身来，徐徐踱了几步，突然笑道：“我是心如枯木槁灰之人，早已磨去了昔年锐气。外头兄弟朋友们如此热心，真是可笑！你回去吧，谁派你来的你告诉谁，允禩情愿终老此地，让我静些儿，不要再扰我了。”赵禄呆呆地看着允禩，不知该如何回话，半晌才起身打了个千儿道：“是。爷保重——奴才去了。”又叩了头方快快去了。

“十四爷这么处置最好。”引娣一直在旁提心吊胆，此时倒放了心，给允禩沏着茶道，“他们这些人最沾惹不得的！您先在外带兵，八爷怕您成事，还派了人在您跟前卧底，如今您两手空拳，他们倒要救你？就算不是，爷如今处境，搅到他们那些事里，我瞧着也是险得很呢！”“你懂什么！”允禩断喝一声止住了引娣，“什么时候学会了老婆嚼舌头？这是女人管的事么？”乔引娣一向在允禩跟前敬如严师亲如长兄，低头惯了的，听这一声呵斥，脸色立时变得苍白，垂手后退两步一声不再言语。

允禩见她这样倒觉不过意的，长叹一声过来轻轻拍拍引娣肩头，温声说道：“你一片心为我，我有什么不省得的？这里……这里是活棺材，活在这里……也是行尸走肉——但外头什么情形我知道的太少少了。我不会铤而走险。累及你，我也于心不忍……”引娣热泪夺眶而出，哽着嗓子道：“爷一个大男子汉囚在这里，爷的心我都知道，大主意您自己拿，水里火里我都跟着……但八爷眼见不是个心术正的，年羹尧就那么靠得住？我不愿爷走险……我身上已经有了……”“我当然不走险。”允禩似在安抚引娣，又似自言自语，讷讷说道，“不过总要蹉跎这汪水有多深，有些机缘也未可知……”

原定九月九日携酒登棋峰山瞭高辞秋，但天公偏不作美，下起大雨来。按引娣的意思，不必出陵园，就在允禩住的偏殿会集家人小酌浅唱乐一乐也就罢了，但允禩想起赵禄的话，一心想会一会汪景祺，执意要出去。引娣便道：“这多人带了乐器冒雨出棋峰山，太招眼了。爷喜爱雨雪天气都知道的，不如就是我跟了去，外院蔡怀玺钱蕴斗他们跟着，带一个食盒子登山观雨景，就是别人见了，也没得什么说的。”允禩也就答应了。

棋峰山离陵园宫寝并不远，正对着景陵和孝陵南边，垒垒叠叠一座孤峰，整座山都是青灰石，因山顶有泉四溢山下，作养得这山郁郁葱葱径幽林茂。不知何代文人墨客兴之所至，在顶泉边修了一座六角亭。这里远眺，北有景孝二陵，南有马兰峪，东西群山环抱，朝可观云海罩峦，夕可赏落日飞霞，实是天造地设一处观景胜地。允禩也不坐轿，一行四人穿了油衣拾级而上，待到山顶时，靴子下摆也都湿透了。允禩进亭倚柱兀坐，由众人摆布着酒食，放眼四望，但见茫雨如膏簌簌从天而降，远近山峦秋叶正艳，或红或黄或赭或紫，还有大片大片乌沉沉碧森森的松柏，笼笼统统迷迷茫茫中丽色杂陈，恍惚若动凝视则静，周匝风声雨声松涛声，泉水泼溅声，瀑布轰鸣声混沌一片，真令人洗心明目万虑皆空。乔引娣几个人安置好酒食，见允禩兀坐石栏，满目怅惘地鸟瞰雨景，一副似悲似喜若痴若醉的神情，都不敢惊动，呆呆地退到旁边侍立。不知过了多久，方听允禩太息一声，曼声咏道：

仰首我欲问苍君，祸淫福善恐未真。

豫让伏死徒吞炭，秦桧善终究何因？

无赖刘邦主未央，英雄项羽垓下刎。

自来豪杰空扼腕，嗟吁陵岗掩寸心！

此时冷雨袭骨劲风扑面，听着允禩悲愤凄楚的吟哦，三个人的心都像浸在奇寒无比的冰水里，紧缩着颤栗。引娣双手合十，无望地看着乱云翻滚的天穹，讷讷道：“南无阿弥陀佛……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观世音菩萨……”允禩苦笑了一下，说道：“不生不灭，轮回自有理，只是大道渊如海，我们凡夫俗子不能识这造化之数罢了。”说着，便坐了石案前，端起酒一仰而尽。

钱蕴斗见他落座吃酒，忙过来替他斟上，笑道：“爷心里闷，出来图的就是解闷，念这些诗叫人心酸。请爷再饮一杯祛祛寒，做一首高兴诗，奴才们也跟着欢喜欢喜。”蔡怀玺也道：“奴才不懂诗，也觉得太凄凉了。再说，诗里头有些话也不宜传出去。爷没听说？徐相国的公子徐骏为一句诗，叫人告了万岁爷，不得了呢！还有查嗣庭，考题出错了，也下了天牢。万岁爷心性最爱计较这些事的。”允禩不知道徐骏的事，但查嗣庭出考题遭文字狱他是知道的。因冷笑道：“你哪里知道根底？查嗣庭是隆科多的人，徐骏是八哥的人，皇上早就恨得牙痒痒了！要寻人不是处，哪里寻不出来呢？^[24]皇上要杀我，就‘大不敬’三个字也杀得，也不在乎这诗不诗的！”说着便又吃酒，慢慢回顾群山。引娣深知他是抱了个“冀有所遇”的心思，等着要见年羹尧的人，不由得也留心，但见雨雾中树影婆娑白草黄茅伏荡如波，一个人影也不见，既觉安慰又替允禩伤心，一边劝酒，说道：“爷方才的话是。安命守时，总归有出头一日的，佛法讲色空幻象，万缘都无，再强的心也不能和老天抗争啊！”

“引娣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了。”允禩笑着饮了一口酒，“强汉不与天争，我……我认命就是。”因命三个人也坐了，轮流把盏，直到申时雨小了些，才扶着蔡、钱二人肩头一步一捱下了山。

允禩回到陵园寝宫侧殿刚刚更衣坐下，二门外守望的军校便进来禀说：“马兰峪总兵范时绎求见。”允禩未及答话，范时绎已带着二十多名军官直入二门，他只在门前稍一伫立，命：“你们外头候着！”便大踏步进来，马刺佩剑碰得叮当作响。钱蕴斗蔡怀玺还没有退出去，见此阵势，顿时脸色雪白。允禩便起身道：“范时绎，你要做什么？！”

“给十四爷请安！”范时绎一丝不苟“啪”地打了马蹄袖打千儿叩头起身，“奴才奉圣命和上书房马中堂手谕，有人要劫持十四爷，昨儿已在遵化城大索一日，首犯汪景祺已擒拿在案，特来禀知十四爷。恳请十四爷体恤奴才难处，往后出门知会一下总兵衙门，以便关防保护。”

这突如其来的变故惊呆了屋里所有的人，一时间都如木雕泥塑般僵立在地！允禩半晌才回过神来，自失地一笑，“是么？还有把我作奇货可居的？那汪景祺是何等人？谁派他来的？”

“回十四爷，奴才不晓得。”范时绎眼声叹气说道，“奴才只是奉命拿人，移交顺天府审理。昨晚直隶总督衙门又递来滚单，说陵寝里有汪景

祺的内应——不知哪个叫蔡怀玺，还有钱蕴斗？请指示明白，奴才好遵宪命捕拿。”

蔡怀玺和钱蕴斗不禁惶惑相顾，未及说话，允禩却道：“就是这两个，都是内务府派来的。我看他们素日办差很用心，且受到皇上嘉勉，是汪景祺诬攀也未可知。你回禀直隶总督，还是查明了再拿人不迟，他们没翅膀，也不是土行孙，走不了的。”范时绎略一躬身说道：“直隶总督如今出缺，新任总督李绂大人还没到任。这是直隶总督衙门奉上书房命传来的宪命，火速拿人。总求十四爷体谅，奴才这里再给十四爷谢罪！”说着又打一个千儿，起身命人：

“拿下！”

“喳！”

外头军官们答应一声，几个戈什哈如狼似虎一拥而入，眨眼间便将蔡、钱二人五花大绑，捆得结结实实，连推带架拖了出去。这边范时绎却换了笑脸，说道：“惊了十四爷的驾了，您老明鉴，上峰差遣身不由己。就奴才自己心里半点也不想揽这差使的……”

“你少他娘给爷来这一套！”允禩“啪”地拍案而起，脸涨得血红，脖子上的青筋绷起老高，“爷见过世面多了，统过兵也打过仗！直隶总督既有这么大的权，你请他们转奏雍正，十四爷要削发为僧，这个贝子老子不要了！”他气得手颤心摇，一把扯下头上的双层金龙冠下死劲掼了出去，上头缀着的十颗东珠立刻散落得满地乱滚……

范时绎却不生气，仍旧满脸笑容，温声道：“十四爷别错怪奴才，这是钦命又是宪命，奴才没法子。奴才在这里一日，总要尽心周全保护十四爷。您是天潢贵胄，再怎么也还是奴才的主子，这么着撒野，奴才自己也愧的。”他笑眼望着石头人一样的允禩，又道：“还有下情上禀，十四爷身边这些太监、宫女也都要换换……”他话音虽温驯，但语气中却斩钉截铁毫无商量余地，允禩头“嗡”地一响，心中急跳耳鸣眼昏，不由看了引娣一眼，想想此时处境，半晌才冷笑一声道：“连她们也放不过？必定要赶尽杀绝？”范时绎忙躬身道：“十四爷这话奴才不敢当，太监宫人都是内务府的，奴才只是遵命承办。十四爷要有什么话，尽可明奏皇上，料必有恩旨的。”

“我想留一个人。”

“谁？”

“乔引娣。”

“这是没法子的事。”范时绎见允禩一副欲哭无泪的模样，不由也动了恻隐之心，但内务府过来的牌票，劈头便是“乔引娣等四十八名宫人太监”，真的是无可设法，因苦笑叹道：“天威不测天命难违呐！这样，

人，我带到马兰峪，先不送京。请爷写奏章，只要万岁爷恩准，我立刻把人送回来……”

“不要求他了！十四爷，他是个提线木偶，求他什么用？”

引娣在旁突然说道，她脸色苍白得像汉白玉雕像，半点血色全无，半晌才咽了一口气，款款移步上前向允禩盈盈下拜，颤抖着嘴唇道：“今日一别，再会无期，奴婢有心腹话告十四爷，引娣原是苏北乐籍家女子，母亲与人相好有了奴婢，因此得罪族人，被迫逃亡山西，寄生乔家。这不是什么体面事，所以一直隐忍不言，今当别离，您既是我恩主又是我夫君，一句不敢隐饰……”她长长的睫毛一眨，顿时泪下如雨，抽咽了几声又道：“前头读《金缕曲》里头一首，奴婢说好，爷说不吉祥，今儿在山上也没唱。这会子爷伴奏，奴婢唱了就此分手，可成……？”允禩此时不知身为何物，他已痛苦得麻木了，浑不觉疼痒，半日才回过神来盯着范时绎不言声，范时绎虽是武夫，见此生离死别凄惻缠绵也不禁悚然动容，只垂手而坐不言。允禩便从书架顶取下瑶琴，略一勾抹，清冷琴音如寒泉滴水，一曲《罗绢寒》过门，已是四座嘘唏，引娣悲声唱道：

秋水漫岗……纷纷膏雨，遮不尽这碧树凋零蓑草黄！更恰恰似离人惆怅。曾忆春华对镜妆，眉目映虚廊，只这愁泪涌涟，祛祛罗衫，怎耐得瑟瑟冷露寒凉。道珍重告郎，莫为念妾断肝肠。念妾时且向盘石韧草泣数行……

唱毕，引娣转脸对范时绎道：

“我们走吧！”

说罢头也不回便出了院。范时绎一声也不敢言语，离座向允禩一躬，便带着军士太监宫女冒雨匆匆而去。

霎时间偌大的寝殿便空落下来。在淙淙大雨声中，允禩独自呆坐了足有移时，突然发了疯似的拉断琴弦，跳起身来将这架价值连城的古瑶琴向石阶上一击粉碎。他急步跑出院外，双目望天，两手空张着接那沁凉入骨的雨水，发出一阵狼嚎似的嘶哑的叫声：

“雍正——胤禛！你还是我的哥哥么？天哪！我前世作过什么孽，罚我生到这人不鬼的皇家？啊！嗬嗬……”

那雨，是下得越发紧了。

第四十八回 遂心愿哲士全身退 情无奈痴人再回京

遵化事变第二日，田文镜接到京报，上书房奉旨着征西大将军年羹尧进京述职。九月二十四日又见年羹尧的奏报起程折，便奉明发批谕“览奏朕实欣悦之至。一路平安到来，君臣庆会，快何如之！十一月欢喜相见。”田文镜自严厉处置晁刘氏一案，已是直声震天下，胡期恒车铭二人奉旨引见另行委任，等于是卷铺盖走人，此时田文镜在河南威重令行，真是十二分得意。不料委派张球署理按察使第二日，突然接到雍正朱批，却是词气严厉：

张球果何如人，尔一保而再保，是甚缘故？但凡人有一俗念，公亦不公，忠亦不忠，能亦就不能矣，朕深惜之。

田文镜看着不得要领，因衙中师爷都换了新的，只留用了毕镇远管书房，文笔上头很有限的，他自己亲自批了几个奏稿都不满意，虽不愿招惹邬思道，想来想去，似乎只有和邬思道商量才有把握，因此在签押房点过卯后，便打轿到惠济胡同邬思道的宅中移樽就教。

“文镜中丞，什么风吹得来？”邬思道似乎很高兴，正看着几个亲随收拾书箱，见田文镜进来，忙笑着让座，“我正说要过衙去见您，可您就来了，又让您纡尊降贵了！”田文镜疲倦得有点发酸的眼睨了一下邬思道，已是深秋天气，他还穿着雨过天青夹褂，一双千层底黑冲呢靴子洗刷得颜色发淡，发苍的辫子梳得一丝不乱，随便盘在脖子上，显得十分淡适洒脱，由不得叹一口气，说道：“先生，你是神仙，文镜羡煞了。我也想潇洒，不知怎么就潇洒不起！”邬思道淡然一笑，说道：“这就是官身不自由了，不过做官也有做官的好处，轩车驷马仆从如云，蒲留仙先生所云：‘出则舆马，入则高堂，堂上一呼，阶下百诺，见者侧立，侧目视。’——人上之人嘛，这滋味也无可代替。我不久也就要南下回无锡故乡，他日车笠相逢，你可要只记情分莫念龃龉啰？”说罢又是爽朗地一笑。

田文镜怔了一下，愕然道：“先生，你不在河南就馆了？”邬思道点点头，叹道：“为有这一日，耗我多少心血！我要惹你讨厌，赶走我了事，谁知竟是不成。南京到北京，仍旧转回开封城。如今好了，宝亲王亲自求了万岁，已恩准我江南养老，皇上待我真是没说的。”田文镜想起从前事，也不禁莞尔，旋即皱起眉头，说道：“你好了，我却好不了。”因从袖中抽出那份朱批递过，又道：“切望先生指教，不然，我不放你去呢！”

“又挨了皇上批了？”邬思道接过看了一眼便回给了田文镜，“告诉中丞一句话，挨批未必是坏事，不挨批未必是好事。李卫、鄂尔善都是皇

上信臣，我见过几份朱批，骂得狗血淋头——这点子区区小事犯的什么愁肠？张球好，你就奏辩；不好，你就低头认个‘失察’的不是也就罢了。”田文镜想了想，说道：“我想也是这样，看来真的是叫张球几个钱迷了眼，不过，我以为齐根说是另有文章，胡期恒车铭进京面圣，定必在主子跟前灌了什么话，才有这个朱批。再仔细思量，我是和年大将军作了对头。”邬思道笑道：“那是当然，从诺敏一案起，你整治了多少大将军的私人。我或者说话不知高低，若不是我在这里，年羹尧有投鼠之忌，早就拿掉了你！”

田文镜黯然说道：“可是你要去了。”邬思道道：“我来时不为无因，去时自然也不为无由，既然圣上允我回乡，大约总有他的道理。”田文镜听见这话，想起雍正朱批更觉心慌，叹道：“看来你前脚走，我后脚也要回广宁养老了。”

“抑光，你明于事暗于理啊！”邬思道身子一仰说道，“当今圣上即位二年，你从六品微末之员遽然特简封疆大吏，难道只是让你过一过官瘾？你要有了这个念头，这‘辜恩’二字不但皇上容不得，就是天下人也要嫌憎你了！”田文镜茫然说道：“我该怎么办？眼见是隆科多离位，年羹尧要入值上书房，这个夹板气要受到几时？”邬思道不置可否地一笑，说道：“总有一日你知道，年某最恨的是邬某，告诉你，连大行皇帝在内，自古君王耳目灵通深知下层利弊的，莫过于当今皇上！你以为是你扳倒了胡期恒？就这河南的事情，不知每十天有多少人书简直达九重。胡期恒车铭实在在这里扰了政务，单凭你与他们私怨，你要挤他，定必是你自己被挤！你倒是挤过我来着，挤得走么？”

田文镜深深吁了一口气，这才领会了邬思道开头说的“张球好，你就奏辩；不好，你就认错”的话原也不是敷衍。正思量间，毕镇远带着几个戈什哈，手里捧着奏事匣子进来，说道：“东翁，刚刚接到的，请拆阅。”

田文镜忙站起身向奏事匣子一拜，取过便掏出小钥匙打开了看，是一份裁去头尾的奏折，仍是参奏自己任用匪人张球的，不由看了邬思道一眼，邬思道却只是抿嘴儿笑，急看后头朱批，却是：

有人具此一奏发来汝看，汝之居心不肯负恩欺朕，原可确信不疑，至若汝之属员负汝欺汝与否则未可定也。盖用人最不宜护短，听言尤不宜偏信。览之此奏，更访之他处，张球似一介邪劣员，汝其或被其鼓簧不自觉知耳……

田文镜不禁大松了一口气，向椅背一靠，喟然说道：“我不但暗于知理，更暗于知人，皇上知我，我不知皇上，这还可说天心不测，即如先生日日相见，我怎么就拿你当寻常师爷幕僚？可惜我明白了，你又要去了。”毕镇远却不知田文镜怎的一看奏折便轻松起来，听邬思道要走，惊讶地盯着邬思道道：“先生，你要走？你到哪里还有这么好的馆？谁能比田大人待你更大方呢？”

邬思道哑然失笑，说道：“我本就不是绍兴师爷，不是那块料，你们不是日日妒我拿的修金多么？你看——”他指着柜顶一个小匣子，“那里头都是银票，关云长能挂印封金，我也能袖拂清风而去！”

“先生——”

“听我说。”邬思道笑道，“你那个‘三不吃’我领教了，做到这一条我看也不过是寻常师爷，仅能保全自己而已。文镜大人，毕镇远我看是很有心计的，你不妨多倚重些——忠心替田中丞谋利做事，五年之内，一个知府稳稳保你出来——中丞，可使得？”

“使得！”田文镜此时心头宽松，高兴得脸上放光，“这不是难事！”因将匣子交给毕镇远，“你带回去仔细看看，回去我们长谈，往后邸报来了你要精读，遇事多给我出点主意，刑名钱粮书启三房师爷都归你管！”看看毕镇远辞出去，田文镜又重新思忖了移时，讷讷说道：“……我是器量太浅，不容人也不容事。从前那样待你也是因此。但我是一心一意要报皇上知遇之恩，想作一番事业的。但如今做事就要得罪权贵，招惹了权贵你就做不成事，唉……”

邬思道见这个刚愎自用的田文镜今日如此诚挚，也不禁动容，他架起拐杖笃笃踱了几步，看看窗外满树红叶，久久才俯仰一叹，说道：“何尝单你作如此想？皇上也是这样想的……”

“什么？”

“我是说，皇上要‘振数百年颓风’，他就不免要开罪几乎所有的官员……在藩邸皇上以孤臣自许，如今他是个真正的‘寡人’，别看坐在须弥宝座上，其实如行荆棘丛中。”

“唔……”

“皇上是孤臣出身，受尽挤兑冲杀出来的。因此他赏识孤臣，越受挤兑也越要加意保护。”

“唔……”

邬思道又沉默片刻，一笑坐了，问道：“你想做个什么样子的臣子，是寻常巡抚，还是要做一代名臣？”田文镜不禁瞠目，望着邬思道道：“我这样辛苦所为何来？我当然想做名臣！”邬思道不言声，从匣子里又取出厚厚一份通封书简，封面上写着“密勿谨呈上书房代转直奏”，却是火漆封得严严实实，微微笑着推过来。田文镜取过使用手拆封，邬思道却忙道：

“不要拆！拆了就不灵了！”

田文镜疑惑地缩回了手，询问地望着这个神秘的瘸子。邬思道

道：“就是这样，你在封面下首签上‘臣田文镜’四个字，加盖巡抚关防递进去就是了。”田文镜道：“这是奏折，万一皇上问起什么，我全然不知，那算怎么回事？”

“我明日离开封，你今日发出这奏章。”邬思道笑道，“我走后会给你信，你自然就明白了。这份折子是我用心血最多的一份，原不打算给你，是想让李卫小朋友得个彩头。你今日来得有缘，所以送你为临别赠礼。你要信不过，折子还给我，信得过，就六百里加紧拜发。”

田文镜把奏折放下，审视一下又拿起来，像父亲看婴儿那样捧着又看了看，小心翼翼揣进怀里，翕动着嘴唇道：“先生必不误我，告辞了——明日我设席送行。”说着便起身一揖。邬思道已自起身，笑道：“我亦不肯自误。中丞只管放心！”

第二日田文镜在城南惠济桥接官厅设酒为邬思道饯行，阖衙师爷幕僚司官都来应酬，自然有一番酬酢光景，直到午错，邬思道方乘轿而去。田文镜回衙，毕镇远才道：“邬先生给大人留有信。”田文镜急拆开看时，只有短短几行字：

吾将南行，从此永诀于官场矣。感念同事共立之谊，临别代折，题为“参劾年羹尧辜恩背主结党乱政事十二罪”。此奏闻之，即年羹尧势力渐灭崩溃日，谓予不信，且拭目以待。吾此举非为君巡抚任上情，乃报大觉寺仗义执言之义，君自细思。邬思道顿首再拜。

田文镜大吃一惊，立刻吩咐：“用快马追回奏折！”毕镇远道：“这会子奏折恐怕到高碑店了。就是飞已追不上了。东翁，昨夜我和邬先生彻夜长谈，他才智学识绝非常人能望其项背，据我看竟是一位绝代杰士，又能全身而退，真正罕见！可惜我毕镇远日日同处一室竟毫无觉察，你放心，他断不误你，他还说十七年前就与你有过患难之交——你想想就知道了。”田文镜想想也只好听天由命，又拿起那封信看了看，喃喃说道：“大觉寺……哦……原来他就是当日被金府追拿的那个残疾……”

十月初九，年羹尧带着几十名扈从亲随赶到了北京。其实九月十三他就接到雍正的旨意，着他火速进京述职，立即飞骑回奏，因军队越冬事宜未毕，请“稍延时日”。仅过六天雍正旨意又到，说“召尔进京，即为大军越冬事宜有所筹措”。于是年羹尧又报病，但雍正的关切已出人意料，竟要派太医院医正率十名太医前来看脉，真叫他躲无可躲闪无可闪，因此才促装就道。

年羹尧这样拖延，倒也并不是怕。从他于皇帝渊源之深，他相信只用几句话便可解释“不纯的小小误会”。而且他自己觉得虽然允禔汪景祺竭力拉拢，却并没有上贼船，只是对刘墨林之死他自觉有保护不周之责，既非自己加害，也只是个破案的事。他这样拖，是在等待，但等待什么连自己也说不清，也许是内心深处想等等看十四阿哥允禔能不能真的被廉亲王营救出来，也许是担心还有更多的人背地告状，自己得预备

着如何应答雍正问话，也许是每见雍正总有一种莫名的压抑感，他不大想见这个阴鸷刻薄的皇帝。但此刻既到了北京，他心里也就坦然了，因是奉旨进京，不便就回自己的私邸，胡乱在潞河驿站歇了一晚，自有不少同年契的来探望说话，踏实睡了一晚，第二日便打轿往西华门递牌子请见，不一会便有旨，先由张廷玉接见，年羹尧想想前后两次进京冷热，不觉有点失落，也只好遵旨由隆宗门进去，正要进乾清门，侍卫德楞泰拦住，说道：“张中堂在军机处，请大将军那边去。”年羹尧真有点傻子进城模样，又打听着蜑回来，却在隆宗门内，刚要进去，一个末等侍卫又挡驾：“张中堂在见人，请年大将军稍候。”年羹尧看了看门口竖的雍正亲书铁牌“王公大臣及文武百官非奉公允召不得擅入，违者斩”，只好站在干冷的风地里等着。这一等就等了足有半个时辰，才见棉帘一掀出来一个人，却是新任直隶总督李绂。两个人原本熟稔，年羹尧正要寒暄，两个小侍卫在旁催促道：“年大将军请进，张中堂一会儿还要去养心殿见驾呢！”年羹尧只好挑帘进来。

“哦，是亮工来了！”张廷玉正端茶要喝，见年羹尧进来，忙放杯起身，笑道，“一路辛苦！昨晚我就要去看你，廉亲王为旗人增加月例，竟亲自登门打擂台，直谈到子时，没有去成。今早进来皇上就有旨，叫我们先见见，不想你现在才来。”年羹尧此时真是气得无话可说，想想张廷玉和自己品秩一样，且爵位比自己低，便不肯行礼，就势坐了张廷玉对面，压了又压才按住火气，干笑一声道：“你是忙人嘛，天天和人打擂台。这不，我又来招怨了。”张廷玉却似不留心年羹尧的神气，一边命“看茶”，口中笑道：“亮工，北京这几日干冷，还觉得惯吧？”

年羹尧在暖烘烘的屋里，又喝了一口茶，一身寒气都祛散了，因笑道：“这算什么冷？衡臣不妨到我大营去几天，就知道滋味了，皇上既召我回来计议过冬的事，总求中堂多多斡旋，如今我那里粮草都不多，柴炭只够烧到正月底。二月里那里还是冰天雪地，叫兵士们怎么受？”“唔，”张廷玉若有所思地沉吟了片刻，说道：“青海西新疆东南过来驿报，说雪下得很大，是么？”年羹尧点点头，说道：“是。阿尔泰那边想从我军中调粮，我拨了一万石，那边运不过去。这一路走，潼关到洛阳也都半尺厚的雪，偏就我们那里没有雪，其实要真下得大一点，毡幕上蒙上厚厚一层，还倒暖和一点。”

“是啊！那边苦，我们是饱汉不知饿汉饥。”张廷玉叹息一声，“这几天奏报，河南雪、湖广雨夹雪，山西也是雪，圣上原定命汝福进驻平凉，王允吉部撤回陕西，魏之跃部调防川南，以军就粮，我原还不同意，看来还是圣虑周详啊！”

年羹尧大吃一惊，原来竟是这么个“越冬”办法，没想到随便寒暄中不知不觉便被张廷玉套得死死的！年羹尧想想，外无敌寇内乏粮草都是自己说的，张廷玉的话无可驳诘，但就这么轻飘飘的兵权被削得干干净净如何能甘心？思量半晌方道：“这事关系很大，万一来春两边化雪早，策凌和罗布合兵东进，辎重都上不去，会误了大事的。再说，这么大的事也得我回去亲自调度。”

“也好。”张廷玉笑道。“不过圣上今儿斋戒，一会儿还要去祭堂子拜社稷坛，今日未必能见，嗯——这样，你先回驿馆。要是皇上有空，随召随见，没空呢，明日是必定要见的。”说罢便起身，年羹尧也只好辞出来。

张廷玉出军机房沿永巷向北，到养心殿垂花门前，却是张五哥当值，一见面就说：“皇上叫你一来就进去，不必通报。”张廷玉略一点头便匆匆入内，在殿外丹墀下老远便听雍正正声恶气地训斥人，只怔了一下便跨进殿去，却是穆香阿等十名卫士直挺挺跪在当地。雍正只睨了一眼张廷玉，继续说道：“朕是何等样主，用得着你放这些个虚屁？年羹尧才是你们的真主子呢！如今他住在潞河驿，有什么新鲜马屁只管去拍！”

“回皇上……”穆香阿连连叩头，“在大将军那里，并没有听见有什么过头的话，这是不敢欺隐的，至于说给年羹尧摆队，主子说过要听他节制；他那么严的军令，奴才们不敢不遵是有的，绝没有自外主子辜恩负义的事，求主子圣鉴……”

雍正连连冷笑，说道：“衡臣，你听听这狗才的话，还说没有辜恩！朕叫你们侍候他，没说叫你们当他的奴才——你们必定以为‘侍候’就是奴才了？一是叫你们到军中熟悉营务，栽培几个满洲将军，二是年有什么是处不是处随时报给朕，有你们不便谏说的，朕好开导训谕，也是一片成全他的心。你们倒好，都给他作了摆队仪仗，还有给他提马桶倒夜壶的！送上来的折子捧得他诸葛重生吴起再生——还敢在朕前大言不惭，什么‘没有自外’，又是什么没有‘辜恩负义’！”

“这……”

“年羹尧收留二十名蒙古妇女充作侍妾，有没有的？”

“回万岁……有的……”

“他和九爷以主仆礼相待，有没有？”

“有的……”

“他的戈什哈到外省，知府以下都以上宾平礼相待，有没？！”

“奴才们没见，这些亲兵戈什哈回来吹嘘，听见过。奴才以为不过是骄兵悍将在外仗势作威，只劝说过年羹尧，没有回主子——奴才已经知错了。”

“你以为！”雍正晒道，“朕竟不知对你说什么好了！似你这样的心肠事君，朕承当不起，别在这里让朕瞧着恶心，回去还去侍候你的真主子是正经！——起来，滚出去！”

十个侍卫被他骂得面如土色惶惑相顾，无奈只得纷纷叩头跪安，张

廷玉在旁说道：“主子既叫你们去见年羹尧，去见见吧，总是你们跟过，他来京不见见也不好。”众人诺诺连声答应着，雍正又道：“既是你们的主子，原原本本把朕今儿这话透给他。他有的是银子，不似朕这般小气！”穆香阿经张廷玉这一转圜，脸上方有了点人色，忙又赔笑道：“好歹奴才是主子上三旗里的正经满洲人，求皇上给奴才个改过机会，断不致再给主子丢人。再给奴才十个胆也是不敢了。”

“敢不敢全在你。”雍正气色平和了些，呷着茶无所谓地说道，“朕是恨你们的心，你们的心没有放在朕这里，年羹尧立不世奇功，还是朕的心膂重臣，朕并没要你们去轻慢刻薄他——去吧！”雍正目视十个侍卫，直到退出垂花门方深深透了一口气，“论起来都是亲贵子弟，祖宗血战功劳；都养出这班花花太岁，真正气死人！——不去说他们了，见过年羹尧了吧？他都说什么？”张廷玉便将方才见年羹尧的情形备细说了，又说：“看来他不大情愿以军就粮，听起也有些道理，所以臣没有答复。明春如重新调这些兵入青，往返折腾不但费钱，而且好像专为撤调年某这么做，容易起谣言。”雍正听了默谋良久，说道：“朕总不能放心。汪景祺蔡怀玺他们劫持允禔，总要有个去处吧？难道去落草为寇么？”说着便摆手命坐。

张廷玉坐下，安详地一躬身说道：“皇上担心不为无因，但就此刻留年羹尧在京，他也只能听命，朝廷声名上却不好。年羹尧拖了一下又来了，据臣看，他是略有勾连却没有真正认承什么，没有龙头，西边造不出大乱子来，这件事只有汪景祺的案子申明才能定讞。所以不要急也不须急，倒是年羹尧提醒了臣——与其调兵不如调官，把年部三个都统调到云贵两广，由岳钟麒选派保举有功将弁补入年军中指挥，看来也就万无一失了。”

雍正来回踱了几个圈子，说道：“朕深以为然，既省钱又不动声色再好不过了，你这就过去以军机处名义发调令，晚间朕看过就用八百里加紧发出去。”张廷玉起身答应一声“是”，又徐徐说道：“年某如今只是涉嫌，罪不昭彰，请皇上留意，该有的体面还是要给他的。”雍正点点头，朝外喊道：“高无庸！”

“奴才在！”

“去潞河驿传旨，叫年羹尧这会子就递牌子进来！”

第四十九回 天威不测反目成仇 枢臣用谋釜底抽薪

十一辆骡车在陕西西部黄土高原上轧轧行驶。狂暴的西北风卷起万丈旋风，挟着沙土肆无忌惮地在广袤无垠的原野上互相追逐嬉戏，时而汇聚在黄土道上，把驮车和护卫仪仗的骑兵军士裹在盘旋呼啸的黄雾里，吹得人睁不开眼张不开口透不过气，几十面写着“征西大将军年”的绣龙旗发了癫狂似的一忽儿南歪一忽儿东斜，在裂帛一样嘶号的风中猎猎作响。单调又枯燥的马蹄声在坚硬如铁的冻土上发出千篇一律的叮叮声，听得人昏昏欲睡，只偶尔踩在碎冰上，或车轮碾过小冰河，那细碎的喳喳声传进车厢，才多少带进一丝生气，随后又一切都恢复了原样。

此时是雍正二年腊月二十，年羹尧离京返青海大营已整整十一天，但他却像苍老了二十年。不知是整夜整夜失眠的缘故还是沿途缺水沐浴不便，年羹尧花白的发辫有些散乱，满是皱纹的眼圈也发暗，深邃的目光忧郁中带着茫然，似乎什么也没想，隔篷隙呆看着外边苍黄的天和天底直连地平线的白茅荒草。同车对面坐着桑成鼎，见年羹尧舔嘴唇，料是渴了，俯身从案下取出用羊皮囊包着的水葫芦倒了一碗，轻声道：“军门，将就着用一点吧。宝鸡到天水一路就这个样儿。自打出北京城，您整日就这个样儿，好歹有什么心事倒一倒，也好过些。”

“我不喝，桑哥，你喝吧。”年羹尧摇了摇头，仿佛要倒尽满腹郁气似的长长舒了一口气，身子半仰在后挡的虎皮垫子上，自嘲地一笑说道：“心事我是有的，也不瞒你说，恐怕皇上对我是变了心。我在想我是什么地方做错了，下一步又该怎么做。”桑成鼎端着的碗水溅出了一点，怔了一下说道：“不至于吧？这次送行还是满客气的。您这次是述职，不能跟上回比——坐八抬大轿离京，马中堂张中堂亲自送到潞河驿，任是哪个督抚将军也没这个风光的嘛……”年羹尧叹道：“你安慰我，我岂有不知情的？内里的情形我回后慢慢说，就这十个侍卫，硬要同我一样坐车，从前是这样的么？沿途官员冷暖炎凉也大不同前，你该体味到的！”

桑成鼎不说话了，捧着碗只是出神，半晌才叹道：“别说出京，进京时我就感觉到了。大将军，您怎么打算呢？”年羹尧微微摆了摆手，闭上了眼睛：“是啊，前途凶吉莫卜，是得好生思索一下啊……”

雍正在京一共召见了三次，都十分客气随和。头一次主要听年羹尧报说西线军事设防，大营越冬事宜，年羹尧足足说了两个时辰，中间君臣共进午膳，雍正一边替年羹尧夹菜一边继续听，极少插言，年羹尧又加重陈述了大军不能内撤的理由，雍正也是频频点头，笑说：“先帝是马背上皇帝，朕是书案上皇帝，张廷玉不懂军事，这都是和你商议嘛！既如此，那就一兵一卒也不调，粮草的事总归有办法的。”

“年亮工啊，你不够聪明。”第二次接见是在乾清宫西暖阁，雍正一见面就含笑说话，又命高无庸给年羹尧送来参汤，才对发愣的年羹尧道：“上次见面，分手时朕至嘱再三，管好军队，各地政务不要理他，你怎么还要插手呢？”自己当时怎么回话来着？好像是说“臣并不敢非礼无法”。雍正也是一笑，却是出口惊人：“你哥子年希尧在广东拿着你的信，在孔毓猷跟前关说凌某九命冤案。孔毓猷这人你不晓得？先帝爷还让他三分呢！亏得他递来的是密折，朕批下去不要干连你，他要明章拜发邸报一登，满天下都知道了，朕还怎么回护？”……就这样又是留膳，谈笑风生说了一阵，雍正亲送到乾清宫殿口，立在丹墀上告别时还说：“不要为希尧的事担心。还是那句话，将军将军，就是管军的，民政上乱麻一团人事搅纷，打不到黄鼠狼惹得一身骚，何苦呢？”

车子在黄土道上被土坎垫得一颠，年羹尧怔了一下，又回想起第三次觐见雍正。“又要送你回去吃苦了，朕心里很不忍。”雍正目光里带着一丝怅惘，“不过不会久的，明年无战事，朕就调你回来，你爱管军就管军，想换一换就到上书房来，左右你是儒将，是当今武侯再世嘛！”年羹尧辞谢不遑，说道：“臣何敢当？臣只有继之以死而后已。必定要殄灭了罗布残部，镇服策凌阿拉布坦，报主子知遇之恩！”……当时是在御花园，红谢绿凋万木萧森，雍正一边漫步散看，恬淡地一笑道：“这还是孔明的话。不过，功劳不可一人挣完了，别人也就没机会了，这样树敌就多了。这也是朕成全你一身令名的意思。何妨叫岳钟麒也试试，他也就知道你这一等公爵是怎么得了的了。”临别时，雍正在御花园门口拍着年羹尧的肩头道：“不要胡思乱想，朕信得你。不过，朕切盼你作一纯臣。纯臣，千古如诸葛武侯、岳飞辈能有几人？你好自为之，莫听闲话，听见闲话也不要怕，人生在世谁不要说闲话听闲话？听了闲话就生气，就疑惧，那还过得？”说罢呵呵大笑，命人：“抬轿来，送朕的武侯出去！”

“武侯——阿斗！”年羹尧瞿然开目，坐直了身子，恍然若有所悟地喝了一口水，乱麻一样的思绪终于归结到一处：只有把握住手中这十万精锐部队，“阿斗”才不敢下“武侯”的毒手！雍正之所以承诺“不调一兵一卒”，不是他不想，而是他不敢——这是我年羹尧使出来的兵，激恼了这些黄沙碧血战场上滚出来的弟兄，他们什么事都干得出，也没有一个人有能耐弹压他们招抚他们。年羹尧甚至想到，自己滞留北京这近四十天里，张廷玉不知密地征询了多少督抚将军意见，不得已才放虎归山作欲擒故纵之计。想着，他嘴角不禁微微吊起，现出一丝阴冷的微笑：手中有了兵，道理说不清，就是九爷，何尝不是可保之主？年羹尧粗重地喘了一口气。

但年羹尧不久就发现自己完全想错了。车过兰州进盐锅峡，便见背山避风的驿道旁大片大片的军营连陌结寨，一色新的蒙古毡包，还有大批的粮食、干菜、柴炭车源源沿驿道西运。他是节制各路军马的最高统帅，居然不知道这里驻着偌大一支军队！当日年羹尧原定要赶到河桥驿歇脚的，为了弄清这是怎么回事，年羹尧特地命车轿提前在红古庙卸骡打尖。他是不指望这十个侍卫再替他办什么事了，便命桑成鼎亲自去镇上打听。刚进驿站上房，便见穆香阿一手提着个酒葫芦一手提着马鞭子

闯进来，呵呵笑着道：“坐车坐得腿都木了，还是骑马痛快！大将军带的酒呢？赏给咱一葫芦！”说着一躬，一屁股便坐了炕沿上，又问：“今晚怎么歇这里了？到河桥驿多好！我告诉了打前站的，叫他们多多烧水，想痛痛快快洗个澡呢！”

“我是主帅，我说在哪里驻马，有我的道理。”年羹尧冷冷说道，“我不知道谁教给你这么放肆的，但你须知，我这三尺禁地有规矩——马鞭子酒葫芦都给我扔掉，把你的纽扣扣好！不然我就叫我的亲兵抽你耳光！”穆香阿忙把手中东西扔了，仔细端详一眼年羹尧，笑道：“江山易改秉性难移，在京住了几个月竟忘了大将军的规矩。我改还不成么？没人教我——谁教这个呀？不过就讨杯酒喝，何至于就犯了您的军纪呢？”这酒猫大约在路边喝了不少酒，已是醺醺然，大大咧咧在年羹尧房里淌了几步，竟无缘无故打了自己一个耳光，泛着酒呢趔趄趔趄去了。年羹尧本来六神不定，被他一搅更是心烦意乱，因见护车的亲兵进来，没好气地问道：“桑中军还没回来么？”

那戈什哈见年羹尧气色不好，小心翼翼地打了个千儿，说道：“标下没见桑军门。兰州将军衙门转来黄匣子，原要送到河桥驿，见大将军在这里歇马，就径直递来了。”边说边就将一只黄绫封面的匣子捧上来。年羹尧接过来，从腰间取出一把钥匙卡入锁簧，咯噔轻声一响便打开了。里边是两份折子，打开头一份，上面赫然朱批：

转去田文镜奏折一份尔看，尔若果真如此待朕，实实令人寒心之至。朕观尔在京作为尚属老诚，在外果如是乎？尔今番来见，甚觉乖张，朕有许多不取处，不知汝精神颓败所致，抑或功高志满而然？

年羹尧吃了一惊，不及看田文镜原折，便打开看第二份折子，却是：

朕今见胡期恒矣！你实在昏聩了！胡期恒这样东西，岂是你年羹尧保举巡抚的人？岂有此理！

“这么快就下手了！”年羹尧嘴唇哆嗦着咕哝了一句，似乎是悔恨，似乎又是诅咒，摆手吩咐军士退下，两腿一软便坐了炕沿上，这才拿起田文镜的原折看。折子是誊录过的，字迹端楷得一笔不苟。题奏便触目惊心：

为奏大将军年羹尧党附阿哥，擅权乱政事，仰乞圣上将其革职拿问，穷究其源……

党附阿哥列举了三条，康熙四十八年正月，第一次废太子时，年羹尧入觐，与当时夺嫡正烈的廉亲王允禩、十四阿哥允禵过从甚密，“于斗室之内私语终日，外伪觐见之名，内作首施两端之备，此岂纯臣所应为？”接着又说第二次废太子，“康熙五十一年，年某不经请旨潜回京师与揆叙王鸿绪一千佞臣夜聚日散。当此危疑之时，行彼诡秘之事，观风望色择路而行，意欲何为？”第三条更是厉害，说年羹尧在圣祖晏驾之后

接任大将军一职，“曾与原大将军王密议数日，出语于心腹，‘王爷不肯听我劝，一意要回北京。北京如今龙潭虎穴，王爷手无寸铁回去，有什么下场？’”年羹尧心中一阵急跳，觉得头晕目眩，已无心再看下头说自己擅作威福插手各省政务的“罪”，满纸的字蚂蚁一样时昏时显地爬动，全然不知疼痒地木坐在炕边。恰这时桑成鼎进来，见年羹尧这副模样，忙道：“大将军，您怎么了？敢是犯了时气？”

连叫了两声，年羹尧才回过神，像是要浇灭心头怒火，一口气喝干了杯中的水，冷笑道：“你看看这折子，再看看皇上朱批，还说这是‘闲话’！既是‘不要听’，为什么几千里火速传给我？”桑成鼎忙取过，一看题目便吓了一跳，瞟一眼已经暴怒得脸色通红的年羹尧，不言声细看折子。年羹尧一时间心绪变得异常火爆，在灯下不停地来回踱着，口中念念有词：“我总算明白了看透了！过河拆桥卸磨杀驴是他的宗旨！……别以为我不知道，他用三爷整大阿哥，整倒了大阿哥他又整三爷……高福儿救过他的命，还填进雪堆里活活闷死，何况于我？……轮到我了，要给我‘莫须有’三个字了！这个折子——”他突然止步，指着那份折子道：“我敢断言是那个瘸子写的。那些事田文镜根本就不清楚！只有不要做官的，他才信得过！这个混账残废，机械倾轧小人，有一日我非屠了他不可！”他像一只落进陷阱里的饿狼，碧幽幽磷火一样的目光看着跳动的烛火，好半日才平静下来，亲自磨墨。桑成鼎知道他要复奏，一边铺纸，小声道：“大将军，息一息性子，心平气和写好了，再看看誉发。”“我晓得。”年羹尧盘膝冥坐，移时才长叹一声援笔濡墨写道：

奔走御座之前三十余日，毫无裨益于高深，只自增其愆谬，顷接朱批，天语严厉，返己扪心，惶汗交集。田抑光奏折披阅再过，莫名惊慌，惟有自讼或可见信于同僚？臣功最高，臣罪最重。忆自先皇帝升遐之日，臣首蒙皇上特擢，比时宫闱未靖，西丑跳梁，内多跋扈鼯尾之虞，外有不服不臣之惧，臣于斯时不惜身命，与参密勿，赖皇上如天洪福夕惕朝乾运筹帷幄战事得竣。田某必以此妄意以为鸟尽弓藏兔死狗杀，试如明旨，则虽欲臣死不得不死，独奈何被以恶名而死以九族，亦恐有乖天地之和。

一口气写完，递给桑成鼎道：“你看看。”

“前半篇标下觉得好。”桑成鼎神色忧郁，缓缓说道：“皇上最计较人的，后半篇有些诛心话常人听了尚且不受用，何况皇上？”

年羹尧又要回看了，只用笔涂去“鸟尽弓藏兔死狗杀”八字，说道：“就是因为他忒计较人，所以越发得写心里话。你下了软蛋，他更瞧不起你。硬挺些，他倒是觉得你不是糊弄他。”桑成鼎想想史贻直的例，又想到孙嘉淦，觉得年羹尧不无道理，点头叹道：“主子是太难侍候了，心也刁。方才标下去营里看了看，军官都不认得。问了问，说是汝福的兵，就在这里过冬，别的事和他们也说不上。”

汝福，是廉亲王允禩的门人，又是允禩的心腹，此种情势下断然不

会和自己过不去，年羹尧安心地舒了一口气。

从红古庙又行了三天，年羹尧终于回到大将军行辕所在地西宁。使他大吃一惊的是，这里的行辕实际上已经不姓“年”。岳钟麒率领着大小一百多名军官远出城东门接官厅迎接，他还以为岳钟麒特地远道赶来接风。但带来的军官却一个也不认得，连汝福马勋魏之跃王允吉宋可进这些熟悉的面孔都不见了。看那些下级军佐，只一小半面熟，莫名其妙地又增加了许多新面孔。年羹尧一脸不高兴，由岳钟麒陪着入座，冷笑道：“谅来东美也见过皇上旨意了。真的是墙倒众人推，年某一倒霉，放屁也要砸脚后跟了！九爷不说，有他的身份处境，我手底下的这些混蛋，都到哪里钻沙去了？”

“坐下，慢慢说。”岳钟麒个子比年羹尧矮着一头，却是浑身精悍之气，呵呵笑着替年羹尧斟酒，说道：“亮工兄去后不久就有旨意，叫钟麒来行辕代署。兄弟来这里是萧规曹随，一切按大将军制度办事，不敢丝毫走样。他们不来，是调走了，年兄不要错怪了他们——来来，吃酒，闲话慢慢叙。”年羹尧浑身一颤，刀子一样的目光盯着岳钟麒，哑着嗓子说道：“这杯酒慢喝。我如今最不爱听的就是‘闲话’。不过我还是想问问，东美兄，你怎么可以随便调本帅的将军？而且几个大将都调得干干净净？你调他们哪里去了？”岳钟麒黑红的脸膛油亮发光，呵呵一笑说道：“汝福是调到蔡珽那去了。魏之跃去了阿尔泰，王允吉调伊克昭盟，都已晋位将军。这是大将军西线大捷保荐的。你真是贵人多忘事！况且你想想，我岳钟麒怎么能有这个权？只有汝福一部调到了青海和甘西交界处，是我做的主，老仁兄，那边靠驿道边，背风向阳好过冬啊！你还是你的大将军，你既回来了，我也就脱卸了责任。想调回来，还是你一句话嘛。”

年羹尧听着，心中一阵阵发凉，此刻他才真正感到了恐惧和孤独无援。“不调一兵一卒”却调完了自己的心腹大将，自己还蒙在鼓里！他失神的目光看着岳钟麒，突然发出一阵鸱鸟夜啼般的笑声，端起酒来“咽”地一饮而尽，说道：“让我来猜猜看：大约这三个新都统都是东美兄大营里的人补过来的？或者东美兄的大营已经移进了西宁？九爷也许已被你请到川北‘过冬’去了？”

“亮工，你一条也没猜对。”岳钟麒含笑看着年羹尧，手按酒杯，活像用爪子按住老鼠的老猫，徐徐说道：“接替汝福的是湖广水师副将吉哈罗；王允吉部是甘肃布政使德寿；魏之跃部是云南布政使曹森——我一个人也没有往你大营里安插。九爷还在这里，我并不拘管，今儿身子不爽，兴许不来了——至于我，我只带了我的中军七百人来驻西宁，我的大营还在老地方——来！吉哈罗、曹森、德寿，你们出来，敬大帅一杯！”

岳钟麒话音一落，三个新都统应声而出，一个瘦得像麻杆，细长条身上长着一颗橄榄脑袋，戴着起花珊瑚顶子，连孔雀翎子都没有，想必是吉哈罗；两个布政使却都身材短粗，还是三品顶戴。这样的人在年

羹尧军里闭起眼也能成把抓，整袋装。年羹尧看看一个也不认得，见他三人行礼，只板着脸点了点头。三个新都统却是气色从容，一个个上来敬酒，又不卑不亢地退到一旁。吉哈罗一副公鸭嗓子，话说得却又响又重：“标下奉圣命来大将军麾下听命。大将军有什么指令，水里火里誓不皱眉！标下自己也知道貌不惊人，但标下不是窝囊废。康熙六十年平苗寨土司叛乱，率三十人深入苗寨，擒斩土匪七百余人的那个吉哈罗就是标下！”看来他因自己的尊范不出众受人欺蔑不是第一次了，所以开首便自报履历。年羹尧这才知道，面前这人便是被康熙称为“孤胆英雄”的“吉将军”，再细看这水桶似的两个布政使，也都是目不斜视坦然进食，毫无寒吝谄容，似乎也都不是什么善人。年羹尧这才收敛了轻慢之色，说道：“兄弟焉敢以貌取人！下头兵如果不好带，只管禀我，你们自己也要自爱，触了我的军令，我也甚是无情。请，这里借花献佛，与三位军门共饮一杯！”岳钟麒在旁笑道：“我这就算当面交代了。年大将军既回来，我那边营务忙极，还是要回我大营里去。今日此酒，既为大将军接风，也算为我饯行。来来来，我敬大将军一杯，我劝诸位兄弟一杯！”说着便起身，从年羹尧起挨次敬酒。

接官厅里气氛顿时活跃起来，年羹尧心绪渐渐好起来，既然岳钟麒肯退出西厅，兵权在握，别的事都好慢慢办。年羹尧也起身轮桌劝酒，与这些新部下一般殷寒暄，直吃到申未时牌，便觉醒然欲醉，说声“方便”，便离席出来，小解后从东厕出来，恰见允禩下马，年羹尧便笑道：“九爷怎么这早晚才来，席都要散了！”

“我在家预备后事，”允禩咬着牙说道，“预备我的，也预备你的！”

“九爷，我不明白你的话。”

“过几天你就明白了。”允禩嘿然冷笑，“你已经没了兵权。知道么？”

“九爷说的什么话。”年羹尧摇了摇发晕的脑袋，说道，“我还是大将军嘛！”

允禩一边连连冷笑，朝接官厅走去，下死劲冲醉眼迷离的年羹尧啐了一口，轻声道：

“韩信！”

年羹尧在西宁大将军行辕呆了三日，虎皮帅椅都没有暖热，就接到了雍正朱谕：

年羹尧，红古庙途次奏悉，览奏不胜骇然：你是吃醉了酒，还是因杀人太多神夺了你的魄？朕倒一片佛心，将田折发给你看，不过欲启你天良，从此敛去锋芒，精白乃心公忠事主而已。尔乃大放厥词，以断不可对父兄言之言对朕，丧心病狂至于此极！这些话你只索寻田文镜言去！况尔折中“夕惕朝乾”四字，居然作“夕阳朝乾”，轻慢之心溢于言

表。尔既不许朕朝乾夕惕，则尔西海之功朕亦在许与不许之间。朕已发旨岳钟麒，征西将军由彼代替，看来尔亦当不得一个“大”字，着即改授杭州将军，见谕即行交割情事印信。尔放心，朕断不肯作藏弓烹狗皇帝，然尔亦须成全朕，作速起程内归。你那里旧部多小人多，挑唆得多了，生出些异样的事，朕虽欲保全，奈有国法在耳！至嘱至嘱。

年羹尧拿着这份短短朱谕足足看了小半个时辰，心里像一盆浆糊泼翻了，什么事也想不成，什么也想不透。看看发回的原折，果然“夕惕朝乾”是误写成了“夕阳朝乾”。想写辩折，翻出田文镜的原折对照朱批，雍正的这份朱批咬金断玉，居然一个字也驳不动！他像一段被雷击死的老树，嗒然兀坐在大火炕沿，许久都没有动一动，直到桑成鼎进来才有了点知觉，缓缓将奏折谕旨放在桌上，只说了句“黄粱熟了”，便背着手出来，站在台阶上怔怔向远处看。

天阴得很重，但却没有雪，浓重的云被塞外肆虐的风压迫着团团块块疾速向东南疾驶，卷起的砂石扑面而来，打得人面庞耳朵都是生疼。年羹尧像一尊铜铸的像，一手按剑，一手紧紧攥着。黑得古井一样的瞳仁盯视着空阔的大将军行辕。高高的铁旗杆在风中呼啸，发出“日日”的响声，旗杆上带着“大将军年”的军旗仿佛不胜其寒，被扯得直直地簌簌发抖。护旗的军士还有墙角门洞守望的将佐兵士一个个挺胸凹肚目不旁视，钉子似的站在风地里，除了砂石击打门窗和风声，到处一片死寂，只有对过房中时隐时现传来允禩不紧不慢若隐若现的吟咏声：

居延城外猎天骄，白草连天野火烧。

暮云空碛时驱马，秋日平原好射雕。

护羌校尉朝乘障，破虏将军夜渡辽。

玉靶角弓珠勒马，汉家将赐霍嫫姚……

“汉家将赐霍嫫姚！”年羹尧苦笑了一下转身回房，见桑成鼎仍在发怔，便道：“这只是来早来迟的事，急无益怕也无益。我虽说比不上嫫姚校尉霍去病，毕竟这功劳还在，谁想一手掩尽天下人耳目，恐怕也难。不要这样，你看看这官做的，我像七十岁，你像八十岁的耄耋老翁！官做够了，钱我们也挣足了，名声也不低，慢说还给个杭州将军，就是一贩为民，也稀松的。”

“我瞧着没那么轻松。”桑成鼎忧心忡忡，声音像从空洞里发出似的闷声闷气，“国手布局一步一步紧逼，令人望而生畏！皇上像是要……”年羹尧低下了头，其实桑成鼎的话正是他心里想的。半晌，他无言从柜子里取出一份卷宗递给桑成鼎。桑成鼎接过打开一看，里头都是十万两一张的龙头银票，大约有七八十张的样子，不禁吃了一惊，一手推开道：“二爷，我是世受年家大恩的家生子儿奴才，您这么着，叫我死了怎么见我家老爷子？”

年羹尧叹息一声，说道：“正为如此，我才这么办。要真的像你说的，不但我，就是我一门也是保不住了。实不相瞒，我早防着这一天，所以收了十个蒙古女子做妾。有两个已经有了身孕。今晚——”他顿了一下，压低了嗓子，“今晚你就带她们离开此地。我派兵密送你们到山西，你就打发那些兵回来。然后你们离开山西，不要投亲也不要靠友，找个僻静地方落脚。我若平安过去这道关口，自然寻得着你。若是抄斩我满门，天幸要有个男孩，你就算为我年氏一门留下了香烟后代。好兄长，你要人家一锅烩了我们么？”说着，热泪已夺眶而出，见桑成鼎仍在犹豫，又道：“要不是怕人瞧见起疑，我这会子早给你跪下了！”桑成鼎抱着那个卷宗，像抱着一个襁褓婴儿，早已老泪纵横，一边擦泪，说道：“二爷，我的心都要碎了……您别说了，我照办就是……”二人正凄惶到一处，外头军士走来报说：“年大将军，岳钟麒将军已经到了仪门，说奉旨来见，有旨意要宣！”

“放炮开中门，摆香案，我这就出迎！”年羹尧满眼恳求神色看了看桑成鼎，淡淡吩咐了一声。

第五十回 贬爵秩迷途失真性 赐自尽犹自侃轮回

年羹尧俯首受制听命，由岳钟麒亲自送到潼关，急报到京，张廷玉才松了一口气。他最担心的年部与岳部青海大火并终于没有发生。因带着这份八百里加紧奏报赶往养心殿来见雍正。

“他肯听命，朕也不为已甚。”雍正正和方苞下棋，听了张廷玉回奏，笑着转脸对旁坐观战的允祥道：“和方先生这盘棋朕是输了，朕输得起。和年羹尧这盘棋朕赢了，也赢得起。”说罢又是松快地一笑。允祥看去精神还好，只是瘦得一发可怜，听了雍正说话，苍白的面孔绽出一丝笑容，说道：“衡臣做事细。由内廷上书房办理这事，确实妥当。”雍正一笑起身，回暖阁案上取过一叠奏章，递给允祥道：“这是昨晚的朱批底本，正文已经发下去了。你们几个都看看。”

允祥细长的手指白得没点血色，接过看时一份是年羹尧西宁临行前发来的谢恩谢罪折，上边写着：

览此奏朕心稍喜，过而能改，则无过矣。只恐不能心悦诚服耳。勉之。

又倒换一份，是批给高其倬的，却是：

朕惜年羹尧之才而悯其功，尚用其力，自有保全他之道。他近日亦深知愧悔矣。

再看一份，是给田文镜的：

年某僇佻恶少耳。尔之折明发，彼之职降调矣，君子不为已甚，从此他再无力干政，放心自为就是。

还有几份，隐约辞令也都是替年羹尧开脱大罪的。允祥看了转给方苞。方苞看了无话，又递给张廷玉。张廷玉却又将厚厚一叠明发奏章节略捧给雍正，这才捧读朱批、谕旨。雍正接过浏览着翻看，一共有一百多条节略，都是控告年羹尧横行不法，四处插手政务，安排私人，索贿受贿的情事。不禁笑道：“墙倒众人推，世上人情真如纸薄，只有锦上添花的，谁肯雪中送炭？留中不发吧！”

张廷玉躬身笑应一声：“是。”又皱眉说道：“这是一百多官员的弹章，都留中不发似乎过拂众意。年羹尧实在太大胆，带一千二百亲兵赴杭州，驿轿二百七十乘，驿驮两千载，还有大车四百多辆。本来已经众口铄金不得了，他还发文杭州，叫布政使衙门为他再建一百二十间房子安顿人身——这怎么能不犯众怒呢？”他一口气报出这么多数字，允祥听了只是摇头。方苞却知道，年羹尧是想避开“犯上不规”这个罪名，情愿

装出求田问舍的守财奴架势，让雍正知道自己没有野心，但这次张廷玉得罪年羹尧得罪到了死地，不治死年羹尧，翻过手张廷玉绝无好下场，这个恶状告出来也是题中之意。方苞张了张口，又无言把话叹息了出去。

“天要下雨娘要嫁人。”雍正脸色青中带白，“他不做大将军，要做赃官了！朕拿掉他，原为清理吏治，他情愿要触这个国典，朕也无法救他。”说着，雍正站起身来，向案上抽出一份折子，看时却是杨名时的，一把拂开了棋子，提起朱笔写道：

君治云南以德化人，朕心甚慰。大凡德可恃而才不可恃，年羹尧乃一榜样，终罹杀身之祸。

写罢，冷笑道：“是否免死狗烹，由你们想。年羹尧装贪财奴，想逃掉‘背恩负主’不忠之名。其实朕倒不怕他造反，明着来明着就镇压收平了。朕不诛他这贪官，天下官群起效仿，这吏治怎么弄？”一句话说得三个人都红了脸低头不语。

方苞沉吟了一会儿，笑道：“主上诛心之言，连臣听着也惭愧。不过带兵的人有钱，天下人皆知。用这个名目除年羹尧，不是烹狗，也有烹狗议论。年某器张跋扈如此，该循这个思路办理为好。”

“你说得是。你们都藏了语，朕岂有不知之理？但这是天理人情，朕也能体谅。”雍正漫不经心地说着，又向案头翻，翻出年羹尧在潼关递来的请安折子，又在上头写道：

朕早闻得有谣言云：“帝出三江口，嘉湖作战场”之语。观卿作为，似欲与朕彼地逐鹿！朕想，你若自称帝号，乃天定数也，朕亦难挽。若你不肯自为，有你统此数千兵，你断不容三江口令人称帝也！

写罢将笔一掷，对张廷玉道：“把这些弹章一律节略刊到邸报明发，着年羹尧一一据实回奏，着吏部、刑部、兵部、户部，有弹奏年羹尧的折子一概具本明誊！”

接着这次谈话第五天，雍正皇帝颁布明诏：

着杭州将军年羹尧降十八级听用。

年羹尧终于走进了绝境。举朝上下无分京师内外一片是讨伐之声，雪片似的奏章通过各省督抚、监察御史、六部直送上书房。凡与年羹尧有一面之交，一事来往的，无不纷纷倒戈落井下石，添油加醋写出折子直送京师，瞬息间便被编汇成节略送入书房。

“降十八级”的旨意抵达浙江，难坏了巡抚折尔克。按清制官吏共设九品十八级，杭州将军是“从一品”，再降十八级，便是“未入流”，然未入流又不设武官。折尔克既无法遵旨又不敢违旨，只好请示两江总督李

卫。李卫答复得极快，用滚单送来个条子，上写：“你竟是个笨蛋！皇上的意思不过就是革他的职嘛！寻个破城门让他看去！告诉他，过几日我去看他。”折尔克想想，杭州并没有“破城门”，只离杭州三十里有个叫“留下”的小镇，镇子北门年久失修，便命人将早已监护看管了的年羹尧“请”了去。

这位权倾朝野声震中外的极品大臣，在重新穿上带着烧饼大的“兵”字号褂子的一刹那，突然意识到了人生的可贵。他十八岁从军，二十二岁便官居四品游击，在圣祖康熙南巡时护驾有功，又抬入旗籍拨归雍亲王门下，两次随康熙西征准噶尔，乌兰布通之战和科布多之战中，凭着一杆银枪在万马军中，刀丛剑树里横冲直闯，如入无人之境，在科布多战役征粮中以一名微末偏将擒斩甘肃总督葛礼，确保了北路军粮秣供应，蒙受康熙恩宠，直擢四川布政使、巡抚，又做到大将军……三十年间宦海沉浮中一位青云直上的得意弄潮儿，一下子从顶端倒栽了下来！——就此一蹶不振，就此了此残生，年羹尧突然觉得不甘心。

“留下”镇是一个风景秀丽的江南小城；北临富春江，南依龙门山，无数河湖港汊沿城四处纵横。城北门萋萋芳草下苔藓斑驳的守门房里仅可容身，住着这个“老军”年羹尧。城里人谁也不知道他从哪里来，是个什么人，只看见他每天默默地扫地，开门关门，偶尔打打太极拳，闲着无事便拔城头上的草，用破铲子慢慢铲墙上的苔藓……年羹尧也绝不与任何人交谈一语，每天夜里都有省城送来的邸报，上头都写着他的滔天大罪，他就用一枝秃笔在邸报的反面写自己的答辩和认罪折，交与送邸报的人带回去。他在等待着朝廷对他命运的最后决策，在等着李卫来看他。昏夜中他望着黑魆魆的城，听着城外富春江潺潺的流水声，期望着自己能“留下”，就在这富春江上作个钓翁也成（他已不敢有严子陵那样的逸兴）。

但是等来的是愈来愈严酷的消息，五月二十二日上谕：

年羹尧招权纳贿，擅作威福，敢于欺罔，忍于背负，几致陷朕于不明。思之痛切！

七月十二日上谕：

年羹尧自任川陕总督以来，擅作威福罔利营私，颠倒是非，引用匪类，异己者屏斥，趋赴者荐拔，又借用兵之名，虚冒军功，援植邪党，以朝廷之名，徇一己之私情。

待到九月十七，传来的却不是邸报，而是邸报后认罪折上的朱批：

尔尚望活命耶？朕已令图里琛往广州拿你哥哥，随即即来拿你矣！

随朱批还有上书房汇集百官奏劾年羹尧的奏折摘要节录，仅目录便是几大页，五条大逆罪、九条欺罔罪、十三条狂悖罪、六条专擅罪，贪婪侵蚀罪是十八条十五款……共九十二大罪，由大理寺、刑部合议，“请

将年羹尧立正典刑”。

雍正期望年羹尧自尽，但年羹尧求生的欲望却越来越强烈。九月十七夜晚，面对破窗明月，台灯破纸，他写下了《临死哀求折》：

臣今日一万分知道自己的罪了。若是主子天恩，怜臣悔罪，求主子饶了臣。臣年纪不老，留作犬马自效，慢慢给主子效力。年羹尧椎心泣血谨陈。

写完，年羹尧“咔”地掰断了那枝不能再用的笔，听天由命地向窝铺上倒下。

张廷玉接到李卫转来的年羹尧乞命折，一刻不停便赶往养心殿。一进垂花门，高无庸便迎上来笑道：“皇上正要我去叫您，您就来了。”张廷玉略一点头便进了殿，却见雍正正和马齐说话，见他进来，雍正便招手笑道：“你来得好，这匹老马要撂挑子，你替朕劝劝。”张廷玉一边双手将折子捧递给雍正，笑着说道：“马老相和我谈过了，奴才也劝不动他。皇上既不准他休致，他自然就歇不住。”

“朕亦不能强人所难。”雍正叹息一声下炕来，徐徐踱着步子，说道：“人都说朕刻薄，朕却不愿担这个名声。马齐你最知道的，你是保过允禩当太子的，原是个地地道道的‘八爷党’，先皇为此把你打入天牢，是朕把你放了出来，委以重权，赐以高爵。为甚的呢？为的你并没有私心要怎样怎样，为的你心中有君，为官清廉。畅春园的事不是你按住，后头情形谁料得定？所以，你是贤臣。国家要办的事多着呢，朕不忍叫你去，你又何忍离朕而去呢？”

马齐老态龙钟地站起身来，一躬说道：“皇上既说到这里，臣心里也实是恋恩难舍，不过臣已是七十多岁的人了，在这个位置，办不了这个位置的事，不也是负了皇上？该退出来，腾位给年轻一点的，像阿尔泰、李卫这些年富力强的随在主子身边，于皇上天下都有益的。”

“上书房是办文墨的，李卫、阿尔泰都不合适。”雍正舒了一口气：“刷新吏治要靠各省督抚，像田文镜、李绂、李卫、阿尔泰这些人，朕要树为模范。因循祖训旧制陋规陈习根深蒂固，盘根错节非利器不解呐……”张廷玉忙道：“主上说得极是。即如此，奴才以为可让马齐在京郊住，不必返乡，有事仍可随时咨询，也是一法。”雍正点点头，说道：“那就照衡臣这意见办吧。”说罢便看年羹尧的折子，却只扫了一眼便丢了桌子上，只是沉吟。

马齐看了看雍正，说道：“又是年羹尧的折子？事到如今，主上还有什么迟疑的呢？”雍正叹息一声说道：“他不肯自尽，朕终是不忍下辣手啊！他与你们不同，和朕是有私交的，况他妹子年妃正在病中……今晨朕去看她，已经瘦骨嶙峋，只剩一口气了，在枕上连磕头的力气也没，巴巴地望着朕说不出话……朕也无话安慰，但朕毕竟是人，她一门跟朕几十年……朕不能无惺惺之惜……”雍正说着，眼中已噙满了泪水。张廷

玉见他如此难过，也自伤心，只垂头不语。

“万岁爷。”马齐核桃皮一样的满脸皱纹一动不动：“年妃是年妃，年羹尧是年羹尧。年羹尧犯不可恕之罪，圣上不株连到年妃，已经是旷世高厚之恩。国家、公器也，若与私谊连到一处办，什么也办不成了。”

雍正昂起了头，沉思着望着殿顶的藻井，良久，又粗重地透了一口气，再不说什么，疾步走向案前，扯过一张纸写道：

乞命折览。尔既不肯自尽谢罪，朕只得赐你自尽。尔亦系读书之人，历观史书所载，曾有悖逆不法如尔之甚者乎？自古不法之臣有之，然当未败露之先，尚皆假饰勉强，伪守臣节。如尔之公行不法，全无忌惮，古来曾有其人乎？朕待尔之恩如天高地厚。且待尔父兄及汝子汝合家之恩俱不啻天高地厚。朕以尔实心为国，断不欺罔，故尽去嫌疑，一心任用，尔作威作福，植党营私，如此辜恩负德，于心忍为乎？尔自尽后，稍有含怨之意，则佛书所谓永堕地狱者矣，万劫亦不能消汝罪孽也。雍正三年十二月十一日。

雍正写完，将手谕交给张廷玉，迟缓的目光凝视着东暖阁。张廷玉知道，这个皇帝已在思考如何处置住在城东的弟弟允禩。年羹尧一去，允禩已成砧上鱼肉，刹这鱼肉虽不费力，却要沾上血腥，带上屠弟恶名。但若不去这个瘤子，雍正力挽颓风振刷政治的雄心仍旧只是泡影。

他们谁也没有说话，只有大殿上的自鸣钟毫不迟疑地“咔咔”作响。

一九九二年二月六日烟花爆门之夜于宛

雍正皇帝③：恨水东逝

内容提要

本书是系列长篇历史小说《雍正皇帝》的第一卷。

帝王行止、宫闱秘闻素来为读者关心，本书描写鲜为人知的清廷生活，却又不拘囿于那小小的紫禁城。阿哥党争，杀机隐隐，龙庭易主，雍正险胜。改诏说，弑父说，继位说？一段历史，几多疑云，扑朔迷离，令人难解难分。作者用史笔著文，用文笔立史，庙堂之高，江湖之远，无不尽收笔底。上至典章制度、宫廷建筑、饮食服饰、礼仪乐律，娓娓道来，书卷气浓；下至勾栏瓦舍、寺庙堂肆、市井乡野、客旅古渡，徐徐展开，风情万种。阿哥逐鹿，明争暗斗，字字权谋机诈；女伶歌伎，绕梁余音，句句回肠荡气。其情节铺设，天矫跌宕，人物塑造，浓淡相宜，谋篇均别出心裁；以思想为经，艺术为纬，鸟瞰历史，探究人生，非大家而不可为。正如一位评论家读后所。

言：难得的历史小说佳作。

第一回 孤弱女羈押归京师 守陵督客旅逢异人

深秋，凄风苦雨中，一队络车在泥泞的黄土驿道上艰难地行驶。沿燕山绵延东西数百里的古长城都被蒙在似雾似霾的雨帘里，被雨淋得黑沉沉的老墙和城上锯齿样的堞雉巍然兀立着，时而被缓缓飘过的团云遮蔽，时而又透过云缝绽露它带着威压的峥嵘，沉默地望着这队络车。满山枯老的荆树，三尖两边形似手掌的叶片或橙或紫或黄或赤，时而在沙沙的雨中簌簌抖动，时而在凉透了的秋风中摇曳着湿漉漉的枝条。偶然从谷口袭来一股贼风，卷起驿道旁树上五彩斑斓的叶子，像受了伤的蝴蝶被什么无形的扫帚猛地扫起来，又无力地随着湿凉沉重的雨水向护卫络车的军士身上“砸”下去。几十名护卫军士都是一色新的夹袍夹褂，穿着米黄油衣，泡透了的牛皮靴子踩在泥沙道上，发出咯咕咯咕古怪的响声。看来他们都是受过严格训练的，尽管这样的天气，走这样的山路，却绝没有一个人倚倾歪斜踉跄不堪的。前后五步一个人夹车而行，连脚步都像操演似的踩着节拍。偶尔有人“咕咚”一声，结结实实摔在泥水里，也都是一挺身跳起来，目不斜视地按着腰刀继续走路。

络车最后边的是马陵峪总兵范时绎。这是个四十五六岁的中年汉子，四方白净脸，平平的两道一字眉像是用毛笔画出来的，只眉稍稍稍向上挑一点，透着冷峻和傲岸。露在油衣外如杵粗的辫子直垂到腰间，慢慢地摆动着，滴着水。他是朝廷三品大员，照规矩满可以坐大轿的，也许是护卫差事紧要，也许要给自己带的兵作表率，除了坐下一匹枣骝马，其余遮雨器具与兵士一模一样。他骑在马上双目端视远方，右手握着冰冷的剑柄，像是在思索着什么，又似乎什么也没想。

突然，前头路上一乘飞骑打马狂奔而来，泥水满身的马刚刚站稳，一个戈什哈滚鞍下来，平手向范时绎行一军礼，禀道：“范军门，沟河和靠山镇边的三岔河口涨水，石桥冲塌了。这里的车过不去，请军门示下！”

“当兵的，逢山开路，遇水造桥，还用请示？”范时绎勒住马，盯视着戈什哈，徐徐说道，“立刻和靠山镇那边驿站联络，十三爷今早已经到了那里。这是他老人家的差使，你们仔细着了！”“十三爷”是当今雍正皇帝的弟弟怡亲王，护卫十几辆这么普普通通的油壁车，竟劳动他奔波二百余里亲自接应！那戈什哈怔了一下，说道：“是！标下知道差事要紧。不过方才标下到河边看了，沟河涨得太凶，前头打站兵士几次搭桥都没成功。请示军门，是不是往北绕道从沙河店过去，那边的桥修得结实……”范时绎听了一时没言声，摆手命络车队停下，方才对戈什哈道：“走，带我去看看。”

“喳！”

于是二人打马一阵急行，约走五里远便远远听见沟河激流的咆哮声传来，又趲行二里地，果见沟河横在前。范时绎的军队隶属军机处和直隶总督双重统辖，专门守护清室皇陵，是“善捕营”马陵峪大营兵，名符其实的“御林军”。虽驻兵遵化，几乎每个月都要进京述职，不知从这里经过多少次。他从来也没见过这条温驯如处子、芳草芦花遍布河床的沟河会变得如此狰狞：淅淅沥沥的雨中，呼啸的洪水仿佛受不了夹岸岩山的挤压，从西南狭窄的河道冲决逆波直泻而下，在沟河桥一带三角盆地陡地一个转弯，又向东南折下。从北燕山汇下来洪水混浊得像稀粥，也从这个三角地入沟河，两股水汇融相激，撞击起丈余高的浪花，不胜躁怒地在这个三角大潭中追逐。滚滚波涛像一锅翻花沸沸的水，焦急地、没有规律地旋转滚淌，寻找着发泄的出口。河涛的狂啸声、拍岸声，水底巨石的滚动声，混混沌沌融成一片，在暗得黄昏一样的天穹下，显得异常令人恐怖。百余名兵士疲惫不堪地站在被震得簌簌发抖的岩石梯道上，手中拿着木槌、斧子等造桥工具，岸边道上七零八落地放些麻包蒲包，看样子已经几次试过造桥，二十几根碗口粗的桩木像草节棍儿做的漂在水上时沉时浮。范时绎略一看，便知自己“遇水造桥”的指令绝不可行。他凝神望望对岸，也只一箭之遥，却是水雾弥漫看不清楚，似乎也有人向这边眺望。因回头问道：“那边是十三爷的人？”见那戈什哈一脸茫然，知道他听不见，范时绎用马鞭捅了捅他，又指指对岸，用询问的目光看看戈什哈。

“啊！”那戈什哈这才醒悟过来，大声道：“军门，那是直隶总督衙门的人，来了有一个时辰了，方才在那边造桥也不成，喊话听不见……”正说着，对面几点红光一闪，似乎放了几枚火箭，大约中途被雨水打湿，多数都飘飘摇摇坠落了河里，只有一枝射到岸边。一个兵士忙捡起来双手捧给范时绎，说道：“是那边送过来的箭书。”范时绎接过看时，见是一条明黄丝绦缚着一个油纸包儿，心知必是怡亲王允祥的手书。展开了，用手遮雨读时，却见上面写着：

敕令：范时绎不必造桥，绕道沙河店，明日晚抵太平镇驿站。匆匆此令。怡亲王允祥。雍正三年十月初三。

下方还钤着一方殷红的朱砂印，篆书“允祥”二字。

范时绎将敕令收了袖里，仰面望了望愈来愈暗的天色，长长吁了一口气，说道：“用火箭回信，范时绎遵谕。今晚宿沙河店，请王爷放心。”说罢，拨转马头返回原地，命车队就地由旧驿道北折，几乎贴着长城脚，顶着寒风冻雨蜿蜒向北前进，直到天色黑定，才抵达沙河店。

这是坐落在燕山群岭中的一个小镇，东有太子峰，西有麦垛山，中间一带平川，沟河沿镇边穿过。这条沟河河面宽，水激河底巨石浪花翻飞，看上去比三条沟河也不止。样子吓人，其实最深处也不过齐腰。范时绎到镇边，第一件事就是着人去看镇北的桥，一时便听回说大桥完好无损，只桥头两边凹处因为涨水溢漫了两支分流，水深不过没膝，络车完全可以平安通过。范时绎顿时放心，此时松一口气，他才觉得饥肠辘

轱辘，望着雨幕中的沙河店镇，一时倒犯了踌躇：络车上坐着四十三名太监宫女，原是侍奉被黜在景陵为先帝守陵闭门思过的大将军王允禩的，不知犯了什么过错一体擒拿解京。囚犯坐油壁车，押送的将军淋雨，原也有点不伦不类，但这却是皇帝第一宠臣允祥的手令：“密送北京交我处置，不得委屈褻渎。”范时绎虽然觉得匪夷所思，也只得遵谕行事。但这个镇子里没有驿站，号民房居住又不易关防，还有十几个宫女，该怎么隔离居住？范时绎下马握鞭，只是沉吟。带队戈什哈知道他为难，踩着潦水过来，笑道：“军门别犯愁。镇西有个破关帝庙，早就没了香火，咱们统共八十几个人，将就着住一宿，管保平平安安。”

“好！你晓事。”范时绎脸上绽出一丝笑容，“三十个男犯，除了蔡怀玺钱蕴斗两名，都住关帝庙。乔引娣和十二名女犯，寻一家宽敞的客栈包下来，我和军官看守蔡、钱和女犯，兵士们看护男犯——那都是些太监。他们不敢逃，也没处逃——然后分拨儿轮流到客栈吃饭。去吧！”于是一行人众带着车到了镇北，果见一座多年失修的关帝庙黑黝黝矗在夜空里，十几间庙房虽已破败不堪，里边到处湿漏，毕竟有些地方还算干燥。范时绎便命兵士们拆下神龛栅栏点起火来，自脱掉了官服袍靴，换穿一身绛红夹袍，顿觉浑身松快。因见去客栈定房子的亲兵回来，便问：“差使办好了？”

“好了，就在沙河老店。”那亲兵回道，“我怕惊动人，换了便衣去的。是有名的百年老店，前酒楼后客房，不过里头已经住了十几个客人。我好话说了一车，老板死活不肯撵客人。说通天下一个规矩，进店就是财神。所以这店咱们包不下来。”范时绎笑道：“那是自然。都把号褂子脱了，带四辆车过去，另拨二十个弟兄在外头守夜。只是密一点，叫人看出我们行藏我是不依的。”说罢披了油衣出来，看那天时，雨已经几乎住了，只零零星星洒着，雾一样的细水珠儿在脸上，微有些凉意。

店老板早已守在门口，见范时绎带着人车逶迤而来，忙迎上来，两眼笑得眯成一条缝，一边往店里让，说道：“老客辛苦！快请里头安置。现成的客房，现成的热水，洗涮一下，外头现成的酒菜。您老头一回来，这顿酒菜不用出钱，算小的为爷洗尘，咱们图个长远……”在秋雨寒风中跋涉了一天的范时绎，被这几句温馨的奉迎话说得浑身松快，笑道：“我们都饿得前心贴后心了。先吃饭，别的再说。没有不出饭钱的理，就是不出，你照旧从我房钱里扣了。你们店家这些把戏，我有什么不知道的？我先头也是开店的出身呢！”一句话说得老板笑呵呵的。眼见车上两个男的，十几个女的一个个面容憔悴下来，忙招呼着：“这天，这路，颠一天可真够受的。快都进来——伙计们，给爷们烫酒——把大铜壶坐火上，爷们人多！嘿嘿，下头人多，楼上三间空着，只几个客人在那行令吃酒，请爷们都到楼上用餐。”范时绎见人已经都下车，款步走到第二辆车跟前，对站在车前一个女子温声说道：“乔姑娘，今晚我们就在这打尖，您，还有——”他看了看头辆车下来的两个中年人，又道：“还有蔡先生钱先生，都是我的东家，好歹体谅我们做下人的难处，将就些个，明儿天明咱们顺顺当当赶路，就是回去迟点儿，主子断不见怪的。”

店主人万没想到，这位气度雍容中带着威严的中年人竟然还是车里的“下人”。但看那车，也实在算不上什么华贵，下来的“人物”体态也不显得怎样尊严——他真的有点迷惘不解了。仔细打量，只见这位乔姑娘上身穿着绛紫暗格天马风毛套扣坎肩，下边系着石青宁绸金绀滚边绣花裙，微露出一双放了的半大不大的脚。一张瓜子脸苍白得令人不敢逼视，两条细细的笼眼眉中间微蹙，眉梢淡垂，顾盼间明艳照人，一张不大的口抿着唇微微翘起，显得很有主见。跟在她身后的两个中年男人，一个矮瘦，一个矮胖，都像有点浮肿，表情木然步履迟缓地移动着步子进店来。还有十二个使女打扮的少女，姿容绰约却都神色黯然，依次而入。他们一进店，立刻招引了所有食客的目光。

“蔡先生，”范时绎向护卫的便装亲兵丢个眼风，对走在前头的矮瘦子说道，“咱们的位子在楼上——钱先生，请。其余的伙计各自随意吧。”说着带了三四名戈什哈不言声登楼上来。

这是三间打通了的酒座，东西墙靠着一扇扇屏风隔子，看样子原来是用屏风隔开的雅座，临时撤去了的。靠西南临街窗前坐着一桌，五六个人，正在行令吃酒，众人喝得高兴，都有点醺醺的，见他们一行二十多个人上来，也都没有在意。范时绎自和乔引娣坐了靠西北楼梯口桌旁，几个亲兵在南边临窗桌边，其余女客倒坐了离那群客人不远的桌上，众人都默默地，没有一个人说话，看着饭菜上来各自举箸而食，竟似一群陌生人偶然相聚。倒是蔡怀玺打破了沉寂，笑谓范时绎：“老范，你知道，再往前走，我们就吃不到这么好的饭菜了。多谢你一路照应，送佛还该上西天，能弄点酒么？”恰酒保上来，范时绎便吩咐：“我这一桌搬一坛子三河老窖，南边那桌一瓶，给他们佐餐，楼下用餐的也是一瓶——我们明儿一早赶路，不能多吃，明白么？”

“是喽！”店小二高唱一声，“给老客上酒喽！”忙不迭便下楼去了。顷刻已安置停当，范时绎也不劝酒，自己也不喝，只拣着饭菜自用。蔡怀玺和钱蕴斗二人却甚放肆，左一杯右一杯一碰即饮，那乔引娣几乎不动箸，怔怔地只是想心事，范时绎也不敢多劝。因此，这餐晚饭尽自丰盛，却吃得十分沉闷。渐渐地，西南那桌客人的行令声倒渐渐听进去了。

“猜谜儿太费神了，”靠窗一个三十多岁的白胖子说道，“总是贾先生赢。本是请他吃酒，倒弄得我们都醉了——我们换酒令，要先说一个字，加个字又成一个字，去掉偏旁换个偏旁仍成一个字，末后加个俗语不能离题——”旁边一个年轻一点，留着八字髭须的说道：“石江，这不是吃酒，是难为人嘛！什么这个字那个旁，啰唆死了，今儿我们齐心协力，赢了这个贾仙长，也就不枉了这个东道了。”

范时绎听着瞥眼看去，果见石江挨身坐着一个道士，也没穿八卦衣，只头上挽了个髻儿，披着雷阳巾，年纪不过二十岁上下。不禁暗想：这就是那个“贾仙长”了，这么年轻，能有多少道行？思量着，听贾道士说道：“我知道你们的意思，无非要我多吃点酒好给你们推造命。其

实人之造化数与生俱在，非大善大恶不能稍作更易。就今天酒楼上这些人，尽有横死刀下的，我就说明白了，白给人添心事，有什么益处？还是俗语‘今朝有酒今朝醉，莫问明朝是与非’的好。”

“话是这么说，我还是想请仙长给我推一推。”石江笑道，“既然‘今朝有酒’，我请贾神仙先醉——我起令了！”因唱歌似地吟道：

良字本是良，加米也是粮。除去粮边米，加女便成娘——买田不买粮，嫁女不嫁娘。

吟罢，众人鼓掌喝彩，八字髭须笑道：“好！我甘凤池今儿也下海，听我的——”因朗声道：

青字本是青，加水也是清。除去清边水，小心便成情——火烧纸马铺，落得做人情。

说完，自得其乐地呷一小口，对身边一个又黑又瘦的秀才说道：“曾静，你是东海夫子吕先生门生，瞧你的了！”曾静笑道：“这个有何难哉？”因道：

其字本是其，加点也是淇。去掉淇旁点，加欠便成欺——龙游浅水遭虾戏，虎落平阳被犬欺！

正陪着乔引娣吃饭的范时绎心中不禁一动。突然想起重阳节那天，自己带兵闯进景陵拜殿，赫赫有名的大将军王、皇帝的嫡亲弟弟允禔连自己心爱的奴婢乔引娣也无力保护，生生从他面前带走了，自己可不是那戏龙的虾，欺虎的犬么？这些话听着是太刺心了。范时绎竟端起粥来慢慢地喝，连蔡钱二人也都凝神静听。范时绎也想看看这个乳臭未干的“神仙”有什么门道，张了张口没说什么，只胡乱吃着侧耳静听。却见贾道士以箸击碗说道：

奚字本是奚，加点也是溪。去掉溪旁点，加鸟却成鷄——君不见殺五大夫百里奚，山妻破扉烹志鷄。

又道：“凭这些酒令，你们难为不住贾士芳。下一个轮到石施主了，你要说的令我写在那边水牌上，说出来有一字之错，罚我吃一坛子酒！”

“好！”

众人不禁轰然叫妙。范时绎这边几十个人本来吃饭吃得沉闷，此刻连亲兵、护卫、宫女都停了箸，呆呆地望着那边桌上，只见贾士芳徐徐立起身来，向室中众人横扫一眼，看到范时绎这一桌，目光熠熠一闪，却没言声，背转身提笔在粉牌^[25]上疾书了几行什么字，翻了牌子，转脸对石江笑道：“请你说出来，看我猜得对不对。”

石江已经看愣了，世间真有这样的神技？他翻着眼皮，搜索枯肠，

半晌才道：

相字本是相，加水亦是湘。除却湘边水，雨下便成霜——各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

他话音刚落，贾士芳已将水粉牌翻了过来，一边笑道：“我把‘亦’字写成了‘也’字。看来大道没有圆融啊！”此时众目睽睽，所有的人都盯向那块三尺见方的牌子，果然见除了“加水也是湘”中间一字微有不合，其余竟然全部契合。顿时，连范时绎带来的人也都啧啧称奇，满屋都是议论声。石江几个人已站起身来，笑说：“虽然猜中，你自己说出错一字罚酒一坛。请君入瓮！”——那地下摆就的两坛三河老醪，其中一坛尚未启封——打开了就大碗倾。那贾士芳也不推辞，等着一碗接一碗喝了，霎时坛空碗净，已是酡颜微醺，对劝菜的石江说道：“你不是问功名么？你说一个字，我来为你推算。”石江道：“我早想好了——你猜猜看。”

“是个‘乃’字，是么？”

“是。”石江道，“这个字难拆。”

“不难。你问的功名，乃字是缺笔‘及’字，你终身不得及第。”

站在旁边的曾静笑道：“纯是游戏，我是圣人门生，就偏不信你这些把戏。我出一个‘也’字，你玩玩看。”“这是个终身蹭蹬的字。无马不成‘驰’，无水不成‘池’，虽有‘力’而‘走之’不全，天罗地网布定，你走投无路！”曾静“扑”地一口酒笑得全喷了出来：“这个牛鼻子，年轻轻的如此捣蛋——你要能说出我的家世，我就服你！”

“你三岁丧父，七岁丧母。”贾士芳端详着曾静，“舅母收养了你，想逼你学生意，你又逃回家里。你伯父想吞你家产，赶你出来，几乎逼你自杀。你婶母和你死去的母亲要好，不忍曾家绝后，出私房钱资助你外逃山东，投奔东海去找吕留良。你在山东进学为秀才，吕留良死，你又返回湖南收拾家业，迎养婶母，教读为生——我说的可有一字之谬？”

曾静先还怔怔地听，听到后来，两腿一软坐回凳上，已是面如死灰。喃喃说道：“你不是人，你是鬼……圣人不云六合之外，我不能信你的——你一定在哪里打听过我曾静的惨史……”贾士芳笑道：“六合之外存而不论，是圣人不以鬼神说教，不是圣人不懂得。天下亿万庙堂，若没有灵响，谁肯信他？”说着一转脸，对着旁桌看得目瞪口呆的一个军官，又道：“这位兄弟，我总没有打听他的‘惨史’吧？——他也是七岁丧母，继母不良，调唆他父亲把他逐出家门，流落湖广、江南，又辗转回到河南陕西，遇贵人收留，从军打仗，积功到五品——你是不是？”

“是！”那军官已被贾士芳说得满脸泪痕，竟忘了身份，一挺身答道：“您真是活神仙！我叫霍英，是四川人，真服了您呐！请先生指明，我爹还活着么？”贾士芳随口答道：“你出走三年父亲就病死了，你继母带你继母弟另嫁。你不要哭，这是孽缘，你也不要报仇，你继母嫁到这

家苦受折磨，几乎天天挨打，冥冥报应，有人已经替你出气了。”说着转脸又问曾静：“你可服气？你的磨难还在后边，若肯入我道门，为我弟子，我以五行颠倒大法为你除去霾云，颠簸红尘，否则有一日你终归悔恨莫及的！”曾静目光如醉，盯着幽幽的灯火，喃喃说道：“恐怕你这点左道旁门还收伏不了我。君子知命……苟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

范时绎眼见自己的人被这个莫名其妙的道士渐渐迷惑，一个个竟跃跃欲试想请他推算造命，正要起身带人下楼，身边的蔡怀玺突然大声叫道：“那位仙长，肯屈驾过来给我这一桌观观气色么？”贾士芳仰面咕咕又牛饮一碗，笑着从容一点头，隔桌子过来，一边走一边对那群军校一指点。

“存心善些儿。已经死了两个儿子了，不晓得警惕么？”

“你家门山向不利，偏西南了，向南正过来，你母亲的病就不治自愈了……”

“良善人，公门里头好修行。你自己福薄，可以见儿孙子身登龙门。”

“天道福善祸淫，祖德原本不薄，都给你折尽了。你养的那几个小厮，总有一天夺了你命去……”

一路说着，贾士芳款步踱过来，站在钱蕴斗身后立定了，却一时不言语，盯着众人嗟呀一叹，仿佛不胜感慨。范时绎冷冰冰看着他，半晌才道：“《道藏》万卷浩如烟海，不在口舌之间，你不安分，挟技入世，淆乱视听，已经犯了天威。你不收敛，恐怕祸到无门。”

“我学成道家三昧，奉师命出龙虎山济世，济世也是修道。”贾士芳满不在乎，笑嘻嘻说道，“这酒楼上三十一人，你们尽有相识不相识的，于我却没有秘密。我不违天行事，天也无奈我何。你看——”他说着手指成兰花状一弹，满楼五六支蜡烛突然同时熄灭，楼上顿时漆黑一团。人们被他突然露这一手惊呆了，竟谁也说不出话，漆黑中听贾士芳的声音瓮声瓮气，像是从很远的地方传来：“太黑了吧？今天十月初三，这时候不该有月亮。我借来一片清光，为诸位佐酒。”

众人惊怔间，外边浓重的云已经散为莲花云，透明的，粉色的莲瓣中略带迟疑地闪出一轮明月，银色的清辉从南边一溜亮窗洒落进来，满楼都是融融宜人的月光。

“这是‘小道’能办的？”贾士芳满意地看着对面目瞪口呆的范时绎，格格笑道，“这楼为我设，此雨为我兴，那河为我涨，彼桥为我坍，这是一会人物，天意是天意，我勉尽人事而已。”范时绎按捺住心头的惊慌，悄悄用手按住了剑柄，闷哼一声，说道：“你是白莲教的吧？我虽是武将，却是文进士出身。自幼饱读史籍，何事不知？颠倒五行阴阳，你晓得前

明徐鸿儒？你老实点，回你的山，修你的道，不然，三尺王法正为你设！”贾士芳将手一摆，已又是灯明月暗，竟向范明绎一躬致谢，“你的话和我师父的话一样，是正理，所以我不驳你，但我确不是白莲教。乃是江西龙虎山娄真人关门弟子，专门出山了却俗缘。我不悖理违法，从善行济世，你钢刀虽快，难杀我无罪之人——这位先生，方才你叫我，来为你推休咎的么？”他把脸转向了钱蕴斗。

钱蕴斗和蔡怀玺都被他方才的幻术弄得五神迷乱。钱蕴斗这时想到是自己失态，招这道士来的，因点头说道：“真人面前不说假话，这楼上多一半都是钦犯。这一番解往京师，吉凶如何？”

甘凤池曾静石江那一桌客人，原也纳闷这一群男女客人，突如其来坐得满楼皆是，却又互不言语各自闷头吃饭，至此才明白，原来是朝廷解往京师伏罪领刑的待决钦犯！

第二回 贾道士挟术演神技 李制台行医救畸零

贾士芳环视周匝，苦笑着点了点头，喟然一叹说道：“生死事大，其理难明。”他用手指了指旁桌的乔引娣，又指了指蔡怀玺，“生未必欢死未必哀，君子知命随分守时而已。”范时绎心头不禁一震，军机处转来的廷谕：捉拿十四阿哥允禩身边的奸人，名单上头一个就是蔡怀玺，押解回京的内侍，批文也赫然写着：乔引娣等四十三名男女宫人。现在这些竟被这个年轻牛鼻子道人随口道出！这个贾士芳究竟是什么人物儿，范时绎真的起了戒惧之心。看看西边一桌，甘凤池一干人旁若无人地大吃大嚼快靴腰刀掩在袍下，举手投足孔武有力，似乎也都不像什么善人……范时绎呷一口酒，心里打着主意，却听蔡怀玺笑问：“活神仙，怎么一到节骨眼上就嘴里含了个枣儿？你倒是说明白点呀！”

“没有什么不明白的。”贾士芳干笑一声，径自为蔡怀玺斟了一杯酒，轻轻一推送到蔡怀玺面前，“想活的死不了，你不想活，我有什么法子。”蔡怀玺举杯一饮而尽，还要攀谈时，楼下一个军校匆匆上来，对范时绎耳语几句，退后听命。

范时绎似乎怔了一下，随即起身对贾士芳道：“道长，今儿个真是幸会。不过我公务在身，实在不能相陪——”他转过脸，对早已停了箸的众人道：“都吃饱了，这里不是闲磕牙唠话的地方儿，下去安歇了，明儿还要赶路呢！”于是众人纷纷起身，押着蔡怀玺钱蕴斗和乔引娣一干人犯默默下楼。一阵浊重的步履响过，偌大酒楼上立时显得空荡荡的。范时绎瞟了一眼西边筵桌，对若无其事含笑站在身旁的贾士芳道：“请足下留下行止住处，日后我一定奉访，有些事情还想请教。”

“出家人四海飘泊，哪来一定的行止？”贾士芳笑道，“有缘的自然再见，没缘分留下行止住处也无益。”说罢便打一稽首。范时绎对这位能颠倒阴阳不卜而知的道士也真的不敢轻慢，双手一拱说道：“但愿有缘。”遂款步下楼。

范时绎下楼便是一怔，方才上楼的军士禀报，只说“江南巡抚李卫来了，在楼下候着”。他职在守护清室帝后陵，原本不受李卫节制，只早年在四川成都当城门领时和成都县令李卫过从密切，也想不透李卫何以突然出现在这个偏僻小镇。更使他吃惊的，李卫身边还站着一个人，不到四十岁年纪，通绣四爪蟒袍，石青补服，戴着金龙二层朝冠，颤巍巍缀着十颗东珠，正是当今雍正皇帝御前第一宠信爱弟怡亲王允祥！允祥大约身体受了寒，咳得满脸潮红，疲惫的眼神盯着范时绎，良久才道：“你这狗才，愣什么？不认得你十三爷？”

“奴才范时绎给爷请安！”范时绎这才回过神来，忙打下千儿，说道，“奴才是古北口爷练过的兵，怎么敢慢主子？——太出意外了，靠山

镇离着这里五十多里路呢，这黑天这路，爷怎么走来？”允祥笑着对李卫道：“你听听，这是带兵的人说的话——差使不要紧，我才不肯黑灯瞎火来接你呢。就在这里，你和李卫交接。由李卫带乔引娣他们回京，你的人随行。你呢，随我回马陵峪，我要去见一见十四弟，有旨意和他谈谈。”范时绎这才和李卫攀话，“又玠公几时到京的？我瞧着也是气色不好，是冒了雨了吧？”

李卫是雍正皇帝藩邸时侍候书房的贴身小厮，放出去做官，一步步做到封疆大吏，最是雍正另眼相看的人。却是生性豪迈不羁做事果敢机敏，听范时绎说，嬉笑道：“我们有几年没见面了。这会子想起来，真是人生何处不相逢！我和十三爷一样的病，一路咳嗽得此伏彼起，怎么会有好气色给你瞧？告诉你个好信儿，你哥子范时捷已经接了我的印，部议调到四川当巡抚。好嘛，兄弟俩一文一武，舅子们，家坟头大冒青气喽！”说得允祥也是一笑。当下范时绎便交割差事。备细说了如何拿到汪景祺一干策动允禩谋反的兵犯，又怎样奉旨到景陵捉拿蔡怀玺钱蕴斗和乔引娣等人……及到京移交人犯牌票手续也都交代了。又道：“今儿因为雨，岔了道儿。前头还有二百多里，虽说是京畿，近来民间官场对十四爷的事谣言很多，也有传言江湖好汉要劫持大将军王，拥山头扯旗造反的——请又玠公多留心——就楼上这群人，就难说是个什么背景儿……”因又详细说了方才楼上贾士芳、曾静、甘凤池一干人情形，足用了一顿饭辰光才算交代完毕。

“李卫。”允祥一直在旁静静地听，直到范时绎说完，方才吁了一口气，“不要大意。忘了我路上跟你说的话么？像这个姓贾的，呼风唤雨都做得来，要是匪人，我们怎样应付？主子再三叮嘱，一定要把乔引娣他们平安送京，死了逃了磕了碰了都是不好交代的，你不要马虎，人交给你，都是你的干系。”李卫笑道：“十三爷，您只管放心。乔引娣虽说要紧，总比不过十四爷。江湖上的传言，无非年羹尧坏事被拿，加上年羹尧的幕僚汪景祺到景陵联络十四爷，原是想着劫持十四爷到青海，拥立起来竖旗反回北京。如今阴谋已经网包露蹄儿，谁能临时拉起一支队伍，又劫了十四爷去占山为王？何况十四爷并没有起解北京，他们劫一个女子好派什么用场？爷今晚尽情倒头好好睡一觉。护卫的事交给奴才，有半点闪失，奴才也枉叫了‘鬼不缠’了。”说罢叫过范时绎带的军将，一一布置区划关防，又送允祥和范时绎到上房安歇了。掏出怀表看看，戌时将尽，那雨兀自烟缠雾绕星星点点地丢落着，李卫因见楼上依旧酣酒高歌，众人猜拳行令十分热闹，陡地闪过一个念头，想也去会一会这群人。抬脚正要上楼，隐隐听得店铺外有人嚶嚶哭泣，像是女人声气，便住了脚。叫过跑堂伙计问道：“你这店平常也是这么多人住店，这么热闹么？”

那跑堂的大伙计刚刚督率着众人收拾了范时绎这批人用过的桌子，忙得满头是汗，听李卫问，忙赔笑道：“回老爷您呐！这地域平日不成。早年驿道打这过，还要热闹呢！打从康熙爷修了马陵峪到靠山镇的驿道，又在沟河上造桥，这边就不行了。谁肯绕几十里道儿再走沙河这边呢？”

“那今晚怎么这么巧，你这边就这么热闹？”

“这是天照应。”那伙计十分健谈，一哈腰又道，“沟河桥冲毁了，南来北往的要去京师的、要出门的，还得走这大沙河。方才我们老板还说，要在沟河岸桥边修一处分店，老店还是不能丢，这是块风水宝地……”

“唔，”李卫沉吟了一下，“你这店是百年老字号儿，据你看，楼上这几位是什么来头？”

“这个说不好。反正来了，都是小的财神衣食父母。”

李卫一笑，又道：“外头像像是有人哭？”那伙计被这东一榔头西一棒槌的问话弄得有点迷惘，眯着眼儿回道：“是个要饭婆子，还有十六七岁一个毛头小子，兴许是病了，又没钱住店，老婆子抱着他哭呢。爷要嫌聒吵，小的这就撵了去……”说着便要开门出去，李卫手一摆，说道：“慢！哪里不是行好积善？我瞧瞧看是怎么了。”说着拉开门出了店。

此时已近子时时分，又阴着天，乍从亮处出来，李卫顿觉漆黑一团，只觉得潮湿得冷雾一样的“雨”浸透骨髓，半晌才定过神来，果见店对门沿街榜下黑乎乎蜷缩着两个人影，走近了，才看清是个六十岁上下的老婆婆坐在台级上，怀中横卧着一个小子，暗地看不清面目，只那老婆子已是哭得声音嘶哑：“儿啊……你醒醒……你这么去了，娘怎么过活……”

“老人家，”李卫又近前一步，听那老婆子不管不顾哭得悲酸伤心，又道：“老人家，他——怎么了？”老婆子这才抬起头来，咽着声气道：“这孩子昨儿不小心，被恶狗咬了一口。不知怎的就病成这样……我们不是穷人，到这里来是奔他爹来的，偏那个老不死的这个时候跟人家出去走镖，不知哪里撞尸去了，连这里的镖局子也给人砸了……他又病成这模样，可叫我怎么办啊……”老婆子说着便要放声儿。李卫皱了皱眉，温声说道：“这么着一味哭，不是事。这样，进店来，先暖和暖和身子，喝口水，再寻个郎中——”李卫说着，不料那小伙子蝎子蜇了似的大叫一声：“水！我不要水……水……我好头疼，吓死人了……把这打出去！”

疯狗病！李卫浑身一颤，急速说道：“这耽误不得，快！进店来，调治早了兴许还有救！”老婆子在暗中泪水滢滢望着李卫，问道：

“你……”

“别问这个，我是叫化子出身。”

“好人哪！”

“这不是念经时候儿，快，进店来……”李卫说着，便向老婆子怀中抱过那小伙子，忙忙地过来，一边叫店伙计，“近处有生药铺没有？这边架上药锅子，我开个方子，抓药煎来就吃！”老婆子跟在后头，口中只是喃喃念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地藏王菩萨，南无药王菩萨……”那伙计方在犹豫，恰后头霍英听见动静出来查看，喝道：“混账！还不快去，找死么？”

李卫见霍英出来，一边安放沉迷不醒的病人，一边道：“你叫霍英！我说方子，你写，写完你去抓药，快，预备纸。”霍英忙应一声，急切中找不到纸，摘下水牌提笔等着，便听李卫说道：

防风白芷郁金（制）木鳖子（去油）穿山甲（炒）川山豆根（以上各一钱）金银花山慈蒺生乳香川贝杏仁（去皮、尖）（以上各一钱五分）苏薄荷（三分）

说完，便道：“快抓，快煎，快服！”待伙计和霍英忙不迭都去了，李卫方松了一口气，对满脸泪痕，怔在一旁的老婆子道：“你坐着歇歇。这个症候虽险，服下去我这药，先护了心，再慢慢调治，再没个不痊愈的。”

“先生原来是个郎中？”老婆子怔怔说道，“这也真算我儿命不该绝——”她扑地双膝跪下，“老婆子没法报你的恩，只有给您立长生牌位，天天生佛烧香罢了……请赐下您老尊姓大名。”李卫一笑，上前搀起老婆子，说道：“我说过，我是个叫化子出身，正牌子的叫化子都懂两手对付恶狗的法子。方才那药只是应急，这病时犯时好的，得两三年才调治下来呢！”老婆子正要说话，一阵楼梯响，甘凤池在前，曾静跟在身后，还有五六个伙计打扮的人，一色青布对襟蜈蚣套扣衫，黑孝绸灯笼裤，薄底黑缎靴脚步轻盈迤迤下来。李卫仔细搜寻那位贾道士时，却不见影儿。因站在灯影儿下装作查看那小伙子伤势，不住打量甘凤池。

甘凤池似乎心事重重，苍白的面孔上一对浓重的卧蚕眉紧紧蹙着。他三十多岁年纪，穿着件水色府绸风毛夹袍，连腰带也没系，没戴帽子，一条又粗又黑的长辫直垂到腰下，脚蹬一双黑缎面鹿皮快靴，显得又英武又洒脱，却是脸上笑容全无。跟在他身后一个伙计一边走一边劝说着：“师傅，他那不过左道旁门，算不得真本领，您何必计较他？真的要寻他的事，回南京寻着生铁佛师伯，怕逃了他公道？再者说，龙虎山姜真人是姓贾的师父，和您也是至交，说一声，姜真人免不了要治他的……”甘凤池吁了一口气，说道：“这不是体面拳，也不是大事，不要说了。这个姓贾的，也带有老桑的信，也该是一会同志。我是生他这个气，小节不拘，大事也不同心，不像话！”话还没说完，买药的霍英已经提着几包药进来，倾进药锅，顿时药香满室。甘凤池不在意地看了看李卫，又审视了一眼晕在地下的小伙子，问道：“你是郎中？他害了什么病？”

“他是给疯狗咬了。”李卫咬着一口细白的牙笑道，“我用这个偏方儿

给他救治一下，其实也算不得什么郎中太医。”甘凤池是两江两浙有名的大侠，李卫在两江臬司任上不知捉了多少他的门生，一直留心这位黑白两道上都踉得开的“小孟尝”，想不到竟在这燕山小镇中邂逅相逢，想到自己方才接的差使，心里对这群人存定了戒心，便不肯多话。

甘凤池却不走，死盯着李卫，半晌才格格笑道：“想不到李制台身居高位，居然还有医国之手。佩服佩服，今儿个可真有点狭路相逢啊！”

李卫听得身上寒毛一炸，自己主持江南臬政任上，不知拿了多少甘凤池手下党徒，此人竟能到北京来寻自己的晦气。看那几个伙计，也是一个个慍悍孔武一身铮劲，也都不像良善之辈。回头看看，几个军校也从店后出来，李卫方略觉放心，和甘凤池四目相对，良久才嘻地一笑，说道：“你大概喝贾士芳的马尿喝得多了，要寻叫化子的事是么？我并不认得你呀！”

“可我认得你！”甘凤池冷笑道，“你在南通拿了我的徒弟胡世雄，连审都不审，也不申报朝廷，就那么一刀宰了；还有罗松，你追逼拷打，询问他营救胡世雄的主谋。你是不把我送进死牢绝不罢休啊！你李卫是清官这我知道，可你为什么总和我过不去，我一没犯王法，二没挖了你祖坟，你几次扬言要掏了我的‘贼窝子’，今儿既遇着了，我就想问问明白！”李卫目不转睛地望着甘凤池，半晌“噗”地一笑，“你说的都是有的。只是那是我的饭碗，有什么法子？你追到这里忒辛苦了，要怎么着，你说个章程！”

“我也不要你的命。”甘凤池铁青着脸，阴郁地说道，“无法非礼的事甘凤池从来不做。不过，汪景祺是家父的结义兄弟，如今被朝廷拿了。是你押着他进京问罪的吧？我想见见，给他钱饯行，顺便问问他的案子，我好到北京打点营救。李大人和我多年‘神交’，讨这点面子，总不至于叫我太难堪吧？”李卫见汤药已经煎好，那老婆子怔怔站着，似乎听得入神，便亲手接过药碗，扳起小伙子肩头，用羹匙撬开吐着白沫的嘴，一边小心地灌药，口中道：“我一点也不想让你难堪。你的兄弟里头帮我做事的也大有人在，我也当着是我的兄弟。你的兄弟也是我的兄弟，咱们两个论份儿也是兄弟喽。既然都是兄弟，有话自然很好商量……”他口中絮絮叨叨，手中灌药，从容不迫，听得甘凤池又好气又好笑，一口截断了说道：“我知道李大人诨号‘鬼不缠’，还有人叫‘您缠鬼’，不过我今儿没工夫听人嚼舌头。我要见一见汪景祺，这个面子给不给？”

李卫灌完了药，用手按按小伙子脑后和额头，满意地咂了咂嘴唇，直起身子，灯影下看去，他已经变得神气庄重，对那老婆子道：“不妨事了——”又转身对甘凤池道：“我当然买你的面子，昔日小孟尝，今世大郭解么！不过，汪景祺实实不在这里，已经另外押送北京。我李卫也是条汉子，跟你说明白，就是我押解，我也不敢违法让你们见面，将来他绑赴西市，你想见见，送一席钱行酒，我是成全你的。”

“说得真好！”甘凤池呵呵大笑，倏地又收了笑容，“我是久仰你的大

名儿，顽皮无赖封疆大吏，所以多少有点不及。能不能容我放肆查看一下你带的人犯？”

“这恐怕不成。”李卫仍旧一脸嬉笑，“这沙河也是王法管的，这群兵卒是朝廷的。就算我李卫没话，他们不肯答应，扫了你面子也不好。你一口一个知法守礼，这叫识时务，照我方才的话，井水不犯河水，将来李卫倚重你的地方多着呢！何必把饭做夹生了？”

甘凤池咬着牙，看着这位油盐不进刀枪不入的无赖巡抚，向前跨了一步说道：“我要是硬要看一看呢？”

“给你儿子灌一口热茶——看来我还得和甘大侠打打擂台——”他又转向甘凤池，“我在这救人，你却想害我？你可真称得‘大侠’二字。人要是自轻自贱，那可真比这疯狗病还难治！”说着对站在霍英身边早已跃跃欲试的一群戈什哈道：“你们不知道这位甘大侠，过了黄河，江南江北黑白两道，上至督抚大老，下至绹窗子贼，提起这位甘英杰，没有不倒履相迎刮目相看的。我李卫还要回江南做官办事，不能不给足他面子，他只要不动武，你们不可孟浪拿人，听明白了？”

这群戈什哈从来没见过这种场面，也从来没听过官场大员这种指令，个个面面相觑，参差不齐地答应一声“是”！却都不肯离开，目不转睛地盯着甘凤池。霍英暗中不言声悄悄拔出绑腿中的匕首，冷不防“噌”地向甘凤池面门掷了去，料是他正和李卫斗口，这一刀即使要不了他的命，至少也要扎他个血流满面。不想甘凤池看也不看一眼，趁那匕首将到未到时，即速抬手，食指中指一夹，匕首已颤巍巍夹在手中！

“凭这点小伎俩想弄倒我甘某人？”甘凤池冷笑一声，把玩着那柄匕首，少许时间，便见那匕首被火煅烧了一样变得殷红——团了团已被捏得核桃大小，攥在手里，那铁汁子冒着青烟，一滴滴坠落在潮湿的地下，发出“哧哧”的响声。甘凤池直到匕首在手中熔化完，掏出手帕揩了揩手，方轻松地笑道：“李大人，你们不要惊讶，我这点子手段并不是想在你跟前卖弄，石头城八义兄弟，我这点本事只能摆到第六。我只是想告诉你，不要和我动干戈，我们玉帛相见，让我见一见汪景祺，我抬脚就走人。”

楼前这一幕情景早已有人禀报了院后的允祥和范时绎，他们赶出来看时，正是霍英掷匕首时。范时绎原本要叫人拿甘凤池，但见他如此本领，李卫又近在身边，存了投鼠忌器的心，口张了几张又咽下去。允祥在旁也是眉头紧蹙，许久才道：“足下如此身手，出来为朝廷效力不好？为什么要和贼匪勾连呢？”甘凤池回头看了看允祥，哼了一声道：“尽忠尽义都是大道所在。我并不和朝廷作对，汪景祺是我的朋友，我想见见也算不得犯王法。”

“哪个有工夫与你磨牙！”李卫脸色倏地一变，大喝一声，“给我拿下！”

“喳！”

霍英等十几个戈什哈答应一声，立刻从桌后扑了上来。甘凤池的五个徒弟“嗖”地各人从腰间抽出一条软鞭，站定了方位护住甘凤池，霎时间满屋都是黑雾一样的鞭影。霍英见攻不进去，举起一张桌子猛力砸了进去，只那鞭子舞得密不透风，噼里啪啦几声碎响，方桌未到甘凤池身边已被鞭力切成无数碎木块，纷纷落地！甘凤池嘿然一笑，对李卫道：“大人，这是你逼我，你没有贾道士的妖术，大约难逃我的手。对不起，只好请你留下作人质，请出汪先生，我们说几句话，我自然撂开手。所有得罪处，回江南后我负荆请罪。”说着伸手便去揽抓李卫。忽然，他觉得一个人用手轻轻拦住了，虽然力道不强，但运足了力气也摆脱不掉这只手，定神看时，竟是那个老婆子抓住了自己的手臂！甘凤池大吃一惊，向后退了一步，惊讶地打量着这位讨吃乞丐似的老婆婆，颤声问道：“你——你是什么人？”

“我是他妈。”老婆子两眼昏花，颤巍巍的声气，指着平倒在春凳上的儿子说道，“我儿子病成这样，得指望这个太医给看脉行方，你把他弄走了，我的儿怎么办？再者说，这个李大人也是我的恩人，我也不能袖手旁观哪？”

甘凤池上下审视着这个老太婆，穿一身靛青粗布衫，滚着一道蓝花绣边，青灰布裤脚下一双小脚缠青裹腿。也就三寸许长，虽说不上蓝缕，上下都是泥浆，毫不出眼的一个乡间老婆婆，怎么也想不到，这么一个老女人竟有如许大的膂力，稍一拽，自己的手就伸不出去！甘凤池方凝思间，老婆子又道：“瞧着我薄面，撂开手，等我儿子病好，你和李大人有什么过节，你们自己去料理，好么？”此刻，允祥范时绎，连李卫都看得目瞪口呆。甘凤池知道遇了劲敌，暗自运足了气，冷丁里一个“通臂猿掏果”，“唵”地冲老婆子面门打去——只听“砰”的一声，那一拳着实打在老太婆鬓角上。甘凤池只觉得好像打在一个生铁铸的镇庙石上，右手中指顿时痛彻骨髓。他是武术大家，在江南石头城八友中排名虽然第六，其实最爱闯荡江湖，四处以武会友，名声还在号称生铁佛的第一好手之上。这一拳志在必胜，运足了力气，竟然一下子打折了自己一个中指。这一惊非同小可，后退一步，对徒弟们说：“给我使劲用鞭子抽！”徒弟们见师父一拳打不倒这个老婆子，原已是惊呆了。听师父一声招呼，五条软鞭墨龙似的，几乎同时劈头向老太婆抽去，齐声叫道：“着！”

“甘凤池也会以众欺寡，好样的！”

老婆子冷笑一声说道，伶伶俐俐挪动了一下小脚，毫不出奇的步法，五条鞭子竟一齐落空。待第二鞭扬起，她突然纵身跃起，足有一人来高，就空中从容打个转身，双手一划，五条鞭子竟被她捉到四条……轻轻落地，用手一抖一送，四个徒弟鞭子一齐脱手，噔噔后退几步才站定马桩。老婆子冷笑着，将四根鞭子总起来用手提拉，那鞭子如细绒败絮纷纷断开落下。老婆子不屑地哂道：“还敢无礼么？”此刻前头庭里老

板伙计，后头允祥范时绎霍英，还有十几个军校都已看得五神迷乱如对梦寐。饶李卫见多识广，也呆坐在椅上瞠目不语。

甘凤池面如死灰，他一直怔怔地在观察老太婆的身手，除了那一纵，动作都毫无出奇之处，怎么会两个回合就打败自己师徒六人？眼见再打只有更取羞辱，甘凤池摆手命徒弟们住手，平捺了一下自己的心火，抱拳一拱说道：“领教，我甘凤池认栽了！请教老太太尊姓大名，我再练三年，一定登门求教。”

“这也没什么好瞒你的。”老婆子俯身看了看小伙子，见小伙子已经睁开眼，放心地转过身，对甘凤池道，“我是端木子玉家的。”

“端木世家！”

甘凤池身上一颤，武林中世传“南皇甫北端木”耳闻已久，却从来不在江湖中走动，也不曾遇到过，想不到偶然间在这个山野小店里竟撞到一处！想着，不禁改容笑道：“原来是端木夫人，方才的话失敬得很了。我也没别的意思，只是汪景祺是家父结义兄弟。这义气上，他如今身陷囹圄，想邀见一面，赠点盘缠。我也知道李大人是‘官中豪杰’，必定不介意凤池鲁莽。”老婆子笑道：“甘大侠我久仰了，古道热肠令人钦敬。不过我可不敢当‘夫人’这两个字。我只是端木家一个奶妈妈，因为长得黑都叫我‘黑嬷嬷’。我在端木家伏侍主子三十年，放出来和老头子开了个镖局。这是我家少公子，因为一点小事和老爷闹别扭，私自出门，途中没有盘缠，又冻病了，被恶狗咬了一口。他吃我的奶子长大，就奔了我。我这是护送少公子回山东去的，路上他犯病犯得这样，亏得这位李大人救下，万一有个三长两短，黑嬷嬷怎么见我的主母老爷呢？”说着连连给李卫蹲福，“我知道您老是贵人，好歹救下我家公子，您用着我时，水里火里只一句话，黑嬷嬷报答您的恩！”

“这不算什么，我是讨过七年饭的人，如今做了官，还长着个讨饭人心。”李卫听着他们的话，左右权衡，已是得了主意，恬然一笑说道：“甘大侠，叫化子不打诳语，汪景祺真的不在这里。就是在这里，他是未审的钦犯，别说是见外人，就我也不能随便和他说话。像你这样，是在江南称雄惯了，这京师御辇之下，不同石头城啊！我将来还要回南京，有许多倚重你处，我们不要为这事生分了。留作将来见面办事地步，成么？”说罢一揖到地。范时绎见李卫对甘凤池如此谦逊诚挚礼敬有加，又见允祥含笑一语不发站在身边，心中暗自诧异。刚要说话，允祥悄悄拽了一下他衣袖，便没言语。

甘凤池起初以为李卫挖苦自己，脸涨得通红，听到后来，方知李卫一片心地要结纳自己，喟然一叹道：“甘某纵横江南二十年，今日一会，方知天外有天，人外有人。往后端木家人遇我门徒，只须通报一声，自该退避三舍。李大人义气，甘某也不敢忘——再会了！”他抱拳一拱，曾静和他的徒弟们随后，脚步杂沓出店，消失在黑暗之中。

第三回 黑嬷嬷闲说江湖道 奉天王违制进京华

甘凤池一群人离店而去，李卫一颗悬得老高的心才放了下来。他命人将端木公子抬到后院自己住的套房外间，褪下他的裤子仔细查看伤势，只见大腿肘弯处两排牙印深入肌里，核桃大一块肉连衣粘在伤处。一条腿肿得水明发亮，靠伤口马掌大一块凸起，却是乌紫烂青血渍模糊。看那端木公子时，已醒得双眸圆睁，只咬牙忍着痛楚，似乎还不能畅快说话。李卫命人烧了一大盆青盐皂荚水，让黑嬷嬷用生白布蘸着轻轻给端木清洗着伤处，自己在伤口周围不停地擦抹着薄荷油，一边抹一边问：“端木公子怎么称呼？你家世代武林领袖，一条狗怎么伤得了你？……不妨事，这个症候虽险，救治得还算及时。再不至于伤了你命去的……”

“这是我家三少爷，叫良庸。”黑嬷嬷一边轻轻为他抹擦，噙着泪说道，“世上没有哪条野狗能伤了他。他犯了家法，不合喜欢上了刘逊举老爷的女儿，老爷就放疯狗咬他，他逃得这条命真是神佛保佑……”

李卫睁大了眼睛，世上有这么狠心的父亲，儿子喜欢上别人家的姑娘，就行这样的“家法”？黑嬷嬷帮着李卫为端木良庸包扎了伤腿，叹了一口气坐到墙边木机子上，缓着声气说道：“我们老爷什么都好，恤老怜贫，从不作践下人。就是一宗，认死理儿。自永乐年间靖难兵起，端木家被永乐爷满门抄斩，只逃出一个太祖公，对皇天发下重誓，子孙里头有和官宦人家联姻的，定杀不饶，三百多年里头传了十一代，隐居在山东即墨，只是放佃作生产，暗地教读子孙学文学武。儿孙们谨遵这祖训，没有一个敢和官府仕宦人家联姻的。”李卫笑道：“这家规真定得格外，天下人都像你们端木家，我的女儿嫁给谁呢？”

“可不是的么！”黑嬷嬷拍手打掌叹道，“我在端木家几十年，远的不说，良庸的叔爷就是孟兰会上和一个进香女子好上，那边是巡盐道家，曾祖生生把他叔爷关扣了三年，直到巡盐道一家子回原籍卸任才放出来。他叔爷一气之下，就出家当了和尚……可也作怪，听祖上传下来的话，几个犯了家法私自在外和人相好的，不是爹娘，就是伯叔，总有人病死。这条祖训也真成了端木家的家忌了。一听官家到府上拜望，除了家主，家里少爷、姑娘都躲起来不敢见面。”李卫笑道：“真有意思。良庸又怎么敢犯这条祖训呢？”

二人正一递一语攀话，躺在旁边一直沉睡不语的端木良庸轻轻一动，口中喃喃道：“梅英……梅英……”他突然睁开了眼，灯下看去，目光已经变得很柔和，不像李卫刚见他时那样又白又亮的刺人了。良庸怔怔地看着黑嬷嬷，又看了看李卫，问道：“我这是在哪儿？”

“你到鬼门关走了一遭，如今在阳世。”李卫笑道，“这是劫数。你端

木家法不和宦家交往，偏偏你就爱上了个梅英，又是我救下了你，你的嬷嬷救下了我，我可是个不小的官呢！这是一笔算不清的账。”黑嬷嬷小心替良庸掩掩被角，噙着泪花笑道：“小祖宗，你要吓死老婆子！亏得这位李大人，心好，也懂医道，不然你可怎么了？”一头说便拭泪。李卫俯身摸摸端木良庸额头，说道：“穷人分善恶，官人也有三六九等。你们怎么就这么个混账家法？——你爱的梅英是谁家闺秀，你的事我包揽了！”

端木良庸在枕上轻轻摇头，苦笑道：“这是我家三百年的规矩，谁也动不了。请教大人台甫，不知该怎么称呼？”李卫道：“我叫李卫，是江南巡抚，虽是官面儿上的，江湖上有名儿‘叫化子李’。人家帮我查族谱，也是永乐靖难败落下来的，还送了我个字叫‘又玠’。你这么年轻，叫我个又玠叔，不算玷污你端木世家吧？——说说罢，你和哪家官宦女儿好上了，你爹和谁相好？这个筏我是做定了！”

“是即墨县陆陇其大令的女儿，叫梅英……”端木良庸此刻神清气定，灯下显得十分安详，接过黑嬷嬷递过的水呷了一口，舒缓地说道：“今年四月初八浴佛节，她去大悲寺进香，被几个恶少纠缠住了，我奉了爹的命，去即墨运瓷器撞上了这事，就出手救了她。我和梅英当时连句话也没说，送她回家我才知道是陆家小姐。这件事本来已经了结，也是缘法凑巧，五端午阳爹叫我去四眼泉取水，恰又碰到梅英和她妹妹去采桑，顶头儿见面，不得不说几句话。回去我就觉得心里空落落的，梅英的影子一直在眼前晃，家里人慢慢看出来我心神恍惚，询问小厮，才知道这个过结儿，爹就禁止我出门。谁知八月十五催租，人手不够，爹叫我东乡去召集庄头商议收租的事。鬼使神差的，梅英外祖母也在东乡，竟是我家佃户……我在东乡十里庙‘催’了整整十天‘租’……多一半时辰倒是和梅英一处……这一来，就包不住了。”他一双清秀的目光凝视着天棚，像是在回顾那十天令他终生难忘的经历，幽暗的灯烛无力地跳动着，他的话却十分清晰：“我们端木是圣人七十二贤弟子的后裔，我不敢说祖宗有什么不是。我真不明白，他们哪辈子结下的冤孽，凭什么叫我们后代儿孙承当？我……和梅英好，是我的不是，她家也是家法大，我死了没什么可惜，可她……”他凄声长叹一声，不再说下去了。

一时屋子里三个人都没言声，里里外外一片死一样的岑寂，只有起更的梆子在远处暗夜的巷弄中单调而枯燥地“梆！梆梆……”响着。

“真像戏里头说的，有意思。”李卫许久才从遐想中回过神来，笑道：“陆陇其是出了名的清官；端木，又是山东望族，圣贤后代，——这也是门当户对的事嘛！老爷子就这么古板！何况陆陇其已经死了多少年，有什么过不去的事，苦苦要难为两个孩子！你安心养病且就跟着我，我到北京走一遭还要回山东，你这闲事我是管定了。”黑嬷嬷这才问道：“李老爷，甘凤池的地盘在江南，你又是当地一方诸侯，你们怎么在这儿聚了头，他又何苦得罪你呢？他那么无礼，你又为嘛子容忍他。就算他本领大，这里是京畿重地，你又带那么多兵，还擒不住他这五六个人么？”

李卫慢慢站起身来，缓缓踱着步子，什么也没说。他今日营救端木，全然出于恻隐之心，并没有市恩图报的心思。李卫出身寒微，自小儿讨饭被雍正买入王府为奴，从没有进过学堂。但一放外任为成都县令，一举缉拿“天府十三太保”，积年大盗渊薮清除，四川通省治安一夜之内为天下之冠；升迁任湖广首府，弥月之内连破江汉“香堂三圣”、“龟蛇二杰”两个统驭全省的窃贼窝子。绿林豪杰闻风震慑，成了天下闻名的缉盗能吏。凭着这个本领，加上他是雍正藩邸的旧门人，自雍正即位四年之间，连连升任直到江南巡抚，又改任两江总督，却又奉密诏，总管天下缉捕盗贼事。他这次进京述职，雍正三次接见，都是说的治安，还特地提到甘凤池等人，严令从速捕拿。但李卫却另有见识，他认为甘凤池、宋京、窦尔登、生铁佛、吕四娘、一枝花、圣手二、莫卜仁这个所谓的“八义”其中良莠不齐。有的打家劫舍为非作歹，纯粹是土匪；有的是为生计所迫鼠窃狗盗不足为大害；有的还和白莲教渊源甚深。像甘凤池、窦尔登，则是惩恶扬善扶弱抑强的江湖豪客领袖，引导得方，可以为朝廷所用。一体擒拿，反倒将这些不同的人挤到一处与朝廷为敌。因此，对甘凤池抱定的宗旨是结纳安抚。今夜他不肯认真捉拿甘凤池，也就为这个缘故。出乎李卫意料的是，山东端木家一个奶妈子的本领竟远在甘凤池之上，江湖上的事他原觉得心中有数，如今看来反倒懵懂了。李卫徘徊了半晌，笑道：“你问我这个，不好答。甘凤池是好汉，我李卫也是好汉，这叫惺惺惜惺惺。我在江南管军政，兼管缉捕天下盗贼，甘凤池门下我拿了不少，有些罪大的，我杀了。我是朝廷的人，不得不如此，可甘凤池这人人品我敬重。他也只是想看看朋友，这不算罪，所以我不能丁是丁卯是卯公事公办。”说着，掏出怀表看了看，说道：“快到子时了，我到后院还要商议些事。恶狗伤毒，医家说是无药可医的症候，只有叫花子有这个不传之秘。良庸富家子弟出这事，已经是一奇，恰又遇了我，更是奇缘。他现在一时也回不得家，你们主仆且跟着我进京，慢慢调养，三个月才能除根儿呢！”说着，向案上提笔，提过一张素笺，叫过一个戈什哈，问道：“你识字不识？”

“读过几年私塾？”

“我说药方儿，你写？”

“是！”

李卫因含笑说道：

真琥珀八分绿豆粉八分黄蜡制乳香各一钱水飞朱砂六分上雄黄精六分生白矾六分生甘草五分

说完又道：“你去抓来，这药不稀奇，炮制得我亲自来——去吧！”他对满脸诧异的黑嬷嬷又是一笑，弹弹袍角便出去了。

允祥和范时绎都还没有睡，坐在上房一边吃茶食一边等着李卫。见李卫进来，范时绎忙站起身来笑道：“太医，治病救人辛苦！——方才那

阵势，我真怕甘凤池发了性子坏了又玠大人，我可怎么跟皇上交代？”李卫给允祥打千请安了，笑道：“这算什么凶险？我擒拿十三太保，单人私访，你见见那个场面儿，什么都不在话下的了。”允祥也笑了，说道：“我知道，李卫是个泼皮，他奉有特旨笼络天下绿林人物，刀口上滚出来的人了。”说着，示意二人就座。

“像甘凤池这样的人，是不肯轻易和官府翻脸无情的，他有身家有财产，一家三百多口子都在南京。何况他总领江南各路豪杰，他自己的命比我这个穷官儿贵重。”李卫笑嘻嘻，一欠身坐了，接过侍者递上来的油茶喝了一口，说道：“好香，通身都暖透了！请给前头端木主仆也送两碗去——只今夜真的有凶险。我看甘凤池气色，像是在楼上和什么人生气了似的，也没见那个捉神弄鬼的假道士下来。要不是这个黑嬷嬷，说不定真的要吃亏呢！”

允祥身子仰了仰，干咳一声，说道：“说说差事吧。我离京时皇上有旨意，叫我去景陵看望十四弟，想召他回北京替八哥（允禩）整顿旗务。如今年羹尧已经赐死，隆科多抄了家，囚禁在养蜂夹道，念在他当日西征追随先帝的功劳情分。皇上打算赦了他，命他出远差，去阿尔泰和罗刹国会议边界。一来差使办得好，还可以重用，二来他留京师容易和八爷党混在一处，于允禩与隆科多都没有好处。十四爷的事说到就里，骨子里和八哥不全是一回事。他和皇上一母同胞，说到天边是最亲近的骨肉兄弟，近来皇上龙体也不十分安。我说皇上面容憔悴，皇上说‘睡不好，一闭眼就梦见太后，说想念十四弟’。皇上颀下出了些文疙瘩，清热祛邪的药吃多了，又妨了胃气，心绪脾气再不好，还不是雪上加霜。”

“十四爷的脾性您知道的。”范时绎守卫景陵，兼管着“照看”允禩的差使，允祥的话他不宜缄默，因道，“据奴才看，前几个月十四爷似乎想通了些。汪景祺的事出来，又拿了他身边的蔡怀玺钱蕴斗和引娣，如今性气大发，每天头也不梳，脸也不洗，阴沉着脸绕景陵兜一大圈，回到陵园殿里一坐就是一天，给吃的就吃，给喝的就喝，不给也不要，说句该割舌头的话，竟像是个白痴！想想他也是个龙子凤孙，到了这个地步儿，也真让人瞧着难过。”

允祥听了默然良久，说道：“老十四毕竟是英雄气短。蔡怀玺和钱蕴斗是朝廷派去专门照看他的，却吃里扒外，和汪景祺勾结想和年羹尧联合称兵造乱。这样的王八羔子，专门陷主子于不义之地，有什么值得挂记的？”范时绎道：“蔡钱他们也只是想劫持十四爷，十四爷自己不像是知道底细。据我看，十四爷心疼的是这个乔引娣。”“这也值得的？”李卫一笑，“十四爷也真是的，乔引娣的相貌我怎么瞧也不及十四福晋，为个女人神魂颠倒，人都还说他是英雄气概的王爷！”

“人都是当局者迷。你李卫不也一样？皇上当年藩邸家法最严，你怎么就不怕，和翠儿好上了？要不是先头邬先生，你这会子恐怕还在皇庄上做苦力呢！”允祥说着，陡地想起自己，囹圄囚禁整整七年，放出来

时，两个女子双双为自己殉情自尽，心里一阵痛楚。便转了话题，说道：“你把人解送回京，不要忙着回南京任上。去见一见宝亲王弘历，还有果贝勒弘时，他们都有差事给你。曹寅的儿子曹頌已经解到北京，他的亏空没还清，皇上说着你追比，恐防曹家在南京流散藏匿家产。另外，一枝花女匪在江西兴白莲教，有些剿抚的事宜也要和弘历商量办理。我离京前和弘历聊过，他很有些见地，要能等我回来更好，等不及时就照宝亲王的指示办理就是。”

允祥说着，外头进来一个军校，双手捧着一份火漆通封书简，禀道：“王爷，军机处转来的，六百里加急。”允祥接过来，就着灯下拆开看时，却是军机大臣、上书房大臣、领侍卫内大臣张廷玉的亲笔书信：

老臣张廷玉敬禀怡王爷讳祥：据奉天将军伊章阿密札，驻盛京简亲王勒布托、果亲王诚诺、东亲王永信、睿亲王都罗接内务府咨会，进京帮助旗务。臣思此四王皆为八旗旗主，世袭罔替亲王，驻奉天积世有年，例非奉旨不得入京。询之内务府堂官俞鸿图等职官，皆称不知此事。奏闻皇上，皇上命臣即询问怡王，知否此事，亟盼急告，切切以闻密勿，观后即焚。

允祥看完，将书简信封一并就烛火燃着了，怔怔若有所思地看着那卷纸烧成灰烬。因见范时绎和李卫都在盯视自己，笑道：“你们别发怔，信里的事与你们无干。”因起身来把灯端到另一张桌前，濡墨挥笔写道：

衡臣枢密：札悉，莫名惊诧。此四王奉先帝诏书荣养奉天，从无干政之例。祥何许人，敢不请旨而私召入京？整顿旗务，历为廉亲王允禩的奉差，盼速将情形密陈圣上，令四王不必进京，徐图查明实蕴，允祥草。

写完，亲自用火漆封了，交给那军校，说道：“你带几个人星夜返京，天明时交到张廷玉手。记住，如果四更天之后赶到北京，张廷玉已经去了畅春园，你们在园门口双闸那儿，准能见到张相。如果他已经进内，就叫侍卫张五哥代转，此外不准给第三人拆看，明白么？”

“喳！明白！”

“去吧！”

看着那军校退出去，范时绎和李卫对望一眼，似乎有点不知所措。李卫说声“夜深了……”刚要起身，允祥却拍了拍他肩头，说道：“再坐一时去，我今晚有点心神不定。”范时绎料想是方才那封信件惹得这位王爷心里不安，便道：“十三爷，奴才请先告退。明儿回马陵峪，营里的人都不晓得，奴才要先派个人知会一声儿，给王爷腾处房子。高其倬如今就在景陵，王爷方才说也想见见，也得通知一声，他原说这几日就动身到泰陵去的……”

“我见高其倬也没大事，至少说不是急事。”允祥的目光幽幽，在灯

光下不易觉察地流动着，“他风水看得好，正在给皇上看地宫；我想请他给我也留留心，选一处住地。早已写信告他说了，这次见不见的都无所谓。”他沉吟着，突然问道：“范时绎，你马兰峪守陵大营实有兵力多少？”

“回十三爷，花名册上三万二千七十三名，出差在外的除去，还有病员……能立即应召办差的三万不过一千人。”

“你吃多少空额？”

范时绎似乎有点意外，看了允祥一眼。允祥笑道：“你不用瞅我，俸禄低嘛，哪个将军不吃空额？朝廷正在想办法，你不要觉得丢人。年羹尧不吃空额，那是因为他西边打仗，军饷里的火耗银子就吃饱了他。年羹尧赐死，户部兵部查他的私财，只有十几万。其实我心里有本账，光是塔尔寺，他缴获了七十万两黄金，都没有上账，连同内地剿‘匪’，他洗了几个镇子，我估约他的私财总在一千万两银子上下。恐怕是早已藏匿起来了。你实说，吃多少空额？”

范时绎知道，在允祥这样的人面前再扯谎等于自取其辱，脸一红赔笑道：“主子是练过兵的王爷，真人面前不说假话。我的驻地往来的都是朝廷大员，应酬的数目大，大约也就吃三五百名兵士的空额罢了……”

“我方才已经说过，不追究这事。”允祥一笑即敛，又道，“马陵峪这个地方冲要，不单是因为景陵是列祖列宗安寝之地。它又控制着喜峰口，同时策应北京、热河、奉天这三处国家根本重地。一旦有事，随时要用你的兵，所以要有规矩，不要学江南大营，一半兵带家拖口，一半兵有名无实，拉出来实战，一点用处也没有。你可知道利害？”

“奴才领训。随十三爷回营，请十三爷监督，奴才把兵额全部补齐。”

“对了，不要吃空额。”允祥点点头，“但你有应酬，也要照顾到。我从兵部军费特支你每月三千两用度。你不要见官就奉迎，那是个无底洞。要学你本家哥子范时捷，除了皇上，谁的账也不买，你这个特简的羽林军总兵才算够分量。”

“是！谢十三爷体谅！”

范时绎和李卫对视一眼，允祥这话似训似戒，还带着点郑重其事的安抚，像是谈心，又在不动声色地安排军务，摸不清他到底想的是什么。两个人都觉得和方才张廷玉寄来的急件有关。但允祥不说，他们又怎么敢随便问？李卫叹道：“其实今日朝廷财政，比起圣祖爷在时已不知好了多少，皇上要刷新吏治，我看就是抓了三件事。”

“也没有大的说头，”李卫永远是一副似笑不笑的面孔，“一是廉洁，二是节流，三是开源。”

“老生常谈。”

“是。”李卫嬉笑道，“不过皇上说过，凡老生常谈都是圣贤之言。撇开开源节流，单就‘廉’字儿，有多大学问？您想让老范廉，不吃空额，可他一年年俸只有一百六十两，想廉也廉不起来。陆陇其是圣祖爷手里最清的县官，一个县令，死了谥号‘清献’，这个荣耀谁有过？可家里现在式微到这地步，要女孩子抛头露面采桑度日！所以没有制度，想廉也廉不起！范时绎的哥哥范时捷是个中人，十三爷是当今皇上最心腹的股肱。不瞒你们说，前年报的江南省无亏空是假的，是我从秦淮河嫖客身上征重税，挖来的婊子卖肉钱顶了库里的亏欠。河南省无亏空才是真的，田文镜在那里当巡抚，如今又是总督，硬生生挤压着官儿们还亏空。官儿们不会屙金尿银，就逼老百姓。如今山东、安徽和江南讨饭的，你去听听，十个有九个是河南口音，这样治‘贪’能是长法儿？”

允祥听得目中炯炯生光。良久，抚膝长叹道：“说的是极。不过，两江总督的位子总归不能你李卫包揽一辈子，如果换你去河南当总督呢？开封只有一条黄河，没有秦淮河，你小叫花子又从哪里榨钱？”

“我有办法。”李卫笃定地说道，“从去年我就开始了火耗归公，由省城统筹安排，按各官缺份苦乐肥瘦，发给养廉银。上等县缺一年三千两，中等二千五百两，下等的两千两。今年开春，我请王命旗牌斩了射阳县令。奶奶的，你拿了我的养廉银子，仍旧不廉，李卫就下刀子——所以我江南一省没有清官，可也没有贪官。我看这法子满成！本来前年我就密奏上去了的，皇上发给年羹尧看，老年说李卫少不更事好大喜功，是个‘言利之臣’，这制度没推开实行。如今年羹尧崩角儿了，旧话重提，请王爷在万岁跟前说道说道，别叫李卫落了人后头。”

允祥点了点头，说道：“你那个折子我看过，皇上亲批，错别字三百七十五，说得也不像这样明白。我看这办法成，应该明诏颁布天下一体实行。过去有年羹尧隆科多挡道儿，如今没有了！”他兴奋地站起身来，似乎还想说点什么，但猛地想到四个铁帽子王进京的事，心里一沉，目光黯淡下来，咳呛几声，忙用手帕子捂住嘴，口中又腥又甜，知道是血，连手帕扔进了炭火炉里。

第四回 澹宁居雍正会风尘 畅春园飞语惊帝心

当天一夜无事，第二日李卫便带了范时绎移交的人犯亲自押送京师。在靠山镇沙河店一天风风雨雨，使人觉得满天下都是这样天气，但过了顺义，因见天清气朗地土干燥，李卫着人一问，才晓得咫尺之间竟是两般气象，他越发信实了贾士芳是个能呼风唤雨的道德高深之士。

平安走了三天，由北驿道南下，巍巍的东直门已是遥遥在望。李卫驻马思忖。廉亲王允禩的王府就在东直门外朝阳码头旁边，押送这群“敏感”人物招招摇摇过他的王府大门，不但不恭敬，也容易引起北京人闲话猜疑。略一思量，便命霍英：“你派人飞骑到畅春园报知张相爷，说我已经返京，从北直门进城。押来的这四十多个人是一处送刑部还是分头安置，我们在神武门北等着张相指示。”说罢便催动人马向西，由北直门迤迤进了京城。

此时正是冬初时节，北京城北人烟稀少，护城河上已经结了细冰。一阵风吹过，紫的、红的、黄的、褐的柳叶从树上碎絮一样被抛进清冽的水中，随着秋波涟漪瑟瑟沉浮。昏黄西下的斜阳有气无力地将余晖洒落下来，照射着这一群刚赶完远路、在神武门北景山下休息的车马人等，显得很寂寥凄凉。李卫看了看那十几辆油壁车，揣想着车中囚人的未卜命运，也是不胜感慨。正没做奈何处，远处两骑飞也似打马前来。到了近前滚鞍下马，李卫才看清：一个是派去和张廷玉联络的军校，另一个也认得，是张廷玉的随身笔帖式张禄。两个人到李卫马前打千儿请安。李卫下了马，张禄忙说道：“李制台，张相爷吩咐，蔡怀玺和钱蕴斗送交大理寺监押，太监们到原来大将军王府暂住，听候甄别使唤，不必派兵看管。您亲自押送乔引娣，这会子就去畅春园，递牌子请见。”

“是了，我明白。”李卫说道，“你去回复相公，李卫这就去。”说着便叫过霍英——分拨随人押送人犯。顷刻间身边只留了一辆车，李卫命霍英亲自解送蔡钱二人，吩咐道：“交割了差使，别忘了要一张大理寺的回执。今天没你的差使了，你带上端木主仆，今晚就歇我棋盘街下处，我面圣下来还有话交代——就这样！”说罢跃上马，和十几名亲兵簇拥着乔引娣的车一路往畅春园行来。

此时冬日昼短夜长，从神武门到畅春园还有二十多里路，李卫一千人到畅春园双闸大门口时，已是金乌西坠倦鸟归林，昏苍苍的暮色中景致不甚清爽，但见一大片皇家御苑有的地方林木萧森，有的地方黑沉沉碧幽幽，有的地方红瘦绿稀杂色斑驳，连连绵绵十几里地红墙掩映老树绰约——刚刚下马，便见一个四十多岁的侍卫大踏步过来。李卫边下马边说道：“五哥军门么？我这会子递牌子请见吧？”

“李大人，皇上这会子正接见大臣，谈得很恼，暂时不见你。”张五哥英武的面孔上带着一丝笑容，亲自接了李卫的缰绳，说道：“你带上乔引娣，先在我的侍卫房里稍息，吃点点心，我陪着你说说话，该叫时，刘铁成他们自然就来叫我们了。”说罢，竟亲自到车前，打开门，轻声道：“乔姑娘，到地方了，请下车来。我不便搀扶，你自己小心点儿。”

车中没有回音。张五哥又说了一遍，才听得里边衣裳窸窣，一个头发蓬乱、衣衫皱巴巴的年轻女子一手扶着车框，小脚小心翼翼踏着车镡子下来。李卫押送这位神秘的女子已有两天，为避嫌起见一路都由别的宫女照料，其实没有认真看过她一眼。此时天色虽暗了点，但实在离得太近了，睹面相对，只见她容貌也并不十分出色，瓜子脸上一头浓密的头发因为几天没梳，乱蓬蓬堆着。左腮边还微有几颗雀斑，前额似乎略高点，一双弯月眉眉心微蹙，眼睛也不甚大，但配着这样的眉，什么样的眼也会瞧得怦然心动。她紧绷着嘴，嘴角微微翘起，嘴角旁一对笑靥衬在端正清丽的面孔上，妩媚中显得十分要强，只脸色苍白得没有一点血色，令人不忍逼视——这就是那个掀起山西亏空大案，弄得巡抚诺敏腰斩，先为田文镜收留，又投奔十四阿哥允禔为奴妾，又莫名其妙地被雍正特诏押京的乔引娣——李卫只看了她一眼便收回目光，无声地将手一让。乔引娣也没有说话，看了一眼双闸大门石狮子北边的侍卫房，便蹑蹑走了进去。李卫和张五哥随即也跟了进去。打着火，点了六七支蜡烛，把个小侍卫房照得通明雪亮。

这是那种人世中最尴尬、最无可奈何的情景。乔引娣当初在十四贝勒府，张五哥常常去传旨送东西，可以说三个人都认识，但此刻彼此之间既不敢说话也无话可说。张五哥让乔引娣坐了炕上，倒了一杯水，轻声道：“请喝杯水，这里我借来一套梳妆台，等会儿用点饭，你可以更衣梳洗。我只能转告你一句话，皇上万没有难为你的意思。”乔引娣脸上毫无表情，说道：“谢谢。水我喝，饭我吃，我不更衣梳妆。”张五哥未及答话，一个十二三岁的小苏拉太监已捧着食盒子进来，将一碗糯米粥、四碟子小菜布在炕桌上，又摆了几盘子细巧宫点。那小太监却是伶俐。一边布菜，笑嘻嘻说道：“乔大姐姐，我叫秦媚媚，就侍候您了。您有什么事尽管吩咐我。这会子您多用点饭，就是体恤我了。”

“听我吩咐么？”乔引娣一怔，随即变得若无其事，端起碗来啜着粥，冷冰冰吩咐道：“你去告诉皇上，我想死，我想见他一面，瞧他什么模样。”

张五哥和李卫大吃一惊，都是全身一震，这丫头文文弱弱，怎么这么混？但要呵斥，这个话又一点毛病也没。还没回过神，小秦却笑道：“乔大姐姐先吃饭。您想死，总不能叫我陪着垫背的吧？皇上定必是要见你的，见了什么话由大姐姐您自个说不好？叫我瞧着，您这会子想死是一时想不开。赶到想开了，叫您死您也不肯呢！”一句话说得张李二人都笑了。

乔引娣却没有笑，木着脸喝完了那碗粥，又吃了一块点心，把条盘

轻轻一推，盘膝坐着闭上双目，似乎在养神，又似乎在聚集着身上的力量。秦媚媚一边收拾碗筷，嬉皮笑脸说道：“乔大姐姐，我瞧着您和皇上有缘分呢！”

.....

乔引娣睁开了眼，闪着愤怒的火光，盯着这个小不点太监不语。

“您别这么瞧我，我还小，挺怕您这眼神儿的。”秦媚媚显然是雍正选了又选，挑出来的人精糊猕，一脸赖皮相，笑道：“我没别的意思，方才您吃的饭是皇上赐的膳。皇上晚膳也就这么几样，平日我侍候得多了，皇上也是这么忙忙的吃碗粥，用一块点心，然后坐着谁也不理，闭着眼打坐。和您方才做派竟一模一样，这不是缘分凑巧儿么？”

乔引娣大约从来没见过这种人，皱着眉头盯了秦媚媚半晌，无可奈何地一笑，说道：“你去吧！”

“是喽！”秦媚媚就地打个千儿，提起食盒子又道，“皇上说了，我要今晓能逗您一笑，五十两黄金赏我呢！往后侍候您日子多着呢！您多笑几笑，我就富贵了。”说着便溜烟儿退了出去。

屋子里又只剩了三个人，但方才给这小鬼头搅一阵子，气氛好像松却了一点。乔引娣不再打坐，挪动着身躯下炕来，在灯影下缓缓踱步。她时而双手合十喃喃念佛，时而又像诅咒什么，连看也不看李卫和张五哥一眼。这样，李卫和五哥倒觉得好受一点，时不时地交换一下眼神，却也交谈不成什么。

过了不知多久，那个秦媚媚又返了回来，站在当门说道：“咱奉旨传话：李卫和乔引娣进去，皇上在风华楼见你们。今天晚了，张廷玉不回府，住到清梵寺，着五哥侍卫送送张相。”

“是，奴才领旨！”李卫和张五哥如蒙大赦一齐起身答应道。待乔引娣出门，二人同时松了一口气。张五哥见两盏宫灯导引着张廷玉出来，忙迎了上去。

秦媚媚带着李卫和乔引娣到双闸口，已有两个宫女手执宫灯等着，见他们来，不言声就在前头先导，穿过雍正平常办事见人的澹宁居纯约轩，从黑黢黢的蔷薇花棚洞向北甬。与露华楼并排的西边，黑地里剪影一样高矗着风华楼，楼上并排八只黄纱宫灯，楼下里外都点的蜡烛，只有两名太监肃立在阶前，其余是一片寂静。李卫以为里边只有雍正一个人，站定了，理理身上冠袍，正要报名，却听里边有人说：“就是这样，你退出去吧。一会儿你的学生李卫还要进来，他的政见和你可不一样呢！朕的话只是对全天下说的，你云贵既然现在不宜实行，先按你的办。改土归流的事是国策，迟早一定要办的，你慢慢想想，想通了给朕递个条陈。明天你走前，不要再递牌子进来，朕叫李卫、史貽直他们送你上路——来，把那包老山参带上！”接着便听里边有谢恩辞行的话头。

李卫一听便知是云贵总督杨名时，二人极熟稔的，此时却不便见面，忙闪在灯影里，看着杨名时履声囊囊渐渐去远才出来报名请见。雍正正在里面干咳一声，说道：“进来吧。”

李卫在丹陛下答应一声，回头看了看乔引娣二人，进了楼，却见三楹楼底的西边设着雍正的大炕，中间用屏风隔了。东边一间一桌御膳像是刚刚有人用过，还没有收拾。屋内到处是灯火，亮得刺目。地下一个硕大的景泰蓝制大熏笼生着熊熊炭火，进门便觉得暖融融的。李卫一眼瞧见雍正坐在炕上漱口，“叭”地打下马蹄袖上前一步跪下，说道：“奴才李卫给主子请安！”那乔引娣站在李卫身后却没有动，只好奇地打量着这位至尊。挨北墙的屏风各站着八名宫女和八名太监，见这个青年女子面君如此无礼，个个吓得心里“扑扑”直跳，苍白着脸垂着头一声不敢言语。

“起来吧。”雍正只穿一件白天马湖绸夹袍，腰间束一条黄绉绸裙包，盘膝坐在炕上手虚抬了一下，用目光微睨了乔引娣一眼，对李卫道：“朕算计你昨天必定就回京的，路上有了什么滞碍了么？你十三爷几时去马陵峪了的？”李卫头重重碰了三下，起身回道：“是！路上下了雨，改道儿走沙河，就迟了两天。十三爷此刻恐怕已经到了马陵峪……”因将在沙河峪交接的事，和张廷玉如何安置的情形约略说了。又道：“这个就是乔引娣，奉旨随奴来见皇上。”

雍正这才认真盯视一眼乔引娣，恰乔引娣也把头抬起来，二人四目相对，都又闪了开去。雍正对李卫满意地点点头，说道：“饿了吧？——赐膳！”李卫忙道：“方才杨名时赐膳，膳桌还没撤，奴才没那么多忌讳，就那里随使用两口就行了。”雍正道：“那个膳凉了，那是待外臣的。你是朕的包衣家奴，朕方才的膳照样叫他们做了一份，又家常又暖胃。这里掣个木杌子，你就在这里用吧。”说话间，还是那个秦媚媚捧进了食盒子。乔引娣留神看时，果然见和刚才待自己的那一份一模一样。她一向以为皇帝吃饭，必定餐餐山珍海味，看十用一的珍馐佳肴，此时不禁一愣。秦媚媚送上饭，哈着腰正要退出去，雍正却叫住了，“你不要去，一会还有话吩咐。”

“喳！”秦媚媚忙答道，“奴才省得！”

雍正这才转脸对乔引娣问道：“你叫乔引娣？”

“是，我叫乔引娣！”

乔引娣直挺挺站着，竟不畏惧地盯着雍正。雍正皇帝在藩邸就是有名的“冷面王”，他这样冷峻的目光不知使多少亲王勋贵心颤股栗。养心殿总管太监高无庸在旁断喝一声：“你这是跟主子说话？跪下！”

“不要难为她。她就叫你按倒在地下，也不是心悦诚服，朕要那份虚礼做什么？”雍正无所谓地一笑，又问引娣，“你是山西人？”

“定襄人！”

“家里都有什么人？”

“爷、娘、哥。”

引娣满心的敌意，想着雍正必定要从自己身上盘询十四阿哥允禩的不是，再也没想到雍正竟从这里开口，绝不像是为难自己的意思，诧异地又看看雍正。雍正的目光带着倦容，似乎有点疑惑，却满都是慈爱和温馨。她的心一动，但立刻想到重阳节的淅淅大雨中和允禩生离死别的情景，允禩双膝跪在雨地里呼天抢地的嘶嚎声都在她的耳际萦绕……她的脸立刻又挂了一层凛不可犯的严霜。雍正低下了头，说道：“十四爷待你好，是么？”

……

“朕知道，十四爷待你好。”雍正说道，“但他是犯了国法也犯了家法的人，要受惩处。”

“十四爷犯了什么法？”

“家事说不清，朕说你也不信。”雍正嘴角泛着一丝冷酷的微笑，“年羹尧派人和他联络，要暗地逃往西宁，拥他为帝返回北京。有人买通了蔡怀玺和钱蕴斗，送进去条子，条子上写‘二七当天下，天下从此宁’，允禩藏匿不报。九月初九，汪景祺冒充内务府人想闯进景陵陵区，恰这一天允禩也到陵区棋峰山，只是没来得及接头朕就觉察了，才没有成功——这都是大逆的罪，他逃得家法，但你懂得王法无亲！”

乔引娣的脸苍白得像月光下的窗纸，没有一点血色。这些机密事，有些她是亲眼见，有的影影绰绰也能轧出苗头，大约也是真实不虚，坐实了“大逆”罪，按大清律便只有“凌迟”这一种刑罚。她心里挣扎了一下，强口说道：“皇上要作七步诗，欲加之罪何患无词！说这些没根没梢的话，听着叫人恶心！”

“朕兄弟二十四人，允禩是一母同胞。”雍正叹道，“朕发落他到景陵，为的是让他收敛野性，也为的是让他远离那起子小人，不要挑唆得他到了不可救药的地步儿。朕不愿做郑庄公，惯纵弟弟无法无天，然后再杀掉，那不是仁者之心。这李卫是个见证。年羹尧带的兵，都是些除了年羹尧谁都不认的人。他起了二心，朕一道旨意，削他的爵，剥他的职，赐他自尽，没有一个人敢替这乱臣贼子说情。李卫，你说是不是？”

李卫因为肚饿，风卷残云将雍正赐的御膳吃得精光，一个饱呃刚要打上来忙又忍了，欠身赔笑道：“年羹尧的《临死乞命折》奴才看过，他说‘万分知道自己的不是了’，但也迟了。主子是信佛的人，对十四爷这样的亲兄弟更要保全。也真怕十四爷叫人挑三窝四的不安分，做出大不是，谁也保不下。引娣，没听说过‘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这句俗语儿

么？”

“我是个女人，”乔引娣听着二人的话，自己万万占不了口台上风，决绝地咬了一下嘴唇，说道，“你们男人的是是非非我不明白，也不想弄明白。我只懂得从一而终，我既跟了十四爷，他就犯了滔天的罪，上山为匪，下地狱进油锅，横竖是我侍候的男人。现在我只求一死。要能死得快点我就谢皇恩，要能叫我和十四爷死一处，九泉之下我也笑。”说着端端正正凝神看看雍正，脸上半点怯色也无。满楼下一二十号宫女太监哪里见过人这样跟皇帝讲话，早惊得木立如偶，紧张得一片死寂。

雍正也在凝望着乔引娣，半晌转过脸去，舒缓了一口气，又道：“十四爷待你很好，是么？”

.....

“朕会待你比十四爷更好。”

！

乔引娣瞪大了眼，目不转睛地盯着雍正：毕竟和允禩同父同母，眉宇之间十分相近，尤其是雍正皱眉时，那双墨黑的瞳仁，简直和允禩一模一样。只是雍正比允禩身材高一些，年龄大出去整整十岁，比允禩看去憔悴疲倦。她从允禩那里不知听了多少雍正“暴戾无德”的话，但眼前这个形象儿无论如何和那个刻薄寡情，性格喜怒无常的“雍正”对不起来。更不像戏上那种风流皇帝，见一个标致女人就双眼色迷迷的走不动路，一味纠缠。这是怎么回事？.....引娣低下了头。突然间，她猛一仰脸，问道：“你方才一口一个顾念兄弟情分，为什么这么作践他？我是十四爷的人，你为什么拆散了我们？”

“你们？”雍正心里泛上一阵妒意，讥讽地吊了一下嘴角，说道，“你是福晋还是侧福晋？福晋要朕封，侧福晋要在内务府玉牒里注册，你有吗？照大清律，允禩犯这样的罪，所有家人都要发落到黑龙江为奴！”

“那就请皇上照大清律办我。”

“——或者是分发各王府、宫苑为奴——怎样处置，不由你，存于朕一念之中。”

引娣惊愕地望着雍正后退一步，她不明白自己这样顶撞，皇帝为什么始终忍耐，一点也不恼。若论“情分”，她过去跟从允禩，仅仅见过雍正一面；若论姿色，这间楼下的侍女也都不逊于自己；若论“名分”，那更是不啻天壤。她本意料皇帝见自己，无非是要从自己身上找到允禩的“罪证”，但今晚的话题，似乎压根就不是这个！思量着，引娣颤声问道：“皇上，你.....你要怎么着发落我？”

“你就留在这里做宫女，别无处分。”雍正淡然说道，“你下头还有侍

候你的，你不是下等宫女。”

“你的意思是把我从十四爷那里夺来，侍候你？皇上，你不怕我犯弑君罪么？”

雍正突然仰天大笑，许久才道：“你越这样说，朕越要你侍奉。朕为天下共主，以仁以孝可化天下之人，就化不了你？”说罢，吩咐秦媚媚，“带她去。照宫里规矩，换衣服，花盆底鞋梳把头，叫高无庸再拨三个太监、四个宫女日夜照顾她。”

李卫待他们出去，这才回过神来，在机子上向雍正一躬身说道：“奴才劝主子一句话，这样的人不宜在主子跟前侍候，或者拨到冷宫，或者杀掉，主子安全，也成全了她。”雍正似乎有点怅然若失，徐徐说道：“朕要是舍得就好了……这件事你将来问问你十三爷，他知道……”他脸上似喜似悲，叹息了一声。李卫尽自百伶百俐，此刻断想不到雍正为什么这样厚待引娣，思谋片刻，方道：“主子，乔引娣是诺敏一案的证人带进北京的，原告就是田文镜。田文镜其实还救过乔引娣。主子认真要引娣侍候，也得她心甘情愿。让田文镜进京劝说，也许就回心转意了。”

雍正摇摇头，说道：“这是朕的私事。你是朕家奴出身，所以不背着。不讲这个了——说说看，外头对赐死年羹尧都有些什么话？”

“年羹尧人缘儿很坏。”李卫坐直了身子，庄容说道，“他的家奴到外催办粮饷，知府以下都要跪接，人都说，即算年羹尧没有谋逆罪，他这样横行霸道，主子杀他也是千该万该。汪景祺写的《西征随笔》查出来，显见了他心怀不规，想拥兵自重等待时机造乱。这个案子是铁证如山，任谁也替他翻不了案……”雍正不待他说完，轻轻摆手道：“朕不要听这个。这都是明面儿上的。背面的话更要紧，你别尽给朕颂圣。”

李卫干咳一声，舔舔嘴唇说道：“这个是皇上密折朱批上早就训诫过奴才的。奴才是皇上家奴，自己去官场听闲话，断没有人敢说真话。奴才奉旨结识江湖上的人，像漕帮、盐帮、青帮这些码头主儿，倒也还听奴才的。时不时就传来些民间的闲话，又怕断了这条言路，奴才只是听，奉朱批不予追查。”他缓了一口气，瞟了一眼不动声色的雍正，说道：“反面儿的，一是说年羹尧功高震主，不知道收敛，他要学郭子仪自卸兵权，就落不了这下场。

“还有一等妄人，说先帝爷驾崩，隆科多在内，年羹尧在外，两个人勾连好了，私改了先帝遗诏，把‘传位十四子’改成‘传位于四子’，所以万岁一登极就要灭口，拿着这三个人开刀。”

雍正的神色愈来愈严峻，目光望着宫灯后楹柱，像要穿透宫墙一样凝视着远方。因见李卫住了口，雍正忙收神道：“你说，说嘛。”

“是。”李卫咽了一口唾沫，“有人说，年羹尧的妹子是主子的贵妃，

早年就在主子跟前周旋，知道皇上的事太多，皇上不除掉他，怕……怕天下后世议论……

“有人说，是奋威将军岳钟麒告了年羹尧刁状，年羹尧和岳钟麒争功，主子借机杀了年。

“还有人说，主子是‘抄家皇帝’。八爷是个贤王，声望能耐都比主子强。年羹尧看主子不是……仁君，就和八爷勾手，主子铲除年羹尧，是为防八爷作乱。

“太后薨逝，当时就有人传言，是主子逼得太后没法活，碰柱子自尽的。太后叫主子放开手，待八爷十四爷像个哥哥样子，皇上顶口，母子翻了脸，太后就……自尽了。当时十四爷就在场，把这事写信告诉了年羹尧，说主子是秦始皇。年羹尧想当开国功臣，想当王爷，就派汪景祺去马陵峪和十四爷联络，汪景祺被拿，事情就败露了。”

雍正一直听得很专注，但他的脸色却愈来愈难看，青灰的面孔紧绷着，两排细白的牙咬着嘴，不时颤抖抽搐一下。待李卫说完，雍正端起杯子喝了一口奶子，大约奶子早已凉了，他像咽苦药一样皱眉攒目强噎了下去，将杯一举，似乎要摔碎那只杯子，却又轻轻放回案上。他下了地，背着手来回在地下踱着，青缎凉里皂靴发出囊囊的响声，越踱越快。李卫和满屋的侍女太监的目光都随着雍正的身影转来转去。突然，他停住了，目光盯住了炕后一张条幅：

戒急用忍

那上面四个茶碗大的字，隶书写得一笔不苟，这是康熙皇帝当年赐给雍正的座右铭。雍正深深吸了一口气，仿佛要倾尽胸中积郁似的长长吐了出去。他的神色已经恢复了平静，对李卫苦笑了一下，说道：“这是当年朕和废太子因为赈济山东的事口角，先帝赏给朕的。朕性子急，眼里不能揉沙，今晚差点失态了。”

“皇上，”李卫见他这样克制自己，心下也觉感动，他的神色也有点黯淡，“小人造言，什么话说不出来？众人心里一杆秤，朝野上下都晓得皇上仁德诚考勤政爱民。这些齐东野语，都是些无稽之谈。只防着小儿作乱，拿住有证据的，正法几个，谣言不扑自熄。”

雍正在当地站着，没有立刻说话，良久，招了招手道：“李卫，你过来。”李卫惶惑地起身打了个千儿走近雍正。雍正一把抓住了李卫的手，走到案前，一只手将当日的朱批谕旨抹牌一样平摊了开来。李卫觉得他手心里全是汗，又冷又温又粘，试探着挣了一下，雍正却没有撒手，叫着他的小名儿，颤声道：“狗儿，还有的话你没说，有人说朕每天都喝酒喝得醉醺醺，有人说朕是好色之徒。更有编得出奇的，说朕的侍卫是什么‘血滴子’队，图里琛带这个‘队’想杀哪个大臣，使个眼色，夜里就派人去杀！”他的胸膛剧烈地起伏着，捏得李卫的手都发疼，“——这是今儿个朕批的奏章，一万多字，那是昨天批的，不到八千字。朕还要接见大

臣，要到家庙祭祀……朕每天四更起身，做事做到子时才睡——狗儿，你想不到朕有多累——朕听你说的那些，与其说是震怒，不如说是沮丧，不如说是伤情……”他终于松开了李卫的手。

李卫惊异地看到，这位号称“铁汉”的冷面皇帝已经满面泪光。

第五回 谆谆语旧主慰旧僚 关关情仇兄会仇弟

李卫惊得倒退一步，雍正本来就有病，此刻脸色更苍白得像僵尸。李卫抖动着嘴唇说道：“皇……皇上……您这是怎么了？都是奴才不好，奴才气着您了……”雍正抚着李卫的背，竭力压抑着自己的声音，说道：“没有……二十年来，像这样子自己管不了自己，朕还是头一回。朕是说，朕这边没明没夜地操持国家大事，外头竟还有人把朕看得连杨广也不如……”李卫急道：“奴才方才说过，那都是小人！真正跟着主子过来的，这些朝廷大臣，奴才打保票，没人这么看！”

“他们可不是‘小人’。”雍正拭干了眼泪，接过宫女递过来的热毛巾揩了脸，渐渐地又恢复了平静，仍旧是那种牢不可破的冷峻，轻轻吊起的嘴角似乎随时都在向人表示自己的轻蔑：“你说的那些，小百姓造不出来。都是些了不起的大人物才捏弄得！生他们的气，哼，他们配？”他悠悠地转动着踱步，倏然间停住了，问道：“李卫，假如此刻有人策动造逆，逼宫，你怎么办？！”

“哪有这样的事情？！”

李卫惊得一跳，张皇着望望左右宫人。

“有的。”雍正一脸冷漠，扫视了一眼众人，“说说看——不要怕这些阉狗。他们谁敢泄这里的密，朕用柏油煮熟了，揭掉他全身的皮！”他的话像从很深的幽洞里吹出的风，连李卫也打了个寒噤，众人本来低着的头垂得更低了。

“奴才不是怕他们，自从去年皇上用笼蒸死赵奇，宫里的话从来没有人敢往外传言了。”李卫说道，“奴才是不信！真要有哪个王八蛋想试试，娘希匹，奴才就在南京起兵勤王！”

雍正说道：“朕以万乘之尊，肯和你打诳语么？有人背了朕，联络八旗铁帽子王，串通他们来京，说是整顿旗务，召集八王会议，要恢复八王议政制度。朕看这是他们的第一步棋，和你听的那些谣言连到一处看，那就更有意思。一‘议政’，你说的那些就成了朕的‘罪’，就得下罪己诏，一道诏书下去，第三步棋就是逼宫，废了朕！”他狞笑着，“这个算盘打得可真不坏！”

“奴才暂时不回南京。”李卫梗着脖子，脸涨得通红，说道，“奴才没听说过这个‘议政’制度，也没见过这些旗主王爷什么模样，倒要见识一下。”

“你还是要回南京当你的总督。”雍正说道，“朕已经给了兵部旨意，连湖广所有旗营、汉军绿营的兵都归你节制。没有朕的手诏，你不缴兵

权。”他的脸色平静得像个刚刚睡醒的孩子，“本来根本无需这样，张廷玉是个一滴水也不肯漏的人，朕恰好俯从他这片忠爱心。弘历弘时弘昼这三个儿子，弘历陪你去金陵，弘时留在北京，弘昼要到马陵峪，住到范时绎军中。其实，朕只要一个允祥，百事都应付得下来。”李卫这才感到事情不但是真的，而且比自己想象的还要严重，一躬身说道：“奴才理會了。回去奴才要调一调这些兵，不然到时候奴才使唤不动这些大爷。”

雍正笑道：“兵权给你，杀伐决断自然由你。告诉你，不要心里总萦着这事。朕的江山铁桶价严实，你的心思还是要操在你的差事上。毕力塔统着三万人马驻在丰台，隆科多的步军统领衙门现在是图里琛管。李绂已经卸去湖广巡抚，调京来当直隶总督。没有兵权，八十个铁帽子王在朕跟前也站不直身子！”

李卫听雍正侃侃而言，激动得扑扑直跳的心平静下来，他已经知道了允祥去马陵峪的目的，心里一松。李卫“扑哧”一笑，说道：“没有兵，他们瞎起哄个什么？万岁一道圣旨，不许奉天的王爷来京，他们不就得乖乖地呆着？”

“脓包儿总要挤。”雍正也是一笑，“朕比你还想看看，这些王八蛋的黄粱梦是个什么景致。朕倒真怕他们缩了头，反而大费周折呢！”说着屋角金自鸣钟咚咚连撞十一下，雍正道：“子时了，道乏吧！你不要回城去，今晚和张廷玉住清楚寺。他累极了的人，你不要惊动他。你还可可在京住些日子，见见你十三爷再回你那个六朝金粉之地。”

“喳！”

雍正笑着又补了一句：“翠儿如今是一品夫人了？她做的靴子很合朕的脚，捎信儿叫她用心再做两双——一点绫罗也不用，明白？”

“喳——明白！”

在离开沙河的第二天中午，允祥随范时绎来到马陵峪大营。这是和丰台大营、密云大营并称三大羽林军的一支驻军，不但装备精良，火炮鸟枪马铳俱全，马步军也都配套。还有一支水师营——其实北方用不着，因此专门为大营制作舟桥，有类于后世所谓“工兵”。马陵峪大营的设置，是康熙朝名将周培公的曲划，当时吴三桂三藩之乱初平，国力尚不强盛，罗刹国日夕在东北黑龙江流域，这个大营和密云大营的建立，其实是为防止东北巴海将军与罗刹战事不利的“第二防线”。整个大营以马陵峪为中心，像个蛛网一样向北辐射，中军大营设处背靠棋盘山，山下旱道纵横，山上溪泉密布，景陵西侧大片房屋，可用来贮存粮食和军火，登上棋盘山北望，连绵数十里星罗棋布的营房尽收眼底。允祥视察了大营，登棋盘山观望形势下来，一边走一边不绝口夸赞：“我看过多少大营，这真是头一份，开眼！周培公算得一代奇才，可惜我生得晚，他活得短，只见过他一面，竟记不得他什么模样了！”

“奴才没见过周军门。奴才的爹跟周军门打过尼布尔。”范时绎用手

搀着虚弱的允祥沿石级下着，说道，“听爹说周军门是个年轻公子模样，怎么瞧都是个文弱白面书生。打起仗来那真是诸葛再世白起重生，笔下文章好，又是好口才，说降平凉城，骂死过吴三桂手下的‘小张良’！这个营盘设置了快五十年了，您瞧了这部署，真是天衣无缝。北边不论哪一方有事，都能全营策应，招不断的粮道，堵不断的水道！”允祥不胜感慨，说道：“老一辈是都风流云散了。时势造英雄，英雄也能造时势。这话真是千金不易。到这里看看，先帝爷创业艰难，长策远图的谟烈都能体味到。我们不好生做，真不配做他的孝子贤孙。”

两个人一路说话，慢慢回到大营中军帐，身倦体软，在范时绎书房略坐了一时，还没来得及说话，突然身子一歪，几乎从椅子滑瘫倒了。慌得范时绎和允祥的亲兵一拥而上，小心搀架着他歪在炕上。范时绎一边忙不迭叫人传军医，用手试允祥额头时，却也试不出温凉。眼见允祥呼吸均匀却百呼不醒，直急得在地下团团乱转。一时，范时绎营中几个军医都赶了进来，号脉、翻眼皮、掐人中，允祥脸黄黄的，只是个昏迷，几个随军郎中都是治跌打损伤青红刀破的好手，于内科却是外行。有的说是痰涌，有的说是血滞，有的说是冒风受寒，有的说是汗脱失调，众口不一地乱糟。范时绎满脑门子都是汗，口中只是反复唠叨：“这可怎么好？这可怎么好？……”正乱着，大营门闾军校闯了进来，双手将一张道策递上来。

“不见！”范时绎一摆手道，“你没长眼？十三爷这个样儿，我顾得着见和尚道士？”那军校却没有退下，赔笑道：“那个人说他从龙虎山张真人处来的，叫贾士芳，说一提名字，军门要是还不见，他也就去了。”范时绎一怔，立刻想到是沙河见到的那位异能之人。他看了昏睡不醒的允祥一眼，噎着气道：“请他进来吧。”

一时，便见贾士芳飘然而入，却还是酒楼那身不道不俗的打扮，他一脚踏进书房便笑道：“有贵人在这里遭难了，士芳特来结缘。”范时绎是早已领教了他的能耐了，一边令军医们都退出去，赔笑着对贾士芳一揖，说道：“简慢了，就请仙长为王爷施治，范时绎自当重谢。”“我说过是结缘来的，不要谢。”贾士芳觑了允祥一眼，转过身，从腰间褡包里向外取黄表纸朱砂和笔，口中道，“王爷是去了康熙爷跟前，有点舍不得那边，忘了回来了——我书一道符，请他回来。”他口中呢呢喃喃念着咒，便坐在灯下用朱笔在黄表纸上点点画画。此刻离得近，书房里十几支蜡烛亮如白昼，范时绎这才看清贾士芳：个头儿只五尺上下，弧拐脸又青又白，没有多少血色，嘴又小又尖，塌鼻梁旁长着一对骨碌碌乱转的小眼睛——哪里都是破相。偏是凑到一处却并不难看，像煞是个弱不禁风的寒门书生穿了道装。

这样一个人竟有那么大能耐！范时绎正在胡思乱想，贾士芳已是一笑，对书好了的符轻轻一吹，说道：“人不可貌相，是吧，范军门？”范时绎被他说破心思，也是一笑，正要答话，贾士芳已经起身，也不踱步，也不作法诵咒，只将那符在灯烛上燃着了，说声“疾”！这才又坐下，笑道：“不妨，王爷顷刻就回来。”

“给贾仙长献茶！”范时绎见他如此笃定，也就放了心，坐在贾士芳对面，似笑不笑地说道，“怡亲王是万岁爷第一爱弟，他不能在我这里失闪。万一有个好歹，恐怕我就要请你殉了。”贾士芳满不在乎地说道：“万事都有大数定着，王爷要是救不过来，我也就不敢来救。我敢来，你就殉不了我。比如说甘凤池，他要见汪景祺，造化没安排，他就见不到。我在楼上劝他们不要见，他们还想难为我，我就请他们喝马尿。和大人说这个大人未必懂，比如今晚我们共坐，说这些话，也都是前数定的。”范时绎道：“你这些话莫名其妙。我现在最急的是十三爷——”他没有说完便戛然而止。因为允祥蠕动了一下身躯，已经翻身坐了起来。

允祥的神色里多少带着点迷惘，他确实刚从梦境里回来，但是怎样进入的梦境，已经全然忘记。他瞟一眼笑吟吟的贾士芳，淡然对范时绎道：“你眼瞪着做什么？不认识我么？——这是个道士嘛，怎么在这里？”范时绎未及说话，贾士芳已经起身，微笑道：“方才十三爷和圣祖说话，给您递报急条子的就是贫道。放心，那是梦！由来世间不过是一大梦，雍正爷此刻安坐北京，只是有点小病，不碍的。就是有人请什么铁帽子王，变不了这个大数！”允祥仰着脸回想了一下方才的梦，又从脚到脚审视了一眼贾士芳，叹道：“我明白了，是我大限到了。你救我回来的，是么？”

“大限到了谁也救不了十三爷。”贾士芳冷冷说道，“十三爷不过身子弱，走了元神而已。我晓得，您还想问那梦是真是假。告诉王爷，佛谓之空幻色，道谓之虚映实，由来大千世界也就是空虚一梦，何况梦中之梦？王爷是读过多少书的，也许我们此刻，正是方才那个王爷在梦境之中呢！”说罢又一稽首。他说话时，始终面向允祥单手并指。允祥觉得丝丝缕缕一股温热之气悠悠地扑面而来，直从眉心间透入胸膈，有如春风吹拂五脏，蕴藉温存，十分受用，顿时觉得气清目明。因改容说道：“仙长真乃道德高深之士。总归一条，仙长能游悠于空色虚实之间，能通行于幽明造化之道，允祥真是有缘！”“无量寿佛！”贾士芳粲然一笑，“王爷这话说得近了。贫道一来就对范将军说，要和王爷结善缘的。”

范时绎呆呆地听着他们两个人对话，他是将门之子，恩荫武职出身的将军，虽然读了几本书，不过为要装“儒将”幌子，会意而已，听允祥二人谈这些，似懂非懂的觉得没趣儿，见有话缝儿，忙道：“王爷和贾仙长真是有缘——奴才没顾着介绍，这位就是路上跟王爷提起过的贾士芳——江西龙虎山姜真人处来的。”

“既有缘分，请贾仙长随我京华一游。”允祥久病缠绵，今天又晕倒在范时绎军中，和贾士芳对坐闲聊这么几句，浑身四肢百骸都觉得清爽通泰。想到雍正皇帝时常犯热病，几次提到让自己留心访求异能之士密荐进宫疗疾。眼前这个贾士芳，和自己所谈的，也都是《道藏》中正派学问，由不得他心里一动。旋又笑道：“皇上以儒家仁孝之道治天下，胸中学术包罗万象，并不排佛斥道，如有善缘，贾先生还可为天下社稷多做些事。”

贾士芳仍旧一副不动声色似笑非笑的面孔，漫不经心地说道：“谨遵王命。这是光明我道门大善缘。道士有没有那么大的神明通会，还是要看天数安排。”他起身对允祥又是一揖，说道：“王爷，您今日很劳乏了，能这样兴致勃勃在这里长谈，是因贫道用先天之气护定了缘故，就请王爷安置。”见允祥点头，范时绎忙过来亲自料理，侍候着允祥睡了，又对贾士芳道：“那边我已经叫人给神仙收拾出一间净室，就请过去安歇。”贾士芳笑道：“我只是坐定，从来不睡觉的，王爷这也还得我亲自照料。”说罢便向西壁前东向盘膝而坐，双眸炯然一闪即瞑然入定，再也不说一句话。范时绎听允祥动静时，已是酣然入梦，掩门出去看时，已是斗柄倒转星河渺渺。他毕竟不放心，又推门进来，亲自坐在榻前假寐守护。

允祥一夜睡得很香，但醒得很早，听得远处村落鸡鸣三遍，揉着惺忪的眼轻轻坐起身来，见贾士芳兀坐西壁如庙中泥胎，范时绎斜倚在榻栏杆上钓鱼打盹儿地睡不稳，又是好笑又是感动。范时绎已是听到他的动静，忙命人进来侍候洗漱，又道：“天还早，王爷该多睡一会儿的。”允祥看了看闭目沉坐的贾士芳，说道：“我是个心血不足的，有昨晚这一睡就很难得的了。不要惊动这位道长，他其实是我治病，也很累的。”于是二人便蹑着脚儿出来。

“王爷，”范时绎望着空荡荡的操演校场说道，“怕您歇不安，我昨晚已经下令，今日拉到峪北小校场出操。”允祥满意地点点头，说道：“这是你的心。其实我早起惯了的，陪我就在这散散步，用过早点，我们到景陵去瞧十四爷。”

于是二人便沿着大操场月台边的草坪上慢慢散步。允祥似乎有心事，背着手望着东方的晨曦踱着步子一声不吱，范时绎也不敢搅他思绪，只能在他侧后亦步亦趋。足过一袋烟工夫，允祥突然止步，问道：“时绎，你在想什么？”

“我……”范时绎猝不及防，怔了一下答道，“我在想，这姓贾的说不定是个妖人。太神了，也太玄了。前头沙河，还有这里他都在，似乎故意儿在王爷跟前炫耀能耐。十四爷是万岁爷屡次下密谕严加管束的人，说句良心话，奴才一半心思在军务上，一半心思都操在十四爷身上。您这次回京又带十四爷同行，还跟着这个半仙之体的贾士芳，奴才真难放心。”

“你说得是。”允祥点了点头，“贾士芳确实有些邪门。不过他说的大数之理还是正论，我也防备着呢，你晓得么？——万岁身子骨儿也不算很好，正在密访能医善法的人，我自己试试，如果可用，就荐上去。不可用也就罢了。我既不带他见十四爷，也不带他和我们同行回京，到时候你软禁了他，听我的信再做主张就是，怕什么？”

两个人绕阅兵月台旁满是白霜的草坪上一边转悠，又窃窃密语移时，直到红日高升才又回到书房。却不见了贾士芳，范时绎便问军

士：“贾道长呢？”

“贾道长走了有一阵子了。”军士禀道，“走时还留了个笺儿，说请王爷和军门回来看。”允祥见书案镇纸下果然压着一张信笺，几步上前拆开看时，上头却是一首诗。

奈何桃李疑春风，道家不慕冲虚名。无情心香难度化，有缘异日再相逢。

允祥呆呆地将纸递给范时绎，说道：“我们负了心，他去了。”范时绎却觉得心中一宽，笑道：“这可都是他说的，有缘无情都是‘数’。异日相逢，今日我少操多少心！”

吃过早饭，允祥和范时绎二人打马顺马陵峪迤逦东行到埋葬着康熙皇帝的景陵。十几里夹山驿道上三步一哨五步一岗，都是范时绎夜里安排好的关防。行约少半个时辰，范时绎在马上扬鞭遥指，说道：“十三爷，前头就是景陵陵寝，这个地方和紫禁城一个规矩，爷下马走几步儿吧。”允祥向东觑着眼看，果然从马陵峪口出去约一箭之地，一片开阔地上坐落着寂寥无人的景陵陵寝。高大的景陵凿山而成，依山南下是巍峨的拜殿，环着瓮城下，是碧得发黑的老柏苍松，中间映着一座座飞檐斗拱的殿宇。寝宫正门外是三座一块石整雕的石块，卵石甬道从正中穿过。甬道旁也都是郁郁沉沉的松柏，掩着一对一对的石象、石马、石翁仲、天禄、辟邪……直向南边的驿道延伸过去。允祥踩着一个戈什哈的背缓缓下马，丢了缰绳。一股哨风吹来，他觉得冷，裹了裹披着的猢猻猻皮大氅，说道：“我来景陵三次了，从来没有走过这条路。这地方的驿道纵横交错，又都掩在岩石大树里，真像迷魂阵一样。”范时绎也道：“爷来景陵是代天子祭陵，走的是直通寝宫陵阙的正道儿，又是呼拥着来，攒簇着去，哪里留心这些个呢？”一边说，一边按剑跟在允祥身后直趋景陵前的石坊。

圣祖仁皇帝康熙的灵柩奉安景陵虽然才两三年，但这座寝宫修造已经交近五十年了。在灰暗高大的堞雉上满是暗红的苔藓，干枯了的牵牛藤爬得满墙都是。正门箭楼的果戗落满鸟粪。一群乌鸦见这么多人来，“唳”地一齐飞起，随着一阵难听的“呱呱”叫声远去，十几个守在寝宫门洞里的太监见一下子来了这么多兵，又簇拥着一位王爷逶迤近来，都有点不知所措地惊惶四顾。一时，便见一个蓝翎子管事太监飞也似跑出来。他却认得允祥，老远便打千儿请安，又跪着磕了三个响头，说道：“奴才赵无信给十三爷叩安。”

“嗯。”允祥点点头，问道，“这里就你一个管事太监？”

“回十三爷！”赵无信一说话三磕头，“还有一个秦无义，随身儿侍候十四爷，他在里头，奴才这就进去传他。”

“不必了。本王是奉旨来看望允禩的。”允祥看着周围凄冷荒芜的景象，打心底叹息一声，说道，“也用不着通禀，你起来，带我进去。”

“喳！”

于是赵无信前导着允祥，范时绎紧随近边沿着寝宫西仪门石甬道进来。只见偌大的寝宫正院几乎阒无人迹，西北风掠过，满院都是松涛声。允祥一边走一边问：“你十四爷住在哪儿？”

“就顺这条道儿直朝前走，您瞧，尽北头偏殿门口有人，那就是。”

“他身子骨儿还好？”

“回王爷，十四爷身子骨儿不像有大不好。只是睡不好，吃饭不香。”

“每天早起，还练布库么？”

“不打布库了，只偶尔打打太极拳。十四爷偶尔也散散步，只是从来也不说话。”

“弹琴么？下棋不下？”

“回十三爷，没弹过琴，也不下棋，十四爷常写字儿，不过写完就烧。”

允祥不再说话，眼见西偏殿丹陛下一溜太监宫女都已跪下，一个太监小心地迎上来，料是秦无义，因摆手示意免礼，径自拾级登堂而入。却见一个人黑衣皂靴，腰间束一条玄色腰带站在案前，一手握着笔正在写字，允祥站在门口，审量移时，轻轻叹息一声道：“十四弟，我来看你了。”

允禩抬起了头，他比允祥小不到两岁，倒颦八字眉，眉宇很宽，个头模样都和允祥很相似，只留着浓墨写出隶书的“一”字髭须，和允祥的八字须不同。允祥凝视着面前这位和自己一样并称“侠王”的弟弟，心里真有说不出的感慨。又怔了一怔，重复道：“我来看你。”允禩眉棱不易觉察地颤了一下，把笔放下，略带着口吃地问道：“奉旨来的吧？”

“……是。”

“是显戮，还，还是暗鸩？”

“兄弟，你别这样——”

“是显戮还是暗鸩？”

允禩消瘦的脸上目光炯炯，像盯着一个不怀好意的陌生人。他已经不再口吃，苍白得令人不敢逼视的面孔上略带着讥讽的冷笑，说道：“雍正派你这个铁帽子亲王来见我，还会有别的事？你要问我这两样死法挑选哪样，我可以告诉你老十三，若是旨意把允禩绑赴西市，万目睽睽下

明正典刑，允禩这会子磕头谢恩奉诏；要用毒酒灌我，就这里侍候的太监宫女全都叫来，我当众饮酒。若皱一皱眉头，我就不是爱新觉罗后裔！”

“十四弟，你误会得太深了。”允祥见他身陷囹圄，仍如此倔强英爽，不由一阵惺惺之惜，原准备复述雍正的话，只好换个办法说。他故作爽朗地一笑，坐了对面椅子上，说道：“请十四弟也坐，我和你同父之子，是亲兄弟；当今皇上和你一母同胞，更是嫡亲兄弟，就疑到这个分上，就生分到这个地步儿？来，谁是十四爷跟前侍候的太监？”

守在门口的秦无义也以为允祥来传旨命允禩自尽，吓得脸色煞白，听见传叫进来，差点绊倒在门槛上，就势儿扎下千儿道：“奴才秦无义听王爷吩咐！”

“没有吩咐的话，”允祥不禁一笑，问道，“十四爷每天进几次饭，一天吃多少肉？”

“回王爷，十四爷一天早晚两顿正餐，不吃肉。”

“吃饭香吧？是十四爷不肯吃肉，还是你们克扣了？”

“奴才怎么敢克扣！十四爷仍是固山贝子，就没有爵位，爷也是金枝玉叶！爷只肯偶尔用点素鸡蛋，一天也就吃半斤到十两粮……”

“早晚跟前有人侍候没有？”

“有！这屋里十二个时辰，十四爷身边不少于四个侍候人。”

“十四爷是来守陵读书的，不是囚禁。”允祥又道，“你们也该常陪十四爷走动走动，散散步什么的。”

秦无义微睨了一眼面无表情的允禩，叩头连声，说道：“这个差事奴才办得不好。十四爷随常时分只在这寝宫里头转悠转悠，从不出去。奴才们也不敢做主请十四爷外头去……”

“起来吧。”允祥淡淡说道，又转脸对允禩笑道：“老十四，别把弓弦儿拉得绷紧的，叫你小哥子瞧着心里难受。方才这话就是我奉旨要问的，你就杀头砍脑袋地先闹起来！”

“是么？”允禩似乎有些意外，瞟一眼允祥，旋即收回目光，眼观鼻鼻观心哼了一声，说道，“那就请十三哥上复雍正，老十四安分着呢！我琢磨着，他必定还要问我有些什么想法儿。也不妨直言冒奏，我想我是个不忠不孝不友不悌的人，什么福也享过，什么罪也受过，只想早点出脱了。他是皇上，我是臣子，君要臣死臣不死为不忠不是么？杀了我是最好最好，也不用担心和哪个王爷勾起手来和他作对了，也不心疑惑哪个将军劫持了我当傀儡皇帝了！他恐怕不肯开这么大的恩——这个四

哥比我晓得，谁也没他伶俐——怕落杀弟名声儿，那就请他允我削发为僧，要真正这样，我打心眼里感激他这个仁君了！”

允祥听他夹七夹八侃侃而言，一多半倒不能对雍正直言转告，知道他抱了必死之心，因叹道：“我懂得，我也知道。”

“什么？”允禩说得兴头，已是满脸泪痕，突然被允祥插进一句，不禁诧异地抬起了头。

第六回 情怡王情说圉圉人 雄心主雄谈治世图

允祥慢慢站起身踱到窗前，隔玻璃望着外面。外边起了风，苍黄的天上几朵灰褐色的云。云从高高的墨绿色的老柏树隙间滚滚南下，仿佛在互相追逐，又好像一只只绵羊被什么猛兽吓坏了，拼命地向南逃跑。呼啸着的风穿进陵寝院子，便没了一定方向，在树和墙间乱窜乱碰，扫起秋末的残叶和黄草节儿，扭成一股又一股的旋风在荒落无人的殿宇前即生即灭即蹈即舞。允祥无可奈何地闭上了眼睛。他奉旨来的目的十分明白，动员这个固山贝子回京。因为年羹尧已经死去，策零阿拉布坦又在新疆阿尔泰一带与蒙古王公聚会，拒绝朝廷册封，大有东进重新侵占青藏的势头。一来允禩在西大通带过兵打过仗，召到京师可以参赞一下军事，二来雍正自己也觉得允禩毕竟是一母同胞，怕囚得久了招引闲话。但允禩眼前这种心态，肯听雍正的摆布么？

一股贼风裹着沙土扑窗而来，允祥看得出神，急忙躲避时，沙土打在玻璃上，簌簌一阵响便没了踪影。他回头看允禩时，已经漫不经心地又在援笔写字——这是他多年的宿敌，不但政见不同，还几次弄手段几乎置他于死地，原本无感情而言，但允祥这几年身体羸弱，读尽了佛经，昔日的恩恩怨怨此刻看，不过是过眼烟云，早已不存报复之心。允禩的执拗风骨也让他赏识……一时间允祥心乱如麻，他不能不遵旨劝感允禩，又着实担心他回京不安分，枉自断送了性命。思量着，允祥转回身来，看着不管不顾埋头临着颜真卿帖的允禩，长长吁了一口气，说道：“你不是要问我懂什么吗？”

“方才是脱口而出。”允禩狠命地划着一捺，头也不抬说道：“这会子又不想问了。”

允祥道：“我是想说，我高墙圈禁了整整十年。你大约不会忘记的吧。”

允禩放下了笔，颓然落座。

“我们这种人，触了圣怒或犯了罪，除死之外，圈禁是最重的刑罚了。”允祥苦笑道，“就那么个十三贝勒府，就那么个小花园子小四合院，我囚了十年。看四方天，看四方地，看蚂蚁拖苍蝇上树，看墙角的牵牛花儿一次又一次地爬墙、开花，一次又一次地枯黄败落……比起我，你眼前这点子‘遭际’算得了什么？”“你本来就是‘英雄’嘛！”允禩刻毒地挖苦道，“我拿什么和你比呢？”允祥摆了摆手，不在意地说道：“英雄不英雄，自个心里清楚，我是个凡而又凡的凡人。我落了一身的病：失眠、身热不退、咳嗽不止，头发一多半都白了，我打起精神一天也只能做两个时辰的事。昔日那个‘拼命十三郎’你再也见不到了！”

允禩惊愕地看着越走越近的允祥，允祥的口气也越来越咄咄逼人：“当然如今不一样！我是亲王而你是贝子。因为兄弟逐鹿已见分晓了嘛！我的意思，皇上并不记从前的陈年旧账，当时是那种形势，彼一时，此一时么！有什么计较的？你是大丈夫，我借一句大丈夫的话，赢得起，也要输得起！瞧你这副熊样儿，还敢大言不惭，说什么‘爱新觉罗之子孙’！”

“我的乔引娣呢？”一股热血全涌到脸上，允禩苍白的面孔变得通红，“你有乔引娣么？他凭什么夺走我的乔引娣？”

这是最难回答的问题，允祥离京前和雍正长谈，雍正百事肯让，唯独在乔引娣这个女子上寸步不移：“你告诉允禩，除了乔引娣，连朕的嫔妃在内，无论大内还是畅春园、热河行宫，他看中的，立刻送他！”但允祥怎么能对允禩转述这话？他紧锁眉头思索着，说道：“十步之内必有芳草！你说我没有我的‘乔引娣’——我两个，两个呢！两个都……死了！”他目光陡然一闪，突然想到那个可怕的中午：大雪崩腾而下，康熙皇帝驾崩，雍正皇帝受命来赦免自己，阿兰和乔姐两个侍妾却都饮鸩自尽明志……允祥眼中突然涌满了泪水，喃喃说着：“阿兰，乔姐，都是我不好，我……错疑了你们……”

“我道是谁呢，原来是这二位！”允禩却没留心到允祥的异样神态。阿兰和乔姐他当然都知道，因为她们都是他和允禩安排到允祥府中监视允祥的坐探。原以为她们都是被这位二杆子王爷灭口杀掉的，此刻才晓得这两个女人是自杀！允禩咬着牙冷笑道：“这两个淫贱材儿有什么可惜的？你拿她们来比我的引娣，真是可笑——”

“啪！”没等允禩说完，允祥已是一掌照脸掴了将去。允禩被打得一愣，头嗡嗡直响，左颊顿时紫涨起来。他没有去捂脸，霍地站起身来，和允祥二人斗鸡一样恶狠狠互相盯视。屋里屋外，连范时绎都没听明白，这兄弟二人好端端说着话，会突然翻脸，个个吓得变貌失色，又不敢来劝，都站得木雕泥塑般一动不动。

“事不同而理同，情不同而心同。”允祥脸色白中泛青，“我并没有作践你的乔引娣，你怎么就敢糟蹋我的阿兰乔姐？”“你没有作践，但雍正却作践了我的引娣。”允禩对政治之事早已无所谓，他最伤心的就是雍正无端从他身边抢走了他的爱妾，因此梗着脖子毫不让步，“夺妻之恨你知道吗？雍正这样作为，还算是个明君？”

允祥已恢复了冷静，他似乎有点伤感，松弛了一下自己，微微点点头，说道：“皇上并没有把引娣怎么样，更没有纳她当嫔妃。这一条我能给你打保票。”他谨慎地选择着词句，缓缓说道：“蔡怀玺和钱蕴斗勾通汪景祺，想劫持你到年羹尧大营造逆作乱，这是已经申明查实的事。你身边窝了这么多匪类，朝廷难道连一点处分也没？乔引娣并没有注册是你的侧福晋，她只是一个寻常丫头，按例掉换你身边使唤人，也是怕你陷得更深，那不是好意？”

“巧言令色为虎作倀！”允禩一屁股坐回去，大刺刺跷足而坐，脸上带着刻毒的笑容：“就凭这样的‘诚意’、‘好意’，还指望着我回京给雍正朝廷卖命！还是开头那个话，明着杀暗着杀都由你们，成者王侯败者贼自古通理，我也不很在乎把我怎么样。”

至此，允祥觉得已经竭尽所能劝允禩回京臣服。允禩不肯就范，他反觉心里轻松——允禩这样的心境，就回北京也是死心塌地和廉亲王联合与雍正作对，留在这上不沾天下不着地的地方，反而易于保全。思量着，允祥已经转了话题，笑道：“何必这么剑拔弩张的？我囚禁，你出兵，我释放，你又来这读书守陵。十五年了吧，我们两兄弟没有单独聊过。一见面又像乌鸡眼似的对着盯！方才是我兄弟斗口，并不是奉旨和你析辩道理。你既然不愿回京，在这里再静养些日子也好，引娣的事我回去和皇上说说，要能周全，自然要周全的。老十四，不论你怎样想，我们总是兄弟，手心手背都是肉，不要总闹别扭跟自己过不去……我明后日返京，今晚在范时绎营里设一席酒，我们高高兴兴吃一顿团圆饭，不再说这些钻牛角尖儿的话了，成么？”

“这尚在情理之中，”允禩点了点头，“成！”

允祥出门，一股寒风扑面而来，不由得打了个冷噤，叫过赵无信秦无义两个太监头儿吩咐道：“好生侍候你们十四爷，缺什么又不便奏朝廷的，到怡亲王府找我，要委屈了十四爷我是不依的。方才我们兄弟说话，都是家务，谁胆大，谁就只管往外说去——我准能剥了他的皮！”

允祥回京当晚，北京下头场雪。初时也不甚大，只是霏雾一样细碎的雪粒随着袅袅的朔风在这座灰暗阴沉的古都街衢间荡来荡去，渐次变成软绵绵的雪片飘洒下来，早已冻得结结实实的路面上冰封一层，又加上雪，走上去一步三滑。隔着玻璃轿窗看，外面的街市雪光映着，一般商贾店肆早已打烊，门面招牌都还绰约可见。掏出怀表看时，却已到了戌末时牌。一个护轿的亲兵一头一脸的雪，扒着轿窗呼着白气禀道：“王爷，前头是岔道，咱们是去畅春园还是回清楚寺？”

“已经戌时了，这会子皇上刚刚用过膳，还要念佛入定，晚间还要看折子，”允祥沉吟道，“去一个人禀那里的当值侍卫，请转奏皇上我已回来，住清楚寺，皇上要见我随时过去。”

轿夫们悠着嗓子呼一声，轿子平稳地转向北行。允祥在轿中撩开轿帘小窗，外面苍暗的天底下已是一片雪野茫茫。他凝望辨识着轮廓模糊的清楚寺，想起这一路去遵化蹊蹊跷跷的事，心里又是迷惑又是怅惘。一会儿是甘凤池，一会儿是贾士芳，一会儿又是允禩，影子走马灯似的在心里晃漾。大千世界有多少识不透的理，看不破的情啊！思量着，一声声暮鼓晚钟穿越雪幕传来，便听隐隐约约和尚晚课诵经之声。大轿在一溜四盏米黄西瓜灯的山门外稳稳停住，清楚寺是到了。守在庙门里怡亲王府的太监们早接到传呼，听说本主回来，四十多个太监、王府长史、笔帖式早迎出庙门，一溜线儿按序排班等候。大轿一落，两个太监

立刻过来，挑轿帘，搀架着允祥哈腰出轿，立刻给他披上了油衣。

“雪下得大了，”允祥立刻被寒风袭得打了个噤儿。他一边用鹿皮靴子登着木屐，一边吩咐道，“告诉账房上，随轿的亲兵太监，还有轿夫，每人赏十两银子。寺东边有家酒馆，那边讨两桌席面大伙儿暖暖身。庙里是佛家清净地，不要到里头搅和。”一边说着便进庙。果见正北大悲殿中灯烛摇摇，和尚们击鼓打锣喃喃诵经，沿大悲殿西庑一溜房，是自己静修的精舍。东庑一向都空着没住人，但今晚却见也挂着灯。允祥在庑廊间走着，问道：“那边也住了人，是哪家大臣？”

随行在侧的长史叫刘统勋，雍正元年的进士，黑红脸膛五短身材，十分精悍健壮，听允祥问，忙道：“北边是张中堂，南边是李卫李制台，这几日都住在这里。”允祥怔了一下，说道：“李卫，还没回南京？”一边说便进了自己屋里，一股热浪扑面而来，满身寒气立时都苏苏融化开来。

“回王爷话，”刘统勋跟进来，一躬说道，“李卫和六部里还有些公事没说完了。他禀了万岁爷，要等王爷回来见见再去。”

允祥喝了一杯热腾腾的奶子，更觉暖融融的受用，脱去外边的狐皮大氅坐了，说道：“我们这边房里都是火墙地龙，没过冬就修缮好了的。对面张中堂他们面西，屋里又没有这设置，就是李卫，也不是什么好身子骨儿。你告诉太监们，挤挤腾出两间房，一间给张廷玉住，一间给李卫住。天晚了，彼此都很乏，没要紧事今儿就不见了罢。”“卑职这就过去传王命。”刘统勋说道，“不过张中堂后晌进的园子，见皇上还没下来，李制台才下雪时还在院里转悠过，要是已经睡了，可否就不惊动他了？”

见允祥无话，刘统勋转身便去，还没出门槛，便听李卫在外边庑下报名：“一等待卫、两江总督、太子少保李卫请见怡王爷。”

允祥不禁一笑，大声道：“进来吧，狗儿！”待李卫进屋，一边见他行礼，一边笑道：“你这个职名有意味。你还兼管三齐监盗；连着报一二三，‘太’是‘大’，‘少’是‘小’，真真是占全了！”

“这屋里真暖和！”李卫磕了头又打千儿起身，赔笑道，“不光三齐，直隶山西河南的盗劫案子也归着奴才管呢！”就灯下觑着允祥脸色又道：“王爷气色比在沙河时好多了。奴才跟王爷一个病儿，有什么好药，好歹赏奴才一点。”“有什么好药！刚进这热屋子暖和的，我叫他们给你和张廷玉各腾一间，今晚就搬过来！”允祥说笑着摆手示意李卫坐了，又道，“我以为你早已经回南京去了，紧着在北京泡什么？”李卫敛去了脸上笑容，望着幽幽的灯火，说道：“奴才是奉了旨意的。就是不奉旨，不知怎的，奴才也想多在北京待几日，奴才这病，总担心这回子去了就什么‘壮士一去不复还’了的，有些恋主不舍。二则听到些风声，奴才也放心不下。三则有些细务还想请爷的示下。”说罢瞟了刘统勋一眼。

刘统勋十分机敏，立刻便向允祥一躬，说道：“那边书房还有几封要紧文书没拆，王爷和制台在这说话，没别的吩咐卑职就过去了。”允祥点点头说道：“其余的人也回避一下，给我和李卫在这炉子上温一壶奶子就成了。”侍人都退出去，才笑问：“什么事这么弄神弄鬼的？”

“奴才惦记旗主来京的事。”李卫用火筷子把奶子壶支得更稳了点，紧皱着眉头说道：“八爷也真胆大，这是豁出来性命和万岁爷作对呀！凭良心说，奴才真有点悬心——奴才在外省京里都有不少朋友，八爷外面上只管个旗务，其实势力很大，风声只要不对，朝局兴许真的推骨牌一样一下子就乱了。万岁爷上次谈了，奴才觉得心安了些。下来想想，八旗绿营里头的将校官员有几个不是旗下人？旗主在朝廷上撑住场面，军心再不会稳的，只要对峙住，带兵将官也会变心的。奴才死活是皇上的人，想着请十三爷再劝劝皇上，最好是别走这步险棋……”

允祥静静听完，抿着嘴唇说道：“你说这些皇上不但想到了，比你还要想得深想得细。从去年有这个风声，皇上就给驻京旗营游击以上管带官员发了几十个密折奏事匣子。军队里一动一静清楚得很。”他站起身来，在热烘烘的地龙上慢慢踱着，“我担心的和你全是两回事，我怕八哥这次铤而走险，陷得太深没法自拔，这是大逆罪，又没法救。十四阿哥这次不奉诏，真是件好事。可还牵连着八哥九哥十哥一个亲王、两个贝勒，文武百官过去党附他们的有多少？就文华殿、武英殿还有几个大学士你就难讲他们是什么心！李卫啊，这是多大的案子，你见过吗？你听说过没有？圣祖爷二十几个儿子，大阿哥已经囚禁疯傻了，二哥病得奄奄一息，有一天没一天的，活不了多久了；十四弟其实也是软禁了，再加上这三个……天下后世哪里理会‘树欲静而风不止’——写到史上，是个什么名声呢？”李卫一门心思担忧的是雍正的皇位，听允祥这一说，立刻心里清明，皇上和这个允祥其实是网罟俱备，单等这几条不知死活的鱼撞网的了。想想允祥的话，也替他们兄弟寒心，半晌才叹道：“说到这烦恼，还不如小家子寒门小户呢！八爷也真是的，没有得皇位，总还是个亲王吧！怎么闹起来没个完？”

“所以这是气数。”允祥忽然想到贾士芳那番议论，心里又是一沉，他细长苍白的手指不安地握在一处搓动着，说道，“我们没法去劝八哥，他要做，我们又没法拦，只能照皇上意见挤脓包儿。八哥要知趣一点，自己收敛，安分办差，就是这些旗主来，我也能保下他；不然我也保不下来，这真是无可奈何……”他变得有点神经质，只是喃喃自语：“你说够了……也争够了，还没个完么？天下那么多事等着我们做，只是要闹家务？……不能学学十四弟么？”

李卫眼中满是怜悯地望着这位雍正皇帝的第一宠弟。当年，他在康熙的儿子们最不安分，挥鞭江夏镇有他，火马踏筵席有他，大闹御花园也有他，康熙御赐封号“拼命十三郎”是个闯祸的都头惹事的领袖，二十年党争十年高墙圈禁，竟像变了一个人！猛地想起乔引娣的事，便问道：“十三爷，这个乔引娣是怎么回事，审诺敏一案我见过几次，标致是标致，算不上顶尖儿出色的。怎么十四爷就把住不放，万岁爷又指名硬

要？都太痴了……为一个女人兄弟们闹生分到这分儿上，值么？”

“世上有几对夫妻像你 and 翠儿？青梅竹马患难之交又一双两好？”允祥怔望着微红的炭炉，“情之一事，任谁说不清的，为这个丢了江山、身家性命的要多少有多少，像吴三桂为一个陈圆圆称兵叛明，引大军入关，也还是个情——冲冠一怒为红颜！”

“可皇上过去和乔引娣并没有旧情。”李卫俯首沉吟，“太蹊跷了。我问皇上，皇上又叫我问您，您能告诉我么？”

允祥将沸了的奶子壶挪动到炉边，思量着，自失地一笑，说道：“方才你说到‘痴’，我想起有人说过满洲人情痴的话。太宗皇帝要晏驾，世祖皇帝才六岁，睿亲王多尔袞揽总儿掌握朝政，眼看着的花花江山唾手可得，他就是不伸这个手。世祖皇帝在位十七年，才二十四岁，如今有说病故的，有说出家的，总之为了一个董鄂氏，和多尔袞一样为一个‘情’字。说到乔引娣，皇上要她也为这个字。不过不为她自己，倒为了另一个女人，就说皇上情痴，也是真的。”李卫颇费心思地蹙着额头听完，说道：“王爷的话太绕弯儿，皇上为情要引娣，又不为引娣，又为另一个女子，这没法解。”允祥道：“这没什么不好解的，引娣长相太像皇上当年要的一个女子了！二十年前，皇上巡视安徽，被大水围困，城破逃生后被一个女孩子救起来，在那女孩子家二人有过一段缠绵恩爱……”

“王爷，”李卫忽然想了起来，说道，“您这一提醒儿，我就都知道了。大水过后，皇上在扬州催办赈灾粮，人市上买下了我。我和皇上还一同去桃花渡、高家堰寻访过她。她叫小福……我们主奴那次险，差点在黑店里送了命！小福是乐户贱民，所以皇上还有一道特旨，为遍天下贱民脱籍。呀！乔引娣长得像小福？会不会——”一个更可怕的念头袭上李卫心头：会不会是母女？！但他随即否定了，小福是被火刑烧死的，死时是雍正亲眼所见，离二人分手满共才三四个月，不会有后裔留下，天下也没有这般巧的事——他口风一转，疑虑地说道：“会不会日子久了，皇上记忆错了？就算长得一模一样，还有脾气、性格儿呢！如今既然牵扯到国事，就让十四爷一步——”他又想到允祥比喻的多尔袞和顺治，便打住了，竟不知说什么好了。

一时间两个人都觉无话可谈，屋子里顿时沉寂下来。隔着大窗玻璃向外望，雪已经下得很大，一片片粘到玻璃上，顷刻就化成水，泪一样流下去，只远远的隐约听清楚寺方丈在朗朗念诵《般若波罗蜜多心经》：

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舍利子，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受想行识，亦复如是。舍利子，是诸法空相，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

“你们这么呆坐着参不语禅么？”寂静中忽然有人说道。允祥和李卫一回头，只见棉帘一动，随着一瞬即逝的冷风，一个人徐步跨进，张廷

玉随侍在后。灯下看时，二人都吓了一跳，原来竟是雍正夤夜来了！

“是皇上！”允祥和李卫同时跳起身来一边行礼请安，一边李卫又忙将允祥随常坐的鹿皮交椅搬过来，口中道：“老天爷！这黑夜大雪的，外头的路主子怎么走来！”允祥也道：“皇上有什么事，叫太监来通知一下我们就过去了。从畅春园到这里四五里地呢！”

雍正乍从冰天雪地进到屋里，不胜欣慰地搓着手，有些青白的脸色也渐渐红润，见众人都站着，因笑道：“都坐吧。怎么跟前连个使唤奴才也没？说机密事，朕在外头听，两个人又都不言声！”李卫冲出壶中的奶子先捧给雍正一杯，又给张廷玉和允祥倒了，口中道：“奴才正和十三爷说起当年，主子收留了我，黑风黄水店遇难的事。一转眼二十年过去了，想起来像梦……”他瞟了雍正一眼，叹了口气。

“是啊……二十年了……”雍正也不胜感慨，“要不是带着你，朕也就没命了，你有擎天保驾的功啊！可惜又只能埋没掉……那时候儿黄水泛滥，桃花渡到高家堰一带几十里没人烟。我们在沙滩上运粮，路过的村落里都没有男人。上次批范时捷的密折，朕还特意问，那些过水河田，如今开垦没有。范时捷说经过洪水的田最肥，早已垦了，为划地界子还出了几件人命官司。李卫，萧家渡口北边还有几万顷淤地，听说你下令不让开垦，是为什么？”李卫一门心思要引着雍正说上乔引娣，然后三个人一齐谏劝他把人归还允禩，消弭兄弟之间这个缝隙，但雍正却把话题引到政务上，只好躬身答道：“是。尹继善想发卖那三万二千顷地，是奴才拦住了。如今江苏的地多，再垦田贪多嚼不烂，眼见黄河已经归道，河堤修治好了，有钱主儿趁便宜买地，其实只是霸着不种。奴才想，与其叫这些土财主霸着，何如官府掌握？如今一亩只能卖到七两，康熙三十年那地一亩五十多两，到康熙四十年，一亩有的卖到二百多呢！奴才想等个好价钱，多卖几百万银子，也能办点大事。皇上要觉得不妥，奴才处置了就是。”雍正笑道：“你这是替朝廷理财。很好，没什么不妥的。不过，事先要是奏朕知道了，闲话也就没有了。”

坐在雍正旁边的允祥一笑说道：“这事李卫跟臣弟说过，想着过几年卖个大价钱，在南京给主子修个行宫。他盼着主子南巡呢！”张廷玉也不能不服李卫治事精明，在旁笑着叹道：“天下督抚都能像李卫田文镜一样，朝廷在财政上省多少心！”

“朕心中三件大事，一是火耗归公，二是士民一体当差，三是云南改土归流。”雍正端端正正坐着，淡淡说道，“现在一个是李卫，一个是田文镜，江苏和河南已经试行，其余各省没有推开，一来是年羹尧隆科多乱政，四处插手，二来这两省还没见到好处，一时还不能发明诏。杨名时来京时谈了谈，这三件事他竟一件也不赞同。但他在贵州办差办得不错，朕和他有约，七年不动他的总督兼巡抚位置。杨名时是个清官，他靠人品做官，李卫田文镜也是清官，却是靠制度刷新政治。朕想，暂时各行其是也好，内地这两件事办不下来，改土归流也一时上不了台面，等七年约满再说改土归流——那是苗瑶杂居之地，一不留心就要出大乱

子的。”

张廷玉听着雍正雄心勃勃的计划也有些兴奋，但毕竟是当了近三十年宰相的人，兴奋的火花一闪，接着就想到了困难。他不抽烟，只把玩着五冬六夏从不离身的一把湘妃竹扇，沉吟良久才道：“火耗归公发养廉银，损了官员收项，士民一体当差纳粮，又损富益贫。自祖龙到今多少皇帝，这是第一篇吏治真文章。做好了，皇上也是千古一帝，但掣肘的又何其多，办起来又千丝万缕，何其的难！”雍正面无表情，许久才道：“要没有难处，别人早办了。还轮得到朕？别说朝廷里外上下，就是宗室国戚，朕的兄弟子侄，不赞同的也居多。朕心里清清楚楚它的难。但这事和你们反复谈过，这些事越往后拖，留给子孙，他们越难办。朕不做圣祖之后的庸主，你们也不要做庸臣。就算是‘兴头’里，谁阻了朕这个兴头……最亲的人也难逃朕大义灭亲！”说罢将奶子杯重重地放在桌子上。此时连和尚晚课也已经结束，深邃的古刹里一片寂静，暗夜中只听窗外微啸的西北风掠房而过，和无尽的大雪片片落地的沙沙声。

“皇上宏图远谋人所难及。”不知过了多久，允祥才幽幽地说道，他的声音很低，寂静中却显得格外清晰，“我们兄弟二十四个，早夭了四个，还有二十个。兄弟同心，其利断金，要是八哥十四弟他们能……那该多好！平心而论，他们也都不是无能之辈啊……”

李卫是何等精明的人，立刻揣摩到是为乔引娣的事谏讽皇帝。“此刻，提出来真是火候，十三爷真是角色！”他心里暗自较劲儿，却不肯再插话，只竖起耳朵等着雍正发话。

第七回 心意不投引娣抗颜 背水一搏密室划策

雍正当然知道这几个心腹臣子的心思。

他是今天上午用过早膳见的乔引娣。当时只是天阴得很重，白毛风刮得正紧，雍正洗漱了，坐在案前批了几份奏章，觉得心里烦躁不安：不知是因羹尔登一伙抢劫了几船漕粮，漕运总督和山东巡抚两个人各自具折推诿责任；还是允□自张家口又请允禩代递了折子，说身体不爽，想请旨回京调养……另外，御史孙嘉淦从云贵发回折子，去秋云南洱海几十处崩溃，请旨调拨库银修葺；岳钟麒从四川也有奏报，弹劾兵部尚书阿尔松阿玩忽职守，以十万石霉变粮食支应军需，天水绿营因伙食太差军士哗变，杀了管带逃亡山林，请旨查抄阿尔松阿，以其家财折变军费以慰军心……这些消息没有一条让雍正清目舒心的。他扯过孙嘉淦的奏折批道：

尔是御史固然，尔亦是钦差大臣在彼处，宁不为朝廷着想乎？自尔赴两广福建，动辄奏本即伸手要钱——即将此折本转给杨名时看：洱海糜烂，总督巡抚平素所为何事？汝二人可商一筹策，就地措款整修洱海，至于种粮，朕即着户部发往贵阳，不误春耕即是了。

还想往下写，觉得头有些晕疼，脖颈间有些发热，伸手摩挲，隐隐地淋巴有些隆起，雍正无可奈何地放下了朱笔，叫过高无庸问道：“贺孟頫还没有来么？”

贺孟頫是太医院的医正，雍正自从患了这无名热的症候，一直都是他来看脉，昨天下午派他去通州给废太子允禔看病，今早去传他进来给自己看，却还没回来。高无庸见雍正脸色不好，小心翼翼说道：“奴婢已经叫人快马去传他来。主子别着急，稍等一会子就来的……”雍正没言声，踱下御座便往外走。高无庸见他要出去，忙道：“我给主子取斗篷去，叫五哥过来侍候吧？”

“不用。”雍正一边说，已出了澹宁居。一股寒风立刻袭得他激灵一颤，见高无庸跟出来，因问道：“乔引娣现在哪里住？”高无庸指了指西北方向，说道：“在露华楼后方偏殿里。主子身子欠安，天又忒冷了的，不如奴才过去传她来见……”话未说完，雍正已是迈步，他只好在后跟着。

从澹宁居向西一箭之地再北趵就是露华楼，雍正一边走一边询问：“听说她不肯更衣？”

“是，她说那是十四爷赏她的，不愿替换。”

“吃饭呢？”

“吃。不过不多。”

“朕赐的点心呢？”

“回主子，也吃的，”高无庸道，“她说她想见见主子，有话说。”

雍正站住了脚，怅怅望着远处，似乎在想什么，又似乎有点漫不经心，几个外省大臣刚刚从韵松轩弘时那里辞出来，见皇帝站在外头，以为他要见三阿哥弘时，忙都侧身跪了给他让道儿。雍正却没有理会，仿佛要驱尽心中郁气似的吁了一口气，趑身径往露华楼而来。

乔引娣住在露华楼后院专供太监住的“听传房”。她的身份不明，高无庸没法安置，想来想去，便寻了这么一个既是下人住的，又能随时传呼上去侍候的地方。加之这里宽敞，后边宫人出出入入也便于监视。说是“后院”，其实和露华楼最下一层通连着，因此雍正没走旁门，径由高无庸带着穿楼而过——从楼下须弥座西北，绕过几只烧得通红的大兽炭铜炉，转过一道砂西番莲带座儿屏风，便见一间空旷的大房子，仿佛客厅的样子。沿东一带是大玻璃窗，掩在露华楼的西北翘檐之下。这窗下放几张竹藤春凳，执事太监平素就坐在这里听候传呼。东北角一个小门出去和外头太监住的排房超手游廊相通。后院的人进楼这是必经之地。乔引娣的床就摆在房子西南角，也是平常宫女用的板床。床头一个梳妆小柜，当屋一张八仙桌，桌下两只条凳，桌上放着茶壶碗具小匙等物，看去甚是零乱。雍正还是头一次进到下人们住的房子，乍从外边进来，也觉光线甚暗，只见一个女子穿着蜜合色棉裙，上身套着外发烧天马皮披肩，背朝外伏在八仙桌上用笔写着什么。几个宫女坐在春凳上，见是皇帝突然驾临，猝不及防唬得一齐起身，又忙伏地跪下。雍正见引娣专心致志地写着，似乎没发觉自己进来，摆手示意众人不要言声，自默默站在乔引娣身后。

“太像她了……”雍正怔怔地站着细细打量，那一头浓密得乌鸦一样的黑发放着黝暗的光泽，侧身那纤弱的腰肢，微斜在桌上的肩头，带着娇憨的红晕的腮，甚至阵阵传过来的幽香都像是为自己上火刑架的那个小福。他眼前闪烁着小福被绑在柴山上的影子，那股红的火苗舔着她的全身，舔着她清秀的面庞和飘散的黑发。小福痛苦地来回扭动着身躯，至死都没说一句话……雍正已经完全沉湎在回忆里，脸上似喜似悲，喃喃说道：“佛设所谓轮回之道，为什么不是她转世？对，是她转世的……”

引娣身子倏地一颤。她转过身来见是雍正，像是突然在路上见到一条蛇，身子一仄几乎摔倒了。她惊怔地后退一步，一手握笔站定了盯视着雍正，问道：“你，你要做什么？”高无庸在旁喝道：“贱蹄子，你这是跟皇上说话？”

“她刚来，不懂规矩。”雍正摆手制止了高无庸，他的脸色有些忧郁，上前拈起那张纸笺看时，只见上面写着一首诗：

长夜无灯磷自照，断魂谁伴月作俦？凄凄一树白杨下，埋尽金谷万斛愁……

一色的钟王小楷，笔意笔神却都似允禩的字。雍正不禁叹息一声，问道：“这是你的诗？”

引娣是第二次见到雍正。上次见面时允禩刚刚黜掉王爵，带她进宫去看望弥留的十七皇姑，在皇姑的病榻前与雍正邂逅。当时雍正乍见她，吓得连退两步面白如纸，下来后她还好笑“皇帝老子怎么这德性？”她自幼学戏看戏，戏里的皇帝不是迷糊昏庸便是贪酒好色，但眼前这个活生生的皇帝站在面前，一脸的倦容满是忧郁之色，怎么也和戏里的形象对不上。她胡思乱想着听雍正问话，只戒备地点了点头。

“写得不坏，”雍正攒着眉头，神情里带着嗟讶，“只是太过阴惨。李贺诗风，不是福寿之语。你小小年纪，哪来这么多的愁绪？”乔引娣道：“皇上的意思，要作诗也强颜欢笑么？我由着命拨弄，生离死别来到这里，有什么‘欢乐之词’强捏得来？”

雍正不禁一笑，说道：“你是打定主意抬杠来了。谁说要你强颜欢笑来着？朕是问你，劝慰你嘛！听你的意思，舍不得离开十四爷？”

“是。”

“但他犯了国法。”

“我是他的人。”

“不！”雍正的语气沉重得像是自己也负荷加深了，喑哑的嗓音带着嘶嘎：“你是朝廷的人，不过分到他名下侍候而已。他是皇亲贵胄，娶妻纳妾都有制度的。”

“我是他的人。”引娣坚持道，“他在我心里，我也在他心里。皇上你留我，我抗不过你，可我的心不是你的。要不是怕拖累十四爷，我早就死了。比如我不吃不喝，皇上你挡得了我死？”

在场所有宫女太监都恐怖地瞪大了眼睛。引娣的话不愠不火，字字言语安详，但口气间斩钉截铁毫不让步，他们几曾见过有人这样跟皇帝说话？但雍正却不生气，只是脸色看去更加忧郁苍白，许久才道：“你有这样的心么？啊……朕赏识这样的人……但你必须活着，你死了，朕就下旨处死老十四！”他觉得头很晕，惶惑地又看了一眼引娣，无言转身出去了……

雍正坐在允祥的鹿皮椅子上，良久，才意马心猿地说道：“老十三说什么？哦……难道朕不想兄弟同心么？就因为他们都不是‘等闲之辈’，朕才步步小心如履薄冰啊！大家当年夺嫡逐鹿红了眼，圣祖爷选我这个没心当皇帝的当了皇帝，他们心里这口气消不下来呀。连隆科多也不明

不白地上了他们的贼船，年羹尧都跃跃欲试想造乱——如今又弄什么‘整顿旗务’，这么锲而不舍，朕一味给他们念佛经，成么？”他的手指有些发抖，从怀里取出一包药，灯下打开了，却是香灰一样的散剂。李卫忙从银瓶里倾出一杯水亲自端了站在旁边侍候，雍正苦笑着摇摇头，攒眉说道：“别的太医都不中用，贺孟頫的药稍好些，又苦不堪言……”说着将药抖抖地倒进口，接过李卫递过的水连冲几口才咽尽了，撮着嘴唇又道，“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衡臣和李卫不要当哑子，言者无罪嘛。”

“皇上说的那些，老奴才都是亲眼目击。”张廷玉干咳一声，捋了捋苍白稀疏的胡子说道，“闲下来替皇上想，皇上也真难为。李世民曾说过‘人主惟有一心，而攻之者甚众。或以勇力，或以辩口，或以谄谀，或以奸诈，或以嗜欲，辐辏而攻之，各求自售，以取宠禄。人主少懈而受其一，则危亡随之，此其所以难也’。从皇上当皇子办差时到现在，不是一直在受攻么？奴才以为，人主权柄不旁落，人臣所谓‘勇力’也就难以动其心；人主聪察警惕，‘辩口’、‘谄谀’、‘奸诈’也难施其伎。唯有‘嗜欲’是天性中自带的，不在‘克己’上用力，就难免堕入小人迎合之术中去。”

雍正一边听，含笑点头道：“衡臣说的是，但朕有什么‘嗜欲’，不妨明言。”允祥和李卫满以为张廷玉要说引娣的事劝雍正远色，不料张廷玉不慌不忙呷了一口奶子，说道：“主上的嗜欲在于‘急于事功’。下头吃准了这一条，就来投主子所好。藩库亏空是几十年积下来的，主上限令三年完库，先是一个湖广，虚报亏空补完，李绂一本奏上，几名方面大员罢职；山西诺敏假冒邀功，田文镜揭露两名封疆大吏死于非命。他们固然是咎由自取，朝廷给的功令期限太严也是原因。主上已经几次说‘不言祥瑞’，尚崇旷奏遵化凤凰翔集，鄂尔泰奏贵州都匀石芝丛生都没有发到邸报上。但据奴才看，私心以为主子还是盼着‘祥瑞’。鄂尔泰奏说古州一月之内七现‘卿云’，十三爷跟前这个刘统勋当时就在大理。调来北京，奴才问他‘卿云’是怎么个样子，刘统勋说兴许他眼里迷了沙子，他没看见过‘卿云’。浙江总督性桂奏说，湖州人王文隆家万蚕同织一幅瑞茧，长五尺八，宽二尺三，明摆是假的嘛，还是宣布了。田文镜奏报河南嘉禾瑞谷，一茎十五穗，皇上还表彰了。可河南该荒歉还是荒歉。奴才的意思不是说报祥瑞的都不好，奴才说的是主子心里的‘嗜欲’往往就启动下头的投合。日子久了，就分不清哪是真的，哪是假的了。”他顿了一下，审慎地选择着句子，又道，“至于别的嗜欲……奴才是眼看着主子从小到大的，实在是不好酒也不贪色。外头传言什么乔引娣的事，奴才不敢信，也不愿信，但奴才也有一言，天子无私事，天子的‘私事’也和国事相连，说白了就是个国与家难分。是是非非，既然言者无罪，奴才也就放胆了。”

张廷玉说完，无声舒缓了一口气，李卫在旁不禁暗自佩服：这个张廷玉不动声色缓缓入题，把引娣这件最令雍正吃心的“小事”化入一大堆国事中奏谏，确比那种好色误国的直谏容易接受得多，难怪三十年荣宠不衰，真是姜桂之性老而弥辣。李卫一边思量，一边说道：“张廷玉前头

说的那些，奴才有的知道有的不知道。奴才自幼就在主子跟前侍候，又在下头做了这么多年的官，情弊也还知道些。官场这个‘揣摩’二字，真是无药可医。你献四个穗的谷子，我就找得出二十四个穗的。那是光有个样儿——稗谷！——哄得主子高兴，不定就能升官，至不济也不会为这事儿罢了官，所以虚报亏空追索的事奴才也有过的。只不过哄弄朝廷的事奴才有过，密折子里头跟主子还得说实话。所以奴才心里觉得皇上的家事和国事还不全是一回事儿。听了衡臣老先生议论，奴才觉得原先是想左了。密折奏事连有的亲王都没这福分，可见是皇上为国家之事广大耳目所特设的，与明折是一反一正的一回事。比如八爷，那年奴才把他门前的照壁都偷卖了，也没为这个和主子犯生分。但国家大政，八爷从在下头使绊子点邪火踢倒油瓶儿不扶，遇事总盼着朝廷处置坏了——譬如一家子出这个子弟，也真得提防着点。可他们又是皇上的骨肉，葫芦提办了，又容易招惹小人嚼舌头。唉，说起来也真是个难。奴才识字儿少，就看那戏上，都说是女人祸国，其实哪一朝哪一代都是男人当家，朝廷不听她的，她扳着手替皇帝写圣旨么？就算乔引娣的事是真的吧，一者是十四爷，奴才看犯不着为个丫头和皇上别扭。皇上也未必真的就爱她！审诺敏一案我的主审，天天见乔引娣，塌肩膀儿水蛇腰，四寸长个大脚片子，有什么看头？”他心里清明，口里却是东一榔头西一棒槌，明知自己“不识字”皇帝有担待，故意说得语无伦次，一句也不直说，却句句含着劝雍正顾及大局放掉乔引娣。说得允祥和张廷玉都是一笑，又忙敛住。

“你们绕弯弯儿，说的什么朕一清二楚。”雍正想到见引娣的情形，心里一阵痛楚，不易觉察地蹙了一下额头，说道，“允禩咆哮先帝灵堂，不遵太后教令，不守法不敬上，他是有罪之人，可他又是朕的兄弟。依着官说，为他更换身边侍候人是规矩；依着私说，朕也不愿他过分伤情。即这么说，朕体贴你们这片心。允祥可写信告诉他，在那里守陵也使得，回京做事也可，三年之内自省改过，还是朕的好兄弟，万事都可商量。他要是一味往什么‘党’里钻，也就不可救药了。”说罢便站起身，李卫等人也忙起身，因外头雪大，李卫检着烧红了的炭给雍正装了手炉，几个人簇拥着雍正冒雪直送到清楚寺山门外，看着他登舆而去才返回来，恰听寺中晓钟撞响——已是子夜时分了。

就在雍正与允祥等人在清楚寺议论国事的同时，坐落在朝阳门外的廉亲王府，允禩和允糖兄弟二人也在西花厅围炉夜谈，在座的还有刑部尚书阿尔松阿、礼部尚书葛达浑、贝子苏奴，还有侍卫鄂伦岱和勒什亨。

西花厅坐落在廉亲王府花园西海子洲东岸，一半在岸上，一半压在水上，靠水三面，卧地到顶都是双层大玻璃镶嵌，坐在花厅里海子对面的压水台榭举目可见。夏天不用出门，隔窗可以垂钓，冬天坐在室内可以观雪景。为了赏雪方便，连花厅的柱子都是空心焊的铜板，地下周匝火龙通着熏笼，熏笼又通着“柱子”。点起火来，连花厅房顶的雪都要融掉，允禩又要暖和又爱赏雪，就在花厅顶加苫了半尺厚的黄笔草，草上又加瓦。因此，看似平常的一座花厅，足用了四万两银子，不但王府，

就是加上宫室御苑，这也是头一份。此刻，几个人已是酒饭之余，坐在这风雪中的“玻璃房”中，遥看着对面水榭子上戏子们走步子练台功，灯映之下冻得镜面一样的海子上霰雪如雾随风回旋流溜，真是别有一番情致。

“别的话都是多余的了。”允禩靠在东边大理石座屏旁的鹿皮安乐椅上，目光炯炯望着外头纷纷飞扬的大雪，打破了岑寂，“如今真到了图穷匕现的时候了！‘鱼肉’眼见要上刀俎，就为逃命，也须得跳、跳了。”他今年四十六岁，但看上去十分年轻，圆脸上一对弯月眉，蝌蚪一样的眼睛，眼角微微下吊，冠玉一样白的面庞上没有一丝皱纹，举手投足间都显得温文尔雅，说话声音洪亮却不带半点咄咄逼人之气，显得温存又不失帝室贵胄的尊贵威严。“八贤王”这个名声举朝皆知，他的这副相貌也为他增色不少。他缓缓说着这样激切的语言，却仍显得十分平和稳重。

允禩就坐在他的左侧，手里拿着一块汉玉扇坠，不厌其烦地把玩着。他比允禩小两岁，看上去要老得多，黑瘦峭峻，阴沉沉的，语气也有点森人：“八哥说的一点不假，老四（雍正）是个眦睚必报的刻薄人，确是要新账老账一处算了。内廷唐桂儿传过来信儿，听允祥说开春就送我去岳钟麒大营，所以时间也紧。八旗旗主进京一定要赶在正月十五前。这个时候刚过元旦，人都懈了，葛达浑管着礼部，又是文华殿大学士，把王爷们都请到那里议事，然后请皇上接见，题目一摆，文章就做出了。”他的情绪忽然变得有点亢奋，站起身子踱了几步，一手抠着大玻璃框帮子，盯着团团摇摇飘落的雪，说道，“我们错过了多少机会？圣祖宾天，我们兄弟要有一个人畅春园外头主持大事，允祥能轻易到丰台大营杀人夺兵权？允祥去哭灵，我们趁机大闹一场，隆科多他敢宣读那份假遗诏？允禩如果不奉诏进京，就在西宁按兵不动带兵办事，凭八哥一呼万应的人望，雍正能控制得北京的政局？隆科多已经拉到手的人，假如那次带兵闯畅春园再早一天，雍正就只好当流亡皇帝。我不是指责什么人，这些事我也有责任。我如果公然杀掉刘墨林那个浪荡钦差，年羹尧是已经萌了反心的，他就敢在青海自立为王！——我的意思是说，上天给我们多少机会都错过了，按理说已该厌弃了我们了。可它还在给！但我们还敢再次失之交臂么？”允禩听他历数往日失败，又是悔恨又是激动，浑身血脉贲张，脸涨得潮红，目中熠熠闪着光，说道：“以前的，以后的，责任都是你八哥。总想平平稳稳地不弄乱了朝局；再者我们也缺一个敢真搅真闹的孙大圣。一个敢为天下先的猛士。我仔细思量过，只要搅乱了，雍正他收拾不了局势！”

“我管着礼部，文华殿的太监也听我的。”葛达浑眼圈熬得通红，他似乎心事很重，右手抚摸着剃得光溜溜的脑门子，喟然叹道：“皇上无道，擅改先帝成法，欺母逼弟，暴虐群臣，这都是真的。我担心的只有三条，我们没有实际的兵权这是一；我们毕竟君臣名分已定。这‘造逆’二字罪名难当。万一有不服的，称兵勤王，我们用什么抵挡？这是二；三嘛，八旗旗主现在只找到四名，这些人从来没有从过政，只是背地里发发牢骚，真到阵仗上实地和皇帝较量，会不会临阵下软蛋？这些

事想不透，预备得不好，毁了身家性命事小，可是九爷说的，我们只能赢，已经输不起了。”允禩听了一笑，说道：“老葛，你得弄清楚，我们只是借这些旗主用一用。棋，分着几步走呢！整顿旗务是雍正下的旨意，我按旨意办事召诸王来京，他说不出我什么来。雍正整顿旗务的宗旨有两条，一条是旗人自谋生路，分田种田，然后减削旗人的月例钱粮；一条是八旗的下五旗统属不明，旗营披甲人不务正业悠游荒唐。我们先从第二件事做，在京各旗营牛录管带的案卷都已准备好，通知他们各自晋见自己的主子，旗主能对属下行赏行罚，下五旗的兵权就拿到一半。就如毕力塔的丰台大营，毕力塔是个汉人，下头三个佐领都是满人，一见旗主，毕力塔他就指挥不动了；旗人分田自种是坏了太祖太宗和圣祖成法的，早已怨声载道，所以这一条不但行不通，而且王爷们必定还要和雍正理论争议——要知道，平日他们在盛京毫无权柄，一旦旗下门人奴才肯听命服从，一定要千方百计恢复‘八王议政制度’。如今雍正弄什么官绅一体纳粮当差，又是火耗归公，抄家抄得鸡飞狗跳墙，真是个天怒人怨，暴虐无道，朝野布满干柴，一旦火起谁能扑救？八哥出来收拾局面，还不是顺理成章的事？”

允禩不安地晃动了一下身子，摆手道：“老九最后一句话说错了，应该是八王旗主共管朝政。我们不是乱臣贼子，也没有篡位的心。但雍正管不好这个朝局，理不了这个天下之政。社稷，公器也，应该‘公管’。下五旗王爷来了四名，勒布托是正蓝旗的，都罗是镶白旗，诚诺是正白旗的，永信是镶红旗的。这是四旗了，我是正红旗旗主，下五旗都在了。上三旗归雍正统属。镶黄旗是弘历、正黄旗是弘时、镶红旗是弘昼。弘历是铁心跟雍正的，他就要同李卫一道儿下江南。弘昼无可无不可，是个懒散人。弘时，你们记住，在京坐纛儿办事的这位亲三爷，他才是我们共举之主。真的八王议政，弘时也是我们的首领——他要夺位，我们只要实权，号召容易，也没有后顾之忧。诸位还有什么不明白的？”

“八爷剖析明白。”阿尔松阿说道，“我明儿去见见弘昼五爷。我是镶红旗第二佐领，归着五爷管。您别看五爷任事不管，他要发起火来，连三爷也怕。五爷整日在家烧丹炼汞，前年隆科多带兵搜官，当时也是三爷坐镇北京，没有通知五爷。五爷恼了，把一府的人都轰出去。守护东华门，说东华门是他丹炉罡斗冲位，不许兵丁带刀进紫禁城。隆科多请三爷写条子请见五爷，都被挡在门外。紫禁城都搜遍了，就是进不去东华门。那炉丹到底也没炼成。五爷上门‘请教’三爷为什么扰他静修，三爷当面赔罪才算了事。”允禩笑道：“可以和五爷聊，不扯正题，我们不要误了他成仙之道。我那里还有一部元版《金丹正义》，你带了去恭送你家五爷。”

本来议论得十分紧张的话题，经这一调侃，气氛变得轻松了，说笑了一阵，允禩因阿尔松阿提起隆科多，想到他即将就道前往阿尔泰与罗刹会谈边界，心里一阵惋惜：此人虽然罢了相抄了家，在京师步军统领衙门旧部很多，是可资利用的一大势力。思量着，刚说了句“隆科多——”，屏风左侧门帘一动，进来一个家人。附在允禩耳旁轻轻说了句什

么，退后躬身听命。

“隆科多来了。”允禩莞尔笑道，“说曹操曹操到。”他取出怀表看看，时针已指到将近子时时分，因站起身来说道：“九弟，你们几个在这边，把细节再议议，苏奴是我的侄儿，一处见见不妨——请舅舅书房那边坐！”

第八回 隆科多贬官忧罪谴 廉亲王晤对侃治术

允禩赶到书房门口，正听里边金自鸣钟沙沙一阵响动，接着钟摆晃动着连撞十二声，隔玻璃向里看，一个五十多岁花白胡须的老人一手端杯子，正侧着身子眯眼看着琅插架的书架。允禩让苏奴开了门，一步跨进去，微笑道：“舅舅安好？”苏奴就地打个千儿，旋即起身道：“给舅舅请安了！”

“我是夜猫进宅无事不来。如今只有隆科多，哪来什么‘舅舅’、‘舅爷’！”隆科多把抽了一半的书送回书架，转过脸来。此时离得近，允禩才看出他脸上有些浮肿，连额头的皱纹都有点发亮，手脚动作间也显得迟缓。允禩笑着吩咐侍候在门口的家人：“给隆大人送一碗参汤。”将手一让请隆科多坐了，说道：“苏奴也坐——舅舅，你心里有气，这我知道。万岁前次一旨查看你家产，你送来十万银票让我收存，我悄悄给你退了回去，是为这个不是？舅舅为亏空的事，当今万岁登极这几年，在野的在朝的官员抄了上千家，他生就的一个‘抄家皇帝’嘛。十四爷都抄了，我这里更是他早就瞄准的地方，有什么安全可言？我替舅舅想的要周全得多——”

允禩说着，探身向书架上取下一部《左传》，翻了翻，抽出一张笺儿递给隆科多，诚挚地说道：“这是我在顺义置下的一处庄子，十三万本银。抄家只抄浮财产业，不抄祖业祠堂田地，我把日期向前提了十年，你留着备个万一。舅舅，我不是那种过河拆桥无情无义的人。这一条你尽管放心。”

“八爷，这事情不大，可见你的心田。”隆科多接过纸略看了一眼便收了怀里。他的神情有些憔悴，“我心里悬着的是那份玉牒。我去皇史宬借，是打过收条的。现在只是抄检了我的家，家私都还在宅子里封着没有没收。我现在情形八爷有什么不清楚的？说关就关起来，说杀也只是一道旨意——连出门拜客都在这种时分！玉牒是弘时借去了的，我刚刚去三贝勒府见过他，说是八爷借看。三爷也说不安全，请八爷赏还了老奴才，不然，内务府追究起来连累面就大了。”

允禩看着这位曾经烜赫一时炙手可热的“天字一号”枢臣，不到半月光景隆科多仿佛老了十岁，原来棱角分明的黑红方脸变得皮肉松弛毫无生气，声音凄楚惨怛，丝丝散乱的白发在灯下颤抖。允禩的心不禁一沉，瞟了一眼苏奴沉吟不语。苏奴其实并不是允禩的近支侄儿，他的祖先其实是从太宗皇帝就分枝出去了的，到他父亲一代爵位递降，只封了个三等子爵，每年只是在光禄寺领一份六百两银子的年例，余外的收项一概没有，是个地道的闲散宗室子弟。但苏奴从小聪明伶俐，话不多却极善结交钻营，八岁上头进宗学读书，别人只是图个体面，甚至希图几两纸笔银子，苏奴却瞧准了这是结交权贵的机会。康熙皇帝的几个小儿

子背不上书，他留替身罚跪，替写文章，帮着磨墨铺纸。有时还悄悄弄些稗官小说夹带进去给允□允祜允祁这些“叔叔”们解闷儿，买些只值两个子儿的蛴蛴笼、泥绣球、插笔竹筒、糖人儿送给弘时弘旺这干金尊玉贵的近支皇孙。……既没误了读书也巴结得人人说他“晓事”。因此从宗学里肄业出来，允□就要他到十贝子府帮办府务，又荐到礼部刑部帮允禩办差。允禩是最早封亲王的总理王大臣，一个票拟分发出来就当了芜湖盐道，几个密保，康熙才知道爱新觉罗皇家宗室子弟里竟还出了一位能吏，超迁提拔为湖广巡抚。允禩出兵拉萨，从户部发去的粮食都霉变了，唯独湖广送去的当年新米，允禩战胜，独本以军功扎扎实实又保一本，又叙他祖上功劳，康熙皇帝又发到允禩处命礼部议功议叙，一个“贝子”稳稳当当封了下来，又赐为侍卫。因此这个不哼不哈的远支宗室门楣重光，同学的穷宗室背地里都叫他“闷猴”。隆科多说的“玉牒”，上面只有几句话，记载的是现今宝亲王弘历的生辰八字。这种东西当时是绝密文案，为防着有人行妖法或魇昧之术加害皇帝阿哥，历来在皇史宬严封锁锢。三阿哥弘时不知要派什么用场，逼着隆科多弄权偷取出来，允禩从苏奴那里知道了这件事，又要“借阅”，不然就兜出来打钦命官司，弘时也只好俯就这位惹不起的八叔。

“八叔，”苏奴见允禩看自己，在机子上欠身说道，“这玉牒背也得烂熟的了。老隆眼下这么个处境，留着确是没益处。不过——”他略一沉吟，脸上闪过一丝狡黠的笑容，“咱们是从弘时贝勒爷那儿‘借’来的，几头不对面这会子舅爷取了去，三爷向我们讨，又该怎么办？”隆科多忙道：“我的确刚从三爷那来，三爷不便亲自来，让我们八爷这悄悄取回去。这个玉牒八爷留着除了招惹是非，真的一点用处也没有……”允禩这才笑道：“舅舅急什么，我当然还你。”苏奴这才起身，在书架上寻出一本书，从套页子里抽出一份硬皮折子，黄绫封面周匝镶着一道金边，打开了，里边端楷写道：

皇四阿哥弘历，于康熙五十年八月十三寅时诞于雍亲王府（雍和宫）。王妃钮祜禄氏、年氏、丫头翠儿珠儿迎儿宝儿在场，稳婆刘卫氏。

这就是那份价值连城，干系几家王公大臣身家性命的“玉牒”了。苏奴却没有直接还给隆科多，吊胃口似的在他眼前晃了一下，双手呈给了允禩。

允禩看也没看一眼，顺手将玉牒搁在书案上，转脸对隆科多笑问道：“舅舅去阿尔泰与罗刹议，几时启程？”隆科多一刻也不想在这是非之地多呆，恨不得立地拿了玉牒就走，但他知道这位满身谦谦之风的“外甥”的手段，因欠身说道：“皇上怜惜我。我原说就上道儿的，昨儿进去陛辞，皇上说接到阿尔泰将军布善的奏折，罗刹国使臣刚刚离开墨斯克，你是天朝使臣，不宜先到，冰天雪地的路也不好走，开春草发芽儿了再去不迟。所以我一时还不走呢！”允禩一笑，说道：“舅舅你是怎么回话的？”

“我说我是有罪之人，何得怕冷呢？”隆科多回忆着雍正接见时的情形，缓缓说道，“罗刹人阴险狡诈，想分割我喀尔喀蒙古，百年来锲而不舍。如今策零阿拉布坦蠢动，反相已露，罗刹国如果先到，二者勾结后患无穷。不如奴才先去，军事上有所布置，一则震慑策零，一则可以同罗刹国顺利签约——我的意见还是早点去。皇上说，‘方才这些话都是老成谋国之言。阿尔泰将军也是钦差议边大使，你写一份条陈，朕发给布善，要他就地未雨绸缪。你虽有罪，朕还没拿你当寻常奴才看。过去你还是有功的嘛！这次差使办得好，朕就免你的罪——’八爷，总求你成全我，过了这道坎儿，奴才给您效力的日子有着呢！”隆科多说着，不知哪句话触了自己情肠，心中一阵酸热，眼泪已在眶中滚动，只他是个刚性强忍着不让泪水溜出来。“舅舅如今成了‘认罪大臣’了。”苏奴在旁说道：“你有什么罪？你是跟从先帝西征准噶尔的有功之臣，如今又说你勾结了年羹尧，其实没有你坐镇北京，年羹尧才真的要反呢！”他一脸门子撩拨心思，信口雌黄着替隆科多抱不平，“你辞去九门提督，原本为了弃权避祸，皇上就腿儿搓绳又免了你的上书房大臣，说‘勾结’又没有实证，说擅搜御园，那是你职权里头的差份，又拿不到桌面上，只好又找个台阶自己下来，他实实在在是个越王勾践！如今八爷在位，八爷再出事，他就又要治你‘勾结’八爷的罪了！”隆科多听了默不言声，许久才道：“我望花甲的人了，出将入相，这辈子也算不虚过的了，现在我什么也不想，什么也不能再做，只想平平安安地度此残年。说句实在话，平常在家静思，我还不如一了百了，也不至于遗祸子孙！八爷如若体念我这点心境，请放我一马，如不体念，我的鹤顶红已经预备好了，仰药而尽罢了……”他再也忍不住，眼泪扑簌簌淌落下来。

允禩见他如此伤情，也不禁动容，伸手将玉牒轻轻推过隆科多手边，说道：“舅舅不要这样……也许你恨我，恨我拉你下水，误了你的锦绣前程，不过有两层请你思量，我也是不得已儿，处在这个位置上，为求自保自全跟自己亲哥斗心思。你看对面墙上，那是我手书的条幅——”隆科多抬头看时，果然见酱色绫裱装的一张条幅，颜书写着：

子独不见河边之柳乎：波浪激其根，仆御折其枝，此木非与天下有仇讎，盖所居者然。夫华霍之树檀，嵩岱之松柏，上叶干青雪，下根通三泉，上有鸾鸟凤凰，下有老豹麒麟，千秋万岁不逢斧斤之伐，此木非与天下人有亲戚，亦所居者然。

“这是《鬼谷子致苏秦张仪书》里的。”允禩的目光在灯下游移，“都是木树，境遇不一样，这是造化安排的，没有办法，天地良心在这里，我从来没有起过害人的心，只是这个当哥子的皇帝不能容我！也就是个死吧，或者高墙圈禁，我都认了——本来成者王侯败者贼么！”他伸出两个指头，“二，我从不勉强人，更不卖友。舅舅，你和我这一‘党’的事不说它，你和弘时的事我也无一不晓。你败落下来，全是因为雍正皇上多疑猜刻，不能容人！他连自己一母同胞亲弟弟都容不得，何况我，更何况你？自你抄家失势，大理寺、刑部动用了多少人清查你与年羹尧的事，与我的事？除了你转移家财，别的查出什么来了？没有！可见我不卖友的。”他用手指点点那封玉牒：“舅舅把这个拿去，好生把漏子弥缝

了。我万不会再寻你的麻烦。你尽管放心……”

“谢八爷！”隆科多捧过玉牒，抖着手小心翼翼揣进贴身汗衫里，冰凉的金叶子立刻激得他打了个寒颤，他昏眊的眼睛闪了一下允禩，随即低下头来，说道：“老朽无用之物，实在对不起八爷。不过八爷也请放心，隆科多半世英雄，也是从不卖友的。”说罢向苏奴略一点头，对允禩一揖到地，龙钟退了出去。苏奴望着长廊尽头隆科多消失的影子说道：“就这么放过他去了！便宜了这个老杂毛！”

允禩如释重负地站起身来，说道：“他已是灯干油尽了。强逼着他出来给我们效力，急了，不定一下子把弘时和我们一古脑儿卖掉。他是当过宰相的，如今又罢了职，一行一动多少眼盯着，我们不吃他的背累就算不错。他不入我们伙，雍正的心思就放在他身上，一旦替我们串连人，反而招引得留心到我们，牛不喝水强按头，我也不做这样的事。就是何柱儿的话：年三十逮个兔子，没有它就不过年了？”他转过脸来，眼睛在烛下幽幽泛着绿光，闷声说道，“苏奴明儿走一趟三贝勒府，把我们议的结果告诉弘时，四个王爷已经到了承德，现在这个天儿也许要了允祥的命。可弘历一时也未必同李卫上道去南京，弘历不离开北京，几个王爷就暂住承德。告诉三爷，他八叔这次破釜沉舟为他争这个太子位儿了！”

但是允禩并没有完全估计对。时隔三天邸报出来，弘历以亲王、钦差大臣身份巡视江南，已由张廷玉代雍正皇帝到潞河驿郊送出京。弘昼奉旨到马陵峪视察军务，以皇子身份拜祭景陵。弘时传递过来的信儿，不但允祥已经卧病不能理事，雍正皇帝也患热症，暂停接见外臣。允禩觉得这些消息好得令人不敢相信，命太监何柱儿在宫里打听确实了，这才命轿去畅春园进谒雍正，亲自来探虚实。

“老八来了？”雍正在澹宁居召见允禩，看着他行了礼，含笑说道，“你身子骨儿一直不好，早有旨意不必专门进来请安的。难为你惦记着了。”他看上去果然精神十分怠倦，眼圈暗得发黑，脸色苍白中带着灰青色，颧骨又有点潮红。只散穿一件酱色江绸面貂皮袍，腰间束着黄绉绸搭包，半斜着身子懒散地偎在大迎枕上，声音显得慵懒温和，“那边机子上坐吧。自己兄弟不讲那么多的礼数，朕见外臣从来也不肯这样的。你如今身子怎么样，看上去气色还好，上次的天麻用了么？”允禩忙欠身答道：“托皇上洪福，这几天好些儿了，主上赏的天麻正在吃，只是这个晕病不是三朝两夕就能好的。臣弟原也没敢来惊动皇上的，见邸报说皇上暂不接见外臣，担心皇上身子，因此赶着过来请安。”

雍正撑着臂坐直了身子，一时没言语。这一对亲兄弟自康熙四十六年犯生分，为夺这个皇帝位逐鹿紫禁城，变成生死冤家已经近二十年。但历来刀枪相见唇枪舌剑，雍正这边是允祥，允禩那边是允□允禧，相互直接交锋。雍正与允禩平时极少单独见面，朝会也只是揖让谦恭礼数不缺而已。此刻，两个多年的政敌相对已是一君一臣，心中都有万千感慨，却又不知从何说。不知过了多久，允禩才觉得这么干坐很不相宜，

一躬身子道：“上次见皇上还觉得您气色好，这次看上去有点憔悴，听说皇上一天要见三个时辰大臣，批折子到半夜，这么着打熬，没有病的也受不了。先帝在位勤政，千古帝王无人能及，皇上竟比先帝还要劳乏！一张一弛文武之道，皇上学贯古今，好歹当心些儿，也是天下臣民之福。”

“朕有自知之明。凡百事务处置，聪明天宣朕不及先帝，只好以勤补拙罢了。”雍正心知允禩巴不得自己立刻就死，听这假惺惺慰告，不由一阵腻味，嘴角嚼了苦橄榄似的皱着眉头，语气却十分安详，“人呐，最怕没有自知之明——朕这阵子不爽，原来早想叫你进来问问的，旗务整顿的事，如今到底办得怎么样了？”允禩略一沉吟，笑道：“说句实在的，臣弟与皇上政见多有不合的，唯独整顿旗务，我打心里赞同。可就是皇上说的，人得有自知之明。开国才八十年，我们满洲八旗子弟就都成了一群窝囊废！康熙五十六年传尔丹兵败青海，六万人全军覆没，逃回来的人说，听见鼓鼓声就吓得拉稀。允禩进军西藏，年羹尧在青海打仗，都用的汉军绿营。就京师这些旗下，每个月领了钱粮，什么事也不做，提溜个鸟笼子，就晓得坐茶馆吹牛，再不然喂肥狗，栽石榴树，十个里头连一个会说国语[26]的都没有了！所以这事臣弟十分经心着办，从没懈怠的。”雍正凝神听着，见高无庸送来奶子，说道：“给你八爷——你接着说。”

允禩两手捧过奶子，谢了，呷一口奶子，从容说道：“但万岁知道的，八旗旗下这些狗才个个都不是省油灯，骄纵惯了。他们又各有自己旗主，事权难从一统。前次奉旨，在密云、顺义、遵化这些地方划拨地土分给他们。老实一点的去了，滑头的把地租出去，坐收现成的粮。有一等不会也懒得生业的，干脆把地卖了。我追查这些事，抓了几个到我府里问，他们又都说请示过本主，气得我肺炸，又拿他们没办法。所以和三阿哥商议了一下，把各旗旗主叫到北京，列出整顿条例，由各旗旗主自己部勒自己旗下的满人，朝廷只是定期检视。办得好的褒扬奖励，办得不好的按例惩处。这些旗主在奉天也是无所事事，拿了俸禄也该叫他们办点正经事的。这是弘时和臣弟们思量的一个法子。合适不合适还要看皇上圣裁。”说罢垂头吃奶子。

“这些事你和弘时多商量吧。”雍正漫不经心地说道，“朕这头政务太多，下半年已经接见过各省知府以上官员。过了元旦，从直隶省开始，朕要接见所有的州县官。州县是最亲民的职分，朝廷一切制度都要他们去办，百姓的疾苦甘甜他们又最知道，刷新吏治先要从他们头上做起。有人说朕琐细，殊不知天下如今最缺的就是琐细不怕麻烦。朕知道你政见与朕不合，你不要为这个不安，杨名时李绂他们也都与朕不合，办好差使，不弄邪魔外道，朕还有这点容人之量。就整顿旗务而言，朕只有一句话，所有旗人都要体念朝廷爱养的深恩厚德，努力生业，共建大清极盛之世。有这个宗旨，法子由你们去想。”正说着，见张廷玉从韵松轩那边匆匆过来，雍正便问：“有什么急事么？”

张廷玉向雍正打了个千儿起身，向允禩微一颌首示意，说道：“方才

接到布善的军报，策零阿拉布坦带了三千蒙古骑兵偷袭阿尔泰大营，已经被打退。这是大事，所以奴才赶着过来奏主子知道。”雍正眉头一拧，立刻变得神采奕奕，问道：“他的折子呢？双方死伤情形如何？”“折子我叫他们正眷节略，这里先回一下主子，节略誊好也送怡亲王一份。我军死伤很少，只有七十三个死的，策零丢下二百多具尸体逃了。因是夜战，伤敌的情形不明，不过，敌军劫了我军一座粮库，运走粮食三千石，烧了大约七千石。阿尔泰大营冬粮不足，来春雪化泥泞，怕不好运输，请旨户部从速调拨一万石粮运去以资军需。”他顿了一下，略带迟疑地又道，“随折还有一份有功弁将名单，请朝廷议叙。”

“这是什么‘胜仗’？”雍正的脸忽然涨得通红，冷笑一声说道，“布善是身统三万人马的建牙上将，被人家端了营，烧了仓库还带走了粮食，还外带死了七十多个人！他居然有脸向朝廷要粮请功？”他呼呼喘了两口粗气，按着胸口揉搓了一阵才平静下来，“你拟旨告诉布善，朕没有那多的恩典施给他！叫他革职留任戴罪立功，限他半个月也端敌军一个粮库，也允他战死二百人！不然，朕要锁拿他进京交部议处，想望首领可保也在可与未可之间。还生出这样的妄想，要朕给他‘叙功’！”他焦躁地来回踱着步子，不时站在玻璃窗前望一眼外边白雪皑皑的房顶树冠和化得满院都是的雪水，又心无所主似的转过脸来，茫然盯着案上堆积如山的奏折。

张廷玉思索良久，说道：“打了败仗是明摆的事，但奴才以为这只是小挫。如今下旨撤掉布善，或者他半月之内不能如命立功，朝廷选哪员将去阿尔泰代替呢？请主子睿鉴圣裁！”雍正不胜忿然地啐了一口，说道：“朕并不为他‘小挫’生气，败了就是败了，明明白白回奏，为什么要欺君？你说没人代替，朕不信！死了张屠户，就吃带毛猪？！”

“皇上，”坐在旁边一直没言声的允禩忽然徐徐说道，“讳败冒功，边将积习历来都是如此，您大可不必为这事动肝火。”

“唔。”

“布善是从圣祖西征的老军务，并非无能之辈。”允禩微笑着侃侃而言，“青藏西北阿尔泰这些地方都是寸草不生的沙漠瀚海苦寒之地，能在那里长期留守，布善也就算忠诚之士，不应以小过重罚，寒了守塞将士的心。换一个生手，威不足服众，指挥不能如意，反而要出大乱子。朝廷远在万里之外，臣弟以为更不宜作琐碎军务布置，策零阿拉布坦蒙古骑兵本来就飘移不定剽悍难制，他也未必有什么粮库。布善求功补过贸然出兵，又正值严冬之季，胜负之数更难预料，若再有败绩，隆科多来春和罗刹国的边界会议也不定因此吃更大的亏。这事本不是臣弟的分内差事，我坐在一旁细想，只能糊涂了。承认布善的小‘胜’，命他乘‘胜’相机进剿。皇上在密折朱批里倒可以明白直告他这样做的原由，布善自然知恩感戴的。兵凶战危，这和政事不同，错了可以更正。臣弟刍蕘之见，请皇上三思。”

雍正听不到一半就已明白允禩的主见是对的。他瞟一眼满脸温良恭谦的允禩，打心底里叹息，老八要能实心臣服，办事能耐比允祥也不逊色……脸上却不肯带出来，对张廷玉道：“老八的主张看来有些道理，暂时不要申饬布善了。粮食怎么办！这一万石粮从哪里调拨？”“粮食有的是。”张廷玉道，“河南陕西四川都有存粮，只是运起来不容易，骆驼、马匹、驴骡，还有人夫吃，加上工钱，百里百斤一吊一[27]，像这样的天儿恐怕还征不上来人，总算下来路上花销也要一万石粮才够呢！”允禩见雍正目视自己，知道他心疼这笔脚资，遂一笑道：“只怕百里百斤一吊三也未必征得足民夫数。岳钟麒的兵就驻在川北，发旨叫岳钟麒就营中军粮用军马运，脚银也就省去不少。”

“青海省原来年羹尧统辖的军队还驻有六万，靠的是各省支应军粮。青海省刚刚平定，也没有大粮库，岳钟麒能按住这头已经很不容易了，不宜再抽调岳钟麒的军粮！”张廷玉皱眉沉思着说道，“甘肃榆林军库现在还存着十万石粮，布善的缺粮可以从这里头调拨，榆林库里的粮也到了更新的时候，正好腾出库房来。甘东去年大旱，一开春就得赈济，也只能动用这批粮食。饥民熬冬无食，就由他们来运粮，脚资一律用现粮支付，他们有什么不乐意的？这样，粮库也腾出来了，也省了脚银，百姓也有粮过冬了，岂不四角俱全。这样变换一下，放赈变成工赈，春赈变成冬赈，来春就是不够用，也就差不多了。”

雍正的心绪一下子好起来，笑道：“集思广益，今儿议得爽！朕是性情中人，大喜大怒从不掩饰，幸得你们成全匡正。李世民对房玄龄说‘恒欲公等尽情极谏’，你们今儿是直谏，还算不得‘极’谏，朕已受益不浅。粮食的事就这样办。用六百里加紧廷寄发到甘肃，由骆文寿亲自经理，两个月内务必把军粮送到布善大营。发文田文镜，调拨他今秋的粮食十万石到榆林，叫他心里先有个数！昨日礼部有个折子，直隶今年乡试主考还没点。张廷玉发个廷寄，叫李绂赶紧赴任，湖广那边几个积案不要他管，交给李卫去办。宝亲王和李卫在一处，有什么办不下来的？”他顿了一下，舒适地打个欠身，道，“老八，好好做！就像今天这样做，成全了朕也就成全了你。往后遇有朕思虑不周的政务，廷玉你们不要心存顾忌，只管痛谏，朕再不会以这个恼人罪人的。”他目中闪烁着喜悦的光彩，带着期望盯着允禩。允禩却仍是一副恹恹儒雅之风，起身向雍正一揖，说道：“臣弟自当努力巴结。”

“好、好！”雍正脸上带着笑，目光却已转暗，“你这样很好。昨晚接允禩的请安折子，他奉诏要回京做事了。都是自己亲兄弟，朕不在乎他请安这个礼数，只要让朕一个‘是’字就够了。老十四是个暴性儿，你们又相处得来，平素一处多劝劝他些。就这样，道乏罢。你身子骨儿也不甚结实，需用什么告诉朕一声。”雍正一边说，允禩连连辞谢，一躬身便退了出去。望着他的背影，雍正长叹一声，说道：“这未尝不是好样的人才呢？可惜不能为我所用。”

张廷玉默然一躬身，说道：“但愿八爷实心为政，社稷之福，也是天家之福。”

“他不弄什么‘八王议政’，朕自然不难为他。天要下雨娘要嫁人，瞧着他吧。”雍正脸上已经冷峻得像挂了一层霜，“十三弟病得很重，朕也身体难支。衡臣，你偌大岁数，里外忙你一个，朕好疼你！”张廷玉心里一阵酸热，正要说些谢恩的话，雍正又道：“李卫和允祥都推荐那个异人贾士芳。这事你写信给李卫，叫他着意访求，也不发展局限贾某一个，不要怕推荐错了，朕自有试用之道。”张廷玉儒学大宗，对这些绰神弄鬼的事满不以为然，怔怔听了，却道：“请皇上恕臣，臣不赞同，也不敢奉诏。”

雍正不禁一笑，半晌才道：“不奉诏就算了。”

第九回 李巨来沽清判遗案 宝亲王奉诏下江南

李绂接到升任直隶总督的明发诏谕已经半年，但湖广巡抚的印信他还不肯交卸。他心里也急着进京赴任，但手头压着一件大案：汉阳业户程森为夺佃户刘二旦之妻刘王氏，夺佃烧房逼死刘家一门三口。这个案子已经拖了三年，本来汉阳县、府都已审明结案了的，程家不知做了什么手脚，案子详到省里，臬司衙门驳了下去，说“夺佃非罪，房产为程家之产；烧房不仁，律无抵罪之拟。刘老栓祖孙三人怀砒霜到程家当众饮药，意图讹诈，亦不为无非。”判程森枷号三个月了事。刘王氏不服，在巡抚衙门击鼓告状。李绂接了状子便叫过按察使黄伦询问，黄伦倒也爽快，说程森固然为富不仁，刘家也不是什么好东西。程森说是因地租看涨，夺佃是为了加租。刘王氏说她去找程森理论，程森大天白日意图强奸。地租涨价有据可查，“强奸”却没凭据。听黄伦这么讲，又是一番道理。李绂因此此时朝廷已有明发诏旨调任直隶总督，他是军机大臣张廷玉的门生，在湖广任巡抚三年清介自守，在雍正皇帝跟前眷宠不亚于田文镜，也不想为这么个案子让御史说三道四，因此将案由密奏了雍正，请求将这遗案处置完，干净利落去北京上任。不久就奉到雍正朱批：

为地租涨价夺佃，尚在情理之中，烧房，则不可解；刘氏一门三命为夺佃当众自尽，更不可解。该抚疑得是。李绂可缓来京，查实办妥之后赴任可也。此系人命之案，不可掉以轻心。

奉了这道诏谕，李绂索性将衙务交代了藩司衙门署理，亲自下汉阳私访了半个月，已是得了实情。回到衙门，恰过了冬至节，见到雍正催他北行的旨意，李绂一边出火票到汉阳县提拿证人和程森，又发文按察使衙门，请黄伦腊月初三过来会审结案。

三天之后，坐落在武昌城西的巡抚衙门挂出放告牌，立时便招引了不计其数的人来看热闹。此时孟冬季节滴水成冰，人们猫冬在家无事，哪个不来瞧。自卯正时牌，挨挨压压熙熙攘攘的人统袖缩脖嘈杂而来，挤在衙门照壁前、石狮子座旁、仪门外平常停官轿的地方，晒着暖儿，脚跺得山响，叽叽喳喳议论着。

“李抚台不是已经升了直隶制台了么？邸报都出来了，怎么还管咱们这里的事？”

“刘王氏的案子听说已经结了，李制台亲自去北京奏明案中有疑，皇上下旨叫李制台复审的，李制台如今是钦差呐！”

“清官啊……”一个老头子闭目喃喃自语，“最好李大人就留下，老天爷保佑来了个清官管我们湖北，火耗钱只收六钱……”

“噻！铁打的衙门流水的官，谁也不是自己祖父事业！你想他留下，

他就留下了？”

忽然，嗡嗡嚶嚶议论的人一阵起哄，原来是湖广按察使黄伦的大轿到了。人们急忙让出能过一个人的胡同来，只见一乘八人抬象格子暖轿，几十名手持水火棍的皂司衙门捕快前后簇拥着迤迤近来，后头紧跟着还有两乘四人官轿，是汉阳府汉阳县令坐着——都没有筛锣开道，直到巡抚衙门东侧仪门前停下。人们张望间，从签押房那边早飞也似跑过一个戈什哈，喘吁吁道：“抚院请诸位大人签押房少坐。”三个人也不言声，一哈腰算是答应，由仪门鱼贯而入。众人正看得没头绪，突然听得正堂堂鼓“咚”地一声暴响，人们立刻像冲闸的洪水似的涌向方堂口，要看原告刘王氏是个什么模样的人。谁知到了跟前看，才知道不是刘王氏，是武昌三元庙文昌宫前天天要饭的米疯子，不知听了谁的撺掇，悄没声揣了半截破砖，结结实实把堂鼓给砸了一砖，竟砸破了拳头大一个洞！抚院的人不知道他是疯子，早过来两个亲兵按住了他。守门的戈什哈脖子筋胀得老高，正在气急败坏地发问：

“你为什么砸堂鼓？”

“我有冤！”

“有冤，县里去告。”

“县里管不了！”

“那就府里道里皂司衙门！”

“这里也挂放告牌，我就要在这里告！”

“这个放告牌，专为刘王氏挂的！”

“啊哈哈！”米疯子双脚一跳，疯笑道，“李抚台也是刘王氏一个人的抚台……哈哈哈哈哈……”戈什哈劈脸掴了他一掌，骂道：“操你祖宗！不看这什么地方？有你妈的什么冤，非要这个衙门告？”米疯子深似不觉，念着楚剧道白道：“好个不孝的儿啊……老父亲苦一世供你做官，如今看看老父身受恶霸凌辱如同陌路之人！你你……这忤逆不孝之子啊……”

那戈什哈气得三尸暴作，还要上前打时，旁边有知道的悄悄说道：“李头儿别和他生气，三元庙文昌宫那边天天转悠，出了名的米疯子——过继儿子当了官，又不认他这个宗，卷了地产的那位，您老不可怜他么？”李头儿笑骂道：“弄半天是个疯子？滚！”说话间，便见衙门口众人闪出一条路来，一个二十多岁的年轻女子前头由刑名房一个师爷导着进来。此时外头太阳已上三竿，千头攒动着的人们争看这个告状女人，李头儿便知这是刘王氏。只见她穿一身靛青粗布大衫，一头浓密的头发挽着一个髻儿，外头缠着孝布，平直得细线一样两条眉心微微蹙起，紧绷着的嘴唇边陷下两个浅浅的酒窝，在众目睽睽下怯生生进了衙门口，

头也不敢抬。李头儿照李绂事先吩咐，将一柄四尺多长的鼓槌递给她，说道：“胆放开，使劲敲，不要停，直到放炮升堂，你再上去！”

“咚、咚、咚、咚……”

几声干涩沉闷的鼓声传入后堂侧畔的签押房。李绂平素是个冷人，不甚与人交往，今日坐衙专门等案，更是一声不吭。汉阳府县官卑位小，黄伦满心嫌李绂多事，也不来兜搭说话。四个人正枯坐得不自在，听见前头堂鼓声，李绂便站起身，看也不看三人一眼，只吩咐一声“升堂”，遂出了签押房。黄伦几个忙不迭随后跟出来，便听前堂口石破天惊般三声炮响，三班衙役，巡抚衙门几个师爷忙忙拿着纸笔从后堂照壁按序一拥而出，几十个手执水火大棍的衙役一声递一声威严的堂威：

“噢……”

所有嘈杂的人声立刻停止，静得一根针落地也听得见。刘王氏早已跪在堂口，听得“李大人升堂”一声高唱，手执状纸深深俯地叩头，口中喃喃说道：“李青天为民妇做主！”

李绂衣裳窸窣升了公座，见几个师爷已在肃静回避牌旁设了小案子援笔待录，公座侧旁西边一公案是为黄伦空着，汉阳府县是二人合坐一凳。他站在那里，用目光冷冷睨了一眼堂口，吩咐道：“传请黄大人，汉阳知府柳青、汉阳县令寿吾一同会审——把刘王氏的状子呈上来！”

“喳！”

那个叫“李头儿”的戈什哈答应一声，径至刘王氏跟前取过状纸双手呈给李绂。李绂一边低头细看状子，一边对三个刚请过来的官员道：“三位老兄请坐！”一直到细细看完了那状纸，李绂方轻咳一声，叫道：“刘王氏。”

“民妇在……”

“你抬起头来！”

刘王氏不安地瑟缩了一下，躲避着众人的目光，抬头看了居中而坐的李绂一眼，忙又低下了头。大约她禁受不了巡抚衙门这样森罗殿一般的威严仪仗，双手一软，几乎跌伏在地下。

“你不要怕，”李绂轻声说道，“你的案子早已在臬司衙门立卷承审，本巡抚也有明察暗访，今日过堂为这案子审断，本巡抚虽已奉调北京，已经奏明当今，此案不结，我断不离湖北一步，你只管放心——让被告程森上堂！”

衙门外一阵轻微的骚动，两个衙役从西侧刑房带着程森出来。他大约五十岁不到年纪，戴一顶六合一统毡帽，灰府绸小羊皮袍，膀间束一

条玄色槟榔荷包腰带，外头套一件黑湖绸褂子，胖胖的脸上倒也五官端正，只上唇凹陷些，留着一络小黑胡子掩饰败相。程森却不怯场，脚步囊囊进了大堂，双手抱一揖，就地打了个千儿，看一眼跪在旁边的刘王氏，又是一揖站起身来。李绂一看便知是个做过官的，“啪”地将手中响木一敲，问道：“你叫程森？”

“晚着生程森！”

“你做过官？什么职务，原在哪里任职，又因何在籍？”

“卑职原在江西盐道，康熙六十年因亏空库银撤差追比。雍正三年亏空补完，起复为泰安同知，因母死丁忧在籍守制。”

“好一个‘孝子’！”李绂警觉地看了一眼黄伦，他记得黄伦也在江西藩司衙门做过官，为程森一案翻案，莫非还有更深的背景？当下一边思索，冷笑道，“三年热孝未滿，就敢奸宿有夫之妇，就不论孔孟之道，国法皇宪都不顾了么？”“卑职并没有奸污刘王氏。”程森不屑地看了一眼刘王氏，“因卑职起复需用银钱，随行就市为佃户加收一成租。所有佃户没有不服气的。刘王氏一家抗租不缴，下头人气急了烧掉她三间茅草屋的事是有的，我已为这事把烧屋家人开革处罚过了。刘王氏为赖租，来我府中，见我的时候百般卖弄风骚，敞胸露乳，说了许多疯话，我赶了她去——我一妻二妾，这把子年纪了，能上她这个当？——想不到她公爹也是无赖，八月十六带着她两个儿子闯到我家，当筵饮药自尽。卑职当即抢救无效，就成了这件人命官司。这个案子经臬台黄大人多次审讯，证词一应俱全，卑职是读书人，不敢欺心蒙理，求中丞大人明鉴识伪，这个罪名儿卑职实实不敢承受的……”说着就扯出汗巾子拭泪。李绂听了，转过脸不假思索地问道：“汉阳县，你是第一审官，这个程某人当时是不是这样供的？”

县令寿吾坐在最下首，当时接这个案子时巡抚是他的座师杨名时，黄伦并没有调来，他没想到案子会这样扯皮。他今天陪审，原是坐定了当个泥菩萨，刘王氏胜了，他当时就审得不错，程森胜了，乐得给黄伦顺水人情，没想到李绂头一个就点到自己，顿时脸上一红一白，局促不安地说道：“当时程森没有到庭，是派他的管家程贵富代理的，还有几个在场求减租的佃户，口供和程森说的不一样。刘王氏父亲和儿子饮药是在八月十五，不是八月十六。八月十五程家设筵待佃户，续定来年佃租出了争执。刘家乘机揭出程森欺孤灭寡，被程家庄丁抓打吃药自尽的。这件事看见的人很多，卑职以为证据确凿，当即就断了程家无理。”坐在寿吾身边的知府柳青立刻说：“寿令当时申报的案情就是这样，卑职所以就照准了。”黄伦在对面一口就顶了回来：“程贵富不是正身。刘王氏告的是程森，怎么能据管家的话判断家主有罪？那程贵富对他家主怀有私仇，有意那样供，陷害程森的。”程森立刻接口响应，说道：“幸亏了黄臬台明察秋毫，不然我真叫程贵富坑到死处！”他摆着头还要说，李绂将响木“啪”地猛一击案，断喝一声道：“你给我住口！问到你再说！”几个人便一齐都住口。

“刘王氏，你说，到底是八月十五，还是八月十六？”

“八月十五！”

“八月十六！”程森立刻顶了回来，“庄户们都能作证。”李绂哼了一声，问道：“谁能出来证明？”程森向外看了看，围在堂口的几个衣裳蓝缕的人跌跌撞撞地爬跪进来，一窝蜂儿跪下，口中乱嘈，说：“我们程老爷冤枉！八月十五我们都在场吃酒，刘老栓也在，没见他吃什么砒霜的呀？”

李绂转过脸，口气变得异常严厉，问刘王氏：“这是怎么说？”

“青天大老爷！”刘王氏脸色青灰，连着爬跪两步，指着几个证人连哭带说，“他们都是指着程家佃田吃饭的人，程森说八月十六，他们敢说八月十五么？八月十五夜里好月亮，我带着两个本家兄弟去程家抬回我的爹还有我的两个儿，当晚哭丧哭得满村都过不成节，老爷您随便叫几个村民问问，这种日子还有记错的么？”说着她放声号啕，“我屈死的老爹……我的儿，我的娇儿……嗒嗒……啊……”凄惨的哭声盈庭回旋，人人心上都被激得紧缩起来。外头几个毛头小伙子也挤了进来，七嘴八舌地说道：“我叫汪二柱，和刘王氏一个村的。我证老刘头是八月十五死的……”

“哭得满村人凄惶掉泪，这事谁不知道？”

“我娘还带着月饼去老栓家看着！”

“我是住刘村抬死人的，八月十五，没错！”

李绂嘿嘿冷笑，倏地翻转脸来，问道：“程森，你讲，为什么私改日期，嗯？！”

“……兴许，我记错了……”“你是太聪明了。”李绂讥讽地吊着嘴角冷冷说道，“日子定到八月十六，证人就只限到你程家的人，就好做手脚了，可惜八月十五这个日子太好记了，更可惜的是你程森不能一手遮天，你只能胁逼你的佃户，别的人你掩不了口舌！”

程森仿佛被打了一闷棍，浑身激起一个寒颤，他有点张皇似的环顾一下四周，又看了看几个刚刚进来的证人，咬了咬牙强自镇定着说道：“就算是八月十五吧，反正就那么回事，他是自尽，又不是我强按着吃药的……”李绂狰狞地一笑，说道：“你没有奸污刘王氏么？”

“没有。”程森瞟一眼黄伦，低下了头，他的口气已经不再那样强横。李绂将目光扫向刘王氏。刘王氏被看得低着头只是抠砖缝儿，张了几次口才嚅囁道：“他……他……”她偷看了一眼衙门口拥挤的人群，到底没有说出口。坐在西侧的黄伦将案一拍，喝道：“今日对簿公堂，你吞吞吐吐语言恍惚，你这刁妇，存的什么心？”

李绂瞟了黄伦一眼，吩咐戈什哈：“把证人带下去具结画押，门口这些人后退三丈！”衙役们答应着便来带证人。但门口的聚观人众听问奸情，却越发来神，推走这边，那边又涌上来，怎么也赶不走。还是一个师爷有办法，端了一碗墨汁，用毛笔蘸了站在堂口淋漓漓地就洒。前头几个脸上身上着了墨的立刻便往后退，后边伸着脖子听热闹的顿时挤倒了一片，外边一时吵声骂声哭叫声嘈杂不堪，好半日才安静住了。李绂对刘王氏说道：“这是公堂，你必得有一说一有二说二，才好为你结案。多少烈妇受辱而死，《春秋》并不责备。既是强奸，那就没什么可丢人的。你只管如实讲，不要心存顾忌。”

“是……”刘王氏咽了一口唾沫，“我是他家针线上人叫去的，说是帮着做过冬衣裳……我爹已经去过几次求他别加租，我想着帮做冬衣，或者能见太太奶奶们求个情儿，就去了。我在他们西厢屋做针线，不知怎么后来就剩我一个人在屋里。他……他就进来，动手动脚，先是说疯话，我不理他，后来他就……猛地搂住我，一手扯裤子，一手摸乳——我叫唤煞，也没一个人进来……后来……后来他就糟蹋了我。我在他大腿上抓了几把，不知道抓出印儿没有……”她羞得说不下去，又低下了头。

“这就好办了。”黄伦在旁说道，“既是抓抠过他，只要验验有伤无伤就知道了！”

刘王氏突然抬起头来，下死眼盯着黄伦，她突然没了羞涩，梗着脖子，苍白的嘴唇哆嗦着，大声说道：“黄大人！你得了程森多少银子？你——你还是个读书做官的！三年前抓的印儿现在还能验出来？你这么不要脸，一死就一死，我索性全兜出来，你占骗了我身子，答应替我雪冤，后来为什么变卦？”

她这个话一出口，立刻满堂皆惊。李绂、柳青、寿吾并所有的衙役都把目光射向黄伦，一个个脸色苍白，如同庙中鬼神泥胎，顿时大堂上一片死寂。黄伦万不料她竟攀出自己，脸色唰地变得蜡黄，没半点血色，半晌才回过神来，“咄”地猛一击案，吼道：“你放屁！可见本按察使没有看错你，你这个臭婊子，竟敢如此含血喷人！来！”

“在！”几个臬司衙门的人立刻雷轰般答应。

“大棍侍候！”

“喳！”

“慢。”李绂早已立起身来，案情这样一转，是他万万始料不及的，此时可怎么办？他攒着眉头紧张地思索一阵，松弛了一下，笑道，“黄大人少安毋躁么。问明了再加刑不迟——刘王氏，你要知道，你是以民告官，先已经有罪，要想清楚了！”

刘王氏此时将一切已置之度外，死盯着黄伦道：“民妇是破了身子的

人，已经一钱不值，只要公道处置了我一家三口血债，什么罪我都领了！”她戟指指着黄伦，“你在二堂密审我，你说，程森给你送钱，你不稀罕可是有的？当时我磕头说，‘大人不爱钱，公侯万代’，你双手把我拉起来，你那副脏脸叫人恶心！你说……你说……”

“你这刁恶无赖的淫妇！你住口！”黄伦吼道，“瞧你那副模样，谁瞧得上？”李绂笑道：“你不要忙着问，让她说完——刘王氏，他说什么？”刘王氏道：“他说‘你真长得……可人意儿，我的四姨太也比下去了……’还说，只要和他‘春风一度’管保我的案子赢……大人，我不是人……为了替我儿报仇，我就从了……”

李绂冷冷睨了黄伦一眼，正要说话，黄伦恶狠狠问道：“你有什么凭证？说不出来，我剥了你的皮！”李绂因又问道：“是。你有凭证么？”

“这种事还要的什么凭证？”刘王氏掩着脸泣声说道，啜泣了一会儿，猛地抬起头说道，“我看见了，他肚脐左边有一块朱砂记，上头还长着红毛。还有，还有，他的‘那个’左边还有铜钱大一块黑痣。红毛记有半个巴掌大——大人，你验，他要没有，我就认这诬告罪！”

这一下把黄伦证到了死地，黄伦立时面如死灰，只是哆嗦嘴唇，一个字也说不出。大堂上所有的人都目瞪口呆，瞠目望着李绂。

“士经兄，”李绂阴笑了一下，平缓了脸色，叫着黄伦的字说道，“案子已经涉到了你，真真假假自有泾渭。请士经兄回避一下，随我到二堂，我还有话说。”黄伦头昏目眩，形同白痴，眼睛直直地站起身，提线木偶般跟着李绂到了后堂。他们一离开，堂口立刻传来一阵人们兴奋的鼓噪议论声。李绂吩咐跟着的戈什哈“叫他们安静！”一边示意黄伦坐下，亲自倒了一杯茶端过来，娓娓轻声细语说道：“士经，你说实话，我还可成全你的体面，不叫你当人出丑，不然，你想想看，万目睽睽之下，我也不好不秉公执法的。其实呢，这个案子我心里已经明镜一样——我自己调的人证根本就没有用上。你要一错到底，我可也就无法可设的了。因为这案子是皇上御批的，我不能没个交代。”

黄伦仿佛此刻才灵魂归窍，他仇恨地看了一眼满脸假笑的李绂，两手抱着剃得发光的脑门子，来个一言不发。

“你再想想看。”

……

“唔？”

……

“你不肯招么？”

李绂勃然大怒，怒喝一声：“给你脸不要脸，本抚成全不了你了！来，给黄大人去衣！”

“喳！”几个戈什哈立时饿虎扑食般拥了过来，黄伦本能地一闪，怪声怪气叫道：“我是朝廷三品大员，士可杀而不可辱，你们谁敢？！”李绂格格一笑，说道：“你是‘士’？你是猪！我今天辱定了你！”说着手一挥。戈什哈们从没干过这差使，又新奇又好笑，两个人死死按住挣扎着的臬台大人，余下的七手八脚连解带撕，顷刻之间就剥得他一丝不挂。果然的真不假，黄伦肚脐左下侧一片红茸茸的细毛朱砂记。再扳开腿，那块黑痣赫然在目。

李绂什么话也没说，掉头便返回了大堂。嗡嗡嚶嚶满堂嘈杂立刻鸦雀无声。他站在公座上吸了一口气，仿佛要吐尽纷乱的思绪，半晌才定住了神，咬着牙大声宣布：“黄伦已经招了！程森，你到底怎么和他勾结翻案，你给我从实——”他“啪”的猛击一下响木，连那个铿锵有力的“讲”字一齐“拍”了出去。

“我招……”程森面无人色，稀泥一样软瘫在地，“我和他在江西盐道上就是同事。头一回送银子三百两，他不肯要。后来叙出是旧行，我送他一千两银子，他就给我翻了案……”李绂无声透了一口气，坐回公座，吩咐道：“给他画押！”一边援笔在手在案牍上疾书批文。

据程森一案，该犯原系在籍守制之朝廷命官，乃敢据势鱼肉乡里，将佃户刘老栓之家媳于光天化日之下骗诱到家，强行奸污，致使刘老栓祖孙三人饮恨自尽。又复交通贿赂朝廷方面大员黄伦，意图弭罪。灭绝天理于前，舞法弄权于后，使刘王氏一门三命久冤不解，实属罪不容诛。着判斩立决，报刑部详准施刑。黄伦身为朝廷法司大员，贪赃无耻，胁奸民妇，悍然弄法，即行监禁，案由申奏御览后遵旨严处。

写罢，接过画过押的状纸略一浏览，眼睛扫视一眼众人，朗声宣读了判词。立时外面千万人一齐欢声鼓舞，刘王氏满面泪痕，嘶声高呼：“青天大老爷明断！李老爷公侯万代……”夹着程森家属含糊不清的号啕咒骂声混成一片……

恰此时，后堂匆匆出来一个戈什哈，对李绂耳语道：“宝亲王爷，还有两江总督李卫制台来了，在后头签押房等候大人。”李绂脸上毫无表情，只点了点头，直到百姓散尽方徐徐说道：“退堂吧！”

第十回 政见不一黑猫黄猫 志趣相投无情有情

李绂退堂回来，路过二堂，见黄伦形同木偶痴坐在堂角的木机子上。他大概已经听到了李绂方才宣布的判词，见李绂精神抖擞地过来，身子一软便双膝跪了下去，说道：“犯官有罪，总念我十年寒窗，四下考场，今天来之不易，求大人笔下留情……”李绂迟疑地站住了脚步，扬着脸看了看堂后院中签押房前肃立的几个太监近卫，叹了一口气，说道：“既有今日何必当初啊！你的这件事太丢人，不单丢你自己先人面孔，朝廷脸上也是撑不住的。当今主子最讲心田，坏他名声的，断没有轻饶的理。这会子我还要谒见宝亲王，不能多谈，你先回府上闭门思过，写一个服辩给我，我奏皇上时夹片呈上御览。就以你贪色顽钝这一条说，辜负皇上苦心栽培，罪认得好，心诚，或可有你一条生路。至于功名，眼下根本谈不到。世上没有什么好东西能洗掉耻辱，只有时间。撕掳下性命，拼几年工夫雪心改正，那时才能说这件事呢！”黄伦听一句，哽着嗓子答应一句，李绂见他吓得浑身筛糠语不成声，心里也是一软，却没有再说什么，拔脚便进去了。

“好啊，包龙图退衙了。”李绂在签押房门口报了职名，便听里头一阵爽朗的笑声。挑帘进去，见宝亲王弘历坐在炭火盆子旁烤手取暖，李卫用铁筷子轻轻翻着，屋子里一股浓烈的烤白薯甜焦香味。李绂就地打千儿请下安去，说道：“奴才给亲王千岁请安！”起身来时，才又对李卫笑道，“臭叫花子，在我这屋折腾烤红苕，巴结主子了！”他这才用心打量，只见弘历一身宝蓝色土布棉衫，脚蹬双起梁“踢死牛”鞋，头上戴着青毡瓜皮帽，腰间系一条黑布搭包儿腰带，通身上下都像一个乡下穷秀才。只弘历年纪还不到十六岁，尽管看去比实际岁数老成，但天生资质秀丽雍容，貌如姣好女子，和他这一身微服打扮不甚相称。李卫也是便装打扮，像是乡里中户人家的长随。他永远是一副嘻天哈地模样儿，只是他身子骨儿不好，脸色带着青黄，借着翻弄烤白薯顺便儿取暖。李卫身后还有个二十多岁的年轻人，一脸书卷气，眉宇间却甚是英武。武昌地气夏热冬寒，这种时节棉袍棉衣尚且冻得缩首顿足，他却只穿一件夹袍，单裤套着快靴站在靠窗处，一脸的泰然自若。

李卫见李绂不住眼打量那年轻人，嘻嘻笑道：“我们宝亲王爷主仆是步行赶来湖广的。你瞧这年轻人不起眼儿，把你衙门人都加起来也未必是他对手。他叫端木良庸，如今跟宝亲王一一道南巡。”李绂向端木良庸略一点头，漫不经心说道：“国家承平之世，练武不如习文。我看你这资质，像个读书料子呢！王爷，前几日接邸报，说您要到南京，奴才万没有料到来到武昌，不知皇上龙体近日如何？”

“皇上龙体欠安，不过不相干，你可放心。”弘历起身站着说了一句又坐下，“我这次出来也顺便访医。要有身怀异能绝技的，或者十分上好的医生，你写密折奏荐进去。哦不，你不是这就要离任进京么？留心儿

访着就是。”李绂笑道：“皇上其实就是一个‘累’字。奴才一路进去，一定用心访查医生。不过说选‘异能’之士，奴才不敢奉命，还要劝劝李卫兄，离经叛道之徒江湖术士，万万不可轻易进荐。你要荐，我就弹劾你！”

李卫嬉皮笑脸，说道：“你弹劾我还少了？不过狗咬狗罢了，该荐谁我还要荐的。上回你弹劾我违旨看戏，反倒给了我好处，弄了个‘李卫奉旨看戏’——我不为荒淫怠懈，吃喝玩乐儿，大约你李绂无奈我何。”这说的是前年的事。雍正下旨令天下文武百官不准看戏荒怠公务，李卫却几次在南京总督衙门叫戏班子。李绂便以“阳奉阴违擅自观剧”为题，密奏了李卫一本。雍正臭骂李卫一顿，令他“据实回奏”，李卫答称因自己“识字不多，学术不够，又蒙皇上严旨切责读书学史，只得拣些于治道有益的戏文儿看看，长长见识”。雍正朱批，“尔之粗率无学朕深知之，肯于看戏学史，其心其志仍在法理之中，朕甚嘉勉之。但嘱尔勿以观剧荒怠公事耳。”——本来偷偷看戏的，经李绂这么一弹奏，李卫反而变成公然奉旨看戏。此时说起来，李绂也只好自失地一笑，说道：“只要我看你不地道，我仍旧要弹奏你的！”

“巨来，”宝亲王弘历见二人戏说斗口，也是一笑，他虽在少年，自六岁入宫即在康熙皇帝膝下读书，学贯古今兼长文武的老皇帝亲自调教的皇孙唯独他一个。因此在康熙的百余名孙子中，不但学问最好，而且养成气质，举手投足皆有制度，龙子凤孙华贵雍容中又带着温馨可亲，使人一见忘俗却近而难褻。他一开口便阻住了二李说笑，“我是从信阳府直下湖广来的。有人劝我从南阳老河口过来，说是道儿好走，其实我看是因为南阳为河南富庶之地，‘千里不断青’，那是河南的脸。我没有看这个‘脸’，从河南的‘背’面过来了。比了比，觉得湖广治得比河南要好。你说要启程调直隶去了，我想劝你一句，以你的清廉介直，直隶也能治好，不过皇上锐意振数百年之颓风，刷新吏治。有些陋习不能不有所更张，河南、江南推行火耗归公，摊丁入亩，加上垦荒，岁入几乎都增了一倍。已经证明了的好办法好制度，我劝你到直隶还是要推行。杨名时在云贵也是按兵不动，那个地方苗瑶汉杂处，和内地不一样，你不可类比。你是聪明人，又是皇上心膂股肱，皇上寄托期望殷重，巨来你要切切留心。”

李绂在椅中欠身恭肃一礼，庄容说道：“王爷训诲的臣切切在心。不过历来有人治而无法治，王爷熟读史籍，自必明了。即以王安石，岂是无能之辈？他的法政今日推详，也都头头是道。法治与人治相比，人治第一，这是千古不易之理。所以皇上整顿吏治，以峻刑严法惩贪罚贿，臣一力推行。至于耗羨归公，官绅一体当差纳粮，臣以为应该因地制宜，因事制宜，因人制宜，不可千篇一律。”他看了看李卫，说道：“就像又玠（李卫字）在南京，广收烟花税补国用不足，是国家一堪悲之事，岂能作为成例成法推而广之？我和李卫私交很好，说到公事，他是小人之法，我就要鸣鼓而攻之！”

“黑猫黄猫，能捉耗子是好猫。”李卫听他当面指自己的办法是“小

人”之法，顿时满心的不自在，嬉笑道，“你说我收秦淮楼嫖税不对，难道武昌的青楼不收税么？不过你轻我重罢了。你收的税都用了做什么，我也略知一二。有些没差使的，苦缺的官儿，你补贴了他们，官儿们说你好。我收的税，建了三十一座义仓，专门救济无业无产的穷民。如今天下讨饭的，你湖广去的也不少，他们都晓得我这南京长年设赈棚，迟早有饭吃。跟你不一样的，是破落产业户，叫饭化子说我好。嫖客身上抽血养活叫化子，圣人也不会说我没天理。”

“罢了罢了。”弘历摆手道，“再说下去就动了意气了。从来一兴一替制度变更之间，政见不一是常事常情。巨来你若不肯推行火耗归公，我也不夺你的志，恐怕这件事是当今第一要政，你就不宜出任这个直督，这是我临出京时皇阿玛谈心时说的。给你下个毛毛雨，你也好心中有数。”

李绂眼波不易觉察地闪了一下。他一向谨守成规，以仁厚清廉自戒，以例传法度理治湖北，无论士绅百姓都知道他是“青天”，湖广每年的考绩都是“卓异”，远远超过田文镜的官声人望。对田文镜，他们原是患难之交，私谊极好的，自从田文镜强制河南大力垦荒，不少穷民不堪其苦，流入湖广为丐，二人书信来往讨论政事，意见相左，情分也就淡薄了。他倒不在乎田文镜被雍正称为“模范总督”，因为从雍正朱批谕旨时看，对自己的信任丝毫不亚于田文镜。宝亲王轻描淡写的几句话，透露了皇帝对“火耗归公”、“士绅一体当差纳粮”这些新政推行的决心，也或者说朝廷对田文镜的信望已经远远超过了自己。李绂心里酸酸地泛上一股妒意，说道：“王爷给臣下这个‘毛毛雨’足见厚爱。臣也坦诚禀告王爷：臣很爱湖北这地方，这里的百姓也爱臣。这次进京见了主子，还想请求回湖广。主子可以瞧着臣和田文镜比比脚力，看谁把省治得好！王爷是臣的少主子，您的学问通天下都知道的。田文镜衙门里有‘三声’：算盘声、板子声、嚎哭声；臣也有三声：琴声、棋声、议政声；两个‘三声’孰优孰劣请王爷判断。”

“这两个‘三声’有意思。”弘历爽朗地一笑，看了李卫一眼，说道，“湖北确实治得不错，李又玠也有同感。你手下现在已经没有遗案，新到的朱批谅你已经收到，不要再滞留了。今日一见就算别过，你从水师给我们主仆弄一条船，我们沿江东下去南京，你快点回北京，直隶的乡试你主持，这是万不可耽误的。”说罢便起身。李卫却道：“一条船怎么也不成，至少要三条船。叫水师提督换便装随着王爷的船暗地护驾，少主子的安全比什么都要紧。”

送走弘历三人，李绂再也不敢延误，立刻将刘王氏一案缮成奏章，用六百里加紧递送北京。此刻他要离省的消息已经传遍省城，当地士绅都暗地串连送万民伞，商议着选出头面人士赴京叩阍，请留任李绂，又有风传说要万人攀辕拦轿请求李绂从缓进京的。李绂深恐误了考期，匆匆将衙务交代给湖广布政使洛德，又出宪牌命武昌知府殷俊岩代理臬司。因汉江白河进中原一路都是逆水，李绂便不肯坐船，只带了两个小奚奴由陆路下襄阳，取道南阳鲁山北上。赶到洛阳时，已是过完灯节，

算算日子，半个月可以轻轻松松抵京，李绂才松了一口气。因河南府知府罗镇邦是李绂会试同年，李绂便想在这里稍息两日，然后再趲行。李绂是简命湖广开府建牙的著名大臣，又奉调直隶总督，虽不是升迁，却是重用，罗镇邦自然十分殷勤，当晚就在衙中设筵为李绂接风。他深知李绂善爱文士，就近在老城邀了王宗礼、贺守高、杨杰、秦凤梧几个缙绅前来作陪。

“洛阳，兄弟还是第一次来。”酒过三巡之后，李绂已是满面红光，“白天在城里散了散步，商贾酒肆街面齐整，武昌也不及这里。武昌水旱两路九省通衢，洛阳交通五省九朝古都，伊阙邙山横亘其间，不愧天府重镇！就是省城开封，我看也不及此地！下晚时我去观瞻了孔子问礼处，碑倒还好，可惜碑亭破败了。你这个罗镇邦呐，也算读书人，就不知道修葺一下？”

罗镇邦年纪在五十岁上下，国字脸连鬃胡，身躯高大，显得十分壮实，喝了几觥酒，黑红脸膛油光光的，笑容可掬为李绂斟酒，说道：“来来，巨来制台，我知道你海量，满上满上！——嗨……您是不知道我们这里的难啊！岂止是孔子问礼碑、周公庙，文庙大成殿更是破败，要修就都得修，但那是要银子出来说话的。河南府比别的府养廉银子多些，我是个从三品，和臬台一样，一年六千两，要应酬往来，要养家糊口，还得置点田产防老，这些个余外的风韵事是心有余力不足啊！要没有火耗归公这一条，洛阳的出息一年就是十几万，这些小事算什么！”李绂一听便知这是发田文镜的私意儿，他不愿背后议论这些事，略一思忖，说道：“风雅事总有风雅人办——谢谢，我不能喝得太多了——洛阳人文荟萃之地，从读书人绅士那里募一点怕也办得下来了。”

王宗礼执壶刚给李绂斟了酒，挨次正在给罗镇邦倒酒，听见这话，叹道：“大人，如今河南哪里还有缙绅？您去瞧田中丞身边那群人就晓得了。他的几个师爷，没有一个是做官出来的，不是讼棍就是刀笔吏出身。真不知读书人犯了田大人什么忌讳，一味地从士大夫头上开刀问斩。如今缙绅们远离官府惟恐不及，生怕派差弄到头上，谁敢出头冒尖儿露富操办这些事呢？”王宗礼是两榜进士出身，放过道台的，经历多见识广，说话从容不迫，因知道李绂与田文镜不睦，便极力撩拨，“前次他派了个钱粮师爷，叫钱度，一眼看去就不是个正道人。也是在罗兄这里吃酒，我们说起来士绅难处，钱度说，‘你们再难，比佃户们还难么？比要饭的还难？’——您听听他说的这是什么话：‘田中丞是替朝廷兴革，他私人又没得什么好处。谁不知道我们中丞爷是“模范总督”！别看李绂在湖北顶着不办，早晚他顶不住，还得学河南！’”坐在王宗礼身侧的杨杰是个墨瘦矮个子，操着一口江浙腔接口说道：“王兄说的没半句假话，我也在场的。说起来我和田抑光（文镜字）还是同年乡荐的孝廉。他一道宪命下来，我就得出河差，和那群泥脚杆子一道背沙包垛河堤。斯文扫地类同奴隶抬舆之辈，这什么世道嘛！我给他写了一封信，提到当年一道儿游西子湖，谈棋论诗的往事旧情，请他对读书人网开一面。这是他的回信，请李大人赏鉴——说给我寄十五两银子，觅人代工！娘希匹，我说的是面子，他给我银子，我稀罕他的钱么？李大人，我接这信

真是侮辱难当，气得几夜都睡不安！”李绂闪眼看了看杨杰，恍然说道：“你是叫四维的吧，原来我们是同年的孝廉！怎么刚才就不认呢？”

“礼义廉耻谓之四维，”杨杰似笑不笑说道，“如今你官大了，我还有些儿自知之明，别像田抑光，我自触霉头巴巴儿去亲近同年，希图的不过是他能当个有古风的名大臣，哪承想自己讨人没趣儿呢？”李绂笑道：“你可算所谓‘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的了。我们同房同科中的孝廉，是世兄弟嘛，有什么穷讲究！”众人这才知道杨杰和李绂还有这层夤缘，便一齐恭维杨杰。王宗礼便腾出座儿给杨杰，笑道：“你和李大人同年世兄弟，坐这边，近些好说话。”李绂便拆看那信，果见是田文镜一笔刚劲的瘦金体楷书：

四维吾兄如面，马日札悉，不胜唏嘘。忆昔西子湖畔吟风弄月事，恍然有如隔世。其间二十余年，子逢、路青诸人纷纷凋谢，宁无悲乎！至兄所言，国事也。抑光深蒙圣恩，行官绅一体当差纳粮，亦为筹国之谋，非敢有一己之私念也。他日文镜退归泉林，亦当与兄一体为国负赋完差。但凡行一政、兴一事必有一弊相随，古之能臣不免于是。文镜何人，敢自期于无憾？然吾兄穷状文镜亦深念之，谨赠俸银壹拾伍两，兄可觅人代差，以免劳顿之苦。即颂冬祥。田文镜谨启正月人日。

李绂看了忍俊不禁扑哧一笑，杨杰是“马日”写的信，田文镜“人日”回信，刻薄峭拔真到了极处。因将信折起还给杨杰，说道：“田抑光还算大丈夫，明明白白。我是个过路客人，有些闲话给文镜听见不好。我们不要谈公务了。既是文人，以酒会文，且高乐儿，成么？”

李绂和田文镜一样的地位身份，如此恂恂儒雅平易近人，几位缙绅想起上次田文镜来洛阳，几乎一样的场合，一样的人，那种严冷倨傲，睥视万物的架子，拒人于千里之外的神情，不由感慨万分。当下众人一齐起身，赔笑道：“制台之命焉敢不遵！”李绂便想测度洛阳文人才品，执酒沉吟片刻，说道：“上次到南京，尹继善在莫愁湖，众人创制无情对，很有意思，我们不妨也试试。”末座的秦凤梧最年轻，今天在座的都是做过官的，他还只是个秀才，因此一直插不上话，听李绂这一说，倒鼓起兴头，一欠身笑道：“敢问何谓‘无情对’？”李绂指着罗镇邦书房正面的联语说道：“你们看这副联，‘上巳之前，犹是夫人自称日；中秋而后，居然君子不以言’，上下联文意相通，又都取自《四书》，指的又是一件事，这就叫‘有情联’。上下联文意不相干对仗工切又不指一件事，用典不雷同，就叫‘无情联’。现在请你出上联，我对一联，大家就明白了。”

“遵命。”秦凤梧一笑说道：“我可要放肆了。”因俯首思索着说道：

“欲解牢愁惟纵酒。”

李绂执杯仰首，良久，笑道，“不要那多的牢骚嘛，不见得只有酒才能解愁。”因吟道：

“兴观群怨不如诗。”

吟罢又道：“这里头‘解’与‘观’都为卦名，卦象却又不一样，应对必须如此之工，才算得‘无情’。”众人听如此之难，都不禁暗自咋舌，又不好扫了李绂的兴，只得搜索枯肠打起精神应对。便听李绂起句：

“树已半枯休纵斧。”

罗镇邦摇头笑道：“我甘拜下风，罚一杯了事。”因举杯一饮而尽。杨杰沉思着说道：

“日将全昏莫行路。”

贺守高笑道：“这是个兴比联语，不是‘无情联’，要罚酒三杯！”李绂点头道：“确是兴比联，贺兄得认罚！”贺守高只得饮了。王宗礼却对了上来：

“萧何三策定安刘。”

于是众人哄然叫妙，李绂见有人对出，便自饮一杯，说道：“以‘萧’对‘树’，以‘何’对‘已’既不相干，对得切，真无情对也！”秦凤梧在旁道：“我也对出来了——‘果然一点不相干！’——可好？”

李绂不禁大喜，起身竟过来亲自为秦凤梧酌酒，说道：“这一句浑成天然。以‘果’对‘树’，‘然’‘已’虚对，以‘干’对‘斧’——妙！后生可畏。来，我吃罚酒，你喝一杯贺酒相陪。”秦凤梧笑道：“那我们二人算对了一杯‘无情酒’！”“道是无情却有情嘛！”李绂与秦凤梧相对一饮，回到座位上，说道，“你还是个秀才，好自为之！今年必定要入场的了！”

“十年寒窗五车书，为的什么？我现在很犹豫，拿不定主意该去应考不去。”他叹息一声，“李大人，您不晓得，我是个秋风钝秀才啊！”

李绂说道：“你这个念头怪。这种事——自古无场外的举人——有什么犹豫的？”秦凤梧笑道：“我一向岁考都是优等，去年进场三卷都落了。还加有批语，一本卷子上说‘欠利’，一本上头批‘粗’，都是写好的批条粘上去的。还有一篇文章批得更奇，粘上的批条是‘猪肉一斤鸡蛋三十枚’。仔细想想，是根本就没看我的文章，连条子都是仆人们代贴的，把考场供给采买条子也误贴上了。”说到这里众人已是哄堂大笑，他们大抵也都落过卷，中式后也点过学差，想想其中道理确乎是这样。李绂笑道：“文章有时命，也许上一科你写得不好也是有的。”

“真是文章不好，我有什么怨气？”秦凤梧道，“学政张大人素来赏识我的，我带了卷子去见他，他也笑，说：‘你的文章并不荒谬。这一科是田中丞正主考，荐上来本来是你那一房的头卷。田中丞说：“皇上不爱姓秦的，他断然高发不了，不如腾个名额给别人，也少误了一个人。”’我想了想也是的，秦松龄那么一个大儒圣祖爷手里到底没做上

官，如今宫里太监都改姓秦、赵、高！谁叫我姓秦，和秦桧一个姓儿呢？——一怒之下，我在‘欠利’那篇文章后头又加了批，‘已去本银三十两，利钱还要欠一年。’在‘粗’的那个批上加批‘自怜拙作同嫖毒，云粗云细君当知！’李大人别怪我轻薄，我受这样的屈，心里太气苦了。田中丞如果今年还当主考，我就不能去考的了。”

李绂的脸色早已阴沉下来，田文镜的刁恶刻薄他已“久仰”了，不料处事如此悖情谬理！思量着，冷笑道：“今日大长见识。刘墨林在年羹尧军中参议，演《草船借箭》，有位丘八爷说：‘孔子之后又有孔明，可见善有善报。’刘墨林玩笑说：‘秦始皇后又有秦桧，魏武帝之后又有魏忠贤，可见恶有恶报！’想不到抑光兄竟真的照搬不误！笑话，李林甫是奸相，李卫和我受株连，田蚡是佞将，那么文镜也不是好人了？”他没说完，众人已是鼓掌大笑。李绂也改了笑容，又道：“今年河南学差是张兴仁，没有点田文镜的学差，你还是去考吧！放出你的手段，收敛一些儿锋芒，可以中得的。如果再因为你姓秦贴了你出场，我自然要说个公道！”

当下众人又高兴起来，吟诗作令直到三更方各自散去，也不及细述。

第十一回 巡河防风雪会故交 论政治歧道天津桥

李绂当晚就住了罗镇邦书房里。他有个失眠的症候，夜里吃了酒，又有心事，辗转反侧直到四更时分才蒙眬睡着，醒来觉得身上奇冷，原来因为炉子太热，蹬翻了被子。看天色时，窗纸却是通明透亮，李绂一披衣翻身而起，洗刷干净推门出来，一股寒风卷着雪片立即扑面而来，激得他倒噎了一口气——原来昨晚后半夜落了雪。隔壁侍候的是罗镇邦的两个家人，听见动静忙过来请安。李绂笑道：“生受贵纲纪了，我的那两个皮猴子呢？”

“他们岁数都小着呢，贪睡。”那个年长一点的长随笑道，“制台别瞧天，这雪下起来了，房顶都白了一层，映着屋里亮，其实还早呢！我们老爷刚过来了一趟，吩咐了我们，天儿冷，制台要是冷，要什么添换衣裳只管说，一时早点就送过来。今个儿下雪，爷要是没兴头，就再歇几趟，坐了轿才敢去呢！”李绂道：“我最爱雪天，也不坐什么轿子。去龙门伊阙只有五十里，雇头毛驴，叫他们两个跟上就是。镇邦是有公事的人，也不必陪——都是老朋友，谁也不要拘泥谁。”那长随忙答应道：“是！不过老爷说了，他一定要陪。夜来田制台到了洛阳，天不明就叫了他去驿馆，要看洛河河工。罗老爷说，请制台爷耐心等他，不到午时他就下来，什么事也误不了的。”

田文镜来了？李绂怔了一下，笑道：“这可真是赶得早不如赶得巧。田抑光来，我岂有不见之理？他们不是去了洛河么？我今儿不去龙门了，一处踏雪寻梅，不亦乐乎！……给我备一乘轿，到洛河河工上去。”“轿子有，就是我们老爷家常坐的。”长随赔笑道，“我们爷说的意思，田制台知道您来洛阳，一定过来叙话的。老爷就不再劳动了。”李绂略一思索，说道：“备轿吧，还是我去。”

知府衙门离洛河很近，李绂坐了轿子过了西关外向南，走了不到半个时辰，隔轿子便见白茫茫一片荒滩，远处乱羽纷纷的雪花中横亘着一条冻得镜面一样的大河。李绂指着路东一座破败不堪的大庙问跟轿的长随：“好大一座庙，是谁的香火？”“是周公庙。”长随踩着一步一滑的路说道，“破落多年了，我小时候它就这个模样。”李绂便不再言语，眼见远处大堤旁落着几乘大官轿，堤上几个人站在寒风里指指点点说着什么，料必就是罗镇邦一干人。李绂不等到堤根便命住轿，哈腰下来，徐步上堤，果然见是田文镜，带着一群师爷和省里司道官员在巡视河堤。因众人都不留心，李绂也不忙着厮见，悄悄儿随着众人走，瞥眼看田文镜时，仍是上次进京见面时那副模样，只是头发已将全白，干筋猴瘦的身躯在河堤上，像一阵风就能吹倒了，穿着锦鸡补服，起花珊瑚顶子后细长的辫子被风抛起老高，颌下的胡须上也全都是冰。

“镇邦，”田文镜眉头紧皱，指着散乱在堤内的方条石头说道，“你办

事是越来越不经心了。这些条石，上次钱度师爷来，说还有几千方码得整整齐齐的。冬天上不去河工，你就不能派几个民夫看守着？都叫老百姓弄回去垒墙打石槽了！那石头是银子买的，要是你自己的，你舍得这么糟蹋？”罗镇邦一边陪着走，口中连连称是，又道：“这里边有个过节儿，府学大成殿前头月台坍了，还有明伦堂和东院墙也都要修葺，几个府学教授训导住的房子也都要修一修。王翰林上次来看，说不像话。我说府里实在没有这笔钱，他们说冬天不施工，洛河滩闹着那么多的条石，先挪过来用用不妨的。省里张学台也下札子叫办。卑职就让他们先挪用了，到春暖开工时——”“春暖花开？”田文镜刻板的脸上一丝笑容也没有，说道，“三月有桃花汛，五月有菜花汛，临时筹措，来得及？”

他这一说，众人便都闷住。田文镜心境似乎很烦躁，一时疾走不语，一时又站着沉吟。他也真不怕辛苦麻烦，有时还亲自到溜滑的堤腰，用石头敲击河堤，敲到有空洞处，不言声上堤来，狠狠把手中石头一扔，“这修的什么堤，嗯？！要查查有没有克扣河工银子的事！”又指着堤外长满了荒草野蒿的滩，说道：“这块地少说也有十万亩吧？皇上多少次明颁诏谕垦荒，你们竟是聋子瞎子！洛阳城里那么多吃闲饭的，这边的地却荒着——老罗你看，从洛河那上游建一座闸，引出水来，这是旱涝保收的肥田！”他拍着手上诉渐渐干了的泥土，冷冷说道，“限你明年，全给我垦出来！”罗镇邦带的一群洛阳府县官，闷声不响地听这位刚愎急躁的总督大人训斥，个个垂头咽唾沫，人人脸色阴沉。罗镇邦苦笑道：“大人，这块地是荒了，可都是有主的地，不然我早垦了它了。今儿看不仔细，下滩走走就知道了，里头都是坟园儿，一个祖茔四周的地界都清清楚楚。这是私地，官府确实无能为力……”

“唔。”田文镜吁了一口气，仿佛于心不甘地又望了望那片荒滩，“是私地？”他思索着，一时没说话。此时风雪更大了，团团片片的碎玉琼花在广袤无垠的河滩上淆淆乱乱、浑浑噩噩，时而像狂浪飞溅，时而又似疾箭一样卷地而起扑面而来，有的又卷成雪柱儿旋舞，肆无忌惮地互相追逐着……李绂此时已浑身上下雪人儿一般，见田文镜兀自瞪着眼挺身站着，目光下抡着搜剔下头官员的毛病儿，又是好气又是好笑。因在田文镜身后一笑，说道：“抑光，你好勤政。不愧模范！”田文镜回过头来：盯了半日才看出是李绂，正笑吟吟对自己长揖，忙也还揖，脸上绽出笑来，“原来是巨来公！方才镇邦说你来，打算看完这段河工就去拜望的，你怎么就来了！”又嗔着罗镇邦，“李制台是客，上堤也不告诉我一声！”罗镇邦只得干笑着解释。

李绂和田文镜并肩走了一段，谈了自己离开武昌的情形，田文镜也十分亲切，一路走，问道：“听说你不带家眷到任，为什么？”李绂漫不经心地说道：“太麻烦了，一年三四次回北京，见面尽容易的，何必带到任上？上回在襄阳遇到一个去宜昌上任的县官，除了他太太，姨太太，七大姑子八大姨，三姑六婆，师爷书办加起来足有六七十个，我当时就撤了他的差。宜昌就那么小块地方，你带了这么多的牛鬼蛇神，刮地皮天高三尺！我看康熙朝不少贪官，原本也不是坏人，他不伸手，当不得婆娘爱小，背后接人家的东西，一来二去也就上了船。”田文镜“扑哧”一

笑，说道：“你回直隶当总督，家就在北京，难道把她们遣返原籍？”李绂道：“北京不一样，外头是个西瓜，到北京就成了芝麻，上头六部九卿，科道御史下死眼盯着，朝廷御辇之下，家里就有几个不肖子弟，刁恶长随，也不得不收敛些。我其实不愿回北京，应不为怕这些事，在外头封疆，一切我说了算。到北京，想做贪官难，想做实事更难！”

“唔，这个想头有意思。”田文镜很想说“那些‘牛鬼蛇神’都是火耗银子养着。火耗归公，官员凭俸禄和养廉银吃饭，谁还带那么多吃客”，话到唇边却改了口，“可惜的是天下官不尽这样想，也是枉然呐！”李绂笑道：“不要鼓吹你的‘养廉银’了。今儿不谈这个——你看这雪，下得真好，要在苏杭，有梅花点缀着该有多好！”田文镜望着堤下，洛河两岸已落了不到三寸厚，已是一片皑皑茫茫，河对岸沙滩一片连亘的白杨，在丢絮扯棉的落雪中灰蒙蒙的，景物都不甚清晰。只河面冰上留不住雪，烟雾一样被风扫得荡来荡去。许久，田文镜道：“河南有谚，‘麦盖三床被，头枕馍馍睡’，我宁愿这雪是棉花呢——这种天儿——”他突然想起了什么，招手叫过罗镇邦，吩咐道，“我带来的人，请钱师爷留下，其余的回去。河南府，这里的镇台衙门的人也回去。不过不能歇息，知会各县，看有没有雪压倒房子的，断炊的，从县库里周济一下。有些讨饭的这种日子难过，叫里甲长关照在庙里安置。两条：一、不许冻饿死人；二、谁敢从这里头克扣，吃一口，我田文镜叫他吐三升！”

“喳！”

罗镇邦答应一声，忙到后边吩咐，那起子官员戈什哈马弁轿夫巴不得这一声，跌跌撞撞下堤呼仆觅轿，顷刻便如鸟兽散。罗镇邦带着一个矮个子黑瘦中年人赶到他们面前，田文镜笑指着那个中年人道：“钱度——我衙里的钱师爷——见见李大人。”李绂见钱度虽然短小，更透着精悍之气，两只眼睛骨碌碌乱转，一望可知也是个不安分人，心里厌憎，却挽住了钱度道：“老头子别这样，请教你时多着呢！”钱度笑嘻嘻道：“巨来大人清名满天下。学生我是久仰了的呢！今儿天津桥畔风雪相会，学生缘分不浅。”说完，轻轻向堤下招了招手，早有一个戈什哈三纵两跳上堤来，怀中却抱着一大堆蓑衣，抖开来正好四件。钱度又道：“这个天儿，里头皮袍也冻煞！我叫他们到附近百姓家借了几件蓑衣，不为避雪，只图个挡风，雪中蓑笠而行，也助些雅兴么！”本来有些沉闷的气氛经他这么一搅和，顿时松快起来。

“天津桥我久闻其名，就在这里不成？”李绂和众人抖落了身上的雪，披上厚厚实实的蓑衣，果然觉得挡风，因笑着问罗镇邦，“桥离这里有多远？”罗镇邦一笑，用手遥指洛河对岸，说道：“那片小杨树林子北边，沙滩上就是。其实极不出眼的一座拱亭小桥，名气却大。文人墨客春秋两季时常到这里会文，平时也不大有人来。”李绂这才知道洛阳这座名满天下的“天津桥”并不横跨洛河，而是废置在洛河滩上的一处名胜。李绂见田文镜仍在出神，便笑道：“还在想你的‘棉花’？你这么当官，一多半得累死。咱们到天津桥看看去！”田文镜一笑，说道：“来洛阳五次了，不是河工就是垦田，哪处名胜也没看过，雅兴都没了。按说这样的

天儿，这么开阔的河景，很该有点诗思的，如今我是出不了这个风头了。”

于是四个人颤巍巍下河堤拥雪而行。穿过一道沙滩，临河而立，更觉雪花迷离，天地混茫。李绂看着碧青如石的河面说道：“这里的水恐怕很深的吧，我小时候踩破冰落过水，至今心有余悸。走这样的河面，真是小心翼翼，如临深渊。”罗镇邦笑道：“不妨事的，你们看，这上头隐隐约约还有大车印。原来说李制台要去看伊阙，我叫人试过多少遍了。你两个封疆大吏，要在我河南府出了事，恐怕万岁要殉了我罗镇邦呢！不过水深倒也是真的，夏天航船吃水吃到六尺也畅通无阻。去年李又玠（李卫字）去陕西打这里过，在洛阳城南安澜楼吃酒，天水一色，沙鸥成阵，也不亚江南风光。当地几个名流还写了不少诗呢！”

“又玠吟诗了？”李绂问道。

“他懂个屁诗。”田文镜道，“他就会卧底线听墙根儿捉贼！”

钱度小心翼翼走着，凑趣儿笑道：“李大人墨水儿不多，心思灵动，天生的聪明人。不过偶尔也作诗的。嗯……前年我去金陵出差，范时捷方伯是我府试发科的房师，去拜望他，刚凑上他请又玠公、继善公去燕子矶览江楼吃酒，大家一处联诗。继善公起句‘江天共一楼’，范老师是‘风清送春秋’。我见又玠大人抓耳挠腮想不上来，也替递了一句‘雁鱼随水去’——原想给他多想一会儿，不料说完他还是攒眉沉思，范老师和他极随便的，说‘你这穷叫化子作什么诗？我替了你吧？’又玠突然眼一亮，指着远处江面说，‘范大舅子甭多嘴，我也有诗了。你们看，那两个渔翁搅了渔网，在船上揪打，我的诗句是‘两个渔翁揪打’！”

“这是五言诗，”罗镇邦摇头道，“又玠公怎么弄出六个字来？”钱度忍笑道：“晚生也是这么说，‘这是五言诗，大人可以把‘打’字删去。也就叶韵了。’李大人高兴极了，按着我肩头说：‘日你娘好好地搞！就是“两个渔翁揪”——这诗真正妙极！’尹抚台说，‘你这句诗无论如何谈不上“妙极”！科场上要弄出这种句子，就该打了。’又玠公一愣，指着我说：‘我诗里头有个“打”字，他硬叫我删了么！’”

众人听了哈哈大笑。罗镇邦一个不留神一屁股跌坐到冰上滑出老远去。李绂猛地想起上次自己参劾李卫“不学无术”的折子，和这个田文镜比，李卫总算还对文人客气谦恭。田文镜倒是读书人，却一味和读书人过不去，思量着脸上已是没了笑容。说话间天津桥已到，李绂端详着，只见这桥正南正北对着洛阳城，长可五六丈，高约两丈余，是一座很普通的玉带拱桥，桥上面矗着一座亭子却十分玲珑。四个人缓缓踏雪踱着，先到桥上远眺，但亭子里风像刀子似的，分外冷，又下桥到南边。

“这边有桥挡风，连雪也没有，倒暖和些，”李绂笑道，“——这座桥座儿像唐时风格，上边的亭子死板，是前明格调——为什么叫‘天津桥’呢？”罗镇邦道：“洛阳为九朝古都，唐时各地秀才进京赶考，都从这

桥上过，犹如青云路口，所以名为‘天津桥’。”李绂点点头，叹道：“一晃就是千百年，桥在，人呢？当时的秀才就是今天的举人了，也不作八股文，真是享福啊！看这桥，唐时洛水也并不大嘛！”

李绂的话虽不多，却不自觉间刺了田文镜。谁都知道他是三赶京试落榜，过不去“天津桥”的落魄“秀才”，纳捐拔贡选出的官。众人便都不敢回话。田文镜却似不在意，吊着嘴角笑了笑，说道：“洛阳共有四条河，伊、洛、瀍、涧，过去是分注入黄河的，后来伊河改道和洛河相并——是宋代陈康为通舟楫凿通了——洛河才有今天这个规模。陈康不是进士，没有跳过龙门，可他这么一办，天津桥也就不实用了。”李绂自知失言，脸一红没言声。田文镜兀立雪中，望着北岸灰暗阴沉的洛阳城，许久才道：“镇邦，我明天去看涧河入黄河口工程，然后沿黄河北岸查看着回开封，你别介意我发作了你那许多。你办事还是认真的，毛病儿应我推一推，你才动一动。听下头的调唆，指着我们同年从省里藩库里挤银子。告诉你，洛阳商贾富甲天下，这里挂千顷牌的大绅士是全省最多的，要从他们身上打主意。省里的银子也不是我田文镜的，一条黄河要花多少，你连想都想不出！还有春荒赈济种粮口粮，那不都是银子？这些富户拥产坐吃，没有朝廷花钱办这些事，他们安生得了么？他是铁公鸡，你要有钢钳子拔毛！不要手软——这是为他们好。理喻不通，只好跟他不客气了。”李绂在旁听着，这些话没有一句入耳的。谁富，就用“钢钳子”拔毛，那叫劫贼勾当！堂皇国家取财有制度，怎么能乱来？但田文镜又是秉承雍正意旨，就有一车话也只能到北京见皇帝去说。李绂原想田文镜总要在洛阳盘桓三五日，自己趁空好好和他聊聊，听说明天就走，不禁一怔，想了想，说道：“文镜，我想借一步和你说句话。”说着将手一让，二人便离开了天津桥，沿洛河岸向东漫步。

此刻风小了些，洛河河面冰上已盖了半寸厚的雪，映着对面灰暗的石堤，片片白羽无休无止地落着，冻河两岸除了落雪的沙沙声一片寂静。许久，李绂才道：

“抑光。”

“唔。”

“你是一心要做名臣，太辛苦了。”

“你说对了一半。”田文镜无声透了一口气，“我一半心思想当名臣，更有一半是要报皇上的恩。不辛苦不成，周公吐哺才能天下归心。”

李绂叹息了一声。田文镜说的是实话。他一个二十年的穷部郎京官，熬资格熬出了个六品，雍正元年出差陕西宣旨，归途擅自用钦差关防清查山西藩库亏空，一举扳倒“天下第一巡抚”诺敏，三四年间开府建牙升任到总督，居然一方诸侯，全靠了雍正一力支持，他也只有累死才能报得这份“圣恩”。许久，李绂才道：“我明白你的心思。不过有一言骨鲠在喉，想劝劝抑光兄。”

“什么？”

“待读书人好点，还有缙绅。”李绂道，“这是国家元气所在。”田文镜站住了脚，盯着李绂，他的眼睛里已经没有了温存：“当然他们是‘国家元气’。但元气太旺了，阳盛阴衰，不也是国家之病？火太大，就要泄一泄。拔他们的毛是为利天下，从根上说于他们有利无害。这些短视眼，只顾眼前之利，忘却前车之辙，不可怕么？你看，这个洛阳，前明是福王的藩地，洛阳近熟之田都是这个酒肉王爷的，舍不得拿出一二来周济穷人，奖励将士。城破家亡，堆山积海的金银全送了李自成作军饷！你要读读福王的诗，看看他的画，那何尝不是第一流的漂亮文人！”“我没有说你不要读书人。”李绂尽量按捺着自己心中的火，徐徐说道，“士大夫家脸面重于性命，就如你我下野，被官府撵了来这里筑河堤，背石头，填灰浆，这是国家优待士人？邓州裴家营裴晓易，做过两年知府的清官，他死了，只剩下孤儿寡母五口，被撵到瑞河修桥出土，那是封过诰命的人，忍这样的羞辱，受得了么？康熙朝没有实行养廉制度，我听说一个知府你每年给五千两养廉银，可裴晓易他没拿这笔钱！倒是贪官们平日聚敛，他们不怕你这个‘官绅一体当差’。抑光，这么做太寒读书人的心呐！”

田文镜走着，一阵风裹着雪片迎面扑来，激得浑身一个寒颤，他定了定神，说道：“裴王氏自尽的案子我知道，皇上也有手批，要加意抚孤。但做这样的事，从来没有万安万全的，读书人做官是为天下为社稷，不是为自己谋私利。所以出官差并不是什么丢人事。出不起官差银子的士绅人家毕竟是少数，可以再想法子优恤。但士人乡宦不出官差，时日久了害处不可胜言。”

“其实我看没什么大不了的，你的折子我都拜读了。我觉得有点杞人之忧。”

“你的折子我也拜读了，四平八稳，”田文镜眯着眼，无所谓地说道，“如今朝野上下，参劾我的文章百几十封，有分量的不多。”

“揠苗助长，恐怕要事与愿违。”

“琴瑟不调，当然要改弦更张。”

说到这里，两个人站住，忽然同时大笑——原来二人剑拔弩张唇枪舌剑中无意对了一副联语。站在天津桥边的罗镇邦瞧见了，笑着对钱度道：“都说田李二人势同水火，我看他们谈得满投机嘛！”钱度摇摇头，说道：“你不知道这些大人，哭未必是悲，笑未必是喜，他们这些人大事才能动真情，小事是不动真情的。你见这范时捷么？说是马陵峪范总兵的本家，连皇上都顶得一愣一愣的。上回去南京，他属下一个计财局堂官就开他的玩笑，说上衙路上碰到两个小孩子，互相骂对方是乌龟，百般调解不开，范老总说，‘这有什么调解不开的，你告诉他们，小孩子哪有“乌龟”？只有大人才能当“乌龟”的！’那堂官说，‘这个话是大人说的，

卑职不敢说。’……范老师也只笑骂了一句，下来该怎么办就怎么办，像我们这位——”他用嘴努了努田文镜，“你在他跟前龇龇牙儿，他就能把你轰出书房。到该办正经事，仍旧叫你进来，和颜悦色地布置。”

“说归说笑归笑，”罗镇邦笑道，“陕州金寡妇一案，田制台驳了，这后头有什么文章？这个案子涉及缙绅富商。洛阳这些秀才们群情汹汹，要赴京告状。弄不好出了罢考的事，就刁登得大了。你晓得金生一是河南府文人座首，人死了，魂还在呀！”钱度道：“这是毕师爷手里的事。金寡妇索债不遂，自尽在蔡家驹门前是雷雨夜里的事。毕师爷到陕州亲自查访，金寡妇平日二门不出，最是羸弱的个女人，没有仇人，没别的因果，主张动严刑严鞫。蔡家驹不知从哪里请了个刁笔，辩状反诘：‘八尺门高，一女何能独缢？三更雨甚，两足何以无泥？’田制台说这驳得有理，所以发回来叫你重审的。”罗镇邦皱眉道：“这锅饭做夹生了。你看该怎么办？”

钱度只一笑，没言声。罗镇邦忙从怀里取出一张银票塞到他手里，说道：“金家确实冤，凑了点银子来打点，这个案子翻过来才能有点意思。”钱度也就老实不客气收了，问道：“原被告两造人都提到洛阳了？”

“提到了，”罗镇邦道，“我叫发审房过了几堂，两下里都咬得很紧，得有个办法，一堂审定了这案。”钱度笑道：“我有办法，可以不动刑办下来，替金氏讨这个公道，你可得谢我！”罗镇邦笑道：“那是自然的，金寡妇的侄儿说，只要能出这口气，倾家荡产也情愿的。如今不许私收火耗，也就这些事上能补益些了。”

钱度凑近罗镇邦，望着远处河岸上的田文镜和李绂，说道：“这事明摆的，是蔡家的人给金寡妇换了鞋。把那些女佣们分头隔开，验她们的脚，谁穿那双鞋合适，就连她和丈夫一起送大牢。回头再审姓蔡的——这件事串供是肯定的。就因为串供，知道的人就多了。你一个一个个手不留情押她们大牢里，管情有人支撑不住招了。破了口儿，谁也堵不住了。”罗镇邦笑道：“你这钱粮师爷，刑名也不含糊嘛！”钱度眨巴着眼睛笑道：“两个制台那边谈得亲切，他们怎么知道我们在这边捣鬼呢！”

但李绂和田文镜已经谈崩了。

“抑光，我没有干预你河南政务，交友之道规之以义么！”李绂按捺着一脑门子火，尽量温言细语说道，“你我毕竟是乡试同年嘛！”田文镜哼地冷笑一声，说道：“你指手画脚，像是孔圣人派你来教训我。应该这样不应该那样——我比你大着十几岁，我自己不知道该怎么办？你觉得你在湖北那套办法好，偏是你的藩司私吞了库银。我做得不好，可我河南没有贪官！你是进士，你有你的进士同年，文镜可高攀不上。”

一声轻微的凌响，李绂轻捷地闪了一步，说道：“我一点也不想得罪你，是推心置腹劝你，你一味猛做，不宽恤，怕要弄出事的。官府统着士绅，士绅管着百姓。你是在整治官府的耳目爪牙呀！刷新吏治，就像

走这冰河面一样，一步一留神还来不及呢！”

“狐疑。”

“什么？”

“我说你狐疑。”田文镜冷冷说道，“狐狸在冰上走，走几步听听，有一声凌响，就吓得倒退三步！你看——”他轻轻跺了跺脚。“这里都冻实了，根本没事！”

李绂腾地红了脸。他再也忍不住了：“我倒一味尽让，你竟如此瞧不起人！做了官荼毒这些读书人！言利之臣——你是个小人，我要具本参你！”

“悉听尊便。”田文镜身子稍微晃晃，头也不回便往北岸回去。李绂也择路踏冰过河。

天津桥边钱罗二人正说得热闹，见他们两个忽然分道，互相交换了一下眼神。钱度忙去追田文镜，罗镇邦便赶着李绂，喘吁吁问道：“好好儿的说话，怎么变出这模样儿？”

“我明天就走。”

“不是说还要——”

“这里铜臭味太重！”

钱度在这边问田文镜：“东翁，李制台怎么了？你们不是说得很投机的么？”

“呸！”田文镜啐了一口，“伪君子！”

第十二回 钱师爷幕府展狡计 贾士芳酒肆逞异能

田文镜气咻咻回到驿馆，一大群师爷戈什哈接着，他也不理睬，用手进了正堂房间，坐了火盆子旁闷声不语，只一杯接一杯喝着又苦又涩的酹茶驱那肚中的寒气。一时钱度换衣服进来，见他这个样子，不禁一笑，说道：“制台，怎么这么大的火呢？合得来就套套交情，合不来呢，就逢场作戏。李制台是过路客人，何必那么认真呢？”

“钱老夫子，弄好笔墨，替我打个草稿，我要参这个李绂！”田文镜目光闪了一下，“我这会子还气得发晕，心里乱，写不成东西。”

钱度看看桌上，笔墨现成的，便过去铺平了纸，一笑又回身来说道：“制台，你还穿着蓑衣呢！宽宽衣，静静心，商量商量。有了个章程，文章才好写。”田文镜这才发现自己还穿着又湿又重的蓑衣，忙脱下来。钱度趁他换衣服，又把火炉子捅开了，炭盆子续了新炭，屋里顿时温暖如春。经过这一折腾，田文镜心绪好了些，两手对搓着说道：“这个李绂，你不要看他面儿上清廉道学，其实心里很污浊。我这个人宁可和真小人打交道，也不愿睬他这伪君子，他是见皇上表彰我是模范总督，妒火烧的了！参我？我先下手，看是他走得快，还是我的马跑得快！”钱度怔了一下，还是觉得田文镜说得不明不白，因道：“不要着急着参他，李制台究竟都说了你些什么？”

“他说得我一无是处，”田文镜道，“他说天下十八行省，除了广西贵州青藏，老百姓最苦的就是河南。河南人在本地连做贼都不敢，逃荒在外的也属河南多。说我是个酷吏，只晓得蝇头小利不知《春秋》大义，他说转述的都是别人的话，其实我看都是他心里流出来的。我跟他讲，河南如今正大兴水利，见功不见利的时候儿，老百姓苦一点是真的。一劳永逸的事，明白人谁也不会反对，逃出去的都是些好吃懒做的刁棍地痞，在我河南严刑峻法不敢鸣张，到‘君子’们辖地小偷小摸也是有的。后来他又说不该标新立异，弄什么官绅一体当差纳粮，弄得哀鸿遍地民不聊生。我说‘模范’二字就打标新立异上头来。我当模范不是出自本心，皇上既然表彰，那就证明我没错……”他这才心思放开了汨汨滔滔将二人在天津桥畔的争论说了个大概。

钱度一边听一边咕噜咕噜抽着旱烟，直到田文镜说完才道：“东翁，我听得仔细。这是你们两个大员私地交心，我看用不着写弹章参劾。李绂与朝廷政见不合，是人人皆知的事，说他阴谋不成。昨儿邸报湖广万名士绅联名叩阍，请他留任湖广，这个声势大得很呐。再说，李绂和您一样，都是在未遇前就深蒙皇恩的，他又是皇上一手提拔，幸宠并不在你之下。你为这些私下谈话弹劾他，皇上一定要把折子发给他，叫他‘据实回复’。你想想，他在北京，你在河南，他说话方便还是你说话方便？两个人的事，又都信任一样，皇上更容易信他的，还是你的？”田文镜原

本满怀信心的，听这个其貌不扬的钱度一番剜筋剔骨的剖析，顿时觉得没了把握，但他毕竟心有难言，恨恨说道：“我就见不得他这个‘假’字，明明心胸狭窄，还要装出大度大量，包容万物的样子。”钱度笑道：“这种人多了。妒忌，怕是人人都免不掉有一点儿的。有在某人某事上妒忌的；也有眼空无物，谁都瞧不上，什么也看不惯的。学识好的掩饰得好，气质好的容易销蚀，容易认账而已。李制台和你一般宠幸，一般的地位，你这位杂途出来的如今是‘模范’，他正途出身，反而落了后，怎么会无动于衷？你看他为政，万事循的孔孟之道，不贪不暴，不事更张无为而治，他就是要证明他的那一套是‘正道’，复的古风！”

“若要复古，何不结绳记事？”田文镜思量着说道，“……如今京里正大肆整顿旗务，我看这位八王爷究竟不甘于臣位！整顿旗务，抓住内务府就办了。何必要旗主都进京？这群人久困沙滩，一旦进北京，不定闹什么乱子呢！我这段心绪不宁，也就为这个。他们要攻击皇上政务，多半我这个‘模范’就是靶子。一古脑翻案，李绂反倒气都对。我琢磨着皇上调李绂进京重用，也为防着八王的这一手。李绂要趁火打劫参我一本，也许皇上动心呢！”

钱度浓浓吐了一口烟，徐徐说道：“说句罪过话，赐死的年羹尧在西宁大破蒙古兵，一仗打下来，皇上地位已无可动摇，各地库银已经收齐，连着杀了几个大官，贪官也有些敛手。雍正改元，刷新吏治，自元明以来，现在的吏治恐怕是最好的。如今不比清初，皇帝一手掌握政权、治权、法权、财权、军权。几个空筒子讨吃王爷能造起反来？八爷真能异想天开！”钱度莞尔一笑，又道：“李制台何等聪明人，怎么会去那汪浑水？他大约只会去联络读书人上折子写弹章整治你。你何如也静观待变，这种事先发制人没有不吃亏的。你写他一本，他不弹你了，显着你毫无器量，如果他见本便弹你一章，你们这叫‘互讦’，顶多打个平手，一点意思也没有。今上和历代皇帝不一样，耳报神满天下都是，所以从现在起，你压根不提这事最好。”

“好，”田文镜已心胸豁然开朗，欣赏地看一眼钱度，“听你的。”“我料李制台不会在洛阳久留，还该有点过从。他要走，你尽尽地主之谊，为他祖饯一席也是该当的。”

钱度这么说，田文镜却接受不了：刚刚谈得那么崩，忽拉巴儿颠着去套热乎，无论如何拉不下那张脸。钱度见他噤着嘴唇只是踌躇，笑道：“可以把难题塞给李制台——”还要说时，罗镇邦已经挑帘进来。

“制台，”罗镇邦神情多少有点尴尬，看样子李绂在洛阳府也说了不少话，他有点应付为难，嗫嚅着说道：“李制台明儿一早就走……都是卑职的大人，这这……”钱度忽然想到“大人”、“乌龟”的笑话，一口茶憋了嗓子扑地全喷了出来。田文镜忽地已经得了主意，也是一笑站起身来，至案边一边提笔构思，笑道：“我们都是同年，生分了几句。他住你那里，你又是我的属下，你心里的难为我知道。我写封信你递给他。”说着便写：

巨来吾弟如晤！河干桥畔之争，是为吾二人政见不合起见。扪心而思，文镜雅不欲以公义而害私谊。顷接陕州报，三门峡凌结如坝，恐防来春洪水，弟即当星夜赴往矣！午间欲借此一馆地，薄酒浅酌再作探讨以释前憾，以为地主之谊。洛阳九朝故都，颇有可览处，弟可多盘桓数日，兄已令镇邦相陪。殷殷之言不胜于情，思君实介甫[28]古人之意，临颖一慨。文镜顿首。

因将墨渾淋漓的信递给钱度，说道：“你看看。”又对罗镇邦道：“你不要不安。田文镜再不会为这些事计较人的。这封信你带给李大人，他要不能来，就说文镜以后慢慢补过，过了未时我是一定要启程的，就不能送他了。”

“他当然不会来。”钱度看着信笑道。田文镜如此机变，反客为主把难题推给李绂，他也不能不服，因笑道：“制台这信写得好，既没有失礼，也占了道理。不过今晚可要辛苦奔波了。”

罗镇邦把那封信看了又看，才明白它的意思，小心地捡起，说道：“督帅，您请先去陕州。卑职明天送走李大人，自然追随过去侍候大人。”

李绂在洛阳受了一肚子窝囊气，再也不肯滞留，第二天早晨便带了小奚奴，骑了骡子，生驴驮了箱子，冒雪离了洛阳。抄近路由孟津穿过冰封的黄河，翻越王屋山入山西境，取道阳城、高林、长治，前往邯郸。进了直隶自己的辖区，他才走得慢了一点。踏看庄稼，采记民情，顺便问着各府官员官箴民望，直到过了正月十五第三天傍晚才过卢沟桥。一路走来，雪已渐渐停了。他是奉旨回京另行简任的大员，虽然家在北京，不经见皇帝不宜回府，望着一轮落日沉沉从凋净了叶子的林杪间落下，李绂下骡来，挪动着颠得发麻的腿径往潞河驿。谁知到宁永巷口便被顺天府衙门的人挡住了。李绂的小厮上前一打听，原来是奉天来的睿亲王都罗已经占了潞河驿，顺天府接内务府牌票严加关防，文武百官无论何人一概不准私谒王爷。李绂向冷清清的巷里张望，只见里头路面扫得溜净，积雪都拥堆在两边墙根，沿墙三步一哨五步一岗挺立着戈什哈，却都是内务府装束。

正没做理会处，西边巷口一个店小二提着一盏米黄西瓜纱灯，上头写着“蔡记老店”四字，远远便招呼：“那两位老客，请住咱们店吧！蔡记老店百年字号，前店后房铺盖俱全，后头专门盖的马厩，料水有人照应——前三十年张中堂，后三十年李制台都是我们店发抖出去的，爷要进考场，也图个吉利不是？”

“李制台，”李绂被他这一套说得一愣一愣的，不禁问道，“哪个李制台？”“湖广总督李巨来老大人呗！”那伙计大吹法螺，“如今奉调京师为直隶总督，天子辇下第一臣，赐紫禁城骑马，太子太保——前几日打这过，还专门下轿进店，看了他老人家昔年进京在店里题的诗呢！”李绂仰着脸思量半日，才想起当年自己赴京，和田文镜同路，确实在丰台住过

一宿。住店写诗那是常事，是不是在这里写过，写的什么，已是全然忘却了，但此刻旧话重提，李绂不能没有感慨，他目光熠熠一闪，说道：“好，图个吉利，就住你的店！”

那伙计喜得眉开眼笑，忙过来牵了牲口，带着李绂三人过巷口，约走一箭之地，果然见临街三间门面一处老店，泥金黑匾写着“蔡家老店”四个字，凤翥龙翔精神饱满，竟是康熙朝故相高士奇的手笔。跋识字迹甚小，看不清楚。店里烛影摇摇，坐满了客人。早有跑堂的迎了上来，摆着抹布叫道：“老客来了，又来三位，后头马二家的快牵牲口——请里头坐，来点什么？热炒，凉拌，老烧缸，热黄酒都有，饺子馄饨京丝挂——吃点暖和暖和身子！”

“不要酒，京丝挂一人一碗，一荤一素两个炒菜。”

李绂一边说，主仆三人进了店。三间房子摆着六七张桌子，腾腾热气的雾遮着几枝摇曳不定的烛光。李绂定了好一阵神才看清楚，大抵都是应乡试的秀才，围着桌子一边吃喝一边议论考题。他沿墙看了看题壁诗，无非都是欲报君恩，不觉有些扫兴，才知道这是客栈招徕孝廉秀才的伎俩。李绂只一笑，捡了个角座坐下，一时饭菜上来，便和两个小奚奴边吃边听，原来这些秀才们都在猜自己要出什么题。李绂倒来了兴头，因见两个小厮吃饱了，便叫过来耳语道：“你们俩一个回府告诉夫人一声，说我明日见过皇上就回去，请夫人不要惦记。一个到相公胡同张中堂那儿禀告，请老师示下，是到军机处先报到，还是递牌子见过皇上再去军机处？老师有什么指示，要一字不漏给我复述出来。”待两个小厮离去，李绂又要了半斤黄酒，就着残菜坐听。

“李大人名门正派。”隔桌不远一个老秀才捋着胡子说道，“这又是乡试，他老人家肯定出大题。那年张廷璐坏事，顺天府会试重考，就是李大人主持。三题，《子所雅言》《叶公问孔子于子路，子路不对》《我非生而知之者》，不割不裂，不截不搭，那是何等的堂皇，大家的风范！所以据我看，李大人不会出偏题，他不是那种人！”

他旁边一个年轻后生一撇嘴说道：“那也不见得，一部《四书》四万来字，考了几百年拿它当题目，就是炒石头也翻成沙了。不出偏题怪题，那就都是熟题。烫剩饭千篇一律，怎么分个三六九等？”远处桌上一个小胡子道：“说的是！巨来大人在四川学政上出的就是上偏下全题，《其为人也，发愤忘食》——这是个半面题，《我非生而——女奚不曰》——这是隔章题，《好古敏以求之者》——这是截上题！谁说他不出怪题？”

李绂远远盯了那人一眼，都看不清面目，舒了一口气，端杯饮了一口，咕哝了一句：“百口难调，这都胡说些什么！”

“胡说？”小胡子大约喝得多了点，趑趄趑趄隔座儿走来，红红的眼盯着李绂，“你敢说他没出这题么？”李绂看他架势，似乎只要自己一张

口，就会把杯子泼了自己脸上，不安地挪了挪身子，笑道：“议论嘛，你有你的解释，我有我的看法。”小胡子盯了他移时，突然大笑，说道：“四次了，”他伸出四个指头，又一样横的在李绂面前，“十二年四进考场，真要叫我蒋文魁老死名场了！人，一辈子有几个十二年呢？”

蒋文魁，这个名字李绂听得耳熟。这人他在户部听尤明堂说过，通州名士，极有才学又荡检不羁的。康熙五十九年乡试，三篇文章都做得花团锦簇，内定已是榜首解元。诗却交了白卷，说是没有诗思，写得不好不如不写，考官都笑他“蒋疯子”。李绂受不了他咄咄逼人的眼神，向旁边趔了一下身子，说道：“君子知命守时。你这样浮躁，可见就不是大器。前次你要不留白，兴许就没了今天这些牢骚了！”隔桌老秀才笑道：“这位先生说的是！我见过尤司徒的批语刻本，嗯——‘皓月当空，一尘不染，君何吝赐教乃尔！回通州再翻诗韵，误尔三年，再言为朝廷效力！’可是指你文魁的么？”满屋人众吃酒说话热闹，冷不丁地听这老者说出尤明堂批评蒋文魁的批语，不禁哄堂大笑，就有人鼓掌喝彩：

“无字诗，妙！皓月当空，一尘不染，这才是书生本色，不愧‘文魁’二字！”

“文魁是文魁，不过是个‘僵’文魁，可惜可惜……”

“哈哈哈哈哈……”

“嘿嘿嘿嘿……”

李绂见蒋文魁一副嗒然若丧的模样，不觉一笑，说道：“尤司徒虽然刻薄，也是你自取的。自负不羁之才，傲物狂放，也是文人一大忌呢！”众人一片嘻嘻哈哈声中，蒋文魁似乎酒醒了，他满脸冷汗，苍白得没一点血色，蹒跚着步子踉跄向店门口走去。忽然外头闪进一个年轻道士，一把攥住了蒋文魁，说道：“这不是蒋居士么？上次我托钵通州，多承你一饭之恩。当时没有吃酒，我也不在意，原来你是‘酒后相’。你只管应考，命里注定你本科解元。来来来，我请你吃酒！——别听那些凡夫俗子们老鸱聒噪！”一边说笑着又扯着迷迷糊糊的蒋文魁进来，指点着说道：“蒋居士命宫中带着五年官运，发运只在今科，你们笑什么？你们在座的只有一个人能和他比。春榜放了，若说得不准，你们挾了我贾士芳眸子去！”李绂见满屋的人都面面相觑，因问座旁一个中年秀才说：“这牛鼻子是哪个观的，这是好胡吹的？”

那个中年秀才道：“这是龙虎山张真人那儿的。前天在白云观和鲁道长斗法，这种天气平地里种出西瓜来。这事轰动了半个北京城，你怎么没听说过？”“这不过是个变戏法的游方道士。”李绂不屑地一笑，“我不信世上真有神仙！”

“我也不信。”旁边那个老秀才说道，“他那是邪术，要真有神仙，圣人为什么存而不论呢？”说话间酒保已经过来，恭恭敬敬放了一坛酒在贾士芳桌子上，满脸赔笑说道：“贾神仙，我们掌柜的说，你老人家忌荤，

这点酒先用着，后头把锅好好涮涮再给您炒素菜。你尽着量用，钱，我们是不收的。”“老板好客，对了我的脾性。”贾士芳旁若无人地坐了，孤拐脸冲伙计一笑，“不过我从不吃白食，何况这酒是我请蒋解元吃的！老板心肠不坏，不就想要个儿么？把他住的里间房内门摘了，明年管叫他汤饼待客！”一边说，信手从条盘里取出一个馒头，随随便便捏弄着，对那说风凉话的老者道，“我从来也没说自己是神仙。说算是邪术，你这位圣贤弟子能破得了？你瞧你自己那副熊样儿，能取功名？你除了弄那些高头讲章陈词滥调，还会什么？嫖窑子偷女人鞋，帮人打官司夺寡妇产业！”说着，手里已把馒头捏成一个一个棒子大小的面团儿，摆在桌上，神情古怪地审视着它们。

那老秀才气得浑身直抖，站起身来，指着贾士芳道：“你……你诬人清白！你这贼道士，别人怕你，我不怕！”说着就要扑上来，同桌的几个秀才扯他时，他猛地一挣，却从袖子里掉出一卷子东西。一个眼尖的拾起来，就着灯看，是一卷纸，里边真的裹着一只不足三寸长的绣花鞋，不禁大叫：“呀！这老杂毛真不是东西！”

这一下满座哗然，连李绂都看呆了。他身边的中年秀才瞪着眼，指着面无人色的老秀才道：“你这衣冠败类，真给我们儒林丢人！”那边几个人在灯下饶有兴致地抖开纸，果然是一张讼状，稿不知替谁写的，上控黄李氏拐带家产私通媒姻，要另行改嫁的事。当时读书人以文章道德立心，身入公门关说官司视为卑劣行径，老秀才当众出了这个丑，在周围讥讽嘲弄的目光中再也无颜立足，状纸也不夺，绣鞋也不取，弯腰躬背匆匆去了。

“这个老刁棍，敢来寻我的晦气！”贾士芳漫不经心啐了一口，口中问，“还有哪个不服气的？站出来说，不要心里嘀嘀咕咕！”他抓起那些面团儿对搓了一阵，手里面屑屑纷纷落下，又吹了吹，“豁啷”一声放在桌上，却是六个齐明发亮的小银角子，每个大约二钱许，说道：“这不是偷的，也不是面变的，是我在沙河店和人猜板栗，赢了江南好汉的，扔在河里，这时取来一用而已——够不够？不够我再取一点！”他手望空一抓，伸开来，又是一枚银角子，一齐推给看得目瞪口呆的伙计。墙角一个年轻人站起身来，大声道：“你既是神仙，要能说出这一科乡试的考题，我才真的服你的气！”贾士芳抬头看了他一眼，笑道：“考题我当然知道，说出来犯律条。其实该考上的，不说也考得上，不该考上的，说给你也考不上。比如你，四十岁前甭想功名，过了四十岁，能中个副榜孝廉，你这辈子也就这么点前程。”

“我呢——！”一个黑瘦子年轻人怯生生问道。

贾士芳一笑，说道：“你明天早晨到东厕里去看，就知道了。”

李绂双眉紧锁，思量着这位奇人，自己是主考，尚且不知是什么考题，他竟肆口胡吹已经知晓，而且连谁是第一名都定了下来，这也太神了！可方才馒头中取银，揭露老秀才隐私，又都是亲眼目睹，再也思量

不出这里的机关奥妙，想着，心忽然一动，站起身来笑道：“贾道长，我不是不信你，但你说得太玄了。这种空中取银，街上卖艺的也多有能玩的；就是那老者的阴私，假如两个人事先串通好了，也不是什么稀罕事。乡试题目是礼部出了，奉旨照准密封廷寄各省学宫的，你现在就知道了，未免令人生疑啊！”

“您先生不信，那是自然的。因为连主考都不知道嘛。”贾士芳从坛子里倒出三碗酒，一碗递给蒋文魁，一碗递给李绂，一碗留给自己，笑道，“儒家有为尊者讳的经义，以你地位，我不哋着你短处。你看这坛子，里边还有酒么？”

“有的。”

贾士芳一笑，一手端起坛子，一手伸进坛底向上一提，那个带釉陶罐竟像软革一样顷刻之间被翻了个里朝外！众人瞠目结舌间，贾士芳用筷子当当敲了敲，又问：“这坛子里还有酒没有？”

“没有了！”李绂惊诧激动到了极点，连说话声音都变了。

贾士芳道：“那么请你验！”李绂凑近了看，那只釉面朝里的坛子里边竟满坛彻沿的都是琥珀色的黄酒，满得似乎挪动一下就要溢出来。嗅了嗅，一股浓烈的酒香扑鼻沁心，李绂连连摇头，说道：“不可思议，不可思议……”贾士芳笑道：“你是儒家，儒者是以文道治人的。大千世界万流百川，哪一条河流不到海里？是董仲舒废黜百家，独尊儒术，孔子才为百王之师，这难道不是史实？若论刑法文明理乱治世，也确实只有儒家能当得起。但大道有如宇宙，周流万世，耸高入于九天，渊深犹如四海，岂是一种学术可以包罗万象？”

“先生真是道德高深之人。”李绂连连嗟叹，“今日大开眼界！”他猛地想起雍正曾有密谕给自己，要他访求异能之士治病，莫非上天给自己这个机缘？李绂思量着正要说话，派出去的两个小厮已经回来，当着公众不便说话，因笑道：“鹤驾是在白云观安置的吧？今儿我还有点事，我叫木子绂，家就在四牌楼。以先生之能，我也用不着再说什么。容我改日熏沐拜访。”贾士芳一脸古怪笑容，说道：“足下保重。足下晦容隐于印堂，恐怕有小厄，有惊无伤，但修德养性，韬晦自爱莫问世事，百日之内不要出门。否则祸不旋踵——蒋居士，我原说请你吃酒的，玩了半天把戏，连菜都凉了！来来来，斟上斟上——你们这会子不要围着我了，明儿到白云观，有病的我看，问功名的免开尊口。”他不再理会那些巴巴望着自己乞求的神色，和蒋文魁举杯一碰一饮而尽。

李绂默不言声随两个小厮进了内院。“百日之内不要出门”那是压根做不到的；“祸不旋踵”？什么“祸”呢？皇上对自己宠信实不在李卫田文镜之下，自己又没做什么错事，万名百姓联名叩阍请留自己在湖广留任，名望更是无人能及。又没有私仇，也没有隐私把柄在别人手……想着，李绂不禁微笑。术士好以危言耸听，真真半点不虚。李绂一边满腹

狐疑思量，一边问：“你们谁见着张中堂了？”

“我去见的张中堂。”一个小厮忙道，“中堂老大人忙得很。多少官员都在他私邸客房里吃着茶等着接见。我一通禀，中堂就叫了进去！”看样子他觉得面子十分光鲜，口气中透着得意，又道：“诚亲王老千岁，庄亲王老千岁，还有几个武官，像是善捕营的人，有两个是内务府的，奴才都不认的。张中堂看上去气色还好，问了我们一路情形，说：‘李绂回来得正好。原想今晚见见他的。只他走了一天路，恐怕劳乏了。明儿我在上书房，抽空儿见了面后再请旨接见吧！’——我就回来了。”

李绂笑道：“老师年过花甲，还如此勤劳王事，有这个话，我务必现在就去。我不想骑牲口了，叫一乘小轿抬我去就是——去觅轿吧！”

第十三回 悌党争枢臣谋善策 怀私意诸王议整顿

因天黑路远，从潞河驿到张廷玉邸足足走了一个时辰。他是张廷玉的门生，府里头人极熟的，见他进来，早有一个二管家笑嘻嘻迎上来道：“我们相爷竟是神仙。料定了您要来！客房候见的大人都撵了，说是李制台要是到了，直接就领进去呢！”李绂一笑，塞过一块银子，跟着管家径往书房去。一边走，一边细问：“张相还是四更起床？身子骨儿怎么样？梅凤大公子听说放了济南知府？”那管家——小声答着：“相公越想越精神，如今匀下来一天睡不到两个半时辰。梅凤哥儿原说留到直隶保定的，这是万岁的特旨，好随时照应老相爷，老相爷坚辞了。说他在朝为相一日，兄弟们不能留直隶做官。何况李——李大人您当直隶总督，又是他老人家的门生，得避嫌……”一边说，已到书房回廊口，管家便站住脚，说道，“里头正会议，是我爹在里头照应，我不能过去，老爷请自便。”李绂提着气点点头，弹冠振衣直趋书房，刚到门口，便听里头张廷玉的声气：“是巨来么？里头人多，不要行礼了，靠窗那边椅上坐了。”

“是！”

李绂答应一声进了书房，果见允祉允禄两位王爷坐在正面客位，都穿着朝服，二层金龙顶朝冠和朝珠都放在茶几上，其余的人也都穿戴齐整正襟危坐，很像是从朝里退出来，家也没回就赶到相府来的。除了诚亲王允祉和庄亲王允禄，下首坐着一位一品红顶子大员，是丰台大营提督德隆阿，一个二品顶戴的武官李绂也认得，叫图里琛，如今是九门提督。还有几位都是内务府的，除了一个叫俞鸿图的司礼堂官，李绂都不认识，因靠窗边椅上坐了，用目光和熟人一一招呼。

“李巨来来正好，”庄亲王允禄正在说话，“你这位总督一到，京师各武备衙门主管也就齐了。我们这些人是今天下午在大内见的皇上。怡亲王病得不能理事，晚间皇上还要去看他。嗯……今晚是两个会议分头开：一头在廉亲王那里，几位旗主听八哥布置整顿旗务的事；我们这头也议一下。因为旗务已经七十年没整顿了，旗人现在不能打仗，也不事产业，这个样子下去将来都要变成废物——巨来刚才不在，怕你听不明白，我这里先说一下。我们并不要难为这些旗主王爷，是要帮他们有条理地办好差事。”在康熙皇帝留下的二十个儿子中，允禄排行十六，幼年因为顶撞太子允礽，挨了大千岁允禩一巴掌，打得耳朵有点背，倒也肉身玉立仪表堂堂，因为他忠厚朴讷，一向只管迎送外藩，兼着一个内务府王大臣的差使，从来没有在办事臣子跟前出头露脸。这番话是专对李绂讲，让李绂“明白”的，可惜言语毫无伦次，云迷雾地的乱扯，听得李绂瞪着眼，心里稀里糊涂，口中只得应着“是”。诚亲王坐在上首，见李绂一脸茫然，忙插口替允禄解释：“十六爷讲得很清楚。整顿旗务是件扎手差使。朝廷准备削减旗务开支，让旗人自食其力，在京各王府，旗营满人好几万，怕出乱子，八爷因此叫了旗主王爷进京。他们那边会议整

顿细务，朝廷这边要严密关防督察，防着小人造衅生事。张相请大家来，就为商量这件事。”

李绂这才听明白，“这边”的会议明说是配合允禩“整顿旗务”，其实是为防着这干铁帽子王带领旗人造乱。允禩办这个差使时起时伏若明若暗已经几年，李绂原也没看在眼里，以为不过是安顿无差无业旗人生计的政务，至此才意识到这是绝大国政，而且连带着雍正皇帝与允禩二人近二十年的党争。想到潞河驿戒备森严杀气腾腾的关防布置，李绂竟不自禁打了个寒颤，因躬身说道：“二位王爷的训诲臣已明白。臣是汉人，对这里边的制度不清楚。要派什么差使，王爷们和相爷另要交代明白，我努力去做就是。”

“你的差使有两项。”张廷玉满意地看看自己的得意高足，“一个顺天府乡试，由你主考，这里头尽有旗人子弟，防着他们在里头煽动土子闹事。京师防务有图里琛毕力塔二人各按防区关防，你是直隶总督，本省军务也是你职分，要留心直隶几个旗营动静。有串连的，行动诡秘的要随时查拿随时举报。你每隔一天到清楚寺见见十三爷，十七爷也在那里，汇报各旗营整顿情形。有喜报喜有忧报忧，这就是你第二个差使。”允祉笑道：“衡臣相公这一曲划就明白了，我和十六弟主持内廷礼仪。上次八弟和我说，按先朝制度，皇帝和旗主王爷只有上下座之分，不行君臣大礼。我说恐怕不行，如今允祥也是世袭罔替的亲王，平素相见是一回事，略庄重点的场合还是行三跪九叩的大礼。后来我没问允禄，不知老八你们是怎么说的。”

允禄咽了一口唾沫，说道：“记不得了。记不得议这件事。八哥说要整出个条陈，几个王爷一道儿见皇帝，把条陈变成谕旨明发天下。我倒是请示过万岁，万岁一听就笑了，说‘什么三跪九叩，二跪六叩的，这不是件了不起的事。要紧的是把旗务办好，旗营要能打仗，朝廷要用得灵，旗人要能生业，户部能免些开支，又免了他们无事生非荒唐嬉戏，就是行鞠躬礼朕也是无所谓的’。”张廷玉道：“我随圣祖爷几次东巡奉天，王爷们见驾有行三跪九叩大礼的，也有圣命免礼的。在承德，王爷们见皇上也都随班免礼的。这次是在北京，君臣分际久别朝觐我看必须行三跪九叩大礼。礼，可不是小事。那是区划、分别；那是道理。”允禄舔了一下嘴唇，说道：“那，那就照张相的章程办。”

“这事等皇上召见时现定不迟。”允祉一笑，站起身子说道，“我还要到清楚寺，老十三的症候不好呢！你们接着议。也不要一味怕乱子，别在小事上打转转。议大政，照皇上的旨意把旗务弄好是正经。”他不疼不痒又说了几句便含笑离去。众人起立等他出去才又坐了。图里琛见张廷玉面带忧郁只是沉吟不语，笑道：“张相，您放心，不会出什么乱子的。铁帽子王帽子是拿的，头不是铁的。如今旗营和汉军旗都用朝廷钱粮，又不是吃的旗主的俸禄！他们乖乖照朝廷主意整顿旗务万事俱休；要生别的妄想，只要主子一道旨意，两个时辰我就能把他们逐出京师，要他们的头更省事！”

张廷玉摆摆手道：“这话还用你说？我最怕你这样想！我要的是顺利整顿。几个王爷安富尊荣，其实就坐镇在北京压着各旗牛录把钱粮减下来，把田土分下去租赋定住了，这个差使就算圆满。怕就怕有人挑唆着生出别的事，本来清理吏治田赋制度已经弄得我们四脚朝天了。朝局要越稳越好。”李绂一听便知，自己这位老成持重的师相一片佛心，想保全允禩一干王爷平安；因笑道：“这不是一厢情愿的事，图大人这里磨刀霍霍，也是为有备无患。天要下雨娘要嫁人，也就说不得了。”图里琛向李绂投过一丝温存的目光，抚着左颊上一道长长的刀疤微笑道：“巨来大人这是知心之言。不过我毕竟是厮杀汉出身，喜欢痛快处置。”

“最好不要翻脸。”允禄不安地看了张廷玉一眼，“翻了脸就要出几百年没有出的大案子，不翻脸，也许有些人野心压下去，也就老实办差了。”张廷玉不禁连连点头，雍正说允禄口齿艰难心里清明，果真一点不假。思量着说道：“十六爷说的极是。”允禄站起身来，说道：“现在天还早，衡臣相公和李绂图里琛，你们几个接着议，皇上还有旨叫我去理藩院，看看他们的礼仪有什么章程。还要去看看八哥，然后会同弘时、三哥去见皇上。我呢，今晚就不回王府了，住在理藩院签押房，你们要有什么不明白的事，见我也方便。”

“恭送王爷！”张廷玉忙也起身道。

“免了吧。”庄亲王允禄随随便便摆摆手，带着俞鸿图 and 一群笔帖式出去。一阵寒风透帘而入，空荡荡的书房画卷簌簌，烛影忽明忽暗，立时，一种不安的念头袭得李绂一个寒颤，朝里紧锣密鼓，要出大事了！

允禄匆匆赶到朝阳门外廉亲王府门前落轿出来，掏出怀表看看，刚过了戌时。王府太监头儿何柱儿早已迎了上来，带着几个小苏拉太监一边行礼请安，一边赔笑道：“里头八爷九爷和奉天来的王爷们已经开始会议。八爷原说庄王爷主持内务，已是通知过，必是要来的，后来天晚了，各位王爷回驿里还要走一程子路，所以叫奴才这里等着王爷……”允禄一边往里走，一边问：“你是在西花厅？——都是兄弟，都是朝廷差事，八哥也忒细心的了。”何柱儿侧身带路说道：“西花厅子小，在八爷正书房里呢！这边新修了火墙地龙，暖和着呢！”说着，带允禄过了二门倒厦，沿甬道直趋正书房，沿院阔大的空场两边走廊下，家人们已一递一声传进去，“庄王爷驾到！”正书房前大红西瓜灯下侍立着的几十名太监，阶前上百名王爷带的随从近卫亲兵像听了谁一句号令，立时黑鸦鸦跪了一地。便见允禄满面笑容，身后随着允禧迎出来。

三兄弟揖让客气一番进了书房，允禄顿觉暖意融融浑身舒展，看那书房，是五楹正屋打通了，沿南庑一卧到顶的大玻璃窗，东西两侧的书架是可着墙量就，一直顶到天棚。图书字画琅玕插架，北边炕里墙上张的是唐寅的《秋郊野趣图》，东西两侧是两道屏风，屏风俱用空心砖砌就，烘烘散着热气，一望可知是和地龙相通的火墙，虽为取暖，装饰得整个书房错落有致空而不旷。屏风前各设着茶几和扶手矮椅，四个世袭

罔替的铁帽子王爷都是一脸肃穆之容端坐在屏风前。一色的东珠朝冠，滚龙绣舍瑞罩，四团龙褂套着江牙海水朝袍。

“来，我为你们介绍一下。”允禩冰冷的手握着允禄的手，对四位王爷说道，“这是当今万岁跟前的主事亲王，我的十六弟。怡亲王身子欠安，毅亲王允礼常去盛京，你们都认识的，他在古北口练兵，还没有赶回来，现在里里外外就忙我这个十六弟了。呃——”允禩顿了一下，又指着左首最年轻的一位王爷依次介绍道：“这是睿亲王都罗、东亲王永信、果亲王诚诺、简亲王勒布托……”四个王爷早已站起身来，点头应承着见礼。

允禄一律打躬还礼，显得冷淡而又客气，口中道：“都罗王爷是一进京就见了一面的。其余三位康熙年间在承德也都见过。不过那时候我还是藩邸阿哥，格于国家体制，心里虽然亲近，却不能像现在这样亲切。这次来京，觐见了万岁还要留几天，然后回盛京，万岁已经有旨意，由我一路护送。这边我请客，到奉天，你们可要尽地主之谊？”说罢抿嘴儿一笑，和允禩将手一让，分宾主坐了炕下的茶几旁。他顾盼着允禩的书房笑道：“八哥这一处书房布置得好，就这一笔《兰亭集序》临得似乎比三哥还要出神。三哥松鹤堂里的书虽然多也没见有这么多的宋版书。哦，上次我请八哥给我临一幅《樵读图》，我看这幅唐伯虎的画摹得更好。那一幅我不要了，就临这幅给我。八哥不是看中我的那一套内画鼻烟壶了么？咱兄弟一物换一物，如何？”允禩听他见王爷时的话说得头头是道，后头这些话又变得着三不着两，心知他暗地里“练”过，不觉暗笑，因道：“你眼力不差。这《兰亭集序》是三哥亲自临了送我的。这里头的宋版书有一多半都是赝品，倒是这幅《秋钓野趣图》还是真品。上年抄曹寅家，隋赫德孝敬我的，你要喜欢，回头给你送去，自己兄弟，不要说分斤掰两的话。”允禄点头叹道：“八哥太夸奖了，我其实鉴别真假古董能耐很有限的。还是上回方苞先生指点了我几句，才略识真伪罢了。”说着，脸上颜色已经不再那么拘谨冷漠。坐在一侧的睿亲王都罗是四王中最年轻的，见允禄听不出允禩满口揶揄之词，兀自“谦逊”着胡乱吹牛，一口热茶呛上来，几乎笑吐出来，憋得脸通红才咽了下去。允禩轻咳一声，说道：“咱们说正经差事吧。”

“方才说的不少了。”允禩瞟了允禄一眼，“这次整顿旗务，圣上是反复思虑，一定要整理出个名堂来：既不能伤了旗人身份体面，又要自力更生，作养出国初旗人大勇大智的风范。上三旗旗主自康熙年间已经收归皇帝主管，下五旗的整顿要靠我们在座诸位。诸位来京之前已经把各旗佐领、参领、牛录名单开列清白呈到我这里。我看了看，归属还算明白清爽。只是年代久了，各旗旗人中抬籍、换旗的尽有，一时也难拨回原主。以康熙六十年为时限，全数统计，我这里有一式五份册子，各位王爷可以按这个册子重新造册，统属归一，然后在京就地如何会议，布达圣意。我算计了一下，在京旗人共是三万七千四百一十一名。密云、房山、昌平、顺义、怀柔、延庆可以拨出旗田二百万亩，无论老幼，每人分四十亩旗田。从今年开始算起，五年内不动旗人月例钱粮，五年后每年减二成，十年为期，旗人全部自食其力。我已请示过皇上，皇上

说，只要旗人自立，可以永远不纳赋税。实在有难处的老弱孤寡残疾病废旗人，经本主奏明，还是由国家养起来。其实呢，只要算一算细账，四十亩的出息无论如何也超过了现在旗人的月例，要说服旗人目光放远点，体谅圣主朝廷爰养满洲的至意。我说句关门体己话，汉人百姓累死累活，收那么点粮，得缴多少税，纳多少捐，多少层官吏剥削？就是汉人里的缙绅，朝廷也在几个省试着与百姓一体纳粮。我们满洲人这个优待，还不是因为咱们是姓‘满’，是国家底气支柱，祖宗挣来的功德！”允禩侃侃勃勃长篇大论，从庙堂高远，圣恩浩荡讲到旗下生滋日繁，养尊处优日日随心的弊端。足用了一顿饭工夫，已是说得唇焦口燥。允禄不禁暗想：真是一把好手，可惜了和雍正心存嫌隙，早年要没有那段兄弟阋墙的孽缘，如今安生做个摄政王，允祥允礼也难及得他这份才情。他扫视一眼四个闷声不语的王爷，顿了一下，笑道：“我原想说几句的，廉亲王讲得这样清爽，响鼓不用重锤，你们都是明白人，倒不用多话了。宗旨就是这样定了，有些细务不明白的，可以聊聊，我见皇上可以代奏。”

四个王爺又沉默了一会儿，简亲王勒布托轻咳了一声，打火点着了旱烟，猛抽两口说道：“整顿旗务，没得说的，是圣上英明决策。”他是四王中年纪最长的，已经七十多岁，但说起话来仍旧思路敏捷言语简明，只是受过箭伤的左臂微微有点发抖，当下抚着一部雪白的大胡子说道，“镶蓝旗是我的旗下，如今下头旗人真是越来越不成话。别说北京，就是盛京那边，我旗下披甲人也有上千，多年不打仗，马都上不去，又不会办差做事，就会养狗转茶馆，吹嘘祖宗那份功劳。月例银子领到手，先下馆子解馋，不到半月就花得精光，四处打秋风借账吃喝。我每年三万俸银，要拿出一万来打发这些狗才。论起‘不争气’这三个字，真真恨得人牙痒痒。可想想他们祖上血汗功劳情分，又拿他没办法！所以去年整顿旗政的诏谕发到我那里，我当时就说一万个情愿赞成。”他从容装烟，点火，喷云吐雾说道，“但如今情势已经不是康熙初年，八王议政废止得久了，连哪些王爺算是八旗旗主都说不清爽了。镶黄、正黄、正白三旗是皇上亲统的上三旗。十六爷既管着内务府，自然心里有数。下五旗呢？每旗五个参领二十个牛录，三百个佐领到底是谁——我们在座的哪个能说个子午卯酉？不把这个人事撕掇清楚，责任也就不明，谈整顿就是一句空话。比如说，我的一个牛录在蔡铤那里当副将，他的顶头上司第三参领花善反而在他手下当马弁——朝廷制度与八旗规矩顶着牛，你说是谁管着谁？我该找这个牛录来训话还是参领？”他话没说完，永信和诚诺便异口同声附和，七嘴八舌说道自己旗里情形。有的分布在云贵两广做官，有的上司又沦为没差事的闲散旗人，根本抓摸不着。一直默不言声的睿亲王都罗也说：“有的包衣奴才都做到封疆大吏了，福建将军方正明，汉军绿营里的，如今起居八座。他的本主牛录瓦格达在他营里当哨长，两个人没法见面。上年方正明去奉天见我，说了这事，请我给他抬籍，我说我是罪余的空筒子王爺，哪来这个权？劝他花几千两银子送给本主回去养老完事儿。”

“事情还不止这一端。”勒布托被众人的附和弄得兴奋起来，指着都罗道，“睿亲王原来是镶黄旗的座主王爺，顺治年间老睿亲王坏事，一蹶

不振七十多年，镶黄旗自康熙十二年统归圣祖爷亲手料理。他是旗主，管着哪一旗，真是天晓得！”

允禩和允禊木着脸倾听几个王爷大发牢骚心里都是十二分惬意。其实除了永信之外，那三位王爷都不是他们的心腹。偏是永信的旗营都集中分布在辽宁黑山一带，是最容易整顿的，号召起来也方便，但这一来，反而是永信没有了发难的借口。雍正下旨着允禩允禊整顿旗务以来，为了串通这几个王爷同仇敌忾一致起来要求恢复八王议政，这难兄难弟二人不知翻搅了多少脑汁心思，甚至不惜重金从广州聘请了两个英国传教士。一个送奉天永信王府，一个礼尊在八王府教习英语，使用英文互通书信。所以四王到京，永信密告“他们各位都有此意，害怕皇上势大，偷鸡不成蚀把米”。眼见王爷们平日积郁的火激得发作起来，两个人都兴奋得心里怦怦直跳，尽量抑制着把脸板得紧紧的。允禊见允禩一脸似睡非睡神情，对王爷们的话听若无闻，暗地里咬咬牙，加一把火，说道：“你们说这些，八爷我们有的知道，有的不知道，现在要整顿的是旗务，不是政务。你们的心思，到底是什么意见？”说罢目视永信。

“两个章程。”永信黑红脸膛放着光，应声答道，“整顿旗务连着政务一道整，由皇上亲自主持，上三旗下五旗都囊括了。再不然，皇上暂将上三旗放权给十六爷、八爷和九爷，这样八旗全部事权都有了主儿。一同商量，一同下令，这盘死磨就推动了。”允禩转脸笑谓允禊道：“十六弟以为如何？”

允禩只觉得乱糟糟的理不出头绪，怔了许久，摇摇头道：“这样的大事要请示皇上。皇上全力以赴刷新吏治，掌握的是全局大政，不能分心来弄旗务，更不用说每天坐镇主持了。至于上三旗交出来由我们暂管，事关朝廷政体，恐怕也要和军机处上书房会议了请旨定夺。”

“什么他妈的军机处？”永信攘臂剔眉泼口骂了出来，“军机处会打仗？只会玩心眼子！青海一个罗卜藏丹增，统共人马不到八万，年羹尧花了八百万银子，用了二十三万兵力，还逃掉了首恶元凶。我弄不明白，皇上是汉化了，还是我们旗人的兵真的成了酒囊饭袋？当时出兵，我就有奏折，请以我黑山镶红旗三万丁未，一百万饷银为限，扫不平青海割我头当夜壶！皇上不温不凉给了我‘其志可嘉’四个字，不置可否！”他这么放肆兜底儿一开台，三个王爷立刻共鸣。

“就是！”勒布托接口道，“皇上是太惯纵汉人了。年羹尧得胜还朝，文武百官十里相迎，黄纓紫骝千乘万骑，连在京的王爷们都望尘舞拜，我跟着我们老王爷南征福建，白云岭一战灭敌二十万，谁迎过我爷孙们一步？”

“汉人有几个好东西？”果亲王诚诺一晒道，“周培公当年号称名将，其实没有图海老将军，他屁事也做不来！”

“别提那个周培公！心术最坏的一个！要不是他建议全数征集在京

旗人，我们八旗建制还打不乱呢！”永信信口雌黄，大肆攻讦，“我听我家老爷子说过，他还是为一个女人得相思病死的。呸，下贱！”

允禩皱着眉头趁火添柴：“王爷们，扯得远了，那是圣祖皇帝手里的事嘛！”“说的是一回事！”简亲王勒布托手一摆，兴奋得摘掉帽子，挥着手道，“当时头疼医头，脚疼医脚，如今整顿起来何其困难！”永信立刻画龙点睛，说道：“先帝爷那时要不废除八王议政，用人行政都出自旗人之手，旗政旗务也不至于就拆烂污到这地步。”勒布托正要接话，诚诺拖着腔说道：“要依着我看，还是老祖先的制度好，皇上掌总儿，八王议政！当年我们入关，总共十二万人马，横扫中原，横扫江南，横扫两广福建——”他用手比着手势，“天下莫能谁何！”

“诸位，少安毋躁嘛。”允禄听到众人喊出“八王议政”，针刺了一样身上颤了一下，双手虚按了一下，待众人平静方徐徐说道，“我们还是回到眼下的情势上，照皇上的宗旨来整顿旗务。王爷们说皇上向着汉人，这个话康熙年间就有了的。其实满人血食庙堂，享祖上余德，无论先帝还是今上，没有亏负满洲子弟的心。政务上有建议意见，我看到了旗务整顿有眉目时候从容再提为好。比如说镶黄旗，原来是睿亲王管着。现在上三旗是皇上亲自管，睿亲王怎么办，这是件事儿。我回去奏明皇上，必定还有旨意。恢复八王议政，事关国体，不是我们的差事，也不是我们职权里头的。”永信瞄了一眼允禄，干笑一声道：“没有八王议政，我们这些旗主连一个旗丁也指挥不动，怎么着手整顿？我真奇怪，先头圣祖东巡，常带着当今圣上一道儿去的，嘘寒问暖话家常，那是多么亲密！如今我们赶来北京办差，怎么连个面都见不上？请十六爷原原本本代奏，就说我们想念圣躬，也有些办差的难处，请皇上召见我们。”一直坐着极少言语的睿亲王都罗一笑说道：“我和各位情形不同。我们老亲王含冤蒙垢六七十年，如今又恢复了我的世职，心里感念圣恩，确实也想面见皇上一诉衷肠，听皇上训诫，踏实办好差事，尽我的本分——这是我的条陈，请十六爷代呈皇上。”说着，把一个通封书简递了给允禄。允禩在京已经几次会见这个年轻的外姓藩王，一谈到“八王议政”，这个王爷王顾左右而言他，整顿旗务又回避不了他。此刻见他这番作态，允禩真是要多腻味有多腻味，干笑一声道：“睿亲王少年老成，这个条陈一定切中时弊！”还要揶揄时，门帘一动，皇三阿哥弘时呵着冷气进来，也不行礼便道：“有旨意。”

允禩、允禔、允禄和诸王听这一声忙都站起身来，一撩袍角跪了下去。弘时掏出手揩了揩眉毛上挂的霜水，从容说道：

“允禩、允禔并东来诸王，明日由西华门入觐候见！钦此！”

“万岁！”

众人叩下头去。弘时笑着对允禄道：“十六叔，皇上说让我见见您。这边的事要有眉目，咱们先走一步如何？”他转过脸，意味深长地对允禩道：“八叔，你们还接着议——诸位王爷，皇上一直关念着你们，他老人

家这几日身上时时高热——本来几次要逐位看望的，如今十三叔也病得不能起来，他也没好心绪。让我关照一下，好在你们不就走，有事回头再见。”说罢和允禄一同辞了出去。勒布托望着他的背影，说道：“这位三爷，满干练的。”永信笑道：“龙凤百种嘛！你还没见我们宝亲王的风采呢！”

第十四回 揣叵测弘时会庄王 狱文字名士遭奇辱

允禄和弘时同乘一抬绿呢大官轿进老齐化门，直趋坐落鲜花深处胡同北口的弘时府第——三贝勒府。允禄因弘时是奉旨“见一见”自己，便不言语，等着这个皇阿哥开口。但弘时好像心事很重，在小红灯笼幽暗的光线下只是默默出神。隔玻璃窗向外望，街衢上黑黢黢的。二月春浅，料峭的寒风隔帘缝袭进来，酸冷，激得允禄一阵阵身上起栗。待过五贝勒府，因见府前灯火通明，二十几个家人在府前大倒厦过庭里，有的拿着扫帚，有的手持长竿，似乎在打扫收拾装点门面，允禄不禁好奇地问道：“老五这是捣什么鬼？他不是北边去了么！”

弘时清秀的面庞绽出笑容，向外瞥了一眼，说道：“走到密云就回来了，给皇上递了折子，说是肺气不好，咯血！今下晚我路过，去瞧了瞧他，看他气色很好，我还说了他几句。”弘时说着，仿佛拿定了什么主意，深深透了一口气。允禄不禁奇道：“年轻轻的，怎么这么怠惰？没出息！”弘时格地一笑，说道：“十六叔这话就是我说他的。弘昼当时就回了我一个倒噎气，说，要论能干出息，谁比得上我们几位叔叔伯伯，你瞧他们很得意么？见面脸上开花，背地咬碎钢牙，那种日子很开心么？”

“这是混账话！父辈有父辈的情势，子辈有子辈的事业嘛！”允禄心里一动，迅速看了一眼这位实际是长子的“三贝勒”，一边揣猜他的用意，说道，“皇上就你们三个儿子，他身子又常闹病，儿子们不分忧谁分忧？”弘时蹙额说道：“可不是的！十六叔你还不晓得，外头有些闲话，说皇上自从得了乔引娣，身子骨儿就……这话我都说出口。乔妮子这是地道的个狐狸精、扫帚星，在山西折腾败了半省官员，诺敏的小命都搭了进去。又狐媚十四叔，弄得十四叔狼狈不堪，如今进宫，皇上又——纵没那些事，什么名声儿呢？您和皇上如今是最说得进去话的，从容时变着法子劝劝——的卢马妨主，就不该留在身边的。”

允禄吁了一口气，这些话他也在旁处听说过。他自己也觉得乔引娣走一处败坏一处，是个不祥之身。但他也深知，雍正只是时时存问关爱这个女孩子，既没有役使也没有侍御，劝雍正“远色”的话断断出不了口。思量着又问道：“老五就为这些个不肯出来办差么？”

“那倒不全是的。”弘时目光好像要穿透轿墙似的望着远处，“他说走到密云，遇到一个异人，叫贾士芳，断言他再往北走，今年有血光之灾。就是回京，也要韬光养晦深藏不露一年，才得躲过这一劫。他整修门面，大约就是听了贾士芳的妖言，听说还要在后院造一座高楼，想出门想急了，就登楼眺望一番……这些疯话他说得正颜厉色，我都忍不住笑。”允禄耳边听人说贾士芳都磨出茧子来了。府里几个太监想悄悄寻访进府，给允禄和十六福晋推推格。允禄想起当年大阿哥魇镇二阿哥，三阿哥请张德明大徒弟进府看相，八阿哥请张德明推造命的往事，一个个

翻身落马鼻青脸肿的下场，虽然也有心见识一下这个神仙问问自己休咎寿际，到底忍住了，因问道：“听说你也见过姓贾的，是不是真实有些本领？”弘时冷笑一声说道：“有人劝过我我是真的，我身为皇子，金枝玉叶之身，怎么会跟这种东西来结交？”

允禄明知是假话，听他说得冠冕堂皇倒不好再问，正要岔开话题，大轿已是稳稳落下，一个太监挑着公鸭嗓子道：“三爷府到了，请二位主子驾！”当下二人便不再说话，相跟着下轿进府。弘时带着他们一边向书房里走，一边吩咐：“进两碗参汤，要热热的。”一个家人答应着，又躬身禀道：“贝勒爷，怡亲王府的二爷钱名世他们来了，这会子还见不见？”弘时似乎怔了一下，转脸看了看允禄，说道：“十六叔，咱们不如见见，打发他们去了，我们再讲。”允禄想了想，弘时是坐纛儿皇子，一般政务不经请示雍正就有权处置，又奉旨和自己谈话，这种小事不宜推辞，便点了点头，和弘时一道趑到正房侧的小书房里。二人进来，果然见怡亲王允祥的二世子坐在书案前翻着一本册页坐等。旁边一个五十岁上下的老头子一脸谄笑陪着说话，允禄认出是翰林院侍读钱名世。还有两个中年人，个头模样都相似，都穿着万字印花宝蓝色宁绸小羊皮袍，外头套着黑烤绸马褂，一般模样留着浓密的八字须，却是神色惶惶，两手扶膝半个屁股斜坐着坐在弘时对面。见允禄弘时进来，四个人忙都起身行下礼去，说道：“给二位主子爷请安！”

“罢了吧。”弘时潇洒地一摆手，让允禄坐了，又对弘时道，“咱们自己兄弟，抬头厮见的，往后你见我不要跪，给十六叔请安就是了。”

弘时忙躬身答应一声“是”，又笑着对允禄道：“十六叔，我给您老介绍一下，这是康熙四十二年探花钱名世；这两位是双生兄弟同科登第的，一个叫陈邦彦，字所见；这位叫陈邦直，字所闻。”弘时今年刚满二十岁，长弧脸，白净面皮，尖尖的脑袋，却一头好发，总成又粗又长的辫子，梢头还打了个红绒蝴蝶结，荡荡悠悠垂在脑后，说起话来又快又便捷，看去十分干练。他原是和老郡王膝下的第七个儿子，允祥未取福晋，雍正做主过继了怡亲王。后来允祥获罪，康熙又命他归宗原家，及到允祥脱得囹圄，圈禁中却和两个侍妾有了两个亲生儿子。他虽回到怡王府，雍正却只给了他个二等伯爵的位子，等于闲散宗室。要论起心境，和三贝勒弘时却是一拍即合，因此这府里走动得勤。弘时进畅春园帮着宝亲王弘历办理政务，说合着瞧允祥的面子，名义上给了个内务府帮办，倒着实和弘时亲近起来。这是前话也不及细述。当下坐了献茶，弘时便道：“弘时，我忙死了，你们还要给我添乱。什么事消停点明儿再说，就烧焦了洗脸水？”

“三贝勒胳膊上跑马的人，这点子事大约还料理得开。”弘时双手捧碗，笑嘻嘻说道，“他们几个心里熬煎得油锅似的，老钱我们平日交情分上，我不忍得失手不管。在您，是芥菜籽儿，在他们，那就重于泰山，您说是嘛？”弘时见允禄一脸茫然，便道：“还是为年羹尧赠诗那件事，今天皇上批了下来，他们安不住心也是自然的。”

他这一提醒，允禄立时便记起来，谏断年羹尧大狱，赐年羹尧自尽，接着又清查出汪景祺受年羹尧指示，和蔡怀玺等人密谋营救因困在遵化的十四阿哥允禵的大案。两案并为谋逆大案，株连极广。从西宁军中又查到了钱名世和二陈写赠年羹尧的诗。陈邦彦陈邦直都用“所见”、“所闻”字号，是和年羹尧的诗，除了年羹尧，也还称颂于“帝德如天被化外”、“尧天舜地封名将”。那钱名世却与众不同，皇恩帝宠一概不提，大肆吹嘘年羹尧“分陕旌旗周如伯，从天鼓角汉将军”，又是什么“钟鼎名勒山河誓，番藏宜刊第二碑”——既吹年羹尧，又捧允禵平藏之功，被吏刑二部专管磨勘的几个“魔王”查明奏上。雍正一来身子不爽，又正值听了许多闲话无处发泄之时，批了“卑鄙无耻殊堪痛恨”八字考语交部议处。听弘时说部文御批，允禄便道：“先批到我那里，我一时顾不上，请他们转到军机处去请衡臣相公照发回部，里头说的什么，我还不知道。”

三个人听说雍正对自己御批处分已经下达，顿时脸色苍白，张皇地互望一眼，都站起身来，把目光转向弘时。弘时见钱名世紧张得颊上嘴角肌肉抽搐，陈氏兄弟两膝也在微微颤抖，他却不急着说，吊胃口似的叹了一口气，三个人吓得心里格登一声。

“这事原来不是我的手里。老四（弘历）没出京，主持韵松轩政务，皇上召见过他几次。”弘时从容说道，“老四回来跟我说，你们的部议都按‘从逆’，按《大清律》谋逆不分首从，一概是凌迟的罪名。”他吮了一下嘴唇，一脸悲天悯人的神情，见三个人已面如死灰，满足地对搓了一下手掌，又道，“弘历也觉得太重，说几个读书人，又没有谋反实迹，干吗下这么辣手，也没有请旨就驳了部议，叫他们重拟，后来又议成斩立决。宝亲王还是觉得重，改了绞立决送呈主子，弘历又跟皇上说，日下京师谣言诮话多，不如从轻发落，堵一堵那起子小人的嘴。听说十六叔和张廷玉他们都在场的。”允禄点了点头，说道：“那天没有决议。皇上说，谣言说我刻薄，我才不在乎呢，要堵谣言只有杀，杀掉这些无父无君之徒，谣言不攻自灭。我和衡臣都劝，皇上脸色才好看些，说‘且再等等看’。”弘时接着对钱名世道：“他们二位和你是有分际的。你写给年某的诗一句称颂圣德的话都没有，纯粹是拍马屁。他犯谋逆罪，你不卷到一处才怪呢！不要吓成这个熊样子，告诉你吧，你们三个都保住命了——革职还乡永不叙用，怎么样，还满意吧？”

三个人提得老高的心顿时落下，脸上颜色也了回来，钱名世当头，二陈随后一撩袍摆崩角在地连连叩头，口中喃喃道：“皇恩浩荡，谢皇上再生之德，谢诸位王爷贝勒爷超生转旋。”弘时把袖里一份朱批过的奏议折子递给弘晓，笑着对三个人道：“死罪虽免，有些活罪也甚是难熬啊——这是朱批，你看看——你们起来吧！”

弘晓接过那份折子看，前头洋洋数千言，都是刑部几驳几复议论谏断的过程，后边留的“敬空”里，一笔血红的朱砂草书触目惊心。

部议拟罪不当。若依“从逆”之罪，钱名世岂得仅以“绞立决”草草处

置？钱名世实文人败类之尤，名教罪人之首也。朕在藩邸，其劣迹即稍有闻之。前奉大行皇帝御批，钱名世于修纂明史，将万斯同数篇传稿攘为己有，为高士奇所觉，恬然无耻毫不在意，着降两级逐回原班。此圣祖已早查此人奸佞之心矣！朕素以为不过文人无行，偶有贪念而已，乃以翰林清望之官，置君父于莫如，奉迎跋扈奸恶之边将，朕实不知其所读何书，所养何性。实名教之罪人，文士之匪类也！曷足以污朕之刀斧？彼既以文词谄媚奸恶，为名教所不容，朕即以文词为国法，赐以“名教罪人”四字匾额，示人臣之炯戒。至若陈邦彦陈邦直，吠声之犬耳，革职回籍可也，钦此！

弘晓看了，苦笑着把折本递给钱名世，说道：“亮工（钱名世字），性命是留下了，似乎还可作个富家翁，只这‘名教罪人’四字匾额太重——士可杀而不可辱，皇上真恨你到极处了。你可要支撑得起啊！”众人听说钱名世性命无虞，原是松了一口气，见这道诏旨，连允禄也是一愣：钱名世堂堂江南才子，武进书香世家，两榜进士标名天下的“探花郎”，要在自己祖宅门前，高高悬挂起写道“名教罪人”匾额，不但祖宗辱没，本人无脸做人，而且子子孙孙都抬不起头来。受这样的奇耻大辱，钱名世真不如干脆脆在西市上吃一刀红的痛快，为这份诏旨传到允禄手中时，边沿已被各人的冷汗浸得湿漉漉的了。允禄看着萎缩成一团的钱名世浑不知疼痒地木坐在旁边，心里突然一阵难过，他的脸色也变得苍白，口吃着寻不出话来安慰，半晌才道：“你不要急，不要乱走门路说话。皇上如今身子不好，脾性正躁，又加上听人说自己闲话，郁闷恼怒，就有千言万语，先承受下来，我们从容解说就是了。”

“多谢十、十六爷……厚意。”钱名世吃力地说道。他抬起头，脸色苍白得像月光下的窗纸，头轻轻地神经质地摆动着，嗓音变得喑哑而又浊重，“名世确是名教罪人。二十年进士宦海浮沉，于君父无所答报，于生民无所裨益，谀墓文章残喘利途，蝇营苟苟龌龊度日，身不脱党争绳索，行未履圣人德义之道，说个名教罪人其实不冤我。至于是说在口里，写在纸上，还是张在门额上，以求实二字论之，并没有多大分别。”他两眼泪水突然夺眶而出，“……至于儿孙，我算对不起他们，我钱门五世七进士，为武进望族近百年，复极而剥也是自然之理……天幸孙子辈中有能明耻奋起的，重起草第再造家门，我今日虽蒙垢而死，也不冤了……”说罢再抑止不住，放声大哭。众人被他苍老凄厉的号啕声噤住了，木雕泥塑般呆坐着不言语。

许久，弘时才从忡怔中清醒过来，他掏出手绢拭着眼角进出的泪花，对弘晓道：“你们劝慰一下。越是这个时候，要防祸从口出。我看皇上只是恨他党附年羹尧，这样处置，再没有更无故加罪的……”他踱到钱名世跟前，无限感慨地太息一声，说道，“哭吧，畅快地哭一场，心里会好受些儿。保重些儿身子……记住，能洗去这种耻辱的，只有一样东西——时间。你精白其志，洗心涤过，还有见天日一天的——十六叔，我们那边书房谈去。”他惨白着面孔向允禄让了一下，允禄和弘时像逃路似的匆匆离开了这间满是幽怨啼哭之声的书房。

“十六叔，”二人到西书房，一碗滚热的参汤喝下，弘时的精神渐次复元。看着慢慢啜着参汤的允禄，弘时皱眉道，“钱名世这个处置你觉得怎么样？”允禄也已镇静下来，说道：“这个姓钱的平日所为，不算个学正品端之士。凭良心说，当日在年羹尧气焰之下，我们哪个没有打过他的顺风旗？就是写诗称颂，顶多也就是个‘文人无行’，得这样的处分，太重了。我一个人说情恐怕不成，明儿见见允祥，一同在皇上跟前保一保，也只走着瞧罢了。”弘时惨然一笑，说道：“十六叔，你忒老实的了，皇上要下手整八叔，你真的看不出来？”

……！

“钱名世真正得罪原因，不在那两首破诗。”弘时微笑着，从书案上抽出一张刑部供单用的折页纸，抖开了递给允禄。允禄接过，见是汪景祺的口供：“康熙六十一年冬，我自军中去江南武进，遇钱名世年兄。那年江南气暖，我们闲话，钱说前日风雷掣电，为冬月江南一大奇观，接着就传来圣祖崩驾皇四子胤禛即位消息，也是一大奇。我说这是灾异之兆，反常为妖，冬月雷电不以时，绝不是国家祥瑞，钱年兄颌首称是。”弘时在旁指点道：“说这个话在场的还有尹继善的两个门人，李卫府的师爷都出了证。前头京师谣言说雍正得位不正，见这口供，反复查了，钱名世并没有传言‘风雷掣电’这些浪事。不然，他真的要祸灭九族呢！我想，钱名世到底不是个正直人，又有这口供，怕十六叔您动了惻隐之心，贸然在皇上跟前说情，自讨没趣，何苦呢？”允禄手中纸片滑落了去。雍正口说“最不喜人报祥瑞”，其实他心里最盼祥瑞，什么庆云、瑞芝、嘉禾报来，受与不受，脸上欢喜之容就带出来，这是尽人皆知的事。这个钱名世竟把雍正登极和风雷掣电灾异降临联到一处！犯这样的大忌，就是宽仁大度的康熙也容不得，何况鸡蛋里还要挑骨头的雍正！半晌，允禄叹道：“钱名世到底是个才子，我很惜他。要是这么红一个炭圆儿，我也接不住——皇上命你找我谈，有什么事？”

弘时看了看窗外，天大概是阴了，黑得格外幽深，凉风掠过檐下，发出微微的啸声，像是远处有人隐隐约约吆呼着什么，给这万籁俱寂的寒夜平添了几分神秘和不安。怔了许久，弘时才道：“皇上叫我问问十六叔，八叔他们到底是个什么章程，因为明天皇上就要召见他们了。皇上还特意问，为什么八叔几次奏闻旗主会议，十四叔都不在场。不知明天十四叔去不去见皇上？”允禄笑道：“我当什么事呢！皇上原交代过，叫我明儿赶早进去，又巴巴儿这会子叫你来问。”因将在廉亲王府会议情形细细说了，又道，“八王议政是他们心里最盼的，从前一处谈，都是吞吞吐吐闪烁其词，今晚是和盘托出的了。但似乎又不像是预谋好了的。睿亲王从头到尾话都很少，似乎很犹豫，临打离去还递了个奏折。”说着仍从袖中取出那份折子递给弘时，“你要今晚还见皇上，就便儿递上去吧！”弘时皱着眉接过来信手放在案上，黑幽幽深不可测的目光凝视着书房门口那座金自鸣钟，仿佛在聚集着自己的勇气，良久，才道：“八叔要不另打心里的小算盘，八王议政也不是不可以跟皇上说的。要紧的是不能引动皇权旁落！”

“什么？”允禄浑身一个激灵，仿佛不认识似地死眼盯着弘时，“这是皇上的话，还是你的话？”弘时灯影下的面孔棱角分明，格格笑了两声道：“你怎么这样瞧我，灯底下怪森人的。这是皇上的话，前日和今日下午两次见皇上，他都透出了这个意思。”允禄素知雍正一向态度，当然不会轻信：“听着弘时，你十六叔是个扳倒树捉老鸹的人，康熙朝阿哥党争二十年，谁也拿我没办法就是这个原因。我请你复述皇上的原话，不要用‘意思’两个字搪塞！”

弘时冷笑一声，说道：“皇上只叫我传达‘意思’，我当然只能照办。不过你是我的亲叔叔，我可以说原话。嗯……头一回见我，皇上说，‘允禩会做事会做人，朕心里清爽着呢！可惜此人终非池中物，真令人一憾！就是八王议政，何尝不是好制度？太祖太宗那时，正是我满人极盛之时，也亏了这个议政制度。’见我吃惊，皇上笑了笑，说：‘其余的事都好商量，就是皇权不能旁落。多几个人共治天下，朕倒可稍为安闲些。’”

允禄目不转睛地看着弘时，眼睛里充满了疑惑，但已经没有了戒备的敌意。弘时沉吟着，又道：“今天下午，我又到畅春园见皇阿玛。他刚从清梵寺回园里，看上去十分疲惫倦乏，跟我讲，‘当初登极不久，张廷玉和朕议起来，朕和圣祖比，有三不及。圣祖是幼年御极，在位日长，朕是盛年即位，享国不能像圣祖那样久远。朕想，再怎么不济，二十年还是有信心的。现在看来竟未必，朕是觉得身子骨打熬不来了……看你十三叔，拼着命做事，累成那个样儿，张廷玉、马齐他们都老了，老十七挑不起大梁，老十六是个中平之才，守成有余，创建不足——你和你十六叔可以私地里唠唠：这些旗主们自己断然不会有觊觎大位的心，可惧的倒是自己的亲兄弟，若能变着法子不使皇权旁落，又能使国家满族旧人参政，朕也得了左右膀，旗政旗务的整顿也顺乎自然地办下来了，岂不两全其美？’我说，皇阿玛既有这意思，何不召见十六叔，很好计议一下。这不是小事，还该征询一下军机处和怡亲王他们意见。阿玛说，‘这事是你十六叔的首尾，要你十六叔认可才能放心去问。明儿见见这些旗主们，他们提出来，再交军机处商议才是正理。’——十六叔，这是什么事，我敢胡言乱语？这里与皇上只有一步之遥，我敢矫诏乱政，自取灭顶之灾么？”

允禄深深吸了一口气，他被弘时的如簧之舌打动了。想想在允禩那里众人愤懑又无可奈何的话，觉得皇帝和旗主各让一步，未始不是最好的办法。而且要真的这样，自己也理所当然可以入值中枢，如意指挥各旗旗主，比起这个专管“内务”的王爷不知强去多少倍。思量着，允禄道：“既有这旨意，我有什么说的？明儿见主子，就是我不说，他们也要提这个‘议政’的事的。不瞒你说，我是全身全心戒备着呢——已经知会了善捕营明儿戒严全城，谁有动作先拿下再说。这么着，倒失惊打怪的了。”说罢又轻松地透了一口气。弘时取过睿亲王的折子，口里笑道：“我就知道，一说这事，十六爷准犯狐疑。没想到你那么大的杀气，像是我要谋反似的——这个睿亲王，人就在北京，又眼见要召见，还写什么奏折？”他随手便撕开封口，将封皮揭开，看了看，说道：“这是一

份请安折，还夹着一份贡单。”允禄凑过来看，果然黄绫封面折内写着：

臣王都罗恭叩万岁金安，并呈贡微方物祈圣上晒纳。

里边夹着一张折叠单面，写的却是贡物：

油炸白肚鱼肉丁十坛，窝雏鹰鹞各九只，二年野猪二口，一年野猪一口，鹿尾四十盘，鹿尾骨肉五十块，鹿肋条肉五十块，鹿胸条肉五十块，晒干鹿背条肉一百束，野鸡七十只，稗子料一斛，铃铛米一斛，树鸡五十只，七里香九十把，公野猪二口，母野猪二口，鲟鳇鱼三百尾，翘头白鱼一百尾，山楂十坛，梨八坛，林檎八坛，松塔三百个，山韭菜二坛，野蒜苗二坛，枢梨木枪杆名三十根，桦木箭杆二百根，楸木箭杆二百根，白桦木箭杆二百根，杨木箭杆二百根，海青芦花鹰白色鹰各五对，窝集狗五条，贺哲匪雅喀里奇勒哇官鹏鼠皮二千五百八十二张，紫桦皮二百张，上用紫桦皮一千四百张，官紫桦皮二千张，貂鼠皮二百张，白毛梢黑狐狸皮二百张，黄狐貉皮二十张，活梅花鹿，角鹿各二十对，虎、熊、元狐皮各十张，黄狐皮、猞猁皮、水獭皮、海豹皮、豹皮各三十张，雕鹞翎六十根，小黄米、炕稗子米、高粱米面粉、玉米面粉、小黄米面粉、荞麦粳、小米面粉、稗子米面粉各六百斤，野鸡蛋三百斤，山核桃仁、松仁榛仁杏仁、松子各二百斤，白蜂蜜、蜜脾、蜜尖、生蜂蜜各二百斤，野葡萄六百斤，杜李、羊桃各二百斤，巴众菜、山韭菜、黎蒿菜、枪头菜、河白菜、黄花菜、红花菜、蕨菜、丛生蘑菇、鹅掌菜各二百斤。

允禄看罢不禁笑道：“看上去是密密麻麻写的不少，其实不值几个，难得的是有这个心。春秋厥贡苞茅橘柚，所以示尊敬天子之礼也——睿亲王这个折子实际上是向皇上表心迹的。就是你方才的话，他们要是上遵皇宪，就议议政何妨呢？”

弘时却被这份折子弄得陡起惊觉：睿亲王现在手中虽然没有实权，也不管着哪个旗。但因老多尔袞功盖四海保扶幼主的声名，只要一排座次，仍是头一份。弘时和廉亲王又勾手又争权，本想借廉亲王之力夺掉军机处和上书房之权，弄掉弘历的储位，突然出来个都罗向雍正独表忠诚，这是什么用意？抑或是允禄的阴谋？这汪水此时是越看越深，愈发弄不清到底有多深了。思量着，弘时干巴巴一笑，说道：“十六叔说的极是。只一条叔王记住，八王议政的事，其实皇上也是吃不准，所以叫我们叔侄私下议议。我们不可出头，明儿看着他们如何动作再说。”说罢莞尔一笑，他要把自己摆在更超脱的地位上，坐收渔翁之利了。

第十五回 世袭王庙见消息 雄猜帝朝会颁新政

允禄一肚子心事，在炕上翻了一夜烧饼，刚蒙眬睡去，远远听雄鸡一声长啼，心知时辰尚早，又加了一个枕头还要再睡时，观音像前金自鸣钟沙沙一阵响，无比响亮地连撞四声，连纱屉子外头的茶炉子也烧开了，壶盖被热气冲着，好像专门凑热闹，嗤嗤响着，不时发出细碎而又连贯的敲击声。允禄叹了一口气，已醒得双眸炯炯，见四侧福晋吴氏已披衣偏身坐在炕沿，便道：“这么早，起来呢么？”

“爷睡不安，我更睡不安。”吴氏穿着中衣，见他已醒透了，趿了鞋为他斟了一杯茶兑温了端来，笑道：“你漱一漱，安生再睡个回笼觉。就睡不着，闭着眼养养神也是好的。”允禄漱了漱口，说道：“你听听这外头动静，能睡得着么？”一边说，一手拉过吴氏坐在身边，另一手伸进她小衣，在她温润绵软的腹皮上轻轻摩挲着不吱声。吴氏见他手摸了上面又往下面，啐了一口，飞红着脸道：“我也三十岁的人了，叫丫头们撞见什么看相呢？既这么着，昨晚怎么——半截儿就……不中用了？爷也是个银样镗枪头，上阵就败的……”

允禄见她娇媚羞涩，越发撩得上火，一把拉她进被窝，口中道：“女人嘛，三十如狼，四十如虎，过了五十还坐地吸土呢！你不是还要个世子么……”那女人已被他搓弄得眉低眼眇浑身软瘫，遂移船就岸如此这般一番，已是一个牛喘一个娇吁。事毕，允禄自起来穿衣整冠，威严地咳嗽一声出了房，看东方时，启明星刚露。他从滴水檐下一边下阶，对着迎上来的家人道：“我立刻上朝，备轿——催着世子们赶紧起来，《子见南子》篇每人一篇文章，回来我要查功课！”

“请王爷示下题目。”

“嗯——《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就这个题目，不得少于一千字！”

允禄一边说，已是出了二门。

允禄乘杏黄大轿赶到西华门，出来看时，启明星刚上屋梢。西华门外大大小小已经停了五六乘轿，有两个外省官员鹄立在门下大黄灯笼下，见他过来，都提袍角跪了下来。允禄因不认识，只含笑摆手命起身。定睛看时，其余都是内务府自己身边办事官员，便招手叫过俞鸿图，问道：“八爷九爷，还有几位旗主亲王几时能来？你们都在这边，太粗心了！”

“回十六爷话，”俞鸿图一躬身说道，“奴才不敢掉以轻心。昨晚在各位王爷住处门口都安排了人随时打听随时报来，方才探马已经过来，说各府里都已掌灯，王爷们都已起来。张相爷已经进了大内，从这过时盼

吩咐了奴才，说爷来了就请进去军机处说话。其余的张相没说，奴才也不敢自专。列位王爷来了，我们几个可先在这里照应，奴才料着皇上还在畅春园，皇上来了听旨意和爷的调派就是。”说话间，里头一路小跑出来一个太监，见允禄已在门前，先对两个外省官员道：“今儿皇上和军机处都不接见，二位到礼部，一会儿随文武百官朝见万岁。”又转身到允禄面前，满面堆笑请安，说道：“万岁爷昨晚已经回宫，张相爷，鄂相爷都在军机处当值。吩咐了，王爷一到，请先进去，军机处说知。”说罢又打了个千儿，匆匆进了西华门。允禄正要进去，门前又落一乘绿呢大轿，却是李绂从里头哈腰出来，便住了脚笑道：“巨来，昨儿个约你到上书房来的，不防你去了我却忙得爽约了，真是对不起。方才传旨今儿朝会，你们从午门那边进去呢！”

“是庄亲王爷！”李绂紧趋几步过来，请了安笑道，“卑职已经知道朝会。西华门到正阳门中线归我们直隶总督衙门布防，我刚从南边看过。他们告诉说杨名时进京了，在这边递牌子，怎么没见，莫不成下头竟敢骗我？——说到昨儿，我也没有跑冤枉腿，在上书房见了谢济世，我原听说他从浙江来，不知在京住在哪里，一问，他也在打听我，就借上书房宝地一块，我们聊了一个时辰。我又请他吃饭，虽没见着王爷，也满畅快的。”允禄不禁一笑，说道：“你们是同年嘛。他递了密折，参劾田文镜十大罪，又是惺惺惜惺惺，自然谈得来。你手头弹劾田文镜的折子写了没有？先不要拜发，我们谈谈以后再说。这阵子太忙，过几天我就消停了——你说的杨名时我不熟悉。他从贵州来京了？方才有两个外省官，已经去了午门那边。你过去，要是杨名时，自然见得着的。”说着便进了西华门。

此时东方曦光已经透明，隆宗门内天街扫得纤尘不染。清亮的晨色中，乾清门前一片庄重肃穆，一溜八口镏金大铜缸边各有一个太监端着木炭盒子，小心地给铜缸下石龛灶中添着炭。龛灶下发出细脆的爆裂声。几十名侍卫服色鲜亮，钉子似地站在巍峨的乾清门前纹丝不动，天街给人一种空旷寂寥微带肃杀的气氛。只有军机处几个小章京指挥着笔帖式们匆匆搬运着一叠叠文书，给这紧张气氛带出几分活意。见允禄进了隆宗门，几个军机小章京立刻迎上来，禀道：“王爷，方才有旨，您一进来就去养心殿见万岁。这就请吧！方先生、张相、鄂尔泰还有十三爷他们都在等着您呢！”

“三贝勒呢？”允禄这才知道，众人比自己都来得早，略一沉吟，忽然有一种大事临头的感觉，一边移步一边问，“连十三爷也来了？”那章京随着他脚步走着回道：“三贝勒进来半个时辰了。十三爷昨晚就宿在军机处，刚才他老人家进去，这边才把文书挪过来……”见允禄无话只是走，那章京才止步退了回来。

“好，好，好！”雍正正在养心殿东暖阁和几个大臣说话，见允禄进来，笑道，“咱们大管事王爷来了——免礼吧，和允祥一道坐那边墩子上。”允禄这才留心，屋里几个人，张廷玉和鄂尔泰是站着，弘时跪在炕边，方苞和允祥都坐在雕花隔纱栅前的瓷墩上。他到底还是行了礼忖着

自己的位置坐了允祥下首，笑道：“我还以为我是最早进来的呢，还是落到诸位后头了。”雍正的心情似乎很好，微笑着喝着奶子，说道：“李卫那边很顺手，江南、浙江两省已经推行火耗归公。养廉银子发下去，火耗银子归上来，藩库比平常年多收四成。从各府县密折奏上来的情形看，官场并没有多少闲话，没有人敢聚敛，也没有人敢怠懈。尤其是训导、教谕这些瘦缺官，还有些没人愿作的穷州县，如今都安置得好。冲聚疲难的大缺还是有人争着干，因为毕竟还比简缺多一点养廉银。李卫又抽出钱来设了义仓，周济衣食无着的穷民。赋均讼平吏清，官吏满意，百姓满意，朕自然更高兴。田文镜那边比李卫难，因为河南民风刁悍不纯，官场混账风俗惯了，田文镜又心高志大不甘落后，官绅一体纳粮和火耗归公双管齐下，务必要在麦收前两件事办完，所以有几份折子是参田文镜的。不过都是些微末小吏在背后嚼舌头。大员只有一个黄振国，置理藩司衙门。朕看也是因为田文镜堵了他的剥削发财路，发这个小私意，所以驳复下去，由田文镜全权处置。”

说着，高无庸带着个小苏拉太监托着条盘进上参汤，看样子是雍正早吩咐过的，每人一碗，因允禄后来，雍正便命：“把弘时那碗给庄亲王，我朝家法愈是子侄愈是严苛，愈是亲近愈是‘形远’。”弘时忙起身，活动一下发麻的腿，将参汤亲自捧给允禄，又笑嘻嘻回去跪下。允祥道：“近来河南和外地弹劾田文镜的人不少，他处境不好。”

“有人弹劾不见得不好，都说好的未必就好。允祥没有读《左传》么？”雍正喝了一口参汤，“当初你不也是这样，催办户部亏空，弄得怨声载道，还被冤圈禁高墙十年！那些好好先生，那些科名里有党援的人，做芝麻件好事，就有人替他捧得比西瓜还大。人主宰相，要特意地留心保全孤臣，他为朝廷办差不避怨嫌，身处四面楚歌之中，还架得住当主子的不体谅？不关爱？朕与你都是孤臣当过来的，见这情形，只能驰援，帮他解围，不能为他有这么那么一点小过掩了他的大节。孤臣难当，能护全孤臣的才是明主贤相。蔡锜在云南压制杨名时，说杨名时贪墨，朕说你拿证据来。观风使孙嘉淦，蔡锜也说不好，朕说蔡锜：‘天下就你一个好人，朕真昏庸了！’索性留孙嘉淦在云南，去为他设观风使衙门，只怕那里的贪贼还好些儿。”

允禄满心想的，今日朝会接见旗主，不知雍正有什么面谕，听他兴致勃勃，说了李卫又说田文镜，说了蔡锜又说杨名时，不觉心里发急。好不容易等着雍正的话缝儿，忙赔笑躬身道：“都罗他们和老八老九昨晚会议了半夜……”雍正笑着一摆手，说道：“方才外头已经报进来，他们先在午门外跪候，一会儿听旨参加朝会，朝会完了朕再接见。朕这里是理一理思路。这次朝会之后要天下各省全面儿推开朕的雍正新政呢！”允禄不禁一怔，他这才明白，这次朝会根本不是专为旗政和接见旗主而设，甚或不是朝会的主要议题。想起那几个亲王热辣辣的心思，不觉有点凉心。雍正似乎没有留心他的不豫之色，只顾侃侃按自己的思路说道：“云贵的改土归流，鄂尔泰已经几次上了条陈，写得很细，思虑得也周详。杨名时在那里当云贵总督，与朕有七年之约，七年不动他的职位。但他反对朕的改土归流，所以朕叫他也进京。改土归流朕决心已定，他要反

对，只好挪出位置，给乐意执行圣旨的人去作。”三阿哥弘时却对杨名时毫无好感，见雍正看自己，一碰头说道：“杨名时有大儒之名，无大儒之实。他不但反对改土归流，连火耗归公、官绅纳粮、养廉制度都是不赞成的，其实是个沽名钓誉之徒。请皇阿玛留意！”

“看来杨名时着实犯了你的憎恶了！你这是第二次跟朕说这个话了。”和颜悦色的雍正倏地收了笑脸，“他究竟什么地方得罪了你？无非在京任职时弹劾了宗室阿哥荒废学业，扫了你一笔嘛！值得这样耿耿于怀？杨名时虽与朕政见不合，他也有人所不及的长处。云贵火耗银子只收三钱，天下没有比他再清廉的官了。云贵两省自他去，朝廷没再补贴一两银子，每年省七十万银子，你懂么？够赈济两次山东大灾！政见不合又是一回事，不要思路不清。等见到新政好处，他做起来比谁都会好。”弘时被咄咄逼人的目光看得心里一寒，忙叩头道：“儿臣心胸太窄了，不过确实不是记仇——杨名时既然反对新政，无论安插到哪个省，那省里的政务都难与朝廷合拍，儿臣心里是这个想头，请阿玛圣裁。”雍正笑道：“不一定要在哪个省，可以到哪个部当尚书，或者当东宫太傅。他那好的学问，当你们老师，在毓庆宫讲学，岂不是人尽其才？”

允禄自接差事以来，既要贯彻朝廷宗旨意图，又要安抚东方诸王不平之气，两头奔忙说项，自谓这是极难办的差使，必是朝廷最重要的公务。听雍正曲划了半日，连远在云贵偏远地的苗瑶改土归流都想得周周到到，自己的差事却提也不提，心头不禁一阵光火。但他是淡性人，不惯作色，呆呆站着出神，心里塞了一团棉絮似的什么也想不成。弘时似乎也有点魂不守舍，怔了一会儿，见雍正长篇大论已经说完，便问道：“旗务旗政的事在朝会上是否也议一下？”

“允禄和廉亲王九贝勒旗政办得不错。”雍正笑道，“几个旗主王爷都赞同朝廷旗务整顿的宗旨，这很好嘛。旗人的头是最难剃的，朕知道这些大爷们，任事不会还要躺在祖宗功劳簿上卖大。但旗政和云南改土归流一样，不是全天下的大事，论起来只能说是我们满洲人窝儿里的家务。不就是八旗议政么，就议这个‘旗’政就好。先开始朝会，下来朕和这些功勋王爷们私地再谈谈，允禄既管着这摊子事，可以先退出去，由你带着他们进来，可好？”

“啊？喳——”

允禄一肚皮的不欢喜，见谈到自己差事，虽说表彰了，却又似乎没有摆到全局，意马心猿地听了雍正的训诲，忡忡间又听命自己出去带队进来朝会，一惊之下才回神答应，说道：“臣这就去传达旨意！”他是出了名的“十六聋”，弄得雍正也是一笑，摆手命他出去了。

“方先生一直没有任职。”雍正看着方苞笑道，“他现在名义上是在国史馆修史，其实是在朕身边随时参赞。这次朝会很要紧，事关雍正新政全部推行，有不赞同的大臣，还得叫人家说话，说不定要当庭辩论，所

以方先生不能回避。朕看可以给方先生挂一个武英殿大学士的名义随班入朝，你们觉得如何？”众人听了俱各无话，倒是方苞说道：“即使当庭辩论，臣也只是参赞主子发言。臣原来没有职分，骤然封为一品，于礼不合。如果主上觉得不封不好，就给个军机处章京名义就好，臣是当不起这样大位的。”张廷玉和鄂尔泰也都赞成方苞意见。鄂尔泰道：“布衣白丁宣麻封相，有骇物听，且容易启动一般没意思人幸进之心。但方先生是两朝老臣，做武英殿侍郎资格是够的，留着一级为进步之路也好。”

当下几个机枢臣子按照雍正方才的思路各抒己见，拾遗补阙，密密细细又议了小半个时辰。耳听金自鸣钟连撞七声，高无庸进来禀道：“辰时已到。”

“发驾乾清宫！”雍正神色庄重地站起身来，“传旨午门外，六部九卿各司衙门正官，并在京诸王，依次从左右掖门进乾清宫朝会！”

顷刻间，景阳钟登闻鼓声大作，悠扬沉稳的钟鼓之声漫过重重层楼琼宇，越过灰暗高大的五凤楼，直传出午门来。

“万岁爷起驾乾清宫！”

“万岁爷起驾乾清宫……”

一声一声的传呼由太监们递送出了午门。

允禄赶到午门外，掏出怀表看看，时针还差一刻不到辰时，此时午门阔大广袤的阅兵场上到处都是赶来朝会的各部官员。“文官到此下轿，武官到此下马”的石碑南边也黑鸦鸦一大片落着轿子，摆得煞是齐整。阅兵场上官员们或外地进京述职的，或同年科名不同衙办理的，有拉线认同乡、同年的，或找别的部衙门司官拉到背人处说事荐人的，三三两两五七个人凑在一处。有的大说大笑，有的窃窃私语，有的望阙沉吟，有的顾盼寻友，簪缨辉煌翎领交错，到处都是来来往往四处乱窜的官员，足有上千的人。允禄张着眼寻了半日，才见侍卫房南边长跪着几个人，领头的像是允禩，疾走过去看，果然是允禩允禩打头，并排跪着都罗、永信、诚诺和勒布托。四个王爷都是金龙二层顶子，饰着十二颗东珠，上衔着红宝石，青狐端罩下石青五爪四团金戈补服裹套着蓝色蟒袍。在满场大小官佐中，几个最尊贵的人独独奉特旨“跪候”，部院小吏倒可以随意活动，因此几个王爷无不面带愠色，只有睿亲王低着头似乎在想事情，其余王爷都头矗得葱笔价盯着走近前来的允禄。允禄一边走，脸上已是堆笑，远远便说道：“八哥九哥，怎么叫王爷们都跪这里？快请起来，快请起来！”

“我们是奉旨‘跪候’么！”允禩脸色不知是冻的还是气的，又青又白，“怎么敢擅自违旨呢？”允禄一听便笑了，忙道：“那些官员哪个不是奉旨午门外跪候？都是望阙一叩头也就罢了，偏王爷们就这么认真！”允禩冷笑一声，说道：“我连这个都不晓得么？我们奉的是‘特旨’，难和别人一样！”

允禄听他们拧上了劲，心里越发着忙，赔笑说道：“那不算特旨，来午门的人人都说‘跪候’，跪了也候了就不算违旨。这么多人，你们太扎眼了，快请起来的是。”“如今还思量什么扎眼！”允禄见周围一些官员在侧耳听，越发精神，大声道：“虽说是兄弟，也有个亲疏远近。老十四方才就随老三进乾清门‘跪候’去了。他不也是奉旨进京整顿旗务的？看来还是得和主子一个娘胞才更体面些。”

允禄在康熙儿子们里是最会做人最温善可亲的，一夜之间忽拉巴儿变了性，竟这么执拗强项，在这个芥菜籽大的小事上当众别扭，允禄顿时没了主张。扎煞着手，看着四周的人，压着嗓子道：“快好生起来吧。这叫什么？人听见什么意思呢？”允禄这才哼了一声撑身起来，其余的人也自起身搓手弹衣。允禄便问：“皇上有什么旨意？议政的事你奏了没有？”

“你们都要见皇上，这种事我打的什么埋伏？昨晚已经和弘时说了，方才皇上也说了这件事。”允禄心里乱糟糟的，他此刻最怕这几个王爷在朝会上一窝蜂儿起来闹什么“八王议政”，搅了雍正新政大局，自己就吃不了兜着走了。因拣着要紧的，将雍正正在养心殿的训话说了，又道：“这次朝会，议题就那么几个。我们是藩王，不干政，只是听听。皇上说，八旗旗主议政是满洲人家务，朝会下来另外接见，专门商计旗务，请诸位留意。”还要往下仔细说，大内钟鼓之声大作，两队太监拍着手小跑出了左掖门和右掖门。便听里头传出了“万岁爷启驾乾清宫——”的传呼。广场上顿时肃静下来，脱班离位的官员们脚步橐橐，寂然回班肃然跪下——此时才“跪候”了，几个刚站起来的王爷反而鹤立鸡群般的显眼。

允禄一眼瞧见诚亲王允祉从左掖门由太监们前呼后拥地出来，铁青着脸望着不知所措的允禄，心里骂了一声“笨伯”！口中却冷冷说道：“看来我们还得跪了才成！”于是几个人重垂头丧气又复跪了，允禄独个站着觉得不妥，便也跪了。

诚亲王允祉在侍卫太监众星捧月般簇拥下，健步走到午门正中，矜持地站定，用手轻轻抚了一把墨线一样修整的八字髭须，朗声说道：“有圣旨，百官跪接！”

“万岁，万万岁！”

所有官员一律伏下身子高呼。

“万岁爷已经起驾。”允祉悠长稳重的话语响彻午门前的广场，“着六部九卿各率司员，由允禄允禄允禄率奉天诸王，由左右掖门入乾清宫朝会。钦此！”

“万岁！”

允祉宣完旨，扫视众人一眼，却不就进大内，徐步走到侍卫房前，对几个跪着的王爷双手虚扶一下，笑道：“老八、老九、老十六，请诸位

王爷起驾，由我来带你们进去。”他今年刚满五十岁，因为修饰得好，又保养有术，看上去和小他十六岁的允禄年纪仿佛，红光满面，连眼角的鱼尾纹都不甚清晰。他举止优雅，仪态端庄，看上去极可亲近，待诸王起身，又上前一一握手致敬温言嘘寒问暖，当着这么多的人，几个王爷自觉体面，心里的寒意便驱去不少。只允禄用多少迷惘的目光望着这位三哥：此人一手笼了十四阿哥，绝不参与“整顿旗务”的事，从内线传过来的话，似乎和朝廷也没有多少瓜葛，这会子又虚情假意来这一套，是什么意思？莫不成他也另外打着主意？允禄揣猜着允祉葫芦里的药，口中含糊笑道：“请三哥前头走，我们唯三哥马首是瞻。”

允祉不再多说，领头带着王爷们从左掖门进了大内。这四位旗主王爷在康熙年间也曾进京朝觐过，勒布托还不止一次。但他们来京，都是从西华门递牌子进内，或在乾清门，或在乾清宫觐康熙。康熙晚年勤躬已倦，不喜欢郑重其事大张旗鼓召集朝会，接见或是君臣晤对，或赏茶赐膳，都是小场合，亲戚家人一样随和家常。几个人一进宫门，便觉和往日进京感受大异。从金水桥北的一溜正殿，太和门、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的正门朱漆铜钉、狞恶辅首衔着栲栳大的铜环，都紧紧封锢。两行官员东西昭穆，按部就班摆着方步，肃然过昭德门贞顺门，从中左门后左门，中右门后右门进入天街。弘羲阁和体仁阁前，太和殿空旷的演场上，铜磬形的品级山从从九品一直向北两行延伸，直通“天下第一殿”——太和殿。从甬道到左右翼门各个出入道路，每隔三步便是一名带刀善捕营亲兵，穿着簇新的武官服，钉子似的各站岗位。巍峨高大的三大殿前，铜鼎铜龟铜鹤铜螭质都焚了香，袅袅御香从龟鹤口中冉冉散淡而开，似乎到处都是紫光流雾，给龙楼凤阙平添了几分神圣庄严的气氛。几个王爷一路走，心里不住慨叹，什么位极人臣一方诸侯，什么出警入蹕起居钟鸣！到了这里，人生意气一概销尽。待到乾清门，高无庸上前大声宣呼：“请王爷暂时留步！”几个王爷还没有从那种氛围中清醒，膝盖一软，几乎跪了下去。守在乾清门内的允祥刚吃了一碗三七老参汤，咳也略止了些，用手绢擦了擦嘴便迎出来，对高无庸道：“不必在这里滞留，礼部已经在里头安排好了——请，三哥；请，十六弟；请，八哥；请，九哥；请，睿王爷；请……”他竟是一个一个地在门内和各王爷握手见礼，亲自送他们进了阔朗的乾清宫，在雍正皇帝的须弥座东侧请他们跪候。此时，诸王心里窝着的“气”早已丢在爪哇国去了。一边跪了，一边悄眼看着各部官员在礼部司官带领下入班按秩序跪候。又闪眼瞧见御座东屏风前一溜排着十几个茶几小椅，料是给王爷们留的座位，各人心中暗自熨帖。

此时大殿中官员越进越多，满殿中但闻呼吸声衣裳窸窣声，轻快浊慢的脚步声，话语咳嗽一概不闻。约有一袋烟功夫，西阁门突然无声洞开，一个小苏拉太监站在门口，“啪啪啪”连甩三声静鞭，殿外虎下百余名畅音阁供奉太监击鼓撞磬，瑟笙笙簧箫笛，黄钟大吕，编钟排律，乐声大作。供奉们口中不紧不慢，喃喃有词唱道：

万国瞻天，庆岁稔时昌。灿祥云，舜日丽中央。翕河乔岳纪诗章，附舆执靶标星象。胥蓺极，正恩威克壮。奉金根陟响，奉金根陟响！帝

心盼格皇仁广，和铃戛击和鸾响。德化风行草上，刑措兵销，绩熙工亮。春省秋省轸吾皇，轸吾皇，句陈肃穆出瑶闾，丛花缭绕时和盎。时和盎，闪龙旗，泝泝扬扬……村村绘出升平像，丰亨原野裕仓箱。一自龙舆降，九阍佚荡仰龙光。风俗淳美，泉水都廉让。都廉让，成功奏，避轨迈陶唐……时纳庆，岁迎祥，沛殊恩，沾浩荡，王辂听锵锵，酒醴笙簧，饮尧尊，歌舜壤……

在深闷沉着的歌声中，雍正从西阁门跨步出来，徐徐向设在殿中央的御座走去。他脸上挂着一丝似乎凝固了的笑容，站在御座前静听片刻，方到座前端正坐下。允祥、允祉、弘时、方苞、张廷玉、鄂尔泰也鱼贯而出，哈着腰撑着马蹄袖从座前趋步到东边屏风前依次跪了下去。殿中几百名大小官员低着头伏身跪着，仿佛有什么感应力，忽然都把头低得挨着了地——他们觉得出雍正御驾已经升座。

雍正皇帝坐在宽大得四边不靠的御座上鸟瞰着殿内，目光晶莹闪烁，为争夺这个雕龙黄袱面的天下第一座，兄弟二十四个中有九个卷进了党争的滔天狂澜。从康熙四十六年以后的十五年间，九兄弟人人机关算尽，个个呕心沥血，斗得焦头烂额，败的败，死的死，疯的疯，上天将这大任交与自己岂是容易的！他在康熙年间屡次说过，做皇帝是最苦的事，以示自己并无夺嫡野心。但从心里说，“大位”上无比的尊荣，一语间左右人之荣辱生死的威严，一纸诏书颁下九州皇风浩荡的权柄，实在撩得人夜夜五更不能寝。他自认是康熙的儿子中最有才干，也最守仁德的，原以为自己做了皇帝，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必能雷厉风行，很快就能“振数百年之颓风”，剔清财政，整饬吏治，做一个父皇那样的千古贤君，令后世人主垂涎。但是，从登极五年的真实情形看，整顿吏治，西疆兵事中间夹着诺敏、年羹尧、隆科多几个大狱，多少人打横炮，多少人百般作梗。每天做事见人，朱批谕旨动辄千言万语，从五更到子夜，“宵衣旰食”四字竟全不是虚设！也只有在这个时刻，钧天之乐中接受王公大臣文武百僚的君臣大礼时，雍正才真正体会到帝皇的滋味。那种居高临下登泰山而小天下的感觉，是任何东西都代替不来的。他觉得自己多少日子的疲劳、困倦、沮丧、兴奋、抑郁的情绪都溶化在撞击着钟鼓的乐声中了。

“乐止！”弘时唱歌一样带有弹性的嗓音惊醒了雍正沉迷的遐想。定神听时，弘时又大声喊道：“向吾皇行三跪九叩大礼！”

“万岁！”满殿臣子伏地叩头，三番扬尘舞拜，高呼“万岁，万万岁！”

雍正双手平伸示意免礼，含笑对允禄道：“各位亲王，还有九贝勒，赐座；军机处王大臣赐座！”待允祥勒布托等都坐下，雍正见几座尚有空闲，用眼风扫着，忽然又道，“朱轼大学士，你是做过朕师傅的，有年纪的人了，请那边座上坐。”

众人张目四顾间，听见礼部班中一个苍老的声音带着哽咽，高声

道：“臣朱軾恭谢吾主隆恩！”接着一个白发苍苍的一品大员颤巍巍立起身来，迈过前边跪着的人向茶几走去。雍正忽然心念一动，竟亲自下座，扶着朱軾到几旁安坐了，才回到御座上。大殿里立时传来啧啧称羡的声音。

“诸臣工！”雍正收了笑容，提足了底气，声音显得铿锵有力抑扬顿挫，“元旦朝贺不久，又让大家来，是有几件要紧国事与诸臣共商。现在已是雍正六年，从今年起，要普天下推行雍正新政，刷新吏治，均平赋税，沿圣祖文治武功谟烈，宏光我大清列祖列宗圣德，振数百年之颓风，造一代极盛之世，自今日始！”

他的声音在大殿中回荡着。

第十六回 论朋党明堂起纷争 弹幸臣允闹龙庭

雍正按照和军机处商定的议题侃侃而言，讲得十分平静沉着，先说了圣祖“名为守成，实为创业”艰难轔蹶的六十一年。疆域之广大，人民之众多，政治之修明，生业之繁荣自开辟以来，为历代君主所无。接着讲天下官员于圣祖晚年倦勤之时“结党怀奸、夤缘请托、欺罔蒙蔽、阳奉阴违、假公济私、面从背非”种种劣迹渐起，以至于贪风日炽，赋捐不平，诉讼不公，都来自于“吏治不清”这个根本上。只有“将唐宋元明积染之习尽行洗濯，则天下方能永享太平”。他用了近一顿饭的时辰，不惮其详地介绍了李卫田文镜的“火耗归公”、“官绅一体纳粮”、“摊丁税入田赋”，又讲了鄂尔泰提任广西巡抚，不避怨嫌，推行改土归流卓有成效，称赞他集“公忠”为一身，可以与李卫、田文镜并称为“三大模范”。所谓雍正的改元新政，改土归流也被纳入主要国策之中。

十四阿哥允禩的座位安排在怡亲王允祥和庄亲王允禄之间。看着这个一母同胞的四哥高坐在龙椅上款款言政从容不迫，他心里真是百味俱全。当初夺嫡逐鹿，雍正是最没有指望的一个琐碎刻薄阿哥。上天是怎么安排的，偏偏让这样一个人登极称孤道寡！想到被雍正生生从身边夺走的引娣，他心里针刺一般痛楚了一下，用闪烁着火焰的目光睨视雍正一眼；又想到身边三哥多天来苦口婆心劝说，话中夹话地讲说允禩等人要破釜沉舟，恢复八王议政旧制，一切都要静中待命，宁为渔翁不为鹬蚌的至理名言。允禩悄悄舒了一口气，等着廉亲王发难。他料想，雍正必定要讲“旗务整顿”，廉亲王必是要抓住这个题目翻脸摊牌……一边思量，又偷看一眼南坐着的允禩。允禩却是毫无表情，只身子直矗着不向后靠，两手紧握着椅把手，听得出心里的紧张和不安。正胡思乱想间，听座中雍正口风一转说道：

“举凡上边说的，新政役大投艰，必须君臣文武一心一德方能期有成效。这里，朕还想说说‘朋党’。朋友也是五伦之一，往来交际也是人之常情。但人臣之间缘分相投交往过从得好，只可对平日私事。至于朝廷公事，那就要讲究‘秉公持正’，不能把党援之私掺和进去。”他瞥一眼屏风下坐的兄弟和外藩诸王，平静地继续说道，“朕自即位，在乾清门、养心殿听政，即面谕诸王文武大臣，要以‘朋党’为戒，圣祖仁皇帝也再三训诲廷臣。这是老话题，今日重提，就是因为朋党之风没有除尽！朕为天子，用人加恩，其实也有不当之处，只可本日月经天之义，时时自慎自警，而臣工们也要三省其身。不是他一党的就攻讦，罚一人，是他一党的就庇护——那么臣工吏员的荣辱就和赏罚不相干，只与是其党或非其党相联了。那么，君父呢？国法呢？这个事情重体大，你们须扪心自问，不可阳奉阴违，以致欺君罔上，悖理违天。不要以为朕怀恩宽大存了幸心，不要以为‘罪不加众’就肆无忌惮。至于国法，朕虽欲宽大，奈何上头还有天理呢！”

说到这里，雍正舒了一口气，端起奶子杯，满殿鸦雀无声，只听得他啜吸的微响。良久，雍正才放下杯，因见屏风下鄂尔泰和张廷玉不住地递眼色，又道：“不但吏治，旗务也要大加整顿，这是屡降明诏天下皆知的事。奉天诸王今天也来朝会，会议完了，朕还要专门安排细务。因为今天说的几条大政，都关于大清气运国脉，平时听下头有不少的议论，今天叫你们来，不是听听而已，有什么好的条陈建议，不妨当廷直奏；言者无罪，朕虚己纳谏择善而从。若是朝会不言，背地里嚼舌根打横炮，误国误君，朕只有用欺君之罪办他了！”他嘴角微吊，按着奶子杯，点漆一样的目光凝视着全场，说不清是怒是喜。许久，又问了一句。

没有人说话。

雍正站起身来，正要吩咐散朝，突然刑部班中有人高声道：

“臣有要奏的事！”

居然真的有人敢在这种场合仗马之鸣！

本来跪得两膝酸疼，听得双耳嗡嗡的文武大员们都是身上一颤，角落上的小吏们不禁伸直了脖子向御座左前方张望。霎时，殿中气氛紧张起来。雍正向跪在前头的刑部尚书夏明澂看了看，问道：“是谁要奏事？”“是——”夏明澂脸如死灰，连连叩头，语不成声地说道，“是刑部员外郎臣陈学海。”

“陈学海。”雍正和蔼地说道，“你跪到前面来奏！”

在众目睽睽下，一个身材微胖，三十多岁的中年人戴着白色玻璃顶子，侧身膝行穿过前面几个部院长官直到御座前，叩头道：“臣刑部员外郎陈学海！”

“你有什么要奏的？”

“田文镜乃是奸邪小人，方才万岁表彰他为模范督抚，”陈学海连连叩头，“皇上信任这样的误国害民小人，诚所谓雍正新政役大投艰，岂能期之必成？”

允禩见雍正今天摆的这个阵势，原已觉得气馁，没想到自己安排的湖广布政使勒丰没有发难，却先跳出来一个陈学海。他兴奋得呼吸都变得有点急促，强按捺了激动的心情，用目光寻找着勒丰。

“这说的是田文镜的私德。”雍正不安地注视了一下已有些骚动的会场，说道，“就朕说的几项国策，你有什么条陈？”话音刚落，下面有人高声道：“奴才勒丰有要奏的事！”雍正抬头看了看，说道：“你也跪上来！”

“噎！”

在瞠目结舌的人众之中，勒丰跪了上来，伏首叩头。陈学海连连叩头道：“私德不淑，何来的公义？求皇上圣聪明查！田文镜在河南垦荒，垦得饥民四处流散，他实行‘官绅一体当差’，已有河南学政申报，士子要罢考，河南官场有口号说：‘田抑光，如虎狼，强征赋，硬开荒。小户走四方，大户心惶惶。’这样应该投畀豺虎的酷吏，何得为天下表率？”勒丰膝行一步，也叩头道：“陈学海所奏句句是实。奴才湖广和河南比邻，前曾有奏本，外省饥民流入湖广，奏旨在汉阳三镇设粥场。奴才亲自查看询问，饥民中十个里有九个是河南人。田文镜去岁报的是丰收，而且有嘉禾祥瑞为凭。他这么做，难逃欺君之罪！”

田文镜自雍正元年在山西省大闹一场获雍正赏识，以一个六品京堂骤迁巡抚、总督，朝臣、外省官员没有几个服气的。此刻见有人开了第一炮，会场上立时沸沸扬扬交头接耳，就有几个跃跃欲试的。张廷玉做了几十年宰相，从来还没遇到这种场面。他看看身边不动声色的允禩，心知这位不安分的王爷正在打主意，又见雍正似乎没有留心，心里不禁一慌，遂站起身来，却不言语，只用冷峻严厉的目光向会场各个角落扫去。他是康熙朝老相臣，威望既高，门生故吏也极多，都是身居要津的大员，在他目光的威慑下，会场气氛安静了不少。

允禩和允禔迅速对望一眼，都知道是遇到了千载难逢的机会，从田文镜的事扒开豁口，雍正的新政本来就伤及不少高官显贵，今日一个朝会蜂拥而起，当场提出“八王议政”，众怒难犯，不怕雍正不服软儿。接下来的连锁儿反应简直令人心花怒放！允禩咬着牙，心一横，仇恨的目光直射雍正，两手紧攥着椅扶手轻咳一声。早已等得心痒难耐的东亲王永信应声而起，倏地立起身来，大声道：“臣王有本要奏！”

“是你？！”雍正刀子般的目光扫了过来，“你上前头跪了，一个一个说！”

永信刹那间似乎胆怯了一下，但话已出口，绝无转还余地，几步跨到御座前长跪在地，果亲王和简亲王眼见如此势头，也都立起身来，大声道：“臣王有本要奏！”张廷玉见本来已经安静下来的会场又骚动起来，真的急了，一拍椅背站起来，向雍正说道：“皇上，不可一次接见多了，讲话也不清爽。”

“嗯。”雍正此时才真正意识到危险正在向自己逼近。他脑子里“嗡”地一声，血立刻涌上了脸，对张廷玉笑道：“衡臣说的是。”他用最大的毅力抑制着自己的情绪，但心里已经慌乱得突突乱跳，两条小腿也痉挛得微微颤抖。方苞见这情形，不言声离位，向允祥坐处悄声耳语几句。允祥不安地看了看身边的允禩，说声“方便”起身离座。出了殿门，便见上书房那边图里琛一路小跑而来，也不及行礼，问道：“十三爷，听说里头闹起来了？”

“火速给我调一棚羽林军！”

“喳！”

“慢！”

允祥眼中闪着狠毒的光，一字一板说道：“听我的号令，我叫拿谁就拿谁，不要犯嘀咕！”

“是！”

“喳！”

允祥返回身来，殿中已是乱糟糟的一片声响。允禩已经亲自出马，戟指指着张廷玉，大声呵斥：“张廷玉你要挟权乱政？皇上说今儿言者无罪，你为什么指着说十四爷身子骨儿欠安，请十四爷和三爷回府去？你忘记了你的身份！你充其量不过是我们满洲人一条狗，跟了个主子就有这副嘴脸！”御座上的雍正立即压制允禩，“廉亲王，你是犯了疯病。张廷玉乃是先帝老臣，社稷长城！听你话中的意思，满汉还有分别？”永信就在座中大叫道：“万岁！满汉何得无别？！列祖列宗八旗议政，里头有汉人么！”“诚诺立即响应：“对，东王说得对！八旗议政有什么不好？就请皇上这会训诲！”勒布托捋着胡须连连道：“言之成理，言之成理！”

此时殿内多数人已成了木雕泥塑，僵跪在地直着脖子听王爷们与皇帝斗口。雍正脸色雪白，“砰”地据案而起，厉声道：“你们这样和朕说话，还有没有君臣名分？”一刹那间的静寂声中，突然礼部班中一个年轻的笔帖式站起身来，竟径自走到屏风前，对已经吓木了的允禄说道：“方才万岁爷训旨，明白指令旗主王爷们的旗务另作安排，不在这个朝会上议。请十六爷下令着诸王遵旨。”允禄忡怔间还没及说话，允禩突然问道：

“你是谁？”

“内务府笔帖式俞鸿图。”

“六品官？”

“七品。”

允禩突然大笑，说道：“真正是乾坤倒置，连一个芝麻大的七品前程也在这殿宇上跳跟行威！”

“我是奉旨随十六爷办理旗务整顿的官员。”俞鸿图的嗓子又清又亮，老鼠胡子骄傲地一翘一翘，“何况今日朝会，主子并没有说几品以下不许发言。你们有人违旨行事，我请庄亲王本主出来说话，有什么错？”雍正万万没有想到微末小臣中竟突然杀出一个程咬金，站在自己这边

说话，用极为赏识的目光盯着这个貌不出众的小吏，说道：“俞鸿图，朕调你都察院，晋封御史！你不是‘小吏’了，放胆讲！”允禄此时头脑也清醒过来，说道：“鸿图有什么建议只管说。”俞鸿图道：“还是按万岁爷的令旨办事，旗务与政务分开。请诸位王爷安坐观礼，就有什么话也少安毋躁。那边皇上该听谁的条陈奏议，由皇上自行安排。这样一哄而起，大殿里议题不一，各说各的，不是搅乱了场么？”

允禄心里顿时理出头绪，遂起身对几个亲王一躬，说道：“请诸位遵从朝廷规矩，安心坐下听会。”永信格格一笑，说道：“方才万岁也讲到八旗议政的事，可见不是不能商量。我们也是本着祖宗家法说话，并没有出格儿，庄亲王你凭什么拦着？”

“整顿旗务只是雍正新政里的一条。”允禄说道，“并不是不议，皇上已经作过安排，我们应该遵旨办理。”“遵旨办理，皇上方才讲‘言者无罪’，”允禄不阴不阳说道，“既然这殿中挂着‘正大光明’的匾额，何必另找时辰？”

“皇上并没有说诸位有罪。”俞鸿图尖锐而刺耳的声音响彻大殿，“是否光明正大，天下人和自己心中有数。”

允禄眼中出火，一拍案厉声喝道：“你狂妄！我府里三等奴才也比你大些，你就这么绰直站着和王爷们拌嘴？”

“这是万岁爷的龙庭，不是八爷府上！我是万岁爷的命官，也不是八爷的奴才！”俞鸿图寸步不让，大声道，“八旗议政已经废止六十余年，圣祖爷废的，难道圣祖爷也会错误？八爷您口口声声‘八旗议政’，请问上三旗的旗主是谁？下五旗的旗主怎样诏革？您管的是哪一旗，旗下佐领、参佐、牛录、包衣都是谁，在哪里办差？恐怕除了我内务府，没有一个人能说清楚！八爷，虽然我在您跟前无礼，我没有犯上作乱的心。若论‘礼’上一字，是您和诸位王爷先在主子跟前无礼的，也没有在万岁爷跟前大声呵斥廷臣的。”

允祥对这个俞鸿图真是感激到了万分。变起仓猝，他最怕的是图里琛到来之前这里已经局面大乱，尽管能镇平下去，但在这庄严的最高机枢之地，堂堂朝会上抓人拿人甚至杀人，毕竟不是什么体面事，善后仍难。俞鸿图这么拼命一搅，争得了时间。眼见图理琛佩剑戎装已到殿口，允祥心里不禁一宽，起身直趋御座，向雍正低低说了几句，却步恭退下来。

“没有想到横中生出枝节。”雍正的脸色苍白得令人不敢逼视，勉强笑道，“请臣工退出天街外候旨。既然有人想议‘八王议政’的事，朕就先议这件事，议决了再叫你们进来。”他摆了摆手，又道，“暂且跪安！”

张廷玉见廷臣们面面相觑，正要说话，鄂尔泰大声说道：“怎么？还不谢恩退下？”

“谢……恩！”

文武官员们参差不齐地说了一句，依旧在礼部指挥下脚步杂沓地退了出去。到了乾清宫丹墀之下，他们才惊异地发现，一千余名羽林军的军士荷戈持枪，杀气腾腾集中在东西配殿前面。想起方才激烈的廷争，一个个都有恍若隔世之感。

大殿里只剩下雍正皇帝和方苞、张廷玉、允祥、鄂尔泰、允禄、弘时，还有另一方允禩、允禧、允禔、都罗、永信、诚诺和勒布托。看着战战兢兢鱼贯退出的文武朝臣，双方都在沉默。仇人日日相见，都还要装出笑脸；今日撕破了面皮，一个要灭此朝食，毕其功于一役，一个要鱼死网破，拼命一搏，都在可怕的沉寂中聚集着自己的力量。雍正见俞鸿图惶惑顾盼，似乎不知该怎么办，便笑道：“俞鸿图，你留一下。你的话没有说完嘛。”

“我的话也没有讲完！”允禔大声道，“我不关心什么‘火耗’，什么‘当差’，也不想当什么鸟议政王。我只是憋气，我犯了什么王法，把我囚在东陵，死不死，活不活，人不人，鬼不鬼，连个身边人都保护不住？我在西海打了胜仗！我不是万岁的同胞兄弟？本来，我听十六弟的劝告，朝会上不想说话的。那么多官员对你的新政不满，也想请你俯从民意！”“民意？”方苞立刻反唇相讥，“十四爷过去管兵部，又出兵放马，回来后又在东陵读书。您是深居简出养尊处优的金枝玉叶。您知道一郡之内多少田土，大业主占多少，小业主占多少么？您知道一任知府十万雪花银，都从哪里来？前明灭亡，李自成革命，不就因为土地兼并过甚，官员贪墨无度么？”鄂尔泰刚进军机处，全局大政还不熟悉，但允禔的情形他是知道的，他长跪在地，仰着脸不卑不亢接着方苞的话朗声说道：“先帝爷驾崩，十四爷大闹灵堂，太后重病，十四爷侍疾言语不谨，难道无罪？若是常人，这样的罪要发交刑部严议，万岁爷正是念兄弟情分，仅削去王爵，请十四爷守陵读书。这一片保全抚爱之心，十四爷为什么不能体贴？蔡怀玺汪景祺勾结十四爷身边人，图谋劫持十四爷造作大逆，万岁爷除首恶以外一概不问，将他们从十四爷身边遣散已是法外施恩。十四爷，您凭心想想，主子哪不是仁至义尽？”

允禩在旁见允禔被问得涨红了脸，欲言又止，虽也恨允禔来京不肯与自己通力合作，但此时此地不能不助他一臂之力。他一改往日温文尔雅的儒者风貌，大刺刺跷足而坐大声喝道：“十四爷和万岁说话，你们插什么口？”

“今日言者无罪，允禩你何必如此浮躁？”朝臣们全部退出，雍正已经松了一口气，此刻这几个人跳跟放肆，他觉得很容易应付，早已定住了神。他的声调不高，口气却又刁又蛮，“你们不就指着乔引娣的事，想说朕一个‘淫昏暴虐’么？回头你们可以见见她，问一问朕有没有非礼之事！——还是开门见山的好。你们这样不顾身家性命地闹，是不是要弄什么‘八王议政’的玄虚？”

允禩咬着下嘴唇，恶狠狠看着雍正，良久说道：“就算是吧！那是列祖列宗的旧制，我们在朝会上光明正大地提出来，也算不上什么犯上作乱！皇上，您不是也有旨意，说‘八王议政’也不是不能提吗？”

“朕几时说过这个话？”

“你问允禄！”

雍正狐疑又闪着火光的眸子盯向了允禄：“老十六，你——人都说你老实，你居然敢矫诏！”

“臣弟哪里敢？”允禄原本坐得笔直的，顺势跪了下去，盯着弘时，期期艾艾说道，“三贝勒……三贝勒说的，是皇上的意思……”雍正浑身一颤，掉头死盯着弘时不语，弘时此时吓得肝胆俱裂，“扑通”一声跪了下去，颤声说道：“儿子最是胆小，哪敢虚捏圣意害国乱政！必是十六叔误听了。儿子的意思，是说八王议政，皇上另有安排。议政议的就是旗政旗务，与今日皇上训诲说的一样！”

“嗯？！”

允禄死盯着脸色煞白的弘时，心中又惊又怒，双唇哆嗦着竟一时不知说什么好，但他很快灵醒过来，这个满口谎言的人毕竟是雍正的爱子，自己再辩白更加倒霉也未可知。半晌，无可奈何地咽了一口唾沫，叩头道：“臣弟这会子心乱，实在记不清了。臣弟是有名的‘十六聋’，也许误听了……”

“你误得好！”雍正勃然大怒，向前迈一步。张廷玉很怕他上前踢允禄，要上前拦时，雍正却止住了，冷笑道，“是朕糊涂，用了你这聋子办事！削去你的王爵，回去闭门思过。滚！”

允禄双眼饱含泪水，委屈胆怯地看了看雍正，叩头泣声说道：“是……”爬起身来踉跄退了出去。恰此时图里琛从外头进来，和允禄打个照面径到雍正御座前跪了，禀道：“礼部的人刚刚进来，让奴才代奏，百官已经都在乾清门前按班跪候，请示主子有什么旨意。”

“叫他们等着！”雍正满意地看了看图里琛的一身戎服，“待会儿还有旨意。告诉他们各部尚书，有私议国家大政者，休怪朕开杀戒！”

“喳！”

雍正眼中闪着阴狠的光，转过身来对允禩等人格格一笑：“朕即位之初就曾说过，朕无意做这个皇帝，只是圣祖托付，不得已而提了起来。圣祖德近三王，功过五帝，就是撤除八王议政，也是他老人家手里的事。你们今日突然发难于大庭广众之中，说是要恢复八王议政。朕想知道你们的真心，是圣祖措置失误，还是朕自己有失德的地方？你们谁想当这个皇帝，不妨站出来直说！？”

自从朝臣们遵命退出，允禩便有一种募然而至的失落感。平常在私邸里，几个人密议，雍正似乎无能得不堪一击。刹那间才感觉到中央机枢之权在握的威权，占起自己的便宜要多容易有多容易！从敞开着的大殿门可以清楚地看到，黑鸦鸦集中起来的羽林军铁墙一样壁立在月华门北整装待命。允禩心知大势已去，打心里泛上一声悲凉的叹息。他强忍着又惊又怒的心境，叩头道：“万岁这话，臣子们如何当得起？臣等并没有自外朝廷的心，更何况造逆！八王议政乃是祖制，就是永信、诚诺他们，也无非想出来为国效力，辅佐皇上理治天下，臣弟担保他们没有异样的心思！”

“睿亲王请起身说话。”雍正没有理会他的话，含笑说道，“朕很高兴你没有和他们掺和。”

允禩眨巴着眼，形势这样急转直下，也是他始料所不及的，他觉得允禩太软弱，刀俎之鱼还要蹦几蹦吧！思量着，亢声说道：“万岁这话，臣弟还有话说！睿亲王入京，和其余东来诸王一样，我们一处议了整理旗务的纲目，一起谈了建议八王议政，并没有人背地里另支炉灶。不知万岁‘他们’指的是谁？‘掺和’又意所何云？”允禩立刻也意识到“服软”即是“理屈”，应口又道：“别说我们没有私地阴谋。皇上若无失政，何必如此堵塞言路；若有失政之处，又何必拒谏饰非？”雍正嘿然冷笑，说道：“喏！朕‘堵塞’了你的言路？你有什么话，朕有什么失政之处，不妨明言！”

一句话问得二人都闷了。允禩在旁大声道：“田文镜明明是小人，敲剥聚敛的酷吏，河南官民恨不得食肉寝皮。皇上你树为‘模范’，任用不疑，这难道不是失政？”

“你身居东陵，他是小人，你怎么知道？”

“方才几位大臣说的，我听了很有道理！”

“你的道理？”雍正脸色铁灰，面上毫无表情，“你的道理是大业主、大豪绅的道理！”

“皇上难道要杀富济贫？”

雍正突然仰天大笑：“说得好！但朕不是要杀谁济谁，朕是要铲除革命乱根，创一代清明之世！”他倏地收了笑容，涨红了脸，连鼻息都激动得调息不匀，青缎凉里皂靴在金砖地下橐橐来回响着踱步，似乎对人，又似乎自语，“朕就是这样的皇帝，朕就是这样的汉子！父皇既把这万里河山交付给朕，朕就要将它治理得固若金汤！谁阻了朕的这点志向，朕绝不容情！”他突然朝殿外喊道，“图里琛！”

“奴才在！”图里琛就站在殿外檐下，一步跨进来，“叭”地打了个千儿，“主子有何旨意？”

“你八爷、九爷、十四爷今儿累了。”雍正扬着脸道，“由你步军统领衙门护送回王府！”

“奴才遵旨！”

图里琛爬起身来，向外摆了摆手，立刻进来四名千总，向雍正行了军礼，肃立不动。图里琛脚下马刺踩得金砖地叭叮作响，直向允禩走去，打了个千儿道：“八爷、九爷、十四爷，奴才奉旨送你们回去。”

“无非一死而已！”允禩霍地挺身站起，“老九、老十四，不要脓包势求人宽恕！”又向雍正揖手一拜，说道：“皇上四哥，兄弟我等着你来杀！”说罢昂然出殿。允禩也是一揖，那允禩更格外，起身来只用轻蔑的目光盯视雍正一眼，哼了一声便离开了。

第十七回 赫然天威雍正惩弟 怀刑畏祸弘时下石

雍正的脸由铁青突然变得血红，细碎的白牙紧紧咬着，踱到四个唬得面如土色的王爷跟前，气出丹田地哼了一声，返身疾步到御案前提起笔来，似乎要写什么。因朱砂蘸得太饱，笔未落纸就先滴了两滴在专门颁发明诏的麻纸上。大约这血一般殷红的朱砂刺了他一下，雍正将笔又放下，背着手绕座彷徨。张廷玉知道他在思量如何处置这几个“铁帽子王”，因也恨满人平素跋扈骄纵，很愿意借皇帝之手压一压他们的气势，便低着头装没看见。鄂尔泰却深知事体重大，本来满洲各姓旗人已经对皇帝偏向汉人深为不满，自整顿旗务旨下，不知有多少西林觉罗本家本旗本门的跑到自己府上，质问“皇上还要我们满人不要了？”三个王爷今天在金殿上的作为，只要发交到部，至少要拟个“斩监候”。别说旗务没法“整顿”，整个奉天都要震动，说不定还要波及东蒙古诸王。满蒙是国本所在，一旦乱了，大清也就岌岌可危。鄂尔泰急切中，躬身说道：“皇上，奴才有话：天命六年，太祖武皇帝曾与诸王对天焚香共同祈祷：上下神，吾子孙中纵有不善者，天可灭之，勿刑伤，以开杀戮之端——恭请万岁留意！”

“唔？”

雍正止住了愈踱愈快的脚步，他的精神似乎变得有些恍惚，蓦地殿西壁上一幅字映入眼帘：

戒急用忍

正是康熙皇帝题写给雍正的座右铭。他额前暴得老高的青筋渐渐隐去了。脸上的神色也平缓下来，轻轻叹息一声，踱至东侧的屏风前，良久，才问道：“尔等知罪否？”

“臣等……知罪！”

“知罪朕即不加罪。”雍正心知不能不饶这几个不知天高地厚的王爷，却又于心不甘，仿佛在徐徐吐出自己心中的郁怒，缓缓说道，“说一句诛心的话，你们此时只是‘畏罚’，并不见得是真的知罪。朕治天下，其实只有两个字，一是孝，二是诚。就诚字而言，对天地，待父兄，御群臣，临万方，都出自本性，没半点虚伪矫揉。这有个内外的分别，朕待天下人，犹如光风霁月，恩惠是一体均等；待满洲人，则又似家人子弟，有骨肉亲情。期之愈高，求之愈苛，全是一片恨铁不成钢的心。你们今日跟着人胡闹，是让人当了炮使。就你们本心，还是信不过朕这个‘诚’字，这是其一，这就是不敬！其次，你们觉得自己久处奉天，管的事不出满族满人，受人蛊惑，要分一点皇权。你们须知，如今天下情势早已不是开国之初那样。本来汉人多出我们百倍，皇帝是满人，各部

各省大员满汉各占一半，已经弄得怨声载道。架得住再弄一个‘旗王议政’？马上得天下，不可以马上治之，因为情形变了，你们懂么？”

“臣……懂了。”

“你们不懂！”雍正的火气压抑不住地又涌上来，怒喝一声，又道，“如果你们懂，就不会听那三个逆王的挑唆大闹朝堂！八王议政，哼哼！你们死了那条心！”雍正摆了一下手，又恢复了理智，“压根上说，你们只是在这里叫嚣，今日朕若问你们，八王，都是哪八王？你们能说出来？”

几个王爷额前已碰得乌青，仍不住叩头，说道：“臣等真的不知道……”

“连这个都不知道，闹什么‘八王议政’？可笑之至！”雍正厉声说道，其实八旗制度早已湮灭溃散，他自己心中也是一塌糊涂，却转脸对跪着的俞鸿图道，“这是已过已死之事，是‘史’。鸿图，你讲给这几个畜牲听听！”

“是！”

俞鸿图极漂亮潇洒地叩了一个头，他是今天唯一得了彩头的人，惟恐高兴过头引起众人反感，略一沉吟，庄严肃穆地说道：“按《八旗通志》，己未天命四年，太祖令褚胡里、鸦希诏、库里缠、厄格腥格、希福五臣带誓书，与喀尔喀部五卫王共谋联合反明，起初并不是八个王，而是叫‘十固山执政王’。

“到天命六年，也就是鄂尔泰方才说的盟誓这一年，情形又是一变，参与盟誓的并没有五卫王，也没有喀尔喀诸王。是四大贝勒代善、阿敏、蒙古儿泰、皇太极，还有得格垒、迹尔哈郎、阿吉格和岳托四王——这就是所谓‘八王议政’。

“但此后有大事具名议政的，又不定是这八人。太祖遗嘱中说的各主一旗的，像多尔袞、多铎，都不在八王之内。其余和硕贝勒也只随时更定，直到圣祖手里八旗议政的制度，虽然名存，已经很少有人能确指八王议政是指的哪八个王了。”俞鸿图真的是十分熟知国故，将此之后屡次重要会议，哪一次是哪几个王爷参政，哪几个王爷又因什么原因没有参政，说得周备无遗，算来竟没有一次是完全的八王议政。又备细陈述太祖杀速尔哈赤父子，世祖杀肃亲王豪格，罢废睿亲王多尔袞一门之前后原由。他心思灵动，又十分好口才，将伏法诸王情致描绘得如目击亲见。俞鸿图神采焕发，长跪在地，口中振振有词，“正是因为八王议政从来也不能事权统一，而且易启人臣觊觎大位之心。我顺治爷当时一揽上三旗之权归于天子，康熙爷又将旗营、汉军营统编入兵部，由国家统一提调。七十年间，愈是皇权统一，愈是国家大治，旗主也得享太平盛世之福。三藩之乱，中央大权所及之处，有叛官而无叛兵，唯有尼布尔王子悍然称兵造乱，而上将军图海周培公十二日救平者，恰又统率的是八

旗旧人！设如圣祖因循祖制，八旗各方为政，吴三桂祸乱十一省，岂能轻易就范？即使无三藩之乱，西晋之八王之乱也是殷鉴，同室操戈莫豆相煎，不但无今日大治，诸王何能安会盛京血食一方，传之子孙而不替？”他辞色俱厉，侃侃款款口说手比，至此结束猛煞一笔，真是掷地有声。最后他向雍正一叩首道，“臣已奏完！”

“俞鸿图今天给你们讲这些，应该当功课，下去好好温习。温故而知新，也就本分些。”雍正极为赏识地看着俞鸿图，心中只是嗟讶：这样一个人才，近在紫禁城中，竟到今日才发现。他缓缓将目光转向永信等人，说道：“八旗干政，弊端不可胜言！但你们只是无知。造孽的是八阿哥允禩、九阿哥允禳、十四阿哥允禵，还有一个叫允□，是十阿哥，现在张家口。你们借他们的势，他们用你们的力，叵测之心难告天下臣民！念及你们祖上功业，朕不打算对你们诛戮惩处了。但自今而始，哪一个敢再冒险犯难，与当政人勾结图谋不轨，朕必取他的首级示惩天下！——你们退出乾清门候旨！”四个王爷磕头谢恩爬起身来，张撑着跪得酸疼的腿趑趄向殿门走去。雍正却招手道：“睿亲王回来！”

都罗身上抖了一下，忙回身趋至雍正面前，跪下说道：“万岁有何圣谕？”

“三王到京，都是两肩抬着一个口，他们是诚心和朕打擂台，一心要跟着允禩来捞好处的。你不一样。”雍正温存地笑着，“弘时递进了你的贡单，很替你说了些好话呢！朕贵为天子，富有四海，你这点区区贡物，朕是不希图的。难得的你不住那堆里搅和，难得你这片忠诚之心。多尔衮老王爷见你这样，可以含笑于九泉了！”都罗激动得浑身颤抖，泪水夺眶而出，哽咽着说道：“生我者父母，知我者皇上！但臣王所居位置，像方才那样情形，不宜出头与诸王纷争，求皇上明鉴。”“当然，朕心里明白着呢！你若出头站在朕这边，外人就会以为满人内讧。你也是信得及朕自能处置嘛，所以朕很欣慰。但你已是世袭罔替之亲王，无上之爵位，朕无可赏赐。弘时记着记档，睿亲王冠上可再加一颗东珠，可以红绒结顶。除世子之外，由你自己从儿子们再挑一个，朕封为郡王！”

弘时正有劫后幸余之感，他最怕的就是雍正追究他与庄亲王传递圣旨失误的事。此时才完全放心，忙躬身赔笑道：“皇上圣明！睿亲王确是忠贞事主的贤王！”都罗还要谦逊时，雍正笑道：“不必说了，朕奖罚都有规矩尺度的。你若为非，朕也一样处置。你当得起，就可受之不疑。三哥，你出去传旨，叫乾清门外的人都进来，仍旧接着朝会。传完旨你到老八、老九处走一走，还有老十四。告诉他们不要惊慌，但要安分些，在家静候朝廷处分——带着图里琛一处去，叫步军统领衙门负责这几个王府的护卫。就这样，去吧！”俞鸿图忖度，这里已经没有自己的事，忙也跪辞。雍正笑道：“好好！你还随班进来才是正理。”

乾清门离乾清宫咫尺之地，允祉出去一袋烟工夫，几百名官员再次循着原路进殿。这次没有奏乐，雍正高坐在须弥座上面无表情，张廷玉、鄂尔泰、方苞、都罗、弘时等人都端坐在老地方，神情严肃。怡亲

王允祥却换了安乐椅，他是久病不愈的人，瘦得干柴一样的身子疲惫不堪地强撑直坐着，盯视着鱼贯而入的官员，不时低一下头，似乎不胜感慨，又似乎什么也没想，直到群臣高呼万岁，他才凝神注目雍正。

“朱师傅还上来坐。”雍正打破了殿中极度压抑的寂静，略晃动了一下身躯，又对允祥道，“老十三，朕就怕你身子骨不好，才赐坐安乐椅的。要这种坐法更受罪，高无庸，拿个枕头给你十三爷垫上——想歪就歪着，坐不住可以走动走动。这个朝会朕尽量短些——不妨事，难道还能再跳出一个曹操？”

底下的朝臣听着这寒彻骨髓的话，都吓得身子一伏。

“你们都瞧见了的，朕何尝愿意无事生非？树欲静而风未止，奈何？”雍正神色平淡，自失地一笑，说道，“他们也太小看了人，拿朕当汉献帝、晋惠帝，要弄什么挟天子令诸侯！须知今日高高在上者，乃是四十年栉风沐雨，忧患勤劳王事之雍亲王！办老了差事，就深悉民间官场情弊，荆棘丛里走过来，还不懂那些鬼蜮伎俩？”他口风一转，又道，“但我们今天朝会还议大政，还是开头的题目，还是言者无罪，诸臣工可以备述己见。”

.....

“不要缩头缩脑，朕只诛有罪之人，只治怀逆之身，从不以言词加罪于人，从不以文字降祸于人。”

这话说得太假了，前头徐乾学正因吟诵“明月有情还顾我，清风无意不留人”被斩首在柴市口，血犹在目；现放着一个钱名世，文字之祸，尚在不测！朝臣们谁敢在他盛怒之时作仗马之鸣？

.....

仍旧一片死寂。跪在御座西侧的杨名时膝行一步，朗声说道：“万岁，臣杨名时有条陈，已经写成奏章，愿呈皇上御览！”一个小太监忙走过去，将杨名时的本章恭敬地呈到御案上。

“很好。”雍正见众人不言语，心知是方才那一场大闹所致。他的本意是在今天朝会上痛驳几个不识时务，反对刷新政治的臣子，然后降明诏颁布火耗归公等大政，堵住六部九卿京师各司衙门私地妄加议论的口。允禩等人这一闹弹压下去，歪打正着，正有敲山震虎之效。而且此时雍正对允禩满怀恶毒之心，也没有情绪再与下边这些官员饶舌，他敛去了脸上的微笑，用手扶着杨名时的奏折，用略带嘶哑的声音说道：“既然再三征问，没有人有异议，那就是大体可行。有人对田文镜有所弹劾，那是寻常事，朕即下旨，着弘历返京时顺途访查，自然要公道处置。无论田文镜还是什么别的人，只要不是另有图谋，不是对君父心怀叵测，出于公心而言政，说对说错，朕绝不计较。朕想，有些人其实心里有话，只今日场面被人搅了，有些心障不敢讲，或有愿在这场中讲，

没什么，下去写条陈写奏章，或密折，或明发，只管奏上来，朕自能甄别洞鉴。就是明令颁布之后，施行起来有不便处，有错误处，仍旧可以直封奏陈。”

雍正说完，正欲散朝，坐在安乐椅上的允祥面部突然痛苦地抽搐一下。他用双手撑了一下，想勉强坐直，但手一软，像挨了一棍子，又歪倒了下去，口中狂喷出一口鲜血！雍正霍地站起身来，一手紧扶着椅背，用惊恐的目光看着他的爱弟。十几个太监唬得一拥而上围住了椅子，雍正这才回过神来，一迭连声命：“快快！快传太医！”守在乾清宫东配殿的太医们早已闻风，跌跌撞撞冲门而入。有一个不小心在人腿上绊了一下，就地摔了个马爬。殿内骚动了一阵，鄂尔泰起身连呼：“跪好！不许交头接耳！”

“臣弟……”允祥半晌才睁开眼睛，见雍正在一群太医中俯身看自己，他使劲动弹一下，勉强笑道，“臣弟争强好胜一世，今儿当众丢人。看来真的大限已到……圣祖……圣祖……臣弟要跟圣祖去了……”雍正容色惨怛，抚着允祥的前额，他的眼中满是泪水，说道：“老十三，别胡思乱想。你寿……寿际长着呢！邬先生说你九十二正寝！你回去，朕用最好的太医，最好的药，万事无妨的……”他的泪水大滴大滴滚落出来。允祥凄凉地一笑，说道：“托主子的福了……”几个太监再不迟疑，就安乐椅一起簇架着抬走了允祥。

雍正回到御座前，背对着群臣，好一会才猛地转过脸来。张廷玉最是熟知雍正秉性，料是允祥的病重激怒了他，眼见雍正满脸都是乌云，顷刻就要雷电大作，正寻思如何婉转谏劝，雍正丝丝带着浓重的咳音已经开口：“刑部听着：原已拟定秋决人犯，除大逆十恶的罪名，由朕特批的之外，停止秋决一年，为吾弟允祥纳福！”他的眼圈变得有些发红，仰首望站前上方，像是要穿透殿宇仰望茫茫苍穹，“他是跟着朕，跟着先帝爷办差累倒了的！二十年前，谁不知道英武豪侠义薄云天的‘拼命十三郎’！他累倒了。还有一个李卫，也累坏了身子。有人说田文镜长短，田文镜火耗只收到三钱，推行耗限归公，捐厘不入私门，官绅一体当差，也是四面楚歌。他给朕的奏折说，骨瘦如柴而不遑宁处，恐年命不永——他也要累疯了！朕自己一天也就胡乱睡一两个时辰，也累得筋疲力尽。你们看这个老臣张廷玉，三年之内头发已经皓白如雪！若不为上对列祖列宗缔造艰难，下对子孙万世昌荣，朕用得着这么熬灯油一样夙夜勤政？这些国家精英，至于一个个都累得这样么？”张廷玉闭上了眼，老泪已无声流淌出来。只听雍正声音愈来愈激扬难抑：“……朕在藩邸为王，威福并不减今日帝皇之尊，虽说也常办差，仰赖圣祖神圣威武，比起今日，还是闲适十倍不止！这皇帝位有什么好！偏就有人百折不挠，锲而不舍地追求！朕一心一意追求政治清明，民生安业，偏是像允禩允禔允禵这样的小人，打横炮使邪力，必欲取朕代之而后安，他们的心思不在天下，不在臣民，只是希图这位上那点子威荣，他们狗猪不如般龌龊！阿其那、塞思黑……阿其那、塞思黑……”他顿了一下，咬着牙抽出一张纸，朱笔狂草写道：

允禩允禴允禭等人结党乱政，觊觎大位至死不渝，枭獍之心人神共愤！着允禩改名为“阿其那”，允禴改名为“塞思黑”，允禭着——

他突然想到允禭和自己是一母同胞，十分烦躁地勾掉了他的姓名，恶狠狠又写了“钦此”二字，对鄂尔泰道：“你骑快马去允禩允禴那里宣旨，允禩改名‘阿其那’，允禴改名‘塞思黑’！”想想终究太便宜了允禭，由允禭又想到年羹尧钱名世，仿佛要出尽心中毒火，又扯一张大纸过来用擘窠大字写了“名教罪人”四字，扔掉了笔，这才抬起头来。

文武群臣从没有见过雍正这样暴怒的神色，都愣了，吓傻了，有几个直矗着身子忘了叩头，不知哪个部里，一个官员眼一黑，竟当场晕倒在殿里！

“朕之处事处心有如日月经天！朕之光明磊落祖宗神明皆知！”雍正咆哮道，“你们下头尽有‘八爷党’、‘九爷党’的，恐怕对朕口是心非都亦不为少。今日在这堂堂天枢之地，光明正大之殿宇，文武百官毕集，你们只要有一个人出来说：朕不如那个‘阿其那’，那个‘塞思黑’，朕绝不加罪，即行让位给他！”他用挑战的目光，带着冷峻笑容扫视着殿宇，许久，见没有人敢言声，似乎气平了一点。但也只是一瞬间的平静，他想到允禩党盘根错节经营多年，下面跪的这些人不知有多少是他的党羽，自己亲手写了御制《朋党论》，至今竟没有一个站出来揭露允禩允禴的阴谋！雍正顿时有一种莫名的愤怒，觉得自己只是在强权上赢了允禩，无论德行人望上都比不上那个“阿其那”，不禁又妒忌又不理解。“真奇怪，”他说，“君臣大义列在三纲之首，你们都是读书人出来的，竟然蠢如豸鹿，放纵允禩党羽在朝在野为非作歹这么多年！那个钱名世，探花出身，他什么书没读过，忝居翰林清贵之职，去捧允禩的死党年羹尧的臭脚！想起来就叫人恶心！这幅‘名教罪人’的横匾已经题好，就着礼部颁赐钱名世，‘礼送’他回江南，挂到他钱家大门上，常州知府、武进县令每月初一、十五两日去钱家查看挂匾情形，如未悬挂，呈报督抚奏明，朕自然另有一番料理。江南省本人文荟萃之地，居然出了钱名世这样的败类，自应反躬自省，思耻明过，着江南省停止乡试一年。汪景祺虽已伏法，但他的原籍浙江，也自应照此办理！钱名世离京之日，由礼部知会百官，大学士以下官员都要写诗为他‘赠行’，他既然以文词谄媚奸恶，为名教所不容，朕即以文词为国法，示人臣以炯戒！”

张廷玉眼见雍正言语越扯越远，由允禭又牵及汪景祺、钱名世案子上，深恐这位已经气得有些失态的皇帝口无遮拦，说出更使人难堪的“料理”。乘雍正喝水，他起身缓步踱到御座旁，小声道：“方才太医院来禀，怡亲王病体已经无碍，他想见见皇上。”

“唔！”雍正似乎被针刺了一下似的，憬悟过来，他已觉得自己失态了。很多话不及思索，有些事还该与军机处和上书房商议一下再定的，但是“君无戏言”，既然话已经出口，也无可更动。因点了点头示意张廷玉退下，说道：“本来要与诸臣商计新政大计，让夜猫子给搅了。可话又说回来，挤掉这个脓包儿，揭掉这层烂膏药，也未始不是一大快事。推

行新政，或者梗阻也就少些儿也未可知！方才张廷玉禀说，怡亲王病体已经稍安，此乃国家良实之臣，古今罕见之贤王。若被今日事激病，有朕所不忍言之事，朕必以‘阿其那’、‘塞思黑’抵命！”说罢一摆手，拂袖出了乾清宫。

雍正没有回养心殿，径直乘銮舆出西直门，至清楚寺看望了允祥，即便返回了畅春园。他浑身乏力，似乎每个骨节都被醋泡得酥软了，走起路来像踩在棉花垛上，一高一低地，每一脚都踏不实，头也一阵一阵昏晕。他觉得饿，但御膳进上来，望着满桌的珍馐佳酿，变得一点胃口也没有。高无庸料是他胃气不适厌荤，命御厨房做了一碗京丝挂面，兑上醋姜汁，撒了点蒜花儿，滴了两滴香油捧进上来，雍正才勉强吃了。和衣歪在澹宁居暖阁大炕的大迎枕上，吩咐高无庸：“朕要静一静儿。除了张廷玉、方苞和鄂尔泰，谁也不见。”便随意取过几份奏章，一边看，一边只是出神，方才去清楚寺的情形又闪现在眼前。

“皇上，”允祥精瘦的胳膊伸在被外，两只手紧紧握着雍正的手，仿佛一松手雍正就会突然消逝似的，声音凄楚而又清晰，“这几年我病，读了几本史书。自古帝王像皇上这样精勤求治，食不甘味寝不安席，连圣祖在内，没有一个及得您的。我有时也想，皇上——比如说您每次接见州县小吏，一个县一个乡的事都要躬亲询问，天语谆谆叮咛——是不是太琐细了？可返回大局思量，觉得也只有这样。因为……因为您这是‘为天下先’。数百年陋习陈陈相因，要扭转颓风谈何容易？除了皇上贴身的大臣，知道皇上要追踪圣祖，超迈前人的心胸的，实在没有几个人。您要做的是千古伟业，下面庙堂中辅弼的，却多是庸才，所谓曲高和寡，也真难为了皇上。所以请皇上多多留意人才……”

雍正听他话意，很像是临终留言，心里一酸一热，几乎坠下泪来，抚慰道：“你瞧你，病得这样了还想这些。留着精神气力，待你康复了，咱们再聊……”

“康复——”允祥黄蜡一样脸上泛过一丝笑容，“我一生仗义，人们尽有称我‘侠王’的。可我也作孽不少。杀丰台提督成文运，成文运没有可杀之罪，但当时情势不得不如此，也还说得过去。阿兰乔姐两个弱女子，都是一心一意痴情于我，可我也错疑杀了……”他两颊滚下泪来，“现在我一闭眼就看见她们……天作孽，犹可活，自作孽，不可活，不是四哥您常说的么？所以……皇上雷霆之怒，该整治的人自然还要整治，但不要轻易动怒。就是八哥，心有山川之险，胸有城府之严，明摆着是奸党头子，可他毕竟和我们一个皇阿玛。剥了他们的权柄，没有能力祸害朝政也就够了，不要……杀！”雍正抽手拭泪，哽着嗓子道：“哥哥记着了。你不要胡思乱想，朕这里亲自给阿兰乔姐超生度亡——”他站起身来，双手合十，喃喃念诵《往生咒》：

拨一切业障根本得生净土陀罗尼——南无阿弥哆婆夜，哆他伽哆夜，哆地夜他，阿弥利都婆毗，阿弥利都！悉耽婆毗，阿弥利都！毗迦兰帝，阿弥利都！毗迦兰哆，伽弥腻，伽伽那，枳哆迦利娑婆河……

念完，他的手松垂下来，俯身对允祥道：“阿兰乔姐朕都很熟，方才心会意通，她们已经住东南好人家转世去了，和你不定还有再生之缘。这会子不要再去思量了，好么？”见允祥默默点头若有所思，心神似乎安定了一点，这才轻步离去……

澹宁居外似乎起了风，殿西一带的玉兰树尚未发芽，枝桠在风中摆动碰撞发出“啪啦，啪啦”的响声，东一片老竹则“沙沙”响成一片。雍正正在蒙眬中仿佛见弘时进来，便道：“朕乏得很，你且去吧。有什么话明儿再说。”

“外头风大。”弘时并没有退去，一躬身赔笑道，“这场风过去，今年不会有冷天儿了。儿子想到阿玛说的‘树欲静而风不止’的话，有要紧事要奏。”

“什么事？”

“儿子心里疑惑。”弘时说道，“‘八王议政’，打一开头阿玛和王大臣们从来没有松过口，十六叔怎么会传错了圣旨？他是耳朵背，还是心里糊涂，还是后头有别的文章？”

“什么文章？”雍正惊觉地问道，“你听见什么了？”弘时一笑，说道：“儿子天天跟皇阿玛，谁能跟儿子说什么？据儿子看，或者是诚亲王（允祉）或者是宝亲王在后头掉的什么花枪。十六叔为人所使，不得已而假传圣旨罢了。”雍正心里蓦地一惊，问道：“你有什么凭据？”

弘时淡淡一笑：“父皇别忘了烛影斧声的故事。隆科多弄那个玉牒有什么用场？还不是要行妖法害您！他还是托孤老臣呢！宝亲王眼见是等着接大位的人了，四处收买人心！谁像儿子，跟着父皇没头没脑地傻干！”

“你放屁！”雍正一把抓起一个垫肩朝弘时砸过去，“弘历远在江南，怎么会假传圣旨？允禄树叶掉下来还摸摸头，他敢？！说假话办假事，你还不到火候！去跟你八叔学学再来跟朕掉花枪！”

弘时不见了，一个女人影子走近御榻，雍正说道：“朕连安生觉也不能睡一会儿么？你——”他一下子怔住了，原来竟是乔引娣，细看时，又像死了的小福，不禁揉了揉惺忪的眼睛，叫道，“是小福？”

“皇上好睡。”小福抿嘴儿一笑，说道，“真是得了新人忘旧人。如今您有了引娣，亏您还能想起我来！”说罢转身便走。雍正急得披衣起身跟着，说道：“你往哪儿？等着我！”“你不是给我念过《往生咒》了么？我到‘悉耽婆毗’去呀！”小福说着便走远了。

雍正心中迷惘，一脚高一脚低，驾云似的在后头追赶。倏间景色又似在广漠的黄河滩上，劲冷的河风吹得小福衣裾飘摇脚步踉跄。弥漫的黄沙旋风中，雍正追寻着她的影子边追边喊，好不容易才赶上了，一看却

又像是引娣。雍正抹着冷汗说道：“这是梦还是真的？你是小福，还是引娣？”

“亏皇上还是无上菩提，”引娣冷笑道，“岂不闻‘色即是空，空即是色’！梦也好，无梦非梦也好，不都是色相幻化？我烧死在这棵老柿树下，二十年前你就在那边青纱帐里，看得真真切切，还说什么梦不梦！”雍正恍惚觉得她又是小福了，听她说“烧死”，才想起她久不在人间，却也并不惊恐。正要问话，小福又道：“我们缘分已尽了。从此天各一方，人间世事纷扰变诈，人心恶如九幽之风。您好歹保重些！”

一转眼间小福不见了，昏暗广袤的沙滩上凄凉的风呼号着，黄黄的沙浪在风中起伏追逐，远处黝黯的树杪暗影在风中婆娑起舞，雍正用失神的目光望着苍穹，悲怆得哽咽不能自己，一遍又一遍无望地呼唤：“小福！小福——你回来……引娣，引娣……你不要走！”他突然间又意识到自己是皇帝，急声大叫，“侍卫们太监们！你们都死到哪里了？给小福修庙！派人去，给我把引娣找回来！”……

“皇上！”

守在外间的高无庸几步跨进暖阁，一边替雍正掩着蹬开的被一边低声说道：“你魔着了——奴才们都在这侍候着呢！您先喝口水，奴才去瞧瞧乔姑娘，她要肯来，叫过来侍候主子可成？还有，方先生和张廷玉进来了，主子见不见？”

“好，叫进。”雍正这才知道方才是南柯一梦，想起梦境，心头兀自突突乱跳，一边看着太监们掌灯，吩咐道，“引娣要不乐意，不要勉强。”

第十八回 弥反侧议政清楚寺 念亲情允禔蒙宽典

高无庸打发小苏拉太监去传守在“旷真阁”书房的方苞和张廷玉，自己亲自到殿西北角工字房来请乔引娣。乔引娣因早听允禔等人数落雍正“好酒贪淫”，起初到澹宁居就戒心百倍，内衣都用细针密线缝得结实，昼夜备着一柄用来自裁的长银簪，略可疑的饭一口不吃，水一口不喝，准备着如皇帝来横施淫暴，当即一了百了。但日复一日过去，雍正到这里，千篇一律的就是听政，从不到下人这边来，偶尔也传人过去侍候，但都特意有旨，“引娣听便”。别的宫女虽也妒忌，因引娣时去时不去，十分不兜搭这些台盘上的差使，久了也就相安无事。高无庸笑嘻嘻进了拐角房，便见引娣穿着密合色裙子，撒花裤腿，连“花盒底”鞋子也没蹬，偏身坐在床帮上描花样子，便道：“乔姑娘，好洒脱，好标致！呀——啧啧……这花样子也能描得这样！这荷叶鲜灵得就像刚从水里捞出来贴上的！咱在宫里侍候这些年，手巧的也见得多了，总没有及得您的……”

“有什么事？”见高无庸打叠出这么一车好话奉迎，引娣便知雍正又想叫自己出去侍候，因抬起头，说道，“我洗了一天衣裳。又把大件该换的幔帟都叠好了送浣洗处。今儿差使我做得不少了！”“那些个粗活怎么能叫你做？下头人真是混账！”高无庸打叠起精神巴结，“你什么也甭作，身子骨儿养结实就是你的‘差使’！你脸上做喜相些儿，我们就沾光儿了！”

这是真的。有一次小太监给雍正拂纸，不当心茶水溅了，刚写好的一幅字要赏人的，渗散得不成样子。雍正恰心绪不好，便命人将他拖进后院抽篋条。打得小太监满地乱滚还不敢出声儿。引娣实在看不忍，出来给雍正端了一杯茶，低声说：“甭打了，奴才给您拂纸，您再写一幅，成么？”雍正当时就命人停刑。因此，宫人们偶犯过失，常常找引娣告情。重罚改轻罚，甚或饶了，总没有不给面子的。当下引娣便问：“又是谁怎么的了？”

“谁也没怎么的。”高无庸赔着小心说道，“今儿听说几个王爷闹了朝堂。八爷九爷都改了名字叫什么‘阿其那’、‘塞思黑’，还有十爷十四爷也都捎带上了，皇上也气病了。方才还叫你过去，又说你过去过不去自便。今儿他老人家身子瞧着不好，性气也大，万一有个闪失，恐怕大家都吃不了兜着走。好姑娘哩，你知道吃这碗饭，不容易啊……”引娣听说允禔出事，心里一沉，不等高无庸说完已是站起身来，从巾栉架上扯了一方手帕出了澹宁居外殿。她见雍正正在暖阁里歪在炕上和方苞说话，默不言声福了两福，从银瓶里倒一杯茶捧到炕桌上，垂手侍立在一边。

“朱师傅是恺悌君子。”雍正本不渴的，因引娣之情，端起喝了一

口，温和地看了她一眼，又向二人说道：“当年保太子允礽，那么朕也是保了的。他在文华殿坐了多年冷板凳，于君父毫无怨心，这就是忠！朕看他精神还矍铄，身板儿也硬朗，就进军机处吧，你们平素也相与得好，断不至齟齬误事的。这个建议很相宜。至于俞鸿图，灵皋先生既说放外任好，就放江西盐道吧。原来那个盐道太迂了。朕去年接见，问他一路到京，安徽水灾如何，他说‘怀山襄陵’，又问他百姓情形，他说‘如丧考妣’——改成教职算了。”说罢一笑。张廷玉和方苞也都一笑。乔引娣偏转脸也是偷偷一笑。雍正又问：“外头还有些什么话？不要顾忌，朕这会子已经想开，不至于气死的。”

张廷玉一欠身说道：“下头臣子震慑天威，没有人私议，更没有串连的。奴才下朝，各部叫来一个司官在私邸座谈。都说允禩——阿其那大肆鸣张，无人臣礼有篡逆心，连永信在内应交部严议，效宋仁宗诛襄阳王之成例，明正典刑以彰国法。翰林院编修吴孝登说同僚们对两个王爷改名有点微词，还说毕竟是圣祖血脉，后世听着也不雅驯。”

“吴孝登？嗯，还有什么话？”

“还有……钱名世好歹是读书人，一方名士，辱之太甚，寒了士大夫的心。就是赐匾额惩戒，悬到正房或他的书房也就够了，不必一定悬之通衢，叫过往的贩夫商贾都耻笑。”张廷玉看雍正脸色微变，忙又道，“请主子留意，这不都是吴某人的话，是奴才请他们座谈的。”雍正天性是个刻薄的，原要说“来说是是非者，即是是非人”。听张廷玉这样说，便咽了回去。偏转头想了想，又问道：“衡臣、灵皋，你二位的意见呢？”

二人怔了一下，方苞喟然一叹，说道：“若论允禩允禵他们今日行为，放在其余人臣位置，十死也不足以弊辜！”引娣听见允禵闯了这么大祸，脸色立即变得苍白，方苞只瞟了她一眼，齜着黄板牙一本正经自顾说道：“但这样一来，圣祖的阿哥们凋零伤损得太厉害了。无论怎样解说，史笔留下，后世总是遗憾，更使万岁为难，只可由万岁圣躬睿断圈之高墙，或软禁外地，他们得从善终天年，也不得再出来兴风作浪，这也可以了。至于钱名世，不过一个小人，平素行为也不端。‘名教罪人’算得上中肯考评。口诛笔伐一下，使天下士子明耻知戒，于世风人心，于官场贞操，我看是得大于失的。”张廷玉接口道：“奴才也这么想。”

雍正紧蹙着眉头听着，两个心腹大臣都主张对允禩法外施恩，原是在意料中事，但允禩只是倒了牌子，他苦心经营数十年，朝野的潜在势力并无大损。留下这二人性命，他是担心的是自己身体不如这几个弟弟，万一先他们而死，儿子们怎能驾驭得他们。要有个风吹草动呢？何况还有外头的允□，又如何处置，不趁此机会打得他们永不翻身，怎么也咽不下积郁多年的恶气。思量着说道：“允□没有参与此事，他原本也只是个无知无耻昏庸贪婪之徒。朕看就在张家口圈禁。死不死的，他也作不起怪来。至于他们三个，可以不交部。但这案子是在朝会上犯的，

千目所击，眼睁睁看着。各部要是缄口不言，那可真是三纲五常败坏无遗。文武百官尽丧天良了！杀他们不杀，还是要等等六部九卿的会议。其实，朕也并不忌讳灭掉他们。周公诛管、蔡，古人大义灭亲，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么！”雍正还要往下说，高无庸匆匆进来禀说：“内务府慎刑司堂官郭旭朝有事请见。奴才说了皇上旨意，他说原本这些事是庄亲王代奏的，庄王爷如今听候处分。请旨，向谁回话？”雍正忖了一下，说道：“叫进来。”

“万岁方才圣虑周详。”张廷玉神情多少有点不安，沉思着说道，“阿其那结党营私二十余年，党羽爪牙不计其数。穷治起来，既要时日又牵扯精力。方今刚刚下诏推行新政，恐怕难以各方顾全。奴才以为可以借这件事令百官口诛笔伐，以声讨、诛心为主，以此方法瓦解朋党——有些极坏不可救药的绳之以法，其余只可以此事为戒，令其洗心涤虑，改过从新。至于允禩等人处分，可以从缓。他们要‘八王议政’，到底还打着恢复祖制名义，与谋逆篡位还是有所区别。不知皇上以为如何？”

雍正点头不语，见高无庸引着郭旭朝进来跪下，不等磕头便问：“有什么事？”郭旭朝偷看方苞和张廷玉一眼，囁嚅道：“方才八爷——阿其那府有人进内务府禀说，八爷府，不——”他“啪”地打自己一个耳光，“阿其那府把书信文卷都抱到西书房烧，几个大瓷盆都烧炸了……奴才寻思这不是小事，可庄王爷他——”“你不用说了。”雍正一听便知他是庄亲王负责监督允禩的耳目，这不是体面事，因止住了他，说道：“这种事往后暂且报给方苞。高无庸，带他出去，赏二十两银子！”雍正待他们出去，脸色已变得异常狰狞，对张方二人道：“老八给自己烧纸送终了。他们三个的府邸今晚就要查抄！证据毁了，将来如何处置？”

方苞和张廷玉对望一眼，都没有言声。

“嗯？”

“烧了也好。”方苞说道，“就是都搜抄来，反而更麻烦。”张廷玉见雍正阴着脸不言语，赔笑说道：“万岁当年在藩邸查出任伯安一案，当着众阿哥举火一焚。事情奏到圣祖爷那儿，奴才也很替主子捏一把汗。圣祖夸奖说：‘雍亲王量大如海，谁说他刻忌寡恩？只此一举可见他识大体顾全局。’当时太后老佛爷也在座，她老人家听不懂，是奴才解说了，‘这是王爷不愿兴大狱杀人，顾全兄弟面情’，老佛爷好欢喜，当时合十念佛呢！”

雍正听张廷玉复述当年康熙和太后对自己的评价，坐直身子肃然敬听了，一叹说道：“不过两案不同，朕当时是办差人，有这个权；阿其那是当事人。他是为保全党羽，毁灭罪证——”

“事不同而情同理同。”方苞躬身说道，“不同之处在于，抄收上来，朝廷反而更为难；阿其那焚毁，由他一人负责而已。”

“那——那就叫他烧吧！”雍正揆情度理，两个心腹大臣实是谋国之

言，不由深长太息，事到其间，他才真正领会，当皇帝并不能想怎么就怎么地任性作为。他神色黯然，说道，“如不兴大狱，也确是这样的好，朝廷断没有焚烧证据的理。明天……后天吧，叫老三、老十六、弘时分头去查抄阿其那塞思黑和十四贝勒府，谅那时书信文件也烧得差不多了。”

这就是说，连庄亲王也解放了，雍正见张廷玉方苞诧异地看自己，解嘲地一笑：“阿其那的亲信死党都不料理了，还说什么老十六。他只是耳朵背，不甚精明而已——天已经黑透了，你们跪安回清楚寺去吧！允祥的病要有动静，随时进来奏朕知道。唉……”

“喳——”

天已完全黑了下来，偌大的澹宁居只留下三四个太监侍候，都垂侍在正殿的西北角听招呼，暖阁这边只留下了引娣。隔窗向外看，料峭的春风吹得园中万树婆娑，影影绰绰模糊混沌成一片，殿内寂静得阒无人声，只有殿角自鸣钟摆无休止地摆动着，发出单调枯燥的“咔咔”声。乔引娣原来打定主意趁张廷玉和方苞退出的时候离开这里的，自己也不知什么缘故，她犹豫了一下没走。见雍正半仰在榻上注视着天棚，似乎陷入了深深的思索，又似乎在侧耳倾听外边微啸的风声，一点也没留意自己的存在，她才小心地透了一口气。

“引娣……”

……

“哦？噢！”乔引娣从忡怔中惊醒过来，向雍正一躬，说道，“主子有什么旨意？”

“你在想什么？”

雍正的目光在灯下闪着慈和的光，已是坐起了身子，看着有点手足无措的引娣问道。引娣见皇帝眼神中毫无邪辟，略觉放心，低着头想了半晌，低声说道：“奴婢……奴婢心里害怕……”“怕？”雍正一笑，自己倒了一杯温水漱口，问道，“怕什么？怕朕杀掉允禩？”

“也为这个，不全是为这个。”引娣两道清秀的眉颦着，心情十分矛盾，“奴婢自己也说不清楚。连这园子里的树，连这里的房子都怕。更怕皇上——我是小家子小门小户出身的。别说是亲兄弟，就是隔了五服的本家子，也没有像这样子一年两年，十年二十年你杀我砍的。这……没个头么？”雍正无可奈何地一笑，呷了一口温水，品味似的噙了好一阵才咽下去，说道：“你还是见识不广。山西大同府阎效周一门兄弟三十四人，为争一块牛眼风水地，男男女女死了七十二口，一门一户几乎死绝了——那也是有争斗，也是见血的！你要明白，朕坐在这个皇位上，还有什么别的企盼？只有别人眼红来争的，朕也只是个自保而已。午夜扪心而论，一块坟地，尚且兄弟斩头沥血地争夺，何况这张九重龙椅？”引

娣半晌才道：“别……别杀人……太惨了……”她仿佛不胜其寒地打了个寒颤。

雍正双手抱膝，望着幽幽的灯火，不知过了多久，问道：“引娣，你到这里侍候多久了？”

“四百二十一天了。”

雍正一笑，问道：“度日如年，是么？”

“我……不知道……”

“朕喜爱喝酒，贪杯，是么？”

“不，皇上不大喝酒。”

“那么，朕贪色，很荒淫么？”

引娣疾速瞟了雍正一眼，但雍正并没有看她，仿佛漫不经心地望着一跳一跃的灯光。其实这一条是引娣感触最多的，雍正十天里头有八九天都在澹宁居见人批本章，几十名宫娥在这殿里进进出出，极少假以辞色的。后宫嫔妃，除了那拉氏、钮祜禄氏、耿氏和已病故的年氏外，还有齐氏、李氏和几个承御宫人，连圣祖的一半也不到。偶尔翻牌子召幸而已，天不明就又送回原宫，照常起来办事。就是引娣，也从来语不涉邪狎，似乎只要引娣能常在眼前就满足了。允禩纵对她有一千倍好，但她说不出雍正“好色”这两个字。喁喁良久，引娣方道：“皇上不贪色。”

“这是公道话。”雍正收回目光，趿了鞋下来随意踱着步子，似乎不胜感慨，“其实‘食色性也’是圣人的话，好色也是人之常情。但朕在是不好色，自古帝王在这上头栽跟头的史不胜数，朕就敢说朕是世间最不好色的皇帝！”他踱到了引娣面前，用手抚了抚她的秀发，喟然叹道，“你也许心里想，既然如此，为什么弄了你来这里？这里头的缘故朕不能说，也不愿说。朕只想告诉，你和一个人长得太像了。朕是说出的疼怜你，比你的十四爷还要疼怜你！只要你说出来，朕做得到的，什么都给你！”他又移开了步子。

引娣方才见他近前，慌得心头突突乱跳，此时才定住心神，她望着雍正伟岸的背影，忽然生出一种从未有过的怜惜之情，乍着胆子道：“皇上，既这样说，奴婢斗胆有事求您。”

“唔！”雍正倏地转身，疑惑的目光烁然有神，“什么事？”

“请万岁放十四爷一马！别……别……”

“这是国事。你不能干政！”

“我知道。”引娣受不了雍正目光的逼视，低下头来，喃喃说道，“您

不答应，就算我没说。可您要放十四爷一条生路，不要和八……八阿哥一例处置——别杀……奴婢就死心塌地在这里……就这样伏侍您到老……”说着，已泪下如雨。

雍正已经黯淡的目光又幽然一闪，轻声道：“不要哭，不要哭么！允禩这次罪名非同小可。是在堂堂朝会上众目睽睽下犯的。如果问他的心，朕和允祥当年几次遭人谋杀，穷究起来，恐怕他难逃公道。但那是暗的，这次是明的。朕——”他咽了一口又苦又涩的唾液，“瞧着你分上，朕可以再放他一马。”“噢！”引娣又像惊诧，又似惊叹地轻呼一声，一下子抬起头来：“真的？”雍正心头一阵难受，强忍着悲泪点点头，说道：“你毕竟和他牵心。朕若被他们篡位，谁肯为朕这样挂念？朕死了，又有谁为朕一掬清泪？你可以……可以去见见允禩，告诉他这些话。他要是还不甘心，朕还可召集百官，当众和他较量！”

引娣惊讶的眼中满是泪水，盯着雍正，连话也说不出，她第一次觉得这个冷峻严肃的中年人身上有一种允禩所没有的气质，第一次感到，几十年兄弟阅墙纷争，她所敬重的十四爷允禩也许有些不是对的。

“朕精神好多了。”雍正淡然一笑，起身来除去了朝服，只穿一件宁绸宝蓝长袍，却披上了小风毛天马大氅，踱到满脸泪痕的引娣面前，拍了拍她肩头道，“你该高兴才是呀！——朕要去一趟韵松轩，三阿哥办事朕不能完全放心。告诉高无庸，这屋里再弄暖和些，朕晚间还要批折子。”说罢便出殿来，守在殿下的侍卫和太监忙上来簇拥着他去了。

允禄当众挨训斥被逐，抱定了“躺倒挨锤”的主意，等着雍正的严旨处分。他原想夤夜求见雍正，造膝密陈，但思量来去，矫诏的事一旦落实，自己和弘时就成了不共戴天之敌，而且绝无转圜余地，不是弘时死就是自己亡。而弘时毕竟是雍正的亲生子，就算证得弘时山穷水尽，也只是给自己种下更大的祸而已。两端皆祸取其轻，只好认个“耳朵背”。但连着等了两天，不但自己，连允禩等三人永信等三爷的消息也没有。只是听说六部三司官员纷纷写奏折弹劾廉亲王“犯上作乱危害社稷”，折子雪片样飞往军机处；邸报载朱轼以文华殿大学士入值为军机大臣；又说十七阿哥允礼已阅军完毕，刻日还京。接着又有明诏颁发，历数钱名世“卑鄙无耻盗名欺世”，赐匾严谴回乡，并命文武百官赠诗送行。允禄是闭门思过的废置王爷，例不许各处走动，只有坐在家里，让儿子们出去打听转述而已。

耐到第三天，允禄决定亲自去畅春园请罪。他对自己这位皇帝哥子秉性十分清楚：你热炭儿般赶着去巴结，他瞧不上你低声下气的奴才相，你拉硬弓和他挺腰子，又会疑你心存不敬另有别图，既近不得更远不得。因此，吃过早饭便命家人：“备轿，我去畅春园！”几个丫头婆子忙过来替他更衣换朝服，正乱着，外头门衙老仆人跑得喘吁吁地进来，说道：“诚亲王爷，三贝勒爷来了！”

“是传旨么？”允禄霍地立起身来，一把推开正在往身上套袍子的小

丫头，哆嗦着手亲自系着钮子，“开中门迎接！”老门子忙道：“二位爷已经进来了，不让奴才通报，奴才跑进来请爷迎一迎。”他说着，允禄眨眼见允祉和弘时一前一后已进了二门，忙撇开众人迎出堂外滴水檐下，一边快步下阶，口中道：“三哥，时儿，亏你们这时辰还来看我，快请进！”允祉一边上阶，跨步便进了堂房，面南站定，说道：“有旨意！”允禄怔了一下，一提袍角当地跪了，叩头道：“罪臣允禄恭聆上谕！”家下人顿时回避开来，站到外边庑下，一个个面面相觑脸色煞白。

允祉点了一下头，徐徐说道：“奉上谕，着允祉、弘时、允禄、弘昼四人前往查看阿其那、塞思黑、允禩家产。允禄本系有罪之人，念皇考遗脉，且观其平素心性，似无大恶，朕不忍以一事之非遂掩其功，着复其原职办差。若敢故态复萌，瞻徇因循，则朕不尔恕矣！钦此！”

“罪臣仰邀皇上高厚之恩，定当精白己志以赎前愆，焉敢复蹈故辙，自干刑律！”允禄重重叩头说道，“谢恩！”起身来感激地看了一眼弘时和允祉，笑道：“三哥、时儿，坐，献茶！”这一道旨意传来，阴郁紧张的庄亲王府顿时气氛轻松下来，几个有头脸的大丫头早脚步轻捷地进来侍候茶水点心。允禄一边亲自给允祉端茶，说道：“必是三哥和时儿在皇上跟前为我说情，我这里也谢过了。”说罢微微一躬为礼。允祉呷着茶笑道：“你忒是个胆小，你这点子事顶多芝麻大，就唬得二门不出！当年老十三被圈禁，也是我去传旨，那真是坦然受之，我还没走他就叫齐了府中人，说接圣旨误了一会儿，叫接着排演《牡丹亭》！大辱不惊，真是英雄志量！”弘时道：“钱名世出京，上千官员抬匾送行，四百八十多人写诗辱他，潞河驿瞧热闹的百姓总有上万吧？我瞧他脸上也只淡淡的。人嘛，不就那回事，一股气撑起来，什么也不在乎了。”

允禄经二人这一说，才懊悔没去为钱名世“送行”看热闹，忙问道：“皇上有诗没有？钱名世说了些什么？”弘时笑道：“皇上没有写诗，军机处几个大臣都写了。所有大臣的诗都呈御览。翰林院的吴孝登不知吃了什么药，竟写诗安慰钱名世。‘莫道苕蕙存心田，明月五湖好垂钓’，激得皇上大发雷霆，将他发配了黑龙江。陈邦直陈邦彦也咏弄风花雪月，御批‘乖谬’，将他们革职。你记得詹事府那个短胖子陈万策吧？——走起路来屁股哆嗦得凉粉似的那位——诗中有句‘名世已同名世罪，亮工不异亮工奸’，因前头一个戴名世给《南山集偶抄》写序得罪，偏也叫‘名世’，年羹尧刚好也有个字叫‘亮工’，无巧不巧也被这丑八怪拈来，皇上老大赞‘造句新巧’，赏了二十两黄金呢！我看钱名世，虽然平素行为不甚端，这回见了真章，气度很从容，说‘雷霆雨露皆是君恩，开罪于名教，失节于圣道，这都是我自作孽，没有什么可辩的。’”允祉一笑，说道：“四百多首诗，集成一部《名教罪人诗》，也算亘古奇闻。你想听听我们方大儒的诗么？”他呷着茶从容吟道：

名教贻羞世共嗤，此生空负圣明时。

行邪惯履欹危径，江丑偏工谗佞词。

宵枕慚多惟觉梦，夏畦劳甚独心知。

人间天地堪容立，老去翻然悔已迟。

“方灵皋这诗可以为《名教罪人诗》集压卷。”弘时满脸讥讽之色，撇嘴儿笑道，“亏他也是一代大儒！大凡一个人，学问品行再好，一入名利场，是人的也不是人了——混蛋！”

当着允祉允禄两个人的面，弘时说话这样放肆，允禄不禁吃了一惊。看允祉时，却浑似没有听见，只是缓缓起身，笑道：“该办的差使还得要办啊！旨意是咱们四个人，弘时是坐纛儿阿哥，他两兄弟去‘阿其那’府，我去‘塞思黑’府，十六弟你去允禔那儿。记住，旨意只叫‘查看’，没说抄捡没收。内务府那干人作践天家骨肉最是无情无义，好好约束住了，别叫他们发这个黑心财！”

三个人当下又议论了一会儿，一同升轿去弘昼府，约齐了再分头行动。允禄心知大家有意耽延，多给允禔留点准备时间，他此时能免祸于心已足。哪里敢说破了？

三乘八人抬绿呢大官轿前后卤簿齐全，在几百名内务府吏员簇拥下浩浩荡荡招摇过市，直趋鲜花深处胡同。刚折转胡同口，便见一乘快马飞奔而来，在允祉轿前滚鞍下来，却是内务府慎刑司的一个笔帖式，叉手轿前禀道：“诚亲老王爷，五爷（弘昼）他——他殁了！”

“放屁！”允祉一把掀起轿帘，怒喝一声，“我今早上朝从他门前过，他还在打太极拳！”

那笔帖式打千儿，一手扎地，一手指着远处道：“奴才怎么敢戏弄主子？请主子看，门神都糊了，里头人都哭成一片了！”

“真的？”

允祉在轿中手搭凉棚向胡同深处看时，果见五贝勒府门前灵幡纸花白汪汪一片，隐隐传来鼓吹哀乐之声。他心里一沉，不禁怔住了。

第十九回 活出丧贝勒逃命劫 承严旨廉王遭抄检

允祉满腹狐疑哈腰下轿，弘时和允禄已经从后边快步赶过来。两王一贝勒往巷口一站，瞧热闹的人立刻拥了过来。却都是说说笑笑指指点点，半点也不像看出丧那么郑重端肃。三个人正没做理会处，胡同深处一个家人浑身披麻戴孝飞也似奔过来，俯伏在三个人面前干嚎一声，禀道：“我们五贝勒爷升天了！”

“几时殁的？”允禄皱着眉头问道，“丧帖子发出去了没有？没有报宗人府、内务府，叫他们具本奏上去么？”他的心情变得十分沉重，雍正子嗣本来就十分艰难，九个儿子六个都出痘夭亡，只有弘时弘历弘昼三个成人的。这一去，雍正膝下更为荒凉了！正暗自嗟叹，身旁弘时喝道：“你这杀才！瞧瞧你那模样，像个替主子守丧的样儿？你是叫王保儿吧？”

允禄允祉这才细看，只见王保儿孝帽子反戴着，两根白飘带儿垂在额前。额前和脸颊上横一道竖一道涂着淡墨，活像开戏台跳神的个白无常。正要斥责，王保儿磕头道：“爷们甭生气难过。这是我们贝勒爷的钧旨，既不发丧帖子也不上奏，方才我们爷还说，自己家里热闹热闹算完……”

方才！三个人顿时如坠五里雾中。弘时眼一横，厉声道：“你这王八蛋，弄什么花枪？弘昼到底是怎么回事？你不说，爷就不能揭你的皮？”说着便喊，“来人，鞭子侍候！”王保儿捣蒜价磕头，禀道：“是奴才没说清。我们贝勒爷是活祭奠，他老人家——结实着呢！”大约想着府里此刻热闹，他竟忍不住“扑哧”笑出声来。

“荒唐！”允禄和允祉对望一眼，拔脚便向五贝勒府门走去。后边瞧热闹的越发多了，弘时便命自己的随行太监和亲兵：“把这胡同给我封了，里边的闲人也赶出来——老五真是胡闹！”说话间已赶到五贝勒府门前。只见府外一箭之遥都摆满了灵幡，纸人纸马纸轿，金库银库钱库，几百面白纱帐在微风中漫天飘荡，纸花漫墙簌簌摇曳，纸钱随风飘洒，上千条金箔银锭细碎作响，倒也别有一番情味。门洞里十几个吹鼓手围着两张八仙桌，桌上垛的小山似的酒肴菜蔬，宫点汤饼一应俱全，唢呐笙簧竹旱雷聒耳欲聋，吹的却是“小寡妇上坟”。弘时眼尖，一眼瞧见一个二品官，红顶子上套着一块孝布，双手抱着简板“啪啪啪！啪！啪啪！”随乐打拍，一俯一仰十分起劲。弘时一把抢了他过来，问道：“你不是军机处的罗铸康么？一个大章京，朝廷命官，做这样的事？呸！”他照脸就啐了罗铸康一口。

罗铸康在乐声中正手舞足蹈，被弘时捉来当头棒喝一声，半晌才醒过神来，见是允祉等人，忙跪了道：“我是镶蓝旗下的包衣奴才，五爷是

我正路主子，叫过来侍候丧事的……这起子吹鼓手里最小也是知县，都是五爷的旗下奴嘛！”允祉忍俊不禁呵呵大笑，拍拍罗铸康肩头道：“你没错，还吹打你的！皇上整顿旗务，端正上下名分也是一条！”说着便进了院。

院子里更是热闹，四面白幛环拥，从甬道隔开，东边是大觉寺和尚，锣鼓声中双手合十呐呐咏诵《大悲咒》；西边是白云观道士铜鼓银锣笙歌齐鸣，也有百余人；却混杀了些家人，披麻戴孝载舞载歌，五音不全地大唱《龟虽寿》：

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

过了幔幛便是正庭。五贝勒的妻妾也有二十几人，还有儿子永壁，却是独身一人，一齐都跪在两侧廊下，正中阶下到处都是象、鼎、彝、盘、盂等明器，袅袅香烟笼罩着一大长案堆山积海的供饌。在地动山摇的法事鼓铙中，这边几十名男女唱歌般地扯着长音嚎哭。允祉允禄和弘时三个人乍从街上进到这庙不像庙、家不像家的贝勒府，一个个目迷五色，耳感天籁，都迷迷糊糊如对梦境，张着眼看了好半日，才看见“死人”弘昼一身簇新的贝勒服，端坐在供案后，用眼觑着哪一样供饌顺眼，便手拈筷夹来旁若无人地大嚼一通。

“止乐！”三贝勒弘时突然大喊一声，上前一把扯住弘昼拉下座儿来，“老五，你是越来越荒唐了。上回这么闹，圣祖爷当了笑话没追究，你还要胡来！叫皇阿玛知道，你还活不活了？”此时里里外外连家人在内足有七八百人，早已舞歇乐止，一个个痴痴茫茫望着上房檐下几个人，不知出了什么事。这种场合允祉允禄都不便出面，正是显摆哥子身份的时候，满院只听弘时一人大声呵斥，“这是堂堂大清的贝勒府？这是庙会——牛鬼蛇神的弄来这么大一堆！老五，统统给我打出去！”

弘昼此时才从刚才祭奠礼乐中回到现实中，见哥哥发脾气，两个叔王也呆着脸，因换了笑脸，说道：“三哥，气大伤身，别那么大火嘛！有什么事不能商量呢？来，来，坐，坐！三伯伯，十六叔，侄儿给您二老请安了！”几个家人见状，早飞奔去搬了椅子来。允禄说道：“别怨你三哥生气，你到胡同口瞧瞧，恐怕看你这活出丧的人有上万！什么名声呢？”弘昼是个单眼皮，满脸的迷糊相，似笑不笑一咧嘴说道：“十六叔，您老人家怎么忘了？七年前——也是这个月令吧——您带着我去安亲王府，小安郡王也做生祭。侄儿还陪着您一块儿上筵呢！今儿你们既来了，也是赏我的面子，都不要走。这几卷经唱完，我请你们一醉儿！”

“恐怕不行。”允祉在旁说道，“我们都奉有旨意，是到你这传旨来的。”弘昼笑着看了看满院的人，说道：“没法叫他们回避。这里现成的香案，请三伯伯把诏书赐给侄儿跪读，成么？”允祉无可奈何地看看这个活宝，说道：“好吧。”便将诏书捧给弘昼。

弘昼双膝跪地接诏，捧着默读完毕，将诏书捧还允祉，叩头说

道：“儿臣弘昼遵旨！”因又起身让座。弘时不耐烦地说道：“既然遵旨，咱们这就走——叫家里人把里里外外这些劳什子撤掉，和尚道士们发送回去！”弘昼连连揖让，笑道：“这个似乎不必忙。阿其那叔叔又不长翅膀，他们飞不到哪里去。圣旨上也没说即刻查看，不得延误。这会子倒是我的生死事大。叔叔哥哥好歹给个面子，我虽然从不办差，也晓得里头通融余地大得很。今儿给我发送了，明儿——明儿一定跟你们去——说到做到，不去我是个——”他四个指头在桌上爬了一下，“——乌龟！”他满脸笑容，油腔滑调却又彬彬有礼，客气中带着固执。允祉是圣祖诸子中公认学问最博的，也拿他没办法。弘时却不知怎的，有一种受轻蔑的感觉。径自招手叫过弘昼的管家王保儿，主子似的吩咐道：“五爷已经奉旨办差。你叫这里人散了！”

“是，三爷。”王保儿口中答应，却不行动，一哈腰问道，“我们爷还叫了一班戏，点的《混元盒》，请爷示下，撤不撤？”

“当然撤！”

“是，三爷。”王保儿头也不抬，又问道，“几位老王妃，连诚亲王太妃娘娘、庄亲王福晋、怡亲王侧福晋，都说要来看戏的，请爷的示——”

弘时歪着头想想，底气已经不足，说道：“你派人知会各处娘娘、福晋、宫眷，戏改到明日唱，请她们明日再来！”

“是，三爷。”王保儿仍是老一套，再问道，“这府里爷也知道，前后院养着上千笼鸟。既然戏改到明日晚来，挪移怕不方便——有的鸟脾气太大，不好侍候——奴才叫后院退休了的老刘头照料一天，可使得？他是老行家了。”

至此，允祉允禄全然明白弘时已经上当，听见“有的鸟脾气太大”，两个人都几乎笑出声来。弘时虽觉不对头，但王保儿说得一本诚挚有礼，他一时还醒悟不过来，不耐烦地说道：“这是些小事，你裁度着就办了——”

“这不是小事，鸟是我们爷的命根子！”王保儿认真地说着，仍是头也不抬，“奴才还得请示，给鸟配食的是四福晋太太，前头配好了够一天嚼吃的，城东三舅老爷昨儿来说四福晋太太的老太太和姑太太，姨太太都去了三舅家，接了四福晋太太家去，鸟食仓库钥匙还在她那里。奴才派人接四福晋回来，还是把钥匙要回来？”

“这都是你家琐碎家务，我为什么要管？”

“回三爷话，奴才不晓得！”

“你！”弘时此时才意识到已经堕入这个油头滑脑的家伙奸计中，一下子脸涨得血红，“啪”地按着椅把手站起身来，已是气得浑身乱颤，“你竟敢戏弄主子！谁教给你这样跟主子讲话的？”王保儿恭谨地抬了一下身

子，又伏得更深，说道：“三爷千万别生气。话赶话地说到这里，奴才岂敢有轻慢主子的心？其实奴才也晓得，爷最后这一问该磕头谢罪的。不过五爷家法不许磕头敷衍，只许明白回话，爷才误会了的……”

允祉允禄这才知道弘昼有这个乖戾家风，不禁相视一笑。弘昼直见哥哥气得赤红暴脸，才喝退了王保儿，对允祉允禄说道：“二位叔叔，三哥，王保儿又皮又倔，前生乃是一头驴，千万别和他一般见识。今天实在对不住，因为贾士芳贾神仙替我推数，十天里头不许出门一步，不然就有血光之灾，今儿是最后一日。这事你们甭犯愁，被抄的三家，你们刚好三个人。这事我今早也写了密折禀奏了皇上。你们要耐烦等，那就明天；要等不得呢，只管就去办差，我该得个什么不是，那也是命中注定。实在得罪了，办差事小，性命事大，是啖三哥？”

“从来奉旨办差急如星火。”弘时脸气得趣青，他一向以为弘昼和自己一样对红得发紫的宝亲王不满，所以长时间不交结人不办差，优游自娱。今日见着了这个乃弟，竟是一块撕不烂嚼不动的牛皮糖，因冷笑一声，“你自己相信牛鼻子老道胡说八道，乌烟瘴气装死人，还要攀上别人！三伯伯十六叔，在这耽误的时辰不小了，咱们分头赶紧办差去！”弘昼却是不温不火，一丝也不缺了礼貌，一个长揖拜下去，亲自从他们到仪门里，就门洞里大声喝令：“罗铸康，你们几个有职分的奴才，替你主子送送三爷和两位王爷——别过了，明儿见！”

在十几个浑身重孝嬉皮笑脸的官员簇拥下，三个人各自上轿。弘时是一肚皮的窝囊气，阴着脸，甩帘进了轿，命人：“往南，出老齐化门到朝阳门码头！”允禄一头担心弘昼任性获咎，一头也抱怨白误了时辰，一边上轿，口中道：“三哥，咱们往北，少绕点道儿吧？”允祉却想着弘昼的种种乖僻怪诞举动和几个官员龇牙儿三分哭七分笑的滑稽模样，强忍着上了轿，轿帘一放下便笑不可遏，只憋着不肯放声儿。听那鼓吹时，已经又响起来，却是一曲怪腔怪调的《小放牛》。

弘时盛气上轿，起了不到一箭之地却已心平气和。弘昼这么做，焉知不是向自己表明，永远不觊觎这个帝位，站干岸看河涨，稳稳当当一个亲王位置是跑不了的。要是自己也处在这个位置，或许也是这模样呢！想想八叔落到如今下场，他自己也觉胆寒。但他先前乘年、隆倒台，把二人手下的党羽收到门下的着实不少。弘历表面上看宽仁大度，似乎只知道顺从雍正意旨拼命办差，其实背后传话过来，弘历已对自己十分戒惧，曾向雍正说过“三哥收门人太滥，皇阿哥金尊玉贵，春华茂德，不宜结交外臣太多”。张廷璐科场一案，弘时也找过几个当事人询问，明明是已经疑到自己做手脚，却不见他当面只言片语的规戒，甚至连雍正面前也讳莫如深——这都是什么意思？留一手，到对证时和盘托出么？他转念又一想，弘历虽然封了亲王，三兄弟中地位最尊，但雍正似乎也颇有不满处，有一次在韵松轩议论调补外官进军机处，说起田文镜，弘历说田文镜急功近利，不是王臣气象。一个读书圣人门生，应该以学问立品，不然办事就是缘木求鱼，儿臣很不取他两条：一条乱报祥瑞，一条急于事功。雍正当面抢白：“当今之世，说空话不办实事蔚成风

气了。你得好好下去看看，官是什么样子，大业户怎么说，小业户又是什么境遇，学问不单在你读的几本书上！”——这次由自己坐镇北京，弘历出京办差，看来雍正未必没有别的深意。要错过这样的机会，那才真是天字第一号傻瓜呢！……弘时正在胡思乱想，大轿已经稳稳落下。隔轿窗看，运河北岸巍峨壮观的廉亲王府赫然在目，弘时收敛心神，一哈腰便下了轿。随身太监牛森高喝一声：

“钦差大臣，三贝勒爷驾到！”

廉亲王府照壁阔大的空场早已密密麻麻站满了人。顺天府衙门派来的差役一百多人，都垂手侍立在大倒厦紧闭着的朱漆铜钉大门前。内务府二十几个人，都是七品以上的官员鹄立在高大威猛的石狮子侧旁。九门提督图里琛亲自带着戈什哈排成两列，持戈按剑挺立在门前，在春日融融的阳光下，刀枪林立闪烁耀目，杀气腾腾，一片紧张恐怖气氛。见弘时徐步过来，除了图里琛带的御林军，所有官员鸦没雀静地跪了下去。只图里琛大步上前，一扎跪地道：“奴才给三爷请安！方才内廷军机处朱相爷派人来问开始查看没有，奴才说三爷去约五爷了，说话就来——怎么，五爷没来么？”

“弘昼身子不爽，正发热说胡话。”弘时嘴角掠过一丝笑容，旋即又板起了脸，问道，“你是管内外警蹕关防的，谁在里头料理查看事务呢？”说话间，石狮子旁一溜小跑过来一个四品官，也不过四十岁年纪上下，枣核一样两头尖脑袋，高颧骨凹嘴唇，浓眉下双小眼睛骨碌碌乱转，精干麻利，一看就知道是个浑身消息一揪就动的角色。他赶到弘时面前极熟练地打千儿，笑道：“奴才马鸣岐给主子请安，请三爷训示。”弘时笑道：“走吧，进去再说！”

不知关堵了多久的正门呀呀呻吟着被打开了。弘时居中，身后两侧图里琛和马鸣岐亦步亦趋，沿着王府正殿前的临清砖甬道进来。这是北京第二座最大的王府，仅比怡亲王允祥的府邸略小一点，连花园在内，占地也有三顷上下。若论内里殿宇规制，布局堂皇，除了紫禁城，没有别处能比。沿正门中轴，东西两大偏院对称构筑，东边三进院是允禩办差筵客，正式接见官员所在。前院男仆，后院女仆，西三院中院是允禩的书房和起居所在。前院太监，后院家眷，中间银銮殿只是摆样子。但前面空场足有五六亩地，两庑廊一间间的小房子里住的都是当值的家人。院子中间还矗着三丈余高的一座“二仪门”，却是四墙不靠，像煞一座孤零零的石坊，与正殿遥遥相对。此时弘时进来，府里几乎不见人，只几个老得衰迈不堪的家人拿着扫帚、铲子，有的在铲月台基上暗红的苔藓，有的在仔细地扫着砖缝。月台前一群乌鸦正在啄食着什么，见突然拥进这么多人，“唿”地飞起老高，盘旋着“呱呱”叫个不停，仿佛在哀叹这曾冠盖如云的繁华场的殒灭。弘时也是嗟讶不已，站在石场前正打主意如何见这个“阿其那”八叔，忽然东侧门一响，一个四十多岁的中年太监迎了上来，却是廉亲王府的总管太监何柱儿。何柱儿脸色白得半点血色也没，在门口用漠然迟钝的目光看了看弘时一行人，缓缓打下马蹄袖，哈腰趋步过来跪了，颤声说道：

“三爷，奴才给您老请安了！”

“料必你家主子已经知道了？”

“这是明摆的事儿。”何柱儿磕了一下头，“我们主子专候钦差，他这就出来。”话音刚落，允禩已经出了侧门，身后还随着自己的儿子弘旺、弘明、弘意、弘映。允禩见是弘时来传旨，似乎略觉意外，正了正缀着十颗东珠的朝冠徐步履过来，只用极度轻蔑的眼神扫了图里琛一眼，竟一句话也不说，挺身站在弘时对面。

“八叔，”弘时忽然有点自惭形秽，两条腿也有点不听指挥，不时地哆嗦一下，“您身子骨儿还好？”

“没什么好不不好的。膝关节肿了，跪不下去。你叫两个人把我按倒。”允禩胸脯急剧起伏，显然十分激动，语调却仍十分平静，“既然雍正皇帝给我起了新名字，你现在身份也不必讳避，就叫我‘阿其那’好了。我听着爱新觉罗·允禩还不如这个顺口。”他话中丝丝带着金石碰撞的颤音，半分恐惧和哀伤也没有。他的几个儿子已啜泣成一片，弘旺双膝一软跪了下去，哽咽着对弘时道：“三哥，我代父亲跪聆圣旨！”允禩突然发怒，大声断喝道：“忤逆种子们，嚎什么丧？！”

弘时瞟了一眼面无表情的图里琛，看着几个泪眼模糊的弟弟——都是宗学里日日见面的朋友，如今竟成阶下之囚——也由不得眼圈一红，说道：“八叔既然身子不爽，可以由儿子们代跪领旨。八叔，事情到这份儿上，侄儿也不想虚安慰您，您善自保重，回头皇上必定还有恩旨给你的。接这个差，侄儿心里也十分难过，先请八叔体谅。”说罢，硬着心肠板起面孔，大声道：“奉皇上旨，弘时前往廉亲王府，查看阿其那家产。钦此！”

“谢恩……万岁！”弘旺兄弟四人一齐叩下头去。

马鸣岐见当事人已经接旨奉诏，抢上一步，极干练地给允禩打了个千儿，说道：“奴才是奉差办事，身不由己，八爷海涵着些儿！”又转身叉手躬身，对弘时道：“请贝勒爷示下，奴才们好遵谕承办！”内务府带进府里的一百余名衙役都站在二仪坊西侧，看见要动手，个个兴奋得摩拳擦掌，眼中放光。

“我知道你们混账，发惯了抄家财。”弘时冷冰冰说道，“今儿奉旨，只是查看家产，并不要搬运。由何柱儿带着，各库房看看，把御赐物件和私产一类归堆儿，造册呈报。福晋是安郡王家人，过门时的妆奁、体己也是不少的，不能一体查封。这也由何柱儿指实，登记造册，但仍可启用。家属和家人都集中到太监住的院子里，不许惊扰，书房和签押房由我亲自处置。八叔，所有御批御札，和内外大人来往书札，恕侄儿要带走。至于八叔自己的图书，连封锢也是不必的，请八叔务必鉴谅。”

允禩冷冷说道：“我也抄过别人家，如今自己被抄，规矩我懂。内务

府这些贼王八，你不叫他捞点好处，兴许就敢把御赐物件给我砸了，增我的罪戾，再不然弄几本违禁书到我的文书堆里，灭我的门的事都是有的。我早有准备，来的人一人二百两银子赏了。不要再偷着掖着弄不清白，也算我求诸位了。至于文书，我也都整理好了，该怎么办，都是现成的。”

“那再好不过了。”弘时脸上似笑非笑，说道，“请兄弟们就跪在这里，我陪八叔到书房吃茶说话。”说罢将手一让，熟门熟路和允禩相跟着到东书房。马鸣岐向几个书吏一摆手，内务府的人立刻分头行动，提着糨糊桶，拿着封条，有的查看书房，有的撵赶家人，待允禩和弘时进书房，已听西院乱哄哄人声嘈杂，隐隐传来女人哭骂声。那允禩竟似充耳不闻，弘时却面露不忍之色，命跟进来的人在书房外天井站着，独自跟着允禩进了书房。

“万没想到事情弄到这地步。”弘时一坐定便急急说道，“如今什么也说不得，也不是埋怨后悔的时候。八叔有什么指教，或有什么要办的事，趁着没人自管说，无论如何侄儿是要保全您的。”

允禩嘿然良久，只是默谋。对弘时这些话，他只信一半。但他此刻已经对东山再起绝望，满脑门子心思是对雍正的仇恨和报复心。思量着，从靴页里抽出一张薄如蝉翼的纸，也只可巴掌大小，上头密密麻麻都是蝇头小字，递给弘时，说道：“我不抱怨，也没有什么要办的事。这是‘八爷党’里头还没有暴露的官员名单，可惜一二品大员已经不多了，你拿去或者用得着。”他又从案卷下抽出一分文卷，说道：“这是书房里物件清单，东橱里是上缴的文卷，剩余的都是我的私藏图书。”

“上缴的就这么一点？”弘时极快地将名单收藏了袖子里，看着清单，皱眉说道，“书信没有一封，御批奏件也像不全。皇阿玛何等精明的人，这搪不过去的。”

允禩起身，在书房里款款踱步，许久才问道：“你知道不知道老四（雍正）准备怎么处分我？”弘时叹了一口气，说道：“一时间无碍，昨晚我去请安，见皇上在礼部的折子上批的‘暂授民王，以观后效。凡朝会，视民公侯伯例’。别的我还没听说。”“他总要假惺惺再当两天‘仁兄’的，这个我想到了。”允禩的眼睛干涩得像暗红的炭，一眨不眨盯着前方，“不过这局面久不了，墙倒众人推，那些个巴结头、马屁精、墙头草也不肯饶过我，这正是献他们牛黄狗宝的好时候。生死，命耳！我早已置之度外，不然我也不走这个险棋。弘时，我从来也没有篡位的心。这一条你回去务必讲清楚。这也是我对你的肺腑话。正为如此，我也不劝你篡位。那个雍正倒行逆施，违天拂命行事，他长久不了！你看他，其实现在已经累倒了！一个人能耐再大，这样违情悖理做事，没个不当独夫的。他累，就因为他不懂无为而治顺水推舟。他长寿不了！”他像吞咽着一块苦涩干燥的饼子，平静地述发着一腔怨毒之火，半晌才喘息了一下，又道，“至于你，我也有一言奉告，绝不可保我和你九叔，要劝他把我们明正典刑——我们不但恨你，九泉下还感激你！——还要告诉

你一声，你办事处人，精明不及弘历。弘历不露锋芒，你太显棱角，不少人都看出来你是在和弘历争夺什么。这就落了下乘。你再不要吃我这一辈吃过的亏。要果决，明断！等人占了中央位置，你什么都晚了！”弘时听着这话，犹如雷轰电掣一般，又是感动又是难过，心里倒了五味瓶似的，什么滋味全有。他痛呼一声“八叔——”嘴唇抖动着竟再也接不下去。

“别为我难过，千万不要保我！”允禩浑身的血都在倒流，“弘历已经在以太子自居了！你能百尺竿头再进一步，我的儿子们或有重见天日的一天。弘历！他是既定的继位人，哪里会想到我的儿子！”想到儿子们前途吉凶不测，允禩虽抱了必死之心，也不禁潸然泪下。

“叔王，别难过。”弘时起身来抚慰道，“留得青山最要紧。我只要不败事，好歹能照拂你的。听方苞说皇上说过‘罪不及孥’，福晋和弟弟们料也无妨。后头的事谁料得定？白急坏了身子更了不得！此处不可久留。您就歇在这里，我出去招呼一下带着人要走了。”他也怕再看允禩一眼，在门口略一停，顿足出来到了正院。

图里琛和马鸣岐两个人已经收到各处送来的抄单，二仪门旁十几个抄手坐在矮凳子上掌管抄录，算盘子儿打得下雨般哗哗响。见弘时出来，二人同时迎上来，图里琛笑道：“三爷，清单立时就出来，方才福晋传过来话，正殿东侧的八宝琉璃屏是她乌雅氏家的，是太皇太后当年赏给娘家的，但又是御赐物件，请爷示下怎么办？”

“这么快就出来了？”弘时从书吏手中要过几份抄单在手里倒换着看，口中道，“那不算什么违禁忌讳物。孝敬老太后赏我母亲的，我母亲寄在家里也好多件呢。造册上另加附记就是了。”因见弘旺几个人仍旧涕泪滂沱地伏跪在冰冷的砖地下，走过去温语说道：“弟弟们起身吧。我们公事说话就完，你们还该去照看你们父亲。该叫你们出来送行，自然有人叫去的。”待弘旺去了，弘时向马鸣岐道：“大约总数值多少银子，这会子也理不出细账。不过皇上要问，我不能说不知道。”

马鸣岐赔笑道：“八爷的东西有条理，好清。绸缎是绸缎库，贡品是贡品库，玉器瓷器珍玩、古董、家具、金、银、钱都各自有库、有账，一丝不乱。这里的兄弟一人得二百银子，也没有敢再贪心大胆的，账银账物相符就封了。我粗估约一下，除了皇上赏的，私财在二百万两银子上下。各处庄子有十三座，银号、当铺、古董店二十七处不计在内。这里账上约值六百万上下。贝勒爷跟皇上估个七八百万，不至于出谱儿的。”

“也就这个数儿。”弘时知道允禩在东北还有挖人参加金矿税两项收项，私财绝不至于这么一点，却也佩服他这么短时间撕掳得明明白白。因笑道：“我连个零头也不及他的，他出手大方，自奉还是节俭的。当年抄十三叔，总共才抄出十几万来。就是兄弟，一样的俸禄，会营运不会，也是天差地别。”说着由马鸣岐和图里琛带领，各处库房查看了，又

亲自封了银銮殿，看看天色将近黄昏，便指挥着众人离了廉亲王府。又关照图里琛：“八爷还是王爷，并没有革职，这里守护的人不可缺礼，更不能动蛮。八爷家产都封了，要遣散些家人，这都是理所当然，不要擅自搜查扣留。你的人无故惹是生非，仔细我拾掇你！”说罢升轿去了。

第二十回 感途穷允散余财 统全局雍正息狱谏

一天惊心骇目的喧嚣过去，廉亲王府一下子岑寂下来。没有灯火，没有人影，连守夜的更夫也没有，到处黑黝黝的鬼影幢幢。允禩自倒卧在东书房的檀香木榻上，浑似做了一场噩梦，由着弘时出去，由着儿子们进来，由着福晋乌雅氏带着姬妾婢媵们进来。不吃，不喝，不言语，连叹息和眼泪也没有，只痴痴望着雕满西番莲的黄杨木天棚。一家子二十几口人，儿子们跪着，乌雅氏坐着，其余的人都是满腹心思地侍立着，仿佛都身处荒野深山中的古庙里，听着外边春风掠顶而过。

外面的一切就好像和这屋里人的气氛相呼相应。墙头上去岁的枯草在风中丝丝颤抖哀鸣，刚刚发芽的柳条在风中慌乱地婆娑起舞，一声声铜马“叮——咚咚——”从檐下传进来，更增了人们凄凉无主的心绪。终于，允禩开口了，声音平静得像刚刚睡醒的人：

“都凑过来一点。”

人们互相望了一眼，向榻边挪动了一点。乌雅氏亲自给允禩端上杯暗红的水，说道：“王爷将就着点，这是一碗参须汤。走到哪山唱哪山的歌，老爷你也不要太放不下。屋里原存着二斤老山参的，天杀的们‘查看’了就没影了。落毛凤凰不如鸡，这是他娘的什么世道？！”说着，哽哽咽咽就要放声儿。

她是老安亲王的老生女儿，由康熙指配了允禩。允禩的生母良妃，是内务府辛者库浣衣奴出身，倒是她嫁来，反而无形中抬高了允禩在兄弟们中的地位，因此平素最是骄纵，浑也不把允禩放在眼里，家里人暗地都叫她“王府太后”。如今家败势尽，她才觉得自己娘家毫不足凭，这个王府离了允禩，原是一文不值。乌雅氏当下泣道：“这都怪我拖累了你……”她的这个话是有来由的：康熙四十七年第一次废太子，群臣举荐允禩入选东宫，康熙为此专门下一道诏谕给儿子们，说允禩“受帛于妻，妻为安亲王岳乐女，嫉妒行恶……”其实暗含的意思实指允禩“怕老婆”，主宰天下恐怕有“女主当国”之祸。允禩从此就再也没有翻过身来。

“别这样。”允禩淡淡一笑，抚慰道，“其实忌妒为忌妒，你清楚我明白。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呢？我是树大招风、才高震主的罪，跟你不相干。圣祖原本只为惩戒一下太子，‘举荐’不过是幌子。没想到满朝文武都推举我，他老人家吓坏了，以为我有篡权的心。”他咬着牙笑了笑，又道，“我也自认不是当皇帝的料。可他老人家给我们选了个什么主子？每天心里都在打算盘怎么能多从老百姓身上捞钱！扣火耗、催亏空、士绅当差完粮，连讨吃的人头税，还有我们满洲人每月那二两月例银子都打到了算盘里！我好歹是个总理王大臣，总不能看着他把满朝文武赶得鸡飞狗跳走投无路！我为人中之杰，并不留恋他这五斗米；说到根上，他

就是妒忌我，妒忌我得人心，他——他连个女人也不如！”他脸上泛起红晕，激愤地说着，但很快又平静下来，“不说他了，说他让人心里更恨更悲。像他这样的民贼独夫，天不会照应——还说我们的事。福晋是不相干的，顶多逐你回娘家。你一定把儿子们带好，不管是你养的不是，都是我的血脉，他们成人了，我活着死了都是安然的……”

他话没说完，屋里已一片嚎啕声。乌雅氏边哭边叫：“我的爷，你怎么说这个话？那个杀千刀的……他还要把你怎么样？我是死是活都是要跟着爷的……呜……老天老天，你好歹睁睁眼……哪见过哥子这么整治兄弟的……嗝嗝……”

“都别哭，听我说！”允禩低声一吼，哭声立止，“听说我改封民王。据我看这不过是一步棋分成两步走。他不把我整死或整疯，不会撒手的。你们谁比我知道我这四哥？所以百事要有预备。预则立，不预则废。万一我圈禁，何苦的你们都搭进去白牺牲？只可跟着两个人侍候也就是了。我看就是紫燕和湘竹两个通房丫头吧——你们说实话，要勉强，我宁可再换人。”话音刚落，榻边捧巾栉的两个丫头已经扑地跪倒，磕着头连哭带说：“我们都是讨吃的出身，爷把我们人牙子手里买出来，如今老子娘都成了人上之人——就是死了，报得您的恩么？天爷不会亏了八爷这样的好人，奴婢们死也不离您半步！”允禩一阵欣慰，他当然相信紫燕和湘竹的话，进廉亲王府当差，就是为奴，也必须是受过他大恩的。他一生乐善好施扶危济困，人称“八贤王”，又有叫“八佛爷”的，就是这个缘故。当初怎样照应这两个丫头，都是顺情而作，早已忘怀了。此时见她们感恩图报，允禩心里一阵暖融融的。

乌雅氏在旁拭泪道：“难为你们两个了。不过事情还在可知不可知间。要真的那样，其余的人都跟我娘家去，总不成他还株连到岳父家？”允禩听了只是摇头，说道：“我知道你还有几个体己钱，不过百十万吧！你落魄回门，娘家人脸色也是不好看的。依我说，娘家站得住的，带银子回去，只算借住他们房子，孤苦无倚的跟你。其余家丁仆妇，我现在就要全部遣散！”

“现在？”所有的人都愣住了，他们谁也没有想到事情会这么紧迫严重。

弘旺是长子，十五六岁年纪，已经完全懂事，跪前一步道：“父亲！这么着太扎眼。事情还不到那一步，容易起流言，皇上本来就疑心重，这时分动作越小越好。”允禩辛酸地一笑，说道：“到那一步再作就来不及了，好孩子！”

允禩翻身坐起，从枕下抽出厚厚一叠银票，在手里掂了掂，自失地一笑，说道：“人，最好是有权；有了权，什么银子美女、华堂名声都会不招自至。其次就是有钱。昔日祖龙礼尊寡寡妇，还不是因为她富可敌国？！抄去我八百万，这里还有一千万，我要全分了它，今晚分了。明天全部带走散了！我叫他抄！我叫他挨门挨户地抄——这个无药可医的

钱癆！”

众人此时无不目瞪口呆，他们谁也没想到允禩平日口不言利手不沾钱，竟会亲自掌握着这么大一笔活钱！正发怔间，允禩将那把崭新硬挺的银票一分两半，一多半交给乌雅氏，说道：“这是咱们自家人的，由你分派，穷的就多点，富的可以略少点！”他略一思忖，对紫燕说道，“你去叫何柱儿，叫他和管家丁金贵带着二层管家们都来，在月洞门口听吩咐。”紫燕轻轻答应着，蹲身一福便去了。福晋已满脸是泪，说道：“好爷！我们这个家今晚可不就败了么？”

“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来时各自飞。”允禩苦笑道，“夫妻尚且如此，何况别人？其实世上没有不散的筵席，别说这家，这朝、这代、这国、这世界也有灰飞烟灭的一天！好了，外人就要来，你体尊位重的，不好看相。这里只留紫燕、湘竹还有你，何柱儿来了，由你分拨银两。”因见紫燕带着何柱儿进来，后头陆续跟着十几个二管家，最后是老管家丁金贵押后进来，允禩便命弘旺，“送你娘姨太太们回去！”

丁金贵等人垂手侧立着等弘旺等人出去，这才率管家们向允禩请安。丁金贵道：“奴才清点了一下，通府里人听爷的吩咐没有外出的，只西院茶库里三个小子裹了些钧瓷茶具逃了。还有东院东书房侍候的，有八个人告病的，东院刘家的最混蛋，一家四口跑了个精光。外门房熬牛儿他们几个商量着要一个一个找回来，叫他们跪死在爷的书房前。是奴才按住了，不叫他们妄动，这是见真章的时候儿，叛主逃跑，奴才总归要拿来打死这些畜牲！”

“你们千万不可这样！要真的忠于主子，就得听你主子这话。我是个施恩不望报的。留，是你们忠义；走，也必有走的道理。非但不许追打，每家都还要助五百两盘缠银子！”允禩用不容置疑的口吻说道，温和地扫视着他的这些家政纲纪，“我于外人尚且记恩不记过，何况自己家人？何况这种时分？不但现在，将来你们遇见，也不能造次鲁莽！”说完，他喘了一口气，接过湘竹捧来的茶呷了一口，将要遣散家人各奔前程的话一长一短说了，又道，“我想了一下，这三百五十万银子，单身奴每人五千，成了家的每口四千，我的家生子儿奴才每人八千，太监每人六千，剩余的，我自己留十万，你们十几个把剩下的——还有二十来万吧——都平分了。不图个别的，伏侍我一场留个心念儿。我不能学前头直亲王，把着抠着舍不得给下人，都让人抄干净了去。”

允禩说话间，众家人已经哭成一团。丁金贵连连磕头，声结气咽地说道：“爷，您……您糊涂了？您叫我们都当不义奴才么？死死活活不过一条命罢了，我们要什么钱！爷您放心，您走到哪一步，我们都跟着，就是种庄稼，我们主仆们养活不了自己么？好我的糊涂主子啊……”

“你们的爷饱读经史，不糊涂！”允禩眼中泪水转来转去，“我这是仔细思量了的。天幸我过得去这一劫，见面再容易不过。我要过不去，就不如早早离散。今晚分了银子，能走的就走，拖家带口的，白天一窝蜂

出府也太扎眼。一拨一拨地，就走完了。给人知觉了，我如今只是改了个脏名字，还是个王，也还扛得住。雍正想一步一步斩尽杀绝，你们留下来也不过陪送。”他泪眼模糊地望着何柱儿，说道：“只苦了你了。你名声太大，又净了身子，是没个走处的。我给你十万银子，要有靠得住的朋友暂存起来，将来脱难也使得着。”说罢，眼泪已走珠儿般滚落下来。

何柱儿是康熙四十七年到允禩府当差来的。他原在毓庆宫废太子身边当总管太监。眼见满朝文武一致推举允禩承位东宫，自愿投靠了允禩。九位阿哥争夺嫡位，他以廉亲王府总管太监来往于各王府，周旋于紫禁城，也是雍正眼中一颗小钉子，名气这么大，自然难脱此厄。他此时却也沉得着气，忍着悲愤抗声说道：“奴才压根也没打算过什么‘出路’。银子奴才也是不要的，平素爷赏的足够他们度穷的了。他们也得远走高飞才成呢！再说了，奴才陪着爷吃官司坐圈院儿，咱爷们手里也得有点钱不是？”允禩想了想说道：“你说的虽是，照雍正秉性，断不会发大善心，叫我留那么多体面人的。你没见十四爷跟前的乔引娣么？银子，你还是拿去，你有这片心，也就不枉了我素日疼你。你跟别人不一样，身带着残疾在这府里侍候差使，有时为遮外人眼，我还得拿你作法、出气。你这一辈子苦，不容易啊……”他话没有说完，何柱儿已触了隐痛，公鸭嗓子遏了几遏，还是哭出了声，似断似续，如幽如怨的，在这漆黑无月的王府中荡送着。

隔了两天，军机处拟了旨意颁发下来，废黜廉亲王封号，允禩改封民王。允禧和允禔则压根儿一字不提。此时允禩的抄家清单刚转到韵松轩，允禧和允禔的还没有报上来。雍正派十七阿哥毅亲王允礼前往传旨催办，他自己坐乘舆回紫禁城，到奉先殿、承乾宫等处拈香告祭康熙处置弟弟原由，又趑到大觉寺为允祥进香添寿。回到畅春园，已是午初时分，听侍卫德楞泰说张廷玉方苞和朱轼都还在露华楼议政，没有退朝，便传膳赏了一桌过去。自己叫小厨房御厨现炒了几个菜，一边进膳一边随手翻阅。还没有吃完，高无庸进来禀报：“十七爷过来缴旨，主子这会子见不见？”雍正隔窗一望，果然见允礼弓着身子站在丹墀下，便笑道：

“老十七，尽那么站不累么？进来吧！”

允礼脚步如风地走了进来。他今年才二十七岁，康熙的儿子们大多身材颀长，唯独他个子矮小，常年在塞外练兵，小腿也因骑马变得稍有点罗圈，敦敦实实的，脸色又黑又红，好像浑身都是用不完的精神。允礼进来，规规矩矩给雍正打千儿行礼，笑道：“臣弟的差使办了。先去的韵松轩，三位相公正在领筵，我就没进去。我想，先来回皇上，说不定也能饶点点心垫垫饥呢！”

“那你想得不差。”雍正呵呵大笑，他的情绪显得极好，用手指着案上的菜对高无庸道，“这个都撤过去赏你十七爷，朕只用这盘小豆沙馅包子。”高无庸忙答应着连条盘端过来放在允礼面前几上。允礼看时，是一盘宫爆青椒野鸡，一盘芹菜豆芽，一盘烧三样，一盘酱蒸鹿口条。除了

芹菜豆芽，其余的似乎只是动了动，四盘攒着中间还有一海碗鸭骨汤，另有一碟放着十几个饽饽——喜得眉开眼笑，说道：“臣弟今儿起得早，这会子真饿了，可要放肆了！”说着夹起一大筷子鹿口条，油卤卤塞进口中，拿起饽一掰两半就着，鼓着腮帮子一顿大嚼，霎时间风卷残云吃得精光。雍正见他吃得香甜，将自己的豆沙包子也赏了他，允礼一躬谢恩，顷刻之间已又了账。雍正笑道：“亏你还是天潢贵胄，这么饕餮！谁和你争么？饱了么？没有饱朕再赏！”

允礼满意地用手揩了一下油光光的嘴，笑道：“皇上见笑了，这是带兵带出来的。我和古北口中军将领一个锅里搅勺子，吃起饭来那哪里是人，竟是一群狼！独我一个人细嚼慢咽，叫人笑话我是个公子哥儿，慢慢地也就惯了。十三哥其实就是那时在外练兵，弄坏了胃气，才落得一身病的。其实皇上不晓得，下头兵将最怕训练，倒是不怕打仗，打仗有好吃的，也没有早起操演，夜半集合，冷练三九热练三伏这些规矩。情吃情打仗，兵士们最高兴！所以有口号：天不惊地不惊，死不苦打不疼，就怕没事胡折腾，三九五更穷练兵。”他一头说，雍正笑得前合后仰，问道：“你怎么就没有吃坏了胃气？朕瞧你比走时更壮实呢！”允礼道：“胃这东西，底气壮，越吃越强，底气不壮，越吃越黄。各人禀赋不一样。十三哥比我心思重，他就吃了这上头的亏。”

“说正经事吧。”雍正又笑了一阵，觉得浑身轻松，盘膝坐了炕上，因见引娣又过来，便道，“给你十七爷倒杯茶。——阿其那和塞思黑都有些什么话？”允礼虽然回京不久，但已经知道乔引娣不是一般宫人，欠身接茶一笑点头，回奏雍正道：“臣弟先去见了十六哥传旨，十四哥已经迁居寿皇殿。他那里几次迁徙已经空空如也，怕寿皇殿那边家具日用物少，我倒关照内务府按贝子位置再给他添置些。阿其那已经几天没吃饭，躺在床上听旨，只笑了笑，一句话也没有。塞思黑接了旨，也谢了恩，神态很是倨傲，说：‘皇上是至尊圣人，还会说错了我？说的都是，我还有什么话说呢？只请你这台面上的阿哥爷代奏。我如今万念俱灰，请允我削发出家。如果罪大难赦，我自请明正典刑，以塞国法。幽居困禁，像大哥那样疯疯傻傻招人可怜，还不如死了的好！’雍正听着，脸色又阴沉下来，握着茶碗盖的手指都捏得发白。又问：“还有什么话？你只管说。”

允礼叹一口气，正容说道：“别的话是没有了。臣弟从九贝勒府出来，遇到图里琛，说西山善捕营巡弋，拿住两个可疑人，自称是十二爷的门人。去十二爷府核对，府里没人能认得。行李里头夹带着两封信，一封是番文，一封是汉文，汉文的上头言语十分暧昧。请允禄辨认，说像是老九笔迹，番文的没人能识得，我都带来了，请皇上过目。”说着从袖子里抽出两份通封书简双手递给雍正。雍正先抽一封，却是那封番文信，勾画曲连如同天书，有点像清真寺里的波斯文，又有点像钦天监档案存书里的英吉利文，好像还揉着一行藏文，颠来倒去瞠目凝注，竟是一字不识。看那汉文信，却十分简单：

王无天地谨识：藉以盖世之气，拔山扛鼎之勇，百战皆胜而终困垓

下。以诡道终输竖子，殆天亡之，非战之罪也。事机已失空帐无盖，毋作虎帐虞歌儿女子情长之态，以此颈血酬心而已。知名不具。

雍正呆了半晌，问道：“捉到的送信人呢？招了没有？”允礼低沉地回道：“内务府的人认出来了，一个叫毛太，一个叫佟宝。都是九——塞思黑府里的。臣即在内务府后衙严刑夹讯，两个人都招了，是塞思黑写给允□的信。那封西洋字的信，他们也看不懂。说是允禧在西宁时，阿其那亲手造的，为通信息方便，和塞思黑、允□各持一本译码。我又赶紧查阅他们的抄单，里头却没有这本译码。谁也弄不清信里到底说的什么了。”

雍正心里暗自思忖。此时再去搜抄这个译文本，十九要扑空，更会有人说自己残忍刻薄，即便译出来，说不定案子牵连得更难处置，思量着，冷笑一声道：“他们的心思一点不难猜。都无非求死，让朕杀掉他们，落个暴君名声儿。引娣，就是你这当下人的在旁想想，还有半分兄弟情谊没有？”他冷冷地扫视一眼大殿，起身踱至案前，援笔在纸上疾书谕旨！

此二件发上书房、军机处及六部侍郎以上官员看。从来造作隐语，防人察觉，惟敌国为然。允禧前在西宁，未尝禁其书札往来。向至别造字体，暗藏密递，不可令人共见耶？至塞思黑寄允□书“事机已失”，其言尤骇人，此其可以“阴微卑鄙”概之耶？尔诸大臣议之奏朕。

他刚放下笔，外头便听张廷玉的声气，似乎在问守门太监，“皇上进膳了没有？进得可香？”便知几个人过来谢恩，头也不抬地说道：“你们都进来吧。”

允礼忙也站起身来，却见鄂尔泰也跟着方苞等三人进来。五个大臣点头一会意，张廷玉等人又复行礼。雍正命众人坐了，吩咐引娣“赏茶”，说道：“奇文可共赏。允礼带了塞思黑两封信，你们这些饱学大儒不妨开开眼！”

“皇上，”朱轼头一个看完了，递给张廷玉，在椅中一欠身说道：“事情是明摆着的。人人都晓得阿其那这几个人觊觎大位，二十年如一日锲而不舍。您就再多一点证据，也加增不了什么。如今每天接几十封奏章，不是弹劾，就是条陈，总无外乎怎么敷陈他们的大罪，建议如何处置。皇上——无论如何，这只是一件案子，它毕竟不是政务。朝廷的思路还是应该放在天下大事上……”张廷玉也道：“塞思黑这案子不宜大张旗鼓。这其实是老案子里的新枝节。”“他们摆着个死猪不怕开水烫的阵势，”方苞接口道，“就是要朝廷心里眼里盯着他们，顾不得办别的事，横了肠子和您死挺死顶，一句话，求乱，乱中再生事，新政也就耽误了。”

雍正听几个人曲划分析，不禁悚然而悟。仿佛要泄尽胸中郁火，他长长吐了一口气，冷笑道：“朕也正在想这事，我们君臣可谓不谋而合。

这样，由允祉允禄承办这案子，军机处别的人就不必专门过问了。军机处要督责各省新政推行，当作第一要务来办。鄂尔泰朕已有旨，叫他拿出云贵两广改土归流实施办法，然后分出主次一条一条地下旨叫地方去办。这当中有什么造梗阻的，你们随时商计报朕。春荒就要到了，山东、安徽、江西去岁有几处水灾的，前头已经有旨，从湖广调粮，催问一下调去了没有。菏泽县令奏上来一份报荒折子，他那里已经饿死了人，已经把粮库底子都翻尽了。施世纶在两湖任总督，他手里有的是粮，再特拨三万石去菏泽。除了人吃，还有种粮呢！饿死老子娘不动种子粮，这不是玩的！”他喝了一口水，猛地想起乔引娣是山西定襄人，又道，“山西雁门关，定襄、五寨几处闹了雪灾。下廷寄给山西巡抚，亲自去看有没有断炊的，就地赈济，免去山西通省钱粮。”几个大臣互相看了一眼，山西雪灾并不大，只是压塌了几处民宅，倒是甘肃旱灾更吃紧，怎么特地关照？允禄赔笑道：“山西巡抚鲁峰已经奏上来，晋北收成中平，晋东南是百年不遇的丰收，他们不缺粮。京师每年也要四百万石，年年都从江苏运来。所以军机处议了，从山西调拨一百万石，给松松担子，现今再免山西钱粮不合适。”张廷玉却摸透了雍正心思，笑道：“十六爷说的是，奴才以为不必免山西通省钱粮，着他们加意抚慰受灾府县，务使百姓感沐皇恩就是了。”

允禄还要说话，一眼瞧见乔引娣执着银水瓶侍立在旁，顿时恍然大悟，一笑点头道：“衡臣虑得比我周到。”

“河南乡试秀才罢考。”雍正盘膝坐得双腿发麻，下炕背抄着手来回踱着，一边思量一边说话，“看似是对田文镜，其实指的是官绅一体当差纳粮。是嘛，多少辈子老规矩，一人得道九族升天，大小是个缙绅就不当差不完粮，这么大甜头没了，有些人死也不甘。田文镜不能说没错儿，但有些正牌子科名出身的官儿不服他这杂途官，从中挑拨生事也是有的。方苞可以写信给田文镜，就说已经有旨命宝亲王亲赴河南。另外，李绂也奏田文镜苛捐杂税太多且蹂躏读书人。李绂也系朕的亲信大臣，不会哄弄朕的。你不要提李绂的名字，只说事儿，让他据实密折奏上来。有不是处朕自然指点他，不要叫外人笑了去。”雍正正在殿门上舒展了一下身子，大约从允禄的案子里跳出来，回到日常政务上，他的心境陡然豁亮了许多，用久病初愈一样的目光凝望着万木复苏的畅春园。

时当三月季春头，正是四季中最宜人的时光。园中所有树木都已抽出嫩娇的芽箭，篱笆边的迎春花，像无数灿然发光的黄星星攒簇在一处，牵牛藤无声无息攀着斑驳的老墙已经爬到它的中间。无数不知名的小花在绿茵茵的绒草上星罗棋布，融融的艳日中引来了小蜜蜂。呢喃而语的紫燕在檐下穿来穿去，衔泥筑巢，发出唧唧的叫声……

……许久，雍正才从迷人的景色中回过神来。回身进殿看着几个大臣一笑，说道：“今天议政不错。朕看这比兄弟们斗心思要快活得多。想想人生，光是斗心眼儿争名夺利，实在辜负了天，也实在没意思。朕想，就是阿其那他们，见这春光，也该彻悟点了。允□就在张家口，发允禩去保定由李绂管起来，允禄就在北京。都在北京容易无事生非，他

们只要不再为非，朕也懒得难为他们了。”他眼中闪着柔和的光，顿了一下，又道，“你们跪安吧。”

第二十一回 妙手空空投诗报惊 天潢贵胄巡视粥棚

弘历奉到返京旨意，已是四月初三。此时推行新政的诏谕已经通天下皆知，南京城大街小巷到处张贴着两江总督和江苏巡抚会衔布告，解释新政。李卫不大识字，叫化子把式，把雍正的旨编成两份：一份原封装订成册发放各县各府学宫，由教谕、训导三天一讲，集中各地秀才听了，回乡再作宣讲。各知府、县令除了逢一考较举人秀才们领会圣意，逢五还要应付李卫和尹继善寄来的考卷。贴到大街上的，却不是上谕和廷寄的原文。李卫命令幕僚们把圣旨和廷寄文书，凡与新政有关的，都编成鼓儿词、道情、莲花落、加官词儿大量刻板印刷。各戏院开戏加官戏，茶肆酒楼说书卖唱的正文前加唱《颂皇恩》，甚至秦淮河上风月人家接客，也是每客一份免费赠送。江苏浙江两省真是连渔父樵夫也都对雍正新政家喻户晓人人皆知了。弘历住在夫子庙东的驿馆前，因为是南京最热闹的所在，总督衙门专设了一个灯棚，各色灯上也都是李卫手下的俚语作品，白天晚上招引看客，猜灯谜猜中了并没有彩头奖品，只发放一张彩票，凭彩票一张，回乡可在义仓支粮一升。连彩票背面也都印的宣传圣谕口号：

各位父老你是听，天子雨露恩情重。耗限本自民间取，中有余银应归公。文武吏员取养廉，廉官节用为百姓。赋者均来讼者平，白发黄童享太平……

而今大府设义仓，丰时积存欠度荒。富家好仁积阴鹭，穷家得惠亦安康。簪缨富贵应慕义，虽是缙绅亦纳粮。应知吾皇远筹谋，为汝世世计平阳。

如此种种不一而足，招惹得八僻四乡进城农人把个灯棚终日困得水泄不通密不透风。半个月前，弘历命人密采了这些彩票将样本直呈雍正，又写密折极力夸奖：

儿臣计之，以彩票一张兑米一升，发放一百万张计，仅付江南余粮一万石，而山野小民，僻壤穷乡皆得被沐皇恩，下愚黔首皆可体仰圣谕要旨。是又不可从区区万石之粮而计值矣。

今天在接到回京述职，并途访查田文镜被劾数事的旨意里，原折加朱批发还了他。仍是父皇雍正那笔极熟悉的端楷：

李卫公忠之声朕素知之，其聪明得之天性，人亦难学。已将尔之折誊发各省，可由其参照办理。天下事难以一概之，即如山东，今方赈灾，虽一万石粮亦筹措为难。长袖善舞，多财善贾，李卫是矣，然亦平日着意留心政务处也。

另，发邸报数份尔看。因尔即将离宁赴豫，途中多有不便，此几份邸报是尚未发出中省者。及尔至开封，可以接续阅读而无间滞也。

弘历又拿起随廷寄密封匣子交来的几份邸报，其实也没有重要内容。除了十八省行耗羨归公，推行官员养廉各处顺利的消息，醒目一点的是由礼部侍郎胡什礼亲自押送允赴保定，将“塞思黑”交李绂“严行看管”。李绂弹劾田文镜“五不可恕”的折子没有发原文，只刊登了一个标题。还有一件是阿尔泰将军的军情通报，说罗布卜藏丹增病死，罗之残余旧部已为策零阿拉布坦收留。准噶尔喀尔喀蒙古军队事权统归了策零，如今调动频繁。已经另有旨意给威远将军岳钟麒，命其戒备防范。还有两则，一则说杨名时已任礼部尚书之职，一则说孙嘉淦已由云贵观风使回任左都御史，即日启程回京云云。

他在书房中对照朱批参读这些邸报，原来有点忐忑的心放了下来。前些时“八爷党”大闹乾清宫，他这里急报一日多到五六件，对京师发出的事变他都了如指掌。李卫尹继善范时捷一千人每天过来请安，绕着弯弯儿打探内廷消息，弘历虽从容应付，但心里却也不踏实。起先担心廉亲王搅乱朝局，尔后又怕兴起大狱穷治允禩党。一切平静，又觉得自己久在外省，疑惑会不会有人在雍正跟前拨弄是非。这道密谕和邸报，所指示的事情大小无所谓，重要的是雍正更加信赖自己，为使自己不间断地掌握各省及边境全局，竟亲自将未发出去的邸报样本寄来。弘历不由得佩服父皇的心细如发，也隐隐意识到弘时在京政务措置有不合皇帝心意之处。因此，放下延寄文书，弘历心中已经完全释然。却见堂房外从二门进来四个长随打扮的汉子，也不进屋来，就阶前天井里一字排开，肥肥地喝一声“喏”，禀道：“四王爷，奴才邢建业、邢建敏、邢建忠、邢建义陪主子练招儿了！”

这邢家四兄弟原是山东人，从前明万历年间，祖传七辈的捕快世家，父亲邢连珠年老休致派自己的四个儿子出册到李卫处奔走。为考较邢家子弟武艺能耐，李卫特调了他们先到南京总督衙门听用，恰弘历每逢单日练武，便指定他四人陪练。弘历见他们到，随即脱去外身套的袍褂，内里月白长衫上只套了一件玫瑰紫巴图鲁坎肩，又换了一双灯芯绒皂靴，将袍角掩在腰带里，一手提了根齐眉棍步出堂前，笑道：“今儿恐怕是最后一次练把式了，我就要回北京，明儿起三天里头分别接见南京官员，就没空玩儿了——今儿怎么练？”

“凭爷吩咐！”邢建业叉手说道。

“你们拳脚已经领教过了。”弘历微笑道，“今儿换个花样。今儿我练棒，你们一个一个上，谁能夺下我手上这根棒，赏二十两银子！”弘历说着，从靴页子里抽出一张银票放在窗前台阶上，用石头压住了。过来支个门户，单手抡棒一招满天撒网，身子滴溜溜连旋十几个圈子，一手“举火烧天”，一手攥棒成秦皇负剑式，顿时满院生风。

四兄弟见他如此潇洒利落一个起手，不禁鼓掌，高声齐发一声

彩：“好！”

那弘历舞得一发起兴，一根棒在手里勾、挑、拈、搭、撬、绰、崩、刺……灯草般轻巧，时而支棒如轴，通身飞旋空中连环踢腿；时而进步连跃，双手倒舞得那棒如风车般，纵跳飞踢还夹着拳脚，连天井旁的花草都被棒风带得如风催动。这四个兄弟一时都没有出手，站在旁边细观顷刻，已经看出，弘历的棒法出自内廷，虽受过大内侍卫高手指点，但犯了“宫病”。尽自舞得密不透风，却只是个好看，四个人都觉得夺掉他手中这根柞木棒不是难事。但又虑他是当今“太子”，任性自负，扫了面子可怎么好？邢建业正在寻思办法，老四邢建义一个欺身已经进场，大叫：“四爷，得罪了！”在弘历的棒影中纵跃环跳，瞧准了弘历下盘不稳，飞足横踢弘历后腿。弘历急忙支着棒一个鱼飞，身子悬在半空，谁知建义却是虚招，左腿弓步，右足收势猛地一勾，弘历下头失了支撑，已经落地。建义眼见他要摔个马爬，将左手一拦，托住弘历，弘历一怔间，手中的棒已被邢建义右手震飞出三丈高许。那棒飘飘地落入邢建义手中。弘历笑着退了一步，说道：“不用再比了，连你都夺了去，何况你哥哥？真好身法，我的棒舞起来连水都泼不进来，你怎么进了场的？大内高手也没这个本事。”

“大内侍卫是让着王爷的。”邢建义笑嘻嘻说道，“天下棒法没有一样天衣无缝的，他专向您舞得密的地方泼水，自然就泼不进去。小人欠了人家赌银二十两，爷这张龙头银票太叫人眼热了，因此放肆了！”弘历不禁大笑，说道：“原来如此！你赌输了银子红了眼？好好好！这么实诚，你主子当得帮你填还！”一边说，回头取那张银票时，不禁吃了一惊：原来台阶上好端端压在石头下的彩物已不翼而飞，不知被谁换成了一张薛涛笺，点点渍渍的似乎还有字！弘历小心得像怕被烫伤似的取出纸条，脸上犹带着凝固的笑容，抖着手指展开了看，纸上写着一首诗：

矜在勤政载功还，忍听旧歌鹁鸪原。妙手空空谨相告，北去途中防周残！

细看时是自己素常用的笺纸，墨迹潮润触指即染，显然是刚刚写的。光天化日之下，又在戒备森严的钦差王邸，当着几个武林高手，这贼竟从容入书房题诗，寂然换银票，来无迹，去无踪，不但胆大到了极处，本领也令人匪夷所思。

邢家兄弟一愣，立即知道出了什么事，邢建业和邢建敏抢上几步一前一后护住了弘历，建忠建义呼啸一声飞身上房，两个人在房背上手搭凉棚四下眺望，但见青堂瓦舍接陌连阡，曲巷小街千回百折，时而传来小孩子叽叽嘎嘎的笑声，院内院外一片春光景象，太平世界，哪得见个贼影子？四兄弟又搜了弘历的书房，才请惊魂初定的弘历进去。见弘历呆呆地爽然若有所失，四个人都觉讪讪的。邢建业低着头赤红暴脸说道：“惊了爷的驾了，都是小的们无能，也真不防南京还有这样的飞贼！”

“也许是这驿站里有江湖上卧底的人所为。”弘历见他们羞得无地自容，反过来替他们圆场道，“再说，你们都盯着我和建议过手，没有留神。别这么垂头丧气的死了老子娘似的，这是一百两银子，爷照样还赏你们！”说着又递一张银票过去，四个人哪里敢接？正没做理会处，门帘上进来人报说：“两江总督李卫、江南布政使范时捷来拜。”弘历将银票向邢建业手中一塞，立起身来说道：“叫进来吧。”

须臾，便见李卫穿着一件宽大的九蟒五爪袍子，外边套了件锦鸡补服慢慢摆着方步进来。他久病方愈，一直犯着痰喘，瘦得像麻秆，空荡荡地挑着衣服。身后的范时捷却敦实得石碾似的，吃得红光满面，走一步脸上横肉乱颤。随后还有两个侍女丫头和一个老婆子默默跟着，过了二门便沿墙垂手站住。李卫朝她们一摆手，说道：“你们先在这听使唤。”转身朝迎出来的弘历打下千儿去，说道：“奴才李卫、范时捷给主子请安！”便和范时捷一同磕下头去。

“好好！起来！”弘历在阶上双手虚扶了一下，一边让二人进屋，一边笑问，“继善呢？我原想他也必定来的，怎么就你二位？”又看看李卫脸色，说道：“你脸色仍旧苍白，精神好多了。我请杨名时给你弄二斤上好银耳，他回信说已经回京，已请云南布政使江韵洲代办，这几天就能送到。那东西叫翠儿配上冰糖熬化了，随时进补，于身子最有益的。”“亏得主子惦记着了。”李卫赔笑道，“银耳今儿上午驿传来过，老江还专门附了信说是主子的恩典。尹继善这会子来不了，清江口那里去年黄河淤沙，堵漕运，今春要补运二百石粮到直隶山东。黄河菜花汛就过来，不及早清理就误了大事。继善正召集河道衙门的人议事，还有尖山坝工程，春化土松，要调民工修筑——这些都是肥缺，要用最清廉的人，也得巡抚操心。我跟他讲，‘你要弄些个河南操娘的黄振国那样的东西去治河筑坝，今秋江苏境江西境出一处纰漏，或决溃了，老子也就顾不得几十年脸面交情，非弹劾得你七窍生烟不可。银子，如今耗限归公，有的是。你派的那些河工官儿敢黑我这点新政钱，我非请王命旗牌斩他不可！’继善这人我一百个放心，不过丑话在前，图个顺利不是：——晚间我设水酒一杯给四爷钱行，继善必定来的。”

范时捷是个安静不住的，一边听李卫说话，一边东顾西盼，笑道：“继善也为这个忙，尹泰老相公在北京来信，太太太晋封了一品诰命，叫他写诗纪庆。他母亲又是五十大寿，他得采办寿礼。跟我说，想请四爷顺道儿带回北京，又说，既不能张扬，又不能叫母亲寒心。我说，‘你这事叫四爷难办。四爷是天上人，能背着尹老相公帮你给母亲亲体己？你这不是闹笑话！亏了你还是个大学问的探花郎！’……”他夹七夹八一顿说，弘历如堕五里雾中，李卫忙赔笑道：“继善公的母亲是小娘，自然不得与封诰命……尹泰老相公的正室妒忌得很，尹泰又是老古板，到如今继善这么大官，母亲在家还是青衣荆钗，站着侍候老爷子太太。这事继善没处说，只有自己苦罢了……”

弘历听了不禁点头叹息。李卫转了话题问道：“爷的随从奴才们呢？爷在这边和邢家兄弟练功夫，他们都不在跟前侍候？”弘历笑道：“你李

卫是天下治盗第一能吏，我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因这两天就要走，我打发他们到街上买图书。皇上仍旧是内热，我已经写信给黑龙江将军，叫他捉活熊送北京取胆，我从这边带点真牛黄回去。还有我母亲，也要带点东西，其余的人都在后院打裹行李。但看来你这里还不能夜不闭户啊，大白天的，几个人眼皮子底下竟有飞贼偷我的银子！”说着便将那张字递给李卫。

“是么？！”李卫吃了一惊，双手接过纸笺看看，有一半字不认得，便递给范时捷道，“老范，娘希匹这贼也太不给面子，总是我不知什么时候说了满话，到四爷这儿来出我的丑。你是识字人，给咱念念！”范时捷又是吃惊又是好笑，读了诗，说道：“这贼不像有歹意，提醒四爷路上小心些。他这么显摆能耐，有意为朝廷效劳也未可知。”“格老子的！”李卫咬牙笑骂道，“这都是甘凤池一干人弄的，撒英雄帖在南京会筵，招惹得外省这些不三不四的蠢贼来捣蛋！黑嬷嬷陪端木良庸回去完婚去了，原打算请他们顺道护送四爷，如今看起来只有奴才亲自送您回去了。”又指着二门前站着的几个仆妇说道：“这是黑嬷嬷家的几个亲戚，她老了，叫家里人来侍候端木。端木他们回山东，我留下了这几个人，这几个丫头吹拉弹唱都能来一手。路上侍候四爷，到底比男人粗手大脚的好。”范时捷笑嘻嘻地看着邢家兄弟道：“怎么样，不吹嘘‘打遍山东无敌手’了？这回现眼，等着挨你家老爷子的家法板子吧！”李卫便招手叫丫头们进来。

弘历见四个人臊得满面涨红，忙止住了范时捷说话，道：“当时我们全神贯注练功夫，是大意了，何必责之过深呢？我回京，还由他们护送，李卫你放心，这贼绝不是冲我的命来的。你也甭亲自送，为一张小小帖子这么闹起来，不怕人笑话你少主子？”因见那个中年妇人带着四个丫头已款款进屋，便不再言语，留神打量时，那中年妇人约可四十岁上下，巴巴髻上插着象牙簪，容长脸儿高鼻梁，一望可知当年也是美人胎子。但两个女子形容都还小，只在十五六岁年纪，都是放了足的，一色撒花葱绿裤，鹅黄滚边绣花衫，容貌并不很俊，但齐站一处，犹如并蒂两枝黄花亭亭玉立，别有一番风致。弘历年少才高风流倜傥，只因是钦差大臣在外，有关物议，身边不便携红带绿，整日只有几个汉子伏侍，见她们风致楚楚腴然赧颜站在书房里，顿觉精神一爽，把玩着手中折扇笑问：“你们叫什么名字？”

中年妇人出前福了一福，说道：“小妇人姓温，温刘氏。主子叫我温家的就成。”又指着两个女孩子说道，“这两个孩子是两胎双生，都是小妇人的女儿。眉心有朱砂痣的是姐姐，主子给他起名儿嫣红，这个是妹妹，叫英英。”

“主子？”

“哦，就是黑嬷嬷，”温家的说道，“嬷嬷本家姓方。永乐靖难年间就败了，我们家那时就是方家的世仆。端木家是因为收养方家子孙有恩，方家才认了恩亲，对外头说是主仆，其实不当奴才使的。倒是我们温家，是地道的低门头儿。”

她没说完，弘历已经明白其中的瓜葛，想不到李卫整日夸说武林里的端木和黑嬷嬷两个家族竟这么久远的渊源！思量着笑道：“既是方家，又是靖难时败的，一定是方孝孺了，忠臣烈士之后，相扶相携三百余年，这也算一段佳话呢！”说着便取杯要吃茶，温家的不待吩咐忙从茶吊子上摘下壶，嫣红撮茶，小心沏了三杯用盘子端了过来，英英将壶中热水倒了面盆中，又续了凉水，把搭绳上毛巾浸了三块，趁热拧出来，三个刚饮了两口，噙香品味间，热毛巾已送了上来。弘历不禁笑道：“屋里的伏侍差事，还是要女人。我带的几个男仆，忠心也尽有的，一到这些事上都活似傻子。”见李范二人笑道起身要告辞，弘历忙又道：“别忙着走，我还有点事。天也好早晚的了，呆会儿我还要去看看李卫设的粥场。晚间你不是还要请我么？就便儿一同就去了。”

“是！”

范时捷和李卫对视一眼，又坐了下来。弘历从书架上取下一个镀金木匣子，用手一掀机关，“啪”地打开了，取出一封黄绫封面的折子。二人一眼瞧见是雍正常常批复用的请安折子，忙站起身来。李卫便问：“皇上有密谕么？”弘历点点头，把折子交给范时捷道：“给李卫读读。”范时捷一眼瞧见是皇帝手迹，忙打一躬，恭恭敬敬读道：

十八日折悉。朕近日身心皆有所不安，时时身觉灼热，头亦眩晕如有鬼神。可留心访问，有内外科好医生与深达修养性命之人，或道士或讲道之儒士、俗家。倘遇缘访得时必委曲开导，令其乐从方好，不可迫之以势。厚赠以安其家，一面奏闻一面着人伏侍送至京城，朕有用处。竭力代朕访求之，不必予有疑难之怀。你荐送非人，朕亦不怪也，朕自有试用之道。如有闻他省之人可达，将姓名来历密奏以闻，朕再传谕该省督抚访查。不可视为具文从事。可留神博问广访，以副朕意。慎密慎密。

李卫和范时捷不禁惊然。看那日期，是去年十月二十五日的，在此之前他们不知上过多少请安折子，一概都批的“朕安，勿念”。“办好尔之差事，胜于良药奉朕”之类的话头，想不到另外给弘历的是这样的旨意，意似迫不及待地在寻卜问医！

“我们边走边谈。”弘历一笑，收回折子，因见后头一个老苍头拍打着满身灰土过来，便叫进来，说道：“老刘头，这三个是新进来侍候书房笔墨的，就在这书房隔壁收拾出一间来她们住。两个女孩子还小，告诉家人不可委屈了她们。”又对嫣红、英英笑道：“既来之则安之，凡事不必见外，缺什么管老刘头要。我要出去到李大人府上，把墨给我磨好，回来我写字用。架上的书乱，我自己心里有数，你们不要整理。”说着便和李卫一同出来。邢家兄弟互相使个眼色便都随后跟了。

范时捷边走边道：“四爷，您是便服，我们这身打扮跟着，不相宜，可否容我们回去更衣再跟着侍候？”李卫笑嘻嘻说道：“我轿里随时都有各色衣服备用。范大舅子，想当叫花子还是风月楼上的王八头儿，我立

时打扮得你鱼目混珠！”范时捷是李卫骂惯了的，笑道：“又玠你要当小叫花儿，我就扮老叫化。你要扮小王八牵马儿，我就扮个老王八！”二人斗口，引得弘历在旁笑不可遏。一时二人从李卫官轿里出来，李卫头戴黑缎子六合一统瓜皮帽，黑缎褂子，腰里悬着槟榔荷包，瘦脸上还挂了副墨镜，活脱一个师爷。范时捷却顶了灰毡帽，灰府绸袍子外套青布褂子——却是管家模样。三人相视，不禁哈哈大笑，出了驿馆也不走大路，趑一个胡同从小巷里串出来，迤逦向东北——李卫为穷民专设的粥场就设在离粮库不远的玄武湖畔。

四月江南已是花谢树绿，从驿站趑北而行其实已是南京市郊，但见黄土便道两边杨柳婆娑，暖风宜人，不断头的菜花在西下的斜阳里漾荡有姿，间或有菜田，栽种着茄秧、青椒秧、小葱、水萝卜、黄瓜、菜豆、青笋等菜蔬，青翠欲滴。小孩子们在浇菜的水渠边，有的扑蝴蝶，有的捉虫子，有的在戏水玩耍，间或有滑落在水里的，被岸上一群总角小子抛泥撒沙，打着水仗，有哭的有笑的有闹的有骂的，有大人拉着泥猴一样的儿子打屁股的……一派农家田园风光。三个终日昏头昏脑钻在公事丛中角逐名利的亲贵大员，都觉耳目为之一新。弘历一边漫步走着，问李卫道：“你怎么会想起设义仓设粥场呢？皇上几次跟我夸奖这事。说几时天下督抚都办起这个善举，治化极盛也就快到了。大抵太平日久，地土容易兼并，总归富的少贫的多，即使太平，也不免有水旱蝗灾，历来革命都是雄杰奸狡乘了这个‘机’。从长远说，这真是庙堂百姓二者兼顾的好法子。”

“我没有皇上想那么远那么深。”李卫手里拿着一根草节儿，一点一点掐着在嘴里嚼，“我只晓得人饿急了什么滋味——看见吃的就想抢，看见有钱人就想打！我一个婢子，丈夫死了十年，守节不嫁，一场蝗灾过去，庄稼吃得像割过一样。她就卖花儿了[29]——她还要养活儿子呀！”他沉默着，不再言语了。范时捷点头叹道：“这是真的。我在芜湖盐道，见过刘二饥民暴动，就为一斤粮没给足分量，那个刘二卖柴从那儿过，一扁担打得米店老板四脚朝天。几百饥民乘机抢米，烧店铺，抢银号，连不是饥民的也卷进去，逢大户人的门就砸，抢粮杀人奸污妇女……费了多大事才镇压下去。杀刘二是我当监斩官，外头设酒祭奠他的有几十桌，我只睁眼闭眼，不敢触这众怒，还亲自过去敬了他一碗酒这才行刑。四爷，你要身临其境就知道了，那真是一触即发，一发就不可收拾！”弘历幽幽望着远处，大约阳光下的油菜田太刺眼，略为眯缝的眼睑中瞳仁闪着光，他舔了舔嘴唇，想说什么又咽了回去。李卫眼见前面乌沉沉一片高房，四周的墙边站着岗哨，用手一指道：“这就是江南粮库，过了粮库就是玄武湖，施粥场就设在湖边。”弘历问道：“为什么设在这里呢？”

“那边有个破落了的五通庙，能遮个风雨。”李卫说道，“靠湖边有水，洗洗涮涮干净些，病也就少了。离粮库近，取粮方便——城里头我不许有讨饭的，外头要安置周到才不易生事。”

三个人边说边走，果然转过粮库，便见浩渺的玄武湖清波连涌。湖

南岸西侧一座大庙甚是雄伟，只年久失修，看去灰蒙蒙的。庙东一边空场，似乎是昔年过庙会的场地，空场东边一排芦席搭成棚子，旁边垛着拌子柴，棚后六个烟筒炊烟带着火星哗剥声直冲而起，轰轰直响。因快到饭时，空场上已集了上千的饥民，似排队又似散乱地站成六路，一个个破衣烂衫蓬头垢面，手里的碗敲得山响，不耐烦地等着开棚舍饭。人群中不时发出争吵声，粗野的骂声，女人奶着孩子哼儿歌声，还有小孩子挨打尖叫哭声，也不时夹杂着莫名其妙的哄笑声，乱嘈之极。范时捷一眼瞧见粮库账房的一个书吏正忙着指挥人从车上卸米，却不知姓名，“哎——”地喊了一声道：“你，喂，愣你妈什么，叫的就是你——过来，有问你的话！”

“是范大人呐！”那吏目觑着眼盯了半日才认出来，颠着屁股跑过来，给范时捷打千儿道，“小的殷贵给方伯大人请安！”立起来用疑惑的目光打量着弘历和李卫，满脸堆笑，说道：“您老人家怎么有工夫到这儿来啦？怪肮脏的，连个坐处也没……”范时捷不理他会啰唆，问道：“在这趁粮的有多少人？”

“不一等，多的时候三四千。今儿人少，一千五百人吧。”

“按人头分发，一人摊多少粮食？”

“三两。”

“带孩子女人呢？”

“回大人，按人头算。”殷贵笑道，“孩子也一样。饭前发竹签子，一个签子一份儿，省了争吵。”

弘历在旁插嘴问道：“都是本省的？外省人多不多？”殷贵瞟了一眼弘历，忙低头道：“回大人，本省十停里占不到一停。李督爷有宪命，凡本省饥民给粮回乡。各县地方上还有度荒粮，这里的本省饥民多是家里没有地的。你打发他回去，他依旧来了。”

弘历不禁一笑，又问道：“哪个省来这里讨饭的最多？”殷贵毫不犹豫地回道：“河南。不但多，且都是一窝儿一窝儿。有的一家子三代，有的独个来了又去了，叫一群来，最下作了——你少给他盛一点，日爹骂娘地乱叫。窝子狗似的，吃定了我们江南了！”他脸上带着鄙夷睨了一眼吵吵叫叫的人们，忽又叹息道：“也难怪他们，那边说叫‘垦荒’，有的县巴结田中丞，报数儿越多越升官，里保甲长们捧着人放荒熟田开生田，一个不对就拆房子撵人，开出荒来种不出庄稼，原来的地也耽搁了。”范时捷见弘历脸色阴沉，只是沉吟不语，便笑道：“咱们棚里看看吧？”于是殷贵导引，三个人漫步来到棚前。只见六个棚面西坐东，一字排开六口大杀猪锅，都是满满的粥。棚里垛着米袋，摊有守夜的床铺，锅沿放着几把大勺子，几个火工脱得只剩一件单衫满头油汗手握长柄勺子翻搅那米。弘历用勺子舀起翻花大滚的粥，看那颜色似灰似红，凑到鼻子近嗅嗅。微微带着股霉味，不禁皱皱眉头，问李卫：“吃得饱么？”

“吃饱是差不多，这东西不顶饥，几泡尿就饿了。”李卫不禁一笑，“也不能吃饱了，也不让他饿死，这是我的宗旨。”弘历轻声叹息一声放下勺子出棚，沿着场边向西趲去。李卫这个话他在山东赈灾，听山东巡抚也讲过。舍粥是为救荒救命，不能叫灾民吃得比在家种地还强，也不能让他们饿得砸了粥棚，这里头的分寸难为了地方官。李卫和范时捷早已赶了上来，见他恍恍惚惚往西走，范时捷忙道：“主子，那边是五通庙，里头住的都是这些人，没什么看头。”

弘历似乎没有听见，加快了步子来到庙前。由于快到开饭时，这边庙里几乎已没什么人，只有几个衣衫蓝缕的老婆子披着破袄，偎在门洞角晒太阳。弘历抬头看时，果见庙前一块破匾，上写“五通神祠”四个泥金大字，“祠”字已经剥掉半边。楹上对联还算完整：

有灵有神辉光照八方祐国而裕民，如应如响血食临万众祸淫且福善。

下边题签已经漫漶不清。李卫在旁解说道：“这祠堂红极一时。康熙初年每年都要一对童男童女灌了水银活祭呢！汤斌任南京知府，扒了神像一火烧了，撵走住持道士，说如果有祸我一身当之。汤文正公不但没事，还升了官。去年有两个洋和尚，说是法兰西的，看中了这块地皮，要建教堂，和我打了几次嘴皮。我说建庙，成！不过要建就建孔庙，或者佛寺，我不晓得你那个什么鸟耶苏孙苏的，他们也就罢了。”弘历点点头，说道：“往后逢这种事要上奏。这外来的人弄的名堂我们不清楚，小心着了他们道儿——”还要往下说时，便听粥棚那边“当当当”一阵敲钟声，人们炸了窝似地欢呼“开棚了，开棚了！”锅碗瓢盆人挤马撞响成一片。弘历刚一回头，这边庙里却传出一阵撕心裂肺的叫骂声，却是河南女人的声口：

“你个杀千刀的！堂堂六尺个大男人，老婆儿子都养活不了！吃舍饭，裤子烂得遮不住蛋，还要和人赌钱……啊啦……要去你自卖自身，我这么小个丫头送出去，还有她的活命？……”

第二十二回 仁义皇子挫强救弱 诰命夫人闲说邪教

弘历几个人一愣，接着便听几个孩子“哇”地一声齐哭乱叫，一个壮汉子一手将一个十二三岁的女孩子挟在腰间从庙里出来，随后一个女人披头散发疯子一样追出来，一男一女两个孩子跟在后头“爸妈”乱叫。女人叫：“你过你的，我过我的，咱们一刀两断！你把小丫给我放下！你个不要脸没囊气的男人啊……”那男人回身抡圆巴掌“啪”地打了女人个满脸花，跺脚怒喝：“贱人！叫你撵！我不写休书，你一辈子是王家人！”那女人毫不畏惧，扑上去死死搂住已经哭哑了嗓子的女儿，扬脸骂道：“我贱？你贵么？撒泡尿照照你那鳖孙样儿！我死也不叫你卖我的闺女，你给我放下，放下，放下！——我日你王老五八辈祖宗了……呜……这日子可怎么过呀……”她一转眼见弘历和李范三个站在门口，丢了孩子趴跪过来，磕头如捣蒜，哭道：“你们老爷行善积德，放过我这闺女……死鬼男人争了你们亏欠，叫他去给你们当长工抵债。我这闺女才十三岁，她不会侍候人。你那个春香楼不是女孩去的地方儿……你们行行好……必定公侯万代！”那女孩见父亲发愣，一溜挣脱了身子，和弟弟妹妹一齐扑到女人身边，娘母子四人一顿抱头大哭。

弘历被这凄惨的生离死别先是惊呆了，此时才想到她把自己错认成买人的。看看三个孩子，都不到总角年纪，死死抱住母亲，用惊恐的目光盯着自己，他的心好像从老高老高的地方一下子跌落下来。弘历正要说话，身后一个人格格笑道：“你求错主儿了。买主在这儿呢！”李卫范时捷都在全神贯注看这边，猛回头，见一个瘦高个儿站在旗杆石础边，旁边还有三四个街混儿打扮的人挤眉弄眼地嗑瓜子儿。王老五见他们来，憨憨地过来鞠了一躬，说道：“蔡五爷，你瞅我屋里的，她不情愿……孩子也忒小，不懂事也不会侍候人。算我输了我自己，给你家打三年长工，顶了那七两银的赌债，成么？”他说道，自己却落下了泪。

“我们开堂子的，又不发佃田，叫什么长工呢？”那蔡五爷嚼着牙花子，瞟了弘历几个人一眼，手托着下巴故作为难地说道，“说实在的，这么小不丁点的孩子到我们那，现今也派不上用场。瞧你这家子这样，我心里也怪不忍的。”

弘历没想到他说出这话，打量那蔡五爷时，只见他白白胖胖一张小圆脸，五官倒也齐整，只左颊上蚕豆大一块黑痣长着三寸长的毛，猪鬃似的，好端端带出了破相。弘历心中不禁暗自嗟讶：行院里也有善心人呢！正想走开，却见蔡五爷走到那女人跟前，一手托起她下巴，笑着对几个街混儿道：“你们瞧哎！我们五嫂人泼辣，模样长得可俊！别看脸黄，那是饿的了。到我那儿三个月不出，准调教出个老西施给你们看！”几个街混儿一阵哄笑，七嘴八舌道：

“是嘛，还是蔡爷眼里有水！这婆娘是脸上抹了锅灰，皂角香胰子咯吱咯吱洗出来，比蔡五爷跟前的三娘子还标致呢！”

“怪不得押宝时王老五舍不得呢！”

“喂，老五，拿堂客换了你闺女吧！”

“五嫂，跟蔡五爷去畅心楼享福吧，你这么一枝鲜花，干么守着这堆牛粪呢？蔡爷家烧火丫头也比你这日子排场些！”

“就是的。”蔡五爷格格一笑，转身对王老五道，“拿你老婆抵债，只在我那侍候三个月我就还你。”他俯身又端详一下低头不语的王五嫂，啧啧叹道，“真是个美人胎子，老五好有艳福啊！”

站在旁边的范时捷早已看不下去，跨了一步正要说话，李卫在旁轻轻拽拽他衣角，向弘历努努嘴，小声道：“瞧着四爷的。”范时捷看弘历时，已是阴了脸，一手摇着扇子，咬牙冷笑着一言不发。蔡五爷用眼瞟了一下弘历几个，又劝王老五：“你别迟疑，我准好好待她，还你的时候身上少了一件，我赔你！”

“好蔡爷哩，您高抬贵手我就过去了。”王老五拙讷地红着脸，“我是正经种地人家，她也是好人家——欠你七两银子，我死活挣命，半年给你挣出来，成么？挣不出来，我……我……”“你说的比唱的还好听，你这‘家’一拍屁股就远走高飞了，我寻李制台为你下海捕文书拿你？赌场上头无父子，我抬的什么手？”蔡五爷色迷迷地看着王五娘，嬉笑道，“自古笑贫不笑娼，害哪门子臊呢？何况我也不是天长地久霸着五嫂不放，侍候几个月，她照旧回来了。说实在的，我也怕家里那只母夜叉欺侮五嫂呢！”旁边一个街混儿见那女人只是捂着脸哭，小声对蔡五爷道：“五爷，呆会儿这些吃舍饭的外省倜子们回来，要招麻烦的。”

一语提醒了蔡五爷，这里不是人市，是饥民聚集的舍饭场，饥民们吃饭回来，激起公愤不是耍的。他顿时翻转面皮，冷笑道：“好，好！你有本事赌，就有本事担待！我不要你这臭女人了，拉上他这丫头，走——我看是谁敢拦？！”他横了弘历一眼，吸了吸鼻子别转了脸。几个街混儿步喝一声，捋袖挽臂地扑上来，不由分说连撕带拽，从王五嫂怀里拉出哭得声嘶气嘎的女孩子拖起便走。那女人已全然无力再追，仰天躺卧着只是嘶声大哭：“老天爷！你就睁眼瞧瞧吧……我的娇儿啊……王老五，你个不要脸的，卖我的闺女……”蔡五爷哼地冷笑一声说道：“想要闺女你来换，多会儿想通多会儿来——我铺好床等你！走！”几个人咋呼吆喝着便走。

“慢！”

弘历终于忍不住了，将手中折扇一合，大声说道：“他不就该你七两银子么？我代他还了你。人留下！”几个街混儿看看三个人打扮，虽不奢华，却也并不寒酸，弘历潇洒的气度黑黝黝的瞳仁中闪着光，不怒自威

的气势更使他们心慑。一愣间，那女孩子已经挣脱了，扑身跃回母亲怀抱。蔡五爷转过脸，上下打量一眼弘历，说道：“外乡人，要知道这里是金陵城！他欠的是人债，不是钱债。人，已经是我的了。”

“就算是你的，我买下了！”

“成，七十两银子给你。”

弘历一张清秀的脸拧歪了，血一下子全涌到脸上，额头的青筋突突直跳。李卫自小侍候这个少主子，从来没见过他暴怒起来这副模样，下意识地竟打了个寒颤，看四周时，见邢家四兄弟正慢慢凑过来，才略觉放心。弘历狞笑着说了，向袖子里摸银票，才知道没带，范时捷忙从靴页子里抽出一张银票递上去，说道：“四爷，这是一张一百两的。”蔡五爷没想到弘历肯出十倍的价来争，倒是一怔，刁声一笑，说道：“我不卖了！”

“卖，由不得你；不卖，恐怕也由不得你。”李卫在旁冷冷说道，“这个女孩子本主是王老五，不是你姓蔡的。金陵三尺王法之地，想不到有你这样的恶霸，抢买子女为娼，当众调戏妇女，你活够了么？”范时捷曾做过一任顺天府尹，于《大清律》更是熟稔，接口便道：“赌债律不追索，欠了你就欠了你的，连王老五也不必还这笔债。你这贼王八忒煞大胆，光天化日之下就敢如此作恶！”

蔡五爷横着眼盯着几个半路杀出来的程咬金，嘿地一笑，说道：“你们像是咱们城哪个衙门里的，想着我蔡云程不过是个开行院的。是吧？告诉你们，就是李制台在这，也干预不了在下这点事情！这是北京万岁爷驾前三贝勒爷的差使，要买几个女孩子，教司出来送进去，大内里使唤的！他欠的债，情愿以女抵债。怎么，你们敢挡横儿？”李卫和范时捷原以为姓蔡的不过是个娼院掌柜，没想到后头竟连带着弘时，不禁都是一怔，都把目光射向弘历。弘历目光一跳，他也觉得有些意外，随即一声冷笑，却高傲地昂起了头不言声。李卫眼见邢家四兄弟过来，断喝一声：

“拿了！”

“喳！”

邢建业、邢建敏、邢建忠、邢建义四人齐应一声，转身便扑向蔡云程。几个街混儿吓得掉头便逃，被邢建义、邢建忠两个赶上，一顿拳脚打得鬼哭狼嚎，齐跪了李卫面前，捣蒜价磕头告饶：“不干我们的事，不过希图吃蔡五——蔡云程几个酒钱，跟着凑个热闹……好爷们哩，别和我们这些下三滥们一个见识儿，污了爷们的手脚……”那蔡云程被邢建敏反拧胳膊擒了，仍是一脸不服气，棱着眼问：“你们哪个衙门的？防备你头上的顶子！我们三爷如今是万岁爷身边第一人，就是张中堂、鄂中堂也得瞧我们爷的！只怕你上绳容易松绑难！”

“放屁，掌他的嘴！”弘历突然怒喝一声，“叫他冒充皇阿哥府里的人！”

邢建义在兄弟中性情最是暴躁，答应一声，“啪”地一个耳光，那蔡云程一只耳朵已是聋了，口中兀自不停地骂：“好，好！打得爷好！你这个小白脸——我操你十八辈……”邢建义见他口中出草，哪里容得他再骂，左右开弓，噼里啪啦打得不分个儿，蔡云程口中泛着血沫，呜呜噜噜也不知骂些什么。那王氏恨极了，就地下车辙窝里挖出一把又腥又臊的湿泥，一纵身上去就糊了个满嘴满鼻子，顺手猛地就拽下了蔡云程脸上那一绺毛。蔡云程一个鲤鱼挺，疼得大叫一声，已是晕厥过去。

“打！使劲打！”弘历犹自气咻咻来回踱步，“别怕他装死！”

李卫此时才猛醒过来：弘历是想要他的命——因为既不能审，也不宜断——他也生了这个念头。只是此时吃过舍饭的饥民已经陆续回庙，站了一大群听王老五一家子哭诉，因乘人不留意，拉拉邢建业的衣角，轻声道：“去，弄死他！”邢建业会意，大步走上前，用脚踢了踢软得面条似的蔡云程，一脚踩在他胸口暗暗使劲，笑道：“这块臭肉，也配给三贝勒爷当差？真辱没煞人！”那蔡云程遭此暗算，吐着血沫长吁一口气，腿一伸，已是呜呼哀哉，此时早已惊动粥棚那边的兵丁，都飞也似赶过来瞧，见是主官范时捷在场，没人敢过来问。范时捷此时也舒了口气，叫过殷贵，吩咐道：“这个家伙抢劫民女，叫李制台撞上了。当场打死大快民心——你去禀一声南京知府衙门备案。这个臭尸快移化人场烧掉。春荒季里闹起瘟病不是玩的。”弘历却似不留心他们说话，漫步往回走着，对李卫道：“叫那个王老五一块到那边粥棚，我还有话问他们。”

“是！”

李卫恭恭敬敬回了一声，转脸又吩咐了几句，和范时捷快步赶上弘历，迤迤来到粥棚。那些棚丁们此时都知道这个少年身份了得，搬凳子，摆桌子，沏茶倒水，颠得屁滚尿流，好一阵总算停当，就尽南边棚里安顿了弘历李卫三人，都退得远远地听招呼。王老五一家五口已是拖泥带水的来了，进来一排齐儿跪下。

“你这个甚是不争气，不及你婆娘多了！”弘历轻轻吁一口气，端起茶来呷了一口，皱皱眉又放下了碗，“赌钱，已是触了刑律，卖子，更不是做父亲的勾当。”

“老爷……老爷说的是……小人也是穷极了，想回乡，没奈何的……”王老五满眼是泪，结结巴巴连磕头带说，“老爷的大恩大德，我一家子变牛变马也报不完……我再也不敢赌钱了，只是死做挣钱回乡就是……其实，卖我闺女，我心里也跟刀绞似的。爷您是好人，就饶过我吧。我是再不敢的了……”

“唔。”弘历听他说得语无伦次不成章法，转脸问王氏道，“你们是河南人，哪个县的？”

王氏低着头，掩着方才被撕破的前襟，已经全然没有了那股拼命的泼辣气势，腼腆地说道：“回爷的话，我们是封丘县黄台镇人。”弘历怔了一下，说道：“黄台？唐时武则天称号，有一首诗叫《黄台瓜辞》，很有名的，是不是你那里呀？”王氏摇头道：“我不知道。不过我们村的西瓜长得好是真的。前明弘治年间一场大水过去，地也没了。成了河道，什么也不说了。”

“你们县在这里有多少人？”

“二百多个吧。”

“不想回老家么？”

王氏抬头盯了弘历一眼，叹道：“做梦都想……可回去粮没粮，种没种，牲口农具都没有着落，仍旧种不成地。田中丞是个清官，可我们死也不明白，自己种熟了的地偏不让种，逼着人开荒！荒开出来，好地又沙荒了——老爷，回去不就图过个安生日子？里甲长整日敲锣撵人开荒，人心都搅碎了。唉……”

弘历站起身来，悠悠地在刷干净了的粥锅旁踱着，又站到棚口，眯着眼望着景色宜人的玄武湖和湖岸东倒西歪等着下一餐的饥民。半晌，吁了一口气，说道：“垦荒，田中丞没有办错。豫南豫西有些地方地少人多，又有地荒着。你不要怨田中丞，下头州县不晓事，拿着垦荒投他缘，讨他的好儿也是有的。”王老五一家原以为弘历惹祸打死人，必定要逃的，见他这阵势，才知道大有来头，齐把目光睨他。只是弘历不过十七八岁，干净爽利一个公子哥模样，再也猜不出他的身份。李卫想起晚间还要为弘历送行，赔笑正要说话，弘历却问道：“这二百多人善遣回乡，你估约得有多少银子？”

“这个我们衙门核算过。”范时捷见李卫仰着脸盘算，在旁赔笑道，“大人孩子统算，人均得五两。四爷想发遣他们回去，奴才这就拨银子。”弘历想了想，笑道：“我不想惊动官府，这笔银子先从你两个身上垫出来，下次进京到我府账房里支还你们就是了。”

他这一说，李卫和范时捷都笑了。李卫说道：“四爷也忒小看奴才们的了。这是爷的功德，也就是奴才的差事。奴才做了这大的官，这点子孝敬也还巴结得。爷请放心，这事明日就办下来了。爷盘桓几日也要北上，说不定从他们那儿过路呢，奴才不敢糊弄。”

“就是这样，我让官府发遣你们回去。”弘历摸了摸那个小女孩的头，说道，“回去好好把地种起来，别往外逃了。至于垦荒的事，田中丞已经明白，前几日上折子说，‘胥吏不法，借垦田为名逼民外逃，今日已知为政当因势利宜矣’——他已经明白，又是清官，不会再让你们离乡背井了。”

王老五一家听得似懂不懂，但弘历的意思是听明白了：不必一路讨

饭，回乡能安生种地过日子。大人孩子像仰望神明一样凝注着弘历，喃喃祈祷：“请老爷留个名讳给我们。我们给您立长生牌位……您老人家这么善行，天必定照应您中头名状元，代代公侯……”弘历听着只是暗笑，已转身出去，又对范时捷道：“赏他们二十两银子，回去好置农具牲口。”

李卫和范时捷陪同弘历回到城里总督衙门，天色已经向晚。三个人联袂从仪门进了大院，只见议事厅前已站满了大大小小官员，首府首县忙得满头热汗张罗着摆布筵桌，家人们走马灯似的挂灯扛坐垫搬屏风，还有人喊叫道：“进内院请问一下宪太太，制台爷回没有？”弘历一笑，说道：“李卫，你不回来这里成了没王蜂，连翠儿也忙上了。我可是饥肠辘辘了，先在翠儿那吃点点心打打饥荒吧。”李卫说道：“请老范这边照应一下。我陪爷进去，开筵时再出来。”因见弘历已经走远，便跟过来一同进院。老远便听夫人翠儿大声大噪地支派：“去寻老爷的人回没有？回来叫他快点来见我！主子爷是爱干净爱雅致的，那个花里胡哨的屏风弄一边去！倒是那幅虬龙凤竹松鹤图屏只怕还合适——你死瘟在门洞里作什么？去，把那套紫砂茶具——哎呀，是老爷回来了！真是的，穿这么一身到哪里——哎哟！今我这眼是怎的了，这不是我们少主子么？”她絮叨着，一反眼见弘历也在，拍手打膝过来请安，替弘历拍打着身上的灰土连说带赞，口中还夹着叹息，“我小时落这个鸡视眼，每日到这时分竟是个瞎子，竟没瞧见我的少主子！这死鬼的也不吭一声，专站着瞧我的西洋镜儿。四爷，您怕有三四个月没来的了吧？我天天巴巴儿地盼，心里只是个放不下。说过去请安，日日都是使得的。偏他说四爷有话，除了逢年过节不叫我去！怕四爷落个‘交通大臣’的名声儿——我想，我跟别人不一样，我是康熙四十六年就跟了主子万岁爷在娘娘跟前侍候的。说句卖老的话，四爷临盆还是我侍候热水呢！那也真是让人诧异，满院的那个香啊，屋里的烛不知怎么那么红、那么亮，连窗户纸都映得红透了。爷头一声哭出来，嘎声亮得金钟似的，里三院的奴才们都听得一愣：爷是大贵大富大不一样的命，这是注定了的！老主子当时正禅定，您知道他老人家那脾气，天塌下来也不相干的——竟也睁开眼，听了半日才又入定过去——那可真是异样的！”……一头说，一头和李卫搀拥着弘历进了堂房。请弘历居中坐了，插烛儿般和李卫跪下拜了三拜，起身又一迭连声吩咐：“先给主子送点心来，沏茶！”

“是！”

里里外外丫头老婆子见李卫翠儿都跪了，都“唵”地随着跪下，此刻忙答应着出去张罗，早有一个大丫头端着几只蛋花春卷，两个小馒头，几块细巧宫点进来，后头小丫头捧着一碗茶小心翼翼地跟着。翠儿和李卫忙接过来，亲自安放在弘历桌前，翠儿道：“请主子将就着用点。主子爱用我糟的鹅掌，因说您要回北京，都收拾了装车了。还有给皇上娘娘做的鞋，皇上说比大内那些针线上人做的合脚熨帖，我也叫人封了箱子里带上。皇上娘娘有事没事赏东西都还惦记着我这老村姑，我就有一万分心也答报不了。李卫也不是什么好身板，少主子瞧他老了，好歹在北京给他找个闲衙门混。我也得沾光儿常常进宫见见我们老少主子，主子

娘娘，他时不时的还能进京，我只能干看，心里念记主子的心比他还强十倍！”说道便抹眼泪儿。李卫道：“大高兴的日子，你哭个什么？真是的，也不怕四爷笑！”翠儿破涕笑道：“我也真是，半老了越发没成色。我是见了主子爱呀！我们老主子是佛心慈悲，外面儿上冷心里热，拔苦救难降妖伏魔。这少主子，你细瞧，这模样，这身段，这气概，还有这心地学问，扮上观音是观音，扮上佛爷是佛爷呢！”

弘历边吃点心、啜茶边听她一套接一套聒絮奉迎，从政务丛繁中解脱出来，主子奴才犹如家常闲侃，真觉得心恬意怡温馨不可名状。因笑道：“你都要成‘快嘴李翠莲’了！当日在我书房里侍候，还闷嘴葫芦儿似的呢！我就取你这依恋主子的心，这就叫不忘本。李卫把两江治理得好，督抚各司都听他的，相与得好。两江是天下财赋根本之地，不能没有个能干心腹大臣在这坐镇，所以现在不能想回北京，到时候我自然替你们说话的。万岁爷也时时惦着你们的，又怕门下奴才在外做官不成器，坏了他老人家名声，又怕累着了你们。他老人家想等新政有个眉目，学圣祖爷，也要南巡，是必要住到你家来的。就如今李卫去北京，也可带你。你是一品诰命，随他进京朝见一下主子、主子娘娘也是题中应有之义。见面尽容易的，何必伤感？”他又呷了两口茶，沉吟说道，“今儿筵上，就说我五日后走。其实呢，后天晚上我就要起程了。”

“四爷！”李卫惊讶地望着弘历，说道，“南京官员要郊送的呀！您要微服，路上变一变装就是了。五天后我突然说您早已去了，怕下头人议论，请主子……”弘历点点头，语气变得有点沉重：“我本不想大张旗鼓，而且这样一路也能看看春景，体察些子下情。你恐怕还要派些人丁暗地里维持一下，我总觉这一道儿上不甚安全似的。”

翠儿和李卫目光都是霍然一动。李卫皱着眉头冥思苦想，翠儿却道：“南京人说六朝金粉繁华之地，什么能人不出来？当年朱三太子钟三郎一窝子贼，就在毗卢院山上架红衣大炮，要在圣祖爷南巡时候行刺。那里头僧道杂处，飞贼大盗多的是，哪里能一网打尽了？奴婢前些时去鸡鸣寺进香，见一个游方道士，说是红阳教的，用铁铲剗开青石板，种上葫芦儿浇上沸水，吟诵咒语，当时就长出葫芦芽，拔丝似的抽蔓爬藤开花结葫芦，圈着看的人有好几千！我说这是个有道行的，布施了五十两银子。回来跟他说，他倒派人去拿那道士，说是‘白莲教’妖惑惑众。四爷要出了什么事，说不定就是这些贼呢！”她说完，竟不自禁打了个寒颤，双手合十喃喃道，“阿弥陀佛！”李卫却问道：“四爷，那首诗您能不能给奴才警讲警讲？”

“诗里没有恶意。”弘历不安地搓了一下手，“似乎和我游戏，报警有人暗算我。至于暗算我的人，他说是个权势极大的人。”其实李卫只要稍稍有点学问，或读过《诗经》，就知道“鸛鸣”二字特指兄弟，除了弘时没有第二人，无奈他不懂。但李卫是天分极高的人，出了名的“缠死鬼”，从“权势极大”四个字已经隐隐听出了弘历双关之意。他顿时凝住了眉头，说道：“四爷，记得前年您去山东赈灾，有个叫吴瞎子的火居道士，连杀莱芜三个朝廷命官当众投案。后来您查出这三个官都是侵吞赈

灾款的赃官，出脱他只定了个斩监候。我已经放了他，补在山东臬司衙门当巡捕头儿。一个月前我虑着爷回京必定微服，没人护驾不成，写信叫山东放人过来。吴瞎子是终南剑侠胡富山的关门弟子，武林和他过招七个回合没有个不败的，所以译名‘七步无常’。直隶山东河南安徽他黑道朋友多得不计其数，爷无论如何消停一下，等着他来再走，再不然请端木家来个高手也成。从这里到北京关山万里，奴才怎么放得心？奴才要亲自陪爷走的。翠儿也思念老主子，干脆都跟着，汤汤水水的也有人侍奉，可成？”

弘历笑道：“我不过随口告诉你一声，多留心此地治安，你就这么闹起来，又是展期成行，又是等人，又是护送的！生死百命，你就弄得万事周全，就保得我平安？还照我方才说的办，你只发文沿途照应，这是钦差的规矩。如今不是兵荒马乱年月，太平世界法纪严森，我装神弄鬼的，叫人笑了去！”

李卫还要说话，见尹继善、范时捷后头跟着按察使毛孝先，还有一个六品官，穿着鹭鸶补服五短身材黑红脸膛，随在毛孝先后头摆着方步进来，却不认识，便住了口。四个人给弘历请了安。弘历端详一下那位官员，笑道：“这不是户部的刘统勋么？怎么也在这里？”刘统勋端庄严肃不苟言笑，一躬身朗声说道：“回王爷，奴才是调粮来的，已经完差，奉皇上旨意，随同王爷回京。”

“前头席面已经备好。”尹继善见弘历还要问话，忙插口说道，“公事还有办完的时候？统勋左右是要随四爷一道儿走的，我们专门来请四爷安席。”

“好吧。”弘历一笑起身，说道，“我已经吃饱了，饱汉子不知饿汉子饥么！”

第二十三回 督署堂李卫设祖饯 驿馆店大员互攻讦

饯行筵设在总督衙门签押房北的正堂里，李卫性情豪爽，好阔朗，一来南京就任总督便命人将原来一个好端端的五楹大堂拆掉。他却有办法，仍旧是五楹，只是长宽各加一倍，整整比原来大了三倍，言官们又想告御状说他奢华，偏是他除了房子大些，“奢华”家具一概不设，也兴索罢了。弘历一行六人从后堂影屏中出来看时，满堂的官员翎顶辉煌，都已安坐在位。有的大说大笑，有的窃窃私语，有的几个同乡凑在角落里侃家常，人声嗡嗡噪杂不堪，见他们出来，“刷”地立起身来，又“唵”地一片跪下，齐声道：“请宝亲王爷安！”

“这么多熟人呐！阿隆、殷德乾、姜文义、阿桂、英德、雷啸天、樊圃蕙、张化英……”弘历一边笑，向上首走着，辨识着下面赴筵的官员。他一口气点了四十多个人的名字，有的跟他视察过河工，检视过兵营，有的为他汇报过案件，调阅过文书，有的只是公事奉见一面之交，大的也不过知府，小的只是个县丞，弘历徐徐指名招呼无一错漏，连李卫也不禁惊讶“这主儿真好记心！”弘历一摆手，说道：“都起来，请坐了。今儿李卫请客为我饯行，一概不要拘礼，只管痛乐了！”

众人安席坐了，李卫陪坐在弘历身边，一手执杯，清癯苍白的面孔兴奋得泛上红晕，大声嬉笑道：“诸位，你们有的和我共事日子不长，有的相处得很久了。”他瞟一眼范时捷，“像我们范大舅子，都几十年交情了吧？我没有设筵请过客。有人说是叫化子小气，其实我是没钱，当赃官咱做不来，凭俸禄呢又请不起客。如今皇恩浩荡，吏治刷新火耗归了公，发养廉银，我李某人也就有了两个村钱。所以这头一杯咱们饮干了，恭祝圣上万福万寿！”他“咽”地一仰而尽，将杯底一亮。众人不敢怠慢，袍袖瑟瑟，杯声咣啷，顿时也就饮了。

“这第二杯，敬咱们宝亲王，我的少主子！”李卫起身为弘历满斟一杯，笑容可掬地说道，“咱们浙江两省，最先实行了养廉银制度，又最先丈量了地土，最先摊丁入亩。皇上表彰我是模范总督，其实我肚里多少下水，诸位心里也都清爽。王爷在北京，替我李卫担待了多少，我清楚，继善老范老毛也是清楚的。我们王爷虽说年轻，处事虑世那种细密周详，待人接物那种仁德厚道，不身在其中你想也想不到，这次王爷奉钦命巡视咱们这块，事事高屋——嗯，这个这个远瞩，提耳命令。我们顺顺当当就把差事给办下来了。你们几曾见过四爷这样的金枝玉叶，赤了脚节风沐雨巡查黄河堤，驾小船测量漕运淤泥，又有几个人和饥民拉絮家常，问长问短，到舍粥棚里亲自巡视赈灾？苏杭天堂近在一尺之远，我们四爷也没有去领略过。所以呀，四爷是咱们大清雍正朝的大梁大柱，也是我们的歇凉大树！来，为四爷福寿安康，顺风返京，我们干了！”

弘历听李卫连篇累牍夸奖自己，虽不无马屁上嫌疑又说得至诚天衣无缝，听他几个成语说得不地道，肚里暗笑着举杯说道：“小王何德何能？这都仰仗皇阿玛宏图远虑，俯倚诸君精白忠忱实心治事，两江才治得好。李卫是大模范，诸君是小模范，大家都辛苦了，我们共勉就是！”说罢和众人举杯一倾而尽。

“两江天下财赋重地，”李卫笑嘻嘻为弘历和同桌的范时捷、毛孝先和陪坐的刘统勋一一又斟上，口中说道，“我来这里陛辞，皇上至嘱再三，新政推行要稳。我看我们是没辜负了皇上，又稳又快，所以不大才得了个‘模范’彩头。一个篱笆三个桩，一条好汉三个帮，全亏了两省大小七百多官儿帮衬我这大字不识的总督。所以，这第三杯酒我独自饮了，以儆效尤。”众人哄堂大笑，李卫喝了酒，问范时捷：“我说错了么？”范时捷笑得打跌，呛嗓儿咳嗽道：“应该说‘以示敬心’。‘以儆效尤’是刑法布告上的话，意思是不许别人照样儿做！就连你老兄说的‘高屋远瞩’、‘耳提命令’、‘节风沐雨’，老范也不敢恭维。”李卫红了脸笑道：“我们师爷写的稿子，我背得不好。不过我的意思十分明白，总而言之，娘希匹的你们这些小狗和我们这几只大狗，在皇上和四爷跟前怪露脸的。共举一杯，干了！”

他有了酒，立刻本相毕露。弘历在南京平时见他，虽也有调侃，从不见他如此放浪形骸，把自己和下属统指为狗，因悄声问尹继善：“李又玠爱骂人，皇上跟我说过他粗率，平日也有这样子么？”尹继善微笑着小声道：“他在主子跟前不敢放肆，今儿是吃了酒。这些官平日都早被他骂皮了。他还有一条：越是喜爱那个官，越骂得凶。给四爷说个笑话儿，前头那个中军官，原来在签押房当差。我来见又玠，他说：‘告诉中丞一句话，我要升官了！’我问‘你怎么知道的？’他说，‘昨儿个制台骂我“滚”了！’——果不其然，隔了两日，他的中军五品武职的牌子就挂出来了。”弘历听得忍俊不禁，但他是个自尊矜贵的人，什么都讲究规矩分寸的，因俯下身子装着捡扇子偷笑了好一阵才又坐直。李卫忙过来劝酒，又大声说道：“四爷再过五六天就要走了。除了方才劝的三杯酒，奴才还有两件宝要献。”

“什么宝？”弘历心里“格登”一下，脸上已经没了笑容。李卫知道他心思，忙笑道：“四爷放心，不是金银珠玉，也不是奇珍异玩。松江、常州、镇江三府去年秋天大丰收，绅民自愿乐输粳米一百万石。粮虽不算多，是子民拳拳敬天尊帝的心意。我派人去这三府查看，府库、义仓充实，藩库银账两符，确是百姓的忠输，我想，这应该算一宝的，请王爷代奏贡献。”弘历听着，脸上已经泛出红光，大为高兴道：“三个府的知府，你写个保奏片子。乐输一千石的业主农户开列名单，这事我就作得主，给他们九品顶戴，以示荣宠！”弘历话一出口，立刻引起官员们一片啧啧称颂声。他先是一阵得意，陡地又觉不妥，此时也不及思量，笑问：“你的第二件宝呢？”

李卫精神抖擞容光焕发，此刻一点也不像个沉疴在身的人，笑道：“苏北这地方爷也去过几次，高家堰以东到清江口黄运交汇地带，过

了几次大水，已经分不出哪是主河道，哪是支流。四爷为此焦虑，请户部调拨一百万两银子修治黄河，清理漕运淤塞。这是四爷心头一块病。全省推行官绅一体当差，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不要朝廷费心，从秋季枯水开始各沿黄河府县分段治理。萧家渡以东缕堤已经全部合龙。菜花汛一过，黄水冲刷，立刻就能归复旧道，我算了算，可以淤出荒田七十万顷。四爷，那时候您就瞧李卫垦荒吧！”

“好好好！这真正又是一宝！”弘历大为兴奋，别说淤荒造田，仅就河堤合龙一项，也会高兴得雍正睡不着觉的。他杯一举，“诸君共饮，不干者罚酒三杯！”说着站起身来。

所有的人都立起身来举杯过顶，一片清脆的嘎玉相撞声后，杯底都翻亮过来相验。

“不过，我叫化子的酒也不是好吃的。”李卫待众人都坐下，脸上似笑不笑徐步下了公座，踱至靠西南角一桌前站定了。弘历不知他搞什么鬼，诧异地看了尹继善一眼，尹继善忙凑到他耳旁，低声道：“李公要处置人。”弘历细看时，果见一桌官员呆坐如木鸡，忐忑不安地等待着这位总督发作。

许久，李卫才长透了一口气，踱到一张桌前，对一位中年官员笑道：“陈世倌，你是前年委的札，任太仓直隶州令的吧？”弘历打量那陈世倌，只见他三十五六岁年纪，戴着砵磑顶戴，八蟒五爪袍外套鹭鸶补服，方方的国字脸，一双不大的眼睛眨巴着，漆黑八字髭须下，下须微微翘起，透着精明和倔强。弘历一见便起好感，却见陈世倌从容起身答道：“大人记的得不错，有什么训诲，请示下！”

“哪里！”李卫一笑，“我敬重你的才学。康熙五十一年，才二十岁的人，就中了进士。你选的墨卷我书房里有，还有你的《梅院诗抄》，虽说不大懂的，听人说都是一等一的佳作。”

“卑职谬承大人金奖，那都是雕虫小技耳！”

“客气了。”李卫淡淡说道，“你人品也好，没有伸手贪墨，也没听你那里有冤案。我去太仓，那里的人都说你是好人。你别小看了这个考语，这年头官场里能让人说人‘好人’的也是难得的。你修的那个太仓书院，我看比嵩山书院还要强些。走到你衙门里，听不见板子和算盘响，琴声、棋声、吟诗声倒是有的。读书人都说你是贤令。照我看，你是个‘雅官’。”

陈世倌淡淡一笑，说道：“不贪是本分，修书院是昌明圣学，也是读书人本分。我按本性做官为人。别人说我什么，也不大留心。”

“但我不明白，”李卫倏地勃然变色，“江南省七十二州县，还有浙江五十多个州县，都已经实行官绅一体纳粮，偏偏你就顶着？你凭的什么？你那里不归我管，或者是你蔑视我李卫，或者还有别的缘故么？”

嗯？！”

满屋里人听他夸奖陈世倌，原是心里一块石头落地，不料李卫突然翻脸，连珠炮质问他，声色俱厉丝毫不留情面，不禁都大吃一惊。陈世倌同桌的几个官员感同身受，都蓦地出了一身汗。陈世倌像是突然挨了一闷棍，身子踉跄了一下，脸色变得青中透黄，但他很快就镇静下来，向李卫一拱手说道：“制台大人，你言重了。太仓地方官绅与佃户历来不合，我前任里每年都有八月十五夺佃，或逼死佃户，或杀戮东家业主的。去年秋天河南官绅一体纳粮当差的情形传到我们那里，刁佃抗租，持械威逼业主的案子出了十几起。制台，业主是朝廷为政根基呀，王道治化，绥安地方，平日靠的就是他们。他们为佃户胁迫，本来就一肚皮的无名，我们再挤他们和佃户一处出差纳粮，斯文扫地，绅宦气短，不是助长痞恶顽钝刁民抗上犯尊，就是逼得绅士与刁民同流合污。一遇水旱歉收，那祸就不可测了。李大人，我是很敬佩你为人，也服气你做事干练的。只不知为什么我冒犯了您，今日当着王爷和上下文武，又是您的家筵，为什么无端给我难堪？”他说着，已是满面泪光，哽咽说道，“我为自己难过，更为你难过，我还为太仓百姓担忧……”

李卫起先脸上还带着讥讽的冷笑，渐渐沉静，变得愈来愈苍白，最后竟是呆若木鸡，只死盯着面前这个陈世倌，头目眩晕，雷击了一样僵立不动。满庭文武屏息吞声，像古庙一样沉寂，半晌，李卫叹息一声，忽然对陈世倌一个长揖到地，低着头不肯抬起，说道：“是李卫处事左了，我当众给你赔礼道歉！”

“大人，这，这如何当得起？”

“我终究不读书的过，”李卫哽咽嗓子道，“你当得起。你不原谅我，我拜到席终！”

陈世倌泪如泉涌，双手搀起李卫身躯，说道：“既如此说，我勉从宪命就是。我也有不是，早已瞧出大人不满，应该早些把话说透。读书人性傲，弄到这田地，不全怪大人。何况您统管两省军民二政，又负责稽查天下匪盗，偶有不留心处，岂能以暇掩瑜？”

“好，两个都是国家瑰宝。”弘历诧异而好奇而震惊，至此又感动又欣慰，起身一手执壶，一手执杯下来，满面春风说道：“一个折节下士，一个循礼不悖，好！我来和你们共饮一杯合息酒！”说着为二人各倾一杯，自己也斟满了，三杯酒琥珀似的，晃晃一碰，已是各自干了。李卫已是恢复了常态，嘻嘻一笑，竟上去拍拍陈世倌肩头操一口安徽话，说道：“娘希匹的李卫小瞧了读书人。你大有出息，贼娘好好地搞！”

众人不禁哄然鼓掌大笑。李卫笑道：“雍正二年李绂参我一本，说我不读书不学无术，而且违旨看戏。我回奏万岁，不读书是有的，看戏是因为不读书又想懂史，所以天下督抚不许演堂会看戏，唯独我是‘奉旨观剧’，今儿是我家筵，借官家一席之地，叫戏子人来唱一句！”他顺手扯

了陈世倌往上席走，连声道，“开戏开戏！——你来，和我坐一处说话！”

须臾，两厢笙簧齐鸣弦管应和。六个妙龄女子，一色汉装，荷绿长裙曳地，银红比甲醒神，随着节拍从屏风后冉冉而出。灯下看美人绰约掩映，销魂容光令人神往。弘历久羁在外，事务丛繁，烦恼郁塞至此一洗而尽，听那歌伎唱时，却是：

红樱悬翠葆，渐金铃枝深，瑶阶花少。万颗燕支赠旧情，争奈弄珠人老！扇底清歌，还记得樊姬娇小。几度相思，红豆都销，碧丝空袅……

“好，这是王沂孙的《三姝媚》了！”弘历按节而拍，细细品评，大赞道，“这曲子谱得也好，堪称绝调。”

“我终归是个俗人，听不懂。”李卫笑着呷了一口茶，望着摇曳婆娑的舞女，若有所思地摇摇头，又叹道，“没办法。”“有办法的。”范时捷笑着对弘历挤挤眼，“四爷就在跟前，四爷给你做个主，翠儿不依也得依！”弘历听得入神，恍惚问道：“你们挤眉弄眼的，是怎么回事？”

毛孝先笑道：“这是李大人的情孽。先头选戏班子，有个叫豆官的小生，很投制台的缘，就收了房里做丫头，那丫头也很倾慕大人的。可惜嫂夫人风流棒喝，胭脂虎啸厉害，到如今连个名目没有。这事可不是四爷一句话就算的么？”“翠儿还是个醋坛子？”弘历笑道，“不要紧，回头我去给你告这个情。”李卫不好意思地看看一脸正色的刘统勋，说道：“他们不知情，翠儿倒也不是妒忌。一来圣上当年有话，李卫不许讨小，二来我身子骨儿也不好，就放一边了。”

几个人说笑絮语间，已经换了散曲儿。

这是无语脉脉春海棠，这是杏花天桃云中藏。销魂处翠华裹红妆，连钩凤窠，巧笑迎人，恰便似软玉塑王嫱，兰馥西施寄温香。怎得红娘报纱窗，则俺这立功心，封侯志，英雄泪，都化了一把情肠……

此时歌曲婉转，清音袅袅，座中客醒然半醉击节细聆，直令人心飞神越飘渺欲仙。弘历不禁大为赞叹：“今儿真个耳目一新，我在安庆听的徽调，在江南听这散曲和昆调，堪称三绝。北边那些野台子道情比起来，简直不堪入耳。且这词儿也编得甚好。”他随口一句话，却搔到了尹继善痒处，一边说“这是袁子才的大作”，一边将椅子向弘历这边靠靠，便大讲起南北曲的异同，什么声、气、韵、形、格、味，滔滔不绝。李卫插坐在他们中间，既不懂也无兴趣，见弘历侧耳凝神听得专注，便索性起身告声“方便”，便悄悄出来。因见给自己侍候文稿奏牋的师爷廖湘雨坐在门旁一桌吃酒，递了个眼色便独自出来。廖湘雨会意，向众人一点头，跟着李卫下阶到天井里，问道：“东翁，有事？”

“嗯。”李卫的身影在暗中背对着光，看不清什么脸色，声音低沉浊

重，“你不要吃酒了。到前院点起我的亲兵，立刻动手，把妙香楼包围了，男女贼犯，一个不得漏网。哦，还有个畅心楼，你知道不知道？”廖湘雨皱眉道：“畅心楼和妙香楼只隔一条路。大人，甘凤池他们一伙子一共八个人，眼线说端午会齐，然后一道儿去山东比武。现在只到了四个，铁罗汉、吕四娘、妙手空空、一剑道都还没来。就是这四个，现在也难说就在妙香楼。一惊动，再想遇这么个机会可就难了。”李卫噓着气说道：“个奶奶的，顾不了许多了，只好打草惊蛇，护得四爷平安回去就成！”

廖湘雨惊得身上一颤，下死眼盯着李卫不吱声。李卫咬着牙说道：“这里头有个分别，妙香楼要连锅端，一个不许漏网。畅心楼要网开一面，一个也不许拿。”因见廖湘雨一脸茫然如堕五里雾中，李卫一笑，说道：“你甭问，知道的多了还不如不知道，就这样办！”

“是！”

“回来！”

李卫一招手又叫住了他：“完差回来，就在我的签押房给河南田制台写一封信，请他知会直隶李绂制台，说四爷秘道回京。江苏安徽境内安全我负全责，在他二人境里我只负半责。话要说透又不透，软里又带硬。这要看你老先生的本事了！”

看着廖湘雨匆匆出去，李卫返身回到大堂，已是换了笑脸，一进门便道：“四爷赏识咱们南京的曲儿，几个戏子很给我李卫露脸，每人赏十两银子！来啊来啊，诸位请酒——有什么好的，再唱几个大家听！”

隔了一日，弘历便悄悄起程了。他扮了个茶商，刘统勋一身账房先生打扮，雇了几头走骡，两乘驮轿，二十几个挑夫挑着茶叶，走骡则驮着弘历给雍正和皇后带的药物和珍玩瓷器，还有尹继善给母亲的寿礼，温家的和嫣红、英英仆女分乘了驮轿，弘历自己却是骑马，扮了走镖的邢家四兄弟腰悬宝刀，臂挽硬弓，也都骑马护送。径由滁县、定远、怀远、蒙城、涡阳、亳州取道穿越安徽，一路晓行夜宿直入河南境。那邢家兄弟既辱于妙手空空儿，又受李卫严词至嘱至托，半点不敢怠懈。一路上轮班儿在驮车上休酣，每日十二个时辰寸步不离左右卫护弘历，连走七八天，居然平安无事。待至柘城，早就奉田文镜命守候在鹿邑的河南总督衙门亲兵大队人马赶上来护送，邢建业才一块石头落了心。此时由总督衙中军护送，再也微服不成，弘历也就索性坐进了特意为他准备的鹅黄曲柄大轿。浩浩荡荡日行驿道，夜宿驿馆直趋开封。又走了三四天才到汴京，田文镜早已得报，率开封城文武直迎出十里处，在接官亭设酒为弘历洗尘，恭送入相国寺旁的驿馆里。一应安排周详，也不必细述。

“你太费周张了。”第二日早饭后田文镜来拜，一落座弘历便道，“我走的大官道，太平世界一马平川，又随这么多的人，还怕贼劫了我不

成？走的时候我是单枪匹马，再不招惹你们地方官了。你就那么听李卫蛇蛇蝎蝎的老婆子嘴？”

田文镜越发瘦得可怜，连肩背看去都有些佝偻，坐在那里，时而又一手按着胸口，呼吸时嘴唇微微翕合，似乎不胜其力。他干咳了两声，椅中一躬身说道：“倒是接到李卫一封信。不过奴才迎驾是奉旨行事，不为听李卫的话，他说的都是笑话。过我河南境，凭什么他还负半责？我一根稻草的责也不叫他负。四爷要信得过，我直送您回北京。连李绂我也不叫他负责。”弘历听罢一笑，用碗盖慢条斯理地拨着浮茶，说道：“河南治安皇上屡有表彰，我是很放心的。我关心的是两条，一是新政弄得如何，二是百姓平常能不能安居乐业。”田文镜早已准备好了汇报，因将新政情形大致说了，又道：“火耗归公之后，我连参三名知府，官场震动，如今贪墨的，我敢说没有。河南地土已经全部丈量，富豪人家隐匿土地少缴漏缴钱粮的，我也敢说没有。各衙门整饬吏治，从我总督衙门开头，我开革了五六个师爷，又查出二十几个亲兵有关说官司人命的事，多都放了流配，还请王命在辕门斩了七个，下头也都照此清理。因此，胥吏关说案子官司的，我不敢说没有，但如此峻法严刑，敢以身试法的不多了。新政说到归根，就是治贪官污吏，苏养民生。四爷，文镜身受皇上隆极之恩，是不敢稍有懈怠的。”

“你瘦多了。”弘历点头叹道，“不要管外头有什么闲话，皇上知道你，我们也知道你。”田文镜心头一热，眼泪立刻涌上眼眶，但他是个深沉人，只作迷了眼，用手绢掩饰着揉揉，沙哑着嗓子又道：“我这心只有皇上最知道，拼着这把老骨头报了这恩就是，顾不得别人怎么看，怎么说我了。”弘历笑道：“这又何必伤感？虽说皇上有旨叫来查看，其实他心里有数，我们也都清亮着呢！社稷，公器也。帝王不得为私。有人告状，查看一下，不就更显你真正无私了？我知道你心里的话，怕我拿河南和江南比，说你不如李卫。你一点也不必存这个念头，以为李卫原是皇上龙潜时的旧人，心里偏向。他的长处短处，我们不掩不护，和你是一样的。戴铎你知道吧，到福建当过道台，是雍和宫出去最早的门人，只为借了库银还顶撞查账的人，一道诏谕打发黑龙江去了。李卫的事大处着眼，不拘细务，是他长处；你认真，是你的长处，取长补短，自然政通人和了。”

二人正说话，刘统勋挑帘进来，禀道：“河南布政使阿山布罗、按察使柯英、学政张兴仁在外头，还有钦差查案的，俞鸿图侍御也来拜见王爷。”

“都叫进来吧。”弘历略顿了顿，又对田文镜笑道，“你写的垦荒折子我已经拜读了，这事确不能操之过急。李卫这几年就没有垦荒，如今诸事就绪，他又出新招，围滩造田。发卖出去，值上千万两银子呢！”因将李卫席前献宝的事说了。见刘统勋已引着四名官员进来，都在天井院里跪礼大行，便大声笑道：“免礼，都进来坐着说话！”

阿山布罗、柯英、张兴仁和俞鸿图鱼贯而入，在靠门边的长条凳上

斜签着身子坐下，早有驿吏们捧茶献上。弘历向他们含笑点点头，说道：“我刚从江南过来，河南情形不熟，抑光先来谈谈。我晓得你们有些芥蒂，这是常事嘛，布政使、按察使不但要听省里的，还要应酬朝廷各部，都有自己的难处。我不是打结子，是来解扣子的。不过今儿你们不许在我这吵闹，不然我就轰你们出去。”他这一说，屋里别扭紧张的气氛顿时缓和了不少。弘历又向俞鸿图笑道：“你就是俞鸿图？好，万马齐喑之中敢作长嘶一鸣，你算一条好汉。”俞鸿图激动得脸一红，欠身一礼道：“这是四爷的抬爱，鸿图不敢当。”

“河南与江南比不得。李卫是长袖善舞，多财善贾啊！”田文镜见他们寒暄已过，接着自己的思路说道，“这里的沙荒比江南凶得多。黄河里裹泥带沙，沙重土轻，一样的决溃，这边留下的沙滩，那边淤出了良田。粮食单产也没法比。四爷说李卫的缕堤已经合龙，您不妨看看从洛阳到太康这几百里河道，都是大条石包面儿的堤，一乡一里都有专人管。我也知道这耗力耗钱。为百年计，河南这一代人要多吃些苦，人说我田文镜心狠，也真顾不得了。”

弘历斜靠在椅子上，只是听不言语。俞鸿图在内务府多少年，眼见着弘历幼时天天到毓庆宫听讲，却从没有机会接近。见弘历尚带着稚气的脸庞上，目光却已变得深沉凝注，不禁暗自思忖：三爷比他大着七岁，怎么就没他这份尊严？

“垦荒的折子四爷想必也过目了。”田文镜不胜感慨，叹道，“文镜确有失政之处。应该按曲划布置停当，该垦的地方加紧督促，不该垦的地方想办法加壮地力，把单产提上去。有些胥吏在下边借垦荒敲剥百姓，赶着农民外流，我也有失察之罪……”弘历早就见过几个人的奏折，垦荒填报亩数报户部，田文镜为显示政绩，不甘人后，督促多垦多报是实情，见阿山布罗翕动着嘴唇想说话，知道这位满洲哈喇一开口必定要说难听话，因笑道：“为政难，这个不用说得，你也不要一个劲自责。我看，已经垦出来的，想办法加增地土肥力，稳住。有的确实维持不下去的，就退荒了它，把现有的地种好。外地农民回来，要好生安置。官府补贴些农具修理钱，调拨种子粮，无息发给他们，劳役太重，人就外流，也不单是饿。”

弘历知道这几个人互讦互告，心口都不一致，他来河南，专为雍正再三密谕，协调河南三司衙门一德一心，不要闹纷争。只想私地一个个谈心化解完事，不料这几句批评带勉励的话却鼓起了阿山布罗的勇气，轻咳一声清了清嗓子说道：“四爷这话实在是见透了。我们这边报垦荒，开了多少地，又是安置了多少人，朝廷、户部表彰，准备着加征钱粮。那边四川湖广安徽江南各省叫苦连天，告我们以邻为壑邀功取媚！”他话音一落，柯英立刻趁火添柴：“信阳罗汉英家，老爷子是跟圣祖三次亲征准噶尔的，一个世家，又封着伯爵，只留下少夫人和两个孩子，百把顷地，原是好好的安分日子。好，又量土地，官绅一体当差，县里来一群鸟鳖杂鱼，在府里又吃又住，盘账、丈量，佃户们趁火打劫，赖账的赖账，抗佃的抗佃，没半个月，就家破人散。罗夫人带两个孩子离府出

走，路上又遭了劫，竟讨饭到江西，寻着罗老将军的把兄弟杨云鹏，一场抱头大哭。杨云鹏做着江西将军，出了三万银子安置他们母子。这事惊动了礼部，连下文书叫藩司去接人回豫，几次都挡回来，罗夫人立誓永不回河南！”田文镜冷笑道：“那是黄振国的‘德政’，要算在我头上了？你们不是割头换命的朋友么？他没告诉你，罗家怎么败的？”张兴仁原来木坐着，打定主意不问不开口的，至此也忍不住，说道：“这件事没完，四爷必定知道邓州裴晓易家裴王氏自尽一案。本来对官绅一体纳粮当差，士子们已经群情汹汹，两个案子不啻火上浇油。今年乡试近在眼前，已经有人酝酿着罢考……”

“谁敢暗地串连罢考？”田文镜一直忍着，不肯在弘历面前发作，红着脸憋着气，已是呼吸不匀，听到这里不禁气得五官错位，狞笑着道，“这事就着落在老兄身上。查出为首的，立刻除名。有再敢煽动罢考的，臬司衙门要捕了他，严办不贷！——就是诸位老兄方才说的，文镜也不敢苟同，什么‘邀功取媚’又是什么‘群情汹汹’？有些人的痛痒唯与豪绅士大夫相连！”张兴仁铁青着脸，冷笑一声说道：“你还嫌斯文扫地得不够？三爷几次来信，钧旨要抚安读书人，不可轻易作践。我听制台的，还是三爷的呢？”田文镜道：“你奉钧旨，我还奉的圣旨呢！老兄不肯办，文镜不怕坏了名声，我这个总督恐怕要越俎代庖也未可知。”阿山布罗冷冷在旁插口道：“藩里也有多少事难以料理，侍候不了你这王安石！”

“你可以上表皇上辞职。”

“读书人人为你为政酷苛罢考，难道你是个称职总督？”

“你那是目光短浅一叶障目！”

“你是‘泰山’？”柯英当即反唇相讥，“我们处处尽让着，已帮你作了多少违心的事了！把这些孔孟之徒都提了监狱里？好大的仁政！”

弘历“砰”地一拳击在案上，霍地站起身来，已是立眉横目，恶狠狠扫视众人一眼，又无可奈何摆了摆手，说道：“我刚下车，很乏。你们——退出去吧。”

“喳——”

几个人起身，互相狠狠盯了一眼，各自跪辞出去。

第二十四回 察吏情弘历巡河务 抗酷政秀才罢科考

一连几天弘历没有接见开封城里的官员，每天早晨起来，他便把邢建业等人叫进来，命他们分赴城郊各镇，向各地进城农民打听麦收歉丰情形，米店面店售粮价格。有粮多少，骡马市牲畜进出，饲料贵贱，又把、扫帚、牛笼嘴以及锄、铧、耨、犁铧、斧、镰、铲，多少是外地进的，多少是本地自产的，一概都要听问清楚，造册登记。众人不知道他弄这些什么用场，也不敢问，只见天天出去，稀里糊涂，竟是见货就问价，问了也不买，天晚回来归总儿在刘统勋跟前回禀交差，几天下来，都觉得琐碎无聊之极。弘历白天也不在驿馆，因乡试科场即将开龙门，相国寺、惠济河街、包府坑、南市巷一带店肆酒店住满了各府各县来省应试的秀才。今日相邀吃酒，明日同约会文，热闹不堪。弘历就在这堆人中厮混，有时到半夜才回来。一连六天过去，眼见第二日就要开考，弘历那日回来的才早些，命人“把刘统勋叫过来”。

“四爷，这是截至昨日收集到的百货价目。”刘统勋揉着熬得有些发昏的眼，将厚厚几大册簿子轻轻放在弘历案头，笑道，“除了竹木、玉器、轿杠、绸缎几样，连酱油、醋、柴、茶、青菜也都造了进去。没有师爷，都是我亲手抄录下来了。这样爷查看着方便些。”

弘历点点头，一本一本地浏览，有的地方含笑一带而过，有的地方却看得很细，时而闭上眼好像追忆着什么，口中喃喃有词，也不知念叨些什么，足有一个时辰才看完了。他恍恍惚惚地站起身来，脸上带几分刚刚睡醒的惺忪和平静在屋里转悠了几圈，对正襟危坐看着自己的刘统勋道：“几份册子，叫人誊录一份留下。你这份原件，密封呈送皇上。”

刘统勋愕然，张着口盯着弘历，半晌才道：“奴才明白！”

“你未必明白。”弘历一笑，说道，“这里就我们两个人，我不妨直言告诉你。我很讨厌田文镜这人，我又不得不承认他是清官、好官，难得的能员！这个话你晓得就是了，说出去我是不认账的。”

“四爷！”

“你看看这粮价，”弘历随手翻开一本，指着一栏说道，“麦价三钱四。去年是三钱七，前年遭灾，六钱；大前年田文镜把麦价由六钱降到四钱五，通常这时的麦价都在六钱五、六钱上下。这就是说，田文镜主持河南政务，遭灾年粮价与过去的平年仿佛——三钱四，太便宜了，和江南丰年的米价差不多。可还要想到，河南小麦就要开镰，粮店老板要腾仓，贱售是当然的，他们就在本地，如果河南今年小麦歉收，他就要囤积居奇了。还有你看，王二麻子镰和本地蔡家铁铺镰，价钱一样，都

是五个制钱。把王二麻子的运费刨除，本地镰还贵半个子儿，你不要小看了这个——你笑什么——这是民计民生！”刘统勋笑道：“奴才焉敢笑爷，奴才是觉得有意思。这个本子再没想到这么大用场和学问的。奴才读书两榜进士，圣人书里没讲这些经济之道呢！”

弘历仰起了身子，清秀的双眉慢慢蹙起，良久才道：“圣人设道，鸟瞰万方万物，岂能津津于这些细务？其实《大学》里头一句讲的就是这个。‘大学之道在亲民，在止于至善。’教化临民，精勤求善，都融在这个‘道’中。”他顿了一下，“有人以黄老无为之说劝皇阿玛，说是‘无为而无不为’，似乎这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大道，其实不懂得道不是死的，是如气如水般在流。天下繁琐，应该以宽疏纠治；天下疏纵，该繁琐时小事也得留心。所以说‘一张一弛，文武之道’——朱师傅一开讲先给我们皇阿哥进的，就是这一课。”正说道，见俞鸿图自外忙忙走进来，一边在天井里行礼，口中道，“四爷，奴才在张兴仁那里说事儿，邢建业刚刚见着奴才，来迟了些，请四爷恕罪。”弘历笑道：“不迟，现在天长，离天黑还有两个时辰呢；我要到黄河大堤上去，我们骑马，一边看堤，一边说话吧。”一边说着，一边出了堂房。刘统勋刚说了声“四爷——”弘历笑道：“没有什么回避的事，你也一同走走。”邢家兄弟一直候在西厢廊下，忙不迭便到后院牵马，又佩了兵器，也都骑马遥遥尾随。

“四爷，”俞鸿图上马，随辔纵送着，忧思忡忡地说道，“据奴才看，开封科场肯定要出事。”他身后的刘统勋惊得身上一颤，却听弘历道：“这我心里有数。你没听张植梅怎么讲？”俞鸿图左右顾盼了一下，说道：“我和张兴仁谈了，罢考。是大清开国从来也没有过的，就是前代也很罕见，请植梅兄留意。他说他已经出榜晓示，凡有无端衅事、骚扰考场的一概要严加追究，法无宽贷，我把面门开得大大的，大家不来考，有什么法子？——看样子，张植梅是拿定了主意，要瞧田文镜的好看儿？”

弘历看着小巷中稀落的行人，许久才道：“这个张兴仁不识大体。他忘了自己是学政，是主管河南学政教化的朝廷大员！”俞鸿图道：“听他话音，衡臣相公给他有信。他说，我这个叔爷也是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张廷璐是手长，犯了贿赂，拿我和他比不是笑话儿？有人说我仗了张廷玉的势才和田文镜挺腰子，其实只要看看我的履历，要不是张廷玉矫情，我岂止做个一省学政？人说我是树下歇凉，我还觉得我这棵草叫他遮了阳才长不高呢！”刘统勋忙问道：“张兴仁还是张廷玉族里的？”弘历点头叹道：“是五服内的族叔族孙。张廷玉一代名相，族里人既沾他光儿又吃他亏。”

他顿了一下，又问：“臬司衙门那边怎么说，查出挑动秀才罢考为首的没有？”

“我先去见柯英。”俞鸿图紧绷着面孔，“河南这些官儿都是些油锤，又滑又硬。他说，士子罢考是学政衙门的事，就是拿到人犯，也归张兴仁审理。这事既有律条又有成例，臬司衙门管不到。”刘统勋叹息一声，

说道：“这里和江南风气相差太大了。我觉得一进河南，人人讲的都是‘门路’，人人后头都有个‘后台’。中州之地，物华文明最早的，怎么出来这种陋习，真真令人纳闷。”俞鸿图笑道：“这也没什么希奇，离北京近么，骑快马两天两夜书信一个往返！北京那边扔一声石头，直隶河南就能听到响儿。那边窗户纸破了，这边就吹风。这就与江南不同。”

弘历没言声，他心里也有同感：李卫那边事权一统，讲究的是政绩，虽然也有人事扰攘，官场气也还正。田文镜锐意革新政治，却又处事僵板，乏了人情味儿，一味硬来，弄得自己四面楚歌。正思量着如何见田文镜促膝谈谈，俞鸿图在马上扬鞭指着前头，说道：“这是铁塔，再过去那高高的土龙，就是悬河了！”弘历一怔间抬起头来，这才猛地发现不知不觉间已经来到郊外。

此时天已向昏，高高的河堤几乎于铁塔塔尖平齐，像一道没有堞雉的长城，乌沉沉压在河岸，由西而来绵遥向东逶迤伸去。闷响的河啸仿佛带着紫褐色的水汽隔堤弥漫过来，与带着水腥的河风扫荡着堤内广袤的沙滩。沙滩上青郁郁的花生秧，碧幽幽的西瓜地，和东一片西一片已经发黄了的麦田，仿佛经受不住这令人发悸的河啸和熏风，受惊了似的随风荡摆着，不时发出瑟瑟的抖动声。西边远处落日正在闭合它最后的余晖，不甘沉沦似的在邛山的剪影间挣扎着降落下去。弘历踏着之字形的台级登上土堤，却又和在堤内的心境不同。田文镜说的一点也不夸张，从堤顶到河床，里边全都用大条石包面严严实实砌了，一色的石灰勾缝，几处凹湾间弘历扳那石头，竟然一块也不松动，细看居然用的糯米粉浆灌的缝。此时菜花汛尚未过完，河堤上半截过水的痕迹宛然犹在，已经落至半槽，放眼向对岸不到一里宽的堤岸望去，浑黄的激流裹挟着杂草、河藻，打着旋儿，一泻东下，涌浪足有人来高，仿佛无休无止地，从河心汹汹排水而来，在堤上激起两三丈高的水花，又无可奈何地退回去，浪声漂没在可怕的啸声中，像一声声叹息被闭掩得无声无息。

“真是壮观！”弘历的袍角被堤顶的劲风撩得老高，眼中闪着惊喜激动的微芒，回头对从侍在侧的刘俞二人道，“你们看看，这要费多少工，花多少钱？田文镜纵然来河南什么都没干，这条堤也就功德无量。他就一千条错了，这一条仍够个模范总督！”“四爷说的是。”俞鸿图也凑趣儿道，“圣祖爷时治河能臣靳辅陈璜，毕生也没有建起这重大堤，奴才也是这么想，老百姓不堪劳役，逃荒还可以再回来。一丢儿秀才罢考，还可以等下一科，那是什么吃紧的事？真该叫攻讦田文镜的人都到这里来瞧瞧！”刘统勋什么也没说，陶醉了一样眯着眼盯着远方，直到弘历招呼下堤才惊醒过来，偶转脸向东望去，见一个人背着手蹒跚沿着堤顶走，忙道：“四爷，那个人像是田制台呢！”众人一齐回头，盯了好一阵，那人才走近了，果然是田文镜。他一边走一边眺望河景，没有留心到弘历一千人。直到两丈远近，弘历才在堤腰高声道：“田抑光，口里喃喃地，跟谁说话呢？”

“是四爷呀！”田文镜猛地一呆，才认出来，碎步下到堤腰，台级上

不便下跪，只躬身为礼，说道，“心里闷极了，到河堤上走走我就心宽些。”

弘历望了他一眼，田文镜脸色青中透黄，头发都被河风吹得有些蓬乱，额前嘴角满都是刀刻一样的皱纹，却是凝固了的石像一样一动不动。此刻离得极近，他才留心到这位总督竟满手都是老茧，手背已都松树皮一样粗糙。弘历不由得心里一缩，说道：“闷了，我就在开封嘛——”猛地想起自己曾下过逐客令的，便不再言语，一级一级漫步下到堤内。

“方才四爷问。”田文镜面无表情，漫不经心地跟着弘历在麦田埂上走着，徐徐说道，“奴才是跟皇上说话。有些人，有些事我死也不明白，有些人坐而论道口似悬河，一点实事不做，偏偏左右逢源青云直上，有些人苦死累死一心想为朝廷为百姓做点事，反而遭人唾骂。有些人做事驾了顺风船似的，扬帆就起，破浪乘风毫不费力；有些人做事处处掣肘，处处坎坷，费尽九牛二虎之力也讨不了好去……奴才……好恨自己无能……”

这是沉重得令人窒息的话题，弘历低头思索半晌，问道：“出了什么事？”田文镜因见前面一个老农在刈麦，口张了张没有回答。弘历也不再问，徐步上前，轻声问那老农：“老人家，您怎么开镰这么早？”

“这片种得早，地势高，已经熟了！”老人只顾低头割麦，没想到这时分会有人跟自己讲话，吓得身上一抖，直起身子，见几个陌生人不像歹人，脸上才没了戒备之色，双手用麦秆挽着捆麦“腰子”，说道，“我是叫水吓怕了，年年种的，快熟时候就别着镰在地边上转，熟多少割多少。”

弘历看他割过的地，东一块西一块，鬼剃头似的，凡没有熟透的都留了下来，不禁一笑：“你好勤谨会打算。儿子们呢？他们就累你老爷子独个儿？”

“他们说今年不会过水，再等两天割也不要紧，就不来了。唉，这些年轻人……”

“你看今年会不会破堤呢？”

“不会。”老人瞟一眼大堤，头也不抬起说道，“有一年我们全家合计好第二日开镰，当晚一场雨，河涨了，冲日塌了。从此熟一镰我就割一镰，我是叫吓怕了。”弘历一门心思想安慰一下身边的田文镜，遂道：“你得谢谢这道大堤，不是它挡住洪水，今年你麦田早没了。”老人道：“我得谢老天爷，修堤时没把命搭进去！”

弘历便觉讪讪的，又问道：“这地一亩收多少麦子？”

“也就一石五斗吧。”

“这算好年景吧？”

“好年景要打到两石。”老人用草帽扇着敞开扣子的前胸，说道，“今年只能算个中等，沙土地，得要肥料。草肥、粪肥、熏肥越多越好。别看地薄，照样出粮食。可惜我们没钱，买不起粪肥呀！”田文镜忍不住插口道：“开封城东专设了粪肥场，一文钱一担，算便宜的吧，一亩买他几十石撒了，这里又不缺水，那就是铁定的旱涝保收地！”老人苦笑道：“田制台不会盘算。他光知道造肥，没看看肥场离地有多远，一来回四十里，百里百斤一吊一的价，豆腐盘成肉价钱了。脚力钱也是钱呐！”

弘历肚里一阵好笑，见田文镜发怔，一把拉了就走，说：“天晚了，城门就要关了。咱们回去吧。”田文镜只好随他们来到铁塔旁的驿道上，邢建业因见他没骑马，忙过来让出自己的马给他骑。田文镜一边认蹬上马，自嘲地笑道：“白日不照吾精诚，杞国无事忧天倾。我这个人太痴了些，以为心到必定神知。我太痴了——”他猛烈咳嗽两声，用手帕子接了，见是血，手一颤，装作没事人将帕子掖了袖子里，一边放辔徐行，说道，“四爷，我实是累透了，心里也不好过，出来走走。李绂他从湖广到北京，在河南穿境而过，匆匆观花，对我不满，也还情有可原，阿山布罗、柯英、张兴仁他们天天和我一个城里，不知道我是忠是奸、是廉是贪？昨晚他们三个人联名拜折弹劾我‘沽宠邀功，苛酷为政’，专门抄了一份送给了我，还有万岁爷也转来一份糊了姓名的折子，说我‘作践圣道，欺蔑土人’，皇上叫我具折明白回奏。我想了一夜，一字也写不出。也许我真的错了？可又不知道错在哪里。”

“我在康熙朝做了快二十年官，圣祖爷崩驾时，不过是个六品部曹。雍正爷登极，我奉命宣旨陕西，路过山西，弹劾‘天下第一抚臣’诺敏，与圣主际会风云，三年之内由开封府尹晋升巡抚，又在河南特设总督衙门，委我总督，成了位极人臣的封疆大吏。且就不讲忠孝节义这个大理，我田文镜受恩如此，不知道拼死答报，我还算个人吗？”

“可如今我成了王安石一类的奸人！”田文镜尽量压抑着内心的激情，提着缰绳的手都握得发白，“既不见容于士大夫，也不见谅于庶民。我们河南人勒紧裤带三年，这条堤修好，万事都可平安从容调理。如今堤修好了，逃荒出去的说是我逼出去的，民间说我催工派捐如虎似狼，官场说我邀功取媚说我沽宠邀功——我心里好恨！恨自己无能，不能使人知我的心，也恨这些鼠目寸光的乡愚！四爷，你大约不知道，我早已患了肝病，六十多岁风烛残年的人了，自知不久于人世。唯留此一片忠忱在这中州地上，什么也不顾忌了。天假我年，三年之内，河南若不能民殷粮足，四爷您请上方剑取了我这老头颅去！”

田文镜胸中积郁已久的话一泻而尽，泪水扑簌簌走珠儿般滚落出来。俞鸿图和刘统勋听着这发自肺腑肝膈的言语，心里一阵酸热，也不禁堕泪伤怀。

“这就是所谓‘知人也难，为人知也尤难’了。”弘历在得得的马蹄声中

沉默许久，已是霁颜悦色，轻松地一笑说道，“国人皆曰可杀，我意独怜尔才。别那么死了老子娘似的懊丧，我既在此，当然给你撑腰到底。你是皇上的模范总督，心胸要再开阔些，度量要再大些嘛！方才看了大堤，我也很有感触，你凭一省之力，做这么大一件事，还没耽误了其余政务，真是不可思议。我要上奏皇阿玛，有谁再说田文镜的是非，一定叫他先来黄河大堤上看看！”

弘历正极力抚慰田文镜，昏苍苍的远处一阵马蹄急响，一溜儿米黄西瓜灯摇摇曳曳赶近前来。渐渐近了，众人才瞧见是总督衙门的灯笼。田文镜一眼瞧见自己的师爷钱度和毕镇元也在戈什哈里头，提名儿叫道：“你们这么张皇，是起反了么？四爷在这里呢，不许惊驾！”

“四爷，制台！”钱度一头热汗，牵着马走近来，气喘吁吁说道，“秀才们罢考了！五百多人围了书院，请见总督，请见张学台！我们遍城里寻不见督帅，去王爷驿馆，人说王爷出城看河去了，才赶到这里！”

田文镜头“嗡”地一响：天天怕罢考，天天说罢考，是祸仍旧躲不过，这群秀才真的红了眼，不要命了！当下不及细想，在马上回头对弘历说道：“奴才这就去处置，四爷只管回驿馆，等着奴才的信儿！”缰绳一抖，两腿一夹，那马嘶鸣一声泼风般去了。

“四爷，”刘统勋见弘历驻马踌躇，说道，“田文镜去是正理。您是王爷，又兼着钦差大臣，和秀才们不宜善听善见。看他省里如何处置，您退在一边，有转圜余地。”弘历点头，说道：“延清说的是，不过我这里没人在场也不好。俞鸿图去走一遭——只看只听不说话，去吧！”说罢，径自调转马头回了驿馆，和刘统勋摆了棋对弈，却只心绪不宁，一个劲儿走神儿。

俞鸿图放马来到了书院，只见文庙街口已经戒严，沿街店铺檐下大小灯笼挂了足有五六十盏，靠墙站的开封府衙役们一手提着绳索铁链，一手举着火把，钉子似的一动不动。亮如白昼的灯烛火把下，聚集了上千看热闹的士民商人，伸着脖子往文庙街里傻看。人们有的沉默不语，有的嗡嗡嚶嚶议论，有的兴奋得鼓噪大喊，却也是意见不一：

“田制台也来了，看这些狗日的们咋办！”

“秀才造反，三年不成。嗨……”

“这都是政事不修闹出的祸。东汉太学生大闹洛阳，还不为政治昏暗？”

“你那是放屁！这些东西都是吃饱了撑的，拿住一个‘噤’地割了头，他也就安生了！”

“阿弥陀佛，罪过，都这么年轻，可惜了性命儿的！”

诸如此类不一而足。俞鸿图将马拴在街口，挨身挤了半日才到文庙街口，却被两个兵丁拦住，说：“你瞎了眼了，还往里挤？里头不是秀才的，正在往外撵呢！想跟着这群王八蛋一道儿上西市么？”俞鸿图当众不便说明自己身份，解说半日，无奈那兵丁竟是榆木疙瘩做的，好歹不放行。俞鸿图恼上性来，“啪”地一个耳光，掴得一个兵丁踉跄几步：

“你去禀知张兴仁，说是俞鸿图来了，问他叫不叫进？！”

“我管你妈的鱼红图鳖黑图，老子是奉命挡人！”那兵丁不禁大怒，“撒泡尿照你那影——还要找我们张学台！——拿下！”几个兵丁立刻一拥而上，死死架着俞鸿图便往街里走。俞鸿图一眼瞧见钱度带着几个书吏忙忙过来，大叫道：“钱度，钱度！”

钱度被他叫得一怔，睃眼见是俞鸿图，忙喝退了兵士，说道：“大人受惊了，这会子不是赔罪说话时候。我还要去前头见开封城门领^[30]。叫他们带您去见制台。”说着匆匆去了。俞鸿图憋了一肚皮的火，好半日才平静下来，随着衙役们径至坐落在文庙北边的书院，一到书院门口，便被那场面惊怔住了。

罢考的秀才共是五百多人，都坐在书院过厦三楹大门外的照壁后，绕书院八字墙高悬着上百盏气死风灯，还有从衙门里搜罗的各色灯笼有几千盏，将这座河南最高学府门前照得通明雪亮。秀才们都穿着青衫，灯下看蓝汪汪的一片，盘膝正襟危坐，几乎咳痰也不闻一声。一丈多高的两个大石狮子各挂一块白布，上写着血红的朱砂大字：

斯文焉扫地胥吏之能以欺乃百代奸佞陋政大吏小吏宁不戒惧？

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此千古圣贤遗训上智下愚岂可更易！

淋淋漓漓甚有精神。静坐场外也有十几个各衙门的师爷书吏，翻着册页瞟着人似乎在查对什么，照壁前灯影里黑鸦鸦站着三个方队，都是军士，却都没有带兵器，因此这边虽然是现场，只是沉闷压抑些，不像文庙街口那样森严肃杀。

“俞爷，请这边，从仪门里进去。”带路的书办见他看完了现场移步要上台阶，忙将手让至东边，说道，“制台臬台学台他们都在至公堂上议事呢！”

俞鸿图点头随他逶迤进了书院，果见田文镜、柯英和张兴仁都在至公堂里。这里只点了两支细烛，比起外边反而暗得多，幽幽晃动的烛影下，三个省台大员脸色变幻不定，张兴仁坐着，柯英站着，田文镜不停地踱步，清癯的身影幽灵一样不时掠过堂前的大玻璃窗。见俞鸿图进来，张兴仁欠了欠身子，说道：“四爷派人来了，请俞大人主持。”俞鸿图忙转述了弘历钧旨，笑道：“我是徐庶进曹营一言不发，你们该怎么办按你们的章程来。”

“秀才们并没有造反，也没有毁骂朝廷。”柯英剃得溜光的脑门子在灯下映着酒坛子一样的光，吭了一声说道，“他们就这么硬坐，请大人们出来说话。没犯王法，你叫我怎么下手，又该从谁身上开刀？”俞鸿图不言声掉了椅子坐在旁边，听田文镜道：“抗拒朝廷之令，聚众拒考还不犯法？！凡到这里的都是刁顽之徒，我看要一概拿下，剔剔清楚，为首的要正法，煽动闹事的革去功名，其余的记过，允许与考。就这么办！”

俞鸿图方才在堤上对田文镜刚刚生出一点怜惜的心，一下子消失了个干净：生员们不过是对朝廷“官绅一体当差纳粮”的新政不熟悉，不领会，老老实实坐在外头请见一下大人。你再尊贵，总逃不出这个天理人情，就出去解劝一下，宣明皇上恩旨的内衷，大事化小不也是功德？一开口就立意不善，一网打尽地整治！正寻思间张兴仁已冷冷顶了回来：“恐怕不能这么囫囵吞枣地处置。这里头多少都是十年寒窗苦熬了一衿，或者有些俊茂之才将来出将入相，事业功名不在我们下头。先在档上记这么一笔，也许就毁了他们一生，河南文气本来就平常，我还指望着里头出个状元呢，这事只能善罢，如要摧残，我这里就说不通！”

“田文镜！”柯英突兀地提名道姓喊了一声，“秀才们就是不满你的苛政才聚众请愿的。你为什么就不能屈尊出去见见，和息了不是更好么？”柯英是司兰布的次子，父亲在随康熙西征时是亲兵，在科布多掩护康熙突围阵亡，挡住了飞如羽蝗的箭护得康熙周全。康熙得脱大难，即在凉州城为司兰布建祠，封为城隍，司兰布子孙入镶黄旗世袭罔替的伯爵秩位。既是正牌子旗人，又无后顾之忧，常不把田文镜看在眼里。河南和田文镜闹生分，他是第一个撕破面皮的。此时柯英暴怒得青筋突起，啐了一口，骂道：“天生的周兴、来俊臣——我就和你过不去，你他妈怎么样？”张兴仁在旁忙道：“老柯，有话慢慢跟他理论，别动粗！”“动粗？”柯英鼻子不是鼻子眼不是眼，“要由着我的性子，我还想揍他呢！”

田文镜盯着两个人，目光熠熠一闪，又倏然隐去，他眯缝着眼睑，像两道能活动的土墙遮蔽着昏暗的瞳仁，良久，格格一笑道：“弹劾我的文章已经拜读过了，除了两句撒野的粗话没什么新鲜东西。皇上新政旨意早已布告天下，生员为天子门生，他们自己就有宣讲布化之责，这会子还要再去按着手教给他们？这是开国头一次罢考，如不能雷厉风行从严镇夺，往后群起效尤，我们谁能承担这‘始作俑者’四字？至于说我是什么酷吏，你们还可写折子嘛！”

“你就是酷吏，也会有请君入瓮那一天的！”柯英厉声说道，“河南人民不聊生，就为有你这个‘模范’！”

“模范是皇上说的，不是我自封的。你这话只索再写折子！”

“你以为我不敢？”

“你当然敢，你不是有个好老子么？”

柯英气得浑身乱颤，绰椅子就要砸过去。却被张兴仁死死按住，兀自呼呼直喘粗气。田文镜冷笑道：“我晓得李绂也参了我，加上你们也才四个人嘛。我等着皇上处分，也写了辩折。不过眼下我还是总督，河南军政民政财政文政的担子还是我挑着。你们怕做恶人，我是个王安石、少正卯，我不怕。既然臬司学政不肯出头拿人，我总督衙门要动手办这个案子了。”

“制台，”张兴仁站起了身子，灯光下，他的脸色毫无血色，“我来办。不过要折中一下。我去宣明制台的宪命，如果遣散了，也就罢了。然后从容追查为首的，请示圣命按旨办理。好在明日才是考期，今日静坐不要加这‘罢考’二字，成么？我们弹劾你是光明正大的，有舒适话下来再撕掇。君子爱人以德，就本心而言都没有恶意。如果我这个建议你不嘉纳，也只好悉听尊命的了。”

这一刻田文镜也已完全冷静下来。罢考是一件轰动天下后世的大案，一样的“模范”，李卫的江南，鄂尔泰的云贵都没有出乱子，偏自己最要强，偏河南就罢考，也甚不体面。思量着，田文镜粗重地透了一口气，说道：“好吧！且照你的办。这是为首的，一个叫秦凤梧，一个叫张熙——我已经查清了，你断不能行妇人之仁叫他们漏网。其余的只要明白按时应考，我就网开一面，胁从不问。”说着从袖子里抽出一张纸条递给张兴仁，又转脸对柯英道：“这里的事交给学台，你也不用管了。”

“请俞大人回驿后代卑职请安，这里一切由张大人料理了！”柯英哼了一声，向俞鸿图一揖，理也不理田文镜拔脚便去了。田文镜也是一哼，待他走远了才独自出了仪门，恶狠狠扫视一眼静坐着的秀才，背着灯影拉过马来，朝马屁股狠抽一鞭，也自去了。

第二十五回 感皇恩抚台效孤臣 恪圣道学台纵首犯

田文镜一回衙，立刻叫过刑名房衙役班头李宏升，也不进屋，就黑地里站在天井院里吩咐：“派人到书院，知会毕师爷和钱师爷，说我已经回来了，留几个人瞧着张大人如何处置，请二位夫子回来商量事。你亲自到驿馆禀知宝亲王爷，就说总督衙门人已经撤回，臬司也撤了。请宝亲王示下，我现在能不能过去请安，并告王爷，文镜一定将这事料理妥当！”

“是是是！”

李宏升一造声答应着。田文镜也不理会，径自进了签押房。几个亲兵忙随进来，见屋里只点了一支蜡烛，张罗着要点灯时，田文镜摆了手道：“所有灯笼都提到书院了，这盏玻璃灯是皇上赐的，不能轻易用。再添一支烛也就够用了，给我倒杯茶，你们退出去。”

众人知他性气不好，都无声退了下去。田文镜粗重地透了一口气，在安乐椅上半躺了下去，浑身骨节像散了架似的又酸又麻又困，肝膈间不时针刺般疼一下。他返身取了几本书垫在肋下压紧了肝部，见桌上放着当日从京师转过来的邸报，顺手抽了过来。看了一页，头一条就是户部列举各省垦荒亩数。河南是二十七万五千六百零三亩，赫然是第一名，但户部在后边加注说：“据该省藩司衙门禀，数目尚未核实。待查。”还有一条是刑部的，说河南臬司衙门张行球纳贿，私和内黄县任连斌打死人命案，奉旨“着刑部会同河南按察使柯英查实奏明，钦此”。接着是表彰李卫的一条，说江南黄河河道缕堤疏水，已顺畅通过菜花汛，当年可以涸田三十万亩，也加了一条注：“本年菜花汛，沿黄各省皆无水患，唯河南与安徽交界处微有决溃。奉军机处批，着两省藩司派员查看，厘清责任，限期合龙”云云。官场通习“邸报夹缝里看宪眷”一望可知，六部有高帽子就给别人戴，有尿盆子就往自己头上扣，田文镜气得将邸报揉成一团，“啪”地扔在地下。

“东翁，又生闷气了？”

门外传来毕镇远的声气。田文镜头也懒抬起，只瞥了刚进来的毕镇远和钱度一眼，说道：“你们回来了，坐吧？”毕镇远俯身捡起邸报，小心地展舒着那纸团，和钱度坐了田文镜斜对面，笑道：“这是扔不得的，要记档回缴呢！”田文镜冷笑道：“有的省连密折朱批圣谕都缴不回去，这张破邸报有什么大不了的！张兴仁在作什么，还在那里说教么？”

“是。”钱度见毕镇远聚精会神正看邸报，恭恭敬敬欠身答道，“晚生和毕师爷走的时候，张学台还在书院门口台阶上训诲。劝秀才们安生回

舍，明日按时应考。有不应考的，一概取消生员资格，有不遵宪命还要闹事者，要捕交臬司衙门严加处置。我看秀才们有些顶不住，交头接耳地议论，不知说些什么。”田文镜松弛了一下过于紧张的心情，抚着毛茸茸的前额叹息一声没有言语。毕镇远在旁笑道：“怪不得群小一哄而起，皇上已经起驾去了奉天。十三爷病重，已经全然不能理事了。”

田文镜一把抓回邸报，果然见第二张邸报头条便是：“圣驾于四月二十六辰时发驾往奉天祭祖，前已有旨着睿亲王迎候。着三阿哥弘时晋封盛郡王，暂代宝亲王弘历理事。刘铁成、达格鲁乌、张五哥、德楞泰等侍卫从驾，张廷玉留京，鄂尔泰朱轼并礼部尚书尤明堂扈从前往。”急往下看，邸报又说：“怡亲王允祥因沉痾历久不愈，请辞上书房大臣、军机处大臣等差。奉旨：着太医院医正刘印和率十二名御医尽夜看脉调护，着允祥子弘皎封宁郡王，入军机处值差。怡亲王与国同休之信臣，断不可一日辞差。体既不支，卧而委之可也。钦此！”下面密密麻麻还有几个省大员的奏折。却是处置地方要案的奏折被雍正驳了，另行具折说明情由的，田文镜也就懒得阅看了，将邸报放在桌子上，问道：“宝亲王久在外省，如今又平白冒出个盛郡王，这里有没有什么文章？宝亲王的折子许久没有刊了。昨天邸报说，隆科多在阿尔泰山与罗刹会议，着撤去议边钦差大臣，即速回京听部严议。李绂奏称阿其那门人仍有来保定跪拜叩安的，请旨处置。总起来看，朝局莫不成又有什么动荡？你们劝我不要接阿其那来河南囚禁，看来还是对的。我其实不怕人查考我的政务，怕的倒是掉进‘党争’窝里爬不出来——他们总不成把我也陷到‘八爷党’里整我吧？”

“制台虑得太多了。”见田文镜草木皆兵杯弓蛇影，钱毕二人都是一笑。毕镇远道：“阿其那和隆科多这两个大案大局已定，我劝你不要让八爷来河南，是怕他来了不好侍候。豆腐掉到灰窝里，吹不得也打不得。本来制台就有个刻薄名儿，他万一病死或自尽，您更是一百张嘴也说不清楚。您是扳倒诺敏中丞起的家，诺敏是年羹尧的亲信，和隆科多也渊源甚深。您和阿其那更是风马牛不相及——您要 and 八爷沾边儿，那些御史言官还有六部里的大人们早炸了窝儿群起而攻之了，还等到今日了？”田文镜也觉得自己疑心太重，一笑说道：“我是给人整怕了，觉得时时、事事、处处都有人跟我为难。”钱度道：“您是太累了。既然还要等书院那边的信儿，不妨就在这椅上打个盹儿。我和毕师爷在隔壁给您拟折子，有事随时叫就是。”

田文镜已被方才这番话激得全无睡意，目光炯炯望着天棚说道：“既是拟折子，就在这屋吧。我歇我的，你们议你们的——钱夫子写的那一稿我看过一遍，也罢了，有些地方似乎解释得不明白，皇上这人容不得半点含糊的。你们斟酌了我再看。”

毕镇远默默取过钱度递来的奏折稿凑到灯下去看，钱度取了誊稿纸，见砚里墨汁已经不多，就茶碗里倾进了些水，便磨起墨来。在霍霍的磨砚声中，田文镜的心也渐渐静下来。从雍正元年山西虚报亏空完结一案，他才和雍正皇帝真正“风云际会”。几年来已经摸透了这个主子的

心性，其实最重的只有两条：一是忠诚，跟着雍正做事，不怕做错了，最怕的做错了还要文过饰非；即便做对了，要是雍正觉得你哗众取宠，那还不如不做。二是治绩，得顺着皇帝“振数百年颓风，刷新吏治”这个思路办事。你嘴再甜，差使上搪塞他，他照样掴你的耳光。雍正的耳目也真厉害，别说自己这样的大员，就是有些芥菜籽大的微末小吏的政务，也都了如指掌。去年元旦田文镜进京朝贺，山东藩司参革了即墨县令曹学明，当着几个督抚被雍正骂得狗血淋头。他永远也忘不了雍正当时那副满脸刻薄讥讽的神态：双手背着回头，像要把那藩台倒过来看似的，口中的话像刀子一样：“曹学明到底因何得罪了你哈礼克？必定要挤之欲死？朕想，大约是你母亲寿诞，他只送了两包点心，或者有别的缘故也未可知。你说他诗里有‘关山明月牵望眼’，是追怀前明，你诗里‘春风明月总宜人’又是什么罪名儿？‘学明’的名字也是罪！真是将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你名‘礼克’，甚么叫‘礼’？公忠事君，以诚待下，你当得起这个字么？滚回去，下牌子叫曹学明以知府衔暂领即墨县令，陛见后另有听用。你当面向他认个‘居心不正’的错儿——听着，再敢这么陷人以罪，朕就要将你交部议罪！”雍正冷森森阴幽幽的话至今犹在耳畔，那哈礼克几乎被骂昏了过去的情景尚在面前时隐时现……灯花爆了一下，田文镜闪眼看了看，又陷入沉思，陛辞时的情景又出现在眼前。乔引娣捧着盘子立侍在澹宁居暖阁纱屉子一旁，雍正换替着用热毛巾揩着脸，语气沉重又带着嘶哑，说道：

“抑光，你又要回去吃苦了。”

自己说什么来着？当时心里混沌一片，嗓子哽着，已经记不清楚说的什么了。“朕知道，你一边做事一边还要防人暗算，很苦。其实朕也一样。这不，有人在背后捣弄什么‘八王议政’，想夺掉这个皇权。朕尽量周全，人家要不拿朕当皇帝，也只好随他。天要下雨，娘要嫁人，多少年的事朕也只好挽个结儿，也难顾子孙们怎么想我这‘雍正爷’了。有句老话‘文死谏，武死战’，都是讲忠臣的，其实朕不赏识‘忠’臣。国乱出忠臣，势危出忠臣，君昏出忠臣，那是什么好事！朕赏识的是‘孤臣’——于艰难竭蹶之中处荆棘榛莽之内，诚心事主不计得失，动心忍性，打碎门牙和血吞，创不世之奇勋，即一时为人误会，也能峭然孤立，特出于众——这才是真汉子，大丈夫。朕自己就是孤臣出来的，忍受了奇耻大辱，挺住了十面埋伏，终于使圣祖识得了知道了朕。虽不想当这个大任，老人家还是把这万几宸函交付了朕。其实鄂尔泰在云贵，李卫在江南何尝不是众目所视，千手所指？他本来就在苦境中挣扎着为朕做事办差，还架得住朕再疑心他，作践他？所以愈是遭众人攻讦的，朕处置起来愈慎重，就是怕有孤臣在里头叫人给毁了。朕不敢负了圣祖托付，殚精竭虑要把天下治好，要那些四面净八面光，琉璃蛋儿哈巴儿狗溜好人马屁精的奴才做什么？”

想到这里，田文镜如醍醐灌顶，心目顿时清亮。因见毕镇远托着下巴拧眉攒目地也在思索，笑问道：“毕老头子，出神呐！”

“哦！”毕镇远惊颤一下，回过神来，拍着钱度的折子道，“晚生在思

量这份折子。钱度兄的文笔是无可挑剔的，方家手腕天衣无缝。我是想，这么就事论事地辩白，无论如何分量不够。”钱度是举人出身，半路当的师爷，为人极为精明机灵，总督衙门的人给他个绰号“钱鬼子”，听毕镇远这个头号师爷这么讲，心里不受用，笑道：“那就请毕老夫子指教。”毕镇远自邬思道去后成了田文镜须臾不离的左右手。田文镜也一改昔日对师爷颐指气使的性子，一口一个老夫子礼尊客敬，已替毕镇远捐了道台衔。只是衙务还离不了这位忠心耿耿的幕僚，一时没有放出去做官。毕镇远当下笑道：“我们商议，说不上指教。方才看过邸报，对制台心怀不满的人很多。今天这份折子细细辩白，明日又有别人弹劾，我们再写折子细细辩白，只有挨打的份，毫无还手之力，这不是处常之法。”

田文镜低头想想，说道：“说的有理。不过，敢于公然具折书之庙堂，并没有几个人。而且皇上朱批明写着叫我‘明白回奏’，怎么可以束之高阁？发下的折子又是挖去了弹劾人姓名的，就要回戈反击，又怎么措词呢？”毕镇远道：“我正是在想这件事。这折子文理脉络、语气，定是李巨来公的手笔，他也是天子驾前一等一的信臣。要是扳倒了他，别的人谁还敢信口雌黄？但皇上既挖去了名字，我们措词何其难也！”

“这不是李绂的手笔。”钱度心思灵动，他变得有点兴奋，小胡子一翘一翘说道，“我们不相信这是李公的奏折。”

“肯定是李绂！”田文镜道。

“我是这个意思，”钱度狡猾地一笑，“当然是李绂，但既挖去姓名，我们尽可装作不知道是他。”毕镇远道：“装糊涂容易，文字上又该怎么变？”“在‘朋党’两个字上做文章！”钱度小眼睛霍地一亮，精光逼人，咬着牙笑道，“对他折子上那些荒唐话可以一概不予辩白，只向皇上谢罪：因为报效皇上的心太切，做事过猛，得罪了读书人。嗯——正好这边也有罢考的事，连带着写一篇自劾文章给皇上看，就说：虽然不知道折子是谁写的，详其词意，必定是个进士。臣得罪了读书士子，进士们鸣鼓而击之，实是罪有应得，这一层一定要写得万分恳切惶惶危惧之心见于言表。然后说自己的本心，其实异样敬重读书人，把留心选拔人才，将有真才实学的科第出身官员升迁委任的事用列出来，只是耽心这些人借科名植党营私，沽名钓誉，这才时时严加训诫，也是恨铁不成钢的一份诚心。最后说明制台自己不是进士出身，有不检点处亦不能见谅于科班出身的官员。总归一条，一片好心，难为人所知，身为大员不能审势量度结好同行，取信于孔孟之徒，这就是罪——我想这篇文章就这样写，大人以为如何？”

这真是一篇老谋深算的翻案文章。雍正厌憎臣下结党，历来对科目出身的官员拉同年攀乡梓争奥援深恶痛绝，在“结党营私”上狠做文章，确是棋高一着，不显山水便把李绂送到了绝路。同时连带河南士子罢考，把总督的责任一推六二五，也全是因张兴仁和柯英、阿山布罗共主通谋串连煽动的结果。一石数鸟，真是妙不可言。这一手段虽然绝无破绽，田文镜细思，绝非光明正大之举。且李绂在湖北万众拥戴卓有政

声，只是因为不赞同皇帝的新政未列入“模范”，论起雍正心中的爱重，其实也不在田文镜之下。还有一层，田文镜与李绂未达之前曾是患难之交，下此毒手，士林清议民间口碑也甚可畏。因此，田文镜略一静心，脸色又阴沉下来，喟然叹道：“论起李绂这人，算不上我的私敌，这人也还正派。这个冤家结得很无谓。”

“这不是制台要整李巨来，”毕镇远略一沉吟，已知田文镜心思，缓缓说道，“是他定要跟您过不去。设如挖去的姓名不是李巨来，或果真就不是李巨来，为自卫计，制台的折子不也要这样写么？”田文镜心情沉重，点了点头正要说话，见李宏升匆匆进来，便不言语。李宏升叉手禀道：“制台，秀才们已经散了。”

田文镜无声喘了一口气，“张学台呢？”

“已经回衙门。”

“那个秦凤梧和张熙呢？拿到了没有？”

“回制台，小的不知道这件事，学台衙门没有拿人。只说为首的要薄有惩戒，其余不问。叫秀才们明日按时进龙门应考。”

田文镜“啪”地一拍椅背站起身来，目中凶光闪烁，说道：“罢考抗命聚众闹事，大清史无前例，早已惊动朝廷四海皆知，怎么能不疼不痒一散了之？！这个张兴仁仗了张廷玉的势，真是胆大妄为！李宏升，你带几个刑名房衙役，立刻到南市街口殷家老店，拿了张熙和秦凤梧。那个店的秀才是发起罢考的，其余的也都带来，只不要上刑具——给我备轿，去学政衙门！他不来拜我，只好我去拜他了！”他气血翻涌，咳嗽几口，又呛出一口血来。毕镇远和钱度待上前劝时，田文镜已不管不顾，梗着脖子几步消失在黑暗之中。

但张兴仁却不在衙门里，田文镜扑了空。学政衙门司閤的见总督夤夜造访，也不敢怠慢，禀说：“张学台回行没停就又出去了，说去了宝亲王爷那儿回事儿去了。”田文镜听了掉头便走，一边上轿，厉声吩咐：“不要鸣锣了，转轿去惠济河驿馆！”轿夫们“噢”地应一声，抬起轿便是一阵疾走，待远远见到驿馆前红灯时，估约也就一顿饭光景。驿馆守门的见他下轿，忙过来禀道：“制台来得正好。王爷传命正要派人去请呢！”

“张学台在里边么？”

“张学台，还有柯臬台都在里头给王爷回事儿。”

田文镜不再说什么，抿紧了嘴昂然直入。到天井里正要报名，弘历在屋里笑道：“文镜么？一整日几乎都在一处，不要闹这虚礼了。进来吧！”田文镜听弘历语调松快，心头的紧张愤懑稍减了些，待嫣红挑起竹帘，从容跨进室内，果见柯英和张兴仁都坐在桌子旁边，别转了脸不看

自己，田文镜便也不打招呼，只向弘历打了个千儿站在一旁。

“坐着吧。”弘历笑容里带着掩饰不住的疲倦，说道，“我正在和两位台司打擂台呢！你来得好。河南千事万事，你是事主，还要你说了算。只有一条，见识不一样不要紧，不可有了生分的心。一个省和一个国道理一样，将相不和子弟离心，总归治理不好。你说是么？”

田文镜舒展了一下官袍前摆，一刹那间他已经冷静下来，自己的奏辩折子其实要扫到这两个人，此时犯不着当面动肝火。一边思索，口中笑道：“是为罢考的事吧？我刚刚儿从学台衙门赶到四爷这边。秀才们闹事，冲的也不是我田文镜一个人，我们毕竟在一条船上。不然他们怎么不寻我闹事，反而去了兴仁兄那里？”张兴仁大约受了弘历的申饬，也不愿再次和田文镜争吵，脸上绷得紧紧的肌肉松弛了一下，叹道：“我和督帅没有私怨，意见不一致也是因为公务。我来河南时日不久，学台又是个清水衙门，仰仗地方的多着呢！怎么敢随便开罪大府？河南文气本来就不盛，多少年别说鼎甲，连个二甲进士也是凤毛麟角。文人秀士于政事意见不合，多听听他们的总没有坏处呢？何必一定要硬压清议？”“他们这也不算上什么清议。”田文镜一笑说道，“均田亩均赋税均到了他们头上，惹得光火了，跳出来找茬儿。前明海刚峰施行‘一条鞭法’，也是激恼了大业主，群起而攻之，罢了海瑞的官。一条鞭法没能弄成，也就种下了亡国之祸。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这不可掉以轻心的。”

“当今时势和明嘉靖年绝不相同，人也不同，事也不同。”柯英立刻接口说道，“我就不信，不弄这个缙绅当差，大清就会亡国了！”弘历皱眉说道：“缙绅当差是朝廷旨意，田文镜奉旨办差，柯英你说话留神些。”柯英道：“朝廷旨意奴才自然奉遵。但旨意里还说，各省情形不同，要审时度势因地制宜。河南是个穷地方，大业主连江南十成之一也占不到，纳粮的事已丈量过土地，已摊丁入亩，为培养士林之气，给缙绅人家略存体面，就免了这‘当差’一项，于通省财政疼痒不大。本来三个核桃两个枣的小意思，何必折腾得官场民间鸡飞狗跳，人人心里不舒服呢？”

田文镜至此已经知道弘历与他们意见分歧，顿时胆子壮了许多，格格一笑说道：“我半点也不想和二位争吵。这次秀才试院闹事，是有头领也是有步骤儿的，蓄谋得久，所以‘静坐’得也有条不紊，此事绝非小事，下瞒不了细民百姓，上瞒不了圣明天子。本来应该一体擒拿，根究穷治，我让一步，胁从既然不问，首作俑者难逃王章国典。我离开试院时已经委托兴仁兄代为缉捕张熙秦凤梧二人，不知拿到了没有？”

“没有。”张兴仁道，“现场不能拿人，怕重新激起事变。散了之后我派人去殷家老店查问，店里人说他们三天之前已经另挪了地方——这不是什么大事。明天他们进龙门搜身时，神不觉鬼不知的就拿了。”田文镜吊着嘴角，带着掩饰不住的轻蔑只是冷笑：“老兄仁德到了糊涂的地步，张熙和秦凤梧如果自觉无罪，何必逃离殷家老店，如果自觉有罪，此刻早已远走高飞了。”还要往下说时，驿馆门政进来禀道：“制台，衙门里

李班头来，说有要事禀知。”

田文镜向弘历告便出来，迎面一阵冷风带着星星细雨扑上来，激得他打了个寒颤，这才知道天上已经下雨，踩着抹了油一样的石板甬道出来，见李宏升已在二门口等着，便问：“殷家老店人犯都走了？”

“是。”李宏升道，“原来鼓动闹事的那帮秀才，昨个都已经搬完。小的派人寻了半个城的店，拿到一个叫黄世雄的，抽了几个嘴巴才问出来，原来——”他放低了声音，“那个张熙是四川人，商丘有个老姑奶奶，他是外省生员来河南顶籍出考。秦凤梧是洛阳的，自号‘龙门秀士’，和河南府罗老爷他们相与得密。三天头里学政衙门梁师爷曾和这二位一处吃过酒，以后就搬家了。”

“你是说，秦张二人如今藏在学台衙门？”

“小的不敢说。”

田文镜顿时怔住：李宏升今晚还在试院门口向自己指认了张熙和秦凤梧，这两人就是插上翅膀此刻也出不了开封城。如果要藏，听李宏升说的话风，极有可能就藏在学台衙门。但省学台衙门直隶于礼部，虽然没有实权，地位并不低于藩台，没有圣旨，何敢擅搜？搜出来还好说，搜不出来便又起轩然大波，而且更要命的是省台大衙的方面大吏都是对头。张秦二人也许藏在柯英甚至阿山布罗衙里，那更是无法搜查。田文镜搜肠刮肚一顿思索，已经有了主意，对李宏升道：“你不要走，就在这等着我的号令。”说完转身疾步回上房，对张兴仁说道：“张熙秦凤梧已经畏罪潜逃，下头人说是贵衙门的梁师爷窝藏了。兴仁兄正好在此，请你出个主张。”

“在我衙门里？”张兴仁心头一震，脸色一下子涨得猪肝似的，“刷”地站起身来，手指着外边大声道，“哪个‘下头人’？你叫他进来！梁兴德树叶掉了都怕砸脑袋的人，会做这种事？”田文镜一躬身笑道：“兴仁少安毋躁，兄弟这不是正和你商议么？”“我和你没什么好说的，我忍气吞声，已经够了。”张兴仁回身向弘历一揖，说道，“田文镜实在是亘古第一位圣贤，我不配在这当学政。四爷，您将学生就地罢官，让姓田的派兵进驻书院好了。”

他态度如此强硬，田文镜心头掠过一丝不安，但他毕竟是曾经沧海难为水的人了，格格一笑，说道：“兴仁兄，派兵进驻你书院，只要有旨意，我也不是不敢。这话是你说的，我可没有这个意思。秀才们这次闹事，你觉得事小，我觉得事大，你我二人不同仅在于此。就把这事原原本本奏明皇上，焉有不缉拿首犯之理？我倒好意和你相商，你这么大火气，兄弟怎么当得起？”

“这种不阴不阳的样子真让人瞧着恶心。”柯英在旁越看越觉得田文镜面目可憎，见弘历端着茶杯只是沉吟，遂大声道，“你到底想怎么样，说明白点！”田文镜毫不容让，一字一板说道：“我根本不为已甚。请兴

仁兄回衙自己清理一下。这开封城已被我总督衙门严密监视。人身三尺世界难藏，他们毕竟难逃我的掌握！”

弘历在剑拔弩张的气氛中紧锁眉头，几次要说话都咽了回去。柯英张兴仁同情秀才，窝藏主犯的事不见得做不出来，田文镜这般气势也逼人太甚。他也真看不下去这副嘴脸，但这种人偏偏皇阿玛就喜爱！他阴沉了脸，刚说了句：“你们放肆！不审量自己身份，在我这里大呼小叫，这是什么体统？——”门外远处雨地里叭叭叭叭一阵脚步，邢建业跑到檐下禀道：“四爷，外头一个秀才叫秦凤梧，要见学台大人，说他是秀才罢考的主犯，投案来了！”

几个人一同站起身来面面相觑。张兴仁脸上青红不定，柯英用得意的眼神望着目光游移的弘历。田文镜面现尴尬，干笑一声道：“他来投案，那再好不过。”弘历却道：“这人有胆，叫进来我瞧瞧！”

第二十六回 风涛黄水弘历遇险 同舟共济倩女显能

秦凤梧被带了进来，他身上青布长衫已被雨水湿透，头发也抵得紧贴在头上，发辫梢儿微微向下滴水，白皙清瘦的面孔显得很平静，进了门也不行礼，揉着刚才被拧疼了的胳膊打量着屋里几个人，良久才对张兴仁道：“学台大人，您衙门口张了告示，要拿我。我是刚知道的，特地来投案，请大人发落。”说完，瞟了田文镜一眼，面向张兴仁一提袍角从容长跪在地。

“就你一个？”田文镜不知怎的，自觉有些狼狈，随着众人落座，咬着牙问道，“这么小个臭虫，就顶起卧单了？你的同谋呢？”

“晚生没有同谋。”

“那个张熙呢？”

“张熙不是同谋。”秦凤梧不屑地看了看田文镜，“我立心要罢考，做一件震动天下，惊醒后世的大事。从策划筹谋到串连秀才，领头静坐，都是我一人所为。张熙不是本省人，和我气味投缘，帮忙跑跑腿而已。他已经离了开封。”

田文镜见他一兜儿揽了，也很佩服他的胆量，盯着又问道：“他既无罪，为什么畏罪逃跑？”

“你是田制台吧？”秦凤梧冷笑一声，说道，“我现在还没革掉生员功名，是来向张老师投案的。你要审我？”

按清制举人秀才犯案，不经学台衙门革去功名，地方官无权拿审，田文镜被他顶得倒噎气，咬紧了牙盯着张兴仁。张兴仁在他目光的逼视下，无可奈何暗咽了一口气，厉声道：“你有大罪在身，还敢如此狂妄？回制台的话！”

“那好，我就实说。”秦凤梧道，“因为田制台是天字第一号的不讲理刻薄成性的人。张熙受我指使参与罢考，出头露面太多，匹夫无罪畏刑，所以跑了。”看着众人愕然惊讶的神色，秦凤梧接着侃侃而言，“田制台太爱滥杀无辜了。看看他判断的几个案子就知道，只是沾边儿入案，只有重判的，没有轻恕的。晁刘氏一案，杀了多少人？葫芦庙白衣庵和尚尼姑为首的活活烧死，为从的格杀勿论！内黄县令贪贖一案，正犯斩立决，归德府六十余名府县和未入流官人牵人人连人，罢了个干干净净——难道里头一个好人也没有？以刻薄为聪察，以残酷为乐事，这就是田制台——这样的行为心田，就是无罪，谁肯往案子里卷？”

弘历年纪虽然不大，但十三岁之后屡屡奉旨巡视数省，见过不少大吏审讯江洋大盗，其中也不乏视死如归的英雄好汉刑场大骂贪官污吏，但那都是就案说案，语言粗率不堪。秦凤梧以一介书生率众罢考，毅然投案，当面指斥田文镜为政之非，侃侃直陈毫无畏惧，见识不全对，这份胆识极为罕见。他稳稳坐着，目光灼灼盯着秦凤梧，心里盘算着如何救他。柯英和张兴仁只觉得秦凤梧的话句句都是自己想说又不能说不敢说的，越听越是解气、痛快。

“你说得真痛快。我佩服你的胆子。”田文镜的脸红一阵青一阵，头也阵阵发晕，听到后来，只看见秦凤梧一张模糊面孔，已不知他都说了些什么，许久才回过神来，按捺着怦怦乱跳的心，用喑哑沉闷的语气说道，“好一张利口！田文镜岂不是应该投畀豺虎的巨奸大恶了么？汉继先秦，以宽刑法，诸葛治蜀，以猛为政，我不妄攀，但可类比。河南民风刁顽，痞癩之徒悯不畏官而惧刑戮，就是因为从前太宽纵了。所以我不能不冒残苛寡情的名声从严治豫。你身为生员且是洛阳名士，胆大妄为，辄敢于皇皇太平之世邪言惑众扰乱国家抡才大典，肆口侮蔑朝廷大吏，自首虽有宽典，恐怕不及于你！兴仁公，这样的人还要留在斯文队伍里么？”

张兴仁被他当面将了一军，才意识到自己的身份。他干咽了一口唾沫，说道：“学政衙门出告示时，已经革去了你的功名。张熙也是一样，已行文四川，照例除名。后生子，苦海无边，回头是岸，到了臬司衙门，好生悔过认罪。你是投案自首的，援例宽贷，还有一线生机。”

秦凤梧绷紧了嘴，傲然昂起头来，一声也不言语，田文镜憋着一肚子气摆了摆手，李宏升已带了两个衙役进来，秦凤梧揉了揉跪得发木的腿，冷漠地扫视众人一眼，跟着李宏升踉跄去了。

“就这样吧，天快要亮了。”弘历心里突然一阵别扭，站起身来想打呵欠，又止住了，“按文镜的处置办理，下海捕文书拿那个张熙。其余与考生员，凡静坐过的一律记过一次。阿山布罗、柯英和张兴仁，我劝你们去看看黄河堤岸，各写一份谢罪折子递进去。从此不要再与田文镜过不去，听不听是你们的事。这个秦凤梧，文镜可以另外具一份折子奏进去。人，让我带回京去。”说罢，不耐烦地摆了摆手。几个人退出去，弘历仍毫无睡意，只觉得身上燥热，心里乱糟糟的，说不出是什么滋味。他默然踱出堂房，站在檐下，任冷风凉雨吹洒到身上，飘落到脖子上的细雨反而使他觉得心里清爽了许多。雨幕远处传来一声隐隐约约的鸡鸣，一切又沉沦进黑暗之中。

“今天谁也不见。”弘历对随在身边的邢建业说道，“明天一早就走，河南这地方太糟心，太没意思了。”

弘历第二天四更起身便离开了开封城。为了不惊动城中文武官员，将十几篓茶叶和走骡等一应物品都留在了驿馆。由俞鸿图出面至臬司衙门将秦凤梧从牢中提出来，弘历只带了刘统勋和温刘氏、嫣红、英英、

由邢家兄弟护送连带看管秦凤梧，无声无息出了城北门。又沿堤向下游行了二里许地，见一带河面宽阔，渡口上只有两三条船，桥板旁边的沙滩上孤零零架着两间板房。此时天阴得很重，东方些微带了一点曦光，细得雾一样的雨尚在飘落，岸边稀落的麦穗在风中不安地摆动着沉重的身躯。放眼北望，黑沉沉的河面蒙在霾云一样的霰雨中无涯无际，怪啸着直泻而下，漫漫荡荡消失在混沌不清的远方。弘历见刘统勋望着河面只是沉吟，笑道：“迟疑什么？快去叫门，过了河寻个店铺，我们还没吃饭呢！”秦凤梧规规矩矩站在邢建忠身边，也在眺望茫茫四野，不言声从袖子里取出三枚铜钱放在手里合掌摇了几下，抛在沙滩上。

“老实点！”邢建忠道，“你捣什么鬼？”秦凤梧没有理会他，蹲下身子看了看，失声叫道：“大人！现在不能过河！”

正要去敲门的刘统勋吓了一跳，趑趄回身来看时，只见三枚铜钱两反一正落在沙窝里，因道：“这是讼卦！——四爷，我看这天色不好，水势凶险，不急着过河，再等一个时辰，天亮定了再过河，成么？”

“‘讼’卦？”弘历也转身过来看了看，又打量一眼秦凤梧，说道：“这有什么稀罕的？昔日太宗皇帝与洪承畴松山一战，也卜‘讼’卦。为兵凶战危求卦，得凶反吉，懂么？这卦中有‘利见大人不利涉大川’的话，所以吓住了你们。但卦象还说过‘天与水违行’，我们做事能忘了‘天’道么？”秦凤梧显然没有料到这个阔哥儿一样的少年如此博学。但明明是凶卦偏要强释为吉，心里自然不服，因道：“生员是个人犯，淹死与刀杀无非都是个不吉。卦解中明明说‘不利涉大川，入于渊也’，您非要这么说，我只好听命。”“你这句话还略有道理。”弘历一来肚中饥饿，二来也怕天亮，田文镜必然知道自己已经离汴，又来许多搅扰，一笑说道：“我命系于天，违命即是不祥。你们看，这么大的船，艄公住在岸边，有家有户，不是歹人，过这条河有什么为难处？我南下金陵，扬子江的风涛比这要大一倍，也是凌晨过的江，有什么不吉处。”

他们在外边大声说话，早已惊动了板房里的船夫。门吱呀一声响，一个六十多岁的老头子咳呛着，揉着眼出来，冲西边板房喊道：“阿二阿三，有客人摆渡了，还要挺尸么？天阴着，不然早就大亮了——老婆子，把夜来剩饭热热我们吃点就上艄了！”便听东板屋一个老女人声气答应一声，一阵柴火响，已冒出炊烟。两个儿子扣着钮子也推门出来，到船上起锚。一阵铁器相撞声风箱声和老头子的咳嗽声，给这阴沉可怕的凌晨带来不少活气。刘统勋上前对那老艄公说道：“老人家，我们要过河，这天儿成么——怎么这渡口只有你一家？”

“上游修了新渡口，客人多，都迁过去了。”老艄公接过老婆子送过的一大碗热面条，向嘴里胡乱挑着，满是眈眈的眼看了看渡口，说道：“这边呢，还有几条船，都在对岸，早起儿进城人多，这边没生意——这天儿怎么了？只要不是河汛涨大水，下猛雨也照样过人！”说话间阿二阿三也已吃完饭，扯着衣襟擦着嘴不言声去河边解缆。刘统勋打量他的两个儿，都体魄剽悍身材魁梧，只是阴沉得像哑巴一样，心里觉得

不妥，但见弘历已经挪步上桥板登船，只好和众人跟上来。那老人把舵，阿二阿三各人手持一根长篙，在料峭的晨风中冉冉走帆，“哟——哟——”一声长号，双篙点岸，大船一荡，悠悠地离了岸。

船很大，分着前后舱和舱底。弘历和温家的、嫣红、英英坐在后舱，刘统勋和邢氏兄弟看押着秦凤梧坐在前舱，十个人乘坐还显得很宽敞空落。弘历原本心情颇好的，见刘统勋几个人面色紧张得苍白，手都攥得出水来，僵坐在前舱惶然顾盼，众人都沉闷得一句话也不说，也不由扫兴。此时隔舷窗外跳，苍苍茫茫天水相连，远近水面白浪翻涌黄水逆沸，片帆只影皆无，震耳欲聋的河啸声中不时传来舵把单调而又枯燥的咯吱响动。约一刻时辰，南岸也消失在混茫水色之中。弘历被潮湿的河风一吹，身上激灵一个寒颤，陡地升起一种不吉祥的感觉：我怎么忘掉妙手空空那首诗了？！万一船至中流有个闪失，谁来救护？万一上了贼船……他一阵心慌，不敢沿着这个思路再想下去。定神看时，外舱依旧寂然无声，里舱三个女人倒似心情平静。嫣红手里拿着用竹圈绷得紧紧的一块生白布，用一根一根不同的丝线专心致志地抽空绣针。英英还不脱孩提之气，手心手背翻来覆去抛着抓弄一把铜钱。温家的神色安详，一会儿张望船外景致，一会儿含笑看着两个丫头。弘历思绪一转，打量着她们又想，这两个孩子也算长得可人意儿了，就是这个温家的，退回十五年，也算标致人物儿呢！想着，笑道：“你们才来，驿馆里侍候的人手多，也没使唤着你们。过河再往前走，我的起居可要靠你们照应了。”

“爷这会子恐怕就要靠我们了。”温家的微笑道，“那个囚犯书生的卦真灵。爷，咱们上了贼船了！”

弘历身上汗毛一炸，几乎要跳起身来，双腿一软又坐了下去，惊慌地向外看看，阿二阿三仍在船头东一篙西一篙地乱点，摇舵声音也无异样，不禁失笑，说道：“你要吓死我么？秦凤梧要真有这个能耐，怎么不算算自己，就落到这个地步？”外舱秦凤梧听见弘历这话，忍不住回嘴说道：“‘千金之子坐不垂堂’，君子知命不履于险地。即使平安过河，我的劝说也不错，不利于涉大川偏要涉就是违命。我一片好心肠半点歹意也没有，先得罪于田制台，后见误于大人，真是奇哉怪也！”刘统勋见秦凤梧如此狂放大胆，正要张口呵斥，和弘历挨身坐着的温家的从嫣红手里捏过一包绣花针，口中道：“我这就让爷瞧个热闹——”一头说，手指卡在底舱板缝里，略一用力，那底舱板“嘎”地一声大响，已被她揭起一块。

“娘的个脚，听壁角贼！”温家的一边骂，右手一挥，十几根绣花针脱手激射而出，口中兀自道：“钉瞎你们狗眼！”弘历正惊怔，便听舱底“妈呀”一声惨叫，似乎是两个人的声气。大约真的是被打瞎了眼睛，只听一阵急促的跺脚声，一个破锣嗓子吼声大叫：“黄水怪！失风啦！快他妈救我们！”

几乎同时，这条大船失了控。此地正当黄河中流，大船像断了线的

风筝左一晃右一摆，飘飘摇摇顺流直下。邢建忠一把将秦凤梧揉进内舱，自己守了舱门。邢建业邢建敏邢建义三个人早拔刀在手一拥而出，只见那老艄公威风凛凛手持大板刀，钉子似的稳站在船头，已经扯去了胡须，竟是个三十多岁的精壮大汉！

“动手！”老艄公大喝一声，“上我黄水怪船者有死无生！阿二阿三对付那个小白脸，这三个货我包了！”

阿二阿三答应一声，在船尾拽出篙来，原来胳膊粗的篙头，还安着一尺来长的三棱钢刺。两个强盗目光一会意，一个望着舱窗里的嫣红和英英，一个盯死了温家的和弘历，隔着竹板从船尾猛地平扎进来，竟似要把内舱几个人蚱蜢一样连穿而过。只听“嘎啦”一声爆裂响声，阿三的竹篙从后舱直穿而过，竟透出前舱。秦凤梧紧挨舱门站着，左手上已着了利刃，觉得粘糊糊的，抬手看时，已是血肉模糊，顿时晕了过去。弘历见阿二阿三来势不善，情急之间，双手扳了舱顶横木，也不知哪来的气力，身子一翻，已紧贴在舱顶。阿二的一根篙钢刺头只扎进了一尺来长，却被温家的一只手紧紧攥住。阿二一扎不中，往外抽篙时，却哪里抽得动？阿二又气又急又奇怪，呜里哇啦乱叫。弘历这才知道他原是个哑巴，看嫣红和英英时，都是纤毫无伤。也不知她们用什么身法躲过了方才那凶恶无伦的一扎。温家的一闪眼见弘历腰间悬着一把裁纸削水果的小刀，说声“借爷的刀”，已是掣在手中，一甩手隔窗飞掷出去，阿二松手弃篙忙不迭躲时，哪里还来得及？那刀飞如疾电，正正扎在眉心当中穿脑而过，阿二“唿”一声，麦个子似仰面倒在了舱板上，眼见是不治了。温家的大喜，说道：“四爷这刀真好，赏了老婆子吧？”

“好，赏你！”弘历大声道，“那是红毛国贡的，削铁如泥呢！”话没说完，见阿三端篙红着眼又刺过来，疾忙躲闪。说时迟那时快，温家的已伸左手摸住敌人武器，平身向后窗一跃，已跳到后舱外船尾舱板上。

船头黄水怪和邢家三兄弟早已交上了手，以三对一，堪堪打成平手，但那黄水怪船上生涯，在滴溜溜盘旋乱转的船上进退如意，三兄弟禁不住船身摇晃，时而被摆得脚步踉跄，时而将身子送往黄水怪刀下，七十余合下来，三兄弟臂上都被削伤。因怕黄水怪进舱伤了弘历，都打定了主意，守在舱口宁死不退半步。黄水怪虽渐渐占了上风，无奈这三个抱的是必死之心，招招进击，都是同归于尽地拼命杀着，不禁心中焦躁，一边挥刀劈砍，一边高声叫：“阿三，了事没有？”却听阿三在后边应答：“贼婆子厉害，老二死了！”

“跳水凿船！”黄水怪大叫一声，一返身便跳进惊涛骇浪之中。船尾的阿三也弃了篙，看了看倒在船尾的阿二尸身，仰天惨笑一声也投水而下。

船上已没了敌人，所有的人都集中到了弘历身边，秦凤梧捂着受伤的手刚说了句“我说的‘不利于涉大川’，老爷们偏不——”“信”字没出口，脸上已挨了邢建义老大一个耳光，邢建义骂道：“都是你这臭书生晦气嘴

说的了！你他妈非死到你这张嘴上不可！”

“不许吵，现在是同舟共济！”弘历此时又惊又急又光火，怒喝一声，“你们看看外边！”

众人这才留心，船已飘到一条大河与黄河交汇口。此地水面更是宽阔，浩浩渺渺两岸都模模糊糊，新注进的清水与黄水激荡着，掀起六七尺高的浪，巨大的涡流像风中纸鸢一样盘旋徘徊，时而被托起老高，时而又落到浪谷底下。眼见就要翻船，温家的急叫“快落帆！”话音未落，嫣红一跃出舱，用刀将绳索轻轻一搪，那大帆“哗”地一声落了下来，船体立觉平稳。众人不禁惊讶：船体摆晃得这样，这个小毛丫头竟有这样手段，轻而易举地就放下了帆！目瞪口呆间，只见嫣红飞速回身，操起阿二的竹篙，直插河底猛力撑持，那竹篙弯得像弓一样，发出吱吱的呻吟声。船，慢慢地离开了旋涡，豁然间已趋平稳——已是离了险地。她却并不急着回舱，“哗啦”一声放下铁锚，说声“好啦”，娉娉婷婷回到舱里，看了看天色，说道：“咱们飘下来足有五十里。天快午时了，快商议办法！”此刻众人早已呆了。

“这条河是惠济河。”刘统勋和弘历一齐出舱，指着南边河口说道，“再往东二十里，就进了安徽境。奴才想，不如顺流而下，前边渡口水势略平稳些，不拘哪边靠岸，叫地方上送我们过河。”温家的说道：“船上有篙有舵，就从这儿过河。河北边是封丘地面，靠岸有个索象镇，也能歇脚打尖，七八里水面，说话就过去了。”秦凤梧道：“那个贼说要凿船，也不可不防。”温家的笑道：“像这样的险地，龙王也不敢往下潜。再说的，他是图财害命，怎么舍得凿船——这条船不值五六百两银子么？”秦凤梧道：“也许是图财害命，害不死恐怕又要杀人灭口呢！”

一语提醒了弘历，忙吩咐道：“打开舱板，下边还有两个贼呢！”温家的笑道：“他们中了我的散魂针，还能活到现在？”说着随手揭开两块舱板。弘历向里看时，只见两具尸体蜷缩得大虾一般，死鱼样的眼暴出，口鼻流血一动不动。弘历不禁心下骇然，盯着温家的和嫣红，许久才问道：“你们是剑侠？真看不出竟是红线女一流人物！”“我们算什么剑侠！”温家的扑哧一笑，“爷没见过我们老爷子的本事呢！李制台对我们家有大恩，老爷子派我们听李制台支使的。爷甭疑到别的上头去。”众人正说话，英英眼尖，指着上游说道：“这贼是一窝子！那黄水怪带着人追来了！”

众人大吃一惊，向外望去，果然见一大一小两只船都鼓着帆逼近过来。小船船头坐着阿三，还有五六个水鬼，大船上足有二十个人，黄水怪赤膊站在船头，一手提着大板刀，一手遥指弘历等人，大声叫喊：“就是这起子羔儿坏了羊圈，下水凿沉了它，一个也不要走了！”那阿三喊声“下水！”几个水鬼青蛙般都潜了下去。弘历不禁心里叫苦，想不到一念之差惹出这么大祸来，此番性命休矣！环顾众人，惨笑道：“悔不听秦凤梧的话，致有今日下场。你们谁会水，自己逃命去吧！”

“嫣红下水！”温家的此时却十分镇静，一边脱外边大衣裳，冷笑道，“看是洪泽仙厉害，还是黄河鬼厉害！——你们在上头防着大船来攻！”说罢与嫣红目光一会意，二人一同无声无息钻跳入河。弘历刘统勋眼睛瞪得一眨不眨凝视着水面，只见逆波翻涌浊流如粥，什么也看不见。稍一移时，近船丈余一股红水泛上，正不知是谁受伤，一个黑衣水鬼已经浮尸上来。稍一移目，上流又泻下一缕血水，一个水鬼伸头换气，气没换完“哇”地一声大叫，死鱼一样飘了起来。眼错不见，一个水鬼手拽锚索正在透气，大约屁股上被扎一刀，惨叫一声也飘了下去。众人惊喜间，一个水鬼探身出水，双手张着，踩水向贼船逃去，一边逃一边大叫：“水底下不成事，贼婆子厉害，快，快——”像被人在水下猛地一拉，他也沉了下去……温家的踩着水回船，恰嫣红也从后尾爬上来，一手里握着匕首，一手拧着满是泥沙的湿发，对温家的道：“都了账了。我这里叫人扫了一亩——”她指了指胁下，“船底下这东西了得，百忙中还凿下一块板来，得赶紧堵住！”

不到半个时辰的水下恶战，敌我双方都看怔了，直到贼人水鬼悉数被歼，黄水怪才醒过神来，在船头跳脚号啕：“给我杀了这些王八蛋！我的好孩儿们喽……我半辈子的心血呀……”眼见大船驶近，众人心情紧张起来。弘历把邢家兄弟等人叫到跟前，铁青着脸说道：“这些水匪不像是路人马，像是有人纠集起来有意加害我的。他们没有行务历练，要是刚才上下同时动手，我们更难应付……我们只有边战边走，你们要好生出力，天幸脱得此难，我必报此大仇。万一我死在这里……你们活着的人要面见皇阿玛，原原本本把我这话奏知他老人家……”想起在北京的雍正和母后，弘历不知怎的鼻子一酸，眼角已进出泪花。又转脸对秦凤梧道，“我就是当今驾前四阿哥，宝亲王弘历。和你缘分到这地步，我赦了你。舱底已经漏水，你不能动武，去堵漏去吧！”

秦凤梧满眼是泪，叩头说一声：“我跟定了爷！”爬起身跑进了后舱。温家的起锚鼓帆，摇着舵缓缓行驶。敌船因为完好无损，又有人撑篙，来得飞快，已经逼到十余丈远近。船上贼人一阵阵起哄：

“看这几只羊羔子逃天边去！”

“看哪！三个女的！”

“我要那个穿红衣裳的！”

“那个小的归我！”

“老有老的滋味，掌舵那婆娘我包了！”

哄笑声中“砰”地一声，两条船已经猛撞了一下。弘历和刘统勋手里握着刀，都被颠得跌倒在舱门口，对面舱上几个彪形大汉却带着劲风一跃上船。弘历大喝一声“上！”带着邢氏兄弟就要往前冲。

“四爷，”坐在舱门口的英英忽然说道，“我来对付他们！他们人多，

这么打要吃亏的！”一边说，将手中抓子儿玩耍的一把铜哥儿劈面甩了过去，那四个人立脚未稳，已各自中了一镖，三个人仰面倒栽进水里，只有一个略一趔趄，挥刀大叫“快跟上来！”挺刀便去刺温家的。

“好，你比他们结实！”英英笑着手一扬，“再补个钱儿？”一枚铜哥儿激射出去，正中那人太阳穴，那人哼也没哼便栽进水里。英英见两船离得略远一点，索性提着那串小钱到船头温家的身边，瞧着敌船近一点便是一把铜钱，喊声“布施你们！”便打过去，敌船伤了五六个人后，谁也不敢再伸头，偌大一只船面上，竟被她打得人影儿不见。弘历看得呵呵大笑，拍手道：“今日大开眼界！”忽然见她停了手，为难地看了一眼温家的，说道：“妈妈，没钱了。”

对面黄水怪忽然大叫一声：“贼妮子没钱玩了，快撑船，靠上去！”弘历见敌势嚣张，不禁又复着忙。刘统勋一眼见弘历给雍正和三阿哥五阿哥买的云子儿扎成箱子码在前舱，忙问英英：“围棋子儿成不成？”崩断纸绳，立刻取出一盒。

“成！将就着用，快拿！”英英急说一句，棋子儿已经送到手里，见一个贼在船帮上一伸头，照脸就飞过一枚，只听“咕咚”一声，显见敌人已中镖倒地，英英高兴地对温家的说道：“妈妈，这种围棋子儿比铜钱还趁手好使！”抓了几个挥手隔船打出去，那些棋子儿成一字形都嵌进对面船舱木板上，英英得意地大声喊道：“都摸摸自己的猪脑袋，觉得比这木板硬些的，就过来尝姑奶的黑枣儿！”

对面船上人大约被英英这一手镇住了，好一阵沉默。一个中年人声气刁声恶气说道：“妈的个屁，你死了七个，我他妈伤了十几个呢！巴巴地请我来吃板钉席，这生意做不成了——下锚转舵，送爷们回去！”话音一落，那船上咣唧唧一阵响，已经定住了。弘历此时方惊魂初定。却见秦凤梧一身泥水从舱中出来，揩着满脸泥浆，说道：“两个死尸太碍事，好容易才用棉袄把洞塞住了。”“唔。”弘历咕哝了一声，迈着迟钝的步子进了舱房，靠窗坐下。此时一口气松下来，才觉得又饥又渴，浑身软瘫得一点气力也无。温家的和邢家兄弟忍着累饿，把吃奶的力都用出来努力撑船，看看那贼船渐渐远了，消失在落日的余晖中。弘历陡然又想起妙手空空那首诗，“鹊鸽原”三字闪电一般划过脑海——果然是老三要加害于我，那说不定这一路还要有凶险。李卫召的那个吴瞎子又如何能寻到自己？凭这几个人保护能平安返京么？他的心绪一时又糟又乱，加上饿得心慌，手脚都颤得有点不听使唤。想睡又睡不着，半躺着叫了刘统勋和秦凤梧进来，却又沉默不语，良久才道：“今日之险，毕生难忘。你们说，前边的道儿好走么？”

“难说。”刘统勋的声音干燥得像劈柴，“我看这些贼不像是为财谋命，像是预备得停当等着我们似的。”秦凤梧点点头，问道：“晓得千岁爷禀性习惯的人多么？这些人这么锲而不舍地追杀爷，不图财又图的什么？”

弘历冷峻地一笑，说道：“大约图的比财更大的物事吧！”

“难说。”刘统勋舔了舔嘴唇，“弘时”这个名字今天不知几次从心里闪过，但这个念头只敢闪一闪，他仍不敢启齿明言。嚟嚟了许久，才说道，“也许有人不乐意我们君臣平安走路。这样的太平年景，仓猝之间能买通几路贼盗截杀我们，得要多大财力——也真舍得下功夫？”

弘历闭着眼养神，忽然问秦凤梧道：“‘讼’卦，嗯。这一节《易》还讲‘讼，元吉，以中正也。’是么？”

“是。”秦凤梧一躬身应声答道，“‘食旧德，从上吉也’也是象里说的。我的解说原来偏颇了。”

第二十七回 槐树屯阿哥尝果报 析案情手足惊相残

弘历一行人与水贼恶斗一日，天傍黑时船方靠岸，已是累饿得人人筋软骨酥。收拾了细软贡物登堤看时，一带凹地过去，果然有一座大镇，凹地上种着稻子，看样子是取土修堤留下来的，也许因为这个大坑，交通不便，才没在这里设渡口。远远望镇子，乌沉沉黑乎乎的，青白灰紫各色炊烟袅袅间倦鸟噪昏鸦翩跹。远处驿道上铙铃脆响，嘚嘚马蹄中不时传来车把式的吆喝声和甩鞭声，近处稻田里几个老农持着铁锹在入水涸田，不时互相搭讪几句笑语。远处巷落里孩子们像是在捉迷藏，一阵阵传来叽叽嘎嘎的笑声……几个遇难不死的人，乍入人间香火之地，都有一种说不出的温馨柔和亲切之情。弘历欣慰地长出一口气，边走边说道：“我真有点恍若隔世之感，今晚我们就住这镇上。也不必忙赶路，歇透了再走——秦凤梧，要不要你再卜一卦？”

“王爷识穷天下，这是取笑了。《易》云‘再渎不告’么！”秦凤梧嘻嘻笑道，“焉有一日之内连遭凶险的事，我们爷们不是倒霉透了么？‘讼’卦说‘利见大人不利涉大川’，后头一句已经应了。王爷回京是要见皇上的，这里我又蒙了您的赦。这都是‘利见大人’，是么？”

众人说道，沿稻田埂仄径过去，上了大路一箭之地，已是进镇。大约这里散集不久，牛马市上满地都是湿牲口粪，街上星星点点的“气死风”灯下，卖水煎包子的，卖馄饨水饺拉面削面饽饽馒头油烙馍馍一应汤饼的，勺锅碰撞，并有烧鸡卤肉牛羊肉汤锅，香气溢满街衢。这群拖泥带水衣衫不整的人经过，引来了各色各样的目光。他们也不理会，咽着口水徐步走着寻觅下处。最后在镇西偏北处寻着了一处百年老店“王记客栈”，歇脚住下，一应饮食住宿，汤水侍候周备，也不必细述。

在索家镇歇息三日，弘历等人已经将养得精神完足。第四日头早，他们雇了走骡驮轿，特意又买一匹马给弘历坐骑，仍是行商模样，取道黄陵、留光、牛市屯，迤迤往东北行来。路过留光时，弘历想起王老五一家，特意打听“黄台”这个地方。乡人都说黄台这地方康熙五十六年过水，已经没了，王老五更是无从打听，弘历嗟叹不已，也就罢了。一路询问田文镜官箴为人，也是众口不一：有说清廉的，也有说苛暴的；有说爱民的，也有说残民的，竟和官场对田氏评价一样莫衷一是，问到后来弘历也懒得问了。此时已入五月，天气乍热，中午时分骄阳毒晒，豫北十多天没有落雨，大车道上浮土数寸，一踩一串白烟儿。弘历先在山东赈灾中过暑，最是畏热喜寒，驮轿里闷，马上又晒得受不得，便令中午辰时歇脚，过了未时再走，虽然起得早了些，倒觉路上安逸。秦凤梧名士风流，滑稽多智，一路吟诗说词，打诨说笑，打叠了百样殷勤讨弘历欢喜，因此也不觉寂寞。

这日行至镇虎集，刚刚过了辰中。按刘统勋夜里算计，上午多赶些路，晚间便可趲行到滑县，与官府接头，就可以沿驿站直送保定——他实在被黄河遇险吓怕了，生恐这位执拗的王爷再遭不测。自己作为扈从臣子百身莫赎——偏是这天响晴无云，早已热了上来。那太阳未至当午，便把大地照得一片蜡白。道旁的早玉米、高粱和大豆红苕地热气蒸腾，远远望去，房、树像隔着水一样在气流中颤抖。庄稼的叶片都晒卷了，在逼人的暑气中耷拉下来，偶尔一阵热风吹过又归寂静，反而觉得更加燥热难当。

“你们听听，树上的蝉都懒得叫！”弘历虽当盛暑，衣冠一丝不乱，在马上一把接一把用手揩汗，对身边骑着骡子的刘统勋道，“往前四十里没有集镇，万一有人热倒了，连个救护处也寻不来。再说车夫骡子也怕受不了——延清，要走你先走，我是非要歇在这里了。”刘统勋张望一下四周的青纱帐，舔着嘴唇赔笑道：“奴才也热得受不得。到前头小村里先喝点水，寻个荫凉地吃饭打尖，咱们从容计议。奴才那是为了主子好！”秦凤梧见道边有块甘蔗田，稀里哗啦趟过去，蹦蹦撅了五六根又追上来，刷去蔗叶先递给弘历一根，一边继续刷叶子，一边笑道：“主子您吃根儿，梢儿留给奴才。”又递给刘统勋一根，自己撅断一根，把根儿又递给弘历，其余的都送到车上温家的，他龇牙咧嘴地倒啃着蔗梢，说笑道：“太闷了，说个笑话儿吧。北边人和南边人在中间遇上了，北边人吹嘘，‘我们那边冷，冷得紧！摸铁铁咬手，触石石沾皮。撒尿时一手拿根小棍，尿一出来就结冰，得随时敲着，不然就连人冻住了。舌头舔牙要先试试，不然就连牙冻一处了！’南边人也吹，‘我们那里热，热极了！太阳地里放几个老玉米，一会儿就熟，时辰长了就爆了玉米花儿。有一回我赶猪进城，一路都不敢停步，路上寻人家喝了一碗水，出来猪都烤熟了。’……”弘历听得哈哈大笑，接过刘统勋递上来的蔗根，一边嚼着，一边说道：“烤猪是没有的事，五额驹去吐鲁番，热时在石板上摊鸡蛋，一会儿就熟成煎饼了。”他指着道旁的玉米，笑道，“我出一联，谁对出有赏！——今年的早玉米，旱得精细焦黄不长。”

刘统勋不长于此，一门心思想着合适的歇脚地，未及答话，秦凤梧已经对上，“到后来给个穗，下场雨还差不多。”“敏捷！”弘历笑道，怔着想想，吸着气道，“怎么总觉得你对得别扭呢？”车上传来三个女人嘻嘻哈哈的笑声，英英伸头道：“四爷，他少对了一个字！”弘历不禁扬鞭大笑，秦凤梧道：“那就必成‘下场透雨还差不多’，要再不下雨，我们这地下跑的也要变成烤猪了！”

一语逗得众人又是一阵哗笑，都觉得暑热好熬了许多。刘统勋在马上遥指前方，说道：“前头三岔路口那株老槐树好阴凉，我们先歇下来再说，可成？”

“成！”弘历手搭凉棚看了看，果见前边路分两岔，一向东北，一向西北，岔道口一株硕大无朋的槐树，老桠虬根枝叶茂密，遮了足有一亩多地的大阴凉，确是歇脚的好地方。因一纵马奔过去，飞身下来，一手解着项上扣得紧绷绷的钮子，一手不停挥扇，仰脸看着浓密的树冠，待

众人赶上来，笑道：“这树是刘秀手植一千六七百年的岁数了呢！你们看那块石碑。——可煞作怪的，这一路几十里连棵大树也没有！这个树底下要是摆个茶桌棋盘什么的，再有卖瓜果酒水的，还愁没生意？这里的人真怪！”一个骡夫打火点着旱烟猛吸一口，说道：“早先这里树多啦。田制台那时还没来河南，是个叫阿西喇布的什么黄子的在河南当巡抚。说这里土匪多，一把火烧净了，结果土匪也没了，那边娃娃河也干他娘的了。没有水，不光土匪不能过，好人也不行，这一带迁光了。田制台又叫栽树。说也怪，树有了，河里也有了水，只是不如先前大就是了。这一路过来的都是新迁户，黄河冲了家的，都安置了这里。说是新垦的地，其实都是过去的好地荒了，又垦出来罢了。嗨——官们的想头，咱死也不明白。”

这一番对田文镜的评介仍是有褒有贬，弘历听得多了，只无所谓地一笑。刘统勋看那石碑，只写了“汉光武帝手植此槐”，落款却是“明弘治二年”。秦凤梧便急着问骡夫：“附近有客店没有，哪里能洗澡，有没有瓜田。”正乱着，古北道上过来一个小姑娘，只可十二三岁，短袖衫青布裤，赤脚穿着草鞋，手提着瓦罐沿路过来，连踢带跳的口中还哼着曲儿。见这大一群人歇在树下，诧异地看了看，指着东边道：“娃娃河那边能饮牲口。洗澡不成，只有几寸深的水。”秦凤梧问：“喂，有瓜田没有？”

“有的。”那姑娘又看了弘历一眼，回答道，“我爹就是种瓜的现在瓜庵里，连锄地带看瓜。你要买么？”“买，买！”秦凤梧喜得眉开眼笑，“我一买就二三百斤，吃不了兜着走！”说着跟了女孩便走。女孩又回头看了弘历一眼，像是思索着什么去了。秦凤梧张着脸只是看刘统勋，刘统勋怔了一下才想起他没钱，从袖子里取出一把散碎银子，约莫五两的样子给了他。秦凤梧抽身追了上去。

小孩子趟着高粱地埂走了一袋烟工夫便到了瓜地，把瓦罐轻放在草庵前，喊了几声“爹”，一个壮汉才答应着从青纱帐中出来，手里还提着一把锄。女孩嗔道：“你就不瞅瞅天，贼热的，过了晌再锄就误了你那半亩花了！”

“天旱。”壮汉赤膊蹲在地下，喝着罐里的绿豆汤，讷讷地说道，“锄头底下三分水嘛。”女孩闪眼见秦凤梧渐渐近来，撞得高粱叶子沙沙乱响，忙凑到父亲耳边轻轻说了几句。壮汉先是一怔，放下碗盯着问道：“真的？！你看清了？”

“像得很。”女孩又变得迟疑了，“舍粥棚里我跪得近，他眼下有几颗细麻子，方才离得远，没有看清，待会回去我再仔细看——”说话间秦凤梧已一头热汗过来，她便不再吱声。

原来这壮汉就是王老五，被李卫发遣回省。那二百多人，田地多被水冲坏了，有的地修河堤挖了土方，不能再种。恰河南核实垦田亩数，滑县原来垦荒的人都回了自家家乡，官府便贱卖了这一带的青苗租给这

些无地难民，分五年期以粮顶债，安置了这批人。当下见秦凤梧过来，骨碌着眼珠子看瓜，王老五忙站起身，憨笑着道：“官人要吃瓜？西头的好，那边上的鸡粪，随便吃！”

“我要买二百斤。”秦凤梧顺手摘了一个甜瓜，“嘣”地掬开，青皮红瓤白里儿，咬了一口道，“好甜——多少钱一斤？”

“您是远处走道儿人，出门在外的不容易，”王老五道，“二百斤瓜我给你送去，出一吊钱，成么？”秦凤梧边吃边道：“成！咱们摘，我们东家等着呢！”王老五一边摘，一边套问：“客官是做什么生意的？”

“绸缎，瓷器。”

“发财——是从南边来的？”

“我们生意大，南北都有分号。”

二人一递一答正说话，稀里哗啦一阵响，一个赤膊汉子闯到地头，摘起一个瓜掰开就吃，口中道：“日他奶的，这里的人都死了，瓜地不靠路边种，叫老子好找！——常掌柜的，叫兄弟们过来，这里有瓜！”只听远处应了一声，一片声碰得庄稼乱响，冒出二十多个人来，都是满身油汗，也不理会王老五三人，满地里践踏着摘瓜，口里咬着，手里摘着，生瓜扔得到处都是。王老五气得脸色煞白，忙低声道：“别言声，没见过带着刀，是——响马！”秦凤梧手一颤，瓜落到田里，心里盘算着钻青纱帐逃跑。那个叫常掌柜的趟着瓜地走来，问道：“喂，你们是一家子？”

“不是。”王老五护住女儿，盘着辫子低声说道，“他是买瓜的。瓜地是我的……”

“这儿离延津县多远？”

“回爷的话，顺官道往西七十里地。”

“走直道儿呢？”

“四十多里吧？”王老五道，“宁走三里光不走一里荒，谁走这样的庄稼地呢？”

常掌柜的还要问话，一个贼人眼实，指着秦凤梧尖声叫道：“这不是黄河船上那个兔崽子秀才么？这世界日他妈的真小啊！”

“小就小！”秦凤梧没等姓常的醒过神来，抄起一个熟透了的甜瓜劈脸砸了过去，打了个满脸花。他也真滑溜，哧溜便钻了高粱棵子里，没命地往回跑。强盗们扔瓜抄家伙，一窝蜂般从后追了上来。一个强人用刀比着对王老五道：“挑起瓜，跟着爷走！”王老五答应着一边挑瓜，一边悄声对女孩子道：“杏儿，快找你妈想法子！”那强人心不在焉地盯着

外头，也没有听见。

弘历一千人一边在树下歇凉说话，巴巴地等着秦凤梧买瓜来，忽然听到远处一阵大呼小叫。转脸看时，秦凤梧疯了似的撒腿从高粱地里钻出来，头脸乌青，张着双臂大叫“抄家伙！抄家伙！响马来了——”他一个筋斗从田埂上倒栽下来，又翻一个身，满脸灰土臭汗，已是大花脸一般，抹一把跳起身来，指着青纱帐道：“贼人多！四爷，咱们赶紧到前头屯子里！”说话间高粱叶子一阵乱响，一群土匪发辫盘顶手持刀枪已拥下路来。刘统勋数一数，只有二十多个敌人，算计除了邢家兄弟，温家的和两个丫头武艺高强，又是大白天，尽可支撑一会儿，略觉放心，便急急说道：“主子，叫温家的断后，邢家兄弟护着，走！”

那常掌柜的却不急于进攻，站在路当中，手含在口里尖声呼啸一声，听了听，又是一声，路南远处便传来一声口哨，隐隐约约传来哗哗的庄稼声，遥遥还有呼喊声。刘统勋见骡夫们都吓怔了，怒喝一声：“快！谁敢逃，立刻大棍打死！”此刻温家的和嫣红已结束停当，下轿尾随护送。温家的掣剑在手，对远处贼人喊道：“喂——听说过山东端木家么？你们要抢端木老爷子的镖么？”

“端木家还会接镖？老爷子封刀三十年了？”常掌柜的大笑道，“你真会吓唬人！——听说你们妮子暗器好准头，我挺着肚子硬挨，三镖打倒我，咱们桥走桥，路走路！”英英早已掏出那盒围棋子儿，相了相，觉得太远，没有把握地看看温家的。嫣红却手里暗扣着弹弓和铁丸，温家的一摸发髻，取出一个纸包，里边是一叠打磨得雪亮的蝉翼铁镖，口中道：“你不信我们是端木爷的门下，送你个信儿就明白了！”手中那镖轻轻一捻，倏然间蜻蜓一样直飞高天——却只盘旋着舞动，乘常掌柜的凝神看天，低声道：“打！”嫣红一弹弓便将铁丸激射出去，那英英也是奋力一掷，一把黑棋子儿冲胸打向常掌柜的。常掌柜的一心防着空中旋飞不定的蝉翼镖，肚皮胸前早着了五六下，却连个青包也没有鼓起。他外家硬功如此之好，众人无不骇然。说话间那蝉翼镖已又飞到常掌柜的眼前，他伸手想捉，见那镖旋转得太快，蝴蝶般上下飘忽不定，往回缩时，左手拇指已被搪了一下，略一怔间眉头又被碰了一下，顿时渗出血来，眼见那镖旋力仍强，竟像长了眼一样粘追着自己，吓得连纵带跳滚到一旁，直到飞镖落地，才惊怔着爬起身来。

温家的又取出一片蝉翼镖，冷笑道：“你信不信这独门暗器？再给你来一枚？”常掌柜的拱手道：“既是端木老爷的镖，我们不要了。车上那个小白脸跟我兄弟有仇，你留下自己走路！”温家的道：“你说得真美，这是我家镖主！”

“常哥，”那个黄水怪的弟子见常掌柜的迟疑，忙凑到跟前说道，“不信别人，还不信我铁头蛟的？那个小白脸真的值五十万两银子！我们黄哥要不是想独吞，早得手了，您连一文也摸不着！这几个婆娘腕子再硬，也挺不住我们四十几个好手围攻，过了这个村，可再没这个店了！”温家的叫道：“姓常的，你是山东龟顶寨的黑无常吧？前年八月十

五没去给端木老爷子贺节？为一个镖，要得罪遍绿林么？黄水怪是杂牌水鬼，你要跟他卖命？”

黑无常低头想了想，五十万两银子对他的诱惑实在太大了。他黑沉着脸再不言语，将手一挥，说道：“上！杀光灭净心里清净！”土匪们噢噢呼叫着又冲上来。邢家兄弟前头护着弘历，温家的三人飞弹打镖且战且退，一时谁也奈何不了谁。正急切间，前边屯子里锣声大作，狗叫人嚷，谁也听不清有多少人，喊的什么话，刘统勋以为又来大股土匪，一眼瞧见大路北坡有座土地庙，忙大声喝命：“都退到土地庙去！”

这是一座不大的庙宇，新建不久，只正中一殿，塑着土地公婆二人，柱子上的泥漆摸着尚未完全干燥。院落中间东西两株大榆树分居了正庙门前两厢。也许正因此地树木稀少，人们才特选了这里建庙。周围砖墙也都砌起不久，一切都十分简陋草率。众人一拥而入，立刻将弘历拥进正殿，邢家兄弟守了殿门，温家的和嫣红英英守在榆树下，三人六目盯着大门和院墙。喘息未定，外头便听一片嘈乱的叫嚷声，刀器碰撞声。温家的一跃上房，大喜说道：“四爷，这里乡民忠义，和土匪动上手了！”

原来王杏儿逃回村去，气喘吁吁把外头的事一长一短告诉了母亲。那女人一听里头有救援过自己的恩人，操起铁锅出门边敲边大喊大叫：“外头人[31]们听着，在南京送我们回来的那位爷叫土匪围在屯外了，那些鳖王八们只有二十来个，都出去打啊！谁不去是窑子[32]里养的了！”其时刚过正午，在家歇晌的男人也有百十人，听受难的是恩人，土匪又不多，立时筛锣打盆地叫喊聚集起来，手里举着叉把铁锹、斧头、镰刀、镐锄镢头，还有的拿着大棍，吆喝着互相壮着胆蜂拥出村。见一群土匪正要攻土地庙，双方立时混战成一团，土匪们单打独斗原是一些好手，无奈这些庄稼汉人多心齐，教师[33]不如冒失，仓猝之间竟被打了个手忙脚乱，四散奔逃。那黑无常又踢又打又骂才将人众稳住。乱间王老五乘人不备，抽出扁担便追，却迎头碰上跑过来的铁头蛟，被王老五一扁担打得就地磨了几个旋儿，一屁股坐了地下发昏。

此时弘历已经出了土地庙观战，见乡民们虽勇，一来没有领头的，二来没有军事经验，知道只要匪众略加整顿，杀回来后果不堪设想，思量着大声喝命：“邢建业，你们四个上，不要叫他们喘气，一个活的也不要逃掉！”

“喳！”

四兄弟叉手答应一声，立刻领头杀了过去。那群土匪喘息未定，乡民们又嗷嗷叫着冲过来，心慌意乱间已被砍翻五六个，其余的一哄而散，漫庄稼地四散奔逃。刘统勋在旁在大喝一声：“乡亲们，不能留后患！拿贼呀，我们主子说了，拿住一个赏十亩地！”乡民们兴奋得大发鼓噪，立刻分头冲进青纱帐里穷追，邢家兄弟只盯死了黑无常，膏药似的粘着，跑到哪里追到哪里，那黑无常一个不留神竟掉进了井里！其余土

匪虽然悍勇，无奈丧了斗志，地形也不熟，不到半个时辰，皆都束手就擒，倒是挨了王老五一扁担的铁头蛟见机得早，不知什么时候溜得无影无踪。也亏了弘历，临时安排，就将土地庙作了监房，挑出三十名精壮乡民随邢建义轮流看守，抚恤受伤百姓，按每亩七两银子官价发放赏银，忙得连热暑也忘记了，直到天黑才算诸事妥帖，此时滑县县令程荣青已带着衙役们赶来。乡民们放翻了两头猪，五六只羊，买酒设筵，就在王老五家大院热闹。弘历、刘统勋、程荣青坐了首桌，王老五一家和秦凤梧相陪，与众人频频举杯相贺。酒酣耳热间，乡民们手之舞之足之蹈之地描绘日间情景，无不满面红光醒然欲醉，直到起更时分方才各自归家。

程荣青却一直惴惴不安，见人散了，一边随弘历进堂房，口中请罪道：“田制台宪谕早已过来了，奴才沿官道布置了一下，太草率荒唐。王爷在奴才境里出这样的事，真是辩无可辩，奴才这里专听爷的发落。”说着便跪了。

“这是外省流寇，”弘历说道，“再说你也不知道我走这条道儿。”见王氏送上热毛巾，杏儿端着热水进来，弘历将脚泡在盆子里，用热毛巾揩着脸，一边思量一边说道：“这次贼人突发袭击，这个屯叫——叫槐树屯的吧——槐树屯乡民义勇兼备，奋起杀敌，匪众才得全军覆没，这都是贵县平时教化有方导民有术。因此，功劳还是你的。”因见杏儿跪上来替自己搓洗腿脚，弘历夸了一句“好伶俐丫头！”又道，“你就按这个宗旨处理这个案子，申报田文镜，至于我，提也不要提。”

“这个——奴才怎敢贪天之功——”

“就这么说。”

弘历站起身来，趿着鞋随意地摆了几下双臂，又道：“所有人犯，明天一早你亲自押送回县。严加鞫审！”说着踱出院外，轻轻挥着扇子遥望天上星河，众人只好亦步亦趋地跟着。

“四爷，”刘统勋说道，“为首的那个黑无常，我们该带走。”

“唔？”弘历仰着脸，星光暗淡，看不清他什么脸色，却只沉吟不语。秦凤梧十分机警的人，已猜到刘统勋话中之意，因道：“这伙子匪贼，苦苦穷追四爷，必定有所指使。再说，由您亲自处置，也解恨些。”他没说完，弘历已经领悟，点头道：“此仇岂能不雪？就是这样，贵县报上去一个‘匪首诨号黑无常者，为乡民诛杀’，也就是了。”

程荣青这才明白这位王爷的心思：不想张扬自己遇难的事。这样一来，匪首被杀，匪众全歼，一古脑儿都成了县里功劳。这真是天上掉下来的馅饼；他心里不由一阵狂喜，见弘历摆手命退，诺诺连声带着衙役退了下去。弘历便命邢建业，“把那个黑无常带到这里来！”说完趑回了上房。因见王老五一家五口都垂手侍立着，便笑道：“彼此知道身份了，就有这许多形迹。你们是主人，我们是客，这就摆平。”

“不是这意思，”王氏敛衽福了两福，说道，“您不但救了我们一家，槐树屯一半的人都是爷从舍粥棚提携到这地步的。您就不是贵人，还是我们恩人呢！”杏儿便端上一盘削好了的甜瓜，小声道：“井里湃过的，请爷趁凉用！”

弘历拿起一块咬了一口，沁凉香甜，不禁高兴地抚着她的发辫笑道：“好丫头，可惜你娘太疼你，不然跟了我北京去，几年就出息了！”王氏忙道：“死鬼那是把孩子往火坑里送，爷这样的好人家，我们巴都巴望不上呢！——痴妮子，爷收留你去北京享福，还不赶紧磕头！”杏儿早已俯下身子，就磕了不计其数的头，起身将弘历换下的衣裳便拿了去。一时见邢建业带着垂头丧气的黑无常进来，王家的人才退了出去。

“黑无常，”刘统勋见弘历给自己使眼色，便自坐了，沉着脸问道，“你自己犯的什么罪么？”

“知道，”黑无常梗着脖子道，“杀头的罪。走黑道那日我就预备着这一天了。呸，他奶奶的，过二十年——”

“又是一条好汉。对吧？”刘统勋道，“可惜的是不止杀头而已。你不是杀人越货，是谋害！且谋害的是当今万岁驾前皇子四阿哥，宝亲王爷！你掂量掂量，逃得掉这一副么？”

黑无常睁大了眼，愕然打量着弘历。只见弘历穿着月白宁绸长衫跷足而坐，腰间系一条明黄卧龙带，缀着汉玉坠麝香袋，手里一把素纸湘妃扇不紧不慢地摇着，将一根油光水滑的辫子轻搭在肩头，面白如月目如漆星，看着自己轻轻点头，清华神韵中带着威气，一副龙子凤孙派头。黑无常怔了半晌，说道：“就是皇上，我已经做出来了，也是没办法的事。我认命！”弘历冷丁地在旁插问了一句：“黑无常，听说你是出了名儿的采花贼？”黑无常急得眼瞪得铜铃一样，大叫：“你听谁说的？叫那兔崽子站出来！杀官的事我有，劫盐船的事我也有，就是不糟蹋女人！这是黑道上有名头儿的，不然我也不敢去吃端木家的筵席！起小我爹就掰着嘴教我，做强人是天作孽，弄女人是自作孽。我们黑道也有黑道的规矩道理。你只管查，查到一起，剁碎了我喂狗！”

“盗亦有道，这是庄子的话。嗯——夫妄意室中之藏者，圣也；入前，勇也；出后，义也；分均，仁也……”弘历喃喃诵念几句，只一笑又敛住了，“其实杀头、凌迟、碎剐，都不是最酷之刑。昔日魏忠贤当国，动辄活剥人皮——延清，你看他如何炮制？”刘统勋一边寻思着弘历用意，摇头道：“明朝有剥皮之刑，都是把人杀死再从容剥皮、揸草、风干。”秦凤梧道：“魏珰剥人皮是活剥。用热沥青浇灌全身，再用冷水激硬，一块一块剥下——皮剥了，人还要活十二个时辰呢！”

三个人有意渲染酷刑，连在里屋的嫣红姐妹都听得心惊肉跳，大热天儿一个劲打寒颤，黑无常也苍白了脸，低着头，两腿不由自主簌簌发

抖，只是不言语。

“你不肯‘自作孽’，还算善根不断。”弘历冷冷盯着已被打下气焰的黑无常，“我佛作则行道以慈悲为怀。世有不可救之心无不可救之人。我取你不采花这一条，可以为你开一线生路。王臣匪贼其实只一念之差。你在盛年，又有一身本领，我亦很惜你，你不可自误！”这番话又威严又夹着温馨，既说天理又沿及人情世道，刘统勋手里不知断过多少案子审过多少人犯，老官熟稔知人性法律，也由不得佩服得五体投地。黑无常已自料无生理，想不到弘历竟说得如此有情有义，崩角叩头说道：“老爷这么说，黑无常但凡是个人，还能不知恩，不感情的么？小的为匪，也是叫业主给逼的了。康熙四十五年山东丰收，东家八月十五夺佃，打死我兄弟卖了我侄女，我一怒之下就——烧了汪家寨，投奔龟顶山寨，当了三年小喽啰熬了个二等头目，就因为前头寨主王伦采花劫嫖妇女，我们翻脸火并，杀了他众人才推我坐了头把交椅……”他说着，触动往年伤情事，禁不住五内俱沸，伏地号啕痛哭。众人被他的破锣嗓子号得无不凄惶。

“那龟顶峰离这里往返七百余里，又是太平世道。”刘统勋柔声问道，“你怎么敢犯浑到河南劫票？你也忒大胆的了。”说完偷看一眼弘历。黑无常拭泪道：“那个跑了的铁头蛟，他爹在世和我是把兄弟。五天头里上跟我说，有一路镖，肥得很，带的银子有十几万不说，镖主的仇人肯出五十万银子买他的人头。各路人马都调到南北官道上等吃块肥肉，谁劫下来分三十万，其余黑道朋友分二十万。总是我鬼迷心窍，带着弟兄们就下山了……”

“谁——谁出五十万？”

“回老爷，不知道。”

“嗯？！”

“真的！”黑无常抬起头来，急急分辩道，“铁头蛟说他也不知道。只说主人来头大极。各路都由一个道士主持，还有一个满口京腔，嘴上没长胡子的老公儿，叫潘世贵，是京里哪个贵人府里开革的。我们这一股把守延津，限期今晚赶到。别的我真的说不上来了。”

弘历听得心旌摇动，已经断然肯定了自己原来的猜想，他想不到平日温文尔雅，揖让谦逊的三哥居然下得这样的辣手，而且不惜动用江湖匪盗沿途设卡，必欲置自己于死地而后已！思量着，已有了主意，突兀一句对黑无常道：“你没有骗我，我也不骗你。我可以赦了你。你想走也可以，想留也成。”

黑无常瞪大了眼。

“我替你想，留在我这里好。”弘历脸上毫无表情，“因为你罪案未消，官府照旧要拿你。你的匪众已全数擒获，回山寨也做不成勾当。你

自己怎么想？”“我愿随爷左右执鞭坠镫！”黑无常毫不犹豫地說道，“不是情极无奈，这年头谁还往黑道上钻？”弘历点头微笑，指着秦凤梧道：“他也是犯了罪，我赦免收留下来的。看来我还有点功德，你先前杀官劫路，这个罪名儿了不得，要分两步棋儿走。先到密云我的庄子上当个副管家，过两年事情息了，换个名字补到营里，几仗打下来挣个将军副将的，也不是什么稀罕事。这么着可成？”他轻描淡写，为黑无常勾勒了后半世的如花似锦前程。黑无常全身的血几乎都涌到了脸上，心怦怦急跳，几乎要晕过去了，半晌才捣蒜价磕头，只是喃喃一句：“爷是我的再生父母……”

“我从来奉旨钦差，都是微服来微服去——人家太熟悉我的脾性了。”弘历盯着烛影叹道，“就是秦凤梧讲的，千金之子坐不垂堂，知命者不立乎险墙之下，告诉程荣青，明儿我和他同路走，通知李绂派人接我，我要风风光光进北京城！”

第二十八回 遮掩周张信口雌黄 曲心魑魅随意酬唱

弘历九死一生脱难回京，已是五月下旬。他自滑县入驿道传舍进京，即由李绂从保定府派来的人接着，一直护送到京郊丰台大营。那李绂也真经心，除了派自己的中军日夕不离左右地保护，沿途驿站关防一日一报，也都有他亲自停当曲划。弘历坐的是总督的八人绿呢大轿，警蹕鹵簿前呼后拥，提铃使报戒备森严，还有一棚绿营兵尾随半里之外随时策应。又怕热着了弘历，那轿都改装了，揭开顶盖，加曲柄伞，俨然就是王爷乘舆；阖上轿盖即可遮风避雨，随时用快马呈送瓜果冰块供应。因此，从马头到丰台八百余里，不但不见个贼影儿，走得也真快意。

当晚弘历宿在潞河驿，洗涮刚毕，外头便报“礼部尚书尤明堂请见”。弘历一边命“快请”，又对刘统勋等人道：“路上的事一字不许提——”已见尤明堂撇着小胡子踏着方步进来，在天井里扎手窝脚地预备行礼，便隔门笑道：“是老尤啊！免礼进来吧！”

“喳！”

尤明堂答应一声揭帘进来。他已是六十七八岁的人了，五短身材，白净面皮小胡子神气地翘着一对椒豆眼炯炯有神，看上去也只五十岁上下。尤明堂康熙三十三年就中了进士，足足做了二十多年京官，直到康熙晚年清理户部亏空，怡亲王才从郎官里将他提拔起来，几年之内不次擢升为礼部尚书，不声不响在京帮办中央枢务，其实若论起宠信，还在田文镜等人之上。尤明堂进来，到底还是打下马蹄袖叩安行了礼，笑道：“奴才是汉军镶黄旗下，是主子的包衣奴才。您不让行礼，奴才得多少天睡不安生，就算主子赏奴才个安心好了。主子忘了，前头工部郎官瞿家祥，是庄亲王爷门下。也是有一次吩咐免礼，他也真的就没行礼，回去越想越不对，觉得没脸再见主子，愈是不见愈是更觉没脸，精神恍恍惚惚，几个月就一病不起。还是儿子们去求庄王爷，王爷到他病榻前笑着赏了他一嘴巴，骂他：‘狗娘养的，快起来，爷有差使叫你办呢！’他就又欢天喜地起来办差去了——人，不可有心病啊！”他一番话啰哩啰嗦连说带比，连侍立在后的刘统勋秦凤梧，想着瞿家祥的形容儿，也忍不住都笑了。弘历心情十分高兴，命人端来一盘冰湃荔枝，亲自剥了皮赏给明堂吃，又问道：“我读邸报，你不是从驾去了奉天么？怎么又是你来接我？三哥是在城里。还是在园子里？衡臣相公呢？”尤明堂笑道：“我已经准备好了走。皇上又来旨意，满尚书阿荣格父亲喀里领的坟在盛京，换了他从驾，就便把墓修一修。三爷如今是里里外外忙，这会子进宫给娘娘请安，不知道回园了没有。张廷玉一天要看几万字的折子，理清节略送到韵松轩三爷处裁夺，又要接见外省进京述职的大员——也真亏了他打熬得，日日月月年年就那么做事，要换了奴才，骨架

子也散了——奴才刚见着他，他说一会就来，料想着他是约着三爷一道儿来呢。”

弘历心里突然一阵不是滋味。他已经几次见到雍正在奏章上的朱批，说“三阿哥处事干练不在汝之下”。“此等细心处弘时乃能体察，有子如此，吾复何忧？但汝兄弟皆如此心，则国家社稷之福也”。“三阿哥弘时昔有浮躁之病，今罕见矣”……诸如此类的话头，父皇反复批给自己看，是什么意思呢？皇阿玛虽然几次说过“弘历要懂得为君之难。栗栗慄慄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即如此也难免差错，粗率大意就更不可谅了”。“你是国家之宝，要善自珍爱”。“放胆做事，但存正大之心，朕不是庸主，断不朝三暮四”——但总观康熙朝，皇帝爱太子，远远超过了皇阿玛爱自己，结果还是废了。一路上出的事，已使他对弘时百倍警觉，他在众人面前又这样拼命做事广博人望，真令人不寒而栗！思量着，脸上已没了笑容，却叹息一声道：“皇阿玛是病身子出京的，我真担心。离开南京前，我访查了几次，总不得个好医生。十三叔我也着实惦记着，这几日可好些了？”尤明堂哪里知道刹那间弘历转了这许多念头，一躬身说道：“怡王爷也惦记着您呢！昨个我去清梵寺请安，王爷还说，‘弘历在外头时日不宜太长，我已经写折子请皇上早些叫他回来。’我说，‘李绂那里已经递来滚单，明日就可到京。’王爷说：‘他们小弟兄几个，从小就在我膝上玩耍，我真想他，回来叫他一定抽空儿来看我。我这身子骨儿，不定哪天就随先帝爷去了。’”

尤明堂说着，已是神色黯然。弘历听得心里滚烫酸热，两滴泪在眼眶里转了几转，还是淌了出来，忙拭泪笑道：“待会儿见过三哥和张相，我就去清梵寺。”正说着，便见弘时满面笑容，和张廷玉联袂进了驿馆二门。弘历忙站起身来疾步出迎，就天井阶前给弘时打个千儿，起身又打一千，说道：“三哥，您来了，叫我好想！”又对张廷玉道：“老相越发瘦了，不过精神还矍铄！”

“老四，着实辛苦你！”弘时一把挽住弘历，“晒黑了，也瘦了些。德三上次来京，给我带的鹿胎、人参——我说给你要的药——看看都不合你用，也不是节令儿，叫他办了八两牛黄、一斤麝香，还有点冰片，叫人带了南京去，来信说你已不辞而别。你可真行，这么热天儿微服赶路！不过看上去精神满好的——回来了，先好好歇歇，身子骨儿是要紧的……”他觑着弘历，眼中闪着欣喜温柔的光，说不尽久别重逢的兄弟亲情。弘历似乎也十分感动，拉着弘时的手不放，笑道：“多谢哥哥了。你自己也是个热底子，那些药用得着的。你喜欢吃碧螺春茶，这次我给你带了二斤，真正乔婆子家的！留在开封，过几日就送来了……”又转脸对张廷玉道：“给你也带了一斤，还有三令宣纸，一盒子徽墨，你可得好好生写一幅字儿送我啰？”张廷玉笑得眼睛眯成一条缝，说道：“老奴才怎么当得起？爷的字比奴才的强十倍呢！”

君臣兄弟话别寒暄亲如甘饴，张廷玉刘统勋都觉得平常。秦凤梧初入政门接触这些权要人物，看得一阵阵胆寒：就眼前如此雍雍穆穆，揖让谦恭如鱼游水的情景，谁能想到风涛黄河上槐阴老树下那场凶险无比

的追杀？他甚至觉得弘历和刘统勋太过疑心，“是不是四爷多心了？”正自胡思乱想，几人献茶入座，弘时端杯用碗盖拨着浮沫问道：“这位先生眼生得很，是新跟了四爷的么？”

“他么？”弘历呵呵笑道，“李汉三，字世杰。幼年随父母到河南光山做生意，后来家道中落入资捐了个监生，随河道衙门当了个幕宾，不但熟知河务水利，文章诗赋也都很瞧得过。河南河道阮兴吾是我的门下，夤缘从我这儿求个出身，就带了京来。”秦凤梧只微微一怔，但他素来心高胆大，又机警过人，就坡儿打滚道：“这是阮公的厚爱，四爷的抬举，小子何德何能呢？后生晚辈，多侍门墙照应。”弘历不等他说完便连连吩咐设酒款待。本来钦差完差回京，朝廷照例不设公筵，以廉俭昭天子之德。但这次一来雍正不在京，不至于酒后见驾；二来这是兄弟相逢，弘历的一片悵悵情分，众人也不便拂了他的美意。略一逊让，弘时张廷玉刘统勋便都入席，秦凤梧执壶殷殷相劝。吃酒间弘历弘时频频举杯互道思念之苦，刘统勋尤明堂满口帝德君恩兄弟敦睦悵悵。张廷玉留心实务，时时向“李先生请教”河务利弊。弘历一头要照就弘时，一头生恐秦凤梧露了蹄脚。秦凤梧说笑打诨讲诗演词，一头打叠精神卖弄学问，一头还要应付张廷玉出的冷题。幸而他沿黄游治过山水，又读过陈璜所著《河防述要》，天分又极高，实的虚的连编带蒙，夹着还要吹捧田文镜的治河业绩。一席下来，竟是口蜜与腹剑共酌，杯酒与谎言齐飞。酒足饭饱揖让礼送二人出去，弘历揩着头上的汗笑道：“我素来最怕吃酒，今儿吃酒比说话容易。我看你就改名儿叫李汉三吧！”

是时正是孟夏之仲，天虽过了亥时还不算黑。弘历本来送走他们，立刻就要去清梵寺见允祥的，已经走出房门又退了回来。半躺在竹藤春凳上望着天棚出神。刘统勋和秦凤梧既不能退，也不能说话，只好垂手干站着。

“延清啊！”许久许久，弘历才叹息一声说道，“我们许是错疑了老三了。”

刘统勋和秦凤梧交换了一下眼色，这次路上连连遭遇劫难，普通土匪根本没有这个胆量，也不会有那么灵通的信息，四面八方地集中到弘历经过的地方，准确地强袭，肯定有在朝的权要居中指挥。一目了然的事，弘历一路几次明白无误地疑到了弘时，为什么此刻又这样说呢？刘秦二人本来一无所知，也都是顺着弘历的思路去想的，现在弘历却说“我们”错疑了，这个话说得也怪。略一思量，二人立刻明白，弘历是用官话说私事：他不想张扬这事，也告诉刘统勋和秦凤梧，如果张扬，他不承当“错疑”的责任。思索着，刘统勋道：“四爷说的是，这种事不像亲兄弟所为。奴才们自该慎守谨言，请四爷放心。”弘历坐直了身子，悠然地摇着扇子，说道：“当初疑也不为无因，圣祖爷时兄弟们闹家务，火爆得天下皆知，前车之辙犹在，历历惊心骇目。将前比后，又身处危境，多想也是自然之理。就昔年闹家务，哥们几个也没有下这个辣手的。天下事诡变机械，万花筒儿一样，也难保有人借端生事，调唆我兄弟相疑也未可知。但你们留意，我方才说了‘许是’二字，并不下定论。统勋你做

过刑狱官，捉奸捉双，拿贼见赃，一语既出，这地方泼水难收。我以仁义事君待下，万不可错会了我的意。”他一番话说，像荷叶上的露珠流滚不定，又严密得点滴不漏，两个人都听得心里佩服，垂首称是。

“秦凤梧你是精熟易理的。”弘历若有所思地说道，“君不密则失其臣，臣不密则失其身，是《易经》里的话吧？其实这个‘密’字不单指机密谨言。它是‘周全’的意思。面面都想清楚了，就有了开锁的钥匙。胡乱用钥匙去捅，把锁捅坏了也就完了。我说的是‘理’，至于‘事’，并不是不要去想。且存着心里去，该用的时候它就是开锁钥匙——明白么？”

“是，奴才们明白！”二人一齐答道。至此，他们才真正领略了这位少年王爷的心胸和智量。

弘历笑道：“那好。从现在起，我们不谈这件事了。统勋明儿就回部，秦——李汉三，你且留在我这里。我给你抬个旗籍，有进身机会就荐你出去。照我方才席上的话，你草拟一封信给开封河道衙门的阮兴吾。他是我的家奴出去的，信可以说透点，不要留把柄就是了。”说罢起身挺了挺腰，吩咐道，“备轿！”

弘时从潞河驿辞出来，原来要打道回府的，中途变了主意，转轿便奔了张廷玉府。本来三贝勒府在鲜花深处胡同一带，张廷玉的新宅就在西华门外，二人差不多一个去向。因此他的大轿落下，张廷玉还没有进院，正在门洞里和几个外省大员说话。弘时一眼瞧见大学士尹泰也在，一边拾级上来，远远便笑道：“尹老相也来了？”尹泰见他来，忙过来笑道请安，几个官也都跟着行礼。弘时一把挽起尹泰，说道：“老相国还和我闹这个——都起来——上回弘昼受了您一礼，弄得皇上好一顿数落，您恐叫我也躬背控腰挨训么？”说罢呵呵大笑。

“就是的，我也正说尹年兄呢！”张廷玉一边揣猜着弘时来意，一边笑说，“他就放心不下继英兄，这也是情理里头的事——你知道，由道员进封按察使，不是我说了算，得省里保奏上来，我们票拟了进呈御览，下旨奉行。你别着急，安徽今年考评，考功司还没有报上来呢！但有一线之明，总不教你失望。不然嫂夫人那里我连茶也吃不上了。”

弘时一听就知道这个尹泰又来给二儿子尹继英撞木钟求官。尹泰三个儿子，长子早夭，三公子尹继善多才多艺干练聪慧，二十岁上便是两榜进士一甲及第，由翰林院编修外放知府，而道台，而布政使，到当巡抚时年纪尚不满三十岁。起初做官，不能说没有沾尹泰的光儿，但后来政声卓起，无论在江西剿匪，在广东杀贪，在南京理财治河，昌明圣道作养士人，竟是拿起甚么，甚么第一，把老爷子的名声早盖过去了。可惜的是尹继善不是嫡出，尹泰素有季常之惧，偏是大太太的儿子继英争不起气来，屡试屡蹶，四十岁头只得捐了个监生。那大太太尹刘氏有气，只管在府里压制继善母亲张氏，动不动便把老爷子拾掇得魂魄不全。她竟而亲自出马去央求雍正，到底给儿子讨了个“恩荫”。雍正瞧着尹继善的脸，又昔年当皇子时尹泰曾在毓庆宫伴读，不好过指其意，也

就成全了老尹泰这番心意。这都是前话，也不须细提。弘时却打心眼里觉得尹泰倚老卖老，不肯给他心里受用，因笑道：“继英的事只是早晚的事，您甭急，我也要在皇上跟前说话的。且告诉你个喜讯，继善晋升伯爵，礼部老尤跟我说，票拟都出了。尖口坝修成，老四本章奏上来，那天皇上高兴得喝了一杯白酒，叫了我去说，尹继善真乃全才，要进贤良祠。又说尹泰也是兢兢业业，又养这么个好儿子，也该进贤良祠。嘿！一门两名臣，同入凌烟阁，我朝绝无仅有，遍查二十一史也罕见的，多咱我登门道贺。老相，把你后院埋的三十年老绍创出来待我，如何？”

“那是皇上的垂爱，也是我祖上的胤德。”尹泰说道，“老夫和犬子受赐太多了！”他长长的寿眉和花白胡子都微微抖动，脸上露出极为复杂的笑容，像凝固了似的一动不动，半晌才莫名其妙地叹息了一声，拽着艰涩的步履，口中道：“你们忙吧，我走了。唉，我是老了……”弘时冲他的背影喊道：“走好！别忘了给我备酒！”

张廷玉洞明世事阅历沧桑，自然心中雪亮，他是百炼钢化绕指柔的人，自然一切不形于色，当下掏出怀表看了看，对众人道：“三爷来有要紧事，今晚谈不成了。众位老兄谁明天离京，又有非禀不可的事，那就等着，余下的明天从容再谈。”说罢将手一让，众人便纷纷辞去。

“衡臣相公，”弘时随张廷玉进了书房，接过丫头递来的茶捧在手里，劈头一句言语惊人，“我不是个爱串门的阿哥。这次老四在河南境内连连遭人毒手，险些送命，是脱难逃回京城，你晓得么？”张廷玉刚刚端起杯，热水一下子溅在手上，忙放了茶盘时，死死盯了弘时一眼，倒吸一口冷气道：“有这样的事？！田文镜居然不奏，一路过来的滚单，连提也不提！”“那是为了机密。”弘时声音低沉而又清晰，“详细情形我还不清楚，老四渡河坐了贼船，在铜瓦渡口上游和水匪周旋了将近一天。附近有打渔的看见了，报案直到开封府。开封府派人去看，已经是第四天的事，在铜瓦渡口捞上七具尸体，穿着水鬼服装，身带刀伤，刚刚查明这股水匪是个叫黄水怪的领头。老四许是有高人暗中相助——因为水中打捞那么多尸体，船上还有两具都是匪盗，老四又安然无恙！田文镜的禀帖上来，我立刻下了片子叫查找老四下落，又令李绂送弘历回京。我知道的大抵就是这些了。”

张廷玉久久没有言语，心中极是不平静，这当然是天字第一号的大案，从康熙第一次南巡，杨起隆在毗卢院密谋炮打行宫，到现在几十年，天下太平已久。别说皇子，就是寻常商贾南北来往，大肆劫掠杀人越货的也极罕见。出这样的事，他当宰相的首当其冲有着重大责任。但同时，张廷玉心中又起疑云：这么大的事，这位办老了事的坐纛儿阿哥竟然不晓得知会自己一声，越过朝廷就自行秘密处置，是什么意思呢？李绂和田文镜辖境接壤，二人又正笔墨官司打得火热，偏偏田文镜四面受攻时，可巧就在他境里出了谋害皇子案，这背后有没有别的文章呢？思量着，张廷玉徐徐透了一口气，说道：“阴阳不调匪盗纵恣，乃是宰相之责。我是太大意了。这件事还要直接问问四爷，然后奏明皇上，或由刑部，或交李卫，一定要限期破案。”

“我知道这案子已经十二天了。”弘时扳指算了算松开手，“这不是件体面事——要知道，皇上推行新政，朝野非议得很多。你见过抄报了，湖南、湖广、云贵两广省城里都出了揭帖案。匪人奸徒散布流言惑乱人心，有说泰山崩的，有说太湖泛滥的，有说真主下世的，有说地震的，有说彗星出现的，总之是‘人君无道天象示警’之类的话造得风雨惊心。这种事渲染出去，编戏唱道情的也许竟有的！说到责任，我当坐纛儿的更责无旁贷。但我不想惊动朝廷，也不想给皇阿玛添乱，因为与大政无益嘛！”他呷了一口茶，打住了话头，不时瞟张廷玉一眼，张廷玉拉得绷紧的心弦松开了。无论如何，弘时这片心肠皎然可对天地日月，既想到了维护大局，又想到皇帝身体身子骨儿，算得上思谋周详。张廷玉释怀地一笑，说道：“三爷，政务孝道你都想齐全了。奴才老了，跟不上爷的脚踪儿了。爷这次主持韵松轩，几件事办得都叫人心服。湖广私铸雍正钱一案下来，连湖南粮价也趋平稳，杭州纺工叫歇^[34]首犯了解到云贵铜矿泉首示众，我原觉得苛了一点，后来想想还是你对。果然矿工们也都安静下来没敢叫歇。不但少杀了人，而且铜矿开工更足。杀伐决断，临事机变顾全大局，都思量得面面俱到，真是好样的！”

张廷玉为相数十年，无论朝政人事，上至皇族阿哥，下至州县小吏，都以“持衡”相处，和谁也不疏远，也没有特别亲近的，平日信守“万言万当不如一默”，从没有这样连篇累牍夸奖哪一个人的。弘时不禁听得脸上放光，立刻抄起高帽子奉还，皱起眉头深沉地一叹，说道：“我是后生小辈，见过几多世面？您自小儿瞧着我长大的，还不晓得我？您才真正是朝廷柱石国家栋梁之臣！上回皇上说胳膊痛，我和老四赶紧去请安，他老人家看上去再不像病疼模样，皇上说，‘张廷玉病了，他是朕的股肱，和朕连着体结着心呢！’——我们这才明白是您清恙在身。您封伯爵，礼部说您没有野战功勋，也没有地方政绩，难于措词，皇上说‘张良有什么野战功勋地方政绩？决胜千里之外就是功。张衡臣就是朕的子房！’哎，对了，这次议的入贤良祠，礼部票拟您是头一名。皇上从奉天朱批回来，张廷玉不应同别人一样。既是元勋遗老，又是股肱良臣，善始而全终，应该进十哲祠，配享孔孟程朱这些圣贤。人呐，做到你这一步，算是彪炳史册辉耀千古的啦！”

他拣着好听的话一车一车地送，却忘了张廷玉是个城府极深的老宰相，一个清华皇子天潢贵胄这样捧一个臣子，太失身份了。弘时忘形时谰言佞笑的样子，口中的酒肉气息也叫他受不了。只强笑着听完，说道：“‘善始’我作得说得过去，‘全终’还要看以后。踏实做事勉进臣道。身后荣名大小，都是天子恩德。”这淡淡一句话立即打哑了弘时，只一笑间他又恢复了常态，换了话题道：“皇上不知几时回銮，我们这边得预备接驾呢。我在思量，要不要亲自去一趟承德劝劝老爷子，这么热天儿，就在避暑山庄驻驾，立秋后再回京，赶上审批秋决也就行了。老四回来，还是他来主持韵松轩，我想走走疏散疏散筋骨。”

“四爷刚刚回京，他是钦差大臣，得先见皇上述职才能说到别的身上头。”张廷玉自觉至此才明白弘时来意，笑着说道，“您也是奉旨坐纛儿，不奉旨就敢把差使交给别人？倒是李绂那份弹劾田文镜的奏折和田

文镜的奏辩，已经发到各部几天了，要赶紧收集大吏们的意见是要紧的。皇上回京，头一件必定要问这个案子的。”

送走弘时，张廷玉看时辰，正是钟响十声。既是平日，也还不到歇息时间。门房里还有两个官员是明天一天就要离京的，叫进来问了问，却压根没有非办不可的急事。官场上的事张廷玉透熟，有事没事多见大人有益无害，耐着性子听他们说完，交了几句应留心事项便端茶送客，自坐在书房反复思索。他只觉得心中烦躁气血不定，虽然弘历的遇险经过尚不详细，但在铜瓦渡口就发现八九具尸体，可见当时情形的险恶。弘历，那是在一百多名皇族子弟中唯一跟着圣祖侍候书房学习政务的，又是雍正儿子中唯一封了亲王的皇阿哥。除了瞎子，谁都看得出圣意所归。单只是水匪见财起意，那还只是一般盗劫案子，自己引咎请求处分，着田文镜李卫追缉漏网逃犯也就完事。但若不是这种情形呢？要是一场新的阿哥阅墙之争呢？张廷玉是亲历亲见过雍正兄弟间争夺嫡位血淋淋的场面的。投毒、截杀、刺杀、设陷于前落井下石于后……无所不用其极——要真的是这样，自己想后半生当个太平宰相的愿心就彻底完了！他想得头都涨疼了，终归知道的情节太少，得不出结论来。但弘时说的瞒着雍正，这件事却万不可行，漫说田文镜不会隐瞒，连弘时自己也保不定这会子正写密折给皇帝呢！张廷玉那张清癯严肃的脸上露出一丝不易觉察的笑容，铺开纸来，下垂的眼睑一动不动凝注良久，缓缓写道：

奴才张廷玉叩请圣安，敬密跪奏：适才皇三子弘时夜造奴才府……

详细写了二人对话情形，笔触一顿，接着又写道：

弘时敬忠之心，孝拂之情溢于言表。然据奴才思之，兹事体大，长掩亦

属非道。惶骇颤栗之余谨陈密奏，并请皇上严加处分，以为大臣疏漏失职之戒。俟奴才与皇四子弘历谈之后，自当另行具折。所请当否，惟圣裁之后奉旨遵办。

写完又看一遍，满意地放下笔，仰身深深打了个呵欠。

张廷玉料得一点不假，他打呵欠时，弘时的密折已经誊清。不过他的折稿不是自己起草，是三贝勒府头号幕僚旷师爷所写，因密折不许代笔，所以由他亲自誊写。他又仔细看了一遍，和张廷玉折子不同的，前面有田文镜的奏片摘要和自己亲自处置的过程，和张廷玉谈话也略去了，只说“已知会军机大臣张廷玉，钩缉元凶”，其余都是赞誉弘历“颇识大体，雅不欲以己身安危致使皇阿玛焦虑劳心。观其情形，似日皇阿玛龙体欠安，俟痊愈之后徐徐奏知，此亦忠诚之愫，儿臣亦心折感动，黯然涕下矣！”他也打了个呵欠，对守在身边的旷师爷道：“就这样发出去吧！”

“是！”那旷师爷拿起折稿回身便走。

“回来。”

旷师爷站住脚，用询问的目光盯着弘时，没有说话。他是保定人，叫旷清行，年纪不过三十五六，十二岁入学，五进考场乡试，俱都名落孙山。替别人当枪手时却是考一场中一场，索性就以此为生，有名的“旷鸟铳”。自己秋风骛钝名场失意，代挣的银子却获资巨万。李绂到任访查出来又气又笑，革掉了他的秀才，当笑话讲给张廷玉，却被弘时听了心里，辗转罗致到府里。此人不但文章又快又好，遇事思路也十分敏捷，话不多却简捷明了，只一年间便成了弘时最得用的心腹清客。弘时目光在灯下流移不定，许久才问道：“都掐断了？”

“掐断了。”旷师爷道，“聂公公太扎眼，送到哪里人也能看出他是个老公儿，用的药酒。其余人知道的不多，我们不犯着杀那么多，都打发了黑山庄上，用人看着，用钱喂着——随时都能处置。只有铁头嘴，逃到了山东抱犊崮。其实，他一个土匪，知道的也不多，坏不了爷的事。”

弘时阴着脸又思索一会儿，摆手道：“买通抱犊崮的黄九龄，除掉！一个后患也不可留——你去吧！”

第二十九回 避暑庄君臣论世情 热河宫乾纲抑党争

张廷玉和弘时的密折送到奉天，雍正的车驾已经离开了盛京，两封奏折辗转记档传递，刚好雍正到达承德的第二天才送到军机大臣鄂尔泰手中。按照康熙皇帝留下制度，大驾巡幸至行宫行营，本日进班的御前侍卫、乾清门侍卫大臣、侍卫章京都要昼夜随扈。鄂尔泰和朱轼都兼着领侍卫内大臣，鄂尔泰接到黄匣子，立刻到朱轼住的下处挹秀书屋，一进门便笑道：“老中堂，昨晚接到四爷一份请安折子，李卫的一份奏折，今儿三爷和衡臣的密折匣子也递过来了。我们联袂而入去见驾，如何？”

“是秋心呐！”朱轼正歪在榻上，用神仙手自己轻轻捶背，听鄂尔泰说话，一翻身坐了起来，笑道，“我刚吃过早点，这把老骨头越来越不中用了，昨天轿颠得厉害，这里闪了一下，疼得才好些儿。这会子皇上召见蒙古王公会宴，还早呢，不到午时恐怕下不来。”鄂尔泰这次千里从驾，风吹日晒得皮肤黝黑中泛红，平常的嗽疾也好了，当下笑道：“我到底年轻几岁，托主子的福，已经不咳了。离开云南人都说我是痼疾，都到了吐血的份上了，走动走动病都疏散了——吃得进东西又不操那么多的心，什么病好不了呢？您腰疼是老病，瞧气色红光满面的比出京时气色好多了。我还是康熙五十一年来过一次避暑山庄，您也八九年不来了吧？咱们早些进，慢些走，连公带私，送了匣子也看了景致，岂不是好？”几句话说得朱轼也兴头起来，命太监进来帮着换了朝服袍褂，二人竟不坐轿，骑马直到山庄南丽正门前，却由偏门德汇门径入园来。

其时正六月当暑流火铄金天气。承德位居科尔沁蒙古之南，燕山中麓，本来就地高气寒，恰西边太行山位置更高，北地寒气被挡，折而东流，像一个大漏斗，从张家口到承德一带流吹入中原。兴州河、滦河、伊逊河、武烈河四河交汇从承德穿凿而过，更有热河源出于此，命中注定此地是清凉世界无暑胜地。二人进了庄中但见老木翳天枝柯交缠，水汽森森石凉苔滑，除了偶尔一声蝉鸣，仿佛提醒人们“现在是夏天”，其余但觉清清冷冷，苍苍翠翠风水宜人周身精神一爽。朱轼见鄂尔泰傻子一样东张西望，笑道：“八大山庄、十二行宫间离宫别院千门万户，哪里一时就看完了？就庄里三十六景，主子住在烟波致爽斋中，我们进来那道挡水坝，叫‘芝径云軿’，这地方叫‘无暑清凉’。再往前走，过了延薰山馆后头那个池塘，就到万壑松风堂。其余如松鹤清越、四面云山、北枕双峰、西岑晨霞、锤峰落照……累死我们今天也看不完。”

“到了这里真令人兴消息尽。”鄂尔泰叹道，“什么出将入相，开府建牙，起居八座，位极人臣？能有这一流水一片石，一间庵置身，我看就是神仙。”朱轼笑道：“那还不容易？这园里常年守护的兵，定制是九百八十二名。公事出了挂误，请罚这里守园不就结了？老实说，我头一次进来也有这个想法儿，你是乍热还凉，觉得好，其实这里人工穿凿太

过，已经失了自然真趣。待到回京，见到繁华世界红楼金粉情景，又是一番情趣了。”

二人一路散步，看看这个秀亭，抚抚那株怪树，有一搭没一搭说着闲话，鄂尔泰只是嗟讶赞叹：“圣祖爷真有眼力，选中这块住地，景致山水佳丽不说，离京师不远不近，离蒙古不远不近，离盛京也不远不近！”朱轼道：“圣祖爷不愧为‘仁’皇帝！其实把山庄设到这里，还是为了便利蒙古王爷朝觐。高士奇在朝，我曾请教过他老先生：万国冕旒朝天子。蒙古外藩王爷，就多走几步到京朝觐何妨呢？要天子冒风尘之苦几百里外赶来接见，恐怕于礼上不合。高先生说：‘这是天子仁德。蒙古人已出痘的叫熟身，没有出过痘的叫生身。生身不敢进京师，所以要加以体恤。赐外藩的殊礼，其实只要羁縻好蒙古，不但边患没了，连青藏也少了多少麻烦。所以又是天子深谋远虑。怀仁怀德怀远怀柔，也是礼啊！’——遥想先贤智仁之志风采，熙朝确实是后世难及。”说罢，遥指西北一带殿宇，笑道：“我们那边看看——那就是狮子园，当今万岁爷潜邸扈从就在这里。宝亲王爷随扈，就在紧挨着的那处院子。”鄂尔泰见到了雍正潜邸，下意识地弹了弹衣角，换了庄容，跟着朱轼过来看时，果见一溜五楹倒厦，朱漆铜钉大门紧闭，吊着栲栳大的辅首衔环，上悬一块泥金黑匾，上写“狮子园”三个大字。旁边还有一副楹联：

日往月来明至道

花香鸟语露真机

却是雍正亲书，龙翥凤翔气韵华贵，整个宫殿和南边的书院阒无人声，只听浓绿荫中鸟鸣啾啾，草间纺织娘嚶嚶浅唱。墙头老藤倒垂，阶前芳草萋然一碧，仿佛在向客人介绍屋主曾在这里有过一段惊心动魄的经历。

“为什么叫狮子园？”鄂尔泰问道，“曾在这里圈养过狮子么？”

朱轼指着南边的一座山峰道：“你看那座山像不像一蹲狮子？那就叫‘狮子峰’。这宫邸是因峰而命名的——”还要说时，远处一个太监边小跑着边喊：“朱中堂、鄂中堂！主子筵会下来了，正召你们过去呢！”朱轼转眼瞧见一大群人纷纷从万壑松风殿前假山中出来。料是筵会就在那边设着，便和鄂尔泰一齐赶来。迎头见几个蒙古王爷喝得满面红光，叽里咕噜说笑着过来，忙拉着鄂尔泰站了甬道旁给他们让路。

“这是朱师傅的！”一个王爷突然认出了朱轼，指着他叫道，“康熙四十八年我见过的，皇上的老师的，学问像天上的白云地上的羊一样的！”朱轼这才见是温都尔汗，忙上前打揖行礼，笑道：“汗爷也来了！我的学问没有白云那么高，也没有地上的羊多，王爷你夸奖了。我来给诸位介绍一下，这位西林觉罗·鄂尔泰，原是皇上的模范总督，现在是军机大臣。文才武略兼备，学问像——大草原一样大的！”鄂尔泰听完莞尔一笑，忙上前和诸王见礼寒暄，笑道：“王爷是从漠北蒙古过来的，黄沙

白草数千里跋涉，不容易。足见王爷忠悯诚敬之心。”

“皇上待我好的！”温都尔汗脸上菊花一样的皱纹都笑得皱到了一处，一双短粗的罗圈腿得意地蹬来蹬去，说道，“又赏了我十万石饲料粮，一万斤茶砖的！策零阿拉布坦——皇上说是喂不熟的狼羔子的，坏了的。他要敢到东蒙古来，科尔沁、喀拉沁、扎赉特……我们，嗯？！”他用双手猛地一卡，“和他打一个七死八活，死样活气，死眉瞪眼的！”说罢和诸王嘻嘻哈哈说笑着去了。鄂尔泰扑哧一声差点笑岔了气。见高无庸和张五哥二人迎出来，忙和朱轼一同进了“万壑松风”宫院，绕过正殿，在一溜十几株银杏树旁站住。高无庸进东书房片刻，又出来道：“二位中堂请。”

雍正似乎没有饮酒，脸色如常，穿一件米色葛纱袍，头上戴一顶万丝生丝珠冠，腰间束着全镶三色碧玳瑁马尾纽带，大热天儿，袍子外还套着石青葛纱褂，躺在竹安乐椅上，用热毛巾敷着颌下和耳朵后。乔引娣站在旁边，从盆子里拧着毛巾给他替换。见二人进来，雍正只摆了摆右手示意在窗下木机子上坐下，微笑着说道：“去了朕当年的住处了？鄂尔泰还是头一次进来，该当的好好看看。料想你们也饿了——高无庸，弄点点心来！”又对乔引娣道：“热毛巾不用了。你把他们带的黄匣子打开，钥匙在朕榻上枕头旁边。”

“是。”乔引娣低声答应一声，接过鄂尔泰递过的匣子。将李卫的奏折、弘历的请安折子捧给雍正，自己悄没声去炕边开那两个匣子。看样子她做这差使已很熟练，雍正刚翻过弘历的请安折，两封专门装密折的通封书简已经轻轻放在雍正面前几上。雍正打开李卫的奏折，看了看就放在一边，笑道：“李卫真有意思，前头修了个关帝祠，请枪手大大写一篇文章奏上来，生花妙笔令人神往，今儿又奏湖山春社落成，又是一篇花团锦簇文章，还要请朕题字题联。他也真不怕麻烦了朕。”鄂尔泰笑道：“李卫写给奴才有信。他想勾起主子江南之忆，一片的忠爱心肠，晓得主子宵旰焦劳国事，曲笔请求主子南巡，也好疏散疏散——”他还要往下说，见雍正已经沉了脸，便不再言语。

雍正将毛巾丢给引娣，指着两封密折道：“你们两位也看看。如今竟有这种事，而且事情出在河南，真真令人不解。”说罢起身，趿着鞋子背手儿在书房里来回踱步。鄂尔泰二人忙上前一人捡了一份，只一看奏题便心里咯噔一下，急急瞄了几眼，又交换了看，心里打着主意如何在雍正跟前说话。

“这真是想不到的事。”鄂尔泰道，“世道清平几十年，没有出过这么大案子。煌煌白昼，省垣之下，会有水匪追杀皇子！四爷福大，万一有个闪失，朝廷何以对天下，田文镜可怎么得了？”

乔引娣初入畅春园时，几乎天天见弘历，极是潇洒倜傥，温善聪敏的一个皇子，对他颇有好感，听见这信息吓得一愣，手中一松毛巾“扑”地落在盘子里，见雍正看自己，低下了头，说道：“外头道路这么

凶险么？四爷金尊玉贵的，下头保护的人做什么的？这样事真吓人——四爷那么好一个人！”朱轼道：“四爷是太爱微行了，白龙鱼服要受制于渔夫禽鸟的呀！还有田文镜，也忒大意的了，如今朝野都在攻他，办事还是这样不细密！”

“这值得大惊小怪。”雍正吁了一口气，望着外边的浓绿世界，像是对众人，又像对自己，口中喃喃道，“这种历练比在毓庆宫听讲一年学问收益还大！怕怎的，不是一根毫毛没伤，平安回京了么？”他好像想得很远又收回神来，格格一笑说道，“道路凶险自古如此，朕为皇子时就住过黑店。那时李卫年纪还小，倒亏了他，不然，焉有今日？”他陡地想起那次自己遇险，是为寻访小福，心中一动，看了引娣一眼，没再说什么，端起茶来呷了一口又道：“这两天留意弘历和田文镜的折子。情形不详细，模模糊糊的看不清楚。”

鄂尔泰忙躬身称是，又道：“田文镜既给三爷写了信，却没有本章递上来，恐怕也是正在破案，李绂那边的案子刚刚起来，境里又出这种事，他的心情可想而知。至于四爷，恐怕想得也很多。这不是什么好事，一来怕皇上为此添了不快；二来这案子连着田文镜的官声，他势必想叨登出来。三来——”他突然觉得失口，便闭了嘴不言语。

“你这人！”雍正睨了他一眼，“怎么和朕还说半截话？”

鄂尔泰尴尬得满脸通红，他本想说，“四爷怕人因为此案疑到政争上去。”但事连弘时关系太重，无论如何自己承受不了，憋了半天才改口道：“三来四爷也未必愿意张大其事，有伤皇上治化之明。”其实这个话也是不妥的，但两端皆害，算是取其轻者了。朱轼拱着手说道：“宝亲王既然已经回京。在外省巡弋将近一年，路上又受了惊。鞍马劳顿的，应该歇息一段时日。这里离京不远，奴才看，不如召了来，日夕侍奉左右，连路上那个案子都问清楚了。”鄂尔泰听了心里不禁由衷佩服：一样的试探，这么好的话自己怎么就想不出来呢？

“弘时还在韵松轩维持一下吧。”雍正似乎没有留意两个大臣的心思，自登了青缎凉里皂靴又站起身来，“不要为弘历这事再大惊小怪了，比起朕一生遭际，他这算个小小的困厄，困厄——你们读饱了书的——是坏事么？天地厄于晦冥，日月厄于薄蚀，山川厄于崩竭。天地尚且如此，人就更不用说。《故事雕龙》里有言：‘虞舜窘于井窞，伊尹负于鼎俎，传说匿于版筑，吕尚困于棘津，仲尼绝其粮，颜回败其丛兰……此皆学士，所谓有道之仁人也。’他才十六岁，刚入志学之年，吃点苦头是好事！弘历暂时还是不回韵松轩，发旨给他，要他在京统筹天下钱粮的事，兼管兵部。”

鄂尔泰不禁一怔：这么笼统，旨意怎么着笔呢？朱轼却一躬身道：“臣等领旨。”“你们先用点心，朕到隔壁去看折子。”雍正笑道，“朕在这里，你们肚饿也吃个不香。”说着便带了引娣绕过北屋屏风进了书房套间。

这是一个南北很长的套间房，西边是一排糊满蝉翼纱的长窗，下半窗固定上半窗可开可阖，临窗例是侍卫太监房，可以随呼随应。北边和东“墙”都是依山凿石而成，房顶偏东开着亮窗，坐在窗下仰望，山上云树婆娑瀑布溪流宛如画图，附近绝岩泉水叮咚透窗而入——大约取了安全便于防护和观赏景致这两条，当初康熙才选中了这排并不豪华的东偏房作自己起居书房。屋里陈设也很简单，一溜儿春凳和茶几设在东窗下，靠门一座金自鸣钟，尽北又有一道活动门墙，折叠起来大炕居北面南，展开隔栅门，又像一道严严实实的屏风。沿北墙一带除了皇帝批文的御案，最出眼的是几十幅图画，密密沿墙排去——总之，与其余皇官书房另具了一种朴实无华的文墨气。

“引娣，”雍正见引娣铺好纸，又端了茶过来，接过茶喝了一口，指着墙上的画儿道，“别小看了这个地方儿。这些画的价钱，够盖一座养心殿的！”乔引娣道：“我不懂的。昨儿来也没细瞧，什么画儿值那么多钱呢？”雍正笑道：“这是康熙朝名手周罗英的手笔，每一幅上都有圣祖的题识，还有一首高士奇的诗。《耕图》二十三，《织图》二十三，合为《耕织四十六图》。你看这耕图，这是浸种，这是耕田，这是耙耨，这是耖，这是碌碡，这是布秧……”

引娣一看就笑了，指着道：“这是割谷，这是登场，这是扬场，这是入仓……这后头是什么我可说不清，这女人怎么扯树枝子？”雍正笑道：“你是山西人，这是织图，你指的那幅是《采桑》，下头择茧、缂茧、缂丝直到成衣——是成套儿的。”引娣笑道：“这劳什子画儿就那么值钱？我道什么稀罕物儿呢！主子爷到我们那瞅瞅，什么布秧啊，拔秧啊，灌水放水啊的，都是平常事儿，一点也不新鲜。”

“当然。”雍正神色有点忧郁，“你当然不新鲜。朕第一次见它，可是新奇得很呢！就是你说的，阿哥金尊玉贵，住在宫里，出则是翠盖羽葆，入则是华堂高轩，锦衣绫罗钟鸣鼎食。问到它是怎么来的，就懵懂了。晋惠帝时，天下饿死人。奏上去，这位皇帝说：‘肚子饿了，怎么不吃肉粥？’皇帝当到这份上，天下就完了。你明白这几十幅画挂在这里的意思了吧？”

乔引娣看了雍正一眼，她已经明白了雍正方才对朱鄂两个大臣说到弘历的话。半晌，她才叹息一声，说道：“人和人不同的。”

雍正也不再说话，坐了雕龙交椅，从笔海里拔出一支新笔，扯过弘历的请安折子，濡墨写道：

三日请安折悉。已另有旨，着尔兼管天下钱粮事及军务事矣。尔此次视东南，尖山坝工竣，黄河漕运疏，江淮天下富庶之地，诸般新政顺畅施行而无扰攘纠纷。此固因李卫尹继善等人吏窍识大体，和睦与共勤劳王事，然尔之调停有度，张弛有当，举大而不遗细，谋远而不弃近，则江南之事定，天下各省翕然定矣。此朕委尔坐定金陵之初衷也，尔知之否？朕东来诸事皆安。今见诸蒙王公，以恩给之以义连之，观诸王之

心，与朝廷同仇敌忾，似无二情。彼策零阿拉布坦区区一部跳踉丑类，天兵一讨渐灭可期。当此之时，尔之受命，切切宜体朕之深心。

他满意地在砚中旋了一下笔，笔风一转写道：

黄河遇险之事，朕知之矣。昔杜鸿渐问无住禅师何谓无意、无念、无妄，无住答称此为三句法门，无意为戒，无念为定，无妄为法。尔圆明居士当以此为定力消惊存安，人有定力何事不可为？戒之戒之。慎分以寻常祸福机转扰心，只“安之若素”四字，尔即受用无尽矣。

雍正写完，又抽过李卫的奏折，在旁边批道：

湖山春社落成折已览，心向往之。朕非不欲南巡，俟新政大定，海天皆欢之时与卿共游，岂不无牵无碍惬意尽兴？此处泉村佳色恐亦不逊春社，即观此景题联赐卿。他日亲见，亦一趣也。

写到这里，他抬起头，对引娣道：“把窗子上扇支起来。”

“是。”

引娣不知他为什么正在疾书批章，突然冒这句话，答应一声扳开屈枢支起亮窗。雍正下座踱至窗前向外望望，但见空殿旷院中都是合抱粗的老树，合不着江南景色。雍正摇摇头，回身沉思间，一抬头，见引娣迎窗而立，上身酱色比甲滚边绣着红梅，雨过天青短袖纱褂露出皓腕如雪，一溜荷青长裙曳地无风自动，仿佛一枝亭亭玉立的君子兰。引娣给他瞧着，臊得满面通红，娇羞垂头，迎窗亮处站着探弄衣角，反而更增妩媚。

雍正喃喃咕哝了一句什么。

“皇上……”

“没什么。”雍正避开她的目光，回到座中，又忍不住看了她一眼，轻声道，“朕是说你长得太美了。”一边说，一边又换了支大号笔，亲自铺平宣纸，叫乔引娣，“那边用镇纸压着，你手扶着这边。”

引娣给他瞧得羞红满面，又被他夸得心里直跳，慢慢过来，警惕地瞟一眼雍正，却没有照雍正的吩咐，将镇纸压了“这边”，自己站了“那边”轻轻抚纸。雍正已定住了心，在纸上援笔大书：

花枝入户犹含润，泉水浸阶乍有声。

一边轻轻吹着，笑问道：“你去见十四爷，他都说些什么？要知道，从来没有人敢这样对朕，居然不缴旨，没回音！”

“我没有去。”

雍正睁大了眼：“为什么？不想去了？”

“奴婢不知道十四爷在哪里，”乔引娣轻轻摇头，眼睛盯着殿角，“高无庸他们都不肯告诉我……”“竟有这样的事情。”雍正不禁失笑，“这是你不懂规矩，你说一声奉旨去的，高无庸有几个胆子阻你。”说罢便叫：“高无庸进来！”

高无庸就站在屏风外，听招呼一转身便进来叉手听命。“回京之后，你带引娣去看看十四弟。”雍正温声说道，“可以在那里呆一个时辰。你也顺便看看他还缺什么东西，有没有下人在那里狐假虎威作践他的。回来跟朕说话。”高无庸听一句答应一声，又道：“鄂尔泰朱轼已经用饱了。在外头候着，因主子写字儿，没敢惊动。”

“叫进来吧。”雍正淡淡说了一句，叹息一声回到座上。乔引娣在旁又是感动又是难过。从雍正平日与自己接触中，她深有体味，这个皇帝对自己情分十分厚重。相待之间却严谨持礼，从来语不涉褻狎，生生像个温厚和平的大哥哥。怎么就和生性爽豪的允禩成了生死冤家了呢？设如没有那些肮脏政争，兄弟亲情间，自己有这么个长辈似的大哥关爱照应，那该有多好！思量着听雍正叫“赐茶”，才意识到朱鄂二人已经进来，忙答应着端茶过来。却见雍正指着晾在桌上的字道：“这是赏给李卫的，朕这会子又去不了江南，只能追忆着跟圣祖南巡时情形儿心拟而已。”

鄂尔泰和朱轼随口夸奖了几句，却听雍正问道：“田文镜李绂的奏折发往六部，下头都有些什么话？”朱轼欠身说道：“回皇上，六部意见还没报上来。若等着处置，奴才这就发文知会他们。”

“你们自己有什么见识？”雍正冷冷说道，“就拿你朱轼说，那么多的门生故吏，他们难道不写信给你。既写信，难道不谈自己看法？”

朱轼入相还是头一回碰这软头钉子，蓦然间已经渗出汗来，咽了一口唾沫，说道：“老奴才不敢欺蒙。书信不少，都是旁敲侧击探听圣意的。皇上御制《朋党论》告诫臣下不得夤缘营私，奴才主持科场甚多，尤为警惕不以师生之情介入公事，因而所有这类信一概不回。但皇上既垂询此事，奴才自己意见应该奏明。奴才以为田文镜与李绂都是正人，二人分歧，原是政见有所不同。各自管窥高天，见仁见智，不足深责。”

“好人误会，这是你的看法了。”雍正又问鄂尔泰，“你呢？”

“李绂与田文镜与奴才私交都很浅，无从谈爱憎。”鄂尔泰说道，“田文镜锐意振作，力矫时弊不避怨嫌，这是天下有目共睹的。俞鸿图从河南发回的几封折子看，田文镜报效主恩的心切，行事急于事功，偶有失察下层的情节。以至于垦荒亩数不实，胥吏借端欺压小民流徙外省的，也有的奸邪吏员投其所好，敲剥士绅邀媚取宠以图进身的。以至于一些匪人乘时而用制造事端——像罢考这类事就是了。李绂正如朱轼说的，是正人，且在湖广推行新政卓有治绩。但他为河南表象所迷，以为田文

镜为群小所转，虚名邀功欺蒙圣君。因此酿出这一段政争。这是我的短浅之见，未必就对，请皇上圣鉴烛照。”

雍正端茶默坐，许久才道：“我们不是在这里评介人物，而是在这里论世。方才朱师傅讲了朋党的事。朕是在朋党丛中吃尽苦头的人，深解其味，所谓‘八爷党’，自圣祖晚年倦勤，到现在折腾了二十年。你想真正为朝廷生民做一点事，真比登天还难。弘历遇险你就可看到，连外省土匪都不在本省作案，要到河南境里给田文镜栽上一赃！如今阿其那塞思黑允禩虽然已就范，但那个‘八爷党’真的就散了阴魂？你们每天奏章都是读过的，川鄂云贵两广，省会都贴出了揭帖，含沙射影攻击新政，京师还流传着些骇人听闻的‘宫闱秘闻’，甚至有说隆科多得罪，是因为知道朕的‘隐秘事’太多，朕治他为了的灭口！”

雍正越说越怒，“砰”地一声击案而起，涨红着脸，咬着米一样细碎的牙说道：“朕以仁道待人，人不以厚道感恩，再没比这个可气的！看来，阿其那他们就这么舒舒服服关起来还不成，他们触的国法，不能仅治以家法。立即发明旨，叫六部议他们的罪，该杀的朕不能姑息，天下为公，朕亦不得私治之！”本来议的是田李之争，雍正却一下子又扯到了允禩允禪身上，朱轼和鄂尔泰都是愕然一惊。允禩的事情还不算完？但此时正值雍正盛怒，他们谁也不敢攫此锋芒。许久，朱轼才道：“皇上，李绂并非阿其那一党里的……”

“你们为朕震怒之间岔开了议题，是么？”雍正哼了一声又坐下来，“其实朕说的是一回事——朋党。你们看看跟着李绂起哄的那起子人，有几个不是昔日八王府常来常往的？他们巴不得朕的摊丁入亩，火耗归公，官绅一体纳粮当差奖励农耕这些新政一夜之间都垮光了，让天下人看朕是个可笑皇帝。他们至死都不明白，朕矫治时弊推行新政振数百年之颓风，正是从根儿上孝顺圣祖，不负圣祖殷殷寄托！”雍正的眼中闪着不知是火是泪的光，喟然一叹，“他们不学无术，看不到盛世隐忧，不行耗限归公，那就无官不贪；不追索亏空，那就府库荡然，不施雷霆之威，那就四海无甘霖。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这不是《易经》里讲的？蒙古人入主中原，九十载灭国，为什么？就是死抱着他没入关前那一套不放，毫无变通。大清入关也快九十年了吧，难道不该警醒些儿？李绂也许自恃身正，所以他要搏名，捡着朕最疼处揭疮疤儿，沾染了汉人阴柔奸狡拼死搏名的恶习，朕实感痛惜。就算他背后无阴谋，像马谡失街亭，岂得无罪？孔明杀了马谡，朕又何不能挥泪斩李绂？”

朱轼和鄂尔泰听着这激愤的言语，但觉字字惊心，句句警譬，金石般掷地有声，不禁离座长跪在地，说道：“圣上高屋建瓴，深思远虑，奴才已经明白。”

“就这样，照这宗旨，不提李绂的名字发旨六部，叫他们从速议政，不要再观望。”雍正冷峻地抬起头，傲然说道。又顿了顿，摆手道：“你们跪安吧，传旨给德楞泰，张五哥他们，后日——后日辰时起驾返京。”

“皇上！”

“国事纷扰，非人君宴息之时。”雍正不无依恋地看着外边青幽幽碧森森的院落，皱着眉头道，“梁园虽好，终非故乡。回京去！”

第三十回 弄神通道士疗沉痾 逞巧智阿哥迁家奴

雍正返驾北京的诏书抵达北京的头一日，弘时已经接到太监秦狗儿的禀帖，里头备细说了雍正与鄂尔泰和朱轼在热河园中对话。立刻叫了旷师爷过西花厅“鼓雨轩”来商计。旷清行正在后书房和几个师爷分门别类代弘时给各地外官写回信。听见说叫，搁笔匆匆过来，一进门便道：“三爷，您叫我？”

“热得前后襟都汗湿透了。”弘时亲自端过一盘冰湃的西瓜，“来，吃一点去去心火——喏，那是秦狗儿的信，先看看再说。”说罢自歪了竹凉椅中摇着葵扇闭目沉思。

旷清行拿着那几页薄纸颠来倒去反复看了几遍。他没有言声，却踱到鼓雨轩外，站在堂檐下，晕头晕脑看着池塘边婆娑摇曳的杨柳出神，一阵阵熏风带着炙人的热浪扑面而来，树上无数只蝉一声尖似一声地聒鸣，竟似不觉不闻。许久才回身进来，对昏影里的弘时笑道：“三爷上回赏秦狗儿三百两银子，回来还心疼！就这一封信，一万银子您上哪儿买去呢？”

“我不是心疼。”弘时也笑道，“皇上宫规严厉，太监结交王大臣格杀勿论。怕弄巧成拙嘛！老四就没有这些道道儿，消息不照样灵通？”旷清行摇头道：“您和四爷不一样。他母亲是贵妃，先头太后身边都兜得转的。圣祖爷康熙五十一年就叫了四爷宫里头随驾读书，在里头厮混得久了，又长年主持韵松轩政务，巴结他的人多了，见面随便一句话就透了消息，还用得着苦巴巴掏银子买消息？”

弘时听得心里酸溜溜的。他密地里不知请过多少相士为自推造命，都是极贵的格。自己素常照镜子对相书也不知看了多少遍，觉得无论才智、历练、心志还是相貌，总没有逊于弘历处。怎么偏偏父皇就那么爱重他呢？正胡思乱想，旷清行又说道：“秦狗儿报这个信儿，也未必就是银子的功效。四爷出去，您主持了中枢，占据了形势，这才是真正的原由！他在宫里当差，多少给外官一点方便，大把银子有的是，绝不会稀罕那三百两银子来巴结的。”

“李绂要倒大霉了。”弘时悠悠地扇着扇子，“还有八叔、九叔和十叔——这真可叹——他们原本算不上一路人的。李绂文章人品都强过田文镜十倍，真太可惜了。”“真正倒霉的是八爷。”旷清行眼中放着贼亮的光，“皇上其实最怕的是朋党。八爷没有失势的时候遍交朝中文武，都是些名驰文场的读书人。头脑人物虽然已经圈禁，这个‘党’却依然在。三爷，那次‘八王议政’的乱子在乾清宫折腾，不知您留心到没有。从头到尾没有一个人公然对着廉亲王的，开头时倒是先拿着田文镜作法！可见如今田文镜已经是根炮捻儿，攻击新政必拿着他首当其冲。所以圣上护

着，谁攻田文镜，立地就疑人是冲着新政，冲着他自己。越攻越护，越护越攻。看热闹打太平拳的人，站干岸看河涨的人原先跟着八爷当走卒，现在又看笑话儿，甚至在后头写揭帖造谣言，就皇上那性子，没事见石头还要赐三脚呢，怎么容得下这么多的臣子跟他离心离德？他身上的病也是由此才越重的！”

弘时早已瞿然开目，坐直了身子，连扇子也忘了扇，说道：“可谓洞若观火！我当何以处之呢？”旷清行一笑，斩钉截铁说道：“两条：狠打死老虎绝不手软；坐定韵松轩拼命办差。整治八爷党就顺应了皇上敌忾之情，拼命当差又顺应了皇上求治之心。至于对四爷五爷，礼尊之，诚布之，情爱之，心防之——都是他的儿子，让他自己看看谁的孝心重，能耐大！”弘时呆呆出了半日神，说道：“我看皇上意图还不止于此。弘历主管天下钱粮和兵部差事，也许有意叫他带兵去和阿拉布坦厮拼呢！”

“这个我也想到了。”

旷清行阴沉沉地说道：“学生自收入三爷门下，一直都在思量八王爷和皇上当年嫡位之争，为什么权倾天下的八爷深得人望，却败了，冷面冷心的‘办差阿哥’居然身登九五君临天下？道理也许有一百条一千条，归到根上说只是一条，皇上始终身在机枢之位，谋机枢之事。八爷却只是在旁边收取了人心。那些权要人物对八爷俯首帖耳，弄得他有点飘飘然，以为可资为夺嫡之用。结果到节骨眼上，这些人一个也没派上用场。连十四爷身将十万重兵拥权在外，一纸诏令下来，也只好束手入京。三爷，无论如何不能再吃这个亏了。”

“那是。成者王侯败者贼，弘时敢忘前事之师？”弘时咬牙阴狠地一笑，站起身来叫道，“来人！”

几个丫头老婆子应声而入，弘时不禁失笑，原来忘情之间，以为自己是在韵松轩。因道：“给我备轿进园子。告诉账房上，西街口那套三进院子我赠送了旷师爷，拨二十个家人过去侍候。”说罢一径出来升轿而去。

其时正是未中时分，略略偏西的太阳晒得大地焦干串烟，街衢上绝少行人，连狗都热得阴地四脚扑着吐舌头，家家户户门洞大开，男人赤膊，女人只穿着贴身汗衣，或冲凉或打扇喝茶消暑。偶尔只几个光屁股小儿，晒得黑不溜秋，在池塘杨柳下摸鱼打水仗。弘时一进轿便被燥热逼得退了出来，又换了竹丝凉轿，这才逶迤出城。一出城情形便不同，风尽管还热，但扑到身上没了那种逼人窒息的闷气，驿道两旁密密的杨树，就是极小的风也招得它们哗哗直响，偶尔从海子边吹来的风带着水气，稍稍给人一种清凉之感。愈近畅春园，森森碧树间吹过的风愈是宜人，待近双闸门时，弘时通身大汗已经落了。正要进园子，北边不远一阵颤悠悠的钟声透过层层叠叠的青枫白杨隐隐传来。弘时不禁一怔，这几天天热，竟忘了过来给怡亲王请安了。想着，弘时在轿中轻轻跺脚，说道：“转轿，先去清梵寺。”轿夫们“噢”地答应一声，这都是家养的杠

房，里手行家，不知不觉间已转了轿头，在阴凉道里行了不到半里地，清楚寺已是到了。弘时下轿正要进去，见一个中年和尚匆匆忙忙夹着个土黄包袱出来，认得是寺中塔头和尚法印，便叫住了：“秃驴，这么热天儿，贼头贼脑哪去？”

“哟，是三爷千岁！阿弥陀佛！”法印看清是弘时，已满脸堆上笑来，揩着光头上的汗过来稽首行礼，咧着嘴笑道，“爷吉祥，爷万安——可是有几日没来寺里了！我这正要北玉皇庙去呢。你瞅这天儿，半个月了，死活不下雨。十三爷昨夜里睡不着，传下王命，叫北京城所有寺院大和尚都去玉皇庙作功德祈雨。修空方丈去了，看着大钟寺的悟心师傅穿的袈裟比我们的好，特地打发我回来，把十三爷捐的掐金木棉的拿去。咱们这庙住着王爷，相爷，不能叫他们比下去了。”

弘时原本要进山门，听见这一说又站住了，笑道：“你们还算出家人，在这上头争奇斗富，贪嗔痴俱全，佛祖也不要这样弟子——做这么大功德，得要多少银子香火法事钱？”法印伸出巴掌亮亮，说道：“原是十三王爷独自出资五万。方先生说，这是国事，他也不能后人，也兑了三千两。张相爷不信佛，夫人和小姐各捐了一千两，共是六万五千两。”

“我出五千两。”弘时说道，“你告诉悟心大和尚，只管虔心祈雨，三天内天降甘霖，我叫礼部表彰，从国库再拨一万银子，听着了？”说完抬脚进了山门。自从张廷玉，方苞和允祥相继住了清楚寺后，寻常香客早已摒绝，门口守的都是怡亲王府的太监和护卫。见弘时跨步进来，忙都躬身迎接。弘时问道：“十三爷这会子睡中觉呢？”

一个王府太监忙道：“我们王爷连着几日不歇晌觉了。他老人家挪了净心精舍，原来那地方离大非殿太近，和尚们念经聒噪得心烦——又不愿一点也听不见经声，就挪西院去了。奴才带爷去！”说着便在前头带路。却不从原来的西廊向北，一进山门便西转。由廊后甬道向北一箭之地，便见一处坐西朝东小院掩在茂林深处，院子里却一色都是竹，凤尾森森，龙吟萧萧，极为清幽，门额上白地黑字一笔颜书四字：

净心精舍

弘时便道：“你去吧，我自己去见就是了。”

“请王爷恕罪。”那太监却不退去，赔笑说道，“张相定的制度，无论何人见王爷，我们得有人陪着。”

“连我也不例外？”弘时似笑不笑说道，“你去吧！张相有话叫他找我。”说罢一挑帘子进了允祥屋。那太监倒也真的没敢跟进来。

弘时一进门便嗅到一股浓重的药香，因乍从亮处到这里，暗得什么也看不清，定了定神才见允祥和衣半躺在大迎枕上，大热的天儿腹部还盖着薄毯，却是形容越发消瘦，脸和手都苍白得没点血色。一个宫女长跪在地捧着药碗，弘时偏身坐在炕沿用调羹一匙一匙地喂药。见弘时进

来，弘皎点头一会意，对闭目不语的允祥轻声道：“弘时三哥来瞧您了。”弘时忙跪下请安，说道：“十三叔，侄儿给您请安！”

“哦，弘时呐。”允祥勉强睁开眼看了看弘时，有气无力地说道，“难为你，这么热天儿跑来瞧我。快……起来坐着吧。”弘时答应一声，稳稳重重起身坐了窗前木机子上，赔笑说道：“接着承德的信儿，皇上六月初三起驾，初九回京。这几日忙着预备接驾的事，还有些别的细务缠身，没得过来给叔叔请安。方先生偶尔见见，张廷玉日日见面的，请他们代侄儿叩安问好儿了。”允祥似乎缓慢地透了一口气，点了点头，说道：“方苞方才跟我说了皇上回来的事。你们又要忙起来了。可惜我……可惜我这回可帮不上什么忙了。”说完轻声一咳，又闭上了眼。

弘时看着这位叔父，心中也不胜感慨。允祥是雍正二十三兄弟中经历最坎坷的，幼年襁褓中母亲莫名其妙地出宫为尼（参看拙作《康熙大帝》第三卷），受尽了兄弟们的欺侮凌辱，有点头脸的太监也敢整治他，唯独雍正亲之爱之，一身呵护才得以成人。在逆境中允祥养成了天不收地不管的倔烈性子，使气任侠扶危济困，是出了名的“侠王”。康熙见他人品正直与人接物无曲无阿，曾亲口夸奖为“吾家千里驹，凡是拼命十三郎”。当年英风飒爽，谈吐雄健，佐雍正办差力担重任，指挥如意，在康熙晏驾当日，亲赴丰台大营斩将夺权，陈兵畅春园外，雍正才得以顺利登极。追想当日豪侠英雄风采，今日却到了气息奄奄，床蓐垂目待死之人，弘时不禁暗地长叹一声，口中却笑道：“十三叔别想那么多。安心静养，痊愈了做什么事都从容的。弘皎，头回我就说过，叫你请贾神仙来看看。没有请到么？”

“三哥来得正巧，贾士芳一会儿就到。”弘皎微笑道，“早就说请，方苞和张廷玉拦住了，说那是邪魔外道。后来他们大约听说贾神仙的多了，不再拦了，贾神仙又云游出京了。我打听着的，前日又回了白云观。请了两次，才答应今儿下午来看看的。”正说着，允祥忽然闭着眼轻声说道：“来了来了……人不可貌相，真真一点不假！”

弘皎弘时吃了一惊，环顾四周毫无动静，但见窗外碧树森森，窗内阴气沉沉，二人气短间便觉毛发悚然。正没做理会处，院外一个公鸭嗓子声音传进来，“神仙爷，请这边走。”接着帘栊一响，贾士芳已经进屋。弘皎忙迎上去笑道：“您是贾仙长？快，快请。”

贾士芳仿佛永远只是一身装束。皂衣皂靴，一顶雷阳巾显得略大一点，连额头都遮住了，孤拐脸上亮晶晶的，像是刚刚用水洗过，白得毫无血色，却是滴汗全无。他站在门口朝三个人看了一眼，微笑道：“适才已经和十三爷神会，这位是三爷，这位是七爷吧？”

“是，宗室里排行各房叫法不一，也有把我排在老六的。”弘皎惊异地打量着贾士芳，说道，“这是三爷。”此时允祥已是双眸炯炯，目不转睛地盯着这位奇人，却一声不吭。

贾士芳向允祥一揖，走到榻前，俯身轻声道：“十三爷，贫道稽首了！你的病不相干的，这会子已经好些了，是么？”

“是，我觉得不晕了，眼睛似乎也清亮了些。”

“不是‘似乎’，其实心明了，自然眼亮。十三爷，你胃气不展，饮食有亏啊！想不想吃点东西，比如桂花糕？”

“桂花糕？！”允祥眼睛一亮，竟不自禁咽了一口口水，“真的，我怎么就没想到它？我真的肚里饥，想吃呢！”弘皎早已看愣了，过去三天里头，父亲只勉强喝过两小碗粳米粥！醒过神便一迭连声命人“取桂花糕来！”

贾士芳含笑看着允祥吃完两块桂花糕，亲自从银瓶里倒了一杯水递过去，允祥接过来滋咕滋咕居然一气饮尽，畅快地喘了一口气，笑道，“总有两年没有这样畅快饮食了，谢谢你，你怎么捣弄的，也没见我发功行气，烧符驱邪的呀！”“十三爷，《道藏》三十六部经共一百八十七万六千三百八十卷。习《洞真经》者仅通‘上炼’之术，习《洞本经》者仅知‘按摩’之法，习《洞神经》的略明‘黄庭’之道而已。万法通幽，岂能一格构之？”贾士芳徐徐而言，“那种故作玄妙，装神弄鬼之辈，原是道家下乘之辈的勾当，十三爷叫他们哄了！——你想不想起来动动？”

“当然想。”

“能做到不能？”

“恐怕不能。”

“你能的。”贾士芳笑道，“人人都能走路，十三爷英雄豪迈一世，反而不能？你起来，自己下地，趿上鞋子走几步看看。”

允祥听着他的话，好像从很远处传来，又好像清晰得耳语一样，五脏中格格微响，像有一股热气在推撼着涩滞已久的经络。一个念头“试试何妨”刚刚闪过，已经不由自主推枕而起，恍惚之间已站立在地！

“我起来了！”他惊喜叫道，通身的不适刹那间消失得干干净净，试着走了几步，居然脚步健稳，高兴得扬臂大呼：“我能走了！哈哈哈哈哈……”他舒展双脚，甩着臂膀冲出门去。

净心精舍所有的太监宫女都惊呆了，如果不是眼前活灵灵的事实，就说是神仙下凡他们也不信允祥的病能好得这么快！弘皎用虔诚得近乎崇拜的目光凝视着毫无自矜之容的贾士芳，“扑通”一声长跪在地连磕三个响头，说道：“活神仙！你救了我阿玛的命，我给你起一座观，要赛过白云观！”

“不是救命，是治病。”贾士芳目光幽幽地看着院外欣喜适意正在散

步的允祥，微笑道，“任谁的命都是本自生灭，非大善大恶不能移。十三爷命不该绝，沉痾自然能起。”弘时看着这一切，惊讶得说不出话来，半晌才道：“皇阿玛也有病在身，我要荐仙长进内给他老人家疗治！”

说话间允祥已经回来，说道：“这一身汗出得痛快！”便脱外边大衣裳。弘时忙要阻拦，刚说了句“看冒了风”。贾士芳便道，“不妨事的。焉有冒风之理？方才居士许愿给我盖道观，我云游天下救物济人，其实用不着。现在就住白云观，只是当客人不便，要能知会那里张真人，将我的策籍收在观中，就足感厚爱了。”“这个有什么难为的？我回去就用印，叫顺天府办。”弘时笑道，“要不是张真人早已敕封过，就要你主持白云观也是理所当然！”

“道长，能不能就留在这里？”允祥坐了炕对面的椅子上，揩着汗笑道，“生死人而肉白骨这是大能耐，大本领。据小王看，凡有大本领人所不及之能耐者，必遭庸者之忌，在外于你无益。我愿随道长学一点吐纳性命之道，皇上龙体欠安已久，就便儿可以随时调理。”贾士芳随意端坐在允祥对面，笑道：“什么都讲究缘分。皇上的病如果该是贫道治好，他自然要召贫道去的。就比如王爷您，如果心里压根不信我，我来了也是束手无策。请十三爷留意，贫道闲云野鹤之人，不愿受一点规矩拘束。”他站起身来，对弘时说道：“王爷原来吃的药还可以接着吃。不吃也没要紧，随意儿些，想走动就走动，想吃就吃些东西。这也忌，那也忌，世间庸医常以此卖弄学识误人性命——贫道告辞，观里许多病人巴巴地等着呢！”

一语提醒了弘时，园里也有多少要紧事等着他办，忙也起身辞出来，弘时直送他们出门口才回去。弘时掏出金表看看，对贾士芳道：“回头怡亲王必定有重礼谢你，我无物可赠，这块表是个稀罕物儿，捐给你，好么？”贾士芳莞尔一笑，说道：“我是天下最懒散人，表于你有用，于我实没有一点用处。我晓得，三爷想让我推一推休咎，可以实言相告，君王侯相命系于天，非尘间术士所能预知。但敬天守命，莫不所向唯吉，大抵有所克削，都因是自克，虽有天命亦不可恃。目下王爷正在熏灼之时，因时而导势，祺祥自在。”说罢飘然而去。弘时听着这话泛得毫无边际，只一笑当即升轿而去。弘时刚到园门口，便见光禄寺寺卿弘晏站在双闸口东张西望，他是康熙长子大千岁允禔的大世子，地地道道的弘字辈大哥，已经四十五六岁了。允禔被捕圈禁时，他在黑龙江跟着巴海练兵，康熙晏驾时他又在岳钟麒军中应差，年羹尧败事他又恰在江西催粮，小心谨慎得逢人就笑，从不在背后说一句别人短长。有这些好处加上几次事变都不沾包，因而父亲的事不但没有连累他，秩位还多少升迁了一点。弘时下轿，一边精神抖擞往园子里走，一边打招呼：“大哥！在这等谁呢？”

“是三弟呐！”弘晏一溜小跑过来，胖乎乎的肉一步一颤，到跟前笑眯眯说道，“你是当家人哩，大哥不找你找谁呢？”弘时看左右进进出出的人太多，笑道：“大哥，走，里头慢慢谈。”

于是兄弟二人联袂而入，一路上到露华楼张廷玉那里的官员很多，还有来来往往在园里各处当差的太监见他们过来，纷纷侧身避道，请安的，问好的，故作庄重的，彬彬有礼的各色人物俱有。直到进了韵松轩，弘晏才觉心里安生。因见外厢有几个官员跪着候见，弘晏屁股略一落座便笑道：“我方才从户部过来。宗学里两处房屋都破败了，今年幸亏雨少，不的早塌了，得要五千两银子修缮。还有咱们小字辈的兄弟下半年学费，得一万多银子，平郡王、英郡王、车骑都尉将军允懋家三位郡主下嫁，两位五千的，一位二千的……”

“大哥啰嗦的多了我也记不着。”弘时笑道，“你无非想要点银子，说个码子给兄弟就是了。”“到底兄弟是如今摄政王！”弘晏笑道，“手面气魄风度都出尖儿的，我方才和你一道儿走就想：今番也算狐假虎威呢！——我要五万七千两。”弘时不禁一笑，扯过一张条子在上头批了几行字交给弘晏，说道：“这里忙，不虚留哥哥多坐了。说归根儿，我们一个爷。记住这就成了，说不到虎还是狐的——别的没有事了吧？”

弘晏接了条子要走，又站住了脚，说道：“内务府昨个禀上来，二叔的病只怕不好呢！昨儿只吃了一碗稀粥，今儿水米都不进。内务府看管的人好歹劝着，中午才喝了半碗参汤。太医院这会子去人守护，二叔已经昏晕不知人事，只口口声声要见皇上一面再西去。——你看，皇上这会子又不在北京，可怎么好呢？”

“我知道你的意思。”弘时皱起了眉头，“还有你父亲，就关在二伯伯隔院，如今疯得越发连人都不认得了。你想去看看他，是么？”

“不不不！”弘晏惊恐地向后趔了一下，双手摇着说道，“我父亲是乱臣贼子，我是国家忠良。三纲之内君臣大义为首，我怎么会想到他！”弘时道：“就是想也不是罪，值得大哥吓得这样？如今可真够热闹，阿其那得了干呕的症候，塞思黑在保定肚子疼，允□在张家口‘眩晕不能自立’，十三叔和李卫咳血，田文镜肝病，大伯伯疯了，二伯伯病危……”没有说完自己已经先笑了，“人仔细想来，竟都是累出来的病，连皇上——”他想说雍正的病也是累的，话到口边改成“也为这个焦心呢”。

弘时站起来悠了几步，脸上已经没了笑容，“大哥先回去。二伯伯和大伯伯那里，我一会就指使太医院，派最好的郎中去看脉。咸安宫上驷院都是要紧去处，内务府宗人府是朝廷直接管，也受你理藩院节制。告诉他们，就说我的话，两处太监都要换一换。如今朝廷仍是多事之秋，他们垂死之人，不要沾包儿最好。”弘晏满心的话，允初是当过四十年太子的人，如今病危，至不济弘时弘历也要去探视一下，自己随同前往，或许有机会探望一下父亲。谁知这位三爷对自己尽自礼数周到客气十分，连提也没提这档子事，心里一凉，搭讪着便起身告辞。

“大哥走好，有事只管找我！”弘时目送他出了韵松轩客厅，对身边太监道，“我进来时见九门提督图里琛在外间候着，请他进来吧。”那太监答应着出来转了一遭，回来禀道：“王爷，图军门见大爷进来说话，先

去见张中堂了，说稍等等再来。”弘时心里一阵不快，略一思量，笑道：“那就先叫顺天府尹汤敬吾进来。”

“汤敬吾进来了。”与他同时进来的还有上书房奏事处司官李文成，李文成抱着一厚叠已经拆封的奏折，轻轻放在卷案上，然后才打千儿行礼，说道：“王爷，卑职刚从风华楼过来。这些折子张中堂都看过了，方先生摘要，连日加急递了皇上行在。上头画了圈儿的是要紧奏议，都放在上头。没有放到目录里，张中堂特意关照王爷，留心看保定胡什礼的折子。”

“老汤请坐。”弘时摆手示意汤敬吾坐下，抽过目录来看，前面几份是山东山西和直隶藩司报称“久旱无雨，秋赋可虑”请求朝廷予为地步，早筹赈灾粮食调拨备用的，其余的几乎清一色的是议论田李之争。尽自军机处批交六部时，批文上明写“实心王事者自有公论，党援私结之风断不可长”。但从奏折题目看，左田右李的折子还有一少半。弘时略一过目便撂了案上，见李文成要退出去，又叫住了说道：“岳钟麒军里要两千架牛皮帐篷，那个片子军机处批了没有？目录上没有见。你告诉张相，我见过人就过去。”李文成忙躬身回道：“岳军门那是密折，皇上批转了军机处，张中堂已经处置过了，原折退回皇上，所以目录上没有。再回王爷，废太子允礽病危。方才宝亲王爷约了张相和方相去探视，这会子只怕在路上走呢！”

弘时心头一顿，突然有一种受嫉妒被冷落的感觉，呆了一呆，摆手道：“你去吧。”因见图里琛微微瘸着腿，马刺踏得地板叭叮作响昂然进来，弘时漠然一摆手道：“不用行礼了。刚刚儿我还派人去叫你，老汤也在这里，我们谈谈。”

汤敬吾咳嗽一声正要说话，图里琛却抢先说道：“我先说。天气早已入暑，我们军里常用的凉药还没发下来；还有夏装，顶不到秋凉就稀烂了。我下去看看，军士们都乱骂。有的营传痢疾，一倒一片，连操都练不成。请三爷早点调拨些绿豆、甘草二花黄柏黄连。这是半点也耽误不得的。”汤敬吾笑道：“我们说的是同一件事。驻德化门的兵士和丰台大营的人，为争买药在德化桐君店前大打出手，一个店砸得稀烂，店主人告到我那里，凶手又拿不住。请示三爷和图军门张雨军门，怎么平息了这事不伤和气，药店那边也要有所敷衍。”

“这件事我听说了。”弘时看了一眼图里琛，不知怎的，他一直觉得这个满身傲气的家伙有点看不起自己。但图里琛原在东北与罗刹周旋，是有名的孤胆将军，擒拿诺敏是在他威势正盛之时，故是最得雍正信赖的满洲哈喇珠子。他也不敢开罪过甚。因又笑道，“店铺砸坏物品，由顺天府赔偿。图将军，闹事为首的也要惩戒，这样才能平复人心。张雨那边我去说，你这边自己处置，要带枷示众！”

图里琛其实对弘时也没什么成见，他天生的不苟言笑，加上颊下那道长长的刀疤，谁瞧了也有些心障。听弘时说“枷号”，图里琛冷然一笑

说道：“我的人已经处置过了，为首三人梟首军中示众。其余的十四人枷号三日。汤大人可以去看。但药材还是得给，三爷，这误不得。”

“我稍等一会就叫户部星火来办。”弘时说道，“我想找你们另有差使。阿其那塞思黑和允禩的囚拘，无论在京在外，都归你两家管。他们是犯罪抄过家的，还都带着家眷和大群的奴才左右侍候。这样守刑，未免太舒服了。这些家人，如何柱儿、公普奇、雅齐布、翁牛行、吴达礼、毛太佟宝，自己逍遥法外不说，还到处捏造谣言，传闻宫闱秘事，诽谤圣祖当今。不追究他们当初助纣为虐仗势欺人的罪，按现在的罪，也断不能再留京师逍遥法外为非作歹！”

弘时接连点了许多人的名字，有的是允禩允禊门下已革犯罪官员，有些则是允禩府中太监家奴。主子失势被圈禁，奴才们不服，四处串着搬弄是非，历来都有，单允禩府两千家人，抄家拿问走了不到一千，还有一千余人，有指着主人四处告穷借贷的，有熟门熟路各衙门串着吃帮边子官司饭的，有在酒肆大街使酒骂座指桑说槐的……种种不法情事皆都有的。弘时齐根儿撵了扔出京外，无论图里琛和汤敬吾都觉得省心。汤敬吾先就鼓掌称善：“三爷，这样最好！这干子二太爷们故意寻事，有时真气得干咽，那副破罐子破摔的模样，活似一堆剁不烂煮不熟的滚刀肉！远远的打发出去，不但我们耳根清净，就是八——阿其那他们，也少吃这些腌臢杀才们的挂累！”图里琛却细心，问道：“三爷这么办，请过旨没有？四爷原来在这里主持有话：凡属阿其那塞思黑等几个人有关的事，无大无小都要请旨。”

“这是处置他们家奴嘛！”弘时木着脸说道，“我又没有动他们本人一根汗毛！这件事明天早晨就办。我给你们写手令，出了事都是我的。”

听见没有旨意，图里琛便有些犯嘀咕，把允禩身边人全部赶出京，流放外郡，这是几千人的大发解，不请旨就办，这个三爷也真是个大胆儿！他思量着，又问：“不知道御驾几时回京？三爷别误会。我本人其实心里赞同你的办法。不过事情不小，还是应该请旨。”

“我不知道皇上几时回来。”弘时冷冷说道，“你是九门提督，有直奏权。要请旨，我也不能拦着。”一边说一边去取胡什礼的折子。

图里琛和汤敬吾便觉无趣，讪讪辞出来。在韵松轩前假山石旁，二人不约而同站住了脚，图里琛道：“有他担着，咱们给他办！”

殿里的弘时此时目光也是一跳。原来，胡什礼的奏折上只说了一件事，这直隶总督李绂五月二十三日筵请自己，席后谈话说，“允禊罪不容诛，我们做臣子的不能叫皇上为难。老兄管着这事，可以便宜行事”。

“他想杀塞思黑，还不想沾血，”弘时阴冷地一笑，“真聪明啊！岂不知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呢！”

第三十一回 八福晋撒泼闹御苑 乔引娣承恩会旧情

弘时一记杀手锏突然打向允禩，京华震动。允禩允禔允禵三位王贝勒府家人残余的也有将近四千人，图里琛的九门提督衙门倾巢而出各府里突袭撵人，直到辰牌时分才集齐，由顺天府宣布，允禩家人发往云贵，允禔家人去广西，允禵家人发遣湖南四川。那些家人都是拖家带口的，立时哭声动地。无奈人在矮檐下，水火棍子无情棒逼着，也只好扶老携幼立时动身。三四千人的大起解，加上押送兵士衙役，总在五千人上下，出城又是盛夏白日，简直像一支浩浩荡荡溃败下来的军队。小的啼老的哭年轻的咒天骂地，景象惨不堪言，市民们尽有凄惶陪泪的。

但官场与民间历来不同风，老百姓见的是“形容儿”，官员们却是用心“品味儿”。张廷玉和方苞一到露华楼，第一批送上六部的奏折，拆开来，竟清一色的是弹劾阿其那塞思黑的。轻一点的说他们“纵奴为非，不思改悔”，兴头大的，就开列允禩等人十大二十大罪状，大逆犯上，觊觎帝位，乃十恶不赦罪不容诛之人。“伏愿皇上大奋天威，效周公之诛管蔡，大义灭亲，杀阿其那之党于辇下，以儆天下后世乱臣贼子。”有的官员“反省”更为“深刻”，连带着引申雍正御制《朋党论》，从允禩之结党不法为害邦国，联系到借科名结党，“师生夤缘，勿思纲常；科第私援，讷念君父”。点名大骂李绂，如同钱名世一样为“名教罪人，奸狡虚伪之徒”。也亏这班人文章来得快，天尚未午，已从大内军机处转到露华楼一百余份。

张廷玉已经三天没有回紫禁城，和方苞一起住在清梵寺。弘时在韵松轩施为，他竟全然不知。一下子接到这么多的奏章，心中惊疑不定，收拾了一下零乱的桌面，正要过风华楼那边去见方苞，楼梯一阵响，方苞已经上来。他一揖而坐，笑道：“大王之风一夜，云树骤起波澜啊！我那边楼下楼上，和你这边一般无二。”张廷玉道：“太反常了，出了什么事呢？”

“刚才我问过送折子的小太监。”方苞小眼睛眨着，椒豆一样放着光，“韵松轩发令，三府男女丁全部起解云贵川桂！这风的‘青萍之末’就在这里。”

张廷玉目光悠忽望着窗外，良久，微微抽着冷气说道：“我已知道这些折子来历了。三爷魄力好了不起！”正说着，秦狗儿一溜小跑上楼来，张廷玉摆手厉声道：“我和方相正议事。今天上午谁也不见，叫他们散了吧！”

“不是……是……”秦狗儿扶着楼梯，结结巴巴说道，“是八福晋闯进园子，先去韵松轩，三爷不在，就奔这儿来了。”说着便听楼下一个女人

声气吼叫：“我男人还没有革掉民王王爵！就算他犯罪，改名‘阿其那’，我看你还不如阿其那体尊贵重！我是八福晋，顶尖的诰命也没有革掉，就算革掉了，我还是安亲王郡主——这个身份不能见见张廷玉？弘时这个小巴儿都吓得钻沙子逃了，张廷玉算他娘什么阿物儿——闪开！”接着“啪”的一声，似乎哪个人挨了她一耳光。张方二人一愣间，一个女人大脚片子蹬蹬响着已经上楼，头上镂金二层朝冠上红宝石闪闪发光，颤巍巍饰着七颗东珠，身上穿着绣五爪金龙四团吉服褂，肩上披着镂金领约，重金黄绦中贯珊瑚，片金绿朝裙下露出一双天足，穿着青缎绣花鞋，年纪在四十岁上，形容却依然俏丽俊爽，却是星目含怒柳眉倒剔，盯着张廷玉——她就是允禩的结发妻子、安亲王岳乐的娇女、京师王府头号泼辣福晋观音图了。她怔怔地盯了张廷玉移时，忽然一屁股坐了楼板上放声大哭！

张廷玉忙叫：“快来几个苏拉太监扶起福晋——福晋，就是你方才讲的，你是体尊贵重的人，不要这样，有什么话慢慢说……”几个太监连带掖地撮弄着观音图坐了矮椅上，那观音图越发扯鼻涕丢粘珠泪滔滔大放悲声：“好张相爷哩……如今我还顾得上什么‘体尊’！当年死老头子没出事时……你也常去我府，我是这模样儿么？……张相爷你是这朝里最大的官，也是当官最长远的官。早先抄了明珠的家，索额图也是圈死的，圣祖爷也圈禁过‘阿其那’的兄弟大哥二哥老十三，家人们都是听其自便听其自散。哪有个狠到这地步儿，无论太监家奴，良贱老少一概充军到烟瘴远恶地的？——我那遭了瘟的老爷子！你这辈子都行的什么善？都相与了些什么兄弟啊……我那可怜无靠的老爷子，你都作了什么孽，痛得七死八活的，连个端汤送水的人也不给留啊——”正哭得凄惶，一眼见允祉上了楼，观音图一跃身长跪在地，急速膝行几步，连连磕头，越发放开嗓子哭叫：“三哥，三哥……千不念万不念，念起先前你们兄弟一处吃酒下棋吟诗写字儿的分上，你就放他一马……他快死的人了，还能坏了你们台面上人什么事……他平素口不离心地钦服三哥人品学问的……啊……啁啁……”

“老八媳妇，别哭了。这事也不是衡臣灵皋的首尾。”允祉脸色苍白，用阴郁的目光看着观音图，“我去了一趟八贝勒府。老八听是病得不轻，你别在这泡着，快点回去是要紧的。我从我府里已经拨过去二十个太监，暂时照料老八，皇上……皇上已经从承德启驾，等他回京，自然还有恩旨。”观音图闹了一场，心舒意平了些。她原本与允禩夫妻份上平常，人前逞强一辈子偏落了人后，借机发泄而已，听允祉给了台阶，又说雍正返驾，也无心再折腾，起身掩面哭着去了。允祉长叹一声，坐了椅上默然不语。

方苞和张廷玉处身在皇族角逐之中，也是十分为难，此时情况不明，更一句话也不敢乱说。三人对坐了不知多久，方苞才道：“三爷，方才说圣驾回銮的事……”

“上谕已经到了，先送上书房的。”允祉说道，“我是从老十六那边过来的，”他不紧不慢地说道，“如今遍北京城都在议老八的事，我查阅了

上书房军机处两处档案，皇上又没有这个旨意。弘历也不知道，弘时做事太孟浪了！”

张廷玉和方苞都没有递话。弘时的孟浪毋庸置疑，但谁能担保他不是奉了密诏行事的？眼见一夜之间官场风头大变，群起而攻“八爷党”，袒护田文镜攻讦李绂，都因弘时这“孟浪”一举，即使不是奉诏行事，雍正也绝不会替允禔说话。皇族夺嫡遗风和朝廷政见之争丝萝藤缠，五色迷离，谁敢在这时候多说一句话，多走一步路？

“皇上六月初七辰时到京。你们安排礼部预备接驾吧。”允禔心里冷笑一声站起身来，“弘时现在在弘历的会琴轩，我这就给他们传旨，就便儿先跟你们打个招呼：弘历要主管户部兵部的事，有这两类折子，你们从明天起直接转到会琴轩。”

张廷玉和方苞起身鞠躬送行。张廷玉问道：“其余的折子怎么呈转？”

“仍旧转到韵松轩！”

允禔头也不回，说着就去了。

偌大的露华楼只剩下了方苞和张廷玉。一个是宦海老相国，一个是帝室文案夺班领袖，两个人都是胸中城府文章包罗万象的人，老辣深沉到了极处。许久，方苞才眯着眼道：“昨天见了邸报，孙大炮要回京出任都老爷了。”“孙大炮”是御史孙嘉淦的官场绰号，最是刚直不阿守正敢言的。雍正元年不过是户部铸钱司的一个微末小吏，公然为铸钱成色，和户部满尚书葛达浑二人扭打到养心殿，慷慨陈词直犯九重。这是雍正初登极时轰动朝野的一大新闻，雍正不但没有加罪，反而接连升孙嘉淦的官，派往云贵，为两省观风使。如今又要回京，由副都御史晋升都御史了。张廷玉当然懂方苞话的题中之意，一笑说道：“瞧罢咧，也难说的。有些人原来敢说，后来就不行，官小时敢说官大时未必还敢，涉朝廷大政的敢说，涉天家骨肉又是一回事。”

“我看俞鸿图也是个有种的，”方苞笑道，“孙嘉淦不是你所说的那种人。他临出京，我私地送他，他说，‘灵皋先生记住我今天一句话，我是身负大罪，逃脱天罗地网的人。我为报父仇手刃仇敌，已经尽了孝，如今要做忠臣了。忠臣也有一般不好处，常为人君误会，将来我若死于刀下，请你把这话原本转奏皇上，足感厚爱。’”张廷玉听了默默点头，许久才蹦出一句：“我们办事人难，三爷不好侍候，有梗直人帮着说几句真话，会好得多。”

方苞没有回答，弘时比弘历难侍候，是用不着说的。难就难在他不和你过心，你也不敢像对弘历一样诚心去倾谈什么。皇帝去承德前还谆谆告诫：“弘历虽在外，和在內一样，宝亲王有的指令，要一如既往遵办不疑。”如今却把理政大权全部交了弘时，而宝亲王只管了个户兵二部！这是为什么呢？弘历又有什么地方失爱于雍正呢？他的目光游移着，停

在张廷玉案上新铸的铜堪台上，那是给岳钟麒新铸的节制青海、甘肃、山西、陕西、湖南、湖广六省兵马的虎符——方苞眼睛陡地一亮：皇帝在承德接见了东蒙古诸王，又委岳钟麒这样的重任，莫非已在思量兴兵讨伐喀尔喀蒙古的策零阿拉布坦？假如真是这样，弘历主管户部，征调天下钱粮，又主管兵部，配备武官弁将，还不是天字第一号的要差？！想着，听张廷玉叹道：“我们做臣子的，办差不怕，吃苦不怕，最怕的是主子没主见，怕的是天下多变。”

“不怕。”方苞“嚟”地打着火，深深吸了一口旱烟，喷云吐雾说道，“你瞧着吧，皇上不是个轻易变心的主儿！”

六月六日，雍正的车驾抵达顺义境内的李家峪行宫。这里三面环山，夹成两道谷，谷口相交处一大片沙滩空场地，潮白河纵穿南下。再向前一站之地即是通州，也就算是到了北京，往年康熙东巡归京，文武百官都到通州郊迎接驾。从这里丑时发驾，辰中时分刚好可以赶到。河滩地势开阔，取水造饭也都方便，取这个地利，明珠为相时便建了驿馆，张大扩建又为行宫，工程虽不奢华庞大，也有三座九楹大殿，配房二百余间。到达行宫时，太阳刚刚压到山顶，鄂尔泰安顿雍正正在思黎居歇下。请朱轼陪着御驾，自己亲自巡视行宫周匝，布置关防，又命张五哥检视军士扎寨驻营，并查看明日大驾卤簿名物等类，天将黑才算料理清楚。此时京师已送来了当日奏事目录，还有礼部的迎驾仪程。鄂尔泰也不及细看，匆匆赶来给雍正请安。

“难为你一路辛苦。”雍正和朱轼正在对弈，见鄂尔泰进来，边抓子儿沉思边笑道，“明天到家，朕给你七天假，好生歇歇儿。”说着，问引娣，“看热水烧好没有，先不忙洗澡，脚有些发胀，泡一泡。”

乔引娣轻轻答应一声出去了，一时便提着一壶水进来，说道：“这是茶房里的热水，一样好用的。”将壶水倾了盆子里，又兑了些凉水放在雍正脚前，便跪下扒雍正的靴袜。雍正笑道：“水和水不一样，吃茶的水都是从玉泉山用水车拉来的，不该用来洗脚。”说着脚已泡进盆子里，早有兩個宫女趋身跪过来轻轻替他按摩。

这阵功夫鄂尔泰已看完礼部的奏折，双手递给朱轼，说道：“礼部奉韵松轩指令，六部里主管尚书，还有一名侍郎到通州迎驾，各衙照常办差，其余大理寺、理藩院、都察院、翰林院、国子监是司官以上，宗人府、内务府、太常寺、太仆寺、光禄寺、鸿胪寺、钦天监这些闲衙门九品以上官员到通州接驾。”

“共是多少人？”

“两千人上下。”

“两千人不算少了。”雍正笑道，“大热天儿，何必一窝蜂的都出城？”

朱轼将折子轻轻放下，说道：“老臣以为简褻了。六部所有九品以上文武官员都应到通州迎驾。”雍正一笑，说道：“朱师傅又较上真儿了。何在乎他们那几个人？朕当年陪圣祖回京，有时还专门降谕各衙门照常办差，不必郊迎呢！”

“不是这一说。”朱轼认真地说道，“圣祖在位六十一年，晚年几乎年年都要到奉天热河。皇上这是头一次，应该示天下隆礼体尊——六部差事再要紧，也没有尊君重要。这是第一层。”

“喏，还有第二？”

“当然。”朱轼平静地说道，“老臣也是扈从过先帝南巡北巡东巡的。只有礼部定的迎送仪程太繁，皇上可以减删的，从没有臣下自做主张削减，反而叫皇上加增的。这比第一层更要紧——不能开人臣擅作威福这个例！”

雍正身上一动，已经没了笑意。他轻轻用脚踢开两个宫女，自己用腿对搓着，许久才道：“万事都逃不出个理去，朱师傅的话对。倘若圣祖在外回銮，朕在京，断不能自行草率削减仪程。就照这个意思，你两个拟一道旨，连夜发给弘时。不要一朝权在手，胡乱把令行——一个钦差回北京，六部也还要照例迎接关照呢？朕为万乘之尊，冒着这暑热来回跋涉，他们就迎几步，走折了狗腿了么？”

“皇上又说左了。”朱轼笑道，“三阿哥绝没有恶意的，不过他私地体贴圣意孜孜求治，不计己身宵旰劳苦——推求格致之间见小而忘大，如此而已。只用提醒他一句，三爷自然就明白了。”他说着，鄂尔泰已挽袖援笔濡墨写了出来：

朕首次东巡奉天、热河，不计道里艰辛盛暑似汤，原为敬天法祖、羁縻外藩社稷安谧计。尔等自思在京办差之苦，较朕如何？尔弘时此事思虑未周也。即令阖京各有司衙门，九品以上文武行臣一体至通州迎驾，以示尊君敬天之至诚。钦此！

雍正双脚泡在水里，脚趾适意地活动着，仰脸听完这道诏谕，说道：“这‘名分’二字亏圣人怎么想，怎么造作出来的！没有名，不但言不顺，而且事不兴，礼乐不畅，而且使人无所措手足！想起那年二哥被废，年羹尧进京乱走门路托靠山。也是这么一盆水，朕光着脚教训他：别看我在这里洗脚喝茶，你规规矩矩跪在一边侍候，那是胎里带——天造就了我们这个名分，警戒他不要舞智弄巧鬼迷心窍。他到底也没把朕的话放在心上，落了没下场。朕这里有密折奏事匣子，你们有你们的私人函信儿——听说北京城里的事了么？”

“略知道一点。”鄂尔泰一欠身说道，“阿其那塞思黑允禔他们三家家奴太监全部发遣出京去了。还有，参奏李绂、隆科多的折子，请旨处置阿其那结党乱政，图谋不轨大罪的奏议轰动朝野——其余的信息就没有了。奴才在承德给家人写信，叫他们不要左一封右一封写信来，鸡毛蒜

皮的事只管说。别说回信，连看信的工夫也是没有的。”朱轼道：“老臣的信多些，都是外省的。皇上召我回到枢位，自然外头巴结的人多。臣给他们规定，不说官司，不说人事，不说自己官箴。因此，说上来的都是地方丰歉，天气阴晴百姓乞望这些事。如今直隶旱得不成样了，邯郸以东怕要绝收了，到处都是祈雨的。单是武安，一天就晒死三个寡妇……读这样的信叫人落泪。南宫县不知哪来三个道士。登坛作法下了一场透雨，道士们又借机传布‘红阳教’，官府派人拿了这三个妖道，七千多人围了监狱烧香磕头，请求放了这几个人。北京城事多，外府县里事情何尝少呢？”

雍正将脚淋出盆外，由着两个宫女擦干了，趿上鞋子随意地踱了两步，笑道：“有些大事看大不大，有些小事看小未必小。南宫县令想必是你的学生了？处之以正，师生也在纲常之中，朕不但不以为是朋党，还要勉励。你可以写信告诉他，现在山东大旱，直隶大旱，山西晋东旱象也未解。三个妖人既能呼风唤雨，那再好不过，绑起来到处游，哪里旱哪里去。下了雨就再换地方，不下雨就地枷号，申说上来依律处置。允祥如今也信这个。昨儿送来请安折子，说是身子骨大有起色，全亏了一个姓贾的什么道士施法相救——”

“贾士芳。”鄂尔泰插了一句。

“对，贾士芳。”雍正脸上笑容一闪即逝，“果然有真本领特异之能的，自然要另当别论，圣人于鬼神之事存而不论，并没说鬼神压根就不存。春秋列国纷乱，民不聊生纲纪不维，圣人不能分心去研讨鬼神之事而已。”

当下三人又略谈几句各地旱灾蔓延情形，因还要早起，雍正便命散了。

回到北京第五天，乔引娣奉旨由高无庸带着，到北玉皇庙探视十四阿哥允禔，雍正倒也没有提出什么苛刻的条件，只叮嘱：“他是犯了国法的人，又和阿其那是一党。如今满朝文武都在上折子议他们的罪。你若真的爱他，只好劝他安分向善，苦海有涯，或者有兄弟相和重归于好的一日。他若执迷不悟相抗到底，朕仍是不能因私废公。”话虽如此，雍正看着引娣时那种爱怜、惋惜，那种带着期盼的沮丧，还是让引娣一阵搅心地难过。她突然惊觉地发现，不知什么时候开始，自己已经不是用敷衍和应付的心情对待这个年龄比自己大一倍多的中年皇帝了。

北玉皇庙街一切还是老样子，十四贝勒府前还是那一大片海子，镜面一样碧绿的水，岸边垂杨柳下摆着石条凳——那是王府兴旺时官员们等候接见的地方——在炎炎的夏日下发着明艳的光，因为没有风，活脱儿是一幅不动的风景画儿。想起当初住在此地，每当傍晚时，允禔公余带着自己，一个从人也不跟，在池边远眺落日黄昏，有一搭没一搭地讲说诗词、笑话儿和宫里的事，如今景物依旧人事已非，乔引娣打心里发出一声悲惋的叹息。

高无庸带着乔引娣绕过贴着封条的正门，从仪门进来，沿着甬道花渡柳来到贝勒府西花厅。守门的太监再次验了内务府的签票，放他们进去。一个小苏拉道：“跟我来，十四爷在花厅后栏边钓鱼呢！”高无庸生怕说一声“请接旨”，惹恼了这位天不怕地不怕的皇阿哥，一点头便跟了过来。果见允禩坐在花厅栏边的石阶上，两只脚赤着泡在水里，将一根钓竿沉在水面下，呆呆地望着鱼漂子出神。因近前一步，轻声道：“十四爷，奴婢高无庸给您请安！”

“高无庸？”允禩回头瞟了他一眼，又把目光转向水面，“什么事？”

“奴才奉万岁旨意，来给十四爷传几个信儿，就便儿瞧瞧爷有什么需用的，回万岁爷请旨操办。”

“唔。”

高无庸见他不理不睬，小心翼翼又道：“万岁爷已经从奉天回来，初七到的京。”

“唔。”

“在奉天，主子接见了外祖公乌雅老王爷，老人家身子康泰，几位舅老爷、姨妈都好，也问着十四爷好。”

“唔。”

“如今京里正是多事时候。”高无庸说道，“隆科多已经从阿尔泰山回来，昨天下旨圈禁。各部官员纷纷都上折子请重处八爷九爷和十爷——”

允禩拿着钓竿的手似乎动了一下，他没有吱声。

“万岁爷有意保全十四爷。”高无庸道，“爷住外头有点扎眼。因此要给爷挪动个地方，请爷搬进咸安宫。万岁说，‘咸安咸安，大家都安宁’——”

允禩“刷”地将钓竿扔进水里，霍地站起身来，正要说话，一眼看见了站在红漆柱旁的乔引娣，他的脸色立刻变得异常苍白！

分手已经两年了，两个人谁也没想到会是在这个时候，这样的情景下见面。斯人斯世斯情斯景为造化所弄，真正不可思议！引娣心中轰然一声，觉得全身的血都沸腾起来，澎湃冲击得头也有些晕眩，四肢都在颤抖。她软着脚勉强前行一步蹲了个万福，竟一时站不起身来，喉头像被什么哽着，嚅唅说了句：“十四爷……”下面的话都咽住了。

“你说的‘八爷’大约是阿其那吧？”允禩瞥了引娣一眼，他心中的悲悲楚楚只是一闪，旋即恢复了平静，嘴角挂着一丝狞笑说道，“他如今又招惹了什么是非？已经圈禁待死的人了，还是不肯放过么？”高无庸在他目

光的逼视下头也不敢抬，就势儿双膝跪下伏侍允禩穿鞋，下气赔笑道：“爷知道，奴才是个什么阿物儿？这都是国家大事，一句多话也没有奴才说的。爷好歹体恤着奴才就是奴才的福。总之听主子说的，您和八爷不是一例处置。不然，就不会请爷迁进宫去住了。”“我和老八还不一样？真新鲜！”一脸讥讽之容，冷笑一声说道，“大约是一个娘的缘故吧！你传话给皇上，除死无大事。瞧我这身板，比在西宁时候还结实，我吃得饱饱的，养得壮壮的等着上西市。俗语说的‘斩草除根，除恶务尽’，既然下了手，那就一不做二不休。别那么小家子气，只杀八哥他们。杀一个也是杀，杀十个也是杀。留下我，不怕我翻墙跑了，到外头啸聚山林扯旗造反？”

高无庸硬着头皮听他这些大逆不道的言语一声也不敢递腔，直到他说完才磕头起身，赔笑道：“爷就说到天边，毕竟您和万岁一个娘，胳膊断了连着筋呢！万岁不是您想的那个料儿，他想要爷的命，说句不该说的，一壶药酒就断送了爷。这不，我来传旨，皇上说引娣也着实惦记着您，叫她也跟着来，宽慰一下爷的心——引娣，你在这和爷说话儿，我各处看看房子，有漏雨的，该修的没有。”说罢一躬去了。乔引娣已是满脸泪光，缓缓站起身来，凄声说道：“爷，可苦了您了……”嗓子一哽，已软瘫着坐了石栏上……

允禩心里翻江倒海，刹那间，山神庙风雪相遇，贝勒府拥膝操琴，马陵峪凄风苦雨中死别生离的往事一一涌上心头。面前这个女子，在寂寥困苦中给过自己多少温存和安慰，多少个烦恼之夜中她陪着自己或在灯下挑针刺绣，或在园林中对月咏诗，敲棋弄琴……而如今却转而去侍奉自己的死敌雍正！他又盯了引娣一眼，只见她穿着水红纱褂，葱青宁绸裙子下露着弓鞋，蛾眉淡扫微颦，靛涡不笑亦晕，隐然已是少妇，绰约丰姿尤在与自己分手时之上，心里乍然一阵酸溜溜的，讥讽地一笑，说道：“你出落得越发俊俏了。”

“十四爷！”引娣压根没有听出来。这短短的珍贵时间，她也不想说这些，因道：“您瞧着也还好。原来我想着不知道憔悴到什么样子了……还是您想得开。且熬煎着等着灾星过去了……皇上其实也不算坏人，一直在惦记你，总还会有出头的日子的……”

“你怎么还穿这样的服色？”允禩恶毒地微笑着，“我原想你，又怕落了单相思，就全当你死了，看来你活得满得意嘛！不过，雍正也忒小气的，就封不了娘娘贵妃什么的，你这样姿质，还不该给个嫔御名号？我好像得喊你一声嫂夫人了吧？”

乔引娣一下子抬起头来，用惊恐哀伤的目光盯着允禩，轻轻颤声嗔道：“十四爷……您信不过我？我还是原来那个引娣！我没有做对不起你的事！”

“盯着我的眼睛！”

“什么？”

“盯着我的眼！”允禩暴躁地喊道，“不许回避！”

引娣凝睇看着允禩虎虎有神的眼，她的眼神里有诧异、有爱恋、有痛惜，也有忧伤，也有纯真与勇气，但是没有允禩想察觉的胆怯与羞怯。许久许久，允禩垂下了头，一蹲身坐在石栏下的石阶上，双手猛地埋住了头，发出一阵受伤了的狼似的嚎笑：“你——你这贱人！我已经忘了你，你为什么还要来看我，既然对我有情，你当初为什么不死？！啊啍……”几个守候在花厅门口的太监听见哭声，从墙角伸头看了看，又缩了回去。

“十四爷，我来看你，实在想得慌。”引娣的泪水再次夺眶而出，挨身坐在允禩身边，哭着道，“我没有死，是死不成。我也不甘就那么寻了短见。皇上待我很好，没有欺侮我，我觉得还有脸有指望见你……”

允禩擦干了泪，抬头怔怔望着湖水，说道：“指望！我还有什么指望？我原本就不该来，不该生在这帝王家！”引娣惨笑着在他身边跪下，说道：“宁耐些儿熬着……爷还能跳出牢坑的。等你灾星退了，自然还是人上之人。”她一长一短说了自己入宫后的情形，又转述了雍正的嘱咐，又道：“听人说八爷的奴才还在外头乱嚼舌头。朝廷下旨三家的家奴都充流到远处了。万岁说，为了这个天下，真逼急了他，他也只得担上杀弟的名声——十四爷，他是说得出口也真做得到的——你和八爷不一样，何苦搅到那堆里去？何苦硬要背他的黑锅？听听引娣的话吧……我能骗我的十四爷不成？”允禩这才知道外面的情形，雍正为了上下同心求治，决意要彻底扫荡允禩的气氛了。想想允禩平素并不和自己知己，相互提防着，也和皇帝差不多，自己何苦硬要垫在里头替这个八哥拉硬弓？思量着，允禩一腔热血都化作冰水，他心灰意懒地叹息了一声，说道：“人在矮檐下，不得不低头，我也认了！”

“爷这样想，就是爷的福气。”引娣远远见高无庸散着步子过来，心里一阵酸楚，哽咽着道，“爷的辫子松了，我再伏侍一次吧……这一去，不知什么时候才能再见呢……”说着替允禩打开了头发，细心用手慢慢梳拢了，归总儿打了辫子，将自己头上一根蝴蝶结解了替他挽了结，不无依恋地站起身来。

高无庸打心底里叹息一声，慢慢踱过来，向允禩一躬，对引娣道：“时辰早已过了，咱们该回去了。”

一刹那间死一样的沉寂，允禩迟钝地站起身来，引娣向他蹲了两个万福，说道：“奴婢去……去了。”

“还能再来么？”

“要活着，要等……”

“你去吧！”允禩背转了脸摆着手道，“你不要再来了！”

第三十二回 贾道士蒙宠入宫闱 废太子染恙归大梦

乔引娣回到畅春园澹宁居，正是申牌时分，小宫女春燕告诉她皇帝在梵华楼赐筵，和一个大将同席共餐。还说有个山西口音的年轻人，说是五寨县的，在园门口向太监打听她的下落。引娣满心凄楚，又热又乏，起先心不在焉，见说打听自己，才留了心，问道：“他打听我？有多大年纪，叫什么名字？”

“不知道什么名字。”春燕年纪尚在稚龄，迷迷糊糊摇头说道，“大约十六七岁的样子吧，我没见，是双闸口守门的小蔡说的。”引娣问道：“小蔡就没问问他来寻我有什么事？”“问了。”春燕说道，“那人说他姓高，是你邻居，进北京跑单帮，折了本钱，想找你想办法拆兑几个盘缠钱。这种事宫里有规矩，不奉旨是不得见面的。小蔡请示了守门的张五哥，五哥这人你知道，最厚道的，自己出了十五两银子打发那姓高的去了。”

引娣听了呆了半晌，仔细想了想自己并没有姓高的亲戚。自离家七年，日思夜想的就是自己的娘老子，后来卷进雍正和允禩兄弟相斗的感情深波之中，竟冲淡了自己思亲思乡之情。娘的满带愁容的脸在眼前一晃，她的心像猛地被针刺了一下，脸色变得异常苍白。但此时再着急，人已经打发走了也是无法。引娣还要再问，见允祥和方苞厮跟着远远踱步过来，后头还跟着一个黑衣年轻人。她此时什么人也不想见，一句话也不想说，只对春燕道：“我身子不爽，里头歇着，万岁回来只告禀他一声就是了。”说罢抽身匆匆进去，躺在自己床上，辗转反侧思量着，只觉得愈思愈苦，不觉已是泪湿枕衾。

允祥在清楚寺养病，已经三年不出寺门一步，此时出现在澹宁居，所有侍卫、太监宫人皆都新奇惊讶。秦狗儿率着众人一齐请下安去，笑着道：“爷可是大安了，只是面目还清减些，这里的奴才们日日想，夜夜盼着爷康复。阿弥陀佛！总算见爷欢欢喜喜又进来了！”允祥含笑命众人起身，笑道：“你们哪里是想我，只怕是又想打我的抽丰，或者犯了错儿撞我的木钟，在主子跟前替你们说情的吧？”

“想爷也是真的。爷在跟前儿，主子脾性就好些儿，奴才们差使好办也是真的。”秦狗儿顺竿儿爬着奉迎，嬉笑着道，“四川提督岳大帅进京来了，主子的赐筵君臣同席说话，张相和朱相，鄂中堂都在那边陪着。爷想过去，奴才去禀，万岁爷必定欢喜不尽的。主子今早还说后儿是主子娘娘冥寿，要作法事演戏。只怕十三爷赶不得热闹，瞧爷这身子，竟是不相干了！”说罢偷眼看了那个黑衣人一眼。允祥笑着对方苞和黑衣人道：“方先生、士芳，我们就在这等会吧。”贾士芳一笑，说道：“万岁已经筵毕，和几位大人都过来了。”

方苞虽是儒学大家，几次见贾士芳，已知此人确有异能，正犹疑问，果见张廷玉和岳钟麒一左一右挨着雍正皇帝，弘历、弘时、鄂尔泰随在岳钟麒侧畔说笑着踱过来。三个人忙都俯伏在地迎接。雍正只盯了贾士芳一眼，满脸却是笑容，说道：“十三弟，早就说过你在朕前免行参礼的嘛——都进来吧！”允祥三人忙叩头起身，允祥拍着岳钟麒肩头，笑道：“东美大将军真活得结实！打小儿我见你就这模样，现在见你还是老样子，你吃了长生不老药了么？”

“十三爷取笑了，奴才其实也老了。”岳钟麒笑容可掬，“在川时我想着十三爷不定病成什么样儿呢，看来竟是一点也不相干！只是还消瘦，脸色也苍白。爷还得保重啊！”说笑着一齐进殿，又重新向雍正见礼。

雍正心情看上去颇好，吩咐众人坐下，叹道：“今儿真是齐全，就是往常开御前会议，不是这个有事就是那个有病，总有些不尽人意处。东美方才说，四川去岁稻子大熟，是百年不遇的好年景，今年全部换了圣祖爷亲自育出来的‘一穗传’双季稻，估约比去年还要长出一成。他如今兵精粮足，厉兵秣马单等朕的一声号令，就可由青海西进新疆，朕心里说不出的欢喜。”

“四川存粮可支一年军用。”岳钟麒气度雍容，脸上泛着红光，在机子上微一躬身，声朗气足地说道，“奴才身受两世国恩，不敢不用心练兵，今秋新粮下来，再请旨从李卫处调拨一百万石粮，就可移兵西宁，来春草肥击鼓西进。策零阿拉布坦一隅跳梁，挡不住我天兵一讨！”

“今天不议军事。”雍正笑了笑，接过春燕递过的热毛巾敷在左颊下，说道，“朕实想不到十三弟竟尔康复，如此神速真出人意外——十三弟，这位想必是贾先生了？”

贾士芳是随着众人“赐座”坐下的，早已觉得不安，听得皇帝问及，就势儿跪了，叩头道：“道士草野黄冠，圣化治道之余流，焉敢谬承‘先生’！皇上过誉了。”

“嗯。”雍正不冷不热地一笑，说道，“只要有真本领，那又何妨呢？你的道号？”

“贫道道号紫微真人。”

“好大的名字！”

贾士芳连连叩头，说道：“贫道自生人世命犯华盖，父母有缘得遇异人，以《易经》演先天之数点化，如不从道，克尽我家七百老小性命，自身潦倒沟壑穷死为饿殍。如若舍身三清，则为紫微星前执拂清风使者。三岁即上江西龙虎山，斩绝人间禄籍，我师娄真人为我取号‘紫微’，贫道虽有些许小术小道，其实盛名难副。常自内愧，畏命敬教，从来不敢自称这道号的。”

“那个替你推造命的是什么人？”

贾士芳头在水磨青砖地上碰得山响，却不言语，雍正知他不愿说，叹道：“既不能说，敢就罢了。你很有些神通，治好了不少人的病。李卫的喘病，怡亲王的痼疾都大有起色。他们都荐你是有道之人。”贾士芳舒了一口气，说道：“那是十三爷，李大人自身祖德自身修为，又托了皇上齐天洪福，贫道怎敢贪天之功！”

岳钟麒原是赐筵后随同过来谢恩的，因雍正说“不议军事”，就有点坐不住，见是话缝儿，忙伏身叩头道：“奴才营务里有些细事，六部里还要走动走动。主子没有别的事，奴才要告退了。”雍正笑道：“我们不误你的军机。你去吧。有些事弘历也作得主的，就不必一一奏朕，有见地不一的要商酌着办，不可掉以轻心！”岳钟麒自叩头辞了出去。

“不过，朕还不能全然信你。”雍正倏然间敛去了微笑，又对贾士芳说道，“既然朕自己‘齐天洪福’为什么常年身热不退，困倦难支，且下颏上常出微疙瘩久治不愈？衡臣，你相信这些道术么？”张廷玉手一摆，极干脆地说道：“老臣不信。”

贾士芳双手据地，仰面凝视着雍正，又看了看张廷玉，说道：“贫道初觐天颜，胆气不壮，皇上若能赐酒一杯，贫道可立解皇上病楚。”雍正大喜，忙命：“高无庸，叫引娣端一碗酒来给他壮壮胆气。”

说话间引娣已经出来。她原在自己房里躺卧着，满心凄楚无以自遣。春燕墨香几个丫头都进来说外头进来个能未卜先知的活神仙正和皇帝说话，拉拉扯扯一块儿到西隔栅处偷看偷听。听见传唤，引娣忙在隔栅后倒了一小杯酒，双手捧着袅袅婷婷送到贾士芳面前。贾士芳看见她，怔了一下接在手中，咕咕一饮而尽，定神又看看雍正君臣，说道：“万岁恕贫道质直。紫禁城、雍和宫中都有戾气不散，似有不得血食之怨鬼作祟，戾气冲犯中央土星帝座，自然于龙体有碍。以祭奠血食发送，元神不损，自然就康复了。”

“怨鬼？戾气？”雍正皱着眉，死死盯着贾士芳，“你说详细一点。谁冤杀了人，又是什么样的人？”贾士芳摇头道：“贫道术数有限，天眼法力有限，不能详细。万岁只要思量一下就知道了，驻驾紫禁城，不如在畅春园安宁，在畅春园，又不及承德，承德又不及奉天。若是如此，贫道说的就不假。”雍正微微仰着脸想想，似乎确实是这样。正要再问，张廷玉笑道：“大内紫禁城自前明至今数百年为帝尊宴息起居之地，冤杀的人还少了？道士说的大实话，真可笑！”方苞也是格格地笑，说道：“‘戾气’大约就是所谓的‘阴’气了？数百年古屋老殿，焉得没有点阴气？”

贾士芳知道，不显本领，终究难使这些人信服，因道：“二位大人诚然说的是，皇上，您现在颏下的微疙瘩怎么样！贫道当场为您疗治。”雍正将热毛巾取下，摸了摸，说道：“这疙瘩起来又有五六天了，吃药热敷，再有十几天也就平了。”贾士芳低头喃喃吟诵几句，没有再和雍正交

谈，却对张廷玉笑道：“相爷和方先生都是正统儒学，识穷天下。岂不知大道渊深，焉在口舌之间？方先生您左臂骨上有一骨刺，每隔半月疼痛不能举臂，可是有的？”

“有的。”方苞一下子睁大了眼。

“张相爷，您的长公子前年骑马颠下来摔伤，右腿行走不良。”贾士芳平静地问道，“可是有的？”张廷玉笑道：“这事知道的人多了，不足为奇。”贾士芳笑道：“您可派人现在回去瞧瞧，贵公子的腿已经行走如常！”

张廷玉一怔，笑道：“谁听你这牛鼻子胡说八道！”雍正却道：“是真是假一看便知——高无庸，你亲自骑快马去看，立即回来奏朕！”

“喳！”

“这是张相爷家务处置有舛天和之报。”贾士芳冷峻地说道，“张相好生回顾，有没有不仁不慈之处？”

张廷玉心里轰然一声：这何待“好生回顾”，他的二儿子张梅清随他来京，私地和一个青楼歌伎要好，被他发现，打得死去活来，女的也自触而亡，多少年想起来自咎于心痛楚悵惘。此事极为隐秘，竟被贾士芳一语道破。张廷玉一时竟呆怔无语，贾士芳笑道：“请皇上再摸颌下，请方先生再摸摸骨刺，看看如何？”

雍正和方苞原已看呆了，此时惊醒过来，下意识用手触摸患处，都是平滑滋润——居然在顷刻之间，患处消逝得无影无踪！

“真有神仙？你真的是神仙？！”雍正大吃一惊，嚙然起身悠了几步，但觉心明气爽，望着这个不可思议的怪人，半晌才问道，“那方先生又是因什么得病呢？”贾士芳叹道：“方先生乃是一代文星，他要乡居著书，谁给他难受？他已坠入尘俗纷争之中，有了名利之心，机械阴谋为鬼神所忌，只是无大恶，所以小示惩戒而已。”

方苞心中此刻感慨万千，自己弃文从政，身为天子布衣师友，虽然只挂了个侍郎衔，其实已是权柄不下枢相的熏灼重臣。自康熙晚年进京，在诸阿哥党争之间帮皇帝出谋划策，各方周旋，说个“机械阴谋”也真不是冤枉了他。思量着喟然一叹，说道：“贾道长言之不谬。我身处其间虽然为难，也只能勉从圣命，这是不得已的事。”

“这毕竟都是小术小道。”雍正陡地起了一个心念，说道，“三清大道，宗旨也是济世救人。如今数省天气亢旱，各处祈雨无效，你既有通天彻地之能，能否祈雨来，此一功德，天地必定鉴谅！”

贾士芳怔了一下，叩头道：“皇上此一念之仁，上通九天下彻三泉。何必祈雨？雨已经来了！”

所有的人都一下子将目光转向大玻璃窗。众人隔窗望去，依然骄阳似炽花树明艳，朱轼不禁笑道：“这个玄虚弄得过分——”话没说完便听西边极遥远的地方一声响，极似一堵高墙突然坍塌，“轰”然一声雷响，撼得大地都微微颤抖。便听远处传来太监们惊喜的吆呼声：“雨来了，雨来了！好黑的云……”雍正嚄然而起，亲自挑帘出外，站在澹宁居丹墀上极目西望，只见远在天边沉沉一线浓云如墨，漫漫雾霭冉冉而起，中间一带一团蘑菇似的黑云被阳光镶上一层耀眼的金边，涌动着，翻滚着，似乎缓慢又毫不犹豫地愈升愈高。隐隐间传来车轮子碾过石桥样的雷声。雍正见园中大小太监乱成一团，忙着搬运晾晒着的草苫被褥木榻等物，招手叫过秦狗儿命道：“告诉他们，所有晒在外边的东西一律不许往屋里搬！”

“万岁！这雨来得不善。”

“放屁，这雨来得最善！”雍正厉声喝止道，“所有太监全部出屋子，不许避雨，衣服不湿透不许回屋里！”雍正说罢转身回殿，却不过东暖阁来，只招手叫过引娣，命她端水来盥手，拈着香喃喃祷祝几句，这才满面笑容过来，说道：“贾道长，了不起！”贾士芳顿首叩头说道：“这是皇上的洪福善愿上格于天；这是天下百姓熙然向化王道祥和之气凝，确与贫道无干。”“能医病祛邪，能未卜先知，即是非常之人。”雍正笑道，“道长且回白云观。朕随后就有恩旨！”

贾士芳去了，此时已是漫天漠漠浓云，轰鸣的雷声中凉风习习，“刷”地一阵铜钱大的雨点扫过又停下来，接着又是两次，已是大雨如注，殿宇中已变得黄昏一样晦暗。

“皇上，”淙淙大雨打得竹木一片山响声中，朱轼说道，“贾士芳乃是一个妖人，绝非善类，皇上万万不能重用！”

天上一个明闪，旋即殿中不复晦暗，紧接着便是爆竹在闷罐子里响似的雷声。所有的人心里都是一缩。朱轼在雷雨声中语调显得异常从容安详：“皇上笃信佛释已是不该，如今又信黄冠，更是不应。这些小信小惠春秋以前何尝没有？唯其不是修治天下生民生业的大道，所以圣人弃置不论。所以后世贤人如董仲舒者毅然罢斥！”他话音刚落，允祥接口道：“朱师傅，您说的很对。但不能重用，不是不用。他现能治病，也许是天意让他来为皇上疗疾的。”朱轼沉静地说道：“十三爷，既用又不能信用，我说的不过是警惕防范而已。”

“奴才从侍圣祖时，圣祖爷也训诲过这事。”张廷玉吁了一口气，“先贤伍次友老先生曾谏圣祖：天设儒释道，以儒为正统，譬如五谷养生育人，释道譬如药石，可以小术辅佐治道。至于以术数符令通幽鬼神，又等而下之。像贾士芳之流，即使人主有用他处，可视为俳优太监，阿猫阿狗之类，即无大害了。”

雍正扶着自己已经平滑的下巴，望着窗外的大雨只是沉吟，方才一

心要贾士芳主持天下道篆的心已经凉了下來。鄂尔泰在旁又道：“奴才以为朱师傅张廷玉讲的都是正理。说实话，方才奴才也为贾士芳道术震惊。细思可虑处更多。他参透天机，能治病救人固然是好，但能予之必能取之。能治人病，难道不能致人生病？请皇上留意。”

“医家所谓牛溲马勃败鼓之皮皆可入药。”方苞笑道，“他如今现能为皇上治病却苦，就是有用之人。诸公的话我也同意，戒备一点是该当的，但也不可疑虑太重，杯弓蛇影反而吓了自己。就安置在长春宫原来丘处机炼气那处宫院，用得着叫他，用不着他就去自行修炼，相安无事有何不可？”

雍正的心松弛下来，笑道：“就照灵皋先生的办吧。就算御医一样养起来也不为无益。”因见引娣一直发呆，问道：“引娣，你怎么了？”乔引娣一个惊怔回过神来，双手合十道：“阿弥陀佛！大人们的话我不懂。我死也不明白，贾神仙这样的人会没有用处？天下这么大，哪里闹旱灾，哪里闹涝灾，就请他作法下雨，退洪水，不就年年丰收，省了皇上大人们多少心呢！”雍正笑道：“要是念几声咒就天下太平四海丰稔，皇天还要降生什么天子君臣，何必设这么多文官武将白吃闲饭？”

一语说得众人都笑了。雍正正容说道：“不管怎么说，有这场喜雨，省了我们多少心，几处遭旱灾的府县，用不着预先想着调粮赈灾的事了。不说这个贾士芳了，有几道诏谕要立刻明发。趁你们都在，弘时先说说，大家参酌一下。”弘时和弘历从侍在雍正身后，从康熙传下来的规矩皇帝与大臣一处说话，阿哥们不奉旨不能插言。所以贾士芳演法时他们尽自惊诧，都忍住了没有说话。只是弘时对贾士芳这一手本领倾倒得神魂迷离，只顾自己想心事，后来大臣们议论的话都听得断断续续，听雍正点自己的名才收回神来，一躬身说道：“是。”又怔了一下，才道：“一件是阿其那塞思黑和允禔，还有隆科多的罪，六部和外省——除了两广和福建的折子没到，西藏蒙古例不参议外——都已收齐汇总。阿其那是结党乱政图谋不轨二十八大罪。隆科多大不敬罪五条——私藏玉牒，自比诸葛亮，还有将圣祖手书赐字贴在厢房里。欺罔罪四条，淆乱朝政罪三项，奸党罪六条，不法罪四条，贪婪罪十六条，共计是四十一大罪，既已汇总上来，处分的旨意不宜拖得太久。”

“这不是一回事。阿其那做的是皇帝梦，隆科多做的权相梦。”雍正笑道，“弘时理得不清爽，说的也还明白。你们看该怎么办呐？弘时你自己是个什么主张呢？”弘时扫了众人一眼，说道：“王法无亲。既已交部议处，只能按大清律办。阿其那图谋不轨，觊觎帝位，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按律即应凌迟处死。隆科多欺罔乱政奸妄不法，但尚无篡逆显迹。腰斩之刑已废，应绑赴西市明正典刑。但儿子思量，几个人固然罪不容诛，到底都是天家骨肉，皇亲国戚，皇上仁德戴天遮地，可否略从缓减，将阿其那塞思黑和隆科多置斩立决，允禔令其自尽，既合国法又顾全亲情。”

他声音不高，但说得斩钉截铁，有理有据有情，殿中人人都是心中

一凜。此时外间风雨更大，满院竹树在黯黑的天穹下摇曳婆娑，像有无数鬼神奔走舞蹈，更增了殿中诡异阴森之气。一阵捎带着雨星的凉风透窗袭进来，连雍正都打了个寒噤。

“恐怕重了一点。”弘历双眉枯在一起，凝神盯着殿角，“阿其那觊觎帝位固然是情实，但我觉得还算不上显迹。圣祖爷在位时他们是皇子，即有非分之想，也还有情理可据。如果穷治当年的事，在朝大臣不知还要卷进多少。儿臣以为可以界分一下。圣祖朝的罪治他结党乱政，雍正朝治他不尊皇纲无人臣礼的罪。至于隆科多，不过是个擅权奸佞，念其在圣祖晏驾时是托孤重臣，高墙圈禁起来，以为人臣结党鉴戒也就可以了。这是儿臣刍蕘之见，请皇上圣明烛照。”

弘时却是一心要置这几个人于死地：允禩固然已经得罪到了死处，隆科多更是手中还捏着自己不少的把柄，活着都是自己心病。因此，弘时不紧不慢地反驳道：“在交部议处之前，这几个人其实早已抄家软禁。如若无须重处，根本不用交部。现在万口一词，又有煌煌明诏，如果不温不火又放下来，群下以为朝廷只是虚声恫吓，难以杜绝党援营私之风。四弟，这也很可虑的。”

“交部议罪也是处分。”弘历笑道，“允禩党众早已离散，根本无力撼动朝政。只是他们惨淡经营数十年，私恩小意儿结交人心，有些人尚识不透阿其那伪善面目而已，这一番议罪也使不少人看清了他们。教而后诛，留点余地还是好的。”

“你说这是不教而诛？这置父皇于何地？”弘时腾地红了脸，“我倒弄不明白你了。孔孟的书写出几千年了，他们没有读过？”

雍正见弘时动了意气，不禁一笑，说道：“这是议政嘛。朕听你两个说的都是循着道理说的，何必这么躁性。祥弟，你看呢？”允祥素来看他兄弟不分轩輊。他自己饱经沧桑，雅不欲以垂死之躯再卷入阿哥纷争中，但弘时这次驱赶三千犯罪家奴远戍，自己近在咫尺，竟连个商量也没有，难免多少有点嫌心。因笑道：“这几个人都已经是笼中鸟、落水狗，处死他们和踩死一只蚂蚁一样容易，窃以为皇上初衷，不过让百官议他们该当之罪，让他们在光天化日之下现出丑形而已。杀不杀的，只要这一条收了成效也就够了。”

“弘时这番留守北京，诸事都办得好。办得最好的一件事就是赶走了阿其那的三千残余党羽。”在轰鸣的雷声中雍正的脸忽明忽暗，“因为这些家奴虽然没身份，却有工夫。天天造谣生事，装可怜相替他主子招摇过市，搅得北京没一天不出谣言。这还在其次，有些个官员离了这个‘党’不能活，阿其那只是改了改名字，照样前呼后拥，照样养尊处优，就下不了这个狠心与‘八爷党’分道扬镳——因为他还带着侥幸心，心里还多少有点指望嘛。所以放逐令一下，铺天盖地弹劾奏章也就上来了。”

鄂尔泰边听边想，他觉得雍正对弘时此举效用估量得过高了。因从容奏道：“皇上，这些奏章有真有假，有的倒戈一击不过是投机转舵，其人品实不足取。请万岁爷圣鉴！”

“有时假的也是好的，大致好就成了。”雍正缓缓说道，“过去说‘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知府俸禄一年百把两，三年哪来十万？还不是从耗羨里抠出来的？如今耗羨归公，最冲要的肥缺一年也就五千两养廉银子。他们各地上表都说是‘沐浴皇恩，竭诚赞同’，其实天晓得鬼知道他们心里怎么想！朕看十停里头，假的倒占九成——你剥了他八万五千两嘛——这层纸不要捅破，捅破了都成‘真’的了。可什么事也做不成了。”他呷了一口茶，自失地一笑，又道，“一床锦被遮盖些，不过如此而已。比如夏天，有时就是扒净了衣服也还是热。但街上并没有赤条条一丝不挂的行人。照样有衣冠楚楚的，至不济也有条短裤。明知穿上是‘假’，还是不能不穿。这就是人！”

雍正正长篇大论说真道假，一转脸见高无庸在隔栅边翕着嘴唇似乎想说什么，便问：“什么事？”“二爷——允初不中用了，还没咽气——太医院的人陪着他身边侍候太监都来了。”雍正怔了一下，果见两个淋得水鸡似的人站在殿门口，因道：“进来吧。”不等二人报名行礼便问道：“允初很不好么？”

“前七天头就报了病危。”那御医冻得嘴唇乌青，磕头回道，“太医院去了三个医正给亲王爷看脉，昨天夜里气拥神昏，三焦不聚，已有离散之象，左脉尺浮、关滑、寸芤；里脉尺伙、关穠、寸微几乎不可扶。皇上知道，这府会太仓、藏会季肋、髓会绝骨……八会绝而不通，更兼着——”他还要往下唠叨，雍正不耐烦地一摆手止住了他，阴沉着脸道：“你是显摆能耐还是报说王子的病？到底现在怎么样？”御医吓得浑身一抖，连连叩头道：“回万岁爷，王爷已经到了回光返照的光景儿，只在两个时辰上下了……”

雍正点点头，又问太监：“你们爷有什么话？”太监忙叩头道：“王爷只是流泪看两个世子，没有嘱咐的话。指着柜上平时抄的经书吩咐奴才说，‘我死了，你把这些经书转呈皇上，皇上是佛爷转世，最爱这个的。’……”说着便拭泪。

“二哥……”雍正轻声念叨了一声，已是潸然泪下。几十年恩恩怨怨离合合风风雨雨一下子涌上心头，潮头一撞，又缓缓回落……听到允初末路语，雍正只觉得五内都在沸腾，满腔都是悲酸的往事，他拭了一把，泪水紧接着又涌了出来，只是怔着不出声。满殿人俱都神色黯然。乔引娣自入宫，每日见雍正不是批奏折就是见人，虽也嬉笑怒骂，却是严刚多于温存，从没见过雍正伤心到这份儿上，当下也不言声只拧了热毛巾递给雍正。雍正揩了一把脸，抽咽着气问允祥：“二哥早年的太子鸾驾，现在还在么？”

“回皇上，都在毓庆宫封着。”允祥却不像雍正那样难过，从容一揖

说道，“不过年代久了，有的地方拔缝，得修理一下才能用。”雍正道：“现在是要安慰二哥的心——高无庸，传旨给毓庆宫，立刻启封，把銮驾抬到允初那里，点上灯摆开，一定赶在他咽气前叫他亲眼看见，传话给他，就说朕的旨意，他身后朕仍用太子礼发送！”

“喳！”

“快去！”雍正断喝一声，“一个时辰办不下来这差使，你的寿限就到头了！”

“喳！”高无庸脸色苍白，趴下磕了头，几乎连滚带爬地出了殿。

雍正沉吟了一下，叹道：“朕不能亲自去了。一来见面彼此更伤心，二来不愿他以臣子身份死在朕面前。本来弘历去一趟最合适，因还要商议岳钟麒的事，弘时去走一遭吧！”

“儿臣遵旨！”弘时听雍正话音，似乎更看重弘历，但转念又想，自己乃是代天子亲临，这身份也不寒碜，因一躬身说道，“儿臣一定好生抚慰，可否说一句，‘请二伯伯静养珍摄，早点用药也不是不能指望的。皇阿玛说等二伯伯康复，还要召您到西山品玉泉’，这样更能慰藉他临终之心。”

雍正听着，脸上竟泛出一丝笑容，说道：“很好，就这样，你快去吧！就在他身边侍候着，有什么遗言带回来就是。”

“是！”

弘时出殿，看看风雨如晦的天色，吁了一口气，披了油衣，急步消失在雨幕之中。

第三十三回 雍正帝苛察论人心 诚亲王政暇娱邸邸

雍正目送弘时出殿，回到御榻上盘膝坐了，一时间仿佛老了许多，垂头忡怔，似若不胜凄楚。张廷玉叹息一声说道：“昔年允初为太子时昏庸无能不忠不孝，先帝多方教正，两立两废，仁至义尽无以复加。老奴才都是亲见亲睹的。皇上全孝全悌，为臣子竭忠尽智辅佐太子，为帝君善保全养允初，且从来没有以君臣之礼加于允初。自古帝王废黜太子，或鸩或杀绝无好下场。允初以天年善终，于圣化沐浴中归心向佛，是下场最好的。皇上，您已尽了心，他年过天命，也不为寿夭，大可不必为此圣躬伤怀。”雍正这才回过颜色，勉强笑道：“衡臣这些话实在。朕也不全为悼痛二哥，回想起来天命如此无常，心里不免栗栗戒惧而已。就朕几个兄弟而言，稳坐了太子位三十九年的，翻落在地；拼了死用尽心机想当皇帝的，偏偏一败涂地。朕一心一意要为个天下第一闲人，偏偏做了第一忙人。上天偏把这至苦至累至操心，朕至不愿担当的大任擢在了朕的肩头！这是从哪里说起？”

“皇上。”张廷玉在军机处还有一大堆事务要料理，知道雍正一说起“当皇帝苦”就没个完，忙道，“皇天无亲，唯德是辅，真正是加减乘除，一毫不爽！阿其那无德无量，卑琐阴微，落得今日下场，正是他作孽结果。依奴才见识，群臣既已议了他的罪，且把案子放一放，看还有没有新罪。即便是塞思黑，若有一线生机，奴才以为也可开一线之明。此至恶至险之徒得以苟延残喘，于后世子孙也可立一个警戒榜样。若其冥顽不化，继续作恶，祭告太庙祖宗，诛之以谢天下，也不为不可。”婉转之间，张廷玉已经将议题拉了回来，连方苞也不禁佩服，暗思：此人宰相之智，清明在躬，确到了炉火纯青地步了！雍正无可奈何地叹息一声，说道：“就依衡臣意见，各部还可以议，折子还可往上递，案子处置往后放放。朕已经容了他们一百次，一百零一次也无干系。塞思黑处胡什礼奏来，他病晕不思饮食，阿其那沅稀不能进食。二哥这样，大哥疯了，想起兄弟零落到这份儿上，朕实不忍再取老八老九他们性命。”

“但朕也不以杀他们为讳！”雍正眼中的温柔只是一闪而过，看着太监们燃烛挂灯，他倔强地又昂起了头。“朕不指望阿其那塞思黑和允禩‘回心向善’，但盼他们不要怙恶不悛。这里放一句话给你们，朕要么就保全他们寿终正寝，要么就是俯允众议明正典刑。他们一定为非，后世说朕如何这样那般是非，朕也满不在乎！”

在场的王公大臣其实没有一个主张杀掉允禩等人的，至此才都略略放心。鄂尔泰说道：“既然暂不处置，对外还要有个交代，奴才以为圈禁也是一流，高墙之内，想为非作歹也是个不成。家奴既已发遣，断没有叫返回的理，可由内务府拨人照料。”他顿了一下，见雍正点头不语，知道没有不妥当之处，因又道，“既然暂不处置阿其那他们，隆科多似也可

勉以宽典……”

“隆科多的事不要提他，朕听到他名字就恶心！”雍正厌恶地说道，“张廷玉草诏，隆科多身为先帝遗臣，有托孤之重，如何不精白乃心忠诚事主，乃敢植党擅权，贪婪不法，乱政欺君？！着他永远圈禁，遇赦不赦！”

“喳！”

“至于李绂。”雍正呷了一口茶，凝望着窗外风雨晦色，说道，“你们看怎么处置？”

方苞轻咳一声看了看张廷玉。李绂是张廷玉最得意的门生，举朝人人皆知，张廷玉此时只有尴尬回避，雍正见众人不语，笑谓张廷玉：“衡臣，你不要为此不安。你素来持公待人，并不袒护门生，别说是李绂，张廷璐是你弟弟，伏法腰斩，也没累及你一根汗毛。你有什么见地只管说，不要有所顾忌。”

“李绂素来守正，在职清廉自隅。他出事，很出奴才意外。”张廷玉说道，“田文镜励精图治，大刀阔斧推行新政卓有政绩，李绂或者有些妒忌？奴才实在想不透这个人这件事。奴才一向这样看，李绂、杨名时、孙嘉淦像是一路人，都是有忠心，肯办实事，但墨守历来成规，不赞同皇上诸般的新政举措，没有想到里边有结党情事。就现有的情形看，说他呼朋招友共谋谗害田文镜，似乎也还证据不足。奴才的心皇上最知道，再不敢有丝毫欺隐的。”雍正微笑道：“既然连你都瞧不透，可见此人深不可测。你举这三人，朕看并不是‘一路人’。杨名时是一泓清泉，孙嘉淦像一道瀑布，君子心性一望可知。李绂在朕面前说话圆润，观望朕的喜怒，在你面前不知如何。三个人看似‘一路人’也确有相仿之处，都有好名之癖。李绂攻讦田文镜，貌似堂堂正正，其实是见田文镜得罪的人多了，行事猛进不留后路，料着没有好下场，所以他就先奏一本，料着朕对他自己信任，绝无后患，成则收功，败则收名。朕就是瞧透了这一层，十分厌了他！”

一千臣子听着雍正解析李绂，一边和自己素日印象比照，都觉得雍正的话有道理，但挖剔得太深，一点余地也不留，又似乎太苛。有这番诛心之论，李绂就绝非“纯臣”，只是个功利之徒而已。但李绂廉隅清明、守正敢言是天下共知的，单凭着“观望风色”四字入人于罪，那就太过分了。乔引娣也见过李绂两面，原是觉得这人儒雅知礼，说话从容得体，风度十分凝重，印证雍正的话，忽尔觉得“似乎是”，但更多的却是不解。她听人说雍正细心刻苛不知多少次，一直留心体察，今日才算真正领教了。不禁暗想：“李绂这样人在百姓眼里要算好的了。这么着鸡蛋里挑骨头，天下还有好人么？”正思量着，鄂尔泰道：“皇上说的，奴才仔细思量，李绂确有这毛病，但依此议罪，似乎证据不足。就是胡什礼说的，李绂要加害塞思黑也是一面之词。李绂是国家大臣，轻而罢黜治罪，中外震骇，其实无益，请皇上圣鉴。”“朕岂是‘轻易’入人于罪之昏

君？！”雍正脸一下子拉得老长，冷笑一声说道，“鄂尔泰你这话本就欠思量！胡什礼与李绂素无怨隙，他密奏这件事时，田文镜的折子还没有递进来，以朕素日器重李绂，胡什礼怎敢凭空捏造李绂有罪？”

“胡什礼也许自己没胆量，”鄂尔泰面不改色，“借李绂探听圣上意旨也未可知。”

“现在说的是李绂，想必你与胡什礼有什么瓜葛？”

“奴才不认识胡什礼。但李绂事连胡什礼，奴才的意思不能只听一面之词。”鄂尔泰免冠连连叩头，口气却毫无容让，“案情不明先审后断，乃是常情，阿其那塞思黑那么大罪，尚且慎重典刑。李绂的案子何妨也放一放，再看一看？”

雍正“砰”地一声拍案而起，脸色涨得血红，已是勃然大怒！戟手指着风雨如磐的院外大喝一声，“你这个忠臣给朕滚出去，晾晾风儿醒醒神！”

“喳！”鄂尔泰恭谨一叩头，又看了一眼暴怒的雍正，低头趋出殿外，就在丹墀下雨地里跪了下去。

谁也没有想到君臣好端端正在议事，雍正会突然发火。乔引娣更是惊讶：这个鄂尔泰从来不凉不热，极寻常的一个人，会突然和雍正顶口，一时间谁也没有说话。只听院外唰唰的雨声不绝于耳，间或滚动的雷声，震得人一阵阵心悸。弘历最是伶俐心思，料是雍正因不能重处允禩心里窝火，李绂的事也不得众人拥护，因此拿了鄂尔泰出气；方苞张廷玉他们和鄂尔泰意见一致；允祥身为皇弟，久病不能参政，乍然间难以说话——正是用着自己的时候，因顿了一下，弘历赔笑道：“阿玛，您素知鄂尔泰的，昔年阿玛在藩邸，他不过是个兵部司官，就顶过阿玛，阿玛很看重他这一条的。他无论如何也是一片忠君的心。您瞧外头这雨，淋得久了要生病的。”

雍正粗重地喘了一口气，回过神来，缓缓说道：“叫他还进来。”他显得十分困倦，抚着剃得趣青的前额，又加了一句，“叫太监拿身干衣服给他换上。”转脸又问允祥：“老十三，你觉得李绂如何处置为好？”

“李绂这样的人是最难处置的，”允祥几年来从没有这样劳神过，显得有点气促，脸色又变得苍白起来。“难就难在他确实不是赃官奸臣。同声同气的官员多，鱼龙混杂贤愚难辨。恰恰弹劾田文镜的头面人物又多是他的同年，这就难逃结党攻讦之嫌。人主御下，使各取其长弃其短而已。臣弟以为无论坐实他欲杀塞思黑的罪还是联络科第同年讦告田文镜的罪，都可以作定讞。暂时搁置一下，也是一法。”

雍正听他说得委婉，仍和众人一致，皱眉想了半晌，扑哧一笑说道：“看来有些事，虽然是人主也不得自专随意。就照这么办，但今日会议这些话，无论谁不许泄露，不然，朕必要真的‘自专’一次，诛之以正

他欺君之罪！”因见鄂尔泰更衣进来，又笑道：“老西林^[35]又回来了！好歹淋的时辰短，不妨事的吧？你总不至于有怨心的。”

“方才奴才言语不谨，也不为无罪。”鄂尔泰换了一身干燥蓬松的宁绸袍子，乍从雨地里回来，反觉身上十分舒适，雍正几句温言抚慰，打心里都暖透了，连连叩头谢罪，“奴才其实惫懒。盼皇上查其证听其言。但只于国事有益，何得畏惧这点子雨？！李绂——”

雍正一摆手止住了，“李绂的事已经议过了，朕听你们的意见。明天发旨叫胡什礼回京，有的事对证一下再作处置。”他仰脸看了看天，笑着对允祥道：“你刚刚好一点，本来说见见就打发你歇去的，议起来就没个完。你这会子脸色不很好，外头仍旧是疾风骤雨，不必急着回清梵寺，累了就在这安乐椅上歪歪。把岳钟麒的事安排定，他们跪安回去，你等雨小一点再去，成么？”允祥看了看那安乐椅，真想舒舒展展躺一会儿，却摇头笑道：“谢皇上关爱，臣弟还挺得来。这都是皇上驾车奉天，京里积的案子，处置得不好，臣弟也是有责任的。”

“岳钟麒这次来京是奉了朕的密诏。”雍正面容严肃如对大宾，“六部里除了户部尚书蒋锡珩，别的人都不知道。如今策零阿拉布坦的使臣根敦现在北京，弘历已经买通了他的一个随从，阿拉布坦患了炭疽病，性命只在半年之内，他之所以派人来讲和，就因为部落之间不稳，这里头还连带着西藏和喀尔喀蒙古。我天兵进讨准噶尔，还要防着西藏有变，断我归路，也要防着喀尔喀蒙古台吉坐收渔翁之利。说起这件事朕心里就生气，允禩在康熙六十年进驻拉萨，小胜即止，纵敌逃逸，罗布藏丹增又在年羹尧眼皮子底下安然逃走，其实准噶尔部实力并没有大损。说难听一点，他们拉屎不揩屁股，养虎遗患，为党争小利忘社稷大义，殊堪痛恨！”雍正每当说到这些事总有些控制不住，朱轼眼见他话匣子打开，抖落不尽地又要数落允禩年羹尧。众人正自担心，雍正瞥眼看见允祥疲倦不堪的神色，已是话归本题，“现在不讲细务，朕安排一下，根敦来京，朕暂不见他，朱师傅来和他周旋。兵事不论，只在一个‘礼’上做文章。”

“好！”朱轼笑道，“皇上的意旨老臣明白，他不伏首称臣纳贡，老臣就和他泡上了。”弘历道：“朱师傅，您只管和他们磨，磨到策零一命归西，我们什么都准备好了。”雍正点头道：“就是这个意思。伏首不伏首，这一仗非打不可，打伤他的元气，再真正和他们论道讲礼，也才真有平安可言。”

几个大臣这才明白雍正的真正意图，不觉兴奋起来。鄂尔泰道：“圣祖爷晚年虽有小胜，打得不解气。年羹尧虽然打赢了，斩草未除根，令人想起来就难受。这一次一定灭此朝食！”“这事是宝亲王爷全局统筹，”张廷玉道，“需用什么，只用跟奴才打个招呼，军机处全力操办。”方苞笑道：“臣是个散轶大臣，可以为岳将军专办粮秣供应。”

“细务不能详议了。”雍正笑道，“弘历和岳钟麒已经谈了几天。西边

作战，运上去一斤粮要耗二十斤粮，这自是最要紧的。当务之急要选兵，河南山东山西三省营中要选出六千精壮军士，不但弓马熟练，还要会放鸟枪，准备西征做前锋。但这事不能明着操练，兵部也不能派人去选。军机处下个签子，不拘什么理由，赶紧办了个差使！”

张廷玉忙躬身道：“这个容易。热河、京师善捕营调动一下防地，给各省下令精选士兵补充京师防务，神不知鬼不觉就办了。”弘历在旁道：“还要一万方木料，户部兵部征集都有不便，也请张鄂二相急办，又要秘密，又要快。”“要木料，这么多？”鄂尔泰怔了一下，旋即笑道：“征集容易，只是要好借口。”雍正说道：“畅春园要扩大一点。朕意在园北再建一座圆明园，可以用这借口以民间征集。”

“这个……”朱轼迟疑了一下，“车马宫室建造，例从内府支付，公开征集动用藩库银子，有累皇上名声，御史们难保不说话。”

雍正细碎的白牙咬着，笑了笑说道：“圣祖爷扩建了畅春园，又在热河造避暑山庄。朕总也有老的一天，也要颐养天年，这点子小小供奉，御史们要说什么，只管叫他们狂吠，朕不理睬。”他一摆手，“今儿实在会议得见长，有累了，道乏吧！”

天已将近子时了。风呼雨啸整整两个多时辰，雷电虽然像不知疲倦，一个劲地还在咆哮，但那雨势却明显减弱了。黯黑得锅底一样的天穹浓云仍旧压得很低，一阵急一阵缓，极有耐心地向亢旱已久的大地上洒着冷涩的雨水。

弘时的轿夫们拖着疲惫的步履，抬着他返回鲜花深处胡同。这里是北京王府麇集的地方，并没有民居，每隔里许地都有一座巍峨的王府，高高的仿宫墙棋格子一样齐整，划出一条又一条逼窄的小胡同，即使这样的雨夜，也时而能见到善捕营巡夜的兵士，举着灯笼绕各胡同巡弋。一天的奔忙，坐在轿中的弘时已被颠得昏昏欲睡，忽然雨幕中隐隐约约传来一阵细细鼓乐之声，隔轿窗望时，只见一片灯光明亮。弘时迷迷糊糊伸出头问道：“怎么抬到戏园子来了？”

“回王爷，”随行太监忙凑近轿窗，赔笑道，“这是庄亲王府，不是戏园子，再往前隔两家就是咱们王府。”弘时不禁一笑，他的府邸如今还没有赐匾，只是个贝勒府，下人们自他封王，已是顺口就改了。他顺灯光看去，果见康熙亲书御匾矗在五楹抱厦正中，因用脚一顿命住轿。探身出来，立刻就有人将一件油衣披在他身上。热身子被飘飘洒洒的凉风冷雨一激，陡地打了一个寒颤，弘时立时睡意全无。因笑道：“我们那边忙死，十六叔还有这份闲情逸致！人和人没法比。”

弘时一边说，鹿皮靴子淌着潦水过来。王府太监们都坐在门洞里边，见他进来，都吓了一跳，领头的王狗儿进前一步，极熟练地打了个千儿，五官都笑得挤到了一处，说道：“好我的爷哩，这般时分再没想到您来！总有两个月没来了吧，奴才想煞了您老了！”弘时笑道：“你这没

蛋的家伙偏会说谈话——哪里是想我？不过想我袖子里的银票罢了！”边说边掏摸，因袖子里是一张五千两的大龙头银票，便不肯掏出来。只有几枚金瓜子，是前儿和弘皎猜枚耍子赢的，弘时撮出来都丢给了王狗儿，笑问：“这半夜三更的，十六叔还在看戏？”

“可不是的么！”王狗儿笑道，“不但我们王爷，诚亲王爷，五贝勒爷都在里头，宝亲王原也说来的，后来又说是事来不了，只几个幕僚清客来了。这戏原为备着万岁爷祈雨用的，现在已经下雨。我们王爷请旨，说老天已经照应，我们的虔心不可缺。反正还要给太后作冥寿，练习一下进宫去演，叫万岁爷松乏一下身子，万岁就恩准了。叫的禄庆堂班子，班主葛世昌——嗨！那真叫绝了，唱生是生，唱旦是旦，唱丑是丑，一个亮相满堂彩！奴才这就带爷进去——”

弘时笑道：“满院都吊着灯，我自己进去——葛世昌还用你介绍？我晓得的！”说着大步进了后院。边走边侧耳细听，却是一个小旦声气儿清越袅婷婷婉转传来：

惊魂蘸影飞恨绕秦娥，咱也曾记旧约，点新霜被冷余灯卧。除梦和他知他们和梦呵，也有时不作。这答儿心情你不着些几个，是新人容貌争多，旧时人嫁你因何？

心知正排演葛世昌最拿手的《紫箫记》，加快了步子走时，听得一个老旦声在念诗：

兰叶郁重重，兰花石榴色。少妇归少年，光华自相得。爱如寒炉火，弃若秋风扇，山岳起面前，相看不相见。春至草亦生，谁能别无情。殷勤展心素，见新莫忘故。遥望孟门山，殷勤报君子。既为随阳雁，勿学西流水！

弘时听着十分耳熟，几步抢着上了台阶，只见正厅里十几盏宫灯照得满庭如同白昼，东边一溜戏箱，坐着十几个戏子，笙箫管弦鼓吹一应俱全正在奏乐。还有几个刚卸了妆的男女杂坐着嗑瓜子儿吃西瓜，正演到《泪烛裁诗》这一出。那扮霍小玉的小旦粉娇着，长袖掩泪细声正唱：

你可非烟梁笔是那画眉螺，蘸的秋痕泪点层波，佩香囊剪烛亲封过！

正是葛世昌。再看时，弘时不禁一怔：扮鲍四娘的，竟是毅亲王允礼的儿子弘庆，当老旦的，居然便是诚亲王本人！庄亲王本人扮的须生，口髯也没有取，面前放着茶杯，手执象板一脸正容，极为认真地看着场子打鼓板——一群王爷高兴，都下海作戏，戏子们反而看戏。弘时心里诧异，又好气又好笑，不言声偏身坐了戏箱上，一个戏子早已瞧见，斟一杯茶端过来，悄声道：“三爷来了！您先吃茶，这一出说话就完，小的们再给您老请安。”正说着，已到戏梢，王爷们与戏子一张一翕合口齐唱：

虽言千骑上头居，一世生离恨有余。叶下绮窗银烛冷，含啼自草锦中书！

厅西一大间坐的都是各王府带来的清客相公，也都摇头晃脑轰声相和。至此第三十九出《泪烛裁诗》演毕，王爷们解衣弛步和戏子们下场随喜。允禄摘着髭口笑道：“葛世昌，亏你还是个头号名角！锦中书的‘书’是‘输’字口白么？”

“别理他，”允祉用香胰子打着脸上的粉，一边洗一边说，“他错的何止这一韵？我早听见了，只不言声，等着叫这小粉头在万岁跟前出丑呢！”那葛世昌也不卸妆，嗲声嗲气地曳着女人腔，踏台步儿似的掠鬓扭腰，侍候了这个再侍候那个，撒娇作痴。葛世昌虽是男身，此刻上着妆，丢眼横波晕生双颊，工夫做到十分火候，真比女人还要女人。弘时看着也不禁怦然心动，上前拍了拍他屁股，笑道：“世昌，你这身挑儿比我的四侧福晋还苗条些，真亏了你会玩！怎么样，等我忙过这一阵，龙门大战三百回合如何？”

葛世昌一转身见是弘时，顿时精神一振，灯下看去真个娇媚如花。一个千儿打下去，起身伸了个兰花指轻轻一拍弘时肩头，俏笑道：“是三爷呐，吓我一跳！爷是贵人，怎么和奴婢们取这笑儿？再说，这么多人……”他忸怩了一下，立时召来众人一阵哄笑。允祉指着弘时道：“这是咱们当家阿哥，比弘历的权还大，你的事跟他说！”

“什么事？”弘时色迷迷地看着葛世昌笑道，“又是悄悄话？”葛世昌抿嘴儿浅笑，假嗔着低声道：“瞧爷这副馋相，这里这么多王爷大人呢！是这么回事，我的一个表哥去年选出来在江苏沐阳当个小县令。爷知道那是个鬼不生蛋的穷地方，苦极了的缺，想调个地方，诚老亲王已答应允给尹中丞写信的。听说尹中丞就要进京，您老人家当面金口一开，还有什么难的？”弘时笑问道：“他想调哪个缺？”

那葛世昌一发的不堪，搂了弘时肩站挨挨擦擦碰着向席面上走，说道：“常州府金大人已经升了芜湖道，票拟都出来了，就把表弟升补上去不就结了？”弘时笑着拧他的脸蛋，说道：“他哪里是想调缺？他是想升官！跟爷实说，你‘表弟’送你多少银子？说实话，这事到爷这里还不是小菜一碟儿？”那葛世昌笑着斟一杯酒，手绢子捧了奉给弘时，手一推便送了弘时口中，道：“那就请爷成全了吧！”弘时已是笑着喝了。

此时座中开席，绛烛高烧酒樽溢香，几位王爷和葛世昌坐在首席，一大群各府门客相公散会在周围，一厢是吆五喝六说诗道文，一厢是明珰玉佩珠动翠摇，嗲声劝酒放声粗笑，真个儿上下不分尊卑不论酣畅热闹快活。允禄这才问弘时：“你怎么这早晚才来，有事么？早知道你不忙，该请你下的。”弘时偷看看众人，见大家都不在意，才把奉旨去看允祜的事拣紧要的说了。又道：“二伯伯已薨了。这边吃酒唱戏，楞千万别叫阿玛知道了我来这里。”允祉在一旁已是听见，脸只是一顿，旋即又恢复了笑容，说道：“得乐且乐，人谁不死呢？我们奉旨演戏，也说到别

的上头去。其实二哥活着，我看比死了还难受呢——这会子不要扫了大家的兴。”正说着只听旁席一阵轰然鼓掌，众人侧转身看时，却是一个门客拇战输了，要么是三大觥老烧刀子酒，要么当众占诗说笑话儿。弘时认得是弘历府里的李汉三，笑着对桌前的众人说道：“是宝亲王的幕客。”

“输了输了！”李汉三喝得满面红光，已有八分酒意，“这酒吃不下去呢——非要了晚生的命不可。我……我认……认罚就是了。”

看样子这群人已不是头一次相聚，众人立时鼓掌，允祉府里的一个老清客，指着葛世昌叫道：“就以小葛子为题，你口占一首绝。”

“以人为题不好。”李汉三头摇得拨浪鼓似的，转眼见帷帐旁一盆鸡冠花，笑指道，“我以花为题念一首如何？”他却不看那花，醉步踉跄出席，只是上下审视葛世昌，口中粘滞慢吞吞吟道：

紫紫红红赛晚霞，临死犹自弄倚斜。辗转反侧啼春晓，此种原来不是花！

吟罢，居然上前拍了拍听得发怔的葛世昌的背，接着拈了一句“——不是商女，亦无亡国恨——这是后庭花！”

众人哄然叫妙，拍桌打椅前仰后合。弘昼笑得按着腰，手指着李汉三道：“是鸡冠子也是咏人，真个妙极！难为你这才地——你是四阿哥府里的？明儿我府里去玩儿，我那里有的是花儿！”又对葛世昌道，“后庭花，这诗作得怎么样？”葛世昌心知不是好话，却是茫然不解，问身边的弘时道：“三爷，后庭花什么意思？”众人立时又是大笑，弘时拧了他屁股一把，说道：“就是你的屁股！”

“屁股说得多难听啦！”李汉三笑道，“在座的都是风雅人，那叫‘白玉绵团’！”葛世昌笑着啐了一口，也放了粗话道：“你不就是那个鸡巴簋片儿相公么？和我隔壁的乌龟大茶壶也差不了上下，这么着骂人还叫‘风雅’！”不料话刚说完，李汉三又嬉笑道：“鸡巴比屁股更其不雅。那叫‘红霞仙杵’，和‘白玉绵团’正好是一联，你不懂得？”

又是一阵哗然大笑，厅中一片噪杂说笑，说粗论长更是污秽不堪。允禄是东道，又刚听允初死讯，觉得有点出格，雍正知道了更是麻烦，忙把话题拉回来，怎么样排戏单，正日子怎么演，宫里眷属怎么安排，正颜厉色扯淡一通，大家又吃了一会才散席。

第三十四回 俞鸿图得意忘形骸 雍正帝折节 抚远臣

允初死后第三天，尹继善和俞鸿图二人同行回到北京。尹继善是回京述职，俞鸿图是完差缴旨，恰好二人同路同时而行。尹府和俞家虽然都在北京，但俞鸿图多着一重钦差大臣身份，不见过皇帝不能回家，尹继善自己没有分府另居，也不大乐意回家。于是二人同约住在潞河驿，尹继善免了家礼家规约束，俞鸿图也好有个伴儿。本来说得好好的，吃过晚饭尹继善却变了卦，执意要回家去看看。俞鸿图知道尹家家法森严，料是这位名震天下的封疆大吏怕老爷子尹泰计较他的礼数，略挽留几句便由尹继善升轿去了。俞鸿图独自占了六间上房，空落落的没个人说话，礼部的人又来交代朝廷要派员前来照例接待，又不能出门。他便要了砚笔，独自在窗下临帖。正百无聊赖间，忽然帘栊一响，转脸看时，却是自己在内务府当差时的朋友尚德祥，遂放下笔笑道：“是德祥啊！怎么就你独个儿来了？老马老金他们就住这一片，他们呢？我估着你们知道我回来，一定来看的。”

“俞大人！”尚德祥一脸是笑，先一个起手揖，打下千儿道，“卑职给俞大人请安。”起身又是一揖。俞鸿图慌得忙双手拦住，笑道：“你还和我闹这个？那年你一道去老金家吃酒，回去路上下雨，又怕湿鞋，咱两个人赤脚片子跑了十几里，歇到你家，你都忘了？”尚德祥顺他手势坐了檀木椅上，接过驿丞递过的茶，笑嘻嘻说道：“到哪山唱哪山歌，做此官行此礼才能不坏交情。今儿他们不能来，先头太子死了，在内务府设祭，万岁爷御驾亲临，大大小小的王爷们都去了，内务府忙得底朝天。我讨了个巧差，专门来购纸札香烛，这才得偷个空儿来拜望大人。”

看着面前这位笔帖式，俞鸿图也是不胜感慨，才一年过去，几位当日一道儿跑龙套的“办差哥儿”依然如故，自己已在都察院身为台阁卿贰，奉旨出巡又奉旨回京，人的际遇真是从哪里说起！想着，俞鸿图笑道：“朋友还是朋友，位份变了遮遮外人眼就是了。这会子在你们面前抖精神儿，背后不骂死我才怪呢！”“谁敢骂您哟！”尚德祥用碗盖拨茶唏了一口，说道，“太渴了！——大人不知道，您羡慕死我们了！王爷们闹殿，老马也在场。下来见我们‘啪’地先掴了自己一个耳光，说：‘我他妈的怎么这么浑，光顾了瞪眼看了！我要抢先一步说话，不也他娘当场升官？就算跟着姓俞的刨几句，不定也选出去弄个府县干干！’我说，这就是人跟人不同！八爷们是好惹的？东边几位王爷你惹得起？鸿图是脑袋别着上去帮皇上，你没这份忠心也没这份胆，还是老实跟我们待着，在内务府衙吃茶看邸报听司官爷招呼吧！”俞鸿图道：“当时我可没想这么多，他们闹得太不像，我实在忍不住了。”

“所以我说这是大人的德行嘛！”尚德祥顿了一下，身子一倾说道，“俞大人，我这会子想仗爷你一件事，不晓得肯不肯给面子呢？”俞

鸿图惊觉地看了一眼尚德祥，说道：“我是御史言官，能帮你什么忙？”尚德祥打个哈哈，说道：“大人消息不灵通呐！你放了四川藩台了！票拟都下来了！合京城的人都知道！”

“真的？”

“真——的！”尚德祥拖着长声，笃定地说道，“是宝亲王爷荐的你。说岳大将军在四川，身统十几万大军，四川为天下第一军需供应重地，一定得要干练精强的人来任藩台，就荐了老爷您哪！”他不知不觉已将“大人”换成了“老爷”，又压低了嗓门儿道，“岳大军门又要出兵放马了！您瞧着吧，一仗打下来，您稳稳坐定了升巡抚，不定还是总督！打仗，凭的是金山银山，你这番不但升官，那钱——”他瞪着眼，仿佛面前就有一座金山，“——海啦！”

俞鸿图微微一笑，说道：“你素知道我，我是不爱钱的。”“那是那是！咱们内务府还有谁比我更知道您？老爷最不希罕钱了！”尚德祥立即转篷，说道，“越不爱钱升官越快！我敢说您老爷准比李制台田制台和鄂中堂还要高发！为甚的呢？您得了圣意，又忠心又不爱钱，年纪比他们轻，身子骨儿又结实。您瞧他们几位，肝不好的肝不好，痨病的痨病，长江后浪推前浪，后风流吹前风流，轮到老爷您了！”

俞鸿图在内务府和尚德祥交情其实中等，酒饭不分家也是真的，如今龙门一跃而过，终日与尹继善李卫甚或弘历一干王公勋贵一处办差，居移气养移体，已很瞧不上这种低级马屁。但尚德祥的话也不是全无道理，雍正的“三大模范”都是病秧子，确是自己崭露头角的时机。千穿万穿，马屁毕竟不穿。俞鸿图因笑道：“甭说这些话了，像个老公儿，听着叫人肉麻，你有舒适事托我呢？”

“我那个‘一提挑儿’姐夫您还记得不？”尚德祥道，“——就是前年腊月初八在嘉兴楼请客的那个——叫董广兴——淮南府上叫人砸了一黑砖，前年来京就是谋起复的。托了小三爷的面子，放到四川去当了个同知还是候选的。这回又进京来引见，说话就补实缺。在这等了几天等不到您，就先走了。”俞鸿图至此已知尚德祥来意，搜寻着回忆，已是想起嘉兴楼应邀吃酒的那回事，倒也对董广兴没有恶感，正要说话，尚德祥又道：“这次他进京，我们回请他。席间大伙儿都捧您，说这是我们内务府建府八十二年的头号人物儿，是咱朋友们的光彩体面。广兴说，‘可惜我不能慧眼识英雄，当面错过！这是我朝郭琇张廷玉一流人物！’您瞧人家心里这份景仰！”

俞鸿图道：“这太过奖了，俞某断不敢当的！”“我们带着广兴去拜望了嫂夫人。”尚德祥顺着自己的思路说道，“广兴一看家里那个穷，当时就落泪。说‘我们这些做外官的，就是个未入流的也比大人这房子强些’。又是‘君子固穷’，还说‘国而忘家’……什么的我也没记住。恰好他在北京棋盘街那一带买了一处宅子，不算大，三进三出卧砖到顶的瓦舍，几个哥儿们说合说合，就请嫂子搬过去了。”俞鸿图一下子瞪大了眼，说

道：“你们糊涂！怎么给我弄这种事？要我当贪官么？不行，我要搬出来！”

“老爷您别忒瞧扁了我们。”尚德祥道，“您不是白要的！堂上您写的那几副联，广兴说这字儿一百两一个也值。那副‘务外非君子，守中是丈夫’广兴要去了，其余的几个兄弟你一张我一张揭了个净。拿字画换房子徐乾学老相国、李光地老相国不都这么做过，有甚的相干？他还是个朝廷命官、风雅学士，又不是大奸大恶之徒，又不是借您的势要为非作歹，老爷何必就清高到这份儿上呢？”

俞鸿图还要说话，外边隐隐传来请安声，驿丞传呼：“宝亲王爷到！”尚德祥自是上不得台盘，打千儿急急道：“明日早饭后嫂夫人和我们都到畅春园双闸口外接您，见过万岁爷，我们给您洗尘！”说完脚不点地溜了。尚德祥恰在二门口遇上弘历，他哪里敢抬头看一眼，忙垂手侧身让路，待弘历等人过去才闪出门去。俞鸿图已是迎到阶下，磕头叩了千儿抬起头时，不禁大吃一惊，原来雍正皇帝也站在弘历身后！

“主子！”俞鸿图十分机警的人，见雍正穿着便装，便不宜暴露他的身份，只是赶紧补行三跪九叩大礼，长跪在地道，“请主子和王爷屋里坐！”雍正点头没说话，和弘历一起拾级登阶进了堂房。俞鸿图这才小步趋进，又打千儿请安跪下。那驿丞早瞧见是雍正到了，连切了几个冰湃西瓜，选了个最好的用盘子亲自端进来，也不敢言声，蹑着脚退了出去。俞鸿图这才道：“万岁爷，您怎么亲自驾到，臣子们如何当得起？再说这天儿，虽说刚下过雨不很热，也闷得很呢！”

弘历捧了一块瓜奉给雍正，笑道：“万岁去吊祭了允初二伯伯，回园子顺道过来看望你们，尹继善呢？”俞鸿图把尹继善方才情形说了，又道：“他既回去了家，未必就再回驿站了。”

“你起来坐着吧。”雍正的心绪似乎不佳，皱着眉头淡淡说道，“朕刚从内城出来，拜辞了二哥的灵，心里忽忽若有所失。听说继善和你回京了，还有孙嘉淦带着岳钟麒的老母亲进京，今晚也要到，就过来瞧瞧。看不看你们无所谓，倒是朕想见见这位老太太。”俞鸿图忙道：“奴才下午就到了，没见着孙嘉淦他们来。”弘历道：“探马过去了，人已经到丰台，顿饭工夫就来。岳钟麒去了兵部武司，一会儿就来了。”

雍正点点头，对俞鸿图道：“你这番江南之行，差使办得不坏。清江河督衙门上了折子，你监修的一百里大堤在高堰一带，可抗百年不遇的洪水。那个地方朕去过，如果修不好，洪水就会漫到淮北！这个功劳不容易立得。还有文山坝合龙，确保江西浙江和福建不受水害，五百里引水渠已经修成，可灌田两百多万亩。还有，你帮着尹继善在江南督建义仓，每乡一座，又代各乡撰写《义仓乡约》，带着各州县去看你在无锡的‘模范义仓’……”他历历在目地谈着俞鸿图的政绩如数家珍，俞鸿图自己都听怔了：天下十八行省，万几宸函政务如麻，雍正竟记得如此清爽！思量着，又听雍正道：“你鲠直敢言，朕原看是个御史材料儿。现在

看你才地不能局限，所以准备放你四川布政使。岳钟麒就驻节在那里，你一头要应付巡抚，一头要应付军需，还要管民政。宝亲王荐了你，你不可负了他，明白么？”

“奴才明白！”俞鸿图半个屁股坐在椅上，忙一躬说道，“这是主上的隆恩，宝亲王爷的厚爱！奴才在江南，也是谨遵王命办差，和李卫尹继善通力协作，奴才平庸之材，主子如此赏识，何以克当！奴才还要谏主子几句，主上龙体一直不适，刚刚儿痊愈不久，不宜过劳，即如臣等在馆舍，有所诏谕传旨入内即可……”“朕是心里闷。”雍正面色忧郁，深沉地说道，“方才在二哥灵前拈香，朕想得很多。他若不失德，勤敬修心，何能落到这一步？太子如此，皇帝也不例外。弘时回来说：‘允初见了太子銮驾，已经全然不能说话，只是用头碰枕头……’朕当时真是心如刀绞……”说着泪水便淌了出来。弘历早已听到了弘时允祉允禄他们演戏的事，暗思“亲戚或余悲，他人亦已歌”这句诗，现在连“亲戚”也在那边歌，而皇帝却在这边掉泪，人情冷暖浇薄如此，也真令人可叹。正要开口慰劝，院里一阵动静说话，几个挑夫把行李卸在西厢檐下，一个男子声气说道：“岳老太太住北间套间，两个丫头在外间侍候。我住南边这间小屋，老太太有什么事只管叫我。”便听驿丞和两个女的应声称“是”，一个老妇人的声音说道：“孙大人，还是你住北间，少不了有官场朋友拜见你，也方便些。我一路坐轿，吃得饱歇得够，安安生生的，住哪里不一样？”

屋里人都静了下来，弘历到门口望望，回身一躬说道：“皇阿玛，孙嘉淦他们到了！”雍正隔窗看，果见孙嘉淦在檐前灯下指使家人搬行李，因起身出来，含笑站在阶下，徐徐说道：“孙公别来无恙！”

“唔。”孙嘉淦应了一声，一回头立刻大吃一惊，愕然看着雍正不言语，雍正不等他说话，笑道：“这位就是东美的老母亲？来，来，咱们住上房，鸿图他们住下房。”竟向前几步搀了岳钟麒的母亲。俞鸿图极敏捷地跨到另一边扶了那位惊讶不置的老太太，颤巍巍进了上房，在中间椅上坐了。孙嘉淦已是跟进来，向雍正行了礼，方对坐着发愣的老人说道：“这是万岁爷！”

老人身上陡地一颤，拄着拐杖想站起来，手一软又坐回椅里，又一顿才站起身来，伏地跪倒连连叩头，没有说话，先哽咽了几声，已是泪如泉涌，说道：“万岁爷，您折煞老婆子了……”雍正含笑双手搀起她，还请她上座，她却死活不肯，只侧身坐了一旁。雍正这才坐了，觑着老人道：“老人家好福相，好慈祥——今年高寿？”

“犬马齿七十三了。”岳母颤着声气躬身回话，“托主子的福，身板儿还硬朗……”

“这一路几千里，难为你走。”

“不累！一路上有孙大人照料，事事都尽着我，钟麒跟着也不过这样

儿。地方官走一处都来看望侍奉，我老婆子都受不得了。”

雍正还要问话，却见岳钟麒尹继善二人进来，两个人都愣在灯下，似乎有点不知所措。雍正不禁一笑，说道：“东美，是孙嘉淦代你尽孝，一路照顾老太太来的，你该好好谢谢他！”

“万岁！”岳钟麒和尹继善一齐跪了下去。还要行礼，雍正命止住了，说道：“都起来吧，朕就是来看看你们，看看岳老夫人，没有什么要紧的军国大事。见到老太太健朗，朕心里十分欢喜。只嘉淦是瘦了一点，既已回京，不忙着到都察院就任，先歇几天再说。你们几个比起允祥他们身子好，朕心里甚喜甚慰。我朝有几个实心办事的身子骨儿都不好，朕私里疑惑，也许朕是求治心切，累坏了下头人？这也不是小事，过了允初二哥断七之日，又是老佛爷的冥寿，朕演大戏给你们看。”

几个人又复谢恩，岳钟麒这才给母亲请安。岳母却不急着叫他起来，双手扶杖激动得喘吁吁的，说道：“儿子，跪着听你老娘说几句。你也不用问我的安，我托万岁爷的福，硬朗着呢！”

“是！”

“我十七岁入你岳家门，正是康熙十二年，算来已经五十六个年头了。”老人两眼古井一样深邃，“你爹升龙当时是永泰营的千总。永泰营游击许忠臣是你爹的顶头上司。他受了吴三桂的封诰跟着造反，升你爹当了副将。你爹是条好汉子，就那么几个兵，在自己营盘里设筵邀请许忠臣，就筵上一刀杀了这贼！”

“我一辈子也忘不了那情形儿！因为谁也不防你爹突然会杀了上司，我当时也吓傻了，钉子钉到地下似的动也动不了。许忠臣的亲兵，还有你爹手下的叛兵几次进帐篷。外面喊得地动山摇，‘杀掉岳升龙一门良贱’！屋里蜡烛被风吹得一明一灭。你爹对我说，‘女人事夫和男子事君一个样，都是从一而终。许忠臣待我并不薄，我杀他是因为他失了大节！现在我要突围出去，你留着也只是叫别人作践，杀了你。天幸我能走出去，将来给你立庙！’

“我说，‘这话不用你说，不过我想全尸。’当时就用帐上的帷带悬梁自尽。

“谁晓得老天是什么意思，三次悬梁，那么结实的牛皮带子生生断了三次！我当时绝了念头，一闭眼说，‘我的爷，你砍吧！’他的几个把兄弟拦住了，说‘嫂子节烈不死，是大福之人，命不该死。带上嫂子走，不定我们跟着沾光儿能活着出潼关！’

“就这样，我跟着他们十七个人逃出去。也亏了那夜风大雨密，他们逢人就杀，我见路就逃……从前半夜戌时，到天明寅时遇上瓦尔格将军的溃兵，才一道逃出潼关……”

岳母说到这里叹息一声，众人还浸沉在五十五年前那个可怕的秋夜里，谁也没有言声。

“从打那时，朝廷但有出兵放马的事，你爹没有不上阵的。”岳母眼中炯炯生光，“他的官或升或降，一直当到提督，也还罢过官。那是朝廷的章法，我不管，也没问过，可我知道，他没有怯过敌。他几次罢官受处分，都是因为贪功杀敌做事太猛。没有个阵前畏缩保名保位的！”

“你如今的官做得比你爹大了，功劳似乎也比他强些儿。”岳母目光温和地看着儿子，“我只是跟你说，咱们是身受两世皇恩的人家。你爹跟圣祖爷，没丢祖宗的人；你跟雍正爷，也不能给我丢脸。什么叫‘夫死从子’？你为忠臣，我自然是忠臣的妈，你当奸臣，我就成奸臣的妈。你都看见两代万岁爷怎么待咱们两代了。你爹祖籍甘肃，在四川当官，圣祖爷怕你祖母孤单，把你祖母安车蒲轮送到四川；你如今官封大将军，皇上怕四川那地方热，又接我来北京……”她的眼中迸出泪花，“我有吃有穿有钱花，膝下有孙有重孙，不要你的小孝顺。今儿送我人参，明儿送我鹿茸的，你妈什么都经过见过，不希罕你那些！你给我好好替皇上带兵打仗，就是马皮包着你的骨头送到我面前，我只会欢喜，不会难过！”

岳钟麒一头听，一头流泪磕头称是，哽咽着嗓子说道：“娘的训诲儿子句句照办……儿粉身碎骨移孝为忠，答报皇上知遇之恩，您老只管放心就是了！”至此，已是听得满座唏嘘。

“东美，起来吧。”雍正自己心里也热得发烫，眼中泪皆滢滢。他低缓地说道，“朕查阅过你的宗谱，你这一支是岳飞的嫡脉。岳飞这人，圣祖爷原有意定为武圣人的。只干碍当时他抗‘金’，乃是满人先祖，所以才选了关夫子。”他不无遗憾地自失一笑，“但圣祖与朕多次言及，岳飞此人大忠大义震古烁今，堪足称万世楷模典型，就是抗金，那也是各为其主。当初任你威远将军，有人曾说闲话，说你是岳家后代，身拥重兵恐有不利朝廷。朕照脸啐了他一口，说，岳飞能佐宋抗金，岳钟麒自能佐清抗准噶尔！这种人不学无术也不懂事，不知天理也不晓人情。朕说这个话，是怕你权重自疑。你不要存这个念头，要听到什么闲话，就像家人父子，你写密折来，朕给你宽心开导。”岳钟麒拭泪道：“主上如此待臣，臣只能磨成粉来回报了！”“不要你磨成粉，要你好生办差衣锦回京。”雍正笑道，“你现在只有一条，好好办军务，一切闲话不要听。学施琅，不学年羹尧。施琅是郑成功的部将，他灭台湾收伏了郑家。这是此时天心所在。年羹尧若有你这样的贤母，若有你半分的忠忱，朕也断不教他落了没下场。凌烟阁上，朕给你留一位置！”

说了这么一排话，雍正的心绪变得非常好，起身踱了几步，至案前提起笔，略一沉吟，写道：

陈师鞠旅卜良朝，万里粮秣备已饶。习战自能闲纪律，临戎惟在戒矜骄。剑莹鸛鹤清光闪，旗绕龙蛇赤羽飘。听彻前鋒歌六月，云台合待姓名标！

他仰面想了想，微微一笑又写道：

万里玉关平虏穴，三秋瀚海渡天兵。裹粮带甲须珍重，扫荡尘氛远塞清。

写完，笑道：“朕素乏捷才，御极以来政务匆忙，诗词早荒疏了。勉成二章为岳钟麒壮行耳！”岳钟麒这才知道，这两首诗都是赏给自己的，慌得忙跪下磕头领受，激动得两唇哆嗦，连自己也不知道都喃喃念叨了些什么。

“很好。”雍正掏出怀表看了看，“你娘母子今晚就住这上房，好好叙谈叙谈。朕和他们到西厢北屋，我们也聊聊，待一会朕去，你们不要再送。老人家有岁数的人了，早些安歇。这次东美来京，事关军事机要，所以朕这就算亲自送过了。明儿让弘历携酒河干为你长堤饯行就是了。”

于是一干人众又跟着来到西厢。大家没有再见礼，只雍正坐在正面炕上，其余的人一概都在炕下环坐。雍正亲手切开一个西瓜分赐众人，自己取了一小块吃着，笑道：“随使用吧。朕一则是累，二则是为二哥难过，心绪一直不好。倒是来这里见见你们，心里倒畅快了些。继善，你怎么不吃瓜呢？你回去了一趟，尹泰怎么样，身子还好么？你母亲好么？”

尹继善面对绿皮红沙瓢的西瓜，泪眼汪汪只是发呆，竟没有听见雍正的话，身边的弘历推了推他，才猛地惊醒过来，慌得说道：“啊？啊！奴才任上诸事都好……”几个人都听得笑起来，弘历又复述了雍正的话，才慌得说道：“请主上恕罪，奴才还在想着岳钟麒的母亲，不免心有感触，走了神儿了。”他跪了下去，免冠叩头，颤着声气，喘着粗气，好半日才道：“臣回府……回府……”下面的话竟接不上来，弘历在旁代言，说道：“尹泰没让他进府。”

“为什么？”雍正面部肌肉不易觉察地跳了一下，“儿子千里迢迢回来，竟然拒之门外，这是什么道理？这不近情理的老糊涂！”

“不不……万岁！”尹继善崩角儿头叩得山响，慌乱得不知说什么好，期期艾艾说道，“父亲只是说，奴才现为封疆大吏，位份甚高，理应先国后家。等……等见过主子述职后再……再见面不迟……”

众人一听便知，尹泰的原话绝不会这么温存客气。弘历是太熟悉这家人了，叹了一口气说道：“我明白了。许是我做事不谨密，送继善母亲的礼物让家里别人知道了，惹出这场闲是非来。”尹继善的头磕得越发又急又快，结结巴巴说道：“王爷……王爷别这么说。话不能这、这这么说……总是继善不孝通天，一……一人之过就是了。”

“不像话！”雍正将瓜皮丢进盘子里，边揩手边仰着脸沉吟，“你起来。无非你家老醋坛子又翻了而已，也算不了大事。尹泰的生日是几时？”

“回皇上……”尹继善道，“是后日。奴才带的寿礼都在驿馆，送不去……”说着他眼圈又红了。

雍正默谋良久，也已揣透了尹继善的为难处境：既不能说父亲的不是，也不能寻出替父亲辩白的理由，又见了岳钟麒母子亲情同沐皇恩，他不能不心有所感。这么大的才子，这么大的官，为家事被折腾得如坐荆棘丛中，雍正也不胜叹息。遂道：“你的难处朕已知道，什么也不用说了。弘历——”

“儿臣在。”

“你，”雍正脸上毫无表情，“你这会子就带着继善，一道儿去尹泰府，看他见儿子不见！”尹继善大惊，忙道：“万岁爷，您……这万万使不得——”“什么使不得？”雍正接口说道，“朕就不信制不服你家主母那个河东狮子！你们只管去，回头朕还有恩旨。这里留着孙嘉淦俞鸿图，我们说话，朕今儿心里欢喜，这会儿只想多聊聊。明儿园里见人多，反而不得——你们上去瞧瞧岳钟麒就走吧。”尹继善还想说话，看了看雍正脸色没敢再言语，出去了一会儿，但听驿外车马一阵响动，渐渐远去。岳钟麒已是挑帘进来。

尹继善和弘历同车而行，一路都愁眉不展。弘历眼见已进城，笑道：“你这人，那份干练果断英爽洒脱哪去了？有我跟着，老尹泰能抽你的鞭子？放心！”

“您能住在我府里么？”尹继善摇头苦笑道，“您不晓得，鞭子没得抽的，那份罪难受，还不如痛痛快快挨一顿鞭子！唉……主子这又何必？我还有些事想禀主子和您，就这么赶了我来了。”弘历笑问道：“什么事呢？”尹继善吁了一口气：“外头谣言多极了。”

弘历目光霍地一跳，盯着尹继善不言语。尹继善叹道：“这会子只能简捷着说一点，都是风言风语。有说皇上得位不正，是篡了十四爷的位登极的。”弘历无谓地一笑，说道：“这早听见过了。说隆科多将‘传位十四子’的遗诏改了‘传位于四子’是吗？”

“不止这个。”尹继善道，“这皇上就是为了灭口，圈禁了隆科多。还说皇上……不仁，斩尽杀绝，阿其那塞思黑他们这些亲兄弟也放不过。还说先太后不是病亡，是皇上和太后顶口拌嘴，太后一气之下……悬梁自尽——也有说是触柱……而亡的，皇上不肯把墓修在遵化，就是怕……怕……”

“怕什么？”

“怕死后没法见圣祖和列祖列宗！”

弘历身子猛地向后一仰，他一时也惊呆了。眼见外面灯火辉煌，已到尹泰府邸。但他心里乱糟糟的一团，无论如何按捺不住起伏的心潮。

弘历直到停车，还在发怔，良久才道：“你先下去，我稍定一下神，我就下来的。”“四爷，”尹继善道，“是我孟浪，不该这时候说这些。其实还有好消息，我和东美原准备从容密奏的。您别吃心。”说着便下车，在车边站着。待管家迎上来看时，弘历已定住了心，也下了车。

“是二老爷又回来。”那管家举灯睨了半日，笑道，“二老爷，不是小的们大胆，实在老太爷脾性不好。这会子还和老太太生气呢！方才传出来话，说二……二老爷要是再回来……还是请先回去……”

他话没说完，“啪”地一声脸上已着了一记耳光。

“你滚进去！”弘历一肚皮的五味不和，怒喝一声，“告诉尹泰，宝亲王来拜望他，问他见是不见？”

第三十五回 慰名臣妾庶封诰命 析谣言父子生疑猜

那管家被打得就地一个磨旋儿，愣着看了半晌才认出是宝亲王，忙不迭翻身跪倒，捣蒜价磕头道：“小的是有眼无珠！没瞧见王爷您老人家……小的吃屎长大的，千岁爷千万别计较……小的这就进去报……报……”

“滚起来！”弘历被他这几句不伦不类的话逗得一笑，顺势踢了一脚，问道，“尹泰睡了没有？”“没没……没呢！”管家起来道：“有位陈老爷来拜，正在……在花厅说话儿……”“前头带着路，”弘历道，“给我们掌着灯！”

“是是是……”

那管家又磕了个头，屁滚尿流跑去，亲自掌了个玻璃球灯，一边殷勤带路，口中念念叨叨说道：“其实老相爷心里很亲尹老爷的，甭看说话狠——这边拐弯，千岁爷走好，这是道月洞门坎儿——只我们老爷子生就的孤拐脾气，他见了我们哪个爷也都是脸拉得老长，我们都吓得躲得远远儿……”说着已穿过一道篱笆花墙，便听北边书房侧西花厅有人说话。尹继善蓦地一阵紧张，竟站住了脚。弘历一把拉了他冰凉的手，挑帘便进了花厅，却见是陈世倌和尹泰一处盘中放着瓜果，二人正下大棋下得入神。

“将！”尹泰一匹“马”卧槽过去，听见有人进来，不耐烦地说道，“跟你们说过，我要和陈大人下棋，不过东院去了，怎么又来了？！”陈世倌将士角炮别了马腿，笑道：“阖闾大于军令嘛。你是我朝的房玄龄。告诉你们大太太，老陈今晚不走了，明儿打一副银头面谢他——当头炮给你架起，你歪老将吧！”尹泰死盯着棋盘，口中道：“不一定歪老将——张氏，茶凉了——快换！”

弘历见这一老一少棋瘾如此大，不禁好笑，正要说话，一个中年妇人在外答应一声，端着茶盘进来。她一眼瞧见尹继善站在一边，顿时惊得浑身一颤，竟僵立在地。尹继善面无人色头颤身摇，叫了一声“爹，娘！”扑通一声双膝跪地。

“王爷！”两个棋友这才转脸，见弘历似笑非笑站着，忙乱局起身伏地请安。尹张氏忙也捧盘陪跪。尹泰磕头说道：“再没想到王爷夤夜来到臣府，上午臣陪驾去吊祭先太子，原想见见四爷。后来张五哥说四爷忙大事，连张廷玉都见不着，只好罢了。”

弘历一把拉起跪着的尹继善，命众人都起来，笑着坐了，说道：“刚

刚从畅春园下来，半道儿碰见继善。他说他去了清梵寺给十三叔请安，要回驿站，我说我要去老尹相公府借书。你又不是钦差大臣，泡那个驿馆干什么？论忠也不在这上头，就拉了他回来。陈世倌，几时进京的？”一边说话，命众人都落座。

“奴才今早时来的，解了一百多万两银子交了藩库。”陈世倌笑道，“李制台和范时捷都有信给爷，原说到王府的，路上碰见尹老，说四爷忙得不着屋，就拉了我来下大棋了。”他们说话，张氏早已悄悄退出去，又重沏了四杯茶端来，依次给弘历、陈世倌、尹泰置茶，到尹继善时，尹继善却先起身一揖，又长跪在地双手接过，张氏向众人福了两福，低头退到一边垂手听招呼。

弘历这才留心到她，上下打量时，不过四十三四岁，白皙的圆脸上已爬上细细的皱纹，嘴唇略显厚一点，左唇下还有一颗殷红的美人痣。她穿着一身青布衫，靛蓝裤边滚着杏黄梅花边，浆洗得干干净净，低着头一声不言语。弘历极细心的人，立时意识到了什么，便问：“继善，怎么行这个礼？”

“回王爷。”尹继善胆怯地看了尹泰一眼，说道，“她是继善的生母张氏。”

弘历陈世倌立时一怔，忙也起身向张氏一揖。弘历故作惊慌，连连说道：“我们太粗心，请夫人原谅！这是下人们侍候的差使，小王断断不敢当——夫人，请坐！继善，你愣什么？快给你母亲搬座儿？”尹继善早已起身，双手端了个绣花墩，放在尹泰身边，轻声道：“娘——您坐着歇歇……”张氏一句话没听完，已是滴下泪来，连连后退，对尹继善道：“二老爷，我不是这牌名上的人，这怎么使得？”

尹泰的脸涨得血红，勉强笑道：“王爷赐你坐，你就坐呗！”张氏向丈夫一躬，才斜签着坐下。弘历装作没看见，轻松地一笑，对陈世倌道：“你寻我回事儿，回什么事？”

“回王爷。”陈世倌也被弄得浑身不自在，歉意地看了一眼尹泰和局促不安的张氏，说道：“我这点事说公不公，说私也不算私。来京前，李制台准了我七天假回海宁看了看，我们家乡苦啊！那里不像苏北，一个人只顶不到二亩田，又没有荒地可垦。一人不耕数人受饥，一人不织举家无衣！前年又被了水，去年元气没有恢复过来，因各地征粮，那里的米涨至四钱二分一斗。”说着，他的泪水已经涌了出来，“这不过是一州之地。我来求四爷可怜我家乡爷老，能不能免了今年的赋？我替他们给爷磕头了！”说着离座便叩下头去。

弘历没想到是这么个题目，见众人尴尬，也想借此缓松一下气氛，因笑道：“这么点子事，你跟户部说一声，省里又有李卫尹继善，还做不了主？”陈世倌道：“我们那里都在设义仓，一是国库，二是义仓，无论如何不能短，是李制台下的严令，谁办不下来就撤差，谁不肯办就换肯

办的去。我去问户部，户部说短一两粮宝亲王也不依，所以回过来还得求您。您松松手，漏几粒米，就够我们海宁人足家饱了……”

“好了好了，你甭难受。”弘历笑道，“我答应还不成么？”说着起身到书案上扯过一张纸，写了几行字交给陈世倌：“你拿这个交给征粮司收他们照办就是。”

陈世倌喜得眉开眼笑，弘历已经站起身来，看着书架搜寻了一会儿，抽出一本《宋元学案》挟了怀里，笑道：“我也该去了。世倌也是吧！叫人家爷娘父子们坐一会儿说说体己话儿。后个儿你寿诞，我亲自过来拜寿！”尹泰两道寿眉抖着，脸上似乎不笑，也说不清是悲是喜，还要起身送行。弘历说声“不必”，已和陈世倌相跟而去。

“阿爹！”尹继善看了一眼早已站起身来的母亲，忍着心里酸楚回身一揖，“您老人家七十大寿，恰恰儿子进京述职，这是天教我们合家团圆，真是不胜之喜！吏部马堂官给我去信，哥哥的事也办下来了，补了江西盐道。我给他回信，我在南京，哥子在江西都离北京太远，您已是古稀之年，大太太也望六十的人了，能好给我哥哥补到天津或保定，来往和爹娘见面方便，也能代儿子尽孝……”他又看了一眼自己的亲娘，“老马回信说，天津道出缺，可以换过来。不过江西盐道是要缺，天津道是瘦缺，叫我再商量一下。请阿爹和大太太商议一下我给他回话。儿子急着回来，也为这件事。”尹泰满是皱纹的脸似乎舒展了些，说道：“这也算你一份孝心。其实我心里，你哥两个都一样，并不偏哪个向哪个。只你如今已经官居极品，你哥哥科场蹭蹬，官运也平常，未免多替他操些心就是了。”

尹继善见这位严父没有发怒，心下稍觉宽慰，从袖中取出几张纸双手捧上，说道：“这是儿子给阿爹带的寿礼礼单。”张氏忙过来接住转交给尹泰，就在母子手一触的一刹那，尹继善仿佛觉得母亲的手热得发烫，心里又是一紧，问道：“二姨娘，您身子不舒服？”尹泰也道：“我也瞧着你脸色不好，何必这么熬着？你歇去吧。叫五姨娘她们不拘谁在这侍候，都是一样的。”

“不不，我没有病！”张氏忙道，“是方才捧着热茶，手暖得烫了些，别的姨娘早歇了。我在跟前侍候老爷子！”说完，好像生怕尹泰再赶自己走，拧了一把热毛巾递给尹泰，径站在尹泰身后，轻轻替他捶背，只目不转睛地看着自己的儿子，泪水直在眼里打转转。尹继善回避着母亲的眼神，说了自己任上的情形，弘历在南京与自己的交往和皇帝对自己的几次嘉勉。说着说着他实在看不下去了，便道：“皇上待儿子真是恩高如天，还问及母亲的安来着，就是娘姨，皇上也关怀着——娘，您别总那么站着——”不知怎么，胆子一乍，竟亲自搬了张椅子拉过母亲，说道，“阿爹也说了不让您劳累，您就坐下歇歇吧！”又回身喊道，“来两个丫头，给老太爷捶背打扇！”

尹泰被尹继善这一连串大胆的举动弄得一怔，旋即大怒。他在外面

待人接物温厚亲切，极有涵养容量的，就是比他低五六品的县令县丞，也是揖让谦恭，但一回家就成了皇帝，除结发大太太，别的人一概都是“奴才”。大太太范氏是他随康熙西征，运粮路上认识的一个镖局家姑奶奶，一身武艺，被蒙古兵包围时冒着箭雨背着他逃出重围，康熙指婚成配的。他当二品官时，太太已经封了一品诰命。初婚也还“平等”，太太生了八子，他又纳了几房妾，就恩爱犹存，平等全无，成了举朝皆知“房玄龄”^[36]。他本来也喜爱这个二儿子温文儒雅风流倜傥，但无奈张氏却是“乐户”^[37]出身，根本没法和“樊梨花”似的巾帼诰命相比。偏生的大太太养的儿子名位不显，又加上他自己的侯爵是在诏封尹继善为巡抚时附笔加上的，显见是沾了尹继善的光。尹继善不到三十岁斩将夺关直上青云，做了封疆大吏，但大儿子快五十的人了，当个道台还要投门路说人情……这些诸端，他越发地压制张氏，一来为夫人息火，二来也防张氏倚儿之势压倒众人，三来自己心里也略觉好受。眼见尹继善如此举动，尹泰心中的火一蹿一蹿，用“相臣度量”压了又压，终于还是忍不住，冷笑一声，说道：“你不要坐不安，有道是母以子贵，你自然是要上台盘的！继善，你如今官做大了，也历练出来了，学会了叫你爹难堪了！”

“回阿爹！”尹继善脸色雪白，却不肯服低，只长跪在地，说道，“儿子并不敢非圣无礼。母亲站着侍候老太爷是应该的，但我瞧母亲气色似乎有病，老太爷自己也说了的。礼有经亦有权^[38]，儿子跪着代母亲侍候老太爷，如何？”

尹泰被儿子堵得一怔，他也是个大理学家，无论情、理，儿子做得无懈可击，说得天衣无缝，真也无从辩驳，因又从别处挑剔：“我不指这个说，我问的是你的心！”

“儿子问心无愧。”

“我当年随先帝爷出兵放马，那时还没有你。我随今上伴读东宫，和皇上敲棋吟诗，你还穿着开裆裤！”尹泰的话刀子一样犀利，“没有我哪有你，没有我之昨日，焉有你之今日？你阿爹什么事没见过，什么事想不清爽？你以为我不知道宝亲王来意？——你本来孝顺有加，我怎么也想不到，你会请一位王爷来压制你的老爹——”他一口气噎住，立时猛烈地咳嗽起来。张氏和尹继善都一跃而起，忙不迭地给他捶背端嗽盂，口中只是劝他别多心。

尹泰却不领这母子的情，喘息略定便推开二人，说道：“作民依朝廷王法，咱们家有自己的规矩家法——你们好自为之！”竟一甩手去了。

“儿啊！”张氏听尹泰脚步去远，一把揽过尹继善，“你——你叫娘说什么好？你心疼娘，还用这么说，这么做？娘在一旁站着瞧你，心里也是熨帖的，何必在乎这些摆样子的东西？你在家还好，可你终归还要南京去的。我的不懂事的儿啊……”她浑身都在抽泣颤抖，伏在儿子坚实的肩头，仿佛一松手儿子就会突然消失似的紧紧抱着，一只手轻轻打着

尹继善的背。

尹继善也是泪流满面，抽着声气道：“娘，你儿是个有种的，有声气有胆量也有学问。我肩头挑得起！你一点也不用怕。大不了我接你到任上，我叫你享尽人间清福！”

“你爹要不依呢？”张氏两手紧紧扶着他肩头，“老爷子那倔性你晓得的。”

“他不肯也得肯。”尹继善想到雍正对自己的信任亲情，笃定地说，“我准能把你接到南京。这么着苦熬，万一……我一辈子都难受。”

母子二人正又哭又说，忽然听到花厅外一阵急促的脚步声，却是高无庸闯了进来，说道：“尹大人，有旨意。”尹继善忙起身，对母亲道：“儿子接过旨还回来。”

“不，不单你接旨。”高无庸看了看一脸可怜无告相的张氏，说道，“还有尹泰和尹泰的范夫人，还有张氏一同接旨！在前院正厅，快去！”说罢匆匆先去了。

子母二人愕然相顾，一阵慌乱过后，张氏便忙着翻衣服，尹继善道：“娘，您甭打份。旨意叫您去，就定必有您的话。您穿得再好，比得及大娘么？”说罢双手扶着母亲来到前院，已见满院都是灯烛，内务府的人站得满阶前都是。合府大小家人慌得拾爆竹似地备酒送茶前后乱窜。尹继善见母亲一脸迷惘，一边小声安慰，扶着进了正堂，早见香案已经摆好，尹泰冠袍履带齐整，“樊梨花”凤冠霞帔凝立在侧。二人似乎都有点心神不定的样子，见他们进来，尹泰淡淡说道：“你们也站过来吧”。尹继善这才看见是当今皇帝的十七弟毅亲王允礼前来传旨，忙和母亲挨身站在尹泰身后。那张氏几时经过这种场面，瑟瑟抖着站不稳，只靠着儿子勉强站定。

“接旨人已齐。”高无庸给允礼打了个千儿，说道，“请王爷宣旨！”

允礼点了点头，高无庸立刻退下，转眼之间便又上来，双手捧着一个金盘，盘上放着一套辉煌华丽的一品诰命服饰，还有两个黄灿灿亮闪闪的头号大金元宝放在盘边，诰命服上压着一顶镂花金座朝冠，三颗榛子大的东珠中间攒一棵樱桃大小的红宝石，颤巍巍的在灯下灼灼生光——这套行头阖府都知道是正室夫人范氏的得意之宝，怎么又递来一套？——此刻，外间廊下仆夫长随丫头老婆子里鸦鸦站了三四百，目不转睛地看着这场面，静得一声咳痰不闻。允礼此时才到案前南面而立，却是口宣谕旨：

“有旨：尹泰、尹继善、范氏、张氏听宣！”

“万岁！”

四个人一齐叩下头去。

“尹泰相从先帝有年，卓有劳绩，辅佐朕躬，恭心慎事，乃朕之心膂大臣。”允礼轻咳一声，接着背诵，“且尹泰训子有方，有子如尹继善者秉公畏命，怀诚事主，廉能爱民，封疆江南以来于我朝诸军国要差办理妥善，不愧古之名臣。朕思子贵父荣之义，已屡有加恩。父子并为同朝柱厅之臣，乃亦尔家之福也。然非有张氏，则无尹继善，无尹继善，则尹泰之勋名焉得如此之显？是张氏之相夫教子功亦不可泯。今继善已贵，其母仍忝青衣之列，甚有乖于母以子贵之礼。前已封诰尹泰之妻范氏为镇国将军一品诰命，今遣毅亲王允礼持冠传旨，即着张氏谨受诰诏，同为镇国将军夫人，赐一品诰命服色。尔其受之随子赴任，毋负朕望。钦此！”

四个人一齐怔在当地。

“恭喜尹老相公，范夫人。”允礼满面笑容，又向尹继善一拱，“恭喜张夫人，继善公！”因见四人僵跪不动，诧异地问道：“怎么，你们不奉诏？——我可是自带酒筵要在此饱醉而去的呀！”

尹泰左右看看，似乎有些茫然，身边的三个人都低着头，各人心里什么滋味他心里雪亮。但这种绝不可能的事居然此时真真实实地出现在自己身上，他无论如何也适应不了。恍惚之间，他叩下头去，说道：“老臣谢恩！”他这么一开口，尹继善三人也都参差不齐地叩头含糊不清地谢恩领旨。

“这是天大的喜事，小王今日好高兴！把我带的席面抬上来，我陪大人和二位夫人高兴！”因见范氏和张氏瘫在地下都没有起身，径上前一把挽了张氏。那尹继善何等聪明之人，疾步上前双手扶起软得面条似的范氏，径是尹泰坐了主席，两个一品诰命分坐两旁，允礼亲自开樽相陪，尹继善按捺着激动得要跳出腔子的心，转桌儿斟酒。尹泰是恼中带着对浩荡皇恩的感激。范氏是羞中带怒加着对张氏的妒忌和圣命不测的畏惧，张氏则是悲喜恐慌如对梦寐迷惘无主。允礼却是觉得有趣高兴，兴味盎然。四个人各怀天差地别的异样心思同席相坐，都是来酒即饮，举杯即干，不足半个时辰，都已玉山倾颓，烂醉如泥。尹继善侍候他们各自安歇了，也几乎瘫倒在地。幸是他心思还算清明，替熟睡的母亲打了一会扇子。叫丫头过来替着，伏案提笔，挖空心思地给雍正写谢恩折子。

雍正此刻却在光火。听了弘历传来的“闲话”，他立命将弘时和弘昼都召来澹宁居。依着雍正的意思，还想叫方苞这个“老给事中”，同时叫进孙嘉淦来细问，却是弘历拦住了，说道：“这都是宫闱里的细事。就是假的，也是无形消弭了的好。只可儿子遇时，套着话问来由——不过看样子，就是不问，孙嘉淦似乎也要密奏皇上的。依着儿子，就兄弟们这里问一问就是了。”

“就是四哥说的。”弘昼揉着惺忪的睡眼说道，“这种事晓得的人越少越好。咱们先就自惊自怪的，反倒刁登大了。家丑不可外扬嘛！”他是被人从被窝里叫起来的，脸上还带着睡相。弘时听他说得极不得体，瞧着他的样子真想笑，只低着头装作不听见。雍正素来威压百僚，性冷如冰，极挑剔的一个人，偏偏对弘昼这个小儿子异常宽容温和，只瞪了他一眼，说道：“你胡说八道些什么！朕有什么‘家丑’不可对人言？这是有人刻意造谣！原来只在京师，好嘛，现在扇到平头百姓那里去了。捉住为首的，朕必处他极刑！”

弘历方在沉思，弘时说道：“阿玛说的极是，这不是无根之谣。有些宫闱里的事外头人捏造不来的。皇上孜孜求治，累了一身的病，有人心怀叵测，还在百姓中这样传言，真可令人发指痛恨！”弘昼立刻反驳，说道：“三哥，我们都是皇上的儿子，‘痛恨’还用说？现在不是商量恨不恨的事，是商量办法！像太后薨逝的谣言，十足的是宫里太监嚼舌头——不不，这不叫嚼舌，纯粹的捏言造衅乱政欺主！”

“高无庸！”弘昼一语提醒了雍正，他提高了嗓门叫道，“你进来。”

高无庸就守在殿门口，他从来没见过这爷四个半夜三更聚在一处说机密，连引娣都支开了，心里忐忑着只觉得像要出大事。猛听雍正一叫腿一颤，忙颠着步儿跑进来，说声“奴才在”，便跪了下来。

“嗯……”雍正却觉得一时无从谈起，板着脸沉吟良久，说道，“你虽然不是六宫都太监，位份不高。但你朝夕跟朕侍候，其实比都太监还要紧。”高无庸忙叩头，说道：“这都是万岁爷的抬——”“不说这个，”雍正摆手止住了他，“朕有时接见大臣，只言片语的怎么就传出去了？”高无庸顿时慌了，连连碰头道：“奴才是两代主子使出来的人，晓得主子的规矩，怎么敢在外头犯老婆子舌头？有时外官希图奴才传话，能早点觐见，塞给奴才一点红包儿接了是真的，再大点的坏事奴才没那个心，也没那个胆……就是这殿里侍候的，也都还规矩……”

“规矩？”雍正冷笑一声道，“甘肃布政使调湖南，他本人怎么就先知道的？”

“回万岁！”高无庸越发惊慌，磕着头苦着脸道，“那事儿已经发落了，是秦可儿传的，已经撵到了打牲乌喇去了……不干奴才的事……”

雍正没来由叫高无庸进来，见他吓成这副模样，不禁一笑，倏地又收了笑脸，说道：“近来宫禁不严，门户不紧，有些不该外头知道的事传出去了！——你不要怕，朕知道不是你。但你有责任！”“是是是……”高无庸揩着头上的汗连连说道，“奴才明早起来就召集他们训话，谁敢再犯舌，抽了箠条撵出去！”

“你说得好轻松！泄露宫闱秘事，朕是一定杀他的！”雍正咬着牙，语气淡淡地说道，“近日之内，朕必定教你们看个样子。都给我滚吧！”

弘历这时才开口说话，皱着眉头道：“太监们串茶馆吹牛犯舌头是有的，远播到云贵川的民间，简直不可思议。就是五弟说的，也无须惊怪，看看是什么苗头再说。如今有些事很怪，扑朔迷离。宁可续密过一点，疏漏断不可取。万岁爷是包容天地的人主，似乎也不必为这些闲言烦恼。”他的话其实和弘昼意见相同，“见怪不怪，其怪自败”，有的事不能认真，也不能解释，不然就会越描越黑——雍正当然听懂了的。但这件事愈是咀嚼，后味愈是不佳。文官武将之间结党，党援之中传谣，可以召集起来痛加训斥，可以捉来下狱、流放、杀头。百姓们传谣，连个解释的机会都没有！可畏的是有的地方已兴起白莲教，屡禁不止有扯旗放炮啸聚造反的。各地各行也都自有帮会各有势力，朝廷也没有当一回事来控制，也极易为匪人利用作难。想着，雍正问道：“弘历，你回京曾经说过，李卫荐了一个叫吴瞎子的跟你，后来他来了没有？”

“来了，”弘历一心还在想着孙嘉淦说的那些可怕的谣传，不知道这一霎雍正已经动了那么多的心思，忙一躬身，“现就住在儿臣府里，教习儿臣些功夫，阿玛想见他么？”

弘时突然一阵失望，弘历公事之余，和私邸里几个男女高手一处练习武艺，他是早已听说了的，正想着寻个题目说他“私养死士”狠狠地上一次烂药。如今这么明白认承，此事算是休矣。思量着，雍正摇头说道：“朕暂时不要见他。但这些人黑白两道都踮得开，江湖民间消息灵动，又把握着一些帮会，要施之以恩结之以义晓之以理加之以威，他们说话办事，比朝廷方便得多。你先从兵部下个折子，让他有个明白身份，接见的以后再说。就像这些谣言，江湖上有什么动静，须得让他留心。”

“是。”弘历吃透了雍正心思，忙道。

雍正端起茶一边呷着，出了半日神，说道：“你们不要轻看这件事。谣言，小则伤人，大则灭国，朕遇这种事从来不肯轻易放过。弘历现在管军务钱粮，能留心政治，这就是有大局。弘时你管政务，琐碎事千头万绪，但有风闻也要及时密陈奏朕。弘昼，朕是看你疏散，身子骨儿也不好，所以把太常寺、太仆寺、銮仪卫、太医院这些闲差给你，并不是叫你养老。你怎么可以任事不问，只在府中胡闹？你们兄弟三人秉性才德各有所长，要各尽所长帮着你们的老阿玛治理这个天下。信这个任那个，你们瞧着是那么回事，其实朕的骨肉不就你们三个？你们三个为一体，要从心里头和睦这才成事。篱笆扎得紧野狗钻不进，没有内鬼，招不来外崇，懂么？”

“儿臣们懂了。”三个人一齐叩头。弘昼道：“儿子一定记住阿玛的话。其实儿子那里有点——”他搔搔头，“有点百无禁忌，倒是人们见了儿子随便些儿，什么话都听得见。像杨名时、孙嘉淦这些正臣，还有些宦场不得意的，宫里的太监什么的，儿子都处得好。往后一定多替皇上留心。有大树才能乘凉，连这都不晓得，儿子还成个人吗？”

弘时一脸的郑重其事，说道：“圣祖驾崩，皇位交接之时那些谣言，儿臣敢断言，一定是隆科多那个老匹夫造了去的。他现在已经圈禁，但谣言已经传出去，这种人岂可轻恕？杀掉他，以震慑那些不规之徒，也不失为一法。”“三哥这个想头不对。”弘昼一脸皮里皮气形象儿，半笑着说道，“我倒觉得隆科多死不得。皇上当初继位继得光明正大，是八叔——哦不，是阿其那他们在后头捏造谣言，有事没事乱搅朝局，杀了他，更死无对证。他活着，不定什么时候能用得着，能给世人当个见证。”弘历说道：“五弟这是聪明话。不是你提醒儿，我几乎忘了。上次允初二叔病危我去探望，顺便看了隆科多禁所，还没有走到屋边就闻到臭气。看守的兵士悄悄回我，隆科多大小解都不能出屋。这么热天儿，非过病气不可！三哥，你赶紧换换那群看守的，隆科多罪再大，他前头还算有功嘛！”

雍正愈听愈觉不对，但“不对”在哪里，他一时也想不清楚，甚至对自己的儿子，他也不能把心思和盘托出。他一口接一口地呷着茶，神色平淡又似有着深深的忧郁，一直都不言声。弘时见众人词竭，笑着岔开了话题，说道：“阿玛料理事情常有出人意料的，多难办的事也都是欢喜结束。就如尹继善，他府里此刻不知怎么个热闹法呢！”雍正这才回过神来，想象着尹府情形，不禁一笑。三兄弟又凑趣儿奉迎承欢给他说话儿解闷，钟撞十一点子时时牌才恭肃退出。

第三十六回 隆科多囚狱告御状 雍正帝冥筵明孝心

隔了一日六月十八，是雍正生母乌雅氏的七十冥寿正日子。早晨天刚放明，雍正便从畅春园发驾回了大内。他先到寿皇殿给康熙和乌雅氏的坐像拈香，行了三跪九叩大礼，念了三遍往生咒，出来又带着高无庸秦狗儿乔引娣一千宫人到弘德殿接见早已等候在这里的允祉允禄允礼，弘时弘历弘昼弘瞻弘晔弘晓弘皎等子侄和一大群近支皇亲。军机处因奉旨照常办差，早已进来磕头拜过退了出去，只留朱轼一人随驾侍候。因为几乎都是家人兄弟子侄，见了礼后雍正便命各人随喜自便。却见管御膳房的常宁进来禀奏请旨：“厨下正预备早膳，请旨，是设到这殿里，还是送到养心殿？”

“朕早上用过点心了。”雍正沉吟道，“这会子还早，急什么？——嗯，这样，先抬过一桌来送到寿皇殿供到圣像前，其余的设在畅音阁水榭子东边。”因见常宁听得愣神儿，雍正笑道：“朕要赐筵——这么多人都空着肚子看戏？一边看戏一边进膳，熙熙和和热闹儿些，母后冥中瞧着也会欢喜的。——允祥胃气不好，告诉大厨房做的点心软和一点，须要能克化得动。朱师傅，你也不要回去当值了，陪朕一处坐坐吧。”朱轼忙跪了谢恩，起身说道：“老臣千情万愿！早年臣在工部，因黄河决溃误处分，罚俸三年。先太后对先帝爷说：‘朱老师清贫如洗，来客人连茶叶都备不起，罚俸三年可怎么过？国家制度不可废，我可是要拿体己儿赏他的。’赏了老臣三百两黄金！”说着已老泪纵横。雍正想着母亲，心里悲凄，看着朱轼，又觉伤怀。思及近日民间流传自己不孝弑母，愤怒中又带着无可奈何，苦笑道：“今儿给太后作冥寿，朱师傅不要伤感了。”因见张五哥进来，又问道：“你十三爷来了么？”

张五哥此时已年过六十皓首白发，他年轻时罹祸曾被允祥营救，犯罪绑赴刑场又被康熙赦免，极是忠诚不二，和允祥私交很深。自允祥病卧清梵寺，他几乎天天退值都要到榻前问安侍候，雍正已经习以为常，因此一见便问允祥。张五哥行礼起来，摇头一叹说道：“十三爷夜来犯病儿了。这会子人事不省……老奴才惦记着主子这边，赶过来请安，就便说明十三爷不能过来。主子……”他摇着头，好像含着一个酸果，满脸都是凄楚神色。

“贾士芳呢？”雍正也是心里一颤，皱眉问道，“他怎么说？”张五哥道：“已经去白云观请了。奴才想等着他来，又怕误了万岁爷这边差使，就先过来了。”雍正又问：“太医们怎么说？”

张五哥拭泪道：“太医们说十三爷脉相平和，和昨日一样，只是昏迷不醒，他们不敢妄断。这会子还在商量脉案……”

“你去吧。”雍正听说脉象平和，心中惊疑不定，却也知不十分凶险，因道，“朕这边还少了人侍候？你在这里牵挂两头，不如守在他跟前，朕也放心。”

张五哥匆匆去了。雍正怔怔望着他的背影，叹了一口气，轻声说道：“朱师傅。”

“臣在！”

“你说，”雍正偏着头道，“允祥这症候，是不是有人背后使坏，魇镇他？”

朱轼原本压根不信世间有什么“魇镇术”，但他阅世已久，这种事熙朝在皇子里头发生过，又亲眼目睹过贾士芳的手段，也有点不敢断然否定了。思量着道：“圣人不说，臣不敢妄议。但略查史籍，不绝于书，似乎确有这类邪术，自古以此成事的却没有。君子于鬼神一事，敬谨回避而已。但十三爷并没有什么不共戴天的私敌，几个政敌又都身在囹圄，怎么会有人下此毒手？臣也是不得其解。”

“现在不谈这个。”雍正掏出怀表看了看，说道，“还不到辰时，离正时辰还早。朱师傅，陪朕出宫走走。”“是！”朱轼躬身道，“请旨，主子要去哪里？”

“去看看隆科多。”雍正将表塞进怀里，淡淡说道。

雍正和朱轼只带了几名侍卫骑马出了神武门，向西，一路小跑，穿过部院街后胡同又向北就到了隆科多府邸。这是一处坐西朝东的大院落，和王府规制一样的五楹抱厦门顶，一色的青琉璃瓦都被用黑漆涂了，有的地方木档上露出斑驳的黄漆，好像还在炫耀着主人当年的辉煌。沿门外石阶修了一道凸形的高墙，阴沉沉挡住了锁锢得死死的铜钉朱漆大门。夏日骄阳把墙照得死人脸一样又灰又白，那墙头上已经长出了青青的狗尾巴草。雍正下马来，见朱轼老眼昏花地站在墙前发怔，便问：“朱师傅，你怎么了？”

“雍正二年我来过一次，请隆科多拨款修缮皇史宬。在这门前被挡驾，说隆大人忙，叫我直接去户部接洽。”朱轼脸上似喜似悲，“打那之后我再也没有登过这个门。今天到这儿来，心里不能没有感慨……”雍正没来得及说话，侍卫索伦已从北侧门那边过来，说道：“已经和这里管事太监说了，咱们从北边进去。”雍正点点头，跟着索伦向北半箭之地，果见在墙上开着一个四尺多宽的洞，安着铁栅门。门洞开着，十几个太监衣冠齐整，伏俯在焦热滚烫的砖地上，个个热得满头汗流。雍正看也没看他们一眼便进了院子。里头守护的却是内务府的人，已得知皇帝来了，一群打着赤膊的衙役忙成一团在穿换公服，打头的是个笔帖式，小跑着过来，跪下就磕头，说道：“主子，隆科多不在那边，请主子这边走！”

正要进仪门的雍正止住了脚步，诧异地问道：“他不在正院？正院谁

住？你是哪个衙门的？”那笔帖式极迅速地又双膝跪下，说道：“奴才是内务府的笔帖式黄全发。隆科多本人在后院马厰。”“马厰？”雍正像被刺了一下，偏着脸道，“怎么会住那里？这是谁的批令？”

“本来住在正院的。”黄全发见雍正脸色不善，忙道，“后来慎刑司来人看了，说他是犯罪的人，不杀他就是便宜，还要当老太爷供起？——就迁马厰里去了，小的只是管这院子，马厰监所又归太仆寺管。这处圈禁所是三个衙门共管的。”

“总头儿呢？”

“总头儿是太仆寺的监押司官王义。他不在这儿，只有时来看看就走了。”

雍正不再说话，和朱轼一前一后到北偏院马厰门前，里边看守的人早迎跪在地——这里又是太监在看守了。二人一进院便嗅到一股难闻的气息，却不像马粪味儿，像是一股带着腥味的臭鱼和呕吐出来的稀物混在一处，还夹着点饭菜的“香”气。雍正立刻眉眼鼻子和嘴都皱一处，手掩着鼻子跟着太监来到一个大铁栅前。这是一间厰房，有两个马槽宽，马槽早已拆掉换上了铁栅，一块油布沿房檐卷起，看来是下雨时挡风吹雨飘时用的。里边一个矮桌子，上面放着瓦罐和一只大碗一双筷子，旁边一条蚱蜢小凳，和桌子一样都是白木，没有刷漆，沾了一层似油似灰的污垢。桌子上还放着一块啃得只剩下青皮的西瓜皮。靠里边墙一张小绳床，床头放着一个大尿罐，罐上盖了一张纸——那股恶臭，大约就由此而发——床上蒿荐上铺了一领席，一个凉枕，一个竹夫人和一床薄被，便是这“屋”里全部家当。雍正走到跟前，一股臭味扑面而来，这次却是极为“味厚”，他定了定神才抑住了反胃，凑到铁栅跟前看时，隆科多正在床上脸朝里躺着，似睡不睡地晃着一把破薄扇。雍正轻声叫道：“隆科多。”

隆科多没有应声。

“隆科多！”守护太监大声道，“你聋了么？皇上来了！”

隆科多身上一颤，抖着手支撑着坐起身来。一眼便瞧见雍正和朱轼站在栅外树影下，他一下子呆住了。瞪着呆滞的目光，乱蓬蓬的胡须和头发都随着头摇动着，仿佛看一个陌生人一样盯了雍正，嘴唇翕动着，好像磨磨叨叨念诵着什么。半晌，他突然清醒过来，大叫一声“主子——”疯子一样赤脚片子下床，扑到栅栏边爬跪在地，两只手紧紧握着铁栅条，嚎声叫道：“老奴才又见着您了！”他惊恐的目光一眨不眨，似乎只要一瞬目，这位能决定自己生死荣辱的至尊就会突然消失！

“朕来看看你。”雍正看着这位曾经权倾朝野的“舅舅”，当初在府中踉跄一跤脚九城乱颤的宰相，恨、惜、怜、痛、悲一齐涌上心头，倒了五味瓶子似的什么滋味全有。他不敢正视隆科多的目光，也闻不得那屋里的恶臭，舒了一口气吩咐道，“给他打开这劳什子铁门——马厰外头院里

那株桧树下给朕和朱师傅设个座儿。”掌钥匙的太监迟疑了一下，说道：“他有时候犯疯病，怕发作起来伤了主子……”“你才是疯子！”隆科多头摇手颤，怒声低吼，“我不装疯，早叫你们打死了！”雍正怔了一下，只微微顾盼了一下便疾步出了阍院，在老桧树下的椅子上坐了。

隆科多已从极度的兴奋中恢复了理智，他的这位外甥皇帝此番探望，虽然决无不利于自己的事，也不可指望有太大的恩典：因为无论赐死自己或者释放自己，只消派一名小苏拉太监传旨就办理了。他伸展了一下又脏又皱的青布袍子，把前额上乱蓬蓬的头发向后抵了抵，将木拖鞋子后跟提着穿上，尽量步履稳重地踱到雍正面前伏地跪倒，口称：“罪臣隆科多叩见皇上，伏愿皇上万岁千秋圣躬安详！”

“那边有块条石，你坐着吧。”离开那个臭烘烘热烘烘的马厩，雍正气色好看了一点，一颌首对隆科多说道，“朕来看看你——索伦，叫所有这院里人都退出去！——没有想到你如今是这个情景儿，原该关照一下的……”“奴才是死有余辜的人，吃这点苦已是皇上的恩典，岂敢更有奢望？”隆科多道，“只是奴才还有话，有机密要事奏陈皇上，皇上这一来，臣虽死九泉，也含笑瞑目了……”说着泪下如雨。

“你说这话奇。”雍正想起隆科多方才的“疯话”，皱眉说道，“你是已经有旨永远圈禁的人，圣祖和朕都给过你免死誓书，怎么这么怕死？你有什么事要奏朕呢？”

“这里的看守要加害奴才！”

“谁敢？——他们打你？”

“万岁金尊玉贵之体，哪里知道覆盆之下暗无天日！奴才……奴才已经连着背了两晚的土布袋了。万岁不来，早则明日，迟则后日奴才必死无疑！”

雍正看了朱轼一眼，他真的不知道什么叫“背土布袋”。朱轼忙道：“臣读方苞《狱中杂记》，背土布袋是私刑，将犯人夜里缚起，背上压上一只装满土的布袋，身子稍弱一点，一夜就死了，而且无伤可验。”雍正勃然大怒，问道：“谁？这些杀才真的无法无天了！”

“不知道……”隆科多悲恸得浑身颤抖，伸出两只带着绳痕的手腕，“他们蒙了我的眼，缚在床腿上，又是夜里……奴才昼寝，就为挺过这一夜之苦——那是不敢合眼的……”

“你有什么事奏朕？”

“朝中还有奸臣！”

“谁？”

“廉亲王！”

“阿其那？”雍正一笑，才想起逮捕允禩前隆科多已失去自由，因道，“你大约不知道，他现在和你一样。”

“廉亲王背后另有其人！”隆科多多少有点意外，看了雍正一眼说道，“他既然被逮，难道没有供出来？”

雍正站起身来，扇着扇在树下兜了一圈，细望着密不透光的大树冠，冷笑一声说道：“这株桧树有八百年了吧，当时有个秦桧。你要做本朝的秦桧么？你就因为心术不正身陷囹圄，身陷囹圄还要怙恶不悛，还要害人，你活够了么？”“罪臣焉敢？”隆科多面不改色，一揖说道，“先太后薨逝时，廉亲王要臣陈兵造乱。因为张廷玉把住了军机处调兵虎符没有成功。当时罪臣说这事情是灭门之罪，万万不可。八爷——允禩说，‘就是灭门也另有其人。你以为我想当皇帝？你错了！’”他顿了一下，又道：“罪臣偷借玉牒，也是奉的允禩指令。当时他说‘有人要用’。也说，‘这种物事我不信它，也从不用这法子治人。’——还有，万岁爷出巡河南未归，允禩叫了罪臣去，说‘机会千载难逢’。命罪臣利用职权带兵进驻畅春园。罪臣当时说，‘天下已定，我就占了畅春园，你能坐稳这个江山？’他说：‘只要不是雍正，谁坐也都一样。’……皇上，奴才本该零刀碎割，万死犹不足辜的人，已经到此绝境，还有人想加害灭口！若无奸臣，此时又岂能于高墙之内行权作恶？”雍正听这几件事自己竟一无所知，不禁骇然，看朱轼时也是惊得面如土色，因问道：“朱师傅，你看……？”

“万岁，此事非同小可。容臣细思后再奏。”朱轼心中闪过一个人，竟无端地打了个寒颤，转脸问隆科多，“你还是个人臣？你受了什么人挟制甘心从恶？当初未逮时，皇上朝夕可见，你何以不自首认罪？”

隆科多看也不敢看这位双眼喷着怒火的老师相。伏下身子，将头埋在两臂间稽首叩头啜泣，断断续续说道：“罪臣丧心病狂……朱相这话真使臣九泉无颜！当初皇储未定，群王争嫡，万岁势力最孤。起初是允禔，后来是允禩声势最大。我们佟家一门都和八王交好，先帝重用罪臣之后，叔父佟国维和臣密商，由我来保今皇上。立定契约，无论谁胜都要维护族门……契约不知什么缘故落到允禩手中。他们……他们就以此要挟，逼臣上了贼船，以致愈陷愈深不能自拔……臣自幼追随圣祖，又受托重任保扶皇上，本应矢志不二为君上捐躯尽劳。谁知自甘堕落为匪人所用，永坠轮回地狱，生难见天日，死难见圣祖地下之灵，千古罪人无过于臣……今天见了主子痛诉曲衷情曲。求主子将奴才交付有司明正典刑，为后世奸臣祸国者立戒！”隆科多说完痛哭失声，已是泥一般瘫倒在地。

隆科多毕竟是宦海沉浮阅世极深的人，他从看守自己监护太监的态度颜色陡变中意识到弘时要下毒手灭自己的口，因此乘机破釜沉舟地告这一刁状，却又隐去了弘时名讳，以防扳不倒这位炙手可热的阿哥，反

而身罹更大的不测，且这样一来，也把自己摆在了“允禩党”里一个二等角色位置。虽然仍存机诈心，但人处绝境悲凄不胜之情却是真的，雍正见他这般，也不禁惻然涕下。良久，才徐徐说道：“论起你的过恶，朕将你付之凌迟头悬国门犹有余罪！念你还有一念之心在君父上头，朕不追究了。回头给你纸笔，把你知道的都写出来。密封奏朕，你知道法度，这种事泄露到六部里，朕虽有好生之德，也挽救不下，你要慎之又慎。安生守法遵命，不要再生妄念，朕可以给你个天年。”说完站起身来，看了看表，叫过索伦吩咐道，“你留下善后。隆科多不要住马厩，可以回他原来正院里住，圈禁院内不限他行动。这里守护的人全部换下来，发往——”他犹豫了一下，用征询的目光看着朱轼。

“皇上，”朱轼一边听，早已在心中反复权衡了，因道，“隆科多今天说的不但事体极大，而且不是一时半刻料理得清的。这里守护的人有两种处置，一是直接看管的全部发往密云，找一处皇庄关起来互相告举，二不动声色，各回原在衙门照常奉差。只守管太监要由内务府看管起来，严鞫谋害隆某的凶手和谋主，密奏皇上然后再议处分。”

“好。”雍正满意地翕了翕嘴唇，“给隆科多换一身行头，看成了什么样子了！——朱师傅，咱们走！”

于是二人出门上马，雍正揽着辔绳沉吟道：“朱师傅，你好好替朕想想，‘有人’是谁，回头我们二人再谈。”

“是！”

雍正君臣二人返回大内正好巳未午初时分，诚亲王允祉为首，以下允祺、允祿、允禔、允禩、允禄、允礼等皇兄皇弟，以下弘时弘历弘昼弘瞻弘晄七十多个子侄，还有三四个与康熙同辈的老亲王都已齐聚在畅音阁水榭子对面的月台上，月台旁边则是一大群额附，老的六十多岁躬背哈腰，少的正当及冠气宇轩昂，也有七八十人。这些兄弟们，女婿们难得聚到一处，都各自寻自己投缘的请安问好。大说大笑的、窃窃私语的、指手画脚说事情的，乱糟糟一片人声。帷幕后却是皇后、嫔御和几个老太妃，还有几十个和硕、固伦公主，却甚是安生，只听佩环叮当、微咳声，间或有几句说笑。听高无庸扯着嗓子叫一声“皇上驾到”！众人立时悚然屏息，黑鸦鸦跪了一片。台上戏子们已经上妆，连鼓板乐队，畅音阁供奉太监也都齐齐跪下叩头，齐呼万岁。

“今儿只朱师傅是客人，大家随意儿一点。”雍正见朱轼似乎有点不知所措，笑着扯起他的手，说道，“其实朱师傅当年已常陪圣祖爷看戏，下头这些王爷多是你的学生，也不犯着不安——都起来吧——三哥，来，朕和你、老十六、老十七，还有老二十四、朱师傅我们坐头桌。其余他们早安排好了——叫他们传膳！”

“老二十四”叫允祿，是康熙最小的儿子，今年才十二岁。雍正登极不到六天，就封了贝勒，今天本来坐在第五席。雍正越过十几个哥哥点

他坐了首席，顿时招来无数双眼睛。众目睽睽下，只见他端凝起身肃冠整衣越席而来，至雍正面前跪下说道：“皇上，臣弟不敢——这里这么多的叔叔伯伯，还有几位老亲王爷。皇上抬爱之情我也不敢辞，可否就叫臣弟沿席执壶劝酒？”

“好弟弟，懂事！”雍正眼中满是慈爱的目光，“圣祖爷在时，你就坐过首席的，你比弘昼还小着几岁呢。朕政务匆忙，向来却一直惦着你。写的功课朕都看了，很有进步儿。既这么说，就依你。轮桌儿劝酒，完了还到朕身边来坐。”此时满座人众看着允祉人物俊秀端庄，言语恂恂有礼，都不禁啧啧称羡。唯独允祉心里明白，当初康熙在畅春园临终传位，千钧一发之际，为口谕不清晰兄弟勃谿，就是这位六岁的“好弟弟”口无禁忌，头一个叫出来“皇上说叫传四哥”，咬得死死的说“我听得清爽”——如今雍正要报这份情义了。允祉正胡思乱想间，筵桌上水陆果珍已经递次布上来。四十张桌子间，太监们来来往往穿梭般按序摆上葡萄、荔枝、西瓜、苹果……主菜只有八个：一大盘全猪肉丝，一盘羊乌叉，猪肉茄子馅提折包子一盘，攒丝肥鸡一盘，醋溜白菜一盘，糟鸡糟肘子一盘，酸辣羊肚一盘，熏鹿肘一盘，加上四个银碟小菜，二个银螺蛳盒小菜，每人一碗稗子米干膳一盘象眼小馒头……倒也把桌子摆得五光十色琳琅满目。首席后正中供台上奉献太后冥灵的另加一桌，却是一千枚拳头大的六月白寿桃，白生生鲜亮亮的十分惹眼。雍正见菜品上齐，徐徐站起身来，向供在身后的“仁皇后”灵位躬身三鞠躬，拈香默祷了一会儿，回身到座上，向高无庸一点头，高无庸立刻高声道：“开筵——开戏了！”

在锣鼓声中帽儿戏开场。扮了麻姑的葛世昌双手捧着个硕大无朋的桃子向王母献寿。戏班子班头掌柜飞也似跪下来，双手将戏单子捧上。高无庸忙接过来转呈雍正。

“唔，很好。”雍正漫不经心地浏览着，随手点了《天妃济世》和《咒枣记》两出，笑着对允祉道，“母后生时就爱看这些神魔戏，其实朕无所谓的。三哥，你也点一出。”允祉接过戏单看了看，却点了《木莲救母》，还有一出《金丹大道》。《金丹大道》也还罢了，木莲一戏却是写其母生前吃人喝血恶业满盈，死后坠入轮回地狱不得超生，木莲身入九幽十八狱营救母亲的故事。虽说结煞极好，但这“恶业”二字，放在乌雅氏的身上，也真是有点不伦不类。雍正脸上掠过一丝不快，又道：“朱师傅，你点，不必拘神魔戏了。”朱轼也是不爱看戏的，随意点了一出《宝刀记》笑道：“臣从不看戏，也不知这‘宝刀记’演的什么，应景儿承奉太后就是了。”接着允禄等人也都点了。

正戏开场，雍正便显得有点心不在焉。他瞥了一眼儿子们那一桌筵席，陡地一个念头升起来：莫非这三个孽种如今为鬼为蜮，在下头演夺嫡丑剧了？隆科多已是身居极品的人，八阿哥还敢要挟他上船，这艘“贼船”要驶往哪里？“有人”又是谁呢？又想到外省民间纷传宫闱谣言，把自己说得隋炀帝一样不堪，捏造得有鼻子有眼的，顿时心乱如麻。看看下面吃酒说笑兴兴头头看戏的勋戚，再看看高无庸身后那群直着脖子看戏

的太监，雍正油然生出一股厌憎之情，只按捺着性子吃菜饮酒，搭讪着允祉允禄的话。台上只恍惚见花花绿绿的人影晃来晃去，台词竟充耳不闻。允祉和允禄他们倒是看得津津有味，时而穿插说几句京里这个班子好，那个班子败了，哪个班主使坏，用耳屎坏了庆佑堂的罗四方的嗓子……时而给朱轼解说折子戏前面的来由戏文，连朱轼都渐渐看入了戏。

“你们坐着，只管说笑看戏。”雍正心里烦躁得坐不住，一边思量着起身离席，说道，“几个老叔王、老皇姑那里，朕要去劝一杯酒。”说着便向左首两席走去。郑亲王、简亲王、老果亲王他们忙都起身相迎。

此时台上正演《混元盒》，正是《封神》故事，倏而鬼神乱窜，倏而烟雾弥漫，越发的热。那葛世昌扮的赵公元帅，直从两丈高的梯顶，一个大转回旋连翻三四个筋斗从空而降，落在台子中央，稳稳一个亮相，扯着嗓子叫道：“我好——恼啊！”

“好！”二百多人轰然大叫一个堂彩，惊得敬酒刚回席的雍正身上一颤。此时恰过弘时弘历一桌，兄弟三人早已站起身来鞠躬行礼。弘历笑道：“这个姓葛的戏子今儿真卖命，年纪看去也不大呀？——没有三十年工夫不敢玩这一招的！”弘昼笑嘻嘻的，说道：“我枉看了半辈子戏，叫了多少堂会，总没有见葛世昌这样儿的好角儿，生旦净丑样样出色……”还要往下说，见雍正瞪自己，才想起雍正多次申斥自己“叫堂会玩戏子，不务正业！”舌头一伸，后头的话咽了回去。

弘时微笑着道：“弘昼最会看戏的。今儿太后六十冥寿，姓葛的当得效力卖命！”

父子正说话，台下忽然一阵哄笑。雍正回头看时，台上已换了《郑儂打子》。扮了丑儿的葛世昌在雨点一样的板子下疾步躲闪，却又装出死命挣扎的模样。老生板子一停，便揉屁股抹嘴儿地扮鬼脸儿，逗得台下前仰后合。那老生累得气喘吁吁，吹胡子瞪眼道：“你这忤逆不孝的东西，一板也打你不着，真气煞老爹！只索寻根绳儿自尽了吧！”

“别别别——您老爷子可别这么着！”葛世昌抱着板子，就势儿发科道，“雍正爷刷新吏治，这么好的太平日子，咱们爷们得好好过呢！再说了，万岁爷将来还要办千叟筵，您不去讨盅福酒吃吃？您打不着我，那是因您在常州府，葛世昌在北京，那板子太短了。打死了我，谁还看咱爷们的玩艺儿呢？”

饶是雍正秉性严谨且心绪不畅，也被葛世昌逗得一笑，说道：“这个狗崽子的玩意儿不错，赏他二百两银子！”又道，“这会子先不用谢恩，待会儿散席了再过来。”高无庸忙躬身，赶到台上传了旨，那班戏子越发打叠精神，连鼓板也打得格外起劲了。

一时未末申初时牌，雍正便叫散场。他一边起身，笑着对朱轼道：“朱老师有岁数了，不用再回军机处，回家里歇一晌，明儿送牌子进

畅春园。由弘时兄弟陪朕到观音堂礼佛就是了。”弘时三兄弟正接见葛世昌发放赏银，几个门客忙着帮他们散福桃，接谢恩折子，听见叫陪驾，忙撂下众人赶了过来，随雍正到畅音阁后礼拜观音。

他们这一去，这边一群人立时如释重负，王爷、太监、戏子混到一处，也不忙收拾残席，只是说笑逗趣儿，议论今日戏文。允祉招手叫过葛世昌道：“喂，葛家的！你那个亲戚常州府的票拟已经批出去了，不该谢谢爷们？”“是了是了！”葛世昌一溜小跑过来，打千儿笑道，“这都是王爷和十六王爷的成全，方才三王也给小的透了风儿，小的这出《郑僭打子》活儿就做得那么清爽？”允禄一眼瞧见李汉三也在那边桌上，扑哧一笑，说道：“今儿李汉三也来了？”

“是，”李汉三也忙过来，躬身一礼，又笑着对葛世昌道，“后庭花今儿出风头见彩！我们万岁爷难得这一笑呢！”允禄手上戴着个玉石大扳指，顺手丢给李汉三，道：“这个赏你！”李汉三故作惊诧地后退一步，说道：“这是忌讳物件，王爷怎么赏我这个？”

几个人都不禁诧异，允禄说道：“这是常戴的，我从小戴到如今，没听说有什么忌讳。”

“我从打入京就听人说，北京人如今和福建人一模似样——爱男宠。”李汉三一本正经说道，“女的月癸忌房——房事，男的却有痔疮，那些犯了痔的就戴个大扳指，也是回避相好儿的意思。我没这个癖好戴上这物事，不知道的还道是我也有了龙阳之好……”他没说完，众人已是大噱。允祉笑得捧着肚子道：“弘历养这么个撒野的杀才，连我们王爷都开起玩笑了……”李汉三指着葛世昌手上的嵌宝石大扳指，笑得弯着腰道：“王爷留心，葛家的犯了痔疮呢！”

众人又是一阵哄笑，见雍正带着弘时等人过来，才忙止住，起身肃立恭迎。

第三十七回 杀名优皇帝严宫禁 诛妖僧士芳邀恩宠

大约在观音堂里静了一下，雍正心绪看去很安适，一边坐了，见小太监端上冰块，自拈一块噙了口里，又命分赐众人。这才对葛世昌道：“你的戏演得好，念打做唱都有根底，角色行当扮得也都够分寸。太后老佛爷在世别无嗜好，朕随着行孝承奉而已，今儿几出戏逗得朕也笑了，你不容易！”

“万岁爷！”葛世昌没有想到雍正这么随和，原来绷得紧紧的心弦松弛下来，连连叩头道，“小的们这些玩意儿能入您老法眼，就是小的们如天的福分！老佛爷见万岁爷勤政爱民，有一点空时辰还纪念着她老人家，就为九天圣母心里也欣慰允喜！就小的们这些下九流，如今串乡走户，乡里的百姓们都富了，都说是尧天舜地，从来没有过的太平饱暖日子，再加上风调雨顺，都盼着雍正爷万岁长生不老！这都是万岁爷一片诚孝感格了天地——连我们都跟着沾光儿。”

雍正不禁大笑，顿时显得容光焕发。他一生最得意的就是康熙曾夸他是“诚孝”之人，葛世昌戏台上赞颂雍正刷新吏治，这里又说乡户间家给人足天下饱暖太平，虽然说得秩序不清，但句句都挠到了痒处，不由大喜，叫道：“高无庸，把这碟子点心赏他——可怜见的，吃这碗戏子饭不容易！”

“万岁！”葛世昌顿时浑身发热，有点飘然欲醉，连连磕头谢赏，“小的不知哪辈子修来这大福分！这碟子点心比金子贵，小的要分给班里的徒弟们，叫他们都分润皇上这份恩宠！”他顿了一下，又道，“小人们虽在下流，天下人都传言万岁爷的字赛过王羲之。今儿趁主子高兴，要能赏小的个‘福’字儿，小的一门九族都生生世世感恩无地了……”

像所有贪得无厌的人一样，葛世昌缺乏那种恰到好处的境界，不知道该什么时候停止最好。赏赐“福”字，是康熙晚年逢年过节时眷顾老臣宰辅和退休养居的元勋大臣时的特殊恩典。别说是戏子，一般台阁卿贰大臣也不敢轻易开口求赐。他这一开口，连弘昼也不禁心里咯噔一声，弘历弘时也都把目光射向雍正。雍正仿佛手略微颤了一下，旋即笑道：“好，圣母冥寿，朕就给你个特典！”说着要过纸笔，就着膳桌大大写了个“福”字。笑道：“拿回去挂起来能辟邪。省得常州府没人看戏。”本来事情到此，敬退谢恩，久了也就忘了。偏是葛世昌今天欢喜得五神皆迷，竟随口问道：“万岁爷，您晓得常州知府是哪个？他是我的表台！”

“嗯。”雍正的脸色已是阴了天，嘴角挂着一丝狞笑，问道，“是吗？”葛世昌笑道：“这还不是皇上的恩典，您大笔一挥，他就是了。”雍

正还要问详细，弘历身后的李汉三突兀一句说道：“万岁！孝廉李汉三要谏主子一句：葛某只是个优伶，他可以询问国家职官调配么？”

允祉一直都在胡思乱想，一时想着要回去看三希堂法帖，一时又想着方才的戏文，见弘昼手指上戴着个亮晃晃的嵌宝石大扳指，又忍不住偷笑。猛听李汉三这一嗓子，才吓得回过神来，已见气氛不对，因大声道：“李汉三，这里有你插的口？仔细失仪！”李汉三挤出身来俯伏在地，顿首正容说道：“诚亲王爷，要是戏子都可以干政，太监即可以欺君。我是堂堂正正的贡生，谏君以正理，有什么错儿呢？”

“你谏得好。”雍正盯着李汉三，语气淡淡的，又瞥了一眼目瞪口呆的葛世昌，说道，“是朕疏于监戒了。确如你所言，戏子可以干政，太监即可以欺君。昔日开元之治，李隆基何其英明，耽于声色即肇天宝之乱。梨园三千弟子祸国之罪难恕——你是哪府的幕宾？”

“回万岁，我是宝亲王的执砚清客。”

“好，有其主必有其仆。”雍正格格一笑，转脸面向慌乱得不知所措的葛世昌，用冷如寒冰的目光凝视良久，问道，“你知罪么？”

葛世昌此时已面如土色，捣蒜价叩头道：“小人实在不懂事，误犯了天颜，只戏文里郑僭是常州人，万岁爷提起来，小人不过巴结个高兴儿……”允祉眼见雍正的目光愈来愈阴寒，葛世昌哓哓辩解又很不得体，忙躬身赔笑道：“这种戏子，除了眉高眼低巴结，什么也不懂。小人心性近之不逊远之则怨。主子何必生他的气，您的身骨儿金贵！”

“朕生他的气，他配？”雍正方才说话，早已瞧见允祉心不在焉，又偷偷发笑，心里已是大不欢喜，见他又出来替葛世昌说情，更不啻火上浇油，冷笑一声扬着脸说道，“孟子云社稷为重君为轻，朕身子骨儿金贵，这大好江山更金贵！这戏子擅索‘福’字，又擅问官守。如不重处，后宫里太监有一日就要问朕的子孙‘谁是军机大臣’，此祸曷可胜言——来，拖他去用大棍打！”几个太监一拥而上，老鹰撮鸡般提起葛世昌便往下疾走。那葛世昌不敢呼救，挣扎着，一脸乞容楚楚可怜，怀里的点心散落了一地。允禄弘昼满心想救，见允祉都碰了没趣，自是不敢言声，心里暗暗着急。弘时则生恐他喊出“三爷救命”，把自己也扯连进去，脸色焦黄地站着心里扑扑直跳。只弘历含笑而立，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那班戏子早已吓得软瘫了，伏在地下只是瑟缩。允祉却仍不甘心，老着脸又赔笑道：“万岁，今儿是老佛爷的冥寿，大家欢喜——”

他话没说完，东北角已传来板子敲肉的声音，那葛世昌杀猪般大声嚎叫求饶，口中却含糊其辞，听着倒像一串惨厉的怪唱，夹着一声接一声的板子，听得人人毛骨悚然。允祉还要再说，高无庸小跑过来，说道：“请旨，打多少？”

“这杀才嗓门儿倒真不坏。”雍正被怪唱声逗得一乐，倏地又收了笑容，对高无庸道，“打不死他，你就替他死！”高无庸被他吓得身子顿时

矮了一截，再也不敢说话，脚不沾地走了，不知向行刑的嘀咕了几句什么话，只听“扑”的一声闷响，葛世昌呻吟一声“我的爷吧……”便不再言声。畅音阁这边众人立时死一般寂静。

弘历原本见葛世昌无礼，倒也赞同刑处他，但没想到雍正竟尔下此辣手，听那人的一声绝气呻吟，心里也是一寒，暗自叹道：“一代名优，可怜如此下场。”

“这班做戏的无罪，戏唱得好且应该赏。”雍正笑道，“葛世昌有罪，不株连到他们。加赏他们一千两银子，外加给葛世昌五十两发送银，叫他们赶紧抬回去安葬，天热，放不得的——阿弥陀佛！”戏子们忙都胡乱叩头谢恩，一哄过去收拾尸体。雍正命高无庸传各宫总管太监来听训，见李汉三还在跪着，因笑道：“莽书生，你也起来吧。你越秩奏事，也有个‘不应’之罪，但你的话说得好，提醒得及时，这又有功——”他横了一眼弘时兄弟，“这个谏奏，如果是朕的儿子来说的，那该多好！——所以朕不罪你，但也不能给你官。一言之幸加官封职也是人主之误。既是贡生，可以凭本事殿试，有这份资质胆气，谁也限量不了。”

李汉三原是瞧不惯葛世昌的卖弄男色相，又见他在皇帝跟前放肆妄为，一股气顶着贸然挺身说话的。他本来有点怕触批龙鳞，给弘历带来不利，见雍正这样从谏如流矫枉过正，心中早是一块石头落地，忙躬身道：“贡生只是出于义愤，不计后果贸然行事，不敢稍有幸进之心。此戴罪之身唯有感佩皇恩，努力读书养气收敛而已。万岁爷一个‘莽’字，贡生即终生受用不尽！”

“唔！”雍正若有所思地看了他一眼。他也觉得李汉三锋芒毕露，要训诫他“读书养气”，不料李汉三却自省出来，这份灵气人所难能。雍正还想考校他学问，见太监们排着队一个个控背躬腰垂手趋步过来，便命秦狗儿将御座向中央移了移，吩咐：“太监无论大小，都跪下，其余不论高低，都站着。”

雍正手摇折扇，轻松地跷足而坐，轻咳一声说道：“朕今儿开了杀戒，杀的是个戏子。你们大约都认得，叫葛世昌。”

他顿了一下，太监们本来伏着的身子又向下伏了一下。

“自从藩邸里朕处死叛奴高福儿，朕登极以来杀人都要叫六部议罪。朕是有这个‘好生之德’的。”雍正面容似笑非笑似怒非怒，“葛某的戏是好的，为甚的要诛他？因为他只是个戏子，演好玩艺给人瞧热闹儿是他的本分。就如你们，是太监，安生侍奉主子衣食起居，主子闷时说笑取乐儿，这是你们的本分。但葛某他不安这个本分。居然乘着主子高兴，不防头的时候干问外官职守，妄求非分之福。所以，朕就治他的死罪。”

雍正还想再说几句道理，忽然觉得有点目眩，定了定神说道：“人生天地之间都有个‘分’，朕这么坐着，几位王爷他们都站着，你们就得跪着。这就是孔圣人定下来的制度，叫‘礼’。越礼就是非圣无法，就要惩

治。嗯……这一段朕忙于整顿吏治筹谋国策，宫里很有些顽钝狡奸之徒，到处嚼老婆子舌头，无中生有地散布宫闱谣传。朕本心实是想捉一个太监打杀了为妄言者戒，这个葛世昌却撞到了刀口上。杀他，明明白白说就是给你们看，给你们立个榜样。要存了‘宰鸡给猴看’的心思，料着朕未必杀猴，你就只管试着来！保定府净了身子等着入宫侍候的有的是！——再敢妄言生事，朕连知情不举的也一并诛之，决无宽贷！”

弘时见雍正脸色愈来愈苍白，声音也变得嘶哑，心知他要犯病，因见是话缝儿，忙道：“老爷子，这些个奴才不给他们见个真章不知道喇叭是铜锅是铁！您今个儿着实累了。且别为他们伤着自己身子。依儿臣说，先回去歇歇。他们这头儿子从今多留心些，逮着一个犯贱的拾掇了油锅炸，准成！”雍正这会儿越发目眩，心头嘭嘭像小鹿在撞，天地宫阙人物都在不停地旋转，听了弘时的话勉强咬牙笑道：“好，今儿就且说到这里，言出法随，朕说一句——是一句！”弘历此时也慌了，打着手势请允祉允禄等人跪安。弘历弘昼兄弟们扶掖着他到永巷，一边悄悄叫传御医，一边上乘舆抬了雍正，暂时回了养心殿。

换了个地方，雍正觉得略好了点，胸口不是那样堵着烂絮样的又慌又闷。由着弘时兄弟七手八脚将他安置在东暖阁，喝了两口凉茶，雍正便觉得心里清凉了许多，脸色也回转上来红润，只是自觉身上热又出不来汗，命人拧了热毛巾搭在额上，轻声吩咐道：“朕想安静一会儿。你们不要都围在这里，弘时可以回园里，韵松轩不知有多少人等着见，不去，又要传谣了……弘昼去清梵寺看看你十三爷。顺便问问那个贾士芳，我兄弟二人同日犯病，是不是……克冲了什么。弘历你就留这儿侍候，给朕读……诵点诗词什么的……”他无力地摆摆手，众人便都肃然退下。弘历亲手点了息香，定了神坐在一旁，一首一首舒缓而悠远地背诵：

一夜东风，枕边吹散愁多少！数声啼鸟，梦转纱窗晓。来是春初，去是春将老。长亭道，一般芳草，只有归时好。

“回阿玛，是曾舜卿的……”

秋寂寞，秋风夜雨伤离索。伤离索，老怀无奈，珠泪零落。故人一去无期约，尺书忽寄西飞鹤。西飞鹤，故人何在？水村山郭！

雍正蒙眬中眼饬口涩，兀自道：“这是孙道绚的《秦楼月》。朕还记得……太……太凄凉了，背首《诗经》吧……”弘历见他眼旁挂泪珠，轻轻用手绢揩了揩，轻声诵道：

简兮简兮，方将万舞。日之方中，在前上处。硕人俣俣，公庭万舞。有力如虎，执辔如组。左手执籥，右手秉翟，赫如渥赭，公言锡爵。山有榛，隰有苓。云谁之思？西方美人。彼美人兮，西方之人兮……

雍正说声“甚好”。还要命他再诵，忽然见允祉进来一躬，说道：“老

四，母后在慈宁宫那边，咱们一道儿过去请安吧。”

“好，我这就去。”雍正迷迷糊糊下床趿鞋，刚刚出门，却不见了允祉，身边却跟的是李卫，恍惚间已忘了是在梦境中，因问李卫：“你怎么来了，看见你三爷过去么？”

李卫笑道：“我想主子了呗。翠儿还给主子新作了两双鞋，还有给太后带了十二坛糟鹅掌，给老主子祝寿来了。”雍正笑道：“如今有了养廉银子，你还穷么？”一边说便向慈宁宫方向走去，却见马齐、方苞、张廷玉都在。年羹尧却躲在宫门口的石狮子后头，似乎不敢出来。恍惚间雍正已忘了他死，冷笑一声说道：“你居然有脸见朕！”

“主子，”年羹尧蹭出来说道，“我敢指天为誓，造反的事我没有——隆科多他是见证！”雍正不理睬他，心里急着去见母亲，似乎怕十四弟允禩抢先到母亲那儿去讨好儿似的，头也不回说道：“不造反该死也得杀！造反的该不杀朕也不杀！”忽然见太后乌雅氏老态龙钟拄着拐杖出来，却是李德全和允禩一边一个搀着，颤巍巍站在阶前盯着自己不言语。

雍正见太后神色不喜，料是允禩先行一步进了谗言，深悔自己没有和允祉一同赶来。趑趄一步跪下请安，说道：“母亲安心颐和凤体，儿子不肖，但没有对母后不敬之心。您不要听谣言。”

“谁说你不敬不孝来着？”太后眼望着远处似笑不笑地说道，“那是隆科多的坏水，他把‘传位十四子’改成了‘传位于四子’，不干你的事！”

众人“噢”齐声欢叫，所有的人一齐变成了牛鬼蛇神狂呼乱舞，叫道：“传位十四子——传位十四子——传位十四子噢啰！”雍正惊恐间，见年羹尧舌头伸得老长，滴着血扑身上来，口中道：“篡位就篡位！你篡位我为什么不能？！”惊回头却是葛世昌，一脑袋白灰又跳又叫张牙舞爪：“你冤杀我——你冤杀我——你还我命——”

“张五哥！”雍正嘶声大叫，“德楞泰！你们这干侍卫都哪去了？快护驾——打出去，打，打——呸！”……忽然听见弘历的声音道：“皇上！您不要慌，儿臣在此保驾——您醒一醒儿……”

雍正蓦然间睁开眼，但见窗外日影西下，宫阙明亮，丹墀下张五哥德楞泰挺胸仗剑而立，外间几个小太监垂手侍立，高无庸拿着一大锭墨在砚中磨得囊囊微响，只有弘历在自己身边，父子两个紧紧握着手。至此雍正方明白刚才才是南柯一梦。

“阿玛……您魇着了。”弘历拭泪道，“方才您难受，真吓了儿臣一跳。御医们来把过脉了，只左尺略有点浮滑，万不相干的。您不要胡思乱想，只静摄就好了。”“朕恐怕今天是杀错了人了。葛世昌其实不是死罪……”雍正喟然一叹，“朕这些日子精神绷得太紧了。杀错了人，人家自然要作祟。可为警戒太监，除了叫他们见血，别的也是没法……”

弘历给雍正去掉了额上的毛巾，摸了摸觉得并不热，问道：“还要毛巾么？”见雍正摇头，弘历轻声安慰道：“父皇杀他千当万该！这事放到圣祖爷手里，他的罪不止杖杀，是要显戮的……别说没杀错，就是真的有点上下参差，自古忠臣冤杀不知凡几，都来找主子讨命，那还成什么世界？您是累的了，儿臣憋了许久，一直想说，好阿玛您求治太切，咱们雍正朝日子长着呢，缓着点您也不至于整日倦得烦躁不安。有道是‘一张一弛文武之道’，父皇……你可千万要自己保重啊……”说道便低头垂泪。

“你不要自疑。”雍正几乎就要说出来“你是皇储”的话，苦笑了一下又咽了回去，“……三兄弟里人品学问你都是最好的。孝父敬友爱人有度量，朕就挑剔，除了你这‘从缓’一条朕不取之外，别的也说不上。圣祖爷已经‘弛’过了，朕的事业只能在‘张’上作文章。迟早有一天你明白，叫你管兵是向着你——政务，你已经熟了嘛……朕若没有兵，早就翻了座儿了……”他用温热的手抚着弘历的手心手背，神情忧伤，憋着气说道，“朕……恍惚迷离……闭目就见鬼神……这是不祥之兆，你要心里有个数……”弘历心中又悲酸又喜悦，见小苏拉太监捧上药碗，忙接过喝了一口，品着味儿道：“朱砂重了一点，下一剂减二分朱砂，添二分天麻。甘草也要再加少许——请皇上用药！”见雍正闭目点头，弘历轻轻托起他身子靠在大迎枕上，一匙一匙喂药。沉静中只听一阵衣裳窸窣，引娣已经进来，还有彩云、霞姑几个宫女依次跟着，见有宝亲王亲自喂药，众人默默一蹲身退立一旁。雍正却睁开了眼，问引娣：“三阿哥呢？”

引娣见雍正容颜憔悴，几个时辰里仿佛老了十年，眼一红已坠下泪来，忙拭泪说道：“三爷去了韵松轩，他说奉旨照常办差……万岁爷，您是咋的了？……”

“朕没什么……”雍正的眼睛竟被她哭得一亮，吁气垂脸又道，“朕还要回畅春园，这里住还是太热——你们何必来回奔呢……”引娣见他如此温情，更觉伤感，因道：“园子里宫里都不净，许是什么克撞了。那个贾士芳什么的已经在垂花门外候着，他是有道法师，主子召他进来行行法，恐怕就好了。”弘历见雍正点头，他却素来不喜与黄冠缁流厮混，因赔笑道：“儿子今晚还要见几个人，户部几个司官也要接见。万岁这里现下有人，儿子回去，就便传贾某进来。宫门下钥前儿子再进来给阿玛请安。”雍正摆手道：“去办你的正经事……今儿不要再进来了……”

弘历出去一时，便见弘昼带着贾士芳进来，贾士芳依旧那套黑衣，头发顶心挽了个髻儿，活似女人粗心梳拢错了头，几个宫女瞧着要笑又不敢。弘昼引着贾士芳在雍正榻前行了礼，笑道：“万岁，我十三叔已经恢复如初，贾某是有点真实手段的。”

“贾道长，”雍正闪眼看了贾士芳一眼，“朕若见鬼神……你瞧瞧这宫……有什么毛病……”

贾士芳漫撒一眼，笑道：“建这座宫不知请了多少喇嘛高僧星术羽士

来看，至不济的也和贫道本领相埒，不会有什么‘毛病’。方才五爷说了葛世昌的事，入宫时我就留心，果然有他的魂，却没有为祟，是给宫门门神挡了出不去，所以或有妖梦入怀的事。”雍正“嗯”了一声，他想起了方才的梦，喃喃合十说道：“就请士芳在御花园办个道场，清静一下这宫里吧……”

“道长，”雍正见贾士芳沉吟不语，顿了一下，“朕的大限是不是……”贾士芳扑哧一笑，说道：“皇上，《烧饼歌》里有几句，‘螺角倒吹也无声，点画佳人丝自分。泥鸡啼叫空无口，一上当年心在真。’说的就是皇上这一朝。天定的数虽不可衰，但我观皇上紫气蒸蔚，日未中天，寿祚正长呢，您只管放心！”雍正自他进殿精神便陡地好转，听他这样讲，已是一抖擞身子坐了起来，问道：“那朕的病怎么说也祛不退？”

贾士芳相着窗外，又看看殿门口，一边回答雍正道：“凡食五谷者孰人无病苦之厄？皇上日理万机劳心最重，二竖自然为害。但今日皇上这病绝非寻常灾厄，乃是有大神通人作法危害！”

“什么！”

“有人暗算您。”

“谁？”

“不知道。”贾士芳含笑摇头，“我见有怪气贯空而入，所以这么断言。万岁想验证，贫道的真气现在护着你，贫道出殿门，您就会觉得了。”雍正点了点头，贾士芳脚步囊囊退了出去。

雍正起先还笑，贾士芳一转身他便觉得心头猛地一沉，每一步踏向金砖地的响声，都似空谷传音一样，搅得他一阵心惨头眩，贾士芳转出殿门，雍正已是脸色蜡黄，目光凝滞。乔引娣高无庸几个宫女太监眼见不对，一拥而上到榻前，递水垫腰伏侍个不停。只皇帝不发话，他们也不敢叫贾士芳进来。迟滞片刻，雍正觉得眩晕得眼前发黑，这才吃力地说道：“叫士芳先生进来……”那贾士芳进门向雍正一揖，顷刻之间雍正便爽然若常。因涨红了脸，咬着牙恶狠狠说道：“这是哪个贼子，与朕有这么大仇恨，无君蔑上至于此极！这……这怎么办呢？”

“是个番僧！”贾士芳目不转睛地凝望着窗外天空。不知什么时候已经阴了天，浓重的云中黑雾翻搅，如烟如霾，压在死气沉沉的紫禁城上。雍正见贾士芳从怀中取出表纸，问道：“你要行法？不要在这殿里，传出去不好。你就守在朕跟前，叫他们在御苑里给你搭法台。”“皇上，我从不上法台行法。我以济世救人为本，不弄那个玄虚。”贾士芳脸上毫无表情，“焚一道表问一问——我还要到民间，总留在皇上跟前怎么成？”说道一晃火折子燃着了那道表。

可煞作怪的那道表火苗儿大异寻常，本来轰然一燃就尽的东西，火苗儿一会儿紫红，一会儿幽蓝，飘飘悠悠似明似灭，扑地一声像被谁吹

了一口，燃了一半就熄了。

“孽僧，密宗就那么了不起么？”贾士芳腾地红了脸，已是勃然大怒，转脸对雍正一躬，说道，“您是真命天子，法大不制道，无论如何他伤不了您。贫道也有好生之德，轻易妖孽也只驱逐而已，但这个密宗喇嘛太过不自量力。贫道要除掉他以正天规——除了这个女人——”他指定了引娣，“其余阴人一概退出殿外。皇上，我借您正气，要兴法除害！”

雍正不知哪来气力，矍然一跃而起，摘下墙上宝剑，问道：“朕怎么助你？”

“您是万乘至尊。皇上，您想偏了。这些方外之术究竟是雕虫小技，哪能劳驾呢？”贾士芳话虽说得轻松，但他的脸色白得可怕，心里也是极度紧张，笑容也显得惨怛，“您安坐龙床，守意定神，冲虚无怖看我作法，全当是看玩艺观剧就是，雷再响，它也是冲我来的，您不要怕。”

雍正本来凭一股罡气才显得“无畏”，被他这一说倒有点心里发毛，但此时无论如何也要硬挺，因抽身取一部《易经》对引娣道：“你坐对面，朕给你讲《易》。”

“这最好！”贾士芳一把打散了头上髻儿，把挽髻的木剑拿在手中，咬牙笑着又焚了一道符。火光一闪，那符已经倏地燃尽。贾士芳戟指向天，左手持剑断喝一声：“太上老君急急如律令！敕——疾！”

“咔嚓咯……”

上天好像爆裂了似的一声雷震应声而响，紫禁城都被撼得一颤。哨风狂飙穿殿而过，豆大的雨点顷刻之间便砸落下来，所有殿宇上的琉璃瓦一片山呼海啸价响，天色黯黑得锅底也似。雍正哪里还顾得“讲经”，双手合十只是喃喃诵佛，引娣已被吓得呆若木鸡。

顷刻雨声稍减，外头永巷里似乎有躲雨太监大呼小叫着跑，一个淋得水鸡儿似的小苏拉太监哗哗蹚着水，边跑边叫“太极殿着雷起火，又叫雨浇灭了——”雍正张眼望时索伦已经迎上去“啪”地打了他个满脸花：“滚西厢里去！这会子就是太和殿着火也不能报！”雍正刚松弛了一点，接着又是一个炸雷，就像在养心殿顶炸开一样，震得殿顶藻井簌簌发抖。引娣惊得“妈呀”叫了一声便钻进雍正怀里。雍正一惊之下紧紧握住了她的手，瞠目望贾士芳时不知他什么时候竟被什么划破了脖子，殷红的血珠子已渗了出来。

“好孽僧！”贾士芳牙关紧咬，死盯着怒云翻滚的云层，“噌”地从怀中又抽出一道符表，手指蘸血在上边疾书了“太上老君”四个字。此时雷声又紧又密雨又大又急，两个红炭球似的东西一跳一跃在云中时隐时现渐渐近来，贾士芳情急之间，燃火焚符大叫“敕——疾！”顺手将木剑竟隔墙抛了出去，那木剑霎时便消失在霾云之中。贾士芳恶狠狠道：“妖僧，汝已激怒上天，难逃此劫！”

话音刚落又是接得极紧的两声暴雷，窗上嵌得紧紧的玻璃细脆一响，裂开了一条缝。玻璃照壁前一个太监不知是被击还是被震，一声不响倒了下去。

“好了。”贾士芳搓了搓手。不知怎的，他的神情变得有点忧郁，对雍正道，“贫道有罪，惊了驾了。”引娣这才发觉自己躲在雍正怀里，羞得一缩身子细步出了暖阁，站在外头只是低头发呆。

雍正看着外边雨下得平缓，雷声越去越远，长长吐了一口气，脸上已回过颜色，便见德楞泰进来禀：“太监小葵子被雷击死了！”“击死拉出去埋了。”雍正无所谓地说道，又对贾士芳道，“你确是得道真人。朕自觉身上通泰无碍，病已经好了。怎么，你有心事？”

“贫道的木剑毁了。”贾士芳道，“那是——我的外师所授，丢了毁了，也许我命不久长。”

“你还有外师？你的正师是谁？”

“我的本门是龙虎山娄师垣，”贾士芳觉得自己无论如何高兴不起来，拱着手答道，“他说我聪慧太甚快手破掣，只叫我守关参玄。后来碰到一位老人同在山下打水，就熟了。他给我开了天眼，教我法门神通。其实我所学的外法真功，连本门师父也及不上了。娄师父怕我给山门招祸，叫我还俗了，我说绝不为非作歹，只做济世救人的善事，绝无上天降灾之理，我自认还是道士。”

“那个异人是谁？在哪里能找到？”

贾士芳苦笑了一下，摇头道：“找不到的，他是黄石公。”他缓缓跪下叩头道，“那个死头陀尸体在神武门外金水河，请万岁叫人捞出他，好生安葬。并求万岁允准贫道返回江西，用功诵经赎过消愆。”

雍正大笑，说道：“哪有广行善事反受天谴之理？不就是桃木剑么？朕好生再赐你一柄，给你盖一座观，有事为朝廷效力，无事深藏不露，何来之祸？”

“万岁爷——”外边有太监失惊打怪喊道，“神武门外头击死个黑头老和尚，掉在河里漂起来啦！”

第三十八回 庸阿哥暗会落难生 失意客撒手绝尘 器

溽热难熬的盛夏终于渐渐过去。雍正六年的秋天，在知了愈来愈凄苦的鸣声中悄无声息地走向人间。七月十五盂兰会后接连几场雨，当天气放晴时人们惊异地发觉，早晨起来，需要披夹衣御寒了。

张熙在河南结众罢考不成，得到学政张兴仁资助得脱大难，不敢返回湖南永兴老家，却蜚身浙东，遵从老师曾静临行嘱托去投奔“东海夫子”吕留良，不料赶到才知道吕留良已死十余年。吕家宗里对老爷子的私淑门生徒孙向有惯例——一概赠银送书——送了他二十两盘缠和一部《明月集》诗稿。客居繁琐难安，便辗转来了山东济宁，又登游泰山，猛然想起曾静的好友旷士臣就在泰安。急下山寻访，却又扑了空，旷家的人不似吕家大方，连饭也没有留一餐，只告诉他旷士臣已经中举，现在在北京三贝勒府帮办文书，打发了张熙出来。

张熙奉遵师命“出山”，筹划是要作一番大事业的，先去江西龙虎山拜娄师垣，要求学道，娄师垣说他“俗孽未了”不肯收留。恰又遇见被娄师垣逐出师门的贾士芳，二人相晤初面倒也投缘。不料他刚吐露一点“反清复明”的意思，贾士芳便飘然离去。张熙为了学到这位奇人的道术，跟踪江西、浙江、山东直隶数省，在沙河店又有一会，再追时，贾士芳已杳然无踪。他是个牙关咬得极紧的男子汉，眼见甘凤池在南京罹难，结识江湖英雄为难，一横心到河南府投靠表姐家，改籍投考，在秀才们间串连闹事，眼见要成功，又被田文镜扑灭。

他永远也忘不了张兴仁那晚赠银送别的情景。当晚天刚黑，在学台衙门前静坐的张熙被一个陌生人叫出去，悄悄道：“张学台要见你，来，跟我走。”他起身迟疑地扫视一眼默然端坐的众人，看不见秦凤梧的影子，心知事情有变，转身见那人仍在黑影里等他，快步赶了过去。

二人钻了几条胡同，在城郊长满了荒蒿的一个破砖窑前站住。张熙问道：“张学政呢？”

“我就是。”一个黑乎乎的身影从窑后转出来。张熙觑着眼看了半日，始终看不清来人眉眼，正要发问，张兴仁道：“你不用看，我绝无歹意。”

“学台大人，学生只是区区一个秀才，召了学生这里相晤，有何见教呢？”

“田制台已经会同臬司衙门，开封府衙门，并预备调驻城营兵包围闹事考生，一体擒拿。”

“他敢！”

“他有兵有权又有胆，怎么不敢？”张兴仁冷冷说道，“这是天下第一石心铁腕总督。河南官场号称第一难缠，如今人人畏之如虎。”

“难道他不怕千夫所指？”

“他要怕这个，就不敢架柴山，亲自举火焚死白衣庵葫芦庙僧尼！”

张熙倒抽了一口冷气，全身激灵一个寒战，问道：“老大人，您又何苦救我？我与您并无渊源的呀！”“我调阅过你的墨卷，也赴过几次你们文会。惜你的才……”张兴仁在暗中叹息一声，从怀中抽出一张纸递给张熙，“田文镜仗势欺人，刻意作践读书人，河南文气本来就薄，更哪堪如此蹂躏！朝廷里有奸佞，皇上为群小所围，重用匪人轻薄圣道。我无力救大局挽狂澜，只能就我职权里稍尽绵薄——这是三十两银票。你带着它远走高飞，海捕文书一下，我就护不了你了。”

“老大人……”

“你行事十分孟浪，快牛破车！”张兴仁见他伏地叩头，双手挽起他来，语重心长地说道，“——这一去再无会期，这就是我的临别赠言。我不能在这里久留，你也快走！”他手一摆，有人即牵过马来，倏然扬鞭，已消失在无尽的黑暗之中。

……如今资斧将尽，故乡难返，投亲不着，怎么办呢？一阵秋风吹来，扑怀沁凉，张熙从迷惘中醒过来，但见远山含翠云盘如带，近廓村树已老，黄叶飘地，此身站在通往北京和河南的三岔道口。

“到北京去。”张熙几乎没有怎么想就决定了。这一路上，无论是在省垣还是县城里，到处酒肆客栈里都在流传“当今爷”弑母、篡位、屠弟的谣言，有的地方又在传说“雍正炮轰年羹尧”害功杀能，更有密地议论岳钟麒暗里私购军粮准备起兵造反：“雍正爷召岳大将军进京，岳大将军畏惧，不敢奉诏”……诸如此类的蜚语，更证实了曾静老师“如今天下干柴遍布，一点即燃”的说法。到北京可以亲自看看是真是假，说不定寻出些新的机缘来。再者，不见见旷师爷，他的钱已经不够返回湖南了。张熙一路不再耽误，经由德州取道保定直趋北京，虽说也有一千多里地，但都是一马平川的驿道，又是秋凉天高气爽好天气，走了小半月也就到了。当日天色已晚，张熙打听在城东一家小客栈住下。第二天起了个绝早赶往鲜花深处胡同北头弘时的王府。

此时天刚放亮，张熙觑着眼瞧，只见门口几个太监正在摘灯熄烛，十几个戈什哈挺胸凸肚按刀而立，钉子似的兀立不动。王府正门紧紧闭着，还有几个巡更的沿着胡同高墙一丝不苟地敲着梆子云锣，寒气袭人的清晨寂静中带着肃杀。他小心翼翼过去，刚开口说了句：“我是远地投亲，要见府上侍候的旷——”“走北偏门通报。”一个太监立刻打断了他的话，“正门不接外客！”张熙倒咽了一口气，只好向北，走了大约一箭之

地，因见一道垂花抱厦门大开着，却是平出平入没有石阶，小贩们推着柴、煤、菜还有挑着一担一担的蛋肉，厨房调料，时新瓜果都从这里过往。一个小太监在门口扯着公鸭嗓子吆喝：“王爷就要下值，快点！混蛋——那猪往北赶，猪不往厨房，要赶到轿房，日你姥姥的倒会想！喂，那车水是叫你喝的！是从玉泉山拉来的！”他忙着指挥，张熙叫了几遍才转过脸来，上下打量着问道：“刚才你说什么？”

“我要见旷师爷。”

“你是哪里的？”

“我是湖南来的，旷师爷是我老师的亲戚。”

小太监好半日才想出他们的关系，看他一身打扮谈吐，决然是来打抽丰的，也不说叫进不叫进，却道：“你先等着，王爷下值了再说。”便奔过去张罗别的事去了。张熙无声叹了一口气，蹲身坐在下马石上，望着秋空上刚刚起飞的雁阵，心头突然一阵悲怆：母亲这时辰起来了吧，正在纺花还是造炊？哥哥呢？……正在劈柴还是已经下田？思量着，听远处有戏子吊嗓子“咿呀——”的声音，还有隐隐的拨箏调弦声传来，张熙一阵感喟，信口吟道：

当时只应掉头转，转得头来路遥远。何似仁王高阁上，倚栏闲唱望江南。

“好雅兴，这早晚有人在我府门前头吟诗！”身旁突然有人说道。张熙抬头看时，是一个二十出头的青年牵着马过来，身后还有一大群护卫太监家人。正要开口问，那个小太监早已叩头请安起来，对那青年笑道：“这人是来寻旷师爷的，说是旷师爷亲戚的学生，老远的从湖南来了。王爷上值去了，奴才寻思着旷师爷这门‘亲’也忒远了，就没让进去……”

“找我来的，湖南的？”弘时身边站着的旷师爷眼睛一亮，“你是曾求仁的学生吧？”见张熙低头称是，旷师爷转脸又对弘时道：“曾求仁这人学生对王爷说过，和我都是东海夫子的私淑门生。”弘时点头笑道：“那也可叫得你一声老师了。潦倒异乡望门投止而不遇，难怪他牢骚。既是外地来的，先请安置用饭，完了过来我见面。”说罢便摆着步子进去了。

旷士臣就住在王府正院厢房，张熙跟着他高一脚低一脚穿堂入室，好一阵子才到。这时吊得老高的心才放了下来，迷迷糊糊跟着进了屋，按师礼给旷士臣叩拜了坐下笑道：“侯门深似海，真一点不假，连回路我都记不清了。”旷士臣出外吩咐人送饭，返身回来道：“曾求仁给我来信，你在河南的事他已经知道。幸亏昨天接到信，不然我也不能见你。如今四下都在拿你，你竟钻到北京来，真好胆子！”

“旷老师。”张熙笑着一躬身，说道，“我不连累您，想把我送官也可，给我几两盘缠自己走也可。”旷士臣盯视他移时，笑道：“贤侄真不

愧曾子学生——我不是那样人。‘灯下黑’，你在这里安如泰山。不过曾先生确实有信叫你速归，待会儿你一看就明白了。”

一时二人用过早饭，旷士臣果然取出一封信交给张熙。张熙展开看时，上面写道：

农雨吾弟展笺如晤，久违岁月，延迁年华，计来已十三载矣！虽时有存问，而音容睽隔，思之神伤。吾弟子张熙已离河南，承谢详告。计来彼盘费已尽，难以返湘。其若赴京秋风，盼促其速归。十八盘抵足夜眠，畅言‘百年’之事，君尚忆否？匆匆不云曾静顿首。

正是曾静老师一笔极楷正的钟王小书。张熙将信交还旷士臣，笑道：“既如此，就请旷老师‘秋风’些许，我这就登程——”还要往下说，院里有人喊：“王爷请师爷和客人过去说话。”

“好，我这就来。”旷士臣答应一声，转身对张熙道：“王爷想知道外头情形，他问什么你直说什么，不要紧的。”说罢二人出来，却不进上房，从南边西墙月洞门进了花园，果见弘时站在书房门口送客，两个翎顶辉煌的大员一前一后迎面过来。旷士臣拉着张熙站到甬道边让路，口中笑道：“孙大人杨大人走好。”那两个官员不言声出去了。

弘时招呼二人进来，见张熙只是东张西望，坐在椅上有些局促不安，便笑道：“随便些，不要拘束。我有许多时候没有出京走走了，想找个人聊聊。孙嘉淦和杨名时他们过来了，不然连这点空也没有的。”张熙出身湖南佃农家，离着县城还有四十多里。那里人多地少，“家有两顷田，不把米箩担”在佃家看来就是天上人了。他跟曾静读书也在乡间，以后多次应考，也只省城里走走，连这次闯祸在内，奔逃数省，也是见官就躲，并没有真正稍涉宦海。乍然到这天潢贵胄钟鸣鼎食之家，但见宝瓶异鼎文窗窈窕间全册满架图书琳琅，眼前人物个个文绣辉煌仪威堂皇，就是廊下立的三等仆妇小厮也都遍身罗绮体态尊贵，仿佛处处都有一种看不见的威压，抑得头也抬不起来，紧张得两手里捏得全是冷汗。直到弘时开口说话，张熙才稍为松弛了一点，揩着鼻尖上的汗说道：“外间……这时正是地藏王生日……是女人们过的节，有烧酬愿香的，送寄库的，点肉身灯报娘恩的……”

“不是问你这个。”旷士臣见他紧张得发呆，说话都结结巴巴，呵呵一笑起身给弘时和张熙都倒了一杯茶，一边往手里递，说道：“比如各地阴雨旱涝了，庄稼收成了，还有街谈巷议，你随便聊。”弘时笑着一点头，说道，“我要民间口碑，对大事有什么议论。比如说岳钟麒、年羹尧、田文镜、李卫这些人，还有我和宝亲王，阿其那塞思黑，外间有些什么议论？”

张熙这才明白弘时的意思，他毕竟是个胆大如斗的人，喝了两口茶，已渐渐镇定下来，笑道：“今年各地只是春夏之交时略旱了些，有的地方死了苗。补种了之后长势极好，河南山东直隶这三个省丰收已定。

百姓们说幸亏朝廷料在前头，种子备得足，不然就辜负了夏秋这几场好雨了。我过来这几州几县，都忙着晒囤腾仓库，旧粮国库折价一半，老百姓都争着买……三爷说的这几个人都是国家大臣，老百姓指着囤里看着锅里。只要有吃的，不大说这些事的。”弘时道：“我可是听说了些闲话呢！有人说我和宝亲王闹家务争位，可是有的？”“没有没有！”张熙被他闪得一惊，“并没有说爷和宝亲王闲话的。倒是说——”他突然觉得失口，便掩住了，喝口茶又改了题，“说李卫制台身子不好，还有说田制台已经病倒了，还说京师来了个神仙，使五雷法震死个老番们——”

“你这位贤令侄可真能逗。”弘时似笑不笑说道，“我问东他说北，我问南他说西！——有没有这皇上短处的，比如说他篡位？”

这兜头一问，张熙仿佛挨了一闷棍，顿时脸色煞白。旷士臣说：“三爷是何等样人，能搪塞他么？你既来奔我，应该信得我的主子！连你河南闹闹场的事他都知道！”“你这老旷，看你把他吓的！”弘时莞尔一笑，说道，“老四能保秦凤梧，我难道保不得一个张熙？撤掉河南这一案，我方才已经给孙嘉淦和杨名时打过招呼——你已经不是犯人了。”

“三爷您这份宽厚心，这一举功德无量。”张熙这才心悦诚服，也放开了胆，“既这么着，我还有什么说的呢？”因将路上听来的，康熙怎么晏驾，隆科多如何矫诏，大将军王允禔奔丧回京，兄弟俩如何在慈宁宫吵架，太后怎么相劝，雍正又说“太后不可自轻自贱”，气得太后碰死在柱上。雍正又为什么要杀年羹尧，囚隆科多，八爷九爷十爷“见皇上不孝，也就不忠了”，雍正又如何把三个弟弟打入天牢。末了又说起岳钟麒，张熙才顿了一下，沉吟道：“外间传言岳大将军害怕走了年羹尧的道儿，在四川屯兵，养威自重，朝廷很疑他要造反。这是不久才听说的，真的假的您反正只要听，所以也禀告三爷。”

弘时一直没有插话，时而啜茶沉吟，时而用扇背打手，听得极为专注。至此笑道：“当然只是说说听听而已。再说，我一只手也捂不住悠悠之口呀！岳大将军那边还有什么言传？”张熙道：“这个传言不多，很新鲜的。说皇上几次下诏叫岳大将军进京，岳大将军怕夺了他的兵权，称病不敢来。悄地里招兵买马聚粮，口外的黄豆都涨了价。”说罢便看弘时。

“没有了？”弘时问道。

“没有了。”

“我没有别的意思。”弘时笑道，“当家人泔水缸，我是当家人，也不过想知道泔水什么味儿。自古以来国家有事，总是谣言先出。比如说万岁爷登极的事，硬说隆科多改的诏书——那都是满汉合璧的国书，他改得成么？但有些也不是无根之言，岳钟麒是岳飞的后代，他也确实心里有些怕——”他想起雍正说的“军务绝密”，便住了口。眼见外头一个家人一探头，招手叫进来道：“夏浩财，你这探头探脑的是什么规矩？我叫你

办的事怎么样了？”

夏浩财是奉弘时的命，专门打听原来监看隆科多下落和质审情形的。隆科多圈禁自雍正视察之后，掉了全部看守，都是图里琛一手管着。原来的黑院看守一夜间全被押送密云，一点消息也透不出来。夏浩财原来在密云皇庄当过二层庄头，人熟，因此派他去打听。现在他回来了，自然急着见弘时。见他当着客问，只好回说：“他们那边的承审，我转了几个圈儿才摸到底细。那几个杀才口咬得很死，本来嘛，压根就没有人害隆科多。隆科多是囚急了，倒咬一口的。这事承审官刑也动了，口供也都一致，谁也没办法！”

“一个国家大臣堕落到这份儿上，令人殊堪痛心痛恨！”弘时皱着眉头，一颗心已是放下，喟然一叹说道，“得便儿我奏万岁，不能信他一派胡言。监守人贱眼狗见识，虐待他也是有的，吃点苦头，还是要放回来。”正说道，管门的太监脚步匆匆进来，对弘时说道：“高公公来了，有密旨给王爷！”弘时忙立起身来说道：“是！”又吩咐：“请高公公进来。”旷士臣忙一把拉起坐着发愣的张熙躲进内房回避。

张熙又新奇又兴奋，觉得单为开开眼这趟北京就没有白走。到隔子窗前随缝儿往外偷瞧，只见一个中年太监，头上戴着蓝翎顶子迈着方步进来，在书案前立定。弘时忙着说：“容我换换衣裳接旨！”

“不必了。”高无庸拉着公鸭嗓门笑道，“三爷也不必行礼了。”

但弘时还是跪了下去，小声道：“儿臣弘时恭聆圣谕！”“阿其那病危。”高无庸脸上毫无表情，淡淡说道，“着由弘时前往探视。”待弘时叩头起身，高无庸又道：“万岁说，他毕竟还是兄弟。叫三爷悄悄儿瞧瞧，别像隆科多那样受委屈。太医也要叫好的，药要好的。一定要尽力让他终天年。还说，三爷去问问他还有什么需用的，要有什么话，好听难听都听，回来密奏万岁——外头谣言多，万岁叫三爷缜密着点——告诉爷一句话，万岁爷很不欢喜，九爷——塞思黑已经死了！”

高无庸传一句，弘时答应一声“是”。听到后来消息，目光霍地一跳，旋即笑道：“我都理会得。塞思黑死得不是时候——外人正说主子作践兄弟呢——我一定叫人好生照料阿其那。”高无庸道：“万岁爷疑心是李制台弄死了塞思黑呢！和田文镜那事两案相并，还有好戏看呢！”“来人！”弘时朝外叫了一声，“给高公公取五十两黄金！”他看了一眼旷士臣这屋子，不言声送了高无庸出去，旷士臣和张熙二人忙开门出来。

“我换衣服。”弘时一进门便道，“这会子就去朝阳门外。”旷士臣忙要叫人时，弘时却止住了。“你一叫就都知道了。我自己换，你两个——”他看看张熙，“那橱里有青布衣，也换了，跟我同去。”

旷士臣不禁一怔，说道：“可我们不是衙门的公人呐！”

“恰恰不能叫他们。”弘时换着衣服说道，“越是生人越不惹眼。”

允禩已经到了生命的尽头。他原本体气就弱，不善饮食。自从弘时下令所有家人全部赶出府之后，换了一批粗手大脚的太监和几个黥进冷宫里的宫女过来伏侍。他一生下来就养尊处优，绮罗丛中，师傅保姆整日一大群围着侍候，尚自三灾八难不断。骤逢大变，一夜之间从人臣极巅被推落到险不可测的深渊里，而下手的还是自己的亲兄弟，连妻子儿女都不能厮守在自己病榻前。因自三月以来允禩便患了隔噎病，稍一进食就呕秽难咽。守护的人更换之后，更是把这病不当回事，太医也忙，三天两早晨来一趟，胡乱用些不痛不痒的药，这种人情冷暖炎凉古今皆一，也就不必备述。

此刻他和衣躺在王府正殿西偏院里西配房中，这是个东西两边都开着亮窗的房子，榻也修得高，躺在上边，东边可以看到巍峨的银安宝殿，西边可以观赏花园景致，窗下临水，隔窗就能垂钓。他和隆科多不一样，这座高墙圈封的王府占地上千亩，除了正殿院锁锢，他哪里都可以去。即便过去没有势败时，其实除了元旦，他也极少启用这个正殿，他挑了这个原来下人们住的房子，一是这里轩敞，二是尽量回避自己昔日办事见人的处所，以免睹物思情……他的眼睛睁得大大的，望着西窗外的海子，那沿岸的老柳似乎还是那么绿，在灰色的云层下被西风一吹，烟雾一样涌动着，只靠湖岸一带水面上漂满了枯黄的柳叶，和睡莲们拥挤着。一阵西风漫过，满湖愁波涟漪催送着迎窗而来，不管柳叶、杂草、睡莲都在水面上惊恐不安地上下抖动，仿佛在向凝视它们的旧主人乞求着什么。允禩向它们微笑了一下：昔日这时候，管家率着仆夫天天清扫这沿岸，一片树叶落进水里也要打捞起来的，现在他觉得自己蠢得可笑：铺满了厚厚的青草上再加上一层落叶，这样的林荫小道，独自一人踽踽散步，不比铲得白亮亮的扫得纤尘不染的路上走更加适意？他第一次觉得自己的洁癖其实俗不可耐。弘时其实早已进了屋里，和旷士臣、张熙三人站在门口没有惊动允禩。张熙和旷士臣都是第一次见着这位号称“八贤王”名震天下的八爷党首脑，也还觉得无所谓。弘时却是万般感慨齐集心头，当年的允禩是何等儒雅倜傥，何等平和大气——就是弹劾过他的臣子，只要听说因诬误罢官，也都要召见，勉慰温存赠银助行。从燕台文坛七子到海南蛮荒域中刚考出来的孝廉，允禩都时加存问，照拂备至，真是熙朝辉映朝野贤名昭著的王爷，而今却落到了这一步：陋舍冷炕，秋风破屋中茕茕独卧，奄奄一息凝望天上云雁，池中秋水。一股又凉又涩的苦水涌上来，弘时喉头哽了一下，轻声叫道：

“八叔。”

允禩脸上的皱纹有点像晒蔫了的青瓜皮，轻轻抽动了一下，他已经没了翻身的力气，也没胡说话，目光搜寻了半日才见是弘时，他漠然闭上了眼睛。

“八叔，”弘时满脸是笑，向前凑了凑，“侄儿奉旨来瞧瞧您。”

允禩艰难地半侧转身子，面对弘时蠕动了一下嘴唇，说道：“很好。是鹤顶红还是孔雀胆？要是黄绫布，这屋里梁太低，而且我一点气力也

没有，要有人伏侍我才成。”“八叔想到哪里了！”弘时听着他淡淡的话如诉家常，心里一阵阵起栗，笑道：“绝没有那种事，也永不会有那种事，万岁爷其实惦记你的病，他不方便，就由侄儿代步了。”允禩不屑地一笑，却没有吱声。

弘时端起碗，见里面还有半碗剩藕粉汤，叫人进来，吩咐道：“现沏一壶茶。把我带的那盒子蛋糕，你们已经验过了——取来。”那太监忙不迭跑出去，一时和一个带顶子的管事太监一齐跑来，气喘吁吁跪安。管事太监禀道：“不是他们无礼挡驾，又验东西，实在我们没接内务府的条子，不晓得爷是奉密旨来的……这里奴才给您磕头谢罪了。您体恤我们当下人的难处，哪一处都惹不起的……”

“我不是说这个。”弘时亲自沏了茶，解开点心包取出一块蛋糕，偏身坐了炕上，先喂了允禩一口水，掰开点心一点一点送到他口中，头也不回地对太监道，“八爷就是沦落到法场，侍候他归西，你也得执奴才礼，刀上也得有皇封标，这是圣人定的天理！你们这些混账王八蛋，就留了两个蠢猪样的村姑在这里，地不扫桌子不抹，碗不刷，茶不倒，这是他娘什么侍候规矩？”他又喂了允禩一口茶，顺手将多半杯茶连杯泼到那太监身上，这才返过脸“呸”地啐了一口，已是恼得通脸涨红，过来又踢一脚：“滚起来！听着，自今个起，分三班人，昼夜守护侍候。我就管着韵松轩，你敢怠慢，我就有本事发配你乌里雅苏台！”又指着门断喝一声：“——都给我滚！”那太监连身上的茶叶沫也不敢拂落，便和众人退了出去。

张熙万不料这位言语温和可亲阿哥发起怒来如此声色俱厉威气逼人，在旁边也被镇得发愣。却见弘时又俯下身，极耐心地又给允禩喂了几口点心，问道：“八叔，可受用些？吃着好，我叫他们再送。我走得匆忙，顺手带了这么一包。”

“我还有明天？”允禩气息微弱地一笑，“我的昨天和今天被人夺得精光，现在到了穷途末路，还要那个‘明天’作什么？”

“八叔——”

“听着。”允禩脸上露出一丝笑容，很像是燃尽了的炭盆中的余烬，淡红的颜色闪烁不定，声音比先硬朗了许多，说道，“我落到这样半分也不后悔，半分也不原谅你的阿玛。一夕为帝国朝共事，谁都知道谁。他不愿我死，我也不愿死，这再清楚不过。他是怕落杀弟的名声，我是想让他杀掉——就像你方才说的，刀上带‘封标’一刀切下来——明正典刑……现在这种死法不明不白，我也不得清白，他也不得清白。政局上是他赢了，人情局只打了个平手，我好恨——”

他突然一阵痰厥，身子一挺，两眼反插上去，脸色灰败如土，似乎想呕吐，张着嘴呵了半日才略为定住。弘时道：“我把这里的太医都撵了去，太医院马士科正在赶来。八叔，别这儿么死心眼傻想……万岁还是

你的哥子么！”“天家父子无亲情，何况哥哥！”允禩愤恨地说道，他看了看旷士臣二人，说道：“你们出去！”

“八叔，你有什么要紧话么？”

“你要有兵，没有兵你斗不过你四弟。”允禩热切地凝视着弘时，眼中闪着希冀的光，双手紧握着弘时的手，仿佛在聚集着最后的力量，声音也变得凝重有力，“不要瞎盘算，雍正已经坐稳了，就是我在位也弄不动——他在最后时候让你十三叔弄到了兵权。要是你十四叔当时在京，天下就不是今日局面！”他松开手，神志已经变得昏迷，只喃喃而语：“天意，天意……”

弘时把他轻轻放在枕上开门出来，用手搓了一下发烫的脸。他需要仔细思忖一下这几句话。他原以为允禩只是胆小，丢失了千载难逢的机会——身统十万大军的允禩，只须一道矫诏就可以杀进关内嘛！——现在看来，雍正把丛繁的政务塞给自己，让弘历管钱管兵，竟是另有深意！眼见几个太医踉踉跄跄奔过来，摆了摆手示意他们进去，又怔了良久，才对旷张二人道：“咱们走吧。”

当夜，这位深孚众望，一生都在威胁着雍正帝位的康熙皇子，在昏黄的烛下，望着窗外莲花云中穿行的月亮结束了他的一生。到死，他的眼睛也是睁得大大的。在他死后许多日子里，那些曾经受惠过的士大夫官员，多有悄悄夜祭他的灵魂，求上天赐福他的子孙。但毕竟随着他的死，那个本来就无形的“八爷党”也就从此消弭干净，仅仅残留在一些人的记忆里……

第三十九回 莽张熙游说西宁城 智东美苦肉诳真情

张熙返回湖南永兴，已是天近重阳。北京城此时秋霜已临，红叶满城，山染丹翠水濯清波，闲人们携友担酒登高消寒，观赏秋景，一般人家已在忙着预备柴炭，贮存冬菜，修理火炕，准备过冬。湖南地气温暖，仍旧竹树繁茂，云蒙雨洒，似是北方刚入初秋模样，山峰翠绕溪流滑畅，举目一望四野伤心一碧。他一路步行回来，顾不得身体劳倦，赶回自己家拜见了母亲，和弟弟妹妹一家吃了团圆饭，盘桓了三四天。弘时通过旷士臣送他三百两银子，他留了二百两安置好了家，便到曾家营去寻访自己的老师曾静。

“好好！”曾静听了张熙出去这一年的活动情形，把旷士臣写给自己的信放在烛上烧了，满是皱纹的脸上绽出欣喜的笑容说道，“不枉我教导你一场，你也不枉这万里奔走。真正是英才好儿郎！贤者不以成败论英雄，何况事情还是大有可为！”一边说一边叫老伴给张熙上饭。他今年五十四岁，看上去比实际年龄大一点，头发都灰白了，拉杂辫在一处，略长的脸颜色黑红，两道花白的寿眉下一双深邃的三角眼，时而一闪，透着精明强干，鬓边和嘴角的须髯梳理得一丝不乱，直垂到胸前，有点超俗脱凡的飘逸之感。见张熙直盯盯看着自己，曾静笑道：“我是老了，你倒还是走时模样，只看去深沉得多了。”

张熙见师母端过饭来，忙欠身起来接过，说道：“谢谢师母。”又转身对曾静道：“边吃边谈吧——啊，还是家乡饭好吃！——情形就是学生方才讲的那些，后来三阿哥实在太忙，我和旷老师谈了几次，因不知道老师这边有什么安排，没往深处说。”

“何必说透呢？”曾静一笑，将两本书顺桌子推过来，“这是我的两本书，刚刚校刻出来的样书，你拿去读读——旷士臣他辅佐的是三阿哥，学的是赵高毁秦的路；我学的是张良，走义兵揭竿，天下景从的路，其行不一其心无二。如此而已。”张熙匆匆扒完了碗中的饭，剩下的鱼汤和腊肉兑了开水喝下，揩揩头上的汗，忙拿起老师著的两本新书。只见一本封皮上写着《知新录》，另一本则叫《知几录》，叫了一声“好”，说道：“察情而知几，温故而知新——好！”曾静拈须微笑，说道：“《知新录》都是老生常谈，我写的五胡乱华时的政情民情。还有宋辽金元的，加了自己的读书见识。‘知几’篇采集古今祥瑞灾变，说的是天人感应。文章合为世而著，开章明义还是圣人的话，‘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

张熙又翻看了一下，果见《知几录》中密密排行加注：彼年黄河清而天下乱，此年陨石落而英主逝，还有当时名宿的论断及后来验证情形。又以解释《易经》形式，从义理和象数细加详评，十分周密圆

到。“十几万字的书，一时哪里看得完了？下去再浏览吧。”曾静按烟点火抽了一口，喷着烟雾说道，“还是你走时我说的那句话，大清如今气数已经将尽了。凡将亡之国，必定要出个昏暴之君倒行逆施。你来瞧瞧这个雍正——篡皇位、欺兄弟、逼母后、杀功臣，这且都不去说他。他的政令，一头栽培田文镜鄂尔泰李卫这样的酷吏，一头压制杨名时孙嘉淦这些敢言正臣。乡间士绅要一体完粮应差，草间小民，又逼着人家背井离乡垦荒。他自己宫室车马玉帛供奉，还要聚敛天下之财，无分贵贱良莠一网打尽地整治！纵观吏治，横看民心，他不是个暴君？”

“年羹尧是征边立功勋名卓著的大将军，有功于他也有恩于他；隆科多是托孤重臣，威重望高，也是一言不合立下天牢。他这样行事，像岳钟麒这样的人怎么能不疑不惧？”

曾静斜靠在椅上，一边凝望着外边绿得像要流淌下来的山峦，一锅接一锅抽着烟，思索着说道：“你方才说得对，秀才造反不成。要不是张兴仁这样的义烈之臣营救，你已经身首异处了，所以劝岳钟麒起兵确是上策。”“学生愿意再走一趟西宁。”张熙想着老师的话，和自己的经历印证着，愈想愈觉得雍正确实是独夫民贼，已经到了众叛亲离的地步。岳钟麒高张义帜起兵东下，天下揭竿响应的壮观景象，自己从僚幕中，倚马草诏讨伐无道的事业激得他浑身热血沸腾。他腾地站起身来，声音也变得有点嘶哑，“岳东美不敢进京述职，终不是长久之计，我看他还在举棋不定。这种事拖下去，朝廷准备好了，再干就迟了。所以我要早去！”

“少安毋躁嘛！”曾静磕了烟灰站起身来，在屋里踱了几步说道：“劝岳钟麒造反，事非寻常，你不准备好，等于飞蛾投火，他或者拿你去请功邀赏呢？”

“那怎么会？他是岳武穆的子孙！”

“自古忠臣出逆子，不能以这衡量，既自认是汉家儿男忠臣后代，他当初就不做这个官了。”曾静额头的皱纹折起老高，“这要好好想想，我觉得还是从利害入手劝动他再晓之以义，好生写一封书信让他能反复读，反复回味。他怕的是雍正诛戮功臣，就从这上头下手，然后再讲岳鹏举与金人为敌，忠义气概千古流芳，要他明晓春秋大义。这篇文章写不好，你不能去！”

“那就请老师构思动笔。”

曾静回头上下打量张熙，半晌才叹道：“你也要想明白，你这一去犹如荆轲西行，凶多吉少。我已经老了，什么都置之度外了。你可是上有老母，下有幼弟弱妹！”

“这些我早就想好了。”张熙慨然说道，“家里我也交代过。我的母亲也是深明大义的人！”

七天之后，张熙与曾静师生洒泪而别。计算日程，从永兴到西宁要

穿越湖北河南陕西甘肃四省总约三千里，张熙已抱定必死之心，也不计较山水遥远，只带了四十两银子，其余的硬塞了老师家用，背着曾静给他的一件老羊皮袍便上了路。曾静直送出二十里去，才依依挥手，直到看不见他的背影才回来。张熙一路再无半点牵挂，吃干粮住冷店夜宿晓行只是趲赶，待到西宁，已是雍正七年正月。

西宁已经是一座兵城。这里自允禔出兵入藏，多半居民已经内迁，年羹尧设空城诱敌来攻，逼着城里百姓在城外当“诱饵”，又死了一批逃亡一批，几经和罗卜藏丹增在此血战，又杀死饿死不少。城里只剩下些喇嘛寺和中原来做茶马生意的商人，多数空房都号了作兵营。只有几家稀稀落落的骡马店散处城里，举目一望冰冷刺骨的劲风裹着黄沙在大街小巷横冲直闯，满街都是运粮运草的骆驼，在狂舞的风沙中不紧不慢地走着……张熙寻了一家干店，在烧得滚热的大炕上和一群骆驼驭手们挤着睡了一夜，把剩下的五六两银子都买了水，痛痛快快地洗了个热水澡，换了一身衣服，穿上曾静送他的皮袍。打问清楚大将军的行辕在城西，一声不言语，提足了精神径投大营，让守门的戈什哈进去通禀：“我是湖南专程来的，有故人给岳大将军的一封信，请代烦通禀。”

“请问尊驾高姓大名？”

“哦，我叫张熙。”张熙望着灰蒙蒙天穹下风沙中的大将军行辕正门，说道，“我有极要紧的书信，一定要面见岳大将军。”

那戈什哈不再说什么，带了张熙的名刺进去，约莫一袋烟工夫才出来，笑着说道：“岳大帅正和几位将军会议，您跟我来。”张熙点点头，跟着那个亲兵，却从仪门进去，在校场一个偏门又进内院，在一间很高大空旷的签押房里安置了。那亲兵说道：“这是大帅的签押房，他正在议事厅安排军务，一会就下来。壶里有热茶，您好坐。”说完便去了。

张熙独自一人坐在岳钟麒签押房里，突然觉得有一种离奇的感觉：前日在北京，昨日去湖南，今日又来到这风沙酷寒的西宁，人生变迁竟是如此的不可思议！打量这签押房时，中间一张公案桌放着纸砚等物，贴墙一张长条桌，叠着一摞一摞尺来高的文书；北边一条大炕，铺着虎皮褥子，上面安了个炕桌；南边靠门支着茶吊子，水气在炭火中丝丝冒着白烟；东窗下一溜白木板凳，其余一无长物。只西墙长条案上方挂着一幅字，却只有两个：

气静

既无题头也无落款，在这屋里十分显眼。张熙心里闪出第一个念头就是“清寒”。多少有点忐忑的心安静下来。

“叫高师爷——高应天，明白么？叫他过来一趟。”外边一阵脚步声，一个粗重的声音在大声吩咐，“你去传令军需司，昨晚冻死了两个值夜站岗的，皮袍子毛都掉光了，库里有，都换下来。要短缺，发文命甘肃将军甘肃巡抚，限七天运到！”

接着，厚重的棉帘一响，一个五短身材的中年汉子进来，九蟒五爪蟒袍外套着仙鹤补服，脚下穿着一双齐膝牛皮高腰靴子，浓眉如帚，黑红脸膛上一双小眼睛精光四射——一望可知这就是雍正朝第一名将岳钟麒。张熙已是站起身来，眼瞧着跟前来的七八个军校帮着他脱换冠服，拍打身上的浮土，岳钟麒仰着脸只是沉思，他心里蓦地一阵紧张——本来铆得很足的劲，突然信心若有所失。

“你叫张熙？”岳钟麒换了件酱色江绸面猢猻猴皮袍子，看了一眼兀立发呆的张熙，一笑说道，“好相貌，英俊男儿！专门从湖南来下书，这个天气真不容易。”张熙这才醒悟过来，喊一声“岳大将军安好！”便跪了下去，叩头道：“小人是湖南生员张熙，奉老师石介叟之命，有机密要紧的事面禀将军！”岳钟麒诧异道：“不是说送信来的么？”

张熙顿了一下，看了看屋里几个人。“噢，你是说他们？”岳钟麒一笑，说道，“这都是老兵痞。跟我几十年，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多要紧的机密大事也没有背过他们。你有话只管说，有信只管取出来。偏是你们这些读书人，忸忸怩怩的煞有介事！”几个军将听了也都一笑。张熙思量，这种情势下无论如何不能先开口，便撩起皮袍角，“嗤”地一声撕开了，小心翼翼抽出一封信双手呈上，说道：“大将军请过目。”

“一笔好字！”岳钟麒端详了一下信封，信手抽出信来，第一眼便吓得身上一震：

湘水石介叟顿首拜上宋鹏举元帅武穆

少保之后东美将军麾下

他翻眼看了看张熙，接着又默读信件。那信写得很长，从略概述了岳飞抗金，百死不回的英雄气概，陈明当时情景，若是高宗信而不疑，力主决战，倾东南之力横扫中原，百代之下决无风波亭之遗憾。接着又谈历代功臣受主猜忌，勋名赫然功垂竹帛然后身死家亡的惨祸……岳钟麒一边看，觉得上面的字麻花花一片乱跳，一时间头涨得老大，陡然间曾静笔锋一转：

夫昔日之“金”即为女真之族，狼狽蹂躏中原而后遁逃长白山兴安岭改称曰“满”。是满之祖为君祖之仇，乃少保之子孙有如东美者反为仇之臣！此岂以为孝？彼蛮类之族，豺狼之心，蛇蝎之性，虽窃有神器，实华夏之难劫。子曰夷狄之有君不若诸夏之亡也，是以此獠非但非君，且为吾诸夏之仇也。以仇为君而事之，岂得为忠？昔年夔尧助纣为虐，杀良报功，窃得勋名无双，此固彼之不仁也，然一言不合于中朝，身死而无闻。将军以彼为法，岂得与仁与智欤？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将军乃恋栈于伪朝，苟延于危疑之间，拥兵处凶险之地，将军之危危若朝露！君知之否？五百年有王者兴，自建炎年至今，恰已适其数，君以忠良之后，英姿天表，怀亿万兆华夏儿女同仇之仇，高张义帜复我汉家衣裳，则鼙鼓一鸣天下皆起，十万熊虎之士不出三秦，陆沉百年之中原可以复

苏矣！石介叟疾首椎心痛陈

岳钟麒看到这里，已经通身是汗。竭力按定突突乱跳的心，岳钟麒双眉紧蹙，说道：“这确是一封性命交关的信，一辈子能读到这么一封信也不枉为人了。只是——只是这石介叟，像是一个人的号，当然我不能计较。但我既承信任，总该知道他是谁，总该见一面才好呀？”

张熙拉得弓弦一样的心松了下来，岳钟麒看信时，他紧张得脸色蜡白，一颗心差点跳出腔子外，简直比熬受酷刑还要难忍。此刻心智清明，态度也就随便从容了许多，因一揖说道：“现在我只能稟知麾下，这是我的老师。三坟五典八索九丘能通，天文地理风角六壬皆贯。东美大将军只要心同此意，旗帜一张，老师千里万里朝夕可至。”岳钟麒头摇得像个拨浪鼓，说道：“难以凭信。”

“张熙也是七尺之躯，我留在这里为质。”张熙昂然说道，“您举事之时老师不到，您杀我祭旗就是！”

“这么大的事，单凭你我他，恐怕也难办起来。”

“只要照信上说的办，天应人归，有的是人拥护。”

“你们看看这位少年娃娃。”岳钟麒对几个听得如堕五里雾中的军将笑道，“他来劝我造反，又信不过我。我要这么带兵，你们不哗变才怪。”几个军将都以为岳钟麒开玩笑，不禁哄然大笑。

张熙感到一种被人轻蔑的羞辱，“刷”地站起身来，说道：“大人如不相信，就放我走，大人如要邀功，人头就在这里。何必讥笑？”

“放走——邀功——哼，讥笑？”岳钟麒冷笑一声，“你太嫩了，年轻娃娃！快讲实话，派你来的是谁，你又从哪里到这里的？”张熙此刻才知道岳钟麒的真意，此时自己身陷天罗地网，绝无生还之理，因仰天大笑，说道：“岳飞后代原来如此，哈哈……”

“来！”岳钟麒声音冷得像结了冰，“拿下！”

“喳！”

“拖出去，抽四十箠条，狠点！”

“喳！”

几个戈什哈眨眼间就把这个座上客揪了下来，拉到外边廊下缚在柱子上，噤里啪啦就是一顿猛抽。

“送后堂用刑，”岳钟麒听不见张熙一声呻吟，气得三尸爆炸，大声喝令，“只要不死，什么刑都可以用！”他端起杯子喝了一口水，嫌凉，又亲自去茶吊子上倒，又倾在手上，烫得手一缩，“豁朗”一声把杯子掼

得稀碎。恰高应天一步跨进来，怔着道：“外头打人，里头生气，大帅这是怎的了？”岳钟麒喘了口粗气，指了指案上的信，一句话也没说。

高师爷几步上前，拿起信，头一行看完两腿就是一软，顺势坐了木凳上，定着神又仔细看。岳钟麒道：“尽着有人拿着屎盆子往我头上扣，他还来送把柄！这世道怎么了？似乎人人都活够了！我这里军事旁午，忙得四脚朝天，他还要把祸推给我！”高应天缓缓折起信，问道：“大师，你打算怎么办？”

“这个案子应该刑部问。”岳钟麒道，“大枷拷起解送北京！”高应天道：“万万使不得。你一公开解送，或者迟滞审问，元凶首恶拿不到，御史们鸡蛋里头还要挑骨头呢，立地就要弹劾你姑纵主凶，这事办得利索了，不但那些说你是岳飞后代，图谋不轨的谣言不攻自破，说不定帮着皇上查出一个泼天造逆大案。不但无祸，而且有功呢！你把这功劳拱手送给刑部那起子龌龊官儿们么？”高应天是岳钟麒幕僚里最不起眼的一个人。叫他来，原为训斥他粮草调度失宜，此刻岳钟麒早已把这事忘到了九霄云外。他用欣赏的目光看着这位其貌不扬的小个子师爷，说道：“老高，这见的是！你说怎么办？我现在最怕这小子咬碎了牙一声不哼。”

高应天抚着稀疏的黄胡子，闷着孤拐脸思量，说道：“那当然。那还要出新谣言，说苍蝇不抱没缝的蛋。不定说是你预约在先毁约在后又想邀功——想送您忤逆，什么话编派不出来？”他顿了一下，双手一合，眯缝着的眼睛里猫一样放着绿幽幽的光：“苦肉计——对。”

“唔？”

“大师这样干一下极好。”高应天嘻嘻笑道，“使劲打，打得吐了口最好。打不怕这厮，直娘贼的咱们再用软功。一上来就哄，他不定反而起疑心呢？”

岳钟麒咀嚼着他的话，半晌才道：“我这里正保奏人呢。不拘怎的，先保你个军功道台。”

张熙被打得遍体鳞伤，昏迷中被人掙进一间小房子里。他也见过府衙过堂，也瞧过巡抚衙门三堂会审，衙役们将犯奸妇女按在烧得通红的铁链子上，一股青烟儿就人事不省。比起那个刑罚，他也觉得这干军务们下手忒毒了些……先用盐水蘸皮鞭子抽，抽得还要出米字形花样，待全身都是“花样”，渗出的已不是血，而是黄水。军校们喝着酒，慢慢烧烤着通条，一点一点照着“花”样烙描……疼昏了烙醒，烙醒了再烙昏，就这样重复……

半夜时分，在燔灼似的疼痛中，张熙渐渐醒转来。他浑身都是焦痂，反而觉得疼楚并不那么难忍，只是口中渴，渴得从咽喉到心脏都干裂了。他头稍微侧仰了一下，发现自己躺在一间隔着土墙的小套间里，身下是暖烘烘的火炕，炕下桌上依稀能看见花杯茶碗。他想喊人要水，但又倔强地绷紧了嘴，漆黑的夜中只能看见他一双眸子幽幽地闪着光。

忽然，隔屏风两个人低得近乎耳语的交谈传过来：“喂……醒了吗？”

“没有。哦，是高——”

“嘘——你们没弄点水给他喝？”

“这是个倔驴性子，醒着时候不渴，昏迷时候灌着喂了几次。”

“军医来看过没有？”

“来过了，都上了药。说请大帅放心，一点内伤也没有。当然，疼是免不了的。马军医说，只要好好吃喝，几天就好了。”

“嘘——趁他昏迷，你再去喂点水，我去见大帅。”

几声极轻的脚步响过，外间没了声息。一个穿着号褂子的老兵举着油灯进来，觑着眼瞧张熙时，张熙忙闭上了眼。一阵倒水声响，老军叹息一声过来，接着张熙便觉唇边一凉。这一次他装着不省人事，不再拒绝喝水，贪婪地喝了一大碗，又半昏半迷地蒙眬过去。

“张熙——张先生……”

一个带着哽咽的声音在耳畔叫道，接着灯光一亮，张熙睁开了眼，却是那位凶神恶煞似的岳大将军站在眼前。他哼了一声，想背转身去，箭钻心价的痛楚止住了他。

“张先生，我来看你了。”岳钟麒眼中满是柔和的光，凑近了张熙。高师爷在旁边掌灯，帮着岳钟麒查看着伤痕，小声道：“不妨事的，大人，都是皮肉伤，老马他们还算是会办事。”

一滴冰冷的水落在张熙脖颈上，张熙激得一颤，凝神看时，竟是岳钟麒的眼泪，高应天在旁劝道：“大帅，不要伤感嘛……张先生养好了我们再细谈。”张熙一眼不眨地盯着岳钟麒冷冰冰说道：“你是满家大将军，我是汉家冤魂，我们有什么好谈的？”岳钟麒像猛地挨了一棍，脸色苍白得没一点血色，缓缓却步退到一边颓然坐下，将脸埋在双臂之间，仿佛抑制着极大的痛苦，浑身抽搐着啜泣。

“岳大将军是岳飞老师的第二十一代孙。”高应天冷冰冰说道，“你要再糟蹋他，我就叫人把你拖出去喂狗！反清，是灭门九族的大祸；复明，又是光耀千古的事业。你张熙凭什么一纸书信就要我们相信？”张熙像被焦雷震了一下，浑身一个寒颤，口吃地说道：“原来……原来是试我？”

岳钟麒挨过身来，用粗糙的手抚着张熙的头发，缓声说道：“好兄弟，去年皇上调我进军机处，我不敢弃军赴任。也有那么个人，到我军中劝我起兵，他还不知从哪弄来的朱三太子谕令给我。我信了他，结果

他送出去的信给我的人截回来，原来是雍正粘竿处的细作！你知道，我一身系汉家安危，仰承祖宗英烈，要担着很大很大的干系的呀！”

张熙死盯着岳钟麒的脸，但那张脸，那双眼里满都是诚实的泪水，饱经沧桑的皱纹在灯下一折一折地放着光，掩藏着心底无尽的忧患。良久，张熙也叹息一声，问道：“你为什么非要现在就知道是谁派我来？”

“我们不知你根底，焉敢跟你一处做这种事？”高应天冷笑道，“你真的是太嫩了。马光佐的三万人就驻在甘肃，勒格英的一万五千人就驻在松潘。西安将军瓦德清五万军马都挡着路，你说一声举义旗，就能出三秦？既然来共谋大事，你就该剖诚相见，你自己不诚，却要我们诚？你这个老师真有意思！”

张熙绷紧了嘴唇，岳钟麒和高应天这番做作深深打动了，而且剖析出的理由也真是无懈可击，他翕动了一下嘴唇，又抿住了。

“张先生也累了。”岳钟麒站起身来，“老高，明天你严严实实弄乘轿，送张先生走。给他带一百两盘缠。”

“慢着！”

张熙不知哪来的劲，一撑身子竟坐了起来，说道：“既是诚意，你们可愿与我结为生死兄弟？”“有何不可！”高应天愣着没有回过神来，岳钟麒已经慨然答应，“来来来，就这里撮土为香，我们三人结为金兰之好！”

于是二人搀着张熙下炕，在一盏忽明忽灭的瓦台油灯下拟好誓词，南面而跪，齐声念诵：

今有岳钟麒、高应天、张熙三人面对昊天上帝并告祖宗神明。我三人心志同一，为天下苍生，为光复汉家伟业奋起共讨满清丑虏。生同此志，死同此心，愿生生世世结为兄弟。如有违此志，叛兄卖弟者死于刀箭之下，永世不得轮回！

一阵惊风掠房而过，砂石打得屋瓦一片声响。张熙低声说道：“二位兄长，我的老师是……”

岳钟麒和高应天回到签押房，二人在灯下相视一笑。高应天道：“既然已经知道了曾静，大帅怎么还和他优礼周旋？”岳钟麒道：“从现在起，我不再见他，由你和他打交道，直到拿住曾静！——万一他再弄假，我这一整治，再想唱戏比登天还难呢！唉……千古艰难唯一死，张熙要走正道儿，不失为一条好汉呢！”

“皇上那头怎么交代？”高应天提起了笔，“共同盟誓的事要不要写？”

“写。”岳钟麒略一思索，断然说道，“原原本本地写。要把我们万般无奈，只好计出下策的情形写足，不必再提誓词里反满复汉的话，只说结为同生共死兄弟也就可以了。”

天色黎明时，岳钟麒的八百里加急奏折已拜发出去直呈畅春园。

四天之后，由军机处发出的八百里加紧廷谕由北京直发湖南永兴。

再越五日，永兴县衙倾巢出动，快马缙骑直奔曾家营……

第四十回 泄郁忿再兴文字狱 明心志颠倒奇料理

曾静张熙一案骤出，震动京华。一个小小秀才，竟敢于光天化日之下，不远数千里直奔野战军营，劝说主帅倒帜造反，这真是亘古没有见过的异事。本来已经传说得老疲的谣言再度乘风而起，有说曾静在湖南聚兵十万，专派张熙去西宁联络，和岳钟麒互为犄角之势，约同起兵两路进攻中原的；说岳钟麒的奏折是试探朝廷，如果朝廷还信任，那就押送张熙进京，如果不信任，依旧造反；更有说得玄乎的，朱三太子已从吕宋国启程回国，主持讨清复明大计……如此种种，像瘟疫一样在酒肆茶楼秦阁楚馆中散布，连六部小吏们也一改往日懒散习惯，天天一早就到班，从主管司员脸色到部院大吏只言片语，探查朝廷有没有大的行兵动向。

整个北京都睁大了眼睛。

但接着出来的旨意却是人所意料不到；刚过正月十五，弘时便带人亲自到刑部传旨：“李绂、谢济世、蔡钰等人结党营奸，攻讦正人，李绂着即革职，锁拿进京交部问罪。刑部员外郎陈学海通连其中，诋毁坑陷国家大臣田文镜，其罪亦不可逭，亦即就地革职。余犯着大理寺严鞫穷实，依律定罪。钦此！”

旨意宣过，刑部大堂死一般寂静。李绂田文镜互讦时日已久，现在作结论，尚在意料之中。陈学海不过口风不严，生就一张臭嘴，传言了些田文镜任上的笑话儿，他竟也“不可逭”？还有对蔡钰的罪名也定得奇怪，蔡钰是康熙平定三藩时就功勋卓著的老将军了，四十多年镇守西南，人们所知道的，也就是他曾经推荐过黄振国当河南布政使，和李绂过从得近一点，时有诗文酬唱。那谢济世是出了名的戆迂人，跟李绂只是点头交情，怎么也卷了进去？因此众人一齐愣住，面面相觑着没有说话。许久，刑部尚书柯英才领衔叩头，说道：“臣领旨！”

“众位大人也都起来吧。”弘时换了笑脸，“我是夜猫子进宅，来了没带好事儿。”见陈学海兀自跪着没有动，便走过去笑道：“陈学海，你可知罪么？”

陈学海看了一眼弘时，重重叩头道：“奴才知罪！”他挺起腰来，拍蚊子似的“啪”地扇了自己一个耳光，“奴才嘴臭！”弘时性格阴微，被他逗得一笑，便发不起火来，问道：“你嘴臭，都说过田文镜些什么，跟谁说的？”陈学海道：“奴才说过，田文镜是顶尖的好人。却偏他娘的跟好人过不去，真是莫名其妙。其实去河南的官，在原任各省也都是些了不起的能人，偏一去河南一个个都成了窝囊废。田文镜在河南就相信亲近过一个张球，偏偏张球是个墨吏，这也就太不给田大人长脸了！王爷别笑，我说的真心话，就是有点想不通——说他这个人，连家眷也不带。

当巡抚当总督，没有一个亲眷跟着发财，他只做事，不发财，和李卫一样。凭谁论，他也不是个昏蛋。但既是好人，又和所有的好人都弄不到一处。这不怪么？我见谁都这么说，走哪里也说。我这嘴不是臭极么？”

弘时一边听一边肚里不住暗笑，但他是奉旨问话，必须拿起架势，因又问：“你和谢济世说过没有？”“说过！”陈学海毫不迟疑地答道，“我是见人就讲。这部里没有不知道的，就在三爷您府里，宝亲王府，还有五爷府，我也说过。旨意既问到这里，奴才还敢隐匿么？”弘时想了想，又问：“谢济世把你的话转述皇上，写了奏折预先和你商议过没有？”

“没有。”陈学海越发觉得轻松，装了一脸可怜相，“好三爷您哩！谢济世是浙江道，我是刑部员外郎，离着大几千里地，我们两个没有通过信，就是兔子也没有那么长的耳朵呀！”

“近段时间他来京，没有见过面？”

“三爷，奴才不知道他来京。这几日部里上下都忙，瞪着眼竖着耳朵等着湖南消息。”他果真十分饶舌，“要是永兴县审问曾静，是个串连造反的人，那招一个是要拿一个的，又怕他们不谙事，拿着良民顶供邀功，又怕他们怕事，走了要紧从犯。我们都急得了不的等着他们的信儿。三爷，我忙得连家也没空回，哪里有空找谢济世这个混账王八扯闲篇？再说……”

“好了好了！”弘时好气又好笑，摆着手道，“不就是没见面么？”想起旨意里还有革职的话，因又道：“来，革去陈学海的顶戴！”

陈学海止住了走上前来的官员，自己摘下大帽子，边旋着钮子取那红缨，边笑道：“这个顶子没花钱挣来，又没花钱去了。如今世事真正有意思，像田制台，花钱买捐挣的红顶子，到底戴得牢靠结实——和买东西仿佛。货真价实童叟无欺！”他交了顶子，叩头谢恩，见弘时要走，兀自追几步笑问：“三爷，您还欠着我一回东道呢——几时回请？——您走好了！”

弘时打轿回畅春园，一直捺不住肚里发笑。刚在双闸口落轿，便见小太监李来苏迎上来道：“奴才等了有一阵了。万岁在澹宁居等着召见您，请爷这就过去。”弘时点点头加快了步子。

进了澹宁居，弘时立刻觉得气氛不对，雍正没有在东暖阁，迎门坐在正殿的须弥座上，朱轼、方苞、张廷玉、鄂尔泰、允祉、允禄、允礼和弘历都侧身侍立身旁。一个身穿鹭鸶补服的六品官，砵磬顶子放在地下，正在激烈陈词：“汉武帝戾太子之事乃千古帝王殷鉴。不但阿哥，即使太子，也不宜干预外事。皇子春华毓德，修身养性，万岁万年之后，期望他们辅佐垂治，才是至公之理！”

弘时不禁一怔，不言声向雍正行了礼，挨着弘历站定，悄悄问道：“这是谁？”“工部主事陆生楠。”弘历也悄悄说道，“已经和皇上顶了

一会子了。”弘时看时，果见雍正脸色铁青，死盯着陆生楠，说道：“你说这话罪不可赦！不立太子，是圣祖定的。今日朕为天下之主，也不立太子，天下如今有什么不安之处？你说的是圣祖不该废太子，还是朕不该不立太子？”

“圣祖不立太子，所以有皇上兄弟骨肉之变！”陆生楠抬起头来正视着雍正目光，“以圣祖之天纵英睿，尚且不易善后；后世子孙，皇上能使他们都似您一样？”弘时这才看清，陆生楠是个三十岁上下的青年，五官也还匀称，只眉心倒剔，一双斗鸡眼好像总在盯着前上方，脖子梗得有点歪，随时随地都是一副目中无人的傲慢相。别说和皇帝说话，就是这神态儿，能在工部衙门混到主事，也令人纳罕。再看雍正，果然已经恼得额上青筋胀起，口气也变得阴寒异常：“连圣祖也不放眼，你还算个人臣！朕与左右臣工追随圣祖数十年，竟不知道圣祖有‘不易善后’的事！你既然这么大的才学，倒要请教一下！”陆生楠侧耳听着，他脸上天生的那副倨傲相越发令人瞧不受用，碰一头便直起身子，说道：“圣祖晚年不立太子确是一憾，阿其那塞思黑所以敢于觊觎皇位，落了身死国圉下场，就是因为没有太子。设如先帝早定储位，君臣相信，兄弟相安，焉有阍墙之祸？又哪来的流言蜚语充斥朝野？”

雍正身子向前一探，冷笑一声说道：“原来你是在替阿其那叫撞天屈！哦，朕倒想起来了。当初阿其那闹八王议政，有几十个京官联折上奏，跟着呼应起哄，联名，其中是有你的吧？”陆生楠似乎早将生死置之度外，昂声说道：“有的！皇上下诏求直言，难道是摆样子的？这么大的天下，用封建制兄弟分而治之，皇上垂拱九重统驭万方，不比现在这样早起五更夜伴明灯‘宵旰’劳作好些？自周以来，国祚没有超过五百年的，就因为秦始皇为他的一己贪念，行使郡县制。人主威以愈重，为祸愈烈，就因为他可以随意赏罚，生杀予夺。人虽怒而不敢言，虽欲报复而不敢举。蓄之既深，其发必毒，难道不应警惕？”说罢叩头碰地有声。

殿中诸人此时个个面如土色。召见陆生楠，是张廷玉的建议，原本是为计议岳钟麒制造六千辆战车的事想听听司官建议。谁知陆生楠劈头说讲了一番民间流传岳钟麒的那些闲话，请雍正“先息谣言，以不疑之心用兵”，惹翻了皇帝，撤去东暖阁会议，升御座正规接见。陆生楠如果磕头认错也就罢了，但他生性倔强傲慢至死不变，又进而以谣言扯到允禩等人的死，愈说愈僵，没等几个军机大臣想出转圜办法，已经到了这个地步。弘历眼见他是脾性不好加上一副天生不讨人喜欢的尊容，要说话，连个插口的余地也没有，心里喟然一叹：此人休矣！此时连张廷玉方苞也面面相觑束手无策。

“好一篇利词！”雍正目光闪烁，脸上带着刻薄的笑容，“自秦始皇以来二百余帝，你是一个也瞧不起！圣祖也不在你眼里，何况朕这样的寻常皇帝。你既有如此通天彻地前无古人的大才，怪道的与谢济世同乡，又受李绂重用！过去有个‘八爷’，弄了个大‘党’，害君祸国；如今又是一个李绂，通连一位蔡钰，拉上黄振国、谢济世，又成了一个小‘党’。朕御制的《朋党论》你们瞧不到眼里，不读也罢了。连圣人的四书五

经，你们也是个‘蔑如’。不就是翻过朱子几篇格言评注，会抄几篇高头讲章么？就好把自己扮了诸葛亮，把朕躬看成是阿斗？——你们似乎忘了。朕为四十五年皇阿哥，并不是干领那份俸禄，一言一动听之于保夫保妇的阔哥儿！朕是水里进火里走，六部里办差，外省民间闯荡出来的铁汉子、硬骨头！朕在滔天黄水中视察河工时，你还穿着开裆裤呢！你既无忠君之义，朕又何来的爱臣之情？——来！”

“在！”

“将他官服剥掉，”雍正凶狠地一笑，对拥进来的侍卫道，“送到养蜂夹道狱神庙，和谢济世、黄振国一处关押，待李绂和蔡钰押解来京。刑部大理寺着实鞫审后，自有应得之罪！”陆生楠不等人来架，急一叩头道：“万岁，臣愿尽言而死！”雍正不屑地一摆手，道：“刑部大堂上说去！”

几个侍卫不容分说，扑上来撮起陆生楠脚不点地便往外走，陆生楠身子一纵，说道：“死则死耳，这么侮辱斯文！”仰天哈哈大笑渐渐远去，老远还听他在叫，“杀英雄头，剥英雄皮，千古一快……”叫得殿中人无不失色。

“狂生！”雍正额上青筋霍霍跳动，端起杯来喝，茶水已经震齿冰凉，“豁啷”一声将杯掣得稀碎，恶狠狠笑道：“有时候刀子比四书管用——像陆生楠这样的王八蛋，吏部还保了个‘清才’——传旨吏部尚书、侍郎、考功司主事，各罚俸一年，记过一次！”说着，径下御座，向东暖阁走着问道：“弘时，刑部传旨过了？”

弘时边跟着进来，一一回奏了传旨经过，也亏得他好记性，滴水不漏将陈学海的话复述了一遍。说得雍正一肚子气全泄了，笑道：“天下大了，什么样人全有。范时捷当顺天府尹，拿了我雍王府的人，朕那时还是掌管部务的皇阿哥。和他好说叫放人，死死顶着一定要审。老十三拧着他耳朵臭骂一顿，笑嘻嘻把人就放了。”弘历见雍正气消了，赔笑道：“皇阿玛说的是。君子小人也只在人主调配得宜，各得其所而已。就如陆生楠，按情罪而言，实在也是诛不胜诛，不过一个妄人就是了，主子别生他的气。”

“你们不晓得。”雍正叹了一声，“还有一个杨名时，昨天整整在这谈了一个时辰。他当然不像陆生楠，陆生楠不单是个狂妄人，他后头是有另外图谋的，所以不一样。朕也不一律相待。像杨名时，阿其那的政见和他几乎没有多大区分，但杨名时全然是一片忠爱心，想照他那套办法辅佐朕治好事情。他说的话又都是下来私地和朕商榷，朕就喜欢分出好歹人不同料理。杨名时朕和他谈了，他学问好人品也好，也是做实事不说空话的。但天下十七省耗羨归公，发养廉银子，没出什么乱子，库银也加增了，可见朕的制度不错。他说已经想通了。朕说，既然想通了，还回去当你的云贵总督。君子不结党，结党非君子。杨名时孙嘉淦是君子，李绂这人朕原看和杨、孙是一样的，想不到背地里行为如此齷齪！”

他长篇大论地说着，众人这才明白，雍正其实心里是把这群人按允禩的余党来处置的，都不免觉得雍正这样睚眦必报搜剔无遗未免过分。但雍正此刻正在气头上，又说得振振有词，谁肯在这时候儿去触他的霉头？张廷玉思量着军机处还有许多公务，不能再为李绂一案耽误时辰，因道：“李绂谢济世他们已是笼中之囚鸟，处分等部议过后再参酌也可。现在两件大事是不能轻心的。岳钟麒集兵西宁十万人，甘陕大雪，粮草都是从四川运上去的，运一斤粮要耗十七斤粮，四川的库底儿都叫俞鸿图给腾净了——俞鸿图这人还是能办事的，但这一来，得赶紧给四川调拨春荒用粮和种粮。陆生楠是专管给岳钟麒造战车的，他坏了事，车还得造，这些事情奴才们料理得。但曾静一案，是极要紧的，得赶紧把人押来北京，交刑部审理。在湖南审，京师里谣言太多，六部里都无心办差了，尽是到奴才那里探问消息的，可否请皇上下诏，限期押来，邸报一登人心自安。”

“很好。”一说到政务，雍正便忘掉了烦恼，昨天他接到了湖南初审曾静的奏折，今天召集这些臣子来，本就为了商量这事，却被陆生楠中间插了一曲。当下略一沉吟，说道，“就依廷玉意见，立刻出京报，曾静张熙一案已经破获。不过这案子不能交给刑部，也不能给大理寺，刑部他们清理李绂一案就是了。”“曾张一案该刑部照理。”弘历说道，“放在湖南审讯有许多不便。刑部如果人手少，可以临时从别的部抽调人去。”雍正道：“湖南只是初审，为的怕案犯人数众多闻风逃逸。现在既然已经查清只是两个人，当然要调京。不过这次朕要亲自审理，由军机处调度，不交部。待审结之后，将案由交部议处，颁布天下。”

众人听了，都觉得有点匪夷所思。历来皇帝亲自过问刑案，都只在戏上见过，是一般稗官野史小说家吃饱了撑的，捏弄出来个“新奇”招徕读者。孰料最不爱看戏的雍正皇帝，居然要坐明堂亲审御案，而且案犯是两个微不足道的百姓！弘历愈想愈是不妥，但他是十分持重的人，想听清楚雍正的真意之后再说。允禄却觉得新鲜，笑道：“这是千古奇案，皇上亲审再好不过。臣弟也得目睹天子坐堂的风采。曾静既说是读吕留良的《春秋大义》萌生反叛之心。臣弟建议，吕留良一并也应拿问。

《春秋大义》、《知几录》、《知新录》都应立即查禁毁版。”

“要你现在说，岂不迟了？”雍正一笑说道，“吕留良一家早已拘禁，逆书已查到了原版。这个吕留良埋得好深。他是前明遗少，说他忠于前朝，明亡，他却没有跟着殉节，却来考了我朝秀才。既已失节，就该苟延残喘沐浴我朝圣化，却又不安分，造作逆书诋毁我朝，还造就出一批刁恶文徒。这边他的信徒曾静鼓动岳钟麒造反，你们没见，刚到的急报，山东还有个严鸿逵也是他的学生，在日记中对我大清肆口侮辱。朕以为，曾静张熙只是愚妄无知受人蒙蔽，真正的元凶首恶，是浙江那个‘东海夫子’吕留良，还有那个严鸿逵，也是吕留良的得意门生。日记说海拉尔地震，毁伤满洲人四千，场面‘壮观’，热河泛滥，淹死满洲人二万余，写诗‘洪水亦知解人意，天岂不知天当知！’——一片心的幸灾乐祸！实属毒置铭心之词。不知我满洲人有什么亏了他处，这般的恶毒泉獍之心！”雍正翻看着湖南、青海、浙江和山东的飞奏密折，越看越

气，“啪”地一击案：“丧心病狂至于此极！曾静乃是吕留良教唆，论心犹有可恕。吕留良严鸿逵好乱乐祸蛊惑人心，虽然已死，其罪难饶——着浙江巡抚立即拘押吕氏全族，听候旨意处置！”

因为这几份奏折都是特急飞递进来的，除了雍正，别人都还没有过目。鄂尔泰、方苞、张廷玉觉得曾静张熙毕竟是正犯，现在都被雍正撇开了，甚至隐隐有回护的意思，却把枪头掉转，冲着已经死了的吕留良严鸿逵，都是大惑不解。朱轼听见“严鸿逵”这个名字好生耳熟，此时才想起来，自己在康熙年间曾经推荐过严鸿逵进国史馆修纂《明史》，立时“轰”地一阵慌乱，翕动了一下嘴唇正要说话，弘历说道：“曾静张熙是造逆主凶，依律应该凌迟处死。儿臣尚未看过奏章，但听阿玛方才训诲，吕、严似乎应该另案处置，这样就更清楚了。”弘时也忙道：“儿臣以为老四说的是。”允祉允禄立时也都对雍正这番左袒曾静的话不佩服。允禄是个无可无不可的人，只不言声。允祉笑道：“曾静张熙通同造谋，诱劝国家大臣造逆作乱，臣以为断无可恕之理。至于吕留良、严鸿逵，已经死了多年，他们是前明子遗，说一些诋毁本朝的话不算奇怪，把他们的书征集销毁也就是了。”

“老三你见的不是。”雍正近来愈来不喜允祉，觉得他这个三哥本来饱有才学，大可在自己和允祥等人身体欠安时多为国事操点心，但却仍旧高卧筵嬉游悠自在，大有看笑话的光景，因此一口就堵上了他，“你是读饱了书的，少正卯几曾唆使人叛鲁来着？孔子为相，七天就诛了他。他的罪是五条，心达而险，行群而坚，言伪而辩，记丑而博，顺非而泽。孔子说这五罪只要犯一条，‘不得免于君子之诛’。吕留良的罪大过少正卯，而且他的门生有的著书立说煽惑民心，有的密谋策划造逆作乱，岂可毁版禁书草率了事？曾静张熙固有应得之罪，但他们是受人蛊惑而不自知，造下这弥天之罪，愚夫草民也不无可悯。”他偏转头问朱轼道：“朱师傅您说呢？方才朕见你仿佛有话要说。”

朱轼轻咳一声镇定了一下，说道：“若依律法，曾静张熙都应该寸割了。此事已经天下皆知，臣以为还是应该彰明较著公审。至于法外施恩，是人主专权。但无论如何他们身犯十恶罪，不应以‘受人蛊惑’免其一死。臣竭力赞同皇上追究吕留良之罪，他的罪确实在曾静张熙之上。如果制造异端邪说的轻纵了，还会有人再学曾静张熙，再出一个张三李四蛊惑造逆，而且也会再出一些吕留良这样的人物私作著述，坏乱世风。臣方才要说的不为这个，是臣想起当年臣曾荐严鸿逵去修《明史》，严鸿逵虽然坚拒没有应诏，但臣视人不明荐人失当，也有应得之罪。现在严鸿逵已经查明是逆党，臣自当请罪，请皇上发落！”说着便跪了下来。雍正忙道：“弘历搀朱师傅起来——这是多少年的事了。你不知道谁也不知道，可见你的心地光明。朕不但不罪你，还想叫左右臣工子侄们学习你呢——你议吕留良的罪也很允当，是老成谋国之见，这才是读书君子心性呢！——朕不主张严惩曾静。除了方才说的之外，还有一条，张熙被逮之初酷刑用遍紧不认供，岳钟麒为套出口供，和张熙义结金兰，指天盟誓不相负。朕杀一无用的曾静张熙，使岳钟麒背负义之名去打仗，后人看朕是个什么主子呢？”

他这个话更是儿戏，岳钟麒套口供的誓词，本就是假话，皇帝都要替他假话负责！几个人听得都是又好气又好笑，没想到雍正相信江湖切口也迂得这么个样子！但此刻说话，立时就要牵进岳钟麒。他在外出兵放马，不宜说忌讳话扫雍正的兴，于是众人呆立不语，来了个充耳不闻。

“你们看一下曾静给岳钟麒的信吧。”雍正将几份抄誊了的信件副本递给弘时分发众人，“朕共被列了十大罪状。京师朝野传闻的谣言，这是个集大成的本子。”

张廷玉接过看，目光一滑便吓了一跳。罪名共是十条：谋父、逼母、弑兄、屠弟、贪财、好杀、酗酒、淫色、诛忠、任佞。他心里一阵一阵起栗，如此毒恶的诽谤，雍正为什么还意存宽恕呢？想表明自己是仁德宽厚的君王么？这念头一闪，张廷玉立即就否定了——雍正自己也说过自己“刻薄”的。思量着，突然一个念头闪过：皇帝是想显示自己的“光明正大，无事不可对天下”，也想借机抒发一下对那些无根谣言的憎恨，借审问曾静痛快淋漓地加以反驳昭示国人。张廷玉毕竟机敏过人，揣透了皇帝的心思，当时就有了主意，却不言声等着众人开口。

“这，这——这样的人还能宽恕？”弘时脸色苍白，略为口吃地说道，“儿臣愚昧，实在不能懂得。”他和允禩的不同就在这里，他并不赞同否定雍正继续的合法——雍正是“篡位”，他和弘历的交锋就没有半点意思了——一边说，偷看弘历时，弘历也是满面通红，拿着信咬牙只是发呆。

雍正知道众人很难和自己一致，思考良久，笑道：“如若单一就事论罪，曾静二人剁成肉酱也抵不了。说句实话，朕开初见这封信时惊讶堕泪，睡时梦里也想不到天下有人如此议论朕。但朕的秉性，‘卒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朕是做得到的。且不说朕的勤政爱民夙夜兴作，百代皇帝没有及得上朕的。就算朕是平常皇帝，这也是断断不受的。所以，朕不把这封信看作是诽谤。只能看他是猪叫狗吠！譬如你们，听到猪狗嚎叫，肯生它们的气，值得和它们计较么？”他从容下炕，背着手徐徐踱着，说道，“所以，这是天上掉下来的奇人奇事。遇到这样的怪物也不容易，朕少不得有一番出奇料理，你们等着瞧就是了。”

“万岁，”张廷玉一躬说道，“尽管是疯狗，吠咬人主，也还是要诛戮的。就信里说的那些，奴才还是觉得最好是密审。所以万岁叫上书房审办，确实比部里去审妥当。逆信所谓十大罪状虽说都是‘狂吠’，却断不是曾静和张熙二人可以面壁捏造得出的。正好顺藤摸瓜，追查前一段的谣言来源。”张廷玉猜透了雍正的用意，但他还是不能同意雍正的办法。因为这十条罪状不但雍正不能接受，弘历弘时兄弟也是深深怀恨的，康熙雍正帝位交替时他自己身为宰相，也不能承担责任。无论从哪个角度，说从重办理都是妥善之策，因顿了一下，“审明之后，奴才以为还是应由法司衙门依法治罪，为天下后世儆戒。”他自觉已经尽了“有言在先”的责任，便收住了，默然后退。

雍正还有一大堆奏折要批，此时身上又乏上来，因笑道：“你们为人臣的，当然该有这个想法。人解到北京再说，你们随时见朕还可以议。别为曾张这两块臭肉耗时辰了。李绂一案要抓紧审，从重判！这个陆生楠目无君长傲慢无礼有欺君之罪，尤其不可恕。就这样，散了吧！老十三又病了，叫允礼去看，这会子也不知道怎么样。唉，四下里糟心的事太多了。”

“是！”

众人一齐跪安辞出。弘时一眼瞧见允礼从韵松轩迎面过来，忙站定了等着，待到跟前，弘时赔笑道：“十七叔，从清楚寺过来了？十三叔这会子怎么样？万岁方才还说起着呢？”允礼脚步也没停，说道：“贾士芳就在韵松轩，我这要去见驾，你们谈吧？”说罢便去了。弘时迟疑了一下，拽着步子回到韵松轩，果见贾士芳一身黑缎袍褂，头上戴着瓜皮帽，腰里玄色带子，脚下一双冲龙千层底靴子，正站在自己案前看邸报。他加快了步子，一进门就笑道：“老贾，你这牛鼻子，穿这一身像一团黑炭，又配着这张白脸没点血色，活像个无常。方才见了十七叔，他一脸的不喜欢，十三叔身子不好么？”

“十三爷大限已到。”贾士芳神情悒郁，冷森森说道，“我这一身就是吊他的，倒是三爷这‘无常’二字说得好。就是帝室贵胄，王孙公子，福命滔天，也毕竟有用尽之时。愈是养德惜命，不敢稍微妄为，上天才肯将全福全寿赐予他。三爷您说对么？”弘时一笑坐了椅上，把玩着一方玉石镇纸，说道：“后唐时节皇帝求长生，宫中养活多少异能道士，自古痴人多，毕竟也没见着个真神仙。像你，也只是个‘假’神仙嘛！天意你晓得？活见鬼，我就死活不信你！”贾士芳笑道：“我为这里是不得已。也知道下场不好，也只好随遇安之而已。我劝三爷，您万万当心，不要玩聪明了，帝位没有您的。再玩聪明，什么也没有您的了。”

弘时像被烫了屁股，弹簧一样跳起身来，审视着贾士芳，良久，格格一笑道：“道士，我也劝你安分一点。捣鬼弄术不过巫师神汉的伎俩，摆不到大雅之堂上。别以为你在皇上跟前得用，忘了自己身份根本儿，祸不旋踵！”“我是个小小人物，原本就无足轻重。”贾士芳道，“过去恃强好胜，得罪了师门，也得罪了不少本领高强的异能之士。我手没了那把木剑，现在不能回江湖了，在这里应付些琐碎事情，还是绰绰有余。三爷，君相之命系于天，不系于鬼，十三爷是命数已尽，我也救不了他。把你神龛底下压的那张魔镇纸收了吧，它只会害你自己，真的，听我良言没有坏处！”

“你是说我害皇上，害十三爷？！”

“对，还有弘历四爷！”

“证据呢？”

“在你心里！”贾士芳冷笑一声，“头顶三尺有圣灵，暗室亏心，神目

如电！你敢对天起誓没有那些鬼祟事么？”

弘时像被人抽干了血的一具僵尸，死盯着贾士芳。未及说话，高无庸在外咳嗽一声已经进来，给弘时躬身一礼，对贾士芳道：“皇上叫先生过去说话。”

“是。”

贾士芳抽身便走，高无庸随后跟出来小声问道：“三爷脸色怎么那么难看？有病么？”

“要下雪了。”贾士芳抬头看看天上绛红色的云，所答非所问地说道。

第四十一回 意未尽怡亲王骑鲸 情恋误雍正帝种祸

贾士芳随高无庸来到澹宁居前，几个太监已经备好了马等着。二人进殿，便见乔引娣彩云等几个丫头忙着给雍正换便衣，雍正自己系着项下斗篷带子，问高无庸：“雪下大了么？”

“回主子话，刚刚儿飘起来，还不大。”高无庸忙道，“只白毛风冷得邪乎，请主子加衣。”雍正转脸又问贾士芳：“道长，他……他还有多长时辰……”贾士芳无声透了一口气，躬身说道：“十三爷将到弥留了。不过，他还有个回光返照的时间，等得着主子说话。”

雍正心里一酸，已是落下泪来，当时顾不得再说什么，匆匆出殿来。一个小太监伏跪在地下，雍正一边踏了他的背上马，一边大声对秦狗儿道：“李卫今天要到京，叫他直接去清楚寺见朕。其余的除了王大臣朕一概不见。天冷，不要叫他们干等！”说罢回身对允礼贾士芳一点头，双腿一夹，那马泼风似地驰出。德楞泰等十几个侍卫也忙上马紧紧随后。

此时天色更加晦暗。彤云在劲急的北风催送下，逃跑一样争先恐后地滚动着向南。远近苍色的穹窿下，挺拔的白杨枝条碰撞着，发出单调枯燥的哗哗声。银米似的雪粒一阵一阵地撒落下来，打得人脸生疼，寺外一片广袤的白茅，枯萎的长叶带着霜一样的白色雪粒在风中波动不定，给人一种凄凉寞落的感觉。待到清楚寺前，众人下马时，雪粒已经换了不太稠密的轻羽，在灰暗的殿宇檐下摇动飞舞着坠落下来。雍正正在庙前旗杆旁下马，发觉与以往气氛有点不同。细看时，庙中方丈和尚带领寺中所有和尚都鹄立在山门里边，沿甬道每隔三步不到就有一个沙弥，一色的土黄棉直裰，合掌而立喃喃吟诵。见方丈和尚印空身披袈裟迎上来，雍正一边往里走，一边问：“大和尚，你坐关几年，今儿出来了？”

“阿弥陀佛！”印空合十回话，“太己道人（允祥道号）久居我寺，和尚坐关心动，他要归还我僧舍脱囊而去，我合寺沙弥为他送行。”雍正站住了脚，目光似喜似悲地望着愈来愈白的殿瓦，说道：“有劳大和尚了，道释其实是一家。其实就是儒，何尝与释道不相沟通？你看，这场雪，万物都在带白，看来老十三真的是要去了。”

雍正强抑着心里悲怆直趋西院，但见允祥院里人来人往，有的预备着搬衣箱，有的忙着寻刀觅剪给允祥裁寿衣，有的提着水到灶屋烧，满院的药香扑鼻，檐下还有几个太医在耳语，似乎在商榷脉案处方。雍正原嗅着人多嘈乱，见众人都蹑手蹑足十分小心，便不言声上了正房台阶。众人这才留意到皇帝来了，鸦没雀静屏息一齐跪下。雍正也不理

会，带着允礼高无庸和贾士芳进来。果见允祥仰躺在炕窗旁边，脸色黄蜡一样难看，闭着眼静摄，呼吸也一粗一细不匀称。因屋里暗，好一阵子雍正才看见李卫在这里，还有自己最小的弟弟允祕捧着一碗参汤站在炕前。二人目不转睛地盯着允祥发呆，连雍正等四个人进来也没有觉察。

“皇上来了。”允祕听见动静，一转脸见是雍正，忙推了推李卫，李卫这才觉得，一把拭了泪，伏地叩头。雍正点点头，轻声道：“起来吧，李卫是才到的？”李卫忙道：“是。奴才原要进园子去的，碰到衡臣相公下来，说主子刚议过政，身上很乏，叫奴才明儿再见驾，就折过来先来瞧十三爷的病。不想——”他看了允祥一眼泪水又夺眶而出。

允祥昏昏沉沉中听到雍正言语，睁一眼睛。他昏花的眼睛迟钝地搜寻着，见到雍正时毅然闪了一下，枯瘦的胳膊也是一动，似乎想动。雍正忙俯身按住了他，见他翕动嘴唇，又把耳朵附过去，却任是如何也听不见说的什么。雍正掉转脸看着贾士芳，问道：“能想想办法么？”

贾士芳点头会意走到炕前，却也没有什么花哨举动，只对允祥说道：“空明即是灵动。十三爷，我昨儿说过的，您不要紧。”他话音一落，允祥脸上竟奇迹样地泛上了血色。允祕忙凑上去，操着童音道：“十三哥，这汤不热不凉，你喝了它。”李卫忙过来接了碗捧着跪下。允礼见允祕个子太矮，喂汤很艰难，趋走过来要过匙羹，一口一口喂允祥。

允祥喝了几口，精神显得更好了一点，渐渐地，脸上泛起潮红，对雍正自失地一笑，说道：“老十三这回走到尽头，再不能给皇上奔走效命了。”雍正心里一阵酸热，勉强含笑道：“你这傻子说傻话！忘了邬先生当年的话？你的寿是九十二善终！——士芳，邬先生断得准么？”

“儒者云死生有命富贵在天，孔子比释老看得还透。”贾士芳回避了直接答问，白得令人不敢逼视的脸上没有微笑，说道，“十三爷心放宽。士芳在这时，哪个无常敢来！”允祥已和他厮混得很熟，笑道：“贼牛鼻子又说大话，我其实半点也不恐惧。邬先生神相，说我的寿，是连昼带夜，我才想明白，今年我可不是四十六岁么？”

众人方诧异他精神突然如此振作。允祥又道：“我真的一点也无恐惧，这会子想着死，就像是农夫锄完了地回家，又像是读完了一本书合起来就是。我清楚贾士芳也明白，我这是回光返照。”他突然孩子气地笑了笑，说道，“老贾给我护持一个时辰，我要单独和皇上谈些事情。我不要人打扰，有一个时辰就够我用了。”

“十三爷达观爽明，真是英雄肝肠。”贾士芳道，“我可以护持您一个半时辰，您放心。我就在东厢配房里作功。”他向雍正一躬就退了出去。允祥又对允礼允祕和李卫道：“诸位也过去陪着贾士芳，和他谈话下棋就是。记着，和他谈话下棋。你们玩儿得安心，我才高兴。”

目送他们出去，雍正转回身来对允祥道：“该安心的是你。把病治

好，多少话不能慢慢说？”

“吉隆里河，英不撒坦切用，德台吉博克隆汗罗风？”[39]

雍正被他说得一愣，半晌才醒过神来，用满语说道：“弟弟，你用满语说话，他们是听不懂的，用蒙语我听着太费力，你也太耗神了。”

“你寻机会杀掉这个道士。”允祥用眼瞥了瞥厢房，用熟练的满语说道。

“为什么？”

“因为我已经看出来，他能操纵您的健康。他要你觉得自己需要他，一步都不能离开他，迟早有一天他会反过来要你做他要做的事。这其实是巫术，并不能用它来治国的。”

“这好办，我很轻易就能处置掉他。”

“不，”允祥的眼神中透着严肃，像是怕雍正突然在面前消失了，一字一板说道，“这是个有真实本领的人，不怕火烧水溺，甚至雷击，更不说刀斧之类了，除掉他并不容易。”雍正陡地想到，自己近来犯病，果然是连御医都懒得叫了，不禁心里一缩。他看着允祥说道：“你好像已经有了办法？”允祥道：“李卫能办这事，别的人恐怕不行。我要说的第一件事就是调李卫来京，进军机处兼管天下刑名。”

“成。”

大约说满语太耗神，允祥屏息了一下呼吸，改说了汉语，他的音调立刻充满了离愁别绪：“皇上啊，我的四哥……我追随您做事三十年了。从小我就是您一手拉扯大的，现在弥留回首，我真舍不得割掉这缘分。鸟之将死其鸣也哀，人之将死其言也善，我有些心里话说出来，知道四哥不会恼我，可也耽心四哥以为我是临终的昏话……”他说着，泪水已毫无节制地淌出来，雍正轻轻替他揩拭着，说道：“你这么婆婆妈妈的，我都要笑你了。”

“八哥我们是一辈子死对头。”允祥望着窗外纷纷扬扬的大雪，声音显得清晰而又遥远，“现在八哥九哥都死了，十哥是个草包炮筒子，现在也到了山穷水尽之时。什么也不念记，总是一父所生的亲兄弟，宽容一点放他回京吧。”他顿了一下，怅然若有所失地一笑，眼睛直盯盯望着远处，仿佛在回顾自己壮丽的一生，“……病了这几年不少人到这里来谈，我也有功夫腾出空儿好好想想。自古勤政爱民的皇帝四哥您是第一，我是直心人，先帝爷留下了个金玉其表败絮其中的烂摊子，只要是个中人，没有不知道的。但天下百姓不懂这个，他们不懂得国库里有七百万银子，既不敢打仗，也救不起灾。皇上收拾这个局面，如今有了近六千万两银子，吏治不能说毫无疵瑕，但我敢说可以与朱洪武的吏治相比！您累坏了，可也得罪了一批乡绅，读书人，得罪了很多地方官，

因为一个‘养廉’制度就断了他们发财的路。人都说我天不怕，地不怕，但这些墨吏的口舌，咬人一口入骨三分，我真怕了这些人。如今我也要丢下您去了，您可要更加小心。”

雍正边听边流泪，说道：“这是你的心腹之言，别人说不出来，也没这个胆量。朕之所以甘冒风险大力整顿，就是因为这件事情难，留给儿孙，他们更不好料理。所以我说‘当皇帝难’，因为我是骑在老虎背上的。老十三，你是个好样的，支撑住，看着我扳回舆论。我这就要借一个大案子，把心剖白给天下人。真的不能领悟，也无所谓。后世总有心人，看出我的苦衷……”因将曾静张熙一案前后情形说了，又道：“这是上天赐给我的说话机会。他们那些会写八股文的能造传谣言，我要借这机会告诉他们，我也能写文章传之天下的！岳钟麒俞鸿图他们已经说服了曾静张熙，我化教这两个冥顽的读书人，叫他们走遍天下为我的新政现身说法！”

“成么？”

“当然一定。”雍正笃定地说道，“我要和曾静直接对话，集成书印发天下，名字也想好了，叫《大义觉迷录》！”

“四哥说成，我信得及。”允祥眼中光波一闪，又黯淡下来。他的脸色渐渐转色，变得又灰又白。雍正轻轻摇晃了他一下，说道：“老十三，你……很不受用么？我叫他们过来？”

“别！别……”允祥拼着全身的劲，手和脚都在轻轻地抽搐颤抖，咬着牙吃力地说，“我的话没完，来不及细说了。皇上跟前三个儿子，学问都……好，心……心性……不一……三阿哥是个好的……但心性不一，又面对皇图，皇上不能不想得更周备些……”

这确是极重要的话，雍正几乎是伏在他的身上，听着允祥愈来愈弱的声息：“先前圣祖——阿哥们争……争来争……去，为的不过是您如今这个位儿……如今又是一代……这种事也是免不了的……四阿哥是个好的……有人魔镇……追杀……唉……免不了的事……”至此，允祥只是翕动嘴唇，再也听不清他说的什么了。雍正一转眼见他伸出三个指头，忙问：“是老的，新的？”允祥喉中咯咯作响，脸色又转潮红，吃尽了力才说出：“问问弘昼……”三个指头兀自抖着不肯垂下。

“太医！贾士芳！”

雍正大声唤叫，他的头嗡嗡直叫，眼前一片昏花，心里塞了一团烂絮样混沌不清，直到众人一拥而入，团团围住允祥抢救，才略定住神。他在旁急急说道：“救醒他，朕有赏！”贾士芳见医生们切脉刺人中灌参汤只是不中用，在旁断喝一声：“十三爷，再留一步！”

允祥忽地睁开了眼睛，极清晰地对雍正道：“皇上保重，此番永别了……”头一歪，再也醒不过来了。这个自幼失家在宫中备受轻慢的贵王

阿哥，几十年间由受雍正照拂到成为雍正的左右膀，追随雍正忠诚不二，从无半点芥蒂疑忌，而今终于走进了生命的最后归宿。当贾士芳无可奈何地说“回天乏术，十三爷已不可救”时，雍正先是一阵迷惘，胸口一甜“哇”地吐出一口血来，一屁股坐回椅中。

“皇上！”允礼允祕李卫高无庸一拥而上，扶着他躺在春凳上，几个太医丢下允祥遗体忙趋身过来为他扶脉。只有贾士芳，用怜悯的神情看着这一切，没有动，只是说道：“皇上这是急痛迷心，血不归经，不要紧的。”

雍正吐了一口血，反而觉得胸口畅顺了些，呆呆望着允祥的尸体，半晌颓然说道：“回去吧……”

一行众人回到澹宁居时，天已擦黑，只是雪下得大了，满园的树枝都带了雪挂，松柏竹林冬青等常青竹木上都压了厚厚的雪。宫阙殿阁也都冰雕玉砌似的，白莹莹光闪闪，映得一片明亮，并不觉得天色已经向晚。雍正被李卫和弘历搀扶着进了暖烘烘的大殿，精神兀自恍惚，听得自鸣钟连响八声，已是戌正时牌才勉强说道：“高无庸，允礼、允祕、弘历、李卫、贾士芳他们在你十三爷跟前守了一天，传膳给他们用。朕累透了，要歪一歪——这天气膳不要送过来，他们到御膳房附近的平暖斋去就是了。”高无庸知道雍正心情不好，连连答应着和众人辞了出去。秦狗儿见众人都黑沉着脸一副沮丧相，忙追出去扯住高无庸问了几句才回来。见雍正坐在暖阁里炕沿上，两个小太监跪在地下替他脱靴脱袜，便蜷身向下人住处寻着乔引娣，说道：“乔姑娘，今儿晚请你劳神侍候主子。十三爷殁了，他心绪坏透了，别人侍奉不来。”

“十三爷殁了！？”引娣正在吃饭，手一哆嗦，放下了碗，便随秦狗儿过暖阁来。果见雍正和衣仰卧在大迎枕上，神情呆滞地隔玻璃向外望着。引娣扶膝一蹲身，说道：“奴婢来侍候主子……十三爷那么好的人，去得可惜了。不过是人总都有那一天，人死如灯灭，主子伤心伤情也没有用处。您天不明就起来，劳乏了一天，多少还该用点膳。来，主子，振作一点，您乏透了，我给您烫烫脚，再用点膳，精神就会好起来的。”几句莺声燕语杂着山西口语喃喃而言，雍正已是坐起身来。引娣端来铜脚盆，兑上热水，一边用手试着，一边命人：“把我今晚用的姜醋面片儿端来，给主子取两个小馒头，一碟子老咸菜，再滴两滴香油。”

雍正双脚泡在热水里，由着引娣两只柔嫩的小手揉搓着，一脸悲怆冷峻之气顿时融化在乌有之乡。端起那碗面片儿，一股香味扑鼻而来，说声“好香！”喝了一口，但觉满口热酸辣香，不由又说：“好！而且很素。”乔引娣道：“我们家乡病人就吃这个，有点小病那也是福气。有个懒汉，到土地庙里祷告，说‘大小给个病，别叫送了命。姜醋面片儿，喝个半月儿’——”她没说完，雍正扑哧笑了。引娣又道：“恰好土地爷神像后睡着个叫化子，大声说‘得病就死！’——吓得他一溜烟儿跑了……”雍正笑道：“看来朕也是个懒汉，要喝半月面片儿了！”

“主子这个样儿做事，是天下最勤快的人。”引娣用干毛巾搓着雍正略带浮肿的脚腿，“奴婢实在看您苦受，心里也不好过，说个笑话儿给您开开心……”说罢便叫人端了脚盆去。雍正喟然一叹，说道：“难为你了。”又沉默了一会儿，说道：“你要想见十四爷，还可以过去走走。”

引娣收拾了碗筷，用抹布不停地擦着桌面，脸一红，说道：“我……不想去了……”“为什么呢？”雍正盯着她问道，“你不是一直惦着他么？”引娣低下了头，皱眉叹道：“我也不知道……我觉得你们都和我原来想的不一樣……这都是我的命……”

雍正心里一动，正要再问，高无庸过来道：“几位王大臣，军机处大臣都过来了，允礼王爷他们也过来谢赐筵恩，主子这会见不见？”雍正看了引娣一眼，说道：“都叫过来吧。”

高无庸出去少顷，便见窗前人影幢幢。允祉为首，张廷玉、方苞、允禄、鄂尔泰、弘时、弘昼、允礼、允祕、弘历，最后是贾士芳诸人鱼贯而入，一片声请安谢恩杂沓不一。雍正皱了一下眉头，说道：“士芳是方外人，可以退下了。小弟弟也不要陪着熬，高无庸弄辆严实点的轿子送他回府。”

“十三弟可怜，”允祉和弘时聚客饮酒赏雪，被张廷玉叫人拖来，心里还在恋席，竭力皱眉苦容，瞟了一眼允祕的背影，说道：“正当壮年时说去，不言声就走了。人生，这是怎么说？”弘时也是攒眉拧目，叹道：“若论十三叔这病，绵延纠缠也有几年了，再想不到这么快！”弘历却道：“皇阿玛，您吐血几乎唬煞了儿子！谁都知道十三叔和阿玛的情分，您得节哀顺变……十三叔的后事儿子们多操点心就是了……”说着便拭泪。弘昼也是和弘时同席同路的，却没有弘时那副做作相，咚咚磕了几个响头，说道：“十三叔生荣死哀，也不枉了大丈夫一遭大英雄一世！儿子痛惜之情有及儿子欣羨之心！前天儿子过去给十三叔请安。十三叔说他还有一桩心愿未了，儿子以为这是最要紧的。”

他的这番话落拓不羁，与众人都不相同。允祉想起他曾“自办丧事”，不禁莞尔，却又背转脸装作擤鼻涕。雍正早一眼瞥见，心里一阵厌恶，忙屏息凝神，问道：“你十三叔说了什么心愿？”

弘昼叩头道：“回万岁的话，雍正四年京师大水。十三叔查勘河道，卫河、淀河、子牙河都从天津交汇入海，沧州景陵河道淤塞，堵住了洪水不能畅泻。十三叔说他真想起来办这件事，疏通了沧州砖河、青畏兴济河故道，在白塘口入海处开一条直河泄水，这样就为京畿直隶河道泻了洪，还可以浇几千顷地……儿子当时听他说得很多，只劝他不要劳神，等病好了再办不迟，也没有全部记清。十三叔当时叹了一口气，说‘恐怕没有那一天了’。如今既然他不幸言中，这就是他一大心愿……”

“允祥真是公忠体国的贤王，这样的人史册上难寻！”雍正确曾听过允祥谈及这事，只不料竟是允祥的心头一病，禁不住五内俱沸音容皆

变。他对张廷玉道，“衡臣，原说等岳钟麒军事有了眉目再办的。老十三既这么说，了了他这个心愿吧！”

张廷玉忙躬身道：“是！明天就叫户部先拨三十万银子，由工部办理。奴才瞧着俞鸿图实在是位能员，涪江疏浚工程报部三年修成。他亲自下工地督办，几个月就办下来了。眼下天冷地冻，可以先备工料，等到民工募集起来再拨五十万，也就够用的了。”他顿了一下，又道，“礼部的人想必已经知道了十三爷的事。怡亲王的丧仪谥号，请万岁赐下，他们办起来心里明白，就不致误事了。”

“忠也好，孝也好，无非是个‘贤’。谥号就是‘怡贤亲王’吧。”雍正说道，“允祥一生侠义，侠心忠忱循道不悖，‘行义合道谓之“贤”’，也合着他的性格儿。朕方才说自古无此公忠体国的贤王，朕待允祥也不同于寻常亲王。举朝辍朝三日以示哀悼。朕为他素服一月，大臣们不必换素，但要停筵乐一个月。怡贤亲王的‘允’字，原是避朕的讳改的，现在朕为素服兄弟平礼，自然仍应恢复为‘胤祥’。——至于他的神主牌，”雍正站起身来，背着手在殿中兜了几步，回案前提起笔来。高无庸忙将烛架上新换的大白烛连烛台端过来。见雍正宣纸上落笔写道：

忠敬诚直勤慎廉明贤

写完交给张廷玉等人传看，雍正说道：“朕从不谥墓。这八个字加在谥号上，没有一个是虚设的。在朝诸臣工，‘忠勤慎明’的可以找出不少来，‘敬诚直廉’这四个字，朕不能轻许于人。赐给胤祥，也是砥砺你们几个。”允祉原对允祥并无恶感，听雍正这样一层一层给允祥加赐殊恩，心里觉得有点不是滋味，抿了抿嘴唇说道：“皇上的考语极是！祥弟敬于事，诚于主那是有目共睹的。率直任侠之性得自于天，所以兄弟里边，人称为‘侠王’。有这八个字，胤祥可以含笑九泉了。”因为胤祥一直吃的双亲王俸，雍正三年又加俸一万，每年俸禄比允祉要多出两万八千两银子，所以他不动声色地替雍正删掉了“廉”字。雍正生性最爱鸡蛋里挑骨头的，自然一听就明白，但允祉是唯一的掌事哥哥了，他不想过于使他难堪，因道：“他的‘廉’字更足称道楷模，诸王里他是唯一没有自己置庄子的。白家疃十三村朕赏给怡亲王，他也从没有收过租子。当年皇阿玛分封诸王，各得钱粮二十三万两，三哥你是三十万吧？——允祥只得了十三万。他说，‘三哥家口人多，而且养活着一群人在编书，我用不着那些银子。’都辞了。其实允祥一生扶危济困恤老怜贫，有难处见地的，没有不肯相助的，这一条也极为难能。”一顿话说得允祉红了脸，再不敢多一句口。雍正想想还觉得不惬意，又道：“白家疃十三村百姓早就要给老十三建生祠，朕怕折了寿，没有许。现在可以办了，仍免白家疃租赋，另拨三十顷地为胤祥祭田，给他建祠堂！”

张廷玉听得耳不暇接，都是亲王丧仪典里没有的。不禁有点忧心，正寻思办法，鄂尔泰在旁说道：“皇上这些恩典，怡亲王当之无愧，可以含笑于九泉了。但请皇上圣鉴，仅我朝在位的新老亲王郡王还有上百位，是否作为成例，请圣裁明示。”

“当然是特恩。”雍正冷冷说道，“还有谁能和胤祥并肩么？”他摆了摆手，又说道，“今晚胤祥就要易箒回府，弘时兄弟三个过去代朕守灵。胤祥的丧事朕就交给三哥主持。虽说辍朝放假，你们几个恐怕更忙，今晚好生休息一下，明天叫礼部的人过来把细节奏朕——跪安吧。”

众人都辞出去了，空落落的大殿里只留下雍正和几个太监。他扯过几份奏章，都是弹劾李绂的，又推了过去；再取几份，是各地晴雨奏报，特意留心了一下河南安徽山东山西，见无灾情，也撂了一边。窗外漆黑的夜中倒卷风不时扑过来，裹的雪花都粘在玻璃上，冻成稀奇古怪的花纹，封得严严实实的双层窗纸不时一鼓一吸，居然也会有凉丝丝的风钻进来，吹得烛光摇曳不定。雍正躺在烧得暖烘烘的炕上想着允祥临终前的言谈举止，但觉意马心猿神不守舍。起身漱了漱口，侧耳听着外间山呼海啸的树涛声风雪声，更是醒得双眸炯炯。高无庸眼见他辗转反侧不能入眠，也是个没法。灵机一动，还是去传了引娣和彩云彩霞秋菊几个宫女过来侍候。

“失眠了。”雍正爽然自失地抚着脑门子说道，“揪心的事太多，件件拿得起放不下……朕反不知是怎么了……秋菊和彩霞上炕替朕捶捶腰腿，引娣你们不要站着，坐到熏笼边和朕答答话，不定就睡着了。”彩云用单被盖了雍正的腿，和彩霞一边一个轻轻捶着，说道：“该做事时想做事，该歇息时就别想事，慢慢就睡着了。”彩云道：“皇上心里数数儿，数不清时不要想，重新数，就睡着了。”雍正微笑道：“这些办法都不成的，朕是个‘老失眠’了。”

引娣和两个小丫头点了息香，往茶吊子里续了水，靠坐在熏笼上，听着外头的风雪声，觉得这里的安谧温馨，比在宫女房里还要舒适。引娣在旁叹道：“我们自小儿看戏，哪晓得皇帝是这样的！别说是万岁爷，我在一旁从头看到尾，白替着想想也是累。和大家子当家老爷一个样儿。”

“哦？”雍正闭着眼，闷声闷气问道，“你们原来想着皇帝是个什么样儿？”彩云嘴快，说道：“想什么吃就有什么，想怎么花就怎么花银子。每天把人叫到朝廷，说声‘有事出班启奏，无事卷帘退朝！’人们散了，就宫里花天酒地听歌看舞——再不然出去走走，瞧见哪一对才子佳人意愿难遂，就成全了他们，或者瞧见状元年少，就给他配个公主……”她没说完，雍正已经笑了。引娣笑道：“你这是叫主子睡么？皇上，依着我，既睡不着，您就索性捡着琐碎一点的事想，不要再想睡不睡的事，烦恼了就想，大不了今晚不睡着了，明天下午痛痛快快准能睡个好觉，不定就睡着了。”

雍正依言合目，索性捡着那些枯燥的公务想：哪个地方冲要的知府不胜任，该换一换了；哪一州该蠲免钱粮了；又从李卫的义仓想到赈灾，又想云南的改土归流得防着苗瑶土司据寨抗旨，该派哪个将军，张广泗，还是鄂尔泰，还是……他呼吸渐渐均匀了，忽然见小福被人缚在老柿树下，几个庄丁正举着火把要点燃柴堆烧死她。雍正一急之下，说

道：“朕已经是天子，你们还敢这么欺侮人？五哥！给我救下她！”

“皇上，”引娣睡得轻，一下子就醒过来，看时针时，已是丑末寅初钟下三点，几个丫头都睡沉了，彩云和彩霞都窝在炕里边轻声打鼾儿，便走过来问道，“您叫张五哥么？”

雍正已醒得毫无睡意，灯下看引娣时，粉莹莹的鹅蛋脸，水杏眼如秋波一样明净，悬胆腻脂一样的鼻子下，一张小口笑靥生晕，活脱脱就是梦魂萦绕的小福。他一把拉住了她的手便往自己怀里拽，小声说道：“来，坐到朕身边……”

“别！”引娣叫了一声又捂住了自己的嘴，轻声道：“皇上，您乏透了，好好睡，有话明儿说……”

“怎么，你讨厌朕？”

“不……”

“朕不是个好皇帝？”

“您是……”

雍正盯着她只是微笑，拉着她的手向自己下身慢慢滑……引娣飞红了脸，小声说道：“这不好，皇上别……”夺手时哪里夺得动，雍正翻身拉她上来压在自己身下，毫无章法连撕带拽地解着她的小衣，笑问：“有什么不好，无非你和十四弟有……我们满人才不在乎这个呢……你摸摸，我的不如他的么？”说着自己的也伸向她的……喘吁吁说道：“朕三个月没翻牌子了，可怜见的小宝贝乖乖……”引娣既不敢喊叫，也不敢挣扎，又怕惊醒了彩霞彩云，已是通身香汗娇喘吁吁，被他揉搓得久了，也觉动欲动情，叹息一声道：“这是我的命，由你吧……”雍正不容她再说话，死死压住，在她脸上眼上乳上狂吻，吮吸着她的口……乔引娣初时不惯，几度云雨苦尽甜来，反而下意识紧紧搂住了他……

一时事毕，二人各自着衣。雍正笑问：“比允禩手段如何？”引娣默然良久，突然掩面而泣，说道：“我是个贱人，一钱不值的了……求皇上的一件事……”

“什么事，你只管说。”

“别再难为十四爷，您已经对不起他了。”

雍正沉吟了一会儿，说道：“瞧你的面子，朕再宽放他一点，叫他原来的福晋家人进去侍候吧。”

第四十二回 举丧嬉戏允祉削位 奉旨还京都院训 顽

弘时弘历弘昼三兄弟当天夜里便将允祥遗体运回劈柴胡同北的怡亲王府。此时狂风乱雪弥漫京华，允祥府中只有一百多名家丁，一边布置灵堂，设计灵棚筵客之地，撤除府里吉色，一边通知平素要好的亲朋好友。允祥没有正福晋，两个侧福晋宁氏和察氏从来没经过事，也上不得台盘。弘晓只哭得昏天黑地，什么事也料理不开。

亏得李卫随后赶来。他虽在内务府，户部吏部朋友极多，把随从戈什哈叫过来吩咐：“你们通通出去叫人。这些人都办老了丧事的，就说我的话：他家里起火冒烟房倒屋塌我都不管，说一声推辞，就是嫌雪大，和我的交情也就掰了。”说着摸出一把裁好的纸条儿，上面写好的姓名住址分给众人。他自己也不怕辛苦，叫过允祥的几个管家，先命糊了门神，红灯红烛都换了素色，把正房的火撤掉然后安置灵床，点长明灯，在正房西檐下接着热水房搭起灵棚。又吩咐管家，“把你家的白纸、白幔、白尺头兀绢，只管搬到东厢，等一会帮手来了叫他们办——你们这么瞎折腾，天明吊祭的人上来，连顶孝帽子都备不上。”一边说，一头一脸的雪扑打着，一边走到正房檐下给弘时兄弟和弘晓磕了个头，说道：“三爷四爷五爷七爷！请各位爷到十三爷灵前磕个头，请七爷陪着三位贵客在灵棚里守着，外头的事奴才给您操办吧。您这里的管家没经过事，至于御祭，朝廷丧仪，那是另外一套，有诚老亲王料理。还有礼部，那是半点差池也不得有。”

“好，我们听你的，”弘昼拉了一把哀哀恸哭的弘晓，四个人跟着李卫到堂口，在长明灯前的草苫上跪下。李卫喊了一声“举哀！”接口放声号啕大哭。兄弟四个跪在草苫上当时都一怔，忙磕下头去哭丧。弘晓是刚刚哭过；弘时迷迷糊糊，对今晚的事还在懵懂之中；弘历见人乱糟糟的，也哭不出情来；只有弘昼，眼泪鼻涕现成，丢一把擤一把，口中念念有词，唱歌似地哭得有板有眼。李卫略哭了一会儿，忍住悲痛起身，说道：“爷们请起，灵棚里坐。小事奴才在外头处置，大事进来请示就是了。”

四个人进了用油毡草苫围得密不透风的灵棚，才不得不佩服李卫能干会办事。靠茶房北边已经打通了半间，四张草苫铺在烧得热烘烘的地龙上，每张草苫前放一张矮几，除了文房四宝，还有几碟子细巧宫点，迎着灵堂一边虽然敞着口，但棚下生起人来高的棒槌炭火，连吹进棚里的风都是暖融融的。隔着火墙南边是茶房，茶吊子里的水汽丝丝响着沿墙过来，显得既洁净又不干燥，刚一坐下，一个管家已拧了热毛巾一人递一块揩脸。放下毛巾，一碗热油茶又捧了上来。弘昼吃了一口茶，不禁赞道：“好！尽礼尽哀尽情理。铜锅铁刷子，李卫做事不含糊。”

李卫看着外边灯影雪幕中忙里忙外的人，不知怎的神色有些忧郁吭吭地咳了几声，说道：“我是大臣，更是皇上的家奴。十三爷活着待我恩重如山，这正是使着我的时候，当得给少主子们出力。可惜我身子骨儿也是个不成了……”说着眼中迸出泪花，因见自己管家进来，便问：“请的人手都到了么？”

“差不多了，接了条子的都来了。”管家冻得脸趣青，揩一把鼻涕说道，“只有五六个不在家，说去了诚亲王府赏夜月吃酒，没回来。下头人去诚亲王府，见里头热闹，而且王爷也在，没敢进去叫人。”

兄弟四人不禁都是一愣，允祉受命主持允祥丧务，下圣旨时他们都在，他怎么敢回府吃酒赏雪！再说，允祥热丧刚刚易箴，他这个当哥哥的未免也太忍情了。李卫脸上掠过一丝不快，眉棱骨挑了一下，却说道：“有多少算多少。来的有的官大，做屋里差事，官小的做外头差使，说李卫拜托他们，就忙这一晚上，明儿圣上来祭，事完了我酬劳众位。”

弘历从敞棚里见外头一大群人进来，一递一递儿跪在允祥灵前磕头，一个个都是浑身的雪，便道：“李卫，你不用这里侍候，弄几本经书，我们兄弟们边守灵边抄。你还该见见这些人——这两千两银票拿了去，有些没缺份的官来了，补贴他们一点。”李卫也不推辞，接过银票谢了赏，打个千儿便出去了。

兄弟四个也不再说话，一时一个长随送进几本《金刚经》，便各自抄经，直到后半夜乏上来，一人已经有了十几张纸，都伏在草苫上和衣倦困睡去，也不必详述。

第二天天刚放明，一阵鞭炮声便把四个人惊醒。坐起身来发怔时，李卫咳呛着匆匆进来，禀道：“请爷们起驾，礼部尤明堂他们来了，抬了万岁亲书的谥号牌位，爷们得迎一迎。”

四个人忙出来，弘历看表，还不到卯正时分，鹅毛片子般的大雪兀自纷纷扬扬落下，只是风已停了。雪光映着满院都是人，执着叉帚推雪板清扫着，沿厢房竟堆起六对齐房檐高的童男童女雪人，李卫重裘裹身指挥着往雪人身上披挂红绿彩纸。一班吹鼓手坐在东厢头山墙北边棚下，也是生着棒槌火，桌上有酒有菜有茶点，见他四人出来，允祥的管家忙叫一声：“鸣炮，奏乐！”

霎时鼓吹齐奏，噼里啪啦的鞭炮在正房檐下崩得硝烟弥漫，乐声中李卫疾步过来双手搀定弘晓，对弘时三人道：“爷们只管在十三爷灵前等着接牌子……”便和弘皖，弘晓、弘升、弘景一群近支本家兄弟一同迎了出来。

此时大门口几挂万响鞭炮也同时响起，从灵棚望去，六对高大的雪人间鹄立着几百名家丁和李卫请来帮丧的小官，都是披麻戴孝手捧丧棒恭肃站立。天上是飘着的雪，房上是飘落的雪，满正房都是白幔白幢，纸花灵幡在正房檐下挂得密不透风。

李卫忙了一夜，把怡亲王府变成了白得不能见底的世界。三个兄弟正自胡思乱想，外边鼓乐声渐近，四名太监抬着一座龙亭龕子，庄亲王允禄、张廷玉、鄂尔泰、方苞皆头顶白布，腰系麻带亦步亦趋跟着进了正院。礼部尚书尤明堂双手捧着敕诰祭文走在最前方，直到檐前石阶下站定。弘历见弘时弘昼站着发呆，悄悄拽他们衣襟，三个人便在草垫子上跪了。弘昼偷看那牌位时，只见上面写道：

忠敬诚直勤慎廉明贤故怡亲王讳胤祥第十三神王

看来是清晨雍正重新亲书，十分精神鲜亮。尤明堂捧敕直身站在允祥簀床前，看着弘晓和允禄等人将神主牌位请出安放好，向允祥遗体一躬，走到允禄面前道：“十六爷，您知道我跟十三爷情分不寻常。请您代捧一会这敕书，容我放肆，先给十三爷磕个头。我心里这会子刀绞似的，站都难站定。”

“我知道。”允禄接过敕书，“你也该当如此。只不要哭，一开哭方苞衡臣鄂尔泰他们也都忍不住，我也听不得……”说着便拭泪。

尤明堂弓着身子到长明灯前，端起清油注了一点，泪水已是扑簌簌滚落出来，伏身叩头下去，浑身都在剧烈地颤抖，两只手爪都抓在湿漉漉的砖缝里死命地抠挖，只是不敢放声儿。弘昼忙对弘晓道：“快扶起尤大人，到我们棚里，索性叫他放声，这么着老尤会伤了身子的。”……弘晓忙上前搀起他，踉踉跄跄扶到灵棚里间，那尤明堂是礼部老官，始终没敢放声，外间只听他时断时续强抑着的哭声。唯是如此，更令人觉得揪心难过。李卫眼见方苞也要掩面放声，忙大声道：“举乐！”

立时乐声大起，顿时缓冲了灵堂上悲凄沉闷的气氛。允禄走到弘时三人面前，说道：“礼成，起来吧，地下湿气太大。”又道：“老三办得不错，都已经就绪了，彩棺也快到了吧？陀罗经被皇上一会儿亲自带来。”弘历弘时都没言声，弘昼却道：“三伯伯一夜连来点点卯也没有，只怕这会子酒还没醒呢！这里的事都是李卫一手操办，人手不够，李卫连夜七拼八凑起来。亏了还是亲兄弟，要是外臣，还不知怎么样呢！”

“他竟一夜不来！”允禄大惊之下继而大怒，“他说要过来照应，叫我们在衡臣那里只管议，打包票这边不误正事。难道他回府就病了，再不然就是在马上摔死了？！”弘昼听得一咧嘴，像哭又像笑，说道：“告诉十六叔一句话，三伯伯保准是吃多了酒。昨个儿是他四侧福晋的生日，还不到三十岁，出落得像个小小丫头，又伶俐得能写诗会填词——”他咽了一口口水，“天塌下来，他也不肯扫了她的兴儿的！”正说着，见允祉带人抬着彩棺，还有一小车载草进了二门，弘昼便住了口。允禄只装没有看见，一转身便进灵棚去劝尤明堂去了。

允祉昨夜确是吃醉了酒。他原说回府点一下就走的，四侧福晋新编的几个曲儿要演，硬要他润色。他刚从园里回来，又不好在寿筵上说允祥的噩耗，天上的雪又正下得紧，一点托词也想不出来，不合吃了几

杯，反而勾起兴来，吃酒吟诗听曲赏夜雪，竟忘了允祥的丧事。此刻见众人已布置得齐整停当，允祉也不免面带愧色，忙着到允祥灵前施礼，默默祷告几句，指挥着众人在牌膀前又支起柩床，亲自抱了藉草细细铺了五层，命三十六个人抬着沉重的彩绘楠木棺稳稳放了上去。他也不怕脏，上前亲自揭了蒙在棺上带着雪的油布，双手抱着出了正堂。恰在此时，雍正带着朱轼冒雪从二门进来，高无庸疾步前走，高声道：“圣上驾到！”

顷刻之间，两厢庑廊丹陛之乐大作。张廷玉带来的畅音阁供奉们建鼓编钟齐击，箫琴笙笛共扬，哀乐悠远凄漫在纷纷大雪里，与方才灵棚鼓吹的俗调迥不相同，一曲未终犹自绕梁一曲又起增人愁绪。雍正满意地看了一眼允祉，徐步走至允祥床前，为长明灯续油，拈了香三鞠躬，亲手将香插好，退到一边。尤明堂大步上前展开祭文，略舒了一口气便朗声宣读。

此时院中数百人，除了雍正全都齐跪在地。但那祭文是国子监祭酒张照所撰，有名的大才子，纯用先秦四言古雅之句，写得妙笔生花，可惜读时人们很难听懂。雍正却听得极为肃穆，待到收束，尤明堂已涕泪满面，提着嗓门读道：

……王也其灵，唯鉴朕衷。从兹一别，人天相绝。身虽相违，心依旧榭。澍蕙芳芷，其香不灭……呜呼哀哉，述此宸怀，王其尚飨，俎豆绵长……

至此雍正已是泪流满面。允祉是奉旨主持的，见尤明堂读完祭文，方从忡怔中醒悟过来，却没见允禄递上来仪单，拉拉允禄衣襟，允禄却不言声。他情急之下喊一声：“举哀！”不料允禄同时也喊一声：“点神主！”

二人一齐发仪仗令，却又不一样，立刻引起院中一片窃窃私议。雍正顿时红了脸，此刻却不便发作，见弘晓捧了牌位来，从高无庸手中接过朱笔，在“神王”的王字上点了一点。允祉生怕再喊错，看允禄时，允禄也不言声，一时都僵住了。倒是尤明堂见机得快，哀哀已是痛哭出声。弘晓“哇”地一声扑到簀床上号啕大哭，张廷玉顺势一句“举哀”，满院的人立时大放悲声，马马虎虎将方才的僵局掩了过去。雍正狠狠瞪了允祉和允禄一眼，无可奈何地叹了口气，随众也哭，但无论如何已减去了悲怆之气。

接着便是装殓入棺。偏是那棺材盖儿怎么也揭不开，几个太监累得满头大汗，后来才发现不知什么时候上头钉了两个钉子，于是又拔钉子，叮咚了半日，才算把允祥安殓进去。雍正气得手都是哆嗦着，兀自耐着性子把一床陀罗经被搭了允祥身上，至此乐声虽然还在回荡，人们已是哭得没了精神。只是弘晓已经哭软在地下，双手扒在棺材边呼天抢地，不许人盖棺。

几件窝囊事平安过去，允祉已经平静了一点。棺材里躺着的这个弟弟平素与他相与得很平和，既不知心，也算不上疏远，但不知怎的，他无论如何起不了悲痛之情。看着弘晓扑棺恸号，那只带着大扳指的手敲得棺材咔咔直响，他竟突然想到李汉三说的“痔疮”笑话儿，竟尔“扑哧”一声笑了出来！这一来连张廷玉也忍不住怒火填膺，跪在棺旁，一手扶着哭得发昏的弘晓，恶狠狠盯住了允祉，说道：“诚亲王爷，您有心搅和，不如回府去！”

“三哥太不像话！”允禄脸气得发青，“你这么没人伦，我站你远点！”

允祉此时才意识到犯了众怒，顿时面如土色，后退一步，说道：“我怎么了！我招惹了谁了！”

“你招惹了十三弟在天之灵！”雍正回过头来，他额前的青筋崩起霍霍直跳，低声吼道，“别人哭，你笑！朕都听见了！你一夜不睡就昏头昏成这样？”

至此已是乐止哭歇，灵堂里外静得只闻落雪沙沙，所有的人都吓呆了。允祉扑通一声跪了下去，讷讷说道：“十三弟，你是见证……你知道我的心……”

“你就别假惺惺了。”允禄鄙夷地瞥了他一眼，“大约主子还不晓得，三哥昨晚陪他的小老婆过生日，根本没顾着过来。你大约难逃这‘违旨欺君’四个字！”

“有这种事！”雍正本来已是气得魂不归位，被允禄左一句右一句撩得怒火冲天，咆哮道，“你眼中既没有朕这个皇帝，朕也瞧不上你这个臣子。你眼中既没有允祥这个弟弟，允祥也未必稀罕你这哥子！你大约是想定了，朕已经处置了阿其那、塞思黑、允禩和允□，不敢再料理你？你错了，我们皇族也就如一棵树，就算是金枝玉叶，疯枝子病枝子有一根，朕就剪一根。”

“那是！”允祉惊到极处，反而横下心，抓住雍正最后一句话的毛病，立刻反唇相讥，“皇上脾性我从小看到老，小时候您玩荷兰老鼠打架，败的被咬死，胜的你再打死。只要被皇上盯上了，逆着也不顺眼，顺着也不顺眼。总归都打下马践到脚下，才能叫你出气就是！”雍正紫涨了脸，用极为轻蔑的目光盯着允祉，他的声音倏地缓和了，像外边的天气一样又阴又寒：“好嘛……连朕小时候踩死蚂蚁的事你都记着账！这话何其耳熟，同曾静似乎如出一辙？你是君子？当年大哥魔镇二哥，怎么你借给他邪书？阿其那塞思黑闹八王议政，你又是个什么角色？你的儿子弘晟天天往阿其那府跑，都商议些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朕已经容让你多少年了，你就不晓得‘感恩’二字！你快点滚回你府里，朝廷自然有人议你当得之罪，别叫这里的人都恶心了你！”

允祉望着那张毫无通融余地的面孔，高傲地崩起嘴角，任谁也没听

清他说了句什么。他用头象征性地“磕”了两下，起身头也不回地去了。

“伪君子！”雍正望他的背影恨恨说道，又望了望允祥的棺柩，说道，“朕必治他的罪，给十三弟出气！”

接连三天辍朝为允祥治丧，在紧张又不安的气氛中过去。天上的雪却没有停，断断续续地仍在下着，只是势头已经没有那样猛烈了。朝臣们在礼部的安排下，有条不紊地进怡亲王府吊唁，又拖着沉重的步履出来。在一般人的心目里，雍正性格躁急暴烈，刻薄忌猜不能容人，唯独允祥和允祉两个人的话还听得进去，往往有触怒了皇帝的，私地里去求允祥，再不然备一点雅致点的礼去求允祉撞木钟，也能挽回天心。三天之内，允祥薨逝，允祉得罪身在不测，好像皇帝身边又熄了两盏灯，宦途变得更加不卜吉凶。

第四天早晨，都察院左都御史孙嘉淦来到衙门。

这是他从云南回来后第一次到衙视事。从雍正三年，他以右副御史身份兼着云贵川观风使，一直驻节在外，又亲赴广州主持审讯凌氏残杀九命焚庄灭尸一案，直到捉到包庇罪犯的年羹尧。当时年羹尧一案尚未爆发，年家一门炙手可热，两广总督孔毓洵是有名的耿直臣子也办不了这案子。孙嘉淦下车第一件事就是封年家的门，打掉年希尧的威风，几次亲临栗家湾勘查现场访问乡民，又一举擒获年希尧派来的刺客。雍正派图里琛兼程赴广州提调人犯，孙嘉淦已经将凌氏一门十人和年希尧等八名犯贪官员绑赴朱雀桥，请王命旗牌全部杀掉，连威风十足的图里琛也扫兴而归。孙嘉淦返回云南，又恰遇杨名时被参劾，同时接旨奉调回京。他偕同杨名时回任，原也打算死命谏诤雍正的新政。加上雍正元年他在养心殿与户部尚书葛达浑打钦命官司，犯颜直陈时弊。因此他人在外省，已是声震天下名满京华的人了。有些先声夺人，听说他正式到衙视事，一向拖沓因循了的都御史衙门大司官、御史、监察御史们没有一个敢迟到的，早早就在衙中候着他了。卯正时分，听得外边一阵锣响，官员们一个个结束停当，都到衙门口相接这位都老爷。见他恭肃哈腰出轿，从容拾级登阶，心里都是一紧。

“不要这样。”孙嘉淦显得很从容，口气一点霸道也没有，面对一干躬背控腔的大小官员徐徐说道，“大家可以随便一点。孙某走的时候是姓孙，回来还姓孙么！”将手一让，请众人都到大堂，“我们也是久别重逢，见一见儿，我还要到大理寺观审李绂谢济世。来来来，都请坐！”说着自己先坐了公案侧边。

众人原想他不知怎么严肃冷峻的，至此身上都轻松了一下。分着议事次序都坐了，右副都御史英诚是孙嘉淦的同年，比众人随便，亲自沏了茶送到他跟前，笑道：“孙大人，你在外头是个包龙图的名声，回京来又一客不见。老实话，连我也有些怕你。老实说，你这张尊范一丝笑容没有，我也怵呢！御史衙门清寒，比起六部消闲得多。我就从没见人来得这么齐，这么早的。”

“该说你们说，该笑你们笑，我生就的这副脸，你们不要计较。”孙嘉淦晃了晃冬瓜一样泛着青色的脸，语气还是那么干巴，“但御史衙门不是个闲衙门，这正是我想说的头一条。我先前在户部也有这个看法，现在不。其实我们都是在这里‘等’。等着哪一省哪一府出了案子，有人举劾，这里才动。这样子我看也不必设这个都察院。”

他顿了一下，拱手道：“皇上圣明在躬，整顿吏治，正是御史大显身手的时候。自从有了养廉银子，大家也都不很穷，更用不着仰着外官的鼻息过日子，坐在这里吃闲饭，别说皇恩，也对不起朝廷的俸禄！——这几天下雪天冷，就不说了。签押房的书吏把人分一分，分成三拨，一拨去外省，一拨到六部，体访民情，纠察吏治；一拨留院汇总，该建议的，该纠弹的，该谏议的理出头绪，我们有权处置的，就地就时办理，这么着还闲得起么？”

孙嘉淦轻咳一声，见众人都侧身听得凝神，满意地点点头，继续说道：“我学生年轻，没有赶上—睹前辈名臣风采。唐贾成上书北阙拂袖南山，郭琇于千人大筵上当面弹劾权相明珠，才过去几十年，现在已经难见这样的人。所谓‘文死谏’，正是御史的本职，所以如果胆小，你趁早儿卷铺盖走路。还有一等人也不可取，事无巨细轻重，见了就写，把些鸡毛蒜皮的事一个劲做文章，自己都轻贱了自己，叫别人如何瞧得起你？谁再敢弄些‘某人贪贿二两银子’，‘某厨所制御膳甚咸’，‘某官朝会时咳嗽一声’之类的东西搪塞，我孙某就先弹劾你个‘琐碎褻渎’！”

他长篇大论，还要往下说，一抬头见刑部谏审司堂官陪着刑部尚书卢从周进来，便道：“其实我要说的就是三条：诚心辅佐朝廷；敢言；不挑剔。今儿人到得齐，由英诚老兄主持，你们议议。有不是处可以商榷。”说罢站起身来一揖手团团一拜，便和卢从周联袂出门升轿而去，都察院会议向来开起来扯皮连筋没头没尾，他这么利索，众人都不禁爽然。

卢从周和孙嘉淦来到部院街大理寺衙门，刚刚过了辰初时牌。其余衙门都倾巢出动在门口扫雪堆雪人，唯独大理寺门口三步一哨五步一岗，戈什哈们手按腰刀目不斜视站在踩得结结实实的雪上，靠石狮子旁还有两队善捕营的御林军，黑鸦鸦站在雪地里雁序排成八字，气氛显得十分森严肃穆。见他们二人哈腰下轿，一个门官高唱一声，“孙大人卢大人到！——放炮开中门！”便听三声沉闷的炮响，中门哗然洞开。二人忙一揖让拾级而上，已见大理寺卿高其倬率着几个会属迎了出来。高其倬却不似孙嘉淦那样深沉严肃，永远是一副似笑不笑的顽皮相。三人一举手见礼，便嘻嘻笑道：“从周兄倒是常见，嘉淦架子大不肯来，我也不敢去碰你的门。”孙嘉淦道：“我没有那么大架子，其倬来了我还是要清茶相待的。”卢从周边走边问：“你出差了么？来了几次也没见着你。”

“我又走了一趟易州。”高其倬左右看看，小声道，“去给皇上看陵去了。”说着便往签押房里让，又道：“三爷一会儿也来监审，他一来咱们再升堂。”

三人在签押房坐定，孙嘉淦见满架都是书，不禁讶然，顺手抽出一本，是《堪舆家言》，再抽一本是《风水记》，连带着掉在地下的一本捡起来看，却是《易说地脉》。孙嘉淦从来不苟言笑的，也不禁破颜莞尔：“高其倬，武大郎玩夜猫子，你就看这些书！”

“你是除了孔子六亲不认。”高其倬笑着打火抽烟，说道，“其实天地与人相应相合，堪舆之说不离经叛道。张廷玉原来也不信，我看了他家祖茔，说处处都好，就怕要夭折一个公子。他家张梅清果然就病死了。他说要换一处风水，我说梅清已经逝了，你换也换不活他，那是极好的风水，千万不敢乱动！皇上的风水地换到易州，来了几个蒙古喇嘛一块踏看，他们也说好，只怕土气薄，不及马陵峪。我说你就这里挖，一丈五尺之内要出水出沙，你剝了我眸子去！他们就地打井，刨了两丈还不见沙水，这才服了……皇上原先也一心想在遵化建陵，挨着圣祖爷近些。我六次去看，说这里不成，几个喇嘛呜里哇啦说些什么鸡巴我也听不懂，穿了几处，里头涌出水来他们才服……”他一说风水便兴致高得不可遏止，别人想插话也插不上。孙嘉淦乘他换气，冷冷说道：“照你这么说法，做一辈子坏事，只要选一块牛眼地，就能胤福儿孙？”

“这你就不懂了！”高其倬正色说道，“没有德的人，他就选不到好地……”还想唾沫四溅往下说时，一抬头见弘时进来，三个人忙站起身来，高其倬道：“今儿爷来，应该放炮开门迎接的呢！下头人越来越浑了。”

弘时守灵几天，大概是乏累了，脸色苍白里带着阴沉，说道：“是不想虚排场。我刚从澹宁居过来，有两个信儿告诉你们。曾静已经解来北京，皇上意思要优待，不下南狱，囚到狱神庙，由弘历和鄂尔泰主审传话，你们刑部专管看押，曾静吃八品官的俸禄。二件事允祉三爷已经革去一切爵秩，迁到景山永安亭囚禁。诚亲王世子弘晟也革去世袭不入八分辅国公爵位，由宗人府严加管束。咱们这边，由其倬和从周主审，我算是个坐纛儿的。皇上这几日气性不好，我给大家提个醒儿，都要小心仔细办差。”

三个人起身听了，互相交换一下眼色。卢从周道：“这事自然我和高兄努力办好，断不能叫皇上为此操劳。高兄自然主审，兄弟从旁帮助就是。”

“好吧，”高其倬看了一眼面无表情的孙嘉淦，一扬颧儿对外喊道，“升堂！带李绂！”

李绂、谢济世、蔡鋐、黄振国和陆生楠并案五人，都已押在大理寺大堂东侧的棚房里，每人各占一间。李绂和蔡鋐是朝廷犯事大员，棚房里还生有火备有茶，其余三人官不过四品，便无此优待，但比起刑部大堂，无分干证罪人高低贵贱一律塞进湿漉漉的待审厅里，这里已是天堂了。听得那面硕大无朋的堂鼓响震和“带李绂”的传呼声。李绂端茶的手抖了一下，但他很快就镇定下来。两个戈什哈在棚门外给他打了个千儿

行礼，打开栅门又是一躬，说道：“我们大人传您过堂。请！”

李绂高傲地摆了摆头，又略事整理了一下头发，铁锁银铛随着两个戈什哈到了堂口，两班皂役见他到来，黑红水火棍子双手一掬，“噢”——地拖了一声堂威，立时静得地下掉根针都听得见，满堂只听见他身上的铁链哗啷乱响。他深吸了一口气，向堂中瞥了一眼，只见高其倬卢从周分中居上而坐，弘时和孙嘉淦在公案西侧另设一桌并肩而坐，承审监审，无一不是熟透了的朋友。他似乎有点怅然，自失地一笑，双膝跪了下去，说道：“犯官李绂跪见三爷，高卢二位大司寇，孙总宪大人！”

第四十三回 考校刑讯啼笑皆非 名臣强项片语释怀

“给李绂去刑。”

高其倬吩咐道。看着人提着一套刑具退下，高其倬又对李绂说道：“巨来，昨为座上宾，今为阶下囚。雍正三年一别，竟成今日之局，实在也令人感慨！既是如此，敬请绂兄体仰兄弟难处，凡问答之处不可再有藏匿粉饰，审结之后自然皇上还有恩旨。该为你说话处，我们也非草木之人。”这都是大理寺审官的老套头，高其倬说得却十分诚恳，连孙嘉淦也是心里一动。卢从周接着说道：“今天传你来，就为询问你与谢济世、蔡钰、黄振国、陆生楠结党，陷害田文镜的事。我们只是审明结案，至于该定什么罪，你是身份很高的人，除了我们依律谳定，还要交六部议因，由皇上亲自裁决。”

“犯官弹劾田文镜是实，而且至今犯官也不觉得弹劾词中有不实诬陷之词。”李绂长跪在地，直盯盯望着堂上四个人，说道，“至于‘结党’，我不明白意指云何？谢济世也是朝廷大员，他也弹劾田文镜，是他的要权。若说我指参不实情节有误，李绂自有应得之罪，说到别的上去，李绂实难认承。”

高其倬“啪”地一扣响木，厉声问道：“你与蔡钰同年进士，谢济世又是你的门生，显见得黄振国在信阳说了田文镜许多不是，由你进京纠集密议弹劾。陆生楠为广西人，与谢济世同乡，你又做过半年广西巡抚，未必不与陆生楠谢济世互为党援，今既败露，更有何说？”李绂双手据地，仰面说道：“高公也是读书明理之人！您与李卫同在成都府做事，又受李卫荐举做官，不才雍正三年曾上章弹劾李卫‘不学无术’，能不能据此实证您与李卫串通一处陷害李绂？卢从周是鄂尔泰门人，谢济世曾经上表陈词云南不当改土归流，鄂尔泰是否串通了卢从周挟嫌报复？你问这些话不觉得脸红么？何况我离滇返任，径由洛阳，和田文镜在洛阳见的面，根本没见黄振国，又怎说我和黄振国勾连谋害田文镜？”高其倬被李绂问得脸一红，旋即镇定自若，笑道：“好一张利口！既说没到信阳，你又怎么得知黄振国一案是受了田文镜冤抑？你到京之后，和谢济世、蔡钰在高兴楼一处吃酒，席间都议论了些什么？讲！”他又使劲拍了一声堂木。

“回大人，”李绂哪里在乎这些虚声恫吓，直挺挺跪着，语气振振有词，“黄振国冤抑，犯官是听刑部员外郎陈学海说的。黄振国虽然是我同年，我和他没有杯水私情之交。信阳府讼平赋均百姓乐业，雍正四年田文镜报过卓异，雍正五年朝廷有旨给黄振国原任加级奖励。我说黄振国清廉，是据邸报说的。田文镜误用匪人张球，他自己也上折自劾。我的劾本指他任用匪人诬陷清廉有何错误？至于高兴楼吃酒，我是说了田文

镜蹂躏读书人，说他是不可救药的偏执人，谢济世、蔡铤也都有同感，但在那里我们谁也没说写本弹劾的事。‘共谋商议’更是无稽之谈。当时陈学海也在场，传来一问就知道了。”

卢从周盯着侃侃而言的李绂，也觉得指他“结党营私，陷害田文镜”的罪名难以成立，在旁问道：“你说黄振国是好人受屈，现从黄振国住宅搜出赃银两万，又有茶马贩子客氏指实黄某私卖茶引，客氏收据已献录在案，你现在还有什么话？”李绂道：“黄振国与犯官并无深交，他犯赃既有实在凭证，犯官确是误听人言，自有应得之罪。大人问到这里，犯官唯有引咎领罪，没有别的说话。”

至此问答已成僵局，高其倬一边传命带谢济世，对李绂说道：“巨来，你如今身在不测，要仔细思量承奉圣意。你既有错处，更当反躬自省，如果上表谢罪，大理寺可以代呈。”

“田文镜岂得谓好人？”李绂想也没想就站起身来拂袖而去，边走边道，“我就是上表，也只肯订正黄振国一案。他是河南总督，黄某是信阳知府，他任用黄振国屡加表彰，难道他无责任？”

接着谢济世便被带进来，他个子比李绂稍高一点，宽宽的脸苍白清癯，大冷天儿只穿一件土灰尘布夹袍，浆洗干净得纤尘不染，发辫也整理得纹丝不乱。去刑之后，他很仔细地又理了一下前额上寸许长的头发，抬起头来，静静地望着四位堂审大员。一望可知，这是个更难招惹的角色。高其倬因他官小，平时也无交情，便想劈头打下他的气势，猛地一击案，喝道：“谢济世，你可知罪？”

“不知道。”

“你参劾田文镜的事可是有的？！”

“有的。”谢济世偏着脑袋想了想，“——那是去年五月的事——怎么，我不能参他？”

谢济世一句就顶住了高其倬。他是都察院的监察御史，官秩虽然只是四品，但却是言官，举劾不法是他的本职分内，他当然有权参田文镜。高其倬是个见机极快的，口风一转说道：“你当然可以参，但不能挟怀私意！我问你，受谁的指使参劾田文镜？”

“我受孔孟指使。”谢济世不慌不忙说道，“我饱读经史，束发受教就循的孔孟之道。千古之下，哪有田文镜这样的暴虐乖戾之徒安座堂皇，不受正人弹劾的？”

他话一出口，高其倬和卢从周便面面相觑，堂下亲兵皂隶也是一片窃窃私议。孙嘉淦见审讯李绂答问都如儿戏，早已听得大不耐烦，此刻也不禁凝神贯注打量这个谢济世，心里想：此人风骨不俗，怎么早先竟不认得他？正胡思乱想间，高其倬冷笑一声，说道：“你好大口气，读了

几本经史，会作几篇八股文，就自称孔孟受教门生！”

“我没说是门生。你问我答，我就是受教孔孟！至于我的学问，不在此案中，你除了看风水说堪舆别无所长，自然和我说不到一处。”

“你放肆，大胆！本部堂是有权动刑处置你的！”

“宣扬孔孟圣道是堂堂正正的事，没有什么放肆可言。我自幼读圣贤书，讲学也著书，《古本大学注》《中庸疏》都是我所作。我只知道事上尽忠，见奸不攻不是忠臣！”

高其倬不禁大怒，他平生最得意的就是他的堪舆学，一开头便被谢济世说成了不值一文的下九流，叫他如何忍得，因使劲一拍响木，大喝一声：“大刑侍候！”

“噎！”

大理寺的衙役们大约从来还没有夹打过官员，略带兴奋地答应一声，“咣”地向谢济世面前扔下一副柞木夹棍，瞪着眼盯着高其倬等他发号施令。高其倬贸然间觉得不妥，但事到其间却没有平白下台阶的理。心一横便要吩咐上刑，身边的卢从周一拍堂木，大喝一声道：“谢济世，你招是不招？”他带来的刑部衙役立刻助威：“快招，快招，快招！”

谢济世绝望地望一眼弘时和孙嘉淦，忽然悲凄地放声大哭，边哭边道：“你们夹吧……打吧！圣祖爷呀……您睁开眼瞧瞧，这些不争气官儿们怎的糟踏您的基业……”

他这一喊，众人立时目瞪口呆。原来雍正元年就有旨意，无论何种场合，只要一提康熙庙号，所有文武百官不得坐听，要全体起立致敬。孙嘉淦头一个腾地站起身来，弘时也忙不迭起身肃立，高其倬和卢从周便也起身。满堂衙役不知其中缘故，痴痴茫茫不知所措地站着发呆。那谢济世头也不抬，一口一个“圣祖爷”，哀声很是凄惶：“……您老人家才过世几年，这些人都记不得您的话了……《圣武记》毕您一生心血写成，如今大臣们也都忘了您的训诲——‘非圣者即是乖谬之臣，虽有才而不能用于；言利者即是导主忘义，虽聚敛有法亦为佞幸’——这不是圣祖爷您的教诲……田文镜难道不是言利导主忘义之臣？高其倬难道不是非圣乖谬之徒？而今他们高坐堂皇，反而来审我这个迂书生！我的圣祖爷……您好歹看看这些东西……他们能算是好人么？噢……呜……”也真亏了谢济世好记性，一边哭，长篇累牍地引用康熙所著《圣武记》里《辨奸识忠》篇里的论断，畅似流水毫无羁滞，夹带着对自己奏折的辩护，横攻一堂审官，满朝文武骂得一无漏网，“如今满朝上下，只剩下了都俞吁咈捏造祥瑞，假报政绩欺蒙当今，略略敢言的就群起攻讦，不至于死地不罢手……圣祖爷……痛心您九泉之下也不得瞑目……”至此，孙嘉淦已被他哭出一身汗来。高其倬早已听得烦躁，好容易等到个话缝儿，咬着牙大声道：“动刑，看招是不招？”

衙役们又好气又好笑，极熟练地将棍子套到谢济世腿上，用力一收。那谢济世是个文弱书生，脸色立时惨白如雪，略一挺，大叫一声：“你夹死我吧！——指使我是孔子、孟子，还有圣祖爷——”他一下子就晕厥过去，口中呢呢喃喃还在咕哝，听时，仍旧是在念诵康熙的庙号，众人只好仍复起身聆听。

“不能再用刑了。”孙嘉淦离座，看了看昏晕不醒的谢济世，对高其倬一揖，说道，“我要回去写本，保这几个人。”又对弘时一躬，便退了出来。弘时从大堂里追出来，扯住正要上轿的孙嘉淦，说道：“嘉淦，我最知道你的。从容一点，别急着动手，更不要蛮来。皇上这些天气性不好。”孙嘉淦瞟了弘时一眼，客气地说道：“多承三爷关照。这明明是个文字狱。我为御史岂能坐视？就不为这个案子，我另外还有许多话要陈奏圣上的。身为都御史，我也不敢看着皇上的气性说话。谢谢三爷。”说罢也不回衙门，也不去畅春园，一径赶回府里索了笔砚就拟奏稿。

大理寺刑询李绂一案，李卫和弘历却奉旨和曾静在养蜂夹道对话。曾静被逮之初，深恨张熙卖师，原是抱定了必死之心一言不发的。湖南巡抚因为本省出这样大逆造反的案子，被降二级留用处分，他把曾静抓来后也不审问，每天二十小板，再灌一碗凉水送回监狱囚起。四天下来满身疮痕血疤，又腹泻不止，把曾静一把老骨头折腾得求死无门求活无路。又过几天，张熙由青海解到四川。圣命又到，命俞鸿图交任复京另委要差，顺途解押曾张二犯到京。俞鸿图带着张熙同到湖南时，曾静已瘦得一把干柴一样了。

那俞鸿图却甚是通达世情，一把人犯要到自己手，大一件就是把他师徒合囚在一间房里，由着他二人翻脸吵闹一夜。第二天他自己亲自来劝，又带着郎中给曾静看病。他也真放得下藩台架子，亲自灌汤侍药安排饭食衣着，一直到解押起程，绝口不提案情。一路上关防看押，也是内紧外松。殷勤将息着，连护送的人都改了长随衣着，一口一个曾老爷张老爷奉迎，但有需求都是立即照办，形同厮役皂仆。俞鸿图和他们同处一车，偶尔也说学文章辞赋，打打棋谱什么的，十几天下来，居然“老俞”、“老曾”、“小张子”地叫起。眼见京师渐近，俞鸿图脸上便露出愁容，无缘无故地还时而对着车角抹眼泪儿。二人开始也不以为意，见得多了，不免诧异。曾静忍了几天，不自禁问他：“俞大人，您这几天忽忽不乐，是因为雪大路难走么？”

“雪大有什么不好？”俞鸿图掀了掀驮车窗望着外头道，“这雪天只要不冻饿，读书人没个不爱的。你们看，前边那个土丘，就是燕王的黄金台，绕过这道弯儿，一条冻河过去，就是京师驿站潞河驿。去日苦多，前程途穷，二君祸在不测，我非草木之人，焉能不动情？”

两个人顺他目光向外看，但见六出缤纷雪花如绵，远村近廓树头塘坳一片玉砌冰凿世界，带着雪挂的老柳枝浑如梨花怒放，轻轻在风中摇曳生姿……一阵死一般的沉寂过后，曾静喟然一叹，说道：“这是造化驱使，事已至此，有死而已。”

“你们是犯了十恶不赦的罪，这一路我只能聊尽友谊而已，凭我俞某人，断然救不下你二位。”俞鸿图先把前途说到二十分无望，死死地绷住嘴，让两个人绝望到无可奈何。足有移时，他才又说道，“这一路一想到这一层，我心里就刀绞似的，可又无法可施。你们写的那封信，气得皇上几夜没睡，生怕你们死在湖南，所以才叫优礼送来北京。但一路相处，我觉得你们不过是误入迷途，上天有好生之德，难道真的一点办法也没有了么？”

曾静和张熙的“决心”早已在俞鸿图的软功下被暗地销蚀，此刻被他如簧之舌连推带拉如弄小儿，早已听得痴了，只是还放不下脸来询问“办法”，只低下头叹息流泪。

“谁叫咱们有缘朋友一场呢？”俞鸿图目中幽幽放光，由车厢移动着身子，仿佛陷入极度的深思，徐徐说道，“现在要想活命，我苦思百计，都不中用，只有两个办法可以一试。”

“什么法子？”曾静和张熙眼中陡然放出希冀的光，竟不约而同问道，问过之后又都觉失态，不禁又都红了脸，低下了头。

俞鸿图满心得意又为雍正立一大功，却装作愁眉苦脸，手撮着牙花子沉吟道：“一是张熙和岳大将军有兄弟之盟，誓同生死。皇上爱重岳钟麒军门，他又领兵在外，最忌切口。你们一定要记得这一条，要多称赞岳大将军忠义节行，提醒皇上。”他轻咳一声，“皇上是个强性子人，你们要服输，输得心悦诚服，不能带出半点口是心非。你弄假的，皇上就会觉得你们戏弄他，那就完了。你心悦诚服，皇上觉得你们顽石可化，就有一万个人想杀你们，也拗不过皇上。”见二人连连点头，已是一副乞活的猴急样，自以为已经吃准“圣意”的俞鸿图又有点犹豫，因一笑说道：“事已至此，大错铸成，苦劳焦思也都是尽人事而已。还要看天命，看你们的运气。你们照我说的，十成有七成活命指望。”

此刻，面对上座的弘历和李卫，傍坐着的俞鸿图，还有刑部侍郎励廷仪，曾静伏跪在暖融融的地龙旁边，挖空心思奏对雍正的问话。他心中突然升起一种莫名的悲哀：万一是上了俞鸿图的当，服了软，低了头仍旧不饶，那才真叫“掬尽西江水，难洗今朝羞”！他偷眼看了看座上四个人，一个个皆都表情严肃刻板，没有一点笑意。不由心里一寒，身上一颤。

“旨意问你，”弘历问道，“你在上岳钟麒书内云‘道义所在，民未尝不从；民心所系，天未尝有违。自古帝王能成大功建大业，以参天地而法万世者，岂有私心成见介于其胸？’你生在本朝，不知列祖为天命民心所归么？还要讲这个话，是何所指？”他睨一眼这两个活宝，一个冬烘糊涂，一个顽钝无知，都是一副小心翼翼土头土脑的乡巴佬模样，半点灵爽之气也无，不禁厌恶地别转了脸。心想：皇阿玛还嫌国家朝廷事情少，和这样的蠢材大费唇舌，还要著书立说！思量着，曾静叩头回道：“弥天重犯这些话是泛说。弥天重犯生长楚边山谷，本乡本邑以及附

近左右，没有个达人名士在朝，实是孤陋寡闻之极。这次赴京，俞大人一路警讲，才知道本朝自太祖高皇帝神武盖世，开创王基。太宗文皇帝继体弘业，统一诸国；世祖章皇帝建极定猷，抚临中外。圣祖仁皇帝深仁厚泽，遍及薄海。迨至我皇上，天亶聪明，恢弘前烈，已极礼明乐海晏河清。此正是天命民心所归。从前弥天重犯实实蹈陷于不知，不是立意要如何，自外于圣世。”

弘历满意地点点头，不禁看了一眼俞鸿图：能在几天里调理出这么一对犯人，也真是一员干吏。他似乎高兴了一点，挪动一下身躯又问：“旨意问你：书信内云：‘天生人物，理一分殊。中土得正，而阴阳合德者为人；四塞倾险，而邪僻者为夷狄。夷狄之下为禽兽。’禽兽之名，是因为居处荒远，语言文字不通，所以叫‘夷狄’，并不是生于中原就叫人，生于外地就不是人！如果照你说的，中原只生人类，为什么猪狗马羊比人还多？就是人类之中，还生出你这等叛逆狂悖，沦丧天良，绝灭人理，禽兽不如之物来呢？”这是异常痛快，刁毒犀利的问词，最合着雍正的性情，倒也合了弘历此刻的意。因问过之后啜茶跷足而坐，用欣赏的目光看着曾静。曾静听得一怔，想起俞鸿图谆谆告诫，此刻才明白，做低服小，就是不可有羞耻心。羞耻之心泯灭干净，什么话都能说得畅若流水。索性便流出眼泪来，崩角叩头道：“这都是弥天重犯读书减少，义理不能透彻，错以地域远近划分华夷，不知道以人之善恶分华夷的缘故。圣祖爷殡天诏书到，就是我们那深山穷谷，百姓们也奔走悲号如丧考妣。弥天重犯冥顽无知，也曾废食辍饮恸哭号涕……”他泪涔涔地，涨红了脸略一顿，“但在当时，自己都不知道这是为什么。若非圣德隆厚，皇恩浩大，何以能如此感化万众？只因为一向见《春秋》有华夷之辨，错会了经书旨要，所以发出诞妄狂悖言语……今日才知《春秋》这一说，只因楚不尊王，故攘之，和本朝龙兴情形天悬地别。今日二五之精华，尽钟于夷狄，华夏消磨，荡然空虚，是实话实理。孟子既称大舜、文王为东西夷所生，又评诋杨朱、墨翟无父无君是为禽兽。所以中原岂无夷狄？蛮荒岂无圣人？只是以‘心’来分夷狄就是了。所以弥天重犯虽然昔同禽兽，今蒙皇上金丹点化，幸而已转人胎了。”曾静这一番胡说八道，任谁一个经史家都可一望而知。但雍正既然先已谬了，也只好任谁都随着。也幸得曾静精熟经史，抓住一个“心”字拼命做翻案文章，虽然七拐八弯闪烁暧昧，总算理上说得清通无碍。弘历不禁开心一笑，但想到这些问答还要辑录成书发布天下，又由不得喟喟。正要再往下问，李汉三从外匆匆进来，向耳边极轻地说道：“万岁这会子发怒，朱师傅叫请爷进去解劝解劝。”

“唔，和谁？”

李汉三前凑一步，又对弘历耳语“孙嘉淦”三字，便后退一边，好奇地打量曾静张熙时，恰张熙也看过来，四目相对，都是吃一大惊，忙都别转了脸。弘历不敢再迁延时分，起身略一整衣，说道：“这是皇上的问话旨稿，李卫在这里维持一下，叫书吏们好生记录供词。曾静，生死荣辱都存于你一念之中，好生回奏你的供词，去掉疑虑之心。皇上万几宸函中亲自问你的供，自开天辟地以来没有的事。你不要再自误了。”说罢

出来，在狱神庙门前认镫上马，加一鞭，带着李汉三直西而去。

雍正果然正在怒不可遏。孙嘉淦上书的消息，当天卢从周便密报了他。雍正早已知孙嘉淦对诸多政务有不同意见，就是李绂，雍正原本也十分爱重，也盼有个把人出来说几句话，以为自己开恩留个地步。因此卢从周密报，雍正还笑了一笑，说道：“那是个铁心铁御史，朕也都堵不住他嘴。你们只管照原旨意从严审议。”

但孙嘉淦递牌子进来，呈上自己的奏折时，雍正却笑不出来了。折子是素纸贴了黄签的，厚厚的一叠，雍正一边展读，口中还笑道：“什么好文章，写了这许多——”话没说完便一下子打住，因为压根就不是保李绂的，标题便赫然醒目：

为停纳捐、罢西兵、亲骨肉三事臣孙嘉淦跪奏

雍正的头“嗡”地一阵轰鸣，哆嗦着双手一点一点展开来读。看着看着，一股怒气陡地涌起，他“刷”地一声将奏折甩在地下！他离开了暖阁，背着手在正殿快步兜着圈子，满殿太监宫女都吓得悚息股栗。孙嘉淦跪在暖阁隔扇前头也不抬，他已经感到了咫尺天威即将发作的紧张气氛，深吸了一口气，准备着雍正雷霆大作。高无庸一阵心慌，眼见没一个人能说上话的大臣在跟前，悄悄溜到后院正房叫了乔引娣过来。

雍正似乎心情极为矛盾，拧眉攒目走几步，回头恶狠狠盯一眼孙嘉淦，又无可奈何地舒一口气，趑回身来亲自捡起他的奏章接着再看，瞥一眼，正看到几行字：

纳捐为千古弊政，彼以钱入官求位，将本求利，何事不可为？暴虐贪酷之吏皆由是辈所生。即微臣言，主上岂不知耶？知非而不能去，犹见善而不能举也。中平皇帝不屑为之，今皇上英睿聪圣，何以仍取此补疮而剜肉！臣甚疑皇上有非道敛财急功近利之心也……

雍正只看到这里，气得“刷”地又将奏折甩得老远。但他踱步不到半刻，又狐疑地停住了，似乎有点不好意思，满眼恨意又盯一眼孙嘉淦想去捡那奏章又停住了。引娣忙捡起平摆在案上，又拧了一把热毛巾递上来。雍正擦了一把扔下毛巾，又坐下来看。他看过了“罢西兵”这一节，似乎心情平静了一点，但看到“亲骨肉”一条，又紫涨了面孔，几行遒劲干瘦的小字刺心刺目，看得人头目眩晕。

阿其那塞思黑其自有应得之罪，乃罪之又复加以恶名，先帝之子虽众，而各王之兄弟凋零不堪，皇上陡负不悌之非议，何以率天下遵五伦之道义，又何以彰先帝慈悯之圣衷？

“你是说朕不孝？！”雍正读到这里，再也抑制不住自己愤怒之心，“你知道他们是怎么待朕的？你一个外臣，干预朕的家政，你活够了！”

孙嘉淦一直在极度紧张的气氛中挺着。雍正一开口，反而觉得身上轻松了不少，顿首说道：“臣岂敢干预天家家政？但自大阿哥允禔之下，皇上七个亲兄弟身遭囚狱之苦，天下有目共睹，圣祖在天之灵能不伤怀？”

“朕和你想的不一样！”雍正的嗓音嘶哑沉闷，带着丝丝金属的颤音，“大阿哥二阿哥是先帝亲自处置，朕并没有难为他们处。他们不孝不悌，气得先帝寝食不安，要朕代为受过？八阿哥一世奸雄，联络外臣图谋不轨，也是世人有目共睹！你为什么奏折里一字不提？嗯？！”这无比凶狠的一问，都自丹田而出，震得大殿嗡嗡作响。一个小太监站在外殿边，紧张得眼一黑，竟自吓晕了过去！孙嘉淦以头碰地有声，语气却毫不浮躁，一口便顶了回去，说道：“臣的奏议不是为指他们的罪，臣是提请皇上留心，古有‘八议’之理，他们为非应予惩处，但惩处应当有度，闲置而散其权，使其不能为非即可，何必为天下造不悌之口实？”雍正一听“谣言”二字，更加光火，怒声吼道：“不轨之徒造谣生事，难道是朕的主使？！”

“当然不是。但皇上如能措置得更为妥当，曾静这些鼠辈何由而能造谣生事？”

“好！你顶得朕好！”雍正气得浑身乱颤，抓起一方端砚“啪”地一声掼得稀碎，满殿回旋着他的咆哮，“他们怎么整治朕？魔镇、投毒、刺杀、中伤，什么伤天害理的事没做出过！朕这里稍加惩处，你就出来拦横儿！你是什么忠臣？”孙嘉淦连连叩头，说道：“主上息怒。臣没说不应惩处，只是皇上既为四海之主，自应有包容四海之量，百川之中岂无泥沙？殿庙宇下亦难免藏污纳垢！为皇上计，为天下后世皇子皇孙计，皇上立一宽宏大量表率有何不可？”他没说完，雍正已经大喝一声：“叉出去！”

孙嘉淦不等人来架，叹息一声，磕了三个响头起身便走。

“回来！”

雍正叫了一声，见孙嘉淦仍是那副不躁不急的样子，稳重安详地又跪了回来，反而略有点气馁。哼了一声又回了炕桌前，孩子一样坐着愠气。恰此时朱轼来澹宁居，在殿门口遇上疾步如星的弘历，二人略一会意便跨进殿内。弘历一进门便故作失惊，说道：“这不是孙韵公公，你这是怎么了？”朱轼把一叠子文书轻轻放在案上，说道：“这是臣和方苞刚刚整理的奏议节略，都是部议三——允祉的，请万岁裁夺。”

“看来朕真的要当‘寡人’了……”雍正抚着剃得趣青的脑门子，不胜凄楚地叹道，“李绂结党攻讦，说朕为群小所围；杨名时反对改土归流，劝朕别受佞人蛊惑；十三弟骑鲸，朕饮食不能下咽，三哥却有心笑！民间风言风语，说朕许多不是，还冒出像曾静这样的畜牲，居然敢策反岳钟麒……现在又是孙嘉淦，趁着朕心力交瘁打上门来……真的要众叛亲离

了？”他哼了一声，把孙嘉淦的折子推给朱轼，“你们看看，这是翰林手笔，与众不同！”

弘历忙凑到朱轼身后，看到奏折题目“亲骨肉”三字一怔，当一行行看下，那些直指雍正喜爱聚敛之臣，信任酷吏，以为凡科第出身都是“党徒”的话，还有指责雍正积财为打仗，本可抚绥的云南土司，偏要“改土归流”。策零阿拉布坦遣使来京礼节周到，也是可以一纸诏书传檄而定的，却硬要“耗资亿兆骤兴大兵”。换言之，简直是贪财奴役，聚来的钱烧得没处放，无端地又要打仗！后边说到兄弟，用词大胆，简直更是肆无忌惮。无论哪一条，都比李绂等人的“狂吠”要激烈多少倍。看着看着，弘历的脑门子上也渗出了汗：这怎么处？朱轼却拿着奏稿，仿佛在掂它的分量似的，只是沉吟不语。

“你们以为如何？”雍正要过奏稿，紧锁眉头，“怎么处置这个犯上的狂生？”

“万岁……”足有移时，朱轼才轻声说道，“孙某确实带着狂气。但我……我很服他的胆子！”

一句话说得雍正忍俊不禁扑哧一声笑了，看着地下一动不动的孙嘉淦道：“朕也不能不服他的胆子。”

满殿的人都松了一口气。

第四十四回 文盘武功弘历纳士 持正割爱弘时被擒

弘历见父亲不再生气，放下了心，便辞出去。因见李汉三蹀着脚，还在双闸口的大柳树下候着，便笑道：“你先回府就是了，这里还少了护卫？再说，这是北京，辇下之地，还会有剪径大盗不成？”李汉三扶着弘历上了马，自己也乘骑紧随，膘一眼身后尾随的护从亲兵，低声道：“四爷，有件事不妙之极，我恐怕要遭狗咬！”弘历略一愣，偏转头问道：“谁？”

“张熙那个狗崽子。”李汉三道，“他认出了我。原叫‘张熙’，我想天下重名重姓的多了，没想冤家路窄，竟真是开封和我一处闹闹的这位！”

弘历勒住了马，略一沉思，立刻掂出了这件事的斤两：那张熙求生的心正盛，什么事做不出？科场案例不要紧，如果把曾静张熙和李汉三连成一线，自己就有窝藏造逆重犯的嫌疑……深一层再想，岳钟麒素来在自己府里走动得殷勤，李汉三再被人栽上一赃，两案相并，立刻就会把自己抛到滔天恶浪的中心！他抿了抿发干的嘴唇，心中闪出的第一个念头就是让李汉三逃走避风，或者干脆灭口，但他立即就否定了这个冒险念头：李汉三或死或走，万一张熙攀咬出来，更成了说不清道不明的事——如果密地里杀掉张熙呢？他又想，这当然风险小些，但张熙现在是未结案的人犯，五六个衙门公用看管，很不容易下手，如不能得手，假的也成了真的了……一时间，这位稳沉凝重的少年王爷竟有点乱了方寸。他驻马想了一会儿，说道：“我不去狱神庙了，咱们回府去合计。”因叫过从人吩咐：“你们不要跟着，派人叫刘统勋到府里来一趟。”说罢加马一鞭，和李汉三泼风价去了。待到进鲜花深处胡同，路过弘昼府门，却见门口正在送客，二人把马勒到墙角，却见是方苞从里边辞出来。弘历此时半点也不想应酬，只和李汉三闪进夹道里，等方苞的轿过去，才回府里，已见刘统勋在门口下马了。

“延清，你倒腿快。”弘历按捺着一腔心事，请刘统勋一同进了西书斋，一边让刘统勋和李汉三坐，微笑道，“从绳匠胡同走比这边远着老大一截子呢，比我们还先到一步。”刘统勋笑道：“我是从养蜂夹道来的，李卫说您去了皇上那儿，我就来府里等了。”两个人想了想，不禁都是一笑。刘统勋是府里走动得极熟的人，因见嫣红和英英都开了脸，便笑道：“都做了侧福晋了，恭喜你们高升！温家的呢？”

嫣红笑着给众人上茶，飞红了脸膘一眼弘历，说道：“刘大人只管拿我们下人开心！听说您已升了户部侍郎，您才高升了呢！温妈妈连日身子热，没过来侍候。”小英却只背转脸吃吃地笑。

“好，都高升！”刘统勋大笑道，“我们不都托的四爷的福么？”几个人听得都是一笑。刘统勋又道：“俞鸿图修河，要户部供两千根木料，户部的木头都拨了兵部，我们梁尚书说，‘你在四爷跟前有面子，你走一遭。’这是一件，我也有几日没来了，着实惦记着，就奔来了。”说着将木料调拨单呈上来。

弘历连想也没想，提起笔就签字，一边写一边笑道：“这个俞鸿图了不得，一心干事，而且精明练达，又年轻，想当名臣呢么！”刘统勋笑而不答，接过调拨单，只手望空一抓，道：“有这毛病儿，只怕名臣难当！”弘历目光闪了一下，问道：“怎么，手长要钱？没有证据不敢妄言！”刘统勋微笑道：“只听了点风言风语。”

“这个世界风言风语太多了，精明人都弄迷糊了。”弘历叹息一声道，“我叫你来，也是怕风言风语到这头上。”因将张熙认出李汉三的事说了，又道：“汉三怎么跟的我，前前后后你都知道，我也不瞒你说，如果张熙狗咬人，并到这天字第一号官司里，很麻烦呢！”李汉三道：“四爷，我给您招惹了事，我还是承当。我可以去刑部投案。”

刘统勋脸上已没了笑容，摇头道：“投案不行。你投的什么案？曾静案跟你没瓜葛，闹场案朝廷已撤消。只要没人存着心整治四爷，这件事压根不算什么。要是诚心扳倒四爷，他也不一定用这个法子。就张熙而言，认出李汉三就是秦凤梧，不会轻易说出来。明摆着的皇上有心赦他，他干吗要节外生枝胡攀乱咬自寻死路？如果朝廷要杀刚他，临死拉个垫背的，那兴许会乱说的——这是人之常情。我判过多少案子，最笨的蠢货也晓得避重就轻。”他一番话说，弘历和李汉三都松了一口气，才意识到自己是当局者迷。嫣红和英英此时才领悟到弘历的担心，倒挂上了心思。嫣红皱眉道：“要有人专门使坏，撩拨着曾静攀咬朝廷里的人呢？”

“不会。”

刘统勋默谋良久，突然一笑，“你比四爷还关心，才这么想。曾张一案是四爷主持，四爷不允他们，谁敢胡乱撩拨？”他沉吟了一会儿，叹道，“要是落到别人手里问案，也真难说了。不是我埋怨，四爷当初回京，应该原原本本把路上的事奏明，查他个水落石出，或许没有今天这么多担心事了。您太宽厚，太善行，人都以为您只会笑，不会杀人，他就敢上头上脸地作践！”“不会杀人？”弘历微微一笑，说道，“做皇阿哥的，心里存着个牙眼报复的念头不好，总归还是光明正大才对。不过，我也不是毫无防范。没有防范就成了烂好人，也成全不了君父事业。”他有些弛然地斜靠了椅子上，一时间已放下了心。刘统勋道：“您没有留心，方才我说的是一件事，还有一件事要禀爷，先前说的吴瞎子已经来京，和奴才一道儿来的，请爷赏见一下。”

“吴瞎子，”弘历看一眼嫣红，说道，“你叫人传他进来。”话音刚落，便见窗外竹影间一声细碎响动，一个洪钟一样的声音在门外说

道：“吴学子叩见宝亲王爷！”弘历和李汉三都吃了一惊，只见棉帘一动，吴学子已跨步进来。弘历略为僵硬地点头，打量着这个译名吴瞎子的江湖豪客。只见他穿着一身酱色土布夹袍，身材与刘统勋仿佛，方脸权腮上一部漆黑的大胡子，鼻子翘微张，黑里透红的脸膛上两道浓眉，看去煞是威猛精悍，只双眼睛细眯着，好像总在眨巴。他就地给弘历叩了头道：“奴才就是吴瞎子，和本名谐音，又爱挤眨眼儿，索性也就依了这个译号。”弘历一点架子也没有，含笑看着吴瞎子，吩咐道：“英英，给吴壮士上茶。”

英英轻声答应一声，却不用茶杯，将弘历从江南带的竹篾筒儿腾出来稳稳重重放在吴瞎子面前茶几上，返身回去提壶。众人都不留意，刘统勋还在埋怨：“我们一道儿来，偏四爷回来，转身就不见了你。堂堂正正请你，偏要偷偷摸摸进来，江湖气不改！”弘历眼见英英提着壶过去要往竹篾“杯”里倒水，忙笑道：“英英，那是笔筒儿！你也眼睛不好使么？”英英笑道：“吴瞎子眼睛不济事，是上了火。竹篾儿茶水祛热，管情就喝好了。即使不行，我换杯就是了。”

“使得的，使得的。”吴瞎子笑着端起满是筛子眼儿似的“杯”，依然平静地和刘统勋攀话，“这府里有个温家的老婆子恶作剧，偷走了我的腰带，给我换了根麻绳，刘爷你说可气不可气？要不瞧着四爷脸上，就把麻绳给她吊起！”他说着话，“杯”里已倒满了水，可煞作怪的居然滴水不漏。弘历惊讶得双目圆睁，离座凑到跟前，仔细看，满杯的热水冒着白烟儿，筛眼间像被什么透明的胶汁护着，愣是不漏水！弘历压根没留心吴瞎子说了些什么，用扇柄划拨着热雾，说道：“奇，奇！这是法术还是真功夫？”说着便要伸手端杯。吴瞎子笑道：“这妮子跟前可玩不得假，这是我用气护着，四爷一端，准漏。”又仰脸笑着对嫣红道：“给点茶叶，白水怎么吃？”

英英说道：“四爷别信他，我看也是个江湖篾片儿，这也不是什么了不得的本领。您瞧，我也能用气护住这水不洒！”她说罢便端起篾筒儿，果然也不漏水，刚说了句：“你也不过如此——”突然“杯”水激箭般喷出来，恰就都溅在她的脚上。英英“哎哟”一声将杯放在茶几上，那杯也就不漏了。几乎同时，嫣红站在一丈之外，满抓一大把茶叶撒手一扬，说道：“给你茶叶！”

“莫恶作剧，少许一点就够了！”吴瞎子挤着眼，双手箕张，但见半屋碎细飘摇的茶叶着了魔似的一片片旋转着聚拢，慢慢移到吴瞎子面前。吴瞎子三个指头从容取出一撮泡在水里，手一推茶团道：“回去吧！”那绣球儿大的茶叶团疾飞回去，嫣红忙不迭双手来接，已是撒落地下许多。她脸一红说道：“佩服，吴瞎子名下无虚。”

至此一场文盘斗功结束，高下胜负不言自明，众人粲然一笑。弘历笑道：“两个泼妮子敢这么慢客，太没调教了。”嫣红道：“我们过了黄河，在索家镇见过他！就算黄河渡你没赶上，后来在老槐树那一战，打得狼烟动地，你怎么敢袖手旁观？你不是奉了李爷的命保护我们主子的

么？”

“小的有罪。”吴瞎子宽宏大量地一笑，说道，“槐树屯我确实在场。因为又玠公再三至嘱，事不危急不出手。那些野高粱花子土镢头笨镰刀，我看黑无常他们就招架不住。不过，那个铁头蛟还是落在我手里，这次进京给您带来了。”他又转脸对嫣红、英英道：“你们是温家嬷嬷养女，我是黑嬷嬷养子，论起狠来，都是端木家一手活计。本是同根生，相煎莫太急，好么？”说得嫣红也是一笑。

弘历听说擒了铁头蛟匪首，心中大喜，但他是个端凝持重人，只用黑黝黝的瞳仁盯着吴瞎子，微笑道：“着实不容易，着实难为你！论起来还是李卫会办事。铁头蛟是联络各方匪徒的人，一定知道是谁主使追杀我。我此番一定审个水落石出。延清公，你说我不杀人，我只能承认我不轻易杀人。我一定叫你看看，弘历是不是懦夫孱头！”

“铁头蛟已经招了。”吴瞎子不安地看一眼刘统勋，斟酌着字句说道，“这人打不怕杀不怕，我治不了。李制台说弄几个女人试试，就在窑子里挑出几个出精儿的母狗，果然再审，承许他这几个女人，铁头蛟就一兜儿全招了。”说着又看嫣红英英一眼，二人听他粗话说得不可堪，都背转了脸暗笑。刘统勋极聪敏的人，知道自己在场不方便，他也不想在这些事上知道得太多，因袖了木料调拨单起身告辞，说道：“铁头蛟他们已经交给邢家兄弟看管，奴才没有审过他们，是李制台审的。他们已经开了口，四爷只问他们就是了。”弘历也站起身来，叮嘱几句公事，又道：“俞鸿图你们可以半真半假地谈谈，这是个人才，可惜了材料儿的。”

送走刘统勋，弘历立刻叫人传带铁头蛟和黑无常。吴瞎子也要退出去，弘历笑道：“你不要学刘统勋，他是命官，你是江湖上人。”吴瞎子笑道：“是李制台钧令，不要我在官面上走动，江湖上的人一到官面上变成狗腿子，黑道上就吃不开了。”弘历大笑，说道：“铁头蛟他们还能回江湖？既入这家门，就是这家人，李卫就是经你的手控制黑道的吧？我不误你们的事就是。”吴瞎子道：“我也只管着沿江几省，别的省李制台怎么控制另有其人。现在李制台和黑嬷嬷、端木家有了来往，我就更不清楚了。”

“端木家是个什么身份，江湖上名声这么显赫？”

“这个——”吴瞎子道，“这两个姑娘难道不知道？”

“我是问你。”弘历一笑。

吴瞎子嚅嚅道：“他们是前明年间败落的，二百多年的大世家。万历年间改名换姓走镖，从康熙三十年封刀，聚族习武种田，不再插手江湖。不过他家牌子太亮，每逢年节，各地绿林、镖局黑白两道的都还去给当家的拜贺。去年老爷子过世，临终说，‘江湖上的事，谁再插手，就逐出端木门庭，太平世道，习武只为健身，种田吃饭比什么都强。’”他

看着嫣红和英英笑道：“别看她们有了身份，现在连个回门的地方也未必有呢！”弘历叹道：“这个爷子深通养生活命之道——”还要往下说，见邢建业带着铁头蛟一前一后进来，便住了口，盯着审视这个铁头蛟。在黄河风涛中只顾应乱，听见他吆喝几句。槐树屯二次相遇，离得远，也没有瞧清面目。此刻近在眼前，才见这铁头蛟三十岁上下，白皙清秀，半点狞恶相也没有。只个头瘦小，伶伶丁丁的，一双眼珠子骨碌碌乱转，不甚安分模样。弘历看了他足有移时，突兀一句问道：“听说你是采花贼，是么？”

铁头蛟双手一撑，盯住了吴瞎子，说道：“王爷别听别人放我的坏水儿。我练的童子功，这回被拿住才……破了戒。老端木家门前挂的铁牌，‘采花贼有进无出’！我要采花，敢年年登门拜寿？这两个女娘们，是李叫花子——不，李制台送我的……”

“你为什么叫‘铁头蛟’，头格外结实么？”

“小人原名范江春，水里营生走得。江湖上有人损我，叫我‘泛江虫’。我嫌难听，有一次水里讨换一船瓷器，几个兄弟下凿子也没弄沉它，我一个猛子潜过去，在水底把船板顶了个大洞，从此有了这个名儿。”

这两句问答，都和弘历想知道追杀自己的主使人毫不相干。众人听得莫名其妙，正发怔时，弘历一叹说道：“江湖上尽有能人好汉，可惜了一念之差去走黑道。你身为大盗，能顾惜人家妇女名节，可谓天良未泯。你好生认承，是谁主谋造意，是谁串连江湖要取我性命？本王珍惜人才，少不得还你个出身。”

“谢王爷超生，”铁头蛟连连叩头，说道，“谁主使这事，我真的不知道。原来是黄水怪负责联络，说北京有个三王爷，要取一个仇人性命。银子出到三十万，说如果在黄河了当这事，分给我十万。我想得这套富贵，从此洗手，就答应了。那王府的师爷见过三四次，有时他姓课，有时他姓王，后来又改姓谢。黄水怪失利，谢师爷骑快马去见我，叫我邀集山东好汉陆地截，送了我二百两黄金五万银票，说截下这一票再给二十五万，三十万也能商量。结果在槐树屯和爷们遇上……事败之后李大人追得我紧，我就逃到北京。先去的诚亲王府，说没有这个人。后来又去三贝勒府，门上人说姓谢的死了。后来又来了个旷师爷，又说谢师爷没死，诓我进府。我看他不怀好意，趁着小解，从花园水榭子里潜水逃出来……实话实说，就是这么个情形过节，小人再不敢有半点欺瞒的。”

弘历听得心动神摇，双目发呆。尽管早已隐隐感到这位“三哥”是几年来身边怪事迭出的渊藪，一旦证实了，他还是深深震惊了；居然出资几十万两银子收买江湖黑道人物，穷追数百里，苦苦地要自己的性命！想着弘时平素温存揖让彬彬有礼的模样，那带着恍惚神情莫测高深的笑容，弘历竟不自禁打了个寒颤……如今怎么处？继续“和光同尘”装模糊断然是不行了，但要揭发此事，立时又要轰动朝野：老一辈“八爷党”余

波犹在，李绂谢济世“结党案”方兴未艾，曾静一案尚在审理，突兀又是一个骇人听闻的“三爷谋嫡”大案，一直动荡不安的朝局到哪一天才能安定下来。但若隐忍不言退让，又事关自己前途，身家性命，一旦弘时得志，雍正百年之后，自己想做个弘昼那样的安乐公也是妄想。他咬牙思想着，已是拿定了主意，冷笑道：“我已经让他多次了，杀人可恕，情理难容——有这个虎狼心肠的兄弟，为君为臣，都是个不得安宁。”他狞笑着看了看吴瞎子和铁头蛟吩咐道，“起来吧。话说透了，我们可以化干戈为玉帛。不除掉后患，我就抬举你们，也架不住别人整治你们，要想清楚这个理儿！”

“四爷，您的意思我明白。”吴瞎子道，“江湖上头争个堂主会主，都投着下药打翻一锅汤呢！何况这大的花花世界？有什么吩咐，您只管说！”“说不上完全是我的事，与你们也不少相干。”弘历的目光幽幽闪动着，“现在不拿到那个旷师爷，说不清楚河南这事情，河南的案子悬着破不了，李卫总有一天也吃挂落。此番我要斩草除根，你们助我一臂之力，擒旷师爷的事就落在你们头上。”吴瞎子怔了一下，说道：“他要躲在三爷府不出门，活捉只怕难。”

弘历一笑，说道：“只能活捉。姓旷的手里走了这位铁头蛟，他就得防着自己是第二个谢师爷叫人家灭了口，我断他宁肯逃出去再不敢还呆在三爷府。这个人交给你们两个，办法你们去想。”铁头蛟嘻嘻笑道：“我晓得，姓旷的在南市胡同养着个李大姐。咱们那里捂着他，准成！”吴瞎子笑道：“那今晚咱们掏他的窝儿去！”

.....

弘历当晚就歇在书房，却是心潮澎湃，想东想西折腾得通宵难眠。好不容易到后半夜才蒙眬睡去。待到醒来时，已是日上三竿。他惺忪着眼披衣起身，忙忙地要了青盐擦牙漱口，笑道：“从来没起得这么迟的，幸亏在这边申办案子，有差使。不然已经误了过去给皇阿玛请安了。”正说话时，邢建敏进来，把当日邸报送到嫣红手上，说道：“刑部励大人过来了，爷见不见？”弘历拈了一块点心吃着，说道：“老励还和我闹客气，请进来吧。”说着看那邸报，几行题目映入眼帘：

云贵将军蔡锴奏劾杨名时私扣盐税，请旨查拿照准。

部议原诚亲王允祉斩立决，旨意着部再议。

允□请旨回京养病，旨意着张家口知府就地征集名医疗疾，回京事毋庸议。俞鸿图奏请疏开兴济河故道，已召集民工一万，请旨补给河工银两。

弘历只细看了杨名时得罪原由，却是为开云南洱海，私征盐税，翻他的奏辩折子，却没有。来不及整理一下思路，励廷仪已经进来请安。弘历一边叫起，笑道：“圣旨问曾静那些话，早都一条条开列清爽了的，你问我问还不一样？”

“卑职来见王爷不为审曾静的案子。”励廷仪端端正正坐着，一副老学究模样，说道，“今儿回部，说要出李绂几个人的红差。去了李宗中监斩，我来见见四爷。李绂就有罪，也不该死罪，想请四爷面见万岁，请万岁开一线之明，恕了他吧！”说罢眼圈便觉红红的。

弘历腾地站起身来，又翻邸报，只有蔡鋐罢职回乡，永不叙用一条，并没有李绂斩立决的旨意，励廷仪在旁说道：“刚刚接的旨意，提出李绂人犯四名至午门外候斩。”弘历不禁愣了一下，“推出午门问斩”，其实是戏词，就是前明政治昏乱之时，也只是把犯事大臣拿到午门外廷杖房里廷杖。雍正怎么这样处置？思量着说道：“我去畅春园，你去午门看着李绂，等着我的话再下刀。”说罢，二人匆匆出去上马各奔东西。弘历在畅春园双闸口下马进来，直奔澹宁居。此时已满天放晴，园中到处堆的雪狮子雪象雪弥勒佛白灿灿光闪闪，一树树银色雪挂枝条蟠螭交错，浓绿的常青竹上片片挂着晶莹耀目的雪，仿佛在缓缓淌流下来。他有心事的人，也顾不得欣赏，径趋身来到澹宁居，便听里头雍正正生气：“弘历么？进来吧。”

弘历一脚跨进殿，因屋里暗，稍定了定神才看清雍正在正殿大案上写字，彩霞和乔引娣一头一个扶着纸慢慢挪动。弘历请了安并不起身，正要说话，雍正笑道：“你的来意朕知道，不过是为李绂谢济世乞命吧？”弘历被他一猜一个中，不禁笑道：“圣上明鉴，何尝不是！儿臣已叫励廷仪去了午门，等着儿臣请旨的消息。”

“秦狗儿去午门一趟，就说宝亲王的话，叫励廷仪回养蜂夹道办正经差使。”雍正写着字，吩咐了，又对弘历道，“你就在这等着消息。”弘历道：“请阿玛告诉儿臣个准儿，不然就是在这侍候着，我也心神不定的。”雍正一下子笑起来，说道：“杀的是陆生楠和黄振国。李绂和谢济世有罪，但罪不至死。朕要他们陪陪法场，收收他们的党援之心。弘历，你也是几经生死之人，要知道单是读书是不成的。学问还从历练来，叫李绂谢济世见见血，比要他们光读《四书》有用得多！”

弘历一颗忐忑的心放下来，无论如何，李绂的命先保住了。因赔笑道：“李绂有矫揉造作处，这个儿子也晓得。人家送礼他不收，人家走了他懊恼。这就心地不纯，也太爱名。他有克制功夫，圣人造出来，就是给凡人用的。克制总比不克制强，爱名总比图利好。他清廉，有这一条，杀了就害大于利。”雍正点头道：“这话差近于理，起来吧。”弘历起身凑近来看，见雍正临写的是楷书大幅。正是孙嘉淦的“言三事”不禁吃了一惊，失口说道：“皇上要张挂这幅奏折么？”

“不，朕只抄写一下，聊以自戒而已。”雍正说道，“其实唐太宗也挂过魏征的《十渐不克终疏》，孙嘉淦就是朕的魏征，也没有什么挂不得的。今早已经发了旨意，孙嘉淦进文华殿大学士，给他升了两级——就这份奏章，他也当得起。”他一边写，住了笔又道，“孙嘉淦与李绂不同之处，他心中只有君，没有他自己。李绂是一心一意给自己立功立名，这就是区分！——你明白么？朕那天大动肝火，并不为他说‘亲骨肉’的

话，难能的是他敢言人之不敢言。朕当时疑他‘停纳捐’是为科举党援的人说话，仔细看看，没有这个意思，写奏折也没同别人参酌，天马行空独往独来的大丈夫，又是忠君一片心，措辞再激烈朕也受得，照样升他的官！先轸为将，一口啐在晋文公脸上，文公拭面认错，那是圣贤！朕就学定了晋文公这个度量！”他偏转了脸盯着弘历，“你也要有这个度量，懂么？自今而始，你要有太子的心胸办事，学习孙嘉淦的为臣之心，也要学习朕的为君之道！”

弘历万万没有想到雍正竟当面以太子相许，心里轰然一声顿时跳不止，忙双膝跪下：“皇上春秋鼎盛，说这个话儿臣断不敢当！即为儿臣计，皇上此时也不宜这样说，先帝立嫡太早，致使兄弟相争，至今余波不尽，宁不使人畏惧？”雍正的精神看去很倦怠，但又很平静，喟然一叹说道：“你不知道，昨夜这里是通宵热闹。弘昼、方苞、张廷玉、鄂尔泰他们天明才退出去，图理琛已经奉旨暗地拿下了弘时。此刻，朱轼和孙嘉淦正在抄捡三贝勒那个贼窝子呢！”

“啊！？”弘历惊呆了，他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也不敢相信方才的话是从雍正口中所出，浑如梦中一样晃了一下头，结结巴巴问道，“三哥他——？”

正在这时，高无庸挑帘进来。弘历惊怔间看他，眼圈红得发暗，显然也是通夜未眠。跪下正要说话，雍正问道：“黄振国和陆生楠处置掉了？”

“回万岁，已经杀了。”高无庸说道。乔引娣和彩霞也都心头一颤，脸色立即变得苍白异常。高无庸刚从法场下来，似乎还有点余惊未息，口吃地说道：“黄振国说：‘辜负国恩，罪有应得。’陆生楠说：‘想不到一篇文章送一条命。’”

“李绂和谢济世呢？”

“李绂是奴才问话。奴才问他：‘如今知道田文镜好处么？’”高无庸看着雍正的脸，小心翼翼说道，“当时李绂撑着胳膊说，‘臣至死不以为田文镜是好人！’——谢济世也问的这句话，他说‘田文镜是当今周兴、来俊臣[40]！’——奴才不懂，他说‘没来由叫你这……杀才懂’！奴才就回来复命来了。”

雍正脸上似悲似喜地望着阳光刺眼的园子，仿佛要出尽胸中的郁气，长长叹息一声，说道：“传旨，李绂革去顶戴职衔，戴罪去皇史宬纂修《八旗通志》，归方苞管辖。谢济世发往阿尔泰军中效力行走。”弘历在旁说道：“阿尔泰离中原近万里，蛮荒不毛之地，谢济世文弱书生，还求皇上从轻发落。”雍正笑道：“那里不像你想的那么糟。平郡王福彭驻守在阿尔泰，福彭几次在朕跟前夸奖谢的品行学问，不会给他亏吃。中原各省，你叫他去，下头的官希图迎合朕意，说不定就作践了他。或者再寻出他的不是，你说杀是不杀？”

“皇上圣明！”弘历这才领悟到雍正心地，说到底还是慈祥的。一个充军发配，还有许多学问，他也受启迪不小，但此刻他更惦记着弘时的事，昨晚自己还在为捉旷士臣这个人证大伤脑筋，想不到一觉醒来，敌人已入圈套，这世界也太不可思议了！弘历还在思量如何把话题扯回到“太子”一题上，雍正已经开口说话：“弘时的事你不要管。他不交部，朕按家法处置。你从此要兼管军机处上书房和户兵二部，一来习学政务，二来也代朕担些劳。朕已经看了你多少年，别无吩咐，在这个位置上只‘防微杜渐’四个字。你听说过农夫进城的故事么？一个农夫穿了新鞋进城，天刚下过雨，泥泞不大。他懒了懒，以为小心点鞋就脏不了，就没有脱。走了一阵，鞋底就污了，他还是很小心，仔细挑着干了的地方跳着走，鞋帮上一会儿也星星点点沾了泥；再走一会儿，人多了，互相溅着，鞋面上也污了。他就又想，反正已经污了，也不挑路了，也不避污水洼了，不到城门口，新鞋已经湿透，污得成了泥团一般。弘时原来穿的何尝不是‘新鞋’？他不晓得这四个字，自己把自己弄得人不人鬼不鬼。朕见他落到这一步，也是难过呢！”他说着，已是流下泪来。引娣忙将毛巾捧过来，劝道：“万岁，从半夜到现在，说起来就伤感流泪。三爷不好，已经拿下了，您也犯不着为这种人生气难过。”

雍正一边擦脸，泪水还在往外涌，哽咽着说道：“朕的子嗣远不及圣祖，朕兄弟三十五人，序齿的二十四个人，活成的二十二个。儿子呢？十个只活下来三个，弘时又变成个猪狗不如的畜牲！天啊……朕是前世作孽，还是今世凉德，叫朕一日的舒心日子也不得过……”他伏在龙案上，浑身都在剧烈地抽搐颤抖着，泪水涌出来，孙嘉淦的奏稿抄纸都湿了一大片。满殿的内侍宫女，从来只见过雍正嬉笑怒骂，或刻薄讥讽，或高谈阔论，或言语暴躁，或温馨宜人，谁也没见过这位刚愎强悍的皇帝如此伤心落泪。弘历高无庸和引娣几个将他扶到东暖阁，做好做歹哄孩子似的说了一阵安慰话，雍正大约是累极了，眼上带着泪花沉沉睡去了。

弘历向睡着了雍正默默一躬，退出殿径往韵松轩。这里已经挤满了等着候见弘时的大小官员，还不知道弘时已经出事，见弘历进来，忙齐站起身来让道，有的人还小声叽咕，四爷既来了，三爷也就该来了。忽然内幔一动，张廷玉闪出身来，向弘历一躬身，又转脸对众人道：“众位，三阿哥弘时身子欠安，皇上有旨，四爷还回来办事，兼管军机处上书房和兵部户部机宜，并代批御折。我这里交代一声，凡是部里军机处能办的事，不要到这里特批。我们作不了主的，自然要请示宝亲王爷。从今天起，军机处和六部都在这外间派有章京官员随时联络。大事小事都来这里搅四爷，我知道了是不依的，可明白了？”

“明白！”

众官员马蹄袖子打得一片山响，向弘历叩下头去，哈腰恭肃辞了出去。这一刹那间，弘历已经品出了“太子”的滋味，无论管韵松轩，还是管部务，做阿哥就是比不了。正要回身说话，一个官员留住脚步，手捧着稟帖说道：“四爷，下官陈世倌有事请见。”弘历见张廷玉一脸不高兴，因笑道：“这是我在江宁认得的，一会儿准哭，不信你瞧着。”将手

一让请张廷玉坐了，又问陈世倌：“你几时到京的？是我保荐你到河工上帮办河务的，民工钱物都归你管，要仔细料理。你人品我信得及，不要叫下头吏油子们糊弄了你。”

“是！四爷。”陈世倌恭恭敬敬说道，“世倌一介书生，不谙世务烦琐，那些个老河工油子，我不敢使。想请四爷从户部拨几个盘账算账能手来使。使自己家里人，又怕他们仗势施为作威作福，坏了名声不说，朝廷的事也办不好。”张廷玉原来讨厌陈世倌这时分搅来谈话，听了听觉得此人心田不错，因笑道：“这是正经主意，军机处原来从户部抽人盘点阿其那塞思黑家户的几个吏目，我看还算精干，拨给你用就是了。”陈世倌喜得站起身谢道：“这么着我就放心了，我实在担心的，自己不通这庶务，办砸了差使，四爷就不说，我这脸也没处放……”他又叹一口气，说道：“我看那些民工实在可怜，下河掏烂泥，有时齐腿根都到水里，一条腿上下都是细血口子。昨天我那棚里又冻倒了几个……一个老河工说，‘先前康熙年间，这时候出河工，有羊肉汤喝，有酸辣汤还有黄酒，有口热汤，下水就不伤身子了。’想请四爷发慈悲心，可怜这些劳力人，拨点银子在工地设几个汤酒棚，朝廷就赔几个，也是有限的……”说着，便用袖子抹泪。

弘历笑道：“衡臣相公，你瞧，我就知道这位陈世倌准要为百姓哭。好啦，别难过，给河工上每个民工每天加二斤黄酒钱，到三月清明为止。汤酒棚由你去设，好吧？”陈世倌这才连连称谢退了出去。弘历想起弘时，脸上的笑容顿时敛去，问道：“衡臣，三哥是怎么回事？”

“是十三爷临终时举发的，说的什么皇上也没说，只说十三爷到死还举着三个指头。”张廷玉道，“这些天来方苞一直独自操办这事，昨天夜里传叫弘昼来，爷两个密谈了半个时辰，叫了我进来，传说弘时行施魔法害父灭弟，连太后冥寿那天雷震死的番僧也查清了，是蒙古黄教的巴汉格隆喇嘛。四爷，您知道我对这些是不信的，但接着图理琛连夜抄了弘时的家，抄出许多法物名器，还有几卷邪经，都是白莲教里使的。在府里还拿住个姓旷的师爷，从他那里抄到了几封江湖上窝盘匪盗的书信，言语暧昧，抽了几个鞭子也招了，说是曾在湖南设伏谋害四爷您。皇上当时就气晕了过去……事情就这么着刁登开，东窗事发就不可收拾。我们几个也议到万岁当时出巡河工，隆科多擅自带兵进驻畅春园的事，整整一夜，谁也没睡……”他叹息一声没再说话，其实他的弟弟张廷璐贪贿被杀，弘时事前请托，事后落井下石见死不救，昨晚他也一吐痛快。但此刻又觉得自己多此一举，心里有些懊悔，也就不再向弘历复述了。弘历听得目中幽幽发光，问道：“皇上没说怎么处置？”张廷玉微微摇头，说道：“皇上最后口气很淡，又说要抄孙嘉淦的奏折静静心，我们就退出来了。四爷您知道的，皇上越是淡，脾性越是发作得……”下面的话碍难出口，便打住了。

“没想到三哥这么没人伦！”弘历眼中怒火闪烁了一下，但语气很快便转得异常柔和，“此时七事八事，皇上心里窝着一团火，我们这时候最好不说话，等事情凉一凉，从容再说情会更好些。”

张廷玉没言声，弘历的话他当然懂，他也赞同：不救这个弘时。

第四十五回 义灭亲挥泪诛亲子 勤躬倦忧时托政务

一夜之间，弘时由王爷就成了囚徒。他懵里懵懂被家人叫进来，说有大人夤夜来拜，睡眠惺忪到西花厅“接见”图里琛。没等他发问，图里琛就向他宣布圣命：“着图里琛前往密查皇三子弘时家产，并将弘时暂行密囚。”多余的话一个字也不说，弘时便被九门提督衙门的人用八人大轿严严实实送到了畅春园风华楼西边一处闲置多年的小院落里。从文绣幔帐，宝鼎兽炭，一大群丫头老婆子太监拱着的王府中，突然跌落到这冷清凄凉的土壁房中，他才清醒过来，那一夜的惊心场面并不是梦。他抱着双膝孤零零坐在烧得暖烘烘的炕席上，靠在墙上只是冥思苦索：到底哪里出了毛病？然而心里像泼了一盆浆糊的乱丝，无论如何理不出头绪来：张廷璐一案已是死无对证。凭着张廷玉的小心翼翼，就是有什么证据，绝不敢事过多年突然举发。隆科多当然恨自己，但他手中没有证据。他不过是一条囚禁了的疯狗，谁会相信他猖狂吠？隆科多擅自带兵进驻畅春园，搜查紫禁城，都是借手允禩命令他干的。允禩既死，连最后的证人也没有了，他怎敢攀咬自己这个身居九重之侧的管事阿哥？那么，是追杀弘历？主持这事的谢师爷已经灭口，就算捉到几个江湖匪豪，能凭他们含糊不清的口供定自己的罪？巴汉格隆行法魔镇雍正，他原本不同意，后来旷师爷力劝，说“不管皇上藏在乾清宫匾后的遗诏传位给谁，三爷您在韵松轩，掌握了中央机枢权。只要事发突然，乱中有意为之，谁也替不了您！”结果更奇，一个神通广大的蒙古活佛，竟在雷霆大震中被摄得无影无踪，死在金水河畔！……但旷士臣并没有被捕过，白天还在书房帮自己看稿子，他怎么会无缘无故地告发自己？……

“莫不成是图里琛勾通弘历，假传圣旨造乱？”

这个念头陡然袭入弘时心里，他霍地跳下炕，趿了鞋到门边拉门，只听“咯啷”一响，那门在外边死死地扣锁定了，哪里拉得动？他心慌气促，越想越真越想越怕，又跳上炕，死命掀那亮窗，憋出一身汗，那窗户也是纹丝不动。恼上来他“砰”地一拳打碎了窗玻璃，双手握在窗棂上，使劲大叫：“来人哪！你们这些乌龟王八蛋——我要出去，我要见皇上！开门！你们这群混蛋……”喊着，嗓子已经带了哭音。一个守门的军士过来，用莫名其妙的目光看着疯子一样的弘时，冷冷问道：“三爷，您犯了痰气么？大呼小叫的，有什么事？”

“你才犯痰气！”弘时隔窗照脸啐道，“你们那个图里琛才犯痰气！凭什么把我关在这屋里？”

“这个小人不知道，我也是奉命行事。三爷您老鉴谅着点，安生着点，您也好受点，我们差使也好办了。”

“我不要听你胡说八道，我要见皇上！叫图里琛来！”

正嚷得不可开交，图里琛进了院子，亲自启钥打开门进来，便嚷着军士：“这办的什么差？三爷是天潢贵胄金尊玉贵之人，连口茶水，一碟子点心也不备？混蛋！”“我不要你假惺惺，你这瘸腿子狗！”弘时狂躁地喊道，“我很疑是你假传圣旨捉了我来！我要见皇上，我要见！不然我就不吃不喝不睡，到死为止！”图里琛英俊少年将军，所憾的一腿受伤微跛，最忌人叫“瘸子”，他颀下一道暗红的刀疤抽搐了一下，捺住心头拱起的火，冷笑道：“三爷您安生一点，我还把您当三爷看；您要发疯，我就要当疯子看！您瞧瞧外头，那就是风华楼，楼南边就是澹宁居，我假传圣旨，敢把您带到这里来？您要验旨，圣谕还在这里，您自个看，是真是假！”说着他甩过一张纸来。

弘时紧张地接过那张圣谕，仔细地看那笔字——再熟悉不过的一笔楷书，连一笔矫饰也没有。再看看冻得干干的树枝间露出的风华楼角，这才确认是雍正亲自下诏拿自己，自己也确实囚在畅春园。他亢奋的情绪像是从很高的地方一下子跌落破碎，突然变得忧郁低沉下来。用迷惘的神情环视一眼四周，不言声蹲在了炕角，双手埋头一句话也不再说了。

“三爷要什么吃用的，不要委屈了他。”图里琛看了看弘时的可怜相，但觉顽钝可憎，轻蔑地微笑着吩咐，“把窗子碎玻璃弄干净，用窗纸糊上。”说罢皮靴咯吱咯吱一阵响，去了。

在难熬的岑寂中暮色降临了，军士送进一枝白烛，又给弘时换了一壶热水，掩门退了出去。随着几声细碎的金属碰撞声，一切又归寂然，只远处偶尔传来上夜人悠长凄凉的吆呼声：“宫门——下钥，下千斤，小心灯火——啰！”弘时挪动着麻木的身躯，就着开水吃了两块点心，觉得心里好受了点，既然事到临头，又想不出什么结果，且就听天由命吧！他拉过一块毡，在炕头叠了个枕头，拽过一床毯子，正要和衣卧倒，门一响，雍正已经进来，图里琛拿着钥匙站在他身边。

“你出去。”雍正对图里琛说了一句。回转身来，用一种难以描绘的神情看着弘时，一时没有说话。弘时的脸色苍白得厉害，似乎稍微受一点惊吓就会昏晕过去。眼睛绿得发暗，在微陷的眼窝里，幽幽闪着鬼火一样的光。嘴角微翘，似哭又似笑，似讥讽又似发怒。弘时早已坐直身子，用惊愕的目光盯着父亲，恍惚如对噩梦。半晌，才伏下身去叩头道：“儿臣无礼，因为儿臣都糊涂了，浑如身在梦境，既不知身在何处，也不知怎么来的……”不知怎的，他的声音发颤，身子也在不停地抖动。雍正似乎迟疑了一会儿，说道：“你起来，坐着说话吧。”说着自盘膝坐了炕上。

弘时听雍正口气并不严厉，甚至还带着平日少有的温和，心里略觉放宽，叩头起身，在靠门小机子上坐了。便听雍正干涩的嗓音问道：“听你的口气，并不知罪，且是很委屈，是吧？”

“是，儿臣确实不知道是怎么了。但雷霆雨露，皆是浩荡皇恩，儿子只想知道原因，并没有怨尤之心。”弘时愁眉苦脸，顿了一下，又道，“儿臣生性不如弟弟们聪敏，办差或有失误，但自问敬上爱下，没有使过黑心！”

“没有？！至今你居然还敢如此大言不惭！”雍正的火顿时被他撩起，腿一动就要下炕，却又自制住了，用冷得发噤的语气问道，“八王议政一案，你充的什么角色？你和允禄十六叔都说了些什么？还有永信、诚诺！陈学海你接见没有，说了些什么？”弘时先听“八王议政”还觉得这是陈年老账，虽然心慌，并不惊悸，见雍正摆出了自己密地接见的人，才知道这件事情也不小。脸上顿时一红一白，期期艾艾说道：“时日久了，儿子记不清爽……”雍正一口截断了他的话，说道：“‘祖制就是八王议政，闹一闹给万岁提个醒儿也不是坏事。’可是你说的？还有，说‘先帝和当今都是圣明天子，万一后世出了昏君，有个八王议政，能主持废立的事，于江山社稷还是有好处的！’”

弘时没想到这最隐秘的话，也都给人兜了出来，顿时背若芒刺，硬着头皮说道：“这是儿子当时一点蠢想头，想着恢复祖制是堂堂正正的事，圣躬独裁，遇上明主还好，遇上昏君就会坏了江山。皇上不说，儿臣至今还没有觉得错误……”“巧言令色！”雍正沉闷地说道，“你和朕打马虎儿！你私调他们进京，又调唆他们这些话，睿亲王不和你们串连，你就安排他远远住到潞河驿。你心心一意怕弘历立太子，自量德力不够，要控制八王，亲掌上三旗，坐定了摄政王地位和弘历平分秋色！你妒忌弘历，是么？”“没有没有！”弘时仰脸看着雍正，慌得连连摆手，“儿子纵不肖，怎么会妒忌弟弟？”

“不妒忌？”雍正冷冷说道，“既不妒忌，你告诉朕，那个姓谢的师爷现在哪里？他到河南山东几处地方都做了些什么？”

弘时惊恐地望着雍正，又躲闪着雍正刀子一样的目光，两只手下意识地死死攥住了小机子，好半日才道：“阿玛这话我听不懂。我府姓谢的倒是有一个，发痧死了……”“只怕不是发痧！”雍正的声音嘶哑中带着沉闷，像是从一只坛子里发出的声音，“他联络匪盗，两次堵截追杀弘历，事情不成功，自然是要灭口的——你不要忙着申辩。你那个旷士臣，生恐当了谢师爷第二，昨天下午偷盘了你一处当铺款要逃，已被图里琛拿住。他没有你嘴硬，连同你夔镇朕和弘历的法物，连同你勾结巴汉格隆图谋要你阿玛的命，都招了！”

“这一定是弘历！”弘时突然绝望地叫道，“他见我主持韵松轩政务，心生妒忌，设陷害我！”

“算了吧！”雍正冷笑道，“演这个像生儿有什么意思？弘历替你开脱说情，你倒攀咬他，你可真是个大好人！你怕隆科多揭发你下令闯宫的事，所以你叫他背土布袋。你怕阿其那情急把你的丑事张罗出来，所以遣散他的家人，故意不给他治病！宁肯让你的皇阿玛背上屠弟杀功臣的

恶名——”他陡然间提高了嗓门，“你可以算作个人？！上苍白给你披了一张人皮！夫人有五伦：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这是镜子，你照照自己的形容儿，可有半伦一伦？张廷璐受你之托科场行奸，事情败露处刑腰斩，你整日围着朕，连一句减刑的话也不曾说。像你这样的东西，作恶事坏事也是毫无章法，哪个人跟着你不要留一手？哪个人肯替你出力卖命？”

弘时浑身已经瘫软下来，不知什么时候已经从机子上溜跪到地下，直到雍正说完，他都像听着天上的雷，一声一声沉重地打击着他本来已十分衰朽脆弱的心。他张皇四顾，似乎在寻着什么可以依靠的东西，但这屋里，除了那枝闪着一幽一明的光的蜡烛和一个毫不动情的皇帝，什么也没有。半晌，他忽然无望地发出狼嚎一样的悲啼，边哭边叩头，说道：“皇阿玛圣明，皇阿玛圣明……那都是冤枉的……您从小儿看着儿子长大。儿子虽然愚顽不肖，做坏事的心胆是没有的……”

“朕半点也不‘圣明’。”雍正看也不看弘时，像是自言自语地说道，“杀张廷璐，你一句话也没说，朕只是觉得你‘忍’。他的事朕过后有疑惑也有所不忍，所以自他之后，朕废除了大清律里的腰斩之刑，也为恕自己的心。八王议政，朕只是觉得你暧昧，心地阴暗，想和这群污糟猫王爷分一杯羹。隆科多搜园，朕对你已经十分警惕，还想着你毕竟是儿子，能包容就包容了，也许是你不掌权，想着好比一只狗，喂饱了也就不咬人了。孰料你进而要杀人，杀你的父亲，还杀你的弟弟。你可以说是古今天底下最贪恣暴虐的衣冠禽兽了！”弘时向雍正爬跪了几步，悲号道：“皇阿玛，皇阿玛……您是儿子的父亲，那些事……有的有，有的没有……你不要听信外人谗言……”“你也是读过书，受过名师指点教诲的，”雍正一脸鄙夷的神气，继续说道，“岂不闻杀人可恕情理难容？你身为皇阿哥，万岁之侧千岁之体，若不为非，哪个敢来动你，又有谁敢来离间父子之情？朕若证据不足，又焉肯将你夤夜捉拿到此？朕若无情，又焉能不把你交部严议明证典刑！”

“皇阿玛！您听我说……”弘时的精神堤防，在雍正排炮一样的轰击下突然崩溃了。他像一座受潮的糖塔，委顿着软瘫在地，说道，“……总归可怜儿子糊涂，听了下头人调唆，以为……以为除掉了弘历，儿子……占定嫡位是顺理成章的事……所以有魇镇的事……河南追杀弘历……那是他们办过了我才知道，并不是儿子生谋造意……阿玛……您要把我交部议罪么？……啊？您说话呀……”

雍正听他哭得凄惶，一股又酸又涩的口水涌上来，眼泪已夺眶而出。他像石头人一样站在当地，听着弘时撕心裂肺的哭声，突然想起那年承德事变，太子允初和十三阿哥允祥被囚，狮子园里一片恐怖，奶妈子抱着刚满两岁牙牙学语的弘时逗自己开心的往事。又忆到让弘时骑在自己脖子上去捉爬在树干上的蝉，尿了自己一身……雍正不禁长叹一声。但这温存只是一霎间闪过。很快地，他的眼睛里又像结了冰一样阴寒，放过这逆子天理人情不容。别说后世，就是张廷玉鄂尔泰这些近臣也会腹诽自己处心不公。往后每说一次“光明正大”都等于当众打自己的

耳光。他用沉缓的语调说道：“朕瞧不起你这模样，大丈夫死则死耳，做得出就当得起，你起来！”

“是！”弘时爬起身来，已是额青眼红，畏缩地又坐回小机子上，说道，“请阿玛训诲……”“你弑父杀弟，欺君灭行，依着《大清律》，除了凌迟，没有第二条刑罚。”雍正幽然说道，“朕思量，把你交部，又是哗然天下一件大案，不但你死，还要带累多少人，家丑也外扬了。所以朕一开头就是密地捕你，为的不招众议。”弘时用感激的目光看着父亲，低声说道：“谢父皇成全呵护恩典。”

雍正也看着这个不成器的儿子，从心底无可奈何地叹息一声，走下炕来，背对着弘时，用不容置疑的口吻说道：“你知恩就好！你的罪犯在十恶，断无可恕之理，但朕与上书房军机处等人商计，不能把你交部显戮。一是国家禁不住大案迭起，二是朕也觉得丢不起这个人。”

“那——皇阿玛打算——圈禁？”

……

“到岳钟麒军中……效力恕罪？”

雍正依然摇头，说道：“没法给你判，没法给你身份，你到军中没有名目。”

“那么儿子只有削发为僧，在佛前忏悔赎罪了……”

雍正倏地转身，灯影里看不清他的神色，只听语气深重得让人透不过气来：“你还是尽想着活命之道！凭你这身份，哪个庙藏得住你？你借忏悔之名求生活命，不怕有一日暴露，让你伤透了心的老阿玛再蒙羞耻？且不说你的罪没法恕，就是可恕，你的心可恕么？既然你自己不愿意，朕就替你说，你除了自尽没有第二条可以恕心谢罪的路！”

“皇阿玛！”弘时顿时吓得泪流满面，“唵”地跪直了身体扑上前，紧紧搂住雍正双膝，摇撼着，哭泣着，说道，“儿子有罪当死……原没有可辩之处……念起皇阿玛子胤单薄，儿臣一死不足惜，带累孙子都是有罪之人，宗室近亲更是零落……”“你此刻才想到‘宗室’？晚了！”雍正见他一副苦乞命相，心中更增反感，冷冷说道，“朕不想和你纠缠，你这副可怜相打动不了朕！一条是你今夜从速自尽，朕念父子血胤相关，关照你的家人子女不受株连，给你一个小小处分塞了众人耳目。一条你就这么挺着，朕自然将你的罪名证据一并发给大理寺刑部议处。他们若肯饶你，朕不加罪。他们不肯饶你这人神共愤的逆子，朕只有依律处置，绝无宽贷之理！因为朕已经加恩，亲自来劝，你不受这个恩！”他的语调变得异常沉痛，“虎毒不食子，朕何忍置你于死地？但你细想，活着有什么面目见朕，你又怎样见你的弘历弟弟？你又怎么样面对你的妻儿？如何周旋于王公大臣之间？不但你，连朕也羞得无地自容……但你若自尽一死之血可以洗清你的罪，世人怜你是作得当得的汉子，不至于让你的家

人再蒙羞辱……儿子，你……你自己思量吧！”他后退一步，挣开弘时的双手，拖着深重的步履出来，对守在门口的图里琛说道：“给你三爷把东西预备好。抬一桌酒席，要丰盛些！”

图里琛身负雍正安全，一直紧靠门站着听里边动静，父子二人的对话听得明明白白。他心里也是紧缩了一团，恍惚迷离半日才回过神来，躬身道：“喳！奴才遵旨！”看了看屋里半晕半瘫伏跪在地的弘时，忙着便去为他张罗绳子、刀和药酒。

弘时没有谢恩，也没有再说一句话。

雍正迈着灌了铅似的步履回到澹宁居，正是子初时分，殿角人来高的大金自鸣钟沙啦啦一阵响，当当连撞十一声，仿佛四周都在呼应。一声午炮的沉响隐隐从极远的城内拱辰台那边传来，清梵寺的夜钟也悠然入殿。因雍正没有睡，满殿太监宫女都在亮如白昼的灯下垂手等候。张五哥刘铁成扶着他进来，众人见雍正脸上并无怒容，才略觉放心。几个大太监忙趋步过来给雍正除掉大衣裳，搀着他坐了大暖炕沿上。彩霞彩云拧了热毛巾请他揩面，雍正挥手命道：“这么亮得刺眼，怎么歇息？留两枝就够了，你们也不用在跟前侍候。朕烫烫脚，留下引娣，彩霞彩云在这说会子话，今晚不批奏折了。”

于是众人纷纷撤灯退出。引娣拿了花样子坐在雍正对面刺绣，彩霞和彩云用热水泡了雍正的脚，一边一个跪着替他揉捏搓洗。

“唉……”

好半日，雍正才深长叹息一声，注目着烛火，眼中熠熠闪着光，却没有说话。引娣放下手中活计，跪到他身后轻轻捶背，温声说道：“主子，您心里郁的气太重了，说说话儿兴许会好些儿的。”

“朕知道，但朕无话可说。”雍正垂了一下眼睑，又睁开了眼，“说句心里的话，当初圣祖爷料理儿子，朕是觉得他样样都好，就是不善调停，连自己的儿子们都管不住……如今轮到朕，这才知道难。朕还不如圣祖，你们知道么？朕方才去了穷庐，弘时就囚在那里，朕要他自裁，以谢列祖列宗之灵……”彩云彩霞都吃了一惊，齐停了手张大着口望着雍正。引娣也忘记了给他捶背，顿了一顿方缓过气来，说道：“论理我们不该插口，可他是您的儿子呀……”

“他是鴟梟——夜猫子！”雍正双腿动着互搓，慢吞吞，带着幽咽的噪音说道，“你们总能明白为什么杀他……他没有半点人伦……”雍正说着，忽然觉得颊下火燎一样热，用手一摸，仍旧是老地方起了一层细如米粒的小疹泡，刚开口说叫传贾士芳，又想起允祥的话，改口说道：“老毛病犯了。朕就这么歪一歪……有引娣在这里就够了，彩霞你们去吧……”

彩霞彩云知趣，答应着退了下去。雍正由引娣给自己按摩，闭着眼

说道：“引娣。”

“嗯……”

“朕心狠，是么？”

“有人这么说。我不这么看，您其实内底里善，不过脾性太烈，眼里不能揉沙罢了……”

“说得好！”雍正闭着眼道，“圣祖爷晚年倦勤……天下文恬武嬉，朕若不扳这个吏治，不扭这个颓风，就要学了元朝，八九十年天下散乱不可收拾。朕处在这个地位，命中注定是要吃些苦，背些黑锅的……朕和曾静诏书对话，就是要世人明白朕的心。”引娣道：“我不懂，我也不想问，您必有您的道理。”“朕想叫天下人都懂，所以朕不惜纡尊降贵，耐烦琐碎和两个土佬儿大费笔墨唇舌。”雍正说道，“要天下人都懂得大清得位之正，并不是从朱家手里得的天下，而是替朱家报仇，灭了李自成，从闯贼手里夺的江山。要天下人都懂夷狄之人也可以为圣君，要天下人都懂朕为什么要整顿这个吏治，处置像阿其那塞思黑这样一群人！朕好恨……连自己的儿子都要伙同外人，图谋杀父害弟……连养心殿贾士芳斗法，雷击死的喇嘛也是弘时家里养的！朕一行一动别人说朕是‘铁腕’，其实别人扼朕时，何尝留过半点情？”他缓缓说着，已又流出泪来。

引娣忙下炕给雍正倒水取毛巾，这才觉得自己不知什么时候也哭了。一边自拭，又轻轻替雍正擦着泪，笑道：“不说这伤心的了，作恶的不是都败了么？才见天也容不得他们。倒是自己的病得留心，依着我，明儿一早还叫贾神仙来给您瞧瞧……”

“什么假神仙真神仙……”雍正渐渐定住了神，见引娣这样，穿着水红裙，蓬松长发挽在肩头的葱黄坎肩上，灯光下只见皓腕如雪，酥胸如月，兼之脸上泪痕未尽，由不得动火，一把拉了她到怀中，做了个嘴儿，笑道，“放着个活仙姑，还治不了朕的病？”说着一翻身便压了她在下头。乔引娣却还浸沉在方才那个可怕的话题里，一点心绪也没有，又怕扫了他的兴，只不言声由着他遍体抚摸，许久才道：“万岁，您今晚别……”雍正淫兮兮笑道：“别什么？为什么‘别’？”

“这是你办事见人批奏折的地方，”引娣被他压得有点透不过气，“我不惯……”

“那好，明天在西边再建一间偏宫……”

“偏宫？”引娣一笑，“我算什么牌名的人？”

“朕先晋你嫔，然后妃，然后贵妃。这也和官一样，一步一步儿升……”

引娣吃地一笑掩住了脸……由着雍正折腾了，替他擦着额上的汗，柔声说道：“您得当心身子……我留心来着，你越是心里苦闷，身弱，越是爱翻牌子……你这人真怪！”雍正微喘着笑道：“是么？朕自己也没留这个心。那你往后看朕心情不好，多到跟前侍候嘛！”引娣挪出身来，在炕下洗了洗下身，穿好衣服，又侍在雍正身边，说道：“好了，皇上该安心睡一觉了。”

“嗯。”雍正答应着，却毫无睡意，直盯着看着慵妆妩媚的引娣，问道，“知道朕为什么待你最好么？”

引娣不好意思地一笑，说道：“知道……我生得……俊呗……”

“也为这个。不过，宫里朕身边人，都也不丑。”雍正翻身坐起来，双手抱膝，索性漫谈起当年的事来：怎样到淮安治水，又怎样洪水破城，和仆人高福儿倚着一个大鱼缸漂水逃命，又怎样遇救，和小福儿相好。小福儿又触了族规，在大柿子树下被族人聚火焚死，他又带着李卫去高家堰寻访，又如何在黑风黄水店遇贼逃生……足足说了多半个时辰。那乔引娣已是听得痴了。雍正末了说道：“你一定是小福儿托生，来完朕这一片夙愿的。不然，怎么活脱和她长得一样。你总该明白，朕为什么不讲情不讲义，生把你从允禩那里要来？这事朕确是不讲道理，若论起‘理’，朕也只有这件事做得霸道，不过朕不后悔。你如今……后悔么？”

“唉……叫我怎么说呢？我不后悔……不过要一开头就遇上您……就更好了……”她抬起了头，望着窗外无尽的暗夜，讷讷说道，“几次打听，我们老家也迁了，我娘他们，这会子不知流落到哪里了……”

“这不要紧，交代给李卫，这是个地里鬼，什么事他都有办法……”

两个人有一搭没一搭地说着话，虽然身倦心疲，都靠在大迎枕上蒙眬对答，一直到窗纸发白才倦极而眠。但雍正满腹心事的人，只略睡了一会，便被自鸣钟声惊醒，悄悄起来，替引娣掩掩被角，放下幔帐，自出外殿来。值夜太监早已惊动，忙过来侍候，高无庸却挑帘从外头进来，给雍正请了安，呵着冻得发红的手说道：“奴才一夜都在穷庐那边。三——弘时今晨丑正时牌已经悬梁自尽。图里琛正在装殓他入棺，叫奴才瞧着主子醒了禀一声。”说着将一张纸双手捧上，又道：“这是弘时的绝命词儿……”雍正接过看时，一色钟王小楷写道：

茫茫无数痴凡夫，机关众妙门难入。泉台将至昏灯尽，残月晓风向谁哭？计程西去漏三更，回首斯世情已输。寄语我家小儿女，清明莫将新柳赋。

“扯淡！”雍正将纸放在烛上，看着它烧卷了发黑变灰，面颊不易觉察地抽搐了一下，说道，“他至死不悟，还以为是自己计算不周！”说罢大步出来直趋韵松轩。

张廷玉、鄂尔泰、允禄、允礼、方苞、弘昼还有李卫都在韵松轩，他们知道迫在眉睫的是弘时的事，几乎都是一夜不睡，寅正时分已经进园，在弘历这边等候。待雍正一脚跨进来，已是满屋烟雾缭绕，众人忙都一齐跪了下来。

“起来吧，”雍正一摆袍角坐了弘历原来的位置，凌晨中，他的声音显得惺忪，又很清晰，“弘时不肖，危害宗庙社稷，朕已令他昨夜自尽，以正国典家法！”见众人一齐噤住，雍正严峭的面孔放松了一点，说道：“朕知道你们要说什么，但朕只能用一把天平量世界。不这样，人就不能服，法令也不能真正遵行。”

“皇上睿断果决，义灭亲子，千古帝王无人能及！”张廷玉原来心中也是猛地一收，但很快就平静下来。他已真正看到这位皇帝的风骨，真的领教了雍正推行新政，刷新吏治的决心，因也不再作无谓的安慰，正容说道，“臣乍闻之下，为皇上悲为皇上惊，细思且为皇上喜，今日天下，大清开国以来小民最富，国库最盈而吏治之清，数百年仅见。这不单是皇上夙夜宵旰孜孜求治，更要紧的是皇上励身作则，为天下之先，风节之烈与日月同昭。以此化天下，无不化之天下，以此化人，无不可化之人。臣唯有时涤虑肝肠，追随皇上努力明德资政，皇上为尧舜之君，臣等也得为皋、夔之臣……皇上，您且得保重，您……不容易呀……”说着眼圈便觉热热的。众人听他说得既堂皇又贴心，句句都发自肺腑，也都垂头感泣。

雍正原是准备了一大篇剴切沉痛的训词的，此时倒觉得多余，勉强笑道：“衡臣说的是，愿我们君臣共勉吧。趁着都在这里，朕安排几件政务。朕近年身子愈来愈觉得支持不来，要儿子帮朕分劳。弘历自今天起移到澹宁居，在御座前另设一案办事见人，奏折也由他代拟。大事疑难事朕就地随时决策。十七弟年富力强，又带过兵，即以果亲王身份摄政，统领卫戍大内的责任，督促军机处上书房办差。允禄和弘昼襄助协办，兼管内务府、顺天府事宜。弘昼就袭和亲王位，帮着你十七叔十六叔办差。其余的都是朕亲信任用大臣，已经各有差使。允祜今天没来，回头传旨给他，朕的弟弟里他年纪最小，朕也最疼他，叫他进园在韵松轩读书，得便学习参与政务。朕现在外间新政吏治都已经有了规矩章法，你们只管照着努力去做就是。要紧的事有三件，岳钟麒的西路军事、西南苗瑶的改土归流和曾静一案的审理结案。你们不要小看了这案子，朕一生心血行迹，都要用这本《大义觉迷录》昭示天下。朕之磊落光明，正大无私之心，不但要你们知道，还要借曾静之口，演示百代之后。”他搓了一下略带浮肿的脸颊，侧转脸问张廷玉，“这样安排可成？”张廷玉忙躬身道：“奴才以为十分妥帖。”

“就这样，你们跪安吧。”雍正说道。看着众人纷纷跪辞，他心里觉得踏实安生了许多，但又升起一种寞落孤寂之感，坐在弘历的案前看着自己的儿子，一时舍不得离开。

弘历深知他的心事，还在为弘时难过，亲手端了参汤捧给雍正，说

了一阵俞鸿图河工进展，又回了岳钟麒战车制造情形，将雍正的思绪拉回到政务上，雍正阴沉的脸才开朗了些，说道：“你放心，弘时死，朕不伤心，朕要舍不得他，难道就不能给他别的处罚？朕如今每每回心，一想起阿其那他们，就愀然不乐，但国法家法俱在，该怎么办还怎么办。社稷，公器也，虽天子不得以私据之，你一定得明了这一条。朕老了，身子骨儿愈来愈差，精神也渐渐不济。圣祖爷晚年放任了点，天下就变得异常难治。你就在朕身边措置政务，朕就懈怠一点，你多操办也一样的。”

“身子欠安，还是要瞧御医，这是正道。”弘历说道，“皇阿玛，十三叔曾说——”他顿了一下，顺手从书架上取下一本《易经》翻开来，递给雍正看。雍正看时，却是一张纸条，上写：“诛贾士芳”四个字，目光一闪说道：“你十三叔曾跟你说过么？这要李卫来办。他有神通，朕现在用得着，而且现在有功无过，不能无缘无故处置。你要谨密，说不定他能猜测出你这纸条的！”弘历笑道：“他要能连《易经》都看穿了，也就制不住了。我和十三叔谈话，都是用这部宋版《易》，决无相干的。”

雍正笑着点点头，说道：“你很会想事情，朕现在还是用得着他。到时候也用《易经》给你传旨。”说罢起身踱去了。

当晚便有旨意，乔引娣晋位“贤嫔”在畅春园造宫居住。

第四十六回 当断不断畏祸失机 邪道伏诛血溅红楼

雍正断然绝情杀子，虽然没有明诏布告天下，但弘时因“处事妄诞，放纵不羁”，当时就革掉了王爵，数日之后便传出他“羞愧自尽”的消息。数年之内瘐死允禩允禵，囚禁允祉和“舅舅隆科多”，加上弘时这个亲生儿子，凡有党援情事的勋贵格杀殆尽，真个苞苴不行于铁面，亲情不移其刚肠。这种唯法是行六亲不认果真惊世骇俗震慑了官场猥琐龌龊之风。尽自天下官员地主对雍正新政火耗归公，改发养廉银，摊丁入亩，士民一体当差完粮……这些措置心里仍旧腹诽不已，对田文镜鄂尔泰曲阿圣意，刻意剥削，假报考成邀功图进的“小人行径”切齿仇恨，但也确实没人再敢作仗马之鸣，攻讦他树的这几位“模范总督”了。不但雍正，就是张廷玉，鄂尔泰等大臣，也觉得令行禁止雷厉风行，政务绝少滞碍。

政务顺手，军务却十分棘手，云南广西改土归流，当地土司本来就不服，新选派的州县官到这些穷乡僻壤做官，事多任繁，又毫无油水可榨，许多地方州县衙门没有主管，任凭胥吏上下其手敲剥苗瑶百姓，激起民变。自雍正五年镇沅土司刁瀚率苗民聚众放炮，焚烧府衙，几次用兵征剿，都是“兵来我进山，兵去我再来”，总不能平服。鄂尔泰是以“改土归流”投合“圣决”入为枢相的，当然深感不安，亲自请纓返回贵阳主持。雍正自然照准，仍命他以军机大臣身份督办云贵军政，命贵州提督哈元生为扬威将军，湖广提督董芳为副将军，都由鄂尔泰节制，进剿扫荡叛苗。岳钟麒大军自雍正七年正式誓师出兵，大军共分北路军与西路军，钳形西进，岳钟麒坐镇西路军，由将军纪成斌，副参领查廪护理北路军。临出征前上疏雍正，言有十胜把握，写得酣畅淋漓：一曰主德，二曰天时，三曰地利，四曰人和，五曰粮草广储，六曰将士精良，七曰车骑营阵尽善，八曰火器兵械锐利，九曰连环迭战，攻守咸宜，十曰士马远征，节制整暇。断言策零噶尔丹跳梁小丑不难指日荡平。雍正也大加奖赞，升任钟麒的长子岳睿为山东巡抚，亲自在太和殿择吉日为岳钟麒送行，命岳睿直送父亲到西宁军中以示恩礼隆重。

正当旌旗蔽空士马饱腾，即日升纛开拔之际，突然前军来报，准噶尔派特使特磊进京朝见，路过西宁，要求请见岳钟麒。

其时正是雍正九年七月，塞外胡杨正青草原雨多草茂，西宁城无风无沙，湟水如带横亘于苍天茫野之中。岳钟麒刚刚巡营回来，听见这一消息不禁一怔，总兵张元佐、樊廷、冶大雄恰都在身边，因用征询口气问道：“见他不见？”

“这是策零阿拉布坦的缓兵之计。”张元佐说道。他是曾允禩和年羹尧两度和噶尔丹打过仗的，深知这个小阿拉布坦奸诈异常，略沉思了一

下说道：“他既是朝见的特使，不干咱们的事，放他去北京，咱们该怎么干还照计不动。”冶大雄是个兵士出身的老行伍，说道：“这个时候士气正旺，最忌这种事。下头知道要讲和，有些旗人听说能不打仗，烧香磕头还来不及呢！依着标下建议，权当拿住了奸细，割了他的鸟头，三军号令他娘！”樊廷却道：“万一他来投降呢？擅杀来使，皇上怎么想？见见面于我何损呢？”冶大雄道：“这种事犯什么嘀咕？仗打赢了就总有理，仗打败了就百无是处。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宰了这个兔崽子，得胜回朝有人说话老顶着！”

几个将领意见不一，岳钟麒一时犯难：军中满汉将领心思不齐，满人骄横无能，汉人心怀不满又招惹不起，特磊是奉命到北京朝见雍正的，自己半路截杀了，保不定就有人写密折，砸自己黑砖。以雍正专断权威，亲子尚且不姑息，万一将来军事稍有失利，大祸只在顷刻。但与特磊接谈，又确实于士气有碍。思量了好一阵，才道：“在侧耳配庭见他。”说着带着马弁戈什哈进了大将军署，在正殿西边亲兵守值的耳房坐定了，不一时便见人带着一个五十多岁的蒙古人进来。岳钟麒不等他坐定，便道：“你叫特磊？如今两家兵戎相见，不在喀尔喀等死，到我军中有何贵干？”说着目视通译官。

“不要这个蹩脚的通译官了。”特磊没听完通译官的翻译就笑了。“我能说汉话，我自幼随阿爸在张家口做茶马生意，我的母亲也是汉人，我和汉人有很亲近的情分。”他是那种很深沉很干练的蒙古汉子，黑红的脸膛上，浓眉长出了寿眉，一双饱经沧桑的眼睛晶莹闪光，满脸都是慈祥温和的笑容。一口流利的汉话略带了晋北口音，不知道的根本听不出是蒙古人。特磊顿了一下，说道：“我不是给将军下战表的，我身上带着息争和平的使命。”

岳钟麒用难以置信的目光看着特磊，不动声色地说道：“谁能相信你呢？你们准噶尔人已经几次遣使去北京，只会骗人，一句真话也没有。一边在北京恭敬朝见，一边背地里进兵青藏！我见你没有别的意思，只是好奇，看看你是个什么东西。”

“我不是‘东西’，是人。”特磊一本正经说道，“岳将军怎么汉话也说不好？”

有此误会，便显出特磊毕竟是蒙古人，几个将军不禁掩嘴葫芦。岳钟麒问道：“是谁派你来的？策零阿拉布坦？”

“啊，将军。”特磊大约嫌屋里热，袒了一只袖子，说道，“《孙子》里曾经说，‘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将军对我准噶尔情形可以说一无所知。策零阿拉布坦去年十一月已经病死，现在我们准噶尔各部是由噶尔丹策零大汗台吉执掌权力。噶尔丹策零汗爷一向尊崇中央道统，仰慕中华文明，谨守西疆为中央屏障，几次击退哥萨克侵略。他臣守喀尔喀蒙古是康熙博格达有诏书特许的，修表称和也是有诚意的。我来，是为消除误会，争取和平而来。”

“误会？”岳钟麒格格一笑，“雍正二年春，被我天兵在青海击败的罗卜藏丹增，不是你们窝藏起来了么？”

特磊在椅上欠身一躬，说道：“将军须知，当时和现在的政情不一样，当时我们执政的是策零阿拉布坦。鉴于老阿拉布坦、老噶尔丹与罗卜藏世家的渊源，不能不予收留，汉人叫这为‘讲义气’。但罗卜藏丹增是一条毒蛇，是草原上的豺狼。他在我们的地盘里收罗旧部，联络噶尔丹残部，借祝寿为名带兵入帐，要杀害年轻的噶尔丹策零。我们的台吉汗爷正好要与朝廷修和，就把他们一网打尽，命令我把罗卜藏丹增押解北京，以表我们对博格达汗朝廷的忠忱。但是——”他皱紧了眉头，对目瞪口呆的岳钟麒道：“我走到科舍图西的三叶河，就遇到了将军的部队正在向西挺进扎营。逃亡的蒙古人都告诉我，岳将军要率军横扫喀尔喀蒙古。我不能带着我们主人的忠诚之心身入不测之地，因此暂时命人把罗卜藏丹增押回了伊犁。将军，每一条生命都是珍贵的，请您将我的话转奏雍正陛下，我就留在军中做您的人质。这样好吧，将军？”

“好吧。”岳钟麒听着一篇天衣无缝的说辞，一时实在挑剔不出什么毛病，因起身道，“我这就奏上去。你大约要在我营中等半个月，给你划一处小院子住。你和你的从人食膳都有人照应，只是半点不能越轨，否则休怪我军法无情。”

当天，岳钟麒就将特磊来朝的情形备细具折奏陈，并说“策零阿拉布坦奸诈为怀，素无信义，特磊所言多不可信。请旨将特磊就地正法，以励士气。”

十二天后就接到了雍正发来的八百里加紧朱批谕旨：

夫不战而屈人之兵，上胜也。东美未闻之耶？噶尔丹策零果能谨守臣道，俯伏阙下，朕亦不必以犁庭扫穴而后快。即将特磊妥送进京，俟朕亲询，我军暂缓西进。唯恐特磊有诈，戒备不可稍懈，汝将军事布防调停恰妥，亦同特磊进京可也。钦此！

岳钟麒明知此举不妥，但旨意毫不含糊，雍正的性子又半点违拗不得。只得连夜安排军务，带了几十名亲兵，快马护送特磊赴京。特磊带的贡品驼队，则由驿站递传进京。

几十骑人马日夜趲行，赶到北京时已是将近八月中秋。当年河南、山东、山西都丰收，正是清风潇洒金谷登场之时，北京城里人已在忙着制月饼，扎兔儿爷，供小财神，走斋月宫，一片热闹。城外丹枫染秋色杂陈，山含淡翠云薄西岭，永定河子牙河清潦流素，两岸杨柳未老，依旧伤心一碧。正是北京天气景致最佳之时，众人一路奔波，却都是满身风尘，眼倦腿胀，哪里有心思观赏？当晚在潞河驿安歇住，张廷玉已来慰问，传旨明日进园，召见噶尔丹特使特磊。同来的还有工部尚书俞鸿图，新升任的京畿道李汉三，礼部外藩司长陈学海，大家吃西瓜品葡萄说闲话。那陈学海仍是饶舌，又是河修治得好，又是各地丰收，又说

荷兰国、日本国、法兰西国、罗刹国“万国来朝”。东洋鬼子西洋鬼子怎么恭敬，万岁高兴得病都去了一大半……一有话缝儿就插进来乱嘈，众人也都不计较他。热闹说话一阵便各自散去。

第二日清晨，岳钟麒冠袍履带结束停当，与特磊并马来到畅春园双闸门口。高无庸已在候着，二人一下马他便宣旨：“特磊在此候旨。岳钟麒进去。”见特磊恭恭敬敬双膝跪下。岳钟麒没言声，抿了抿嘴唇便随高无庸进园，径趋澹宁居。

“东美一路辛苦。”雍正盘膝坐在大炕上，李卫和朱轼从侍在旁，炕西靠南窗设着一案一椅却是弘历坐着。见岳钟麒进来行礼毕，雍正笑道：“弘历替朕扶一把东美。这会子都是朕的亲臣，坐着说话儿。”

岳钟麒打量雍正，只见雍正穿着驼色江绸夹袍，外边罩着绣石青江绸棉金龙褂，项间挂着蜜蜡朝珠，腰间系着金带头线纽带，戴着一顶天鹅绒纱台冠，正襟危坐在东阁大炕里，精神比两年前离别时要好得多。只是身上消瘦，连衣服都看着有点不合体，岳钟麒觑着眼看雍正，边坐边道：“圣颜比奴才离开时还清减了些，鬓边头发更苍了。皇上依旧只是吃素么？奴才是个厮杀汉，释佛道理不懂，但供佛也还用三牲，他也不禁荤。所以皇上还要增进些肉食。奴才离开时皇上戴着斋戒牌，今仍旧戴着，难道主子用的常斋不成？”“朕生性喜爱素食，倒也不禁血食。但今天是田文镜头七之日，朕为他超度。”雍正咳嗽一声，一个小太监忙捧着漱盂过去，咯了一会儿却没有痰，又坐正了，叹道，“你大约不知，田文镜已经去了。社稷少一人呐……不说这些了，说说你那个特磊吧。”岳钟麒从河南过，田文镜死，当地缙绅大户爆竹连天响地祝贺，他亲眼目睹。他这个话无论如何不能在雍正跟前提说，因双手按膝，将军备西征情形诸多事务一长一短说了，又细细说了接见特磊的经过，奏道：“《春秋》云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士气最要紧的。准噶尔部历来反复无常狡诈难测，盼皇上掷还他的贡品书表，斥见来使，以示天朝讨敌不共戴天之决心。奴才在西边大营鸣鼓扬旗而进，不难殄灭丑类。”

“文死谏，武死战，你的这个想头原不错。朕见他，也是想看看他的虚实再作定夺。”雍正说道，“你大约见了邸报，睿亲王多尔衮的案子，已经平反昭雪，鳌拜的子孙也复了世职。朕不是个烂好人，但若能以德服人，少杀生而获胜，朕是求之不得。特磊万里迢迢来了，还是要善见善言。近来十几个外藩国如日本、琉球、荷兰、法国等遣使朝贡，礼仪周备，措辞谦抑，这种祥和之气是大清的洪福么！假如噶尔丹策零果然安分守己臣服新疆，朕又何必一定赶尽杀绝？上天有好生之德嘛——高无庸。”

“奴才在！”

“传特磊晋见。”

“喳！”

待高无庸出去，雍正笑道：“法兰西国贡来二十支双筒镶金鸟銃，赏给你六支。回头你到宝亲王那里领去。”弘历忙起身答应，又笑道：“东美大将军你好风光，我才得了两支，李卫才一支。你一人就得六支——儿臣看日本国进的倭刀也好钢火，请阿玛赏给岳钟麒几把。”“好，赏二十把。”雍正笑道，“大将军有八面威风么！东美的亲卫队可以抖一抖。”岳钟麒忙又躬身谢赏，笑道：“这是圣上激励我全军将士的，钟麒不敢据以为私。擒斩敌上将一名，奴才转赠鸟銃一支；擒斩敌千夫长一名，赠赏倭刀一柄，如何？”李卫笑道：“岳大将军这法子好。这么说我也厚脸皮，向主子再讨两把倭刀，像吴瞎子这些不领俸禄，为朝廷缉拿山野大盗，赏他一把，比封他的官还要管用呢！”说话间高无庸进来，雍正便问：“怎么这么久？”

“特磊从双闸口三步一拜进来，走得特慢，奴才先进来禀一声。”高无庸赔笑说道，“他说，准噶尔部落历年来叛服不常，他是有罪之人，不能以常礼晋见天子博格达汗。还送了奴才这个，叫奴才在主子跟前替他美言——”他从袖子里取出一块金饼，足有烧饼来大，少说也有二百多两，呈给雍正。从人见他出手如此大方阔绰，都是心中一动。

“既然赏你的，你主子知道了，收起来吧。”

雍正听见特磊如此恭谨有礼，高兴得脸上泛光，又道：“特磊如此知礼，事情有几分指望。钟麒，你和李卫可以退下了。既然已经回到北京，索性放心歇息一下，前方军事奏章，军机处接到就转给你，只留心些就罢了。这部《大义觉迷录》刚刚刻成，已经颁布天下学宫。这是样书，赐你一部，拿回去仔细参详。像曾静，张熙这样的人，只要向化，不但不杀，还有官给他做，由他们游学天下现身说法，比朕自己四面八方地应付谣言不是强得许多么？”他把一部切得整整齐齐的书递给岳钟麒，看了一眼朱轼和弘历。朱轼和弘历都是力主要杀曾静的，只低了头不言语。

李卫和岳钟麒出殿，见特磊手捧贡单，才拜到蔷薇墙洞旁。二人绕开了，从花间小径到双闸口。岳钟麒要回潞河驿，李卫生拖住了，笑说道：“那个驿里闷死了，这会子还有屁的军务，你跟我来，和你说道说话儿——我如今要办一个要差，得借你一点威气呢！”李卫是出了名的顽皮，岳钟麒虽然不苟言笑，也禁不住他这死乞白赖的顽筋，只好一笑，说道：“人都说你病得七死八活，我看你阳寿早着呢！拿你没办法，到哪里玩儿，这威气又怎么个‘借’法呢？”

“我这身子骨儿得谢谢我们贾神仙。”李卫一边和岳钟麒认镫上马，笑道，“——也是来京之后承他咒诵些个，果然就无碍了。”

二人在马上一纵一送正向东边城里来，走了约一里许地，只见一乘二人小轿闪悠悠迎面而来，旁边还有四名顺天府的衙役护送，走得飞快。岳钟麒正奇怪这样的缠藤轿怎么能抬到禁苑，李卫已跳下马去，笑嘻嘻拦住了，说道：“老贾出来！”正自诧异，那轿已经顿住，贾士芳已

笑着躬身出来，岳钟麒知道他在雍正跟前身份，也便缓缓下马。李卫一把扯了岳钟麒，指着贾士芳笑道：“如今也是宫里说一不二的人物儿了，又使不完的金银，还是个出家人，仍旧勒嘴，坐这样的小轿！”“岳大将军安详！”贾士芳神采奕奕，向岳钟麒一稽首，说道，“——你小瞧这轿么？比马还快呢！我本来爱骑驴，庄亲王爷说没个骑驴进出紫垣的，太扎眼了，我就换了这乘轿。”

“你这小藤轿不显眼么？”李卫仍旧嬉笑着，说道，“你这会子不要进园子了，皇上正忙着接见外臣呢！他现在身子没事，进去也是闲着。来来，随我到个好去处，我给你二位开开眼，一个是杀人不眨眼大将军，一个是砍不掉脑袋的牛鼻子道士，加上个饿不死的叫化子，好玩呐！”岳钟麒笑道：“我带一辈子兵，就我身上这把刀，不知杀了多少人。总没见还有砍不掉脑袋的人！”李卫笑指贾士芳，说道：“这位就是了！上回在荷风亭他吹出来，张五哥不信，连砍他三刀，都像砍在弹簧上，刀蹦起老高，脖子连个红印也不起！”岳钟麒只当玩笑话，贾士芳也只笑而不语。

于是三人弃马辍轿，干脆步行入城，在宣武门西大廊庙转了一会儿。这里却十分热闹，一街两行书画、玉器、碑帖、烟料、料器、瓷器、花木、旧书、唱本书的……应有尽有。旁边有狗市、蝈蝈市，一片声嘈叫乱叫。卖耗子药的大声吆喝：“一保管保六个月，坐地户儿，药不死耗子您找我！”

卖首饰的说：“买过的您知道，戴过的您认得，露出铜色给我拿回来！”

“金回回的膏药！五癆七伤骨断筋折只用一帖管好！”

“买孟家百补增力丸！不损阴不伤阳，一夜管睡百姑娘！”

岳钟麒看着周匝把式卖艺的，说相声弹弦子把式耍叉卖眼药的，乱哄哄人来人往，笑着对李卫道：“你真是个乞丐儿，专爱转悠这些地方。我来北京这多次数，从不知还有这种地方！”李卫显得如鱼得水，买了十几个雕镂蝈蝈葫芦说是“送给小主子（小阿哥）们玩”，又要了三大串冰糖葫芦，给贾士芳和岳钟麒一人一串，还有什么云片糕、桂花糖、饧人儿，每人怀里塞得满满的，笑道：“能天天到这里转转玩玩是福气！你到西边出兵放马，想起今儿准会思念我这叫化子。你别小看了这西庙会，没听人家说，‘东西两庙货真全，一日能消百万钱，多少贵人闲至此，衣香犹带御炉烟！’别以为你我身份高——你瞧，那不是五爷？！”两个人眼花缭乱，口里塞着，怀里揣着，耳朵里听着，已被这位“缠死鬼”总督弄得五神皆迷。顺他手指看去，果见新封的和亲王弘昼头戴红绒结顶六合一统青缎帽，一身月白府绸夹袍，脚下蹬着双梁起明检鞋，握着一柄汉玉坠儿湘妃竹扇一步一踱自东悠闲着过来。岳钟麒忙拉贾士芳，说道：“咱们躲躲！”李卫笑道：“不成，五爷已经瞧见咱们了！”

“原来是你三个！”弘昼身边也有人耳语了一下，他目光一跳，加快了步子赶过来，笑道，“李卫这狗才，你们想躲我么？”李卫嬉皮笑脸道：“是东美想躲，怕不好见礼。您瞧我买这蚰子葫芦儿，有永壁小世子爷一份子呢！”弘昼笑道：“这种地方行什么礼呢？方才我还见小叔王带几个太监那边玩，见面一笑就罢。”

李卫见弘昼说着就要走，笑道：“五爷，有什么好地方儿玩，带携我们则个。好歹今儿碰上，也是我们的缘分。我们都打园子里才来，可怜见的饿得前胸贴着脊梁骨，吃这些个充饥！”

“别他娘装穷卖苦了！”弘昼笑道，“不是我不带你们，其实我去庆云堂，有吃的有玩的，怕的是你们嘴不严，漏出去我就得写谢罪折子。再说，土芳是出家人，到那种地方，万一破了戒，往后狗皮膏药卖不成。”贾土芳便知他去的地方邪僻，因道：“贫道如没有大定力大神会，焉能修到这一步？我无欲，欲何能诱我？我们道中也尽有男女修合采补御女成道的，不过我不从那一路出就是了。‘天地由我主持，鬼神由我支配，’上回我给主子发气疗病，主子不高兴，说，‘你都主持支配了，朕呢？’我说，‘您是人主，管人嘛！’既这么着，你们去玩，我回去读经了。”说着便要走。李卫哪里肯放他走，死乞白赖拽住了，说道：“臭牛鼻子，天天嚼你的烂经簿子！什么意思嘛？走，扰定了五爷的，他老有的是钱，咱们帮衬！什么鸡巴定力见了真的你不动心，那才是真神仙！”连说带撕拽，岳贾二人都拗不过他，便跟了弘昼向西，又向北。走了一段胡同，出到棋盘街口，一带粉墙，仿江南沈园式样的歇山顶二层酒肆矗在街北，便是有名的“庆云堂”了。

四个人穿过热闹嘈杂的前店酒楼门面，趑过楼北一个小侧门，由后梯拾级登楼，迎门便是一座镶金嵌玉的玻璃屏风^[41]，又向北折，出门来，却是一座加亭空中游廊，窗上糊的都是碧绿色如云的蝉翼纱。脚下是海子，满塘的莲叶，远处的水榭、池心亭、曲曲弯弯的石栏桥透窗可见，模模糊糊的影子映着，廊中都铺满了猩红地毡，汤裱铺糊的米黄壁纸，每隔不远就悬一盏小巧玲珑的宫灯……到了这里，处处都有一种身处仙境，隔绝尘囿之感。见弘昼不由人引导，穿堂入室走得熟门熟路，李卫不禁笑道：“我的爷！再想不到庆云堂后头还有这么大景致！这和后苑比也不相上下。”“别瞎扯了，”弘昼在前头走着，笑道，“这是专门接待王爷的堂子！——那不是老鸨？”

三个人眼迷神怅，发怔时，果见一个袅袅婷婷的中年女子，年纪不过三十，淡施粉黛轻步迎出，相貌端丽举止娴雅，迥异寻常妓院老鸨那副赶前赶后，絮絮叨叨蛇蛇蝎蝎的俗像。至四人跟前，只瞟了岳钟麒一眼，稳稳重重蹲下身去，说道：“五爷您来了！爷们吉祥！”

“我是五爷，你是五娘，咱俩刚好配对儿。”弘昼笑道，“这是我几位朋友，都没有开过洋荤，我带他们来玩玩儿。”那五娘脸红了红，笑道：“人都在后头水榭子上排戏，这里只有小五子小六子。爷们且进去坐着，叫她们唱曲儿听，我这应叫她们过来——不知爷们要开西洋荤，东

洋荤？”

弘昼见几个人都瞠目不知所云，笑道：“你别问他们，都是土佬儿——就来东洋秘戏，下次再见识西洋的。”说着便进来。三个人傻子一般跟着弘昼进了楼，这才看清是一座环楼，原是个四环天井院，上头封了顶子，院内一色的红毡铺地，四角挂着盏粉色玻璃灯，既照楼上又照楼下，都映得一片柔润晶莹的光，不刺眼也看得清。沿四周栏杆的天井中间，慢着一层雾一样的云纱，楼下情形一览无余却又模模糊糊。天井院下四壁都挂的小红烛灯，比楼上亮得多，这样，楼下人就看不清楼上的人。四个人在临栏前坐下，弘昼和贾士芳对面倚栏，中间隔着条案，李卫和岳钟麒，一个挨弘昼，一个挨贾士芳居正而坐。正看得没头脑，那五娘带着两个云鬟小丫头，捧着条盘、酱西瓜、荔枝、葡萄、菠萝、香蕉、苹果——一进来，最出奇的还有一大盘鲜桃，绝非时令果品，也献了上来。李卫先就咂舌道：“别的也罢了，这桃子希罕！五爷，到这来玩一晌，怕得几十两银子吧？”

“几十两！”弘昼扑哧一笑，转脸对五娘道，“你听他是个土佬儿吧！想开东洋荤，得一千五百两银子，开西洋荤，得两千两呢！”说得五娘、小五子、小六子都是一笑。五娘道：“什么一千两千两，人意儿比钱贵重！小五子小六子，给爷们来一套《春宵帐》，我献个丑讨爷点赏！”弘昼顺手抽出一张银票递给五娘，说道：“难得你巴结。这是两千两的票子，今儿揽总儿有了，你自己调停分赏就是！”

五娘笑着领了，略一顿首，小五子琵琶，小六子箏，旁边一个小丫头吹箫伴奏，微微调弦试调，一阵轻舒、柔缓、温滑的曲调如流水行云悠然而起。五娘轻舒皓腕，眇目四流柔声唱道：

自将杨柳品题人，笑拈花枝比较春。输与海棠三四分，再偷匀，一半儿胭脂一半儿粉……

“太柔靡了。”岳钟麒听着五娘的曲音，如风送春水，细雨润石般袅袅萦绕，若有若无，若断若续，突然想起冰天雪地的青海，不禁叹道，“像我这样的人，不宜听这歌的。”李卫笑道：“人生能得几回欢？好好听着罢！别惦记你那些兵，听起来就入耳了。”

此时乐声再起一叠，岳钟麒见贾士芳听得心不在焉，侧耳小声说道：“贾道长，我想求问一件事——”

“唔？”

“西线军事，想必你推过休咎的……”

贾士芳神情似乎恍惚不定，很随便地一笑，说道：“半凶半吉吧……再过几天就有消息……”岳钟麒还要问，李卫道：“老贾别理他，这会儿听曲子。”贾士芳便不言语，看弘昼时，却是闭着眼如痴如迷地双手拍节，五娘唱道：

海棠红晕润初妍，杨柳纤腰舞自翩。笑倚玉奴娇欲眼，粉郎前，一半儿支吾一半儿软……

五娘一边风荷摆塘般婉转嚶鸣而唱，一边向席上送风情媚眼，人似烟中仙姝，歌如软金缠玉，除了贾土芳，都听得如身在醉乡，随拍按歌微摇着身躯。忽然，弘昼欠身倚栏，指着纱幕下的天井说道：“你们看，东洋海歌舞！”

四个人齐往下看，六对男女歌手从楼下屏风两边翩翩而出，楼上五娘这边乐止，楼下笙管竹丝之声却冉冉而起，与五娘的歌声衔接得丝丝入扣，却已换了曲调牌子：

开帘怯睹落花红……

只这一句男女柔声齐唱，便似柔金软玉十丈红飞，令人销魂不禁，饶是岳钟麒铁石心肠将军，也把剥了半个的荔枝落了案上。

安顿春愁……亭午中……

那两队舞手接着唱，岳钟麒定神看，只见六个是妙鬟云鬟的少女，小可十四五，大可十八九，都穿的一色枣花碧罗紧袖衫，浅红吴丝裤微露紫绢履，腰围绣带下垂于膝。变童则都一色紧身玄色衣靠，黑缎皂靴。从上往下看，女的宛如桃李之丰，男的犹似牙琢玉雕，一边随节而舞一边互送媚眼秋波，偶尔横斜一眼楼上，勾得弘昼等人都是神魂俱失。且听歌词时却是：

……吩咐呢喃双燕子，替人千万骂东风。同眠转觉绣衾宽，哪识秋生午夜寒。最是晓窗鸳枕畔，红腮无计避郎看……

“你们瞧！”李卫心中一片杀机，脸上却毫不带出，指着楼下道，“各是各的一对儿，脱衣服了……”说着，他自己也咽了一口水。

其实不用他指点，几个人都在张着嘴看，先是六个女郎，旋转歌舞着委拽脱衣，男的也开始松带解钮，交拜舞蹈中口中仍在唱：

为浴兰汤羞避人，红寮掩映碧纱新。闻欢昨夜调家婢，一笑花间事恐真

……

唱着唱着，十二个韶颜男女已是脱光了衣服，竟是赤条条一丝不挂在红毡地上徐徐蹈步，交错搂抱着旋舞，所有的男女互相拥抱亲吻之后，年岁仿佛的一对儿便滚倒在地下。至此歌歇乐停，只余一缕似有似无的箫声仍在隐隐吹奏，配着下面六对男女寻欢鱼水，真个淫靡万端。此时从楼上往下看，男的女的已经分成六对，都在互相抚摸，犹如柔道，缱绻翻滚皆有制度。有的口索足交紧紧缠着打滚，有的女坐男身男

吮女乳交媾。有的女男劈叉交媾，女的和另一男的亲吻，男的又抓抚另一女的大腿下阴。最出奇的还有一对颠倒相抱口淫，男的舌奸女阴，女的则把弄着那活儿亲吻狂吮……楼上楼下一片淫喋浪语之声。楼上几位看客都是面热神昏，连五娘和两个丫头也都直喘粗气。忽然下头几个女的乐极呻吟，小亲亲、小乖乖、亲妈好妹子混叫一气，那弘昼头一个撑不住，一把便拖过了身边的五娘。李卫也抱了个丫头做嘴儿，他有心的，瞥一眼红筋暴胀的岳钟麒，已是垂头侧身不能自己，不禁一笑。

贾士芳以定力自诩，开头还能自持，胡乱吃两个葡萄，削一片菠萝，后来倚栏微笑着看。下面的淫媾浪话不时传起来：

“往下一点，奴的亲哥……”

“你用手导引一下……”

“我的小心肝儿肉……”

“奴的亲达达哟……留着点劲……别弄坏了！”

……贾士芳把持不住，合掌闭目守定，但李卫偷看时，他胸部起伏呼吸愈来愈粗，双手也在不停地抖……李卫轻轻放开那丫头，踱至栏边，说声：“真好风流相！”猛然间“刷”地抽出岳钟麒腰中悬剑，空中弧光一闪，“噌”地一声，贾士芳已经身首异处！那颗头直滚到天井幔中间，兀自含糊叫了一声：“好李卫！”

这一突如其来屠手疾如闪电，直到血如缤纷之雨溅得楼上楼下都是，岳钟麒才惊醒过来，所有的人都惊木了，都原姿势不动盯着这位满脸阴笑的两江总督。

“坏了你们好事，污了你们宝地。”李卫笑着用粉纱擦干净剑上黏糊糊的血，把剑还给岳钟麒，“请五爷再赏他们点银子，奴才这就给万岁爷缴旨。”

第四十七回 烽火起西疆再传惊 神思昏御苑扰邪崇

李卫杀掉贾士芳，见众人都吓得痴痴茫茫呆若木鸡，笑道：“明儿是八月十五，我今儿给你们先挂一彩！冤有头债有主，贾士芳要报冤自然寻我李卫。东洋戏西洋戏是我和五爷苦心研磨出的办法。他既一死，你们开堂子万不可再演，国法天理都不许的。五娘给我和五爷备马，我们这就要进园子复命缴旨。”弘昼笑道：“没想到这牛鼻子脑袋这么不经砍，原想连西洋秘戏图双料演练来着！东美将军、五娘，你们都受惊了！”岳钟麒此时才知道这是二人奉旨精心设计，专为杀贾士芳的办法，自己无意中被拉来作了跑龙套的。他脸上回过神来，说道：“这法子杀人新鲜，不过太费钱了。”说着，三人一齐下楼逶迤，但见前楼座客仍旧吆五喝六划拳吃酒，酒保小二举菜端酒穿行其间，外间街市依然车来轿往，嘈杂之声不绝于耳，都有恍若梦醒之感。

三人骑马出宣武门，岳钟麒因恐有旨传到驿中，或有朋友来拜，匆匆打马去了。按李卫的意思，要和弘昼一同进畅春园。弘昼却道：“我在府里给贾士芳预备着往生水陆道场，他是真有道行的人，得防着他作祟，你自个去缴旨就是。”因也放马回府，李卫只好独自进园，到澹宁居见雍正。不知怎的，李卫原来极兴奋的心，突然变得有点失落低沉，进园连着碰见几个熟人，打招呼都有点心不在焉。他悠着步子在澹宁居石阶前站定，看一眼西边正在丹堊修饰的配宫。正要禀报，小太监秦媚媚已挑起帘子，说道：“主子叫进呢！”李卫这才收神定性，几步跨进殿内，却见雍正正和孙嘉淦、朱轼说话，忙伏身叩头行礼。

“你气色像是不大好，受惊了的样子。”雍正侧转脸看了看李卫，说道，“挨着孙韵公坐吧！高无庸，把朕的那碗参汤赏了李卫。朕用一碗奶子就成。”高无庸忙答应着去了。

朱轼接着方才的话题说道：“河南地处中原，其实没有多少军务要办，当初设这个总督衙门，是因为田文镜资望政绩应升总督，河南又离不开，所以一身兼了总督巡抚二职。田文镜既出缺，这个总督衙门设着似无必要。现在王士俊是署理安徽巡抚，到河南任巡抚也略有提拔，不如就便撤裁掉总督衙门，省了许多事。”李卫这才知道是安排田文镜身后公务，深觉朱轼说的有理。但雍正却道：“王士俊在安徽疏通淮河，清理漕运，差使办得极好，升任总督也是该当的，为田文镜死王士俊去，恰就撤衙，反见这衙门专为田文镜设的了。西边岳钟麒军事未了，河南为运粮周转之地，也算军务，暂时留着这个总督衙门吧。”孙嘉淦道：“王士俊在安徽民间有个诨号叫‘王一光’，和田文镜的‘抑光’谐音，犯的一样毛病。求主上留意，务请他效文镜之长，弃文镜之短。”

“田文镜晚年精力不济，政务有许多不是处。”雍正语气平缓，像是

咀嚼着什么似的慢吞吞说道，“他的急功事利是明摆着的，人都说朕袒护他，不知私地里申斥过他多少次！一个人存了这念头事君，就是心诚，天也会不许。河南近几年连连有灾，就是上天的儆戒。你们将来看朕给他的朱批谕旨就明白了，他是报喜报惯了，又屡蒙奖赞，有忧也不敢报。看来上天总不肯叫人一点毛病也没有，想做个‘完人’谈何容易呢？朕不明指田文镜缺憾，一来他确实对朕赤诚不二，办事尽心到十二分。二来他也有病，又是累出来的，朕也不忍。他能全名而终，也是朕的心愿。”说着，见弘历进来，只点头示意他在自己案前坐，又转脸对李卫道：“漕运的粮船盐船，在山东安徽境里几次被截，折子转给你看了没有？”

李卫喝完一碗参汤，精神好了许多，忙赔笑道：“励志廷已经转了奴才那里，只粗粗过目，还没有细看，已经安排了人沿运河去查。奴才已经杀掉了贾士芳，这几日也要出京，回南京任上料理一下衙务，专心办理漕运，主子尽管放心。”

“贾士芳已经处置了？”坐在侧旁边听边看奏折的弘历失口问道，“几时？”雍正也问道：“弘昼呢？”朱轼和孙嘉淦不禁对望一眼，他们方才陛见还在向雍正谏说“方士道释之流，像贾士芳这样的，其实是妖人，应该逐出皇宫，以清内苑”。雍正只笑不说话，忽然顷刻之间，贾士芳已经人头落地？这也太惊人，太不可思议了！

李卫忙离座伏身回话，说道：“和亲王爷回府，给贾士芳办往生道场去了。回四爷话，奴才刚刚儿割掉他首级，一路不停就赶到这里来了。”因将方才庆云堂楼上的情形拣着要紧的回奏了，笑道：“奴才知道这法子齷齪下作。但几次玩笑试过，这贼道不怕水溺，不怕火烧，不怕刀砍，还能平白的就没了影儿……实在是个妖精！没法儿，只好用下三滥门道……朱大人孙大人必定要笑我。我本就是个叫化子，玩叫化子手段也只凭大人笑去。”

“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是为正道，”孙嘉淦笑道，“以毒攻毒众妙之门，这一点也不丢人。”朱轼仰脸想了想，说道：“我也不笑你。大宗旨是除患嘛！这办法台湾的刘国轩曾经用过，也是有个头陀，会些邪术，在郑成功军中骄纵不法。刘国轩设筵歌舞，乘其不备挥剑杀掉了他。我朝名相熊东园以为，刘国轩虽然投主不明，处事机断杀伐有度合道。李卫这么做是为国家君主，自然更为光明正大。”

李卫最怕这差事办成，又要遭人非议攻讦，见朱轼和孙嘉淦都这么说，不禁高兴得脸上放光。雍正也深感欣慰，看了看表，笑道：“朕用贾士芳这些黄冠释流，不过万几余暇偶尔和他们讲道说禅，娱乐而已。这两年来朕身子不爽，只要医者能用药，从来不轻易传叫贾士芳。贾士芳几次为朕按摩，口诵咒语，天地鬼神都由他主持管辖，不经之言不臣之心已经溢于言表，是他自罹于杀身之祸。他要修己自隐敬天畏命，就在朕跟前侍医，何至于落到这一步？唉……不去说他了。明儿八月十五，你们几位是朕股肱，朕为你们单独赐筵。天色已经向晚了，弘历替阿玛

陪一陪吧。”

“是。”弘历忙起立躬身说道，吩咐高无庸传旨备筵，整理着案上卷宗，检出一份呈给雍正，赔笑道，“这是今年秋决名单，刑部才送上来的。下头这一份粘单是云南巡抚朱纲的，请旨勾决杨名时。还有一份附件，说杨名时在云南邀结土民围攻督署衙门为自己请命，皇上先看着。儿子遵旨，没有勾决杨名时。因有这些新奏件，并请皇上圣裁。”雍正一边接过看，口中道：“朱纲已经有旨署理云贵总督，他是急着要得正差职！杨名时早已下狱囚禁，又怎能去‘邀结土民’？若是平日就‘邀结’了，不又恰证杨名时是清官？杨名时这人断不能杀，他的案子还要再看看，再复审。”

朱轼和孙嘉淦原已站起身子的，见议说到这事，朱轼跨前一步，说道：“老臣愿意走一趟大理，复审杨名时！”孙嘉淦道：“臣根本不信杨名时会有贪污的事。”李卫笑道：“奴才也不信。奴才是参劾过杨名时的，当时觉得有理有据，但一直心里犯嘀咕，怕冤了他，奴才也以为另派钦差复查复审是正理。”

“你们用膳去吧。”雍正摆了摆手，“这不是说说就清楚的，朕自有主张。”

人们都退了出去，澹宁居九楹大殿立时显得空落落的，雍正看了一眼平时贾士芳为自己疗疾前打坐的蒲团，突然感到一阵莫名的恐怖，一阵心悸，身上竟起了一层鸡皮疙瘩，忙命秦媚媚：“把那个扔到后院烧掉，看引娣这会子作什么，叫过来和朕说话儿。”秦媚媚去了一刻，果见乔引娣带着两个宫女过来。乔引娣是新封的嫔，头上戴着二层顶的东珠冠，朱毡璎珞上衔的十七颗珍珠闪闪摇摇晶莹生光。身上还穿了一件石青色片金绿朝褂，彩兑上绘着云芝瑞草，全身上下簇新，走一步珠动佩摇叮咚乱响。雍正笑道：“这么一打扮，把头髻梳起，任谁也看不出你是汉人了。西偏宫已经造好了，现在正在丹墀修饰。这会子天晚，我们出去走走，顺便看看你的宅子，好么？朕今儿杀了那个贾士芳，心绪也有点不宁，想疏散一下。”

“啊！贾士芳死了？”乔引娣惊愕得张大了口，半天才道，“怪不得秦媚媚方才去烧那个蒲团！”雍正笑道：“杀他，是因为他有罪。有什么惊怪的？过了中秋，朕还要勾决几百死囚。非惩恶不足以扬善，这就是孔子的章程。走吧走吧，不要想这件事了。贾士芳一个出家人来侍候朕，不晓得韬晦深藏，却借机会掌握朕——他要朕好朕就好，要朕病就病——这样的人当着不可怕么？”雍正说一句，乔引娣念一声佛，说道：“我不是怕，是想这人人生不可捉摸……大前天见他，他还有说有笑，说我和娘就要见面了，转眼儿几天，他已经伏法了……”一边说一边随雍正出来。

此时太阳已经落山，殷红的晚霞像渐渐冷却的一块红铁，变得又灰又暗，几处云薄的地方，泛着死鱼肚一样苍暗的白色。一阵又一阵的西

风，吹得满园竹树都在不安地摇曳发抖，影影绰绰像无数舞蹈着的黑影子。森凉的风时而扑面，带着浸骨的凉意，袭得人直打寒颤。雍正和引娣在苍色中绕着西偏殿看了，那殿还没有装饰好，工人们没用完的浆料、颜色桶杂乱无章地放在阶前。脚手架被风吹得吱吱咯咯作响，听得人很不舒服。雍正下意识地回头，见张五哥德楞泰两个老侍卫不远不近跟着，心里安宁了点。一边踏着花径走，一边问道：“你家还有什么人？”

“娘、爹，还有个弟弟。”

“你入京后，有他们消息么？”

“自从打诺敏一案，我卷进去，和家里就失散了——家里人怕，也许地方官巴结诺敏欺侮人，待不住——后来我又连着遭事，只想……死罢了，也没顾上。前次内务府有人山西出差，我托他们打听，人还没回来……贾士芳虽不好，料事还是神的，但愿他说中了……阿弥陀佛！我娘也是四十岁的人了，再隔几年，见面兴许都不认得了呢！”说着便拭泪。

雍正被风吹得身上一阵阵发噤，把引娣揽在怀里，一边往回走，小声安慰道：“他要打听不出来，朕明儿写密谕给山西巡抚叫他查！你每年也有两千两银子进项，在这京里花五六百两银子能买一处上好的宅子。朝廷制度你不能随意归宁，但你娘每月照例能进来看你的……啊哟——这是什么？！”

“什么？”引娣正听得受用入神，忽见雍正似乎绊了一下，俯身用手去摸什么，忙凑到跟前。雍正却吓得暴然后跌一步，引娣的手已是触着了那团黑乎乎的东西，只觉得是冰凉黏湿，水桶来粗长的东西，还在蠕蠕而动。她叫了一声“老天爷！”身子一软就瘫了下去……

雍正惊得两眼圆睁，此时园中暮色晦晦如暝，微风吹来树动草摇鬼影幢幢，什么也不清爽，看着那东西蠕动着进了草丛，急过来扶起引娣，颤声问道：“你……怎么样？”引娣一返身便扑进雍正怀里，说道：“是蛇！又凉又粘的……”雍正蓦然间毛发森树，说道：“朕……朕摸着是刺，狠狠扎了一下，出血了呢！”二人惊悸间，林中突然一阵刺耳的鸱鸒怪叫“血利利……格格格格……”像煞是贾士芳平日得意时的笑声。雍正紧紧护住引娣，大声喊道：“侍卫，侍卫！”

“奴才在！”

张五哥和德楞泰就在林边石甬道边，已经听见这边动静有异，边跑边答应：“奴才来了……”雍正自己身软难支，还勉强架扶着引娣，竭力镇定着慌成一团的心，说道：“叫两个太监来搀着引娣主儿，你们点着火把搜这片草丛！”说话间，有两个小太监飞也似跑来，一边一个扶了引娣，和雍正出了那边小树林。那德楞泰和张五哥也不点火把，见那片草丛也不大，叉手拽脚踢混搜一气。约莫半袋烟功夫，五哥大声喊道：“有

了！畜生，哪里跑？”

雍正此刻站在澹宁居檐前灯下，听见这一声，又吓得心里一悸。听得两个侍卫脚步蹬蹬地跑过来，张五哥用衣服裹着一团东西，抖开摆地下瞧时，却是一只豪猪！雍正说道：“不对，这里怎么会有豪猪？再说，引娣说摸着又凉又湿，黏滑的……朕摸的是刺……”

“主子您瞧。”五哥笑道，“您摸着这厮的刺了，引娣主儿摸了它的鼻子……这地方紧挨着放飞泊，圆明园南边还有一座放生园。刺猬、豪猪、鹿、狍子常有跑到这边觅食的呢！”

雍正这才松了一口气，才觉得浑身内衣都汗湿透了，勉强笑道：“还是放生吧，吓了朕一跳！”乔引娣也从殿里出来看看，双手合十念佛道：“阿弥陀佛！吓死人了……”她很快就恢复了平静，见东边灯笼导引着朱轼孙嘉淦李卫，由弘历陪着一路过来，料是领筵已毕过来谢恩的，闪身便回了自己下处。众人随雍正进殿，这本是照例行礼虚应故事的事，雍正却又叫住了，说道：“弘历退出去吧，明儿还有多少事等着呢！你们几个——叫方苞也过来，再陪一会朕，朕今儿心绪不宁，想听你们说说话儿……”

这是个不成理由的理由，弘历似乎迟疑了一下，想说什么又咽了回去，良久，退了出来。李卫眼尖，见雍正神思恍惚目光如醉，眼内微微潮红，额前和额下却发暗，不时地摇头发噤，因笑道：“主子，奴才瞧您似乎受惊了的样子……敢是方才在园子里克撞了什么了？”

“嗯，也没什么。”雍正留下这几个人其实没话说，但他就是不愿让他们走，因将方才的事约略说了，又道，“虽说是一场虚惊，朕仍是不能释怀快心，神思不净若有鬼神……朕疑心是贾士芳冤魂作祟……”说话间，方苞也进来了，后边还跟着弘昼，方苞笑道：“张五哥都说给臣了。主上安心宁耐，入定一会儿也许就好些。那贾士芳以妖术要挟人主，上获天谴，罪在不赦，皇上不过代天惩罚他罢了。这种人，死一万个也不足挂怀，也无足为祟！”朱轼道：“臣以为贾某不过是个会变戏法的骗子，世上压根没有鬼神，这都因皇上信佛的过。皇上，你闭上眼睛想想，世上谁真的见过鬼，见过神，见过什么神天佛菩萨？你不信他，他就祸害不了你！”孙嘉淦道：“圣天子百灵相助，哪个妖邪敢近？这是皇上心障罢了。如有什么，奴才一身当之！”

弘昼却是个什么都信的，这些“君子之言”一句也听不入耳，忙起身叫过高无庸，叫他寻《玉匣记》《青囊传》来混翻一气，吩咐小苏拉太监到园里焚香烧表发送。李卫却另是一种做派，笑着对雍正道：“我借皇上朱笔用一用。”见雍正点头，要过一张黄表纸，蘸了朱砂写字。弘昼凑过来看时，上头歪歪斜斜写道：

贾士芳：操你妈的牛屎道士！生情造意杀你的是叫化子李卫，割你鸟头的还是李卫！五爷已经寄（给）你做了水绿（陆）道场，还不赶紧

投胎混张人皮？要聒噪你崩（甬）寻我们主子，到我宅里咱们折腾！不然，我就叫龙虎山真人五雷劈你，万姐（劫）不得复生！李卫切告。

李卫口中喃喃呢呢煞有介事地念诵一阵，将那裱放在烛上烧了，几个人都想笑又不敢。雍正比先前安生了许多，端膝趺坐着，呼吸匀称，脸色也好了。听众人俱各不安，雍正叹道：“朕好些了，这里不要人多，留一个在门口侍候，余下的回去歇着。”他这样一说，几个臣子都争着要留下守候。弘昼道：“依着我，朱师傅有年纪的人了，回府歇着。李卫值头半夜，孙嘉淦有煞气，值子夜，后半夜我值，我年轻……”正说着，太医院医正刘绍宜亲自带着两个太医匆匆进来，刚要诊脉，雍正说道：“谁这么蛇蛇蝎蝎叫你们来的？朕没有病，你们退出去！就照弘昼的话办。”

“跟我来。”朱轼越看雍正越像有病，招手叫过几个茫然不知所措的医生，“这里留下李卫，别的人都到东书房。”孙嘉淦虽觉张罗太过，但雍正有病似乎不假，因便跟了众人一同过东边小书房商议办法。

“我已经叫人去兵部请四爷了，这里的事暂由五爷维持。”方苞老鼠胡子翘着，两只小眼睛椒豆一样又黑又亮，“头一件就是不能张扬，皇上这病知道的人越少越好。今晚要能不犯病，大抵也就过去了。明儿八月十五，照例要筵赐百官，怎么着不显山水过去，大家想一想，一会请四爷定准。”“好，我先说，”弘昼说道，“我瞧着这里没有一个信神的。不过我相信，因为谁也没有我知道这个贾士芳。《三国演义》里头有个左慈你们知道吧？贾士芳就是今日的左慈。为什么要杀他，因为他是左慈。为什么这会子我特别防他，还为他是左慈！四哥一会来了，他也是不信神鬼的。所以我这会子就告诉你们，前一个月我已经派人去江西请龙虎山姜师垣真人，我估摸着也就要到京了。原请他来，是为降伏这个贾士芳，现在来了，我要在这园里设场子降他。我先说一声儿，你们不要拦着我。”

他这一说，几个人齐皱眉头，雍正不过碰一只豪猪，略受了点惊，这么大事铺张闹起来，叫外头臣子瞧着乌烟瘴气的，这公明朝廷算什么？正发怔间，弘历已经进来，众人忙都起身相迎。

“我刚接见过岳钟麒。”弘历语气很深重，说道，“准噶尔人两万人偷袭北路军，科舍图两军已经交战，岳钟麒得连夜赶回大营，这是头等军务，大家说，要不要奏？”

几个人听了不禁面面相觑：这边皇帝有恙，那边要请道士降妖，突然又冒出绝大一件军国要务，驴唇不对马嘴似的不协调。弘昼绷着脸问道：“特磊呢？叫这王八蛋出来解说！”“这也是一件事，”弘历似乎心里很焦急，皱眉说道，“是杀是放，我们不便做主的。”

“这样办，”朱轼说道，“请四爷五爷这会子过澹宁居看看，如果主子能理事，还是要请旨，如果不能理事，就叫张廷玉、鄂尔泰、十六王爷

十七王爷进来，由四爷主持决定。等万岁龙体好一点再奏。”

眼下也只有这个办法最好，弘历起身招手叫过弘昼。二人一齐出了书房，一边往西走，一边说话。弘历因笑问：“你方才说有什么事来着？好像还怕我知道！”弘昼将要设坛的事说了，又道：“你是个道学君子，我怕你不同意。”弘历一边走一边默谋，说道：“好弟弟，这是孝道嘛，病急乱投医，还说什么道学不道学。贾士芳在阿玛那里许多年，他有些道术，那是一点不假的。我也有些心障呢！怎么拦着你？只密些儿，不要闹得满世界都知道了，御史们又要唠叨了。”说着李卫已迎了过来，弘历便问：“皇上这会子怎么样了？”

“皇上一直睡不着，坐一会躺一会的，不能安宁。”李卫忙道，“您听，这又起来漱口了，爷们要见，这会子最好。”说着先挑帘进了殿，一时便出来，小声道：“二位爷请进。”

弘历和弘昼进殿行礼毕，抬头看雍正时，不禁都吃一惊，刚刚离开一会儿，雍正就仿佛老了许多，头发也有点蓬乱，颧骨凸起处还有一点斑红。弘历这才知道雍正的病比众人说的还厉害些，因跪着劝道：“阿玛，听说您不叫太医看脉，儿子不以为然，您身子骨儿是受了风寒，神不守舍，所以恍惚不安。这是常见病，几剂药就会好的。”

“朕没有病……朕是让贾士芳给缠上了……一闭眼就是他在面前，直冲着朕笑……”雍正半歪在大迎枕上，看着昏幽幽的烛光，炯炯地睁着双眼，气弱声微地说道，“有病自然叫太医，但这确实不是他们治得了的，治不好还要张扬出去……方才贾——贾士芳来，说朕碰到的是年羹尧……年羹尧不有个绰号叫‘年豪猪’么？唉……体气一弱，譬如衰草，一点风都经不得了……”

兄弟两个听着这似梦呓似真切的话，都觉得汗毛根儿直炸。弘历正要安慰，雍正却问道：“西边军情有变，是么？弘历。”弘历忙叩头道：“是……皇阿玛，您……？”

“贾士芳……方才告诉朕的……”雍正惊悸不安地震颤了一下，一枝烛“嘭”地一爆，弘昼吓得身上一缩。仿佛那具血淋淋的尸体就站在面前，他不安地挪动了一下双腿，靠近了一点弘历，却听雍正微微一笑，说道，“他……他已经退下去了。说吧，说说正经军务，朕还好过一点。”

弘历压抑着极度的不安，把西部科舍图一带敌军异动情形，条理清晰地说了，又把方才众人意见奏明，俯身等着雍正旨意。

“朕现在这个样子太憔悴，不愿见臣子。你兄弟两个代朕送送岳钟麒，命他火速回营处置军务……”雍正此时不觉得心悸，但却觉得心跳得厉害，额前的青筋都胀了老高，无可奈何地一笑，又道，“要有什么紧急军情，朕又不能料理，弘历自己可以做主，但要和众人商议着，集思广益。你虽聪慧，到底没有历练过军事……”

“是，儿臣明白。”弘历咬了咬牙，说道，“那特磊是专为欺君而来，准噶尔部三番五次耍弄这种伎俩，朝廷不能示弱。儿臣以为应该诛之以儆后来。”

雍正听了深深太息，说道：“朕何尝不知道特磊该杀？但朕的手软了，更不愿杀这个自投罗网的人。各为其主嘛……特磊是条汉子呢！当年他曾在科布多围困过圣祖，他也不避讳，都对朕说了……老噶尔丹自尽，他是亲兵，就在他身边……这是个百战之余的汉子，朕不忍下这个手。”弘昼说道：“皇上赏他那么多东西，至少应该收回！”

“人都饶了还说什么东西？别那么小家子气。弘历照朕这些话传给他，叫他回去打仗。”雍正显得很很慵懒无力，割断却依然明晰，“你们退下吧。明儿八月十五，朕不能接见臣子们了。朕也不愿他们到园子里聒噪，由你十六叔，十七叔，你兄弟还有军机处所有大臣代朕在乾清宫赐筵，朝朕的御座磕头完事。不要张扬，反正朕这几年时好时不好的，人们已经惯了。”

“是！”兄弟二人深深叩下头去，慢慢却步退出了澹宁居。

他们退出去，时钟正敲十一声，天交子时。疲累已极的雍正却不敢合眼，听着外边的风声，细微得像远处有人不停地吆呼，一会儿又传来白杨树叶哗哗的响声，又像无数的人在鼓掌欢笑，在这凄风冷月深苑静夜中显得格格外阴森。高无庸几个大太监侍坐在隔栅子外边，几次挑那蜡烛芯，总觉得挑不亮，心里越是发怵。青黯的烛下幔幃微动，几案死寂，仿佛隐藏着什么怪物，随时都要扑出来似的，听着外头动静，都一阵阵心里发憊身上起怵……

突然，窗纸上一阵细微的沙沙声，像是谁在上面撒了一把土，接着檐下铁马叮咚乱响，像是还不够热闹，几只鸽子惊起，扑棱棱带着哨音飞去，中间还带着怪笑一样的咯咕声。雍正腾地撑身而起，直瞪瞪盯着挂衣服的一丈红，恶狠狠道：“是朕！你怎么样？君臣无狱^[42]——别说你罪有应得，就杀错了你也不能报！”

几个太监几乎被他吓瘫了下去。满殿寂然青灯绿暗，几案似乎都在蠕动，又像有几团霾雾一样的黑影在无声移动。雍正索性闭上了眼，立时便见贾士芳那张惨白的脸，上边还涂了一层垩粉，盯着自己直笑；笑着，眼中流出血来！雍正再也撑不住，大叫一声：“侍卫们何在？把他打出去！”

“臣在此保驾！”孙嘉淦几步跨进殿来，向雍正一躬身，朗声说道，“臣孙嘉淦在此，主上安息，哪个邪魅敢近？”

“噢，嘉淦！”

雍正的神志一下子清明过来，一把拖了孙嘉淦说道：“坐到朕跟前——你在跟前，朕很安心……”孙嘉淦望着惶恐不安的雍正，心里一酸，

已是坠下泪来，把持着说道：“臣就坐万岁爷身边。您不要忧心，只管放心好好睡一觉。贾士芳一蕞尔妖道，他何能作祟？！”雍正点点头闭住了眼，果然没有见神见怪，口中兀自喃喃说道：“有你在，朕安心……你是朕自元年就识定了的臣子，还要留给儿子使。貌丑心正孙嘉淦，清廉循良杨名时，朕知道的……”他终于稳住了呼吸沉沉睡去。

孙嘉淦脱掉官靴，轻步满殿游弋，什么怪变也没有，连太监们也都平静下来。

第四十八回 军情失利边将讳败 亲情乍变鸩君堇忧

岳钟麒离京半个月后，科舍图前线八百里红旗报捷，清兵与小噶尔丹蒙古部落大战于叶河畔，斩敌两千四百人，缴获火炮两门，辎重粮草无算……此时雍正病体痊愈不久，张廷玉接到奏折，顾不得身边十几个大员等着请示事情，立即赶往澹宁居见驾。

“也不枉了朕信赖岳钟麒一场，难为他尽心办差！”雍正看着折子，眼睛放出光来，对身侧的弘历道，“你拟旨给岳钟麒，有他在西线，朕安枕高卧待捷！查廩前有失机之罪，后有斩将之功，将功折罪免议处分。纪成斌、樊廷着加赏二级，待准噶尔部面缚来京，朕还要大封功臣！”他看上去比以前苍白清瘦了许多，本来就又细又白的手更没有什么血色，多少有点神经质地时而颤抖几下，但尽自瘦弱，仍是修饰得干净利落，雪白的马蹄袖里子翻着，看去显得精干清明。弘历答应着“是”，写了几行，又迟疑了，看着父亲说道：“是否不用明发？这其实只是小胜，击溃敌军主力再颁旨布告中外，似乎好些。”雍正下炕来，蹬上靴子踱了两步，问张廷玉：“衡臣的意见呢？”

张廷玉其实只是图个雍正高兴，赶来报喜，他也看出这份折子叙事含糊言语支吾，因躬身说道：“前天鄂尔泰报来镇沅叛苗未能全歼，逃遁入山。古州、台拱地方苗民聚众焚烧都匀府的凯里县，皇上不喜。无论如何这是个好消息，奴才赶来为讨皇上一个宽心。岳钟麒这折子没有报明我军损折伤亡，所以这个‘胜仗’难保没有水分。奴才以为四爷说的是，密折批出去为好。”

“不。”雍正沉默良久，微笑着说道，“你说的这个，朕也看出来了，但西南闹得凶，鄂尔泰似乎办法不多，要激励他一下；岳钟麒那边经特磊这样折腾，兵气也不扬；借此可以督促再接再厉。朕心里想的是这个，倒不为粉饰太平。”弘历听皇帝已经定了主意，便不再言语，援笔疾书，已将诏诰写好。张廷玉忙过来，亲手转呈雍正。

张廷玉昨天转来李汉三参劾京畿总河河督俞鸿图冒滥支银贪贿不法的折子，正想问雍正看了没有，高无庸用盘子端着一丸药小心翼翼呈上来，秦媚媚忙就银瓶里倾一杯温水过来侍候。张廷玉见那丹药艳红如朱砂，大可如蚕豆，知道是娄师垣炼的丹，不禁叹了一口气，说道：“皇上，娄师垣驱鬼有术，医好了龙体，奖励他还山就是。这种药奴才知道，最是霸道燥性的，万万不可常服……皇上，说句忌讳话，奴才一见这药，不自禁就想起了前明的‘红丸案’……”他低下了头，没再说下去，弘历赔笑道：“阿玛，还是用太医院配的消热散，功效虽然慢，那是有益无损的。”

“朕也并不是天天都用。”雍正和水吞了那药，说道，“这药并不是姜师垣配的，倒是白云观的秘丹，几百年道士们常用的，里边加了百草霜，确有清热功效。姜师垣倒是劝朕不要用这些药的。你们放心，这一颗丹药原有核桃大小，多少人尝过朕才用呢。”张廷玉还要说，雍正笑道：“不要谏了，你要学孙嘉淦，专挑朕的不是么？朕往后不用这药，成不成？”

一句话说得两个人都笑了，弘历道：“这次阿玛欠安，实吓坏了儿臣。当时儿臣许愿，阿玛病愈，要请旨停止勾决一年。今儿您高兴，就便说出来请旨裁度。”张廷玉也道：“皇上登极已近十年，停勾一年也好。”

“这是你们的忠孝心，高兴不高兴，朕都要酌量成全。”雍正微皱着眉头，仿佛自失似的一笑，“朕用法严峻是情势不得不如此，你们是知道的，就停勾一年吧。不过，有两种人朕还是不饶，一是像山东王老五，扯旗放炮与朝廷作对的；二是像俞鸿图，身在朝廷受朕不次之恩，悍然不畏刑法贪渎受贿的墨吏，该杀的请旨斩立决，不算秋决，也顺了天地肃杀之气。你们看怎么样？”

张廷玉沉吟叹道：“俞鸿图再不想会出这种事，是个人才呢！河道上头办差很用心的……但他贪吞的数目太大了，又没法入缓决罪。我朝自靳辅陈瓚于成龙之后，没几个像样的人能承担河务，我心里很惜的。”弘历也是神色黯然，说道：“他其实有点暴发户味道，去四川前我就和他谈，要学会像李汉三，历一事长一智，谁知竟如此令人失望——在四川他虽不受贿，但给人办过事后，礼物还是收的。”

“俞鸿图的案子朕反复思量过。”雍正带着掩饰不住的惋惜神情，很艰难地说道，“天下吏治能到今天这样子，是朕几十年不懈于心，躬身于行的结果。败家容易兴家难，你饶了他，别人照此办理，还怎么说话？杀吧……不用迟疑了。人才，我们还可慢慢罗致。”雍正说着，蓦然想起当年允禩和铁帽子王大闹乾清宫，俞鸿图挺身而出慷慨陈词的往事，心里不禁一酸，却摆摆手吩咐道：“你们有什么事接着谈。朕乏了，要到西偏殿歇息一会儿。”

乔引娣的殿里已经生火，乍从深秋凉风里进来，雍正觉得全身都热烘烘的。引娣正和几个宫人讲究织“璇玑图”针法，见他来就脱去衣裳，忙过来侍候，笑道：“皇上总有五六天没来了，今儿兴致！内务府那边送来几只石鸡，刚刚上火糊上，您累了就歪着歇歇，熟了我叫您。”雍正笑道拧了她脸蛋一把，说道：“还是汉装好，出落得越发标致了。几天没来——朕在皇后和李氏耿氏那边，人家也得应酬一下不是？”引娣红了脸，说道：“我才不妒忌呢！我看都是张太虚和王定乾他们炼的那丹药的过……您从前没有这么‘龙马精神’的。一夜有时几次……”

“几次？几次什么？”

雍正坐在炕边将她揽在怀里，抚着一头油黑的秀发，笑道：“没有儿子的嫔御终久吃不开，朕不也是为你？倒也不全是丹药，药也许有效，朕这些时心也略闲些。岳钟麒和鄂尔泰军事改流差使办好了，朕更要舒展些呢。”引娣听着，揉弄着衣角，许久才道：“皇上……”

“唔。”

“您怎么待我这么好？”

“朕也说不清楚。”

“人家说，您年轻时候相好的那个贱民女子。”引娣微笑道，“为这，您还特意下旨除掉贱民籍，是么？”

雍正轻轻放开了引娣，点头说道：“是的，天生斯民于世，并不分贵贱，操业不雅，就成了贱民，所以朕下旨除籍，给里头人一点盼头，一个进身机会。”他显然被引娣的话勾起了往事思绪，缓缓立起身来踱着步子，望着外边清静明净的秋空，说道，“你很难想象，那种事有多惨！……几十个壮丁叠起柴山，把她缚在老柿树杈西桎上，柴山泼上清油，噼噼剥剥就燃着了。那个夜晚也是这个季节，多么黑，多么冷啊！朕就伏在不远的青纱帐里，看着她活活受火刑。那么红的火焰，血似的，那么黑的头发飘着，乌鸦似的……她只是疼得挣扭身子，直瞪瞪地望着远处。到死，没有一声呻吟，没有一句话！唉，一晃二十多年……”

乔引娣已是第二次听雍正说这段故事了，还是被他的神气噤得心里揪成一团。她明白，就是因为自己长得酷肖小福，才引得雍正如此痴情不二，心里不由一阵感动，因道：“早就过去了，皇上别为这事牵心了，您再念记，她能活过来么？告诉您个好信儿，您派出去那个去岳钟麒营里劳军的鄂善，在山西打听到了我娘的信儿。山西那个布政使叫——”雍正关注地望着她，说道：“叫喀尔吉善。”“对，喀尔吉善。他已经密地派人去定襄相证。定实了，就妥送到北京。”引娣不胜欣喜地笑道，“我攒的体己钱不多，皇上能否再赐一点，好叫她也舒展几年。她这一辈子也不容易。”

“这不算事儿。”雍正一笑说道，“圆明园东边就有一处好宅子，赏了你娘，见面尽容易的。”

但定襄那家姓乔的却不是引娣要寻的。

乔引娣有哥哥，那家人有个儿子，却比引娣小得多，就坐实了不是引娣的家。不过，喀尔吉善因此知道皇帝在山西有这门子亲戚，下决心就翻遍了太行山吕梁山也要寻出来。接连二年间他就寻出了十五家“定襄乔家”，都住过乔家岙而且都有个女儿叫“乔引娣”的失踪离散。此时喀尔吉善已升任山西巡抚，他得知引娣已经升了妃，更是不怕麻烦，每找到一家叫“乔本山”人家，就详细开列履历，由家奴直送内务府“转呈乔娘娘”。世态冷暖、人情炎凉引娣是经过的，开头还每家布施点银子，后来

见一窝又一窝的“娘家”层出不穷地往外冒，也就不敢再“鼓励”了。这期间朝里也出了几件大事，岳钟麒的兵在科舍图的那次报捷，原来竟是假的。准噶尔两万人马偷袭大营，劫掠牲畜十几万头。查廪逃遁，求救总兵曹襄，曹仓猝出战，损兵三千大败而回。樊廷张元佐治大雄三人死命相敌，才把敌人抢走的牛羊辘重夺回来。兵士伤亡敌少我多，“夺得”的战利品原是自己丢失的，仗打得窝囊之极。但雍正前有明诏褒扬，尽自生气岳钟麒讳败报胜，也只好打碎门牙和血吞。西南改土归流和西北差不多，鄂尔泰尽管累得吐血，终于控制不住崩溃局面。镇沅民变没有压下去，又冒出个“苗王”，以古州、台拱为据点，攻陷镇远府黄平城，又焚劫都匀府凯里，围困丹江厅，叛众十万糜烂全省，贵阳省城为之戒严。气得雍正连着几个月寝食俱废，加派刑部尚书张照为抚定苗疆大臣，削去鄂尔泰伯爵令其回京“养病”，任用允礼弘历弘昼张廷玉，户部尚书庆复主意办理苗疆事务。盘算着岳钟麒西线胜利，调兵南进云贵，彻底踏平苗寨叛民……引娣都不大留意这些事，随着位份愈来愈尊贵，更加思念双亲，索性叫人带信给李卫，查询母亲家人是否流落外省。待到雍正十三年六月，终于有了信息。还是那个锲而不舍的喀尔吉善，竟在大同一个穷山坳里找到了引娣的母亲乔黑氏，和引娣介绍的情形处处丝丝入扣，只是父亲乔本山已经亡故五年。喀尔吉善生怕马屁拍错了，专程从定襄带上乔本山的本家兄弟认定具结，又绘了乔黑氏的小像敬呈送给引娣，还带了乔黑氏给引娣的一包信物，由内务府转交高无庸。如今引娣身份地位均非昔比，高无庸哪里敢怠慢，立刻赶往澹宁居西偏殿，一脚跨进门便笑道：“宜主儿，喀中丞那儿又有信来了，这回十拿九稳要寻着老太太了！”

“是么？”引娣正在用纸牌开牌卜卦，起身过来，一边读喀尔吉善给鄂善的信，问道，“皇上这会子在哪里？怎么两三天也没过来照面儿了？”高无庸看着她的脸赔笑道：“前儿李娘娘有点犯痰涌，主子过去看了看，昨晚就宿在澹宁居。方才召见李卫，皇上脸上才带了点喜相。说是李制台在山东擒住了白莲教一个大师兄叫王老五，亲自解送进京来了。江西那边‘一枝花’聚的山贼，也叫李爷给打散了……”“一枝花，真好名字。”引娣漫不经心地放下信，拆解那张卷着的图，一边笑问，“是个女的吧？”

高无庸也是一笑，说：“是。一枝花是桐柏山的人，不知在哪修成的道行，能腾云驾雾撒豆成兵。宝亲王爷上回还说要亲自去罗霄山活捉了她瞧瞧，看是个什么妖精……”引娣边听边笑，已是展开了那幅画。她看得很仔细，从头到脚慢慢抚摸着，时而点头，时而摇头，高无庸在旁端详，赔笑道：“眉眼间有几分像娘娘呢！就是颧骨似乎高了一点……”

“娘颊下有个小痣，低着头就瞧不见。”引娣凝视着画儿，脸上似喜似悲，“画工许是没有留心。唉！这里对了——娘给人家缝洗衣服，手指受冻左手中指伸不直，这个女的……手指也曲着的！”她急忙又打开那包“信物”，顿时心头轰地一声，身子一软坐了下去！恰雍正此时挑帘进来，刚开口要问，引娣腾地起身扑过来，紧紧攥住雍正胳膊兴奋、急切地说道：“娘——是娘！主子，我寻到我娘了！万岁爷您看，这是半枝银

簪子……可怜我到江南，上路时家里一文钱也没有，娘把这簪子拔了给我……”她的泪水无声地涌淌着，“……我说，我跟人去学手艺，有吃有穿，这簪子一掰两半，我们娘母女留个心念儿……万一我在外头病了死了……也算有件娘给的物件留在身边……”说着，已是泣不成声。

雍正看了看桌上的图画和信，心里已经明白了七八分，也替她欢喜，笑道：“莫哭，这是喜事嘛！既然已经认准了，朕叫山西把她妥送进京，来回十天半月，你们准能见面！”引娣一手拉了雍正过来，用簪子指着那画儿，一点一点给雍正譬讲，“皇上您瞧，这条眼纹，自我记事时就有的，还有这片胎记，偏着脸，画工只画了小半儿边。……只头发白了，右边也稀落了些……人老了，哪能一点不变样呢？您再瞧……”她又说又笑，兴奋得喘不过气来，雍正一眼瞧见她手里拿着的那柄断簪，笑问：“那是什么？”

“这是我们娘俩分手时娘给的心念儿信物。”引娣又看了一眼簪子，这才递给雍正，“簪头是个攒花如意……是爹爹给娘的……”

雍正拿着那半枝银簪，只见是约有三寸许长的簪尾。簪尖儿打平磨光了，恰似一枝耳挖子，因年深月久，簪身宝色已退，黑油油的发亮。他用手指轻轻摩挲着，慢慢看清了上面的龙形花纹。突然，雍正像挨了电击一样，手一颤，那枝簪“叮”地落在地下！雍正忙亲自又捡起来，翻来覆去地细看，他的脸上神色已经没了喜容，诧异中带着一些莫名的慌乱，见引娣不解望着自己，问道：“这簪子像大内造的……是你家相传的？”

“不知道。”乔引娣皱眉思索着，喃喃说道，“是爹给娘的。”

“你……母亲姓什么？”

“姓黑。”

雍正身子一震，腿软了一下，又问：“她是山西地祖籍？”“不是。”引娣惶惑地摇头，说道，“逃荒从外地来的。”

“哪里来的？”

“不知道。”

“她会唱歌，会弹琴么？”

“没听她唱过弹过。”乔引娣奇怪地盯着雍正，“皇上，您怎么会问这些个？”

雍正轻轻舒了一口气，说道：“没什么。朕是看你能棋会唱，想着是你母亲的家教。”引娣一下子笑了，用银匙调着一小碗冰糖银耳羹捧给雍正，说道：“那也不值得这么煞有介事地问呐！我会的这几句唱儿，在江

南学过几天，后来——”她突然顿住，后来的琴法棋艺都是允禩在马陵峪囚所把着手教的。因改口道，“后来自己没事摸索着练的，这两年嗓子不好，早撂开手了。不过棋谱儿还打一打，几时主子闲了，我再侍候玩两盘……”

“唔，好。”

雍正喝着那碗银耳汤，呆着脸只是发怔，意马心猿地哼哈着。坐了一会儿，更觉心里空落落白茫茫一片，什么也想不成，因起身笑道：“这些天事情多，没有心情，等略闲些陪朕下几局，看你有没有长进。朕还要前头去批折子见人，回头再来看你。这银耳汤很好，你也是常常肺热嗽喘，要多用些……”他勉强笑了笑，又道：“你娘来了告诉朕。朕要看是个什么样的女人，能生出你这么俊的女儿。”说罢去了。

雍正回到澹宁居，兀自心中惴惴不安，因见李卫张廷玉方苞正和弘历议事，便问：“是苗疆又有事了么？”三个人见他进来，忙跪了下去，弘历缓缓起身说道：“张照奏章到了。他刚去，打了个小胜仗，歼敌五六百，说奏给主子先宽宽心。还有岳钟麒的奏章，请皇阿玛过目。平郡王是给军机处一封廷寄，说谢济世在军中当差用心，且身体有病，请儿臣代奏，可否免罪放还……”“叫谢济世回来，看哪个部有缺，先补个员外郎。”雍正定住了心，接过一叠子奏章，一边看一边说道，“谢济世学问不坏，福彭的面子也要紧。”挪过一份看时，是工部黄永的，因是“侍郎”，人们叫串音，喊他“黄鼠狼”，因觉得不雅驯，请旨改外任。雍正丢给弘历，笑道：“黄鼠狼不但吃鸡，也吃老鼠嘛。总是他不自尊，别人才放肆，这个不准。”又见一份是礼部侍郎蔡毓青的，说是请了几个星士算命，今年流年不利不宜出京，请求“皇上矜全，免以外差委臣”。雍正偏着头想想，说道：“这一份弘历裁度着办，别派他外差就是了。”

“是！”弘历接过奏折，赔笑道，“岳钟麒上折请罪，建议十六条，请在吐鲁番屯田，在哈密、吐鲁番之间设哨所为久战之计……”

雍正看也没看岳钟麒的折子就撂了一边，忿忿说道：“你给他批回去，身统两万九千名前敌猛士，屡战屡挫，不是将军之罪？过去他倡言要‘长驱直入’，今天又说取守势，为‘久战之计’，没有算计一下后方粮草消耗是多少？这样黏糊，死不死活不活地熬，能保必胜么？——不准，驳下去！”又扯过张照的奏本，前后看了看，亲自在上面加批：

尔之不负朕恩原可信得及。黔省苗变已成糜烂之势，然毕竟一隅跳踉之类，不足为深虑，从容收拾军力，调和各部协力徐图恢复不难也。兵者凶也，战者危也，勿徒以文章辞赋之事等闲视之，朕日寄厚望焉。

写罢交给弘历，又道：“张照文学之士，把打仗看得太容易了，你再细看看加批，有不明白处和你十七叔商酌着办。”

“儿臣遵旨。”

弘历双手接过奏本，嘴唇嚅动了一下。允礼也是没有实战过的王爷，他很想请旨去十四叔允禩讨教，但自引娣晋升嫔位，允禩早已辞病杜门，再次和雍正生分，想了想没敢开口，咽了口唾沫坐了下来。雍正见李卫要告退，因道：“这几日你离京不离？”

“天太热了，奴才原本不急着想走，”李卫忙赔笑道，“继善来信，说今年长江汛期长，水量大，怕苏东浙江有的地方堤防不保险，他要到下游巡视，南京得有人坐守，请奴才回总督衙门视事。还没给他回信，南京如今热得火炉子似的，奴才想等两天，可想着山东安徽漕运上头还有不少事等着料理，方才已经索了宝亲王，想一路慢慢走，顺道儿办事，到南京天气就凉快了。这里头带着奴才的私意儿，没敢禀老主子呢！”

雍正看看左右都是太监，门外还有几个大臣等着接见，遂起身道：“你跟朕走，到后边屋里说话。”说着起身下炕，便往西北穿堂走。

“是。”李卫答应一声，又给弘历打了个千儿，跟着雍正去了西北后廊，径在后院尽北一处大一点的套间房里坐了。澹宁居他不知来了多少次，却还是头一回到这所在，见院外不少宫女都在晾晒衣服，还有几个太监挑着水桶来来往往，因问道：“主子，这是什么地方儿？”

说话间秦媚媚端着一大盘冰湃西瓜进来，又有两个小太监将两小盆冰块安放在雍正身边，肃然退下。雍正这才笑道：“这原是宜妃的住处，朕在前头办事乏了，偶尔也进这里歇歇。那都住的是宫人。”他取了一块瓜咬了一小口，将盘子向李卫推了推，说道：“这瓜很好，就是太凉，你用一块吧。”李卫忙谢恩称是，也吃了一口，说道：“果然好。奴才年轻时要遇上这个，非吃个肚儿圆不可。如今胃气不成了，容奴才慢慢用……”

“叫你来，是朕为一件事忧愁疑惑——这事情你狗儿原来是知道端底的。”雍正仿佛颇难启齿，慢吞吞说道，“你是朕藩邸里使出来的人，一向伶俐，口也紧密，说给你，替朕想想，拿个主意。”说罢叹息一声，将乔引娣与自己瓜葛一长一短说了，又道：“世上哪有这么巧的事？一模一样炼出两根带耳勺的簪子？偏偏他母亲也和小福一样姓‘黑’！朕更怕的是，引娣年岁也和这故事相合，万一……”说到这里，雍正打了个噤儿，“那可怎么好呢？”“皇上，小福烧死了的呀！”李卫吃一大惊，忙道：“您怎么想到别的上头了？”“这件事朕一直是这样想的。”雍正话中带着深深的忧虑，“别忘了还有个‘小禄’，和小福是双胞胎，长得一样！烧死的是小禄——这个念头朕越想越真！”

李卫心里咯噔一声，口中西瓜连籽儿咽了下去，这故事里就有他，当年就曾和雍正一道去寻访过小福，想不到过了二十多年又冒了出来，而且摆了大大一个难题给自己——假如证实小福就是乔引娣的母亲，那引娣就是雍正的……这个现实太可怕，饶是李卫智计百出聪明伶俐，头上顿时冒出一层虚汗。他不敢顺这思路想，又绕不过这个可怕思路，低着头想了半日说道：“乔黑氏已经再嫁，也许真的引娣是姓乔呢！”

“真的万事俱休，怕就怕是朕的孽种，这可怎么好！”

“万岁，”李卫说道，“不会的！您忘了，我们住黑风黄水店，马老板说，‘是个大胖小子’。”雍正摇头道：“想起来过，那马老板自己就是个贼，他要是敷衍咱们呢？”李卫哑住了，怔了半日，说道：“奴才讲些不知深浅的话，这件事只能装糊涂，万不可钻牛角尖。越清楚，您心里越受不了。您不和那个乔黑氏见面，不去对证这件事，那就引娣也不知道，乔黑氏也不知道。”他终于找出了办法，口齿也就伶俐了许多。“慢说宜主儿未必是，就是真的，那也是无意巧合，不知者无罪，一床锦被遮盖了——人，也不就是几十年么？至于奴才，到死封紧口，绝不会这么想，或不防头说给人的。”

但雍正却是个喜欢钻牛角尖的人。道理上觉得李卫说得对，心里的乌云却驱散不开，想到小时跟朱轼读书，讲到春秋齐文姜兄妹苟且，《北齐书》中冯翊王与母通奸，朱轼唾骂，“匪类祸国衣冠禽兽！”脸上那种憎恶的表情，想到自己贵为天子，万一流布载之史册，一生辛勤争胜要强，都将被这一笔抹得臭不可闻。雍正觉得心中焦热如火，冲得五脏六腑隐隐作痛，冲得脸上燔灼一般火辣辣的。他掩住了脸，说道：“你去好好办差，朕听你的劝告……”

第四十九回 鼎丹烛影千古谜案 白虎玉兔同赴大真

绕不过去的事终于还是绕不过去。中秋节刚过乔引娣的母亲黑氏安车蒲轮，被喀尔吉善妥送进京。内务部总管鄂善立刻一边奏知雍正，禀明宜妃乔引娣，一边将老太太安送到圆明园东雍正赐的宅子。雍正一来心里有鬼，二来也确实西线西南军事旁午，战事打得不如意。他又是个躁性，一生政务出尖儿，扳回了吏治，不肯在军事上露出无能，连诏急催岳钟麒要在大雪封山前，出奇兵截断准噶尔通往新疆富八城的粮道。因此一二日内仍旧到偏西殿见见引娣，仍旧亲切关怀，却绝不肯再有狎昵燕私之举了。引娣虽然微有感觉不似平日温存，但母亲新到，蒙恩旨不拘自己探望，每日都能天伦阔叙，她心里十分欢喜感激，也没有放在心上。原本想就便儿带母亲进紫禁城开开眼，谒见一下皇后，等着雍正高兴接见一次，不介母亲高兴，自己脸上也风光些。

但八月十二日内务府就传旨，文武百官今年十五随皇帝到天坛祭祀，祈祝来年丰稔，祈求西路军事大捷。皇后要随同前往以示虔重，其余宫妃宫嫔恩允归宁归母家团圆。这一来，宫中所有有名分的贵妃、妃、嫔、答应、常在如渴临甘露般欢喜不尽，唯独引娣微觉扫兴，头天就禀雍正，十五晚上要陪母亲团圆整宵，雍正只叮咛：“叫秦媚媚跟你侍候，关防得严密些。从来也没有嫔妃归宁在家过夜的，你是孤母寡女，可以例外，别叫别人犯了妒忌。朕这阵子忙，过了节，十六七朕过去看你。”

但雍正十六也没来西偏殿，十七了也没来。他接到了张照的奏折，一力主战请缨前敌时说慷慨激昂的张照，突然一反常态，认为改流建制不合时宜，不合民情，不合地宜，眼下军事滞缓，“应强力为不可为之事”，请求下旨改“剿”为“抚”。张廷玉为相三十年，一看就知道这是打了败仗。果然，接到张照奏折不到两个时辰，将军张广泗就有弹章飞递进来，说张照“大言欺君畏敌如虎，且心地偏私行法不公”，支持董芳压制哈元生，致使“将帅不和军心离散。老龙洞一战，张照率劲兵数千，苗夷仅以数十人袒臂赤膊出寨迎战，数千之众如乌合之散，马踏滚涧逃遁而亡者不计其数。张照只身逃亡臣军帐中，犹自惊魂不定，战栗无人色……”张廷玉惊出一身汗来，半点不敢怠慢，叫过一个小太监，说道：“你到我府去，叫他们送饭来，要有人在府里等着接见，告诉他们进园来，别在家里呕等。”说罢夹着奏折出西华门，匆匆向守在门外等着传见的几十名官员一个团揖，压抑着心头慌乱说道：“朱相在里头，凡事也都主张得。老兄们先见见，有需兄弟料理的，回头再安排。”说罢升轿扬长而去。待到双闸口时，已近午正时牌，张廷玉下轿便见高无庸出来，问道：“你要出去传旨么？”

“这真巧极了。”高无庸脸上也一红一白的不是颜色，忙迎过来说道，“旨意叫你呢。”他压低了嗓门，对张廷玉耳语道：“岳大军门打了败

仗，阿尔泰将军和平王爷递个密折奏进来，皇上气得发昏呢！”

张廷玉腿一软，几乎坐到地下，高无庸忙过来扶他时，却被他轻轻推开。只这一刹那间，他已恢复了平静，一边思量着应对局面，一边想着安慰雍正，脚下加快了步子。果然一到殿门口，便听到雍正喑哑沉闷的声音：“劳师糜饷丧师辱国，他还有脸折辩？岳钟麒之罪断无可恕之理！他耗了近两千万库银，给朕的是大大小小的败报，庸将无能！立即发旨，岳钟麒辜恩溺职，朕亦羞见，令其军前自尽以谢天下！”张廷玉略定了定心，雍正嫫于政务，疏于军事是明摆的事，先是对前方将军期望过高，又要显摆自己不外行，处处“指点”提调，受了挫折又责备太严，吓得将军无所措手足。但这种短处别说是君臣之间，就是朋友，也不宜直接去吡着。雍正这种乖戾自傲的性子，谁敢直陈其过？所以今日接连致败，张廷玉内心深处并不意外。一边拿着主意，提高了嗓门报道：“臣张廷玉见驾！”

“进来吧。”

张廷玉哈腰进殿叩拜起身，才见允礼、弘历、方苞都在，还有鄂尔泰也在一边，看样子刚刚咨询过西南改土归流的事。雍正用碗盖拨着杯面上的浮茶，脸色又青又白，颊边还带着一丝暗红，一头灰暗的头发微微发颤，扶碗盖的手也有点哆嗦，显然在盛怒之间。他舒了一口气，对鄂尔泰道：“你也起来吧，虽说你有处分，并没有免你的军机大臣嘛！”张廷玉想，与其让皇帝气平了再发脾气，不如归总一并倾泻出来，反而好些，心一横，硬着头皮将张照和张广泗两份奏折递上去，低声道：“主上，您得保重！奴才从小儿看着主子的，多少惊涛骇浪急流险滩，主子都处之泰然的，何况这都是些疥癣之疾，皮毛之病，从容料理，扳回局面不是难事。”他给雍正呈递折子，从来没有这许多话的，弘历方苞鄂尔泰看着，便知必定又有大恶消息，本来吊得老高的心又高了寸许。

“痛可忍，痒不可耐啊，衡臣！”雍正略迟疑地接过那两份奏折，先看张广泗的，便炮烙似的一缩手，撂一边又看张照的，立时之间脸色又涨得血红！他摇了一下头，似乎不大相信，又拿起张广泗的折子，比着看了看，突然爆发出一阵歇斯底里的大笑，“好，好！又一个欺君的！哈哈哈哈哈……”雍正磨旋儿样转了一圈，像一捆割倒了的稻子，一下子晕瘫在榻上……

“皇阿玛！”

“皇上！”

五个人一拥而上围住了雍正，高无庸和几个小太监唬得面无人色，上炕来七手八脚将雍正身子摆平放正，有的要出去传御医，有的要去叫道士，还是弘历喝住了，说道：“去一个太监到我府，叫温家的和两个侧福晋过来给皇上发脾气治病！”说话间，雍正已是醒过来。

“弘历呐，别让他们可嗓子张扬……”雍正脸色黄得褪尽了血色，神志却显得异常清楚，“朕不要紧的。娄师垣回江西了，叫张太虚他们过来给朕发气疗治一下，不要劳动媳妇们了……”

弘历哽着嗓子“嗯”了一声，却道：“嫣红小英他们也都有些功夫的，道士们不可靠，还是咱们自家一家子信得及……她们学的先天内气功，不带一点邪气，儿臣试过的……”雍正闪眼见张廷玉站在炕边，伸出枯瘦冰凉的手握住了张廷玉的手，眼却看着方苞和鄂尔泰，说道：“胜负是兵家常事，朕并不糊涂到那个份上。朕心里恨张照和岳钟麒，是因为朕把心都掏给了他们，他们还要哄弄朕。小败不报，到败得掩不住才告诉朕，叫朕颜面扫地，叫人议朕无知人之明……”

张廷玉道：“万岁，您这会子静摄养息，我们且不言政好么？”

“好……”雍正闭上了眼，口中尚自喃喃而言，“岳钟麒怎么会这么无能？张照书生误国，情殊可恨……真是败得奇哉怪也……军力粮饷我都过敌数倍的呀……”

雍正昏晕谵语，几个大臣都坐在旁边关切地看着，一时又有太医进来诊了脉退了出去，一时又进了药方，几个人小声参酌。过了大约小半时辰，温家的和嫣红英英进来，张廷玉鄂尔泰等人回避时，弘历却摆手止住了，命三个人给雍正发功放气。方苞儒学大宗，除了孔孟百事不信，原以为她们也要焚符烧香绰神弄鬼地折腾，但见三人齐跪在雍正榻前，绝无其余花哨，只是双手五指箕张对着雍正全身，人虽然不在榻上，也能见到恍恍惚惚若有若无的彩光在雍正身上扫动。似乎还有一股似麝非麝似檀非檀的香气在殿中飘渺流移，呼吸之间沁凉清爽，心目为之开。正诧异间，三个女子已经收功。温家的说道：“皇上试着张开眼睛……您头还会有点晕，那是您饮食不调，进膳太少。……晚间用点粥就会好的……”

“嗯。”雍正慢慢睁开了眼。他晃了晃脑袋，脸上泛出笑容，看着嫣红和英英，慈祥地说道，“这是朕的两个小媳妇子？好，贤惠而且有本领！弘历是个大造化的，你们也有福相。好！是汉人？”

嫣红和英英怯怯生生地看着雍正这位皇帝老爷子，叩头道：“是。”雍正此时颜色已经回过来，坐起身来对温家的笑道：“朕头也不晕。你是她们的嬷嬷？好本领，真是真人不露相！朕赏你四品诰命衔——无庸取柜顶那两把如意，给朕的媳妇们。”

“是！”

“朕给你们抬籍入旗吧。”雍正微笑道，“大的赐姓高佳氏，小的赐姓金佳氏……”

“奴婢们谢主隆恩！”

雍正一笑，说道：“那是戏里的话。高无庸，带她们去，这几日就住韵松轩，随时能给朕发功治病。”方苞等人见雍正不但身体恢复，气性也平和下来，心里顿觉欣慰。张廷玉便道：“主子身上不爽，今儿且好生将息，奴才们明儿再递牌子进来。”说罢和方苞、鄂尔泰、允礼一同辞了出来。

四个大臣退出来，天色已经向暝，出了双闸，互相对视一眼都不由自主地站住了脚。

“我是奇怪，主子的脾气是越来越怪了。”允礼望着晦色中的漠漠秋云，“他好像一点也管不住自己似的。”

鄂尔泰道：“他是有病，又比前世帝王格外的惜名要强，心里又孤寂，才变得性格无定。其实从心底说，极慈祥心软的。”“我看皇上是有点灰心，岳张二人太叫皇上失望了。”方苞说道，“你们想，这两仗打下来胜仗，西疆绥宁，西南建府置县，又是什么光景？这是圣祖爷都梦寐以求的事啊！”

张廷玉没有加入议论：他觉得他们说的都有道理，但都没有盖全。雍正是个谁也说不清楚的人，像这个世界，谁也解释不清。许久，张廷玉才道：“要下雨了。”

雍正只休息了一天，八月十八、十九、二十接连三天，在淅淅的大雨中接连召集上书房军机处会议，听取兵部、刑部、工部、户部尚书汇奏两方用兵兵源、粮秣、银饷、军需供应情形，接连下旨。

即着张广泗为云贵川鄂湘两广七省经略大臣、统一军事进剿。原经略大臣张照锁拿进京交部议罪；

即着承顺郡王锡保代为靖边大将军。原大将军岳钟麒着革去顶戴花翎，撤差回京待罪。原参赞大臣陈泰于和通泊之役临阵弃军逃遁，即着军前枭首示众。

当日傍晚，张廷玉又接到弘历代批的谕旨：“朱轼自入军机处襄赞以来，政务多有荒疏，举荐颇见荒谬。本应严议，念其先帝遗臣，且年老身弱，即着革去军机处大臣、上书房大臣职衔，仍任原文华殿大学士之职。钦此！”张廷玉顿时吃了一惊，仔细想想，张照是朱轼推荐的，以雍正的严刚不苟性子，自然要追究责任。但反思自己，当初也曾力荐岳钟麒为将西征，此时自也应该引咎请罪。刚要叫备轿，张廷玉又犹豫了，此时天已戌时，又下着这么大的雨，特地为“引咎”进园见雍正，又没有军国重务要请示，未免显着太矫情，为自己的事太郑重其事了；若为朱轼说情，雍正那种石头里挤油，鸡蛋里头挑骨头的性子，加上连日心绪极坏，保不定还要落个“明是为朱轼，实是为自己”的把柄。想着，张廷玉无可奈何地叹了一口气，打消了立刻见雍正的念头。

第二日早晨，雨还没有住的意思，但已小得多了，均匀得像从箩筛

过的细雨，雾一样在空中荡来荡去，把天、地、房屋街衢和行人都影影绰绰笼罩起来。满街的凉水被冰冷刺骨的秋风吹掠而过，泛起粼粼细波，上面还缀着密密麻麻的雨花儿。张廷玉一夜没有好生睡，只匆匆吃了两块点心，喝了一碗奶子便赶往澹宁居来见雍正。

“皇上昨晚在圆明园皇后那里。”弘历也是刚进澹宁居，见张廷玉呵着冻得发红的手进来，一边让座，一边说道，“昨晚是温家的给他发功治病，又用了一碗药，精神才好些。说今儿要见孙嘉淦和傅鼐。您稍坐一时，皇上就过来了。”弘历看样子也没睡好，两眼睛圈都有点发暗，但他素来极修边幅，虽然看上去带着倦色，仍是通身上下精干利索，已经穿旧了的灰府绸袍也浆熨得挺括齐整。看着弘历，张廷玉不禁想起自己年轻时的情景，他微笑着，却又回到了现实，叹息一声道：“唉……我是老了。”弘历亲自给张廷玉倒了一杯奶子送过来，笑道：“昨儿晚皇上也说这个话。其实累得狠了，都有这个想头。消停一下就好了。”正说着，见雍正扶着高无庸肩头进来，二人便忙跪下请安。

雍正精神气色还好，但也显着憔悴，穿着驼色江绸棉袍，外边还罩着件小风毛石青江绸羔皮褂，一边踱到炕边坐下，要了热奶子吃着，淡淡说道：“衡臣起来吧，你也很乏的，往后不要过来这么早。”“是奴才自己有心事。”张廷玉谢恩起身，略一思忖，将自己夜来的想法说了，又道，“如今两处失利，奴才即便没有举荐失当的事，也不能安居相位，恬然自适。请皇上降罪处分，奴才才安得下这个心来。”雍正淡然一笑，喊道：“高无庸，朕过来时见孙嘉淦他们在月洞门候着，叫进来吧。”这才温声对张廷玉道：“朕也仔细想了想，两处仗打得不利落，朕也有过失。朕筹划得虽然不错，但没有想到将帅临敌失机的权宜之计，这是朕的无能不明，怎么能推到你们身上？至于朱师傅，举荐张照一个文学之士去打仗，一心想要他立功，确实有过失，不能不稍加拂拭。叫下头弹劾出来再处分，不是更失体面？这也是保全他的意思。”

“是。”张廷玉听着，觉得有点鼻酸，哽着嗓子道，“主上如此矜全，奴才更是思愧无地……”因见孙嘉淦和户部郎中傅鼐一前一后进来，便住了口。雍正见张廷玉要告退，笑道：“还是昨天军机处会商的，你是宰相，一道见见他们吧。”

张廷玉这才坐下来。雍正神色忧郁，望着外面阴得很重的天，许久才道：“嘉淦、傅鼐，你们两个当初都是不赞同出兵准噶尔的。如今战事……情形你们知道了。朕想听听你们的意见。”他顿了一下，又道：“是接着整顿再打，还是退兵？”

“朝廷不能示弱。”孙嘉淦叩头说道，“臣以为日前不宜再打，但也不能退兵。就地屯兵，整顿军务，稍事恢复之后，还是要打。”傅鼐也道：“孙嘉淦言之有理。奴才以为无论西北西南，我军都是小挫。比较实力，都大过敌军数倍。前见邸报，策零部又在遣使求和，可见他们也打不下去，不能只看到我军失利小战受挫。如今大军已经占领了科布多，新疆边缘已经是前线。如果退兵，将来收复仍要耗兵耗力。可以降恩

旨，接受准部蒙人求和，但我军不宜后退，以至于前功尽弃。”雍正用嘉悦的神情看着两个臣子，笑道：“好，讲的是。朕本来还迟疑，就这样定了，和策零阿拉布坦讲和。”孙嘉淦道：“皇上仁慈之心上通于天，这实在是社稷之福。”

雍正含笑看着傅鼐，默谋了一会儿，说道：“你还这么年轻，有大局观，很好的。朕一向因为你是个国戚，局限了你。孙嘉淦身子骨儿不好，你以宣旨钦差大臣身份去一趟科布多，全权和策零使者议和。大的有三条：他上表谢罪称臣，补交历年贡物；退回他原来驻地，不得东进一步；他侵吞喀尔喀蒙古的事可以既往不咎，但不能再侵犯漠北蒙古和东蒙古。其余细节，由张廷玉给你们布置。”正要谈西路兵马冬季供应和屯田事宜，秦媚媚进来了。他见雍正在东暖阁和大臣说话，没敢过来，只对高无庸耳语了一句什么，退在熏笼旁垂手侍立。雍正见高无庸脸上微微变色，知道又有了事情，自己觉得身上不很自在，便道：“这不是小事情，弘历主持一下，叫上方苞鄂尔泰一处商量。总之要‘周全’二字。朕有些乏累，今儿不见人了，你们到韵松轩那边去。”待到众人都退出去，雍正方叫过高无庸和秦媚媚，皱着眉问道：“出了什么事？你们两个嘀嘀咕咕的？”

“回皇上话，”高无庸道，“乔黑氏死了！”

“什么？！”

“真的！”秦媚媚道，“昨天奴才在宜主儿这边侍候，今早家主儿起得迟，奴才方才过去——”“别啰嗦！”雍正一口打断了她的话，“怎么好端端的就死了？是什么病？”

秦媚媚低下了头，说道：“老太太不知道什么事想不开，是……上吊了的！”

“啊！”雍正轻呼一声回坐了下去。他忽然间觉得一阵眩晕，说道，“把王定乾张太虚的丹药取来朕用！”高无庸因奉过弘历的命令，不得再让雍正服丹药，便道：“丹药还有几粒在宜主儿那边放着，主子既要用，奴才过去取来。”秦媚媚却道：“外间殿里珐琅盘子里还放着一粒呢！”说着便取过来，掰了一多半一伸脖子咽下去，将剩下的一小半捧给雍正。高无庸见那药比平时多了约一倍，刚要拦止，雍正已经全吞了下去。高无庸只好说道：“这药最是霸道，宝亲王爷再三吩咐，他不尝，不许奴婢们给主子用呢！”雍正道：“断不至于有事的，朕平日有时比今天还用得多呢！”

那凉凉的、带着麻咸味、散发着浓重的麝檀香气的丹药似乎有一种神奇的功效，雍正服下去少顷，焦烦燥热的感觉便渐渐平静下去。“人死万事俱休”，雍正望着外边灰蒙蒙的天空，苍暗的色调笼着静谧的澹宁居，有一种催人欲眠的感觉。他舒了一口气，安稳地躺在了炕上，心里想：“她这一死，显见是已经知道了过去的隐秘，但她既死，这隐秘也就

永远揭不开了……”忽然心中又是一动，“也许引娣和她母亲已经说透了呢？……”他挣了一下身子，但觉得身子铅一样沉重，躺着又无比地舒适安稳，他带着浓重的睡意，喃喃说道：“不要人来打搅朕……给朕诵《金刚经》，朕要歇息一会儿……”高无庸立刻焚香，跪在雍正炕下，轻声诵读：

如是我闻，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与大比丘众千二百五十人俱。尔时，世尊食时，着衣持钵，入舍卫大城，乞食于其城中。次第乞已……

在朗朗侃侃的诵经声中，雍正沉沉睡去了。

……直到戌末时牌，雍正才醒过来。这沉沉的四个时辰的觉，不知怎么，并没有使雍正压抑到极处的心境舒缓过来，他觉得心里像晒焦了的木炭一样，只要一晃火折子就燃着了。大冷天儿，连喝了两碗冷开水才略压住了，头也疼，心头别别直跳。想了想，睡梦里做的全是噩梦，更觉烦躁。因见园中风止雨歇，他低头叹息一声，说道：“高无庸秦媚媚随朕到引娣那里坐坐。”

“万岁爷……”乔引娣正在灯下梳理一头浓黑的头发，见雍正进来，惊慌不安地站起身来，声音也有点发颤，“您请坐，我给您倒杯茶水。”她的脸色异常苍白，脚步也有点蹇滞艰难，给雍正倒了茶，连碗盖也没有扣就端过来。见雍正似乎精神恍惚，便轻轻放在他面前案上，默默坐了一旁。雍正勉强笑了笑，说道：“这几天军机处事情多，没过来看你。朝廷打了败仗，朕心里很不好过……”引娣顿了一下，说道：“败了？我听……听人说，战事只是不大顺手嘛！”

雍正点点头，说道：“这就和两人打架一样，一个壮汉子和一个小孩子打了个平手，那还不是败了？所以，要逮回岳钟麒和张照，依律处置。”

“皇上打算怎么处置呢？”

“恐怕不能活命。”

“不能恩宽一点么？”

“凭什么要恩宽？”雍正冷冷一笑，“朕为了追索亏空，冒着人言，艰难竭蹶二十多年，国库这六千万两银子，是多少百姓的血汗？他们两个几年就挥霍了一半，换来的是朕的骂名，换得的是一个又一个的败仗！”他突然抑制不住自己，站起身来，如困兽一样匆匆踱了几步，倏然回身，脸色在灯下泛着青色，“朕空有心胸，要承继恢弘圣祖事业，做千古一代令主，但命运竟是如此不济，命运竟如此捉弄朕，把朕放在一个可笑的位置上令后人羞辱！”

引娣承受不住他狰狞可怕的目光，惊恐地回避着，说道：“皇上，没

有人那样想……”

“有的！”雍正盯着引娣，他突然意识到了自己的失态，因见大金漆柜顶放着的丹药，亲自取一丸，和水便咽了下去，口中兀自道，“朕为扳回圣祖爷晚年朝局颓败之风，得罪了多少人？兄弟，大哥二哥三哥、八弟九弟十弟，还有……十四弟、年羹尧、诺敏，杨名时、岳钟麒、张照……天下所有的读书人，天下所有的豪门大户！今人视朕为铁腕皇帝，后人必有的指斥朕为暴君独夫——是的，小民百姓说朕好，贱民也会说朕好，因为朕不许贪官污吏苛剥他们，朕除掉了他们的贱籍……可这有什么用，有什么用？！他们没有笔，也没有口，后世谁能知道朕？”

雍正原以为这丸药下去，会使自己平静下来，不知是药性不一还是用药过量，他的五脏六腑都燃烧起来，连眼睛都燃得血红。他像一只饿极了的狼，狂躁地在水磨砖地下囊囊踱着，双手神经质地颤抖着，低吼：“朕想打出这两场胜仗，与民休息，也与官休息——可这两个畜牲，耗了朕库中多少银子——不明不白，不死不活地把战事搅得一塌糊涂……”他瞪着一支昏黄的蜡烛，突然爆发出一阵闷哑的干笑，似乎在哭一样的笑声，却是一滴眼泪的也没有。他仰着脸喃喃说道：“人们都在骗朕，连你引娣不也是这样么？”

“皇上！”

“住口！”雍正摆手命吓呆了的高无庸和秦媚媚，“出去看着，无论谁不叫不许进来——你没有骗朕，你母亲是什么人？”

……

引娣的脸色一下子变得雪白，就在这一刻里，她突然变得异常镇静，惨然一笑说道：“这事是一层窗户纸，再没有捅不破的，皇上不说我也羞在人间。天啊——我有什么罪，您要这样惩罚我？……先把我拐卖到江南，又把我送进京师，先配我的亲叔叔，再配……”她的头剧烈地颤抖着，像一个无主的游魂踉踉跄跄在空旷的大殿里游移。她没有眼泪，也没有哭声，茫无目的地用目光搜寻着什么，口中喃喃而言，“我……本想问问清楚……可现在……还用得着么？……噢，老天爷……”突然，她在炕边抓到了剪花样用的剪刀，看了看，格格一笑，猛地向自己胸口扎去……

雍正此时热血奔腾暴涌，也已完全失去理智，急步抢上前去，拔出那把带血的剪子，一声狞笑，向自己胸口扎去！但这一剪刀并没有刺中要害，昏沉中见引娣伏在案上，似乎还没有死，雍正吃力地说道：“好……很好……你冲这里帮朕……帮我一把，再来……”他踉跄站过去，翻过引娣的脸看，引娣身子一下子倒在地上一动不动，眼见已是死了。雍正耐着胸中焦热欲焚的火，用血蘸着在青玉案上写了几个字：

不可难为引娣，钦

“此”字没有写完，血已经写不显字了。他也不再去看，在极度的燥热、兴奋、愤懑与痛苦中再次高高举起剪子，对准自己的心窝猛地刺了下去……

夜，已经深了。

深秋的狂风透骨浸凉，吹得一苑竹树都在婆娑舞蹈。忽然，一股哨风鼓帘入殿，殿中所有烛光都闪烁着晃动了一下……

- [1]外官给京官夏天送的常例银子谓之“冰敬”。
- [2]黑房：举人们称不肯接受贿赂的考官为“黑房”。
- [3]春秋时著名美男子，心肠狠毒。
- [4]春秋著名贤后，丑女。
- [5]见拙著《康熙大帝·玉宇呈祥》
- [6]家人将“郁郁乎文哉”误听为“于是乎问哉”。
- [7]为避胤祥名讳，阿兰将“吉祥”改为“吉安”。
- [8]避“胤祥”讳缺笔。
- [9]三大殿与乾清门之间的广场，俗谓之“天街”。
- [10]老公儿：即太监。
- [11]监察御史为正五品官员，雍正此举实际上晋升了孙嘉淦。
- [12]“忌讳”即醋，商家开店忌讳酸，因改称忌讳。
- [13]相传以烧红的炭蘸醋，有驱邪避鬼之效。旧时旅店中死了人，即用此法对房间消毒。
- [14]山西产煤，正月十五常用上好煤炭在庭院、街衢搭起煤制火炉，高如人许，形似棒槌，可取暖，可观赏，名曰“棒槌火”。
- [15]九七八即纯度可达97.8%。
- [16]即含银98%。
- [17]佛、法、僧为佛家“三宝”。
- [18]英格：止泻药。
- [19]城门领：四品职衔，负责城防军事长官。
- [20]庚仓劳伯：正确读法为仓庚、伯劳。
- [21]东厂：明代特务机关。
- [22]即当刽子手斩杀犯人。
- [23]即设置正规政府，代替土司政治。
- [24]查嗣庭狱即后世所传“维民所止”文字狱。其实因当时考题“正大而天地之情可见矣”、“百室宁止妇子宁止”有“正止”相连嫌疑被害。
- [25]旧时客栈为方便客人题诗，专门设的白漆木板，用过可以用水洗净。
- [26]国语：清时定满语为国语。
- [27]运费计算办法，一百里路程运一百斤东西，支付一吊一钱。

[28]君实，司马光；介甫，王安石。二人政见不合，而私人交谊很好。

[29]即卖淫。

[30]四品武职，相当于城防司令。

[31]外头人。

[32]即妓院。

[33]即武功教头。

[34]叫歇：即今之“罢工”。

[35]鄂尔泰姓西林觉罗。

[36]唐朝宰相，著名政治家，以“怕老婆”闻名。

[37]乐户：贱民，如民间吹鼓手行业。

[38]有经有权，意谓有常规。但特殊情况可变通。

[39]古蒙语，意谓大皇帝，我有要紧的话，别人不能听。

[40]周兴、来俊臣都是唐武则天时的酷吏。

[41]当时玻璃是极名贵的装饰用品。

[42]指君臣之间不以平等身份判别是非。

全新修订珍藏版

长篇历史小说经典书系

胡雪岩

二月河
薛家柱◎著

为官必读《曾国藩》
为商必读《胡雪岩》

中华书局出版
人民文学出版社

楔子

月黑风高，彤云密布，寥廓霜天显得分外孤寂、冷清。昏暗的夜幕似无边无际的穹庐，使这城阙参差的大清皇城更显得地阔、天低，殿宇巍峨、气氛肃穆。

紫禁城正阳门前，是一马平川的御道广场，空荡荡不见一个人影。白日这里清风雅静，夜晚则禁卫森严，偌大的广场上杳无人影，如远古的旷野一般寂静。但听得两旁钟楼的更鼓在声声回荡，在广场上发出久久沉重的回响……

一匹高头大马，正沿着御道急促地朝正阳门狂奔而来，错乱的马蹄声在岑寂的静夜里显得分外刺耳。骑在马上的人显然已酩酊大醉，对狂野的马完全失去了驾驭能力，只能听任它恣意奔跑……

只见他的身影东倒西歪，只是本能地紧紧抓住马缰，不让自己摔下马背。他身上的一袭绛红的披风被凛冽的北风吹扬开来，猎猎飘舞，犹如一道火焰划过暗黑的夜空。

后边，几名听差模样的青年在气喘吁吁地追赶，边赶边上气不接下气地唤着：“老爷……老爷……”

夜幕下的皇城，凤阁龙阙投射出幢幢阴影，高高的宫楼，近处依稀，远处则与暗云苍冥融为了一体。宫楼下，手持刀戟、盾牌的御林军，在暗沉沉的宫门前一字排开，如铜铸铁浇一般。

马蹄嘚嘚，黄骠马由远而近，那人马颠摇欹晃的暗影蓦地放大了！御林军头目高举起手，大声吆喝道：“站住！来者何人？快下马！”

“停！快停下！”其他御林军也一齐齐呼。银亮的刀戟齐刷刷地举了起来，在虚空中抖索着一片寒光。

来人毫不理睬，仍信马由缰，疯狂奔驰而来。

“老爷……停，停住！快勒住马缰……”后面的听差挥手喊叫道。但黄骠马仍然发疯般地奔到了正阳门前。

“乒乒乒乒……”刀戟交错高举，挡在门前，发出刺耳的撞击声……御林军头目冲上前去，伸出粗壮有力的手一把勒住了马缰。

黄骠马昂首长嘶，喷吐的鼻息化作团团白雾，与身上的汗味一阵阵扑人颜面。

“你是谁？敢在紫禁城撒野？好大的胆子！”御林军头目高声喝道。

马上的人蓄孔明须，东倒西歪，一副昏昏欲睡的老态，醉眼惺忪地不予回答。

御林军头目“咣啷”一声拔出佩刀，又喝问道：“你是何方神圣？快说！”

对方此刻才似乎意识到这拦阻喝问与自己有关，但他舌头已大，说话含混：“说……你说，还是我说？呃……”随后，他又打了个响亮的酒嗝。

御林军头目立即横眉立眼道：“当然是你说，是我在问你哪！老东西！”

“你……你竟然问我是谁？好，好小子！你有种……去，去问慈禧去！”

闻言，御林军头目一声霹雳道：“什么？你好大胆！竟敢亵渎老佛爷的圣名。来人呀！快将他拿下！”

“喳……”御林军一齐上来，团团将黄骠马围住。那马又一次扬起前蹄长嘶，仿佛不服拦管。

“大人！请勿动手……”听差们一边急急奔跑过来，一边扬手呼喊。

一名管家模样的小伙子抢先跑到御林军头目面前，连连打躬作揖，口称死罪：“大人息怒！我家老爷喝醉了酒，请大人多多包涵、多多包涵。”

“你家老爷是何等样人？竟敢到紫禁城来放肆？也忒胆大包天了。”御林军头目伸手戟指，毫不容情。

管家陪着笑脸道：“我家老爷……嗨嗨，大人！我家老爷嘛……”

“那你看看，我是何等样人？”骑在马上老爷大约清醒了一点，手臂一挥，那件绛红色披风飘然落地……

马上的人头戴正二品大红顶戴，身穿宝莲官袍，袍上正蟒、行蟒叠献，外罩黄马褂，只是他神情依旧混沌。

御林军一个个瞪大眼睛，不胜惊讶，那头目也不禁惊呼道：“啊……老佛爷赐的大红顶戴，还有特赐的黄马褂……”

“还有呢！你给我睁大眼睛瞅着。”马上的人费了老大的劲，从腰间解下一块金灿灿的腰牌，“啪”的一声掷到地上，居高临下睥睨着小头目。

御林军头目上前捡起一看，脸上马上变色：“啊？！……”

“瞧清楚了么，我能不能在紫禁城骑马？”醉鬼溜出杭州腔，他抬起手臂朝宫楼城阙一划拉，威风凛凛地傲视着偌大的紫禁城，挺直胸脯道，“哼！自三皇五帝到如今，可在紫禁城跑马的能有几人？你等也该打听打听……”

“小的该死！这是老佛爷亲赐的金牌，大人能骑马进出皇城。小的有眼不识泰山，请大人恕罪……”御林军头目扑地跪倒，磕头如捣蒜。士兵们也识趣地悄悄退开，惹不起那就躲吧。

年轻管家上前，对御林军头目压低声音道：“我家老爷，就是大名鼎鼎的胡雪岩……”

“啊……胡光墉，胡雪岩大人……不就是富可敌国的杭州财神爷吗？听说连我们大清国的国库，还靠您的一半银钱呢！小的真是瞎了眼，瞎了眼！”御林军头目大惊失色，说着频频后退，怕惹麻烦。

胡雪岩见状大笑道：“哈哈，你这小子，还要不要将我抓起来？”

“不，不！请大人饶小的一条小命！小的多有冒犯，请大人宽谅小的无知。”御林军头目且说且退远了，一直退到看不见的暗影里，把骄横换成全身心的敬畏和尊崇。

见对方怯阵了，胡雪岩仰头大笑道：“你们这些坏蛋，还有紫禁城里这些坏蛋，其实我比你们更坏——触犯天条，背叛祖宗成法，效法西洋，无穷无尽追逐利润。我是个怪物，是个爱打拼的怪物！是个由小跑街打拼成‘红顶商人’的大清国最大的怪物！怪物，你们知道吗？哈哈……”他似乎还浸淫在醉乡中没有醒。

“啪”的猛抽一鞭，一骑绝尘而去，紫禁城回荡着胡雪岩搏击云天的笑声……

- 第一回 逢讨债怒气难平伸援手 救落水芳心不死弄轻舟
- 第二回 火驱寒有龄陋室说捐纳 人勤暖雪岩纸簪拣账单
- 第三回 死有梦火葬亡父西溪地 心皆迷瞎指职官城隍山
- 第四回 用心机送猫但求捐纳费 明大义赠佩为凑厚黑钱
- 第五回 寻嫁女月夜怆呼运河岸 违行规清早被逐开泰行
- 第六回 瞒开缺胡母挥鞭责浪子 谋实任大使让座遇故交
- 第七回 送密札盐大使改授粮台 看红灯扛包人竟成饿鬼
- 第八回 妓女院小杂役愧见坐办 天音房风流官喜逢侍人
- 第九回 办漕粮易地徒手借银票 救弱女扬帆怒目结亲情
- 第十回 闯公所解困游说尤掌舵 探秀园将错拜谒余太君
- 第十一回 筠秀溪义理征服闹事者 床上镜春情惹恼多情人
- 第十二回 情与义两番缄劝王坐办 战还乱一船堵阻大运河
- 第十三回 谒钦差异水悲音行酒令 求靓女移花接木换男人
- 第十四回 得漕银借鸡生蛋让肥水 比算盘堆花剪彩兴钱庄
- 第十五回 乱纷纷借银存银讲诚信 甜蜜蜜亲妹嫁妹斗机心
- 第十六回 刹贪心略施小会收开泰 重信誉大展宏图益阜康
- 第十七回 净月庵兄弟俩喜还夙愿 湖州城花魁女早结珠胎
- 第十八回 悼亡堂贤婿初会怪二叔 益庆楼国人共指洋流氓
- 第十九回 购军火要挟汉斯得遂愿 问生丝访谈蚕农颇称心
- 第二十回 散定金麻子凶戾闹丝栈 梦雕舫二叔神奇疗烧伤
- 第二十一回 借快枪船舱偷情假小妹 图联手赌场暗阴庞二爷
- 第二十二回 庞家院安排高管问总管 上海滩聚合丝商斗洋商
- 第二十三回 苏绣行名花飞针绣极品 英租界领事低调谋生丝
- 第二十四回 探船班消息砥定生丝战 品螺蛳风味引出风流觞

- 第二十五回 松江畔有情人终成眷属 杭州城大贪官竟作流囚
- 第二十六回 上家法登徒子忍痛挨鞭 抗天灾胡雪岩临危受命
- 第二十七回 小包厢假话难为月下老 大围城重兵不禁俏娇娘
- 第二十八回 破杭州王有龄守城殒命 病留下胡雪岩痛友伤心
- 第二十九回 明诋毁忠义士当堂申辩 辨是非恪靖侯祭旗出征
- 第三十回 理善后药店择建大井巷 结同心小妹婚配上海滩
- 第三十一回 “八岁红”偷欢戏迷辱大佬 “元昌盛”恭服对手归阜康
- 第三十二回 当坐办巨商二度镇上海 任总督老帅全策复新疆
- 第三十三回 金銮殿起争执保海保塞 上海滩做手脚为钱为枪
- 第三十四回 做笼子洋无赖捏造奥尔 讨凭证皇近亲打点衙门
- 第三十五回 度假村洋经理近色丧胆 土城子左湘侯闻炮惊心
- 第三十六回 锦绣园三姨太花容失色 北京城众公卿冷面含威
- 第三十七回 连环套胡相公频施巧计 单打一宝二爷大逞威风
- 第三十八回 游杭州宝二爷春心漾漾 定北漠梁书办气息奄奄
- 第三十九回 辩朝堂雪岩走马紫禁城 憎机括芙蓉锁困红芸院
- 第四十回 游豪宅美人棋学士惊艳 吃年饭时尚装娘姨不屑
- 第四十一回 除夕夜小欢哥淫乱暴死 薄暮中大老板走私隐藏
- 第四十二回 抱着愧原状安抚秦少卿 生隔阂温言气坏尤小妹
- 第四十三回 办交涉官府讨了洋鬼子 压丝价内外夹击杭铁头
- 第四十四回 赶寿诞马蹄踏碎全福梦 陪总督机器留难离散心
- 第四十五回 郭皇亲推心置腹弹火气 左湘侯殚精竭虑小危机
- 第四十六回 招招狠毒阜康爆发挤兑 句句谎骗美女开展进攻
- 第四十七回 说公卿赶尽杀绝分巨富 奉圣旨追魂夺命役孤盆

第一回 逢讨债怒气难平伸援手 救落水芳心不死 弄轻舟

隆冬，正是年关“大比”之期。

朔风怒号，大雪弥漫。街上人们行色匆匆，肩挑手提的都是年货。巷陌纵横的杭州清河坊，商气人气把飞雪作践得一塌糊涂。长长的青石板街面只有黑湿通连，绵延迤逦。密密匝匝的屋宇，在迷蒙混沌之中独持一份本原，独存一种灵秀，以其厚实、平明、普通，向不可一世的飞雪挑战。

“砰！……嘭！……”爆竹冲天而起，孩子们仰头拍手，雀跃欢呼。

井边，主妇们喜气洋洋洗刷着锅盆碗盘、鸡鸭鱼肉，一个个谈笑风生，俚语嘟哝。炒货店门口，大炒锅在“沙啦啦”地翻炒着花生、瓜子、山核桃一类干果，叫卖声在鼎沸的人声中显得特别悦耳，充满独特的杭州韵味：“快来呢……炒花生、瓜子、山核桃哟……”

“火热滚烫的粽子！乾隆万岁爷下江南尝过的甜粽、肉粽、红枣粽……”

“馄饨哟，燕皮馄饨能看见啥馅的哟……”

人丛中，穿行着一位英俊青年，长方脸，眉清目朗，白净面皮被朔风吹得红润。他腋下夹着一个账本，双手笼在棉衣袖子里，脚下生风地踏着碎步。即使行人拥塞，在等空子钻过去时，他也这么倒换两脚，作碎步状踏着。

“砰！”又是一声爆竹，他不由得抬起头驻足观望，露出几分孩子气。

“胡相公！”街边粽子摊老板叫住他，“这般急匆匆，讨账哪？”

“是哟，年关大比，抓紧跑街。”说完，他瞅个人缝欲走。

“吃个热粽子暖和暖和？”老板不放过任何一笔可能的生意。

“多谢了！我不饿……”他嘴里说着，已利索地跑开了。

青年名叫胡雪岩。几天前，一个有学问的老先生给他取了个大号——光墉。他是杭州城有名的“开泰钱庄”的跑街。跑街不坐店，不管兑银放款一类具体业务，但身份高于一般店员。他每天的活计就是跑市面，打探消息，发现、招揽客户，弄清储户详细情况，催讨欠债，登门送礼，应对客户各类的不时之需等，是个八面玲珑的角色。所谓“大

比”，就是年关还债的比期临近，这个时段他的业务重在讨债。现在，他正赶往赖举人家中去催讨一笔旧账。

长街最冷清处，坐落着一幢老屋。这里人户渐稀，有街无市。当然，街也不过是当中嵌有一溜石板的土街，路面坑凹毁损，不利通行。老屋背后是一个抵近荒隈的臭水塘，一度茂盛的野苇、构树掩映着一街住户排进塘中的生活污水，发散着臭气。

老屋内四壁萧条，别无长物。纷纷扬扬的雪花，由寒风裹挟，从破窗子飘进。

门板床上铺着稻草，一具僵尸般瘦弱的身躯在抖颤个不停。脏污的枕头上，是一张形容枯槁、胡子拉碴的脸。深陷的眼窝里，一双昏花的老眼半开半闭。

床边，站着几个如狼似虎的讨债人，为首的正气势汹汹地逼问床上的老者：“人呢？你儿子王有龄在哪儿？”

老人用瘦骨嶙峋的手指着门外，无力说话，也说不清楚。

为首的气得喘了一口粗气，拉开的架势不由得垮塌下来：“肯定躲债去了！难怪老子来了好几趟了，都没人……”他正说着，从屋外传来响动。一个同伴拉了拉他的手肘，示意屋外有动静。讨债人立刻隐退，悄无声息。风雪肆虐，把讨债人奈何不得的老人逼出一阵紧似一阵的咳嗽，转不过气来。

后院围墙外，王有龄果真在听动静。这是位书生模样的青年年二十五六，生得剑眉星眼，儒雅中藏着英武之气。虽穷愁潦倒，不修边幅，却不显猥琐、卑微。他正看着已残破不堪、爬满藤蔓的围墙，墙外有一棵褪光叶片的大构树，枝柯张举，如同一把用秃了的扫把。

听得屋内没了响动，王有龄沿着构树爬上墙头。他提心吊胆地张望了一会，才轻轻跳下，蹑手蹑脚走到后窗朝里面望了一下，但见冷灶湫烟，黑魆魆了无生气。他担心父亲，于是便绕过墙角，放胆走进门来叫了声“爹——”

床上老人一见，着急地朝他摆手，声音嘶哑地说道：“出去……”

王有龄不解，反而冲到床边问道：“爹，您怎么啦？”这时，从两边的门后突然闪出了讨债人，气势汹汹地把他围住。

“啊？！……”

还没等王有龄反应过来，两个壮汉一人抓住了他的一条手臂，为首的一把揪住他的衣襟叫道：“好啊！王有龄，这下总算被我们逮到了！你躲得过十五，躲不过三十吧？”

双方目光一阵对峙，王有龄终于败下阵来：“好吧，你们想怎么样？”

“我看你是不见棺材不掉泪，非给你一点厉害看看不可！走，跟我们走！”为首的满嘴喷着唾沫星子。

“上哪儿？”王有龄一声惊问，杭州有人找黑道讨债，有把人弄残的。

“衙门！”

“走，快走！”其他讨债人也跟着起哄。

王有龄一甩手道：“我没犯罪，干吗上衙门？”

为首的嘿嘿一声怪笑：“你住我家老爷的房子，三年没付房租，就这么挺着白住吗？你借了高利贷，年年利滚利，可你分文未还。今儿个你再不给银子，只好请你上衙门去见官。”

“等我补了盐大使的缺，所有的欠债一并归还。可眼下实在没办法，我拿什么还？你们瞧，家当全在这儿，你看什么能抵债？”王有龄自知理亏。

“补缺？说梦话还要挑个好时辰呢！看你这熊样，天上能掉下金元宝给你？王有龄，你准备破罐子破摔是吧？那好！我们先收回房子，和你老不死的爹走人！来！快动手——把他们轰出去！”为首的一看屋内，顺手抓过桌上一个茶壶甩出门外。其他人也把屋内旧桌椅烂板凳统统摔出门去。

胡雪岩走大街，过小巷，一溜小跑，本打算抄近路去赖举人家。在路过这家门口时，一口小铁锅蓦地从屋内飞了出来，差点砸到他身上。他听到屋内一片打砸吵嚷之声，好奇地走了进去。

王有龄正拉住为首的手求情：“大哥，好了吧，好了吧……你们是来讨债，又不是抄家……”

“我们就是要砸！砸一个稀巴烂！你才知道我们的厉害。”为首的却不依不饶，他狠狠地将王有龄推倒在地，“哼！不折你一条手臂、断你一条腿，就算是对你客气了！”

“大哥，有话好好说，别伤了和气。”胡雪岩见状，连忙上前挺身拦住了为首的。

“滚开！要你管什么闲事？”为首的张牙舞爪欲再次扑向王有龄，见冒出个挡道的，原本就没好气，便顺手一巴掌将胡雪岩打倒在地。他下手忒重，胡雪岩嘴角被打出了血。

就在这时，门口又冲进一位少女，她手持一把木桨，叫了一声“雪岩哥”，便几步冲到胡雪岩身边，把他扶了起来，随后扭身冲那群讨债者的道：“你们好狠心哟！干吗下手这样重？”

“不狠，能赶走这些穷叫花子吗？”为首的恶狠狠地说道。

“谁是穷叫花子？我，我是……”王有龄气得语无伦次。

为首的仿佛下决心要把他们赶走，对王有龄又打又踢，嘴里还道：“你就是穷叫花子！你们就是穷叫花子……”

王有龄忍无可忍，与他对打起来。胡雪岩恼恨此人心狠，前去帮忙，塞了他几记夹拳，打得为首的直叫“哎哟”。其他几位讨债人忙来助阵，少女抡起木桨，一阵横扫，招招着肉，呼呼生风。那些人吃不住劲，频频躲闪。

“反了，你们简直是反了！”为首的顿足喊叫。

一个讨债鬼被少女追赶，竟跳过去抓起床上的老人做抵挡。王有龄见状怒不可遏，大叫一声冲进厨房，操起一把菜刀又旋风般冲回来，一刀砍在为首的手臂上，顿时血流如注。

为首的哇哇大叫道：“哎哟！你倒抢先动刀动枪，对我们斩手断臂了。”

“啊！要杀人了，快抓他上衙门去……”其他逼债人一边喊叫，一边围了上来。

王有龄举着刀，一时竟不知如何是好，只是傻站着。少女在一旁提醒道：“快！还不快跑！”

王有龄这才猛醒，“咣啷”一声丢下刀，箭一般冲出门去。讨债人一齐追喊着跑了出去：“抓住他！快抓住他……”

王有龄跑得跌跌撞撞、上气不接下气。逼债人在后面紧追不舍，聒乱的叫喊声在暮霭中滚动：“抓住他！别让他跑掉……”出于关心，胡雪岩和少女也追了上来，跑前的夹着账本，赶后的扛着木桨。

前面是一座高的大石桥，如大地的胸乳挺拔孤出。跑近了一看，不过是一道石砌的陡坡，像隆腹般坦陈展开，两侧有石砌雕花栏杆，像产妇无力张举的两条小臂——这就是著名的新宫桥。

王有龄跑到这儿已是精疲力竭，他呆呆地站在桥头，一边干呕着，一边想着主意。他望着桥下，幽深流淌的河水不息地流过，他的脑海里一片空白，脸上却挂着泪痕：“新宫桥下东流水，中间多少行人泪？难道这世界再没有我王有龄的容身之地了吗？……”他的身体摇晃着，心把持

不住，身体也把持不住。

见状，胡雪岩疯狂地朝这儿挥手，远远地便喊道：“别跳河！别寻短见……”

“别跳，千万别跳河……”少女也跟着喊叫。

可王有龄已从桥头纵身跳了下去，激起一片亮亮的浪花，发出哗啦的响声。

“救人啊……有人跳河了！”有人冲上新宫桥高喊。

路人顿时大乱，一齐朝桥头拥来。杂沓的脚步，踩得积雪的路面飞溅起雪泥。桥上、河边已围着不少人，大家望着河中间，指手画脚。

黑黝黝的河水以它惯有的沉稳和力量激起一个个漩涡。水面上，一顶书生戴的瓜皮帽，在胡乱地划动、挣扎。

“不好了！要沉下去了。”

尽管桥上又跑来不少人，可大多数只是观望，很少有人行动。

河心，王有龄的头已看不见了。很快，露出水面的一只手也渐渐下沉。胡雪岩一身泥水赶到，二话没说就“扑通”一声跳了下去。

胡雪岩奋力向王有龄游去，但从游姿来看，他的水性并不佳。湍急的河水在他的挥打下发出喧嚣，望空跃起一片，又哗然落下。稍远，水流在刺骨的寒风中闪着幽幽冷光。向前直泻的水纹像道道流矢，嗖然不见；又像黑色巨蟒脊背上的黑鳞，倏然一闪即逝。冬天的大运河变得险象环生了，待胡雪岩游到出事地点，已不见王有龄的踪影。

胡雪岩大口喘息着，抹了一把脸上的水珠，睁大眼睛寻找。突然，他看见漩涡中露出一条发辫，便迅疾伸出手去一把抓住。一阵搏击，水花翻涌，就靠那条辫子，他把王有龄的半个身体带出了水面。王有龄已半昏迷，只是本能地乱划、乱抓。

他一定是太难受了！胡雪岩模模糊糊地想，他凑拢去想拉他一把，谁知王有龄出于求生本能，一把将他抱住，抱得紧紧的。

“哎哟！别抱我，我水性不好……”胡雪岩惊叫道。

但王有龄听觉视觉全失，只有生的意念主宰了他，使他搂抱得更紧了。拼命挣扎的胡雪岩已呛了好几口水，很快便失去游动的能力，被落水的王有龄拖向河底。

在桥上、岸上的人鼓涌、骚动、惊乍、痛惜的时候，一条小船溯着水流，从暮霭中闪了出来。

少女飞快地划动双桨，目光沉稳地扫着水面。她坐在船尾，微微低着上身，双脚蹬在一道隔舱板上，纹丝不乱，那种沉着与她的年龄有着巨大的反差。波动的水流中，现出时沉时浮的两个人，仍在不住地挣扎，少女急忙将小船向他们划去。胡雪岩见小船驶近，奋力将王有龄推向小船。少女一边叫着“雪岩哥，快上船”，一边伸过手来，将奄奄一息的王有龄拖上了船。

胡雪岩没了王有龄的搂抱就解脱了，他扳住船舷道：“我，我自己来……”话音未落，他纵身跃上船舷，但用力过猛，小船侧向一边。

“哎！当心！雪岩哥……”少女边喊边闪到另一边想稳住船，但已经晚了。船严重倾斜，把人全部倒进了河水中。白浪、黑泡、漩涡，泛着幽光的水波顷刻将落水者吞噬。围观的人又一次发出惊叫，紧张地凝视着河中。

暮霭渐浓，朔风更紧，飞雪稍停，夜寒陡起，围观者中有人打起了寒颤，有的早就在跺脚搓手取暖了。远远望去，那水性娴熟的少女最先冒出水面，她很快从水中捞起一个，挟着他的腰，划着水游向小船，一看她那个姿势，就知道她水性极佳。

“好！好啊……”岸上的人一齐鼓掌。

“你们知道她是谁？她就是草桥门外大名鼎鼎的螺蛳姑娘。”有人说。

“啊，她就是螺蛳姑娘呀？！”

河面上，螺蛳姑娘已把王有龄、胡雪岩先后推上了船，自己在船尾轻轻上船，操起了双桨。在人们的啧啧赞叹声中，小船消失在夜幕里。

小船傍靠哪儿，胡雪岩和螺蛳姑娘起了争执。螺蛳要在就近的中河边停靠，那里有个破庙，可以暂栖。可胡雪岩还在犹豫：“我家在元宝街，离这儿不远，还是你用船……送到我家中去吧。”

螺蛳姑娘一听就来气：“去你家？你那婆娘不把我生吞活剥才怪呢！”

胡雪岩歉疚地说：“螺蛳姑娘，是我对不起你，我违背了我们的誓约……可我也是没法子哟，我娘硬要把她塞进我的房里，这父母之命……”

螺蛳姑娘打断他的话：“别分辩了！我知道，你娘是嫌我穷，嫌我是个摸螺蛳的……少啰唆！就停在这儿，你快扶他上岸。”

胡雪岩去扶已失去知觉的王有龄，可他哪里扶得起，只得在螺蛳的帮助下把他背了起来，离船登岸。螺蛳姑娘从船舱拿出很大一个衣包，

跟在后边。

河水把王有龄的肚子灌得胀鼓鼓的，他的脑袋无力地耷拉在胡雪岩胸前，积液不时从他的嘴角溢了出来，在胡雪岩胸前流淌。胡雪岩深一脚浅一脚，好不容易把个王有龄驮进了破庙。他一弓身，王有龄便出溜在地。胡雪岩一屁股坐了下去，身子往后一倒，四仰八叉睡在地上。只听螺蛳叫道：“你作死啊！这种时候你能睡吗？动着，你跟我不停动着，听见没有？”

破庙早已香火沉寂，凋敝破败，门扉倒地，墙角透风，是流浪人的栖宿之地。但佛龕前偶有香火，今晚就有几支红烛在寒风中抖抖索索，毕竟要过年了嘛。

“兄弟，醒醒，快醒醒……”胡雪岩把王有龄摆放在地，揉他、叫他老半天，他抬头对螺蛳说，“这可怎么办，是不是没救了？”

“没救了，你也跟我不停地动着，否则，不消一袋烟功夫，你身上就结冰了，你也就没救了。”螺蛳说罢，到雪地弄来一些枯枝，一棵死树，用叫花子铺床的稻草引火，就把一堆篝火烧了起来。

寒夜里，一个绝望的落水者最需要的是温暖，王有龄的脸色渐渐松弛，唇角也开始微微抽动。胡雪岩连忙将他身体侧转，拍打着他的背部，让他吐出积水。

螺蛳姑娘打开那个衣包，从里面取出两件女式大袍说道：“你们先把湿衣服换下，用这袍子将就一下，在火堆边烤烤身子，要不然会冻坏的。”

第二回 火驱寒有龄陋室说捐纳 人勤暖雪岩纸篓 拣账单

火堆熊熊燃烧，金黄色的火光摇动着，使破庙里温暖了许多，就连那些阴郁的佛像，神情也显得开朗些了。胡雪岩和王有龄披着女式大袍，裸露着胸脯。王有龄已完全苏醒，只是无力地倚在庙墙上，眼睛微闭。

螺蛳姑娘到佛龕后面换上一套干衣服，她拿着湿衣出来，走到火堆边添柴拨火。

胡雪岩道：“你该早点换上干衣服。”

“那多不好，我一个人穿干衣服，你们俩却……”螺蛳说着，看了王有龄一眼。这位落水者已倚着墙根睡着了，摇曳的火光在他们脸上、身上投下一片不确定的暗红、绯红。

胡雪岩感激地说：“螺蛳姑娘，要不是你下河相救，我也差点同这位兄长一起喂了鱼。”

螺蛳姑娘仍生着气：“本来这辈子我再也不想见到你了！实在是看到你危险才……”

闻言，胡雪岩嬉皮笑脸地凑拢过来压低声音道：“其实你只是嘴上说不想见，可身影老粘着我。每次我收账经过中河边，总是看到你一边捞河蚌、摸螺蛳，一边用眼睛朝我甩吊钩。”说着，便轻轻捉住她一只手。

“呸！谁像你……山盟海誓说了千万遍，一夜之间说变就变！”螺蛳姑娘把他的手甩开。

“你，你可千万别怪我……我娘逼着，素娟又挺主动，我和她只有一次，她就怀孕了。我没法子，只好匆匆忙忙同她成亲。可我心里一直想着的是你……”胡雪岩苦着脸，又把手探了过来。

“你不用再花言巧语了，我已伤透了心……”螺蛳姑娘又把他的手打开。胡雪岩猴过去，张开手臂想把她拥进怀里，螺蛳用力一把推开他。胡雪岩身子晃了晃，把王有龄惊醒了。他睁开双眼，凝视着他们俩，轻咳了几声。

螺蛳姑娘有点不好意思：“你……醒了？吐出脏水，舒服多了吧？”

“唔……其实你们不用救我……就让我随波而去，了此残生……”王有龄无力地点了点头。

胡雪岩把身子坐正了，肃然道：“兄长怎么说这种话？看你年纪轻轻，仪表不俗，肯定是个读书人，怎么会动起寻死的念头呢？”

王有龄挣扎着把身子坐正了：“唉，不是我想寻死……是死来寻我……我们家的情况，你们不都看到了？”

胡雪岩大约因干跑街阅人众多，天生就有看人识人的本领：“唔，看是看到了一点……你不是杭州人，也不是一般人家，过去肯定是书香门第、官宦人家。”

王有龄不想多谈他的家世，有意转移话题道：“唉！别提了……看你们这样亲亲热热，活着才叫有滋有味……你俩是青梅竹马吧？”

“青梅竹马？还龙梅天马呢，我们命中注定是生死冤家。他已经娶了老婆，马上就要当爹了……呸！快回你的家去吧，否则你老婆又要打着铜锣满街找老公了……”螺蛳姑娘满肚子懊恼，说着便风风火火地撒柴，踩火，逼他俩赶快把烘干的衣服换回去。王有龄这才发现，这位有些野气的少女有着惊人的美丽，不仅能干、聪慧，而且敢作敢为。

王有龄本待回家去，却禁不住胡雪岩的再三邀请，便随他来到元宝街，他拜见了胡母，迭口称谢。胡雪岩向娘禀报了事情经过。胡母青春丧偶，含辛茹苦把儿子拉扯大，虽多年的媳妇熬成了婆，却是个虔诚的佛教徒。她当下找衣服让两个晚辈换了，随后就忙着要去给菩萨上香。

胡宅是幢老屋，并不宽敞，是前堂后厅、一正三厢格局。地板望楼，榻扇雕窗，当年的匠作还算讲究。现在槛窗上流云百幅、彩蝶戏衣的凸雕尚历历可数。只是岁月弥久，板壁房柱俱已发黑，凡有漆作的地方，不是漆光无存，就是被烟蔽尘封，早就失了昔日的精致光彩。客厅内摆着盆熊熊炭火，只是地板有了裂隙，寸来宽黑森森一段朽析，早有鼠辈走那里出入了。堂屋正中摆着高几香案，檀香木雕神龛里，供奉着一尊小型的观音大士瓷像。

胡母跪于蒲团上，向观音大士焚香祝祷：“多谢大慈大悲、救苦救难观世音菩萨，救我儿等平安出水……将来我儿有发迹的一天，一定重塑金身……”

但就是这么一幅老母礼佛的平常图景，也让王有龄感动得清泪涟涟：“雪岩兄弟，令堂真是一位善良慈祥的老太太。我自小丧母，与父亲相依为命，贤弟，你这真叫人羡慕呀……”

“是啊，我也从小死了父亲，是娘一手将我拉扯大的。”

胡母走了过来劝慰道：“不知这位书生郎为何要投水自尽？有道是‘船到桥头自会直，车到山前必有路’，不要一时一事想不通就……”

王有龄愧怍地笑了一笑：“伯母教诲，在下一定谨记。不瞒伯母说，

在下王有龄，福建人氏。父亲曾在云南曲靖任五品知府，后被当地豪绅诬陷，摘了顶子无颜回老家，才流落浙江。他用生平积蓄为我捐了个‘盐大使’的虚衔，可我一直无钱补缺。近来更是断了生计，谋职无着。以致穷愁潦倒，方落到今天这样山穷水尽的地步……”

“啊……想不到兄长还是一位官老爷！小弟有眼不识泰山，失敬！失敬！”胡雪岩不禁肃然起敬，站起来欲行礼。

王有龄一把拉住他道：“不要这样！我们还是以兄弟相称为好。要不是你，别人面前我绝不提说家世，以免惹人耻笑。其实，这种徒有其名的虚衔有什么用？还不如一件旧衣衫，换不回一文钱。”

胡雪岩偏要刨根问底，因为欠钱庄大宗银两的也有这等虚衔官老爷，架子还撑得老大呢，遂问道：“既然你是盐大使，浙江沿海有那么多盐场，为什么不给你补一个实缺呢？”

“兄弟你只知其一不知其二，补缺还得花一大笔钱哪！”王有龄苦笑着头，遂将这个称为“捐纳”的制度，给胡雪岩说了一个详细。

捐纳就是拿钱买官，历代皆有，只不过大清朝更盛行罢了。道光以来，跟英国接连两场战争，均以割地赔款告终。大清财政拮据，在“救穷”的各种办法中，捐纳成了首选。朝廷规定，捐纳大致可分捐实官、捐虚衔、捐封典、捐出身、捐加级记录、捐分发、捐复等数种。要价最高为捐实官。京官自五品郎中、员外郎以下至未入流的兵马吏目，外官自四品的道员、知府到未入流的县仓大吏，数百种实职官缺按级标价，均可一手交钱一手交货。捐虚衔则按捐实官价格减半或六成。

本来，通过科举进入仕途的人数已经足够吏治所需。但因国库空虚，军费浩繁，赔款甚巨，为筹措资金，朝廷便大肆卖官，致使社会上官多如鲫，并形成了庞大的候补官员队伍。捐官者十几年得不到一次差委，几十年不能署一缺的极多，王有龄便属这种情形。若想及早补到实缺怎么办？可以加捐分发，只要又一次出到足够多的钱，就可以立即分发，从拥堵的仕途冲开一条血路！

听完，胡雪岩讪笑道：“吓，没想到捐官还这么难！”

胡母知道捐官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便宽解道：“王老爷，人穷，志不可短，这是做人的道理，我也从小这样教导雪岩。他爹死得早，我们母子俩相依为命，不得不把他早早送进‘开泰’钱庄当学徒，只指望他能学好，才有出头之日。先生，你说是不是？”

王有龄点头道：“伯母说得极是！雪岩兄弟有您这样的慈母关爱和教诲，何愁没有锦绣前程。我王有龄今天得以重生，真不知道怎样报答你们才好。”

“区区小事老挂在嘴上念叨就不好了，雪岩不也是着螺蛳姑娘救过命

么？”那母子俩皆抢着道。

正说着，客厅门口出现了胡妻素娟，她用托盘端来两碗酒余蛋汤，正袅袅冒着热气。见有生人，她不敢冒失，立在门首道：“娘，点心做好了。”

胡母上前接过托盘，把两碗点心放在他俩面前道：“来，快把这老酒、姜汤、糖余蛋趁热吃掉，驱驱寒气。”

“有龄兄，这就是贱内。”胡雪岩指了指素娟。

王有龄忙起身施礼：“哦，有龄拜见夫人……”

素娟虽然相貌平平，却生得富泰丰腴，面皮白净，只是举止有些拘谨，显然没见过什么世面。她蹲身给王有龄回礼，道了个万福。胡母倒是有些大家风范，让王有龄不必如此多礼，以后就把这儿当作他自己的家。说着，她再次把一碗蛋酒递到他手上。有道是渴时一滴如甘露，一碗蛋酒不值什么，却让身心都极狼狈的王有龄感动。临行，胡雪岩往他手中塞了几枚铜钲说：“给老伯买份宵夜。”

天开亮口，胡雪岩已收拾齐整。走出家门，他一溜小跑出了元宝街那条深巷。天寒地冻，牛筋底布鞋避开那些结了薄冰的地方，步步踩着街石上那些粗糙拙劣的图案，或是铁钻凿出的石槽印儿上。他稳笃、疾迅地跑过巷口，跑过石桥，跑过一家又一家插门闭户的店铺、房宅。

店门还未开启，“开泰钱庄”几个镏金大字尚在熹微的晨光中若隐若现，胡雪岩就已经提着杭城那种最常见的小套篮，走供钱庄员工出入的一道便门进了院子。

此时，钱庄账房的大伙计、胖子章水祥打床上坐起，正伸着懒腰。胡雪岩会在这时一手端着脸盆，一手提着小套篮进来问：“章大伙！您起来了？洗脸水已经备好，早点也给您买来了。”他放好脸盆、小套篮，跑到床边，拿起衣裤，服侍章水祥穿戴。

章水祥不过是个伙计头，虽心里舒服着，却真有些不好意思：“雪岩，你真勤快！一年三百六十天，你总是天蒙蒙亮就赶到店里，还这样周到侍候我，嗨，不说了不说了……”待章水祥落地，胡雪岩已拿起扫把扫起地来。

章水祥下床便拐到屋角，拿起鳖形陶质夜壶，一边撒尿一边犯荤：“雪岩，生平刚触到女人，晚上不胶在她身上？大清早怎么能起得来？嘿嘿！”

之后，章水祥开始洗脸，胡雪岩习惯地去拎尿壶：“唷！这么满呀，你昨夜又喝了不少酒吧……”

章水祥便回答哪个普通客户请他了；哪个老板轧头寸，请钱庄何掌柜附带叫上他了；何掌柜宴请哪位吏目、哪位师父让他陪酒了，然后铺派他当天的活计。

“尿壶你放着，等会儿让打杂的阿四去倒。你帮我把抽屉里的账簿拿出来，算一算，看看那个到底没补上上饶知府的老赖，一共欠我们多少钱。”

胡雪岩应了一声，重复了一遍，这是钱庄的规矩，也是胡雪岩当学徒时养成的习惯。章水祥则坐到账台上，悠闲地喝着豆浆、吃着包子，早点可是一天一变的。

胡雪岩则坐到一张小桌边，翻着账本，打着算盘：一笔好账，一手好字，一副好体魄。三年学徒，钱庄就整这三样，徒儿就操这三桩。胡雪岩手指在算盘上快速如飞，敲得算盘嘀嘀嗒嗒响成一片。

“三年多下来，那个老赖一共欠咱们三百五十四两银子。”胡雪岩算完后道。

“就那么一点，不会算错吧？”

胡雪岩这点自信还没有？毫不含糊道：“不会。”

“这个老赖，一直没补上饶知府的空缺，欠我们的账三年多了，我都让他弄糊涂了。按理说，客户都是我们的衣食父母，但这些候补老爷最难伺候，软的不行，硬的也不行。一旦他补上了官，我们还得求他们。唉！”章水祥一脸不高兴，放了呆账、死账，重则挨罚，轻则也要看老板的脸色，说你把他的银子盘没了！

这又是一个等着当官补缺的！胡雪岩心内想这，嘴上却应和道：“是啊，我们是钱庄不是放高利贷的，不能乱来一通，什么手段都用上。”想起昨天那一幕，不由得自言自语道，“昨天那个王有龄，也真可怜……”

章水祥放下碗：“雪岩，今天你随我上门讨账去！临近年关，不能再让这个老赖赖过了年。今年再讨不回，我们只好自认晦气，吃倒账了。”

闻言，胡雪岩惊得声音都变了：“吃倒账？我们亏不是吃得太大了吗？”

“那有什么法子？只能自认晦气。”

胡雪岩跟着章水祥，挟着算盘、账簿，上门讨账。由于没走昨天那条路，胡雪岩暗自有些庆幸，心想：不知有龄兄家里怎么样了？今天又有讨债的上门吗？不看见好，看见了帮不上忙，让人心里难受。到了赖宅，自然是门庭冷落车马稀，几家近邻出来看热闹，议论纷纷：

“‘开泰’的章胖子上门逼债了，赖家又该倒霉了。”

“过年、过年，年关最难过。唉！这年头……”

青瓦上覆着积雪，粉垣上石灰剥落，黑底金字“赖府”宅牌，对开大门紧闭。胡雪岩前去敲门，敲了几下无人回应。

“再使劲敲！这老赖无钱去外地，只好成天躲在家里。”章水祥向胡雪岩挥手吆喝，他只得继续把两扇门拍得山响。少顷，门内有了响动：“谁呀，敲门什么事？”

章水祥正欲回答，胡雪岩朝他使个眼色，遂把嘴贴在门上，拿腔作态道：“我找赖老爷，江西上饶府送年货来了。”

半晌，门“咿呀”开启了一条缝，一双眼睛朝外打量着。胡雪岩一挤便推开了门：“是赖老爷吧？把门再开大些，年货在后头呢……”

门大开，露出一位猥琐潦倒的官老爷。年约四旬，面白无须，头戴一顶有了窟窿的青缎瓜皮帽，身穿一袭缀着补丁的富贵团花宁绸棉袍，脚着一双开花高拱棉鞋。他左右瞧瞧，一眼看到后边的章水祥，连忙要把门重新掩上。

胡雪岩用手把门抓住道：“且慢！赖老爷。”

“不！我不姓赖，你找错门了，我不认识你。”赖老爷连忙说着，就想关门，但门被胡雪岩抓牢了。

章水祥大步上前笑道：“没错！你不认识他，总认识我吧？”

不由分说，章水祥强行把门推开，对方只得无奈地松了手，低头耷脑将二人让进了客厅。

两人面对相坐，桌上一杯白开水。但见四壁萧条，别无长物。章水祥递过去债条问道：“赖老爷，你瞧瞧！这是不是你亲笔写的？”

“没错，是我写的。”赖老爷接过匆匆扫了一眼。

章水祥疾言厉色道：“三年前，你借我们钱庄这笔钱，言明一年内归还三百两银子和利息。现在三年过去了，你一文未还，我们每年来讨账，你总是东躲西藏、左推右赖，耍尽鬼把戏……”

赖老爷挺直身躯，有些强项模样：“这字据是我写的，这钱也是我借的，我堂堂正正一介候补知府，怎么会做出欠账不还的无赖勾当呢？章胖子，你也太小看人了。”

“那好，你既然认账，那就把这三百两银子全部还来！”章水祥拍了拍借条。

“这账……我满心想还，等补上了‘实缺’就把这宗欠债一笔了结。没想到这‘补缺’的事儿一拖再拖，藩台衙门的上谕就是一直没有下来……”赖老爷口气稍软。

“借钱最讲究信用。赖老爷，你这笔欠账已整整三年了！如果每一个客户都像你，我们钱庄早就关门大吉了。你总得为我们想想办法吧。”章水祥说罢，把账簿往桌上一扣，掇过一张条凳，拦在客厅门口，表示自己打算“坐索”！

赖老爷一脸的懊丧：“我实在是无法可想……我是读书人，身份名节是最要紧的！”

章水祥是老钱庄了，深谙欠债人那套把戏，冷然道：“赖老爷，你这一套孔孟之道我耳朵都听得起茧了。可我们是开钱庄的，只认银子，不认空话，你只要把欠账还清，我们立马走人。否则，我们只好坐等了！再不行，让伙计把铺盖也搬来，在你家吃年夜饭。怎么样？”他双手往二郎腿上一搁，大有不给钱不走人之意。

一只瘦歪歪的灰猫，饿得“喵喵”直叫，绕着主人裤腿转个不停。赖老爷气得一脚将它踢开，胡雪岩有些不忍，抱起瘦猫放缓语气道：“赖老爷，我们章大伙也是没法子啊！眼看年关临近，老板催逼得紧，他才亲自带小的登门相扰，还求赖老爷成全。”

“你是……”赖老爷这才注意到了这个小伙子。

“小的胡雪岩，跟随章大伙跑街。”胡雪岩总是那么和婉。

赖老爷提过一只瓷茶壶，想往茶杯斟水，可壶是空的，他只得放下。他觉得这位小伙子说话还中听一点，但自己实在是没钱，便犯起横来了：“不管是你章大伙，还是小跑街，反正我已把话说尽，要钱没有，要命一条！你们就看着办吧。”

不管二人重说轻说，做张做智，赖老爷只把双手笼在袖管里，死死咬住两个字：没钱！

回到开泰，章水祥气得把账本重重摔在桌上：“呸！从来没见过这么死皮赖脸的人！三年上门讨账，居然一毛不拔，真是世上少有、人间绝无。”

胡雪岩也叹息了一声：“大伙计，看来他真是穷得叮当响。”

“你怎么知道？”章水祥怒气冲冲，照规矩，三年追讨不还的账就要被挂名“死账”了。

“你们争吵时，我就里里外外、角角落落仔细看了一下，他家中确是一贫如洗，那么冷的天，床上只有一条破棉絮……”

“这也算是个候补知府！看来再讨再逼也是白花力气。唉，只能把这笔钱作为‘倒账’一笔勾销了……”章水祥像个泄了气的皮球，说罢，他就去见了何掌柜。

好在三年前这笔借款，正是何掌柜亲自关照要借给赖老爷的，掌柜的只能自认倒霉。章大伙回到账房，坐下来翻开账本，用毛笔蘸墨，在姓赖的名字上打了个大黑勾，然后，无可奈何地把借条揉皱成一个纸团，丢进了挂在壁上的大纸篓里。

胡雪岩昨日已得了些捐纳的道道，便规劝道：“章大伙，目前官场黑暗，时局纷乱，像赖老爷这样的人不少。我倒觉得在这种乱世，正是我们钱庄发财的好机会。只要这些老爷补上官，一定会提供钱庄一些业务，您说是不是？我们不该泄气，反而要有心去开辟这一笔笔财源。”

可章水祥对此事情绪不高，随便应付道：“好吧，我今天还有个应酬，你将这账房里外打扫一番，今天是腊月掸尘的日子。”

“您去吧，这儿有我呢。”

章水祥走了，胡雪岩拿过屋角长长的鸡毛掸帚，借了一张凳子搭脚，从屋梁一直掸到墙壁。掸到壁上那个菱形的大纸篓，上有“敬惜字纸”的字样。

胡雪岩若有所思，他将纸篓摘下，倒出所有的字纸，一张张查看。最后，他把赖老爷那张被揉成一团的借据在桌子上抹平，默默地塞进了衣袋。

第三回 死有梦火葬亡父西溪地 心皆迷瞎指职官城隍山

转眼已是清明。西湖碧波连天，轻舟画舫相续。三潭印月的倒影映在水中，被兰桡划成碎片。湖面生皱，碧水花心，晴波荡漾，难聚难分。六桥烟柳，风光旖旎。仕女弦歌，在堤上柳下尽皆把春怀散了。

螺蛳荡着双桨，载着二人在西湖上漫游。王有龄立在船头，信口吟了一首《西湖诗》——

锦账开桃岸，兰桡系柳津。

鸟鸣为劝酒，花笑欲留人。

胡雪岩虽不精于此道，可到底身在景中，觉得这短短二十个字，把西湖风光、游人如狂的景色皆写到了。这位仁兄，也称得上是位才俊了。可惜命运对他不公，一身敝旧的青布长衫，下摆上还留着些污渍，真令斯文扫地，旁观者心寒！

移时，螺蛳姑娘把小船停泊在苏堤桥洞下的湖边，她在船尾架起小炭炉，开始烹炒螺蛳。胡雪岩展开那一张揉皱的借据说道：“嗨！薄薄一纸借据，难倒一条英雄汉。你看……”

王有龄一看，感触良多：“是啊，人有时就差一口气。我就是无钱到京城去补‘实缺’，才落得上不着天、下不着地的境地，穷得连年都不知道怎么过了！”

“你好比虎落平阳，英雄末路，我一定要想法拉你一把心里才好受。你定有出头之日。”胡雪岩认真地说。

“谢谢你的吉言，雪岩兄弟！”王有龄笑得有些凄凉。英雄末路，自己还说不上，但自己也是一个有胆有识、讲良心重操守的读书人。如今蹉跎杭州，蹇蹇难进，能有他这样的知心朋友，不断为自己打气，摩拳擦掌地要帮自己一把，这不仅让王有龄感动，也给他干涸的心田注入了一股清泉，增添了他对未来的信心。这不，他俩又生着法儿拉自己来领略西湖春光，让莆风春水荡涤心中的渣滓，他觉得心里亮堂多了。

螺蛳姑娘端着一大盆炒好的螺蛳来到船头，招呼他俩道：“来来来，吃酱爆螺蛳！我刚从河里捞起，魂灵儿都还没有散呢！再有钱的人家也吃不到我这样的美味！”

“好！有龄兄，我们一起来吃。”胡雪岩撮起一颗，用嘴“啗”的一吸，便丢下螺壳，晃着脑袋吧嗒着说道，“啧啧，真是鲜美无比！”

王有龄也拿起一颗，学他样子塞到嘴里，但“嗞嗞”连吸几下，就是吸不出来，他瞧了半天后道：“这就像我那盐大使的虚衔，再求不得，也绝不轻言放弃！”说罢，他将螺蛳整个丢进嘴里，咯啦、咯啦几下咬碎，再把碎壳吐出来摊在手心里嘟哝道，“诚难！然终入吾彀矣！”

见状，螺蛳姑娘笑道：“看我的！”她耍魔术一般，一手丢进一颗，“嗞”的一声，随即吐出空壳；另一手又丢进一颗，“嗞”的一声又吐出空壳。

“你这……哪是吃螺蛳，简直在耍把戏。”王有龄看得呆了。

“还有呢！……”螺蛳姑娘得意地说着，她又变戏法一般从船舱中取出一小坛酒，上面还蒙着红布。

“酒！哪儿来的？”胡雪岩问道。

“偷的。”

“偷来的我们不喝。”

“不是偷别人的，是偷我老爹的。他成天喝酒，把家都喝空了。喝醉了就骂人，还打我和弟弟……”

螺蛳的娘在生弟弟时患产后风死去，螺蛳姑娘很早就在为家计操劳了，又摊上这么个嗜酒如命的爹，那个家真没什么值得留恋的。但今天是邀有龄兄来西湖散散心，便不想提那些扫兴的事。胡雪岩赶紧把她的话头子截住，打开坛盖咂嘴道：“哟，还是一坛‘女儿红’呢！螺蛳姑娘，这是为你出嫁准备的吧？”

越俗女儿降世，必请人用糯米煮酒，拿大缸小坛严封，视家境而定。再将缸坛深埋地下或藏于窖内，待女儿长大出嫁，将酒取出，连同嫁妆一同抬往男家。此酒色泽暗红，清冽甘醇，芬芳无比，故称作“女儿红”。

哪知这句话又触动螺蛳姑娘的心事：“出嫁？谁会要我这个漂泊江湖、四海为家的小螺蛳？最多嘬一口，就把壳往河里一丢……”话没说完，她就用怨恨的眼神望着胡雪岩，那怨恨中又隐含着凄凉、无奈。

胡雪岩的心似被刺了一刀。一个正当豆蔻年华、又美丽动人的少女，注定了不能和自己心爱的人在一起，那是多么的痛苦和绝望！胡雪岩的心因她的痛苦绝望在滴血，这个被刺的伤口是永难愈合的啊！更何况是自己辜负了姑娘，把本当比翼双飞的天空变成了绝域。他几乎毫无防范就跌入了一个温柔的陷阱，接受了替他安排的这场婚姻。他有何面目享受少女的这番殷勤？他怎能没事人一般去喝她降临人世时的封缸酒？亵渎她象征幸福的“女儿红”？胡雪岩的脸刹那间没了血色，他把“女儿红”的坛盖无声地复原，低头审视坛盖是否严丝合缝，拿手按住，将酒

坛置于自己的保护之下，用充满歉疚的眼神望着她。

“你怎么啦？倒酒啊……”螺蛳姑娘大声道。

“是我……对不起你……”胡雪岩的嗓音喑哑，眼睛泛潮。

“对得起对不起又怎的，你扯这些干什么？快倒酒……”螺蛳姑娘瞪了他一眼，“叭叭叭”在舱板上摆了三只广口粗瓷的小碗。

胡雪岩用一种乞怜的眼神看着她，嘴里迟疑道：“这酒还是……”

一语未了，螺蛳姑娘劈手把他按住酒坛的手拽开，一把抱过酒坛，语声、眼神都带着凌厉道：“你装什么多情的种子啊？这酒是特为王大哥从地下取出来的。王大哥流落杭州多年，只怕还从未品尝过这里的‘女儿红’……”

她满斟三碗酒，先自掇了一碗，冲王有龄道：“王大哥，我敬你……”说着，她仰头一饮而尽。见此情景，胡雪岩和王有龄都惊奇地看着她！

螺蛳姑娘放下碗道：“你们看什么啊？快喝呀！”

王有龄大呼道：“好酒量！你还是个酒中豪杰呢，螺蛳姑娘！”

“啧啧，想不到你这么能喝酒？”胡雪岩也咋舌道。

螺蛳姑娘又恢复了她的野性、爽利：“是呀，我也不知道自己酒量究竟有多大，反正从来没醉过。我在娘胎里就是酒鬼的种，生下没断奶，老爸就喂我酒……城隍山的范瞎子给我算过命，说我这辈子当与酒结下了不解之缘。”

王有龄受到感染，像上了战场一般道：“听君一席话，比酒更能消愁，多谢螺蛳姑娘，喝酒喝酒！”他一仰头把酒喝下，然后抹了抹嘴道，“我们三个人今日能一起在西湖相聚，也是前世修来的缘分。”

只有胡雪岩望着酒碗怔怔发呆，细细品味着“缘分”一词，心内道：“我跟螺蛳今世还能有‘缘分’么……”

接连几日暴雨，王有龄家的破屋无法栖身。这天下晚，他从茶馆收工回家，见院子里的枯枝、败叶、草皮飘浮在去无定向的积水里，慢悠悠打着旋，便急急推开破门，嘴里叫着爹。

见没有回应，他连忙冲到床边去探望父亲，同时点燃了小桌上那半截蜡烛。烛火摇曳，幽暗的光线照着一块铺着稻草的门板，上面是一床破棉絮。棉絮已经湿透，一条凌乱花白的细辫耷拉在床边。

“爹，您怎么啦？”王有龄发现父亲有些异常。

王父瘦骨嶙峋的手指向屋顶，嘴里哼着。原来，从屋瓦的缝隙中，滴滴答答的漏着雨水。

“爹，您为什么不找个东西来接漏呢？”

“屋里……已没有东西了……”王父声音喑哑。

王有龄仓皇四顾，确实没有盆罐什么的，东西都被那帮讨债的人给砸光了。只有屋角一把赭黄大油布伞，那帮人大约没有发现，王有龄就要去取。王父急了：“不，不要用这个……”

王有龄大不以为然：“现在是什么时候了，您还要宝贝般护着这把破伞！”

“不要用这伞来挡雨接漏……”王父挣扎着要坐起来，他伸出瘦骨嶙峋的手作拦阻状。

王有龄不管，他径自打开了伞——桐油涂的伞面上写满密密麻麻的人名。这是王父在曲靖任上为百姓办成了几件事，当地百姓送给他的“万民伞”。这是他为官一任留下的仅有的纪念，也因此开罪了当地一些富豪豪绅。

“人都快要冻死、饿死了，这万民伞还能当饭吃、当被子盖？爹，你快醒醒吧！那么多大小官吏，那般刻薄地对待你、欺压你，你还留恋官场什么哟？”王有龄有些悲愤。

“负我的都是些贪官污吏、土豪劣绅。老百姓可没有负我，这、这万民伞上可见民心。”王父依然固守着人生信条。他又喘了起来，这是宦海生涯中，唯一让他感动的东西了。

“民心，民心又有什么用？掌大权的还是皇亲国戚、达官贵人。要不，我这‘盐大使’空缺早就补上了。”王有龄愤懑地说。

“是啊！为父最大的憾事，是生前未见你功成名就、创家立业。但愿老天长眼，将来总有时来运转的一天……刚才、刚才我……梦见一位神仙，指点你去北方，北方才会有贵人相助……”

王有龄捉住父亲颤抖的手，把他捺到破絮下面。京师在北方，皇上在北方，当然贵人在北方，这样的事还要神仙指点？王有龄知道父亲出奇的固执，像哄小孩似的说道：“爹，您为儿子的前程操心，做梦都在给儿子找出路，但这只是个梦，千万别当真。”

“不，这梦肯定能成真……你要千方百计去北方，到京城去，补上个实缺，做个为百姓的好官……”王父喘息着抖抖索索从枕头下抽出一部手稿，无力地递给王有龄。

王有龄接过，封面上是隶书写的《宦海政要》。他许久都没有看到父亲堪称大家的隶书了！翻开这书，里面是一行行工整的小楷。王有龄动情地说：“父亲，您对孩子的期望，孩儿会永记在心。要么不当官，要当官就一定做父亲那样的人……”

王父欣慰地点了点头，随着一阵剧咳，他已经上气不接下气了，只得闭上双眼。

王有龄急忙去倒水，可桌上水罐里却没有水。再到小炭炉上去拿药罐，药罐里也倒不出药汁。

王父又一次睁开眼睛：“别忙了……为父马上……要去九泉之下见你娘了……孩儿，有朝一日，你可要把我的遗骨运回福建……与你娘合葬在一起……”

也许他想象到了那个辉煌的有朝一日，他焦黄的脸上漾起了笑纹，枯槁的眼瞳也有了一丝欣慰。他就保留着这笑、这欣慰，黯然告别了人世，无力的手猛地向下垂落。王有龄悲怆地叫了一声“父亲……”双膝跪了下去。

屋外的积水不知何时已越过了门槛，在霉潮发黑的泥地上逡移，湮漫开去。在这幢就要倾颓的老屋里，所有的洁净之处都被这横流的脏水浸渍污染，也有些轻薄浮浪之物，随着这汤汤浊污流活跃起来，以为找到归宿了……

没有挽幛，没有花圈，蹚进污水中的只有王有龄新结识的这两位朋友。螺蛳姑娘驾着小船，把王父送到杭州郊外的西溪湿地，在一个港汊交错的地方找到一片荒洲。这里野花杂驳，荒草萋萋，鸥鹭流连，狐鼯时窥。他们砍了很多小树，火化王父的尸体。王有龄披麻戴孝跪在火堆前，放声号啕：“爹！孩儿不孝，竟没有棺木将您老人家盛殓，运回家乡……”

螺蛳姑娘见王有龄这般伤心，不忍再看，转身跑到一棵大树下默默流泪。王有龄看到撑开在阳光下的万民伞，疯狂地冲过去，拿起来要投进火舌卷舒的大火中。胡雪岩见状连忙过来拦阻：“这‘万民伞’不能烧掉，有龄兄！”

“人都死了，这伞留着何用？父亲既然那么珍爱它，就让它伴着父亲一路同往黄泉吧……”王有龄嘶叫着推开胡雪岩，将大伞扔入火堆……

火舌跃动，很快吞噬了伞面……胡雪岩又一次伏地而拜：“也好，那就把它当作纸钱，烧给一位好官吧！”

“苍天哪……你为什么要让一位好官的结局如此凄凉呀……”王有龄悲愤地跪倒在地，仰天长啸。可回答他的，只有湿烟、乱鸦、白水、黑沼。化作黑蝶的纸灰，在迷离的荒草上空飞舞，迸碎，飘散无踪……

穿过复杂的港汊溪河，小船矣乃，送他们回家。王有龄坐在船头，双手抱着盛有遗骨的陶瓮，神情肃穆。胡雪岩想安慰朋友，可又无法开言，只得默默地往河上撒着大把、大把纸钱，边撒边祈祷着：“王老伯，一路走好，一路走好……”

小船驶出野河，就要拐进运河。螺蛳问道：“准备在哪儿靠岸？”

胡雪岩给王有龄拿主意：“有龄兄，现在只好把令尊的骨灰放到铁佛寺暂厝，等我们有了钱，一定把令尊的骨灰运回你福建老家，入土厚葬。”

“有钱，可我们到什么时候才能有钱？”王有龄不信地摇了摇头。

“总有那么一天的。那时，我不光要办钱庄、当铺、药店，还要开办义庄，免费施舍棺材和坟地，让那些死了的穷苦人全都入土为安。”胡雪岩第一次吐露了他的心声。

“贤弟，你好大的口气！足月只能拿到一吊多钱的小跑街，穷得连买顿烧饼油条都要掂量掂量呢，还想办什么大事业！”王有龄的语气终是免不了凄凉。

“会有那么一天的！有龄兄，有句话我早想问你了，可一直没说出口，不知该不该问？”胡雪岩十分自信。

王有龄神情悒郁地望着他道：“我们如亲兄弟一般，有什么不能问的？问吧！”

胡雪岩一本正经道：“我看你不是个没本领的人，你比我前程远大，将来肯定会做大官，何必一天到晚在茶馆里打发日子？”

王有龄摇了摇头，一脸的茫然。

“哎！你大白天说梦话吧？雪岩哥，安慰朋友也不要说这种九天大话。”螺蛳姑娘在后边取笑。

胡雪岩执拗地说：“不，我有一本《麻衣神相》的书，对照着给有龄兄反反复复看过相。”

“那你为什么不给自己看看相呢，你能否大富大贵？”螺蛳姑娘一脸坏笑地说。

“眼睛长在额角上，只能给别人看，不能给自己看……”胡雪岩做出江湖术士的样子，忽然转过头凝视着螺蛳姑娘说，“螺蛳，我看你将来准能当个阔太太、贵夫人！”

“什么？我一个摸螺蛳的……能当阔太太，贵夫人？螺蛳壳里做道场，只怕贵不起来吧……”此时，小船已经靠岸，螺蛳一边拾掇，一边

道，“如果你们真想算命，明天我陪你们上城隍山，去找那个十有九灵的范瞎子……”

城隍山又名吴山，是杭州一著名去处。山上道观、寺庙林立，巫师、相士漫山都是。数不清的掌故和传说，簇拥着古麓飞檐，环绕着那些浓荫匝地的古树，借助怪石岩的精魂代代传承，吸引着无数香客、游人，以及虔诚的朝觐者。他们在无意间充当了相士、瞽盲的衣食父母，使这些民间祸福的预言家、天命人命的信使者蝇营狗苟，将现实和未来那些无尽的失望与希望连接起来。

这日得闲，螺蛳姑娘领着胡雪岩、王有龄走大井巷来到城隍山。他们一行穿过赶庙会的人群，走过“十二生肖石”，朝城隍庙走去。

一家又一家看相、测字摊，向他们一行吆喝，邀他们算命、看相。螺蛳姑娘轻声提醒：“别理睬他们，这些都是江湖骗子，说得天花乱坠，全是骗钱混饭吃的家伙。”

胡雪岩忽然觉得有些滑稽，还真算命来了？便问螺蛳道：“你就那么相信范瞎子，他真有那么准？”

“这瞎子阴阳无差、祸福有准，号称‘范半仙’！他又不知道我爹是酒鬼，却说我这前半辈子当与酒结下不解之缘，你说神不神？”螺蛳认真道。

胡雪岩趁机拉住她的手，关切地问道：“那么后半辈子呢？”

“后半辈子……他没有说。”

莫不是这个螺蛳姑娘故弄玄虚？王有龄心里虽这样想，嘴上却道：“真有这么神？那他肯轻易给我们算命吗？”

“别人不成，我行！他天天吃我送的螺蛳。”螺蛳姑娘不无得意。

三人来到城隍庙门口范瞎子的摊子前，只见一张油泥尘垢涸结的小方桌背后竖着一个油腻招幡，当中那个似八卦不是八卦的圆圈中，写着“算命”二字。范瞎子此时正伏案睡觉，肩膀抽动，似有鼾声。

“算命测字啦，道长。”胡雪岩生怕吓着他似的，但摊主毫无反应，仍埋头大睡。

螺蛳姑娘猛拍桌子大叫一声：“范瞎子！”

对方一惊，抬起头来，不住揉着眼睛：“喊什么哟，扰我清梦……”

“找你当然是算命、测字啦……你就别装睡了。”螺蛳姑娘咋唬着，也不知她是怎么看出来的。

范瞎子瞪着空洞洞的两只眼睛，像两扒粘稠的糖麻鸡屎糊住眼眶，正然道：“螺蛳丫头，你可别损人。我专门在这里恭候你们三位呢！”

“咦，你怎么知道有三位？范瞎子，你难道看见我们了？”螺蛳顿时便显惊讶。

范瞎子点头得意道：“不光看见，而且昨晚就梦见今天你们三个人要上山来。”

“嘿，你梦里眼睛就不瞎了？稀奇！”螺蛳姑娘笑了起来。

胡雪岩也着实感到惊奇，便道：“哦？那你就给我们算个命吧，我把生辰八字告诉你。”

范瞎子一摆手道：“不，不用了，我把你们的命全算好了。”

“哦，我的命怎么样？请你快说。”胡雪岩有些急切。

范瞎子摆了摆手：“你稍等，官大、命大的先来。”

嘿，这是什么规矩？胡雪岩一句嘟哝还没出口，范瞎子突然用手指着王有龄道：“是这位！”

“我？！……我官大、命大？你弄错了吧？”王有龄惊得连连后退。

“来！跟我进城隍庙去。”范瞎子向前一指，然后站起身来，摸到他的探路竿，领头朝庙里走去。

“干什么呀？”螺蛳不满地嘟哝。但范瞎子熟门熟路，已经进了大殿。

大殿难称崇峨耸峙，却也高大空阔，楹柱森然。殿内香烛氤氲，帷帐飘飘，善男信女们依序向城隍爷焚香祷告。胡雪岩一行来到高大的佛龕面前，仰望帐帷后的城隍爷，倒也庄严慈和，一副冲挹中平之相。

范瞎子向城隍爷一指道：“上！那是你的位置，你可以去坐这个宝座。”

三个人面面相觑，不解何意，怎的能去坐城隍爷的宝座？范瞎子竟然催促道：“去！你快去呀！”

王有龄连连惊退：“不，不，你可别吓我……”

“你今天不坐，可迟早要坐。”范瞎子有些不屑。

王有龄望着城隍爷，竟然神木楞吞，有如这泥胎木偶了。螺蛳姑娘拉了拉范瞎子的衣服问道：“那我呢？”

“我不是早给你算过啦！丫头。”

螺蛳姑娘娇嗔道：“算是算过好几次，但没有一次作准。上个月，你说我一辈子只能河沟里混，这个还算不算数？”

“算数！你生就是螺蛳命！‘螺蛳壳里做道场，呼风唤雨做娘娘’。”范瞎子十分肯定。

螺蛳啐了一口道：“呸！娘娘？我才不信你瞎说呢……范瞎子，你昨天那样说，今天又这样说，是不是信口开河？”

“你要相信人的命是会变的，随时而变，随人而变。”范瞎子为自己狡辩。

“那你就算算我会怎么变？什么时候？什么人？”

“天机不可泄漏……”范瞎子竖起手指了指天，翻白着空洞眼说着，哼起“杭州道情”，准备扬长而去。

胡雪岩尚在怔怔望着城隍爷，这庙里供奉的神灵原有些掌故传说，因不甚留心，一时竟想不起。忽见范瞎子要离开，连忙将他喊住：“哎，哎！还有我，还有我呢！”

螺蛳姑娘也忙叫道：“范瞎子……”

哪知范瞎子理也不理，只顾自己走下山去。螺蛳姑娘快步追上去，一把抓住他道：“范瞎子！这位胡相公的命呢？怎么样？”

“他……”范瞎子支吾其词。

“对！还有我呢！请范半仙为我大开金口。”胡雪岩也赶了上来。

范瞎子一阵嘬嘴，摆了摆手道：“你的命……我不敢算。”

胡雪岩更加莫名其妙：“不敢算……为什么不敢？”

“你的命太大，我吃不消算，引人求吉不求凶，但记心头益不穷。”范瞎子说罢，回头就走。

“你，你这是什么意思？”胡雪岩更觉无趣。

螺蛳姑娘又追上去把他拉住道：“别走！范瞎子，是好是坏，你总得有句话。”

范瞎子挣不脱，走不掉，便无可奈何地说道：“一定要我讲，我不是金口，是臭嘴！先把丑话说在头里，胡相公可别生气。”

胡雪岩见他说得玄乎，表面坦然，心里还是有几分紧张：“再差的命也是命，我无所谓，说吧。”

“那我说了……”范瞎子摸了摸髭须。

气氛一下子变得有些紧张，三个人俱一言不发。

“这个命……怪得出奇，人间少有……前半生，龙蟠虎斗，难以看清……后半生嘛，只看到一个结局……”范瞎子慢条斯理说到这儿，又住嘴不说了。

见此情景，胡雪岩忍不住问道：“什么结局？”

“直说吗？”范瞎子又卖关子。

“直说！”胡雪岩和螺蛳异口同声道。

“妻离子散，不得好死。”范瞎子清清楚楚吐出这八个字。

闻言，王有龄大惑不解：“啊……这是什么意思？”

螺蛳姑娘则冲上前质问：“你，你这不是在咒人吗？范瞎子！”

“姑妄言之，姑妄听之嘛……”范瞎子缩着脖子，有些蕙畏的样子。说完，他青竿乱点，掉头而去，山风吹得衣袂飘飞，那敝旧的老蓝布长衫，背上是一片白渍渍的盐花。

嘿嘿，妻离子散……胡雪岩本待来点儿自我调侃，忽然他瞅到一个熟悉的人影，虽然换了装，可还是一眼就把他认出来了。那有些藏藏匿匿的举止，立刻引起了他的注意。他让王有龄和螺蛳姑娘先回，说自己还有点事，随后便悄悄跟住了那个人。

那人绕过城隍庙，从庙右的火德祠去往后山。后山多生杂树，也有几株老枫柏及长松，皆有百年的历史，远望去森然一片。后山腰有一处圯毁的云居庵，曾经香火鼎盛，因此树林中多有路径通往山腰，那人走着偏南小径往云居庵方向去了。

胡雪岩闪身走了另一条小路，那一路绿荫掩映，林木幽深。他远远看见云居庵坍塌的断墙下立着一个妇人，穿一件水红缎掐腰窄袖衫，袖口、下裷皆镶着白亮亮的闪光缎净面花边，半寸来宽，甚是耀眼韵致。她腰间系一条髁线分明古铜色大翻波浪掩脚的绉纱裙，正翘首而望，脸上映着自林梢投下的天光，倒有几分妖娆动人。

少顷，小径上走来渔郎打扮的赖老爷，那女子叫了一声“表哥”便扑了上去，投进赖老爷怀里。这女子好生面熟！哦，想起来了，她是浙江藩司贵福老爷在外头包养的一个女子，名叫美姬便是。想不到穷得叮当响的赖老爷还有这等雅兴，欠一屁股债还有心情跑到吴山的密林中来会

相好。胡雪岩心想：下次遇上他，一定要好好敲打敲打他……

第四回 用心机送猫但求捐纳费 明大义赠佩为凑厚黑钱

王有龄请胡雪岩喝茶，以表谢意。

杭城喝茶赶早，街上尚自晨雾迷蒙，茶馆里就已热气腾腾。茶友一边喝茶品茗，一边聊天，或是谈着生意。提着大茶壶的茶博士在茶桌之间来回穿梭，不住殷勤地给茶客们冲茶续水，每有走动，便大声吆喝。胡雪岩和王有龄坐在角落的一张茶桌上，一开话匣子，居然都是昨日范瞎子的算命之事。

“有龄兄，昨天听了范瞎子的话，我一夜没睡好觉。”

“你……信吗？”王有龄望着他。

胡雪岩沉吟道：“怎么说呢……半信半疑。”

“是吗？你信在哪里？疑在何处？”

胡雪岩指天画地，一下子就激动起来：“譬如我的命，他纯属一派胡言。说什么我前半生龙蟠虎斗，又说什么结局不得好死……我才不信呢！死也不相信。我偏要争这口气，一定要混出人样儿来，光宗耀祖，让他范瞎子看看！”

王有龄抬手止住了他，沉吟道：“雪岩，你别说……我倒觉得范瞎子的话虽属荒诞，但似乎暗藏玄机……”

“哦，你这样认为？”胡雪岩有些惊讶，随即安静下来，伸长脖子听他说话。

王有龄却不紧不慢，一板一眼道：“是哟……他叫我去坐城隍爷的交椅，这是什么意思？我苦思冥想了一夜，总也猜不透。”

“我想……大概说你将来可当城隍老爷吧。”胡雪岩嘴快，忍不住。

王有龄边想边道：“杭州的城隍老爷可是一位古人哪，他是明代的杭州知府周新。周新永乐初官拜监察御史，弹劾敢言，善断疑狱。后由云南按察使改任浙江按察使，外号‘冷面寒铁’。因得罪了锦衣卫，锦衣卫诬奏周新，成祖大怒，下令处死。他临刑大呼：‘生作直臣，死作直鬼！’事后成祖发现有冤情，遂封周新为浙江都城隍，立庙吴山。城隍庙的碑文里，详细载有此事。你说这玄不玄？更玄的是周新是由云南按察使调到杭州来当浙江按察使，我……不也是从云南来到杭州的吗？”

胡雪岩也击桌道：“嗨！巧，真是意外的巧合。有龄兄，不管算命的

是真是假，你得赶紧上京城去补缺！这倒是正经事儿。”

“唉！我何尝不这样想，雪岩兄弟。长此下去，确实不是个办法。要是能去北京走走门路，让朝廷给个一官半职，那境况就会大不一样了。”王有龄一听此话便长叹。

“你去京城，能补个多大的官呢？”

“这自然是看捐银的多少了。实缺中三百多个职位，采用哪种捐法，全都明码实价，一清二楚。捐纳收入是朝廷一大财源，年入库二百余万两。近年朝廷因度用日绌，更是大肆卖官，价码一降再降，以吸引更多有钱人。一个道员衔实缺，康熙时需一万八千两，现在降到万两左右，虚衔六千两就拿得下来。”王有龄对买卖顶子小有研究，“捐官也讲个运气，如果运气好，花点钱能够‘改捐’，做个知县、知府问题不大。盐大使正八品，知县正七品，改捐花不了多少钱，可出路就大不一样了。”

“哦？那你赶紧上京城呀！”胡雪岩有点兴奋。

“难哪……要补缺，腰里没钱不成。做生意要有本钱，做官也要有本钱，没本钱谈何容易？现在，我连去京城的盘缠都没有，更甭说其他开销。唉！想想自己都气短，还是算了吧。”王有龄一仰头，喝下了杯中剩茶。

胡雪岩沉吟道：“嗯，看来这官场……也和商场一样，要投大把大把的钱进去，才能赚上一票！还要敢冒风险！”

“对！甚至比商场更诡谲复杂、更风云变幻。”

胡雪岩沉默了，放下茶杯，开始嗑起小盆中的瓜子，许久之后他方问道：“你去京城，要多少本钱才够呢？”

“嗯……五百两左右吧。”王有龄犹豫了一下。

五百两？！这可是个天文数字啊！又是长时间的沉默，胡雪岩突然一拍桌子道：“我来帮你想办法！”

“什么？……你，你有什么办法？”王有龄大为惊讶。

这一拍惊动了四周，茶博士走了过来问道：“两位，要换一壶新茶吗？”

王有龄急忙摆手：“不用，不用！这茶还可以喝。”

茶博士姓秦，年纪略长于王有龄，阅人无数，当下揶揄道：“‘盐大使’，你这官名很咸，可是说话太淡。这茶淡如白开水，还怎么能喝？我知道你经常泡茶馆，非泡到打烊才肯走，可茶钱只付一次。”

胡雪岩听他话语刻薄，立刻为王有龄打抱不平：“你不要这么势利看人，王大哥现在落魄，才到你这茶馆解闷消愁。有一天他飞黄腾达了，你想巴结还巴结不上呢！”

茶博士赶紧赔笑脸：“说句笑话，说句笑话，二位别介意。这样吧，我再给你们泡一壶新茶，算我请客！赔个礼。”

“这还差不多，将来我胡雪岩有了钱，就让你当老板。”胡雪岩这才回嗔作喜。

茶博士呵呵大笑：“胡相公，那我就指望你了。”

“一言为定……”胡雪岩伸出小指头。

茶博士戏谑地用小指与他拉钩，朗声道：“这大家伙可是都看见了。”

胡雪岩把为王有龄“想办法”的话跟螺蛳一说，螺蛳大表赞同，还与他一起商量了许多弄钱攒银的办法。可是他回到家里跟妻子素娟一说，妻子便嗔他做梦。其时他们已有了一个女儿，眉眼神情都像胡雪岩，红通通的身子正渐渐变白，十分精灵可爱。谈不通，胡雪岩便待妻子夜间熟睡，起来翻箱倒柜，却搜罗了不过一吊多钱。

素娟从梦中惊醒，拿眼瞪着他道：“没见过你这么疯邪的！你也太仗义过头了。”

“你不是不知道，我爱交朋友。人生在世，没有几个知己，这辈子就算白过了。对朋友，你真心付出了，也一定会有回报。”胡雪岩还想说服妻子。

素娟一肚子苦水，靠胡雪岩那点薪酬，怎么养得活四张嘴？她跟婆婆每天替人缝补浆洗，又做些绣品去卖，才能弥补家用，可这日子还过得不舒坦！于是她极力反对：“回报？做生意，将本图利；赌博，押下赌注就想赢一票。可你借他五百两银子，能够偿还吗？万一补不上官，这么一大笔钱，不就打了水漂？”

胡雪岩耐着性子道：“不！这其实和做生意、赌博同一个道理，我是想在这件事上冒一次险。我们家八辈子没有一个做官的亲友。我从小读书太少，要想考个功名简直是白日做梦，现在，摆在眼前有王有龄这么一个朋友，离当官仅有一步之遥，要是真能帮他当上知县、知府，那我这辈子就有靠山了。”

“可你这赌注下得也太大了！”素娟叫了起来。

胡雪岩一副认真神情：“不大，不大！五百两银子能换来一生的锦绣前程，值！我准备搏一次！”

“那你自已找本钱去赌、去搏吧！我拿不出钱。”素娟跳下床，把柜门关拢，加上长锁，然后把钥匙藏进自己的胸衣里，然后转身又躺回到床上。

胡雪岩欲待发作，忽听“哇……”的一声，床上的女儿不知因何惊醒，哭叫起来。素娟抱起她伸出一只脚，把床前的木盆刨了刨，抄了女儿一泡尿，又从胸衣下扯出肥白的奶头用力一挤，乳汁一喷好远。她把乳路弄顺了，才把乳头塞进女儿的嘴里。

过日子不容易……胡雪岩想着想着，披了件衣服出了卧房，上了元宝街，返身带上门。小巷深幽，空寂无人，黑灯瞎火，屋影幢幢。

忽然传来几声猫叫，一只小白猫从黑暗中窜了出来，亲热地绕着他的双脚“喵喵”地求助。胡雪岩情绪沮丧，一脚将它踢开。小白猫可怜地叫着，站在不远处，扭头用粲黄的眼睛瞧着他。胡雪岩立住，打量着这野猫，突然有了主意。

南阳巷口，一座幽静的小别墅掩映在大片迎春花中。金灿灿的迎春花经过剪枝修整，如同一方方绿拖呢上撒了好多金钱橘。一早，浙江藩台贵福照例上衙门公干。他是个业已发福的满人贵胄，卧蚕眉，猪肚脸，官服一穿，身架子便立时抖了起来。他包养的情妇美姬，风情万种地把他送出大门，伫立门首，手摇垒白丝绢与他作别。贵福坐上官轿，一路吆喝着出了巷子。

美姬目送官轿走远，立刻叫来婢女金子吩咐道：“你去池塘巷看看赖老爷，问问上饶那边的事儿有没有进展？如果他今天有空，就叫他过来喝茶。”

金子答应着一道烟地去了，美姬喜滋滋回身，她跨过门槛，发现门墙后忽地钻出一位青年，一张脸蛋漂亮的，一双眸子闪闪的，怀里抱着一只纯白小猫。一看这张漂亮脸蛋，美姬就知道是一个乖巧机灵、讨人喜欢的相公，便问道：“你是谁？”

“我是谁并不重要。有人让我给太太送只好猫来，以打发时光，让你多给赏钱。”胡雪岩抓了只野猫把它染白，送上门来。

“谁呀，没头没脑的……”美姬嘟哝着，把手伸进钱袋，拿眼盯着胡雪岩道，“这猫不值几个钱吧？”

“你给二十两吧。”胡雪岩张口要了个天价。

“二十两？连你这个人一起卖也不值二十两！”美姬惊得叫了起来。

胡雪岩抹了一把脸做了个怪相，嘻嘻笑道：“我就这么差吗？论年纪，我只有赖老爷一半，论长相，我更不会比赖老爷差，好歹我还有一个混饭吃的差使。我这般优秀，还给您贵太太送只猫来，连二十两都值

不起，您是想让我去找贵福大人要啊？”

“看在你这张讨人喜欢的脸蛋上，我就给你二十两银子。”美姬是何等伶俐的女人，当下毫不犹豫，纤纤玉手一挥，进屋取了两个十两的小银锞子拍到 he 手上。

胡雪岩大喜过望，深深一揖：“谢谢贵太太，我以后不会再来打搅你了！”

随后，他就想把这个好消息告诉螺蛳，与她一起分享。螺蛳约他在中河边果埠码头见面，她也要为王有龄尽一份绵薄之力。

河风习习，杨柳依依。胡雪岩和螺蛳坐在埠边的石条上，他详细地跟螺蛳谈着如何发现美姬和赖老爷有染，如何定计，如何上门送猫要钱，引得螺蛳发出阵阵恣肆的笑声，如银铃播脆、玉珰弄音。他还迫不及待地亮出那两个小银锞子说：“这是我给王大哥筹到的第一笔钱……”

说来正巧，素娟抱了一大堆衣物打附近一座小石桥匆匆走过。听到桥下熟悉的声音，立刻驻足止步，朝着声音方向望去，不禁骇然瞪大了双眼。桥下石条边，丈夫正接过螺蛳姑娘递过来的一个手巾包。

胡雪岩打开手巾包，里头是一些碎银，在夕阳的映照下闪着光芒。他好生惊诧，问道：“螺蛳姑娘，你哪儿来这么些银子？”

“这是我的私房钱。每天捞河蚌、摸螺蛳，到市集卖了钱，多数交给我爹，少数留在自己身边。与其把这些钱全让我爹泡到酒里，倒不如现在用它来帮帮王大哥，成全好事。”

胡雪岩沉吟道：“这些钱我劝你还是拿回去！螺蛳姑娘，这全是你的血汗哪！风里来，雨里去，好不容易积攒下一点私房钱，将来你还办大事呢！”

“大事？……不知道这要到何年何月呢。我命中注定的人在哪里？谁会看得起我这颗又穷、又苦的小螺蛳呢……”螺蛳神色黯然。

“螺蛳，我求求你，过去的事求你别再提了。说一千、道一万，全是我不好。你这样聪明能干、心肠又好的姑娘，人见人爱，怎么会没人要呢？我、我……”胡雪岩一听她说这话就心痛、发急，差不多要流泪了。他不再说话，只深情地凝望着她，脸上是难以言说的痛苦，心中是不可名状的悲哀。

唉，我总是管不住自己的嘴。看到胡雪岩痛苦的神情，螺蛳又感到后悔了，她有意转移话题道：“你一定是在看这块玉吧？”她从脖子上取下一块玉佩，“这是我不久前从河里摸螺蛳摸到的，不知值不值钱？”

胡雪岩接过玉珮仔细打量起来，这是一块质地很纯的翠玉，绿得发

蓝，蓝中见青。造型也很古朴，一头大一些，一头小一些，小的一头钻有一个圆孔。表面刻有相连的钩带花纹。懂玉的人都知道，越是年代久远的玉饰件，越是造型简单，纹饰简朴。

“有道是黄金有价玉无价，这块玉没准能卖个大价钱……”胡雪岩半瓢水，指指点点给螺蛳解说，两个脑袋凑在一起，笑语喧哗。

后来，螺蛳亲手将玉佩给胡雪岩戴上，胡雪岩紧紧握住她的双手，不住摇动。

桥上的素娟再也看不下去了，她转过脸来，撩起腋下的手绢擦泪，差点哭出声来。远远地，王有龄沿着土路走来，素娟一见，急急抓起衣包，捂着脸朝桥下走去，很快没了身影。

胡雪岩回到家中，已是酉正时分，他洗漱后来卧房，见素娟坐在床沿上不住拭泪，早已哭得皮泡眼肿。

“出了什么事？”胡雪岩哪知道斜阳、古桥上发生的事。

素娟不语，反而哭得更凶，胡雪岩有点慌神了：“你轻点声好不好，别惊动娘。有什么，当面锣对面鼓，不要变成一只闷葫芦，让人过元宵节（猜灯谜）！”

素娟顿时发作了，猛抬头问道：“谁是闷葫芦？你快老实说清楚！自己在外边做了亏心事，还要回到家来欺侮人。”

“我做什么亏心事啦？我又没有在外头烧杀抢掠、偷鸡摸狗。”胡雪岩有些莫名其妙。

素娟一把抓住他脖子上那根布带道：“你把藏在里面的东西拿出来。”

“拿出来就拿出来。”他伸手从领口里掏出玉佩，“不就是一块玉嘛。”

素娟的声音尖利、震响，如同一根雷公竹在火中传出爆响：“这不是普通的玉佩，是你们的定情之物！”

胡雪岩把一张脸拧得像麻花，干笑几声道：“定情？我和谁去定情？这辈子我只同你定过情。”

“你……和那个摸螺蛳的小丫头……”素娟脱口而出。

胡雪岩夸张地摊开双手道：“天哪！这真是天大的冤枉。这玉佩是螺蛳姑娘帮助王有龄进京的，她叫我到当铺去当一笔钱。这怎么是定情之物呢？要说定情，也是王有龄与螺蛳姑娘定情，你不能将红萝卜算到蜡烛的账上。”

“反正你们俩从小在河边，不清不白的日子已经很久了。娶了我，你们还藕断丝连，这种见不得人的事，别以为我不知道！连元宝街的人都知道……”

正吵嚷间，卧房门砰砰响了两声，传来胡母的声音：“你们怎么又吵上了呢？”

胡雪岩忙去开了卧房门，胡母没有进来，立在门首狠狠瞪了二人一眼：“家门和顺，虽饔飧不继，亦有余欢。似你们二人，遇事不通商量，有了过节，又不能互相宽宥忍让，定要针尖对麦芒地较量一番，便只落得个吵嚷，哪里和顺得起来？”

胡雪岩忙道：“娘，我们省得了。”

素娟也只身来到卧房门口，做出一副低眉顺眼的样子：“是我的不是，是我误会雪岩了。娘你回房歇息吧。”说罢，衿衽福了一福。

胡母一时也难断是非，不再多说什么，缓缓回房去了。这一夜，素娟便只扔给他一个脊背。胡雪岩轻悄悄抚着胸前那块玉，半睡半醒着，便觉得这夜很深长。

第二日，胡雪岩携玉去了“仁济”当铺。

高高的柜台后面，坐着一个精明强干的瘦老头，正在咕嘟咕嘟抽水烟。

“当！”一只手伸进柜台小窗口。

瘦老头停止抽烟：“当什么？”

“一块玉佩。”胡雪岩把那块晶莹古朴的玉佩放到了柜台上。

瘦老头接过一看，顿时双眼一亮，爱不释手地把玩这块玉佩，却又要职业性地掩饰住内心的喜悦。

“能当多少银子？”胡雪岩两眼晶光灼灼地盯着瘦老头。

“多少银子……你说这小小一块玉，能值多少银子。”瘦老头装出十分不屑。

“当个几十两不成问题吧？”胡雪岩不太懂行情。

“你倒想得好！几十两？给你一两、二两银子已经算开价很高的了。”瘦老头居高临下，眼睛根本不看人，只盯着那块玉。九行十八作的伙计，最把自己看作牛的就算当铺了。

胡雪岩大失所望：“什么？一、二两银子……这又不是一块石头，是

一块古玉！我请人鉴定过了，年代起码在秦、汉，甚至可能是商……”

瘦老头不轻不重不急不缓：“倒是块古玉，年代嘛，说不准……可就是成色、品相不怎么好，还有一些瑕疵。你看，这里一个斑点，这里还有一个小缺口。”

“好吧，不用吹毛求疵了，当个五十两怎么样？”

“五十两？你好大的口气！小小一块玉佩，你想换回五十两银子？真是异想天开！”瘦老头故意张大嘴巴。

“黄金有价玉无价，你又不是不知道，小小一块玉，价值连城的也不少见，我要当五十两，绝对不过分。”胡雪岩仍然坚持。

瘦老头面无表情：“那就给你五两银子。”

“五两？你把玉佩还我！我拿到别的当铺去！”胡雪岩把手伸进柜台。

“干什么？”瘦老头当然紧抓不放，到手的财宝还能让它跑掉？瘦老头展开如簧之舌，大吹“仁济”价格如何公道，典当如何关照客户，押当、赎当如何灵活、便利。看看胡雪岩开始动心，他又加了价码：“好吧，看你急需用钱，就当个十两！不能再高了……”

倘不是为了王有龄，胡雪岩是不会把玉佩送来当铺的。即使素娟吃醋，在他的内心深处，他也把玉佩当作了二人的定情之物，他们相好一场的一个凭证，他脑海里一个五彩斑斓的梦——但为了王有龄的前程，也为自己的承诺，胡雪岩只得忍痛将玉佩当了十两银子。苍天保佑，但愿自己能及时赎当！黄金有价玉无价，螺蛳姑娘待他的那种情分，她帮助王有龄的那种情怀，是无法用银钱衡量的。

能想的办法都想尽了，日子像贼似的溜得飞快，并没有凑足多少银子，又一个捐纳之期看看就要临近了。胡雪岩又来到螺蛳送佩的河埠头，望着河水发呆。

关于银子，他是再也拿不出主意了。糟就糟在点起了王有龄进京的那把火，可自己却失信于人，别说五百两，现在连五十两都没有凑足。如果大地有缝，他一定走那地缝钻进去！

夕阳在河面投下一抹血红，开始带着凉意的秋风送来了螺蛳姑娘的小船，停在胡雪岩近边。螺蛳轻轻跳上埠头，立在他的身后。见他情绪低落，于是“嗨”了一声问道：“干什么呢，又在这儿发愣？”

“是你哟，吓了我一跳。”胡雪岩吃了一惊。

“看你这心事重重的样子，肯定在为王大哥的钱发愁是不是？愁，能

愁出钱来吗？还是得让我来帮你。”

胡雪岩精神萎靡，如霜打了一般：“你来帮我？”

螺蛳姑娘颌首：“是。”

胡雪岩望着她道：“你，你不是已经把积蓄的私房钱全拿出来了吗，还外加一块玉佩，我上当铺只当了十两银子。”

“我知道，离五百两银子还差得远，现在，我给你再加上一些。”说着，她递过来一张银票，胡雪岩接过一看，顿时傻了眼。他转着圈把银票反反复复看清楚了，“一百两！你，你从哪儿弄来这么多钱？”惊讶、疑惧，使他的声音都变了。

螺蛳姑娘如没事人一般，却也不似平常那么热闹、喧闹：“这你就别问了，为了王大哥，为了你这片诚意，我也想多尽点力……反正一不是偷的，二不是抢的，也没拿住人家的什么把柄去讹人家。”

胡雪岩一把拉住她的手问道：“那这钱究竟怎样来的？你多多少少总得给我透个底，否则，我也无法向王大哥交代。”

螺蛳的神情突然变得悒郁，低下头，仿佛在沉思默想，许久，她轻声道：“别问了，再追根究底我也不会告诉你……”

“那……”

“没什么不可告人的，过几天你就知道了。好了，我要走了，省得再给你家那个看见……”螺蛳很匆忙很坚决地打断了他的盘问，没等他做出反应，她就匆忙跳上小船，解了缆绳，一边忙乱着一边道，“她想再说闲话，也是不可能的了……”

胡雪岩没听清楚她解缆时说的这句话，抑或听见了他也没有细想。人生就是这样，越是紧要处，语言越是简要、模糊、短少，以致当时难以捉摸，事后无可回忆。想来该是多么辉煌、震撼的一刻，却像秋风中的一片落叶，轻悠无痕就从你眼前飘过去了。

胡雪岩送她至临水那一级石阶，朝她胡乱地挥了挥手：“那好，我就把这一百两银子转交给王大哥。什么时候，我陪他到草桥门外你的家来谢你。”

“不，不要，你们别上我家来！”螺蛳姑娘显得有些慌乱，“千万别来，听见了吗？”

“这为什么？借你的钱，道声谢、送个收条总应该吧？”胡雪岩不无错愕。

螺蛳姑娘执拗地说道：“不，你们无论如何不要来……即使来，也见

不着我……”

胡雪岩一怔，螺蛳肯定听到什么闲言碎语了！女儿家，她不回避点怎么可以？胡雪岩把她这句话作了别样的理解，他灵机一动，从手腕上取下一个藤手镯递了出去：“你这一百两银子，算是我向你借的，但不知道何年何月才能还你。不过我一定要还！螺蛳姑娘，这个不值钱的藤手镯，不能算作押头，就作个凭据吧，好吗？这是我娘小时候就戴在我手上的，我把它看得很重、很重。”

此时，小船已切入水流，离开河岸了。螺蛳伸手接过藤镯道：“好吧，我就收下，就作为我们从小到大的一场纪念吧。”她把藤镯戴到手上，似乎要亮给他看，朝他挥手道，“雪岩哥，再见了……”

“再见……螺蛳姑娘，你今天怎么啦，怎么说话我总觉得有点怪怪的？”胡雪岩也挥了挥手，但螺蛳已经操起双桨，将小船驶远了。

夕阳已经沉坠，黄昏薄暮中的河面宛如琉璃，小舟轻快地在上面滑动。风姿绰约的螺蛳姑娘荡起双桨，就像一只张开翅膀的大鸟，正要击水而去。他一边欣赏螺蛳迷人的身影，一边将手中的银票小心地放进衣袋。他无意中触到那张章胖子揉皱丢掉的借据，他掏出来久久地凝视着，动着心思：“我再去向那个姓赖的催讨三百两银子的欠账，如果苍天有眼，姓赖的有钱还债，加上螺蛳姑娘今天的这一百两，说不定王大哥还真的能去北京了！”

想到这，他精神抖擞地跑上河埠的一级级台阶，大声唱将起来要送一送螺蛳姑娘——

我与你月月红，寻欢作乐。

我与你夜夜合，休负良宵。

我与你老少年，休使他人含笑。

休为十姐妹，使我美人焦。

便做你使尽金钱也，情愿与你唱杨花同到老。

第五回 寻嫁女月夜怆呼运河岸 违行规清早被逐开泰行

真是吉人天相，那位赖老爷竟然补了上饶知府的实缺。一连数日，赖府宾客盈门，池塘巷里，车马喧阗。胡雪岩没有冒失登门，等了三天，终于让他逮着了一个机会！

这日午后，赖老爷和美姬在三潭印月的一处暖阁幽会，留下婢女金子在楼下望风。这座西湖中的绿岛，风光妖娆，绿意际天。林中鸟雀喧腾，水上鸳鸯浮游，岛上曲桥回廊，野径倒影翩翩。胡雪岩的出现，让金子吓了一跳：“你、你想干什么？”

“今天与你家的二太太无关，我是来向赖知府讨一笔陈年老账的。”说着，胡雪岩就要往暖阁里闯。

金子伸手把他拦住：“喂，喂，你不能进去，不能上楼。”

“你是怕我撞破他们的好事？绝无此意，加个小插曲而已。”说着，胡雪岩执意要向里闯。

金子再一次阻拦：“不行，你一定要找太尊老爷，等一会儿再说好吗？不要为难我。”

“我已经没有时间再等了，请你也体谅我好不好……”胡雪岩说罢，分开她的手大步朝里走去。金子怔了一怔，急急跟了上来。

暖阁楼上，彩绘辉煌，槛窗收湖光山色，帘栊集秋水长天。这里可以凭栏眺远，围桌品茗，也可暖榻小睡，轻雷骤雨。此时，正当清风徐来动帷帘，赖老爷和美姬正相搂相抱在卧榻上，叠股而坐，说着绵绵情话。

美姬撒娇道：“嗯，真想死你了……”

“我也一样，日思夜想，只恨自己时运不济。”赖老爷满面春风，贪婪地嗅着女人的芳泽。

美姬幸福地望着他道：“现在，你可是时来运转了……快把我带走吧，我实在讨厌那个北方侩子，一闻他那股子味儿就恶心……”

“好，好，我到上饶府安顿下来后，就来接你……”赖知府虚应道。

“真的？你不要甜言蜜语骗我呵……”美姬明眸一亮。

“一定，一定！我绝对不会……”赖知府信誓旦旦的话没说完，忽听

得一阵楼梯响，两人急忙分开，赖老爷冲着绸衫，美姬理着鬓发，只见胡雪岩和金子一前一后进进了暖阁。

没等主人责怪，金子便急扯白脸地解释道：“太太，是他……硬要闯上来。”

美姬一看又是胡雪岩，立刻沉下脸来，打鼻孔里喷出一股冷气：“你又想干什么？”

胡雪岩弓了弓身子道：“谢谢美姬太太成全！今天求您再帮我一次，让这位太尊大人痛痛快快还钱，把欠我们‘开泰’的旧债一笔了清。”

说到钱，这位即将履新的知府也认真起来了：“你？……哦，我记起来了，那笔陈年老账，不是听说已经一笔勾销了吗？”

“谁说的？”胡雪岩故作惊诧模样，把借据掏了出来，“看，账单还在我手上哪！”他把借据往他面前一扬，又拿眼瞄了瞄实际上很留心此事的美姬。男人在这种情况下，总要显得慷慨洒脱一些。

赖知府果然表态：“好，好……这笔钱，我绝不赖账，一定还！不过现在还没去上任，手头空空，等我到了上饶府以后，再派人专程送过来，这样总可以吧？”

胡雪岩嬉笑道：“太尊大人，别再打太极拳了，今非昔比，您现在已经鸟枪换炮了。摸摸胸口的一只只红包，还我这点小钱，绰绰有余了。”

赖知府见状，不得已把手伸进衣袋，挑了两张总额为三百五十两银子的银票给他，一脸嫌恶地挥手把他赶下楼……

胡雪岩赶往旧水塘老屋的时候，王有龄正木然地坐在小方桌前，双手托腮，目光定定地望着某一处。一灯如豆，王父归天的那架板床上方，古壁上用红纸写了一个神主牌位。一张条凳依墙竖立，端头搁一块木板，板上搁一只土陶碗，就是他祭奠亡父早晚烧香的地方。

胡雪岩进屋立在阴影里，还真有点上气不接下气：“有龄兄，对不起，我来晚了！让你等了这么久。”

“说什么话，来就是好的，不管筹没筹到……”王有龄连忙起身，他从胡雪岩的眼神中看到了让人振奋的色彩，话也说不下去了。

“啪！”一只布包放在桌上，打开一看全是银子和银票。最催人泪下的是螺蛳多年攒积的那些散碎银子，在昏黄的灯光下，像一颗颗难以遏止的清泪。还有不多几个银铤子、小银元宝，亮铮铮、沉甸甸的。

泪水夺眶而出，在王有龄清瘦的面颊上涌流。他在亡父的灵位前扑通跪了下去，伏地磕了三个头。胡雪岩把那一包银两、银票兜到王父的

灵位前，神情肃穆道：“王伯父，您老人家的遗愿就要实现了！雪岩无德无能，只能做这点事，帮您儿子去买官，帮杭州百姓买一个好官。倘若您老人家九天有灵，就在冥冥之中保佑有龄兄如愿吧……”

王有龄听了他这番话，更是感佩不已，他站起身来，呜咽着什么也说不上来，只是伸出双手，不住在胡雪岩肩头拍打着，百感交集。许久，他才拭去眼泪，突然问道：“螺蛳姑娘呢，怎么不见她来？”

“我也有好几天没见到她了。”这一语提醒了胡雪岩。

王有龄神情恺切：“走，我们去找她——她那一百两，肯定来历非凡，无论如何，我得当面谢她一声。”说罢，熄了油灯，两人相跟着出了老屋。

一轮明月升挂树梢，暗蓝的夜空，没有一丝云翳，反显出澄月流金，乾坤清朗。二人沿着运河堤，到草船门附近去打听。原来，胡雪岩也没去过螺蛳家，只是坐在岸上船上，听她指划过。

此时天已黑尽，他俩只能依着大致方向，沿路打听而来。但见茅檐棚户，星罗棋布，颓墙篷窗，怪影参差，路如盘陀，果然急切难寻。最后两人终于问明了，便朝一家破烂不堪的门户走去。路上恰遇一个小男孩，年纪不过十岁，腰系一个小鱼篓，正要出门。胡雪岩忙问道：“小兄弟，我向你打听一个人？”

“叫什么名字哟？你只要能报出名，草桥门外这一带的人，我小螺蛳没有一个不认识。”

胡雪岩一下子愣住了，摸了摸额头道：“名字，名字……倒一下子叫不出，只知道一个绰号。”

“没有名字怎么打听，狗也有个阿龙、阿虎的名字呢……她有什么绰号？”小男孩俨然大人口气。

“人家都叫她螺蛳姑娘……”胡雪岩脱口而出。

小男孩拍手道：“哈哈！远在天边，近在眼前，你问的就是我姐姐。”

“你姐姐？”胡雪岩见屋里黑灯瞎火，根本没人，有些不相信。

“我是她弟弟，所以我叫小螺蛳，你怎么会猜不出来？真笨！”

“对，我笨，真是笨！”胡雪岩拍着脑袋，恍然大悟。

“你姐在哪里，快带我们去见她。”王有龄十分高兴，忙插话问道。

小螺蛳愣了愣，很认真地打量了他们几眼，有些沮丧地说道：“我姐

姐……她走了。”

“去哪儿了？什么时候回来？”胡雪岩一听，便急急地问道。

小螺蛳咬了咬嘴唇道：“不回来了，再也不回来了。”

“不回来了？干吗不回来了？”胡雪岩如闻霹雳，声音大了许多。

王有龄也道：“出门总要回家的，哪怕走上十天、半月……”

“我姐姐真的不回来了，她已卖给人家了。”

“什么？！”王有龄大吃一惊。

“啊——卖了？什么时候？……”胡雪岩更是如遭雷亟。

“有几天了吧，今天才走的。”小螺蛳有些语气幽幽的。

两人顿时慌了神，王有龄扎撒着两手，急问道：“这是怎么回事？小兄弟，你快说个明白！”

“我姐姐……叫我不要告诉人家。”可小螺蛳偏偏支吾起来。

“那你爹呢？总该在家吧？我们问他！”王有龄有些发急。

小螺蛳苦着脸道：“也不在，他拿了姐姐的卖身钱，去喝酒了。”

两个人面面相觑，这去又不知道去向，问又问不出个名堂，这可如何是好？胡雪岩情急之下，陡地一把抓住小螺蛳，声音一下子拔高了许多：“你姐姐到底卖给谁了？”

看到他这个样子，小螺蛳有些惊慌，脱口道：“卖给一个苏北的船老大，给他当老婆……”

胡雪岩喝问道：“什么时候走的？现在人在哪里，你知道吗？”

“是中午时候被带走的，带到卖鱼桥的漕船上去了……”小螺蛳为胡雪岩的陡变胆怯了，说话结巴起来。

“快！我们去卖鱼桥。”胡雪岩一拉王有龄就奔了出去。

夜幕下，大运河静静流淌，月光在河面撒下万点银鳞。卖鱼桥码头，是杭州一个重要去处。河上，桅墙林立，舢舨相连，最多是漕船。有的已装好漕粮，准备沿运河北上，有的还在连夜装船，人影摇摇。岸上商肆林立，货场毗连，酒楼旅栈，门首的红灯与水边红船上的灯火辉映，吃喝玩乐之徒，此时尽皆入港，正在兴头上。

“螺蛳姑娘……螺蛳姑娘……”胡雪岩和王有龄绕着黑魆魆的船阵叫喊着。长长的运河堤上，只有他们两人孤单凄清的身影。

此时，待发的漕船大多在用晚餐。甲板上、船舱里摆开饭桌，漕工们喝酒吃饭、划拳行令，享受一天难得的时光，谁会关心河堤上两个不相干者的喊叫？那艘苏北漕船离岸较远，喜气把夜色、月光、呛呼、红灯都阻隔在船舱之外。

一切都照船上的规矩。螺蛳被送进漕船上特设的舱房，由船老大请来的专人替她更衣，还绞去了脸上的汗毛，换上了大红吉服。等时辰一到，新郎把她牵上甲板，行过礼，她就是别人的婆娘了。

她并没有听到岸上的呼喊，就算听见又能怎么样呢？一百一十两银子，这是她自己标的身价，也是这个年近四旬的苏北船老大所能接受的价格。不仅仅是因为王大哥急需银两，自卖是她唯一能打的主意，更是因为她的伤心绝望！既然注定不能和相爱的人终生厮守，她何不爽兴把自己的青春、美貌、贞操交给一个不相干的男人，换它一大宗银两，并从此离开这个令她伤心欲绝的地方。在船工的哄闹声中，她被扭到船老大身边。螺蛳姑娘毫不忸怩，在桌上并排摆下三只空碗，起身拿手一指道：“来吧，给我斟酒，先干三大碗！”

螺蛳姑娘把每个细节都想到了：清醒着让人把自己最宝贵的东西破坏、毁损，会很难受。要想无有痛苦，只有彻底沉醉！她当真把自己灌醉了，醉得如一摊烂泥。新郎抱起她，歪歪倒倒朝艄楼里走去……

月亮爬上了中天。精疲力竭的两个男人，望着昏昏沉沉的茫茫夜色，滔滔流淌的运河水，明灭的船灯渔火，沉寂的橹棹舳舻，不胜惆怅。胡雪岩咬着嘴唇强忍着泪水道：“走了……就这么走了……”

“是啊，我连对她说一声谢谢的机会都没有，她就随大运河而去了。雪岩兄弟，我王有龄如果有出头之日，一定要报答你和螺蛳姑娘的深情厚谊。”

“有龄兄，你这样说就见外了，我们早就情同兄弟、义如手足。如不嫌弃，今晚我们就在运河边正式结拜吧。”胡雪岩从堤坡上站起身来道。

王有龄朗声道：“早有此意啊！我今晚要见螺蛳姑娘是想我们三个人一起……不管怎么着，我们都要对这个小妹妹尽一点兄长之意啊！”

“这是命中注定的，依我看，不必焚香点烛，我们就对着苍天、明月发誓吧。”

两人并排跪倒在运河长堤上。碧天，明月如盘。月下，大河奔流。江天寂寂，玉露清清。两人对天盟誓：“苍天在上，运河作证，王有龄和胡雪岩相知相交、义结金兰、患难与共，生死同心，情义与天齐老，与日月共长……”

王有龄昨晚走了，他是以伙计的身份搭乘京杭运河上一艘便船前往京城的。一早，胡雪岩伺候了大伙章水祥倒掉夜壶，便拿起大扫把打扫庭院，却见架着双拐的武举人，一囊一囊进了院子。武举人是胡雪岩招揽的新客户，原在湖南任官，在与天地会作战时双腿受伤。胡雪岩多次登门，殷勤服侍，他才把朝廷定期发放的一份养廉银转移至“开泰”，成为钱庄的固定客户。胡雪岩见状赶紧上前搀扶，一叠串问候将他送到了柜台前。回到院里，账房里走出章水祥，说何掌柜让他马上去见。章大伙的声音有些生涩，目光也有些闪避，胡雪岩有些疑惑地问道：“哦，大清早掌柜找我有何事？”

“你去了就知道了。”章大伙表情复杂，显然不愿多解释。

胡雪岩似乎预感到了什么，默默向里厢房走去。

何掌柜中等身材，精明干练，一脸凝重地看着这个小伙子进了掌柜房。房间本来不大，又搁了大八仙、太师椅。靠墙还摆了几把乌暗的沉楠雕花椅，此时显得甚是拥挤、沉郁。没有任何寒暄，也没有任何过渡，胡雪岩一进屋，何掌柜便指着桌子上的那张债据问道：“这三百多两银子，是不是你讨回来的？”

胡雪岩一看就明白了，坦然道：“是！老板。”

“讨回的钱，有没有入账？”何掌柜的目光，比他瓜皮帽上的琥珀帽正还要明亮。

“没有。”

“为什么不入账？”何掌柜陡地提高了声音，瞪大眼睛问道。

“老板，这笔款子店里早已把它打入‘死帐’，从账本上一笔勾销了。但我想如果能起死回生，把它讨回来，对店里也是一笔额外收入。”胡雪岩还想为自己做些辩解。

何掌柜揶揄道：“这么说，你是一心为钱庄？”

“是啊，我确实想着店里。否则何必为这一笔勾销的死账，一而再、再而三地上门去催讨呢？”胡雪岩还抱着侥幸。

何掌柜点着脑袋，语含讥讽：“听说你为了这笔钱，动足了脑筋、使出了浑身解数是吧？”

“是的，不瞒您说，我是耍了一点小聪明。”

“你这小聪明不会是对我耍的吧？这笔意外之财也不会落入了你的腰包吧？”何掌柜站起身来质问道。

“怎么会呢！老板，我胡雪岩哪敢？我把钱追讨回来，理应归还店

里。只是我把这笔钱暂时借给了朋友，将来由我负责归还。这些，我都跟章大伙说得一清二楚，并无一点含糊。”

何掌柜拉长着脸，目光凌厉：“话说得不错，银子由你归还，可我问你，这张债据你是从哪儿搞到手的？”

胡雪岩自知理屈，不由自主地耷拉下脑袋。

“你要说老实话！”

胡雪岩无法，只得毫无隐瞒地说了事情的经过。

这小子为了朋友，还真仗义！只是银两已着其朋友带走，三百两不是一个小数目，他一个小跑街拿什么还？想到这里，何掌柜敲击着桌子，声色俱厉道：“你违反店规，藏偷借据，诈讨赖大人，坏我声誉！尤其是你既将银两讨回，那就成了钱庄公款，你竟不经过我和章大伙的许可，自做主张，借给他人。这国有国法，店有店规，如果店里的人都像你这样擅自做主，那钱庄还能办下去吗？”

胡雪岩目光黯然地承认：“老板，我错了。”

“雪岩，令堂托人把你送到我这儿来当学徒。几年来，你跑街讨账，勤勉努力，我很喜爱你，曾想提拔你作为我的助手。可惜，这次你捅出了这么大的纰漏，我是爱莫能助啊，只好请你另行高就！店里再不能留你了……”何掌柜做出这个决定，内心也有几分难受，更有些惋惜——像他这么聪明、敬业、勤快的伙计不多啊！

胡雪岩抬起头，怔怔地望着老板，还欲辩上几句，看到何掌柜踱着方步进了金库，知道这事已无法挽回，便不再说什么，垂首沮丧地离开。

这里的每张桌椅都是他细心擦拭过的，通往掌柜房的这条幽暗甬道，两边的墙顶，都让他拿竹竿绑上高粱帚，一帚一帚扫得纤尘不染。至于这个不规则的青砖墁地的院子，前排整个铺面，洒扫擦抹、清理摆设，对他来说，简直就是隔天的事。他以加倍的勤勉，表示对这份差使的珍惜。猛可里，差使丢了，饭碗砸了，他一手滴溜溜飞快的算盘功夫，他长于识人、琢磨人心思的本领，以及对客户的那种体贴、用心，现在全都失去了用武之地。

经过“账房间”，章水祥正在里面拨拉着算盘珠子，见了他便叫道：“雪岩，你进来一下。”

胡雪岩似乎没听见，头也不回地依旧向前走去。

章水祥赶紧追了上来，一把抓住了他，脸上充满了歉意：“雪岩，你在生我的气吧？小老弟，我也是没有办法子哟。这件事，如果你不让我知

道，早就作为历年追不回的‘倒账’一笔勾销了。可是你既然告诉了我，我就不能对老板隐瞒不报，这是钱庄的规矩啊……”

胡雪岩什么也说不上来，他已被这个突然变故弄得晕头转向。章水祥还想宽慰他一番：“钱字金旁两个戈，为了这个金，就得动刀兵就得有个杀伐决断。钱庄毕竟不是我们开的，由不得性子来。我们都是吃老板的饭、拿他的钱……钱庄自有钱庄的规矩，何掌柜也是为了严明店规，‘挥泪斩马谡’……”

“我懂。”胡雪岩点了点头。

章水祥把一锭银子和一张银票交给他道：“老板嘱咐我把你的工钱和历年的红利全部结算清爽，还额外赏你一笔奖酬，奖励你这几年忠心耿耿为‘开泰’鞍前马后的操劳。拿着吧！离开‘开泰’，你还可以到别的钱庄去试试。”

“去其他钱庄？人家会要我吗？”胡雪岩依然呆呆地。

“你年纪轻轻，理财是一把好手。杭州很多钱庄都知道你。”章水祥又递给他一沓信封，“我为你准备了几封举荐信，你可以按信封上的名号去试试。”

见此，胡雪岩泪水涩涩朝章水祥鞠了一躬道：“章大伙，谢谢你！我永远不会忘记在‘开泰’的这段日子，你带着我跑街，教我算账，处处对我教导和指点，我这辈子会受用不浅……”

第六回 瞒开缺胡母挥鞭责浪子 谋实任大使让座遇故交

胡雪岩坚信这里不留人，自有留人处。跑街嘛，跟别的钱庄打交道的机会也很多，他还认识几个老板，谋碗饭吃应该问题不大。回到家，胡雪岩见妻子正在堂屋门口的绣花架上一针一线地绣牡丹，他立在旁边看了一阵，默默把手中这一笔钱交给了妻子。

素娟一看，惊异地望着丈夫。跑街一年的薪酬是八两银子，再加上洗理费其他加薪，一个月也不过一吊多钱，今日仅这个带霜的小银锭就是五两纹银啊！胡雪岩不想自己被开缺的事让家人知道，故作轻松地解释道：“历年的红利加奖励。”

素娟闻言，喜不自胜：“啊——这么多？！”

胡雪岩带点揶揄道：“多，不好吗？每次你只会嫌少，不嫌多。”

素娟自觉有些尴尬，解释道：“哪里哟，我还不是为了这个家！就担心你偷偷摸摸把家里的钱……”

“现在你还有什么担心的？王有龄去了北方，螺蛳姑娘也嫁给了苏北船老大，我还能把家里的钱拿去帮谁……娘呢？”胡雪岩不悦地打断了她的话。

“新近从湖南回来的武老爷想要一些寿品为他爹祝寿，娘送些花样去给武老爷挑选。武老爷的腿瘸了，是在战场上受的伤，听说广西那边正打仗呢！”素娟回应道。

胡雪岩连忙出门，果然在元宝街上接到母亲。进了家门，胡雪岩把母亲扶到木靠椅上坐下，替她揉肩捶背，带着愧疚道：“只怪孩儿无能，让娘这么大年纪还要操劳、奔波。将来我事业有成，一定要让娘颐养天年，好好享几天福。”

胡母听得眉眼含笑：“你有这个心就好。娘并不希望你家财万贯，把娘供养起来。只要你能学好，有孝心，好生待老婆、孩子，娘这一辈子也就心满意足了。”

素娟见丈夫又拿回银子又揣回银票，自是欢喜不迭，乘机讨好道：“娘，雪岩今天拿回家里一大笔钱呢。”

“哦，那就去买点肉、买点鱼，全家好好团聚一下。”胡母也很高兴。

素娟连忙摘下壁上菜篮，答应着乐颠颠地去了。胡雪岩见状哭笑不

得，感到实在是苦无法诉说。他忽然想起螺蛳，如果她在，似今日这等苦一定会原原本本向她倾诉……

一连数日，胡雪岩跑了“金康”钱庄，掌柜的说：“恕本庄庙小，容不下你这尊菩萨！”接着，他又跑了“大利”、“富润”、“茂鑫”，全都没有结果。钱庄规矩甚严，一个在钱上犯了规矩的小伙计，是没有哪个钱庄愿用的。没奈何，胡雪岩只得改谋别业，米店、油坊、庄布、南广杂货，还有跑邮、缫丝、茶博士、各类作坊……可在杭州城里，早就觅饭碗难于登天了！

又见朔风、白雪，黑泥、银浆。长长的青石板街黑湿黑湿，璆璆的铅云，惊慌飞过鸣噪的小燕雀，犹如一片射天射云的黑色弹丸。

胡雪岩神情沮丧，脚步蹒跚地经过元宝街、清河坊、新宫桥……居然站到王有龄曾经站过的位置，伫立桥头，目光散乱地望着水雾蒙蒙的中河。他觉得很累很累，那疲极中弥漫着无尽的悲哀和淡漠，缓缓地，一只无形的手，往他脸上轻轻覆盖了一层殓布，双眼无力地闭拢……

“咸豆儿——糖粥！”一声典型的杭州小贩吆喝，惊醒了胡雪岩的幻觉。他双脚在桥栏边晃动了一下，差点滑入清波粼粼的中河！河中是一条破船在随波摇晃，船上并没有螺蛳姑娘。

我这是怎么啦？想就此了断吗？了断自己很容易啊，可你值吗？你年纪轻轻，一事无成，遭遇这么点挫折就心灰意冷，岂不是白打这世间走了一遭？

回到家中，胡雪岩疲惫得双脚拖不动，神木楞吞坐到椅子上，一句话也不想说。

素娟只道他“跑街”辛苦，放下手中的绣花绷道：“在外跑了一整天，肚子饿了吧？要不要盛一碗红枣糯米粥给你吃？”

“我不饿……哦，我在外头已经吃过了。”胡雪岩摇了摇头。

素娟讨了个没趣，拿起自己的绣样给胡雪岩看：“雪岩，你看我这几朵牡丹绣得好看吗？”

今天应该是钱庄发薪酬的日子啊！胡雪岩眼皮都没抬一下，只顾低头想自己的心思。素娟固执地将绣品探到他面前道：“你看看嘛，这是我为那位瘸腿的武举人绣的……”

胡雪岩厌烦地把她一推道：“你怎么这么烦哪！”

素娟被推得踉跄后退，差点跌倒，绣件也落到了地上，顿时发作起来：“你现在嫌我烦了？可我当初也是你们胡家三姑六婆、花花轿子抬进门来的，金家还有一份并不差的陪嫁，那时候你怎么就一点不烦？早知

道你有那遂心遂愿不心烦的人，我就不往元宝街这个方向来……”

听了这话，一股无名火直拱他的脑门子，胡雪岩抓起桌上的茶杯，狠狠摔在地上，厉声喝道：“你给我住嘴——”

床上的孩子受到惊吓，哇哇地哭叫起来，素娟连忙到床边去拍哄孩子，眼泪便不自禁地流了出来。

胡母闻声推门进来：“怎么啦，素娟？”

“娘，没什么，是我不小心碰翻了茶杯。”胡雪岩赶紧掩饰，随即弯腰去拾地上的瓷杯碎片。

茶汤、茶叶溅到绣花绷上，胡母拾起绣花绷，撩起腋下的绢子擦着，缓缓道：“雪岩，心里有什么不痛快，不要拿素娟出气，跟娘说好吗？”

“这几天他也不知中了什么邪，一回家就铁青着脸，动不动就火冒三丈。我和娘这样白天黑夜绣花缝衣，连让他看一眼都不高兴。”素娟乘机发作。

“雪岩，素娟嫁到我们家，也实在是难为她。有她这双巧手，现在我们一家四口，日子才勉强过得下去……唉，对了！你这个月的饷银发了吗？怎么没交给娘？”胡母数落儿子，拿眼瞪着他。

素娟一肚子委屈，立刻把这个要紧事提了出来：“昨天我还问过他呢，招来他一阵无名火。”其实不怪素娟着急，实在是家里快要揭不开锅了。

这真是哪壶不开偏提哪壶！胡雪岩支吾其词：“最近钱庄银根紧，这个月饷银要拖欠些日子，可能要拖到下个月一并发。”他把目光转向妻子，那眼神背后隐含着责备与种种复杂，“我不是和你打过招呼了吗？”

素娟神情讷讷着说不出话来，胡母却顿时生出怀疑，她打量着儿子道：“钱庄怎么会发不出饷银呢？雪岩，你不会有其他事吧？”

“娘，我能有什么事。”胡雪岩发出几声干涩的笑声，随后转身去拿扫帚，找撮箕，扫去那些碎瓷片，把一件恼心事暂时支吾过去。

第二天，胡母让素娟放一放手中的活计，去钱庄打探饷银的事。胡雪岩成亲的时候，那个章大伙带着两个伙计来喝过喜酒闹过洞房。

素娟去没有找到她熟识的胖子章水祥，便找一个伙计打听。那伙计口无遮拦，告诉她胡雪岩被“开泰”开缺好几个月了。还告诉了他被开缺的原因！犹如晴天霹雳，素娟努力把持住自己，才没被这个炸雷击倒。她哆嗦着嘴唇问：“三百多两银子，是我们当牛做马一辈子都还不清的一

个大数目，他拿这个钱干什么了？”伙计说连你们家人都不清楚，我们外人哪得知道。素娟被这个打击弄得头脑昏昏，双腿沉得拖不动，在钱庄门口站了老半天，才弄清楚回家的路……

有道是祸不单行。素娟这里唬得走不动路，元宝街胡宅门口，一双又脏又瘦的手使劲地拍打门扉。虚掩的门开了，胡母走了出来，肩上还搭着一绺一绺的五彩丝线。只见门外站着一个衣衫褴褛的中年男人，头发蓬乱，醉眼蒙眬地问道：“这、这位大姐，找、找你打听个人。”几位街邻闲汉见状走了过来，觉得有趣。

“你说是什么人？”胡母甚是和婉。

“这，我可说不清楚……呃，只知道他，姓胡……家住元宝街……在什么钱庄里，当跑街……”

这分明就是找雪岩的嘛！胡母于是问道：“你找他有什么事吗？”

那人瞪大眼睛，伸出一只手道：“要钱哪！他，他骗走了我一百两银子。”

胡母只当他说酒话，点首表示她听懂了。一位邻居笑着问：“你这样子，会有一百两银子被他骗走？”

“谁说没有？”醉鬼这下的反应倒快，接着又挥了挥手，一脸不屑的样子，“哦不，不是我，是我……女儿的银子被他骗走了。人家都叫她螺蛳姑娘你不知道？”

听到这名字，胡母有些警觉，放缓语气道：“你女儿的银子，怎么会被他骗走呢？”

“我女儿……是这个姓胡的相好，两人常常鬼混在一起……呃，结果把她出嫁的一百两卖身钱，全，全给了这个姓胡的浪荡子……你说混蛋不混蛋？呃！”

胡母只得告知家里没别人，等儿子回来，她一定问问清楚。哪知醉鬼一屁股坐到她脚下，说他要像钱庄那样“坐索”，今晚他就不回去了。未几，醉鬼又在门首嚶嚶地哭，说女儿一走就没了音讯，也不知是死是活。弄得胡母好生懊恼，搭理不是，不搭理不是，关门不是，不关门也不是，几个街坊好说歹说，连拉带拽，才好不容易把他请走。等素娟回来把去钱庄的情形一说，胡母不由得大怒，立刻在胡父的遗像前敬香，要动家法！

胡雪岩依照往常钱庄打烊时候回家。胡母便问：“你这是打哪儿回？”

胡雪岩不知底里，回答了一声“钱庄呀！”

一听这话，胡母便一声怒吼：“逆子，快去你爹面前跪下！”

“娘，你听我解释……”胡雪岩还想辩解。

“我不想听，快去给我跪下！你跪不跪？”

客厅墙上，挂着胡父的遗像。画像下，烛火熠熠，香烟袅袅。旁边，摆祭着一柄粗藤绕成如意结的藤鞭，漆成朱红。那胡雪岩走过去尚不及跪下，胡母拿过鞭子，劈头就是一下。胡雪岩怦然叫了一声“娘——”扑通跪倒在地。

胡母怒不可遏地说道：“你父亲在上面望着你，你媳妇在旁边看着你。今夜，为娘不得不动用家法，狠狠教训一下这个逆子！”

胡雪岩有口难辩，抬头望着鞭子，泪如雨下。

“你五岁死了父亲，我们孤儿寡母，相依为命，只希望你能有出头之日，重新光耀门庭……我好不容易将你抚养成人，又为你娶上一房媳妇，你却不思进取，在外边花天酒地、胡作非为……还瞒着家里。”

胡雪岩伏地一拜，赶紧声辩：“娘，儿从小没忘记家训，忘记爹娘教诲！儿并不是有意要瞒家里……”

胡母厉声打断他的话：“你不守规矩被钱庄开缺了，还要瞒住不说，欺骗我们……”猛地又是一鞭。

疼啊！胡雪岩被这一鞭抽得差点跳起来，抖颤着身子大叫道：“娘，情形不全是这样……”

“你还敢狡辩！娘再问你，如今你已经成家，孩子也有了，你是不是还常跟那什么螺蛳姑娘在一起？”

胡雪岩一听，不由得神色大变，今天他就在大运河上找漕船，逐个打听螺蛳的下落。难道娘有耳报神？素娟怨恨地瞪着他附和道：“说哟！快告诉娘，你不是会很说的么？”

胡雪岩忍住痛道：“前一阵子我是和螺蛳姑娘有过来往，但不是你们想的那回事。”

“不是那样，是怎么样？”胡母追问。

“难道我亲眼目睹还能有错？”素娟气呼呼地把她看到的两人在埠头耳鬓厮磨、亲亲热热、赠戴玉佩的情形说了出来。

胡母闻听，更是怒火万丈，紧攥鞭子道：“我还问你，你是不是拿了螺蛳姑娘一百两银子？”

胡雪岩迟疑地承认道：“拿了……但也不是我拿，是她一定要送……”

“这可是人家的卖身钱哪！她爹都上门来讨债了……雪岩，你怎么能糊涂到这等地步？”胡母痛心疾首，越说越气，频频挥动鞭子，一鞭一鞭落到胡雪岩头上，他再不避让，含着泪水，忍痛让母亲打个痛快。

“六岁时，我动用过‘家法’，你哭着说再不淘气……打这以后，你成了懂事的孩子……没想到十多年后，我又要动用你爹留下的‘传家宝’，再一次教训你这个不孝之子……他爹，我对不起你啊……”胡母把脸转向胡父的画像，大声恸呼。突然，她挥打的鞭子停在了空中，那在黑暗中呼啸的鞭梢，像一条怪异的蜈蚣耷拉下来。胡母摇摇晃晃，素娟赶紧上前扶住道：“娘，你怎么了？怎么了……”

藤鞭掉落在地上，胡母老泪纵横：“问他，银子都用到哪儿去了？”

胡雪岩也抱住母亲的腿，涕泪横流：“娘，为了帮助王有龄进京补官，我挪用钱庄勾销了的欠款，也收下了螺蛳姑娘的一百两银子。我走的是一招险棋，赌的这一把也不知会不会有什么结果！儿子行事忒胆大了些，让母亲担心，害娘和素娟受累，儿子心里十分不安。但儿子并不为这个举动后悔……咎由自取，延祸家人，儿子该打！娘，你再打吧……”

王有龄乘船北上，途中遇运河淤塞，只得舍舟登岸，改乘马车，辗转两个来月抵达天津。天津，在北京东南二百四十里。地当九河津要，路通各省舟车。南来数百万之漕，悉道经于此：舟楫之所式临，商贾之所萃集，五方人民之所杂处，皇华使者之所衔命以出，贤士大夫之所报命而还者，亦必由于是，实水陆之通衢，为畿辅之门户也。

经内行指点，王有龄先打听消息。吏部今年掌管捐纳的是哪位章京？秉性如何？各省有多少个需补的实缺？实缺中，又有肥瘠之分。肥的让你盆满钵满，好处占全。瘠的也分个档次，譬如王有龄捐的这个盐大使，倘真的把你分发到舟山群岛海边上的盐场里去看盐库，除了喝海风，你还能有什么好处？

打听这类消息有固定去处，譬如鼓楼附近的“喜雨来”茶楼。“喜雨来”茶楼临街，市声喧闹。王有龄挑了靠窗的一张茶桌坐下，一边慢慢品茗，一边眺望楼窗外面的津门风光。

进入视野的是距茶楼不远的鼓楼，楼居津城中央，高三层，四面穿心，通四大街。这个四向皆通的穴道系用青砖砌成，据说是天津设卫时的建筑，始于明代，故斯楼又称古楼。砖穴上面悬挂大钟，晨昏各撞一百八杵，城门早晚启闭，以钟鸣为准。钟声洪亮，声闻十余里，钟楼东面额题“声闻于天”，倒也确切。北面有联——

高敞快登临，看七十二沽往来帆影

繁华谁唤醒，听一百八杵早晚钟声

王有龄颇欣赏这副对联的平中见奇，正赏玩之间，旁边一张茶桌的争吵，引起了他的注意。

原因是先到那个茶客坐的桌子，原是当地一位阔少爷长年包用的。现在，他带着一伙朋友来喝茶，上了楼，发现座位已被人占了，就怒气冲天兴师问罪起来。

茶客听他出言不逊，便反唇相讥道：“这儿并不是你的豪门府第！茶楼的位子人人可坐。谁早来，就归谁坐。”

是啊，茶寮酒肆，乃公众休闲聚晤之所，讲的就是个先来后到，岂有强霸专座之理？王有龄不禁颌首。哪知那阔少爷一声怪啸，把他宫缎夹袍的下摆一提，身子晃几晃，腆着胸脯道：“我这位子就不准别人坐，你给老子滚开！”

“天底下哪有这样不讲理的人，还有没有王法？”茶客问道，端坐不动。

“你去天津卫问问，老子就是这儿的理、这儿的法！你滚不滚开？”阔少爷说着，伸手就是一拳。哪知那茶客非等闲人物，一把截住他的拳头轻轻一推，阔少爷不提防，踉跄后退了好几步。

“好小子！本少爷得好好教训你，你才会知道咱天津卫的规矩。”阔少爷恼羞成怒，猛一挥手，“上！”四位同伙如狼似虎围住对方，伸拳捋臂准备动手。

茶客冷笑一声道：“反了！皇城边上，居然有你们这等恶少，你也不打听打听，我是做什么的！”

王有龄对这位茶客的凛然甚是敬佩，不由得多看了他几眼：此人年纪和自己相仿，穿一袭月竹布长衫，天青洋布裤子，足蹬青缎暗花半腰靴。那靴底的样式引发了王有龄的兴趣，那靴底颇厚，但靴尖是一道上挑的弧线，使鞋略像秦淮河的画舫，实际上是加强了靴的厚度。这是云南一带的样式，再加上他的身量和南方口音，此人莫不是南方客？

双方正对峙着，茶博士赶了过来打躬作揖，劝双方休要伤了和气，然后对那位茶客道：“这位爷，请您多包涵，我另外再给爷安排一个雅座好不好？”说着，就把他往当中一张空桌上引。

那茶客道：“不靠窗咱不要，看不到天津卫的鼓楼。”

眼见三方都不得色，王有龄起身离座，上前冲茶客一揖，邀请道：“这位先生，我这里正好靠窗，何况饮茶以客少为贵，众则喧，喧则雅趣乏矣。独啖曰幽，二客曰胜，三四曰趣，五六曰泛……我不求幽，

你我求个胜妙如何？”

那茶客闻言大喜，立即起身：“聆教，聆教！先生请！”

二人坐下，互道名姓。茶客姓傅名晶，果然来自彩云之南。两人用云南话对了几句，不禁哈哈大笑。王有龄随即让茶博士换掉旧茶，用他从杭州带来的龙井茶，给傅晶重新沏上一杯。茶香人亲，二人越谈越投机，原来傅晶竟是一位京官的管家，因京官最近放了外任，他是随主人一道往南边去的。王有龄心中一动，问道：“不知你家老爷尊姓大名，官拜何职？”

“我家老爷姓何，少年读书时就绝顶聪明，后来科举屡屡中榜，由秀才、举人，一直考中进士！入仕后更是青云直上，由翰林院编修直至户部侍郎。这次，朝廷外放他任江苏学政，顺道查办浙江一桩案子。”

王有龄的心不禁扑扑直跳，急切地问道：“你家老爷姓何？是不是云南曲靖人？”

傅晶沉吟道：“好像是的，我是老爷赴翰林院编修任，到昆明后才做了他的长随。不管怎么样，既是云南大同乡，你又来自浙江，回去我一定向老爷禀报，看看他能否同你见上一面。”

王有龄拱手致谢：“那就全仗您了。傅管家，请一定告诉你家老爷，先父曾在曲靖当过知府，我也在曲靖长大。”

当晚在小客栈里，王有龄哪里睡得着？一时想起少年读书时的情形，一时又想起父亲亡故，竟然只能在野地里焚化，不禁悲从中来。他翻来覆去，暗中一次次祷告，希望这位学政大人，就是少年时一起读书的何桂清！

真是苍天有眼！次日一大早，傅晶竟来小客栈等他。王有龄梳洗已毕，马车将他们载至一座花木扶疏的四合院。院内高墙、松柏、假山、鱼池，也不能一一细说。傅晶领着王有龄走仪门进院，沿着曲径走向主人下榻的馆舍，一路喋喋不休，为此番巧遇喜不自胜！

“这正是王大人说的，人生全靠一个‘缘’字！你和我家老爷真是‘有缘千里重相会’啊。老爷一听王大人的名字，连连说这是故人，故人啊！高兴得一夜都没睡好觉，一早就在等你了。”

“是啊，是啊！我同你家老爷是总角之交，关系非同一般。小时候同在一个塾馆发蒙，每天早晚同去同回，情同兄弟……昨天我只怕姓同人不同，心想哪有那么巧的事？所以一时不敢跟你说破。”王有龄也没想到真有这么巧。

“怪不得！怪不得！”傅晶点头连连。

来到后院一家门首，傅晶哗哗甩甩马蹄袖，肃立门边，提高嗓门唱报：“杭州候补盐大使王有龄老爷到！”

门帘一挑，何桂清从书房迎了出来。他微有发福，身穿白竹布对襟褂，大红撒管裤，履着朝靴，戴着便帽。他双手抓住王有龄双手，二人久久对望，彼此露出惊喜神色。王有龄想起他侍郎身份，退后一步：“卑职王有龄，拜见何侍郎大人。”

正欲按规矩拜下去，何桂清急忙趋步上前把他架住道：“有龄兄，千万别这样！相别十几年，天各一方，断了音讯，没想到咱们竟然在天津卫重逢了……来，坐，快坐！”

两人就座。傅晶端上茶水、瓜果，然后躬身退出。

何桂清兴奋地说道：“昨晚傅晶告诉了我，我竟不相信这会是真的！整整一夜，始终以为自己是在梦中……”

王有龄也按捺不住道：“是啊，我也没想到好梦会成真。虽然相隔十几年，可往事历历在目！桂清兄，我和你一起在曲靖度过的日子，现在回想起来还如同昨天一般。”

原来，何桂清是知府衙门门役的儿子，自小就与大他三岁的王有龄一起玩耍、嬉闹。后来王有龄进了塾馆，何桂清因家贫不能入塾，便在家中哭闹不休。王父听说后，资助他家银两，亲自送他到名儒蔡先生开办的塾馆读书，同王有龄一道出入。何桂清从小就聪颖过人，读书又用功，王父常在王有龄面前夸赞他：“桂清这孩子天分极高，将来必定是国家栋梁之材……”

何桂清赶紧道：“哎哟，我们光顾着叙旧，还未问尊大人福体是否康泰？”

听闻此言，王有龄一下子噎住了，一句话也说不出，眼泪顿时夺眶而出。

见状，何桂清大惊道：“难道……他老人家……”

“已经归天了……”王有龄说到父亲遭人诬陷，从此厄运连年，父子俩在杭州贫穷潦倒，自己生不能赡养父母，死不能为父营葬，不禁大放悲声。

何桂清也止不住落泪：“不要太过悲伤了，有龄兄。令尊大人对我恩重如山，我竟连个知恩图报的机会都没有，这次去杭州，一定要到他老人家灵前去祭奠一番……”

中午用膳，王有龄说起此番来京的目的，何桂清道：“五百两银子够做什么，官场你又不是不知道，就算吏部有人开恩，随便派你一个苦差

滥事——派你到粤匪为害的冲难县去干个‘红巾’（板炭）大使，到时你不去也得去，岂不是自蹈死地？”

“那……那我可怎么办？”

“我昨夜替你想过了，现在正好有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是早也不行，迟也不行，真是巧得很。这次，我奉朝廷之命南巡，就是去调查浙江巡抚的案子。你先回去，带一封我给黄巡抚的密函，当面交给他。他定会给你安排一个官职，这不比花银子到北京走门路更好吗？”何桂清一副胸有成竹的样子。

王有龄大喜过望道：“好！这当然好！……只是，我听说这位巡抚大人是个贪财刻毒、翻脸不认人的人，他会买你的面子吗？”

何桂清笑道：“这黄巡抚和我是同年进士，交情不算差。这次，他肯定已经得到风声，我要去调查他侵吞朝廷漕粮、逼死前任藩司的案子。我只需在信中稍作暗示，让他对你关照一二，一定会说什么就是什么。”

王有龄以手加额道：“桂清兄，这下真应验了先父临死前的那个梦——只要我去北方，会有贵人相助。这贵人就是你哟！先父九泉之下若有灵，也会感谢你的！”

“哪里哪里，比起令尊大人对我的大恩大德，这不过是小事一桩，没有令尊大人的资助、提携，我何桂清哪会有今天……来！干杯！”

第七回 送密札盐大使改授粮台 看红灯扛包人竟成饿鬼

杭州，梅花碑巡抚衙门，王有龄只在父亲替他捐纳“盐大使”虚衔时来过一次。这次造访，他到底增加了些底气。哪知他正要进那道土沉坎高的森严大门时，一个衙役喝住了他，问他怎么不长眼睛，直朝衙门里闯。

王有龄忙道：“我要见黄中丞。”

“抚台大人是那么好见的吗？他请你了？”衙役拿眼上下打量着他。

“请倒没请。”

衙役冷笑道：“没请？那到大人请你时再来。滚开！”

王有龄现在不想随便就使散碎银子打点这些差狗子，遂凛然道：“我虽不请自来，可我给他送来京城最重要的信函和消息。”

“送信？那也要先通过管事房的高师爷。”衙役把胸脯一腆。

王有龄四顾道：“那高师爷在哪儿？”

“唔！在那儿。”衙役往门边的偏屋一指。

高师爷早就在窗里打量着此人。王有龄虽看不清高师爷长什么样，却上上下下、头头脸脸让他先端详个了够，他照例打点了一番，高师爷方问道：“你有何事？”

“烦请您通报中丞大人，就说在下带来京城何侍郎的一封密札，需面呈黄大人。”王有龄不卑不亢道。

“请随我进去禀报。”

走出管事房，王有龄才看清高师爷同自己年纪差不多，身材精瘦干巴，那张脸如同一穗风干的老玉米。高师爷沿着一条能走车轿的青砖道来到府院的后花园。流水一酢，点缀着石桥亭阁；奇花异木，掩映着鱼池假山。苏浙园林精巧，官廨可见一斑！

黄巡抚养得臃肿不堪，从正面看像个葫芦，从侧面看像只放大的蜈蚣。浑如太极一张肥白脸，两撇吊梢眉，几茎细黄须，他正在用花剪摆弄莛花、盆景。

高师爷缓缓说道：“禀报大人，有人求见。”

黄巡抚一脸不悦道：“我不是早已同你说过，我最近身体不适，不理公事……”

高师爷赶紧道：“此人刚从京师来，带来何桂清何侍郎的一封密札。”

“什么？何桂清……”黄巡抚的眼睛顿时睁圆了。

“是。大人。”

黄巡抚连忙丢下花剪，叫高师爷把信拿过来，得知高师爷让来人在门口立等，黄巡抚顿时鼻子不是鼻子眼不是眼：“混蛋！你知道何侍郎是谁吗？他就是朝廷派来密查浙江漕浪问题的！他送来密札……你这笨蛋！怎么可让何大人的信使在门外等呢？快，快请他进来……”

官至巡抚，京城里自然有些与他通消息的人，否则他怎么知道何侍郎此行的使命？少顷，高师爷领进王有龄。黄巡抚见他仪表不俗，神清气朗，忙把他迎进书斋，一番客套寒暄，他当即开了密札，眼睛一扫，便有些心惊冒汗。他干的那些事自己还能不知道？浙省密告他的信件，在京师部院里已经积得不少了！眼前此人不可慢待，虽说是个八品虚衔，但他朝廷有人，是个可以通天的角色。吏部用这些闲职暗中调查他，没有不查个底翻天的？想到这里，黄巡抚心中有些慌乱，额上不禁渗出了一层细汗。他拿眼角觑着王有龄道：“杭州真是藏龙卧虎之地，我竟然不知何大人的挚友近在咫尺，真是有眼不识泰山，失敬失敬！这么些年，老兄怎么不到我这儿走动走动呢？”

“中丞大人是一省的父母官，公务繁忙，小人怎敢轻易相扰？”王有龄起身抱拳拱了一拱，显得甚是诚恳的样子。

黄巡抚伸出双手把他按坐在学士椅上，显出十分真诚的样子：“哎，这你就见外了。既然你跟桂清兄如此亲近，那我们就是一家人，我理当青眼相待。有什么事你尽管直说！桂清兄与我同年，且关系非比一般，你托他办的事，就由我代劳好了。”说罢，他目光直呆呆地看着王有龄，脸上堆着虚浮的笑——倘若这位盐大使无事相托，那他八成是领了明察暗访的使命了！

王有龄告知他捐盐大使虚衔八年了，尚未补得实缺。听了这话，黄巡抚不禁暗暗松了一口气道：“这有何难？何大人盛赞你‘胸有韬略，才堪大用’，为何不早来找我？要不然，早就办得妥妥帖帖的了。”

王有龄嘴上虽道“承蒙美意”，心里却想早来见你？你不叫手下将我乱棍打出就算客气了。

黄巡抚在书房踱了几个来回，打定主意要给王有龄一个粮台坐办的肥缺！一则自己的纰漏出在漕银上，将浙江粮台坐办的职务委给何侍郎推荐的人，正好显示自己的坦荡无私，令诬言自消。二则可以笼络王有

龄，将来如果有机会，他们还可以联手做些事情“共谋其利”。于是，他遂做出一副推心置腹的样子道：“这样吧，浙省盐场虽多，可真要当个盐大使，却是个苦差事。不如安排你在巡抚衙门当一名粮台坐办，虽不是正官，却已补了实缺。以后如果还有更好的机会，我再给你留意。”

大功告成，王有龄高兴得一揖到底：“谢中丞大人栽培。”

黄巡抚自然要有一番欲盖弥彰的表白：“由你来负责全省的漕浪、漕运，我就放心了。浙江是保障京师的漕运大省，在别人眼里，这中间肯定能捞到不少油水。有人甚至无中生有，攻讦我在其中做手脚……嘿嘿，希望桂清兄不要听信这些传闻才好。”

王有龄肃然道：“清者自清，廉者自廉！何大人奉旨访查，自然不会听信那些传闻，黄大人也不必介怀那些飞短流长。下官既蒙大人垂青，委以粮台之职，定当勤勉肠厉，恪尽职守，把浙省漕运办好。”

黄巡抚即命文案办理印绶、官服事宜，一面咨文呈报吏部备案。他把一只胖胖带涡儿的手搭在王有龄肩上，面露忧戚道：“浙江漕粮，原先都由京杭运河解运北京，故称漕运。可是京杭州运河历经数百年沧桑，久未疏浚，有几段严重淤阻，河道不通。现奉上谕改漕运为海运。江浙漕粮改由上海出口，用海船运至天津再转运北京。可洪杨之乱越闹越凶，湖南湖北等漕运大省再无漕粮发运，浙江漕运今后的担子重啊……”

原来，洪秀全、杨秀清去年在广西金田发动起义，建号太平天国，起初并未引起朝廷重视。及至太平军杀出广西，纵横湖南境内，朝廷方调大兵围剿。谁知清军中称为悍将的那些人都不是太平军的手下，不消数月，太平军就占领了武昌。之后水陆并进，浩浩荡荡，蔽江东下，于今年春上在南京建都。接着又主动出击，分兵北伐和西征……

乱世为官，而且是举足轻重的粮台官，久有大志的王有龄想来是有些作为吧。他在九如巷胡乱租了间房，买了几样旧家具，也算有了个家。厅堂正中，挂上父亲当年身穿官服的画像。画像之下，供着写有父亲名讳、官职的神主牌。虽然简慢了一点，但与父亲病死的那幢破屋相比，完全是两个天地。王有龄点上三炷高香，跪拜如仪：“父亲，有您老人家的指点护佑，孩儿这次北上，终于见到，久别的何桂清，补了实缺，但这仅仅是第一步，孩儿一定不忘您老人家的教诲，做一个好官。自今日起，我要重新奋发，干出一番事业。早日将您的遗骨运回家乡，入土为安。”他把藏香插进香炉里后，吩咐轿丁送他去元宝街。

官轿进了元宝街，登时引起轰动。一群孩子好奇地跟在轿子两边，竞逐竞走要看个究竟。轿丁不得不大声吆喝：“让开！快让开！”

轿子停在冷清破败的胡家门前，轿丁打起轿帘，王有龄头戴瓦楞帽，身空石青片金云缎官袍，缀着鹭鸶补服，下轿便直趋门首。屋内光线阴暗，空无一人。王有龄径直走了进去，四面环顾，感慨万千。

“家中有人吗？”王有龄大声道。

“谁呀？”厨房里，炊烟迷漫，烟囱久未清理，大概被什么杂物堵了，有些倒烟。胡母被呛得大声吭吭着，听到堂屋中似有响动，咳嗽着走了出来，头发上还沾着柴灰。

王有龄叫了声伯母，纳头便拜。

“你……是谁哟？”胡母吃了一惊。

王有龄抬头仰望着这位持家甚严的母亲道：“胡伯母，你忘啦，我是王有龄。那次我不幸落水，是雪岩兄弟把我救到府上。伯母您为我生火驱寒，给了我世间最大的温暖，此情此景，有龄终生难忘……”

“啊？是王相公啊！你穿了这身官服，我都不敢认了。快起来，起来！请坐！”胡母连忙拉过椅子，掸去椅上灰尘。

“胡伯母，没有雪岩兄弟的相救和你们一家的关爱，没有雪岩兄弟为我筹集进京的川资，我怎能补上实缺。现在，抚台大人让我担任浙省粮台坐办一职，有龄特来向雪岩兄弟和伯母谢恩！”王有龄感慨不已。

“王老爷，您总算有了这一天，老身真为你高兴！可雪岩他……”胡母悲喜交集，遂将雪岩坏了规矩、被“开泰”钱庄开缺、无有生计的情形说了一遍。胡母鞭笞教训后的第三天，胡雪岩就失了踪影，如今竟是死活不知了。

胡雪岩怎么会死呢？他一定还活着！一个对生活充满希望的人，一个那么乐观、坚毅的人，一个为朋友那般舍得奉献的人，是不会轻易放弃追求的。胡雪岩和螺蛳姑娘就像运河上的风，鼓起了他王有龄生命的风帆。王有龄给了胡母一封银子，让她先把家里的日子改善改善，他一定设法找回胡雪岩！王有龄心里明镜似的，这位兄弟一定是沿着运河往北去了……

凌空的木跳板越来越模糊，那黑湿，那遭到磨损的木纹，那踩踏其上的脚步，那欹晃、蹒跚的身影，都渐渐与黝黑的湖水交融，快要融作一处。跳板简直吃不住劲了，抖颤着，不时吻舔水面，作无言呐喊状。无情的湖水把跳板的弹力朝上反推，使每一双踩踏跳板的脚发飘。原本沉重不堪的双脚又不能不挪不动，于是，那一双双寒凉不均的脚便在虚飘中挪动着，一步步朝漕船走去。但那里并非彼岸，而是鬼门关！

尽管这只是胡雪岩刹那间的感觉，却分外强烈。百十斤重稻谷包压在他的脊背上，他喘息如牛，蠕动如蜗。

夜幕从长空中垂挂下来，带着雨意和太湖的水腥，如一张巨网。他就像一条卡在网眼里的鱼，在黑暗中乍腮抖尾地挣扎。蓦地，身后响起同行不甚耐烦的催促，明眼人从他的身姿和步态上一眼就瞧出他不是脚

班出身。胡雪岩咬咬牙，下意识快挪了脚步。淋漓的汗水从鬓头额角渗出，顷刻满脸都汪着汗珠。最后一点热力从体内逸出，他终于走完了跳板，踏上了平实稳安的船头甲板。当他把麻袋卸到粮垛上，顺势拉长身板，透出那口余气的时候，他似乎听到了体内嘎崩了一下，那早已脱节的骨头架子瘫了下来。

“拿去。”一个工头模样的壮汉往他手心里拍了几枚铜板，这是他今天扛活的工钱。他一手攥着那几个大子，一手把作为搭搦用过的罩褂抻了抻，弄得熨帖，这才把缀满补丁的外衣穿上，下了漕船，朝着湖州城走去。

坏了规矩，遭了开缺，他在杭州已没法立足，只得沿着大运河，逢船打探，逢扉扣问，希图找个稳定的事干干。然而，时世艰难，百业不振，民生凋敝，人地生疏，哪会有人会看中他的活络伶俐，用得上他那一手滴溜溜转的算盘？他只能以寻短工度日，靠做苦力活命。离杭州越来越远，不过，他到底没走出浙江地面，而是来到湖州——浙北这个富庶冲要之地。

湖州地处千顷太湖之南，是浙、苏、申、皖四地交通枢纽，浙江的门户，滨湖富贵温柔乡。东西苕溪由游蛇而变走鳞，在跃入太湖的最后一刻拥吻了湖州。受它优渥款待，双溪壮大了腰身，恣漫了湖岸，它腾挪翻滚的身躯把沃野黑土碾碎，在湖畔点缀着一个一个村落、荒隈。通往码头是一条官道，约莫走了半个时辰，不知过了多少村多少店，便进了湖州城。

万家灯火。一座座曲桥把城街分成一段一段，一段桥街一种风情，每段桥街又襟带着无数条小巷。那巷道有深有浅，有宽有窄，高墙粉垣、华屋店铺簇拥着一条条青石板道。阑珊的灯火，高挑的标着某某字号的大红灯笼，装点着街巷的夜空。青石板道上一片光怪陆离，它们就像深埋地下又遭到剥蚀的竹筒，忠实地记录着一段段喧嚣的历史，却又什么也没有留下。胡雪岩避开高堂华屋、鳞次栉比的店铺，专走那些冷清的背街陋巷。他没钱住店。今天水米未沾，有好几次敲着竹筒、沿街叫卖“湖州肉粽”、“千张包子”的小贩打他身边路过，他把手伸进衣袋，摸到那几个铜钿，打算买点吃的，哪怕是一个粽子打打饥荒。有一次，那老道的小贩甚至歇下了担子，拿起瓷碗、掏勺，准备伸向热腾腾的铜锅，只等胡雪岩把手从衣袋里拽出来。然而，胡雪岩把那几个铜板攥出了水，喉咙里咕咕吞咽了几声，最终还是把铜钱放回了口袋，打消了那个念头。

天空飘起了小雨，他又转悠到了一条陋巷。巷道深幽、清冷。石灰剥落的高墙伸向远方，越来越稀疏的灯火把他掷入无边的黑暗中。夜幕深沉，没有路人复杂的目光，疲惫已极的胡雪岩开始懈怠下来。他背靠高墙，仰起脸，目光迷茫地探向夜空，并微微张开嘴，让疏落的雨点滴进嘴里。那凉意渐渐浸入脑海，聚集成为一团晕晕乎乎的睡意。不知打哪儿传来渺茫的苏州评弹声，一个女人用吴侬软语不甚分明地唱着：

素馨棚下梳横髻，只为贪花不上头。

十月大禾未入米，问娘花浪几时收。

胡雪岩离开高墙，开始深一脚浅一脚地朝前走去。他要走出深巷，再去寻找今夜的归宿。远远地，巷口灯火通明。青石板黑湿的幽光，小水洼里的渍雨，投射出大红灯笼的绚丽。那是投向苍冥的一派祥光，那是撒向积雨云的通天串珠。待走出深巷，他才发现这是一家妓院，院门上挂着“夜夜春”的牌匾。院门口，街面上，几个打扮得花枝招展的妓女，叫嚷着招徕客人。

夜已深沉，这条通衢大街上，却依然灯火辉煌。行人如织，不仅店铺没有关张，看这情形，起码还有一两个时辰的闹腾。原来湖州竟是个城开不夜的销金窟，不幸的、难堪的也就他这个流落异乡的胡雪岩！

胡雪岩在街心站住，两眼直瞪瞪地盯着妓院门，出气有些喘，脚下有些飘，身上有些冷，眼睛湿湿的分明有些雾。他忽然想起螺蛳姑娘，一百两银子把自己卖了！倘若她把自己卖在这种地方，岂不就是他的罪过？他看着眼前的牌匾和串珠灯笼开始晃动，路人和搔首弄姿的妓女摇晃起来，灯火楼台与夜空错位，他终于屋倾墙倒，一阵天旋地转，听见自己带着重重的响声栽倒在地上……

一乘专用彩轿出了深巷。轿首挑着一盏仿制的曲柄宫灯，灯罩上写着“芙蓉”的芳名。轿沿垂着流苏，轿杆上缠着醒目的红丝带。明眼人一看便知，这是官府征花围酒，上门伺候过官人的妓女回“夜夜春”了。轿旁走着一个小姑娘，约莫十三四岁，穿着墨绿色的彩春裤，银蓝碎紫花夹衣外面，套着一件明丽合身的琵琶襟小紧身。轿夫是沾光被赏了花酒喝的，那脚步走得格外轻快。不提防小姑娘叫了一声，轿子便在街心戛然停住。芙蓉在轿里问道：“怎么啦，芍药？”

“路上倒着一个人。”芍药拿手一指。

“啊，是……死人吗？”芙蓉立即吩咐落轿，掀开轿帘走了出来。

果然是湖州名花，真真面若芙蓉，眉如翠羽，顾盼生辉的一对含情目，一钩一吊竟能摄人魂魄。她上穿宽大的九菇旋布包纽深色大褂，袖口上镶着洁白的长毛兔护手。最是大褂那个顿领，能像花托一样支起来，把她那还带着酒晕的粉脸像花苞一般半包裹起来。下面是一条藕合色曳地长裙，履着过山棱软面红油鹿皮小靴。

艳行的禁忌颇多，倘若路遇无名倒头尸掉头不顾，是很快要遭报应的。当下芙蓉忙趋身向前，想要看个明白。芍药把手探到胡雪岩的鼻孔下说道：“还有气呢，芙蓉姐。”

“嗯，是还活着，那快把他扶回去吧。”芙蓉也弯腰俯身探看。

芙蓉本是湖州花魁，又是“夜夜春”的摇钱树，自然该有一个像模像样的住处。这是用榻扇隔开的一个套间，里间是典型的碧纱橱模样。雕花龙凤大床，锦茵伴暖；镂空青铜兽炉，瑞脑飘香。其他罗帷绣褥，玉挂鸳枕，也不能一一细说。外间敞些、乱些，兼作会客之用，凡家用之物，承欢之设，一应俱全。就连麻将、骰子、挑逗男人的春药、避孕熬药用的小炉、铜铛、瓦罐、纱滤也都不缺，摆放在该当的地方。

墙角一张刚刚收拾出来的暖榻上，躺着疲惫不堪的胡雪岩。芍药用汤匙给他喂莲子羹，胡雪岩贪婪地吞食着，双眼开始不住眨动，终于慢慢地睁了开来，眼角显然汪着湿光。

“芙蓉姐，他醒过来了。”芍药透着疲惫的声音惊喜道。

正在梳妆台前卸妆的芙蓉闻声款款走了过来，目光在他脸上、身上逡巡着，目光落到了胡雪岩那双手指修长、肌理细腻的手上：“哦，看来他是又累又饿，才昏倒在路上。罪过啊！饿成这个样儿……”胡雪岩迎着她探究的、复杂的眼神，无力地闭上了眼睛。

芍药又给他喂了几块细巧点心。胡雪岩精神恢复得很快：“多谢了，小姐……”他挣扎着欲坐起，“让我自个儿来吧，怎么能劳你们……”

芙蓉摆了摆手道：“躺着，元气还没恢复呢，急什么？”

这时，门外响起了敲门声：“芙蓉！芙蓉……”

芍药连忙放下碗，前去开门，胡雪岩赶紧坐起身来。门开了，“夜夜春”的老鸨走了进来，冲芙蓉道：“罗老爷请你去他家赴堂会。”

“又要出台？”芙蓉顿时有些慵懒。

鸨母的目光在胡雪岩身上一扫道：“对！罗老爷家马上派轿子来。”

芙蓉翘起兰花指，把椅子上的椅袱伸手抻了抻，缓缓落座在逍遥椅上道：“我刚从刘千总家陪花酒回来，头晕乎乎没有一点力气。妈妈，你还是让别的姐妹去吧……”

“可罗老爷指名要的，是你这个花魁啊……”鸨母稍稍提高了声音，可话在中途却顿住了，她知道这位花魁的脾气，勉强不得，便又道，“那好吧，你不肯去，那我就让秋菊去。”

“那真求之不得了，谢谢妈妈！”芙蓉也眼一笑。

鸨母临出门，目光又在胡雪岩身上一扫，故作亲切地问道：“咦，他是谁哟？”

芙蓉带着点夸张地说道：“他呀——倒在巷口的一个……落难公子。”

落难公子谈不上，但肯定不是个干体力活的粗人。芍药忙给鸩母解释：“小姐见他可怜，才把他救到房内，费了好半天才苏醒过来。”

“既然进来了，有了好转就赶紧走人。这年头，要救要帮的人实在太多了，好人难做呵！芙蓉，我这可不是慈善院……”鸩母沉下脸来。

芙蓉变得正经起来：“你放心吧！妈妈，我心中有数。”鸩母这才转身离去。当她再看胡雪岩时，他已再次仰倒在暖榻上，两手舒泰地搁在小腹上，双眼微阖道：“谢谢小姐好心收留……”话没说完，便沉沉进入了梦乡。

芙蓉叹了口气，吩咐芍药一番，在他对面坐了下来，饶有兴致地打量着这个倒卧街头的“无名尸”：气度模样都不差！当真是个落难公子？真有戏文里唱的那等事么？

此时，夜已深沉。小巷深处，更鼓声声，更夫还在履行职责，可路上已行人稀少。灯火渐暗，行人绝迹，终于等到鸩母出现：“姑娘们，夜深了，再不会有客人了，快进来吧。”姑娘们欢呼着一拥而进，两扇大门缓缓虚掩上，醒目的红灯依然在漆黑的夜空抖索着。“夜夜春”的串珠灯笼是湖州城的标志，夜来是不熄的。

第八回 妓女院小杂役愧见坐办 天音房风流官喜逢侍人

清晨，报晓的公鸡在湖州城上空啼出一片袅袅湿烟。水天苍茫处的大片朝霞落入湖中，一时像个际天匝地的大花篮，堆花簇锦，溢彩流光；一时又像个大染坊遭遇火劫，烧得青红紫绿，闹得一塌糊涂。

经不住芙蓉求情，又拿出五两银子请当街“地保”出面担保胡雪岩不是那等作奸犯科、逃匿流窜的坏种歹徒，鸨母才同意暂留胡雪岩在“夜夜春”干小杂役，先试试看，干不了就叫他走人！

胡雪岩起了个大早。当楼上楼下、天井里、走廊上到处摇动着梳洗打扮的妓女时，他已把天井里那个大石缸的水挑满。水取自苕溪，不算远，可那个大石缸要装二十多担水，就算两脚如飞，去去来来也得一个多时辰。当他把水注满，收拾起水桶扁担，急匆匆要离开院子时，陡地响起众妓女的鼓掌声、叫好声。

众妓女是有意替芙蓉捧场的，胡雪岩却没料到掌声是冲他而来。他低眉耷眼，继续走他的路。为何？原来大清早的，这些刚刚起床梳妆的妓女，不讲究。有披头散发敞胸露乳的，有披着中衣胡乱在腰间抹了条丝带的，有歪系着采春裤衩着抹胸的，还有边打呵欠边拾掇身上的，真是春光无限。胡雪岩生平头一遭进妓院，就轧到了这等群芳竞艳的场面，哪里还敢迟滞多看？随着掌声，半老徐娘的鸨母从楼下大厅姗姗而出，眉眼含笑道：“吓！没想到你公子哥儿模样，做事却如此勤快利索。”

胡雪岩抹了抹额上的汗水，站定了说道：“不瞒妈妈说，我十二岁就到钱庄当小学徒，大清早扫地、挑水、倒夜壶是家常便饭。”

一个妓女凑过来取笑道：“那你也把我的尿壶倒掉吧，嘻嘻……”

另一个妓女接道：“他只会倒芙蓉姐的尿壶，怎么会倒你的呢？你没这种好福气。”

众妓女哄笑不已，有意向芙蓉取闹。芙蓉也毫不在乎，袅袅婷婷过来，继续向鸨母推介胡雪岩：“妈妈，胡相公还会算账，打得一手好算盘呢！”

“哦，那我倒要看看……”鸨母感到意外，当即吩咐小丫头从大厅里拿来一个账簿和一把大算盘，叫一个正在院子里梳妆的妓女让出石桌石凳，指点道，“胡相公，你将我这些客户欠下的风流债算一算，总共欠我们多少？你坐下算。从古至今，没有站着打算盘的。”

胡雪岩又恢复到原先神态，自信地往椅子上一坐，抓过了大算盘，噼里啪啦飞快算了起来。众妓女一齐围过来观看，称赞不已。

“啊，只见算盘不见手指，简直像风扫落叶……”

“真是神算子！啧啧……”

芙蓉则眉飞色舞道：“妈妈，我没有说错吧？”

果然有些本事，看来这芙蓉还是有些眼力的。可惜是个倒霉背运，要芙蓉出面求情在这妓院里给他找桩活干。也罢，他要真是个有钱公子，把芙蓉梳拢了，一时我再上哪儿去找芙蓉这样有才有貌的摇钱树去？鸨母看了她一眼，心中暗自欢喜。

胡雪岩很快将一本帐册算完，指着大算盘说：“一共欠……三千三百六十两银子。”

“啊？欠债这么多啊！这些臭男人，住姑娘身上爬，一个比一个猴急；可从品袋里掏钱，一个比一个抠门，也真是……”鸨母张大嘴巴骂道。

“讨债交给我吧！我原先在杭州钱庄里干的行当就是跑街，专门去催账讨债。”胡雪岩主动请战。

芙蓉趁热打铁道：“妈妈，他一个人可顶好几个人呢。你就留下他吧。留在这儿，总比让他到漕船上去干苦力好得多……”

众妓女也帮着劝说：“留下他吧！妈妈，留下他……”

这年头，一个龟奴的活也有人抢啊！鸨母看了看胡雪岩，再看了看芙蓉，她轻咳一声，脸上似笑非笑道：“你，心疼他了？……但是，我可把丑话说在头里！我可以留下他，但你是我们‘夜夜春’的摇钱树，你得照样给我坐台、出台，接客、陪宴……要不然，我就立即将他扫地出门……”

众妓女见鸨母应允，朝芙蓉挤眉弄眼，表示祝贺。芙蓉却不客气地说：“妈妈，你何必把话说得那么绝？他留下来，同我一样会给你挣钱的……”

胡雪岩就这样留在了“夜夜春”。清晨挑水，白日烧水供应各房各楼层。傍晚掌灯以后，遇有品茶、听评弹一类摆阔的嫖客，还要负责给客人上茶，表演“掺汤”的技艺。有时，深夜还会被鸨母叫去“复流水（账）”，算月账。得空还要给妓女们跑腿，干些上不了台面的事。比如哪位妓女的生意有些冷清了，去给她的老相好送个信，让他来妓院邀一场“演出”绷一下面子。也有嫖客送了金银珠宝等首饰，妓女带疑，让胡雪岩把首饰拿到银楼、金号悄悄验证真伪。也有妓女迷信，托他在寺

庙、道观偷寄个名、还个“养生”愿什么的，不一而足。

弹指过了数月，这日夜深，灯笼小轿晃颤着把芙蓉送回灯火阑珊的大院。胡雪岩从鸨母那儿算罢工月账下楼，芙蓉招手把他叫住，低声道：“今日背晦，去伺候湖州城中一个大户，那半殃老头正在我身上起腻，忽然就剧烈咳嗽起来，大汗淋漓不止，从我身上滚将下去。我只得大声叫喊，家人把他抬走。他的几房妻妾骂骂咧咧，说什么‘婊子进房，家破人亡’……许多难听的话。你速去替我打听一下，倘那富户死了，少不得要去奠亡跪灵，替他守孝一阵……”

下面的话没有说出来，胡雪岩知道一个正当红的花魁娘子，倘遇嫖客在寻欢作乐时暴毙，此女会被视作“大不祥”，传开是要影响生意的。遂详细问明地址，两脚如飞而去。

天亮前，胡雪岩赶回“夜夜春”。芙蓉房里，锦茵伴暖，红烛高烧——遇有不顺，于正子时在房内燃一对大红喜烛冲喜。她梳洗了，用颤丝网子把长发别成个偏分胖头，身上胡乱披了件阔大的白绉绸宽衫松，歪在床上等消息。

“没事，那半殃老头很快就缓过来了。”

“真的吗？”芙蓉高兴地跳下床，吩咐芍药赶早去弄些酒菜来，她要慰劳慰劳胡雪岩。不一会，一壶闻名遐迩的鸟程酒，几样精致小菜送到房中，有酱汁羊肉，荷包鱼肚，干张芹丝，长头鱼脍，真是色香味俱全。

芙蓉给两人斟上酒，问道：“你是怎么打探的？我进出都坐轿，只觉得是个深宅大院，称得上门禁森严呢！”

胡雪岩顿了顿，觉得没必要隐瞒，便说自己是钱庄跑街出身，识门径、观兴旺原属本行。他按照芙蓉提供的地址，找到那家宅邸，不用打听，深更半夜，也没法找人打听。只绕着那个深宅大院转了一圈，主人显见得是个做大生意的。又听院内并无议论、哭声传出，料想无事，便绕到前门，把叫板叩响。值夜的门子打开窗洞，问他有什么事。胡雪岩说：“夜夜春”芙蓉姑娘问老爷的情况怎样了？门子只能说大概没什么事。他一个看门的，哪能清楚里头发生的事情？胡雪岩就说：老爷是做大生意的，芙蓉姑娘是做别样生意的，她希望老爷丁点事没有，以免引起外界猜测，市面恐慌，招来对手的算计。芙蓉姑娘艳帜初张，需要一个好名声，更需要老爷这样的人多捧场。他让门子一定把话带到，就打回转了。

芙蓉脆笑道：“你真是善解人意，而且很会办事，平素一定大得家中那位的欢心……”二人一边饮酒，一边谈心。芙蓉说她的祖籍也是杭州，只是她从未见过西湖。她爷爷做药材生意来到湖州，打理出很大一家药店交父亲掌管。后来父亲死了，赌博成性的叔叔将她卖到这家妓院，她就再也不能自由地走出这道喧红绕翠的大门。她连饮两杯，又给自己斟

满了。胡雪岩不由得发出感慨：“这真应了那两句唐诗：‘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未必曾相识’……那晚，若不是姑娘仗义相救，我肯定就倒毙在这个巷口了。”

“这就叫缘分！伺候那些有钱人，我常常有意把自己灌得烂醉，离开时，不是迷神不醒，就是歪在轿子里打盹，偏那晚我很清醒，心里老觉得会有什么事发生，因此芍药一叫，我一个激灵就让‘住轿’了。换在以往，我是梦也幽幽、早就轿也悠悠一晃就过去了，哪管什么死人活人。”

“是啊！”胡雪岩把由衷感激的目光，投向这位忽然觉得特别亲近的女子。什么叫缘分？缘分就是越走越近，就是某种感觉甚或奇怪的一闪念，推动两个并不相干的人邂逅相知。能为芙蓉姑娘做点儿什么，是他栖身“夜夜春”最大的心愿，这些表面风光的烟花女子，实际上是挺可怜的啊。但在以前，他把妓院看作是最肮脏最下作的地方，就在那个饿卧街头的夜晚，依稀记得自己最担心的，就是自卖的螺蛳姑娘被人转卖到这等地方，心中一急一痛，黑白无常的鬼手，就把他的灵魂钩拿出魂框子了。他给芙蓉斟个门杯，双手奉给她道：“领受了姑娘的慈悲菩萨心肠，见识了姑娘惜老怜贫、常常济困扶危的这颗心，雪岩不光铭感不尽，也有些自愧弗如。姑娘真是秀外慧中、集外美内美于一身，我们这些须眉浊物男人，在姑娘面前，哪能藏掖得那等尹和小来。今日借花献佛，我敬姑娘一杯！”

芙蓉并不推辞，一仰脖把酒喝干，拿眼斜着胡雪岩道：“看你生得白净斯文，一副读书人模样，咋生了张婊子嘴，学我那些姐妹们尽说些好听的？你这是近墨者黑吧？”

“岂敢岂敢？全系由衷之言，在女人面前，雪岩从不撒谎！”酒意上来了，胡雪岩两颊绯红，一双火辣辣的眼睛，如同掠鸟的翅膀，不断在芙蓉身上扑扇着。

芙蓉袅着腰肢走到他面前，伸出一个指头在他脑袋上一点：“以你这眼光……你倒说说看，我比你家中那位怎样？”

胡雪岩电灼般赶紧收回目光，神情也从阑珊的酒意里扑腾出来，垂下了脑袋。嗨，怪不得有人说酒是色媒人啰。

“说呀，你不是说你从不撒谎的么？”

胡雪岩惶乱地看她一眼，又把目光避开了，低声但很清晰地说：“不可同日而语。怎奈家母之命难违。我本来有个青梅竹马的意中人，你知道我有个意中人……”他欲言又止，不禁泫然。

芙蓉醉眼惺忪，带着几分挑逗道：“我比你那意中人又如何？”

胡雪岩赶紧道：“燕瘦环肥，各尽其美，你和她各有千秋，各有千秋。”

芙蓉将杯中酒一饮而尽，把酒杯一扔，一屁股坐到他腿上：“不管你怎样想……反正我喜欢上你……来吧！”她原本就是个敢作敢为的女子，何况堕入青楼，当上花魁，便更加率性而为。

胡雪岩眼中身上都燃烧着欲火，身体却和灵魂作着推挡、搏击：“别、请别这样！我们还是坐下喝酒，喝酒。”

芙蓉大笑，浸涌着霞晕的脸几乎抵着他的额角：“人家想请我这个花魁，都要花大价钱。今夜我有心与你共度，你怎么却变得像童男一般……呸！你们男人哟，全都假正经！”

胡雪岩哪里还能自持，赶紧道：“小姐，不是我假装正经，实在是……生怕对不起你对我的一片真心……”

芙蓉握住他脑后那条大辫子，用力往上提溜着。胡雪岩跟着她的手势，缓缓直起身来，双手紧紧抱住芙蓉柔软的腰肢，将她抱离了地面。芙蓉发出一串脆笑：“既是真心对真心，那就了却这段情……”

二人在龙凤大床上，一阵春点桃花、风欺杨柳，翻腰濡搅，极尽欢娱。却听鸨母在走廊上道：“今晚湖州知府在我们这里举行宴会，宴请杭州来的一位贵客，姑娘们需早早做些准备。”接着，便铺排调度，哪几个姑娘上演节目，哪几位花魁主陪，哪几个房里的丫头协助龟奴马仔布置会场、安备茶点果蔬。并下令今晚各房姑娘一律不接外客！

“夜夜春”一楼大厅里，呈品字型摆着三桌丰盛的酒席。大厅当空燃庭燎，酒席两侧摆着高有七层的烛山。烛山的最底层，绕着金花铜柱探出二十一个螭兽，每个螭兽的吻突和脊尾上，各燃着一根四分银烛，照耀得如同白昼。

湖州知府宴请浙省粮台坐办王有龄，邀湖州与漕粮有关的一班公干作陪。王有龄多少有些拘谨，簇新一身官服，领边袖口的石青妆缎，闪闪发光，自己都觉得有些耀眼。制帽朝带加身，又据了主座的位置，想不正襟危坐都不行。何况身边挨着名唤芙蓉的湖州名妓，正当妙龄，香气袭人，脸儿有说不尽的温柔，身段有千般的风流，对于尚无家室的王有龄来说，这是个无法抵挡的诱惑！对面，一张高方桌搭着浓艳的及地绣帷，知府招来的几位评弹艺人，正抱着琵琶三弦，咿咿呀呀地唱着。

诸般花絮演罢，湖州知府举杯站起来道：“今晚，我们有幸在这里宴请省粮台王有龄大人。王大人是黄中丞的红人，负有督查朝廷漕粮的重任。这次前来湖州，是黄大人对我们湖州的看重。现在，我代表湖州欢迎王大人的到来。来，我先敬王大人一杯！干！”

“我们敬王大人一杯！敬王大人！”众官员纷纷站起，举起酒杯附和。但见杯觥交错，但闻叮当之声。

芙蓉及时给王有龄空了的杯子里斟满酒。王有龄举杯，欲站立起来

讲话，湖州知府和芙蓉一左一右拉他坐下：“坐！王大人，坐着说。”知府敲了敲桌子，朝喧哗的手下示意。芙蓉则娇媚地说：“随便一点嘛，王大人！”

王有龄的腿着芙蓉用手按住，只好坐而论道：“这次，我奉中丞大人之命来湖州催办漕粮。湖州乃‘鱼米之乡’，‘苏湖熟，天下足’，湖州的漕粮对朝廷有着举足轻重的意义。所幸湖州府对此一贯重视，漕粮、漕运均已准备停当，大小事体堪称周密细致。在此，下官代表中丞大人，向湖州府谨表谢意。这杯酒，我敬大家！干！”

“谢谢王大人！”众人纷纷起立，一同干杯。

“王大人过奖，过奖！”有王有龄这句话，湖州知府心中一块悬着的石头落地了。他用目光向芙蓉示意，要她再往王有龄杯中斟酒。粮台坐办是个肥缺，但王有龄是个新官，此行清廉自守，不事张扬，但对他殷勤客气一点总不会错。

芙蓉会意，立刻拿起酒壶，春风满面，声如娇莺似的说道：“王大人，湖州这酒可有些来历。早在秦始皇时候，湖州乌程酒就已闻名天下，吕不韦做生意那会儿，就拿这酒献给赵姬。到了唐明皇时期，湖州箬下春被列为全国五大名酒之一。箬下春就是乌程酒，乌程让下江人一念就成了‘乌整’，胡捣乱来，乱摘弹琴，改成箬下春就有诗意了，这才像个好酒的名字呢。”

“唔，这典故倒是听说过，记得李白、白居易还有苏轼，都有过这箬下春酒的题咏。”王有龄似乎来了兴致。

“可不是吗？来来来，再品尝一下，看是不是像这些大文人所说是的那样香醇有滋味。”芙蓉扔一串艳笑，给王有龄斟个满杯，让他一饮而尽，又自家跟他碰了一杯，轻轻摇着酒壶道，“喝了这箬下春，李白更舍不得放杯子了，写诗说：‘五花马，千金裘，呼儿将来换美酒，与尔同销万古愁。’杜甫老先生比他斯文些，说：‘数茎白发哪抛得？百罚深杯亦不辞！此身饮罢无归处，独立苍茫自咏诗。’酒助诗兴，王大人，你可不能停杯，有道是人好水也甜，湖州水好酒更甜，你说是不是？”

王有龄已有了酒意，喜形于色地望着芙蓉说：“不光酒甜，湖州姑娘的嘴也甜。”

“说得好！王大人说得好！”众人起哄拍手。

“王大人！芙蓉小姐可是我们湖州百里挑一的花魁哟，有‘红芙蓉’的美称。您可要好好陪她喝几杯，不要让她失望啊！”湖州知府说话也开始浪声浪气。

王有龄已是酒酣耳热：“好，好！可惜下官酒量有限，一连几杯下去，差不多已经醉了。”

“王大人是酒不醉人人自醉吧？哈哈……我看你与芙蓉小姐干脆来个交杯酒！怎么样？”湖州知府笑得有些得意忘形，频频朝大家使眼色。

王有龄尚有些书生气，连忙推托道：“不，不，哪能这样……”

在湖州知府的示意下，芙蓉斟了两杯酒。一杯放到王有龄手中，自己这杯则高擎在手，套过王有龄的臂弯，将酒杯凑近红唇。众官员不住击桌起哄、叫喊不停：“喝，快喝！喝下交杯酒，感情才永久……”

芙蓉无所谓，仰头一口将酒喝下，王有龄则是跛姑娘穿裙子——扭了半天，终于在众人挟持下喝了这杯酒……众官员更加拍桌打凳、狂呼乱叫。王有龄喝急了点，呛得一阵大咳。芙蓉忙给他捶背，管事的大叫：“快上茶、快上茶。”胡雪岩进来斟茶，一眼看见芙蓉跟那官员亲昵模样，不觉低下了头。芙蓉也看到了胡雪岩，到底显得有些不好意思。

胡雪岩用长嘴大茶壶表演斟茶绝技，距离每个客人背后三尺之遥将茶汤注入茶碗而滴水不溢——他主动向鸨母请战，并当场演示，博了个满堂彩。

可不知为什么，斟到王有龄的茶杯时，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他的手战栗地一抖，茶水注出杯外，溅到了王有龄的衣袖上。

王有龄突然遭烫，连连抖动衣袖，湖州知府也手忙脚乱不知所措。幸亏芙蓉机灵地掏出手帕为王有龄揩擦，嘴中还问道：“烫着了么？不碍事吧？”

“小人该死！该死！”胡雪岩连忙道歉。

湖州知府恼怒地叫嚷起来：“你怎么这么不小心……”

倒是被烫的王有龄事宁人，摆手道：“只溅到一点点，不碍事。”

胡雪岩吓得鞠躬连连：“小人，对不住大人……”

王有龄听这声音熟悉，一望胡雪岩，顿时呆住了。

“啊？！……”胡雪岩这才认出眼前这位戴顶子的官员就是王有龄，“是你……”

四目相对，悲喜交集，长长的壶嘴无力地垂下，说不出是清是浊的茶水流到了地上。胡雪岩突然收起茶壶，返身朝门外冲去。王有龄激动万分地叫了声“雪岩——”撒腿追了出去。众人面面相觑，芙蓉也深感诧异——难道他们认识？！

泪水模糊了双眼，那辛酸和屈辱，不，还有比这更为复杂、深刻的东西让他酸楚！穿过正厅的回廊，穿过狭窄的弄堂——这是在妓院务工的龟奴、马仔规定走的路。身后，王有龄的叫喊声声传来。

此时，整幢走马楼里乱成一团，知府责命手下镇静，鸨母则领着众妓女在回廊、走道里边跑边询问打探发生了什么事？有好事者散布消息说“夜夜春”收留的一个小杂役，恋上湖州名妓“红芙蓉”，今晚掀翻酸江醋海，竟拿滚烫的茶水，烫伤知府从杭州请来的贵宾……

胡雪岩逃回后院，冲进茶水间。锅灶上，煮沸的开水正喷吐着热气，灶台上方氤氲着轻悠的水雾。“咣当”，他把大茶壶扔在灶台上，闪身冲到了灶台后面。望着熊熊的炉火，他的泪水涌了出来。老天！没想到在这样的地方和他重逢！这么说，我们的目的达到了，有龄兄已经跻身官场了！

“雪岩……”王有龄寻踪追来，边寻边喊。他冲进灶间，一眼看见灶上的大茶壶，立即转到了灶后大喊，“雪岩，这一下我终于找到你啦……你还不认我吗？”

胡雪岩从灶后的凳子上慢慢站了起来，抬起了头，怔怔地打量着王有龄，终于狂喊着朝王有龄扑了过去：“有龄兄……”两人紧紧拥在一起，抱头痛哭。

茶水房门口，挤满循踪而来的官员、妓女。望着眼前这一幕，他们进也不得，退也不是，只是面面相觑地悄声议论着，不知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夜色清明，三星高照。“夜夜春”的后院里，王有龄和胡雪岩边走边谈。

王有龄感慨良多：“雪岩老弟，我知道这一切全是因为我！为了济助我这五百两银子，你不惜担负起私挪钱庄借款的罪名，也蒙受家人的天大误解，以为你和螺蛳姑娘有什么不可告人的勾当……在杭州，茶博士他们全告诉了我，其中的缘由只有我最知内情啊！雪岩，我不光要把那五百两银子连本带息全还给你，还要领你到‘开泰’钱庄去销账，洗刷你不清不白的恶名。”

“万万不可！有龄兄，你应该很清楚，这五百两不全是我的钱，内中还有螺蛳姑娘卖掉自己的一百两。我离开杭州，多少也有想打听到她踪迹的意思。再说，‘开泰’将我开缺并没有错。我是故意，‘开泰’照章办事，依的是钱庄的规矩。是我坏了‘开泰’的规矩，去找它洗刷我的恶名并无道理，也不符合我的初衷。”胡雪岩很坚决地摇了摇头。

“螺蛳姑娘那份情，我是拿多少银子也赎不回了。不知她现在何方何地，不知她知不知道有两个哥哥正在念叨她。”

王有龄眼睛发潮正说着，芙蓉寻了来，说在她的房里准备了夜宵：“寒气下来了，有什么话，可以上我屋里去谈。难道你们要说的全都得避开我？”

王有龄道：“哪里哪里，就凭姑娘收留雪岩之举，就十分难得，‘凭将眉语通心语，好把歌场换酒场’，我礼当去拜访这个留香窟。”

三个人回到芙蓉卧房，那里早已准备好一桌酒菜。芙蓉斟酒，王有龄连敬胡雪岩三杯。席间，王有龄又讲了胡雪岩与螺蛳姑娘倾力帮他及胡雪岩流落湖州的故事，听得芙蓉惊叹连连：“天下竟有这样的朋友！雪岩确是江湖义侠，这样为朋友两肋插刀，不顾自身受天大冤屈。这说明，那天晚上我收留他没有错，绝对没错！……”

“哈哈，你的眼光也不亚于我啊……”王有龄仰身大笑。

“夜夜春”的大门口，虽然时交初鼓，仍是大红灯笼高高挂，聚集着不少搔首弄姿的妓女：“客官，老爷，快进来玩玩吧！请哟……”

远远走来了一个背行囊的中年南方客，一双鹰眼十分警觉。他身后不远跟着一位低眉垂首的女孩子，包着色彩鲜艳的头帕，吊着直径足有三寸的银质大耳圈。灰地直条纹手织布罩褂，袖口是真丝刺绣连理攀枝花，外罩破背齐腰女式马甲。下面是一条蜡染褶裙，藏青色底子，点缀着几朵细碎的小红花。穿着一双结了白绒灯花的麻鞋，风尘仆仆。

一位妓女上前拦客道：“大哥，进去玩一玩吧？”

“玩，怎么个玩法？”中年客商故意问。

“怎么玩都可以哟，随便你，嘻嘻……”那妓女浪笑着。

“嘿，你们这种玩法我才不稀罕呢。要说女人，我身边就有一个。去，把你们老板叫来。”中年客商有些不屑。

正巧鸨母出来吩咐关门，一眼就看出那人是个人贩子，便抬了抬手道：“后面请。”鸨母把两人领进她的套房，掩嘴打了个呵欠，吩咐上茶。趁那姑娘接茶盅的当儿，迅速看了她一眼，然后便跟人贩子侃起了价格。

人贩子讨好地说：“妈妈，你开个价吧！嘻嘻，你是这方面的老行家。”

鸨母伸出了一个手指。

“一……一千两银子？”人贩子捉摸不透。

鸨母大喊道：“你想钱想疯了还是怎么的？一千两？……哼！一百两，给你的已经最高的价，不能再多了。”

人贩子叫喊起来：“你这是在买瘟猪肉啊？妈妈，……你看看，这是多好的绝色女子哇，还是官宦人家的千金小姐呢……”

鸨母嘲讽道：“你不会说她是皇家的格格。”

人贩子走了过去，扳起那南方装束的少女的粉颊：“你瞧瞧！多苗条的身材，多细腻粉嫩的脸，多红的唇、多白的牙齿……还是个清水货呢！”

“清水货、浑水货，谁知道？说不定你是从哪个寨子里抢来或从路边捡来的……”鸨母似乎并不在意。

“天理良心！我的本钱都不止这个数呢。还千里迢迢从云南专门送到你这儿。妈妈，你就再加一些吧。至少再加一百。”人贩子叫屈。

“好啦，好啦！别再啰唆。我再加五十两！你愿意，把人留下。不行，马上带走。老娘没精力同你讨价还价。”鸨母厌烦地说着，又张嘴打了个呵欠。

人贩子有些泄气：“你也真是……太煞手了！好吧、好吧，算我晦气，跑了这一趟赔本买卖……”

鸨母不屑地哼了一声，用艳行的生意经堵住了他的嘴：“你是不会赔的。这女子都二十出头了，出自蛮野之地，吹拉弹唱琴棋书画，一时间哪能调教出来？肉身有价艺无价，会冷会傲还要会嗲，只怕赔钱的是我呢。”说着，她吩咐丫头去叫胡相公胡雪岩。

原来，鸨母看中了胡雪岩和王大人的关系，有心巴结，强留他在“夜夜春”当家理财，账房的事就交给他了。少顷，胡雪岩进来，看那女子一眼，顿觉眼前一亮，没有多说，领人贩子到账房去取银子。

这里，鸨母才开始例行的“验货”，对女子盘问一番——

“你真是云南人？”

“是。”

“你不用害怕，照实说。叫什么名字？”

“梁冰玉？”

“凉——冰凉玉？”

“不，是梁—冰—玉！”

鸨母指着桌上的文房四宝：“写给我瞧瞧。”

梁冰玉走至桌前，提起笔，随手写下梁冰玉三个字。行书，功力深厚，兼有柳公权的风骨。

鸨母赞道：“哟呵！不错，写得一手好字……你真是官宦人家的千金小姐？会弹琴唱歌吗？”

梁冰玉平静地回答道：“不瞒妈妈说，小女子幼承家学渊源，琴棋书画无所不通。”

“真的？那就弹一曲给我听听。”鸨母大喜，指指墙角那张古筝，一歪身子斜靠在卧榻上，摆出一副审考官的架势。

梁冰玉坐到琴桌的后边，先用纤纤玉手勾拨了几下琴弦，旋了旋音柱，把音调准，“叮咚，叮咚”试了试音后，便熟练地弹了起来。是古曲《凤求凰》，琴声如行云流水，天籁和声，把司马相如琴挑文君、隔墙问花花不语的深情、郁闷与急切，全都从指下流泻出来，化作东西苕溪，润沃了整个湖州。

鸨母喜不自禁，笑逐颜开道：“好，好，你能唱吗？唱——唱几句听听。”

《凤求凰》绕梁，变了调，琴声带着幽怨，悲凉，如诉如叹。但听梁冰玉唱道：

离别时，落红满地。到而今，北雁南飞，央宾鸿，有封书信烦你寄。他住在白云深山红树里，流水小桥望，向西，一派杨柳堤。紫竹苍松，斜对柴扉，那就是薄倖人的书斋内，那就是薄倖人的书斋内——

听到歌声、琴声，姐妹们闻声而来，挤在门中聆听，低声议论称赞。胡雪岩听得呆了，悄悄走进门。见到桌上梁冰玉三个字，更加吃惊，他一把抓过那张纸，不动声色藏进口袋，立在暗影里，偷偷打量这位南地装束的女子，竟是这般美丽，这般清纯，简直玉洁冰清，不啻天人！

一曲唱罢，众姐妹热烈地鼓掌，把个陶醉其中的鸨母惊得从卧榻上跳了起来，没好气地挥赶道：“都挤在这儿干什么，做你们的生意去！”

众女无奈，只得散去。胡雪岩见缝插针，深情望着梁冰玉道：“唔，一看就知道小姐出身不俗，恐非普通人家。”

鸨母如获至宝，高兴道：“将来又是‘夜夜春’一棵摇钱树！绝不亚于芙蓉……”

“且慢——”胡雪岩连忙制止。

鸨母一看胡雪岩对梁冰玉的那种特异目光，顿时满脸堆笑道：“胡相公，你是不是对她有兴趣？”

胡雪岩坦率道：“秀色可餐！这样的女子……哪个男人能不动心？”

“好！我成全你，今晚就让你梳拢，享受初夜的艳福……”鸨母发出一串艳笑。

胡雪岩不动声色地问道：“那条件呢？”

鸨母老于世故地说道：“说什么条件哟！你已不是昨日的胡雪岩，有王大人这样的靠山，你何愁不时来运转，钱财官运滚滚来呢？……到那时，妈妈想巴结，恐怕还巴结不上呢！今夜，我有心讨好相公，难道你对这颗滚到嘴边的红果子不想先尝一口吗？”

“谢谢妈妈成全。”胡雪岩深沉地一笑。

第九回 办漕粮易地徒手借银票 救弱女扬帆怒目 结亲情

“夜夜春”设有专供客人“开苞”的新房，这类房间通常选在此较幽僻、深邃的地方。这是因为被“开苞”的女子，有的事前寻死觅活、哭闹不休。也有的在行房时，嫖客不加体恤，被折腾得受不了甚至疼痛难忍，深夜起来要逃要跳窗户的。鸨母派马仔把梁冰玉送进开苞房，那里红烛高烧，锦被绣褥。胡雪岩随后跟了进来，梁冰玉本能地从床沿跳起，一下子不知如何是好，只是怯生生地后退，如同一只无助的羔羊，用惊恐的眼睛盯着他。

胡雪岩见状诚恳地说道：“冰玉姑娘不必惊慌，我也是个光明磊落的男人，绝不会非礼胡来，看姑娘绝非寻常人家出身，雪岩今夜有幸结识佳人。”

梁冰玉见胡雪岩风度翩翩，神情缓和了一些，但仍双手抱拳前，随时做防护准备。

“姑娘请用茶。”胡雪岩从白瓷陶壶里倒了一杯茶水，放到八仙桌上，退得远远地。

梁冰玉缓缓趋近桌前，掇起茶杯，突然放声呜咽起来，最后竟伏在桌上，泣不成声。胡雪岩有些手忙脚乱，但仍伫立在远处问：“冰玉姑娘心中定有许多伤心之事，如果相信我的话，不妨说与我听听，若有能效力之处，雪岩定当鼎力相助。”

冰玉这才抬起头来，娇喘微微，泪眼婆娑地看着他。良久，才向这个陌生男人说出自己的家世。

梁冰玉本是云南大理白族人，出生在曲靖。父亲官至滇南藩台，膝下仅此一女，对她爱若掌上明珠。冰玉自幼无忧无虑，每日只知读书识字，学做女红，十多岁就已熟读四书五经，亲友都称她为“女才子”。没想到，天有不测风云，几年前，云南白族、回民起义，父亲生性耿介，得罪同僚，被人诬为勾结叛民，阴谋反抗朝廷。朝廷派御史赴滇南查了近一年，究竟查无实据，只得以“失察”、“纵容”的罪名查抄梁家，梁父被发配到新疆伊犁，梁家所有女眷被卖到官家为奴。去年，梁冰玉又被那户人家卖给人贩子。女人在云南卖不出价，人贩子便把她带到了江南富庶之地湖州。

胡雪岩敬慕地说道：“冰玉小姐，我第一眼看见你便觉得气度不凡，仪态万千，你又如此精通琴棋书画，就知道准是大家闺秀！所以虽有爱怜之心，而绝不敢有冒犯之意。只是这‘夜夜春’蜂乱蝶狂，乃藏污纳垢之地，怎能容得下小姐清白之身呢？唉！……

“现在我已流落风尘，再讲这些妇道贞节又有什么用？反正谁都可以欺侮我这个弱女子。”梁冰玉也动了真情。

“冰玉小姐，不瞒你说，我也曾有过与你相似的落难经历。但比起你来，我的遭遇就算不了什么，所以对你更加充满敬慕了。”

梁冰玉“扑通”一声跪到了地上：“胡少爷！你真是个大好人。”

“起来！起来，冰玉小姐，不必如此！”胡雪岩急忙上前相扶。

梁冰玉望着他说：“既然我与胡少爷有缘，那你今夜就救我出火坑。”

“今夜就救？如何救你？”

梁冰玉看看帘幕低垂的“新房”，毫无忸怩地说道：“……如果不嫌弃罪民弱女，今夜我愿以身相托……”

胡雪岩喟叹一声道：“小姐，你误会我了！你是个身份高贵的人……”

梁冰玉的语气冷得像冰道：“被卖几次，到了这种地方还谈什么高贵、卑贱？不是今天，就是明天，我迟早要失身，与其被人强暴，不如主动献给胡少爷……”

胡雪岩频频点头称是，那认真的神情让梁冰玉大惑不解。他压低声音问道：“我想失礼地问小姐一句，小姐真是处子之身？”

梁冰玉含羞地点头：“小女子不敢说谎……那个人贩子只想卖个好价钱，一路对我不敢轻易相犯，所以一个指头都没有碰我。”

“我有心要做个月老红娘，成就一桩迟到的婚姻！请冰玉小姐稍等，我去去就来。”胡雪岩叫了一声好便离开了“开苞”房，轻轻将房门反锁。梁冰玉不知底里，踱到梳妆台前，梳理了一下发辫，整理了一下服饰，心想一切听天由命吧！

不一会儿，胡雪岩领着王有龄进来，向冰玉介绍道：“这位是我的好朋友王有龄大哥，现居浙江省粮台坐办之职。因家遭变故，数年蹉跎，故而延误了婚姻……”

梁冰玉也直瞪瞪地看着王有龄，嘴唇不住抖动着，泪水潸潸而下。王有龄已认出眼前人是谁，他真是百感交集，两腮禁不住抽搐了几下，他努力克制自己问道：“你……不就是梁藩台的爱女冰玉小姐吗？”

“你是……王知府的公子……有龄……”梁冰玉也不敢肯定。

王有龄一听这声音便高喊道：“冰玉！”

“有龄……”梁冰玉也真情迸发，两双手紧紧相执在一起。

胡雪岩转着圈儿打量着他们，激动得语无伦次，从他嘴里一会儿蹦出“奇遇”，一会儿蹦出“缘分”，一会儿又蹦出“善哉善哉，阿弥陀佛！”

一艘官船悠闲地在太湖水面上荡漾。烟水苍茫，碧波粼粼，清风徐来，湖面似有万幅湖绉绸在轻轻抖动。湖岸水畔，苍翠的芦苇随风起伏。青山如黛，远远近近，浓淡层叠。几只白鹭飞掠水面，渐渐消失在天际。

官船上，坐着王有龄和梁冰玉、胡雪岩和芙蓉。

梁冰玉心旷神怡地抚弄古琴，弹奏的仍是《凤求凰》。王有龄聆听着，似乎陶醉其中，又似乎陷入深深的回忆之中：“啊！真是如同在梦中一样……当年在云南曲靖，父辈是同僚好友，我和冰玉两家又紧紧相邻，仅是一墙之隔。每逢月夜，一听到冰玉弹奏《凤求凰》，真的想像《西厢记》里的张生那般跳墙过去，去同莺莺幽会。可就是没有机会当面表白，只能偷偷地在心中暗恋。”

“你真傻！我一个女儿家，夜夜弹奏《凤求凰》，一切不都在乐曲声中吗？”梁冰玉略带腼腆地一笑。

王有龄感叹道：“唉！真没想到命运之舟，把我们载到太湖畔来相会。”

“这是月下老人事先安排好的！不早不迟，一定要到今天的太湖边，才让你们花好月圆。”胡雪岩也是一阵大笑。

“冰玉昨夜能遇到胡少爷也算是三生有幸，昨夜若不是……”梁冰玉连连向胡雪岩行礼。

芙蓉插话道：“是啊，如若昨夜遇上一名蛮横的男子，那后果就不堪设想了……”

王有龄不禁大加赞叹：“雪岩兄弟乃英雄本色，一副侠义心肠，佩服！佩服！你是我和冰玉的再生恩人。没有你，哪有现在的我们！就不知你怎么会灵机一动，想到成全我俩这段姻缘？”

胡雪岩得意地说道：“这大约就是诗人所说的‘心有灵犀一点通’吧。我一听冰玉小姐口音与你相似，长相和气质又宛若同一个人，所以才灵光一闪……”

芙蓉剜了他一眼，笑谑道：“瞧瞧，这有多危险！羊羔已落入了虎口，居然活生生地吐了出来，未伤一根毫毛……”

王有龄拍了拍胡雪岩肩膀道：“这叫鲁男子坐怀不乱，真乃当代柳下

惠也！难得！”

欢声笑语，伴着清越悠扬的琴声，在太湖上空回荡，映着水波涟涟。

用过午膳，王有龄与胡雪岩商议起漕粮大事。粮运涉及地方官的官声乃至升迁，所以黄中丞催逼得很紧！前一年还为此逼死了藩司。王有龄此行，就是要尽快把浙江漕粮火速运往北京。

民以食为天，官以粮为要！漕粮乃是国家命脉，全国各地都设有粮台、仓廩、漕运船队，浙江是漕粮大省，仓储、漕运原本不难。问题是当前太平军控制了长江中下游。原由大运河运往北京的漕粮被拦腰截断，所以朝廷颁旨将河运改为海运。江浙漕粮，改由上海港启运，沿海北上，进渤海湾到天津卫，然后解送北京。

说得容易！从隋炀帝时起就时兴的漕运要改为海运，谈何容易？胡雪岩遂应王有龄之请，决定来粮台做个帮手，但他要先回一趟杭州，一为安顿家里，二为打探漕运情形。王有龄燕尔新婚，十分仓促，觉得很对不起冰玉，也急于要在杭州觅屋居住，与意中人共筑爱巢，便差手下心腹二人，先往杭州办理租房诸事。数日后，三人别过芙蓉，同赴杭州。

一到家中，胡雪岩便“扑通”一声跪倒在母亲面前，一声声叫着：“娘，浪子归家，不孝儿回来了。”壁角，垂挂着那根象征“家法”的红色如意结藤鞭。

胡母望着膝下的儿子，悲喜交集，感慨万千，骂也不是，打也不是。老人伸手把儿子拽了起来说道：“起来吧！回来就好，过去的事还提它干什么？”她伤心地转过脸去，暗暗抹眼泪，忙到供奉的观音大士的像前，点起红烛，焚香还愿，口中念念有词。在一旁默默垂泪的素娟，也过来帮忙燃香点烛，跟在胡母的身后伏地跪拜。

胡雪岩打开行囊，将一大包银子、银票放在母亲和妻子面前。胡母被白晃晃的银子刺得睁不开眼睛，不禁心生疑惑，问道：“啊，这么多银子！……哪儿来的？你在外面这么些日子，不要干了见不得人的营生……”

“娘，您放心吧！儿既没有打家劫舍，也没有偷盗拐骗，这些钱都是孩儿在这条运河上流血流汗赚来的。中间的五百两银票，是王有龄兄长还给我的借款。”胡雪岩正然作色。他把这些银钱的用度作了安排，三百两交还给“开泰”，还有一百多两将来要还给螺蛳姑娘。

正说着，门口蹭过来一个两岁多的小女孩，用陌生而惊恐的大眼睛乌溜溜望着胡雪岩，小手含在嘴里。素娟招手道：“荷花，快过来叫爹爹。”孩子听了，害怕地一下子扑进素娟的怀里。

“这是我的女儿？一眨眼能走路了？”胡雪岩高兴地一把抱过女儿，在小脸蛋上亲吻了一下，将她高高举过头顶。小女儿“哇”的大哭起来，摇晃着小脚，胡雪岩和妻子相视大笑。他似乎突然想起什么，拿手按了按硬硬的衣袋，出了家门，穿过街巷，大步流星进了那个熟悉的石库门。

当铺高高的柜台上，坐着那个精瘦的老头。胡雪岩递上当票说道：“赎玉佩。”什么也比不上它重要，这是螺蛳姑娘留给他的惟一纪念了！

“什么玉佩？”那精瘦的老头装聋作哑，他接过当票，戴上老花铜镜仔细瞧着，瞧了老半天，才不紧不慢地问，“你真的要取走？”

胡雪岩不悦地说道：“那当然。‘有当有取，解人急需’，这是自古开当铺的规矩……”

老伙计只得把柜子的抽屉装模作样拉了一通，找出了那块玉佩，交还给胡雪岩，嘴里咕哝道：“这么一块破玉，当了十两银子，你捡大便宜喽。”

胡雪岩一听，火不打一处来：“你去骗三岁小孩吧。这古玉价值连城，情义千金，全杭州城拿钱也买不到的独一份！”说着，他无限爱怜地把玉珮挂到腰间，“我胡雪岩如果有发迹的一天，一定要把当铺开遍杭城内外、大江南北，真正‘有当有取，解人急需’，而不像你们乘人之危，赚取黑心钱。哼！”他一甩手，转身走出了当铺，往王有龄的新居而来。

王有龄的新居，自有手下预为挑选、装潢，果然有模有样。书房里，窗明几净，陈设雅致。出书房门数步，是一个凉阁，凉阁无门，三面立着高大的落地槛窗，阁内摆着一架实木硬榻，是夏秋午憩用的。距凉阁不远，辟有琴房。

胡雪岩要去“开泰”归还那三百两银子，王有龄坚持同往，并要穿上官服，摆一路官威，由他这个五品官去证明清白！胡雪岩摆手道：“清白个甚？我这儿自信是清白的。我过去光明磊落，现在同样冠冕堂皇。我去还钱，足以证明借钱救济朋友是真的，这不就洗清了我的冤屈？而且我还有一个新的打算，我们的漕粮海运，还要同他们合作呢。”

王有龄大为惊讶道：“什么？漕粮海运，去同‘开泰’钱庄合作？”

胡雪岩在桌上摆弄起杯盘、文房四宝来解释他的方案：“对！为这漕粮海运，我考虑了几天几夜。要把几十万漕粮从浙江运到上海。的确要兴师动众！要调集大批粮食、船只、漕工，要耗费掉不少人力、财力。有龄兄，我们能不能变个法子，不带一粒稻米去上海，照样能将浙江漕粮运往京城呢？”

“你这演的什么‘空城计’？不带一谷一米去，到上海如何变得出几十

万斤粮食？我们又不会玩撒豆成兵的妖法。”王有龄闻言傻眼了。

“没有妖法，却有神符！”胡雪岩胸有成竹。

“神符？在哪里？”王有龄不解。

胡雪岩从怀里掏出一张钱票道：“钱庄的银票，这就是变化无穷的神符。”

“这……怎么变？”

以王有龄的阅历，确实是不懂这经营和金融中的奥妙，胡雪岩于是解释道：“我把过去的办法改换了一下，采取‘民折官办’：带钱直接到上海买米交差。反正米总是米，上头催的是粮食，到哪里都是一个样儿。缺多少稻米，就地补充多少，只要目的达到，这不就行了吗？”

“对！对！有道理！你能不能再说得具体一些。”王有龄闻言如梦方醒。

胡雪岩摊开一张带来的《两江图舆》，放在桌上指点道：“我们只要带上足够的银票，一路乘船到嘉兴、嘉善、松江、上海。只要在装船之前买足了稻米，交兑足够粮款，不就没事了吗？”

“这么多粮款银票从哪儿来？浙江藩司储备的只有漕粮，没有现金和银票。”王有龄又犯了疑惑。

“所以我们要和‘开泰’合作，利用他们的庄票到上海去兑现。”胡雪岩又一次亮了亮手中的银票。

王有龄沉吟地以手指叩桌道：“不过……从杭州不带一粒米稻去上海，实在是太冒险了！万一在上海买不到米，那岂不是猴子望月，急得双脚跳也没用。”

“这件事你别担心，我已反复打听过了，上海的漕粮集中在松江，最近还积压着不少。只要能在松江购买得到粮食，就能顺利装船‘海运’去北京。这样既安全，还能从两地的差价中……赚钱。”胡雪岩似乎胜算在握。

“雪岩兄弟，你这想法真是胆大包天哪……但此事万万不能走漏风声，否则是欺君之罪！”王有龄大为惊骇。

“对！不光有这一层，还有商业机密。运河经营漕粮的不在少数，风声一旦传出去，米商会立刻提价。差额太大，事情就难办了。”胡雪岩也十分慎重。

王有龄撒着双手问道：“难，难，头绪太多，环节太多，一个环节稍有闪失，就会前功尽弃！雪岩，你这套办法怎么样啊？”

“老兄！只要把漕粮运到北京，解除朝廷燃眉之急，皇上就高兴！不管你用的是什么方法。”胡雪岩为他打气。

“此事我当禀告中丞大人……就是这一笔巨额粮款，藩司不知能否出得起？”王有龄仍然顾虑重重。

胡雪岩伸手在这位官兄的肩头按了按道：“别担心！即便藩台无法筹措这笔巨款，我也自有办法。”说罢，他小心地收起了《两江图舆》。

“你有办法？什么办法？”

“船到桥头自然直，到时你自然会知道。”胡雪岩故作神秘。

为免节外生枝，胡雪岩坚持一个人去“开泰”赔礼还债。坏了钱庄的规矩，自责自罪的话说过了，胡雪岩又依伙计之礼送给何掌柜一个红绫包着的银质寿桃，因为后天就是他的生日。这件小事，令何掌柜泪眼涩涩，好不感动。他把那张债据还给了胡雪岩，由衷地说道：“雪岩，这笔陈年老账，由于赖知府的拖‘赖’，也由于我的糊涂，把你也牵连了进去。现在真相大白，银钱两讫，这件事就此了结。这张单据就由你保管吧。”

胡雪岩一笑，拿过何掌柜点旱烟的打火石，把债据用火烧掉后才说明来意：“我已在浙江粮台王大人手下当差。最近，我们受抚台大人之命，将要到上海、松江一带去采购一批漕粮，通过‘海运’运往北京。由于路上不安全，我们不想带现金，想带钱庄的银票去上海。这笔业务，我想介绍给‘开泰’，不知掌柜的有没有兴趣？”

钱庄的要务是拥有足够的本金。而吸纳官银、沾上官府和国库的专用款项，是最有效的“融通”手段。一般钱庄哪儿去找这样的靠山？哪儿去寻这等盘活资金的“活水”？胡雪岩给“开泰”注入浙江漕银这样一股“活水”，何掌柜自然是大喜拍案：“太好了！这可是一笔大业务。胡老弟，你究竟没有忘记老东家呀！这样吧，你们所需的购粮款，我们‘开泰’可预先借贷，带上足够的银票，到上海‘大三元’钱庄去兑付。上海‘大三元’和我们‘开泰’有不少业务往来。你们粮台不必事先筹措资金，一切到事后结算，你看怎么样？”

这正是胡雪岩要达到的目的！也是他向王有龄所诩的“自有办法”。他笑嘻嘻地点着头道：“这当然好，可我们没有任何商家担保，就凭王大人省粮台坐办的官职和我的信誉，不知何掌柜放心否？”

何掌柜正思量对胡雪岩作些弥补，在开缺这件事上，自己确实做得过了点儿！于是他由衷地说道：“雪岩，你的人格就是担保！这件事就足以证明你的为人。换了另一个人，这样可以扬眉吐气的机会岂肯轻易放过？而你居然愿意委屈自己，足见你居心仁厚，心胸豁达。我佩服你！”

章胖子与何掌柜交换了眼神，拍着胸脯道：“胡老弟，我可以陪你们

去上海。需要什么我可一路代你们设法办成。沿途钱庄有不少我的朋友，业务上都有往来。上海‘大三元’的大伙，更是我宁波一起学生意的同门师弟。”

“好！此事就这样一言为定。”胡雪岩高兴地举起双手，与二人击掌。

临离开杭州前，胡雪岩又去了草桥门外螺蛳姑娘家，意外地撞上了螺蛳姑娘的弟弟小螺蛳，他衣不蔽体，又脏又臭。一年多不见，他依然精瘦干巴。据小螺蛳说，他爹日夜酒瓶不离手，大约在姐姐离家两个多月后，醉酒掉在运河里淹死了，几天以后，尸首才被人发现。他更没法在家里待下去，想沿着运河去找姐姐，又不知她去了哪里，只得靠捡破烂、在河边捞虾摸螺蛳度日，后来竟沦为“五义帮”，专偷货船上的各种货物，他都有一个多月没进这个家门了。

思来想去，胡雪岩决定把小螺蛳带在身边。螺蛳姑娘是妻子素娟心目中的死敌，把死敌的兄弟留在家，还要送他上学、学手艺，恐素娟不能见容！他给小螺蛳里里外外、上上下下打理了一番，又给他取了个大号叫罗家骥，将他带上了船。嘿，马靠雕鞍，人靠衣装，小螺蛳经过收拾，顿时就变成了一个活蹦乱跳的小马驹子！

傍晚，垂挂着“浙江粮台”旗纛的官船停泊在运河上的一个小镇上。船工拉下风帆，有几个船工已经收拾齐整，准备上岸去风流快活。船老板来到船头甲板，正欲开口，王有龄问道：“请问老板，像今日这样顺风风顺水，几天可到上海？”

船主久经风浪，说最少也得十天。像今日这样，大后天可到嘉兴，再有七八天，就可以抵达松江，那离上海就不远了。

“坐船，人是舒服，就是太慢！待在船上太单调乏味。”王有龄心中有事。

船主便嘻嘻地笑道：“晚上船靠码头，王大人可以上岸喝花酒，寻花问柳，也可以把姑娘叫到船上来。嘻嘻……”

“这小镇的姑娘都是大嫂大妈，残花败柳，有什么玩头？只会倒胃口。”章胖子老马识途。众人放肆地浪笑起来，王有龄故作正经，咳嗽了几声。

“那就打麻将，这是船上最好的消遣。”船主赶紧转舵，说着吩咐船工将一张红漆方桌摆上船头，取来麻将牌。

“我不会，我得去督促罗家骥习字练算盘。”胡雪岩说罢后去了后艄。

船主也不勉强，冲章胖子一笑道：“你们先洗牌，我去叫掌舵的船老

大来凑个数。”不一会，船头就响起哗啦哗啦的麻将声。

船尾，桅杆上垂下一盏马灯。罗家骥趴在一张小机凳上，挺认真地复习胡雪岩今天教他的西湖诗，口中还念念有词：

水光潋滟晴方好，

山色空蒙雨亦奇。

.....

胡雪岩有点百无聊赖，目光散漫地望着岸上。

小镇的水陆码头，夜来分外热闹。光影耀耀，人影摇摇，叫卖声、邀客声、戏曲声，声声盈耳。一个衣衫褴褛的年轻姑娘在运河岸边踟蹰。胡雪岩的目光不由得落到她的身上。夜幕渐沉，在灯火摇曳的背景下，姑娘的身影一会儿清晰，一会儿模糊。胡雪岩看着看着，不禁失声叫道：“螺蛳.....快！小螺蛳，看那边岸上，是不是你姐姐？”

“哪里？哪里？”小螺蛳东张西望。

胡雪岩用手一指道：“在码头上踱来走去的那个.....”

“不是。我姐姐个子要比她高。”小螺蛳只看了一眼，胡雪岩脸上露出无限失望的神情。

罗家骥复习完了，一首诗会背也写完了，看看夜色已深，胡雪岩便和他回舱中歇息。黎明时分，官船启动，胡雪岩被船工的吆喊声惊醒，忙披衣起来。船头上的方城之战依然高潮迭起，王有龄赢了一把又一把，不知道是船老板在有意“放肥”，还误以为是自己手气好，一入粮台，何事不顺何日不旺？这时，两个船工押着一个披头散发的姑娘来到船头报告，说有个河南逃荒女子躲到船上来了，她躲进了货舱，想白乘船去松江。

船主呵欠连天，有点懒心无肠道：“哦，那就按船家规矩，来个‘吊白鹅’吧.....”

“好喽！”船工高兴地押着逃荒女向后舷走去。

来到船尾，两人将一根后桅杆斜向水面，桅杆上垂下一条水淋淋的缆绳。船工把逃荒女的双腿用缆绳捆住，身体倒垂。逃荒女舞动着两手不住挣扎：“放开俺！放开俺！你们不能这样对待俺，俺又没有犯罪.....”

年龄大点的船工笑道：“谁叫你白乘船？白乘船就要当一回大白鹅。”

“大白鹅就是把衣服剥光，全身露白……”年龄小点的船工发出一声浪笑，说着就动手去剥她的衣服，“大家快来看喽，吊大白鹅啰……”

“不！俺不要！”逃荒女死命挣扎，紧紧护住自己衣服不放。

年龄大点的船工说：“算了！放她一马，就这样吊起放入水中吧。”他拉动了缆绳，逃荒女身子倒吊着被缓缓升到半空。

她不住挣扎着喊道：“救命啊！救命……”

此时，桅杆又转动了一个方向，把她朝河水中垂放下去。倒吊着的逃荒女头发垂下，顷刻贴近水面。船尾喧腾的白浪，在水面拖带出一条又长又宽的白练，白晃晃眩人眼。那些摇橹撑篙的船右佬大约司空见惯，看着姑娘的长发在雪浪中飘指，听着她惊骇尖利的叫声，有的无动于衷，有的竟一脸笑意，心安理得地欣赏着这一幕！

“住手！快住手……”胡雪岩一声断喝，大步从船头赶了过来。

两个船工一怔，缆绳在手中停住。

“太残忍了，快放下！”

船工神情讪讪地将逃荒女拉了上来，放到后舷甲板上。罗家骥闻讯赶来，连忙上前为逃荒女解开缆索，扶她坐了下来。逃荒女的长发搭拉在甲板上，淌着水。她把披在脸上的长发撩开，一边绞着发丝上的水，一边用眼神寻找救了她的人。罗家骥替她抻着衫子，抚弄着她臂上的勒痕，冲胡雪岩道：“胡大哥，她就是你昨晚说很像我姐的那个人。”

胡雪岩打量着她，她一副长脸，闪闪发光一双丹凤眼，长长斜入鬓角的吊梢眉。稍稍安定下来，透红的脸上便浸出桃晕。不光身量，那模样神情，果然像螺蛳姑娘！他心中一阵莫名惊喜，脱口道：“着实像你姐姐……”见姑娘狼狈的样子，胡雪岩又道：“这里不方便，也碍人家的事，我们找个地方说话。”

因船上货物堆挤。王有龄到职后又是首次外出公干，带了不少沿途打点的礼物，多系浙地土产、特产。两人只得把逃荒女带到底舱，找了个堆放杂物的地方，安顿她在那儿休息。船上腥膻的纯阳世界，一个女孩儿家在货船上的确很不方便。地方狭窄，胡雪岩挤不进去，只得倚在船舱的门口。

“这位大哥，小女子俺不知咋样感谢你才好。”逃荒女一下子跪倒在地，不住地向胡雪岩磕头。

胡雪岩感叹道：“唉！别谢了，天下苦命人太多，理应互相帮忙……你小小年纪，怎么会从河南流落到浙江来？”

“甭提了，大哥！五年前黄河发大水，将俺村庄全冲掉了，俺爷、俺娘全死在洪水中……俺活不下去，跟着乡亲讨饭到江南，全是躲在船上一路逃过来……到了松江，被一位有钱的老太太收留。老太太腿脚不利索，俺就成了她的丫头。”逃荒女眼里含泪。

这姑娘的嘴挺能说，人也机灵，胡雪岩暗暗点头：“哦，给有钱的富太太当丫头不是很好吗？怎么又离开呢？”

“前些日子，俺上街替老太太买瓜果，被码头上一个船霸头抢走。这家伙一路想糟蹋俺，俺就踢、就咬、就逃！昨夜终于让俺逃出他的船……俺想搭船回松江，再去找那个好心的老太太，没料到被刚才那两船工发现了……幸亏大哥危难中相救……”逃荒女比划着，歪头打量着胡雪岩，那感激的微笑中透着率真和大胆。

胡雪岩同情地说道：“哦，原来是这样……刚好我们的船要路过松江，就搭我们的船走吧！再也不会有人欺侮你了，到了松江，我们帮你找那个富太太，好吗？”

逃荒女满脸泪水地说道：“中！大哥，俺谢你了。”

她又要跪下去，胡雪岩把她拉住道：“你就和罗家骥一样，叫我胡大哥好了。你有名字吗？”

“有，俺叫巧珠。胡大哥，在船上俺可以帮助你们做事，洗衣、洗菜、烧饭、打杂，俺样样都会来。”

“那好。白天帮船上干活，晚上就跟罗家骥睡，你们可以结为姐弟。你长得还真像他的亲姐姐！”胡雪岩一听就高兴了，谁不喜欢能干勤快的女孩子？

“中！中……”巧珠连连点头，一把抱住罗家骥叫道，“俺的好弟弟！”

罗家骥也赶紧抱住她道：“巧珠姐姐……”

第十回 闯公所解困游说尤掌舵 探秀园将错拜谒 佘太君

单调寂寞的官船上从此有了生气，添了笑声。早晨，迎着晨光，罗家骥在船头练武踢打。旁边放着大盆衣服，巧珠用吊桶从河中打水，轻捷利索地为大家洗衣。那俏丽轻盈，那利落中偶尔伴生的草率，都会让胡雪岩情不自禁地想起螺蛳姑娘。

偶尔，他会静静立在艄楼里，隔窗悄悄打量巧珠，聊解那种思念螺蛳的惆怅。更多的时候，他会教那凑在一起的姐弟俩读书写字。他用手蘸着清水，在甲板上教她写自己的名字。

“这就是我吗？”巧珠打量着甲板上属于自己的那两个字，兴奋地叫喊着。

胡雪岩敲了她一下笑道：“这不是你，这是你的名字。”

巧珠很快学会了这两个字，于是满船写满了巧珠。接着，又满船写满胡雪岩。学写这三个字的时候巧珠问道：“以后我要是想你了，就写这三个字，你能感觉到吗？”

胡雪岩一笑，有些凄凉地说：“名字又不是灵符，世界上也没有这种你一念叨对方就能感应的灵符！”

“我说有就有！”巧珠蛮横不讲理，继续满船写着胡雪岩，嘴有念念有词。

“雪岩老弟，这一趟你斩获不小啊，收下一个小师弟，又凭空掉下一个小妹妹……回到杭州，大嫂的醋罐子不打翻才怪呢。”最熟悉胡雪岩的章胖子老爱拿这事打趣。

“有什么可吃醋的？巧珠这样像螺蛳姑娘，看着她就会想起青梅竹马的意中人，可以让雪岩望梅止渴。章胖子，我看你哟，不是对巧珠也情不自禁吗？一双贼眼老在她身上溜来溜去。”王有龄到底有些书生气。

章胖子赶紧辩解道：“我敢吗？巧珠的眼中只有胡哥哥，哪有胖哥哥，是吧，巧珠？”

巧珠装作没有听见，低着头不加回答，嘴角却漾出微笑。

船主也已走出底舱，说话打探道：“巧珠真是个勤快的姑娘，从早到晚，洗衣、烧饭，忙个不停。王大人，你们到了上海，如果不把巧珠带走，就把她留在我船上吧。”

胡雪岩闻言嘲讽道：“留在船上，你们再将她吊白鹅吗？”

船主忙摇手道：“此一时彼一时，巧珠现在是何等样人，谁还敢招惹她！”

这时，晒衣服的巧珠叫喊起来：“看！松江快到了……看那边，那就是松江的宝塔，我认得！”

松江乃苏南门户，水陆冲要之地。自上海开埠后，成了冒险家的乐园，松江这个古老的商埠更加繁华了。大凡洋货转运，无不走松江转埠，而洋商需要的土产国货，大者如棉、油、茶、丝，小者如生漆、药材、猪鬃、皮张，更微如川东桐油、商洛白蜡、雪峰锑钨、竟陵花伞，无不把松江作为一个大堆栈、大库房。因此，只要是国货，只要是生意，别的地方没有的，松江这个地方通通有！

上了码头，走在街上，但见两旁店铺招牌林立，行人熙熙攘攘。更有商人、贾客、推贩、掮夫，沿街叫嚷，门首招摇，仿佛这里的人，存心不让你听清楚一句话，认清楚一张面孔！受上海洋商影响，这里更有一桩怪，各类店铺极其注重招牌，也就是广告宣传。店家总是想方设法让店名和自家经营的商品醒目招摇，街面上到处立着旗幡，仿佛陈兵列阵一般。

王有龄换了便装，随同胡雪岩、章胖子，由巧珠姑娘领着，穿街走巷，浏览市容。他们来到一个三岔路口，街上的行人忽然分开，纷纷避到街道两侧的店铺檐下。前方一股人流，潮水般朝着路口涌来。这里是米市，空气中流走着稻米的味道，他们被人流裹挟到了一家米店门口。

一大群漕工！胡雪岩有过同他们打交道的经历。其中以中老年居多，手持扁担、扛棒，气势汹汹追赶着一个管事模样的人。

管事模样的人一边逃、一边叫喊道：“你们找我有啥用？再追再闹，也白花力气。”

“不找你找谁？工是你派的，钱是你发的。”众漕工七嘴八舌。扁担、扛棒随着漕工的手臂齐举，一起一落。有的漕工拉住管事的衣服，有的怒目叉腰，将他团团围住，“快派我们活！给我们钱！……”

一中年漕工说：“潘爷，你就可怜可怜我们这些苦力吧。已经三个月没发一分工钱了，老婆孩子饿得哇哇哭叫……”

管事的人没好气，满嘴喷着唾沫星子：“又不是我潘某坑害你们，成千上万漕粮堆在松江的仓廩里运不出去。你们没活干，漕运司也发不出饷，叫我小小的管事有什么办法？”

一青年漕工说：“潘爷，咱们有话在先，官逼民反，假如把小的们逼急了，只有砸门破仓，抢漕粮去换钱。”

“对！活不下去，只有抢，抢！走走走……”众漕工呼应着。

管事还有些胆量，往高处一站，训起话来：“你们有胆，就去砸去抢！没有王法了？漕粮是皇粮，触犯大清王法，你们都得一个个砍头！”正说着，一队绿营兵从附近路过，一个个手按腰刀，眼睛瞄着这帮漕工。呼嚷喧闹之声顿时停息，扁担、杠棒等慢慢放了下去。毕竟杠棒扁担敌不过刀枪，做工的容易被当兵的震慑住！

见此情形，谁还有心事逛街景。王有龄和胡雪岩站在米店门口的石阶上，便和米店老板交谈起来。王有龄问道：“松江怎么有这么多的漕工？”

老板解释说：“松江地处江浙两省交界，是运河、长江双料水陆码头。松江漕帮，也是最大的漕帮。因为长江三角洲所产粮食，大部分在松江集中，然后从大运河运走。”

“这我们知道。可最近不是听说朝廷要将河运改为海运吗？”胡雪岩有些疑惑。

“对！现在太平军把南京、镇江的口子卡住，河运只好彻底改为海运了。其实，在这之前，因大运河苏北、淮南段逐渐淤塞，松江的漕粮慢慢已运不出去了。只是外头不清楚这个情况，粮食还往松江运。漕帮呢，管粮食卸船，管粮食进仓，可做了工却拿不到钱，怎么能不闹事呢？”

闻言，胡雪岩眼前立刻一亮，问道：“老板，松江的漕粮存了不少吧？”

老板叹息道：“这，我也说不清楚。反正一座座仓廩里的白米堆积如山，都快要发霉腐烂了。真可惜啊！”

“那粮价不就便宜了吗？”胡雪岩又问道。

听了这话，老板满腹牢骚：“那当然，粮价一个劲往下跌。你看，我店里这样上好的白米只卖过去的一半价钱，还没人要。唉！这年头，生意真没法儿做了。”

王有龄也听出了点苗头，顺口问道：“老板，恕我无礼动问一下，你们松江的米店、粮栈，都和漕帮有关吧？”

老板颌首道：“这还用问吗？米店、粮栈不是松江漕帮开设，就是同漕帮有关。否则还能在松江站住脚吗？”

胡雪岩压低声音道：“老板，向您请教一下：我们如要做大宗粮食买卖，是去找松江府粮台，还是找漕帮？”

“你只要找到一个人，一切都全在他身上。”老板竖起一个指头。

“谁？”

“尤珏，人称他尤老五。他是松江漕帮的首领，名震江湖！在松江、在上海，甚至千里运河上，只要一提松江漕帮，没有人不知道尤老五。”

“多谢老板指教，多谢了。”此时，两人才发现他们这一行人已经走散了。罗家驥肯定是陪巧珠去寻主人家了。章胖子呢，没准已在花街柳巷入港了。两人打听到漕帮会馆的所在，就立即回船准备。

稍懂点江湖“海底”的人都知道，漕帮会馆实际上是青帮设在码头上的一个公开机构。青帮是个组织十分严密的秘密团体，而漕运则是它衍生的载体和渊藪。

原来，元、明、清三代奠都北京，每年都要通过运河，从江南和豫、鲁等地运送大批稻粮进京，供应京师需要。因路途遥远，交通不便，输运极其艰巨。沿途贪污、盗窃、鼠耗、匪劫愈演愈烈，往往要耗费十倍以上的粮食才能运一石粮食到京。康熙年间，清廷在苏皖两省交界的清江浦成立了漕运总管，将运河划分为一百二十八段半。各段有各段的名称，每段设码头官一人，官级由六品千总、五品守备到四品都司不等，世代相袭。时间一长，吃着皇粮、又不能互相统摄的码头官形同虚设，民间专司漕运的粮船却形成了船帮，势力强大。雍正初年，清廷改委翁雍、钱坚、潘清三大船帮帮头承办漕运。三人于雍正四年成立了“安清帮”，吸收了大量的船户、船工、纤夫及在码头上负责装卸的脚班参加，建立了严密的组织系统，订立了严格的帮规，实行一套颇为特殊的入帮仪式，以这等组织形式护卫粮船的航运。分段制改为分帮制，各段码头官只管输运不管粮食，而各帮主可以既管输运又管粮食的采购。因此，有些漕帮帮主，既是跟官府有着特殊关系的江湖人物，又是当地粮食业巨商。据米店老板说来，这尤老五恐怕就是这样一位角色！

两人准备了礼品、拜帖，王有龄袍带加身，正好章胖子探花回船，一行人迤迤往漕帮会馆而来。

屋宇轩昂的漕帮会馆，既像衙门，又像庙宇，气象森严。门前雄踞一对石狮，洞开的乌漆板门两侧，立着四个彪形大汉，头缠青布包帕，足有三寸宽的黑色松紧布腰带，在身体一侧的胯下垂出尺许，一律短打装束，叉腿抱臂，铜浇铁铸一般。

王有龄等来到门首，早有报事的出门来收了拜帖入内通报。不一会，报事的出门恭请：“尤舵主请各位大厅见礼。”

进门是个海坝，青砖墁地。中间一路，用雨花石、瓷珠等嵌着一帆风顺、步步登云等吉祥图案。院子里花木扶疏，花廊、甬道穿行其间，显其幽深。会馆大厅仿衙门制式，门前有几级台阶。进门轩敞，是聚会、议事时下人跪拜、站立的地方。

尤老五得到通报，早已在台阶上等候。他的身材高大，乍一看还真有几分赳赳武夫的味道，但细瞧就不是了。他不仅精明，而且冷静，又有些儒雅的仁者之风。尤老五把大家领进大厅，照江湖上的规矩，这里兼作香堂。正中挂着刘、关、张三人画像。画像下是一个垂着大红黼黻的香案，案上红烛高烧，香烟缭绕。香案两旁，陈列着大刀、长矛诸般兵器，算得上是掌门人一副不出公所的卤簿仪仗。

由王有龄领着，三人给先烈义祖上了香，分宾主坐下，王有龄这才开口道：“这次，浙江抚台特意委派下官前来松江谒见尤舵主，顺便捎来一些浙江土产，不成敬意。望尤五爷笑纳。”

不过是个绍兴酒、硃石灯、辑里云丝被、湖州鱼鲙之类。尤五让管事的收了，拱手称谢道：“谢谢王大人盛意！浙江乃鱼米之乡，杭州更是人间天堂。我们松江漕帮，仰仗浙江粮台之处甚多。王大人今日光临鄙处，不知有何见教？”

王有龄拱手道：“俗话说‘无事不登三宝殿’，天下漕帮是一家，我也就不说两家话。只因浙江粮台的官船停靠松江，见码头上情形极度混乱，泊靠甚难。上得岸来，又遇漕工聚众闹事，其势汹汹，绿营出动，形势有些不堪，故此有些担心。”

“王大人所见不差。不瞒大人说，这几个月来，太平军卡住南京、镇江，运河漕运中断，松江的漕粮无法转运出去，大量囤积此地，造成大批漕工停业。再加上工头从中克扣工饷，打骂漕工，从而激起漕工义愤，风潮不断……我们已几次受到松江知府衙门的申饬了。”尤五毫不掩饰。

“尤舵主！有没有比较妥善的方法来解决此事？如有可能，我们愿为舵主分忧。”王有龄表现出异常关切的樣子。

“哦，能有什么良策帮助我们解决当前的危机！请王大人不吝赐教。”

“赐教不敢，只不过有些想法，以见教于尤舵主。”王有龄客套着，随后他朝胡雪岩使了个眼色，示意由他来说。

胡雪岩会意，站起来侃侃而谈：“尤舵主，在下胡雪岩，原在杭州钱庄当过跑街，跑的就是各家商号，如何流通、如何交换、如何把生意做活，让死钱变出更多的活钱。依我之见，松江把这么多漕粮积压在仓廩，则成了死水一潭，腐烂、发臭……能不能采取变通办法，把这些囤积的漕粮，变成源源活水、哗哗银子……”

“怎么一个变通法，胡相公能否明说？”尤五有些疑惑。

“王大人这次率我们去上海，就是要购买十万斤粮食，完成朝廷下达的浙江漕粮的海运任务。很巧，我们路过松江，看见你们这儿漕粮积压

如山。这不是天赐良机吗？王大人有心想在松江就地采购。这样，既可立即从上海运走，又可解决你们漕帮一时的困难，岂不两全其美？”

“这当然好！我甚至可以以优惠价格卖给你们。不过……”

“尤舵主有何疑虑？不妨直说。”王有龄善于察言观色。

尤五毫无掩饰道：“我之所以急于将囤积的漕粮出手，就是要换取现银发给漕帮兄弟救燃眉之急，不知你们……”

“我知道尤五爷的担心，无须过虑。”胡雪岩嘻嘻一笑，指着在一旁端坐的章胖子道，“这位是杭州‘开泰’钱庄的大伙计章水祥。王大人这次特地带他同行，就是为了随时随地结清粮款。”

“江浙两省都有我们‘开泰’的客户和业务关系。上海‘大三元’钱庄更与我们有大宗交易，双方银票可以互通互兑。所以我们即使身边不带一分现金，同样可在上海提取到成千上万两银子。”章胖子顺水推舟，借此炫耀。

“哦，真能这样吗？”尤五闻言有些兴奋。

王有龄拱手道：“尤舵主，下官以浙江粮台的信誉担保，只要你将松江的漕粮运到上海，我们立即将所有粮款付清，绝无拖宕迟延！”

“王大人，多谢你们关心，想方设法帮助我渡过难关，在下感激不尽！但你们也知道，国以粮为本，漕粮事关重大，你们属于浙江，我们属于江苏，万一朝廷要松江急送皇粮，我无法如数交解，那就是天大的死罪！甚至落个满门抄斩，尤某如何担当得起啊？”尤五的几句话就像淤塞了的运河，大厅内的气氛一下显得凝重起来。这是一座山，就看越不越得过去！

王有龄神色庄重，是提醒也是叮嘱道：“此事最多只有我们四个人知道。我们暂时借调你们的漕粮，也仅是权宜之计，以后会悉数归还，绝不会影响你们上缴朝廷的漕粮。”

胡雪岩到底更熟悉商场，微笑道：“我们路过松江，见这里漕粮积压严重，有心替尤掌舵分忧，毕竟漕运要仰仗漕帮的地方很多。再说，江苏大部沦陷，连省城南京都落入太平军之手，朝廷怎会向偏安一隅的小小松江征调漕粮呢？请尤掌舵三思。”

“事关重大，容在下细细斟酌。实在对不起！”说着，尤五端起了茶盅，表示送客。

“那我们先告辞了。”王有龄知趣地站起身。

门外的喽啰高喊：“送客——”

巧珠和家驥去了这许久，难道没找到那个富贵人家？大家正有些着急，却见家驥一跳一跳朝官船奔来——怎么就他一个，巧珠难道就这么不辞而别了？章胖子有些幸灾乐祸，心想煮熟的鸭子又飞了！家驥回船，既不搭理大家，也顾不上吃饭，就把胡雪岩拉到一边，说巧珠姐姐有话，让他只对胡大哥一个人说。

原来，两人在松江城里苦寻大半天，都没能找到那老太太家。这是因为巧珠成天在老太太家干活，平时极少出门，那天走便门出园，出来就遭了拐骗，就更加不知道东南西北了。家驥提议既然是松江一个富贵人家，那就找上了点年纪的人打听，告知他们老太太的特征，老太太家里的特征。诸如老太太的腿脚不灵便，行走十分困难；她有个儿子是个大块头，好像是什么地方的管事，对老人十分孝顺，老太太家中的池塘很大，有一座月亮桥；站在院子里，可以望得见松江岸边那座塔。还有，大院便门外的那条路甚是偏僻，路那边有池塘有稻田还有桑林。

巧珠这么一说，立刻就有一位白髯飘飘的老者给他们引路，一路上如数家珍，讲了老太太好些典故。说他们要找的府第准是筠秀园，松江第一豪宅，里头住的是有着“江南余太君”之称的尤老太太。松江漕帮，当年就是尤老太和她夫君创建的。后来，夫妻俩又修建了这座名重江南的筠秀园。晚年，她的丈夫叫仇家害死，她身藏利刃，瘸着一条腿找上仇家的门，见面就是一刀，然后到衙门自首投案。从此，“江南余太君”名重江湖，提起她的名字，帮内帮外都要礼让三分。

巧珠抚掌道：“是咧是咧，外面那些大男人进了园，只要瞅到老太太，都要趴下给她磕头。”

老人说：“尤老太早不管事了，因为当年在帮会门派的械斗中折了一条腿，行动不便，早早便在这筠秀园内养老纳福。现在接她班的掌门人，是她的第五个儿子尤珏，外号尤老五。”

胡雪岩大喜过望，拿手拍着家驥的脑勺，频频道：“天意！这是天意！这尤老太太，倒是必须去见的一个人物……”说罢，他又想起巧珠，压低了声音问：“巧珠就这么回了‘筠秀园’，连个招呼都不打？”

家驥发急道：“才没有呢，她在筠秀园外等我们。她让我给你传话，就给你一个人传话——你得带上礼物去求老太太，按照松江地方的规矩，起码两匹绸缎、一坛子‘女儿红’是少不了的。虽说老太太不在乎这点东西，可她也是老太太最小的干女儿，不能不讲礼数……”

“这种事还用得着她来教？就这么个话还要单独跟我传……”胡雪岩不以为然地打断了家驥的话，忽然，他打了个激灵——巧珠所说的礼数，显然指的别一层意思。这女子不错，尤其模样秉性，很像音容渺茫的螺蛳姑娘。只是自己已有家室，现在刚跟公事生意沾上点边，哪有余裕余力？就算要纳她为妾，也是以后的事。只是拜谒这位尤老太太，不仅必要，而且机不可失，刻不容缓！那就先这么着——按巧珠姑娘“钦

点”的礼品准备吧！

两匹上好的杭州绸缎，一坛绍兴“女儿红”，十样细巧浙江糕点，用讲究的苏州礼盒着人抬着，红艳艳炫人眼目。守门人见了巧珠，并不多问，也不入内通报，听其自便。原来巧珠入园数年，原本乖巧伶俐，又经尤老太太调教，认作干女儿，身份非一般婢女可比。进得园来，果然如仙境一般，假山、池塘、花木、盆景、亭台。水榭、暖阁、花厅，搭配精巧，浑然天成，巧夺天工。尤其园内一脉清流，如飘带如绿琉璃，曲折撩人。清流上用拱桥、台榭，两岸用水车、船坞、石径、轿厅等多样建筑，有作隔断、有作点缀，景物有藏有露，绿水有泻有滩。碧泓两边，广种翠竹，修条碧叶，风影皆清，果然不愧为筠秀园！胡雪岩置身竹下溪边，恍如梦中。有首小诗，不记得是何人所作，此刻偏想了起来：重门寂寂锁春风，携手前游似梦中；恰是粉墙低处见，鸭桃竹黑试花红。穿过一带花树掩映的曲廊。

巧珠指点道：“往这边走。”

“后花厅不是在北边吗？”胡雪岩指着前方有些遗憾。

巧珠解释说：“老太太念佛，一般日子都在佛堂度过，甚至见客都就便在佛堂旁的‘舍身寮’里。你记着啊，见了老太太我怎么拜你就怎么拜。”叮囑罢，她便前去通报。

尤老太果真在“舍身寮”里接待他们。

所谓“舍身寮”，其实就是老太太一处打坐起卧、吃斋念佛的地方。本色榻扇，把绳床、瓦灶、拂尘、念珠隔在里间，外间布置成客厅模样。只不过把绣帷换成了经幡，兽炉变成了香鼎，贝叶用吴钩替代，瑞脑化为檀香。太师椅上，坐着一身素色的尤老太太，精神矍铄，目光锐利，椅边靠着一柄错金龙头铁如意黑色拐杖，据说这是她的防身武器。一见巧珠，老太太本能地想站起来：“巧珠，真的是你吗？”

巧珠一迭声叫着“老太太”，从门外扑了进去，跪倒在尤老太太面前，失声痛哭起来。尤老太太用颤巍巍的手，抚摸着巧珠乌云般的秀发，捧起她的脸打量着：“我的儿，我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

“我日里夜里都想念着老太太。没见过漕帮还有那样的船古佬，想女人都想疯了。”巧珠哭着诉说了被骗经过。

“世风日下，这些年漕工中有些人越来越不像话。我叫老五查出那个船古佬，让你好好收拾收拾他。”尤老太太拉长了脸。

巧珠指着身后道：“幸亏遇上这位杭州的胡大哥，在运河上救下了我，我才能有机会回到松江，重新见到老祖宗。”

尤老太太这才把目光投向进来的胡雪岩和罗家骥。

“晚生胡雪岩，给老前辈请安！”胡雪岩话未毕，巧珠过来一把将他按倒在蒲团上，自己也掇过一个蒲团和他并排跪下，也不知道按的何方规矩，给尤老太太来了一个三跪六叩的大礼。

家骥让船工送上礼品，尤老太太一看，不禁笑逐颜开，朗声道：“快扶他们起来，扶他们起来！”

她叫丫鬟收下礼品，打量了胡雪岩一番，见他白净斯文，举止百伶百俐，招手叫过巧珠，十分难舍的样子：“女大不中留。你全心全意照料我，误了婚事，此番遭骗，坏事变成好事，我这心里总算落靠了。”说着，又把目光投向胡雪岩，称赞道，“好一个青年才俊！胡相公，你在危难中救下了巧珠，大有江湖侠义之风！将来巧珠跟着你，肯定有好日子过。”

胡雪岩知道对方误会了，但也只好将错就错了：“今后还得倚仗老前辈多多提携指点。”

像尤老太太这样深居简出的人，来客话多，也喜欢回忆旧事：“杭州是个好地方哪！我到过的次数都记不清了……你们的拱宸桥，跟我们漕帮有特殊渊源。‘青帮’的翁、钱、潘三位祖师爷，都是在拱宸桥发家的，所以你也从‘祖师爷’那里来的人是吧？”

“是、是！我这次带巧珠来见老前辈，也是想与松江漕帮兄弟再续新缘。”胡雪岩赶紧点头。

尤老太太并不糊涂，拿眼瞅着他道：“你们今天远道而来，不知有何见教？天下漕帮是一家，咱们漕帮兄弟最讲义气，有什么事，你尽管对老身直说。”

胡雪岩毫不遮掩，将浙江粮台想找松江漕帮购粮，以及去漕帮会馆见尤老五之事说了个详细。老太太听着听着，竟然闭上了眼睛，屋子里的气氛变得凝重起来。胡雪岩不知自己哪儿说溜了嘴，拿眼去看巧珠，巧珠早就站到了老太太身后替她轻轻捶背，按摩穴位。良久，老太太才抬了抬手对丫鬟们道：“你们都下去吧。在后花厅安排个房间，要全套新，安顿巧珠和新姑爷。”

胡雪岩也示意家骥退下，垂首在老太太面前侍立着。老半天，尤老太太才睁开眼睛，声音缓而低沉：“尤五这样做，自有他的苦衷。”

据称，松江漕帮会馆，的确掌控着松江的粮食业。但漕帮购买粮食的本金，例由入会的会员共筹分摊，只不过尤家出的本金多一点，因此，有关粮食买卖，无论多寡，他都要找帮中的“会董”、俗称“三老四少”商量。但问题不在这儿，因运河淤塞，漕工失业、半失业者众多，人心浮动。偏偏占据金陵的太平军派人来找漕帮联络，让漕帮在松江起事，响应太平军。并派“间作”多人，在漕工中活动。而各国列强为保其在华利益，保护上海租界的安全，要求把松江、青浦一线划为中立区，

让清政府和太平军都做出承诺，不在中立区交战，不把战火引向上海。上海租界，已派华商来漕帮会馆游说，力争松江划为中立区。而松江府却莫名其妙，一会儿说中立不中立，在粤匪长毛而不在于大清，一会儿又说中立与否，由圣意朝命传檄而定，松江岂可自专？此情之下，漕帮会馆行事能不多加小心，慎之又慎？

胡雪岩再三称谢，感谢尤老太太没把他当外人，换他处于尤五这种境况，一样难于抉择。官府的剑、太平军的刀、洋人的炸弹，都悬在头上的啊！

“不过，倘为松江地方着想，我们应该借助洋人这个意图，力争松江成为交战双方的中立区，以免生灵涂炭，百姓遭殃。如今朝廷腐败，以致漕工失业，断了生计，如果他们揭竿起义，响应金陵，也不失为一项生计。但失业漕工之生计，并非松江百姓之生计；只要漕工肇乱，松江中立便势不可能。太平军兵指松江，战事难免。举事漕工或可分享战争的成果，可像巧珠这种松江百姓，像我这类过路商旅，未必就有好果子吃……”胡雪岩正说着，尤五匆匆来到“舍身寮”，乍见他不由得愣了一下。

尤老太太显然已打定主意，便问道：“胡相公不是外人，他是巧珠女婿，人家代浙江方面来买米，你因何不卖？”

尤五苦着脸道：“娘，孩儿有难言的苦衷。”

“你的苦衷娘知道。但做生意归做生意，他买你卖，各谋其利。现在人家拿钱买米，你扣住不卖，这道理满天下都讲不过去！”胡雪岩见尤老太太语气严厉，想替尤五打几句圆场，但尤老太太不听，自顾自说下去，“你是江湖中人，他是生意中人，遇事先要看照江湖的规矩、照生意场中规矩。今日是胡相公找你说粮食生意，看来是你说不过去。至于形势、至于大局，不是不看，把位置摆到正了，松江中立不中立这个心，你们操不了！”

“娘，我得到密报，有一伙漕工准备后天举事，松江的大局，眼见得没法收拾！”尤老五终于发急了。

尤老太太拿过龙头拐杖，巧珠搀她一把，稳稳地立了起来，她把拐杖一顿，目光如电道：“既如此，我倒要看看，你们如何处置这桩粮食买卖！”

尤五嗫嚅着，还在犹豫。胡雪岩嘴快，便插言道：“将浙江粮台所需十万石粮食连夜调运出仓，连夜装船，明日一早，扬帆启碇！抽准备起事漕工之一半或三停参加漕运，削其力，挫其锐，不足人手以普通漕工补充。告诉大家，漕粮到沪，落地转为海运，即兑现全部漕银。不知尤掌舵意下如何？”

“京师急需，连夜装船启运，漕粮到沪又有现银可兑，如此行事倒也

不算是借口。”尤五用征询的眼神看着母亲。

胡雪岩、巧珠脸上，俱现出惊喜之色。尤老太太轻轻喟叹了一声道：“浙江、江苏是紧邻，松江与杭州休戚相关。五儿，胡相公虽是道外之人，却侠义心肠，懂得变通，这个朋友你一定要交！今后，你们就以兄弟相称吧……”

“对，对！老祖宗的主意太好了。”巧珠禁不住拍手。

胡雪岩见机便跪倒在尤老太太的膝前道：“那我就拜老前辈为干娘，同尤五哥结为兄弟！患难与共，生死同心！”

“好！我在娘面前发誓，我与雪岩兄弟义结金兰，情同手足，永不分离。”尤五也只得跪倒在地。

两人站起，用青帮的礼节互相行礼。青帮有个规矩，兴混不兴赖。有此一拜，以后到各码头，胡雪岩可以堂而皇之打青帮旗号，并自称是尤五爷的结拜弟兄，但不能对做过的事不承认，耍赖皮，必须好汉做事好汉当。

尤五办事精细，以京师急需粮食为由，下令着漕帮连夜装船。又叫来管家，吩咐派哪些粮船、派哪几个帮口的漕工赴沪，一一安排妥当。

第十一回 筠秀溪义理征服闹事者 床上镜春情惹恼多情人

晚饭后，尤五要去船码头亲自督促装船，胡雪岩本欲同往，怎奈尤老太太强留。尤五也十分热情：“你们怎么可以走呢！我们已结为兄弟，刚才如同一家人在一起用餐，老母亲是何等高兴！她老人家还分外喜欢巧珠，特地关照要你们在客房歇息。今后来松江，这儿就是你们的家。”

“一见面我就看出老太太是位明理之人。现在，她老人家还管漕帮的事吗？”胡雪岩眼中闪现着钦佩。

尤五感慨道：“早先她老人家不但管松江漕帮的事，还管江湖上的事。这几年老了，不太管了。但她老人家威严还在，谁都得服她！”

胡雪岩由衷地笑道：“‘余太君’嘛，谁能不服？哈哈……”

这时，巧珠回来了，说老太太已回房歇息了。胡雪岩告知尤五，说松江知府今晚在“聚江珍”酒楼宴请王大人，已派家驷将漕帮会馆的安排去通传，还让尤五留意漕粮装运之事。尤五称谢，匆匆而去。

丫鬟把二人送进客房，顺手带上门。

这哪里是客房，分明是洞房。房内挂着花开富贵四盏仿琉璃宫灯，灯面是一色的西洋花卉，有红玫瑰、紫罗兰、金蔷薇、康乃馨。造型精巧，彩绘绝伦。其他红烛、绣被、鸳枕、瑞香，龙凤大床、流苏帐彩，无不具备。

“这是松江灯坊专门孝敬老太太的新花样宫灯，花色上仿照西洋，样式还是朱洪武时期金陵流行的南宫盏。只因近些年来，洋人在各通商口岸的租界里带进来不少洋玩艺，国人趋之若鹜。民间作坊有仿制的，也有在传统工艺中夹进一些西洋的东西加以改造的，买的人还不少呢。”巧珠说着，她熄掉宫灯，只留一对镏金龀盏上的大红花烛。

收拾好床铺，巧珠从壶里斟了一杯茶，双手奉给胡雪岩，低声道：“喝杯茶，醒醒酒。”胡雪岩心内忖道：她倒是借老太太的口，把自己的心事敞明了。我为了这宗粮食生意，也顺水推了舟，只是我不能辜负了她！他嬉笑了一下，瞅着神态娇羞的巧珠道：“在老太太眼里，我们早已是夫妻了是不是？”

巧珠轻轻应了一个“是”，把头埋得更低了：“晚饭时，老太太又特意问我喜欢不喜欢你。”

“你怎么说？”

巧珠故作不悦地飞了他一眼道：“你应该知道我会怎么回答。”

胡雪岩站起身，离她稍稍远了一点，声音中透着冷意：“难道你没想过，这只是你的一厢情愿？”

巧珠吃了一惊，用失望的眼神瞅着胡雪岩道：“难道你……你不喜欢我？”

胡雪岩挥了挥手，在这刹那间他不知说什么好，可他天生又是个爱讲真话的人，想了想觉得不能不实话实说：“男人天生好色，就连孔老夫子也说‘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你又年轻又漂亮，在船上烧的那手菜，吃得让人舍不得放碗，我凭什么不喜欢你？我又没毛病！”

这是巧珠希望听到的表白，不过有些粗浅直白罢了：“那你为什么……”

“我已有妻室家小！还有个青梅竹马、刻骨铭心的意中人！”

听了这话，巧珠倒显得比较冷静，道：“我知道，小家驹把这些都告诉我了。”

胡雪岩“嚯”了一声道：“那你跟了我，就只能做妾，做小……不是说我胡某人不该娶小，我也是大清的男人。大清的男人可以有三妻四妾，皇上甚至有三宫六院七十二妃。做小我就不能只顾你一个，而且你还要听太太的，委屈你了。”

“我本是个出身寒微的小女子，能跟你这种见义勇为、关心他人的男子，就已经知足了，还计较什么名分呢？”看来巧珠把一切都掂量过了。

“你早有这句话就好了……”胡雪岩笑了一声，便扑上去把她拦腰抱了起来，把嘴印到她的红唇上。

“蜡烛、蜡烛……”巧珠挣扎着低声道。

胡雪岩抱着她吹熄了蜡烛，二人在龙凤大床上滚作一团。正要宽衣解带，忽听房门重重响了一下，只听尤老太太问道：“睡了么？”

巧珠惊了一声，立刻跳下床给她开了门，搀她进屋。尤老太太拄着龙头拐杖，立在黑暗中，语气平缓却透着焦急：“我越想越睡不着。尤五为人忠厚，没有防范之心。漕帮连夜装船，把准备起事那帮漕工的计划打乱。万一他们狗急跳墙，避开松江码头来找老身的麻烦，有我在他们手中，尤五肯定服服帖帖，到那时不仅坏你们浙江粮台的事，更要坏我漕帮的大事啊！”

“那怎么办？”巧珠焦急地问道。

“你速去松江码头，叫尤五立刻派五百人前来把守筠秀园，防止有人

劫持老身。”

闻言，巧珠正要动身，却被胡雪岩叫住了：“干娘，叫漕工不如请官兵，我去一趟松江府，叫他们派绿营兵出动，保准比漕工行动利落……”

“万万不可！”尤老太太的声音陡地变得尖锐，“漕工中有人来筠秀园闹事，派漕工来解围，终究是漕帮中事。去请官兵来解围，那就是我们解开衣怀给人看，自己出卖帮中兄弟，这种下作主意断不可为！”

巧珠答应着要走，又被尤老太太一把抓住，她指了指东侧便门，示意她从这里出园。巧珠好不敏捷，应了一声，快速地离去。

等巧珠走后，尤老太太又对胡雪岩道：“我们去找条船，夜游筠秀园，看老身料事如何？”

胡雪岩扶着老人出了后花厅，绕过一段带栏杆坐凳的曲廊来到溪边。流水淙淙，如琴声清韵。夜风吹过，竹海起伏，但听萧萧飒飒之声，如万马千军，在夜间衔枚疾走。他们上了一叶小船，待老太太扶杖坐定，胡雪岩才操起桡片，划开水面，黑暗中也不辨东西，只把眼睛盯住前方水域，划一程算一程。

兰舟在水上悠游不过一袋烟工夫，园内忽然传来喧闹声，几路火把循着园内大路小径，向后园驰去。大概在后花厅、佛堂、舍身寮都没有找到老太太，那些人开始四下乱窜，嘴里叫嚷着，像没头苍蝇一般。

尤老太太果然料事如神！而她遇事又这么从容镇定，非常人可比，看来是经磨历劫之人！胡雪岩在心中叹服。尤老太太似乎也不忍心他们久寻不着，便朗声道：“我在溪流上，你们是在寻老身么？”

灯笼、火把、羊角灯，又颠又跳一窝蜂朝着溪边拥来，把筠秀园内这段景致照耀得如同白昼。清流中闪烁着团团火光，像巨烛流火，像一条腾挪的火龙，又像一片蔓延开去的火烧云。竹筠茅舍、小亭、石桥，更如仙山琼阁，叠映重合，有的影影绰绰，有的变异怪诞。水里岸上，颇像一副六道轮回的往生图，看得胡雪岩心里发紧。

“我知道你们想做什么，也料到你们会铤而走险，自然作了防范。但我不怪你们！”胡雪岩赶紧把船稳住，听尤老太太如何说服这帮徒子徒孙，“有人想在松江举事，响应太平军，这样做或许能闯出一条生路。但你们想过没有，自金陵沦陷，朝廷派来的兵，江苏本省的绿营，全都在太湖、金陵之间，就算你们能冲出松江，也冲不出官兵的重围，这是自蹈死地。因此，我儿尤五不赞成你们贸然行事，置漕帮和你们家人的安危于不顾。而距松江不过百里之遥的上海，早已是洋人的天下。现在洋人提出要把松江、青浦一线划为中立区，这是好事还是坏事，请大家听听这位来松江办理漕粮的胡相公高见……”

只要鼓捣漕粮，仰仗漕工的时候就多了！胡雪岩巴不得有个在众漕

工面前露脸的机会，他清了清嗓子道：“松江如果成为朝廷和太平军交战的中立区，肯定是件大好事。松江中立，就成了上海的屏障，上海的繁荣，或多或少能带动松江的繁荣。中立了，松江地方得以安宁，商旅保持繁盛，百姓安居乐业，有何不好？谁要是不顾后果，一意孤行，把战火引到了松江，谁就是漕帮的公敌，松江的罪人！”

“洋人想把松江划为中立区，松江就能成为中立区？”有漕工问道。

“这件事恐怕谁也不敢打包票。不过，朝廷早已沦为洋人的朝廷，洋人这个要求对朝廷也非什么坏事，它干吗不给洋大人这个面子？至于太平军方面，恐怕一时也鞭长莫及。他们那个拜上帝会，拜的就是西方的菩萨，不到万不得已，恐怕也不会跟洋人撕破脸。松江中立的事，看来是蛮有希望的。”胡雪岩道。

其他如浙江粮台拉扯了松江的漕粮、运送漕粮到沪何时可以拿到银两之类，胡雪岩均不厌其烦，一一作答。尤老太太见气氛缓和，便邀大家一同赏游筠秀园。一场风波，遂告平息。

尤五率千余人包围了自己的家，见园内无事，于天亮前悄悄撤围。胡雪岩和巧珠同他一道登上官船。混乱不堪的松江码头一夜之间模样大变，那些横七竖八、乱泊乱靠的船只全不见了踪影，只剩下浙江粮台一艘官船雄踞码头，十分醒目。

尤五扬手朝前方一指道：“王大人，你们要的十万斤漕粮，已全部装船停当。只等你一声令下就可扬帆起航，直奔上海！”

晨雾濛濛，朝阳铺出一条金灿灿的水道。前方，十几艘大漕船首尾相接，连成一条长龙。船上长号吹响，岸上大鼓擂动，无数白帆齐刷刷升起，如一道际天大幕，投射出一艘艘乘风破浪、驰向东方的舳舻的剪影。忽然，巧珠悄悄一拉胡雪岩的衣角，低声道：“王大人的颈脖上都留着胭脂、红唇印儿，快去叫他洗洗吧。”

钱塘县令袁翔甫寓居上海数年，作望江南词三十首，读来如向十里洋场采风问俗。其中两首，王有龄早已烂熟于心：

申江好，胜境说吴淞，晓日暮霞光灿灿，朝朝夕汐势汹汹，过客愿留踪。

申江好，小县作名邦，买卖生涯推第一，风流泽薮叹无双，豪杰望风降。

但人家说好说歹，怎及自己耳闻目见？

这日，粮船到港，尤五领着王有龄一行，走黄浦江方向进入南市。街道上，各色人等，熙来攘往，华洋杂陈，服饰缤纷。他们迎面碰到不少洋人，有的西装革履，趾高气扬，有的放浪形骸，自在随便。也

有的举止粗俗，形容猥琐。乍入洋场，众人的眼睛都不够用了！

一对醉眼惺忪的洋人男女，互相搂抱着经过他们的身边。女的袒胸露背，穿得薄如蝉翼，曲线毕露，丰满的乳峰在夕照中耀人眼目。巧珠想看不敢看，心想女人能把就衣裳穿成这个模样，把自己的美尽显出来，也不枉在人世白走一遭了！

章水祥眼里放出钩来，笑道：“这洋妞，到底有没有穿衣服哟？”

“那你上前去摸一摸就知道了。”胡雪岩打趣道。

王有龄提醒道：“小心！我们初次到大上海，不懂洋人规矩，被他们的……什么巡捕抓了去，那可犯不着。”

尤五知道初到上海的人都如此，看西洋景嘛，就是稀奇不已的意思，遂笑道：“洋人除了黄头发、绿眼珠、说洋话、吃西餐，其他全和中国人差不多。也想发财、赚钱、享乐……洋妞也卖身，卖起来比中国女子还胆大放肆。你看！你看！”

刚好，那对西洋男女在告别，两人抱紧了，互相吻个不停。章水祥惊奇地张大嘴巴叫道：“啊！光天化日之下，竟敢如此放肆！”

“这是洋人的礼节。如果洋妞与你见面或分别，你照样也可以得到她的香吻。”尤五笑了笑。

众皆啧啧称奇，议论个不停。几个人中，王有龄多沉默，胡雪岩好打听，章水祥喜欢一惊一乍。

“那也可以请洋妞喝花酒？”

尤五前导，且走且介绍道：“可以啊！只要出钱，喝洋妞花酒、睡洋妞，没有办不到的。如今这上海，就是个只讲金钱的花花世界。”

他们下榻在四明旅社。一幢高大的西洋建筑，房间里摆着沙发等西式家具，落地窗，圆顶帐。侍应生随叫随到，一色的瓜皮帽，玄青洋绉纱衫子外面，套着士林布对襟折袖大褂，眼睛一眨，就知道你想啥，那股伶俐巴结劲儿，非内地客栈那些店小二可比。

这里是闹市的中心，著名的“大三元”钱庄就在近旁，离码头也不远，吃饭坐车都很方便。大家感叹了一回，这才分头行事。

尤五与胡雪岩去拜访沙船帮。过去，漕粮由漕帮运送，运河是漕帮的天下，从事海运的沙船帮很少染指。现在，漕粮要从海上运走，就非得去求助沙船帮不可。

本来，漕帮走河道，沙船帮走海道，两个帮曾井水不犯河水，尤五在江湖上烜赫的名气，也非沙船帮老大顾某可比，他何必要跌这个面子

去拜沙船帮这道门槛？经胡雪岩提醒点拨，大谈生意经和粮食的“门槛”经，尤五这才觉得自己不光要跌这个面子，而且必须结交沙船帮！

漕帮大势已去，分崩离析已无法避免，唯独松江漕帮还有较大的生存空间。为什么？因为京师仍然需要粮食。如果松江、青浦能够成为交战双方的中立区，那么松江就成了漕粮海运的必经通道，而且是惟一的通道，松江漕帮不把沙船帮笼络周正岂不是犯傻？浙江是目前仍有漕运京师任务的省份，浙江粮台，势必成为松江粮业的大主顾。浙省这十万斤粮食要急运京师，为此，他也不得不去拜访沙船帮！倘以私情论，巧珠是老太太的干女儿，尤其胡雪岩曾陪伴老太太度过那个危险之夜，对于大孝子尤五来说，这可是一笔人情债！那点危险对江湖中人自然算不上什么，可雪岩老弟是商人，是吃公事饭的官差，是当天才抵松江的一位过路客，临危能陪老太太一起面对群顽，并晓以大义，毫不畏惧，算起来也是一条好汉。因此，无论于公于私，此行势在必行。

王有龄自然关注漕粮海运之事，但照官场上的规矩，他得马上去拜访上海道，办理免征（粮食）落地捐、粮食报关等手续。他忽然想起一件事，忙拉过二人，低声道：“临离开杭州前，我去见过中丞大人，在黄大人那儿读到一份朝廷邸报。朝廷与英法等列强签订的《天津条约》，同意外国商船可在长江各口岸往来，美国旗昌轮船公司早已捷足先登。几年前西国苏伊士运河正式通航，使中英之间的航程比原来缩短了好些，英国太古、怡和两家轮船公司，近来已在我国运营，不光经营内河航运，还想包揽沿海航运。度这情形，沙船帮也兴头不了几天了，漕帮的今天，就是沙船帮的明日啊。”

“这个消息太重要了，恐怕用不了多久，浙江漕粮再投上海，海运天津就要找什么‘太古’、‘怡和’的洋船来运了。沙船帮是上海的‘坐地猫’，不可能一点感觉都没有，尤兄，此行我们没什么可担忧的了。”胡雪岩不禁有些释然。

王有龄毕竟是负全责的人，神色不再那么严峻了，点头道：“没有就好，没有就好。”

章水祥要去“大三元”钱庄交涉。三路人马各备礼物，王有龄租了辆马车，另两路则叫漕工挑着礼品，多少有些张扬之意，分道而去。

旅馆里就剩下巧珠和少不更事的罗家骥。家骥哪耐得住寂寞，提议去逛商场。街上的商店那么多，商品五花八门，橱窗花花满眼，一定有看头。哪知巧珠神情淡淡地说道：“有什么看头，正经西洋东西，你看也看不出个名堂，其他的，还不都是中国人鼓捣出来的，有什么稀奇？”

“那我们去黄浦江边看大洋船吧，有几层楼房那么高呢。巧珠姐，洋人可真厉害！大洋船用铁做的偏不沉，还能漂洋过河，装起货来就像一座座小山，我就是想不明白，铁沾了水怎么就不沉呢？”家骥又提议。

“再好也白搭，再好也是人家的东西。想不明白你还想它干什

么！”巧珠的情绪明显有些腻歪。

罗家骥发现了巧珠的不自在，用一种夸张的神情睨着她道：“你今天怎么了？怎么把我那醉鬼老爹的话都搬出来了？”

巧珠不禁吃了一惊，她知道家骥的爹是醉后失足落水淹死的，一个年轻女子，忽然说出一个老死者一样的话来，多少有些禁忌。便不悦地翻了他一眼道：“你别瞎说！”

“三年前的清明，姐姐在船上看到胡大哥一家去郊外扫墓，杭州那地方的风气跟别处不一样，扫墓和踏青游玩是合在一起的。姐姐回到家，边做饭边流泪，把眼睛都哭肿了。爹就拿醉眼瞪着她，说好端端的哭啥呢？姐姐抹眼泪，说我就是想不明白。爹就说了你刚才说的那个话——看着再好也白搭。再好也是人家的！想不明白你还想它干什么！”家骥解释道。

“我跟你爹不是一个意思！”巧珠没好气地说。

“我知道，你跟我姐也不一样啊，我姐看见胡大哥跟别人成了两口子；你却天天跟胡大哥一起，一看就像两口子。人家两口子去游西湖，我姐看到心里难受；你跟胡大哥从松江逛到上海了，吃的是一锅饭，坐的是一条船。我姐哭也没用想也白搭；你不用哭不用想，好日子就像苏州评弹一样……”家骥有点自作聪明。

“你作死啊！口无遮拦胡说些什么？”巧珠忽然厉声打断了他的话，惊得家骥一个愣怔，用困惑的眼神看着她，心里寻思我说错什么了？

巧珠陡地意识到自己有些失态，又朝他摆了摆手：“我想歇息了，你回房去吧。你一个人别乱跑，听见了吗。”她和衣朝床里躺着，听着家骥带上了门，听着他的脚步消失，忽然就有眼泪流了出来。

为什么流泪？那原因是模糊的，那理由是脆弱的。处于妙龄时期的女子，有时候就是爱流泪。说不清楚缘故，也没什么诱因。这要是让胡大哥、王大人他们看见，会很惊讶会很气恼的吧？巧珠用手背去擦眼泪，突然看见了自己，原来床里嵌着一面不亮但影像特别清晰的玻璃镜。镜里横陈着的女子身体有起有伏，她的青春和韵致简直无可挑剔。当她摆出各种姿势，在镜子里突出身体的某个部位的时候，譬如脖子，胸脯、臀部和两条修长的腿时，它们无一不是特征分明，风韵十足的。

就是这种即兴的，偶然的自我欣赏，也足以让巧珠兴奋起来，甚至有些陶醉。她又一次仰面朝天，尽量摆平身体屏住呼吸，再一次看镜子里自己浑圆的乳峰，那流畅、完美的曲线。时间稍长，面对那两座一动不动的处女峰，她的心跳竟莫名其妙地加快了。突然，她的眼睛发潮，又一次开始湿润，眼泪没来由地流了出来。她觉得自己遭到冷落，在潜意识里，这种冷落和遗忘，从离开松江、第二次登上官船就开始了。最让她失落的是胡雪岩，筠秀园客房里的冲动，恍如电光石火，瞬间消

失。上船以后，他和王大人的全部注意力似乎都放在尤五哥身上。胡雪岩始终未走近过她，即使有很好的机会——夜间就寝；即使她非常主动，胡雪岩都显得那么平静而有分寸，仿佛他俩根本就没有那层关系。就连尤五哥也对她冷淡了，不再经常“小妹”、“小妹”地唤她；他在船上换下的衣服，有时也交给了船工而没有都交给她……

她渴望成为妇人的骚动没有得到及时的呼应和满足，这使她讨厌上海。是上海的女人特别是上海滩的洋女人吸引了男人的目光，使他们感到刺激和新奇。她光彩、她的魅力，一踏上上海滩就无形地减了几分……

用租界里流行的计时方法——两礼拜后，漕粮走上海启运。一切顺利，大家欢天喜地。王有龄首战告捷，一定要在上海宴请大家一次，以慰劳绩：“大清八大菜系，以南甜北咸，东辣西酸为基调。大家想吃京津菜，就上庆兴；苏菜自然是聚丰园，复兴园来自白下，正宗上海菜则以泰和为佳；兼有南北大味是鸿运、益庆二楼；想尝洋味，吃英法大菜就多了，什么杏花楼、同香楼、一品香、一家春、申园等等。想上哪儿，大家说。”

来上海后，王有龄请罢上海道，再请同知府，两个礼拜下来，把上海最知名的菜馆吃了个遍。大家争论半天，还是尤五一锤定音：“这些菜馆名声大，价格也吓人，不如找家好点的海鲜馆，吃红烧鱼翅海参去，既饱口腹，也不那么过于破费。”于是大家去沪淞天吃海鲜。

王有龄轮番给大家敬酒，到尤五头上，尤五又一次从贴身衣袋里取出那张银票，发自内心地说了好些感激的话：“十万斤粮食，就换成这么薄薄的一张，方便、稳当，让人开眼界。如果松江漕帮不散摊子，以后你们尽管来找，我一定把它调派得像你们浙江粮台一样。”说罢，他一口喝干杯中酒，拱手跟大家作别，“漕帮有很多兄弟就指望这笔漕银，好多人家里都揭不开锅了。海鲜再鲜再美，我尤五都难以下咽，就此跟大家告辞，我得先回松江去了。”王有龄、胡雪岩一直把他送出沪淞天酒楼，甚是难舍难分。

次日下午，“大三元”钱庄一位襄理，专程来请胡雪岩去钱庄用茶，聊表谢忱。

“大三元”系一幢中西合璧建筑，门口设着又宽又大的水门汀台阶。一左一右立着两个穿制服的侍应生。里面的设置乃至营业分类，都不同于杭州那些老式钱庄，而接近于新式外国银行。

襄理把他引进大户休息室，不光端茶照料的有专人，他的目光一扫，立刻就有人来领他去卫生间方便。胡雪岩内心暗暗感慨，将来自己若办钱庄，就要用“大三元”的章法，像“大三元”这样用人。

接下来与襄理闲聊，胡雪岩便格外用心。在钱业赫赫有名的“大三元”，为什么对他这个外省来的无名小卒这么客气？因为他代表浙江粮

台，他是个地地道道的官商。官商就不是那些小额客户可比了，他们存几个小钱，得几点微利；想多贷几两银子，钱庄对他们还不放心。官商经手的往往是大宗业务，而且用行话说属于“长线”，比如漕粮，怎么可能就这一回这一桩生意？

“浙省这批漕粮，出面的虽是‘开泰’，但‘大三元’应该很轻松地捞了一票。漕运改海运，浙江漕粮，以后落上海的时候可就多喽！”胡雪岩笑嘻嘻地说道，那容貌如同一束鲜花在人面前晃颤。

襄理早把胡雪岩的情况摸得一清二楚，笑意写在脸上，金丝眼镜后面的眼神如波光闪烁：“漕运大省，在新老八大行中，粮食始终摆在首位。又是公事……何况胡先生本来就是‘开泰’钱庄的人嘛，我们钱业的门道还能瞒得过你？这是胡先生对‘大三元’生意上的照顾，我们不会忘记你。”说着，他从衣袋里取出一张存折，一点不加掩饰地搁在他的面前，“这是‘大三元’专为胡先生开的户头，里面已有一定底金。胡先生到各地‘大三元’分号都可以取款、存钱。”

胡雪岩打开存折看了看，知道数不在少，客气道：“你们‘大三元’太客气了！不敢当，不敢当！”

“一点小意思，无非交个朋友，在沪杭之间架设一条长线嘛，嘿嘿……”

胡雪岩也耸身大笑道：“放长线钓大鱼！哈哈，你们‘大三元’这一手真高明。”

襄理半顶真半开玩笑地说：“将来……大鱼不要连钩子都咬断啊，哈哈！”

胡雪岩心里盘算了一下，十万漕粮的官价银，浙江藩司肯定还没有拨到“大三元”，但除了付给尤五的漕粮漕运银，他还有一笔重要开支要“大三元”预付，于是正色道：“我可不是开玩笑呵。李襄理，我想请你以‘浙江粮台’的名义，划两万两银子到福州去！算是这次漕粮交易中的一项开支。不知可不可以？”

“可以！汇给福州的什么人？”李襄理答得倒很干脆。

胡雪岩从衣袋里取出一张纸条，让他按照纸条上的地址汇出银两。当然，或许连王有龄都不曾料到这是浙江巡抚黄大人福建老家的详址，收银人是黄中丞的老父亲。长线，这才是最有效的长线投资呢！

第十二回 情与义两番缄劝王坐办 战还乱一船堵阻大运河

王有龄依然沉浸在温柔乡中。

昨夜，海关请了科举出身的旅沪官员六七人齐集媚香楼，说是上海有名的妓女，其芳名多有人作了嵌名联，但仍有小宝、宝云等六七名花尚无正谱。所以特地把他们这些官场才俊请来，喜欢哪个芳名雅号，就撰一副嵌名联。联成才准与佳人见面，共度良宵。王有龄以第二的佳绩，夺得月香小姐，他写给月香的嵌名联是：眉月双钩描月妹，心香一瓣拜香君。这种玩法，新奇有趣，他忍不住要把这件雅事记载下来，遂挥笔写道：

上海冶游子弟，喜以楹帙赠校书，绿字蚕眠，戏集荃金之句缙毫麝溢，偶填苕玉之名，莺啼燕语之乡，清词织锦，灯红酒绿之会，绮思掬琼，是亦花园之雅情，欢场之韵事也。如赠才宝云：才子文章花吐艳，宝儿情性玉同温；小宝云：小园花暖春骑蝶，宝镜菱青晓画蛾；玉琴云：玉珮兽从湘水解，琴樽还向海天留。凤云云：桐凤绿么花十八，梨出红亚月初云；云福云：一朵彩云文杏护，三生浓福海棠消。诸联尽皆心斗角、清俊绝伦，虽寻遍香国中，亦味易数观也。

胡雪岩进来瞧见，带着揶揄道：“有龄兄，你是不是有点乐不思蜀，把冰玉都抛到一边了？”

“嘿嘿，我哪像你哟，每夜有巧珠陪伴。出门在外，长夜寂寞，我也不过是被章胖子等人拖出去，逢场作戏而已。”王有龄多少有些不好意思。

胡雪岩本不想就巧珠的事多说，但巧珠似不领情，神情悒闷，就连王有龄好像也不能理解他这番苦心，只得解释道：“以我目前的条件，还不够格娶姨太太，至少住处就是一个问题，岂不委屈了人家巧珠姑娘？再说，不经老母同意，不说服家中那个妒妇，不光会闹个天翻地覆，巧珠进门能有好果子吃？所以，我始终没有沾巧珠的身，留人家一个清白，到时候就还有转圜的余地。她一个女孩儿家，想不到这一层，我是过来人，不能图一时快活。”

王有龄有些理解了，点头道：“怪不得巧珠姑娘情绪低落，原来你没有沾她的身，给她一个定心丸吃。如今年月，像你这么好心的男人倒真不多了。”

“有龄兄，公事已尽职，私事也尽兴，现在我们该打道回府，去向中丞大人交差了。”胡雪岩嘴上这样说心里却想，再待下去，你王有龄怕难以收拾了。

“对，对！这次回到杭州，我当向中丞大人禀报，一定竭力推荐你。”王有龄还是清醒的。

胡雪岩抽出“大三元”那张汇单的存根，递给王有龄道：“你去见中丞大人时，顺便把这张单据交给他，请他查实一下。”

王有龄接过一看，吓了一跳！从“夜夜春”赎出冰玉，花了不过一百五十两。至于黄中丞的老家，老实说他并没有记住，便用困惑的眼神看定了胡雪岩。看来，这个初入官场的人，还没能把握官场，胡雪岩见此，便以实相告道：“是以你的名义汇给中丞大人的老父亲的。”

“两万两银子？这……我可没有叫你办理此事哟。”王有龄有些愕然。

胡雪岩用手指堵嘴道：“嘘——小点声，别让章胖子听见。这钱你是没吩咐过我，但中丞大人给了你‘粮台坐办’的肥缺，你能不报答？”

“报答，当然要报答！但做得如此明显，是否会惹恼中丞大人？”王有龄还是有些担心。

“别担心！虽然我从没见过中丞大人，但听过对他的评价，也摸透了当官的性格。我完全可以断定，收到这张银票他不仅不会生气，还会夸奖你办事得力，处事有方。”胡雪岩用一种坚定的语气为王有龄打气。

“哦？你这么有把握？”

“百分之百！既然朝廷可以买官鬻爵，黄大人就是浙江的朝廷，上行下效而已。”胡雪岩的语气更加坚定。

王有龄有点醍醐灌顶的样子，轻轻拍着自己的脑袋道：“该死，该死！这个我怎么一点也没想到……雪岩，你倒是天生一个当官的脑子。今后在官场方面，我还得多多向你请教呢。”

胡雪岩似笑非笑道：“你不是想不到，而是满脑子被十里洋场的香水熏晕了。好，今晚你早点睡吧，我回房去了。”

王有龄唤住他道：“你再等一下，我还有事要找你商量呢。”

“还有什么事？”

“雪岩，过去我从不接触漕粮，不知内中底细。这次跑了一趟，发觉松江、上海的粮价比浙江便宜多了。”他把浙江各地的粮价报了一遍，拿此次的行情一对照，差价就出来了。

胡雪岩具体经办，行情了解得更透：“是啊，不是一般便宜，而是大大便宜。再加上这一次尤五哥为了平息漕工闹事，看在我们江湖义气这个份上，又忍痛以低价出售，这就更比往常便宜了二成到三成，所以我

们大赚了一票！”

王有龄压低声音问道：“雪岩，我问你，这一进一出，我们可赚多少银子？”

胡雪岩也给他透底道：“这些，全在章大伙的账上。中丞大人是按照杭州的粮价核准这笔购粮款项。可我们付给松江漕帮的，是按尤五哥定的价。这一进一出，我估计，一趟能赚到三四万两银子。”

王有龄的惊喜是不言而喻的。怪不得谁都说粮台坐办是个肥缺，自古以来，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值此多事之秋，战乱不断，且有旷日持久之势，粮价肯定上涨。谁做粮食生意，尤其是公事生意，肯定发财无疑！他不禁感叹道：“为王前驱，君子于役。看来只要肯经营，就能一夜暴富。”

“对！所以漕运改海运是难事，但并非坏事。同样，困难中也伏着商机。所以出发前，我在杭州就作过盘算，通过钱庄到上海松江购粮，不光可向朝廷交差，还可以从中得利。这句话我不是随便说的。”胡雪岩也附和着。

王有龄异常高兴地拍了拍他的肩膀道：“高！你真有先见之明啊！雪岩，我佩服你料事如神、又佩服你甘冒风险。不过……章胖子不会从中假手吧？”

“不会。场面上，章大伙要上交‘开泰’应得的利润，其他全由我们三人平分，章大伙实际上获利最丰。再说，我跟章大伙这么多年，了解他的为人。别看他吃喝嫖赌、寻花问柳，什么毛病都有一点，但在金钱问题上，绝对遵守钱业规矩，绝不胡来。否则，在我假手呆账那件事上，他完全没有必要向何掌柜禀报，不说也绝对没有过错，可他还是对掌柜去说了。这就充分说明他的人品性格。”

闻言，王有龄抖了抖衣袖道：“外账平了，内账清了，是该打道回府了。”

船过松江，一行人受到尤五的盛情款待。从“大三元”拿到漕粮款，补发了拖欠的工饷，稳住了漕帮，也避免了内部的一次分裂。如今，太平军虽已攻占镇江、扬州。但清军江南、江北两座大营的拦阻，松江暂时无事。出松江地界就难保了，太平军已派兵东征，听说太湖周围已有成群结队的难民出现，浙江的安宁也被打破了。

出于礼节，胡雪岩与巧珠专程去筠秀园拜望了老太太。

“哎哟，去了一趟上海，巧珠，你真像是换了一个人。皮色更粉嫩了，衣衫更鲜艳时新了……年轻是个宝，仍需雨露浇啊！”尤老太太精神矍铄，见到他俩，掩饰不住的欢喜。

巧珠只能顺着竿爬——胡雪岩跟她明说了没有走近她的本意，人家一门心思是为她好，怕她受委屈，她还有什么说的？仍像以前那样道：“哪里哟干娘，这全是雪岩要我像上海洋婆子那样打扮，弄得我妖形怪状……”

“哪里，我看着怪好，怪赏心悦目的。”说着，尤老太太朝她招手，胡雪岩乘机从怀里掏出一只精致的首饰匣，悄悄递到巧珠手上，捅捅她的腰，指了指尤老太太。巧珠会意，打开首饰匣，一颗灿灿的宝石钻戒出现在大家面前，看那图案花纹，绝非国货。

“干娘，这是雪岩在上海特地为您买的印度红宝石钻戒。让我给您老人家戴上，试试合不合适。”说着，巧珠将红宝石钻戒戴到了尤老太太的手指上，“不知您老人家喜不喜欢？”

尤老太太伸着手指左看右看，笑道：“喜欢，喜欢！这么贵重的洋首饰戴到手上，我老婆子真是不敢当！雪岩，你把我也要打扮成洋婆子啦，哈哈……”欣赏一回，赞叹一回，又说雪岩这个干女婿胜过她那些儿女，儿女们谁想过送她一件洋玩艺来？抱怨过了，尤老太吩咐丫鬟去拿一对筠秀园绣花枕套来送给了巧珠。

丫鬟去了好半天，双手托着一个锦袱包裹交给老太太。尤老太太满面堆笑道：“如今这筠秀园里，我寻思就只这个还能拿得出手。”

巧珠打开锦袱一看，顿时两眼放光，不由得惊叫起来：“真漂亮呀！”

这是苏绣中的极品，名为满地绣，即枕套上的每一个地方，都是精心刺绣出来的。

“这样巧夺天工的绣品，如今已难得一见，一定是出自仙人的巧手。”胡雪岩发出由衷的赞叹。

尤老太太不无骄傲地打量着绣品道：“它不是出自仙家，是我小女儿尤琳出嫁前的精心之作。琳琳现在上海开着一爿绣品行，专做皇家和海外贡品生意。”

“哦，我们不知道干娘还有这么一个小女儿，否则，这次在上海就该去见见她。”胡雪岩颇有些惊讶。

尤老太太兀自一叹道：“她不愿见人，出嫁后就再没回过家门，连我都不想看见。”

临离开松江，尤五来船上送行。说过一路顺风之类的话，便拱手道：“局势变化太快，江苏战事一吃紧，松江的粮食肯定也紧俏。这几日，米价一个劲儿飙升，一天一个价，不少米店已经抢购一空，有行无市了。”

“这种情形，不会持续多久吧？”王有龄担心自己看走了眼。

“谁知道呢，王大人，你们回到杭州请赶紧把十万漕粮运来松江，填补我的空缺。否则，万一朝廷急着向松江催要漕粮，我拿不出，岂不是罪责难逃？”

“好，我回到杭州，一定抓紧办理！”王有龄频频点头。

尤五连连称道：“好！好！王大人真有君子之风，一诺千金！”

王有龄到底给自己安了退路：“不过，当今这战云密布，社会动荡，漕粮能否早日运到松江，下官不敢担保。”

尤五大度地挥了挥手：“这倒不怕，王大人如果担心人手不足，或者路上不安全，我可以派松江漕帮前来杭州协助……”

王有龄摆了摆手：“这倒没有必要。反正下官尽力，尽力。”

果然世事难料，官船刚刚走出松江地界，一个叫风口的地方发生沉船事故，堵塞河道，过不去了。船主急忙派人前去打听，约一个时辰后，打听情况的人回来报告，说沉没的是一艘很排场很气派的官船，说是当地的天地会或太平军派出的间作干的。他们专门袭击官船，捉拿为首，掳掠贵重物资及武器，把粮油、煤炭、布匹、棉花等分给路人及当地百姓，然后把船凿沉，阻碍交通。

船主道：“我们是掉头改道，走别的水路，还是就地傍靠？等着前面的水道疏通，待后面的船只排泊多了，想走也走不了了。”

王有龄下令改道，走运河支流。

途中，眼见得逃难的多了起来。有整个村庄男女老幼一起外逃的，也有一家一户举家迁移的。经打听，说是太平军占领了城池。可这也倒也没什么，太平军不掳不抢，借了东西还给你。商铺、肉案乃至钱庄，照常营你的业做你的事。最惨的是遭遇打仗，现在交手大刀、长矛反倒用得少了，开花炮“轰”的一声，木屋土楼就被揭了盖；还有后膛枪，子弹像飞蝗，坐在家里的人死了还不知是怎么死的。等到双方直接交手厮杀起来，整个村庄连带田土就完了。不用说庄稼，还有口干净水喝就阿弥陀佛了。现在，各地的官兵都往江苏靠拢，说是要把太平军占据的镇江、扬州围起来，老百姓不逃往哪儿躲？

“这样下去，万一太平军向无锡、苏州乃至松江逼近，大兵压境，再加入人心一乱，浙江这鱼米之乡顷刻就会土崩瓦解。”胡雪岩听了这些后忧心忡忡。

王有龄眉头打结，叹了口气道：“是啊，杭州离南京并不远，太平军已向浙江逼近，中丞大人恐怕控制不住全省的局面。”

“我最担心的倒不是浙江的政局，而是另外一件事！”胡雪岩愁肠九结，不住地踱来踱去。

“什么事？”

“粮食啊！”胡雪岩提高了声调，他长时间眺望着河上、河下，“百姓流离，田地抛荒，粮食无收，由于战事影响，粮价肯定暴涨。‘民以食为天’，没有饭吃，人心势必大乱，到那时恐怕谁也控制不了浙江的局面。”

王有龄也意识到事态的严重，他这个浙江粮台刚坐稳，就要掀椅子啦？

“雪岩，我倒想起一件事。”

“什么事？”

“雪岩，这次……我们可是帮了松江漕帮一个大忙，他们真该感谢我们。回到浙江，我们能不能不还松江漕帮的粮食？而还给他们钱……”王有龄的表情有些复杂。

“什么？不还粮食？”闻言，胡雪岩一怔，用严厉的眼神打量着这位好友。

王有龄点头道：“对！粮食留着，我们自己来做生意。你看行不行？”

“这怎么可以呢！”胡雪岩毫不犹豫地否定。

王有龄早已有了自己的想法，遂道：“你刚才不是预测粮价会暴涨吗？既然漕粮有钱可赚，与其叫别人赚，不如我们自己赚！你给尤五打个招呼，到时就不还他粮食了，大不了再多补他们一些钱。浙江库存的那批漕米，我们囤着，到时卖个大价钱。”

“那不行！”胡雪岩断然反对。

“为什么？”王有龄声音透着不悦。

“做官你不用心机不行！欺上瞒下，阿谀奉承，行贿受贿，乃至贪赃枉法，失格变节，只要能保住官位、有望升迁，你怎么做都不为过。”

王有龄听着这话大不入耳，囁着牙花子道：“这我倒要领教了！”

胡雪岩瞅瞅有点不得色的王有龄，嬉笑道：“这话不用关起门来说——官场就这个现状。你自己就是花钱买的官，正经科考上了没用，这第一步就是走的邪路，你还能怎么正？你想正，你上头的官就会晾着你，你周围的官就会防着你。如果你觉得这粮台坐办的官做到顶了，不

想再升迁了，你就先跟兄弟我打个招呼，我再设法去找第二个王有龄。”

话虽难听，却是实情。王有龄不吭声了。

看来得对这位儒生做些最基本的商场规则教育了，胡雪岩稍稍放缓了语气：“经商，面对各色人等；商场，直接跟平民百姓打交道，你得遵循商场上那些最正当也是最有效的法则！比如双方有利的法则；童叟无欺法则；诚信法则；以有通无法则等。经商，要有个好品格，做大商人大买卖，更要高品格。松江这十万斤漕粮，像你这么处置，绝不是江湖上的人所为。答应了松江漕帮的事，绝不能反悔，否则坏了江湖的规矩。常在江湖上走，讲的就是一个义气！言必有信，一诺千金，把友情看得很重，绝不干损害朋友的勾当。王兄，见利忘义，这种事我们可万万做不得哟！”

“哦……”王有龄沉吟着。

“虽说漕运渐衰，漕帮势力大不如从前；但地方运输、安全等方面，还非得漕帮帮忙不可。就说运河上沉掉的那艘船，漕帮不出面，谁去疏通它？同所有的人搞好关系，做生意就顺利；朋友少，路难行，朋友无，路不通！”胡雪岩又谈到生意场上的一个潜规则。

“官场经，商场经，看来各是一本经。为兄领教了！”王有龄若有所悟。

此时，船到一个名叫湖荡的小镇，因航道狭窄，船只众多，又一次发生堵船。船主挠头，撑船混饭吃的人最怕的就是封港堵船，但又无可奈何，便派几名船工上岸，购些新鲜蔬菜、时令水果，再添置些大米，以备不时之需。

购物的船工回船，无意中谈到一条消息，前番沉没的那艘官船上，有一位朝廷派下来的钦差，是微服私访调查浙江漕粮的，幸亏他没穿官服，没用仪仗，一口咬定自己是个行商。否则，袭击官船的人就逮到了一条大鱼。钦差大人吃了这番惊吓，当即在湖荡另雇一艘船，连夜赶回苏州去了。王有龄一听，忙问道：“听没听说这位钦差大人姓什么？”

船工只听说钦差姓何，其他都不知道。王有龄便决然道：“船老板！那我们也去苏州。”

“去苏州？王大人，去苏州方向不对哟。”船主有些疑惑。

“王兄，我们去苏州干什么？”胡雪岩也感到意外。

“雪岩，与其在这运河上绕，还不如去苏州会一会何大人……”王有龄自有他的想法。

随后，除章水祥上岸，找便船回杭州复命外，其余的人都随往苏

州。

第十三回 谒钦差异水悲音行酒令 求靚女移花接木换男人

在松江附近遇险的果然是何桂清。

本来，奉谕到地方调查专案的京官必须轻车简从，不事张扬。但此时的官场什么消息不走漏？地方什么花样玩不出来？

微服私访的何桂清，在苏州竟有专用的钦差行辕。园子不大，是典型的苏州园林。青砖墙连着一道不显眼的院门，门首是一条官道，进院门是个轿厅，能容纳三五十名轿夫坐谈闲扯。轿厅两端高树掩映，树下点缀着危石曲径。入园之路，曲径逶迤，鲜花惹眼，藤草趣杂，意绪盎然。主人会客、宴集的雅萃楼，便在这一园景致的拥簇之下，集赏景、娱情、吟咏、浅酌诸般风雅于一身。

小溪一路浅吟低唱，或清流白石之上，或小溅飞花叠泉，或龙脊小桥横跨，或盆、石、花、翠斜屹，装点细浪轻波，潺潺流入石洞。碧波聚水为潭，临雅萃楼一方为直岸，余系曲滨。高大的船厅，经修竹、碧杪、青藤、花树装点，与飞凤亭构成临水游廊。人行廊间，如入花中、画中、水中、云中。

雅萃楼是风致园的主要建筑，又是风竹园东端的隔断，它与错落有致、别开生面的水石洞浑然一体。风竹园以竹为主，两端是行辕斋舍，青瓦粉墙，掩映在高高低低、重重簇簇的翠竹之中，几条幽深小巷，隐伏于防而不断、辟有灯窗的粉墙之下。其清雅古约，望之无不令人肃然。两端之间，有亭台、花坞，小桥流水。岸然危峙一尊晒经石，及香径露井，共同环护着幽中取幽的书斋。书斋一列，衔着抱厦。用精致的雕花槛窗，把一列分为数间，外面用抄手游廊联结。廊外翠竹依依，风送花香，一年四季，游廊皆呈绿色。抱厦三面稍开阔，依地建成花厅，四周长窗透空，最宜坐赏园内景致。

王有龄偕家骥一行四人，由傅晶领着，游赏至天黑掌灯时分，前面便传话过来，何大人在雅萃楼设宴为各位洗尘。因有女眷巧珠，侍卫、长随等一帮军牢快手尽皆回避，酒菜上齐，只留傅晶在旁斟酒伺候。何桂清布衣便帽，白袜云靴，首先举杯道：“有龄兄，天津一见，想不到我们又到苏州重逢了。”

“二位的缘分，真是深如河海。”傅晶忍不住在旁插言。

“桂公，幸亏上次在天津见到你，我才有今天。您真是让我两世为人的大恩人哪。”王有龄由衷地说着，感激地瞥了一眼傅晶。傅晶有些惶恐地笑一笑，冲他点了点头。

何桂清多少有些矜持地说：“哎，怎么能这样说呢，令尊才是我的大恩公！没有他，我这个云南小子怎会成为户部侍郎，常沐天恩？大概这就叫做生生相报，恩缘永续吧。”说着，他干了一杯。

王有龄陪了一杯，指着胡雪岩道：“桂公，这位就是胡雪岩！为了筹齐我进京的五百两银子，他是绞尽脑汁、多方假手，称得上是为朋友赴汤蹈火的高士了！”

“哦，我早已从有龄兄的口中听说了，今天才有缘见面，我当敬你一杯！你与有龄素昧平生，却做出了侠肝义胆的壮举，令人钦敬！”何桂清这下才细细打量起胡雪岩。

胡雪岩赶紧道：“惭愧！惭愧！没有何大人和有龄兄，同样也没有今天的我。何大人，我敬你一杯！”

胡雪岩与何桂清干罢，彼此举杯把杯底照了照，又叨请了傅晶一杯——倘无傅管家从中周旋，有龄与何大人岂不失之交臂？一圈下来，胡雪岩回头对巧珠道：“你也来敬敬何大人！”

巧珠是见过阵仗的，举杯对何桂清道：“民女巧珠敬何大人一杯！”

巧珠那穿着打扮，已令何桂清有些惊异。更见她面如芙蓉，唇若点丹，眉画远山，睛光流盼，不由得凝神多看了她几眼，询问道：“这么说，这位该是同样有侠义心肠的螺蛳姑娘了？”

“不，我不是……”巧珠一下子变得异常尴尬。真是贵人多忘事，巧珠刚才明明已自报了家门！

为了不影响气氛，胡雪岩赶紧道：“巧珠，还不快给何大人行礼。”

巧珠站起来欠了欠身道：“何大人万福！”

“这不是螺蛳姑娘。真正的螺蛳姑娘不知去向何方了，我们一直未能找到她。”王有龄在一旁介绍，又指着罗家骥道，“这位倒是螺蛳姑娘的弟弟，现在跟我们一起……”

何桂清“嗯嗯”地应着，明显心不在焉，他的目光不时瞟向巧珠，有些情不自禁。

桌上的人都注意到何桂清的反常，傅晶看在眼里，起身道：“今日没有外人，难得何大人这么有兴致，大家不必拘谨，理当放开酒量，一醉方休。”

闻言，何桂清似乎更来劲了，举起酒杯道：“傅管家起个酒令，把大家的酒兴撩起来！”

何桂清毕竟是翰林出身，就是闹酒也挑了个文绉绉的样式。傅晶心

内叫苦，似巧珠这等刚被“纳吉”的女子所见世面不多，就算懂酒令怕也不大上得了台面。只是何大人既已发话，还是行个令助助酒兴吧，遂道：“正规行酒令，怕有的会有的不会，这样吧，把六样寻常物品的名字写进纸团，每人一样。击鼓传花，花在谁手上，谁就拈一个纸团，不管拈到什么，先且唱支曲儿。不拘唱什么，拣你最拿手的唱。再打开纸团，看纸团上是什么物事，就说两句跟此物有关的话，状物性也行，说用途也行，诗词歌赋也行，俗词俚语也行。这样，既不呆板，又还新奇有趣，可好？”

“六样物事一定要寻常常见的，要是一味撇古，或是专拣皇宫里头那些金贵稀罕的东西说，谁接得上来？”显然，巧珠是见过行酒令这种形式的。

傅晶见巧珠并不外道，自然高兴，道：“就你来说六样，我来做纸团。”说着，他就近找来了纸笔。

巧珠上下左右溜溜，凝神想了想，一口气说了六样东西：玉珮、丝绦、镜子、短笛、鼻烟壶、鬃刷，还真是最平常普通的物事。傅晶做好纸团，叫来一个马弁，打楼下掐了一枝艳红的夹竹桃，又让他把厅角那只梆子鼓搬到外面走廊上，听他的口令把鼓急急风敲起来。

头一个没能把花传出去的居然是王有龄，他打茶盘里拈了个纸团，起身唱道——

金风吹得梧桐落，对景伤情，怨奴的命儿薄。想当初惜玉怜香，与你同欢乐，到如今暖被生寒，奴独自过，我想痴了心又待如何？自从你闪下了我，教奴度日如年实难过，止不住伤心泪儿暗暗落。

打开纸团一看，上写“玉珮”二字，王有龄信口念了两句诗——

裾下佩瑶环，满头间珠翠。

傅晶暗忖：此物倒也与他般配，就是这支《寄生草》忒不是景儿。

二次鼓声骤停，花在巧珠手上。喝了酒，那明艳脸庞更加艳若桃花，刚要开口唱，傅晶道：“先拈纸团，就当占个物相。”

巧珠一双眼睛睛光灿灿地在茶盘里逡巡了几个来回，犹犹豫豫拈了一个在手，又飞了对座的胡雪岩一眼，唱道——

牡丹花儿春富贵，麝兰香在绣帏。酒仙花吃得那醺醺醉，玉美人独自一个双垂泪。叫声海棠共腊梅，又不贪花，花郎多咱成双对？又不知多咱与他成双对？

内中除胡雪岩外，只有王有龄听出这曲中隐含的意味来，微笑着看了胡雪岩一眼，叫巧珠打开纸团看看。巧珠打开看时，上面写着“镜

子”，众皆哄然称妙，几件物事，只有镜子是女人常用之物。巧珠稍作思考，念道——

南面而立，北面而朝，像忧亦忧，像喜亦喜。

接下来是胡雪岩，张口便唱了一支《山坡羊》——

鹏博九万，腰缠十万，扬州鹤背骑来惯，事间关，景阁珊，黄金不富英雄汉。一片世情天地间，白，也是眼，青，也是眼。

打开纸团看时，上写着“鼻烟壶”。座间只有何桂清携有此物，江南佳和之地，倒少这东西。胡雪岩偏知道的多，不假思索：作嚏惊天非常物，于细微处见功夫。

如此这般，最后一个是何桂清，一脸酡颜，连脖子都着了些熟透的龙虾色，眼见得有了六七成的酒意。唱一支《蟾宫曲》，摇头晃脑，也斜着眉眼直对着巧珠——

寄襄王雁字安排，山岫无心，蔽月多才。目极潇湘，家迷秦岭，梦到天台。浮碧汉、阴晴体态，逐西风，遣散情怀。卷又还开，去又还来，雨罢巫山，飞下阳台。

唱罢，他抖抖衣袖，拈起那个纸团，眯缝着眼睛去看那两个字，巧珠自然记得，说是“丝绦”。何桂清也称得上是满腹文章了，张口便来

鹅黄骊白错悬兮，逸飞以护尚方。

他又摆了摆手，意犹未尽，红眼睛冲席上的人一扫道：“我还有一首‘席上偶得·集玉溪生句’，你们都把耳朵堵上，这是专给巧珠姑娘的：流莺舞蝶两相欺，不尽龙鸾誓死期。肠断吴王宫外水，莫愁还是有愁时。哈哈哈……巧珠姑娘，听懂了吗……”

傅晶见他醉了，拿起酒壶装作斟酒，附在何桂清耳边道：“大人喝高了——”

哪知何桂清还在兴头上，大声嚷着“满上满上”！傅晶只得把大家的酒杯都斟满，给众人使眼色。大家七嘴八舌，说实在不能够再喝了。何桂清虽然意犹未尽，也只得作罢。傅晶送他回房休息，这里自有其他军弁收拾，安排他们在行辕内歇息不提。

夜深了，王有龄在斋舍的客房内读着凡行辕内能够搜寻到的朝廷邸报，有近期的，也有几年前的。边读边琢磨分析眼下的局势——朝廷发兵围攻镇江、扬州，太平军守得住么？倘守不住，它会分兵来经营浙江么？

正自徘徊，忽然响起轻轻地叩门声，王有龄问道：“谁呀？请进！”

推门进来的，竟是何桂清的管家傅晶，他笑道：“嗨嗨！王大人，你还没睡吧？恕小人前来打扰。”

王有龄热情地招呼道：“怎么能这样说呢？我还正找你呢。你来得正好，坐，坐！”

“谢王大人，您坐！”说着，傅晶殷勤地为王有龄挪动学士椅，掇过茶盅自己并未落座。

王有龄倒有些不好意思，说道：“傅管家，你干吗一下子这样儿？我和你又不是主仆，我们是朋友嘛——”

“是，是！”傅晶点了点头。

王有龄只得起身拉他坐下，嘴里咕咕着一些旧事，随后将早已准备好的一张百两银票递给傅晶道：“一点心意，以表谢忱。”

傅晶跳起身来道：“不，王大人，我今晚来找您，可不是来讨赏银。”

“这我知道。这是我早就想给你的，你拿去置几亩地，或安个家，不能老是这么孤单一人。”王有龄按他坐下。

傅晶又跳起身来：“王大人，这我更不能拿。拿了，等于您在骂我！”

王有龄又按他坐下道：“这话怎么说？知恩图报，人之常情，这无非表示我王某的一点心意而已。”

“王大人，如果您真要表示意思，帮我办好今晚这件事，那就是对我的最大犒赏。”傅晶说着，站起身来，垂手在王有龄面前侍立着。

“说吧，什么事这样重大？”王有龄也不再客套拉扯。

傅晶不再彷徨了，从怀里掏出一张薛涛笺，双手递给王有龄，目光不再犹疑躲闪，而是满怀希冀地看定王有龄，仿佛他脸上有一艘满载的船，正待启碇扬帆，或是悠悠然正入港。

王有龄看那纸笺，是一首无题诗，诗前有一行未写完的字，可视为小跋：

宴罢思丽人情影笑靥

无端余绪一丝丝，帐触停吟罢读时。

倩女孽缘偏遇妒，书生幻想易成痴。

泪多恐惹啼鹃笑，事隐难教飞蝶知。

偏欲忘卿忘不得，当窗红豆又相思。

王有龄读罢，不由得眉头打结，神色严峻，在客房里踱了起来。傅晶不安地搓着双手，跟在他身后道：“我在老爷身边伺候快十年了，各种女子见过很多，可从未见老爷对谁动过心。今晚，可能他多喝了一点酒，也可能真是对巧珠姑娘动了心，就一下子真情毕露了……”

“这么说，桂公对巧珠真是情有独钟？”王有龄内心十分复杂，随口问了一句。

话已经挑开了，傅晶也没什么忌讳了，遂说了何桂清的一些隐情。原来，他考中了进士后，京城的一个高官把嫁不出去的女儿硬塞给了他。这个北方女子不光人高马大，容貌丑陋，而且性格出奇凶悍，同这位彬彬儒雅的饱学之士格格不入。因此何桂清常常出京公干，也是为了躲避夫人的凶悍霸气。但他长年孤身一人，既没有温柔女子的体贴，也没有子女的天伦之乐，是人生一大憾事……”

“我明白！……今晚你来，是桂公的意思？”王有龄点了点头。

傅晶慌忙道：“不，不，这是小人自作主张，你千万别同老爷去说。”

“既然何大人对巧珠有意思，我王某定当尽力促成。”王有龄思考再三，下定决心。他让傅晶暂回斋舍，他得去找胡雪岩商议。

星月暗淡。夜鸟啾啾，草虫唧唧。

王有龄和胡雪岩沿着花间小径，夤夜长谈。

王有龄的意思很清楚，他也知道胡雪岩看重巧珠。但是，要干一番大事业，就不能老是沉醉在温柔乡里，遂道：“要想做官，朝廷中不能没有靠山。何桂清可说是我们最大的靠山！我跟他还是总角之交，情义不同一般。这次，他又担任钦差大臣秘密到浙江查访，黄中丞见他也要矮上三分。今后，无论我们无论是做官或经商，不就是他一句话吗？如果他有一天能当上两江总督，有巧珠在他的枕边吹吹风，那我们还愁在浙江没有好日子过吗？雪岩，你就忍痛割爱吧……”

“我似乎有一种预感，从一开始就觉得巧珠不属于我。她太像螺蛳姑娘，我不能亵渎她，不能玷污她的玉洁冰清……可是，她跟随我到上海、到苏州，难道就为了今天？她会怎么想？我们能不能考虑一下她的感受？”胡雪岩沉默了许久，声音高了起来，分明有些激愤。

“巧珠姑娘甘愿做你的姨太太，可见她爱你之深。你呢，薄命怜卿甘做妾，伤心恨我未成名——胡某人要是腰缠万贯、紫绶加身头戴珊瑚顶子，弄个三妻四妾五房八房有何不可？又何来褻渎、委屈于人？自古就没听说过被皇帝睡了的女人会觉得委屈觉得自己下贱。你出身寒门，非贵胄血统；初涉商界，无名望无地位获利不丰；加上读书不多，跻身仕途官场无望；这才觉得同一个丫鬟出身的女子匹配会唐突、糟蹋了她。你已经非常替她考虑了，像你这样的男子，在烟柳繁华的南方已经很少见了。”王有龄的声音，在黑暗中听去显得平静甚至有些冷漠。

“你没明白我的意思，巧珠对我一往情深，如果她不愿委身何大人怎么办？”胡雪岩沮丧得只差要坠泪了。

“这就看你如何去说服巧珠了。你是早有盘算要将巧珠作为一件奇货可居、价值无比的礼物送给何大人或是浙江巡抚黄大人。否则，男人谁不像偷嘴猫似的？就说我王有龄，梁冰玉也算是气质如兰、千娇百媚，可我一到上海，就受不了花花世界的诱惑，拜倒在那些名妓、洋妞的石榴裙下。你胡雪岩就因为早有用心，所以才保留了巧珠一个处子之身。只有这样，你奉献给大人的，才有可能珍品，大人们得到的，才是洁净无瑕的尤物、仙姝。雪岩，这是老天赐给我们的一个极好的机会，换了在杭州为官多年的黄巡抚，就不一定对巧珠姑娘着迷。黄巡抚为人不像何大人一样有品位，也不像何大人一样懂得知恩图报……”王有龄语沉语缓。

“别说了……”胡雪岩甩手打断了他的话，便陷入沉默。从理智方面说，他承认王有龄讲得有道理。但看到巧珠就使他想起音容渺茫的螺蛳姑娘！把年少貌美的巧珠送到一个她不爱的男人面前，就算她勉强答应，他也觉得自己像个拐卖妇女的人贩子。他在婚姻上的妥协，导致了螺蛳姑娘自毁式的“自卖”，那是他脊柱五至七节上长的一个痼疾，隐隐作痛却又无法医治！

王有龄又说了些什么，胡雪岩一句也没听进去。原来他们于无意中已来到巧珠下榻的房前，但见晓月照枕，花影缭乱，一排精致的雕花槛窗，掩着寂寂一道绿没门，王有龄轻轻抚着他的肩头，沉沉道：“你不是情种，大丈夫要懂得舍弃！”又陪着他站了一会，方悄然而去。胡雪岩几番欲举手敲门，又把手放下了。巧珠应该不会像螺蛳姑娘那样吧？何桂清是何等人品？如此行事，会不会成为他心中又一个隐痛？倘把巧珠带回元宝街，素娟会有些什么举动……

天亮时分，巧珠开门出来，竟一脚踩到了坐在台阶上的一个人，差点跌倒，不由得发出一声惊叫：“哎哟！”

胡雪岩站起来，急忙扶住她。

“是你哟？怎么坐在台阶上？”

“我们进屋去，我有重要事情要跟你说。”

重把银□剔亮，巧珠穿戴齐整，胡雪岩怔怔地望着她，一言不发。

“有什么重要事，你快说啊！”

胡雪岩咬了咬嘴唇，尽量让自己的声音显得平静：“有人看中你了，要留你在苏州，我们就此分手吧。”

“分什么手，我是你的人，你的姨太太！”巧珠叫了起来，她的声音尖利，带着愤怒。

“巧珠，我们两人从相识到相爱，或许一开始就注定只有分离的结局……”胡雪岩呆呆地说道。

“分离？为什么要分离？我不要分离……”

“何大人一见面就看中了了你，要留你在身边。”

“那你不会回绝吗？”

胡雪岩咬紧嘴唇缓缓道：“这是无法回绝的。何大人是王有龄的大恩人，也关系到我的前程。他风流倜傥，年轻有为，官场前途无量。他有意将你金屋藏娇，你从此一步登天，跟着他可以穿金戴银，享尽荣华富贵！早晚间将你扶了正，你便是诰命二品夫人，这是天大的好事啊……”

巧珠一看胡雪岩的决绝神态，不禁感到深深的绝望：“这么说，我和你就算走到头了？”

胡雪岩点了点头：“巧珠，希望你能明白我的苦衷……只希望你将来在何大人的面前，能多为我说好话，就不负我们这段有缘无分的姻缘了……”

“要把我送给达官贵人，你早就存着这样的心思？”巧珠目光凌厉地瞪着他，语气不再那么尖利恶泼了。绝望常常会让人冷静，恢复正常的思考和判断。

“差不多。”胡雪岩又点了点头。

“打从官船上救下我，你就一直没有喜欢过我？”巧珠的声音益发平静。

“也差不多，你只是长得很像我一位青梅竹马的意中人……”

巧珠突然扑上去，“啪啪”给了他两耳光，再双手揪拌着他，又踢又撞，嘴里发出疯狂地骂詈声：“你在干娘面前装得那么像，你把我带离松江，带到上海……你太有心计了！可我是个大活人，不是一件什么物品……你们男人都不是什么好东西，呜……”她忽然放声大哭起来，捂着脸，扑倒在那架描金髹漆罩式大床上，身子剧烈起伏着，涕泪横流。

胡雪岩没有久留，站了一会，目光从她充满诱惑的颈窝和脊背匆匆滑过，转身离去。只在走出房门的刹那间，他抬起一只手，悄悄拭去了溢出眼角的泪水。

回到杭州的第一件事，就是将府库存粮十万斤拨付给松江，连夜装船启运。王有龄修书一封，对尤五再三表示感谢。因浙江未直接受战事影响，此时粮价较一夕三惊的松江、青浦要便宜得多。胡雪岩探得明白，立即组织购进，并请尤五的漕帮专运，减少包雇船队、转埠运输、中途受阻等诸多麻烦。

这日，王有龄来巡抚衙门探问漕银之事。黄巡抚把他延入后堂，拿户部的部文给他看。说值此战事纷纭之际，浙江粮台频有漕粮入京，解决了京师的粮荒。皇上已颁旨下来，嘉奖浙江的“救急”之举。

王有龄赶紧声称道：“这一是中丞大人主政有方，倘不是大人提携，属下何来这等一展身手的机会？二是僚属胡雪岩等堪称‘能吏’，多谋善断，在湘、鄂、赣、皖、苏几断漕运的情况下，打通关节连番将大批粮食海运京师。”他着力将胡雪岩、尤五等推介了一番，并不贪功，这正是他做人的长处。

黄巡抚满面笑纹舒展，一只手久久抚着王有龄尚未厚腴起来的肩膀，着实夸奖了几句，正色道：“这份诏令，也替黄某挽回了名誉，那些散布黄某在漕粮上‘贪污’、‘中饱’的谣言，也就不攻自破了。有龄贤弟，你不光是帮了我，简直是救了我啊！”

王有龄拱手连连道：“哪里哪里，大人自清，岂有龄之可救！芳规芳躅，皆善行之可嘉，是中丞大人惕励自警，何侍郎具实禀告，这才黄河澄清，真相大白。”

“我与何大人毕竟是同年的进士，在官场上本应互相提携、互相照应，否则孤掌难鸣啊。听说他在来浙江途中受阻，暂时羁留苏州，你们这次没去看看他？”黄巡抚发出一阵大笑。

“去了，河道受阻，途经苏州，当然要去拜见何大人。大恩必报，人之常情。何大人说因粤匪之乱，他奉上谕，暂时不来浙江察访了。”王有龄倒是坦然。

“近日已有邸报下来，何侍郎实授江苏学政。这就好了，杭州、苏州近在咫尺，黄某随时可向何学使移樽请教。”黄巡抚诡秘一笑。

“是哟！我也在何大人面前禀明中丞大人的雅量。何大人要我回到杭州向您面谢，对他的嘱托如此放在心上。”王有龄得体地奉承道。

黄巡抚把脸绷紧了，回复到往日惯常模样：“王大人办事得力，救急有功，户部这次拨付浙江的七十万两漕银就不入藩司了，悉数交浙江粮台专用。”

“谢谢大人！”王有龄高兴得只差要跳起来，他手中有这么大一笔资金可以调度，什么事不可办，什么生意不可做啊！

见黄巡抚已经把茶盅捧到手中，王有龄赶紧告退。黄巡抚一直把他送到门口，压低声音道：“贤弟汇到福州的两万两银票，家父已经收到，多谢王老弟代愚兄尽孝。”

王有龄也压低声音：“不瞒中丞大人，提醒我的却是另外一个人。”

“又是你那位结拜弟兄胡雪岩？此人经商理财，倒也称得上是一位行家里手，为官为宦，更是一位怪才……”黄巡抚面露得意之色。

王有龄连连称是，他得赶紧把好消息告诉胡雪岩。

第十四回 得漕银借鸡生蛋让肥水 比算盘堆花剪彩兴钱庄

回到家，胡雪岩把一大堆从上海买回来的洋玩艺儿交给妻子。

小女儿捧着面包，吃得满嘴都是奶油，这也罢了。可那些“妖形怪状”的玻璃首饰，蕾丝胸罩，素娟怎能接受？就算有这种心思，在婆婆面前，她也不敢把它们穿戴起来呀。

“妈要是知道你花这么多的钱买这么些不着调的洋玩艺儿，不动你的鞭子才怪。”素娟真是又好气又好笑。

幸亏婆婆上余杭他姨家去了，否则，看见这么个给拉磨的牛呀驴呀戴的“眼罩子”，却要把它勒在胸脯上，老人家肯定拿剪子把它给绞了。

胡雪岩不以为然地晃动着二郎腿笑道：“见多了就不以为怪了，我在松江……噢，认的那个干娘尤老太太，她就待见这些花板眼洋玩艺儿。”

正说着，王有龄派人来请他在茶馆相见，说有事商量。

素娟伺候他换了身湖绉绸裤褂，青缎小帽，上面缀了颗琥珀帽正。远远地，见到王有龄长衫便履，已占据靠窗的雅座，茶博士正殷勤伺候着。

见了面，两人也不寒暄，王有龄通报了户部七十万两漕银直拨浙江粮台的消息，喜形于色道：“你不是早就想办一家钱庄吗？这七十万两就可作为你独自创办一家钱庄的本金。我早已说过，与其让别人赚钱，不如我们自己赚！有道是肥水莫流外人田，一旦有了我们自己的钱庄，这一次次购粮的款项，就完全可由我们自己来掌控、周转，其中的好处就不必让‘开泰’、‘大三元’去得了，你说对不对？”

“当然，虽然目前因为打仗的关系，银价常常有涨有落。但只要眼光看准，兑进兑出，就两面好赚，办个钱庄还真是个好机会！”胡雪岩胸有成竹，两眼放光，跃跃欲试地搓着双手。

“那就这么定了！”王有龄高兴地站起身，习惯地要与胡雪岩击掌为定。

胡雪岩举起来的巴掌又收了回去，王有龄一只手拍不响。他看见胡雪岩的脑袋晃了几晃，便帽的顶结像一条大鱼的圆口喋唼水面，有顷，胡雪岩仰起脸道：“七十万作本金办家钱庄，光放贷、汇兑、银价涨落，就有大利可图。何况这是稳赚不赔的生意，对我来说是好上加好。可对你有龄兄来说，风险、玄机可就大了……”

“只要你雪岩老弟能赚，我这一头你可不必考虑！别忘了，我在江苏、浙江都有靠山。”王胡龄打断他的话说。

胡雪岩举手在虚空中按了按道：“此事，容我盘算盘算再作道理。”

哪知他回到家中屁股尚没有坐热，“开泰”何掌柜便下大红帖子邀他明日游西湖，说有要事相告。胡雪岩心内有些诧异：开泰几次谢他，都没有这般张扬，此番明说有“要事相告”，莫非为这大宗漕银之事？消息为何传得这么快？何掌柜又是从哪里得到的消息？难道“开泰”在巡抚衙门也安了眼线？有关银钱的消息，果真像古人说的“青蚨”一样，是生着翅膀到处飞的？果真如此，世间什么消息都是瞒不住的了！

傍晚时分，母亲从余杭姨家归来，身后跟着一个十六七岁的乡下姑娘，一只手臂上挽着一个包袱，一只手提着一口藤皮方箱。那一头乌云似的秀发两半分，一左一右，垂髻尺许。她脸蛋红扑扑的，眼睛亮闪闪的，嘴唇红嫣嫣的。尤其衣衫下那一对乳房，如同藏伏着一对大白兔不甚安分，鼓鼓颤颤就似要破衫而出，把胡雪岩心内的邪火一下子就煽起来了——素娟也有过十六七岁吧，怎么就没人家这副馋涎死人的样子？母亲的声音在他邪火忽悠的天灵盖上敲了一记：“这是你姨表妹山菊，来，快见过你表哥、表嫂。”

山菊怯怯地走上前，羞羞答答地唤了声“表哥表嫂”，又把头低下了。

“你姨想让山菊就留在我身边，将来在杭州给她找一户好人家，你们当表哥表嫂的，要多留点心。”

“有人下大红帖子请我，表妹明天跟我游西湖去……”胡雪岩嘻嘻一笑，见妻子素娟又把脸拉下了，又干笑两声，“几年前，螺蛳姑娘驾小车载着我跟有龄兄游西湖，在孤山脚下，有龄兄说孤山处士，妻梅子鹤，是世间第一种便宜人，我辈只为有了妻子，便惹许多闲事，撇之不得，傍之可厌，如衣败絮行荆棘中，步步牵挂。我说你在笑话我？有龄说，这话可不是他说的，是明代大文人袁中郎说的。你瞧！见了好地方、好景致、好姑娘，就连古人也嫌家庭拖累。亏他写了出来，我就是有此心，也没这个胆，有这个胆……”

胡母“咄”的一声打断了他的宏论：“什么文人的混账话你也拿来学舌？才将赚了几两银子你就口无遮拦起来！我们是规矩人家，不作兴混账文人、混账古人那一套。”

胡雪岩收敛起笑容，恭肃立定，连连称是：“孩儿就是担心被人请上雕舫画舫，歌舞一兴，那些妖妖调调的妓女往腿上一坐，孩儿把持不住，所以才拉了表妹跟我作保镖，以示漂亮女人，胡某见得多了。”

次日一早，何掌柜租了一辆马车，将他们表兄妹送到西湖边上。因游湖人多，只得与另外几位赏游者合租了一艘雕舫。早有一个抱着琵琶

琶、拨着三弦的歌吹班子在甲板上演奏起来，山菊眼迷那吹拉弹唱，看得如醉如痴。何掌柜挑了个凭窗的座位，未开口，先递上了一张银票：“雪岩，这次到上海海运漕粮，你照顾我们‘开泰’大大赚了一票，这点小意思，务请笑纳。”

胡雪岩把银票推了回去：“已经谢领了，何掌柜可不能把我当外人噢。”

何掌柜由衷地说：“话不能这么说，虽然你现在已不再是‘开泰’的伙计，今后‘开泰’还要多多仰仗你呢。”

胡雪岩连连点头道：“仰仗谈不上，何掌柜有什么事，尽管吩咐。”

“雪岩，你现在出息了，已攀上王大人这株高枝。听说，王大人主办的粮台有近百万的漕粮银可以动用。闲搁着多可惜哟，何不存到我们‘开泰’钱庄来呢？我可以给你三分利的高息。”何掌柜这才切入正题。

“何掌柜的消息真灵通！真不愧是名不虚传的‘铁算盘’，脑筋动到漕粮银款上头来了。我告诉你吧，月息高低倒无所谓，但这笔钱是官银，随时要动用它来购买漕粮。倘随便挪作他用，或是误了京师漕粮大事，或是钱庄管理调度失灵，都是要吃官司的哟！”

何掌柜把银票一拍道：“这你可以放心！你们什么时候要用钱，就随时来提款，要提取多少就多少。反正‘开泰’的底子你都知道。”

胡雪岩微笑着摇了摇头：“储户随到随时提取银子，这是钱庄的本分。浙江粮台这么大一笔漕银存放哪家钱庄并不是最重要的，我马上就能开办一家钱庄把业务做开。我最担心的，洪杨之乱已有数年，声势越来越大，这场战事对江浙的粮食市场到底会产生多大影响？还有，何掌柜从何得到朝廷有大宗漕银拨付的消息？”

何掌柜压低声音道：“茶博士秦少卿，他曾是宁波钱业的一把好手。”

胡雪岩“哦”了一声道：“有关漕银的事，待我回去和王大人商量商量，再作计议。”

“那就拜托了！拜托了！”

何掌柜有些忐忑地回到钱庄，和章大伙密议如何抓住胡雪岩、王有龄这两条大鱼。嗨，这胡雪岩乘画舫游西湖还把个年轻漂亮的表妹带去，原先准备的用美色拉拢的招用不上了。别看胡雪岩年纪不大，其心深不可测，胃口也不小。

“王大人不会轻易把七十万漕银放给我们‘开泰’，胡雪岩更是精通此道，他会同意把这笔巨款放给我们？”章水祥说罢，连连摇头。

何掌柜反诘道：“可上次去上海购粮，他不是把这笔业务介绍给了我们？这说明他人虽离开，情义还在。”

“掌柜，这个你就不懂了。上次是公务急，胡雪岩和王有龄刚接手粮台，手头的漕银不多，就利用我们的老关系。这样一转手，就让他们自己也发了一笔财。现在胡雪岩有一定家底了，自己也在做粮食生意，能把这么一大笔漕银转移到我们‘开泰’钱庄来？我太了解他这个人了。”还是章水祥老于世故。

“难道一点办法都没有？”何掌柜百无聊赖地拨拉着算盘珠子。

章水祥摇了摇头：“除非老天开眼。”

老天没有开眼，胡雪岩却是睁着一只眼在睡觉！

王有龄初涉官场，立足未稳，把这么大一笔官银放在结拜兄弟的钱庄里会引人注目，没事也会生事。在浙省其他同僚眼中，王有龄是黄中丞的心腹，偏这位黄大人贪婪成性，官声不佳，王有龄要获得一个清廉公正的好形象，行事便不能不谨慎，尤其在银钱上头，还是远离些为好！而官兵同“粤匪”的这场战事，使长江中游数省漕运艰难，独浙江偏安一隅，水网密布，粮食生意及漕运定有着巨大空间。同时，又因百姓流离、人心惶乱，就银钱来说恐怕是存少提多。花在路上、花在吃用上、花在逃命上，总比存在钱庄里肥那些大佬要强。因此，胡雪岩决定，推迟建立自己的钱庄，一心一意做粮食生意。他对王有龄道：“我们可以名正言顺地向浙省藩司申报，把朝廷拨下的七十万漕银提取出来存在‘开泰’钱庄。单独开户，另立账册，这样我们就独立了，也自由了。别忘了，还有三分的月息呢，这可不是小数目啊，嘿嘿……”

“以钱生钱，到时再建立自己的钱庄。”王有龄心领神会。

胡雪岩诡秘一笑道：“我反复考虑过了。靠目前手中这点钱，本钱太少。直接动用漕银，目标又太大，会给你带来数不尽的麻烦。现在机会来了！放到‘开泰’去，就是‘借鸡生蛋’！朝廷的钱一分不少，个人又有好处。我要到各处去做粮食生意，也不必随身带着重重的官银，只要带一本薄薄的‘开泰’银票，反正到各地的‘开泰’分号都可支取。这不是一举数得吗？你呢，就稳稳做你的官吧……”

王有龄知道，胡雪岩把什么都设想到了，就连他的进身之阶，也给一级级一层层地大体设计好了。人的一生，能拥有这样一位朋友，是莫大的福分，可谓三生有幸啊！

接下来的几年，局势果然如胡雪岩所料想的那样，除了小刀会起义，在上海县、青浦一带闹腾了一年多，从杭州到松江、上海基本上是平静的。漕运通畅，粮食生意当属暴利，数年间，胡雪岩就拥有了一个雄厚的家底！

大白天，茶馆生意清淡，桌椅相吊，空无一人。

茶博士坐在柜台边上，无聊地拨弄算盘，拨得一片山响。胡雪岩就在这一片清脆的算盘声中走进店来，惊喜地鉴赏着茶博士的手艺，如听仙乐：“嗨！茶博士，想不到你还有这么一手绝活。想当年，我胡雪岩在杭州钱业界也打得一手好算盘，同行送给了我一个‘神算子’的雅号。茶博士，我和你来比试一下，怎么样？”

“比就比吧！反正玩玩。”茶博士显得无所谓，他把手中的算盘推给了胡雪岩，自己心闲气定地在一旁坐下，跷起二郎腿。

“你没有算盘，怎么同我比？”胡雪岩更加惊奇。

茶博士自负地说：“你用算盘，我心算。”

“什么，心算？”胡雪岩抬起头，用惊异的目光看定他。

茶博士眨了眨眼道：“对！我心算比打算盘还快。”

“啊？你还有这么个本领？好，来吧。”胡雪岩微笑着说，从带来的布包里取出一本账册翻开，“这是我最近去浙南做粮食买卖的明细账。从这页开始，我们一起算，看看一共赚进了多少银子。”说完，他便坐到桌边，拉过算盘，准备开始算账。

茶博士站到胡雪岩身旁，双眼直盯着账册，双手抱胸，一副志在必得的神情。

胡雪岩指下的算盘珠子如旋风般滚动，那声音让人想起金戈铁马、飒飒秋风，想起运粮漕船顶着疾雨劲风艰难行进。

茶博士的眼睛也在账目上不住扫描，目光如炬……

账册一页一页翻了过去，翻到最后一页，茶博士已离开桌边，转身去喝水了。

胡雪岩显然落后了，他把最后几笔账算完，仰身靠在椅子上问道：“好了！你怎么样？”

“我早算完了。”茶博士没有转身。

“哦，一共多少？”胡雪岩有些惊讶。

“四万八千五百二十三两银子。”

胡雪岩看了看算盘道：“啊！果然是四万八千五百二十三两……绝了！真是绝了！我这个杭城的‘神算子’居然败在你这个‘心算王’的手下。茶博士，你真是奇才啊！”

茶博士伤感地说道：“奇才、高手又有什么用？落得今天给人泡泡茶、扫扫地，成了一个茶博士。”

“我能问你一个问题吗？几年前——距我第一次上海之行没多久，你从哪儿得知朝廷已将七十万两漕银拨付浙江，并把这个消息通报给‘开泰’何掌柜的？”

“我是从王大人的神情、只言片语中悟出来的，我是钱业出身，对这类消息特别敏感，王大人则是初入官场，不是那等喜怒不形于色的老官僚的做派。至于通报何掌柜，是受了‘开泰’的委托，茶馆，是个消息来源最多最杂的地方……”茶博士并不隐讳。

胡雪岩一把抓住他的手道：“少卿兄！你出头之日到了……”

“出头之日？”茶博士有点愣怔。

正在这时，王有龄走进茶馆，见状取笑道：“嗨！你们在玩掰手腕游戏啊？”

“王大人来了，我给您泡茶。”茶博士连忙甩开手去取茶具，准备滚水。

王有龄问道：“雪岩，今天你约我来，是不是谈钱庄的事？”

“是。”胡雪岩呷了口茶。

“资金筹集得怎么样了？”

“差不多了。这次，我又到温州去做了一趟大米生意，赚了一笔钱。这样，钱庄开张的十万两银子的底金已经凑齐了。目前的当务之急，是要物色一个既要精通钱庄业务的理财高手、又要人品可靠的大伙计帮我打理钱庄的账目。这样，我才可以放心地把店里的业务交给他。这个人……”

“你是不是在动章胖子的脑筋？”王有龄急切地打断了他的话。

“不，章胖子当然是一把好手，可我们钱业有一个规矩：不能挖别人墙脚。挖走了人，等于挖走业务、挖走钱！会为同行所不齿，我可不能干这种缺德的事。再说，‘开泰’何掌柜也绝不肯放走章胖子。”

“那你……既要找理财高手，又不能在同行里挖，这样的大伙计，杭城到哪儿去找？”王有龄做为难状。

“也真是应了那句古话，‘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现成的恰巧有一个。”胡雪岩一拍桌子，伸手向前一指，茶博士正拿着大茶壶向他们走来。

王有龄大惑不解道：“你是说……茶博士？”

“正是他！我留心他已经很久了，有道是‘人不可貌相，海水不能斗量’，别看茶博士现在窝窝囊囊，成天泡茶、扫地，当年可是宁波钱庄的一把好手啊！他也像我帮人做了一桩好事，坏了钱业规矩，遭到老板开缺。后来，连老婆也遭人勾走。”胡雪岩不再打机锋，在这个晴空朗朗的日子，他约王有龄来茶馆的意图已经很明显了。

“哦，原来茶博士还有这样的来历？他这个人很和气、善良，没有势利眼，在我落难时对我很是同情、照顾。”王有龄不禁感慨。

“二位还要点什么？”茶博士已来到他们桌前。

“要人。”胡雪岩一笑。

茶博士不解道：“人？……什么人？”

胡雪岩拿手一指道：“要你！要宁波‘天字第一号’的理财高手，来帮我掌管钱庄！”

茶博士倒显得有些平静，缓缓替王有龄沏上茶，又给胡雪岩盅中续了一点水，习惯地拿布巾拭了拭桌子道：“胡相公，你在说梦话吧？开钱庄需要本钱，莫非你走了黑道发了横财不成？”

胡雪岩笑道：“不是发了横财，是贵人相助！”他与王有龄交换一下眼色。

王有龄道：“真的！雪岩要自己开钱庄了，正缺一把好手，请你去担任大伙！少卿兄，怎么样啊？”

秦少卿也是翻过跟斗的人，王、胡二位的发迹他是瞧在眼里，羨在心头。今日唐三藏过路，要将他从五行山下解救出来，心中如何不喜？遂正经看着两人道：“天上掉下这样一桩美差，我当然求之不得，怎么会不肯呢？”

“那就这么定了！从今以后，我们就拴在一起，同舟共济。”

两双手紧紧相握在一起，王有龄把一只手压在上面，看看二人道：“浙江漕粮，又获部文嘉奖了。”

一连几天，胡雪岩都在秦少卿的陪同下，在杭州城里转悠，欲选择一个合适的地址开办钱庄。

按照胡雪岩的想法，钱庄的店面一定要讲究。店面就是人的脸面，佛要金装，人要衣装，所谓天大的面子，地大的本钱，门面不壮不华，怎能吸引储户？即使银库里剩银无几，店面也要显出内有雄兵百万的样子！

这天下午，他们终于选定一家转让的书画铺。地处一条古老大街的东段，不但门面轩敞，而且进深数丈，有扩充的余地。

钱庄的名字是王有龄取的，选“物阜民康”中的“阜康”二字。并由王有龄出面，请黄中丞题写“阜康钱庄”四个大字。黄是进士出身，他的字是拿得出手的。胡雪岩分派秦少卿和家骥往各处分送喜帖，一定要让钱庄开张的“堆花剪彩”办得隆重、气派，有看头！他自己则亲领一帮匠作师傅修房子、饰店面、封银库、种花草，以及购置用具、招收学徒，忙得不亦乐乎。

这天，秦少卿兴冲冲进来向胡雪岩禀报道：“胡相公，我已到城隍山上，找那个瞎子‘范铁嘴’卜过卦，定在中秋节前一天开张，你说好不好？”

“范瞎子信口开河，不一定准。”胡雪岩还记着以前范瞎子那些不着调的胡话。

秦少卿不知这个典故，还是坚持道：“不管准不准，反正借中秋佳节的光，沾一点瑞气。”

此时，送喜帖的罗家骥回来禀报：各处送花篮、贺仪都已通知到了，就是去藩司费了些周折。胡雪岩一听，脸色陡变道：“藩司怎么了？是不是藩台贵福老爷不肯送？”

“不是！是贵福老爷家中出了点事，她那个姨太太上吊自杀了。”

胡雪岩对这位贵福老爷的态度是非常敏感的，因为他与黄中丞的矛盾很深。而这位满人权贵对“阜康”开张作何姿态，对浙省官场颇有影响。据家骥打听到的消息，说贵福老爷外出公干，人家送了他一只缅甸玉镯。回来被大太太看到，先下手为强拿走了。没想到让姨太太知道了，吵死吵活地向他要。大太太不给，姨太太一气便上吊自杀，幸亏发现及时，藩台老爷只好另给她一笔钱，让她消气。

听了这些，胡雪岩发着感慨道：“嘿！这类官眷的是是非非，多如牛毛，数不胜数。从抚台到知县，谁家眷属不争风吃醋？有几家太太不偷鸡摸狗？清官难断家务事……”突然，他惊喜地一拍大腿，“有了！我有了一个绝妙主意……”

“什么好主意？”秦少卿、罗家骥均围了过来。

“你们把抚台、藩台、道台、总兵、参将……凡是浙省官员，他们的太太、姨太太都调查清爽，开列一个名单。”

“干什么哟，胡大哥？”罗家骥十分不解。

胡雪岩得意地挤了挤眼道：“搞清楚以后，秦少卿，你给这些太太、

姨太太每人发一本存折，给她们每人先存上二十两银子，就算我们钱庄白送。”

“什么？我们钱庄尚未开张，一个存户没有，钱也分文未进，你却要白白送出去几百两银子？”秦少卿有点傻眼了。

“对！你就照我说的办！”

秦少卿咕哝道：“东家，你也太大方了！为了筹备钱庄，你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凑了十万两银子的本钱。这点底金在杭城只属中下水平，别人根本不买你的账。你还要这么慷慨，是不是……”

胡雪岩正色道：“正因为我甘心做钱业的小老板，才要把场面做大！省里这些大官倘若能为我所用，可借风驶帆，壮大钱庄势力，谁还认为我‘阜康’钱庄本小利薄，不能做大生意呢？而钱庄先有了这批达官贵人作存户，面子足、台子大，一传二传开来，谁还怀疑我们‘阜康’钱庄的信誉呢？”

秦少卿毕竟是个灵变之人，马上应道：“那我马上去写空白存折。”

“还有，开张那天要把面子做足，场面撑大，让杭州人看看我胡雪岩的场面和派头。有面子才有银钱！人家看你银钱越多，就对你越信任。”胡雪岩又叫过罗家骥，低声叮嘱一番。

咸丰八年中秋前夕，胡雪岩的“阜康”钱庄在杭州珠宝巷开张。墙上的喜幛，门前的花篮，姹紫嫣红，流光溢彩，上上下下把个金字牌匾围在核心。“阜康钱庄”四个镏金大字，气势雄浑地俯瞰着珠宝巷攒动的人头，像越人崇拜而又喜欢瞻仰的傩面，总是在喜庆或者凶丧的集会中出现，让人心灵震撼。更兼爆竹阵阵，鼓乐齐鸣。在氤氲的烟气中，在飘飞的乐声中，浙江巡抚黄宗汉、浙江藩司贵福、浙江粮台王有龄、杭州总兵匡布等的贺仪、喜幛分外醒目，惹得围观的士民百姓把脖子都拉长了，把眼睛都瞪圆了，把嘴唇都撮僵了。

钱庄门前，高车驷马，冠盖如云。一顶顶红、绿拖呢轿子来到门前……吹打声中，接待人员不住通报来客的姓名、职务：

“粮台坐办王有龄王大人到——”

“官钱局总办鲁丛勘鲁大人到——”

“‘开泰’钱庄章水祥章大伙到——”

胡雪岩迎进迎出，一边跑一边作揖：“章大伙光临，有失远迎，不好意思。”

章胖子拱手连连：“恭喜！恭喜！”

“欢迎！章大伙。”秦少卿立即迎了上来。

章胖子大大咧咧道：“胡老板，像我章胖子这样现成的老黄牛你不要，却用了一匹秘而不宣的大‘黑马’，把我们何掌柜都弄到云里雾里啦！”

“我们小庙能请得动你这尊大菩萨？更何况何老板也绝对不肯放你离开‘开泰’哟。”胡雪岩打着哈哈。

章胖子一笑道：“毕竟你是‘开泰’的人，所以何掌柜今天特地派我送来‘堆花’，给你们托托底。”

笑声中，章胖子挥了挥手，四喜丸子似的团脸和富贵绸马褂上的团花相互辉映。他身后几个挑着礼匣的脚夫忙将礼匣打开，一个白银大元宝出现在众人面前，耀得人睁不开眼睛。

秦少卿连忙递上毛笔，让章胖子在来宾簿签上：“‘开泰’一万两。”

待章胖子念罢，秦少卿拖长声音吆喝：“‘开泰’——一万两！”

罗家骥应和：“‘开泰’——一万两……”

围观者不禁纷纷议论：“啊——一万两！光是‘开泰’就一万两……”

“你看！白花花的银子，已堆得像座小山了。”

其实，各钱庄这类“堆花”就是为了撑门面，诱惑市民。待开张典礼结束，钱庄送的贺仪都得退回去。所谓经营钱庄的十六字诀：揽存放款，外通内空；信实通商，一诺千金。“开泰”此举，就是十六字诀中的“外通”二字。今日，“阜康”钱庄的柜台上，堆满官制银锭，白花花耀眼，诚所谓“银龙玉山辉望眼，无人不道看花回”！观者议论：“打我从娘胎生下来，一辈子没见过这么多银子。”

“嗨！金山银海，抵不上今天‘阜康’的柜台！”

几乎谁都没有想到，瘸腿的武举人也乘轿来到“阜康”，胡雪岩连忙上前搀扶，口称道：“武大人驾光临，愧不敢当。”

武举人满脸堆笑道：“小胡，哦，不，不……现在该叫你胡老板了。以后，你不能再像在‘开泰’那样，对我扶进扶出了。”

“不！恰巧相反。不管是‘开泰’，还是‘阜康’，只要我胡雪岩在店里，一定一如既往来照顾您老人家。”胡雪岩指着罗家骥道，“万一我不在，就由这个小兄弟来照顾您。家骥，快来见过武大人。”

罗家骥闻声，连忙过来搀扶，打千问安：“今后，小的一定会像老板那样照顾好武大人。”

瘸举人大受感动，连声道好：“胡老板，今天是你‘阜康’钱庄的开张大吉！老夫一是来贺喜，二是把朝廷发放的养廉银全部改存在你的钱庄。我最相信你的为人，也信得过你开的钱庄。”说着，他从内袋取出数张别家钱庄的银票，“我存五万两！”

罗家驥高声吆喝：“武大人银票五万两……”

秦少卿重复一遍：“武大人银票五万两。”唱完，连忙入柜台，取一空白存折写下“五万两”，再盖上印章。

胡雪岩当真有些感动：“武大人，感谢您的支持！这是今天最好的一笔贺礼啊。”

观者不禁感慨，也暗叹这“阜康”的实力是何等了得！

二十多个存折，每个底金二十两银子，除了杭州总兵的家眷不在身边，存折送给了师爷，其余的都送给了那些官贵的太太、姨太太。仅这笔巨大的开销，就使钱庄开张的首日出现亏损。秦少卿皱着眉头，对于胡雪岩“小姐、太太的私房钱”理论，他是不以为然的。

不料钱庄开办的第二天，浙江藩司就送来一纸户部公文，称朝廷饷银吃紧，新近发行了一种官票，要各地钱庄派销银两，以保官票能够上市流通。

秦少卿认为“阜康”钱庄刚开张，生意还没好好做，哪儿有钱？所以未予理睬。可胡雪岩让他按部文的要求办，该认购多少就认购多少，否则人家会以为“阜康”一开张就显得实力不足。更重要的是，朝廷的事他们都得踊跃，亏本的事也得干！这是经商之道。

秦少卿辩白道：“东家，我担心这种官票太多，现银不足，咱们钱庄不是要蒙受损失吗？这种乱世，朝廷已经在乱来了，对下面巧取豪夺。钱庄这是打落牙齿和血吞哪……”

“朝廷的事，你不愿意也没有办法，以乱对乱，才能乱世出英雄！越是乱，就越有发财机会，今天亏损，明天或许就能赢利，这边月亮落下去，那边的太阳升起来，这是规律。”胡雪岩却很坚定。

第十五回 乱纷纷借银存银讲诚信 甜蜜蜜亲妹嫁妹斗机心

这天下午，秦少卿正低着头在柜台里算账，门外走进了花枝招展的、藩台贵福的姨太太美姬，后面跟着侍婢金子。

美姬打量着店面，声音极低极细：“这儿是新开张的‘阜康’钱庄吧？”

秦少卿是从她嘴唇的翕动判断出她的问话的。再看她挽个螺黛高耸的如意髻，错金盘锦的花边栏杆，把件宁绸大褂镶裹得紧紧地。下面是一条十三丝罗曳地裙，弓鞋款款，描眉打唇甚是得体。他连忙上去殷勤招呼：“是这里。太太，请坐——”随后便朝里面喊道，“家驥，备茶！”

“来了——”罗家驥很快从里边端出一盅盖碗茶，一看是美姬，忙躬身行礼，“太太，请用茶。”

美姬见茶具、茶盘簇新锃亮，店面伙计装簇一新，这才翘起兰花指，先揭起盅盖看了看，轻轻慢慢掠去浮沫，撮起嘴唇抿了一口，算是湿了唇边，认可了这茶叶茶汤，方从手中富贵牡丹缠枝花满地绣小锦袋里掏出一个存折问道：“这个……是你们钱庄的吧？”

秦少卿连连点头：“对对！不知太太是哪一位大人的宝眷？”

“藩司贵大人家。”金子这才自报家门。

秦少卿连忙点头哈腰道：“哦，原来是贵大人的太太，小的有眼不识泰山，万望多多包涵。”

美姬剗了他一眼道：“我们家从没在‘阜康’钱庄存过什么钱，别是弄错了吧？”

秦少卿赶紧道：“没错！这原是我胡老板的一点心意，二十两银子是送给夫人的一点见面礼，请勿见笑。”

闻言，美姬高兴起来，问道：“哦？那我想问一下，这存折中的钱能不能提取？”

“当然能取，立马能取。如果存着，利息照算，等于太太又立了一个户头，太太如若看得起我们钱庄，有不急用的钱，尽管来存，利息优厚，取用方便。”秦少卿立马巧舌如簧。

美姬释然，笑着说：“你们老板真是机灵！生意做到我们闺房里来了，真可怜他一片苦心。我这里正好有一笔钱不急着用，索性存到你们钱庄吧。”说着，她从锦包里掂出一张五百两银票，交给秦少卿。

“好！太太，存取自由，多少毋论，随到随办。”秦少卿高兴地说着，准备给她办理存钱的手续。

美姬又压低声音问道：“除了钱……金银珠宝、首饰古玩，能否存入？”

“我们可以代为办理。”秦少卿立即大包大揽。

美姬从金子手中拿过一个布袋，从布袋里取出一个小包，打开来一看，全是金银珠宝、值钱的首饰。秦少卿见状，立即轻车熟路地说道：“如果太太信任我们，鄙庄可派专人代你到这条珠宝街任何一家珠宝行去估价，折为银两。然后存入我们钱庄，你随时可以取用。”

“那就拜托你了，过几天我再来。”美姬高兴地朝在场的人扬扬手，带着婢女正准备出门。又一位太太也走进了“阜康”，与美姬打着招呼：“啊，是美姬太太哟，怎么有空上这儿？”

美姬指着店面道：“这家钱庄刚开张，对我们内眷很客气！我来存点闲钱和首饰，表示回报。”

来者是杭州知府的大太太，无论是男人的职位还是她正妻的身份，都不能输给这个为妾的小贱人是不是？于是，她有意提高声音道：“我也是啊！首饰这里也可以存的么？”

秦少卿没想到，钱庄开张不过一句，官家女眷来存私房钱的人有这么多、数目这么大！少则几百两，多则成千上万两。而且一传十、十传百，那些没拿到存折的官太太，也来新开户头，并且各显神通，互相攀比，比谁富、看谁阔！

江东本富庶之地，殷实人家多，商户遍地。官眷这种暗地显富比阔，日子稍长又演变到商眷圈子里，她们也纷纷把贴己钱、私房钱、箱底钱存到了“阜康”。有道是“男人买箱子，女人管钥匙”，女眷多是当家理财的行家里手！在她们那里，钱庄经营的天地可大呢！

伙计帮那些太太们到珠宝铺估价折卖首饰，又引发了胡雪岩的当铺梦！这当铺与钱庄相关联，能把“死钱”变成活钱。现在天下大乱，人心惶惶，杭州、苏州一带的人纷纷逃往上海的租界。不少有钱人家带不走的古董、细软，都纷纷拿到当铺来低价典当，有的过期都不来赎回。当铺在这乱世，能发大财啊！不过，这只是他暗地里的盘算，暂时还没有把它付诸实施。

片片飘飞的落叶，仿佛归飞的乌鸦没能衔住的秋色，乱飞着让其滑落。夕阳的光芒，无力地拥着小山上那棵古树，渐渐也从那变得浓重静默的树冠上抽身，终于和开始萧疏的老树一起跌入杭城的夜色里。

藩台贵福满身疲惫、一脸懊丧地回到别馆，婢女金子赶紧端进了洗

脸水，美姬为他宽衣解带、洗脸擦汗。见他神色有异，美姬问道：“老爷，今天又受了什么冤气？看你一脸懊丧的样子。”时运不济，官场争斗，贵福自有他们的难受处。禁不住美姬的软语温存，贵福才咬牙切齿地咒骂了一通黄宗汉，说出原委。

几年前，太平军占领南京，黄宗汉有个心腹临阵脱逃丢了官职，便冒险做起了粮食生意，大赚了一把。受黄中丞指使，贵福挪用藩司库银三万两，交给黄那位心腹做粮食生意，说好了赚的钱黄和他平分。谁知事与愿违，太平军北伐西征失利，回师经营赣、皖，长江漕运受阻。黄那位心腹不光大宗粮食被太平军扣留，他的身份也着人家查明，要砍他的头。心腹双膝一软，就投降了太平军，还是替人干军需、军械的事，据说闹得很欢势，发大财了。但那笔三万两银子的亏折，还挂在贵福的账上。最近，朝廷新委的钦差大臣已抵达前线，一面督师，一面派人着手整顿吏治，查处趁战乱为非作歹的满汉官员，部文中特别提到“无能”与“腐败”的满员，要迅速“究办”。

“钦差来了怕什么，他黄宗汉也难逃干系！”美姬受贵福宠信，因此很多大事也能插言，帮他拿拿主意。

贵福软耷耷仰在椅子上，鼻孔里直出粗气，说姓黄的倒也不敢把他怎么样，因为他手里捏着黄的把柄，足可以把黄某置于死地，但他俩算得上是一损俱损。眼下他就遇到一道难关，他吃不准该怎么做？如何越过这道难关？

“不会是让你上前线督师吧？”

贵福神色黯淡，拿眼瞥瞥美姬，又伸出一只手，按住金子富有弹性的丰臀，叹一口气道：“暂时还没到要我去送死这一步，但也只差一口气了。”他示意两个女人替他宽衣，“朝廷下旨，一切服从军事。我已被调往太湖前线，没准又是黄中丞在暗中捣鬼，表面上是保荐我去无锡的两江督军府担任藩司，其实是借刀杀人，将我推上太湖前线……前任藩司椿寿，就是因为没有理会他黄某人四万两银子的勒索，被他在糟粮解运的事件上狠狠整了一把，以致生路全失，自杀身亡。他虽说是抚台大人，其实是个一心搜刮银子而不体恤下情的小人啊。”

美姬担心地问道：“那你有什么把柄被他捏在手中吗？”

“其他倒没什么……就是那笔做粮食生意的银两，我未能及时归还藩库。”

“那你想法赶紧补上哟。”美姬也有些急了。

贵福焦头烂额地摊了摊手道：“我一时上哪儿去筹这笔钱哪？唉！千里做官只为钱！交接时，这三万两银子的亏空如不设法补上，后患无穷，只怕我也要重蹈前任藩台椿寿的那条道……”

“补上，你就会没事吗？”美姬一边宽衣一边思考着对策。

贵福把金子揽进怀里道：“那当然。大凡升迁交接，前任亏空公款司空见惯。只要弥补及时，神不知鬼不觉，就会安然无恙，仍可落个‘廉洁清正’的好评。”

“那你快想法花钱消灾呀！”美姬叫道。

贵福看了她一眼，试探地问道：“你有这么多私房钱吗？就算借我。到了江苏以后，我一定设法还给你。”

“我哪有那么多钱呀，不过……我可以帮你想个办法。”美姬分明有些犹疑地说道。

“什么办法？快说出来听听。”贵福闻言有些高兴。

“到‘阜康’钱庄，找胡老板借。”

贵福初始还高兴了一下，接着便把头摇得像拨浪鼓一般：“三万两不是个小数目，有道是‘平素无来往，新春少拜年’，我跟姓胡的缺少交情，急难时候，他不会理我。”

“试试看吧！依我看，这种时候，只有他这样的人才有可能给你救急。你的那些狐群狗党，只会一哄而散，逃得远远的。”

“嗨，人倒霉，喝凉水塞牙，放屁砸伤脚后跟……”贵福像个泄了气的皮球。

“‘阜康’是我们惟一的希望，明天我陪你去找胡老板。”美姬倒是不失信心。

次日，贵福和美姬乘坐马车来到“阜康”钱庄。美姬说明来意，贵福并不管忌讳不忌讳，也不顾场合，又把黄宗汉骂了一通。胡雪岩也不着边际地劝慰了一番：“藩台大人荣升两江督军署要职，实为大喜事，今日贵人临贱地，小号不胜荣幸之至。”

他让那夫妻俩小坐稍等，自己与秦少卿入密室商量。秦少卿为难地拨拉着算盘珠子：“东家，这种借贷用意不言自明。不早不迟，偏偏在钱庄开张不久的节骨眼上。再说，弥补官老爷亏空的银两，好比填无底洞，前任账册一清，后任完全可以不认账，到那时可就苦了我们钱庄。”

胡雪岩思忖着问道：“你担心贵福一走了之，不还这笔债？”

“东家，你我都是吃钱庄饭多年的人，这种例子还见得少吗？不少资金、实力有限的钱庄，在威逼之下替官老爷去填补亏空，结果落得个关门大吉。教训太多了！你借钱给这个离任藩台，人家远走高飞，你鞭长莫及，岂不是拿钱往水里打水漂？”

“你说的不无道理，但我听说贵福不是一个欠债不还、耍赖皮的人，他是个耿直的北方硬汉，只不过有些粗横。现在他要调任，不想将自己的把柄留在黄中丞手里，才来求我们救急。所以我决定冒一次险，再烧一回冷灶！”胡雪岩已有应允之意。

秦少卿却是苦口婆心地劝道：“东家，他人都要走了，你完全可以用本号‘创业未久，根基太薄’几句话应付过去。何况‘阜康’现在账面上的头寸也不过四万两银子，如果给他三万两，那就所剩无几了。唉！你何必为这样一位凉茶主苦心调度呢？”

胡雪岩力图要说服这位门槛精。贵福其人在浙省官场上是个虎死不倒威的重要角色，能量、影响都很大。但这官场上的明争暗斗、尔虞我诈，又不能跟秦少卿明说，不管怎么着，他得保王有龄这杆旗啊！那就就生意说生意吧：“调度、调度，做生意讲究的就是调度。所谓‘调’，就是调得动；所谓‘度’，就是有预算。生意要做得活络，就是能巧妙地将银子调来调去。少卿，你就想法子调动一下头寸吧。”

“这样调度……别的钱庄可是从来不干的啊。”

“人家不干，我们干！这些日子‘阜康’不就这样干起来了么？不光干人家所不愿干，甚至还要‘倒行逆施’、‘离经叛道’，钱庄的生意才能做得活、做得好，‘阜康’才能闯出大名气。秦大伙，就闯上一回吧！”胡雪岩态度坚决。

秦少卿勉强同意，突着嘴脸开出一张三万两的银票。

那贵福已如热锅上的蚂蚁，在客厅中不安地走来走去。他硕壮浑圆的身躯似突然萎缩，平常挺直的腰板，今日变得佝偻，有些酸软乏力，甚至还有些隐隐约约的刺痛。他粗重的眉毛跳了跳，目光有些凶狠地落到了美姬身上道：“我跟姓胡的皮不沾胯，这种时候他躲还来不及呢，咱走吧！”

他俩刚要挪脚，胡雪岩大步流星进了客厅，将银票奉给他。贵福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他看了看银票，又看了看胡雪岩带着微笑的脸问道：“你不怕我老贵跑回科尔沁去流哈喇子？”

“神仙也有作难的时候。”胡雪岩笑得静静的。

“好，胡老板，这下我才真正认识了你。”

“我听到传闻，黄宗汉题写‘阜康钱庄’的店名，你送给他四千两银子的润笔费，我说你拍马屁拍得挺高明啊，能拍出‘一字千金’的掌故来……”闻言，美姬发出“格格”的一串艳笑。

贵福的身板又挺直了，精气神又恢复了原状：“说这些陈芝麻烂谷子的事干啥，咱不耽搁胡老板了，走吧！”

胡雪岩把他们送上大街，贵福驻足看了看，忽然有些伤感道：“我一直在杭州为官，今日个就要离开杭城了，还真有些舍不得。胡相公，荒费你几个时辰，你陪我老贵逛逛！这些老街老巷，多少年来都叫仪仗官威一路吆喝着没进我这眼眶子……”

胡雪岩赶紧道：“愿意奉陪，愿意奉陪。”

钱庄里，秦少卿又处理了几桩零星业务，正两眼望天、眉头打皱，思谋着再从哪儿拉些头寸进来。忽见罗家骥一脸惊慌、两脚如飞进了店面，几步蹀到秦少卿身边道：“秦大伙，那个‘太上老’又出现了。”

秦少卿离开柜台，立在榻扇影里朝对面打望。对面有条小巷，一个绿营小官佐在巷口来回踱着，身穿托肩云褂，手按绿裤腰刀，足登软底战云靴，头戴瓦楞红缨帽。他来回走动，不时投给钱庄一瞥，那目光阴沉沉的，分明不怀好意。

秦少卿禁不住内心抖了一下。近半年太平军有一支人马杀入浙江，清兵四下里围追堵截，屡吃败仗。败兵劫掠商铺，奸淫掳杀到处发生，而大小钱庄则是他们劫掠的首选。

家骥说他还看见巷子里藏着几个军不军民不民的人，脚下好像还有些箱箱笼笼的，实在有些奇怪。

“情况不妙！家骥，快！快做好准备……”秦少卿脸上出现惊惶的神色，他急忙回到柜台，拉开抽屉，收拾银两、钱票、账簿，同时派人立即去找胡雪岩。

家骥刚出门就退了回来，急道：“不好！他朝我们店里走来了……”

小官佐已穿过街道，大步朝这边走来。秦少卿顿时脊背发寒，大颗冷汗顷刻从两鬓、前额滚落，瘦削的两颊阵阵抽动，更加手忙脚乱起来。

小官佐已出现在门口。抽屉“嘭”地关拢，长锁锁上，秦少卿脸色苍白，呆滞地望着清兵。

“谁是老板？”小官佐开口问道。

秦少卿急忙回道：“老，老板不在……有事请你明天来。”

“胡说！我明明看见他一早就进了店。”小官佐大喝一声，说着大步就要往里走。

罗家骥伸手阻拦，被他一把推开。秦少卿哆嗦着嘴唇，颤着两腿从柜台里边走出来，努力提高声音道：“大人！我是‘阜康’的大伙，掌管全店，有什么事可找我。”

小官佐执拗地说：“不！我就是要找你们老板！当面和他说。”腰间，那把战刀在威风凛凛地不住摇晃。

“那——我派人去找……”

秦少卿正说着，胡雪岩一步跨进店来，目光一扫，抱拳一拱道：“哎呀，大爷光临小店，有失远迎，抱歉！抱歉！”

小官佐闻言，脸色稍缓，说道：“你就是大名鼎鼎的胡老板吧？我留意你已经好些天了。”

胡雪岩脸上掠过一阵惊惶，但还是克制住自己，笑脸相对道：“大人有何见教，请说。”

“能不能找个僻静地方？”小官佐拿眼四下一扫，稍稍放低了声音。

胡雪岩心上打鼓，两腿发软，心想难道乱兵“请财神”的灾难真落到自己头上了？他暗叹一声道：“小号刚刚开张……我和大爷后堂去谈，怎么样？”说着，就陪小官佐向后堂走去。

秦少卿紧张地对罗家骥咬耳朵：“这几天，杭州的清兵都要上前线，军心大乱……说不定，这个家伙要打东家的主意。你快去盯着点，千万别离开东家身边。”罗家骥点头，急忙跟了进去。

后堂虽不轩敞，尚属清静雅致。墙上挂着几幅字画，其中有一幅王有龄的《西泠烟雨》，颇为醒目。尤其是画上梁冰玉的《西湖诗》云：平湖初涨绿如天，荒草无情不记年。犹有当时歌舞地，西泠烟雨丽人船。诗具韵味，字极工整秀丽，别有一番绮奇娟柔之风。

也许是这诗情画意、清静雅致感染了小官佐，一进后堂，他便叫胡雪岩不必紧张，自报家门道：“我叫罗尚德，是绿营三营管带的副前锋。早就听说胡老板仗义救助王有龄大人的故事，只是无缘相识。现在，你们钱庄开张，我冒昧来访，有一事相求……”他正要说下去，见罗家骥端着茶进来，连忙煞住，脸色又恢复到原先模样。

胡雪岩对罗家骥道：“茶放下，你先出去，把门带上。我和罗大人有事相商。”

罗家骥放下茶盅，很不放心地打量了罗尚德一番，这才退出去，拉上了门。

“罗大人，现在你说吧。我手下的人都很可靠，你尽管放心。”

罗尚德定了定神道：“好……胡老板，今晚我就要离开杭州上前线了，临行前有一事相托。”

胡雪岩不动声色地问道：“前线？能告诉我大概在什么地方么？”

罗尚德顾不上什么机密了，遂道：“太湖方向，上司命令我们要把太平军阻击在太湖之北。实际上，太湖之南的湖州城，太平军都进出好几遭了。现在谣诼纷传，人心惶惶，但无论如何，总是凶多吉少。”

胡雪岩劝慰道：“罗大人不要这样悲观，说不定吉人天相，老天会保佑你，平平安安活着回来。”

“恐怕难逃这一劫……”罗尚德摇了摇头。

胡雪岩料想他是要上前线的人，多半是钱财之类相托，摊上这么个外忧内患、动乱不已的时月，这些当兵的也不容易，遂道：“罗大人有什么事，尽管吩咐。”

罗尚德这才交了底，他们一个乡出来当兵吃粮的四个人，数年中已结成生死弟兄。自他提拔当了这个小官以后，他们瞒着上司，把积攒下来的兵饷凑在一起做生意，总共赚了上万两银子，此外，还有弟兄们的几口箱子，里头装着衣物、大烟膏、辨别不清的古玩玉器。现在要上前线了，营里的管带让大家把手中的钱、财、物都交给他的舅舅子保管，他们怎会上这种当？

闻言，胡雪岩大为惊喜道：“你是想把这些银两、衣箱存在我这里，是不是？”

“正是！”罗尚德点头，然后犹豫了一下问道，“胡老板，但我有一个请求，不知能不能办到？”

胡雪岩拱手道：“请说。”

“如果我们能活着回来，钱物会自己来取，利息一分钱不要。但如果战死，这一万两银子能否请你们钱庄帮我汇到家乡，转给我老母，再由我家中分发到四位弟兄家中？”

胡雪岩大喜过望道：“就这么一件小事？我们完全可以办到！包括那些衣箱，请罗大人放心！钱庄就是要保障每一个储户的钱财安全可靠、万无一失。”

“真能这样，那就太谢谢胡老板了。”罗尚德一揖到底，然后拉开门去叫巷子里那几个弟兄，正贴门偷听的罗家骥不防有这一招，一跤跌了进来，惹得伙计们一阵大笑。

不一会，几个兵士将几口木箱抬了进来，其中两口装着银两。除了少数成色十足的官锭，大多数是杭锭、杂银，甚至还有川银和五两一锭的汉钞。罗尚德抱歉地说道：“成色太杂了，还请见谅。”

胡雪岩大度地挥了挥手道：“按十足纯银计算，一万两凑个圆满！”然后给那两口红装衣物的箱子加封上锡。

“胡老板，一切拜托了！未将就此告辞。”说罢，罗尚德转身欲走。

秦少卿大喊道：“等一等，我给你一个存单。”

罗尚德挥了挥手：“不必了。”

“那我给你写个凭证。”

“更不用了。胡老板，我是相信你的为人才把这些东西存入你的钱庄。万一我战死在沙场，存单、凭证又有何用？我又不会再来提取。别人来冒领，我想你们也不会给他是吧？”

胡雪岩神色庄重地说道：“是。但你总得告诉你府上地址，以便我们转送给您老母亲啊。”

“我倒忘了，那箱盖里面留有地址：金华府……东阳县，后山村……罗葛氏……”罗尚德苦笑了一下，已哽噎着说不下去。说完，他猛抬头，抱拳作别，大步而去。

罗尚德敢吃螃蟹，军中有不少人仿效，不顾长官的呵斥白眼，纷纷将手中的银两、贵重物品存进钱庄。秦少卿忙得脚不沾地，一一给这些上前线的士兵料理善后。

这天下午，胡雪岩陪秦少卿喝了几盅黄酒，回到家中，天已黑定。酒后身子发躁，他搬了张竹躺椅到后院，伸开疲乏的四肢，舒坦地躺到那一团凉意上面，他一边摇着芭蕉扇，一边打量正在奔跑嬉戏的女儿荷花。

“荷花！到爹爹这儿来——荷花……”胡雪岩连唤几声，女儿不理不睬，只顾独自玩耍。

正往地上洒水的素娟看到这一幕，说道：“谁叫你长年在在外！每天回到家，女儿早就睡熟。成天不见你的踪影，女儿当然不认识你了，还能同你亲热吗？”

“前些日子钱庄开张，我忙得不可开交，哪里还能顾得上这个家哟。今天跟少卿商议妥了，以后钱庄的值夜，就由他来监管。他也没个家，在外也是租房一个人住。”

素娟揶揄地笑道：“谢谢胡大老板开恩，赏给我们一个晚上。荷花，到你爹身边去亲热地叫上一声，亲他一下。”

荷花很不情愿地走了过来，轻轻地叫了声爹。

胡雪岩很高声地应了一声，一把将她搂住，吻了她一下：“我的乖女儿！”

“口水！喷得我满脸口水……”荷花不住用手背揩擦，咕哝道，“难闻死了。”随后跑出了后院。

素娟预想着夫妻间的这个夜晚，温情地看了丈夫一眼道：“我去给你准备洗澡水。”

夜凉如水。银蓝色的夜空，不再像刚黑定时那般幽渺，它正悄无声息地向大地俯靠，离人们愈来愈近，也逐渐变得明亮起来。那种透明和澄净是秋天特有的，尚没有露脸的月光先声夺人，连飘浮的云翳也被它吸摄了，羽化了。大地由混沌变得模糊，由模糊变得清晰。院子里的井台、太湖石，墙边几丛美人蕉，一片荒芜的兰草，西北角上那棵硕果累累的皂荚树，全都开始显现，有棱凸有皱褶，终于立体地进入人的眼帘了。

山菊从后院的小耳房里出来，一只手拎着一只大脚盆，另一侧的腋下挟着一只圆箢篮，里面塞满衣物，来到井台。她刚刚浴罢，秀发如瀑，胡乱地披覆身后。月白布无领窄袖衫，过膝雪萝花撒管睡裤，趿着杭城女子夏季特有的棋楸底便鞋，望去十分清新可人。

“表哥回来了？”这话既是招呼，也是问候，充满惊喜，满含欣悦。她放下脚盆，挑选着箢篮里的衣服扔进盆里，是仔细又讲究的分类洗涤。

“你们还有换下来的衣服吗，交给我吧？”山菊又问道。

“你先洗着，我还想歇歇。”胡雪岩坐正身子，饶有兴致地打量着丰满的表妹，发现她成熟了，甚至有些熟透了的感觉。当她弯腰从井中汲水的时候，两座进挺的乳峰紧紧挟着褐色的乳凹，从月白衫里凸现出大半，像两座银光闪烁的雪峰。她丰腴的脖子，像舍利塔顶上的装饰净瓶，在幽暗中和那对进挺的乳峰发出一片炫目的光辉，诱引着胡雪岩走上井台。

“我来帮你打水——”怜香惜玉？见色起心？好色不淫？爱美之心？那身体和她摩擦碰撞，哪怕是极轻微短暂的，都令他的心一阵战栗。他突然抓住表妹的一只手，轻轻唤了一声“山菊”。山菊顿时像一只温驯的小绵羊贴紧着表哥，任他爱抚，任这个男人去感受一个成熟女子的韵致与活力。

从耳房里，但也许就在后院忽然传来一声咳嗽，当他们惊恐回望的时候，素娟就立在檐下的暗影里，声音分明已经有些凛冽了：“你们干什么呢？洗澡水都凉了！”女人的防范是严密的，但处理这件事无疑又是很聪明的，看见了却装作没看见。

“表哥——帮我打水呢。”

胡雪岩没料到山菊的反应比他还快，心里暗暗快活着，胆粗气豪高

声道：“我正要撮合表妹一桩婚事呢，说出来你也帮忙参考参考？”

“山菊花骨朵似的嫩得出水，你舍得呀？”素娟的声音含着讥讽，从声音就能推断出她的神情乃至内心。

“迟早她得嫁出去，了却娘一桩心事，也省得你不放心。”胡雪岩半真半假，巧妙地予以回击。

素娟醋得心绞痛，但对方转舵改了弦，她也不便纠缠，顺着他的口风道：“那你说说是哪户人家？小夫婿是谁？”

“就是账房先生秦大伙秦少卿。”胡雪岩放缓语气，看来他是早有盘算，绝非心血来潮。

素娟多少吃了一惊，问道：“他？……你说那个茶博士？”

“他现在可不是茶博士，而是‘阜康’钱庄的大管家。如果再让他娶了山菊，我们就成了亲戚，那他就会更加死心塌地地为我做事。这样，我就可以把整个钱庄放心地交给他。这岂不是两全其美？”

山菊到底有些害羞，再说什么茶博士饭博士，她哪儿知道！她提起圆篮离开后院，又慢慢踱回小耳房，支棱起耳朵偷偷听表哥表嫂议论。

素娟倒是挺实诚，至少，她对茶博士的能耐还不十分了解，便有些疑惑道：“这个姓秦的表面看去倒还老实。就是年纪……怕要大山菊十来岁，听说还有过老婆……这样，山菊是不是太吃亏了？”

胡雪岩挥了挥手道：“我得去打理别的生意，钱庄一定要交与一个可靠之人。少卿在经营钱庄上是一把好手，为人就算有些毛病，山菊肯定能挟管住他。别老想着老牛吃嫩草爽口，自古老夫少妻，那老丈夫少有不患‘妻管严’的。再说，山菊嫁给一个‘天字第一号’的账房先生，也委屈不到哪里去。”

“谁能盘算过你？这事，你赶紧同娘去说吧。”素娟也由衷地松了一口气，在这个越来越兴旺、越来越富有生气的院子里，她又去掉了一个看得见的隐患。

第十六回 刹贪心略施小会收开泰 重信誉大展宏图益阜康

淫雨霏霏。

却在细雨秋风中传来好消息，一是浙江粮台又获户部嘉奖，二是王有龄荣升湖州知府。

消息来得突然，想想看，王有龄由候补“盐大使”到从六品粮台坐办的实缺，不过三四年光景，就擢升为湖州地方官，不光王有龄感到突然，就连在暗中使劲的胡雪岩也觉得快了点。

浙江粮台坐办的职务由谁接替？这是一个陡然面临的难题。这是个肥缺，暗中打点、跑官、上下奔走行贿的大有人在。最终花落谁家？这场粮台之争内中谁是关键人物？现在还不知道。

天空亮了，阴云薄了，有一片云絮垂拂的蓝天，煞是精神地从云层中挣了出来，投给杭州城一片云开日出的秋光。因天边暧昧的黑云映照，这晴光甚是耀眼，就连多日阴湿的街面，也能感受到秋阳的眷顾，当阳的地方，竟一点一点地开始泛白了。

胡雪岩腋下挟一把伞，月竹布衫上尚染着雨痕，一个人踽踽独行。他沉思的目光越过车水马龙的街道，穿过叠椽架屋的各类建筑，投向远方，投向王有龄即将掌控的湖州！

“雪岩老弟……”章胖子突然横在他面前，一只手举着伞，腋下还夹着厚厚的账簿，“我叫了你好几声，你那耳朵打蚊子去了？”

憔悴！胡雪岩定住神，不知为什么，笑容可掬、高大白胖的章水祥给他的第一眼感觉竟是这样的莫名其妙。是不是出什么事了？

附近有家茶馆，章胖子邀他进去坐坐：“你好像心事重重的，还在为昨天的事不高兴？”章胖子开门见山，显见得是真诚相待。

胡雪岩当然为昨天的事气恼。原来，昨天是杭州钱业公会一年一度的年会，“阜康”首次受邀参加。不料去得会馆，平素一律长袍马褂的大小钱庄老板竟一个个头戴顶子，身穿花花绿绿的官服，足登皂底朝靴。嘿，都拿银子捐了官了！更可气的是年会有官职的才准坐，没官职的只能站，连他这个杭州城最有实力的钱庄老板也只有站着，看着官们“看座”干瞪眼。

“你咋不捐个顶子戴戴？你又不是出不起银子！”

“先前我还有些犹豫，我做生意，就是物生利、钱生钱，经过昨天这

档事，‘阜康’要在各地建立分号，我没个虚衔就没有面子，连昨天这样的小台面都上不了。那就买他一个，也弄个候补虚衔干干。”

两人一边说话，茶博士送上茶来。章胖子显然无意于茶，压低声音问道：“王大人新任湖州，按惯例，他得与接任粮台办理交接，结清所有往来账目。倘新粮台问起存在‘开泰’的七十万两漕银，当如何应对？”

胡雪岩不假思索道：“朝廷下拨的漕银存入钱庄包括‘开泰’无懈可击。按惯例，其中三十万两可长期入存，粮台不可能全部支取。其余四十万两则是随时提取，万不可挪作他用。这不是事先都说得清清楚楚、写进了契约的么？”

章水祥哎哎连声：“知道！知道有这惯例。可时局不稳，太平军李秀成部在浙江游走不定，闹得人心惶惶。时局不稳，逃难的人多，准备外逃的人也多，来钱庄借钱的人真是如过江之鲫，何掌柜放了不少高利贷，这王大人又不知何日成行？”

“早着呢，粮台坐办不到位，双方不能办理交接……”胡雪岩挥了挥手，突然有些警觉，问道，“‘开泰’日常存留的银两是多少？”

“这……都由何掌柜亲自调度，我也不十分清楚。哎唷！我肚子疼，要出恭！真不好意思。”章水祥说着，竟拿眼去看胡雪岩，仿佛要待他批准。

“那就快去吧。”胡雪岩似有所悟。

章水祥放下账簿，匆匆离去，胡雪岩的目光立刻落到这个账簿上：天津蓝布封皮，白霜霜薛涛纸，这是“开泰”的总账哪！胡雪岩犹豫了一下，速捷地打开账册，一页页飞快地浏览着——这可是钱庄的最高机密！天哪！“开泰”的底金已不足十万，不足十万哪！

听到响动，胡雪岩赶紧将账册放回原处，仰脸作沉思状。

章水祥回来，一边系着裤子，一边还在道歉。

胡雪岩故意咳嗽一声：“章大伙，你肚子不舒服，我也正好钱庄还有点事。我们改日再聚吧。”

胡雪岩两脚如飞赶到省粮台向王有龄禀报：“有龄兄，何掌柜滥放高利贷，‘开泰’的底银已不足十万，这是十分危险的事。”

“雪岩，将七十万两漕银放在‘开泰’，是你很高明的一着棋，既便于你动用，又可拿高利息，我们也不必担什么干系。现在何掌柜违约乱行，那要赶紧提取出来哟。”王有龄也感到事态严重。

“是啊！倘有大户来‘开泰’提取现金，一下便暴露了马脚！风声一旦

传出，大家来挤兑提取银子，钱庄非倒闭不可。”

“那怎么办？这是漕银公款，如果出了问题，我罪责难逃！你也要受到牵连。雪岩，你快想想办法。”

胡雪岩咬咬牙道：“何掌柜自蹈死地，但却给我们一个极好的机会！‘无毒不丈夫’，我们只有狠下杀手了！与其让别人去挤垮‘开泰’，不如我们自己来！这样，即使‘开泰’破产，它的债务、财务还是落在我们手中。我们要想办法让‘开泰’变成‘阜康’属下的一个钱庄。”

当天下午，两名公差模样的人手拿条札来到“开泰”钱庄，大声吆喝道：“掌柜呢？快找你们的掌柜！”

章水祥迎上来道：“有什么事，同我说吧。”

公差把手中的条札一扬道：“不行！你没看见王大人的条札吗？请你们掌柜的出来说话。”

章水祥知道胡雪岩开始采取行动了！他匆匆进到里屋，找来了何掌柜。何掌柜意识到大事不好，抖抖索索地跑出来，一看公差递上来的条札，顿时如五雷轰顶，当下身子就软了：“提取现银三十万两？！……”

“什么？三十万两？”章水祥也凑了上来。

何掌柜赶紧把哭脸当作笑脸道：“好！请二位先回，我们一定想法尽快将这笔现银解送到粮台。”

“要快！千万不能耽误公务。”

“不会！绝不会。”何掌柜连连点头。

公差刚走，他就一屁股跌坐在椅子上，两眼发直，呆呆望着屋顶上的卷棚。直到又有客户来要求借贷，他才如梦方醒，跳起身，恨恨地挖了那人一眼，道声“不放（贷）”，拔脚便出了钱庄，心急火燎地进了“阜康”。

“何大掌柜来了！什么风把你这尊菩萨吹进我们这个小庙来了。”秦少卿便迎了上来。

“我，我找你们的老板。”何掌柜急不择言。

“哎哟！何大掌柜平时不来，今天却来得很不凑巧，我们东家到余杭塘栖收账去了。”秦少卿故作姿态。其实，胡雪岩正在楼上观望，他能准确地知道何掌柜下步会做什么。

何掌柜有些失望地问道：“哦……不知你们‘阜康’能不能调一些‘头寸’给我们？”

“钱的事全由东家定夺，我不敢擅自做主，非常对不起！”秦少卿一推六二五。

闻言，何掌柜又马不停蹄、先后跑了“义公”“镒丰”“同利”共大小十余家钱庄，又特地拜访了钱业公会的会首，他要的不是一个小数目，哪家钱庄能周济得过来呢？没办法，何掌柜只有硬着头皮来求见王有龄。

王有龄的算盘珠子多是由胡雪岩来拨动的，何况他对这位姓何的素无好感，因此打起了官腔：“何掌柜！这三十万两银子是用来购粮运往江北大营的。近来，朝廷与太平军战事激烈，苏浙两省，四处烽烟，耽误了军用，上司怪罪下来，是要掉脑袋的！你懂吗？”

“小人懂！小人懂！”何掌柜连连作揖。

王有龄又慢条斯理地说道：“既然懂，就赶紧将三十万两银子送来粮台！还磨蹭什么？”

“王大人！能否通融一下，推迟半个月……”何掌柜的额头已冒出冷汗。

王有龄厉声打断了他的话道：“当初有言在先，粮台所存漕银随时要派用场，随时要来提取，现在你们拿不出来，这不分明是在挪用公款、投机牟利么？”

何掌柜战战兢兢，哪里还敢吱声。王有龄不紧不慢，语调平和，再给“开泰”下了一道死令：“余下四十万两漕银，十天后也要取出，作为饷银解送到曾大帅的江南大营。到时若有半点延误，本官就将你解送到曾大帅那儿，由他处置！”

曾大帅外号“曾剃头”，他率湘军攻入太平军盘踞的江西时，杀人盈野，尸积如山。河上被浮尸塞满了，他的座船需兵勇把浮尸挑开才能缓缓移动。浙人唬孩子，就说“曾剃头带着湘骡子来了”。

何掌柜一听，不禁双腿发软，跪倒在地求道：“王大人，请宽容小人几日，王大人……”

但王有龄已站起身来，掇起茶盅，叫了一声“送客——”

“开泰”底金严重不足、濒临倒闭的消息仿佛长了翅膀，飞遍杭州城乡，引起储户的恐慌。不少储户拿着存单向“开泰”钱庄跑来，要求提取存银。一家钱庄如果出现“挤提”，那就标志着它已面临倒闭！知道点内情的小额储户的议论，更加速了它的崩溃。

“听说‘开泰’把底金全挪去放高利贷了，钱庄底子全空了。”

“是哟！听说亏空严重，面临倒闭。”

“快！快去把存银提出来，万一大户来提取现银，钱庄一关门，我们的银子就全都泡汤了……”

“开泰”门前人头攒动，吆喝声、叫骂声、拍门打墙的声音直冲云霄。

巷子里，打探、挤提的人越来越多。钱庄的柜台前，聚集着开泰的店员，紧紧围绕着何掌柜。内中夹杂着一些小股东，是防止他逃跑或是仍然抱有一线希望的。何掌柜双手抱头伏在地上，泪如雨下。大门被“砰砰”地猛敲，两扇厚重的板门在剧烈摇晃。

章水祥用巧妙的方式给胡雪岩透了消息，早就预料会有这么一天。他冷冷瞅着何掌柜，冷着脸道：“开店的时辰早过了，掌柜，还是把大门打开吧。”

何掌柜魂精已失，神经质地一挥手道：“不能开！不能开！一开门，客户都来挤兑，那这两扇门还能关得上吗？我何某人还有活路吗？”

“掌柜，不开门也不是办法，您快去走走别的路子吧！”跑街小六子也是个机灵角色。

何掌柜捶胸顿足道：“能想的办法都想过了，能走的路子也都走过了。现在剩下的只有一条路，让我命归黄泉，一了百了！”

“掌柜，你可别这样想！”

“千万别这样！”

众人七嘴八舌。

“掌柜，你自寻短见！那店怎么办？我们这些伙计怎么办？”章水祥心里是有道底线的，众人跟着附和！

也就在这时候，胡雪岩走“开泰”的那道便门进了钱庄，冲何掌柜道：“有什么事想不开的，看看我能不能帮上忙？”

何掌柜一下跪倒在地，又一次涕泪横流：“雪岩老弟！你终于来啦，你一定要救救我呀……”

“这是怎么回事？怎么一下子落到这种地步……我去了塘栖几天，一回来听少卿说何掌柜来过，就赶紧来了。”胡雪岩装出一副痛心疾首的样子。

“雪岩，你来得真及时！再迟一步，‘开泰’就要关门大吉了。”章水祥已知道了结局。此时，大门被捶打得更厉害了，储户叫骂的声浪把柜台前的交谈都淹没了。

胡雪岩稳操胜算，代何掌柜发令道：“快开门吧！不开门，人家还以为我们倒闭了。小六子，快去开。”小六子向大门走去，何掌柜用死鱼般的眼神看了他一眼，垂下了脑袋。

大门敞开，储户们纷纷涌进了钱庄。胡雪岩不慌不忙地迎上前去问道：“你们这是干什么？‘开泰’是老招牌，信用从来不差！我胡雪岩就是从‘开泰’出来的，你们难道也不信吗？”

一客户问道：“听说省粮台要提走全部存银，‘开泰’无法兑现，快要倒闭了。”

“对，对！钱庄要倒闭了，就瞒着我们这些小额户呢。”众客户一迭声附和道。

胡雪岩神态肃然道：“这是什么话？你们也知道，本人与省粮台的王大人是莫逆之交，帮他掌管漕粮海运事务。我怎么没听说过粮台要提漕银的事？”

众客户闻言面面相觑，气焰顿减。

“诸位！请勿听信谣言，扰乱人心。这可是要吃官司的呀！”

众人都不吭声了，了解胡雪岩为人的已开始散去。

胡雪岩装出一副轻松模样道：“你们别担心，还怕赖了你们的银子不成？即使‘开泰’暂时有困难，还有我胡雪岩的‘阜康’呢！‘阜康’总不会三天两天就倒闭吧？哈哈……”

门口、院子里的人总算安静下来，但还有一些人不肯散去，他们在观望等待，心想总是无风不起浪嘛！

这是胡雪岩的筹码！他与何掌柜进了“开泰”的后堂，留下章胖子在店面招呼。

何掌柜眼中露出希望的光，带着试探问道：“雪岩老弟，你能去说动王大人改变主意吗？”

“凭我们患难之交，我去说恐怕问题不大。不过……”胡雪岩自信道。

“不过什么？”何掌柜的声音不由自主地抖了一下。

“俗话说：‘千里做官只为钱’，你也知道王大人手头并不宽裕。掌柜若是愿意，不如趁机把‘开泰’的股份奉送一些给王大人。这样，王大人作为股东，‘开泰’也就成了他的钱庄，还能不大力通融吗？”

何掌柜肉疼地说道：“为免‘开泰’倒闭，此法确实高明！就不知送多

少才合适？”

胡雪岩笑了笑，伸出了一个巴掌。

何掌柜失声道：“五十股？五万两银子？……那要占去我一半的本钱！我这个老板不就成了一个伙计了吗？”

胡雪岩倏地变了脸色，道：“何掌柜，你若是不愿意也不要紧。但得罪了王大人，万一他发起狠来，要提走全部存银，你能如数归还吗？七十万两银子，又不是说来就来的。再说，你与日本商人合伙订购一批洋油，船在南洋触礁沉没，血本无归，你着急了，大肆放贷攫取高额利息以弥补亏空。你挪用官银、违约经营已不可收拾，是做个体面的伙计，依然吃碗钱庄饭好呢，还是递交给‘曾剃头’去处置好？你自己心里掂量一下。要不，让章大伙向大家宣布‘开泰’倒闭，领教领教那些中小储户怎么收拾你……”

何掌柜面如死灰，双唇哆嗦着道：“我，愿意，奉送一半股份。”

“好汉不吃眼前亏，将来‘开泰’的生意做大了，你分得的红利或许不会比现在少。死罪难饶，活路难求哟！”胡雪岩展开了笑脸。

在交给王有龄纹银六千两，捐了一个候补道员虚衔的同时，胡雪岩又给黄中丞的老爹汇去两万两。果然火到猪头烂，他那个从六品候补道员顶戴、补服下发的同时，任命他为浙省粮台坐办的诏令也紧跟着到了。

只是在交接粮台公务的时候，王有龄指着贡院附近的几座仓廩说：“按惯例，这几个仓里的储粮由中丞大人指派专人管理，以备急用。我任粮台数年，一次没去查验过。”

胡雪岩嘿然一笑，指着王有龄补服上的白鹇道：“你在前面飞，我跟着你飞。若论官场，你跟黄中丞、何大人都是我的靠山。我一向认为，一个人以钱赚钱，还算不了本事，以人赚钱，才是真功夫！”说着，他将贵福写给他的一份函札交王有龄展看。

原来，贵福因祸得福！因两江总督曾国藩在平定江西以后，并未按朝廷的意思整理江浙，而把作战的重点仍然放在安徽，尤其是安庆曾国藩志在必得，安庆一破，南京就危急了。贵福作为藩台，并未和两江督署行辕一道在硝烟战火满地的赣皖大地上颠沛流离，他被曾大人安排坐镇苏州，保障供给。

太平天国并不像传言中所说的只知“打仗杀人”，而是颇为注重商业贸易，鼓励正当生意。特别是出口贸易，如丝、茶两宗，太平天国占据南京五六年间，出口数均翻了一番。近年苏浙虽饱受战乱之苦，但丝、茶出口仍呈大幅上升趋势。打长江上去往上海的商船，除了粮食武器，守卡的太平军一律放行。

为感谢胡雪岩帮他渡过难关，贵福决定要找个名目请户部明令褒奖“阜康”，将来户部和浙江之间的官银往来委托“阜康”办理汇兑。浙江的额外“增收”，即支援皖、苏剿勘太平军的“协饷”（税），也委托“阜康”办理。江苏省和浙江省的官银往来，也一概由“阜康”经手。

有这“三件礼物”（贵福函札中语），胡雪岩做什么生意还愁本钱？王有龄高兴地在他肩头一拍道：“你是官场、商场的行情都吃得准，下注必中，称得上是吴越第一赌徒。”

“当官非我所愿，我也不是什么赌徒，我要做个‘商圣’。中国自古有孔圣、关圣，还有什么诗圣、茶圣，可经商不入流，我就做这个不入流的行当里的圣贤！”话虽非信誓旦旦，但他是认真的。

两人正说着，家骥打附近下船，忙跑过来行礼。王有龄见他头戴毡帽，肩挎蓝布包袱，一副风尘仆仆的样子，便问道：“咋这个样子？胡大哥派你什么差使了？”

原来，这是家骥化装成难民，上太湖前线了解舆情、商情和战况、转输等情形之后返回了。尤其是王有龄即将履职的湖州，他在湖州乡下住了近半个月，把那儿的情形都摸透了。走一吃二看三，莫道君行早，更有早行人啊！胡雪岩已经在酝酿太湖边上有什么大生意可做了！王有龄只有佩服的份儿。

谈到战事，太湖以北尤其激烈。杭州清兵左营被安排驻守无锡附近的要塞锡山，没几下就被太平军给夺走了。清军组织反扑，但太平军凭借洋枪洋炮，将手持腰刀长矛的绿营兵杀了个片甲不留，左营几乎全军覆没。

“有没有听说一个叫罗尚德的人？”胡雪岩不禁脱口而出问道。

“罗尚德？……有啊！他冲得最前，死得也最壮烈，连肚肠都被炸得流了出来……”家骥不假思索回道。

“啊？！……”胡雪岩惊呆了，他的眼眶湿了，打心里佩服那个外表有些粗、但实则精细的小官佐！

见状，王有龄感到有些奇怪，问道：“他和你有什么关系吗，雪岩？”

“什么关系也没有，他仅仅是我们阜康的一个客户……”胡雪岩有些失落。

回到钱庄，胡雪岩吩咐秦少卿马上提出一万两银子，派专人送到金华罗尚德家中。

秦少卿为难地说：“东家，不久前为藩台大人筹齐了三万两银子，这

几天，又陆陆续续调给‘开泰’五万多两，新开张的当铺又要本钱……东家，你一下子把摊子铺得那么大，处处都要银子托底，我们的银根也有些紧了。现在再要提出一万两，八个坛子七个盖，怎么盖得过来哟？”

“八个坛子七个盖，盖来盖去不穿帮，这才算是做生意。”

“钱庄开张不过小半年，坛子不多，盖也不多，很容易穿帮。东家，罗尚德那笔款子能不能再缓些日子？反正这个人也刚刚死在战场……”秦少卿依然有些犹犹豫豫。

“不行！千方百计，你也要想办法，这一万两是他罗尚德的玩命钱，也是他家里的救命钱哪！”胡雪岩顿了顿，冲着家驥等在场的伙计训诫道，“罗尚德阵亡了，他没有取存单，别人也不一定知道这一万两存银的事，死无对证，这笔钱等于白送给我们。可我们不能干这种昧良心的事！何况他在家乡有亲属，还有老母，他们得靠这笔用性命换来的钱活下去。我们要立即替他把银两提出来，加上利息，专程送去，这样才对得起良心！”

“东家，你说得对！我真是有点钱迷心窍了……我给东家看看最近的账本。”

秦少卿连忙拿过厚厚的大账本，胡雪岩神色严峻地说道：“不，我不要看！即使是找别家钱庄挪借，你也要按时把这一万两银子送出去！”

看来，这位表妹夫还有些见外，在大事上有时还会犯糊涂。他这一离杭，钱庄真还缺个拿主见的人。唉！

第十七回 净月庵兄弟俩喜还夙愿 湖州城花魁女早结珠胎

胡雪岩与王有龄同船抵达湖州的当晚，当地士绅在“西洞庭”酒楼举办盛大的欢迎酒宴。来的都是名商巨贾，一方人望。他们一个个伸长着脖子，做出一副恭谦模样，其实内心都急切想弄清这王知府到底是个何等样人？

王有龄端坐正中，春风满面。他身着天青云缎官袍，片金镶边；前后方襟上绣有行蟒各一。那披肩领和窄袖俱用天青妆缎制成，虽然这是最低档的蟒袍，但还是添人精神。众人一齐鼓掌，听他的“就职演说”。

“下官受朝廷委派，到湖州履新，承蒙各位举行如此盛大的欢迎酒会，下官不胜荣幸！借花献佛，用这杯酒向大家表示由衷的谢意。”王有龄先来了一番客套。

众人纷纷举杯，碰杯之声响成一片。

王有龄放下酒杯，朝大家扫了一眼后道：“湖州自春申君筑下菰城，迄今两千余年。唐代，湖北竟陵的陆羽高蹈下菰，撰写出《茶经》一书，被称为茶圣。唐中和年间，更有天竺高僧，赠我佛如来舍利子七颗，印度阿育王镀金铜虎面像一尊，在湖州筑舍利塔以藏之。因此，‘历史悠久，人杰地灵’这八个字，湖州当之无愧！湖州是山水清运、景色秀美之城，回望太湖烟波浩渺，西倚天目竹海苍山，有道是‘苍山北峙，群山西迤，双溪夹流，泓亭皎彻，山水映发，冲和修集’，别说下官牧守湖州，就是湖州一普通居民，也当人尽之责，身尽之力，共同卫护建设湖州！”

这一番话引来暴风雨般的掌声和啧啧赞叹。王有龄出身书香世家，身边更有个书袋子梁冰玉，还能不清楚湖州这点历史掌故？接下来，王有龄宣布了他的施政纲领，要言为“澄清吏治，恢复农桑，发展商旅”。特别是发展商旅，它能让一个地方尽快地富庶繁荣起来。目今虽是多事之秋，湖州又靠近主战场，但太平天国不禁商旅，不截商船，不勒捐商人。而曾大人创湘军建江南大营，李大人创淮军建江北大营，全都指望发展商旅、增加流通以多征厘金捐税，解决“糈饷”问题。湖州一定要利用这个有利时机，中兴商业！他记起首次来湖州购粮，轻轻松松就赚了大把银子，便道：“湖州自古就是鱼米之乡，是我大清漕粮的主要集散之地，下官上次以粮台坐办身份来湖州，感觉湖州简直就是一只取之不竭的大米箩，不，一座大粮仓……”

一名蓄着山羊胡子的官员忍不住插嘴道：“知府大人，湖州不光是‘鱼米之乡’，更是‘丝绸之府’呢！”

王有龄颌首称赞道：“对！‘丝绸之府’下官也早有所闻，只是此前仅为漕粮而来，对湖州的丝绸少有接触。今后还得仰仗各位，多多指点。”

“山羊胡子”有些得意忘形道：“中国生丝的主要产地就是湖州，所以叫‘湖丝’。特别湖州辑里产的‘辑里丝’更是驰名中外。现在，洋商来华采购的都是湖州的白厂丝，上海那些专做蚕丝生意的洋人，三天两头就往湖州跑……”

“哦？！来得这么勤？”王有龄问道。坐在一旁胡雪岩也稍稍吃了一惊，竖起耳朵听这位有些饶舌的“山羊胡子”介绍。

“他们带着通事，直接到乡下到农户家中，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噢，这位是我们湖州的‘丝业大王’庞二爷，在上海生丝界一言九鼎，洋商对他也分外器重。丝业的事情，他全都知根知底。”

王有龄转向庞二爷，这是位年约六旬的胖子，吊梢眉，招风耳，两嘴角仿佛老是在使劲往上提，这使他原本方正的下巴显得僵硬、外凸。配上一双炯炯有神的眼睛——此人颇有些霸气！王有龄客套道：“哦？这位就是庞二爷？下官久闻大名，如雷贯耳，失敬，失敬！”

“山羊胡子”又道：“庞二爷可是我们湖州‘四象’之首啊。”

“何谓‘四象’？”王有龄有些不解。

“家产在五百万银子上，称之为大象。湖州有四个大象，庞二爷则是大象中的大象！”“山羊胡子”说罢，还用手比划大象大的样子。

庞二爷骄矜地朝大家摆了摆手，几乎没理会王有龄：“谬传，谬传！其实不是那么一回事。近两年湖州丝业很不景气，洋商们联合起来对付我们，甚至雇请华人当买办、庄首，跑到乡下设庄收购蚕丝。而我们又不团结，商户竞相压价，甚至暗地里与洋商勾结。蚕农则不问华洋内外，谁给钱就把蚕丝卖给谁。蚕丝生意，华商这半壁河山都快保不住了。”

“地方官府，对此持何态度？”胡雪岩忍不住问道。

“官府敢对洋大人怎么样，连朝廷都不敢得罪洋人。”庞二爷冷笑一声。

“山头胡子”捻须喟叹道：“门户大开，这鬼子进门了就不那么好招呼喽！”

王有龄频频点头，作为官府有责任维护华商的利益，当即表态道：“好。待下官安顿下来，先配合粮台胡大人，将头一批前线急需的军粮运往镇江、扬州等地，再来拜会庞二爷。”

“对！我和知府大人一定到庞二爷的府上造访。”胡雪岩附和道。

庞二爷礼貌地拱了拱手：“庞某恭候知府大人和胡大人……”

吴越之地风气奢靡，酒宴之后，二位“新官”照例被送至“夜夜春”。

胡雪岩和王有龄故地重游，鸨母和其他妓女热情相陪，唯独不见芙蓉。那鸨母忙得屁颠屁颠，搽得猩红的嘴唇仿佛猴子屁股：“嗨！真是贵人运好！几年前，王老爷还只是个粮台坐办，现在一下子变为湖州知府，是我们的父母官了。胡老爷呢，上次还落难在我们小店，现在已经接替王大人的官位了。嗨！真是福星高照，财运亨通啰！”

胡雪岩多少带点调侃道：“妈妈，这大约就是戏文里唱的‘落难公子中状元，私订终身后花园’吧，我这个落难小子倒是真有了——一官半职，但与我一度相好的芙蓉却不在这儿了。”

“是呀，芙蓉小姐到哪儿去了？”王有龄打探道。倘不是为陪伴胡雪岩来会芙蓉，他是不会来这个地方的。梁冰玉随他来了湖州，这里也是她的伤心之地。

鸨母叹息道：“唉！命苦啊……这也不能全怪芙蓉，只能怪她那个从不学好的纨绔叔叔，成天赌钱，不务正业，自己把偌大一份家产挥霍光了，还想在侄女儿身上打主意。他把芙蓉送到我这儿，提出要三万两银子作为卖身钱。这我怎么能出得起？出不起，那好，这不要脸的叔叔居然三天两日上门来讨，骂街要账……你说，这样的日子芙蓉还能过得下去吗？她一气之下就入了空门。”

“什么？”胡雪岩大吃一惊。

鸨母打着啧啧，说芙蓉去了银杏坞的“净月庵”，有不少浪荡公子追随而去，“夜夜春”的生意也冷清了好些，可惜了这位花魁。

王有龄也感慨道：“真是红颜命薄……芙蓉大概也是有感于世态炎凉、人情冷暖，才动了出家的念头。唉！一朵鲜花尚未枯萎，竟要在青灯古佛前消磨掉了，真是可惜哟！”

鸨母错会了他的意思，立刻如数家珍道：“哎哟王大人、胡大人，虽然少了芙蓉，我们还有更年轻貌美的牡丹、美菱，她们一样可以陪你们喝酒，伺候好两位大人……”说完，她打了个手势，两个新近夺魁的年轻妓女娉娉婷婷走了进来，给二人行礼纳福。

胡雪岩连眼皮都没抬一下就道：“我乏了，就此告辞。”

王有龄也抖了抖衣袖起身，笑吟吟道：“桃花不比杭州女，洗却胭脂不耐看。芙蓉都遁入空门了，吾辈岂可流连于兹哉！”

净月庵例行的早课。

一尊观音大士弹指播撒净瓶水的圣像前，藏香袅袅，烛影熠熠。呢喃的诵经声，伴着清脆的木鱼声，在堂中缭绕。堂顶没有望板遮挡，瓦风无影无形，把虚空中氤氲的烟气吸拔，溢出瓦缝，随山风飘走。尽管如此，檀香木雕观音，烛照不到的堂顶，简陋的几案香桌，两幅经幢，全都黑黢黢的，且全都无精打采，缺乏生气。

一位老尼领着一群小尼打坐蒲团之上，老尼一手敲着木鱼，一手捻着大佛珠。众小尼依序趺坐，闭目凝神，嘴中念念有词，手捋着佛珠，一粒又一粒。小尼面前，摆着早课必须修完的经文，旁边摆着专用的经篮。经文系小尼一字字手抄，边抄边记。早课念经，每念完一页，就将手抄的该页纸经揭起放入经篮中。经文念毕，纸经揭完。不识字的，就以同等数量的锡箔纸替代，所念经文，则只能师姐师太口传了。老尼督课，大抵就这些内容。

“又有人分心走神了！”老尼听出有一双手已停止捋动佛珠。她睁眼看去，又是那个新入庵的小尼，俗名刘秀云的。她坐在靠近堂门的地方，尚没有剃度，因此没穿僧衣，没戴毗卢帽，只是着了一袭青袍，僧不僧俗不俗，神情呆滞，一脸尘俗之相。

老尼微闭的双眼大睁，目光投向发呆的芙蓉，脸色愠怒。

“笃！笃！”她重重地敲了几下木鱼，提高了声音：“天罗神，地罗神，人离难也难离身……”

芙蓉一愣，立即回过神来，偷窥了老尼一眼，赶紧低下头去，嘴里念念有词，手中的佛珠也开始数动……但过了不一会，她又走神了。心灵一阵悸动，似乎有所预感，使她忐忑不安，如坐针毡，思绪也如那飘忽不定的香烟，不知有几缕在佛堂，有几缕走瓦缝飘向缘水青山。

“笃！”但听棒槌在木鱼上很响地敲了一下，掷于供桌之上，一抬头，见老尼恶狠狠地瞪了她一眼，拂袖而去。

芙蓉知道是自己惹恼了老尼，急忙起身追出佛堂，在通往禅房的甬道里拦住了老尼，扑通跪了下去道：“师父在上，弟子刘秀云饱受人世磨难，看破红尘，已经大彻大悟，愿剃发修行，做个佛门弟子，请师父垂允。”

老尼回转头，双目紧闭，许久才长长吐出一口气道：“阿弥陀佛！善哉善哉！你尘缘未了，凡心太重。佛门不收未受八戒之人。你还是回去多烧香火、广结善缘，重修来世吧！”

芙蓉急了，不住地叩头：“师父！求求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引渡弟子早日跳出苦海吧！弟子虽未受八戒，今日就愿削发为尼，剪断红尘俗念。”

老尼摇头道：“落了发，那就是皈依佛门，还俗无望了。”

“弟子已经了断夙缘凡心，潜心向佛，万望师父成全……”芙蓉说着，伏地不起。

众小尼一起拥进了甬道，纷纷替她求情：“师父，刘秀云一心出家，您就发发慈悲，为她剃度吧。”

老尼姑不语，许久才长出一口气，无奈地说：“好吧，金刀准备。”她一路叹息着回到佛堂，又看了芙蓉几眼。

两个小尼姑连忙净手，不一会就捧来一个铜盘，上面放着一把剃刀，另一个铜盘上，是净手的瓷钵和一条毛巾。

众小尼一起撞钟击鼓，敲响木鱼、铜磬，合掌诵佛：揭蒂揭蒂，婆罗揭蒂，婆罗萨揭蒂，菩提萨埵诃……

芙蓉解开云髻，长发垂腰，端庄地跪在圣相面前的蒲团上，一小尼替她围上蓝布。高烧的红烛发出哔哔剥剥的响声，淌着天生的浊泪，仿佛菩萨在努力打量她那脸上所显现出来的圣洁和虔诚。老尼手持银刀，从额头剃了过去，细软的美发纷纷飘落下来，落到蓝布上。众小尼高声齐唱：“天罗神，地罗神，人离难也难离身……”

正在这时，一个小尼从外面匆忙跑了进来，嘴贴着老尼耳朵，轻声说着什么，老尼停住剃刀。诵经声变成杂乱的呢喃，众小尼把目光投向老尼，不知道又发生了什么事情。

芙蓉惊讶地抬起了头，睁开眼睛诧异地望着师父。老尼把手中的剃刀放回铜盘，道声“继续念经”，拔脚便出了佛堂。

山门外，尼庵前的空地上停放着两顶官轿。

胡雪岩、王有龄已经下轿，正在眺望山野风光。

青山翠坞，茂林修竹，空谷幽幽，溪水淙淙。随从向王有龄报告道：“知府大人，‘净月庵’的当家法师来了。”

老尼来到山门外，胡雪岩、王有龄连忙迎了上去。

老尼彬彬有礼，双手合十道：“阿弥陀佛！不知知府大人光临小庵，贫尼有失远迎，万望恕罪。”

胡雪岩迫不及待地说明来意，老尼听罢，脸上毫无表情道：“本庵确有一个名唤芙蓉的烟花女子，但她已看破红尘，自愿皈依佛门，一心向佛了。”

“敢请师太向芙蓉姑娘通报一声，就说杭州胡雪岩——噢，我现在是

浙省粮台坐办，前来接她出庵，请她重返尘世，一起居家过日子。”胡雪岩急了。

老尼躬身，双手合十举过头顶道：“善哉善哉，这些话，此前已有好些俗家子弟前来说过，甚至捶打山门，跪地求情，对天盟誓也有过，怎奈芙蓉姑娘已把这些风尘撇过，旧情俗念全抛，只恐兰心似铁，无法动摇了。”

胡雪岩急得抓耳挠腮，他最担心的就是芙蓉看破红尘，一心一意做尼姑！自己皆因几年中抢抓粮食生意，奠定资本基础，加上老母规范，妻子素娟的醋悍劲，又没把生意做到湖州来，故此冷落了芙蓉姑娘，但他还是不死心：“相烦师太去跟芙蓉姑娘说，我胡雪岩不是那等只图一夜快活的花心男子。何况我与她的感情不同一般，我落了难，穷愁潦倒昏死在大街上，她打那儿过路，救了我又看中了我才委身于我。师太您也是过来人，一个如花似玉的年轻女人……”

老尼没料到他会说出这种话来，把脸埋在胸前，双手合十长揖：“罪过罪过……”便低声喃喃地念起经来。

老弟情切，竟然胡言乱语起来！王有龄见势不妙，急中生智，冲老尼躬身施礼，朗声道：“胡大人太重旧情，词不达意，有污清听，请师太鉴谅。只是下官初到湖州，履职未久，闻听‘净月庵’栖隐深山，修身谨严，布化信众，广结善缘，声名远播，故此特来礼谒师太道孚，聆听道义。我与胡大人虽非佛门弟子，但也想来积些功德，作些布施，膜拜观音，为家人内子祈福，请师太垂允。”说罢，他给胡雪岩递了个眼色，不待老尼反应过来，便昂然而入。胡雪岩也抖了抖衣袖，扎撒着两手，紧跟着进了“净月庵”。

师太一睁眼，两位官爷已排闥而入。众小尼回避不及，赶紧各自打坐，有的背朝圣相，有的侧对山门，有的假装入了定，有的闭目塞听，矢志不见。芙蓉猛见胡雪岩官衣袍带，疑心自己看花了眼，再定睛细看，不是冤家是谁？正不知如何是好，众小尼的诵经声高了起来。老尼一阵风进了佛堂，她尖锐的叫喊声压住了众小尼的诵经声：“两位大人要写功德了，快快笔墨伺候！”

众小尼立刻把桌子抬了过来，把笔墨端了过来。老尼捧出功德簿翻开，看定王有龄。胡雪岩这才醒悟过来，原来芙蓉还没有剃度。王有龄提起笔写道：署湖州知府王有龄捐银五十两。打从建庵，何曾见过这么慷慨的布施？老尼清癯的脸上，浮出两抹笑意：“知府大人如此慷慨，请大人题咏，随便题咏几句。”

王有龄略一思忖，题道——

黄金大地破慳贫，

聚米成丘粟若山。

万人团族如蜂蚁，

老尼功德自可量。

轮到胡雪岩时，他不假思索，提笔写了“信士胡雪岩捐银一百两”，老尼要他题咏，见到芙蓉，他哪有心思搦管吟诗？但众小尼面前，不应个景，便胡乱写了两句——惭愧情人远相访，此身虽异性长存。放下笔，他径直来到芙蓉面前，说了声我们走吧。

哪知芙蓉别过脸去，忽发恨声道：“我不走，我凭什么要跟你走？我是遁入空门的人，见识够了你们这帮男人。男人没几个好东西，要你的时候，亲你爱你‘心肝’、‘宝贝’地哄着你，玩够了，转过身就认不得你……”

“芙蓉，我不是那样的人，走，回家去我跟你解释。”说着，他伸手去拉她。

芙蓉恨恨地把他的手甩开道：“我没有家，我也不要家。我的家就在这儿，就是这个深山中的‘净月庵’……”

“善哉善哉，出家人不打诳语，你虽在庵中礼了几天佛，诵了几天经，但你未受本师剃度，也未取得法号，你还不是山门中人，不能久住‘净月庵’。”老尼此刻不得不改变身份了。

王有龄也笑着相劝道：“你本是个俗家弟子，尘缘未了，雪岩又对你一往情深，倘你要以‘净月庵’为家，不光辜负青春，也辜负了一段好姻缘，师太岂能留你！”

见此情形，老尼的底气更足了，她双手合十冲芙蓉道：“怪只怪你芙蓉姑娘在湖州名气太大，来了我们‘净月庵’，还有不少浪荡公子追踪而来，惊扰佛门清净之地。倘你继续留在庵里，难免招蜂引蝶，拨草寻香，败坏佛门清誉。佛祖以慈悲为怀，今日既有人来接你还俗，就此别过了罢。”说着，她深深一揖。

“你我罪孽深重，是三生石上旧姻缘，这做尼姑的事是勉强得的么？”胡雪岩一拉芙蓉，她就势扎在胡雪岩怀里呜咽起来。

众小尼一见，赶紧垂下眼皮，双手合十，跟随师父，大声念起了“南无阿弥陀佛”。

这一夜，在四壁萧条的陋屋里，胡雪岩与芙蓉鸳梦重温，颠鸾倒凤。几番云雨，把两人都累得骨软筋酥，瘫作一处。

刚恢复点气力，芙蓉使用拳头擂着胡雪岩赤裸的胸脯道：“你这个死鬼！正当我看破红尘、准备剃发为尼的一刹那，你又怎么突然冒了出来，惊扰我这颗将死的心？”

胡雪岩痛惜地捧住她的脸颊，抚摸她额角上所剩不多的刘海：“这一头青丝剃去多可惜！你这样一个花容月貌的妙龄女子，遁入空门去当尼姑，简直是老天的罪过……”

“你一去三年没个音讯，还敢说是老天的罪过？”

胡雪岩不得不又发一遍誓，又作一次解释：“真的！芙蓉，我怎么能忘得掉你呢？只是回去之后，碍于难向母亲和妻子启口，直到今天我还没找到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我打算在湖州购置一所别馆，你就在这边居住，这样可好？”

芙蓉把光滑的胴体伏到他身上，心神俱妙，嘴里道：“不好……又能怎样。不管怎么说，你得先跟我叔叔谈一谈，征得他的同意。”

“好多次听你提到这位叔叔，你同这位叔叔到底是怎么样一种关系？”胡雪岩温情地抚摸着她道。

“怎么说呢，对这位叔叔，我是既爱又恨，既非父亲，又胜过父亲。”芙蓉声音也是幽幽地。

原来，刘家祖上开着一家“敬德堂”药店，在太湖一带很有名气，方圆几百里之内的人家，大多到“敬德堂”来求医问药。到了她父亲这一辈，仍继承祖传衣钵，凡采购药材都要亲自出马，到产地去精挑细拣，购买货真价实的药材。不幸的是，刘父去四川买药途中，在长江溺水身亡。她母亲听到消息也伤心过度，一命呜呼。从此家道中落，那时秀云才四岁，是叔叔把她抚养成人。

“原来你是在叔叔家长大的，难怪你对叔叔感情非同一般。”

“我这个叔叔叫刘不才。他自己也承认自己太不成才，是败家子。他从小以世家子弟自居，琴棋书画、花鸟鱼虫，样样会玩，件件精通，是湖州远近闻名的浪荡公子。而且生性好赌，一局输赢往往成千上万，几年下来，他就把家产全败光了。为了抵债，他将我送进妓院。我这个叔叔虽然穷得叮当响，可心气很高，脾气也怪，就是不哭穷！一个月前，我的娉娘病死，他却一反常态，跑到‘夜夜春’开口要三万两银子，说我们刘家的女子，就是当婊子也是名妓。我来‘净月庵’后，他就把自己关在家里，谁也不见，就连邻居送去的柴米油盐，也一概不收……”

胡雪岩一听，一骨碌坐起身来道：“不好！你叔叔逼你出家，觉得再无牵挂，他这是准备死了，恨到极限，想自己了断自己！”

“那，那怎么办？”

胡雪岩把芙蓉捺进被子里，温存地抱紧她道：“你别着急，我将设法尽快见到他。”

正说着，外面响起了敲门声。胡雪岩本能地从床上坐起来问道：“谁哟？这么一大早就来吵扰人！”

敲门仍在继续，芙蓉只得披上衣服，很不情愿地前去开门。门一开，她脸上立即现出惊惶的神色：“平婶，发生了什么事？”

一阵呼啸的冷风送进一位中年妇女，她怀里抱着一个裹得严严实实的小男孩，脸烧得通红。平婶略有些尴尬道：“对不起！我不知道家中有客人……实在是孩子病得太厉害，他都烧了两天了。”

芙蓉慌慌张张从一个破柜子里拿出一个葫芦药瓶交给中年妇女道：“这是祖传的退烧秘丹，一吃下就会热退病除。平婶，你快带孩子走吧！”

“哎，我就走。”

胡雪岩撩起一件衣服穿上，坐起身来问道：“这是谁的孩子？让我看看。”

“别看了，赶紧让孩子回家吃药吧。”芙蓉急忙阻拦，欲把平婶和孩子推出门。

胡雪岩跳下床，拦住平婶，细细打量着尚在昏睡中的孩子。小男孩虽在发烧，满脸通红，神情倦怠，双眼紧闭，但天庭宽阔，面容端庄，显得非常可爱。

“有多大了？”

“两岁零两个月。”平婶答道，还偷偷看了芙蓉一眼。

芙蓉转身坐到床上，低头嚤嚤哭了起来。平婶赶紧抱着孩子离去，拉上了门。

胡雪岩来到芙蓉身边，抱肩抚慰道：“你怎么啦？芙蓉，这是谁的孩子？”

“我，我以后再告诉你，好吗？”

胡雪岩更紧地抱住她道：“不，我现在就想知道，这究竟是谁的孩子？哪怕是你和别人怀上的……”

“还能是谁的？当初，我是真心喜欢上了你，想跟你一起过上平常日子，就没喝妈妈每天逼我们喝的避孕药，你刚走，我就发现自己怀上了……”芙蓉哽噎着道。

“这，这么说……我们有儿子了？！……”胡雪岩惊呆了。

“怎么，你不相信？”

“相信，相信！我胡雪岩总算有儿子了……有儿子了！”胡雪岩大喜过望，站起来振臂欢呼，他又抱起芙蓉，又摇又晃。

芙蓉被他晃昏了头，气也消了，嘴里仍吐着怨艾：“怀了孩子，不能接客。妈妈舍不得放走我这棵摇钱树，就把我房里所有值钱的东西都搜走了。孩子出世后，为了养活他，我只好又在‘夜夜春’……”

胡雪岩打断了他的话道：“好了，从今以后你就是我胡雪岩的人，是儿子的母亲……芙蓉，这两年苦了你和儿子，这一切现在全由我来补偿！明天就去找一所像模像样的房子，先把你和儿子安顿在湖州。然后再去找你二叔，将你明媒正娶迎进门，我们正正经经过日子。”

第十八回 悼亡堂贤婿初会怪二叔 益庆楼国人共指洋流氓

两天以后，胡雪岩袍褂补服，头戴水晶顶瓦楞帽，坐着轿子，带着随从，径直前往刘不才家拜访。

轿子停在一座破旧的平房门口，胡雪岩下轿，左邻右舍好奇地打量这位来访的官员。

胡雪岩礼貌地向一位老人打探道：“请问老爹，刘不才先生是住这儿吧？”

“是这儿！住在里面第二进房子。”老人指着大门里边，顿了顿，他又好心地劝阻道，“这位老爷就别去碰钉子了，这刘二叔虽然穷得叮当响，可从不轻易求人，更不愿攀附官府，还喜欢骂人！很多来看望他的人，都被他骂了回去！”

胡雪岩道谢，转身对待从说：“你先去通报一下，说胡雪岩专程拜访。”

“老爷，这姓刘的说不敢当，与老爷素昧平生，不敢请见。”侍从很快便从里面出来了。

“不要紧！我来吊唁他的亡妻，他总不能不见吧？”胡雪岩似乎早有预料，说着便吩咐随从抬着香烛纸马，举着祭品挽幛，执晚辈之礼，三步一叩，朝着这虽然破旧，但格局很大的院落深处走去。

空荡荡的大厅陈设着简单的灵位，破旧的供桌上，冷火湫烟。棺材旁边居然没有一个守灵的人，仅有一盏长明灯也已油干。连“七七”都没到呐，就冷落至此？但侍从还是拉长调子高喊了一声：“浙江粮台胡雪岩大人前来吊唁——”喊罢，他上前摆上祭品，点起了一对白烛插到烛台上。还将一幅中间有“奠”字的很大蓝缎被面挂到墙壁上，落款是：堂侄婿胡雪岩泣奠亡婶。

胡雪岩走到灵位前，从侍从手里接过点燃的线香，伏地三拜之后，垂首肃立，然后往上一举，将线香插在香炉内。

此时，从麻布帘子后面走出一个中等身量、不修边幅的中年男子，问道：“你是谁？我不认识你，你怎么可以随便前来吊孝，且自称侄婿？”

“在下胡雪岩，是芙蓉的新官人，今日前来吊唁堂婶，难道不应该？”细看这位不才叔五官分明，目光深邃，面白无髭，只不过落魄潦

倒，早早便现出衰老来。

“芙蓉还在净月庵里，什么时候冒出你这么一个野汉子？”

胡雪岩躬身施礼道：“二叔，我和芙蓉三年前定情，昨夜我已把她从净月庵接出来完婚。明媒正娶，有湖州知府王有龄大人证婚。二叔，今后我就是你的堂侄女婿了。”

“荒唐！此事连我这个把她养育成人的二叔都不知道，你们怎可私自成亲？”

“二叔，不管你同意还是不同意，反正我已是芙蓉的夫君！这是见面礼，略表晚辈的一点心意。”胡雪岩不慌不忙从衣袋掏出一只信封，双手奉给刘不才。

刘不才一挥手道：“拿走！我从不无缘无故收受人家钱物。”

“不是钱财，也不是银票，是物归原主！请二叔笑纳！”说着，胡雪岩自己把信封打开，抽出信囊子给刘不才看。

“啊？！……”刘不才顿现一脸惊愕。原来里面是一沓“借据”、“当票”……上面已盖着“注销”、“作废”的印戳。

胡雪岩真诚地望着这位长辈道：“二叔，我已把您在当铺里的‘传家宝’赎回来了，除付清本息，又另外在‘阜康’湖州分号给您存了一千两银子，需要时可随便支取。”侍从这时也机灵地打开礼盒，从中取出一只布包，小心地放在桌子上。胡雪岩将布包打开，里面是一叠锦匣包装的古籍线装书。

“这，这怎么好意思？”刘不才这才真正地惊呆了。

“这是小辈的见面礼，二叔千万不必介怀。”

“我怎能不介怀呢？……这是先祖传下来的十大本医药全书《金匱要览》，俱是明代的宫廷秘方，治病救人颇有神效！世世代代全靠它兴家发迹，是我一时情急，急欲翻本，以两万两银子典给当铺……我把秀云推进火坑、卖给妓院，都凑不出这么一笔巨资来赎回刘氏的传家宝啊！胡公子，你、你受我一拜吧，呜呜……”刘不才放声大哭，抖抖索索就要跪拜下去。

胡雪岩赶紧将他扶住道：“皇天不负苦心人，今后二叔一定能用它来济世救人，立无量功德。”

刘不才羞愧得无地自容，将锦匣紧紧抱在怀里道：“刘家不幸，出了我这个不孝之子，不但不能振兴家业，反而败了这个家，真是愧对列祖列宗啊！”

“浪子回头金不换，二叔若从此戒赌，刘家何愁振兴无望？将来小婿愿出一笔钱，让二叔开一家大药店，配制秘方神药、灵剂仙丹，重振刘家威风。”

刘不才将信将疑地望着胡雪岩，不知说什么好，只有不住地点头。为赎回传家宝，他不惜将唯一的侄女卖到妓院，并坚信她会成为湖州名妓，从公子哥儿、达官贵人手上大把捞回赎当的巨资。但他内心又十分痛苦、矛盾，这才有种种怪行发生。不知这位贤侄婿看出来没有？总之，他没有说破。

王有龄履新湖州，胡雪岩紧跟着创设了“阜康”湖州分号。

虽系新开张的钱庄，但因开办时有藩司六十万两银子铺底，贵福派来的贺客以两江督署的名义送了彩幢，还有发往松江、上海的漕粮，发往镇江、扬州等处军粮等十万两以上的大生意，一下子就把“阜康”湖州分号的架子撑起来了。加上湖州地方殷富，商户摊贩众多，故这钱庄的柜台前经常顾客如云，喧哗不绝，生意十分兴隆。

分号由罗家骥担任大伙，管领着十来位伙计开展业务，胡雪岩亲自坐镇。

冬阳黯淡，白晃晃耀眼却无甚威力。胡雪岩踌躇满志地坐在客堂的太师椅上，漫不经心地翻阅着账册。年关逼近，大宗生意少有，但小额存储还是很兴旺的，仅实现往罗尚德家送银子的承诺，就引来不少官兵存银子……

一位风尘仆仆的顾客来到柜台前，四下里观望透了，才从贴衣内袋里抽出一张银票递给伙计道：“请将这些银票全部兑成现银。”

伙计接过银票一看，顿时一愣，忙将它交给罗家骥。

罗家骥一看，也一脸惊愕，但马上满脸堆笑道：“请您稍等，小店需去银库提取。”

罗家骥将银票拿到客堂交给胡雪岩一看，六万两现银，这可不是小数目，遂问道：“他一下要提取这多的白银，不知要做何用？”

罗家骥揣测道：“看他行色匆匆、满脸风尘，再听他口音也与本地不同，提取这样大的数目，一定有大用场。”

胡雪岩略一思忖道：“请他到客堂来，要热情接待。”

罗家骥出去不一会，就领着那位客人进了客堂。胡雪岩一声请，那人便坦然落座。罗家骥送来上等的碧螺春香茶，胡雪岩起身接了，按照江湖上见面“左三右四”的规矩：右手端起茶碗，四指并拢；左手三个指头按在茶杯盖子上。

对方见状，脸上一震，也同样做出“左三右四”的讯号。

胡雪岩将手中茶杯放到茶几上，行了个拱手礼道：“请问这位兄弟如何称呼？”

那人不敢马虎，也连忙拱手回礼：“在下姓姚，弟兄称我为姚老三。”

来头不小！照帮会规矩，排行老三专管银钱财务。胡雪岩心内大惊，便依照帮会的套路又问道：“老大在哪一条河，撑的哪一艘船？”

姚老三知道遇上自家人了，一点也不遮掩道：“在下是无锡‘喜福会’大管家，掌管帮中钱财往来。这次专程来贵方宝地，乃是为了一桩急事。”

又借用了“混”这一招，胡雪岩抖着架子道：“有什么要胡某效劳的，请讲！”

“在下之所以到湖州胡老板的‘阜康’来兑现银两，一来是因为‘阜康’在江浙一带信誉卓然，有口皆碑，值得信赖；二来，对胡老板的为人，江湖兄弟们也十分钦佩！”姚老三显然不是客套，他说这番话是由衷的。见胡雪岩老成持重的样子，他伸手在胡雪岩肩头按了按，又压低声音道，“兄弟在筠秀园临危不惧，只身卫护尤老夫人，就凭一张嘴压下了漕帮叛逆的事，在江湖上早已传得尽人皆知。就因为那事，老夫人把最宝贝的小女儿都许配给你了！”

胡雪岩抱拳道：“惭愧惭愧，姚兄过奖了！胡某能有今天，全靠兄弟们的关爱。不过，银子多了惹人耳目，路上也不安全，太湖情形甚是复杂，姚兄何必一定要支取那么多银两呢？”

“不瞒胡老板说，这笔钱是分给帮中兄弟作安家费的，因此不敢耽搁，也不敢有丝毫闪失。”姚老三说了实话。

闻言，胡雪岩心中一震道：“安家费？……难道贵帮与人结下冤仇，要大开杀戒不成？”

“那倒不是，只因官兵盘查严密，咱们要替太平军护送一批军火从上海到金陵，途中难免要与官军血火相拼。所以这笔钱给‘敢死队’的弟兄作为安家费，说白了，就是个拿命开路、保护货物平安的镖。”姚老三摆了摆手。

“哦，原来是这样……”胡雪岩恍然大悟。

送走姚老三，胡雪岩脚不沾地进了知府衙门。王有龄立即放下公事，把他请入签押房。听罢胡雪岩通报的消息，王有龄不由得吃了一惊，怒道：“竟有这种事？这些帮会的人胆子也太大了！”

胡雪岩思忖道：“喜福会竟然答应替太平军护送军火，看来太平军出的价钱不低。这些江湖好汉从来不和朝廷一条心，谁出钱就给谁卖命。”

“若是让朝廷知道，那可是大逆之罪。雪岩，我们要不要把这个消息报告给曾大人？”王有龄有些惊恐。

“那样，我岂不是成了一个出卖朋友的小人？你呀，就当什么也不知道就行了。”胡雪岩顿了顿，把话说得更直白了，“帮会要在江湖生存，干得常是闯刀山、下火海的难事，挣的是刀头舔血的钱，这还不都是这个乱世逼的。”

“现在官兵和太平军对峙，在太湖边鏖战不已！朝廷谕旨要地方也建立乡团，加紧训练，保一方平安……”王有龄点头称是。

胡雪岩要打听的就是这件事，忙问道：“地方办团练有经费吗？”

“只要建立起乡团，训练和购买军火的经费可奏请朝廷，由户部直拨。事情也真巧！昨天抚台黄大人来函，拟拨款购置五百支毛瑟枪武装湖州乡团，防备太平军向浙江方向进犯。我正为此事犯愁呢！”

“组建乡团，我料定湖州府首当其冲；有大宗银两拨付，我料定黄大人会首选你我；官军与太平军进入混战阶段，曾大人首尾难顾，王兄，你赶紧成立乡团，我替你采购军火！”胡雪岩抚掌大笑道。

“什么？你有办法采购到军火？”王有龄十分惊诧。

“我寻思太平军长期走上海购买军火，必然依赖洋人，现今国内尚无军火生产、制造。军火买卖向来利润惊人！不仅要有相当财力，而且还要与官府有相当关系。不然，极有可能人财两空，甚至惹来杀身之祸。”

“你是说……你、你想做军火生意？”王有龄更吃惊了。

“对！与其让别人去做，不如将这笔生意夺回来我们自己做。”胡雪岩的声音高昂起来。

王有龄压低声音道：“你小点声。这事我可没把握，但你既然有兴趣，把军火采购交给你我也放心。不过，你要小心，如今兵荒马乱、世局动荡，做这生意更是要命的买卖。”

胡雪岩自信地说道：“有龄兄，这生意我是第一次做，也是第一次与洋人打交道。不过请你放心，我一定把这件事办好！”

“这个带不带？”

“梳子、镜子，路上有用的就行了。”

“雪岩，船上我是穿这件法兰绒厚风衣好，还是穿这件倭缎絮旗袍

好？”

“都好，都带上……”

哪知芙蓉一听，竟将秋冬衣裳塞了满满的三口皮箱，胡雪岩赶紧限制道：“路上有个换穿的就行了。上海什么穿戴没得卖？到时去买嘛。”

芙蓉闹着要去，胡雪岩本不欲她抛头露面，怎奈芙蓉走了有龄兄的路子，得到了知府大人“恩准”，他只得答应带她去见见“洋广”。

这日船到松江，又特邀尤五这个“舵爷”出马。

到上海当晚，由漕帮出面邀请了上海各租界巡捕房的华探长，各帮会、公所的头面人物，上海商会两位董事以及黄浦江上专事走私的几位著名“拿货”，聚宴益庆楼。果然菜罗珍馐，南北大味，酒列中西，泛北瓠红。此举的意图只有胡雪岩、尤五知道，他们是想打探最近有哪些人在做军火生意？跟谁做生意？方能摸清太平军那单军火生意的详情。

按朝廷规定，除了军机处、督府一级的衙门可与洋人做军火交易外，其他都是非法的，都要视同“走私”予以拿获，并严惩参与者。因此，要打听这路消息，还是江湖、帮会、包打听之流来得确切。

益庆楼傍近外白渡桥，集吃、住、娱乐为一体。宴罢，宾客纷纷告辞，胡雪岩立在酒楼门前的台阶上送客。尤五则往里去，原来有些客人余兴未减，打弹子的，喝晚茶的，楼上还有新近风靡的“逢叉叉”，红男绿女搂着跳舞呢。尤五熟门熟路，为客人铺排指点。

胡雪岩送走客人，转身来寻尤五。益庆楼大包厢套小包厢，散花厅接雅座间，曲廊隐隐，玻璃门、弹簧门四处皆通。胡雪岩老半天才寻到尤五，他掩饰不住兴奋，声音压得低低地说道：“雪岩，常言道‘生意人人会做’，就看谁占先手。依我看，这笔军火生意怕是非你莫属了。”

胡雪岩谦虚地说道：“哪里哪里，还得仰仗五哥大力帮忙！你在江湖上朋友多，对上海又熟悉，真是一呼百应。”

“帮忙不成问题，我们是什么关系？不过，事情恐怕没那么简单，上海滩的洋人不容易对付，有些洋鬼子狡猾得很哪！”

“我算定太平军虽然急欲买军火，但生意不会很快成交。精明的洋商深知这批军火的重要性，一定要借机哄抬价格，大敲竹杠！”胡雪岩颌首道。

“对！这是洋鬼子的惯用伎俩。”尤五怕这个精灵鬼小觑了洋人。

“还有，这批军火数量大，洋商也不可能备有现货，肯定要从国外运来。这样一来一回，想必又得耗上一两个月的时间，我们正可以乘机半

途得手。”胡雪岩又思索着道。

“嗨！你真是比洋鬼子还鬼，比人精还精啊！”尤五捶了一下胡雪岩的肩膀，两人不禁畅怀大笑。

此时，胡雪岩这才发现不见了芙蓉。今晚的宴会上，芙蓉不仅艳光四射，而且端庄、优雅，很替他长脸。宴罢，他以为芙蓉随五哥去看西洋景了，现在才发现没有，遂担心道：“芙蓉不会出什么事吧？”

“赶快分头去找！”

芙蓉饮的酒虽不多，但偶一分神，便走岔了路！

离开宴会厅，在猩红的地毯上，有个人正款款走向回廊，看他怎生打扮：刺花短袜窄鞋帮，裤脚重重黑缎镶，装束双趺娇俏甚，行来绝似女儿妆。

这是个男人还是个女人？抑或是个女扮男装？只是这身装束，却是一种从未见过的新奇穿法。芙蓉看着新奇，不觉跟着那人走，到了一个极幽静的所在。这里的回廊四通八达，地面是清一色红毡，墙面贴着西洋进口的墙纸。顺着回廊拐过去，几级红阶后又一个换步平台，连着三道直廊，眼瞅着那直廊连通着一道道回廊。芙蓉傻了眼，她不记得自己跟着那人拐了几道弯，踏过了几个换步平台？

斜刺里，从厕所走出了一个洋人。他满脸酒气，衣衫不整，只穿着一件西式背心，跌跌撞撞地一边走、一边扣着裤裆的纽扣，嘴里还哼着歌。酒喝多了，他怎么都扣不上裤扣。在廊道里乱穿的芙蓉差点碰到这个洋人身上。看见洋人，她有一种本能的惊骇，忙避闪到一边。

洋人一眼看见缩在一旁的芙蓉，双目一亮大声道：“啊！中国美女……”

芙蓉惊恐的目光一动不动地盯着眼前的“怪物”：高大的身架，分不清颜色的脸上毛发丛生，鹰钩鼻尖上红得发紫，像一颗熟透的桑葚就要落下来。

洋人揉了揉双眼，再定睛一看，说了句“Beautiful”，然后改用生硬的中文道：“你好美丽！能，陪陪我吗？”说着，他便张开手臂走向她。

“不，不……”芙蓉惊恐地退缩了几步，吓得转身就逃。那洋人哪肯罢休，在后面穷追不舍。这么刺激有趣的事，越发能撩起一个酒徒的邪劲，何况是一个在中国横行惯了的洋大人。

芙蓉哪里跑得过洋人，没几步就被洋人追上，被他一把抱住。

“救命！救命啊……”芙蓉拼命地挣扎，想从洋人怀抱里挣脱出来。

有人躲闪开去，有人视而不见，这片回廊深邃的地方，本来就是供中外男人寻欢作乐的艳窟。但芙蓉的叫喊声，仍然惊动了不少人，大家想弄明白究竟发生了什么事。胡雪岩、尤五等人听到叫喊声后，在迷宫似的廊道里循声赶过来了。

那洋人见她呼喊，想用亲吻来盖住她的红唇——行动可以越过语言的障碍，这美丽的女人能懂！

芙蓉死命地用手挡住嘴巴，唔唔着叫不出来。胡雪岩一阵风似的跑了上来，一把将洋人掀开道：“你！你要干什么？”说着，他使用身子护住芙蓉。

洋人瞪着胡雪岩道：“她……美丽……是我先发现的。”

“放肆，你这个洋鬼子！”胡雪岩大为气愤，举拳欲揍。

洋人赶紧举起双拳，做好防御，嘴里咕哝着道：“你想决斗……吗？”

尤五此时也赶到了，见状大喊道：“住手！快住手……”

洋人瞪着绿眼珠，指了指芙蓉道：“我想跟她玩玩，我、给钱，这，关你们什么事？”

尤五大喝一声道：“洋鬼子！你不要在这里欺侮人！”

洋人听了，耸了耸肩膀道：“No！No！我没有……我只想，玩玩……中国女人。”

“你想玩她？这简直是无法无天！”胡雪岩更加气恼。

尤五指着芙蓉道：“你知道她是谁吗？她是这位先生的……夫人！你懂吗？”

“那就通过决斗……决斗……”洋人十分蛮横。

这时，从廊道里赶过来一位青年绅士，身穿洋装，但却是中国人。他一把拉住洋人，用流利的英语问道：“吉伯特先生，你刚才还在喝酒，怎么现在跑到这儿打起架来了？”

吉伯特也用英语回答：“我上了一下厕所，发现了这位中国美女，无非想和她随便玩玩，不可以吗？”

青年绅士看了一眼芙蓉，也打量了一下吉伯特道：“不可以！吉伯特，瞧你这副模样，有失大英帝国的绅士风度，怎么可以对着女士这样……”他指了指吉伯特的裤裆。

吉伯特倒是有几分认真地说道：“我这方面的能力很强的，特别是同中国女人上床……”

“你这个流氓！”青年绅士突然用中文骂道。

吉伯特也用中文回击：“我喜欢中国女人，这难道不可以吗？”

“不可以！就是不可以！”青年绅士愤怒地挥舞着手臂。

此时，四周已围上来不少人，其中也有洋人，看看后便耸耸肩，走掉了。大家跟着那青年绅士怒吼起来：“不可以，就是不可以！”

“郭！你是我的……翻译，雇员……你这样对我……我要，开除你！”吉伯特恼羞成怒。

青年绅士神色凛然道：“开除我可以，但你不能侮辱我们！”

尤五挺身向前冲吉伯特举了举拳头道：“对！洋鬼子，你再在这儿撒野，我就打断你的脊梁骨！”

“你敢！”吉伯特气焰嚣张。

尤五轻蔑地反问道：“你想试试我的拳头吗？”

吉伯特嗷嗷叫着，摆出西洋拳击架势，迅速打出一记“右钩拳”！尤五从容地闪避着，心想这样的花把式，也敢班门弄斧！虽然吉伯特的拳头如流星般朝尤五击来，但没等拳头上身，尤五便一把抓住吉伯特双手，狠狠一个“倒拔葱”，将他重重摔倒在地。

“好！好功夫……”四周看热闹的拍手叫好。

吉伯特恼羞成怒从地上爬起，又摆好马步，抖动着双拳。尤五微笑着看定他，嘴角不经意地抖动了一下。吉伯特双拳出击，嘴里恶狠狠叫喊着，眼眶四周赤红赤红的像一头撞了邪的狼。尤五一眼就瞧出破绽，轻轻一记“扫堂腿”，吉伯特再次倒地，摔了一个嘴啃泥。

在众人的欢呼声中，青年绅士朝尤五伸出手道：“认识一下，我叫郭庆春。”

第十九回 购军火要挟汉斯得遂愿 问生丝访谈蚕农颇称心

三个人一见如故，大有相见恨晚之感。

郭庆春坦诚相告，说他在国外待了十多年，精通德语、英语、法语等，去年刚刚回国。他有爱新觉罗家的血统，是当今皇上得力的辅佐荣亲王的外甥，骊珠格格的儿子，郭庆春只是他的化名。十六岁那年，为了看看外面的世界有多大多精彩，也可能是为了追求独立的人格、逃避皇亲国戚间的包办婚姻，还有不甘心过寂寞的宫廷生活，不满意宗人府安排的读书方式……现在看来，主要是为了逃避包办婚姻，他跟着德国领事馆一位武官汉斯去了柏林，开始了被皇族称为“浪荡生涯”的求学生活。他不光外表，就连性格也有了极大的改变。两年前，汉斯离开军队，跑到上海来做军火生意，他也随汉斯回国，当了英国怡和洋行的“华大班”（买办）。那位吉伯特想去湖州收购生丝，聘请他当临时雇员兼通司（翻译）。今晚，是上海丝业几位大佬在益庆楼宴请吉伯特，想了解国外对生丝的需求。

胡雪岩与尤五交换了一下惊喜的眼神，心想这次邂逅简直太奇特了，似乎冥冥之中，老天爷有意要助他们一臂之力！“军火、生丝两边同时展开”的想法，突然跃入胡雪岩的脑际，他欢喜地说道：“庆春兄出身如此高贵，仪表堂堂，气宇轩昂，却降尊纡贵，来上海商界打拼，实是令人钦佩！在咱大清，这真是亘古奇闻啊！”

郭庆春谦和地笑了笑：“在国外，皇亲国戚、总统之子自己找工作十分平常，我这也算是一点‘西风东渐’吧。”

“西风东渐、经商致富、平等博爱，好！这都是实打实的好纲常，咱大清要是能够把它们……不说了，庆春兄，我初到上海滩闯荡，单枪匹马，特别需要像你这样的才俊鼎力相助。希望我们能够联手打拼，共创一番事业。”胡雪岩咂摸着这个新名词。

“需要我做什么，胡兄就直说吧！庆春听您调遣。”郭庆春到底比较低调。

“眼前有一笔军火生意，正要同洋商打交道，我对洋商知之甚少，又不懂洋话，无异盲人骑瞎马，只会乱转。庆春兄在国外多年，又在洋行担任通司，外国话讲得如此流利，同时深谙洋商底细，就陪我去洽谈这笔生意如何？”胡雪岩坦诚地将自己此行想“中途插一杠子”、夺这单军火生意的打算，和盘托出。

“我先找汉斯打听打听。”郭庆春一听就懂了。

次日，郭庆春便装来到“阜康”上海分号。富有特色的石库门，门楣上高挂着金字招牌。在出出进进的客户中，脑后还拖着一条假辫的郭庆春并不引人注目。他已经打听清楚，太平军确实向德国军火商汉斯订购了一批军火。因现货不足，汉斯正在向德国国内催运，约定在下月初交货。现在离预定的交货期还有二十多天时间，胡雪岩决定立即去见汉斯，他想只要货未交出，就有改变协议的希望！

有郭庆春从中牵线搭桥，这场原本要大费周折的“见面”变得十分简单。

第三天，一辆新式英国马车载着胡雪岩和郭庆春，驰向国际俱乐部。高大的爱奥尼式立柱，投射出浅灰色冷辉。巨大的券洞门里，辉煌的灯火把黄昏薄暮阻隔在门外。凉津津的大理石台阶上直立着两个身穿红外套、头戴白包布的黑人，像中国的“门神”。

胡雪岩猛一抬头看见满脸络腮胡子、凶神恶煞般的守门人，抢前上步想跟他们打个招呼，郭庆春一把拉住他，压低声音道：“他们是印度伙役，相当于门子，你不必与他们客气。”

胡雪岩会意，连忙昂首阔步，旁若无人朝券洞门走去，“啪哒”！两个“门神”猛地立正，朝他们敬礼！

这是他第一次走进西洋建筑的内部。那巨大的旋梯，那造型繁复、诡异的雕花钢窗，像一道道绿色的垂花门，引诱他步入幸福的伊甸园。枝型大吊灯，仿佛有人在他头顶上晃动着一个个鲜艳夺目的圈套，一不小心就会把人套进去……

一个高大丰满、金发碧眼的女人笑盈盈地迎了上来。胡雪岩望着她高耸的胸部、如雪的肌肤，竟然呆住了。

洋女人走上前，热情地搂住胡雪岩吻了一下，同时说道：“欢迎你！尊贵的客人。”

胡雪岩尴尬得满脸通红，他知道这是洋人见面的礼节，但轮到自己头上，还是有点说不出的味道。

洋女人“咯咯”地笑了起来，叽里咕噜讲了一通话。郭庆春拍了拍胡雪岩的肩膀，在一旁提醒道：“她说，欢迎你！尊贵的客人。对于一位来自行省的政府官员，这种欢迎的仪式也许简单了一点，但很符合这次会晤的宗旨。”

哦！在洋人眼里，他多多少少还代表着一级官府。胡雪岩立即从窘境中解脱出来，抖擞起精神。一个高大的洋人已迈着仙鹤般的步子走了过来，郭庆春连忙为双方介绍：“这位是汉斯先生！这位是胡雪岩先生！”

汉斯伸出了手，用生硬的北京官话道：“欢迎！欢迎！”

胡雪岩连忙握住那只红赤红赤、大而有力的手道：“久仰！久仰！”

秘书小姐把他们领进一个事先预定的小包间，侍应生送上红茶，便退了出去。汉斯双手托腮，挺专注地倾听胡雪岩谈话，郭庆春用流利的德语为胡雪岩翻译……

明白了胡雪岩的意图，汉斯断然拒绝道：“不，我已和别人签约，不可失信。作为商人，应该讲究信用，我想这个道理胡先生应该明白。”

胡雪岩恢复了平日的镇定与自信，睿智地予以还击道：“我知道你和谁签了约。但我得告诉你，那是一伙与朝廷作对的人。”

汉斯翻了翻碧绿的眼珠，有些不屑地回答：“我是商人，商人只管做生意，而不问对方是谁。哪怕是魔鬼，只要我们之间的生意能够成交，我有利可图就行。我不管你们内部的事情。”

胡雪岩一看洋商如此强词夺理，不得不晓以利害道：“我相信汉斯先生应该知道五口通商条约，那可是外国政府同我们朝廷签订、保护外国商人在华利益的条约。现在，你和反对朝廷的人做军火生意，无疑是反对两国政府。你和他们签订的合约是不受保护的。”

汉斯哑口无言，郭庆春乘机进言道：“亲爱的汉斯先生，我们是朋友。我不得不提醒您，如果朝廷知道您与太平军之间的这笔军火交易，一定会派兵拦截。那时，您不但血本无归，还要受到追究，利弊如何？我相信您应该明白。”

汉斯一脸苦笑，耸了耸肩膀，两手一摊道：“只是枪支已从汉堡运来，而且很快就要运到上海，若是我中途毁约，将要蒙受巨大的损失！”

“汉斯先生，你不必担心！我可以代表浙江买下这批军火，并可适当提高价格。”胡雪岩脸上露出发自内心的笑意。

“这正是你想要达到的目的。”汉斯心下转忧为喜，脸上却不动声色。

“我们合作的前景广阔。大清需要的不仅仅是军火，西洋众多的先进玩艺儿我们都需要。大清地大物博，许多好东西也是你们想要得到的。”

“让我考虑考虑，反正货到上海还有些时间，不是吗？”汉斯又一次转动眼珠。

“汉斯先生，现在你不是要考虑，而是必须马上与我签下这份合约。否则，别怪我将此事告知官府，那后果只有你自己承担了。”胡雪岩步步进逼。

汉斯尽管老谋深算，也不得不屈从于这位奇怪的中国官员。当然，他也有他的如意算盘！

果然，五百支毛瑟枪、三万发子弹的合同当即签订，汉斯举起盛满葡萄酒的高脚酒杯，朗声道：“好！为我们合作成功，干杯！”

“干杯！”胡雪岩和郭庆春也把酒杯擎起。

玻璃杯叮叮当当相互碰击，满座笑声朗朗。此时，舞池的灯亮了，管风琴、萨克斯在架子鼓富有节奏的击打下，悠扬妙曼地响了起来。男女成双成对地牵手步入舞池，随着音乐的节奏跳起舞来。秘书小姐丽妲不知何时换上了飘曳的长裙，高挺的乳房在绸衣下轻轻颤动。那精致又带着褶裥的蕾丝花边设计巧妙，让乳沟呈露，让饱满的乳峰在轻纱下抖索着一片炫目的白光。

丽妲朝胡雪岩俯下身子道：“胡老板，我能请你跳舞吗？”

“不，我不……我不会……”胡雪岩有点手足无措。

丽妲一把拉起他道：“不要紧，我会带你！”

“好！好啊——”汉斯鼓掌笑道。

这个突然袭击，连郭庆春也没有预料到，他只好眼睁睁地看着丽妲把胡雪岩拖下舞池，拥着他随着音乐扭动……

汉斯打量着且舞且远的胡雪岩用德语问郭庆春道：“郭，听说他与湖州知府王有龄是好朋友，他的官职是用钱捐来的，对吧？”

“是。汉斯先生看来对这位胡先生很了解。”

汉斯自得地呷了一口酒道：“很了解谈不上，但我敢肯定他会对丽妲发生兴趣。”

此时，舞池的灯光渐暗，丽妲早把胸脯贴了上来，送给胡雪岩一个热吻。胡雪岩尚没反应过来，丽妲用猩红的唇压住了他的双唇，并把甜津津的舌头送进他的嘴里。胡雪岩只觉得一阵眩晕，顷刻便有点喘不过气来……

咖啡座边的汉斯看着这一幕，似乎漫不经心地换了一个话题：“郭，我想与胡老板合伙做生丝买卖，不知有没有可能？”

“生丝买卖？”郭庆春有些疑惑地问道。

“对！湖州是生丝的主要产地，蚕丝又白又好！我们只要利用胡老板与王知府的关系，定有大利可图。”

刚与胡雪岩达成军火的交易，汉斯就提出生丝的合作，而且对胡、王的内情掌握得十分清楚，情报确实厉害。郭庆春内心有些嗟讶，他知道，因为军火生意属违法生意，汉斯来上海主要是开办丝行，专门收购中国生丝运到英国去销售。近年来，湖州的帮会联合起来抵制洋商直接收购，汉斯显然是想利用胡和王有龄的关系，去打压湖州那些反对直接收购的人。

“这就要看胡先生的兴趣了。”郭庆春的回答亦实亦虚。

少顷，胡雪岩从丽姐的“锦套”中突围出来。头一遭跟洋人打交道，这洋女人就这般主动、放得开，定有所图！他不想让洋人瞧不起，觉得中国商人眼皮子浅，这么容易就被肉弹击中！他克制了被丽姐挑逗起来的肉欲，回到咖啡座边。听汉斯谈到合伙做生丝的事，他心中不禁大喜，嘴里却道：“合伙做生丝有利可图，何乐不为！不过，我不懂生丝行情，有龄兄在湖州履新不久，待我回去跟他商量商量，再答复汉斯先生。”显然，他虽被弄得有些神魂颠倒，但并没丧失理智，没有“色”令智昏！

蚕丝在西洋极受欢迎，而且价格昂贵。虽然从四川到江浙都产蚕丝，但以杭嘉湖地区蚕丝的质量最优，“湖丝”作为中国丝的标志，在海外闻名遐迩……

胡雪岩偕同新搭档郭庆春连夜赶回湖州，向王有龄汇报了他的打算。

在湖州，当地上好的生丝时价每担不过二两银子。洋商把生丝出口到英伦三岛，生丝价格竟达十一两白银，利润惊人。生丝在国外的工厂加工成绸缎，销往世界各地，利润更是成倍增加。洋商通过买办、掮客直接到产地收购原料，就是为了获取最大利润。据郭庆春打探到的消息，目前上海的出口贸易，以生丝为大宗，排在第一位。胡雪岩决计就从这里下手！他建议王有龄以知府名义，宴请湖州丝业霸主庞二爷及其他丝商，摸清生丝经营的底细，号召全体丝商联合起来，一起“吃盘子”——垄断生丝收购，把洋人挤出湖州。我们手上拥有生丝，这样就可以同洋商讨价还价、提高价码了……

王有龄是何等颖悟之人，当即表示全力支持胡雪岩在湖州开办一家丝行；以官府的名义号召蚕农卖爱国丝，抵制洋商；并立即发帖把湖州的丝商全请来，集合到旗下……

又在“西洞庭”设宴。王有龄、庞二爷居中，胡雪岩和芙蓉在一旁作陪。其他均是当地的丝业界人士。

王有龄先作开场白：“上一次，你们为下官接风时谈到，湖州不光是鱼米之乡，还是丝绸之府。下官对此仅知皮毛，今晚特请庞二爷和各位湖州丝界巨贾一齐光临，就是专门向诸位讨教。”

“大人谦虚了，谦虚了。”这个开头，还真让丝商们有些受宠若惊。

庞二爷是领军人物，也不谦让，直言道：“王大人，庞某在丝业打拼多年，个中确有不少苦衷，很想向您倾吐。可历任知府只知道收税，从不关心我们的死活。王大人是历任知府中第一个问我等经营情况的人，这杯酒，我代表大家敬知府大人！”

众丝商纷纷举杯附和：“对！知府大人一到湖州就体恤民生，来，我们敬知府大人一杯！”

“哪里，哪里。”王有龄谦逊地与大家一一碰杯，询问名姓、丝号情形。

胡雪岩今日是双重身份，趁机道：“机会难得！有关湖州丝业的情况，大家可以当面向知府大人禀报，有何难处，也可求助。”

于是，众人一致推举庞二爷作代表。庞二爷简单介绍了一下湖州丝业的经营情况，说到本地丝商遭到冷落、挤兑，便不可止遏地激愤起来——三四年前，上海的洋商、买办一概通过我们丝行在湖州收购生丝，然后装船运走。待把行情摸熟，他们便借口丝行收购质量不保、运输不畅、索价过高、拖欠蚕农银钿等理由，收买少数丝商、地痞无赖，直接进村庄、蚕农家收购生丝。他们资金雄厚，可以一手交钱，一手交货；雇的船多又快，堆积如山的茧子眨眼工夫就运到上海的厂子里，用缂丝机器打包。本地丝商哪有那么大的本金？哪有他们行动迅速敢吃“大盘子”？你还在两箩三担、挑挑拣拣，没头苍蝇似的满村庄乱转着，人家就放风说今年蚕茧收购停了——几年下来，本地的丝行纷纷倒闭。就连我这个所谓的“丝业大王”、“湖州四象”也陷入了困境。唉！……

“哦——原来如此……”王有龄深表同情。

胡雪岩问道：“那我们湖州丝商为什么不联合起来跟洋人斗一斗？不是有丝业公会吗？”

庞二爷是丝业公会当仁不让的会长，解释道：“丝业公会原本是个空架子，并不能起统摄丝行、号令丝业的作用。早先它还在收茧的时候挂个牌，统一规定行市价格；在捐税、调解业内纠纷等事情上出个头，整个‘和合酒’什么的。可洋人和他们的狗腿子一来，丝价不是由市场而是凭他们喊的！他们直接收购只纳一道出口税，官府还要派兵保他们的安全。本地丝商要交纳‘桑植捐’，收购生丝时要交‘起花税’，运往上海，沿途要交逢百抽一的‘厘金’，到上海内河码头要交‘落地捐’，卖给洋行要征‘口岸税’。真是‘丝商盘死（丝），五二王（亡）之’，清国万税，其（七）八九死（十）。生意弄成这个样子，丝业公会也成了太湖水，寡淡寡淡没味道。我这个会长，就更没有精神头喽！”

什么兵荒马乱，地方不太平啦；蚕农眼皮浅，有奶就是娘啦；役吏敲诈勒索、鱼肉百姓啦；丝商消息闭塞，根本就闹不清西洋外国生丝的

行市啦……众丝商七嘴八舌，苦水刮了几大钵盂。

王有龄听进去了。这一行有一行的难处，声名显赫的湖州丝业几乎就要成洋人的事业了。作为地方官，他总要做成几件事。雪岩的起点高，他不做汉斯的生丝“代办”，他要做大品牌“湖丝”的代表！那么，他就从振兴湖州丝业入手，整顿地方，激活商贸，把湖州乃至太湖流域的丝商、丝农集合到的旗帜下，保护大清的利权！

方略既定，王有龄举杯道：“诸位发表了很多高见，使下官长了见识，对丝业有了一些了解。下官将和庞二爷等丝界领袖共同商讨如何重振湖州丝业，勿使菰城利权外溢。我提议，就为这个实实在在看得见的目标，大家满饮此杯……”

腊月二十四过小年，胡雪岩和郭庆春来到湖丝最著名的代表产地辑里乡。这里所产蚕丝就是闻名中外的“辑里丝”，据说，从一个丝头上拉出的丝，曾牵到七里开外不断，所以又名“七里丝”。它以丝身体重、根条细匀、光亮柔软、络工快、拉性强、练头高蜚声海外。这样的生丝作生产绸缎的原料，焉得不爽不美？“辑里丝”每百两可加工络成净丝九十三至九十六两，再除胶汁，经过毛坯练成丝线，可达七十五至八十两。这当真是织女从天宫的织机上悄悄垂下来的一根丝？难怪洋商要来湖州掠抢！

这里水网纵横，水道四通八达，虽值隆冬，满载货物的河舶子，灵便轻捷的小梭划，家用的乌篷船，以及舫舱状如官轿、专用来载人的平底舡，往来如织。从平畴上望去，像漂流的房屋或是移动的云团，却又不知去向何方。

田野上，成片的桑林，光秃秃的无条无叶，张举着不多的几个枝茬，那是入冬前精心剪裁过的。长不大的湖桑是杭嘉湖平原上的一绝，勤劳人家正在给桑树培土、施肥。河边、桥下，时见洗刷蚕簞、蚕架的女子，把笑声播撒在水面上。江南女子的秀丽，就摇漾在澄亮的波心里。

一连走访了几户人家，居然都不再种桑养蚕了。这几年来，一些蚕农被洋商直接收购坑苦了，他们用辛劳换来的茧花，没赶上洋商收购就成了旧丝，价钱被压得低低的，连本都收不回了。长此下去，谁还干这赔本的营生呢？

郭庆春摇头叹息，随口吟了两句：“聊向村家问风俗，如何勤劳尚凶饥？”这是宋代王安石的诗，题曰《郊行》，其前两句是：柔桑采尽绿阴稀，芦箔蚕成蜜茧肥。说的正是这采桑养蚕之事。

“情形太抵都看到了，现在是想能用什么办法把蚕农团拢来，同丝业公会的丝商联合起来，跟洋商较劲。”看到有蚕农、蚕事在忙碌，胡雪岩的心情好些了。苍天在上，这些人才是他们这些生丝经营者的衣食父母呐！

“王安石变法，励精图治，但最终并未给百姓带来什么实际利益。本朝康乾几位先祖算是有大作为，到今日就看小小的湖州能不能创造出一点奇迹来。”郭庆春蹙眉沉思。

胡雪岩返身，郑重地看着他道：“光等待是不够的，你得‘躬行’，同大家一道与洋商一搏！”说话间，两人进了一处村庄。茅檐竹篱，土墙疏院，绿水人家绕，鸡鸣桑树颠。几位老农在晒太阳，有的还吸着旱烟，只有总不闲着的农妇，即使晒晒太阳，也要抓点什么活儿在手上：翻翻晾晒的干菜，糊糊纳鞋底の布壳。

两人走近一户人家，只见一对老年夫妇在院子里，胡雪岩走上前去问道：“大伯、大妈，在准备过年了吧？”

老爹吸着旱烟，闻言顿时便发开了牢骚：“过什么年哟！王小二过年，一年比一年难过啊！”

农村再穷困，农户们对城里来的客人还是客气的，老妇人一边唠叨诉苦，一边热情地端过竹椅子，让胡雪岩、郭庆春坐下。

老农递过了旱烟管，被两人婉谢。老妇人进屋掇出两碗茶，客气地说道：“城里来的先生，尝尝我们乡下的土茶。”

郭庆春一尝，咂咂嘴道：“这是什么茶啊？”

“青豆茶。在茶叶中加了一点湖州的烘青豆。”

“嗯，好喝！这烘青豆比咖啡豆强十倍呢！”郭庆春止不住啧啧称赞。

胡雪岩乘机打探道：“大伯、大妈，今年的蚕花不是发得很旺吗，怎么还难过呢？”

老爹“嗨”了一声道：“蚕花旺，可是丝商压价，卖不出几个钱来。唉！明年还不知道能不能再养蚕呢！现在不但为过年发愁，就连明年买蚕种的钱都不知道在哪儿。”

“唉！一年到头，就靠养春蚕、秋蚕换一点钱。可这么一点卖丝的钱，再省吃俭用也用不到年尾哟。现在，连买年货的钱都没有呢。”老妇人也不住地摇头叹气。

郭庆春耐心地听他们倒罢苦水，问道：“听说你们每到过年，都向城里来的丝商借贷吗？”

“过年钱是可借可贷，但你这位城里的先生不知底细，这些借贷来的钱，明春是要用丝茧抵押的。这些丝商都是精明鬼，明年春天来收丝时，只要新丝，不要旧丝，而且收丝的时间短，就那么几天。现在，洋

人在上海、松江都开起了缫丝厂，用机器缫出的丝又白又亮，比我们土法缫丝不知快多少倍。瞧！我们的土纺车，只能搁到牛棚顶上去了。”

老爹说的是大实话，他家的杂物间里，邻家的牛棚顶上，都堆着手摇土纺车，上面积满了尘埃。这个被称为“丝绸之乡”的地方，苏轼诗中那种“村南村北响缫车”的情景已永远不再了！

郭庆春瞅瞅凝神聆听的胡雪岩，有意提高声音道：“湖州丝业公会的丝商决定效法洋商，在湖州‘阜康’钱庄存入大宗银钿。所有蚕农年前都可以去‘阜康’钱庄预支一定数量的银两，这叫定金，待明年春天养出蚕茧，再以生丝偿还。而且保证湖州丝业公会的丝价绝不会低于洋商，收购生丝的时间，也不会卡得那么紧，就看乡亲们相不相信我们自己的商人！”

胡雪岩一愣，立刻回过神来，郭庆春已经给他开出处方，现在轮到他按方子抓药了。这个效法洋商的处方大有好处啊！蚕农有钱过年，丝商明春得丝，双方得利，两全其美！而以丝业公会相号召，既可以把丝商团结起来，聚集在公会的旗帜下，又可以把大小丝商的资金吸纳到‘阜康’，大放定金，吸引更多蚕农。这样，明年春天就能把生丝买卖的主动权抓在手里了……

“有这样的便宜事？湖州也有这样的丝商，敢放我们蚕农的‘定板’？”老爹不由得眼睛一亮。

“有没有，老伯你去湖州城一看便知啊！”郭庆春笑道。“阜康丝行”今天已在“阜康”钱庄的对面搭了个架子，打出招牌。而郭庆春偏要拉他在丝号开张之日往乡下跑，体察民情桑情，他心里正有些犯嘀咕呢。现在好，庆春兄这位干过洋买办的人，用了一个“攻下保元”的金匱方，在秋冬藏伏之季修真保元、培基益气，他知道该怎么做了。

“那你们何不叫丝业公会往乡下发些告示，告知蚕农年前就可以去‘阜康’钱庄预支银两，过个好年，把劲攒足啊？”

“大伯说得好，我们回去就办。”胡雪岩笑呵呵地表态。

离开这户谷姓农家，两位新交心有灵犀，如此配合默契，还能有比这更让人欣悦的事吗？冬阳在河渠里反射出明晃晃的阳光，照在他们脸上，照在他们心里，让他们觉得辑里这地方就没有冬天！

“丝业公会的旗帜我们是打出去了，但不知湖州丝商愿不愿意聚到这面旗下？更不知道他们会不会把手中的资金放到‘阜康’作预收生丝的定金？”郭庆春不无担忧。中国人一盘散沙，他是领教够了，何况是天性刁滑的商人，浅薄、短视是其通病。

“即使丝商不把资金存到‘阜康’，‘阜康’也不会短了银子。即使丝商不向蚕农预付定金，明春收购生丝，他们仍可以正常做生意，也可以与

洋商打交道。但有一条，所有丝商都必须按照丝业公会统一规定的价格做买卖。否则，就以扰乱市场交官府治罪，有龄兄会全力支持我。”

郭庆春虽频频点头，但还是有些担忧道：“不过据我所知，每家丝农都有固定的老主顾，几年下来已建立了老关系。他们怕得罪老主顾，不一定肯改弦易张吧。”

“这没关系，就算他们有老主顾，可我们是给丝农救急啊！二月卖新丝，五月粜新谷，医得眼前疮，剜却心头肉。这是历朝历代农民的老病，他们已经不知道肉痛了。”

郭庆春对西洋经济是熟悉的，他替胡雪岩做了个小结：“既开丝行，又开钱庄。而钱庄在湖州大量吸纳现银，可就地购粮、买丝。再说王大人初到湖州，当然要征收钱粮，必将有大笔、大笔钱银解送省城。‘阜康’分号帮他代理汇兑，又可以移花接木。收到现银了，就地购粮、买丝，运到杭州后，再脱手变现，解交藩库。你已具备西洋巨商的经营条件：有自己的银行，商业与金融紧密结合。”

胡雪岩听得哈哈大笑：“我不懂你那些洋道道，也没你说的那么玄乎，我是歪打正着，倒行逆施，大清商界的一颗扫把星……”

第二十回 散定金麻子凶戾闹丝栈 梦雕舫二叔神奇疗烧伤

丝业公会的告示贴出，年关本就拥挤热闹的湖州城更加拥挤不堪了。新开张的“阜康丝行”门口，黑压压的人头攒动，议论、打探之声，声声盈耳。

“‘阜康丝行’不知怎么一下子就冒了出来？”

“而且年前就开始订丝，马上付定金，让丝农们过个好年。”

“有这等好事？他究竟是怎么个章程？”

“他们现在先付三成定金，到了春天收货时，再付七成。”

“但万一有人到时不交生丝，耍赖皮，那他们怎么办？”

“所以先签合约，愿意者可马上到柜台签合约。到时双方如有违约，就送官府究办。”

“哦，这钱也不是那么好拿的……”

不少举棋不定者，跑到柜台边去观望。那个叼着旱烟管的谷老爹也挤进了人群，朝柜台里不住张望。他一眼看到正在店里忙碌的胡雪岩和郭庆春，喊道：“嗨！你们……不就是来过我家的两位先生吗？”

“对！大伯，我们上过你家。”

“还喝过湖州风味的青豆茶。”郭庆春那口京腔，在湖州是有些惹眼的，他拿过一张印好的合同书，指着左下方说，“大伯，拿点定金去过个年、买些蚕种吧。你只要在这儿签个名就行。”

谷老爹瞧了瞧身后的人群道：“我不会写字，按个手印可以吗？”

乡下人谨慎，害怕上当，谷老爹回头，是在寻找有没有断文识字的熟人。胡雪岩看在眼里，他递过印泥给谷老爹，同时将几张盖有胡雪岩印章的空白合同交给人群传看道：“官凭文书私凭印，盖手印是个便宜办法。”

人群中果然有识字的，一字一顿、很张扬地把合同读给大家听了。

“‘阜康丝行’……‘阜康钱庄’……名字都一样，是同一个老板开的？”

“胡雪岩？！”

“你知道坐镇柜台的那个人是谁吗？他就是大名鼎鼎的胡雪岩！我们湖州新知府的结拜兄弟。”

“啊，原来是他！”

谷老爹从对面拿了钱过来，挤到柜台前向胡雪岩、郭庆春表示感谢。胡雪岩仿佛变戏法似的从柜台下面拿出一个小小的白布口袋问道：“大伯，你认识蚕茧吧？亮一手让大家见识见识？”

“这太简单了，我养了四十年蚕了……”谷老爹嘿嘿一笑，他把手伸进口袋，随手抓出一把蚕茧，“这是杂叶茧子”，“这是苏北茧子”，什么太湖“南岸货”、“北岸货”，哪是湖桑地产蚕茧，哪是湖桑引种产的茧子……众人无不叹服。

胡雪岩响亮地拍了几下巴掌道：“大伯，我们丝行正缺少验货师，你就干脆到丝行来帮工。你对蚕丝这么熟悉，得帮我带几个验货的徒弟出来，到时验看蚕茧成色，分清档次，我会多给你工钱。”

谷老爹受宠若惊道：“我……我这下真是遇上财神爷了……”

就在这时，人群忽然一阵骚乱，有人叫喊着：“闪开！闪开……”只见一支队伍分开众人，来到丝行门前。领头的是一个粗悍凶猛的中年汉子，头戴青缎瓜皮小帽，蓝磅布棉袍外面套着一件绵羊毛滚边的元青布马甲。一对吊梢眉，一双鸱鹰眼，满脸麻子，粒粒充血，模样煞是狰狞丑陋。

“不好！尹麻子来了……”人们纷避，如见瘟神。

胡雪岩忙问：“尹麻子是谁？”

谷老爹压低声音道：“湖州青帮的头子。丝商要在湖州收购生丝，都必须通过尹麻子，否则，麻烦就大了！”

“哦，如此横行霸道？我倒要见识见识！”胡雪岩十分冷静。

一下工夫，大家都闪得远远的，生怕惹上祸水。胡雪岩、郭庆春神色自若地迎出门口，但见一根根棍棒、一把把刀剑，高举在头顶，一群乌合之众啸聚门前。胡雪岩毫不客气地问道：“你们是什么人？”

尹麻子怪啸一声道：“什么人？我倒要问你是何方野种？到湖州来跑码头，也不先敬敬神、烧烧香，就占山为王，开起丝行来了。哼！好大的胆子啊！”

胡雪岩凛然道：“丝，人人可以收购；丝行，谁都可以开。皇天后土，大清的江山，谁能禁止百姓务农、经商？”

“在湖州就不允许！要进乡门，先拜土地。我就是湖州的土地神，你

必须先经过我们湖州青帮同意，敬过神、烧过香，方才可以另立门户。”尹麻子蛮横地说道。

一个喽啰指着尹麻子道：“你知道他是谁吗？湖州青帮的掌门人，尹，尹德贵！”

“哦？原来你们也是青帮？”胡雪岩饶有兴趣，随即用“通草”（江湖黑话）发问道，“几路香进会？”

尹麻子一愣，本能地回答道：“二十三路香进会……什么，你也是青帮？‘坐的什么山，乘的什么船，山上什么堂，供的什么香’？说！快回答！”

“说！快回答！”众喽啰齐声叫喊附和。接着使用木棍、铁棒“呼呼！轰轰！”地捶击着地面，以示威武，以示催促。

胡雪岩知道青帮有“兴混不兴赖”的规矩，便想用混的一招，把这个小小的危机抵挡过去，便道：“‘坐的青龙山’，‘乘的顺风船’，‘山有忠义堂’，‘供的四海香’……尽管我懂江湖黑话，但实不相瞒，我不是青帮中人。”

“你不是青帮中人，在这逞什么能？”尹麻子一挥手，喝了声“呃”！便一棍挥去，将正中墙上挂的那块“开张大喜”的玻璃镜框打落在地，“咣唧”一声跌得粉碎。

众喽啰也轰轰打砸起来，把箩筐踢得满地乱滚。也有人以为那白布口袋里可以捡洋捞，翻开一看，竟是蚕茧，狠狠地摔在地。尹麻子举起桌上那架算盘，猛地砸在地上，算盘散了架，珠子满地滚。他正要用木棍去砸玻璃橱窗，那只手突然被一只铁掌抓住，动弹不得。回头一看，是那个仪表堂堂的北方人抓住了他，怒道：“你……你竟敢在太岁爷头上动土？”

“对！”郭庆春也怒不可遏，他一把夺过尹麻子手中的木棍，在膝盖上一磕，木棍断为两截。

尹麻子恼羞成怒，退到一边，抄手腆腹命令道：“黑金刚，上！摔他个嘴啃泥！”

魁梧无比的黑金刚冲到郭庆春身后一把将他抱住，想把他举起来。郭庆春用上了西洋的摔跤技巧，死死稳住，身子就像生了根一般。尽管众喽啰跳脚呐喊为黑金刚助威，黑金刚哼哧着却怎么也摔不倒郭庆春。于是木棍、铁棒，又轰轰击打着地面，闹得山响。郭庆春虚晃一招，故意卖个破绽，黑金刚立刻使劲，可不知怎么，郭庆春轻轻一下，就把他摔了个四脚朝天。尹麻子见状怒发冲冠，狂叫道：“兄弟们，砸！砸它个稀巴烂！”

众喽啰一齐挥棒、舞棍，围住丝行，无论门窗柜台、桌椅用具，砸将起来。

“砰——”一声巨响，一个喽啰头上的乌毡帽被打飞……

“啊？！……”全场发出惊呼，齐齐被枪声震住。

此时，一队衙役赶到，领头的是两名枪手，正举枪向尹麻子瞄准。衙役头领大喝一声道：“尹麻子！你好大胆子，竟敢打砸知府大人亲自批准开设的爱国丝行。”

“什么！……爱国丝行？……”尹麻子愣住了。

“少啰嗦！跟我们走一趟。”头领推了他一把。众喽啰面对黑洞洞的枪口，一动也不敢动，只好眼巴巴地看着尹麻子被衙役带走。

尹麻子在湖州的名声很大，涉足旅栈、艳行、赌场，刘不才输掉的传家宝就是在尹麻子掌控的一家赌场里。最近几年，尹麻子又开始插足丝业。去年，有多位蚕农遭到他手下的威胁乃至毒打，也有丝商受到那些喽啰的刁难，向衙门指控尹麻子横行不法。王有龄亲自审案，将尹麻子重责二十大板，拘押三个月……但湖州城乡的治安状况并不见好转，丝行遭劫、桑林被毁事件时有发生。

天气开始转暖，蚕种孵化在即，但丝商集结在公会麾下与洋商一搏的倡议，似乎并未引起积极回应。庞二爷有自家的钱庄，而他预付给蚕农的定金似乎并不多。他认为公会这个松散的联盟，届时根本就经不住洋商一击！

傍晚，夕阳在湖面上抖索着片片银箔，几根闪闪的银针仿佛被一只只无形的手拿捏着，把成片的银箔和浩渺的湖波连缀在一起。不一会儿，轻悠的湖波便似承载不了银箔的分量，沉寂下来，抖索的银箔也悄然沉入太湖深处。

两艘精巧的小雕舫无声地停泊在水面上，这是太湖一景——游湖饮酒吃湖鲜，夜来在湖上醉眠。今晚胡雪岩和芙蓉都喝多了，又是唱又是闹，两人还用越调表演了《山伯访友》。郭庆春悄悄让船老大又招来一艘小雕舫，把原船舫留给那小夫妻俩快活。胡雪岩看见了，抢过来拉他道：“庆春兄见外了，三个人一起睡，你我兄弟还分什么彼此。”

郭庆春笑而不答，吩咐开船。他进了舫舱，拉开窗帘，走到窗口朝二人打手势，胡雪岩、芙蓉也在船上笑着招手，嬉闹一番。

夜深了，郭庆春除去假辫、长袍，身着一件西式马甲，躺在船舱的卧榻上，对着油灯看一份英文报纸。

船老大提着茶壶走进船舱，见他如此打扮，多少有些诧异，有意搭

讷道：“先生，你还没睡哪？看，对面船上的胡老板和太太早已熄灯睡觉了。”

郭庆春从舷窗望出去，胡雪岩的小雕舫已经熄了灯，静静地停泊在湖中央。夜色分外朦胧，甚至有几分神秘。悄悄的下弦月，映出千顷幽波。湖面上的山岚岛影，让人心驰神飞，却又一丝儿不敢破坏它的恬静阒寂。郭庆春笑了笑：“胡老板今晚人逢喜事精神爽，多喝了几杯酒，当然要早些休息。可我已习惯熬夜，睡得很晚，睡觉前要看看书，才能睡得香。”说着，他拉上了窗帘。

船老大递上茶壶问道：“先生睡觉前喝茶，会不会睡不着觉？”

“不会，晚上我还常常喝咖啡呢，那可比茶叶刺激，我都没有关系。”

“那你看书吧，有事招呼我就行。”船老大放下茶壶，小心地退了出去。

郭庆春看完报纸，暗叹一声。这是一份过时的英文报纸，国外有人为这场声势浩大的太平天国运动欢呼，认为大清就像一具封闭在棺材里的木乃伊一样，一旦接触到外面的新鲜空气，就会立刻风化。那大清这个庞然大物，到底是关起门来好呢，还是打开国门“师夷长技”好呢？没有答案，郭庆春不知不觉打了一个呵欠。他放下报纸，摸出胸袋中的银壳怀表，看了看，已经是零点了。他站了起来，伸伸懒腰，脱掉马甲，“扑”地吹灭了灯，睡到卧榻上。尽管睡不着，他还是努力闭上了眼睛。

突然，耳畔传来噼里啪啦的爆响声，声音越来越大，似乎就在近处。

“着火了！着火了……”隐隐传来了叫喊声。

郭庆春一下子蹦了起来，四顾船舱，未见任何火光。他忙冲出舱门，前后张望，原来是对面胡雪岩的雕舫着火了，火势已经越过舫顶，传来噼里啪啦的声喧。

“不好！对面的船着火了！船老大！船老大……”

“先生，你有什么事？”船老大闻声从底舱内钻了出来。

“你看对面，胡老板的船起火了！”

船老大惊道：“啊！那怎么办？快想法子去救火啊。”

对面船上，大约也是刚从睡梦中惊醒的船老大端出一盆水，泼向船艙，嘴里呼救道：“来人哪！快来帮忙救火啊！”

郭庆春催促道：“船老大！赶紧把船划到对面去，帮助救火。”

“喂，喂……”船老大一边答应，一边手忙脚乱准备开船。他升起备用的船帆，可是今夜无风，雕舫纹丝不动。郭庆春冲到船尾去摇橹，他抓住橹柄，由于不谙技巧，用力过猛，差点跌入水中。

“我来！我来……”船老大连忙赶过来，接过船橹。船开始移动，向对面的雕舫划去，但速度很慢。

郭庆春急坏了，忍不住上去帮着摇橹，嘴里乱叫道：“快！快一些！用力划……”

“先生，你这样越帮越忙，船反而更慢，还是让我一个人划吧。”船老大没好气地制止道。

郭庆春站在船舷，急得抓耳挠腮，团团乱转。

对面船上的火越烧越大，火焰几乎吞没了整条船，那边的船老大已经不见了。芙蓉已从船舱冲出，衣衫不整地向这边呼救：“郭大哥，快！快来救救我们哪……”

“我来了！我来了……”郭庆春挥手回应，转身对船老大道，“快！尽量快……”说罢，他一个春燕穿杨，纵身跃入水中。有顷，郭庆春从黛色的波涛中探出头来，矫健地挥臂蹬腿，快速向着火船游去。

船上的火越烧越大。尽管芙蓉也在往舫舱里泼水，但杯水车薪，无济于事。熊熊的火焰像几条被激怒的火龙，原地盘旋、翻滚。道道火舌，在夜空中卷舒盈缩，时时变幻着狰狞可怖的面孔。哗哗剥剥的爆裂声，迸出一片一片火焰的鳞片，漫空飞舞，让人胆战心惊。

芙蓉的求救声已变成本能的哀号：“来人哪！救、命哪……”

郭庆春以最快的速度游近火船，芙蓉跌跌撞撞地扑了过来，拉了他一把。郭庆春耸身上了雕舫问道：“雪岩呢？”

“他喝醉了，不省人事，叫也叫不醒、抱也抱不动……他肯定没命了，没有命了！呜呜……”芙蓉已经语无伦次。

“哭什么！我去救他！”郭庆春冲她一瞪眼，一眼瞥见甲板上有个麻袋。他一把抓过来，麻袋入水，湿淋淋顶到头上，没等芙蓉反应过来，他已一头冲进舫舱，冲进了火海中。

见状，芙蓉惊呼道：“郭大哥……”

对面那艘雕舫已驶近火船，船老大摇着橹，思谋着怎么靠拢才合适。

郭庆春背着胡雪岩从火焰里冲了出来，肩上、背上皆已着火。但胡雪岩仍然昏迷不醒，脑袋歪在郭庆春的肩膀上，虽然一只手臂上满是燎泡，他却连眼皮都没有颤动一下。

“快！快把船靠过来……”郭庆春急扯白脸地喊叫着。

“火这么大，怎么靠得拢？”船老大做为难状。

“你知道他是谁吗？快把人接过去！”

船老大不满地嘟哝着，慢慢将船靠拢，把长长的跳板架了过来，总算把两条船连接到一起。芙蓉在船老大的帮助下，摇摇摆摆、连奔带跳冲到了对面的船上。郭庆春试了一下，不行，跳板太薄，两人太重，才走出几步，跳板便严重向下弯曲。郭庆春背着胡雪岩，努力把脚步迈小、迈稳……没想到就在此时，胡雪岩在他背上突然苏醒，睁开眼睛，仓皇四顾。郭庆春急得大叫道：“别动！雪岩，千万别动……”但话未说完，胡雪岩猛地动了一下，郭庆春一个趔趄，身体失去平衡，两人一起掉入湖中……

在船老大的帮助下，胡雪岩很快被救了起来。郭庆春落水时，撞到一根沉埋水下的断桩上，右腿骨折。他身上的烧伤遭冷水浸激，伤势更重……

湖州府衙专门收拾了一间客房供郭庆春暂住，以示看重。现在，这里又临时作为病房，郭庆春平躺在床上，右腿绑着柳条夹板，高高地翘起在床架上。只是身上的烧伤当时遭冷水一激一浸，轻则伤处的机能恢复很慢，红肿化成一个个细小如珠的亮泡，疼痛难忍；重则那些燎泡当时正值高温之际，入水纷纷爆裂，碎裂的表皮被水冲走。露出的红肉夹杂着灼烧炭化的黑肉，失了表皮的约束，红肉外翻，不断肿胀发热。

因他顶着湿麻袋冲入火海，烧伤因此多集中在胸前、腋下，以及活动最多的两臂的外侧。这样，他就只能赤裸着上身，两条胳膊小心翼翼地平放在身体的两侧却又要尽量张开，上身不能乱动下身只有左腿、臀部能动。也不知湖州那位疡医给他弄了些什么药，身上裸露的部位全都花花绿绿，再覆上一层黯黑色的油质，发出一股难闻的气味。如果不是那张脸，和他实在难以忍受发出的轻细的呻吟，你还以为是哪座古庙里的神灵被请到了这儿！

王有龄携梁冰玉前来探视，梁冰玉见状欲呕，使得素来注重自己形象的郭庆春好不郁闷，问在此照料的芙蓉道：“我是不是像个怪物？”

一向温婉妩媚的芙蓉郑重其事道：“冰玉姐可能闻不惯这药味，要不，她是有喜了。我怀着儿子的时候，也是对气味十分敏感。”

郭庆春于是说道：“除芙蓉外，以后女人都不得入内，有伤大雅！”

胡雪岩身上也有几处轻微灼伤，他和芙蓉日夜在病房陪侍，见郭庆春伤势严重，便叫芙蓉去乡下请她二叔来。刘家不是有家传秘方么？内中肯定有治烧伤的。

郭庆春身子虽被“囚”了个严实，脑子可没闲着，便问胡雪岩道：“真没想到那晚你会睡得那样死，连火神这么兴师动众，都喷不醒你这个胡大财神。内中难道没有一点缘故？”

“前天晚上，我不知是怎么一回事，会醉成那样，火烧不醒，水浇不醒，尔后突然醒来，发现不见了船老大……”胡雪岩做个怪相，显然，他已留意到这场火烧得蹊跷了！

郭庆春会心一笑道：“倘我不来救你，你就永远沉浸在温柔乡中，倒是一个风流鬼。”

“我跟女人在一起向来很投入，初始我也疑心自己是不是太疯狂了一点。现在看来，船老大找不到了，衙门的捕快还在满世界找他呢。只是为了救我，将你折腾得这样，我心里真过意不去。”

“受点伤倒不要紧，就是像犯人一样困在这床上动弹不得，真是比死都还难受。”郭庆春捶了捶床板。

“芙蓉已经到乡下请她的二叔去了，据说二叔医术十分高明，家中还藏有祖传的秘方……”胡雪岩赶紧好言相慰。

“如果不行，就把我送回上海，找德国医生动手术。”不过，郭庆春还是有点信心不足。

就在这时，门外响起了脚步声，胡雪岩高兴地说：“这不，人来了。”

门外，走进芙蓉和她的叔叔刘不才。刘不才虽仍旧不修边幅，但双眼发亮，充满精气神。

芙蓉介绍道：“郭先生，这位就是我二叔……”

郭庆春笑道：“早听说刘先生的大名！久仰，久仰！”

刘不才哼了一声，剐了他一眼道：“鄙人刘不才，不学好的‘不’，无才的‘才’。恐怕不是大名，是臭名远扬吧！”

郭庆春知道遇上了怪人，赶紧不吱声了。刘不才解开郭庆春腿上的绷带，立即露出职业的认真。他仔细看罢伤口，便以极为娴熟的技巧，给他来了一番推拿。

“哎哟！哎唷……”郭庆春忍不住呻吟起来，他一边叫唤，一边心下暗骂：什么祖传秘方，把大痛弄成剧痛，弄得让人疼痛难忍了！

其实，痛则不通，通则不痛。刘不才一番推拿，把他的经络之气弄活了，而骨折造成不通，使瞬间激活之气迅猛回窜，焉得不剧痛？刘不才又朝郭庆春扭曲变形的脸上挖了一眼，左手托住那条断腿的膝弯，右手轻握那只脚的脚踝，但见他把身子抖了一下，鼻孔里哼了一声道：“我已将你的踝骨复位，明天你就可以下地了。”

“骨头没断就好！如果伤筋断骨……”郭庆春突然高兴地发现右腿已经不痛了，并且能够活动了。

刘不才脸上依然没有笑容，道：“芙蓉，你再将这位先生的上身清洗一遍，我给他敷上药膏，静养十天，包管全好。”

芙蓉与胡雪岩欣喜地交换一下眼色，连忙去端来一盆水，加上些盐末，为郭庆春洗净伤口。刘不才从随身带来的小包里拿出一个古瓷瓶，从里倒出一些药粉，敷在伤口上。又给芙蓉留下了一些药粉，告知用敷之法，冲郭庆春道：“先生可把腿放下来，也不用去上海乞求于那些洋医。”

郭庆春觉得浑身舒泰，疼痛全消，忍不住赞叹道：“这下，像是重新活过来了……刘先生，你真是神医哪！”

“神医不敢当，良医倒还排得上。”

胡雪岩突然产生一个想法，说道：“二叔，你有如此精湛的医术，又有那么多家传秘方，我们来开一家药店如何？”

“开药店？”闻言，刘不才怔住了。

“对！本金由我来筹措，不劳二叔费心。”

“那就太好了！这也是我这辈子最大的愿望。我们刘家世代行医卖药，悬壶救民，光家传秘方就有厚厚十大册，可惜我大哥——芙蓉他爹，在四川采药落水，我又……嗜赌成性，眼巴巴地把一爿‘敬德堂’药号拱手送给了别人……”刘不才脸上露出难得的笑容。

“浪子回头金不换，二叔毕竟是明理之人。对了，二叔的赌技和医术相比，哪个更高明？”

“这……怎么说呢？半斤八两，两者差不多。”刘不才有些羞愧地看了看郭庆春。

胡雪岩也看了看郭庆春，意味深长地说道：“什么时候，我请二叔痛快地赌一把。到时我出钱，看二叔的赌技到底有多高，好吗？”

郭庆春瞧着一脸不悦的芙蓉，嬉笑道：“这场豪赌，我看放在春蚕初出的时候比较好。”

“你们怎么又怂恿二叔去操赌博这种败家子艺？我二叔这心神刚刚安定下来，你们又闹鬼挑三窝四……”芙蓉摆了张嘴脸，恨恨地翻了他们一眼。

刘不才高举起一只手打断了芙蓉的话道：“内有玄机，你二叔听出来了。”

第二十一回 借快枪船舱偷情假小妹 图联手赌场 暗阴庞二爷

夜深人静，室内只剩郭庆春和芙蓉两个人。

芙蓉把一碗点心端了过来道：“郭大哥，这是按我叔叔药膳方子配的‘八宝健身羹’，你吃下去能壮骨补身、健脾滋阳，快趁热吃吧。”

“好，我自己来。”

郭庆春忙欲坐起，芙蓉伸手把他按住道：“不，你躺着，我来喂你。”

她将枕头垫在郭庆春的腰部，让他舒适地斜靠着，然后用汤匙，一匙一匙地喂到他的口中。

郭庆春不好意思地扭捏道：“芙蓉弟妹，要你这样，我真过意不去。”

芙蓉毫不在乎道：“是雪岩要我留下来专门服侍你的，你就别客气了。”

郭庆春感慨道：“雪岩有你这样的红粉知己，真是莫大的幸福啊。”

芙蓉突然有感于自己身世，不由得伤感起来：“知己有什么用？只能谈谈心、聊聊情而已。如果能终生厮守在一起，那才是人生最大的幸福呢！”

郭庆春安慰她道：“我知道你的心意，雪岩兄也详细向我谈起过你的身世和处境。他不是不想把你作为二太太，可他也有难处，家里的老人家最讲礼教，有了大媳妇，就不主张纳妾……你也不用着急，我们一起慢慢想想办法，困难总会过去的。”

芙蓉泪眼汪汪望着郭庆春道：“谢谢你！郭大哥，你的心真好……”

郭庆春从芙蓉目光中突然读出些什么，连忙将眼睛避开。

沉默了一会儿，郭庆春打破那种渐渐蕴蓄起来的温馨和宁静，说道：“弟妹，你早点回去休息吧。”

“不，雪岩再三叮嘱，要我这些日子要照顾好你，你腿不能动，吃喝拉撒全由我服侍，好让你早日康复。”

“这怎么行！让你一个弱女子来照顾我这样一个男子汉，雪岩兄也太

大男子主义了！”

对这位出身高贵的皇亲，芙蓉还有由衷的感激之情，忙道：“这又有什么呢？我们也是朋友啊。那天晚上，你不也是为了救我，才得罪那个洋鬼子吗？郭大哥，你就别见外了。只要你不嫌憎我是个烟花女子就行了……”

“怎么会呢……好吧，那我就漱洗一下，大家早点休息。”芙蓉到外边去倒来热水，轻柔地给郭庆春洗脸、洗脚。

夜深人静，烛影摇红，不知从何处，飘来若断若连的洞箫声。待芙蓉做完这一切，郭庆春下床弓身请芙蓉回房安歇：“我领了弟妹的情，享受了弟妹殷勤周到的服侍。现在弟妹该回去了。从明天起，弟妹就不用再来了，我快要痊愈了。”

泪水忽然从芙蓉的眼角溢出，她赶紧低下头，端着铜盆朝外走去，盆中的水晃荡着，洒到了地上。

火烧雕舫事件不久，又有人在胡雪岩的湖州住处故技重演，企图纵火烧毁胡宅，幸被巡夜团丁及时发现。现场遗留一个方形的“美孚”壶，未及开启。这个物事来自上海租界，美国人想在中国倾销“美孚”，特意制作了这种五公斤装的轻便铁皮壶，以利推广。据巡夜的团丁说，逃逸的纵火者中有一人颇像尹麻子的手下黑金刚。王有龄下令捉拿，但黑金刚仿佛有耳报神，在捕快到来之前就逃走了，一碗未吃完的米粉还在桌上冒着热气……

这日，所购五百支毛瑟枪从上海运到。按照合同规定，枪至湖州，由押运人员当面在太湖上试枪无误，再行交验。王有龄穿戴齐整，吩咐备轿。正要启程，刑名师爷“山羊胡子”手捧一封密札，两脚如飞而至，报称江苏学政何桂清大人携如夫人微服到了湖州，约王大人湖上相见，称有要事相商。

王有龄怎敢怠慢，一边派人去叫胡雪岩携芙蓉出迎，一边换了便装，待梁冰玉穿戴齐整，二人便分乘两顶绿呢官轿，也不带随从，往太湖码头而来。

王有龄来到码头，果见一艘官船，虽无仪牌旗旌，但船头上立着四五位便衣武士，戒备森严，一望便知。于是他登船与何桂清见过礼，少顷胡雪岩偕芙蓉也登船拜望，浙省在湖州官阶最高的两个人，就算是出城“郊迎”，见过礼了。

何桂清毕竟是风流学士，见两位故交带来两位丽人，忙唤巧珠与她们相见。那巧珠全然贵妇打扮，高髻云鬓，头戴银鼠皮昭君套，上面镶着两颗罕见的异色蜜蜡。身穿烂银蟠枝叶洋红花闪光缎掐腰袄，缀着荷兰长毛兔护手。下履软缎便鞋，系一条松萝锦及地裙，裙下一圈灰紫相间的松鼠皮镶边。真是端丽俏爽，别有风韵！

“解语花！真是三朵会说话的花！”何桂清哈哈大笑，吩咐不拘礼节，随兴就座。傅晶率两位军牢快手，在舫舱内又安放了一张小桌，摆上香茗蜜饯，时兴瓜果，又与王、胡二人厮见过了，退出舫外。

王有龄见何桂清神秘秘，料想非为大事，他不会跨省越湖来到湖州，便道：“何大人跨湖而来，肯定并非‘我欲因之梦吴越’，不知有何要事，劳动大人仙趾，却又并不惊动地方。”

何桂清不再嘻哈，也不加客套，竖起两个指头道：“那我就长话短说了，来湖州为两桩大事。其一，闻听有龄为武装民团，竟购到五百支毛瑟枪，真是神通广大。但贤弟也知道，江苏自金陵被粤匪所占，苏州一直代行省府。日前据确切消息报告：粤匪李秀成部准备大肆侵犯江苏，苏州自然首当其冲。而朝廷已降钧旨，务必保全苏州。此来，是请贤弟一定将五百快枪让与愚兄。苏州有绿营驻防，只要拥有快枪，苏州总兵把军令状都立下了。而两江督署，江苏军政各处，听说我与有龄是故交，一致推举愚兄来湖州，效申包胥秦廷之哭，举燕赵韩唇齿之故，请有龄弟大义救吴。”

“武装湖州民团也是朝廷钧旨，而湖州又非苏省管辖，此事有龄怕不敢做主。”王有龄面有难色地推辞道。

何桂清嘿嘿几声脆笑，摇晃着脑袋道：“都说有龄居官谨慎，果然不假。别急，我就要说到其二了。愚兄此来，奉朝廷密旨，调查浙江巡抚黄宗汉‘贪污漕银、中饱私囊’‘操控捐纳、交通奸细’等情事。八年前，黄宗汉竭力包捐、为之上下奔走的一帮候补官员，内有三入竟系粤匪派出的奸细，他们后来都谋得知县、州判等等实缺，在各地作太平军的内应，为祸深重。京师有密旨到吴之事，我在信中只跟黄宗汉略提了提，有关五百支快枪，他就答应请湖州让苏州，‘太湖环周，应互为奥援’，这是黄巡抚给我的亲笔信，请贤弟一观。”说着，何桂清袖出一信交给王有龄。

黄巡抚在信中让王有龄忍痛割爱，并称江苏方面在价格上会比较“优厚”，绝不致让湖州地方吃亏云云。有黄中丞担待，他为何不卖何桂清这个面子？

胡雪岩听得仔细，故意说道：“黄中丞官至巡抚，也算是朝廷要员，断不会明知捐官者是太平军奸细而为其奔走，他不过贪图些小利，顶多也就是个‘失察’之罪。何况‘铨叙’之责、委派官吏是吏部的事，我看他‘交通奸细’的罪名是站不住脚的。”

这黄宗汉的荣辱与他和王有龄大有关系。几年来，他们已把黄宗汉喂肥，倘若黄因罪丢官，另换一位巡抚，这饱狗去了又来饿狗，再将饿狗喂肥能少得了麻烦？

何桂清嘻嘻一笑，眯缝着眼睛，把脸凑拢了道：“所以，他黄宗汉头上的顶子是捏在我手上的。只是我何某为官不能亏心，免死狐悲嘛。是

贵福那一帮人，不断在背后告黄宗汉的状……哦，你脸上怎么啦？”何桂清是近视眼，趋近了才发现胡雪岩脸上搽有药膏及烧伤的痕迹。

那边巧珠把话接了过去，道：“胡相公遭遇大凶险，差点掉进太湖喂了鱼呢。”

人都是好面子的，迎着何桂清错愕的目光，王有龄有些轻描淡写地说了雕舫被焚的经过。他是地方首脑，狱中现押着帮会中一位老大，继“阜康丝行”被砸，好友又频频遇险，治安如此不佳，他脸上能挂得住？

但巧珠是存着一段心事的人，一边走过来要察看胡雪岩的伤，一边咋呼道：“既是帮会中有人捣乱，如何不着人來找我？我去请五哥或者干娘出面，这帮会中的事没有摆不平的！”此语甚合胡雪岩的心意：尹麻子、黑金刚的背后，无疑有看不见的黑手。现已开春，正值“春风吹蚕细如蚁、桑芽才努青鸦嘴”时节，倘帮会中人继续嚣张下去，他不能伸头，湖州蚕事也将大受影响。惜有龄兄把主要心思放在武装湖州民团上，以防范太平军再犯湖州，不明白如不迅速摆平湖州帮会势力，他这新官上任的“三把火”就烧不起来，往后就更打不开局面。

“好友的安全不保，湖州丝业的前景得不到保障，商业运营受阻，你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愿望就要落空。平息湖州帮会势力已经刻不容缓，‘以夷治夷’是上策，武力弹压不可取。嫂夫人既然有这等优势，何不请她出马安定湖州。”说这话的是梁冰玉，显然，夫妻俩已就湖州地方的治安讨论过多次了。梁冰玉所说的，正是他想说的！胡雪岩只差拍手称快了。

芙蓉受过惊扰，自然主张“平息”“安定”，正说着，傅晶进来问道：“胡大人让‘西洞庭’酒楼送来一桌酒菜吗？”

胡雪岩笑道：“正是，何大人远道而来，坐镇楼船，不染纤尘，下官弄些酒菜为大人接风吧，洗尘就挨不上了。”

何桂清也哈哈大笑，指着王有龄道：“迎进奉出，应酬打点，我们这些科举正途出身的人就是不如他们这些捐纳之官，能把诸事料理得妥妥帖帖。来来来，大家都坐过来，美酒佳肴，再来点儿什么助兴……”

傅晶将“西洞庭”送来的酒菜一一摆放，巧珠招呼大家入座。还是何桂清出了个题目：大家都受奔波劳碌之累，就以现在的住处为题，说个跟当地有关的笑话或典故。

抽签以胡雪岩为第一，他家住杭州，就讲了个与杭州有关的故事：相传北宋蒲传正做杭州知州，一天一位方士前来求见。方士已年过九十，但脸色却如幼儿一样红嫩。传正跟他交谈，顺便问他长寿的秘诀。方士答道：“这方法简单，也很易做，没有别的禁忌，只要断绝女色！”传正低头思索良久说：“要是这样的话，即使活上一千岁又有什么

意思！”

众人听了皆抚掌大笑，芙蓉也打趣道：“说的是你自己，你就是这样的。”

依座次轮到梁冰玉。她自称“湖州书史”，博闻强识，王有龄自叹弗如。她的故事绕了个弯子，说的是大中祥符元年，宋真宗泰山封禅，归途中访问隐者杨朴。这杨朴以诗、文闻天下，偏隐于村野。真宗知他长于吟诗作对，便让他当面试作。杨朴答称“不会”。真宗问：“那临行时有人写诗送给你吗？”杨朴说：“只有老妻写了一首打油诗。”说完，便把那打油诗念给真宗听：

更休落魄耽杯酒，且莫猖狂爱吟诗。

今日捉将官里去，这回断送老头皮。

听闻后，真宗大笑不止，便放杨朴回家。也是宋朝元封二年，苏东坡在湖州知州任上因“乌台诗案”被捕，要投往大牢。一家老幼好不凄惨，哭得死去活来。苏东坡拿不出话相劝，就对老妻说：“你怎么就不能像杨朴之妻那样，作诗为我送行呢？”

芙蓉敬了她一杯酒，评判道：“你总是不忘诗呀赋呀，讲的故事一点不好笑。”

何桂清点头笑道：“有龄敬畏小心，居官谨慎，怎会下御史大狱？太平军抓他还差不多。”

几个女眷是坐在一起的，巧珠居中，迫不及待起身道：“先前我说的去松江的事，你还没答应我呢！”

“你讲个与松江有关的笑话，如果好笑，我就放你去松江。”何桂清举杯一一相敬，已有了三分酒意。

巧珠粲然一笑道：“恐怕得胡大哥同去才行。当日是他带我离开了筠秀园，他是尤五哥的结拜兄弟，也是尤老太太的干儿子。”

“只要好笑，都依你！”何桂清终于发话，放这只金丝雀离开鸟笼扑棱一回。

梁冰玉不懂得外头那些花花草草的事，揶揄道：“此事宜早不宜迟，桑条爆绿，蚕宝宝已出世了。”

巧珠遂讲笑话，说的就是咸丰年间的事。松江有个科考进京的翰林丁文诚，圣上在圆明园召见他。因去得早了，太监便领他到一个小屋中等候。等了一阵子，他见茶几上摆着一碟子葡萄，一颗颗晶莹翠绿，很是诱人。当时是五月天气，外头还见不到如此新鲜的葡萄，丁文诚感到

新奇，便随手取了一颗来品尝，味道果然鲜美。可是过了不一会儿，他感到脐下火热，裆内那物事暴长。丁文诚穿的是单衣，那活儿翘举怎好去见圣上？他只得假装腹痛，捂着肚子，弓着腰要内侍放他出去。内侍道：“你刚才还好好的。这样吧，你留个字条，省得疑心我们没有宣到。”丁文诚无法，只得写了一个字据：误吃一颗葡萄，下头蓬起老高，叩首万岁万岁，微臣怎生上朝！大家听了便是一阵哄笑。

外面“砰砰”两声枪响，傅晶进来报告，说押运枪支的人等不得，同衙门来的师爷、捕快在那里试枪了。何桂清仿佛吃了惊吓，重重放下酒杯，厉声道：“荒唐！枪声一响，不就明白告知世人这船上装有朝廷严禁的军火武器？湖州的治安状况原本复杂，叫他们连夜开船把军火转运苏州，并严加保护，防止有人截船。”

白日船行水上，那巧珠还须端着架子，摆出学政夫人的模样，与胡雪岩兄妹相称，仿佛兄长接远嫁的妹妹回家省亲。一到夜晚，她就悄悄溜进胡雪岩下榻的舱房，恨不得化在他的怀里。一对野鸳鸯，一个夙缘已久，如今搔了心窝奇痒；一个是采花高手，也算还了一笔积欠数年的风流旧债。不日船到松江，尤五接了，自是高兴得没有话说。

几年不见，尤老太太依然精神□烁，身体硬朗，只是依然把巧珠和胡雪岩当作夫妻，可见有些消息，尤五对她老人家瞒得严实。听二人说明来意，尤老太太陷入沉思之中。良久，叹息道：“世风日下，如今的帮会越来越少了正气，情形也更加复杂。湖州尹麻子等的作为，完全是‘下三烂’的作法，内中只怕有别的缘故。”

胡雪岩不得不佩服老人的睿智，颌首道：“湖州青帮不择手段的背后，坐着一位牛鼻子老大。但因我们在湖州的根基太浅，尤其与洋人斗法必须联合湖州全体丝商，包括江、浙各产丝地区的丝商。因此，在制服尹麻子一伙后，我们也不打算与那位老大撕破脸皮，而是要拿出诚意，真心与他合作。”

尤老太太冲胡雪岩赞许地点着头道：“你能有这种胸襟，与洋人斗法的把握就大得多。有道是：‘罔谈彼短，靡恃己长。信使可复，器欲难量。’与人合作，一定要多看人家的长处。松江苏杭，生丝产地很多，我也替你张罗张罗，号召他们响应。”说着，她从自己的脖子上取出一个小饰物交给胡雪岩，说此物只要在帮会中人面前一亮，那些人定会有所表示。胡雪岩把它收好，再三称谢。

尤老太太招手让巧珠到她跟前，执手打量道：“看你这腰、臀，好像还没有生育的样子，不生孩子，可算不得一个真正的女人。”

巧珠不提防尤老太太有这一问，顿时有些紧张，回头见胡雪岩一脸坏笑，假意嗔怨道：“我和他不常在一起，他家里还养着一房大太太呢。”

尤老太太嗔了她一声：“这种事怎么好怪男人，除非他那位大太太也

从来不曾生养过。雪岩，你说是吧？”

胡雪岩赶紧低头回答：“我已有三女一子，倘巧珠能生个一男半女，更好。”

“瞧瞧，我说这种事不能怪男人吧。我手上正好有个仙方，是个云游的道士犯‘谋反’罪被判了‘监候斩’，那时，尤五他爹同他关在一起，我常常买通牢子去探监，就认识了。他见我面善，临刑前就把这个方子给了我，果然很灵验。”说罢，尤老太太让丫鬟取来一张伞纸笺，上面是老太太亲笔抄录的仙方：

藜芦一两半 挂心一两半 杜仲一两半 防风一两半 厚朴一两半
附子（生）十钱 白茯苓十钱 白薇三钱 干姜三钱 沙参三钱
牛膝三钱 半夏三钱 人参五钱 细辛十二钱

以上十四味，并生研为细末，炼蜜为丸如赤豆大，每服三十丸。空心食前，醋汤、米饮行下。未效更加丸数。已觉有孕便不可服。

送巧珠回苏州，二人以夫妻身份同住一舱。夜来胡雪岩把这个仙方又抄了一份，巧珠迫不及待，把赤裸的胸脯贴在他的后背上，取笑道：“你也学那个死囚犯，想在死后积点阴德吗？”

“我不是死囚，我看冰玉也是婚后数年未孕，这叫活着给儿孙积德。”胡雪岩调侃道。

巧珠打了他一下道：“你们这些男人，没有一个积德的，全都是缺德。你们把年轻漂亮的女人玩弄了还不够，还要让她们给你们生孩子、养孩子。可你们不想想，万一这当官的丢了官，经商的破了产，如果没有孩子，这失去倚靠的女人岂不是少了些拖累？还有那些孩子，不过是给人当牛做马吃猪狗食，女孩儿更是要供人糟蹋、玩弄……这还积德？你们的罪孽可大呢！”

这些半真半假、半是调侃半是怨懑的话，让胡雪岩感到惊奇。他揽过巧珠，让她坐到自己的膝盖上，摇晃着脑袋道：“到底出自翰林学士身边，说起话来一套一套的。可你一丝不挂，都显露在男人面前，每天心里都恨不得天快点黑下来，这是为什么？”

巧珠晃动着令人眩惑的身体，托着自己两只膨亨的乳房道：“我就这么一点资本，‘人生及时行乐耳’……”

不日船到苏州，临别，巧珠拉着胡雪岩的双手止不住潸然泪下：“这一别，以后见面的机会就更少了，但愿我没有让你生厌。”

不经意间，胡雪岩和巧珠就有了肌肤之亲。且与她的每次交欢，他都富有激情甚至疯狂。是因为她中州女子的健壮，和总是不断高涨的热情吗？是她同侍讲学士同床共枕，身上发生的那些细微变化吗？似乎都

不是。说来惭愧，就因为巧珠颇似螺蛳姑娘，像那个仿佛在人间风化了蒸发了的昔日恋人。巧珠在交欢中的种种表现，弥补了他未曾领略的螺蛳姑娘的另一面，是他苦苦寻觅螺蛳姑娘不得、那种绝望中可怜的慰藉！何谓“上穷碧落下黄泉，两地茫茫皆不见”？只有他才深谙个中滋味。他紧紧执着巧珠的双手道：“怎么会呢？我会想你的……”

胡雪岩连夜赶回湖州进行安排，第二天，王有龄便下令提前释放了尹麻子。

时近中午，这座典型的江南集镇，街道上人来人往，热闹非凡。尹麻子在古街上大模大样地走着，不少人向他拱手问好。经过“舒莲记”菜馆，从里面走出一位店小二，恭敬地拦住这位青帮头脑道：“尹大爷！小的在这儿恭候多时了。”

尹麻子有些诧异，问道：“你有什么贵干？”

店小二恭请道：“请你进店吃饭。”

“吃饭？谁请我？”

“大爷进去就知道了。”

尹麻子狐疑地前后张望了一下，走进店去。他小心地踩着一级一级木梯，跟随店小二上楼，停在一间包厢的门口。

“尹大爷，请吧！”

尹麻子稍作犹豫，猛地一把推开包厢门，目光一扫，窗边两个人转过身来，原来是胡雪岩和郭庆春。

“是你们？！……”尹麻子好生惊愕。

两人起身相迎，胡雪岩朗声笑道：“没想到吧？今日特为尹大哥洗尘，不便张扬，特意选了这个僻静的地方。”

尹麻子只得惴惴不安地坐了下来。胡雪岩为他斟了茶水，尹麻子一下子注意到胡雪岩“左三右四”的暗号：右手四个手指执壶，左手三个指头按在壶盖上。尹麻子连忙用“左三右四”的青帮暗号回答：右手四个手指把帽子取下，放在胸前；左手三个指头按在帽檐上。

“左三右四，暗号对吧？”胡雪岩满脸堆笑，不像尹麻子警惕万分，脖子上的汗毛都似竖了起来！

“三子结拜？”尹麻子的声音有些干涩。

胡雪岩随即接过道：“义重桃园！”

“天下大乱？”

“英雄立志！”

“来客知书达礼，可会作诗？”尹麻子翻着眼珠，恶狠狠地问道。

胡雪岩态度从容地说道：“诗不会做，却会吟‘锦华山上一把香，五祖名儿四海扬，天下英雄齐结义，三山五岳定家邦’。”

尹麻子的脸上这才绽开笑容，钦佩地拱手作揖：“失敬，失敬！帮规如此，不得不防。请问胡老板，你到底是门外还是门内？”说着，他猛地将茶壶嘴对着茶杯把儿。

胡雪岩不慌不忙将茶壶杯对着茶壶嘴，然后从脖子上取下一个青玉神符，交给尹麻子道：“尹大哥，认识这个吗？”

“啊？”尹麻子接过一看，将青玉神符高举过头，接连朝天叩拜了三下，“这是我们青帮的神符，只有顶级掌门人才能持有。胡老板，你这是从哪儿得到的？”

“你认识松江尤老太太吗？”

尹麻子肃然起敬道：“那当然。天下青帮是一家，尤老太太可是我们青帮德高望重的三朝元老，绰号‘当代佘太君’。”

“这就是她老人家送给我的！我是他的干儿子。”说着，胡雪岩重新将这块“青玉神符”挂回自己脖子上。

“那……胡老板大概认识松江漕帮头领尤五大爷了？”尹麻子心底有些慌乱了。

胡雪岩淡然一笑道：“岂止认识，我们还是结拜兄弟呢。你打砸的‘阜康’丝行也有五哥的股份，这你没想到吧？”

“那……那你为什么不早说？”

“我不是说了，我认识你们青帮，但不是青帮的人……”胡雪岩摇了摇头，然后着重介绍了郭庆春及其家世，“阜康”钱庄的深厚背景，以及他们来到湖州的打算，“我们也知道，尹大哥及手下一直和我们过不去，是受人指使，非出于本意。但要和实力极为雄厚、又掌控着出口大权的洋商斗，非联合湖州所有丝商不可，非集中所有丝商的人力、物力和智慧不可。所以我们一直不去惊动尹大哥背后的几位大哥。今天，就在尹大哥开设的‘天湖’赌场，我请湖州赌界第一高手刘不才和背后的头号大佬赌上一把，结果肯定是我输，而且会输得很惨。当然，这里面还有一个小小的过节，几年前，‘夜夜春’的名妓芙蓉没有应他的召而接受了我——自古嫦娥爱少年，也引起此公嫉恨，几番采用‘火攻’，也含有要毁

她容貌的意思。这些都是过去的事，今日一并跟他赔个礼。”

尹麻子坐立不安，简直有些无地自容道：“尹某有眼无珠，万望二位大爷海涵。”

当真这江湖上的深浅外人难以估摸，就这么一块值不上五两银子的青玉，就让尹麻子前后换了一个人似的，今天看去就顺眼多了。郭庆春心中感慨，他把身子倚在椅靠上，伸手轻轻在胸前腋下摩挲着，微笑道：“这正应了那句古话，‘不打不相识’。打了，相识了，今后也就成了朋友。”

“对，对！今后能跟着你们二位爷，是我的福分。”尹麻子说话间，酒菜上来，三个人坐在桌子三边，各执酒杯。

胡雪岩举杯敬酒道：“今儿我们请你来，是想跟你合作。我和庆春兄不可能常在湖州，杭州、上海还有大量业务。这里的‘阜康丝行’想全权交由你掌管。春天一到，就由你把湖州的生丝全都收购起来，绝不能轻易落到洋商手中。”

尹麻子受宠若惊，面露喜色道：“早听知府大人说了，胡大爷要在生丝上跟洋商赌一把，是想振兴湖州的民生，尹某能为胡大爷效力，真是莫大的荣幸！”

“我敬尹大哥一杯，吃完饭，我们去你的‘天湖’赌场看看。”胡雪岩乐呵呵地说。

“天湖”赌场的休息室里，四位牌友抽烟的抽烟，喝茶的喝茶。罗家骥大口大口嚼着莲子羹，庞二爷的搭档“山羊胡子”神情悒郁，不断拿手揪着自己的前额。他跟庞二爷已连输两局，手气很背。

“山羊胡子”本姓吉，也拿银子捐了一个候补知县衔。因久久未获实缺，又花银子才弄到湖州刑名师爷这个职位，正七品，是湖州呼风唤雨的人物。

刘不才一如既往的神情冷峻，默品着手中的这盅香茗。

庞二爷是输得起的人，一袋水烟抽罢，喉中的痰又被压了下去，神气又复清爽起来：“才翁的牌打得高明，牌品也好，真不愧是我们湖州‘赌神’啊！两番较量，全败在你的手下，佩服，佩服！”

“二爷过奖，只不过是今天手气好，牌风顺。回想这些年来，我哪次不是输给二爷，称得上是倾家荡产了。二爷，您岂是服输之人？”

庞二爷哈哈大笑道：“那倒也是，几十年来，我头顶财星高照，在牌桌上也是常胜将军。只是今非昔比，廉颇老矣。败兵之将，不能言勇。”

胡雪岩一行正好走了进来，接茬道：“庞二爷宝刀未老，雄风犹在！一定会东山再起，卷土重来。”

庞二爷见尹麻子和他们在一起，心中顿时明白大半，今天这个牌局，胜负看来早就安排好了！他缓缓站起身来问候道：“好！胡老板，谢谢你的吉言，那我们就重开战局，再来一圈。”他挥挥袖子走出了休息室，众人也纷纷起立，重新进入牌室。

第三局接近尾声，刘不才反而显得焦虑不安，牌在手中“笃笃”地敲击桌子，眼睛不断瞟向胡雪岩，似在求助。胡雪岩神色不动，用手指了指那张“红中”。刘不才仿佛下定决心，重重地打出了那张牌。

“碰！”庞二爷喊道。

胡雪岩明明知道庞二爷手中是怎样一副牌，偏偏将他需要的一张牌丢了出来，庞二爷高兴地把牌一推，欢呼着：“和了……”

大家表情不同。刘不才一脸的不悦，拂袖而去。罗家骥用埋怨的语气道：“胡大哥，你怎么朝二爷的枪口上撞呢。”

“我看没有其他牌可打，只好打这一张……”胡雪岩为自己申辩。

桌上的筹码一齐飞到庞二爷面前，他志得意满，笑容可掬。胡雪岩冲庞二爷略一点头，笑得更加灿烂：“尹大哥，还不快替二爷清点筹码，让胡某也跟二爷一起高兴！”

庞二爷抚掌道：“高兴，着实高兴。胡大人能与老朽同喜，有胸襟，有气度！”

“这个结局，我想庞二爷还满意吧？”胡雪岩指着堆积如山的筹码问道。

庞二爷一脸庄重之色：“出乎意料。非常满意！”

胡雪岩轻轻吁了一口气道：“庞二爷是丝业泰斗。说到丝，古人并非专指蚕丝，还包括丝竹桐缦。从今以后，你我当‘偕我同志，相约类聚，杂丝和竹，用以鼓吹清音，动操鸣弦，自令众山皆响’，不知二爷意下如何？”

庞二爷高举起一只手，环顾人丛，与他击掌道：“一切听便！”

第二十二回 庞家院安排高管问总管 上海滩聚合丝商斗洋商

湖州丝业公会召开紧急会议，部署生丝收购事宜。庞二爷和胡雪岩这次是真正坐在同一条板凳上。当日，各丝行发放的预购生丝银达十余万两，吉师爷受命宣传，并和尹麻子一道在城乡各处设卡，阻止蚕农卖茧给洋商……

郭庆春觉得湖州丝商掌控湖州生丝市场的氛围和合力已基本形成，决定先回上海，摸清今年生丝贸易的行情。临行，庞二爷为这位不显山不露水的皇家子弟设宴饯行，并委托他调查一个人——庞氏在上海的总管朱福年：“不瞒二位，庞氏经过十几年奋斗，在上海打下的基础还算深厚，丝绸、粮食、茶叶、南北货、钱庄、房产，都有我们庞家的产业。朱福年具体只管庞氏的丝绸和钱庄。此人聪明能干，是一个相当有本领的管事。就因为太聪明了，做起了场外生意，拿我庞某的银子做起了朱家的买卖。只是我也还不清楚他到底走了多远，有关洋商到湖州乡下设庄直接向蚕农收购生丝，我也怀疑与他大有关系。这是我庞氏的最高机密，请小郭爷务必留心，他长于跟洋商打交道，应该属于你那圈中之人。”

庞二爷到底是庞二爷，这头大象中的大象，坐镇湖州，遥控上海，行事何等有决断！单委托庆春调查朱福年，就不是一般人的思维。怪不得尤老太太说“器欲难量”呢，这庞二爷不就是个“器欲难量”？胡雪岩心中好生惊讶。

“庆春兄，能得到庞二爷如此器重，今年湖州的生丝之战，决胜的把握就更大了。”

“局势尚未明朗，岂可轻易言胜？雪岩，你以民族大义为重，着手大局，老朽都深为佩服。但空有大志，顶多如一个守节的女人，遇有强暴无非一死而已。过一阵子，朱福年要回湖州向我报告生丝贸易方面的消息，我请你参加。”庞二爷咳嗽起来，胡雪岩要过去替他捶背，庞二爷朝他摆摆手，“我患哮喘多年，逢春必发，诸药无效。这是庞氏又一重大机密，我都告诉你们了。”

“谢二爷垂青。”

“领教领教！”

两位年轻人，发自内心地表示对这位前辈的钦敬之情，真是大开眼界。庞二爷在商场上打拼多年，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连他自己也闹不明白，怎么单单就偏爱这两个小子！

惟有相思似春色，江南江北送君归。送别郭庆春的，还有一个火爆的春天！

太湖岸边，绿柳拖烟；澄波影里，桃花红绽。碧云天中，鸟雀的啾啾，叫绿了柔柔的垂条，把片片肥大的桑叶叫得油亮油亮。桑林中，汗珠闪烁。蚕妇蚕姑采摘桑叶，携篮挑筐，行走在田间的小路上。

蚕房里，满屋是一簞簞的银蚕，桑叶铺上去，蚕宝宝就沙沙噬食。稻草扎成的一座座小“山”，蚕儿上山，摇晃着脑袋吐丝，结成一颗颗银茧。河中，一筐筐、一船船的生丝向湖州城运来。河岸上，走着挑担卖丝的蚕农。水上岸上，飘荡着代代相传的吴歌——

姐儿窗下绣鸳鸯，薄福样郎君摇船出浜。姐看（子）郎君针捌（子）手，郎看（子）娇娘船也横……

家家丝行，门面光新，名色招贴，五花八门。蚕农争相卖丝、售茧给丝行，但见担飞筐动，算盘拨拉，银钱哗哗。“阜康丝行”更是门庭若市，四乡蚕农争着赶来投售。尹麻子坐镇柜台；谷老爹在验货、分级；刘不才算账付钱。厅堂中，堆起雪山般的生丝；库房里，装满白生生的银茧。

庞氏在太湖码头有专门的丝茧库房、专用船坞、缫丝厂。每到春天，湖畔设临时收购点。但庞氏不收生丝只收蚕茧，以保证生丝加工的质量。生丝出口，庞氏是一大品牌！

朱福年循例回湖州向庞二爷报告商情。他十六岁跟随庞二爷闯上海滩，弹指二十年过去，自谓头角峥嵘、历练到家。二爷的长子不过十六七岁，尚在读书，庞氏在上海的事业，迟早不得全部交他打理？上海专营、兼营湖丝的洋行有十多家，当他领着几家买办房的“庄首”在码头下了船，才知湖州今年收丝闹了这么大声势，那脸顿时拉了下来。他与“庄首”匆匆别过，立即进城赶往庞家大院。

庞家大院濒临苕溪。院子的西、北面环水，用青砖高墙隔开。但院北一段别有讲究，巍然高耸的青砖墙跨溪而筑，留下一个墙拱供舟船出入。因此，庞家后院就是一个小型精致的船码头。条石砌的驳岸，水砖铺的平台，驳岸上立着一个两侧开窗的风雨亭，青瓦扑顶，雕花槛窗。临溪一面槛窗下，又有一排栏杆坐凳，上撑一溜宽宽的雨檐，真是闲可垂钓，静可俯视清流、戏水濯足。这跨溪墙拱的拱下部分，一端修有夹墙，夹墙中有一道状似山形的铁栅，夜来把这铁栅滑出夹墙封锁水道，不用说船，怕连鱼都游不进来。几年前太平军攻克湖州，据说有个王就在庞府住过，一叠声称赞这个私家花园码头设计巧妙。

朱福年一手提着口小藤箱，一手撩起夹袍下摆，进了院子，径直奔向客厅。不承想客厅中还坐着个不相干的胡雪岩，庞二爷正在跟他高谈阔论。庞二爷给两人作了介绍，又断续着刚才的话题道：“胡老板，由于你左右斡旋、应对有方，我们湖州丝商很久没有出现这样团结兴旺的

景象了。这一次，真要让上海那些的洋商灰心丧气，等他们赶到湖州，我们早已先下手为强，他们再也捞不到什么好处了。哈哈！”

胡雪岩谦逊地说道：“庞二爷，凡事起头难，有人领头，大家就跟着来了。专做洋庄的那些丝商心里何尝不想这样做？只是胆小，不敢动。现在我们想了一个风险不大的办法，让大家跟着我们一起来做，这样一来，谁还会不高兴？”

“是啊，只是收购生丝仅仅是第一步。第二步是要想办法赶紧售出去，将收购到的新丝运到上海，须尽快脱手，这样才能有赚，才不会将资金搁死……”庞二爷点头道。

“二爷的话真是行家的至理名言！我也在考虑如何将这批生丝赶紧运往上海，与上海的丝商联合起来，一起同洋商讨价还价。”

庞二爷爽朗地说道：“好！我认准了你这个朋友，完全信任你，我们一起来做。我控制着上海生丝的一半市场，你去上海，有权处理我在上海的生丝业务。如果你资金不足，也可以动用我在上海‘恒记’钱庄的资金。如果需要，我可以再拉一批长期存款的户头来，为你‘阜康’增添资本。”

“好！那我先谢谢二爷了。”胡雪岩拱手道。

闻言，朱福年的脸色一下变得异常难看。

胡雪岩发觉了他表情的变化，用亲切的口吻问道：“朱总管，今年上海生丝贸易方面有消息吗？”

朱福年拿眼角瞄着庞二爷道：“生丝交易的时候未到，国际生丝的行市是摸不到的。”

这大抵是实话，因为郭庆春的加急信上也是这么说的。二爷说得不错，这朱福年察言观色的本领不孬！胡雪岩深受庞二爷信赖，他一眼就瞧出来了。

“有几家专做生丝生意的老行，比如德国的森茂德，印度——实际上是英国人开的森切，以及英国TS、查理、波色等洋行公司，不会一点消息也没有吧？”胡雪岩又问道。

朱福年的眼皮子猛跳了几下，他知道，今年生丝出口方面的行情在庞二爷这儿，他已经不是独家了。

“欧洲已有几家订单到沪。”朱福年说罢，打开藤箱，取出一份由他整理的行情消息交给庞二爷。庞二爷以往收购生丝的决定，主要就是根据这些消息、加上他对生丝行情的预测做出来的。

庞二爷把“消息”拿在手上，并没有看，便问道：“福年，今年湖州的生丝生意，主要是我跟胡老板两家跟洋商做。这是一个根本性的改变，你要配合胡老板，作好跟洋商较量的准备。”

“老爷、胡老板，湖州抢购、囤积新丝，想做垄断生意，我看出来了。如果生意做成又是按照我们的意愿，那是大赚一笔，而且替丝业出了一口恶气。但万一洋商各公司也联起手来，不买湖州的生丝怎么办？买而把价格压得低低的怎么办？毕竟生丝出口的主动权操在洋人手中，如果他们有意撇开湖州，改到别地开辟生丝市场，我们岂不因小失大？还有，万一洋人动用朝廷来压湖州，区区几位丝商又怎能抵得住？”朱福年提出他的担心。

“你的担心，也正是我们所担心的。”庞二爷伸手在朱福年肩头按了按说道，“福年，你也累了，先去客房歇息歇息。我呢，也要拜一拜‘燃灯道人’了。”

闻言，朱福年告退，留下藤箱。庞二爷一个接一个打开了呵欠，两臂做着扩展运动进了里间。里间是个用榻扇隔开的大烟房，门口挂着厚厚的棉幔。一架红木大烟榻，榻上烟桌烟灯、锦茵靠垫、两用角枕一应俱全，原来庞二爷有一口大烟瘾。里头光线昏暗，早有一位丽妇在烟榻边等着。胡雪岩随二爷进了里间，立刻就想退出来，他闻不惯那股气味！

“我知道你不好这个，陪我躺下，我有话说。”

女人点亮烟灯，伺候庞二爷躺下，为他烧了个“五龙腾雾”的大烟泡，这才把庞二爷的烟瘾给压下去。胡雪岩侧着身子在他对面躺下，甚是无味，却又不得不陪。直到他把目光转移到那丽妇身上，看到她浑圆的臀部，看到她采春裤下绷圆了的大腿，心情这才安定下来。

庞二爷过足了烟瘾，喉中带着痰音道：“已经好几年了，我一直在物色一个可把上海生意放心委托的人，现在算遇到你了。”

“二爷，上海不是有朱福年这样能干的管事在全权代表你经营业务吗？”

“二爷我很小气的，尤其容不得不忠不义之人。你去上海，我要赋予你盘查‘恒记’银钱借贷、考查各处用人的大权，让朱福年服你管辖。”庞二爷郑重其事道。

“二爷让庆春当‘包打听’，现在又让我给您当‘巡捕’？”

庞二爷一点也没有开玩笑的意思：“我马上宣布‘恒记’与‘阜康’联合。这样，你也就是他的老板，完全可以代表我行使职权。雪岩，你到上海以后迅速查清朱福年主管的账目，如发现他有图谋不轨的地方，要严惩不贷！”

“二爷，做贼总要落下痕迹，日子长不了。我到上海，暂时还不能惊动他，生丝生意还要靠他奔走打点呢。我先帮您整顿一下财务，暗中调查他一下。如果发现朱福年监守自盗，我会立即向您禀报。”胡雪岩又一次显示出他的善于从全局着眼的意识。

“雪岩，看你这样年轻有为，老夫真羡慕啊。想当年我在上海也是气吞如虎、不可一世。现在我老了，精力不如当年了，只好拜托你了。”庞二爷感慨道。

胡雪岩拱手道：“谢谢二爷信任，雪岩一定不负重托。”

抵达上海的当晚，郭庆春领他去拜访上海商会会长、有“活宋江”之称的富豪白鼎钧。

白家庄园是典型的欧式风格，排列着锐刺的绿栅栏院子，总是紧紧关闭着的沉重大铁门。修剪得十分齐整的灌木丛，把碧茵般的草坪分割成若干个活动区域。洁净的水门汀路面一直铺到一幢华贵、典雅的洋楼面前，洋楼内外摆放着各种雕塑，繁琐、细腻、奢靡，是典型的洛可可风格。

仆人领着两人走进富丽堂皇的西式客厅，只有窗帘、桌椅上的饰物用的是中国丝绸。

“老爷，客人来了！”

上海商会白会长从环形楼梯走了下来，他须发皓白，但面色红润，步履稳健，笑迎道：“啊，庆春兄，你从浙江回来了？”

“回来了。今天我还给你带来一位贵客。”郭庆春介绍道，“这位是胡雪岩先生，我的新朋友，也是新东家。”

白会长和胡雪岩握手道：“幸会，幸会！胡老板是杭州名流，声名显赫，欢迎你光临寒舍。”

双方分宾主坐下，女仆送上茶来。

郭庆春简要说明来意，白会长听了之后矜持地说道：“我已听说了。胡老板想到上海大展宏图，可喜可贺！不过，大清的事情难办哪……人心不齐，如一盘散沙，往往出于私心而见利忘义。我虽说是上海总商会会长，但有些商人并不听我的话。”

胡雪岩听他有推辞之意，不再沉默：“对！我们与洋人做生意之所以总是吃亏，就在于人心不齐，又没有主心骨。白老前辈乃上海之名宿，你出面领头，势必应者云集，我胡雪岩就第一个响应。”

“岂敢，岂敢。听说胡老板这次来上海，要与上海丝商联合行动，统

一价格、统一经销，让洋商按照我们定的价格购买。请问胡老板，你能控制得住整个生丝市场吗？洋商们会买你的账吗？上海毕竟不同于湖州啊。”白会长依然有些不愿意。

客厅里，落地大座钟“滴答，滴答”在响……

“不瞒白会长，这次我运到上海的生丝不多。我的‘阜康’钱庄也开张不久，并没有多少可以周转的资金，实力还不足以与洋商讨价还价。就算庞二爷把他上海的生丝业务全权委托给我，我也不过占到上海生丝市场的半数左右。但我就是想与上海的同行联合起来，控制生丝市场，与洋商较量一下。”胡雪岩对自己的实力还能没个掂量吗？

“白会长，现在正巧有一个好时机。上海的洋商为了推销军火，卖了不少武器给太平军，致使安徽、江西的清军惨败，连曾大人的座船都被太平军夺走了。此举令朝廷十分气愤，如果朝廷颁布一道禁令，不准洋商直接去蚕丝产地收购，对他们实行‘禁市’，那他们就只能老老实实向我们购买生丝了。”郭庆春帮着提醒道。

“唔，这倒是个办法。最近我听上海道台邝大人说，两江督抚已经上书朝廷，力主禁商而惩罚洋人，不准他们肆无忌惮、为非作歹。”白会长也好像想起了什么。

“只要官府能出面禁市，上海的生丝就会十分抢手。我们此时只需按兵不动，待时机成熟后再与洋人讨价还价。但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控制上海生丝销售的绝对多数，这就需要商会出面号召。白会长，洋人践踏我大清已非一日，眼看白银哗哗流进他们的腰包，而我江浙桑农不知破产几千几万。凡我国人，如不奋起自救，难道还要等到亡国灭种这一天吗？白会长，你可是上海丝业界一言九鼎的大人物，请您出面登高一呼！”胡雪岩热血沸腾道。

白会长受到鼓舞，赞同道：“好！胡老板，我为你的雄心而感动，那我就出面召集上海各丝行老板，到商会来紧急商议。”

两天后，这个会议如期在上海商会会馆召开。会场是幢老房子，由一家戏院改装。半新门楼，椅子却是西式翻板排椅。白会长和其他几位副会长在主持席上就座，与会丝商三十余人。白会长介绍了湖州丝商敢为天下先，一心要向洋商讨回价格公道的勇敢之举，以及朝廷禁市的消息。号召上海丝商与湖州丝商联合行动，统一价格，统一销售。

“先生们，我们都是同行！生意上的共同敌人就是洋商。前几年我为生意上的事到过上海，感到大清商人在洋商面前有点抬不起头。自从鸦片战争以后，上海被列为通商的港口之一，洋人就成了这儿的太上皇，我们成了他们的奴才，不敢说一个不字。大清是产丝之国，洋人要买的生丝是大清蚕农生产的，价格本应掌握在我们大清丝商的手中，我们为什么要听凭洋人摆布？”胡雪岩立即开始鼓动。

一石激起千层浪，丝行老板们大声议论——

“胡老板说得好！洋人们太贪得无厌、欺人太甚了！”

“对！我们为什么要任人宰割？我们可以联合起来对付洋商。上海就缺少胡老板这样一个领军人物。”

“白会长，你出面领我们一起同洋商抗争，你是元老。”

听了大家的议论，白会长一拍桌子大声道：“好！既然大家拥戴我，我就出来领头，与洋人斗法！我已与胡老板谈妥，沪浙两地联手，拧成一股绳来做这件事。”

欢呼者有，犹疑、畏惧者也有——

“与洋人斗法，可不是一件轻松事儿，弄不好，等于砸自己饭碗。”

“如果与洋人斗法翻了船，那损失谁来承担？这不是凭嘴巴就可以解决问题的事。”

“试倒可以试一试，就不知道具体办法怎么样？”

“做生意就怕心不齐，心齐了，办法当然有。有想脱货求现金的，第一，你与其卖给洋人，不如卖给我们；第二，你如果不想卖给我们，也不要卖给洋鬼子。围着，等生丝价格上涨，商会下令再卖。也可以预支一部分银两，拿货单来抵押，包你将来能赚到比现在多得多的钱。”胡雪岩立即拿出具体办法，让大家知道该怎么做。

“其实要做到胡老板所说的这些并不难。因为洋人急于要生丝，而生丝又控制在我们手中。但最大的问题是资金，手中的生丝不抛出，资金就周转不灵，也就无法再找蚕农收购生丝。”

“是啊，我们对洋商进行生丝控制，洋商也会在资金方面控制我们。因为我们上海的商人大都向英国的汇丰银行、怡和洋行贷款，他们出于利益考虑，一定会联合起来对付我们。”

“无论怎么说，这一招心里总觉得不踏实，万一与洋人闹翻以后，日子何以为继啊？”

“跟洋人斗法，本人已下定决心，我会调度大笔资金来做生丝生意。我并不是要把生丝囤积起来，只希望大家不要把生丝卖给洋人，而是卖给我们，价格上绝不比洋人少一分。我要用全部力量跟洋人赌一把！”胡雪岩雄厚的资金实力此番发挥了作用。

有的人点头，有的人沉默，反响并不热烈。

朱福年在一旁冷笑，心想赌一把？万一这一次你看错行情，生丝囤

积上三个月、半年，利息贴进去几万两，之后市禁一开，丝价暴跌，你抱着撅断的黄瓜去哭屌吧……

很快，报纸把上海丝商联合起来的消息送到了洋商的案头上。

洋商俱乐部，这幢屹立在黄浦江边的豪华建筑是典型的罗马风格。华灯初上，这个五光十色的建筑物像个巨大的怪物俯瞰着上海，饥不择食地把一对对男女吞进它的肚子里。

入夜的西餐厅香气流溢，特别有情调。洋商们一边享用西餐，一边交流信息。偌大的餐厅里，小舞台上西洋小乐队在演奏，丰腴的俄国歌女嗲声嗲气地演唱着。舞池里可任意翩翩起舞，不少洋人搂着中国的窈窕淑女，跳着伦巴或者慢狐步舞。

看到报纸上的消息，怡和洋行的丝业总代理吉伯特丢下刀叉，破口大骂道：“这些中国猪！竟然联合起来对付我们，他们忘记了我们的炮舰是如何轰开他们的国门的。”

“不要冲动！吉伯特。冲动只会升高血压，不会降低丝价。”坐在他对面的劳伦斯略带嘲讽地说。

吉伯特挑战地说道：“那你这个英国领事馆二等秘书的头脑，该如何对付报纸上说的这些情况？”

劳伦斯指着报纸道：“这些报纸，我们领事馆的人员全看过了，也进行了紧急磋商。我们正在考虑对策……”

“想出了什么对策，能否透露一些？”

劳伦斯持重地说道：“目前还不成熟，但有一条基本原则，用中国的一句古话，叫‘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这……这是什么意思？”吉伯特闻言只得瞠目结舌。

自以为是的劳伦斯是不太瞧得起这位替人跑腿的英国同胞的，笑道：“主动权在我们一方，他们是想卖丝来赚钱。如果卖不出好价钱，他们就要亏本，生丝就要变质。所以你这个怡和洋行总代理可以放出风声，说胡雪岩的生丝坚决不收，即使他出低价也不收。其他的丝行、其他省份的丝你则大量收购，价格可适当提高，当场付清银两。”

“OK！这倒是个好办法。可这消息如何来散布？怎样能传到胡雪岩的耳朵中去？”吉伯特似乎懂了。

“在这关头，你要赶紧找到为英国办事的中国人，不惜一切代价……现在，领事馆来自国内的压力也很大，缺乏足够的原料，国内那些工厂就不能正常运转。你对这个利害关系要足够重视，同时又不能让中国人

知道。”

吉伯特频频点头，嘴里一个劲地“也斯”。

正在这时，一个花枝招展的女人飘然而至，轻轻将一只手搭在吉伯特肩上。这是个非常俏丽非常性感的中国妇人，蜂腰硕乳，肌肤雪白。垒得高巍的发髻，宛如罗黛，一双眼波流转的眼睛，黑漆闪亮。

“哈哈！我可在这儿找到你啦，吉伯特先生。”

吉伯特抬头问道：“你……你是谁？”

“我叫林翠翠！怎么？这么快就忘记我啦？半个月之前，我们还在龙华看桃花，度过难忘春宵……你还发誓下次要把我带回英国去。仅仅只有几天，你就把我抛到九天云外啦？还有，你付给我的英镑里混有假钞。”她掏出几张纸币，轻轻在吉伯特的脸上扑打着，脸上是鄙夷的甜笑。

劳伦斯把身子往椅背上一靠，满脸严肃地说道：“吉伯特先生，你真丢脸！给她真英镑，笼络住这个女人，通过她一定可以找到能办事的中国人……”

第二十三回 苏绣行名花飞针绣极品 英租界领事 低调谋生丝

还是在这个香气流溢、西乐飘逸的地方，脂粉的浓香和飘飞的裾裙不时从面前闪过。大厅角落的一张西餐桌边，坐着朱福年、吉伯特和林翠翠。三个人面前各摆着一份西餐，这只是一份普通西餐：生煎牛排，土豆色拉，意大利肉糕和一杯果汁。

吉伯特做东，今晚显得十分优雅。林翠翠吃得有滋有味，朱福年只能笨拙地模仿她，拿起刀叉往牛排上切割。林翠翠一看就笑了：“吃西餐，要右手拿刀，左手同时拿叉，切下牛肉往嘴里送。”她边讲边示范，轻轻几刀，牛排立即切开。朱福年竭力模仿，虽然有些发窘，却也并不慌乱。

吉伯特举杯邀请道：“来，朱先生，为我们的合作干杯！”

“能为吉伯特先生效劳，是我的荣幸。”朱福年举杯与他相碰。

“当务之急，是要把上海的生丝价格压低，希望朱老板能够配合我们。”

朱福年坦然道：“压低丝价？呵呵！生丝大部分掌握在我家老爷和胡雪岩手中，他们恐怕不会同意你们的条件。”

“你是庞氏在上海的大管事，在生丝行业中多施加影响嘛！事成之后，我一定重谢！”吉伯特诡谲一笑道。

“不，先别谢我，在价格上我实在帮不上忙。但我可以向吉伯特先生透露一些重要情况，我们‘恒记’丝行和钱庄人事上已作了重大变动，上海方面的业务全权委托胡雪岩处理，我已没有多少实权，只是个跑腿的角色。”朱福年连忙摆手。

吉伯特耸了耸肩道：“非常遗憾，这个意外的变化，对我们是一个很大的打击。我们失去了朱先生这样一位忠实的合伙人。”

朱福年倒显得很从容：“不，吉伯特先生，这么一来，我反而更加自由了，我们还可以在其他方面合作。现在，我能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提供给你一个情报，‘恒记’的全部资金几乎都压在生丝上，周转不足，所以我们老板要与有官府做靠山的胡雪岩合作。这就势必影响到胡雪岩对生丝市场的控制，胡雪岩的资金并不雄厚，只要洋商们能坚持下去，必定可以逼迫他杀价脱手。”

“真的吗？密司脱朱！你这个情报太重要了，谢谢！”吉伯特惊呼

道。

“那我先敬你们一杯酒，祝你们合作成功。”林翠翠是牵线人，对上海商界的情形极为熟悉，她随手抓了个朱福年，就有戏啦。

“干杯！”

吉伯特放下空杯笑道：“在商人眼里，什么都是生意。做生意就有利润，有利润就可提取佣金，如果这笔生意做成，我按惯例给你百分之五的佣金，怎么样？”

朱福年摆手道：“不，我不能从中拿佣金，否则在庞二爷面前不好交代。”

“那？就让美丽的林翠翠小姐做你的情人吧。”吉伯特夸张地耸耸肩，故意用戴有大钻戒的手指理了理头发。

林翠翠啐了他一口道：“吉伯特，你开什么玩笑！”

朱福年尴尬地笑道：“吉伯特先生，你的笑话讲得过火了……”

“不！我没有开玩笑。如果这笔生意成功，我来喝你们的喜酒，如果同意——”吉伯特却一本正经，脱下了手上的钻戒，用窥透一切的眼神看着朱福年，“这只南非钻戒，原是英国女王皇冠上的一颗宝石，现在送给你们作为你们定情信物，你们看怎么样？”

很快，他从朱福年有些躲闪的眼神中找到了答案，便拉过他一只手，把钻戒放进了他的手心。林翠翠双眼发亮地凝注着大钻戒，伸出葱根似的手指，让朱福年戴上。

吉伯特得意地一笑道：“我们必须拥有将复杂事物化为简单的能力！”

钱庄经理室里，胡雪岩和郭庆春正在商讨对策。

胡雪岩把吉伯特放出的消息通报给郭庆春，他有些奇怪，问道：“你从哪儿听说的？”

“朱福年听来的。这几天，我叫他多去生丝市场跑跑，密切掌握洋商的动向，结果他探听到了这个消息。”

郭庆春有些沉重地说道：“洋人的消息好快啊！雪岩兄，这可对我们是致命一击！如果洋商真的从别的丝行、别的省份收购到生丝，哪怕能维持英国国内工厂一个月的生产，对老兄来说，后果也不敢想象啊。”

“是啊，事情这么快就出现僵局。收购生丝几乎占用‘阜康’的全部资金，如果坚持原价，万一不能成交，不光我们的本钱搁不起，而且生丝

也会变质……更何况庞二爷那边也难以交代。倘若减价，委曲而不能求全，在上海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名声一下会大打折扣。唉！难哪……”胡雪岩也意识到这一招的可怕。

“现在我们要分头迎战。你找王知府、江浙官场上所有的关系，让他们立即挹注银两到‘阜康’，稳住我们的阵脚。另请庞二爷出马，最好他能亲到上海来，一定保住庞氏在上海生丝市场这半壁江山，同时看住朱福年，稳住‘恒记’银根。”

“那你呢？”

“既然两江督抚给朝廷写过奏章，要求对洋人进行惩处，而朝廷并没有及时下达谕旨，我只有向大舅荣亲王发电，要他赶紧下达对洋商的禁令：不准自行收购生丝。这样，就能借朝廷名义，对洋人实行禁市了！”

“好！这才是一招杀棋！如果朝廷真能颁发上谕，那洋人只能乖乖就范了。”胡雪岩仿佛看到了曙光，又压低声音道，“我还有个主意，不知能不能试一下？”

“你说吧。”郭庆春知道他点子多。

“汉斯先生回欧洲考察市场，这次成了局外人。你和他的关系不是很好吗？记得他的ST公司过去常做生丝出口，你能不能让他发几封电报给你。欧洲有厂家订购生丝，数额巨大……我想洋人也不会是铁板一块，这样做于他会有什么损害，但可以打乱吉伯特们的阵脚，造成压力……”

没等他说完，郭庆春挥了挥手道：“我懂了！可以试试，但我先要找到他。”

上海闹市区有一家专做出口的“苏绣行”，据说该行生产的都是极品，而且行里的女子个个漂亮。胡雪岩忙里偷闲，专程前往一观。果然名不虚传，店铺内外陈设的绣品五花八门，件件巧夺天工。

工作间里，轩窗高启。每个窗里都坐着一位苏州姑娘，心无旁骛地低头绣着棚架上的绣品。胡雪岩——看过去，在正中一个窗口一个妙龄少妇正在精心刺绣一朵硕大的牡丹花。那针法是典型的苏绣，什么平针、辫针、钉针、结针，反正胡雪岩说不上来。那牡丹颜色之鲜艳，花瓣之精致，层次之分明，纹蕊之细密，正印证了那句话——天工人可代，人工天不如！胡雪岩忍不住赞叹道：“真是巧夺天工！”

那少妇抬起头来，矜持而又不无羞涩地一笑道：“客官过奖了。”

美人胚子！她不仅漂亮美丽，其端庄、典雅，也是胡雪岩不曾领略过的一种气质与风韵。他觉得自己的心跳忽然加速了，愣了好一会才迸出一句话：“这幅‘牡丹’能不能卖给我？”

“这批绣品全是英国领事馆订制的，是献给英国王太后寿辰的礼品。客官如果需要同样的花样，我们可以为你加工。”少妇说罢，又埋首于她的工作。

胡雪岩舍不得离开，情不自禁地发着感慨：“中国人的丝拿到英国工厂去织成绸缎，高价卖回来，又让你们绣上传统的刺绣，再出口去赚大钱……这，太不公平了！”

“这有什么法子？这次订货，来料和花样全是英国领事馆定的，我们不能作丝毫修改。所以，最近上海市面上的丝商联合起来，共同对付洋人。我们‘苏绣行’虽没有直接参与，也表示支持。”

胡雪岩没想到会在这里遇到支持者，心下十分感动，问道：“哦？多谢小姐！你知道是谁在发动这场联合行动吗？”

“听说是一位叫胡雪岩的杭州老板。”

“在下就是！”胡雪岩有些骄傲地提高了声音。

绣花女们闻声都抬起头来，用一种新奇的眼光看着他。那少妇起身离座惊问道：“你？……你就是胡雪岩老板？”她的目光中流露出无限的敬意，显然也为这次邂逅感到高兴。

“请问小姐尊姓大名。”

“我叫尤琳。没想到胡老板这么年轻……就能使洋人如热锅上的蚂蚁一般，连英国领事路金也大伤脑筋。”

“你认识英国领事？”胡雪岩有些惊讶。

“认识呀，他常上我们‘苏绣行’订货。不瞒胡老板说，江海关每月一面的大清龙旗和各国国旗，都是在我这儿定制的，由我们刺绣。”

“那尤琳小姐能否引我去见见路金领事？”胡雪岩有点不顾一切。

尤琳有点犹豫：“这个呀？想见领事是要预约的。英国领事馆戒备森严，它从门岗到里头的工作人员，全都是外国人，清一色说英语……”

她正寻理由推辞，一位刚进门的老者便大声嚷嚷起来：“我说谁呢，雪岩，你的鼻子可真够灵的。”

“庞二爷，您老人家怎么来了？”胡雪岩抢过去，双手执住他的一只手，煞是惊喜。

“我估摸着该出马了。”庞二爷捋须一笑，意味深长。

“昨儿我跟庆春还谈到您。我都把给您的信写好了，没想到您今天就

到了。”

“你怎么跑到苏绣行来了？见到这么多漂亮女子，动心了吧？”庞二爷哈哈笑着，开了句玩笑。随后他叫过尤琳，欲介绍两人认识。尤琳笑道：“我已经见过这位搅动上海滩的大人物了。”

“二爷认识尤小姐？”胡雪岩觉得奇怪。

“松江尤老太太的宝贝女儿，尤五的妹妹，她不认我我还得巴结她呢！尤琳，你哥给你捎了点土货，还有些地产丝线，你叫人把货卸了……”

“原来你就是五哥的小妹呀，他跟我多次提到过你。你娘对我更是青睞，我跟五哥义结金兰，就是尤老太太的提议……”胡雪岩惊喜莫名，但尤琳一低头就走开了，指挥伙计把大包小包从马车上卸了下来。

庞二爷给他递了个眼色，朗声道：“雪岩，我们去‘恒记’吧，我带来的人下船就去‘恒记’把它的所有的账目给封存了。”

货物卸完，两人上了马车，尤琳在门首相送，轻轻挥了挥手，再无多的言词客套。胡雪岩一头雾水，忙问庞二爷咋回事。

庞二爷摆了摆手说：“详情我也不太清楚，只听到些传言，尤老太太和她这个最小的女儿成了冤家，尤琳十八岁离开松江，十年没回过家。”接着，庞二爷话锋一转，便说出他的打算和安排，“朱福年最近和一位姓林的‘交际花’姘居，当然，这些烂事我也懒得管。但据可靠消息，‘恒记’库银所剩不多，朱福年的‘场外生意’挪走大量现银，万一出现亏空，造成储户‘挤提’，我们就被动了。雪岩，你是查账高手，把情况跟我弄弄清楚，我要开销他！”

“没问题，三天之内我给您一本清清楚楚的‘恒记’账。”

胡雪岩率“算手”三人，全封闭式清理“恒记”的账目。庞二爷则出面去游说那些信心不足的丝商，让他们务必按照商会的要求去做，支持胡雪岩这位丝业领军人物！

两天后的深夜，胡雪岩请朱福年到经理室。按照惯例，朱福年必须日夜在隔壁当值房等候，随时接受查账人员询问，调来那些有疑问的分账账本以便核对。朱福年心惊肉跳，有大祸临头之感，他已经眼窝深陷，颜面黯淡。

胡雪岩优哉游哉翻弄着账簿，桌上摞得高高的一叠账册，有不少都折了角，问题已基本清楚了。

“朱总管没料到二爷会在春末来上海查账吧？”

“胡大老板，你是理财高手！我在‘恒记’的年数久了，手续上难免有疏漏的地方，一切要请胡先生多多包涵！将来怎么个做账法，全听你胡先生吩咐，我一定照办。”朱福年一副乞怜相。

胡雪岩把账册推开，揉了揉眼睛道：“福年兄，受人之托，忠人之事。庞二爷既然请我查看账目，我当然要对他有交代。以前的账目同我关系不大，能应付得过去也就算了；以后我是‘恒记’的股东，账目同我关系重大，你要对我负责！你是管事，抓总的，我只要找你就是了。下面各处的账目，得由你去查，用不着我插手。”

朱福年一听，好像还有今后之意？似乎没有开销自己的意思，便抬起头看定胡雪岩含糊地应了一声。

“你经手的账，亏空很大，但全系挪用，尚不属贪污侵吞，如果能在最短的时间内弥补亏空，把账面抹平，我看还有挽救的余地。”胡雪岩两眼锥子似地盯着朱福年，语气平缓但落点却很重，“朱总管是‘恒记’老人，知道庞氏的规矩。二爷也知道你搭上了洋人的跳，把上海有名的交际花娶到了家中，退路很宽。”

朱福年那张开始发福的脸红了又白，白了又红。庞二爷在湖州，基本上已被他用障眼法罩住，云里雾里看不清了。自打他跟这位胡相公搭上桥，他朱福年就像在玻璃房里耍把式，搔首挠尻什么小动作都瞒不住。照庞氏的规矩，像他这种大宗挪用公款的行为，轻则送官，重则二爷的江湖关系那么深，要收拾他还不容易？至于退路，他有吗？如果他朱福年离开庞氏，就没有了利用价值，洋人还会看重他？“胡先生言重了，福年如果离开庞氏，既无进路，也无退路，恐怕只有死路。”

胡雪岩开诚布公地说：“福年兄，你我相交的日子还浅，恐怕你还不了解我的为人。我一向的宗旨是有饭大家吃，不但吃得饱，还要吃得好。不过做生意跟打仗一样，总要同心协力，人人肯拼命，才会成功。过去的都不必多说了，挖肉补疮，立即把‘恒记’的函子填平！”

朱福年交待，他挪用“恒记”十多万两，以庞氏名义做南北货生意还算顺手，几年下来，赚了约有四五万两银子。现在愿将生意及所赚银两悉数交还庞氏，听候发落。他交出了店址、“场外经营”的全套班底。只是所赚银两存在英国渣打银行，存单没有带在身上。

“存单放在林翠翠手上吧？”胡雪岩漫不经心地问了一句。

“我没那么傻，胡先生，林翠翠分明是洋人安放在我身边的人，替他们弄消息情报的，随时都会飞……”朱福年另有一个忠心于他的女人和一个四岁的女儿，住在上海一个僻静幽深的弄堂里……

意外获得一笔进账，庞二爷对胡雪岩的查账成功，显得十分高兴：“好！你这员大将一出马，朱福年就束手就擒，不光整顿了‘恒记’，也稳住了庞氏，使生丝市场始终牢牢地控制在我们手中。”

“二爷，那你以后还准备继续用这个朱福年吗？”胡雪岩的问话是有讲究的。

庞二爷反问：“你看呢，你以为朱某人的本领到底如何？”

“本事是有的，是一个八面玲珑的角色，遇事颇冷静。二爷，‘饶人一条路，伤人一堵墙’，我们要像诸葛亮‘七擒孟获’那样，‘火烧藤甲兵’不足为奇，要烧得他服帖，死心塌地替你出力，才算本事。”胡雪岩建议道。

“好吧！你是我的合伙人，也是庞氏的老板，名正言顺来管事，不就可以收服朱福年了吗？”庞二爷同意了。

“恒记”银根吃紧的局面被克服，关键时刻，贵福往“阜康”注入了五十万两漕银，胡雪岩便吃进了从汉口、九江进入上海的生丝。白会长高兴不已，特来“阜康”走动，以示慰问：“胡老板确是慧眼独具，料事如神。这几天，上海的丝价大涨，生丝奇缺，市场上出现了疯狂的抢购风潮，有多少抢多少！洋商们因国内工厂原料告急，连连电报催货，那些洋人因此绿眼珠急得快变成红眼珠了。”白会长毕竟是眼观六路、耳听八方之人，一番话说得众人哈哈大笑。

“白会长，你知道关键时刻是谁起的作用吗？”胡雪岩并不贪功。

白会长笑声朗朗道：“还不是朝廷对洋商下了禁令，这是对洋人的一个当头棒喝！看来两江督抚的奏折还是起了作用。”

“哪里哟，光靠两江督抚的奏折，朝廷要颁旨不知要到什么时候。节骨眼上，还是庆春兄给他的大舅发了急电，朝廷才这么快下达上谕。”胡雪岩笑道。

白会长点头称是道：“人亲骨头香嘛。庆春，荣亲王多次派人到上海要我们说服你，动员你回北京去，这件事我们也觉得难办，既是你的朋友，总不能将你绑架走吧，是不是？”

郭庆春倔犟地说道：“我为什么要回北京？在上海不是同你们合作得很好吗？”

“亲王是中枢人物，担心你在上海有失皇家体统。”白会长也不遮掩。

“我不知道大清有什么体统，现在就连最硬的弓也挡不住一颗小小的曳光弹。我经商，自食其力，跟雪岩当下手失了什么体统？”郭庆春简直口没遮拦。

闻言，白会长赶紧转移话题：“形势大有好转，胡老板，你们发财的机会到了！”

胡雪岩淡淡一笑道：“还不能乐观得过早，用洋人的话说：谁笑到最后，谁才能笑得最好。”

当晚，在尤琳的安排下，胡雪岩和英国领事路金作了一次秘密会晤。地点选在领事馆附近一家犹太人开的咖啡厅。此处包厢高级，专供达官贵人秘密幽会。装潢也十分讲究，精致的壁毯，名贵的地毯，似乎把人陷在一种绒乎乎的氛围里。尤琳自学了英语和法语，让胡雪岩不带翻译。而且路金也会一些简单的汉语。

三个人慢条斯理地喝着咖啡，胡雪岩先来了一番客套：“今天，我有幸通过尤小姐劳领事大人屈尊光临，实在不敢当。”

路金用一种特殊的目光望了尤琳一眼客气道：“不，不！今天我不过以私人的身份，也很愿意见到胡雪岩先生。我虽然是英格兰人，但很乐意同中国人交朋友。尤小姐是我的好朋友，尤小姐的朋友当然也是我的朋友啰，哈哈！”

“领事先生，我一直想见到你，谈谈生丝贸易，但一直苦无机会。如果能早一点与领事先生认识，我想双方也不会陷入今天这样的僵局。”胡雪岩继续客套着。

“对！胡老板，在此以前，也有不少英国丝商来找过我，希望我能出面与你谈判，双方能达成和解，所得利益均分。没想到尤小姐今天给予了我这样难得的机会。”事实上，路金已受到来自国内的严厉批评了，工厂因原料不足要停产了！

胡雪岩故作姿态道：“朝廷虽禁止生丝运出上海，但我想这道禁令不会坚持太久。因为结果只会落得两败俱伤。你们买不到生丝，自然处境很窘迫；同样，我们的生丝市场也会萧条。我虽然是商人，这一点还是非常清楚的。”

“好吧！我去说服英国丝商，在价格方面做一些让步，尽量接近你们提出的价码。”路金显出外交官的风度。

“领事既然这样友好，我也去说服上海的同行，把原先的价格再作适当调整，好吗？”胡雪岩也十分高兴。

“好！既然这件事对双方有利，那胡老板能否从中转圜，把彼此不和睦的因素消除，让生丝贸易早日活跃起来？”

“胡某自然愿意效力，让官府相信洋人，洋人相信官府。而你们再尽可能地考虑一下丝商和蚕农的利益，才能使上海市面重新热闹起来。”

“OK！如果能够这样，胡老板既是你们国家的有功之臣，又是我们洋人的朋友。”路金高兴地点头。

谈完这些事情后，三人愉快地吃完了晚饭，路金一直把他们送上马车。他握着尤琳的白皙纤秀的手，在竭力传递温情。在霍尔金大道璀璨的灯光照耀下，他眼里有幽蓝的火苗在闪烁。马车刚一启动，胡雪岩便有些愠怒地叫了起来：“以后别理这洋杂种，我看他对你没安好心！”

“别说得这么难听好不好，我看路金挺有绅士风度的。”尤琳温和地批评道。

“大清的好男人多的是，才貌双全的，富可敌国的，皇家血统的，满腹经纶的……你这驾爱情的香车，干吗一定要停在这片外国的狗尾巴花面前？”

“谁说我把车停在他面前了？”尤琳笑着问道。

胡雪岩被问住了，愣了愣，很是“路金味道”地挥了挥手道：“那就好。我以后一定帮你找个更好的！”

“你跟我哥一样，老是操些夹夜心，不着调，我叫你们操心了吗？我请你们帮助了吗？”尤琳说罢，赌气扭过脸去，把目光投向窗外，不理他。

胡雪岩兀自笑了，这倒也是，以他和尤琳的交往，还轮不到他操“冤枉”心！他突然发现，自己已对这位气质如兰、才华超凡的美人动心了。这位出身松江“筠秀园”的富家小姐有着一种特别动人的气质风韵，这种气质，是此前他所接触的那些女子所没有的。仅她在路金面前那种矜持、冷静，气度不凡又字字珠玑，全上海，不，全国都找不出几个！这么一想，胡雪岩不禁有些心花怒放，心想我也算是有福之人了，这么难遇的奇女子就在我眼前，而且为我办事为我奔波。倘这场生丝之战不获全胜，那真是上对不起祖宗，下对不起这么多关心、支持自己的人……

马车经过洋商俱乐部，尤琳忽然一指窗外道：“瞧，朱总管……”

胡雪岩倚窗看去，只见朱福年一身洋装打扮，臂弯里挽着裸着双肩的林翠翠，正一囊一囊从大理石台阶上走下来。

“肯定是吉伯特召见他俩，我得去问问情况。尤小妹，我就不陪你了。”胡雪岩下了马车，急急朝两人背后抄去。

朱福年很坦然地向林翠翠作了介绍。林翠翠是第一次直面这位敢与洋人抗衡的人物，黑漆漆的长眉眉尖轻轻跳了几下，长睫毛一忽闪，乌亮亮的瞳仁顿时光灼灼逼人：“早就听说胡先生大名……”她赤裸的手臂上笼着黑色网眼臂套，说着，按西方人的礼节把手伸了过来。

胡雪岩捉住那只手的指尖，在她的手背上轻轻吻了一下。

林翠翠收回手道：“胡先生是守在这儿等消息的吧？”

胡雪岩用欣赏的目光，打量着她那一袭黑色的晚礼服，心想比那些洋女人穿得打眼、恰到好处！他微笑着回道：“也是也不是。”

林翠翠的眉尖又跳了一下，发几声脆笑道：“什么叫也是也不是？”

“说不是，我是陪一位美女来逛逛十里洋场的夜景，乘车返回。说是，我就是从车窗里看见二位从‘波罗馆’出来，一位艳光四射的美女吸引了我的眼球。”

“胡先生，没想到你还是一位非常罗曼蒂克的商人，敢在租界的大马路上追逐一个又一个美女，”林翠翠半真半假地说，“可是今晚带给你的消息并不妙啊！”

正好一辆出租车马车停在他们面前，朱福年的嗓音低沉地说道：“上车去说吧。”

原来，今晚吉伯特召见他们，称上海做生丝出口的外商今天下午在召开了一个紧急会议，议决四条。第一，有关中国政府“禁市”，请各国领事出面交涉。第二，各公司所承接的国外生丝订单，全体一致办理退货，承担违约损失，但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由中国方面负责。第三，少数实在不能退货的地方，交由第三国去组织生丝货源。目前，已初步决定交由日本国设在大清各地的“善堂”收购生丝，紧急运往上海，解决少数不能退货的难题。第四，坚决不接受大清丝商所提价格，迫使其中部分丝商彻底退出市场。

胡雪岩的脑袋里“轰”地响了一下：全体一致退货是最为狠毒的一招，对大清丝商来说，堪称致命！特别是对他这位鼓吹大规模“吃进”的丝业巨无霸，到时只有死路一条。破产不用说，还要连累王有龄、贵福等一大批人。朱福年面孔阴沉着还说了些什么，胡雪岩一句也没听进去，他只看见林翠翠笑得胸脯乱颤，手上的大钻戒在时明时暗的车厢里熠熠放光……

第二十四回 探船班消息砥定生丝战 品螺蛳风味引出风流觞

次日，上海大小报纸都登出了洋商紧急会议的消息。整个上午，得到消息的大清丝商像走马灯似的来到“阜康”钱庄，又各个像霜打了般离去。也有个别“吃进”生丝的主儿怒火满腔赖着不走，说话夹枪带棒，分明想给钱庄也抹点黑！

傍晚，庞二爷派出的人回来报告，说在黄浦江边发现数名身穿和服、留着“天菩萨”的日本浪人，声称是受洋商之托，专门在码头上拦截外埠进申的货船，收购各地生丝。消息迅速蔓延，“争价格走向反面，走上绝路”的论调，像高烧时的呓语令人恐惧，又像女巫的咒语一样传遍了华洋两界……

白会长、庞二爷不约而同来到“阜康”，与胡雪岩商议如何收拾残局。

“雪岩，你就低个头，去找洋商，请求他们不要采取‘一致办理退货’的办法，这无异于断送上海这个生丝市场，无异于断绝大批蚕农和丝商的生计啊！”白会长有些痛心疾首，摇头叹气不已。

胡雪岩已经六神无主，抖动着两只手道：“我上哪儿去找洋商？找哪个洋商？洋商长于互通声气、团结一致是不假，但这种时候，这个节骨眼上，哪个洋大人敢代表九州万国的高鼻子、蓝眼睛表这种态？就表态也不起作用，顶多他代表本国，那个吉伯特他能代表英国……不，他连英国都代表不了！”

一语提醒了梦中人，郭庆春毕竟是在欧洲生活了十多年的人，说道：“洋商中有些人讲究运用商业策略甚至欺诈，喜欢运用报纸、广告等舆论形式施放烟幕，扰乱市场以收渔利。报上所载四条，太像官方文件；洋商采取行动，过于一致来得也太突然。依我看，把长于和洋商打交道的人集中起来商量商量，再分头行动，证实一下这条消息的可靠程度。”

庞二爷击掌道：“庆春讲到的，正是我所疑惑的。‘一致办理退货’？老夫断断不相信它那个‘一致’。我准备反其道而行之，派一个可靠之人将上海仓库里的生丝连夜运一部分到湖州以减少损失，上海的租栈费娘希匹多贵哪！”

丝商中能与洋商直接打交道的也就郭庆春、朱福年，胡雪岩道：“叫尤琳也来帮我们拿拿主意吧。”

“尤琳是谁？”郭庆春问道。

“苏州河边一家‘苏绣行’的女老板，跟英国领事路金，恐非一般关系。”

庞二爷调侃道：“我们也放个风出去，让尤琳开一家专门做洋庄生意的丝绸进出口公司，直接同英国领事馆打交道，看看吉伯特他们作何反应。”

少顷，朱福年、尤琳乘马车赶到。郭庆春一见尤琳，心中惊为天
人：如此国色天香，却不得识，今日邂逅，不知缘分如何？

尤琳显然还不知道洋商们议决四条的消息，听了大家的介绍，惊异道：“昨晚我还跟路金见过面，他没跟我提起洋商紧急会议的事呀，对了，胡先生当时不也在场吗？”

胡雪岩拿手摩挲着光光的额顶道：“我是在场，可我不懂英语，光见你们俩比比划划、眉来眼去。再说，洋商开会是在昨天下午，也许还来不及把议决的四条通报给路金领事。”

“这好办，我去找这位路金打听一下，一定能得到准确消息。”尤琳自信地说。

胡雪岩脸上这才有了点喜色，但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他打量尤琳一番问道：“你一个人去方便吗？我看那个路金对你没安好心，那双眼睛看你的时候放蓝光，只差要扑上来的样子。”

朱福年不由得暗暗嗟叹，怪不得胡雪岩敢跟洋人叫板，他背后有官府做靠山，身边既有郭庆春这样的“西洋通”，又有尤琳这样所向无敌的丽人，自然遇事不慌、临危不惧了。只是洋商“一致退货”这道坎，胡雪岩怕是过不去了，他在上海十多年，何曾见过大清商人、官府斗败了洋人？他正打肚皮官司，只听郭庆春道：“洋商‘一致退货’见诸报端，也有了公开行动，闹得沸沸扬扬。这种时候如果直接找洋人打听，难以得到确凿的实情，他们在这种时候，是空前团结、讲求口径一致的。别看他们在中国人面前颐指气使，但在这块土地上，他们毕竟是少数，他们需要某些绝对的‘一致’与‘团结’，以维护其共同利益。大家在找他们打听消息时，要动点心思，讲究策略。”

尤琳听了，心下不以为然。

大家分头行动，连庞二爷都带着伙计到外滩去寻那几个日本浪人。尤琳去到英国领事馆，费尽周折，直到下班时节才见到路金。尤琳说明来意，路金不假思索，称他已代表英国政府，接受驻沪英商的全部四条要求，并约定明天上午同大清上海道衙交涉：“作为大英帝国的外交官，在我们英国公民的利益受到损害时，我无权保持沉默，必须将英国商人的意见与义愤，及时通报给贵国政府……”

“外商一致退货，将给大清丝商带来多大的损失，将使上海的生丝市

场萎缩甚至消失，路金先生你想过吗？”说着说着，有些发急的尤琳竟像在乞求于这位英国领事了。

路金做了个无可奈何的手势道：“这是贵国政府、特别是丝商们造成的，我并不要看到这种结局，亲爱的尤小姐。”

“你应该劝阻那些英国商人，不要采取‘退货’措施。”

“我很愿意这么做，但请给我一点时间。我一定加以劝阻，但不能选择在这个时候；我会努力转达尤小姐的意见，但我只能一个一个去拜访。”

尤琳看着他不停翕动的红唇，从那里吐出一大堆好听的言辞，却没有任何实质性的内容，只得悻悻不乐地告辞。

郭庆春先去了他曾工作过的怡和洋行买办房，一无所获，转而又来到太古洋行。这两家老资格的英国洋行主营航运，洋商们运货或者退货，不可能不在航班和船期上有所反应。

太古洋行矗立在黄浦江畔，是一幢高大的花岗石建筑。大片巍峨静穆的穹顶，在午后的阳光下有升腾有起伏，有阴沉有明耀，一年又一年，连汤汤江流里也存留着它无法驱遣的阴影……

太古洋行的业务室里，进门是一个高达丈余的大玻璃柜，柜里陈设着一艘巨轮模型，它是太古的标志“维多利亚”的浓缩微雕，琥珀色，在暗夜里能发出幽光，“一帆风顺”的理念在这里演绎到了极致。太古洋行的华大班刘桢申，在业务室里接待了郭庆春。两人是老相识，以前有过多次合作。

郭庆春单刀直入问道：“老兄在太古招揽客货承运，对英国商人的货运情况船期什么的应该清楚，对吧？”

刘桢申是上海滩的老买办了，笑道：“那是自然。郭贤弟想打听什么消息，直说无妨。”

“生丝出口，船只、航班、抵达港、吨位有何变异，我需要详细资料，特别是那个吉伯特，你知道那个英国流氓。”

刘桢申翻了一下案头的“航班船次”大簿子道：“有，有这回事，吉伯特先是订了两班轮船的中舱位……后来，航班临近，推说货还没有备齐，拖延到下两班，贴了我们四百两银子，作为误期的赔偿。”

郭庆春追问道：“那下两班在什么时候？”

“我这儿只有已发生情况的记载，预订货舱、货物名称等未发生事宜由洋大班掌握，老弟打听得这么详细干什么？”刘桢申摇了摇头。

“托你帮忙，自然不能瞒着你。最近我帮胡雪岩在做生丝生意，为了与吉伯特等洋商抗衡，我们上海的华商统一行动，一定要吉伯特按我们定的价格收购。可吉伯特僵着就是不肯让步，所以请你助一臂之力，摸清情况，逼他一下！”

“跟洋人抗衡，又是你郭老弟出面，这个忙我帮。”刘桢申出人意料地爽快。

郭庆春欣喜地说道：“多谢！多谢！今晚我在‘卡特琳’酒吧请你喝酒，顺便听你的消息。”

“这么急？”刘桢申惊讶道。

郭庆春拱手道：“现在已到关键时刻，华商中有许多人吃不住劲了，今天已有丝商把生丝往内地回运。我们需要你的消息作动力，拜托了！”

入夜，沙俄风情的“卡特琳”酒吧里，装潢滥俗的小舞台上，一群俄国女郎在表演乌克兰民间舞蹈，狂放又显得粗俗。一个肥胖不堪的女歌星唱着俄罗斯民歌，穿着超短裙，系着荷叶边白色围裙的女侍，穿梭于顾客之间，送上黑啤、干酪，俄国风味小点心。一个满身肥肉的女老板走到郭庆春的桌边，挑逗地用手绢甩了一下他道：“嗨！英俊的王子，要一个俄罗斯女郎陪你喝酒吗？俄罗斯姑娘可是世界上最漂亮的美女。你看，台上那几个舞女由你挑，看中了哪个，我就派她来陪你。”

郭庆春敷衍道：“我在等人。”

女老板刚走，一只满是黑毛的巨掌落在郭庆春的肩上。他扭头一看，眼前是一个棕熊般的俄罗斯人，浓眉毛，蓄着一把浅棕色大胡子，他就是俄国驻上海的领事索伦斯基。

郭庆春礼貌地问候道：“啊，索伦斯基先生……”

“郭先生，刚才你和老板娘的谈话我听到了。如果你真对我们俄罗斯姑娘有兴趣，我可以将我的女儿安娜介绍给你。我们都是皇族的后裔，这种结合，用你们的观点看，那真是门当户对，你说是吗？”

嗨，没想到这位领事开口就跟自己的女儿做媒，郭庆春只好苦笑道：“索伦斯基先生，你的女儿远在俄罗斯，我人都没见过，怎么能跟她‘结合’？”

“那很简单！我马上写信给她，让她赶快来中国。”索伦斯基只差要拥抱他了。

“也许不等你女儿到来，我已经洞房花烛了。对不起，我的朋友走了。”郭庆春东张西望，发现刘桢申正向这边走来，索伦斯基只得快快离去。

“庆春，让你久等了，费了点周折。”原来，刘桢申正查阅有关航班预订登记，怡和的大班匆匆赶来，将资料收捡上锁，并警告他不得将任何预订船情消息外泄！

刘桢申用手绢擦着汗道：“对中国人什么都是机密，吉伯特往后推延的两班船，一班在十天之后，还有一班是半个月。”

“也就是说，吉伯特没有退掉原订舱位。”

刘桢申肯定地说：“舱位他怎么会不要？当然要。”

“那就说明怡和洋行非买我们的丝不可，而且数天之内必定要找我们谈判。桢申兄，我代表丝商谢谢你！”郭庆春满意地说道。

“都是中国人，打断骨头连着筋——这也算是我们的商务机密！”

两人不禁哈哈大笑。这时，“卡特琳”的女老板领着两个俄罗斯少女来到桌边，颤动的胸脯和笑容充满了挑逗：“现在，可以开始喝酒了吧？”

刘桢申指着少女问道：“老板娘，这两瓶是‘伏特加’还是‘威士忌’？”

“是开胃酒，再加俄罗斯甜点心，你们好好品尝吧。”话音未落，两个少女腿一抬便坐到了郭庆春、刘桢申的膝上，胳膊搂住了两人的脖子。

郭庆春电灼似的推开了那个姑娘，那姑娘有些莫名其妙，她不知道自己哪儿伺候不周得罪了这位尊贵的客人。而她那位同伴，已经含了一口酒，正嘴对嘴地哺给刘桢申。

郭庆春扔了几张卢布在茶几上，替刘桢申结了账，大步而去。

一个星期后，他们大获全胜。吉伯特终于向大清丝商举了白旗，他请朱福年转告胡雪岩，愿意就生丝价格及出口进行谈判……

湖州、杭州有生意急等他去打理。生丝之战的第一个回合，他净赚了约二十万两银子，留下郭庆春在上海继续“丝战”，自己打道回府。离沪前，他独自一人悄悄去了趟苏绣行。

行内一如往日的宁静。槛窗高启，姹紫嫣红；飞针走线，惑蝶迷蜂。一张张俏脸粉脸俯对绣品花架，那么凝神，那么专注，宛如一棵棵玉树、山茶，扎根在山阿原野，怒放于万花丛中。那些花鸟虫鱼、风光景物，全都吸附了江浙女子的精魂，聚结着吴越佳丽的灵气，得天地造化之功，秉华夏文明之精，那般鲜活、灵动、清澈、超拔、卓尔、皎然、蕴气、蓄韵、流光、飞白、霓霞、舞风，不知真耶？幻耶？是红鬟绿鬟融进了花谱，不审锦攒绣簇上了新衣？是香腮粉脸也成绣像，还是

针黹女红惑目炫神？在这幅花团锦簇、灿烂辉煌的图画里，尤琳是最美最动人的一朵牡丹花！

“国色天香，花中之王！美不胜收啊！”胡雪岩不住地赞叹。

“是你呀，胡老板，”尤琳抬起头来，沉静一笑，又俯下脸去。

胡雪岩把一只薄薄的红包递到尤琳面前道：“请收下。”

尤琳觉得奇怪：“什么呀？”

“打开看看就知道。”

尤琳从红封里取出一张银票，上面醒目地写着“一万两”，她不解地望着胡雪岩道：“这……这算什么？”

“酬金。这次我们生意成功，是靠你出马，请了英国领事这员大‘将’，这局棋才奠定胜局。”

“不，我不能收这样的重谢。”尤琳挺认真地说，“能为这场生丝之战出力，是我所愿，也是我的荣幸。”

胡雪岩只得改口道：“那……那就算我资助你发展事业吧。我想把你的‘苏绣行’办成专门对东洋、西洋进出口丝绸的工艺行。”

尤琳是何等聪慧的女子，她已从他那时而躲闪时而直刺的目光中读到了什么，报以淡淡一笑：“真的吗？”

“真的，对你我还能假吗？”胡雪岩认真得近乎庄严。

尤琳只得笑纳。

午后，她将一帧绣品送到英国领事馆。路金催了好几次，这是献给女王生日的礼物。不知是她的高雅华贵震慑了门口保安，还是路金领事打了招呼，总之这次把门的“红头阿三”向她行了举手礼，爽快地放行。

尤琳径直进入路金从不关门的办公室，他正佝偻着上身，两只手像螃蟹的跪足那样支在宽大的写字台上，摇头晃脑地欣赏着一张地图。

“啊，尤小姐来了，请坐。”路金满面春风，幸而到来的是矜持的尤琳，如果是风骚的丽姐或交际花林翠翠，他没准会发一阵“春风癫”。

“我把您要献给女王的绣品拿来了。”尤琳打开锦袱，把绣品展开，盖在那张地图上。

“啊，太美了！这样鲜艳的牡丹，女王陛下看到，不知道会怎样喜欢，她一定会对这么精湛的刺绣艺术着迷的！”路金由衷地赞叹道。

“那我就太高兴了。”尤琳也满心欢喜，尽管这种称赞是意料之中的。她一边说着，一边收拾绣品，无意中看到桌上的地图。

“这是什么？”

“地图，黄浦江外滩一带的地图。我们英租界准备在这里修筑一条大马路，取名南京路。”这是路金高兴的渊藪，他软硬兼施，恫吓加利诱，才使松江府那帮官员就范，这是他外交官生涯中又一次成功，堪称辉煌。

“南京路？这儿不是离县城很远吗？”

路金太想让这位美女分享他成功的喜悦，他比划着，觉得自己仿佛就是那位统率罗马军团的恺撒：“目前看起来是远了些，但马路一通，高楼大厦一造，这里就会繁荣起来，成为侨民真正的乐土和伊甸园。就像地中海沿岸那些小渔村后来演变成大都市一样，这里的地价一定看涨，所以我们准备把南京路一带的地皮全买下来，再卖给英国侨民。”

“哦，我能不能买一些？”尤琳心中一动。

“你？那你想投下多少钱？”路金面带微笑，他以为是自己的游说起了作用。

“暂时先投一万两。”尤琳从衣袋子里掏出那张一万两银票，心想权当替胡雪岩作个长线投资吧。

路金一笑道：“密司尤不光绣丝绸，也想绣马路高楼了。”

尤琳用英语回答说她早就想作各种尝试了。

胡雪岩回湖州途经松江，尤五闻讯，亲自上船邀他上岸一聚。

晚霞绚烂，凉风徐徐。尤五陪着胡雪岩、罗家骥等一行，朝河边的“青藤酒馆”走来。

“雪岩现在是大老板了！在上海什么满汉全席、法国大菜大概都吃过，肯定把胃口吃腻了。今晚，我请你上这家小酒馆品尝品尝地方风味，全是河蚌、螺蛳、泥鳅、河鳗这些不入流的河鲜。”

“正是求之不得！三个月没吃家乡菜了，在上海每天饭菜端上来，我都会想起在杭州元宝街吃晚饭的情景。每当太阳落山，家家户户把小桌子往门口一放，一杯绍兴老酒，几条葱焖鲫鱼，再加一大碗酱爆螺蛳……那简直是神仙过的日子。”胡雪岩好不高兴。

“是啊，我也好久没吃河蚌、螺蛳了。”罗家骥也有同感。

“青藤酒馆”名实不符。青瓦粉垣一幢老屋，屋外并无青藤攀爬，屋

内也没有藤蔓之类的饰物。只有几个用榻扇隔开的包间，收拾得倒也齐整。他们在滨河的一个包间内坐下来，一边嗑着椒盐瓜子，一边继续闲谈，从窗口眺望着河上风光。

“听说你们在上海这一场生丝大战，激烈程度不亚于与太平军在太湖边的生死肉搏。嗨！老弟你越来越厉害了，跟洋人几度交锋，终于把他们全都打倒在地。我在松江听说后，暗暗替你捏了一把汗。”

胡雪岩感喟道：“现在想想，还真有点后怕呢！当时我们冒了那么大的风险，万一洋鬼子不肯让步，这笔买卖不能成交，大批生丝全部变质，我不光本钱赔光，刚建立起来的名声也将全都付之东流……要是那样，我就惨了！”

一时酒菜上齐，尤五举杯道：“生丝之战你出奇制胜，赢了洋鬼子！来来，我祝贺你！我们干了这杯庆功酒。”

两人一饮而尽。

胡雪岩咂了咂嘴道：“这绍兴酒真好喝，比什么白兰地、威士忌、啤酒那些洋酒不知强多少。来，再来一杯！”

店小二忙过来给他们斟酒，一位专司上菜的姑娘端来了热腾腾的河蚌砂锅、酱爆螺蛳。尤五举起筷子布让道：“快尝尝这河蚌砂锅，据说要炖上整整一天呢！”

胡雪岩拈了一块，放进嘴咀嚼着，尚没下咽，便呼噜嗯吞地叫起好来：“嗯，好吃！又香又烂，真是鲜美无比。”

“还有这酱爆螺蛳，远近的食客齐聚这里就为了吃这道特色菜。‘宁吃青藤的螺，不吃宏翔的鹅’，就是这些人的顺口溜，可见这酱爆螺蛳的名气有多大！”

“哦，我来尝尝，看比不比得上当年螺蛳姑娘的手艺。”说完，胡雪岩便拈了一颗嘬了起来。

“螺蛳姑娘是谁？”尤五也放下酒杯，嘬起了螺蛳。

“我小时候的朋友。”他指指罗家骥，“他的姐姐。”

“相比如何？”尤五嘬着指头，饶有兴趣地问。

“毫不逊色……不对！”胡雪岩突然叫了一声，停止品味，竟然现出一副呆呆的模样。

“怎么了？吃到一颗臭螺蛳了？”尤五惊问道。

“简直不可想象……”胡雪岩似在自言自语，眼里突然闪过一道光，

转头对罗家驥道，“家驥，这螺蛳的味道，像不像你姐烧的？”

“是呀！我也在纳闷，这种味道除了我姐姐，难道还有其他人会烧？”罗家驥也在回味。

胡雪岩猛地站起身来，径直朝后面的厨房走去。

“雪岩，你上哪儿去？是不是上茅厕……”

正好，上菜姑娘端了一盆松江鲈鱼出了厨房。胡雪岩想绕进去，姑娘拦阻道：“哎哎，里面是厨房，客人不能进去。”

胡雪岩凶巴巴地说道：“我为什么不能进？我偏要进去！”

“老板娘吩咐，任何客人不能进厨房。”那姑娘还想阻拦。

胡雪岩不理她的茬，以从未有过的无礼和蛮横将她一推，昂然进了厨房。

厨房里烟气弥漫，火光闪烁。锅碗瓢盆伴着着嗞啦嗞啦红油的喧闹，把厨娘和美食家连接在同一个色香味俱全的世界里。女老板一手持锅、一手拿铲，正在潜心做菜。只见珍馐美味在锅里翻飞，长柄铁铲在手中挥舞。胡雪岩没法辨别那个久违的身影，因为她系着长大的围裙，也没法看清她的脸，因为她头上戴着那种妖形怪状的厨娘帽。他凑拢了去，探头探脑地去看那双手，觑着那张脸。直到老板娘又完成一道菜，起锅，装盆，转身看见了他，刹那间愣住，变得怒气冲冲道：“你……怎么跑进厨房来了！”

“螺蛳，是你吗？真的是你吗？”胡雪岩一声喊，眼中含泪道，“我终于找到你了！”他张开双臂将她抱住。

“走开！我在烧菜……”螺蛳姑娘本能地将他推开，语气却是少有的平静。就在这时，油锅“蓬”的腾起了一团火光。胡雪岩顿时慌了神，一边惊叫着“起火了”，一边掇起一盆洗菜水就去浇火。

“快闪开！”螺蛳姑娘用力将他一推，胡雪岩踉跄着接连退了好几步。她敏捷地取下帽子、桌布、毛巾等东西一股脑塞进油锅，将火扑灭。不等胡雪岩反应过来，她把炒锅从灶头取下，往案板上重重一丢，扭头从厨房后门冲了出去。

“螺蛳姑娘……螺蛳……”胡雪岩急赤白脸地叫着追了出来。

回答他的，只有暮霭柳林中一阵紧似一阵的鸣蝉。

第二十五回 松江畔有情人终成眷属 杭州城大贪官竟作流囚

螺蛳姑娘沿着河边小路一口气朝家中冲去，胡雪岩在后面穷追不舍，边追边喊：“等一等，螺蛳，你等等我……”

疾风抽走了发髻上的竹簪，危欹歪斜的高髻松解，化成一片流泻飘逸的黑色瀑布。河风拂拭着她脸上的油污，泪珠如河面上片片落帆。长发粘在脸上，她用双手捂住了自己的脸，呜咽着，跌跌撞撞冲进了一片柳荫。

“姐姐，姐姐……”罗家骥也跟在后面边追边喊。

一幢孤零零的小屋，白墙黑瓦，掩映在一片绿荫柳浪之中。久经岁月的木楼梯拥着一个小小的踏步平台，螺蛳姑娘冲上平台，进屋关门，上栓。

胡雪岩和罗家骥追上平台，眼前是一扇发黑的紧闭的门扉，两人不顾一切地敲门叫喊起来。

“开门，开门！螺蛳姑娘，你快开门呀！”

“姐姐，你快让我们进去。”

屋内，门上插着一条大门闩，但螺蛳姑娘还是用身体死死抵住了房门。她无声地啜泣着，满脸是泪和飘散的乱发。

“螺蛳姑娘，再怎么着，总得让我们见个面，说句话吧。”

“姐姐，自从你走了以后，爹就落水身亡。幸亏雪岩哥收留了我……你知道我有多少心里话要对你说吗？姐……”

螺蛳姑娘心软了，慢慢抽动门闩，但只抽了一半，她又狠心将门闩复原，她不能和胡雪岩再见面，见面就没法收拾！这是天意，这是命中注定的……

门外，胡雪岩还在嘭嘭地敲门：“螺蛳，看在过去我们相好一场，你快开门。”

“姐，你再不开门，别怪弟弟……”说着，罗家骥抬起腿就是两脚，把门踢开了。他冲进去一把抱住螺蛳，但只开口叫了一声“姐姐”，便号啕大哭起来。

螺蛳抱住弟弟，不住地抚摸着那张脸，泪如雨下。胡雪岩进来，面

对这感人一幕，也止不住抹泪……

有顷，姐弟俩相互揩去喜泪，家骥有一搭没一搭地说起别后的情形，就连他喜欢彩凤的事也毫无遮掩地吐露出来。螺蛳姑娘不出声，只用微笑的眼神看着已长成大小伙子的家骥，心中充满喜悦。胡雪岩也没有出声，只静静地坐在暗影里，打量着螺蛳姑娘，从上到下，目光一直没有离开过，仿佛总也看不够。

家骥问起姐姐婚后的情形，一眼瞥见幽暗中胡雪岩那对晶光灼灼的眼睛，忽地一拍脑袋道：“姐，你这里不会连个蜡烛台都没有吧？”

一句话提醒了螺蛳姑娘，她忙点亮了床头小柜上那支蜡烛。家骥嬉笑一声道：“我得把这个好消息去告诉五爷去！”说罢，他连蹦带跳地窜了出去，轻轻带上了房门。

罗家骥一走，两只手不约而同伸向那支红烛。胡雪岩先得到，他举起蜡烛，照着那张依然莹净的脸庞，那双泪眼盈盈的丹凤眼……

今来把住银□看，只恐相逢在梦中。

原来，自螺蛳以一百两银子的“身价”卖给那位船老大后，开初的一段日子还算平静。那个生性豪爽的苏北汉子待她不差，就是脾气急躁，喜欢喝酒，一喝醉就什么都不顾了。但打太平军东征，漕运中断，他们的生计便日渐艰难。谁知官军要围剿“发逆”，强行征用民船，身无分文的船老大连个栖身的地方都没有了，终于在一个隆冬的早晨浮尸在江面上。那时，螺蛳已经在这家小酒店帮佣了，老板让她上菜，在店堂里招徕客人。她嫌厨师的手艺太差，自动上灶当厨娘，生意顿时红火起来。去年，老板一家回了安庆，便将小店盘给了螺蛳。因为上这里喝酒的多是漕帮兄弟，生意还不坏。就是骚扰太多，一个单身女人，又正当盛年……

桌上的红烛发出轻微的响声，默无声息地倾听着她的叙述，淌着热泪……

“唉！没想到分别之后，你受了这么多苦。要知道我在天南海北地寻找你……”胡雪岩顿足连连，痛惜不已。

螺蛳感伤地低垂着粉颈，带着凄凉道：“早见面，迟见面，又有什么意思呢？现在，我们都不是当年的人了……我是这小酒馆的厨娘，你是妻妾满堂的大财主。我今生今世不再指望什么，只求你把我唯一的小弟管教好，将来能成家立业就足够了。”她抬起头，用充满希冀的眼神看着胡雪岩，“雪岩，你能答应吗？”

“答应！完全答应……螺蛳，我还要把你娶到身边，跟着我闯荡世界……”胡雪岩冲动地一把攥住她的手，捧过她的脸，深情万分地打量着她明月般的脸庞。

螺蛳用力抵挡，终于挣脱他的搂抱，跑了开去道：“不，这不可能，不可能了……”

“为什么不能？我今天找到了你，就再也不许你离开。”

“那怎么行？你……你赶快给我出去，赶快离开。”螺蛳提高了声调说。

“你能赶得走我吗？就是官府派一队捕快也抓不走我。我胡雪岩今晚非与你同床共枕不可，这是我从小的梦想啊……”胡雪岩神情决然，他伸开双手朝她走去，螺蛳躲避，两人在这个小小的斗室里追逐着。

胡雪岩有点啼笑皆非道：“你又同我玩‘老鹰抓小鸡’的游戏吗？嗨！你应该知道，我不再是过去的小鹰，你再也逃不脱老鹰的爪子了……”

几轮追躲，螺蛳逃到床后，胡雪岩纵身跃上床，一把将她抱住，紧紧抓住她的两只手，燃烧的目光和被欲火烘烤的脸缓缓向她贴近，笑问道：“你还想逃吗？”

螺蛳说不出话，避开他挑逗的眼神，不一会又回过脸来，凝睇的双眸里有火光在闪烁。

胡雪岩举起了她腕上的藤镯问道：“你把它一直戴在手上？……这，不正说明你一直还爱着我！……”

螺蛳用一个无声的笑默认了，她轻轻撩起胡雪岩腰间的那块玉佩，轻轻用手指拂拭着，含着娇嗔道：“……我要你拿玉佩去资助有龄哥的呢，怎么挂在你腰上？”

胡雪岩讲了玉佩失而复得的往事，然后深情地说道：“这叫爱屋及乌，今晚我要加倍补偿，这辈子，你注定要跟着我去闯荡世界。”他动手去解她的衣带。

螺蛳半推半就，袭上头脸的燥热开始消退，身子渐渐变得绵软，眼神晶亮晶亮。胡雪岩调笑道：“要不要再转过脸去？”

“呸！你从小就不正经……”螺蛳啐了他一口，突然把身子一抬仰起脸庞，双手抱住他的脖子，狠狠用樱唇将他的嘴巴封住，同时闭紧了眼睛。

两个人紧紧地拥抱着，疯狂地胶合在一起……

与螺蛳重逢，胡雪岩自是欢天喜地。他雇了一艘专船，艄楼两侧贴着头大的烫金囍字，四周张挂着大朵红绸花，桅杆上一线相串挂着六个大红灯笼。他还另雇了一班鼓乐，每到一码头，便吹打起来，一直送到湖州。螺蛳却面有忧戚之色，几番埋怨他不必这么招摇，不就是你多

纳了一个妾么？

王有龄闻报，携梁冰玉亲到码头迎接，并在衙门后花厅设宴，庆祝胡雪岩和螺蛳的团圆。

王有龄万般感慨道：“这真叫苍天不负有情人，螺蛳小妹，雪岩这般千呼万唤，总算感动了上苍，让有情人终成眷属，真是可喜可贺。”

“不，如今他已是大富豪，大小太太已经够多了，何必还在乎我这个小螺蛳？我实在不愿意进入胡家大宅门，卷到漩涡中去……”螺蛳姑娘面对王有龄、梁冰玉，却有些惶惶不安。

胡雪岩闻言啧啧道：“你看你又来了！你和她们不同，我真的很需要你！”

螺蛳欲言又止，犹豫了一下问道：“你需要我什么？”

“什么都需要！需要你的安慰、你的关心、还有你当家理财的能力……今天，王大哥和冰玉嫂在这里，他们可以为我作证，我今生爱螺蛳，至死不渝，我要让你成为我们胡家真正的女主人。”

螺蛳仍执拗地回绝道：“不，雪岩，你回杭州去，还是让我回松江吧。”

“雪岩老弟，那你就先让螺蛳小妹暂时住在我们这里吧。”看到这种状况，王有龄只得出面打圆场。

“什么？住在有龄哥这儿，那成什么样子？”螺蛳还是那么认真。

王有龄恳切地劝道：“螺蛳小妹，你就别见外了，没有你当年相救相助，哪有我今天这个样子，说不定那年除夕我就淹死在杭州新宫桥下的河里了……螺蛳小妹，你当年是用卖身钱济助我北上的呀，这种大恩大德，我一辈子铭记在心。”

“螺蛳妹妹，你就别客气了。不要说雪岩对你爱得死去活来，连有龄也对你念念不忘。我们就当作亲姐妹一样吧，好吗？”梁冰玉也一旁劝说，然后紧搂着螺蛳，不住抚慰、相劝，螺蛳这才勉强落座。

“雪岩老弟，我们在湖州的日子不长了，可能马上就会回杭州。这样，我们两家又可在一起了。”王有龄呷了一口茶，面带喜色道。不日前他接到傅晶的一封密札，称何大人湖州购枪不久，就接到“进京面圣”的谕旨。行前，贵福托他交了一份奏折，参了浙江巡抚黄宗汉“贪赃枉法”的四条大罪。贵福这人虽没什么本事，却是“牛录”出身，与京中掌事亲王多有亲谊关系。据何大人说，黄宗汉官职难保。而浙江巡抚一职，何大人力荐他王有龄充任，而贵福对他和胡雪岩也“多有称赞”。加上他王有龄在粮台任上几次受部嘉奖，接黄宗汉巡抚印的，除了他还有谁？

胡雪岩乐不可支，举杯相庆道：“倘有龄兄执掌省印，我们的生意就更加如鱼得水了。”

正喝到兴头上，“山羊胡子”双手托着一封紧急文书，大步进了花厅。王有龄拆开看时，原来是有圣旨到，着湖州知府王有龄、浙江粮台坐办胡雪岩速赴杭州迎接钦差。两人哪敢迁延，连夜指派官船赶往杭州。

各处的一班官员早到了，浙江巡抚黄宗汉领衔，去船码头恭候钦差大驾。

正是秋老虎逞威的时候，骄阳如火。黄巡抚率领省垣大小官员，一个个衣冠袍带、红顶补服，按官职大小，排列得整整齐齐。又到中午，阳光白刺刺晃得人不敢眼张水面，河上没有片风拂来，柳枝儿纹丝不动。甬说一帮养尊处优惯了的官爷，连野狗都觅了阴凉处，把肚腹脖颈紧贴在地面，长长地吐出舌头散热。

黄巡抚脑满肠肥，身如黄桶，油汗未尽，又续粘汗。粘汗流得多了，连毛孔都塞住了，更加难受，心里止不住地焦躁。

“钦差大人的官船怎么现在还没到？会不会路上又碰上了堵船等意外情况？”咽干口焦，气短声涩，黄巡抚问话都有些喘了。

文案赶紧回道：“大人，属下已派人到前面的塘栖码头去探听消息了。”

“这天怎么这样热？毒日头就像头顶着一盆火……”黄巡抚仰头看天，从衣袖内掏出手帕，小心地拭着脸上脖子上的粘汗。

“中丞大人，实在热得不行，就升冠吧。”王有龄心中已有几分明白，因此给他这个建议。

黄巡抚白了他一眼，又正了正头上的红顶子道：“不行！万一钦差大人突然来到，衣冠不整成何体统？”

但有的官员实在受不了这般酷热，早已卸下红顶子，解开官袍，用帽子在扇风。黄巡抚见状大吼道：“你们成何体统！快穿上！穿……上……”他抬手戟指，一脸愠怒，目光凌厉地检视着每一位属官。突然，他口吐白沫，身体一软瘫，向后便倒。幸得文案师爷、王有龄等把他扶住，急喊道：“大人，你怎么啦？……”

黄巡抚双眼发直，嘴里不断涌出白沫，这是中暑症状，胡雪岩忙道：“快！快拿凉水来！最好到渔船上讨个冰块。要快！”

师爷找附近的船家借了一只木盆，端来一盆河水，王有龄早把黄巡抚的红顶子除下。那师爷还要寻他的手帕，胡雪岩催促道：“大人是轻轻

拭点水弄得醒的么？”遂端起木盆，“哗啦”全泼到黄巡抚的头上，然后他又把木盆递给师爷道，“再弄一盆来！”

众人也闹不懂这是个什么救法，看到黄巡抚肥头大耳一个脑袋，脸上沾着碎叶沙粒，衣领上满是水渍湿痕，模样好生狼狈，想笑又不敢笑。到底师爷跟大人贴心，去了不一会儿，竟捧着一只荷叶包过来了，嘴中叫道：“冰来了，冰来了……”

胡雪岩接过，打开荷叶，里面有一些碎冰，他连忙将碎冰覆盖在黄巡抚脸上。大概是那凉意刺激，黄巡抚脸色转好，双眼也吃力地睁开问道：“钦差……大人……到了吗？”

“大人放心！还没到呢！”王有龄扶他坐起。

正在这时，一匹快马急速朝码头奔来，马背上的戈什哈隔老远就挥手叫喊起来，近到跟前，戈什哈跳下马背，单膝跪在黄巡抚面前道：“禀报大人！钦差大人已经到了！”

黄巡抚一把推开王有龄问道：“人呢，人在哪里？”

“在巡抚衙门。”

众官员大惊失色，一窝蜂散了，有的忙着上轿抢道，有的去寻自己的马车，没带车、马的官员要临时雇车雇轿。

巡抚衙门的大堂里，钦差何桂清早已高据公案等候。“朝廷特命钦差大臣”、“正二品侍郎何”的仪仗一字排开。公案一侧，直挺挺立着傅晶，手捧黄缎圣旨。两排手按腰刀的戈什哈，分列左右，其威严雄健，一看就知道是来自京师。大堂外的院坝里，巡抚衙门那班衙役依例也分列两旁，吆喝着以助官威。

黄巡抚在衙门外下轿，撩着官袍，跌跌撞撞从大门冲进，急匆匆进了大堂。后面跟着的众官员，模样免不得有些狼狈。

黄巡抚望阙而拜，口称“死罪”：“下官黄宗汉，不知钦差大臣已光临杭州，有失迎迓，罪该万死！请大人宽宥下官。”说罢，叩头连连。

何桂清起立道：“本钦差奉皇上圣旨，来查究浙江弊端……”

黄巡抚不禁大惊失色，木瞪瞪地看定何桂清。

何桂清走到公案前，接过傅晶奉上来的圣旨，徐徐展开，高叫了一声：“圣旨下！”

众官员顿时匍匐于地，不敢稍有动弹。

黄巡抚战战兢兢地说道：“臣黄宗汉听旨。”

“奉上谕：浙江巡抚黄宗汉，滥用职权，私吞漕银而反诬所属藩司，逼死道员麟桂。又其积年引荐之捐纳官吏，内藏粤匪实蓄之奸细三名，分发各地，署守冲要，为祸惨烈。其劣行昭彰，获罪于天，致使浙江鱼米之乡连年歉收，民怨沸盈。着革去浙江巡抚一职，发配云南，查抄家产，变卖眷属以实府库。钦此。”

“罪臣领旨谢恩！吾皇万岁万万岁……”黄巡抚抖抖索索、口齿不清地回道。

何桂清打了个手势。两列戈什哈虎顾獠听，去往后院。随从摘去黄巡抚的顶子，脱下他的三品袍服。何桂清随即宣布由湖州知府王有龄署理浙江巡抚，王有龄领旨谢恩。那黄巡抚还心存侥幸，在地上跪爬着蹭到何桂清脚下乞怜道：“钦差大人，看在同年份上，求您在皇上面前为罪官开脱几句吧……”

“同年不同道，我能以妄言开脱么？”何桂清一脸正经，拂袖而去。

衙役中立时走出二人，给黄巡抚上了枷，套上铁链，提溜到院中跪下。少顷，被抄的私产一箱箱摆放到院子里，黄巡抚的眷属及丫鬟、僮仆等一千人押到。傅晶上前将战战兢兢的这群人按名单点验过了，丫鬟、僮仆尽行遣散。黄有妻妾四五人，尚在家中有三女一子，依旨押往附近的羁押店，标价变卖。其余已经单独成家立业的子女，依例再行处置。

一个生得标致的妇人，用手拽着一个八九岁的小男孩，扑倒在跪伏的黄巡抚面前，纳头便拜。那是四姨太和她的儿子，平素最得黄巡抚宠爱。女人哀哀哭着诉说着，指点儿子跟父亲告别，那黄巡抚早已是泪流满面。小男孩看见，从尘埃里爬起来，拿小手一点点替父亲拭去眼泪。不知那小男孩说了什么，黄巡抚竟然泪如泉涌，大声号啕起来。一时其他几位妻妾也围了上去，与黄巡抚抱头痛哭，没抱着头的，就抱住他身体的其他部位——木枷碍事。那小男孩好生伶俐，见枷口磨了父亲的脖子，想了想，当众脱下自己身上一件纺绸半长衫，赤着上身，将长衫展开，一点点塞进枷口，绕着黄巡抚脖子一圈，最后将两只衣袖一左右放进黄巡抚的手里抓牢。黄巡抚此时已是五内俱焚，将脸埋在娇儿的小衫子里，泣不成声。

让一家人作个告别——钦差大人也只能这样了！两个衙役不待吩咐，早已提来绳圈，走上前去斥赶众眷属。女人的哭声更高，身形、姿势更惨更加顾不上体面，抱住黄巡抚，哪里肯舍！

“起开！起开！你们这是要五马分尸么？”衙役将家眷一个个拖开，排成一列，用一个大绳圈约束着。出衙门经长街去“羁押店”，前面会有一个人鸣锣吆喝：罪官××的家眷住官店啰——这算是发布变卖信息，兼有“示众”之意。想做这个生意的，便可去官店点验“货物”，与衙役议价。胡雪岩见那男孩伶俐，模样也很清秀，想芙蓉一个人在一边居家过

日子，身边有个小厮方便，平素他还可领着儿子玩耍。遂暗中叮嘱衙役将黄巡抚这个庶出之子留下，不得卖与别人。

巡抚府第，是官廨中第一去处，不像个衙门，倒像是典型的江南园林。假山、池塘、楼台、亭阁，石笋伴着古木，禽鸟栖于花荫。何桂清赞不绝口：“杭州乃人间天堂，这里更是瑶池仙境，诚所谓‘冶艳山川合，风姿烟雨生。奈何呼不已，一往有深情。一望烟光里，苍茫不可行。吾乡争道上，此地说湖心。’戏作一首，为有龄擢升浮一大觥！”

何桂清如此才情，自然博得一片赞叹。王有龄这才知道他原来是绕道西湖，把美景欣赏够了，才来宣读圣旨的，怪不得黄巡抚领着众人在接官码头扑了空。说笑间，一行人来到后花厅。

这里系内外两座花厅相连，当中仅用一道榻扇门隔开。轩敞一个平台，白石为基；楠木花厅，数楹亮柱，接连精致的雕花矮栏。外花厅里，早就摆列桌椅，以及瓜果、时新菱藕，原来如夫人巧珠在这里布置，又给人一个大大的惊喜。丫鬟献上茶来，大家品茗聊天。何桂清发着感慨道：“‘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黄中丞身为一省巡抚，搜括的何止十万？”

王有龄兴奋地说道：“这次，要不是皇上命桂清兄为钦差大臣，来浙江明察暗访，恐怕还动不了他。”

“这也全靠你和胡雪岩啊。没有湖州、杭州等地的揭帖，没有胡雪岩提供的钱庄票据，当然，还有贵福他们的参奏，宫里也有了些变故，朝廷这才颁发上谕，处置了这个横行多年的巨贪。”

王有龄摇头叹息道：“还是雪岩机灵，发觉黄某只认钱不认人，就连着给他二万两、二万两、二万两……背后还给他取了个诨号：‘黄二万’！哈哈……”

闻言，梁冰玉、巧珠也跟着大笑不已，只是巧珠那笑里自是别有幽情。

何桂清望了巧珠一眼道：“胡雪岩人情练达，又能识大体、顾大局，上次要是没有他，我也得不到这颗人间巧珠也。”

巧珠过来拧了他一下道：“堂堂钦差大人，还要这样老不正经！冰玉姐，你说该罚不该罚？”

梁冰玉掩嘴一笑，并不作答。

何桂清嘻哈着说道：“不正经的是你！有龄，别看巧珠已是二品大员夫人，在家里照样在我面前撒娇……”

“你还要说？不给你重罚，你绝不会讨饶。”巧珠故意叫了起来，一

下拧住他耳朵不放，疼得何桂清大声喊叫，连连讨饶。

之后，何桂清又转脸对胡雪岩道：“你跟那个什么螺、螺蛳姑娘重逢的事，响动挺大的啊，我在路上就听说了。”

胡雪岩苦笑了一下，这是他回到杭州最难面对的一个难题啊！这时，傅晶来报，说各处房间已清理出来，请王大人前往签收查验，请钦差大人请往馆舍歇息。于是，王有龄夫妇往前院，傅晶领着何桂清去了馆舍。巧珠与胡雪岩落在后面，巧珠喂了一声道：“你稍等一下，我有话同你说。”

“什么事？”胡雪岩有些惊讶。

巧珠见见众人已经走散，一把拉住他的手，往花厅外一个角门里走去：“来！上这儿说。”

绕过角门，小院里有芭蕉掩映的一座亭阁，巧珠拉着胡雪岩，推开了小门，闪身进去，返身带上了门，一把将他抱住。

“巧珠，你……你这是怎么啦？”胡雪岩立即慌了神。

巧珠一脸娇媚，一腔嗔怨道：“好你个胡雪岩，到现在我才明白：当年你把我送给了何桂清，原来是为了和青梅竹马的老情人相会，你好狠心哟！”说着，她举起双手捶打着他的胸脯。

胡雪岩并不躲闪，低声道：“我不是狠心……我是怕你跟我做小，受委屈，才把你敬献给钦差大臣，让你去享福，不会落得像现在的螺蛳那样，连家门都进不了。”

闻言，巧珠的怨气稍稍平息：“再享福这心里也……雪岩，你是我真心爱上的男人啊，你知道这些日子我有多么想你！”她又一把抱住他，勾住他的脖子，狂吻起来。

“不，不能这样，巧珠，现在你已是钦差夫人，不能这样……”胡雪岩不住地躲闪。

“我要你，要你……我们还像过去那样……”巧珠仍然抱吻他不放。

胡雪岩用力将她推开道：“不行，要是被人发觉，我就是死罪……”

他去拉门闩，但巧珠死死地抵住门问道：“你死我陪你一块儿死……”

“听！有人来了……”胡雪岩一指院外，巧珠一怔，松开了手。

胡雪岩乘机拉开了门，冲了出去，当真有人在找他！罗家驥一脸惊慌，哆嗦着嘴唇道：“大太太一听说你又和我姐姐见面了，就大哭了一

场.....喝下一大碗盐卤自寻短见了.....”

第二十六回 上家法登徒子忍痛挨鞭 抗天灾胡雪岩临危受命

“啊？我和你姐姐……她连杭州都不肯回，连家门都不肯进……”胡雪岩震惊不已。

罗家驥突着嘴脸道：“你是杭州名人，多少双眼睛在盯着你。你们从松江到湖州那么张扬，杭州有人认出了，有个漕工就住在元宝街，抢先把消息告诉了大太太。”

胡雪岩懊恼不已，他脚步踉跄，差点滑倒地上，幸亏罗家驥抓住了他。他突然发现，家驥已经长成个大小伙子了！

马蹄嘚嘚，风驰电掣的马车把两人送回了元宝街。胡府拥挤着不少人，进进出出，乱成一团。胡雪岩急步进屋，众人赶紧为他让出一条路。

走进卧房，胡雪岩直奔床前。床上躺着素娟，床边坐着胡母。表妹山菊正在忙碌，服侍表嫂喝着灌肠药水。

一张明式几案前，秦少卿伺候正在伏案开药方的“忠德堂”的老郎中。业已懂事的大女儿、小女儿看见胡雪岩，胆怯地轻声叫了一声：“爹爹……”便躲到一边抹开了眼泪。胡雪岩径直走向老母，轻轻唤了一声，胡母理也不理，气得扭转头去，直忒忒望着枕上的素娟。

素娟头发凌乱，衣衫不整，尚处于半昏迷状态。她双眼红肿，满脸泪痕，嘴角还在溢出丝丝涎水。

秦少卿见胡雪岩尴尬异常，走过来拉他至窗边宽解道：“大先生，太太喝盐卤，幸亏发现得早，及时请来了郎中。现在已经灌了肠，不会有生命危险。”

胡雪岩那颗悬着的心这才落了下来，人也变得活络了些，他走到郎中身边拱手道：“谢谢老先生相救。”说着，从腰中摸出一块碎银放到几案上。

“这是我为太太开的药方，煎服五帖，管保没事。”老郎中呈上药方，颇意味地看了胡雪岩一眼道，“脉象已经稳定下来，心静为上，须静养些时日。好，老朽告辞了。”说完，他把纸笔墨匣收拾好，放进了药筐。

“秦大伙，代我送送老郎中。”

秦少卿提起药筐，送郎中出去。

胡母闻声，起身将老郎中送至门口谢道：“劳动了郎中先生，请走好。”

“留步，留步！”老郎中拱手告辞，随着秦少卿走了出去。

胡雪岩再上前向母亲请安，胡母把脸一沉喝道：“你跟我来！”

胡宅新建的佛堂，帷幄华丽，香烟缭绕。里间是家庙，供奉着历代祖先的牌位。胡母跪伏在蒲团上，向观音大士焚香祷告：“大慈大悲、救苦救难观世音菩萨，多谢你救了我儿媳一命。老身今后当加倍行善积德，以谢菩萨大恩大德。”

胡雪岩只得跟在母亲身后焚香跪拜。拜毕，把香烟袅袅的棒香插入香炉。

胡母在一旁大喝道：“你到父亲的像前去跪下！”

“母亲……”

“快去跪下。”

胡雪岩只得走向佛堂的里间，正墙靠右的地方高挂着父亲的画像。旁边，悬挂着象征“家法”的那条如意红藤鞭。胡雪岩“扑通”一声跪倒在父亲像下，心中叫苦不迭。

胡母摘下如意红藤鞭，不由分说，劈头盖脸一阵痛打。胡雪岩忍住疼痛，不躲闪、也不避让，一任母亲打个痛快。

一鞭、又一鞭……直到手疲心软，胡母才掷下红藤鞭，却止不住老泪纵横道：“孽子啊……你这个孽子！在外头眠花宿柳，交些不三不四的女人，闹得满城风雨，败坏了胡家门风，气得素娟喝盐卤自尽，也逼得为娘差点上吊。有了几个臭钱你就变得这样，这是为子为父为人的正道么？”

胡雪岩本不欲使母亲愠气，但螺蛳迄今不肯入住胡家，老母又当仁不让要家法从事，而发妻不管是出自醋意还是义愤仍在寻死觅活，他不同母亲“理论”一番，这个家就没法安定。家宅不宁，他行事还能手脚顺畅么？于是朗声道：“儿子知道这不是正道，但当今世道，儿子又实不知道什么才是正道。”

“这话怎么说？”胡母果然有些生气。

“我与螺蛳姑娘青梅竹马，本当有情人终成眷属，怎奈父母之命难违，娶了素娟，这且罢了。为了资助王有龄捐个‘实缺’，螺蛳把自己卖了一百两银子，四海漂泊。如今丈夫死去，青春守寡，我俩重逢，我又有能力将她娶进家门，这有什么不应该？没错，我是有些好色。身逢乱

世，跻身商场，我耳濡目染，渐渐已分不清何为正何为不正。朝廷捐纳卖官是正还是不正？王有龄买个实缺正还是不正？螺蛳卖身为妇正还是不正？这个世道，实已正邪难分，黑白颠倒。我只有从那些年轻美貌的女子身上，才能感到美和良善，才能产生智慧和灵性，才觉得自己还是个有点力量有点血性的男人……”

“胡说！这倒成了你放荡的理由？”胡母厉声道。

胡雪岩不敢面对母亲的威严，俯首道：“儿子不是找理由，儿子只是觉得当今官场和商场上，实在少了有力量有血性的男人。既然母亲和素娟都不能见容于螺蛳，螺蛳也正担这个心，我就在外面找个地方暂时安顿她。不管怎样，儿子这次再不能放走螺蛳，放走一生追求的爱情和幸福！”

“你……”胡母手指着儿子站起身来，又颓然坐了下去：儿子着实是个好儿子，有孝心又有本事，关爱家人又急公好义，他跟螺蛳姑娘的情分，自己是知道的啊！于是叹息道，“暂时这样也好，你不能亏了螺蛳姑娘。”

之后，待素娟身体复原，情绪稍定，老太太又主动规劝儿媳，搬出了三从四德、“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等好些道理，又让素娟将心比心，想想那个“万分不值”吃尽苦头的螺蛳姑娘。

素娟一时间也不能不把她争强好胜之心冷淡下来，强撑笑脸道：“娘，您就别说了，媳妇明白。只怪儿媳肚子不争气，只生了三个女儿，未能给胡家传宗接代、延续香火。现在，既然雪岩已向娘申诉无儿之苦，母亲也从小喜欢这个螺蛳姑娘，那就把她接进门来吧，不要住在外面的，免得惹人议论……”

“我的儿，你有如此雅量，为娘的实在高兴。如今世道，男人有了出息，家中三妻四妾也不算稀奇。更何况料理家务这么多年，你也累了，动不动就病上十天半月的，是该有人来接替你了。螺蛳这孩子机灵能干，能里能外，有她，你可以少操很多心，她会帮助你处理许多繁杂事务。素娟，只要娘在，你永远都是胡家门的老大！是雪岩明媒正娶的大太太……”胡母闻言，不免心下欢喜。

“娘……”素娟忍不住哭倒在胡母怀里。

只是尚来不及将螺蛳接进胡宅，胡雪岩就因杭州严重的粮荒，立即赶赴松江征粮……

旷日持久的天灾人祸，导致浙江此次罕见的粮荒！此时，洪杨之乱已逾十年。太平军中实力最强的李秀成锐意经营江、浙，与清军的战斗在两省各地展开。清军采用各种各样的手段与太平军对抗，或则麇集上海，勾结外国侵略势力，发动军事进攻；或则拼凑地主团练武装，进行骚扰、反抗；或则伪装归附，暗中联络，以图恢复。战事惨烈，局势复

杂，谁个种田？就是收些粮食，也不够官军和太平军用的！

而前任巡抚黄宗汉，累向朝廷虚报浙省储粮情况，苏皖等地在浙征调粮食过多，导致浙江这个“鱼米之乡”的粮仓十有九空，无丝毫应急之力。而苍天偏挑这等地作怪，浙江持续三年干旱，丰沃的江浙大地几成赤地，大批饥民流离失所，饿殍遍地。诚如查撤黄宗汉的“圣旨”所云：“其劣行昭彰，获罪于天，致使浙江鱼米之乡连年歉收，民怨沸盈。”倘灾情不是十分严重，刚刚发动一场宫廷政变、首度垂帘听政的慈禧皇太后，会把“获罪于天”这样的苛责加诸一位巡抚？

入秋以来，浙地旱情更加严重，杭州郊外田畈无水，土地龟裂。干焦的禾苗变为荒草，稀稀拉拉。龙骨水车，搁浅在无水的渠沟里，主人已离开了村庄。田畴大路上，走着离乡背井的男女老幼。突然，一位白发苍苍的老妪无声倒地，妇人、孩子哭着扑上去搀扶，却已经无救。路边，时见倒地的人尸和隆起的一座座新坟。不少人披麻戴孝在新坟边哭号不已……

陪同王有龄从杭州郊外视察回城，胡雪岩决定立即成行。缺少马料，官廨中仅有的两匹马早已瘦弱不堪，王有龄只能步行送胡雪岩去船码头。粮荒，像巨石压在他的心头，而战争的阴云，像遮天盖地的乌鸦，在他的头顶上盘旋叫号！

“上任伊始，就遭受如此深重的天灾人祸，内忧外患，真弄得我一筹莫展。”

“是啊！整座杭州城人心惶惶、谣言纷纷。传说太平军已经占领苏州、湖州，又沿着太湖边的长兴、武康、安吉向杭州逼近。有钱人家都收拾细软，纷纷逃向上海租界。杭州的人走了一大半，有龄兄，你这位巡抚大人要赶紧增兵把守杭州才是啊。”胡雪岩也深深为之担心。

闻言，王有龄有些义愤道：“雪岩，你又不是不知道，绿营的精锐都已调往前线，留下的大多是老弱残兵。地方团练平时缺乏训练，武器又差，如何对付得了洋枪洋炮的太平军？李元度的军队在衢州，我千方百计想催他来，可援兵始终不到……”

胡雪岩叹息道：“唉！真担心杭州城迟早要落入太平军之手。”

“有什么办法呢！我身为巡抚，守土有责，自然不敢弃城而逃。最近朝廷又接连下几道圣旨，严令我督促浙江各地，整顿武备，修筑沟壑，要与新建立的淮军形成对太平军围攻之势。”

“这不过是纸上谈兵！太平军要解天京之危，转而南攻浙江、福建。李秀成率领十五万军队直逼杭州而来。杭城只有官兵一万多人，你不过一介书生，要你领兵迎战能征惯战的李秀成，岂不是以卵击石？”胡雪岩也有些激愤。

“天亡我也！恐怕杭城攻陷之时，也就是我王有龄归天之日。那时，我只得同杭州同归于尽了。”

两人正说着，只听脚步杂沓，不少人纷纷从他们身边跑了过去，一边跑一边喊：“快！快去砸米店、抢粮食去啊……”前边，“鸿昌米店”门前已聚集了不少人。米店的排门紧闭，无数双拳头捶着、砸着木门：“快开门！快开门……”

跟随在他们身后的一队军牢快手抢上前来，欲往米店制止。王有龄举手打了个手势，用无奈的目光打量着前方，摇头叹息不已。

排门被冲开，“鸿昌米店”仅剩的少数几袋米一下被人戳破、割开，白米哗哗流出。疯狂的人们用手扒，用衣衫包，你争我夺，只差拼命。

“如此疯狂，人都简直变成了野兽了。下一步杀人……什么事都可能发生。叫我这个巡抚如何应付？拿什么应付？”

京杭大运河边，滔滔的运河水，在骄阳下闪闪发光。但是河面上的船舶稀少，显得空空荡荡。

“你看，这运河两岸有多少漕粮仓廩，一座座气势吓人，其实全是空的。”王有龄伸手向前方一指，用悲怆的声调道。他回过头，指着田野上的一座座坟包，“这些新添的坟墓里面埋的可是实实在在饿死的人。雪岩，我只能求助于你了，粮食事关杭城百姓性命，关系重大！你为人精明，交游又广，此事除了你，再无其他人可以帮我。”

但胡雪岩也有苦衷，浙江藩司没有多少银两给他买粮，这且罢了。攻占苏州的太平军郅王，分派人马与李秀成手下另一支合攻上海，战局难料，这粮食怕不那么好弄！湖州再次被太平军围困，芙蓉母子、螺蛳姑娘也生死不明。但他不能泄气，劝慰道：“有龄兄请放心，我与你相交十年，情同手足，危难之时求助于我，雪岩敢不从命。”此时运河相别，还真让胡雪岩有那么一点慷慨悲壮。

“这次我们在码头告别，可不像上一回啊。上次是为了我北上‘补缺’，成不成都属个人私事。这次，你可关系到浙江千百万人的生死存亡，而且一路兵荒马乱，雪岩，你可要多保重啊。”王有龄动了感情。

“你也要多保重！”

王有龄又把目光投向远方道：“雪岩，你读过《史记》吧？也一定看过元曲《赵氏孤儿》的故事？”

胡雪岩点了点头：“当然知道。我娘特别喜欢这出戏，很小时候就带我到草桥门外去看徽班的演出。”

“我现在的处境就有点像《赵氏孤儿》这出戏！如果连城都守不住，

不过一死而已。而派你到上海、松江购粮，就跟‘程婴立孤’一样难。你要做一个保全赵氏孤儿的程婴啊，雪岩！这是我的遗书，就交给你保管吧。”说着，王有龄从怀里掏出一封信函。

胡雪岩大惊道：“遗书？有龄兄何必如此悲观？”

王有龄凛然道：“城在人在，城亡人亡，杭州失守之日，就是我捐躯之时。到时请将这封遗书面呈皇上，以明孤臣孽子之心。”

“有龄兄，你千万要为浙江、为杭州的老百姓保重自己！雪岩此去少则半月，多则二十天，一定带着粮食回来。”胡雪岩泪眼涩涩。

“希望能这样，但万一杭州陷落，我只能与西子湖共存亡。记得当年吴山上那个范瞎子说的话吗？可能不幸言中了。我的发迹有如周新，结局也可能和周新一样。别了！雪岩，祝你此去逢凶化吉，上天垂佑……”

胡雪岩哽咽着道：“你一定要保重啊……”

罗家骥从一艘乌篷船里探出头来催促道：“胡大哥，再不走，今晚就出不了杭州城了。”

三天之后，太平军自余杭围攻杭州，李秀成亲自指挥战斗。安庆失守，天京没有了屏障，太平军拟将浙闽作为其未来的根据地，杭州，李秀成志在必得……

胡雪岩与罗家骥离开杭州不久，二人即分道扬镳。家骥去了湖州，一则了解粮食行情，一则打听两位嫂嫂下落。胡雪岩则直奔松江，他消息得到不少，情况却十分不妙！

在湖州，举人赵景贤率王有龄所创团练据城困守，与太平军对抗。但苏州团练徐佩璠、候补道员李文炳率领的兵勇五六万人，则接受了太平军的招抚。徐被天国封为“抚天侯”，李则担任“江南文将帅”。太平军允许他们自行委派乡官，造册征粮。其他如常熟庞钟璐、无锡华翼纶、江阴王元昌、吴江费玉成等所把持的团练，或公开打出太平天国的旗号，或伪装归附太平军，情形极度混乱。甚至还有土匪、流氓组成的水上武装，名为“枪船”，袭击商旅、劫掠地方，大肆进行破坏活动。此情之下，征粮难上加难！尤五派出漕帮许多兄弟分赴各地打探粮食行情，眼瞅着半月过去，尤五才向他通报道：“松江乃漕粮集散转输之埠，历来愁粮食卖不出去，今番却被抢购一空，紧跟着也要闹粮荒。现在，漕帮打听到的唯一线索，就是苏州‘盛昌米行’还囤着上万石大米，早点动手，还有可能抢到手中。”

胡雪岩脸上这才有了点喜色，忙打听“盛昌”的老板是谁？管事是谁？此际人在何处？滞留苏州还是去了上海？一般来说，躲进上海租界的，多是长期与太平军为敌的人，滞留苏州的，或明或暗都与太平军有

些关系。尤五告诉他，“盛昌”的老板张三官是个大财主，长期在乡下的庄园里逍遥快活，生意全部交给舅舅谭伯年打理。谭伯年精通业务，但为人刁钻刻薄，不太好打交道。

胡雪岩哪顾得了这些，立刻赶往苏州，与谭伯年见面。

昔日繁华雅致的苏州如今到处是太平军的旗号，到处是断壁残垣，到处可见慌兮兮、行色匆匆的男女。尚未入城，就有人告诉他，今天的太平军不比往日。太平军的老兵所剩无几，后入伙的各色人都有，军纪败坏，敲诈、侮辱妇女日有所闻；当官的只顾着捞钱、发财，也特别留心各类生意，瞅机会插一手，能捞就捞上一把。

胡雪岩只身进了“盛昌”米店。那谭伯年四十出头，瘦高个，黑漆漆一双眯眯眼，黑亮亮一茎老鼠须。听胡雪岩自报家门，他竟带着几分揶揄道：“胡大人的胆子也忒大了些，一省粮台坐办，比知县的官阶还高，你就不怕太平军抓住你‘弹竹上青天’？”

“什么叫‘弹竹上青天’？”

“这是一种折磨人的方法：把弹性好的绿竹扳下来，斜面一刀砍断，几个士兵抬起要处置的人，用力戳在竹竿上，再把手一松，人就随直立的竹竿升到了空中，直到鲜血流尽，常常数日不断气。也有时间长了，秃鹫来把人眼珠啄去、肠子啄出来的。”

胡雪岩听得毛骨悚然，可不是吗？自己也太胆壮了点！于是说明来意，打出漕帮尤五、藩台贵福的旗号。原来，江苏三台衙门撤出了苏州，临时移住松江，那贵福还管着操练松江团练的事呢。

有这两位要人作伐，谭伯年不敢推托马虎，说：“两万余石大米现在吴中乡下囤着，既是杭州地方救急，胡大人可以买走。但有一条，要现银！”现今银票没用，一阵炮火下来，库银飞了，账簿烧了，一片钱庄就没了，拿着银票上哪儿兑钱去？且市面上所有交易买卖，现在无论大小，都得用现银！

这是个极大的难题。“阜康”在苏州虽有分庄，但此情之下，谁还会在银库里储存大宗银两，想招抢么？谭伯年这个要求不算过分！胡雪岩与他约定了半个月期限，谈妥价格后连夜返回松江，正好罗家驥领着螺蛳也到了松江。

原来，螺蛳一直住在湖州知府衙门。后来，赵举人和团练首脑都住进来，她还给他们做过拿手菜呢。芙蓉母子和叔叔刘不才，则在太平军围攻湖州之前躲到了乡下，想来应该无虞吧。

只是现银问题是个难解的结，把众人的心堵得慌。从苏北到浙中，凡太平军扫荡过的地方，各分庄所存现银都不多。别家钱庄实力远不如“阜康”，战争一来，歇业的多，倒闭的多，更遑论现银了。胡雪岩由

螺蛳陪着，在“青藤酒家”附近的江边上走来走去，搜索枯肠回忆各钱庄的生意往来，现银储存情况。

深秋晚凉，黄叶飘零，江风给人带来阵阵寒意。几点暗红的渔火，因夜色迷茫，但或许是因今秋水浅的缘故，显得孤寂，既无火光的眩惑，更无倒影的摇曳，就连自然万物也被这场战争荼毒得似乎失了本性。亏得胡雪岩是个有心人，凭记忆，他认定“阜康”高邮分庄库存现银应在二十五万两以上，可以支付这批粮款！

但高邮离苏州路途遥远，胡雪岩准备亲自去提取这批银两的行动受阻，螺蛳死活不放他出门：“你太招摇了，甭说太平军想拿你，地方上那些歹徒、土匪，谁不想绑你的票？你不能去！”

螺蛳打定主意要让家驷走这一趟，二人争执不下，还是贵福解围道：“这样吧胡老板，这位小老弟一个人去取二十五万两银子，着实不太让人放心。我派一小队绿营士兵扮作马夫、搬运工，沿途加以保护，你看如何？”

罗家驷自是摩拳擦掌，保证道：“有兵丁保护这事还办不妥，我愿提人头来见！”

“你这颗人头加我这条命能值多少？杭州城几十万人，就指望这批粮食救命。有龄兄在杭州城头，只怕连眼睛都望穿了啊……”胡雪岩说着，不禁滴下泪来。

尤五受到感染，将手放在胡雪岩肩头按了按道：“你放心让家驷去走一趟！万一遇到危险，沿途都可找漕帮弟兄帮忙。”他取下腰间的神牌递给罗家驷，“只要手持‘神牌’，打出‘左三右四’暗号，自会有人前来接头。到时，我再带些人去路上接应你们。”

胡雪岩这才不再坚持亲往，内心充满感激之情：“贵福大人，五哥，危急关头，你们拔刀相助，我真是感激不尽哪！”

贵福挥了挥手道：“胡老板怎能这样说呢，我来江苏之前，若不是你替我解了围，说不定就死在姓黄的手中了。知恩图报，这才是人之常情嘛。”

第二十七回 小包厢假话难为月下老 大围城重兵不禁俏娇娘

胡雪岩惦记着上海的生意，利用这难得的间隙，赴沪去会郭庆春。

因各国出面交涉，太平军没有进入上海，上海市面得以继续保持繁荣。

郭庆春在上海的生意还算顺利。今年因苏、浙两省大旱，秋季蚕丝的产出不佳。湖州尹麻子看准行情，利用他人手多，触角广的优势，大宗预定秋蚕。当赵举人率团练同围攻湖州的太平军对抗时，他又果断地在城外广辟收购点，并租用庞二爷设在太湖边上的仓库（庞二爷一般不做秋蚕生意）存放生丝。上海今年秋丝奇俏，这批湖州丝运到，自然价钱高，脱手快。其他军火生意、钱庄生意郭庆春也做了几宗，胡雪岩尚感欣慰。他在租界的一家酒楼里定了一个包厢，拉尤五作陪，同郭庆春小聚。

尤五是奉尤老太太之命，专程来上海探问尤琳的婚事的。

天黑时分，尤五与胡雪岩先到。从落地窗里，可以眺望黄浦江绚烂的灯火。江面上，慢吞吞飘移着的外国货轮，拖着巨大的烟幕。

尤五谈起了尤琳，说她打小就聪明、美丽，被父母视为掌上明珠。她被宠坏了，什么事都有主见。特别在婚姻上，不听父母之命，竟和一个染织工私奔。父亲循踪追到上海，她竟登报声明与家庭脱离关系。父亲气得病倒了，才被仇家寻隙杀害。这位名重江湖的人物，算是死在自己女儿手里。母亲也不愿再见到这个不孝女儿，直到前年妹夫死后，她与家里的关系才有些缓和。尤琳青春守寡，尤老太太免不得为她的婚事操心。

胡雪岩听后，坦率地表白道：“五哥，说实话，在我不知道尤琳是令妹之前，不瞒你说，我确实对她产生过感情，并且动过要她做我在上海贤内助的念头。后来知道是你的小妹，我当然不能再存此念，也就把她当作亲妹妹看待。”

尤五也推心置腹地说出自己的观点：“雪岩，平心而论，你和七妹倒是非常般配。可你家中已是妻妾成群，关系难以处理。七妹心高气傲，绝对不肯甘居于别人之下，将来只怕要连累你受罪，说不定连我们兄弟之情都会受到影响。”

胡雪岩长叹一声，身子往后一仰道：“罢了……今生无望，就待来世吧……唉！可能的事往往不可能，不可能的事却常常可能，这就叫做世事难料，但不知‘天台谁为款刘晨’？所以，今晚我也特意请了尤琳。”

尤五也犯愁地说道：“唉！按她的性格，恐怕很难再有合意之人。她甚至发誓即使这一辈子不再嫁，也绝不苟合。”

胡雪岩嘻嘻一笑道：“所以，我心里早就想到另一个人。他和令妹绝对是一对天造地设的佳偶。”

尤五急切地问道：“谁？”

胡雪岩正然作色道：“是我、也是你的兄弟，郭庆春。”

尤五吃惊道：“郭庆春？人家是金枝玉叶，怎么会看上我们这样的家庭？更何况七妹还是……”

“正因为庆春是个特立独行之人，才有可能跟尤琳走到一起。他可能不知道尤琳青春丧偶的事。”

尤五频频摇头，心里想就算这两人能走到一起，也未必是什么好事，顺治帝跟董鄂妃的故事民间流传已久，据说文人们喜欢说道的《石头记》就是影射这件事。庆春跟七妹虽不能与之相比，但也巴靠得上，雪岩这个月老恐怕做得不妥。

他正心上心下，尤琳走了进来。今晚她真是风华绝代，一袭八搭晕锦过膝旗袍，袖口镶着四寸宽盘银织锦花边，四道栏杆花边相镶，用了各种绣法。光那道盘银栏杆，就用了提花绣、堆垒绣，再加鍍银、贴片订祸，果然静若月华，灿若朝霞。胡雪岩看得呆了，木愣愣坐在椅子上，竟忘了起身迎接。

尤琳倒是落落大方，走来春风满面地把一只牛皮纸大信封给了他。

“这是什么？”

“打开看看就知道了。”

胡雪岩抽出里面的东西一看，全是买地的契单，官印、拇指印红艳参差，黄伞纸、白浸纸张张齐整，胡雪岩疑惑地问道：“地契？……这是谁的？”

尤琳明眸一闪道：“你的。”

“怎么会是我的？”胡雪岩不解。

“对不起！胡老板，我自作主张，用你的一万两银票，通过路金买了外滩东段的地皮。谁知一个月后，洋人开始在南京路大兴土木，地皮就不断上涨！到现在已经涨了四五倍……”尤琳落座后解释道。

胡雪岩大惊：“什么？竟有这种好事？一万两银子几个月竟做出数万的生意！尤琳，你眼光如此卓识，大大超过了我，难得，难得！只是赠

送你的银子，我怎么好意思收回呢？这片地产理应属于你。”

尤琳笑道：“不要你的我的了，就算我们合伙来做生意吧，我准备继续投资。雪岩，我们国人的做法常常是先开市，再修路；而洋人却是先修路，再开店。照目前上海滩的情况看，大马路、二马路一条条地修下去，将来地产的前途大为可观。”

胡雪岩大喜道：“真的吗？那太好了！我再投进一百万两银子，这生意一切由你做主，通过你和路金的关系，摸清洋人的计划。地皮能买进多少就全买下！洋人的路一开到那里，乖乖！肯定地价飞涨，寸土寸金！”

“听起来，你是准备做大地产商了？”

胡雪岩点头道：“对！胆大才能办大事，我就知道铜钱眼里翻跟斗！尤琳，你这一手令我折服！这是我都想不到、做不到的大手笔！”

正说着，郭庆春翩然而至。他穿着一套手工织白底黑条纹粗棉布裤褂，履着黑色圆口千层底布鞋。上衣是对襟、布纽，衣袋里搭拉着一条金晃晃的表链。进门抱拳一拱，笑道：“诸位先到了。”

胡雪岩打趣道：“庆春兄一向西装革履，洋派新潮，今天穿得这样素朴，抱拳一拱就算见面礼，是不是因为有尤小妹在场，你怕见面用西洋人的握手礼，尤小妹不伸手反给你脸色看？”

“尤小妹进英国领事馆稀松平常，恐怕不会拘泥于这样一个握手的礼节。”郭庆春说着朝尤琳伸出一只手，尤琳大方地伸手让他一握，大家落座，畅饮述怀。

几杯酒下肚，胡雪岩又提起地产生意的事，冲郭庆春道：“尤小妹虽然在高级社交场合应付裕如，但究竟只身一人，庆春兄常驻上海，也该关照关照她，常往绣行走动走动。”说罢，他又冲尤五使了个眼色，“五哥，别把你这个才貌双全的妹妹拘束得那么紧好不好？上海是个开放的地方，‘西风东渐’得紧，你该多给她——庆春，那句话怎么说来着？噢——多留给她一点私人空间。”

尤五是条好汉，却不善应酬，憨笑道：“那是，那是，请庆春多关照。”

郭庆春淡淡一笑，举杯敬了大家的酒，看了一眼尤琳，略带点忸怩道：“我确曾忙里偷闲去过几次苏绣行，看见尤小姐那么专注地工作，苏绣行里那么安静，便害怕自己唐突，打扰了那里的宁静。‘似花似花非花，天香浸透奇葩。飞红嫦娥仙子，心香吴宫馆娃。是现实还是梦？呀，瑶池里刚刚失落了一幅画——’我常常觉得自己不该走进那幅画里，便只在橱窗外看一看，悄悄地来，悄悄地走。”

胡雪岩夸张地鼓了几下掌说道：“好诗！我看庆春兄这种心境，本身就像诗一般！你是皇室贵胄，不走进那幅画里去，谁有资格走进那幅画里去？”

尤琳绝对不是心如古井，任水静井栏枯，听了胡雪岩的介绍，她不由得吃了一惊，没想到还有这么开放的贵胄混迹于上海滩！她缓缓起身，正然作色道：“胡老板，你们对我的身世大概并不了解。我虽然年轻，却已尝够了人生的甜酸苦辣。我虽出身松江豪门，但因为自小与一个染织工青梅竹马，违抗了父母之命，同他私奔到上海，开办了这家苏绣行。正当事业如日中天之际，夫君却染上风寒离去。我曾痛不欲生，整天以泪洗面，但考虑到苏绣行已在上海滩小有名气，外销绣制品供不应求，才勉强把我和丈夫创办的事业维持下来。”

“但你不能总是孤身一个吧！”胡雪岩有些发急。

“不，我最近不想考虑这方面的问题，连路金不断向我献殷勤，要把我带到国外，我都再三婉拒了。”

“路金死了老婆，年纪又那么大了，这方面的情况庆春最清楚，庆春，你跟她说说。”

郭庆春惘然若失的样子，既像是介绍情况，又像是表白道：“路金有个女儿妮玛，还有俄国领事索伦斯基的女儿安娜，两位大概都很看重我这个身份，都想把女儿许配给我。这两个姑娘都不差，但我不能卷入外国人那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关系中去。妮玛很开放，她希望她的父亲跟尤小姐的关系能进一步发展……”

满面春风的尤琳变得冷冷地，她打断郭庆春的话道：“我跟路金只是普通朋友。”

郭庆春冲她礼貌地点了点头，压低声音道：“我最近遇到了一点小麻烦：围攻湖州的那支太平军不知打哪儿听说了我的身份，就挑了几个武功高手潜来上海想劫持我，拿我做挡箭牌去攻城或是找朝廷换些金银财宝。我将有一段时间不能离开租界。”

这两人分明有心，却又各自拿身份、名利来做幌子，遮头盖脸鬼打墙！看来，给一对有主见又有身份的男女做撮合，这差使不好当！胡雪岩心里大叹，但他还有事，得离开上海了。

罗家驥在高邮提取银两倒没费什么周折，但在返回途中却屡遭风险，差点丢了银子又丢命。他押着马车，沿着官道，日夜兼程。十几个化装成脚夫的兵士三三两两分开，车前车后，时远时近地相随。

行至太湖，前方突然出现一道卡子。路边有间小屋，官道上横着木栏杆，大家的神情顿时紧张起来。栏杆前站着几名戎装打扮、身持洋枪的太平军。赶马的兵丁低声问道：“罗掌柜的，怎么办？”

罗家骥见附近再无太平军的踪影，一挥手道：“冲卡！冲过去。”车上的绿营兵丁顿时精神抖擞，严阵以待。“驾！”马车夫扬起一鞭，狠狠抽下去，给徒步的兵丁发出信号。

辕马加快了速度，撒腿飞奔。马车上堆着南瓜、莲藕和几筐时鲜蔬菜，掩着几个装银两的大木箱，因银两数目太大，没法遮得严实！

“停下！停下，快停下——”太平军扬起手，全都拦在关卡前，七八条汉子，老少皆有。但马车没有减速，快速冲向关卡。

“再不停下，就开枪了！”一支支洋枪，齐刷刷举起。

“砰——”有人开了一枪，辕马扬起前蹄，发出惊叫。

“吁——”车夫赶紧勒缰，将马车停在了栏杆前。

一个小头目横眉竖眼走上前来喝道：“干什么的？”

“我们都是泥瓦匠人，前面镇上有人修房子，请我们去帮工。”罗家骥撒谎道。

“下来！全下车！”小头目挥手，其他太平军士兵使用洋枪驱赶，罗家骥等人只得全都下车，站在一旁。

“车上装的是什么？”小头目上车检查。

罗家骥不卑不亢道：“你没看见吗？只是些蔬菜、粮食、换洗衣裳。”

“里面不会装着炸药吧？”小头目拿过一只大南瓜，拍拍、听听，用力把瓜摔在地……瓜裂皮开，可见瓜瓤，这个季节的老南瓜，有韧轻，不容易摔碎。

随行的兵丁哄笑道：“有这样的炸药吗？”

罗家骥上前去将破裂的南瓜小心地抱起来放回马车道：“这下，总可以走了吧？”

他正要上车，小头目忽然瞥见瓜果蔬菜下面的木箱，又淡淡问了一句：“那下边是什么？”

“不是告诉你了吗？粮食、换洗衣裳，”说着，他摸出一把铜钏，塞给那小头目道，“做手艺的，这年月赚钱难哪。”

小头目接过铜钏，大大咧咧一挥手道：“你这么年轻就当上了工头，够可以了。”栏杆慢慢移开了来，罗家骥和兵丁赶紧上车。但一个兵丁上车时，不小心露出了藏在腰间的短刀。

一个太平军见了惊呼道：“刀！他有刀！一定是清妖。”说着就要冲过去要抓那士兵，其他士兵立时警觉，有的操枪，有的冲上前去。罗家骥大喊一声“动手”，随即劈面一拳，将那个跑在前面的太平军士兵摔了个仰面朝天。

“驾……”马车夫一抖缰绳，连抽几鞭，马车冲出重围。其他士兵和守卡的太平军短兵相接，厮杀起来。

“快抓住！抓住他们……”太平军小头目在后边狂喊，举枪射击。露刀的兵丁被洋枪打中屁股，倒在车上。他正好倒在罗家骥身后，扑在那些瓜菜上，是他为罗家骥挡了子弹，救了他的小命。

马车发疯般向前狂奔，烟尘滚滚，枪声如豆。车上就剩下家骥和车夫，其他兵丁，不是战死，就是被俘。

胡雪岩在苏州城心急火燎又等了两天，才等到罗家骥的银子。谭伯年的嘴都笑歪了，两万多石粮食围在乡下，带，带不走；吃，吃不下；多大个目标！卖呢，也只有胡雪岩这样的主儿这么爽快。两人连夜办了购粮手续，谭伯年把粮囤、粮仓一股脑交给了他，带着银两乘船远遁。胡雪岩经与尤五商量，决定先运两船粮食去杭州解围，余粮视情形或走大运河直往杭州，或绕道松江、上海，再往杭州。

胡雪岩偕螺蛳姐弟，押着两船粮食走江南运河，不日便抵达余杭境内，杭州城被围已一月有余。太平军无数次攻城均未能得手，于是改攻为围，派兵守住西湖及湖西南高山溪谷路口，其余三面扎寨连营，日夜巡守，活活将一座杭州城困成孤城，连苍蝇都飞不进去。

粮船不敢靠近。胡雪岩雇了一艘乌篷船，在运河上逡巡窥探，急切难以进城。一连两个晚上，螺蛳见他急得满嘴燎泡，寝食不安，终于开口道：“下城口附近，水深河滩宽，水面空阔，连根芦柴都不长，太平军防守较松，从那儿潜水过去，可以进城。”

胡雪岩的嘴张了张，本想说谁有那么好的水性？何况天气冷下来了，就算有这么好的水性能潜过这么宽的水面，遇上巡逻的太平军怎么办？但螺蛳紧跟着又说道：“只有我能潜水过去，我熟悉那一带水下情形，但我实在不愿意进你胡家的门。”

胡雪岩的嘴又张了张，他能让螺蛳自蹈死地么？自打两人重逢，仍是分多聚少，颠沛流离，他能放她进这个眼瞅着就要尸横遍野的死城？可不放她冒这个险，岂不是表明连自己都不愿让她进胡家门？他哀叹一声道：“身逢乱世，国难当头，老母、家人生死不知，好友还在苦苦支撑局面，我想援手一把却使不上劲。一条运河，一带高墙，就把生的希望全都隔绝在这片冷水荒隈……不说了，唉！什么都不要说了……”他捉住螺蛳的一只手，轻轻摩挲着，几颗清泪，顺着明显消瘦下来的脸颊，无声地滴落在她的手上。

回到运粮船上，天已熹明。船老大告诉他说，昨夜他们刚走，就来了一队太平军，为首的早就知道这是两艘粮船，他告知老板，这将破坏天国的围城大计，限他们三日之内移往别处，否则将以平价全部征购。

胡雪岩听了如遭当头棒喝，面如死灰，拖着疲惫的身躯进了后艙楼。螺蛳跟了进来，家骥给他端来洗脸水。胡雪岩机械地洗脸，心神散乱，一个劲地发愣。螺蛳夺过毛巾，绞干递给他道：“男子汉大丈夫，遇事得有担待，这么蔫蔫乎乎、神木楞吞的像个啥！”

“我想不出办法，已经无计可施了！”

“刚刚我在乌篷船上说的呢？”

“什么？”胡雪岩木瞪瞪地看着她。晨光从高启的橐窗射进艙楼，照着她青润的长眉，红扑扑的脸庞，晶光亮灼的丹凤眼。胡雪岩心想，岁月怎么没在她脸上留下痕迹呢？

“现在只有我潜水过河，进城去，才能把情况弄个明白。”

胡雪岩把脸一沉道：“我知道你想摆脱我，知道你不愿进胡家门，可你也犯不着用这种办法。”

“现在，我想进你们胡家走走，不行吗？”螺蛳咄咄逼人。

“笑话，这种时候放一个女人进杭州城，等于给那些饿红了眼的士兵送人肉去！不想进胡家门的儿媳妇，胡家的门现在就不朝她开。”胡雪岩说着，还跺了跺脚。

“别想得那么美了，你以为我真去胡家？我之所以急于要进杭城，是想给王大人出个主意。这边，运粮船假装走运河退往钱塘江，经过下城口，粮船猛冲向杭城那边的江滩搁浅，城里再派一支队伍抢粮。保证……”

“保证鸡飞蛋打、船毁人亡！”胡雪岩把话抢了过去，“什么船经得住炮轰？什么队伍逃得过洋枪？你以为打仗是我俩小时候过家家，你要抽我就抽我，要站远些就站远些啊？”

螺蛳没想到自己绞尽脑汁想出的主意，这么轻易就被否决了，依然大声道：“你胡家的情况就不需要知道？尤其老太太年事已高，身体虚弱，经不起这兵荒马乱。最好的办法是把全家老少接出城来，在附近躲上一阵子。我有个表舅，住在近郊的留下山区，去那儿不必出东南西北城门，只要翻过上天竺的山岭就能到。雪岩，别婆婆妈妈了，就这么决定了，啊？！”

深夜，螺蛳喝下一盅烈性烧酒，在下城口附近悄悄入水。她嘴含芦管，走水下潜往对岸。胡雪岩直挺挺跪在船头，举三炷高香，对天祷

告。居然没遇到在运河上巡弋的“枪船”，真是万幸！螺蛳上岸，一闪就进了杭州城。

四周黑洞洞的，街巷死一般寂静。为了驱寒，螺蛳一路狂奔，一口气跑进了元宝街。黑魆魆的城头上，已升起一个青灰色的黎明。胡宅门前，一个耄耋老人坐在石门槛上、斜倚着门框，似乎睡着了。螺蛳俯首叫道：“老伯，天亮了，该起来了。”说着，她举手拍了几下板门。

见老人毫无反应，仍歪斜着身子，螺蛳略略提高了声音：“清晨天冷，你老人家睡在这门口，要得病的……”她突然发觉有异，伸手一触，便惊骇地把手缩回，老人也随之倒地。

“啊——死人……”

门丁老董闻声出来开了门，见到披头散发、浑身精湿的螺蛳，不禁吓了一跳，问道：“你、你……你是谁？”

螺蛳心有余悸地指着死尸道：“他死了。”

“他早死了，我问你是谁？”老董平静下来。

“我是胡雪岩的妻子，有消息要向婆母禀报，相烦老伯通报一声，就说螺蛳进城来了。”

“是你呀螺蛳，你这个样子，吓煞怕人……是我老眼昏花了。老太太……螺蛳回家了，螺蛳回家啦！”老董好生惊喜。

此时天已大亮。每天早晨，胡家老老少少照例要向老太太请安，听到董伯报告，一齐来与螺蛳相见。胡母自儿子离杭，一直身体欠安，今见螺蛳姑娘来家，一把将她抱住，不禁泪如雨下道：“我的儿，委屈你了……”那病竟好了大半。又说螺蛳这名字也太俗了点，以后就叫罗四吧。于是罗四由老太太素娟领着，同众人一齐插烛似跪拜下去：“全家老少给老太太请安！”

“大家起来吧。”拜毕，老太太身边，立着大奶奶和大小两个孙女儿。

罗四不知内情，禀报道：“娘，这些天杭州城里饿死的人遍地都是，昨夜倒在元宝街的尸体我就看到四具。”

胡母吃了一惊道：“那赶紧叫王大人开仓赈粮哟。”

原来，外面饿死人的消息素娟母女是瞒着老太太的，因为胡家自己的存粮也不多，支撑不了多久了。今见罗四把这层纸戳破，素娟只得吐实道：“巡抚衙门、藩司早就拿不出粮食了，就等着雪岩从江苏运米来，如果三五日内没有粮食运到，全城饿死的人会更多……”

“啊？那赶紧把我们家的米先拿出来赈济饥民，活过眼前再说。等雪岩大批粮食运到，就有希望了。”老太太立即下令。

素娟是当家太太，担心道：“娘说得不错。但这种时候我们在家门口施粥，管保整条元宝街都挤满人，只怕连大门都会被挤坍呢。”

胡母叹了口气道：“娘也是受苦人出身，宁愿自己不吃饭，也要救济穷人。咱胡家的人和全城的人一起饿着，那才是真正的行善积德，你照娘的吩咐去做就是。”

素娟应了一声“是”，领着丫鬟仆人，外出张罗。

罗四趁这个机会，将商定的计划报告婆母。如果雪岩他们探路成功，城中一些无辜百姓，就可走天竺岭撤出一部分……

中午时分，元宝街胡宅门前，老更夫敲响施粥的铜锣。一大桶热气腾腾的白米粥从里间抬出，搁在一块青石板上。刹那间，一只只饭碗伸了过来，呼嚷声盈耳塞巷。无数只碗“叮叮当当”相碰，董伯盛满粥的铜勺不知给谁好，大声道：“不要抢！不要抢……每个人都有，里头大灶上还熬着呢……”

老更夫尽管馋得直流口水，仍在帮助维持秩序：“抢什么呢？……粥还多着呢！胡老太太菩萨心肠，已叫罗四太太开仓赈济，给大家施粥。前边已领过的，请让给后面还饿着肚子的人……”

领到粥的饥民就在街边檐下，多半倚墙傍柱，狼吞虎咽起来。巷口，更多的人闻讯而来，整个街巷都挤满了人……

第二十八回 破杭州王有龄守城殒命 病留下胡雪岩痛友伤心

太平军即将发起总攻的消息接连传来，此时的巡抚衙门一改往日庄严肃穆的气氛，变得冷冷清清，门可罗雀。所有的兵丁、衙役，全都上了城头。

西斜的太阳，白晃晃如同一个即将熔化的银饼。王有龄要去作例行的巡视，他已瘦得不成人形，宛若风都吹得倒。出了红漆斑驳的大门，他在门檐下倚柱小憩。一旁的传事房里，走出黄宗汉的师爷——他来收拾了一些私人用物，没想到撞见巡抚大人：“是中丞大人呀，卑职来收拾了一些落在传事房里的用物，您要不要……”他装作要打开那个包袱的样子。

王有龄抬抬手道：“不用了，你走吧。”

师爷欲行又止，骨碌着眼珠问道：“大人还在等胡雪岩的粮食？”

王有龄用坚毅的眼神射了他一眼，师爷立即现出一脸的鄙屑道：“中丞大人，您别等啦，什么都盼不到了，城外没有一船漕粮运来，危急时刻，让胡雪岩携四五万银子外出购粮，正好让他有了可乘之机，鲸吞公款，逃之夭夭……奸商就是奸商，他最初就是靠买卖粮食发家的，这杭州城里的人谁都清楚。”

王有龄朝师爷无力地摆了摆手，义正辞严替胡雪岩辨白道：“不要凭空诬陷……这种时候，我们需要同舟共济。不错，胡雪岩是商人，最初确是靠粮食发家。但我了解他的为人，这时候他不会干出这种伤天害理的事。他还缺这四五万两银子？恰恰相反……”

“可我听说，不少官员要联名向朝廷控告胡雪岩，告他骗走购粮银，贻误军需，导致杭州危在旦夕……”

“杭州确实危在旦夕，告他有什么用呢？你们有何凭据……”王有龄神情激愤，说急了，他嗓眼里发出咿咿之声。他喘息着摇摇晃晃朝外走去，鬼使神差，他竟然又来到孤寂空旷的城隍庙！聆听着薄暮中传来的平安的梆声、铜锣声，他沿着石阶，一级一级，脚步沉重地走进了城隍庙的殿门：朋辈纷沓作新鬼，我身何惧赴阎罗！他仰望着城隍爷周新的坐像，心中默默作语：“面对先贤，我王有龄羞愧无地！周大人，下官只有以死殉难，步你的后尘了……可是，将来谁也替我修一座庙呢？先贤尚有祠堂垒，后死若祭恐南柯！”

杭州城头。堞垛上、城道上，到处可见一摊摊黑色的血污。城头破损不堪，找不到一座完整的堞墙，也找不到一块不受炮火袭击的墙砖，

更找不到一个有力量、不挂彩的士兵。战斗惨烈至极，饥饿夺走的生命更多。

沿着城楼的砖阶，走着两个凄清的人影，一步一步，好生艰难。守城将领持刀离开火堆，往城道口走来，喝问道：“什么人？”

“周守备，是中丞大人来看望大家。”陪同王有龄的哨官回答道。

空气中弥漫着一股刺鼻的气味，那是士兵们在焚烧尸体。已经有半个多月了，城楼上战死和饿毙者的尸体不及掩埋，便采用就地焚化的办法。死者的遗骸不用收拾也不用装殓，入夜，老百姓送柴火上城楼。士兵们就在尸体旁把柴枝呈井字架起来，将尸体搁在一线相串的井字上，点上火。

“中丞大人，这么晚还来登城视察？太辛苦了。”周守备道。

王有龄振作精神，走到又一个火堆前说道：“比起你们枕戈待旦、殊死苦战，我这点辛苦又算什么呢？”

城郭的箭楼后面，有弓箭手手持硬弓，警惕地望着前方敌人的营寨。黑黝黝的星空下，夜幕似无边无际的穹庐笼罩着荒野。荒野上，一座座篷帐，从里面透出星星点点的灯火。隐约可见的“李”字大旗下，不时走过巡夜的太平军。王有龄绝望而又无奈地凝望着城下，心中生起无尽的悲凉。他早就六百里快马十万火急向朝廷奏报，并请四方来援。但各地为了保存实力，按兵不动。两江总督何桂清大人也处于太平军的包围之中，自顾不暇。督办四省军务曾国藩大帅正筹划与洪秀全作最后决战。只有左宗棠大人，正率领湘军子弟兵从江西、浙西赶来驰援。但恐怕也是鞭长莫及，远水救不了近火。

但听太平军营地传来“呜呜”的苍凉号角，还有被晚风送上城楼的饭香菜香。士兵们纷纷站起身来，挤到堞垛口，无声地吸嗅着那久违的香味。

“这儿正当风口，别的城楼没有我们运气，他们那儿闻不到这香味。”

那个堞垛口的士兵越挤越多。王有龄知道，凡是能吃的，只要士兵能找到的，都吃了。什么野菜、草根、葛藤、野猫、老鼠……甚至蜈蚣、树枝上越冬的蜆都有人吃。从敌人的营寨里，夜风中送过来牛羊肉的香味，这意味着太平军就要开始总攻了！他在杭州的日子，已经屈指可数了……

深夜，空荡荡街巷，寂无一人。元宝街巷口，走来了老更夫。

“笃笃——镗！”他不住地敲更，嘶哑地喊着：“火烛小心！门户关好……”

老更夫远去，拐过巷角，进了另一条小巷。从一户人家的墙影里，猛地窜出一条人影，来到胡宅大门前。那是罗家骥，他四周看着，举手拍门叫道：“开门！董伯，快开门！”

“谁呀？”

“董伯，我是家骥！”

大门微微张开一条缝，露出董伯的大眼泡子，看清了是家骥，他开门放他进去。年荒时乱、战火弥漫的日子，连孩子睡觉都变得容易惊醒。

听说罗家骥回来了，大家都聚集到厅堂里，连老太太也让人伺候着起了床。大家都有一种劫后重逢的欢欣，特别是大女儿彩凤，更是对罗家骥特别关注，问个不停。

“我爹怎么样？身体好吗？”

“他很好。现在又有两船救急粮由尤五爷押运，走杭州湾运了进来，停在草桥门外的三郎庙。就差这么一点路，进不了杭州城。胡大哥叫全家跟我逃到里龙坞去，那儿有我家一个表舅。”

“对！我那位表舅是经营茶叶生意的，房子很大。躲到他那儿，比在城里安全，长毛一下子不会去深山冷岙。大太太，你看呢？”罗四表示支持。

“一切由娘决定吧。”素娟不敢拿主意。

胡母早就打定了主意，说：“既然雪岩有这个意思，就听他的吧。一家老小留在这儿，万一长毛攻进城来，杀人、放火、抢掠……什么事都可能发生。唉！就是我们都走了，留下这么一座空荡荡的宅子，真让人放心不下。”

“娘，你们去，我不走。我会带人管好这个家的，你们尽管放心去里龙坞吧。”罗四立刻主动请缨。

“你不走？罗四，你一个妇道人家留在城里，叫娘如何放心得了？万一长毛和乱民冲进我们家里，岂不太危险了！”胡母显然有些担心。

“是呀！四太太留下太危险！”大家七嘴八舌。

“娘，这个家总得有人照看吧，与其留别人，还不如留下我。你们快走吧，不要担心我。”说着，罗四催促大家赶快收拾，赶在天亮前动身。

素娟颇为感动地说道：“要不，我留下！我是大太太，理应照管这个家。”

“不，大太太！那么大家子人逃难到乡下，那边更需要你去打理，我这里只要大门紧闭就可以了。雪岩既然接纳了我，在这乱世凶年，我就要担当起责任，把这个家管好，不让他操心。”

罗家骥有些发急道：“姐，你随大家逃去乡下，我留在这里对付长毛。反正我在高邮已经和长毛较量过了，不怕他们。”

彩凤也挤到奶奶跟前附和道：“我也留下来，陪着家骥哥哥。”

“我们也留下。”荷花、荷香也附和。

罗四坚决地拒绝了：“不！家骥，现在跑腿联络全靠你，你更要在这危难之时发挥作用，尽到责任。好了，别争来争去了，你们都快走吧！快走……”说着，她安排大家出门，点检还该带上些什么。

“妹妹，患难见人心……好吧，那就辛苦你了。娘，您看看还该带些什么，我替您收拾。”素娟动了真情。

胡母泪眼涩涩地拉着罗四的手道：“罗四，你上半辈子吃了不少苦，又黑天踩着尸体进的胡家门，这才几天，又要和我们分别了，你要好好保重自己哟！”

“您放心吧！娘，我们一定会在元宝街平安再相聚的……”此时此刻，罗四还有什么计较的！所有的话语此刻都是多余的。

长街空旷，万籁俱寂。城郭、房屋以及残存的生命全都消融在无边的黑暗中。只有启明星俯瞰着这座美丽而又垂死的古城，为这孤单又勇敢的女人暗暗感叹。

当天下午，胡家老少顺利抵达里龙坞。翡翠般的山谷，绿的山、绿的树、绿的路。最多的是茶树，乌登登的有如大团墨玉，洁白的茶子花，像细碎的残雪在墨玉上闪烁。叮咚的山泉在溪涧里流淌，像传说中的白蛇在绿肥山荫中出没。

胡雪岩和尤五站在半山腰的凉亭眺望山脚，心想翻过这座山，就进坞了。

曲折蜿蜒的山道上，罗家骥领着胡家老少援山而来。绿意把欣悦拓展了，新鲜把劳顿赶走了，彩凤干脆下了凉轿，跟着家骥一道爬山。两人说说笑笑蹦蹦跳跳，不一会就登上了山腰。

“爹……”彩凤一把抱住胡雪岩，脸上笑着，泪水却潸潸而下。

胡雪岩摸了摸她的头爱怜道：“你已长成大姑娘了……”

彩凤撒娇地说道：“爹！我早就是大姑娘了，只是你没放在心上。”

“对，对！是爹的不是。”胡雪岩抱歉地拉着彩凤去迎接母亲的凉轿，他一把扶住轿杆，双膝跪了下去，问安道：“娘，总算把你老人家接出来了。太平军马上就要攻城了……”

一家人落脚里龙坞的第三个傍晚，太平军发起了总攻！炮声响起的时候，王有龄还在巡抚衙门，还没有开始例行的巡视。天已夕暮，高墙外火光冲天。进闪的团团火光，捎带着一声接一声的怪啸爆炸开来。碎石泥块、败叶枯枝，漫空飞舞。这一天终于到了！这个夜晚，他不必再作巡视。王有龄随手拿起《宦海政要》，正襟危坐，读起书来。

炮声不知何时换成了密集的枪声，伴随着呐喊、厮杀。太平军潮水般冲进了城门，齐声喊杀……王有龄痛楚地闭上双眼……手中的《宦海政要》悄然落地。

“有龄……”一个女人的声音分明就在大堂。王有龄睁开眼睛，原来刚才只是幻觉，面前立着梁冰玉。

“有龄，刚才螺蛳派人送来了一袋米，说是胡雪岩已运来了两船粮食，就是进不了杭州城，要你多多为国保重。”

王有龄眼角忽然溢出泪水，他扶案站了起来：“雪岩就是雪岩，我早说过，他绝非危难之际携银逃脱之人……可惜，一切都太晚了，我已无力回天……”

“有了米，我给你煮一锅大米饭吧。”梁冰玉平静如常地说道。

王有龄朝她无力地摆了摆手道：“留着，留着度饥荒……要煮，就煮点粥吧……”

梁冰玉刚走，师爷仓皇地跑了进来，手中抱着浙江巡抚的大印道：“不好了！中丞大人，太平军已攻进了杭州城，马队已从艮山门冲向巡抚衙门，这是巡抚大印。好了！卑职已为中丞大人管完最后一件事，告辞了，大人！”他单膝着地，递上了大印。

王有龄接过大印，仰天惨笑道：“谢谢你，师爷，你走吧，我……也该走了。”

“走？中丞大人准备到哪儿去避难？”刚跳起身的师爷又止步问道。

王有龄惨笑着说道：“到周新那儿。”

“周新是谁？他住在哪儿？”

王有龄伸手指了指外边：“城隍山……你快走吧，否则就走不脱了。”

外面，枪声、喊杀声，越来越响，越来越近。王有龄的眼前又一次

涌动着潮水般的太平军，他们荷枪挥刀，高声呐喊着，黄色的头巾下面，长发飘曳……

王有龄把袍服冠带整了整，望阙谢恩道：“我王有龄不负朝廷，只是负了杭州城内数十万忠义士民……”他从腰间抽出一根早已准备好的长长白绫，看了一眼，然后踩上椅子，把白绫朝屋梁甩了过去……

枪声逐渐稀疏下来，夜幕给巡抚衙门加添了更加浓重的阴影。长长的甬道上，响起梁冰玉的声音：“有龄，有龄，吃饭了……”

梁冰玉双手捧着一盆粥，挺小心地走进了厅堂。她环顾四周，双眼突然睁得大大的，脸上充满了恐惧之色。她看见了从梁上垂下来的两条裤腿，一只官靴落到地上，那只脚上穿着她亲手缝制的白袜。“砰！”她手上的粥盆落地，白粥四溢，似乎还冒着袅袅热气……

胡雪岩得到消息已是次日上午，没等探明情况的罗家骥把话说完他便双眼发直，突然迸发出一句“天亡我也……”嘴角鲜血溢出，当场晕厥过去。

胡雪岩一家临时寄居在表舅的茶坊里，虽然简陋，倒也轩敞。他这一倒地，全家顿时乱成一团。大家七手八脚把他抬进客厅，摆放在他常坐的躺椅上。彩凤长一声短一声地叫着“爹、爹”，不住拍打着胡雪岩的身体，放声大哭。素娟慌了神，哆嗦着发白的嘴唇，半天才挤出一句话：“快！快去请郎中……”

罗家骥一时也乱了方寸，应道：“大太太，这乡村野蚤，上哪儿去请郎中？”

素娟用尖厉的声音，发疯般嘶叫着：“去杭州请，花再多的钱，也要把郎中请来。”

罗家骥无奈地摊了摊手道：“大太太，现在杭州城里人死的死、逃的逃，所有的店铺都关门了，郎中、草医逃命都来不及，上哪儿找去？就算能够找到郎中，人家也绝对不肯来，人命总比钱要紧吧！”

尤五见胡雪岩牙关紧闭，面如死灰，气息微弱，掐他人中穴竟没有反应，情知是个危险征候。略一思忖，带着试探道：“弟妹，要找郎中……我倒想起一个人来，可是他不在杭州，在湖州。”

“湖州？只要能治雪岩的病……反正湖州离这儿也不远，家骥，你赶快去雇一辆马车，连夜赶到湖州去。”素娟一下如抓到了救命稻草。

罗家骥心里明镜似的，二话不说，立即准备启程。彩凤闻听，忙起身去里间取了一件棉斗篷，追了出去：“家骥哥！”

罗家骥站住，看着泪眼婆娑的彩凤，大步走到她身边，捏提着衣袖

口，替她拭去脸上的眼泪。彩凤把斗篷递给他，叮嘱道：“路上小心！”

罗家驥突然有一种当家男人的感觉，他挥了挥手说声“知道了”，便大步而去。

罗家驥常跟胡雪岩学到了一些精明、会盘算。在留下雇的马车跑不动了，他付给车老板空车返程的脚资，又在当地另雇一辆新车，歇马不歇人。仅花一夜多一点工夫，他就赶到了湖州，又用同样方法，将刘不才接到了里龙坞。

真是妙手回春！刘二叔立在卧榻前，静静看了他一袋烟工夫，当胸灸了三针，胡雪岩便眼皮震动，有了知觉。他已晕厥两个昼夜，家人只道他回阳无望，要准备后事了。看他牙关有了松动，刘二叔提笔下了一个“奔豚汤”，上列甘草、川芎、当归各一钱，半夏二钱，黄芩一钱，生葛一钱半，芍药一钱，生姜二钱，甘李根白皮五钱，煎汤服用。

又是家驥在留下租了一匹马，四处拣药。可怜兵荒马乱，百路不通，狼烟处处，川芎、当归何方去寻？尤其这君药甘李根白皮，他是在杭州城太平军一个军医手中花重金才买到的。这剂“奔豚汤”下去，胡雪岩脸上才渐渐转了颜色，能够开口说话。

“谢二叔救了我一条命，我真像到阴曹地府转了一圈，寻思自己再也回不来了……”

尤五是见证人，不禁赞叹道：“二叔果真神妙，这般凶险症候，一针见效！尤五浅陋，百思不解此中奥妙！”

刘不才坐正身子，把皱皱巴巴的棉袄抻了抻，慢声道：“此不过平常征候。师曰：奔豚病，从少腹起，上冲咽喉，发作欲死，复还止，皆从惊恐得之。其实，仲景师所指病因不全对，岂止惊恐，所有情志刺激，都能导致豚气病。盖情志所伤，损及心肝，急怒至痛，必起少腹，而心神不能自主，肝郁化热上冲，自然发作奔豚之气。‘奔豚汤’以甘李根白皮为主，合黄芩、葛根、生姜、半夏以泄热降逆，又以当归、川芎、芍药和营调肝，将息个半个月，定可痊愈。”

一会儿之后胡母和家人过来，千恩万谢，满脸喜泪。

刘不才起身谦礼道：“都是一家人，称谢就外道了。”

胡雪岩挣扎着要起来，胡母伸手把他按住道：“你又做什么？”

胡雪岩羞愧地说道：“娘，他就是芙蓉的叔叔……娘、素娟，我对不住你们！这几年我在湖州，养着芙蓉，还养了一个儿子。”

“别说了，雪岩，尤五和刘二叔全告诉我了。唉！只要人在乱世能平平安安地活下来，这些恩恩怨怨都放在一边吧。”胡母此时也顾不上生气

了。

“娘，现在兵荒马乱，正需要大家互相照应。请您老人家发句话，就让芙蓉和叔叔搬来杭州和我们一起住下。下一步我想开一家药店，更少不了二叔这样的行家里手。再说，你不是一直想孙子吗？现在一个鲜蹦活跳的孙子就要来到你的面前，就看您老人家要还是不要？”

胡母不知不觉就咧嘴笑了，故意看了看素娟问道：“素娟，你看呢？”

素娟心中仿佛打翻了五味瓶，脸上却带着笑道：“娘决定吧。既然有大，自然就有小。有了螺蛳太太，再来几个又有何妨？反正这件事我再也不会管了，只要家业兴旺，哪怕他妻妾成群、儿孙满堂我也不在乎。”

胡雪岩厚起脸皮笑道：“谢谢你……”

“我们太太真是通情达理、豁达大度啊。家和万事兴！我们胡家真是大有希望了。”胡母乐呵呵地说。

将息了半个多月，胡雪岩的身体基本复原，尤五却要走了。

运到杭州的两船粮食，尤五打算就地销售。打太平军占领杭州，各地虽有大宗粮食运到，但因杭州城被困的时间长，灾情久，粮食的缺口依然大。只是这两船粮食着谭伯年狠拿了一把，进价很高，再加上转道上海，绕过杭州湾的运费，怎么卖也得亏空几万两银子……

也许是大病初愈的缘故，胡雪岩打了个趔趄：有龄殉难，尸骨未寒，我胡雪岩就在作亏本生意了？远处的山坡上，刘不才正领着罗家骥、彩凤在山林中采集草药。两位年轻人的欢笑嬉闹声，在溪谷层峦飘荡。

“雪岩兄弟，有龄之死，你受刺激太深，这一病可不轻哪！要多注意身体。”尤五关切地叮嘱着，让他留步不要再送。

“是呀！我与有龄兄相知相交十多年，无论是在官场还是商场，几乎所有大事都是互相提携。如今他死于非命，我却依然苟活在人世，岂能不觉得分外悲伤？”胡雪岩由衷地感慨道。提起有龄之死，他不禁心中发紧，脚下发虚，总觉得自己没有尽到责任，没能把粮食弄进杭州城，因此愧得慌，难受得心痛。

尤五十分体谅他的心情，却又拿不出更多的话语宽慰他，只是捉住了他的一只手，轻轻拍了拍。胡雪岩紧紧握住尤五的手道：“五哥，感谢你在我最困难时伸出了援手，我一辈子不会忘记你。现在，有龄兄去世了。我下一步的路，还真不知怎样走呢？”

“雪岩，这十来年你飞黄腾达、财源滚滚，当然得益于王有龄大人。

在这种乱世，没有一个可信任的靠山，你凭什么成事？根本不可能！”

“是啊，如今有龄兄一去，大树倒矣！我焉能不悲伤、不消沉？我再加上哪儿去逢有龄兄这样的知己？”胡雪岩说不下去，不禁又一次坠下泪来。

“雪岩，你不能一蹶不振。你非等闲之辈，你有今日的成就，就在于你能忍常人之不忍，做常人所不为。你今天已建立起如此庞大的基业，是经历了千辛万苦的。怎能轻易让它付诸东流！”尤五又鼓励道。

胡雪岩激动地摇晃着尤五双手道：“五哥，谢谢你能真正地理解我……”

“朝廷已任命新的浙江巡抚，名叫左宗棠。听说他的湘军已到浙江、江西交界的广信、婺源一带，你应该抓住先机，上那边去找他。”

“左宗棠？我从来没听说过这个人，不知他是怎样一个官……”胡雪岩沉吟着。

第二十九回 明诋毁忠义士当堂申辩 辨是非恪靖侯祭旗出征

咸丰元年年底，在生意上频遭挫折，在“购粮”一事上又遭到诬陷攻讦的胡雪岩，携带一份厚礼——两船军粮、军需，从杭州湾驶入钱塘江之后，以商船模样分散开来，逆流负纤，溯江而上，不知不觉神秘消失。其时，太平军杭州守军中有一位“钱侯爷”钱桂仁，暗中盯住了胡雪岩，欲打他财产的主意。胡雪岩躲躲藏藏，动用各种关系，率商船走钱塘江、富春江、新安江、兰溪江。路，越来越窄；滩，越来越多；山，越来越高。数月之中，船队终于进入林莽夹映的群山之中。这里层峦叠嶂，古树深深，鸟啼猿啼，涧流清浅。商船没法再前进，胡雪岩领着罗家骥舍舟登岸，翻山越岭近百里，在江西广信境内，终于找到了浙江巡抚左宗棠的行辕。

军旗猎猎，帐篷座座，刀光闪闪，号角声声，果然威仪万千。左宗棠率湘军四万人驻守在这群山脚下，日日操练，丝毫没有进军浙境、与太平军交战的迹象。有人说他避敌锋芒；有人说他保存实力；更有人说他奉曾国藩之命不救苏、浙，俟其乱透，再一鼓荡平……

行辕临时设在一座关帝庙里，庙宇虽然破旧，但红墙黄瓦犹存，巍峨的正殿，森严的两厢，四周古柏森森，旌旗林立。胡雪岩请军牌递进名刺，和罗家骥在庙前踟躅徘徊，表面上装出观赏四野风光的样子，不时指道一番远处的哪座山，近边哪棵树，以排遣内心的不安。

庙前停着一顶绿拖呢大轿。古庙照墙下，四块高脚红牌，写着左宗棠的赫赫官衔：“钦命督办浙江军务”、“头品顶戴闽浙部堂”、“兼署浙江巡抚”、“赏戴花翎”。

胡雪岩的目光久久停在这四块高脚红牌上，同属巡抚，左氏因军功，比王有龄显赫多了，手中握有兵权，权势更比王有龄大得多了！

“将来如果有那么一天，我胡雪岩也要戴上‘红顶子’，穿上‘黄马褂’，让一个不懂打仗不懂做官的商人也风光一回！”他正在那儿心游万仞，一个戎装校尉出了庙门，正是那个管通报，递名刺的军牌。

胡雪岩忙迎上前去，用目光询问。校尉神情凛然道：“左大人不见！”

这是又一次了！胡雪岩简直是低声下气，现出几分乞怜相道：“这位将爷，我是浙江粮台坐办，官秩六品。左大人兼署浙江巡抚，以职位论，我有重要军情、輿情要向上峰禀报；以身份论，我是杭城一普通黎庶，左大人是浙省父母官，于理于情，他都该接受我们这些小民的晋谒。再说，我是竭诚潜心，远道而来，并代表浙境百姓，携军粮数千

石，跨越数省，迂折千里，筚路蓝缕，备尝艰辛，才抵达两省交界的万山之中。所为者何？不就是为了慰劳含辛茹苦的众位将士，见一见左大人的风采，听一听大帅的教诲？胡某虽然学历不高，出身寒微，但亲历亲见长毛席卷浙境而来……”

“好啦好啦，左大人知道你胡雪岩。”军牌忍不住打断他的话道。

“左大人竟知道下官？”胡雪岩不禁喜出望外。

“去年左大人就率湘军一支奇兵，与佛郎西人编成混合军，并扩充中英混合军与长毛交战，先后收复浙江金华、绍兴等重镇。外界只道洋人厉害，岂知是左大人指挥谋划？你胡雪岩是浙省巨商，左大人能不知道？”

胡雪岩高兴地搓着手心，眉开眼笑道：“那他不见见下官？”

“浙江全省沦陷，所有职官原秩，一律须经审察，重新认定忠奸良莠。早有人告你胡雪岩卷银脱逃、‘奸商’、‘不法’，左大人不拿办你就算是客气的了。”军牌目光凌厉，陡然提高声音道。

如当头一棒，胡雪岩顿时身形矮了半截，哆嗦着嘴唇道：“这……这定是有人诬陷，我要找左大人申诉……”

但他没走出两步，那军牌一伸手便薙住了他的衣领，往回一逮，铁冷着脸道：“哪儿去？不见就是不见！左大人军令如山，绝不更改。快走吧。”说罢，将他一搯，手握刀鞘，返身进了大庙。罗家骥还想上去求恳，胡雪岩把他拉住，含悲忍垢，投给大庙恨恨的一瞥。

夕阳西下，晚霞残照，军营里响起了冗长浊闷的号角声。胡雪岩十分无奈，领着罗家骥快快走原路返回。

次年春天，左宗棠率湘军稳扎稳打，先断了杭州城的粮食和交通线，迫太平军无法据守。守将陈炳文动摇，惯于见风使舵的钱桂仁率部献城投降。陈炳文率余部两千余人，仓皇退守湖州。正在上海观望的胡雪岩听到这个消息，连夜赶回杭州，专程去拜见曾是左宗棠同僚的武举人。

“雪岩，你回来了就好！经过这场大难，能侥幸活下来就是最大的福气。”武举人因腿脚不灵便，这两年一直蜷缩家中，没少受人家的气。

“几年不见，举人公，你还好吧？”

武太太抢先答道：“雪岩，托你的福，‘阜康’两年来按月给我家送来利银，在最艰难的那几天，你家罗四太太还派人送来一袋米，真是好媳妇呀。有罗四给你当家，府上何愁不兴旺？”

此时，胡雪岩对左宗棠已有了较多了解。此人二十岁中举，一直在地方做方案、书办之类的小吏。直到四十岁，太平军攻进他的家乡湖南，才由好友胡林翼举荐，在湖南巡抚张亮基府上当了个幕僚。因他对抵御太平军多所筹划，几年后，又因接济曾国藩军饷，助他收复武昌，得曾保荐，任他兵部郎中之职。度其出身，观其行止，必是一个有大作为的封疆大吏！胡雪岩看准这个“靠山”了。

“举人公，现在左大人率领湘军收复了杭州，我们又可以重建家园，过上好日子了。”

“是啊，这左季高当年在张大人府与我是同僚。他从小熟读经书，对舆地、兵略之书及各省通志特别感兴趣。对山川、关隘、驿道、疆域沿革、历代兵事等了然于胸，真是个难得的将才哟。”显然，武举人是由衷佩服这个人。当时的武举人，可是正五品的守备。

“这我早有所闻，对左大人也是仰慕已久。”

“等他在杭州安顿下来，我介绍你去同他见见面。”武举人自告奋勇。

“我早就赶到江西广信去求见过他，可左大人拒不见.....”胡雪岩把去春那一场不愉快详细告知武举人，并表达了自己急切拜谒之意。

“哦？你在江浙也是一位知名豪绅哟，他怎么不出来见一见呢？好吧，我给他写一封信，让你当面呈交，看他卖不卖我这个老同僚的面子？”武举人感到意外。

武夫人为他打气道：“左大人从湖南来，对胡老板可能不知情。我早听说左大人为人耿直，有湖南人的‘湘骡子’脾气，不了解的人，他常不给人家面子.....”

武举人颌首道：“唔！是这样。我跟左季高、曾国藩都打过交道，论带兵打仗，忠恕耿直，曾国藩不如他。”

次日上午，胡雪岩便手持武举人的信札，来巡抚衙门拜谒左宗棠。传事的，竟然还是旧时那位高师爷。

左宗棠正在后厅阅看如山的案卷，师爷悄然进来轻轻叫了一声“中丞大人.....”便乖觉地侍立一旁，不敢惊扰。

左宗棠仍埋头于案卷，敲着几案道：“你看！杭州这人间天堂，由于连年战乱，田地无人耕作，竟饿死百姓无数，好些地方已经是‘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了。”

“是呀是呀，依小人之见，大人首要解决的，是浙省数百万人吃饭的大事。全省的粮食，这两年都被太平军搜刮殆尽了。”这正是左宗棠要留

任高师爷的原因，他了解本地情况。

左宗棠点头道：“正是，不要说老百姓，就是我带领的数万人马，吃饭也成了大问题。”

师爷踌躇着，小心斟酌着字眼道：“要说粮食……小的倒想起一个人来。”

“哦，是谁？”左宗棠猛抬头问道。

“胡雪岩。”

“他？当我还陈兵江西广信时，他就自称带着几船粮食来见我，我当时没有见他。”左宗棠颇觉意外。

师爷十分奇怪，问道：“大人为何不见？”

“他是巨商，‘无商不奸’！我听不少人说起过，王有龄危困之时，这个胡雪岩居然以去上海买粮为名，携大宗银两而逃，现在他又假惺惺来投，此等奸商，远之可矣！”

师爷得过胡雪岩不少好处，后来他又得知“购粮”一事真相，更兼这位左大人非那些寻常官宦可比，于是乍着胆子道：“此中似有曲折隐情，外人哪得其详？再说了，就算胡雪岩拿着银子跑了，现在叫他吐出来就是。总比那些反反复复的叛官降吏要强些。何况今天他拿着武举人的推荐信而来，大人不如先问个明白，然后再作计较不迟。”

左宗棠心中不禁“格登”一跳，高师爷此语，可谓切中肯綮！想那钱桂仁之流，可不正是这类见风使舵，毫无气节可言的“叛官降吏”？至于武举人，是自己在湘南当县吏时官职最高的一位朋友，曾率官兵征剿刚刚起事的太平军，被湘境“天地会”砍了右脚，死里逃生。武举人也算是一位故友，退役后久寓杭城，他应该知悉胡雪岩是何等样人？

左宗棠匆匆把信从头到尾浏览一遍后道：“啊？是我的老同僚恳切地推荐他前来见我，那就不妨升堂见他一见。”

师爷点头，赶紧外出通报。不一会，左宗棠便冠带齐整，威严冷峻地端坐在大堂之上。两排甲士，短刀长枪，铠甲银亮，分列两旁。那四块高脚红牌，端的醒目：“钦命督办浙江军务”、“头品顶戴闽浙部堂”、“兼署浙江巡抚”、“赏戴花翎”。

师爷高喊道：“宣胡雪岩登堂进见……”

众甲士附和道：“喏——”

胡雪岩身着袍服，头戴绿玻璃顶子，忐忑不安地进了大堂，兜头便听到众甲士“喏——”的吆喝声，不禁头皮一炸，两脚发虚：这分明是

个审案的架势！再看左宗棠，身穿花素缎镶领袖袍，外罩过膝长褂，缀着方形狮子补。花翎瓦楞帽下，一张马脸，两道刀眉，双目炯炯，正襟危坐于太师椅上。

胡雪岩强压心中不安，振作精神，撩起衣襟，跪倒在地道：“浙江候补道胡雪岩参见大人。”

半晌不见回音，左宗棠目光犀利地审视着他。

胡雪岩额角冒汗并不敢抬头，匍匐在地。

许久，才听得冷冷一声：“胡道台，本官闻名已久了。”

胡雪岩这才惴惴不安地抬起头道：“此次左大人亲率湘军子弟大败太平军，收复杭州。大人建立了不世之功，下官特地前来道喜。”

一席话，使左宗棠马脸稍有松弛，但仍语含嘲讽、机带双敲道：“国事不振，洪杨未灭，何喜之有？……不过，你倒有先见之明！难怪王中丞在世之日，称你为能员干吏。起来吧。”

胡雪岩站起来，朝四周打量了一下，桌边有一张茶几，茶几旁有一把空椅子。

胡雪岩撩起衣襟，又请了一个安道：“左大人！雪岩不光是为大人道喜，还要来向大人表示感谢！两浙生灵水火倒悬，多亏大人解救。”

“不敢当。倒是我一来浙江，就常听人说起你，大家都叫你财神爷。”

胡雪岩忙欠身道：“不敢！大人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只不过小人与钱财一向集而不守，只要人家有急难，小人定当鼎力相助，所以大家叫我散财财神。”

左宗棠毫不隐讳地说道：“但本官一到杭州，就接到好些禀帖，说你如何如何。人言未必尽属子虚乌有，我要严查。果真属实，本官不能不指名严参。”

“是！大人。如果雪岩有什么不法之事，大人指名严参，雪岩甘愿领罪。不过，雪岩自问还没有为非作歹，亦不敢营私舞弊。只为受王中丞知遇之恩，誓共生死，当时待人处事不避劳怨，得罪了人亦是有的。”胡雪岩一副恭敬服帖的样子。

“有没有为非作歹、营私舞弊，犹待本官深入考察。至于你说与王中丞誓共生死，这话就令人难以相信了。王中丞已经殉难，你到现在还不是好好的吗？”左宗棠仍不加掩饰。

“如果大人责备雪岩不能追随王中丞于地下，我没有话说。倘或以为

殉忠、殉节，都有个名目，而殉友死得轻如鸿毛，为君子所不取。那么，雪岩我倒有几句话要辩白。”

“你倒说说看，当时是什么情形啊？”左宗棠单刀直入。

“那下官要先请教大人，当时杭州城仓廩空虚，粒米无存，大兵压境，人心惶惶，王中丞上任伊始，四处求救，眼睛里所流的不是泪水，而是血。盼的是什么？”

“自然是援军。”左宗棠凛然道。

“是啊，当时有王履谦驻守在绍兴，李元度驻军在衢州，王大人千方百计催他们来，望眼欲穿，始终不到。想向江苏的薛焕求援，又遭拒绝。这一来，杭州成为孤城，就不能不作坚守的打算。请问大人，危城坚守靠什么？”

“自然是粮食。”左宗棠不动声色。

胡雪岩遂将王有龄指派他外出买粮及经过情形备述一遍，说着说着，胡雪岩已是泪如雨下：“我溯江而上，跨越数省，想把这些高价粮食献给劳苦功高的湘军，可左大人又是坚拒不见。直到今天……我才有机会……重蹈此伤心之地，向大人复命。”

左宗棠一时语塞，无法回答。师爷和两排甲士俱望着他们，无不为之动容。直到胡雪岩止住哭声，左宗棠方缓缓问道：“你今天来交代公事，是那笔官银吗？当时领了多少？”

“当时仅领两万两银票。”说着，胡雪岩从杯里掏出一个红封袋，当面奉上，“这下，我可以告慰王中丞在天之灵了……左大人，下官告辞了。”说着，他朝左一揖，转身欲走。

左宗棠望着案上的银票，不觉霍地起立道：“来呀，给胡大人看座——不！胡道台，你急公好义，勤干有为！师爷，本官想请胡道台吃个便饭，你快去花厅准备。”

胡雪岩望上一揖道：“大人赏饭？雪岩敢不领受？但我请求先见见王中丞的遗孀嫂夫人梁氏。”

梁冰玉在王有龄死后，一直麻纒重孝，不出府衙后园，守着王有龄的灵柩，稍有逼迫，便以死相要挟。直到左宗棠进驻，将王有龄厚敛，她才肯见外人。

见过形销骨立的梁冰玉，胡雪岩来到花厅，一桌丰盛的酒宴摆在正中。

“胡大人，有你送来的一万石大米，不但杭州得救，肃清浙江全境太

平军，我也胜算在握了。大人此举，出人意表，功德无量，要谢你的，不止我左某一个人，来来！我敬你一杯。”

“大人过奖了！雪岩不敢当。”胡雪岩这下舒心了。

“一万石米，时价要五六万两银子，我一时也拿不出。”他从怀里取出那只装有两万两银票的红封袋，“这样吧，你不如先把这笔钱拿回去，余数我们再商量，我可是空着双手进的杭州。”

“大人不必操心了，这一万石米完全由雪岩报效，分文不取。”胡雪岩从容地把红封推了回去。

“分文不取？……这，这未免太破费了……你有什么条件？不妨实说。”左宗棠一下呆住了。

“没有，毫无所图。我这样做，一为王中丞，二为杭州，三为左大人！”胡雪岩毫不讳言。

左宗棠大为感动，拱拱手说：“承情之至！人说胡雪岩忠义，我还不相信。今天总算见识了！本官马上启奏皇上，请朝廷褒奖。”

胡雪岩得体地回绝道：“大人奖掖，雪岩自然感激不尽。不过，说句不识抬举的话，雪岩报效这批米，绝不是图朝廷褒奖。我是生意人，只会做事，不会做官。”

左宗棠击桌激赏，高声道：“好！好一个‘只会做事，不会做官’！”

“大人不也是只知做事、从不把功名富贵放在心上的人吗？照我看，刚好跟当前一位人物性情相反。”胡雪岩乘机巧妙地送了左宗棠一顶高帽子。

左宗棠颇有兴趣地问道：“哦，是谁？”

“大人跟江苏李鸿章中丞正好相反，李中丞只会做官，大人既会做官，更会做事。”

“痛快！这总算是一句公道之论……”左宗棠不禁心花怒放，滔滔不绝地跟他谈起洋人的坚炮利舰，大清要强国御侮，须得“师夷长技”、“大兴洋务”。二人越说越投机，一顿午餐直吃到掌灯时分。左宗棠亲手为他斟个门杯，十分恺切，执手相托道：“目今浙省多半仍在长毛手中，我要带兵攻伐他们，无暇他顾！而杭州内外，饿殍遍地，死者枕藉，灾荒不断，战争的余痛，迁延难消。当务之急，是做好地方善后，不能我克复杭州，竟不如粤匪长毛统治这座死城之时！我想设立一个善后局，请胡贤弟当总办，如何？”

“是！于公于私，下官义不容辞，能为本乡本土尽几分力，乃雪岩的

最大心愿。”胡雪岩慨然从命。

胡雪岩回到元宝街，已是人定时分。家中见他迟迟不归，十分担心，派家驢、董伯在路口相迎，将他扶下马车。胡雪岩已有了六成酒意，打着酒嗝道：“没事，水打烂木柴去了又转来！叫她们把脑壳都睡扁——”

夜色苍茫，灯影朦胧，长长的石板街，泛着青幽幽的冷光。春风掠过，带来一股又一股难闻的气息。胡雪岩突然停住脚步，示意二人安静，支棱着耳朵聆听着什么。

“笃笃——镗……”深巷里，远远传来了敲更声，“各家各户，门户关好！小心火烛……”

胡雪岩赞赏地点了点头，背着双手，缓缓朝巷口踱去。不一会，更夫敲着梆子，吆喊着出了深巷。胡雪岩冲他深深一揖道：“先生请慢走。”

更夫停下脚步，甚为惊讶地说道：“啊？胡老板，找我……有什么事吗？”

胡雪岩庄重地问道：“哦，没事，我只是想问问你，你姓什么？”

“姓周。”

胡雪岩看了看家驢、董伯，又问道：“太平军占杭州那些日子，你仍天天敲更守夜？”

“唔。更夫不敲更，正像将士不打仗，那怎么行啊？”老周是个实笃、厚道之人，说话就是实在！

“难得！真难得！老周，我要感谢你！元宝街有你夜夜巡逻，我胡雪岩宅第才平安无事。你的梆声也使人感到踏实、定心啊。”

老周微笑了，他是个难开笑脸的人：“胡老板，这有什么呢？更夫就是期望家家平安，天天无灾啊。”

“你这般勤勉、实在！老周，你到我家来当管家好吗？我愿意出高薪聘用你！”

“你聘用我？”老周好生惊愕。

“对！”

更夫不信地问道：“胡老板，年轻力壮的、能说会道的小后生多的是，你为何看中我？”

胡雪岩踱着方步道：“用人不必求全，而做事务必求全，求精细。我看中你，就是夜夜准时敲更这一点上！像你这种人尽心尽力，行事最负责任。连敲更、守夜这样枯燥、刻板之事你都能尽心尽力，其他的事就更不用说了。”

“胡老板，谢谢你看得起我这种下等人。”

胡雪岩一挥手道：“怎么能这样说呢？世界上很多事平常人也能做，就看你肯不肯做，是不是认真去做。能够这样做，就是一个了不起的人。说好了，明天你就到我府上来。”

衙门是个老虎口，杀人如麻的左宗棠是个无底洞，众官吏的嘴能吐蛇信子，胡雪岩往里去，家人谁不担心？今见相公带醉归来，自是欢喜不尽。更听胡雪岩说左大人委以重任，两人相洽甚欢，大家更是高兴不已。

现在，胡府又多了一个芙蓉三太太，还从天上掉下一个白白胖胖的孙子香官。丫鬟、僮仆也增加了好些。家事，自然是老奶奶做主。胡母也想一碗水端平，叮嘱道：“雪岩，素娟，娘希望你们以后可要对芙蓉和罗四太太格外温存和体贴一些，记住没有？”

这么一说，素娟忍不住妒意道：“娘，现在雪岩对螺蛳温存、体贴得还不够吗？再体贴下去，只能成天揣在心窝窝里了。”说着，她与芙蓉交换了一下眼色。

芙蓉刚进胡宅不久，拿眼去看胡雪岩。胡雪岩并不掩饰道：“二太太孤身一人在危难中坚守家园，抵挡了太平军和乱兵的多次骚扰，才保住了房屋和这份家业，我当然对她恭敬一些。”

“螺蛳再怎么，也不能和太太比。”罗四依旧不卑不亢。

胡雪岩见气氛还不错，家里头安定，外面才清宁！乘机道：“不是我偏心，娘，还有一个人功劳也不小。”

“哦，谁？”

“家驩。”

“家驩？！他……”胡母有意卖了个关子。

“对！家驩从小跟着我走南闯北，为人厚道老实，办事干净利落。危难中，一直跟随在我身边，服侍我、照顾我。特别是冒着危险，从高邮‘阜康’分号抢出二十万两银子。没有这笔银子。根本买不到两万多石大米。家驩对我忠心耿耿，可谓护驾有功、护银有功。”

“爹，你生病的那些日子，也是家驩哥哥城里城外、跑来跑去，还带

着我替爹爹采草药。家骥哥哥这人心肠可好呢！是世上难得的好心肠。”彩凤在一旁也忍不住发表自己的意见。

这一席话惹得众人笑个不停。彩凤一副认真的神气说道：“你们笑什么啊？我说的是真话！家骥哥是好嘛。”

胡雪岩看出女儿的心事了，干脆把话挑明，打趣道：“他比爹还好？彩凤，你那样喜欢家骥？”

“爹，你……”彩凤一下涨红了脸。

见状，胡母立即会意道：“雪岩，那你就把家骥收为干儿子算了。”

胡雪岩一语道出心中想法：“娘，我正有此意，想把家骥作为乘龙快婿，那不就是名正言顺的半个儿子吗？哈哈……”

“啊？！女婿……”下人无不惊喜。彩凤一听，羞得掉头跑了出去。

“这……恐怕不太合适吧……”罗四太太瞟了一眼素娟、芙蓉，拦阻道。

素娟惶然看一眼老奶奶，又看了一眼罗四，提出异议：“这件事……我看辈分也不合适！彩凤叫家骥是哥还是叔呢？没大没小，颠三倒四，不是乱了套吗？”

胡雪岩调侃道：“女人常常把辈分搞乱，辈分不就是老祖宗立下的一个老规矩？老规矩也可以破一破嘛！既然我能收家骥为干儿子，招为女婿又有什么不可以呢？”

“我看可以。家骥这孩子我喜欢，完全像小时候的雪岩，彩凤嫁给他肯定不会吃亏。这件事由我做主，就这么定下来了。成亲，则到家骥事业有成时再举行。”胡母哪有不偏儿子的？

胡雪岩抢先道：“好！一切悉听母亲的裁定。”必须稳固罗四在家中的地位，后院才能安定下来。这老奶奶都发话了，众人也只得表示附和称“好”。

胡雪岩略施小计，便安定了后院，遂正然作色道：“左大人着我负责善后，全权处理杭州战后事宜，我要赶紧设立赈济局，收养难民，招商开市。并立即开设粥厂、善堂、义塾、医局，凡养生送死、赈灾抚穷之事，都要全力操办。家里的事，就不要我分心了，哎？！”

这日是王有龄冥寿，左宗棠与胡雪岩登门致祭。巡抚官邸正厅，迎门的照壁上挂着王有龄的画像。画像下面是一个白底斗方寿字，两支白蜡，一个藏香袅袅的蓝釉飞白兰纹香鼎前，供着猪头三牲。那梁冰玉一身重孝，由丫鬟扶着答谢，哭得泪人一般。见她摇摇欲倒的样子，胡雪

岩忙让丫鬟扶她进了素帏，连捧寿的诔文都不敢读出声来，只默诵一遍，便在香案下化了。也不面辞，出了正厅，两颗心都沉甸甸的，分外觉得痛楚、涩重，黯然神伤。

时值暮春，后院花花满眼，老树新枝蓊郁。艳阳高照，碧叶晶晶如鹰眼逼人。荷花池内，几枝尖角小荷，或高或低，凌波颀影。那绿攒碧簇的荷叶未及展开，如几个箭头，缭乱无所指。有鹁鸪之类，藏匿绿荫深处，声声啼叫得苦。胡雪岩领着左宗棠，在错落有致，无处不景的院落里随意徜徉，左宗棠忍不住感慨道：“江浙人真是心灵手巧，连住家都建造得如此精致，住在这样的地方，能不舒适？”

胡雪岩试探地问道：“左大人出征浙北之前，要不要搬来这巡抚府第？”

左宗棠摇首道：“虽然属官及各衙门已催促多次，要我早日搬入。但这里是王中丞殉难之地，立马将王夫人迁出于情于理都不妥。反正我一生戎马倥偬，长期一个人在外，饮食起居也简单，有老仆照料就可以了，暂时不必栖身这深宅大院。”

“大人一向清廉自俭，‘身无半亩，心忧天下；读破万卷，神交古人。’不过……”胡雪岩欲言又止，拿不准一番话该说不该说。

“不过什么？你似乎有话要说。”左宗棠直视着他。

“是，就不知该说不该说？我怕出语唐突，冒犯了大人。”

左宗棠大度地一挥手道：“即使说错，老夫也不计较。说吧！”

胡雪岩清了清嗓子，肃然道：“我与王中丞是刎颈之交，情同手足。他与冰玉联姻，也是我作的媒人。他俩同是天涯沦落人，冰玉的父亲至今还发配在新疆。他们两相厮守不过数年，王中丞就为国献身，没留下骨血，只留下红颜薄命的冰玉一人……叫她孤身一个弱女子，如何打发未来漫长的岁月……”

左宗棠点首道：“唔，王中丞夫妇的命运实堪同情。”

“因此，雪岩斗胆进言，左大人能否收留冰玉……作为烈士遗孀，多方加以抚慰。”

左宗棠不禁大吃一惊，脸孔陡地变色道：“什么，什么？你意是要我将冰玉收下……收为小妾？”

“这是雪岩大胆……如果能这样，冰玉后半辈子也就有了依靠，王中丞在地下有知，也放心了。”胡雪岩说罢，暗暗吐了一口长气。

“荒唐！胡雪岩，你错看我了！人都以为当官的一贪钱，二贪色，每

每以此去敲开缺口。可老夫生就‘湘骡子’的脾气，对这两者均无兴趣。”左宗棠语气十分严厉。

胡雪岩再三赔礼解释道：“大人的正派刚正，有口皆碑。雪岩这般提议，完全不在于男女私情，而是一种心灵之交。冰玉总得有个倾吐肺腑之人，大人也需要一个伴读添香、伺奉栉沐的人。如果左大人对纳妾之事坚辞不受，就请将梁冰玉作为一名书办，或是抄手，甚至协理文案。冰玉精通文墨，胸含万汇，才堪大用，只有左大人收留她，雪岩才心下稍安，有龄兄九泉有知，也会……”说着，胡雪岩竟直挺挺跪下了。

左宗棠摇摇头，迟疑了半晌，口气终于变软下来：“此事……以后再说吧。当务之急，我要扫平浙境，你当速去赈济局履新，主持收养难民、招商开市等一系列大事……”

次日，左宗棠杀了三名太平军降将，祭旗出征。他兵分两路，直捣嘉兴、湖州。胡雪岩则一头扎进赈济之事中出不来……

第三十回 理善后药店择建大井巷 结同心小妹婚配上海滩

赈济局临时设在九如巷一私宅内。这里原是某县令在杭城购的一幢宅邸，正房之外，还有一列厢房和一个小花园。正房面街，交通便利。房屋尚在整修，胡雪岩便召集秦少卿、罗家骥、刘不才、周更夫等人投入行动。

胡雪岩道：“不吃饭要饿死人，首先要让饥肠辘辘的杭州老百姓吃上饭。这件事由家骥主管，雇请一批人，在杭城东南西北各开设十个粥厂，开锅施粥。”

“这件事不难。难的是饥民成千上万，一个个都饿得嗷嗷叫，恐怕日夜升火烧煮都来不及。”罗家骥熟悉情况，知道饥民实在是太多了。

“那也没有办法，先开起粥厂，施舍给前来乞讨的难民们。过些日子，等松江有大批粮食运到，再采用分粮赈济的办法，让他们自家去烧煮。”

但更着急的，是杭城内外现在到处死尸狼藉，臭气冲天，尽管已着手收尸入殓之事，刘不才却有着别样的担心：“尸骸太多，城外就近掩埋，深埋没有人手时间，埋浅了，野狗草狐扒坟，又一次将尸身暴露。万一出现瘟疫时疫，你等把那些饥民救活了又待如何？”

胡雪岩道：“二叔有话请讲！”

刘不才不假思索：“尸首太多，已讲不得那么多的斯文仁义，换身新衣，施舍一副薄板棺材，我看统统都不要搞。找远离杭城的地方，挖深坑，埋大堆，厚土大塚，再做道场超度一番也就罢了。否则，引发瘟疫，我们就收不胜收、救不胜救了！”

大灾之后常常伴随大疫！刘二叔的话点明要害，胡雪岩思索着道：“二叔讲得很有道理，我也正在考虑此事。饿死倒毙之人太多，野狗到处撕吃死人，乌鸦遮黑了天空。用棺材盛殓实在来不及了，筑坟造墓更来不及！记得我们在留下山村避难时，无意间发现那儿有一个山谷深坑。我可以用银子将整个山坑买下，作为一个‘义冢’，把所有无主尸体全运到那儿去掩埋。二叔，你看怎么样？”

“好！这个主意好！这样一来，让尸体远离省城，又集中埋在一地。更重要的是防止瘟疫时病流行。”刘不才表示赞同。

“东家，我可以去动员杭城不少更夫。他们晚上敲更，白天事情不多，料想他们会乐于从事这种义举……”周更夫自有他的优势。

“那你就代我去组织他们，事后再一并犒赏。所有费用，全由少卿在‘阜康’开支。”

秦少卿赶紧又加入了这笔度支，列入预算。杭州“阜康”这几年能存活下来已属不易了。

周更夫又道：“还有，东家，现在杭城有不少人流离失所，在大街小巷流浪，要赶紧想办法！否则，他们就会去偷去抢！弄得街道不安定啊。”

胡雪岩轻轻叩击着桌子，深思了半晌道：“这样吧，我来开设一些难民局、善堂等慈善机构，收留无家可归的人，提供食宿等起码生活条件。有可能回家的人，为他们解决旅费，让他们重返家园。还有，我早就打算开办几所义塾，延请塾师，让那些战争孤儿和家境贫寒的孩子去义塾读书……”

赈济如救火，不几日，城中好些空地上搭起芦席棚，架起大铁锅，日夜有人添柴烧火，烧煮着热腾腾的白米粥。施粥处排着长队，男女老幼捧着空碗，施粥另设专人，将一勺勺白米粥倒进空碗，终日不歇。

刘不才、周更夫指挥更夫、义工，奔向大街小巷。路上凡遇尸体，用芦席包裹抬上排子车运走，再于倒尸处撒上石灰消毒。三日后再将石灰清走，将街面用清水冲洗。一辆辆运尸车在郊外的山道上辘辘行进，运尸车队绵延出一里开外。临近深坑的那个坡上，守着一帮僧众，白日帮忙掩埋尸体，夜晚分班做道场诵经超度亡灵。

一些无家可归的难民走进难民局、善堂，领取发给他们的衣服、被褥，然后到指定的地方暂栖。

“善人！胡大善人……”难民们以手加额称谢，有的泪水盈眶。

几所新开张的义塾，或借用破庙，或就便在难民局附近临时搭建。身如竹竿或形如虾米的塾师，摇头晃脑地教难童们读书识字。死气充盈的杭州城里，开始响起“天地玄黄”、“关关雎鸠”的诵书声。它像料峭春风，宣告一个严冬的结束；又如雄鸡啼唱，预示着一个青灰色的黎明！

但还是发现了瘟疫。刘不才带领义工收尸，发现一具尸体倒毙在一个石库门的门口。刘不才招呼道：“来！快把这尸体抬到巷口的马车上。”两人一触尸体，尸体竟动了一下，还没断气，这种情形并不常见。刘不才想问问清楚，但倒在地上的老人开不得口，只抬起了一只无力的手，指向门内。

“怎么回事，刘先生？”义工不解地问。

“他还活着，大概……他不想死在外面也说不定，快将他背回屋里去。”

义工忙背起老人进屋。

这家的情形不算太差。堂屋里摆放高几、八仙桌，卧房里垂挂纱帐，卧榻前横陈着白木脚踏。只是屋内光线昏暗，弥漫着难闻的屎臭尿臊气味。里间大床上躺着一个老妇，旁边一张卧榻上躺着一个中年妇女，怀抱一个小男孩，全都奄奄一息。

背着老人的义工问道：“人放在哪儿？”老妇人说不出话，只无力地拍了拍大床的外半部。

义工将老人放到床上，刘不才赶紧为老人搭脉问道：“这病是什么时候起的？有些什么征候？”

老人、老妇人根本无力回答，只用呆滞的眼睛看着他。旁边那个卧榻上的妇人，勉强支撑着回答道：“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前几天，买了点青菜，烧了锅菜粥……一吃下，全家都不行了……发高烧，上吐下泻……公公最重，出门想去请郎中……唉！……”

话没说完，她便剧烈地呕吐起来。刘不才一看秽物，不禁大吃一惊，立即为她诊脉。同时注意到她身边的小男，烧得就跟火炭一般，身子下面，是一大片来不及拾掇的绿莹莹的稀屎。刘不才情知不妙，立即着人将石库门封锁，不许任何人进出，然后一溜烟赶往赈济局禀报。

“雪岩，最不希望的事发生了！”

“什么事？”

“瘟病！”

“啊！瘟病？……”胡雪岩不禁大惊失色。

“是啊！刚才我在一户人家发现一家四口全染上‘断肠痧’，这是战乱、大灾害之后最易流行的瘟病。万一病魔肆虐，特别是时令已近夏天，瘟疫大规模传开，那就一发不可收拾了。”

“这可怎么办？从小就听母亲说，过去老家乡下，大灾、战乱过后，常有瘟疫流行。为避免传染，只好把整个村庄隔绝起来，甚至把染上瘟病的人活活烧死……”

“非到不得已，怎能用这种办法？我已试着用祖传的‘辟瘟丹’给他们一家老少服下，并再三嘱咐他们不要出门，以免传染别人。我急着赶来向你禀告，就是想在杭城开设医局，施舍给请不起医生、买不起药的普通百姓。”

“好！二叔，开设医局、施舍药物之事就请你去一手张罗。”胡雪岩毫不犹豫地答应。

消息传出，浮尸收尽、刚刚有些平静的杭州城顿时炸了锅。特别是处在闹市中心的“德仁堂”药店，人们争先恐后赶来买驱瘟药。“德仁堂”是杭州老店，资金雄厚。醒目的大葫芦商标上：大书“医道仁术，济世救民”八个大字。此刻门首的大牌上，又添了“瘟疫流行，药石有灵”。店内，黑铮铮的柜台被顾客挤得水泄不通，店员忙得满头大汗。

“我要！”

“给我……”

一双双伸向柜台的手，在虚空中争抢着、抓取着。一张张油纸，把一包包中草药折拢、打包，从梁上悬下的捆扎药包的细绳球，被拉得滴溜溜转动着。管事乘机将一块涨价的小牌挂了出去……

药价再贵，赈济局也不能不买啊！为阻止瘟疫流行，急需大量辟瘟药物，明知“德仁堂”药价奇高，刘不才也不得不忍痛找这家黑心店买下大宗药品！“德仁堂”的冯掌柜嘴都笑歪了：“本号是杭城数一数二的百年老店。不是自诩，胡老板要开设药局，不向本号采买药品，又能上何处？哈哈。”

“这么说，你们是‘独此一家，别无分店’了？恐怕不见得吧。据我所知，这附近的余杭、嘉兴、湖州、绍兴就有不少药店，有的年代比你们还老，生意比贵号也做得更大。”刘不才没好气地回道，心想我刘氏在湖州的药店及声望，也不是你杭州“德仁堂”可比的吧！倘雪岩有自己的药店，他要救死扶伤、助济穷人会便当得多，也要少花多少冤枉钱！

这样想着，刘二叔回到赈济局，打开那些进购的药材一看，顿时火冒三丈，一道烟来到“德仁堂”，叫出冯掌柜，鼻子不是鼻子，眼不是眼道：“既开药店，采办药材务必要真，所开的药价务必要低，那才叫悬壶济世！”

“你的意思是，我‘德仁堂’的药材、药价有问题？”冯掌柜也把脸拉长了。

刘不才打鼻孔里哼了一声，喷出一股冷气。

“你有何依据？”冯掌柜又问。

刘不才从衣袋里掏出一个药包，“啪”地拍在柜台上道：“你不否认这是贵号售出的药材吧？你看，这几味川芎、藿香、厚朴、茯苓……全都不是从四川、云贵、甘肃等正宗产地采购而来，且价格比平常日子涨了许多，甚至贵了近一倍。作为‘数一数二的百年老店’，这恐怕不太合适吧？”

“最近货源紧缺，价格上涨，你叫我们有什么办法？”冯掌柜强词夺理。

“冯掌柜！作为同行，我忠告一句，开药号的，一定要戒欺，一定要真不二价。否则名叫‘德仁堂’，这德在哪里，仁在何方？”

冯掌柜这才觉出眼前这位仁兄才是杏林高手、药界真神，脸上不禁红一阵白一阵，猛地一挥手道：“那你去奉告你们的胡老板，你们有本事，就自己开一家药店！”

“领教了，鄙人早有此意！”刘不才一阵大笑。

吴山顶上有城隍庙，三第观，西南有六居庵，历来为游览胜地，一年四季香客如云。故老相传，吴山还属于荒僻时，山顶上传着一吴姓青年，十八岁了，依然“身无寸缕”，当地人叫他吴正官。一天正官早起，拾得一枚银簪，重有二钱。便拿它作本，买些牛血，加上葱姜、薄荷煮了，卖给穷苦劳作之人。

自此经营五十余年，吴正官经营的当铺，从徽州抵河北，共有八十三家。这就是苏轼“一簪之资，可以致富”这个典故的由来。而吴山脚下大井巷，当真有一口深井，井水清冽甘甜，冬暖夏凉，久旱不枯，用之不竭。何况此水洁净，是配制膏药丸散最好的水源。

刘不才先在此搭建芦席棚子，赶制“辟瘟丹”，分发百姓以抗瘟防疫。不过小半年光景，光复后的杭州便逐渐安定下来。此时，战事在苏、浙继续。左宗棠率湘军先后收复了宁波、衢州、严州、金华等各州县，太平军据守的慈溪、奉化、余姚、绍兴等城也相继失去。

为挽救被围困的天京，江浙战场的太平军开始分路集结，陆续向外突围。一路约八万人，于二月初从溧阳、广德、宁国挺进到闽、赣边界地区。一路约二十万人，从浙江德清向西发展。一路约三万人，从丹阳经皖南向江西突围。清军虽顾此失彼，疲于奔命，但基本上已将局面控制，浙江境内，已看不到成批武装的太平军。

安定下来的杭州，钱庄业务陡然兴旺。这是因为外面战事继续，流通不畅，市面物资匮乏，很多人便把不用的闲钱全都存入钱庄。胡雪岩一门心思投入赈济，很少过问钱庄业务，全赖秦少卿独力支撑，有这样的手下，胡雪岩能不感到欣慰？这日，他来钱庄查询朝廷拨付的抚恤银，因为浙江有像王有龄这样的阵亡官兵数万人。

秦少卿四顾无人，压低声音道：“东家，今天有一个神秘客人，想在‘阜康’立一个户头。”

胡雪岩随口回答道：“那立一个就是了。”

“不过，存银数目比较大。”

“多少？”

“三万两纹银。”

胡雪岩饶有兴趣地看定秦少卿，两眼闪闪发光道：“一下子存入三万两确也不算小，他说了怎么个存法了吗？”

“他的存法也比较特别，想一存十年，十年后再取。”

“这倒不多见。他没说为什么要存十年。”胡雪岩也感到奇怪。

“他没说，可我猜测他是溃败的太平军，并且是个官佐……”秦少卿吃不准，倘这类人要存银，钱庄办理了是否犯忌？朝廷会不会追究？但这个户头若立下了，影响会很大。要知道，此中大有玄机。

太平天国后期，腐败已极，各级将领疯狂聚敛财物，不久前被左大人杀了祭旗的降将钱桂仁，就曾用黄金打造金狮、金凤各一对献给李秀成。而李秀成在天京有行宫，在苏州又建一个行宫，广蓄吴越美女，坐拥巨额财富。江南富庶，大半已转移到了他们手中！

胡雪岩略一思忖道：“照我看，官府不会追究。浙江谁是官府，左大人就是官府！他不知道参加太平军的人很多很多？且多系平头百姓，只要他们现在归顺了，官府就管不了那么多。法不责众，左大人清楚查抄追究太平军是件吃力不讨好的事情。”

秦少卿心有慧根，一点就亮，不禁欢喜道：“这么说，这个户可以立？”

“当然！你只要记住，钱庄是客户，讲的是一个信用，其他的问题，那不是咱钱庄的事。”

秦少卿兴奋地说道：“有传闻说，那些被俘或躲在乡间农家的太平军将士，口袋里大都有不少钱，就是不敢带在身边，生怕充公；又担心露富，不敢存入钱庄。我们‘阜康’若敢于吸纳这些黑钱，定有大利可图。”

“为什么不敢？我们是钱庄，只要是银钱，不管是清兵、太平军，一概可以存取。银钱流通，这只会对社会有好处。”胡雪岩毫不犹豫。

秦少卿搔着头皮颇不好意思道：“大先生，我真服了你！嘿嘿，你这么一点拨，我心里就亮堂了！”正说着，一阵马蹄声由远而近，从马上跃下一位军牌，入内称左大人请胡总办过去，有要事相商。

左大人北征大获全胜，班师刚回到杭州。胡雪岩驱车来到巡抚衙门，左宗棠让他在书房稍等。不一会，他处理完军务，便径直来到书房，一边脱去官袍，一边道：“你胡雪岩受命于危难之际，出任赈济局处理善后。短短几个月，迅速安定了杭城局面，赈济了灾民，控制住瘟疫，恢复了市容。现在，杭城社会安定，又呈现欣欣向荣之势，老弟真是功莫大焉！”

胡雪岩恭谦道：“中丞大人过誉了！雪岩仅仅是做了一个杭州人该做的份内事。”

左宗棠落座在太师椅上赞道：“军兴以来，杭州情形最惨！善后事宜，经纬万端，杭州又是恢复得最快最好。有你这样的人帮我的忙，浙江还愁不重振雄风？现在，军饷告急，请你来，就是要你为我筹饷。”

“军饷？”

“对！目前国库空虚已极，湘军子弟的军饷上谕由各省协助解决。但江南遭粤匪荼毒，为祸惨烈，各省协饷一下子跟不上。我即将率兵南征，扫荡太平军余孽，请胡大人帮忙救急，每月给我筹集二十万两饷银？”

胡雪岩不假思索道：“过去，承蒙王中丞看得起，委托‘阜康’钱庄代理藩库，眼下左大人急需的支出，雪岩总是尽力支持，多方筹措。至于筹饷之道，不外两个办法：第一办厘金，第二是劝捐。厘金之设，缘起于洪杨之乱，已弊端百出。劝捐一法，这些年捐得起的都捐过了，劝起来也很吃力。如今，我倒想到有一路人，他们捐得起，而且一定肯捐，我们不妨在这一路人头上打打主意。”

左宗棠沉吟着问道：“捐得起，又肯捐，那不太妙了吗！是哪一路人？”

“太平军！太平军在东南十几年，手头上捞了不少。现在要他们捐上几文，不是天经地义吗？”

“对，对！请你再说下去。”左宗棠恍然大悟。

“这十几年中，太平军中间有些人积了不少钱财，大都偷偷摸摸，十分隐秘。现在他们失败了，很多人当然要治罪。可是，虽然其罪不能赦，但人数太多，办不胜办，株连太多，又容易闹得扰攘不安，亦非战乱之后的休养生息之道。所以，最好的处置办法是网开一面，给其出路，只要他们愿意出钱，可以买个活命。”

“以钱买命？这倒是个办法。”左宗棠颇感兴趣。

“但这还不够。据我所知，罚得起的人很多。他们大多躲在洋人的租界里，倚仗洋人的势力，官府一时也奈何不了他们。如果晓以利害，许其‘捐纳’、‘买官’让他们舍出一笔钱，一换命二换顶戴，他们何乐不为？”

左宗棠笑道：“此话说得极是！此辈不甘寂寞，不但要爬起来做人，当然还想站出来做官！”

“正是，这种人要让他捐两笔钱，就算是‘罚捐’吧。这一笔是捐做人，一笔是捐做官。”

左宗棠高兴地一拍桌子，捋须大笑道：“那好！我马上向吏部去要几千张空白的捐照来，由你去物色对象。”

“松江方面，马上有一批粮食运到。我正好去一趟上海租界，手持这些空白顶子，向诸公鼓吹鼓吹，吆喝他们抢一顶去。”

左宗棠点头赞好，由衷道：“饷银之事就拜托你了。朝廷重用我左宗棠，闽浙军务由我统领，在这紧要关头，官兵千万不能发生‘闹饷’的事儿来！”

回到家中，果然尤五押着粮船到了。一见面，尤五便喜滋滋告诉他道：“雪岩，大喜呀，七妹要跟庆春结婚啦！”

上海南京路两侧，由郭庆春指挥兴建的一家店铺、两处豪宅拔地而起。它夺人的气势、新颖的设计，中西合璧的装饰装潢，无不令人瞩目。店铺是租界外首家设计了停车场、灯饰广告的商店，还在建设阶段，请求招租、入住、购买、合股经营的就打破脑袋想往里挤，这是郭庆春的得意之笔。他与尤琳在这场合作中的争论、别扭、聚散离合，使他对这位“小孤孀”的感情与日俱增。待他弃置了所谓的“高贵”，尤琳也克服了矜持，他们打碎了传统的樊篱，再次燃起了爱情的火焰……

喜气盈盈的苏绣行里，依旧莺燕呢喃、姹紫嫣红。店面扩大了，橱窗更新了，尤琳游弋在花丛中，监督新招募的一批女工在刺绣。却见一名花店的小厮抱着一大捧鲜花，挺招摇地进了苏绣行，躬身问道：“请问哪位是尤小姐？”

“我就是。”尤琳优游地出了工作间。

小厮把大捧鲜花奉到她面前道：“尤小姐，这花是郭庆春先生订购的，要我们每天送九十九朵红玫瑰给你。请签收。”

尤琳到底不习惯这种表达感情的方式，略有些羞涩道：“谢谢！我委实不敢当，今天我收下了，以后请你们不要再送来了。”

那小厮伶俐地恭维道：“这怎么可以？红玫瑰代表爱情，代表送花者由衷的祝福，我们接受了订货，必须每天守约。”

小厮走了，众女工投来一片羡慕的目光，一阵欢笑。少顷，上海最著名的一家珠宝行派了一位青年店员，送来一个精致的礼品匣：“请问，哪一位是尤琳小姐？”

“我就是。”尤琳上前应道。

“这是郭庆春先生在我们珠宝行订购的手镯、项链、耳环、戒指，请尤小姐签收。”他打开红丝绒锦匣，请尤琳逐一过目、试戴。众绣女的目光艳羡地掠过尤琳雪一样白的脖子和纤纤玉指，那种细瓷、象牙般的精

美，与闪闪夺目的首饰交相辉映。尤琳脸上罩着幸福的红晕，在送货单上签了字：“谢谢，再见！”

青年店员刚走，一辆老式英国马车开到店门口停下，从车里走出路金，后面跟着领事馆的二秘，手捧一只大匣子。

尤琳只得迎了上去道：“路金领事光临鄙店，我不胜荣幸，请进！”

路金和二秘进店，打量着正在埋头绣花的女工赞道：“尤小姐，你的事业越来越兴旺，生意也越来越兴隆了。”

尤琳客气道：“这要感谢领事为我提供不少机会，不过，这一批外销英国的绣花床罩，可能要推迟一些日子交货，请领事先生宽限。”

“最近，我们日日夜夜正忙着为我们老板绣婚衣、绣嫁妆，实在有些忙不过来呢。”一个机灵的绣女替尤琳解释。

“我知道，我也完全可以理解。不过，尤小姐，你的婚纱不必准备，我受郭庆春先生之托，将婚纱送来了。”

二秘打开大礼匣，取出里面的衣服展开，这是一件白色蕾丝西洋婚纱，薄如蝉翼，轻如新丝。路金摆出行家的姿态欣赏道：“这是专为英国公主做的婚纱，全世界只有这样两件。大家看漂亮吗？”他拿起婚纱，在尤琳身上比划着。

“这简直就是仙女穿的衣服！”女工们鼓掌、喝彩，“漂亮，郭先生到底还是喝过洋墨水的，行事就是不一样啊！”

“不，不，英国公主的婚纱穿到我的身上，这实在是……不好意思。”尤琳多少有些惶恐。

“蜜司尤，要知道，郭庆春先生可是皇家子弟，你嫁给了他，不就成了真正的公主了吗？你穿，最名副其实。”

尤琳娇羞地谢道：“那……真是谢谢领事先生了。”

路金真讲绅士风度，这位情场上的败将大度又得体，似乎已忘过去，挺真诚地说道：“密司尤，郭庆春先生也是我的好朋友，为英中贸易效力多年。我向你们表示最诚挚的祝贺！我们永远是朋友。”他伸出了手，尤琳忙伸手相握。路金举起她那只手吻了一下，便退了出去。

两天后的夜晚，华懋饭店的豪华大厅里，大风琴和租界工部局管弦乐队奏出了《婚礼进行曲》，郭庆春和尤琳的婚礼在这里举行。厅内摆满花篮，中外嘉宾云集，盛况空前。

除尤五、胡雪岩一方，还有皇家代表，新任上海道台邵友濂等一些朝廷官员，更有路金、汉斯、吉伯特等洋人。身穿燕尾服的司仪宣

布：“郭庆春先生、尤琳小姐婚礼现在开始！请双方主婚人，恭亲王代表、工部侍郎端政大人和尤五爷登台。”

在掌声、乐曲声中，尤五和端政前后登台，接着邵友濂也以证婚人的身份登台。

“现在，请新郎、新娘入场！”

在热烈的掌声和更加高昂的乐曲声中，郭庆春和尤琳手挽手步入大厅，他俩左右有男女傧相相伴。尤琳身后长长的婚纱，由两个提花的童子托住。

全场长时间为这对新婚佳人喝彩，证婚人邵友濂的致词极为简短：“今日郭庆春先生、尤琳小姐喜结良缘，嘉宾云集、亲友同贺！我荣幸地作为证婚人，祝贺新婚佳人花好月圆、并蒂莲藕。惟愿生死同心，偕老白头，恩爱鸾俦，天长地久！”

接着，一对新人便按中国传统一拜天地、二拜高堂、夫妻对拜。再按西方礼仪，新郎新娘相互交换戒指。据司仪称，新郎给新娘的结婚戒指上镶着一颗巨大的“祖母绿”宝石，它是明珠格格交给端政大人，专程从北京送至上海的。

宴会上，胡雪岩、尤五与邵友濂等相互见礼。端政只略坐了坐，便以“身体不适”退席。

此时的胡雪岩，早已是上海滩上闻人。其生意涉足丝茶、军火、粮食、机械、百货、进出口贸易、药材、典当、金融等诸多领域，无论是资本还是声望，均属大象中的大象。

而此时的上海也由县升格为道，由一个繁华畸零的小县城，成为一个国际化大都市了！

“有缘，有缘！风闻胡大老板在上海租界多日，找长毛里头那些降官叛将‘损纳’卖顶子，今日借庆春少爷和尤小姐的婚礼，有机会认识胡大老板和尤五爷，实在荣幸！”邵友濂话中有话。

胡雪岩意识到自己的疏忽，天子入疆问土地，来到上海怎能不拜访上海道台这个“土地爷”呢？赶紧道：“道台大人客气了！雪岩乃一介商人，只合与商界人士打交道，怎敢因区区小事去惊动道台大人？”

“彼此彼此，其实大家都是为朝廷办事，何分你我？胡老板今后如果有什么事，可直接找我，也可找这位江南制造局主办姜石林姜大人。”邵友濂故作姿态，指着桌子另一边的姜石林道。

江南制造局是宣称要“大兴洋务”的李鸿章新近设在上海的一家办事机构，姜石林是李鸿章的亲谊，年龄与胡雪岩相仿。胡雪岩赶紧上前施

礼：“哦，原来这位就是姜石林姜总办大人，早闻大名，无缘结识，失敬！失敬！”

姜石林皮笑肉不笑道：“我早就知道胡老板从钱塘江杀入黄浦江，上海滩三分天下有其一，只是没有机会请教，也就不敢惊动。”

“哪里哪里，哈哈.....”胡雪岩觉得这哈哈打得干瘪，空洞。当然，就连尤五也感觉得到庆春家里很不看好这桩婚姻，端政侍郎退席就是一个明证。

邵友濂毕竟是官场上的人，举杯道：“来来，干杯！干杯，为今后的合作干杯！”

大家遂笑着举杯相互祝酒！明里谈笑风生，实则风生水起.....

第三十一回 “八岁红”偷欢戏迷辱大佬 “元昌盛”恭服对手归阜康

上海是“洋务运动”的渊藪，也是清朝“同治中兴”的集中体现。

先是曾国藩攻陷安庆后，设立“军械所”试造枪炮炸弹，并罗致了一批科技人才。而李鸿章率淮军到达上海后，为对抗太平军，接连在上海设立了三所“洋炮局”，它就是江南制造总局的前身。到同治初年，更派容闳前往美国采购机器运至上海，并入江南制造总局。同治三年湘军攻陷天京，洋务派官员们已能腾出手来，先后在各地兴办了二十余家制造枪炮、弹药和船舰的工厂，同时开始着手训练新式海陆军。兴办工厂需要大批设备，上海成为洋机器的中转站，逐渐也就引进了机器工业……

湘军攻陷天京，左宗棠在福建境内将太平军余部全部歼灭，遂出任闽浙总督，坐镇福州。上海他一时插不进去，便思在东南沿海建立据点与李鸿章等抗衡。胡雪岩随他来到福州，并建言在福建兴建船厂、军械厂，在大兴洋务上，弄出些不同于曾、李的业绩来！此议正对左宗棠的心思：“轮船成则漕政兴，军政举”，他指派胡雪岩总揽其事，不数年间便建起第一个现代意义的造船厂——福州船政局！

福州马尾罗星塔，这个昔日的渔村很快成为一个风格特异的海边集镇，这里依山傍水，海天空阔，雪浪层层，鸥飞点点。这日，胡雪岩陪同左宗棠来船厂视察生产情形。海边，渔船密集，桅杆如林。洪杨之乱彻底平息，胡雪岩因在浙江筹粮、筹饷有功，被朝廷授为军政使，但他并不把这官阶品秩放在心上，倒是有些替左宗棠不平：若论功绩，左宗棠丝毫不亚于曾国藩，而曾国藩却自视过高，兄弟数人皆位高权重。左宗棠倒很大度道：“记得你同我见面时就说‘不会做官，只会做事’，我不也同你一样吗？哈哈哈……所以，我以‘海禁开，非制备船械不能图自强’为由，向朝廷奏请设立福州船政局。我和你到这福州马尾港来搞‘洋务’，正好为国家做点实事。”

海风猎猎，吹卷起他们官服的袍角，左宗棠迈着稳健的步伐大步朝着码头走去。马尾港内，停泊着各式战船：老式箭楼船，新式铁甲船，小火轮式炮船……

左宗棠和胡雪岩踏上一艘老式箭楼船。他身后的旗杆上，沉甸甸的彩牙帅旗缓缓升起，两旁的新式铁甲船，呜呜……拉响了汽笛，并施放礼炮，“轰隆隆”的巨响，在海空回荡，惊飞一片水鸟。

几位水师将领陪着左宗棠、胡雪岩登上箭楼，一同视察马尾港形势。左宗棠充满豪情地说道：“当年，大清实行‘海禁’，是为了对付海外夷人和反清余党。现在，朝廷开放‘海禁’，也是为了富国强兵。雪岩，马尾船厂汽笛不断，电光闪烁，不正表明我们新式造船业就将从这里艰

难起步吗！”

胡雪岩看了看左宗棠兴奋道：“是啊，这都是大兴洋务的功劳。没有洋务，我们永远都是小舢板大木船，永远无法与洋人的坚炮利舰抗衡，可是大兴洋务，师夷长技，是李鸿章、曾国藩手中的法宝，恕我直言，大人恐非他们的对手。”

左宗棠不服气地说道：“谁说的？他们干他们的，我们干我们的！福建通向海外的条件比河北、山东更为优越，我要把福建变作南方的洋务基地。”陪同的官员为左宗棠的情绪所感染，不禁摩拳擦掌，十分振奋。

胡雪岩不禁苦笑道：“大人，我到福建这块宝地跑码头已有数年，还不知马尾港海水的深浅呢，万一在惊涛骇浪中翻船，海水可不那么好喝哟！”

左宗棠不以为然道：“你怕什么？还有我这个闽浙总督呢！”

胡雪岩什么滔天大浪没见过，却为何担心在马尾港这个地方翻船？

原来，胡雪岩初只把马尾作为一个过路站，顺道把王有龄父子的遗骸归葬老家，心想着上海才是他的用武之地。不料几年下来，马尾港急遽繁荣，他与钱业打交道的机会增多，便思在马尾建立“阜康”钱庄分号。三日前，“阜康”钱庄马尾分号开张，虽然锣鼓爆竹喧天，还有福建特有的船舞、狮子助兴。店门口，摆满祝贺的花篮，正中“闽浙总督左宗棠”的花篮更是引人瞩目。但本地钱业公会的会长、“元昌盛”钱庄的老板卢俊辉，却故意不来参加“阜康”的堆花剪彩！

相隔一条小街，那边炮响喧天、人潮汹涌的时候，卢俊辉正和几个清客在元昌盛的茶座里品着“铁观音”功夫茶，聊着天。钱庄的营业厅里设茶座，供主客品茗、神侃，正是本地一大特色。

“‘阜康’分号开张，卢老板，你怎么不去捧场？”中年清客邝某问道。

“我干吗去？我去了，不是太抬举他们了吗？”卢俊辉骄狂地反问道。

“可你是我们马尾钱业公会的会长，大面子上也得装一装呀。”

卢俊辉冷笑一声道：“这个胡雪岩眼里哪有我这个会长？他走的是官场的路子，拍的是总督、总兵的马屁，钱业要靠实力说话，我为什么要用热脸去贴他的冷屁股？”

“这倒也是，这倒也是……”清客们惯于逢迎。

卢俊辉咬牙切齿地说道：“他到马尾来抢码头，简直就在我心窝上扎了一刀！我不光给他脸上过不去，还要拒收‘阜康’的银票，动摇他胡雪

岩的信用，让他在马尾立足未稳就趴下！”

邝某本着息事宁人的原则提醒道：“拒收‘阜康’银票？这恐怕不妥吧，钱业公会有个不成文的规定：各家钱庄发出的银票，不是可以相互兑现吗？”

“我是会长！成文的规定都可以修改，何况不成文的，哼！”卢俊辉却是一副盛气凌人的架势，清客们相互作咋舌状，不再吭声。

消息很快传到胡雪岩耳中，他立刻向钱庄的总账孔靖九讨教。孔靖九是本地人，熟悉当地情况，遂向胡雪岩讲述了“元昌盛”传奇般的历史。

“元昌盛”是马尾的老字号。第一代老板原是海盗头子，在海上抢略，在陆地开银号放印子钱。据说曾抢到一船银锭和珠宝，因此第二代最为鼎盛，也不再干海上营生。第三代龚振康花天酒地，日赌夜嫖，可惜膝下无子，仅一个女儿龚玉娇继承了他的衣钵，是为第四代。只是这龚玉娇对钱庄毫无兴趣，整日吃喝玩乐，把钱庄交给了她自己勾搭上的卢俊辉。这卢俊辉本是伙计出身，现在接任了会长，作威作福、飞扬跋扈，龚玉娇若问他的不是，他就翻脸吵闹，说老子大不了像你的祖上一样当海盗去！

胡雪岩听了笑呵呵地说道：“老孔，我简直在听你说大书哇。嗨！我倒有兴趣会会这位卢俊辉和他那漂亮的太太龚玉娇……”

可没等胡雪岩登门拜访，卢俊辉就出招要给“阜康”一个猫儿洗脸！事情是这样的——这日，有位武夷山茶商祁老板拿着一张银票要兑换五千两现银。那卢俊辉一看是“阜康”的银票，一声“不换”就把银票撂下了。祁老板一听便问道：“不换，为什么不换？”

“不换就是不换。”卢俊辉回身就走。

茶商急了，又问道：“不换总得讲个道理！是银票有假，是你们没现银，还是什么？”

卢俊辉腆着大肚腩道：“‘阜康’信用不佳，我们‘元昌盛’拒收。”

随后，祁老板怒气冲冲来找账房孔靖九讲理：“你们‘阜康’太不讲信用，竟开出不能兑现的空白银票！”

“什么？这绝不可能。”孔靖九大惊。

祁老板挥舞着手中银票道：“刚才我到别家钱庄去过了，人家就是不肯兑付现银。”

孔靖九接过一看，又道：“这怎么可能呢？不信你再去试试。”

祁老板哼一声，高声道：“我急于要银子采买南货赶回武夷山，你们分号新开张，我要找你们老板评理。”

“我就是老板胡雪岩，有什么事，请到里面有话好好说。”胡雪岩闻声连忙赶了出来。

听祁老板说出原委，胡雪岩赶紧道歉：“真不好意思！是我们的银票给你添了麻烦，我们立即给你换！老孔，快拿出五千两新铸的足色官制银锭，按一分二的利息加倍奉送。”

孔靖九应声去办。

“你真爽快！胡老板……那‘元昌盛’的卢老板为何要这般行事？”祁老板深为胡雪岩这一举措感动。

胡雪岩轻描淡写道：“我们分号新开张，元昌盛老板可能不知内情。‘阜康’做生意，一贯主张与人为善、和气生财，从无挤兑同行、毁人信誉之事发生。”

孔靖九拿来光灿灿的官银，请祁老板验收。祁老板把银锭收进行囊道：“胡老板说得太好了！这才是经商的金玉良言。将来有机会，请胡老板到我武夷山茶庄来做客。”

“走好，走好！将来无论是你，或你的亲朋好友，欢迎光临‘阜康’。如有任何差池，请直接找我胡雪岩。”胡雪岩殷勤地把祁老板一直送出店门。

孔靖九则气了个半死，叫道：“这卢俊辉这么无聊，背后敲了‘阜康’一记闷棍！”

胡雪岩见对方不顾钱业的基本法则乱来，点着脑袋道：“好，敲得好！给我们敲了警钟。如果我们不知道卢俊辉暗中作梗，让消息传开去，那就会引起轩然大波，引发挤兑风潮。钱庄即使有足够的银子应付挤兑，信用也会惨遭打击，永远爬不起来。”

“那我们怎么办，东家？”孔靖九是知道此中利害的。

“本来我想生意大家做，你做初一，我做十五，你吃肉来我喝汤，井水不犯河水，花花轿子人抬人。没想到这卢俊辉得饶人处不饶人，哼！那我胡雪岩也不是那么好欺侮的！”

“东家，既然卢俊辉胆敢在老虎头上拔毛，那就不必对他客气。”孔靖九清楚卢俊辉不会善罢甘休，不把“阜康”弄垮，他是不会收手的！

胡雪岩诡秘地一笑道：“对，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不过，我会让他尝一颗开心果，不尝黄连果，嘻嘻……”

这晚，胡雪岩提出要去看一场潮州戏《西厢记》。华灯初上，孔靖九陪同胡雪岩来到马尾戏院。戏院显然是那种楼包院老式格局。四周是走马转角楼，当中一个海坝。看客不是排座，而是踞桌看戏，边看边喝功夫茶，嗑瓜子吃点心。四周华丽的彩楼，被分成一个一个包厢，是有钱人看戏的地方。

他俩磨磨蹭蹭，老半天不进戏院的检票口。一辆豪华马车一路铜铃响过，驰至戏院门口。把门的马仔、伺候的伙计、领头的戏院老板一窝蜂迎了上去，呼嚷逢迎。老板在车轿门前摆放脚踏，两个面容清秀的小伙子，一左一右，搀着一个半老徐娘下了马车。女人约莫三十岁年纪，乌鸦鸦一个流行的胖头发式，丰润嫣红一副唇，挑着圆嘟嘟两个脸腮，长眉入鬓，顾盼生辉，走起路来，一扭一扭摇曳生姿，她就是龚玉娇。

胡雪岩阅人无数，不禁沉吟：这徐娘半老，风韵犹存，卢俊辉恃宠而骄不应该呀……

龚玉娇让人簇拥着上楼，在自己的座位上坐定。旁边两个使女各捧着茶壶、水果盘，后面两个小伙子，为她摇着羽毛扇。

孔靖九陪着胡雪岩进来，也坐到自己座位上，无疑，这是有意安排。龚玉娇主动含笑向胡雪岩点头招呼，胡雪岩也报以富有魅力的一笑。少顷锣鼓震响，弦奏宫商，戏便开场。

胡雪岩原本就听不懂潮州话，更何况是唱。好在《西厢记》的剧情谁都知道，待张生出场，把衫袖一抖，流目一盼，轻舒燕喉，一句甩腔，竟博得满场掌声。龚玉娇目不转睛地望着舞台上的张生，使劲地拍手，一副意痴情迷的样子。孔靖九指着舞台上的张生，向胡雪岩介绍道：“这是潮州戏著名的生角演员‘八岁红’，红透了全闽。”

“看来龚玉娇已对这小生迷到骨子里去了……”胡雪岩幸灾乐祸地说。

“八岁红”唱做俱佳，把个风流张生演得轻佻撩人。原来舞台上的《西厢记》与王实甫的《西厢记》有诸多不同，插科打诨多、打情骂俏多，淫词艳诗多。挑逗煽情的做派更是充斥全剧。待到张生莺莺入芙蓉账卧鸳鸯，戏伶把个锦帐弄得震颤不休，红娘一旁竟然介绍二人交欢姿势。张生把头探出芙蓉账，作喘息状，并拉过帐子擦拭脸上的汗水……

龚玉娇忍耐不住吩咐身后的小厮道：“快！快去送红包！”一个使女把一只红包交给了小厮，小厮飞快地冲出了包厢门。

胡雪岩轻拍椅子扶手，得意地说：“有了！……

孔靖九不解地望着他道：“东家，什么有了？”

“‘八岁红’有家室了么……有了也不打紧。”

戏将终场，胡雪岩在孔靖九的陪同下来到后台。化妆间门口，有一名壮汉挡驾：“哎，这里是更衣室，闲人免进。”

孔靖九很不高兴地推开他道：“谁是闲人？你没长眼吗？这位是总督大人手下的胡军政使！专程来赏‘八岁红’的。”

“八岁红”闻声，立刻起身，带着尚没有卸完的油彩问道：“谁找我？”

两人走到“八岁红”身边，孔靖九取出一锭银子，放在“八岁红”面前道：“这位是军政使胡雪岩大人，这二十两银子是他给‘老板’的一点小意思。”

“八岁红”连连作揖道：“久仰！久仰胡大人大名。这，您这只红包也太重了，小的不敢当。”

“不，我也不要你无功受禄，只是想请你去唱一次‘堂会’。”

“堂会，上哪儿去唱？”“八岁红”很是惊奇。

演艺圈中的大牌名角，少有不风流的。胡雪岩探得明白，莞尔道：“双人堂会！请你这个‘张生’私下去会一会‘崔莺莺’。”

“胡老板，这个……我不太懂。”“八岁红”更是惊愕。

胡雪岩笑呵呵道：“别急！没什么难的。你知道一个叫龚玉娇的戏迷吗？”

“八岁红”点头道：“知道。每次她都来给我捧场，送红包……还附有火辣辣的情诗，什么‘月来花满春不贱，便倾家产也心开’，什么‘迷香终日醉昏昏，团得新裙尽皱痕’，还约我上‘得月楼’别馆……”

胡雪岩调侃道：“瞧！人家对你这个‘张生’多痴情啊，可你为何要辜负她的火热情肠？连这堵矮矮的墙头都不敢跳，真是‘银样镗枪头’啊！”

“我哪敢？胡老板，这龚玉娇可是马尾的名花，他男人又是钱业公会会长！有钱有势，一手能遮半边天。我如果稍有不慎，被他们抓住把柄，不要说在这码头待不下去，说不定连命都保不住呢！”

胡雪岩郑重其事，拿手按着他的肩头道：“不会。既然你知道龚玉娇一手能遮马尾半边天，她丈夫本是她囊中玩物。崔莺莺既然有意‘待月西厢下’，你也理应‘人约黄昏后’，无非是一夜欢情嘛，好聚好散……这是本大人的命令，一定把龚玉娇的心愿给我了了。”

在一位自称受过龚老板恩惠的“好事者”的安排下，龚玉娇在马尾最豪华的旅馆“得月楼”订了一个包间。包间布置得堂皇富丽，是最宜情人幽会的那种洞天福地。这里，可以倚窗眺望海湾景色。龚玉娇似梦非

梦，似信非信，穿着性感的十三丝罗曳地长裙，绕着薄如蝉翼的乔琪纱。窗外，夜海茫茫，渔火点点。远处，造船厂的电焊弧光，在夜空中一闪一闪，砰砰、嘭嘭的机器声，伴着她的心跳时缓时急。她不时回头望着门口，脸上满是焦急期待的神色……

终于，包间门口出现了舞台上的‘张生’，面如敷粉，美目顾盼……她也变成了‘崔莺莺’，遍体馨香、淫情急忙地迎了上去。蓦地一阵海风吹开窗户，也吹开了房门。印度绸窗帘飘飞欲舞。她带来的一个小物件——化妆小圆镜、眉笔什么的，被海风拂落，发出清脆的响声。

龚玉娇的幻觉被惊碎，只得失望地掩上房门。就在这时，门被轻轻推开，门口出现了一身光鲜的“八岁红”。洁白的阔袖纺绸大褂，洁白的西式筒裤，履着白色皮凉鞋，手摇一柄黑牙纸扇。龚玉娇这一惊非同小可，目光呆滞地说道：“啊——你！来了……这是戏，还是梦？……”她的嘴唇蠕动着，不相信这是真的。

“八岁红”潇洒地把褶扇一抖一收道：“不是戏，是真的。你不是约我来吗？”

“对，对！我终于等到你了……”龚玉娇激动得热泪盈眶，一个热颤，滚滚热浪自她的下体冲腾而起，她冲上去一把抱住了久久盼望的梦中情人，疯狂地吻着。

“慢，且慢……”“八岁红”不无尴尬，但女人已不顾一切地甩掉纱裙，揪掉他的衣裳，他戏剧般一个折腿后踢，将门踢上关拢。龚玉娇抱着他仰身倒在床上，鼻翕唇张早已欲火难禁……

次日，从“八岁红”嘴里，胡雪岩获得了他所需要的商业机密——“元昌盛”最近的情况很不好，卢俊辉心思不在钱庄，成天胡作非为！现有的存银只有五十万两，却开出近百万两的银票，空头银票整整多出四十万两。

胡雪岩又送了“八岁红”一封银子，即刻来到“阜康”对孔靖九道：“好一个卢俊辉，竟玩这种危险的游戏！自己不讲信誉发空头银票，反而来诬蔑我们‘阜康’！”

“卢俊辉胆子也真大！把赌注押在‘元昌盛’的信用上。倘若储户们知道底细，把全部银票拿到柜上去兑现，那‘元昌盛’就会立刻倒闭、破产！”

胡雪岩的眉弓骨上现出一个少见的川字，说道：“左大人在上给两宫的奏折中说要加强海防，‘非整理水师不可；欲整理水师，非设局监造轮船不可’，认为‘轮船成则漕政兴，军政举’。我们襄助左大人创建闽局，造船修船，是富国强国之举，我们一定要扫除障碍，在马尾站稳脚跟！”

他让孔靖九立即调集七十万头寸，把“元昌盛”的银票全部收购下

来。这就等于扼住了卢俊辉的咽喉，需要时使把劲，就能叫他一命呜呼！但卢俊辉不知危险临近，见龚玉娇与“八岁红”频繁幽会，担心长此下去，二人日久生情，便以兴办一家赌场庆祝自己的三十寿诞为名，要把“元昌盛”的银两转走二十万作为赌场的本金。

龚玉娇当然不会同意。想想看，提走二十万，库存银子不过三十万，却有一百万两银票在别人手里，这有多险？万一有人挤兑，“元昌盛”立马完蛋！但现在的卢俊辉实际已把龚玉娇架空，她无非“河东狮吼”一通，卢俊辉大巴掌一抡提走二十万，赌场照开，生日场面更加奢侈、铺张……

这天一大早，“元昌盛”钱庄的排门一启开，便拥进一大批顾客。一张张银票，放到了柜台上，且都是大面额！

“提现！提现银！”

“好！请稍等。别急，一个个来！”

伙计们忙着收银票、打算盘、付银子……

钱柜里，银子急速少下去。钱柜搬空，又到固定存银的库房里去搬银子……

那卢俊辉还在悠闲地喝早茶，品味闽式早餐，伙计气急败坏地跑进来报告道：“老板，不好了！不知怎么回事，今天一大早，存户全都来提现银，而且都是数目很大的大主顾。”

“急什么？可能今天是什么好日子，大家都要用现钱，凑在一起了，才有这种偶然现象。再过一会儿，保准就没事了。”卢俊辉毫不在意。

但过了不一会，又一个伙计气急败坏地奔进来说道：“老板，门面快撑不住了……客户越来越多，可库银已经要搬空了，这、这可怎么办哪？”

卢俊辉这才跳起来，意识到情况有些不妙，忙道：“那……那赶紧向同行各家钱庄调一点头寸，请求他们支撑我‘元昌盛’一把，快，快去呀！”说完，他撂下杯子，惶然出了雕梁画栋的龚家院子，来到钱庄。只见门外黑压压满是挤提的客户，无数只手挥舞着手中银票……哄闹咒骂声交混一起，沸反盈天。

“想不到‘元昌盛’这样老牌钱庄，居然拿不出现银，天大的笑话！”

“祖宗留下的这份家产，全被龚玉娇、卢俊辉这两个败家子花天酒地、吃喝嫖赌败光了。”

“不行！我们绝不能答应！要卢俊辉拿出现钱来，否则砸他的店、抄

他的家产……”

人们更激愤，涌动着要冲进去。

卢俊辉还做着美梦，拦阻道：“大家别吵别挤……我们正在调头寸，马上给你们兑现……”

接连赶回来的伙计向他报告，说没有哪家钱庄肯调头寸给“元昌盛”。

卢俊辉气得一拍柜台道：“他娘的！一到危急关头就只顾自己，不肯伸出援手，连我这个钱业公会会长，他们也不放在眼中了？……”

有人指着他骂，有人叫喊“往里冲”，卢俊辉一看场面支撑不下去了，狂喊道：“关门！快关门！”伙计们赶紧去上排门，顾客不让，推拉发展成斗殴，双方挥舞拳头，打成一片，一时场面大乱。

此时，龚玉娇由丫鬟簇拥着赶到钱庄，劈脸就给了卢俊辉一耳光：“你干的好事！”

卢俊辉一捋袖子准备还击，一眼瞥见她的身后跟着几个身挎绿裤腰刀的衙役，忙将伸出的手收回，啪啪掴了自己几个耳光道：“我已经山穷水尽了，一切愿听夫人裁度……”

就在这时，有人大喊道：“‘阜康’钱庄胡老板到……”

胡雪岩有些幸灾乐祸地看着这个纷乱不堪的场面，明知故问道：“卢会长！贵店这么热闹，发生了什么事？”

“他是什么狗屁会长？‘元昌盛’从此跟他没关系了。”龚玉娇说罢，转脸向胡雪岩道，“胡老板，求求您了，这时只有您才能救我……我情愿把‘元昌盛’抵押给您，您帮我兑付所有的银票，好吗？”

这是胡雪岩期盼的结局，他脸上洋溢着胜利的微笑：“唉！‘元昌盛’有危难，我这个同行总不能作壁上观吧。好吧，我以接收‘元昌盛’银票为条件，来接管你的钱店铺面。”

龚玉娇借此解除了卢俊辉的所有职务，不久跟他彻底分手，将他赶出了龚府。

清除了卢俊辉，原来并不复杂的马尾市面秩序开始稳定，金融恢复正常。左宗棠自然高兴，他怎会不看好已属“十里洋场”的上海？遂与胡雪岩商议，想请他回上海，把南方“洋务运动”的规模、声势做大，争取更多的支持，尤其是朝廷方面的支持！

其时，福州船政局的格局已基本成型。铁厂已经开工生产毛铁。按照左宗棠与法国厂商日意格、德克卑的协议，自铁厂开工之日起，五年

内由他们临造大小轮船十六艘。由二人主持的船政学堂也已开学，前学堂习法文，主要培养制造轮船的人才；后学堂习英文，主要培养驾驶轮船的人才。而福州这个地方到底偏了点儿，不利于胡雪岩这个商贾奇才的发挥。他不得不与这个艰难哺育的“宝贝儿”告别。

立在海栈桥上，脚下是翻滚不息的海浪，一叠一叠，白花花涌来涌过，溅起丈余高的浪花，发出阵阵碎裂声。昔日荒僻的海湾，如今矗立着高大的船坞、宽敞的厂房。厂房里，小山一般的机器日夜轰鸣，似乎永无倦意。船坞里，船体内部正在安放锅炉。一艘铁甲轮——从来都是洋人拥有洋人操纵的庞然大物，外部正在铆焊钢板。电焊的弧光，在蓝天白云、碧海雪浪的穹庐下显得那么耀眼。大清即将有自己制造的铁甲轮船了。胡雪岩眼中不禁有泪花闪烁，人到中年，去与来的历练增加，离愁别绪反倒多了起来。唉，马尾港，毕竟这是他人人生旅途中一个风光的站点。这朵朵雪浪，正托拥着他拓建南疆的荣耀；点点飞鸥，正衔带着大清船政达到的辉煌；悠悠白云，哪里会记得它曾多少次化为苍狗？

左宗棠和他有着同样的感佩，抄手踱了过来说道：“雪岩，你那种不服输的性格，决定你成为商场上的常胜将军。数年前你在上海买卖生丝与洋商斗法，不也显示出你的神通？现在我们已在福建站稳脚跟，下一步目标自然是上海。我想在上海专设一个采运局，委你当坐办，掌控闽浙，盘活市场，联络八方。”

胡雪岩不无担忧道：“左大人，上海如今可是李中堂的天下呀！”

左宗棠嗨了一声道：“按地輿讲，上海地处长江之南，一向属于南方，为什么要把它划归李少荃的势力范围？”

“李中堂的‘江南制造局’、‘江南转运局’，在沪经营多年，已经根深蒂固，上海官场一千人多属‘李党’。我们去钻上海这个刺巴老，怕他们掣肘啊！”

“怕什么？我左宗棠的性格也和你一样：不怕输，越难越敢碰！这就是不少人在背后骂我为‘湘骡子’的原因！只有敢斗，才能常胜。上海是沟通南北的要津，又是世界的窗口，洋商、洋行多集中于上海。我们想在南方搞洋务，不去占领上海怎么行？再说，你在上海也有一些基础，无论洋人或买办，都有你的不少朋友，上海的‘李党’，恐怕见你也要礼让三分。哈哈……”左宗棠刚毅地说道。笑声在海空回荡，与栈桥下的海浪一起翻滚。

次日，由梁冰玉陪同，胡雪岩驱车去闽侯乡下，与早已归葬的王有龄告别。

长树森森，瞻天法地一座小山，山顶依稀可见奔腾的闽江。梁冰玉先在王有龄父母的坟前焚香化纸，摆列祭品，伏地跪拜。胡雪岩来到王有龄墓前，随从早把祭奠的供品摆放齐整，点燃香烛，在一旁侍立。

王有龄墓侧，立着梁冰玉的生圻，墓中埋有梁冰玉的衣物与一绺头发，只不过墓碑上的字为红色，是未亡人矢志守节的写照。胡雪岩亲自在梁冰玉的生圻前插上三炷香，之后，他来到王有龄墓前，跪拜如仪。

想起他们亲如兄弟、相互扶携的那些日子，胡雪岩止不住又一次潸然泪下：“有龄兄，你总算叶落归根、魂归故里了。朝廷也追赠你‘文贞’的谥号，入祀京师忠臣祠，着太常寺立传。嫂夫人梁氏在左大人身边充当书办，有了归宿，并修立生圻，与你生死相守。想你的心愿得以了却，我也可以安心了。”

梁冰玉无声来到先夫墓前，肃然道：“移灵归葬，向朝廷申奏，一切都系雪岩操办。有龄你地下有知，一定要记着感谢这位兄弟才是。”

“嫂子千万别这样说，我与有龄兄情同手足，做这点事还不应该吗？我还想在杭州吴山上也为他盖一座庙宇或者祠堂，现在虽然人天永隔，我和他的心始终是连在一起的。此生此世，哪还有人能有我与有龄那样的深情厚谊、心灵相通……”

胡雪岩正说着，只听随从大喝一声：“什么人？”便一左一右，朝坟树后扑去。那人见势不妙，蓦地从草丛中钻了出来，眉眼狞恶，手持一支西洋造毛瑟枪，抖抖索索举枪向他瞄准——卢俊辉！这头丧家之犬竟然跟踪到了这儿！

说时迟那时快，梁冰玉一甩手，将手中准备上给亡夫的三炷香朝卢俊辉撒去。卢俊辉发出一声惨叫，同时传来“砰”的一声枪响，但打偏了。子弹打在梁冰玉的生圻碑上，把大理石雕的云头崩掉了一小块。卢俊辉没来得及开第二枪，就被两个随从给制住，动弹不得。细看之时，有一支藏香已插入卢俊辉的左眼，那香头上还冒着袅袅青烟呢。

“没想到书办还有这一手！”一个随从钦敬地说。

“云南女子，多数当姑娘时要学点功夫。”

第三十二回 当坐办巨商二度镇上海 任总督老师 全策复新疆

胡雪岩一到上海，就把秦少卿从杭州调来。左大人所谓的采运局是空手打巴掌，没有足够的银钱作本，采何运何？他让秦少卿担任上海“阜康”的总档手，经管全国的业务。

借鉴外国银行打破地域界限经营的理念，“阜康”老早就向全国各重要城市辐射，在多处高立分庄。同时与各地、各级官府建立了广泛的联系，吸纳大量的官银，把钱庄的“融通”做到了极致，就像外国的银行一样。而此时的大多数钱庄，均只有三、五万两银子的资本，在本埠小心翼翼地做着揽存、放贷的小额业务。把平头百姓从牙缝里攒积的三、五银两，聚集成十两、二十两借贷给小商铺、小业主做周转吃利息，似“阜康”这般做得大做得活络却是绝无仅有！

秦少卿将“阜康”的情况向他做了汇报：“目前‘阜康’在全国设立了二十四个钱庄和银号分号，已在全国范围内组成一个金融网。特别让人高兴的是，北京的客户中不少是王公大臣，存款数量都很大，有恭亲王奕訢，刑部尚书、协办大学士文煜等等……”

“这很重要！要紧紧抓住他们。这些皇亲国戚各有其关系网，可以为我们发挥意想不到的作用。我们给这些人提供一个转移钱财的地方，又可以通过与这些特殊储户的交往，获得朝廷大员支持。这样在北京办事，就方便多了。”胡雪岩一下子抓住了要害。

“是！什么时候我专门去北京一次，把那边的事儿安排妥当。”

胡雪岩点头，又关切地问道：“山菊从杭州接来了没有？有没有在上海租房子？你要舍得花钱，房子要住得宽敞一些，气魄一些，让人家一看就知道你是我们‘阜康’的总档手。”

秦少卿告诉他家已安排妥当，房子是幢老屋，是一个盐商回老家去了，他以较便宜的价格盘了下来。现在山菊管理家务，雇了两个佣人。儿子没有带来上海，送到山菊母亲处抚养。

“什么时候你有空，想吃家乡菜，就上我那儿来吧，山菊也常提到你呢！”秦少卿发出了邀请。

“好的。有空我去看看山菊表妹。”

郭庆春进来，秦少卿知趣地退出。郭庆春的高兴难以言表，上海方面，这几年就靠他在指挥铺排：“雪岩兄，这下你又回到上海来了。”

“这次不是来做一趟生意就走，而是要把上海作为根据地。庆春兄，你还是来‘上海采运局’兼个差使，帮左大人办事吧。”

郭庆春知道左宗棠是有抱负的人，立即表示应允，同时催促他尽早和上海洋人中那些头面人物见面。

当晚，在洋商俱乐部舞曲低回的舞池里，胡雪岩正经作了看客。舞池里，五光十色的灯光不断变幻着，一对对中西舞伴在翩翩起舞。茶座长桌边，坐着路金、汉斯、索伦斯基等洋人，郭庆春逐一向胡雪岩介绍。

胡雪岩和他们拱手相见道：“都不用介绍了。上次军火和生丝买卖，和诸位一一打过交道，多承关照，胡某不胜感谢！”

几位洋人先后走进了舞池，一位胸脯高耸的金发女郎走到郭庆春面前，用生硬的中国话道：“请！郭先生。”她就是路金的女儿玛妮。

郭庆春拿手向胡雪岩一指道：“我有客人，玛妮小姐，你先请这位先生跳吧。”

“先生，请！”玛妮走到胡雪岩面前邀请道。

胡雪岩连忙摆手道：“不，我不会。”

郭庆春正然作色道：“你这样的大老板，今后又要和洋商打交道，不学会跳舞怎么行？其实跳舞很简单，一下舞池就能学会。你看，这中间有洋行大班，朝廷大员，个个都是此中高手。”

胡雪岩到底不习惯这种男女贴近的仪式，笑道：“那我再看看，你和玛妮小姐先去跳吧。”

郭庆春不得不牵着玛妮的手进入舞池，随着音乐起舞。郭庆春的舞姿潇洒，玛妮不由得陶醉，少顷便把自己的胸、脸都贴了上去。胡雪岩有些羡慕地看着看着，脚下便不知不觉地轻轻动了起来。

“这不是胡老板吗？好久没见了！”林翠翠高高耸峙的如意髻，把她的粉脸衬得更加莹丽光艳，身材也拉得妙曼有致。她一袭晚装，在这种华贵、奢靡的氛围里，显得那么娴熟、恰到好处。在不断变幻的光波里，她就像一个从深水里浮上岸来的水妖，那双闪闪发光的眼睛，依然勾魂摄魄地微笑着。胡雪岩的目光，一下子就被这具奇异的发光体弄得眩惑迷离。

“胡老板，想请你跳个舞，肯赏脸吗？”

“我，我不会。”胡雪岩直忒忒望着林翠翠，那样子还真有点傻。

“我教你，半个小时包会。”她伸出一只裸露的玉臂，脑袋不经意地

歪了一下。胡雪岩便似被一道祥光吸引，随着音乐，步入舞池，让迦摩天的导引使者引领着，亦步亦趋，渐入佳境。跳了没几下，他就慢慢合上了舞步。

“胡老板是天生舞林高手，一学就会。”林翠翠鼓励他，脚下却示范、引导，丝毫不乱。

胡雪岩慢慢能抬起头来，再也不用担心踩林翠翠的脚了。两座浑圆的乳峰，努力向外挺突，膨亨而又富有张力地挤出一道褐色的乳沟，在五色光明灭的幻影里，像仙道吴筠笔下的双鹤，扑棱棱就要腾空而去。

“你，没跟那个朱福年在一起了？”

“你说的是哪年哪月的事，呵呵……”林翠翠目光一闪，飞了他一眼。

胡雪岩又恢复到那种莞尔神情，笑道：“跟人做情妇，总得讲个情字嘛。”

“我做‘钱妇’，很少想过要跟人做情妇，何况男人垂涎的是我的身体，喜欢的是我的姿色，他们自己不讲情不要情，倒是希望女人多情重情，我去上这种当？傻呀？”林翠翠说得这么直白，把男女间那点事看得这么透，这让胡雪岩有些匪夷所思。他弄不清上海的女人是不是都开放、薄情如这位“林妹妹”？倘都成了这样，做男人的危险可就大大增加了！男人追求女人的过程简单了，也就什么滋味都没有了！

“那今晚我要领教一下作为‘钱妇’的林妹妹了。”胡雪岩的目光很挑剔地打林翠翠如细瓷般精巧的肩胛、那富有挑逗性的褐色乳沟掠过。假如让这样的美色去跟各样男人“交际”，去攻克像路金一样的洋人，像庞二爷一样的商场宿将应该很容易吧？

“愿意奉陪，今晚我陪你玩个痛快。”林翠翠毫不忸怩。

舞会结束，胡雪岩就在洋商俱乐部开了一间房。林翠翠懂得伺候男人，她在床第间的表现甚至超过妓女出身的芙蓉……

清晨，习惯性早起的胡雪岩醒来。韩幔低垂，偌大的西式床上，林翠翠尚在呼呼大睡。胡雪岩把她弄醒，抚弄着她道：“翠翠，你真是上海滩鼎鼎有名的交际花！洋人这个称呼真妙！妙不可言，昨夜我充分领教了你的手段，你不光同朱福年交际，同我胡雪岩交际，更可以跟那些道貌岸然的洋人交际。”

林翠翠娇媚地回眸一笑道：“这不好吗？胡老板，我喜欢保持我的自由！今天喜欢谁就同谁交际，明天喜欢谁又同谁交际。何必如旧式女子，只跟定一个男人，甚至给人做姨太太，做小妾，受气受罪呢？”

“真是高论！这样，对男人也方便，在外一夜风流，天明笑吟吟分手，不必担心欠下情债，家里的人也不必觅恨寻愁点煤油！”胡雪岩大为欣赏。

林翠翠用尖尖玉指戳他的额角道：“难怪不少人说你是寻花问柳的高手！”

胡雪岩拖过床边椅子上的外套，从里掏出一张银票道：“高手，出的价也高哟！”

林翠翠拿到银票，眉开眼笑道：“要你这样破费，不会肉痛吧？”

“不会！我愿意出更高的价钱，就看你能不能办事？”胡雪岩现出几分庄重。

“什么事？”林翠翠饶有兴趣的样子。

“把耳朵贴过来！”

“干什么哟？”林翠翠撒娇地把她的粉脸贴了过来。

胡雪岩搂住她，凑近她的耳朵一阵低语。林翠翠会心地笑着，不住点头。

同治三年，新疆库车爆发反清武装斗争，乌鲁木齐、莎车、塔城、伊犁等地纷起响应，迅速扩及全疆。只是这些反清武装的领导权大多落入宗教上层分子之手，各个遂利用神权，拥兵割据，以排满、反汉、卫教为口号，煽动民族仇杀，相互攻伐，争战不已。

同治三年夏季，新疆塔什米力克的行政长官思的克，在当地人的支持下攻入喀什噶尔，遭到抵抗。思的克又久攻疏勒、英吉沙尔不下，便派金相印等赴浩罕汗国（今乌兹别克斯坦境内），请求把匿居在浩罕的大和卓之曾孙、张格尔之子布素鲁克迎回新疆，以便利用他的旗号复辟被推翻的“叶尔羌汗国”。

浩罕国派军官阿古柏上尉，与布素鲁克纠集一批武装，于同治四年初侵入新疆南部。思的克虽然把布素鲁克迎入喀什，但对阿古柏的到来大为不满。后来阿古柏驱走思的克，先后攻占英吉沙尔、疏勒、叶尔羌等地，次年又吞并和田。同治六年夏，阿古柏又攻下阿克苏、库车等地，势力抵达库尔勒一带。时机一成熟，阿古柏干脆把布素鲁克逐出新疆，宣布成立“哲德沙尔”（意即七城之国），自称“巴达尔来特阿孜”（意即洪福之王）。

与此同时，沙俄于同治四年迫使浩罕国臣服。同治六年，公然把新疆划入俄国版图，称为“东土尔克斯坦”，并与阿古柏政权勾结，企图侵占全疆。英国人也不甘落后，不仅派间谍在新疆活动，还通过其附庸土

土耳其苏丹与殖民地印度，派专使会晤阿古柏，送给他大批枪支武器……

同治六年（1867年），左宗棠奉命为钦差大臣，督办陕西、甘肃军务，实际上是要平定新疆之乱，解救边疆危机！可新疆的局面纷纭复杂，积重难返。陕甘总督只能遥领新疆，怎生解救这场危机？胡雪岩被左宗棠召回杭州，商议大事。

尽管胡雪岩不懂军事，但谁都知道，新疆乃少数民族聚居之地，情形极度复杂、混乱；塞外苦寒，气候恶劣，人民贫困。就算有一支强劲的军队、充足的军需补给，用兵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啊！

“左大人！塞外用兵可是一件苦差啊，大人为何要接下这件差使？”

左宗棠坚毅的眉宇间透着豪气，像年轻人一般挺直身躯道：“外敌入侵在前，列强蠢动于后，大好河山，岂容狄夷践踏？男儿在世，就是要建功立业。为了社稷大业，我只能置一切于不顾了。”

胡雪岩攒眉道：“大人乃常胜将军，有您挂帅出征，何愁西北不平？不过，万里赴戎机，西出阳关无故人，关山迢递，天寒地冻，地广人稀，积乱日久，这个仗，只怕不好打啊！”

“是啊，此番出征不同于以往，沙漠征战，生死难卜。因此，我已在天目山定制了一口柳杉棺材，准备带着棺木出征了。”左宗棠喟叹了一声。

胡雪岩是个务实的人，深知平定大西北，非一朝一夕之事，左大人既把他从上海召回，声称“商议大计”，一定已有他的想法，遂问道：“大人不要过于感伤，吉人天佑，相信您一定会平安无事的。”

左宗棠饱经风霜的脸上，显得那么坚毅，又那么平静，他指了指书案上那些堆积如山的典籍、册页，朗声道：“所幸我从小喜读舆地之书，对各省通志、《西域图志》尤感兴趣。对山川、关隘、驿道、疆域沿革、历代兵事，堪称了然于胸，雪岩，我给你看一样东西。”说着，他朝书房里间吩咐道，“冰玉，将当年林则徐大人留存下来的新疆资料拿来。”

梁冰玉应了一声，少顷，她捧着一叠装帧整齐的材料从书房出来，递给左宗棠。左宗棠翻开，里面的纸页甚杂，有毛边纸，有薛涛笺，甚至还有羊皮纸和黄草纸。左宗棠的神情陡地变得庄重，说道：“这是林大人发配到新疆后，实地踏勘的地形图、行军路线、作战方案等大批资料，以及沙俄在大清边境的动态。现在，总算落到我这个戍边大吏的手中。林大人临死前，还语重心长地叮嘱后人：‘他日如有人西定北疆，这些材料能派上用场，此生宿愿足矣！’惭愧啊！林大人对我们这些后辈如此厚望，我们如果不能平定西北，砥定新疆，有何脸面再见江东爷老，有何脸面再见九泉之下的林大人？”

胡雪岩见这位年过半百的大帅眼里的泪花，从他昂扬、奋厉的呐喊中汲取到了力量。这使他这个已届中年、且从未上过战场的商贾奇才，忽然有一种使命感：“大帅万里征程，砥定新疆，有什么需要我效力的么？”

左宗棠深邃的目光，定定地凝视着他，缓缓道：“不是效力，是效命！因为这不是一场普通的战争，它是一场旷日持久的塞防之战，可能要打上三年五年、十年八年……”

胡雪岩的嘴张得大大的，“啊”了一声，不相信地看定左宗棠。但这显然是“庙算”做出的合乎逻辑的推论，不是大帅的孟浪之语。

“但兵马未动，粮草先行。我想请你做我的军需官，也只有你才有资格担任这场大战的军需官！我率领军队，烈马西风，黄沙百战，是一场战争；你办理军需，筹措经费，无疑是另一场不闻鸣镝金鼓、不见硝烟的战争！”

“那我……”胡雪岩想说什么，可脑袋里一片空白。关于这场战争，他委实说不出什么。但这位权倾朝野的戍边大帅对他这么看重，和他商议如此重要的军国大事，着实让他感动。他的面前，就陈放着一位先贤身老伊犁、心怀天下的那颗赤子拳拳之心，飘舞着一面积淀着历史年轮的射天狼的大纛。他的骨子里，也流着林则徐的血啊！

“雪岩，我不要你急着表态。我要把它的严重性都告诉给你，给你考虑的时间……”

胡雪岩双手捧起那本“新疆册页”，神情是少有的端凝、肃穆：“大人请讲，雪岩自觉已受过大漠飞雪、狂风流沙的洗礼了！”

左宗棠用双手接过“新疆册页”，冲他赞赏地点了点头：“如此，老夫先代表林大人、代新疆受苦受难的百姓，向你致意了……”

二人遂又一次翻看着“册页”，商议起军国大事，左宗棠向他透露了一些朝廷机密——来自紫禁城的消息。以往几次大规模西征，基本上是徒劳无功，大西北依然未定，边患不已。此次西征的成败，首先是军需，关键是军需！

“然而，国库空虚，自道、咸以来，战争赔款难以计数。征剿长毛十多年，又把内力耗尽。此次西征，朝廷又下令由各省‘协饷’。但‘协饷’实则是一句空话，就算有些省能凑一些，也是日影西偏，不能应急。因此，军需之费，只能靠你这个总军需去筹。”

“大人，军需我可以去筹，就是不知朝廷对此次西征的决心如何？”胡雪岩不禁倒吸了一口凉气。

“大西北就让洋人这么割走，太后万万不会答应，所以平定西北，太

后分外有决心。雪岩，我最担心的倒不是朝廷，而是军队。南方人，第一吃不惯麦食，第二不耐寒冷，所以我只拟带去三千湖南子弟，用来作战的大部队，我打算去西北招募。”

“大人，招募士兵，训练成军，可不是一朝一夕之事。”胡雪岩认同这样组建军队，只是生手不能打仗，何况要组建的是新式军队！

左宗棠断然道：“因此我说经营西域，非有十年之功！”

胡雪岩摇头道：“光训练一支会使枪炮的新式军队，得多少兵饷，多少武器弹药？”

“你别急！我将仿效汉代名将卫青、霍去病，在西北办屯垦、办工厂，富国利民，以达长治久安之效。就像在马尾办船厂一样，不能急功近利，只能稳步推进。”

“大帅要屯垦戍边，在大西北办工厂兴洋务，我也要作长期打算，筹备军需也当想到十年八年之后。哪怕找人借！”胡雪岩毕竟是经商出身。

“你当然要考虑向洋人借钱！”

“向洋人借债，这需要担保，江海关是最好的担保。但我担心的是向洋人借债，一定有人会大不以为然，一些多事的官员，更会群起而攻之。”胡雪岩把头摇得像拨浪鼓。

“顾不得那么多了！雪岩，江海关是关税收入要害所在，总不能总让李少荃一手把持，你好好想想办法，从他们手中多挖一点‘协饷’来。”左宗棠毫无忌惮地说道。

“记得恭亲王曾在上给两宫的奏折里说中国断无借洋债先例，我担心朝廷不准借洋债，那李中堂就有推三阻四的托词了。”

“雪岩，办大事最要紧是拿主意，主意一拿定，要说出个道理来并不难。第一，洋人愿意借债是仰慕天朝，自愿助顺；第二，洋人放债不怕放倒，正表示信赖，大清将来有力量还债。你想想，这是多么动听的言词。出征之前，我一定为你拿到这把尚方宝剑。”

“那就好！再过两天，正好是胡庆余药店竣工之期，赴京面圣之前，我想请大人光临小店，叨借威仪天光！赐丰开市之吉！”

左宗棠一反他从不参加商界“堆花”“剪彩”的惯例，十分爽快地应道：“好，宝号开张，我一定躬逢其盛！”

越二日，胡庆余堂正式开张。爆竹喧天，锣鼓动地，大井巷里，人气盈塞，喜气洋洋。胡雪岩朝珠补褂，恭敬如仪，在店门口迎迓宾客。有顷，只听得铜锣震响，军牌喝道之声传来，一乘八抬拖呢大轿在“肃

静”“回避”牌的开道引导之下，徐徐进巷。胡雪岩忙迎上前去，打起轿帘迎接道：“大帅驾临，乃胡庆余堂之幸，也是大清药业之幸。”

左宗棠面带微笑道：“当年杭城发生瘟疫，胡庆余堂应运而生，救死扶伤，免费施药，厥功至伟。如今我要率军西征，深入西北不毛之地，军中用药，必得一处基地，源源不断供给前方，少我将士伤痛疾病之苦。胡庆余堂开张，何况是你雪岩执掌，老夫应该来看看。”

胡雪岩在前引导，左宗棠信步前行，到得店前，回望来路称赞道：“啊，真是好风水啊！背倚吴山，东向钱塘，大井巷乃进城必经之路，雪岩，你真有眼光！”

胡雪岩抬手恭请：“大人，这儿请！”

左宗棠抬头观望药店大门称赞道：“这哪儿像店铺？倒像民居豪宅，有如高冠拂云，设计别出心裁，房屋建筑也不同寻常。前景可观，眼前景也可观，哈哈。”说着，他同众人一起走进水磨砖的大墙门，眼前是一道夹壁朱漆回廊。

廊壁挂满红木板联，但采光通风，俱尽其妙，使回廊曲院，既有曲径通幽之感，又能止能憩，有宾至如归之慨。

胡雪岩向左宗棠介绍道：“这是我请书法名家题写的膏丹丸散，各种药名。”

读到“人参杀人无数、大黄救命无功”，左宗棠大笑称赞：“妙！妙！这真是化俗为雅，变砥为高，不是招牌，胜似招牌。嗨！浙江真不愧为文明之地，开店经商也分外文心秀口，讲究内涵。哈哈。”

穿过曲廊院，迈进大而齐正的石库雕花门，眼前豁然开朗。店铺中堂是敞朗的花厅，雕栏画栋，金碧辉煌，两排红木柜台，分列左右，柜台后面是密密层层药柜、药罐、瓷瓶，梁下垂挂着一盏盏重瓣花形大吊灯。

刘不才、罗家骥率领全体店员，分列柜台后面欢迎左宗棠的到来。胡雪岩介绍道：“这是本号的医药总监刘不才先生，出身医药世家，堪称药界奇才！上次平息瘟疫的‘辟瘟丹’就是由他研制，现在正为大人西征研制‘诸葛行军散’等几个古方。”

左宗棠向刘不才拱手道：“本官代浙江民众和西征将士感谢您了，治病救人、救死扶伤本乃医药界的天职啊……”

“是！大人。”刘不才低首说着，请左宗棠留下墨宝。

左宗棠笑着拒绝了：“我虽喜好舞文弄墨，但从不捣弄这些酬酢文字。今日参加宝号开张，已属破例了。雪岩，你是药店的掌门人，须对

属下有所垂诫、约束，你倒是该题几个字才对。”

“雪岩才疏学浅，怎敢在大人面前班门……”胡雪岩赶紧推辞。

左宗棠一挥手，神情正肃道：“这里本非吟风弄月、显露才情的地方，这是你开的药店，需有你家的规矩，你家的章制，才能显出胡庆余堂不同于别家的地方。你写吧，请刘老先生陪我别处看看。”说着，由刘不才前导，进里头院子看伙计加工、炮制药材去了。

胡雪岩对店堂的伙计道：“我作为老板，以‘诚信为本’，要求药材选料要真、要精，绝不允许以假代真、以次充好，坑害顾客。今天，我亲笔题写两块匾额，作为本店传世的‘规矩’，永志不忘。”

伙计连忙抬来长桌，拿来“文房四宝”。胡雪岩轻挽袖管，思考了一下，提笔写下“真不二价”、“戒欺”两个信条，赢得围观顾客一片掌声。罗家骥忙着工匠将两款题字做成牌匾，悬挂在最显眼的地方。天色黑定，胡雪岩将诸事张罗完毕，才回到家中。

第三十三回 金銓殿起争执保海保塞 上海滩做手脚为钱为枪

罗家骥和彩凤尚在罗四太太房中等他的示下，胡雪岩伸手揉着太阳穴对家骥道：“胡庆余堂规模忒大了，今后药材监制与督造由刘二叔总监，但全店的管理就全交给你了。我胡雪岩对谁都不偏心，即使亲戚家人，也量才而用。”

罗四太太深情地望着弟弟道：“家骥，你肩上的担子可不轻哟。”

彩凤弦外有音道：“爹，你相信家骥，可不知道他能不能管得起来呢。”

“谁说我管不起来？你们看好了！”罗家骥顶真地说，“二姨在背后咕哝，说我没什么资历，又没读多少书，怎么还管刘二叔了。可是……”

“小弟，医药方面的事你毕竟不懂，要多向刘二叔请教，可不能由着自己的性子来。”罗四太太打断了兄弟的话，她清楚胡雪岩这个决定是经过反复斟酌的，也符合“量才而用”的一贯用人原则。

“刘二叔生性怪僻，爱摆老资格、发倔脾气，可做事顶真，精通医药，你要多尊重他，遇事多向他请教，不要让老人家有别的想法。”胡雪岩郑重叮嘱道。

“二叔更是你二太太的长辈，得罪了二叔，也是得罪了二太太，你要特别小心！”罗四也特别提醒。

罗家骥点头称是：“现在，我最担心的倒是‘德仁堂’处处抢生意、挖墙脚，在顾客中间散布流言。”

胡雪岩不屑地摆了摆手道：“我们光明正大做生意，不必怕他们竞争，胡庆余堂经营好了，流言不攻自破。我想过了，在三郎庙设一个‘义渡’，买两艘大型渡船，让隔江的顾客进城后，就直接到我们胡庆余堂买药。家骥，你明天就去办。”

“好。姐，我走了，你们早点休息吧。”罗家骥弓身告退。

“爹，四姨，我也走了。”彩凤问候之后，与家骥喜滋滋而去。

罗四太太服侍雪岩脱去官衣，斜躺到沉香榻上，又替他褪下官靴，换上一双便鞋。胡雪岩望着天花板，打了个长长的舒展道：“唉，真累哟！要做的事实是太多……螺蛳，这祖居现在来看实在是太小了，如今内外家口、丫鬟仆妇挤得满满当当，得想办法扩建翻修。我想在宅屋西边再造一个大花园，要比苏州的园子还要造得精致。人有了钱干什

么？还不是让全家人过上舒心日子，千万别亏待自己。”

这又是一个不让人称心的话题，罗四太太坐到卧榻边上，说起胡宅准备翻修征地的事。左邻右舍都好说，无非多花些银子。就是西北角那家剃头铺子死活都不搬，还扬言说有意要让我们的宅子缺个角，漏走风水，将来胡家一准破败。

胡雪岩气哼哼地说道：“他不肯卖也就罢了，怎么……哼，可恶！螺蛳，只好劳动你再多跑几趟，多费一点口舌，再多给他一点银子。今后，我要为左大人的西征筹款筹军需长驻上海，家中的事就更加顾不上，这一大摊子全撂给你了。母亲要你照顾，老大要你迁就，还有芙蓉、彩凤……”他动情地捉住她一只手，“我真对不住你哪……”

罗四早被这些家事弄得没有激情了，说道：“娘现在身体很好，太太也不再计较了，我成天忙里忙外，也觉得日子过得很快。只是芙蓉二太太过不惯家居清闲日子，成天闲得无聊，心情很是郁闷。唉！我在旁边看着也为她难受……雪岩，你就把她带到上海去吧，她习惯那种宴游应酬的生活，守在家里实在是一种苦境。”

“带她去上海，我成天忙于生意，她更受不了。再说与洋人和商界巨头打交道，也非她所长，上次在上海，还差点出事……还是让她在家里多去看看戏、听听书的好。”胡雪岩很坚决地摇头，忽然想起黄宗汉那个庶出的儿子，便问，“那个欢儿怎么样，他可以陪二太太寻乐子嘛。”

“还说呢，那孩子让二太太给惯坏了，书也不肯读，成天就领着香官玩耍淘气，一点伶俐聪明都用到别处了。”

胡雪岩心中被隐隐地触动了什么，久久沉默着，两眼望天，呆呆地直发怔。见状，罗四关切地问道：“你怎么啦？”

胡雪岩起身，抻了抻揉皱了的白竹布对襟褂子，恨声道：“那不把咱们的香官给带坏了？不行，我得去训诫他几句，让他习好。他娘在嘉善乡下一个土财主家做偏房，不久前还悄悄托人带信来让他好好读书，起码也得学点手艺，黄宗汉怎么养这么个儿子？”说着，他气呼呼就要出屋去。

罗四太太把他拦住道：“你常年不在家，这会儿雷霆火爆地去问她跟前一个小厮的不是，岂不是明白告诉别人我在你跟前说了是非？”

胡雪岩把脸一沉道：“说了是非怎么样？只要说的是事实，我就得去教训他！”

罗四太太撇撇嘴，把手一挥道：“你想去会二太太，就直截了当去会她好了，别找这种不好听的由头还拿我垫背。”

胡雪岩把迈出去脚又收回来，讪笑道：“瞧你这个气生得，谁说我

要去见她了？”说罢，回到沉香榻坐下。少顷，又去官袍里找到一份新收到的邸报，方看过一页，周更夫进来报告，说有个叫傅晶的人求见。

胡雪岩匆匆换上长袍马褂，来到前面客厅。傅晶已在厅中等待了，他一身敝旧的昌蓝大褂，肩头的补丁绽开。业已灰白的头发蓬乱，辫梢用一截麻绳挽着，两手黧黑，满面风尘。胡雪岩不禁吃了一惊，问道：“傅管家为何这般模样？”

“胡大人大概还不知道，我家老爷殁了——”说着，傅晶已是泪流满面。

原来，早在两江总督任上，何桂清就与时任督办四省军务的曾国藩政见不和，其实，分歧也就是在对待太平军的问题上，一个力主要抚，一个力主要剿。后来，主剿的曾国藩占了上风。紧接着，苏州被太平军攻占，何桂清连个安定的行辕都没有，在有些人眼里，就更成了“丧家之犬”。当杭州被围，何桂清见本可以往救的江苏巡抚薛焕因碍于曾国藩的“提议”不敢用兵时，非常愤怒，便向夙对自己十分垂青的郑亲王端华，接连寄去几封羽书，指责曾国藩“心怀叵测”“意气用事”，批评薛焕竟然和外国“洋枪队”相勾结，声称与洋夷“犹可以信义笼络”，有伤天朝体统！但不久发生了“辛酉事变”，怡亲王载垣、郑亲王端华等八位“赞襄政务王大臣”因反对太后“垂帘听政”，载垣、端华等三人被处死，其余五人被革职治罪。一年后，何桂清被诬下狱。开始，傅晶还可以去看他，后来，他的罪愆越来越重，问题越扯越多，连傅晶也遭拘押，在刑部大牢关了半年之久。傅晶放出来后，才听说何桂清已瘐死狱中，也有的说他是熬不住刑，自己了断的。巧珠等内眷早如鸟兽散，不知去向。

胡雪岩听了，半晌吱声不得。想不到位高权重的何桂清，结局如此凄惨！

傅晶本想讨些盘缠回云南去，胡雪岩再三挽留，傅晶表示自己对经商实无兴趣，胡雪岩遂提议他去见左宗棠：“左大人即将率兵西征，你随侍左右，做个近卫兼管家是再合适不过了……”傅晶觉得这样也好，不日便随左宗棠登船，在锣鼓唢呐声中离开了杭州。

阴影幢幢，宫禁森严的太和门外，玉阶上立着一列厢房。槛窗轩敞，清雅绝尘，这是紫禁城中最不起眼的建筑，永远那般清风雅静，那般峭然特出，兀立在宫墙的暗影里。只是凡能涉足这列厢房的，无一不是大清朝的栋梁。此称朝房，是大臣晋见等候、小憩的地方。每当进殿之前，但见蟒袍迤迤，四爪龙游走云黼；补褂鲜鲜，禽兽毳出没青冥。一团团红纓、花翎闪闪发光，一串串朝珠、佩挂琅琅夺目。自然，重大事由临时统一意见发布紧急消息，是朝会前最常见的节目。今天的朝议，先行聚议的全是满人中权握机枢的重要人物。

“这个左宗棠，上谕不是让他直接出关吗？怎么竟来了京师？”问这话的，是刑部尚书、协办大学士文煜。他显得有几分儒雅，是满员中汉

文最好的重臣之一。

回答他的，是脸上古板得近乎麻木、从不见笑容的户部尚书宝鋆大人：“平定西北的军需无着，这出戏只要开了场，就要一出经年累月地演下去，我猜左宗棠准是为这事而来。”宝鋆主管度支，大清光支付洋夷的战争赔款，就已把几十年后的关税收入权预交给了洋人，写进了条款。国库现在已经不能用“空虚”二字来形容，而要问“亏蚀”多少，这个虚靡已极的朝廷，能不能支撑到它把“亏蚀”还完的那一天还很难说呢。

文煜关注的，是这个手握重兵的汉员有没有“越礼”乃至“不轨”，加重语气道：“既然已有上谕‘军情紧急、先行出关，军需饷银容后筹措’，左宗棠为何还要径自来京？”

醇亲王奕訢，他的福晋是慈禧太后的胞妹，因这层关系，得以执掌京师“神机营”，是实质上的首席“军机大臣”。他深知这位左湘侯奉旨“平定西北”，是接了块烙铁火炭，到底有些恻隐之心，便道：“这道‘先行出关’的上谕，哪里是皇上的意思。无非是有些人挟天子以令诸侯，怕左宗棠来京找麻烦。偏偏这左宗棠天生的湘骡子执拗性格，偏要来讨人嫌。”

“左宗棠动身之前，奏请面见两宫，太后不会不见。有关西征，太后特别是西太后也不会阻拦。”恭亲王奕訢也道。他是直接扶助两宫“垂帘听政”的决定性人物，有“摄政王”之称，他做这种推测，还能有误？言下之意，左宗棠奏要军需饷银的事，也只能朝议时再看。

恰在这时，上朝的宫乐奏响，司礼太监的喊声一递一递地传了出来。众大臣一个个忙扶冠振衣，稳步走出朝房，由领班大臣领着，一线相串进了太和门，沿着乾清宫外殿坪，神情庄重地走向丹墀。

乾清宫内，巨大的红烛和座座烛山大放光明，有澹淡烟气向金顶氤氲，织成一片轻虚幽渺的轻雾，使得臣下不敢仰视的金銮殿更加气象森严。

“正大光明”匾下，龙椅上端坐着年少的同治皇帝。稍后是垂帘听政的东、西两宫太后。丹墀下，跪着三王五卿、各部大臣，红顶花翎在海蓝、石青冷色宫缎上，抖索着道道芒刺和点点珠光。山呼万岁后，众大臣起立按部就班。

慈禧太后展阅奏折道：“今有新任陕甘总督左宗棠启奏西征之事。以为洪杨之乱虽被剿灭，但西北边患未定，地方梟獍勾结外夷，兴兵犯境，荼毒生灵，为祸惨烈。今着左宗棠率兵西进，乘肃清洪杨之余威，一鼓荡平乱民夷狄，稳固大清江山，保我边境安宁。”

“太后圣明！”众臣齐声称赞。

左宗棠出列，伏阶奏道：“臣左宗棠启奏皇上、太后：微臣此次衔命西征，自当万死不辞！不平边患，誓不回朝。唯西北苦寒，黄沙漫漫，

民生凋敝，生计艰难。西征之成败，将士之安危，全赖军需之按期必至，军饷之及时拨付，军械之威震敌胆，军衣之重暖御寒。此事重大，为西征之最。臣专此进京，觐见皇上和两宫太后，敢问军费浩繁，开支巨大，当何所筹措？”

众大臣面面相觑，少顷便窃窃私语起来。唯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没有参与议论，干巴巴的脸上现出大不以为然的神色。

“西征军费浩繁，大约需要多少？”慈禧太后问道。

左宗棠开口不得，就内心说，他还有开发西北、在陕甘大兴洋务的打算。而这场平乱之战，无论是军队的规模、装备及集训，还是打这场战争的时间、效果，暂时全都难以预料。因此，打与不打，朝议曾发生激烈争论，左宗棠生怕开支过于庞大会动摇太后的决心，于是带着几分含混道：“数万兵马的粮草、武器，集训之后西进，首度大约需要二百五十万两之巨！”

犹如冷水里倒进石灰，这个巨大的数字，立即激起强烈反应。有人大摇其头，有人说这个兵干脆不要出了。就连慈禧太后也沉默下来，惊讶收复新疆的军费竟如此浩繁！左宗棠拉长着脸，冷眼瞧着那些反对派。

李鸿章的老鼠眼睛发出冷锐的光，示意宝鋆出面。宝鋆于是出列奏道：“启奏皇上，洪杨之乱刚平，国力维艰。而大江南北连年灾荒，使得赋税锐减。西征所需二百五十万两白银，户部实在度支不出。”

李鸿章也出列附和：“启奏皇上，户部所奏属实。大战之后，元气未复，发兵西征，无异雪上加霜。是否待国力完全恢复之后，再行出兵西征……”

慈禧太后听了，忍不住打断李鸿章的话道：“西北历来为我大清江山，怎能容忍阿古柏之流侵占？西征毋庸置疑！至于粮饷军需一节，着户部、兵部商议筹措，不得有误！”

左宗棠再次出列奏道：“微臣深知军费筹措之难，除西征军自行屯垦之外，还求各省以协饷方式尽力筹办。臣已和南方沿海三省督抚商定，臣所在的福建，每月协济四万两；浙江每月协济两万两；广东与福建一样，每月四万两。其他如北洋、天津等处，尤其是上海的江海关，当由海关洋税款中抽拨部分，共同协饷西征。”

李鸿章可不想出这个钱，赶紧推脱道：“微臣所辖海关也不宽裕，时有捉襟见肘之虞。天津海关税收，实已用于筹建北洋舰队。上海的江海关，洋人也一再刁难，所以要江海关提供协饷，实难从命。”

“为西征军提供协饷，是天经地义之事！南洋各海关均大力支持，北洋海关怎能坐视不管、一毛不拔？”左宗棠毫不退让。

此时风头大变，多数倾向左宗棠，因为太后已经表态了。慈禧今日确实不太喜欢李鸿章这态度，带着几分不满道：“此事不必再争，你李鸿章也无需推脱，当与上海道会同磋商，江海关能出多少协饷？从速奏明朝廷，不得有误。”

李鸿章不得不俯首称是，退到一边。

左宗棠却得理不让人，更加慷慨激昂道：“皇上，太后，西征军饷不能有半点差池，乃至稍有间断。倘别的省份一时青黄不接，有厘税可以调拨，有田赋可以支撑，最不济还有邻省可以通融。大西北远在万里之外，地瘠民穷，交通不便。冰天雪地之中，到时呼天不应，唤地不灵！李中堂乃国之栋梁、君之肱股，即使反对这次用兵，也当对戍边将士、边疆百姓有点恻隐之心……”

左宗棠的赤诚让两宫感动，他这番言词也让李鸿章之流噤口莫开。这场当庭辩论，遂在这种无果却又一边倒的气氛中收场告结！

军费、军费，兹事体大，莫此为大！胡雪岩为这事吃不香，睡不着，偶尔做梦，也是骑马乘车、或是追车赶马地在为筹措军费奔走……

一到上海，他就把郭庆春召到“阜康”，商议兵分两路，上海方面，先由郭庆春出面，向各国银行、洋行商借白银二百五十万两，让西征之事从速运转起来。

二百五十万两？凭你胡雪岩的面子向洋人借？就连一向出言谨慎的郭庆春，也把一双眼睛瞪得溜圆——这数目太大了，这样的事你也敢承担？！

胡雪岩不急不恼，笑嘻嘻跟他拍肩膀道：“平定洪杨之乱，左大人杀出了威风。平定新疆这场内乱外侮，反对者甚众，左大人执拗出兵，显然是要赌一把。趁两宫此刻支持出兵收复新疆，先把这个兵兴起来，战阵摆开来。往后，可就由不得朝廷由不得你我，只能由事，不能由人，必须把这场战打下去，直到取得胜利为止！”

“雪岩老弟，你是个商人，商人牟利——你钻进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里干什么？左大人现在是陕甘总督，远隔万水千山，对你爱莫能助，你想过这些没有？”

“嘻……新疆不仅是你爱新觉罗家的，也是中国的，这左大人领着人去把它夺回来，咱不能跟着他去上阵厮杀，在旁边呐喊、助威一把，跑个腿、递把汗巾、送碗炒米总是应该的，责无旁贷嘛！再说了，自太平军被剿灭之后，大清元勋功臣，曾大帅高高在上，左大帅等而次之。倘西征事成，左帅必能封侯拜相，自然要与曾国藩平分秋色。况曾大帅体弱多病，左大帅精明强干，以后朝廷势必要赖左大帅来维持。左大帅树大根深，我们的生意也会好做得多。何况西征这场经年累月之战，商机甚多，粮食被服、军火器械，买卖获利难以计数。总之，左帅的事我们

不能不管，‘背靠大树好乘凉’，先得‘咬定青山不放松’啊！”胡雪岩说出一大通道理。

“一开口就是二百五十万两，洋人的钱那么好借？银行借钱，未借先要谈归还，这是贷款的首要原则。大清失地赔款太多，朝廷向来反对找外洋借款。我们找洋人商借，何时归还？由谁归还？用什么归还？利息怎么算？到时不能按期归还罚金算谁的……”

胡雪岩大笑说：“我不懂洋文，更不清楚外国银行那些事，你所说的这些，我一条也不能答复你。”他让郭庆春先去试探。至于借银子归还的事，于私，找胡雪岩，于公，找各省协饷——开张空头支票，画个烧饼让他瞧着。

此后一连数月，胡雪岩马不停蹄地跑了东南数省，催办、落实各省协饷的事，拿到不过七八万两银子。而郭庆春在上海，总算贴住了英国渣打银行。渣打上海分行的总裁，是著名的君子哈代。郭庆春常往沙逊大厦一间豪华会议室会见此公。

“二百五十万白银？这可是一个天文数字啊！”

“不错，正因为数目巨大，我才找你们这家国际著名的银行借贷。哈代先生，你不会不知道，如果此事成功，渣打银行将获取惊人的利润。”郭庆春平静地说。

“YES！我当然知道。但我更知道，万一到期……你们不能按时归还这笔巨款，那我们银行的损失——就不必由我说出口了。”哈代的猫眼颇有力度，也是他脸上最大的亮点。

“哈代先生是不相信我们大清？”

“NO！如果这二百五十万真是作为军饷，得由你们政府出面向我们交涉。否则，我们不能考虑。很抱歉郭先生，因为在此之前，大清还没有向外国直接借款的先例。”

郭庆春只能打马虎眼了，微笑道：“谈的成功，朝廷自然会做主。谈不成功，那就代表我自己，代表胡雪岩先生。哈代先生，你清楚谁出来做主是不重要的，只要借款有了眉目，自然会有人出来做主。”

哈代耸耸肩，突然两眼直呆呆地盯着郭庆春问道：“郭！胡雪岩先生在官场上的影响和势力究竟有多大？你能真实地告诉我吗？”

郭庆春的底气足了些了：“完全可以！哈代先生。中国有句老话：‘有钱能使鬼推磨。’胡老板的钱财，足可以买下浙江半个省的地皮！他的‘阜康’钱庄，在全国有二十四家分号，北京的很多王公大臣，都把钱存入阜康。还需要我进一步解释吗？”

哈代惊奇地张大嘴巴，耸耸肩膀道：“那请给我一点时间，我向国内方面报告这件事之后，再继续商谈。”

“希望早日听到你们的答复。”郭庆春依旧不卑不亢。

胡雪岩沮丧地回到上海，对郭庆春与哈代谈判的结果同样感到失望：“没有丝毫实质性的结果，这个英国佬似乎在同我们虚与周旋。”

“这就是英国人的绅士派头！哈代是英国世家子弟，听说还是什么伯爵。他既然代表渣打银行，就要对银行负责。下一轮的谈判，可能会更困难！牵涉到归还期限、利息高低等具体问题，洋人对这些丝毫不会马虎。我们要做长期的准备，同哈代在谈判桌上磨。”郭庆春倒觉得大有希望。

胡雪岩懊恼地说道：“早知借贷洋款如此麻烦，我胡雪岩才不肯如此低声下气去恳求洋人。可现在我已对左大帅作了承诺，也就没有后悔的余地。唉！既然不能打退堂鼓，庆春兄，我们只能全力以赴，确保筹款之事成功。”

遇到难题了，两人又在互相鼓励，为对方打气！郭庆春点头道：“是啊！毕竟是二百五十万两的大数目，我心中也没底。胡兄，一旦到时拖欠，还款成了泡影，我们俩可就不是倾家荡产的事了！”

第三十四回 做笼子洋无赖捏造奥尔 讨凭证皇近亲打点衙门

接到李鸿章的“加急电报”，姜石林急往上海道衙与邵友濂会商。电报说：“江南制造局，左宗棠已率湘军子弟三千人赴陕甘就任，图复新疆。西征军费，太后懿旨各省协饷解决，尤指名江海关须予援手力为筹措。着速与上海道商议，将局制快膛枪三千支、过山炮二十门、配置弹药即速发运兰州，以塞群器之口。”

邵友濂读罢电报，把他的第一感受用一种沉缓的语气道了出来：“左大帅到底犟赢了啊！”这意味着李鸿章全力加强北洋、逐步掌控军机的盘算受挫，有关军事，李鸿章在朝廷的影响力着实远不如左宗棠。

姜石林见邵友濂没了下文，有些发急道：“中堂大人着我与邵大人商议有关军费、枪炮诸事，不知邵大人有何见教？”

邵友濂拿着架子，踱着方步道：“西征及西征军费，李大人虽据理力争，但太后态度坚决，朝廷也没有比各省‘协饷’更好的办法。李大人出此下策，显然意在‘塞群器之口’……”

这等见解我还要听你的呀呀呜么？姜石林心里想着，打量着业已发福的邵友濂，带着几分诡谲道：“据下官所知，胡雪岩在没有得到朝廷同意之前，已向英国渣打银行提出借贷二百五十万两洋款。”

“什么？二百五十万两……我怎么一点也不知道。此事纯粹是胡雪岩同左宗棠的主意，我们得赶紧向朝廷启奏，奏明皇上！”邵友濂大吃一惊。

“向皇上启奏有什么用？朝廷正没有钱作为西征军饷，胡雪岩能代朝廷借到二百五十万洋款，正是求之不得的事，只会归功于他们。”

邵友濂烦躁地说：“过去，上海是李中堂的天下，也是我们的天下，现在，胡雪岩作为左宗棠亲信，把手从杭州伸进了上海，竟跨越商、政两界，这对我们是莫大的威胁，甚为可怕哟……”

姜石林见他半天商议不到正事上，只得明说了：“中堂大人着将局造枪炮即速发运兰州的事，我们作何处置？”

邵友濂不假思索地回道：“你马上找局库提货，向兰州运。”

“江南制造局的库房里存有多少枪炮，中堂大人能不知道吗？而电文明令要将枪炮即速发出‘以塞群器之口’，并指明要我与你商量。嗨——你呐……”姜石林眉头一皱，把苦脸谱这么一摆，才把个邵友濂从云里雾

里下落到地面上来。

原来，江南制造总局虽为国内最大之兵工厂，经费也非常充足，但它上有总督、巡抚监督，而主持局务的总办、会办下面，还有提调、委员、司事诸官。负责生产则另有一套人马，局有华、洋监督、总工程师、工程师、监工等；分局有领工、匠目、工匠、艺徒等。此外，还有一批挂名支薪、并未到差之人。因机构臃肿，冗员充斥，经营管理极其腐败，故生产效率低下，成本高昂。经费之百分之八十以上用于非生产方面，实在是造枪不如买枪！加上生产之旧式前膛枪已经落后，正在改制林明敦式中针后膛枪。这原本不实的库房里，一下子哪能拿出三千支快枪来？李鸿章能把这个实情禀告西太后？光一个江南制造局，积年耗掉多少银两？所以，他要电令姜石林与邵友濂“商议”，暗示他们想别的办法！

“江南制造局理所当然要为西征军提供武器、弹药，这是名正言顺的事。倘你们制造局一时制造不出来，就向洋人购买，赶紧买，经费由江海关以‘协饷’支付。姜大人，这可是一笔大买卖哟！”邵友濂此时方领悟过来。

“有好处，还能少得了提供‘协饷’的邵大人？！”姜石林这才谄眉而笑。

次晚，姜石林便在林翠翠陪同下，与吉伯特商谈这笔军火生意。吉伯特仍然是那副大大咧咧的模样：“江南制造局？我知道！你们很多机器都是通过我们怡和洋行进口的。”

“所以今天又来找你哟！把生意介绍给你，高兴吗？”林翠翠的美目在灯光如昼的咖啡座里，依然烁烁生辉。

“这说明你不忘旧情啊！”吉伯特开了句玩笑。

“吉伯特先生，今天找你，是想请您帮我们进口一批枪炮，而且要快，越快越好。”姜石林一开口，就把自己的底全抖搂出来了。

“枪炮？你们局不是已经会制造了吗？”吉伯特问。

“我们局造的太慢、质量也差，不如进口的又快又好。”

“数量大吗？”吉伯特暗喜。

“大，这是提供给左宗棠西征军用的……”姜石林对外人毫无防范之心，立即报出武器数目、规格，拿出清单。

“哦，我知道。胡雪岩已经在找我们洋商商谈借款事宜。”吉伯特急急浏览了一遍清单，有点漫不经心地说。

“所以要快！赶紧把这批生意做成，不能让它落到胡雪岩手中。”姜石林一副猴急相。

吉伯特举手拧了个响指道：“OK！我认识一家专做生意的奥林公司，是国际著名的军火商，总部设在伯明翰。你们需要的快枪、大炮、弹药，我拍个电报去，一定会按规定期限运到上海。”

姜石林如获至宝，他的眼前好像已经闪烁着纹银的毫光，耳畔响起银锭清脆的碰撞声。他毫不犹豫地就把清单交到了吉伯特手上，并代表江南制造局、上海道台以及北洋大臣李鸿章向这位洋商表示感谢。

吉伯特将清单撂在桌上道：“我一定为你们买到当今世界上最先进的新式武器。不过，要想武器按时运到，先要把货款全部付清。”

“先付清货款？这我的上司恐怕不会同意。再说，也不符合军火交易的惯例，尤其是要把货款全部付清……”谈到钱，姜石林可就认真多了！

“姜大人是江南制造局总办，可多向李大人和上海道台要求！既然你们与胡雪岩在抢这笔生意，时间就是金钱。如果成功，我吉伯特不会亏待你们二位。但货款问题，请姜大人慎重考虑。”吉伯特说时，向林翠翠使了个眼色。

林翠翠会意，把姜石林的胳膊一挽道：“姜大人当然会考虑……”

吉伯特早就离开了怡和，自己开了家什么生意都做的吉记洋行。他的资金少，经营又不规范，接手这么大一单军火生意，当然要求姜石林预先付清货款。他手上有了钱，才能买到武器弹药再转交买方。

事有凑巧，当吉伯特正需要人手扮演一场好戏的时候，吉记洋行的写字间里走进一位瘸腿英国青年。他生着一张象牙般漂亮的小白脸，板栗色的长发拖垂在脑后，用一块脏兮兮的黑丝网胡乱系着。他身上那件詹氏粗毛呢外套油渍麻花，发出一股难闻的气味，脚穿一双破皮鞋，提着一口旧皮箱，上面贴满花花绿绿的行李票。

“您好，吉伯特！”

吉伯特从一大堆文件中抬起头问道：“你是？”

“我是伯尔！你忘记老朋友了？”瘸腿青年说。

“哦，记起来了，你常在利物浦咖啡馆的后门捡人家抽剩的雪茄。伯尔兄弟，你怎么会到上海来了？”吉伯特兴奋地叫了起来。

伯尔耸了耸肩膀道：“别提了！前几年一直在香港闯荡，什么事都干过。现在实在混不下去了，就有朋友就劝我到上海去碰碰运气吧，于是我就买了一张船票到上海来投奔你。”

“伯尔兄弟，我会帮助你。目前正好有一个机会，你来和我一起冒险吧。我帮你在上海成立奥林公司的办事处，马上开展业务。记住，奥林公司！现在你拿这钱去买一套漂亮的西装和一双皮鞋。”吉伯特心中一动，突然有了主意，他递给伯尔几个银币。

“这……这是什么意思？”伯尔疑惑地打量着吉伯特。

吉伯特抬起两只手臂晃了晃道：“在上海滩，只认衣衫不认人。你要把自己打扮成英国的贵族、百万富翁，英国奥林公司的总代理……”

“我是奥林公司总代理？天啊！”伯尔大吃一惊，他滑稽地耸耸肩膀，接过银币，一跼一跼地离开了沙逊大厦。一个星期后，这个接受过专门训练的骗子便跟吉伯特出现在万国商会俱乐部。

伯尔换上簇新的西装，锃亮的皮鞋，癯得便有了几许贵族气。姜石林早已在此等候，忙站起身来招呼两个英国佬，他还带来一个翻译。吉伯特煞有介事地为双方做着介绍：“这位是英国皇家奥林公司的总代理伯尔先生。这位，是江南制造局总办姜石林先生。”

翻译做着介绍，双方握手寒暄，然后在长餐桌的两边分别坐了下来。吉伯特的身份一下子变为中介，他跟这批军火没有直接关系！

“姜石林先生，英国奥林公司的总代理伯尔先生已同意这笔军火贸易，并已照会伯明翰总部。只要付清货款，正式签约，第一批枪炮弹药马上可在利物浦装船，日夜兼程运来上海。这是合同的正、副本。”他从皮包里取出合同，递给姜石林。

这是中英文对照本，姜石林仔细看罢，不禁面有难色道：“吉伯特先生，伯尔先生，合同内容我没有异议。就是付款方式，上海道台邵大人坚持只付一半，还有一半，一定要待军火到达上海后，才全部结清。”

“只付一半？”吉伯特故作惊讶，没等翻译开口，他与伯尔交换了一下眼神问道，“这……伯尔先生，你的意见呢？”

伯尔用夸张的语气和动作故弄玄虚地说道：“本公司……向来是付清全部货款才发货。我和姜石林先生是初次打交道……”

吉伯特立即用手势制止了伯尔的“怀疑论”，称姜石林先生的信誉他可以担保。并向伯尔介绍了江南机器制造总局，称它是中国目前最大的官办机器制造企业，并加给它许多溢美之词。

伯尔听得很认真，一直保持着那副优雅的姿势。待吉伯特说完了，他才站起身冲姜石林抱歉地一笑，鞠个躬，为自己方才语言唐突表示歉意。姜石林慌得立马也站起身来，一阵点头哈腰，连称“久仰久仰”。

伯尔于是表态：“既然吉伯特先生出面担保……那就先付一半吧。另

外一半，船到上海，必须全部付清才予卸货，姜石林先生，你能保证吗？”

“我能保证。”姜石林点头。

“那就签约吧。”伯尔说罢，昂然落座，又恢复到那副高贵派头，率先在两份合同书上签下龙飞凤舞的英文名字。然后，吉伯特把两份合同拿过来摆放在姜石林面前，姜石林也在两份合同上签上自己的中文名字。接着，收拾自来水笔，收好各自的合同文本，但两个英国佬仍眼巴巴地望着姜石林。

姜石林这才记起，连忙从皮包里拿出一张银票：“这是花旗银行的银票。”

吉伯特接过，看了一下，怀着狂喜的心情把银票交给伯尔，冲姜石林笑道：“任何遗忘都隐藏着故意不是吗？”

“OK！姜先生，明天还是这个时候，还在这里，我将把百分之五的佣金交付给你，怎么样？”伯尔满面笑容，拉长着上半身俯视着姜石林。

“谢谢！谢谢！”姜石林盼的就是这个百分之五。

吉伯特向男欧仆一招手，男欧仆端过来一瓶香槟酒和三只酒杯。吉伯特顺利闯关，喜形于色道：“让我们按惯例，用香槟酒祝贺我们首次合作成功！”

男欧仆将香槟酒瓶盖打开，“嗤”的一声，香槟酒喷出大量泡沫……

哈代称国内总行没有复电，因此，第二轮谈判无限期推迟。胡雪岩心里阴得没有一片蓝天，但仍强颜欢笑，在郭庆春的陪同下拜会上海总商会会长白鼎钧。

白鼎钧从旋转式楼梯步履稳健地走下来，他虽已皤然白头，但仍然面孔红润，笑声朗朗。

胡雪岩谈起西征借款之事，说危楼百尺，叠嶂千仞，前景黯淡，他几乎看不见什么希望，请他指点一二。

白鼎钧谦词一番，为他打气道：“我看希望还是有的，即使是冰川，也可以凿开一条道的。”

胡雪岩用一种渴慕的眼神看着这位老者，那是一种由衷讨教的眼神，像一个大孩子般又懂事又单纯。白鼎钧喜欢摆他的老资格，上海这地方的“海底”，不是所有外地人都能参透的！他在胡雪岩一只手背上轻轻拍了拍，沉思道：“两天前，我跟渣打银行哈代餐聚时，他主动同我谈起借款的事。因为在此之前，并无朝廷向洋人贷款的先例。二百五十万

不是个小数目，但要解决新疆问题，哈代认为二百五十万是远远不够的。他怀疑这二百五十万是不是你胡老板的个人行为？我说胡雪岩现在是西征军‘上海采运局’总办，难道不就是代表政府在同你们洋人做生意吗？这二百五十万又是为西征军、陕甘总督筹办军费，就更是代表朝廷了。他还问庆春的确切身份，我也详细告之。”

胡雪岩若有所思道：“在我接触过的洋人中，哈代是最难对付的一个。再加上他喜好什么，有何弱点，我们也全然不了解。因此，借款谈判中，他就成了‘云中君’，抓不住。”

“哈……你想想，他一个英国佬万里迢迢跑到中国来，图个什么？怎么可能是个不食人间烟火的‘云中君’呢？”白鼎钧大笑不已。是哟，洋人也是人，不可能没有七情六欲，不可能是活在天上的那个“云中君”！

接下来由郭庆春夫妇出面，通过各种渠道了解这个哈代。还别说，这位渣打银行上海分行的总裁，是洋人中少见的规矩人。应酬不多，交际得体、礼貌，吃东西讲究但从从不暴饮暴食，也很少喝酒，四十刚出头却几乎没有花边新闻。用一句难听的话说：苍蝇不叮没缝的蛋，哈代是个圆溜溜的光鲜蛋，没地方下叉子！

这日接到左大帅来信，已用他筹措的“协饷”银购置营地数处，在当地招募士兵万名开始集训。江南制造局发运兰州的枪炮收讫，但数量太少，且系旧式前膛枪，难以与叛军及阿古柏军队作战。他计划招募六万士兵，设马、步、辎重三军。并指派专人进行勘测，拟做些开发西北的事，并在信尾道：“急需大宗银两，望弟速为筹办。”

胡雪岩得信甚为焦急，大清早便跑到郭庆春家中找他商量。老远便见尤琳在园中练剑，腾挪翻覆，飒飒生风，心中不禁暗暗称羨：一干人中，就这对伉俪和欢鱼水，最有品位，两人均有事业追求，又相敬如宾，不从流俗。他绕过花径，便开口问道：“庆春呢？”

尤琳见他进园，早就把剑收了。听他这一问，便尽量放淡语气道：“昨天又接他舅舅一封电报，邵大人连夜派人送来，这一大早想是去道台衙门，约邵大人一道给他舅舅回电报去了。”

原来，电报是新兴事物，上海的电报由洋人掌管，只对官府，不对个人，因此郭庆春回封电报还得去找上海道台邵友濂。

“家里有什么事么？”胡雪岩又问道。

“也没什么急事。”见胡雪岩有些惊愕的样子，尤琳索性把话挑明了，“左不过还是那些事，他不该娶个汉人女子，而且还是个死过丈夫的小寡妇，违反祖制，大逆不道。更怕我怀上孩子。刚成亲那阵，他舅舅甚至来信让他即刻把婚事退掉，说是如果有了孩子，就益发不可收拾了……”

胡雪岩一脸错愕之色。家家都有一本难念的经，庆春兄这本经可不是一般的难念，他遭受的压力太大了，他那个家太特别了！

尤琳见他沉吟，幽幽叹了一口气道：“有时我真想撒下庆春躲得远远的，躲到一个谁也找不着的地方去，免得大家都烦恼……”

“你怎么能这样想呢？”胡雪岩叫了起来，“你躲了，庆春兄肯定要去找你，如果找不到你，那还有他的活路么？你知道他有多爱你？为了你，庆春舍弃了很多东西，成了这个社会一个让人难以理解的怪物！如果你再遗弃这个特立独行的贵胄，那真是要他的命了！七妹，你千万不要有这种躲开他的想法……”

“我不过说说罢了……”尤琳打断他的话说，暗暗叹了一口气，没想到自己漫不经心地一句话，引出胡雪岩这么多话。这些话都发自内心，出于对庆春的关切，流露出一种很深挚的兄弟之情。这让尤琳感动，同时也让她生出一些愧疚。平心而论，她没有做到像胡雪岩那样，那么在乎庆春的感受。她有一颗高傲的心，如同芬芳而又鲜艳的玫瑰，让人赏心悦目，却一不小心就扎你满手刺……

“大清早的，你有什么事么？”尤琳转换了话题问。

胡雪岩现出一脸愁云，说起左大帅来信要军需的事，倘渣打银行的借款不能很快到位，就要误西征的大事了。他早已愁肠九转，急得眼睛都发绿了！尤琳让他进屋去，就在这里用早餐，等庆春回来。

直到太阳把屋顶、冬青上的严霜全都晒没了，郭庆春方匆匆赶回。不过，他带回一则则在电报局听到的传闻，哈代最敬佩上海的犹太富商哈同和他的中国夫人。他最大的消遣，就是去哈同的私家花园坐坐，同那夫妇俩一起喝咖啡。

胡雪岩眼睛一亮，想能不能设法通过哈同，促成哈代与我们进入第二轮谈判。只有通过接触，我们才能更多地了解这位英式君子，摸清他需要什么，他有些什么样的弱点。

郭庆春说他同哈同夫妇尚有一面之缘，可以试试。

针对哈代担心借款并非朝廷的举措而纯属胡雪岩的个人行为，胡雪岩提议他们去会一会那位上海道台邵友濂，他不是管着江海关？如果让邵友濂出具一份证明——江海关的关税，将来可用于偿还渣打的部分借款，不就表明官府是支持，至少是同意向外国银行借款的吗？这江海关、上海道难道不是大清朝廷的机构？

郭庆春摩挲着他刮得光光的下巴疑惑道：“这上海道的级别是不是低了点儿？何况江海关素来由洋人把持，上海道管江海关仅挂个虚名儿，它出具的证明哈代会相信吗？”

“哈代既然讲规矩、讲原则，那我们就大姑娘裙上捉虱子——一则（褶）一则地来。太后懿旨，西征军费由各省协饷解决，我已把载有这道懿旨的朝廷邸报找出来，到时都可以拿给他哈代看。”胡雪岩的思路是——英国人办事很讲究程序，何况是著名的渣打银行，它一定要求过程的完备，细节的完美，加上又遇到哈代这么个循规蹈矩的人，我们得有针对性地准备许多文件，以繁琐对繁琐！

经过商量，决定由郭庆春出面，单独去会上海道邵友濂。邵友濂在道衙的客厅里会见了这位“胡雪岩特使”，场面、礼仪天衣无缝，毕竟是科举出身，懂得官场，打个阴笑便能揣摸出对方的来意。

郭庆春稍作寒暄，称左大人付札至，已收到江南制造局发运兰州的枪炮，内中少不了邵大人的功劳，说着，他抽出一张五百两银票递给邵友濂，说这是胡大人的一点小意思。

哪知邵友濂两眼瞪得溜圆，脖子挺直，声音尖利道：“这成何体统！这是要行贿么？”

郭庆春赶紧赔笑道：“邵大人言重了，胡转运使、姜总办都是为朝廷出力，为西征操心劳神，胡大人代表陕甘督署，向坐镇上海的两位枢要人物聊表薄意，怎能说是‘行贿’呢？”

邵友濂打鼻孔里喷出一股冷气道：“胡雪岩富甲天下，惯用这一套！用银子开路，拿‘阿堵’搭桥，能打通各种关系，能贿通各级权要。如今又把这一套用到我头上来了？下官虽位卑职微，却不敢稍懈为官之道，古人云：‘利关不破，得失惊之；名关不破，毁誉动之。’下官谨遵古训，绝不会为他这些鬼蜮伎俩所惑……”

郭庆春笑着打断他的话道：“都是为朝廷做事，邵大人不要把话说得这么难听。”

“他不过一个小跑街的，从钱庄骗取五百两银子，打点王有龄上京城捐了个实缺……”邵友濂恶胡雪岩没把他放在眼里，嫉他在商场上、交际场上占尽先机，竟口无遮拦，滔滔不绝，历数胡雪岩一桩桩一件件的不是。

郭庆春只得冷冷打断他的侮骂道：“邵大人之言多有不实，恐村言传闻居多。”

邵友濂或许是嫉恨心太重，或许是要有意标榜自己，嘴角堆满白沫，眉眼透着狞恶道：“胡雪岩自恃有几个臭钱，淫逸放荡，往家里扒进多少女人？松江有家酒馆，胡雪岩听说厨娘长得漂亮，酒席中途竟然溜进厨房，抱住正在炒菜的女子，还不顾烟熏火燎，褪下裤子就要求欢……”

“住口！”郭庆春不禁勃然大怒，在书案上击一猛掌，厉声道，“这银

子不要倒也罢了，犯不着无中生有、诬蔑攻讦人家胡雪岩！这五百两他本不想送你，是我看你们双方——一个为左宗棠夙兴夜寐，一个为李鸿章镇守上海这个销金窟。而左宗棠、李鸿章都是朝廷封疆大吏，都在为我爱新觉罗家肝脑涂地。是我让胡雪岩拿出银票五百两，摆出和解的姿态，以调和你们双方这种无谓之争。姓邵的，莫非你以为恭亲王发了几封让我退婚的电报，你就不把我这个皇室放在眼里了么？”

“下官不敢！下官不敢！”邵友濂吃了一惊。他编排胡雪岩的不是，是因为他认为这个大财神有诸多可鄙的地方，自古无商不奸嘛！同时他还想给这位皇室贵胄留下一个清正廉明的印象，因为朝野对李氏“贪逸”的攻击是很多的，没想到竟惹恼了这位王孙公子！郭庆春这一通呵斥，把邵友濂业已发福的脸吓得惨白，虚汗直冒，谁见过温文尔雅的郭庆春朝人吹胡子瞪眼睛？

郭庆春要的是上海道衙出具的证明，瞧瞧他这副党同伐异的德性，没有上谕，他会给你出具那样的证明？郭庆春挺胸凹肚地走近了，手指着邵友濂的脑袋道：“你不用在我面前装孙子！也别以为我不知道你们那些烂事！你以为你们给左宗棠发运了三千支快枪二十门过山炮就没事了？没完，事儿还多着呢……”

“是是是，下官不敢，下官照实禀告，江南局库房里实无枪炮，可李中堂来电催办。只好由姜石林出面，上海道衙用关税作为协饷，找洋商买了一批武器弹药发运兰州。中间，下官数次提醒过姜总办；生意上的事，不是凭身份，凭招牌就可轻信于人，对洋人，千万别掉以轻心。其他的事，下官委实不知道。”邵友濂一边磕磕绊绊地交待，一边用衣袖蹭掉了脸上的冷汗。

眼皮子底下的事，都让他们做了手脚，这班混账行事太可恶了！郭庆春心中一震，依然虎着脸道：“这批枪炮不出事也就罢了，尚有半点差池，我绝不轻饶！下面你再给我办一件事，笔墨侍候！”

邵友濂亲自动手，取来纸笔墨砚，眼巴巴看着郭庆春。郭庆春略一思忖：“我说，你写。‘太后懿旨：西征军费筹款着江海关分期逐年偿还。’写罢，盖上海道大印，我有急用。”

“这……”邵友濂握管踌躇，不敢下笔。

“邵大人又怎么了？”郭庆春用嘲弄的语气问。

邵友濂不敢看他，却又不能不申诉他不敢落笔的理由：“太后懿旨，西征军费，着各省协饷解决，江海关所提供的‘协饷’，历来是有定数的，此其一也。其二，这你是知道的，江海关素来为洋人所把持，其所收关税仅提二成交上海道代收代付，怎能改作他用？其三，朝廷明令不得擅借洋款有损大清声威……”

“我说‘借’字了吗？我说过‘借洋款’了吗？”郭庆春咄咄逼人。

邵友濂又吃紧了：“没、没有。下官只不过陈明懿旨的原意罢了。”

“我能不知道太后懿旨的原意吗？你跟我咬文嚼字？没错，我正在找洋商借洋款，你是科道出身，难道看不出这是在跟洋人玩文字眼吗？‘西征军费筹款’，把借字改为‘筹’，这是不使你为难。跟洋人解释：这筹包括‘借’——找谁借不是借啊？能借到就算本事，就是面子！‘着江海关分期逐年偿还’那不是扯淡吗？兴你们被洋人哄，我们就不能哄一回洋人？你上海道就懂得同室操戈，连这点方便也不肯给我？告诉你，西征兹事体大，误了军国大事，叫你项上人头不保！”郭庆春拉长着声音，抬起手来用力一挥，邵友濂仿佛听到“嚓”的一声，一阵哆嗦，脖子上感觉像有了一股凉气。他镇定了一下情绪，照郭庆春口授写毕，印上上海道大印。

郭庆春收好这份来之不易的官方承诺，复将银票推至邵友濂面前：“休得驳我的面子。从今往后，你们双方就算是和解了。不然，我就派人告诉李鸿章，你是左宗棠派的卧底……”

第三十五回 度假村洋经理近色丧胆 土城子左湘侯闻炮惊心

在哈同夫妇的敦促下，依旧在沙逊大厦，他们和哈代开始了第二轮谈判。

郭庆春出示了上海道的证明，翻译把它拿给哈代过目。哈代立刻冲胡雪岩叫OK：“胡先生，我知道你是一个精明的商人，英国在中国的不少生意都与你有关。而且你与朝廷的大官都有关系，我就把你当作是中国政府的代表。”

胡雪岩兴奋地说道：“哈代先生能理解这一点就好。如果通过这次借贷，英国在中国打开了金融市场，其利润是很可观的，比贸易会更赚钱！而且，我要坦白地告诉你，由于一场内乱，中国的财政十分困难，西征军费很可能全部要靠借款来解决，因此，远不止二百五十万。”

“那会是多少？”

“这应该是一个秘密。不过，我估计不会低于一千万甚至一千五百万两。”

谁也没想到，恰恰是这个巨大的数字引起了哈代的兴趣。按照惯例，所有的战争贷款，都是高息借贷，利润巨大。哈代把手中皮包打开，取出里面的文件说道：“那我们双方就进行实质性的谈判吧，包括贷款的数量、利息、偿还期限及方式，好吗？”

“关于这个，我们已拟就了一个‘合约书’，请哈代先生过目。”胡雪岩向郭庆春示意，他便从皮包中取出一份“合约书”，递给哈代。

通过翻译，哈代频频发问：“贷款总数为二百五十万两，第一期为一百五十万两，在三个月内付清。其余在一年内交付，这应该没有问题……偿还期限为十年，什么？十年？这太长了！偿还期限不应这么长。”

“请允许我解释一下，哈代先生。关于这场战争我们已做好长期作战的准备，计划十年，所以贷款的最后归还日期为第十年。十年中间我们已安排了几次还款的时间，我们会严格遵守。”胡雪岩早有准备。

“我不明白，为什么你们要准备打上十年？”哈代挺认真的样子。

“这要问你们政府，还有俄罗斯。”郭庆春遏止不住愤怒地说，“新疆问题，由于英、俄介入变得更加复杂，你们的政府要打，大清只有奉陪。”

哈代有点被侵犯的感觉，面带愠色道：“郭，你这样说显得不太友好，也缺乏依据，大英帝国在新疆似乎没有一兵一卒。”

“这正是我们还能坐下来讨论贷款的原因。否则，我要拧断那些侵略者的脖子。”

哈代急切地想知道下面的一条，于是回归谈判道：“那关于利息……合约书上似乎没有写清楚。”

胡雪岩会心地一笑道：“那是有意不写清楚。哈代先生，利息中间有一部分是你的回扣，这笔钱不见之于账面，您可以理解吧？”

“这个问题应该放到最后，现在讨论贷款的利息问题。”哈代点了点头。

双方在利息问题上又一次陷入僵局，哈代提出年息百分之二十五这样一个异常苛刻的条件，胡雪岩大叫道：“这不是放高利贷、驴打滚吗？”他只能给百分之八的年息。双方拉锯，你来我去，最后僵在十八个点上。

哈代于是有意把这个话题岔开道：“还有最后一个问题，你们提出的担保措施，是各省和江海关的协饷，这有充分的保障吗？”

“协饷是朝廷明文规定的谕旨，相当于你们西方的法律，不久前已得到皇上和太后恩准。”胡雪岩出示了那份邸报。

“在大清，皇上的圣旨就是最高的权威！谁都不得违背。”郭庆春进一步向对方阐明。

哈代似乎仍有他的想法，突然站起来道：“好吧！我们第二轮谈判到此结束。我会向英国总行报告，相信会有一个明确的答复。再见！”

离开沙逊大厦，置身在料峭春寒里，胡雪岩像一头受伤的狼，低声嚎叫道：“这哈代确实是一只狡猾的英国老狐狸！”

“再狡猾的狐狸看见肥羊也会流出口水，哈代跳过利息问题，依我看，这笔贷款很有希望。”

迎春花已全部绽开，黄灿灿的像电焊弧抖落的串串火花，租界里的女人，迫不及待地要展露她们捂了一冬的脚和胳膊，丝质半臂、女式坎肩和长裙下，白得耀眼的肌肤在晴光下闪烁。

“春暖花开了，塞北的严冬也要过去了。”郭庆春道。

“真担心哈代向英国总行的报告不知要拖到什么时候，左大帅可是望穿秋水，在等着我们的回音啊！”胡雪岩忧郁的目光，穿过不甚安分的晴空，投向漠北，投向塞外。在漫漫黄沙中，耷拉着的左字帅旗欹晃着。

带刺的沙棘丛里，森森白骨，寂寞地伴随着被狂风吹聚的黄沙。

“想个什么办法，让这个很有城府的英国佬别那么小脚女人一样。”郭庆春打破沉默说。

胡雪岩叹了口气道：“我想过用女色，像对付中国官员那样。但请他喝花酒、嫖妓女，恐怕都不行。作为渣打银行中国地区的代表，他对这些风流勾当还是有所顾忌，万一让竞争对手知道，拿出去大做文章，恐怕会影响他的前途。还有，哈代对女人讲究品位，不知道林翠翠对不对他的口味？”

“试试吧，弄个生日舞会，把林翠翠推到他面前。”

“那就——让嫂夫人尤琳再过一次生日？”

于是，向来比较低调的郭庆春夫妇，向华洋两界盛情邀请，邀请各界名流参加尤琳女士的生日舞会。路金、汉斯、吉伯特等全都应邀而至。中外俊男靓女、名媛雅士，齐聚一堂。

随着音乐响起，舞会正式开始。红鬓绿鬟在摇曳的霓虹灯下翩翩起舞，裙裾与燕尾服拂起阵阵热雾香风。哈代坐在一张咖啡桌边，慢悠悠品着威士忌，他不时把目光投向舞池，怡然自得地摇晃着二郎腿。

“嗨！哈代先生，您好！”一位硕乳丰臀、凤眼迷人的性感女郎来到他面前。

哈代扭头一看，林翠翠？！他有些迷茫地问道：“你是……”

林翠翠嗔怪地说道：“不认识我啦？密司特哈代，那年在龙华看桃花……”

“哦，我想起来了，你是吉伯特的情人。”

林翠翠忸怩作态道：“说得多难听！我不是他的情人，我是大众情人，嘻……”

“好！大众情人好！请坐！林小姐。”

“你怎么一个人独坐在这里？我陪哈代先生跳一曲吧！”林翠翠没有坐，她伸出手拉起了哈代。哈代礼貌地点了点头，拥着她进入舞池。

胡雪岩双目炯炯，内心颇为紧张地盯着哈代和林翠翠。当看到二人用英语交谈，林翠翠不时笑倚在他肩头，哈代一脸灿烂的时候，胡雪岩回头对尤五说：“主角已慢慢入戏了。”

“我去安排一下。”尤五点了点头。

“吩咐弟兄们，手脚要干净利落，做得严丝密缝。”

尤五不动声色地笑了笑，悠然而去。

伴随着优美动人的华尔兹舞曲，一对对忘情男女闪过。哈代和林翠翠踩着舞点，已经如醉如痴。林翠翠的过人之处，就是能用不露声色的身体语言撩起男人的兴趣，一步步煽起他的情焰，使他欲罢不能。当她的粉腮上浸着红霞，一对波颤的乳峰兴奋地跳动不已的时候，哈代忍不住搂紧了林翠翠，一只手开始在她腰间不安分地游移。

林翠翠平静如常，含情的眸子晶亮地一闪，哈代便毫无顾忌地把她搂紧了。灯光暗了一下，舞曲恰到好处地换成了舒伯特的小夜曲。林翠翠小鸟依人般贴着哈代的肩头道：“我多喝了几杯，想休息了。”

“你想回家去？”

“不，今晚你愿意陪我吗？”

“今晚？就在这儿吗？”

林翠翠改用中国话道：“是啊，就在这儿。开个房间吧？”

“在这儿开房间，太引人注目。”哈代保持着清醒。

林翠半真半假道：“你这个胆小鬼！又想玩，又怕让人知道……”

“不，不是这个意思……郊区有一家很好的度假旅馆，我带你上那儿，两个人可以自在地尽情寻欢作乐……”哈代在她耳边低语。

马车把这对相倚相偎的男女送到郊区一家度假旅馆。车灯光照着幽静的欧式庭院、洋楼，当真是个迷香窟！哈代显然十分熟悉这儿，拥着林翠翠上了楼，欧仆已经为他们开了房间的门，不一会，送来一瓶洋酒和两只高脚玻璃杯。

林翠翠早已进入角色，发嗲道：“你可别喝醉了倒下就呼呼大睡！”

“那不可能，最后一杯美酒，我要尽情享受……”哈代难得地笑了起来。

林翠翠走到镜前，除去首饰，解散高高的发髻，长发纷披，准备就寝。

“啊……好美的一尊维纳斯！东方美女比我们欧洲姑娘更迷人，更有韵味……”哈代举杯赞叹，一口喝掉杯中红酒，激动地抱起她，丢到大床上。

林翠翠娇媚地躺在床上，缓缓地脱去外衣、长裙，把衣裤、袜子，

扔得满地都是。哈代伸出毛茸茸的手，抓住林翠翠一条白皙柔嫩的玉腿。林翠翠娇嗔地说道：“刚才陪你跳舞跳得腿都酸了，你帮我按摩按摩！”

哈代求之不得，捧起她的玉腿，又亲又摸，不一会便朝大腿上部拓展。

“干什么呀你……”林翠翠拉过床上的棉被，盖住半裸的身子，心里有些发急——怎么还不见动静？

哈代已欲火中烧，他脱去西装，解下领带搭在椅背上，再脱去衬衣，露出了黑黢黢的胸毛。林翠翠故意叫喊着：“啊！真像一头狗熊，好可怕！千万别过来。”

哈代夸张地举起双手，耸动腰臀作狗熊状一下就扑到她的身上道：“今晚我这头狗熊，就要把你这只小羊羔整个儿都吞下去……”

林翠翠猛地把她推开，用手指着窗户道：“慢！请把窗帘拉上。”

哈代只得爬起来去拉窗帘，当他再次扑上床去，疯狂拥吻着林翠翠，门“砰”的一下被踢开了，冲进来一盏红灯笼、两名大汉。

“谁？”哈代惊得翻身从床上坐起。

林翠翠连忙拉过被子盖住了身子。

那红灯笼缓缓往床上照去，晃来晃去，让房间里充满了迷幻色彩。

哈代气急败坏地质问道：“你们……怎么可以随便闯进私人房间？”

“外国赤佬！你强奸中国女子，我送你去见官！”一大汉怪笑。另一个汉子看到椅背上的领带，一把拿过来。两人把哈代按在床上，用领带绑住了他的双手。

“我没强奸！是她愿意……不！我不去……”哈代不住挣扎着。

那两人自称是天地会的人，当年随刘丽川在上海起事时，是英国洋枪队帮了官兵的忙，把他们的头领给打死了，今天，他们是来给头领报仇的。哈代拼死挣扎，三人不禁扭打起来。林翠翠趁此机会，光着身子推开窗户大喊“救命”。胡雪岩携一洋妓正好从花园路过，闻声抢上楼来，经过一番交涉，那两人同意权且把这笔帐记下，以后再发现哈代调戏女人，一定叫他当“太监”……

接下来的谈判异常顺利。胡雪岩把红纸包的领带往他手中一塞，哈代便在合同书上签上了自己的名字。

天苍苍、野茫茫，一望无际的沙漠、山丘。一座接一座的帐篷，如

一朵一朵巨大的蘑菇，无声地屹立在荒漠里。战旗猎猎，黄昏的号角在营帐里吹响。朔风吹卷起“左”字大旗，那是大漠荒原中，暮云苍冥下最亮丽的风景！中军大营内，左宗棠正在秉烛阅读兵书，不时对照着摊在桌上的地图。梁冰玉像西北女子那样穿着羊皮大氅，端着一盘点心悄悄进来禀道：“大帅！”

“哦，冰玉，天已黑定，你可以去休息了。”

“大帅晚餐尚未用，冰玉怎敢休息。这是小米粥，外加几只馍，大帅趁热吃吧。”梁冰玉把地图卷好，放进一个长长的胁巴树筒里。

“好。冰玉，你也一起吃吧。”左宗棠坐过来大口喝着小米粥，就着咸菜。

梁冰玉侍立在一旁道：“我已经吃过了。大帅，大西北毕竟不同江南，您不能这样戎马赴阴山，废寝忘食不顾休息。”

“这几年来，一直是你在照料我的起居饮食和公文书信，有你这样知书达礼的女书侍在我身旁，老夫真是省事不少。”左宗棠摆手示意她坐下。

“大帅如同慈父一般，我怎能不尽绵薄，把大帅照料好呢！”

左宗棠长叹一声道：“是啊，你同父亲分开近二十年了。这次进军新疆，一定要设法帮你寻到令尊，让你们父女早日团圆。”

梁冰玉凄楚地摇了摇头道：“家父恐怕早就不在人世了，这大西北如此蛮荒，南方人很难习惯这儿的生活。”

“是啊！自从汉武帝元朔初年征西，直到今天几乎年年要出师，边患成了无穷之累。如今要我同当年的卫青、霍去病那样，平息西北叛乱，早日班师回京。老夫自当奋勇，但尤使我感动的是沿途民众相送的盛情。我当时口占了两首诗，冰玉，你替我写下来。”左宗棠不由得大发感慨。

“大帅请念。”梁冰玉忙铺开宣纸，研墨濡笔。

左宗棠踱着方步慢慢吟道——

清风两袖去朝天，

不带江南一寸绵，

惭愧士民相饯送，

马前泪洒注如泉。

检点行囊一身轻，
长安望去几多程，
停鞭静忆为官日，
事事堪持天日盟。

梁冰玉能写一手奔放而又俊逸的苏体。她的书法，配上左宗棠充满真情的诗篇，真称得上是珠联璧合了。

吟罢，左宗棠走过来看梁冰玉搦管挥毫，不住赞叹道：“好字！好字！冰玉，你的苏体字写到家了，完全可列入历代女书家之榜。”

梁冰玉娇羞地说道：“不是我的字写得好，而是大帅的诗感情真。‘行神如空，行气如虹’，令人感佩。”

“你这军中小丫也来一首，以助豪兴！”左宗棠兴致勃勃道。

“小女子不敢在大帅面前班门弄斧。”

左宗棠大手一挥道：“所谓诗人者，非必其能吟诗也；果然胸境超脱，相对温雅，虽一字不识，真诗人矣。你随老夫万里征程，已属奇女子，定然胸境超越，何来班门弄斧之说？”

“新作都觉得未脱脂粉气，倒是当年有一首游西湖在舟中所作的中调，有龄称它‘胸境超越’，拿出来或许不污大帅视听，是一首《木兰花慢》。”梁冰玉总是那么腼腆、含羞带怯的样子。

看斜阳一缕，刚送得，先帆归。正岸绕孤城，波回野渡，月暗闲堤。依稀是谁相忆？但轻魂如梦逐烟飞。赢得双双泪眼，从教浣尽罗衣。

左宗棠轻轻点播着脑袋道：“这上片写帆归月暗，轻魂相忆，亲谊聚散匆匆，哪得让人不忆？”

梁冰玉道：“我一到杭州，雪岩兄便雇雕舫，请我与有龄游西湖。写这首词时，雪岩在外为粮食奔命，杭城被围，有龄望眼欲穿，游西湖也是为探逃生之路。有龄当时是打算要强行把我送出杭城的。”

左宗棠叹息道：“个中曲折，谁为体味得？词的下片呢，不至于太颓唐吧？”

江南几日又天涯，谁与寄相思？怅夜夜霜花，空林开遍，也只依知。安排十分秋色，便芳菲总是别离时。惟有醉将酺条，任他柔橹轻移。

“好词！好词！身陷绝境，却纤毫不作绝望语，其情可嘉，其事可佩！诗乃人之行略，人高则诗亦高，见其诗如见其人，此言不诬也！”左宗棠激赏道，抄着双手，在帐中走来走去，一脸昂扬兴悦之色。

正说着，傅晶大步走进帐中，笑问道：“大帅还没有休息？”

“正与冰玉谈诗，等着你呢。”

傅晶是前去侦察敌情的，前方三十里处有一座土城，是进入南疆的必经之路。目前有叛军约三千人据守土城，各种枪支一千余支。欲深入新疆，这个堡垒非攻克不可。

左宗棠随即下令道：“明日寅时造饭，步军左右营辰时出征，务于未时前完成对土城的包围！”

长长的沙丘路上，一面“左”字军旗在风中猎猎招展。大旗引领着逶迤的西征军。四个侍从抬着一口硕大的柳杉棺材，吃力地走在前边。傅晶骑着一匹黄骠马，往来奔走，传递消息。左宗棠白马银甲，头戴兜鍪，身披红黑二色斗篷，指挥作战。旁边一辆无厢马车，轼柱上张着桐油牛皮伞盖，梁冰玉端坐伞下，随侍左宗棠左右。

沙丘上一溜黄烟滚动，傅晶勒马停在左宗棠的面前说道：“禀大帅，前面就是土城，听说大军来到，叛军已将城门紧闭，准备死守。”

“冰玉，拿地图来。”左宗棠吩咐道。

冰玉从轼柱上的肋巴树筒里取出地图，摊在马车上。左宗棠看看图上的标记，不时举起望远镜与实地对照，对周围的参从人员道：“这土城早在汉朝就有了，是通向新疆的必经之路。不过它是‘一片孤城万仞山’，四周没有其他城池可为呼应，只要攻克这座孤城，就打开了入疆的大门。”

傅晶道：“大帅所言极是，四周数十里内，确实毫无人烟。”

“命令三军将士在城外安营扎寨，生火做饭。酉时发起总攻！务必一举攻克。”

傅晶从梁冰玉手中接过一面令旗，拍马而去。

入夜。土城外生起了一堆堆熊熊大火，火光映红了夜空。借助火光，依稀可见土城城楼，城上旌戟森然，敌人显然已做好迎战准备。

酉牌时分，靠近土城最近的那座无名小山下，一队骑马的侍卫紧紧护着左大帅，簇拥他检阅即将发起攻击的队伍，湘军将士排着整齐的方阵，挺着刀枪，扛着云梯，静静等候命令。

酉时已到，傅晶率侍卫拥着左宗棠登上小山。一张张青铜铸就的

脸，在黄沙朔风中显得那么坚毅、刚强！

“湘娃子们——随我出战！”左宗棠举起长剑，振臂高呼。

“砰！”随着一声震天号炮，“嘟嘟”的号角吹了起来。

“冲啊！冲啊……”荒原上响起山呼海啸般的呼喊声，队伍如潮水般向土城拥去……

扛着云梯的敢死队冲在队伍最前面，眼看就要接近城墙，突然一阵锣声，城头上出现一排排弓箭手，雨点般的箭镞，朝攻城清军射来。

敢死队中有人倒下，士兵中箭的惨叫声和土城上叛军的叫骂交织成一片。长长的云梯，在行进中突然被死神的手按住，直撇撇躺横在血肉模糊的尸体之上，就像倚天长剑被折成一截一截，让人刺目揪心！

“大炮轰击！洋枪队上前，掩护步军攻城——”左宗棠果断地下达命令。

炮弹呼啸着越过步军的头顶，拖着刺耳的嘘嘘声。轰……巨大的爆炸声伴随着大团大团耀眼的火光，让人的耳朵、眼睛暂时都失却了作用。黑烟在迸闪着血色火团中一冲而起，那么快意地弥散开来，迅疾地笼罩四野。手持长矛或者口衔短刀的步军士兵，借助大炮的掩护，无声地冲向前去，迅速而又有序地扛起横滞的云梯，开始新一轮的夺城之战。

然而，大炮并没有出现预期的威力。开始，还有炮弹落在城头，或是在城墙上爆炸，红光，黑烟，夹杂着叛军的惊呼。但过了不一会，炮声便稀疏下来。小山上可以清晰地听到炮队指挥官的发令声。炮手们用力拉动炮栓，那矫健、敏捷的身姿看去让人振奋。

“轰……”炮弹在不远处爆炸了，威力不大，根本打不到城墙。不仅是左宗棠，所有的参从官都看到了。左宗棠吼叫道：“娘买乖，你们会不会使洋炮？”

指挥官高喊道：“我们会！禀报大人，可是这洋炮不行……”

“胡扯！这是江南制造局专程送来的洋炮。再放！”

“预备——放！”指挥官再次重复。

意想不到的事发生了，一排洋炮中竟有一门大炮自行爆炸。火光烟雾中，几个炮手被掀翻在地。更有甚者，有几发炮弹就在攻城步军中爆炸开来，肢体和木梯的碎片，在土城下纷飞，攻城步军的阵脚刹那间全乱了。趁着混乱，城头上也出现几门洋炮，炮口朝着小山头瞄准。傅晶大叫道：“不好！敌人要开炮了……”在炮弹尖锐、短促的呼啸声中，傅

晶纵身朝左宗棠扑去。

“轰……”炮弹在小山上爆炸开来，不是一颗，是接连不断的排炮，弹着点很准，满山是落地开花炮进闪的火光。巨大的烟柱，把左宗棠从马上掀了下来，他只觉得脸颊一热，伸手一摸，竟摸了一手的鲜血！

“大帅……”又一颗炮弹呼啸而来，傅晶展身把左宗棠压在身子下面。在一片撕天裂地的爆炸声中，传来参从们的惊呼声，传出白马受惊的嘶叫声。礅石，飞沙，碎布片，骨渣肉屑，喷溅的鲜血，人马的断肢肌肤，雨点般落了下来。一个参从应声倒地，他的半边脸被弹片削去，鲜血和脑浆洒了傅晶一脸……

仓皇射击的快枪队的情形比炮队更糟。旧式前膛枪的瞄准性能差，打不准。好些枪管没几下就发红变形，拉枪栓上子弹竟把手上的皮肉烫焦……这哪里是洋枪快枪，简直就是鼓捣成枪形的打狗棍！

此时，城门大开，一队骑兵冲了出来，疯狂杀向攻城的步军，傅晶抱起满面血污的左宗棠道：“大帅，下令撤吧！”

左宗棠无力地点了点头。傅晶叫住一个参从道：“下令洋枪队集中火力，挡住敌人的骑兵。其余各队，立即撤回。”说罢，他架起左宗棠，在参从、侍卫的保护下撤出小山……

一弯冷月，挂在山岙的上空。暴风雨后的宁静，使沙丘更现出亘古的荒凉。士兵们在沙丘下休息，有的在包扎伤口。不远处，是那口柳杉棺材。冷霜般的月光，映着黑魑魑的棺木，使它更显得沉重、肃穆。

左宗棠斜躺在一个背风的沙窝里，梁冰玉用棉花蘸酒为他擦脸。他的眼皮一阵震动，终于醒了过来。

“大帅，你终于醒过来了。”梁冰玉的声音含着兴奋。

“没事……”左宗棠苦笑着挣扎坐正了，手指着那口柳杉棺材道，“否则，真成了这小黑屋里名副其实的住户。冰玉，快把酒葫芦拿过来。”

梁冰玉把葫芦形酒瓶递到左宗棠唇边，服侍他喝了几口道：“大帅，您太苦了……”酒汁洒到了他业已花白的胡须上，梁冰玉用手绢擦拭着，如是说。

“苦什么？我还能有酒喝呢，‘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我死不了！还要回去！回去找江南制造局那些混账东西算账，这群败类啊！”

第三十六回 锦绣园三姨太花容失色 北京城众公卿冷面含威

哪有什么“奥林公司”？人去屋空，连牌子都摘了。吉伯特呢，听说也回英国休假去了。

左宗棠一本奏上朝廷，有李鸿章曲为回护，姜石林仅丢掉“总办”一职，着“追回损失，以观后效”。

银子已经进了伯尔的口袋，自己的好处也得了，这个损失怕不那么好“追回”！可胡雪岩、郭庆春之流正盯着自己，姜石林不得不摆出追的架势！

大热天的，连花坛里那些花呀草呀都给晒得蔫不拉叽的。热烘烘的空气里头，流走着垃圾的气味，其中以生活垃圾和建筑垃圾的气味最浓，也最能体现此期上海的特色。姜石林真担心自己也变成垃圾，倘江南局欺骗朝廷的事让太后知道，他中饱私囊、买旧枪烂炮应付西征的事受到追究，他不做垃圾谁做垃圾？姜石林坐在马车上，神情沮丧。他环顾马路四周，突然眼睛一亮，急忙喊叫起来：“快！快追上去！”

“追谁？哪里？”马车夫昏昏欲睡的样子。

“在那边，过马路那个英国佬！”姜石林指着后面道。

马路对面，正在行走的吉伯特显然看见了姜石林，连忙跳上一辆黄包车，拐进另一条马路。

“先生，你坐好！驾！……”马车夫朝辕马猛抽了一鞭，飞快追了上去。

人群熙攘的马路上，嘚嘚的马蹄，车夫飞奔的双脚展开了一场竞速，两位盘着腿的人不断催促着“快快——”

“停车！停车……”一个印度巡捕吹着警笛、挥舞着警棍朝马车赶来。

在一个路口，斜刺里又冲出另外一个印度巡捕，拦住了黄包车。

马车被截住，印度巡捕要罚姜石林五十个先令（足足八钱二分银子）。姜石林擦着脸上的汗水道：“对不起！我，是在追赶这位吉伯特先生。”

吉伯特气咻咻地喝问道：“为什么要追我？在我们大英帝国的租界里，在大马路上，而且是这么热的天……”

“请吉伯特先生去上海道衙门向邵大人解释，为什么我们花了重金，却买回来一堆破枪烂炮？”

“是吗？我们也在找伯尔，找奥林公司交涉。不光要赔偿你们的损失，他还要赔偿我们怡和洋行、赔偿大英帝国的声誉。”吉伯特仿佛陡然想起来的样子。这说明那个瘸子伯尔和他的奥林公司一样，已经在上海蒸发了，想要他赔偿，那几乎是不可能的……

姜石林蔫蔫地回到家中，三姨太告诉他上海道邵大人派人带信来，说西征采运局强烈要求上海拘押姜石林。他负责采购、输运的旧枪烂炮造成西征首战失利、死伤近千人的巨大损失，官府应将他绳之以法。同时应查明枪、炮事件真相，为什么专门生产枪炮武器的江南机器制造局不向西征军提供自己生产的武器，而要花钱找洋人买上一批破枪烂炮……

三十六计，走为上计！姜石林决定离开上海，到外地躲上一阵再说。做出这个决定，姜石林凝望着三姨太，这位被邵友濂赞为“貌若天仙”的女人。此刻，他颇为不舍地拉住她的一只手道：“我走之后，胡雪岩肯定派人甚或亲自上门，任他怎么啰唆，你要咬住两条：第一，不知我的去向；第二，我也是让人骗了。”

“那要是胡雪岩从洋人嘴里了解到事情的真相怎么办？”三姨太问。

“那个吉伯特也收了好处，伯尔特说已经跑回了英国，洋人受治外法权保护，胡雪岩不可能从洋人嘴里了解到什么。”

姜石林畏罪潜逃的消息传出，胡雪岩果然带着伙计来四马路姜邸打听详情。其时，三姨太正在姜家花园的林荫道下漫步。

姜家花园有几座漂亮的假山，有太湖石垒的，有溶洞石笋砌的，还有用水门汀精心制作的。假山用一条虎皮纹碎石路逶迤相连，路旁是一棵棵花树，春有玉兰，夏有夹竹桃，秋有红枫，冬有山茶。一年四季绿意盎然，花花满眼。

听到仆人通报，三姨太在钟乳石砌的假山前立定。那山的造型别致细腻，只可惜晶莹剔透的本色离开溶洞后便发黑暗淡，大失其韵。有水自山顶冲击而下，走洁溜的钟乳石面淙淙流过。那水波一闪一闪，使假山的皱褶、棱凸、奇峰峭石全都似在抖动，如同一幅巨型绢画遭遇穿堂入室的清风，伴着美人迟暮，纱窗倩影。

胡雪岩入得园来，绕过轿厅，跨过一道原木造型的低栏小桥，打一个绿意葱茏的藤廊里穿出来。探首一看，金光闪烁的假山下，立着一个耀人眼目的丽妇，穿一条葱绌裙，裙下缀着洁白的巨弧蕾丝花边，绕着轻若云带的半臂。

“你？怎么会是你……”望着眼前这位三姨太，胡雪岩久久说不出话

来，因为三姨太不是别人，正是当年的巧珠。

“巧珠，真的是你吗？”这个久违了的称呼，激起巧珠内心巨大的波澜，她含泪叫了一声“雪岩哥”，便双手捂着脸，转身朝着附近的假山洞内奔去。胡雪岩不假思索，快步追了进去。

往事，一幕幕闪电般打他脑海中掠过，这个世界真是太小了啊！

原来，姜石林与何桂清曾有师生之谊。何桂清被诬下狱之后，曾委托姜石林向曾国藩求情。何桂清“用兵不力，治军无能，以致两江久陷、生灵涂炭”，原本就是曾国藩叫人参奏的。曾国藩的答复只有四个字：爱莫能助。何桂清死后，巧珠就这样做了姜石林的三姨太。姜担任江南机器制造局总办，巧珠便随他来了上海。

“我的命怎么这么苦哇？桂清是真心待我好，却落得那么一个凄惨的结局。现在，虽说跟姜石林到了上海，总觉得自己根无所依，飘飘荡荡不知寄身何处……”

胡雪岩替她拭去泪痕，劝慰道：“有我在上海，还有尤五哥、尤七妹、郭庆春他们都在上海，你就不是根无所依……”

巧珠用双手勾住他的脖子，睫毛上依然露着泪珠，含笑道：“没想到这辈子还能见到你。姜石林不让我出门，说上海是个花花世界，有钱爱追女人的大亨阔佬多，他还在我面前提到过你呢……”

两人说起别后情形，不由得勾起旧情，不住地拥吻起来。假山石洞并不深，却修得口小里大，稍有曲折，幽暗可通。故意弄得嶙峋的洞口，勾画出一片白晃晃的晴光，缀着青藤野草装点的蕾丝花边，宛如美人裸露的半拉雪脯。两人久别重逢，自然是激情燃烧，趁这个当口，巧珠带着几分柔昵道：“看在我的分上，你就放姜石林一马。”

胡雪岩很爽气地一笑道：“姜石林瘦狗一个，打他原本是要逼邵友濂多掏些协饷税出来。等把姜家花园几个假山玩遍，我就去会会姓邵的！”

越二日，胡雪岩与郭庆春拜会了上海道台邵友濂，要求发海捕文书将姜石林捉拿归案：“道台大人是朝廷命官，又是江南制造局的直管上司，岂能容忍姜某人损军误国、中饱渎职。”

邵友濂倒是冷静，端坐在太师椅上冷着脸道：“本道台已下令姜石林寻找英国奥林公司的伯尔，同时照会英租界工部局，要求担任中介的英国吉记公司负起担保之责任。”显然，邵友濂咬住了姜石林是“受骗”这一点，防止把事态扩大。

“西征事大，当务之急是要向国外购买大宗攻城作战利器，包括普洛后膛螺丝大炮，后膛七响洋枪，手掣式炸弹等，并火速运往西北，以打败受英、俄支持的阿古柏军队。”郭庆春不得不直入正题。

“邵大人，庆春兄已与德国军火商汉斯先生谈妥，可用最低廉价格购买最优质的德国新式武器，迅速运往边陲。”胡雪岩在一旁补充。

邵友濂的表情不阴不阳，故意提高音调道：“那好呀！既然胡老板和庆春少爷有办法，那就赶紧去向德国购买。军情十万火急，越早买到，越早送往新疆越好！”

“所以，我们来见道台大人，就是要落实购买军火的经费，江海关的协饷能否早日拨给我们？”胡雪岩神态肃然。

“你们不是已经向英国渣打银行贷款二百五十万两了吗？”邵友濂脸上笑得粲然，心里嫉妒得出血。

“那是西征军的军饷，已经解往西北，用来解决将士们的粮草、衣被等军需急用。要购买军火，还得仰仗江海关的协饷。”胡雪岩道。

“胡老板、庆春少爷，实话跟你们说吧。这西征军费着各省协饷解决，朝廷并无定论，皇上也未曾正式颁旨。就算有定论，前番购买枪炮，已将江海关应支‘协饷’全部用光。‘协饷’是极其有限的，想要，只有等明年啦。”邵友濂顿时变了一副面孔。

“什么？……谁说朝廷并无定论？这是有人阳奉阴违，从中作梗！企图使西征功败垂成。”胡雪岩陡地拔高了声音。

“胡老板说这些有什么用？江海关的关税九成以上都被洋人拿走了，这西征军费的解决，只有找洋人借。你们去北京讨一道准借洋款的谕旨，方有解决西征军费的可能。”邵友濂做无奈状。

“那好，我就上京城去讨这道谕旨！”

为了讨到两宫准借洋款的懿旨，胡雪岩只身来到京城。

有道是“京城路，用钱铺，买官讨赏用钱赎”，胡雪岩深得个中三昧，下车伊始，便在前门中街“阜康”北京分号大宴京师达官贵人。他不仅“征花侑酒”——请了八大胡同的妓女，还在敬酒时往每位官员的手中塞了一个存折。钱能通神，这样他便探得许多内幕消息。

杭州同乡、翰林院编修夏同善告诉他，说左宗棠本是大清的中兴之臣、办洋务的主将。但他那“蒸不熟，煮不烂”的倔脾气得罪了不少重臣，尤其他跟力主大兴“海防”的李鸿章唱起了对台戏，使原本在南方也主张“海防”的他，因西征又竭力主张“塞防”，失掉了许多支持者。闹得主管军机的恭亲王甚是为难，索性关照军机章京，把左公有关“塞防”的奏折暂压，留待以后再议。

江浙大同乡孙定庵则透给他一条过时的消息，说数年前荣亲王曾拟向洋人借银一千万两购买商船，未获皇上批准，胡大财神此来，荣亲王

算得一位“知音”。而多数朝臣因战争赔偿甚巨，对借洋款一事大不以为然……

胡雪岩自也有一点“杭铁头”脾气，此行发誓务必把准借洋款的上谕拿到手中！

一则因新疆形势发生变化，南疆已成阿古柏“七城之国”的天下。而沙俄自去年出兵占领穆扎尔特山，扼住了伊犁通往南疆的咽喉，今年更大举进犯伊犁，扬言“伊犁永归俄籍”。之后又四处扩张，占领了准噶尔盆地西部地区。

二则左大人在陕甘创建了一支六万余人的队伍，其治军、统军的气候已经形成，他大清军事统帅的地位也无人能够替代！

三则洋款有借也好借。他已与多家外国公司谈妥，除武器、弹药，还拟进口全套最先进的毛呢纺织设备，利用西北丰富的羊毛资源，在落后的陕甘也推行“洋务”。消息传出，竟有数家公司、银行派人与他密洽……

胡雪岩马不停蹄，借醇亲王奕訢在西郊检阅神机营之际，携银万两前往“慰问”。醇亲王当即表示，一定在皇上和太后面前力陈借贷洋款之必要，着各地从速把协饷解赴上海。他还拜访了吏部尚书、协办大学士文煜，文煜表态“领会得”。他几次谒见宝鋆均吃了闭门羹，但探得宝大人有个鲜为人知的秘密，他还有个弟弟宝森嗜赌如命……

这日，胡雪岩持厚礼来荣王府拜见荣亲王。

王府的森严，礼仪的繁缛，陈设的华丽，难以一一备述。满目琳琅、锦纓张垂的大客厅里，荣亲王面无表情，正襟危坐。他头戴一顶万丝生线海珠珠冠，穿一件米色葛纱袍，外罩石青葛纱窄袖褂，腰间束着缂丝版金带，履着皂底朝靴。

胡雪岩纳头便拜：“浙江候补道胡雪岩拜见荣亲王大人千岁千岁。”

“起来吧。”荣亲王身子一动不动。

“谢王爷。”胡雪岩爬起来，双手奉上郭庆春的信。

荣亲王接过信，听胡雪岩说是“庆春兄托下官捎信给王爷”的话，眉头跳了一跳，随手把信扔到一边道：“请坐。”胡雪岩这才在下首安备好的椅子上仄着屁股坐下。

“说起这个外甥，真是我们家族一大心病。他自小桀骜不驯，家姐也对他无计可施。他出国留洋那么多年，也不回京来省亲尽孝，尽弃祖宗成法。最近，从小喜爱他的东太后归天，满想他能回京来尽忠尽孝子

之礼，谁知他竟又一次拂逆她母亲旨意。我这个做舅舅的，实在不愿再提他。”

胡雪岩见荣亲王懊丧而又鄙夷的样子，不得不以实相告：“敢禀王爷，庆春自与松江女子尤琳成亲之后，生活堪称美满，脾性也改了许多。此次为左大帅西征借贷洋款，全系庆春奔走联络，功劳不小。”说着，他还以褒崇郭庆春为名，将必欲借洋款以复新疆兴西北的来意说了个痛快。

荣亲王始终不苟言笑，竟出人意料地问道：“这尤琳……是何等样人？竟使庆春如此痴迷。”

胡雪岩赶紧答道：“尤琳乃上海松江世家出身，虽非名门望族，也算是大家闺秀，知书达理，与庆春可谓郎才女貌，佳偶天成。”

“她知什么书？达什么礼？伊其相谗、私下成亲倒也罢了，为何婚后不回京来省亲拜姑嫜？不讲规矩到了这种地步，还讲什么‘知书达礼’？”荣亲王说着，站了起来，表示送客。

胡雪岩不由得脊背发凉，不得不知趣地表示告辞。没想到荣亲王竟倒背双手，送至槛门。胡雪岩回头见他跟了出来，忙道：“请王爷留步。”

荣亲王此时方缓然道：“所说借贷洋款一事，我当会同宝大人一起向皇上和太后启奏。只是，我听文煜大人说，你们‘阜康’的北京分号特别方便王公大臣，有这回事吗？”

有戏！胡雪岩心中窃喜，赶紧道：“确有其事，文大人等朝廷大臣在‘阜康’占有很大股份，王爷如有什么事，也可叫‘阜康’效劳。”说着，胡雪岩装作故意想起似的，从内袋里掏出一只锦套存折，双手呈上。

“这算什么？”荣亲王装作不解。

“回禀王爷，庆春兄是我‘阜康’的大股东，他和我早就有意想请您荣任名誉董事长，凭这个存折，您可到全国任何一家‘阜康’分号提取现金。”

荣亲王拿过存折，抽出折叠的内芯，展开看了一下，神情依然淡淡地说道：“多谢美意。可我是朝廷命官，贵为亲王，兼任钱庄名誉董事长并不合适，这个存折你拿回去吧。”

胡雪岩低声下气地求恳道：“名誉董事长担任不担任，下官不敢强求，可这存折京城里不少王公大臣都有，也请亲王暂时收下，用不用都没关系。”

荣亲王面孔陡地一冷，话中有话道：“厉害哪，胡老板，你财大气

粗，国库都比不上你的殷富。连左湘侯向洋人借款也要你出面。难怪哟，似文煜那样的六部首辅也要把钱存到你的‘阜康’，这一招可把手插进朝廷的心窝窝里了……”

这话的分量重，落点也重！豆大的汗珠，顿时从胡雪岩的脸上、脖子上渗出了，他有些战战兢兢地分辩道：“王爷言重了，小的不敢胆大妄为……只是想为朝廷分忧，为皇上和太后效力……”

“哈哈……我只是说句笑话！胡老板你可别放在心上……哈哈……”荣亲王突然仰天大笑，笑得胡雪岩心跳如鼓，汗流浹背。

一阵大风刮过庭院，树梢不住地摇晃……暗红的枣子和早黄的树叶飘落下来。落在地上的枣子在胡雪岩的左脚边跳跼着，小时候，他在树下捡过这种落地的枣子吃。果子不一定是好果子，但甚有趣味，那可是正宗不掺假的“拾趣”！

约莫又过了半个月，在西直门附近一家赌场，胡雪岩总算逮着了一个机会。

号称宝二爷的赌徒宝森输了个血本无归，取下腰间一块佩玉要押五百两银子。对方不干，两人便揪扯起来。就在这时，胡雪岩出现在赌台前，往他手中拍了一张千两银票。宝森便要將佩玉给他，胡雪岩举手把玉挡回道：“玉是有灵性的，揣着！哥就在这儿看你怎么样个翻本赢钱。”

“够爷们！爽！”宝森朝他一递大拇指，继续赌下去，居然赢了个大满贯。打问胡雪岩姓名，大叫“有缘有缘”、“久仰久仰”，便厮熟起来。

胡雪岩在“杨聚泰”叫了一桌丰盛的酒菜宴请宝森，举杯道：“来，为你的‘通灵宝玉’干一杯！”

“开头，我还以为你是天上派来的神兵神将，哪知道是杭州有名的‘胡大财神’！嗨！你一下子就解了我的围，托你的福。”宝森高兴地与胡雪岩一连碰了三四盅。

“这有什么，宝二爷千万别放在心上。不是我胡某人多嘴，你这样高贵的身份，怎么会落到这个地步？”胡雪岩一副推心置腹的样子。

宝森懊丧地一掷酒杯，满腹牢骚道：“嗨！甭提啦，都怪我那无情无义的大哥。他自己当上高官，主管全国钱粮度支，可就是不管兄弟的死活。我原本在直隶当了个候补知县，后来曾中堂调到直隶，我哥又不敢求他，把我推荐给四川总督吴棠。吴大人对我倒很重用，没想到他一瞪眼死了！继任的丁宝桢暗中耍了手腕，我只得回北京赋闲。大哥见我无所事事，老烦我、回避我，成天躲在书房里，鉴赏比命还值钱的唐、宋书画！胡大哥，你说有这样不讲亲情的兄长吗？把小弟看得比一张被虫蛀鼠咬的破画还不如，呸！”

宝鏊号称“冷脸冰心、油盐不进”，胡雪岩无意中得知他有这么个雅好，心中窃喜，嘴上道：“鉴赏书画这样的事咱不懂，但押宝、投壶、搓马吊，却是自小就见过。宝二爷既精于此道，何不去上海、杭州走动走动？或是在此二地开家赌场，会会各路高手？我有位岳丈，就是赌坛高手。”

哪知宝森一听竟当了真，业已朦胧的醉眼闪着憧憬的光道：“去南方逛逛，当然好啦！有道是‘上有天堂，下有苏杭’，能到上海、杭州一趟，那是人生最大的乐事，咱们乾隆爷都曾六下江南呢！”

胡雪岩立即盛情邀请：“那我就请二爷到上海、杭州散散心，自在逍遥个一年半载。一切费用由我担负，你看怎么样？”

“叫胡老板破费，这怎么好……”宝森咧嘴大笑。

“没事，只要宝二爷肯赏脸，我在北京办完事，您就跟我下江南。”胡雪岩十分爽快，毫不含糊。

宝森一下子变得亲昵异常，紧跟着就套起了近乎：“胡大哥在北京办什么事？有啥要我效劳的尽管说，我不能光受恩不言报哟，那岂不太不仗义了！您说是不是？”

胡雪岩摇头道：“没事，请你游江南就要你办事，那不是做生意了吗？我同宝二爷纯属友谊，绝无交易！”

每当黄昏人定，宝鏊都要在那张特制的学士椅上坐定，挺直上身，摆正双腿，将双手十指交叉搁放在业已发福的小腹上。然后屏声静气，两眼平视，直直朝对面望去。对面墙上，其时必定挂有一幅名贵的字画。书房上空，靠近画面的地方，定然燃明了两盏琉璃宫灯，将字屏画轴上的印鉴都照得丝毫毕现。满朝文武，谁都不知这个黄脸细目、绝少笑容的重臣还有这个嗜好，更不知道他在字画鉴赏方面还有一些独到的功夫。养鸽笼里有鸽子发出咕咕的叫声，有顷，门房传事的听差进了书房，低声道：“大人，二爷来了。”

宝鏊一听就皱起眉头，黄灿灿的脸上立马冷如冰霜道：“你回他，说我今儿个头疼，早睡了。”话音未落，宝森腆着胸腰大步而入，衣着是少见的光鲜，神情是少见的清朗。

“哥，你为什么总是头痛？难道我真那么讨你嫌吗？明儿个，小弟就去爹娘坟前一头撞死算了。”他也斜着眉眼，夹枪带棒地说。

宝鏊没好气道：“又胡说什么疯话？”他朝听差挥挥手，命他退下。

宝森还是那副眉眼，真假难辨地通报道：“哥，小弟今后再也不来打扰你这位户部大人了。我要走了，今天特来向哥告别一声，否则还以为我死在何方，连尸体也找不到。”

“要走？去哪儿？”宝璠略有些惊奇，他清楚这个弟弟没甚好言语。

“游江南，去上海、杭州玩上个一年半载。”宝森止不住得意，头和身子都晃了一下。

“这么长时间，钱从哪儿来？”宝璠不由得警惕起来。

“有人请客，反正我不会向你借一分一厘。”

宝璠站起身来，不放心地打量着宝森道：“你不会以我的名义，去打扰地方吧？”

宝森一听，声音立刻高了起来：“谁借你的光？与你毫不相干！是胡雪岩请我到上海、杭州看看，一切费用由他来出。”

宝璠讥讽地“哦”了一声，目光又一次变得严厉起来，道：“原来你交上财神了。胡雪岩可不是个简单人物，我给你提个醒，你可别胡乱答应人家什么，到时候给我添麻烦。”

“他会有事托我？你放心……”宝森举起一只手，手腕子动摇着，不以为然地朝他哥摆手。

宝璠正颜道：“谁知道。此人花样多得很！这一趟来北京，是专程替左宗棠筹借洋债的，说不定就会托你来跟我说情。”

“哥，你别把人看扁了，别以为人家都是来找你要钱的，胡雪岩可不是这种小人。我再三问过他有什么事要帮忙，他斩钉截铁地说没有，你瞧瞧人家那硬气——哪像你手下那些势利小人，成天跟在你屁股后头，连你放屁都要阿谀奉承，只差称颂‘弘宣宝气’了。好，我不跟你啰嗦了，告辞！”宝森“嗨”了一声，抬脚就要走。

这事倒像是真的了！宝璠把兄弟叫住，掏出鼻烟壶闻了闻，打出一个响亮的喷嚏之后打量着宝森问道：“什么时候走？”

“就在这几天吧。”宝森也把神情、脸色扶正了。

宝璠点了点头，心想这胡雪岩搞的什么鬼？道声来人，尚书府的老管家进书房应了一声。宝璠吩咐道：“到账房支二百两银子，给二老爷带走。”

“谢大哥！”宝森这话是由衷的。

“这一路该用钱就用，别丢人现眼，尽花胡雪岩的钱，让人家还真以为咱们宝家穷到了这般地步。”宝璠走近兄弟，难得这么平心静气地说话。

宝森答应着出了书房，拿上银子，在听差仆僮一片“二爷您走好”的

恭奉声中，昂然出了尚书府大门。正好一辆马车经过，宝森叫住，连正眼都不瞧跟出来的传事听差，便绝尘而去。

“有了钱就装阔，哼！什么玩意儿。”传事听差咕哝着正要转身回府，门丁交给他一只二尺余长，方高数寸，平底弧形匣盖，紫铜亮片镶边的木匣道：“这是有人送给老爷的。”

那宝璠回到学士椅上，要续上被打扰了的养目，见传事听差进来，顺口问道：“二爷走了吗？这一下我耳根子可以清静个一年半载了……”

“二爷走了，大人。”

“这胡雪岩可帮了我一个大忙，他怎么却不要我帮忙呢？真是咄咄怪事。”宝璠长舒了一口气，不解地咕哝着。

听差小心地禀报道：“大人，胡雪岩派人送了一份礼来。”

宝璠一下子跳了起来，一眼瞥见听差手上的红木匣就叫道：“胡雪岩？我就说呢……送的什么礼？该不是为了借贷洋款用银子来收买我吧？不收，给我退回去！”

“不是银子！是一幅画。”听差呈上红木匣，他知道老爷喜欢这个，满脸谄媚地笑着，轻轻地解开包装的红绸带，打开红木匣，将里面发黄的画轴露出来。

宝璠细长的眼睛顿时放出光芒，他身子立住，脖子拉长，少顷便朝着红木匣奔了过来：“小心！我来。”他亲手取出画轴，慢慢展开画面。画面已有些破损，褶破痕迹清晰可辨。画的是人物，收藏者、鉴赏者风格各异的印鉴盖满画幅的左侧。

“什么？吴道子！……”宝璠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他揉揉双眸，定睛凝视，没错，是吴道子！

“大人，要不要挂起来瞅瞅？”传事听差讨好地问。

宝璠眉目舒展地说道：“是好画！必定要挂起来，才能品出味儿。”

听差将画挂起。宝璠回到学士椅上，眯缝着双眼欣赏起来。论画，宝璠颇信奉宋代郭若虚的观点，认为自古以来，敏慧妙悟、精通高绝，为世人所尊重的画家，也就东晋的顾恺之，南朝陆探微，唐代被称为“南画之祖”的王维和被称为“百代画圣”的吴道子。这幅画正是吴道子的一幅“宫中仕女”，高髻云鬓，轻罗彩带，现半拉雪脯，一定是禁苑中收藏的稀世珍品！宝璠看了又看，爱不释手道：“这画，可比银子还值钱啊……这个胡雪岩真鬼！怎么会想到……我这个嗜好……”遂转向传事听差问道，“胡雪岩有什么话留给门子吗？”

“来人只说宝大人为国辛劳，胡老板几次想上门请安，又怕大人公务繁忙，不敢冒昧前来。”

宝璠捋须一笑道：“他不来比来还高明，他不说比说还厉害……好吧！我也不会辜负他之美意，将尽力成全。”

不几日朝房聚议，宝璠便主动向荣亲王提起西征军费的事。

“左帅请借洋款一事，不知王爷作何决定？有向皇上、太后启奏过没有？”

“还没呢，本来早想启奏，因为这海防、塞防之争过于激烈，才不得不延缓一些日子。”荣亲王这就算定了调了！这些人人都知道恭亲王的地位，正逐渐被荣亲王所取代。

醇亲王表态道：“现在情势已经明了，就不用再等了。左季高这么年纪，在新疆也够他受的了，早日替他解决了吧，不要再缓了。”

“我也这么想。可宝大人一向主张‘西饷可缓，洋款不宜’，我如果过分热心支持左季高借洋款，不是有唱对台戏之嫌吗？我可不想被某些人抓把柄哟。”荣亲王笑道。

“两位王爷的旨意，下官领会了。既然情势已经明朗，也就不必再在朝廷上争议。荣王爷只要奏请皇上、太后同意，由户部知照各省以及各国公使也就是了。”宝璠夹在中间显然有几分狼狈。

于是圣旨下，并无戏台子上那些“奉天承运”之类的话——

奉上谕：借用洋款，息银既重，各省关除划还本息外，京协各饷，更属无从筹措，本系万不得已之计。此次姑念左宗棠筹办军务，事在垂成，准照所议办理。嗣后无论何项急需，不得动辄商借洋款，至貽后果。钦此！

第三十七回 连环套胡相公频施巧计 单打一宝二爷大逞威风

一艘外国大客轮，乘风破浪航行在黄海上。这是从天津驶往上海的专船，由怡和公司经营。讨到准借洋款的谕旨，得意得似乎要飘了起来的胡雪岩就乘坐此轮返沪。

船舷上，三三两两的中西旅客在眺望夕阳下的海面。片片金瓯，被加剧涌逐的海浪撕成碎片，血色赤金在翻滚的海浪中闪烁。巨大的残阳，由明黄变成血红，它无际的光焰说收就收，说黯就黯。那血红的残阳顷刻被颠跳的海浪噬啮，终于整个儿沉没，就剩下了黑暗！

很意外，胡雪岩在客轮上遇见了索伦斯基父女。因伊犁问题中俄交涉数年，两国关系恶化，索伦斯基借口回国述职离开了上海，这一走就是四年。此番返沪，据索伦斯基说他已离开外交部，不再在沙俄驻上海领事馆任职，他现在经商，专做成套机器设备及军火生意。安娜在回国期间经历了一次短暂的婚姻，丈夫是个海军军官，婚后在一次与日本海军的战斗中阵亡。三十岁的她至今还是孤身一人，于是又随父亲重返上海滩。

得意归得意，胡雪岩并没有忘乎所以，他敏感地意识到这父女俩有点躲着他！尤其是安娜，这跟当年那个一心想嫁给郭庆春、天真烂漫的妙龄女子判若两人。胡雪岩有心想破解这个谜，遂暗中开始留心这父女俩。

天色黑了下来，似乎无所事事的安娜进了客轮二楼尾部的赌场。赌场里供应各色洋酒，设有轮盘赌游戏机，供旅客在漫长旅途上消遣。宝森高高地坐在特设的赌座上，大呼小叫道：“快押！快押上……一夜就成大富翁，良机莫失哟。”

中外旅客押上红红绿绿的筹码，轮盘赌博机的圆盘飞速转动着，在庄家“开啰开啰”的吆喝声中，轮盘最后停住，停在宝森押的这堆筹码边。宝森情不自禁地欢呼道：“好——我赢了！”庄家用一把精致的小银耙把押在其他方位的筹码统统扒走，加倍付给宝森大把筹码。

宝二爷捧着这堆“钱”喜不自胜，抓一把筹码又押在另一个方位上。胡雪岩又递给宝森一大把筹码，示意他尽情地玩，然后无声地走到安娜身边，亮出手中的一叠筹码问道：“想试试运气吗？”

“我的运气从来都不好。”安娜摇摇头，神情忧郁地说。

胡雪岩歪头打量着她问道：“那你是对赌场里的什么人发生了兴趣吗？”

安娜有些惊异地望着他，接着便坚决地摇了摇头：“不，没有。”

“你该不会对这位宝森二爷产生兴趣了吧？”胡雪岩轻轻笑了起来。

“胡先生为什么会这么想呢？”安娜用一口纯正的汉语道。

“你的眼神告诉了我！安娜小姐，你不会撒谎。”胡雪岩把手中的筹码朝着宝森的方向扔了出去，随后轻轻捉住了安娜一只手。

安娜的手指白皙修长，白得耀眼的手背上，淡蓝色的血管嵌在莹洁的皮肤下，猛看像一团“剪不断，理还乱”的发丝。指甲上搽了丹蔻。他在她的手背上轻轻拍了拍道：“漂亮但又明显缺乏血色的一只手，如果这只手里握着太多的秘密，那它就只有漂亮而不可爱了。安娜小姐，我们能找个地方谈谈吗？”

安娜点了点头。他们很自然来到了海风吹拂的甲板上，这里没有赌场的喧闹和浊闷，也没有衣香鬓影和复杂的颜色各异的眼睛。胡雪岩背倚栏杆问道：“我可以把你感兴趣的这个人的情况全部告诉你：宝家系皇族近支，家中就剩兄弟俩，其兄以保守、稳健著称，掌管全国财政，是能直接能影响太后的人。宝森刚满三十岁，干过候补知县，除了是皇族近支，他什么也不是。索伦斯基先生曾鼓励你去追是皇族的郭庆春，现在又让你注意这个皇族近支的宝二爷，这是偶然吗？”

安娜终于鼓足勇气道：“这的确是我父亲的安排，但我对这个宝二爷毫无兴趣，我从不欣赏赌徒！”

“谢谢你对我说了实话。”胡雪岩抵近安娜，声音低如耳语，“告诉你父亲，我想知道俄国对新疆问题的政策；打算怎么处理与那个所谓的‘七城之国’的关系；驻伊犁俄军的人数及装备；俄军下一步的军事行动及具体目标，就算是我给你们提供宝家情况的交换，你听懂了吗？”

安娜惊呆了，她没料到胡雪岩这么敏锐，这么有心计，也可以这么说，父女俩大大低估了胡雪岩的爱国心。安娜认识胡雪岩快十年了，只知他是个头脑精明、出手阔绰的大商人。他收买、笼络那些权要，全是为了经商，做更大的生意。这次邂逅，他们一起乘坐这艘客轮不过两天，他父亲——一个职业情报官的面目和意图，在不经意间就被这位巨商给戳破了！奇怪！简直太不可思议了！安娜努力想看清对方，黑暗中看不清他的脸，只有那双眼睛在夜空中熠熠生辉。

“我不知道，胡先生，不知道我父亲会不会同意？”安娜平静地说。

“我能把你的这句话理解为是你的有意推托吗？”

“不可以。因为我和你一样，是无意中卷入这个很严肃甚至是很严重的事件中来的。”

“‘严重’这个词用得很妙，所以我必须站出来，我是商人，但我首先是一个大清的子民。基于我跟索伦斯基先生有过商务交往的历史，因此我选择了‘交换’这个词。我们可以继续保持商务上的来往，而不要让事情‘严重’起来。”

“你真的这样想吗胡先生？”安娜的声音透着惊喜。

“信实通商，一诺千金。同时，作为商人，我也不想这件事横生枝节。”

“我们去喝点儿什么，好吗？”

“乐意奉陪。”

安娜挽着胡雪岩的手臂来到船尾餐厅，这里灯火通明，一支四人小乐队不间断地演奏着那些著名乐曲，加上用餐的多系外国人，餐厅里充满了异国情调。他们要了一瓶红葡萄酒，胡雪岩要了一份俄式炸去骨鲑鱼，土豆沙拉，安娜点了一份煎牛排、青豆泥、两个小甜点。小圆桌上，造型别致的仿古瓷瓶里插着一朵鲜艳的红玫瑰。他们面对面相坐，频频举杯。两人谈了很多自己的生活、上海、大清国的辫子和日本的少女。临分手时，安娜竟有些恋恋不舍地样子：“希望明天父亲同意和你见面晤谈。”

胡雪岩微笑着握着安娜的手道：“那接下来的旅程，会变得轻松有趣多了！”

次日上午，索伦斯基主动来找胡雪岩。此翁昨夜显然没有睡好，本来多皱的眼袋上面似乎又多了一道黑色皱纹。这个一向乐呵呵的前领事满脸严肃，首先申明女儿安娜跟“情报”没有任何关系，只不过是利用女儿去打听一些消息，特别是跟那些欧洲人打交道的时候。

胡雪岩提议让安娜也参与这次见面，没别的，因为安娜的中国话比他爹强一百倍。

“胡先生必须保证，如果将来问题‘严重’，她不可以有关，她对你们上海十分依恋才又来了，她不可以有关！”

胡雪岩老半天才闹懂索伦斯基这段拗口的话的意思，如果将来出现“严重”情况，都必须保证不涉及安娜，都与她无关！显然，这个俄国老毛子知道胡雪岩的神通。直到他郑重做出承诺，索伦斯基才把女儿叫来，权且充任翻译。

沙俄占领伊犁后，立即和阿古柏签订了“通商条约”，承认阿古柏为“哲德沙尔”领袖。俄国则在“七城之国”取得了一系列特权，实际上把“七城之国”变成了它的附庸，向其提供了大批军火物资。阿古柏派亲信哈吉·托拉访问俄国，受到沙皇亚历山大二世的接见，并邀请他参加阅

兵典礼，又送了一批新式武器。清政府虽多次派人在新疆、现在又改在北京与俄国驻华公使渥涅柯里谈判归还伊犁问题，但俄国绝不会归还。它将以伊犁为依托，拓展、占领整个北疆。有阿古柏在南疆挡着，俄国占领北疆就只是个时间问题。

索伦斯基提供了驻伊俄军的部队番号、武器装备的详细情况。俄军、包括阿古柏的军队，不仅用上了便于荒漠作战的野炮，还配备了大口径加农炮，它一发炮弹重达二十七公斤。俄国士兵改用了新式步枪，一次可以连发七颗子弹。此外，还有斯宾塞喷火武器、大功率一米五爆破筒……

胡雪岩暗暗吃惊：难怪土城之战失利，叛军竟拥有如此先进的武器！而左帅屯垦戍边、加紧训练、绝不贸然出战的战略是何等高明啊！听他介绍，俄国的武器似乎比英、德的武器还要领先，而且更适合沙漠作战，何妨买些试试？胡雪岩绕了一个圈子，问索伦斯基听没听说过漕帮、青洪帮什么的？

索伦斯基连听中国话都这么痛苦不堪，哪能清楚江湖黑道的事？胡雪岩于是大谈了一通无孔不入的江湖黑道，三刀六眼的青洪帮，横贯南北的青皮水手，撬子、崂子的码头、山堂，把个他说得一愣一愣的。安娜听的脊背发凉，不断地问“这是真的吗？”

胡雪岩担心火候不到，现场表演了一番，说自己也算有一只脚踏在江湖这个圈子里，但因“海底”太深，谁也没法把江湖吃透，他实在担心索伦斯基先生的所作所为已被江湖掌握，在上海已安好“套子”等着他！

有道是百姓怕官、官怕洋人、洋人怕百姓！索伦斯基知道中国的老百姓不好惹，顿时有些紧张，问道：“会有麻烦吗？”

“当然！恐怕还是大麻烦。”

“有什么解决的办法吗？”索伦斯基问。

胡雪岩拿出一副作难的样子，用一只手揽住安娜的腰，把她往自己身边拢了拢，勉强笑道：“我充其量做个安娜的保护神，毕竟她是女流之辈，在租界也远没有你这个领事那么打眼。”

“胡先生既然提出这个麻烦的问题，肯定已经想到了解决的办法。”索伦斯基可不傻，目光不经意地在他那只手上瞟了一眼，心里想这算什么条件？安娜早就改了姓了，这纯粹是你俩的私事，跟我这个当爹的有什么关系？

胡雪岩揽着安娜的腰走到索伦斯基面前，举起另一只手，在他肩头一拍道：“嗨，你可别把我追求安娜当作条件。你知道我跟江湖有些联系，那纯粹是为了生意上的方便，换句话说，我在江湖上没有根基，你懂吗……不是没有脚后跟站不稳，哎哎也有这个意思，安娜，你跟你爹

解释。”

胡雪岩说他在江湖上并无根基，也不清楚其中黑幕。但他认识江湖上一两个叱咤风云的人物，譬如有个叫尤五的，他妹妹就夺走了安娜前些年看准的一个目标——郭庆春，焉知这里面没有江湖黑幕？而尤五这类人重实际，不问你姓什么，就重你干什么！我介绍你跟他认识很容易，但你要想继续在上海滩待下去，就必须做两面人，拿出点实际的来，让尤五这类人看得见，摸得着！

“什么是两面人？是皇宫里那些去势的太监吗？中国语言太复杂了，中国人的思维太奇怪了，我永远弄不懂，为什么一个男人要去宫里做太监？”索伦斯基被胡雪岩绕得一头雾水。

“这个我也弄不懂。”胡雪岩希望他能拿出一点实打实砸的行动，把俄国最新式的武器卖一批给西征军！

那父女俩都吃了一惊，用发蓝的眼睛怔怔看着胡雪岩，胡雪岩没事人一般嗑着瓜子。

安娜急急打破了沉默道：“别开玩笑！”

索伦斯基总算反应过来，急扯白脸地叫道：“把俄国的新式武器卖给中国军队去跟俄军交战，那我不是卖国吗？”

“你是商人，只管卖机器、武器，不管卖国。”胡雪岩微笑着回应。

“不可能！中俄关系现在这么僵，正在发生领土争端，俄国的新式武器不可能卖给中国！”索伦斯基走来走去神情恼怒地挥舞着拳头，像一头生气的兰德累斯白公牛。

“但可以卖给英国，或者中国的近邻印度。”胡雪岩用微笑回答，并把征询的目光投给安娜，争取支持者。像这类通过第三国买卖武器的小技巧，谁不会玩？

索伦斯基总算明白过来了，陡地站定，挺直并不高大的身躯，扬起下颔，用略带嘲讽的眼神盯着胡雪岩，心里说：你绕了偌大一个圈，拉扯出那个的确是神秘莫测的江湖，原来是打俄国新式武器的主意！只是我索伦斯基并未被吓破胆，我不理睬你那个江湖，你能把我怎么办？嘿嘿！

“看来索伦斯基先生不想赚这个钱，不想跟我做这笔老大的军火生意？”胡雪岩依然微笑着说。

索伦斯基缓缓挺直着身躯，约略提高了声音道：“我很欣赏胡先生的爱国热忱和良苦用心，对于中国神秘莫测的江湖也表示敬畏，我一定会在商务上保持和胡先生的密切合作，除了俄国的新式武器，其他任何生

意我都愿意跟您谈。”

胡雪岩嘻嘻一笑，模仿索伦斯基也耸了耸肩道：“那就先这样了，不过，眼下我只对你们俄国的新式武器感兴趣。”

此时已到午餐时间，胡雪岩预定了四份饭菜，两份西餐两份中餐，并让侍应生送到了船舱，准备为双方的合作小酌一杯。索伦斯基礼貌地告辞道：“胡先生事先没有通知我们共进午餐，我们就不打扰了。”

他正要迈出舱门，宝森举止夸张地把门堵住了，他手中提着一口笨重的皮箱，冒冒失失地冲索伦斯基道：“你就是那个索伦斯基？别忙着走！这是你的皮箱吗？”生生把索伦斯基堵了回来。

宝森在舱房中间把皮箱放下，打开，尚未开口，索伦斯基就已咆哮起来：“你凭什么动我的东西？你居然把我的皮箱弄坏了，你这个混账猪猡……”他挥舞双拳朝宝森扑了过去，突然感觉腰间被一个硬邦邦的东西抵住了。前扑变成了惊慌失措的后退，咆哮化成了张口结舌，索伦斯基本能地举起了双手，定睛看去，宝森手里握着一支毛瑟枪——是他藏在皮箱里的防身武器。

索伦斯基此番是真的把眼睛气蓝了，他暴怒地骂了一句“猪猡……”哪知宝森“咔嗒”一声打开机头，手指搭在扳机上，枪口对准索伦斯基的胸膛。索伦斯基吓得浑身一阵哆嗦：“我是外国人，我是外国人……”一屁股跌坐在床沿上，动都不敢动。

“外国人了不起啊？老子还是皇上……他家的亲戚。毙了你，顶多到宗人府里关上三个月还要人侍候我……”宝森把枪机关上，咕哝着，“不看你是外国人，老子早敲掉你两颗门牙。这是什么？”他把毛瑟枪在索伦斯基眼皮下晃了晃。

“这是外国侨民防身用的武器。”索伦斯基中气不足，色厉内荏。

“皮箱里呢？”宝森一声暴吼。

“我抗议！你没有资格……”

“我是皇帝的亲戚，我没资格谁有资格？‘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不服气是吧？行，那就撇开皇亲这层关系，鄙人是刑部大堂巡捕营二等捕快、世袭罔替正七品恩骑尉，老子管你个正着！你私藏发火武器，皮箱里藏着朝廷明令禁止的电报机，就凭这两条，我就可以拿你！”宝森恶狠狠地打断了他的话。

“宝先生，请别忘了这是怡和公司的轮船，它是英国船，你是中国捕快，你不能在这艘船上行使权力！”安娜振振有词，但她发现这位宝二爷不好惹，同时也预感到自己这条理由的糟糕。

果然，宝森一声怪笑道：“英国船？可它走的是大清的海你知不知道？你说海大还是船大？”他几步踱到安娜面前，眼睛鼓得像算盘珠子，“你说的我在这艘船上不能行使权力？那我行使给你看看……”他旋风般冲到索伦斯基面前，指手画脚地叫喊起来。

索伦斯基目瞪口呆地看着他，觉得莫名其妙。别说是这两个外国佬，就连胡雪岩也闹不清他在叫嚷什么。原来宝森用的是满语！他嚷着嚷着，突然朝着索伦斯基劈面一拳，鲜血从他嘴里、鼻孔里直喷出来。没等索伦斯基反应过来，宝森抓住他一只胳膊用力一拧，索伦斯基嗷叫着立刻双膝着地，将那张痛苦扭曲的脸抵在膝盖上，周身一阵痉挛。

安娜欲上前制止，胡雪岩把她一拉，声音低沉而又坚决：“最好保持安静，这样才不会再有麻烦。难道你没有看到，连我对他都是毕恭毕敬，拿大把银子给他花？你在租界以外的地方撞到他的枪口上了，加上中俄两国交恶，边境陈兵、准备打仗，他没动刀动枪还真看在你是老外的分上！”接着，便给她讲了皇帝、紫禁城，皇亲国戚体系。

正巧两位穿制服的轮船保安走门口经过，宝森叫住他们，他们显然认识这位趾高气扬的皇亲，立正站定听他吩咐。宝森道：“这位自称来经商的索伦斯基先生，带有大清明令禁止的武器和电报机，有违律法。在我询问他的时候又拒绝回答，表现很不友好。我决定拘捕他。麻烦你们把他押回我的房间，本巡捕诚请轮船保安部对他加以审讯，弄清他去上海的意图。”

两个保安举手行礼，将索伦斯基押了出去。索伦斯基乖乖的，不作任何申辩，嗒然而去。宝森走到安娜面前，手指头差不多触着了她的鼻尖道：“你也是嫌疑犯，从现在起，最好跟我规矩点！如果姓索的问出了什么问题，你们不用下船，就跟我坐这条船回北京去，到京师再详加刑讯。姥姥的，我在这儿不能行使权力？哼！”说罢，拎起皮箱，斜安娜一眼走了出去。

安娜追到舱房门口叫了一声“宝森先生”，便缓缓退了回来。略作思索，她布满阴霾的脸上开始出现晴光道：“胡先生，我想父亲不会有事吧？”

“那要看索伦斯基先生是不是愿意配合，还要看宝森的心情。”

“依你看，最坏的可能会有什么样子？”安娜对胡雪岩的轻松报以浅浅一笑。

“这很难说，安娜小姐。”胡雪岩微笑着看定她，显然，这个女人比她的父亲要明智得多，谁叫索伦斯基小觊大清国皇亲宝二爷呢？“但如果宝森向报界发表声明，怀疑索伦斯基先生是间谍，并且不许你们下船那也够糟糕的了。”

其实，索伦斯基是因为未能有效地阻止中国军队西征，在国内受到

广泛的批评才被迫离开外交界的。改作情报工作并非他的自愿，是沙皇认为他久驻上海，比较熟悉中国的情况罢了。

“我将说服父亲，尽量使事情变得不那么糟糕！”

傍晚，安娜又来到胡雪岩下榻的舱房，邀请他共进晚餐。晚餐的气氛很好，她不知不觉把“您”的称呼换成了“你”。晚饭后餐厅举行舞会，当他牵着她的纤纤玉手步入舞池的时候，男人投给他一片艳羡的目光。特别是那些碧眼黄发的白人男子，恨不得把这个耀眼的纯白色尤物从这个保养得很好的中国男人的怀里抢走。船上的女人太少，大海和轮船单调的背景，使漂亮的安娜成了一个瑰丽的发光体，耀眼地夺走了男人的眼球！

这是一个疯狂的夜晚。胡雪岩获得又一个堪称辉煌的胜利，安娜因为自己明智的选择而身心愉悦。他们一遍又一遍相互亲吻，疯狂地胶合在一起，谁也不放过谁，谁也不敢稍有懈怠……

上谕准借洋款而且仅限于西征，胡雪岩竟然把宝璠的弟弟宝森接到上海，这让邵友濂如同看到邻居在自己的屁股后头捡到一颗又一颗金豆豆，怎么我觉着是屎人家捡着是金呢？他在萃丰楼定了一桌京津大菜，专门为宝森接风，并请郭庆春、胡雪岩作陪。

邵友濂举杯道：“今晚，一是为宝二爷接风，二是欢迎雪岩兄凯旋。雪岩兄此次不辱使命，仰沐天恩，终获谕旨准借洋款，如此上海的底气也就更足了，下官的胆气也就更壮了，将来江海关解付协饷，也就师出有名、理直气壮了。”

几个月前你还龇牙咧嘴一副要吃人的样子嘞！胡雪岩心中骂着，嘴上却客套地说了一些欢迎宝二爷、感谢上海道之类的话，还有意压低声音道：“告诉邵大人一个小秘密，其实也算不上什么秘密，宝大人还是刑部派出的秘密巡捕使，专门负责调查、侦讯有关朝廷安全的事。”说着，便把宝森在怡和海轮上如何拿获俄国间谍、迫使他同意向中方提供新式武器的经过备述了一遍，说完又起身举杯道，“宝二爷精思缜密，胆大心细，立此殊功，雪岩借花献佛，敬二爷一杯！”

宝森不是个糊涂蛋子，且大得胡雪岩恩惠，表示谦逊道：“此番立功，主要得胡大人策划、庙算之便，我不过协助胡大人行事而已，我们同饮此杯吧。”大家叫好，二人遂同时尽饮此杯。

郭庆春会意，故意沉着脸道：“贤弟此来，一定要把江南制造局欺瞒上方、购买大宗伪劣武器，造成西征首战失利的事情查个清楚，不能便宜了那些贿行贪利之人。”

朝堂之上，左、李之争李中堂渐占上风；有关兴办洋务、实体，弊端种种岂止江南制造局一家？“破枪爆炮”案在李鸿章一通臭骂之后，他老人家早就于暗中平息。邵友濂自有应对之辞，起身道：“此事下官已奉

李中堂垂训，将姜石林贪利渎职经过查明，待我向宝大人详细禀来……”于是将制造局无枪、姜石林被骗情形说个详细，把自己推得一千二净。

郭庆春见邵友濂丢卒保车，正要开口，胡雪岩大度地一挥手道：“事情过去有年头了，石林兄贪图小利，上了洋人的当，行事不够谨慎而已，且已遭受撤职查办的处分，请宝二爷网开一面，就不要再追究姜石林了。”

胡雪岩要放姜石林一马，不光邵友濂，就连郭庆春也觉得纳罕莫解：倘借机将江南制造局经营、管理混乱的黑幕调查清楚，对权势日隆的李鸿章不啻当头一击……邵友濂瞟胡雪岩一眼，更将替宝森接风的用心发挥到极致，再次举杯道：“这次宝二爷能光临上海，下官深感荣幸！希望二爷在上海好好看看玩玩，有事但请吩咐。今后，上海仰仗宝大人和二爷的地方和时间还多呢。”

“今后你们有事要上北京找我哥，可先通过我。不久前我听我哥说，如今两江总督的位置空缺，有人提议让曾国荃担任，我哥不同意，说曾国荃嫌西北太苦，不肯去，如果再换富庶的两江给他，难以服众！朝廷以后用人就难了。”宝森当真就顺着竿子爬了起来。

邵友濂老于世故：“知道，知道！朝廷想让曾国荃去换回左宗棠，让左公担任军机大臣或两江总督。六十多的人了，尚在边境行军作战，也太苦了，应该让他退休养老了。”

快了！西征军准备大举进军新疆，阿古柏即将寿终正寝，就等我这批武器了！胡雪岩心想。

第三十八回 游杭州宝二爷春心漾漾 定北漠梁书办气息奄奄

胡雪岩一边陪宝森游逛、看西洋景，一边和英国汇丰银行、麦加利银行和日本正金银行签订大宗借款合同，购买新式武器、弹药及军需装备，并源源不断运往西北，一时西征军军威大壮！同时，他又受左宗棠之托，遴选了数名外国纺织专家，由他带领，参观了洋人设在上海、松江的机器纺织厂，参与日本东棉公司在沪两家纱厂的筹建，并与外商商定有关呢纺设备，准备在甘肃兰州的贺兰山下建厂，在风吹草低见牛羊的地方见机器……

白娘子找许仙借伞的时节，胡雪岩陪宝森来游杭州。此行他还有一件事，就是挑选一些有经验的蚕农、稻农、菜农去西北传授养蚕、植稻、种菜的经验，在天苍野茫、风沙漠漠的塞上兴建起一片片“小江南”。

那宝森倒不托大，依照民间规矩来胡府拜望，在堂上见到胡母，口称：“晚辈宝森拜见胡老夫人！”

他欲下跪行礼，胡母连忙伸手来扶：“不敢当！老身不敢当，宝二爷是皇家贵胄，别折杀我老太婆了。”

“这是祖传的玉如意，恭祝胡老夫人吉祥如意、健康长寿。”宝森鞠躬，献上带来的礼物。锦匣中是一柄青玉如意，胡雪岩在一旁接过，再三称谢。

移时，胡雪岩几房妻妾及女儿荷花、荷珠鱼贯而出，与宝森相见。

胡雪岩介绍道：“这是贱内素娟、芙蓉、罗四。”

“二爷，万福！”大太太、芙蓉、螺蛳一齐施礼。

宝森不由得吃了一惊，那穿戴、那打扮，那衿衽行礼、环珮叮当，与宫闱内廷有多大差别？

胡雪岩继续介绍：“这是女儿荷花、荷珠。”

“荷花、荷珠拜见宝二爷。”两位少女如玉树临风，蹲身纳礼。那声音如娇莺银铃，悦耳动听，宝森拿眼一瞟，眼珠便定在荷花身上不动了。原来江南女子原比别处女儿灵秀活俏。况值仲春，裘棉早褪，那荷花身穿乌波锦浪底银白卷花云十八镶窄袖大褂，系着一溜水泻百褶，身上该凸的凸了，该凹的凹到极致，体态风流，面如梨蕊，粉妆玉琢一个美人坯子，如何让人不痴？荷花羞得满脸通红，低垂了粉颈，不知所

措。胡雪岩说道：“你们进去吧。宝二爷，请去听雨轩喝茶。”

两个女儿听了，风摆弱柳一般回后院去了。那宝森拿目光送荷花至月洞门，半晌回不过神来。

听雨轩此时四面槛窗高启。轩内隔不多远，便将榻扇尽行撤去，使轩内与轩外回廊连成一体。晴光、绿意豁朗而入，花媒蝶使去去来来。

那宝森要到回廊上品茶。一张精致的花梨木雕矮几，两个蒲团。丫鬟送上茶点香茗，胡雪岩道：“这是杭州最好的龙井茶，而清明之前采摘下的嫩芽，一叶一尖，状如‘旗枪’，称明前茶，更是龙井中的极品，诚所谓‘一尊斜日下，独为古人留’！”

宝森呷了一口，果然奇香，其爽无比，不由得称赞道：“唔，好茶，好茶，真是玉液仙露！杭州真乃人间天堂，有这么好的茶，又有这么多仙女，我看胡老板的宝眷一个个美艳动人，真是福分不浅哪。”

“那宝二爷就到天堂寻一位仙女结为良缘呀。”胡雪岩心中不觉一动。

宝森故意叹了一口气道：“我怕没这个福分。不瞒前辈，我宝森虽然三十出头，却从未婚娶。因小时候订了桩娃娃亲，孰料女方暴病身亡，算命的说我命中克妻，不宜早婚。三十之后，方能成家。今年正好三十，是该考虑这件大事了……”

胡雪岩听话听音，不住点头称是。

这日游西湖，宝森又称赞荷花生得福相，体态风流。

夜来回到家中，胡雪岩径直来到楠木厅楼上，找大太太素娟商议此事。

素娟连忙端过参汤服侍他喝下，心疼地说：“看你累成这个样子！雪岩，这几年你可见老多了。”

“是啊，可有什么法子呢？人到了这一步，你想歇下来别人也不让。这几天陪宝二爷游西湖，他游兴那么高，我能冷落他吗？……素娟，我有个事想跟你商量，荷花不是在杭州物色不到门当户对的适合人家吗？就让宝二爷做我们的乘龙快婿如何？”

“什么？让荷花嫁给这个北方佬？年纪也相差一大截呢！”素娟大吃一惊。

“年纪有什么？年龄不是婚配的障碍……”胡雪岩拖长声音道。

“那……”素娟欲言又止。

胡雪岩瞧她那吞吞吐吐的样子，故作不悦地挥挥手：“有话你就说。”

素娟稳了稳神，斜胡雪岩一眼道：“我说出来你可不兴笑话我，女人家头发长见识短，又跟外头少打交道……”

胡雪岩叹了口气道：“可别说，你们还真在这深宅大院里养‘熊’了，想到什么，你就直说吧！”

“听说北方人那方面特厉害，弄一回女人就要死一回，又不懂得体贴女人……当然我不是说宝二爷就是那样子。可荷花嫁到北边去生活能习惯吗？生活不习惯，又摊上个不知冷不知热的男人……再往后走，人老珠黄，男人那方面劲头不减，今日娶个七房，明天纳个八房，外头不知哪儿还养着个小妖精，那不是把咱女儿给坑了吗？”

胡雪岩似笑非笑看定她道：“你不是拐着弯说我吧？”

素娟勉强笑道：“并没有想到要说你，没想到说着说着就衬到你了。我们说有什么用，连老太太都管不了你。反正我是想开了，你娶八房也好，你娶十房凑足十二金钗也好，你在外头有人照顾着，怀里有捂的，灶上有煮的，我少操些心少淘些力有什么不好！”

胡雪岩抚掌笑道：“你能这么想就好。我胡雪岩富可敌国，就是仰赖天恩，仰赖皇帝老儿和他那帮臣下发了财，他们是我的太阿山，我是他们脚下——奴才！不，满人才有资格自称奴才，我不过是微臣的微臣，下贱奸商一个！唯独在漂亮女人这一点上，我比他皇帝还自由，比他皇帝还受挟制！”

“那就让荷花嫁给这个北方人？”这些话素娟不大听得懂，更不会劳神费力去思索，她是个没甚主见的女人。

胡雪岩又冗叹了一声道：“你别看不上眼，只怕高攀不上呢。宝家可是皇族近支，他哥哥是掌握全国钱财度支的大主管，是当今荣亲王的智囊。荷花嫁给了宝二爷，那才是真正跳进了龙门。到北京住进尚书府，我生意上有什么事，还可通过女儿去同宝大人说呢。”

“这件事问问女儿再说吧。”素娟仍兴致不高，她掩嘴打了个呵欠道，“困死了，睡吧。”

次日是杭州府柳大人陪宝森游九溪十八涧。利用这个间隙，胡雪岩到药店与刘不才、罗家驥议事。刘不才报称已赶制“胡氏辟瘟丹”“诸葛行军散”数千件发运兰州。最近，根据古方新研制的“立马回疔丹”“紫雪丹”，对治疗创伤、疮疗、镇惊通窍有特殊疗效。只是其中有几味原料药价钱昂贵，熬药的工具有需用金铲银锅，禁忌铜器、铁器。

胡雪岩毫不犹豫道：“只要西征需要，金铲银锅也立即购买，赶紧投

入批量熬制。‘采办务真，修制务精’，这是我一贯提倡的原则。只要制出好药，就要不惜工本。”

“说到药材质量，我也不避讳，这次家驢亲自带人到东北采购人参，不光价格贵，而且质量也不如往年。还有，我们‘雪记’的‘全鹿丸’‘参茸丸’，外头好像也有些闲话。”刘不才还是那么难开笑脸，他转身从药柜里拿出一批人参交给胡雪岩验看。

罗家驢有些冲动地说道：“二叔您不知道，今年东北边境受战事影响，上山挖参的人大为减少，人参的价格一下暴涨。我好不容易东奔西走，尽量压价，才采购到这批正宗东北野山参。”

“家驢年轻气盛，说话不知轻重。二叔当着你我的面告知人参的事，也是对店负责，对你的爱护。你万里奔波去东北采购，正是为了药店好，为了让二叔能研制出金不换的好药，大家只要这么一想，心头的芥蒂不就一风吹走了吗？走，我们去鹿苑看看。”

胡庆余药店旁，有一个“鹿苑”，豢养着不少梅花鹿。时常有路人、顾客来此赏鹿，还有人向鹿群投食。胡雪岩、刘不才、罗家驢来到鹿苑，罗家驢介绍道：“‘鹿苑’里养了一批我从东北买回的梅花鹿，向顾客展示我们的‘全鹿丸’‘参茸丸’，全是用这些真鹿为药材制作的。”

“庆余堂的‘全鹿丸’‘参茸丸’全用这些真鹿为材质，你们相信吗？”胡雪岩转身向那些围观者问道。

有说相信的，也有半信半疑不吱声的，还有人道：“这怕是个花花招牌，做个表面样子。其实，‘全鹿丸’‘参茸丸’里哪有鹿茸、鹿血，只怕连根鹿毛都没有。”

胡雪岩捋须一笑道：“二叔，家驢，你们听听！戒假戒欺，一定得让顾客知情！为了让大家看看我庆余堂是不是用真鹿入药，以后宰鹿，先当抬鹿游街，鸣锣宣告，再当众宰杀。”

次日，杭州大街上，当真就出现这么一幕——“铿锵”两面大铜锣开道，后面四名壮汉抬着一个木架，上置梅花鹿，街道上一时人群熙攘，不少人闻风前来观看。拥拥挤挤，随着这锣声，抬鹿队伍来到西湖边一块空地上。屠夫当众宰鹿，放出的鹿血，用一洁净盆子盛接，刘不才当众投下其他药料，围观者顿时报以掌声。

胡雪岩趁热打铁，亲自执笔，在胡庆余堂立了一块“戒欺”匾，全文如下：

凡百贸易均着不得欺字，药业关系性命，尤为万不可欺。余存心济世，誓不以劣品代取百利，惟愿诸君心余之心，采办务真，修制务精，不至欺予以欺世人，是则造福冥冥，谓诸君之善为余谋亦可，谓诸君之善自为谋也亦可。

光绪二年春天，经过数年精心准备，又获胡雪岩发运兰州全套新式武器装备的西征军兵分三路，进军新疆。西征军绕过阿古柏主力集结的南疆，直插北疆，一路势如破竹，仅大半年光景，就收复了北疆大部分领土。侵占了准噶尔西部的沙俄军队，由于受到陕甘守军的钳制，不敢贸然出动，只好眼睁睁看着左宗棠回师南疆，把阿古柏关起门来打！

此时，全军上下，无人不佩服左宗棠数年厉兵秣马，苦心孤诣要建造一支六万人的军队的战略。

胡天八月即飞雪，况值隆冬，这里更是地冻天寒。眼前，雪原冰川，茫无际涯，天上没有飞鸟的踪影，地上没有枯草的痕迹，除了呼啸的西北风，一切都陷于死寂。稍远，连绵不绝的冰山在凛冽的寒风中肃立不语。群山裹着厚厚的冰甲，瑟缩、战栗，惨白如带死容，仿佛生命已经冻结，僵冷的意识里只剩下空白，永远苍茫的空白。

梁冰玉在一片马嘶声中醒了过来，颠簸的马车已经停住，不，她感觉整个行进的队伍都停了下来。军马不安地打着响鼻，不时传出一两声嘶叫，有的士兵开始跺脚，那嘹亮的响声似乎有传染性，顷刻便轰响成一片。偶尔，狂风会卷起车门上厚厚的棉布帘子，她可以看到用油布裹着的重炮、加农炮，有穿着厚棉袍的士兵在清扫油布上的积雪，还有士兵用探条捅枪管，防止雪花飞进枪管里去。又是一阵剧咳，天哪，她连门帘卷起透进车厢的这一点点风寒都已承受不了，难道真到了弱不禁风的地步？

突然，一股腥味直冲喉间，梁冰玉忙使手绢接住。鲜血！殷红一团，沥沥拉拉沾在手绢上。她忙把手绢角折过来将鲜血盖住，死命捏在手中。千万不要让大帅看见，这个时候绝不能让他老人家分心！

军医说她患有“肺痿”之症，春季大军出征时已很严重。然而，这些年来左大帅已经习惯了她的照料，再说，只有跟随大军驰骋，才有可能找到流放的父亲啊！

现在，无论白天乘坐马车，还是夜晚在营帐里睡马车床，她都只能半躺半卧，如果倒下去，她的呼吸就上不来了……

看见了，左大帅骑在马上，对照地图，环顾四周，他的身后是辎重营。长长的马队，马背上驮着各式各样的军需物资。如果没有万里之外胡雪岩的调度奔波，大半年就想取得这么辉煌的成果是不可能的！梁冰玉很清楚，左大帅之所以犯兵家之忌，在风雪弥漫的天气中兵指库尔勒，是因为他得到密报，驻伊犁俄军统帅考夫曼悄悄派出一支队伍占领了苏约克山口极西、阿赖岭以南的多个据点，建立了沙俄军队与阿古柏七城之国的一条联系通道，还派出以普尔热瓦尔斯基为首的考察团和以库罗巴特金为代表的特别代表团赶到库尔勒，让库罗巴特金和阿古柏签订所谓“俄阿边界条约”：阿古柏承认俄军占领新疆的合理性，然后沙俄

再逼大清承认这个“既成事实”。如果这个条约签订，今后的麻烦可大了！

“我们迷路了！”派出的探马及傅晶都这样报告。

“眼看就可直捣阿古柏的老巢，没想到在这片山隘里找不到通道。”左宗棠有些焦躁。

傅晶压低声音道：“大帅，我觉得这儿很有可能就是那个自称‘黔首老人’所说的魔鬼谷。阿古柏正是利用这里迷魂阵一样的地形掩护他的大本营，我们只要找到进山之路，就能通过山隘，直扑他的老巢。”

“风雪太大，天寒地冻，命令士兵原地休息，生火造饭。探马再探！”

傅晶答应着去了，并告诉左宗棠附近就有个山洞，，他已安排侍卫在洞里生火了。

暴风雪在子夜时分停息。一轮明月出现在大漠之上，冰雪相衬，月亮显得特别大、特别亮。天高，野阔，山野寥廓，凄清奇寒，冰凌百丈。一顶顶帐篷如草原上的蘑菇，只有不时传来的号角之声，打破大漠旷古的宁静。

山洞里，左宗棠望着火焰在沉思。火光映着梁冰玉清瘦、苍白的脸颊，脸上已没有一丝活气。随着温度升高，梁冰玉慢慢睁开了眼睛。

“冰玉，你终于醒过来了。”一直守候在她身边的左宗棠，脸上浮起一丝笑意。

梁冰玉无力地点头道：“大帅……只怕是回光返照了……”

“冰玉，别这么说！你这么说老夫会更加难受，我对不起你呀！冰玉，你一直随我征战，日夜辛勤地照顾我，帮我料理了那么事，可我对你的关怀太少了，太少啦……”说着，左宗棠不禁滴下泪来。

“大帅，你怎么哭了？大帅你不能这样……”看见左宗棠越哭越伤心，梁冰玉抖抖索索去掏手绢，猛想起自己的手绢不能用了，便努力投给老人一个温婉的笑，像哄孩子一般，“大帅，我给你念一首我的近作，你给评判评判，好吗？‘大帅龙驹掣电开，牙旗高拥白登台。前军未出飞狐道，已报先平虎穴回……’”

诗没念完，她就无力地闭上了眼睛，那最后一句，是她阖眼徐徐吐出的，虽则气若游丝，仍然余音袅袅。

左宗棠握住她一只手，止不住老泪纵横：“冰玉，诗品如人品，你写的小诗越来越有丈夫气了。”看到她枯瘦的手指，清瘦、美丽的面颊上，

苍白得没有一丝血色，她的病显然已有时日了。左宗棠益发觉得心里难受：日理万机，却忽略了身边最近的人！他深邃的目光盯着大漠，盯着士兵，却很少落到这个气质如兰、才华卓绝的书侍身上。

就在这时，傅晶领着一个完全是哈萨克装扮的老人来到山洞。他裹着破羊皮，戴着破毡帽，一大把花白胡子，一张满是皱纹又黑又干的脸。

“禀报大帅，这就是那个把消息写在桦树皮上、托士兵转交给您的‘黔首老人’，他熟悉这一带地形，愿为我们带路。”

左宗棠谨慎地审视着这位老者问道：“哦，你是哪族人？”

“我是汉人，是二十多年前被流放到边陲的官员。左大帅，我在风雪边疆苦熬苦等了近三十年，终于盼到能为朝廷效力的一天了。”

也许是冥冥中有一种力量，听到老人的声音，昏迷中的梁冰玉，突然睁开眼睛费力地寻找老人。

“哦，你是哪里人？姓甚名甚？”左宗棠问。

“我是云南大理人，姓梁，名璜……”

“父亲……”幽幽响起的喊声，那是梁冰玉竭尽全力的叫喊。

老人茫然四顾，才发现躺在羊毛毡子上的梁冰玉，左宗棠急切地俯下身，手指着老人道：“他，就是你的父亲？”

“是，父亲……”梁冰玉无力地点头，两颗清亮的泪花，缓缓从她的眼角溢出，挂在她长长的睫毛上。

梁璜弯下腰，这才看清梁冰玉。“啊”了一声，不敢相认，怀疑自己是在梦中。他久久地凝视着女儿。四目相对，五内俱焚，一别近三十年，人世多少沧桑。他被发配新疆时，冰玉还是个小姑娘，他只能从现实的冰玉身上，去寻找妻子的影子。直到梁冰玉的嘴唇蠕动着，再次叫他“父亲”，老人才狂喊着：“冰玉！我的女儿”一把抱住了她。

“父亲……我终于……找到你了……”梁冰玉含笑进出最后一口气，头一歪，永远闭上了美丽的眼睛，死在遽然相见的父亲怀里。

那口多次被左宗棠用脚踢着、叫喊着“扔掉”的棺材，装敛了瘦削的梁冰玉。四匹马拉的马车，上面搁着这口棺材，跟随着行进的队伍，由梁璜引路，直捣阿古柏的“城堡”。

阿古柏的城堡修得十分坚固，军需物资充足。库罗巴特金率特别代表团赶到这儿，同病中的阿古柏接触，大清军队便旋踵而至。

梁璜流放库尔勒近三十年，收集了大量资料，对阿古柏城堡的情形更是了如指掌。他指向哪里，野炮、加农炮就把一颗颗炮弹撒向哪里，阵阵呼啸，片片火光，团团浓烟，直到把整个城堡摧毁！

库罗巴特金见势不妙，挟持阿古柏逃离城堡。左宗棠乘势挥师南下，在达坂城、托克逊、吐鲁番三战告捷。阿古柏仓皇北逃，最后自杀身亡。英、俄立即扶植阿古柏之子伯克胡里在喀什称汗，继续与大清对抗。光绪三年冬天，左宗棠第六次率兵出征，一举攻克喀什，伯克胡里下令放火烧城，裹挟居民五千余人和大批牲畜向俄境逃窜。不久，另一路清军再次收复和田，处决了叛军首领金相印。至此，清军收复了除伊犁地区以外的新疆全部领土。左宗棠在表彰胡雪岩的功绩时，向朝廷报告说：“新疆底定，援其功绩，实与前敌将领无殊！”

胡雪岩的功劳既与前方厮杀的将领没什么区别，那就应该给予奖赏！但同时，也有人在西太后面前密告胡雪岩“奸商谋利”、“病国蠹民”。朝廷不得不派工部侍郎端政赴上海调查。但端政一到上海，迎接他的，有同样也是皇亲的郭庆春和宝森；侍候他的，洋女人有安娜，交际花有林翠翠，富家姬丽有巧珠。待到胡雪岩公开出面，送他一台留声机和一块金表时，不光端政，连邵友濂的目光都直了。这等经不起诱惑的重臣来调查什么案子，那案子还能有个结果？

第三十九回 辯朝堂雪岩走马紫禁城 憎机括芙蓉锁困红芸院

气象森严的乾清宫，文武百官齐集金銮殿，共议朝政。“正大光明”匾下，须弥座上端坐着二度垂帘听政的慈禧太后。

慈禧打开一份奏折问道：“据军机大臣左宗棠和陕西巡抚谭钟麟联衔奏请《破格奖叙道员胡雪岩》折，历举其功劳九款之多，请给胡雪岩破格加官晋爵，不知众卿之意如何？”

李鸿章自恃汉臣中他跟西太后是走得最近的。约在半年前，他于坤宁宫晋见西太后，就曾进言——自洪杨乱后，国力十分空虚。现在西征军又连年征伐，军费开支实在浩大。据闻西征总军需官胡雪岩商借洋款达一千五百万两之巨，且属高息。借贷洋款打仗，终非长久之计。他以为新疆远离京师，毕竟遥远，实在久攻不克便理当放弃，而应集中财力、人力，加强东南海防。

他这番话，太后是认真听了的。思忖良久，太后信手拿起一分奏折，说左季高最近就有奏折呈来，一再强调“重新疆者，所以保蒙古；保蒙古者，所以卫京师”，连日又传来最新捷报，清军二次收复和田，兵指伊犁，平定新疆已指日可待。李鸿章见西太后谈起平定新疆，并没有预期的那种亢奋、激动，语气甚是平淡，心中不禁大喜：历朝历代，面对外侮，主战派几曾讨到便宜？何况今日面对的俄罗斯、英吉利诸列强，谁不是坚炮利器、势不可当？左季高在大漠黄沙大肆抛撒银子，让老佛爷肉痛了吧？

李鸿章乍着胆子，直接攻击起左宗棠来——即使左季高平定了新疆，他尚有兴修水利，搞屯垦、开办毛纺厂、建设西北，发展塞外经济的长远中兴计划。他功名心重，要显出自己才是办洋务的“经济能臣”。这样下去可是没完没了啊！

这番话正投了西太后的心思，她把那封奏折往书案上一扔道：“左季高功名重于利禄，自恃战功辉煌，在朝廷说话不知轻重，不少重臣对他犯忌。这样吧，待新疆平定，即把他召回北京，担任军机大臣就是了。”

这不，新疆的事还没完，赴俄特使曾纪泽还在跟俄国人谈判呢，左宗棠就被调离新疆。他苦心经营的“兰州织呢总局”总算正式开工生产，可由胡雪岩从德国进口的挖掘机，在泾原只开挖了一条二百里长的水渠，就因遇到石山，现在连机器带延聘的德国技师都晾在那鬼不生蛋的地方喽！

心中有喜，李鸿章出列，匍匐阶前奏道：“启禀太后，臣以为此议不妥。胡雪岩乃一介商人，唯利是图，既无武功，又无政绩。仅为西征军

借贷洋款，购买军火担任采办。而且从中渔利达数百万两之巨。如朝廷破格奖叙，难以服众。”

左宗棠哪里忍耐得住，出列上前跪奏道：“启奏皇上、太后，李大人所言，纯属不实之词，且有诬陷之意。西征军万里赴戎机，艰难境遇苦不堪言，江南制造局送来的是劣质军火，江海关等协饷迟迟不至，数万将士命悬一线。此时此刻，全赖胡雪岩侠心义胆，及时解决军饷、军火、粮草，并送来药品、衣服，保我西征凯旋。此等功绩，与奋勇杀敌的英雄何异？破格奖叙绝不为过。至于对他的某些议论，朝廷派端政大员赴沪调查，已然水落石出，无容置喙。要追查的倒是军饷、军火中营私舞弊的朝廷官员。”

朝堂一片哗然。李鸿章狼狈不堪，后悔自己不该引火烧身：就给姓胡的一个虚衔怎么样呢！

荣亲王也出列，代为说话道：“胡雪岩虽为商人，几年来却义举不少。同治十年，胡雪岩就奉母亲胡金氏之命，以直省水灾较广，捐献棉衣一万五千件，并捐牛具、籽种、及纹银一万两。此外，办运浙江赈米，运送上海，装载赴津。”

“是啊，胡雪岩对御林军神机营一直热心赞助，去年更对大西北冻灾慷慨解囊。此等爱国爱民义举，朝廷务必要大力表彰，以使发扬光大，昭闻天下。”醇亲王也出列表示他的意见。

慈禧听了两位亲王之言，微微点头，她尤其不会忘记女人的功劳：“嗯，这也有胡雪岩母亲一份培植之功：忠孝教子，乐善好施，乃德风范。我之意，除破格奖赏胡雪岩之外，还要给他母亲‘正一品夫人’的封典。”

众人听了慈禧这么高的封赏，无不流露出惊讶之色。李鸿章更是不发一言，脸色难看。

奉旨钦差抵达杭州。元宝街胡宅黑漆大门敞开，让金晃晃阳光洒入。钦差大人手持圣旨，在阵阵鼓乐声中，走进早显通仄的胡氏厅堂。胡雪岩率全家齐刷刷跪倒在地，听钦差宣读圣旨——

内阁奉上谕：杭州道员胡雪岩，于平定洪、杨之乱、襄助西征军收复新疆、南方兴办洋务，尽皆亲躬鼓踊，宵旰劬劳，崇实输金而助大局，厥功至伟，实乃中兴功臣。特颁正二品顶戴，赏穿黄马褂，并准予骑马进出皇城。又承太后懿旨：赏胡太夫人‘正一品夫人’封典，以示德彰。钦此！

“胡雪岩接旨谢恩！祝吾皇万岁、万万岁！”胡雪岩俯身行叩拜之礼，全家也匍匐在地跪拜，“吾皇万岁、万万岁……”

胡老太太更是感动得热泪盈眶，逢有贺客，都要哓哓称谢皇恩浩

荡：“这全赖苍天保佑、祖宗积德，才有这么一天哪！……雪岩他爹在九泉之下，也该含笑了……”

未几，胡雪岩又奉旨进京谢恩。太后老佛爷专为召见，听他念了谢恩表，又问了他一些生意上的事，遂传懿旨下去——胡雪岩乃商界奇男子，着仿鼎甲三名故事，开午门正中而出，走东长安街“御街夸官”，再赴礼部特设酒宴。

胡雪岩披红挂绿，头上是正二品大红顶戴，身穿黄马褂，骑着高头大马，从正阳门昂然而出。两排荷载的御林军，肃然远立，目送胡雪岩堂堂正正从御道骑马出入。罗家驥等一行在前门外把他接住，簇拥护卫他经过长街赴礼部宴。行人纷纷朝他注目凝视，不胜惊讶。

经过“荣宝斋”，店里的伙计涌出店门来观看。那个卖吴道子画给胡雪岩的掌柜惊讶道：“这不就是胡雪岩吗？上次来买画还是个商人，现在却是身穿黄马褂的正二品大官了！”

“他还是户部尚书宝大人的亲家！”伙计在一旁提醒他。

“嗨！”众啧啧称赞、羡慕不已。

东来顺的一间雅座里，胡雪岩设宴招待前来致贺的大同乡侍进学士孙定庵，两人边喝边聊。孙定庵跷起大拇指称赞道：“雪岩兄，这次来京，受皇上、太后如此隆恩，官封二品，赏穿黄马褂，可在紫禁城跑马……数百年来，你是我们杭州人中的第一人哪！”

“这还不是孙大人和左大帅的提携栽培，否则雪岩哪有今日。雪岩感恩不尽！”胡雪岩还是十分清醒地。

孙定庵不好意思地笑道：“不，不！我是无功受禄，当之有愧。左大人对雪岩兄真可谓恩宠有加，多方关照。”

“是啊！左大人对我真是恩同父母，雪岩一辈子报答不了。不知最近他老人家精神可好？”

孙定庵迟疑地说道：“还好……只不过，有点过头了。”

胡雪岩听他话中有话，问道：“哦，是不是他老人家话太多了？”

“你我可是知交，说给你听也不要紧。左大人自恃功高盖世，就目中无人，动不动就开口骂人。”

“哦，骂谁呢？”

孙定庵把手一摊无奈地说道：“谁都骂！骂的都是鼎鼎大名的人物。骂李中堂，骂曾国荃，连已过世的曾中堂也骂！甚至骂得军机处几位元老都和他水火不相容。”

“这样下去，对左大帅可不利啊！”胡雪岩深感忧虑。

“是啊，不少人已经告到太后老佛爷那儿去了。太后与左大人的关系你也是知道的，雪岩兄，你得去劝劝他。”

“我去劝？”胡雪岩有些不自信。

“对！只有你才行。左大人现在谁都不放在眼里，谁都吃不消他。平定洪杨之后又平了新疆之乱，朝野称他为‘一代名臣’，洋人叫他为‘中国拿破仑’，太后也不得不对他礼让三分。但功高震主，木秀于林，风必摧之！雪岩，现在只有你的话或许他还能听得进去，别人……”他举起一只手，横着晃了几晃。

“我去试试。我还没有谢过左大帅呢！”左大人威名日隆，名声、地位都到了高峰；他呢，于官于商不也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他的后半生，与左大人可是连在一起的，这个靠山不能倒！无论是威权、名望，左大人都不能有半点闪失！

次日，他来到军机处，身穿官服，向左宗棠磕头请安。

“雪岩，不必多礼，快起来吧。”

二人分宾主坐下，戈什哈送上茶来。左宗棠笑声朗朗道：“雪岩，你这次进京受封，多年的愿望总算实现了。”

“这全是大人一手栽培！雪岩没齿难忘！大人，您最近身体可好？”

左宗棠大着嗓门道：“好倒是好，只是闷得慌！现在反倒怀念在战场上厮杀的那些日日夜夜了，还有我在兰州办的厂。听说你把那老大的德国机器运往西北费了不少力，动了不少脑筋……”

胡雪岩赶紧道：“过去的事还提它干什么，大人现在军机处统领着全国军务，怎么会闷得慌呢？”

“军机处空议兵备、战事，洋人又在那儿挑衅，有人又在密谋造反……处处觉得那几位军机老爷面目可憎！”

胡雪岩沉思片刻，乘机进言道：“大人，既然您觉得军机处憋气，何不另寻地方安身呢？”

“雪岩，只是……哪有地方适合我呢？”左宗棠眼睛一亮。

“眼前便有一处，就看大人愿不愿意！”

“何处？”左宗棠来劲了。

“两江总督！”两江地方殷富，又坐拥上海这个国际大港口，坐镇两

江，大可办一些实事。因此胡雪岩这般建议。

“这个主意倒可考虑。两江总督很多人都在想，曾国荃、丁宝桢、李鸿章……”左宗棠点了点头。

“两江一直是朝廷重地。两江总督，向来要由威望显赫的重臣去主持，需要大人这样有魄力的人任督抚。这样才能整顿两江，大兴洋务，造福于民！”

“那我就要和李合肥这个直隶总督分庭抗礼了。”

“雪岩就是这个意思！大人，如今李中堂权势遮天，并非因为他是直隶总督，而在于他藉办海防，建立北洋水师，大兴洋务。而大人在军机处位高权重，却是纸上谈兵。如果能主持两江，雪岩可以扶助大人兴办船厂、机械厂，到时候与李中堂南北鼎立，也不是什么难事。”胡雪岩站起身来大声道。

“好哇！雪岩，我听你的，到两江去，好好整治整治两江！也让京中那帮官老爷和李合肥看看！”左宗棠拍案叫道。

此时，西太后和掌管军机的荣亲王正为两江总督的人选作难。曾国荃同治三年攻下南京，旧部遍布两江，倒是适合。但他曾推托陕甘之任，害怕西北艰苦，誉议颇多。丁宝桢倒是头角峥嵘，毕竟资格、历练都差了些。现在左宗棠竟然毛遂自荐，要去就任两江，正合西太后的口味：左宗棠这个人，自恃有功，在朝中喋喋不休，不安于位，甚是讨厌！如今年过六十，也没有几年富贵了，就让他去吧。

胡雪岩回到杭州，他请园林大家尹芝先生设计的芝园，以及整修新建的楼宇业已竣工。原有的清雅堂七间已修缮一新，新建的和乐堂七间也已装修完毕。园内总共十六个院落，全都请名家题了匾额。胡雪岩穿堂入室，推门开扉，一一查看，不禁面露笑容。

看过堂、楼、厅、舍的内外，胡雪岩最后来到芝园，站在红木厅前的汉白玉平台上，眺望新建的鱼池、假山，一种境由我造、势由我开的雄阔胸襟不禁油然而生。

原来这假山甚有讲究，它就是西子湖畔第一名山飞来峰的小影。飞来峰，用大文人张岱的话说：“棱层剔透，嵌空玲珑，是米颠袖中一块奇石。使有石癖者见之，必具袍笏下拜，不敢以称谓简褻，只以石大呼之也。”

胡雪岩喜它如天外飞来，苍翠玉立。渴虎奔猊，不足为其怒；神呼鬼泣，不足为其怪；秋火暮烟，不足为其色；颠书吴画，不足为其变幻诘曲。昔日他与王有龄游山，每遇一石，二人无不发狂大喊大叫。石上多异木，常不假土壤，根生石外。山间还有四五个石钟乳洞，窈窕通明，有如仙境，溜乳作花，若刻若镂。他把这个意思跟尹芝一说，尹芝

道：这有何难，园林造艺，全在追求神韵，只要胸有丘壑，自可营造布置，假山叠石，穿隧筑洞，溜泻涉趣，石笋成峰，那就按你这个移飞来峰入芝园、观灵鹫景在几席间的思路来设计了。

果然，这假山不管从哪个角度看，都与飞来峰无异，真是“石意犹生动，跬势若撑。鬼工穿曲折，儿戏斫玲珑”！胡雪岩走假山溶洞穿行一遭，问道：“堆砌这些假山，花了多少银子？”

“足足八万多两。难怪人家说这假山黄的是金、白的是银，是拿铜钿堆起来的……”罗四有些不悦地说。

“就是这样的气派，这才和我的地位、身份相配。”胡雪岩得意地晃动身子。

罗四看了他一眼，带着恼怒道：“老爷，你那‘十二金钗’的红楼梦已实现了，现在你总可以收心了吧？最好把十二金钗全集中住到园东这两幢楼上来，再不要像穿花蝴蝶似的，东眠西食，没一刻儿空闲。你已经老了，比不得先前的了。”

有关这个话题，胡雪岩已经脸皮忒厚，朗声道：“对。大丈夫行事做人，当收则收，能舍则舍，切忌拖泥带水，纠缠不清。否则，只会自误误人。现在，我把十二金钗分住十二楼。除了大太太住楠木厅，你住红木厅之外，其他姨太太一律搬到这两幢楼上去住，我这儿已拟了一张单子。”

胡雪岩从袖笼里取出一张名单，罗四接过，只见上面写着——红芸院之软香楼二姨太……碧梧院之秋声楼福建姨太太，绮红轩之听莺楼苏州姨太太……小扬州静绿轩之琴梦楼，大扬州红药山房宝香楼，湖州两姐妹钟灵院之冷翠、锦茵二楼，小秦淮竹影院之采芹楼，小上海瑶池馆之翡明楼。去年替西北招募蚕家、菜农时新娶的小越女，年方二十，貌若西施，最得胡雪岩宠爱，则住离书房最近的云絮轩之耶若楼。罗四心中嗟叹：雪岩当真不厚薄谁，就是他那通贪花爱花的美女理论真让人受不了！

来到红芸院，二人沿着髹漆一新的楼梯拾阶而上，打量着走进布置一新的姨太太卧室：新床、新家具，真个锦茵伴暖，香帟生春，中西合璧，秀毓幽深。最令人注目的是挂在屋角柱子上的“电话机”。罗四走过去，小心地拨弄了一下问道：“老爷，这是什么？我一直弄不明白。”

胡雪岩得意地笑道：“这叫‘德律风’，相当于国外最新式的电话机。这是仿洋人的法子，我叫德国技师特意安装的。这样，我即使在这正院楼上，想和哪一房通话都可以。要叫谁过来，她自然便来，不必让丫鬟跑来跑去。”

罗四把嘴一撇道：“哦，原来你用国外最先进的玩意儿来管束你的姨太太？”

“还有更先进的西洋机关呢！”胡雪岩更为得意，他带罗四来到门边、窗边。

罗四打量了半天没发现有什么机关，便问道：“机关在哪里？”

“这些门窗可以自动关闭！机关全控制在正院楼上我手里。”

罗四再三打量，怎么也看不出来。这需要用电来带动一架小型发电机，用电力来操纵的，她怎懂得这些新奇的洋玩艺呢？遂把头摇了摇头：“看不出内中奥妙。”

“到时你就知道了。”

罗四正然作色道：“雪岩，你不要光靠这些洋机关来管制，还是对各房雨露均匀一些，以免醋海掀波，要把人的心笼住，这才是最重要的……”

这日，各房各处均搬进了新居。

卧室流光溢彩、摆设极尽奢华。最高兴的是那些丫鬟、僮仆，住得宽敞了，卧具焕然一新。芍药喜滋滋道：“太太，搬到这新‘红芸’真好！你还是朝东朝南的大套间呢，连里边丫鬟住的也比原先的好多了。”

小欢儿更是这里看看，那里摸摸附和道：“是啊！太太，你这房间真和皇太后差不多了。”原来，黄宗汉那个庶出的儿子大欢儿不成器，让他伴香官读书怎么也不上劲，后来竟勾搭上胡府一个烧火丫头逃之夭夭。罗四见芙蓉耐不住寂寞，常去外头看戏、游赏，没个小男孩跑腿不方便，三年前，又给她买了一个十一二岁的小厮，取名小欢儿，虽不及大欢儿伶俐，却是各种耍玩艺儿都知晓一些。

此时小欢儿这么一提皇宫、皇太后，顿时引起芙蓉的郁闷愁思：“可不是，我也随着变成三宫六院七十二妃了……表面上，住得好、穿得好、吃得好，其实是把人关在监牢里，寂寞地苦度日子。哼！还不如我在湖州烟花巷生活得自由自在呢，高兴陪谁就陪谁。”

小欢儿没轻没重地说道：“二太太，你现在也可以同样高兴陪谁就陪谁、高兴谁陪就谁陪呀！”

芍药瞪了欢儿一眼，转过来安慰芙蓉道：“太太，您想开一些吧。您有香官，胡家的长子，如今又进了县学，好日子在后头呢。太太若实在闲得无聊，我和欢儿可以琴棋书画日夜陪你玩，再无聊，就天天去书场听评弹。”

芙蓉叹了口气道：“好吧，那今晚再去听听评弹《珍珠塔》。欢儿，我吃过晚饭、换好衣服，你掌灯时分来接我。”

偏这晚胡雪岩要试他管制姨太太的新机关。他早早来到红木厅正院楼上，并拉上罗四凭窗眺望，尽赏芝园风景。

那罗四哪有他这种好心境，攒眉道：“老爷，有一句话一直在我心里盘旋，不知该不该对你说。”

“罗四，我们从小在一起厮混，有什么话不能说呢？说！”胡雪岩正手拍窗台，合着不知哪家丫鬟的哼唱，哼起了余杭小调。

“住进了这红木厅，我晚上反而睡不安枕了，醒里梦里，老是会想起范瞎子说的那些话。”

胡雪岩讪笑道：“吓！你还在琢磨范瞎子的信口开河吗？告诉你，算命测字，纯属游戏，可信也不可信。你千万别把它放在心里。”

罗四顶真道：“老爷，你能说范瞎子算的命没有道理吗？王大哥最后不真成了杭州的城隍爷……”

“那我呢？我的结局……会是‘妻离子散，不得好死’？你信吗？”胡雪岩的小山羊胡子一撇一撇，眼睛瞪得溜圆。

罗四轻声地说道：“我……有些信。现在，论财产你已是千万富翁，论官职也到了二品，但我担心有朝一日……”

“你担什么心呢？罗四！这全国几十家的钱庄、银号，几十家当铺；这几千万两的财产；还有这座豪门大宅和胡庆余堂药店……会顷刻之间衰败吗？不可能！绝不可能！十年、百年都败不掉！”胡雪岩有些咄咄逼人。

“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老爷，我不能不担心盛极必衰之理……你现在是太奢侈、太冒尖了……”罗四紧抓住胡雪岩的衣袖劝道。

“是吗？”胡雪岩很浊重一问，陷入了沉思。

暮色渐浓。西天有形云向太阳聚拢，晦暗笼罩了芝园，胡宅渐次亮起了大红灯笼。管家老周正督促家人们在各处明廊、暗弄点起灯笼，燃旺宫灯，吆喝着“小心火烛”。罗四又恐他过于费心劳神，悄声道：“不谈这些了，娘在百狮厅等我们去用晚餐呢，快走吧。”

胡雪岩腆着肚子，大将军一般挥手道：“罗四，你把我的话传到各房，掌灯以后全家一般不得外出。如有急事，一定要来同你打招呼，绝不允许擅自出入。”

罗四有些为难，诉苦道：“管人比管钱更难。各房人多、心眼多，管得了这一房，管不了那一房。其他各房都还说得过去，二太太毕竟经历不同，不太能安定得下来。还有，各房子女都长大了，外出娱乐、交际

很多……你看，这二房的小厮欢儿……”

窗下，欢儿正匆匆经过，往“红芸”院方向走去。胡雪岩倘不经罗四提示，是认不出什么欢儿狗儿的，便问道：“欢儿，不是芙蓉收的养子吗？”

“这养子……也快要养进房了，日夜陪二太太游西湖、听评书……”罗四顿了顿，到底还是直说了。

“以后外出听书看戏，只许在白天，晚上决不许出去。”

罗四笑道：“现在二太太就要欢儿陪着去，我怎么能去拦她？”

“我自有办法！”他走到壁角，打开一扇小门，这是个小壁橱，里面有每个房间的开关，注明谁的房间。胡雪岩在“芙蓉”的开关上轻轻一扳，得意兮兮地说，“这下，就出不去了。”

“住在这芝园深宅大院里的你是管住了。外头呢，香官在县学，一个月要开销上百两银子，他这钱是怎么花的？”

胡雪岩没有吱声，又一次陷入沉思中。

却说芙蓉换好衣服，正准备出门。不料房门突然关上，差点碰到她的脸。

“啊——这是怎么一回事？”

“太太，快下楼来！”楼下隐隐传来欢儿的喊声。

“来了，来了！”芍药急忙奔到窗边，想朝外喊，但窗子也已关紧。

她用手拨弄，怎么也打不开，只看见欢儿在楼下天井里挥手呼喊。

“太太，窗子也关上了，怎么也打不开。”

“是谁将门窗关上的？”芙蓉不解地打量四周。

芍药也这里瞅瞅，那里看看，边看边对芙蓉道：“我听说掌灯以后，老七间、新七间各房都要关门、关窗，不能随便外出。这是老爷新立的规矩。”

“这一下真把我们当成囚犯了。哼！也真是……”芙蓉一语未了，室内的“德律风”铃声骤然响了起来，把她们吓了一跳。老半天，才觉出声音来自贴挂墙柱上的那个洋玩艺。两人一前一后，小心翼翼朝“德律风”走去。铃声在继续，两双手伸去想拿又不敢……

“德律风”话筒里传出来“喀嚓嚓”的轻微声响，芙蓉终于拿起了听

筒，里头传出胡雪岩的声音：“芙蓉，你到百狮楼来一下！”

“瞧，门开了，开了，咦，窗户也开了……”芍药突然惊喜地叫了起来。

第四十回 游豪宅美人棋学士惊艳 吃年饭时尚装娘姨不屑

乔迁入户、整肃内帑，延师设馆训诫下人，胡府这番忙乱刚告一段落，京城又来一位高官，指名要看胡家这“江南第一宅院”！他是刑部尚书、协办大学士文煜。胡雪岩不知他此来何意，却也乐得陪同他穿堂入室，参观一座座厅堂、花园。

两人来到宅第的主脑——崇峨高耸的“百狮楼”前，果然处处精巧、般般极致，无一不让人悦目赏心。

“听说‘百狮楼’的狮子是用一百个紫檀木雕成，用黄金做了眼睛，不论日夜，尽皆光彩四射，华丽无比。可是这样？”文煜捋着他的青须问道。

“实不相瞒，确实如此。”胡雪岩点头承认。

文煜楼上楼下赏玩了一周，随胡雪岩从“百狮楼”漫步入了“芝园”，感慨道：“过去，我一直以为京城皇亲国戚的房舍最为奢侈豪华，今日看了胡大财神的府第，那才真叫大手笔，艳压群芳。就是北京名气很大的恭王府搬到这儿来，也是小巫见大巫了。哈哈！”

“这倒也是。我修建这一座宅第，确是不惜工本，花了近二百万两银子，用的全是最好的材料。譬如这木料，有的还是从国外进口的洋木！除五开间正厅三进之外，又有红木厅、楠木厅、四面厅，另辟芝园，共建楼台、馆榭四十余处。另有曲廊、小桥、荷花池、牡丹台……你看这‘延碧堂’，又叫红木厅，全部用名贵的红木建筑。不瞒您说，连这楼前鱼池的池底都镶嵌着铜皮，以防漏水呢！”胡雪岩不无得意地介绍。

“哦，这么讲究？”文煜望着鱼池。鱼池碧波粼粼，几尾绚烂的荷包红鲤在开得嫣然的睡莲下优游。二人沿着小溪，拐过一座状如官轿的白石桥，迎面又是一个院落。顺着院外折廊，再上一座大假山，拾级到抵山顶，有复道连着影伶院。影伶院高过二层楼房，内里十分轩敞。原是胡雪岩想建一个戏班，让那些学戏的小戏子们练功用的，它仿的是洋人表演歌舞的练功房！那文煜踏进去便吃了一惊：只见一架十三层水法塔灯明晃晃地照在头顶，墙面嵌着无数面镜子，一气相连，直嵌到对面墙上，两边的镜子相互映照，从镜子里映出了很多个“文煜”，有些还怪模怪样。

文煜吓了一个倒退，惊道：“这，这是怎么回事？”

“这是两边的大镜子相互映照，才照出这许多影子。”胡雪岩笑着解释。

“这……洋玩意儿，十分好看，但也有些可怕……”文煜一瞥，一身官服的他在镜子里端的像个怪物。

“这十三层水法塔灯，是从日本定做的，府里共有三十余架。这大玻璃镜也是来自横滨……”

文煜似乎害怕镜子里的自己，匆匆逃出了“影伶院”，沿着一道消失在绿荫中的云墙，穿过藤萝掩映的船亭，出了月洞门，但见一坞翠竹，数株枫桧，掩着几尊怪石，及一座攒珠顶精致小亭。绕过竹坞，眼前巍然耸峙一座楼台：八角攒尖顶，翘角飞檐，如巨龙探海；繁复精构的斗拱雀替，彩绘辉煌，在高高探出的顶檐下钩心斗角、雄奇精妙。此楼下部用烧制的大号青砖筑墙，墙基上再立乌楠亮柱，最上面才是二层重檐八面顶，真是八面来风，万民景仰！那文煜随胡雪岩登上顶楼，探首看到一块匾额，上题“御风”二字，不觉点首道：“这个楼名取得好，登上斯楼，确有凌空御风，飘飘欲飞之感。”

顶楼原来四向皆空，除了几面透雕栏杆，数楹泥金露柱，既无墙面，也无帷帷，岂止八面来风？到得此处，耳边但听呼呼风响，身上衣衫胀鼓、袍角卷飞，俨然有“飞天御宇”之感。这里是杭城最高处，南面凤凰山，东面钱塘江，山作青螺，水作纨幅，一一尽收眼底。青螺、纨幅之间的楼宇、街道、旷野、泥径，稍远便似墨渍，尚有浓淡之分，再远，便似蝌蚪几粒出没渐逝于云水间。

“这里是杭城最高楼！登高望远，可算得一个去处？”

文煜点头道：“唔，有些北京景山味道。”

“文大人，登御风楼可是要题咏的哟！”

文煜看了胡雪岩一眼，摇手道：“吟诗作赋不是我的擅长。适才我倒是在留心檐顶，倘不是盖的黑色布瓦，那溜脊上的兽吻也不过是民间常用的螭螭之类，我可要问你的‘僭制’，这御风楼，怕比紫禁城的五凤楼还要高呐！”

浏览至此，文煜已经累得够呛。他有大烟瘾，京城高官，多染此习。胡雪岩在园内设有专门的烟室烟榻，他备的鸦片是从印度进口的公班土，用人参汤调制烟膏。胡雪岩领他至一去处，小飞来峰背面，琪花瑶草掩映一座洁净平台，傍有一幢孤立小楼。楼上大间，设有红木烟榻，早有丫鬟在此侍候。胡雪岩自去小间吸了两袋水烟，坐下品茶。

两颗烟泡烧罢，文煜精神陡长，伸伸懒腰道：“真痛快！把连日旅途疲劳，一扫而空。”

“是吗？那就请文大人在这儿好好玩玩，多住上几天。”胡雪岩趁机邀请道。他一时还没弄清文煜此行的目的，京城高官中，文煜可是“阜康”最大的股东！

“在京城就听人说胡大财神的豪宅极其富丽堂皇！既有禁苑规模，又具西洋风姿。果然，百闻不如一见，确实比皇宫还考究！”文煜环顾四周，点头不已，“难怪朝廷大官、洋人商贾来杭州，都不愿住迎宾馆舍，而要住到您这座元宝街芝园来。”

“是呀！文大人，这人生一世图个什么？还不是图个活得舒坦、潇洒！只要赚的不是昧心钱，理所应当在衣食住行方面享受享受。文大人是刑部尚书，现在有幸成为我们‘阜康’的大股东，‘阜康’赚了钱，您也能坐地分红，您说这又有什么不应当呢？”胡雪岩打着哈哈道。

文煜正是因此事而来，不得不暗示道：“话是不错，但官场是非太多，人言可畏，不得不多多收敛。再说，北方人不像你们南方人会过日子，住得豪华，穿得讲究，吃得也细巧，最懂得享受。更兼西风东渐就是从南边闹起来的，势必影响民风、国风啊！”

“我就是最受西风影响的一个，骨子里头……”胡雪岩递给文煜一个锦缎封套的存折，“文大人，这是你在‘阜康’的存折，除了本金，几年的红利也全在上头。请大人过目。”

文煜抽出内芯，展开一看，满脸笑容。

胡雪岩打量着他的表情，脸上掠过一丝轻蔑的冷笑。

文煜摇晃着二郎腿，有点装模作样地笑道：“我在贵号的存银有这么多吗？真是无功受禄，无功受禄！”

“哪里，哪里！文大人能把钱存入‘阜康’，是看得起我胡雪岩。现在文大人已是我们‘阜康’的大股东了，股份占到十分之一还要多。”

“这是胡老板对我的关照，惭愧！惭愧！”文煜乐不可支地摆了摆手。

“文大人，休息好了余兴一下怎么样，来一盘象棋如何？”

“好啊！上哪儿去下？”

“就在这儿。”胡雪岩朝楼下一指。

“行！拿棋盘过来。”文煜以为棋房设在楼下，拿脚准备下楼。

胡雪岩含笑不语，击掌三下。楼下大门徐徐打开，一队如花似玉的丫鬟缓缓走向平台，各个站定。

文煜感到眼花缭乱，揉揉眼睛细看，方看清平台地面上绘有象棋棋盘。

丫鬟们扮作“活棋子”，身穿“将”、“士”、“相”、“马”……各色彩

衣，走到各自固定的位置，供宾主对弈。那一群女子安位，一起纳福行礼，齐声道：“大人吉祥！”

“棋已摆好，文大人，你是红方，我执绿方，请吧！”胡雪岩像一位大将军。

文煜大开眼界道：“好一个别开生面之举！世上竟有这样的棋，这叫什么棋？”

“美人棋！既能下棋，又能观赏舞蹈，岂不是赏心乐事一桩？文大人，请！”

“好！那就来吧——炮横三，居中。”文煜兴奋地叫道。

平台上一个穿红衣、胸、背绣着圆形“炮”字的丫鬟，从原有位置，以舞蹈动作款款移到“米字格”顶部正中。

这女子身架倒高，只这身衣裙似不甚合体，舞蹈动作也不好看……胡雪岩顾不上细瞧，应招道：“这头一步好厉害！早听说文大人棋锋犀利，以善用‘当头炮’开局著称。那我只好用跳马来应对了……马跳四……”

一个穿绿衣、胸、背绣有圆形“马”字的丫鬟，从原有位置款款跳到“楚河边”的边界线上，舞蹈中还真有些马的韵味。

两名丫鬟端来燕窝银耳羹，让胡雪岩、文煜饮用。

“挺车！车上二……”文煜又叫道。

一个穿红衣、胸、背绣有圆形“车”字的丫鬟，从原有位置向上一歩……

那个穿红衣的“炮”好生面熟！还朝别位上的女子挤眉弄眼？如此形貌、如此不庄重的女子，因何被家驥他们挑了来？一盘棋走到大半，胡雪岩才陡然认出被文煜当头架起的“炮”不是别人，乃是他的大公子香官！他戴了发套，描眉打唇化了浓妆，又穿上女孩儿服装忸怩作态，一时间怎生认得出来？待认将出来，胡雪岩已气得七窍生烟，只是当着文煜的面不便发作，于是局面急转直下！

文煜大喊道：“炮挺二，将！”

那个穿红衣、胸、背绣着圆形“炮”字的丫鬟猛地走到中轴线上方，“米字格”顶部正中刚好有个绿方“象”在作“炮架”。胡雪岩观察了一下棋面，不得不搁了茶盅，道：“输了！再也无药可救了……文大人真不愧为刑部尚书、协办大学士，一祭起当头炮来，火力威猛，步步进逼，很难让人逃出包围圈啊。”

文煜哈哈大笑，胡雪岩则陪以一串苦笑。一个丫鬟捧上一只银盘，盘里放着几封银子，跪着递给文煜。

“这是什么？”文煜惊讶道。

“这是胜者的奖金，请大人收下。”胡雪岩笑道。还有个内容他没敢开口，倘看中哪个“棋子”，今晚可留在身边侍候，但有他那个孽障儿子夹在里面，这话他怎么说得出口？

送走文煜，胡雪岩在“百狮楼”上暴跳如雷，叫喊着“把那个孽障给我叫来”。老半天，才有家人来报告说：“少爷半个时辰前骑马赶往县学去了。”

“派人去追，他就是赶往金銮殿去了也跟我把他叫回来！”胡雪岩跺脚叫道，但赶来的却是芙蓉和她的婢女芍药。

“你要把他怎么样？你要把他怎么样？”芙蓉人还未到，声音先在百狮楼的甬道里震响起来。胡雪岩最恶夫妻当众吵闹，待要回避，芙蓉已经追了上来，她螺黛偏倚，鬓鬟已乱，泪流满面，嗓间带着尖利道，“这孩子一落生就是个没爹的，就连香官这名字，也是‘夜夜春’的妈妈取的。幸亏你不忌讳，若是诗礼官宦人家，怎的就取这样香艳俗气名字？这且不说它！湖州一边儿住着那些年，你管过儿子多少？你跟我聚少离多，‘身在曹营心在汉’。你在外头攒劲儿赚钱，可你在外头包养过多少女人？更何况你还有青梅竹马的旧情人，你想她，找她，念她，梦见她，明明在我们身上使劲，心里头‘肉’、‘乖乖’叫的是另一个女人……”

胡雪岩听芙蓉把这些话都哽出来了，气得两手哆嗦着道：“你，你……不知羞耻，连夫妻间事也拿出来说道……”

芙蓉大约是豁出去了，但也许是压抑得太久了，如同地底深处竹根上的芽，憋闷许久，一遇阳春地暖，便破土而出，一窜老高。她带着恨声说道：“这便是不好听的？还有更不好听的呢！胡雪岩，你忘了你在湖州落难的日子了么？”

只这一句，胡雪岩便心软了。原来，他最是讲究知恩图报的人，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何况芙蓉确实于他有过大恩！他一眼瞥见丫鬟芍药和“百狮楼”侍候的使女、小子，都垂手立在甬道里听候，不敢上来，不由得大怒：“你们都守在这儿干什么？滚——都跟我滚下去！”

许多年来，谁见过胡雪岩发这么大火，众丫鬟、小子唬得心惊胆战，燕子般朝楼道口涌去。芍药本少来“百狮楼”，着他那一喝吓得一个急转身，不提防撞在一架玉屏风上。但听得豁啷一声，玉屏被她撞碎，紧接着，便是窸窸窣窣一片贝蛸散落，跳珠溅玉之声。

冲楼梯转角踏脚平台摆一张屏是有讲究的。公廨设镜，是为正衣冠，平心境之用；富家为屏，当为礼宾客、迎亲朋之物，此所谓“仪上为

镜，礼宾为屏”。“百狮楼”所摆这架玉屏，是翰林院编修夏同善大人家传一件古董，为“百狮楼”之兴专门贺敬的。胡雪岩急得大喊道：“这是宋代玉屏，临安小朝廷宫用之物！”

芍药早已面色如土，叩头连连：“奴婢该死，奴婢该死。”

哪知芙蓉冷笑道：“别以为你们胡家遍地都是宝贝，先以前好的、真的是不少，后来你哄、他骗，打夹账吃回扣，进来多少假货？就瞒着你！没准这宫用之物就是个赝品。”

“你！”胡雪岩戟指着芙蓉，“此乃夏同善大人家传宝物，湖州庞二爷拿三千两银子都不曾买走。他儿子又被选拔翰林，却愿意做我的门生，他家敬贺的礼品，哪会有赝品……”扭头见芍药还在伏地恸哭，不由斥赶道，“还不快滚？跟我滚下去！”

两个小厮上来，将跪哭不起的芍药强行拖走。胡雪岩抄手踱了几个来回，眼瞅着丫鬟、小子下了楼，方压着声音冲芙蓉道：“当着下人的面，你说话行事得有些个讲究，你是大户人家妻妾，我也算个二品顶戴，不同于当年在湖州……”他挥挥手没有再说下去。眼瞅着那堆跌散的贝璐珍珠，那碎落满地的玉屑玉片，就似同文煜下的那盘美人棋，是一副难以收拾的残局！他倒不是心疼这架玉屏风，一种不祥的预感，随着这架玉屏风的坍塌分崩陡地兜上胡雪岩心头。以往做生意，亏折遇险，跟洋人斗智斗力险象环生，他都不曾有过不祥之感。而今他的事业登上高峰，他在商界如日中天，文煜位如副宰相，他是光临胡宅地位最高之人，大喜连连却心生不祥，是自己杯弓蛇影？还是让香官这不肖之子给气糊涂了？

“你这些年有几天跟儿子在一起？见着了也就是一顿训斥、苛责，孩子们全都怕了你。这是香官怕你生气，临行时胡乱写的几句，你瞧瞧。”芙蓉也觉得自己今天有些失态，放缓语气，塞给他一张纸条。

胡雪岩拿来看时，只见上面写着——

父台万勿生气

不肖承蒙不弃

书场商场情场

无意有意失意

昨天今天明天

没利攘利赢利

“不读书谈赢利，经商钱就那么好赚？终究是不读书之过！还女扮男

装在婢女丫头堆里混，以后再遇此等情形，绝不轻饶！你要对他严加管教。”胡雪岩冗沉一叹，顿了顿又放缓语气，“打碎玉屏风那丫头，是你房里的吧？不定吓成什么样子了，也不必责罚她了，扣她一月零花钱，叫她以后小心就是。”

铜锣震响，喝道声声，加上“肃静”“回避”旗牌，把路人唬得股慄奔窜，犹恐避之不及。

文煜的八抬大轿出了元宝街，拐过一道弯，刚上望仙桥，不防斜刺里冲出一个中年汉子，样子有些疯疯癫癫，手举一张状纸，拦轿大喊：“我要告状——我要告状——”看他模样，头上疔癩溜疤，脸上眼屎巴拉，身上破衣拉花，脚上油渍麻花。扈从竭力想把他推开，癩子仍死死拉住轿杠不放。

文煜发话问道：“问他状告何人？”

癩子狂喊道：“我告胡雪岩，告胡雪岩的状，胡雪岩想强占我的剃头铺子。”

“要告状，上钱塘知府衙门……”文煜面无表情地挥了挥手。

接官厅码头，早有钱塘知府、江南制造局观察姜石林等一帮官员在此迎候。姜石林是专程陪文煜来杭州的。文煜着人搀扶下轿，与众人一揖，便径直朝官船走去，姜石林忙把他扶住，一路喁喁低声提醒着扶他上了船。

文煜坐定，对姜石林道：“此番我来杭州，一是对胡雪岩，因朝野非议太多，收到奏折不少，我身为刑部大员，必得实地调查一番。二是我采纳你的建议，悄悄买了‘阜康’不少股份。有人说胡雪岩好大喜功，实力不足，所以我要特地亲自来看一看。”

“大人看了胡雪岩的家底，印象如何？是不是如同学生所说？”

文煜点头道：“耳听为虚，眼见为实，胡雪岩之财产确系半壁江山，富可敌国。这次来杭看了他的家底，使我放心不少。”

“大人，胡雪岩确是一尊商神，长袖善舞。背后有左宗棠这样的大靠山，现在又官拜二品，事业更如日中天！说他财产抵得上国库一半，实不为过，但正因为权势熏天，树敌过多，蛾眉善妒，树大招风，连小小杭州跟他作对的人也不少，都在背后诅咒他早日败落。”姜石林丢官落单几年，如今又浮了上来，不得不承认经商办厂兴洋务，无人能及胡雪岩，北洋系那些人，谁不想把他揍下去？

“是啊，不能再让他滚雪球一般越滚越大了，否则有一天，我们这些人也要在他面前乖乖俯首称臣。听说他翻修故居，竟有一个小小剃头匠敢与他作对，这真不简单！你告诉杭州知府，暗中一定要支持到底！”

“杭州这地方，建房、造墓，非常讲究风水。风水不好，亿万家产也会败掉！现在胡雪岩宅邸独缺一角，杭州人都说金银财宝都会从这个缺口流出去，胡雪岩败落的日子不远了。”姜石林连市井传闻、风言风语都用上了。

“胡雪岩即使钱庄、当铺、丝行等全部破产，光是府第和药店这两处房产就值几百万两银子……你叫杭州知府把那剃头癞子的状纸交给我，我带回京城，也算一份罪证。”文煜沉思后说道。

姜石林见文大人态度这么坚决，喜滋滋忙下船布置，并叮嘱杭州知府不时给剃头癞子几个小钱使使，让他顶住！否则，他把那巴掌大一块地卖给别人，不还可以到得胡雪岩手上？这风水里头的玄妙，可别小瞧了！

“砰！嘭！”惊天动地的爆竹声在元宝街此起彼伏。一串串大红灯笼挂满胡府内外，新年的喜庆在酝酿与等待中或释放或绽放。“百狮楼”大厅内，十二房男女老少加山菊一家全都聚集在一起，吃年夜饭，欢度新春佳节。正中圆桌上，坐着胡雪岩、胡老太太、大太太及长房两个未出阁的女儿。

其他各房姨太太及子女，坐在两旁的圆桌上。内中二太太芙蓉的位置空缺，她的儿子香官目光不由自主地瞟向山菊那一桌，在她女儿幼锦的身上乱晃。胡老太太不大喜欢芙蓉，却偏爱这位油头粉面的长孙，她派人把香官叫到她身边，疼爱地拉着他的手：“香官，你不是长房，却是长孙，坐在奶奶身边。”

阿娇身边已添了一个儿子，新衣新帽，模样可爱，坐在老太太右首靠近的地方。

孩子们等不及，先自己吃喝了起来。

罗四指挥着仆人、丫鬟端盘子送菜，布让安排，忙个不停。

胡雪岩是一家之主，站起身来，满面笑容地举杯道：“今天过年，我们合家团聚，欢度新春，真是福禄寿三星高照，三喜临门！我官封二品，皇上赏穿黄马褂，老奶奶被太后老佛爷诰命为正一品夫人，真是光宗耀祖、门庭生辉。现在，我率全家首先向老奶奶敬酒，祝她老人家福如东海、寿比南山！”

众起立举杯欢呼，尤其是那些孩子大呼小叫着“福如东海，寿比南山”。胡母笑得合不拢嘴巴，也颤巍巍举杯道：“祖宗积德，儿孙孝顺……好好，你们也要向你们父亲敬一杯酒啊！他长年在外操劳，今年好不容易同大家在一起吃年夜饭……”即使没有老夫人号召，谁会忘了敬这位劳苦功高的当家人？

大太太首先向胡雪岩敬酒，意味深长地一笑，只有短短的一言：“我

敬夫君一杯！”

“我不在家时，辛苦你了，我敬你一杯！”胡雪岩道。

素娟由衷地说道：“要说辛苦，还是你那位能干的罗四太太。看，人家在大吃大喝，她还像走马灯一样忙个不停，你该向她敬杯酒。待会，我还要专门敬她。”

胡母感慨道：“罗四真是治家有方，里里外外打理得井井有条，上上下下的人都佩服她。真是让人打心眼里喜欢哟。”

此时，胡雪岩才注意到芙蓉没来参加这一年一度的团年家宴，不由得有些火起，于是问香官道：“你娘怎么没有来吃年夜饭？”

“不……知道……”香官只顾吃喝，这一整天，他都陪着山菊表姑的女儿幼锦呢。

“她说身体有些不舒服，想睡会子……”素娟替芙蓉打圆场。

胡雪岩生气地一拍桌子道：“这，太不像话了！今晚全家吃团圆饭，她怎么可以不来？即使身体不舒服，礼节上也得周到一下，香官，你快去把你娘叫来。”

“算了吧爹，她抽上大烟了。那玩艺儿一上瘾，日月都没有了，还谈什么年节。”香官嬉笑了一下。

胡雪岩生平最恨抽大烟，不禁厉声道：“什么？”

“雪岩！全家高高兴兴，你发什么火？”胡母示意他坐下，转头对贴身丫鬟道，“翠凤，去请二太太来吃年夜饭，就说是我叫她。”

翠凤答应一声，急忙往红芸院去了。香官代母亲敬了胡雪岩一杯酒。一时各房都来敬酒，气氛渐渐热闹起来。此时，山菊、秦少卿一家也过来给胡母、胡雪岩敬酒。

“祝大姨妈富贵安康、家族兴旺！祝大表哥事业有成，万事遂意！”夫妻俩说了好些“恭祝”、“感戴”的话，将女儿幼锦推上前来敬酒。

胡母早看见他们身后打扮奇特的这位俏女郎：盘着一个十分繁复考究的曲波纹凤尾头，偏分戴一顶绿茵茵詹士呢贝雷帽。上身穿一件洁白的法兰绒短装，又大又厚的兔毛领，起码一尺阔的喇叭袖。短装下面现出合体的倭缎旗袍，银灰底子排满一长一短亮闪闪的波斯菊花瓣，隐隐勒出丰臀的上半个轮廓。颜色倒像山菊一般粉嫩，只五官酷肖秦少卿，尖下颏，扫帚眉浓得菊青菊青仿佛染过。胡母心下不喜欢她这身装簇，嘴里道：“好一个洋气的上海小姐，你这么一打扮，我家荷香、荷秀只会做乡下姑娘了。”

山菊解释道：“上海的风气就这样，租界里时兴什么式样，租界外很快就风行起来，连贫家小户都赶趟，何况咱们这样人家。”

胡雪岩看儿子香官那神情像刚打鸣的公鸡，把翅子扑扇得呼啦呼啦正展雄。等着幼锦敬罢酒便问道：“幼锦在念洋学罢？”

“在法租界的圣约瑟学校，头两年学英格里西，后一年学做账、学做文员自便。她英格里西现在学到第二年了，职分上学什么，她自己挑吧。”秦少卿忽然心中一动，目光在幼锦、香官身上倏地一扫，心想若是这小辈人相互能瞧上，岂不是亲上加亲？便道，“大表哥是不是也让香官见识见识上海的洋学堂，它跟杭州的县庠、书院究竟不一样。”

山菊笑道：“你别瞎出主意了，像大表哥这样人家，肯定让香官求个正经科举出身，他念哪门子洋学堂。”

山菊的话，正投合胡母的心意，老人颌首道：“他就有那个心，我也不会放香官走远，儿子终年不在身边，长孙也不放在身边孝敬娘亲？”老人信奉“父母在，不远游”的古训，儿子的生意做得再大，像风筝一样飞得再高，线轴子总要捏在爹娘手里。

“那是一定的，那是一定的。”胡雪岩频频点头。

这时，芙蓉在丫鬟芍药的陪同下来到大厅。众人一见，把目光避开，只当没看见。胡雪岩忙去寻罗四，让这两房给老母亲敬杯酒。老太太停止了跟儿孙们的谈笑，明显带着不悦道：“二太太，大家都等着给你敬酒拜年呢，你怎么来得这样晚？”

芙蓉情知自己失礼，急忙赔不是：“回老太太的话，芙蓉身子骨不太舒服，头痛得厉害，想多躺会儿。没想到一躺就躺过了头，真该死！”

“大年节的，什么该死不该死。行了，你也不必赔不是了，快见过众姐妹入席吧。”胡母更加不高兴了。

芙蓉忙一一行礼。此时，孩子们早按捺不住了，只听罗四宣布道：“大家吃过年夜饭，就到芝园去看烟花吧。今年特意买了很多新花样，‘步步高升’‘喜气盈门’‘吉庆有余’啥都有……”孩子们一阵欢呼，一窝蜂拥了出去。连香官、幼锦、荷香、荷秀都跑得不见了踪影。剩下的都是各门各户的当家人，一起围住胡老太太，重新安排席面，整酒开宴，过年嘛。

第四十一回 除夕夜小欢哥淫乱暴死 薄暮中大老板走私阴藏

这顿年夜饭，照规矩必吃到各寺庙响起新年的钟声方可撤席，这才叫年年有余、岁岁平安。

年饭后，还要陪老太太看焰火，出天行，给祖宗上香，给观音菩萨上供。老太太又有给孙男孙女金镲子、银元宝一类赏赐，以及丫鬟翠凤送给各房各处的蜜橘、福柑、吉祥点心，种种忙乱。只有芙蓉心里憋气，气鼓鼓回房道：“真没劲！同那么多人在一起，向大家一一赔笑脸，装出一副高兴样，有什么意思？不如我们三个人在一起过年，反倒高兴！老爷不是说过年放假三天，掌灯以后，也不关闭门窗，各房可自由来往吗？”

小欢哥兴奋地附和：“老爷还宣布这三天里不分长幼尊卑，全家同乐！可以大醉三天、大赌三天、大玩三天……嘻嘻！”

芙蓉让芍药到厨房去拿一坛酒、弄一些菜，要在自家房里大醉一场！

酒意加疲劳，胡雪岩高一脚低一脚，径直来到罗四的房间。罗四正歪在红木榻上喘气，累得骨头都要散架了，她一见胡雪岩，顿时强打起精神道：“你来得正好，府里的开支越来越大。为了过年，各房都要送压岁钱，都向账房支元宝，十几房竟领去五十几只大元宝。还有你买的那些古董，找来看了，说是假货赝品颇不少。雪岩，我担心再这样下去，金山银山也会挖空。还有……”

“好了好了！大年三十，我不想听你报账。知道你辛苦，今晚我慰劳慰劳你。”胡雪岩不悦地打断了她的话。

“今晚我提不起精神，只想早点休息。你打‘德律风’给其他房，你喜欢哪个陪就挑哪个。我得洗头、洗澡，湘云，去提一大桶热水来，我要好好泡泡身子。”罗四毫不客气地回绝。湘云应了一声，赶紧外出张罗。

胡雪岩依然不改那副嬉皮笑脸的德性：“那我总不能与你同洗鸳鸯浴吧？我还是出去一下，到宅子四处走走看看，看她们各房如何过年。”

此时，在红木厅楼下的女厅里，香官的甜言蜜语早把幼锦灌得情意迷迷，身软眼疼。他的一只手，一粒粒解了她倭缎棉袍上的布钮，费力地伸了进去。不像棋女们里头就一个抹胸！幼锦铁紧的坎肩里头还有像口袋的装束兜住了两只乳房。他的手使劲也插不进去，只得隔着那装束，在她滚热的鸡头小乳上乱摸一气。一张嘴也拱过去，想寻幼锦的唇。

幼锦却把嘴拧开，只留了脸颊、脖子给他，微微喘息道：“表哥，你够了吧，你够了吧？”香官本想说“这是永远也不会够的”，棋女里头那两个长得最抢眼的，那才叫十足够了呢！但就在这时，廊庑下响起踢踏踢踏的脚步声，很缓重的，一直响到女厅这边来。幼锦一急，身子赶紧一挣，那挤压下仍然感觉到的起伏酥软，那楚楚纤腰，顿时从他的抚玩下脱离。夜气如磐，女厅外的脚步和槛窗外斜织的焰火，都给这个情窦初开的少女提了个醒。她急急扣好旗袍上的纽扣，摸一遍看它们是否系牢。把表哥拥抚她时脱去的短装又穿到身上。她在黑暗中把自己从头到臀理了一遍，确信自己是齐整的，听听脚步远去，拉开女厅门闪了出去。

出了红木厅，胡雪岩晃晃悠悠，在芝园里乱逛，也不知道要去哪里。绕过飞来峰，边走边瞧缭乱飞上夜空的焰火。来到棋坪，穿过一座凉亭，他感到有些腹胀，想找个地方方便。遂拐入一条小路，向树丛边的假山走去，对着草丛，哧一泡热尿，止不住打了个寒噤。他提着裤子正要离开，忽然从假山洞里传出一阵窸窸窣窣的声音，胡雪岩担心小把戏们淘气，大年节的，出个什么事总不好，有意提高声音道：“谁？”

寂静。无人回答。他侧耳倾听，朝假山洞逼近几步，分明还窸窸窣窣之声，胡雪岩大声喝问：“这么晚了，谁还在这里？”

从洞里走出两个衣衫不整的男女，男的还在抖颤着系裤带，弄出声音。

“什么人？”胡雪岩喝问，噫，还真的出鬼了！

“阿金……阿珍……”两人跪倒在地。

“是你们？”胡雪岩拿眼愣着二人，顿时一股无名火窜了上来。

阿金连连叩头不止：“老爷，您饶了我们吧……才刚我们年夜饭多喝了点酒，做下了这桩错事，我们下次再也不敢了……老爷，求求您，放过我们这一回吧……”

胡雪岩竭力压制着怒火，半天不说话。

“老爷，饶我们一回吧……”阿珍哭了起来。

这种事若放了他们，以后罗四就更不好管了！他抬头看了看红光喜气笼罩的芝园，一个个大红灯笼仿佛跃上夜空就要发出巨响的霹雳。红红火火的胡家，绝不能让这些浮浪男女坏了彩头！他清了清被醇酒淹暗的嗓子道：“好吧，我就放你们一马，但你们不能再留在我这儿——不用再解释！……你们爱去哪儿就去哪儿，找个好地方过你们的日子去。”说完，他转身就走。

阿金紧紧追了上来求道：“老爷，看在老太太的份上，别赶走我

们。”

“我求您了，老爷，我不愿离开老爷、离开老奶奶、离开胡府……”阿珍哭得更响了。

“哭什么哭？！是你们自己作的孽！别让我再见到你们，给我快走！”

两人无奈，低着头，眼泪汪汪地走了。

晦气！呸——他原准备一个人回“百狮楼”。经过通向新七间的月洞门，遥看那边楼上楼下灯火辉煌，屋里屋外喜气萦回，便信步朝那个方向走去。

红芸院芙蓉的卧室里，芙蓉和小欢哥俱已喝醉，前仰后倒，醉眼乜邪，言语舛错。芍药犹恐让人看见不雅，急赶着收拾碗筷杯碟道：“不能再喝了！看你们都醉成什么样了？”

“不，我没有醉！”芙蓉步履摇晃，要过来把杯筷夺走，一个踉跄，双手支在小欢哥身上才没有摔倒。

小欢哥把住酒壶，醉眼迷蒙道：“我，我也还能喝……”

芍药一把抢过酒壶，放到大托盘上，连同残羹剩肴打算一起端走。

芙蓉站了起来，嘴里嘟哝着芍药的不是，没走出几步，便歪倒在床上，天一句地一句噁着酒话。

欢哥仰身歪在椅背上，不住打着酒嗝。

芙蓉在床上呻吟着，揉着胸口道：“我全身火烧火燎，胸口闷得慌……哎唷！欢哥，你快来，给我揉搓揉搓。”

芍药拿手指头在小欢哥的额头上一戳道：“快去！我得把碗筷送到厨下去，顺便给太太弄碗醒酒汤来。你先给她剥个福橘，都什么时候了，天明得早赶着给老太太拜年请安去……”说罢，急匆匆下楼，往厨下去了。

这小欢哥也东倒西歪来到床边，口齿不清地问道：“太太，你、你不会自己揉、揉搓吗？”

“小杀才，你竟敢……不听吩咐……快过、过来。”芙蓉把外衣解开，露出里面半透明红绫抹胸。

小欢哥近已渐知人事。刚买进府来他还小，多半独守空房而又时常欲火难禁的芙蓉，免不了把他作为变童，相互抚摸戏弄。也有把身体敏感部位交他抚弄吮吸以求一快的时候，即使旁人偶有撞见，也以为不过

富家丽姬撩孩子家家开心，闲得无聊罢了。

小欢哥既已渐解男女之事，陡见女主人鼓绽膨亨的胸脯起伏波颤个不停，裸露的脖子、肩胛、胸乳无不白雪一般，却又进出温香热息，尤其鬓发散乱，粉脸桃面在一片乱云下欹晃动摇，竟然头脑里乱哄哄空白一片，一时不知何处下手。

芙蓉的星眼觑开一条缝，见状抓过小欢哥的手，按到自己的胸脯上。一阵按压揉弄，小欢哥哪里按捺得住，把手探到抹胸下面，恣意玩弄起来。酒能乱性，看看女主人渐渐安静下来高高扬起下颌，把身体摆平放正，脖子拉得长长的，小欢哥把头俯了下去，或脸或唇，或摩擦或吮吻。芙蓉先以身子不动迎合，久之两张嘴渐渐靠近、靠近，终于四瓣红唇合在一处。

门被推开，走进了面带喜气的胡雪岩。看到这一幕，他呆住了。欢哥抬眼一看，见是主子，顿时傻眼了。但这只是一瞬间的事，没等胡雪岩做出反应，他身子一缩跳下床，一溜烟冲出门去。

迷乱中的芙蓉含混地咕哝了一句，梦呓般地叫道：“来呀……”

“不要脸的东西，看看我是谁！”胡雪岩跳脚喝叫。

芙蓉这才发觉不对，睁开眼睛，浑身一阵机灵，一骨碌坐了起来。胡雪岩狠狠抽了她一巴掌道：“贱货，永远改不了当婊子的脾性！”便拿脚离开了红芸院。

他在芝园找了个安静的地方，无声蹀躞着。就在他外头轰轰烈烈、赫赫扬扬的时候，内里已开始烂了……一个花钱买来的小人毛秧子竟敢跟主母苟且，断不是一朝一夕蓄养出来的淫欲。一个满园宫灯、大红灯笼朗照的喜庆、吉祥日子里，阴悄悄的假山洞里、亮堂堂的卧榻之上尚且在上演着种种不堪，他声威显赫的胡氏集团，就那么安好、和谐？上下齐心？就没有啮噬基石的蛀虫？或是在阳光下毁花坏蕊的花心虫？

胡雪岩差不多惊出一身冷汗：首先，得安排儿子香官上洋学堂甚至出国学习、考察，去学习洋人的章法、本事！其次，要拿出一系列措施整肃集团内部，把方方面面调理清楚、规矩……

第二天，胡雪岩赶早给母亲拜了年，借机向老太太禀报了拟让香官去上海读洋学堂的打算，征得母亲同意。趁各房忙乱给老太太请安、拜年，他躲到罗四房中打算睡上一觉。跟罗四谈起要对丫头、小厮严加管束等事；各房开支，需按口数加以额定；园中各处维护、修缮，他把这些统一交给罗四审核，不能哪家想增间抱厦添个卷棚就任其所为。

窗外，艳阳高照。年前下过一场雪，桂花树上还积着一些细碎的残雪，无论是蓬雀飞动还是料峭春风，都能引发扑簌簌一阵雪粉纷飞，使经冬犹绿的桂花树叹息一回。胡雪岩哪里能睡得着？他干脆起床，由罗

四服侍对着穿衣镜更衣。突然，湘云慌慌张张奔进房来，碰倒了一把椅子。

“湘云，什么事这么惊惊慌慌的？”罗四不无责备之意。

“不好了！老爷，太太，出大事了。”湘云连忙把椅子扶正。

“出了什么事？”

湘云一早是去给各房奶奶拜年的，穿得里外一新，头上还扎了一条蓝底白鸾萝丝巾，她脸上带些恐惧道：“二太太房里的欢哥死了！”

“欢哥死了？……怎么死的？”罗四吃惊道。

“不知道。七窍流血，死在后花园的假山洞里。”

罗四放下手中的红顶子，两脚忙忙，说话都有些颠倒了：“什么？……我去看看！老爷，你自己穿戴吧。”

“遇事不必惊慌，该如何处理就如何处理。”胡雪岩倒很冷静。

罗四和湘云一前一后如飞而去。胡雪岩咬了咬嘴唇，掸掸红顶子上的灰尘，仍一丝不苟地穿衣戴帽。

待罗四赶到飞来峰下，假山洞前已围了不少人。有的在窃窃私语，有的在打探情形。一个十五六岁的小厮死在大年夜里总是一件蹊跷的事！老周指挥男仆把小欢哥从溶洞里抬了出来。身穿团花宁绸对襟棉袄，里头是一件灰磅布夹袍。白色刺花洋袜，履着元青圆口布鞋。他的嘴角、鼻孔，留着或是殷红或是暗红的血痂，皆已凝固，看样子是中毒死的。老周向罗四介绍情况道：“昨晚年夜饭后，我还看到他跟芍药去厨下端菜，还特地要了点酒，好端端的人，怎么一下子就死了？”

“去通知二太太了吗？”罗四自然也是百思不得其解。

秦少卿年年有守岁的习惯，到五更要与山菊来到屋外“出天行”，望东祷告，观天际五色云。因对罗四道：“山菊和一个小厮已经去通知了，四太太。”

这时，人们纷纷让开，胡雪岩穿戴齐整来到现场，沉郁的目光在欢哥身上一扫道：“人死了也没办法。老周，你就多花点钱，将这孩子厚葬了吧。”

“老爷！您要出门么？”老周应了个是。

“我要回访夏大人，你快去备轿，并带上土仪。”

“是！”老周急急地去了。

这时，芙蓉在芍药陪同下匆匆赶来。她衣衫不整，髻偏发乱，颜面发黯，眼圈一周乌暗，显见是通宵未眠。她分开众人，走到尸体前，拉过他一只手，号啕大哭道：“啊！欢儿……你走了，怎么走在我之前了，欢儿……”她扑到他的身上，不住摇晃着他僵硬的身体，形同恸呼，“你怎么死的，怎么死的？啊？”

“快将她带走！”胡雪岩面露不满。

“要报官，要官府派人来验尸啊，呜……”芍药前去扶她，但芙蓉不住挣扎。

胡雪岩朝几个小厮挥手道：“大年初一，哭天号地的，快把她拖走。”

芙蓉先还边哭边诉，见小厮来拖，竟撒起泼来，冲着胡雪岩大声喊道：“他怎么死的？你说！他是被谁害死的？是谁？”

胡雪岩没想到这女人竟噤出这等混账言语，把脸一沉道：“你疯了？还不快回房去。”

芙蓉着小厮拖走，她扭动身躯，披散着乱发叫道：“我是疯了！疯了……哈哈……”狂笑着渐渐远去。

“马上派人去通知刘二叔，让他快来给二太太看病……”胡雪岩冲罗四说完，匆匆离去。

秦少卿暗暗叹了一口气，他看到飞来峰背阴处的残雪，像小瀑布般向下滑落。苍翠绿鸟的树冠，在粲朗的艳阳下，吐送着极轻极淡的湿烟。鸟儿啁啾，春意君临。早已春光浓郁的芝园，并不曾因一个小厮不明不白地死去而冷了新年，只是有了征兆了……

年后回到上海，胡雪岩就忙着部署生丝、粮食、茶叶、机器、军火等各项进出口生意，打听国际、国内市场行情变化，发布消息，并在新近开办的《申报》上反复登载胡庆余堂药品的种类、销价、服务宗旨……

午后，清风挟着春困正侵扰胡雪岩，郭庆春陪同去年新任的上海丝业公会屠会长来到胡公馆。稍作寒暄，屠会长便申明来意——公会会员有一家福华缫丝厂，见机器缫丝又快又好，利润可观，老板便耗巨资购买了上百部意大利缫丝车，还聘请意籍技术顾问进行指导。由于福华丝厂经营不善，再加上厂里那些女工——“湖丝阿姐”为了工钿常常闹事，工厂开工两年来连连亏折，现在已难以为继。他想请胡大财神帮助同仁解围，把这片缫丝厂盘下来，由胡氏经营，免使同胞破产。

胡雪岩为了保护丝农的利益，一向反对机器缫丝；今年又有集中财力做生丝“买空”生意的打算；加上摊子铺得大，手中头寸紧，便现出为

难之色，打算推辞。禁不住屠会长苦求，加上郭庆春一旁大谈机器缫丝的好处，他愿意代为管理。福华连厂房、设备共投资十六万两，对折出售急需现银八万两。胡雪岩无奈，只得同意收购福华，全权委托郭庆春办理。郭庆春驾轻就熟很快便把手续办妥，兴冲冲上了秦少卿家来，让他开出一张提取八万现银的银票。

几年前，秦少卿盘下了退休把总周某的一处私宅。房是旧房，但楼上楼下间数很多，正对颇能生孩子的山菊的胃口。秦少卿最满意的是该宅有一个后花园，林木蓊郁，曲径通幽。花园有一道后门，连着一冷僻的黑巷。秦少卿雇人在后门附近修了一间小木屋，铺上地板，并在房里摆了一张床、一些书籍，说是公事之余可以来木屋静静读些书。

这日掌灯时分，秦少卿开了花园后门，迎进兄弟秦四海，钻进小木屋密谈。

“这次去苏北，情况怎么样？”一进屋，秦少卿就迫不及待地问道。

“舟山的盐运到北方，一下变为白花花银子，可值钱呢！这样一去一回，赚钱比任何买卖都合算。”秦四海是个江湖人物，甚不安分。因秦家在舟山一带盐场里干活的较多，秦四海便借打鱼之便，干些偷运偷贩私盐的勾当。有一次被海关守兵拿获，邵友濂打听得知他是秦少卿的亲弟弟，便暗示姜石林出面担保。姜石林说他在两江地面上关系很多，私盐生意要做就做点大，何不利用秦少卿“阜康”总档手的便利，挪些银两出来，要赚就赚它一把？秦四海试着跟他哥一说，秦少卿竟满口应承。果然不上两三年工夫，秦四海就把盘子、场子都做大了！由于秦少卿提供了巨大的资金便利，这一趟他就获得了一万二千余两银子的暴利。这些银两，全都以秦少卿长子秦幼珊的名义，存在怡和大买办刘某所开设的钱庄里，真个神不知鬼不觉。

“贩运私盐是杀头之罪，你务必要小心又小心，每个环节都不能出点差错！姜观察那里该打点的，每次分文不可少。”秦少卿的目光，在幽暗中如同晶冷的冰粒，盯着总有些满不在乎的秦四海，语气严厉。

秦四海应了一声，问道：“胡大善人还是像以往那般信任你么？”

“此公为人的确没有话说，对我一直深信不疑。不过，今年他突然让长子来上海读洋学堂，并不顾家人的反对，我总觉得此事不那么简单，内中或多或少隐藏着一些奥妙。好在你嫂子把两家联姻看得很重，一心要把幼锦嫁给他的儿子香官。香官好像也有那个意思，来我家很勤。我让你嫂子要抓紧胡太夫人……”

秦四海嘿嘿一阵笑道：“那是亲上加亲，遇事胡雪岩就会更加关照你了。”

秦少卿掏出一张五万两银票交给四海：“这是五万两银子，你去舟山盐场跑下一趟。抓紧点，早些把买船和打点各处关卡的本金收回，让这

些银子早些回到‘阜康’的账上。”

秦四海收好银票，悄无声息地钻出小木屋，恰山菊领着郭庆春沿着小径往后园而来，一路指指点点，介绍小园香径。秦四海没料到会有这等不期之遇，把头一低，迈开大步急急出了后门，钻进黑巷。

这秦四海与秦少卿年纪相近，身姿、步态相仿，又值黄昏薄暮，不用说郭庆春，就连山菊也看走了眼，撵在后面追喊道：“黑灯瞎火你往哪里去？郭先生找你有事呢！”

秦少卿在屋里听到声音，甚是悠缓地抄手踱了出来，语声平静如常道：“那是我兄弟，打鱼度日，才将在我这里要了几两银子去了，自觉有些羞于见人。”说着，与郭庆春寒暄，拱手为礼。

郭庆春喜滋滋地将收购缫丝厂的消息告诉秦少卿道：“这次收购福华，多亏屠会长从中斡旋，才能以八万的低廉价格买了下来。对方只提了一个条件：银两要一次性付清。”

“八万两？这么大一笔款子，目前不能解付。”秦少卿反应却是出奇的冷淡。

“这……可胡老板已经向人夸口，手头虽然偏紧，但购厂用款，随要随提。”郭庆春颇有些意外。

秦少卿放缓语气道：“郭老板，这你就有所不知，按照钱庄的规矩，我怎么可以将大宗现银放在钱庄吃薄利，早已放出去生厚息。各处若有急用，必须提前打招呼，以便我调集头寸。这是老套路，雪公他是清楚的。”

“这……这不是让我失信于人吗？”郭庆春懊恼地说道。他悻悻然离了秦家，急忙把这个情况报告给胡雪岩。

胡雪岩连夜驱车到了尤公馆，进门便寒暄道：“听说七妹福体欠安，我特意来看看。”他带了些雪记出的鹿茸片，以及当归、阿胶之类，让总是闹病的尤琳好生补一补。

尤琳称谢，带着一些凄凉道：“什么参、茸，还有燕窝、熊掌，对我都没用……你好久没来尤公馆了，是不是十二金钗之外，又有目标了？”说罢，故意斜眼睥睨着他。

胡雪岩赶紧道：“最近忙着今年的生丝收购。既要与洋商谈判价格，又要说服本地的丝行联合行动，还要跟外省的丝商联络通气，真有点焦头烂额的味道。”

尤琳郑重提醒道：“胡大哥，有件事我不得不跟你提个醒，现在你成了红顶商人，兼顾官商两界，自然越来越忙。但俗话说树大招风，你无

意中结下的冤家肯定不少，得小心背后有人向你放暗箭。”

“七妹发现什么异常了么？”胡雪岩高度警觉，耳朵都仿佛竖了起来。

尤琳又斜眼睥睨着他，郭庆春正在读一份英文报纸，瞧尤琳那神态，禁不住嘿嘿笑了起来。胡雪岩朝尤琳深深一揖道：“七妹，我最怕你这副眼神了。”

尤琳正色道：“看来你真的没想到，我指你的内部。听说你准备做生丝方面的大买卖，我担心你们胡氏在资金调度，人事安排缺乏活力……”

胡雪岩抚掌道：“我来就是找你们商量这个事。老实说，我早就想将所有的财务人员来个大轮换，交换一下位置，像麻将一样搓一圈。否则，一个人手中老是捏着这把老算盘，自然而然就会打起自己的‘小九九’。全部对调一下，你的算盘人家可以拨拉，人家的账目你也可以审计，就藏不住什么机关了。这样，万一有人从中作弊，就会全盘败露。”

“总管也对调吗？”尤琳问。

胡雪岩有些惊异地看着她道：“你指秦少卿吗？是不是发现他有什么问题？”

“那倒没有，但这个位置很重要。”

胡雪岩坚决地说道：“不管有没有问题，既然实行新规则，要调，全部调！上海的总管和杭州的总管也来一个对调。”

“雪岩，你如果真能下决心这样做，那就能避开很多陷阱，不会被别人在背后把你卖了！”

胡雪岩嬉笑着看看郭庆春，目光终于落到尤琳脸上，说道：“人员调动以后，我想请七妹带人把‘阜康’的账查一查，然后专职做我们胡氏财务方面的总监督。”

“那不成，尤琳的身体比你想象的要差，又还有苏绣行的打理，绝对不能揭胡氏财务总监这个榜。”郭庆春抢先一口回绝。

尤琳笑道：“你怎么老是跳不出‘任人唯亲’的道道？财务不仅不是我的擅长，进胡氏也非我所愿。你是太后老佛爷倚重的财神爷，就不怕我这个老家始终不认可的‘贱妇’连累你？”

胡雪岩用戏剧里的腔调道：“妹妹说哪里话来？”

“雪岩你难得来家里一趟，你跟他说这些干什么？”郭庆春似乎有些不高兴。

第四十二回 抱着愧原状安抚秦少卿 生隔阂温言气坏尤小妹

次日，胡雪岩招来秦少卿，宣布了这个人事调整的决定。秦少卿内心极为震惊，脸上却毫无表情道：“雪公，你是不是听到什么风声了？”

胡雪岩十分坦然，语气和缓道：“你知道我办事向来想干就干，我早就有这个大调动计划，只是因为事情太多，迟迟拖着没有宣布。现在由你负责全国钱庄、当铺的人事总调动，上海财务方面的事，你暂时交给冯先生经营。”

秦少卿礼恭毕敬的样子，用早先打天下钱庄里的称谓称呼道：“大先生要把各处档手调动一下当然好。只是今年生丝收购日期临近，银钱进出业务一定繁忙。而人员大调动，牵一发而动全身。既是相互异动，这离任接任就需查账审计。这钱庄上的往来账，除了大先生你和我，别人怕也查不出个名堂，如此，会不会影响今年的生意？万一查出纰漏，或贪污，或挪用，或私下放贷吃息，公账私目，是一定要处理的。如此，会不会动摇胡氏的根基？都是在这把交椅上久坐的人，官场赌场，华洋两界，哪里会没一些关系？依着草鞋打了脚，砍个根莖牵着藤，不好下手呀大先生！至于上海的钱庄、当铺，把总账交给冯先生，我不担什么责任了，这样好。只是我有点小小的担心，冯先生过于老实，不善应酬，就怕他在这个飞红绽绿的上海滩挠不开……”

一番话把个胡雪岩说得又犹豫起来，沉吟半晌，心下不得不承认秦少卿说得有理。但整肃内部，激活整个胡氏，又势在必行。问题是这“整肃”“激活”选择什么时候？为什么要选在准备又一次大举挑战洋商之年？为什么一定要在生丝大战的前夜来整、激？此种大规模的异动，有没有最佳时机？唉，难哪。

这日回到家中，秦少卿便有些心神不定。晚饭后，他手捧一杯茶，身子仰靠在藤椅上，眼神定定望着对过墙上，陷入深思。

墙上挂着女儿幼锦的大照片，穿着圣约瑟的校服。照相，这是上海近年最时髦最轰动的洋玩艺，幼锦一次又一次赶这种趟，是家中也是这个街区最新潮洋派的摩登女郎！

山菊注意到了丈夫的不安。沐浴罢了，把孩子们安顿了，过来问他道：“我看你吃晚饭到现在，一直心神不定，有什么事吗？”

秦少卿掩饰道：“没有，没什么事。”

“你有心事瞒不住我……还有你那个怕见人的兄弟，鬼鬼道道的，倘若正经，你干吗没跟我透一个字？你说老实话！”山菊戳他一指头，拿眼

斜着他。

秦少卿犹豫半晌，突然道：“山菊，我们要大祸临头了。”

“大祸临头？……你不要吓唬我，我们日子过得好好的，会有什么祸？”山菊大惊。

秦少卿此时还真有些后悔，苦着脸道：“这祸是我自己一时财迷心窍闯下的，而且越闯越大。你知道的，买这座带花园的老宅，你身上穿的、头上戴的，还有孩子们上学，光靠我的薪水，怎么支派得过来？于是我就利用手中这点职权，动用了‘阜康’的公款，日积月累，就越积越多了。”

“啊……那你赶紧把公款补回去，我去同雪岩哥说一说，认个错、赔个罪，他为人大度，会放过你的。”

秦少卿连连摆手：“不，不！你千万不要跟大先生去说，为了补这些亏空，我就和兄弟四海合伙做贩运私盐的生意，不光弥补亏空，还想攒积一点……”

“啊！贩私盐？那是犯王法的哟……过去我们那山岙是私盐贩子必经之路，常被官兵抓住，把头砍下挂在树上。”山菊惊悚地叫了起来。

“现在后悔来不及了。今天大先生通知我，要将所有的钱庄档手来一次调动。我的位置只要一动，那些漏洞立马显现，所以我的职位不能调动，不交出全部账目，就不会暴露问题。”秦少卿甚是焦急，声音都带着哭腔。

“那你快快求求雪岩哥哟。”山菊也有些六神无主了。

“我求他有什么用？你去求他还差不多，你不是说他很喜欢你吗？”

“那是我年轻漂亮的时候……呸！这种下流主意你都敢出？”山菊又狠狠戳了秦少卿一指头。

秦少卿站起身来，一边叹着气，一边兜着圈子，他在女儿的照片前站定，扭头问山菊：“能不能在两个小辈人的关系上去说动大先生？万一我被查出，儿女亲家，他总得给我一碗饭吃。”

“有件事本不打算告诉你，怕你生气。”山菊“噢”了一声，说着就进卧室里间翻箱倒柜。老半天，拿出一个净面水红缎包袱，折叠有巴掌大。秦少卿莫名其妙，不知包袱里包了什么宝贝，眼睛瞪得溜圆。看山菊把包袱皮一层一层打开，里头竟包着一条带弹力的细洋纱短裤，洁白如雪，一看就是幼锦的用物。

山菊把那折叠齐整的褰裤展开，拿手指给他看，原来上面沾着好几

点血迹，颜色鲜艳。有两点血痕上面似打过白蜡，灿若桃蕾，端的醒目。秦少卿用吃惊的眼神射山菊几眼，目光突然变得有些凶戾。

“这个礼拜天香官来家里就直接去了幼锦的房间。那日几个小的学校组织春游，都不在家中。我洗了几大盆衣服，把衣物在后园晾晒了才回到屋里，路过幼锦房间，见她坐在床上低声嚶嚶地哭，只是不见了香官。经过我再三盘问，幼锦方从床单下拿出这条褰裤，说香官今天一来就要跟她做那个事，开始她还搪塞，后来就禁不住便依了他。现在感觉惧怕，下头又有些痛，因此饮泣。我本待发作，但女儿已经吃了亏；去找香官理论，女儿又是依允了的。况且两家关系非比寻常，雪岩哥待我俩胜过手足同胞，怎好为这事对香官大张挞伐？总是自家闺门不紧，对女儿管教不严。思来想去，我骂了幼锦几句，到底这次处女红重要——吴越风俗，新婚之夜，新娘身子下面必垫一方白绫，留下处女红作为验证，娘家方有脸面。遂将留证幼锦破身的褰裤收藏，打算以后再作理论。”

山菊低声说了这些，秦少卿黑脸秋风一言不发，攒眉直脖子踱了好几个圈子，方停下脚步道：“你就拿这事去跟大先生说，就说我感觉受了欺负。你不知道，财务经管大换班，肯定是那个郭庆春的主意。他是国戚皇亲，现在我们拿老表加亲家这层关系去说事，大先生也许会改变主意。你去见他，最好是这么说……”

秦少卿摇着鹅毛扇，山菊夫唱妇随，次日，她胳膊上挎了个羽纱镶边的红锦袋，裹着开始生出赘肉的腰肢，径直来“阜康”的经理室见胡雪岩。

伙计上了茶，山菊让胡雪岩屏退左右，还趑到门口瞅瞅，方从红锦袋里取出水红缎包袱，拿出那条褰裤展示给胡雪岩看，同时讲了事情的经过。

胡雪岩看清楚了，褰裤上不光有殷殷血迹，还有男人的精斑，以及男女交欢以后泄物的痕迹，不禁顿足连连骂着“孽障，孽障！”

山菊又把秦少卿听说这事以后的气愤懊恼渲染一番：“女儿出这样的丑，他这个当爹的以后怎么有脸见人？两个小辈这层关系，双方父母显然知晓，但并未经过正式媒妁，倘日后发生变故怎么办？如果香官不要了身的幼锦，幼锦还有活路么……”

胡雪岩赶紧道：“那不会的，那不会的！那个孽障他敢？少卿兄太多虑了，太多虑了……”

“少卿昨日回家，本为交账、调档手的事有些心烦。说家里女儿丢人现眼，你这个当娘的怎么管教女儿的？外头大先生不知听了谁的建议，要调档手，要把所有的财务经管来个互移互换。这如何使得？这不是要把大先生摸顺了的胡氏搞乱吗？光一个生丝买卖，要熟悉行情、套路怎么也得个小半年……”秦少卿反对调整的“理由”经山菊这么一哭诉，效果

就大不一样了，胡雪岩的决心在哭声中动摇了！

山菊乘机“哭”大效果，说湖州自庞二爷作古，庞大公子由朱福年等辅佐；松江尤五病倒，漕运的事交他的大徒弟经管……跟这些人打交道，哪个生手能强过少卿？郭庆春跟洋人打交道，管进出口生意，少卿打理财务，跟华商往来；二人是大先生的左右膀，这个格局怎么能变呢？

儿子的放荡行为，使胡雪岩深感有愧，尤其是愧对默无声响又很传统的秦少卿。少卿的忠心不二是不可怀疑的，倘这个时候挪动他“总档手”的位置，还真有点“欺负”人家的味道。讲究“人情味”的胡雪岩推翻了原先的决定，少卿的位置就不动了，使哭哭啼啼的表妹破涕为笑。同时派人专程赴杭州向胡母禀报，让香官和幼锦正式订婚……

胡雪岩想联合丝业同仁，共同做一次生丝“买空”，以应对洋商对中国丝业的步步紧逼。英国人不光在印度的孟买兴建机器缫丝厂，又在上海一连建了两家缫丝厂——大力收购生丝，伤农更甚……

丝业公会屠会长出面召开了上海丝行业主、丝商的会议。会上，胡雪岩讲了国际生丝贸易的形势，回顾了多年前，在白会长、庞二爷的领军下，丝商、丝农联合起来，与洋人斗法的历史。建议今年改各行分散收购为统一收购，统一集资形成一股巨大的力量，如此方能与拥有各种优势的洋商对抗，稳固依然为华商所控制的生丝市场。但胡雪岩的号召没有在丝商中引起什么反响，会场的气氛沉闷。也有几个丝行老板空洞地表示要跟洋人斗法。更有甚者说他拥有巨大的实力，就由他做个“买空”吧。

“此议系针对洋商一步步夺走生丝市场，绝无他意。统一收购、统一集资，所得利益也统一均沾，并非胡氏垄断生丝市场，利润一家独占！”胡雪岩赶忙解释。

然此时的上海商界，与多年前联合对抗洋人已有了很大不同。朝廷跟列强签订一个又一个不平等条约，无穷尽的割地赔款令人胆寒。洋人先进的技术及理念，层出不穷的各色新鲜玩艺，光电灯、电话、电唱机、电光照相等一系列带电的物件，就令人钦羡不已。洋人在中国享受一系列特权，经商享受种种优惠，让华商倍感压抑和郁闷。所有这些积淀在国人心里，让商人的腰伸不直，官人的腿伸不直。就拿左大人平定新疆来说吧，西征军在伊犁把俄国老毛子打得喊爹叫娘，可曾纪泽跟俄国人谈判，还是割让了伊犁西部霍尔果斯河以西、伊犁河南北两岸的大片领土；并允许沙俄在嘉峪关、吐鲁番两地派驻军队、购置土地；赔款也增至九百万卢布。赢家成了输家，输得好生无理！

丝商们离了会场，一反适才沉闷，个个言辞激烈：“胡雪岩自不量力，竟想独自一口蛇吞象，吞得下么？”

“胡雪岩背后有左湘侯做靠山，什么玩不转、掂不掙？”

“集资同购丝，我看还是抱旁观态度为好，先看一看朝廷和洋人的态度再说。”

“听说上海道的态度已经明朗，对胡雪岩这一举措不予支持，以免影响同洋商的关系，引起国际争端。”

尽管愿意和胡雪岩“集资同购丝”的同盟者不是很多，除了庞二爷的大公子庞廷礼等四五家，其余应者寥寥，但胡雪岩还是大批买进生丝，希图与洋商一搏！为了把生意做大，他多方筹措资金，包括找美国一家银行秘密贷银五十万两，包括推迟偿还日本正金银行的一笔贷款，包括向票号挪借……

只是江浙连年灾荒，生丝产量大减，据美国技师检测，生丝的质量也不如往年。入夏，胡雪岩套购生丝已稳操胜券。上海众多的丝商虽不愿同他“集资同购丝”，却也不敢跟他争夺生丝生意。胡雪岩早想着回杭州一趟，带上在套购生丝中特别卖力的秦少卿……

闲来无事，他在杭州城中转悠。清河街附近一条小巷，洁净斑驳的青石板，挤得似乎要跳出来的浙式老宅，一家一家逼仄却又塞得满满当当的店铺。他饶有兴致地看着，唉，许多年都没这么闲适、这么抵近地看普通人家过日子啦。突然，他看见了一位姑娘，不，是绝色，在一个小户人家的门口立着。那身材的袅娜纤巧、凸翘起伏胜过阿娇。那颜色的粉嫩莹洁，仿佛伸指就能弹破，却似幼锦。胡雪岩趋前几步，嚅嘴探颈看得贪婪。那姑娘似有觉察，回过头，狠狠瞪他一眼，扭过身子去。那一瞟一瞪，眉眼神情，像煞年轻时的芙蓉。贪看美人，胡雪岩自恃脸皮老到家里去，迈着八字步，轻摇折扇，点头播脑慢悠悠踱个半圆，绕到女子正面看她。女子睨她一眼，一袅腰肢，扔给他一个背面。胡雪岩哼唧一笑，又摇动折扇，一边哼唱着躲长毛时学到的一支曲儿，一边又绕往姑娘的正面去：红蜻蜓，飞在绿杨枝上，蜘蛛儿一见了，就使网张，痴心痴意将他望。“蜘蛛，你休望我，这般圈套劝你少思量。费尽你的神思也，只是不上你的网。”

姑娘定定看他几眼，大约疑心这老家伙是个花痴，有病，这回没背过身去，只给他个侧面，却仰头去张檐下，看看结不结有波丝网。胡雪岩竟然趋拢去，相距不足一尺，拿眼上上下下、反反复复看人家，心里赞叹：好腰！好丰臀！好个鼓鼓绽绽似要破衫而出的胸脯！姑娘哼了一声，掉过身子，胡雪岩又绕过去。姑娘不出声地骂他一句，还咬牙，又一甩丰臀。胡雪岩再要绕，姑娘一跺脚，冲进屋里去了。冲进屋里便不能看么？这里又不是什么禁地！胡雪岩拿脚就往那门框子都已黑裂的门里走去。宅子里有个小天井，一片天光罩着那个警惕回望的姑娘，端的是个尤物，从天上下到凡间的七仙女！胡雪岩跟进去，姑娘像躲避瘟疫一般，一闪便进了一道门，把门关上了。房间靠天井一方，有个能大扇支开的小方格木窗，胡雪岩脸贴窗眼一看，里面还宽敞，遂大声探问道：“家里有人吗？”

顿时就有一对中年夫妇战战兢兢着前来问有什么事？

胡雪岩说：“我要娶你家女儿，想就在这里成亲。你们连人连所有的物件都搬走，只留下姑娘。再买一房家具，举凡嫁妆、首饰、床铺，所有成亲一应之物，都拣杭州城里最好的，银子由我胡雪岩支付。”

刹那间便满院子折腾起来，一条清河街的人都来帮忙，秦少卿、老周、家驷、刘二叔也赶来支派、指挥。第二天晚上就送他入了洞房，共花去两万两银子，便宜！

胡雪岩让姑娘脱得一丝不挂躺到床上，手举一只松江仿古宫灯，照着她前后左右看了一回，又让她摆出各种姿势尽他观赏，笑道：“你昨日那般不让我看，今日怎么就让我看了？我并不想要你，就只想看看！这些东西都属于你了，你找个好人家嫁人吧。”说罢，又喊秦少卿、老周、及左邻右舍来看。

正兴味十足观赏点评，有人推他：“雪公，快醒醒……”原来他做了一个梦，睁眼一看，自己还在“阜康”后院的起坐间里，郭庆春立在楠木榻前伸手推他。他揉揉眼睛问道：“尤琳的病好些么？”

“要变天了，瞧这天气闷得……”郭庆春用手帕擦着脖子脸上的汗水，指着窗外。

天气要阴不晴，没有一丝风。窗外，擦檐一棵中国槐，靠窗几丛美人蕉，今年新长的槐叶，鲜嫩翠亮挂在檐下，仿佛剪纸贴在玻璃上一样静止不动。美人蕉正开着，红如燃炭，也是那种一动不动的阴艳，在没有阳光的虚空中显得沉郁沮丧。浊闷的空气如同一只看不见的手，把一种粘沾粘沾的液体揉抹在人身上，将人的毛孔堵死，丁点气不透，那液体又始终不干，胶水也似，把人裹得都透不过气来。伙计端进来一盆井水，伺候胡雪岩擦了一把脸，人变得清爽一些了，心想庆春在这种鬼天气里到“阜康”来，肯定有什么事！

“雪公，最近一连串的迹象表时今年生丝市场的气候很不正常，正如这几天特别闷热，恐怕老天在酝酿着一场大雷雨。”原来郭庆春是为这事来的！

胡雪岩让伙计送进一台电风扇，让呼呼电扇驱散室内的闷热。他当然看重这位老搭档的意见，问道：“你倒说说，有哪些不正常？”

郭庆春想了想道：“照理说，你领头号召大家集资同购生丝，是大家赚钱，可在同业公会上，为何无人响应？会后，我找过几位洋行买办，都是做进出口的，他们有的推脱当前资金紧张，有的说已经改做别的生意，爱莫能助。有的直截了当地说同洋人斗法，风险太大！”

胡雪岩凝神思索半晌，语气沉郁道：“鸦片烟把国人的身体和灵魂都麻痹了，商人是病国病民中的重症患者，不奇怪啊！”

“我怀疑内部有人往外通消息！”郭庆春加重语气道。

也许是胡雪岩见惯不惊，他竟轻轻放过了这条消息，问道：“洋人方面，你和他们有过接触吗？”

这是郭庆春的职责之一，与洋商接触他同样有些不祥的预感，遂道：“我去找过，同样反常。过去他们见到我，都主动与我交谈，即使嬉笑怒骂，他们也毫不隐瞒自己观点。可现在，态度十分暧昧，不是退避三舍，就是虚与委蛇，缄口不吐真言。奇怪啊！……”

“路金应该跟我们有些交情，你让尤琳去找过路金吗？”

郭庆春拧着眉头道：“去找过几次，但见面也就一次。近年中英关系又趋紧张，英国人插手新疆问题、西藏问题、云南问题，路金跟尤琳大谈了一通边境问题，生丝贸易简直就不在谈话之列。闹不清他是有意回避，还是诚如他所言，明年就退休了，要回国述职了。”

胡雪岩轻轻笑了笑：“好些洋人都不相信你郭庆春就那么单纯，说你一定是朝廷派到上海来的，路金会不会也这么想，所以跟尤琳谈边境问题，扯海天宽。”

这倒是郭庆春没有想到的，他早就没把自己当作天潢贵胄。而恰恰相反，在西太后、还有他舅舅荣亲王眼里，他是爱新觉罗家族的“叛逆”。而尤琳的身体“欠安”，就包括这块心病，她是没被那个家族承认的“福晋”，更糟糕的是婚后多年不育，遍医无效，使她感到负疚，总认为是自己拖累了郭庆春。郭庆春则为尤琳的负疚感到不安甚至恼火，夫妻俩因此陷入一个“疚恼求全”的怪圈。

这个下午，尤琳让郭庆春来请胡雪岩上尤公馆，她有话要问他。郭庆春啧啧道：“这样天气，改个日子吧？”

尤琳道：“我憋了好久了。”

郭庆春把尤琳的意思带到了，仰起脸，望着已现陈旧的天花板道：“我们对洋人的情况了解得越来越少了，尤其是他们称之为‘商业机密’的那些东西，简直就打听不到。而海外我们又缺少耳目，没有更多的消息来源，‘知己知彼’根本谈不上。上海呢，像我这样懂些洋道道的，被洋人封杀……形势不妙啊！”

忧心忡忡，岂能成事？胡雪岩用一种坚定的语气道：“不管洋鬼子耍什么花招，反正这次我跟他们干定了！”他走到窗前，发现天空已经暗了下来，从天边涌过来的乌云，在他们头顶迅速积聚，不知何时已凝聚成黯黑的云块了。

郭庆春来到胡雪岩身边，声音很低，但听得出是经过掂量的：“雪公，既然黑云压城，我看你还是见好就收吧！”

胡雪岩猛然回过头来，目光有些犀利：“不！我胡雪岩决定要做的事，绝不轻易改变。如果我中途变卦，那洋人们不是又会乘虚而入、卷土重来？不是更要对蚕农们疯狂抢购、恣意压价吗？”

“这是无可奈何的事，独木难撑大厦，你一个人怎么能斗得过这么多洋商？”郭庆春显然想说服这位顽固的“大佬”。

“怎么是我一个人？不是还有庞氏、徐润、金嘉记？就算他们都临阵退却，我也要为国人争这口气，即使只剩胡氏一家，我也要跟洋商斗到底！你知道我筹措了多少银两？连股票连洋款接近两千万两，我要用它收购市面上所有生丝……”

“你把全部家底都用来收购生丝，那就等于把自己的手脚全都捆住，动弹不得了。”郭庆春惊讶地顿了顿，加重了语气，“太冒险了！雪岩，你这一大手笔会埋下无穷隐患，我劝你还是慎重考虑，不要小觑了洋商！”

胡雪岩挥了挥拳头道：“不！就这样定了。前无退路，后有追兵，我只能这样孤注一掷，成败也完全在此一举！”

天边掠过一道闪电，隐隐起了风。郭庆春等待着那声炸雷，神情悒郁，脸上心上都写满无奈。

“我们走吧！”胡雪岩吩咐备车，大步朝门外走去。但连郭庆春都没有想到，尤琳请胡雪岩上门，是要对他“大张挞伐”！

“听说你那财务主管总调动计划不实行了？”尤琳完全是审问的语气。客厅里开着电扇，但已显丰韵的尤琳怕风，在半裸的手臂上缠了一道纱丽。

“怎么会呢！”胡雪岩故作轻松道，“等今年生丝收购结束，除少卿外，各地钱庄、票号的财务主管全部对调。”

“那秦少卿为什么要除外？”尤琳用一种严厉的眼神看着他。

胡雪岩真的像受审一样站起来，满脸堆笑道：“这你们都知道，今年我要跟洋商打一场大仗，少卿这个总挡手一动，小则‘阜康’乱套，大则我的资金流通出现阻梗。你还别说，这几个月来生丝收购，还幸亏少卿在资金方面想千方设万法，尤其是调集各银号、钱庄的股票用于收购生丝，丝行老板高兴得很。这堆山似海的生丝才能尽归胡氏……”

“麻烦和问题就在这儿！中国这些企业发行的股票，什么开平矿务局、招商轮船局、大冶铁矿、江南机器制造局等等，眼下是涨了又涨，简直不可收拾。可这些个局、矿你又不是不知道，它们真有那么好的绩效？其股票真值得这么疯也似往上涨？万一遇个什么事端，股票持有者找钱庄兑换现银，形成挤提怎么办？此时找外国银行拆借，人家不借怎

么办？秦少卿为渊驱鱼，就为满足你抢购生丝的胃口，这不是个高招，这是个损招啊！”向来温文尔雅的尤琳用一声尖利的叫喊打断了胡雪岩的话。

胡雪岩的脸色变得有些难看，讪笑道：“少卿如今跟我是儿女亲家，他怎么会害我呢？少卿跟你们也不一样。再说，调集各地股票的举措也是报经我同意的，没你们说的那么太凶险吧？”

尤琳的脸色也变得很难看，不知是电扇风吹的，还是天顶上道道掠过的闪电作怪，她的额角发白，颊上却涌起阵阵潮红：“秦少卿有什么跟我们不一样？”

胡雪岩不假思索，大约也是亲不避疏吧，笑道：“秦少卿靠胡氏吃饭，没有退路啊；你们有苏绣行，有好几家矿局的股份。秦少卿出身寒微，一开始就跟着我干，你们世家豪门，天潢贵胄，是上次生丝贸易才上了我胡氏的贼船，能进能退啊。”

尤琳听了，又急又气，手指着胡雪岩，嘴唇哆嗦道：“你，你——竟存着这样的心……”话没说完，她身子一歪，昏死过去。

胡雪岩和郭庆春赶忙上去，扶住她的身体。

“尤琳！尤琳！”郭庆春使劲摇撼着她。

胡雪岩也声声叫着：“七妹，七妹……”

尤琳一口气喘了过来，睁开眼看看面前两个男人，又慢慢把眼合拢了。

“太太怎么了，怎么了？”仆人、丫鬟闻声围了过来。

“快！快去叫德国医生。”郭庆春对仆人吩咐道。

第四十三回 办交涉官府讨了洋鬼子 压丝价内外夹击杭铁头

一路铜铎响过。

一辆豪华英国马车停在上海道衙门前。车厢的门窗全都镶着铮亮的黄铜构件。车厢的四角是造型繁复的铜饰，黑色烤漆面板上的铜钉，在杲杲秋阳的照射下，有的呈现出高贵的本色，有的则黄灿灿耀目，夸张的芒刺明灭闪烁，使衙门前那对高大的石狮子不禁黯然失色。

路金下了马车，手握高筒礼帽的帽檐，迈着仙鹤步匆匆朝里走去。从门口到大堂，长而幽暗的通道两旁，排列着仪仗齐整的两路衙役，一递一递声声高喊：“英国领事拜见道台大人——”

邵友濂擢升刑部四品章京，继任上海道的赵清廉，瘦瘦的，眼神不好，因此看人时老拉长脖子，上身前探。此刻，他就用这个姿势抖着架子，立在会见厅前，迎迓这位英国领事。两人客套着共同步入会见厅，分宾主坐下。赵清廉拿腔拿调问道：“先生亲临本道，不知有何见教？”

通司把问话译了出来。路金站起身来，郑重其事的样子：“道台大人，今天我来上海道特为递送一份英国侨商的紧急照会，并转达本国政府的意见。”说着，他从侍从手上接过一份文件，双手递到赵清廉中。赵清廉让通司浏览照会标题：“哦，原来是有关收购生丝的照会……”

赵清廉侧耳听通司咕哝了一通，回到他的座位上，抬手示意，请路金继续。路金不像刚才那么严守外交礼仪了，但谈话却是严格的外交辞令：“生丝乃是五口通商后，促进英中贸易的一大项目。可是近年，中国商人对洋商采取不友好的抵制态度，甚至控制市场，囤积居奇，致使我大英帝国怡和、惠中等驻上海商行无法开展正常收购业务，造成国内有关原料供应严重不足、工厂生产瘫痪等一连串情况发生。对上海商界这种不友好的举动，我们已一再照会贵国政府，希望不要再继续下去。”

赵清廉知道这种谈话是要记录在案的，挺直身子，用他有些尖脆的嗓音道：“领事先生，对于英国驻上海领事馆几次发来的照会，本道已照例报送大清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同时申飭上海商会、上海丝业同业公会，整顿生丝市场，防止有关情事发生。所有办理情形，均已呈文回复贵国领事馆。”接着，他把所有几项回复文件的日期、文件名称一一念了出来，表明自己言之有据。

路金还能不知道中国官府的这些官样文章？继续道：“可遗憾的是，情况并未得到改善，反而有变本加厉之势。听说今年的生丝市场中国商人早就统一行动，采取了集中收购，不让外商有插足的机会。请问道台大人，有这回事吗？如果真是这样，那是明显的敌视行为，我代表英国

政府表示严重抗议！如果发生一切不良后果，要由贵方负责。”

“对不起，本道不能接受你的抗议。本道可以很负责任地告诉领事先生：政府绝没有这种态度，也从没授意于谁。这只不过是少数商人的自发行行为，朝廷坚决不予支持。”赵清廉毫不客气道。

路金打量着对方问道：“道台先生这么肯定，这只是少数商人的自发行行为？”

少数商人显然是指胡雪岩。他被清廷赐予二品顶戴，前年还受到中国最高当局西太后的接见，在英国人眼中，这大约相当于英国什么子爵、男爵的封号吧。而胡雪岩多年都曾代表中国政府从事商务活动，特别是西征大借款，中国政府严禁个人染指的军火贸易，同治末年他还与一批政府官员考察日本经济……加上近年英中外交摩擦不断，路金等人当然有理由怀疑上海生丝业对洋商的抵制是政府的意图了。

赵清廉哪有替国人争利的想法？他只求洋人不找上海道的麻烦，他在处理外交事务中不出任何程序、礼节、形式上的差错。今日既是这位英国领事上门抗议，他把此公的抗议挡回去便是大清外交上的又一胜利！遂道：“本道可以肯定，这是少数丝商、而且绝对是少数人的自发行行为。”

路金获得这个确切的信息，不禁喜出望外，他又使出一通外交辞令，暗示自己和赵道台缺少沟通交流，彼此之间难免产生一些误会。针对少数丝商的敌视行为，英国侨商可能将采取一些措施，争取收购渠道和经营环境的改善，以早日缓解生丝原料紧张的问题云云。

赵清廉立即示以大清国的公正与襟怀：“欢迎路金领事和贵国侨商采取这种积极态度！贵国商人完全可以采取你们认为必要的一切商业手段，或抵制，或竞争，本国政府绝不加以任何干涉。”

路金得到满意的答复，兴高采烈地回到英国领事馆。

路金从不关锁的办公室里，吉伯特正在焦急地等着他。吉伯特现在受雇于美国驻上海领事馆，说得具体一点，受雇于该领事馆负责商业事务的马克先生。其实，上海生丝这种“天地一家春”局面，最着急的是马克和吉伯特，因为美国国内几家机器缫丝厂的规模非常大，而美国在上海又无租界。英国有跟上海商界打交道的丰富经验，且已在印度开辟新的丝源，短期内丝厂尚无因原料短缺而致停产之虞。

一见路金，吉伯特便迎了上去，向他告急道：“领事先生，胡雪岩垄断了上海的生丝市场，杭嘉湖一带的生丝尽归他一人所有。我们洋行再也收购不到生丝了，你要赶紧想办法哟！”

“吉伯特，我比你更焦急！”路金耸耸肩，他不大瞧得起这位同胞，但清楚他现在抱住了美国人的粗腿。路金指指案头的公文、函件、电

报，故作紧张状态，“你看！国内告急的电报雪片一般飞来，不少丝绸工厂，因为没有原料，机器停转、工厂停工。我们大英帝国一向以丝绸名闻世界，现在丝绸外销大受影响。”

吉伯特赶紧出主意道：“那就迅速通过外交手段，立即要上海道台出面，立即制止胡雪岩这种垄断市场、囤积居奇的霸道行径，逼他吐出生丝来！”

“早在今年生丝收购之前，我就拜会过上海道台，这位道台大人明确表示这并不是朝廷的决定，而是胡雪岩个人行为，我们完全可以用商业手段同他展开竞争。”路金是资深外交官，与胡雪岩、郭庆春尚存私谊，他有他的打算。

“可是，现在市面上生丝全被他一个人垄断，我们向他要，等于向狮子乞求食品，主动权全在于他，我们只能看他的脸色、随他高兴。”

两人正说着，电话铃响起，原来是美国领事打给他的，内容是上海的秋天仍这么炎热，生丝问题更令人恼火，路金先生在上海颇具影响力，能不能通过外交努力，打破现在这种僵持局面？路金想了想，冲电话那头的美国领事道：“这样吧，凭我在上海多年的社会关系，看看能不能以私人名义与胡雪岩协商一次，把价格降低下来。”

路金约了两天，才把胡雪岩请到霞飞路一家颇具西洋风味的咖啡馆。留声机里播放着轻柔的西洋乐曲，像沙沙絮絮的小南风，在幽静的密林中徐徐掠过。咖啡厅的气氛优雅、宁静。偶尔从咖啡桌间穿过的女侍，仿佛都是踮着脚在走路，悄无声息。女侍的装束，在胡雪岩看来有些怪怪的：头戴麦秸黄巴拿马草帽，上穿深色亚麻衬衣，下面是紧身长裤，紧得把腹股沟、屁股缝的轮廓线都勾勒出来。从后面看去，很像松江秋天的麻鸭，养得肥肥的圆臀屁股，凸撅凸撅慢悠悠从你面前走过。路金以老朋友的身份寒暄道：“胡老板，今天本想多约几位中国朋友，来这里喝英国式的午茶。遗憾的是尤琳女士尚处在康复阶段，郭庆春先生要陪夫人去德国医院看病，所以只剩下我们两个人了。”

“领事先生，中国有句古话：‘醉翁之意不在酒’。你今天约我，本意恐怕也不在于茶，而是在于丝，生丝吧？”胡雪岩也不回避。

路金朗笑道：“胡老板真是绝顶聪明！你财大气粗，把市面上的生丝全买了下来，我想，你绝对不会想把它们作为艺术品，永远收藏在仓库里，而是要想法把它卖出去！是吧？”

“那当然！做生意的不把商品卖出去，那还叫商人吗？除非是疯子。但商人绝不会轻易售其货，而是要看合适的价格才肯出卖！那才是经商之道。”

“胡老板，我知道你与外国侨商在价格上已经相持很久了，这笔贸易始终没有谈定，这对双方都不利。作为朋友，我愿意为你们从中疏通一

下，能否互相做些让步？从而取一个折中的价格。”路金摆出一副公正的样子，他的瓷牙和满头银丝，在灯光下抖索着银芒。一转眼，他们都老了。明年就要退休的路金似乎也短了许多锋芒，而多了一些慈祥。

胡雪岩问道：“折中？怎么一个折中法？”

“正如西方诗人的一首诗：‘你爱的是春天，我爱的是秋天，我们都后退一步，就相会在热烈的夏天。’胡老板，你也后退一步吧。”路金不作正面回答。

“领事先生，这‘夏天’是多少钱？”胡雪岩一笑，倒是一如既往的犀利。

路金咧嘴笑了一下，但笑得并不自然：“我听说你提出要一千五百万两银子，而吉伯特他们只肯出八百万两。我看就加价到一千万两吧，这是他们交给我的底线。”

“那就一千二百万两吧，再不能降低了，否则免谈！”胡雪岩毫不含糊地竖起了两个手指。

路金的脸上浮起一片苦涩而又无奈地笑：“胡先生，中国有句古话：退一步海阔天空，我想提醒一句，我所说的是侨商们能够接受的最低底线。”

“我也是。”胡雪岩慢悠悠呷着英国式红茶。

当晚，由马克召集一批洋商聚在洋商俱乐部紧急商议。路金通报了他跟胡雪岩会晤的情况：“我已尽到最大的努力了。胡雪岩认准生丝是他发财的好机会，守住价格这道底线，想在财力和气势上完全盖过外商，坚决不肯让步。”

“这头中国猪！我真恨不得一刀宰了他。”吉伯特暴跳如雷。

“宰了他也拿不到生丝。难道我们再也没有其他办法来对付这个胡雪岩了？”说这话的是美国一家代理商乔，他是一位亚裔美国人。

马克似乎盘算已久，美国人的办事风格不同于忸怩、慢悠悠的英国人，他们要粗率、直接得多：“办法倒有一个：以牙还牙！我们也采取联合抵制，不买胡雪岩手头的生丝，让他的生丝全都积压在仓库里，使他的资金周转不灵。”

众人纷纷嚷道：“对，对！这是个好办法！我们不买他的丝，坚决不买！不买！”

“那国内急需的原料怎么办？工厂在等着这批生丝呢。”吉伯特道。

“向印度等东南亚国家购买，哪怕比这儿贵，也向他们买。这样才能

真正把胡雪岩的嚣张气焰打下去！最终，让这个老是同外商作对的中国商人消失，甚至从这座城市消失！”

路金沉默着，以一种复杂的眼神瞥了马克一眼。他清楚这样做对胡雪岩意味着什么。在胡氏这架运转的貌似强大的机器上，会断链条的地方、会出现啮齿的地方太多了！

马克似乎瞧出了他那种微妙的心理，用揶揄的语气道：“我不像路金先生一样跟胡雪岩有交情，而胡氏内部已有人成为我们的最忠实的仆人。这个腐朽的王朝到处充满肮脏和腐败，为了我们的利益，我们必须学会用鳄鱼开始腐烂的尸骸去喂蚂蚁和松鸦……”

马克这个恶毒的主意获得洋商的一致赞同，侍者打开一瓶香槟酒，往每个洋商杯中斟去。

冒着泡沫的玻璃杯互相碰击，表示出他们的共同的决心。

胡雪岩死死捏住手中的生丝与洋商对抗，逼他们把价格提起来。他满怀信心地坚守着这个用生命之丝结成的堡垒，在它耀人眼目的银光的映照下，熬过了一个漫长而又寡淡的冬天。终于熬到桑拳爆绿、新蚕吐丝，又一个生丝收购季节到来！

就他们几个打翻天印的毛猴子，不就把洋人镇住了吗？洋商有什么可怕，美国有几家丝织厂停产都几个月了。只要这个春天再坚持一下，中国丝商把新丝再抓牢在手中，不怕它洋大人不服降！

胡雪岩在大上海酒家特定一桌丰盛的宴席，拟请湖州、上海丝商的头面人物及上海官贵，商议再次集资收购生丝，控制市场主动权，逼洋人跳脚。

然而，春光乍暄，红灯生暗，大上海热烈的《喜洋洋》乐曲，仅迎来了屠会长、金老板等少数几人。就连庞大公子也去湖州扫墓未回，仅派朱福年作他的代表。朱福年抱拳一拱道：“大少爷临行有言：丝坛的头把交椅，理应由胡老板担当，反正湖州有什么事我会鼎力相助。至于上海生丝界，全依仗屠会长了，您在丝业可是一言九鼎的人物哪。”

屠会长倒还懂得谦让：“哪里，哪里，我们商会的丝业公会只不过是行业组织，同仁们可听可不听。只有上海道台才能代表朝廷发号施令，商人们不得不服从。”

“道台大人今晚答应光临，我们已派专人去迎请了。”胡雪岩对赵清廉尚有好感。

正说着，秦少卿从外面灰溜溜进来，报称江南制造局的姜观察大人派人来说三姨太流产了，他要陪她上医院，晚宴就失陪了。

有顷，郭庆春也很失落地从外面返回，胡雪岩连忙上前探问：“赵大人呢？”

“道台大人说他实在事情太忙，无法赴宴，再三要我向胡老板表示歉意！”

胡雪岩如遭当头一棒，顿时呆住。其他人无不神色恍然，情知不妙。形势虽然不同于上次与洋商对决，人也经历沧桑巨变，分明有人心怀鬼胎。胡雪岩感伤地说：“我想为国家民族做点事，可朝廷官员却如此对待我……”他强自镇定一挥手打哦，“开宴吧！不管他们来不来，不管人多我少，我们吃我们的。”他一屁股坐在椅子上，其他人也只得情绪不高地就座。

“撤掉几把椅子。”秦少卿赶紧吩咐酒店侍者。

胡雪岩因之病倒，但仅躺了两天又挣扎病体起床，准备赶赴杭州。因为再过几天，就是老母八十大寿。这是大事，他要好生操办一下。通房丫头雪嘶端进一碗中药，一匙一匙喂他喝下苦涩的药汁。雪嘶是在尤琳身边长大的，尤琳见她伶俐乖巧，送过来让她照料渐入老境的胡雪岩。雪嘶一边喂药一边道：“老爷病倒几天，胡子都长了，要不要叫剃头师傅来修理一下？”

胡雪岩无力地摆了摆手道：“胡子让它长吧，反正我已经老了，蓄须已是很正常的事。”

喂罢中药，雪嘶要扶他到院子里走走，挺郑重地递给他一根拐杖，说这是罗四太太托专人捎给他的。这是桃木杖，四太太去杭州城隍山求道长挑选的树，又请杭州城里最有名的工匠精心制作。杖身是一条盘曲的龙，杖头是一枚精雕如意，用清漆髹制，仍透着桃木红鲜鲜纹路细密的本色。胡雪岩打量着桃木杖，心中猛地一动：桃是中华大地栽培最广的一种果木，小民黎庶得其果腹营养最多。春天，灼灼其华，最能引来黄鹂的鸣啭。到了秋天，累累的硕果收了，枯黄的桃叶落了，在它蓄芳待来年的时候，又从干涩的体内渍出桃胶，可以防虫，可以入药。在道家眼里，桃木制的剑是最有效的驱邪武器，而桃符则给人带来吉祥……

莫非真有心灵感应？他让这场无法抵御的飓风刮倒，罗四就给他送来了驱邪以助仙健的桃木杖！他手拄桃杖，眼前掠过他的青梅竹马，那个驾着小船，卖身助友的美丽女郎……

郭庆春拿着一叠报纸进来，他是特来送行的。雪嘶一边招呼，一边给郭庆春泡上茶，然后悄悄退了出去。

“雪公的病好些了么？”

胡雪岩是个虎死不倒威的人，总是那么精神矍铄，劲头十足，这一次可是元气大伤，他“嗨”一声道：“今天感觉好多了！怎么样，这几天外

面有什么新情况？”

“这是今天早晨的报纸。”郭庆春神情阴郁，将手中的报纸递给他。胡雪岩草草翻阅这些中、西文报纸，只见一个个大标题——《湖雪岩与洋商斗法，新丝尽为夷人所买》《湖州庞氏与英商成交新丝万担》《金嘉记丝栈倒闭累及钱庄》……

胡雪岩极度懊恼，用手敲打着报纸，几乎要坠下泪来：“痛心啊！眼睁睁看着市面上新丝都被洋商恣意压价收购去了，我却无能为力。其他华商又不能齐心用事，官府无动于衷，庆春兄，我现在是真正感到心力交瘁、力不从心了。”

郭庆春叹了口气道：“我早就跟你说过，一个人力量再大，也斗不过整个社会，更何况你面对的是洋商。”

“我最大的失策是不该把所有的资金都压在生丝上，导致其他生意全不能做。一年下来，不仅胡氏整个被旧丝套住，也收购不了今年的新丝。洋人诚然不是什么好东西，但最坏的人肯定是出在长袍马褂的同胞之中。”

正说着，秦少卿匆匆进来，见到郭庆春，他把话头打住。胡雪岩有些不悦道：“庆春不是外人！”

“‘金嘉记’丝栈参与去年集资同购丝行动，导致巨额亏损，已经倒闭。而它的倒闭，又影响到放款给它的四十多家钱庄。这个消息，对市场的影响太大了。胡氏去年收购生丝，把资金压死，如果不把仓库里堆山似海的旧丝抛出去，‘阜康’的头寸就调不过来了。钱庄里没有足够的现银，万一发生挤兑，就要全面破产，局面无法收拾。”秦少卿道。

“洋商一致行动，不买胡氏生丝，现在我们想抛售旧丝，能够马上卖得出去吗？”胡雪岩也感到事态严重。

“我听朱福年说：有一个美国生丝代理商乔知道我们手头有货，只要价格合理，他有意全部收购。”秦少卿显然早就在留心这类行情。

胡雪岩攒眉踱了几个来回，问道：“他愿意出多少钱？”

“七百万两。”秦少卿声音低得像蚊子。

“什么？……一千万两我都没有卖，七百万两？休想！他休想……”胡雪岩顿足大叫。然而，就连他自己也感觉到这跳跼、叫号的绝望与空虚。他被联合起来的洋商彻底斗败了，他与少数几家丝商“集资同购丝”的爱国壮举反获其咎，他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洋人还要在他受伤的躯体上再踹上几脚！这是不能接受的事实，但胡雪岩却不能不接受这个事实！

秦少卿嘬着，几次欲言又止，只把无助的目光悄悄投向郭庆春。郭庆春语气沉缓，却不容辩驳：“雪公，不要再意气用事了，还是冷静考虑一下利弊吧：大批旧丝，如果继续积压在仓库里，只会发霉、变质，越来越卖不出价钱，最后只能变成一堆垃圾。”

“大先生，庆公说的是贴心话，也是内行话，现在好歹还能卖回来几百万两银子。”秦少卿也乘势劝道。

“这些我全知道！可这样做，明明是趁火打劫，我要亏本整整八百两银子啊……”胡雪岩痛心疾首，连连捶打着椅子扶手和卧榻，歇斯底里的哭喊变成喃喃地哭诉，“我不能卖啊，不能卖啊，不能卖啊……”

雪嘶闻声奔了过来，几个人连搀扶带强迫，将狂躁不安的胡雪岩弄到躺椅上斜躺下来。秦少卿压低声音问道：“要不要去请医生？”

郭庆春很坚决地一挥手道：“不用！你马上去圣教堂把长公子叫回来，让他陪同雪公一起回杭州。祖母的八十大寿，他怎么着也得给老奶奶磕个头行个礼。”

秦少卿答应着正要离去，胡雪岩陡地睁开眼睛，朝他举起一只手，用暗哑的声音道：“学习要紧，我一路上有雪嘶照应，倒也不用香官陪同。告诉他，奶奶是三月十五的生日，他是胡氏长孙，务于三月十五赶回杭州，给老祖母拜寿。还有我们这边的情形也一定不要让老人知道。”说着，泪水又无声地涌了出来，在他日渐清癯的面颊上流淌，滴落在衣襟上。

秦少卿有些感动，一直保持着那个恭谦的姿势，凝望着闭目养神的胡雪岩。许久，被击倒的胡雪岩又缓缓站了起来，雪嘶递给他拐杖，他把那拐杖上雕刻的葭龙又看了看，便把它搁置一旁道：“时日曷丧，吾与汝偕亡——这应该不包括我胡雪岩吧……是的，它一定不属于我胡雪岩！吩咐下去，我回杭州为老母祝寿期间，上海事务委庆春兄全权代理，诸事就照他的意思办！”

胡雪岩坐镇老太太八十寿诞，由罗四总管，老周协助，再从胡庆余堂抽调罗家驥负责外勤，掌管府外事务。老太太可是太后老佛爷诰封的正一品夫人，胡雪岩又为她求得太后亲赐的“淑德彰闻”的寿匾，朝廷那些大员、高官，有不少都要来为老太太祝寿呢。

罗四在“百狮楼”向全体管事人员布置了寿诞安排：寿庆准备举行七天；寿堂在城外、城内共设七处，这样亲友可以就近拜寿，以免到时候全都拥挤到胡府上无法照应。元宝街搭三重门楼，请戏班分别在城外灵隐寺和元宝街演贺戏七日。庆余堂在寿庆期间免费施药万副，并附一个载有时令验方的小折子，到夏天，凡有折子的可到庆余堂领取双份避瘟药散……

三月十五福日前三天为贺诞，福日后三天为延诞。贺诞开始，胡府

的僮仆、丫鬟，便穿上特制的庆寿礼服，男女上身皆着大红宁绸宝蓝福寿团花唐装，男仆下着机织洋布天津蓝撒管裤，女穿葱绫拖幅步摇裙，分布各处迎接前来拜寿的宾客。元宝街三重门楼，上面雕刻“王母瑶苑”“麻姑捧寿”“猴仙蟠桃”“万象更新”等精美图案，刻着江浙名人撰写的寿联。宝盖红帔、宫灯紫带，把门楼装点得光彩焕然。街道两旁，用各色鲜艳的丝绸、锦缎、壁挂、毡毯联成幢幡，上面张贴着“百年期颐”“松鹤遐龄”等四字吉语，如同绚烂的朝霞飘落长街。

是日，“百狮楼”大门厅正中上空，巨大的黄绸子已正吉时徐徐落下，在惊天动地的锣鼓爆竹声中，“淑德彰闻”的黑底金字大匾，在翻滚弥漫的硝烟中逐渐显现。所有前来祝寿的人，先当在这匾额下行叩拜之礼。

按照预先的安排，上匾之后，胡老太太要给我佛如来上香，感谢他赐福赐寿，佛光永照！

灵隐寺内，香烟缭绕，悠长舒缓的钟磬铙钹之声，伴和着众僧直出胸臆的嘛呢诵经唱偈之声，迎来了胡府的女眷。

大轿在山门外石阶下停住，胡太夫人在侍女的搀扶下走下轿子，由十二位姬丽及其丫鬟侍女簇拥着，轻移莲步，一级一级走向山门。主持急忙从寺里迎出来，双手合十，在寺门前致礼迎候，将太夫人一行引领至大雄宝殿内。殿内两侧一人合抱的楹柱上，悬挂着专为老夫人大寿撰写的新联，道是：“罗汉神通菩萨慧，公侯福德将相才。”

殿内旗幡飘动，青烟袅袅。如来自佛祖高坐莲台，妙相庄严地望着芸芸众生。胡老太太凝神须臾，一个小沙弥递上一炷香。她走近佛灯，亲手点燃檀香，然后虔诚地跪到莲花蒲团上，双手捧着燃烧的檀香，三叩如来自佛祖，喃喃细语祷告，神情庄重肃穆，众媳随礼如仪。

胡太夫人福日正诞这一天。云林寺特为笃信佛教的老太太搭建寿堂。这里挂满了名公巨卿、文人学士的贺联，正中，李鸿章、左宗棠的寿联格外引人注目。

胡太夫人凤冠霞帔，端坐正中，接受各方拜贺。

杭州府衙特派军牌快手前来维护，里间行拜有序，外间观者如堵，连议论都不敢高声。

“啊，这真是大清国头号商人母亲的寿礼！”

“真是平生少见！听说寿礼分作七处、举行七天，这是皇宫里才兴的规矩，胡雪岩真的可以和当今皇上比肩了。”突然，人头一阵攒动，传出“洋人，洋人”的惊叹声。众人赶紧让出一条路，让郭庆春陪着特别显眼的路金走向寿堂。

胡雪岩连忙迎了上去，拱手道：“啊！领事先生光临，不敢当，不敢当！”

路金彬彬有礼道：“我是专程前来向您的母亲拜寿的，祝她老人家生日快乐！健康长寿！”

进了寿堂，他向胡母三鞠躬，并送了一份精美的英国瓷器作为贺礼。

“洋人拜寿，也是平生头一回看到！”

“当今接受过洋人拜寿的中国女人只有两个：一个是当朝慈禧太后，一个就是这胡老太太了！真是福分非浅啊。”

众儿媳中，只有芙蓉内心焦急：这个时候还没见到香官！你是长孙啊，这等大事失礼，将来怎么服众？！

第四十四回 赶寿诞马蹄踏碎全福梦 陪总督机器 留难离散心

秦少卿找香官传达胡雪岩口信：务于三月十五赶回杭州，给祖母拜寿！这是件再简单不过的事，然而，秦少卿却从这次传达中感觉出不妙！

他先是去圣教学堂，门役说这个公子哥儿根本不住学堂，在外头租了房间。秦少卿心中暗叫不妙，幼锦所在圣约瑟女子学堂，要求学生礼拜一至礼拜五必住学堂，倘幼锦也离开学堂斋舍，跑到外面去跟香官同居，却如何是好？秦少卿心急火燎赶到英租界圣约瑟，管斋舍的嬷嬷说幼锦倒没有在外头住，但来找她的男孩子多，她经常外出，也有夜不归宿的时候，今天就不在斋舍里。秦少卿心中“格登”一跳，满世界去找幼锦。

好在那天幼锦回得早，听嬷嬷转述便请假回到家中。秦少卿一问，幼锦说胡香官现在很少来找她了。他在外头刚租房那阵，倒是来找过她，要邀她一起到外头住，她没有同意。打那以后，他渐渐就来得稀了，这一次两人怕有一个月没有谋面了。秦少卿这才意识到事情严重：这两个年轻人好似要分手，倘这场联姻失败，胡雪岩迟早要拿他开刀。这次他回杭州，诸事交郭庆春全权代理就是一个信号。秦少卿冲女儿喝叫道：“这么大的事情，你怎不跟家里报说报说？你就等着他甩你的干鱼上坎？”

幼锦听了，止不住咿咿嚤嚤地哭了起来：“我能把他怎么样？你们不是不让我跟他单独在一起吗？他也正是那种人，只要跟前没人，他就想做那种事。我躲他……还不行吗？”

“行了行了……”秦少卿烦躁地冲女儿一挥手。这以后，父女俩四处托人打听，才总算扭住胡香官的行迹。

原来，近年有位日本来的妓女，艳帜初张，芳名鹊噪，加上蛮语侏离，又对汉语有着特别嗜好，便有文人为她取一中国名字三三，也叫珊珊，并写诗登在《申报》上为她吹——

绿窗私语絮喃喃，

格磔铭舟苦未谖。

安得鹦哥能解语，

替传密意叩三三。

残红落尽绿荫酣，

静掩文纱客思含。

我欲天台践佳约，

只愁芳径误三三。

香官花钱会了一次三三，果然体态风流，情趣高雅又言语不通，当真与交会中国女人不同，竟至有些着迷。秦少卿找到他时，香官正和几个浪荡青年，看三三身着黑色彩绣大丽花和服，挽着像蝶翅般展开的宫髻，足穿洁白的丝袜在草地上跳舞。此时，离胡太夫人的福日只差三天。香官一听，跳起脚来就走。他买了张内河航运的船票，是招商局购自马尾船厂的小火轮。从上海到嘉兴一段的航程还算顺利，自打进入江南运河，航道窄，往来船只多，河道又缺少疏浚，一路走走停停。船到余杭境内，天已黑尽，小火轮被迫停航，有乘客传言：轮船上的动力部分出了毛病，着人检修，一两日内怕到不了杭州。明日就是老太太的正福日，过了正诞，远客就要告辞了。幼锦和她娘没等和他一道，先行来了杭州，此番自己又被她爹逮了个正着，倘这些人在老爹、老太夫人面前下蛆嚼舌根，他又误过拜寿正期，他爹不打他个一佛出世才怪！

那香官生性浮浪，并不打听明白，仗着自己对余杭地方熟悉，便独自下了船。记得自己游学三年的“范越书院”，虽在一道幽静的山谷里，却离运河并不远。谷里有一条小溪，常有农人划着不过水缸大的盆船，将自产的土味山货、蔬菜水果拿到运河上出售，来去不过两三个时辰。

香官朝那熟悉的山谷走去，田畈、山岱、早禾、村湾，全罩在粲朗的月色里。小树披一身薄如蝉翼的轻纱，如美人迟暮却又盼着君王临幸。青蛙在美人脚下起劲地聒噪，许是不甘寂寞，毕竟都来阳世走了一遭！成片的桑林，打高处望如黑靛般幽深神秘，走近一看，一棵一棵颇似骷髅架子，还攘臂举手不大安分。肥大的桑叶垂条，在月光下就如骷髅架子披挂的兽皮草帽，让人感到恐怖……

走近山谷香官才发觉自己走岔了。找人打听，说“范越书院”在北面越秀谷里，偏南了四五里地呢。不过不要紧，往东去不过三里就是官道，有旅栈还有马车店，顺着这道山谷走出去就是。

果然就有马车店，香官嫌马车颠得骨头痛，况且马车又慢，大天亮怕还进不了杭州城。此时夜深，皓月当空，平坦光溜的青石板路，在月光下投射出一种蟹青色冷辉，像抖开的长幅香云纱，自九天向下飘落，又轻盈又飘逸，这头搭着余杭，那头连着天堂。香官兴致陡增：今夜好月，风驰电掣，蹑景追飞；扬鞭跃马，无人不夸！他租了一匹快马，押了一张百两银票，打马而去……

一只毛色斑杂的野兔，短短的尾巴像巴掌般竖起来贴在屁股上。打黄昏出洞，它就在这片偌大的桑林里吃着嫩草，喝着从天上落下的露

水。现在它吃得饱了，精神十足，一边拿两只前爪擦拭着它的兔脸，一边就直立着两条后腿，把身子拔高。它窜出桑林，箭一般冲上青石板路，一匹高大健壮的儿马飞驰而来，那踏起火星的铁蹄差点踩着它的头，在这一刹那间，野兔奋身往上一纵，躲过了那一劫。受惊的儿马发出一声嘶叫，本能地抬起它的两条前腿及它的前半个身子，像野兔洗脸般后腿斜立——它做不到直立！这一立不打紧，骑在马背上的人弹丸般向前射去，那青年尚没能从爽悦的感觉中抽脱出来，只觉得蟹青色的石板路面蓦地张大，跳起来狠狠拍了他一下……

如果有人及时发现施救，香官或许不会殒命。儿马感觉轻松了，但仍往前冲出约一里地。它跟打它背上弹出去的人并不熟悉，因此没有回到他的身边，而是跑到路边的田坂上去啃食青草。

香官的死讯，是在寿礼结束后的第二天传到胡府的。胡太夫人看到孙子的尸体，不禁大放悲声道：“什么？这样粉团儿一般的长孙儿，就这样没了……天哪！怎么能抢走我老太婆的长孙呢？是我活得太久了，是我抢了孙儿的命……”没哭上几声，她突然两眼翻白，身子向后便倒。

那边，芙蓉尚在抚尸号叫着：“还我儿子！还我香官！香官……”

胡太夫人一病不起，她没能熬过夏天，在洋商们举杯欢庆彻底斗败胡雪岩的欢呼声中，带着失去长孙的惨痛，带着种种不祥的预感，溘然殒天。胡府少不得又一番忙乱，接连两场丧事，把阖府老少都累得快趴下了。

早晨，壁角的自鸣钟“当当……”响了八下，胡雪岩一个激灵从梦中惊醒，伸了伸懒腰，慢慢坐了起来。窗外一片喧腾，阳光把桂花树的绿冠都照亮了。绿冠下部叶薄的地方，绿叶着阳光的芒刺穿透，变得明薄，带着一种少见的金红。鹂莺的鸣啭，就像夏日这架缆车缆出的新丝，绵绵不绝地流淌出来，又绕进了绿荫中。

“你总算醒了！昨晚我正和你商量丧事之后该答谢的名单，你就在躺椅上睡着了。”罗四来到他身边，关切地打量着他。

胡雪岩迎着她关切但又复杂的眼神道：“唉，罗四，我最近发觉自己老了，精力已大不如从前。”他按着腰起了床，罗四服侍他穿衣。

“我早看出来了，你最近太劳累，太伤神，有些人 and 事大概很不顺手，尽管你不和我说，我也从不过问，但我还是感觉到了。”罗四差不多把话挑明了，但胡雪岩仍然不想把日渐逼近的危机告诉她。天大的事，男人一个人兜着，一颗心装着，而不必让家人担忧！“是啊，一方面买卖越做越大，非得马不停蹄不可；另一方面洋场、官场这两把大钳子正向我夹击过来，如果双钳一合，能致人死命。我是在夹缝中求生存，不能让钳子合拢，所以分外累！”

罗四不再说什么，服侍他梳洗。用过早餐，胡雪岩在芝园踱达着，

盘算过了“三七”，跪过超度亡灵的第三场法事，他得赶回上海，把今年的各项生意，抓牢在手里：生丝生意亏损近八百万两，得赶紧设法弥补。或许可以这样说：八百万两他还亏得起，但危机四伏的这个环境，他还真担心自己摆脱不了。他一边思索一边漫步，不知不觉出了芝园，步出元宝街，拐入大井巷，远远见胡庆余堂门口围着不少人。

胡雪岩走近去，分开众人一看，人圈里，一对父女跪在地上，女儿头上插着草标。

“他们这是干什么？”胡雪岩问。

“卖女儿，给他老妻治病，”旁边有人解释。

胡雪岩顿时不怪，目光冷冷瞥一眼庆余堂药店，高声道：“庆余堂近在咫尺，为什么不进去讨药？”

“不清楚。”围观者说。

胡雪岩径直走到老者面前，弯腰问道：“庆余堂柜台设有免费施药，你们为什么不去讨？非要卖女儿？”

伏地的父女俩抬起头，目光相碰，双方都愣住了。

“大先生……”那少女轻喊道。

胡雪岩想起了旧事，他曾亲手给这女孩子施过药，并送过银米去她家中。

“咦，你不是叫红玉吗？为什么又跪在门口？如果你爹病没好，可以再进店里去讨药！难道掌柜没按我的吩咐，施舍药物直到老人家病好为止？”

老人赶紧解释道：“不，上次承蒙老板慷慨施药，我的病已经全好了。但我的老妻咳嗽不止，至今仍躺在床上起不来……”

“那再去柜台拿药呀！为什么不去？”胡雪岩急切地打断了他的话。

红玉爹为难着嗫嚅道：“一来，不好意思总到柜上去讨；二来是……”

“二来是什么？”

红玉爹老大一阵吞吐，低声道：“要的药……柜上没有。”

“什么？我的庆余堂居然没有你要的药？那这金字招牌还怎么挂得下去？”胡雪岩大叫，他一把拉起红玉爹，“走！你跟我到店里去问一问。”

红玉爹挣扎着道：“不，这同店里无关……”

红玉走过来，把胡雪岩拉到一边，小声道：“大先生，你听我说哟！我娘的老病已经整整发了十几年，每年到这个时候就咳得不行。前几天来了一个走方郎中，他开出一个药方，吃了三帖药大有好转。但要断根，他指明要大先生身上一味神药作为药引子。”

胡雪岩奇怪道：“哦，有这种事？我身上还有东西可以作药引子？那你说说看，是什么东西？”

红玉毕竟年少，也不懂得遮掩，便说是要你大先生头顶上十八根头发，包好了烧成灰，和药一起煎服。这样三帖下去，病就可以断根。闻所未闻！胡雪岩只觉得新奇，旁人听了不免议论纷纷：“竟有这样的怪药引子！毛发乃父母亲所赐，怎么能乱剪？特别像胡大先生这样有头脸的人。”

“而且是十八根，多不吉利！这么做要伤财气的哟，莫不是有人在背后故意暗算胡大善人？”

红玉爹提高声音道：“所以我们不能再提这种无理要求。胡大先生是个大好人、大善人、活菩萨！免费施药治好了我的病，才保下我的一条老命，我们怎么能再剪你的头发呢？所以就只有想别的办法了。”

“老哥说哪里话，我胡雪岩几十年蒙乡亲们厚爱，无以为报，就开了这家庆余堂，帮乡亲们做一些善事，这也是取之于民、还之于民，谈不上菩萨不菩萨。十八根头发算什么？无损于我胡雪岩毫厘。来！去店堂里借一把剪刀，红玉，你自己动手，不要说十八根，要多少你剪多少。”胡雪岩不禁为之深深感动。

红玉爹拦阻道：“大先生万万使不得哟！老婆子命贱，大先生你贵人贵体，万一有个闪失，我怎么对得起江浙父老、杭城百姓哟……”

胡雪岩拉着红玉，来到药店前，朝伙计如此这般吩咐一番，伙计赶紧搬出凳子，找出剪刀。胡雪岩坐到凳上，微微低垂下头，解散大辫子。红玉手执银剪，紧张地一根、一根小心地剪下胡雪岩的头发。胡雪岩笑道：“红玉，你手别抖，嘿嘿，头发居然也能做药，稀奇！如果让街头卖唱的编成‘小热昏’来唱，那真是杭城一大新闻呢！”

胡雪岩没能等到老母“三七”之祭，就接到左宗棠的电报，让他立即赶往上海。

两江总督兼南洋通商大臣左宗棠，赴上海视察政务、职司，以及转运局、船政局、制造厂的情况。胡雪岩与郭庆春精心策划，为左宗棠举行了极为隆重的欢迎仪式，为他做足了面子，左宗棠下榻静安寺行轅。刚一安顿下来，他便单独约见了胡雪岩，单刀直入问道：“雪岩，依你所见，我这次来上海，应该如何行事？”

胡雪岩翻来覆去，把该想的都滤过一遍，心中已有定见，省着字眼道：“雪岩不才，有句话要向大人请教。”

“雪岩，你怎么和我客气起来了？”左宗棠摆了摆手。

“不是客气，是这话可能不太中听。”胡雪岩果然就不客气起来。

“那就更要直说。”

胡雪岩压低声音道：“雪岩替大人想，上海的洋务早就掺杂进许多北洋的人，李中堂虽因母丧暂时在家丁忧，实际上仍在背后操纵。对此，不知大人可有觉察？”

左宗棠颌首道：“这正是我此次来上海的用意！”

胡雪岩知道左宗棠不太容易说服，有名的“犟骡子”嘛，遂从上海的官场说起：“以姜石林为代表的一帮人，背后是李鸿章；以赵清廉为代表的一帮地方官，其后台实际是军机大臣李鸿藻。两派人有矛盾又互相勾结，使得上海官场盘根错节，牵藤扯蔓。大人此来，本想拨乱反正，好生清理一下沪上的门户，可上海的杂草灌木实在藩盛，不能一把火烧掉！”

左宗棠沉吟不语，良久方道：“你的意思，上海的情况已成顽症痼疾，不是大刀阔斧、雷厉风行，将制造局、转运局查办几个人就可以解决，是吗？”

“正是，此次大人赴沪，他们几乎人人自危，料定难逃一劫。如果大人把他们逼得太紧，肯定顽抗到底！而现如今的局势，尤其是在金融、贸易方面，需要的不是对抗和震撼，而是要大家携起手来，共渡难关！”胡雪岩显然站在更高的层面，希冀各个利益集团相互停止争斗，和衷共济，共同逃脱一场即将到来的灭顶之灾！

左宗棠并未意识到金融、贸易的情况有多严重，恰恰相反，他很看好这个局面：“现在招商局、开平矿务局等的股票大涨，招商股票面额原为一百两，现在快涨到二百两；开平也是一百两，现在已越二百两；湖州长乐铜矿的股票面额也是一百两，现已涨至一百五十余两，李合肥鼓捣的这两家公司，肥得像滚山猪一般，是名副其实的‘合肥’啰！”

胡雪岩不以为然道：“开平、招商经营得还算不错，但好到登峰造极、肥到如此程度，打死我也不相信！其他一些公司招股时，根本不将公司详情公告于市，难免有诈。就算公司、矿业办得成功，其股票这么涨也不由人不生疑，它们的绩效就这么好？再说那些个钱庄，资本多不过十万八万，甚至只有二万三万的，却拼命向外放款。本金不够，就找外国银行、山西票号借钱，借钱做放款。如果贸易兴盛，钱庄固可获得巨额利润，一旦市面不景气，行栈商号亏本倒闭，钱庄便血本无归；倘放出的款无法收回，洋行、票号、外国银行又抽资逼债，钱庄不死还能

往哪里去？！目前这种股票疯涨、钱庄小死的情形，很可能是一场地震海啸的先兆，我胡雪岩、李鸿章都是半个身子浸在海水里的人，本该互相拉扯着点才是。硬要各自抱住各自的小舢板，就只能被海浪卷了去……”

左宗棠到底还不能接受胡雪岩这番理论，沉思好一阵转圜道：“此番来沪，我还有好多事要办。明天我们一起去江南制造局看看，我们相机行事吧。你这番好心，姜石林之流未必肯赏脸。”

次日，姜石林陪同左宗棠一行视察浦江船坞、江南机器制造局。那姜石林一颗心七上八下，夹杂着银丝的两鬓，冷汗涔涔，他不断以手帕拭之，不断暗中观察拉长着马脸的左宗棠，生怕他突然一声令下，跟在后面的军牌快手扑上来将他拿下。他干了很多烂糟事，江南制造局又在两江地盘上，堂堂两江总督要拿他一个小小观察岂不是易如反掌？

倒是胡雪岩一路指点江山，谈笑风生，不时停下脚步，问他几句什么。

视察枪炮厂，左宗棠拿眼一看，拆卸的炮架前和总装步枪的工人并不多，便立住脚回过头来问道：“姜观察，制造局的枪械、铁炮，质量有长进啊？”

“卑职不敢自美。”姜石林脸色大变，左宗棠旧事重提，果然要拿他开刀了！

“自美？不怕，只要是真美。”左宗棠一脸的讥讽之色。

“卑职不才，制造局现在由伍大人担任总办，掌管全局。据我所知，近年制造局主要是修补枪械、保养武器，以备不时之需。”姜石林胆战心惊，只差要尿裤子了。

“以备不时之需？恐怕不尽然吧？”左宗棠目光霍霍，紧盯着姜石林问。大约土城之战损兵折将的惨状，又闪现在他的脑际里吧。

冷场。气氛尴尬。但听得海风吹得旌旗在猎猎作响，机器声更加震耳欲聋。胡雪岩连忙上前为之解释：“西征之后，各地并未大规模整顿武备，枪械需求不多，而制造局的设备，要生产高质量的枪械确有难处。”

“可我两江兵营里要一些枪，制造局不能造，那怎么办？”左宗棠此时方打出他的底牌。

胡雪岩一愣，赶紧做进一步说明：“可以向英、法、德购买，大人一旦做出决定，我会让他们立即找姜观察谈判。”

“姜观察，依你看，英、法、德三国枪械，哪一国比较好？”左宗棠似乎有意找碴。

“这个，这个胡老板是行家，就请他来经办好了。”姜石林又流汗了。

左宗棠恨恨一声冷笑道：“平定新疆，老夫委胡雪岩总理军需，有人告他‘越权专事，毫无军需常识’；有人告我‘所用非人，其中必有贪腐情事’，这会子你倒来抬举他了？”

姜石林两股战战道：“卑职该死，卑职该死。”

胡雪岩倒是显得异常诚恳，说话也甚为得体：“当时军兴，保我边境大战，雪岩无非为左大人西征帮了一下忙。现在平和时期，一切需依规矩，军械采买，理应由制造局、转运局经手，这才名正言顺！”

左宗棠终于颌首道：“好吧！两江这笔军火，就委托给姜观察办理。所需银两，由你二人会同上海道商借洋款解决，借期三年，分期偿付。从今以后，你等务必克服门户之见，消除芥蒂，以国事为重，以大局为重，《论语》所谓君子和而不同，你等谨记！明日我将会见上海各界，定会将这个意思示谕上海道知悉。倘能和合共处，既往就不究了！”

姜石林诺诺连声，庆幸真有天上掉馅饼之事！当晚，姜石林紧急晋见上海道赵清廉，将白天情形备述一遍。赵清廉也似有些出乎意料：“哦，连那么大一单军火生意都指派给你姜大人？”

姜石林抑制不住兴奋：“不管怎么说，这都是一笔稳赚不赔的生意！买卖双方都是现成的，转运局只要从中间过过手，两下里的佣金就有了。我唯一的怀疑是这么好的事，胡雪岩为什么要让给我？”

赵清廉思谋半晌，轻轻晃动着脑袋道：“见李中堂所主持之招商局、开平局、制造局股票疯长，如日中天，而胡氏因生丝亏得一塌糊涂，此情之下，一定是胡雪岩不想和我们结怨，所以特地送来这一头肥猪。”

姜石林喜悦地说道：“这么说，我可以吃他一口了？”

赵清廉摇头道：“不可，万万不可！”

“既然是肥猪，为什么不可以吃上一口？”

赵清廉阴冷地一笑，从衣袖里取出一封电报说道：“这是李中堂大人拍发给我，着我转饬给你的。”

姜石林接过电报一看，李鸿章让他尽快搜集胡雪岩的罪证，找可靠官吏具本参奏。胡雪岩与洋商斗法，元气大伤，未在商场上彻底败阵，那就让他在官场上领教领教官贵们的厉害吧！电报结尾一句是：“不惜一切代价，挤垮胡雪岩。”

“中堂大人已经找人在京城活动了，你不要被眼前的一点小利所迷

惑！”赵清廉道。

姜石林把电报递了回来，有点扫兴道：“为一个商人，有这个必要吗？中堂大人对左宗棠也没有花过这么大力气，为一个胡雪岩何必大动干戈？”

“要是左宗棠没有胡雪岩为他担任总军需，左湘侯还是左湘侯？新疆能成为大清一个行省吗？”赵清廉一语点明要害，见姜石林还在犹豫，赵清廉加重语气，“姜大人，我们一旦掀倒了胡雪岩，还愁没有十笔八笔这样的生意找上你？再说两江订购军火，付款定由上海道江海关，如果我扣压款子不发，洋人一定要去找担任中间人的胡雪岩要钱。到时候，几个方面在银子上挤他胡雪岩，看他这只大螃蟹还能横行到几时？”

丁忧的李中堂这一招，显然是针对左宗棠上海之行的，姜石林赶紧派可靠之人，秘密通知两位“眼线”，明晚在他家中相会。

阴影幢幢的姜公馆，病中的巧珠总觉得丈夫有事瞒着她。倘姜石林的人品好一点，他对胡雪岩没有那么刻毒的仇恨，巧珠的心态会平和一些，对丈夫也会多一点“随他去好了”。可是不，毕竟胡雪岩是她深爱过的男人，他俩藕断丝连，她对他牵肠挂肚。因这缘故，她对行事诡秘的姜石林便多了些注意，对他在外头干的那些事情她没法知情，但在姜公馆，绝不允许丈夫的行动逃脱她的眼睛！

天黑人定，丫鬟服侍她躺下。姜石林说是不打扰尚在病中的她，他一个人在后院的书房里休息，今晚还将会见两位朋友。

花园里林木蓊郁，假山阴影幢幢，她在卧房里，什么也看不见。估摸着丫鬟仆人都睡下了，巧珠下床，套上绣花鞋，来到门口，悄悄拉开了房门，借着林木暗影的掩护，穿过前院，悄无声息地来到连接前后院的月洞门。她无力地倚在月洞门的洞壁上，朝书房方向望去。

书房里灯光通明，帘帷低垂。那里曾是丈夫跟那个交际花林翠翠幽会的地方，直到人老珠黄的林翠翠跟一个扬州富商做了姨太太离开上海。姜石林又接连买进两个丫头，据说先买进的那个宝福要被姜石林正式娶作四姨太了。巧珠没有犹豫，悄悄走近书房，贴耳潜听。书房里，朱福年交给姜石林一个小布包，包里装着他搜罗的一些证物：西征时胡雪岩购买军火的往来账，贵福打到“阜康”的漕粮银，胡雪岩让档手拿收购生丝的手谕，安娜出具的购买俄式枪炮时，她亲手交给胡雪岩一笔佣金的证明，胡雪岩打点、交接、贿通各级权要的一份清单……

姜石林草草翻阅了一下，连声赞好。其实他知道，就算这些罪证是吉伯特卖给西征军的臭子弹臭炮弹，它也可以迷眼障目，堵住左宗棠、宝尚书等人的嘴。

朱福年直到今晚，方知姜石林埋在胡雪岩身边的又一个“眼线”是秦少卿，不禁有些惊讶：“你倒说说，你是怎样打开秦少卿这把大铁锁

的？”

“这还用问吗？钱才是金钥匙。苏北有一家大商行，想做贩运私盐的大生意，我就把它介绍给秦少卿，让他同苏北进行‘场外交易’。”

“贩运私盐，听说要杀头的！”朱福年更加吃惊。

“能发大财，还怕犯法杀头？秦少卿是舟山人，有不少亲戚在盐场，贩运私盐轻车熟路，最能赚大钱。再说，这件事表面上不同‘阜康’发生关系，是由他弟弟出面。反正银子全掌握在秦少卿手里，他怎么调拨谁也管不着。”

朱福年真个嗟咨不已，他跟胡雪岩作对，是因为胡雪岩夺走了即将到手的他庞氏掌门人位置，而姜石林暗中扶植他开办了“福标钱庄”，不数年间，“福标”就在京师设立分庄，并发展为票号，近来“福标”的生意更红火得紧，光上海“福标”的庄票里，就有招商、江南的原值股票十多万两，可以想象“福标”往外放了多少款！

“按说胡雪岩对秦少卿不薄，两家还有亲戚关系，他怎么也对他姓胡的不忠？”朱福年用盅盖缓缓掠着茶盅里的浮沫问。

“嫉妒啊！别说是没什么家底的秦少卿，就是京城里那些商官，那些家财万贯的大佬权贵，也对富可敌国的胡雪岩嫉妒得眼里出血，谁叫你那么的‘富’啊？”姜石林发出“哈哈”的一声脆笑，做了个拿刀砍的手势，结束了他自以为有见地的解释。

窗外的巧珠还想听下去，忽听得后花园里传来脚步声喧，原来秦少卿走便门入园，保镖正把他领向书房。巧珠见事不宜，忙隐身到附近一尊山石后面，见二人进了书房。少许那保镖出来，抱臂立在廊庑下守望

着。

秦少卿现在对胡家简直充满仇怨：香官坠马而死，芙蓉要找他拼命；胡雪岩也指责他“你就没想到要派个人跟住香官？”郭庆春对“阜康”票号里出现了众多的股票心怀疑惧，老在那里危言耸听。女儿幼锦自香官死后，简直是破罐子破摔……他依然浓黑的扫帚眉跳了跳，脸上现出恶毒的神情：“胡雪岩的恶行数不胜数，拣近的说吧，胡府里头那个叫欢哥的小厮是怎么死的？不是他胡雪岩毒死的还能有谁？他年三十晚上把一对青年男女赶出胡府，不想那个叫阿珍的女子竟怀有身孕，她在外头生活无着，羞愤投水而死。她怀的谁的孩子？不是他胡雪岩的，还能不是他那个报应儿胡香官的？还有，他跑到上海滩，向那些太平军兜售顶子的时候，六千的道员衙他收一万两，一个九品的府库大使收到三千两，简直是强盗遇上打劫的……

几个人密谈至夜深，有保镖守望，巧珠在假山石后直呆到周身冰凉，腿脚酸麻，一动不敢动。好不容易等到姜石林送客出去，巧珠才溜烟窜出书院，穿过月洞门。黑暗中但听到一声冷笑，姜石林已领着保

鏢、丫鬟堵在虎皮纹碎石路上：“跟我说说，谁派你做间作听壁脚的？今天晚上，爷倒是有兴趣听你吹枕头风……”

第四十五回 郭皇亲推心置腹弹火气 左湘侯殚精竭虑小危机

送左大人回江宁不数日，胡雪岩便接到姜石林送来禀帖。看着看着，他不停用手指揉着太阳穴，眉头越皱越深：“奇怪……这样一大笔油水送上门去，姜石林居然不要，竟把它一脚踢了回来。”

正好郭庆春也在“阜康”，忙戴上老花镜问道：“他在禀帖上怎么说？”

“他说他和洋商的交情没有我胡雪岩深，怕价格上谈不拢，还是我和汉斯去谈这笔生意，签这个购买枪炮的合同。”胡雪岩递过禀帖。

郭庆春看罢禀帖，沉吟道：“雪公，这个合同你怕不能签。”

“为什么？”

郭庆春缓然道：“我知道你是真心真意让姜石林做这笔生意，这里的便宜姜石林不傻，他不会看不到，以他的为人更不会因为和你赌气，让到手的银子白白跑掉。他之所以拒绝，必有道理在里面。”

胡雪岩隐忧重重，一时间竟有些方寸大乱：“依你看，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这一定是出自李鸿章的旨意，他们现在突然把你送的人情原封不动退回，绝对不是和你客气。”结合目前沸沸扬扬的金融炒股，郭庆春嗅到了危险的气息。

胡雪岩抖索着双手道：“庆春，你说的也差不多是我想到的。但是，这件事是左大人交办下来的！如果延误，我对不起左大人的信任啊。”

郭庆春实在忍耐不住，几近恼怒地叫喊起来：“雪岩，你一心想的是报恩，一心想的是义气，也不想你自己已经到了什么地步？”见胡雪岩还有些茫然、迷惑的样子，郭庆春扳着手指，一笔笔道来，“生丝生意巨额亏损，这是明账，且不说它。你还是个巨大的债户！雪岩，别忘了，西征还有许多借款未还。光绪三年，你为左大帅西征担保，向汇丰银行借款三百万两，为期七年，分十四期归还。光绪七年，你又为左大人担保，再向汇丰借款四百万两……雪岩，这些钱，无形之中就等于你自己借的一样，可以一笔笔全算在你的账上，往你的脖子上套上一个沉重的枷锁！这些你想过吗？”

“这怎么是我借的呢？这谁都知道，朝廷户部也已明文规定：借款到期由江海关从各省汇来的协饷偿付。”胡雪岩叫屈道。

“可到现在，还有近一百万两欠债到期但并未付清。一旦各省协饷的关票到不了上海，或是到了上海有人故意扣住不付，中间随便哪个环节出一点差错，汇丰银行拿不到银子，就肯定会直接找你！雪岩，这简直是一张随时会落下来的催命符啊！”郭庆春一针见血。

胡雪岩意识到情况严重，一屁股落坐在学士椅上，长时间怔怔地一言不发。

“雪岩，你对左大人已经是竭尽全力、肝脑涂地了，如果再这样一味大包大揽，将来万一有什么差池，你如何能撑得住这个局面？”

胡雪岩长叹一声，沉默良久，方缓缓地说：“庆春兄，我胡雪岩一向光明磊落待人，现在，左大人重任在肩，着手振兴两江军事，我也只有勉力向前。至于结果如何，我不知道，也不能去想它了。”

“赶快发电给你那位姻亲，让他发部文催促各省，速将协饷汇付江海关，以备急需。”

尽管户部尚书宝鋆此番给足了胡雪岩面子，频发部文催追各省，速征协饷解付江海关。然而，北方数省连续四年遭受大旱，赤地千里。大批难民流落江南，抢米抢粮，风潮迭起。南方近海，日本图谋台湾。法国军队自攻陷河内，刘永福率军与法军作战，但李鸿章之流仍在法军的威逼下，与其签订《顺化条约》。法国取得了对越南的保护权，便把矛头直接指向中国，一面令侵越法军北犯，一面要挟清廷撤退在越南北部的中国军队。召回刘永福，开放云南边界……南方各省一面推行洋务，一面整军备武，本来银子不够花，哪里有多多的协饷解付江海关？就算有一点，赵清廉一伙还不趁机拿胡雪岩一把？

是年八月，沪市各种股票开始暴跌。五月还是每股二百一十两以上的开平股票，八月跌至一百二十两，而股市中人则愿意以一百一十五两或更低价格随意出让。到了十月，开平股票每股跌至七十两。汇丰银行一面停止对中国所有钱庄、票号放款、押借，一面催促胡雪岩偿还西征所剩欠账！

郭庆春见情况危急，忙商之于病情略有好转的尤琳，利用他俩和英国方面长期合作的关系，分头去见汇丰银行上海分行的总经理和英国领事路金，求他们暂缓逼债。

尤琳冗长一叹道：“我有预感，这些洋人未必愿意援手他们憎恶的胡雪岩。”

“没有让他们援手，只不过是提醒他们，西征借债是大清朝廷而非胡雪岩个人。他们不能趁上海金融出现恐慌的时候，有意去打压一位中国商人！”郭庆春满脸严肃，他固执地认为，胡雪岩只要能度过这个危机，他就还能重振雄风，叱咤上海滩！

不经意间，林木的绿冠上有叶片被秋风摇落，姹紫嫣红的月季花忽然就瘦削下来，杲杲秋阳只在中午前后才显示出少许威力。尤琳道：“秋过后还有严冬，就算洋人不落井下石，别人也未必肯放过他。”

郭庆春本挽着她手臂，这时，捉住她一只手道：“实在不行，我只好回京城一趟，找我大舅帮忙。”

尤琳对那个家族心有余痛，更藏隐恨：“他是当今摄政王，直到今天还不承认我这个外甥媳妇，会有心去关照雪岩哥么？”

郭庆春不以为然地哼了一声道：“他承不承认，同我们有何关系？我们还不是过得好好的！”

一个小时后，郭庆春已坐在英国汇丰银行上海分行的会客厅里，同总经理小哈代晤谈。小哈代像他哥哥一样彬彬有礼，听人谈话的时候，还把双手搁在桌子上，十指相交，显出一副很认真的神情。

“哈代先生，关于西征军这两笔借款的情况，你我都是当事人，应该最了解情况。这是大清官方向英国汇丰银行贷款，并不是胡雪岩私人借的债，他仅仅是作为担保人，所以最后一期的债务，也理应由大清政府归还，而不应该向胡雪岩个人催讨。”

小哈代点头，笑微微道：“郭，亲爱的朋友！情况确实是这样。可是，当年手续上有一个漏洞，才造成了今天的遗留问题。”

“手续上会有什么问题？”郭庆春不禁一愣。

小哈代变得严肃了：“本来，这么大一笔借款，我们汇丰银行要请英国领事馆和中国官方打交道，以作保证，再由领事大人转达汇丰银行。这样的好处是：一旦汇丰银行收不回借款，可由英国政府直接向大清交涉。可是我们过分相信胡雪岩的经济实力和社会声誉，并未经过上海地方政府，就同意由他出面担保，这样，汇丰银行到时收不回最后借款，就必然要向胡雪岩本人催讨了，你说是不是呢？”

郭庆春一下子就抓住了对方的漏洞：“是啊，手续上的确出了点问题，胡雪岩大包大揽，结果给自己套上了绞索。不过，朝廷并没有表示不管，胡雪岩也正在向官方催促各省的协饷。所以，哈代先生，汇丰银行的最后一笔七十万两借款，能否再拖延一些时间归还？”

“NO！NO！这是绝对不可以的。商界最信奉信用，最遵守合同。合同上条文怎么订，这就是法律！什么时候还款，就得按时归还。亲爱的郭，你担任了洋行多年买办，对这一条应该最清楚。何况上海道拒绝用江海关的协饷税支付汇丰借款，说他们‘寅吃卯粮’，无力支付。我请教了不少人，才总算弄清楚这个‘寅吃卯粮’……”哈代坚决地摆了摆手。

不管郭庆春怎么磨，小哈代就是不答应。与此同时，尤琳也在英国

领事馆吃了闭门羹，她在领事馆门口，就被那个印度巡捕拦住：“小姐！请站住。”

“我找领事先生……你不认识我啦？”尤琳笑问道。

“认识！尤小姐。可领事已经吩咐，任何华人都不得擅自进出，我看看领事在不在，请小姐稍等。”说着，巡捕进入岗亭，往楼上路金的办公室打电话。

路金显然清楚尤琳来干什么，不禁厌倦地挥手道：“你告诉她，我不在上海。”

巡捕转对在岗亭外踟蹰的尤琳道：“对不起！尤琳小姐，领事先生不在上海。”

“什么？不在上海？”尤琳出乎意料。

“对！领事同女儿一起到青岛去了，他女儿来接他回国。”

“不想见我尽管说，不必找推托的理由……请你转告领事先生，以后再也不要来苏绣行找我，我也永远不想再见到他。”尤琳脸上现出伤心欲绝的神情，说罢，便转身离去。

蛰居松江的尤五来上海走动，胡雪岩请他喝茶。他们要了一间雅座，一边品茗一边闲聊。这家茶楼地近苏州河。从窗口可以看到被秋风澄净了的河波，鸭舢乌篷，船无声地从水面滑过，像一些游弋的大鸟。两人聊着人事沧桑，商场兴歇，一转眼，他们都成了皤皤老叟。

“杭州那边，三丫头年底就要出嫁。可是上海这边，凡事都还没有一个眉目，无论如何脱不开身。唉！我真正感到分身乏术，自己的精神气力，确实不如从前了。”

“年纪大了这是难免的。过去我在江湖上，三两个小伙子一下难近我的身。现在，早起练练拳脚，有时一套练下来竟也气喘如牛了。”尤五免不得安慰几句。

“五哥多扎实的功底！不像我这个虚架子，经不住人家一记重拳……”胡雪岩感慨连连。突然他发现尤五走神，好像正在聆听隔壁那雅座上的谈话。

“哎，你听说没有，今天吴淞口外出事了。”

“什么事？是不是外国人又打炮了？”

“不是！是同当今上海滩的财神爷胡雪岩有关……”

胡雪岩一怔，拿眼睛去看尤五。尤五小声道：“我去隔壁打听打

听？”说罢，轻手轻脚起身，出了雅间，来到隔壁茶室，一挑帘子走了进去。

几个江湖闲客正在喝茶，竟都识得尤五，纷纷让座招呼。

“哟，尤五爷来了！”

“聊什么呢？这么热闹！”尤五也不谦让，拣个位子坐下。

“吴淞口外，今天大清早，出了一条大新闻！”还是先前那个粗嗓门大声道。

“什么新闻，说出来听听。”尤五装作漫不经心。

“两船私盐，昨天夜里遇上了大风浪，翻船沉没了。”粗嗓门压低声音说。

“贩运私盐？谁吃了豹子胆，竟然不顾王法？我在江湖上怎么从来没有听说过这方面的消息。”

一位操苏北口音的汉子道：“尤五爷是漕帮掌门人，千里漕运您一个人说了算！可贩运私盐，尽管历朝历代惩办极为凶厉，但只要有后台，照样有人铤而走险！”

“哦，那这个私盐的后台老板是谁？此人恐怕非同一般吧。”尤五有意引导他们。

粗嗓门把头凑拢来道：“尤五爷说对了！双方的后台都是当今商界巨头。苏北那方的买主，是洋务巨头盛宣怀的远亲，而上海的卖主，就是红顶商人胡雪岩……”

“这一定是传闻！苏北那方是不是盛宣怀的亲戚我不清楚，至于上海这方面，后台是胡雪岩，这绝对不可能！你们也知道，我和胡老板绝非一般关系，他如果私下在贩运私盐，能瞒得过我尤五吗？这件事，我可百分之百为胡老板担保！”尤五打断了他的话。

苏北口音捋须而笑道：“尤五爷，这你就不能打包票了，你能担保胡雪岩没贩私盐，可你能担保他手下的人也不干这勾当吗？”

“他手下的人……背地里要干这么大的买卖，此人的实力要非常了得！否则谁敢？”尤五果然就有些口涩口滞了，他不住摇头道，“我想来想去，料想不到这个人，你们莫是听错了？”

众闲客一齐把目光投向粗嗓门，粗嗓门似乎急了，忙说明道：“你们不要不相信，我说的可是句句实话！上海方面的卖主叫秦四海，你们没听说过吧？他是我的把兄弟。可他只不过是幌子，专门负责到舟山的盐场去采购。他背后的秘密卖主，才是真正的大老板！”

“这真正大老板是谁？”

“是他的亲哥哥——‘阜康’的总档手秦少卿。尤五爷你说说，胡雪岩手下有没有这个人？”

尤五不禁大惊失色，粗嗓门还告诉他，这两艘船的造价不菲，再加上采运的私盐，总价值少说也在三十万两银子以上。秦四海今天一早已被江海关口岸巡检司拿获，胡雪岩肯定被搭进去了！

尤五听了，哪里还能安坐，一阵风往隔壁茶座来。桌上的茶碗兀自冒着热气，胡雪岩已经走了……

万般无奈，胡雪岩不得不赶赴金陵，向左宗棠求救。马车把他送进石头城，送至两江总督府森严的大门前。业已老态龙钟的傅晶亲自前来，把他延入议事厅。左宗棠身着一袭酱色棉袍，足蹬皂底朝靴，叉开两腿，身子仰在一张虎皮椅上等着他。

胡雪岩见他一脸疲惫之色，不及行礼，便问道：“大人近来安好？”说着便要磕头下去。

左宗棠忙使双手架住，连道“免礼”。军士献上茶来，左宗棠抬手道：“有话请讲。”

“大人公务如此繁忙，雪岩却从上海赶来仓促求见，向大人讨教，实在事出无奈，望大人鉴谅！”胡雪岩仍不免客套几句。

左宗棠习惯地摆摆手：“雪岩，你这就见外了！你的事就是我的事，怎可如此客套？现在，你那边情况究竟怎样，你从实告诉我。”

胡雪岩心情沉重，他把他遭受商场、官场、华洋两界夹击情形简述一遍，差点就要坠下泪来：“大人，眼见大局不支了，我才赶来求救。目今上海滩上，洋商掌控金融、交通、输运、商业消息各种大权，停止放款借贷，坐观华商之败，坐等钱庄、股票之糜烂速朽。上海市场百业萧条，银根奇紧，大小生意，全以现钱购现货，日日如除夕交易。而汇丰逼我还西征借款，使我已陷入危局的‘阜康’更加危如累卵，我感觉就要支撑不下去了！”

左宗棠听了，顿时显得焦灼不安，问道：“那各省的协饷呢？朝廷批准的协饷究竟在哪里？雪岩，你有没有找过上海道？去催问过赵清廉？”

“去了，去过多次，可是赵清廉他们不但不施援手，反而乘人之危、趁火打劫、落井下石。其背后是李中堂在掌控，叫上海道卡住‘协饷’不放……”胡雪岩泄气地摊手。

左宗棠猛地一挥手，一脸的憎恶之色：“算了！对这个李家小儿，不要再抱任何希望和幻想了。”李鸿章是投降妥协派的代表，深受慈禧的器

重，在与各国列强打交道时，完全是一副卖国贼嘴脸。左宗棠很讨厌这个人，却又投鼠忌器，很难与胡雪岩深谈其人其事，以免影射太后老佛爷！他抄手踱了几个来回，“这样吧，我通过荣亲王向皇上告御状，或能解决危机，使你走出困境。”

“大人准备向朝廷启奏？”胡雪岩心中不由得一喜，仿佛看到了希望。

左宗棠点头道：“对！只有这条路了。倘蒙皇恩浩荡，皇上下旨限时日将协饷税解付，除付完西征借款，私债尚可按折扣归还一些。再迟，则公私两负矣。”

胡雪岩歉疚地向左宗棠躬身作礼：“为我如此惊动大人，实在于心不安！”

左宗棠恺切道：“不安的应该是我！雪岩，你我有二十年交情，二十年哪！我一向感念你对我的至诚相助，使我成为朝廷举足轻重的文臣武将。现在，你背上了沉重的黑锅，还不是为了我吗？洋人向你讨钱，其实在追讨我左宗棠所借的洋债！在这危急时刻，我自然要为你弥补善后，着力向朝廷申诉。否则，怎么对得起这二十年的友情呢？”

“谢大人……古人云：‘士为知己者死’。有大人这席话，雪岩即使死了，也死而无憾矣！”胡雪岩正感动得唏嘘不已，傅晶忽急趋而入，说有圣旨到了！左宗棠一惊，急令更衣，由傅晶和两个军牌服侍穿戴齐整，冲胡雪岩道：“你在金陵住上几天，看看六朝遗迹再走。”说罢，大步走了出去。胡雪岩坐立不安，又不敢到前面去打听，只得翻看几案上那些朝廷邸报打发时光。

约莫过了一个时辰，傅晶带来消息，说法国军队陆路已打到越南北部，逼近中国，海军不时进入福建海域。只因领班军机大臣恭亲王奕訢，军机大臣兼户部尚书宝鋆，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等惧怕法国武力，一味寻求妥协。李鸿章还甚至公然说：“断不可轻于言战”，“而应遇险而自退”；即便“一时战胜，未必历久不败；一处争胜，未必各口皆守？”并免去主战派曾纪泽法国公使的职务，此举引起左大人、曾国荃大人及李鸿藻大人等强烈不满，有些御史也上书弹劾李鸿章“张夷声势，恫吓朝廷”。上头这才接受李鸿藻的建议增兵西南，对法作战，并举荐唐炯任云南巡抚，徐延旭任广西巡抚，指挥越南战事。哪知唐、张两位庸才，指挥无能，对法作战连遭失败。于是主和派妥协论调重新抬头。现在，京师里两派吵得不可开交，相持不下，太后有让左大人二度入主军机之意，降旨让他速拿战守之策，分析讨论局势，早定大计！

左大人国之栋梁，社稷重臣，朝廷里意见纷纭，局面这么复杂，够左大人伤神的了！面对强敌入侵，战场失利，自己的事再大，在国家大事面前，也不过小事一桩。何况左大人亲口许诺向朝廷启奏，刚才看邸报，李鸿章持投降论调固然可鄙，但他“兵单饷匱”“海防空虛”“百业凋

敝”“民困难苏”的话大抵还是实情。我也算是大清商界一个标志，于海防、塞防都有过奉献，左大人启奏，朝廷会有解救之法的……想到这里，胡雪岩朝傅晶一揖：“左大人三军帅才，昊天肱股，自当以国事为重，请老管家转达雪岩感佩景仰之意，万望保重身体，则国家之幸，雪岩之幸。老管家您也善自珍重，雪岩这就告辞了。”

回到上海，他把金陵之行的情形向郭庆春备述一遍。郭庆春一听，双方既正为对法作战的大事争论“打结”，如何肯用心关注胡雪岩的难处？便动了去京师找大舅荣亲王的念头。又自己平日常表示讨厌这层关系及这个家族的诸多作法，恐胡雪岩拦阻，便决定悄悄成行，不辞而别，赴京后再电报联系。

这日午后，郭庆春与尤琳告别。百口难开，伊情难舍，郭庆春拉着尤琳发凉的手，看着她略有些苍白的面容，久久方道：“左大人都为雪岩打抱不平，要通过荣亲王向皇上告御状，我能不分外尽心尽力去帮雪岩吗？现在左大人忙于军争国防大事，不能亲自去北京，我想来想去，还是由我赶到京城去，当面去恳求我那位大舅吧。”

尤琳早看出他的心事了，淡淡的一笑道：“庆春，你不是说这辈子你最不愿的事，就是回京城、回王府；最不想见到的人，就是这位大舅荣亲王吗？”她跟胡雪岩想法相同，就担心庆春违心受委屈。

郭庆春叹了口气道：“是的。但现在已经没有其他办法了，为了解脱雪岩的困境，最不愿意的事也只好姑妄为之。因为，这是胡雪岩生死存亡的最后一条路！为朋友计，我只得舍弃一切、无所顾忌了。”

“那好吧，我就去给你收拾行装。”

但尤琳没有走掉，郭庆春把她拉住，拥入怀中，有些感伤地说道：“你也有白头发了？”

“岁月催人老嘛……”尤琳说。

郭庆春紧紧拥着她道：“尤琳，这次我去北京，成败难料、吉凶未卜……临行之前，我有几句话要向你交代。”

“回来不好说吗？你这是回家，去见你母亲和大舅，又不是生离死别上越南前线，何必如此悲壮缠绵……”尤琳故作轻松地一笑，戳了戳他的脑门，信口吟道，“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

“不，尤琳，雪岩是我此行的目的，你却是我永恒的牵挂。骨鲠在喉，不吐不快。庆春此生最大安慰，就是与你结为连理，相知相爱度过十几年最美好的岁月……如果我这次去京城，万一有什么不幸，你会永远想着我吗？”

尤琳伸手在他嘴上点了一下道：“住口！出门之际，不要讲这些童言

无忌的话……庆春，你真是个傻瓜，如果你有个三长两短，我尤琳还能活在这世上吗？活着还有意义吗？”

郭庆春眼不眨地看着她，喃喃道：“是吗？真的吗……”

“这还能假？”尤琳语声轻柔却坚定，胜过所有的海誓山盟。

郭庆春把她紧紧抱在怀里，禁不住流下了幸福的泪水。

第四十六回 招招狠毒阜康爆发挤兑 句句谎骗美女开展进攻

昨夜下了霰雪，早起天地蒙白，依然刮着阴悄悄的北风。

姜石林得到报告，说三姨太不见了，急着赶回家来。保镖说，大人去局里公干不久，三太太就起床在园子里溜达，当时没怎么在意，后来她就瞅机会冲出了大门，跳上一辆马车逃走了。保镖追赶了好一阵，没追上。

“不会是里应外合吧？”姜石林麻搭着脸，目光中透着凶戾。

保镖愣了愣道：“不大像。”正说着，明显已怀有身孕的丫鬟宝福拿来一封信，没想到竟是不识字的巧珠写的，就一句话：我到个谁都找不到的地方去了！姜石林仍不放心，让保镖速去打听一下，巧珠是不是投胡雪岩去了，又让宝福看看家中少了什么东西没有。正忙乱间，秦少卿顶着北风来到姜公馆，颜面灰暗，皮松眼肿。尽管头戴玄狐皮罗宋帽，身穿恭喜发财印度绸皮袍，仍给人一副瑟瑟抖颤的样子。

姜石林原以为他会带来三姨太的消息，没料到秦少卿说：“郭庆春回京找他舅舅荣亲王去了，昨晚他已抵京，连夜给胡雪岩拍发了电报。胡雪岩大概得这个消息鼓舞，今早派老冯率人来查阜康的账，他挪用大宗银两贩卖私盐、炒股票被套的事就要露馅了！”

姜石林用一种复杂的眼神打量着秦少卿，有点漫不经心地问道：“你估摸上海‘阜康’还有多少库存银？”

这是钱庄、银号的最高机密，绝对不可外泄！秦少卿此来是想讨救兵的，如果上海道、江南局能拉他一把，把他在阜康的漏洞补上或大部分补上，胡雪岩就不会把他送官法办——在钱庄、银号纷纷濒危的情况下，稍有风吹草动，钱庄就会面临“挤提”，让你在一两日甚至数小时之内彻底倒闭！秦少卿吃准了这一点，因此敢斗胆来找姜石林，江南局这么个摊子，补他个十几二十万两银子岂不是易如反掌？

但姜石林让他彻底绝望，他说江南局本来就是空架子，它的股票跌得这么惨，若不是户部和北洋各处拿银子顶着，江南局早就完蛋了。而外国银行一律停止了向中国的公私“业主”放款，他也一样借贷无门，因此救不了他秦少卿！

“那你们就眼睁睁看着胡雪岩把我送进大牢？”秦少卿气呼呼地问，目光有些凌厉。

姜石林心中其实已经有了主意，在给胡雪岩一连串的致命打击中，

秦少卿只不过是一颗棋子，因为此人在这场较量中现在已经不能起多大作用了！他满脸堆笑，故作亲昵地拉住他一只手拍了拍道：“少翁稍安勿躁，且先回‘阜康’，待我跟赵大人商量商量，想想办法，我一定派人来找你。”

秦少卿不知大祸临头，匆匆告辞而去。

姜石林急急来到上海道衙与赵清廉密议。称他因看着“阜康”的信誉好，底子厚，就让他几个朋友以各自的名字替他存了近二十万两银子在“阜康”吃利息。现在，搞垮胡雪岩的机会终于到了：上海道即速派捕快公开抓捕秦少卿，罪名以参与买卖私盐也好，挪用“阜康”大宗银两也好，引发社会及储户对“阜康”的关注。然后，他找一些江湖上的人，拿着他手中的这些银票，到“阜康”吵闹，造成挤提的假象。“近二十万两银子，一下子全去提款，胡雪岩必然一时难以支付，到时再放出消息，只说‘阜康’钱庄快要倒闭，一定会有更多的人去挤兑。这样，还怕斗不垮胡雪岩吗？”

赵清廉骨碌着眼珠子，思忖道：“胡雪岩在江浙经营多年，关系极广！到时只怕有人会借款于他，替他解围。”

姜石林得意地挤了挤眼睛道：“大人言之有理，所以我还有第二招！‘阜康’钱庄不是有一部分存银是上海官款吗？出现挤兑后，赵大人可以保护官款之名，封了‘阜康’，同时，又可奏明朝廷，说是胡雪岩私挪官款，这样一来，即便左宗棠出面来保胡雪岩也难了。至于第三招，‘阜康’危急，让汇丰银行也去凑热闹要债，那些小额客户哪能辨得真假……”

“好！这个连环计一出，胡雪岩必定无力回天！石林兄，你果真是平常看不见，偶尔露峥嵘啊！”赵清廉不禁拍手称妙。两人不禁耸肩大笑。

次日上午钱庄刚刚开门，有两个公差模样的人进店问道：“谁是秦少卿。”

秦少卿正与老冯闲话哪年的钱庄生意也没有今年凶险，闻声忙道：“我就是”。

那捕快头便问老冯道：“他就是‘阜康’钱庄的总档手、秦四海的哥哥秦少卿？”

老冯应了个“是”。

捕快头朝门外一招手，顿时拥进几个手提刑具的衙役，给秦少卿上了枷，套上铁链。

老冯吃了一惊，急问道：“他犯了什么事？”

捕快头说了句“不止一桩！”挥了挥手，衙役将秦少卿推出了大门。秦少卿被拿的刹那间心中一阵窃喜：想不到姜观察会用这样一招来救我！及至出了大门，看到门外众多的围观者，围观者中鬼鬼祟祟的一千人，他才陡然明白自己大祸临头了。他被人当枪使了！他把胡雪岩卖了，同时也彻底把自己卖了……

踩着秦少卿被官府拿捕的热窝，乘着越刮越猛的朔风，一位江湖黑龙会的头目进了“阜康”，往柜台上递上一张银票说：“给我兑现银！”

伙计接过银票一看，顿时傻了眼，这是一张五万两银票。他说了声“客官，请稍等。”连忙转身入内找到老冯。

老冯正安排伙计去给胡雪岩报信，他看到银票上这么大个数字一时方寸大乱，竟然冷汗直冒。他赶紧来到柜台，只见柜台外面直到街上，已经聚了不少人，或交头接耳，或三五成群、窃窃私语。看到老冯从里间出来，有人轻声咳嗽一下，所有的眼睛全盯着这位“阜康”的临时总档手。

老冯一脸笑容地问道：“是哪位先生要提现银？”

“我！”

那声气那架势一看就不是善良之辈，老冯又问一句：“五万两都兑现银吗？”

“那当然。快一点！老子已等了好久了。”那头目有意放高声，气势汹汹的样子。

“不知大爷提取这么多银子干什么用？”老冯依旧陪着笑脸。

头目冷着脸道：“家里死了人，取钱买棺材、办丧事。”

老冯想拖到胡雪岩赶来，打着哈哈，请头目里面坐：“大爷真会开玩笑！您这又何苦呢？钱存在我们‘阜康’，不光不会减少，只会生利息，搁在家里，反而……”

“啰嗦什么，叫你兑现，你就赶紧给我兑！”那头目拍柜台嚷了起来。

“这……我这是为大爷好……”

一语未了，那头目竖眉瞪眼道：“怎么？这样拖泥带水、推三阻四，是不是没有银子可兑？”

他突然扯着嗓门向人群大叫道：“大家快来看，‘阜康’没银子可兑，想赖账！”

“什么？没银子可兑？”外面人群一阵骚动，立刻有不少人拥到柜台边。

街上，过往行人开始驻足观看，“阜康”可是上海滩排在首位的大庄！老冯不得不振作起精神大声道：“谁说的，我们‘阜康’怎么会没银子可兑呢！真是笑话！”他扭头冲伙计，拖长声音喊道，“好嘞，兑银五万两！”

“兑银五万两……”

少顷，几个伙计轮番往复，用托盘打银库里端出大锭大锭雪花银，每二十个一堆，码在柜台上，白亮亮端的醒目！

五万两银子，不使脚夫就得用马车拉，这里头目正指挥手下磨磨蹭蹭大呼小叫，将一口口银箱抬上马车。又一辆马车徐徐停在阜康门前，一位身着羊皮坎肩，足蹬黑洋布高腰靴的汉子跳下车，扬扬手中的银票，高声道：“老板，兑现银！”

老冯接过他递上来的银票一看，又是一个三万两，他不禁倒抽一口凉气，神色惊慌。人群大哗，一阵骚乱。大额客户提现，阜康有了“挤提”的先兆了……

胡雪岩得到消息时，正在雪嘶的服侍下用早餐。但他没有惊慌，该来的总是要来，“阜康”在金融风潮迭起的上海滩能维持到今天，已经是个奇迹！他早有应对的一招，取出一封事先写好的信，吩咐一个伙计火速送往道台衙门。赵清廉拖欠的还洋债的“协饷”五十万两，说好了这两日归还，这五十万两到库，再大的挤兑风潮也能平息下去。他正要往外走，山菊哭哭啼啼来报秦少卿被捕的消息。胡雪岩心是明镜儿似的，皱着眉头，只得实话实说道：“少卿这是中招了。在人家眼里，也就是个兔死狗烹的事。兔死狗烹你懂吧？就是人家把他当狗——恐怕我救不了他，只有他暗中投靠的那些人，眼下或许还可以救他……”说罢，他上了马车，绝尘而去。

姜石林进了电报局罗马风格的大门。电报是李鸿章大兴洋务又一重要工程，现在，它开始由军事专用转为民用了。他尽管只是个小小的无正式职务的观察，但上海的官场上，谁敢怠慢中堂大人的小妹夫？戴金丝眼镜、穿西装的电报局经理陪同他进入电报局的机房。这里，刺耳的“滴滴，嗒嗒”声响成一片，一台台发报机整齐排列。

一个个年轻的话务员坐在发报机前，头戴耳机，一手熟练地掀打着电键、一手翻动电报稿，全神贯注，紧张工作。长长的电报纸从发报机上吐了出来……

姜石林在经理陪同下，打一个个电报员背后经过。

经理介绍道：“这是新到的一批德国产收发报机，是目前世界上最先

进的通信设备。”

“唔，唔！过去专函送北京都要十天半月，现在‘滴答、滴答’几下，就发到京城了。这洋玩意，真了不起，了不起！”姜石林点头称赞，他随便停在一个电报员身后，拿起一张电文纸问道，“你们都是这样明码发报吗？”

“对！电文我们通过数字发给对方，对方电信局就按译电本再翻译成汉字。既快捷，又方便。”经理又给这位观察解释。

“重要的事、商业电文，也这样收发，不要泄露机密么？”姜石林略作担忧状。

“不怕。局外人并不知道电报的操作内幕，招进电报局的人，都经过严格的考核和保密教育。倘有泄露，是要进监狱、甚至杀头的。”

“那我就放心了，那我就放心了……”姜石林频频点头，突然，他的目光落到一张电报原稿上，随手拿了起来，只见上面写着——

汉口阜康分号：速调现银五万两。切切！胡雪岩 马日。

姜石林心跳加速，这正是他来视察电报局的目的啊！他笑着，假装若有所思，望天颌首，目光却心虚地四下一溜，见经理并未注意他，装作很随意地把电报稿丢回原处，又拿起下面一张：扬州、江阴、镇江、福州……全是胡雪岩发往各处催银的电报。目的达到，姜石林没有接受经理的挽留，驱车打道回府。

赵清廉于昨日偷偷躲进了姜公馆，他给左右留话——不管何人动问，就说老爷往金陵两江督署去了。不止胡雪岩，年关逼近，数十家钱庄告危，他已经不胜其扰，呸，我能厠金尿银么？他在姜石林的书斋里，读书吟诗，有宝福服侍，过得很是惬意。

“赵大人，赵大人，胡雪岩已经往各处发催银的电报了！”

赵清廉不禁大喜道：“啊，这说明胡雪岩这个不可一世的红顶商人，终于也有支撑不住的一天。”

“对，对！胡雪岩和洋商生丝大战亏了八百万，现在英国汇丰银行又催逼他还洋债！他纵然是富甲天下，也拿不出成千上万两银子，只好向各地分号紧急调运头寸。否则，上海‘阜康’的家底全掏空了，就撑不住门面。”姜石林颇为自己的聪明陶醉。

“胡雪岩，你的厄运终究到了。”赵清廉说罢，双手往后一抄，得意地一拧脖子。

“对！赵大人，商场就是战场，胡雪岩在明处，我们在暗处。‘明枪

易躲，暗箭难防’，李中堂来电要挤垮胡雪岩，就在此时！”姜石林的连环计已经产生效果了。

“还要再猛一些！把公家的大宗银项全拿去挤兑！心一定要狠、手绝不能软。”赵清廉连连拍着桌子。

“大人！我已让电报局发电报给各地，让储户到有‘阜康’分号的钱庄去挤兑！在大江南北掀起一个更大的挤兑风潮……”

“那就好！那他胡雪岩就垮得更快了。哈哈……”赵清廉拍桌子，把几张薛涛笺震落于地。

姜石林俯身拾起，见是一篇弹词《上了望江楼》：

上了望江楼儿把佳期望（打开了纱窗）。纵有那山清水秀，也免不了心内愁肠，（叫奴好凄凉）。想当初，誓海盟山在芙蓉帐（地久天长）。到而今，恩爱只在阳台上，（只落了梦想）。欲待要弹一回琵琶，它的声儿也是悲伤。（叫奴难当）。盼才郎，荷花开败桂花放，（又闻腊梅香）。最可恨，日月不把青春让，（错过好时光）。

果然好雅兴，怪不得一个进士出身能坐镇上海道！姜石林当真有些惭愧，身边这几个女子，姿色倒有几分，但吹拉弹唱、吟诗作对一个也不会。这时宝福送进晚餐，二人围炉而坐，小酌一杯。姜石林忽然想起一件事，那秦少卿秦四海兄弟，买卖私盐也有五六年光景，使的又是“阜康”的银子作本钱，私盐利高，应该攒积了不少银子。这些银子现在何处？倘胡雪岩查到去处，拿来抵挡阜康的“挤兑”，我们可就鸡飞蛋打了。赵清廉说秦四海颇有些江湖气，打死不说出银子的去处，如今拿了秦少卿，他或许知道。遂叫姜石林去给衙门的班头送信，让他们今晚务必对秦少卿用刑，逼他把银子的去处吐出来。

姜石林打着酒隔离了书院，让宝福伺候着加了件宁绸银鳞纹絮棉斗篷，出了后花园，兜头遇着个年轻女子。头戴绿色贝雷帽，身穿米黄织贡呢镶狐皮大氅，那大氅没上纽，露出一身铁锈红银梅锁枝倭缎唐装，生得面如满月，春生两靥，星眼流盼，樱唇红绽。她玉树临风立在虎皮纹碎石路上，开口一声问道：“姜大人，赵道台可在你府上？”

姜石林一时竟不知如何回答是好，本想问“你是谁”，出口却成了：“你怎么知道？”

女子黑漆漆的弯眉跳了跳道：“租界巡捕房有我的熟人，赵道台的行踪可瞒不住洋人！”这女子只怕有些来历，能找到姜公馆本身，就说明她是个华洋两界都兜得开玩得转的人物！

姜石林不敢马虎，生怕自己遇上个江湖侠女什么的，忙道：“赵大人的确在我府上。那些钱庄、票号的老板，纷纷要求官府出面，去求外国银行给华商放款，赵大人哪有这么大的能耐，只好到我这儿暂避几

天……”

“我对你们这些事没有兴趣！”女子冷冷打断了他的话，拿眼四下一溜，再也不问，径直朝书房走去。

赵清廉捏着假嗓，正在哼唱《上了望江楼》，忽见书房走进一位粉妆玉琢的妙龄女子，便住了唱腔，脸上顿时笑得灿烂，问道：“这个女子，莫不是走错了地方？”

“没有，我正是来找你赵大人的，”女子说。

赵清廉眉眼作笑状，嘴却因惊愕张成一个○形，又问道：“请问小姐尊姓大名？”

“我叫秦幼锦，是你今天抓走的那个秦少卿的女儿……”作过简略介绍，秦幼锦道出深夜来谒赵大人的目的——放出秦少卿。

“秦少卿犯的是买卖私盐的案子，且数额巨大，这是个死罪；他又是胡雪岩‘死党’，‘阜康’的总档手嘛，胡是朝廷让‘严密监视’的红顶商人，揭发、参奏他的人极多。秦少卿不仅不能放出来，眼下连见他一面也断不可能！”赵清廉叹息着摇头，做为难状。

秦幼锦走来走去，作惶乱不安状，确信室内再无旁人，她轻轻踱至赵清廉身后，将一只搽满丹蔻的手若即若离地搭在赵清廉肩上，声音低得有如耳语：“赵大人，你谈谈条件吧！”

赵清廉脸上露出一丝阴笑：“修寺将佛打点，烧钱贿赂神明，哭来鬼也难躲，为恶天自不容，做的些天理难容之事，谈何条件？小姐请坐下说话。”

秦幼锦见这一招不灵，走到赵清廉面前，扑通跪下，泪流满面道：“我爹天性忠厚笃诚，因受到他那个不走正道的兄弟秦四海唆使，一念之差，挪借了一些银两给他去走私海盐，我爹并未从中得获任何好处，请大人明察。至于所谓胡雪岩‘死党’，有道是‘端人家的碗，服人家的管’，他替胡雪岩掌管钱庄、银号，没有不尽心尽责之理，就算有些挪用官银、包揽行市之事，也是受胡雪岩指使，哪里有他违抗的份？再说，他此前已有过揭发胡雪岩之举，当属幡然醒悟之列，怎么一下子就把他问成了‘死罪’？大人，拿秦少卿入狱，实在于情不合，于理不公哪！呜呜……”她匍匐在赵清廉脚下，双手抱住他一只脚，撕心裂肺地大哭起来。

“起开，起开！哭也没用……人情似铁，官法如炉，这可是没奈何的事……”及至发现那条腿着人越抱越紧，那颗因恸哭而乱撞乱碰的脑袋，秀发纷披地沿着踝膝渐渐撞将上来，淡雅诱人的法国娇兰香水味儿，如同一方凉夏午憩用的拿帷锦衾，隔三岔五着瑞龙脑熏过，极轻极悄覆盖了腰以下部位。赵清廉不再嘴硬，一颗心也酥软下来。上身竭力往后仰

靠，臀股却似生了根般动弹不得。他伸出双手去抚摸停留在裆下那片乌云般的秀发，嘴里便有些不着调，“百善孝为先，难得小姐一片孝心……本官且消受消受……孝当竭力，非徒养身……”

幼锦与赵清廉春风一度的这个夜晚，秦少卿、秦四海兄弟在监狱里熬刑。天亮时分，秦四海实在不忍再听兄长的惨号声，终于吐实道：“贩卖私盐赚得约二十万两银子，有十二万存在朱福年开办的‘福标’钱庄里，余下八万买了股票。银票放在他一位相好手里，住处离他哥家不远；股票则交由表弟经营，表弟在已经倒闭的金嘉纪丝行做事，并为他买卖私盐打探消息……”

大清早，“阜康”钱庄的排门外已排起长队，大批储户等待兑换现银。并非谣言，有人估计，昨日光大户就至少从“阜康”提走约五十万两银子。有些银锭褶凹上还汪着银霜，它们是从未出库过的十足官银。这表明“阜康”已经在挖老底了！

面对挤提，胡雪岩一筹莫展。昨日下午，汇丰催债；上海道赵清廉隐身不见；秦少卿的被拿引发谣言蜂起；就算各地有银子运到，也远水救不了近火！

库里的存银，不到两个时辰就被挤兑一光。十时左右，胡雪岩接连接到几份电报：各地“阜康”，今日皆遭遇挤兑！

完了！胡雪岩一字一顿地下令道：“下排门，告诉外面‘阜康’歇业！”

次日《申报》报道：胡雪岩设在各地的钱庄、银号，因遭挤兑仅数小时全部歇业……

第四十七回 说公卿赶尽杀绝分巨富 奉圣旨追魂夺命役孤盆

早朝前，一向居官谨慎的文煜装作随意走动的样子，悠悠然踱至荣亲王面前，朝这位开始昏朽的老者点头致意。在确信这位亲王没犯迷糊后，文煜问道：“闻听左湘侯有封紧急奏折送呈王爷，要您老人家向圣上启奏，可有此事？”

荣亲王看着他，“唔”了一声。

文煜又带着试探问道：“王爷准备如何处置此事？”

两人目光对视良久，荣亲王并未能从他幽深的目光中找到明晰的答案，便从怀里掏出那封奏折道：“左湘侯的奏本尚在我手里，我正拟今日奏明皇上和太后，从速解决最后一批洋款的归还问题。”

文煜四下瞅瞅，凑拢了，压低声音道：“王爷，依下官愚见，此事不必匆忙启奏，不妨再等些日子。”

荣亲王毕竟已进入老迈之年，摇首道：“恐不能再等。我看胡雪岩确已陷入内外交困的境地，洋人不断催逼，上海道台又对李合肥言听计从。左湘侯为此大动肝火，若不是军情紧急，局势变化，这头湘骡子真要赶到北京来了！他托我奏明皇上，我怎敢拖宕迁延？”

“王爷听我说句实话吧。”文煜从左宗棠、李鸿章先后跟曾国藩当幕僚，从镇压洪杨粤匪起家，到后来左当闽浙总督，李当直隶总督；左兼南洋大臣，李兼北洋大臣；左氏立有不朽军功，李却总理万国事务（外交）方面多有劬劳说起，“这两位汉人大臣争功斗法由来已久！我们这些满员，在左、李党争中最好抱超然态度。这胡雪岩与左宗棠生死攸关，共为一体。但他毕竟只是左氏一只臂膀，抑或一根拐杖，我们何必要为这个暴发户张目，去得罪李中堂呢？我们和李中堂究竟要走得近些，诸多利益关系已经融为一体，难以分开。就算是观龙虎斗，左季高也比李少荃大了十多岁，已属西风残照啰！”

这位文大人琢磨人的功夫好生了得！荣亲王被他说得一愣一愣的，但他还有一事不曾想得明白，遂道：“你说的也不是没有道理。但我担心，胡雪岩万一垮了，你我同样要受到影响？我们都是‘阜康’的大股东，文大人的股份好像比我更大！倘胡雪岩破产，城门失火，岂不殃及池鱼？”

文煜成竹在胸，诡谲地一笑道：“不！王爷，你想差了，只有胡雪岩破产，财产移交朝廷清算，算盘珠子由我等拨拉，我们才能得到真正的利益！”

“哦，此话怎讲？”荣亲王精神不禁为之一振。

“下官执掌刑部，已收到不少的奏本和诉状。倘以国法论处，胡雪岩确有不少祸国蠹民的罪状，其财产完全可以没收、充公，这样，我们不是可以按股份折算其各类资财，把它们名正言顺地拿到手吗？”

荣亲王恍然大悟，频频点首道：“领教！领教！”

文煜恶狠狠地说道：“胡雪岩仗着自己是红顶商人，短短几年竟然富可敌国，而且谁都奈何他不得。荣王爷，现在是摘下他红顶子的时候了！”

荣亲王不再说话，听得西华门内静鞭三响、钟鼓齐鸣，说声“文大人请”，便率先朝里走去。

左宗棠远在福州，他委荣亲王代为启奏的“急密”奏本未能及时送达御前，又未当庭启奏，今日朝议，便没有这个话题了。

这日下朝，荣亲王见到了专程来京的外甥郭庆春。二十多年来他不朝宫苑，不省娘亲，还娶了个死了男人的女子为妻，在上海滩弄出诸多奇闻，惹得太后老佛爷生气。乍一见到这个混得两鬓斑白的不肖子孙，荣亲王便火不打一处来！他一屁股在虎皮褥子上坐下，就在接受郭庆春礼拜的瞬间打定主意，冷着脸道：“你总算回来看你母亲和大舅了。”

路上并不顺利，耽误了好些时间，郭庆春心急如焚道：“大舅，甥儿这次回来，除了看望母亲和大舅，还有一桩事情要恳求您帮忙。”

“是不是关于那个胡雪岩的事？”荣亲王心内更加恼怒。

“对！正是为胡雪岩的事找您老人家求助。”

“哦，你回京不是来尽孝心，却是为别人的事来找我疏通门路的？你……你还像爱新觉罗家的子孙吗？”荣亲王脱口而出。

郭庆春不得不作一番表白：“大舅，我不是爱新觉罗家的好子孙，但我却是大清国的好子民，时时处处以大清利益为重！大舅，现在你不也在协助皇上、掌管国家大事吗？”

“对！正因为我负有维护江山社稷之重任，所以不能徇私情，为你的朋友去开方便之门。”

郭庆春没料到这位执掌军机处的亲王会说出这等话来，胡雪岩在西征时立功，受到过老佛爷的嘉奖，举世皆知！他压下火气道：“我没要你徇私情，我只要你站在国之重臣的立场上解决一桩久拖未决的朝廷要事。胡雪岩并非一般商人，他为国家分忧，以个人财产作为担保，向洋人借巨款作军饷。现在洋人一再催讨，朝廷怎能不帮他偿还？”

“胡雪岩帮朝廷借洋款不假，可 he 从中渔利，大收佣金，予取予夺，中饱私囊也是事实！几年之间，他因巧取豪夺而暴发，财富几近国库的一半。他在杭州建造的豪邸赛过皇家宫苑，娶十二房姨太太，穷奢极欲，挥金如土，这难道不是贪赃枉法所得吗？”荣亲王已经忍无可忍。

郭庆春无奈地叹了一口气，但不能不为好朋友据理力争：“大舅，在经商和借洋款中，胡雪岩所获完全是他应得的报酬。他几年间暴富，完全是他经商有道！不能随意诬为贪赃枉法。这是有人出于嫉妒，横加在胡雪岩头上的罪名。大舅，有些交易，我就是中介和经手，可以为胡雪岩作证！”

荣亲王终于忍耐不住，大声咆哮起来：“放肆！你以为你就可以凌驾于王法之上吗？告诉你，刑部已收到大量奏折和诉状，胡雪岩之罪罄竹难书！你今后不能再和这个胡雪岩沆瀣一气了。已有不少材料揭帖，提到你为胡雪岩出谋划策、摇唇鼓舌，庆春，你把爱新觉罗家的名誉败光了，也将大舅的脸面丢尽了……”

“大舅，你也相信这种无中生有的诬告？你不相信甥儿的为人？”郭庆春激愤得有些难以自持。

“你从小生就叛逆性格，国外浪荡十几年，上海滩闯荡十几年，异行种种，怪论多多，我怎么敢相信你？”

郭庆春使劲捶打着自己的胸脯道：“大舅，甥儿这样对您披肝沥胆、反复诉说，您还不相信？要怎样才能证明甥儿的为人啊？”

这时，管家胆怯地走了进来，称车已备好，王爷前拟面圣的时辰就要到了。

荣亲王似乎已冷静下来，语气也和缓多了：“要我相信你？除非你马上发电报给那女人，就说太后老佛爷赐她自尽，让她自行了断。还有，你须立即回到京城，回到你母亲的身边，才能还你清白，其他一切都是空话！”

荣亲王转身朝着王府的仪门走去，几个贴身侍卫迎进来，立在路旁恭候着，荣亲王抬手一指郭庆春，朝侍卫吩咐道：“看住他！他既然回来了，就绝不能再放他回上海了。”

郭庆春欲追上去，胸口一阵刺痛，便本能地捂住了胸口，退了回来。

荣亲王、文煜等面圣，意在促使皇帝早些颁旨，要问胡雪岩的不是。迟了，或是他的钱庄、当铺歇业久了，资财着其他债主分光，他们可就偷鸡不成，倒蚀一把米。

郭庆春没想到这些王公大臣会这么卑劣，这个家族会对他这么无

情，他的好朋友胡雪岩在危急时会这么无助！但他不能离开王府半步，那些戈什哈一刻也不松懈地守住了出入王府的各处通道。他只能在布置着假山，摆放着几大缸金鱼的王府花园里兜着圈子，仰天长啸，心中充满绝望和怨恨。他不时走到玻璃缸前，打量着那些悠游的金鱼，觉得自己很可怜，自己实在还不如这些金鱼！哦，金鱼，我比你们可怜，尤琳更比我可怜！其花容月貌，何如金鱼之五彩斑斓；何如璧鱼之玉瓠无澜。其聪慧灵秀，何如倭鱼之吐泡翕欢；其巧夺天工，何如嫩隅之目瞽身憨；其忠贞矢志，何如璧鱼之玉无。入夜，倚窗打望倦云半掩的天空，思念尤琳，他更加心如刀绞，遂提笔写了一首小词。笔未搁下，泪水已经洒到这堪称绝笔的《南乡子》上——

斜月半胧明，冻雨晴时泪未晴。倦倚龙涎温别语，愁听，鹦鹉催人说四更。

此恨拼今生，红豆无根要种不成。数编屏山多少路，青青，一片烟芜是去程。

次日上午，王府管家告诉他“阜康”歇业的消息。中午，荣王府长史官向他通报：奉王爷之命，已以郭庆春名义向尤琳发出电文：衔命和尔断绝一切关系，卿当自便。

郭庆春欲哭无泪，久久默立，忽然听到大舅的声音，连忙冲了出去，荣亲王已经登上那乘双骏金顶马车。

郭庆春追了上去，狂喊：“大舅！你们这样不能容我吗？”

“这是圣意，你咎由自取。”荣亲王说罢，挥手下令车夫，“走吧。”

郭庆春满怀悲愤，仰天长啸：“天哪！这是爱新觉罗家族要把我逼上绝路啊……”他一低头，一头朝着一口大金鱼缸撞去！缸碎人倒，水流遍地，脑浆溅落在搁缸的山石上。

管家和戈什哈惊呼着拥了过来，只见郭庆春头破脑裂，双眼圆睁，静静仰望着这个冬阳惨淡的晴空，鲜血随着缸水无声地流淌。无数条金鱼在血水中挣扎，蹦跳……

此时乾清宫里，“正大光明”匾下，一场将胡雪岩赶尽杀绝的“朝议”已接近尾声。

须弥座上，已届冲龄的光绪将手中一份有关胡雪岩的奏折重重扔在御案上，打鼻孔里哼了一声，抄手踱了起来。

参奏一个红顶商人的本章如此之多，矛头集中指向一个连督、抚都不是的虚衔人物，明眼人一看便知是有人幕后操纵！光绪停止了踱步，冷冷射了一眼丹墀之下，顿时就有宝銮出列，伏地奏道：“户部尚书，臣宝銮启奏，道员胡雪岩侵取公私款项，臣请旨拿刑部治罪，以正国法，

而挽颓风。”

宝鋆乃军机五大臣之一，在对法问题上，与主战的左宗棠、曾国荃等意见尖锐对立，但在军机处内，又因他与胡雪岩的亲谊关系常受攻讦，所以要抢先做出姿态。

光绪不无惊异，宝鋆之弟乃胡氏之次婿，他早就听说了，遂故意放缓语气问道：“胡雪岩不就是那个赐予二品顶戴、赏穿黄马褂的富商吗？怎么一下又要拿他下牢，交刑部治罪？到底都参他些什么？你等向朕一奏来。”

宝鋆忙道：“皇上，经户部初步查核，胡雪岩经手公款数目巨大，由江海、江汉两关及两江采办军火等经费就有七百万两之巨，各省协饷尚不在内……若任其亏空，不予严惩，年复一年，则国库公款将被奸商掏空，非杀一儆百不可。”

文煜也紧跟出列，加强声势道：“皇上，胡雪岩出身市侩，一身兼官商之名，一手擎着红顶子，一手拿着账本子，遇事售奸贪之术，网聚公私款项，盈千累万之多。现突然将京城、上海、杭州、福州、两湖等地的‘阜康’各字号全部关歇，闭门逃走，臣请立行拘捕，查封家产，追回损失，绝不可姑息。伏乞皇上恩准！”

有关胡雪岩，他是主奏，罗织罪名达六七款之多，如“贿通权要”、“勾结洋夷”、“贪污秽行”、“欺世盗名”之类，乞请圣上即速颁发谕旨，着地方州道追拿。其他人有奏胡雪岩“草菅人命”的，有奏他“僭制越礼”、“武断乡曲”的，不一而足。几位亲王和其他文武大员，闻奏议论纷纷。但醇亲王冲着文煜刚问上一句：“你这个自命清流之大臣，不就是‘阜康’的大股东之一吗？”荣亲王闻言便立刻贴了上去，以目示意，和他咕咕啾啾低声交谈起来。

光绪拿眼角扫着他这几位叔辈亲王，皱眉道：“都参他贪赃枉法？”

“是。皇上圣明。”宝鋆、文煜忙忙伏阶应答。

光绪听着丹墀之下嚶嚶嗡嗡议论之声，半晌不见几位亲王出来说话，遂高声降下谕旨：“拟旨！准户部、刑部所奏！现在‘阜康’银号闭歇，胡雪岩着先行革职，严行追究。其所有房产店铺，一律查封，以防假手移转。此案务必彻查，尔后再据刑定罪。”

文煜、宝鋆叩首连连，口称“圣明”，心中暗喜。随着这道谕旨，凡有胡雪岩店铺资财的地方全都响起纷沓的脚步声，播摇着如狼似虎的公差的身影，一张张封条，贴到了“阜康钱庄”、“阜康典当”、“胡庆余堂·雪记”的门窗上……

这年，上海是个无雪的冬天。只有南下的朔风，又干又冷，在长街上肆虐。北风扬起黄浦江带腥味儿的水沫，倘此时走外滩经过，感觉有

一挂挂柞刺在脸上抽打。路面上淤留的水渍，结成了洋白蜡似的冰碴，在呼啸的北风的抚弄下，终日不化。天气像始发于上海滩的这场金融风暴一样，越演越烈，越发凶戾，使很多人都没能熬过这个奇冷的冬天！

胡雪岩经营多年的钱庄、银号“不经日而肆闭”，引发了一场金融大地震！连信誉卓著、实力雄厚的“阜康”，又并未直接参与股票交易，尚在几个小时内轰然坍塌，其他钱庄、银号，在储户的心目中还能支撑吗？

新一轮的疯狂挤兑，使上海南北市七十八家钱庄，到旧年年底剩下不到十家。“上海百货无不跌价三五成，统市存银照常不过十分一二”；“其余商号店铺，接踵倾倒，不知凡几”。沪上巨商刘云记、金蕴青“皆相继坏事”；乘大兴洋务之风创办的各类企业均遭受巨大损失，“相继歇业”。仅轮船招商局、开平矿务局、江南制造局几家官股较充盈的企业侥幸存活下来。用小哈代事后发表在报纸上的文字说：“（1885年），人们仍然可以看到上海黄浦江沿岸空关的、无用的、被废弃的建筑物，和到处星散的天折企业的界石……它们是工厂无声的幽灵——才呱呱坠地就窒息而毙的企业的坟墓。”开平股票次年春跌至每股二十九两，招商股跌至三十四两，一般小企业的股票更变得一文不值。新兴的上海遭遇了开埠以来的首次重创！

金融危机像个可怕的幽灵，沿着几条主要商业路线蔓延，北至京津，南到广州，西达汉口！以下是《申报》的部分报道：

北京：京城自“阜康”、“福标”票庄倒闭后，市面固已竭蹶，不料上月十七至二十等日，各钱店又连倒十余家，市面日坏，银根日紧。

天津：天津银钱既少，银根又紧，自“阜康”之后，二九、三十日连闭钱铺两家，一时人心惶惶。

杭州：杭垣自“德馨”、“阜康”两巨庄停歇后，市面日紧一日，城中各业无处不紧，惟以现钱买现货，日日如除夕光景。

镇江：京口有某洋行及某钱庄均于月底先后倒闭，成本甚巨，素称殷实，顿如雪消。

扬州：扬州自“怡源”倒歇后相继而倒者，就本城计大小共有十七家，近日“阜康”又倒矣。镇江与扬州仅隔一水耳，先后合计竟倒至六十八家之多，市面如此，令人不寒而栗。

汉口：先是“源兴顺”、“源兴永”、“诚意丰”三家倒闭，自阜康歇业，致使钱庄受累，数目锐减，由十年前四十家，减少至二十家。

……

“阜康”于十二月五号歇业。过了圣诞，路金准备回国，他去与尤琳

告别。女仆开了尤公馆的栅子门，告诉他夫人很高兴领事先生来访。

路金迈着开始蹒跚的仙鹤步，兴冲冲进了客厅。

尤琳穿着洁白的婚纱端坐桌边，似乎在托腮沉思。路金饶有兴致地打量着那张脸，那莹雪般的脸庞，那黑漆漆的长眉，还有那个优雅的小憩的姿态，都令人回忆起那个艳光四射的公主般的新娘！便问道：“尤，今天是你的结婚纪念日吗？”

但尤琳毫无反应，她一动不动，神态是那么安详。

“你怎么了？尤琳.....”

尤琳仍不回答，路金伸手去摸她额角，突然吃惊地把手缩回。他看见桌上有一只高脚酒杯，还有一只小小的玻璃瓶。他拿起小瓶一看，看到了英文“安眠药”的字样，瓶子已空。

路金连忙在胸口划了一个十字，带着感伤道：“真的长眠了.....尤琳，你去天国见郭庆春，也不忘穿着这件同英国公主一模一样的婚纱.....”

姜石林接到文煜急电，赶往杭州的时候，胡雪岩已将罗四攒积下来的近二十万两纹银，送至“阜康”让那些储户兑现。亏谁，也不能亏客户！接着，他又用一纸休书，要遣散十二房妻妾。

文煜想把胡雪岩的宅邸和胡庆余堂这两块肥肉抢到手里，派姜石林来杭就是要和胡雪岩谈判。

哪知胡雪岩谈笑自若，慷慨爽快一如从前：“姜观察，既然文大人派你作为他的全权代表，来和我谈判归还文大人在‘阜康’的存款，我们都不必虚与周旋了。我从来不赖账，尽管道台赵大人还扣着五十万两洋债，我还是准备将全部的厂、店、房地产，作价二十万抵给文大人，你看如何？”

姜石林心内喜翻天，嘴上却道：“可文大人在‘阜康’的存钱并不止这个数。”

“这我知道。文大人在太后面前说是三十五万，可实际是五十二万连息在内。只是我这座宅第和庆余堂总价二百万都不止，文大人是刑部大臣，不会不知道该如何处理我胡雪岩，更不会不知道如何处置真正贪得无厌、祸国殃民的皇亲国戚吧？”胡雪岩心中有底。

“那就依你。我们是不是去看看你这座江南名园。”姜石林态度一下变得软了下来。胡雪岩遂陪他走了一遭。

参观之后，姜石林赞不绝口道：“啊，早就听文大人说雪岩兄的故居

建造得比皇宫还富丽堂皇，现在亲眼所见，果然名不虚传。住在这样的豪宅里，真可谓洞天福地，胜过神仙过的日子哟。”

“老实告诉你吧，姜观察，我建造这片宅邸时，就耗去白银二百余万两。上次文大人来这儿小住，我知道他一眼就看中了这片豪宅这座名园，这次，我就半送半卖，做个顺水人情吧。”胡雪岩捋须大笑。

人家破产遭变，竟然还是如此潇洒、俊逸。姜石林自惭形秽，忽然想起巧珠，厚着脸皮道：“雪岩兄，你在设计金钗十二楼时，真该把巧珠也考虑进去。她对你可是一往情深。现在，她人也不见了，你的红楼也要易主了，巧珠将来的归宿，尚不知是何处呢！”

“岂止十二金钗，最多时，我有三十六房妻妾。她们一一编号，我抽中谁就住谁家。至于巧珠你就不用操心了，她早在藕花洲理光寺的后山腰上修炼来世了。她在那儿沉塘，死前为我颂了三天经，烧了三天香。”胡雪岩又一次耸身大笑。

姜石林好生狼狈，催胡雪岩立下字据，早早回上海复命。

这年七月，左宗棠在福州病逝。胡雪岩在“百狮楼”设了灵堂，率全家老少最后一次跪拜于左大人灵前。礼毕，胡雪岩和大太太端坐正中，各房妻妾默默环坐。胡雪岩肃然道：“你们不走不行了！人生没有不散的筵席，有聚也就有散，你们不要到时候让人家赶出去。我已将每一房都安排好了，银两也发放了，现在你们都走吧！”

没人响应。

“我已经将你们休了，全休了！素娟，你是老大，你先走。”

素娟站起身来，环顾众姐妹，目光最后落到胡雪岩脸上，曼声道：“好吧，老爷，你放心！既然你休了我，我肯定不会留下来。”

胡雪岩一把抓住她的手道：“谢谢你！毕竟你是老大，又是结发夫妻，明白我的苦心。”

大太太目光呆滞、脸无表情地一步一步向外走去。各姨太太见状，只得纷纷起身。

大太太突然回过头来，用平静的语气道：“等一等！我还有一些私房钱，每一房都有一份，等一下丫鬟会送过来……也不枉我们姐妹一场。”

没等众姐妹围上来说上一句感谢的话，素娟已掉头而去。各房姨太太执手相别，胡雪岩和罗四一前一后走了出去，与芝园作最后告别。

夕阳残照，西天一片辉煌。胡雪岩领着罗四，沿假山涧登上芝园最高处凌风阁。凭栏眺望，杭州城景色尽收眼底。落日余晖，给这座江南

古城涂上一片血红。风很大，吹得他俩的衣袂飘飞。胡雪岩紧紧抓住罗四一只手，仿佛怕她被风吹走：“罗四，还记得城隍山上算命先生范瞎子说的话吗？”

“当然记得，只是我不敢向你提起，怕你生气。”罗四点了点头。

“是啊，开头我无论如何不相信，最后会落得‘妻离子散’的结局。我为此发过脾气，更为此抗争过！想改变这个命运，谁知道……”他没有再说下去，他已把心中的郁结吐了！

“这就是天意！雪岩，还是认命吧。”

“罗四，冥冥之中，很多东西是人力抵抗不了的，现在我认命了，认命了……唉！最后只剩你了，你不走吗？”胡雪岩拉着她的手望着她，止不住泪流满面。

罗四不回答，低头看手腕，那个青藤手镯还戴在她腕上，胡雪岩也下意识地撩起腰间的那块玉佩，深沉地凝视着它。

“无论如何，我要同你在一起！生生死死陪伴着你。”

二人执手相看，四目凝睇，有泪四行。

“老爷！老爷！”芍药急匆匆沿假山小径走上来。

“有什么事？”罗四依然不忘她的身份。

“四奶奶，老爷，二奶奶走了，到灵隐寺后的‘韬光庵’出家去了。”

罗四没有吱声，心想她是永远不会看破红尘的。胡雪岩不由得发出感慨：“哦，这是芙蓉命中注定的！也是她生就的性格，要么灯红酒绿，要么青灯古佛……我对不起芙蓉！真懊悔不该将她从‘净月庵’接出来，让她再蒙受这一番劫难。”

“这是房门钥匙！二奶奶房里的东西全放着，一点也没带走。”芍药递上钥匙。

“那就给你！芍药，你全带走！”胡雪岩毫不吝啬。

“谢谢老爷、四太太！芍药无福消受，只能先走了……”芍药说罢，转身离去，这是她最后一次行使职权了。

“大先生！大先生……”这时，老周匆匆赶了过来。

“老周，干吗这样慌慌张张？”胡雪岩上前去扶了他一把，老周年迈，腿脚已有些不利索了。

“大奶奶自尽了！挂在扑凉台那边的望柱上，你们看……”

他们朝扑凉台方向望去，远远看见一个人影。纷披的长发把脸盖住，上穿鲜艳的宁绸大褂，盘金错锦的栏杆花边是那般耀眼。水红绫宽幅裙，裙脚镶着洁白的蕾丝花边。那一团浓艳挂在芝园的假山旁，映着斜阳，在风中僵直地晃动。

两人惊呆了，不敢看，不忍看，不相信这是事实。胡雪岩低声喃喃：“商海，商海，真是一头发财，一头棺材……我身为药号老板，却没有药石可以救自己、救家人啊……”

那轮火红的落日，正从西墙高高的屋顶沉没下去。

又临杭州！

这一次，文煜可是志得意满，手捧墨迹斑斑的上谕，身随杀气腾腾的亲兵，名为钦差大臣，实系接收大员。一到杭城，他就领着知府吴世荣，督同仁和、钱塘两县县令，一路铜锣震响，朝着杭州近郊迤迤而来。

远远便见一垣农家小屋，半显半隐在山阴树影之中。此地叫茅家埠，流水绕户，鹅鸭向湖，三五农舍，几段野绿，一派田园风光。官道上，袍服、朝靴，每步都似呼呼生风，每一步都显出大臣的威严。待拐上小路，顿时人喊马嘶，杂沓的脚步，沿田塍布成散兵线，一道烟扑向农家小屋，将它团团围住。

“刑部尚书协办大学士文煜文大人到！”衙役高喊。

一脸威严的文煜手中捧着杏黄的圣旨，迈着方步，走进已卸掉门扇的小屋。破旧的瓦屋里，光线幽暗。四壁似乎挂着、依着挽联、吊幛、花圈，隐隐绰绰立着一屋子来吊丧的人。文煜将手中的黄缎金龙圣旨展开，高声道：“圣旨下！罪臣胡雪岩接旨！”

黑洞洞屋内没有一点声音，只有幢幢阴影，不见天光。

“罪臣胡雪岩接旨……”文煜提高声音。

老半天，黑沉沉的小屋里才传出一个幽幽的声音：“罪臣胡雪岩已经死了……”

文煜不胜惊诧，那两个县令不禁哆嗦了一下，尽皆睁大眼睛向黑黝黝的屋内张望。光线强了些，有人把搁在地上的长明灯拨亮了。原来屋里除了挽幛、花圈，其余全是纸扎的“冥人”。被堆垒一处的桌椅板凳等家具无不粗笨，绝无细软贵重之物。答话的是罗四，一身孝服，跪在棺材旁，正给死者上香。

文煜失声问道：“什、什么时候死的？”

“三天之前，农历十一月初一。”

文煜蓦地便有些失落，动这么大的干戈，施威于一个死人有意思吗？借着暗淡的灯光，只见铜棺七尺，停放灵堂正中，白帷垂地，烛光摇曳，纸马金箔。棺材上，醒目地放着顶戴花翎，和折叠好的二品官服，以及黄马褂。烛光映照着红顶戴，文煜觉得刺眼，叫道：“来人！罪臣虽死，照样将他顶子摘下带走！”

两个挎刀的兵丁进来，取下棺材盖上的顶戴、补服、黄马褂。

文煜将圣旨覆盖在铜棺上，目光霍霍盯着女人心想——高明呐！居然连吊唁都预先扎了纸人！

罗四伏地叩头，模仿着昔日的胡雪岩道：“未亡人罗四，代罪臣胡雪岩接旨谢恩！愿吾皇万岁万万岁！”

文煜回转身，恶狠狠地说道：“回元宝街胡府，查封罪臣胡雪岩家产！”

“是！”众随从齐整威武地喊了一声。

罗四低头曼声道：“罪臣所有家产，前已变抵公私各款，现今人亡财尽，早就无产可封了。”

文煜将罗四押回元宝街，各处察看一回。风光依旧，只是人去楼空，分外萧瑟。

“文大人！现在元宝街的园宅、胡庆余堂药铺全归到您的名下，您是这儿的主人，有何吩咐，就请直说吧。”

“这样吧，念及我与你们家大先生的友情，我把胡庆余堂全部厂、店、房地产作价二十万，与你们胡家后代共同经营。分出十八股的‘招牌股’红利，作为胡氏后人生活费。四太太，你看如何？”文煜拿出一副悲天悯人的样子。

罗四神情漠然道：“我们老爷人都走了……一切由大人做主吧。”

不经意间，文煜在罗四太太陪同下走进了棋厅。如今宾客绝迹，姬妾、丫鬟云散……文煜的脑海里，忽然闪现他和胡雪岩当年下美人棋的情景：

鹧鸪莺鸣，笑语盈盈，窄衫云鬓，美女如云……

一声口令，荷衣纷纷，纤腰丰臀，杨柳舞新……

现在，空荡荡大厅里，人影渺然，但见萧萧冷风，拂动破帘、坏牖。他听到胡雪岩鬼魂般的声音：“文大人！你从我这儿得到的，价值何止二百万哟……现在，你虽然胜了我这一局棋，但世事茫茫，下一局失败的难保不是你啊！文大人……吴山沉沉，安得我雪岩再生，鼓舞全浙，以大开商务学堂而兴实业也……”

文煜感到一阵惶悚、惊恐，不禁仓皇四顾。忽听高墙外有个疯子在唱：“一条金线秤君心，无灭无增无重轻。”

文煜当然不知道，那是疯了的秦少卿在唱。

曾国藩

ZENG GUOFAN

传

国外经典曾国藩传记

透析晚清政坛风云的巅峰之作
美国学者眼中的「中国华盛顿」

(美) 黑尔◎著
陈子博◎译

长江文艺出版社



曾国藩传

作者：（美）黑尔

译者：陈子博

目录

版权信息

导读

序

第一章 清政府

第一节 军事

第二节 民事

第二章 拜上帝会

第三章 被抹煞的领袖

第四章 北伐之路

第五章 太平天国的宗教

第六章 和社会制度太平天国的军事、政治

第一节 太平军

第二节 政治和社会机构

第七章 曾公出山

第八章 湘军出征

第九章 天京之变

第十章 挥师入皖

第十一章 克复安庆

第十二章 列强与太平军

第十三章 太平天国覆灭

第十四章 剿捻之战

第十五章 曾公晚年

第十六章 曾国藩的人生哲学

第十七章 结语



△洪秀全（1814—1864），太平天国天王、清末农民起义领袖。出生于广东花县福源水村，后来移居官禄布村。道光年间屡应科举不中，但其坚信“古来事业由人做”，遂吸取早期基督教义中的平等思想，撰《原道救世歌》以布教，主张建立远古“天下为公”的盛世。1851年1月11日洪秀全领导发动金田起义，建国号太平天国，号称天王。1853年定都南京，并将南京改名为天京。



△1851年1月11日，拜上帝会在金田村起义，全体将士蓄发易服，头裹红巾，开始了轰轰烈烈的太平天国运动。



△太平天国玉玺印拓



△无论太平军走到哪里，他们都会在军官的监督之下进行一些宗教活动。晚上，他们要进行集体的祷告。而在礼拜天的时候，他们在半夜的时候就要起床进行祷告，到了中午就要进行太平天国中最大的活动——做礼拜。这些活动在早期的时候，确实与西方的宗教活动并无差别，可是到了后来，这些活动变得越来越怪异。他们赞歌中称赞的对象从上帝逐渐变成了以洪秀全为主的诸王。

忠王李秀成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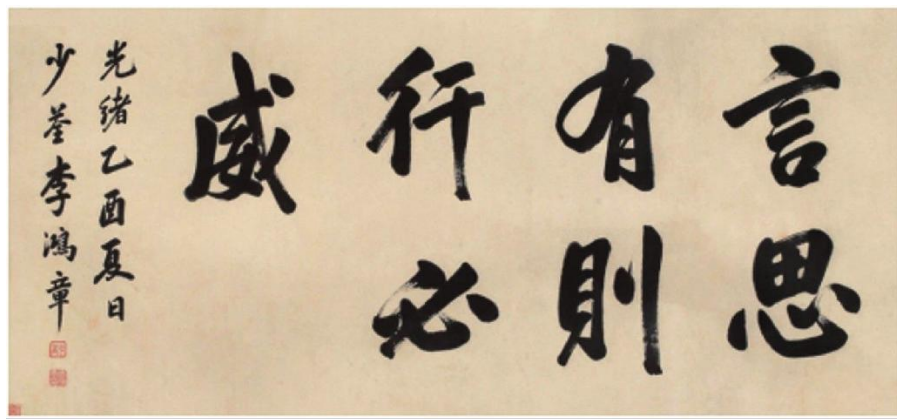
一九五四年九月 許敬白

▽李秀成(1823—1864),初名李以文,出生于广西藤县大黎里新旺村,太平天国后期著名将领。李秀成出生于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在金田起义参加太平军后,他作战机智勇敢,很快从一名普通的士兵晋升为青年将领。天京变乱后,他与陈玉成、李世贤等力撑危局,取得了二破江北大营、三河大捷、二破江南大营等军事上的胜利,并建立苏福省、天浙省,中兴了太平天国。天王洪秀全封李秀成为忠王,称“万古忠义”。1864年6月,湘军攻陷天京,李秀成被俘后在狱中写下数万字的自述,追述自己的经历和太平天国的历史。8月7日被曾国藩处决,年仅四十二岁。



△李秀成(1823—1864),初名李以文,出生于广西藤县大黎里新旺村,太平天国后期著名将领。李秀成出生于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在金田起义参加太平军后,他作战机智勇敢,很快从一名普通的士兵晋升为青年将领。天京变乱后,他与陈玉成、李世贤等力撑危局,取得了二破江

北大营、三河大捷、二破江南大营等军事上的胜利，并建立苏福省、天浙省，中兴了太平天国。天王洪秀全封李秀成为忠王，称“万古忠义”。1864年6月，湘军攻陷天京，李秀成被俘后在狱中写下数万字的自述，追述自己的经历和太平天国的历史。8月7日被曾国藩处决，年仅四十二岁。



△李鸿章书法横幅。



△1858年，英法舰队在美、俄两国支持下，袭击大沽口。大沽炮台失陷，英法联军进犯天津。清政府派钦差大臣桂良、花沙纳与俄、美、英、法各国代表分别签订《天津条约》。



△1860年10月24日，清政府全权议和大臣奕訢与英国全权代表额尔金在北京礼部衙门，签订了中英《北京条约》。

言優之以厚結見一善則痛譽之見
一不善步則洋藏而不露一字久
不善步勸而善步亦潛移而熟轉令
吾弟初志振了而遂揚紳士之短且以
周梧岡之閱歷精神為可佩是大失用
紳士之道也戒之慎之余近數日疾不能
作字率佈數行諸心照

兄

國藩手草

正月廿六日

导读

让西方世界了解中国历史，是一项任重而道远的工作，因为当前西方国家依然满足于从中国年鉴中去读取信息，而年鉴的信息，往往是片面的。拿绘画作比，如今中国画的魅力与地位在美术专业的学生圈里已广为人知，同样的，如今我们手头关于中国历史的资料已经相当丰富，足以辅助学者们开展研究工作。对于以后的学者来说，这项重任也是一个挑战。黑尔博士对太平天国运动的研究为这项任务开了个头，他用纯西方的科学历史观去研究纯中国的课题，最终取得了成果，也为后世树立了榜样。但是，若非把握有度，又熟谙汉语，谁都不可能取得像他那样的成就。他的研究对西方世界的贡献与对中国学术界的意义一样重大，经过对史实的解读和客观的分析，他把一段中国人熟知的中国历史以一种全新的视角呈现在他们面前。另外，黑尔博士在中国居住、工作了20年，所以对于这段历史，他既能感同身受，又能旁观者清。他并不受刚成立不久的中华民国观念的影响，当时有不少人认为清朝官员一无是处，且相信最终平定太平天国叛乱的是外国人，黑尔博士对这种偏见提出了反驳，给出了更加公正的评价。

这场19世纪中叶的叛乱，无论是从它自身的重要性，还是从它所受到的镇压角度而言，都没有得到公允的评价。要说分布广、破坏性大，那么亚洲确实发生过一些类似的叛乱，但要找到规模相当的，且同样被一位能人一力镇压的，那就只能追溯到大流士或哈沙时代了。太平天国运动的失败，正说明了中华民族的文明程度之高。连年的乱政之后，民众只能自行组成军队对抗叛军，直到将其消灭。曾国藩就是这支军队的组建者，现代社会几乎不可能有类似的人物出现。黑尔博士将他与华盛顿相提并论，两者在性格上确有相似之处。但前者的奉献最终得到了回报，这个在他的带领下走向独立的国家推举他担任总统，但后者却不可能凭自己的贡献而拥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尽管清王朝的最终结局表明，曾国藩所有的努力最后还是付诸东流，但他从头到尾都忠于清王朝，以忠君的形象活在后人的心中。本书将为对这段历史知之甚少的海外读者勾勒出一个尽忠职守的完人，让人们对中国文化有更深入的了解。

F.W.威廉斯

于耶鲁大学

序

不少研究世界历史的人都认为，太平天国运动具有积极意义，但与此同时，它也带来许多痛苦和破坏。数百个州府被轮番攻取和克复，交战双方都在烧杀抢掠，城池空却，原野荒芜，前方则是更惨烈的战争和屠杀。这场运动的目标是摧毁清王朝，把帝王拉下皇位。到了1882年，S.W.威廉斯在他的《中央王国》一书中这样评价这场运动：

“他们点燃的内战烽火燃遍了大半个中国。被双方军队践踏过的土地，只剩鸟兽在盘桓、栖息，原本车马喧嚣之声荡然无存，只剩雉鸟飞旋带过的风声。居民曾辛勤耕耘过的土地也已蔓草丛生。钱财不断流失，幸存者每天与痛苦、疾病和饥饿相伴，居住在上海的外国人估计，1851到1865年间，大约有2000万人因太平天国运动而丧生。”

清廷软弱，政府无能，所以这场运动声势浩大；但他们最终还是失败了，一则因为1853到1858年间，太平天国没有强大的领袖力量，二则因为曾国藩的出现。1926年的中国终于肯定了曾国藩的作用，但许多外国历史学家却被一支小型外国军队所取得的成就遮住了双眼。这支部队由弗雷德里克·汤森·华尔组建，后来由“中国人”戈登领导，官兵约3000人，被誉为“常胜军”，戈登几乎因此被奉为圣人，而镇压太平天国运动的真正主角却被淹没在烟尘之中。

把本应属于曾国藩的成就安在戈登和李鸿章头上，如此的不公在世界上是很少见的。当时曾国藩面临的是多重困境：清廷数百年统治的弊病已经暴露，没有人能助他一臂之力，维持军队的饷银又极度匮乏，十多年的军队开销加起来不过2100万两白银，再加上他自己又不通行军用电报之道，但即便如此，曾国藩最终还是凭着清晰的头脑、永不言败的决心、审慎的态度和敏锐的直觉，镇压了这场运动。他从不怕别人抢了自己的功劳，反而愿意让有识之士聚集在自己周围，借助他们的才能，弥补自己在用兵上的不足。他信奉儒学，努力践行君子之道，从不曾因危险或怕失脸面而背离自己的职责，而且在那样一个诚信比较缺失的时代，他能做到直言不讳，开诚布公。

据我所知，在我之前，已经有一个日本作家将曾国藩比作了华盛顿。用拿破仑作类比是不合适的，因为两者之间毫无相似之处。曾国藩可以称作是远东的华盛顿，他凭自己的力量与执着的信念，参加过前途未知的征战，经历过以弱斗强的险境，最终让中国免遭分裂与毁灭。中国当代学者梁启超曾说过，曾国藩这样的人物不仅中国历史上寥寥无几，即便在世界范围内也是并不多见。如果担心这个评价过誉了，怕唐突了其他人，那么说曾国藩是19世纪最杰出的人物之一是绝对不过的。

然而成立不久的中华民国却对曾国藩发出了批判的声音，指责他拥戴异族建立的清王朝，维护君主专制统治。曾国藩确实如此。君主专制以及一切形式的封建专制统治，在如今的中国和在欧洲一样为民众所抵制，但是，这样的思潮是在曾国藩死后又隔了整整一代人才逐渐兴起的，如果用当今的思想标准去评判一个历史人物，岂不是很不公道？难道我们不该把自己放在曾国藩所处的时代，感知一下那个时代普遍的声音？除了用当今的反君主制思想去评价一个早已作古的人物，如今的年轻人还忽略了一个事实，如果没有一个足够强大又足够忠诚的人来捍卫领土的完整，晚清时期的中国很可能已经因内战而分崩离析，最终落入外国人之手，因为那时列强都在埋头建立自己的帝国。中国一直以来都处于完整和中立的状态，正是曾国藩和他的同僚们成功平定太平天国运动及其他造反运动的结果。

这本书原本是笔者攻读耶鲁大学博士学位的论文。为了让本书内容更加完整，笔者添加了曾国藩人生最后7年的概述，主要涉及他为剿捻所做的准备，也就是为李鸿章镇压捻军所做的铺垫，以及他在两江总督和直隶总督任上的一些事迹。另外，笔者还从曾国藩的书信中收集了一些他的为人处世之道。此外又多加了一个章节来介绍满清政府统治下的中国，这似乎也很有必要，因为这能帮助解释太平天国运动是如何星火燎原的。为了完成这些修改，笔者略去了许多关于战役的细节。

中国的人名地名很难用罗马拼音标注。现在已经有几个现成的注音系统了。对于地名，本书会尽量使用邮局地名清单中的名称。对于其他专有名称，本书采用的是韦氏音标。不过不管是人名和地名，都会出现几个例外。有些名称的标注方法已经约定俗成，硬要改过来恐怕就显得太死板了。

如果这本书能够帮助西方世界更好地理解太平天国运动，理解那个为镇压这场运动而献身效力的人，那么笔者便心满意足了。但是，这只是个开头，因为本书所研究的历史时期，外交关系于中国的意义日益凸显，所以对这个时期中国的史料，我们应该有更加深入的研究。长期以来，我们仅仅从西方的视角出发来看待这个时期，但这样是无法真正理解这段历史的。

耶鲁大学的F.W.威廉斯教授对本书的写作提供了指导，并在修订时也给予了建议，笔者的不少资料也是从威廉斯教授处获得，在此请允许笔者对威廉斯教授表示真诚的谢意；另外要感谢F.浅川教授，他在翻译工作中提供了建议与帮助；也多谢长沙的G.G.沃伦牧师，他对本书的几个章节提出了修改意见；另外还有耶鲁大学中国分校的左福和其他成员，感谢他们在处理汉语材料时提供的帮助。

W.J.H

1926年11月

第一章 清政府

第一节 军事

太平天国尚在襁褓中时，土匪流寇和宗教狂热分子都并不成气候，不足以威胁清王朝，甚至连一个省都奈何不了，百姓都以为朝廷能尽一切努力将其剿灭。然而当时整个朝廷似乎都瘫痪了，面对流窜于湖南、广东和广西诸省的流寇，朝廷的军队显得尤其无能。两广总督名义上统领着89000人马，除去军官不算，广西有22532人，广东有66907人。为公允起见，必须说明，其中55401人肩负戍边或巡防的任务；即便如此，依然还有34000名步兵和骑兵，组成一支野战军还是不成问题的，本应足以肃清1894年之前集结的流寇团伙。

军队软弱的根本原因在于朝廷在文武官员中实行的分权体制。就军队而言，全国实行两类不同的兵制，即八旗和绿营，两者的组建方式以及所享受的待遇都不同。

早在1614年，满族人还没有开始攻打明朝的时候，他们就已将自己的军队划分成8个旗，每个旗大约有7500人，分别由一位都统统领，所有的满族人都被编入旗内。这就是后来的八旗制度的雏形。而每个旗又被划分为若干个甲喇，每个甲喇由1500人组成，而甲喇又下辖若干牛录，每个牛录300人。

在逐鹿明朝疆域的过程中，满族人得到了蒙古军队和汉人军队的协助，因此，在满族问鼎中原后，这些军队的大多数官兵都被编入了八旗。最初他们的兵籍与满族人混杂在一起，但随着汉军和蒙军人数的增加，将这些官兵分开整编才是上策。于是，1635年，八旗蒙军建立，人数达16840人，同样，7年之后，从一开始就协助满军入关的汉人军队被编入了八旗汉军，人数在24050人左右。攻占京师之后，整个清军的总数达到了10万人。自此，这些官兵就成了驻军的核心，是保卫紫禁城、京师、直隶以及镇守北方和西北边陲的不可或缺的力量。他们的人数逐渐增加到了20万人，其中很大一部分人驻扎在当时的满洲、突厥和直隶。他们的兵籍是世袭的。

很明显，这种兵力部署的主要目的就是牢牢守住满洲和都会省份，抵御蒙古和突厥的入侵。直隶守军分布较广，足以构成京师的屏障，而陕西、甘肃和山西等西北省份也有重兵把守，他们是至关重要的前哨部队。在中国其他地区，守军一般都驻扎在总督所在的省份，云贵两省因位置边远而成为例外。广西、湖南、江西及安徽等省份只有巡抚，因此并无旗营驻扎；而河南、山东和四川诸省的驻军规模相对较小，驻守开封的官兵不足千人；山东守军分别驻扎青州和德州，总人数不过区区2600人；而以四川范围之广，成都守军中的戍卒也不过2528人，军官

而长江一线则有所不同。朝廷意识到了掌控这一航运要道的重要性，因此派了驻军把守湖北荆州，这样上可控制四川，下可震慑湖广；江宁、镇江也有旗营驻扎。荆州驻军中，戍卒有6292人，军官516人；驻守江宁的戍卒有3122人，军官369人；镇江则有1596名戍卒和147名军官把守。

沿海的浙闽两省分别由两名鞑靼将军镇守。驻节杭州的将军统领1970名兵卒，270位军官，此外，另有一支水师驻扎在乍浦，其中有1526名兵士和104名军官；福建的驻防将军统领的步兵中有2000名兵士和209名军官，同时他也另外率领着一支小型的水师防御部队，共有475名兵士和39名军官；广东省则共有4599名兵卒和249位军官把守，这些官兵全部驻扎在广州。

除山东和河南外，各省旗营全部处于鞑靼将军的控制之下。这些驻防将军的地位在总督之上，直属京师，但他们所辖部队的供给还是依赖于他们所驻扎的省份。山东、河南两省并非鞑靼将军驻守，这两个省份的旗营由比巡抚低一级的军官统领。京城的旗人则由24名都统或副都统组成的特殊机构统领，每个都统分别代表一个旗，并受兵部管制。

清朝的军队就是由这些世袭的旗人组成的，而这些人又根据他们与皇家的关系被分为两类，一类侍卫宫中，另一类驻防宫外。前者专为皇室、王公效力，后者则可随意服务于军队或官署衙门。事实上，所有成年的满族男子都会被编入八旗，不是效力于军中，就是供职于官府。上三旗子弟不论是否在公门任职，都能领取供养，而下五旗子弟则需实际供职于现役或后备役，才能领取俸禄。

以上是清军的大致情况。在京师及易发战乱的地区，这支军事力量是皇室主要的倚靠。在这些区域，八旗官兵还有一些勇与德的名声。在内地诸省，八旗军则是统治阶级的独立驻军，分别听从各自统领的指挥，一旦发现总督在其所驻省城谋反的苗头，便会立即取缔或镇压，但其力量不足以应付战乱。这些地区的旗人“虽有个荣耀的虚名，实际上不过是一群囚徒，被禁锢在城墙之内，周围全是敌视的目光。他们除了自己的母语，还要另外学习当地的方言，否则去大街上买棵白菜都买不成；而鞑靼将军们虽然享有高于汉人总督的地位，却被轻蔑地称为‘老古董’或‘醉鬼’”。不过，这段引文的作者帕克自己也承认，这种说法需要加以修正，优秀的鞑靼将领和勇武的将士也还是有的，但他还是认为，自己的描述大体上是真实的。

我们说旗营无能，实际上并不夸张，他们作战能力差，防御也并不尽如人意，1853年太平军攻占江宁时，满人的所作所为就是旗营堕落的最好证据。当时江宁府领取朝廷俸禄的官兵共5106人，由此可推测，当地成年人口共2—3万人。太平军在外城发起猛攻，汉人的官兵还多少作了些抵抗，攻下外城后，太平军便长驱直入，直攻内城的满人。密迪乐

曾对这次进攻作过这样的记载：

满人必须为所有他们所看重的东西而战，比如一向善待他们的皇室，比如他们民族的荣耀，比如他们自己和妻儿的性命。他们都清楚，天王洪秀全已经发话，称自己最重要的使命就是除掉他们。所以，按照常理，就算只为自保，他也该作一下困兽之斗，然而事实上他们竟完全放弃了抵抗，好像在太平军势如破竹的进攻和根深蒂固的仇恨面前，旗人们已经丧失了理智、力量和血性；他们扑倒在地，高呼着“天王饶命”，向太平军领袖们求饶，但是得到的回答是，不论老幼，无人可得赦免。

比起江宁，直隶旗人的表现也未见得能有多好。攻占江宁后，太平军派了一支规模很小的部队北上，他们抵达直隶省边界的时候，皇帝只得派名将僧格林沁率领蒙古部队火速救援天津。毫无疑问，如果旗人善战，那么直隶的旗营人数足以击溃太平军。然而，他们非但无力作战，反而还将直隶省的财政收入消耗殆尽。威妥玛曾对中国内地八旗官兵的薪俸和津贴做过详细的统计，每年的总额达13785020两白银，如果再加上满洲、伊犁和突厥，则将近1600万两。如果帕克的统计没错，那么这个数字超过了太平天国运动前一年总收入的1/3，并至少占了年支出的一半。

再说汉人军队。我们很容易发现他们与八旗军队的一个很大的差异，汉人是自愿参军的，军队将士来自全国各地。军官可以是满人，也可以是汉人，但普通士兵都来自当地；全国18个省份，汉军分布比较平均。如果我们误认为它是中央军，那就错了。汉人军队的高级军官确实系京师直接任命的，然而一经任命，军官就可以全权指挥自己的人马，形成独立的武装力量；但是由于制衡关系错综复杂，他们还是要依赖省内其他军官和文官。这套体制与西方国家军队的指挥系统完全不一样。

这支由汉人组成的武装力量被称为“绿营”，字面意思是“绿色的帐篷”。绿营的历史始于清朝初期，那时候满族人还在争天下。与八旗军一样，绿营也以7500人为一个团，而它下辖的单位是否与旗营一致，我们不得而知，但这种可能性很大。据我们所知，顺治帝定都北京时，至少有3个汉人军队在汉人将领的指挥下为他征战，总人数不下15万人。正如之前所述，后来这些官兵中有一部分被编入八旗，但多数还是在八旗之外，成立绿营军的核心力量。追溯到清朝初年，共有4位汉军降将助清有功，分封藩王，即吴三桂、耿仲明、尚可喜和孔有德。其封地分别位于云南、广东、福建和广西，都在中国南部。

1673年，吴三桂与另外两位在世的藩王在云南、广东和福建地区发起叛乱，形势一度有利于三藩，整个西南地区，甚至部分北方地区都处于他们的控制之下，只是他们棋逢对手，他们要面对的是年轻但有雄才大略的康熙（1662—1722），一位注定会跻身中国最伟大的统治者之列的帝王。于是，叱咤风云的吴三桂与一代雄主康熙之间展开了一场旷日持久的争斗。1678年，吴三桂在围攻湖南永兴时病故，这场叛乱才渐

渐平息。但它带来了重大的影响。自此以后，满人就改变了汉人原来的官府设置，一省之内，文武官员权力分立，同一组官员中，又由不同级别的官员各自掌握权力。



△绿营，清朝国家常备兵之一。顺治初年，清朝在统一全国过程中将收编的明军及其他汉兵，参照明军旧制，以营为基本单位进行组建，以绿旗为标志，称为绿营，又称绿旗兵。全国绿营兵额总数时有增减，在咸丰以前有六十万左右，较之八旗兵多三四倍。在清朝前期，尤其是在康熙初平定三藩之乱及在乾隆中叶以前的历次战争中，绿营都曾起到重要作用。

在康熙和后来的历代帝王治下，这种制度逐渐发展，各个省份的民事和军事权力被分散到至少2到3个权力中心，最多的情况能分散到8到10处。总督和巡抚可以通过对地方财政的控制来间接操控省内的军队，但被直接置于其掌控之下的只有5000到6000名护卫。

鞑靼将军的驻地通常就是总督所在的省城，或在其附近。鞑靼将军统帅的人马与总督大致相当，以达到制衡的目的，但鞑靼将军在京师的地位居于总督之上。与之类似，巡抚受各省最高军事长官提督制约，提督控制着整个省份的军事力量，在军事等级上与巡抚相同。个别情况下，提督会驻扎在省城，但更常见的是在省内的另一大城市。这样，督抚、鞑靼将军和提督就形成了三个互相独立的指挥体系。

但实际上，连提督都觉得自己的权力被自己的下级，即总兵，也就是各地的主将所牵制。虽然总兵必须通过提督才能联络北京的兵部，而且在理论上必须听命于提督，而事实上，与其说是听命，不如说是被迫。总兵统帅的人马都已形成独立团体，驻扎在各地，要把他们调离驻地是非常困难的，因为他们多与同级别的文官来往，这个级别的文官称为道台，即他们驻地的行政长官，而他们的兵力则分布在各大城镇和商业中心的战略要地。对于级别不高的文官来说，这种小规模军队非常重要，一旦因集结需要而被调离驻地，如果遇到像1847到1850年间广西盗匪蜂起那样的情况，驻地官府就会陷入无防的困境，束手无策。因

此，这些官府都很不愿意让军队离开驻地。

在地处中原的省份，绿营军内还有其他问题。管理着大运河的漕运总督，也就是负责粮食运输的官员，以及负责治理长江黄河的官员，手下都有一批人马。

在康熙眼里，这是一个非常理想的体系，但实际上，只有文武百官相安无事，这个体系才能正常运作，然而，这有悖于人的本性，各个指挥机构从来都不可能太平地共事。这局面其实是康熙故意造成的，其目的是防止这些机构相互勾结，向京师发难。从这个角度看，这个做法还是非常明智的。

所以绿营的战斗力也非常堪忧，只是比八旗好了一点点而已。遇到紧急情况，根本不能指望巡抚或提督能把各个驻地的军队集结到一起。指挥机构过于分散，充其量只能保卫一下京师和几个重要的城市。绿营的驻防的能力比实战能力要强很多。他们能防止其他官员发动兵变，比如提督或总兵发起暴动，总督的部队可以镇压；或者农村地区发生小规模的反乱，他们也可以出面平息。但是由于这些部队很难集结到一起形成更强大的兵力，因此，一旦发生大规模暴动，绿营是几乎指望不上的，除非再招募新兵。即使各个绿营部队勉强集结，军官之间也未必能默契配合。

步兵、骑兵和守兵人数的比例，各省不尽相同。但所有省份中，有十四个省的驻防兵马比当地步兵和骑兵人数加起来还要多。1850年，绿营军的总人数是：骑兵87100人，步兵194815人，守兵336404人，加起来共618319人。每个省的兵力分布如下：

省份	军队数量	兵站数量	总开销	骑兵人数	步兵人数	驻防人数	总人数
直隶	10	138	1575360	12829	12049	24311	49108
山西	3	53	419850	4496	7469	13668	25633
山东	5	41	568720	3572	2087	19217	24876
河南	8	35	315660	2563	……	11033	13596
江苏	2		954080				
安徽	3	89	113470	4126	10433	31251	45810
江西	7	38	262150	982	2010	7787	10779
浙江	11	62	846950	2196	10791	23572	36739
福建	11	78	1398470	3786	24869	32780	61435
广东	4	95	1463860	2183	22108	42616	66907
广西	7	47	522400	1505	8222	12805	22532
四川	5	79	888240	4036	11511	18289	33836
湖北	4	42	533450	2572	5218	14262	22052
湖南	7	53	608720	2262	7065	16477	25804
陕西	9	92	1023407	12390	17589	12085	42065
甘肃 (东部西部)		116	1395110	22493	23358	10829	56680
云南	9	53	875870	2538	17229	15477	35244
贵州	6	67	728330	2571	12807	29765	45143
额外			168000				
总计	114	1178	14662650	87100	194815	336224	618319

从地位等级上来讲，骑兵最高，士兵可通过部队间的调动获得升迁。

军官的任用方式与文官一样，步兵、骑兵和水师之间也并无差别。兵部考核是必经程序，武进士和三甲都是武举过后获得朝廷任命的，除此之外，军官任职还有另外四个途径：公爵以下，包括五品官阶在内，其职位可世袭；军官之子可因其父军衔而获得荣誉晋升，军官之子可因其父为国捐躯而获得荣誉晋升；低职位的人可因立功而获得提拔。

但是获得任职资格与实际任命是两码事。任命有三种方式。一定等级的军官，尤其是从副军校到副参领，通过常规渠道甄选出来的，会被派遣到各省等候缺位。在某些省份，由总督、巡抚或提督从现役军人名单中举荐升迁人员，实际上是论资排辈。在这些省份，通过这种途径获得提拔的军官，在下一次升迁时就需要通过另一种途径。第三种方式就是纯粹根据功绩来决定晋升人选。副参领以下的军官可由一省最高军政长官甄选，级别更高的则必须由京师根据这些军官受到的举荐来任命。

对于参加过战争的军官，升迁或允诺升迁则是对其战场勇武表现的嘉奖。

武官的等级划分与文官完全一样，只是同一品级的武官比文官地位略低，因为身为武官仅代表此人具备武力，而非学识。下表罗列了各个等级武官的官衔、品级以及他所统领的人数：

品级	官衔	对应英国官衔 / 军衔	下辖单位	统领人数
从一品	提督	将军或总司令	标	可统领 7500 人；实际平均每人统领 5424 人
正二品	总兵	将军或师长		可统领 7500 人；实际平均每人统领 5424 人
正二品或从二品	副将	准将	协	人数不详
正三品	参将	上校	营	平均每人统领 525 人
从三品	游击	中校	营	
正四品	都司	少校	营	
正五品	守备	上尉或中尉	营	
正六品	千总	中尉	哨	人数相当于半个营
正七品	把总	中士	哨	人数相当于半个营或司（50-100 人）
正八品	外委千总	下士	哨	人数相当于半个营或司（50-100 人）
从八品	额外外委	下士		

我们缩小一下范围，仅细说两广，也就是太平天国运动兴起的地方。两省加起来共有14个师，兵力分布在142个军营，共有骑兵3688人，步兵30330人，守兵55421人；然而由于营地数量颇多，平均每个军营的骑兵数量不过240人，步兵和守兵不过390人。这些兵力不足650人的小营在两广的分布非常分散，实际上根本无法调动，充其量不过是地方安保力量而已，所以造反势力在山间乡野能够潜滋暗长，也不足为奇了。

这种兵力部署的弊端，在军情告急、需要大规模兵力集结的时候便暴露无遗。军官不愿放走手中那点少得可怜的人马，而他们的上级则一心想避免因招集援军或填补缺位而产生的巨额开支。地方官员们想保住官帽是不容易的，因此他们会想尽办法隐瞒动乱情形不报，或者买通叛乱者，又或者说服他们转移到别的地区，这样便可一时瞒过巡抚，直到事态失控。与之类似，巡抚也存在侥幸心理，希望造反团伙被粉碎，或被驱赶出本省，流窜到别的辖区去，所以他们也会向京师隐瞒事态的严重性。

官员之所以会瞒报，是因为他们担心自己会因失职而被罢免，毕竟动乱就是在他们的眼皮底下发生的，此外他们也不想看到自己的钱打水漂。文武官员能得到官位都是花了重金的，通常他们会把这笔钱当成一

种必要的投资，以确保自己在任期间有利可图。因为突发动乱遭到废黜或开支浩繁都会对他们的经济状况造成打击，有时甚至会带来无可弥补的后果。

行伍之中最为常用的贪污手段，就是向省级官府索要全部人马的俸禄和津贴，而实际上只保留一部分兵力，同时将在役人员的薪俸削减到最低。因此，步兵、骑兵和守兵人数长年缺损，而且其中多数是老弱病残。一旦阅兵将近，或因其他原因需要大规模调集兵力，军队便临时招募农村青壮年充数。这些人没有接受过什么训练，就作为战斗力量加入了军队。言官们纷纷进谏，痛陈清军不敌太平军和洋人的种种理由，诸如：首先，朝廷兵力不足，军官仅向上级汇报兵马人数，却并不上报名册，以致上级无法核实，致使朝廷为那些根本不存在的士兵支付俸禄。其次，军营疏于练兵，致使实际存在的兵力根本无法应付实战。第三，军官把士兵当做仆役，窃取其应得的俸禄，致使士兵与盗匪勾结。第四，兵员常常从流浪者中招募，这样做的后果与窃取士兵俸禄无甚差别，至少会让军队更加无能。更有甚者，不少士兵由于缺乏训练，不会使用弓箭火器，或者单纯出于怯懦，往往临阵脱逃。此外，还有人雇替身入伍的，这些人更是无心留在军营，一旦找到机会便会逃脱。

毫不夸张地说，这情形已是一片黯淡了。清军的致命弱点已在抗英战争中暴露无遗，朝廷并未采取任何明显措施来改善体制上的缺陷。就连1839—1842年间广东临时招募以扩充兵力的兵员也被遣散了，这样一来，清军根本敌不过虽装备落后但是训练有素的太平军。即便朝廷派了钦差大臣亲赴前线（但钦差大臣无权征收税赋，缺乏关键的掌权要素），或是令鞑靼将军亲自从广东赶去战场，依然于事无补。朝廷需要的是一支全新的军队，而这项使命，便是由曾国藩来完成的。

第二节 民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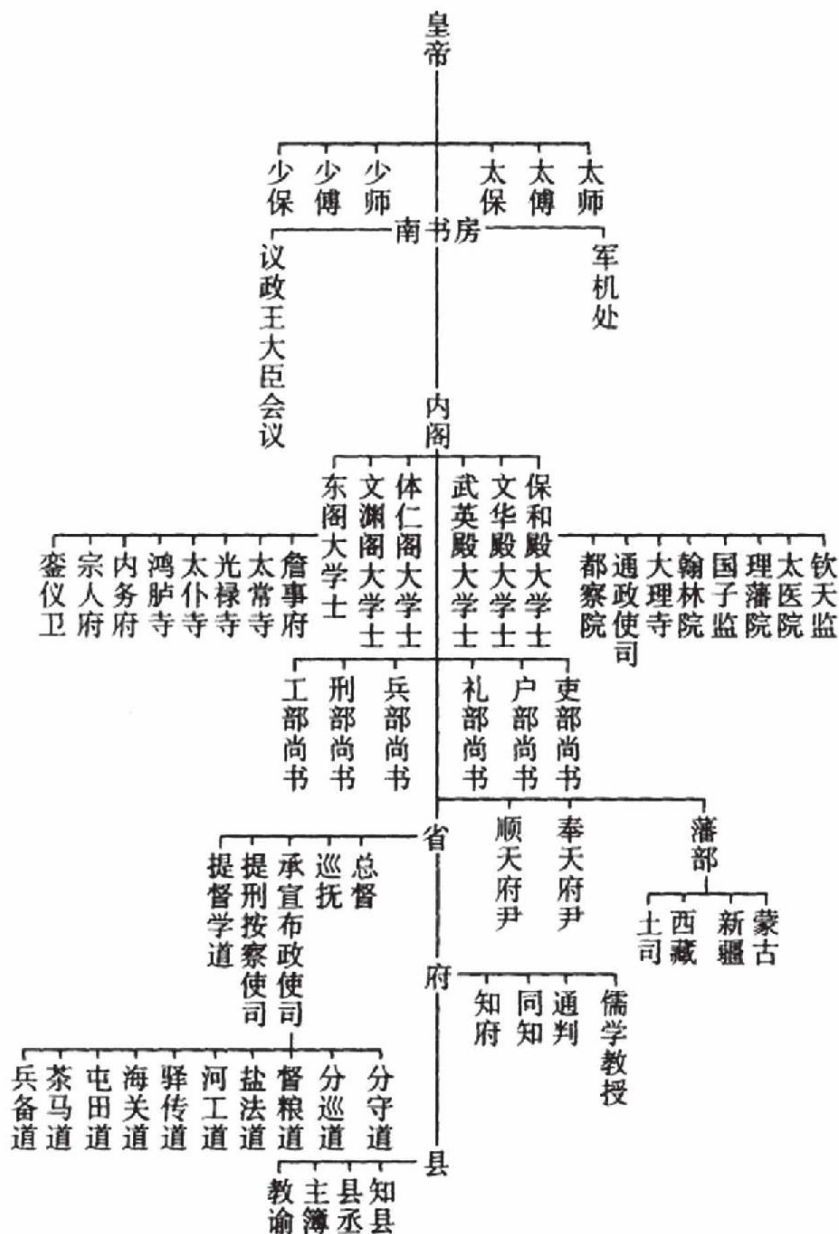
清朝军事力量不足以应对危机，而民政部门也好不到哪里去，因为清朝的衙门架构也遵循着与军事组织相同的原则，即分散权力，反对集权。

在京城，掌握行政大权的主要有两个机构。内阁在明朝居中枢地位，到了清朝则居两者之次，演变为皇家的秘书处，共设4名大学士，两满两汉，2名协办大学士，一满一汉，另有10名学士。举国上下大小事务都由内阁一应掌控，皇帝则通过内阁与下属机构接触。

内阁之上是军机处。军机处原本作为军事议事机构设立的，后来逐渐发展为皇帝私人的秘书班子，其权力凌驾于内阁之上，每天清晨4点到6点，军机处都需要召开例会商讨国务。军机处通常有5名军机大臣，都是由其他衙门的官员兼任。军机处是皇帝掌握下的中枢权力机关，而内阁则成了一个传旨办事的机构。

清代承前朝官制，设六部，各部两名尚书，四名侍郎，满汉各半。户部、兵部和刑部还另有专人管部。六部分别为：吏部，下设4司，主管全国上下的文职官员；户部，下设14司，掌管地方官署和财政事务；礼部，下设4司，另辖属銜教坊司；兵部，下设4司，掌管军务，直到19世纪末，还管理着水师和邮驿；刑部，与都察院和大理寺协作，复核各省份案件的审理结果。工部，下设4司，掌管全国的营造工程。

除上述六部外，另有专门的佐理机构必须提及。一个是理藩院（译者注：前身为蒙古衙门），最初是专为处理清廷与蒙古的关系而设立的。理藩院架构与六部类似，但主管官长只有一位。在主管邦交事务的独立机构成立之前，除蒙古、回族和边境朝贡国事务之外，对俄事务也由理藩院主理。



△鸦片战争以前的清朝主要职官隶属简表

另一个机构就是都察院。它与刑部及大理寺共同复核刑案，主持审判。但它更重要的职责是监督京师及各省份官员的言行。如官员有失，则由都察院向皇帝奏裁，有渎职或贪腐行为的官员随时都有被降职或罢黜的可能。各种革除弊政的进谏也是由都察院主导的。

与英法联军交战失败后，清廷开始感觉到需要有一个机构专门管理邦交。迫于门户开放的压力，朝廷专门设立了一个部院，而不是一个

司，去主管外务，这就是总理衙门。总理衙门最初有10名大臣，一般都是由各部院正副职官员署理，包括军机大臣。直隶总督和两江总督就曾兼任总理衙门通商大臣。

如此一来，各部院权力并非集中在一人手里，六部、内阁、军机处都有人分管。虽然实权还是很有可能落到为数不多的几人手中，但至少在理论上，权力是非常分散的。总的来说，这个庞大的国家机器似乎运作得非常顺利。

各省的衙门设置似乎也承袭了前朝的做法，只是稍加调整而已。满族统治者们吸取了蒙古人的失败教训，不再企图直接施政，而是选择与汉人合作或借助汉人的力量来实现统治。明朝全国共有15个省，清朝时增加到了18个，原先的陕西省被划分成陕西和甘肃，原先的江南省被划分成江苏和安徽，原先的湖广被划分为湖北和湖南，但这些一分为二的省份又依然由同一个总督管辖，这又在一定程度上延续了这些地区的统一性。关东地区也被划分为三个省份，但当时的划分是出于军事目的。直到1876年，奉天才开始实行新的行政制度，成为东北地区第一个与内地行省统一制度的地区。

清朝18个省份，共设8名总督，16名巡抚。8名总督分管：1.直隶；2.两江，由江苏、江西和安徽组成——两江的名称在江南省一分为二前就已存在了；3.两广，广东和广西；4.湖广，湖北和湖南；5.四川；6.闽浙，福建和浙江；7.陕甘，陕西和甘肃；8.云贵，云南和贵州。直隶和四川直接由总督管辖，而山东、陕西和河南则不设总督，由巡抚管辖。

督抚通常都有加衔，挂兵部尚书兼都察院副都御史衔。督抚掌握着一省的最高行政权力，同时又有兵权。鸦片战争前，在与英法联军的交战中，督抚有时要受一位特殊官员的领导，这位官员叫做钦差大臣。钦差大臣在他所驻省份没有行政权力，但他直接代表皇帝，地位在督抚之上。有时督抚本人也会被额外授予钦差的头衔以巩固其地位——这种现象在太平军动乱时期非常常见。



△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简称“总理衙门”“总署”“译署”，为清政府办洋务及外交事务而特设的中央机构，于1861年由咸丰帝批准成立。总理衙门存在了40年，直到光绪二十七年（公元1901年），据清政府与列强签订的《辛丑条约》第12款规定，改为外务部，仍位列六部之上。

各省份衙门的职能由民事和军事两套班子执行。这两套班子为大批候补官员提供了职位。这些官员都已通过了常规的任职考核，其中还有不少已经为获取提名交了费用，因而被授予知县、知府甚至道员，并被派往各省需次。但是他们当中有许多人要等上好几个月甚至好几年才能正式任职。督抚就在这些候补官员中招募下属，挑选自己的布政使。民生诸事主要由督抚负责，而军务则另有专门部门负责。

总督下一级是巡抚，授加兵部侍郎衔，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衔。巡抚的实际职能很难与总督区分开来。当一省之内同时有总督和巡抚驻节，他们明显不会将彼此看作上下级，更多的是以正副职的关系相处。与总督一样，巡抚也手握着生杀大权；刑案需经巡抚审核，下级官员需要巡抚监督，下级想与京师取得联系，必须通过巡抚，巡抚可与总督一起或单独向皇帝上奏。

上面我们已经提到过鞑靼将军，在某些省份，同时有鞑靼将军和督抚驻节，这种情况下，这三名官员就组成了一个特殊的省级议会，共同讨论本省行政事务，也可召下级官员参与商讨。

这些最高级别的官员之下一般有3到4名省级官员，分别是布政使、按察使、督粮道、盐法道，这些官员也在省城驻节。

布政使相当于巡抚副职，若巡抚临时缺位，布政使可暂时代管巡抚官印。明朝初年，布政使主管各类民政事务，但到了清朝则主要负责掌

管一省财政了。

按察使主管一省刑名，审核地方刑案裁决，并与布政使共同负责民政事务。然而，因为只有督抚才能向皇帝上书，所以他们决定着自己辖区内的一切任免事务，只是在形式上征求布政使和按察使的意见而已。常规事务一般都是由这两名官员向督抚提议。因此，说这四名官员便可包揽一省衙门的全部职能也不为过，他们全权掌控着执法权、立法权、司法权和审议权。事实上，他们四人就能组成一个衙门。

各地皆需征收盐税，因此各省皆设盐法道。盐法道的主要职责不在地区的管理，而在财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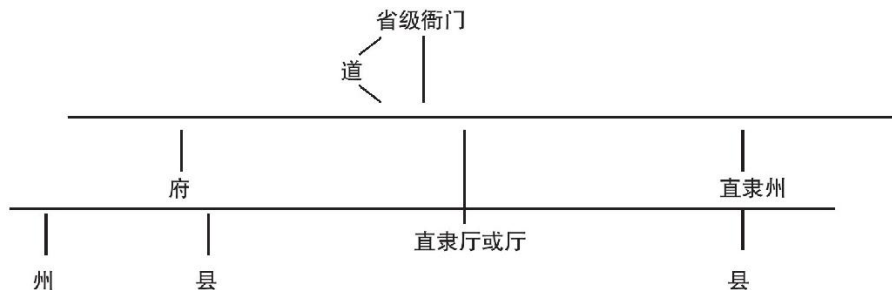
全国共有12个省份设督粮道，督粮道负责征收粮食税，上缴京师。在其他省份，这项工作由布政使负责。

此外，品级较高的省级官员中还有一位重要人物，就是提督学政。提督学政主管一省教育科举，主持各省科考，科考在省城进行，朝廷会钦派考官协助。

帕克曾说过，每个省份各自独立，“与其他地区互不依赖，当然，贫穷省份向富裕省份催讨朝廷‘拨款’的除外。每个省份都有自己的陆军、水师、赋税系统和风俗。只有在进行食盐交易或遇到与水师有关的事务时，不同的省份才需要在朝廷轻微的调控下互相作出一点让步。其情形下，各省督抚相互掣肘，如若不同省份恰好牵涉同一问题，则督抚们达成初步共识后，再一起向皇帝或六部禀报”。然而出于邦交需求，又因为需要水师，19世纪末，各地区的团结比太平军动乱时期要好得多。

虽然各省相互独立，但官员还是要受到监督。一方面，朝廷派来的人会默默地监督着省内高官的举动，而这些高官也会用同样的方式监督着下属。另一方面，省城和其他较大城市的士绅阶层会借助村乡的民间组织来防止官员独断专行，鱼肉百姓。县级或以上的官员都不能在本省上任，这一规定是为了防止地方官员和民众勾结，危害朝廷，事实上也确实起到了一定作用，但也导致衙门内部出现与军营同样的弊端，那就是缺乏团结，软弱无力，一旦碰到大范围的动乱，全国的资源很难集中，无法为前线提供补给。

一省之下通常有6个单位，其中一个是在功能意义上的划分，其余属于地域划分：1.道，主要是为了行使政府职能；2.府；3.直隶厅；4.直隶州；5.州；6.府下辖的县或直隶州下辖的县。下图也许能将它们的关系解释清楚：



主管道的官员称为“道台”。道台对两个或若干个府有一定的管辖权，同时在其职权范围内还可以调动一定的兵力，因此道台又称兵备道。如果道台在口岸坐镇，那么海关通常就由其掌控，这时，道台又被称为“海关监督”，其品级通常与外国领事挂钩，如果当地没有专门处理外务的机构，道台便肩负起外事管理的职责，而重大事件需经督抚审核。

府这一行政区域的最高官员称“知府”。知府的职能定义并不明确，但他有一定的司法审核权。或许可以把知府理解为一个监管职位，他同时也是建立省级官员和州县官员之间的联络关系的角色。

厅或直隶厅的长官叫作同知。一府副职或其他一些特殊的职位也使用相同的官名，其中有些官员手握兵权，有些负责水陆交通，还有些则被派驻到某些原始部落聚居的地方。与直隶厅平级的是直隶州，而散州与县虽名称不同，但在行政区划上的级别是相同的。

朝廷命官当中，州县长官是级别最低的，而只有他们才是直接与普通百姓接触，处理日常琐事的人。州县长官既是朝廷中坚分子，又是其所辖地区的核心人物——他们是最低级别的朝廷命官，也是百姓的“父母官”。在提到县的时候，帕克教授很好地总结了知州知县们的职责：“民刑诸事，无分巨细，皆在其管辖之下；另需行牢头、仵作、巡检、县试主考、税吏、主簿、巡捕、主祭之职，凡此种种，不一而足，因此百姓常称其为‘父母官’。”

至于这些官员是如何得到官位的，我们在这里没法一一细说。总之买官是一种常见的手段。曾国藩曾在的一封信中提到，自己的一个朋友花了7000吊钱买了个知县，8000吊钱买了个知州。按照常理，只有通过科举才有资格为官。知县手下有四名官员，分管政务、文书、稽查赋税和秩序维护。这四名官员手下的爪牙称为衙役，不幸落到他们手中的人就没有好日子过了。

一个县的收入主要来源于赋税及行政司法收入，在这个过程中，衙门就有机会谋取一些不义之财，比如“审讯、发放特许、批文、乡绅送礼、土地买卖、邮驿、官粮存放和供应”等等。

虽然县衙是一个县的管理机构，但实际权力大部分都在当地人，或

者更确切地说，是在当地乡绅手中。乡村巡防工作由“团总”或“练总”负责，治安工作倚仗的就是“地保”或“保正”。这些人并非官吏，只是平民百姓，但对当地衙门来说至关重要。他们会尽量不让事情闹到官府，诸如伤害、钱财纠纷、绝婚等事务，他们会尽量通过民间调解私下解决。通过与其他乡村头目联手，地保能代行地方衙门的一些微小职能。所以，地保固然能带来不少好处，但若他本人行为底线不高，那么他带来的负面影响也相当大。他很有可能会利用自己的地位行敲诈勒索、徇私舞弊之事。地保是百姓和官府之间的纽带，毫无疑问，整个中国历史的长河中，他们的存在很大程度上防止了暴政的发生，有效地保护了百姓的利益，使其不至受到太大的侵害。

这样的描述也许能让我们更好地理解要调集一个省的资源去镇压暴动有多么困难。各省督抚相互独立，但同时又都处在监视之下。类似的，省城也只能通过府对各州县进行微不足道的控制。全国上下权力分散，掌权的人又不容许自己的权力受到干涉，于是收回权力成了上级对付下级的主要武器。州县之间不愿配合，除非迂回地通过省城来实现合作，各个知县或知府之间几乎没有直接的交流。百姓邻里之间的日常琐事，通常不经官府出面就自行解决了，而所有的官员也都遵循着这一古已有之的惯例，限制着自己的行为。这种为分散权力、保护皇权而设置的衙门架构在太平盛世运行得可谓有条不紊，但是，在这样的架构下，协作与联合很难实现，因此，一遇到战乱，这个体系便立刻轰崩栋折了。

第二章 拜上帝会

要追寻太平天国运动这一大规模运动发生的原因，清廷的种种弱点立刻就能向我们揭示个中缘由。这些缘由根植于当时的军事和民事机构内部，然而，如果我们想要深入了解太平天国，那我们就必须进一步探究当时中国南方的特殊环境。

19世纪40年代末正是太平天国运动爆发之时。那十年间，全国上下兵荒马乱，天灾肆虐。英国的一支小型部队在鸦片战争（1839—1842）中打败了广东的钦差，随后便沿着中国海岸线一路北犯直抵长江，最终，在江宁的江面上，清廷被迫签下了一纸和约，承认中英为平行交往关系。清廷战败，举国震惊，天朝上国的外强中干和清军的不堪一击终于暴露无遗。

战争失败后，被遣散的广东士兵们回到了田间山头，有些人重操旧业，太平度日，而有些人则铤而走险，干起了抢劫的营生。于是，他们的亲友便难免会听到一些骇人的传闻，诸如洋人如何如何剽悍，洋枪洋炮如何如何厉害，西洋战术又是如何闻所未闻，久而久之，众人对那些外来入侵者产生了畏惧心理。然而，他们很快又发现，在广东，那些让钦差们闻风丧胆的洋人并没有获得进城的允许，因为他们会引起城内百姓的骚乱。于是，民间开始流传一种说法：“百姓怕官，官怕洋人，洋人怕百姓。”实际情况则是，出于贸易利益考虑，洋人进入广州城的问题被暂时搁置了，不过这一问题在1856年的“亚罗号事件”中再一次浮出水面。不管怎样，鸦片战争惨败是清廷的耻辱，不少人开始暗自盘算，若汉人发起民族起义，那么击溃软弱的清军，将汉族人推上皇位倒也不是没有希望。



△第一次鸦片战争，是1840年至1842年英国对中国发动的一场战争，也是中国近代史的开端。当时，闭关锁国后的清朝逐步落后于世界大潮，但是在外贸中，一直处于贸易顺差地位。为了扭转对华贸易逆差，英国开始向中国走私毒品鸦片，获取暴利。1838年冬，道光帝派湖广总督林则徐为钦差大臣，赴广东查禁鸦片。林则徐到任后，严行查缴鸦片2万余箱，并于虎门海口悉数销毁。为打开中国市场，英国政府以此为借口，向中国开战。战争以中国失败并割地赔款告终。



△鸦片战争后，清政府被迫在南京（时称江宁）下关江面的英军旗舰康华丽号（亦称华华丽号）上与英国签署《中英南京条约》。《中英南京条约》是近代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强加在中国人民身上的第一个不平等条约。条约的主要内容包括：割香港岛给英国，赔款2100万银元，开放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为通商口岸，中国收取英商进出口货物关税由两国商定。从此，中国开始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这样的反面教材不可能不引起当时中国革命团体的注意。其中一些团体将其政治目标与宗教信仰捆绑在一起；还有一部分团体纯粹就是为了反清，他们必须秘密行动，因为朝廷的眼线时刻保持着警觉，一旦发现异动便会把他们全部剿灭。就在半个世纪前，一个名叫白莲教的组织就发起过叛乱行动，西部和西北诸省均被卷入其中，甚至中原地区都有所波及。1796年到1804年，为了镇压这场叛乱，朝廷几乎无暇他顾。白莲教最初是为了抵制蒙古人篡位而成立的。在汉人统治的明朝，这个组织几乎销声匿迹，但满族人夺取了江山后，它又一次复活了。

另一个秘密组织叫三合会，又名天地会。这个组织是满人统治一个世纪后的产物，其宗旨就是反清。这个组织的势力在广东和广西尤为强大，这一带也是太平天国运动兴起的地方。三合会宣称其目的就是光复明朝，它的势力范围甚广，其会众在一些庄严口号的激励下等待着一个成熟的时机，一旦那一刻到来，他们便要揭竿而起，推翻异族的政权。稍后我们会说到太平天国运动初期三合会与太平军的关系。1853年到1856年的3年间，三合会或它的一个分支盘踞上海，但一直无法与南京那群拥有狂热宗教信仰的太平军联手。我们可以推测，这些社会团体，或其他具有相同目的的组织都意识到了满人与西方对抗时的弱点，他们相信，自己等待已久的时机终于来临了。

清廷与洋人的这场战争对知识分子、广东农民和地下组织产生了影响。另外，我们还必须指出，1846年到1847年间，中国还遭遇了一系列天灾。湖南和广西的部分地区粮食歉收，受灾地区民众之中盗匪蜂起。其中有些团伙规模较小，无关紧要，但也有些团体的人数达到了数百甚至数千人，并拥有强悍的领袖人物，对州县甚至省一级的衙门构成了不小的威胁。

为了镇压这些叛乱分子，朝廷开始组织乡兵进行团练，甚至还将其整编成军队。由于大规模招募民兵，整编成队，有了类似江忠源组建的楚勇，曾国藩才得以将叛乱镇压下去。而太平军本身也是由广西的“自发起义”发展而来的。



△1853年英美等国掀起了“修约”交涉未能得逞。1856年10月8日，英国侵略者制造“亚罗号事件”。



△江忠源（1812—1854），字岷樵，湖南新宁（今属邵阳）人，晚清名将。江忠源举人出身，后兴办团练，镇压雷再浩起义，升任浙江秀水县知县。太平天国起义后，江忠源组建楚勇，到广西参战，并在蓑衣渡之战中击毙冯云山。此后，江忠源转战湖南、湖北、江西，累升至安徽巡抚。咸丰三年（1853年），江忠源到达庐州，陷入太平军的包围。同年十二月（1854年1月），庐州城破，江忠源投水自杀，年仅四十二岁，追赠总督，谥忠烈。

除此之外，沿海一带海盗猖獗，他们不但抢劫中国船只，悬挂外国旗帜的船也不能幸免。海盗制造了不少麻烦，1849年，英国不得不派出战舰对付他们，他们的58艘船在广东沿海被英军摧毁。一个月之内，在不远处的广西地区又发生了大规模的暴动，叛乱分子与朝廷正打得不可开交。许多海盗被迫上岸时依然是有武装的，不难想象，他们要么加入了太平军，要么又自行挑起了骚乱。他们的种种特征让他们很容易与广西地区的客家人联合起来，很明显，孕育了太平天国政权的拜上帝会最初就是在客家人之中建立的。

这场运动的兴起还有一个原因，就是道光帝的治国方略。较之曾经的康乾盛世，大清国在道光年间出现了普遍的停滞与衰败，除非皇帝天天都在醉生梦死，否则他不可能看不出来。官爵买卖愈演愈烈，军队越来越无能，货币严重贬值，海盗土匪人数激增、日益猖獗，地方分裂势力气焰高涨。在这种内忧外患的情况下，地方和中央政府的软弱暴露无

遗，对于任何一个有能力揭竿而起，光复汉族统治的人来说，这都是一个好时机。纵观过往史料，每当一个朝代将要面临更迭时，必会出现如道光年间的光景，预示着这个朝代气数将尽。确实，1849年就有一个外国人从举国上下的乱象和政府的软弱中看出了苗头，他觉得一场大规模的内战即将爆发。他并没有说错，因为那个时候，太平天国的势力已经在广西的山野间潜滋暗长，只是尚不成气候，被淹没在了当时一系列的动乱当中而已。

最终成为太平军首领，攻占南京，登上天王之位的，正是一个客家人。他的家乡在广东花县，距离广州并不远。这个人叫洪秀全，生于1814年，他家中还有两个兄弟。少年时家里一直是供他读书的，但他参加了好几次院试，都以落第收场。1836年，洪秀全在广州应考期间得到一套书，这是一套基督教的书，他当时并没有翻看。1837年，洪秀全科考再次失败，当即大病一场，是被人用轿子抬回家去的。病中的洪秀全进入了幻境，后来他坚持说那是上帝给他的启示。

在幻境中，他被引领着来到了天堂，在河里沐浴过后，有人替他换了一颗新的心脏。接着他被带到一个面相庄严的老人跟前，老人坐在宝座上对他说：“这世上所有的人都是我创造出来的，也是靠了我才能活下去的。他们吃我赐的粮食，穿我赐的衣服，却没有一个人记得我，尊敬我。更有甚者，他们用我所赐的东西去供奉邪灵，故意背叛我，激怒我。你可千万莫要效仿。”老人说完便赐给洪秀全一把除魔宝剑，一枚镇妖大印，还有一个甘甜的黄金果。洪秀全当即想先劝服大厅里的人皈依，但这些人当中，有些人对他的话无动于衷，有些人则怀着敌意。老人还带着洪秀全来到天堂的护栏边，叫他从那里看向人间，人间的邪恶与堕落深深地触动了他。后来洪秀全又看到过几次类似的幻境，接受了新的启示。他经常在幻境中遇到一位中年人，并称其为“长兄”。他还在幻境中见到了不少先贤，有一次他甚至还听到那位老人指责孔夫子没有在他的学说中提到自己。

每次从这样的幻境中醒来，洪秀全都为世人的恶行和错误信念感到震怒，他一心想除掉作谎言的邪灵，将国家带回到正轨上来。一遇上这种情形，他的亲人朋友都会紧盯着他，他们担心洪秀全已经疯了。虽然幻境中的一切栩栩如生，洪秀全病中受其影响不浅，但那些迹象在他痊愈后便消失殆尽了。他去当了塾师，病后他唯一的改变就是从先前愉快友善的青年变成了不苟言笑的教书匠。

直到6年后，由于一次偶然的機會，那些关于幻境的记忆才再次复苏，成了洪秀全内心的动力。那天，他的一位李姓表弟碰巧进了他的书房，又恰好把1836年他在广州得的那套书翻了出来。这套书的内容比较新奇，这位表弟很感兴趣，便借回去读了。还书的时候，他建议洪秀全也读一读。洪秀全读后立刻明白了病中所见的幻境的真意。那位老人正是上帝，长兄就是耶稣，而神殿里站着的那些则是妖魔。他曾被委以重任，要恢复人类对真神的崇拜。在他看来，幻境与书中内容完全吻合。于是，洪秀全决定接受重任。他与表弟互相施洗后，便开始四处宣传这

种新的教义。最先接受他的劝说皈依的人是他的邻居冯云山和他的族弟洪仁玕。洪仁玕又名洪金，他的名字因韩山文的记述而被西方人所熟知。洪秀全的新政权建立后，这两个人都被封了王，冯云山在太平天国初期就封王了，而洪仁玕受封则在很多年以后，那时的太平天国已接近败亡。

洪秀全在家乡传教遭到了反对，于是他便决定和冯云山去别处传教。1844年，他们从家乡出发，最后抵达了广西贵县。贵县的一位王姓亲戚热情迎接并款待了他们，最后洪秀全都不想再打扰这位慷慨的亲戚了，于是他让同行的其他人先回花县，自己随后便回。然而，冯云山在没有征求他意见的情况下与同行的人分道扬镳了，他去了紫荆山，他在那里经营数年，成立了名为“拜上帝会”的宗教组织，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到了太平天国运动爆发的时候，拜上帝会在广西东部沿河的不少府县已颇具规模，其成员中不乏学者和有点身份的人物，不过大部分成员还是客家农民和山里的苗族部落。

洪秀全回到花县后，发现找不到冯云山，很是吃惊。他自己则重操旧业，又当起了教书先生，闲暇时间用来冥想，还把思考的内容写成了几册书，这些书后来被太平天国奉为典籍。就在他潜心教书的时候，一位来自广州的牧师来到了花县，洪秀全通过他了解了传教士和他们的工作。1846年或1847年，洪秀全和族弟洪金还去拜访过传教士，并接受过一段时间的指点。但是，由于一些误会，他们并没有接受洗礼就离开了。

1847年中，洪秀全决定再度前往广西，去3年前自己传教的地方。来到广西之后，他第一次听说了冯云山干的大事，于是便决定去紫荆山拜访他。然而到了目的地后，他才知道冯云山正在监狱里关着。洪秀全听闻此事后立刻出发前往广州，以与外国签订的允许宗教自由的条约为理由，替冯云山向总督说情。广州方面没有答应洪秀全的请求，于是他又马不停蹄地回到了广西，却又发现冯云山被释放了，已经出发去找他了。洪秀全又回到花县，听说冯云山来过了，但是刚刚出发回广西了。为了避免再次错过，洪秀全留在了家中，直到1849年10月，冯云山终于再次回到花县，把洪秀全接到了广西，领导太平天国运动。

根据洪金的这些叙述，我们可以看出，在拜上帝会的组建过程中，洪秀全并没有起到活跃的作用。而忠王在自述中更加直白地表示，“谋立创国者出南王之谋，前做事者皆南王也”。此外，他还指出，创国之计除了天王外只有6个人知晓。关于太平天国运动的奠基人，我会在下一章里详细阐述。根据洪金和忠王的描述，我怀疑洪秀全事先并不清楚南王的用意，而且我们可以断定，即使他一开始就知道整件事的目的，最终成事的实际工作，他的参与度也并不高。

1846年和1847年的动乱为这个新的宗教组织提供了很好的时机，他们得以组建自己的民兵队伍。饥荒地区的盗匪四处流窜，官府却没有足够的兵力镇压，于是这些省份的村民自发地组成了民兵队伍，保卫自

己的村庄免遭抢掠。拜上帝会也组建了自己的民兵队伍，但同时又非常注意，避免被收编入其他志愿兵军队。各个团体之间存在相争相斗的现象，但总体而言民兵的人数还是在增加。



△洪仁玕（1822—1864），广东花县人，是太平天国天王洪秀全的族弟，曾在香港居住多年，1859年到天京（即南京），获封为军师、干王，一度总理朝政，1864年在江西被清朝江西巡抚沈葆楨捕杀。洪仁玕是太平天国领导层中对西方见识较广的一位，提出的《资政新篇》是具有发展资本主义主张的政治纲领，在当时的中国算是相当先进的思想。

在1848年，这些民间的军队组织与朝廷的正规军之间就存在着矛盾，但表现形式不过是一些小冲突而已。这一年，拜上帝会经历了几次危机，差点陷入绝境，但后来又奇迹般地渡过了难关。个中经过我们也只能猜测，但当年的结果说明了两件事：第一，他们与官府发生了一系列冲突；第二，他们的组织内部发生了一些事，导致这场运动发展成了

一场巨大的政变，洪秀全成了这场运动的领袖。此外他们还宣称这场运动得到了天父上帝的授意，他下凡附在杨秀清（即后来的东王）身上，而救世主耶稣则通过萧朝贵（即后来的西王）说话。有几段记述可以让我们了解一些太平天国运动的实情：

戊申岁皇上帝恩怜世人之陷溺，被妖魔之迷缠，三月上主皇上帝降凡。九月救世主耶稣降凡，显出无数权能，诛尽几多魔鬼，场场大战，妖魔何能斗得天过？

1858年递送给英国的文书中有几段摘录也许更具体地描述上帝神力：

7.戊申（1848）三月，上帝下凡

8.附身于东王

9.同年九月，救世主下凡

10.令西王显其神力

11.父兄引我等坐上天国（宝座）

12.权能得彰显，可坐天国大殿

13.以圣城为国都，建立天国

14.各国臣民皆可朝拜天父皇上帝

太平天国的《三字经》也提到了上帝下凡：

戊申岁，子烦愁，皇上帝，乃出大，率耶稣，同下凡，教其子，胜肩担，帝立子，存永远，散邪谋，威权显。

太平天國癸好三年鐫刻

三字經

△太平天國癸好三年鐫刻《三字經》

另一份1858年遞送英國的文書摘錄中也提到了1848年上帝的一次下凡，不過關於這次下凡的描述比較特殊：

35.戊申年，南王困于桂平

36.我等乞天父下凡，显其神威

37.我等自广西返回广东

38.天父下凡，南王获救

根据洪金的叙述，这一年，冯云山不在广东时，拜上帝会内部发生了不少混乱与冲突，出现了类似于基督教早期所记载的现象，许多男男女女言谈反常，似被圣灵附体。据记载，广西会众当中附体的现象较多，被附体的人会在昏迷状态下开口说话，有时不知所云，不过大部分人说出来的都是些打油诗。洪秀全到广西后查阅了这些五花八门的附体传语记录，并判定其中有些确属天启，其余则是邪灵侵扰。杨秀清和萧朝贵被附体就属于前者，他们确实是在替天父和耶稣传递讯息。他并没有明确指出是哪些人想篡权，但不管是谁，一旦杨秀清和萧朝贵被认定为天父和耶稣的代言者，反对的声音便平息了，这场运动的主导权就到了杨萧二人的手中。不过，没有一个首领人物，这场运动还是进行不下去的，而洪秀全既是运动最初的推动者，那么领袖非他莫属，许多宣传工作就是以他的经历为素材的。

从这些叙述中，我们可以看清楚一个事实，即会众之中存在着权位之争，其激烈程度足以影响洪秀全本人的未来，不过那些争斗暂时被平息了。此外，我们还可以看出，虽然太平天国政权的建立发生在3年后，但从桂平的监狱里解救冯云山，是一个至关重要的举动，这一举动的成功几乎有些不可思议。从相关文字记载中，能找到的最合理的解释是，为了营救冯云山，洪秀全动用了武力来对抗衙门的官兵。因此，我们可以将这个事件看作太平天国运动的开端。

据洪金回忆，1850年中期，衙门对拜上帝会组织发起攻击，这才导致运动爆发，但他也曾承认，早在1845年或1846年，洪秀全便向一位亲戚透露，他有意推翻清朝的统治。很显然，洪金忘记了自己曾经承认过的事实，而坚持宣称这场运动开始于1850年，这个时间已是战争实际爆发的两年后了，当时广西的客家人与当地土著发生械斗，斗败之后，大批客家人前来投奔洪秀全的组织以求庇护，洪金说，此事是太平天国运动的起因。但是我们可以从不少文献中找到证据，表明双方交战确实始于1848年，到了1850年，这些会众依然由几位首领分别率领，他们接受了不少战术方面的训练。

1850年阴历6月（7月8日—8月7日），拜上帝会各地组织云集桂平县金田村，这是由于客家人和本地人发生冲突，而官府支持本地人，于是邻近村落的愤怒会众纷纷涌入金田，杨秀清在那里对他们敞开了大门。彼时洪秀全和冯云山正被关在120里开外的平南县花洲镇的大牢里，正等着杨秀清集结部队前去营救。阴历8月，他们成功救出洪、冯二人，又接着向武宣县前进，太平军最强悍的几名将领就是在这里加入

起义的；其中包括后来的北伐将领林凤祥、三合会的侠盗罗大纲，以及当时与洪秀全地位相当，后被尊为天德王的洪大全。他们的武器和军需日渐齐备，政府和军队组织也初具雏形，队伍壮大之后，洪秀全他们又回到了金田。

太平军已迈出了至关重要的几步之后，朝廷这才如梦初醒，他们终于明白，比盗匪肆虐更可怕的事情发生了，非常措施已势在必行。早在8月，朝廷任命将军向荣为广西提督，从湖南出发赴任，10月抵达广西。因点燃鸦片战争导火索而声名在外的林则徐那时已去职返乡，情急之下又被朝廷任命为钦差派往广西，但在赴任途中病故，其职位由李星沅接替。周天爵为代广西巡抚。1851年1月1日，太平军与朝廷军发生了一次小规模冲突，朝廷战败。2月1日，正值中国春节，起义军创立了自己的新政府，建号太平天国，以天德王和洪秀全为共同领袖。

接下来的几个月，太平军和朝廷都增加了兵力。太平军在金田及其策源之地大黄江和象州起义后，吸收了不少兵力，加强了补给，太平军人数迅速增加。朝廷也给自己的军队派出了增援，旗人将领乌兰泰奉诏奔赴广西，同年4月，赛尚阿受命全权钦差，携200万两白银赴任。京师援军由巴清德和达洪阿率领，经湖南抵达广西；朝廷还命广西巡抚将本省民政事务一应交由布政使打理，自己则全力镇压其辖区内的太平军。

当年春夏，官家军队与太平军交战多次，却从未打出个所以然来。新任钦差赛尚阿于7月3日抵达驻地，并决定招募兵勇，他认为依靠正规军是无法取得胜利的。最后的募勇人数达30万，全部被派往作战地区。

很遗憾，双方各自究竟有多少兵力，我们无从确认。虽然朝廷军队缺乏战斗力，但7月25日参加象州之战的兵力应该非常强盛，他们与太平军一连交战7次，重创太平军，迫使其逃往新墟，太平军折损兵力有两三千人。



△林则徐（1785—1850），福建省侯官（今福州市区）人，字元抚，又字少穆、石麟，晚号俟村老人、俟村退叟、七十二峰退叟、瓶泉居士、栎社散人等，是清朝时期的政治家、思想家和诗人。官至一品，曾任湖广总督、陕甘总督和云贵总督，两次受命钦差大臣。因其主张严禁鸦片，在中国有“民族英雄”之誉。



△虎门销烟图

太平军在新基地的山里建立了若干个战略据点，新墟在前，两侧分别有山为隘。朝廷的军队缮甲厉兵，准备再次攻打太平军。达洪阿攻西南，乌兰泰和秦定三攻西北，李能臣和经文岱分别攻东和东南，巴清德和向荣则直接自紫荆山攻入。虽然所有将领恪守军令，协力出击，但最后还是没能歼灭太平军。不过他们成功占领了两翼要隘，将太平军逼退到茶山深处。

向荣想乘胜追击，在太平军稳住阵地前便去杀个措手不及，但由于巴清德的反对，朝廷军耽误了5天，错失了最好的时机，而太平军则正好利用这5天休整完备。随后又发生了几次延误，军队迟迟不得进攻，一直等到8月28日才开始攻打风门坳。但是后来的追击战中，乌兰泰的军队在山中迷路，向荣的军队被大雨所阻，太平军躲过一劫，开始向永安进发，他们由水陆两路夹击，于9月25日攻下了永安。当时他们的人数是37000人，有效兵力有5000人。

太平军被清军围攻，遁入茶山时，这个政权差点就此覆灭。那时的太平天国可谓内忧外患。8月17日是最危险的日子，上帝和耶稣一天之内必须下凡三次才能稳住众人。这说明那就是太平天国最接近崩溃的时候，而并非如他们自己所称是在其他时候。不满情绪的矛头主要指向洪秀全和他的得力部下，也就是上帝的喉舌杨秀清。这种不满情绪的产生，究竟是因为众人害怕日渐逼近的官军，还是受了企图篡权之人的煽动，从记录里，我们无从得知。

好在永安大捷鼓舞了全军的士气。太平军不再违抗领袖，也不再惧怕朝廷军队。就在官军缓慢地集结兵力，为围剿作准备的同时，太平军在永安城内为自己的政权奠定了基石。一个更加稳定的政府取代了在金田组建的临时政府，新王朝在永安宣告成立，原先封王的两人之外，又

另封了5位王，都分别委以重任。他们委任了几个重臣，确立了军制，任命了将领，建立了关键的民政机构。他们还采用新的太阳历，一年366天被分为12个月，每个月30或31天，闰年被废除了。

朝廷军队逐渐向永安逼近，准备包围攻打。太平军再次处于他们的控制之下。早在11月4日，钦差大臣赛尚阿就抵达了永安附近的阳朔，并在年底之前完成了合围。乌兰泰居南，刘长清居北，后来向荣也亲自来到北面，东西两侧山头也有重兵把守。

1852年2月7日，一切就绪，赛尚阿（当时已降为提督）从阳朔出发，直奔永安，亲自指挥围剿。被围困的太平军快要陷入弹尽粮绝的境地，他们分别于2月17日和19日进行了两次突围。而朝廷军队则企图一举攻下永安。他们的进攻持续了三天三夜，如果不是因为几名将领阵亡，幸存的将领又有所懈怠，那么太平军可能就无力回天了。他们被朝廷军队困在城内，2月底，他们再次试图突围，却仍以失败告终。

双方僵持不下，直到4月6日，太平军从官军防线最弱的地方下手，又进行了一次突围，猛烈的攻势竟让官军败下阵来。4月7日，太平军终于全部突出重围，逃出城外。乌兰泰紧追不舍，太平军在穿越山岭时折损2000多人，天德王洪大全被俘。但清军作战不力，又逢大雨，最终还是让太平军安全撤出山岭，远走高飞。唯有乌兰泰坚持阻挡太平军后队的去路，但他在桂林附近受了重伤，部队将士受到打击，士气低迷。

这一仗对双方来说都是一个转折。太平军损失了主要将领洪大全，但他们的成功突围明显地支持了神灵护佑的说法，因此宗教的力量在太平军之中大大增强，他们开始认为自己的军队战无不胜。渐渐地，太平天国的将士不再相信政治家式的冷静思维和远见卓识，取而代之的是愈演愈烈的狂热与迷信。实际上，我们有足够的理由去怀疑，洪大全被俘是太平军内部的蓄意安排，因为想去救援的只有韦昌辉一人，其他人要么不能救，要么不愿救。这次乾坤扭转之后，太平天国注定会迎来相当一段时期的发展壮大，以及成千上万的新追随者。但是，这一政权缺乏清醒的领袖，当治国之策被抛在一边，宗教狂热深入人心时，太平天国便已经走上了全盘覆灭的不归路。

另一方面，清军本来握着一手好牌，却于1851年在新墟和茶山败北，1852年又在永安失利，眼睁睁地看着这场较量变得旷日持久，整整持续了12年。这两次战败充分暴露了清军的无能。精确数据我们无从得知，据说清军有几十个营；而我们可以推测，太平军抵达湖南之前第一个军队都尚未满员，那么他们的兵员人数大概在12000人左右。赛尚阿手下的兵力应该是太平军的四五倍。经过这一战，赛尚阿被革职，向荣接替了他的位置。

太平军绕过城防坚固的地方，从间道前进，抵达桂林。不少人拖家带口，还有许多人真的将过河烧桥一词付诸实践，他们放火烧了自己的住处，断绝了退路。太平军中有汉族人，也有苗族人。向荣意识到了桂

林即将陷入危险，便全速赶去，协助当地巡抚保卫省城。他终于在太平军发起进攻前1小时抵达了桂林。为了攻入城内，太平军已经将所有能用的装备都用上了，云梯、吕公车和其他器械都试过了，还是无法攻破。这场攻防之战持续了31天，以太平军放弃而告终。他们转而向湖南和长江沿岸的城市挺进。这时的太平军早已不再是区区一群土匪强盗，他们代表的是一个政权，正朝着未来的家园前行。

桂林遭围攻的时候，清军曾发出紧急求援文书，江忠源带着1200名从湖南招募的勇军前来增援。刘长佑也带着自己的勇军赶来，这支部队曾击败过天地会首领李元发。江刘二人与太平军在桂林城东交战数次，屡屡获胜，湘军善战的美誉就此传开。

第三章 被抹煞的领袖

到目前为止，我们一直在假设太平天国的记载是真实可信的，洪秀全的党羽是这次运动的唯一力量。对于这场运动的最初情形，我们可以这样总结：1848年之前的一到两年间，拜上帝会与其他民兵团体并无两样，他们组队练兵，目的都是驱逐盗匪。通过竞争和训练，拜上帝会的民兵组织战斗力强，而且热情高涨。对他们来说，1848年是非常关键的一年，就在这一年，他们当中的两个成员，杨秀清和萧朝贵借助神力获得了权力，分别成了天父上帝和救世主耶稣的代言人。与官府的对抗就此开始。有可能社会上的一些其他反政府力量也加入了这场新运动，但对于这种说法，我们不能完全肯定。领袖登场的时机已经成熟，于是杨秀清和萧朝贵控制了局面，洪秀全坐上了领袖的位子。他在1837年所看到的幻象恰好契合了其他人类类似的经历与诉求。冯云山来到广东，将洪秀全从花县请了出来，作为这场新运动的首领推到了台前。到此处整个过程并没有什么不妥之处。

但这里有一些疑点，其一便是冯云山在这场运动中的地位。所有的记录都显示，是他创立了拜上帝会，但当众人集结到一起的时候，他却明显地扮演了次要的角色。杨萧二人究竟是如何被神灵附体，竟排在了冯云山的前面？其二，洪秀全成为领袖之后，虽然得到了杨秀清的鼎力支持，但会众们似乎并不买账。关于1851年和1852年上帝和耶稣下凡的记录揭示了一个惊人的真相，那些村民即便在舍弃家园追随天王之后，依然对他存在着不忠，需要有人不断号令他们履行追随者的职责。有几次天神下凡事出有因，那是因为太平军面临被清军打败的危险，但另外几次下凡就有些匪夷所思了。难道太平军内部存在反对势力，企图利用会众的恐惧心理激起他们的不满情绪，从而篡权夺位？如果我们仅根据我们研究过的资料来分析，那么对于这些危机，最合理的解释莫过于会众们背井离乡并非心甘情愿，需要有神明启示作为激励；或者我们也可以认为，随着会众日益增多，上帝必须重新令众人确信，他们所做的事业是上天授意的。不过，这支小军队战斗力还比较优秀，而且有几次天神下凡明显与战事毫无关系，最重要的是，天神下凡次数竟有9到10次之多，我们不得不怀疑，根本的矛盾来自统治集团内部，与外界力量无关。

如果在太平天国的记载中我们没法找到更多关于这些疑点的信息，那么我们可以研究一下其他文献。清廷对这次运动的记载可追溯到一个叫朱九涛的人在狗头山创立革命帮会的时期，洪秀全和冯云山都是后来加入这个帮会的。但他们随后就意识到这个帮会的所谓神力根本不够，因此，他们又去了广西，在桂平县创立了拜上帝会。

1853年，梅德赫斯特博士发表了如下言论：“据记载，太平天国本来有一个名叫朱九涛的首脑，其地位高于洪秀全。他抵达湖南后，所有

革命帮会的头目都在狗头山跪迎。他们还杀猪宰牛，设宴三天为他接风。关于此事的记载只出现过一次，之后便没再提及。”梅德赫斯特所言并不完全正确，因为狗头山在广东，不在湖南；如果真有一事，那也肯定是在广西太平军组建之前。但不管怎样，这一证据虽只有只言片语，却具有重要价值，它足以说明帮会之内确实非洪秀全一人独大，且不说是否有哪个首领地位高于他，至少与他平起平坐的人是存在的，拜上帝会成立之前，此人就已经是个反清分子了，他也曾试图建立帮会，但成果平平，因为他所宣扬的迷信教义并不能吸引人。若事实与我们所听闻的一样，此人恰好遇到了洪秀全和冯云山，还发现前者坚信自己曾被引领到天堂，得了个上帝次子的身份，那么我们可以肯定，此人必欣喜若狂，因为他可以利用洪秀全的这段天启经历实现自己的目的。

如此一来，洪冯二人原先那次令人费解的广西之行便也说得通了。精明的朱九涛一眼看到了这一新信仰的价值，可以加以利用，吸引更多的追随者，帮助自己发动政变。他自己创造的那套教义无法让众人信服。于是，他决定为洪冯二人所坚持的信仰找一片最合适的土壤，所以，他们来到了广西苗疆的边界，那里也住着不少客家人。

现在我们已经清楚，洪秀全其实是个空想主义者，冯云山才是两者之中更有才能和力量的人。在知会了洪秀全并征得他的同意后，或者，更大的可能性是，在洪秀全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朱九涛和冯云山二人达成了共识，在去广东的途中闪到一边开始传播新的宗教信仰，并且取得了巨大成功。虽然洪秀全可能对此并不知情，但至少传教工作是以他的名义进行的，他的那段幻境中的经历也是传教内容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二人传教的同时，洪秀全则在广州老家继续教书，也许这是计划的一部分，也可能他当时对朱冯二人的密谋根本就不知情。

然而1848年的那场危机最终还是将领导权问题摆上了台面。既然这场运动的基础就是洪秀全所看到的那段幻象，那么洪秀全本人就应该是新政权中不可或缺的存在，至少领导权归属确定之前，洪秀全必须在场，而且必须具有非常高的地位。另一方面，如果朱九涛真是这场变革的真正策划者，那么他一定期待着最终登上王位。权力之争为1848年那几次天神下凡找到了合理的解释。洪秀全本人将其视为自己权力的根源所在。那么问题来了，新的政权应该由谁来领导？是可以预知未来的洪秀全还是热衷政治的朱九涛？在这场权力争夺战中，我们不难推测出冯云山和朱九涛应该是共同掌握着大权，而杨秀清和萧朝贵在宗教方面的造诣要胜过其政治素养。他们所见到的幻象着实帮了大忙，其他人只好让步，等待时机，洪秀全到后否定了其他人看到的幻象，让这些人不得不偃旗息鼓。朱九涛被迫妥协。

那么问题又来了。朱九涛后来究竟去了哪里？无论是在朝廷文献中，还是在太平天国的记载中，都再也没有出现过此人的身影。但是，在官方资料中，另一个名字开始活跃起来，最近一本号称是太平军成员所写的书中也提到了这个名字。中国的所有记述都说，太平天国成立初期有6位王，而非5位，那位多出来的王叫做天德王。更值得注意的是，

在国外翻译出版的太平天国初期的所有布告中，天德王这个名字的位置与诏书中皇帝的署名位置相同。太平军抵达江宁之前，他们都是这样称呼自己的最高领袖的。但是他们攻占江宁，首次与洋人接触时，关于这个称号的所有痕迹都消失了，最高领袖的称谓变成了“天王”，“天德”的称号从此再也没有出现过。针对这一奇怪现象的解释有很多，究竟哪种解释会胜出取决于人们是否相信一份名为《洪大全供》的文书。洪大全是在永安被俘的，他就是那个天德王。

如果这份文书作者的真实身份与供词一致，那么所有问题都迎刃而解，我们对太平天国初期的历史也会有一个客观的认识。我们还记得，1852年4月7日，被清军围困在永安多日的太平军终于逃出生天，开始北上，最终抵达江宁。但是其中有一小批人在一种非常费解的情形下被清军拦截并俘虏。这批人当中的领袖明显具有很高的地位，因此他被押解到北京严加看管。他从未透露过自己的真实姓名，自称洪大全，说自己与天王洪秀全地位相当。由于他的供述非常重要，因此我们将全文抄录了下来。

洪大全供述如下：

我是湖南衡州府衡山县人，年三十岁。父母俱故，并无弟兄妻子。自幼读书作文，屡次应试，考官不识我文字，屈我的才，就当和尚，还俗后，又考过一次，仍未取进。我心中忿恨，遂饱看兵书，欲图大事，天下地图，都在我掌中。当和尚时，在原籍隐居，兵书看得不少，古来战阵兵法，也都留心。三代以下，唯佩服诸葛亮孔明用兵之法。就想一朝得志，趋步孔明用兵，自谓得天下如反掌。

数月前游方到广东，遂与花县人洪秀全、冯云山认识。洪秀全与我不是同宗，他与冯云山皆知文墨，屡试不售，也有大志，先曾来往广东广西，结拜无赖等辈，设立天地会名目。冯云山在广西拜会，也有好几年。凡拜会的人，总诱他同心合力，誓共生死。后来愈聚愈多，恐怕人心不固，洪秀全学有妖术，能与鬼说话，遂同冯云山编出天父天兄及耶稣等项名目，称为天兄降凡，诸事问天父就知趋向，生时就为坐小天堂，就被人杀死，也是坐大天堂，藉此煽惑会内之人，故此入会者，固结不解。这是数年前的作用，我尽知的。

我是道光三十年十二月间，等他们势子已大，我才来广西会洪秀全的。那时他们又勾结了平南县监生韦正即韦昌辉，广东人萧朝贵、杨秀清等，到处造反，抢掠财物，抗官打仗。拜会的人，有身家田产，妻室儿女，都许多从他，遂得钱财用度，招兵买马，胆智越大，又将会名改为上帝会。

我来到广西，洪秀全就为贤弟，我为天德王，一切用兵之法，请教于我。我自称为太平王，杨秀清为左辅正军师东王，萧朝贵为

右弼又正军师西王，冯云山为前导副军师南王，韦正即韦昌辉为后护又副军师北王。又设立丞相名目，如石达开称为天官丞相右翼王，秦日昌称为地官丞相左翼公。又封胡以晃、赖汉英、曾四为侍卫将军，朱锡珪为监军。又有曾玉秀为前部正先锋，罗大刚即罗亚旺为前部副先锋。此外又有旅帅卒长等名目，姓名记忆不清。旅帅每人管五百人，卒长每人管百人或数十人不等。打仗退后即斩，旅帅卒长都要重责，打胜的升赏。历次被官兵打死者亦不少。

我叫洪秀全为大哥，其余所有手下的人，皆称我同洪秀全为万岁。我叫冯云山等皆呼名字。去年闰八月初一日攻破永安州城，先是韦正同各将军、先锋、旅帅带人去打仗，杀死官兵。我同洪秀全于初七日才坐轿进城的。只有我两人住在州衙门正屋，称为朝门，其余的人皆不得在里头住的。历次打仗，有时洪秀全出主意，多有请教我的。我心内不以洪秀全为是，常说这区区一点地方，不算什么，那有许多称王的，且他仗妖术惑人，那能成得大事？我暗地存心藉他猖獗势子，将来地方得多了，我就成我的大事。他眼前不疑心我，因我不以王位自居，都叫人不必称我万岁，我自先生之位。其实我的志愿，安邦定土，比他高多了。他的妖术行为，古来从不成事的。且洪秀全贪于女色，有三十六个女人，我要听其自败，那时就是我的天下了。那东王杨秀清统掌兵权，一切调遣是交给他管。那韦正督军打仗，善能苦战，是他最勇。常说他带一千人就有一万官兵也不怕。

在永安州这几个月，城内就称为天朝，诸臣随时奏事。编有历书，是杨秀清造的，不用闰法，我甚不以为然。近因四路接济不通，米粮火药也不足用。官兵围攻，天天大炮打进城内，衙门房屋及外间各处都被炮子打烂，不能安居，因想起从前广东会内的人不少，梧州会内人也不少，就起心窜逃。

二月十六日，是我们的历书三月初一的日子，发令逃走。是分三起走的，头起于二更时韦正带二千多人先行；二起是三更时候，杨秀清、冯云山等共约五六千人拥护洪秀全带同他的妇女三十多人，轿马都有；第三起就是同萧朝贵带有一千多人，五更时走的。我离洪秀全相去十里路远，就被官兵追上。萧朝贵不听我令，致被打败，杀死千余人，将我拿住了。我们原想由古束去昭平、梧州，逃上广东的。出城时各人带有几天的干粮，如今想是各处抢掠，总有用的吃的了。那晚走的时候，东炮台火起，是烧的住屋，都是众兄弟主意，在城外着火，城内便好冲出。

至我本姓，实不是姓洪，因与洪秀全认为兄弟，就改为洪大全的。洪秀全穿的是黄绸衣黄风帽，那东西南北王戴的是黄镶边红风帽，其余丞相、将军、军帅、军长等每逢打仗，都穿的黄战裙，执的黄旗。我在州衙门也有黄袍黄风帽，因我不自居王位，又不坐朝，故不穿戴的。所供是实。

有不少论据可以说明这份供词是真实的。

1.清廷相信洪大全在太平天国内部地位很高，清军押解洪大全回京时非常谨慎，这就很能说明问题。朝廷是否认为洪大全的地位高于洪秀全，这点我们无法确定，但至少他们没有把他当成叛军的唯一首领，也没觉得俘虏了洪大全就等于粉碎了太平军。如果朝廷后来发现洪大全其实级别没那么高，只是在冒充太平军领袖，那么在获得了更多精确信息后，朝廷必然会在记载中把关于他的信息略去。另外，赛尚阿因失职被削官，是在洪大全被捕后不久，若朝廷认为他在洪大全身份认定一事上被蒙蔽或存在失误，那么这一条一定会成为他被罢免的理由之一，然而实际上朝廷对此并未提及。

2.洪大全自称是湖南人，这一点在沿湘江而上时得到了印证。行至长沙时，押解人员对洪大全说，他们已抵达衡州，但洪大全很快就认出，他们所处的地方是长沙。

3.洪大全自称与天王地位相当，这也是可信的，因为众所周知，从运动一开始，便有“天德王”这号人物存在。如果这是洪秀全的号，那么他没有理由在后来改变称号；即使改了称号，也没有理由隐瞒。

4.洪大全的号也与天王之下的其他五位王不一样。他的王号听起来更像是帝王年号。王号中的“天”字说明，他至少与天王平起平坐，说不定比天王地位更高。他所用的名字也很能说明问题，洪大全，一个“大”字便说明了他的位高权重。

5.不过在我看来，最有力的证据在于，洪大全非常了解天王。由于普通会众与天王隔着十万八千里，所以他们只当天王是一个很有能力的人。真正知道实情的应该只有其他五位王。实际上洪秀全根本无法独立领导一个政府，他更适合躲在他那妻妾成群的后宫里，一门心思去研究他的宗教，任凭手下将领们去南征北战，以他的名义呼风唤雨。如果会众知道他们的领袖并不像他们想象的那样英明神武，便不可能再心甘情愿地追随了。虽然那几位王对洪秀全的这些缺陷心知肚明，但他们愿意为其掩盖，尊这位所谓的先知为君。

我们不能忽略，这份供述中有几处不准确的地方，还有几处明显的错误。洪大全把南王冯云山说成了北王（译者注：供词原文是正确的，并没有把冯云山说成北王，但作者所引用的英文文献译成了北王），有些人可以据此怀疑洪大全的身份，认为他并不了解情况。但是多数错误都带有一种刻意的痕迹，还有一些明显的自相矛盾之处，也是如此。他似乎不想与这场运动的宗教信条扯上关系，以便能维护自己在同胞心目中的读书人的形象。很明显，他并不反对利用洪秀全的宗教影响力为自己吸引追随者，但他还是想依靠武力夺取王位，而不是靠怪力乱神那一套手段。

现在只剩下一个问题了，这位洪大全和朱九涛是不是同一个人呢？

到目前为止，没有任何文献对此二人的身份做过鉴定。不过，洪大全在供词中已明确表示，他所用的这个名字不是他的本名。他与天王关系亲密，来往自由，其穿戴又是身居王位的人才可使用的，所获封号与天王相当，甚至高于天王，而且他还看出，如果洪秀全继续推行他的破绽百出的政策，太平天国运动注定会失败。这样一个人，应该在运动早期就身居高位了。而据我们所知，除了朱九涛外，再无其他人符合条件。因此，洪大全的真实身份，似乎只能是朱九涛了。

我们姑且认为这份供述属实，这样一来我们就能重新梳理这场运动的发展脉络。比较研究这套新的材料后，我们可以勾勒出这样的图像：一个叫朱九涛的湖南人，参加科举屡试不中，便退隐山林当起了和尚，并潜心钻研兵法，想着有朝一日能推翻清王朝。1843或1844年的某一天，他来到了广东，在一个叫狗头山的地方遇见了洪秀全和冯云山。当时他本人正在组建帮会，而洪秀全的迷信学说很快吸引了他，他可以借着这套学说来争取追随者。于是，他与冯云山达成了共识，表示愿意宣传新运动。从忠王的叙述中我们可以得知，冯云山是太平天国运动的策划者，在这里，这种说法得到了证实。利用宗教发动叛乱，幕后主使正是朱冯二人，他们并没有将自己的秘密谋划告诉洪秀全，直到1848年危机爆发后他才知道实情。

高瞻远瞩的朱九涛想依靠武力来赢得最终的胜利，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不借助宗教面具的力量，他便无法吸引众多追随者，因为他本人没有足够的权威。拜上帝会这样的帮会正是他所需要的。他的任务就是将这批会众训练成能上战场的士兵。这一切背后的那个人，不是洪秀全，而是朱九涛，这是毫无疑问的。

天德王在供述中毫不避讳地说，他不认同洪秀全在永安建立的一系列制度，所以他在等待一个合适的时机，希望能取而代之，可惜机会来得不是时候。总的来说，他的整篇供词向我们揭示了这场运动背后的两种互相冲突的思想：一种思想由天德王主导，以反清为目的，具有政治动机，使得这场运动被赋予了民族主义运动的性质；另一种思想以天王为首，强调一种不同于传统的狂热的宗教，借助天启的手段，将儒家学说与基督思想杂糅，形成一种特殊的信仰。太平天国早期，这两种思想是双管齐下的，但没有背道而驰，因为天德王预见到这种宗教会招致民众的反对，并且正在极力避免这种结果。如果分道扬镳的那天真的到来了，那么首先要做的当然是维持拜上帝会会众的忠诚度，否则谁也无法取胜。

我们虽无从知晓1848年太平天国诸王之间是如何产生内讧的，但我们能猜到，一通争斗是免不了的。杨秀清、萧朝贵与朱九涛和北王韦昌辉反目，可能冯云山也成了杨萧二人反对的对象。经过这两个人的一番动作，宗教狂热分子们都相信上帝和耶稣确实下凡了，而且让他们坐了领袖的交椅。到后面我们还会发现，定都天京后，杨秀清甚至还觊觎过洪秀全的位子，此后他与韦昌辉倒戈相向，不共戴天。另外，永安突围之时，韦昌辉曾试图营救洪大全，但遭萧朝贵反对。因为我们掌握了一

些确凿的证据，因此可以推测，诸王就是这样决裂的。洪秀全正式出面领导太平天国运动时，其他人被天神附体的经历都被他否定了，只有杨秀清和萧朝贵得到了承认，这样一来朱九涛就受到了压制，他只能暗自等待机会。

1848年的这场斗争可以看作是太平天国内部权力之争的序曲。在得到洪秀全的承认后，杨萧二人的地位超越了原先的其他领袖，排在了前面。但是天德王的势力太大，不可能把他挤到一边，于是，为了维护帮会的团结，洪秀全与天德王不得不相互妥协。最后的结果是，两人同居最高位。天德这个王号暗示着帝王的身份，甚至当时一些文书也用了“天德”作为临时的年号（译者注：天德年号应该只在天地会文书中出现过，其中有的文书假托太平天国名义发布，所以作者有此一说）。如此看来，天德王的地位似乎要高于天王，而天王只是宗教首领，其身份可理解为太平教皇之类的。但是，这场运动的实际控制权掌握在能与天神扯上关系的东王和西王手中。天德王束手无策，只能等待时机一举清除他们的势力。然而，太平军一次次绝处逢生，众人都觉得他们是得了上帝庇佑，因此天德王一直没等到合适的机会。他们最后一次九死一生的经历就是永安突围，天德王在这次突围中被俘，他再也等不到他想要的机会了。此后不久，萧朝贵在攻打长沙时阵亡，之后的宗教狂热现象便在洪秀全和杨秀清二人治下愈演愈烈，会众对宗教的痴迷已经到了可笑的地步，这也最终导致了太平天国的覆灭。而与朱九涛共同创立了这个帮会的冯云山，他本可以利用自己的影响力促使洪秀全好好领导这场运动，只可惜太平军刚开始从广西向湖南挺进时，冯云山便阵亡了。

如果我们之前的推断都是正确的，那么我们便掌握了三合会与太平天国关系的关键所在。据韩山文记载，洪金曾提到三合会领袖率部下来到太平军营地，太平军方面向三合会传授新宗教教义，但三合会众人最终因不堪忍受太平军的森严军纪不辞而别。从表面上看，这不过是个借口，并非真正的理由。虽然天德王曾试图将冯云山推出去代替自己面对三合会，但从他的供述中，我们也可获知，太平军的很大一部分兵力就来自三合会。东王杨秀清在1852年发布的一则诰谕进一步证实了太平军兵力的来源，当时三合会中有不少人倒戈投靠清军，杨秀清在诰谕中说，“查尔们壮丁，多是三合会党，盍思洪门歃血，实为同心同力以灭清”。如果太平军中真有一大批三合会成员，那么究竟是原先的拜上帝会成员加入了三合会，还是如洪金所称，在1850年末的那次起义以前，三合会成员集体加入了拜上帝会？而且，不论何时加入，他们在太平军连战连捷的时候离开，仅仅是因为军纪森严？特别令人费解的是，他们为什么要背信弃义，投靠朝廷，激怒太平军，连反清复汉大业都抛下了，如杨秀清所说，这可是他们歃血为盟的宗旨所在。

我们再次回到了朱九涛的身份问题上。这位消失的领袖，他的姓氏是朱，一说到这个姓氏，立马就会让人联想到明朝，明朝开国皇帝叫朱元璋，他曾经当过和尚。天德二字与明朝可能没有直接联系，但是这个姓氏却似乎有些来历。朱九涛也曾出家为僧，研习兵书，也许就是出于光复明朝的抱负，因为明朝的开国大业就是这样成就的。太平天国成立

之初，会众之中有传言说，一位明朝宗室后人正藏在幕后，一旦时机成熟便会亲自登场。另有落入洋人手中的史料记载，“后明”一词常与“太平王”同时使用，后又与“我天德皇帝”同时出现，我们有足够理由推测，这位天德皇帝意在兴复明室，但为图大业，他必须安抚追随者中的教徒，也就是拜上帝会成员，所以，他作出了让步，给了洪秀全一个与自己比肩的地位。



△朱元璋（1328—1398），字国瑞，原名重八，后取名兴宗，濠州钟离（今安徽凤阳）人，明朝开国皇帝。幼时贫穷，曾为地主放牛。1344年入皇觉寺，25岁时参加郭子兴领导的红巾军反抗元朝。1367年命徐达、常遇春以“驱逐胡虏，恢复中华”为号召，北伐中原，结束蒙元在中国的统治，丢失四百年的燕云十六州也被收回。1368年朱元璋在应天府称帝，国号大明，年号洪武。

三合会也以反清复明为宗旨，这个帮会的会众追随的是朱九涛，而不是洪秀全。1848年，心存高远的朱九涛没能成功将拜上帝会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他既不能与这些人为敌，又不能成功煽动他们追随明朝宗室后裔，所以他只能妥协。不过他仍是运动的主谋之一，三合会听命于他，只要他一声令下，便加入拜上帝会。1851年金田起义之际，朱九涛可能真的下了这样的命令。

但是，按照洪金的说法，三合会很快又退出了。杨秀清的诰谕足以否定这一点。他对洪秀全的引用也并不在点上，洪秀全说自己并无兴复明朝的意图，并明确表示了对三合会及其宗旨的排斥。正相反，它恰恰说明了洪秀全与这个会党是不可能走到一起的，如果不是因为朱九涛，三合会成员是不可能追随洪秀全的。

朱九涛被捕并从永安押解回京后，权力完全落到了宗教狂热派的手中，于是三合会开始背弃新的领袖，杨秀清这才在诰谕中加以谴责。三合会成员离开变得一发不可收拾，太平军抵达江宁时，三合会的人已经没剩几个了。对于这样的异常叛变，我们只能遵从前文的假设。这能帮助我们理解太平军与三合会之间最终水火不容的结局。三合会的一个分舵攻占上海后，为保战果，他们自然希望与太平军结盟，但双方结怨颇深，协议根本无法达成。如洪金所说，洪秀全奉行政教合一的做法也许与三合会宗旨相左，但他的雄厚实力能给三合会提供帮助，所以，这些精明的会党们不可能将其拒之门外。然而三合会最终背弃盟约投靠敌军，双方再无修好的可能。所以，在取胜之后，太平军抹去了一切与三合会有关的蛛丝马迹，也断然拒绝了与他们的所有来往。

另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就是天王究竟是何时建立自己的统治的。我们从三处得到了三个不同的答案。干王洪金在太平天国运动失败，自己身陷囹圄后，曾供述说，他们最初的政权是在金田建立的，太平军将领在金田就进行了第一次会议，时间要早于永安建制。洪大全也在供述中承认，在永安正式建号前，太平军的政府就已初具雏形。

但是根据太平天国的历法、朝廷的官方记载以及洪金早期的自述，太平天国政府正式建立、国家体制正式确立、军队制度正式颁行、其余事务尽数完成，应该是在1851年到1852年春占领永安之时。这里有些时间上的出入，但是无伤大雅，因为在中国，新帝登基当年不会更换年号，要等到第二年年年初才会建元。

忠王在其自传中的说法则更为严谨，他的说法也得到了所有官方资料的认同。他提到，1852年11月，在太平军攻打长沙之际，洪秀全获得了一方玉玺。这就说明，在永安的时候，洪秀全根本没有玺印，到了长沙他才弥补了这一缺漏。只要想一想玉玺在中国的重要性，我们便能明白，掌权的人没有玺印是非常荒唐的，更何况太平天国内部等级森严，官员品级不仅可以通过旗帜区分，还可以通过印鉴大小来辨别。天王居然长达两年没有玉玺，简直不可思议。另一个解释是，在此之前，洪秀全仅仅是“王”，现在要称帝了，这个解释是说不通的，因为洪秀全从未真正称帝，这是拜其宗教信仰所赐，在他眼里，“帝”只能是上帝。不过天授玉玺这一出倒也的确有称帝的效果，据史料记载，当时将士们向洪秀全高呼“万岁”，这可是个皇帝专用的称呼。

如果经历了长沙的这个事件，洪秀全算是真正登基了，但他却依然只用“王”的称号，那么天授玉玺这一出的意义何在？根据我们所掌握的非常有限的线索，我们可以推测，由于之前洪秀全与另一个人共同统治

太平天国，而现在大家都已知道天德王的结局，那么天授玉玺可以看作是天王更进一步，独揽大权的标志。要知道在洋人所掌握的资料中，太平天国早期的文书都是以天德为年号的，这说明，不管天德王在供述中是怎么说的，至少在1852年之前，他才是人们心目中太平天国的实际统治者。

太平天国内部文书中还有一份颇有些意思的告示，它的发布日期是在对长沙发动最后攻击之前。告示署名“奉天承运太平国统理军机都督大元帅万岁洪”，年份是天德二年。但这则告示中的信息有误，因为它提到长沙已经平定，接下来要前往广西（也许实际应该是前往江苏）。由于这份告示没有标明发布的具体日期，我猜测，这份文书是提前写成的，以便贴在沿江各座城池的城墙上，因此月份日期都没写，准备以后补上。告示中说，长沙已经平定，这与事实不符，但可据此推测这份文书写于放弃围攻的前几天，起草告示那时正是太平军打算用地雷攻城的时候。他们分别于11月10日，13日和29日引爆了地雷。值得注意的是，就在天授玉玺一事发生的那几天，“天德”依然被用作年号。

到现在为止，如果所有事件都按照我在前文中所推测的顺序发生，那么一切都顺理成章，但是，如果洪秀全真的从一开始就是这场运动的最高领袖，是叛乱的主要推动者，那么此事便又显得扑朔迷离了。不过我的推测也有解释不通的地方。布莱恩曾在他的书中记录说，太平军攻下江宁后不久，洪秀全曾经的宗教老师罗孝全收到了一封书信，邀请他去江宁。据说这封信的封口处盖的是一个一寸多见方的印，上刻“天德太平皇印”。我们没见过这方玉玺，因此我们没法作出判断。如果此信为真，而且确从江宁寄出，这边说明天王同时拥有天德和太平两个号。然而话说回来如果1853年攻下江宁前不久，天王还拥有这样的两个号，为什么短短几周后，一切关于“天德”的信息就都被否认了呢？

我们要知道，太平天国后期的文书再也没有提到有任何领袖与洪秀全平起平坐。如果天德真的存在过，那么太平天国一定在自己的记载中抹去了他的痕迹，我们只能从朝廷官方文献和太平天国早期的文告中找到关于他的讯息。基于这样的认识，密迪乐对洪大全的供词表现出了不以为意的态度，他写道：“天德连传说都算不上，他纯粹就是个误会。”他与太平天国的成员有过对话，他还表示在太平天国的书中找不到他们抹煞天德王痕迹的证据，因此他得出了上面的结论。然而，如果太平天国真的失去过一位领袖和众多三合会追随者，那么剩下追随天王的人多数都是宗教狂热分子，我们怎能指望这些剩下的人承认那位失踪的领袖真的存在过呢？至于抹煞，如前文所述，杨秀清的诰谕曾被刻意篡改，其目的就是隐瞒太平军中有三合会成员的事实。这样看来，他们对天德王难保不会使用同样的手段。最近出的关于这场运动的非官方著作中倒也提到了天德王，但他被排三等王之列。

总的来说，证明天德王是叛军实际领袖的一系列事件，我们都有足够的理由信其为真。他是一个有抱负的人，也许还真是明朝宗室后裔。他一心想着招罗人马，上天也算是给他指了条明路，但这是一条危险的

路。他们着手图谋大事的时候，危险因素便渐渐开始浮出水面，于是这位主谋不得不屈居次位，或者说，至少也得和宗教狂热派分权，并等待着时机成熟。不知是意外还是故意，在永安突围时，代表耶稣的西王萧朝贵失手，天德王被捕，太平天国运动的策划者就这样终结了自己的一生。大权落到了并无多大能耐的宗教狂热派手中，在他们的统治下，太平天国的领袖们开始腐化堕落。最终，大清帝国的保守势力汇聚到一起，帮助满族统治者将这场运动镇压了下去。洪秀全掌权后，太平天国剩下的只有宗教幻想了，它在朱九涛领导时所代表的民意已经荡然无存。

洪大全认为洪秀全成不了大事，而这场运动后期的种种一次次地印证了他的看法，其中最能说明问题的是长沙和江宁所发生的事。在长沙时，太平军的数万官兵足足攻打了81天，还是未能拿下这座城池，于是洪秀全决定转而前往湘西常德。然而攻下益阳后，太平军截获了很多船只，就因为这一偶然的因素，洪秀全居然当即改变了主意，决定顺江东进。此后，太平军势如破竹，连克数城，沿途百姓闻之而色变。攻下江宁后，一些胆大的人开始劝洪秀全继续挥师北上，挺进河南，直逼京师，以夺取天下。不料太平军领袖仅凭军中一个船夫的几句话就打消了这个念头，终究功败垂成。那个船夫说，“河南河水小而无粮，敌困不能解救。而今得江南，有长江之险，又有船只万千，又何必往河南？南京乃帝王之家，城高池深，民富足余，上不立都，尔而往河南何也？……河南虽是中州之地，足备稳险，其实不及江南，请东王恩知！”就这样，太平天国领袖决定留在江宁，不再北上。换作是朱九涛，必然会抓住这个时机一路攻打到京师，但是洪秀全和杨秀清白白错失良机，与江山失之交臂。

第四章 北伐之路

前文说到太平军抵达了桂林，他们在桂林城外围攻了31天未果，只得放弃，前往湖南。清军将领和春率7000人追击。此后，5月22日，他们攻占了兴安，6月3日又拿下了全州。江忠源判断太平军会从全州沿江行进直扑长沙，于是他紧急赶往全州附近的蓑衣渡，那里河道狭窄，岸边林木茂密，正可以伐木为堰，无须土石，便可阻挡太平军去路。如江忠源所料，太平军果然乘小船蔽江而下，行至蓑衣渡，便遇上了伏兵此地的江忠源楚勇部队，双方厮杀了两天两夜，太平军损失兵力逾千，冯云山也在交战中阵亡。楚勇官兵放火烧了太平军的船队，后者被迫改道陆路，前往永州和道州，并于6月12日攻下道州。

太平军在道州停留了一个多月，其间有数千人前来投靠，他们的队伍有了新的生命力。这次补充兵员至关重要，太平军最终能抵达江宁也得益于此，但是它还是弥补不了大军在蓑衣渡所遭受的损失。冯云山死了，太平天国失去了最后一个有能力的、头脑清醒的领袖，再也没有人能把洪秀全和他的同伴们拉上正轨。冯云山阵亡给太平天国带来的打击不亚于失去洪大全。他与洪大全共同创建了帮会，其见地很可能并不比后者逊色，更重要的是，他在世人面前的形象不错，这对洪秀全有利。从后来的情况看，北王韦昌辉和翼王石达开可能也还算清醒，但他们没有力量去和杨秀清、萧朝贵抗衡。于是，冯云山死后，权柄完全握在了宗教狂热派手中，他们所推广的宗教对中国人来说是陌生的，并不能被多数人所接受，因此，它最终产生了负面作用，导致了太平天国运动的失败。

除此之外，蓑衣渡一战让朝廷看到了一个可以有效镇压太平军的办法。他们曾两次派出高级将领，率大队人马围剿太平军，结果都让太平军逃脱了。而在这场战役中，勇军实力看似与朝廷军队悬殊，但他们却成功守住了阵地，在太平军形势一片大好之时拦住了他们的去路，为守卫长沙争取到了时间。正是这类军队在曾国藩手下发展壮大，最终帮助朝廷赢得了胜利。只有尽快乘胜进攻，或者再出现天德王或冯云山那样的领袖，太平天国才有存活的可能。如今朝廷利刃在手，终于能够弥补体制上的致命缺陷了。

朝廷军队聚集到了道州，把太平军赶到了郴州。郴州是广州通往北方的必经之地，太平军于8月16日攻克了这座重镇，而就在前一天，他们还拿下了贵阳。天王和大部分兵力留守郴州，西王萧朝贵率一支分遣队的死士继续北上，企图攻取长沙。他知道此时长沙城防务尚未完善，趁机攻破应该比较容易。

结果，太平军整整攻打了81天，毫无结果。这场攻防战开始没多久，萧朝贵就被城墙上的炮火击中身亡，太平军只得在洪杨的率领下倾

巢而出赶来增援。当时的湖南巡抚骆秉章和洪秀全一样，也是花县人。朝廷军队逐渐沿江而下，如果他们都和江忠源的楚勇一样能征善战，就完全有可能歼灭太平军。随后，太平军分别于11月10日、13日和29日3次引爆地雷，长沙城墙两度被炸开缺口，太平军企图从缺口扑城，但都因城内守军抗拒而失败。

太平军油盐断绝，四面又都有敌军营地，他们别无选择，只好决定放弃长沙，转向别处。就在大军撤离之际，天王“在长沙南门制造玉玺，称呼万岁，妻称娘娘。封东、西、南、北、翼王，封王在前，天王呼万岁在后。制造玺成，攻城未下，计及移营，欲由益阳县欲靠洞庭湖边而到常德，欲取湖南为家”。

太平军派先遣队向湘潭方向行军，绕山而行，再与主力会合。主力部队已于11月30日夜搭浮桥渡过湘江，西进益阳。朝廷军队上当，果然火速沿东安赶往湘潭，太平军终于得以脱身。此时距他们9月开始围攻长沙已经快3个月了。

他们在益阳截获了几千艘渔船，便乘船过临资口，越洞庭湖抵达岳州。在岳州，太平军缴获了吴三桂在康熙朝的三藩之乱中窖藏于此地的军火。岳州城的多数守军听闻太平军前来，早已提前出逃。12月13日，也就是抵达岳州的4天后，太平军攻下了这座城池。除了吴三桂留下的军火外，他们还另外截获了5000多艘船只，装备大大改善。他们紧接着沿长江行至汉阳，12月19日破城。他们放火烧了通商口岸汉口，随后便渡江攻打武昌。总督以守湖南为由未至，湖北巡抚已尽全力防御，此时从湖南赶来的向荣援军距离武昌城不过3里开外，太平军被夹在援军和守军之间，但双方似乎都不愿与太平军交战，加之连日阴雨，正好给了他们消极作战的借口，而太平军则正好借机布下炸药。1853年1月13日黎明，武昌城门被炸开，巡抚拼死抗拒，最终还是不敌太平军，以身殉国。

此时赛尚阿已被革职，徐广缙接任钦差，但他抵达长沙时，太平军已经撤离，他赶到岳州时，武昌已经失守。徐广缙因此被革职，其职位由向荣接任。

听闻武汉未有恶战而连失三镇，朝廷非常震惊，决定命琦善从直隶、陕西和黑龙江挑选骑兵步兵前去河南驻守，严防太平军进犯京师。早在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之时，林则徐被革职，当时前去接任钦差的就是琦善。向荣此时殊荣加身，这才开始积极应战，若他早有这样的态度，武昌也不至于失守。太平军自认没有长期守住城池的把握，便赶忙调集了数千艘船，于1853年2月8日离开武汉，夹江东下。据说此时的太平军人数，男女老幼都包括在内，已经达到了50万人。上万舳舻蔽江而下的场景必然产生了不小的震慑力，太平军就在向荣的眼皮底下向着江宁进发，去建立他们自己的天国。

在太平军沿江东进途中，沿岸所经城镇无一不遭其抢掠。两江总督

原本已抵达其辖区边界武穴，准备在此迎战，却突然又决定撤回江宁，一方面是出于畏惧，另一方面是由于他手中兵力太少。他先派了一个总兵前去拦截太平军，但此人很快败下阵来，于是两江总督和江西巡抚仓皇出逃。2月17日，没有设防的九江被太平军一举攻下。过安庆时，安徽巡抚死于太平军之手，布政使守城失败，2月24日，安庆失陷，布政使逃亡舒城，仅一周后，舒城被克。太平军连战连捷的消息搅得京师的大员们惶惶不可终日。总督出逃，江宁城的防守便应由江苏巡抚负责，哪知这位巡抚也借口战事需要，逃到镇江去了。3月8日，太平军兵临江宁城下，9日破城，江宁失陷。朝廷称八旗军拼死保卫内城，但事不久后密迪乐便从太平军口中得知，实际上满人纷纷跪地求饶，要除掉他们就 and 宰羊一样容易。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清政府与列强签署的《天津条约》辟汉口为通商口岸，武汉正式开埠。自此武汉先后设立了五国租界。

对太平军来说，接下来的问题就是继续北上还是留在江宁。天王和东王都主张立刻进军河南，这样也好躲避钦差大臣向荣的追击。处理完武昌的事务后，向荣便出发追赶太平军，追到九江时，因为没有船渡江，因此耽搁了。如果太平军能成功拿下黄河沿岸城池，日后攻打京师便有很大胜算。但是正如前文所述，军中有个船夫以河南多险阻为由加以劝阻，还说江宁是帝王之家，力劝洪秀全在此定都。洪秀全竟然听信了这个船夫的劝阻，打消了北上的念头。

如果那时太平军乘胜追击，要攻克京城也并非难事。但也许那个船夫所表达的是多数太平军将士的心声，他们不愿渡过长江远赴北国。自古以来，这道天堑就将中国南北一分为二，往长江以北走几里地，周遭气氛便完全不一样了；你会感觉到自己来到了北方。相比美国的梅森-迪

克森线，长江更具有分界线的意味。太平军从广西一路跋山涉水来到江宁，尽管他们所宣扬的宗教在中国土地上就是个异类，但他们还是受到了百姓的欢迎，因为在百姓眼里，太平军能把他们从满人的统治下解救出来。然而，一旦渡过长江来到北方，也许一切都会不一样。北方是敌军的天下，他们只是陌生人，他们将无处招募兵员，来自朝廷和民间的抵抗也会更激烈。那个船夫所说的就是多数人的担忧。

只要洪秀全稍微有些胆识，便会断然否决船夫的提议。实际上北方的局势与南方一样动荡，那时捻军已经开始作乱，假以时日就会对朝廷构成巨大困扰；西北边境的回民也是蠢蠢欲动，随时都有可能揭竿而起。只需稍有些胆识和魄力，懂得如何应付那些有心起事的团体，太平军便有望成事，将满人赶下皇位。如此情形，让人不能不设想，倘若天德王和冯云山尚在，历史又该是怎生模样。

天京建都并未花去太平军太多精力，与此同时他们还占领了镇江和扬州两处战略要地。镇江乃是南北要冲，京杭大运河和长江在此交汇；而百里开外的扬州，运河穿城而过。漕粮要通过运河运往京城，所以，这两座城池可谓扼住了京师命脉。奉命攻打镇江、扬州的将领是林凤祥。3月30日，他攻下镇江，留罗大纲镇守，自己则继续率部北上攻打扬州。1853年4月1日，扬州被攻陷。没过多久，他又拿下与江宁隔江相望的浦口，以及浦口与扬州之间的地带，以巩固太平军对镇江和扬州的控制。

与此同时，在九江耽搁了5周之久的向荣终于在3月30日赶到江宁城下。此时的太平军防守森严，还控制着镇江，因此向荣只能在城外扎营，再作逐步攻城的打算。此后，长达11年，天京便一直处于清军的包围之中，这11年间，双方冲突不断，其间的刀光剑影、输赢胜败，我们就不一一细说了。清军在城外扎营一事并没有引起太平军的恐慌，但经年累月，他们的生活必然受到了影响，他们不得不把天京当成一座大营，因为长年来战火不断，天京是经常处于戒严状态的。本来军队可以随意进出城门，百姓良民要通过也是很容易。1860年后，外国的舰艇在江面上频繁往来。但是天京曾一度取消了原先的贸易活动，紧闭城门，守卫森严。城内百姓靠政府配给的口粮生活，每户人家出男丁为兵，随军往来征战。城内法度十分严整。

镇江和扬州是要塞，朝廷自然一心想要收复。所以琦善与直隶总督、漕运总督一道，率领4000骑兵和30000步兵，迅速在扬州城外扎了营。无奈太平军严防死守，朝廷的军队久攻不下。林凤祥就在他们的眼皮底下肆无忌惮将妇孺财宝运出城外送往天京，然后便留下曾立昌镇守，他自己则于5月22日率大军离开扬州，踏上了北伐的征途。

林凤祥的部队经过了滁州和临淮关，于5月28日破了扬州西北300里左右的重镇凤阳。接着，林凤祥又派出6支部队去攻打六合，想把六合与浦口之间的地区都置于太平军掌控之下。但是，六合的民兵乡勇们奋力相搏，林凤祥派出的部队损失惨重，无奈之下只得退守天京。

东王杨秀清旋即派出援军，林凤祥的军队与援军汇合后继续北上。清军将领胜保从扬州出发追击太平军，但他动身时北伐军已走出很远，因此一直没能追上。6月13日，河南归德府被攻克。19日，北伐军抵达省城开封，但攻城未能得手。各部撤围后继续行军，官军在后穷追不舍。7月1日，北伐军抵达汜水，滔滔黄河就在眼前。

事到如今，朝廷再也不能敷衍逃避了。清军必须把太平军挡在黄河以南，这关系着京师的存亡。朝廷授直隶总督讷尔经额为钦差，命河南、山东和山西巡抚襄助，又火速召来察哈尔的蒙古部队，黑龙江和陕西的骑兵也受调遣前来援助。朝廷军队一时兵多将广，太平军自知阵地难守，决定暗地里迅速转移，于是他们乘煤驳渡过了黄河。7月7日，北伐军开始攻打怀庆，却反遭闻讯赶来的官军袭击。官军共向北伐军发起了10次进攻，都未能将其歼灭。最后还是一场大雨帮了清军，北伐军向西逃窜，官军在后面追击，太平军殿后部队折损3000余人。河南被朝廷平定，北伐军则继续前进。

太平军一路向西，抵达山西垣曲后开始北上，并攻下了平阳府。讷尔经额被革职，由胜保任钦差，咸丰帝特赐神雀刀，凡贻误军情者，副将以下可以立斩。此时北伐军仅剩20000余人，但朱锡琨和许宗扬率援军从天京赶来，与北伐军会师。

与援军汇合后，北伐军以神速横扫山西，连克数座城池，清军闻讯十分惶恐。9月29日，北伐军经临洛关入直隶。在直隶大省，太平军照样势如破竹，10月1日克任县，次日破隆平、柏乡，4日下赵州，6日踞藁城，8日攻陷栾城、晋州，9日抵达深州。短短10日内，太平军行军300余里，拿下5座城池。钦差大臣胜保一直在追击太平军，从扬州一路追到深州，还有怀庆的几位将领也在后面穷追不舍。21日，清军对太平军发起攻击，太平军突围不成，但第二天他们就退深州向东逃窜，31日又攻克了静海县。但是，静海和附近的独流最后却成了北伐的终点，百里开外就是天津，但他们终究没能踏上这片土地。

回想太平军从广西出发，一路挥师北上攻下江宁，最后差点兵临天津城下，清军之无能，官员之怯懦，已经一目了然。当年的《京报》对各级官员的谴责可谓毫不客气，上至将军、督抚，下至州县长官，一到紧要关头，个个原形毕露。有的弃城而逃，有的称病不出，有的到了太平军兵临城下的时候才慌忙招募新兵，还有些官员处决了个把掉了队的太平军士兵，或是进了太平军的弃城，便谎报军情，向朝廷告捷。就连向荣、胜保也多有失责之处。向荣本来有几次机会可以歼灭太平军，但他每次动手的时候都已经错过了最好的时机，太平军深入北方时，他在一门心思围攻天京，却久攻不下。胜保在天津郊外追上了太平军，却又与他们拉开了距离，就是不上前攻打，唯恐吃了败仗遭到贬黜。

到了这种生死攸关的时刻，咸丰帝也顾不上自己与蒙古的种种恩怨，急召科尔沁郡王僧格林沁，命其率蒙古劲旅出京清剿。蒙古官兵与清军一道，将太平军挡在了静海和独流不得前进。朝廷军人多势众，当

时又值寒冬，在如此恶劣的形势下，太平军依然与朝廷僵持了两三个月，但最后还是支撑不住，节节败退，撤回黄河边上。此时天京已派援军北上，林凤祥又与朝廷军对抗了一段时间，最终于1855年被俘，其部队全军溃散。

就在林凤祥率军北伐的同时，洪秀全又派出了另一支军队，重新去攻占他们北上江宁途中所放弃的城池。这支军队兵分两路，分别由赖汉英和石祥祯率领，他们首先向九江发动进攻，然后经鄱阳湖抵达南昌。

与此同时，江忠源因在广西和湖南作战骁勇，在朝廷军将领中才能凸显，被任命为湖北按察使，并受命前往江南大营。5月14日，江忠源率3000官兵从武昌出发，沿长江东进，途中他得知太平军西征部队已经抵达南昌。南昌是湖南的后门，江忠源闻讯火速从九江掉头赶往南昌救援。抵达南昌后，江忠源企图冲散太平军的包围，但7月7日，太平军还是将南昌城墙炸开了缺口。城内守军拼死抵抗，太平军未能入城。南昌的围攻长达三个月之久，最后一次攻城失败后，太平军决定撤离，前往九江。江忠源一路追赶，依然迟到一步，九江被攻陷。但太平军不打算在那里久留，攻下九江后便继续溯江而上，在田家镇击败湖广总督，经黄州抵达刚刚修复完毕的汉阳。

与此同时，太平军的另一支西征队伍取道陆路，攻下了安庆。在翼王石达开和将领胡以晃的率领下，大军穿过安徽境内，荡平了一座又一座城邑。当年年底，汉阳的军队回师皖北，安徽省被太平军置于鼓掌。在曾国藩等人的举荐下，江忠源擢升安徽巡抚，赶往庐州，与胡以晃率领的10万太平军对峙。刘长佑和江忠源之弟江忠濬想赶来增援，却遭到太平军堵截，无法前行。1854年1月14日，太平军开始攻城，庐州城内将寡兵微，双方兵力悬殊。守军殊死相抗，庐州城最终还是被太平军攻破，江忠源投水自尽。

江忠源殉国，清廷失去了一名不世之将才。因为英年早逝，江忠源未登得名人堂，然而，正是他在广西沙场上第一次告诉世人，乡勇也可以成为平定变乱的重要力量；正是他在蓑衣渡口挡住太平军的去路，救长沙于危难，为这座省城争取到了布防的时间；正是他在星城一役中亲率楚勇坚守城池；也正是在他的启发之下，曾国藩才创建了湘军，并编练了水师，成为华中地区水上作战的中坚力量。若是江忠源的戎马生涯没有那么早结束，他的名字一定会与曾国藩、左宗棠和李鸿章并列，甚至位于诸公之首。正是有了江忠源的铺垫，才成就了曾国藩一生的伟业。

安徽被扫平后，东王杨秀清亲率大军溯江而上，企图攻下武昌，从而控制天京上游地带的长江制水权。湖广总督吴文镕督师挺进黄州堵截太平军。当时正值新年，吴文镕以为太平军会放松警惕，便于2月7日发兵攻打，不料却被太平军击溃，吴文镕战死。太平军避开朝廷军队继续向武昌进发，而朝廷军则在新任总督指挥下退守武昌上游的金口，而武昌除了有士兵把守城垣外便毫无防御。1854年6月26日，武昌失守，自

此，长江流域从武昌到天京全部处于太平军控制之下。

第五章 太平天国的宗教

太平天国运动的一个最为显著的特征来自它的领袖洪秀全，他希望将太平天国打造成华夏土地上的基督之国。根据干王洪金（洪仁玕）的口述，韩山文记录了关于洪秀全所看的幻境的全部内容。看过韩山文记录的人很容易会认为，这场运动原先纯粹是出于宗教目的，是因为朝廷迫害才转变成起义的。太平天国运动后期，投效忠王的英国人奥古斯塔斯·弗雷德里克·呤喇曾出面谴责过西方国家，说他们以险恶之心背弃信仰，助纣为虐，打压基督徒。他并不否认太平天国的宗教信仰和宗教制度都存在问题，但他觉得这只是由于太平天国领袖的无知造成的，他们主观上并没有过错。中国国内不少反对太平天国运动的作品也表达了同样的观点。在这场叛乱中，他们看到的只是一场反对清政府的宗教运动，这场运动的基础是一种迷信思想，它是吸收了外来的基督教元素而形成的。

要说基督思想和中国传统观念在这种新的信仰里分别占多大比重，那我们就不能忘记，洪秀全在生病前从未听说过基督教，虽然当时已有传教士不远万里来到广州和澳门传教。就算他有所耳闻，他也一定不理解这种新宗教的教义。他一门心思参加科举，落榜后便回去教书，这说明他脑中装的是儒家经典。我们可以猜测，在研习新宗教时，若无人指点，但凡遇到疑难，洪秀全只可能站在四书五经的角度去理解。

之前我们提到过，1836年，洪秀全在广州赶考时，有人给他一套传教书，他看都没看就扔在一边，而且一扔就是好几年。落榜次年，洪秀全在病中进入幻境，但直到1843年，他出于偶然翻了那些传教书之后，才领悟了当年梦中幻境的意义。此后他的注意力就完全转移到了这些书上，他所受到的影响，从他1845和1846年间撰写的那些文书中便可见一斑。要去追寻他的思想发展轨迹已是不可能了，因为他的早期作品中，为世人所知的都是后来在天京刊行的那些，在1853年赫尔墨斯号战舰带回的文献资料中，我们还能找到这些文字内容，其中包括《百正歌》《原道醒世训》《原道觉世训》《改邪归正》，其中3篇与《原道救世歌》一起被编入《太平诏书》。

《太平诏书》中除收录洪秀全本人撰写的篇章外，还有《天条书》《三字经》《幼学诗》《天父下凡诏书》以及太平天国陆续颁布的一些规定和律法，这些史料的英文文本是我们研究太平天国宗教的主要信息来源，而近期出版的《太平天国野史》则提供了这些史料的中文文本。

上帝创造世界，保佑众生，他是至高无上的，这一点洪秀全理解得很好，但很显然，他并没有领会到，上帝是独一的真神。他的一封诏书是这样写的：“天父上主皇上帝是真神。天父上主皇上帝以外皆非神也。天父上主皇上帝无所不知，无所不能，无所不在，至高无上，世人皆为

其所生所养。天父皇上帝为独一真神。”“天父皇上帝神爷也，魂爷也。”如果只有这封诏书，那我们可以相信这些人是真正的一神论者。但是《三字经》中的一段文字却又让人产生怀疑，这段文字即使不是洪秀全本人所写，至少也是表达了他的意愿，这让我们不得不质疑这位太平天国领袖是否真的能领会基督教的一神论思想。这段文字描述的是洪秀全首次“诛妖升天”的情形：

战胜妖，复还天。皇上帝，托大权。天母慈，最恩爱。娇贵极，不可赛。天嫂贤，最思量。时劝兄，且悠扬。

在《三字经》的这段文字中，上帝和天兄耶稣都是有妻室的。如此一来，本该是独一真神的上帝变成了有妻儿甚至还有儿媳的天父。这说明，洪秀全消化不了抽象的西方神学，基督教教义中的三位一体，被他理解成了三个神，而且这三个神还是一家子。其中另两个神唯天父是瞻，就像中国家庭以父亲为一家之主一样。洪秀全和他的追随者确实反对冒充圣灵篡夺上帝权位的僭越行为，但是他们认为上帝和耶稣都有家室，这就说明在他们的观念里还有其他神灵的存在，因为在中国，婚姻通常被描述为一个甲姓家族的人入了乙姓家族的门。那么在他们眼里，天国一定还存在其他家族，其地位虽不比上帝那一族，但也得是高门大户，必须配得上上帝的门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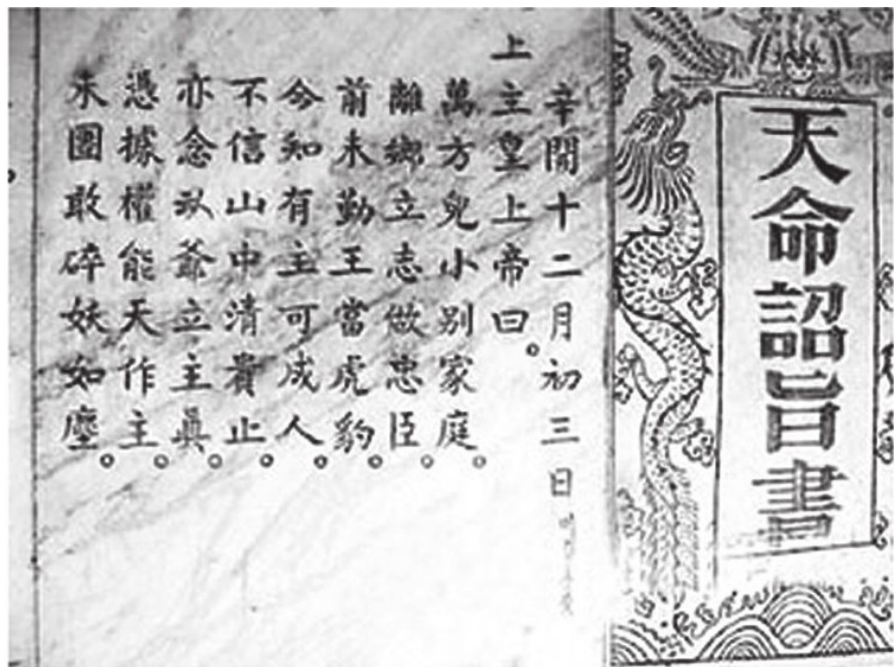


△《原道醒世训》《原道觉世训》《原道救世歌》

刻鑄年三初癸酉天平太

天條書

△《天条书》



△《天命詔旨書》

此外，《三字经》中还有一段关于救赎史和耶稣下凡的描述，基本上就是把《约翰福音》3：16的内容重述一遍：

皇上帝，悯世人。谴太子，降凡尘。曰耶稣，救世主。代赎罪，真受苦。……信得救，得上天。不信者，定罪先。

翻一翻我们所参考的其他诗作、文论和告谕，我们也同样会发现来自西方宗教经典中的内容。但我们实在无从确认，洪秀全和他的追随者是不是真正理解了基督教的真谛。谦卑、仁慈、宽恕、赤子之心以及与上帝基督为伴的渴望，这些德行统统都没有体现，要不就是被套上了儒家的道德标准，用于规范世人的言行。他们也强调惩恶扬善，但那是孔夫子的声音，不是基督的。在他们那里是找不到宗教慰藉的。

他们的主要教义就是要信仰上帝，要遵守道德，特别是要服从命令。他们认为每个人凭借自己的力量都能做到这点。只要敬畏上天，遵道秉义，就会得到护佑，可以行使权力，享受上天恩惠。孝顺和禁欲是最重要的道德规范。太平天国要求自己的子民远离邪神，禁淫乱、忤逆父母、杀人害人、偷盗、溺信巫蛊、赌博、吸食鸦片、饮酒及算卦占卜。

洪秀全经常说，古时候先人书里写的那些内容与西方《圣经》里讲的是一回事，古人敬拜的、皇帝在祭坛祭祀的、西方人顶礼膜拜的都是同一个真神，也就是上帝。所以他把《圣经》拿出来和中国的典籍相提并论，作为其教义的圣典。这就足以激起全国上下文人学士的敌意了。

《三字经》中有一段话，就是他专门用来号召国人追随他的信仰的：

普天下，一上帝。大主宰，无有二。中国初，帝眷顾。同番国，共条路。

盘古下，至三代。敬上帝，书刊载。商有汤，周有文。敬上帝，最殷勤。汤盘铭，日日新。帝命汤，狂其身。文翼翼，昭事帝。人归心，三有二。至秦政，惑神仙。中魔计，两千年……汉明愚，迎佛法。立寺观，大遭劫。至宋徽，犹猖狂。改上帝，称玉皇。皇上帝，乃上主。普天下，大天父。号尊崇，传久载。徽何人，敢乱改？宜宋徽，被金掳。同其子，漠北朽。自宋徽，到于今，七百年，陷溺深。讲上帝，人不识。阎罗妖，作怪极。

前面的经文里还讲了许多《圣经》里的内容，比如上帝如何创世，比如上帝如何藉以色列人启示世人，比如上帝如何在他们出埃及过红海时展示他的仁慈和威力，比如他们在荒原上时上帝是如何关爱他们，比如十诫是如何传播的，再比如世人误入歧途时，上帝又是如何让自己的长子降世救赎世人的。接着洪秀全便揭晓了自己在这一神圣的救赎计划中的角色：他也肩负着使命，要向世人传达上帝的旨意，就像耶稣在西方世界所做的那样，他也要带着自己的国人重回上帝的怀抱。

皇上帝，海底量。魔害人，不成样。上帝怒，遣己子。命下凡，先读史。丁酉岁，接上天。天情事，指明先。皇上帝，亲教导。授诗章，赋真道。帝赐印，并赐剑。交权能，威难犯。命同兄，是耶稣。逐妖魔，神使扶。

挑明了这一点后，经文就开始述说阎罗妖嫉恨洪秀全，作恶多端，于是上帝便让自己的这个儿子，也就是洪秀全本人去降服阎罗妖和他手下的小妖。最后他斩除了妖魔，便上天去再次接受上帝的旨意，然后回到凡间，发誓一定要不辱使命，代替上帝引领万民。

这是他的第一战，我们无从知道对手究竟指谁。从经文来看，应该不是指他的家人或村民，那些人不过是对他怀着反对或嘲讽的态度罢了。也许这是指他早期某次与对手交手的经历，比如关于1848年上帝下凡的记载中所提及的情况，也可能指曾经与洪大全发生的矛盾，或是某次与朝廷的对抗，只是未见文字记录而已。虽说这里留下了一个未解之谜，但至少交代了在洪秀全心目中，他自己与上帝是个什么样的关系。对于耶稣他给足了面子，说他是上帝的长子，不过自己作为次子是与长子平起平坐的。号称自己和上帝是一家子，这点他毫不客气，但说到称号他倒又谦虚起来，有几段文字提到他拒绝称“帝”，因为他觉得“帝”只能指上帝，凡人称帝就是僭越；另外他也拒绝称“圣”，因为这个字只有上帝和长兄救世主耶稣配用。

在本书前面的章节中，我们已经提到，1848年，拜上帝会领袖之间起了内讧，有两个人被神选中了，当年阴历3月，上帝下凡，杨秀清，

也就是后来的东王被附身，对着一帮会众说了一番话；阴历9月，耶稣下凡，附身萧朝贵，即后来的西王。接下来的两年，这样的事情时有发生，但后来萧朝贵战死长沙，于是与洪秀全分享替上帝传话这一殊荣的就只有杨秀清一人了。随着这场运动不断深入，洪秀全渐渐退居深宫，大权落到了杨秀清手里，直到1856年他在天京事变中被杀之前，他其实是独揽朝政的。杨秀清给自己加了一连串封号，自称劝慰师、圣神风、禾乃师、赎病主，他说自己是圣灵，这便是在抢洪秀全因为幻境而得来的地位了，此外杨秀清还有谋反的举动。不过这能让我们更好地理解洪秀全的地位：他是上帝的儿子，耶稣的弟弟，父兄的特权他不能觊觎，但不管怎样他还是在凡人之上的。没有人从思辨神学的角度提出问题来质疑他，没有人去怀疑他和上帝的关系是否合理：他已经把这种关系本身作为信仰和信念的一部分了。

这就是在无人指点的情况下，用儒家思想去理解《圣经》所创造出来的成果。对于《圣经》里的材料，洪秀全只能按字面意思理解，然后便拿来为自己所用。就在他顺着自己的思路勇往直前的时候，他突然发现，自己已经同最初在广州接触到的基督教义渐行渐远了。他自称先知、上帝之子，外国传教士的指引他已经不接受了，仅仅愿意承认他们膜拜的是同一个上帝。那些传教士应该反过来去他那里接受点化，因为他可是上帝直接派来下凡的，而且圣灵的肉身就在天京的宫里头。

1853年和1854年间，真有外国传教士来到天京，但听到了洪秀全那番亵渎神灵的言论后，只得纷纷敬而远之。后面我们会详细研究他们递交给本国政府的关于太平天国政治和宗教的汇报。如果他们在天京见的是另一派的领袖，如果洪秀全没有用那些亵渎宗教的言论去冒犯他们，没准他们还真会承认太平天国。1854年正是杨秀清如日中天的时候，美国公使造访，太平天国官员给这位公使的复信中有一封可谓颐指气使，大放厥词，内中措辞让我们仿佛又看到了之前清廷与英国就驻京使臣及邦交身份问题僵持不下，战火一触即发的那段时日：

太平天国

TI-PING TIEN-KWOH;

THE HISTORY OF

THE TI-PING REVOLUTION,

INCLUDING

A Narrative of the Author's Personal Adventures.

BY

利 LIN-LE.

FORMERLY HONORARY OFFICER, CHUNG-WANG'S GUARDS; SPECIAL AGENT OF THE TI-PING
GENERAL-IN-CHIEF, AND LATE COMMANDER OF THE "LOYAL AND FAITHFUL
AUXILIARY BATTALION."

VOLUME II.

LONDON:

DAY & SON (LIMITED), LITHOGRAPHERS & PUBLISHERS,
GATE STREET, LINCOLN'S INN FIELDS.

1866.

△《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作者为英国海军军官呤喇。他于1861年加入太平军，投效太平天国忠王李秀成，为其训练军队，先后率炮队作战，教练太平军操演，为太平天国采购武器和粮

食。1864年太平天国起义失败，呤喇回国后，怀着对太平天国的深情，于1866年出版此书。

尔等果能敬天识主，我天朝视天下为一下，合万国之体，自必念尔等之困扰，准尔等之进贡，岁岁来朝，方得为天国之臣民，永沐天朝之恩泽，安居藩属之邦，永享殊荣。此乃吾等诚心所望，令尔等速从，不得有违。

如果太平天国有希望推行开明的政策，这位公使原本是有权承认这个政权的，但他没有承认，这也并不在意料之外。不论那些所谓的开明国家、文明社会对这场运动寄予过怎样的期望，此刻一切都已明了。太平天国传播的从来都不是基督教教义，他们也不懂得它的教义。无论人们怎样定义它政治权利的属性，但有一点是清楚的，想与太平天国平等交往，那是不可能的。

如果我们没理解错，洪秀全的宗教思想走的是这样一条路线：“西方传教士推崇上帝，中国古代典籍中提到的至高无上的神灵也是上帝。孔夫子本该让上帝为更多人所知，以免世人背叛，但他没做到。后来历朝历代的君主无一例外都背弃了上帝，连他的名字都改了。于是，耶稣降临到西方世界，成为救世主，他献祭了自己，换回了人们对上帝的崇敬。所以我们应该接受西方的《圣经》和本国先于儒家学说出现的关于上帝的记述，两相对照，以求贯通。但中国已经到了让人绝望的境地，于是上帝拯救西方之后就要开始对东方伸出援手了。我在1837年看到的幻境就是他对我的感召，要我像耶稣一样去救赎世人。上帝在幻境里告诉我，我是耶稣的弟弟，是他的次子，所以我可以直接接受并传达他的旨意。我也是神明。”

有了洪秀全的这番神圣铺垫，宗教集会建立起来了。像杨秀清和萧朝贵这样有些野心的人便自称神灵附体，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洪秀全的地位，把这场运动引向了越发放肆的深渊。

洪秀全自称拥有神圣血统，他坚信上帝会保佑他和他的大业。据忠王所说，洪秀全对此深信不疑，直到天京陷落的那一刻，正所谓“靠实于天，不肯信人，万事俱是有天”。清军正渐渐逼近，忠王曾几次劝洪秀全离开天京，他都不肯。对于他如此这般的矢志不渝，朝廷是有记载的。当时忠王向他痛陈战局之艰险，撤出天京，退居江西等地是大势所趋。结果天王表示：“朕承上帝圣旨、奉天兄耶稣之命下凡，做万国九州独一真主，何惧之有？尔欲外去，欲在京，任由于尔。朕铁桶江山，尔不扶，有人扶。朕之天兵多过于水，何惧妖兵乎？”

还有一次是在1858年的一个酒宴上，一颗炮弹击穿房顶落在了天王脚边，顿时四座皆惊，只有天王对将领们大笑道：“朕奉天命登天王之位，纵妖兵百万，弹丸雨下，朕何惧乎？诸妖将又奈朕何？”

因为坚信有神明护佑，天王便不理朝政了。他过于执着于天意，将领们的计策被他频频驳回，谋胜虑败的事他根本不愿去做。忠王对此表达过他的不满：“主不问国中军民之事，深居宫内，永不出宫门，欲启秦

国中情节保邦之意，凡具奏言，天王言天说地，并不以国为由。”

洪秀全自己封了神还不够，还要宣布自己的儿子洪福瑱（译者注：洪秀全长子，初名天贵，后加“福”字。继位之后，因玉玺名下刻“真主”二字，清廷误作“福瑱”）为上帝的孙子。1860年，洪秀全发布了一道诏谕，其中有一段格外引人注目：“戊申爷哥同下凡，带朕暨幼大当担，上帝亲子迹越见，父兄君王共为三。”这段文字的措辞颇为古怪，洪秀全似乎让自己的儿子给耶稣当了义子，以确保他能继承神圣天国的大统。

太平军对自己的宗教很是重视，他们在官员的带领下建立了自己的礼拜制度，不管在哪里都要执行。早晚和用餐时他们要祷告；每周第7天，他们会半夜起床做午夜祷告，中午和晚上都要进行大礼拜。

呤喇曾几次目睹过礼拜的场面，据他描述，首先是唱诗，他们早期所唱的赞美诗与现在教堂里唱的相差不大，但是随着他们的宗教越来越往不伦不类的方向上发展，后期的赞美诗，结尾处必须把太平天国诸王挨个歌颂一遍。1853年到1856年间，东王杨秀清就被捧为圣灵：

赞美上帝为天圣父，是独一真神；

赞美天兄为救世主，是舍命代人；

赞美东王为圣神风，是赎病救人；

赞美西王为雨师，是高天贵人；

赞美南王是云师，是高天正人；

赞美北王是雷师，是高天仁人；

赞美翼王是电师，是高天义人；

赞美燕王是霜师，是高天忠人；

赞美豫王是露师，是高天真入。

后面还有一段颂歌：

智者踊跃，接之为福，

愚者省悟，天堂路通。

天父鸿恩，广大无边，

不惜太子，遣降凡间，

捐命代赎，吾侪罪孽，

人知悔改，魂得升天。

颂歌唱完就要读《圣经》了，读完了《圣经》再背他们自己的教义，可惜我没有找到教义的文本。接着众人下跪，由一名领袖念祈祷文，其他人跟着念诵。朝廷的相关记载里有一段祷告文，是某几个位高权重的王在场时使用的，原文如下：

小子某同众小子外小跪在地下，敬谢天父上主皇上帝老亲爷，天兄耶稣亲大哥，于某年某月某日敬奉茶果，虔置灯台，吟圣歌以颂天恩。祈天父赐我等圣灵之神力，点醒天下万民，令其迷途知返，共沐圣恩，共享太平。祈天父保佑我等百战百胜，诸事顺遂，衣食无忧，永无灾祸，同圣子永享太平荣光。仰救世主真神天兄耶稣并禾乃师赎病主之功，我等恳祈天父上主皇上帝，在地如同在天，保佑我等心愿得成。

太平天国，某年某月某日。

祷告过后，所有人拿着写有布道文的纸开始朗读，读完后就把手上的纸烧掉。接着所有人都站起身，在奏乐声中恭祝天王万寿无疆。接下来他们就开始诵读十诫，包括所有的注解。十诫很短，其实是照搬《圣经》十诫诫条的主句，只是删去了修饰的部分。读完十诫就该点上爆竹焚上香，一起唱赞美诗了。

经过编译的十诫是太平天国宗教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在太平天国强制推行，因此有必要一一抄录下来。每次诵读诫条都跟在一连串的因场合而变的祷告之后。它的开头有一段文字，专门介绍这些诫条的由来。

天条书

天下凡间，谁人不犯天条？但从前不知，尤可解说。今皇上帝恩诏既颁，自今以后，凡晓得在皇上帝面前悔罪，不拜邪神，不行邪事，不犯天条者，准上天堂享福，千年万万载威风无了期；凡不晓得在皇上帝面前悔罪，仍拜邪神，仍行邪事，仍犯天条者，定罚地狱受苦，千年万万载哀痛无了期。孰矣，真有福不知享矣，千年万万载在高天威风，如此大福都不愿享，情愿受反天之罪，致惹皇上帝义怒，罚落十八重地狱永受苦矣。哀哉！今有被魔鬼迷蒙心肠者，动说君长方拜得上帝。皇上帝天下凡间大共之父也，君长是其能子，善正是其肖子，庶民是其愚子，强暴是其顽子，如谓君长方拜得皇上帝，且问家中父母难道单是长子方孝顺得父母乎？又有妄说皇上帝是从番，不知上古之世，居民一体，皆敬拜皇上帝，盖拜皇上帝这条大路，但西洋各番国行这条大路到底，中国行这条大路，近一二千年则差入鬼路，致被“阎罗妖”所捉。故今皇上帝哀怜世人，大伸能手，救世人脱魔鬼之手，挽世人回头，复行转当初这条大路，生前不至受鬼气，死后不至被鬼捉，得上天堂享永福，此

乃皇上帝格外恩怜莫大之恩典也。不醒者反说是从番，何其被魔鬼迷蒙本心之甚也！

十诫是太平天国宗教崇拜的不可或缺的部分，其地位非常突出。每一诫条之后都辅有文字阐释和批语，还有一首诗作总结：

时时遵守十款天条（十款天条是皇上帝所设）

第一条崇拜上帝（皇上帝为天下万国大共之父，人人是其所生所养，人人是其保佑，人人皆当朝晚敬拜，谢其恩。俗语云：“天生天养天保佑。”又俗语云：“得食莫瞞天。”故凡不拜皇上帝者，是犯天条）。



△太平军将领拜见洪秀全。

诗曰：

皇天上帝是真神，朝朝夕拜自超升。

天条十款当切记，切勿痴呆昧性真。

第二天条不好拜邪神。（皇上帝曰：“除我外不可有别神也。”故皇上帝以外，皆是邪神迷惑害累世人者，断不可拜。凡拜一切邪神者，是犯天条）。

诗曰：

邪魔最易惑人灵，错信终为地狱身。

劝尔豪雄当醒悟，堂堂天父急相亲。

第三天条不好妄题皇上帝之名（皇上帝本名爷火华，世人不可妄题。凡妄题皇上帝之名，及咒骂天者，是犯天条）。

诗曰：

巍巍天父极尊崇，犯分干名鲜克终。

真道未知须醒悟，轻狂褻渎罪无穷。

第四天条七日礼拜颂赞皇上帝恩德（皇上帝当初六日造成天地山海人物，第七日完工，名安息日，故世人享皇上帝之福，每七日要分外虔敬礼拜，颂赞皇上帝恩德）。

诗曰：

世间享福尽由天，颂德歌功理固然。

朝夕饔飧须感谢，还期七日拜尤虔。

第五天条孝顺父母（皇上帝曰：“孝顺父母，则可遐龄。”凡忤逆父母者，是犯天条）。

诗曰：

大孝终身记有虞，双亲底豫笑欢娱。

昊天罔极宜深报，不负生前七尺躯。

第六天条不好杀人害人（杀人即是杀自己，害人即是害自己。凡杀人害人者，是犯天条）。

诗曰：

天下一家尽兄弟，奚容残杀害群生。

成形赋性皆天授，各自相安享太平。

第七天条不好奸邪淫乱（天下多男人，尽是兄弟之辈，天下多女子，尽皆姐妹之群，天堂子女，男有男行，女有女行，不得混杂。凡男人女人奸淫者，名为变怪，最大犯天条。即丢邪眼，起邪心向人，及吹洋烟，唱邪歌，皆是犯天条）。

诗曰：

邪淫最是恶之魁，变怪成妖甚可哀。

欲享天堂真实福，须从克己苦修来。

第八天条不好偷窃，劫抢（贫穷富贵，皆皇上帝排定。凡偷窃人物，劫抢人物者，是犯天条）。

诗曰：

安贫守分不宜偷，劫抢横行最下流。

暴害人民还害自，英雄何不早回头。

第九天条不好讲谎话（凡讲谎（荒）诞鬼怪奸诈之话，及讲一切粗言烂话者，是犯天条）。

诗曰：

谎言怪语切宜捐，诡譎横生获罪天。

口孽既多终自受，不如慎密正心田。

第十天条不好起贪心（凡见人妻女好，便贪人妻女；见人物产好，便贪人物产；及赌博，买票、围姓，皆是犯天条）。

诗曰：

为人切莫起贪心，欲海牵缠祸实深。

西乃山前垂诰诫，天条款款烈于今。

回心信实天父皇上帝终有福，硬颈叛逆天父皇上帝总有哭。遵天条，拜真神，分手时天堂易上；泥地俗，信魔鬼，尽头处地狱难逃。

溺信邪神，即为邪神卒奴，生时惹鬼所缠，死时被鬼所捉；敬拜上帝，便是上帝子女，来处从天而降，去处向天而升。

上帝有主张，尔们切莫慌；真心多凭据，方可上天堂。真心敬上帝，莫信怪人诳；凡情丢却尽，方得上天堂。

天上真神一上帝，凡人行错总无知；泥团木石将头磕，问尔灵心失几时；从天妄说是从番，真正凡人蠢且顽；上古君民遵上帝，英雄速破鬼门关。顺天获福逆天亡，何故世人论短长；看尔原非菩萨子，因何不愿转天堂？

《天条书》在太平天国内部地位极高，不仅每个礼拜都要拿出来朗诵一下，而且每个新来的成员都要求在三周内背出来。背出来后，还需要严格遵守，一旦违背，必将严惩。十诫之中，第7诫最重要，曾经有一位较年长的成员违反了这个诫条，结果被处死刑。

然而在这场运动开始一年或两年后，天条的约束力似乎降低了不少。天王自己便坐拥后宫佳丽三千，杨秀清和天王义妹也有些不正当的关系。既然太平天国领袖其身不正，也无怪严刑苛法在群众当中虽令不行了。

从一方面看，《天条书》的十个诫条及其阐释都非常强调一点——不得崇拜邪神，这直接导致了对其他宗教肖像的大肆毁坏。太平军所到之处，庙宇、塑像、祭器，无论价值如何，都被悉数毁坏。无数珍贵的遗迹和古代祭器被损害。名刹古寺也被他们破坏，曾经的名胜如今看去已经一片荒芜。

太平天国的高官都一心想通过宗教教义来给群众洗脑。所有人都强制参加安息日礼拜，而对于太平军的各级官员来说，这就不是强制那么简单的事了，因为他们需要充当导师或神父的角色。太平天国以25户为一两（译者注：“两”为太平天国农村政权基层组织），每个两的礼拜由一名官员负责，每月至少要组织一次大型集会，听诸王或高官布道。没有充分的理由，各级官员是不允许缺席的。第一次违反，戴枷锁7周，杖责1000，第二次违反直接处死。呤喇亲身参与过这样的仪式，如果他没有听错，那么他记录下来的仪式上的领袖发言都是些爱国主义的说辞，号召大家追随天王，直到夺取胜利。

随后是唱赞美诗。除此之外，太平军还为重大场合规定了专门的仪式和祈祷文。忏悔的时候，悔罪之人完成了例行的祷告之后，还必须在水盆里沐浴，或者干脆浸泡在河水里。显然，这就是他们所理解的洗礼。在这之后，他必须祈求上帝引导他的灵魂，餐前一定要祷告，每星期与众人一起做礼拜，遵守十诫，远离各种邪神。如果谨遵这些规定，就可以得到上帝保佑，进入天堂。婚丧嫁娶、生儿育女、乔迁入宅，都有特定的祷告文。如遇大典，可能还要用牲口作祭品。普通的礼拜仪式上，需要敬奉茶水米饭，更加重要的场合还要敬鲜酒肉。

从所有这些书和诗歌中，我们可以直接看到西方宗教的影子，但对宗教的解读以及他们的仪式还是带有中国的烙印，摆脱不了儒学和佛教的影响。起初洋人们还以为太平军是真心想让基督教在中国扎根，但后来他们发现，太平天国领袖们都很有些不伦不类，纷纷自称具有神力，尤其是天王和东王，他们自封的角色简直亵渎神灵。洋人很是震惊，于是便敬而远之了。虽然礼拜的外在形式与基督教仪式十分类似，虽然他们也作了不少努力想要教化百姓，但在洋人眼里，百姓的膜拜流于形式，而领袖又过于狂热，装腔作势，因此，在这场运动开始之初，他们本期待着一个基督教国家的诞生，但很快便不抱希望了。

有些人觉得，太平天国之所以会失败，是因为他们对基督教的不解与误读。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如果太平军有机会夺取天下，能与外邦往来自由，事情会变得不一样。这些人很清楚，太平天国的宗教错漏百出，基督教的成分少之又少，多半内容都在亵渎神灵，其实更多的是一种原始崇拜。但是，如果这些人希望打开中国的大门，迫使它与西方国

家来往，那么从这个角度看，太平天国运动起到了一定作用。在太平军眼里，中国本土的宗教中蛰伏着虚伪与错误的因子，于是他们便大胆地加以抨击，并且敢于在自己都一知半解的情况下就使用《圣经》。与他们相比，士大夫们支持的清廷极度保守，只有在太平军手上，洋人才有可能更进一步，要求更优惠的待遇。

但是以中国人的眼光看，洪秀全的这种“中西合璧”的宗教无疑是水土不服的，中国人对它十分排斥。对这种新宗教推崇备至的不外乎太平天国的几个领袖，或出于真心，或有意利用，但多数人从未深入了解过这种信仰。背不出十诫、缺席礼拜就要受到严厉的惩罚，这恰恰说明了民众信仰这种宗教都是被迫的，并非出于本意。就算是天德王和忠王这样的人，从他们被俘后的供词中，我们丝毫看不出他们对这种宗教有什么兴趣，他们只在意这场运动的政治目的，即便忠王在天京陷落的时候把自己骑的好马换给了幼天王，这也不代表他对天王的宗教感兴趣。可能只有从江西出发的人当中还有几百个虔诚的信徒。如果说这些位高权重的人不该不拿自己的宗教当回事，那么普通百姓又如何呢？

从洪秀全及其追随者荒谬的宗教当中，从他们自封神明的行为当中，民众能看到任何值得效仿的东西吗？他们所看到的不仅仅是一个宗教，而是一群出身低微的农民、劳工企图借助拜上帝教来篡权夺位。即便世人觉得这真是宗教，那也是不合理的。对于民间的信仰，他们从正面抨击，对于读书人所信仰的儒家学说，他们不屑一顾，无怪乎这场运动既得不到民心，也留不住领袖，这两个成事的必备条件它都失去了。

第一次进军江宁时，他们似乎悟出了不少东西。他们看到了训练有素的军队背后所潜藏的力量，这种力量可以帮助他们从满人手中夺取天下。但是，第一波浪潮过去后，他们力量消耗很大，所有的军事行动变成了无目的的烧杀抢掠，天王则退居深宫，终日耽溺于宗教幻想，宫墙外民怨沸腾，对太平天国构成威胁的力量渐渐积聚，但这些他一概不理。

第六章 和社会制度太平天国的军事、政治

第一节 太平军

太平军的勇气和锐气让广西巡抚周天爵很是佩服。1851年，他写信给湖北巡抚，提到了洪秀全及其手下有多么骁勇：

洪秀全者，蛮夷流寇也。悉兵法，始匿兵力，后出中军，再强军，终遣精锐，一败而二胜，系孙臆三驱之法。日前偶得逆贼一军目册，乃知其军制，系袭周之司马制，师有师帅，旅有旅帅。一军凡一万三千二百七十人，较古制多百人。

洪逆之兵共九军，袭《禹贡》九等说。此书专述第一军，系洪大元帅亲率；九军同制。书已呈内阁。今叛军日众而官军渐怯，洪逆之兵法纪严正，非乌合之众可比；然官军无章可依，知退而不知进，屡教而不改也。

司马制是武王灭商建周后设立的，以12500人为一军，天子有6军，各诸侯国根据大小不同，分别有3军，2军或者1军。5师为1军，2500人为1师，分成5个营，每营500人，5卒为1营，4队为1卒，伍是最基本的单位，5人为1伍。

1853年的文献中，关于太平军有如下记载：

伍长管4卒，两司马管5伍长，25人。旗长阔俱2尺5寸。

卒长管4两司马，104人。旗长阔俱3尺。

旅帅管5卒长，525人。旗长阔俱3尺5寸。

师帅管5旅帅，2625人。旗长阔俱4尺。

军帅管5师帅，13125人。旗长阔俱4尺5寸。

军帅以上还有监军、总制、将军，每一级军官的旗长阔都比下一级军官多半寸；他们再往上是指挥、检点和丞相。据称太平天国陆军共95军，水师9军，工兵、地雷兵等2军，各种工匠6军。官兵、文书和杂役共3085021人。

上文所列军官都是平民，他们之上还有贵族和诸王，有些在军中有职务，有些则只处理政务。东王、西王旗有9尺5寸，3等王以上旗帜都是方的，从4等王、贵族到总制级别的军官，旗帜就是三角形镶边的了。每低一个级别，旗帜就小5寸。官印也是分等级的，东王是6寸长3

寸宽的大印，军帅用的则是2寸长1寸宽的印章。

太平军共有分5师，分别为前营、后营、左营、右营和中营；每个师有5个旅，分别为前旅、后旅、左旅、右旅和中旅；每个卒从1到5编号；4队分别为东队、西队、南队、北队；5个伍分别由“刚强”“勇敢”“雄猛”“果毅”“威武”伍长带领，每个伍各辖冲锋、破敌、制胜、奏捷四伍卒。每个人的称谓都写在一块4寸见方的布上，戴在胸前。军中第一个人的称谓应该是“前营前一东刚强冲锋伍卒”，以此类推，最后一人则应称为“中营中五南威奏捷伍卒”。

周天爵信中提到的这一军最初是在广西平南县组建的，军旗为黄色。军中各师来自不同地区，第1师出自广东桂城，余下的2、3、4、5师分别来自广西平南、桂平、苍梧和武宣。出广西后，他们又在别处招募过几个旅的兵力，其中一个旅就是在太平军抵达湖南道州后才增补的。太平天国文献对其余的8个军都并无记载，但可以肯定，这些军队都是在1852年以后才组建的，而且，书里提到的这一军既然在湖南增补了兵力，说明那个时候就连这支军队也并不完整。根据最近的文献记载，太平军攻陷永安时共有37000兵力，其中有效兵力不过5000多人。后来太平军势头大好，不少人前来投军，于是当初第1军的兵士就变成了后来各军的将领，或是改当了文职官员。但他们当中有许多人自身能力不够，又是骤然升迁，根本无法胜任新的官职，这也是太平军腐败的一个重要原因。

太平军军纪森严，若真能一以贯之，倒有可能发展为一支堪比克伦威尔铁军的部队。除了日常需要做到令行禁止、有条不紊，太平军将士还必须学习十诫，早晚礼拜，不得接触烟酒，并且要远离女营；行军时，所有装备、粮食、炊具和油盐等都需要官兵自行携带，身强体健的官兵，只有在一定级别以上才能骑马，并不得强令军中下级或军队以外的其他人为自己服务；任何人不得入乡造取食、毁坏民房、掳掠财物；禁止劫掠店铺或官署；不得在途中铺户堆火困睡。

到攻下江宁的时候，太平军应该至少按第1军的军制组建了5个主力部队了，但是其他几个军的官兵不可能像第1军那样训练有素，军队供饷也出现了短缺。

太平军并无统一军服，头巾也各不相同，其组队、运作和行军方式都与美国大不相同；但太平军令行禁止，可见军纪森严。军中枪炮虽多，但少有火绳、毛瑟，武器多为刀剑矛戟，另有少数弓箭。

所有女性被集中到别处居住，通过做工领取工钱，且有专人监管；她们被告知，这只是临时的措施，以防军中产生混乱；如有男性进入女营，立刻处死，即便是父亲和丈夫也不行。[1]

后来组建的军队沿用了同样的军制。至于宗教信仰，他们始终坚持，也许早期的太平军官兵确实受到过这种信仰的鼓舞。军纪也一样严

格，擢升提拔都要靠军功。军中一时人才济济。但是火器自始至终都供应不足，不过朝廷方面也存在同样的难题。到了太平天国运动末期，军中兵士便可大致分为3类，一类是服役6年以上的，一类服役3年，第三类是刚入伍的新兵，人数远在前两者之上。而每一类兵士又可分3等，按其作战骁勇程度，最勇者会被挑选为枪手或骑兵，抬枪手和戟兵次之，长矛步兵最弱。枪手配火绳枪、双管枪、毛瑟枪或小型手枪，骑兵装备相同。抬枪需4人搬运，射击时需用三脚架支撑。长矛即顶端装有尖物的长竹竿，长8尺到18尺不等。军中来自北方的士兵配弓箭，实战经验证明，这种武器比火绳枪更有用。



△太平军的服饰并无定制，一般是裹头、扎巾、短衣、花鞋，其中最引人注意的是蓄发系长穗，飘飘下垂。遇有行军打仗之时，则穿号衣。老年士兵可以不穿号衣，虽无官职，也允许穿着短袄。另有“腰牌”制度，凡天国兵士，都在腰带上佩挂一块长方形木牌，上写部队番号及官长姓名，并盖有火印，以此作为出入军营的凭证。

战场上，长矛步兵是打头阵的，戟兵第二，枪手和骑兵在队列最后。

太平天国的文献对女兵和女营都有记载。到了战争后期，女兵几乎已经没有了，不过妇女心甘情愿跟随丈夫行军的例子倒是有。呤喇在书中说，“早些年这些妇女希望能够上战场厮杀，她们并不比现役军官逊色，但后来却被隔离到了单独的营地里，只有参加宗教仪式的时候才与男性在一起。”太平军早期的文献记载也证明了这一点。《定营归要》第5条中写道：“要别男营女营，不得授受相亲。”《行营归要》第5条中也有类似关于“军兵男妇”的规定。1852年4月5日，攻占永安前夕，太平军发布了一份文告，文告命令男女官兵都应提起刀剑，勇斗小鬼。

从这些文献记载中，我们可以得知，太平军中是有女性上过战场的。有文献称，运动初期，有“二女匪首九儿及姊三”加入了太平军，她们手下共4000官兵，驻扎地点与太平军其他部队不在一处。攻克江宁之后，女性在战场上的使命显然就结束了，她们被集中到了专门的营地，

与自己的男性家人分隔开来。这时男女有了明确的分工——男性还是主要负责打仗，女性则开始做一些更加适合她们的事情，比如缝制衣物、军旗，装配弹药，或赶制其他战场上必需的物品。女营中是否有天京的官员或士兵的家眷，我们并不清楚，但到了后期，营中似乎只有丈夫不在身边的女性，或是尚未出嫁却又无家可归的女子。

太平天国一反中国自古惯例，让女性参军，其原因尚不明了；民国初年女性为国家大业奋斗，最近俄国妇女又参加了世界大战，她们秉承的也许都是同一种精神。女性首领前来投奔太平军，也许就是基于同样的观念。但是太平天国定都天京后，她们便不能再上战场了，这与最初接受她们参军时的思想是背道而驰的。这又恰好强化了另一个观点：朱九涛最终的目标就是整个国家，他早就预见到，他的胜利不能只依靠战争，因此，在他的引导下，妇孺也加入了成年男子的行列，成了助他实现最终目的的一股力量。

第二节 政治和社会机构

太平军最关心的便是完成军队组建，攻打全国。自从1848年大战“妖魔”开始，一直到1853年攻下江宁，太平天国一直都没有自己的都城，其文官政府一直都只是一个雏形。

按洪大全供词中的说法，1850年12月，太平天国至少已经有了两个部，即吏部和户部，分别由两王各自掌管；另外还有一名监军。1851年，各项制度相继建立，太平天国的衙门也开始粗具规模，其官制趋于稳固，其他制度也更加完善。自此，太平天国已不仅仅是一个起义队伍，它已经具备了军队和国家应该拥有的核心机构。

建制过程中，第一步就是确立太平王，即天王的最高领袖地位。4月19日，杨秀清称被上帝附体，正式授意洪秀全为元帅及太平天国主上。关于这件事，文献记载如下：“天父谕众小曰：‘众小认得天父天兄真么？’众小对曰：‘认得真天父天兄。’天父又曰：‘众小尔认得尔主上真么？’众小对曰：‘认得真我主上。’天父曰：‘我差尔主下凡作天王，他出一言是天命，尔等要遵。尔等要真心扶主顾王，不得大胆放肆，不得怠慢也。若不顾主顾王，一个都难也。’”

在此之前，元帅是杨秀清，但那以后，直到长沙之战结束，发号施令的人就变成了洪秀全。他是这场运动的首领，与天德王平起平坐，天德王本人则躲在暗处。不过长沙之战后，情形又发生了变化，所有重要告示改由杨秀清发布，或由他与西王萧朝贵一起发布，但实际上那时西王已经阵亡了。

到了1851年11月，太平天国的体制趋于稳固，在两位共同的领袖之外，还封了5王，东王杨秀清为太平军统帅，分管东部；西王萧朝贵为副帅，分管西部；南王冯云山为前卫将军，分管南部；北王韦昌辉为后卫将军，分管北部；翼王石达开则负责辅佐天朝。

这基本就是一个纯军事组织，它的创立者还怀抱有一种国家社会主义式的理想。所有财产都是公有的；如有私藏金银者，一经发现，必会重罚。这种体制在天京存续了很久，所以直到最后，天京的军事功能依然要强于民事。所有官兵和因公在外者的家属的开支都由公库拨付。每到安息日，官员必须填好领货单据交给公库，再由公库的管理人员将物品分发到个人。两司马每周可领取100钱，普通士兵50钱。一个25人的小组分发200斤大米，7斤油，7斤盐。购买其他食物也有津贴，但这得看领袖的意愿。此外还有专门的礼拜津贴。

此后太平天国政府的发展并无明确的踪迹可循。到了政府基本建立的时候，官员的名单就有一长串，至少书面表现如此，文官的级别划分与武官类似。不难想象，这份名单上的大部分官员都效力于天京的衙门，或是诸王各自掌管的机构，不过理论上也有一些官员供职于天京之

外，太平军控制这些地区后，是想加以治理的。总体而言，这些衙门都起不了多大作用，因为太平天国从来都没有明确划定过自己的疆域，除了通过武力控制的几座城池外，他们从未长期治理过任何地方。

在1856年东王被杀之前，都城天京一直处于他的掌管之下。太平天国的六部是后来仿照北京的衙门建立起来的，另有独立的部门负责邦交。这倒不是什么难事，因为六部制并非满人创建，而是前朝就已存在。起初五王凌驾于六部之上，但后来这几位王的作用逐渐向枢密院的方向演变，主持军务成了他们的主要职责，六部则交由丞相打理，丞相的地位在诸王之下。

分封那么多王究竟是何为，我们无从知晓，或许为了是仿效周朝，将天子领地周边的土地分封给封建诸侯，也或许是出于别的目的。如果天王的观念中确实存在早期的儒家所主张的分封制，那么我们可以判断他的目的就是分散权力。对于这样的体制，天德王并不认同，因为这种体制不可避免地会影响到国家的统一。就算天王真有这样的意图，那么说实话，他的意愿从未实现过，因为直到最后，太平天国的政府基本还是只有军事功能。

五王之中，最有实力的两个在前往江宁的征途中就阵亡了。这是一个不可弥补的损失，因为只有他们两人才有能力对抗杨秀清。这两位王死后，权柄落入杨秀清一人之手，他很快就变得狂妄自大，不近人情，还与北王和翼王结下了不解之仇。他借上帝之名斥责洪秀全，并逼迫洪承认他为圣灵，三位一体中的第三位。他企图篡权夺位的行为还远不止这些，懒于作为的天王终于被激怒了，1856年，他在翼王和北王的协助下除掉了杨秀清。然而，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北王总想居天王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因而变得日益残暴，还杀害了翼王的家人。最后江宁城里不堪其压迫的人终于联手把他杀了；但此后翼王石达开率部出走，经江西、湖南、广西，抵达云南和四川，最终在那里被朝廷抓获。石达开是太平天国时代狮心王（译者注：即英王理查一世）式的人物。

翼王石達開肖像



△石达开（1831—1863），小名亚达，绰号石敢当，广西贵县（今贵港）客家人，太平天国主要将领之一。1851年12月，太平天国在永安建制，石达开晋封“翼王五千岁”。1857年，封“左军主将翼王”，天京事变曾封为“圣神电通军主将翼王”，军民尊为“义王”（本人谦辞不受）。石达开是太平天国最具传奇色彩的人物之一，十六岁受访出山，十九岁统帅千军万马，二十岁获封翼王，三十二岁英勇就义于成都。一生轰轰烈烈，体恤百姓民生，生平事迹为后世所传颂，被认为是“中国历代农民起义中最完美的形象”。

到了1858年，最初被封王的5人死的死，走的走，于是洪秀全便把自己的两个兄长封了王，并且越来越依赖于他们。

自行降诏言杀东、北王之后，永不封王。今封王者，因其弟洪仁九年（1859年）之间而来，见其弟至，格外欢喜，一时好乐，重

爱其弟，到京未半月，封为军师，号为干王，降诏天下，要人悉归其制。封过后，未见一谋。天王再而复思，又见各旧功臣久扶其国，心不忿意。天王见势不同，自翼王他向，保国者陈玉成与我而为首，那时英王名显，我名未成，日日勤劳，帮为运算，凡事不离。天王见封其弟两月之久，一事无谋，已知愧过，难对功臣，而后先封陈玉成为英王。封陈玉成之后，见我日有战功，勤劳其事，对我不能……封我为忠王。[2]

先例一打破，便一发不可收拾，有功之臣中怨言四起，天王只得继续封赏，而实际上受封者当中有不少人加入太平天国时间并不长，于是一批老臣自然会要求同样的封赏。在贿赂之风影响下，买官的人越来越多。“无功偷闲之人，各又封王，外带兵之将，日夜勤劳之人，观之不忿，力少从戎，人心不服，战守各不争雄，有才能而主不用，庸愚而作国之栋梁。”于是天王又只得将诸王分成三六九等，但这样一来，真正有才能的人又被疏远了，局面更加混乱。据说到了太平天国末期，各个等级的王已经封了2700名，实际上这些人就一批徒有虚名的官员，真正有些本事的人不过三四个。这些人还组成了一个类似于议会的机构，军队征讨、防御等国家大事，必须经他们批准。

王爵之下还有其他爵位，其中为世人所知的官爵名称只有13项。封王停止之后，洪秀全在侯爵之下又设立了5爵，其等级实际与侯爵相当，名称都十分古怪，称为“天豫”“天燕”“天福”“天安”“天义”。受封这几等爵位的只有14人，因为当时王号已经泛滥，多封低级别的爵位也没什么意义。实际上这些头衔也确实不受待见，在清廷眼中也显得荒诞之极。

太平天国从未明确划定疆域，因此六部根本无法实现和平治理。但是太平军所控制的地区必须有官员管理，于是相对有些能力的“老弟兄”就受到了提拔，被派往这些地区。为了方便治理，太平军在天京以外的领地被划分为若干区域，每个区域12500户人家，再往下的划分方式与军队体系类似，最小的单位为5户，而最主要的单位为两，由25户人家组成，受两司马管辖。两司马上级官员的称谓与军官完全相同。一省之内最高的行政单位为郡，很明显，郡对应的是清政府治下的府；郡以下是州和县，州县再往下就是12500户组成的行政单位了，这样的单位可组成一军，在每个州县都有两到三个；每户人家都要有1人在军中效力。两司马要负责自己辖区内的税收、财政、礼拜和教育事务，还需要监督孩童以及新攻下的区域的成年人学习十诫。每个两都有自己的陶匠、铁匠、木匠、泥瓦匠，可以自给自足。

与军制类似，太平天国也仿效了周朝的行政体系。因此，我们可以判断，天王认为自己是土地的所有者，并按其子民的需求将土地分给他们，而民众则必须在司马的管理之下缴纳赋税、供应粮食和其他物资，每个两负担25名兵士的开支。

虽然这一制度从没有完整地推行过，政治体制也从未取代过军事体

制，但负责军队供给的部门却是成立并有效运作起来了。这些部门官员众多，分工细致，每位官员专门负责一类物品的供应，如粮、盐、油、炮、火药、炮弹、硝石、铁和军旗。分管物资供应的官员也是来自哪一行的都有，比如工匠、医师、药师、商贾和伙夫。从这样的官制可以看出，不少文献中称太平天国都城和主要城市的政府是社会主义军事型政府，也是确有其事。

洪秀全本来应该是想根据产出将土地划分等级，再根据农户的需要将土地分给他们，并以这种制度为太平天国的纲领，但这一制度究竟有没有实现是值得怀疑的。连年征战，军队补给必须得到保障，农民一旦不愿配合，后果不堪设想。在太平军控制的区域，农村地区人口也需要缴纳赋税，但相比清朝治下的地区，他们的负担要轻得多，另一方面，他们的作物能以公平的价格售出，而不是被强行收走的。除了推行自己的宗教信仰和道德观念，破坏庙宇，损毁造像，禁止饮酒和吸食鸦片，太平军尽了一切努力来发展农业和贸易。根据当年的统计，1858年到1862年间，太平天国治下的茶叶出口量有所攀升，丝绸出口维持原状。国内不征收过境税，贸易发展空前自由。

物质需求得到满足后，太平天国衙门的主要任务就是传播宗教。上自天王本人，下至两司马，所有文武官员都必须时时记得向民众宣扬新的信仰，并督促他们学习十诫，参加祷告。关于太平天国的安息日活动，前文已有记述，仪式通常由官员或加入太平军较早的成员主持，他们自己和清廷的文献都表明，这些仪式都是定期举行的。

女性地位的问题我们之前也说到过，她们曾经入过行伍，但攻取江宁后又被隔离开来。所有女性，无论出身如何，都会被强制结婚。在中国的传统观念里，寡妇守节是一种美德，但太平天国却提倡她们改嫁。由于他们的宗教源自《圣经》，而其律法当中对违背道德的行为惩治相当严厉，所以理论上讲，他们推崇的应该是一夫一妻制，但事实并非如此。洪大全曾供述说，天王妻妾成群，而幼天王也在自己的供词中证实了这一点。清军克复江宁后，幼天王供述说：“我现年16岁，老天王是我的父亲。我有88个母后，我是第2个赖氏所生。9岁时就给我4个妻子……”将女性单独隔离的做法显然并不是用来反对一夫多妻制的，至少权贵们不受限制。不过太平天国给人的总体印象是，较之清朝，女性所受的压迫没有那么沉重，比如缠足的习俗就被废除了。

天京的衙门成立后，最先推行的举措之一便是确定了科考制度。太平天国的科考仿效古制，其目的也是甄选文武官员。制度确立后确实进行过几次科考，但不考四书五经和清代所有书籍中的内容，而改考《圣经》和太平天国的书。第一次科考，文论题目就是《天父七日造成山海颂》，诗赋题目为《天王、东王操心劳力，安养世人，功德巍巍论》。

第七章 曾公出山

诞生了一代名臣的曾氏家族，是中国六大世家之一，曾氏先祖曾子是孔子最有建树的门生之一。曾国藩是这位宗圣的70世孙，而他的直系祖辈则是湖南湘乡县的农民。曾国藩家境并不富裕，但因隶属曾氏宗族，所以曾家在当地也算有些名望。为承继先祖的学士遗风，曾家让子孙读书应考，以保不辱书香门第的名声。曾国藩的祖父是一个务实的人，他对曾国藩性格的形成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曾国藩的父亲读书也算勤勉，却屡试不中，考到最后，终于和自己的大儿子在同一年中了秀才。这在当时并没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而且我们也可以从侧面看出科第在中国人心目中的重要地位。

1811年11月26日，曾国藩降生在这个贫寒之家，据说他出生时伴有异兆。他4岁开始读书，8岁前已读过五经，并开始学写文章。5年后，根据中国的传统习俗，他与欧阳氏定亲，等两人年长些便可完婚。

1826年，曾国藩第一次参加府试，名列第7。1832年，他参加院试，虽说成绩尚好，却还是落榜了。1833年，他和父亲都考中了秀才，到这一年为止，他的父亲已经考了17次了。次年，曾国藩赴长沙参加乡试，中了第36名举人，并于同年入京，准备参加来年的会试。然而他前后参加了两次会试，均未考中。1836年，他借了些盘缠，开始游历江浙。身为举人，他已经拥有了一定的社会地位，但他并不满足。游历途中，他看到一套书，认为极好，便用借来的100两银子将这套书买了下来。他带着这套书回到家乡，仔细研读了1年多，准备第3次赶考。



△曾子（公元前505年—公元前435年），名参，字子舆，春秋末年鲁国南武城（山东嘉祥县）人。中国著名的思想家，孔子的晚期弟子之一，与其父曾点同师孔子，是儒家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曾子主张以孝恕忠信为核心的儒家思想，他的修齐治平的政治观，内省、慎独的修养观，以孝为本的孝道观至今仍具有极其宝贵的社会意义和实用价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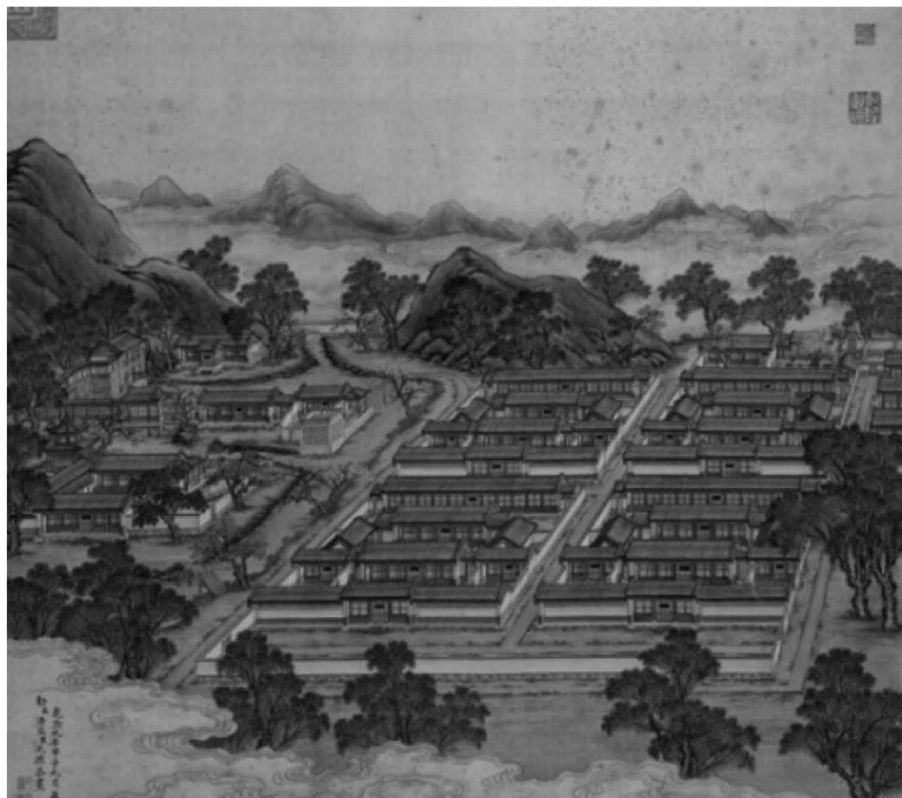
△曾国藩（1811—1872），初名子城，字伯涵，号涤生，宗圣曾子七十世孙。中国近代政治家、战略家、理学家、文学家，湘军的创立者和统帅。与胡林翼并称“曾胡”，与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并称“晚清中兴四大名臣”。官至两江总督、直隶总督、武英殿大学士，封一等毅勇侯，谥号“文正”，后世称“曾文正”。太平天国运动时，曾国藩组建湘军，力挽狂澜，经过多年鏖战后攻灭太平天国。在曾国藩的倡议下，建造了中国第一艘轮船，建立了第一所兵工学堂，印刷翻译了第一批西方书籍，安排了第一批赴美留学生。可以说曾国藩是中国近代化建设的开拓者。

1838年初，又苦读了一年的曾国藩动身赴京。那时他手头已十分拮据，只得借了32吊钱作为盘缠，到京城时已经花得只剩3吊了。那时

候，从他的家乡到京城，可谓长路漫漫，水路陆路加起来要走上一个半月，一般来说，这段路40两银子是少不了的。这一次，曾国藩终于中了进士，随后又通过了殿试。6月23日，他进了翰林院。

金榜题名的曾国藩终于可以入朝为官了，他效忠清朝的生涯就此开始。不过他的应考生涯却还没有结束，因为翰林院内还有选拔考试，以确定不同的等级。曾国藩回乡小住几日后就返回了京城。他工作勤勉，在翰林院内步步升迁，同时在京城担任一些较低的职位。从他这个时期的书信中，我们可以看出，当时翰林院的那些饱学之士过着一种令人向往的生活，他们时常吟诗作赋，畅所欲言。曾国藩俸禄不多，常常入不敷出，详情我们并不清楚，唯一知道的就是1842年间他租住的宅子每月的租金是15吊钱。他把自己的所得慷慨地与家人分享，或是资助京城里贫困的湖南老乡。他时间充裕，正好用来埋头苦读，因此官运倒也亨通。1843年，翰詹大考在圆明园举行，考试由道光帝亲自主持。参考的翰林共有123位，曾国藩的成绩排名第6，位列2等，于是，他得以在翰林院内升任较高的职务。在家书中，曾国藩告诉父母，在清朝，得此荣耀的湖南人里，他是第3个。

同一年，曾国藩被钦命为四川乡试正考官。当年和次年，他又获得了加衔，并在宫中担任职务。加官晋爵似乎并没有改善他的经济状况，就连他在成都任考官时所得的1000两银子的酬金，也全部被用来资助穷亲戚了。1842年一整年，他的开销高达600两白银，其他年份应该也差不多。在四川任职期间，最让曾国藩厌烦的就是交际，他常常抱怨，除了当考官，还有不少应酬，四川湖南两省前来向他求对联的人络绎不绝；还有不少举子来向他借钱，无论有借无借，多借少借，都需要婉言款待；此外请酒拜客也是常有的事。此前很久，曾国藩就曾表示自己十分反感京城的应酬活动，但那时他还比较自由，不愿参与的他可以不参与，并且可以只结交那些能帮助自己修身处世的人，而不必为了沽名钓誉而去攀附权贵。然而成都应酬频繁，还不能推辞，再加上蜀地天热，他又身体不适，因此更觉得烦不胜烦。



△现存法国的圆明园写真画。

1847年，曾国藩迎来了最后一次大考，通过这次考试，他成功进入了内阁。自清朝建国以来，除了曾国藩外，整个湖南省没有任何人能在37岁时就进入内阁，放眼全国，近年来能在10年之内从翰林院进入内阁的也只有区区2人。他还被授予礼部侍郎衔。道光二十九年、三十年，皇太后和道光帝先后崩逝，曾国藩作为礼部侍郎为丧仪奔忙，并因此受到朝廷赏赐，上下三代共享此殊荣。

曾国藩很快从礼部调任，六部之中，每个部的侍郎他都担任过。1852年，太平军在永安突围，朝廷接到消息后，问罪于乌兰泰和赛尚阿，命曾国藩与刑部官员商议如何处置二人。曾国藩认为军务关系重大，奏请朝廷严惩，却被咸丰帝驳回，或许是因为当时优秀将领奇缺，皇帝事从权宜才做此决定。但这件事说明，这个日后将重整军队、平定叛乱的人，在性格上有其刚直的一面。

为官数年，曾国藩一直想回家探亲，但一来他囊中羞涩，二来他也不愿因此失去升迁的机会，所以一直没有成行。虽说家里有人入京来探望过他，他的弟弟曾国荃还在京城与他住了一些时日，但他还是想回趟乡下，见见亲友，图几天清静。1852年7月，他终于获得回家探亲的机会。朝廷任命他为江西主考官，还给了他60天的探亲假期。然而从京城赶赴江西的途中，他却接到了噩耗，他的母亲已于7月28日去世。于是

根据当时的习俗，曾国藩应放弃官职，回乡丁忧。于是他改道前往湖南，决定回家为母亲守丧27个月。

9月26日，他在武昌得知太平军正攻打长沙，且已僵持了一段时间。于是他绕道而行，从湘阴上岸，取道宁乡，于10月6日抵达老家。在他丁忧期间，太平军撤离长沙，沿江而下往江宁去了。

我们应该还记得，到此时为止，朝廷军队唯一的一次胜利是江忠源率领的乡勇取得的。而当时已被革职的赛尚阿是第一个意识乡勇的重要性，并在广西招募了3万勇军的人。长沙一役，江忠源率2000乡勇迎敌，其战斗力远远超过其他规模相当的军队。太平军撤离后不久，湘地便盗匪蜂起，湖南巡抚对此乱局已才穷智尽，无力应付。除了江忠源率领的2000勇军，罗泽南和王鑫手下还有1000多民兵。江忠源在宝庆成功镇压了一次土匪叛乱，此后人们便把剿匪的希望寄托在乡勇身上。曾国藩本人对这些民兵的价值也十分首肯，认为他们足以维护村县的秩序，但是，对于那些已经被太平天国洗脑，抛弃了儒学传统的太平军，他并不确定乡勇能否应付。

年底，湖南巡抚接到谕令，命他传咸丰帝旨意给正在家乡丁忧的曾国藩，令其帮同从湖南乡民中招募民兵，并主办团练。1853年1月21日，曾国藩接到了湖南巡抚转来的寄谕，但他不想受命，认为自己应在籍守制直至期满。然而国难当头，他又当临危受命，守制之事是暂可放在一旁的，不过即便如此，他还是会受到清朝贵族们的阻挠，而他恰恰又必须向他们求助。他自己认为，一旦接受谕令，成功的把握只有二成，失败的可能性倒有八成。好在他还听得进劝说。有几位在他心中颇有分量的朋友亲自登门，请他出山。就在此时，武昌陷落、大局动荡的消息传来，也对曾国藩产生了不小的震动。1月26日，曾国藩动身去见湖南巡抚。他想先用新军镇压当地土匪，再平定太平天国运动。

事关紧急，曾国藩很快便走马上任。1月31日，他向朝廷呈递了奏折，陈说自己的计划。他见湖南受太平军威胁，防御兵力又很弱，便提出在长沙建大营，本省所有的州县设立募勇处。已加入乡勇，接受过训练的民兵可直接入伍，送往长沙集训，然后再派驻省内各地镇压盗匪。但是，就在这同一份奏疏中，他再次请咸丰帝恩准他回乡丁忧直至期满。

罗泽南率领他手下3个营的勇军来到长沙，成了曾国藩所组建的新军的核心，这就是中国历史上赫赫有名的“湘军”。曾国藩制定了一套详尽的制度，要求所有人遵守。曾国藩对军纪严明与否一向非常看重，因此，他制定的制度非常严格，他不希望看到新军变得和朝廷军队一样散漫。就在这个紧要关头，周国虞率1万多叛军在浏阳起义，但被江忠源的楚勇一举击溃，曾国藩的新军士气因此高涨。

很快，让新军小试牛刀的机会来了。3月1日，长沙接到消息，太平军在耒阳和常宁会师，嘉禾也受到威胁。800名楚勇和湘勇被派去镇

压，结果他们在衡山县轻而易举地击败了太平军。

可想而知，朝廷军队的将领们对新军必然有所抵触，而需要给新军拨款维持其正常开销的文官们态度也是不冷不热的。但这支军队对于朝廷的价值不言而喻。3月12日，湖南总督和巡抚接到谕令，要求他们设立征募点，继续招兵扩大这支军队的规模，并确保储备充足以维持正常开销。

但是曾国藩很快遇到了新的难题。太平军进攻后没多久，各地都出现了盗匪，急需民兵保卫乡里免遭抢掠，然而在这样的紧要关头，成百成千的民兵被招募去外省打仗，百姓当然会对征兵怀有敌意。盗匪们在各个村县横行霸道，如果不将其剿灭，就很难说服乡勇官兵们放着湖南不管，而跑去管别的地方。



△湘军水师。

除此之外，曾国藩还有另一方面的压力，朝廷一直在催他加紧练兵，然后将派这些人去对付太平军，因为那时太平军已经对清政府存亡构成威胁。曾国藩既不能抗旨不遵，又不能置地方于不顾，双方都有各自的道理，所以他必须想一个两全之策。3月24日，曾国藩上书咸丰帝，称先剿灭湖南盗匪才是明智之举，且势在必行。当时各地会党众多，天地会是其中之一，它的大多数成员加入了太平军，或在湖南以太平军的名义活动；除天地会外，还有不少名称古怪的会党。这些社会团体逐渐发展壮大，形成了大规模的帮派，他们躲进深山，成为亡命之徒，湘东南和湘西南地区尤为严重。官府不是不知道这些帮派的存在，但他们不敢镇压，因为这些帮派长期肆无忌惮地发展，已经变得很难对付了。各个帮会的目的有所不同，有些是为宗教信仰，有些是为兄弟结拜，还有些纯粹是为了做强盗。

这些为祸一方的组织近来又有新的力量注入，因为当时有许多逃兵

没钱回家，又不能重回军营，只能到处流窜。长年存在的流民问题和贫困问题在那段时间极度恶化，导致流浪人口激增。对付这些影响社会治安的群体，最好的办法就是先倾全军之力去平息一个县的动乱，直到这个县恢复秩序，整个部队再转移到另一个县。只有这样，湖南才能恢复安宁，军队也才能放心离开。针对盗匪流窜的问题，曾国藩还专门设立了审案局，根据被捕盗匪所犯案情情节的轻重来判定相应的惩处措施。对于曾国藩在奏疏中提出的要彻底清剿盗匪的想法，咸丰帝给了肯定的答复。违法作乱者之中，一部分在案发当地就被惩处，另外很大一部分都通过曾国藩的审案局被绳之以法。

在之前的章节中，我们曾提到过，这个时候江忠源和他的部队正在赶往南昌的途中，他要赶去增援，把太平军挡在湖南的大门之外。行军途中，江忠源抽空给曾国藩写了一封信，说他依然坚持自己的看法，歼灭太平军只有一条路可走，就是集江西、湖北、湖南和安徽4省之力，造出数百战船，并从广东和福建调数千人来驾驶。这几个长江沿岸的省份平定后，便可攻打江宁、扬州和镇江，从而迅速剿灭太平军。江忠源的提议很好，因为如果先前长江水师具备足够兵力，太平军是不可能到得了江宁的，况且当时水道完全在朝廷军队掌控之下，水路必然畅通无阻。但曾国藩对这个建议没作出什么回应，因为当时他兴办团练必须求快，而新建水师会耽误时间。

然而，虽未答复江忠源，但曾国藩还是仔细权衡了他的建议。采纳建议确实会耽误时间，但如果这个建议能增强军队的作战能力，那么就算耽搁也无妨，毕竟前期准备不充分，结局只会一败涂地。况且就算只组建陆军，要等这支队伍强大到足以将湖南的叛军盗匪驱逐出去，那也是需要时间的。而组建一支小型的水师也要不了太久。江忠源在了解了太平军的实力后，又写了几封信给曾国藩，提醒他不要忘记，只要太平军能从水路来去自由，朝廷军就不可能一直占着先机，所以，组建水师势在必行。

第一个方案是从海路把广东的大型战舰调到长江，同时将快蟹船和拖罟船从广东梧州沿内河调往长江，中间会经过短距离的陆地运输，到湘江再重新走水路，最终与大型战舰汇合。曾国藩和湖南巡抚曾共同将这个方案上奏咸丰帝。

皇帝还没发表意见，麻烦就出现了，新军和官军起了冲突，其实这也是不可避免的。8月17日，湘军与提督手下的部队发生斗殴，曾国藩责罚了这些民兵，但在9月6日，两个部队间又发生了第2次冲突，这一次，曾国藩请提督按军法处置，提督并没有照做，而两天之后，涉事的官军部队袭击了塔齐布，要不是躲到了屋后的草丛里，他几乎性命难保。官军一把火烧了塔齐布的住所，竟然还转过头来袭击曾国藩。巡抚听到消息后，车轿都来不及让人准备，便直接跑着去了现场，经他一番劝说，官军这才收手。

此事发生之前，曾国藩就想过要到别处去训练湘军，袭击事件一

出，他干脆将想法付诸实施了。他把大营迁到了衡州，又将新军派往湖南东部和南部边界各镇，既可对付盗匪，又可防止太平军从江西入侵湖南。

9月15日，曾国藩上书解释迁营缘由。他说因为盗匪肆虐，新军必须去维护治安，因此他把新军调离长沙，派往受盗匪骚扰的地区。此外，太平军还有可能从江西向湖南进军，路线有4条——第一条路线是通过平江，平江与江西北部战略重镇义宁相邻；第二条路线是通过茶陵、攸县，这两个县可连接江西吉安；第三条路线取道瑞州，从地处湖南中部的浏阳进入；第四条路线经袁州和萍乡到达醴陵。曾国藩没有派兵去平江，因为这条路线有些绕，但其他几个地点都已派兵把守，以他手上有有限的兵力精心布防，而衡州大营则可运筹帷幄。在这份奏疏中，他并没有参官军和朝廷将领一本，有人说这是他宽宏大量，但反对他的人说这是他谨小慎微。

太平军迅速向北方和长江上游方向扩张，江西湖北已被收入囊中。咸丰帝的谕令一道接着一道，催曾国藩赶紧出手。接了几道谕令后，曾国藩呈了一道很长的奏疏上去，说自己打算组建水师，已经从广东调了几艘战舰过来，衡州也正赶造能够装载千斤火炮的战船。皇帝在朱批中答复道，安徽陷落，太平军正溯江而上，因此责令曾国藩加紧出兵，以解朝廷燃眉之急。

朝廷一再催促，曾国藩只好又拟了一道奏折，逐条陈明无法加紧发兵的理由，共有5条。其一，永兴境内有匪徒，广东通往湖北的道路阻梗，眼下只有83门火炮运达。另外，战船新造和改造自动工之日起不过80天左右，需等到新年过后尚可完工。其二，安徽、湖北告急，朝廷一则要他沿江东下援皖，二则要他驱逐楚地太平军，既要行军又要克复，他很难做到两全。不过他已经派江忠源、江忠濬和另一名将领率3000勇军前往增援，以济燃眉。其三，他已同湖南巡抚及江忠源等人商议，可否汇数省份之力合防，以守湖北。武汉三镇为长江中游战略要地，能扼住通往四川、广东和北方的要道。太平军穿过安徽，占据黄州、巴河一路的目的，就是为了拿下武昌。控制住了武昌，就相当于控制住了通往江宁的水路，因此，相比增援安徽，守住武昌才是最重要的。他提议先合湘鄂之兵共同防守，阻止太平军再度攻克武昌；随后再逐一清剿下游几处要地的太平军，若能进一步与皖赣形成合防，则终可肃清太平军。这是他与江忠源和湖南巡抚骆秉章等人共同商议的策略。其四，湖南盗匪肆虐，在东南部的衡州、郴州、永州和桂阳尤其猖獗，同时还有许多来自江西的盗匪窜入茶陵和安仁。常宁、嘉禾、蓝山和永兴也遭其抢掠，已派军队前去攻剿。现下船炮尚未齐备，盗匪之乱尚未平息，这种关头，他如何能撤回勇军，赴鄂皖增援？其五，如需出兵，必先解决粮饷问题。湖南藩库已无力支持，军队出省之前，这一难题亟待解决。

从这份奏折的字里行间，我们不难看出，曾国藩个性冷静沉着，没有充分准备绝不发兵，此乃明智之举，因为如果贸然出兵，难免会重蹈江忠源兵败身死的覆辙，苦心经营的事业就要毁于一旦。他善于洞悉问

题的症结所在，危局当前，朝廷高官乃至皇帝的阁臣们纷纷惊慌失措，病急乱投医，而曾国藩却总是不乱方寸。他似乎总比身边的人看得更加长远。平定太平天国运动一事，最终的胜利才是关键，眼下诸事未善，没有更充分的准备，是无法成为最后的赢家的。他不仅世事洞明，而且极有耐心，因此他能坚持到所有障碍都被扫清的那一天；此外，他还知人善任，能找到合适的人为自己解决问题。对于曾国藩，咸丰帝几度失去耐心，几道谕令可谓气势汹汹，但作为九五之尊，他竟从未对自己的这位臣子失去信任，这一点相当难得，毕竟曾国藩花了很长时间才取得了最终的胜利。

当年冬天，曾国藩与自己的同僚发生了一些争执，值得一提的是其中一个叫王鑫的人，他提出要组建一支军队作为长沙的防守力量，湖南巡抚和布政使都已同意，让他招募3000人马。这原本是个不错的计划，但曾国藩觉得人数和准备都不够。此前，在派兵增援江忠源的问题上，他们就产生过分歧。后来，在1854年春，王鑫的部队和一部分太平军交手，歼敌30人，这一战最后被上报为一次大捷。原先的联衔奏稿曾国藩看过，也同意拜发。但是在呈递给朝廷的最终奏稿中，左宗棠做了一些增删，将王鑫的战果拔高，上报为大捷。这个举动激怒了曾国藩，他平生最痛恨的就是官员为了一己之私而谎报军情。此为后话。

曾国藩在衡州时，湖南巡抚派罗泽南率两个营的兵力去剿匪，部队1月5日经过衡州时，曾国藩与罗泽南见面，并商定了新军的组建规则和指挥原则。新军以营为单位，每个营的兵力是500人，另有180人负责其他各类事务。每个营可分为4个哨，每个哨又可分为8个队（护卫的一个哨只有6个队）。整套规则非常详尽，成为湘勇组建的基础。

为了加快军队组建，曾国藩在湘潭也设立了造船厂，与衡州原有的船厂一起赶造战舰。战舰一共有三种，最大的叫快蟹，中等的叫长龙，最小的是用渔船改造的，每艘小船上都安装了火炮。此外还另造了不少舢板和更小的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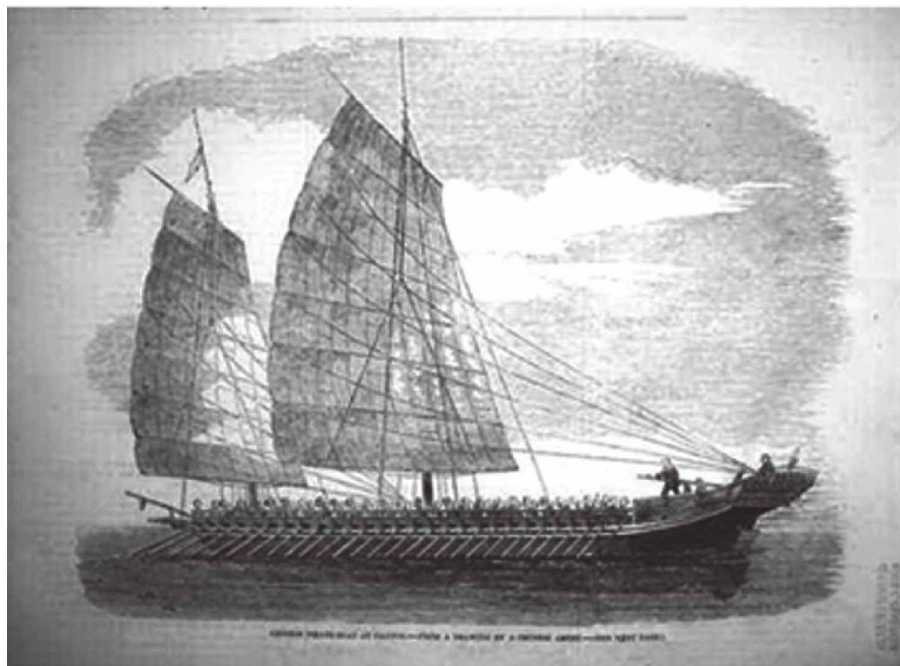
2月底，筹备工作终于做得差不多了，曾国藩终于向咸丰帝上疏，决定尽早出兵湖北。奏疏中提到，他的舰队包括一艘大型拖罟型的大型战舰，其余船只共360艘，四种类型，都可用作炮艇：

- 1.快蟹40艘，各载桨橹手36人，其余船员6人
- 2.长龙50艘，各载桨橹手20人，其余船员6人
- 3.舢板160艘，各载10人

昭太傅原任東閣大學士一等恪靖侯諡文襄在宗室



△左宗棠（1812—1885），字季高，一字朴存，号湘上农人。湖南湘阴人。晚清重臣，军事家、政治家、湘军著名将领，洋务派首领。他一生经历了湘军平定太平天国运动、洋务运动、平叛陕甘回乱、收复新疆以及新疆建省等重要历史事件。官至东阁大学士、军机大臣，封二等恪靖侯。中法战争时，自请赴福建督师，光绪十一年（1885年）在福州病逝，享年七十三岁。追赠太傅，谥号“文襄”，并入祀昭忠祠、贤良祠。著有《楚军营制》，其奏稿、文牍等辑为



△快蟹船，船两侧有成排的桨槽，外形活似蜈蚣和螃蟹，船体通常漆成红黑两色，元明时期叫“蜈蚣船”，清代称“快蟹”，出没于珠江口外贸的黄金水道，抢掠过往船只财物。无风举桨，起风扬帆，必要时桨帆并用。大型“快蟹”每侧船桨有20多具，每具配两名壮汉，在水上行走如飞，利用奇快船速追赶“猎物”及逃避追缉。

4.改装渔船120艘，人员与舢板相同

除船员外，每艘船还配有炮手。

水师的招募工作不太好做，因为只有长期生活在水上的渔民能适应内河航行，普通村民都不习惯水上风浪，对这种新的生存方式望而却步。不过最后曾国藩还是招募到了足够的兵力，并从广西调了船炮手过来训练新军。到出发前夕，新军部队的兵力已达到5000人，共10个营，一半兵力乘快蟹前进，作为攻击力量，另一半乘长龙，作为储备力量。两批人马以不同的旗帜区分，进攻军队的旗帜是单一颜色，而储备部队的旗帜是多种颜色混杂的。这支舰队的将领由褚汝航担任。

陆军兵力也有5000人，塔齐布担任将领。但陆军每营人数不等，并不都是500人。

出征新军的总人数，算上所有将士、工匠、侍从和杂役，共有17000人。武器弹药、军需粮草有专门的辎重船运送，共有大米12000石，木炭18000石，盐40000斤，油30000斤。

新军每月开支原先的预估是80000两白银，后经调整，减了10000两，即便如此，仅靠地方上的常规税赋是满足不了这个开支的。曾国藩

奏请咸丰帝指派专门官员在湖南、江西和四川为新军筹集军费。此外，他还请朝廷发给他4000本空白的官凭，实衔虚衔都有，他通过卖官凭在三省筹集到了大笔饷银。这些非常手段都是事出有因，因为当时的湖南巡抚筹不到军饷，束手无策，这样下去，曾国藩的新军必然会陷入绝境，所以采取非常手段，实在是迫于无奈。

第八章 湘军出征

1854年初，曾国藩的新军整装待发，准备顺江东征。这是他们第一次与太平军交手。当时太平军已从水路抵达湘阴、宁乡。3月，湘军小胜数战，太平军被逼退到岳州。曾国藩率全体水师及4000名陆军官兵火速向岳州追击，抵达洞庭湖时，湘军舰队分散开来，在水面巡逻，把守各个湖口。

此时东王杨秀清亲率太平军攻打武昌，军情告急，长江上游眼看就要落入太平军之手，催促湘军前去增援的军令一道接一道发来。同时，安徽也已陷入危局，朝廷又命令湘军赶去救援。想到自己终于能挥师东进，报效朝廷，曾国藩感到了一丝快慰。

然而等待他的却是一次挫折。4月4日，洞庭湖上狂风大作，舰队船只沉没24艘，损毁数十艘，许多将士溺水身亡。与此同时，与曾国藩早有不和的王鑫率2000人马离开岳州，直奔武昌，行至羊楼司山间，突然遭遇太平军精锐部队，被团团围住，王鑫手下人马缺乏作战经验，见此情形纷纷丢盔弃甲，四散而逃，最后逃到了岳州城外。岳州有2000朝廷军，还有朱孙贻率领的600名新军，王鑫部队与他们汇合后，开始与太平军前锋对峙。但是太平军主力很快就追来了，黄旗招展，红衣成队，看到这场景朝廷军又害怕了，于是他们再次临阵脱逃，唯有一个营的500名官兵没有退缩，坚持与数千名太平军拼杀了一天一夜。朝廷军被迫退避到岳州城内，但是城内没有足够的米粮，根本无法抵御太平军的围攻，而曾国藩只留了1600名新人作为储备军。虽说岳州城外的水师确实让太平军折损了一些兵力，但舰队在风暴中损失惨重，岳州城内粮草不足，太平军又开始进逼长沙，无奈之下，曾国藩不得不向南撤退，去增援长沙。4月17日，曾国藩在给咸丰帝上疏时，开头结尾都请皇帝降旨，将他交刑部治罪。



△太平军作战图。

陆军部队走了陆路，因此行军要快一些，正赶往崇阳、通城方向。但他们的将领塔齐布和胡林翼也在半路接到命令，要返回长沙。于是，发兵仅仅四周后，湘军部队就都退回了长沙。

太平军抵达长沙以北60里处的靖港后，便兵分两路，其中一路人马走陆路前往湘潭。4月24日，湘潭失守。他们在城外修筑了额外的防御工事，截获了几百艘船，准备坚守湘潭，对抗清军。湘潭自古就是一个重镇，内地茶叶和其他出口物资多经此处运往沿海港口。4月25日，曾国藩派塔齐布前往湘潭，试图克复；第二天，他又派出了5个营的水师前去增援。湘军与太平军激战4天，歼灭太平军数千人。27日，湘军水师和陆军同时进攻，太平军舰队兵力折损大半，陆地防御土崩瓦解。这一战之后，湘军的士气才首次得到了鼓舞。29日，湘军再次重创太平军，5月1日，湘潭克复。

然而胜利的喜悦被一次败仗抵消了不少。4月28日，曾国藩亲率40艘战船和800名将士攻打靖港，却大败而归。当时湘江上南风正紧，水流湍急，战船不容易控制，多数船只被太平军截获或烧毁。被迫从岳州撤回后，居然又一次败在太平军手里，曾国藩感到无地自容，两次投水企图自尽，好在都被及时救起。3天后，湘潭大捷，对湘军来说，这次胜利不仅仅是一丝希望的曙光，它还意味着黎明的到来，因为太平军终于棋逢对手，在八旗军队没有参战的情况下，他们输给了湘军。

虽然湘潭一战得胜，但曾国藩的人生还是跌落到了谷底。长沙的官员纷纷对他冷嘲热讽，身边的人对他都有所欺瞒，手下将领让他头痛不已，比如我们之前已经提到过的王鑫谎报大捷的事，此外，就连家里人也找他的麻烦，二弟曾国潢跑到长沙城和他吵了一架。在一封家书中，曾国藩写道：“余近来因肝气太燥，动与人多所不合，所以办事多不能成。澄弟近日肝气尤旺，不能为我解事，反为我添许多唇舌争端。军中多一人不见其益，家中少一人则见其损。澄侯及诸弟以后尽可不来营，但在家中教训后辈，半耕半读，未明而起，同习劳苦，不习骄佚，

则所以保家门而免劫数者，可以人力主之，望诸弟慎之又慎也。”



△靖港一役，水陆俱败，在曾国藩考虑是投水还是上吊时，湘潭大胜的消息传来了，初出茅庐的曾国藩和湘军，挺过了生死一劫。

在家书中，他也提到了自己的境遇，说身边尽些尔虞我诈，对有些部下不得当面谈责，另外他还写道：“然官场中多不以我为然。将来事无一成，辜负皇上委任之意，惟有自愧自恨而已，岂能怨人乎？怨人又岂有益乎？大抵世之乱也，必先由于是非不明，白黑不分。诸弟必欲一一强为区别，则愈求分明，愈致混淆，必将呕气到底。愿诸弟学为和平，学为糊涂。璞山之事（译者注：璞山是王鑫的字；“璞山”之事即指王鑫谎报军情一事，曾国藩家书前文有所提及），从今以后，不特不可出诸口，而且不可存诸心。”

那段时日，曾国藩过得极为苦闷，日后回首当初，那段经历他全当是进德修业了。然而尽管苦闷，曾国藩却从未想过要回家。恰恰相反，他开始一门心思修复战舰，整肃军纪。在他看来，靖港的失败或多或少是有意外的成分在，而且很难避免，但岳州失利则不同了，他从中总结了4个最主要的错误：第一，他的军队早晨起身太迟。此后所有将士必须在黎明前吃完早餐。第二，营地易受袭击，必须加固，外墙应加高加厚，外围壕沟宽7尺，深5尺，浅沟底部要插上削尖的竹桩。第三，军队没有集结到一处。他原本亲自率领着5000人，但在岳州的时候，他手下人马只有一半不到，剩下的都分散了。如果合整个部队1万多人之力，他们是有可能突围的。第四，一旦发现有人形迹可疑，就应该马上逮捕，严加处置，不能心慈手软。

湘潭大捷为曾国藩挡去了一些指责的声音，甚至还平息了皇帝的怒

气。湘潭之战取胜，咸丰帝很是高兴，所以也并未因岳州和靖港的失利而苛责曾国藩，他只希望湘军能迅速恢复元气，再次出征，解除鄂赣皖三省的危机。

从这几次败北的经历当中，我们可以看出曾国藩的优缺点。他并非行伍出身，因此缺乏行军打仗的指挥技巧。实际上后来他多半都坐镇后方，除非形势所迫，必须由他亲自上阵才能摆脱困境。他不乏魄力，在某些方面还天赋过人。第一，他具有极强的耐心和韧性，因此他能忍受常人无法忍受的屈辱和挫折；第二，他知人善任，湘军之中人才济济，后来建立奇功，身居高位的不在少数；第三，他思维清晰，目光深远，经过深思熟虑之后才会部署战略。

湘军将领之中，率部在湘潭打败太平军的塔齐布尤为突出。在剿匪的时候，塔齐布就已经初露锋芒；湘军出征抵达岳州后，他被派往湖北边界支援；长沙湘潭告急时，他又奉命从湖北回到湖南。另一位出色的将领是胡林翼，他生前一直都是曾国藩的左膀右臂。胡林翼仕途很顺利，1856年就成了湖北巡抚。其余将领，英年早逝者如罗泽南和褚汝航，前者1856年就在武昌阵亡了；大器晚成者如杨载福、彭玉麟，两人后来都身居高位；另有周凤山和江忠源的弟弟江忠齐，也是湘军的优秀将领。长沙被围之时，左宗棠也在场，但他后来入佐巡抚幕僚，几年之后才被曾国藩带到幕前，在江西、浙江和附近带兵作战。李鸿章虽在北京时就与曾国藩相熟，但他暂且还没有什么值得称道的战功。

湘潭大捷之后，塔齐布受到了朝廷器重，被任命为湖南提督。但曾国藩也觉得塔齐布是湘军倚重之人，不能离开，于是便极力要求他留下，朝廷最后也同意了。湘军又开始全力以准备迎战，经过了短期的修正，他们再次整装待发。然而在此期间，太平军却趁机占领了洞庭湖湖西区域，6月8日，他们攻占了龙阳，6月11日又夺取了常德。洞庭湖西侧，湖北境内防兵由荆州的旗人将领官文专统，而湖南境内布防则由曾国藩负责。塔齐布被派往岳州，胡林翼等人则奉命经益阳前往常德。太平军就是在这时进攻龙阳并大败周凤山部队的，于是胡林翼只得中途退回益阳，绕道前往常德。

新战船造好后，曾国藩又训练了一批新船员。1854年6月10日，湘军水师再次出征。进军湖北之前，他们必须除掉湖南的所有太平军，以防交通受阻。最后，曾国藩的部队兵分三路，胡林翼率军西行，已抵达常德，他的任务是驱逐太平军，肃清洞庭湖的各个湖口；塔齐布和褚汝航率陆军及水师取道中路，沿湘江前行，他们抵达岳州（7月25日克复）时，胡林翼的部队已解决了洞庭湖附近的太平军，前来岳州与他们会师；另一路部队经平江进军东北，抵达位于湖北边界的崇阳，这段距离是进军武昌的一半路程。

7月27日，在岳州会师的两路人马与太平军的数百艘船舰交战，取得胜利。曾国藩以为湖南境内已无太平军，并上报了朝廷。但他判断失误了，奏折刚送走没多久，太平军便又冒了出来，沿江而上闯入岳州，

又与曾国藩和他手下的将领们纠缠了两个多月。不过战果非常鼓舞人心，他们与太平军共交手13次，取胜12次。

9月24日，湘军打算进军湖北。但崇阳的部队又被一大批太平军拦住了去路，而且洞庭湖边还有太平军残部的据点需要清除。塔齐布率军从岳州前往崇阳增援，于9月18日在羊楼司击退叛军，9月25日又协助崇阳的部队摧毁了太平军的据点。太平军落荒而逃，湘军一路追到咸宁，将太平军尽数铲除。与此同时，官文从荆州派了5000人马前往长江下游方向的金口，与曾国藩的部队在此会师，10月2日，曾国藩将湘军大营迁往金口。

接到捷报，咸丰帝龙颜大悦，赏曾国藩三品顶戴。曾国藩婉言辞谢说，守孝在籍期间不应受此褒荣，而且大局当前，他所做的一切本就是他的分内之事，能取得如此战果，都是塔齐布、罗泽南、杨载福等人的功劳，若咸丰帝能准他不受赏赐，他自当感激不尽。咸丰帝朱批道，于国之危难时力挽狂澜，是孝之大者，足可告慰其母在天之灵；他对曾国藩的战绩感慰颇深，说全天下也都看在眼里。

至此，湘军的初创时期已经过去了，这次尝试取得了决定性的成功，大军开始沿长江向湖北前行，准备夺回落入太平军之手的武汉重镇。湘军虽然人数相对较少，但都是精兵强将。前方依然有挫折、徘徊和黑暗，但只有扩大这支新型陆军和水师部队的规模，才有希望取得最终的胜利。当时几个提督和钦差大臣率领着大军如蝗虫一般驻扎在江宁、扬州和镇江，他们打败过太平军的小规模部队，却从未与对方的主力部队交过手，如果交手，必然会败在对方手上。如果湘军早有足够人马，太平军便未必能从广西扩张，或者在抵达江宁时就被镇压了。但现在，湖北的3个重镇已被太平军霸占，紧接着他们又打起了游击战，从一个州县窜到另一个州县，攻城略地，一番洗劫之后就扬长而去。朝廷军队过于分散，其实力不足以对太平军构成任何打击。知县知府当中，怯懦胆小的弃官而逃；有几分骨气的则以身殉城，虽然悲壮，却是无谓的牺牲。

此时的太平天国已经开始衰落，太平军已经失去了士气，与刚离开广西时的那支部队已不可同日而语了。太平天国首领们越来越耽溺于宗教幻想，成日装神弄鬼，无法自拔。然而太平军当中毕竟有相当一部分人是盗匪出身，只要有抢劫和掠夺的机会，他们还是不愿错过的。太平军中存在着大大小小的土匪队伍，他们的首领穿黄袍或者红袍，这些队伍基本上来去无阻，他们略过城池，就如同在草原上放了一把火，城内几乎被洗劫一空。如果曾国藩早些组建湘军，那么他手下的13000人在1850或1851年时就能扑灭这场运动，但现在，湘军只能希望自己能杀出一条血路来。

最终部署完成后，湘军顺江东下，誓从敌军手中夺回武昌。武昌是1854年6月被东王杨秀清拿下的，当时曾国藩正忙着弥补自己早先兵败所带来的损失。冬末春初，武昌告急的时候，朝廷让曾国藩增援的命令

一道接着一道，后来在长沙度过的那段饱经屈辱的日子里，曾国藩也常因此事自责，觉得是自己出师不利导致朝廷痛失湖北省城，毕竟武昌是朝廷征讨路线上的一个战略要地。万里长江穿过宜昌的三峡，向吴淞口奔流而去，其间土地丰饶，堪比中国的心脏。岳州到鄱阳湖出口处的湖口县一带是这条水道最具战略意义的区域，总长度大约有300多里。岳州是洞庭湖的门户，上游四川一带的长江水必须经岳州汇入洞庭，湘黔交界处的河水也是如此。鄂北和河南部分地区的汉江水系在汉口汇入长江，江水与鄱阳湖连通，流向整个江西。而对于湖口到江宁这一段水域，安庆和金柱关是最重要的城池。

9月25日和30日，曾国藩分别攻占了崇阳和咸宁，此前他的部队虽然不能前进，但罗泽南和塔齐布已开始率军襄助官文于攻打武昌。部队主力一到，围攻立刻进入白热化。经过10月12日到13日的围攻，太平军军外围防线被粉碎，上千艘船被烧毁。14日，双方陷入激战，汉阳和武昌同时被湘军攻下。这两处是太平军重兵布防的地方，他们以为自己的防守已经牢不可破，尤其是武昌；而湘军的这次胜利给太平军带来了沉重的一击，同时也给朝廷带来了莫大的鼓舞。太平军被赶出安徽边界的重镇黄州及长江对岸的武昌县时，湖北地区的太平军几乎肃清。

将这些捷报上奏朝廷的时候，曾国藩不仅一如既往地为自己的手下请功，还为一些因琐事或战术失误而遭贬谪的官员说话，请求朝廷将他们官复原职。他自己则被赐单眼花翎，代湖北巡抚，并火速分兵几路，沿江东下奔赴江宁，沿途须克复九江和安庆，可与湖广总督杨霨和塔齐布协商行动。

曾国藩接到谕令，却一时无法照办，因为当时太平军的残兵败将正藏匿在汉江和其支流一带，他首先需要去对付这些人。几十艘舢板奉曾国藩命令赶往这个地区，并于10月15日包围太平军，烧毁对方战舰千余艘，切断了他们重回长江的去路。

当前形势对湘军十分有利，但是军需供给问题变得尤为突出。10月21日，曾国藩上书朝廷，称各省给湘军提供的给养实在不到位。如果他奉命出任湖北的代理巡抚，这种状况或许能有些改观，因为这样一来他本人便掌握了湖北省的财政大权；但在其他省份，他还是要仰仗当地的官员，而且他也只能通过皇帝间接地接触到他们。眼见着行军路线越来越长，军队又急需供给，曾国藩十分担心这一沉重的负担会将湘军拖垮，让自己陷入困境。另外，他还担心供给不稳定会动摇军心，因为民众一旦疲惫不堪，心生不满，就很有可能去投奔太平军。于是曾国藩奏请朝廷出面，确保广东和四川的供给，以及江西的8万两军饷。

这一事实很清晰地暴露了当时中国财政的疲软。当时的中国正处在一个本质上类似于西方中世纪的时期，现代社会的财政制度在那时还根本没有踪影。每次战争爆发，都必须尽可能找到承担其开支的方式。这场重大的运动已经拖垮了几个富饶省份的财政，它们已经连应该要上缴国库的赋税都拿不出来了。当时铸造的钱币质量也大不如前，康乾盛世

里那些精美的铜币早已不见了，皇位传到咸丰帝及下几任皇帝们手中时，清朝已是国力衰微，他们所铸造的货币质量要低劣许多。假如当时就有发行国债的现代财政制度，假如朝廷能想到借此将战争负担转移到下一代，假如政府权力足够集中，那么可以断定，太平军发动起义后不出一年就会被剿灭。年复一年，曾国藩不断向朝廷提出新的收税方法，以解决他那支人数不多的部队的供给问题。如果他背后的朝廷足够强大，对他足够信任，那么曾国藩能招募到的兵力一定是现在的10倍，他也一定能让天王伏诛。因为身在江宁的洪秀全在财政上已经十分吃紧，仅靠着手下几支军队供奉从安徽和江西抢来的物资度日，何况这些东西有时还要遭到朝廷的堵截，根本送不到江宁。有一个事实可以有力地证明洪秀全在财政上已陷入困境，1854年10月19日，为了节省口粮，他将原先作为俘虏关押的妇女都赶出了江宁城，仅留下了特别强壮的或特别貌美的。另外，太平天国的军队也大不如前，已无法与朝廷军匹敌，当年从广西走出来的那支勇往直前、让朝廷军闻风丧胆的军队早已经灰飞烟灭了。

但是，如果不改变各个省份和朝廷之间的整个相互制衡的体系，就不可能调动全国的财政资源。一个太平天国已经让咸丰的谋臣与官员们头痛不已，彻底的行政改革根本就不现实，即使他们已经想到了，也无法实施。他们只好尽可能继续依靠这个尾大不掉的体制来治理国家，企图混过乱世，这也是他们唯一能够依靠的体制，可惜它并非为眼前的乱世而设。



△康熙通寶。



△乾隆通宝。



△咸丰通宝。

这个问题有必要详细说明一下。其实只要能把全国的精锐兵力都集中起来对付太平军，平息这场运动应该是十拿九稳的事。很显然，太平天国从没建立起一个稳定的政府，就连受其控制多年的中部地区省份也未必有这样的机构，直到最后，他们的财政收入还是基本靠抢。可是清朝政府的权力偏偏非常分散，曾国藩遇到的难题根本解决不了，太平军这才得以威胁朝廷许多年，他们造成的破坏之大已无法估量。好在咸丰帝动用了蒙古军队，眼下太平军已被迫从北方撤回；湖北地区则有勇军上阵，他们以少胜多，几乎从无败绩。就连八旗军队也在江宁占了些上风，他们当中也有一小部分勇军。安徽也有捷报传到朝廷，那里由李鸿章负责率军攻打，他手下的军队和湘军属同一性质。朝廷为平定太平天国运动花掉了数不清的银子，但基本都以传统的形式浪费在了传统军队身上，新军并未得到太多财政支持。

11月初，曾国藩的水陆两军兵分三路奔赴江宁。其中一路人马由塔齐布率领，走陆路，沿长江南岸进军，取道大冶（现在的铁矿之都）、兴国；楚勇军队由桂明率领，走长江北岸，准备奉命攻克蕲州、广济。曾国藩本人则亲率小规模舰队，再分成两路沿江而下。塔齐布和曾国藩的人马都依原计划抵达了位于九江上游120余里处的田家镇。但由于桂明指挥不力，他的军队在路上耽搁了，最后桂明本人被革职，他的部队则直接归曾国藩率领。

太平军在田家镇的防守相当坚固，两岸之间，两道拦江铁索靠江面浮舟固定，横跨水上，要想斩断铁索，必当先占领悬住铁索一端的半壁山。此处的太平军兵力强盛，他们的领袖是燕王秦日纲。双方鏖战三天三夜，终于，湘军于1854年11月24日攻占半壁山，太平军损兵过万。11月底，所有叛军被逼退到田家镇以内。12月2日，双方水战，太平军彻底战败，铁锁沉江，船只尽毁。这是湘军水师自出征以来所取得的最大的胜利。从叛军处截获的文书中可以得知，数千名元老级的太平军带着数万名士卒赶到此处，是奉了东王的命令，要不惜一切代价守住田家镇。但他们没能守住，被迫向九江溃逃。

翼王石达开闻讯火速从安徽赶往九江，以防湘军再攻下鄱阳湖地区。曾国藩抵达九江城下时，太平军已作好了死守的准备，鄱阳湖上也都是他们的战舰。曾国藩拼尽全力也无法再前进一步。他派出去的小船一驶入鄱阳湖湖口，太平军的船只便立刻堵住了隘口，断其出路。湘军的大型战舰继而遭到太平军小船的火攻，被迫退回九江。而湖口的太平军战舰则靠长江北岸逆流而上，抵达九江上游，随后便开始放火猛攻曾国藩的主力舰队，烧毁战舰数艘，湘军旗舰也被太平军截获，穿上还有不少重要的文书和皇帝御赐物件。曾国藩本人乘小船逃脱，躲过一劫。

胜负再度易手，湘军士气大挫，兵粮供应又出现了短缺，雪上加霜的是，他手下的一些将士竟负气撤到了武穴。曾国藩一气之下差点翻身上马，冲入敌阵战死了事，幸好有罗泽南等人劝说才放弃了这个念头。2月16日，曾国藩上书朝廷，奏请咸丰帝降罪，咸丰帝念他先前战胜有功，这次失利便不予追究。然而偏偏祸不单行，一场暴风损毁了湘军22艘长龙和舢板，另外24艘遭到重创。余下的舰队只得退往汉口上游的金口，攻打江宁又变得遥遥无期了。

曾国藩提议在距离岳州不远的新堤开办新船厂，交由李孟群和彭玉麟督管，湖广总督和湖南巡抚负责提供财政支持。此时太平军即将抵达武昌，胡林翼的部队和残余的水师负责与之对抗，而曾国藩本人则留在九江，一来为了鼓舞军队的士气，二来也好与被困鄱阳湖的水师保持联络。一部分太平军已兵临南昌城下，但对曾国藩来说，只要沿途危机不解除，他就无法率整个大部队赶去救援。如能从叛军手中夺回九江，他会考虑让大部队向江西中部地区转移，给陆军和水师整顿的时间，直到主力舰队修整完毕。直到这时他才回过神来，发觉之前武汉防御太弱，但为时已晚。

按曾国藩的计划，塔齐布留下来与九江的太平军缠斗，他本人则先行前往江西省城。1855年3月5日，曾国藩抵达南昌。留在九江的部队又接到命令，从攻城兵力中分出一部分来，跟随罗泽南前往鄱阳湖与水师会合。胡林翼被任命为湖北布政使，同时负责该省防御。部分官员奉命前往湖南招募新的水师官兵。江西船厂接到指令，需要多赶造几艘大型战舰。

此时的金銮殿内却是更加愁云惨淡。太平军沿长江两岸一路向上游进攻，沿途城池被一一占领，1855年2月23日，他们已抵达汉口。东王杨秀清亲自坐镇指挥，与朝廷军队相比，叛军战斗力胜出不少。4月3日，武昌第三次落入太平军之手，朝廷军队只得撤往金口，那是湘军大型战舰的所在地。在江西，曾国藩也陷入了更加危险的境地。湖口的太平军沿鄱阳湖东岸南下，攻陷广信府和饶州府的不少城镇。3月16日，舰队奉命攻打康山太平军；罗泽南率领7000人从南昌出发，企图克复鄱阳湖东岸陷落的城镇；塔齐布留在九江继续攻城。此时这几个军队的补给已彻底脱离湖南，于是曾国藩上书奏请咸丰帝下令，命江西巡抚提供军需，浙闽二省提供财政支援，并请朝廷同意袁甲三招募一支5000人组成的新军。当时江西通往湖北的道路已完全处于太平军掌控之下，曾国藩的奏疏必须绕道湖南才能送到荆州。曾国藩深知自己身处险境，并想到太平军有可能会从武昌进攻他的家乡湖南。这样一来，他和塔齐布就必须去保卫家乡。

我们再次看到了曾国藩所面临的困境：缺钱。他手下有13000兵力，其中任何一个将士都丝毫不比太平军逊色，是一支能够以寡敌众、以少胜多的队伍。但相比正沿长江向上游攻打的太平军队，湘军兵力与之相差过于悬殊。九江的败仗归根结底还是因为缺钱，曾国藩之所以被困在原地不得前进，就是因为没钱招兵买马，兵力不够，便注定攻不成攻，守不成守，先前收复的城池也派不出人去驻守。人力物力俱备，曾国藩才有打赢的把握，否则一切免谈。眼前的困厄着实让他感到厌倦，他也想早日返乡图清静，但他是个忠君卫道之人，所以即便是一项看似毫无希望的任务，他也绝不会半途而废。

4月底，经过一番周折，一支拥有200艘战舰和3000名将士的部队终于修整完毕，在曾国藩的率领下前往饶州府和广信府与罗泽南会师。李次青（译者注：李元度，字次青）奉命前往南康府。这几个地方都位于鄱阳湖对面的东岸，而舰队的任务就是阻拦太平军，并维持曾国藩手下几支军队之间的联络。然而华中地区太平军人数众多，曾国藩的兵力根本不足以与之抗衡。当时东王坐镇武昌，太平军中最能征善战的将领石达开屯兵九江，罗大纲驻守汉口，江西东部城池已尽数落入太平军手中，其中包括设有官窑的景德镇，而且看得出他们正在图谋由广信府攻入浙江。曾国藩希望能调集这个区域所有兵力，一举粉碎太平军的企图。咸丰帝命曾国藩为统帅，依计而行。但是这个计划太过庞大，眼下兵力短缺，舰队船只太少，同时又需要留下足够的人手应付九江战事，因此计划根本不可能立即落实。

5月，罗泽南的部队传过几次捷报，那个地区的太平军已经撤退到浙江。鼓舞人心的消息传来的同时，曾国藩却与江西巡抚陈启迈陷入了争执，在新军的招募管理和部队粮饷问题上，两人吵得不可开交，闹到后来曾国藩干脆把大营从南昌迁到了吴城镇，后来又迁到了南康府，这两个地方都在鄱阳湖湖东。最后是曾国藩参了陈启迈一本，让他走人了。



△太平军在江西湖口大败湘军。

被罗泽南击败的太平军撤到了浙江，于是浙江官员请罗泽南前去剿灭。他正要动身，却听闻湖北的太平军已向东移动，进入了江西，眼下正在义宁欺凌百姓，威胁南昌。听到这个消息，罗泽南放弃了前往浙江的计划，回身支援江西，这不仅仅是因为江西告急，也因为义宁与湖南平江、浏阳直接相通，可以说是湖南的后门。但罗泽南一离开，整个江西东部地区就暴露在太平军面前。此时曾国藩还在南康府，既不能与九江的塔齐布取得联系，又无法和南昌的部队搭上线，而南昌的西侧却恰恰处于危险之中。万幸的是，经过三天三夜的激战，罗泽南部队获胜，威胁终于在8月解除。

当时湖北的大部分经制兵驻扎在德安，这些部队毫无战斗力。为了将来有更大的胜算，曾国藩提出重组湖北军队。咸丰帝还特命杨载福在湖南招募兵员。一番厉兵秣马之后，杨载福率大批新造的战舰前往金口与胡林翼汇合，意在夺回武汉三镇。就在一切准备工作都在按部就班地进行的时候，倾注了整个湖北省兵力的德安竟然失守了，这倒说明曾国藩没有看走眼。杨需被革职，湖广总督的职位由官文接任。就在这时，江西方面遭到了更加严重的打击，正在指挥围攻九江的塔齐布病死军中。原先塔齐布的部队交由周凤山指挥，周凤山为人虽然可靠，才能却并不突出。

8月，经制军从江宁向上游进发，攻占了位于江宁百里开外的芜

湖。当月，湘军水师终于打破了太平军对湖口的封锁，鄱阳湖与长江之间的通道再次打开。

但是湖南陷入了恐慌，因为此时他们正三面受敌。两广地区出现了新的叛军，威胁湘赣两省的安全，这些叛军虽不是太平军，但很有可能会投靠太平天国。湘西地区有捻军侵入，而西北边界则有湖北的太平军徘徊，随时都有可能再次进犯。湖南巡抚上书，请求朝廷命罗泽南从义宁赶到湖南增援。曾国藩坚决反对，因为罗泽南的部队是他全盘计划中最为关键的环节之一，此时将罗泽南部队调离，无疑是在给整个战局埋下祸根。在他看来，湖南应该靠自己的军队来应付危急的形势。他说服了咸丰帝，派罗泽南前往武昌，希望他能将太平军赶出湖北，打通武汉到湖口之间的长江水路。

从当年夏天到初秋，鄱阳湖区域战事的收尾工作一直按部就班地进行着。这项任务刚刚结束，几周前让湖南巡抚心惊胆战的广东太平军离开了湘南地区，窜入了南昌城南边的吉安府。翼王石达开出手增援，当时罗泽南已赶到湖北，该省已不是太平军久留之地，于是石达开便把湖北兵力都调集过来攻打赣西地区。1855年底，瑞州、临江、袁州、吉安四府所有城镇全部陷落。石达开手下号称有10万人马，如此阵势，江西巡抚手下军队根本不是对手。曾国藩觉得眼下只有一条路可走，就是把九江、湖口和鄱阳湖地区所有的湘军都调集到南昌加强防守，同时由罗泽南把守通往湖北的要道，以防太平军袭击后方。一切消息只能经浙江传递。曾国藩与外界的联系实际上已经被全部切断了。

1855年末，前路一片黑暗，曾国藩被困在了南昌；武昌和九江在太平军手中，江宁到金口的长江水路也处于太平军控制之下。另一方面，金口的湘军兵力虽不足以发动攻击，倒也还能堵得住太平军，不让他们进入湖南。石达开在赣西，但他没有在江面上布防。安徽打过几次小规模胜仗，但总体来说，朝廷依然处于劣势。如果太平军有一个拥有雄才大略的领袖，咸丰的龙椅很可能就要坐不稳了。

第九章 天京之变

1855年的下半年是太平军战绩最辉煌的时期，然而将领们的同室操戈也在这一时期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将太平天国推到了极其危险的境地。东王、北王在内讧中被杀；石达开率部出走，此后多年征途颠沛，一度转战到西藏边界；太平天国已注定无法摆脱覆灭的命运。

太平军方面战势确实大好，长江中游所有战略要地都掌握在他们手中。北伐军虽然全军覆没，但西征部队牢牢控制住了九江和湖口，同时派出大批人马，经安徽向长江上游进发，攻入江西。曾国藩手下的兵力实在有限，即使加上刚招募的新军也难与太平军抗衡。然而就在1856年，由于东王杨秀清极尽专横跋扈之能，终于触发了诸王之间长久以来的积怨。杨秀清常假托“天父下凡”传令，后来又自封劝慰师和圣灵。他的野心不断膨胀，利用神灵附体的伪装成为天京的实际领袖，凌驾于诸王之上，甚至企图控制天王，其篡位之心已昭然若揭。“他要逼天王封其万岁。那时权柄皆在东王一人手上，不得不封。北、翼两王不服，密议杀东王一人及其兄弟三人，除此以外，俱不得多杀。”^[3]

详述太平天国萧墙之祸前，我们先来了解一下当时朝廷方面的战况。1856年初，曾国藩集中兵力攻打武昌，在外围小胜了几局。但是在这次攻城战中，曾国藩手下仅次于塔齐布的优秀将领罗泽南在武昌城下身受重伤，4月12日不治身亡。朝廷念其生前功勋，追赠罗泽南巡抚衔。当年年底，经过一整年的围攻，被太平军占领了18个月之久的武昌终于被清军克复。所有运粮通道都被朝廷封锁后，太平军才突破城门向城外逃窜。这虽不是什么大规模的胜利，但它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同年6月，清军遭受了太平天国运动爆发以来最为沉重的打击。朝廷派出一支军队，从江南大营出发，前往镇江救援。东王趁机命李秀成率军攻打江南大营。这次太平军几乎调集了所有可调集的兵力，出手就是一次重击，清军防线被切断，大军败走丹阳，钦差向荣自杀谢罪，继任和春只得收拾残兵，在新的营地重新修整。和春认为，这次惨败过后，清军必须重振士气，不能坐以待毙，于是在太平军降将张国梁的协助下指挥部队前去攻打安徽和江西。

太平军在安徽的大营设在三河，朝廷的基地则在庐州。和春决定亲自上阵指挥，给太平军致命的一击。9月17日，清军发起进攻，大获全胜，折损太平军兵力5000余人，不少太平军溺水而亡。太平军的另一个基地巢县负担着天京的补给，有重兵把守。9月27日，巢县太平军投降，大量物资落入朝廷手中。但克复整个安徽省还是任重道远，太平军坚守安庆，经制军中只有一小部分兵力可以在为数不多的几个地点对他们发动攻击。然而尽管如此，清军取得的这几次胜利还是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这说明他们的战斗力已经加强了，军中已经出现了一批能应付

就在当年早些时候太平军获胜后，尤其是6月打败清军之后，太平天国终于祸起萧墙，天京诸王之间的种种积怨爆发了。杨秀清被反对他的人联手杀死，他的家人部众也未能幸免。然而杨秀清的死并没有终结诸王之间的钩心斗角，北王韦昌辉步他后尘，并陷入了对翼王石达开的疯狂猜忌，最后石达开被迫出走，前往宁国。翼王走后，韦昌辉杀害了他留在天京的家眷。随后，韦昌辉开始了惨无人道的屠杀，多少男男女女、老老少少惨死在他的屠刀之下，逼得天京军民奋起反抗。韦昌辉最终被处死，他的首级被送往身在宁国的石达开处。韦昌辉死后，石达开奉诏回到天京，天王对他许以高位，但石达开很快看出，洪秀全想通过自己的两个兄长牵制他。天王的这两位兄长既不懂行军打仗，又不通治国方略，他们和封了神的洪秀全一样，只知道上帝会永远站在他们这边。石达开是个有勇有谋的领袖，可惜他的所有决策全都被洪秀全的两位兄长一一推翻了。为躲避猜忌，石达开只得再度离开天京，去别处继续筹谋太平天国的大业。

石达开一走，太平天国尚有些领导才能的人只剩两个了，一个是陈玉成，即后来的英王，另一个就是李秀成，即后来的忠王，这两个人也是太平天国后期唯一的支柱。李秀成是在广西加入太平军的，当时不过是一个无名小卒。1854年，李秀成随石达开征战安徽，1856年攻打江南大营，大败向荣部队时，他是主将之一。此后李秀成奉命主理安徽事务，不久之后便封了忠王。后来与戈登的洋枪队正面相抗的也正是他的部队。李秀成处事冷静，直到最后都尽忠尽节，对天王从来都直言敢谏。在他看来，太平天国运动失败的主要原因在洪仁玕，认为1859年洪仁玕从香港前来内地加入太平军之后，天王就一直被其控制，听不进其他人的劝谏；次要原因则在于天王过于依赖神灵庇佑。

1856年的这场萧墙之祸让太平天国大受打击，如果清军能抓住这个机会趁乱出手，那么双方的争斗早就能结束了。只可惜天京内讧爆发时，却也正是江南大营受到重创、清军士气最为低迷的时候，而此时曾国藩又偏偏被困在千里之外的南昌。也难怪忠王回忆起这段生死攸关的经历时，也只能相信太平天国是得了神灵护佑，让清军损兵折将在前，天京生变在后，若两者顺序颠倒一下，那么朝廷一定胜券在握，太平天国一定转眼就灰飞烟灭了。

杀东王，即此时之间。此是天意，若向帅未败，仍扎孝陵卫，遇内乱之时，那时乘乱，京城久不能保矣。逢向帅败过而乱，此是天之所排，不由人之所算。在六年之间乱起。此时杀东王之后，又杀北王。杀北王之后，安福王又逼翼王他逃。[4]

不过忠王认为，天京之变爆发之时，朝廷还有一条路可走，即从那些容易动摇的将领下手，有条件地招抚，因为当时天京已乱作一团，诸王各自为政，天王对谁都不放心，只信任自己的直系亲属。

那时各有散意，而心各有不敢自散，因闻清朝将兵凡拿是广西之人斩而不赦，是以各结为团，故未散也。若清朝早日肯救赦广西之人，久散而矣。[5]

或许是因为紧要关头表现软弱，或许是因为不懂得适时采用安抚政策，或许是因为没能察觉到机会来临，又或许是因为缺少一位有远见的人物，总之朝廷白白错失了这次千载难逢的良机，眼睁睁地看着太平军在李、陈二人的指挥下重整旗鼓。可能是因为朝廷对太平军怀有根深蒂固的蔑视，因此官员们不会觉得招安有任何好处。对太平军，他们永远只会口诛笔伐，并将对方的胜利归咎于清军将领的无能。

咸丰帝在1856年3月25日下的一纸谕令便非常典型。这道谕令将华中清军与击退太平军北伐部队的蒙古将士作了一番对比，称清军无能，并宣称要派遣蒙古军队去剿灭长江两岸的太平军，接着又扬言：“谅兹穷寇，不难一鼓荡平。”虽不知说出这番豪言壮语的当时咸丰帝内心是否会有些发虚，但至少朝廷表面上态度十分强硬，毫无妥协的可能。一部分太平军官兵可能原本还打算间接向朝廷示好，而这道上谕算是彻底断绝了他们归顺的念头。

与此同时，远在江西的曾国藩情况又如何？1855年底，他的部队被困南昌，军饷欠了好几个月，与外界的所有联络都被切断。石达开在广东的另一股反叛势力的援助下控制了江西省的南部和东南部，以及鄱阳湖地区和东部产茶区。1856年，江西本地又出现新的反叛势力，他们的组织叫做“边钱会”，人数约有50000人之多，这些人集体秘密加入了太平军。他们攻城略地，大肆破坏，给曾国藩带来不小的麻烦。

曾国藩再次上书咸丰帝，陈说了自己的防御计划。他想将自己的部队全部调集到南昌；那时罗泽南尚在，曾国藩便提出让罗泽南把守通城，确保湖南湖北之间道路畅通，同时保护南昌；遮克敦布负责把守江西东北部四府，那时官军粮饷就全指望这四个府了。这个计划过于保守，咸丰帝极为不满，连发两道谕令，称叛军人数并无绝对优势，曾国藩不应只作防守，还应该从叛军手中夺回失地。命令是下了，但不见朝廷拨款。好在浙江、湖北和湖南当时正推行厘金制，财政状况有所好转，四川、广东和广西也正在仿效。

某日彭玉麟抵达南昌，曾国藩闻讯大喜。彭玉麟从衡州出发，一路乔装改扮，徒步700多里才来到南昌。曾国藩本人并不精通排兵布阵，他手下最出色的几位将领要么已经战死沙场，要么身在别处无法赶来，面对朝廷的谕令，曾国藩正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彭玉麟无疑来得正是时候。与此同时，叛军在鄱阳湖一带有所动作，吉安被围，但曾国藩一时派不出救援的人手。

御史们纷纷开骂，指责曾国藩处理江西军务不力，咸丰帝也下诏斥责。2月14日，曾国藩复奏称，没有罗泽南和杨载福襄助，他已坐困江西。他手上兵力本就不多，不适合分散，因此无法调拨出一部分去湖北

增援。如今彭玉麟抵达南昌，他希望此后情况能有所好转。与此同时，缺少资金依然是一个大难题，现在，维持他手下这支小型军队正常开支的6万两银子都无法保证了，因为多数州府已被太平军占领，正常的税收断了，卖官鬻爵也行不通了，浙江的盐税也很难收得上来。他发现国内贸易中征收的厘金能带来的收益最大，于是他请求朝廷下令推广厘金制度，与上海有商业往来的地区全部推行，并抽取部分厘税交与他用作军饷。与此同时，他也请求江海关，即现在的上海海关抽取税金以济湘军。

最后一条请求阻力颇多，很难得到肯定的批示。然而咸丰帝又下了一道谕令，不耐烦地催促曾国藩与巡抚商议，尽快采取措施，这等同于让曾国藩做无米之炊，于是，曾国藩只得在3月27日的复奏中哭诉说自己已陷入绝境。南部的吉安已经失守，鄱阳湖地区的将领周凤山不具备足够的将兵之才，江西重镇樟树镇被攻破。更糟糕的是，周凤山的溃兵一路奔逃到南昌城里，城内顿时人心惶惶，居民四处逃散，人口骤减。另外，铅山和饶州的驻守官兵也弃城而逃，撤退到南昌。这下曾国藩只能亲自出马重整周凤山部队，安抚百姓。同时他向湖南求援，湖南巡抚骆秉章计划打开醴陵到萍乡以及浏阳到万载之间的两条通道，然后兵分两路前去增援。

与江西巡抚商议后，曾国藩又上了一道奏疏，向咸丰帝陈说了当时的状况。江西东部南部已全部落入太平军之手，广东盗匪又窜入了南部的赣州，两广总督应该设法应对。罗泽南应调回江西。饷银问题也亟待解决，他们请求朝廷命江海关拨付10万两白银以充军饷，并将空白官凭交给他们，以便在江西卖官筹钱。如果咸丰帝、御史或其他人看到奏疏后出言指责，他们应该回想一下，曾国藩手下只有11000兵力，而且这些官兵已经很久没有拿到薪俸，而他们要面对的敌人是石达开、胡以晃这样强悍的将领，这些将领手下的军队可以靠抢掠度日，而作为朝廷命官的曾国藩当然不能采取这种手段，在兵力和军饷都极度欠缺的情况下，他寸步难行。曾国藩筹措军饷的措施丝毫没有得到地方官员的支持，江海关处于洋人控制之下，抽取关税又会引发外交问题，抽厘助饷是否有效也值得怀疑，湖南、湖北、安徽和江西的财政收入还需挪作他用。咸丰帝将军饷问题交与户部解决，此举相当于让曾国藩的请求石沉大海。在这样的情况下曾国藩都没有甩手而去，已经算得上奇谈了。

好在援军终于还是陆续赶来了。应曾国藩父亲的请求，胡林翼派出了4000湘军，在曾国华的率领下奔赴江西。增援的消息被封在一枚蜡丸里，由信使带来。援军在瑞州遇阻，耽搁了一段时间，但九月初湖北派出的部队抵达后，他们一同攻下了瑞州。当时瑞州太平军的主帅应该是石达开，曾国藩本希望援军能在攻城时俘虜翼王，但被他逃脱了。

就在援军攻打瑞州的时候，曾国藩的部队收复了南康和饶州，江西与两湖之间的交通再次打开。6月6日，杨载福率新舰队抵达九江。但曾国藩接到情报，太平军正在南昌城以南的四府修造船只，用于内河及浅水航行，打算趁夏季水位猛涨之时顺流而下攻打南昌。这一情报让湘军

非常担忧。后来太平军的确来攻打南昌了，但被湘军水师击退了。

援军到后，饷银需求更大了，曾国藩和江西巡抚再度陷入绝境。当时北方已脱离战乱，于是两人奏请朝廷，每月从山西和陕西两省调拨3万两白银作为正在攻打瑞州的湘鄂援军军饷。

援军攻打瑞州期间，曾国藩离开南昌前去坐镇，突然接到奏报，称在赣东围攻抚州城的官兵大败。这个消息无疑给了曾国藩当头一棒。围攻抚州的这支军队算得上身经百战，与太平军交手52次，未有败绩。守饶州以保鄱阳湖区，守广信以保浙赣通途，都需要依靠抚州重镇，部队辎重运输也必须经过这里。抚州城内的太平军是10月15日突然发起突围的，他们与赶来的援军合力击败了官军，攻占了对方的营地。官军在慌乱中撤往南昌，再度引发省城骚乱，还波及了赣东的广信和建昌两府。曾国藩不得不火速返回南昌安抚百姓，并主持广信的防御。

11月22日，建昌的清军大营遭太平军攻打，福建的朝廷驻军被迫撤离该省。几乎在同一时间，谕令送到，咸丰在谕令中斥责曾国藩说，本指望能看到捷报，结果报上来的全是败绩。既然石达开就在江西，为何不能招降？他勒令曾国藩尽快设法讨逆，奏报克复的城池。若再次讨伐不成，即便朝廷不降罪，曾国藩和巡抚也无颜面对江西百姓。

这个时期倒确有一两个捷报，虽不能直接预示朝廷的胜利，但回过头来看就会发现它的关键作用。第一件事是袁州告捷，发生在11月26日。更重要的是第二件事，周凤山在湖南招募了新军，回到了江西，同行的还有曾国藩的弟弟曾国荃。他们在安福与太平军交手获胜，随后便向吉安进军。这个时期曾国荃已表现出了过人的军事天赋，所以日后奉命率军攻打安庆和江宁也正是他。

曾国藩给咸丰帝的复奏可谓言辞谆谆，恰到好处。他详细陈述了目前的局面。赣州在赣南，距离南昌千里有余，因此在广东设防更为妥当。建昌失守，受到影响的是福建，福建守军撤离，直接导致赣东方向兵力空虚。而眼下他正死守瑞州，因为瑞州是赣西要地，把守着通往湘鄂两省的门户。至于石达开，曾国藩先前曾关注过此人的动向，他曾把皖南牢牢攥在手中，现在又控制着瑞州、临江、抚州、吉安和九江这几个要地。若要招降此人，必须让他先献出手中的一两座城池，以确定他是否真心归顺。

咸丰帝接受了曾国藩的解释，同时他还听取湖南巡抚的建议，把曾国藩家乡湘乡的秀才名额从15名增加到18名，武秀才名额从12名增加到15名，算是赐给曾国藩的一种殊荣，也算是弥补了之前对他的斥责。

1856年已接近尾声。这是天晦地暗的一年，但晦暗中带着希望。这一年的12月19日，武昌克复；曾国华死守瑞州；曾国荃和周凤山在攻打吉安。太平军方面，这一年最大的变故就是天京的内讧。这是剑拔弩张、危机四伏的一年。好在求援有望，武昌克复后，陆军和水师顺长江

东下，于1857年1月13日在九江与曾国藩会师。杨载福麾下400艘战舰，鲍超麾下有3600名将士，李续宾麾下有8000名将士，加上瑞州的兵力和南昌及其周边直接由曾国藩率领的人马，兵员总数接近6万，若加上吉安的兵力以及广东、福建赶来的援军，则这个军队会更庞大。

1857年1、2月间，湘军又攻克了几个州县，但在部分地区，太平军势力依旧强势，尤其是湖北边界以及鄱阳湖东的饶州和贵溪。就在曾国藩打算挥师东进的时候，他却突然接到了父亲去世的噩耗。曾国藩必须立刻回家奔丧，咸丰帝应允了他返乡丁忧的请求，湘军暂由杨载福和彭玉麟指挥。接到丧报后第10日，即3月16日，曾国藩和曾国荃启程返乡，曾国荃也离开吉安回到家中。咸丰帝原本只准了曾国藩3个月的假，但曾国藩再次上奏要求延长假期，咸丰帝准了，并接受了他对军权安排的提议。军饷一事交由湖广总督官文、湖北巡抚胡林翼和江西巡抚文俊共同打理。

曾氏兄弟离开后，军情未见好转，所以咸丰帝本是催曾国藩尽快回去赴任的。但由于曾国藩在奏疏中请求延长假期，最终咸丰帝应允，但要求只要江西告急，曾国藩就必须立刻赶回去。暂别军营的这段时间，曾国藩总算有机会好好思索一番，为什么自己几年来出生入死，却未能如愿剿灭太平军。他认为缘由有三。其一，尽管他官拜内阁学士，又有主帅头衔，但实权还不如一省提督。其二，所有财政收入都由地方官员掌管，他曾国藩不过是位异客，地方财政他动不了分毫，湘军只能仰食官府，因此军饷问题一直是他的心头大患。其三，他先后有过4个头衔，听起来名头都不小，但对官民都没有实际的威慑作用，所以他签发的命令，即使盖了他的官印，别人也不怎么重视。

1857年，湘鄂两省湘军合力将湖北地区长江以北的太平军全部驱逐出去，太平军一路向东逃窜，双方在九江交手，胡林翼也参加了这一战。10月18日，朝廷克复湖口，控制了鄱阳湖的入口，自1855年1月被强行隔开的水师战舰终于再次汇合。这条水路被打通后，杨载福率舰队沿着长江纵意自如地走了一遭，舰队穿过太平军所在的区域，沿途克复不少城池，最终抵达安庆。此后杨载福不再命手下攻城，而是继续扬帆远航不下千里，直抵定海。定海的海上战船见杨载福率领的小型舰队旌旗招展，从长江上游方向一路驶来，纷纷称为奇观。展示过水师军威后，舰队开始返航。这是一次相当重要的航行，它证明了朝廷的舰队已经可以穿透太平天国的核心地带，在整个长江下游地区畅行无阻。

在赣南，吉安的仗已经打了很久，当年夏，周凤山战败，但他手下原属于曾国荃的部队十分骁勇，撤往安福时依然井然有序。江西巡抚请求朝廷速召曾国荃返回江西领兵。于是曾国荃于当年年底抵达安福。

1858年1月，本已离开的石达开再次率军侵入江西，攻打湖口。把守湖口的李续宜严防死守，太平军未能得逞。随后，石达开取道饶州、抚州，向吉安进军。朝廷调动了所有兵力加以堵截，石达开在三曲滩战败，被迫撤出江西。1858年1月22日，湘军收复临江，至此，除吉安和

九江外，赣西地区已全部克复。通往福建的交通也已恢复。

整个1857年，太平军在江西以外战果平平，一部分原因在于石达开的出走，另一部分原因则在于天京掌权的都是天王家人，尽是无能之辈。安徽地区的太平军和来自河南的捻军勾结到了一处，因此异常活跃，钦差大臣胜保和将领袁甲三需要在豫皖边界设重兵防守。官军与太平军在江宁附近也交过几次手，最后官军获胜。12月27日，和春攻克扬州，几乎在同时，德兴阿收复了瓜州，张国梁则攻取了镇江，朝廷闻讯很是振奋。

捷报自然是大快人心。但是对于曾国藩来说，若要他重新出山领兵，那么军饷筹措绝不能像过去那样无章可循。于是，在重新赴任前，他再次向朝廷陈说了先前举步维艰的处境，并奏请朝廷开辟一个专门为部队筹集粮饷的特别官署，让他本人从此能够专注军务，不必为其他琐事分神。这个官署必须由朝廷统一管辖，湖南、湖北和江西三省需要设立分支。特别官署都无法筹集的供给再由他本人去设法处理。1858年3月，户部批准了曾国藩的请求，特别官署终于成立，虽不能克服饷银筹集过程中的全部难题，却也助益不小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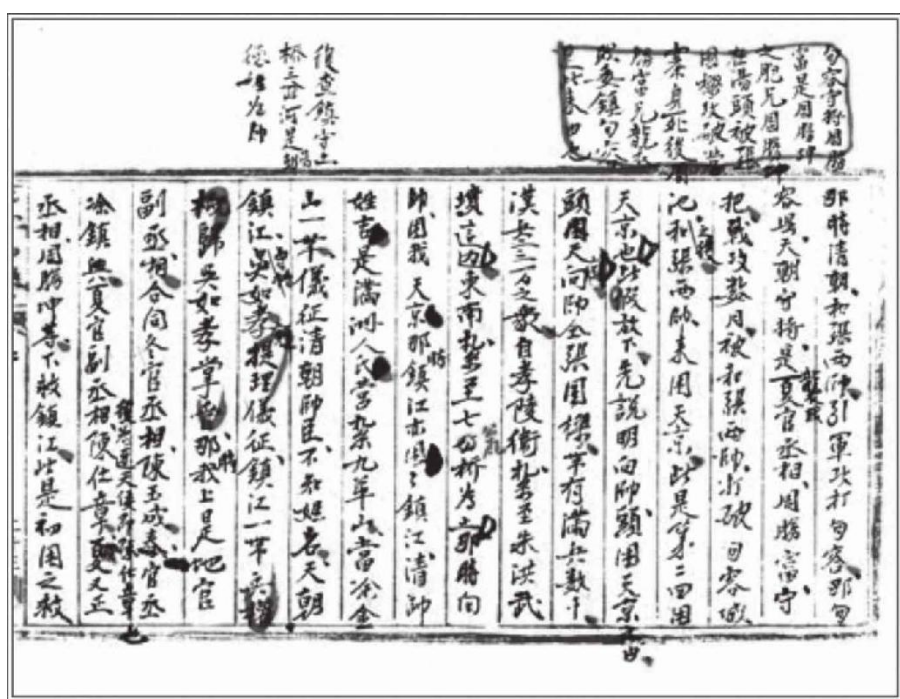
第十章 挥师入皖

1858年是这场战争的转折点。江西失地正逐渐收复，湘军很快就能向安庆进军，而且，如果他们能成功占领江宁外围，那么包围太平军都城便指日可待了。

就算天京从未发生过变故，太平天国也是注定要灭亡的，只是一时还看不到直接的迹象。太平天国所有的将领都在外征战，把守着安徽、江西和福建的城池。然而天京城内的境况江河日下，万幸洪秀全手下还算有几个能人，首屈一指的就是忠王李秀成，他在广西时就加入了太平军，他凭借自己的能力，从一个无名小卒一步步进入最高领袖的行列，成为太平天国的顶梁柱。与东王杨秀清不同，他从来不曾陷入宗教幻想，他靠的是自己的军事才能和赫赫战功。如果他的自述内容属实，那便说明他的坦诚无畏非常人所能及。这一年，李秀成作为领袖终于崭露头角。

1858年阴历一月（公历2月14日—3月14日），天王十分难得地过问了一下政务，然后便发了一则篇幅很长的诏书，痛陈满人如何篡权夺位，并表示，只要所有人坚持到底，理想的天国一定能成为现实。他在诏书中提到了7位新王，即英王陈玉成，豫王胡以晃，赞王蒙得恩，护王杨辅清，忠王李秀成，侍王李世贤和章王林绍璋。

这些变化表明，太平天国还是有望取胜的，只可惜天王依然沉浸在宗教幻想中，看不清现状，又听不进劝告，只知道依赖宗教程式以及他身上的不知究竟是否存在的神力。



△1962年世界书局影印发行《李秀成亲供手迹》线装本。

1858年4月20日，石达开率7万人马东进，战火烧到了浙江。浙赣边界的一些县城被攻占，整个浙江陷入了极度的恐慌。但另一个捷报很快传来，5月19日，在杨载福、李续宾和彭玉麟所率领的水陆两军联合攻打下，落入太平军手中3年之久的九江终于被朝廷收复。官军炸毁城墙，冲入九江城内，17000多名太平军官兵死于屠刀之下。

太平军本打算沿长江两岸向下游方向前进，以解天京之围，但由于种种阻力未能成行。比如英王陈玉成企图取道安徽去攻打湖北，但在鄂东北的麻城遭胜保、胡林翼等人的抵抗，被迫撤回安徽省太湖县。由于陈玉成战败，李秀成也被迫停兵滁州。他让一名将领率部暂驻当地，自己则出发赶往天京。然而留在滁州的军队很快遭到官军攻击，被迫撤退。援军部队均未抵达天京。

1858年10月，太平军将领聚在安徽枞阳，商议过后一致认为陈玉成与李秀成应在滁州会师。两队人马很顺利地聚集到了一起。在乌衣，他们与德兴阿和胜保的部队交上了手，最后朝廷军队战败。在小店，他们又击败了张国梁的部队，将其一路逼退到德兴阿的驻地浦口，与天京隔江相望。太平军在浦口打败了德兴阿的部队，折损官军兵力万余，并重新恢复了天京与外部的交通。

然而更令朝廷惶恐的是浙江的战报。石达开在浙江大开杀戒，但和春病重，无法率军从江宁赶去增援。7月1日，朝廷下令重新起用曾国藩，命他从家中启程，火速赶往浙江。曾国藩手下的几员干将也奉旨从

7月5日，曾国藩请湖南巡抚骆秉章代他复奏朝廷，称浙江多水路，需要用船。他可以借助杨载福、彭玉麟的水师，或率军赴长沙组建舰队，或由朝廷从长江调船来接，再取道太湖进入浙江。湖南承诺每月拨给他2万两饷银，曾国藩请求咸丰帝令湖北拨付相同数量的银子，咸丰帝同意了。

7月17日，曾国藩奉旨启程，27日，他在长沙见了骆秉章和左宗棠。他在江西的部队接到命令，取道抚州前往浙江，他本人则顺江而下赶赴武昌。在武昌，曾国藩与胡林翼见了面，胡林翼允诺会支持这支人数已经增加的军队，并为他们提供部分军粮。曾胡二人商议10天后，曾国藩再次启程，在一个叫巴河的小地方，他停下来见了曾国华、李续宾、李续宜、彭玉麟和其他几位职位略低的将领，并为新军制定了军规。行至九江，他特地前往塔齐布的祠堂祭祀。在湖口，负责军需收发的粮台已按照曾国藩早先的计划设立，并由李鸿章的兄长李瀚章主理。

曾国藩赶路期间，有情报传来，称石达开这回并未攻城略地，而是攻下城池后便离开，浙闽二省到处都有他部队的踪迹。离开南昌时，曾国藩又接到咸丰帝圣旨，令他改变行程，赶赴福建，因为现在福建受太平军威胁，局面更加混乱。曾国藩立即调整了计划，选择了江西最东边的铅山县作为自己的基地。

1858年阴历8月，经过官军的努力，被围困已久的吉安终于解围了，太平军被彻底驱逐出江西，曾国藩的弟弟曾国荃也因此声名鹊起，并升任道台。曾国荃比曾国藩小很多，他年轻时曾在曾国藩北京的家中读过一阵子书（1841—1842年），但他不够勤勉，又不愿改过，这令曾国藩十分光火。1845年，曾国荃通过了乡试。曾国藩第一次兵败，让其弟曾国潢从长沙返乡时，曾命所有弟弟从此不得再入行伍。对于长兄的这一命令，曾国荃颇为不满，但也只能在家赋闲，直到1856年黄冕赴吉安任知府时才有所改变。黄冕是奉了咸丰的旨意去克复吉安的，遇到曾国荃后，黄冕对此人的才能大为赏识，便决定与他共事。于是曾国荃招募了3000湘勇，命名为“吉字营”。转年曾国荃丁忧回籍，但因其才能出众，1857年阴历5月被朝廷重新起用。当时曾国荃的部队已被石达开从吉安赶到安福，他一回营，军队士气大振，阴历11月，他们在吉水县阻挡了10万太平军的进攻。后来吉安的克复更是让他有了大展宏图的资本。

然而增援江西不过是解一时之围，10万太平军很快就从邵武越过福建边界进犯，抚州、建昌、饶州和广信各府人心惶惶。曾国藩火速赶往弋阳，并命军队在周边驻守，发誓威胁不除绝不离开江西。看一眼地图我们就能明白曾国藩的用意了。以省城南昌为中枢，周围交通犹如放射状扇骨，连接着各个要地，北通鄱阳湖和湖口长江一带，东北可经饶州直达江宁及沿海地区，正东经广信可往浙江，东南经抚州、建昌直通福建，正南经吉安、赣州可入广东，往西即为湘鄂，可由多条道路前往，

新军兵力、饷银、粮草多仰仗这两个省份。因此朝廷一定要对江西严防死守，不容太平军入侵，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对方还是石达开的手下，他本人和主力部队就在后面，很快就会尾随而来。

若不算曾国荃的人马，曾国藩麾下约有12000人。11月中旬，他率军前往建昌安营扎寨。然而连日大雨拦住了湘军前进的步伐，他们没法走山路进入福建，偏在这时军队中又爆发了疫病，损失了1000多兵力。好在曾国荃和李瀚章派兵前来增援，让曾国藩的兵力得以恢复。曾国荃率军转移到湖南边界驻守，实际抵达福建的人数并不多。

此时战争的重心已转移到安徽，然而太平军在这里取得了重大的胜利。当时李续宾所部已迅速连克黄梅、宿松、太湖、潜山、石牌、桐城、舒城等地，欲围攻三河，曾国藩二弟曾国华也参与攻城。那时太平军已将清兵赶出了江宁，正准备乘胜追击，进一步将他们逐出皖西。11月16日，陈玉成遭湘军进攻，眼看就要无力回天，但就在千钧一发之际，李秀成率援兵赶到，大败湘军。湘军折损精锐6000，曾国华战死，李续宾不堪忍受败军之耻，饮恨自尽。湘军残兵和围攻安庆的都兴阿所部一同撤往湖北。桐城的防守已形同虚设。三河之战惨败，官军士气大减，鄂皖边界受到了很大影响。

太平军乘胜追击，大批追兵涌入江西，抵达景德镇，赣南也有太平军分部进犯，江西省的衙门顿时不知如何应付。湖南巡抚骆秉章担心太平军从安徽进入湖北，再进一步进犯湖南，因此奏请朝廷将主要兵力集中在安徽，并派曾国藩前往坐镇，以减轻三河兵败所带来的负面影响。

接到圣旨后，曾国藩复奏咸丰帝，说明了江西婺源与景德镇的要紧之处。太平军一旦占领这两个地点，便可突袭江西饶州、广信、皖南徽州及浙江衢州四府。他还点明，有3个地区需要重点设防，否则朝廷将进退两难。景德镇为其一，占领了景德镇就能控制鄱阳湖及湖口；巢湖北岸的庐州、凤阳及淮河地区为其二，也是最关键的区域，因为这个区域的太平军有可能会与捻匪联手；巢湖南岸地区为其三，因为这个区域有太平军的几个据点。曾国藩手下已无多余兵力可以分派，他提议朝廷调遣30000兵力驻守安徽的江北地区，由都兴阿、李续宜和鲍超指挥，20000兵力驻守安徽江南，由他本人直接指挥，另外10000人由杨载福、彭玉麟统领。这样他便可控制赣北，江西巡抚分管赣南。他还进一步向咸丰帝进言，请他派3000蒙古骑兵进入皖北对付捻军。

朝廷以景德镇为第一个占领目标，令张运兰于1859年1月从福建启程前往。随后官军打了几次胜仗，但还没能攻占景德镇，只得等待平江勇前来增援。在赣南，湘军将领萧启江恪尽职守，分别于2月和3月在江西南康和福建南安大败太平军，终于将石达开所有部队全部赶出了江西。但太平军随即窜入湖南，骆秉章只得奏请朝廷急诏萧启江部队前往湖南驻守。

原先前往福建的计划已弃，因此曾国藩将湘军大营迁往抚州，并派

人去湖南招募兵员。当年5月，4000新军抵达抚州，随后曾国荃赶到，并率5800兵力奔赴景德镇，李鸿章与他一同前往。曾国荃一到，官军实力大增，经过一番鏖战，终于1859年7月13日攻下景德镇，太平军撤往安徽。

石达开所部在湖南到处游荡，4月11日攻占永州，随后又去围攻宝庆，整个湖南省陷入了恐慌。湖南官员担心长沙很快就会遇袭，便请当地士绅援助，加强了省城的戒备。当时有传言称石达开手下有几十万兵力，营寨连绵百里，气势盛大。鄂皖边界和江西的湘军被火速调往宝庆，经制兵、勇军和乡兵全部集结到此，与宝庆城内官兵里应外合，协力攻击石达开，经数日鏖战，翼王所部终于在7月26日溃败。一番思忖之后，石达开决定率军撤往广西。

曾国藩所部虽身在江西，但也牵挂湖南军情，因为湘军之中不少官兵便来自被石达开攻击的地区，这种情况下，他们自然回乡心切。大批将士请求离队返乡，再不采取措施，湘军就要散了。同样心急如焚的还有湖南的官员，因为石达开曾扬言要撤往四川，打算在蜀地独霸一方。如此一来，湖南北面有捻军威胁，东面被太平军控制，官员们担心一旦石达开真的入蜀，那么湖广两地便会被太平军包围。于是，湖广总督官文奏请咸丰帝派曾国藩赶往地处三峡入口处的夔州府，阻止石达开的部队入川。

接到朝廷调遣令后，曾国藩并未遵从，他答复咸丰帝说，四川乃是大省，本当依靠本省兵力抵御叛军入侵，他还提醒朝廷说，自己手上兵力不够。但朝廷的谕令接连不断地发来，曾国藩再怎样也不能无动于衷了，于是他决定遵从一半的命令，即亲自前往湖北与官文和胡林翼商议对策，但他并没有将自己的部队从江西调离。

于是曾国藩启程前往武昌，中途在黄州见了胡林翼。就在赶路的途中，他接到了新的谕令，让他不要再往四川走了。但他还是去见了官文，两人商议后，一致认为石达开不太可能从贵州直接入川，因为川贵之间多山地，军队供给困难，且一旦入川，便与太平军其余部队相距太远。即便他们估计错误，石达开真的不畏山路艰险坚持入川，其威胁也并非立竿见影；眼下更要紧的是解安徽之困，那里的情形已经到了水深火热的地步。安徽多半地区已经荒废，百姓流离失所，有的地方田地干涸，有的地方却洪涝成灾，当地两支官军部队又相隔甚远，无法会师。想要克复安徽，唯一可行的办法就是李续宾生前所提出的，从湖北边界攻入安徽。当时这一计划之所以未能达成，就是因为李续宾手上兵力太少。

从武昌返回的途中，曾国藩又找到胡林翼，二人一起商量了对策。他们决定让一部分湘军从南边兵分两路前往安徽，一路由曾国藩率领，取道宿松和石牌抵达安庆；另一路由多隆阿和鲍超率领，经太湖和潜山奔赴桐城。另一部分湘军从北路入皖，一路由胡林翼指挥，过英山、霍山前往舒城；另一路由李续宜率领，取道商城和六安抵达庐州。不过，

只有等到萧启江和张运兰所部从湖南返回，重新上阵后，曾国藩的行军计划才得以实施。

大军出发后，胡林翼和曾国藩率领的部队按时抵达目的地，但多隆阿和鲍超在太湖和潜山地区遭到陈玉成袭击。陈玉成与两个捻军首领结了盟，手下兵力立刻增加到了10万。曾国藩与胡林翼立刻派兵前去增援，双方在湖北小池驿相持了两天两夜后，太平军终于败北。朝廷军随即攻下太湖地区与潜山，并最终抵达目的地。

与此同时，身在皖北的钦差大臣袁甲三奉命镇压淮河沿岸的捻军，双方交手后官军获胜，临淮关与凤阳县被朝廷攻占。2月14日，从江西入皖的一支湘军部队占领了太平军在安徽的旧基地。朝廷闻讯大悦，希望袁甲三乘胜追击。

然而湖南的兵力迟迟未到。曾国藩正盼着萧启江前来增援，但此时萧启江接到圣旨，要他率手下5000人马即刻前往四川，因为安徽形势已经有所缓和。在这种紧要关头，朝廷居然把湘军急需的增援部队派往西部，可见咸丰帝手下那班朝臣纯粹是得过且过，只顾得上眼前。有这班朝臣在，镇压太平天国运动的过程如此旷日持久，便也不足为奇了。

2月底，调走萧启江部队的决定终于引发了恶果。官军在皖南接连战败，宁国与徽州所辖6县落入太平军之手，这便帮太平军在天京与浙江之间打开了通道，从这条道便可直抵杭州。3月19日，这片繁华之地被忠王李秀成攻破，不过内城仍在拼死抵拒。3月24日，朝廷援军赶到，于第2日克复杭州。但大半个杭州城毁于大火，上万人在火中丧生。而李秀成则火速回师天京，与其他将领商议之后，于3月28日合击和春和张国梁等将领所在的清营，将他们逼退到丹阳，天京之围立解。

这是李秀成的一则妙计。他诱导江南大营分师援救杭州，自己则还军天京，与太平军将领合攻清营，成功地扭转了局面。如果曾国藩不那么谨小慎微，非要等到前方所有敌军全部肃清后才领军出发，如果江南大营的清军将领没有落入忠王佯攻杭州的陷阱，胜负便不会那么容易手。但朝廷担心丢掉浙江的心态也是很正常的，因为军队的大部分粮饷要靠江浙两省供给。另外朝廷也没想到太平军会派出如此多的兵力去合攻清营。

这下朝廷坐不住了，要曾国藩立即奉命前往江宁。但曾国藩不肯听从旨意，一来因为兵力不够，二来他想先攻下安庆，并确保安徽处于朝廷控制下之后再行动。所以他向朝廷举荐左宗棠，让他带兵去增援江宁。这个时候左宗棠正与曾国藩在一起。左宗棠曾在1854年帮助王鑫篡改过曾国藩递给朝廷的奏章，因此，曾国藩在第一次战败后的那段日子里对左宗棠一直相当反感。但是，据说是胡林翼从中调解，曾国藩后来开始意识到左宗棠是一个很有前途的人，他思维清晰，有勇有谋，因此这回曾国藩才会举荐他去领兵。没等咸丰帝的朱批下来，曾国藩就与左宗棠商议，让后者回湖南再去招募一支军队。此后不久，左宗棠就在现

役军员名册上占据了一席之地，左氏功业就此发轫。

而此时忠王李秀成已开始急趋东进，去攻打常州和苏州，他的部队可谓所向披靡。丹阳的清营被率先攻破，清军被逼得退无可退。张国梁溺亡，他手下的1万多将士葬身沙场。和春闻讯自尽，留下他的下级带着残部撤退。清军逃到了常州，5月26日，李秀成率追兵杀到，清军气节尽失，立刻弃城而逃。5月20日，无锡失守，6月2日，苏州陷落。此后李秀成立刻将目标对准了杭州，并先攻下了吴江与嘉兴。张玉良企图围堵李秀成部，但没能成功。两江总督带着自己的人马逃往上海，不久后因此被革职。江苏巡抚在苏州阵亡。

朝廷命曾国藩署理两江总督，赏兵部尚书衔，申令他首先收复失地。在此之前，他已经接到了一道圣旨，要他赶往湖北，以防陈玉成部从安庆入鄂。而此时朝廷又要他改道奔赴上海，他觉得自己不能从命。6月21日，曾国藩在呈递给朝廷的奏疏上签了字，他在奏疏中道明了自己的想法，虽不是什么惊世骇俗之论，却不失为长久之计。其一，安庆未下，则江宁难克。若要攻下安庆，则眼下当地军队万不可调离。其二，需兵分三路攻打皖南，一路由杨载福、彭玉麟率领，沿长江水路直抵芜湖，一路从祁门发兵，一路从广信启程。为了不影响皖北军情，需要胡林翼派1万兵力增援，同时还需从湖南继续招募新军，江西、湖南和湖北也要支援。其三，安徽、江西和湖北三省依然有可能遭太平军攻击，需要调派兵力前去守卫。为保证防御部队的供给，曾国藩在江西各地设立了厘金征收点，并和以前一样，留李瀚章负责军队供养。

根据曾国藩的计划，皖南需要增派1万兵员。如果张运兰和左宗棠能率1万兵力顺利抵达，曾国藩就会将大营从宿松迁到祁门。此外淮河及淮安的运河一带需要增派战船，长江及江南湖区的水师兵力也需要加强，桐城和宁国需要设立基地。淮河地区增派战船是为了保证这一带的盐粮供应，而太湖周边水路纵横交错，因此淮南舰队也是必不可少的。

计划成功实施了，1860年7月28日曾国藩将大营迁到了祁门。因为身兼文武数职，他正忙得不可开交，但就在此时，情报传来，太平军进犯福建，而江浙两省仍在忠王手里。宁国就在江宁南面，是江宁最重要的前哨，这座城池虽然尚处朝廷控制之下，但已经危在旦夕。当时张玉良已因守城失败而被革职，朝廷任命曾国藩为钦差，前去解浙江之围。

曾国藩复奏咸丰帝，再次重申须等安庆克复方可离开该城。虽然杭州乃至整个浙江的军情都万分紧急，但他还是不能亲自前去增援。实际上，就凭他手下的兵力，守住皖南和江西都有些困难。他的第一要务自然是把守住处于他控制之下的地区。既然他自己不能离开祁门，于是他便举荐时任道员的李鸿章出任江苏巡抚，同时统带淮扬水师，他认为此人头脑冷静，可堪大用。在等待咸丰帝朱批时，曾国藩便已让李鸿章先暂代巡抚职。此前李鸿章在这场清末大戏中一直都是个配角，但从那一刻起，他开始站到了风口浪尖上，他所管辖的省份经常要与上海的洋人打交道，因此他本人也格外招人注意，其程度超过了京外的所有高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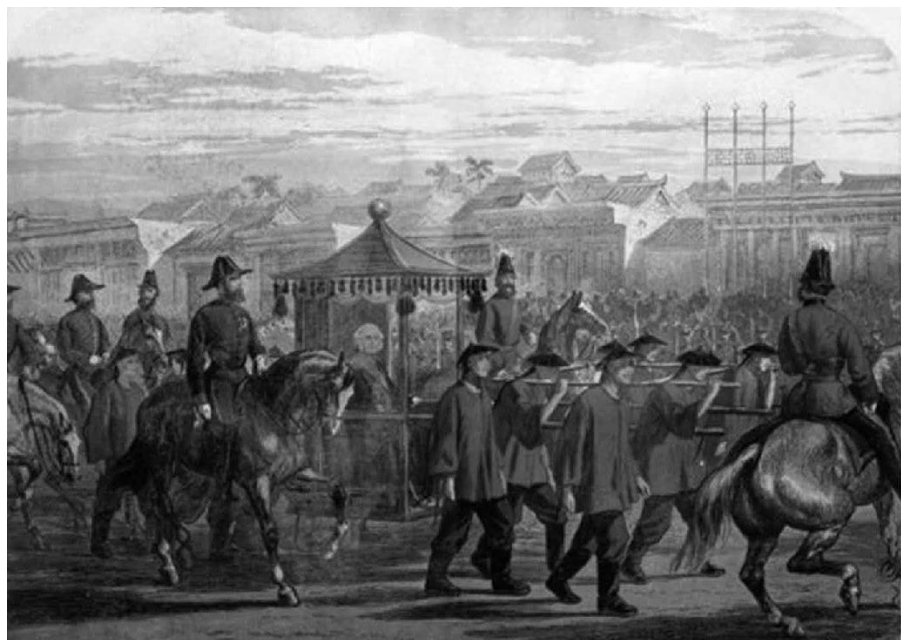
而且洋人对他的关注程度也超过了对曾国藩本人。此后春秋四十载，其间惊涛骇浪无数，但李鸿章一直身居高位，同在宦海沉浮的多少名臣都渐次退场，只有他一直留在人们的视线里，不曾被人忘却。

军机处火急火燎地催促曾国藩派左宗棠等人前往江苏，克复苏州和常州，因为如果这两座城池落入太平军之手，那么他们北上的通道将被打开，沿海省份也会尽数落入他们的掌控之中。那一年也正是英法联军费尽心思想要进犯北京城的年头，8月31日到9月8日间，曾国藩接到不下4道圣旨，每一道都十万火急，申令他尽快前往江浙二省。1860年8月2日，英法联军在北塘登陆，12日击败僧格林沁的蒙古兵，随后继续进逼京师。10月，英法联军终于兵临北京城下。僧格林沁兵败后，朝廷日日惊惧，咸丰帝唯恐太平军趁外敌入侵之时北上，这才给曾国藩连下几道圣旨。其实朝廷的担忧不无道理，因为天王确实命李秀成一举扫清满人，但李秀成没有照做，因为他要去江西招募新的兵员，为此李秀成遭到了天王的斥责。

另一方面，曾国藩不能贸然前往浙江。在祁门与江宁之间有两座重要的城池，宁国和广德，这两地本是江宁的屏障，然而曾国藩手上兵力连给宁国、广德两地提供防御都不够，更别说应付江浙两个沿海大省的军情了。此刻他也只能派张运兰、宋国永和李元度率12000兵力前去宁国救援。左宗棠本是要一起去的，但此前他就接到了谕令，命他赶往四川。但曾国藩最终说服朝廷改变了主意，让左宗棠留在安徽与他联手。

可惜援兵来迟一步，1860年9月2日，宁国失陷。随后陈玉成和李世贤部袭击李元度，10月9日，徽州失陷，如此一来，太平军的势力便直逼曾国藩所在的祁门了。上海、镇江又接连失守，朝廷令曾国藩火速前去救援，曾国藩便借机向咸丰帝奏报自己的处境和计策。他在江南有三支军队，第一支在乐平，由左宗棠率领，根据太平军动向，这支军队随时待命向东或向北进发；第二和第三支军队分别由鲍超和张运兰率领，驻扎在休宁。倘若这几支军队相隔不远，那么集结起来兵力是足够的，一旦分散便非常危险。在奏报中，曾国藩再次坚定地重申，安徽未平，他是不能离开前往沿海地区的。自墨经从戎以来，他一直坚守着这个原则，从未动摇。回首当年，为克复江宁，他初次率湘军出征，如今8年已过，而克复江宁依旧任重道远，因为身后叛军未清，他是不能离开驻地的。江西失守时，正是因为坚持这一原则，他不顾艰难险阻坚守南昌，最后终于招募到了足够的兵员。现在也正是由于同样的理由，他决定留在祁门，虽然手下兵力已经增强，长江南北都有湘军驻守，但他不会再像先前那样分散军队，让他们来回奔波去应付接连不断的突发情况。一旦他手下的兵力分别被派往不同的地方去攻打或围堵太平军，那么后者一定会绕到湘军后方，威胁江西、湖北和湖南三省，那是国家军事和经济的中心地带，就算不惜一切代价也一定要保住。在干王洪仁玕眼里，如果把长江当作一条长蛇，湘鄂赣三省好比蛇首，而富庶的沿海省份则为蛇尾；无论蛇尾命运如何，蛇首是一定要保住的。所以，在曾国藩看来，离开安庆奔赴沿海地区，无异于敞开大门上游地区的大门，邀请太平军从他们的天京沿江西进，在清军上游安营扎寨，占领大清的

战略要地。



△英法联军在北京。



△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

朝廷再次被曾国藩说服，但他所坚持的原则还需要经过一番考验才能证明正确与否，因为12月1日，黟县就被太平军攻占了。第二天，鲍

超和张运兰成功将敌军驱逐了出去，但这只是暂时的胜利。12月15日，建德、东流失守，太平军渐渐包围祁门，虽然清军将士通力协作，也没能将其阻拦。

月底，祁门与外界的联系被切断了。此外，太平军的势力还向西扩张到了景德镇；在南面，忠王亲自率兵攻占了婺源，并进一步向南扩展到玉山；同时他们向北穿过群山，直抵湘军大营。短短两周内，祁门乃至清朝基业危在旦夕。湘军交通已被切断，多亏左宗棠和鲍超的努力，一条从景德镇到祁门的运输通道保留了下来，保证了祁门营地的军需供给。随后左鲍二人逐一收复战略要地，最终解了祁门之围，曾国藩获救。坐困祁门的时候，曾有人建议曾国藩撤回江西，但曾国藩一口回绝，因为他不想打击军队的士气。风狂雨急时站得住脚，山穷水尽处沉得住气，曾公气度，可为楷模。

祁门并非唯一一处军情危急之地。广东太平军正在入侵赣南；长江沿岸，彭玉麟把守的湖口也陷入险境。此外还有其他几处被攻克或遭到威胁。不单是安徽，连江西也深陷战乱。忠王严令手下死守安庆，不得有失，因此太平军正想尽办法应付攻城的湘军。他们不时出兵去攻打别处，希望曾国藩能从安庆调兵去增援，但他们的算盘打错了，曾国藩不会中调虎离山计，就算别处人手不足，他也要保证安庆的攻城兵力。最后，安庆的将领曾国荃率部成功击退了太平军的增援部队。

1860年底到1861年初，清政府已经岌岌可危。一年前，太平军也曾陷入同样的困境，好在忠王力挽狂澜，重新夺取了一些原已被曾国藩及其鄂赣两省的同僚们收复的城池，并踏上江苏、浙江和福建的土地。但李秀成没能进入上海，因为有洋人干预，他被挡在了这个繁华口岸的外面。

曾国藩坐困祁门的时候，洋人首次出面干预，想办法联络到了他本人。俄国公使伊格纳季耶夫的来函从北京秘密发出，以确保递交到曾国藩手中。伊格纳季耶夫提议，俄国愿意出借一支300到400人的舰队给清朝，协助清军一同攻打江宁；同时配合上海的中美商人，用悬挂美俄两国国旗的船只将漕粮运往北京，因为当时大运河的粮食运送航道已经受到了太平军的侵扰。

在回函中，曾国藩并没有直接拒绝公使的提议，只说当前水师兵力充足，陆军兵力倒是稀缺，在这个时候考虑公使的提议还为时尚早。等到江浙皖三省的失陷城池克复，再考虑与外邦合作攻打江宁也不迟。不过一旦决定联合外邦，则诸事都需一一细化，如船只数量、军队人数以及具体报酬金额和供给需求。至于用外国船只从海上运送漕粮，曾国藩觉得这倒是个办法，但同样，若要付诸实施，那也一定要与美国签订合约，所有事项都要逐一明确。

曾国藩的排外情绪已是声名在外，这份回函就是很好的证明。但他不愿与洋人合作并非出于一己偏见，而是考虑到清朝的名声。虽然此前

他本人从未直接与洋人打过交道，但也从其他官员处了解了一二。在他看来，英国是所有西方国家中最不可信的，法国居其次。俄国是欧洲最强大的国家，英国不敢惹它。美国对清朝一直比较殷勤，比如鸦片战争时它就是这样的态度。曾国藩从何处听来这些消息我们姑且不管，显而易见的是，在当时的清朝官员眼里，西方人不再一律被归为“蛮夷”，至少他们还作了一番研究，以了解不同国家的态度。

俄国主动提出要援助清朝，虽然援助力度并不大，这究竟是否与前线战况的变化相关？英法联军刚刚取胜，便立刻转变了态度，主动表示要帮助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运动，此前他们一直对这件事保持中立态度。一般说来，发生这样的转变，商业利益很可能是唯一或者主要的原因，那时他们刚与清政府签订了新的条约，改变对华策略正是为了保证新开通的贸易顺利进行。也正是出于这个动机，英国代表一旦知道了俄国公使的提议，便会不遗余力地阻止俄国染指长江一带的贸易，因为英国一向认为这是自己的特权。自此，即便有西方势力在上海周边为官军提供援助，英国政府也几乎不再干预了。攻占苏州后，李秀成就在青浦遭遇了外国军队的袭击，此后便开始与他们频频交手。

第十一章 克复安庆

1861年初，战争形势有利于太平军一方。不算石达开，太平军已有4支主力部队。湖北有英王陈玉成，皖南有忠王李秀成，侍王李世贤占领着徽州，与忠王军队连成一片，威胁安庆清军。干王洪仁玕前去湖南招募新军，兵源主要来自广东、广西和贵州。大半个江苏已处于太平军的控制之下，浙江和福建也快要遭其荼毒。

清军方面以防守为主。曾国藩在祁门，其弟曾国荃正陈兵安庆城下，胡林翼与鄂北清军正在鄂皖边界与英王周旋，左宗棠与鲍超的军队则在景德镇不远处驻扎。

当年年初，朝廷的这些将领收复了赣北的一些城池，尤其是饶州和九江。但在皖西，英王在霍山击败清军，从而挺进湖北，攻陷蕲水、黄州、德安和随州。在赣南，太平军的势力也略为猖獗，因此曾国藩不同意鲍超赶赴湖北，而是将他派往南昌，以防太平军威胁抚州和建昌。

左宗棠从景德镇出发奔赴乐平，他一离开，太平军便直扑景德镇，4月9日攻陷了这座城池。4月10日，曾国藩从祁门前往休宁，当时景德镇失陷的消息还没传到他耳中。4月16日，曾国藩的部队攻打徽州而未成，一度陷入绝境。他只控制着祁门、黟县和休宁，军队供给完全中断。4月22日，他企图再次发动攻击，却仍以失败告终。但不久之后，左宗棠击退了侍王，运粮通道再次被打通。很显然，太平军到处发动攻击，就是希望曾国藩会掉安庆的部队去增援，原本只是想震慑一下湘军，结果却激怒了他们。

英王此时已从湖北还军，企图增援安庆。太平军四王（如果石达开还能算太平军一员的话，那也应该算上他）千方百计要解安庆之围，但依然无法撼动攻城的清军。逆境更能彰显曾国藩的品性。他并无战胜忠王的妙计，但他能保持清醒的头脑，坚决不把军队调离安庆。太平军竭尽全力想让自己的调虎离山计得逞，这正说明了他们在安庆的防守力量正变得越来越弱。对太平军来说，安庆不可失，所以曾国藩对这座城池便更是志在必得。同样，他也深知自己必须守住身后的湘鄂赣三省，那是湘军兵员、饷银和军械的来源。可能有人会认为他固执己见，耽误了有利战机，并因此指责他不知变通，但我们必须认识到，在没有强大的中央政府作为支撑的情况下，他手上并无任何可供掌控的资源，相反，他是一个受害者，政府权力分散让他深受其扰，地方官员们又不买他的账。我们不能用其他国家或其他时代的标准去评价他，而必须考虑他所处的环境。曾国藩可谓那个时代的不世之才，不管是清军和太平军之中，都无人能出其右，他堪当大任，矢志而不渝，尽志而无悔，才终能挽狂澜于既倒。

4月末，曾国藩命鲍超赶往安庆前哨桐城和怀宁，营救多隆阿，这样一来他自己所在的地区便处于更加危险的境地。5月初，曾国藩率数百名士卒前往安庆近郊，留张运兰攻打休宁，朱品隆把守祁门。他与鲍超在东流会合时，英王对安庆城外的湘军发起了攻击，但杨载福、多隆阿和曾国荃分别从江上、前哨和安庆城外联手抵御，击退了英王所部。

与此同时，左宗棠将侍王所部从景德镇驱赶到了浙江，然而太平军攻占了位于杭州正南面的金华。为了扳回一局，6月初，忠王离开瑞州基地，攻占了江西的几个州县，随后进入湖北界内，在兴国、大冶、通山和崇阳等州县的郊区大肆破坏，湖北巡抚胡林翼不得不派兵抵拒。除此之外，太平军的其他行动倒是都很快被镇压了。

太平天国诸王的所有企图调虎离山的计策都失败了，曾国荃又不停地给安庆城内的守军施加压力。有情报称守军情况已经十分堪忧，几乎弹尽粮绝，除非援军能火速赶到，否则守军必须尽快发动决战以求逃出生天。这本应是场速战速决的斗争，但双方交手期间，江上往来的外国轮船出手帮了太平军。7月8日，安庆外围防线全面崩溃，与此同时，江西的左宗棠、南面的鲍超和西面的胡林翼也正竭力阻拦侍王、忠王和英王前来救援。

浙江向朝廷请求增援，于是朝廷便下令左宗棠前往，但曾国藩冒死抗旨，说浙江的太平军已经退回江西鄱阳湖地区，并处于左宗棠一人的控制之下。眼下围攻安庆急需兵力，一旦将左宗棠调离，湘军攻防局面便会被全盘打乱。目前左宗棠和张运兰所控制的区域甚广，西起饶州，过祁门，东至徽州，南抵广信，因此左宗棠实在分身乏术。在这样的紧要关头，若从本就不多的兵力中再抽走哪怕一小部分，都会影响安庆最终的战果。就在同一天，他又以同样的理由请求朝廷收回调彭玉麟去广东任按察使的成命。

忠王还想赌最后一把，企图为安庆打开生路。他率部急趋南昌，希望曾国藩能从安庆调兵去救援江西的省城。某个自以为是的御史居然在这个时候跳出来大放厥词，说江西危矣，曾国藩应立刻采取措施防守，却不知自己的这番言辞正中忠王下怀。曾国藩不得不上书朝廷详细说明太平军的攻势，并一一解释自己的应对之策。言官制度确有它的好处，但遇到这种复杂的危局，御史们往往分不清利害，所谓空言误事，正是如此。好在8月忠王抵达瑞州时被鲍超的部队阻拦，一直驱赶到了丰城，8月29日，忠王战败，只得先退到抚州，随后便撤出了江西。

太平军救援安庆的最后一搏也失败了。1861年9月5日，清军围攻了两年之久的安庆终于克复了。当晚，曾国藩去信曾国荃道：

郭弁到，接喜信，知本日卯刻克复安庆。是时恰值日月合璧、五星连珠。钦天监于五月具奏，以为非常祥瑞。今皖城按时应验，国家中兴，庶有冀乎！大界之事，王二王三之话均算得矣。余于初二三日坐长龙赴安庆。惟此间银不满六千金，欲凑满万金犒赏将

士，弟处可设法办得四千金否？

两天后，多隆阿攻占桐城，9日，杨载福的水师收复蕲州。湖北、江西很快被平定，这两个省份的太平军被逼退到安徽、江苏和浙江。安庆与桐城的太平军俘虏被处死，在安庆被杀的俘虏有2万人，桐城人数是安庆的一半。

曾国藩本该为收复安庆而高兴，但就在这时噩耗传来，湖北巡抚胡林翼去世了，这让曾国藩心头的喜悦顿时烟消云散。7年相交，胡林翼一直是他的挚友和后援，他没少向胡林翼寻求过帮助和建议。论治行才望，胡林翼绝不在曾国藩之下。当月，咸丰帝也驾崩了。

因克复安庆有功，湘军不少将领都获得了封赏。李续宜接替胡林翼出任湖北巡抚，彭玉麟任安徽巡抚，原本就是行伍出身的鲍超拜将，张运兰被任命为福建按察使，但因曾国藩对其十分倚重，最后还是获准留下了。曾国藩本人受封太子少保，曾国荃被任命为按察使，赏布政使衔，并赐黄马褂。幼弟曾国葆破格提拔为直隶州知州，赐单眼花翎。战歿三河的曾国华追谥“愍烈”，他阵亡之时年纪尚轻，能获得如此哀荣，也是破例了。

官军的基地和曾国藩的大营都转移到了安庆。太平军手中仍有5处战略要地：沿江有芜湖、江宁，安徽中部有庐州，江宁以南有宁国，它是通往江宁和浙江省的门户，另外还有江苏巡抚驻地苏州。

安庆克复后不久，曾国荃率2万人沿江顺流而下，奔江宁而去。但他担心自己的兵力不足以攻下太平军都城，所以他中途折返，回到安庆，征得同意后便前往湖南，又招募了6000新军。曾国荃募勇期间，清军的死对头忠王再次奔袭浙江，攻下了绍兴和衢州，扩大了太平天国的势力范围，杭州再次受到威胁。浙江是官军粮食的供应地，绝不能落入敌手。果然，曾国藩立刻有所动作，派左宗棠前往救援。

忠王所部大肆扰乱江浙两省，当地百姓人心惶惶。1861年11月18日，一批官绅受托从上海乘轮船赶到安庆面见当时的两江总督曾国藩，声泪俱下地求他派兵增援。他们都表示，江苏有不少人参加了民兵组织，武器船只也齐备，且江浙地界上水网纵横，水路交通十分通畅。但是如果朝廷不加增援，这一切就要落入敌手了，因为眼下这个地区只有3座城池仍处于朝廷控制之下，即江苏的镇江和上海，以及浙江北部的湖州。

但曾国藩答复称，立即派兵增援不太可行，但眼下已被举荐为江苏巡抚的李鸿章正在安庆缮甲厉兵，来年春天有望赴江苏增援。因为形势错综复杂，曾国藩最终决定建立3个军队据点，为的是将太平军困在自己的包围圈内，然后步步进逼江宁，江宁的围攻由曾国荃指挥。3个据点之中，左宗棠负责浙江，李鸿章管辖江苏，而他自己则统领赣东和安徽。左宗棠已经出发前往浙江。

11月20日，朝廷命曾国藩统辖江苏、安徽、江西、浙江四省军务，这几个省份的巡抚和其他官员都必须听命于他。左宗棠应加速往浙江进发。依据礼节惯例，曾国藩辞让再三，称安庆克复多亏有胡林翼和多隆阿襄助，当下兵力依然有限，无法派兵去上海增援，四省的军务大权，自己受之有愧。同时他还推举左宗棠全权管理浙江军务。

就在曾国藩草拟奏疏的时候，四省形势突然开始急转直下。忠王和侍王都在这个区域，他们很有可能雇佣了外国军队，太平军方面取得的胜利应该跟这些军队脱不了干系，忠王在次年的战斗当中很有可能使用了外国的枪支，给江宁的曾国荃造成了重大的损失。太平军攻占台州之后，又转移到省城杭州，1861年12月29日，杭州失陷。随后，太平军进犯军事要地宁国，在那里盘踞了一段时间，1862年年初被赶回浙江。左宗棠被正式任命为浙江巡抚，但新帝依然坚持要曾国藩统辖四省军务。曾国藩并不想接受任命，因为这是朝廷的破格提拔，一定会招致他人的嫉妒。

至于政务，曾国藩倒是欣然接受。他修缮了省一级的书院，并恢复了两江科举。另外他还调整了当地田赋，对比较贫瘠的田地分开征税，而肥沃的田地则征收每亩400钱的战争税。此外，他还创办了一所兵工厂。

上海官绅也希望雇用外国军队协助收复失陷的地区。士绅和朝廷都问过曾国藩的意见。曾国藩认为，在上海宁波雇佣外国军队还说得过去，毕竟这两地是通商口岸，国外势力参战可以视为保护他们自己的利益。但苏州、常熟和江宁这些内陆城市就不一样了，如果外国军队卷入，一旦战败，便会成为天下人的笑柄；若旗开得胜，又不知会出现怎样的纷争了。而且，即便是在口岸城市雇佣外国军队，所有条件也要事先谈妥。

1862年2月，曾国藩听到消息，上海已经在与英法筹划防御事务，随后可能还会让外国军队参与苏州的攻夺。显然，国外势力卷入已是既成事实，但曾国藩内心的不安丝毫没有消减。他早先便向皇帝奏明，若那些洋人并非善类，那么战事结束之后，他们肯定不会拿了酬金就太平平地撤军，没准会赖着不走，以图在大清国财富中分一杯羹，这无疑会给朝廷埋下祸患。

不久后，江浙两省的士绅进京，请求朝廷接受英法的援助，再次将这个问题摆上台面。与此同时，外国公使也同样听到了他们本国国民的呼声，要求他们放弃一贯坚持的中立立场，转而采取直接的干预政策。朝廷在这个问题上有些首鼠两端，既对外国势力的动机持怀疑态度，但又蠢蠢欲动地想要答应江浙士绅的请求。于是，朝廷要求曾国藩和都兴阿查明此事后再作商议。



△安庆内军械所，1861年由曾国藩创设于安徽怀宁黄石矶、安庆大观亭，是清末洋务运动最早官办的新式兵工厂、清政府创办最早的以手工制造近代武器的军工作坊。科学家华蘅芳曾在此主持制造中国第一艘轮船“安庆”号。

曾国藩的立场和之前一样。如果外国军队人数超过清军，在清军相当有限的协助下就能驱逐太平军，那么他们一定会在这片土地上为所欲为。多隆阿、鲍超、曾国荃的部队以及李鸿章正在招募的新军都没有多余兵力可以派去与外国军队合作攻打苏州、常州和江宁。这样一来，清军的处境便犹如一个只懂得纸上谈兵的人，一碰到真枪实弹便只能请人代他上战场。只是现实当中清军境况更差，他们既不会动笔也不会动手，只能成为天下笑柄。太平军方面在是否请外国势力援助这一问题上也一直犹豫不决，据说洪秀全对洋人还非常排斥，所以朝廷对待这个问题时也应该多加小心，先不要给明确答复，对外国人提供的援助不拒绝但也不接受，对方催促时再作商议。总理衙门可向洋人暗示，目前曾国藩手下兵力不足，无法分兵与外国军队一起攻打太平军，但芜湖和东西梁山之战结束后，朝廷可能会请他们相助。

曾国藩的言辞之中难掩他对国外势力的抵拒，但我们绝不能就此推断他不关注江苏或不重视上海。他在好几封家书中都提到了这个区域，眼看有可能落入敌军之手，他的焦急之情也是溢于言表。早在1861年11月4日他便对此事有所提及，12月，他又提到要将曾国荃派往上海，因为上海与苏州、杭州和外国都有商业往来，所以战略和经济意义重大。虽然后来他没有明显的动作，但种种蛛丝马迹表明他确实有意将上海交与曾国荃管辖，但曾国荃更倾向于去江宁。但不管怎样，曾国藩后来征得了李鸿章的同意，将他派往上海，并承诺将太平军降将程学启手下的1000人和湘军水师5000人调拨给他，以扩充他新招募的淮军的兵力。

2月22日，李鸿章率淮军抵达安庆，并开始按照湘军的模式组建部

队。曾国藩从自己的军队中选派了一些人去帮助李鸿章训练新兵。3月底，8000淮军已整装待发。原本曾国荃和李鸿章是打算沿着长江一路向东攻打下去的，但因为上海的情况十万火急，他们放弃了原计划，打算让淮军部队乘土绅们花18万两银子雇来的7艘轮船直接开往上海。4月间，部队分成三批，依次东下。4月25日，朝廷终于正式命李鸿章署理江苏巡抚。

当下战事主要集中在安庆的下游地区，曾国荃率2万兵马缓慢前往，同行的还有其弟曾贞干（译者注：即曾国葆，加入湘军后改名曾贞干）及其手下的5000人马，以及彭玉麟的水师。左宗棠正在浙江部署兵力；多隆阿和李续宜在庐州附近围堵太平军，不让他们与捻军联手；鲍超在江宁南边攻打宁国；张运兰则控制着皖南，由于他的部队占据着徽州，因此通往浙江的道路便处于张运兰的掌控之中。还有一些不属于湘军的将领有意与曾国藩联手，如率领江北经制兵的都兴阿，位于安徽境内淮河上游地带的袁甲三和李世忠，以及镇江的一支部队。

1862年5月13日，多隆阿从英王手中夺回了被攻占已久的庐州。太平军逃往寿州，多隆阿紧跟着追到了那里。寿州守军不久便投降了，苗沛霖背叛太平军，将英王擒送到胜保面前。最终英王在自己的手下面前被多隆阿处死。这次取胜后，朝廷得以将兵力集中派往江宁以及皖南和江浙各地。然而，虽然战场越来越集中，但这个时候陕西突然向朝廷求援，多隆阿前往相救，只留5000人把守庐州。这样一来，浙皖苏的官军便失去了他的助力。

除浙北的湖州外，其他地区的形势都有利于朝廷。曾国荃继续沿江东下，于5月31日抵达江宁城下，并在雨花台安营扎寨。都兴阿夺回了大运河沿岸的扬州，江苏北部被平定。浙江的台州也被克复。随后，官军又在外国军队的帮助下收复了宁波。

看眼下情形，大有速战速决的趋势。但曾国藩坚持按部就班，要等所有军队扫清障碍，齐集江宁。费时费力他能接受，但他绝不愿孤注一掷，那样风险太大。如果他把所有兵力直接调集到江宁，那么江宁以外的太平军又会分散地窜入各地，一切都要再从头来过。因此他所采用的战术如同蛇之于猎物，从三个方向缓缓收拢包围圈，将太平军困在其中，最后让身在江宁的曾国荃采取行动，一点一点地将敌军绞杀在他们的都城内。

第十二章 列强与太平军

为了考察太平天国末期的种种，以更好地理解国外势力所起的作用，我们需要先明确一下他们在镇压太平军的过程中扮演着怎样的角色。1853年初，太平军一路跋涉抵达江宁，并以江宁为都，这段经历是外邦共同的兴趣所在。更让他们好奇的是太平天国建立在基督教基础上的宗教信仰。为此，英法美都曾派人往长江上游方向一探究竟，想弄清楚太平天国的势力范围以及他们所信奉的宗教到底是怎么回事。

1853年4月，密迪乐随英国军舰赫尔墨斯号出航时，曾对太平天国钦佩有加。他的上司乔治·文翰爵士曾仔细研读过太平天国文献的译本，所持态度就相对比较保守了。他宣布对太平天国政府要保持严格中立，并曾奏报英国政府说，太平天国的宗教教义所满足的主要是“一种政治动机，领袖们需要利用它去左右人们的思想，让他们成为自己的事业的附庸”。梅德赫斯特博士在给文翰的汇报信中基本上已经道破了这场运动的本质，认为它是荒谬的宗教信仰和精明的政治目的的结合：

对于这种差异，解释只有一个，那就是有两种想法或两类人同时并存，一类人态度虔诚而谦卑，只想一心事主，并通过赞颂唯一救世主以求恩泽；另一类人则想要借此获取蒙昧的民众的信任，以帮助自己争夺权位。

梅德赫斯特认为，如果这场暴动能取得成功，那么至少基督教信仰能得到保证，通商的可能性也更大，但鸦片贸易一定是严格禁止的。太平天国在宗教思想方面算是承袭西方，因此还有几分赞成自由主义的可能，但倘若取胜的是朝廷，那么他们必然会变得比之前更加排外，更加倨傲。但尽管如此，他还是提倡中立政策。

1853年，法国公使造访天京，却没能如愿面见太平天国的高官。这位公使的观点与梅德赫斯特十分相似，他认为太平天国还远没到能成大气候的地步。

1854年5月，美国传教士罗伯特·麦克莱恩抵达江宁。当时正值太平天国宗教狂热升温不断的时候，杨秀清刚封了圣灵，太平军的态度变得更加排外，更加趾高气扬。如果说一年前他们对待文翰的态度可以称为傲慢，那么给麦克莱恩的回函则是变本加厉。麦克莱恩在递交给太平天国的公函中要求对方承认两国为平行交往关系，而且不必“纳贡”，太平天国便在回函中大加驳斥，并以此为由拒绝让他面见东王。此外，他们还表示：

尔等果能敬天识主，我天朝视天下为一下，合万国之体，自必念尔等之困扰，准尔等之进贡，岁岁来朝，方得为天国之臣民，永

沐天朝之恩泽，安居藩属之邦，永享殊荣。此乃吾等诚心所望，令尔等速从，不得有违。

梅德赫斯特本是有人承认太平天国政府的，但这份回函以及太平军那不伦不类的宗教让他打消了这个念头。研究了太平天国的教义之后，梅德赫斯特提出了自己的观点：

经实际考察，眼下情况不尽人意，相比其民事组织和宗教组织，不过是半斤八两。其成员多数蒙昧无知，且人员有限，战场及已攻占地区人数加总约为5万到10万人，而清军竟不能与之相抗，立即克复失地更是无望。无论其他文明开化之邦对这场运动的态度如何，至少可以肯定，太平天国既不真正信奉也不真正理解基督教；且无论其政权性质如何，至少可以断定，与之建立并维持平行邦交关系是不可能的。

其实总的来说，太平军并没有对洋人表现出明显的敌意，密迪乐也在书中表示，他觉得太平军态度友好，只是对外来的思想理解不充分，因此对外国人不能平等相待。他们对外贸兴趣平平，所以三合会攻占上海的时候，这座城池实际上已经落入太平军手中了，他们却没有伸手接管。

1853年到1856年间，三合会一直占据着上海，由此引发的几个问题渐渐浮出水面，其中两个问题尤其关键，时至今日都具有其重要性。第一，上海缺少一个合法的衙门，那么关税问题应该如何处理；最后海关管理权落到了外国人手里，这就是后来的洋关制度的起因。第二，如何处理租界的难民问题，这直接导致市政当局处于外国人控制之下，因此即便是大清国的子民也不适用清朝国法，只有在会审公廨内才保留大清法度。除此以外，清军军营距离租界过近也引发了问题，导致了1854年的泥城战役，为几年后以上海为中立领地的主张开了先例。

1856年，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1858年，西方国家与清廷在中国北方签订了一系列条约，这几年间，列强对中国的掠夺越发变本加厉。在此之前，他们仅在5个通商口岸享有特权，但条约签订后，长江一线全部向外国船只开放，并且还增开了不少通商口岸。然而当时清廷并未马上认可条约，换约一事被搁置到1859年、1860年，英法联军再次入侵中国北方，击退僧格林沁率领的蒙古骑兵，并进犯京师。清廷逃往热河，恭亲王留京与英法商谈。

从某种意义上说，西方国家的这次侵略似乎为太平天国创造了时机，所以他们会在1858年和1860年显得异常活跃。僧格林沁所部被调走去对付联军，也许正因如此，捻军才会在这个时候去重新去攻打河南和山东。曾国藩此时正面临前所未有的压力。但从另一方面看，西方国家的入侵对清廷和太平军的最终命运并没有造成影响。至少我们能看到，不管是在中部省份平叛的曾国藩也好，还是在江宁附近驻守的将领也好，谁的军队都没有因为西方国家的侵略而减少一兵一卒。英法联军

对广州和京城发动的进攻都可以被视为地方事务。

捻军在皖北地区突然变得活跃，很明显是因为僧格林沁撤军，而且安徽太平军的动向也很有可能受此影响。太平军拼死想要杀入江宁城，但每次都被官文和曾国藩在半路拦住。1860年夏，英法联军攻入北京，加大了太平军在北方取胜的可能性。因为要支付赔款，所以清廷应该也很乐意在平定太平天国运动一事上向西方国家求援。在此之前，我们没有充足的理由认为1856到1860年间的几次对外战争削弱了清廷的实力，而让太平军渔翁得利。认为西方国家的侵略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天京解围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因为清廷根本没有从中部地区调集兵力去增援北方战场。事实上，英法联军是1860年8月才开始入侵北方的，而忠王在当年5月5日就击溃了天京城外的清军大营，随后便开始侵扰江浙二省。8月，僧格林沁迎战英法联军，朝廷原本对他寄予厚望。僧格林沁兵败后，曾国藩曾请命出征北方，但朝廷没有应允。所以我们可以肯定，鸦片战争并不是导致太平军在这个时期略显活跃的原因。



△洪秀全与天王府图，1864年法国《世界画报》刊载的铜版画。

6月10日，朝廷命曾国藩署理两江总督，以缓解江苏的压力。但曾国藩本人必须坚守安庆，所以江苏一切事务全部由巡抚打理。这一时期，外国势力干涉的祸端便开始萌生。其一是上海商人雇佣弗雷德里克·T·华尔。此时发生在1860年忠王占领松江之后，上海商人承诺，若华尔能克复松江，便向他支付3万两白银。第一次尝试失败后，华尔招募了100名马尼拉人和白人军官弗雷斯特与白齐文，并于7月17日攻下了松江。此后这座城池就成了华尔的地盘，他还率兵从松江去攻打青浦。在青浦他遭遇了太平军雇佣的外国暴徒，8月与对方交手失败。最后他放弃了青浦，回到松江，花了几个月的时间训练了一支由中国人组成的军队，军队的开支是从上海海关的收入中拨付的。

忠王闯入江苏的消息让整个上海陷入恐慌，因为成千上万的难民很快便从内地涌入。忠王本人于8月18日抵达上海郊区。驻上海的外国领事决定严守中立，并请人向忠王传话，请他不要对上海发兵。忠王最终被英法官军驱逐出上海。忠王称他是受了居住在上海的洋人以及与太平军有联络的清军的邀请才踏足上海的。由于天气情况恶劣，军队前进受到了影响，且“薛抚台是夜悉知有通情，复即加银和于洋鬼，请得一二千鬼子而守此城。清军通我未成，此事未举，这班人马概被抚台杀之”。于是忠王被迫撤出上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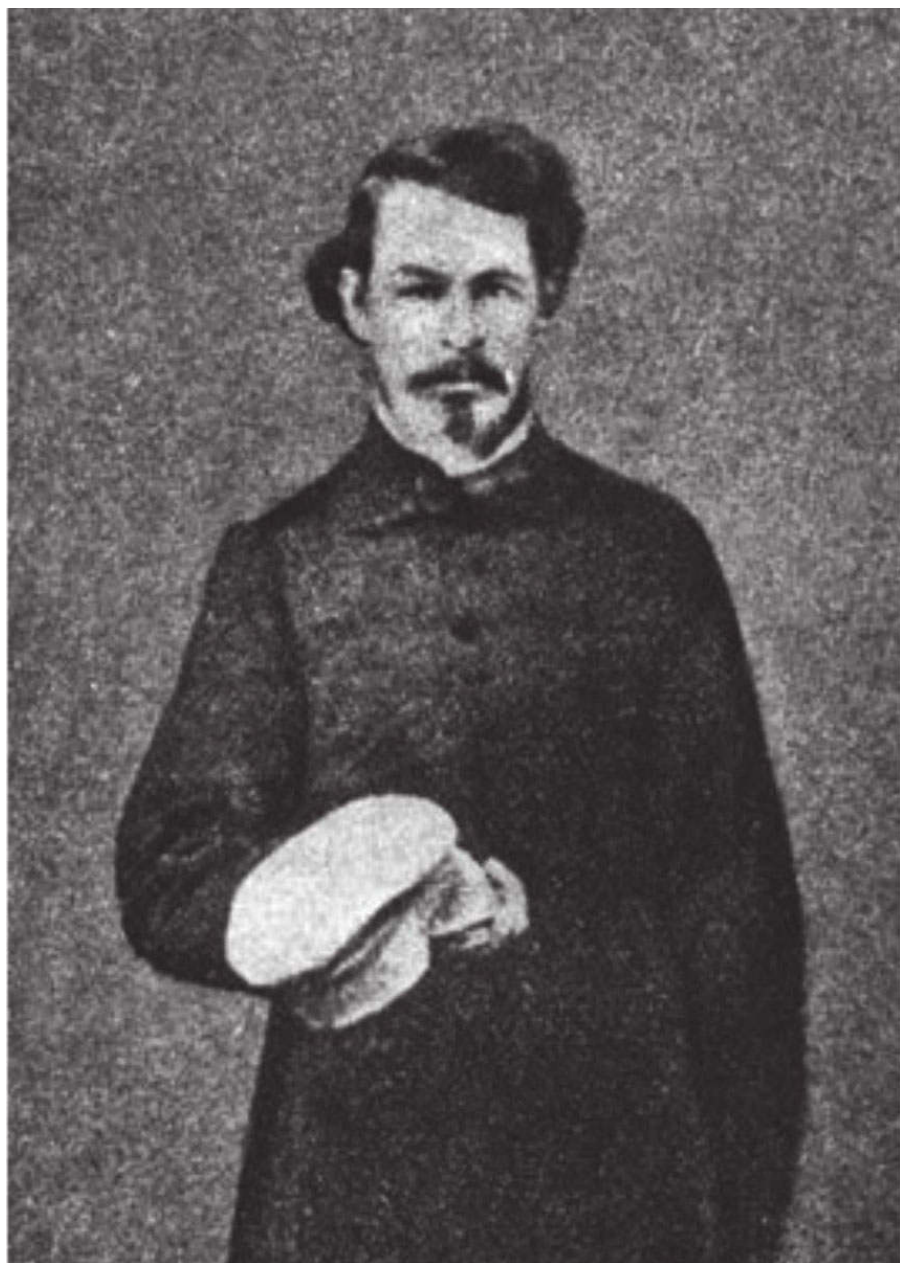
这个时候西方国家的中立主张已开始触及殖民地周边的中国领土，这在本质上就相当于放弃了中立，偏向了清廷一方。因为他们眼皮底下尽是哀鸿遍野的景象，同时又担心涌入上海的人口增加导致供给跟不上，于是，对待上海周边百里之内的地区，他们虽号称中立，实际上却是反对太平军的。海军上将詹姆斯·霍普从北京返回，1861年2月与哈里·帕克斯沿长江而上，去处理条约中约定的开放通商口岸一事。他们在天京略作停留，见了太平天国的几位首领，并得到了天王的允诺，一年之内不对上海发兵。霍普和帕克斯在报告中并没有表现出对朝廷或太平天国任何一方的支持，但他们谴责了太平军，因为他们所到之处民不聊生，而官军占领的地方就要好很多。且不说是否还有其他原因促使西方国家在这件事上站在朝廷一边，至少霍普这趟汉口的行程肯定是最重要的因素之一。

1862年，天王一年不发兵的承诺到期，太平军又开始准备攻打上海。占领了杭州后，他们便打算向上海进发，城内和租界也有势力与他们里应外合。一些外国人也在为他们提供支援，向他们出售走私的武器、军火和鸦片。西方国家政府无法阻止华尔们去帮清军，因此他们也同样无法禁止这类人去援助太平军。1月13日，3万太平军穿过吴淞口；另一支部队在松江击败了华尔。战败后，华尔带着手下700名中国人赶去增援霍普，当时霍普手下的英法水兵数量差不多也有700人，他们在吴淞与吴淞隔江相望的高桥击败了太平军。在这次交锋以及上海周边地区的其他战斗中，华尔的这支洋枪队因骁勇善战而受到了不少赞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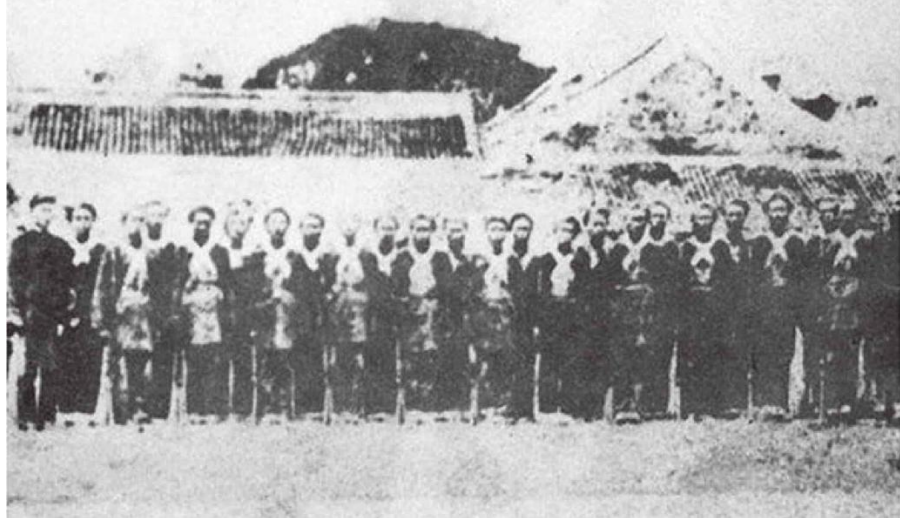
现在英国人已经公开反对中立政策了，在北京与中法商议后，他们决定采纳霍普和海军上将卜罗德的建议，要将太平军阻拦在上海方圆百里之外。几个月前华尔的洋枪队还备受指责，现在赞扬的声音已经居多了。英法联军和华尔的这支“常胜军”攻占了上海周边的许多村镇。5月1日他们攻占了嘉定，5月12日又在青浦获胜。然而后来这两个地方他们都没能守住，嘉定落到了忠王手里，青浦也被包围。6月14日，华尔在霍普的援助下撤离。随后，他增募了兵员，洋枪队人数达到6000。部队从松江出发，8月夺回了青浦，但受酷暑和瘟疫影响，外国军队表现并不活跃。

曾国藩对外国势力援助一事的态度我们非常清楚。5月联军撤出嘉定和青浦后，有一度谣言四起，说有印度部队要进驻上海。于是朝廷询问曾国藩对此事的意见。曾国藩答复说，他曾就此事致信左宗棠，左宗

棠表示不希望动用大量外国武装，也不希望看到印度军队进驻；曾国藩也给李鸿章写过信，但李鸿章并未正面回答，只说自己与霍普商议过此事，霍普表示会有援军赶到，但对印度军队丝毫没有提及。曾国藩给朝廷的复奏原文如下：



△华尔（1831—1862），美国人，1860年开始受清朝官员委派，招募十几个愿意从军的外国人和几百名中国志愿者组成洋枪队，帮助清军围剿太平军。随后“洋枪队”改为中外混合军。1862年春，华尔毅然加入中国籍，被清朝政府委任为副将，“洋枪队”扩编为“常胜军”。1862年9月，华尔在进攻慈溪时毙命。



△围攻上海的太平天国军队。

臣查西人天性好胜，睚眦小忿，不肯甘休。青浦、嘉定之挫，既羞见侮于发逆，尤虑见轻于天朝。其兴兵前来报复，实属意中之事。惟英、法旧例，兵谋会议于众国，兵费征敛于众商，非一人所能为主。青、嘉一退之羞，不至遽触大众之怒。国主未必因此而大举，商贾未必因此而加征。其兵数必不甚多，亦可悬揣而知。

崇厚既有所闻，似宜由总理衙门与驻京公使查询确实。然后申大义以谢之，陈利害以劝之。

中国之盗寇，其初本中国之赤子。中国之精兵，自足平中国之小丑。姑无论本年春夏连克二十余城，长江上下肃清三千余里，发逆无能久之理，吴、越有可复之机。即使事机未顺，贼焰未衰，而中华之难，中华当之。在皇上有自强之道，不因艰虞而求助于海邦；在臣等有当尽之职，岂轻借兵而诿讥于后世。此所谓申大义以谢之也。

粤匪行径，本属无赖之贼。青、嘉两城市，尤属于至微之事。英国若征印度之兵，为报仇之役。多调则胜之不武，少调则不胜为笑。徒使印度军士，支领英国之饷银，蹂躏中国之土地。上不利于国主，下不利于英商，不如早议息兵，俾松、沪免无穷之忧，即英法省无穷之费，此所谓陈利害以劝之也。斯二者，总理衙门与驻京公使委曲商榷，如俱不见听，则亦别无阻止之法。仍当先与议定，西兵进攻内地，臣处无会剿之师。若克城池，臣处无派防之卒。区区鄙见，不得不重言申明。

至于设法防范，殊乏良策。洋人语言不通，风俗迥异。彼以助我而来，我若猜忌太深，则无以导迎善气。若推诚相与，又恐其包藏祸心。观于汉口焚船等案，片言不合，戎事立兴。嫌衅一开，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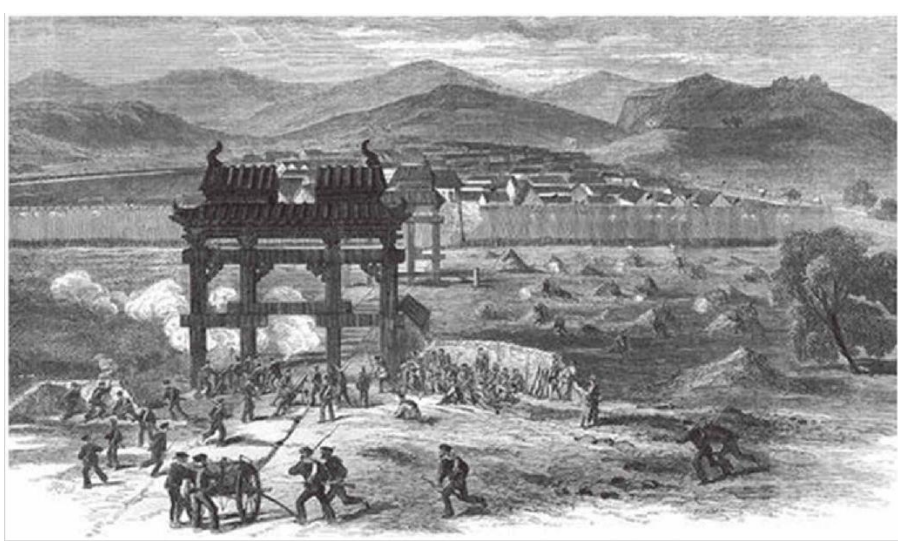
局瓦裂。臣始终不愿与之会剿者，盖亦筹之至熟。与其合而复离，不若量而后如。倘我军屯驻之处，彼亦不约而来，实逼处此。臣当谆饬部曲，平日则言必忠信，行必笃敬；临阵则胜必想让，败必相救。但有谦退之义，更无防范之方。吾方以全力与粤匪相持，不宜再树大敌，另生枝节。

与此同时，上尉乐德克和中尉肯尼于5月6日指挥英法战舰攻打宁波获胜，并将这座城池交给了清军。此后宁波便开始实行与上海相类似的政策；在克复宁波周边市镇时，外国军队也给予了援助。华尔也率洋枪队赶来，但在9月21日攻打慈溪时，华尔受到重创。参与这场战斗的人数众多，不仅有华尔的部队，还有英法联军的战舰，以及法国人训练的一支由1500名中国志愿者组成的军队。华尔死后，他的遗体被运回松江厚葬，清廷还特意为他修建了祠堂以示追思。华尔是一个有能耐的人，虽然有不少人认为他怀抱着野心，一心想在中国建立自己的功业，但对他所获得的殊荣，却没有多少人唱反调。如果没有华尔，就没有后来戈登的成功，也没有上文提到的中法军队。这支军队的兵力有2500人，起初由勒伯勒东和日益格率领。他们协助左宗棠克复了上虞，乐德克也参与了。1863年初，他们又协助朝廷克复了绍兴，当时太平军正在应付别处的战事，因此放弃了这座城池。勒伯勒东在攻打上虞时阵亡，他的军队由法尔第福接管，但不久后，法尔第福遇害，其职务由德克碑代任。

“常胜军”的将领不在了，军队暂由弗雷斯特率领。但是弗雷斯特并不想正式接管这支军队，最后白齐文接替了这个职位。

与此同时，太平军对曾国荃展开了长达46天的围攻，偏偏这时军营中又爆发了瘟疫，这让曾国荃所部的抵抗愈发艰难。出于战略考虑，除程学启外，各路将领也无法赶来增援。然而程学启一旦离开，江苏便会处于危险之中，因此曾国荃便不再要求他前来增援。不过反对曾国荃的人认为他是怕有损自己的声望才会有此举动。曾国荃拒绝程学启援助一事让曾国藩十分难堪，因为他已经送出了求援的消息。但他尽了最大努力，给李鸿章写了封信，让他不用再派程前来，如果已经派兵，那也只需协助打一两场仗便可返回。

李鸿章提议派白齐文和“常胜军”出战。起初曾国藩想拒绝，但最终还是同意了。不过他提出了两个条件，第一，援军营地不能靠清营太近，而应首先攻取江宁下游的下关或九袱洲，或者就在上游扎营；第二，如果江宁克复，白齐文的军队不可在城内抢掠，所有战利品一应上缴，一半运送到京城，一半分发给各个部队。白齐文的军队可以分得双份。采取任何行动前，双方都必须明确立约，以免军队之间产生纷争或误会。在给曾国荃的信中，曾国藩嘱咐说，这支军队抵达后，大可好好利用，但不能让他们与其他部队交往过密。



△常胜军进攻被太平军占领的城市。

“白齐文部下名为洋兵，实皆广东、宁波之人，骄侈成俗，额饷极贵，弟军断不宜与之共处。凡长濠以内，总须主兵强于客兵，一切皆由弟作主，号令归一，而后不至僨事。至嘱至嘱。弟若有信至沪，亦须先与说明。”

与白齐文的谈判搁置了。11月17日，曾国藩在信中说，他收到了与白齐文的契约概要，但他开始吃不准对方是否真的会如约前来。与此同时，无人增援的恶果终于降临到官军头上，好在11月26日，曾国荃战胜了太平军，解除了包围，将他们驱逐到了长江北岸。但曾国藩的焦虑并未减轻，他担心曾国荃会中太平军的圈套，被他们从江宁引开，而恰恰就在这一战之前，曾国藩曾催促其弟撤离江宁，因为那时官军在宁国受挫，曾国藩判断长江上游地带告急，而宁国一旦失守，那么官军不可避免地要向芜湖或金柱关撤退；鲍超的兵力已遭折损，曾国荃又刚刚脱离险境，如果两人都被击败，平叛的大业就会毁于一旦。所以，12月4日、5日、6日和7日，曾国藩连续给曾国荃发了几封急件，请他不要在危险之地久留，以免最后满盘皆输。好在曾国荃虽面临巨大压力，但他对自己所部的实力很有信心，所以他没有理睬曾国藩的要求，而随着事态的发展，撤离的必要性也渐渐淡化了。11月底，包围解除，但直到12月中旬，官军才确定忠王不会再重新发动一次围攻。

至于白齐文为什么没有在最危急的关头前往江宁增援，理由众说纷纭，其中之一据说是欠款未付。从白齐文后来的表现看，我们无法确定他是否真的有诚意。很明显，清军是希望他赶来增援的，尤其是在11月的危急关头，但他却一而再再而三地推诿拖延，没有在清军最需要的时候给予援助。就在他终于决定出发时，轮船却撤走了，这并非清廷不守信，而是官军已经不需要他增援了。

在上文摘录的曾国藩的信中可以看出，中国人并不欢迎“常胜军”。

由于西方国家放弃了中立政策，于是“常胜军”也希望能改变自身的性质。中国人认为这支军队花费太高，再加上它干涉松江民政事务，军队兵士喜欢惹是生非，对待中国百姓又十分专横，所以中国人对它十分反感。

1863年1月，由于欠款一事，洋枪队发生兵变。上海方面派人传递了消息，说饷银两天内即可送到，白齐文借此安抚了士兵。但两天过去了，却还不见饷银，白齐文便亲自前往上海催款。但他得到的答复是，谁也没有承诺一定会在那个日期付款。白齐文当即大骂并拳脚相加，劫走了饷银，返回松江。他因此被撤职，其职位由弗雷德里克·布鲁斯接替。弗雷德里克上任后，一些暴徒因不满将领的变动，恶意发动了几起兵变，都被弗雷德里克镇压了，而洋枪队在他的率领下，也逐渐变成了一支纪律严明的队伍。听闻白齐文的所作所为，曾国藩十分气愤，他致信李鸿章，提出想与他联合上疏朝廷，要求以故意殴打道台的罪名严办白齐文。

但曾国藩对整个事件经过的描述与外国文献中的记载略有不同。曾国藩的说法如下：

查洋将白齐文常胜军，于九月中旬定议来援金陵，屡次愆期。厥后奏明十月十九日启程，吴煦先带轮船两只赴镇江齐队。乃白齐文索饷迁延，迄未入江。十一月十四日，在松江闭城滋闹；十五日，带洋枪队数十人至上海毒殴杨坊，刃伤其戚属，抢夺洋银四万余两而去。如此跋扈横行，毫无纪律，不特中国不能资其力以剿贼，亦为外国之所公恶。应由李鸿章奏明知会驻京公使，严行惩办。

这便不难理解，为什么李鸿章对白齐文如此反感，坚决不同意让他官复原职，即便白齐文本人前往北京求得了英美驻京公使的支持，李鸿章也不肯买账。我们也可以明白为什么白齐文最终决定出发增援江宁，朝廷却将轮船撤走，甚至要扣下这支军队的饷银，因为它实在是难以控制。

在斯塔弗利将军的帮助下，由查尔斯·乔治·戈登接管常胜军的协议很快便得到了英国政府的批准并生效了。军队规模最多可增加到3000人。在等待英国政府批准期间，华尔旧部却开始闹事，要求白齐文继续担任指挥官，而荷兰又在2月15日攻打太仓失败，更是增添了麻烦。少校布瑞南不久后又在福山失手，李鸿章原来的支持态度已转变成了不满，差点将这支军队遣散。

幸好英国的批准及时下发，1863年3月25日，戈登正式接管了部队。这件事说明英国政府已经开始完全向清廷倾斜，因为戈登活动的范围已超出了上海周边百里之外，而且他是一名英国派遣的军官，是受了英国政府的委派来执行任务的。

上任之后，戈登的第一个使命是救援常熟。4月7日，他手下的2250人与6000清军一道击退了敌军。随后他赶去太仓增援李鸿章的兄长李瀚章。太平军诈降以诱李瀚章进城，李瀚章中计。虽然戈登手下只有2800人，而太平军有一万多人，但他还是于4月30日和5月1日攻下了太仓。由于部队中白齐文的党羽闹事，戈登不得不返回松江处理，事后他重组了军队，换掉了一部分军官。随后他带领着这支部队去围攻昆山，于5月27号抵达城下。这时他手下已有600名炮兵和2300名步兵。戈登启用了水陆两用汽船熙春号，在程学启的协助下，于6月1日攻下了昆山。程学启认为自己应享有大功，但实际上戈登在攻城时并未采纳他的建议。程学启嫉妒戈登的功劳，两人心生嫌隙，最后不得不由巡抚李鸿章和哈利迪·马格里爵士出面调解。戈登决定将军队基地从松江迁往昆山，又引起了军中的哗变，最后被戈登严厉镇压。此后，戈登开始整肃军队纪律，其间又有一次兵变发生，这次兵变被镇压下去后，洋枪队的军纪才变得严明起来。

戈登本有种种理由甩手不干，比如与下属之间的冲突，与程学启的过节，政府对合理要求的推拒，以及朋友的劝告。就在他打算前往上海的时候，他听说白齐文带着300人去苏州投奔太平军了，希望能借此机会为他自己闯出一片天地来。上海方面普遍认为，戈登手下白齐文的旧部一定会转而改投在旧主将的麾下，让局势进一步恶化。于是，戈登决定留下继续自己的工作。

洋枪队从昆山逼近苏州，7月29日协助清军克复苏州外围的吴江，8月29日，位于太湖半岛尖端的太湖县被收复，9月30日，官军的分遣部队攻下了江阴，联军已准备好举兵攻打苏州。

苏州由忠王最中意的将领——慕王谭绍光和其他几名将领把守。忠王本人则在天京劝说天王从都城撤离，另择栖身之处。从忠王的自述中，我们能看出，忠王已料到苏州守将会降清，而他自己绝不能这么做，因为他从太平天国起事时就已加入，对于他这样的人，朝廷只会严惩。所以，在离开苏州时，他曾对守将们说，“到了如今这个地步，如果你们另有打算，我也不会强留你们了。”守将们纷纷表示自己没有二心，然而他们的实际举动又并非如此。忠王没有料到，这些人打算除掉慕王。

苏州守将开始与程学启联络，商议降清并交还苏州一事。他们答应除掉慕王，但不愿自动动手用同样的方式对待忠王。1863年12月6日，太平军守将交出了苏州城，负责与朝廷谈判的纳王被许以二品武官的官位。

但是，当留守苏州的诸王出城迎接李鸿章时，他们发现之前的约定就是一纸空文，官军根本没有兑现承诺，反而将他们全部处死。戈登目睹这一过程，认为杀降是不义之举，他非常气愤，带部下登上熙春号，想抓到李鸿章。还好他们没找到人，考虑了几周后，戈登还是决定继续留在军中。

戈登离开期间，“常胜军”士气受挫，军纪松散，戈登回来后又马上恢复了。1864年春，它与清军一起从苏州向常州进军，5月11日攻克常州，戈登的部队起了主要作用。3月13日，法国人协助左宗棠所部攻克浙江杭州；江宁克复后，8月18日湖州又被官军攻占。不过常胜军并没有参加最后的作战，它在1864年5月31日就解散了。

在评价这支军队在镇压太平天国运动中的作用时，我们应当看到，美、英、法三国军官的策略确实帮助清廷克复了不少重要的城池。没有外国的援助，这场战争无疑会持续更久，清廷也将面对由此产生的各种问题甚至危险。与清军相比，外国军队的装备显然更加精良，士兵也更加训练有素。在他们的协助下，清廷成功地保住了上海，没有让它落入太平军之手，从而也确保了李鸿章能有足够的财政收入以支付军队粮饷。基于这些事实，我们不能否认，他们的援助是有效的，甚至可能起了关键作用。

但是，如果要是戈登镇压了太平军，那就未免太草率了。戈登从未指挥过超过3000人的部队。他一直是与清军一起作战的，如果没有清军部队，戈登的军队必然会以失败收场。最重要的是，曾国藩和其他将领在安徽、江西和天京部署了兵力，太平军因此而焦虑不堪，湖北和河南也另有兵力以防止捻军和太平军联手。

也许一位专门研究常胜军的历史学家的评价还算中肯。在自己的作品中，这位历史学家摘录了一些针对戈登的溢美之词，接着他写道：

我已经说了不少违反戈登上校本人的意愿的话，因为这个话题已经引发了太多讨论，我必须在此重复，以解释最近中国发生的一系列事件；现在，舆论几乎一边倒地认为是戈登上校镇压了太平军的叛乱，但我认为事实并非如此。也许李抚台在奏疏中将江苏平叛的大部分功劳都揽在了自己身上，但戈登的部队如果孤军作战，江苏叛军也不可能被肃清。也许在这些战斗中戈登的部队确实在冲锋陷阵，但是一旦攻克了城池，他必然会请清军把守。程学启和其他将领一直是与洋枪队一起作战的，所以他们的功劳也不容忽视。更重要的是，此前是因为曾国藩和其他将领的殊死拼杀，太平军才被逼退到沿海的江浙一带。朝廷似乎指望着联军帮他们守住上海和宁波。但是，如果联军没有增援，清廷也会有其他的办法。我们国家的同胞看到太平军逼近富庶的贸易殖民地，就惊慌失措，觉得胜利将要属于太平天国了，但实际上他们把结果想得太糟糕了。毫无疑问，如果太平军占领了上海和宁波，抢夺了外国的武器船只，并大量招募兵员，那么西方国家遭遇的麻烦比清廷要大得多，而西方国家如果放任不管，便违背了他们与清廷签订的条约中的义务。因此，清廷有双重理由不花太多力气去阻止太平军进犯这两个通商口岸，因为他们可以预料到，出于对自身利益的保护，也出于义务，我们必然会出兵阻拦太平军。他们料得很准。其他情况下清廷会作何反应，我们便不去推测了，但是从形势和结果判断，我们可以肯定，就算清廷放任太平军进犯上海宁波，也不能证明他们无法依靠

自己的能力一步一步地剿灭叛军。

从另一个角度看，西方国家的态度确实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1853年到1854年，他们拒绝承认太平天国政府，这对清廷有利。如果当时天京还有天德王或冯云山这样的人物在，也许太平天国政府就会得到西方的认可了。反过来，如果西方国家既不支持清廷，也不援助太平军，清廷还是有可能获胜的，外国的援助只是为官军最后的胜利提供了更切实的保障而已。

第十三章 太平天国覆灭

1862年夏天，因为酷暑和疫病，清军的前进步伐受到了阻碍。安徽、浙江和江宁的许多将士因此丧命，病倒的更是不计其数。围攻天京的计划也因此被搁置了。

然而，西北地区的叛乱势力，尤其是捻军，却尤其活跃。于是，李续宜在丁忧期间被朝廷起用，任命为钦差，署理巡抚职，山东、河南、直隶和山西四省必须与其商议军务，决定如何应付太平军和捻军。胜保也被任命为陕西钦差。这个时期任命的钦差不少，说明在朝廷看来，局势已经相当危急。由于处理得当，北方的危局得以缓解。

疫病持续了很长时间。10月，宁国、江宁、湖州和池州都遭其荼毒。将领之中，鲍超和张运兰也不幸罹病。曾国藩觉得未来堪忧，便请求朝廷再派官员前来分担自己的责任，但朝廷没有应允，只说对曾国藩在华中地区取得的成就非常满意。

有情报称，太平军打算利用这次机会，将自己的军队一分为三，侍王将率其中一支军队攻打驻扎在江宁城外雨花台的曾国荃所部。然而实际情况比情报更为严峻。10月13日，忠王亲率军队袭击曾国荃，而鲍超在新河庄被其他将领击败，10月28日，宁国失守。重重危机之下，曾国藩只得上疏朝廷，陈说自己的困境。首先，曾国荃在雨花台连续几次遭到袭击；其次，太平军有可能会从宁国进入江西，威胁他的后方；第三，丹阳的太平军势力可能会扩展到长江一带，长江控制权将受到威胁；第四，据悉捻军可能会从河南经湖北入安徽，并与太平军联手解天京之围。他还上奏说，因为江西地区厘金收入减少，他只得采取权宜之计以保证自己的职责能够履行。所以他请求朝廷派多隆阿驻军安庆北部以守鄂皖边界。

在这样的情况下，曾国藩自己都有些动摇。好在他具备先秦贤哲的品性，所以，他作了一首《三字箴》，以清、慎、勤三字来勉励自己：

清字箴：名利两淡，寡欲清心，一介不苟，鬼伏神钦。

慎字箴：兢兢业业，死而后已，行有不得，反求诸己。

勤字箴：手眼俱到，心力交瘁，困知勉行，夜以继日。

不过曾国藩在奏疏中的担忧并没有成真。丹阳太平军确实试图突围，但被曾国藩的水师和陆军在金柱关联手击退。太平军还是没能进入长江一带。

曾国荃在雨花台遭遇了长达46天的围攻，忠王和城内的其他13位王

企图联手将他击垮。他们已经不满足于之前一直使用的老式武器，转而起用了迫击炮，炮弹如雷声一般轰鸣着落到清军的队伍当中。他们还用地雷炸毁了清军的胸墙。尽管如此，曾国荃并没有被击垮，而他的兄长也尽力维持着运粮通道的畅通。

曾国荃遭受围攻的日子里，曾国藩心急如焚。当时程学启借调给了李鸿章，无法抽身前去增援，所以曾国藩甚至同意由白齐文率常胜军去为曾国荃解围。但是出于种种原因，白齐文没能赶到。为了避免湘军溃散、前功尽弃，曾国藩催促曾国荃退往芜湖，因为他觉得胜败可能性相当，大清国已经岌岌可危。但曾国荃还是迎难而上，取得了胜利。双方相持了46天后，总算在11月26日迎来一场血战，死伤数千人，太平军终于被击溃，忠王所部退守长江以北。

参与了这场战斗的将士被赐黄马褂，并获得了其他的嘉奖，曾国藩幼弟曾贞干被赐知府衔，但他没来得及领受他的封赏，因为就在旨意传到的那天，他病逝了。于是朝廷只能赐他死后哀荣，授按察使衔，并对他追赠了谥号。

太平军在雨花台收手后，曾国藩觉得自己兵力已经足够，可派部队前往庐州抵御太平军，打击苗沛霖。苗沛霖原为捻军，有一阵投奔了太平军，后来又背信弃义，将英王交给了朝廷。此后朝廷就开始对他有所怀疑，并开始密切关注他的举动，以防止他叛变。此外，曾国藩还派湘军和安徽的新军前去防守江宁对岸和长江上游地区。太平军在江宁以南的兵力依然很强大。1862年12月27日，他们开始向西扩张，并一度抵达了祁门，但他们最终没守住这座城池。在东南，左宗棠于1863年初克复了严州，李鸿章则收回了常熟。

1863年1月31日，石达开在四川兵败被俘。此前他已在四川流窜了很久，多次击败了清军部队。朝廷派出了约1万人的民兵军队出战，人数几乎与石达开自己的部队相当。石达开不敌官军，退守云南。1863年1月9日，有情报称他带着五六千名护卫出现在松林，此前他一直在云贵地区流窜。官军立刻前往，包围了石达开，最后，石达开受伤被俘，被官军押往成都。在成都，石达开留下他的自述后一个月，他本人和他手下的二千多名部众被朝廷尽数处死。至此，自广西起事时便追随天王的最后一位王也不在了。石达开自天京出走后，多年流离，征途颠沛。但他的名字在同时代的俊杰之中显得尤为突出，关于他的生平事迹和传说也在民间广为传颂。

1863年初，朝廷方面的形势可以说是略有好转。江西、湖北和安徽三省的将领正严防太平军退入华中地区，同时阻止他们北上与捻军汇合。“常胜军”此时已由戈登接管，经过戈登的重新整顿，这支队伍也成了协助江苏地区平叛的重要力量。这时的英法联军实力已稍有减退，但他们也在浙江地区对左宗棠提供援助。他们的作战情况，尤其是“常胜军”的动向，每周都会被汇报给通商口岸的外国官员，这些外国官员听着关于“常胜军”在江苏的捷报，便以为戈登和他的手下在此次战争中担负

了最主要的责任。但事实上，坐镇安庆的曾国藩才更是我们不能忘记的角色。他的目光时刻都盯着战场，并尽了一切努力为清军扫清障碍，他的贡献不可磨灭。但多数西方人对曾国藩惨淡经营、排除万难的经历知之甚少，他们只看到了江浙战场的情形，所以在多数西方文献中，曾国藩的功绩都被抹杀了。

1863年3月，曾国藩决定从安庆出发赶往江宁城外，将整个战场巡视一番。但因为太平军依旧虎视眈眈，他此行还是要冒一定风险的。3月17日，曾国藩离开安庆，在芜湖彭玉麟那里作了短暂的停留，并于24日抵达雨花台，29日离开。

此行所见所闻让曾国藩忧喜参半。一方面是让他忧心的事，比如长江沿岸的贫苦村民被迫逃到岛上去避难，许多人死在了那里；江浙地区大片田地荒芜，太平军供应短缺，可能会全体退往江西，如果此事成真，情况将非常危急；安徽和浙江部分已经克复的地区依然遭到太平军侵扰，若情报准确，当地太平军人数可能超过了官军，所以那些地区的居民还不能恢复正常耕作；浦口和其他一些小城镇刚刚失守，李世忠又被太平军击败，此人可能已经叛变，必须革职。

另一方面，希望也同时存在。虽然粮食供给不足会导致太平军撤往内陆地区，但他们的实力也遭到削弱，支撑不了多久；江宁东边和南边的多数战略要地都在朝廷控制之下；尽管遇到了不少挫折和困难，但清军士气依然没有受到影响，曾国藩没有听到任何动摇军心的流言蜚语。

曾国藩巡行期间，部分太平军被驱赶到了江西鄱阳湖区域，另一拨被赶到了徽州和祁门一带。左宗棠分别于3月1日和13日攻克了金华和绍兴，浙江东部其他几个城镇也被收复。左宗棠觉得自己可以分出足够的兵力派往徽州增援。阴历三月，左宗棠被任命为闽浙总督，署理浙江巡抚；后又有上谕擢曾国荃为该省巡抚。鲍超的军队和左宗棠所供部队为徽州城外的清军提供了极大的支援，5月12日，徽州太平军被肃清。

地处浙皖边界的休宁城内也传来了捷报，然而皖北地区战乱又起。太平军降将苗沛霖先前为表诚意，向朝廷出卖了英王，而此时却在寿州再度叛变。曾国藩监视他已经有一段时间了，苗沛霖再次变节后，曾国藩便下令围攻他的兵力较强的地区。虽然清军已经十分谨慎，但捻军还是与太平军接上了头，于5月11日抵达安庆以北的庐州，引起了这个地区的骚乱。

太平军在各地制造事端，这种伎俩像极了忠王和英王坐困安庆时他们所采取的策略。曾国藩觉得这回太平军又在故伎重演，想把他的兵力从江宁引开。与之前一样，他马上意识到边远地区可能情况危急，但他依然没有将军队调走去支援湖北，以免自己的力量削弱，无法全力以赴完成平叛的重任，最后落得满盘皆输。他认为，在这个时候，明智的策略应该是在这些危急地区展开防御，同时拦住太平军，以确保左宗棠攻克富阳，并完成克复杭州的部署，且保证李鸿章攻下昆山，进军苏州。

他要让江宁、杭州和苏州三地成鼎足之形，将太平军限制在这个包围圈内，并最终将之击溃。这确实是个良策，但因为缺少兵力，曾国藩的策略并没有很快见效。

然而无论如何，清军在江苏所取得的进展是有目共睹的。5月2日，李鸿章与戈登联手夺取了太仓，为攻下昆山打开了通道。5月31日昆山克复之后，所有兵力便可集中攻打苏州。5月18日，鲍超在其他将领协助下攻克了曾国藩管辖范围内的六安州，接着便前往寿州，试图解除苗沛霖的包围。行军途中，鲍超将所有尚在皖北流窜的太平军赶了出去，但最后他们还是被捻军给拦住了，来迟一步，1863年7月19日，寿州落入苗沛霖之手。清军又退回了六安州和三河尖。

6月13日，太平军在雨花台的防御被清军攻破。杨载福（此后改名为杨岳斌）和彭玉麟联手攻破下关，7月18日占领长干桥。忠王曾这样描述清军攻入的过程：

雨花台又失，京内惊慌。那时天王差官捧诏召我回京……那时和州又败，江浦失守，官兵纷乱。……自此回来，九帅克我雨花台，营垒扎坚，不能再复，兵又无粮，扎脚不住，自散下苏州、浙江，此举前后失去战士数万余人，因我一人之失锐，而国之危也。

[6]

这样的情形下，忠王主张放弃天京，因为这座城池已经注定保不住了。他坦言，曾国荃所部正从东、西、南三个方向往天京逼近，而他并没有摆脱曾国荃的办法。天京城外，清军还截断了他们的粮道。但天王对这个提议极为不满，并对忠王大加责备，说上帝既然已经将这个国家交到了他手中，便一定会保佑圣子到最后。

就在曾国荃缓缓包围天京时，鲍超奉命赶回了宁国。8月16日，江忠义的部队将所有太平军赶出了江西。太平军残兵便沿长江而下，到青阳城外时，他们停下来攻城，该城守将朱品隆坚守38天后，援军赶到，朱品隆立刻发起反攻，重创太平军，使其撤往石埭和太平。

此时苗沛霖依然在皖北顽抗。他控制了淮河，堵截了盐道，军队的部分财政给养受到了影响。因为湖北、湖南和江西的食盐供应全部依赖安徽，但盐道被叛军堵截，所以这几个省份的食盐供应只能暂时由四川、广东和浙江负责。曾国藩是两江总督，自然要让食盐供应恢复正常，以确保财政收入不受影响。而苗沛霖偏偏要与他相抗，他需要出动4支军队才能解决问题，这让他大为恼火，于是便提议将这4支分散的部队统一交给金国琛指挥。12月，苗沛霖终于被击溃，怀远克复。

9月20日，清军与法国军队联手克复富阳，这给了合围策略很大的激励。因为夺取富阳是攻占杭州的关键，所有忠王在说到这次失败的时候有些痛心疾首：

自此之后，金华、龙游、严郡、温、台等处，陆续退守，兵屯

富阳。左抚台全军发下，逼到富阳，与我军连敌数月。后请洋兵由水路而来，用炮攻崩富阳城池，连战数十仗，洋兵败，再添洋兵来战，左抚台亦出队交争，是以富阳之失，绍兴之失，萧山之失，伤兵甚多，兵退到余杭屯营落寨，左抚台之兵亦到。两下交争，日日连战，我力据余杭，以坚杭州之防。……左抚台之兵，分水旱而下杭州。^[7]

他的战线从余杭延伸到西湖，足有百里。

11月，太平军将领古隆贤在石埭叛变，皖南兵力被削弱，太平军不得不从这个地区撤离。在江苏，常胜军与程学启所部正向天京步步进逼，他们已经攻占了苏州，把忠王逼退到常州与丹阳。侍王李世贤那时正在离天京200里不到的溧阳县，他希望能让自己的堂兄忠王也去溧阳，从此不再为天王效力。

杭州已处在包围中，种种迹象都预示着清军很快就要夺取这座城池了。当年秋天，杭州包围圈渐渐缩小，清军离城墙越来越近。12月18日，城墙终于被炸出缺口，但城内太平军还有些力量，还能拦住清军不让他们从缺口冲进城内。忠王是这样描述这场战争的：

去年十一月之间，九帅放倒南门城墙，此时城内官兵多尚可足食，而各力全，又有城河之隔，九帅之兵不能踊进者，此之来由也。

自此之后，京之事日变一不同。城外九帅之兵，日日逼紧，城内格外惊慌，守营守城，无人可用。凡是城外有文通者，何人扑拾到不报天王处，私开敌人之文者，抄斩全家。

自九帅兵近城边时，天王即早降严诏，阖城不敢违逆，不遵天王旨命，私开敌人之文，通奸引诱，有人报信者，官封王位，知情不报，舆奸同罪，命王次兄学获椿砂剥皮法治，而何人不畏死乎！

虽有严刑苛法，但想背叛天王的大有人在，只是因为怕落入清军之手后被折磨死才没有行动而已。恰好又有几个太平军的王在苏州被处死，叛军官兵心里的恐惧愈演愈烈了。“献城未及三日，被李抚台杀害，是以至今为头子不敢投者，因此之举。”^[8]

12月20日，忠王回到天京，向天王解释说眼下太平军已陷入绝境，希望他能同意迁往江西或别处。但天王依旧坚信神灵护佑，对忠王的提议嗤之以鼻。不知是出于忠心，还是因为母亲在天王手上，身边又都是天王的眼线，忠王最终决定留在天王身边。12月23日，太平军发起了一次突围，被曾国荃击退了。浙江与江西东北部的所有重镇都有清军重兵把守。

李鸿章和左宗棠在“鬼兵”（译者注：即外国军队）援助下向太平军施压，苏州以西岌岌可危，太平军逐渐退往江西已是不可避免。李世贤

没能让堂兄前来汇合，便于1864年2月14日独自率军穿过宁国前往江西。清军兵力虽能防止他在途中造成破坏，但还不足以挡住他的去路。眼下曾国藩唯一的担忧是，驻守湖州和江浙其他城镇的太平军一旦站不住脚，便有可能突然涌入江西。诸王在苏州被处死一事让叛军相信他们唯一的出路就是分散外逃，到了偏远的地方再汇合。

为求谨慎，席宝田被派往江西，鲍超经过苏州前往湖州，同治帝又令福建、广东、广西、湖北和湖南诸省设法自保。江宁军队没有被调走一兵一卒，5万多名将士行程了约百里的包围圈，城内供给渐渐耗尽，太平军随时有可能发起突围。

忠王发放的供给也耗尽之后，4月1日，太平军派了4000名妇女出城，希望她们能从官军那里取得食物。在这样的危急关头，天王竟然还建议饥饿的民众靠吃“甜露”为生。所谓“甜露”，也就是地里自然生长的植物。他的部众都开始对他心生蔑视。忠王在自述中说：“我等朝臣奏云：‘此物不能食得。’天王曰：‘取来做好，朕先食之。’所言如此，众又无法不取其食。我天王在其宫中阔地自寻，将百草之类，制作一团，送出宫来，要合朝依行毋违，降诏饬众遵行，各而备食。”

天京城内的防守力量日益削弱。3月20日，程学启攻下嘉兴，但他本人身负重伤，不久后在苏州去世。3月31日，左宗棠联合法国部队夺回了杭州，城内太平军逃往湖州。虽有清军奋力拦截，但大批太平军还是按计划退到了江西。朝廷立刻往鄱阳湖和九江派了援军，几乎在同时，湖北樊城的捻军和太平军被清军击溃，逃往河南。

太平军撤退到江西后，该省厘金收入立刻受到了影响，湘军的供饷出现了问题。从曾国藩向朝廷求援的奏疏中，我们可以了解到湘军粮饷的主要来源。湖南尽了全力来支援湘军，供给还算正常；这个省份是通过专门机构收取厘金的，一半收入用作军队饷银。当年广东只提供了9万两白银。江苏厘金收入削减到了3万两。四川湖北根本拿不出银子（原先湖北承诺每月提供5万两，湖南2万5千两，四川5万两，江西3万两，另外两个省份数额不定）。眼下的情形让曾国藩非常为难。

5月11日，在常胜军的协助下，清军攻占了常州，常胜军的使命光荣结束。如此一来，丹阳失去了防守，于5月18日被清军夺取。李鸿章与江宁城之间的障碍已全部扫清。江苏太平军残部也逃往江西。当年6月，清军精锐在杨岳斌和鲍超等将领的率领下在江西与太平军开战，主要作战地点在瑞州，以防所有溃退的太平军部队在那里会师。

当年冬天到次年春天，李鸿章和左宗棠战功赫赫，而曾国荃在江宁却未有所获，这让他备受煎熬。其兄长曾国藩的处境也十分堪忧。曾国荃是嫉妒别人的战功，生怕克复江宁城的功劳被其他人抢去；而曾国藩则担心，如果不把李鸿章和左宗棠的兵力调往江宁加速攻城，便会有损他本人和曾氏家族的名声。早在2月初，他就告诉曾国荃，他已把程学启调往江宁，如有必要，李鸿章本人也会前来增援。

情报称江宁城已陷入一片慌乱，但曾国藩的尴尬处境并没有因此而好转。据说天王在自己周围堆满了木柴，一旦天京陷落，他便点火自焚。3月底，曾国藩写信给家里说，攻城之事快要水到渠成了。5月初，另一份情报称城内不少太平军开始削发，杀人放火的事也不干了，因为他们正盘算着逃出去混入百姓之中。曾国藩怕攻城之事再度耽搁会影响他和家族的名誉，又担心曾国荃操之过急，错失进攻良机而弄巧成拙。他写信告诫曾国荃：“自苏杭克复，人人皆望金陵之速克。吾独不期其速，而期其稳，故发信数十次，总戒弟之欲速。盖深知洪逆非诸贼可比，金陵非他城可比也。……吾所虑者，一恐弟求速效而焦灼生病，一恐各营猛攻地道，多损精锐而无以御援贼耳。”他还写信给家中的兄弟说：“常州于初六日克复，丹阳于初八日克复，自是江苏仅余金陵一城未克。沅弟肝病已深，又为之焦灼，余常去信解之。”

随着时间推移，曾国藩的处境越来越艰难，周围议论四起，说只要把李鸿章的部队调过来，攻下江宁便指日可待。朝廷也命令曾国藩尽快调兵。当年早些时候，曾国藩也确实让李鸿章往江宁派过部分兵力，这回他要求李鸿章率全军前往。曾国荃有些不情不愿，但曾国藩要他一定得妥善处理此事，与他一起请李鸿章前来增援。6月15日，曾国藩告诉其弟，他已写信给李鸿章。如果他能赶来，那么江宁一旦克复，功劳就要平分；如果攻打失败，责任也要共担。他也给家乡的弟弟写了信，传达了同样的意思，并补充说，虽然曾国荃比自己年轻十岁，但头发也已半白；他自己的身体一日不如一日，如此看来，他们兄弟二人都不像是会长寿的样子。最后他终于说动曾国荃和他一起请李鸿章，并赞扬曾国荃道：“少荃（译者注：李鸿章，号少荃）意在助吾兄弟成功，而不敢直言，其意可敬。弟复信盼他早来，甚是甚是。戈登今日来此鬯谈，亦甚服弟之营垒坚固、号令严肃……”

李鸿章毕竟人情练达，能体会到身在安庆的曾国藩的难处，于是他找了个明显的借口，说要去浙江增援，恳请暂不赶赴江宁。实际上左宗棠在浙江根本不需要援手。对于李鸿章的这一决定，曾国藩欣然接受，这样一来他也算是“保住了颜面”。7月13日，他在信中说：“少荃信阅过，其片稿则已抄寄余处矣。现少荃屡次奏咨信函，似始终不欲来攻金陵。若深知弟军之千辛万苦，不欲分此垂成之功者。诚能如此存心，则过人远矣。”李鸿章不来增援，也许背后原因一言难尽，但他的这一决定终归让曾国荃因克复叛军都城而功成名就，他为人处世方圆有道，也让曾国藩欠了他一个人情。或许他是为了报答曾国藩先前对他的提携，否则他不可能这么快就升任巡抚；又或许他是出于谨慎，不想开罪于位高权重的曾氏弟兄和整个湘军部队，毕竟他是安徽人，湘军多少还是会把他当外人。

曾氏弟兄的权势确实越来越大，他们自己也意识到了。5月1日，曾国藩写信给曾国荃道：“余昨日具疏告病，一则以用事太久，恐中外疑我兵权太重，利权太大，不能不缩手以释群疑。一则金陵幸克，兄弟皆当引退……”

如果李鸿章确实是由于不想因克复江宁一事引起不快而没有前去增援，那么他的态度便并无任何不忠的表现，曾国藩的求援他也并未忽视，至少在饷银上给予了支持。他拿出了23万8千两白银来填补湘军的巨额开支，其中5万两给了江西的鲍超，4万两用来给安庆提供粮食补给，另外13万两都送去了江宁。即便如此，湘军的补给还是不足。

1864年7月3日，清军攻占了龙脖子山，给曾国荃创造了埋设地雷的条件，而不用去管城内守军的抵抗。7月19日，地雷埋设完毕。城墙被炸出几近200尺的缺口，官军从缺口涌入城内，很快便将城内宫墙团团围住。当天晚上，天京便失守了。传信的人每天奔走700余里，火速将捷报递到了京师。

清军对太平军的追杀持续了整整三天三夜，10万人死于屠刀之下。忠王与天王兄长洪仁达逃往江西未成，被清军俘虏。天王本人他们是抓不到了，6月1日，洪秀全见大势已去，便自尽了。为了不引起城内百姓骚乱，天王自尽的消息一直没有泄露出去，他的遗体葬在深宫，其子洪福瑱继位成为天王。

幼天王曾一度摆脱过清军追捕。天京失陷时，他跨上一匹劣马出逃，后来忠王把自己的好马换给了他，他才得以逃出城外，而忠王却不幸被捕。忠王在自述中说：“主又幼小，提政无决断之才人。”“我由太平门败转，直到朝门，幼主已先走到朝门，及天王两个小子并到，向前问计。斯时我亦无法处，独带幼主一人，其余不能提理。幼主又无马坐，将我战骑交与其坐，我骑不力之骑……虽天王气满蒙尘，误国失邦，我受过其恩，不得不忠，尽心而救天王这点骨血，是尽我愚忠而为。”幼天王一行尝试了一两次，后终于一天清晨突围，越过了清军的包围，但清军穷追不舍，幼天王与其他人走散了，忠王最后也没能知道他舍命相救的幼主结局究竟如何。

7月28日，曾国藩抵达江宁，详细询问了城内的状况。忠王李秀成和天王兄长洪仁达被带到曾氏弟兄和其他将领面前。虽然同治帝下令要将这两人押解进京，但曾国藩还是将他们就地处决了。《忠王自述》就是在这个时期完成的，其译本经修改后出版。自述原文中有一些对湘军的溢美之词，还有以太平军大部投降朝廷为条件免去忠王一死的提议，以及忠王对太平天国大业败落原因的剖判，这些内容在英译本中都被删除了。



△清军围攻太平军。

曾国藩发现城内并无外界盛传的窖藏财宝，很是失望。经审问后才知道，所谓的“圣库”，不过是用于储藏天王私产的库房而已。即便真有财产珍宝，肯定也已经被太平军带走了。曾国荃想下令让手下上缴从太平军官兵处和城内百姓处缴获的战利品，但曾国藩不同意，说：“勇丁所得贼赃，多寡不齐，按名勒缴，弱者刑求而不得，强者抗令而遁逃，所抵之饷无几，徒损政体而失士心。”随即下令，只需上缴太平军埋藏在地下的财物。

事后，曾国荃被封为一等伯爵，赐双眼花翎。杨岳斌官拜陕甘总督，受封男爵、太子少保。彭玉麟受到同等封赏。鲍超受封男爵。其他有功的将领也得到了封赏。李鸿章封一等伯爵，赐双眼花翎。对于曾国藩，同治帝下谕令道：

钦差大臣协办大学士两江总督曾国藩，自咸丰三年在湖南首倡团练，创立舟师，与塔齐布、罗泽南等，屡建殊功，保全湖南郡县，克复武汉等城，肃清江西全郡，东征以来，由宿松克潜山太湖，进驻祁门，叠复徽州郡县，遂拔安庆省城，以为根本，分檄水陆将士，规复下游州郡。兹幸大功告蒇，逆首诛锄，实由该大臣筹策无遗，谋勇兼备，知人善任，调度得宜。曾国藩著赏加太子太保衔，锡封一等侯爵，世袭罔替，并赏戴双眼花翎。

江宁克复，太平天国将领们已经到了穷途末路的地步。但幸存的诸王和将领还是在别处会合了，特别是浙赣两省；而鄂皖边界又遭到了捻军和太平军残部的骚扰。8月7日，鲍超率部在抚州的许湾击败太平军，折损对方兵力4万余人。接下来的几天，清军又攻克了几个州府，大批太平军投降。剩下的太平军走投无路，便向江西南部边界逃窜，赣南州府及邻省福建、广东都加强了防御。

8月28日，左宗棠在李鸿章和法国军队的援助下夺取了浙江最后一个被太平军占领的要地湖州。29日，安吉县克复，浙江全省平靖。

幼天王在忠王掩护下逃出天京后，于8月8日抵达安徽广德，太平军残部盛情相迎。8月30日，广德又被清军攻陷，幼天王只好逃入宁国的深山之中。9月1日，太平军从湖州、广德逃到了皖南的徽州，却在那里遭遇了清军将领刘松山，败在了他手下。9月3日，又有太平军部队在昌化和淳安被左宗棠击败；一个月之内，接连几支军队都没有逃过覆灭的命运。包括幼天王在内的残兵在广信府遭遇浙赣两省清军的联合攻打，再度被击溃。幼天王逃离战场，席宝田紧追其后。10月25日，幼天王被俘，押往南昌处决。10月底，江西所有太平军都被赶到了福建和广东境内。

至此，太平天国运动可以说已经被镇压下去了。此后确实还有一些太平军残党在广东和福建有所动作，他们占领了嘉应州，与福建同党联络，继续他们抢掠的营生，骚扰汀州和漳州。左宗棠只得返回浙江处州，并派兵进入福建镇压。很显然，这些太平军听命于侍王李世贤。1865年初，左宗棠亲自率军前往，并于5月25日攻克漳州。侍王饶幸逃脱，窜入山中，后又再度现身，最终自杀身亡。先前提到的白齐文便是在去投效侍王的途中被拘捕的。

漳州胜利后不久，清军又打了一场胜仗，彻底打败了福建的太平军。在两广边界活动的太平军彻底越过边界，逃到了广东。

第十四章 剿捻之战

兵败之后，一部分太平军逃到了东南部偏远的地方，还有些漂洋过海去了美国。而曾国藩则在太平天国曾经的都城履行其总督的职责。上一章已经提到，曾国藩并未找到传说中窖藏在天京圣库的金银财宝，但失望之余，他还是对总督衙门作了必要的修缮，长期以来处于军事管制之下的文官政府终于又重见天日了。他所关心的头等大事之一，就是恢复荒废了多年的科举。他遣散了部分湘军官兵，其余的分散编入各个将领麾下，他这么做，无非是想在江宁克复之后尽量显得低调些，不要因为权势过大而成为众矢之的。他也多次提醒过曾国荃，要他多加注意。

太平军是不足为患了，但捻军的势力却前所未有地壮大起来。向西和向北逃窜的太平军被他们吸收，黄河以南、鄂北、安徽以及从陕西边界跨过大运河直至山东一带都受到了他们的威胁。多年来，清廷一直视他们为心腹大患，唯恐他们有朝一日与太平军联手。他们兴起的过程和目的都无从知晓，但从他们作战的方式可以判断，他们并没有严密的作战计划，只是趁着大局混乱之时吸收了相当数量的兵力。如果他们的最终目的是建立反清政权，或是其他更远大一些的目标，那就只能说他们伪装得太好了。眼下他们共有四路人马，分别由张宗禹、任柱、牛洪和赖文光四位将领指挥。其中赖文光原本就属于太平军。不过他们虽然人数众多，但并不稳定。

捻军在四处奔走的时候还带着妇孺和牲口。他们没有火器，所以任何一座城池，只要有防御力量，他们便很难攻克。他们随身并不携带帐篷，也没有固定的营地，一到晚上就分散潜入附近的村落，要恰逢天时地利，他们会将自己军队所需要的地方占领。他们行军速度极快，能连续几天日行百里。一旦官军逼近，他们便靠兜圈子或像成群的蚂蚁一样左冲右突来脱身。避免与官军开战已经成了他们的铁律，主动出击则更不可能。然而一旦被逼到走投无路，他们却能表现得骁勇异常。四路人马各有几千名骑兵，随身都带着刀剑长枪，颇有解数。遭遇困境时，骑兵立刻在外围形成防御圈，或分散到侧翼掩护步兵，步兵则挥舞长矛拼死作战。

多年来，曾国藩和他手下的将领一直担心捻军会与鄂皖太平军联手与朝廷相抗。1860年，蒙古亲王僧格林沁败在英法联军手下后，被朝廷派去剿捻。1865年5月18日，僧格林沁遭遇埋伏，战死疆场。朝廷陷入险境，同治帝急诏曾国藩赴山东指挥剿捻。

那时的曾国藩已经官拜两江总督，结束了长年动荡的征战，刚刚开始在省城安顿下来，主持善后。朝廷在这个时候下这样的诏令，对他来说无疑是个打击，他很清楚自己面对的是个怎样的任务。他手上的湘军和淮军人数都不多；捻军骑兵队伍强大，但他没有骑兵。他需要花几个

月的时间去扩充兵力，组建骑兵，这些工作就绪后，他还打算在十三个州重点设防，防线长达1000里。5月29日，他给同治帝上了一封奏疏，陈述了自己的策略，又补充说，自己状态不佳，恐怕难当重任。当然，这不过是礼节性的推拒。就在同一天，他又在家书中说，他计划率领8000湘军和14000淮军剿捻，月底启程；10天后，计划人数又变成了9000湘军，22000淮军。朝廷批准了他的上奏，命他统管山东、直隶和河南三省军务。曾国藩于6月18日动身，9月23日抵达徐州营地。

曾国藩将兵力分派到四个重镇。潘鼎新坐镇山东济宁，张树声驻扎江苏徐州，刘铭全、刘松山分别指挥河南周家口和安徽临淮。整整一年间，曾国藩布下了天罗地网，企图将捻军一网打尽。镇压过太平天国运动的将领们被曾国藩召回，比如鲍超和郭松林，两人都率旧部赶来。1866年，朝廷再次起用开缺回籍的曾国荃，先起任山西巡抚，后又授湖北巡抚。于是曾氏弟兄和时任江苏巡抚的李鸿章得以再度联手。然而他们拼尽全力，捻军还是跳出了他们的包围圈，肆意流窜于大运河和陕西边界之间；不久四路人马又在湖北会师，后兵分两路，分别向东西两个方向进发。1867年初，曾国藩致信其弟说：“淮、霆各军将近五万，幼荃（李鸿章幼弟）万人尚不在内，不能与之一为交手，可恨之至！岂天心果不欲灭此贼耶？抑吾辈办贼之法实有未善耶？”在另一封信中，他又写道：“捻匪忽来忽往，瞬息百里，探报最难的确。余于不确之信，向不转行各处，反不如听各统领自探自主，自进自止，犹为活着。”

曾国藩在剿捻一事上失意倒正中御史们的下怀，这些人见他剿捻不成，纷纷打算上书弹劾，甚至要求将他革职。指责他无能、骄矜、轻率之类的言论纷至沓来，不少人等着皇帝发话免了他的官职。朝廷没有采纳言官的建议；但是，曾国藩刚刚功成名就，位列公卿，便遭到如此抨击，说明他如日中天的时候已经过去了。此前曾国藩曾考虑过急流勇退，至少先退隐一段时间，但此时他听取了李鸿章的建议，决定在一片反对声中继续任职，免得退隐了一段时间，又被召回来处理什么难办的差事。

不过上奏请辞的官样文章还是要作的，但朝廷没同意，只准他告假，假期结束后依旧回江宁上任；剿捻一事由钦差大臣李鸿章接办。曾国藩一回到江宁便受到了当地百姓的欢迎，不过他回去上任，得益更多的是李鸿章，而不是他自己，因为李鸿章这下成了剿捻的实际领袖，曾国藩筹备两年得出的成果直接落到了他手里。曾国藩出发前往江宁后不久，正在追剿西部捻军的鲍超在湖北襄阳附近取得了重大胜利，不久后又在丰乐河取胜。捻军折损1万兵力，只得逃往河南。此时李鸿章已被授予湖广总督衔（由其弟署理），他将大营迁到了周家口。

1866年秋，左宗棠被任命为陕甘总督，并于1867年5月走马上任。昔日镇压太平军的将领再次联手对付捻军。江宁有曾国藩，武昌有李瀚章、曾国荃，直隶有官文，陕甘有左宗棠，李鸿章又亲临战场，剿捻事务助力强大，有望早日取胜；现在有8个省份能给李鸿章供饷，对比一年前，能给曾国藩提供财政支援的省份连一半都不到。当年6月，张宗

禹和任柱率部东进，入侵山东，李鸿章集结了4省的兵力与之相抗。11月，任柱所部战败，次年1月4日，赖文光被处死，至此，除张宗禹所部，东捻军全部败亡。同年年初，张宗禹率军入侵直隶，震动京师，李鸿章和左宗棠即刻赶赴直隶追剿。当年4月，张宗禹所部又从直隶窜入山东，适逢潮涨，追击的官军被拦住去路，等到7月才得以继续追剿，最终俘虏了张宗禹，捻军之乱终于平息。1867年9月8日，曾国藩上书朝廷，称捻军已全部肃清。

曾氏弟兄已不如4年前那般炙手可热了。曾国藩是两江总督，因协助李鸿章剿捻，好歹还有些封赏，但曾国荃已不在任上，担任湖北巡抚期间的种种难处让他心灰意冷，而且他一向心高气傲，无法忍受那些因为他剿捻无果而引发的指责。1867年10月，曾国荃请假开缺，返回了湖南。此事能明显反映曾氏弟兄性格的差异。作为兄长的曾国藩并不是没有过一败涂地、颜面尽失的经历，但他能做到岿然不动，直到成功扭转乾坤；即便是在自己名誉扫地的时候，他写给其弟的书信中还是多有激励的言辞。1867年4月，就在曾国荃即将离任返乡之时，曾国藩曾劝解他说，自己也曾不止一次觉得前路暗淡，但唯有浴火方得涅槃。他在信中写道，“安知此两番之打败，非天之磨炼英雄，使弟大有长进乎？谚云吃一堑长一智，吾生平长进全在受挫受辱之时。务须咬牙励志，蓄其气而长其智，切不可恭然自馁也。”但是曾国藩的这番现身说法毫无成效；他提醒曾国荃，他们兄弟二人荣宠加身，曾氏家族一时也算风光无两，他们必须为国尽忠，方能报效朝廷，但这番提点也是徒劳，曾国荃做不到愈挫愈勇，也不懂得位高责重，虽然辞官归里后又被重新起用，授予高位，但以今人的眼光看，他从未企及其兄长的高度。

关于江宁政务，在此就不赘述了。值得一提的是上海的钢铁厂，也就是后来的江南制造局的创办，这是曾国藩及其同僚对中国国计民生所作的最深远的贡献。1863年末，太平军叛乱尚未平定，当时中国第一批赴海外留学归来的学子中有一个叫容闳的人，他来到安庆的总督衙门谒见曾国藩，提出应在中国创办工厂，生产蒸汽机船和各类机器。曾国藩对待此事的态度十分开明，并给容闳提供了财政支持。1866年，容闳从国外购得百数十种机器返国，次年1月底，所有设备装配就绪。1868年，新钢铁厂的第一艘轮船问世，且不论其吨位如何，这毕竟是中国国产的第一艘蒸汽机轮船。这一成果让曾国藩意识到，之前他在战场上所使用的船舰注定会被淘汰，汽船一定会取而代之；而且大清国的水师，尤其是海军，必须经历现代化的整改。轮船完工后被送到江宁检视，曾国藩亲自将其命名为“恬吉号”。虽然船长只有185尺（可能是中国的度量），但“恬吉号”是一个里程碑，标志着中国的一次进步。当时那所钢铁厂占地面积只有73亩，它能够生产蒸汽机和其他机器、炼矿、制造枪支、处理木工、锻造钢铁、生产火箭弹和其他弹药。工厂内不缺仓库和办公室，就是少一块船只维修的地方。曾国藩还意识到，他们急需技术类书籍，将国外的此类书籍翻译成汉语已经势在必行。



△江南机器制造局，是清朝洋务运动中成立的军事生产机构，成立于1865年9月20日的上海，由曾国藩规划，后由李鸿章实际负责，对于清朝的军事力量以及重工业生产都有提升作用。其附属设施广方言馆等对于晚清的知识分子吸收西方知识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容闳（1828—1912），原名光照，族名达萌，号纯甫，英文名Yung Wing，广东香山县南屏村（今珠海市南屏镇）人，中国近代著名的教育家、外交家和社会活动家。容闳是第一个毕业于美国耶鲁大学的中国留学生，是中国留学生事业的先驱，被誉为“中国留学生之父”。在清末洋

务运动中，他因促成并且经理了两件大事而彪炳史册：建成了中国近代第一座完整的机器厂——上海江南机器制造局；组织了第一批官费赴美留学幼童。

同年还发生了扬州教案。8月22日，中国内地传教会所在房屋遭民众攻击，这所房屋不久前被几名传教士租下，他们之中有男有女。英国传教士戴德生遂向扬州知府衙门寻求庇护。当时民间有传言称传教士诱拐并虐杀孩童，为的是用其身体的某个部分入药。传教士一再请求，但官衙没能为他们提供庇护，至少其财产并未得到保护，因此在华的外籍人士纷纷揣测，这起教案的幕后推手就是当地官绅。在这起案件的处理过程中，扬州官员似乎比较消极，可能是害怕遭到报复。曾国藩派布政使李宗羲和另外两名职位较低的官员去处理此事。朝廷答应给予适当赔偿，但谈判进展缓慢，于是外方派炮艇驶入江宁，向曾国藩发出最后通牒，并扣押了他的一艘汽轮，可能就是恬吉号。曾国藩立刻处理了此事，英国代表对处理结果表示满意，但此后曾国藩的声誉在洋人的心里打了折扣。遗憾的是，曾国藩就扬州教案发出的函件并没有收录在官方文献中，只能在他本人的书信中找到关于此事的只言片语，因此我们只能借助国外的文献来了解这个案件，但是这些文献中的记载大多带有敌意，至少有失公允。两年之后，又发生更为严重的天津教案，从曾国藩对待天津教案的态度，我们可以推测，在扬州一案中，英国发出最后通牒的时候，曾国藩可能正在处理此事，只是态度比较谨慎；而且因为此案罪责明晰，曾国藩原本就应该能作出公允的处置。

第十五章 曾公晚年

1868年9月中旬，曾国藩奉命调任直隶总督。他于12月17日动身，江宁百姓夹道相送，足见他在任上深受拥戴。他于39日后抵京，按照当时的交通条件推测，此行不算匆忙。回京后，他被赐紫禁城内骑马的恩赏，受了同治帝几次召见，并被恩准列席新年的宫宴。

曾国藩在养心殿东暖阁接受召对，同治皇帝面西而坐，皇帝御座后设黄幔，两宫太后并坐其后，慈安居南，慈禧居北。问话都是慈禧问的，1月26日和27日的召对如下：

问：汝在江南事都办完了？

对：办完了。

问：勇都撤完了？

对：都撤完了。

问：遣撤几多勇？

对：撤的二万人，留的尚有三万。

问：何处人多？

对：安徽人多。湖南人也有些，不过数千。安徽人极多。

问：撤得安静？

对：安静。

问：你一路走来可安静？

对：路上很安静。先恐有游勇滋事，却倒平安无事。

问：你出京多少年？

对：臣出京十七年了。

问：你带兵多少年？

对：从前总是带兵，这两年蒙皇上恩典，在江南做官。

问：你从前在礼部？

对：臣前在礼部当差。

问：在部几年？

对：四年。道光廿九年到礼部侍郎任，咸丰二年出京。

问：曾国荃是你胞弟？

对：是臣胞弟。

问：你兄弟几个？

对：臣兄弟五个。有两个在军营死的，曾蒙皇上非常天恩。

问：你从前在京，直隶的事自然知道。

对：直隶的事，臣也晓得些。

问：直隶甚是空虚，你须好好练兵。

对：臣的才力怕办不好。

曾国藩旋即叩头退出。翌日，皇帝又在同一个地方召见他，问话如下：

问：汝造了几个轮船？

对：造了一个。第二个现在方造未毕。

问：有洋匠否？

对：洋匠不过六七个，中国匠人甚多。

问：洋匠是哪国的？

对：法国的。英国的也有。

问：汝的病好了？

对：好了些。前年在周家口狠病，去年七八月便好些。

问：汝吃药否？

对：也曾吃药。（退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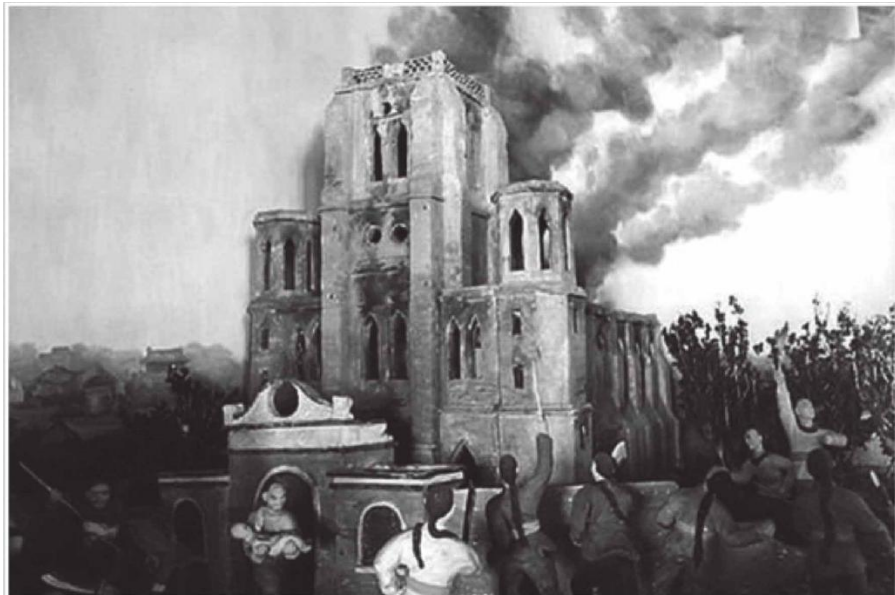
春节过后，曾国藩前往保定府上任，当时直隶诸多事务并无异常。

然而，1870年，天津教案发生，对中国和西方国家的关系产生了重

大影响。相较两年前的扬州教案以及各地其他动乱，天津教案所带来的破坏和国际影响是最大的。西方国家普遍觉得，当时社会原本就动荡，排外思想又深入人心，官员们对此视而不见，更有甚者还蓄意煽动，混乱局面终于达到顶峰，最后的恶果便落到了那几个倒霉传教士的头上。

从表面上看，天津教案的矛盾焦点在于教会诱拐儿童，有传言称部分儿童被卖给了罗马天主教的孤儿院，此外还出现了一些无稽之谈，说迷拐儿童的药就是用那些被卖掉的孩子的眼睛和心脏配制而成。当年6月，教会用巫术拐卖儿童的传闻一出，天津民众群情激愤。他们抓获了一个叫武兰珍的人贩子，此人供述称自己用来诱拐儿童的迷药是法国教会的一个叫王三的人给的。“由是津民与教民屡有争哄之事。三口通商大臣崇厚约法国领事馆丰大业来署，提犯人对质。于时讹言四起，人情汹汹。丰大业在崇厚署中施放洋枪，崇厚亟起避之。丰大业忿而走出，遇天津县知县刘杰，复用洋枪击伤其家丁。津民见之者，遂殴毙丰大业，烧毁教堂等处。洋人及本地从教之民男女死者数十名口。此五月二十三日（公历6月21日）事也。”这番措辞与曾国藩于7月21日呈交的奏折所言略有出入。在奏折中，曾国藩提到天津知府和天津县知县都曾去教会查讯王三，并遭到丰大业枪袭。无论如何，这对外交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因为单单处理法国领事和罗马天主教会已不能让愤怒的天津民众满意，他们还杀了几个俄国人，英美教会的财物也被他们损毁。

这回官府的反应速度与外国驻京的外交官相当，这说明他们意识到了此事的严重性。此案发生两天后，曾国藩就接到朝廷谕令，命他即刻赶往事发地点，与崇厚共同处理此案。但是曾国藩没有立刻动身，他拖到了7月4日才出发，但他派了两名道台先行前往调查，他本人则利用这几天时间细细研究了天津官员的奏报，以备面见外国的代表。当时曾国藩抱恙在身。5月22日，他曾因病乞假一个月，天津教案发生前夕他又递过续假的奏折。所以他是从病榻上勉强起身去查办此案的。案件之棘手程度让曾国藩忧心忡忡，甚至觉得自己会因此而一命归天。他的下属在天津调查案情的时候，他将一应后事都细细交代了，因为他担心自己这一走便再也回不了保定府了。他给儿子们写了一封遗书，内容如下：



△天津教案是1870年（同治九年）在天津所发生的一场震惊中外的教案。天津暴民为反对天主教会在保教国（法国）武力的庇护下肆行宣教，攻击天主教会机构，造成数十人被谋杀。此后教会动用武力，外国军舰来到天津，七国公使向总理衙门抗议，而清政府事后的对外妥协处理方式也引起很大争议。

余即日前赴天津，查办殴毙洋人焚毁教堂一案。外国性情凶悍，津民习气浮嚣，俱难和叶，将来构怨兴兵，恐致激成大变。余此行反复筹思，殊无良策。余自咸丰三年募勇以来，即自誓效命疆场，今老年病躯，危难之际，断不肯吝于一死，以自负其初心。恐邂逅及难，尔等诸事无所禀承，兹略示一二，以备不虞。

7月8日，曾国藩抵达天津。他决定先解决俄国、英国和美国的问题，然后再去应付更为棘手的法国。在他看来，整个案件的核心问题在于教会涉嫌拐卖儿童，并摘取儿童心脏和眼球。这是首先需要核实的问题，因为绑架犯在供词中将矛头指向了教会。王三被捕后，曾国藩主张先核实他是否受教会指使，是否加入了武兰珍的绑架行动，摘取心脏和眼球的指控是否为真。在谈判时，中国的态度在相当程度上取决于上述问题的核查结果。如果结果为真，那么中国大可理直气壮，不必让步；但如果实情并非如此，那么中国就要为严重损害法国的利益而负责。法国方面的负责人罗淑亚称，有4个问题最为关键：侮辱法国国旗、杀害法国官员、杀害法籍居民、损坏财物。曾国藩在递给恭亲王的奏报中写道：“闻外国以毁旗为悖和绝里，其意似欲开启兵端。我中国宣示大信，平情结案，只能酌议赔款以还教堂器物，缉拿凶手以备抵偿各命。彼虽兴波作澜，亦惟忍默处之，不能请遽议其他也。”

曾国藩公开表示要和平处理，秉公办事，中国百姓之中当然是反对声一片。他发现天津的民众表现很平静，心里却非常不满。通过一个叫水火会的民间组织，天津百姓传达了对崇厚的不满，说他为了避免多生是非，便禁止集会，遏制流言散布；同样的，曾国藩一到天津便不受他

们待见，因为他不仅不反对崇厚的主张，居然还站在崇厚一边。反对派的主要分歧在于如何应付洋人。有人主张发起暴动，一举将洋人赶出中国；有人主张联合英美对抗法国；也有人主张单独与法国开战；而相对比较软弱的一派则只要求将崇厚革职。而当曾国藩下令和平解决，保护所有洋人的时候，所有的敌意都聚集到了他的身上。

在接下来的调查中，首先要查实的问题就是教会究竟有没有绑架儿童，但最后结论是针对教会的任何一项罪名都不成立。接受提审的有数百人，其中150人来自教会，但没有发现任何绑架儿童或摘取儿童心脏和眼球的案例。所有指控的唯一依据就是谣言，与湖南、扬州和直隶其他地区的情形并无差异。曾国藩在奏报中称：

英法各国乃著名大邦，岂肯为此残忍之行？以理决之，必无是事。天主堂本系劝人为善，圣祖仁皇帝（即康熙）时，久经先行。倘戕害民生，若是之惨，岂能容于康熙之世！即仁慈堂之设，其初意亦与育婴养济院略同，专以收恤贫民为主。每年所费银两甚鉅。彼以仁慈为名，而反受残酷之谤，宜洋人之忿忿不平也。

至津民之所以积疑生愤者，则亦有故，盖见外国之堂，经年扃闭，过于秘密，莫能窥测底里，教堂、仁慈堂皆有地窖，系从他处募工修造者。臣等亲履被烧毁教堂址细加查勘，其为地窖不过隔去潮湿，度置煤炭，非有他用。而津民未尽目睹，但闻地窖深邃，各幼孩幽闭其中，又不经本地匠人之手，其致疑一也。

中国人民有至仁堂治病者，往往被留，不令复出，即如前任江西进贤县知县魏席珍侄女贺魏氏，带女入堂治病，久而不还。其父至堂婉劝回家，坚不肯归，因谓有药迷丧本心，其致疑二也。

仁慈堂收留无依子女，虽乞丐、穷民及疾病将死者亦皆收入，彼教又有施洗之说。施洗者，其人已死而教主以水沃其额而封其目，谓可升天堂也。百姓见其收及将死之人，闻其亲洗新尸之眼，已堪诧异，又由他处车船致送来津者，动辄数十百人，皆但见其入不见其出，不明何故，其致疑三也。

堂中院落既多，或念经，或读书，或佣工，或医病，分类而处，有子在前院而母在后院，母在仁慈堂而子在河楼教堂，往往经年不一相见，其致疑四也。

加以本年四五月间，有拐匪用药迷人之事，适于是时堂中死人过多，其掩埋又多以夜，或有两尸、三尸共一棺者。五月初六日，河东丛冢有为狗所发者一棺二尸，天津镇中营游击左宝贵等曾经目睹死人皆有内先腐，此独由外先腐，胸腹皆烂，肠肚外露，由是浮言大起，其致疑五也。

平日熟闻各处檄文揭帖之言，信为确据，而又积此五疑于中，各怀恚恨。迨至拐匪牵涉教堂，丛冢洞见胸腹，而众怒已不可遏。

迨至府县赴堂查讯王三，丰领事对官放枪，而众怒尤不可遏。是以万口哗噪，同时并举，倅成巨变。其浮嚣固属可恶，而其积疑则非一朝一夕之故矣。

初步调查结果显示，罗马天主教堂完全是无辜的。然而结果出来后，外国使臣见清廷对此事的处理和惩罚措施并未有明确的表示，瞬间就转变了态度，大有剑拔弩张的架势。抵达天津时，曾国藩曾给法国的代表写过一封信，信中言辞颇为谨慎。关于此事，曾国藩向恭亲王奏报称：

洋人性情躁急，津事既经旬日，尚止空文往复，恐其不耐迁延。先给照会许为速办，以安其心，最为伐谋之要策。照会语意虽极切实，而抵偿、议恤等事仍用虚笔，尤为斟酌尽善。

大约在7月14日，曾国藩又在的一封信中提到，应该不会有什么大麻烦：

昨闻电线来信，法国君王已有复示，大致谓中国修好多年，此次苟能办得公道，仍须保全和局，不必动兵云云，未审是否确实。法人与布国构衅，此间传言已久。若果法、布开兵，或者远交近攻，不欲与中国为难。又闻法主老而厌事，其意主和不主战，似亦事之所有。

然而即便当地官员的惩处问题已经明晰，然而外方执着于为他们被杀的无辜同胞讨回公道，这却比他们想象的要困难。曾国藩几次在信中对此事有所提及。有几个涉案人员失踪了，其他人即使拷问也不吐露实情。到了9月，他所掌握的也不过只有一份涉案人员的名单而已。与其他国家一样，在中国，要找到犯罪证据并给罪犯定罪并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所以，曾国藩所处的困境我们可以理解。另一方面，调查进展缓慢，又无法保障结果，法国人不愿坐着干等。能定罪的人至少有3个，天津知府、天津知县和直隶省提督，其中知府和知县有义务维护当地的治安。这三人即使没有主动参与，至少也有玩忽职守的罪行。法国人认为，他们既然明知针对传教士的谣言正在民间传播，还有人在张贴指责传教士的告示，他们就应该采取相应的措施。

7月19日，法国以出动海军相要挟，要求处死这三名官员。曾国藩与崇厚商议过后，认为这三人虽罪不至死，但法国方面情绪激动，考虑到全国的安宁，还是有必要考虑满足他们的要求。他们提议将天津知府和知县交刑部问罪；但提督与此事并没有多少牵连，他们建议将此人转移到京师受审，而提督当时正好就在京城。这份奏疏标志着双方谈判的一个转折。但奏疏呈上去后曾国藩便意识到自己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他不该提出惩处这三名官员。他的年谱表明，曾国藩本人的判断更为准确，但他向崇厚作了让步，所以奏疏刚刚离手，他就后悔了，觉得自己不该在上面署名。在随后的一些书信中，他都试图收回这个提议。与恭亲王最后一次通信时，他表示，洋人狡诈，与他们打交道时必须为自己

保留退路；在对三名官员的惩处问题上，他犯了大错，当时就不该点头，而现在他已经没有回旋的余地了。处死天津知府和知县的决定遭到了官绅的强烈反对，他们纷纷写信、递奏疏声讨曾国藩，指责他包庇罗马教会，却惩办本国官员。但崇厚却推着他往相反的方向走，催促着采取进一步措施满足法国人的要求。曾国藩已对自己的提议追悔莫及，自然不愿再进一步错下去，于是崇厚请求朝廷换一个人来处理此事。

在此期间，全国上下开始谈论开战云云，曾国藩以其超群的胆识阻止了事态往那个方向发展。7月底，他上书同治帝，直言不讳地说明了中国处境。他认为，朝廷有必要镇压各种主战的舆论，因为大清国国力已难堪战争之拖累。于他个人而言，即便马革裹尸也不足为惧，可是一旦开战，中国不可能打赢，所以此案除了和平解决，别无他法。即便中国竭尽全力赢得了暂时的胜利，但洋人一定会增强兵力，次年再来寻衅。天津教案由一帮无知暴民挑起，决不能让它引发战争。如此情形之下，只能事从权宜，法国方面的要求，只要合理，便一应允诺，对于三名官员的惩处则尽量避重就轻。9月，曾国藩在给李鸿章的信中说，罗伯·赫德曾建议他逮捕肇事者，如果这些人得到了应有的惩罚，那么法国人便不会再揪着官员不放了。朝廷最终被曾国藩说服了，不过他们还是打算先尝试增派谈判人手。江苏巡抚丁日昌奉命北上，毛昶熙也带着京城的几名官员赶赴天津，李鸿章也接到命令率部前往，8月抵达天津。李鸿章提议中法成立联合调查组，彻查关于两名官员的指控是否属实，最终决定由双方共同作出，但同治帝表示绝不考虑处死这两名官员，李鸿章的提议被驳回。另一批新加入谈判的官员企图说服法国人对他们提出的要求做些变通，但法国代表态度坚决，最后，知府和知县被奉命到天津接受审讯。9月27日，曾国藩在奏报中称，未见有任何对这两位官员不利的证据，建议交刑部从宽处置，以平复朝野上下的忧虑之心。

而法国人早已对审讯进展之缓慢忍无可忍，并抗议清廷袒护被指控的官员，说他们不是去受审的，而是去做客的。法国海军军官威胁说，如果清廷不能在规定时间内给他们一个满意的答复，他们就会开炮。曾国藩给恭亲王写信说，他不知道法国的威胁是否应该当真，也不清楚怎样的答复才能让他们满意。他在信中写道：“若指府县拟抵，中国万难办到；若指查办凶手，中国义无可辞。究竟应正法若干人而后可称切实，能指数目否？中国如数办到之后，和局便可定否？此外除赔堂议恤，无他要求否？”他还补充说，有8人的审讯已经完结，应处死刑，另有约20人须定罪。在指定时间内确定真正人犯的数目是不可能的，于是他打算在到期之时把名单给法国人，并承诺在几天之内提供余下的人犯名单，借此稳住对方，避免开战。9月8日，他确实按照计划提供了第一份名单，其中15人被判死刑，21人被判其他刑罚。10月7日，曾国藩又提供了一份最终的名单，法国人终于满意了。余下的谈判便容易多了。双方对官员的惩处达成妥协，提督被释放，知府和知县流放黑龙江。

在此期间，时任两江总督的马新贻在江宁被刺，职位出缺，而曾国藩此时在朝廷已十分不受待见，但他树大根深，降级或革职都不合适，于是1870年8月30日，朝廷下令让他前去江宁顶替。天津教案处理得差

不多的时候，朝廷便催他尽快动身。在赶赴江宁途中，曾国藩先去了京城，于10月20日和21日受到同治帝召见。同样，问话的又是慈禧太后：

问：尔何日自天津起程？

对：二十三日自天津起程。

问：天津正凶曾已正法否？

对：未行刑。旋闻领事之言，俄国公使即将到津，法国罗使将派人来津验看，是以未能遽杀。

问：李鸿章拟于何日将伊等行刑？

对：臣于二十三日夜接李鸿章来信，拟以二十五日将该犯等行刑。

问：天津百姓现尚刁难好事否？

对：此时百姓业已安谧，均不好事。

问：府、县前逃至顺德等处，是何居心？

对：府、县初撤任时，并本拟罪，故渠等放胆出门，厥后造人谗知，业已革参交部，该员等惶骇，始从顺德、密云次第回津。

问：尔右目现尚有光能视？

对：右目无一隙之光，竟不能视。左目尚属有光。

问：别的病都好了么？

对：别的病算好了些。

问：我看你起跪等事，精神尚好。

对：精神总未复原。

问：马新贻这事岂不甚奇？

对：这事很奇。

问：马新贻办事很好。

对：他办事和平、精细。

第二天曾国藩再次接受召对：

问：尔在直隶练兵若干？

对：臣练新兵三千，前任督臣官文练旧章之兵四千，共为七千。拟再练三千，合成一万，已与李鸿章商明，照臣奏定章程办理。

问：南边练兵也是最要紧的，洋人就很不虑，你们好好地办理。

对：洋人实在可虑，现在海面上尚不能与之交战，惟尚没法防守。臣拟在江中要紧之处，修筑炮台，以防轮船。

问：能防守便是好的，这教堂就常常多事。

对：教堂近年到处滋事，教民好欺不吃教的百姓，教士好庇护教民，领事官好庇护教士。明年法国换约，须将传教一节加意整顿。

曾国藩在京城暂住下来，到11月3日同治帝生辰和11月4日他自己的生辰过后才启程。那一年他六十初度，湘鄂籍的同僚们在会馆大设筵席，为他贺寿。随后他动身前往江宁，并于12月4日接总督大印。

至此，曾国藩在京中已经很受排斥了。翌年他在给弟弟的信中说：

余两次在京，不善应酬，为群公所白眼，加以天津之案物议沸腾，以后大事小事，部中皆有意吹求，微言讽刺。陈由立遣发黑龙江，过通州时其妻京控，亦言余讯办不公及欠渠薪水四千不发等语。以是余心绪不免悒悒。阅历数十年，岂不知宦途有夷必有险，有兴必有衰？而当前有不能遽然者，但求不大干咎戾、为宗族乡党之羞足矣。

除了例行事务和1871年10月和11月间的一次远途出巡，曾国藩在第二次担任两江总督期间只有一件大事要做，就是与李鸿章联名上书同治帝，请朝廷派陈兰彬、容闳挑选优秀的年轻人送往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学习机械技术。他们提到，早先朝廷曾试图送中国留学生出国学习陆军与海军组建，现在时候刚刚好，中美又刚刚商谈完条约事宜，正好先送中国学生赴美，再去其他国家学习技术。曾李二人已命陈兰彬和容闳为留学生拟定规章制度，并请总理衙门批准。资金需求要靠海关税收来满足。本书篇幅有限，这一计划后来的情况我们就不详述了，总而言之，如果曾李二人的主张能够被推行，派出去的留学生数量足够，那么中国的发展进程将会得到推动。

这个计划的初衷是非常合理的。在同时期，日本也曾把岩仓使团和一批学生派往国外学习，这一举措让日本受益匪浅；所以我们不难推测，如果曾国藩之后还能出现与他一样开明、无畏的人，这个计划就不会流产。设想并提出这个计划的人在年轻时就曾坚定地表示，希望洋人

从中国土地上永远地离开，这足以说明，说曾国藩保守根本就是无稽之谈，对比与他同时代乃至下一代的官员百姓，曾国藩明显已经走到了他们的前面。他清醒地意识到，就政体和技术而言，中国已经远远落后于西方国家，如果不采取弥补措施，中国将处于严重弱势的地位。

大约也是在这个时候，或者更早一些，曾国藩曾经密奏朝廷，请求在官府推行现代化的措施，具体计划如下：



△同治十一年（1872），三十名穿着长袍马褂、留着辫子的中国男童在上海港登上一艘邮船，远渡重洋到美国留学。这是近代中国首批官派留学生。

- 1.将国家都城从北京迁移到中部地区
- 2.废除贪腐的官僚作风，建立官署的正确运作方式
- 3.改革军队，组建现代化的陆军和水师，统一由中央政府指挥
- 4.改革国库制度，完全由中央政府管理
- 5.改革文官选拔制度，罢免力不胜任的官员，特别培养有能力的官员

上面提到的这些问题囊括了当时中国社会的基本弊端，即便经历了后来的辛亥革命，这些弊端依然延续至今。那时的中国极度保守，即便有曾国藩这样既有才能又有权力的人物，也未必能改变让中国向进步的方向转变。显然，李鸿章是不能担此重任的，比起曾国藩，李鸿章更加深谙政治的门道，他为人处世往往多考虑权宜，而不重视原则。不管怎

样，曾国藩指出了当时社会的弊病，并提出了弥补措施，但凡后来人能够将之发扬光大，清廷也不至于落到土崩瓦解的地步。

此外，曾国藩和当时的其他若干朝廷大员在年尚轻时就身居高位了，中间那些按部就班的过程他们并未经历，这是一个打破常规的做法。这一点也足以说明，曾国藩应该被归为进步派而不是保守派。在出任两江总督之前，他从未在任何省份担任过正式的职务。曾国荃虽也有过各种级别较低的头衔，但他真正的文官生涯是以巡抚开始的。李鸿章、左宗棠和彭玉麟等人也是几乎或者完全没有担任过低级别的职务，就直接身居高位了。对于保守的清政府来说，这些确实是非常措施。清廷为曾国藩和他推举的人打破各种繁文缛节，可以说是脱离了原先的桎梏。在政治和其他领域，曾国藩即便算不上激进主义者，那至少也是自由主义者，只要不要求他脱离自己民族的本性。

曾国藩的离世是有些突然的。那是1872年3月，他像往常一样用完晚餐，在花园里散了一会儿步便去休息了，不想竟就此撒手人寰。然而要说全无预兆倒也不尽然，先前是有过几次征兆的。一次是他离世的几天前，他出门去河边见一位贵客，却在去的途中晕倒在轿辇内。江宁百姓和全国上下那些认可其成就的人都深感痛惜。朝廷下令暂停朝议三日以示哀悼，而同治帝御赐的悼文也并非依据议制空吟几句，相反，这则悼文饱含着举国上下对曾国藩的追思：

大学士两江总督曾国藩、学问纯粹，器识宏深，秉性忠诚，持躬清正。由翰林蒙宣宗成皇帝特达之知，洊升卿贰。咸丰年闲，创立楚军，剿办粤匪，转战数省，叠著勋劳。文宗显皇帝优加擢用，补授两江总督，命为钦差大臣，督办军务。朕御极后，简任纶扉，深资倚任。东南底定，厥功最多，江宁之捷，特加恩赏给一等毅勇侯，世袭罔替，并赏戴双眼花翎。历任兼圻，于地方利病尽心筹画。老成硕望，实为股肱心膂之臣。方冀克享遐龄，长承恩眷，兹闻溘逝，震悼良深。曾国藩著追赠太傅，照大学士例赐恤，赏银三千两治丧，由江宁藩库给发。赐祭一坛。派穆腾阿前往致祭，加恩予谥文正，入祀京师昭忠祠、贤良祠，并于湖南原籍、江宁省城建立专祠。其生平政迹事实，宣付史馆。任内一切处分。悉予开复。应得恤典，该衙门察例具奏。灵柩回籍时，著沿途地方官妥为照料。其一等侯爵，即著伊子曾纪泽承袭，无庸带领引见。其余子孙几人，著何璟查明具奏，候旨施恩，用示笃念忠良至意。

继承曾国藩身后事业的人是李鸿章。在后来的宦海生涯中，李鸿章与洋人打交道相当频繁，所以洋人几乎都忘记了他曾经的上司曾国藩。但在中国人心中，李鸿章是无法与曾国藩相提并论的。曾国藩辞世后，李鸿章和左宗棠都取得了不小的成就，但在中国人眼里，其造诣尚不及曾公十之一二。曾公一生坦荡，死后遗产无几；而许多人都知道，李鸿章为官那些年没少谋取私利，因此身后留下不少财产。此外，曾国藩身边聚集了一批能人，但李鸿章却再也找不到类似的帮手。有人觉得这是因为李鸿章太激进，也有人认为，李鸿章是故意找些平庸之辈共

事，对比之下才好显示出自己的本事。直到19世纪80年代末，打理政务的一直都是像曾国藩这样经历过太平天国运动的老手，但是，在他们的继任者接手后，政局江河日下，而清朝的统治终于在1911年的辛亥革命后彻底画上了句号。

第十六章 曾国藩的人生哲学

从太平军起事，到新军组建，再到太平天国覆灭，当我们回首这段历史，我们很难想象，在这场大规模起义的早期也是克里米亚战争爆发的时候，而它的末期又与美国内战和日本明治维新运动相重合，然而事实的确如此。如果我们从那个时代的欧美思想体系中抽身，深入曾国藩时期中国人的内心世界，我们可以更清楚看到他们所经历的精神变革。从孩提时代到联合李鸿章奏请皇帝派年轻人远赴海外求学，曾国藩在精神世界中究竟走过了怎样的漫漫长路，我们只能依靠想象，想象这个人从孔子和柏拉图的时代一直生活到了维多利亚时代的中期。根据他留下的文书信件，以他的心路历程为主题编写一本传记一定意趣隽永。一个章节篇幅太短，无法将有价值的材料一一呈现，但至少可以揭示曾国藩对待自己、对待家人秉承着什么样的原则，对他所处的国家的体制又抱着怎样的态度。

曾氏宗谱所载世系始于华夏之初，并且自孔夫子时代起，脉络就已相当清晰。曾国藩是中国先哲曾子的70代孙，而曾子是至圣孔子最为出众的弟子之一。曾氏湖南一支在元朝时定居衡阳，17世纪迁居湘乡，以耕种为生。在曾国藩的祖父曾玉屏之前，这一支脉中并无特别卓著之辈。曾国藩在文中常呼其祖父之号“星冈”。他对曾国藩影响颇深，随着曾国藩的年龄增长，这种影响也越来越明显。曾玉屏年轻时游手好闲，后来有外人断言曾家必然败在他的手上，他才安下心来认真务农。为了供奉先祖，他组织修立了曾氏宗祠。在他看来，所有神灵之中，最应该敬奉的就是先祖的在天之灵，因为他们对家族后世的影响，无论好坏，都远远超过远在天边的鬼神。

在祖父鲜明个性的影响下，曾国藩非常重视家族内部的团结，所有思虑考量皆以家族为重，并花了极大的精力在兄弟和子嗣之间维护家族的秩序。他的书信之中，最为世人所知的就是他的家书。其中一封是他在京城升任高官时写的，那时他得知祖父病重，想到自己在京城玉食锦衣，而父母却在家操劳，心中不免愧疚；但见诸弟兄孝顺，他又感到十分欣慰。他在信中说：

诸弟仰观父、叔之纯孝之行，能人人竭力尽劳，服侍堂上，此我家第一吉祥事。我在京寓，食膏粱而衣锦绣，竟不能效半点孙子之职；妻子皆安坐享用，不能分母亲之劳。每一念及，不觉汗下。

吾细思凡天下官宦之家，多只一代享用便尽。其子孙始而骄逸，继而浪荡，终而沟壑，能庆延一二代者鲜矣。商贾之家，勤俭者能延三四代。耕读之家，谨朴者能延五六代。孝友之家，则可以绵延十代八代。我今赖祖宗之积累，少年早达，深恐其以一身享用殆尽，故教诸弟及儿辈，但愿其为耕读孝友之家，不愿其为仕宦之

家。诸弟读书不可不多，用功不可不勤，切不可时时为科第仕宦起见。若不能看透此层道理，则虽巍科显宦，终算不得祖父之贤肖，我家之功臣。若能看透此道理，则我钦佩之至。澄弟每以我升官得差，便谓我是肖子贤孙，殊不知此非贤肖也！

在曾国藩看来，家庭关系最理想的状态就是父慈子孝、兄友弟恭，而一旦家族成员加官晋爵，原先简单和谐的家庭关系就很容易被打破，所以，他常告诫诸弟，耕读乃曾氏立家之本，切不可抛弃。他在信中写道：

凡家道所以可久者，不恃一时之官爵，而恃长远之家规，不恃一二人之骤发，而恃大众之维持。我若有福，罢官回家，当与弟竭力维持。老亲旧眷，贫贱族党，不可怠慢，待贫者亦与富者一般，当盛时预作衰时之想，自有深固之基矣。

在另一封家书中，曾国藩又告诫家人，不可耽溺于安逸而忘掉简朴的生活。

甲三、甲五等兄弟，总以习劳苦为第一要义。生当乱世，居家之道，不可有馀财，多财则终为患害。又不可过于安逸偷惰，如由新宅至老宅，必宜常常走路，不可坐轿骑马。又常常登山，亦可以练习筋骸。仕宦之家，不蓄积银钱，使子弟自觉一无可恃，一日不勤，则将有饥寒之患，则子弟渐渐勤劳，知谋所以自立矣。

曾国藩认为，要戒骄奢，最好的方法就是记住自己经历过的逆境。1867年，他在家书中说：

吾家现虽鼎盛，不可忘寒士家风味，子弟力戒傲惰。戒傲以不大声骂仆以为首，戒惰以不晏起为首。吾则不忘蒋市街卖菜篮情景，弟则不忘竹山坳拖碑车风景。昔日苦况，安知异日不再尝之？自知谨慎矣。

曾国藩十分看重家族声誉，不希望族中成员做出有辱门楣之事。所以曾家兄弟向来与低级别的官吏保持着距离，以免与其过从甚密而影响了长兄在京城的名誉，也可防止他们滥用职权。曾国荃中秀才，依礼曾国藩本该去信答谢主考官，但他在家书中说，因为主考官平日官声不好，他不愿致谢。此外，他还表示：“我家既为乡绅，万不可入署说公事，致为官长所鄙薄。即本家有事，情愿吃亏，万不可与人构讼，令官长疑为倚势凌人。”也就是说，其家人与官员来往不仅有损家族声誉，还会让曾国藩被京城高官们看轻。

但是，看重家族声誉并不代表要疏远贫苦乡邻。家乡诸事，婚丧嫁娶、生老病死，他都十分关心，并希望自己的家人善助四邻。1867年，他给自己的长子写信说：

李申夫之母尝有二语云“有钱有酒款远亲，火烧盗抢喊四邻”，

戒富贵之家不可敬远亲而慢近邻也。我家初移富垆，不可轻慢近邻，酒饭宜松，礼貌宜恭。建四爷如不在我家，或请另一人款待宾客亦可。除不管闲事、不帮官司外，有可行方便之处，亦无吝也。

曾国藩确实想努力尽到家中长子的本分，所以他在给诸弟的信中多有劝导之言，并明确表示他自己的责任不需要诸弟分担。有一次他写信责怪说：“家中之事，弟不必管。天破了自有女娲管，洪水大了自有禹王管，家事有堂上大人管，外事有我管，弟辈则宜安心自管功课而已，何必问其他哉？”后来，也许是为了让家中更加有序，他让曾国潢打理家事，并对他说，长辈已经为曾家立好了规矩，希望以后能代代相传。但是，他口口声声所主张的长兄权威，几个弟弟根本不接受。也许就是因为他讲话过于直白，他与兄弟们曾发生过误会甚至争吵，曾国荃和他的冲突尤其频繁，似乎两人从来都无法理解对方。

1841年，曾国荃寄住在京城长兄家中读书时，兄弟二人便发生过争执，直到他们的父亲写信过来，要曾国荃安守本分，此事方才收场。次年，曾国荃坚持要回湖南，回家后便给曾国藩写了一封信，抱怨他太过苛刻；而曾国藩在回信里讲了一通长兄的责任，也解释了他为什么对自己的兄弟如此严格。在一封1844年的家书中，曾国藩抱怨说，周围的人都愿意听他劝告，唯独自己的弟弟不肯领情。1854年曾国藩在长沙时，又与曾国潢发生了激烈的冲突，当时正是曾国藩出师不利的时候，曾国潢在这个时候来到湘军大营，让其兄长的处境更为艰难。事后曾国藩在家书中命令所有弟弟不许来营，在家安守本分就好。也许正是这封信让曾国荃觉得兄长阻碍了自己的仕途。1856年，局势于清军十分不利，曾国藩又坐困江西，此时曾国荃正在长沙招募新军。在那里曾国荃遇到了刚刚被任命为吉安知府的黄冕。当时吉安还在太平军手里，他要设法夺回。几番接触后，黄冕发现曾国荃才能十分出众。他对黄冕说，“方吾兄战利，事无所须于我，我亦从未至营相视。今坐困一隅，我义当往赴。然苦无资力募勇。君但能治饷，我当自立一军以赴国家之急。”于是，在没有曾国藩帮忙的情况下，借助黄冕的力量，这位日后从太平军手中夺回了江宁城的人开始了自己的戎马生涯。

曾国荃一生似乎都在孜孜不倦地与自己的长兄作对。在外人看来，曾国藩冒着被扣上“任人唯亲”这顶帽子的风险去帮曾国荃，作为长兄，算是仁至义尽了，但是曾国荃似乎并不领情。即便如此，曾国藩还是将安庆的指挥权给了他，而且还冒着影响大局的风险，还把围攻江宁的重任独交给他一人。朝廷要曾国藩把他派去杭州或上海，但他一心想立大功，不肯转移到别处，于是曾国藩便妥协了，最终把李鸿章派去了江苏，把左宗棠派去了浙江。曾国荃所部遭忠王重创，陷入危局的时候，曾国藩想请李鸿章前来增援，但最后还是不得不让步，帮曾国荃将此事摆平。1864年，就在江宁克复前不久，朝廷命令李鸿章前往增援，这回曾国藩只能尽力说服其弟顾全大局，不要失了风度，好在李鸿章精于世故，没让曾国藩为难。如此看来，曾国藩对他这位九弟的关照不可谓不深，只是他还需要顾全大局，维护家族的声誉，但曾国荃还是一直觉得长兄对自己有偏见。有一次曾国荃在信中表示，希望他们兄弟以后说话

不要那么针锋相对，曾国藩回信道：“此言精当之至，足抵万金。余生平在家在外，行事尚不十分悖谬，惟说些利害话，至今悔恨至极。”

在家事上，祖父对曾国藩影响很大。他在1859年到1861年的家书中对家事多有提及。祖父曾教给曾家子孙一句治家八字诀，“书、蔬、鱼、猪、早、扫、考、宝”，“书者，所读之书也，学业不可荒废；蔬鱼猪，皆农事也；早者，起早也；考者，祖先祭祀，敬奉显考，王考，祖宗考，言考而妣可该也；宝者，亲族邻里，时时周旋，贺喜吊丧，问疾济急，星冈公曰人待人无价之宝也”。

曾国藩本人又将这句格言的内容细化了，并要诸弟和子侄都记住“祖父星冈公之八个字，曰‘考、宝、早、扫、书、蔬、鱼、猪’，又谨记祖父之三不信，曰‘不信地仙，不信药医，不信僧巫’。余日记册中又有八本之说，曰：

读书以训诂为本，作诗文以声调为本，事亲以得欢心为本，养生以戒恼怒为本，立身以不妄语为本（不扯谎也），居家以不晏起为本，做官以不要钱为本，行军以不扰民为本。

此八本者，皆余阅历而确有把握之论，弟亦当教诸子侄谨记之。无论世之治乱，家之贫富，但能守星冈公之八字与余之八本，总不失为上等人家。此外，他还提出了“三致祥”，即“孝致祥，勤致祥，恕致祥”，“恕致祥”源自孔子的经典名言“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1867年，曾国藩在家书中提及家财和居家德行的话题，又重复了上面的箴言。他在信中说，他不能把大笔的钱寄往家中。“自有两江总督以来，无待胞弟如此之薄者。然处兹乱世，钱愈多则患愈大，兄家与弟家总不宜多存现银现钱。每年足数一年之用，便是天下之大福，人间之大福。家中要得兴旺，全靠出贤子弟，若子弟不贤不才，虽多积银积钱积谷积产积衣积书总是枉然。子弟之贤否，六分本于天生，四分由于家教。吾家代代皆有世德明训，惟星冈公之教尤应谨守牢记。吾近将星冈公之家规，编成八句云：

书、蔬、猪、鱼、考、早、扫、宝，常说常行，八者都好；地、命、医、僧、巫、僧、巫、僧，留客久住，六者俱恼。

盖星冈公于地、命、医、僧、巫五项人，进门便恼，即亲友远客久住亦恼。此八好六恼，我家世世守之，永为家训，子孙虽愚，亦必略有范围也。”

如果认定曾国藩脑子里只有旧观念，那就错了。一旦谈到女性在家庭中的地位问题，他便不再守旧了。当然，认为女性就该和针线茶饭打交道的正统观念他也并非一点没有，在京城时，他就给祖父写信说，自己的妻子远离家乡，不能在家侍奉老人，他心中有愧。另一封家书中，他又指责自己已经出嫁的姐妹们没有早起服侍婆婆，反而躺在床上等别人伺候。长子娶妻前，他写信回家说，新娘嫁入曾家后，也应当勤于女

红，亲自下厨，尽到媳妇的本分。此后他又在另一封家书中告诫儿子，不要认为其妻出身富贵，就可免做原本的分内之事。

然而，我们很难想象，在这些问题上显得十分保守的曾国藩会强烈反对近亲通婚。中国是允许异姓的近亲之间通婚的，但血缘关系疏远或者很可能根本没有血缘关系的同姓男女却是禁止结亲的。在曾国藩看来，姐妹的子女与兄弟的子女一样都是近亲，中国不允许同姓男女通婚，而近亲之间结亲却不管不问，这个做法是不合情理的。

在星冈公心目中，祭祀先祖是一个家族应尽的责任。这是曾氏祖孙二人信仰的精髓之所在，也是中国正统文化中的核心内容，自古有之，代代相传，不仅是中国，其他古代国家也是如此。列祖列宗皆在天有灵，而逝者魂归之处，唯先祖灵魄当拜当祭，当敬当畏。所以家事之中，最重要的就是祭拜先祖在天之灵。对星冈公来说，这就是他所笃信的全部奥义。曾国藩在家书中曾经借祖父的观点与自己的长子讨论祭祀一事，他写道：“昔吾祖星冈公最讲求治家之法，第一起早，第二打扫洁净，第三诚修祭扫，第四善待亲族邻里。凡亲族邻里来家，无不恭敬款按，有急必济之，有讼必排解之，有喜必庆贺之，有疾必问，有丧必用。此四事外，于读书、种菜等事尤为刻刻留心，故余近写家信，常常提及书、蔬、鱼、猪四端者，盖祖父相传之家法也。尔现读书无暇，此八事者纵不能一一亲自经理，而不可不识得此意，请朱运四先生细心经理，八者缺一不可。其诚修祭祀一端，则必须尔母随时留必，凡器皿第一等好者，留作祭祀之用；饮食第一等好者，蛮备祭祀之需。凡人家不讲求祭祀，纵然兴旺，亦不久长。至要！至要！”

祭祀要紧，墓地选址当然也不能马虎。从星冈公言谈中我们看得出来，他并不信风水之说，曾国藩也一样，而且他也不希望曾家的兄弟信。但从他的家书看，他却对祖辈丧葬之事格外关心。祖母丧仪结束后，他在给祖父的家书中说，听闻祖母入土为安，特地致信以示宽慰，同时也斗胆一问，墓地选址妥否？可建坊立碑否？距河水过近否？随后他建议将祖母墓地迁往别处，不是为了求名求财，只是希望墓地更宽敞，不想周围多虫蚁、湿气，还不安全。所以他赞同墓地选址好坏影响家族命运的说法，但他声明自己这么做并非为了求利。

当然，在墓地选址问题上，曾国藩并不是唯风水论者。风水只是相地之术，而在曾氏兄弟心中，孝道为先，父母和祖父母心意必须遵从。听闻祖父不愿迁坟，曾国藩便告诉诸弟不必再行选址，以免惹恼祖父，加重其病情，否则便有违天道，即便墓址选得再好也没用。据曾国藩在7月的家书中所言，这回也多亏他遵从了天道：“祖母大人葬后，家中诸事顺遂，祖父之病已好，予之癖疾亦愈，且骤升至二品，则风水之好可知，万万不可改葬。若再改葬，则谓之不祥，且大不孝矣。”受福地荫庇之事还不止这些，1849年，曾家又添三子，曾国藩本人升入内阁，曾国荃科考得中，所以即便曾国藩并不尽信风水，却也认为先祖葬在风水福地确能荫庇子孙。

多年之后，曾国华在三河战役中阵亡，曾国藩致信家人，要他们务必在墓地选址上多留心。叔父得孙，他在信中贺道：“今叔父得抱长孙，我祖父母必含笑于地下，此实一门之庆。而叔父近年于吉公祠造屋办祭极勤极敬，今年又新造两头横屋，刚值落成之际，得此大喜，又足见我元吉太高祖庇佑后嗣，呼吸可通，洋洋如在也。”可见曾国藩对中国人为先人选墓地、修祠堂并按时祭拜的做法完全认可。

1844年到1845年间，曾家接连有人病倒。曾国藩认为这是由于曾家后人对祖坟打理不周，于是便写信让诸弟去修缮，但同时也提醒他们不要破土以免惊扰先人。1851到1858年间，曾家发生了许多事，有善有厄，曾国华在三河遭遇不测后，曾家兄弟开始考虑是否要为父母迁坟。曾国藩笃信祖宗庇佑和墓地风水之说的例子还有很多，之所以拿上文的这些事举例，是因为它们足以说明，曾国藩虽对民俗中的不少迷信做法持保留意见，但还是会受上文所说的传统的影响。任何人都绝不能不祭拜自己的祖先。

此外，其他的玄奥之说中，也有曾国藩笃信的，虽然从理论上讲他应该是持怀疑态度的。1838年，曾国藩在樊城河突遇风暴，当时情况十分凶险，后来还许了观音戏。1851年他回想此事时还觉得心有余悸，便在家书中说，以后家人子孙出行千万不能走樊城河。他还在信中提到过天象应验的事。1864年年初，他写信说江宁城上空黑云压境，有如蒙尘，疑为太平天国将亡之征兆。1858年，曾国藩正统领浙江和其他地区军务，朝廷突然送过来一道上谕，命其弟赴浙江为官，曾国藩便写信给家里说，父亲生前曾去南岳进香，曾有人对他预言说：“汝有一对明珠在手，他日必当光耀杭州。”父亲回来后便告诉曾国藩，以后他的儿子会有两个会去浙江为官。而这半个世纪前的预言最后真的应验了。

另有一次，曾国藩在信中悼念亡弟说：“乱初到，即判曰：‘贼得但武修文，得闲字。’字谜败字，余方讶败字不知何指？乱判曰：‘为九江言之也，不可喜也。’余又讶九江初克，气机正盛，不知何所为而云然？乱又判曰：‘为天下，即为曾宅言之。’由今观之，三河之挫，六弟之变，正与不可喜也四字相应，岂非数皆前定那？然祸福由天主之，善恶由人主之，由天主者，无可如何，只得听之。由人主者，尽得一分算一分，撑得一日算一日。”

综观以上种种，我们不难看出，除了家祭和偶尔祭拜本土的神明之外，曾国藩对其余的宗教仪式都没有多少热情。关于基督教，他曾接触过太平天国那些不怎么靠谱的经文，后来又奉朝廷命令去处理地方教案，仅此而已。他曾将自己对宗教的看法以及对佛教和基督教的态度诉诸笔端：

天主教始立，盖筹善款以资黎民也。今外国教士多贫寒之辈，常称教会虽富而吝施舍，其言不可尽信。

自秦汉以后，周孔之道稍晦暗而佛教渐行。然佛教兴于印度，

今印度则多从回教。天主教兴于泰西，今泰西另立耶稣教，而力攻天主教。可见异端之教时废时兴，惟周孔之道万古不磨。但使中国修政齐俗，礼教昌明，虽百计开拓，亦终鲜尊信之者。

曾国藩的信仰十分明了，他是站在孔子和孔子所推崇的先贤一边的。这也说明，除笃信应该敬畏先祖外，他对普通人所相信的鬼神都抱着一种不置可否的态度。对于上天和上天的旨意他倒并不怀疑，而且普罗大众都敬奉的一些对象他也是接受的，比如他曾许过观音戏。他知道世上有许多异象以他自己那一套道理是无法解释的，只能相信是上天主宰。所以，在悼念一个本该福寿安享却英年早逝的熟人时，他的结论是生死难料，而善恶未必有报。曾国荃指挥安庆和江宁的围攻时，曾国藩提醒他不能操之过急，尽人事听天命便好。他在信中写道：

以余阅历多年，见事之成功与否，人之得名与否，盖有命焉，不尽关人事也。

另一封信中，他更详细地解释了自己的观点：

凡办大事，以识为主，以才为辅；凡成大事，人谋居半，天意居半。往年攻安庆时，余告弟不必代天作主张。墙壕之坚，军心之固，严断接济，痛剿援贼，此可以人谋主张者也。克城之迟速，杀贼之多寡，我军士卒之病否，良将之有无损折，或添他军来助围师，或减围师分援他处，或功隳于垂成，或无心而奏捷，此皆由天意主张者也。

譬之场屋考试，文有理法才气，诗不错平仄抬头，此人谋主张者也。主司之取舍，科名之迟早，此天意主张者也。若恐天意难凭，而必广许神愿，行贿请枪；若恐人谋未臧，而更多方设法，或作板绫衣以抄夹带，或蒸高丽参以磨墨。合是皆无识者之所为。弟现急求克城，颇有代天主张之意。若令丁道在营铸炮，则尤近于无识矣。愿弟常存畏天之念，而慎静以缓图之，则善耳。

虽然曾国藩不像普通百姓一样笃信鬼神，但作为朝廷命官，遇上灾年，祭祀活动他是一定要参加的。1867年5、6月间大旱，曾国藩几次去水神庙求雨，还在另一座庙里洒了圣水；第二天就下起了倾盆大雨，曾国藩给庙里捐了4000两银子以表感激。第二年4月，因为雨水过多，他又需要以同样的方式祈祷。我们无法确定，曾国藩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是为了顺应民间风俗，但总的来说，他对种种民间信仰的质疑有时会动摇，甚至干脆遵从习俗，因为黎民百姓的信仰也未必就全然是错的。但是很显然，对于外国的宗教，他一向持反对态度。

此外，曾国藩和他同时代的中国人都相信一种传统的命理之说，即“八字”说，认为一个人的生辰八字能左右这个人的命运。“八字”分别代表了一个人出生的年、月、日、时的干支，一个人的秉性取决于其八字所指的五行分配如何。民间谈婚论嫁时，一定要找一个精于此道的术

士合婚，以下新人八字是相合还是相冲。曾国藩通常对这类学说不以为意，但在1871年的一封家书中，谈及长子的一个儿子出生，他说：“纪泽生一子，小大平安，深以为慰。纪泽今年三十三岁，正在望子极其殷之际，如愿得之，满门欣喜。惟八字于五行缺水、缺火，不知易于养成否。”不想竟一语成谶，当年9月，这个孩子便夭折了。曾国藩在信中写道：“此儿初生时，余观八字于五行中缺水缺火，与甲一儿中缺水缺木者相同，即已虑其难以长成，不料其如是之速。纪泽夫妇年逾三十，难免忧伤。然此等全凭天事，非人力所能主持，只得安命静听。”

在西方人印象中，清代官场腐败成风，官员间倾轧、包庇和为了升官行贿的现象比比皆是。但曾国藩却没有同流合污。全凭一己功勋升迁的官员本就不多，而曾国藩就是其中之一。他煞费苦心地告诫诸弟和其他家人，不要仗着与他的关系谋取私利；同时他也非常谨慎地避免仰息他人。他从不轻易接受恩惠，也不曲意逢迎达官显贵，甚至尽量避免去荫庇他人，也不鼓励别人受自己的恩惠。一旦对他人施恩，就如同引诱他人前来求助，倘若受恩升迁，便是欠下了人情，即便十倍报答也难以还清。

对于借官谋财的普遍现象，曾国藩是坚决反对的。在1849年的家书中，他写道：“予自三十岁以来，即以做官发财为可耻，以宦囊积金遗子孙为可羞可恨，故私心立誓，总不靠做官发财以遗后人。”几年后他官居要职，而当时社会已默认官员贪腐，对他而言，敛财不过举手之劳，曾国藩便想问他借200两银子，他在信中拒绝了：“余往年在京，曾寄银回家，每年或百金或二百金不等。一以奉堂上之甘旨，一以济族戚之穷乏。自行军以来，仅甲寅冬寄百五十金。今年三月，澄弟在省城李家兑用二百金，此际实不能再寄。盖凡带勇之人，皆不免稍肥私囊。余不能禁人之不苟取，但求我身不苟取。以此风示僚属，即以此仰答圣主。”他对待这个问题的态度非常严肃，并将之作为其“八本”中的一条：“居官以不要钱为本。”这绝不是空谈。曾国藩洁身自好，清正廉洁是众所周知的，他也不容许家人去谋图小利。1863年，曾国藩次子从长沙前往父亲所在安庆衙门，他写信警告其子不要打统领旗号，不要劳烦沿途官员，以免他们耗时耗力来招待他。次子这次前来是因为私事，曾国藩不愿因此而欠下人情，也不容许别人利用他的官位去谋取私利。

从他的家书以及与其他官员的往来信件中，我们能看出他的特立独行和坦诚还有另一种表现。中国人说话通常婉转，在这样的环境下，曾国藩的书信虽语气谨慎恭谦，但其言辞显得尤为直白坦率。他交给朝廷的奏疏在措辞上当然更加考究，但他从来不讲空话。在借用外国军队一事上，朝廷曾向他、李鸿章和左宗棠征求意见，他们三人的回复便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他的两位同僚在字里行间流露着两边都不想得罪的意思，但他本人则直陈利害了。对于许多官员谎报战况的做法，他非常鄙视，比如1854年王鑫、左宗棠虚报大捷，曾国藩的态度就很能说明问题。

至于品行，曾国藩认为当以四书五经为典。他要诸弟和子侄遵守孝

悌仁义的美德，砥砺品性又应当追求勤、俭、刚（即坚定的意志）、明、忠、恕（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谦、浑八德。赴天津处理教案的前夕，他在遗嘱中关照儿子有4条原则必须遵循：

慎独则心安。

主敬则身强。

求仁则人悦。

习劳则神钦。

曾国藩非常重视读书，也常常煞费苦心地劝诸弟像他一样勤于治学。即便是在战乱动荡之期，或是政务繁杂之时，他也很少有哪天不看书的，典籍、史书、诗文，总要择其一二研读；此外，散文也好，其他文论也罢，他总少不了提笔写点东西。他有写日记的习惯，可惜这些日记在九江城下遗失了不少，其中有几年的记录对于我们来说本是非常有价值的。他曾试图在自己的晚辈们心中激起同样的求学欲望，希望他们能把读书作为居家第一要务，还经常要他们作文章，为他们挑选适宜者为师，并时时勉励。若他们做得妥当，他会夸奖，如有不妥，他会出言责备，还会用其他人家的子孙作对比，说人家没那么多有利条件，却比他们勤勉，希望他们能因此感到羞愧。

在1843年初的一封信中，他提到了读书必须具备的三种素质：有志、有识、有恒。“有志则断不甘为下流；有识则知学问无尽，不敢以一得自足，如河伯之观海，如井蛙之窥天，皆无识者也；有恒则断无不成之事。此三者缺一不可。”

至于曾国藩自己的治学经历，我们不难找到例子。1844年的最后4个月间，他读完了《王荆公文集》百卷，《归震川文集》40卷，《诗经》20卷，《后汉书》百卷，还作了批注。从军之后他诸务繁杂，像以前那样研读诗书是不可能了，但他还是给自己立了规矩，每天必须读书，为了迫使自己坚持下去，他还列出了具体的书目。在家书中，他曾以庖厨之道来比喻治学，炉火恒烧方可为膳，时燃时熄则不能成炊。另一封家书中，他还提到朱熹将治学比作炖肉：“先用猛火煮，再用慢火温。予生平工夫全未用猛火煮过，虽略有见识，乃是从悟境得来。偶用功，亦不过优游玩索已耳。如未沸之汤，遽用慢火温之，将愈煮愈不熟矣。”

一个人真想读书，哪里都可以。问题不在地点，而在其内心，完全取决于此人是否真有治学的动力。曾国潢曾表示想去教书，教书多闲暇，也有治学动力，曾国藩去信说：“且苟能奋发自立，则家塾可读书，即旷野之地，热闹之场，亦可读书，负薪牧豕，皆可读书。苟不能奋发自立，则家塾不宜读书，即清静之乡，神仙之境，皆不能读书。何必择地？何必择时？但自问立志之真不真耳！”

去世前不久，他还总结了4条法则以勉励子孙，希望曾家后辈皆能自立，学而不厌。“一曰看生书宜求速，不多读则太陋。一曰温旧书宜求熟，不背诵则易忘。一曰习字宜有恒，不善写则如身之无衣，山之无木。一曰作文宜苦思，不善作则如人之哑不能言，马之跛不能行。”

曾国藩的身体一直不太好，他还对诸弟说，他们兄弟几个身体都不好，是因为遗传了母亲。也正因如此，曾国藩只得对自己的健康多加注意。住在京中时，他就从来没摆脱过各种病痛。1842年时他曾听人说，静养比汤药更有效。他也看过不少大夫，但最后干脆不看了，因为他没碰上过医术高明的，请这些人看病基本上是得不偿失。32岁的时候，他戒了烟，还建议诸弟到了差不多年龄的时候也别再抽烟了。不过他觉得适量饮酒是没什么坏处的。他十分赞同早起，不仅是为了处理公务，也是出于养生的考虑。

曾国藩在他1866年7月16日的家书中曾详细说过自己的养生秘诀：

余老境日逼，勉强支持一年半载，实不能久当大任矣。因思吾兄弟体气皆不甚健，后辈子侄，尤多虚弱，宜于平日讲求养生之法，不可于临时乱投药剂。

养生之法，约有五事：一曰眠食有恒，二曰惩忿，三曰节欲，四曰每夜临睡洗脚，五曰每日两饭后，各行三千步。惩忿，即余篇中所谓养生以少恼怒为本也。眠食有恒及洗脚二事；星冈公行之四十年，余亦学行七年矣。饭后三千步，近日试行，自矢永不间断。

他觉得阳光和新鲜空气非常重要，这个观念倒是颇为现代。“若湿气太重，人或受之则易伤脾。凡屋高而天井小者，风难入，日亦难入，必须设法祛散湿气，乃不生病。”

在家书中指导儿子读书时，他同时又教了他们养生六事，以免健康状况不佳拖累学业：一曰饭后千步；一曰将睡洗脚；一曰胸无恼怒；一曰静坐有常；一曰习射有常时（射足以习威仪强筋骨）；一曰黎明吃白饭不沾点菜。

去世前两年，他眼疾复发；处理天津教案时，他的一只眼睛已经失明了。此外他还常常犯头晕，去世前几天还发作过一次，非常严重，当时他正在乘轿去拜访朋友的途中，却突然晕倒了。正因为自己身体不好，所以他才留着仅有的一点精力，迫切地督促自己的后辈学习养生之道，强身健体。

太平天国运动中，人们对杀戮都显得有些麻木，这让我们觉得他们的思维观念也许还停留在中世纪。现代战地救护始于克里米亚战争和美国内战，那时的救护工作中，人道主义精神已经有所体现，但在太平天国运动中，朝廷和叛军都没有什么慈悲之心。斩杀太平军俘虏的时候，曾国藩就没有丝毫犹豫。1861年，他的两个弟弟给他写信，说剿杀人数太多，于心不安；他回信说，反贼杀得越多越好，只有这样才可根除流

毒。天父天兄之教，天燕天豫之官，都应该诛灭。“虽使周孔生今，断无不力谋诛灭之理；既谋诛灭，断无以多杀为悔之理。”湘军攻占安庆时，诛杀了两万太平军；三河口一战，又有两万太平军死在屠刀之下；攻入天京后，湘军关闭了城门，在街头巷尾追杀太平军，10万人遭屠戮；不久之后，鲍超又在抚州大开杀戒，4万人成刀下之鬼。所有的这些杀戮似乎都没能触动大众的神经。太平军八王降清，却在苏州被杀，戈登对此很是愤怒，还企图射杀李鸿章，但曾国藩却并不认为有何不妥，并置评道：“阅本日文件，见李少荃杀苏州降王八人一信稿、一片稿，殊为眼明手辣。”从曾国藩这些话的字里行间可以看出，他认同这些杀戮的行为，对俘虏的遭遇也漠不关心，但这并不是因为他生性冷酷。这场运动中的杀戮，似乎更接近西班牙的宗教法庭、法国的圣巴托罗缪之夜以及塞伦的猎巫行动；在清廷看来，太平军不是一般的叛军，他们不仅行谋逆之事，还要亵渎圣人经典，无视祖宗规矩，有悖人伦。清廷视其为毒瘤，故而要彻底铲除。

在京中任职时，曾国藩与洋人并没有过接触，也不了解洋人，在他看来，如果能把他们赶出中国，才算对国家有利。1849年，在是否应该允许洋人进入广州城的问题上，曾国藩在家书中说：“英夷在广东，今年复请入城。徐总督办理有方，外夷折服，竟不入城。从此永无夷祸，圣心嘉悦之至。”成为湘军统领之后，他开始关心火炮，因为他发现战场上少不了这种武器；后来，他又意识到湘军的发展需要蒸汽轮船和汽艇，所以容闳提议在上海创办钢铁厂时他全力支持；起初他有点抵触来复枪，后来终于接受了；在他看来，外国军队只能用来部署防御；这些我们都已经了解。但他的思想也是慢慢转变的，到去世前，他已经能想到依照西方的模式重建中国，这一想法颇有胆识，称得上是国土之见。

在邦交态度上，起初他对西方国家是怀有敌意的，但随着时间推移，他渐渐发现了洋人的毅力和优势，于是他对他们的印象也有所改观。1862年，在答复李鸿章的信时，他写道：“夷务本难措置，然根本不外孔子忠、信、笃、敬四字。笃者，厚也。敬者，慎也。信，只不说假话耳。然却极难，吾辈当从此一字下手。今日说定之话，明日勿因小利害而变。”不久以后，针对是否要用外国军队的问题，他在另一封书信中发表了同样的看法：

与洋人交际，其要有四语：曰言忠信，曰行笃敬，曰会防不会剿，曰先疏后亲。忠者，无欺诈之心，信者，无欺诈之言，笃者质厚，敬者谦谨。此二语者，无论彼之或顺或遂，我当常常守此而勿失。

关于“会防不会剿”，因为在别处提过，所以他在信中并没有多作解释，便直接开始细说“先疏后亲”：

先疏后亲一语，则务求我之兵力足以自立，先独剿一二处，果其严肃奋勇，不为洋人所笑，然后与洋人相亲，尚不为晚。本次数语以行，目下虽若断断不合，久之必可相合相安。

显然，曾国藩并没有把洋人当作劣等人对待。相反，在与他们打交道的过程中，他渐渐感觉到，洋人与中国人之间存在着差异，只有遵循儒道才能维护中国与西方国家之间的长远关系。他反对通过欺诈来谋求眼前的利益，因为这种策略目光短浅，最终下场只会是满盘皆输。

打开国门接纳外国商人的做法，他是不同意的。在创办钢铁厂一事上，他很清楚外国的援助必不可少，但他不希望外国人在其中横插一手，抢走中国人的饭碗。商船队组建时，他要求让中国人先做些基础的事，等他们学会如何独立管理，便将商船队全部接管过来。国内已经流行开来的种种新鲜事物，他都不怎么感兴趣，宁愿按照老办法行事。关于对外贸易，他曾在文中表示，近数百年来，泰西诸国相争，无外盗取别国商贾之利以全母国。洋人来大清国建厂造局，实心存不轨，欲为害大清国子民。自与泰西各国交战以来，百姓民不聊生，如蹈水火。洋人已择三五口岸通商，商事日繁，然百姓困苦，无处申告，如陷倒悬。若食盐贸易对洋人开放，本国盐商生意定要受挫；若准许洋人建造仓房，本国库房店铺必遭排挤；若内河对蒸汽轮船开放，本国大小船家便没了生计；若让洋人开设电报、修造铁路，本国车马客栈也会被夺了营生。兴洋务，唯师其技而已，本国方得长久。

从曾国藩的这番话中，我们不难推想，如果他看到清廷后来的步步妥协，看到大清国的资源落到了洋人手中，看到朝廷的收入都用来付了洋人的利息，他一定会尽一切力量去阻止。

曾国藩文韬武略，功勋卓著，但从不改其文人之质，哲人之本。其书信行文走笔风骨独显，自成一派，足可为文章典则，译成其他文字便不及原作十之一二。此外，他还挑选了中国古代十八家诗人的诗作汇编成册。有人赞他文才学识为清朝之冠，只是这一盛誉并未得到一致认可。

第十七章 结语

19世纪中叶，太平天国运动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这场运动波及大清国中部地区的所有省份。如此剧变，其领袖竟久居天京深宫，自己无甚能耐，被东王和亲眷控制，不免令人咋舌。根据史实和现有材料，我们可以推测，这场运动的真正幕后主使可能是朱九涛，据清廷记载，洪秀全和冯云山曾尊此人为师，他在太平天国运动早期被称为天德王，还曾被推举为反清复明的领袖。最近印发的《太平天国野史》中也提到，冯、洪二人都追随过朱九涛，洪秀全是在他死后才开始领导太平天国运动。永安突围时朱九涛应该还活着，他是在被清军俘虏后死的。洪大全应该是他的化名，他自己都承认这并非他的本名。他的供述表明他们确有谋逆之实，也充分说明了太平天国运动最初的动机，毫无疑问，他和冯云山就是利用了洪秀全与上帝的所谓联系，策划并组织了这场运动，只是后来他不幸被捕，冯云山去世，大权落到了狂热分子手中，而这伙人之中并无帅才，终日沉溺于宗教信仰，致使太平天国最终分崩离析。这本该是一场民族运动，最终却将原本有可能争取到的力量推向了清政府一边。也正因如此，起初与他们一路的三合会，在太平军离开广西、踏上去往江宁的征途时，便与他们分道扬镳了。若不套用上文的推测，三合会的突然变卦便很难解释得通。

西方国家倒是对此很感兴趣，他们听说太平军建立了一个基督教国家，能接受来自大洋彼岸的宗教教义，还乐意听传教士教导，并诚邀他们去江宁。太平天国定都天京后，三个西方国家派了代表从上海前往，希望了解太平天国的政治和宗教。但这些代表很快发现，这帮人根本不懂政治，而他们的宗教虽表面上遵从《圣经》，却是用儒家学说和佛教思想去解读的。更有甚者，他们认为天王洪秀全是神，是上帝次子，东王杨秀清则自称圣灵、赎病主，这种神人同形同性的思想完全背离了基督教教义。他们非常排斥偶像崇拜，对《十诫》和信仰形式十分重视，却从不制止自己的军队出去抢掠。他们的领袖力量越来越弱，内部又是钩心斗角，几位有能耐的将领被逼出走。1858年间倒是出了几个能人，以忠王和英王为首，在这些人的努力下，原本已日薄西山的太平天国才又重新活了过来。

太平天国的政治、宗教和文化都存在硬伤，如果清廷强大，权力集中，那么对方早就该垮台了。但在清朝初年，康熙帝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平了三藩之乱，为了防止历史重演，此后清朝便一直实行军民分治，所以权力是不可能集中的。地方自治得到了发展，而官署的架构又进一步强化了地方的权力，所以要将大规模的军队集结到一起便非常困难。此外，除各省上缴的税赋外，朝廷并无稳定的收入，各个省份又没有足够的能力去负担军队的开支，因此巡抚们都不愿为朝廷提供饷银去支持部队。面对种种缺陷，曾国藩组建湘军步履维艰，他所拥有的不过是几个虚名，根本没有能力控制饷银。湖南巡抚和湖北督抚曾给过他一些帮

助，但直到太平天国运动后期，他自己被任命为两江总督，他的门生李鸿章和左宗棠都受任巡抚后，他才有了足够的银两，才能招募足够的兵员，彻底剿灭太平军。其弟曾国荃初到江宁准备围攻时，他手下只有2万兵力，但到1864年中江宁克复时，他的部队已经扩充到了5万人。在江宁克复前的11年间，曾国藩所筹集到的所有饷银，不管是各省提供的也好，是他在总督任上所收取的也好，或是他靠卖爵鬻官换来的也好，加起来竟不过两千多万两。如此看来，朝廷与太平军之间僵持了那么多年，便也不足为奇了。

有人说曾国藩做事拖泥带水，到了该勇往直前的时候，还是表现得谨小慎微，这些人显然是忽略了他所处的尴尬境地。另外还有一个不争的事实，在这场运动中，经制军不堪一击，如果没有勇军，这场运动根本不可能镇压下去。曾国藩没有力量调集数万人的军队，他手下的军队只能分散成若干支数千人的小规模部队参战，但太平军要集结一帮烧杀抢掠的乌合之众却是很容易的，所以责任不能都推到曾国藩头上，清廷原本就有缺陷，身在这个体制中的任何人都无法摆脱。曾国藩干的事有些吃力不讨好，既要为军队筹集饷银，又要打胜仗，而且筹措饷银往往还会遇到来自官员们的阻力，因为他们都会觉得这笔银子应该有更好的去处；他的同僚嫉妒他，他需要去应对官场各种繁文缛节、利害关系，他需要去周旋，否则难达目的。

此外，曾国藩还面临着几大难题。首先，他并没有行伍经历；他是文官出身，治学不在话下，治军却毫无经验。第二，他缺少支持，他所在省份的官员和士绅有时会公然反对他，因为他走的并不是按部就班的升迁之道。第三，经制军与勇军的摩擦时有发生，正规部队对湘军十分嫉妒。第四，他出任总督之前，湘军只能仰食地方官府。第五，朝廷很容易因为太平军的某次胜利或是清军的某次失败而方寸大乱，然后向曾国藩施压，要求他放弃战略要地，去追击行踪不定的太平军将领。第六，太平军首领频频设下圈套，企图将他的兵力从原先的目标地点引开。第七，身陷险境或颜面扫地的情况时有发生。然而不管在哪种情形下，他都没有失去耐心和勇气。

当然我们也不能把一切都归功于曾国藩。有时他的策略也是受了其他人影响，比如江忠源和赛尚阿，建立水师的想法便源自前者，而组建新军一事则是受了后者的启发。但是，能让一批俊杰追随于他，这就是他自己的能耐了。这批人当中，有不少在太平天国运动期间或是平定后身居高位，比如胡林翼、鲍超、杨载福、彭麟玉、李鸿章、左宗棠、李瀚章，还有他自己的弟弟曾国荃，还有许多名气没那么大的；还有几位，若非死于这场动乱，他们也一定会取得同样瞩目的成就。在这些人的襄助下，曾国藩不仅成功镇压了太平军（即便没有外国军队支援也同样能成功），还给朝廷贡献了一批贤臣，没有他的努力，这些人便不可能为朝廷所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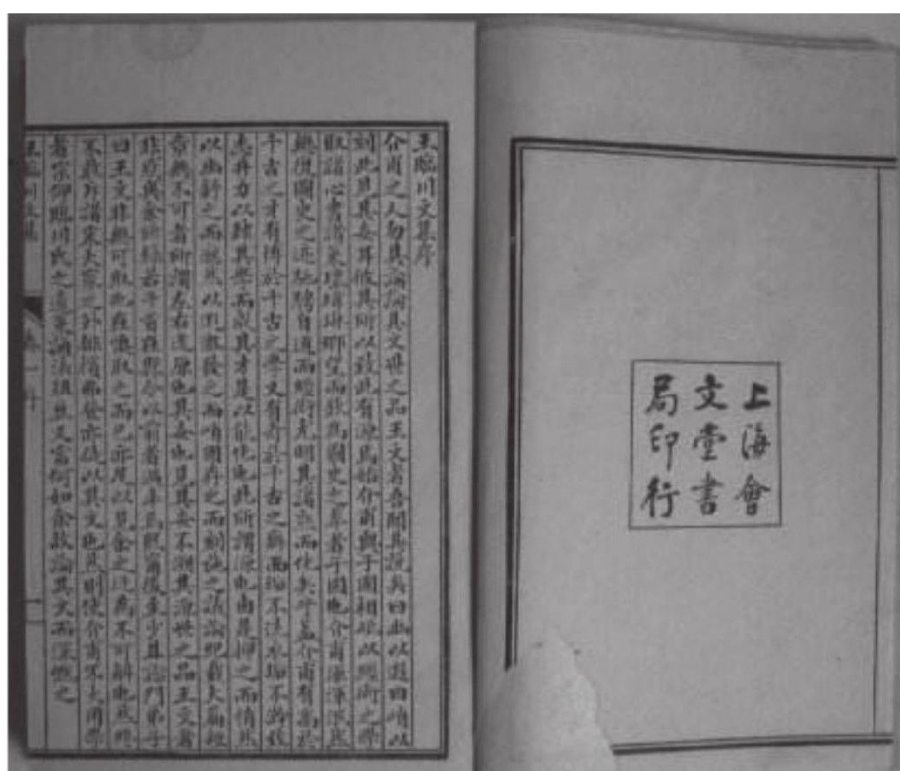
太平天国运动平定后，曾国藩一时权倾朝野，而他麾下的几位官员也未经由低到高的升任过程，一下子就成了封疆大吏，这是史无前例的

事。剿捻期间，曾国藩大权在握，不仅指挥着汉人的军队，就连北方的旗营也听从其号令。他招罗旧部前来襄助，成功平定了捻军叛乱，只不过最后功劳落到了李鸿章头上。莫尔斯在谈到李、曾二人时曾调侃道：“二人之中，曾国藩与洋人接触不多，如果他没有幽默感，说不定会因为无需洋人援助便镇压了那场大规模的运动而感到自豪。”罗伯特·哈特爵士在谈到天津教案时说：“总的来说曾国藩是不作为的，他畏惧民众，又缺乏决断的魄力，这让人不得不怀疑他先前的那些成就都是怎么得来的，怀疑他不过是个平庸之辈，只是世人给了他过高的评价而已（这一点我本人也非常赞同）。”现在我们有足够的理由来反驳这两个人。曾国藩在1853年到1864年的艰难岁月里的作为足以说明一切。罗伯特·哈特不了解曾国藩所面临的困境，而天津教案的相关文献中所记载的内容也并不能印证哈特所作的评价。

在邦交一事上，曾国藩与欧洲人确实交涉不多。然而他早期对洋人的敌视态度已经随着时间的推移渐渐有所改观。他反对调用外国军队，不是由于排外，而是不希望清廷因为雇佣洋人军队而给惹上麻烦。他确实反对外国贸易和交通范围过度扩张，但他重视轮船的修造，晚年还主张派留学生去海外学习。他的不少书信和奏折都表明，比起国内绝大多数官员，他对外国的政治有更深入的了解。

另有一些本书正文中没有提到的问题，在此作一点补充。当年清廷大厦将倾，究竟是否值得一扶？今天世人对曾国藩的关注已经大不如前了，1911年新军占领长沙后，为曾国藩修建的祠堂遭到破坏；但是花园还是保留了部分，交给曾家开办了一所女子学校，并由曾国藩的重孙女担任校长。在很多人的印象中，曾国藩的名字是与遭后人唾弃的清王朝绑在一起的。然而这些人的观点都难免失之偏颇，因为他们忽略了一个不争的事实：中国的改革者、革命者直到19世纪末才具备了一定的影响力；而在此之前，太平军已经给诸多社会 and 道德习俗造成了打击，曾国藩和湘军的所作所为在当时其实是顺应了民意的。

更重要的一点是，如果当年太平军获胜了，那么大清国应该会一分为二，经年战乱或许还不得平息，因为太平军没有攻克过中国北方，他们能够统治的只有南方；虽然1911年的辛亥革命取得了胜利，但直到1926年，中国还是处于割据分裂的局面中。所以，如果当年的中国一分为二，必然后患无穷；但在那个时候的亚洲，鲜少有人会有捍卫国家领土完整的意识，就算只是唱个高调也未必有多少人应和。所以，即便曾国藩保住的是清朝的疆土，但整个国家毕竟生存了下去，直到统治者们自己失尽了民心，耗尽了气数。倘若来日中国摆脱了苦厄，后人了悟了个中深意，必定有此一叹：曾公文正，一介君子，事国以忠，自可堪嘉誉；然则半生戎马，一世伟业，更无负盛名！



△《王荆公文集》，作者王安石，字介甫，号半山，临川（今江西抚州市临川区）人。其散文大致贯彻了他的文学主张，揭露时弊，反映社会矛盾，具有较浓厚的政治色彩。



△《震川先生全集》，作者归有光，字熙甫，世称震川先生，江苏昆山人。其著作涉及经史子集各部，但主要成就是在散文方面。他的散文风格上承司马迁以及唐宋八大家的传统，下启方苞、姚鼐等桐城派的先河，文笔简洁，长于叙事，与唐顺之等人被称为“唐宋派”。

[1]摘自1853年5月7日《先锋报》

[2]摘自《忠王自述》

[3]摘自《忠王自述》

[4]摘自《忠王自述》

[5]摘自《忠王自述》

[6]摘自《忠王自述》

[7]摘自《忠王自述》

[8]摘自《忠王自述》

长篇小说经典丛书

张鸿福 著

左宗棠

① 平步封疆

左宗棠

① 平步封疆

② 帝国砥柱

目录

左宗棠（上）

左宗棠（下）

左宗棠

张鸿福◎著

上



长江出版传媒
长江文艺出版社

左宗棠（上）

作者：张鸿福

目录

版权信息

- 第一章 陶澍激赏左季高 柳庄施粥顾灾民
- 第二章 遇伯乐湘江夜谈 惊天变林公荐才
- 第三章 张亮基求贤若渴 左宗棠临危入幕
- 第四章 守长沙宗棠献策 贪军功向荣失机
- 第五章 军机处议办团练 曾侍郎受命练军
- 第六章 辞亮基意回柳庄 佐秉章再入湘幕
- 第七章 涤生大意失靖港 湘军初战取湘潭
- 第八章 季高微服访湘潭 剔减漕弊用良策
- 第九章 润之贺喜促和睦 官文巡湘驳小人
- 第十章 左师爷永州查案 樊总兵武昌告状
- 第十一章 官制台恶状构陷 骆巡抚苦心营救
- 第十二章 左季高因祸得福 樊军门辞官明志
- 第十三章 楚军首战获三捷 咸丰托孤安后事
- 第十四章 慈禧弄权获垂帘 宗棠义援得皇恩
- 第十五章 动军法震慑洋人 识诈降收复杭州
- 第十六章 困粮饷财神献计 系民政戴福划策
- 第十七章 巧交道台好借力 义释恶痞种善因
- 第十八章 曾左结怨不为私 雪莲丧命报大恩
- 第十九章 福州观舰意振兴 京师请训为船政
- 第二十章 舌战群儒终枉然 倔强请命事竟成
- 第二十一章 三顾频频计船政 义释刺客成良缘
- 第二十二章 赖长献策定军纪 宗棠巧戏辨英雄
- 第二十三章 穆将军自讨没趣 戴知县筹兴水利
- 第二十四章 戴福蒙冤归黄泉 季高设计讨公道
- 第二十五章 弃前嫌致哀曾相 愤西事谋复新疆
- 第二十六章 海防塞防起争执 倭仁宗棠主西征
- 第二十七章 困粮饷西征无着 借洋债大军出关
- 第二十八章 镇反叛锦棠统军 复新疆两宫行赏

第一章 陶澍激赏左季高 柳庄施粥顾灾民

清道光二十四年，也就是1844年的夏天，湖南醴陵县城，两位衙役沿着热闹的街道走来，一一叮嘱各商铺店主——今天两江总督陶大人要到醴陵来，县令刘大人吩咐，各店务必仔细洒扫，保持内外清洁雅观。若有违令，关铺封店，决不宽容。这一命令顿时给喧嚣的街头增添了些许紧张的气氛，几家商铺已忙碌起来，打扫门头，擦拭门窗。

县衙内也是一片忙碌，衙役仆从们或洒扫庭院，或整理桌案，或修剪花木。知县从早晨忙到现在，连擦把汗的工夫也没有。他一边走出签押房，一边吩咐他的长随道：“走，跟我到驿馆去看看。”

按说两江总督管不着他这湖南的官，他又何至于如此看重呢？原来，这个两江总督陶澍在当朝是个响当当的人物，他是嘉庆、道光两朝的名臣，在任上办理盐务、漕运、水利，样样都办得漂亮，官声极好。特别是他手下出了不少有才能的官，比如虎门销烟的林则徐就在他手下干过江苏布政使，亏他极力推荐才一路升上去的。

陶澍是湖南安化人，前些日子因到江西阅兵，特请旨回家看看。从江西过来，当然要走醴陵，醴陵这位刘知县并不是擅长钻营之人，相反倒有几分书生气，因为他敬仰陶澍，如此忙得天昏地暗，也实属心甘情愿。

驿馆就在城东门内，大凡过境官员多在此食宿。驿馆因为经常接待往来官员，收拾得十分干净，刘知县大可放心。他特意请人写了几副对联，向陶总督表示敬意。只不过等他看过这些对联，却大失所望，摇头道：“门上的勉强一些也就罢了，这正堂上的对联无论如何也要精致些才是。”

他在屋里踱来踱去，转了好几圈，最后才下决心道：“走，跟我到书院去见左山长。”

醴陵城北靖兴山腰建有渌江书院，山长是湘阴人，姓左名宗棠，字季高，为人高傲，但却很有才气。刘知县开始很不喜欢这个人，但交往几次后觉得此人天文地理都懂，并非一般腐儒可比。

渌江书院很穷，薪酬微薄，时常找不到合适的先生。前任抚台推荐左宗棠来当山长，虽说离家几百里，只挣几十两银子，但他似乎并不太在意，教得非常认真。每天日落时他就将大门下锁，检查学生功课，每月初一、十五都要进行小考，成绩差的学生本月膏火银就被扣去，奖给好学生。教了不到一年，学子们大有长进。刘县令起初只是佩服他的才学，现在更佩服他的人品了。

长随紧跟在知县屁股后面道：“一个穷山长，何劳大人亲自前去，小人去传一声就是。”

知县笑而问道：“你请得动他？”

长随无言以对，他当然请不动。

刘知县来到书院，左宗棠正在讲书，显然他已看到了知县大人，但却依然视若无人，继续讲书。长随看不下去了，要去招呼一声，知县却阻止道：“不必了，我们先看看这院子里的竹子岂不是很好？”

足足看了一刻钟，左宗棠好像才看到他们似的道：“哎呀！知县大人到了！失敬！失敬！”他嘴里说着失敬，眼皮子却搭拉着，并无多少敬意。

“季高老弟，帮帮忙吧？”刘知县对此不以为意，忙说明来意。

左宗棠一摊双手道：“在下一个穷山长，哪能帮上知县大人的忙？”

刘知县说明来意，左宗棠想了一会才应道：“噢，这是要拍总督大人的马屁啊？这种事情在下本是极不愿做的，不过这位陶总督官声还可以，而且学问也很好。在下这有一套《皇朝经世文编》，就是他编撰的，读之受益匪浅呢！这马屁值得一拍，在下就帮你一把吧！笔墨侍候！”

屋里只有三人，笔墨侍候当然是吆喝知县和他的长随。知县哪有一个山长侍候笔墨的道理，即便是知县的长随也一百个不情愿。为此，刘知县不得不又说了一遍：“给左山长侍候笔墨。”长随没办法，只好去磨墨铺纸。“这拍马屁的文章也不是那么容易做的。你要一下拍到他的心上，拍到他的最得意处。否则，只堆砌谀词那就俗不可耐了。”左宗棠一边说着，一边运笔开始写起来。只见笔端龙飞凤舞，一副对联跃然纸上

春殿语从容，廿载家山，印心室在。

大江流日夜，八州子弟，翘首公归。

刘知县一看，连连叫好！

这对联的确不错，正如左宗棠所说，把陶总督最得意的事情都嵌进联中了。陶总督当年随父在家乡石门潭边读书，潭中有一块石头，矗立巨流中，形似一枚印章，陶家书房就取名印心石屋。陶澍入朝为官后，先后被道光皇帝召见了十几次，有一次就说起幼年读书的印心石屋，皇帝兴之所至，便题写了“印心石屋”四个字赐给他。这荣耀很快就传遍了两江和湖南官场，这下被左宗棠顺手嵌入联中，自然是增色不少。

知县不待墨干，取了对联就走。左宗棠只说了一句恕不远送，就一屁股坐下批起学生的文章来。长随为此很不满，对知县道：“不就是一穷教书匠嘛，有什么了不起的？天底下怕是再也找不出敢对老爷这么无礼的山长。”

刘知县并不在意：“他的才气的确无人可比。”

“要是真有才气，他就去考个状元让大家瞧瞧！考了三五次连个同进士出身也弄不上，还猪鼻里插葱——装象！”长随并不服气。

“你哪来这么多废话，快紧跑几步把这对联贴到行馆正堂上，陶制台就快到了。”刘知县也有些不耐烦了。

他在东门外淩江码头上船前去迎接陶澍，并吩咐随从道：“你们都瞪大眼睛瞧仔细了，看到陶制台的座船就立即禀报。”

离码头不远，一艘小船顺流而来，一位面目慈祥的老者站在船头，身后是一位清瘦的中年男子和两位魁梧的随从。两船在江上擦舷而过，彼此都没在意。小船到码头上停下，清瘦男子先跳上岸去，两位随从扶着老者下船。码头上满是卖鱼卖小吃的，十分热闹。

“这醴陵知县的架子够大的，竟然不来迎接大人。”两位随从道。

老者指了指自己的布衣道：“你们别忘了，我们是回乡扫墓，并不是公干，何劳地方官迎接？”

几人簇拥着老者向县城走去，只见街道干净，商铺井然，店家笑脸迎客，老者指点着说道：“看来醴陵知县是位不错的父母官。”

到了驿馆，驿卒正向门外街上洒水，差一点就洒到几个人的脚上。老者正仔细端详门上的对联，竟未察觉。驿卒道：“去去去，这里正忙着，不要在这凑热闹。”

老者问道：“众位如此兴师动众，却是为何啊？”

驿卒没好声地回道：“该忙啥忙啥，这里没你的事。我们都忙得脚跟踢着后脑勺了，哪有空与你闲话？”

清瘦男子上前一步厉声喝道：“你怎么说话的？”

见此人如此嚣张，众驿卒围了过来，正欲发生冲突，这时驿丞出来了，见几人气度不凡，便拱手道：“小的们不会说话，多有得罪。今日两江总督陶大人回乡省亲扫墓，路过醴陵，知县刘大人敬慕陶大人，特意安排以示敬意。”

老者呵呵一笑道：“那真是难为你们了。”

清瘦男子指了指老者道：“这位就是陶大人。”

大伙都大吃一惊，驿丞更是高声报名道：“醴陵驿丞刘思贤参见陶大人！”说话间就要跪下行大礼。

陶澍连忙把他扶起：“不必多礼！不必多礼！”

驿丞歉意道：“大人没摆出仪仗，卑职眼拙，请大人恕罪。知县大人已经去江上迎接大人了，难道大人没有遇见吗？”

“哦，好像是有一艘官船向北去了，想必就是贵县令了。”陶澍道。

“你马上去追刘知县，就说陶大人已到驿馆。”驿丞向一个驿卒吩咐道。随即众人恭恭敬敬地将陶澍等人迎了进去。

驿卒一直追出二里多路，才追上刘知县的官船。

“这就奇怪了，水路旱路都安排了人，都没见陶制台的影子，怎么忽然就到了县城呢？”刘知县有些不敢相信。

“总督大人只雇了两艘便船，也没打总督旗号，所以都不曾留意。”驿卒解释道。

闻言，刘知县夺过驿卒手中的缰绳，策马直奔县城。

陶澍正欣赏着大堂的对联，一边看一边捻须颌首。刘知县一进门兜头就拜道：“下官给制台大人请安。”

陶澍连忙起身去扶：“不必多礼！倒是本部堂给你添麻烦了。”

刘知县谦恭地说道：“应当的！应当的！”

“本部堂回乡扫墓，并非公事，因此没有摆出仪仗，枉你迎出十几里。”

“都怪下官虑事不周。”

“哪能怪你虑事不周？你准备的这副对联就非常好，对仗虽不十分严整，但气魄胸襟何其大！特别是‘大江流日夜’，大有李太白遗风，更有‘黄河入海流’的气势。这可是你的手笔？”陶澍和蔼地问道。

总督果然欣赏这副对联，刘知县大大松了一口气道：“此联并非下官所作，乃县学山长左季高手笔。”

陶澍想了想问道：“可是湘阴举人左季高？”

“正是。难道大人也认得他？”

陶澍摇了摇头：“本部堂并不认识他，但听说过此人。有一年他参加会试，为湖南第十七名，本来已经录取了，可那年湖南的名额挪给了湖北一名，结果就落选了。”

“大人好记性！这左季高早岁中举，可此后会试并不顺利，连考三次都未中，从此发誓不再科考。他的学问和才气并不在八股文章之上，注重的是经世致用之学，农耕、荒政、盐政、军务多有涉猎。下官虽是进士出身，但自知才学无法与他相比。”刘知县侃侃而谈。

陶澍点头道：“你这样评价他，足见你也是品端德优之人。书院离这里远吗？本部堂想去会会这位山长，顺便也欣赏一下醴陵的风光。”

刘知县忙道：“书院倒是不远，但哪有制台大人亲去的道理，下官去叫他来便是。”

陶澍连连摇头：“去去又何妨，是本部堂要见他嘛！”

不得已，刘知县只好陪着陶澍等人向书院走去。这时长随小声说道：“这位左山长可不要不识抬举，在总督大人面前摆他的傲气啊！”刘知县闻言默不作声，其实他也担心这事。

来到书院门口，一副对联映入眼帘——

身无半亩，心忧天下。

读书万卷，神交古人。

陶澍大感兴趣地问道：“这也是出自左山长的手笔？”

“正是。这位左山长原本家里有十几亩地，他大哥死得早，就把名下的地全给了寡嫂孤侄。婚配时身无半亩，无以为生，只好入赘岳家。”刘知县介绍道。

陶澍听了连连赞叹。

进了书院，刘知县抢先几步进了左宗棠的住室，里面有点黑，他正掌灯伏案看着什么，连头也没抬便道：“知县大人，这对联在下也写了，不知大人还有何事啊？”

“快！陶大人要见你！”刘知县急道。

左宗棠仍然没有抬头：“没看在下正忙着吗？他做他的总督，我当我的山长，他要见在下来就是了。”

刘知县见左宗棠如此傲慢，心中十分着急：“季高老弟，这就是你的不是了，哪有下属让上宪来见的道理呢？”

“知县大人又错了不是？陶制台不是在下上的上宪，在下也不是他的下属。再说即便如此，他来见在下又如何？刘备还三顾茅庐呢！”左宗棠抓住知县话里的漏洞笑道。他正全神贯注地描摹着一张地图，有一搭没一搭地和知县打着嘴仗。

见此，随行的两个戈什哈沉不住气了，陶澍示意他们不要出声，然后走近桌案，接过左宗棠手里的烛火，帮他掌灯。左宗棠以为是知县，并不为意，一会儿说往这边照，一会儿说往那边照。

陶澍指着左宗棠刚描过的地方道：“这条山脉地跨三县，你画短了，至少还要再加三分。”左宗棠听声音不对这才抬起头来，只见一位两鬓斑白的老者正举着烛火向他微笑。

“季高，这就是陶制台。”刘知县介绍道。

左宗棠吃了一惊，但并不十分惶恐，连忙打躬道：“让老大人给晚辈掌灯，真是罪过。”说完他便接过灯来，埋怨知县，“刘大人，你也不说一声，是要故意看在这下的笑话吗？”

知县回嘴道：“不敢。再说你哪容我把话说完呢？我才说半句，你就有十句等着。”

左宗棠无理夺三分：“这就是知县大人的不对了，要是外面着了火，您也非等在下说完话不成？”

陶澍没理会他俩的斗嘴，一直望着桌上描了一半的地图问道：“这是……”

“这是晚辈正画的地图。我朝地图太少，错误太多。晚辈搜集了一些资料，先画出了大清的全图，然后再画出各省、各府的。将来还打算画出前明、元、宋直到《禹贡》的舆图。”左宗棠应道。

陶澍惊叹道：“这可是一项大工程，非十几年不能完成啊！”

“晚辈已画了七八年了，天下无不能之事，贵在坚持。晚辈认准了的事就绝不回头。”左宗棠摆出已经完成的湖南、江西、湖北、安徽、四川等省的地图，陶澍看了赞叹不绝。

随后，陶澍又环顾了这间屋子，除了一桌、一椅、一床，其余便全是书了。有地学类、农学类、兵法类，还有水利、荒政、田赋、盐政类。书架上最引人注目的是那部《皇朝经世文编》，密密麻麻写满了札记，可见不只读了一遍。这部书是十几年前他请魏源等人编纂，收录清初至道光年间的经世文章二千二百多篇，共一百二十卷。陶澍仔细读着那些密密麻麻的批注，连连点头道：“醉心于功名的人，都埋头制艺文章了，像你这样用心经世学问的实在难得。”

“八股文章百无一用，这道理是明摆着的，一门心思读那几部旧书，心神全耗在起承转合上，对农事水利等实用学问一窍不通，这样的人除了空谈还能干什么呢？因此晚辈教学，除了八股是不得不教外，更教经世致用之学。天气晴好，晚辈就带学生登山，讨论何处可排兵布阵。晚辈的学生，文可进考场，武可上战场……”左宗棠说起这些颇有些自豪。

知县的长随闻此悄声对两位戈什哈说道：“看他又吹上了。他考了几次都没中进士，至今还是个举人，这是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呢！”

两位戈什哈也看不惯左宗棠的狂傲，但见总督大人与他谈得兴致勃勃，也不敢小看了这位山长。

见左宗棠率真中带着傲气，陶澍心里十分喜爱，他坐下来招呼道：“季高，你来坐下，我们好好说说话。”于是，左宗棠在对面的床上坐下来，也把刘知县拉到床边坐下。

陶澍接着刚才的话道：“八股取士原也没错，它给读书人一条晋身之路，比隋唐之前的只重门第出身要强百倍。《四书》、《五经》也是好书，是祖宗几千年积累下来的智慧，读之可让人明理。但现在内忧外患，读书人把大半生精力都埋在故纸堆中，对盐政、荒政、军事、民生却毫无研究，实在令人太担忧了。像你这样博览群书、研究经世致用学问的人太少了。季高，好久没见到像你这样肯研究实际学问的人，我老头的話不免要多了，你可不要烦呢！”

“晚辈有幸聆听大人教诲，真是三生有幸，何烦之有！汉儒有‘三世’之说，每朝都有治世、盛世和衰世。盛世还可吟花弄月，粉饰升平，衰世必须讲究实际，行惠政，办实事，不然社稷堪忧！”左宗棠说得一本正经。

陶澍击掌赞叹：“你说得不错！如今是内忧外患，吏治、民政、军备都要好好办理啊！”他大约觉得这些话与自己的身份不符，但又不吐不快，于是对戈什哈道，“这些话是本官与季高的私房话，只是说说而已，你们就不必侍候了。”众人闻言都知趣地退到院子里去了。

“这些大实话如果有人说给皇上听就好了。”左宗棠有些感叹。

“文死谏，武死战。如今朝堂之上，能有几人抱着不畏死的决心相谏？三朝元老曹大学士是文官之首，弟子向他请教为官秘诀，他却说：‘无他，但多磕头，少说话尔。’本朝的风气，就是被他这话越带越坏了。”陶澍说起来也是十分遗憾。

“别的地方晚辈不知道，但湖南近些年来乱民起事几乎连年都有。百姓生计一年不如一年，从前中等之家大多沦为贫户，贫户人家则沦为流民。一遇灾荒，便饥民遍地。”

“不患寡而患不均，土地集中到少数人手中，早晚必生大乱。除此内

忧，还有外患。英夷仗着十余艘兵舰，逼我签城下之盟，赔款不必去说，更可恨的是鸦片大肆进入中国，不但换走了我大量白银，而且毒害国人身心，多少人家就在这吞云吐雾中瓦解！将来如果再有战事，朝廷恐怕没可调之饷，无可御敌之兵，泱泱中华，会就此沦丧啊！”说到伤心处，陶澍禁不住摇头叹息。

左宗棠更是激动得坐不住了，站起来在屋内来回踱步，质问道：“陶大人，英夷不过十几艘火轮船，他船再坚炮再利，万里之外入侵我国，如果我军民一心，坚持御侮，洋人如何能够取胜？他们不是能在海上打吗？我们就不与他们在水上斗，把他们放到陆地上来，只坚壁清野，让他得不到一粒粮食，就是饿也能把他们饿死。偌大的中国偏偏要向洋人投降，让洋人从此起了轻我之心，后患无穷啊！和戎自古非长计，为尔豺狼不可训！晚辈无论何时也坚决反对与洋人和谈。”

“和戎自古非长计，为尔豺狼不可训！”陶澍吟诵着左宗棠的诗句，拍着桌案道，“好好好！不过，洋人船坚炮利，却是小看不得。不知你见过洋人的兵舰没有？我是多次见识过的，一艘船就可装炮六七十门，而且打得远打得准。我们的水师都是木船，上面也能装几门火炮，可根本没法和洋人比。岸上的炮台也是如此，洋人的开花弹已在炮台上乱炸，可我们的炮却奈何洋人不得。我们不能再以天朝上国自居，应该睁眼好好看看眼前的这个英夷，他们可不是我们想象中的茹毛饮血的野蛮之族。”

左宗棠听了连连点头：“其实晚辈也很想了解洋人的情况，可惜没有书籍可买。”

“既然你有心于此，将来我想办法给你买一些关于洋人的书。”

两人又就船炮之事说了很久，这时刘知县在门外道：“季高，时候不早了，陶大人还没用饭呢！”

左宗棠闻言连连打拱称罪：“晚辈荒唐，竟忘了老大人还没吃饭。晚辈这粗茶淡饭，实在不敢留大人。”

陶澍拉着左宗棠的手道：“秉烛夜谈，废寝而忘食，真乃人生一大快事！我与你还没谈够，走！到驿馆一起吃饭。”

左宗棠推辞道：“大人的美意晚辈心领了，晚上晚辈还要批阅学子们的文章，就不打扰大人了。”

“我本打算明天就走，不过现在我又不想走了，明天我们登山畅谈，不知你肯否赏脸？”

左宗棠在心里已十分佩服陶总督的学问，于是爽快应道：“大人赏脸，晚辈哪有不陪的道理？”

陶澍也不再客气，一边出门一边道：“好！那我们一言为定。”

左宗棠把一行人送出书院，一直陪在陶澍身边的清瘦男子这时开口问道：“岳丈大人，您觉得此人如何？”

陶澍不答反问：“那你觉得呢？”

“若天机凑巧，此人必成大器。”

陶澍微微一笑道：“哦？何以见得？”

“学问不去细说，岳父大人给他掌灯，他虽感到意外，却并未慌乱，足见此人气魄之大。不过此人傲气太大，难免要在这上面吃亏。”

陶澍微微颌首道：“恃才之人往往傲物！八面玲珑之人多腹中无物，所以要在谄媚拍马上下功夫。大丈夫做事，行大道不拘小节。国家危难之际，他这样的人才有用。”

“小婿不敢苟同，有才之人也有谦谦君子，处世圆通之人也未必一定胸无点墨。如果左先生为人再收敛一些，处世圆通一些，便更能成大事。”清瘦男子很有主见。

“人无完人，不可太过苛求了，太苛则天下无可用人。”陶澍也十分感叹。

次日一早，陶澍等人刚吃完早饭，戈什哈就前来禀报：“大人，淶江书院左山长求见。”

“快请！”

左宗棠进门行礼，陶澍连忙去扶，然后指了指身边的清瘦男子道：“昨晚只顾说话，忘了给你介绍，这是小婿胡林翼。”

胡林翼，湖南益阳人，与左宗棠同年。他出身官宦之家，父亲官至詹事府詹事。他又是独子，饮酒豪赌、冶游狎妓，是个风流浪荡子。当初陶澍将女儿许给他，家人都极力反对，陶澍却说——此子是瑚璉之器，今后必成大事。年少纵情，不足深责。他虽说结了婚也并未收敛，还闹了不少笑话，对秦淮河上的妓船比自家的卧榻还熟悉。

胡父为他伤透了脑筋，几年前就病逝了。这对胡林翼影响很大，他突然成熟了，决定痛改前非，发誓非成就一番功名不可。守制三年服满，他捐了知府，并要求去贵州安顺履任。安顺是贫困之地，又多盗匪，不少人宁愿丢掉前程也不愿去这种地方，胡林翼偏偏认为正是历练本领的地方。这次就是去贵州赴任，顺便陪岳父扫墓，而后就沿长江而上。

左宗棠了解之后，对胡林翼的选择极为赞同，说大丈夫就应当知难

而进。

出门之后，几个人一边说话一边游览。凉风习习，树影婆娑，在一棵大树之下，大家围着陶澍坐了下来。

“如今官场风气一日不及一日，民生也愈加艰难。有人只空发牢骚，却不能做一点实事。国家艰难之时，需要有真才实学之人。你们都要好好历练本事，将来为国出力。尤其是季高，我对你期许甚深呢！”陶澍笑道。

“大人错爱了，晚辈一介书生，虽有举人之名，却无职无权，与布衣无异，能为国家做什么呢？”左宗棠有些不解。

“静待时机。我不敢说阅尽世事，但对世事也算明白。一个人能否成事要看机缘，所谓机缘，三分在天，七分在己。有人满腹经纶，却只能终老乡间。但你们要记住一条，如果胸无点墨，手无寸长，这种人永难成大器。”

陶澍年已六十，体力不支，天气又热，近中午时忽然头晕，众人连忙找了一顶软轿把他抬回驿馆。

回到驿馆，陶澍休息了一阵就好了，他们下午不再出门，就在驿馆叙谈，直至掌灯。吃完饭喝茶时，陶澍突然正色问道：“不知季高的长女芳龄几何？”

“今年恰好十岁。”

“巧得很，我的幼子八岁，两个孩子年龄相仿，我有意结这门亲，不知你可有意？”

堂堂两江总督与一位穷举人结亲，左宗棠哪有不同意的道理，他拱手道：“晚辈哪敢高攀，晚辈乃一穷举人，这门亲门不当户不对呀！”

“孩子们年龄合适，就是门当户对。要论功名，眼前我比你强，但往后十年就难说了，你也许会立下一番大功业，连老夫也需要仰望了。”

“大人如此抬爱，晚辈只有高攀了。”

陶澍哈哈大笑道：“你如果答应了，那就不能再自称晚辈了。”

胡林翼也打趣道：“那在下应该叫季公一声表叔了。”

闻此，一桌人都笑了。大家高兴，上席布酒，开怀畅饮，人人都醉意朦胧。

左宗棠的这番际遇真把人羡慕死了，知县的长随也不敢再小瞧这位山长，恭恭敬敬地把左宗棠送回书院，说尽了他能想到的谀词……

陶左两家订下亲事的第二年，陶澍就病逝于两江总督任上，那时陶澍的儿子陶杲才九岁。陶澍临终嘱咐，一定要请左宗棠到陶府来坐馆授读。

于是，左宗棠辞去醴陵县学山长，到陶府坐馆，这一晃就是四年。虽说是坐馆，其实陶府上下大小事情几乎都由他张罗。陶澍生前藏书颇丰，专门有间藏书楼。左宗棠一有空就钻进书楼，饱读藏书。藏书中最多的水利、荒政、田赋和盐政的书籍，他如获至宝。中国以农立国，百姓的根在土地上。有地可耕，水利配套，又能风调雨顺，百姓饱食则天下太平。至于田赋和盐政，则是朝廷的主要收入来源。如果把这两样事情办好了，无论是练兵筹饷，还是救灾济贫，也都不为难事。

左宗棠在陶家坐馆，每年得束脩银二百两。他省着些用，每年都有一笔结余。这样攒了四年，他决定实现自己多年的一个愿望——建一个自己的小庄园。

自从与周夫人结婚后，他一直借住在湘潭岳丈家西院的两间房子内，虽然岳丈一直拿他当自家人，但他仍觉脸上无光。现在可以自立门户了，于是他就与周夫人商量道：“国以农为本，民以食为天，王道之治，必致力于农田。我希望买块地建个庄园，一边实践，一边著书，编一部世间少有的农书来，不知夫人认为可否？”

周夫人是富家千金，读书颇多，十分通情达理，对左宗棠的志趣也十分支持，道：“树艺养蚕皆远略，从来王道重农桑。你想买就买吧！”

于是，左宗棠回到湘阴老家考察，买下了湘江边东乡柳家冲七十亩地。然后他亲自设计，建造了一座小庄园，取名柳庄。庄内除了种植水稻，还种了茶、竹、梅，还养蚕、种菜、种花。

湘阴没有种茶的传统，左宗棠引种十分成功，一年仅茶叶的收入便可足够田赋。他还请了几个农夫，按照要求帮忙耕作。如今坐馆陶府比起醴陵来近多了，沿资水行舟，朝发夕至，非常方便，隔些日子他就回家一趟，和农夫们一起下地，进行种植实验。

如今总算有了自己的家，虽然算不上阔绰，却也颇有情趣。他已有四女两男，周夫人生三女一男；侧室张夫人原是周夫人的陪嫁侍女，此时已为他生了一女一子。晚上欢聚，孩子们争相朗诵让他评判，这个“春眠不觉晓”，那个“床前明月光”，还有的则是“大学之道，在明明德……”一家人很是热闹。等孩子们都睡着了，他则开始掌灯读书。周夫人则是一碗茶、一炉香，端坐陪读。有时他因为某个典故或某段佳句记不清了，周夫人往往会说出在什么书第几卷，他一找果然如此。

近年来天象异常，先是连续干旱，接着湘江大水，以致洞庭湖闹起水患，灾民们纷纷上岸就食。一次左宗棠骑马回家，一路上灾民络绎不绝。一个几岁的孩子拦住他的去路，连连磕头，求他给点吃的。左宗棠翻身下马，把本买给孩子们点心拿出几块递到他黝黑的手上。周围的

孩子立即围了上来，睁着渴望的眼睛，像一群嗷嗷待哺的小鸟。

左宗棠手里的点心很快就发完了，他从孩子堆里挤出来，叹息着摇了摇头。

到了家门外，孩子们听到马蹄声都飞跑着迎了出来。最前面的是大儿子孝威，左宗棠把他抱起来，父子两人亲昵无比。两个女儿都十几岁了，她们帮父亲去拿行李。

两位夫人也迎到院子里，周夫人上前问道：“一路上可还顺利？”

“一路上都是灾民，情形实在凄凉。”

张夫人叹息道：“连年大旱，今年洞庭湖又闹水灾，老天爷真不让人活命啊！”

此刻，孝威翻遍了行李，都没有找到他盼望的点心，有些失望。左宗棠拍了拍儿子的脑袋道：“爹爹在路上遇到了几个快饿死的孩子，就把点心给他们了，你埋怨爹爹吗？”

儿子心有不甘，但嘴上却道：“他们吃了爹爹的点心就饿不死了，孩儿不埋怨爹爹。”

“嗯，不愧是我左家的孩子。咱们左家从没有发达过，可是祖辈乐善好施。”左宗棠闻言点了点头，又对周夫人道，“夫人，我估计灾民就要到我们这一带来了，咱们在家门口架起大锅熬粥，别处咱管不了，起码不能让人饿死在咱左家门前。”

周夫人与张夫人相视一笑道：“我们早就准备好了。”

“那太好了！大灾往往流行时疫，我这有个方子，可以防治疫病。”左宗棠又道。

当天柳庄门前就架起两口大锅，众人又是熬粥又是熬药，忙得不亦乐乎。三三两两的灾民走来，左宗棠和夫人们忙着施粥给药。

可灾民实在是太多了，十几天后他们家的存粮也全部舍光了。周夫人一脸愁容地问道：“如今家里的粮食都舍光了，灾民却不见少，这可怎么办呢？”

“能怎么办，总不能看着灾民饿死在咱大门口。咱家不是还有些物件吗？拿去典当了换粮食。”左宗棠说得毫不犹豫，周夫人了解他的脾气，一切照办。

左家受儒家仁道影响极深，左宗棠的祖父、父亲都仁善好施，他也继承了这样的家风。坐馆醴陵那年，他在回家的路上遇到一个老太太被人逼债，结果他把一年束脩全替老太太还了债，自家过了一个清汤寡水

的年。只是这次水灾不是一两户的困难，左宗棠一家如何救济得过来？

粮食被灾民分食，孩子们的营养跟不上，有几个病倒了。周夫人经不起如此的劳作，也病了。有一晚孤灯清影，左宗棠陪在周夫人身边道：“杜工部有一首《同谷歌》，其中有两句是——此时与子同归来，男呻女吟四壁静。我看这‘静’字改成‘空’字倒更像我们家。”

“你呀，这是黄连树下弹琵琶——苦中作乐呢！”周夫人苦笑道。

“让筠心受苦了。”左宗棠长叹一声，周夫人字筠心，没人的时候左宗棠经常这样称她。

“我渴了。”

左宗棠端了碗水递给夫人，然后道：“咱要是家财万贯倒也罢了，自己都吃不上饭了，却还要顾及灾民，外人肯定要说我左家是伪善。我不见到这情形也就罢了，如果有灾民饿死在左家门口，而咱们却日日饱食，我会于心不安。都说我左宗棠傲，可我从没在穷人面前傲过。”

“大丈夫做事何必管他人议论呢？你的大丈夫之气哪去了？”周夫人笑道。

“知我者，夫人也。我本也雄心勃勃，期望干一番大事业，封妻荫子。可要想发达，只有科举一条路，可我对科举真的一点兴致也没有！现在看来，恐怕要让夫人清苦一生了。”左宗棠默默道。

“功名这事要看淡些，有功名未必有真才学，有大才未必能获功名，一切随心性吧！”周夫人劝道。

“我不甘心呀！我之才气并不比诸葛亮差，比之那些朝廷大员更是有天壤之别。要论农事、水利、荒政、盐政，他们有谁比我研究得更多？论武，给我几千人排兵布阵，也可敌他十万八万！”

周夫人取笑道：“哟，又说大话了不是，让孩子们听见，不笑你才怪呢。”

左宗棠也一笑道：“夫人说得对，我们还是先将眼前的困难解决了再说。明天我就去趟陶府先预支一些银子，洞庭湖水已经回落，灾民们也开始回返，咱们快要挺过去了。”

湖南巡抚衙门，巡抚冯德馨看罢驿站刚刚送到的滚单，对藩台、臬台等人道：“诸位，云贵总督林大人因病致仕回乡，明天就到长沙。林公可是天下敬仰之人，不但我等要到码头去迎接，还要通报附近府县官员都去码头恭候，以示我湖南官员敬佩之意。”

第一次鸦片战争时，林则徐因主战被贬到了新疆，但迫于舆论的压

力，道光皇帝后来又重新起用了他。林则徐身体不太好，今年请辞回乡养病，长沙是必经之地。

第二天上午，林则徐的座船缓缓驶近长沙码头，冯德馨带领一大帮官员齐聚码头，报名求见。林则徐的儿子林汝舟走到船头，接过众人的手本，向大家深鞠躬道：“家父身体欠安，不便见客，只请抚台大人上船说话，其他大人请回吧。”

冯德馨一登船就要甩马蹄袖行大礼，林则徐连忙虚扶道：“抚台不必多礼，老夫有事还要麻烦你——在云贵时，老夫属下有位能员，就是安顺知府胡林翼。他多次向本官推荐贵省湘阴举人左季高，说此人胸怀大志，埋头经世致用之学。老夫爱才心切，希望能见此一面。”

“林公也听说过左季高？他昔年深得陶文毅公赏识，两人结为姻亲，在湖南传为佳话。今年敝省遭遇水灾，他在家乡施粥熬药，救活灾民无数，下官这就派人去请。”冯德馨一边介绍一边应道。

.....

第二章 遇伯乐湘江夜谈 惊天变林公荐才

灾民潮总算结束了，左宗棠正指挥着家人拆灶除锅。忽然远处有快马疾驰而来，到了庄门前便停了下来问道：“这可是柳庄？左举人是否在家？”

“鄙人就是左宗棠，不知公差前来有何贵干？”左宗棠接道。

来人正是巡抚衙门的差役，他打个千道：“林大人路过长沙，点名要见左先生，抚台大人特意差小人前来相请。”

左宗棠大喜过望道：“你说的可是虎门销烟的林大人？”

“正是！抚台大人见过林大人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派小人前来请先生。林大人只在长沙小驻半日，还请先生快快起程。”

“好，我这就随你去。”

左宗棠和差役一路快马加鞭，赶到长沙码头时已是傍晚时分。码头上轿马熙攘，全是湖南的文武官员和缙绅。左宗棠挤到跳板前，高举大红拜帖，高声叫道：“湖南湘阴举人左宗棠，拜见林大人！”

站在身后的一位官员扯住他的衣袖道：“你这个人怎么能这样，我们都等半天了，你总该有个先来后到。”

左宗棠十分反感他居高临下的眼神，反唇相讥道：“先来后到是分得清的，不过林大人见谁不见谁却很难说。”

官员嘴一撇道：“总归不会先见你！这一码头的人，二品三品的大员都有，难道林大人会先见你一个小小的举人？”

正吵嚷间，却听差人高声叫道：“林大人有请湘阴举人左季高！”

说话间，清瘦的林则徐出了船舱。人群躁动起来，有人喊道：“林大人，我们已经等候半天了，总要有个先来后到啊？”

林则徐连连向大家拱手道：“老夫对不住了，大家还是请回吧，今天实在没有时间向诸位请教了。”然后他又向左宗棠招了招手道，“你就是季高吧？快，快上船。”

左宗棠在众目睽睽下踏上了跳板，因为心情太紧张，他一脚踏空，跌到了水里，码头上一片哄笑。大家七手八脚把他拉起时，已是浑身湿透。他在跳板上站稳，向林则徐一拜道：“晚辈湘阴举人左宗棠拜见林大人。古人拜见圣贤，要三沐三熏，晚辈已经沐过了，可见最为心诚！”

左宗棠处变不惊，不禁令一码头上的人刮目相看。林则徐笑了笑道：“这就算你给我的见面礼了。赶紧进船，别着了风寒。”

进了船舱，林则徐吩咐儿子拿了干净衣服给左宗棠换上。左宗棠肚大，林则徐的衣服穿在身上有些紧巴，但他心里却是异常的舒坦。林则徐吩咐起航，他要找个清静处与左宗棠秉烛夜谈。

左宗棠重新见礼道：“晚辈对大人心慕已久，近年在陶文毅公的藏书楼中读到了大人的不少书函，还有陶公对大人的评价，心里更是向往之。今日得见，晚辈真是三生有幸！”

“胡润之多次向老夫夸赞你，今日一见，果然是旷世奇才。刚才你不慎落水，处变不惊，那份从容气魄真让老夫佩服！来，咱们边喝酒边谈。”林则徐把他扶了起来。

林则徐只留儿子斟酒。一个是年愈花甲、名满天下的封疆大吏，一个是年近不惑的落魄举人，两人把酒临风，泛舟洞庭，天文地理，上下古今，越谈越投机。

“许多人都以为新疆是荒芜之地，其实大错特错了。那里不乏水草丰美的膏腴之地，尤其伊犁九城，更是塞上江南。”谈起贬谪之地，林则徐不禁这样说道，“虽说如此，但新疆屯政不修，以致沃饶之地并不富强。如果在南八城兴修水利，广种水稻，富饶将不减东南。”

“晚辈以为，新疆的最大问题在于体制不合。”左宗棠对新疆早有研究，现在和林则徐谈起来更是滔滔不绝，“自乾隆朝以来，新疆一直实行的是军府制。治军之官多，理民之官少，以致民政不修。不知朝廷为何不在那里建置行省，像内地一样，这岂不更有利于发展？”

林则徐连连赞叹：“你竟有如此高见，真是了不得！老夫在新疆这几年，也在思考建省的事情。真是想不到，遥遥数千里，竟有此知己。”

其实最早提出在新疆建省的是著名诗人龚自珍，左宗棠二十多岁时就读了他的文章，后来又研读了《蒙古图志》、《朔方备乘》、《西域水道记》、《新疆识略》等书籍，更是觉得新疆建省的必要性。他在第一次赴京会试时，就作了《燕台杂感》八首，其中一首就写了新疆问题：

西域环兵不计年，当时立国重开边。

橐驼万里输官稻，沙碛千秋此石田。

置省尚烦他日策，兴屯宁费度支钱？

将军莫更纾愁眼，生计中原亦可怜。

他把这首重新抄录的诗恭恭敬敬呈给林则徐，林则徐看罢击案赞道：“建省，兴屯，抓住了新疆问题的要害。只有建省，重视民政，百姓才能安定；只有大兴屯垦，粮草丰足，新疆才能自给自足。不然，万一将来发生战事，新疆迢迢万里，靠关内转运粮草，实在是开支浩繁。”

“新疆是蒙古的屏藩，新疆稳固，则蒙古稳固，而蒙古稳固，则直隶、京师无虞……”左宗棠侃侃而谈。

……

船舱外，江风吹浪，舵楼发出“咯吱”的声音，陪伴着这对忘年交的竟夕畅谈，烛光在舱窗上印出一老一壮倾心交谈的剪影。太阳就要升起，天色一片橘黄。仆人进舱将烛火吹灭，曙光照进船舱，左宗棠惊讶道：“哎呀，这么快天已经亮了，林大人，都怪晚辈不该如此叨扰。”

“不碍事，不碍事。好久没有如此痛快地畅谈了。”林则徐站起来活动着筋骨，连连摆手道，又吩咐林汝舟把他的藤条箱拿来。

林汝舟拿来箱子，林则徐把它交到左宗棠手上叮嘱道：“这是老夫在新疆积累的资料，包括地理、边防、舆图以及俄罗斯的动态。海疆有英夷为患，西北则有俄罗斯虎视眈眈。俄罗斯贪得无厌，已经吞并若干小国，如今又陈兵边界，窥我大好河山。老夫已经老了，虽有御俄之志，但已力不从心。这些年老夫一直在寻找可托大事之人，昨夜与季高畅谈，深信你是绝世奇才。今后西定边疆，抗击俄人，这些资料或许会有点用处。”

左宗棠接过箱子，两眼有些湿润，恭恭敬敬地道：“大人之言晚辈谨记在心。只是晚辈不过是一介寒儒，空有大志，恐难有用武之地！”

林则徐握住左宗棠的手道：“季高，依老夫多年的阅历看来，如今民生艰难，怕不久就会生出大乱，那时朝廷就会需要你这样的人出来效力。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老夫还有两句话相赠，希望你铭记在心。”

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

林则徐提笔挥毫，两句话在纸上油然而生。他放下笔感叹道：“大丈夫做事，应当以国家利益为重，不能因个人祸福取舍进退，有时应该将生死置之度外。老夫这句话不少人知道，但许多人只不过是挂给别人看的。老夫期望你不要挂起来，而是记在心里，行在世中。”

左宗棠拱手道：“晚辈谨记大人教诲。”

这时，林则徐想起一个人来。此人名叫赖长，是湖南长沙人，原是他多年的幕宾，擅长仿制洋人枪炮。因虎门销烟与林则徐一同获罪，被发配新疆。后来两人一起遇赦入关，林则徐赴任云贵，赖长因为身体不好，便回籍调养。

“将来对付洋人，必要仿造洋枪洋炮，赖公最擅于此。你不妨去拜访一下，或许将来他可助你一臂之力。”林则徐在走之前又向他推荐了这个人才。

左宗棠听说长沙有精通洋枪洋炮之人，心里十分惊喜。送走林则徐，他便立即进了长沙城，四处打听赖长的住处。经一位老者指点，他拐进一条街道，找到了赖宅。

开门的仆人道：“我家老爷到码头送林大人去了，什么时候回来可说不准。”

“我也到码头送林大人了，怎么没见你家老爷？”左宗棠诧异地问道。

“这么说，先生认识我家老爷？”

左宗棠一摸后脑勺道：“我糊涂了，我并不认识你家老爷。”

两人正说话间，仆人一指远处道：“我家老爷回来了。”

左宗棠一见来人就自报家门，赖长拱手道：“噢，原来是季公。昨天在下有幸被林公接见，他还说起过你。听码头上的人说，你和林公在船上畅谈一夜，面子比抚台大人还大。”

“林大人对你也是赞赏有加，说你精于枪炮制作，让在下特来拜访。”

赖长摆了摆手说：“跟着林公多年，效力而已。”

进了赖宅，两人的话题仍然是枪炮制作。赖长为人干练，说话干脆，很投左宗棠的脾气。相谈半天，他便告辞了，赖长一直送到大门之外，此时赖长又突然想起一件事来，问道：“季公，在下有一事相求。”

“但说无妨。”

“在下有三个犬子，原本请了先生，后因故辞掉，在下向来敬重先生的学问人品，不知先生可否屈就？”

“可在下现正在陶府执教。”左宗棠有些为难。

“那也不难，就把陶公子接到长沙来，反正在下的宅子比较宽敞，咱们也可畅谈。”

“好，待在下与陶老太太商议后就回话。”

当天傍晚左宗棠回到家后，孩子们都得到一件小礼物，大家高兴得不得了，很少独酌的他也吩咐晚饭要上酒上肉。一家人围坐，他几杯酒

下肚，已经颇有醉意，说话不免夸张：“你们不知道，全省大小官员都等着见林大人一面。可林大人却站在船头上让他们都回去，说他要单独见我左宗棠一人。抚台大人闻听此言当下就不干了，说他们已等了一天了。可林大人却说，多久也不行，我可以不见你们，但左宗棠我必须见……”

“阿爹，林大人是谁？”大儿子孝威好奇地问道。

“林大人是天下最伟大的人。”

“那林大人厉害还是皇上厉害？”

这一下倒把左宗棠问住了，他想了想反问儿子道：“那你说，是林大人厉害还是皇上厉害？”

儿子歪着头想了一阵后道：“林大人那么喜欢你，为什么不给你官做呢？肯定是皇上厉害，皇上要是喜欢阿爹，就一定会给阿爹大官当的。”

这话一下子戳到了左宗棠的痛处，桌上顿时安静了下来。不过左宗棠今天高兴，自我解嘲道：“嗯，你说得不错。但是皇上没见过阿爹，不知道阿爹的本事，如果皇上见了阿爹，一定会给阿爹大官做的。”

儿子却不依不饶：“那什么时候皇上能见阿爹啊？”

“那就难说了，那得看皇上高不高兴了。他要是不高兴，怕是这辈子也不会见阿爹了。”左宗棠笑道。

“阿爹，孩儿给您出个主意，您给皇上买个小布狗，就像我那个一样，皇上见了一定喜欢，皇上一喜欢就见你了，就会给你官做。”

哈哈……一桌人都被这话给逗笑了。

“小孩子家就知道送礼讨好了，这可不像你阿爹，你阿爹宁愿别人不喜欢，也不会送礼讨好别人。来，咱爷俩干一杯！”左宗棠心里十分痛快，和家人一直坐到很晚。

道光三十年十二月初十（公元1851年1月11日），广西桂平县金田村到处旗帜飘扬，牛角长鸣，矿工、炭工、农民们手持刀矛农具等向圩场集中。他们衣衫褴褛，但人人脸上都喜气洋洋。鞭炮声响起，杨秀清、萧朝贵、冯云山、韦昌辉、石达开等首领穿着红色战袍走到搭起的高台上，桌案上供着水果和三牲。杨秀清高呼道：“请大道君王、上帝次子秀全与大家见面！”

洪秀全身穿红色战袍，头裹黄色头巾，在四名年轻会众的簇拥下走上前台。全场欢声雷动，洪秀全缓缓举起双手，向人群致意，声音洪亮地高声宣布道：“上帝派朕下凡诛妖，共建人间天堂。谁是妖？满清皇帝

是妖，大小贪官污吏是妖，为富不仁的地主是妖，只有诛尽妖类，才能共建太平天国！天下多男子，尽是兄弟之辈，天下多女子，尽是姊妹之群！从今天起，我们不再是清妖的子民！从今天起，我们要蓄发易服！从今天起，我们要同食同穿！从今天起，朕要带领你们共建有田同耕、有饭同吃、人人平等、共尊上帝的太平天国！”

“诛灭清妖，天下太平！天王万岁，万岁，万万岁！”杨秀清带头高呼。

“诛灭清妖，天下太平！天王万岁，万岁，万万岁……”

呼声威震云霄，传之数里。

洪秀全又高声宣布道：“杨秀清、萧朝贵、冯云山、韦昌辉、石达开听封！天父天兄派朕下凡，带领大家诛灭清妖，共建太平，现遵天父天兄旨意，特封杨秀清为中军主将，萧朝贵为前军主将，冯云山为后军主将，韦昌辉为右军主将，石达开为左军主将，各将均受中军主将节制。并准中军主将站立奏事。”

五人同声高呼：“谢天王！”

……

广西巡抚郑祖深以六百里加急上报太平天国起事的消息，登基不到一年的咸丰帝大为震怒，但他没有立即召军机大臣前来商议，而是先请他的师傅、吏部尚书兼协办大学士杜受田进宫。

杜受田一到，咸丰立即让他看了郑祖深的奏折——广西金田拜上帝教聚众滋事，竟杀死前去剿办的副将伊克坦布。

看完之后，杜受田奏道：“皇上，金田会匪劝人行善，斩邪留正，并未骚扰百姓，而且秋毫无犯，纪律严明，可见他们不是乌合之众。这种匪类往往包藏野心，这才是最大的隐患。”

咸丰十分赞同师傅的意见，于是问道：“那依师傅之见，应该如何处置？”

“行军打仗，无外乎兵饷。广西群盗如毛，非有德高望重、实心任事的大员前往督办不可，臣以为前云贵总督林则徐可当此任。他在云贵任上，剿抚兼用，成效卓然，就是土匪对他也是心悦诚服。另外，他在两广总督任上，虎门销烟，振我国威。由他去广西进剿，想必能大获成功。同时，皇上还应从湖南、贵州、广东调兵助剿。至于军饷，着令户部筹拨，先由广东藩库拨银十万两应急。”

在福州养病的林则徐身体一直不好，但接到上谕，他不顾病体虚弱，立即起程赶往广西。在他起程的时候军报就不断传来，此时广西已

是遍地烽火。他一再催促赶路，可病情却加重了，除疝气外，又得了上吐下泄泻的毛病。在潮州境内的普宁县时，他实在支持不住，便敲了敲轿身。绿呢大轿停了下来，戈什哈打开轿帘问道：“大人有何吩咐？”

“本官想下去透透气。”林则徐声音有点虚弱。

这时林汝舟赶了过来，和戈什哈一起扶林则徐下轿。林则徐一只脚刚迈出轿，就憋不住吐了起来。稍事休息后，他们便继续上路。林汝舟叮嘱前面压住马步，慢一点走。

晚上，到了普宁驿馆，林则徐病势加重，晚饭一口也没吃。他自觉难以复起，便吩咐儿子准备纸笔，他要口述遗折——

臣林则徐跪奏，为微臣拜发因病请暂医调折后，遽觉心神昏散，自知万难就痊，伏枕叩谢天恩，仰祈圣鉴事。

窃臣奉命驰赴粤西剿办军务，于十月初二日由福建籍就道，昼夜兼程，十三日驰至广东潮州府城，忽患重病，吐泻交作。时以军务孔亟，力虽疲乏，不敢稍休，而连日探问贼匪滋扰情形，心加愤急，又于途次接准督臣徐广缙来咨，臣因即就近调集兵勇，正拟亲带剿办，以一面赶紧服药，仍力疾驰至普宁县城，迨十八日病益加增。势难赶站，当将请暂医调缘由，恭折由驿奏闻在案。尚冀或能渐愈，仍当趲赴军营，詎知拜折后，困惫愈深，昏晕难起，元气大损，痰喘不休。据医者云，积久虚劳，心脉已散，百药罔效。自料万无生机，伏枕望阙碰头，悲号欲绝。

伏念臣筮仕四十年，历官十四省，仰荷三朝知遇，受恩深重，报称毫无。惟此尽心竭力之愚诚，永矢毕生，虽一息仅存，自问不敢稍懈。前者渥蒙宣宗成皇帝恩隆覆帔，终始成全；此次更蒙皇上特遣视师，谬膺重任。既感深而思奋，尤敌忾以心殷。方将克日遄征，誓扫鲸鲵而复命；岂料半途遂废，难延犬马之余生。未效一矢之劳，实切九原之憾。上负圣恩委任，之期图报于来生。自知痼疾膏肓，愈觉哀鸣于垂尽。惟念两粤进兵各处，臣未及躬往督剿，但期将士一心，战守并用，能坚壁而清野，终扫穴而擒渠，自必仰稟宸谟，上纾宵旰。则臣虽死之日，犹生之年矣。

除将钦差大臣关防敬谨封交地方官赍送两广督臣恭缴外，所有微臣奉差途次疾亟悲感下忱，手摇颤不能书，带臣次子生员林汝舟随行，谨口授令其缮写，恭折由督臣附便具奏，叩谢天恩。伏乞皇上圣鉴，臣不胜呜咽迫切之至。谨奏。

林汝舟含泪写完，交给父亲过目。林则徐没有细看，便点了点头对儿子道：“你再代为父写一个附片，举荐湖南湘阴举人左宗棠。”

臣为官举政多年，遍数门生故吏，唯以左氏宗棠令臣倍加叹服，其文可安邦定国，武可治军靖乱，才具盖世无双。国家有难，朝廷亟需用

人之际，切勿忘此干练之才。

当夜，林则徐便病逝于普宁县驿馆中。

林则徐去世，举国震悼。他在临终之时专门举荐之才，却是个名不见经传的举人，咸丰颇感奇怪，便问杜受田道：“师傅是否了解湘阴举人左宗棠？”

“臣也不太了解。不过臣向湖南籍的官员打听过的，此人三次进京会试，都未能及第。据说他注重经实致用之学，对农事、盐政、水利等多有研究。为人颇为自负，自称今亮，有些恃才傲物。”杜受田如实答道。

咸丰对“恃才傲物”四字十分敏感，便对师傅道：“自称今亮，口气好大。既然他这样自负，就考个状元让朕瞧瞧。”

杜受田则比较客观地说道：“林则徐既然推荐，肯定他有过人之处。如果皇上想用他，也不过是一句话的事。不过，如今最急的是安排广西督师的大员。”

可朝廷几次更换钦差大臣，均束手无策。太平军出广西，入湖南，连占江华、永明、桂阳、郴州。在郴州，又有数千矿工投奔，被编为土营，专门负责挖地道、埋地雷、炸城堡、掘堑壕。

湖南巡抚骆秉章与湖南提督余万清商议，为防备太平军北进长沙，便在衡州聚集重兵设防。萧朝贵听说长沙空虚，避实击虚，仅带两千余人沿湘赣边境北上。一路之上官军望风披靡，数千百姓投到他的旗下。半个月之后，萧朝贵率军四千兵临长沙城下。骆秉章因连失州县，被撤职查办，贵州巡抚张亮基接任。

临危受命，凶多吉少，张亮基的幕宾多不愿随他赴险。他想起贵东道胡林翼就是湖南人，对湖南的情形熟，而且结交人多，就请他推荐几个人才。此时胡林翼正带兵驻湘桂边界，收到张亮基的信立即推荐了左宗棠——

左子季高，才品超冠等伦，廉介方刚，忠肝义胆，与时俗迥异。其胸罗古今地图兵法，本朝典章，切实讲求，精通时务，访问之余，定蒙鉴赏。即使所谋有成，必不受赏，更无论世俗之利欲矣。

张亮基得此消息后很是高兴：“如果这位左先生真如胡润之所说，才能卓异又不计名利，那实在太难得了。”

幕宾看了胡林翼的信提醒道：“依胡观察的说法，这位左先生未必好请。”

“恃才傲物嘛！如果左先生果真有才，三请四请都无可！”张亮基决心已定。

他写好亲笔信，派出两名公差快马加鞭到湘阴去请左宗棠。两位公差赶到湘阴时，左宗棠已是人去屋空。他们向人打听，大家都说左先生已去青山白水洞避难了。没办法，两位公差只得又赶往那里。

青山在湘阴东部，峰峦交错，沟谷纵横，地形复杂。白水洞在一条山谷之中，因为洞底岩石为乳白色，所以流水看上去也呈白色，因此被称为白水洞。洞不大，也不深，但洞外巨大的岩石形成天然的厅堂，左宗棠和好友郭嵩焘便把茅屋建在这天然厅堂之中。屋后潺潺流水，谷中啾啾鸟鸣，这里也算得上是世外桃源。

郭嵩焘是左宗棠的同乡，是翰林院庶吉士，因老母去世，丁忧在籍。两人在此搭建茅庐，比邻而居。左宗棠二哥一家，周夫人的妹妹一家，还有郭嵩焘的弟弟郭昆焘、郭仑焘也搬过来了。

虽然住处简陋，但这么多亲朋好友相聚而居，也别有一番情致。郭氏兄弟都是很有见识之人，大家在一起谈天说地，很是投机。

张亮基的公差赶来时，左宗棠正与郭昆焘下棋，郭嵩焘、郭仑焘及周夫人的妹夫围在一边观战。左宗棠占了优势，步步紧逼，把马“砰”的一声按了下去，得意洋洋地喝道：“将！”

郭昆焘一看，这一步已把他逼入绝境了，看左宗棠那副得意洋洋的神气，很不甘心地嚷道：“再杀一盘！再杀一盘！”

“都说文如其人，依我看，棋也如其人。你们几个都是针尖对麦芒的脾气，当心打起架来。”周夫人的妹夫笑道。

左宗棠连胜两局，自然会大方一些，连连摇手道：“此言差矣！昆焘乃小弟，我这当大哥的怎么也要让小弟一步，怎会打得起架来？”

郭昆焘白了他一眼道：“哪有你这样当大哥的，步步紧逼，手手杀招，还说让小弟一步？”

看两人重新布棋，郭嵩焘趁机插话道：“听说长毛已把长沙围起来了。”

“他围他的城，我下我的棋，老三，你先走。”

郭昆焘是老三，左宗棠也是老三，郭昆焘一边攻卒一边道：“你只说老三，我还以为说的是你呢！”

“看来天下要大乱了。”

“大乱了才好！乱极则治。”左宗棠拿着棋子砰砰敲着桌案。

“依三哥看，长毛会不会打到白水洞来呢？”郭昆焘问道。

“不会。”左宗棠向前攻出一只卒子道，“长毛从广西到湖南，攻下过永安、全州、道州，可随后又都放弃了。他们围攻过桂林，攻不下就又撤走了。他们这么多人，吃饭就是个问题，所以必须不断劫掠通都大邑，最不济也要是个县城。白水洞这样的地方，就是请他们也不会来的。”

一帮人关注棋局，公差到了跟前都竟然未发觉，两位公差只得拱手问道：“敢问各位，左先生可住在这里？”

大家见是公差，互相对视一眼，左宗棠示意大家噤声，问道：“这里姓左的多得是，你们找哪位左先生？”

“我家老爷找名宗棠字季高的左先生。”公差回答道。

“你家老爷是何人，找左先生又有何贵干？”左宗棠接着又问道。

两位差人见此入刨根问底，便起了戒心：“先生若知道左先生在何处便告诉我等一声，若是不知，我等就另找别人相问。公务在身，恕难相告。”

“实话说，你们找我算是找对人了，如果不告诉我原因，你们就甭想找到姓左的。”左宗棠头也不抬，继续下棋。

郭嵩焘也在一旁帮腔道：“两位差官，他的话不假，你们实话实说错了，他有办法找到姓左的。”

两位公差交换了一下眼神便道：“我等是巡抚衙门的，奉张抚台之命前来请左先生。”

“左某与你家大人素不相识，请他做什么？”

“我家老爷请左先生出山当师爷。”

“哦，是这么档子事。”左宗棠闻言一笑道，“告诉你家老爷，姓左的那个人本领不大脾气大，他不会当什么师爷的。要论刑名钱谷，绍兴人是出了名的，请你家老爷另请高明吧。”

一位公差很聪明，他大概已猜出眼前之人就是左宗棠了，所以故意道：“这位大哥此话差矣！钱谷师爷我家老爷自然不缺，我家老爷要请的是能出大主意的军师，也只有左先生这样的人担当得起。贵东道胡大人曾对我家老爷说这位左先生乃湘阴卧龙，今世诸葛，怎能与绍兴师爷相提并论呢？”

这话说得左宗棠很是高兴，他仰头对郭嵩焘道：“看，又是这胡润之多事。”

郭嵩焘对两位公差道：“你们算是找对人了，这就是你们要找的湘阴

卧龙。”

两位公差重新见礼，恭恭敬敬把张亮基的亲笔信奉上。

左宗棠看罢，便把信放到一边对两位公差道：“你家大人的美意我心领了，回去告诉抚台大人，就说左某才学寥寥，没有胡润之说得那么好，请他另寻高明。”

两位公差再三相请，无奈左宗棠意志坚决，两人只好悻悻而归。

见公差已走，郭嵩焘诧异地问道：“张抚台都说了什么？季公怎么一口就回绝了？”

左宗棠把信递给郭嵩焘，郭嵩焘看罢说：“难得张抚台如此诚心相请，季公何不就此出山？”

左宗棠连连摇头道：“出山容易回山难。如今国事败坏，朝廷贤奸不分，官员贪贿成风，地方盗贼蜂起，一遇旱涝灾害，更是饥民遍地。说句不中听的话，如今的朝廷就像一座破草房，一把火就会烧个干干净净。这时候去长沙，这不是飞蛾扑火吗？”

“那依你的意思，如今到了改朝换代之时？”说出这句话，郭嵩焘又觉不妥，他看一眼周围，在这深山之中，并无外人。

左宗棠没那么多顾忌，依然大着嗓门道：“改朝换代未必，但长毛深得人心却是显而易见的。长毛进了湖南之后，已有十万之众。你想他们在广西起事的时候不过几千人，才一年多就到了十万余众，如果不是深得人心，能一呼百应吗？不过跟着长毛闹腾的多是些目不识丁的百姓，他们信奉上帝，其他神明一概不信，走到哪里砸到哪里，连孔圣人的牌位也当柴烧了，所以读书人很少跟他们走。历朝以宗教笼络人心、趁机起事者层出不穷，不过都是拿本土的教义相号召，现在长毛却拿洋教来做文章，实在不智。洋人贩卖鸦片、割我口岸，天下稍明事理者谁不恨之入骨？长毛早晚要败在这上面。”

第三章 张亮基求贤若渴 左宗棠临危入幕

张亮基一入城就立即派人去请提督鲍起豹以及藩台、臬司、长沙府县等官员前来商讨守城之计。鲍起豹烟瘾极重，亲兵来报告时，他正衔着烟嘴过瘾，不要说张抚台有请，就算皇上来了，他不过足烟瘾是不会理会的。等他骑马赶到巡抚衙门时，一屋子人正在唉声叹气。张亮基为人厚道，虽然大家因为久等鲍起豹已颇不耐烦，但他也没有过于责备，只是道：“鲍军门，你总算来了。长毛兵临城下，大家都急得不得了，你快说说，看这城该怎么守？”

鲍起豹烟瘾过足，这会儿兴头正好，底气也足，便大声道：“不过是长毛的前锋，有什么好急的？待本将好好收拾他们！”

大家对这位斗大字不识一升的提督都不太待见，所以没人理他的茬，藩台徐有任平日与他交情不错，便接道：“鲍提督久经沙场，自然不急。可长毛已兵临城下，到底该怎么办，说说你的想法也好让大家宽心。”

“当下主要有两条：第一，把城里能拿得起刀枪的男人都赶到城上去，长沙城高墙厚，长毛一时攻不破的。第二，把城隍抬到南城上，让城隍老爷帮咱们守城。”鲍起豹竖起两根手指头，一本正经道。

众人一听堂堂提督竟提出这样的主意，无不哑然失笑。

“这有什么好笑的？”鲍起豹对笑得最凶的长沙知府横眉冷目道，“打仗向来讲究虚实结合，你们不懂。为什么长毛打起仗来不怕死？就是因为他们相信上帝在帮他们。城隍在阴间相当于你长沙府，也是守城有责。长毛无论走到哪里，所有的庙神无不砸个粉碎，城隍老爷为了他自己也该来帮我们守长沙。把他摆到城门上即使不起作用，也可以壮兵勇胆气，这有何不可？打仗最讲究的是士气，别以为本将不着调。”

张亮基对这一品武职大员不能不维护，点了点头道：“有用没用，这也不失为一法。这事就由鲍提督来办，真守住了长沙，将来就给城隍塑金身！”

“岳麓书院有千斤大炮一尊，是当年吴三桂遗下的，现在仍然能用，不妨架到城上去。”长沙知府提醒道。

张亮基听说还有一门大炮，十分惊喜道：“好！干脆就把炮架到天心阁上去，这事就拜托你了。”天心阁位于长沙城东南，那里地脉隆起，为全城地势最高处。

等一切商议完毕后，鲍起豹带着一百多兵丁，果真把城隍抬到了南

门的箭楼上。他带着众人三跪九叩后对守城的兵勇们道：“弟兄们，昨天夜里城隍老爷托梦给本将，说长毛一路毁尽庙宇，砸碎众神，已惹得天怒人怨，他老人家说要帮我们守长沙。弟兄们，有了城隍老爷的帮忙，长沙城固若金汤，大家尽可放心杀贼！”这一招还真管用，守城的兵勇闻言后胆子都壮了不少。

萧朝贵赶到长沙城下时，发现城东南的妙高峰上竟没有清军，便对部众道：“此处居高临下，俯瞰全城，清妖不派一兵一卒，可见都是一帮蠢才。我们的大营就设在妙高峰上，把所有火炮都架到山腰，明天炮轰长沙！”

就在鲍起豹敬城隍之时，架在妙高峰上的火炮开始向城南轰击了。之后，萧朝贵骑着枣红战马，身着黄色战袍在阵前往返奔驰，督促太平军攻城。

天心阁上有一名清兵是从石马铺败退的，他认得那个穿黄袍的就是萧朝贵，于是把炮口对准他来往奔驰的方向连开数炮，其中一炮竟击中了萧朝贵。

“萧朝贵死了！萧朝贵死了！”城上的清军都喊了起来，一时军心大振。

太平军士卒一听主帅阵亡，连忙撤退。登上城墙的几十人或被杀，或跳城而走，无奈城高七八丈，跳下去的人非死即伤。

之后，太平军坚守营垒，不再出战，派人将萧朝贵战死的消息飞报洪秀全。

鲍起豹则亲自去向张亮基报捷：“城隍显灵了，炸死了匪首萧朝贵！”

张亮基连道辛苦，并安排人起草捷报，准备与他联衔上奏。

鲍起豹闻言欢喜而去，可张亮基却喜过更忧。萧朝贵在长沙毙命，长毛肯定要大举报复，下一步该如何守住长沙，这才是关键。而派出的公差复命说左宗棠不肯出山，张亮基听后有些失望，不过这早在他的预料之中，于是对两位公差道：“你们休息一下，明天再辛苦一趟，还是去请左先生。”

没办法，两位公差只好又来到白水洞，不过这次他们准备了一份厚礼，还有两封给左宗棠的信。一封是张亮基写的，另一封则是胡林翼的亲笔：

昨得张抚台亲笔，言思君如饥渴。默计楚祸方烈，天下之祸方始，非才不济。先生究心地舆兵法，林翼曾荐于林文忠，文忠一见倾倒，谥为绝世奇才。林翼复荐于张抚台，非欲陷公于是非之地。惟桑梓之祸，

见之甚明，设先生出山以救楚人，所补尤大，所失甚小。公欲隐于山林，做湘上农夫，独善其身，须知自古圣贤仙佛、英雄豪杰，无不以济人济物为本，无不以损己利人为正道。况且张抚台虚心延访，请公处宾师之位，运帷幄之谋，其诚其恳，公何忍一拒再拒？湖南乃我桑梓，倘若长沙有失，全湘变乱，白水洞岂能独免乎？

左宗棠看罢胡林翼的信，犹豫再三，给张亮基写了一封信，客客气气地回绝了。看着公差失望而去，郭嵩焘又问道：“胡润之说得极为有理，你为什么还不肯出山？”

“我的才能只可大用不可小使，如果入幕只让我当个小师爷，出些鸡零狗碎的小主张，不能左右大局，那还有什么意思？”左宗棠摇头道。

“看张抚台的意思，就是让你运筹帷幄，哪能只当个小师爷？”

“我自比诸葛，虽然有些狂妄，但大致也差不了哪里。当年刘备还三顾茅庐呢！张抚台不过只写了两封信嘛！”

郭嵩焘见左宗棠又自比诸葛，便笑道：“现在情形不一样了，长沙已被贼围，难道你还要张抚台亲自来请？你是个务实的人，何必在乎这些虚礼？”

“你又错了，诸葛亮要刘备三顾茅庐，并不是在意虚礼，而是看刘备是否心诚。如果诸葛亮轻易出山，刘、关、张都不把他放在眼里，有谋不纳，有令不行，诸葛还能成为诸葛吗？”左宗棠又摇了摇头。

郭嵩焘心想，你毕竟不是诸葛，两请也就够了。之后他也摇摇头苦笑着走了。

等屋里只有夫妇俩时，周夫人笑着责备道：“你开口闭口诸葛，也不怕郭叔叔笑你？”

“我知道他肯定在心里笑我呢！笑就笑吧，反正我不能轻易出山。你想，我才能比诸葛略逊，如果张抚台再不肯言听计从，岂不更难成事了？”左宗棠也道出自己的心思，随后又自我打趣道，“夫人，你看我的才能比之诸葛，也差不了多少吧？”

周夫人笑道：“哪里呀，你的才能比诸葛还高两斗呢！”

哈哈……两人相视而笑。

两位公差回长沙复命，张亮基见左宗棠仍不肯出山，急得团团直转。哨探接二连三地来报——洪秀全、杨秀清正率大军沿湘赣边境北上，一路上百姓纷纷入伙，已经有十四万之众，长沙危在旦夕。

他派人去请来了胡林翼，并亲自到门外迎接。一见面他便紧紧握住

胡林翼的手道：“润之赶快帮我，左先生还是不肯屈就，这该如何是好？”

“真是头倔骡子！”

胡林翼这话是用湖南方言说的，张亮基没有听清，便问道：“润之，你刚才说什么？”

胡林翼哈哈一笑道：“下官是说左先生这不知是因为什么。”

“对啊！不知左先生这是为什么，我可是诚心请他出山。精诚所至，金石为开，我对左先生可是一片赤诚。”张亮基也不解道。

“这应该不是抚台的原因。左先生不肯出山，也不是担心他的才能不济，依下官看，他所担心的无非两条。”

“愿闻其详。”

“第一，他担心抚台不能言听计从，他的才能难以施展。”

“这个可以让左先生放心，既然请他运筹帷幄，我自然言听计从。”

“第二则是他的脾气。他这个人向来自负，耿介有余，对不入他眼的人从不敷衍，不像我等身处官场，能忍则忍，他是担心与官场中人合不来。”

张亮基立即答复道：“这里一切有我，他只管运筹帷幄，事情由我去办。你还不了解我吗？有句话你可以转告他，不怕本事大，只要有本事，巡抚衙门都听他的。不过，现在最要紧的是如何把他请到长沙来。”

“有抚台这番话，不愁他不出山。但凡男人，哪个不想出人头地？尤其是季高这种一肚子才华的人，要埋没了他不甘心呢！下官有个主意，到时不妨一试。”

于是，张亮基把两个公差叫进来听候胡林翼的吩咐。

之后，两位公差再次赶往白水洞。此时左宗棠与郭嵩焘已经上山去了，周夫人打发孝威去找，好在两人并未走远，一会儿就回来了。

公差一看到左宗棠，就双双跪下道：“请先生救我等性命！”

“这就奇怪了，你们活得好好的，救什么命？”左宗棠有些疑问。

“长毛围困长沙已经二十几天了，如今贼首洪秀全又亲带十五万大军来攻，长沙危在旦夕，急等先生运筹帷幄，救长沙一城人的性命。张抚台说，他是湖南巡抚，守土有责，不便离开长沙相请，如果我们这次请不去先生，他就要我们在白水洞自裁！”说完，公差“霍”的一声抽刀出

鞘，“这刀是抚台给我等的。”

左宗棠上前扶起他们俩道：“你家大人这不是难为你们吗？”

两位公差默默然，乘机递上张亮基的第三封信。这封信将左宗棠的担心——点破，并表明了态度。左宗棠把信递给郭嵩焘道：“张抚台竟这样穷追不舍，倒有些合左某的脾气。”

“张抚台求贤若渴，世所罕见。”郭嵩焘看罢信，便递还给了左宗棠，“依小弟看，此公可交。他以巡抚之尊，卑词厚礼，三次相请，季公再不出山，就有些不近人情了。”

“要依我的本心，真不愿夫君此时去长沙。可想想人家张大人本来在贵州当巡抚，可朝廷一声令下，他就千里迢迢来到湖南。在路上他就给夫君写信，请夫君帮他守卫长沙，可见其也是个实心实意之人。要是那些懦弱无能之辈，此时恐怕一门心思都放在如何安身避祸上了吧？如果我们湖南人还不如人家张大人关心长沙的存亡，这就实在说不过去了。夫君也是胸怀大志之人，这次不妨到长沙去见见张大人。合不合得来，总要见了再说。这样总拒人于千里之外，也不是夫君的本意吧？”周夫人也劝道。她为人贤淑，对左宗棠的事向来很少干涉。正因如此，但凡她的意见左宗棠也格外看重。

“夫人说得是。我也不是喜欢摆架子的人，张大人如此诚恳，我就先去看看再说。合得来就多待些日子，合不来大不了再回白水洞。”左宗棠也同意夫人的看法。

他简单收拾了一下行李，当天就跟两位公差到了长沙。因为太平军云集长沙，七个城门全用砖石砌垒得形如小家的窄门过道，只有北门定时启闭，而且关防极严。三人到了门前，虽然离天黑还早，城门早已关闭。公差说明原由，递上巡抚衙门的文书，守城的士卒才打开城门。

三人进了城，一位公差先行前去禀报。一路上到处可见三五成群的兵勇，他们晃着膀子在逛街，嘴里还不干不净，骂骂咧咧。到了巡抚衙门，张亮基亲自出门迎接：“左先生，总算把你盼来了，我真是如大旱之望云霓啊！”

“张大人抬举了！”左宗棠客气一句，拱了拱手便随张亮基进了门。

张亮基一边向后堂走去，一边吩咐下人去请藩台徐有任、按察使岳兴阿和长沙守备胡林翼，说是要为左先生接风。

当晚酒席散后，胡林翼来到左宗棠的住处。左宗棠问起长沙的形势，胡林翼实话实说道：“长沙形势不容乐观。长毛除了萧朝贵带过来的三四千人外，还有从郴州北上的大队人马集结在城南，连营十几里，总数大概十几万人。官军方面，除了从广西追过来的兵勇外，朝廷又从福建、江西、安徽、河南、四川、贵州陆续调来兵勇，长沙城内外大约有

四五万人。长沙城高墙厚，存粮也算充足，固守两三个月应当没有问题，但官军的战斗力实在不敢恭维，八旗绿营早已病入膏肓，平定长毛，恐怕只能靠团练了。”

他所说的团练，就是由地方绅士组织起来的武装，不属中央政府统辖，经费主要来自地方绅士和行会，兵源也主要从地方招募。

“我带的乡勇，就是从团练中选拔出来的，虽说不能以一挡十，抵五个绿营兵则是绰绰有余。”胡林翼有些自鸣得意。

“像你这样的团勇毕竟是少数，湘阴也练团勇，他们那点本事我知道，吓唬百姓行，打仗根本指望不上。”左宗棠叹道。

“你说得不错。像现在这样分散练勇也不顶用，得把他们集中起来像正规兵那样训练。父子兄弟同乡，再加严格训练，必能练就一支强悍的队伍。”胡林翼说起来两眼放光。

“可现在关键的事是怎么守住长沙。长沙明明是个火坑，你却要引我来跳。”左宗棠埋怨道。

“火坑总要有人来跳嘛！不然偌大的坑怎么填平？”胡林翼笑道，“疾风知劲草，乱世显英雄，你如果隐于田园，不过是多了一湘上农人，一肚子的雄韬伟略只能消磨于田亩之中；此时出山，立下大功，为世人所识，将来封侯拜相也未可知。那时候，你该感谢我拉你来跳这个火坑。”

两人就这样谈论了很久，胡林翼告辞时，已二更天了。

第二天一大早，张亮基就派人来找左宗棠，将他直接带到了签押房。这里是处理机密的要地，张亮基在此约见，可见他对左宗棠的信任。

“季高，润之把长沙的情形大概都给你说了，湖南巡抚这位置难坐啊！现在长沙城内外有两个提督：一个是城内的湖南提督鲍起豹，一个是城外的广西提督向欣然，他们互不统属，很难协调一致。我这个巡抚虽能提调本省兵马，可提督毕竟是一品武职，这位鲍提督偏又是个草莽出身，人称‘三大’提督——脾气大，架子大，烟瘾大。向提督及外省的兵勇更不用说，他们觉得是为我这湖南巡抚卖命，一肚子的牢骚。这些兵勇自到湖南以来，盗劫案、强奸案天天不断，简直比土匪还可恨。长毛一不抢掠普通百姓，二不糟蹋妇女，说句不得体的话，我对他们甚是佩服！谁要把长毛当成乌合之众，那就是鼠目寸光。明天我与众将共商守城大计，到时希望先生能一鸣惊人。我这些年理民政的时候多，理兵事的时候少。你熟读兵书，胸怀万千兵甲，我就把长沙城拜托给你了。”张亮基握着左宗棠的手，推心置腹道。

左宗棠当仁不让道：“既然答应了抚台，在下自然尽心竭力。只是在下刚进长沙，不明情形，对双方布防也一无所知，因此在下要到处看

看。”

“好！有什么需要直接找我。”张亮基十分高兴。

左宗棠在长沙城内外转了一天，天心阁、蔡公坟、妙高峰等处都看了一下，对敌我双方的情况都基本摸清了。

次日一早，张亮基坐堂请各路官军前来商讨守城之策，结果各军只强调自己的困难——广西军说自己与贼周旋时日最长，军士都疲乏不堪；山西军说他们吃不惯大米，军士们都瘦得皮包骨；贵州军则说他们受不了湖南的湿热，身上都生了疥疮。大家嚷嚷一通，并没有对军事行动提出实质性的建议。张亮基无奈摇了摇头，便向左宗棠问道：“季高可有什么高见？”

一堂的统领循抚台的目光望去，见其人不过是一介布衣，都有些鄙视。

左宗棠起身离座道：“高见谈不上，借抚台大人舆图一用。”

张亮基座椅后的屏风上挂了一张长沙地图，左宗棠要用，他必须起身。他没说什么，起身就离开了。可广西绥宁镇总兵和春看不下去了，道：“打仗是白刀子进红刀子出的事情，可不像写文章，耍耍嘴皮子功夫就成！”

左宗棠“哼”了一声道：“如果只懂白刀子进红刀子出，那肯定只败不胜；诸葛亮不会白刀子进红刀子出的把式，只需摇摇羽毛扇，便能借东风、烧连营、定益州、擒孟获……如果有谁认为诸葛亮只会耍嘴皮子功夫，那他肯定是斗大字不识一升的武夫！”

和春闻言怒不可遏，“哗”的一声抽出刀来。

左宗棠毫不畏惧道：“怎么？总兵大人要在一个穷书生面前耍威风么？我知道你勇敢，长毛就在城外，有种你杀出去！”

和春受广西提督向荣节制，两人算老搭档了，向荣拉拉他的衣袖，让他坐下。和春气鼓鼓坐回去嘟囔道：“这是巡抚大堂，不是牲口市场，你算什么东西，也敢在这咆哮？”

左宗棠毫不示弱，昂然道：“在下行不改名，坐不改姓，湖南湘阴左宗棠，人称左骡子。总兵大人还有话问吗？”

“季高，你勿生枝节，有什么主意就快说吧！”张亮基催促道。

和春见张亮基对左宗棠如此恭敬，不敢再造次，但气愤难平，于是便道：“抚台大人，末将有些不舒服，恕不奉陪了！”说罢，便一拱手扬长而去。

一时间大堂内鸦雀无声，大家各怀心思地盯着左宗棠。

左宗棠傲然走过众人，取下地图铺到案几上，又把围棋盒端来，抓了一把黑子按在长沙城南，又抓白子放在黑子东、北两侧。

“各位军门，我以白棋代官军，黑棋代长毛。现在的形势是长毛屯驻城南，背后就是湘江，西面也是湘江。而官军则由城内天心阁至城外蔡公坟、杨家垅驻守，还绕出黄土岭、太乙寺、新开铺直到江边，把长毛困锁于省城与湘江东岸的狭长地段。长毛近十万人汇集于此，已是自趋绝地。”说着，他又捏起几粒白子按到黑子西面道，“如今长毛的粮草供应全靠西路，只要官军派一支人马西渡湘江占据土墙头、回龙潭，就截断了长毛的粮道，也断绝了他们西逃的路线。”

贵州镇远总兵秦定三问道：“那兵从哪里来呢？长毛十万，官军四万，守城已是捉襟见肘，再派人过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啊！”

“兵就在长沙城内！现在城内有一万多兵勇，留下五千足矣！兵勇在城内反而滋事扰民，但一放到西边就不同凡响了。”左宗棠道。

向荣不以为然：“合围之策并不是没想过，但一旦合围，长毛必然破釜沉舟，背水一战，长沙城怕是更难守住！”

左宗棠寸步不让问道：“向军门，难道官军还要为长毛留出一条路，让他们继续逃窜？官军已从广西剿到湖南，难道还要再剿到湖北、江西、四川？”

这句话问得向荣面红耳赤。他与太平军作战以来，采取的就是撵的策略，把太平军撵出广西，他这个广西提督就自然好交代了。因此自从驻军长沙以来，他也没打算与太平军死拼，于是拉下脸悻悻道：“向某无能，如今是个革职的提督，谁都可以兴师问罪。不过孤军渡江西去，谁愿去谁去，本提督无人可派。”

与向荣关系密切的几个将领见左宗棠咄咄逼人，都站起来为向荣鸣不平：“张大人，向军门也是一品大员，虽然我朝重文轻武，可也不能如此羞辱我们这些出生入死的武员。”

张亮基对左宗棠的意见不置可否，站起来和稀泥道：“向军门说的也有道理，狗急了也会跳墙。那今天就到这里吧，拜托各位各守其地，拱卫长沙。”大家“喳”了一声便各自散去了。

左宗棠没想到自己枕不安席谋划出来的守城方略还没说出下文，张亮基就散了会，他十分生气，“哗啦啦”地把地图卷起来。待大家都走出大堂，张亮基向左宗棠连连拱手赞道：“季高真是高明，令我醍醐灌顶，茅塞顿开呢！”

“算了吧，还是向某人说的有道理。”左宗棠没好气地回道。

“先生要体谅我的难处，我虽说节制各军，可手里没有节制大权，如何节制得了？所以向军门的面子不得不给。”

“要是这样，你让谁来做幕宾都是瞎子点灯，再好的计谋也是嘴头抹石灰——说了白说。”

胡林翼这时也劝道：“季公还是多体谅一下抚台大人吧。如今拱卫长沙，还要向提督等人出力，不能不给他们留些面子。”

“统兵打胜仗就是最大的规矩，巡守一方能让百姓安居乐业就是最大的面子，他们这些规矩面子有什么用？”左宗棠愤愤然。

张亮基连忙道：“季高不要着急，向提督的面子要给，你的四面合围之计也要用。我这就修书一封，调马龙、常存两位总兵西渡湘江，然后让鲍提督调五千人出城加强防务。”

马龙、常存都是湖南的总兵，巡抚的面子还是要给的。因此两人接到命令，下午就开始拔营。和春连忙到大帐向向荣报告：“向军门，张抚台还是把您的话当耳旁风了。如果此策真有效，你的面子还往哪儿搁？”

“你糊涂了？此策真有效，本将高兴还来不及呢！这面子能值几钱银子？”向荣口是心非，冷笑一声，“打仗凭的是真功夫，读了几本兵书就自充诸葛，这样的人本将见多了。我们四五万人，要把长沙城外的十万长毛一举全歼，那不是癞蛤蟆打哈欠？逼得长毛真要铁了心来打长沙，那长沙还有救吗？”

“说到底，他们还是不知道长毛的厉害，都以为我们是酒囊饭袋，才让长毛出了广西。”和春想起左宗棠的咄咄逼人就一直肚子气。

“成王败寇，我们打了败仗，人家爱怎么说就怎么说，本将担心的是偷鸡不成反蚀把米。马、常两位总兵孤军西去，一旦陷入长毛重围，就是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长毛最擅长以十击一，分而灭之，所以官军必须互为犄角，万不能分兵，兵分则力单，力单则被歼。”向荣道。

“那军门的意思是？”和春疑惑地望着向荣。

“无论如何，我们不能眼看他们自趋绝地而无动于衷，可张抚台的将令又不能不遵，只能相机行事了。你可去见马、常两位总兵，晓以利害，赠他们八个字——拔队缓进，步步为营。”

按和春的建议，马龙、常存两位总兵迟迟不肯过江，巡抚衙门派人来催，于是马龙对来人解释道：“前日大雨，湘江水急，我们征集的船太小，根本无法过江。我们现已派人征集大船，请转告抚台大人，我等不敢违令，只是确有难处！”

常存也在一旁帮腔道：“是啊！大船本来就少，自从长毛来后，船工

都吓跑了，实在是没办法啊！”

传令之人只好如实回报给了张亮基，坐在一边的左宗棠却冷笑道：“张大人，他们这是故意拖延呢！夜里过江也无不可，何必要等到明天？且现在才日高两竿，加紧渡江，天黑前也可完成。”

于是，张亮基吩咐传令之人再去向两位总兵传令，务必明晨把大营扎在湘江西岸。

次日一早，左宗棠放心不下，亲自到西城上去观察马、常两人的行动。跟在身边的巡捕指着对岸道：“先生您看，马、常两位总兵已经过江，对岸全都是营帐。”

“是吗？”左宗棠有些惊喜，忙举起手里的单管望远镜观察。

这一看着实吓了一跳，对岸全是太平军的营帐，军旗上是硕大的“石”字。太平军的营帐一座连着一座，人数至少有一万，而且从西岸到湘江中心的水陆洲，从水陆洲再到湘江东岸，太平军搭起了浮桥，人马往来如履平地。再看湘江东岸，根本没有一个官军的影子。

“马龙、常存真是该死！”左宗棠愤恨地拍着墙砖，“走！回巡抚衙门！我要张大人问马、常两人贻误军机，该当何罪？”

赶回巡抚衙门，马龙已派人向张亮基作了汇报，说之所以没有过江，实在是因为没有大船可渡。左宗棠根本不信这套托词，反问道：“没船难道还要巡抚衙门去造？这分明是畏敌如虎，迁延不前，让敌窥破意图，先行一步。不杀一两个大将，怕是贻误战机之事会一再发生！”

张亮基无可奈何地叹了口气，反过来劝左宗棠，说现在正是用人之际，不好处分大将。左宗棠咽不下这口气，当初张抚台许诺言听计从，这哪是言听计从？

张亮基有他的难处，总兵哪能说杀就杀？但左宗棠是骡子脾气，张亮基被逼到了死角，道：“待我亲率一军去夺回西岸！”说完，他果真准备去集合兵马。

胡林翼正在巡抚衙门办事，连忙劝阻道：“张大人，你明明知道去也无益，又何必以身犯险？”

“润之就别劝了，调兵不动，左先生的好计没法实施，我没法向他交代。”说罢，他向胡林翼摇着手，策马而去。

见追不回来，胡林翼就去找左宗棠道：“事已至此，你又何必再挤兑张抚台？他一介文官又如何能统军？总兵不听令也不是张抚台的错，你还是松松口，别让他赴险。”

“这是张大人自己说的，我又没逼他，要劝你劝！”左宗棠不以为然。

胡林翼压住心头的火气劝道：“季公，俗话说人算不如天算，军情瞬息万变，行军打仗，计谋不能实施也在所难免，你只能以变应变。”

“这次计谋不能实施，关键原因不是军情变化，而是马龙、常存贻误战机。幸亏我有言在先，合得来就多待一天，合不来拍拍屁股走人。这就收拾铺盖，立即回白水洞。”左宗棠赌气要走。

胡林翼一见左宗棠的骡子脾气犯了，也不敢再生气了，拉住他的手道：“季公留步。你要走也不急于一时，张抚台看样子真要带兵出城，可他从来没带过兵，还是等我去把他替回来再说好不好？”

“一块去吧，见面说句话就走，天黑前我还能回到湘阴。”左宗棠真是去意已决。

两人骑马赶到校场，张亮基正向士兵们训话，看样子他真要亲自带兵。胡林翼下马过去劝道：“城里怎能没有抚台大人？还是我带兵去就是。”

张亮基摇头道：“长沙还得靠你守呢！你不能出城。”

“季高就是这脾气，您可不能和他赌气，您要是和他赌气，那还不得气死？”胡林翼把张亮基手里的缰绳夺过来。

“我哪是生他的气，他出的主意没错，可惜武将不听号令。我也是和这些武将赌气，我倒要试试，离了张屠夫，一样也不吃带毛猪！”张亮基又要把缰绳夺回去。

左宗棠这时也过来了，他的气还没消，不过还没等他的话说出口，就突然听见西南角传来一声闷响，胡林翼大吃一惊道：“坏了，好像是城墙被炸了。”

即刻就有人来报，说太平军炸开了城西南角，有八丈多宽，官军正在堵剿。

“张大人，来不及出城了，得先把长毛堵回去再说！”胡林翼来到军前，大声命令道，“抚标营的弟兄们，快跟我到城南去剿贼！”说罢，便带兵走了。

左宗棠也不再和张亮基争执，问道：“张大人，你的印带在身上了吗？”

“没有，那家伙我从来不带在身上。”张亮基以为左宗棠说的是巡抚大印。

“不是，在下是说你的私章。”左宗棠大声道。

“在！在！”张亮基立即从腰带上扯下来交给左宗棠。

“好！大人快让人拿上衙门的稿签去南城找在下，越多越好。”左宗棠说话时已跑出了几十步远。张亮基也来不及细问，便叫一名亲兵马上回衙门去拿稿签，随后匆匆赶去南城。

离城墙还远着呢，就听得喊杀声响成一片，战斗显然异常激烈。拐过街口，乱哄哄的人群东奔西跑，有兵勇也有百姓，都在搬石头向城墙缺口处扔。左宗棠正带着几个人手里抓着稿签，边指挥边大声喊道：“一块石头一百文，二十块就是一两银子，快搬快搬，既保长沙又挣银子喽！”

原来，他正在组织兵勇百姓向被炸开的城墙缺口扔石头，他以巡抚的名义下令扔一块一百文。一百文不是小数，当时一文钱可买一个粽子，两千文制钱可换一两银子。所以百姓兵勇都很踊跃，把太平军炸塌的土地庙、祠堂的石头都搬去缺口处，扔一块领一张盖了巡抚私章的稿签。

胡林翼正在缺口处与拥进来的太平军激战，雨点般的石块没长眼睛，砸伤了太平军也砸伤了官军。差役见了劝道：“左师爷，石头伤了不少自己人，不能再扔了。”

左宗棠一边发稿签一边道：“扔！不要怕砸着自己人，死伤几个人总比放长毛进城强。”

张亮基见状也过来帮着发稿签，边发边大声道：“我是巡抚张亮基，左师爷的话就是我的话，一块石头一百文，绝不赖账！”

搬石块的人越聚越多，缺口处的石头已有一丈多高，人很难在上面行走，冲进来的太平军无法站稳，不是被官军杀死，就是被飞落的石头砸死砸伤。指挥攻城的林凤祥只好下令撤退，官军兴高采烈一叠声地高喊道：“长毛退了！长毛退了！”

胡林翼立即指挥官军修复城墙，左宗棠这时也松了口气，对张亮基笑道：“张大人，大丈夫一言九鼎，现在就让大家去藩台衙门领赏钱吧？您可别心疼银子。”

张亮基对左宗棠这一招十分佩服，连道：“哪里哪里？这么点银子算什么！能守住长沙比什么都强。季高，看长沙这形势你能忍心撒下不管吗？长沙百姓还寄希望于你呢！”

左宗棠这时气也消了，道：“长沙百姓怎会知道左某？只是在下答应了大人，这时候走也说不过去。”

“先生之才我自愧不如，所以甘心把军政大计完全托给你。你要参什么人、要荐举什么人，我无不画诺，你放开手脚干就是。只是有一条我不得不提醒先生，官军毛病多，急也没用，只能将就着用。”张亮基说完，就派亲信带着百姓去藩台衙门领赏。兵勇因为要守城，藩台衙门就把赏钱送到城南来。

当天下午，城墙就修好了，不过守城的兵勇却闹起了意见，原来搬石块的兵勇都领到了赏钱，而在缺口处拼杀的兵勇却一文钱也没领到。

胡林翼去找左宗棠商议，左宗棠听后便道：“这是我疏忽了，他们当然应该赏！依我看，战死的从优抚恤，受伤的发养伤银，参战的兵勇每人都领一两赏银。”

张亮基毫无意见，藩台徐有任却有些为难道：“如果以后每仗都这样发赏，藩库的银子就支持不住了。”

“只要兵勇能奋勇杀敌，花些银子也值了。只要长沙守住了，到时朝廷赏下十几万两银子来，徐大人就该愁着怎么花了。”

徐有任被左宗棠说得哈哈大笑道：“那不用愁，到时候找左师爷帮忙，多少银子也不愁花不出去。”

“我不仅帮你花银子，等下咱们再盘算一下，想想弄银子的招。”左宗棠又道。

第四章 守长沙宗棠献策 贪军功向荣失机

因为攻城受挫，第二天太平军一点动静也没有。胡林翼抽空来找左宗棠，打趣道：“你瞧，张抚台打发我给你送东西来了。”

“这是什么意思？”左宗棠打开包裹，里面正是湖南巡抚长条形关防大印。

“从今天起，巡抚衙门的大小权力都交给你了。张抚台虽说能力有限，但他的过人之处就是用人不疑。这一条说起来容易，但能做到张大人这样的少而又少。”

“张大人做起甩手掌柜来了，忙坏我这店小二。”左宗棠虽是抱怨的语气，但仍喜形于色。

“有今世诸葛坐镇，张大人何须白费脑筋？季公，张大人将长沙相托了，这可是千钧重担呢！虽说我能帮你分担一些，可就算拼了性命，把手里的人都拼光了，也不过千人。就算能以一当十，可城外的长毛却足有十万。季公，要守住长沙，就不能不借助鲍提督、向提督他们。”胡林翼正色道。

左宗棠见胡林翼话里有话，便停下手里的笔道：“润之有什么话就直接说，咱们就不必绕圈子了。”

“我的意思是……”胡林翼不紧不慢地道。

“你的意思是让我去和姓向的吊膀子？”左宗棠瞪着眼睛道，“我懒得见他。长毛刚开始不过万人，他这广西提督追着长毛的屁股打转，把长毛从一万剿成了十万。他倒还像大功臣一样，谁的账也不买。”

“我们这位提督本以知兵闻名，现在被长毛拖得精疲力竭，是在硬撑面子呢！”胡林翼更客观一些，“要说向军门的苦楚，我是再清楚不过，本来有好几仗他的部署是不错的，无奈官军各自为战，所以与长毛一再擦肩而过。季公，毕竟向提督守长沙也是责无旁贷的。”

左宗棠还是不同意去，嘴上还在埋怨初次参加军事会议，向荣就不给他面子，两人已经闹翻了，现在最好谁也不理谁，倒要看看他这个师爷比向荣这一品大员如何。

“这不用比，季公棋高一招嘛。现在石逆占据湘江西岸，向提督也许正在懊悔呢！昨天季公一百文一块石头硬是把长毛赶了出去，现在军中已经传遍了，长沙城内外已经无人敢小看季公了。”胡林翼笑道，“打个不恰当的比方，季公现在去见向提督，就好比大人说几句好话哄哄赌气

的孩子，为的是让他心悦诚服帮大人办正事。季公也是人父，对子女未必都是一张铁面，说几句好话相哄的时候也有吧？”

“你的意思是让我把向荣当儿子哄？”左宗棠咂咂嘴唇道，“好，大丈夫能屈能伸，为了长沙我就去会会他。”

“你此时正是扬眉吐气，昂首阔步，何屈之有？现在屈着的不是季公，而是向提督，我相信，季公几句暖人心的话，会让他感激涕零的。”胡林翼继续抬举着左宗棠。

“鼻涕眼泪让他留给皇上吧。你放心，我此番前去不与他抬杠。”左宗棠已经打定主意见向荣。

“非但抬不起杠来，向提督少不了还要向季公吐苦水。他的苦楚军中无人愿听，如果季公能耐心听听，并表示理解，我相信向提督会把季公当知己的。那时候，他也会唯季公之命是从，士为知己者死嘛！”胡林翼又补充道。

“我明白你的苦心，你是怕我和向某人抬起杠来。你放心好了，就是和头骡子说话，我也不会抬杠的。”左宗棠笑道。他收拾了一下手头的文报，然后叫上两名士卒，就与胡林翼一起骑马去了南城。出了城门，胡林翼去蔡公坟查看阵地，左宗棠则朝向荣大营行去。

听说左宗棠到他大营来了，向荣正在与手下将领议事，便苦笑道：“这位‘今亮’在长沙城里威风还不够，还要到我的大营里来闹腾。”

“这里不是巡抚衙门，弟兄们不买他的账。”手下的将领纷纷怒道。

“大家不可鲁莽。”向荣朝大家摆了摆手，便迎了出去。见左宗棠已到大帐，他拱手敷衍道：“哟，左师爷出门怎么这样悄没声的，提前送个信，末将与众将也好出营站班迎接您啊！”

左宗棠不理向荣话里的酸味，呵呵一笑道：“向军门，左某向您赔罪来了。”

这话真出乎意料。

“前些日子商议军情，左某对军门多有不敬。如今和长毛交了两次手，才知长毛绝非乌合之众，也对将军苦心经营深有体会了。”

在众将面前，左宗棠有这样的态度，向荣当然十分高兴，姿态一下就高了上去，拱手道：“季公如此抬举，向某实在惭愧。季公人称湘楚才子，果然名不虚传，向荣佩服之至。季公请上座，上茶！”

两人分宾主坐下，左宗棠道：“胡润之随军门东征西讨，对个中情形十分清楚，最近才向我详细谈及。他说军门的谋略是高明的，无奈官军

各自为政，互不统属，难免功亏一篑。”

“润之说得对！不瞒先生说，有好几次若不是润之抵住侧翼，我也得被长毛俘去。人人都知道我统率了几万大军，可真正能指挥自如的不过是从广西跟来的几千兄弟。”向荣把几位心腹将领指给左宗棠，众将见向荣变了态度，也都一一向左宗棠拱手致意。

接下来向荣果然大诉其苦，左宗棠虽有些不耐烦，但还是耐下心来听他说完，有时还点头附和几句。等说到那天军事会议上两人争执的时候，向荣果真已经把左宗棠当成了知己，他叹息道：“先生想把长毛歼于长沙城下，向某不敢有此奢望，能保住长沙就谢天谢地了。”

左宗棠本来想争辩一下，但一想形势已然如此，如今要歼灭长毛确实不可能了，就说道：“左某今天来就是与军门商议如何保住长沙的。”

“先生有何妙策，向某愿洗耳恭听。”此时向荣真是诚心诚意。

“守住长沙并非难事，只要再坚持几十天，我估计长毛便会知难而退。”左宗棠分析道，“从广西到湖南，长毛常常避实击虚，坚城久攻不下，他们便会另作他图。桂林如此，永州如此，我估计长沙亦是如此。因为久困城下，官军会越聚越多，而长毛会越打越少，时间越长越对长毛不利。”

“先生说得极是。”向荣连连点头，“不知先生有何守城妙策？”

“也谈不上妙策。如今张大人把守城的重担压到左某肩上，左某不得不勉力图之。现在官军有两个问题：一是遇敌不能拼命，所以二不及一；二是各部不能互相策应，因而易被各个击破。官军来自各省，又是疲顽已久，空口要他们拼命杀敌那是做梦。但重赏之下必有勇夫，昨天一仗已是大见成效。因此左某与张抚台商议，将来临阵都悬以赏格，借此鼓舞士气。至于官军互相策应问题，要想四五万人马都团结一致不太可能，但有两三部官军能声息相通，彼此呼应，还是能做到的。”左宗棠一口气说完心中所想。

向荣听后拱手道：“先生请放心，我向荣所部到时一定策应守城的兄弟，胡道台与我生死与共，本为一体，自然会互相救援。”

“好，只要官军能够声息相通，保住长沙就大有把握。军门军务繁忙，左某就不给你添乱了。”左宗棠起身告辞。

送走左宗棠，向荣与几员亲信大将商议要好好打一仗让张亮基左宗棠瞧瞧。几个人商议了一下午，然后派信使入城见左宗棠，请他隔日到西城观战。具体打哪里？怎么打？一字没有提及。

左宗棠看完来信后笑道：“向提督憋了一口气，无非是要在我面前露一手。只是今非昔比，如今长毛占尽地利，要想打出名堂，怕是没那么

容易。”

隔天早晨，左宗棠来到西城，向荣的一名亲兵就在城下等候。左宗棠登上城墙，问下面的亲兵道：“你们向军门准备怎么打？”

“向提督亲率三千精锐，趁夜潜渡湘江，悄悄登上水陆洲，要端掉石达开的老巢，切断两岸长毛的联系。”亲兵答道。

水陆洲在湘江之中，是水中的沙洲，南北长约六里，东西宽只有几十丈，最窄处不过十二三丈。元代曾在洲上建水陆寺，所以称水陆洲。又因洲上长满橘树，所以又称橘子洲。石达开派兵占据水陆洲，在上面建营筑垒，又搭起浮桥，把湘江两岸和水陆洲连为一体。向荣发现水陆洲上长毛营垒少，旗帜少，显然驻军也不多，所以他亲自率军趁夜登上水陆洲，打算拔掉洲上的太平军营垒，如能来得及，再烧掉浮桥。

这时太阳已经升起来了，洲上的情形在城墙上看得很清楚。伏在洲上的向荣大军突然大张旗鼓，由北向南猛冲。太平军只有数百人接战，且边战边退。官军士气大增，呐喊着往前冲。

左宗棠拿着望远镜观察着洲上情形，觉得十分可疑，这么大的洲子，精明的石达开不可能只派数百人防守。他略微一想，便大惊道：“不好，向提督要中埋伏！”连忙传令马龙、常存带人前去攻打湘江东岸的太平军营垒，不要硬拼，但要做出强攻的架势。

城上已经站满了官军将士，大家见向荣大军进展顺利，高兴的有，妒嫉的也有。大家正在议论纷纷，水陆洲的橘树中突然炮声轰鸣，旌旗招展，数千太平军好像从天而降，呐喊着冲出了橘林。

正在冲锋的官军像被打了一闷棍，又像是被吓呆的孩子，开始抱头逃窜。先是两翼，而后是中军，几名将领试图稳住阵脚，但根本无用。太平军追得太快，落在后面的官军不断被砍倒。官军一直逃到登陆的地方，已是无路可逃，船只又少，要渡过全军，需要往返数次，所有人马都拥挤在滩头，形势十分危急。好在背水一战的官军组织起了防线，就在滩头与太平军厮杀。太平军因为有浮桥沟通湘江两岸，所以援军不断赶来。所幸的是马龙、常存进攻太平军营垒有效，东岸的太平军只好从洲上撤回。

这次战斗一直打了四个多小时，水陆洲上最后的几百名官军被太平军俘获，战斗才算结束。向荣清点人马，损兵近千，一员副将、两名参将、四名游击战死，守备、都司、千总、把总损失估计有数十员。

左宗棠回到巡抚衙门，对张亮基道：“向提督的兵是被长毛打怕了，真是想不到，三千精锐未与长毛交手就全线溃退。”

“可虑之处就在于此啊！不过这回向提督是主动出击，虽然败了，也不好深责。”张亮基感叹道。

“抚台的意思在下明白。”左宗棠笑道，“在下也没打算参他，而且还打算从藩库里拨他两千两赏银。马龙、常存两位总兵令行禁止，大人也该褒扬才是。”

“这些都由先生来办，以我的名义发布就是。告诉他们只要好好打仗，我不会埋没他们的功劳，一定会向朝廷保荐的。”

左宗棠闻言呵呵一笑，拿出信稿让张亮基看了看，原来他早就拟好。

张亮基阅罢信稿连连点头道：“知我者，季公也！只不过我的心思先生都料到了，可先生的心思我就弄明白了。”

他说的是左宗棠最近收容了七八个盲人，养在巡抚衙门里，还专门把西花厅南的两间库房腾出来给他们住，并派人专门照料他们的一日三餐。

“天机不可泄露，到时候自会报告大人的。”左宗棠仍不肯泄露为什么这么做。

几天之后的一个早晨，天刚破晓，左宗棠就站在城墙上凝目远望。

张亮基巡城过来，见他如此就问道：“先生这么早在这看什么呢？”

左宗棠指着远处道：“大人请看，那边水汽蒸腾，说明长毛的地道口就在那里。我们可派一军在城外相向对挖，并随时在洞壁上挖洞置鼓，派人仔细侦听。如果贼军在附近挖掘，就一定能听到声音，那时我们先下手为强，用火药一炸，贼军就前功尽弃了。”

张亮基一听连忙抚掌称妙。

“在下收留的那些盲人，此时就派上用场了。”左宗棠笑着点破了这个秘密。

张亮基恍然大悟道：“对对对！盲人比常人的听觉灵得多，原来先生早有打算。”

傍晚，就有人来报在地道里听到声音了，左宗棠、张亮基、胡林翼等人立即进地道察看。地道壁上挖了若干水桶粗的洞，洞里装进一面鼓，几个盲人正贴在上面侦听。左宗棠走到声称发现长毛地道的盲人身边，把耳朵贴到鼓上倾听，却没听到任何声音。可盲人却十分肯定，连具体位置也能指出来。于是左宗棠对张亮基道：“大人，疑人不用，用人不疑，他们的耳朵错不了。”

张亮基点了点头。于是士卒向听到声音的方向挖进一人深，然后填满炸药。大家都撤出来后，炸药就被点燃了。“轰”的一声巨响，泥土冲

天，地面向太平军营垒的方向塌陷了五六丈。

“一点不错，果然是长毛的地道。”张亮基看后啧啧称赞。

妙高寺，天王洪秀全召见了杨秀清，密议撤围北上。

“现在不少弟兄反对北上，尤其是西王旧部，都希望攻破长沙，杀尽清妖，为西王报仇。”杨秀清为难道。

洪秀全面露难色：“西王打仗勇猛，常常身先士卒，深得部下敬重，不要说他的旧部，就是朕也心有不甘。但形势所迫，长沙不可久留。”

“臣也早有此意。至于如何让弟兄们想通，臣想了个办法，到时请天王配合。”

“秀清兄弟有何妙策，说来听听？”洪秀全微笑着问道。

两人交换了一下眼色，所有侍候的人就退出去了。两人交头接耳，密议一个多时辰。

下午，杨秀清召集众将商议军情。会议刚开始，杨秀清的刀牌手便来报，说他们在大雄宝殿的佛座下发现了一只紫檀木盒。

杨秀清掀开盒盖，层层揭开明黄绸缎，发现里面是一方盘龙玉玺。方圆四寸，纽交五龙，玉色温润，细腻如脂，阳刻印文为“受命于天，既寿永昌”八个篆字。

众人都说不清这方玉玺的真伪与来历，杨秀清帐下有位老者，博学多才，他被请来后，小心翼翼地把玉玺捧在手上，仔细看了很久，脸色越来越严肃，一句话不说，偶尔只把那颗瘦小的脑袋摇得像拨浪鼓似的。

“这到底是个什么玩意，你倒是说句话呀！”杨秀清问道。

“东王殿下，这事太巧了，老朽还有些不相信。”老者仍然不可思议。

“你说来听听嘛。”

“如果老朽没有看错，这便是传国玉玺。”老者一本正经道。

所谓“传国玉玺”，是秦王嬴政得到和氏璧后，命李斯书“受命于天，既寿永昌”八字，令咸阳玉工精雕细刻而成。之后，历代帝王皆以得此玺为符应，奉若奇珍。得之则象征“受命于天”，失之则“气数已尽”。凡登大位而无此玺者，则被讥为“白板皇帝”。

秦以后该传国玉玺屡易其主，辗转神州赤县近二千年。明朝朱元璋

遣徐达入漠北，穷追猛打残元势力，终于夺回了传国玉玺。

杨秀清有些不信道：“本王以前只是个烧炭工，识不得玉玺，你凭什么断定这就是传国玉玺？”

“东王殿下，小的祖上乃是宫中太监。”

石达开惊道：“这就更离奇了，太监怎么还有后代？”

“翼王殿下，这没什么奇怪的，太监收义子是常有之事。老朽的祖上穷困潦倒，被过继给刘姓太监，从此老朽这一支就改姓刘了。鄙祖在宫中专管玉玺，所以对玉器颇有研究。李闯王进攻北京时，吴三桂与太监勾结，盗出了传国玉玺。鄙祖恰巧发现了此事，所以为首的太监要杀鄙祖灭口，鄙祖从阴沟里爬出来才得以幸免。鄙祖留有遗稿，详细记载了宫中各种玉玺，所以老朽对传国玉玺略知一二。”

杨秀清点了点头道：“原来是这样。那依你说，传国玉玺怎么会在妙高寺出现呢？”

“平西王吴三桂确有问鼎天下的野心，他带兵出云贵占湖广，原本打算在长沙称帝，可形势发生变化，他仓皇撤出长沙，因担心战乱中玉玺有失，所以匆忙命心腹藏了起来。后来他在衡州称帝，但长沙已被清妖占领，所以无法取回玉玺。再后来，大概藏玉玺的人都战死了，所以玉玺就从此消失了。天国不信邪神，砸掉了诸神像的泥巴胎，今天又去拆泥胎底座去垫炮，这才发现了传国玉玺。这看似巧合，实乃天意，预示着天下又要重回我汉人手中。清妖气数已尽，天王乃真命天子！”

众将闻言后都十分激动，纷纷跪下感谢天父天兄赐玺之恩。

于是，杨秀清立即建议请天王出来拜受传国玉玺。在他的陪同下，洪秀全身穿猩红战袍，头戴明黄巾，面带微笑来到大堂。众将纷纷跪倒山呼万岁。

大堂里已摆下一张长条桌，上面盖了紫红的桌布，摆着两碗茶、三碗米饭、两只花瓶。瓶中各插着三角红旗，桌中立着一块三尺长一寸宽的木板，上写着“奉天命”三字。

洪秀全率众人跪下大声道：“让我们来赞颂天父天兄，感谢天父天兄赐玺给天国！”众人一齐默诵《赞美颂》。颂完后，洪秀全便在居中的椅子上坐下，并赐众人坐下道：“众位兄弟，天父天兄赐玺给我们，那就预示着天国将要推翻清妖，建立大同之世。朕要带领弟兄们共建人间天堂，可天堂在哪里？不是在长沙，而是在金陵。金陵是大明国都，虎踞龙盘。朕决定今夜移营北上，循江而下，夺武昌取金陵！”

“臣等谨遵天王谕。”众人齐声高呼。

洪秀全走后，众人继续商讨夜里的行动。杨秀清命令石达开要大造声势，让清妖确信太平军要连夜攻城。之后要派疑兵南下，吸引清妖主力，最后再连夜北上，追赶大军。

当天夜里，妙高峰上炮声不断，太平军大营火把连成一片，一次次发起冲锋，但每次冲到城前就立即撤回。如此三番，守城的兵勇都不再紧张，都站在城上看热闹。

军情报到左宗棠那里，他大感意外，心里直犯嘀咕，觉得太平军肯定要耍什么诡计。到了三更之时，向荣突然带着两千人绕到城北，要求进城。他说得到确切情报，长毛已把地道挖进城内，他要进城寻找地道口，消灭挖地道的长毛。左宗棠恍然大悟，下令道：“怪不得长毛一次次冲到近前又撤回，他们是在等内应。向军门不必进城，地道由城内守军寻找。”

报信的士兵回道：“向军门不答应，非要亲自进城。”

“哦，他是怕我抢了他的功劳。那你们打开城门，放向军门进城。”左宗棠笑道。

向荣进了城，直奔城南书院，沿院墙挖地道，但一直掘到天亮，也没有发现太平军的地道。左宗棠觉得事有蹊跷，便问道：“是什么人报的信？”

“是城南书院的一个书生。他说自己已被长毛掳去一个多月，一直干些建营挖地的粗活，实在受不了，昨夜才得了机会逃出来。他这些天一直在挖地道，说已挖到城南书院了，他还说已能听到书院的钟声了。”向荣一五一十回道。

左宗棠有些诧异：“在地下而能听清地上的钟声，那地道一定不深，怎么现在还没挖到？向军门，你把那个书生找来我问问。”

但再找那个书生，却无论如何也找不到了。

左宗棠一下子就明白了：“向军门，咱们被长毛给骗了。长毛是有意把你骗进城来，他们昨夜一定逃走了！”

向荣懊悔地拍了一下大腿道：“狗日的长毛，太可恨了！快，立即出城追击！”

这时候探马来报，说长毛已经连夜撤走了，连浮桥都全拆了，营帐也是空的，火把都是插在地上的。

“长毛一定往北走了。向军门，你立即率人去追。我再飞檄各军，随后就出城追赶。长毛拖家带口，走不远的。”左宗棠大声道。

向荣有些犹豫：“左先生，长毛会不会惧于官军声威，要重回广西老巢？”

“不可能！长毛野心不小，志在问鼎中原，他们这是主动撤围，并非被击败，肯定是另有所图。如今官军云集湖南，湖北省垣空虚，长毛十有八九会沿湘江北去。”左宗棠分析道。

回到大营，向荣召集众将商议，大家各有主张。探马不断来报，说南路发现大股长毛，分三路直奔湘潭。

“左先生认为长毛肯定北走，建议我们向北追击，为什么南路会有这么多长毛？”向荣问道。

“军门不要太相信左骡子的话，依末将看，长毛大军肯定是南去了。钦差徐大人就在湘潭，军门请想，如果生俘了钦差，不比攻占长沙更震慑人心？而且长毛多是广西人，他们本来就畏寒，如今已是十月，他们肯定要向南走过冬，就是北进，也要等到明年春天。”和春这时也分析道。

众将也都附和和春的判断。

军情紧急，向荣决定亲率大军向南追击。一路上不断传来前面发现长毛的消息，他怕中了埋伏，所以不敢放胆穷追。天黑之前，他们到了湘潭县城，钦差徐广缙正提心吊胆，见向荣大军到来，他十分高兴。他也得到情报，说长毛大队人马杀奔湘潭。两人商议了一下军情之后，向荣就去巡城了。

天快亮的时候，向荣睡了一小觉，他梦见大批长毛包围了湘潭。可等他醒来派人去打探后，结果却出乎了他的意料，长毛不仅没有攻城，而且湘潭城十几里的范围内也没有发现长毛的影子。昨天一再出现的长毛大军，一夜之间全蒸发了。

向荣只有苦笑着摇头，他心里明白，自己十有八九又中了长毛的疑兵之计。只是他如何甘心？他与长毛交手大半年了，竟不及一个初出茅庐的酸书生！他派出大批骑哨四处打探，结果是可想而知的，湘潭境内确实已无长毛，而且湘潭北境有人亲眼看见，大批长毛天黑前就往北去了。

向荣当然不能承认自己虑事不如左宗棠，尤其在钦差徐广缙面前，更不能承认自己中了长毛的疑兵之计，他以自责的口气说道：“让钦差大人见笑了，当时末将只担心长毛会奔袭钦差行辕，所以马不停蹄向湘潭赶，别的都来不及考虑。”

徐广缙安慰道：“智者千虑，必有一失。而且长毛行动诡秘，也许他们确实是来袭击湘潭的。只是见军门大军赶来，只好放弃原来的计划。因此军门湘潭之行，不但没有失当之处，而且功不可没。”

徐广缙如此说，向荣听起来再舒服不过，而且他也宁愿相信事实就是如此。所以接下来他和徐广缙联名上奏战报，在这份战报里，向荣不但赶在了长毛前面，而且还与长毛的先头部队数次交战，迭有斩获。

徐广缙还将战报发送湖南巡抚衙门一份，左宗棠看了之后真是又气又惊，气自然不必说，他一再提醒向荣，长毛肯定要北走，可向荣却不听劝告，偏要向南追，结果正中长毛疑兵之计；惊的是中计也就罢了，他们竟然还要杜撰出一番功劳来。他把战报拍到案上，对张亮基道：“大人您看，这就是官军，明明中了计却还要饰败为胜，杜撰出莫须有的战绩。靠这样的军队怎能打胜仗？”

张亮基却见怪不怪笑道：“徐大人没说长毛连夜攻城，官军与之血战竟夜，已是很谦虚了。”

“等他们再回军北上，长毛早就跑到岳州了。胡润之说得不错，绿营、八旗都指望不上了。”左宗棠直叹气。

不过现在张亮基最关心的是长毛的行踪，怕他们突然折返。可左宗棠却估计长毛志不在此，突然回攻长沙的可能性不大。虽说如此，他还是派出了十几路探哨，追踪长毛的消息。

此时，太平军主力已在洪秀全的率领下浩浩荡荡进了益阳，知县和守军在太平军到来之前已经弃城逃走了。当时益阳城外湘江中有几十艘运粮的商船，连船带粮全部归属了太平军，而且两千艘民船也加入了太平军。太平军以此为基础编成水师，次日便水陆并进，直赴湘北重镇岳州。

岳州位于洞庭湖之滨，是湘鄂交界的咽喉重镇。太平军进入湖南后，湖北巡抚常大淳就上奏要求岳州由湖北来守，咸丰批准了他的请求。之后，常大淳和湖北提督博勒恭武亲赴岳州，博提督率兵千余守岳州陆路，而常大淳招募的船民组成的洞庭湖渔勇负责防守水路。但没想到的是太平军还未到岳州，洞庭湖渔勇就投降了。太平军水师实力大增，数万大军顺流而下，直奔岳州。

博勒恭武被太平军的军威吓坏了，未与之接仗就弃城而逃。在城外驻守的岳州知府廉昌听说博勒恭武逃走，也率军后撤，连岳州城也不敢进，一口气逃到岳州城北三十里的山中。巴陵知县胡方毅原本打算死守岳州城，但与他共负守城之责的岳州营参将阿克东阿却极力鼓动他弃城。

“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就我们这千把人如何能守住岳州？不过是白白送掉千余兄弟的性命。何况提督、知府都不战而走，朝廷要怪罪，也不能先怪罪我们！”阿克东阿不顾胡方毅的一再挽留，率部撤出了岳州。胡方毅的亲信们也不愿白白送命，也都劝他撤走。

“我身为岳州首县，丢城失地论罪当斩。斩是死，战死也是死，不如

轰轰烈烈战死。”但亲信们却不想轰轰烈烈战死，那时太平军离城不到十里，内应已在城西燃起大火。胡方毅的师爷下令架起知县就从东门出城而走，走出没二里地，太平军的大队人马就兵不血刃地占领这座湘鄂重镇。

岳州失守的消息传到京师时，咸丰刚从圆明园回到紫禁城。

满族习惯了冬天酷寒的天气，自入主中原后，对关内的气温有些吃不消，尤其是到了夏天，简直是度日如年。威严神秘的紫禁城对满人来说绝非宜居之地，高墙深院，风流不畅，形如蒸笼。所以从康熙皇帝开始，就在京城西北三十余里的海淀一带大修圆明园。此后又经雍正、乾隆、嘉庆、道光一再扩建，建成了举世闻名的万园之园。

在园子里有皇帝听政的正大光明殿，军机处、六部、九卿在此都有值房，自然此处也有后宫嫔妃的宫苑。从康熙帝开始，每年三四月间就移驾圆明园，直到十一二月间才回到紫禁城。

刚回紫禁城，一场寒流就席卷而来，北京已是天寒地冻。咸丰在养心殿东暖阁召见了军机大臣，殿内虽然已点起了两个火盆，但依然冷得伸不出手。当天所议的事情有四件，可议来议去最后都和银子有关，只有一件事算得上一喜。恭亲王的岳父兵部尚书桂良上了个折子，说内务府广储司银库现存大金钟三口，应通融变折，以济军需；另外历年查抄获罪官员家产亦应核实确数。

正为银子发愁的咸丰立即要内务府查明回奏。内务府查明之后回奏，说历年查抄家产所得款项已陆续用光；只有金钟三口还在，约重三万三千余两。他当即决定拿这三口钟铸成金币充作军饷。

“铸钱造币的差使也是件大事，总要派位亲贵大臣去督促才妥当。朕的意思，老六办事干练，这件事就让他去办好了。”咸丰听完回奏之后慢慢说道。

军机大臣都感到有些意外。咸丰向来对这位六弟多有提防，登基三年来从未让老六办过与军国大计有关的差使。不过大家久经官场，脑子一转就反应过来了——大概皇上有重用六弟的意思。俗话说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如今国难当头，长毛猖狂，皇上要重用老六也是情理之中。所以他们“喳喳”连声，表示将这件事托给恭亲王去办再合适不过。

咸丰在当皇帝前与恭亲王是最亲的兄弟。咸丰排行老四，名奕訢，恭亲王排行老六，名奕訢。奕訢母妃早丧，是奕訢的母妃把他拉扯大的。他俩都非常聪明，道光皇帝在立谁为储上犹豫不定，直到病危还未拿定主意，于是决定死前再试最后一次。

奕訢的师傅杜受田告诫他道，皇上说起身后事，不要多嘴，只需伏地痛哭。而奕訢的师傅则让他将军国大政提前考虑，说皇上问起身后

事，不妨亮明自己的主张。结果奕訢的表现让道光皇帝颇为满意，认为他仁孝宽厚，可承大统。但老六的聪明也实在可赞，所以留下遗旨，咸丰登基后要立即封老六为亲王。

自咸丰登基以来，这位六弟表现得十分恭顺，还时常赋诗称颂咸丰英明神武，对自己却常常自贬，表示要埋头书斋，好好读书，去掉浮躁的毛病。

在得到融钟铸钱差使的当天下午，他就递上了奏折，先是谢恩，然后再表决心——臣唯有督率司员，始终奋勉，勤慎奉公，以期无负圣主委任之意。

咸丰看到奏折后，尤其对“圣主”二字颇为满意。而且恭亲王对如何防止工匠们掺假偷漏，如何减少工料、炉炭、棚座等项费用也都一一列出措施。他很高兴，传旨召见恭亲王。

恭亲王急匆匆赶到养心殿西暖阁，进门便行大礼，脑门在金砖上磕得“砰砰”直响。

“老六，礼到就是了，朕心里明白，你快起来吧。”咸丰见状轻轻道。

恭亲王又要叩头谢恩，咸丰抬手制止了他：“六弟，不必如此多礼。自从朕登基后，国事繁杂，长毛作乱，千头万绪，所以咱们兄弟见面的时候少了。朕有时深夜醒来，常想起当初咱们一起读书的情形。那时候你顽皮，常在书里夹虫子把朕吓一跳；冬天下雪的时候，咱们就把马扎当雪橇，一个拉一个坐，有一次我不小心把你摔到了地上，你后脑勺还磕起了一个大包。”说到这里，咸丰脸上露出了久违的笑容。

此时恭亲王却眼含热泪，呜咽有声。咸丰有些诧异，惊讶地问道：“老六，你这是怎么了？”

恭亲王抹了抹眼角的泪水道：“皇上又比以前消瘦了，臣弟见在眼里，痛在心里。从前臣弟常听到皇上爽朗的笑声，可是自从登基以后，皇上却很少这样笑了。长毛作乱，皇上宵衣旰食，而臣弟却百无一用，所以悲从中来，请皇上恕臣弟失仪之罪。”

这话不论真假都令咸丰十分感动，他眼角也有些湿润了，这些年来冷落这位弟弟有些愧疚，于是动情道：“六弟，你能这么说，朕心甚慰！六弟不要自责，要论聪明智慧，其他兄弟没人比得上你。只是你还年轻，朕不能骤然给你大任，不然对他们也不好交代。”

“臣弟愚钝，不敢心存妄想！”恭亲王把太监奉上的茶水捧给咸丰，“臣弟奉旨铸币，知道这是皇上对臣弟的历练。多事之秋，朝廷用度艰难，融钟铸币事关军国大计，所以臣弟不敢稍迟，立即与户部商议出具体办法，请皇上圣裁。”

“老六啊，不是朕夸你，你的办事能力也是无人可比的。你的折子朕准了，回去后好好办理。”咸丰迟疑了片刻，又有些欠然道，“老六，如今你已娶了福晋，该有自己的府邸了……”说到这里，他停下来看着恭亲王的反应。

清制，皇子们成年后要搬出紫禁城，住到自己的府邸去。恭亲王今年春天大婚，再住在紫禁城显然不合适了。虽然是照例的事情，咸丰心里却觉得是在赶老六，好在他已有了补偿的办法。

“朕其实也愿你住在宫中，但祖宗成法俱在，由不得朕啊！朕已决定把庆郡王的府邸赐给你，这所府邸原是和珅的宅邸，和珅被抄家后，先是赐给了十公主，再后来又赐给庆郡王。道光二十二年，庆郡王获罪夺爵，这所府邸就一直空着。朕亲自去看过，有多进院子，后花园也大得很，稍稍收拾一下就是一等的亲王府。”

要搬出紫禁城，恭亲王心里自然有些失落。他在这里生活了二十年，整座紫禁城曾有机会完全属于他，如今却要搬出去了。但他心里明白得很，不可再有任何妄想，否则百害而无一利。所以他“扑通”跪倒，叩头谢恩。

就在这时，御前太监安德海擎着密折匣子进来了，见恭亲王还在，他就又退了出去。咸丰大声道：“小安子，鬼鬼祟祟成何体统？是什么折子，快拿来给朕看！”

咸丰没让恭亲王跪安，所以他只好垂手站在那里。这份密折正是徐广缙报告岳州失守的消息的，虽然他极力粉饰，但也无法掩盖岳州失守的事实。咸丰见他岳州失守的责任全都推到湖北巡抚常大淳、提督博勒恭武及岳州地方官员的身上，心里十分震怒，拍着龙案怒吼道：“徐广缙真是饭桶！没用的奴才！”

安德海急忙奔过去为他捶背，还劝慰道：“皇上息怒，保重龙体要紧。”

咸丰气消了些，指着密折说道：“老六，徐广缙把岳州丢了，更可恶的是他还把责任全推到别人头上。朕把剿贼的大任交给他，无论哪里丢城失地，他都难辞其咎！”

恭亲王听说岳州丢了，心里暗自吃惊，他必须想个办法劝慰皇上。他这位心高气傲的哥哥自登基以来就遇上长毛作乱，换了四任钦差去剿，可长毛却越剿越多，他的面子都丢尽了。他理解皇上的这番心思，所以要好好地劝一下，劝到皇上的心坎上。

“皇上高瞻远瞩，运筹帷幄，所授方略无不精当，无奈臣下平庸，贻误战机。”恭亲王先把咸丰洗脱出来，“不过，皇上不必过于焦躁，依臣弟看来，忧中也有可喜之处。”

“老六，你就不要拿空话来安慰朕了，这事还有什么可喜之处？”其实，咸丰还是很想听听“可喜之处”。

“皇上，臣弟是这样看的——长毛为什么北上岳州呢？这是因为他们没有攻下长沙。长毛在广西也攻过桂林，但最后也只好流窜他处。到湖南后，长毛十万大军围攻长沙近三个月，最终也只能继续流窜，这说明长毛人数虽然众多，但攻城能力仍然有限。岳州之所以被攻下来，那是因为官军大都集中在长沙，长毛乘虚而入。”恭亲王极力从忧中找喜，所以颇费脑筋，边想边说，“纵观历史，叛逆造反，开始往往势如破竹，因为他们都是亡命之徒，且官军承平日久，一开始总是不经打。等几场仗打下来，能打仗的将军就脱颖而出了，而乱民却已是强弩之末。官军会越打越勇，最终取得胜利。现在正是官军大浪淘沙的时候，而长毛却是泥沙俱下，只不过是表面上声势浩大而已。”

咸丰对六弟的这番见解很是认同，道：“六弟的话不无道理，想我满族入关，八旗劲旅不过二十万，如今却只能当成回忆了。胜败乃兵家常事，朕也不是不理解，但像徐广缙这样推卸责任，着实可恶！岳州府县弃城而逃，着实可恶！不严惩他们，朕如何向天下交代？”

第五章 军机处议办团练 曾侍郎受命练军

十几天后，左宗棠就看到了朝廷惩处徐广缙等人的廷寄，他立即拿去给张亮基看。张亮基还没有看完，就已脸色苍白，瘫坐在椅子上。这次朝廷的处置十分严厉，巴陵知县胡方毅、参将阿克东阿、岳州知府廉昌被立即问斩，湖北提督博勒恭武、湖广总督程裔采革职拿问，就连保住了长沙的张亮基，竟也是连降四级留用。

张亮基擦擦额头的虚汗，对左宗棠道：“让先生见笑了，我倒不是在意自己连降四级，我惊讶的是朝廷对巴陵知县胡方毅的处置。他不过是一名文弱书生，岳州城也并非是他主持防守，前线将领闻风而逃，守将也弃城而走，他就是留下来又有何益？他是最后逃走的，没想到也是斩立决。”

“朝廷这是在向天下表明态度，有谁弃城而逃，只有死路一条。”左宗棠一语中的。

“如果城池被破，不是被长毛杀死，就是被朝廷要脑袋，这样地方官简直没活路了！”张亮基禁不住连吸冷气。

“要想活命，那就得守住城池。”左宗棠道。

“要守住城池谈何容易！这次长毛撤围长沙，是另有所图，如果他们一意攻下去，后果真不堪设想。”张亮基突然醒悟到这些话有些否定了左宗棠的功劳，所以急忙补救道，“幸亏有先生帮我守城，这下咱们都看清楚了，要是指望八旗、绿营，十个长沙也没了。现在我担心的是，万一长毛突然杀回长沙，我拿什么来守城？如今湖南的兵大都调走了，鲍提督那三四千人怕是到时候也会像岳州的守军那样不战而溃。”

“这些天在下也在考虑这件事情，八旗、绿营指望不上了。”左宗棠来了个盖棺定论，“从前胡润之说他们已是不堪，在下还有些不信，经长沙这仗，在下算看明白了，八旗、绿营已从骨子里烂掉了。”

其实，八旗、绿营败坏原因有三：

一是世兵制。八旗、绿营子弟相承当兵，成年后即可随营习武，称为随军余丁。一旦营中出现空缺，便可补缺吃粮。世代为兵，他们养成了诸多兵痞习气，忠勇不足，刁滑有余。又因为兵饷太少，不少兵丁要靠做小买卖养家糊口，训练出操也不过是应付公事。一营之中，平时能够正常在营的常不足半数。

二是朝廷的用兵制度。为了防止将军独揽兵权，尾大不掉，因此调兵权掌握在兵部手中，将军只有指挥权。到了打仗的时候，朝廷从四处

调兵，这样临时组织起来的队伍，兵与兵不相识，将与兵也不相熟，自然发挥不了应有的战斗力。

三是兵营恶习太深。最可恨的是败不相救，甲营出队接仗了，乙营却乐呵地看热闹。人家危在旦夕，他却作壁上观。人家打了胜仗，又嫉妒得要命，唯恐人家得赏提拔。

“八旗、绿营可以说病入膏肓，大人要想守住长沙，必须训练一支自己的军队。”左宗棠建议道。

“自己的军队？”张亮基有些不解。

“对，要另起炉灶，训练一支能打仗的军队。”左宗棠并不正面回答，而是问道，“大人认为胡润之的黔勇如何？”

张亮基有些失望道：“哦，原来先生是要我办团练。湖南各县办团练的不少，但顶用的却没有多少。有的反而以势欺人，为害乡里，甚至暗通贼匪。”

“大人说得不错，都是团练，胡润之的黔勇胜过官军，而湖南的团练却没用处，这是什么原因呢？”左宗棠又问道，张亮基则瞪大眼睛等着他自问自答。

“湖南的训练方法不行。现在是各县各乡自己办，费用要靠大家凑，大多没有饷，所以就没法坚持训练。而且团练因为散居乡间，根本起不了作用，协助捕盗还说得过去，要指望他们与长毛作战，那自然不成了。”

“那先生的意思该怎么训练？”

“应该集中起来结营扎寨，吃粮拿饷，而且饷银要厚过八旗、绿营，使之能养家糊口，能一心训练打仗。这样看似费银费粮，但训成一营是一营，比之县乡都办要省得多。关键是大人拿银子养的团练，到时候唯大人马首是瞻，不像目前那样，要向那些武将们陪着笑脸，请他们出兵。”

对苦守长沙的各种艰难张亮基记忆犹新，尤其是武将们不听调遣最令他头疼。所以对左宗棠的这个建议，他开始动心了。

“先生，那样得花多少银子啊？”他最关心的是银子。

“以每人月饷五两算，一万人一月需要五万两，一年则需要五十万两。五十万两银子说多不多，说少不少。比如这两个多月，朝廷五万大军守长沙，湖南连赏银加粮草就支出了二十余万两。如果再来这么一回，五十万两就全搭进去了，大人算算贵不贵？”左宗棠一边算着账一边说着，“还有，长毛一年半载绝对平息不了，朝廷很快就会要各省协饷，

每年三五十万都有可能。那时候湖南有万余人的团练需要支应，自然就可以与朝廷讨价还价，如果这笔银子省了下来训练湖南自己的团练，大人觉得合不合算呢？”

张亮基恍然大悟道：“先生这么一说，看来湖南非要办团练不可了。不知这事交给你办如何？”

左宗棠摇了摇头道：“在下手头上的事已有些应付不来了，大人要办团练需请人才成。”

“湘乡罗罗山如何？整个湖南，只有他办的团练还像那么回事。”张亮基想了一圈道。

张亮基所说的罗罗山，是湘乡的理学名士罗泽南，号罗山。他命运坎坷，十九岁那年，他的母亲、祖父和兄嫂先后去世。二十九岁时，长子、次子、三子接连死去。他的科运更是不佳，四十多岁依然只是个秀才。但他的学问却远近闻名，在湘乡人称罗山先生，京城的理学大师唐鉴也对他赞口不绝。他开馆授徒十余年，除教人识字脱蒙、八股应试之外，还教静心养性、跳高越沟、练拳习棒等，一时间学生云集。弟子王鑫、李续宾、李续宜、蒋益澧、杨昌浚等在他的影响下，都跟着他走出书院，编练团勇。

左宗棠对罗泽南十分了解，他认为罗泽南的学问、人品都无可挑剔，但要他出面办全省团练则不合适。因为他只是一名秀才，资望不足，影响力不够。

“在下向大人推荐一个人。”

“谁？”

“这个人也是湘乡人，与罗泽南是儿女亲家，他就是白杨坪的曾涤生。”

曾涤生，名国藩，涤生是他的号，长沙府湘乡县白杨坪人，嘉庆十六年（公元1811年）生。二十一岁中秀才，二十八岁中进士，成为军机大臣穆彰阿的得意门生，并师从大学者唐鉴。留京师十年七迁，连升十级，一直做到礼部、吏部侍郎，三十七岁已官至二品，去年母丧回乡守制。

张亮基一拍后脑勺道：“这一阵让长毛闹得头都大了，倒忘了曾侍郎，如果他肯出山再好不过了。只是他是极重名教之人，正在守制，怕是不肯答应呀”。

“曾涤生重名教，但更重功名。大人可修书一封请他出山办团练，说这是为了救湖南省乡亲；然后再奏明朝廷命他为团练大臣，有皇上的圣旨在，不愁他不出山。”左宗棠献策道。

张亮基连连点头，让左宗棠起草奏稿和信函。

因为事涉人事，所以这次上的是密折。密折只有皇帝本人才能启封先阅，视情况再交军机处或内阁办理。咸丰见封印是湖南巡抚衙门，还以为密参统兵大员，等打开折子一看，却是“为固湘防请设湖南团练大臣恭折奏祈圣鉴事”。

设团练大臣并不新鲜，此前他已任命了两名江西团练大臣。不过等他仔细看了折子的下文，不由得皱起眉头来。折子是这样写的：

当今长毛四起，自广西而湖南，天下纷扰，举国不安。王师四出，奉命进剿；然疲于防堵追击，军力多所不到。若朝野不靖，地方不宁，此国之危兆也。

唯迫于当今时局，特奏请先在湖南全省集中募团练勇，以内清四境，保地方安宁；外援国家经制之师军备之所不足，共御长毛。募练得法，即可自成一支劲旅。如若将来遇有重大战事，亦可奉旨另调，驰赴他省助剿，协同王师作战，以靖内乱，以立国威，早安君忧。

今有前任礼部右侍郎曾国藩，值丁母忧在籍守制，为人豁达，尽忠王事，曾在朝署兵、吏、礼、刑、工五部事，阅兵备，谙军事，祁请下诏夺情起用，带衔帮办湖南全省团练。伏乞皇上圣鉴。

咸丰之所以皱眉头，原因有二：

一是湖南竟要集中募团练勇。办团练向来是乡族自办，最大不过是县办大团。以省为单位人数自然不少，无异于在国家经制之外，多出一支数万人的队伍，这是历朝所不曾有过的。

二是竟要由曾国藩帮办湖南团练。说实话，他不喜欢曾国藩这个人。在他看来，曾国藩官运亨通，靠的就是穆彰阿的提携。穆彰阿是先皇最信赖的臣子，当了二十余年的军机大臣。若不是他误国，怎么会与洋人签订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闹得割地赔款，大伤国体？恨屋及乌，咸丰对曾国藩没有好感。

一年前，咸丰登基时曾下诏求言，曾国藩连上《应诏陈言疏》、《议汰兵疏》、《敬陈圣德三端预防流弊疏》，书生气十足地批评皇上胸无大略、崇尚虚文、刚愎自用。要不是重臣劝阻，咸丰当时就想杀了他，事过一年多，如今一想起曾国藩那尖锐的词句，他心头就怒火直冒。

现在湖南巡抚推荐曾国藩出任团练大臣，从个人情感上来讲，他是一百个不乐意。但如今他是天子，自然要以社稷为重，所以他要听听大臣们的意见，于是便将这份密折交下去让军机大臣们商议。

当时的军机大臣共四位，首席军机是太子太保、体仁阁大学士祁雋

藻，接下来的三位分别是光禄寺卿、内阁学士穆荫，吏部左侍郎邵灿，最后一位是刚升刑部尚书的麟魁。

拿到折子回到隆宗门军机处值房，祁雋藻照例让大家发表意见。要论进军机的资历，穆荫仅次于祁雋藻，于是他道：“湖南的办法不是办团练，而是要练一支新军。涤生又是汉臣，汉人掌兵，非福。”

他说的是大实话。虽然大清立国已二百余年，口头上一再标榜满汉一家，但实际上从来都是重满轻汉、慎防汉臣。特别涉及兵事问题上，更是慎之又慎。汉人掌兵且立有大功的很少得以善终，吴三桂、耿精忠、尚可喜虽贵为三藩异姓王，结果都被剿；年羹尧深得雍正倚重，并在平定噶尔丹之战中立有大功，也未逃过赐死的命运。至于其他汉官掌兵受到满臣攻击、皇帝猜疑的那就更多了。

邵灿在吏部任职多年，与曾国藩曾共事过一段时间，他另有看法：“汉人掌兵非福，往往是他们确有跋扈不臣的野心。职下与涤生共事有年，他是儒学大家，最重君臣之义，最讲忠君爱民，由他来带兵实在没什么好担心的。”

“我说的正是这一点，曾涤生是以文章著名，带兵打仗非他所长。”穆荫又补充道。

“清轩说得不错。”穆荫字清轩，所以祁雋藻如此称他，“书生带兵，自误事小，误国事大。梅谷，你说呢？”

梅谷是麟魁的字。他入军机最短，只有三个月，身份是在军机大臣上学习行走，排名最后，与其他军机同行时，他要先走一步去打开帘子，所以又有“挑帘军机”之称。

他这个“挑帘军机”恪守本分，首辅不问，他从不发表意见。现在首辅发问，他不能不表明自己的态度，可他的想法恰恰与首辅相反：“大人所言极是。不过依职下看来，书生带兵也有好处。”至于什么好处，他没再阐明。

祁雋藻见大家意见不一致，便道：“我的意见，先留中不发，看看情形再说如何？”

所谓留中不发，就是对所奏的事不说行也不说不行，十有八九这个折子就完了。这样做的好处，是让各方都无话可说。

麟魁有些不甘心，他认为八旗、绿营承平日久，战斗力已大不如前，新练一军也未尝不可，所谓初生牛犊不怕虎，也许比国家经制之师更能打仗。只是他人微言轻，不便争执，但他又是个颇有主见之人，所以回到刑部衙门，谁也懒得理，一个人喝闷茶。

“大人下朝了？”话音刚落，一个人已经进来了，原来是督捕司的郎

中肃顺。

麟魁不禁眼睛一亮，连忙招呼道：“哦，是豫亭啊！快坐！我正要找你呢！”

作为刑部尚书的麟魁对肃顺这样客气，是大有原因的。肃顺真算得上是个奇人，他是宗室郑亲王乌尔恭阿的第六子，人称肃六，生得魁伟高大，不同凡俗，更奇的是他记性极好，见人一面，终生不忘。不过他少年荒唐，天天牵着一恶狗在街上闲逛，惹是生非。对这样的人，大家避之犹恐不及。郑亲王的爵位由他的异母哥哥端华承袭，端华对这弟弟也是甚为不满，所以懒得管他。这样，肃顺一直到三十岁，仍是个吃闲粮的闲散宗室。时任刑部侍郎的麟魁慧眼识珠，知道肃顺是块欠雕琢的璞玉，于是有一天，他把在街头遛狗的肃顺拉到小酒馆问道：“老六，你天天这个样子，算是怎么回事呢？”

“就算个无赖罢了。”肃顺满不在乎道。

“你觉得做个牵狗遛街的无赖荣耀吗？”

肃顺玩世不恭地回道：“无赖无赖，无所依赖，说不上荣耀。”

“我想推荐你做个差使，让你有所依赖，你能改掉无赖的毛病吗？”

肃顺闻言一惊，道：“你让我干什么？”

麟魁嘴角一翘微笑道：“让你当官。”

在肃顺看来，麟魁是一脸讥讽，因此心里十分生气，横眉冷对道：“你这是耍人开心。”然后气咻咻牵着狗扬长而去。

谁料过了一个多月，吏部笔贴式就通知他到吏部去拿官凭，到刑部衙门上任，做督捕司员外郎。刑部按地域设直隶、奉天、山东、安徽等十七个清吏司，负责地方的民刑案子，同时单设一个督捕司，负责督促各地捕盗捉逃，京师的人命大案，该司还要亲自侦探捕凶。

员外郎是正经的从五品司官，就是十年寒窗的进士们，分到部里也顶多只是个六品主事。肃顺得此美差，自然是又惊又喜。他到麟魁府上跪在堂前发誓道：“在下一个市井无赖能有今天，全是大人成全，在下若不痛改前非，干出一番事业来，就誓不为人！”

肃顺上任后，果然像换了个人，勤勤恳恳，兢兢业业。他那段无赖的经历倒成全了他，因为京师五城赌坊妓馆无赖混混的情形他都了如指掌，出了案子哪类人干的他都估摸得八九不离十。不到半年，五城兵马司各辖区内一出了案子，别的不急，都先要急着请肃顺去喝酒，为的是尽快捕到凶犯。大家都对肃顺刮目相看，他也得了“勤敏冠其曹”的考语，一年后就升为刑部郎中。

肃顺本是八旗出身，对只会提笼架鸟的八旗子弟却很看不起，而对汉人却格外敬重，尤其是有才的汉人，他常说：“汉人小看得不得，他们那支笔实在厉害。”

麟魁一则对肃顺有恩，二则在满人之中也算佼佼者，所以肃顺对他也非常佩服，两人已是熟不拘礼。这天他见麟魁下朝后情绪不高，就开门见山问道：“大人一回到衙门就愁眉不展，有什么烦心事不如说出来看在下有无办法可想。”

“正要向你请教。”于是他把湖南巡抚的密折以及军机们的争执说与肃顺听。

“八旗、绿营都是绣花枕头，那些武将也就会些花拳绣腿，指望不上。湖南要办团练，就让他们去办。他们推荐曾侍郎，那就让曾侍郎当团练大臣。练成了，帮助朝廷收拾长毛有何不好？练不成，朝廷也没多大损失。人家说得明白，饷械自筹，朝廷不花一两银子，何乐而不为？”肃顺的主意倒是明确得很。

“大家还有顾虑，说让汉人掌兵总有些不放心。”麟魁说出大家的另一个担忧来。

“那是杞人忧天。”肃顺快人快语，“这就像女人，还没怀上孩子，倒先担忧起孩子将来不成器。满人不长出息，不用汉人用谁？不管他满人汉人，先剿灭了长毛再说。大人明天上朝，要在皇上面前据理力争，皇上年轻，喜欢敢说敢做的痛快人。”

这正合麟魁的脾气，不过他还有个担忧，于是说道：“看首辅的意思，是不赞成曾国藩出山的。”

“不必管他。您要总看别人的脸色行事，那就谁也敢给您脸色看。大人军机上行走是皇上给的，又不是他祁某给的，何必瞻前顾后呢？”肃顺笑道，“再说，祁大人是只老狐狸，他是不是真反对曾国藩出山，也很难说。”

麟魁豁然开朗：“和你议事，胆子也大了。好，明天我就在朝上争一争！”

第二天清晨，麟魁被福晋叫醒，说外面下雪了。他打起窗帘一看，果然院子里白雪皑皑。他一边起身穿衣，一边责备福晋，说下雪了为什么不早叫。

咸丰勤政，差不多像现在的五点左右就早朝。麟魁是正白旗人，住在隆福寺东孙家坑街，在紫禁城东北方向，而上朝的东华门却在紫禁城东南。天好的时候大约用三刻钟，但遇到雨雪天气，半个时辰也未必能到。所以他有交代，天不好要早两刻钟叫他。

但雪是后半夜才下的，下人们没有发现，所以没有早叫。他匆匆梳洗了一下，只喝一口热水暖了暖胃，就一摔门走进了风雪之中。他的轿子已经备好，前面有个家丁打着灯笼，他一边上轿一边吩咐道：“要快，今天皇上第一起就要叫军机。”

皇帝召见并非把所有的人都叫进去，而是一个一个或一批一批，称为叫起。如果前一天有事未决，一般次日早朝第一起就见军机。

轿夫们路熟，只管深一脚浅一脚往前奔，脚下几次打滑险些滑倒，麟魁也不责备。主仆五人赶到东华门外时，远远看见门外灯笼密集，一直排到筒子河桥上。麟魁长长地舒了一口气，他总算没有来得太晚。

东华门是紫禁城的东门，也是文武大臣上朝的必经之门，文官到此下轿，武官到此下马，非有皇上恩赏紫禁城骑马，否则进东华门必须步行。军机中只有祁雋藻有紫禁城骑马的恩赏，麟魁则无此殊荣，轿夫跟班都要留在东华门外，他们只能到光禄寺附近找家茶馆消磨时间，只有掌灯的长随在前面打着灯笼陪他进城，一直把他送到景运门前。

紫禁城门禁森严，无论王公贵胄还是文武勋臣，非有特许，所带随员在景运门台阶二十步外就要止步。好在南边不远处就是箭亭，有个不小的广场，本是皇子们练骑射和会试武状元的地方，早朝的时候，提灯笼的随从、赏紫禁城骑马者的马匹、车轿就全停在这里。

进了景运门，往西就是内廷正门——乾清门。乾清门两侧有文武百官的朝房，大家都在此等候上朝。军机大臣因为接近皇帝、掌握军政机密，所以地位尊崇。麟魁虽初入军机，然一路走过来，大家都客气地嘘寒问暖。

军机处事涉机密，并不在朝房候朝，而是在隆宗门内的军机处值班。军机处日夜有军机章京值事，五点前皇帝批阅的奏折由内奏事处太监交给军机章京，军机章京分门别类后再交给军机大臣。麟魁到军机处时，穆荫、邵灿早就到了，正在看折子。

皇上批阅的折子，有的已作了详细的朱批，有的只写“知道了”，有的则是“著勿庸议”。这些折子不涉密的即由外奏事处发还给上折之人，涉密的则由军机处密封后交兵部捷报处分送；有些折子批的是“即有旨”，或只折起一角、只字未批，那就是皇上要对军机们面授机宜。

军机大臣们处理完折子，太监便来相传。祁雋藻把两份需要皇上面授机宜的折子重新封进盒子里，亲自捧着去养心殿。太监掌灯带路，到了养心殿则以祁雋藻为首鱼贯而入，然后一起跪下请安。祁雋藻年纪大，面前有个明黄软垫，可以跪在上面，而其他三人则只有跪在坚硬冰冷的金砖上。好在大家都有准备，膝盖处早就绑上了厚厚的护膝。

“湖南奏请曾国藩出任团练大臣的事，你们怎么看？”咸丰不紧不慢地问道。

“臣等以为，似以留中不发为妥。”祁雋藻回道，接着他一一列举了理由。

咸丰不置可否地听着，等祁雋藻说完了，又问道：“你们三个也是这意思吗？”

穆荫和邵灿齐声道：“这也是臣等的意见。”

咸丰见麟魁没有吱声，便问道：“麟魁，你到军机上学习行走已三个月了，朕好像没听你说一句话。”

“回皇上的话，平时没说话，是因为和大家想的一样。但今天臣以为，湖南的折子留中不发虽最妥当，但形势紧迫，准了湖南所请也未必就是坏事。长毛猖狂，用人应不分满汉，有剿灭长毛的才能就行；兵不分绿营八旗还是团练，能勇敢杀敌就行。长毛已危及社稷江山，皇上不能再瞻前顾后，应该放手用人，放胆用兵。”

“不分满汉，放手用人，放胆用兵，嗯，你说得不错。”但咸丰接下去的话却大出麟魁所料，“长毛不过是乌合之众，不能小看，也不必过虑，如何措置，朕自有分寸。你们跪安吧！”

以祁雋藻为首的军机大臣叩头谢恩后站了起来，面朝皇上一直退到暖阁门口，才转身出门。四人一路沉默不语，回到军机处值房，穆荫内急方便去了，屋内只剩三人，祁雋藻道：“梅谷，今天的话只有你说才合适。”

今天的话就是指支持起用曾国藩的话，看来，祁雋藻也是支持曾国藩出山的。正如肃顺所说，他果然是只老狐狸。麟魁颇感疑惑，便问道：“老中堂不是不支持曾国藩出任团练大臣吗？”

祁雋藻笑了笑：“不是我不支持，而是我支持不如你这满大臣支持更有用。”

“那依中堂看，皇上是同意还是不同意呢？”麟魁试探着又问道。

“现在下结论为时尚早，皇上同意不同意，要看南边的形势。”

麟魁明白，南边的形势是指官军与长毛作战的情况。

正当他们商讨办团练的时候，南边的形势又起大变——武昌失守了。湖北巡抚常大淳、提督双福、布政使梁星沅、按察使瑞元、提督学政冯塔元、黄州道王寿同以及总兵王锦绣等大批官员自杀，守城兵勇全部阵亡了。

军机大臣们下午被传进宫时，咸丰脸色铁青，眼睛红肿，抿着薄薄的嘴唇，像恨不得要咬谁一口似的。他冷冷地问道：“武昌丢了，你们说

该怎么处罚徐广缙、向荣他们！”

他把刚刚收到的六百里加急密报扔给祁雋藻，四位军机见此情形都跪到地上连呼道：“臣等无能，调度无方，请皇上治臣等之罪。”

咸丰的脸色缓和了些，道：“可怜朕的湖北官员，四品以上被杀就有十余人！三千多兵勇，全被长毛抛尸街头！”

“臣请皇上优恤殉难官员。”说话的是祁雋藻。

“殉难的官员要抚恤，误国的官员要治罪。徐广缙着即革职，立即押赴进京，交刑部审讯。向荣一并革职，戴罪剿贼，以观后效。”咸丰口谕道。

“请皇上加恩曾国藩帮办湖南团练，以固湖北后路。”麟魁越班奏请。

“准奏。”咸丰痛快地答道，“唐鉴也上折推荐曾国藩，但愿他能有所作为，不负朕望。”

武昌被长毛攻占的消息传到长沙，而且还传闻长毛打算定都武昌，很快就会派大军来取湖南，所以张亮基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湖南永州、镇筴两镇的绿营兵大部分都调到湖北，只剩下长沙两千余人，还有抚标营和提标营一千余人，全湖南的官兵加起来不过五千。如果长毛杀个回马枪，长沙拿什么来防守？所以他更觉得办团练已迫在眉睫。

但请曾国藩帮办团练遇到了麻烦，他不肯出山。清代有守制的规定，父母去世，儿子要守孝三年，这期间秀才举人不能参加科举，官员不分文武都要去职回乡营葬尽孝，也称为丁忧。曾国藩尊崇程朱理学，已是朝野闻名的大儒，最讲究忠孝仁义，老母去世，当然应丁忧守制。

但左宗棠看罢曾国藩的来信，却大不以为然，对张亮基道：“这事早在预料之中，如果朝廷下旨夺情，再有个交情深厚的朋友前去劝说，不愁他不出山。”

这也正是张亮基所愁的，因为请曾国藩帮办团练的事，朝廷至今还没有个旨意。

左宗棠见他如此，便清了清嗓子道：“朝廷也许很快就有旨意。从前朝野对八旗、绿营还抱着希望，如今武汉三镇十数天内丧失殆尽，恐怕朝廷也要有所考虑了。何况嘉庆朝就有办团练对付白莲教的先例，在下想此时朝中肯定有人会劝皇上重办团练。”

张亮基点了点头。

左宗棠回到住处，桌案上有一封新到的信件。这封信比平常的封套

要大，宽四寸，长八寸有余。正面是硕大的雕版宋体“军机大臣字寄”，下面是手写的“湖南巡抚张”，末尾是雕版宋体“开折”二字，正面及背面的骑缝处均加盖军机处印信，这就是廷寄。左宗棠估计十有八九是曾国藩的事有了着落，所以立即拿了廷寄去见张亮基。

“张大人，刚刚收到的廷寄。”左宗棠把信件递给张亮基，“在下与大人打个赌，这肯定是曾涤生帮办团练的事有眉目了。”

张亮基恭敬地焚上香，然后打开一看，果然被左宗棠猜中了——

军机处十二月十一日奉上谕：丁忧侍郎曾国藩，籍隶湘乡，于湖南地方人情自必熟悉。着该抚传令其帮同办理本省团练，搜查土匪事宜，伊必尽心，不负委托。

“太好了，先生说派谁去劝涤生出山为好？”张亮基见此眉开眼笑。

“这个人在下已经想好了，就派郭筱仙去，不知大人以为如何？”左宗棠道。

“好好好！还是先生想得周全。”

郭筱仙就是郭嵩焘，当年与曾国藩同在岳麓书院读书，志同道合，情同手足。五年前他中了翰林，与曾国藩交往更是频繁。如今他也丁忧在籍，去劝曾国藩再合适不过。

张亮基本想先把郭嵩焘请到长沙来，再让他带着上谕去劝曾国藩，可左宗棠却另有主张：“在下这就写信请郭筱仙到长沙来，但上谕不必等他去送，大人可立即派人送到白杨坪。曾涤生接到上谕，自然要思考一番，等他想得差不多了的时候，郭筱仙再去相劝，反倒更好。先是大人的亲笔信，然后又是朝廷的旨意，最后又是郭筱仙登门相劝，这样面子也给足了，请诸葛亮出山也不过是三顾茅庐，再不出山他也要好好掂量掂量。两个丧事可以一齐报，但请人出山能三趟就不能合成两趟。”

张亮基被左宗棠说得哈哈大笑道：“当初请先生出山，幸亏我没有三趟合成两趟。”

第二天上午，郭嵩焘就匆匆赶到了长沙。左宗棠把他迎到西花厅，道：“真没想到你来得这么快。”

“季公派的差，郭某岂敢拖延。”听他的意思，是要立即起程去见曾国藩，趁着上谕趁热打铁，不然时间长了，他瞻前顾后，反倒难说话了。

左宗棠笑道：“你见了曾涤生就捎话给他，我左某一个三次名落孙山的举人都敢自比今亮，他这天子门生如不敢来与我共事，莫不是怕被我的奇谋伟略比了下去？对了，我还要捎给他一副对联。”

说完，便铺纸提笔走龙蛇——

壮志未酬而思田园之乐

国步维艰却无澄清之志

张亮基见了拍手称赞道：“好，如果曾侍郎是有大志之人，看了先生的对联脸上肯定挂不住了。”

“还有一条，如果曾涤生还不肯答应，你就找老太爷去。上有朝廷旨意，家有老父之命，他就不怕别人说闲话了。”左宗棠又补充道。

曾国藩先是收到了张亮基的信，隔一天又收到了巡抚衙门转来的上谕。张亮基的信他很干脆地拒绝了，可朝廷的上谕却令他有些犹豫了。一则为朝廷分忧是臣子本分，二则曾国藩也是胸怀大志之人，自然明白乱世出豪杰的道理，如此建功立业的大好机会他也不能无动于衷。而且他的两个弟弟曾国潢、曾国荃都鼓动他出山干一番事业，尤其是被称为老九的曾国荃只有秀才功名，却对八股中求功名已经厌倦，他期望跟着大哥走出白杨坪，建功立业。

然曾国藩是个心思缜密之人，不会像九弟那样血气方刚，他考虑再三，还是起草了奏折，请朝廷收回成命，准许自己继续守制。

他写完折子的时候已经深夜了，枯坐了一个时辰，他觉得腰酸背痛，所以决定到院子里去走走。推开门来，雪花伴着冷风吹进屋里，在烛光里飞舞了一会儿就被屋里的热气消融了，院子里白茫茫一片。他放弃了出去走走的念头，刚要关门，却听到街上有狗叫，而且一声声由远及近向自家方向来了。

“这个时候还有什么人来？兵荒马乱，别有什么意外。”曾国藩有些疑惑，他又返回院子去叫国潢、国荃。这时老仆来报说有人敲门，曾国藩吩咐国荃去门前看看，问清楚了再开门。

曾国荃到了门前问道：“是谁啊，这都几更天了？”

“是我，郭嵩焘，我受巡抚张大人之托，前来拜见涤公。”

郭嵩焘的大名曾国荃当然听说过，他立即打开了门。

曾国藩听说郭嵩焘深夜来访，连忙出来迎接。郭嵩焘一身雪花，后面还跟着一位武弁，牵着两人的马。

曾国藩握住郭嵩焘的手，一边往屋里走一边吩咐道：“老九，赶快给筱仙泡茶热饭。”

“不必麻烦，随便吃什么都成。”郭嵩焘拍了拍身上的雪花，就去灵堂祭拜了老太太，然后才到曾国藩的居室说明来意。

曾国藩诧异地问道：“就为这事，你们连夜冒雪赶了一百多里路？”

“是啊，涤公！这可不是小事。长毛随时都有可能南犯长沙，省城现在是人人心惶惶，长沙百姓巴不得涤公现在就到长沙。”

曾国藩笑道：“筱仙说笑了，我何德何能，长沙百姓又怎会盼我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书生。”

因为曾府居丧，所以饭菜很简单，郭嵩焘匆匆吃完之后，就把武昌失守及长沙急需加强防务的情形告诉了曾国藩，可他始终以丁忧守制之名回绝。

“忠孝忠孝，忠字在前。国家有难，忠孝不能两全时，就当移孝作忠。涤公素有澄清天下之大志，如今不趁时而出，拘于古礼，何益于君父？而且墨经出山也是古制，夺情起复也是常有之事。”郭嵩焘又劝道。

曾国藩苦笑道：“这些道理我何尝不懂？但带兵打仗非我辈所长，身败名裂事小，误国误民事大。”

“说到底，涤公还是顾惜自己的名节，怕打不好仗在世人面前不好交代，更怕丢了自己的顶戴。涤公在京中每上一折，京师往往就洛阳纸贵，涤公之妙语更是传遍天下。《应诏陈言疏》中说，京官之办事通病有二：一是退缩，二是琐屑；外官之办事通病有二：一是敷衍，二是苟安。我倒要问问，现在涤公是否退缩敷衍，但求苟安无过，不求振作有为？涤公说起别人来头头是道，可到了自己身上却一样如此，就脸不红心不跳吗？”郭嵩焘以子之矛攻子之盾，而且毫不留情，曾国藩被数落得脸色赤红，无言以对。

“我从长沙来时，左季高让我捎话给涤公，说他一个身无半职的举人敢到长沙去运筹帷幄，而涤公一个官居二品的进士若不敢出山，怕是被他的雄才大略比了下去。”郭嵩焘拍着自己的脑袋，“说到这我还把这茬给忘了，他还有一副对联给你。”

看了左宗棠的对联，曾国藩笑道：“这是左季高的激将法，我不上他的当。”

曾国荃一直在门外听两人谈话，这时忍不住推开门道：“大哥，我也知道是激将法，可他说得有理。论出身，你是进士他是举人；论官职你是侍郎他什么也不是。可他都可以入巡抚衙门被待为座上宾，你为什么就不能出任团练大臣？你出山了，我们兄弟也跟着你去建功立业有何不好？”

要在平时，曾国藩肯定要训斥老九，但在郭嵩焘面前，他总要给兄弟留些面子，便道：“老九，不是大哥固执，实在是从军打仗太过凶险。我们说到底都是书生，不要说打仗，就是看人操练也没有几回。”

曾国荃却不以为然道：“没有谁是天生的将军，会打仗的那也是打出来的。你不为自己着想，也得为我们考虑。我都这大了却还只是个秀才，要走科举的路子求功名，那比摘天上的星星还难。如果弟兄们跟你上阵打仗，将来军功保个知县、道台那还不是轻而易举？”

曾国藩打断弟弟的话道：“打仗就那么容易？保个知县道台，你说得容易！战场凶险，万一你们有个三长两短，我怎么向父亲交代？”

但曾国荃却打定了主意：“砍头不过碗大的疤，谁愿跟大哥去，自然要将生死置之度外。大哥尽管放心出山，你不用强迫兄弟们跟你去，兄弟们去了是富贵是短命，都看个人造化，绝不埋怨大哥。”

“沅甫，你大哥是官场中人，考虑事情不免瞻前顾后，我看你倒是个痛快人。你说得不错，乱世出英雄，如今长毛作乱，朝廷正是用人之际，几场仗打好了，像涤公这样身份立即封侯拜相也不为过。老弟正是盛年，跟涤公拼杀，不用几年做个总兵、提督也是眨眼之事，你又有秀才功名，武官转文职也并不难，这比按部就班走科举强之百倍。”郭嵩焘这时也帮着曾国荃说话。

“都什么时候了，你还不歇息？我与筱仙说话，不用你插嘴。”赶走了曾国荃，曾国藩继续道，“筱仙，你赶了一百多里路也累了，咱们有话明天再说如何？道理我都懂，你总要给我点时间考虑吧？”

两个人躺下一时又睡不着，郭嵩焘继续劝说，曾国藩也有些心动了，含含糊糊便答应了。郭嵩焘使命完成，困意袭来，很快睡着了。

第二天一大早，郭嵩焘便醒过来，太阳已经照进屋里。曾国荃亲自给他打来洗脸水，压低声音问道：“怎么样，我哥同意了？”郭嵩焘点了点头。

曾国藩这时也进来了，第一句话就问道：“筱仙，昨晚睡得可好？”

郭嵩焘笑着道：“睡得再好不过了，一辈子也没睡过这么好的觉。涤公，我可以回长沙交差了，你什么时候起程？”

曾国藩沉吟了片刻后道：“筱仙，我想了一下，自己德薄才浅，不能堪此大任，我还是上折请辞吧？”

郭嵩焘大为惊讶：“涤公！昨天晚上你可是答应了的呀！”

“人躺在被窝里不免浮想联翩，把事情都想得太简单了。可今晨起来，一看到满院子的雪，脑子就清醒了，不切实际的想法也就丢开了。”

“躺在被窝里千方百计，一下了炕就黔驴技穷。我从前还不甚理解，原来说的就是涤公这样的情形。”郭嵩焘道。

“不怕筱仙你笑话，轻率之诺曾某恕不能践。”

看说服不了曾国藩，郭嵩焘想起老太爷来，便对曾国荃道：“老九，你带我去见老太爷，我要向他老人家辞行，算我冒雪白跑一趟。”

显然，郭嵩焘并不是辞行，而是向曾老太爷说明他此行的目的，请老太爷去劝说曾国藩。

曾国藩的父亲曾麟书，四十三岁才中秀才，后来放弃功名安心在乡间教书，但他深明大义，教子严格，即便是身居二品的曾国藩，对父亲也是敬畏有加。老太爷不待郭嵩焘说完，就说道：“世侄，你不必再说了。老九，去把你大哥叫来。”

一会儿之后，曾国藩便过来了，曾麟书道：“老大，如今我们曾家受恩深重，你官至二品，不为不尊，堂上诰封三代，儿子荫封六品，不为不荣。国家有难，抚台相请，你再不肯出山，传出去丢我曾家的脸面。自古忠孝难两全，你母亲地下有知，也不会高兴你守在她身边。你去收拾一下，明天就去长沙，千难万险，大不了一条命殉给国家。”

曾国藩此时也不再争辩，拿定了主意道：“孩儿谨遵父命，明天就去长沙。”

第六章 辞亮基意回柳庄 佐秉章再入湘幕

太平军攻下武昌，湖北藩库、武昌府库、粮道及盐道衙门，凡官存银钱、公仓存米全被太平军缴获，其中仅官库存银就有近百万两，其他军器、火药、珍宝更是难以计数。太平军又设进贡所，劝百姓进贡，上至金银、珍宝，下及粮谷、鸡鸭、茶叶等物，皆可充作供品，且凡进贡者都可各回本业。所有进贡者都发给凭据，凡进贡金银者，皆以东王杨秀清的名义发给凭据。

太平军的生活条件在武昌得到了极大的改善，大概就从这时开始，上层领袖开始追求物质享受。入城当天，巡抚衙门就被改为天王府，而藩台衙门、臬台衙门、学政衙门则被改为东王府、北王府和翼王府。墙壁都以黄纸裱糊，大门、廊柱都用红漆重新刷过。

洪秀全坐的是六十四人抬的大轿，就是一般的头领，也是舟车轿马，无所不具。士兵虽说舟车谈不上，但也用朱漆将刀矛之柄染过，以求华美。更有一件事十分荒唐，杨秀清安排城中女子到阅兵场上听太平军讲道，他亲自到人群中挑选出十余岁的秀美女孩一百余人，送入天王府作为贺礼，而洪秀全也欣然笑纳。此前，他已有三十多个王妃了。

武昌号称九省通衢，是水陆交通的要道，既可北上幽燕，又可西入陕川，更可东下江南，亦可回师两粤。不过太平军并未在此久留，他们不久便倾巢而出，水陆并进，直赴金陵。金陵乃六朝古都，水网纵横，江南之物都可方便运抵。太平军一路势如破竹，两个月后便攻克了金陵城。洪秀全从水西门入城，万人恭迎，护从极盛，绵延数里，此仪式就用了整整一个上午。从此，两江总督衙门改为天王府，洪秀全宣布太平天国定都金陵，称天京。

太平军占领金陵后，清军大队人马随后便跟到，湖北、湖南十分空虚。而湖广总督徐广缙已被革职，必须任命新总督镇守湘楚。张亮基镇守长沙两个多月，十万大军都未能攻破，在朝廷眼里也算是个能打仗的干员。所以清廷下旨，让他署理湖广总督，立即赴武昌就职。

临危受命，张亮基有些不情愿，因为太平军随时都可能杀个回马枪，那时候武昌恐怕连长沙都不如。长沙还有曾国藩的团练可以协助守城，而武昌刚遭洗劫，百姓十之八九都已经从贼，募勇也难。但皇命难违，他只有硬着头皮赴任。能守住长沙，左宗棠功不可没，所以张亮基恳请他随去。左宗棠本打算回柳庄去，但因盛情难却，只好随他到了武昌。

武昌城先是被太平军洗劫，后又遭乱民骚扰，最后又遭清军打劫，几经蹂躏之后城厢已是残破不堪，百姓一夕三惊。总督衙门现在已经是

一片狼藉，张亮基、左宗棠踏着瓦砾边走边说话。

张亮基一脸惆怅地叹道：“真是没想到，长毛竟发展得这么快，在湖南的时候不过十万余人，现在竟然有了几十万。金陵城高壕深，有重兵防守，竟然也被他们攻陷了。”

“长毛发展如此迅速，足见民心所向。他们打劫富户官绅，对百姓却扶贫济寒。而官军则趁火打劫，无论贫富，一概洗掠，也就难怪一败涂地了。”左宗棠应道。

“官军必须与长毛争民心，这比战场上争胜更重要。今后兵事全由先生打理，修城郭、筹兵饷、通商贾、恤难民、整吏治、除积弊以及各州县公事禀启、批答、咨奏也由先生筹划，我这个总督，宁愿伴食。”张亮基又道。

有了这番推心置腹的交代，左宗棠更是不遗余力，比在长沙的时候更忙了。每天左宗棠向张亮基报告当天的事情，然后商讨明天做什么。张亮基总是说这么办很好，几乎从不驳回，尤其是军事更是放手相托：“军情瞬息万变，容不得往返商讨，关键时候先生可先拿主意，办完了之后再告诉我也无妨。”因此，湖北的局面很快就有了起色。

张亮基报请朝廷褒奖左宗棠，朝廷随即下旨赐左宗棠同知衔，遇有实缺即可出任知县。左宗棠见了谕旨后笑道：“张抚台荐的这个知县在下倒是愿做。在下做官，要么做州县，要么做总督。”

张亮基以为左宗棠嫌职位太小，便劝道：“先生之才做总督绰绰有余，只是这官只能一步步保起。”

左宗棠闻言哈哈大笑道：“抚台错会在下之意了，在下并非嫌州县小。做州县官，可以为民办些实事；做督抚呢，可在一两省内说一不二，施展抱负。在下最不能做的就是知府道员这类官，上不着天，下不着地，夹在人家的胳膊窝下活受罪。”

张亮基闻言也哈哈大笑，他还是第一次听人这么评论官呢！

不过，张亮基在湖北并没有待多久，朝廷就调他任山东巡抚。表面上是因为善于守城，所以让他去守济南府，而实际上是他得罪了僧格林沁的亲信大将胜保，而被调离了前线。

太平军占领南京后就出师北伐，京城的形势骤然紧张起来，危难之际，咸丰任命六弟恭亲王出任军机大臣，负责京师防务。恭亲王与蒙古郡王僧格林沁私交很深，再加蒙古骑兵向称精锐，恭亲王便授权僧格林沁节制直隶、山东、河南、安徽等地所有绿营、八旗及练勇。僧格林沁坐镇保定，派出心腹爱将胜保驻防安徽。胜保仗着僧王的宠信，骄横跋扈，所过之处地方大员无不尽心巴结。

他得意忘形之际，竟让亲信到湖北去派饷银。湖北既不是胜保的防区，更无为他提供协饷的义务，且湖北百废待兴，哪有银子给他？所以左宗棠坚持一两银子也不给，为人谦和的张亮基这回也特别强硬，连两位讨饷的差官也不见。胜保大怒，便告到僧格林沁那里，于是僧格林沁具折参劾张亮基。恭亲王不明就里，但因张亮基固守长沙、武昌有功，所以就没有处分，而是把他调到了山东。

张亮基希望左宗棠再跟他去山东，便诚恳地相邀道：“我入两湖以来，军政要务全恃先生。先生真乃天下奇才，横览七十二州无人可比，办土匪、歼粤寇，战则克，守则固，两湖屡经匪患而渐有生气，全赖先生之力。这次去山东，我人地两生，要想有番作为，非有先生相佐不可。”

但左宗棠没答应张亮基的邀请，他的理由也很简单：“当初入长沙，是为了保卫桑梓，到湖北来则是因大人盛情难却，也是为两湖乡亲。至于山东，在下也是人地两生，八竿子打不着，就不陪大人去了。”

张亮基见此便转圜道：“先生看这样行不行——你去帮我几个月，等山东那边安顿好了，我立即让你回家如何？”

左宗棠拱了拱手道：“大人还是放过在下吧！在下原本只打算做个湘上农人，终老一生。有时深夜无眠，常常想起柳庄茶园。自从应大人之邀到长沙算起，已有一年多了。这一年多真不容易啊，大人请看，在下的头发都白了不少呢！”

见左宗棠辞意坚定，张亮基怅然若失道：“先生尽心辅佐，我心里再清楚不过，我也不忍再劳烦你了，若有缘，日后定然会相见。”

左宗棠见张亮基松口，如蒙大赦道：“大人说得对，有缘日后自会相见，到时候在下到大人府上去，那时大人可不要拒在下于门外呢！”

.....

辞别张亮基，左宗棠乘船溯江而上，十几天后就进入了洞庭湖。在湖上泛舟两天后，他弃舟登岸，雇了两头骡子就赶往白水洞家中。傍晚的时候，他终于看到了久违的茅房。长子孝威正在大门外玩耍，见有陌生人来，便好奇地瞪大眼睛问道：“你找谁呀？”

“小子，快去告诉你娘，就说长毛来了。”左宗棠爱怜地抚摸着儿子的头道。

孝威扭头就跑，一边跑一边喊：“娘！长毛来了！长毛来了！”

周夫人闻言跑了出来，看到已走进院子的左宗棠，便把缩在身后的孝威拉出来道：“这哪是长毛啊，这是你阿爹啊！”

“就是他告诉我说长毛来了的。”孝威指着左宗棠道。

左宗棠摸着孝威的小脑袋道：“你这小子，连老子也不认得了。”

周夫人慨然道：“你照镜子看看，这一年多老了多少。”

“跟张抚台这一年多，真是操碎了心，不老才怪呢！”

这时孩子们都出来了，两个女儿已到谈婚论嫁的年龄，见过父亲后就去帮忙取行李，小一点的孩子则乱翻一气，找好吃好玩的东西。

脚夫卸完东西后便来告辞：“左先生，行李一样不少都给您放好了。”

周夫人见此则热情地邀请道：“这位大哥辛苦了，快到屋里喝茶。”

脚夫连忙推辞道：“庄稼人没那么多讲究，路上就泉边喝一口就好。天不早了，我要趁早往回赶。”

左宗棠让夫人付银子，比讲好的多出一半。脚夫是个老实人，把多出的银子退出来道：“左先生，您给多了。”

左宗棠摆了摆手道：“老哥你也不容易，多的就算我给你的孩子买点吃食。”

向来都是少给，这样主动多给还是头一遭。脚夫千恩万谢之后便离去了，左宗棠站在门口，目送他走远。

听说左宗棠回来了，周夫人妹妹一家、郭嵩焘一家都过来了。孩子们都有点小礼物，个个兴高采烈。晚上一家人一起吃饭，孩子们都让左宗棠讲故事，他便把自己如何运筹帷幄的事夸张地讲了出来，仿佛市井茶馆里在说评书。

月亮升起来了，院子里一片乳白。

湖南巡抚衙门签押房，骆秉章正在看文报，一个巡捕在门外大声禀报道：“大人，左先生已回湘阴老家了！”

骆秉章惊喜地抬起头问道：“是吗？你进来回话。”

巡捕“喳”了一声便进了签押房。

“他是几时回湖南的？消息是否可靠？”骆秉章有些着急地询问道。

“回来已有些日子了。今天属下到码头打探，一位赶骡子的脚夫说，就是他送左先生回家的。”巡捕应道。

“好好好！我这里有一封信和一包银子，你立即快马去请左先生！”骆秉章高兴地点着头道。

骆秉章是广东花县人，时年已经六十岁，已是第二次署理湖南巡抚了。他的仕途不是太顺，二十六岁中举人，三十七岁才中进士，在翰林院、国史馆、詹事府任了十六七年的闲职。不过他是太子的师傅，深得咸丰的敬重。五十四岁时，他被外放到湖北任按察使，后又升任贵州布政使、云南布政使。

咸丰登基后，立即提拔他署理湖南巡抚。只是他没赶上好时机，署理巡抚才半年多，太平军就出广西入湖南，攻州夺县，他因此被革职。张亮基调任湖广总督后，他再次署理湖南巡抚，他见过左宗棠的才能，深感自己为人文弱，想成大事，非有左宗棠这样的人相助不可。所以在打听到他回来之后，就立即派人去请。

隔天傍晚，巡捕拿着那包银子来到抚衙后院，向骆秉章复命道：“大人，左先生不肯出山，银子也没有收。”

骆秉章有些失望，又问巡捕道：“左先生是怎么说的？”

“他说自己才疏学浅，要大人另请高明。”

“他这是推辞，你没好好说？”

“属下嘴皮子都磨破了，可他总是那句话。”

“好了，你辛苦了。去把师爷请过来吧！”骆秉章见此，只好这样吩咐道。

一会儿后师爷便过来了，这位师爷是他从湖北按察使任上就带在身边的，是浙江绍兴人，刑名钱谷都没得说，但却没有运筹帷幄的本事。好在这人也有自知之明，他也主张请左宗棠前来。

“子厚，左先生已回到湘阴，我也派人去请了，可是不肯出山，你说该怎么办？”骆秉章问道。

师爷笑了笑：“左先生自比诸葛，当然要东翁三顾茅庐，一请不來全在意料之中。”

“依你的意思，应该让谁去请呢？我倒是想亲自去请，可这把年纪实在是……”骆秉章又请教道。

“东翁当然不必亲自前去，有一个人可以帮忙，就是正在办团练的曾侍郎。当初曾侍郎出山，就是左先生的意见。”

听到这个名字，骆秉章有些为难道：“只怕曾侍郎不肯帮忙，当初事情闹得……”

这事要从曾国藩出任团练大臣说起。曾国藩到长沙出任团练大臣后，一方面勤于练勇，一方面严惩土匪，严刑峻法，得了个“曾剃头”的外号。他把生杀大权全抓到手中，把湖南官场上至巡抚、臬台、学政，下至道府、州县都给得罪了。

曾国藩与湖南提督鲍起豹也闹得很厉害。原来他到长沙后，请绿营与团勇一起操练，而且初一、十五他要亲自阅操。鲍起豹乐得有人代劳，一开始也非常赞同，但绿营兵松懈成习，天天出操就厌烦了，又看不起土里土气的团勇，于是双方矛盾越来越多。

后来曾国藩杖责绿营中的几个无赖兵痞，绿营兵借此闹事，发泄不满，数百人包围了曾国藩的住处。鲍起豹托病不出要看热闹，骆秉章虽与曾国藩的住处只有一墙之隔，他也故作不知，直到曾国藩的卫兵前来报告，他才赶去处置，而且一到现场就向绿营兵道歉，并当场放掉了他们，长沙文武官员也大都站在绿营兵一边。曾国藩又羞又气，就以清剿衡州会匪为名，带着他的团练去了衡州。

曾国藩受此屈辱，决心练出一支能打善战的湘军来。他拼命扩充团练，结果不到半年就发展到一万七千多人，其中水师七千多人。一个月前传闻长毛要进攻长沙，骆秉章写了一封亲笔信请曾国藩回长沙协防。事涉长沙安危，曾国藩不能推托，便带着他的湘军回到长沙，但说什么也不肯进城，为的就是避开鲍起豹，对骆秉章也是敬而远之。如今骆秉章要用到曾国藩了，才后悔当初事情闹得太过了，担心他不肯帮忙。

不过师爷却另有见解：“桥归桥，路归路，曾侍郎现在对大人冷淡，也是硬撑着面子，也许他心里巴不得与东翁和好。如今东翁请他帮忙，他也好借坡下驴。以属下看，他也许比东翁更盼左先生出山。”

“何以见得？”

“东翁请想，左先生若入了幕，曾侍郎不是多了个声息相通之人吗？”

骆秉章连连点头，又写一封亲笔信，让人出城去请曾国藩。

晚饭后曾国藩便来到巡抚衙门，骆秉章十分客气地把他迎进了西花厅，连连吩咐下人看座泡茶。他给曾国藩打了一拱道：“涤公，如今长毛放出狠话，一定要攻下长沙，报萧朝贵之仇，形势万分紧迫……”

“大人过虑了，小小长毛，何足惧哉？湖南有能征善战的鲍提督，率领着虎狼之师，不怕长毛来，就怕他不来。”曾国藩打断他的话道。

骆秉章连连摆手道：“绿营的本事，涤公知道，我也知道，如果绿营真像涤公所说是虎狼之师，我又何必劳动涤公大驾呢？我知道涤公还在生骆某的气，今年春天的事我后来弄清楚了，当时涤公是受了委屈的。只是大敌当前，还望涤公大仁大量，抛弃前嫌，合力守城。”

话说到这份儿上，曾国藩见好就收：“那是当然，我辈深受皇恩，当然要为朝廷分忧，个人恩怨再大，也是私事，不可与国事相提并论，不知抚台此时召我来有何见教？”

骆秉章见曾国藩面色平和下来，悬着的心也放了下来，道：“涤公客气了，哪敢见教，只是有件事非请涤公不可。”

骆秉章把请左宗棠的事简单说了一下，曾国藩心中暗喜。正如师爷所言，他的确十分希望左宗棠能够入幕，那样他在湖南官场就不会如此孤立。不过，左宗棠的为人他也是知道的，自己未必能请得动他。他沉吟片刻，对骆秉章道：“骆大人抬举我了，大人诚心相邀他都不肯出山，我再去请想必也是多此一举。”

“不然，不然，”骆秉章连连摇头道，“涤公出面怎能是多此一举？涤公和我不一样，你们都是湖南人，而我只能算个过客，情分自然没法比。你俩才能卓异，惺惺相惜，当初左先生请涤公办团练，如今涤公请左先生入幕府也顺理成章，将来两位功成名就，也是一番美谈。”

曾国藩捻着胡须道：“季高这个人我是知道的，可称楚才第一，不过脾气也大，大人怕是受不了他。”

“有才能的人自然脾气大。我用他的才，自然受得了他的脾气。当初张抚台对他无不言听计从，我也效法张抚台，当个甩手掌柜。”骆秉章也想得开。

“有大人这句话，我就写封信试试。不过丑话说在前面，大人不要抱太大的希望。”

“那就一切仰仗涤公了。”骆秉章拱手道。

第二天晚上，曾国藩亲自到巡抚衙门来相告，左宗棠依然不肯出山。骆秉章着急地拍着大腿道：“这可如何是好！涤公听说了吗？长毛又攻占了武昌，湖广总督吴大人兵败自杀了。”

“什么？吴制台殉国了？”曾国藩惊讶道，“骆大人从何处得来的消息？昨天我还接到制台的亲笔信。”

“是武昌过来的人带的消息，千真万确。”骆秉章道。

短命的湖广总督吴文容是曾国藩中进士时的阅卷恩师，他对曾国藩的文章青眼有加，列为本房第一。两人不仅有师生名分，更有师生情谊。吴文容出任湖广总督后，还写信给曾国藩，鼓励他好好练勇，将来立下不世功勋，没想到转眼间他已殉国。

“涤公啊，生在这乱世，外放这封疆大吏，便是把身家性命交给了朝廷，说没就没了。现在的情形，要么被长毛杀死，要么被朝廷革职拿

问。弃城而走，非我辈行止，所以唯有千方百计守住城池。”骆秉章心忧如焚，“如今长毛占领武昌，湘楚长毛互通声息，长沙更加危如累卵。季高却不答应出山助我，如之奈何啊？”

“抚台的意思我明白。我有一计，可保季高来见，只是阴损了点，不是读书人所为。”曾国藩又道。

骆秉章闻言两眼放光，急问道：“成大事不拘小节，如果是为大公大利，就无所谓可为不可为了，涤公不妨说来听听。”

.....

白水洞左宗棠家中，他这些日子一直在画地图。原来的分省地图他已画了十之六七，后来入张亮基幕府就放下了。如今在家闲来无事，他又铺开了摊子。他正在埋头画图，听得外面有些吵嚷，便抬起了头。周夫人进门道：“陶府有人来了，好像有急事。”

左宗棠迎了出去，原来是陶府管家，他心急火燎地说道：“左老爷，您快救救我家少爷。”陶家只有一子，那就是左宗棠的女婿陶桃。

“桃儿怎么了？”

“少爷被巡抚衙门抓去了！他们说长毛将犯湖南，要陶府出银十万两助饷，不交银子就不放人。但陶老爷为官清廉，哪有那么多钱？”管家跑得满头大汗，粗着脖子道，“今晨少爷就被抓去了，少奶奶急得哭晕了好几次。”

左宗棠一听就勃然大怒，粗着嗓门喊道：“陶公一世清廉，哪来十万两银子？骆秉章说抓人就抓人，真不是东西！你先回去，我这就去巡抚衙门问问骆秉章，他凭什么张口就要十万两？”

周夫人也十分着急，但还是过来劝左宗棠道：“你去了要好好和骆大人说话，不要像在家里似的大吼大叫。桃儿现在被人家攥在手里，闹僵了吃亏的是他。”

“我左宗棠也不是吃闷亏的人，他说不出个一二三来，我跟他没完！”左宗棠像发了疯似的，逮谁咬谁，“你还杵在这里干什么？快给我备马！”

他快马加鞭，太阳偏西时就到了长沙。巡抚衙门的护军都认得他，立即前去通报。左宗棠甩着袖子道：“不用你们通报，路我熟得很！”

他向巡抚签押房里闯，骆秉章得报立即迎了出来，连连拱手道：“先生气咻咻到衙门所为何事？这是谁惹您生气了？”

左宗棠瞪着眼睛道：“你抓了我女婿，反倒像没事人似的？”

骆秉章一脸无辜询问道：“谁有那么大的胆子，敢抓陶文毅公的公子？你们谁抓了？”

大家闻言都摇了摇头。

骆秉章笑眯眯道：“先生的爱婿是在我府上，但可不是抓来的，不信您去后院瞧瞧。”

来到后院，左宗棠见陶桃正在书房读书，茶水点心样样俱全，俨然贵宾，便问道：“桃儿你没事吧？”

“小婿被抚台大人请进府里，说他这里有许多书，可以随便看，但就是不能带出门去，小婿于是就在大人的书房里看了一天书。”陶桃应道。

左宗棠闻言恍然大悟道：“骆抚台，你这是算计我呢！”

骆秉章拱手道：“先生，我也是实在没有办法，不然您怎肯出山啊？非常时期请您体谅，成全骆某一片诚心。”

左宗棠的气消了，但嘴上却仍然道：“这不成，骆大人这是强人所难。左某做事向来讲你情我愿，最不愿被人所逼。”

骆秉章陪着笑脸道：“骆某知道，骆某哪敢逼先生啊，我这是诚心相请呢！”

“这事我得回去和夫人商量才能定。”

“那当然，谁不知道先生惧内？”

左宗棠笑道：“你别激我，就算激我也不上你的当，我的确得和夫人商量才能定。但有一条，你得先把小婿放了。”

“我本来就没抓啊！走不走那得看陶公子的意思了。”骆秉章道。

“岳父大人，抚台这有许多好书，又不肯借，我只好在这里读几天呢！”陶桃又说道。

洞庭湖边，十几艘战船停在岸边，太平军士兵源源不断地往岸上走。码头上原有一哨绿营，一见太平军战船早就四散奔逃了。附近的脚夫、骡马全被征用，帮太平军运输粮草、辎重。

在一个堆满粮草的大院子里，一个太平军头目正在交代任务：“你们立即骑马去趟白水洞，务必找到左宗棠。去年就是他帮清妖出主意，让我们围困长沙两个多月硬是没打下来。北王有令，找到此人立即送到天京，如果他不肯去，就地斩杀！”

一个正在卸粮的脚夫正巧听到了这番话，他牵着骡子悄悄出了门，

趁人不注意便立即拐进了胡同，骑上骡子，拼命地直奔山里去了。

这位脚夫就是前些日子送过左宗棠的人，当时他得了左宗棠几钱赏银，恩惠都铭记在心里。如今太平军要捉左宗棠，他无论如何也要前去报信。太平军骑兵速度快，但他们路不熟，要不断停下来打听。脚夫骑骡速度慢，但他路熟，双方你追我赶，速度几乎差不多。快到白水洞的时候，脚夫的骡子突然倒地口吐白沫，活活累死了。脚夫撒下骡子，拼命向白水洞跑去。

白水洞左宗棠家门外，孝威正在玩耍，脚夫突然倒在地上，把他吓了一跳。他跑回家中大声喊道：“娘！娘！有人死了。”

左宗棠与周夫人跑到门外，见是有人晕倒了，便拿来水给脚夫灌上一口。见脚夫醒了过来，左宗棠问道：“老哥，你这是怎么了？”

脚夫喘着粗气道：“左先生您忘了，前些日子就是我送您回的家，您多给了我好些银子。您快走，长毛要来捉你，他们就快到了。”

左宗棠大为惊讶道：“长毛单单找我干什么？”

“去年您帮官军守城，他们是来找您算账的。”

“我本没打算与他们为难，如今他们倒来抓我了。”左宗棠一听这话十分生气，回头便对夫人道，“现在不用盘算了，你们快去湘潭避一避，我立即就去长沙帮谗大人。”

周夫人连忙进去收拾，脚夫又着急道：“左先生，您快些走，长毛马队很快就会到。”

左宗棠拿出五两银子塞给脚夫：“老哥，你拼命来报信，我本当厚报，无奈手头紧，只有这五两银子，请你一定收下。”

脚夫还要推辞，左宗棠道：“老哥不要争了，我马上从后山走。”

事情紧急，一家人没怎么收拾就抄小路上山了，周夫人妹妹一家、郭嵩焘一家也都躲进了山里。左宗棠一家刚翻到山顶，太平军的骑兵就赶到了。他们找不到左宗棠，就放火把他的房子烧了。几家人的房子挨得近，又是茅草房，所以全都化为灰烬。

左宗棠雇了两辆骡车连夜赶路，第二天中午就赶到了湘潭县城，他本来决定在县城暂住一宿，但听说太平军正向湘潭赶来，又连夜起程去了辰山周夫人娘家。刚到家就听说县城被占领了，周夫人非常担心，劝道：“长毛行军怎么这么快呀，怕是省城也危急了，你暂时就不要去了吧？”

“那怎么行？我已经答应骆抚台了，无论如何得去长沙。苟利国家生

死以，岂因祸福趋避之，林公的嘱咐我不敢忘。”左宗棠不以为然道。

左宗棠在岳丈家住了一夜，次日一早就起程赶往长沙，因为怕路上遇到太平军，没敢走大路，赶到长沙时已是晚上。城门早已关闭，守城的兵丁正要严加盘问，一听说下面之人是左宗棠，就客气了许多，忙去禀告。

过了一刻，左宗棠等得正不耐烦，忽听炮声直响，大门随即大开，火把通明。骆秉章率布政使、按察使、长沙知府、善化知县亲自出来相迎：“季高，总算把你盼来了，我还以为你不肯向骆某施以援手呢！”

左宗棠也还礼道：“实不相瞒，原来在下也没打定主意，可长毛竟派兵进山取我性命，要报去年助守长沙之仇，一怒之下在下就投奔大人来了。”

骆秉章笑道：“看来我应该感谢长毛，他们不去搜寻先生，我如何能得此良才？”

曾国藩正在长沙城北练勇，听说左宗棠来了，急急赶来看望。新朋旧友挤满客厅，左宗棠忙于应酬，两人根本无法深谈，因此约好晚上再秉烛夜谈。

左宗棠向来不喜欢虚礼，因此接见早早就结束了。两人来到住处促膝相谈，谈得最多的当然是军情。据曾国藩哨探得来的消息，此次进攻湖南的长毛统兵大将是春官右丞相林绍璋。此人在长毛中不算强悍，也不太知名，但自从率军进攻湖南以来，一路上夺岳州、占湘阴、据宁乡，名声大振。如今又分兵占据湘潭，显然是想南北夹击，以图省城。

左宗棠挥舞着大巴掌道：“长毛的意图，是秃头上的虱子，明摆在那里。不过他们有些贪多嚼不烂，如今又北伐，又西征，而西征军最初不过二三万人，如今占据了安徽、江西、湖北三省的通都大邑，现在又分兵来攻湖南，想来人马不会太多，形势与前年十万长毛汇集长沙大不相同。”

“的确如此！林绍璋所率长毛大约两万余人，不过形势仍不容乐观，湖南绿营兵大部分随向荣出省作战了，全省只剩三千人，分别驻守永州、镇筴、长沙等地。而长沙城内的绿营只有一千余人，且战斗力实不敢恭维。湘军如今有一万七千余人，其中水师战船二百余艘，勇丁五千余人。经过半年多的训练，士气正旺，个个摩拳擦掌，盼望建功立业。”

从曾国藩的话语中，左宗棠听出他大概有些轻敌的意思，所以劝道：“从人数上看，敌我不相上下，且我军以逸待劳，有坚城可守。但万万不能因此轻敌，长毛从金陵西征，一路过关斩将，久经战阵，而湘勇虽训练半年有余，却从未经实战，战斗力到底如何还有待观察。”

湘军一直为长沙文武所轻，他们不相信握锄头的乡间泥腿子能打

仗。曾国藩心里也不服气，他的湘军虽然不敢说能征善战，但比之绿营却毫不逊色，所以他本能地为湘军辩护：“季公说得不错，现在湘勇尚未经战阵，但统兵的将领、营官都是出色的。湘军自组建以来一直没有与长毛接仗，长沙文武官员及百姓也都不相信湘勇能打仗，如今长毛逼到了门前，无论如何必须打一仗让人看看，壮壮湘军的声威。”

太平军一入湖南，他就提出趁长毛立足未稳，北进迎敌，但湖南提督鲍起豹不同意，骆秉章一时也拿不定主意，这事就拖延下来。左宗棠听得出曾国藩憋着一口气，就劝导道：“打仗不可意气用事，但趁敌立足未稳予以痛剿则是对的。”

“季公说得对，只是骆抚台一直下不了决心，他听鲍提督的意见，主张死守长沙。现在季公来了，又深得骆抚台的依重，还请你向骆抚台进言，尽快向长毛进军。如果能够旗开得胜，或许长毛会知难而退，湖南便会转危为安。”曾国藩建议道。

左宗棠答应了。

次日，骆秉章召集众人商议军事。参加会议的除了曾国藩、左宗棠，自然还有提督鲍起豹，藩台、臬台也参加，还有长沙守备、长沙知府等人。曾国藩旧话重提，建议趁长毛立足未稳，出兵痛剿。鲍提督果然反对，他打个呵欠道：“放着好好的城池不守，却要去自投罗网，责任谁负？本提督的职责是固守省垣，你们要打就自己去打好了。”

其他人也都附和鲍起豹，曾国藩气得说不出话来。眼看出兵之事又要不了了之，他直向左宗棠使眼色。

“鲍军门的话不对，你是湖南提督，一省军务都与你有关，你的职责也不仅仅是固守省垣，湖南境内凡有丢城失地者，朝廷问责，你都脱不了干系。”左宗棠侧身道。

鲍起豹今天烟瘾没有过足，兴头有些不高道：“主动进剿长毛就能获胜吗？兵法上也说可以以逸待劳。”

“主动进剿长毛谁也不敢说必胜，可如果眼巴巴看着长毛重兵云集长沙，万一长沙不保，在坐的诸位要么被长毛斩首，要么横刀自裁，否则没法向朝廷交代。去年岳州弃守，朝廷砍下了三颗人头，现在恐怕那血还没凉呢！”左宗棠的话说得直白，有人情不自禁去摸了摸自己的脖子。

“所以，现在不是讨论出不出兵，而是讨论如何出兵。”左宗棠接着道。

鲍起豹对左宗棠去年在大庭广众之下讥讽向荣之事记忆犹新，虽然心里有一百个不高兴，也没立即反驳，何况他说的也有道理。于是，他闭着嘴，瞪着眼，什么也没说。

骆秉章趁机打圆场道：“防守有防守的道理，进攻有进攻的说法。依现在的情形看，主动进攻似乎更合情理。曾大人和左先生都主张出兵，不知你们有何妙策，不妨说来大家听听。”

左宗棠走到地图前指点着道：“现在长毛占据岳州、靖港和湘潭，形成南北夹击之势。北面之敌不下一万，湘潭之敌也有万余，而官军大部已经东去，能调之军连提标营、抚标营在内不过两万余人，且大部分是去年新募的团勇，虽经涤公严格训练，但未经实战，不可期望太高。因此，我军不可分兵，只能集中全力。分析南北形势，南路之敌孤军深入，得援不易，且人数较少，我意先集中官军主力，聚歼湘潭之敌。”

“为什么不集中兵力进攻北线之敌，却非要去南边？”鲍起豹提了个很愚蠢的问题。

“这个很简单，北面是下游，湘潭在上游，如果我们进攻下游的长毛，上游湘潭的长毛顺流而下，很容易救援。”

曾国藩有些按捺不住，激动地站起来道：“我同意季公之见，或可再补充一点，可分出少许兵力牵制北路之敌，以解主力进攻湘潭后顾之忧。”

左宗棠不待曾国藩把话说完，就打断道：“本来我们人马就少，绝对不可再分，只有破釜沉舟，尽快拿下湘潭，待北路之敌增援湘潭时，正好歼敌于湘潭城下。”

鲍起豹依然不同意进攻湘潭，他道：“你们要去尽管去好了，但绿营兵你们一个也不能动，我要留下来固守长沙！”

是固守还是进攻，是集中兵力还是兵分两路，一时争论激烈。最后左宗棠愤而离席，直奔住处要收拾东西走人。骆秉章听说后直追到仪门，扯住他的衣袖不让走。

“这样议事空耗时间，议而不决，待长毛营垒建好，人马也得以修整，那时候还怎么打？”左宗棠去意已决。

“先生不要生气，就依你的计谋，我这就回去立即定议！”骆秉章劝道。

话说到这份上，他再走就过分了，堂堂一省巡抚，谁还会对一个师爷如此低声下气？左宗棠半推半就，又随骆秉章回了住处。

又过了半个时辰，开了整整一中午的会议总算结束了。骆秉章亲自到左宗棠的住处告诉他作战方案已定，采纳他的建议主动出击，由曾国藩统帅湘军全力进攻湘潭，鲍起豹率绿营守长沙。左宗棠闻听后惊呼道：“曾涤生的人马太单薄了！湘军没经过实战，应当留部分守长沙，鲍提督应与湘军合力进攻湘潭，他的绿营兵毕竟是朝廷经制之师，有实战

经验。”

“鲍提督死活都不答应，我也没办法强求。涤公好像有必胜的把握，似乎并不太在意。”骆秉章叹气道。

“曾涤生是立功心切，他当了近一年的团练大臣，急于向湖南父老展现他的才能。大人要提醒他，要有败敌的士气，但不能有轻敌的骄气。”

骆秉章点了点头。

左宗棠说得不错，曾国藩的确是立功心切。如今距他出任团练大臣已经快一年了，这一仗无论如何要打好，打出湘军的威风，也打出他曾国藩的威风来，于是他亲自捉笔起草了《讨粤匪檄》。

第七章 涂生大意失靖港 湘军初战取湘潭

打仗最讲师出有名，自古兴兵大都有起兵檄文，鼓舞士气，动员民众，所以有人说一纸檄文可抵雄兵百万。曾国藩早就名动京师，现在又是统兵大帅，出兵之际，怎能无檄文？他连午饭也没来得及吃，关在屋内一个多时辰，一口气把檄文写完了——

逆贼洪秀全杨秀清称乱以来，于今五年矣。荼毒生灵数百余万，蹂躏州县五千余里，所过之境，船只无论大小，人民无论贫富，一概抢掠罄尽，寸草不留。其掳入贼中者，剥取衣服，搜刮银钱，银满五两而不献贼者即行斩首。男子日给米一合，驱之临阵向前，驱之筑城浚濠。妇人日给米一合，驱之登陴守夜，驱之运米挑煤。妇女而不肯解脚者，则立斩其足以示众。船户而阴谋逃归者，则倒抬其尸以示众。粤匪自处于安富尊荣，而视我两湖三江被胁之人曾犬豕牛马之不若。此其残忍残酷，凡有血气者未有闻之而不痛憾者也。

自唐虞三代以来，历世圣人扶持名教，敦叙人伦，君臣、父子、上下、尊卑，秩然如冠履之不可倒置。粤匪窃外夷之绪，崇天主教。自其伪君伪相，下逮兵卒贱役，皆以兄弟称之，谓惟天可称父，此外凡民之父皆兄弟也，凡民之母皆姊妹也。农不能自耕以纳赋，而谓田皆天王之田；商不能自买以取息，而谓货皆天王之货；士不能诵孔子之经，而别有所谓耶稣之说、《新约》之书，举中国数千年礼仪人伦诗书典则，一旦扫地荡尽。此岂独我大清之变，乃开辟以来名教之奇变，我孔子孟子之所痛哭于九原，凡读书识字者，又乌可袖手安坐，不思一为之所也。

自古生有功德，没则为神，王道治明，神道治幽，虽乱臣贼子穷凶极丑亦往往敬畏神祇。李自成至曲阜不犯圣庙，张献忠至梓潼亦祭文昌。粤匪焚郴州之学宫，毁宣圣之木主，十哲两庑，狼藉满地。嗣是所过郡县，先毁庙宇，即忠臣义士如关帝岳王之凛凛，亦皆污其宫室，残其身首。以致佛寺、道院、城隍、社坛，无朝不焚，无像不灭。斯又鬼神所共愤怒，欲一雪此憾于冥冥之中者也。

本部堂奉天子命，统师二万，水陆并进，誓将卧薪尝胆，殄此凶逆，救我被掳之船只，找出被胁之民人。不特纾君父宵旰之勤劳，而且慰孔孟人伦之隐痛。不特为百万生灵报枉杀之仇，而且为上下神祇雪被辱之憾。是用传檄远近，咸使闻知。倘有血性男子，号召义旅，助我征剿者，本部堂引为心腹，酌给口粮。倘有抱道君子，痛天主教之横行中原，赫然奋怒以卫吾道者，本部堂礼之幕府，待以宾师。倘有仗义仁人，捐银助饷者，千金以内，给予实收部照，千金以上，专折奏请优叙。倘有久陷贼中，自找来归，杀其头目，以城来降者，本部堂收之帐下，奏受官爵。倘有被胁经年，发长数寸，临阵弃械，徒手归诚者，一

概免死，资遣回籍。在昔汉唐元明之末，群盗如毛，皆由主昏政乱，莫能削平。今天子忧勤惕厉，敬天恤民，田不加赋，户不抽丁，以列圣深厚之仁，讨暴虐无赖之贼，无论迟速，终归灭亡，不待智者而明矣。若尔披胁之人，甘心从逆，抗拒天诛，大兵一压，玉石俱焚，亦不能更为分别也。

本部堂德薄能鲜，独仗忠信二字为行军之本，上有日月，下有鬼神，明有浩浩长江之水，幽有前此殉难各忠臣烈士之魂，实鉴吾心，咸听吾言。檄到如律令，无忽！

完成全文，曾国藩诵读一遍，自觉气势非凡，既不深奥难懂，又不太直白粗俗，真乃雅俗共赏的美文。他立即着人分头抄写，张贴于长沙城内外。

下午左宗棠就读到了曾国藩的《讨粤匪檄》，可只读了一遍，他就看出问题来了，着人给曾国藩传话，让他不要再四处张贴了。曾国藩再读了几遍，并未发现不妥之处，心里就有些不痛快了。他虽然没有左宗棠那样傲气外露，但骨子里也是自视甚高。当年他升内阁学士、吏部侍郎时才三十七岁，整个湖南何曾有第二人！

打发走来人，曾国藩原打算不去理会，但又想道以后湘军用得着左宗棠的地方还很多，这个人是不能得罪的。因此，他决定亲自去巡抚衙门见见左宗棠。

到了巡抚衙门，左宗棠正埋头批阅文稿。他见曾国藩到来，非常热情地站起来道：“涤公，你看抚台把一切都推给我了，就连州县的公禀也要我代为批答，实在腾不出空来，只好打发人去传话，涤公该不会生气吧？”说话时，他直看曾国藩的眼睛，仿佛什么都知道了。

“哪里哪里？我哪能生季公的气，只是我一时还不明白，这篇檄文到底有何不妥之处吗？还请季公指教。”

听曾国藩的意思，看来檄文中的问题他还未发觉。也难怪，自己的文章就像女人生的孩子，怎么看怎么顺眼。左宗棠这样想着，只好直接点明了：“我读了檄文，全文一气呵成，气势不凡。长毛毁孔孟名教，而以耶稣之说来说蛊惑人心，实在不智。”

真是英雄所见略同，左宗棠一言便点出了檄文的最得意处，曾国藩闻言兴致勃勃道：“对对对！长毛自以为得志，其实是愚蠢得很，将来恐怕就要败在这耶稣邪说上。孔孟名教、伦理道德……”

可没等他继续，左宗棠便打断道：“这一点大家都清楚，长毛在金陵圣殿前杀牛屠狗，以狗血尽淋至圣先师，焚烧四书五经，天下读书人谁不切齿痛恨？可你是大军统帅，出征剿贼却只为名教而战，而对保大清社稷一句不提，难道不有失一个臣子的本分吗？万一皇上看了你的檄文会怎么想？心里会高兴吗？”

曾国藩被左宗棠的话惊出一身冷汗。他起草檄文，只想抓住长毛最可恨处痛斥，以唤起天下人共鸣，因此在为名教而战上铺陈笔墨，还为此沾沾自喜。虽说保护名教并无不妥，但朝廷难道就没有一点分量？难道作为臣子一点为皇上分忧的意思也没有？这些话闪过心头，他禁不住打了个冷战，仿佛皇上正在厉责问。

左宗棠说话从来不顾他人感受，曾国藩像个小学童，被问得无以回答，只得道：“依季公看该如何补救？现在让人揭了如何？”

“揭倒不必了，那样岂不越描越黑？你出征前长沙官绅肯定要送行，那时你再大谈一番为皇上分忧，为大清社稷杀贼的话就是了。”左宗棠摇着头出了个主意。

曾国藩回到住处，仔细思考了出征仪式上的说辞。又召来诸将，仔细研究了出征计划。此次战役，由曾国荃率陆军八千为先锋，诸汝航、杨载福、彭玉霖率水师五营、战船五十艘配合，剩下三千人马由他亲自率领，作为后援预备队。

次日一早，湘军在城南举行出征仪式，长沙官绅前来送行。江面上泊着百余艘战船，每艘战船上都架着从广东买来的洋炮，水手役夫正在忙碌着搬运生活用品及军械，岸上则是列队整齐的陆军。

无论水陆勇丁，都穿着崭新的号衣，个个精神抖擞。岸上开阔处搭起一处一丈多高的阅兵台，数丈高的旗杆上挂一面杏黄大旗，旗上绣一斗大的“曾”字，还有一行小字是“钦命湖南团练大臣”。旗杆下摆着一张八仙桌，桌上供着祭品。香炉内三炷大香，飘起袅袅青烟。

曾国藩向大家拱手致意，然后登上高台发表慷慨激昂的出师演说。然后大家在骆秉章的带领下祝大军旗开得胜。几声炮响后，大军便开拔了。

曾国藩虽然坐镇长沙，但一刻也不得安宁。探哨每隔半个时辰就来报告一次大军的情况，一切都算顺利，令他更宽心的是北面的太平军似乎还没有增援湘潭的意思。

午后，曾国藩在长沙认识的一个米商报告了一个消息：靖港只有几百名太平军防守。此地是湖南四大米市之一，在长沙西北六十里处，洩水穿镇而过汇入湘江，早在唐朝时就是湘江上有名的港口。它原来叫做洩港，因为唐朝大将李靖曾在此驻兵，秋毫无犯，百姓念他的好，就改叫靖港了。

靖港不是很大，但位置却很重要，是益阳、宁乡、湘阴等地农产品的集散地，因此不少商人在此开店设行。这位米商在长沙经营一家米行，在靖港也设有分店。曾国藩帮办团练后，经常托他购米，所以就十分熟悉了。他的儿子在靖港主持分店，消息就是他带来的。

“靖港是商贸重镇，长毛不会不知道它的重要性，那里原来有驻军几千，怎会只有几百人？你儿子该不会弄错吧？”曾国藩有些怀疑。

米商信誓旦旦道：“原来是驻了几千长毛，可湖北方面好像派出一支人马向洞庭湖这边来了，所以靖港长毛就被抽调去助守岳州。这话是我儿子从长毛嘴里听来的，他本来被长毛关了起来，听放哨的两个小长毛说的，后来他趁机逃走，而且还亲眼看到靖港人很少，所以连夜跑来报信。”

曾国藩不再怀疑，决定亲领水陆预备队进剿靖港。理由明摆着，他最初的计划就是兵分两路，主力进攻湘潭，另一支人马进攻靖港，牵制北路长毛，使其不得分兵增援湘潭。后来因左宗棠反对，他才勉强同意集中兵力。如今天赐良机，正好趁机全歼靖港长毛，一则解大军后顾之忧，二则趁机占据这个战略要地。

幕宾李元度劝他还是不要改变计划，精兵强将都去了湘潭，所余兵马是预备之师，最好不要贸然出击。但曾国藩的幼弟曾国葆却认为靖港只有几百长毛，而预备队有三千多人，以众击寡，胜券在握。李元度仍然不放心，问道：“此事要不要与左先生商量一下？”

曾国藩摇头道：“不必商量，他认定的事九头牛也拉不回，他原来就不赞同兵分两路，此时商量也无用。”

湘军四更造饭，之后水陆并进，直赴靖港。因为是顺流而下，而且又刮起了西南风，水师行进速度很快，太阳离山头还有一竿子高时，就到了白沙洲。步卒行军慢，等了大约一个时辰，水陆才会合。按照曾国藩的部署，水师直接向靖港进攻，步卒则通过浮桥杀入镇内。

水师在前，曾国藩座船随后，沿北岸而行。离靖港虽只有一里多了，但对面依然静悄悄的。曾国藩一声令下，水师冲向南岸。就在战船靠近之时，突然喊声四起，靖港内人声鼎沸，岸边、房顶突然冒出数不清的太平军，看样子有好几千人！

这些太平军的枪炮非常厉害，又居高临下，湘军战船和浮桥上的步卒都成了活靶子。曾国藩知道中了埋伏，但要想退回去却没那么容易，所以他决定水陆并进，拼死一搏。他严令步卒跑步行军，抢占靖港码头。可步卒前锋快上岸时，突然万箭齐发，太平军又是伏兵四起。

湘军未经战阵，一看长毛势大，早就失去了斗志，惊慌失措，转身开始逃跑。浮桥是由小船上铺了木板做成，高低不平，风大浪急，许多人被挤进水中。突然又有百余艘小船从靖港内窜出，前面燃着熊熊大火，直向湘军水师撞来。湘军阵前的战船被烧着后，水勇纷纷跳水，任战船随水漂流。

曾国藩仗剑督阵，在岸边立起大旗，厉声喝道：“有谁敢过此旗者，斩！”虽然他连斩数人，但溃勇已经无法收拢，大家都绕过大旗继续逃

命。眼看太平军就要杀过来了，李元度令亲兵架起曾国藩就跑，一口气就跑了六七里，发现没有追兵了这才停下来。

曾国藩脸色铁青，两眼迷惘。他弃舟登岸，对李元度等人道：“你们不要跟着我，我想静一静。”

“涤公，这里离长毛太近，还是先回长沙再说吧！”李元度劝道。

“长毛就那么可怕吗？你们不要跟着我！”后面这句话他是恶狠狠说出来的，还用力地甩了甩手。

李元度不敢再跟，只得和曾国葆商量。被吓得失魂落魄的曾国葆这时才回过神来，他盯着远处的曾国藩看了一会儿道：“我大哥脸色不对，必须有人跟着。”说罢，便打发两个亲兵跟了上去。他们还未赶过去，曾国藩便突然一头扎进了水里。

“涤公不会水！”李元度惊呼道。

两名亲兵立即跳进水中，把曾国藩拖上岸来。他一身泥水，脸色苍白，仰着头像是在问天，又像是在自问：“没想到我的湘勇竟如此不堪，我还在长沙官绅面前称什么劲旅？我亲自督师竟一败涂地，还有何面目见人？兵勇不听号令，有禁不止，军纪何在？你们又何必救我？”

李元度、曾国葆一边苦口婆心相劝，一边向亲兵使眼色，硬是把曾国藩拉回座船，向长沙驶去。

傍晚的时候，靖港大败的消息已经传到长沙。长沙城里人心惶惶，不少大户收拾细软准备下乡避难。左宗棠听到消息后，就到签押房去找骆秉章商量。他反背着双手在屋内踱步，对骆秉章道：“曾涤生虽然面上谦和，但心底却自以为是。论打仗，他读过几本兵书？他不听我的话，不败才怪！”

两人正在感慨，徐有任和鲍起豹却吵嚷着过来了。两人一进门就道：“骆抚台，曾国藩打败仗了，您应该上折子参他。”

左宗棠闻言便问道：“两位大人，谁说曾涤生打败仗了？”

徐有任道：“刚听说的，步卒已回到长沙了，水师行船要慢一些，估计曾国藩还在路上。但他打了大败仗是确定无疑的！”

“听说战船几乎全被长毛烧了，两千多人死伤一千五六。长沙城人心惶惶，这还不都是曾国藩造成的？他练勇一年，竟然如此不堪一击，不参他一本，愧对湖南父老。折子我们都写好了，也请大人署个名。”鲍起豹也道。

左宗棠接过折子，翻了翻便扔到桌子上道：“这个折子还不短呢！”

“只有三千余字，但仍觉不能尽意。”徐有任道。

“可是两位大人的消息准不准呀，我和骆抚台怎么就没听到任何消息呢？”

鲍起豹道：“这是末将的哨探刚刚传回的消息，千真万确。”

左宗棠勃然变色，拍案大声怒斥道：“你们两个刚听说了消息，竟就写好了三千字的参折，可见你们早就写好了，分明是盼着湘军败给长毛！你们饱食朝廷俸禄，却一心盼着长毛获胜，你们是何居心？该参的究竟是曾涤生还是你们？”

两人顿时语塞。

左宗棠寸步不让道：“抚台大人，湘军主动出击长毛，而鲍起豹、徐有任非但不为出征之师分忧，反而听到长毛获胜后竟欣喜若狂，大人若不参此两人，如何对得起浴血奋战的湘军，又如何能够激励士气，固我军心！”

“湘军是败了，败了就该参。”鲍起豹声音嗡嗡道。

左宗棠转回身盯着鲍起豹，直呼其名道：“鲍起豹，谁说湘军败了？攻打湘潭的湘军正与长毛激战，胜负未分，何来战败？曾涤生率军奇袭靖港，即便果真失利，那也牵制了长毛，解决了湘军的后顾之忧。现在说胜败，为时尚早吧？”

骆秉章这时也帮腔道：“你们也太过分了，就算曾涤生战败，那也要等见了面了解实情后再说吧？”

两人收起折子，灰溜溜走了。左宗棠向他们的背影吐了口唾沫道：“小人，真是一帮小人！尤其是这个姓鲍的，身为提督不肯出战，做缩头乌龟，还有脸参别人！”

骆秉章叹息道：“所以成事难啊！你该知道我这巡抚的难处了吧？”

次日一早，左宗棠听说曾国藩已回到长沙，便匆匆洗漱完毕，到码头上去看望。曾国藩的座船就在码头，船上曾字大旗半落在旗杆上，亲兵护卫们也号衣不整。他呆坐在船舱里，满身泥水，衣服竟也没换。

李元度拉着左宗棠的衣袖，小声央求道：“季公，劝劝涤公吧，您的话他还是听的。”

左宗棠从头到脚打量了一下曾国藩，一句话也没说。他看到桌上有一份草稿，便拿起来一看，原来是一份遗折——

为臣力已竭，谨以身殉，恭具遗折，仰祈圣鉴事。臣于初二日，自带水师陆勇各五营，前经靖港剿贼巢，不料开战半时之久，便全军溃

散。臣愧愤之至。不特不能肃清下游江面，而且在本省屡次丧师失律，获罪甚重，无以对我君父。谨北向九叩首，恭折阙廷，即于今日殉难。论臣贻误之事，则一死不足蔽辜；究臣未伸之志，则万古不肯瞑目。谨具折，伏乞圣慈垂鉴。谨奏。

他把遗折扔到桌子上，大声道：“我左宗棠瞎了眼，错看了你曾涤生，还把你当个顶天立地能屈能伸的大丈夫，没想到原来你心胸如此狭窄！目光如此短浅！”

李元度、曾国葆见左宗棠没有一句劝慰，却劈头痛斥，都说道：“季公，涤公心里已经够难过了，你又何必如此？”

曾国藩低着头终于嘟囔了一句：“我兵败如此，不死不足以谢天下。”

左宗棠冷笑一声道：“你以为一死就可以谢天下吗？皇上钦封你为团练大臣，原本指望你练出一支劲旅，你遇小挫就一死了之，如何对得起皇上的天恩？湖南子弟随你从军，人人都怀富贵发达的梦想，原本指望跟着你建功立业，封妻荫子，如今一遇小挫你就一死了之，让他们上不着天下不着地，多少人希望因此破灭，你能死得心安理得？靖港死难的湘军子弟，岂不碧血白流，死不瞑目？再说胜败乃兵家常事，何况你是个书生，难道你把自己当成百战百胜的兵圣？天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遇到这么一点挫折就寻死觅活，你真连村野愚妇也不如！”

曾国藩受了左宗棠这顿痛斥，人反倒有点精神了，道：“我首战失利，有何面目见湘乡父老？长沙官绅不知有多少人在讥笑我呢！我宁愿一死也不在他们面前丢面子。”

左宗棠略弯一下腰，盯着曾国藩躲闪的眼神道：“曾涤生，你告诉我面子多少钱一斤？你的面子就那么值钱？现在是有不少人在笑你，还有人已写好了折子要参你。越是这种时候，大丈夫就越不低头！要是换了我，不但不怕他们笑话，还要当面质问他们，困守城池，畏敌如虎，有何资格嘲笑上阵杀敌之人？败了，至少说明与敌接仗了，难道不比他们做缩头乌龟强之百倍？你现在死了，只能证明你统军无方，结果就是把你封进五尺棺内，就此盖棺定论。湘潭大捷也与你无关，将来建不世功勋、封侯拜相也都与你无缘。”

曾国藩闻言霍地站起来问道：“你说湘潭大捷了？你听谁说的？我怎么没接到战报？”

左宗棠摇摇头道：“我没听谁说，也没接到战报。”

刚刚活过来的曾国藩，一下子又垂头丧气地跌坐到椅子上道：“那还有什么好说的？”

“涂公，你这聪明人怎么脑子一下转不过来了？没接到捷报，可也没接到败报啊！如果湘潭败了，水师战船不早就顺流溃退下来了吗？”

曾国藩一拍额头道：“季公说得对，季公说得对啊！我糊涂了。”

左宗棠鼻子里哼出一声道：“我的话什么时候错过？”

正在这时，探哨来报，说湘潭大捷了，长毛被歼万余人，敌船被焚毁五百余艘，林绍璋部全军被歼，缴获粮草军械无数！

曾国藩激动地站起来，握住左宗棠的手道：“季公，湘潭大捷了！大捷了！”然后一把抓起桌上的草稿，撕个粉碎。

骆秉章、鲍起豹、曾国藩三人联衔上了一道奏折，报告湘潭大捷和靖港战败的经过。曾国藩自己又上了一个请罪折，提督鲍起豹也上了一个折子，密参曾国藩，派专差送往京城，比三人联名的折子早到京半天。

咸丰看了鲍起豹的折子后勃然大怒。他在折子里密参曾国藩三条，一是独断专行，擅杀人命，以致长沙人称其为‘曾剃头’；二是讨粤匪檄只字不提保大清社稷、为皇上分忧，其心叵测；三是轻敌浪战，致有靖港之败。

咸丰最愤怒的是第二条，一千余字的出兵檄文竟不说一句保大清的话，曾国藩到底想干什么？他还是不是大清之臣？盛怒之下，他要军机处下旨捉曾国藩进京议罪。众军机心里都觉不妥，但皇上在盛怒之下，没人敢说话。

见军机们不吭声，咸丰厉声问道：“怎么，你们要抗旨吗？”

此时，已在军机上行走的刑部侍郎肃顺出班奏道：“臣以为现在治曾国藩之罪为时尚早。鲍起豹只是一面之词，靖港大败，骆秉章、曾国藩肯定要有奏折，等他们的折子到了再议不迟。曾国藩果真有罪，早晚逃不过惩罚。皇上暂息雷霆之怒，臣估计今明天湖南必有奏折。”

“朕气的不是靖港之败，而是曾国藩的用心！他深受先皇器重，几年就擢为二品大员，却丝毫没有报效大清之意，你说其心是不是可诛？”

肃顺是咸丰近来特别宠信的大臣。肃顺不拘小节，颇有胆略，不同于唯唯诺诺的众臣，很快得到他的宠信。别人不敢说的话，只有肃顺敢说。他从容答道：“臣以为其心不必诛。”

咸丰反问道：“那照你看来，是不是曾国藩造反了其心才可诛？”

肃顺仍一脸镇定道：“曾国藩是大儒，不会反。臣以为曾国藩在檄文中说要保孔孟之教，其实已把保大清的意思说进去了。孔孟讲的就是君

君臣臣，讲的就是忠孝仁义，他保孔孟不就是要保皇上保大清吗？”

咸丰的气小了些，道：“朕不是听不进逆耳忠言，好，朕就等他的折子。”

.....

长沙的官绅都盼着曾国藩倒霉，曾国藩自己也是忐忑不安，不知朝廷会如何处置。处在这个尴尬时期，没多少人会来看他，他也懒得见人，更不愿理事，索性搬进城外妙高峰的寺中居住，天天与老和尚对弈。

这天下午，两人又在对弈，老和尚思索着轻放下一粒黑子，曾国藩看了看苦笑道：“又输了，晚辈甘拜下风。”

老和尚合掌道：“不是施主棋艺不如老衲，实因施主心中有事。”

曾国藩心中当然有事。他知道鲍起豹等人都盼着他倒霉，说不定已上了密折参他，朝廷会不会体谅他的艰难，更是不得而知。反正这几年，因为败绩而杀大员已是屡见不鲜，朝廷未必格外爱惜他这颗脑袋。

听到门外小和尚的声音，曾国藩知道左宗棠来看他了，就对老和尚道：“季高到了，您猜他开口第一句话会是什么？”

老和尚心领神会道：“这位左施主是个光明磊落之人，心里有，嘴上说，从来不会背后算计人。”

这时左宗棠已经进来了，抬头便道：“涤公，这几天我仔细分析，这次靖港失利，原因有四.....”

曾国藩与老和尚见此会心一笑。

左宗棠有些莫名其妙，看了看自己的衣服并无出丑，便问道：“你们笑什么？”

“我正和老师傅猜你进门第一句话会说什么呢！”

左宗棠有些不高兴了：“哦，你是嫌我说多了。好，从今天起，我不再说靖港之事。”

曾国藩连忙摇手道：“不是嫌你说多了，而是朝廷给我什么处分还不知道，将来带不带兵更难说，你现在说这些也没什么用。”

“朝廷再怎么处分你，也不会不让你带兵。”

曾国藩最担心的是朝廷剥夺他的带兵之权，听左宗棠说得这么肯定，有些惊喜地反问道：“季公何以见得？”

“自从长毛起事以来，官军连招架之力都没有，像湘潭这样的大捷何曾有过？好不容易有一支劲旅可以依靠，朝廷当然不会自断臂膀。”

曾国藩还是有些忧心忡忡：“我算什么臂膀？何况还有些人怕我不死呢！”

“你这人就是胆子太小了！是杀是刚，全在朝廷一句话，你担心也没用，不如不用去管。老师傅，我这些天忙得昏天黑地，今天晚饭就不回去吃了，在您这里讨口斋饭，图个清静。”

“左施主肯赏脸，老衲求之不得。”

太阳一落山，天转眼就黑了。小和尚摆上斋饭，大家刚要动筷子，只听脚步声乱响，两位巡抚衙门的差役就进来了。

“左先生，上谕到了，抚台大人命属下送来了。”

曾国藩提心吊胆地望着左宗棠，只见他展开上谕，一边看一边皱起眉头，看罢便叹息道：“没想到朝廷会如此绝情。”

曾国藩闻言，惊骇得连声音都变了：“季公，可是关于我的处分？”

左宗棠点了点头：“没想到朝廷会如此绝情，竟要押赴刑部治罪！”

曾国藩跌坐到石凳上喃喃道：“怎么会如此，怎么会如此？”

左宗棠看曾国藩惊成那样，忍不住放声大笑道：“涤公，我吓你呢！”接着，他便一本正经地念起来——

军机处奉上谕：湘军初战失利，损失惨重，本应将曾国藩交部议罪，然湘潭大捷实洪逆作乱以来所少有，朝廷爱惜人才，从轻处罚。曾国藩着降二级，戴罪立功，湖南提镇以下武官可依军情相机调遣。提督鲍起豹株守城池，不能主动出击，实属昏庸，若再无作为，定夺职还乡。

曾国藩听完欣喜地站起来，拿过上谕连看了几遍。显然朝廷非但没责罚他，反而更加倚重了，连绿营都可相机调遣！他对左宗棠更加佩服，拱手一礼道：“季公真是神机妙算，果然不出你所料。”

“这下你放心了吧？降二级处分算不上什么，一个胜仗下来就会撤销，提镇以下武官归你调遣，这是多大的恩宠？朝廷是在重用你呢，你放开胆子干就是了。”接着，左宗棠话题一转道，“不怕你烦，话我还是要说，兵不在多而贵精，靖港之败主要是兵勇良莠不齐，怯懦油滑者太多，你应趁此机会严加裁汰。”

人逢喜事精神爽，曾国藩对左宗棠的建议一概听从：“季公的主意再对不过，我决定将靖港之战中溃散的勇营一概裁撤，其他各营也严加筛

选。只是裁军要花一笔遣散费，银子是个大问题。湘军自组建以来，粮饷全靠劝捐，有钱大户几乎已经派遍，劝捐一途越来越难。湘勇一人月饷五两，现在已欠饷两月，一万五千人就需要十五万两。尤其是裁撤的弁勇，裁撤之日就必须把饷银发齐，如果裁撤三千人，就需要三万余两。这次大战，水师战船损毁五十余艘，军械火药也要补充。”

“我会帮你想办法，实在不行，先从藩库挪借十万两。”左宗棠道。

曾国藩连连打拱：“季公对湘军提携之恩，我没齿不忘。”

第八章 季高微服访湘潭 剔减漕弊用良策

左宗棠夸下海口，要从藩库中借银子给曾国藩，不过答应之后就有些后悔了。湘军粮饷当初说得清楚，不要朝廷拨银子，也不花藩库的钱，主要靠劝捐。更何况湖南藩库实在空虚，挪借十万两银子谈何容易？但说出去的话如泼出去的水，他只有好好盘算一下，如何做通骆秉章的工作。

其实骆秉章这人很好说话，而且左宗棠说的几条理由都是实情，所以他就答应了，但说还要找徐有任商量一下。巡抚已经同意了，左宗棠以为布政使没有推托的道理，所以自告奋勇，前去找徐有任。徐有任听完之后，也满口答应。左宗棠连忙派人把消息通知给曾国藩，让他放心裁勇训练，十万两银子很快就会拨付到位。

过了几天，左宗棠到演武场去看曾国藩练勇，他亲自坐阵，训练得非常认真。见左宗棠来了，他立即把训练之事交代给罗泽南，然后请左宗棠到帐里喝茶。左宗棠见曾国藩一脸苦相，便问道：“事情不是很顺利吗？你何以如此？”

“还不是为粮饷、游勇所困。徐有任答应的银子至今还未兑现，裁撤的湘勇聚在长沙，时时生事，战船不能修复，军械不能补充……”曾国藩苦恼道。

左宗棠一听便十分生气，吼道：“徐有任说得好好的，怎么到现在还没借给银子？”转身就要去藩台衙门。

曾国藩拉住他道：“季公息怒，这事在官场再平常不过。有些人就喜欢先把事应下来，到时候再找个理由就推托了；有的则是碍于上宪的面子，明知不会办，却也爽快地答应，到时就拿各种由头推脱；还有更恶劣的，能办也不给你办，等着你一遍遍去送钱。”

左宗棠横眉道：“等着送钱？藩库的银子不是他徐有任的，他还敢要钱？”

左宗棠这话在曾国藩听来就像是小孩子闹意气，现在管着银钱的哪个不是拿公家的钱卖自己的人情、鼓自家的腰包？县库、府库、藩库都是如此，就是堂堂的户部也不例外。军需、工程报销自然要好处，就是往下面拨赈灾银子，也同样如此。以致京中现在有专人在户部与报销的双方面当经纪，办一笔上百万两的报销，就有好几万的好处。官员们个个心知肚明，已是见怪不怪了。

曾国藩担心左宗棠闹僵了事情更难办，所以劝道：“我只是泛泛而论，当然不是指徐藩台，他当初看季公的面子答应下来，自然是真心帮

忙，或许现在遇到麻烦不方便。”

左宗棠在巡抚衙门说一不二，推荐什么人，要办什么事，骆秉章一概照准，如今说好的银子却没兑现，简直比当面吐他一脸唾沫还丢人，他倔强道：“涤公你就不要管了，这事我答应了就要办成！”

他气咻咻赶到藩台衙门，守门的差役让他稍等。左宗棠厉声道：“我见徐有任还要你们通报？”说罢，便径直闯了进去。

看门的差役小声嘀咕，一个道：“这位左师爷真是横，也敢直呼藩台大人的名讳。”

另一个应道：“咳，还不都是抚台大人惯的，抚台大人对他可言听计从呢！”

听说左宗棠来了，徐有任连忙出来见客。

“徐藩台，说好的借给曾涤生十万两银子，怎么到现在还没给？”左宗棠一见面就质问道。

徐有任赔笑道：“左先生有所不知，各地税银到现在都没收上来，藩库也空虚得很。虽有几十万两银子，但要备不时之需，而且需要开支的项目实在太多，一时拿不出这么多钱来。看势头今年的漕粮地丁到年尾也未必能收上来，湘潭常年税银要征五六万两，可直到现在，去年的税银才征了七千两，今年的几乎一分也未收上来。”

左宗棠眉毛一挑道：“这就奇怪了，你藩台衙门专管钱粮收支，税银收不上来，那也怪不得别人。”

“那是当然。”徐有任脸上浮着讥讽的笑意，“征收税银是天下第一难事，不是说收就能收得上来的。何况去年以来兵乱不止，各地刁民也是蠢蠢欲动，抗粮抗捐之事一起接着一一起，就是让先生来当我这藩台，也是无可奈何。”

左宗棠最经不起激将，鼻子里哼了一声道：“要是让我做藩台，今年的税银早就纳完了，不用说去年的。”

徐有任脸上依然挂着笑容道：“先生不了解内情，俗话说站着说话不腰疼。等先生坐到藩台这把交椅时，就知道世事艰难了。”

左宗棠冷笑道：“左某不是藩台，但自信藩台这点儿杂事干起来还是绰绰有余。”他撂下这句话后，就一甩衣袖大步跨出了藩台衙门。

隔日，左宗棠找到骆秉章，说要亲自过问今年的钱粮征收。骆秉章有些惊讶，想这钱粮向来是藩台衙门的差事，就是他本人也很少过问。等听清楚事情的来龙去脉后，他笑着劝道：“你俩是针尖对麦芒，话赶话

到这里来了。徐藩台不肯借银子是不给我面子，我直接找他就是了，你放心，十万两银子肯定是要借的。征收钱粮向来是藩台衙门的差，又是件很棘手的事，听我一句劝，一切由我去和他交涉，季高尽管把心放到肚子里。来人！去请徐藩台过来说话。”

左宗棠不好再说什么，便回他的屋里去批阅公文了。批了一会儿，他想起一件事必须向骆秉章禀告，于是再去签押房找他。骆秉章不在，戈什哈说他正在西花厅。于是他转身去了西花厅，刚好听到骆秉章与徐有任说话。

徐有任愤愤不平地大着嗓门道：“办差受累都是应当的，吃朝廷俸禄自当为朝廷分忧，这也没什么说的。职下看不惯的就是他满身的傲气。他有才气，我们承认，可总不能谁也不放在眼里吧？藩台不是阿狗阿猫随便就能坐的，职下这布政使也是朝廷钦命的二品大员，不是张三李四就能随便怠慢的！大人您也当过布政使，可曾见过向藩台借银子还有这么充大爷的？”

骆秉章极力安抚道：“左师爷就这脾气，他不在官场，自不必讲官场规矩，你又何必与他计较？”

徐有任见骆秉章帮左宗棠说话，就有些不高兴了。巡抚兼了都察院右副都御使、兵部右侍郎加衔才是正二品，现在骆秉章还是署理，两人都是从二品，像这种情形藩台不买巡抚的账常有，所以他还要再发泄一下心中的不满：“有些人总自以为是，以为天下最容易做的就是当官。可我这藩台的差使即便交给他，他未必能干得了！征收钱粮一项他就更干不了。本藩台做了十几年的差使，难道还不及他一个举人？”

骆秉章闻言就有些不高兴了：“徐藩台，无关的话就少说两句吧？举人也罢，进士也罢，我都不在意，我在意的是有无才略。”

“天下有才之人多了，没见过他这样的。”

左宗棠撩开帘子跨进去道：“你没见过，才让你见识见识。徐有任你听清了，你藩台这把交椅我还真没放在眼里，能放进我眼里的只有督抚而已，但征收钱粮这事我还办定了。死了张屠夫，照样不吃带毛猪，我倒要办一办让你瞧瞧。”

骆秉章眼见两人针尖对麦芒，连忙劝阻道：“季高，你也少说两句，徐藩台已经答应借银子了。”

徐有任本来打算发发牢骚就卖骆秉章一个人情，谁料左宗棠横插一杠子，而且这样目中无人，所以刚刚熄下的怒火像被风吹过一样，又重新烈焰升腾。他霍地站起来道：“好，我就把今年钱粮征收之事交给你，我也不与你为难，全省漕粮地丁两项常年可收八十万两，你能收上六十万两来，我就给你磕头！你要是收不上来，到时别怪我不客气！”说罢，他便扬长而去。

骆秉章一时手足无措，连道：“这可怎么办呢？徐藩台要是撙了挑子，不要说借银子，就是各级官员的俸禄也成了问题。”

左宗棠却一副胸有成竹的样子，对骆秉章道：“抚台大人不要急，在下既然应下来了，自然有办法。”

骆秉章疑惑地问道：“你有办法？藩台衙门专责征收都是万难，你有什么好办法？”

左宗棠大咧咧道：“现在天机不可泄露，总之大人放心就是。”

其实左宗棠什么办法也没有，只是话赶到这分上，他又是个不肯服输之人，所以才这样了。他把自己关在屋里想办法，办法没有想出来，倒是弄得满屋子乌烟瘴气。他干脆不再想，躺下来呼呼大睡。第二天醒过来，天已经大亮，鸟儿在树枝上叽叽喳喳叫个不停。

昨天徐有任说湘潭是个大县，应该能征收五六万两税银，至今才征了六七千两。这也太离谱了，为什么才收了这么一点？我何不去湘潭走一趟？

想到就做，他只向骆秉章招呼一声，就出发了。他叫上一位熟悉钱粮的幕宾，套了辆车就去了湘潭。晌午时分，两人就进了湘潭县城。

因为刚刚过了兵灾，县城到处破损不堪。湘潭城不是很大，最热闹的去处就是县衙门附近，这里是巡逻军卒驻扎的地方，有茶馆、旅店、当铺等等。左宗棠和幕宾进了县衙斜对门的茶馆，喝茶的人并不多，只有一位微胖的中年人一边喝茶一边瞅着县衙门。店里的伙计也是无精打采，爱理不理。

突然咣咣地响起锣声，衙役捕快押来十几个人，一会儿县衙门前就热闹起来了。左宗棠指着县衙问道：“伙计，这是怎么回事啊？”

“逼着纳钱粮呗！”伙计随便应了一句。

左宗棠一听来了精神，于是接着再问，可那位伙计却不愿多说，只让他仔细看仔细听，然后一切都会明白的。一会儿衙役们将县衙前整出一片空地来，从衙里走出一位八品顶戴的小官，左宗棠一看就知道是位县丞。既然是为钱粮之事，这位县丞肯定是分掌粮马征税差事的。

县丞先咳了一声，开始有板有眼地讲起话来，还引经据典讲得头头是道。左宗棠听完县丞的讲话，大体弄明白了事情的原委。原来为了催征钱粮，湘潭县规定，愈期一月未完粮者，就锁拿户主游街示众，两月还未完粮，就锁拿户主直亲。左宗棠听了心里直打鼓，湘潭县的做法不为不苛，看来征收钱粮确实不易。

正想着，只听一直在喝茶的中年男子道：“这样不成，这样怎么能成

呢？”

左宗棠看着那位中年男子，他穿着长衫、着布履，干净利索，一望就知是乡间有身份的人。听他的语气好像有良策在胸，因此左宗棠连忙追问道：“这位老哥，你说什么不成，可说的钱粮征收之事？”

“可不是嘛，没有对症下药，只知道锁人拿人，有什么用？”中年男子叹道。

左宗棠觉得此人话里有话，因此又问道：“听老哥的话，好像你有良药？”

中年男子不耐烦道：“没空与你说闲话，我要向县丞大人呈递条陈。”

随即他奔出茶馆，高喊道：“县丞大人留步，草民周焕南有条陈上呈。”

县丞站住了，回过头来接过中年男子递上的条陈，随便翻了翻道：“你就是周焕南？大名鼎鼎嘛！”随后冷笑一声把条陈掷到中年男子怀里厉声道，“官家的事你少操心，你还是先完了自己的钱粮再说吧，年年上条陈，都是老一套！把他轰开，若再纠缠，不必客气。”

衙役们“喳”的一声，连推带搡把中年男子推到一边，然后押着十几个人向东去了。中年男子孤零零站在县衙门前，默默地收起自己的条陈，叹息着向西走着。

茶馆伙计跑出去一把拉住他道：“周老爷，你的茶钱还没给呢！”

左宗棠紧跟上去道：“这位老哥请留步，你好像对钱粮征收很关心，我请你喝杯茶，向你讨教一二如何？”

周焕南回头拱手道：“谈不上讨教，我倒是想请老哥评评我的条陈有无道理。”

左宗棠也拱手回礼道：“种田纳粮，天经地义，为什么这样大动干戈还无济于事呢？莫不是湘潭人特别刁蛮？”

“种田纳粮，这理湘潭人也认。完粮难，根源不在百姓，而在浮收！漕粮一石朝廷规定折银一两三钱，而湘潭要收四两三钱！地丁正银一两，湘潭却要收三两三钱。这怎么收得上去呢？”周焕南说起来就十分气愤。

中国北方缺粮，特别是京城人口众多，每年都要从南方征集粮食，是因为通过运河漕运，因此称之为漕粮。州县官员将征收漕粮之事“承包”给书吏、差役、劣绅、地霸，这些人则想方设法作弊浮收。太平军定

都金陵后，漕运不通，南米无法北运，朝廷便采取漕米折银的办法，不再征收粮米，而是直接征收银子。这样一来，官吏们浮收起来就更方便了，比如一石漕粮按朝廷规定交一两三钱银子就够了，可湘潭竟要交四两三钱。

店里的伙计这时也插话道：“这真不让人活了，我们家租种几亩地，今年歉收，全卖了也未必能完粮，说不准明天就会把我爹捆了去游街。”

左宗棠惊道：“我是湘阴人，家里也有几亩薄田，浮收也是有的，但没想到这么严重。听老哥的意思，好像有一味治本的药，说出来听听，如果有用，那就在全湘推开。”

周焕南有点惊讶道：“听老哥的语气，好像比藩台的官还大。罢了罢了，可惜官官相护，我的药再好，藩台大人也未必肯用。”

“藩台大人不用，我可以用，你到底有无好办法，说来听听？”

周焕南把条陈递给左宗棠道：“不用说了，都在这上面呢！”

左宗棠接过条陈，见那一手字写得很有功底，再看文章，条理清楚，简洁明了。他的建议是——漕粮每石在朝廷正银一两三钱的基础上，再加一两三钱以补军用；地丁在一两基础上再加八钱以补县用和军需，其他浮收一概免除。这样，不但朝廷额定的银钱能够足额完成，而且充实了军饷，补充了县用，而农户的负担也大为减轻。

左宗棠点了点头道：“农户的负担是减了，不过他们也未必就肯如期缴纳。”

“如果能够按此额度纳钱粮，肯定会很快完成。我已跑遍了大半个湘潭，好多人都赞成我的条陈，不过难就难在官家。这个办法受损的是谁？是贪官、胥吏，还有那些与他们沾亲带故之人，他们捞不到好处了哪肯答应？所以我这个条陈从去年起递了几回，官老爷们扔还了几回。”周焕南道。

“如果你的办法真能行，不管他多大的官，我有办法让他答应。”

周焕南闻言笑道：“我看这位老哥也是专说大话之人，听你的语气开始像个知府，后来像个藩台，现在看比抚台夫人都厉害了。算了，我还是回家吧，纳完我的粮，当个自在王。哎，自在个屁！”

左宗棠摸出一两银子递过去道：“周兄，我是不是自夸现在说为时尚早，这两银子你拿着，权当去省垣的盘费。明天你就直接去巡抚衙门，直接把条陈递给骆巡抚，管不管用，到时自见分晓。”

周焕南见左宗棠如此认真，盯着他道：“莫非你就是骆抚台？”说着就要下跪。

左宗棠扶起他道：“我是谁你先不要管，你一定把条陈递上就是。”

.....

话说左宗棠与赖长为湘军设计了一种劈山炮，炮身上装有轮子和轴，上下左右，高低回转，运用自如，能打四五里路。曾国藩对这炮非常感兴趣，鼓动左宗棠说服骆秉章在长沙设了造炮局，专造这种炮。因为今天要去选局址，还要去看湘军新造的战船。临走时左宗棠嘱咐巡抚衙门的护军，说如果湘潭有一位姓周的先生前来，一定要把他留住。

天近正午时，周焕南就骑着骡子赶过来了，不巧的是那位护军方便去了，其他人并不知道左师爷的吩咐。护军们一听是来向巡抚呈递征收钱粮的条陈的，就说他找错地方了，让他去找藩台大人。周焕南见护军们说得绝决，没办法就直接去了藩台衙门。

左宗棠回到巡抚衙门时已是后晌了，他问那位护军可曾有人来过，护军一时说不清，而另一个护军却想起来了，说是有个姓周的来递条陈，被劝到藩台衙门去了。左宗棠大怒，那位护军吓得立即屁滚尿流去藩台衙门打听，结果没打听出来。左宗棠瞪着眼睛对那个护军道：“你不把周先生的行踪打听清楚，明天就卷铺盖滚蛋！”

亏得那位护军在藩台衙门有位朋友也是站岗的，好酒好菜相请，总算打听出了音讯——周先生被藩台大人派差押回湘潭下狱了。

左宗棠一听气得直喘粗气，气冲冲去找徐有任，不过他走到半路就改了主意，心想——既然徐有任不想让人知道，找他也未必承认，于是决定再去湘潭一趟。

次日不到四更，他就拖上幕宾出发了，午饭前就赶到湘潭城。还是在衙门对面的茶馆里，两人喝着茶聊着天，看似闲散无聊。后来衙役们押着几个人过来了，其中有个老者病歪歪的，后面一个少年哭得两眼红肿。

左宗棠使了个眼色，向那少年努了努嘴。同来的幕宾把少年拉到一边，问他有人愿替他老父坐牢可否愿意。这样的好事哪有不愿意的道理？幕宾便把衙役班头请到一边，递上二两银子，请他通融。

“老哥，只求看在老人生病的份上让人暂替一时吧。再说，替他的是他亲三弟，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老哥放心就是。”幕宾撒起谎来也是一脸镇静。

班头看左宗棠与老者不像一家人，就问少年道：“那真是你三叔？”

少年回道：“真是我三叔，这些年一直在外做生意，长毛闹事，生意不好做就回来了。”

班头把银子收了起来：“看你一片孝心，就让你三叔替上几天。我告诉你们，还是趁早把钱粮交了，省得闹心。”

左宗棠被推搡进县大狱，栅门“咣”地一声就关上了。

监舍里光线昏暗，里面已经关了七八个人，再加上新进来的人，一间小小的监舍已经很挤了。墙角是个便桶，也许几天都未倒了，恶臭熏天。

左宗棠见狱卒走远，压低声音问道：“周焕南在吗？”

没人吱声。

他向对面的监舍里问道：“周焕南，周焕南在吗？”

只听对面有个微弱的声音道：“谁找我，我就是。”

左宗棠这会儿眼睛已经适应了牢里的黑暗，循声望去，对面的人也正努力抬起头来。周焕南认出了左宗棠，左宗棠却认不得周焕南了。一则两人只有一面之缘，并没有深刻印象，二则周焕南此时已经被折磨得没了人形。他双臂被反绑吊在囚笼上，颈上又套了绳索，拴在木栅上，这样他既不能站直，又不能躲卧，只能保持弯着腰、头拱地的姿势。

左宗棠看到周焕南如此受罪，大声喊人，但无人理会。

周焕南满是委屈道：“老哥，你把我害苦了。”

左宗棠自责道：“你的苦不会白受，你的条陈一定会被抚台大人采纳。”

“算了吧，我现在不想什么条陈了，只求他们能早一点放我出去。”周焕南叹息道。

幕宾按照左宗棠的吩咐，当天就赶回巡抚衙门，直到第二天一早才告诉骆秉章，左师爷被关进湘潭大牢了。骆秉章闻言大为吃惊：“左师爷好好的，怎么会入了湘潭大牢？”

“左先生是为了找一位朋友，听说他被投进了湘潭大牢，所以自己就进去探个虚实了。”

骆秉章更觉奇怪了，问道：“他要找人，从巡抚衙门开个帖子，有谁敢拦？”

“这个属下就说不清楚了，左先生只说一定要巡抚大人亲自去湘潭，也许他有什么要紧事向大人禀告。”

骆秉章丢开公事，立即准备去湘潭。他只要了八个轿夫、几名护

军，为的是方便赶路。他知道监狱的毛病，像左宗棠这种脾气，非吃亏不可。

骆秉章估计的一点也不错，左宗棠自从被关进湘潭监狱，不但没吃一口饭，连水也没喝一口。门“吱呀”一声开了，大家七嘴八舌求告道：“大老爷，给口水喝吧？”

“要喝水呢？好说呀，捎句话让家里人把钱粮纳了，不但有水喝，酒也随便。”牢头应道。

左宗棠闻言怒斥道：“你这牢头还有没有心肝？这老人家已被关进来三天了，你们连口水也不给，这不是要人命吗？”

牢头从来没见过关进监狱的人说话还这么硬气，冷笑道：“少见多怪，这狱中哪年不死三个两个的？病死个把人算什么？”

左宗棠只好摆出他的身份道：“我不与你计较，我是巡抚衙门的师爷左宗棠，你好好给大家水喝，到时没你的事，你要这样不知好歹，到时没你好果子吃。”

牢头以为遇上了一个拉大旗的人，撇撇嘴道：“哟，你是巡抚衙门的人，巡抚衙门的人怎么到湘潭监狱里来了？你还不如说你是抚台大人呢！我可告诉你，甭来糊弄本大爷，本大爷不吃这套。”

“我再告诉你一遍，我是左宗棠。”

牢头并不知道左宗棠是谁，反正达官贵人不会进监狱的，他正色道：“哟，看来你还真是个人物，不好好供着你还真对不住了。来呀！把这位大人物好好供起来！”

跟在身后的两个狱卒立即把左宗棠拽出来，反扭了胳膊，三下五除二就绑了，吊进了囚笼里。又在脖子上套了绳子，拴在木栅上，与周焕南一样。

左宗棠破口大骂，牢头笑道：“你骂也没用，你这样的我见多了。别着急，还没完呢！来呀，给这位大人物上香！”

狱卒端来一只香炉放在左宗棠面前，一会儿就熏得他涕泪交流。

牢头问道：“怎么样？滋味不好受吧？”

“好受得很！混账王八蛋你记住了，老子出去，非一刀宰了你不可！”左宗棠不肯服软，还发着狠话。

牢头冷笑道：“我等着！你们都看见了吧，嘴硬没用。你们想要吃喝，交了银子立马放人，别的都不管用！”

左宗棠挣扎着抬起头道：“各位不要听他胡说，他总不能把湘潭的人都抓了。大家相信我，抚台大人会来救大家的。”

“你就别做梦了，完不了钱粮，最急的就是抚台大人。”牢头撂下这句话，“咣”的一声就甩上栅门出去了。

下午，骆秉章便赶到了湘潭，县令没想到巡抚会突然到来，大为吃惊，慌忙迎出来道：“卑职不知大人驾到，有失远迎，请大人宽恕。”

骆秉章道：“这不怪你。我衙门里的左师爷进了你的大狱，特来寻找。”

湘潭县令不认识左宗棠，但巡抚衙门里左师爷说一不二他是知道的，左师爷竟被关进了他的狱中？他有点丈二和尚摸不到头，道：“大人，不可能吧？左师爷在省城，怎么会被关进小县狱中？再说，谁有那么大的胆子敢关左师爷？”

骆秉章也不说话，径直就说到狱中去看。

县令在前面带路，众人进了臭气熏天的监舍。典史跑在前面问道：“左师爷在吗？”

问了几声没人应。县令便道：“大人，您也瞧见了，的确没有。”

大家刚要走，突然有人声息微弱地说道：“骆大人，左某在此。”

骆秉章循声望去，一个人吊在囚笼里，一时竟没认出来：“你是谁？”

左宗棠挣扎着抬起头道：“是我，左宗棠。”

骆秉章回过头去怒视着知县，知县抬手就给典史一巴掌，怒道：“你办的好差使，还不把左师爷放出来！”

左宗棠摇摇晃晃地站了起来，寻找着躲到知县身后的牢头。从巡抚突然来到大狱的那一刻起，他就知道自己真要倒大霉了。左宗棠从护军手中抢过刀来，劈头向牢头砍去，牢头撒腿就跑。左宗棠被折腾得腿脚不听使唤了，追了没几步就绊倒了。

大家七手八脚把他扶起来，骆秉章劝道：“先生就不要与他计较了，这事让知县处理就是了。对了，你怎么到这大狱里来了？”

左宗棠咕咚咚一口气喝了一大碗水，抹了抹嘴角道：“大人忘了，徐藩台把征收钱粮的事撂给我了，我正为此事而来。这趟牢没白坐，现在有一个办法，不但能把今年的钱粮收齐，而且县里能多加两万两的公用，省里还能多增三万两的军饷。”

骆秉章有些不信：“是吗？能有这种好办法？”

左宗棠指了指还吊在囚笼里的周焕南道：“办法是他提出来的，先把他放出来再说。”

县令全明白了，左宗棠悄悄进这大狱，原来是为了找周焕南。藩台衙门前天把人押来时，交代得很清楚，无论如何要把周焕南看好，不能让外人知道了，这下全完了。为此他只想让巡抚尽早离开这是非之地，便说道：“抚台乃一省之尊，这监舍实不能久待，有话请到敝衙去说。”

左宗棠却不答应，伸手阻拦道：“不，这事在这里说最好。”

听左宗棠说了周焕南的办法，骆秉章有些迟疑道：“如果这样，百姓真能痛快地完粮？”

“这牢里关的都是没完粮的，大人可以问他们。”左宗棠指着牢里的人道。

满牢的人都喊道：“巡抚大老爷，如果真按这个办法，我们都愿意完粮。”

“这何乐而不为？”骆秉章又问县令如何？县令支支吾吾，不肯回应。

左宗棠冷笑一声道：“还是我替你说了吧！其实周焕南的这个办法一实行，就断了上下不少人的财路，所以从藩台到县衙都不想用这个办法，所以县衙才奉了藩台的令，把周焕南关了起来。”县令无话可说，等于默认。

事情一下牵连到藩台，骆秉章就不好多说了。左宗棠偏要他当场表态，指着满牢的百姓道：“抚台大人，这么多人等着您回话呢，这办法到底行不行？”

骆秉章还是有些顾虑：“这办法听上去是很好，可能不能行得通还很难说，最主要的就是这钱粮让谁去收？”

“反正不能再让衙门的人去收。”

“不让衙门去收，那让谁去？”

“我都想好了，这事就让乡绅和生员们去做。全县有秀才二百多人，举人二十余人，再加上士绅，让他们分片负责，督促完粮。各保各甲各户，应该完粮多少，一律张榜公布，某月某日完粮多少也一律张榜，并请乡人监督，若有浮弊也可任由乡民告到巡抚衙门，一经查实，严加惩处。再派专员到各地明察暗访，定能禁绝浮弊。”

县令这时插话道：“生员乡绅帮忙，同样也要给他们支银子，这笔开

销也少不了啊？”

“即便给他们银子，也支不了多少，绝对不像现在这样是个无底洞。在湘潭，我会劝说生员乡绅们帮忙，我相信，秀才们虽然穷，断不会在乎几两银子的。”左宗棠道。

一牢的人都喊道：“巡抚大老爷，这办法好，请您准了吧！”

骆秉章也被感动了，道：“好，本官就准了。先在湘潭试行，具体就让左先生负责，你们看如何？”

满牢的人跪地磕头，高呼大人英明！

徐有任一回到衙门，就立即吩咐差役道：“去，叫师爷到签押房。”

师爷一路小跑过来，垂手问道：“东翁有何吩咐？”

徐有任道：“今年钱粮的差被别人争去了。”

师爷惊讶道：“谁这么大胆，敢争咱藩台衙门的差？”

“还有谁，就是那个左骡子！”徐有任心里咬牙切齿，脸上却很平淡，“骆抚台这人样样都好，就是太软，任由一个师爷胡闹，连个屁也不敢放。”

“征收钱粮没那么简单，咱们费那多功夫都难完成，他能有多大本事？”师爷却另有主见。

“他能有多大本事？还不是湘潭周焕南出的馊主意？巡抚衙门已决定在湘潭试征，如果成功了，那咱们的脸可就丢尽了。”

师爷心里早有了主意，道：“大人尽可放心，只要一条就可以让他们抓瞎。”

“哪一条？”

“鱼鳞册啊！没有鱼鳞册，他们靠什么征钱粮？”师爷胸有成竹道。

所谓鱼鳞册，就是按地形载录土地形貌、所属主人、类别、田块四至的册子。是朝廷征收田赋的依据，大约在宋代的时候就有了，之后更加完备，因所绘地形地亩状似鱼鳞，故称鱼鳞册。

徐有任点头道：“这个办法我也想过，不过要是骆抚台下令，我也没有办法。”

师爷却早有计策：“如果骆抚台吩咐，大人尽管应下来，到时我给湘潭县写封信，让他们不交就是。理由很简单，就说湘潭鱼鳞册已经多年

失修，地亩情况变化很大，非等重修了不可。只要拖上两三个月，那时长沙官员们的俸禄都发不下来，骆大人就要觑着脸来与大人商量了。”

徐有任还有些犹豫：“骆抚台为人不错，我没有为难他的意思。”

“不是东翁为难骆抚台，是骆抚台与左某人穿一条裤子为难咱们。大人放心，我到湘潭走一趟，任他们有多大能耐，也逃不出如来佛的掌心。”师爷信誓旦旦。

……

左宗棠果然拿不到鱼鳞册，谁家多少地，该纳多少钱粮，他们一切都无从下手。周焕南建议找骆抚台，左宗棠摇头道：“这事怎好再烦骆抚台？办法我来想，不出明天就能拿到鱼鳞册。”

中午，周焕南把县丞马道宗约了出来，两人进了一家酒肆。马道宗也算实在，几两酒下肚，就全说了：“什么田册有误，这是藩台衙门有令，田册绝不能给左先生。没有田册，就是有孙猴子七十二变的本事，也没法完粮。”

这时候，左宗棠一挑门帘进来了：“马道宗，果然不出我所料，是你们在背后搞鬼。”

马道宗站起来歉意道：“左先生，马某只是奉命行事。”

“我知道，所以今天才找你。我这有一道巡抚的大令，印签都用过了，只等明发，因为牵涉到你，不妨念来听听。”左宗棠展开巡抚令朗声念道——

湘潭县县丞马道宗，任职以来玩忽职守，胥吏佐杂贪墨成风，致使民怨沸腾，抗粮事件一日数起。上年漕粮地丁仅收七千余两，不及应收额款十之一。今年巡抚衙门决定在湘潭试行剔清浮收新法，不料该县丞多方阻挠，阳奉阴违，对军政多有滞碍，着即革去该县丞之职，遣回原籍，永不叙用。

马道宗听完，冷汗都给吓出来了，连连作揖道：“左先生，这不关卑职的事，是藩台大人的命令。”

“我知道你有难处，但你要弄清楚，是藩台衙门的令大还是巡抚衙门的令大，你怕得罪藩台，难道就不怕得罪抚台？”

“都是卑职的上宪，卑职谁也不敢得罪。”马道宗连连作揖。

左宗棠冷笑道：“那你就谁都得罪了，这件事你必须做出选择。推行新法是抚台大人的令，你掂量一下，凭你一个小小的县丞能挡得住吗？”

“卑职自然挡不住也不敢挡，请左先生指条明路。”

“你明白就好。这里还有一道奏折，印签也已用过，你听好了！”左宗棠从袖子里抽出一份奏折道——

湘潭县县丞马道宗，帮佐知县管理钱粮等事，任职以来勤谨用心，民声颇佳。尤其今年在湘潭试行剔清浮收新法的过程中，该丞果敢用事，不避谤言，成效卓显，不但在短期内完粮，而且为该县增收两万两公用，为湘省增筹三万两军饷。查该县丞才堪升用，请赏加同知衔，实授湘潭知县。

马道宗一时反应不过来了。左宗棠把巡抚令和奏折放到他面前道：“马道宗，你看清楚了，这长方形的印签就是巡抚关防。想要哪一份，取决于你。你任县丞不过两年，年龄不过三十二，如果实授知县，在湖南你就是最年轻的知县了，前途不可限量。但如果你一意孤行，与巡抚衙门对抗，那你就回家抱伢子去吧！”

马道宗这时明白过来，连连点头道：“卑职清楚，卑职当然以大局为重。田册都在档房锁着，卑职下午就派人悄悄送来，卑职前程就全拜托先生了。”

左宗棠见马道宗目光还有几分游移，便道：“现在你心里可能还没底，要说巡抚对左某言听计从，你自然不信。不过咱们骑驴看唱本，一个月后见分晓。”

马道宗拱手道：“卑职其实也赞同剔清浮收，只是县里直到藩台都不肯改，卑职只能奉命。现在抚台大人有令，又有左先生的庇护，卑职就一切都听先生的了。”

左宗棠一拍桌子道：“好，你也是个痛快人，我绝对没有不帮的道理。”

第九章 润之贺喜促和睦 官文巡湘驳小人

湘潭钱粮征收十分顺利，徐有任却派人摘了马道宗的顶戴，让他回家待参。左宗棠得到消息，立即替骆秉章起草了奏折，保荐马道宗擢升知县，这两个折子几乎同时递到咸丰手中。

大学士桂良认为，骆秉章竟对一个师爷言听计从，实在有失体统。而且钱粮征收向来是官府职责，让秀才举人们来收，岂不是有辱斯文？所以他主张恩准徐有任的奏折，下旨训斥骆秉章，湘潭县丞马道宗则革职还籍。

但肃顺却另有主张，他认为骆秉章所奏属实的话，湘潭不及一月就完粮十之八九，而且又增加县用、军用，是利国利民的好事，何乐而不为？

“肃大人，我们不能为了钱就连体面也不要了吧？”桂良问道。

他是恭亲王的岳父，人人都给面子，但肃顺深得咸丰宠信，已升为领班军机大臣，除了皇上，他谁的账也不买，对桂良也不客气：“桂大人，钱难道在你眼里一点也不重要吗？自洪逆作乱以来，南方数省入库钱粮连往年的十之二三都没有，大军与长毛作战需要粮饷，衣食无着的难民需要抚恤，桂大人，没有银子，这些事能办好吗？”

“朝廷有成例，不准幕师把持衙门，如徐有任所奏属实，骆秉章对左宗棠一味迁就，言听计从，一个藩台的地位竟然没有一个师爷高，这正常吗？”桂良咬定朝廷体制。

“徐有任怎么不说他的地位为什么不及一个师爷？如果他能如期完粮，又何劳师爷出主意？如果主意好，就算是师爷所出又有何妨？据我所知，这位左宗棠就是当年林文忠公遗折中所荐之人。”

咸丰也想起林则徐确有一个附片专门推荐左宗棠，点头道：“是啊，朕记得林文忠在遗折中是荐了一个举人，原来就是这个左宗棠？”

肃顺、桂良还要争执，咸丰却有了决断：“军机处拟旨，密谕荆州将军官文到湘潭暗访，将实情尽快回奏。”

荆州将军官文，字秀峰，镶黄旗人，为人贪婪，但因出身高贵，所以仕途顺达，年不过四十就已居八旗将军之职，为朝廷一品大员。但他对地方行政却一窍不通，所以接到上谕后十分为难。好在他幕府中有几个明白师爷，告诉他这趟差事关键是把准圣意——现在朝廷最缺的就是银子，能给朝廷弄到银子皇上自然高兴。官文心里有了底，就派人到湘潭暗访，百姓果然对新法都赞不绝口，于是如实上奏，并建议在全湘推

行此法。

不久，朝廷就有旨意下来，湘潭钱粮征收新法着即在全湘推行。其有功人员一一恩赏，赏巡抚骆秉章半年俸禄，赏布政使徐有任加巡抚衔，湘潭知县擢升长沙府通判，知县衔遇缺即补举人左宗棠赏加通判衔，县丞马道宗擢升湘潭知县。

之后，新任湘潭知县马道宗亲自到左宗棠寓所表示感谢。

左宗棠目光炯炯，盯着马道宗问道：“怎么样？你现在是湖南最年轻的知县了吧？我说过话什么时候食言过？只要我在巡抚衙门一天，肯实心办差的都亏待不了。”

但他对湘潭知县升任长沙通判大为不满，一个庸碌之辈，又是墙头草，对征收漕粮之事并无功劳，却莫名其妙地升了官。马道宗却知道底细，说道：“先生有所不知，他与官将军是表亲。此次官将军又是钦差，自然要借机提拔。”

左宗棠愤愤道：“我说呢！官文也是个糊涂将军，长毛在湖北势如破竹，从来没听说他有什么功劳。他也是沾了满人的光，要不是满人，他当什么将军？”

马道宗见左宗棠又要开骂，怕惹是生非，忙借个由头告辞了。

.....

这天，骆秉章在西花厅专请左宗棠喝茶，他道：“先生自进了衙门一直在忙，专门请先生喝茶这还是第一次。多亏先生的好主意，全省的钱粮都完成了。有了充足的军饷，不但官员薪俸无忧，曾侍郎的湘军也顺利裁汰了冗员，新募了壮丁，而且还从广东购进了一批洋炮，新造了一百余艘战船。这才几个月的时间，又克复了岳州，打败了武昌的长毛。”

左宗棠连句客气话也没有，感叹道：“湖南之围总算解了，现在湘军又顺江东下，估计长毛暂时无力再来骚扰，应该好好经营一番了。在下有个‘内清四境、外援五省’的计划，今天正好向大人说说。”

“哦，愿闻其详。”骆秉章显然很感兴趣。

“虽然长毛已被赶出湖南，但湖南并不安定，各地土匪、会党时时变乱，百姓难以安居。”左宗棠并未直入主题。

“是啊，这件事实在令人头痛。等下面上报，官军赶到之时，土匪已劫掠而去了。”

左宗棠摆手道：“仅靠官军不行。要提倡各县各保训练勇丁，平时维护治安，凡地棍、土匪准用重典。这样一般小毛贼不需用官军就可弹压

下去，也可防患于未然，避免闹出大患。”这个办法，曾国藩的家乡湘乡县早就实行了，所以骆秉章也很赞同。

“这仅仅只能治标，必须拿出治本的办法来。各地会党、匪患不靖，与官员贪墨不法大有关系。俗话说官逼民反，大人治理一省，但也只把握总纲，各府各县还要靠下级官员实际治理，而下面官员德行实在难以尽知，他们作恶，最终苦果却要大人来承担。”左宗棠进一步分析。

骆秉章连连点头，他也想选贤任能，无奈一双眼睛没法看清阖省官员，也是干着急没办法。

“大人可允许各地士绅直接向巡抚衙门呈递条陈，就如同大员可以向朝廷上密折一样，这样各级地方官员都置于乡绅监督之下，乡间有什么事情很快就会直达巡抚衙门。对贪墨不法、庸劣疲顽之辈，就毫不留情赶出官场，而对德望高的乡绅可任以官职，这样不出几年，官场风气必然大有改观。”左宗棠又建议道。

这个办法很新鲜，这样巡抚衙门就多了许多双眼睛，下面的实情也能及时知晓。只是罢黜官员的大权在朝廷手中，贪官可以参劾革职，但任命乡绅为官却不是巡抚所能做到的。

“此一时彼一时也，大人要向朝廷力争。”左宗棠却很有把握，帮骆秉章分析道，“如今江南数省变乱，湖南将来要成为支撑江南的中流砥柱，其地位不可同日而语，这一点朝廷自然会明白的。要想治理好湖南，就要给湖南用人的权力，在下已为大人起草了一份奏折，明天就可拜发。”

“如果朝廷能给用人的大权，那是再好不过了。我明白‘内清四境’的意思，你是既要清匪清民，也要清官清吏。那外援五省呢？”

左宗棠站起来边踱步边道：“外援五省，就是对接壤的湖北、江西、广东、广西、贵州五省给予及时支援，不但在危难时机出兵，而且在粮饷上也给予帮助。帮别人就是帮自己，在下称之为御敌于省门之外。”

“办法倒是不错，但湖南已捉襟见肘，要支援他省银子，实在力不从心。”骆秉章听说要拿银子帮人家，觉得是笔赔本的买卖。

“虽然费些银子，但如能把长毛挡在湖南境外，百姓安居乐业比什么都强。长毛两次进湖南都闹得鸡飞狗跳，其危害大人再清楚不过，花了多少银子大人想必也十分清楚。”

“别提长毛了，现在一听长毛两字，我就心慌。”如果拿银子能买来平安，也并不吃亏，所以骆秉章立即改了主意，“先生的主意我赞成，只是这样一来，湘军需要供应，周边五省需要支援，湖南负担加重，仅靠漕粮地丁根本无法保证，哪里弄银子是个大问题。”

左宗棠接过骆秉章的话道：“这就是在下要说的第二个建议，鼓励商贸，设卡抽厘。大人要通谕全省，鼓励经商贸，鼓励外省商人到湖南来。外地客商与本地人发生纠纷，大人胳膊肘要向外拐。这样一来，湖南的客商就会多起来。然后在各地设立厘卡，对过往商人征税，值百抽一。”

骆秉章也算得上世事洞明，道：“这个主张我也同意，如今商路受阻，只要湖南安定，徽商、晋商都会到湖南来。只是大江南北各省，设卡收厘的不少，但成效不佳。所以设卡收厘如果办不好，鼓励商贸的努力反而会付之东流。”

“大人所虑甚是。各地厘卡之弊与漕粮地丁差不多，入个人私囊太多。胥吏搜刮成习，且层层盘剥。我的主张还是重用士绅，省城设总局，由在籍守制的郭筱仙负责，府县选择秀才举人负责。为了防止浮弊，各厘卡每日都要张榜，每五天向总局汇账一次，总局则在长沙张榜。”

看左宗棠胸有成竹，骆秉章也有些动心，不过他担心的是与徐有任的关系：“这办法好是好，不过徐藩台与先生本来就因为漕粮之事闹得不痛快，厘金之事本来属藩台衙门，再交给乡绅主持，怕是又要开罪他了。”

“没法考虑那么多了。”左宗棠斩钉截铁道，“这事反正不能交给他，交给他的话怕是都入了私囊。”

骆秉章还想通融：“把法子想得严密些，应该问题不大吧？”

左宗棠不答反问道：“大人，狗改得了吃屎吗？”

有了较为充足的粮饷，曾国藩的湘军战斗力大增，又因为从广东买来新式洋炮装备，所以无论水陆各军，都堪与太平军抗衡。太平军自起事以来，向来都是势如破竹，从没遇到这样强硬对手，所以打到后来，他们都开始有些怯阵。湘军用十几天就攻下了岳州，岳州守将、太平军曾天养阵亡。虽然湘军多有败绩，但却再也没有出现从前那种闻风而逃的情形。在曾国藩的督促下，湘军步步紧逼，又用两个月的时间拿下了武昌城，从而让朝野刮目相看。

有了战功的曾国藩，说话的分量就不一样了。攻下武昌不久，他一道奏折便参掉了湖广总督和湖北巡抚，为恩师吴文容出了口恶气。

吴文容任职湖广总督时，这两人一个是巡抚，一个是提督。在太平军攻打武昌时，两人率军溃逃，陷吴文容以绝地，被迫自杀。而后这两人反而上折密陈自己的战绩，指责吴文容不知兵。朝廷不明就里，以为两人知兵能战，因此一个升任总督，一个出任巡抚。曾国藩了解实情，对这两人深恶痛绝，当时就上折参劾，但却没了下文。如今收复武汉三镇，参折一上朝廷立即照准，可见他和湘军的地位已是今非昔比。

不过曾国藩尚有几分不如意，因为朝廷并没有任命他为湖广总督，而是调任荆州将军官文署理。官文一直在行伍之中，对地方行政不甚了解，必须有地方行政经验之人出任巡抚。时任湖北布政使胡林翼卓有政声，又以能战出名，所以顺利地署理了湖北巡抚。胡林翼也是湘军三大首领之一，与曾国藩相处融洽，他署理巡抚也算是朝廷对曾国藩有所交代。

胡林翼以巡抚身份进武昌的时候，看到的是残垣断壁，十室九空。要恢复武昌的生机，非有三五年不可。施政先要用人，他快刀斩乱麻，大刀阔斧整顿吏治，不出一月便参掉了府县官员六人，五名官声较好的官员得到提拔。

胡林翼拳脚并用，使出浑身解数治理湖北，自然与总督官文矛盾加深。像湖北这种情形，督抚同驻一城，不闹矛盾才怪。

官文城府较深，又自知在民政上是生手，所以开始不太过问民政之事。但他身边的人就不高兴了，因为不问事便没来钱的由头，所以他们不断在官文耳边吹风，说胡林翼独断专行，不把总督放在眼里。

胡林翼行事与左宗棠大为不同，他虽然也看不起官文，但却知道官大一级压死人的道理。而且官文还是满人，所以他是曲意巴结，一心结好。

这天，总督府放出话来，说要给总督夫人做寿。武昌城内文武官员，都带着贺礼前往拜寿。到了府门，他们纷纷把各自的名刺交给门丁。这时有人问道：“这位小哥，不知总督夫人高寿啊？”

“夫人年轻得很，只有二十五六，是我家老爷新近才娶的六夫人。”门丁随意应道。

原来是官文的宠妾过生日！这些官员最年轻的也三十好几，却颠颠地来给二十五六的小妾做寿，心里都不痛快。新任湖北按察使阎敬铭是出了名的倔，他肯前来祝寿是胡林翼多次劝说的结果，如今一听是给官文小妾做寿，他心里的火就蹿起来了，向门丁讨回名刺道：“本臬司从不给小妾做寿。”然后，他又拉住武昌知府的衣袖道，“老兄五十六七了，何必也来凑这个热闹？”说完，两人钻进轿内，准备打道回府。众官员看了面面相觑，有人也准备跟着离去。

正在这时，胡林翼的绿呢大轿到了，后面还跟着两顶轿子，分别是胡老太太和静娟夫人。胡林翼顶戴补服，盛装前来，他亲自把名刺递上去道：“烦请老弟通报一声，胡林翼及老母、夫人前来祝寿。”

他的名刺上写的是“通家愚弟胡林翼顿首”，众人一看巡抚如此谦恭，也都安静了下来。胡林翼挥了挥手道：“众位还愣着干什么？都进府给夫人拜寿去吧！”

官文的小妾听说众官员都要离去，正在哭闹，官文也是无可奈何，正在摇头叹息。这时门丁飞跑着拿来胡林翼的名刺，官文惊喜地问道：“润之果然亲自来拜寿了？”

“岂止是胡大人，胡老太太，胡夫人都来了，恐怕现在已到了二门。”

官文对破涕为笑的宠妾道：“愣着干什么，还不快去迎接胡老太太？”

武昌的文武官员都跟在胡林翼身后鱼贯而入，官文把胡林翼拉到一边连连作揖道：“润之真是及时雨，不然还不知要闹到什么时候呢！”

胡林翼还礼道：“制台言重了，夫人再年轻也是制台的夫人，大家都是冲着制台的面子嘛。”

总督府内欢声笑语，好不热闹。胡林翼亲自给官文的老母亲端了一杯茶道：“林翼今天要拜太夫人为母亲，好多一个疼我之人。”

官老太太十分高兴，笑得面如菊花。胡太夫人、静娟夫人又极力恭维六姨太，把她捧得合不拢嘴。告辞之时，静娟夫人又赠六姨太一套名贵首饰，并请她到巡抚衙门做客。

六姨太得了天大的面子，过了几天就到胡府拜谢。她本是穷苦人家的女儿，被辗转卖了多次，吃尽了苦头，现在才有了官总督这棵大树可以依靠。说到伤心处，不禁泪流满面。胡太夫人也是心善之人，并不嫌弃六姨太的出身，握住她的手温言相慰，并认她做了干女儿。

胡林翼如此巴结官文，就连他的手下也有些人看不下去，说道：“对这样一个庸碌的人如此巴结，实在太不值了。”

“你们也知道官制台庸碌，庸碌对我们来说有什么不好吗？”胡林翼却另有想法，“那你们是希望我在湖北说了算还是说了不算？”

“当然要说了算。”

“那你认为我想说话算话，上面是有一个精明的总督好呢还是一个庸碌的总督好？”胡林翼又这样问道。

“这……当然是庸碌些好。”

“这不就对了嘛！官制台这人，除了贪一点外，其实并没什么，还算得上好结交。他是行伍出身，对地方行政并不内行，这样我们就有用武之地。他的八旗兵也是中看不中用，打仗也要仰仗我们，我这巡抚肯低头结好与他，湖北军政不都在我们囊中？”

“大人乃长远之计，我等所虑不过是意气用事。”众人闻言之后由衷的佩服。

“作为汉人巡抚，更不能意气用事。”胡林翼感叹道，“总督多是满人出任，这是本朝成例。向来督抚闹意见，吃亏的总是巡抚。即便把官制台赶走了，依目前情形，我也当不上这个总督，无非再换一个满人来，那有意义吗？我们图什么？所以与官制台相处只需八个字——曲意结好，争取支持。咱们巡抚衙门的人都要记住。”

胡林翼如此行事，湖北的军政事务官文几乎全部放手。官文的那帮手下就不干了，劝他道：“大人，汉人和咱不一条心，您要防着那姓胡的。他巴结您，那是想借您的势。”

“借本部堂的势有什么不好吗？他为什么巴结，本部堂比谁都清楚。可我们不也要借重他吗？要论行政、打仗，我们都没法与润之相比。前四任湖广总督，革职的革职，战死的战死，不都是因为制不了长毛吗？如今形势越来越明白，能与长毛抗衡的只有湘军了！胡润之与湘军渊源很深，本部堂也正好通过他借助湘军的力量保住武昌，这湖广总督才做得长久。武昌出了问题，你我都没有好下场，要么被长毛杀，要么自杀，要么被朝廷要了脑袋。你们说，这三条路哪一条好走？有胡润之在湖北，万一形势吃紧，湘军自会全力救援。一个人没本事不要紧，要紧的是看明白天下大势。现在天下不太平，满汉要和，督抚更要和，尤其是湖广，寄天下之安危，你们平时胡闹我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就算了，可你们要在督抚之间拨弄是非，别怪本部堂到时翻脸不认人。”官文有了这样的态度，湖北督抚和睦几成全国楷模。

胡林翼此时率领的部队已达两万多人，单靠湖北助饷，仍是捉襟见肘。到了揭不开锅的时候，还是要向湖南求援，左宗棠在这时也总是有求必应，胡林翼自然十分感激。这年年底，他与骆秉章商定，两湖巡抚衙门出钱为左宗棠在长沙买个院子，让他把家眷接到长沙。

左宗棠在巡抚幕府虽然跋扈，但他绝不贪一文银子，要他自己掏钱买个宅院，怕是三年两年都不成。骆秉章自然一百个乐意，因为把家眷接来，左宗棠就会更加踏实给他出力了。

两人各出五百两银子，骆秉章负责物色合适的宅院，他要给左宗棠一个惊喜，所以瞒着悄悄地进行着，最后相中了城北司马桥的一处宅院。

这里原是南宋司马弃疾练兵的地方，后人为了纪念他，将该地取名为司马桥。这个宅子远离闹市，而又在城里，到巡抚衙门又不算太远，十分合适。

这是个两进的院子，有二十多间房子，房前屋后还有一片菜地，几亩池塘，虽近闹市，却似山村，可以安心读书。骆秉章让人收拾好了，就带左宗棠去看。

左宗棠看过之后也对这处宅院很满意，骆秉章趁机问道：“如果先生有一处这样的宅院，待办完公事，拖一身疲倦回家，有儿女绕膝，有热

饭热酒，真是赛过神仙呢！”

“这处院子是不错，可惜在下没有闲钱。”左宗棠有些无奈。

“只要先生满意就好，这处宅子正是我和胡润之买下来送给你的。”骆秉章这才把两人合伙买院子的事说了。

“你们两位要送，在下也没有推辞的道理。不过话说明白了，如果大人动用的是公帑，在下坚决不受。”

“润之是自掏腰包，我如何能够用公款？你放心把家眷接来就是了。”骆秉章笑道。

左宗棠笑道：“要论公，两湖要用这么个院子来谢我，那就太小瞧我了！可两位巡抚自掏腰包以示感谢，在下当然要坦然受之，传出去也是一段佳话。”

好在骆秉章已摸透了左宗棠的脾气，所以对他这毫不谦虚的态度也不在意：“自掏腰包是我和润之的主意，这样我们也都坦然。润之说了，等你收拾好了，他要亲自前来贺乔迁之喜。”

十几天后，左宗棠一家人都搬来了，孩子们跑前跑后，欢天喜地。正房已经摆开桌椅，大家依次就座。人并不多，主人左宗棠，客人胡林翼、骆秉章、郭嵩焘、赖长。郭嵩焘已获朝命，要回翰林院编修本任，所以也算为他送行。

全是知己，酒喝得十分畅快，大家话也多起来。胡林翼却是个细心的人，从大家笑谈中，他发觉左宗棠锋芒太露了，所以要劝他收敛一下。正所谓狗咬吕洞宾，左宗棠一听便不高兴了，挥着大巴掌道：“我不会像你那样，大丈夫做事，何必仰人鼻息。”

胡林翼依然是细声慢语：“大家在一块共事，本来就需要互相照应，彼此都要留些情面和台阶。有些时候宁愿做不成事，也不要过分得罪人嘛！”

左宗棠当然不会赞同这种行事原则，道：“人生在世，做事是最要紧的，为了做成事，宁愿得罪人。”话不投机半句多，说到为人处世，两人真说不到一处。

说到湖广总督官文，左宗棠大为不敬：“什么狗屁制台，依我看来，他就是个庸碌之辈。”

胡林翼连连摇头道：“这就是季公你的不对了，一面之缘，你怎能就说别人是庸碌之辈？”

“上次他来湖南，当着那么多人的面，竟说什么‘民不耶生，自己不

是刚复自用之人’。亏他是个满人，不然连县丞也不够格。”

胡林翼连连摇手制止道：“季公，你这话就过分了。念错字有什么稀罕？一个人的水平不见得就因几个错别字就低了，有人总是喜欢津津乐道哪个官员念了别字，实在没意思。”

左宗棠寸步不让道：“连民不聊生都能念错，这样的人就不配当总督。”

胡林翼不愿与左宗棠相争，自退一步道：“你消消气，制台大人念错就念错吧，咱俩总不能因为这事闹得不痛快不是？我的意思是说，虽然他才具欠缺一点，但毕竟是上宪嘛！”

“上宪怎么了？如果骆抚台也念出‘民不聊生’来，我立马卷铺盖走人，侍候‘民不聊生’跌我的架子。我不管他多大官，有才我就佩服，让我对一个庸碌之辈折腰献媚，你做不到，我做不到。”这句话把胡林翼噎得面色青紫，亏得周夫人出来打圆场，这才敷衍了过去。

席尽人散，周夫人责备左宗棠道：“胡抚台说的并非没有道理，而且都是为你好，你又何必与人争吵，何况这房子还是人家给买的。”

左宗棠近乎不讲道理：“我又没逼他买，不高兴他可以收回去。”

“你呀，都四十六七了，还是小孩子脾气。”周夫人叹了一口气。

“你不知道，他巴结官文那套我就看不惯。”左宗棠将胡林翼亲为官文小妾做寿，曲意巴结的事情讲了出来。

周夫人听后却另有见解：“这有什么不好，反正胡抚台又不能把总督赶走，当然只有巴结了。我听郭大叔说，湖北军政要务，总督几乎全都托给了胡抚台，他可以一展身手，这不是很好吗？”

左宗棠还是不服气，鼻子哼哼直冒气。周夫人向来敢指陈他的毛病，继续道：“水至清则无鱼，你又何必事事那样较真。各人做事办法不同，你不做就不做，也犯不着去指责别人。”

“为了获上宪欢心就这样下作，这样的官左某宁愿不做。”

周夫人闻言笑道：“你原本也没做官呀！还有，你别张口闭口就官文如何如何，胡抚台说得对，他毕竟是上宪，传到他耳朵里，你当心祸从口出。”

左宗棠也有些后悔席间太轻狂了，好在都是知己，他有点泄气道：“也就是和骆抚台等人说说，对别人我还懒得理呢！”

“我还不知道你的脾气？较起劲来，什么话说不出来？我们一大家子人都指着你呢！你说话做事当然要小心些，湖南的天才多大，上有湖

广，再上还有朝廷。”周夫人又道。

左宗棠趁着酒气盖脸，给夫人打拱道：“夫人，左某错了，给你认错行不行？”

这天，骆秉章正在签押房看公文，听得外面炮响，就问差役道：“出了什么事？”

“左师爷正发折子呢！”差役回道。

骆秉章道：“知道了，让他把折子拿来我看。”

一会儿，左宗棠拿着折子就过来了。这是一个举荐官员的密折，骆秉章看了一遍就问道：“季高啊，怎么长沙通判的名字没了？”

这个是骆秉章最为关心的，因为他是官文的表亲。这次提名单的时候，他也专门向左宗棠交代过。

“他才能平平，在下勾去了。”左宗棠回道。

骆秉章有些着急：“他才能平平，这我知道，但藩台衙门极力推荐，官制台也打过招呼。”

“这我知道，不过这次大人保奏的都是才能政绩卓著者，把他放进去，一粒老鼠屎坏了一锅粥，我看就等下回吧。如果大人觉得为难，这倒有一个现成的借口——朝廷有规定，官员若承审缉盗案件、征解钱粮等要务在身，不准调任。这位通判手头正有一个盗案尚未了结，自然不宜保举。”

骆秉章想了老大一会儿，知道拗不过左宗棠，才道：“那就下一回，下一回无论如何也要把他保上，先生可一定记得，不然我实在没法向官制台交代。”

“好。”左宗棠敷衍了一句。

说完这事，骆秉章又开玩笑道：“别人私下都叫先生左都御使，我这巡抚按例才兼右副都御使，在湖南，先生说话比我都管用，哈哈！只是官制台要到湖南来阅兵，那时要问起这事，我真不知该如何回他。”

说起这事，左宗棠又骂道：“这官文纯属多事，他湖北都要靠湖南救济，武昌收复也是靠的湘军，他有什么脸面来湖南阅兵？”

“他是总督，湖南也在他的治下，他要来我总不能不答应吧？要做的准备还是要做的。”骆秉章其实也不欢迎，但是却没有办法。

左宗棠的骡子脾气又犯了，道：“在下先声明，到时候这位制台来，大人们少不了都得去接，在下不去，到时就告假在家养病。”

骆秉章道：“先生又何必如此呢？官制台与你无冤无仇，怎么总是看不顺眼呢？”

“他主政湖广以来有什么政绩？还不是全靠湖南给他撑着面子？至于湖北，一切政令全出自胡润之，他这个总督，伴食罢了。”

骆秉章连连摇头，不敢苟同：“先生，这些话就不必说了。官场客套针对的不过是官位，并不是官员。官制台如果眼下只是一介平民，谁又会认得他？我们又何必管他？问题是他是现任的湖广总督，我们不捧在手上行吗？”

“那也不能给猴子一个顶戴我们见了也拜吧？”左宗棠只认死理。

“那也得拜，沐猴而冠不就是说这事嘛！官场的事就是如此，你要对某位官员不佩服就不笑脸相迎，那不全乱套了？以你这样的才能和脾气，怕是没几个人能博你一迎了。做此官行此礼，佩服不佩服，你都要毕恭毕敬。”骆秉章劝道。

左宗棠有些蛮不讲理了，反驳道：“在下不在官场，不用行此礼。您非让在下去，万一在下说不中听的话，那就给您惹大麻烦了。”

骆秉章无可奈何，摇头叹道：“你呀，让我说你什么好！”

左宗棠哈哈一笑，转换话题道：“抚台大人，这事就不说了。我还有事给你说一下，我已让长沙当铺把铺面全部截去两尺。”

骆秉章有些不明白，为什么当铺铺面要截去两尺？左师爷怎么管上当铺了？

原来几天前，左宗棠到街上去巡查，在万永当铺门外，他看到一个孩子正在当东西。当铺向来都是高高的台面，外面的人需踮起脚才能把东西递上。据说这是典当行耍的小聪明，为的就是让当东西的人仰头说话，从心理上先怯了，好东西也当不出真价钱。

当东西的孩子踮起脚也够不到台面，里面的伙计故意耍他道：“东西你要自己递上来才能当，要不你就拿回去。”

孩子递不上去，急得快要哭了。

里面的伙计打趣道：“你说说，晚上你爹趴不趴在你娘身上？说了，我就替你拿上来。”

孩子知道这不是好话，但又没办法，只得怯怯地说道：“趴。”

“怎么趴的？你爹说什么，你娘说什么，你学两句我就给你当。”伙计继续耍道。

左宗棠小时候曾到当铺当过东西，那份屈辱记忆犹新，他踱进去对伙计道：“你先说说你爹趴不趴在你娘身上。”

伙计是个新手，不认得左宗棠，眼皮一翻道：“你没事少掺和，去去去！”

左宗棠指着伙计的鼻子吼道：“你去把贾大嘴给我叫来！”

当铺掌柜嘴巴特大，外号贾大嘴。伙计一听左宗棠敢叫掌柜外号，知道来人不可小视，连忙进去把掌柜的叫了出来。贾大嘴一看是左宗棠，远远地就堆起笑脸打拱。

“第一，你先把这个伙计辞了，人家为生计所迫前来当东西，他还要取笑人家，心地太毒。”左宗棠毫不留情。

贾大嘴不敢迟疑，回头正色对那个伙计道：“你去账房把工钱结了，今天就滚蛋。”

“第二，你立即关门闭户，把铺面锯掉两尺，让里面和外面的人都站到平地上说话。”

贾大嘴一听这话，便苦着脸说道：“左先生，这怕是不好吧，这都是老辈传下的规矩。”

左宗棠仰着脸道：“老辈的规矩多了，到了我这就得改，除非你不在长沙开当铺。不但你，所有的当铺都要锯掉两尺，谁不听招呼我就让抚标营的兵丁来封铺。”

抚标营的兵丁都是不讲理的角色，让他们来麻烦就大了。贾大嘴知道争也无益，好在同行都要锯，就下了排门当晚就锯掉二尺。三天之内，全长沙的当铺都锯短了台面。

骆秉章知道左宗棠幼时家贫，对伙计的憎恨可想而知，不过因此就要所有当铺锯掉两尺，实在有些过分了，就问道：“已经锯掉了的只有万永一家吗？我的意思，万永的伙计太恶毒，锯掉就锯掉了，其他当铺就算了。”

“都已经锯完了。”左宗棠回道。

“那就这样吧，反正买卖照做就行。”骆秉章闻言也无可奈何。

.....

十几天后，官文乘船前来湖南，骆秉章派出几十艘战船一直迎到洞庭湖口。长沙城里一片忙乱，各家店铺都在内外清扫，各衙门差役几乎全体出动，督促清洁。校场上，鲍起豹正在操练绿营兵马，以备检阅。

骆秉章得知官大人的船已近长沙，就率文武出城到码头恭候。等了近半个时辰，官文的船队就出现了，湖南战船在前引领，十几艘官船浩浩荡荡前行。官文座船行在中间，旗杆上一面杏黄大旗，上书一个斗大的“官”字。他站在船头指指点点，一帮官员在旁恭恭敬敬地听。

岸上礼炮齐鸣，官文的座船泊到岸边，骆秉章率一大批官员高声报名相迎：“湖南巡抚骆秉章，率巡抚衙门、布政使衙门、按察使衙门、提督府、长沙府、首县各官员恭迎总督大驾！”

众人就要跪下去，官文满面笑容，连忙双手虚扶道：“诸位免礼！免礼！”

骆秉章率藩台、臬台和提督走上跳板，搀扶官文下船。

见完了众官员，官文问道：“骆抚台幕府中有位左先生，被人誉为今世诸葛，满腹经纶，运筹帷幄。本部堂久闻其名，很想一见啊！”

骆秉章心里咯噔一下，真没想到，怕什么来什么，官文一下船竟就问起左宗棠，这头倔骡子，此时正在家装病呢！

他硬着头皮回道：“回制台大人，左先生身体不好，已多日不到幕中，下官这就派人去瞧瞧，让他无论如何也要前来拜见。”

官文淡淡一笑：“本部堂听说这位先生眼光很高，怕是不愿见本部堂吧？”

骆秉章等人闻言一时语塞，官文见此哈哈一笑道：“哈哈，左先生病了就不要打扰了。你可要善待这位先生，湖南多亏有他辅佐，就连湖北也多有仰仗啊！”

骆秉章连忙拱手道：“下官代左先生谢过制台。”

这时官文的绿呢大轿已经抬下来了，整套仪仗也摆开了。骆秉章扶官文上轿，鸣锣开道，向长沙城开去。

随即，骆秉章转身安排巡捕立即去请左宗棠。

巡捕赶到左宗棠家时，见他正躺卧在床上，头盖毛巾，满头大汗。周夫人解释道：“前些日子他在园子里浇菜出了一身汗，伤了风，医生说喝几服中药就好，谁知道喝了三天，一点用也没有。”

巡捕平日与左宗棠很熟，他摸摸左宗棠的额头，果然烫得很，叹道：“没想到先生是真的生病了，属下马上回禀抚台。”

长沙城外校场，骆秉章正陪官文阅兵，巡捕把见左宗棠的情形说了，骆秉章却不相信，摇头叹息道：“这头倔骡子，真拿他没办法。”

绿营和团勇都参加操演，因为事前已操演多次，因此非常整齐威武。官文见此十分高兴，就问起团勇的月饷，当他听说是每月四两时，就惊讶道：“比八旗绿营都高，怪不得湘军战斗力强。比起来，鄂军军饷就太寒碜了。骆大人，湖北常受到长毛滋扰，商旅不兴，百业不振，本部堂想给军中弟兄增点饷银也是难上加难，不知湘省可否再接济一些？我听说，今年湘省厘金又能多收两成。”

骆秉章沉吟了一会儿道：“制台说的不错，今年湖南为了吸引外商，规定凡来湖南经商者前三月厘税一文不收，结果周边省份客商都到湖南来了，厘金能增收二十多万。只是制台也知道，湘军需要军饷，需要赶造战船，粤、桂、赣、贵等省协饷四十多万，本省练勇也要几十万，虽然增了二十几万，但也是入不敷出。不过不管怎么紧张，职下还是要想办法多协济鄂省，多的不敢说，增加五六万绝无问题。”

官文笑道：“我只是开个玩笑，竟把骆大人吓了一跳。算了算了，湘省‘内清四境，外援五省’，负担已经够重了，本部堂就不再为难你了。”

长沙通判进了藩台的签押房，徐有任一挥手，众人都退了出去。

“今天请老兄过来，就是想借老兄面子。”徐有任满面笑容，对长沙通判十分客气。

长沙通判拱手道：“藩台大人有事尽管吩咐。”

“呵呵！我哪敢吩咐。在湖南，你也知道我这个藩台还不如一个师爷。官制台节制两省军政，开销何其巨大，我想帮把手，可也毫无办法。”徐有任道。

长沙通判点了点头：“这个大家都知道，湖南的一切都要左师爷点头。”

“我们的难处官制台未必知道，也许他老人家心里还怪着我我呢！”徐有任亲昵地向长沙通判靠过去，“所以我想，官大人好不容易来湖南一趟，机会难得，我总要见见大人，诉诉苦，说说体己话。你与官大人连着亲，咱们不去说句体己话，也对不住官制台是不？”

长沙通判点头如啄米。

徐有任又道：“依兄弟看，你的才能是无人可比的，上次我已和骆大人通融好了，要举荐你出任永州知府，官制台也有关照，可就是这位左师爷一句话就给推了，让黄文琛捡了个大便宜。黄文琛有什么才能？无非是巴结左师爷紧一些罢了。这些事，也应该让制台大人知道。”

说完这些，两个人一起来到官文行馆，官文挥了挥手，众人便退下了。客气过后，两人你一言我一语，说了一些湖南的情形。

长沙通判道：“在湖南，大家都知道左师爷，未必知道骆巡抚。左师爷把持巡抚衙门，各级官员只要左师爷喜欢，没有不擢升的，他不喜欢的，轻则降职，重则罢黜。仅仅去年以来，被左师爷弹劾的道以下官员就有十八人！就连向朝廷发奏折，也是他一手操持。”

徐有任也帮腔道：“左师爷太过分了，他竟然连大帅的面子也不给，真是可气。”

官文闻言冷冷地说道：“你们说够了没有？别以为本部堂不知道，因为厘金没让藩台衙门管，你这藩台就记恨在心；因为上次保奏没有你这通判，所以你也极力诋毁。你们扪心自问一下，你们谁的才能可与这位左师爷相比？”

徐有任闻言不敢再吱声，长沙通判却辩道：“我们自知不如左师爷，可保奏之事大帅也跟骆抚台打过招呼，俗话说看不看僧面看佛面，卑职升不升迁无所谓，可骆抚台眼里还有大帅吗？左师爷眼里还有大帅吗？这次大帅来湖南阅兵，左师爷却恰巧生起病来，依我看生病是假，实则是不给大帅面子。他经常信口雌黄，诋毁大帅，说湖北政以贿成，群邪森布。”

“你住口！”官文厉声喝道，他背着手踱了几步总算把火才压下去了，“不是本部堂责备你们，是湖南离不开左宗棠！你们想想，自长毛作乱以来，荼毒大半个江南，独有湖南还算清静，周边数省全靠湖南协济。湖南之所以能够支持，离长毛远是个原因，但主要还是左宗棠运筹得法。皇上也很重视此人，听说皇上每次召见湖南官员，总要打听左宗棠的情况。朝廷刚刚赐左宗棠四品京堂的恩典，虽然是个虚衔，但也可见朝廷对他的器重。危难之际，用人就没那么多讲究，用人用其长，就没法计较他的短处了。这样的事，你们以后休得再提！”

两人碰了个软钉子，灰溜溜出了行馆。

官文对湖南一切都还算满意，又小住一天，便打道回湖北了。

第十章 左师爷永州查案 樊总兵武昌告状

这天，永州知府黄文琛到岳州公干，路过长沙特来拜见骆巡抚。当时骆秉章正与左宗棠在西花厅喝茶，黄文琛欲言又止，骆秉章见此便道：“左先生不是外人，有话你不妨直说。”

黄文琛苦笑道：“不怕大人见笑，职下要告状了。大人知道，永州位于湘南，与粤、桂交界，地薄人贫，自古以来就是匪患严重之地。永城镇总兵樊燮，不但不能有助于地面治安，而且本人酗酒狎妓，横生事端，为难府县，其部兵丁军纪败坏，肆意扰民，官民都是苦不堪言。职下极力与之协调，无奈樊总兵依然我行我素，职下眼里容不得沙子，既然不能与他共处一地，只好请求调到别处。只是当初职下升这知府，抚台大人和左先生都费了不少心，现在要求调任，实在无颜启齿。”

骆秉章深思了一会儿道：“不是本官说你，天下哪有好做的官？像你这样遇到点困难就想挪地方，那你上哪也干不好！你说永州地薄人贫，匪患严重，本官说永州潇湘汇流，交通便捷，人文荟萃，关键是你有没有手段。知府调动不是下棋，你想挪就能挪的。你要安心理政，如果永州治理得比从前出色，倒是有调你的可能。你要如此畏难发愁，本官越是要你趴在那里，听明白了吗？”

黄文琛面露愧色道：“职下明白，职下从不敢玩忽职守，只是恳请大人干预一下永州军政，或去或留，一切听大人安排。”

“本官不会去干预永州的军务。”骆秉章断然回绝，“永州驻军历朝如此，如果你连军政关系都搞不好，如何胜任知府一职？本官看关键还是你放不下读书人的架子，樊总兵也是堂堂二品大员，比本官还高半级，你一个从四品的知府放下架子主动联络感情，沟通关系，何至于此？你既然到了本官门上，本官就是这话，你受得了也得受，受不了也得受。”

黄文琛满头冒汗，连声道：“职下谨记大人教诲，一定主动与樊镇台沟通。”

黄文琛一出门，左宗棠就一脸惊异道：“在下还是第一次见骆抚台如此声色俱厉，都说大人好说话，原来也有不好说话的时候。”

“巡抚以民政为主，所以拿文职官员当自己人，总要苛责一些，对武职总兵、副将，则要客气一些。不过黄元甫反映的问题，不知先生作何感想？”骆秉章道。

“一面之词，难断是非。樊燮名声不佳早有耳闻，黄知府才具欠舒展也是事实。”

“黄文琛这人很忠厚，未脱书生之气，我估计他不会说假话。”骆秉章对黄文琛到底还是很看重。

左宗棠见此便起了去永州查案的劲头，于是说道：“这些天没要紧事，要不在下就去永州一趟，耳听为虚，眼见为实嘛。”

“我也是这个意思，只是永州路途遥远，辛苦先生了。”

“没关系，在下正好出去看看。”

第二天，左宗棠便带上一位幕宾上路了。为了安全，他专门从抚标营中选了兩名护军同行。一行四人过湘潭走衡阳，五天后的傍晚终于到了永州。

四人从北门进城，顺着大道往里走，左宗棠看中了一家王记客栈。虽说此家客栈不大，但楼上住宿，楼下吃饭，十分方便，四人就决定在这住下来。

吃过晚饭，左宗棠找店主闲聊。店主是位五十多岁的矮个老者，一脸苦相。左宗棠问他地面可安宁？老人直摇头。问他生意如何？他也直摇头。见问不出什么，左宗棠就回了客房，大家都累了，就想早点休息，打算明天一早到街面上去逛逛。

几个人刚睡下，就听见楼下有女子的嘤嘤啜泣声。左宗棠翻来覆去睡不着，就下楼去看个究竟。他见店主也在抹眼泪，就问道：“你们这是怎么了，干吗夜半在此哭泣？”店主开始并不肯说，后来才道：“有人给我提了一门亲，我家女伢子不乐意。”

“不乐意那就算了，何苦逼孩子呢？”左宗棠就奇怪了。

“可不答应不成，那边咱惹不起。”店主叹息道。

“光天化日之下，哪家竟敢强娶？”

店主又直摇头不说话。

“你也算个男人？三脚踢不出个屁来！”左宗棠见此顿时火气上来了，转身就走到姑娘门前大声问道，“姑娘，有什么难处你不妨说出来听听，如果缺银子我可以借你，如果是其他难处，我们也可以想想办法。”

姑娘强忍住哭泣道：“谢谢您的好意，这个忙，您没法帮。”

“姑娘不说出来，怎么知我不能帮忙？”左宗棠拍拍胸脯道，“不是我说大话，在湖南，没有我帮不上的忙。”

“先生，您回房休息吧，我不哭了，哭也无益。人生下来就有死的一天，大不了早几年罢了。”

左宗棠听出这姑娘性情刚烈，便劝慰道：“姑娘，人都有一死，但要看得死得值不值。我见姑娘是刚烈之人，既然死都不惧，那世上再难的事也没什么好怕的，你说是不是？”

“先生说的是，劝我的人很多，但只有先生说到雪莲心里去了。”

“你叫雪莲吗？”

“是的。”

“雪莲姑娘，我和你立个君子协定，你真要决心去死的时候，请先告诉我一声如何？”

“好，我就与先生立这个协定，不过先生还是快去歇息吧。”

左宗棠回房躺下，依然翻来覆去睡不着。他渐生怜香惜玉之心，想那姑娘一定在强忍着伤心，面壁饮泣。他打定主意，明天无论如何都要问个究竟，难道湖南还真有他帮不上的忙吗？

迷糊间刚要睡着，他又被叫骂和摔碟子的声音吵醒了。还有人被打得鬼哭狼嚎，闹得很不像话。左宗棠打发两个护军去看是怎么回事，两人本来就好热闹，一得令便立即“蹬蹬”下楼去了。

事情就出在街对面一家酒楼，是几个绿营兵喝醉了酒在打人。两个护军冲进去大喊道：“都住手，这是怎么回事？”

因为两个护军都身着便衣，喝醉的兵丁便恶语相向道：“谁他妈的裤腰带没系紧，把你们给露出来了？”

这话骂的太恶毒了，两个护军也是血性汉子，又有些功夫，三拳两脚就把三个醉酒的兵丁打倒在街上。三个醉兵跌跌撞撞爬起来，一边逃一边道：“你们有种就等着。”

酒肆店主抹抹嘴角的血道：“两位好汉快走，再不走就来不及了。”

两位护军问道：“为什么走？他们是哪里的兵，为什么这么横？”

“他们是总兵府的亲兵，吃饭从来不给钱，为此已赊欠小店几十两银子了。小本买卖哪经得这样赊欠，今天就多说了句话，他们就把我打成这样。”店主无奈道。

两位护军道：“你别怕，我们不走。我们一走，这祸事就摊到你头上了。”

说话的工夫，就听得远处吵吵嚷嚷，火把都照亮了半条街。几十名兵丁过来了，把小店围得水泄不通。带头的是位把总，大声吼道：“是谁活得不耐烦了，敢打我弟兄？滚出来，受死前让爷瞧瞧。”

两位护军毫无惧色道：“爷们守长沙与长毛血战两个多月都没怕，还怕让你瞧？爷们在这里了，你们都瞧好了。刚才的人是我俩打的，像这样欺负老百姓的王八蛋，爷们见一次打一次！”

把总见两人横眉冷目，绝非善茬，没敢贸然行事，但嘴上却硬气得很：“爷驻守永州，在这一亩三分地上，不管是谁打了我兄弟，就没好果子吃！”

左宗棠在对面一见大事不好，急忙挤过人群站到两位护军面前，对那位把总道：“这是我的手下，有什么事我兜着。”

把总斜睨了一眼左宗棠道：“口气不小，敢打我的人，你说怎么办？”

左宗棠故意耷拉着眼皮，不正眼瞧那位把总：“怎么办先不说，我且问你，你们总兵可是镶黄旗下的奴才樊燮？”

把总一听这话，愣了一下道：“总兵大人的尊号也是你妄称的？”

“一个小小的总兵，还称什么尊号？我不知道他是怎么带兵的，喝酒吃饭不给钱已经是错，如果再闹下去，怕是要给你们总兵惹祸了。”左宗棠冷笑道。

几句话下来，那位把总被镇住了，他缓和了语气问道：“尊驾是何人？”

“我是何人不重要，重要的是我知道你们总兵是何人！”左宗棠让老板拿来纸笔，龙飞凤舞写了半页，递给把总道，“这是你们总兵的履历，你看看可有一字之错？”

把总见了更摸不准他是何方神圣了，便拱手道：“不知这位老兄在何处高就，请自报一下家门。”

“家门自然有，但也不必报。几位就此回营，只当什么事也没有，如果再计较，大家脸上都不好看。听我一句劝，以后你们不要再为难这些商家了，小本买卖也不容易。”

把总见左宗棠给了台阶，就顺坡下驴道：“弟兄们久不发饷，偶尔赊账也是有的，至于为难商家着实没有。”

说完，把总一挥手，这帮家伙总算走了。两位护军紧张得出了一身汗，道：“先生不该这时出来，如果动起手来伤了先生，我们就没法交代了。”

“我就是怕你们打起来才来的。我知道你们两个功夫不错，可这么多人你们哪抵得住？”

两位护军听了由衷的钦佩，拱手道：“还是先生厉害，三言两语就把他们吓走了。您的舌头比我们的刀更管用。”

酒肆店主见一场泼天大祸烟消云散，十分感激，非要炒几个小菜请他们。但大家实在困乏难挨，就告辞了。

那位叫雪莲的姑娘一直在窗户边悄悄地看着门外的一切，默默地目送左宗棠上楼，然后呆坐在床边，想着心事。

次日一早，左宗棠刚刚起来，还没来得及洗漱，就听见外面锣声吆喝声一片。他推窗一望，一员武将坐在肩舆上直奔王记小店来了。

“先生不好了，是不是昨晚的事惹恼了总兵府，总兵亲自来为难了？”两位护军见此问道。

左宗棠一看，红珊瑚顶戴，绣狮的补服，正是二品武职冠服。这队人马在店门口停下，总兵下了肩舆道：“你们通报一声，就说樊某来接亲了。”

左宗棠一听就明白了，原来雪莲不愿嫁的人就是这位樊总兵。

店主战战兢兢迎到门外，拱手道：“大人，小女无知，不肯答应，求大人宽限些时日，等小老儿再劝劝小女。”

“这也不能怪本将心急，实是一见钟情。我已向你老保证过若干次了，雪莲过门了绝对为难不着。我的夫人是极通情达理的，请你老放心就是。”樊总兵趾高气扬道。

老人连连作揖：“小老儿一万个放心，大人看上小女实是她的造化，无奈小女不识抬举，女大不由爹，还请大人宽限一些时日。”

这时厢房的门突然打开了，一个俊秀的姑娘手握剪刀，横眉立目道：“大人，雪莲实在无福，如果你再相逼，我就死在这里！”

“慢慢慢，我不逼就是了，你何必如此？”樊总兵没想到雪莲会闹这一出，连忙转头对店主道，“你慢慢劝劝你家女儿吧，咱是求亲办喜事的，可不能办成丧事。对了，还有件事要告诉你，王德榜因犯了军规，三天后就该问斩了。”说罢，他不慌不忙登上肩舆，就浩浩荡荡东去了。

老人急得直搓手，埋怨女儿道：“雪莲呀，胳膊扭不过大腿，你总是不听。你看这回连你哥哥也牵连了，这可怎么办呢？”

“老人家，刚才那位可是永州镇总兵樊燮？”左宗棠走下楼来问道。

“不是他还能是谁。”店主愤愤道。

“你打算把女儿嫁给他？”左宗棠又问道。

“哪是我打算？”店主一脸无奈，“我家小子在总兵府当差，闺女非要去总兵府看新鲜，结果被樊总兵撞见了，非要纳她为妾。按说咱这小户人家，攀上总兵这门亲有什么不好？可是我这女儿说什么也不肯答应。”

雪莲这时在房中道：“谁看着好谁嫁，反正我不嫁！”

“你说得轻巧，你哥攥在人家手里，三天后问斩，这还不都是因为你？”

“他凭什么杀人？还有王法吗？”

“我的傻闺女，在永州，他的话就是王法。”

雪莲就无话可说了，父女二人又哭了起来。

左宗棠见此便拱手对店主道：“既然姑娘不愿嫁，你就不要再逼了。这样吧，你儿子的事包在我身上，到时我一定想办法救他。”

之后，左宗棠由两位护军陪着，在永州城内走街穿巷，与寻常百姓及商家伙计闲谈，了解永州的情形，百姓多是痛恨总兵樊燮，对知府黄文琛倒颇多称赞。

两天时间转眼就过去了，客栈老板正为儿子的事愁眉苦脸，劝女儿道：“闺女，你就应了吧，你哥打小最疼你，你就眼睁睁看他被杀？”

“不嫁就要杀人，天下哪有这样的道理？我看姓樊的是吓唬人罢了。再说，住店的先生不是说了嘛，一切有他呢！”雪莲对左宗棠寄予莫大的希望。

“一个住店的人你也指望？他一出去就是一天，连个人影也不见，能指得上吗？”

雪莲却很坚定：“孩儿看那位先生是个大丈夫，说话算数。”

听女儿说起客人的语气有些怪怪的，老人疑惑地看了她几眼，她却“啪”的一声关上房门。

次日一早，总兵府的几个亲兵来了，店主连连打拱，亲兵态度很好地问道：“老人家，总兵大人让我等来问问，雪莲姑娘想好了没有？”

“两位军爷，实在对不住，小女正想着呢。还请两位在总兵面前多多美言几句，再宽限几日。”店主应道。

“当然行啊！总兵说了，宽限多少天都行。只是军法无情，王德榜触犯军规，今日午时三刻就要问斩，你们去收了尸，还可以继续想。”亲兵扔下这话就走了。

店主一听总兵府果然要行军令，急得团团转，责备女儿道：“闺女，你怎么就一点儿也不急呢，那不是你亲哥吗？”

雪莲也是不知所措道：“那能有什么办法？先等等先生再说吧。”

“什么先生？恐怕说完大话早就溜了。”店主对萍水相逢的房客不抱任何幻想。

雪莲仰着脸坚定道：“不会，先生一定会回来的。”

正说着，左宗棠几个人进门了，对父女二人道：“你们去准备一下，到时候刑场见。”

店主此时也把左宗棠视作救星，央求道：“先生，您不是说能救我的儿子吗？我求求您了。”

左宗棠扶起就要跪下去的店主道：“办法我一定会想的，但必须到了刑场再说。”

刑场设在永州城南的骡马市，听说要杀人，南城的百姓几乎都拥来了，把这里围个水泄不通，左宗棠费了好大的功夫才挤到里面。

王德榜是个膀阔腰圆的小伙子，两只眼睛瞪得像铜铃一样，非常有精神。这会儿他嘴里塞了破布，眼看着父亲和妹子哭得天昏地暗，却一句话也说不出。

监斩官走下台来，问雪莲道：“姑娘想救你哥也不难，只要向樊总兵求情，他肯定会答应的。”

王德榜的父亲这时也哭求女儿答应这门亲事，雪莲听了左右为难。

左宗棠走到监斩官面前大声道：“结亲本是你情我愿之事，你们总兵却拿杀人相逼。本朝律令，强娶民女是要治罪的，想必你们总兵也清楚。”

监斩官向地上吐了口唾沫道：“你是什么人，何时轮到你说话了？”

“路见不平，人人可说。你们总兵强娶民女在先，枉法杀人在后，这两条罪名加在一起怕未必担得起。我劝你把人放了，不然你们总兵怕是要惹麻烦。”左宗棠毫不畏惧。

监斩官见左宗棠口气很大，又从容不迫，心里有些胆怯，但他在永州向来无法无天，笑道：“我们总兵行军令，何必用你插嘴。来呀！准备行刑！”

“等等！”左宗棠从袖管里抽出一份公文递给监斩官道，“这是巡抚衙门的公文，抚台已调王德榜到抚标营当差。从公文签发之日起，王德榜

已是抚标营的人了，所以总兵府无权斩杀。”

监斩官一愣，问道：“你是什么人，本官凭什么信你？”

“我是巡抚衙门的差官，凭的就是这份公文，上面有巡抚衙门的关防，真假你不妨仔细一辨。”左宗棠道。

监斩官见此便不敢擅自行事了，立即回总兵府请示。樊燮和师爷仔细分析，竟发现公文真是巡抚衙门的。

“真是怪了，怎么来得这么巧。”樊燮想了想道，“不就是个兵吗？有什么大不了的，就让他们带走吧。本将原本也没打算杀他，只想逼他妹子就范，没想到他妹子性子会这么烈。强扭的瓜不甜，你们就不要再为难雪莲了。”

王德榜被左宗棠救下，回到店里，他老父亲责备道：“你还不快给恩人磕头，要不是这位先生相救，你早就没命了。”

王德榜有些不服气道：“樊总兵本来就没打算要我的命，不过是吓唬你们罢了。我嘴里塞着东西没法说话，一个劲向你们使眼色，你们没一个看明白，真是急死人。”

左宗棠的护军不高兴了，反问道：“那依你的意思，我们不该救你了？”

“我不是那意思，但我不会去抚标营。”

老父亲急了：“你不跟先生去省城，樊总兵再捉了你怎么办？”

“我去省城容易，拍拍屁股走就是，可你们怎么办？我能放心吗？再说，我在这里已混到外委把总了，去抚标营也行，除非你们也给我外委把总的差。”王德榜既担心他的老爹和妹子，又担心官位没了。

左宗棠笑道：“不就是小小的九品官吗？就是给你正八品的外委千总也没什么难的，就怕你没本事。”

没想到王德榜却大言不惭道：“要论本事，给我个总兵也没什么，只可惜军营里只认银子不认人。”

两个护军第一次见到这么说大话的人，不禁有些鄙视道：“你一个小小的外委把总，能有多大本事，敢说这样的大话？”

“我喜欢说大话不假，但说大话的人未必就没有本事。比如巡抚衙门的左师爷就自比诸葛亮，但他本领确实也大，长毛几次重兵围困长沙，要不是他运筹帷幄，湖南根本不能保全。”王德榜举例道。

没想到在这军营之中也有人知道他的大名，左宗棠不但喜欢自夸，

而且也喜欢别人夸他，当即就对王德榜另眼相看：“想不到你一个小小的绿营兵也知道左师爷。”

王德榜答道：“长毛围困长沙两月没有攻下来，这位左师爷功不可没。绿营将官们都不愿谈，但底下弟兄们就没那么多顾忌，许多人都知道左师爷的大名。但凡左师爷的故事，我都无不仔细打听，所以对这位左师爷的了解也许比他自己还清楚。如果有一天见到左师爷，我倒希望和他比比兵略。”

左宗棠对这位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子道：“这位左师爷我也认识，他读遍天下兵书，胸有甲兵千万，熟知天下地理，山川雄关无不了然于胸，无论排兵布阵还是民生经济，都称得上精通。你读过几本书，怎敢与左师爷比？”

王德榜满不在乎道：“读书不在多少，有人读了一辈子书，不过是读死书。我读书不多，就喜欢读兵书而已，但孙子兵法、三国妙计恐怕无人能与我相比。”

两位护军见两个自夸的人聚到一起，说起大话来浑然不觉，一时让笑意憋得龇牙咧嘴。

左宗棠心底有些喜欢这个王德榜了，有意要考考他，便问道：“永州与粤、桂、贵三省接壤，乃湘南门户，若有一军来犯，你看该如何排兵布阵？”

“排兵布阵本无常法，贵在随机应变，你这个问题根本无法回答。敌军从何方来？共有多少人马？粮草是否充足？这些情况不同应对措施就不同。”王德榜应道。

此人果然有一套，两人探讨了大半个时辰，左宗棠道：“依你的才能，足可以做个五品守备了。你放心，到了抚标营，我保你一年内混上正七品的千总。”

王德榜不相信天上会掉馅饼，便问道：“你口气这么大，好像巡抚衙门是你开的。”

两位护军这时才代为回答道：“这位就是你说的左师爷！”

王德榜一听救他的正是佩服已久的左宗棠，十分惊喜，施礼道：“刚才多有冒犯，在下给先生赔罪了……”

放了王德榜后，樊燮越想越觉得此事有些蹊跷，便对师爷道：“怎么刚把王德榜推上刑场，巡抚衙门的公差就到了？而且这差人既是公差，就应该直接把公文送到总兵府来，怎么去了刑场？”

师爷想了想道：“除非他一到永州就知道王德榜待斩。再就是这个差

人已在永州待了些日子，对王德榜的事心里早就有数。”

“你的意思是说，这个差人就是来专门查事的？”

“不是没有这种可能，大人应把亲兵营营官叫来，问他最近可有特别之事发生？”

樊燮着人叫来营官，营官想了一会儿道：“没什么特别之事，就是前些天晚上，营里弟兄和人打了一架，那人好像对大人非常清楚。当时弟兄们以为那人是大人的朋友，也就算了。”

樊燮一听更加惊疑，把那晚闹事的把总叫来详细盘问，之后抬手就是一巴掌吼道：“发生这么大的事，你怎么不禀报？”

把总捂着火辣辣的腮帮子道：“当时都以为是大人的亲戚或熟人，弟兄们在外面闹事理亏，没敢向大人禀报。”

樊燮闻言对师爷拱了拱手道：“还得劳烦老夫子跑一趟，去王记客栈打听一下。”

师爷不敢怠慢，急匆匆赶到王记客栈，向王德榜老爹打听是否有公差在这里住宿。

店主按左宗棠的吩咐，拿出一封信呈上道：“大先生，他给小的留下一封信，说总兵府有人找就把这封信交了。”

这封信很短，说他们是巡抚衙门的公差，已带王德榜去了省城，有什么事情就去巡抚衙门交涉，不要与老汉为难。后面还盖了巡抚衙门的大印。

师爷赶回总兵府，对樊燮道：“来人确是巡抚衙门的人无疑，不过他们昨天已经走了，追也无用。也许他们并无他意，只是把王德榜带回去交差。”

“怕是没那么简单，王德榜在省城并无亲戚朋友，巡抚衙门怎么会凭空无故调他去抚标营？前些日子黄知府去了长沙，十有八九告了本将的黑状，巡抚衙门才派人来暗访。”樊燮猜测道。

“看来必须去省城走一趟了。巡抚衙门的左师爷虽然只是个举人，但和曾帅、胡帅都是好友，尤其是骆抚台对他言听计从，何不去求他帮忙，只要他肯出面，一个黄知府又算得了什么？”师爷出主意道。

“那就麻烦老夫子去省城见见这位师爷。”

“最好还是东翁亲自去一趟，听说左师爷眼光高得很，省城大小官员都不放在眼里，我区区一个幕宾，怕会误了大事。”师爷不敢接这差事。

樊燮觉得他一个二品大员去见一个师爷有失面子，便道：“我一个满人，哪有去求他一个汉人的道理？”

“大人的总兵已经做了十年，升个提镇也是理所当然，这种关键时候最好不要出什么差错。”师爷提醒道。

前程自然要紧，面子不妨放一放。樊燮问道：“那依老夫子的意思，本将必须亲自走一趟？”

“必须亲自走一趟，这对大人绝对没坏处。”

.....

回到巡抚衙门，左宗棠立即到签押房向骆秉章报告永州之行。

“黄文琛所说不假，这位樊总兵狎妓、酗酒、吃空饷都有，而且对部下约束不严，所部很少训练，与土匪接仗一触即溃，毫无战斗力。他已有两个小妾，可还要逼娶王德榜的妹子。”

骆秉章听罢并不感惊讶，淡然道：“这些毛病几乎带兵的都有，男人嘛，三妻四妾也没什么。樊总兵是有些胡闹，不过好像也没什么大不了的事。黄文琛这人眼睛里揉不下沙子，又书生气十足，所以两人才闹得势如水火。我的意思，不行就把黄文琛调一调。”

“樊燮怎么办？就这么算了么？”左宗棠心有不甘。

“当然不能就这么算了。你不是给他留了信吗？我估计他肯定会到长沙来一趟，那时候我让他收敛一下。毕竟他是满人，总要给留些面子。”骆秉章道。

左宗棠一点也不考虑骆秉章的难处，大声道：“满人怎么了？满人也得守王法吧？不过既然大人说了，在下就按大人的意思办。在下先写好参他的折子，如果他到长沙来好言好语，就由大人教训他几句就是。如果他还摆架子，耍总兵威风，那就请大人参他。”

次日上午，樊燮乘着一顶肩舆来到巡抚衙门。他慢吞吞走下来，亲兵把手本递上，护军一见便道：“哦，是樊镇台啊，容小的通报一声。”

“不必了，本将暂时还不去见骆抚台。你前面带路，本将有事要找左师爷。”樊燮道。

“大人慢点走，左师爷事多，小的也要回禀一声。”护军一路小跑去报告。

左宗棠正在写奏折，听说樊燮到了，连头也没抬便吩咐护军道：“我正要找他呢，你让他进来吧。”

樊燮自以为他来见一个小小的汉人师爷，已经是给左宗棠天大的面子了，以为他高接远迎，没想到只是让他进去。他没有办法，只得进门拱手道：“左先生正在忙呢？”

左宗棠连头也没抬，道：“文武官员来见我，无论大小都要先行请安，你不请安，又何必见我？”

樊燮一听这话就有些恼火，左宗棠不过是个没有实职的举人，对他这个堂堂满族总兵怎能如此无礼，因此他反唇相讥道：“朝廷体制，并没有武官见了师爷要请安的规矩，别人愿请那是别人的事，我已是二品大员，你不过是个举人，凭什么给你请安？”

骆秉章对满人总是前怕狼后怕虎，一味迁就，左宗棠早就窝着一肚子火，现在樊燮竟然顶撞自己，火腾一下就冒起来了。他随手抓起砚台扔过去骂道：“去你的二品大员！”一砚墨水全泼到了樊燮脸上。

樊燮何曾受过这等侮辱，扑过来就要与左宗棠厮打，无奈眼里进了墨，根本看不清东西，非但没打到左宗棠，反被抽了一巴掌，外面差役听到声音跑进来连忙劝住樊燮。左宗棠骂道：“王八蛋，滚出去！”

几个差人把樊燮拉了出去劝慰道：“总兵大人，算了吧，就是提督来见左先生，也是先请安的。”

樊燮挣扎着还要往里冲，恰巧徐有任前来见骆巡抚，见他在外面暴跳如雷，连忙打听原由。随后他交代了跟班几句，就架起樊燮出了巡抚衙门。

回到藩台衙门，徐有任吩咐下人又是洗脸又是上茶，再挑了一身便袍让樊燮换上。

“樊大人有所不知，这位左师爷在巡抚衙门是说一不二，大人如何能与他相争？”

“我一个二品总兵，为什么要给他请安！我一个满族大员，岂能让一个汉人侮辱！大清没有这样的规矩！我要去见骆巡抚，看他怎么说！”樊燮依旧十分愤怒，来回踱着步。

徐有任把樊燮按到椅子上道：“我的镇台大人，你的委屈明眼人都清楚，可在湖南说不清楚。就连我这布政使说话，也没这位左师爷管用。骆抚台也是汉人，他也不给满人面子，去年官制台到湖南阅兵，请湖南协济二十万两饷银，骆抚台当众就拒绝了。”

“难道大清就没有我说话的地方！”樊燮又站起来吼叫道，“我就是罪该万死，自有朝廷的律条在，他一个师爷凭什么羞辱我？”

“当然有大人说话的地方，大人要想倾诉委屈，只有去湖北见官制

台，只有他能为主持公道。”徐有任终于把目的说了出来。

“我与大帅并无深交，如何能见得到？”听说要去湖北见总督，樊燮有些气馁。

“那倒不难，长沙府通判与官制台连着亲，由他陪你去，见制台绝没问题，而且制台一定会给你主持公道。”徐有任道。

“我与制台大人无亲无故，徐大人为何如此肯定？”樊燮还是有些疑虑。

“实话对镇台说吧，因为官制台对这位左骡子也深恶痛绝，只是没有机会收拾他罢了。”徐有任直视着樊燮道，“如今你受此凌辱，不是能够通天的理由吗？”

樊燮咬着唇想了一会儿，跺跺脚道：“我就和姓左的拼个鱼死网破！有劳徐大人尽快安排，我现在就起程，这口气我一日也咽不了！”

骆秉章听说了前院的事，慌忙赶来，听说樊燮已经走了，便立即派人去找。他又去左宗棠的寓所，见他还在生气，忍不住责备道：“季高，这就是你的不是了，为芝麻大的小事和一个二品大员闹翻，这要是摆到桌面上，于你非常不利。”

左宗棠道：“我哪是因为请安这事，想想他办的那些事我就生气！”

“他有千错万错，自有朝廷处置。你和他闹翻，外人都知道是因为不给你请安。所以，我想把他找回来，你给个面子，这事就算过去了。”

左宗棠脖子一梗道：“那不成，抚台可以把我推到城南问斩，要我给樊某人道歉，没门！”

这时打发去寻找的人来回话道：“抚台大人，樊总兵不在藩台衙门。”

“你们不是说藩台的大轿把他抬走了吗？怎么又不在藩台衙门？你们马上给我打听清楚。”骆秉章下令道。

到了第二天，打探的人才报告确切消息——樊总兵去武昌了。

“这事闹大了，他肯定是去总督衙门告状了。”骆秉章自言自语道。他与官文闹得也不痛快，向官文求情肯定于事无补。这件事只有胡林翼能帮得上忙，于是连忙给胡林翼写信求助。

樊燮在长沙通判的陪同下去了武昌，他嫌坐船太慢，便骑马走驿路，第三天中午就到了武昌，顺利见到了官文。一见面，他“扑通”一声跪倒在地，失声痛哭道：“请大帅给末将伸冤。”

官文连忙双手去扶，道：“快起来说话，我们一家人何必如此？”

樊燮落座后，由长沙通判帮腔，把事情经过说了一遍。官文一拍桌子道：“这些汉人太不像话了，一个小小的幕宾竟敢如此羞辱我满族大员！”

“表叔你有所不知，在湖南，像樊大人这样被辱的事多的是。骆抚台一味纵容，有谁敢说半个不字。”

官文对骆秉章早就不满，道：“湖南巡抚衙门实在太不像话了，去年本部堂前去阅兵，要见见这位左师爷，不料他竟装病不来拜见。骆秉章也是一味袒护，当时本部堂为大局着想，不与他们计较，没想到他竟如此不法！你马上写个折子，本部堂立即代你递上去。”

按规制，总兵不能直接上奏，必须由提督、巡抚或总督代转。听官文这么一说，樊燮心中十分高兴，但嘴上却道：“大帅肯为末将说话，末将就感激不尽了，哪还敢再给大帅添麻烦？末将也有不对处，对部下管束不严，又因饷银不能按时发放，有些兵勇吃喝不给现银，知府黄文琛去巡抚衙门告了末将一状。末将正是为此事前去巡抚衙门解释，不料才惹此羞辱。总之，末将也有不是。”

官文对此却无意计较，道：“本部堂带过兵，知道带兵的难处，哪有兵勇不闹事的？曾国藩的湘军不也是抢掠成风吗？军营总要有股强悍之气。黄文琛他懂什么？本部堂最恨的就是这种告刁状的人，连他一块参！”

“大帅有所不知，黄文琛、左宗棠都是骆抚台的红人，参劾他们自然要得罪骆抚台，为末将的事闹得督抚不痛快，实在得不偿失。只要大帅说句公道话，末将心里就痛快了，不想再给大帅惹麻烦了。”樊燮闻言还要火上浇油。

“现在不是为你一人之事，而是为我满人尊严，也是为大清体统。大清是满人的大清，汉人不过是我满人的奴才，怎能由他们如此猖獗？至于骆秉章，等参下了这位劣幕，他也难辞其咎！”官文道。

长沙通判这时又插话道：“不是卑职说骆抚台的不是，他这个巡抚当得实在太勉强了。把他参下去了，就由徐藩台接任，湖南官场风气肯定大变，军政要务定然顺畅许多。”

官文心里怪这位表亲说话太过直白，翻了他一眼道：“用人行政，朝廷自有安排，何须用你多嘴？”

第十一章 官制台恶状构陷 骆巡抚苦心营救

骆秉章六百里加急的信件递到胡林翼手里时，他正在英山大营。看罢来信，他对身边的亲信道：“麻烦了，这次真麻烦了。季高不肯改脾气，这次惹出大事来了。官制台对湖南本就不满，他要是抓住此事大作文章，不但季高可忧，就是骆抚台也危急得很。”他把营中事务交代一下，就赶回武昌见官文。

到了总督府，他先折到文案师爷处小坐。他与总督府上下都很熟，与文案师爷更是老熟人。他一边喝茶，一边问道：“老夫子最近在忙些什么呢？”

“在起草折子呢！”师爷低声道，“官大人要参湖南幕府那位姓左的。”

胡林翼故作不知道：“有这回事？老兄起草的折子可否让我看上一眼？”

“奏稿已经交给大人了，不过我这里还有草稿。制台大人吩咐，这事不能让外人知道。”师爷压低声音告诉胡林翼。

“老夫子可否让我瞧上一眼，实不相瞒，我与左季高连着亲呢！”胡林翼亲切的笑脸让师爷不忍拒绝。

“胡大人与制台亲如兄弟，当然不算外人。”他解下随身的钥匙打开身后的橱子，拿出几页草稿悄悄递给胡林翼。

胡林翼见师爷的眼睛直往外瞟，便安慰道：“老兄放心，我绝不会向外人透露一字。”

匆匆看完，这折子是以樊燮的名义起草的，写得非常严厉，给左宗棠罗织的罪名有把持巡抚衙门、贪贿不法、辱没朝廷命官等，显然是要置他于死地。他不敢再耽搁，立即去见官文。

官文对胡林翼的到来表现得十分热情，拍着他的肩膀道：“老弟又见瘦了，老哥看了真是心疼，你可要多多保重才是，老哥都指着你呢！”

胡林翼拱手道：“多谢制台关爱，今天职下来见制台，还有一件私事相求。”

“什么事？”

“湖南骆抚台幕宾左季高，制台想必知道此人，他性情刚烈，有时甚

至不尽人情，历年与鄂省交涉，失礼之处颇多，多亏制台山海包容，不与他计较。听说最近有件案子牵涉到他，本来也没有职下说话的分，只是职下与他是私亲，所以求制台格外垂怜。”

官文笑道：“老弟风尘仆仆赶来，就是为了这事吗？”

“一切都瞒不过制台，职下此次回省垣，除了军务上的事情要向制台请示，的确也是为这件私事。”胡林翼老老实实回答。

“按说凭你我的关系，于公于私，你的忙我都应当帮，”官文脸上虽挂着笑意，但语气却很冷淡，“但这件事我实在无能为力，因为折子已经拜发，朝廷自会有公断。”

胡林翼还要恳求，被官文摆手阻止了：“老弟如果还有别的事情但说无妨，这件事就不必再说了。盐从哪里咸，醋从哪里酸，大家心里明白，姓左的自作自受，我劝润之也不要插手，以免殃及池鱼。”

胡林翼见多说无益，就改说公事。官文又恢复了亲切和热情，一切都好商量。回到巡抚衙门，胡林翼立即写一封密信给郭嵩焘，让他设法帮忙转圜。郭嵩焘回翰林院不久，就入值南书房，京中疏通，非他莫属。

.....

咸丰因偶感风寒，所以改在寝宫召见军机大臣，今天第一件事便是商议樊燮参劾左宗棠的折子。军机大臣中满人居多，平日也对汉人多有不满，现在出了左宗棠辱骂朝廷大员之事，他们自然要趁机大做文章。

桂良首先忍不住心中的怒气，铁青着脸道：“汉人如此张狂，是可忍，孰不可忍！”

另一位在军机上学习行走的户部侍郎也帮腔道：“臣最看不惯那些耍笔杆子的汉人，他们不过是为各级官员批答一下公文，写写拍马屁文章，就自以为可运筹帷幄，决胜千里。更可恶的是他们摆出一副睥睨天下的架势，让别人供着，但凡有点不如意，就找机会给小鞋穿。这种文墨小人，就该千刀万剐！”

闻言，领班军机肃顺道：“诸位就事论事，不要离题万里。”

桂良挤出一丝笑意道：“肃大人，你向来护着汉人，我实在想不明白，你也是满人，为何这样庇护汉人。”

大家光顾着争论，都没注意到咸丰脸色铁青，等大家回过神来时都立即噤若寒蝉。咸丰严厉的目光从每位大臣脸上扫过，道：“朕今天身子不适，才把你们召到寝宫来议事，难道你们一点心肝也没有？”

桂良连忙伏地磕头：“都怪臣被这奴才的跋扈气糊涂了，请皇上恕罪。臣以为左宗棠辱骂朝廷大员，把持巡抚衙门，其罪当诛！”

“左宗棠行事乖张，湖南官员多有烦言，但他办事能力强，湖南能‘内清四境，外援五省’，他功不可没。”肃顺辩护道。

桂良立即反驳道：“功不可没也不能胡作非为。现在一些汉人仗着为朝廷立了功，就目无朝廷，不杀杀他们这股傲气，保不住会再出一个吴三桂！”

“此一时彼一时也！左宗棠不是吴三桂，八旗、绿营也不是当年的虎狼之师了。眼下长毛猖獗，江南局势就靠湘军支持，如何处置左宗棠，还是要慎之又慎。”肃顺建议道。

桂良还是振振有词：“肃大人此话差矣！即使湘军支撑江南半壁，也不能成为他们纵容劣幕把持衙门的理由。何况如今江南局势已在朝廷掌控之中，南北大营互为犄角，长毛巢穴指日可下。肃中堂可别忘了，南北大营都是我满人任统帅！”

“这话不假，不过樊燮也被骆秉章参劾，此中真伪曲直，总要查清了再说。”肃顺道。

咸丰听着军机们争论，心中也十分矛盾。要剿灭太平军，不能不依靠汉人，但这又与祖宗的规矩相悖，更怕汉臣们尾大不掉。再争下去也无意义，他便打断道：“你们都别争了，一个师爷羞辱了一个总兵，怎能说汉人目无朝廷，不把满人放在眼里？他一个师爷并不能代表所有汉人吧？再说一个小小的师爷又怎会关系到江南局势？你们议事总是不着边际！骆秉章参劾樊燮，那就准了骆秉章所奏，将樊燮革职待勘。樊燮参劾左宗棠的事，就交给官文密查，让他仔细察核，如果左宗棠果有不法情事，可就地正法。官文说得不错，即便樊燮罪不容诛，自有朝廷法度，一个师爷竟如此羞辱朝廷大员，实在骇人听闻。传旨给骆秉章，似此等劣幕，一日也不可再留署中！”

.....

肃顺在满族大员中算是比较开明的，他尊重汉族有才之士，在他的幕府中，网罗了一大批汉人才俊。下朝回到府中，他习惯与幕宾们谈天说地。这天与他闲谈的是湖南籍幕宾王闿运，肃顺问道：“你也是湖南人，听说过左季高吗？”

“岂止听说，做幕宾的谁不佩服？幕宾能做到他这个份上，算是登峰造极了。不怕中堂笑话，我们这些做幕宾的都拿他当榜样呢！他有运筹帷幄之才，而且操守又特别好。他在湖南说一不二，想要贪财，一年几十万又有何难？可他除了幕薪，别的一文不取，他在长沙的房子还是骆抚台和胡抚台合伙给他买的呢！”王闿运说起来滔滔不绝。

“可他这人狂傲也是有名的。他竟敢辱骂满人总兵，而且还当着众人的面抽了总兵的巴掌。如今他被参了，罪名还不少，有把持湘幕、贪污纳贿、嚣张跋扈等等。”肃顺又道。

王闿运闻言分辩道：“说他跋扈还可以，要说他贪污纳贿，那一定是血口喷人。”

“有一样坐实就够他受了，现在有人拿他开刀，故意罗织罪名，何况他辱骂朝廷大员也是事实。案子由官制台查办，他怕是凶多吉少。”肃顺有些惋惜地摇了摇头。

王闿运已受郭嵩焘之托，留心打听左宗棠的事，所以谈完之后他立即就到郭嵩焘府上。郭嵩焘闻言后，立即给骆、胡二位写信，告诉他们左宗棠的处境，叫他们早做打算。

武昌，湖广总督衙门密室内，刚刚接到上谕的官文立即召集幕宾们商议。幕宾们一时拿不定主意，争论不休。

“上谕说得明确，左宗棠‘果’有不法情事，可就地正法。也就是说左宗棠是不是有不法情事，还需要调查，如果贸然行动，查不出他的不法情事，到时候就难办了。”一个幕宾道。

另一个则没这么多顾虑：“查不出事情来是不可能的，当了六七年的师爷，又插手厘金、地丁、漕粮，不贪污才怪呢？只要查，总会查出问题来的。”

“万一查不出怎么办呢？左某人清廉在湖南是出了名的。”

“咱们现在的证据，不过是左宗棠打了樊总兵一巴掌，但如果追究原因，樊总兵未必能逃脱干系。更头痛的是这种事可大可小，凭良心说仅凭这条左宗棠并无死罪，如果皇上回心转意，那就可能烟消云散。所以，此事不可鲁莽。”

官文也有些犹豫，湖南不拿他这湖广总督当回事，与这位师爷绝对有关，他恨不得立即把骆秉章、左宗棠等人一齐拿下，但他确实又没有左宗棠不法的证据。他一时拿不定主意，终日郁郁寡欢。

下午下棋的时候，又有一位心腹幕宾问道：“大人今天十分烦恼，如果在下没有猜错，大概是为湖南幕府中那位吧？”

“你说得不错。”官文点了点头道。

“大人希望骆抚台继续主政湖南吗？”

“本部堂恨不得他立马滚蛋！”

“这就对了！如果左某人的罪名坐实了，骆抚台滚出湖南的日子也就

不远了。”

“可万一查不出毛病，让左某人侥幸逃脱了，我总督府的面子不好看不说，与湖南撕破了脸，对湖广局势就不利了。”官文还犹豫不决。

“如果左某人逃脱了，此事大人就可推到樊总兵身上。因此依在下之见，大人应该放开手脚，在左某人身上大作文章。”

“愿闻其详。”

“一个字，抓！不抓起来，如何能够查出左某人的不法之事？不抓起来，外人还以为制台不能奈何左某人，那时风向一变，就会有人为左某人求情，大人到那时可就真是里外不是人啦！”

官文一拍脑门道：“对！先生真是高见。如今本部堂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

他“哗啦”一声拉开门，大声喝道：“来人！叫武巡捕！”

.....

骆秉章是在签押房里看到上谕的，他把上谕递给左宗棠道：“先生你看，这真是恶人先告状。”

左宗棠接过上谕，没想到朝廷竟然令骆秉章赶他出幕，尤其“劣幕”二字，直刺他的内心，于是他气愤道：“骆抚台，扪心自问，在下狂傲一些是有的，但除此之外在下一颗丹心可对日月，为两湖安危更是殚精竭虑，没想到就凭樊燮几句话，竟得来圣上‘劣幕’二字，真是令人心寒啊！在下没理由再为这样的朝廷和皇上卖命了，此时不走，更待何时？”

骆秉章也无可奈何，道：“暂且避避也好，等事情过去了再请先生出山。”

晚上，骆秉章在衙门置办了送行宴，来参加的人并不多，除了要好的几位师爷，再就是赖长。但谁也没想到，徐有任不请自到，他进门便拱手道：“听说左先生要走了，我特意来敬先生一杯酒。说实话，我对先生之才还是非常佩服的。”

骆秉章示意左宗棠应酬一下，他于是举起酒杯道：“左某行事向来对事不对人，并非与藩台过不去，过去若有开罪之处，还请包涵。”说罢便一饮而尽。

谁知徐有任又说了一句：“本来我是准备敬你两杯酒的，但我只敬重你的才能，却不佩服你的德行，你是才高而德薄。”

左宗棠含在嘴里的酒咽不下去了，他吐到地上道：“徐有任你看清

楚，你敬的酒我吐到地上了，不是不领你的情，而是有话要说。如果你说的德是指在上宪面前只知卑躬屈膝，为私利只顾官官相护，只看到自己的顶子红而看不到百姓的脸色青，不做事只算计人，那么这样的德我毫不稀罕！”说完，他便摔碎杯子拂袖而去。徐有任自取其辱，脸色苍白，酒宴不欢而散。

回到家中，左宗棠异常烦恼。虽然针尖对麦芒回敬了徐有任，不过是图了嘴皮子痛快。自己吉凶难料，生死未卜，大丈夫可杀不可辱说起来容易，但一个“死”字世人谁能轻而视之？何况自己自比今亮，心里期望着做一番大事业。

周夫人见他闷闷不乐，关切地问道：“夫君，是不是又遇到不痛快了？说出来听听。”

左宗棠叹了口气道：“算了，说出来你肯定又要埋怨我。”

“如果你错了，不用我埋怨，你自己就会埋怨自己。如果不是你的错，你又何必怕我埋怨？我又何必埋怨你？”

于是，左宗棠把事情大致说了一遍，没想到周夫人竟毫不埋怨，宽慰道：“你做的并没有错，这个姓徐的是趁机来羞辱你，对这种人就该寸步不让。咱再难，也不会在这种人面前倒架子。”

左宗棠连连点头：“夫人说得好！我就是不想向这种人示弱。”

“大丈夫立世，无事不能惹事，可是事来了，更不能怕事。”周夫人说着又给他斟了一杯茶。

“知我者，夫人也。”左宗棠握住夫人的手，望着她的眼睛道，“我行事向来不会后悔，可这回朝廷十分无情，只怕会连累了一家老小。”

“夫君不必担心，我和妹子还有孩子们都不怕，一家上下都以有夫君这样敢作敢为的亲人自豪呢！”周夫人抚着左宗棠的手道，“何况京里还有郭大叔他们帮忙呢！”

“真是要感谢夫人，要是换了别人，不知要怎样责备我呢！”左宗棠有些动情。

处在是非之中，很少有人敢来看左宗棠，他的宅子到了门可罗雀的地步。这天王德榜上门来了，左宗棠道：“郎青老弟，当初我夸下海口，一年内给你千总的差，看来没法实现了。”

“先生想哪去了，在下是在乎顶戴的人吗？在下到长沙来，是因为敬仰先生的才学。今天，在下是来和先生商量一件事。”

左宗棠见他有点鬼鬼祟祟，便道：“你有话就直说，什么时候变得婆

婆妈妈了？”

“在下是给妹子说媒来了。”王德榜笑道。

“那是好事啊！你妹子也该嫁人了。不过，给你妹子说媒，找我干吗？”

“不找先生不成，我妹子要嫁的人就是你。”王德榜又道。

这一惊非同小可，当时左宗棠正吧嗒地抽着旱烟，烟锅便“当”的一声落到地上，他瞪着眼睛问道：“你这是说的什么疯话？”

王德榜从容地捡起烟锅递给左宗棠：“在下哪里是说疯话。那次先生去永州住在我们家，兵勇闹事，剑拔弩张，先生三言两语就把一帮兵勇镇住了，小妹都看得清清楚楚，那时候她就喜欢上先生了。”

左宗棠还是不信，连连摇头道：“胡说，我左宗棠自比诸葛，从来不肯服人，比的那是胸中的才能。若论相貌，我自知五短身材，大肚如鼓，半面之缘就说什么喜欢不喜欢，我不相信。”

“先生原来也有不自信的时候。”王德榜笑道，“我妹子佩服的还正是先生的才学，原来她一直埋在心里没说，现在先生遇到难处了，说到底全是因为我们一家，我妹子就提出来非要嫁给先生。先生不知道我妹子的性子，那比在下还要拗，她认死理，我爹也就同意了。”

“哦，是这么回事啊？雪莲这是为报恩以身相许啊！”左宗棠正色道，“不过我告诉你，这事与你们家没什么关系。官文、樊燮之流表面上是针对我，其实是冲着骆抚台来的。这就叫鹬蚌相争，我这渔翁倒霉。你们家不欠我的，我把你带到省城来，也是爱你的军事才能，并无徇私之意。所以，你妹子这样闹，反倒让我无私也有弊了。”

“先生真是误会了，我妹子根本不是为报恩才以身相许。那当初在下就要被问斩了，她都不肯答应樊燮，她从来不会为别人而委屈自己。她呀，说出来先生别笑话，想嫁给先生都想疯了。”王德榜无奈道。

左宗棠到这就不得不认真对待了，他指着王德榜道：“你听好了，我已有了二位夫人。大夫人周氏，与我相知相敬；二夫人张氏，因为周夫人身体不太好，命中无子，老岳母硬把张氏嫁给了我。如果我再纳妾，一则毁了你妹子，二则对不住两位夫人，所以这件事你再提一个字，我就把你赶出去！”

王德榜见左宗棠沉下脸来，真是生气了，也就不敢再说什么了，只是为难地摇了摇头。

这天，骆秉章正在签押房看文报，巡捕来报，说总督府的公差求见。

骆秉章问道：“他们所为何事？可是为了左先生的事吗？”

巡捕回道：“属下问了，但他们不肯说，只说有要事要见大人。”

从前大小事情都有左宗棠可以商量，如今他已辞幕，凡事都要自己拿主张，他于是便吩咐道：“那你先去好好招呼，让他们去西花厅，我随即过去。”

他担心总督府来人是来拿左宗棠的，所以立即叫王德榜速去左宗棠家中报信，让他躲一躲。随后他也赶往西花厅，总督府的四位差官正在喝茶。

见他进来，四位官差立即站起来行礼，骆秉章拱手道：“各位快请坐，一路风尘仆仆，何必如此多礼？”

四位差官见骆秉章如此客气，心里十分舒服，因此也十分客气道：“卑职兄弟四人奉大帅之令，请左先生到总督府问话。”

果然是为左宗棠！骆秉章一边想一边笑着又试探道：“是不是为樊镇台之事啊？”

“大帅没有细说，小的们也不敢打听。”

“我也知道四位公差是忠于职守之人，不便打听的事自然不能乱打听。我也并不是非要向各位打听差事，只是为左先生鸣个不平。樊镇台因为种种不法，左先生激于义愤失手打了他一巴掌，没想到惹出这么多事来。”说着，骆秉章把樊燮如何不法、左宗棠如何义愤之事详细向四位公差说了。

骆秉章一口一个老哥地叫着，四位公差只好耐心听他说完，领头的那位公差道：“左先生的才能我们也有耳闻，不过卑职人微言轻，一切都是奉命行事，还请大人传个话，请左先生跟我们起程。”

骆秉章笑着道：“即使你们不来，左先生也准备去总督府与樊镇台对质。不过不巧得很，左先生已经辞幕，听说这几天回了湘阴柳庄，去修缮他的老房子，打算回去住呢。你们放心就是了，我立刻派人去找左先生，各位只管安歇，我一定把人找来。”

按照骆秉章的吩咐，四位公差并不住在驿馆。巡抚衙门的师爷带着他们来到悦来酒楼，吩咐好酒好菜侍候，还请了几位歌妓作陪。四位公差平日里衙门站班，何曾如此快活过，很快就乱了章法。

骆秉章估计左宗棠不会轻易出去躲避，所以亲自到他的家中相劝。果不其然，他赶到时左宗棠正在客厅里抽烟，王德榜在一边愁眉苦脸。见骆秉章到来，王德榜就好像看到了救星似的叫道：“大人，你快劝劝左先生，他说什么也不肯躲。”

“左某绝不做缩头乌龟。”左宗棠把旱烟锅磕得“当当”直响，“砍头不过碗大的疤，左某不怕！”

骆秉章好言相劝：“先生糊涂了不是？很明显官制台是要置你于死地，湖北无论如何不能去，进了总督衙门，就是秀才遇上兵——有理也说不清了。”

“大不了一死。大丈夫宁可站着死，也不躺着生。”左宗棠还是这话。

“你怎么如此糊涂？进了总督府，他们先泼你一身污水，你想站着死也难。”骆秉章语重心长道，“人总有一死，没什么好怕的。可这么不明不白自投罗网，不值！你胸怀大志，是要干一番大事的，就这样无畏地求死，实在不智。”

这话说到了左宗棠心坎上了，他吧嗒地抽着烟，好久都没说话。抽完一袋烟，他“当当”地磕着烟灰，拿定了主意：“明年皇上要开恩科，我干脆入京应试去吧。我本无意科考，但这次可借科考到金銮殿上与官文辩个是非！”

在湖南东躲西藏也不是办法，入京应试倒是个很好的借口。于是骆秉章说道：“你放心去吧，家中一切自有我照料。我已经安排人搜集樊燮罪证，到时我会把所有证据密寄朝廷，一定为先生讨个公道。”

他又转而问王德榜道：“先生进京，千里迢迢，总要有人照应才是。我打算请你陪先生进京，一来做伴，二来你身手好，也算个护卫，不知你意下如何？”

“这有何不可，小人求之不得。”王德榜一口答应。

“我已经准备了一千两银子，立即着人送来，你们路上做盘缠。”

没想到左宗棠既不同意王德榜做伴，更不肯收骆秉章的银子：“官文、樊燮诬我纳贿，此时若收大人银子，那真给了他们口实。你也不必陪我进京，三次进京科考，我都是自己一人前去，不必人陪着。”

骆秉章知道劝也无用，就叮嘱左宗棠收拾一下，尽快起程。

王德榜也回到家向老父和妹妹告别，他们刚到长沙没几天，就变卖了永州的家产，打算在此干老本行，如今开店房子还没租到，一家人租住在两间又矮又潮的小房子里。

雪莲翻箱倒柜，把所有的私房钱都拿出来了，包括母亲留给她的一对镯子。她让哥哥拿去或卖或当，路上用作盘缠。

王德榜推辞道：“先生恐怕不会要的。”

“先生耿直清廉，他拿不出多少银子，你们俩难道喝西北风不成？”雪莲脑子转得快，建议道，“你告诉左先生，他不娶我，已欠了我的情，这点儿银子他不能不收。”

王德榜收好了正要出门，骆秉章打发的心腹长随带着一千两银票过来了：“抚台大人说了，左先生不肯收他的银子，只好交给你了。”

“算了吧，先生既然不肯收，我也不能收，不然还不被他骂死？”王德榜把递过来的银票推回去。

“你总要让我回去好交差吧？再说做人不能太死心眼了，你们两手空空出远门，万一路上有急用怎么办？骂死总比饿死强，你还是收下吧。”

王德榜推辞不掉，想想也有道理就收下了，并打了一个欠条，说明是他借款：“有这张借据，免得给左先生惹麻烦，你老兄回去也好交差。”

左宗棠家里确实没有多少银子，周夫人翻箱倒柜，只凑了五十多两，根本不够入京费用。

左宗棠满不在乎道：“你不用操心了，我年轻时就常去当铺，大不了再当些物什。”

这时王德榜来了，把一百两银子往左宗棠面前一放道：“这是我妹子攒了几年的私房钱，另外还把娘留给她的一对镯子也卖了，先生如果不收，真就伤妹子的心了。妹子说先生如果收下这些银子，从此就不提嫁不嫁的话，不然，她就托媒上门。还有，先生必须带上在下，这也是妹子的意思。”

话到这份上，左宗棠还在迟疑，周夫人劝道：“雪莲妹子也是一片好意，你就收下吧。”

左宗棠点了点头。

天很快黑了，周夫人与左宗棠对灯枯坐，有一搭没一搭地说着话，一直坐到鸡叫。

“走！”左宗棠站了起来。

周夫人送出门，看着他们踏着惨淡的月色匆匆上了路。

在悦来酒店眠花宿柳的四位公差，醒来时已是小晌午，领头的差官惊喊道：“哎呀，我们都喝多了，快起来，别误了差事！”

“误不了差事，四位老哥的差事我已派人办了。”四个公差这才注意到，北面窗户下面的椅子上坐着骆秉章，看来他已坐了一些时候了。

领头的差官问道：“抚台大人，左先生可带来了？”

骆秉章并不急于回答，而是问道：“四位老哥，夜里可玩得痛快？”

领头的差官道：“多谢抚台美意，招待得十分周到。”

“应该的，兄弟们到湖南来，我自应好好招待。”

“那左先生到底带来了没有？”差官又问了一遍。

“没有。”骆秉章平静道，“昨天派人去左师爷家中，听说他回老家扫墓了，我立即派人去湘阴柳庄，也没发现人，我想他是不是回了白水洞？结果去找了也没人，最后好不容易打听到，原来左先生心灰意冷，周游河山去了，行程无人知晓。”

四位差官惊得脸色苍白：“这可怎么向大帅回话呢？”

“四位办差很认真，一到湖南就找到我府上，然后又亲自去左先生府上，又追到湘阴柳庄和白水洞，都无先生踪迹。”骆秉章这样说道，“你们如实向大帅回话，他又能怎样？四位老哥也没在酒店喝酒，也没姑娘相陪，大帅能怪四位不是？”

领头的差官苦笑道：“抚台大人，您可把小的们害苦了。”

骆秉章拱手道：“四位老哥，哪里不周还请海函，骆某拜托了。”

“卑职明白骆抚台的意思。既然如此，我们四兄弟已经尽职了，无奈左先生已云游四方，无处寻踪，我们吃过午饭就告辞。”

骆秉章把身边的布包交到为首的官差手中：“午饭我就不陪四位老哥了，这里有几两银子，几位路上做盘缠。”

四位公差瞪大眼睛，一看就知道骆秉章推过来的包裹分量不轻……

湖北荆襄道毛鸿宾收到了胡林翼的一封信，上面插着三根野鸡毛，显然是十万火急。毛夫人还是第一次看到这种信，问道：“胡抚台是什么事这么着急？莫不是前线又缺饷了？”

毛鸿宾向夫人解释道：“我常给你说起的左季高，他遭人诬陷了，官制台正奉旨捉拿他，他骡子脾气上来了，非要进京告御状。”

“你不常说湖南是这位左先生在撑着吗？官制台怎么不保他？”夫人不明内情。

“保？要置他于死地的就是官制台。现在官制台已给京城刑部、顺天府、九门提督衙门发了公函，布下罗网等着左先生自投呢？胡抚台估计左先生一定会路过襄阳，让我把信交给左先生，劝他不要进京。”

“那这样，你岂不是要得罪官制台了？”夫人忧虑道。

“是啊，天下没有不透风的墙，官制台早晚会知道。可胡抚台对我有知遇之恩，而且我向来敬仰左先生的才干，不能见死不救。”

这天傍晚，左宗棠、王德榜投宿到襄阳的一个小客栈。老板看签下的名字，立即打发伙计去道台衙门。

一会儿，毛道台便着便装来了，敲开了左宗棠的房门。

“请问，湖南湘阴左先生可住在这里？”

“我就是，你是……”左宗棠在湖北没有熟人，对毛道台的到来有些惊异。

“我是胡抚台的朋友，他有一封信转交先生。”毛鸿宾说罢便匆匆告辞。

左宗棠靠近灯烛看信，王德榜在一边有些纳闷，问道：“先生，胡抚台是什么意思？”

左宗棠把信递给王德榜，他皱着眉头看完后道：“胡抚台是什么意思，在下看不明白。”

“他的意思是说我不能去京城了，因为官文、樊燮早托人在京中秘密活动。满族权贵们对江南汉人得势正憋着一肚子火，此时入京正如羊入虎口。他劝我暂到曾涤生军中，一则避祸，二则帮他运筹军务。”

王德榜听说京中已布下天罗地网，大为惊慌：“胡大人这是说京城是满人的天下，先生不能自投罗网，看来还是不要去了。”

可左宗棠现在考虑的是曾国藩的处境，他叹道：“涤生这人向来胆小谨慎，这时候我去找他，不知他敢不敢收留。而我这个人你知道的，从来不喜欢看人脸色。”

左宗棠拿不定主意，辗转反侧，一夜无眠。

第二天一早，王德榜就来到街上买吃的。走过一家客栈时，他正好听到有人在向店家打听有没有姓左的客人入住。他立即警觉起来，装作要住宿的客人进了客栈。

只听店主问道：“请问两位是找人还是……”

其中一人亮出腰牌道：“少啰唆，我们是总督府的人，正在抓拿嫌犯。”

王德榜闻言大吃一惊，悄悄出了店，转身就跑。

他回到客栈让老板立即结账，上楼拉起左宗棠就走。

下雪了，才一会儿工夫地上已经白了。王德榜拉着左宗棠向北走了一段，又立即掉头往东走。到了僻静处，才对疑惑不解的左宗棠道：“先生，总督府派人抓你了。”

“干脆跟他们去总督衙门，我倒要当面与官文辩个是非。”左宗棠听了一时气愤。

“先生您糊涂了，总督衙门是辩是非的地方吗？能辩是非就不会诬陷您了。”

“那有什么办法，京城不能去，家也不能回。”左宗棠跺了跺脚道，“罢了罢了，大丈夫何惧一死！”

“谁都有一死，怕也没用。可先生要去总督衙门讨死，就永远无法清白了，后世的人都会以为先生是个贪污纳贿的劣幕！先生倒不如听胡抚台的话去曾侍郎军中，以先生之才，肯定会立下军功，那时朝廷爱惜先生之才，怎舍得杀先生？如果先生此时求死，那就是自毁名节。”王德榜劝道。

左宗棠在雪地里徘徊了很久，最后才顿足道：“老弟你说得对，我不能这么轻易认输，更不能不明不白死了，咱们就去曾涤生军中！”

第十二章 左季高因祸得福 樊军门辞官明志

京中郭嵩焘、王闳运正在为左宗棠的事费心思。

“人找了不少，但没有顶用的。大家都知道季高这回得罪的不只是一个官制台，还有众多的满人，躲还来不及呢，谁愿此时掺和进来？现在只有肃中堂这一条路还可以走走。肃中堂向来惜才，敢为汉人说话。老兄是肃中堂的座上宾，此事费心非老兄莫属。”郭嵩焘道。

王闳运面露难色道：“我在中堂那虽有些脸面，但这么大的事也不敢去随便说。”

“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老兄就勉为其难吧？”郭嵩焘再次请求。

王闳运也不好推托：“我只能试试，不能抱太大希望。”

第二天，王闳运在肃顺下朝前赶到他的府上。肃顺满面喜气，王闳运上前施礼道：“给中堂请安。中堂今天心情不错，定是遇到了喜事。”

“今天皇上赏了一副墨镜。”肃顺满心欢喜，戴起来让王闳运看。

王闳运恭维道：“中堂为皇上殚精竭虑，皇上圣明，不赏大人还赏谁呢？人不分满汉，只要有才能，中堂也敢大力举荐，满朝上下，还有谁有这样的气魄！胡林翼、曾国藩这些汉臣，无一不是中堂举荐，也无一不是能干之臣。”

肃顺摘下墨镜，盯着王闳运问道：“你劈头就说这么一通话，是有什么事吧？”

“在下不敢隐瞒，的确要为一人说情。”

“是左宗棠吧？”肃顺马上猜到了。

“正是。在下与左季高无恩无怨，之所以为他求情，实为大清社稷着想。现在东南半壁沦于贼手，想要收复这半壁江山是离不开曾国藩、胡林翼、左宗棠这些人的。天下人尽知曾、胡、左是湘军三大关键人物，如果左宗棠倒了，湘军必受影响。而中堂重用汉臣，不少满臣是有看法的，如果中堂听任左宗棠倒了，那骆秉章肯定难逃干系，骆秉章倒了，曾国藩、胡林翼这些与左宗棠关系密切的汉臣还能站得住吗？到时中堂……”王闳运分析道。

这话把肃顺说得心头一惊。的确，这一阵满臣们接二连三上折子，开始还只参左宗棠，后来连骆秉章、胡林翼等人都指责了。如果左宗棠

倒了，少不得会有连锁反应。他沉思了一会儿，点了点头道：“你说得不错，现在保左宗棠不仅是为他一人。皇上那里我自会尽力，但仅凭我一人还不行，最好是有内外大臣们上书作保，我才好开口说话……”

王闾运闻言立即出了肃府，去找郭嵩焘商量上折之事。

“你我都是湖南人，上折不合适。但其他人对季高缺乏了解，而且谁愿担这个风险呢？”王闾运有些担心。

郭嵩焘想了想道：“看来只有求藩祖荫了。他不但文才好，而且能仗义执言。从去年入值南书房后，就深得皇上赏识。”于是，两人在广和居备了一桌丰盛的宴席。

清代实行满汉分居制度，宣武门外是流寓京官和士人们聚居之地，广和居位于此地可谓得天独厚。这里的各道名菜都是传自于聚饮的京官士人，南北风味，东西特色，名闻京师。虽说是饭庄，但轩窗洁净，壁悬楹联，颇具文雅之风。

酒过三巡，三人已颇有醉意。藩祖荫道：“两位肯定有事，不然怎能破费请在下到此？”

于是，郭嵩焘就把事情的原委如实说了。

“你们这位湖南老乡如何雄才大略在下并不清楚，也不好妄谈，但你们知道在下最佩服什么吗？那就是季公的操守！入幕多年而不贪一文，实属罕见。凭这点，这折子在下一定上！”

郭、王二人没想到事情如此顺利，站起来一起向他敬酒。

当晚，藩祖荫便将起草好的折子请郭嵩焘过目。折子并不长，郭嵩焘看着禁不住念出声来——

楚南一军，立功本省，援应江西、湖北、广西、贵州，所向克捷，由骆秉章调度有方，实由左宗棠运筹决胜，此天下所共见，而久在我圣明洞鉴中也。上年逆酋石达开回窜湖南，号称数十万，以本省之饷，用本省之兵，不数月肃清四境。其时贼纵横数千里，皆在宗棠规划之中，设使易地而观，有溃裂不可收拾者。是国家不可一日无湖南，而湖南不可一日无左宗棠也。宗棠为人负性刚直，嫉恶如仇，湖南不肖之员，不遂其私思，有以中伤之久矣。湖广总督官文，惑于浮言，未免有引绳批根之处。宗棠一在籍举人，去留无足轻重，而楚南事势关系尤大，不得不为国家惜此才。

郭嵩焘看后赞不绝口，只是有些忧虑道：“藩兄此疏一上，就得罪官制台了。”

“若能救下季公，在下又何必计较其他。”藩祖荫十分坦然。郭嵩焘

拱手道：“那在下就代季高谢谢老兄了。”

第二天，藩祖荫就把折子带到了南书房。南书房是当年康熙所设，主要是选拔文采出众的翰林士子做文学侍从。这些文学侍从官品不高，也不操重权，但因有机会接近皇帝，也成为要职。

这天议完朝政，咸丰把肃顺留下了。

“最近有人上折子为左宗棠陈情，认为骆秉章调度有方，实由左宗棠运筹决胜。说国家不可一日无湖南，而湖南不可一日无左宗棠。想必这折子你也看到了，你有什么想法不妨给朕说说。”

“臣认为藩祖荫对左宗棠有些过誉，但却不无道理。臣认为此次左宗棠被参，一是他帮骆秉章整顿湖南吏治，得罪了一些人；二是近年来骆秉章、胡林翼、曾国藩等与发匪作战，屡建奇功，朝廷多有依赖，引起了咱满人的不满，因此向左宗棠下手，实则是为了打击汉臣。”肃顺应道。

“曾国藩、胡林翼在剿贼中纵横驰骋，功不可没。但朕又怕他们尾大不掉，因此六七年来，对他们屡有褒扬，却一直没升他们，尤其曾国藩，编练湘军已愈七载，至今还是在籍侍郎。”

肃顺当然能体会咸丰的苦心，于是劝道：“皇上担心的是，毕竟曾国藩是汉人。但臣可以身家性命担保，曾国藩极崇孔孟之道，绝不是心怀妄念之徒。观其数年来居功不傲，有功未奖而无怨，可知其人忠心事主。此人不仅责己甚严，对子弟亦教诲有方，又有容人之大量，将士属吏同僚，无不心悦诚服，可供皇上大用。”

咸丰一眼看穿了肃顺的心思：“你是不是要告诉朕，两江总督出缺，你要安排什么人了？”

肃顺一激灵就跪倒在地：“朝廷用人大事，臣再借个胆也不敢专。”

“这样最好。朕对你荣宠有加，也可让你回家养老！”咸丰冷着脸道。

“雷霆雨露都是天恩，臣任由皇上处置。”

“你明白就好。”咸丰缓和了语气，“朕问你，满人都是‘糊涂虫’、‘浑蛋’这话可是你说的？”

“臣是说过。”肃顺立即承认，“不过，臣说的是那些整日提笼遛鸟、空食仓粟的游手好闲之辈，绝没一概而论。臣也是满人，就认为自己不糊涂。”

咸丰听肃顺这么一说，又可恨又可笑：“好你个肃顺，脸皮比城墙还厚，自夸也不脸红。”

听这话，肃顺知道雷霆已过，因此又借机进言：“皇上，咱满人真要好好整顿一番了。想当年祖宗入关，八旗劲旅何等勇猛？可如今洪逆作乱，我满人所带八旗及绿营兵，先是一战即溃，后是不战自溃。我满人承平日久，世受恩典，多纨绔，少伟男，皇上不可不查。”

咸丰叹息道：“朕又何尝不知。当年皇祖雍正爷也曾改制让满人自食其力，可最终收效甚微。如今朝廷内忧外患，上下稳定最为要紧，整顿旗务，朕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你如此轻看满人，可知天下毕竟是咱满人的。你把满人得罪尽了，难道就不给自己留条后路？”

“臣只知忠心事主，从不想后路。”肃顺回奏道。

“嗯，朕知道了，你跪安吧！”

肃顺犹豫了一下，还是斗胆道：“既然皇上称赞臣的忠心，臣更不能只顾自己荣辱，还请皇上保全左宗棠。”

咸丰还未最后拿定主意，于是便道：“这事以后再说。”

安徽宿松湘军大营，曾国藩正与他最器重的学生和幕宾李鸿章谈起左宗棠。

李鸿章是安徽庐州人，父亲李文安与曾国藩是同年进士，两人关系很好。后来李鸿章入京随父读书，就拜了曾国藩为师。李鸿章很聪明，二十五岁就中进士。太平军起事后，他奉旨到安徽办团练，在军事上表现出非凡的才能，屡打胜仗，因此招嫉。他在安徽官场待不下去后，就到曾国藩的军中当了幕宾。

曾国藩幕府中人才济济，他每天都与幕宾们一边吃饭，一边谈论局势。这天，曾国藩见天上彤云密布，大雪将至，便说道：“少荃，看来今天必有大雪。季高今天就到，我已派人前去迎接，你我同到营外相候如何？”

李鸿章道：“学生出营接季公即可，何劳恩师大驾？”

“此次不同以往。他此时心灰意冷，受不得一点冷遇。”曾国藩摆了摆手。

正议论着，一个亲兵进营禀告道：“报告大帅，左先生已到营外。”

闻言，曾国藩、李鸿章一前一后连忙迎出帐外，只见左宗棠和王德榜正向大营走来。一脸落魄一身粗布棉袍的左宗棠趋前几步，拱手道：“涤帅，左某要打扰了。”

曾国藩笑脸相迎，正要介绍身边的李鸿章，却听左宗棠道：“涤帅不必介绍，如果猜得不错，这位就是涤帅高足李少荃。”

李鸿章闻言一拱手道：“国家不可一日无湖南，湖南不可一日无左宗棠。前辈之才天下尽知，晚辈仰慕已久。”

此时鹅毛大雪纷纷飘落，曾国藩挽着左宗棠的手走进了军帐。

室内炭火熊熊，四人围火而坐。左宗棠将外衣脱了道：“涤帅，左某这些日子心灰意冷，不想一到这就受到如此款待，真有到家的感觉。”

“季高客气了。想当年曾某兵败靖港，心灰意冷，也想投水了断，是你出城相慰，否则曾某早成古人了。治军以来，我等何日不受构陷诋毁？如今我脸皮厚了，心也硬了，只要皇上不要我死，我就不死，人各一张口，任他说去。”曾国藩劝道。

“涤帅气度令人佩服，只是蝇营狗苟实在让人活得憋气。此番我只想领一队人马，到战场上去痛痛快快杀敌，明刀明枪殉国，总比被小人暗算来得痛快。左某从未亲临前敌，但行兵布阵，绝不输于总兵、提督。”左宗棠又道。

“季高差矣。你是运筹帷幄之才，又何必到前线拼杀？譬如老夫，从军以来从未临敌对阵。人各有异，量才而用，前敌后营，同样尽忠报国。”曾国藩大摇其头。

左宗棠叹息道：“只怕我是报国无门啊！”

曾国藩劝慰道：“你不必太灰心，胡抚台、骆抚台还有我的保折都递上去了，京内也已托人打点，肃中堂已答应向皇上陈情。皇上圣明，不久就会有定论的。你来之前我正与少荃商量安庆之战事，正好听听你的意见。”

天黑了，帐内亮起灯火，三人秉烛夜谈。

次日一早，曾国藩刚刚起床，李鸿章便匆匆来报：“恩师，江南传来消息，说江南大营再次被长毛攻破了！”

曾国藩一翻身便坐了起来，倒吸一口凉气：“快请季高过来商议！”

养心殿里，咸丰指着面前的一摞折子道：“这些日子，为左宗棠说情的人不少呢！骆秉章又上折子了，还把樊燮贪污不法的证据寄了过来。樊燮不干不净，还有脸告别人？胡林翼也说左宗棠这人刚明耐苦，精熟方輿，晓畅兵机，名满天下，谤亦随之，请朝廷惜此人才。曾国藩亦上折求情。”

“皇上，这是汉人结党，互为奥援。臣以为不仅要严惩左宗棠，对与

之勾结之汉臣也要严加参劾。”桂良奏道。

“江南需满汉合力才能收复，臣以为应该让左宗棠戴罪立功，以助时局。”肃顺向来与桂良意见难一致。

“江南大营已站稳脚跟，假以时日，必能克复金陵。绝不能让汉臣们恃功自傲，以免尾大不掉；更不能灭了长毛，又养出几个‘三藩’来。”桂良寸步不让。

正争持不下之时，太监安德海匆匆将八百里密折捧来。咸丰看罢之后脸色苍白，身体摇晃，幸亏被安德海扶住才没倒下。咸丰锋利的目光扫了桂良一眼，又愤怒地把密折甩到他的脸上。

那正是江南大营统领和春奏报大营被破、请求朝廷治罪的密折。

江南大营是咸丰三年（公元1853年）太平军定都金陵后，清军为防太平军东进苏、常，而在金陵城东建起的。1856年，杨秀清、秦日纲攻破了向荣统领的江南大营。同年，由于太平天国发生内乱，清军重建江南大营，由和春统领，陆续聚集了五六万人，太平军几次攻击都未能冲破。和春报称大营固若金汤，清廷也是寄予厚望。

谁料此次李秀成率军攻占了浙江省城杭州，把江南大营的主力吸引了过去，他却率主力悄悄北上，与金陵城内的太平军同时发动进攻。江南大营一百余座营盘全部被毁，大量的枪炮、火药、铅子以及白银十余万两尽入太平军之手。急速回援的和春中了埋伏，幸被部将救起，才连夜逃到了镇江。

桂良等人被这个败讯惊呆了。咸丰剧烈咳嗽起来，直冒虚汗，跌坐在御座上。大臣们都慌了，有的叫御医，有的喊皇上保重龙体。肃顺却非常冷静，大声道：“大家不要惊慌，先让皇上回暖阁休息。”

“你们都出去！你们都给朕滚！”咸丰半躺在床上，稍稍缓了过来，指着那帮慌乱的大臣疾言厉色，又对站在身边的肃顺道，“你不叫御医是对的，不然传出宫去还不知变成什么样子。大清像朕的身体一样，受不得一点风吹草动。”

“皇上多虑了，皇上春秋鼎盛，身体绝无大碍。刚才不过是着急了些，现在臣悄悄去请御医过来瞧瞧。”肃顺应道。

咸丰却摇了摇头：“朕的身体自己知道，不必请御医。朕是又惊又气，惊的是和春前些时候还言称江南大营固若金汤，没想到不出一个月就被攻破。朕气的是这些满臣只顾与汉臣争个上下，全不把朝廷安危放在心上。”

肃顺一边给咸丰捶背一边道：“皇上不必生气，臣以为满臣们争这口气也并非坏事，至少可以给那些汉臣敲敲警钟，让他们明白没有皇上的

恩泽，不要说立功，他们就连性命也未必保得住。”

“你总有自己的理由，朕看重的正是这一点。”咸丰好像突然想到，“两江总督出缺已经有些日子了，此职关系剿贼大业，必须由知名大员实领，胡林翼、曾国藩两人可择其一就任，你说说，看谁合适一些？”

肃顺斟酌道：“论资历，胡林翼任湖北巡抚已有几年，出任总督顺理成章。不过，他在湖北一切举措尽善，此时不宜调动；在籍侍郎曾国藩用兵稳慎，如果他出任两江总督，那么长江中游有胡林翼，下游有曾国藩，声气互通，不愁反贼不靖。”

咸丰连连点头道：“好，就照此拟旨。另外，湖南左宗棠不知有多大年纪？”

“四十九。”肃顺知道转机来了，情不自禁浮出笑意。

“正是为国效力之际，如果才堪大用，当尽快用之，过几年精力也就衰了。”

肃顺知道左宗棠已转危为安，并且将因祸得福，拱手道：“皇上圣明，臣即刻拟旨。”

咸丰又补充一句：“把这个谕旨抄给官文看。”

五天后，上谕就到了安徽宿松湘军大营。

那天午饭后，曾、左、李三人出营踏雪，刚出大帐，但见一骑飞驰而来，远远地就高喊道：“圣旨到！在籍兵部侍郎曾国藩接旨！”

曾国藩随即命令放炮接旨。

钦差宣旨——

奉天承运，皇帝制曰：在籍侍郎曾国藩，自编练湘军以来，公忠体国，战功素著，着赏加兵部尚书衔，并署理两江总督，江苏、江西、安徽三省大小官员悉听节制。左宗棠熟习湖南形势，战胜攻取，调度有方，应否令左宗棠仍在湖南襄办团练，抑或调赴该督军营，着曾国藩一并复奏。钦此。

曾国藩叩头谢恩，左宗棠已感动得伏地痛哭。

“皇上圣明，此结果早在意料之中。我立刻上奏皇上，请你留营助我剿贼。为了克复安庆，我打算移师祁门。季高可回湖南，速募一军，以助我后路。”曾国藩劝道。

左宗棠和王德榜随即起程回乡，走了十八天才回到长沙家中。他回来得真及时，周夫人和大儿子孝威都病得厉害，正打算写信让他回家

呢！

周夫人身体本来就弱，当年左宗棠赴京赶考，有传言说他在路上病死了，周夫人一着急，从此就落下了病根。这次左宗棠遇到这么大的麻烦，出门后又是杳无音讯，总督府的官差几乎日日监视，周夫人忧心如焚，旧疾复发，已经病了两个多月。

孝威从小身子就弱，家中有难，他是长子，自然要与母亲分担。他又要读书备考，结果也病了。

孝威是左宗棠最钟爱的孩子，听说他因为备考而病，大不以为然，责备他不该如此醉心于科名：“读书原本是为明理，学作圣贤，不在科名，如果品端学优，即不得科第也为人所尊；如果只会写一笔时派字，作几句工致诗，摹几篇时下八股，骗一个秀才举人，就是中进士又有何益？”

周夫人不忍丈夫如此责备儿子，为他开脱道：“读书求科名原也没错，你又何必如此责备？他若不肯用功读书，不是更让你忧心如焚？”

左宗棠来到东厢看孝威还在昏睡，叹道：“唉，都是我害的。夫人，朝廷已不打算要我的命了。”

“这个我早已知道。前些天骆抚台已来过，郭大叔给他来信说朝廷大概要起用你了。”

左宗棠叹气道：“官场凶险，是非难论。这次大难不死，我打算还是回柳庄做我的湘上农人。”

周夫人向来是随左宗棠的心性，应道：“夫唱妇随，全家都听你的。只是你退隐农田，真甘心一辈子做个湘上农人？你埋头经世致用之学，苦研天下舆图，是可兼济天下苍生的。现在说去说留还太早，毕竟朝廷还没准话，夫君何不再待些日子？”

周夫人说得不错，无论是朝廷给曾国藩的谕旨还是郭嵩焘传回的消息，只能表明朝廷打算起用他。但朝政错综复杂，说不准风向就可能大变，现在做打算还有些太早。于是左宗棠不再去想，请郎中给夫人和儿子看病后，就回了趟湘阴老家扫墓。

从老家回来，刚进门管家就迎了出来道：“老爷，骆大人正等着您呢！听说皇上给您圣旨了。”

左宗棠有些慌乱，是凶是吉心中无数，因此问道：“骆抚台脸色如何？”

管家不明所以道：“也没什么特别，还是白白胖胖的。”

见管家回答得风马牛不相及，他也不再细问，便加快脚步进了院子。

骆秉章迎出正堂朗声道：“左宗棠接旨！”

左宗棠闻言便跪到地上，骆秉章展开上谕，却并不立即宣读，好像在观察左宗棠的反应。这么僵了一小会儿，骆秉章才开始宣读：

军机处字寄湖南巡抚骆秉章，今日军机大臣奉上谕：左宗棠刚明耐苦，畅晓兵机，精熟方輿，在湖南赞助军事，成效显著。着赐三品京堂，赏花翎，赞襄湘军军务。现浙江、江苏、安徽、江西军事吃紧，着左宗棠先募一军，训练有成后即赴戎机。钦此。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左宗棠高呼道，人却没有立即起来，他乐极生悲，伏地痛哭起来。

骆秉章连忙去扶：“季高，想不到傲视天下的你也有落泪的时候啊！”

左宗棠站了起来，过了一会便恢复了常态，拱手道：“男儿有泪不轻弹，只是未到伤心处。不说了，今天在下在寒舍宴请抚台大人，务请赏光。”

“夫人正在病中，我不宜打扰，已在衙门备了酒宴，请先生现在就去。”骆秉章道。

“当初蒙难，不少人都避之不及，现在因祸得福，在下实在不想看那些小人的嘴脸。”左宗棠不肯去衙门赴宴，转身吩咐管家道，“你现在就去请王朗青，还有赖先生。”

两人很快就来了，周夫人匆忙之间准备了几样小菜，骆秉章也把衙门的酒菜带了过来。左宗棠第一杯酒先敬王德榜，他说什么也不肯受。骆秉章劝道：“先生很少敬酒，这杯酒你是受得起的。在先生最难的时候，只有你与他朝夕相处，除了你，没人受得起第一杯酒。”

王德榜一饮而尽，眼泪夺眶而出，笑道：“在下真为先生高兴。这些日子里在下一直在想，如果先生这样的人被蒙冤问斩了，那老天就真是不长眼了。”

第二杯酒左宗棠敬骆秉章。他蒙难以来，骆秉章一直为他奔走，先后三次上奏为他开脱。骆秉章坦然受之，不过他不愿独受这杯酒，因为胡林翼、郭嵩焘、藩祖荫也都在为他奔走呼吁。

“季高，今后你作何打算？”酒过三巡，骆秉章问道。

“在下本想退隐田园，继续做湘上农人，但天恩高厚，实不能辜负。

但奉诏入仕吧，又实在不惯尔虞我诈的官场习气。”左宗棠似乎还没拿定主意。

“先生应该奉诏，如果你不肯奉诏，不但对不住皇上的恩泽，也会招来不测之祸。虽然天心大转，但满族权贵依然耿耿于怀，你若不奉诏，正好给他们再次发难的借口，那时就连皇上也未必能救得了你。且先生杀身大难都闯过来了，还怕入仕吗？先生才堪大用，位列督抚也不过转瞬之间，那时先生之气左右着官场，官场习气又奈何先生？”骆秉章极力主张他奉诏入仕。

这话说得一针见血，左宗棠听着舒服。他何曾把天下人放在眼里？有胸中那份傲气在，他自然不会临阵退缩。拱手道：“知我者，骆公也！”

趁着酒兴，两人商讨招募兵勇之事。左宗棠想新招一军称楚军，与湘军区别，营制参照湘军但不囿于湘军。

“涤帅营官多用文官，在下则不同，要多用果敢朴实的武夫，何也？文官运筹帷幄则可，阵前御敌则不可，当初涤帅出师不利，靖港之败就在于此。还有本朝制度，文员积功可以升州、县、府、道继而巡抚、总督，各自开府统领一省或数省，那时就不愿在他人脚下盘桓，难免指挥失灵。而下层武员，积功升迁，到提督已是非常不易，依然要受督抚节制。至于勇丁，曾氏兄弟多从原籍湘乡招募，弊端尤多，一旦失利，往往是举县尽哀，士气容易受挫。所以在下打算在全湘招募，这样便于优中选优，强中择强。”左宗棠豪气顿生，挥舞着筷子道。

骆秉章对此大为赞同。

“带兵难在筹饷，楚军还要仰仗抚台。”左宗棠又道。

“这话自不必说，就是再难，也不会让楚军为难，谁让我们亲如兄弟呢？”骆秉章笑着应道。

送三人出门时，左宗棠拍着王德榜的肩膀道：“当初我曾说过，要给你谋个七品的顶戴，现在看来，七品太对不住你了。等招募成军，你就任亲兵营营官，正五品衔，只要你杀敌积功，我保你一路升上去。如果有人说我左宗棠拿顶戴报私恩，就由他们说去。不过你记住，如果你不是那块料，顶戴我可以保给你，也可以摘了去。”

王德榜也是心高气傲的人，道：“在下不巴望先生特别关照，在下的顶戴要一刀一枪杀出来。”

送走客人，周夫人便劝道：“我知道你不会甘心做个湘上农人，我也不想多说什么，经历了这次劫难，你要改一改脾气。置身官场，你不要总是锋芒太露。”

左宗棠虽然口里应，但却并未往心里去，他现在想的是如何尽快招募成军。过了没几天，他就做了一件锋芒毕露的事。

当初朝廷发布的上谕中，有论及左宗棠有“似此等劣幕”的说法，所以湖南官场中左宗棠得罪的那些人，在他吉凶难卜时每提及他时总用“劣幕”二字相代，甚至有人故意让他听见。这二字让他一直耿耿于怀，人家是讳疾忌医，他则来个反其道而行之，着人做了一大块标牌，挂在他的府上，上书“钦封劣幕銜三品京堂襄办湘军军务左馆”。他则一副短衣短衫的农夫装束，持一柄大蒲扇，搬一张竹躺椅在门外匾下，袒胸露腹，挥扇纳凉。

这块匾一挂起来，立时传遍了长沙城，同时传遍的还有他的一套说辞：湖广官场不少人以“劣幕”论我，上谕中也曾有“劣幕”二字，但皇上天恩高厚，恩赏我三品京堂湘军襄办，可见上谕中的“劣幕”非湖广官场的“劣幕”，是一种荣耀而非一种耻辱，所以“劣幕”二字在左某不以为耻反以为荣也。

樊燮见此结果心有不甘，便跑到武昌求见官文，问道：“大帅，难道这件事就这样算了？”

“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天意难违啊！”说完，官文拿出上谕让他看。

樊燮看过上谕，跪倒在地道：“末将受此大辱，还请大帅主持公道。末将一人受辱事小，可这关乎满人的脸面啊！”

官文有些不耐烦了，道：“樊军门何必如此？我朝向来重文轻武，本部堂又能如何？再说，你丢的是自己的脸，何能说是全满人的脸？”

樊燮默默不语。

官文见此又安慰道，“左宗棠是骡子脾气，他不入官场则矣，入了官场不必我们费心，他那德性非招杀身之祸不可。老弟尽可拭目以待！”

樊燮听出这不过是搪塞之词，什么叫拭目以待，还能待什么？不过是叫他打碎牙齿和血吞罢了。他一时心灰意冷，道：“末将明白了。谁让末将没有功名，只是个为国拼杀的武夫！末将早该弃甲归田，看破世道人心了。”

这话就有些责备官文的意思了，他冷淡地回应道：“事情不能总怨别人，自己的屁股总要先擦干净才是！不过你也不容易，本部堂还是可以上奏保你留任的。”

樊燮无意回答，摇着头出了总督衙门。

他原本只是革职留任待勘，这次回到永州，他就写好了自请回籍的

折子交由鲍起豹转奏。他换上一身布衣，回家等候旨意。他还写了“王八蛋滚出去”六个字供在祖宗牌位前，又让两个儿子全部换上女人内衣。他拉着两个儿子跪在祖宗面前，剖白心迹道：“左宗棠一举人耳，视武人为犬马，既辱我身，又夺我官，且辱及先人。今将六字辱骂摆于祖宗面前，以不忘此耻。不肖子孙解职归田，将延访名师，教子成才。自即日起，两个犬子皆服女人内衣，寄望他们孜孜功名，若中与左宗棠相同功名，方可换穿男衣；若中进士点翰林，方可撤去耻辱牌。樊燮在此明志，请祖宗见证。若祖宗地下有知，助我子孙成此心愿，雪此奇耻！”

后来樊家两子都获功名，大儿子还中进士点翰林，成为有名的学者。不过，这些都是题外话了。

第十三章 楚军首战获三捷 咸丰托孤安后事

左宗棠练兵的地方就在长沙城外的金盆岭。这天，他正在帐中与众人议事，勇丁来报，说骆巡抚前来劳军了。

左宗棠率人出帐迎接。骆秉章见左宗棠一身戎装，便笑道：“先生一身戎装，颇有大将风度啊！”

“这些天一直忙着练勇，没去看望抚台，反劳大人来看我们，实在愧不敢当。”左宗棠拱手道。

骆秉章摆了摆手：“我还不知道你？一忙起来，还哪里想得到去看我？我带来几头猪几只羊，来改善一下你的伙食。”

“我来介绍一下。”左宗棠指了指身边的一位将领道，“这位您应该认识，道员衔刘松山。他原本跟着涤帅带兵，是员猛将，多次以少击众，收复城池不下二十座。可他和涤帅闹得不痛快，三年前回乡赋闲，我一封信就把他召来了，做营务处总办。他的旧部一千五百余人也带来了，都是百战余生的猛将健卒，人数虽少，但足以作为楚军的脊梁。这位是同知衔蒋益澧，这位是知县衔杨昌浚，他们原本都是湘军旧将，我请他们来做营务处帮办。我在湘幕多年，湘军将弁熟识不少，大旗一竖，营哨各官很快招齐。他们再到各地募勇，不到一月就募到了三千五百多人，楚军现已有五万余众。”

骆秉章惊叹道：“真是出乎意料，你已招到五千人了吗？”

左宗棠有些得意道：“兵在精不在多，我准备先苦练几个月，然后再带他们上阵杀敌，大人不妨来看看我练勇的办法。”

“好！那我就先瞧上一瞧！”

左宗棠练勇尤重腿脚，勇丁小腿上都绑着铁瓦练习跳跃奔跑。他挥了挥手，营务处一位勇丁端上一只木盘，大家正在疑惑，他揭开上面的红绸，全是白花花的银子。他大声喊道：“弟兄们都看清了，这是二十两一铤的银子。谁能在一炷香内绕大营跑完十圈，谁就能拿到一铤。”

勇丁一下就炸了锅，又眼红，又怀疑。左宗棠大声道：“你们不要不信，骆抚台可以做证，我说到做到。长毛善跑，我们要善追，所以跳跃奔跑一项极为重要。”

营务处总办刘松山亲自主持，五十人一组，大家放开脚丫就跑。第一圈下来还都劲头十足，三四圈后距离就拉开了，七八圈的时候十之八九就已跑不动了，最后只有两人在香烬前跑到左宗棠面前。左宗棠果然

拿出两锭银子，在众人羡慕的目光中交到两人手上。其中一个不知是激动还是累的，当场就晕倒在地。

骆秉章见此赞叹不已，左宗棠又道：“除了奔跑，跨壕、上墙、拼刺、拳脚、扔火球，都要训练。大人请到那边看看。”说完，他领着骆秉章来到正在练拳脚的方队前。

“这是在下的亲兵营，可以说是精锐中的精锐，都是从各营中精心挑选的。”

亲兵营营官王德榜跑过来向骆秉章施礼道：“抚台大人，楚军亲兵营正在操练，请大人检阅。”

骆秉章拍拍王德榜的肩膀道：“现在真做了营官了，你要好好训练，先生的安危就全靠你们了。”王德榜“喳”的一声跑回队前，继续指挥操练。

左宗棠对亲兵营的训练盯得特别紧，他发现一名勇丁训练时步伐有些不稳，就把他叫了过来，问他姓名。王德榜在一旁代为回答道：“他是属下的堂弟王德标。”

左宗棠不满道：“他有嘴巴，何用你多嘴？”

王德标面皮白嫩，一看就知道不是上阵拼命的料。于是左宗棠道：“亲兵营不是保护我左某的，是为了关键时刻能随我陷阵拼命的。像你这样手无缚鸡之力，如何能在亲兵营待下去？”

没想到王德标不服气道：“大帅这话就不对了，杀敌的方式有很多，并非只有短兵相接才能取胜。”说罢，他取弓搭箭“嗖”的一声射出，正中百步外的靶心。左宗棠见此就再让他连射了三箭，结果是箭箭都中。

“箭术不错！不过近身搏杀也要好好练习，不为别的，就为临时救自家性命也不能儿戏。”左宗棠赞道。

“得令！”王德标抱拳脆声答道。

按照左宗棠的设想，至少要扎扎实实训练四个月，而后率军出省东征，可形势的发展由不得他从容练兵了。

咸丰十年（公元1860年），英法联军攻进北京，火烧了圆明园，咸丰逃到了热河，下旨各军进京勤王。

此事的来龙去脉要从六年前说起。六年前，英法两国先后两次提出修改《南京条约》，期望在中国获得更多的权益，清廷没有同意。英法见修约无望，就用起惯用的手段，以武力逼迫。他们先是派军队数次进攻广州，击毁了两广总督府，总督叶名琛也被他们抓了去。后来见在南

边闹腾惊动不了清帝，于是就派兵北上，进攻天津。

清军正与太平军激战，不想再与洋人开仗，因此咸丰派桂良为钦差大臣，与四国签订《天津条约》，向英、法两国赔款六百万两白银。签订条约后，英法等国要求进京换约。

咸丰一听就头痛，坚持在天津换约。双方谈不拢，洋人又用老办法，派军舰进攻天津。天津失守后，联军开始向京师进逼。他们使用的是火枪大炮，清军倚仗的是马队刀矛，就连最能征战的蒙古骑兵也无法抵挡。咸丰见战局无法扭转，就逃往热河，留下恭亲王善后。咸丰逃走后的第三天，英法联军火烧了圆明园，大量财宝被洗劫一空。

圆明园从康熙四十六年起开始修建，历经乾隆、道光、嘉庆、咸丰大约一百五十余年，费银超过亿万两！园中建筑中西合璧，既有杭州西湖十景、海宁安澜园、无锡寄畅园等江南名胜，又有西洋巴洛克式的建筑，如海晏堂、远瀛观等。园内藏有名人字画、秘府典籍、钟鼎宝器、金银珠宝等稀世文物，种植名贵花木数百万株……

所以，逃到热河行宫的咸丰听说英法联军焚烧了圆明园，非常伤心。他脸色灰暗，沉默良久才叹息道：“当年乾隆爷为表孝心，开始修筑这个园子，一百多年来不断扩建，被世人誉为万园之园，不料在朕手上竟被付之一炬！”

肃顺安慰道：“皇上，事已至此，保重龙体要紧。夷兵火烧圆明园，是恭亲王之过，他奉旨留京善后，却让夷兵烧了园子，是他没办好差事。”

咸丰叹息道：“老六不知怎么当的差，无论如何也应该保住园子啊！唉，不去说了，南边战事怎么样？”

此时，南边的情形也不容乐观，肃顺道：“逆酋李秀成再次占领了杭州。”

“江浙是大清财赋之地，怎能陷落敌手？命曾国藩火速进军，夺回江浙。”

“曾国藩正围攻安庆，现在洪逆兵分两路，正向曾国藩进军，他自身恐怕也难保。”肃顺头脑还清楚。

大殿内顿时死一样寂静。

咸丰的叹息在空旷的大殿中显得特别沉重：“肃顺，难道大清真的病入膏肓，竟然如此不堪一击？”

“洋人船坚炮利，的确不能小瞧。但我大清乃天朝上国，小小夷类如何撼动得了。他们是趁我内乱，坐收渔翁之利。倘若没有洪杨之乱，聚

全国之师对付英法夷兵，他们断没有可能入京。”肃顺安慰道。

咸丰的心里稍稍宽慰了些：“你说的有道理。自家篱笆扎不牢，野狗就会进来狂吠。左宗棠练兵也有些日子了吧，怎么还没有动静？”

“左宗棠做事向来稳扎稳打，练兵自然也特别扎实。”

“形势逼人，由不得他从容练兵。传朕旨意，让他立即率军出击，协助曾国藩收复东南。还有，催促曾国藩率兵勤王的谕旨他早该接到了吧？”

肃顺应道：“按日子算，他应该收到了。”

.....

左宗棠接连收到上谕和曾国藩的信，虽然仍觉训练欠缺，也只好整军出征了。出征前他有许多事情要安排，家事由周夫人主持，孝威作为长子自然要多尽心。家中日常开支及延请先生费用一年限定二百两银子，一切均要从简，不可失寒素家风。军营也放假两日，各自回家告别。

第三日楚军东征，长沙官绅在城南校场送行，号炮震天，牛角长鸣，左宗棠一身戎装，跨着一匹无一丝杂毛的白马，向送行的人扬鞭致意。他对夫人及孩子们道了一声别后，毅然拨转马头，绝尘而去。

行军路上，左宗棠又收到了曾国藩的来信，催他先行赶到祈门大营，说有重大军情商议。他只得快马加鞭，连夜赶往祈门。当他赶到时，曾国藩正和幕宾们开会，大帐里烟雾缭绕。

一年多来，湘军主力一直在围困太平军占领的安徽省城安庆。而安庆是万里长江上的重镇，有“万里长江此封喉，吴楚分疆第一州”的美誉，其战略地位非同一般。

曾国藩的总体战略就是沿长江逐次收复被太平军占领的城池，要克金陵必先克安庆。太平军也不傻，自然不能坐视天京门户被拔掉，所以兵分两路前来救援。而朝廷此时再次催促他北上勤王，如果湘军撤围，无异于前功尽弃。

幕宾们的意见分为两派：一派认为应当北上勤王，理由很简单，不北上就是抗旨，即使因此推迟收复安庆，朝廷也不会怪罪。另一派则认为，北上勤王不但救不了京城，而且太平军极有可能趁机反攻，湘军将面临全线崩溃的危险，江南官军的部署将被完全打乱，拼了数万人换来的局面转眼就会葬送。

曾国藩等左宗棠喝上一口茶后问道：“季高，眼下我实在没办法，而朝廷一催再催，说说你有何高见？”

左宗棠放下茶杯道：“我就问涂帅一句话——你有兵可派吗？”

曾国藩摇了摇头：“不但无兵可派，而且长毛正向我祁门大营围堵过来。”

“那就一个字——拖。”左宗棠道，“你要不断向朝廷奏报战场形势，要把江南的凶险毫不隐瞒地报给朝廷。同时又要成立北上勤王营务处，拉开架势，但不要动一兵一卒北上。要让朝廷明白你不是不勤王，而是被长毛咬住了，一时无法脱身。”

这个建议让曾国藩多少有些失望，他问道：“那要拖到何时？拖也不是个办法。”

“先拖着再说，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也许拖些日子京中形势有变，就不要我们进京勤王了。”左宗棠有着自己的见解，“朝廷既然留下恭亲王，那就是要与洋人谈判。这几年与洋人打仗，结果不都是归于和谈吗？”

曾国藩仔细想了一下，的确如此。

这事还没商讨出稳妥的结果，那边紧急军报就接连递到了，原来有一股长毛直奔景德镇而来。

此时祁门大营已被太平军三面合围，只剩西南经景德镇至南昌一线可通。湘军总粮台设在南昌，军粮自昌江运至景德镇，再由景德镇运至祁门，景德镇堪称祁门的命门。如果景德镇失守，那么祁门将被合围，军需供应线也会被切断，后果将不堪设想。所以曾国藩立即让左宗棠率全部人马驻守景德镇，并一再指授方略，只可重兵坚守不可轻易出击。左宗棠立即派亲兵通知楚军，直接去景德镇驻防。

景德镇素有江南雄镇之称，历史上与广东佛山、湖北汉口、河南朱仙镇并称全国四大名镇。境内盛产瓷土和瓷石，尤其境东高岭所产纯净黏土，是制瓷的上好原料。景德镇内街巷宽敞，业户众多，店户林立，但自从太平军兴后，屡遭兵灾，已破败萧条得很。

左宗棠率军进驻景德镇后，立即布置防务，严审纪律，可一切整顿还未就绪，德兴、婺源就同时受到了太平军攻击，两地几乎同时派人来请救兵。

婺源在景德镇正东，德兴在东南，距景德镇都不过百余里，两地被太平军占领则直接威胁到景德镇的安全。但如果派出救兵，景德镇必然空虚。营务处总办刘松山、帮办蒋益澧都主张固守，但左宗棠却主张派兵赴援，而且是派出几乎全部楚军，仅留亲兵营数百人。他的理由很简单，如果婺源、德兴有失，景德镇就失去了屏障，何况楚军刚入江西，就置别人的危难于不顾，将来如何立足？

刘松山坚决不同意：“打仗不是上演忠义千秋，先要保存自己才能杀敌立功，派出救兵未必就能救得了婺源、德兴，搞不好就会置自己于绝地，何况涤帅的方略就是坚守。”

“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涤帅的方略也要适应战场形势。时间紧迫，不容再议，两千人救婺源，两千人救德兴，现在埋锅造饭，半个时辰后就开拔。”左宗棠直接命令道。

刘松山见根本劝不通，便以撂挑子相威胁：“那这营务处总办你还是另请高明吧。”

左宗棠闻言大声道：“你就够高明了，别人我还不请！你也先别急着撂挑子，等这一仗打完，如果我首战大败，不用你撂挑子，楚军我也无颜统领了。”

两路援军刚走，曾国藩的信又到了，再次叮嘱左宗棠一定要坚守景德镇。左宗棠让信使带回了一封信，他在信中简单说明了派出两路援军的原由，并请曾国藩勿再飞骑传檄。因为援军已经派出，不可能再撤回。

曾国藩是个极有涵养之人，向来不当面诟病他人，但看了左宗棠的信，却是忍无可忍，当着李鸿章的面连连顿足道：“简直是胡闹！这个左季高最自以为是！真不该把景德镇交给他！景德镇有失，置我祁门于何地！”

对左宗棠这个人，曾国藩是又佩服又反感。佩服的是他的才能和胆略；反感的是他恃才傲物、固执己见。当初咸丰征求他的意见，他再三犹豫，最怕就是左宗棠不听招呼。后来考虑到左宗棠实在无法在湘幕中待下去，又加上胡林翼极力推荐，才回奏请左宗棠襄办湘军军务。可这才刚刚开始，他就如此自行其是，将来还不知要惹出多少麻烦来呢！

曾国藩做人谨慎，军事上也求稳妥，所以对左宗棠这种做法无法接受。他明知道多说无益，但还是写了一封信，劝左宗棠尽快将兵力收拢。倾巢援救婺源和德兴，其危险不仅在于敌军可能趁虚来攻，更怕中了敌人围点打援之计。

打发走信使，曾李两人不免又谈起左宗棠来，曾国藩叹息道：“本以经历上次凶险，他会收敛一些，看来这根本没用。”

“江山易改，秉性难移。此人并不比别人高明多少，只是别人不敢做的事他敢做，别人没必要得罪的人他一概得罪而矣。”李鸿章这样评论道。

“这也正是他的可贵之处。”曾国藩比李鸿章要客观一些，“他不在乎事之成否，而不思量他人的好恶，这就是他能成大事的原因。”

“也是他招祸的原因。”李鸿章接道。

.....

曾国藩的信使再次赶到景德镇时，太阳已经快落山了。真是怕什么来什么，刚刚探马来报，鹰潭、抚州方向各有一支太平军向景德镇赶来。不用说，一定是知道景德镇是座空城，趁虚来攻。此时派出的援军尚在半路，大家都劝急令回军也许还来得及。左宗棠却不以为然道：“诸位想过没有，长毛以骑兵见长，他们前来进攻的肯定是骑兵，我军多是步兵，就是现在回军，也来不及了。各位不要急躁，急也无用，我自有妙计。我已经得到密报，抚州、鹰潭已获大捷，我请景德镇大小官员前来喝酒庆贺。你们尽管按我的意思去做，动静闹得越大越好。”

抚州、鹰潭在景德镇东南二百余里外，一个多月前就被太平军占据了。两地离南昌只有百多里，太平军占据两地，打算时候一到就两路齐发，端掉湘军的南昌粮台。湘军出击几次都不成功，怎么突然就大捷了呢？众人不解，问道：“我们怎么都不知道大捷了？再说他们大捷与我们危在旦夕有何关系？”

左宗棠笑而不答。

楚军行辕张灯结彩，景德镇大小官员都来喝酒祝捷，刘松山等人却忧心如焚，没有心思喝酒。左宗棠镇定自若地端着酒杯一桌桌转了起来，这场酒足足喝了一个时辰才散。

次日天亮，刘松山等人登城远望，以为城外必定全是长毛，谁知连一个影子也没有。派出去的哨探回来报告，说方圆十几里内并无长毛一兵一卒，前来进攻的两路长毛也不知何故突然掉头回去了。众人松了一口气，景德镇暂时没有危险了。

左宗棠又提笔写了两封信，分头送往婺源、德兴，嘱咐他们大捷后立即到乐平休整，并在城南设伏，以逸待劳，准备迎击南来的长毛。

众人更是疑惑道：“大帅凭什么推断婺源、德兴一定会大捷？又为什么把人马布置到乐平？而且还以为长毛会从南面来攻？就算两路援军大捷了，也应该立即让他们回防景德镇啊！”

“现在回防景德镇还不是时候。”左宗棠坦然道。

到了中午，婺源就传来消息，援军与守城官军内外夹击，大获全胜，歼敌一千余人，获得弹药粮饷无数。随后德兴也传来捷报，也是大获全胜，歼敌接近两千。众人悬着的心也放了下来，但越发大惑不解，问道：“大帅为何如此神机妙算？”

左宗棠抚须大笑，并没有回答，而是派人去祁门报捷，而且不仅报此两捷，还要报后天将在乐平的大捷。

接到左宗棠的捷报，曾国藩交给众幕宾传看。景德镇不但化险为夷，而且两路同时大捷，实在太不可思议了。他还把后天就要大捷说得如此肯定，不但令众人难以置信，就连曾国藩也觉实在无法理解。

曾国藩的疑惑也正是楚军营务处众人的疑惑，左宗棠愈加得意，并不正面回答大家的问题，只说到时候大家自然会明白。然后他又写信给乐平的楚军，让他们沿两侧山岭设伏，布置要稀疏，务必布下五六里长的口袋阵，待长毛完全进入后全军同时杀出。山顶要多布置击鼓摇旗的勇丁，大造声势。

隔日上午，正如左宗棠所料，大队太平军进入乐平城南伏击圈。这路太平军大约两万余人，已经十分疲惫，行军速度很慢，近半个时辰才完全进入口袋阵。楚军左右两路伏兵同时呐喊进攻，他们仓惶应战，只见两面山头旌旗飘摇，鼓声响彻云霄，不知伏兵有多少，顿时军心大乱，稍作抵抗后便全军溃退，沿途十余里全是他们抛弃的车马辎重。

太平军曾多次进入江西，官军向来是一败再败，连连大捷还从未曾有。景德镇百姓奔走相告，还凑钱买了两头牛赶到左宗棠的大营，给大军摆庆功宴。

两头牛角挂红绸，慢吞吞进了大营，不知是受了惊还是糊涂了，错把左宗棠的大帐当做了牛棚，径直踱了进去，任勇丁怎么抽打，就是不肯出去。左宗棠正在批阅公文，听见兵丁吵嚷，一抬头，两头牛并肩站在那里，瞪着眼睛看着他。

左宗棠属牛，对牛向来好感，他走到牛跟前，在它们头上轻轻一拍道：“两位，你们走错地方了，还是出去吧。”

可两头牛还是不肯走，还伸出舌头舔他的手。这一下便使左宗棠不忍杀它们了，就把献牛的百姓代表召进大帐道：“老哥，你看这样行不行，两头牛对大军来说不算什么，可放在一户农家，那就是了不得的财产。这牛就算我收下了，可不必杀了，你们公议一下，寻两户最贫穷最需要耕牛的人家，一家一头分给他们如何？”

说罢，左宗棠又拍了拍两头牛，它们竟然转头乖乖地出了大帐。他乐得哈哈大笑，对亲兵道：“娃子们！你们知道吗？这两头牛进我大帐，是来求活命呢！”

写完战报，左宗棠便去找营务处总办刘松山。刘松山闹情绪撂挑子，已经躲在营中睡觉两天不出来见人了。左宗棠知道他好面子，所以亲自来请。亲兵正要进去通报，他摆了摆手道：“不必了，他是营务处总办，我们又不是不认识。”

刘松山听到左宗棠来了，连忙躺下转身向墙，将宽阔的脊背留给了他。左宗棠过去一把就将他身上的毯子揭掉，大声说道：“你赌输了，景德镇还在楚军手中，你还要去做营务处总办，就别赖在这里不起了。”

“你赢了也是侥幸，以后这种情况我还照样反对。”刘松山翻身起来，心里已经悦服，但嘴上却照样硬气。

“我看中的就是你这点，敢和我抬杠。要是事事都顺着我，我要你政务处干什么？”左宗棠拍了拍他的肩膀，“走，到我帐中商议下一步计划。”

楚军首战三捷，士气大振。捷报传到祁门大营，曾国藩也非常高兴，当即上奏报捷，并派湘军水师统领彭玉麟亲赴景德镇祝贺。

彭玉麟是湖南衡阳人，咸丰三年就随曾国藩创办湘军水师，战湖口、锁长江、夺九江、围安庆，在湘军中赫赫有名。他与左宗棠本来就熟，人又直爽，道过贺后，就急切地问道：“季公，两日三捷，都把我弄糊涂了，这仗是怎么打的？”

左宗棠哈哈大笑，拍着自己的大肚子道：“彭老弟，我这一仗呀可与诸葛的空城计相媲美啊！德兴、婺源是景德镇的屏藩，长毛进攻，我不能不救。派出了援军，景德镇就成了座空城。鹰潭、抚州的长毛必然趁虚而来，我也确实无兵可守。左某无兵，但左某有智谋，就诡称抚州、鹰潭大捷，大宴群僚。你知道，长毛占据抚州、鹰潭，其用心是图谋南昌总粮台，所以对这两处非常小心。听说两地有失，他们必然回师救援，这样景德镇之围自解。他们去抚州、鹰潭，一往一返最快也得三天。这时我派出的两路援军早就赶到婺源、德兴，与守军内外夹攻自然会大败攻城的长毛。而后以大捷之军迎战从抚州、鹰潭返回的疲敝之众，自然也是一鼓而胜啊！诸葛空城以弹琴退敌，我以祝捷退敌，同样是妙不可言。”

彭玉麟连连称赞，但还是有些不明白，又问道：“季公诡称鹰潭、抚州大捷，长毛如何又能知道？”

左宗棠捋须大笑道：“敌中有我，我中有敌。景德镇中必然有长毛奸细，不然他们如何知道景德镇空虚？奸细坏我大事，也可以巧妙用之。我宴客祝捷，就是为了让把消息传出去。诸葛料定司马氏不敢进城，我则料定长毛必然回救。两处长毛发现上当，必然恼羞成怒，定会再派大军进攻，乐平是他们必经之地，我在此设伏，正好以逸待疲，长毛焉有不败之理？料人料事，就是诸葛再世也不过如此。”

“季公简直是诸葛再世。”彭玉麟连连拱手道，“有此三捷，季公自称今亮实不为过，为表达彭某佩服之意，特为季公画幅梅花作为贺礼如何？”

“正求之不得！”左宗棠也拱了拱手。

彭玉麟善书画，其书法奇峭，下笔立就；其画则最善画梅，老干繁枝，鳞鳞万玉，奇崛挺拔，自成一家。彭玉麟之所以喜欢画梅，这其中有个感人的故事。他与外婆家的养女梅姑从小青梅竹马，但按辈分是他

小姨，所以双方家人都反对他们成亲，结果梅姑忧郁而逝。彭玉麟从此画梅成癖，其笔下梅花皆精品，只是很少应人所求，主动要画梅相赠，更是不曾有过。

左宗棠自然喜出望外，亲自侍候笔墨。彭玉麟稍作思考，便挥笔作画，先是大笔几个曲折，沧桑老干已成；再换小些的笔蘸起浓墨，又是几个曲折，生机勃勃的新枝跃然纸上；再拿另一支笔蘸了朱红在老干新枝间轻点，点点红梅缀于枝头，复取大笔淡墨，随意几刷，远山若隐若现，一幅画竟已经画完。他喝了一口茶，然后笔走龙蛇，在画上题字：

长啸一声秋日白，寄怀千古远峰青。贺季高初战三捷。

然后，他从怀中掏出一枚羊脂玉章，沾了印泥，端端正正盖上去，印文是：一生知己是梅花。

回到祁门，彭玉麟向曾国藩详细报告了左宗棠两日三捷的过程。曾国藩赞叹道：“真称得上神机妙算！只是太过凶险，万一长毛一心直扑，不但景德镇要入敌手，只怕季高也是凶多吉少。”

“大帅说得不错，就连季公也承认这是招险棋，他说这样的计策大师也想得到，但不敢去用罢了。”彭玉麟应道。

曾国藩点了点头：“论胆略，我还真不如他。”

除了一日三捷，还有北上勤王的事也被左宗棠料准，朝廷果然与英法和谈，下旨各军驻守原地，不必再进京勤王。

左宗棠一日三捷的消息传到热河行在，终日愁眉不展的咸丰终于开颜一笑了。这些日子以来，困扰他的全是烦心事。英法联军攻入北京后，一把火烧了圆明园，继而签订了《北京条约》，将赔偿他们两国的军费增至八百万两，还要割让九龙给英国！俄国人也趁火打劫，连逼带诱攫取了中国的乌苏里江以东四十余万平方公里的土地……

左宗棠的大捷虽不能扭转全局，但毕竟难得。咸丰对肃顺感慨道：“这个左宗棠果然是个人才！幸亏朕当时没听官文一面之词，不然朝廷真是自断臂膀。荐人有功，你功不可没。”

“臣哪敢贪天之功，左宗棠能有今日，全是皇上乾纲独断，皇恩浩荡。”

“该赏他点什么呢？”咸丰像是在自问，又像是在问肃顺。

“臣以为不必大赏。左宗棠蒙圣上天恩，才从构陷中脱险，肝脑涂地也是理所当然。而胜败乃兵家常事，初战告捷也许是凑巧，总要连胜几仗后再议功不迟。不过一点恩泽没有也不合适，臣建议赏荷包一对，火镰一对，花翎一支，西洋单管望远镜一支即可。”肃顺回道。

“就这样吧，你拟旨就是。”咸丰道，“你不是有个地方让朕瞧吗？朕今天兴致不错，倒要看看你的稀奇。”

“喳。不过奴才要请主子着便装。”

随后，肃顺带着咸丰来到了一个不起眼的小院门前。进了小院，穿过茂密的树林，眼前豁然开朗，别有洞天，原来这里竟有一座不大不小的宫殿。走进门去，宫殿里空空荡荡，肃顺拍拍巴掌，一阵悦耳的笑声随即传来，四个妙龄女子依次迎了出来。她们微微一蹲，莺声燕语道：“奴婢给大人们请安。”

咸丰皱了皱眉道：“肃顺，你办的好事！”

让咸丰着便装就是为了身份保密。肃顺没有跪倒，而是躬下他硕长的腰身小声道：“奴才见主子日日愁眉不展，实在心疼，可奴才又没法给主子寻点乐子，就想了这个法子让主子一乐。奴才该死，请主子治罪。”

“这要是传出去，大臣们会怎么想？”咸丰语气依然严厉。

“请主子放心，除了奴才和这里的太监、宫娥，再没人知道。而且这些奴才都是新人，没人认得主子。”肃顺低声道。

“首席军机大臣俯首贴耳，朕的身份还有密可保？”咸丰仍有疑虑。

“他们只知道奴才是个二品大员。”肃顺轻声笑道。

“好，明天朕就降你为二品，因为你让朕在这里站着。”咸丰笑道。

肃顺闻言便呵斥道：“你们这些狗奴才，还不伺候主子休息？”

.....

接下来的几仗楚军依然打得很漂亮，楚军以五千余人大败李侍贤十万大军，连续收复婺源、浮梁、上饶等城，到第二年春天，不但湘军祁门大营后路巩固，整个江西也基本肃清。捷报传到热河时，咸丰和军机大臣们都在如意洲“一片云”观戏，他赞叹道：“这个左宗棠果然不俗，能以数千新集之众破十倍凶悍之贼。曾国藩后路巩固，左宗棠功不可没，你们说该怎么赏他？”

“就赏他太常寺卿如何？”肃顺建议道。

太常寺是清廷主管祭祀的机构，设管事大臣一人，但管事大臣一般都是兼差，负责日常工作的就是寺卿了。寺卿满汉各一名，正三品。虽然左宗棠远在江西不可能入京赴任，但这是个实差，比起从前的四品、三品京堂这些虚衔来那可大有不同。左宗棠以举人身份从军，一年前不过是个待斩的“劣幕”，不及一年已经官居三品，用“青云直上”来形容也不过分。

咸丰心情高兴，当即就答应了。

这时候御前太监安德海过来低声道：“主子，懿贵妃在园子里等您呢。”

懿贵妃那拉氏兰儿，是咸丰的宠妃，也是他唯一的儿子载淳的生母。热河回暖后，她几次提出要陪皇上逛园子，咸丰已答应了她，但因心情不好，一直没有出门。今天赶上高兴，咸丰让安德海先去通报一声，还让军机大臣们一起去游园。

走出戏楼，咸丰看到懿贵妃颇为熟练地摇船过来，她一边摇船还一边唱着曲子：

一线长丝钓梦乡，

一蓑青笠染斜阳。

清歌唱，酒飞觞。

一湖红影藕荷香。

晚唱渔歌万里航，

轻舟载日碧天长。

逐风雨，宿寒江，

不需名利染清狂。

.....

她把船靠上戏楼边的小码头，笑得一脸灿烂：“皇上，快上船吧。臣妾一边划船，一边给您唱曲子。”

咸丰今年不过三十，但自幼体弱多病，尤其主政以来国家内忧外患，再加缠绵女色，身体已很是虚弱。肃顺要扶他上船，他摆了摆手，独自向船上跨过去。也许因为太激动，也许懿贵妃摇桨早了些，咸丰踏上船晃了几下，没有站稳就一头栽进水里。正在看热闹的一帮人吓坏了，肃顺及一帮太监“扑通扑通”跳进水中，总算把他救了起来。

咸丰呛了几口水，看上去没什么大碍，只是不停地咳嗽。懿贵妃跪在面前，哭着请罪。咸丰不耐烦地摆了摆手。

回到寝宫，太医们忙活了好一阵子。咸丰只是感觉累，并没有别的不适。他躺下来，看到一直站在身边的肃顺像只落汤鸡，就道：“由他们下水就是了，你又何必呢？你也是五十多的人了，来呀！把朕的随常衣裳赏一套给肃顺，马上换下来。”

肃顺连忙跪下谢恩，竟然呜咽有声。

咸丰奇怪道：“就是朕的一身衣服，谢了恩也就是了，你何至如此？”

“皇上，臣不仅是为这身衣服。臣本是浪荡子，蒙圣上不弃，一再加恩，臣才有如今令人羡慕的荣宠。臣刚才只是想，皇上万一有何不测，臣还有何脸面苟活世间？”

平心而论，肃顺除了跋扈一些外，并无其他毛病，对咸丰更是忠心耿耿，所以君臣情谊颇深。咸丰有些动情了，道：“朕知你忠心，还是起来说话吧。”

“臣还有惹皇上生气的话。”肃顺并未站起来，磕头道，“皇上，今天之事看似偶然，但臣不敢这样想。懿贵妃何等精细的人，怎么会把皇上摇到水里去呢？据臣观察，懿贵妃贪恋权位，干政之心日甚一日。臣冒死进言，倘或大阿哥年幼登基，臣斗胆请皇上行钩弋故事。”

钩弋是汉武帝晚年的宠妃，为汉武帝生下了一个儿子。汉武帝老年得子，极为宠爱，便立为太子，但他考虑到自己驾崩后新皇年幼，生母干政，于是采纳大臣的意见，将钩弋赐死。现在懿贵妃的情形与钩弋夫人很相似，一样的精明能干，一样的干政心切，一样的未来皇帝的生母。但咸丰没有汉武帝的果敢，叹息道：“她毕竟是大阿哥的生母，朕如何下得了手？这种糊涂话不可再说。”

不过这事很快被安德海传到了懿贵妃耳里，她听到后气得咬牙切齿，恨不得生吞了肃顺。但肃顺权势熏天，她也只有隐忍着。

第十四章 慈禧弄权获垂帘 宗棠义援得皇恩

咸丰的身体一日不如一日，这天用完早膳，他感到身体不适，就让安德海传谕将如意洲的戏免了。他刚站起来要走，就突然晕了过去，太医们忙了一整天，他头晕的毛病也没有见好。

得到咸丰病重的消息，懿贵妃坐立不安。突然太监前来传旨，宣她携大阿哥觐见。

懿贵妃连忙带着载淳匆匆赶往烟波致爽殿，咸丰怜爱地看着儿子道：“不要跪了，到皇阿玛身边来。”

咸丰抬了抬手，一个太监就端着一只玉盘过来了，他拿起里面的一颗金印对儿子道：“载淳，这颗‘同道堂’之印朕就赐给你，将来所有旨意，没有你的大印都不算数。”

懿贵妃轻轻拍了一下儿子道：“载淳，还不快谢皇阿玛。”

咸丰轻轻挥了挥手：“谢什么呀？朕百年之后，你就是大清国的皇上，整个江山都是你的。”

“皇阿玛，你要死了吗？”载淳这时还一脸迷茫地看着咸丰。

懿贵妃大惊，喝道：“载淳，还不请皇阿玛恕罪！”

“皇阿玛，儿臣不要当皇上，儿臣要皇阿玛活着。”载淳哇哇大哭起来。咸丰感动又慈爱地抚摸着载淳的脸颊道：“载淳不哭，当初圣祖仁皇帝八岁继承大统，除鳌拜、平三藩、收台湾，创出了康熙盛世。朕一生时运不济，把一切都托在你身上了，你若再给大清创出个盛世来，朕见了列祖列宗也好有个交代。”

载淳紧紧抓住咸丰的手，只是重复着一句话——皇阿玛，儿臣不想当皇上，儿臣要皇阿玛活着。

“载淳不哭。你记住，当了皇帝不能向任何人示弱，不能受任何人钳制。你是大清至高无上的君主，掌握着臣民的生杀大权，不管他是庶民百姓，还是天皇贵胄，敢违圣命，你都可以赐死！”

“儿臣谨遵皇阿玛圣谕！”载淳似乎听懂了咸丰的话，停止了哭泣。

咸丰又轻轻握住懿贵妃的手道：“朕归天后，阿哥继承大统，万望你与皇后从旁开导，不负重托。你有孕育之功，若开导阿哥成中兴之主，你亦有不朽功勋。”

懿贵妃点了点头，郑重回道：“臣妾谨遵圣谕。”

咸丰抬了抬手，懿贵妃便牵着载淳的手退出了大殿。

夜已深了，肃顺探听到皇上先后召见了皇后及懿贵妃，但却一直没有召见他，有些坐卧不安。等太监传他觐见，赶到御榻之前时，咸丰已十分虚弱，连笔也拿不住了。他口授三道谕旨，全由大臣代笔——

“皇长子立为皇太子。特谕。”

“皇长子现立为皇太子，着载垣、端华、景寿、肃顺、穆荫、匡源、焦祐瀛尽心辅弼，赞襄一切政务。特谕。”

“皇太子继承大统后，赞襄政务大臣拟旨缮递后，文起须钤盖‘御赏’印，文讫须盖‘同道堂’印方为有效。特谕。”

“御赏”印是咸丰赐给皇后的，这样皇后、懿贵妃与赞襄政务大臣就形成了制衡关系，每道圣旨三方都须参与。

口述完毕，咸丰已十分虚弱，闭上眼睛进入弥留之际。大臣们没有奉旨，都没有离开。

太阳升了起来，照在大殿的廊柱上，红得耀眼。这时，咸丰清醒了，连呼：“洪贼！洪贼！”肃顺见此正要禀奏江南军事，却见他已龙驭归天，是时1861年8月22日卯时。

咸丰驾崩的时候，江南局势发生了巨大变化。湘军攻克了扼江淮咽喉、当吴楚要冲的重镇安庆。

曾国藩接到捷报万分高兴，当即决定湘军大营、两江总督衙门移驻安庆，从来不喝酒的他招呼幕宾们开怀痛饮。他又亲自给左宗棠、胡林翼写信，请他们到安庆一聚，商讨下一步战略。

左宗棠把防务交给刘松山后，骑马赶到了祁门。次日两人同乘一辆马车去了安庆，一路上两人兴致勃勃，商讨下一步打算。安庆克复，对官军而言实在是件天大的喜事，从此长江中上游再无太平军立足之地，不但湖北湖南从此无虞，而且官军可以顺流而下，直逼金陵！

左宗棠认为金陵城高墙厚，长毛又经营多年，硬攻不成，要先肃清江浙，使金陵成为孤城，而后重兵围困，可不攻自破。

曾国藩闻此大为赞赏：“我们想到一处了，我早有打算，湘军顺流而下的同时，别遣一军入浙以为牵制，这个重任恐怕要仰仗你了。”

安庆码头上扎了高大的凯旋门，锣鼓喧天，队列整齐，曾国荃亲率人马到码头迎接：“参见总督大人，贺喜总督大人。”

“诸位请起，大家同喜。”曾国藩趋前几步，虚扶曾国荃及众将，转身对列队的湘勇们喊道：“将士们辛苦了，本部堂代朝廷感谢大家了！”

“大帅辛苦，愿为朝廷效力！”湘勇们山呼海啸。

正在这时，朝廷六百里加急廷寄赶到。曾国藩连忙焚香接谕，只看了几句便放声大哭。这份廷寄正是咸丰驾崩的丧报，曾国藩拉了拉左宗棠的衣袖道：“季高，万岁爷龙驭归天了。”

左宗棠一听，也是磕头痛哭。

曾国藩任过礼部侍郎，对朝廷礼制十分清楚，当即安排人搭灵棚、摘帽纓、着素服。中午时分，灵棚就已搭好，他率文武官员哭灵，行三跪九叩大礼。刚刚跪拜完毕，戈什哈就来报告，说胡抚台到了。

胡林翼应曾国藩之邀前来商讨大计，因为正在途中，他并不知道咸丰驾崩的消息，但进了安庆大营，一看文武官员一片素服，就猜想是皇上驾崩了。他在京中、热河都有眼线，咸丰身体不佳的消息他早就知道。

灵前的役丁帮他摘了帽纓，换上素服，他一边哭一边行大礼。一年不见，他又消瘦了不少，颧骨和肩胛突出，只剩一层皮囊。他年轻时有段纨绔岁月，身体落下了病根。近年来巡抚湖北、带兵打仗，操劳过度，身体更加不堪。曾左两人看了胡林翼的情形都有些暗自惊心，知道这位老友怕是阳寿有限了，但都不去说破，只是问道：“润之，最近身体可好？”

“还是老样子，不说也罢。我是来给涤帅道贺的，但一进城却见满城皆素，这才知道皇帝已龙驭归天了。”胡林翼道。

进了客厅，曾国藩便特意吩咐，未经允许，任何人不得打扰。三人边喝茶边议论起时局来，曾国藩是东道主，首先感叹道：“润之啊，说真的，大行皇帝龙驭归天，我是从心底里痛啊！你我身为汉臣，能得封疆重任，真是天恩高厚。安庆克复，正可以此捷报九重之忧，不料大行皇帝竟归天了。好在朝局有怡亲王等八大臣赞襄，算得上稳妥。肃大人位列八大臣，对我湘军将士及整个江南大局都极有利。只是恭亲王竟未列顾命，实出意外。”

虽说这的确出人意外，但也在意料之中。去年英法联军进逼京师，仓惶避走热河时，咸丰匆匆发了一道上谕，命恭亲王为钦差，便宜行事全权大臣，并督办和局，实际上是把北京的烂摊子扔给了他。办得好，便解了皇帝之忧，办不好，就是他老六无能。

俗话说金子总要闪光，恭亲王在北京处理事务井井有条，深得中外赞许，特别是留京的大臣及护卫京师的僧格林沁更是以恭亲王马首是

瞻。

咸丰到死还对这位六弟提防着，因此没有封他为赞襄政务大臣。有功不赏，朝野上下都大感意外。

胡林翼的官场手段比曾左两人都强，对朝局内情掌握的自然要多一些，他分析道：“我留意了一下，八大臣中载垣、端华是世袭王爷，位极荣宠，但两人都较平庸。景寿是额駙，也是谨慎有余，无所作为。军机大臣穆荫、匡源、杜翰、焦祐瀛，都唯肃顺马首是瞻，实际上整个政务都操在肃顺手里。恭亲王主持京城事务一年，中外多有赞扬。一年来他办抚局，兴洋务，倡导练兵制器，实在是少有的勤勉开明。未列顾命，他如何能甘心？”

左宗棠说话向来无遮无拦，脱口而出道：“那这么看来，朝局又少不得要动荡了？”

“这是明摆着的，新皇年幼，热河那边又有八位赞襄政务大臣，京师里有位精明能干的王爷，朝局能稳得了吗？一山不容二虎，早晚要有一搏。”

想到这一层，曾国藩十分紧张，因为他们这些汉臣都是在肃顺的支持下获得重用的，朝野上下自然把他们当做肃顺的人。如果朝局有变，肃顺倒了，他们这些汉臣岂有不倒之理？

但左宗棠对这些担心却不以为然：“朝中事自有朝中人理，你我还是一心打理江南残局吧。再说此一时彼一时也，我等已非从前，现在大兵在握，谁都要掂量掂量吧？所以，我们在江南越有作为，朝廷便越要倚重，湘楚弟兄就越是无虑。”

胡林翼对左宗棠的观点十分赞同，点头道：“季高所言极是，目前也只有静观其变了。”

然后三人又商讨收复金陵之事，一直说到二更才各自睡下。

次日早饭后，曾、胡、左三人出城沿长江散步。安庆克复不过数日，但江面上白帆点点，明显比从前繁荣。一艘颇有规模的大木船逆流而上，十几个船夫吆着号子划着桨。一艘英国轮船此时也鼓轮而上，很快就超过了江中大小木船，它斩波劈浪，直赴上游。胡林翼呆呆地看了很久，突然大叫一声，吐出一口鲜血，昏倒在地。曾国藩一面着人速请郎中，一面慌忙把他抬进轿内，直奔总督府。

郎中把脉之时，胡林翼醒了过来。曾国藩急切问道：“润之，好好的正说话，你怎么就晕倒了？”

“老毛病了，没什么大碍，我带着药。”胡林翼摇了摇手，从身上拿出两粒黑丸，就水吞下，“长毛之乱，尚需时日平定，但他们败局已定，

这没什么好担心的。我所担心的是洋人，你看他们的轮船在江上鼓轮而进，把我们的木船统统抛在后面，洋人万一再次寻衅，我们又靠什么抵御？一想到这个，我便忧心如焚。”

长江上的洋轮一下多起来是近年的事。三年前签订的《天津条约》，增开了金陵、九江、汉口等十个通商口岸，允许外国军舰轮船驶入长江及各通商口岸。自那时起，英、法、美等国都成立了轮船公司，载客运货，横冲直撞，把长江上中国船户的日子挤兑得越来越艰难。

“这些天我也一直在想这件事。这事急不得，我们也没什么好办法，就是魏默深说的‘师夷长技以制夷’。我准备在安庆成立军械所，不但要仿造洋枪洋炮，还要学着造洋轮。”曾国藩道。

左宗棠当年就曾与林则徐在湘江中畅谈一夜，那时就谈论过造船之事，他闻言立即应道：“如果我是涤公这样的封疆大吏，一定要办个船政局，造出自己的轮船，到长江里与洋轮一较高下！”

三人就这个话题谈了很久，晚饭后又谈起收复金陵之事，又是过了二更才各自睡下。

次日胡林翼要走，曾国藩、左宗棠无论怎么劝都留不下他。湖北还有一大摊子事，他也确实无法安心。左宗棠也于当天起程回景德镇，但他放心不下胡林翼，就派专差持信前去湖北探望，十天后，专差就带回了胡林翼去世的噩耗。

自从安庆回去后，胡林翼天天咳血。专差赶到那天，他的病情已经十分严重了，数次昏迷。但听说左宗棠派人来了，人也清醒了许多，并让人立即给他读信，然后挣扎着给左宗棠写了一封亲笔回信。专差吃过饭未及上路，胡林翼就与世长辞了。

胡林翼的信只有几句话：“季公，林翼要永诀矣。公之前程必在我上，望公珍重。公勿忘师夷长技以制夷，创办船政，制造火轮，与洋人一较长短。世人皆知公喜大言，而不知公能成大事。执着无畏，林翼与涤帅都难与公争锋。师夷长技，仿造巨轮，前无古人之事，必待非常之人，公好自为之。”

读完短信，左宗棠已是泪流满面，喃喃自语道：“知我者，润之也。”

的确，胡林翼是左宗棠非同寻常的挚友。当年能与林则徐湘江夜谈，是因为胡林翼的一再举荐；他两任湘幕，也是胡林翼的推举；官樊构陷时，胡林翼一直在为他设法解脱；就连长沙司马桥的房子，也是胡林翼与骆秉章共同出资相赠……

他把胡林翼的短信恭恭敬敬放在案上，焚起一炉香，拜了三拜道：“润之，左某在此向你明志，若将来有封疆开府之日，定会排除万

难，兴办船政，造出自己的火轮船！”

他在案边坐下来，默默地想着心事。他曾说过，自己要么做知县，要么做督抚，因为这两个职位能做些实事。但像办船政造火轮这样的大事，非位列督抚不可。自己从军不过一年，已从一名举人升为三品京堂，曾涤帅有意把浙江军务相托，如果朝廷恩准，他立功浙省，换一顶二品的巡抚顶戴也非难事，那时他就可放开手脚，办几件像样的大事。只是朝局不知会如何变动，城门失火，殃及池鱼，朝局有变，他这个汉臣难免就会被波及。

朝局，朝局。但愿朝局不起波澜，以助我成就一番梦想……

当然，事情不会如左宗棠所愿，朝局不起波澜已不可能了。

咸丰驾崩后，皇后钮祜禄氏被尊为母后皇太后，尊号慈安，因为住东宫，习惯上称为东太后，大臣们私下里称“东边的”；母以子贵，新皇帝的生母懿贵妃晋封为圣母皇太后，尊号慈禧，因为住西宫，习惯上称为西太后，大臣们私下里称“西边的”。

东边的这位太后为人忠厚绵软，又对政治不太感兴趣，肃顺等人并没拿她当回事。但西边的这位太后就不同了，争强好胜，热心朝政，与肃顺矛盾突出。前些时候肃顺借咸丰落水之事提议行钩弋事，两人已势如水火。慈禧势单力孤，她希望与京中的恭亲王联合起来对付肃顺。恭亲王未列赞襄政务大臣，与肃顺也几近水火，而且他的福晋又是慈禧太后的亲妹妹，与他联手再合适不过。但她几次向慈安提议请恭亲王到热河来密议，慈安都未同意。

机会终于来了，这天御史董元醇上折奏请两宫太后垂帘听政。两宫如果垂帘，八位顾命大臣还有什么用？肃顺听了十分生气，让军机处拟旨对董元醇严加训斥，并要革职查办。

董元醇的折子正合慈禧心意，如果能够垂帘听政，何必再看肃顺的脸色？她鼓动慈安太后出面干涉，对董元醇从轻发落。慈安经不住劝说，召见顾命大臣，没想到肃顺等人毫不让步。载垣大声道：“董元醇一疏遯小人，竟敢如此胡言乱语，实堪发指。辅政乃我朝祖制，何曾有垂帘之说？此目无国法祖制之人，必当严旨驳斥，严惩不贷。”

“董元醇实为乱臣贼子，其言上不合祖制，下不合民心，更对不起刚刚宾天的大行皇帝。大行皇帝遗诏再明白不过，实行八大臣辅政，决不搞什么垂帘！”肃顺则道，他身躯高大，声音粗犷，六岁的小皇帝吓得战兢兢，竟当场尿湿了慈安的衣服。

八大臣不待跪安，竟然扬长而去，慈安也气得两手发抖一句话也说不上来。慈禧给小皇帝擦着泪，自己也落下泪来，趁机劝道：“姐姐，肃顺等人跋扈你都看见了，咱们该请六爷来商量一下，不然你我恐怕要成人家案上的鱼肉了。”

慈安回想刚才的情景，当即就答应了。

恭亲王以拜谒大行皇帝梓宫之名来到热河，他对肃顺排斥自己早就大为不满，如果没有肃顺从中作梗，以他与皇兄的情分，顾命大臣怎会没有份？所以他与两宫一拍即合。不过热河是肃顺的天下，要除奸臣，必须回京。现在要先稳住肃顺，待他回京做好准备。

“不过还有一条，江南的汉臣手握重兵，又都为肃顺欣赏，只怕南边动起来就麻烦了。”慈禧眼光长远，虑事周全，提出这个疑问。

“江南的汉臣都是蒙大行皇帝的恩典才得以显赫的，他们不会糊涂到把恩都记到肃顺头上。当然这也不能不防，唯一的办法就是在秘字上下功夫，等天下人共知时，朝局已经底定。那时我们占着主动，一切都好摆布。”恭亲王道。

“还有一条，就是要快。六爷回京务必抓紧，以免夜长梦多。”慈禧又道。

等恭亲王回京做好了准备，两宫就提议回京。大行皇帝梓宫要早日还京，新皇帝登基大典也要回京才能举行，肃顺等人想拦也拦不住。他当然也有顾虑，所以把八位顾命大臣分了两组，载垣、端华等人陪同两宫及皇上从小道回京；另一路则由他亲自护送大行皇帝梓宫从大道回京。

肃顺以为这样两路都有自己人，两个女流掀不起大浪，但没想到这反而让恭亲王有分而治之的机会。载垣、端华刚回京就被抓进了天牢，肃顺连京城都未进，在密云就被拿下了。十几天后，新皇帝向天下颁布了处置八位顾命大臣的谕旨：

载垣、端华、肃顺于大行皇帝龙驭归天后，即以赞襄政务大臣自居，实则我皇考弥留之际，只面谕载垣等立朕为皇太子，并无令赞襄政务之谕。载垣、端华均着加恩赐令自尽。肃顺着加恩为斩立决，即派睿亲王仁寿、刑部右侍郎载龄，前往监视行刑。御前大臣景寿着即革职，加恩仍留公爵并额駙品级，免其发遣。兵部尚书穆荫着即革职，加恩发往军台效力赎罪。吏部右侍郎匡源、署礼部右侍郎杜翰、太仆寺卿焦佑瀛均着即行革职，加恩免其发遣。

政变后不久，两宫皇太后正式垂帘听政，恭亲王赏亲王双俸，加封议政王，主持军政一切事务。

两江总督曾国藩得到邸报后，在签押房里呆呆坐了近一个时辰。朝局动荡几乎没有不牵连大臣的，像他这样手握重兵的汉臣，在别人眼里又为肃顺重用，更是吉凶莫测。他派了一名幕宾去了景德镇一趟，把邸报送了一份给左宗棠，并一再叮嘱他诸事要愈加谨慎，尤其不可丢城失地，授人以柄。

那时左宗棠已经移驻婺源，因为江西基本肃清，李侍贤的大军已退入浙江境内。他认为婺源是赣东门户，因此到此驻防。看罢邸报，他也是大为吃惊，便叫刘松山过来商议。刘松山看过邸报道：“朝局动荡，不知是否会连累曾帅和季公？”

左宗棠不以为然道：“我和肃顺根本不认识，他力保我也不是因为私情，而是因为我可当大任。”

曾国藩的幕宾这时也劝道：“涤帅的意思是，请左大人万事谨慎。”

左宗棠挥手打断他的话道：“你不用说了，涤帅是个树叶落下来也怕砸破头皮的人，你回去告诉他，我们这些人的际遇、造化在朝廷而不在个人，再如何权衡避嫌也是枉然。让他干脆就当没这回事，一切从军政要务按实际需要办理，否则，越避嫌反而越难释嫌。”

时近傍晚，左宗棠留信使住一宿再走。正吃饭时，亲兵带来一人求见。这人一身泥水，上气不接下气，一看就知道是马不停蹄赶来的。来人来不及说话，便从怀中摸出一尺白绢捧给左宗棠，竟是一封血书，上面只有四个大字——广信求救。署名是林普晴。

左宗棠问道：“这林普晴是谁？”

“是林文忠公的女儿，也是我们知府沈葆楨大人的夫人。夫人说，危难之际，只有左大人不会袖手旁观。”来人依然气喘吁吁。

原来，有一支太平军从浙西入赣，声言要活捉沈葆楨。可他昨天去三河口募勇，广信府城只有二百余名勇丁，他们未经战阵，一听到消息就一哄而散了，百姓也是急着出去躲兵灾。

仆人们劝林普晴先出城躲避，但她却毅然拒绝道：“家父一生傲骨，他的女儿怎能贪生？你家老爷守城有责，我若弃城而走，岂不有辱老爷清名。城在人在，城亡我亡。现在驻军婺源的左季高是个血性汉子，也是我父亲最为看重之人，向他求援，他绝不会袖手旁观。”说完，她咬破手指写了这封血书。

左宗棠赞叹道：“真不愧是林公的女儿，不知胜过多少七尺男儿。马上集合人马，驰救广信府！”

刘松山闻言却没有动，对信使道：“你先下去休息，我和大人商量一下。”

信使一边往外走，一边眼巴巴地看着左宗棠道：“大人，我们夫人向您求援，是知道您不会见死不救的。”

左宗棠责备刘松山道：“救人如救火，你是什么意思？”

其实刘松山的意思很简单，因为楚军人马不多，防地又广，而且广信府并非楚军的防地，不救也不会有人责备。万一救了别人自家的防地却有失，那就免不了处分。

左宗棠打断他的话道：“我不是那种只为自己打算的人。”

“我也没说你是只为自己打算之人。现在朝局未定，最为要紧的时候，咱们千万不能出错。”刘松山争辩道。

“你的好意我心领了，可林公的女儿有难，我若袖手旁观，有何颜面见林公于地下？现在你就给我集合人马，我亲自率一军去救广信，你再从景德镇调一千人过来，婺源有失，我唯你是问。”

刘松山见劝不住他，就出去集合人马。左宗棠上马前拍了拍他的肩膀道：“没什么大不了的，我这三品京堂来的容易，就算丢了也不能见死不救。我估计长毛人数不会太多，安庆克复后，长毛大队都向金陵靠拢了，这应该是股小流贼。”

围攻广信府的确实是股流贼，但并不小，有三千多人。城内府衙里，仆人们都在劝林普晴出城躲躲，但她说什么也不肯。突然，门外响起杂乱的脚步声。林普晴站到井边准备殉难，仆人们围过来准备一同赴死。

“你们不必陪我待死，现在出城为时不晚。”她力劝道。

但没有一人离去。

冲进门来的不是敌兵，是沈葆楨及一帮随从。林普晴见此松了一口气，把剑递给沈葆楨道：“城里的人已经跑光了，恐怕敌军就要来了。我与你结为夫妻以来，常恐后死于你，现在正是死难夫君、报效国家之时。请夫君将这柄剑留下，如果长毛来了，请你阻击片刻，让我有时间跳井，我将生生世世对你感激不尽。”

沈葆楨闻言已是热泪盈眶，道：“夫人，危难时刻，我为一府之长却不在城内，让夫人代我守城，实在有愧于百姓；生死之际，我为丈夫却远在河口，不能给夫人片语安慰，有愧于妻。于家于国，于公于私，我都当携夫人与城共存亡。”

随沈葆楨入城的有知县杨升、参将荣寿、千总胡再附以及路上归拢的一百余名士兵，大家都表示愿与贼军血战到底，与城共存亡。沈葆楨率人登城布防，令士兵们收集稻草，扎成草人摆上城墙，百余名士兵则在城上往返奔跑。朦胧夜色中，太平军见城上士兵肃立，怕中了埋伏，便在城外安营扎寨，没有贸然进攻。

天色微明，太平军发觉上当，便立即发动猛攻。城将不守之时，左宗棠率军赶到，从背后猛攻太平军。沈葆楨万分惊喜，林普晴则亲自熬

粥犒军，军士们倍觉勇猛。太平军见城防已固，不知虚实，只好撤围退走。沈葆祯夫妇大开城门，迎接左宗棠进城。

一见面，左宗棠便向林普晴深鞠躬道：“夫人真是巾帼豪杰，让宗棠敬佩万分。”

林普晴还礼致谢：“将军不分畛域，驰骋百里救我夫妇，将军才是真英雄。家父对将军赞赏有加，他老人家果然没看错人。”

沈葆祯新募的勇丁下午都赶到了，将近一千余人，广信城防大为巩固。左宗棠也不敢久留，将士们饱餐一顿后即刻返回婺源。

曾国藩的信使启程回安庆时，左宗棠还没从广信回来，曾国藩听报后连连摇头，怪左宗棠太不谨慎，更怕是太平军围城打援。好在次日左宗棠的捷报也到了，他这才放下心转奏朝廷，并请朝廷嘉奖沈葆祯夫妇。

第十五章 动军法震慑洋人 识诈降收复杭州

曾国藩的奏折到京时，两宫正在召见军机大臣，商讨江南战事。说是商讨战事，其实主要还是商讨人事。对曾国藩这些掌兵的汉臣，朝廷也不是没有顾虑。用之，怕尾大不掉；不用，江南军务又得靠他们支撑。恭亲王还特别提醒道：“曾国藩、左宗棠等人，都是肃顺极力推荐的，如何处置，请两位太后示下。”

“肃顺重汉轻满人所共知，问题不在于是否由肃顺推荐，关键他们是否算肃顺一党。”慈禧若有所思。

“臣等公议，曾国藩、左宗棠等人虽然是肃顺极力推荐，但算不得肃顺一党。从肃顺府中搜出的信件，除了曾国藩授两江总督后有一封私信表示感谢外，并无特别往来。臣等以为，曾国藩为大行皇帝看重，深受皇恩，而他本人又是大儒，最讲忠孝，即便肃顺有恩于他，也不会以私恩废大忠。当然，如果满臣中有取而代之者最好，但目前实无出其右者。有鉴于此，臣等建议让曾国藩继续总督两江。”恭亲王又道。

“不仅要让他继续总督两江，而且还要让他节制皖赣苏浙四省军务。”慈禧的话让大家深感意外，“是人才肃顺能用，袁家也能用。既然江南离不开这些汉臣，那就不如干脆放手使用。还有那个左宗棠，是先帝从刀下赦回之人，先帝不止一次称赞过他，说国家不可一日无湖南，湖南不可一日无左宗棠。”

“圣母皇太后好记性。左宗棠现任太常寺卿，襄办湘军军务。他率领的楚军不过五千余人，却是非常善战，曾两日三捷，江西的长毛能基本肃清主要就是靠他。”恭亲王回道。

“听说这个人喜欢说大话？”慈禧突然问道。

恭亲王摸不清慈禧的意思，斟酌着词句道：“左宗棠是有些自夸，经常拿诸葛亮自比，有时候书信就署名今亮。”

“他也有自夸的本钱。”慈禧笑道。

“那是，那是！”恭亲王听慈禧的语气并不反感，便就这个话题又讲了不少左宗棠的逸闻，说得大家都笑了。

“像左宗棠这样的人，还真少见。就你这么一说，左宗棠既有才能，刚烈直爽，又有些自负，不给人情面，和他共事，肯定有些不舒服。不过国难时期，不能求全责备，用左宗棠这样的人总比用那些八面玲珑、只知保全禄位之人强上百倍。肃顺一案，不可牵连过多，他曾是朝里炙手可热的人物，肯定与不少人有交往，免不得信件来往。这些信你就不

要再细究了，一把火烧了算了。要不然大家提心吊胆，哪有心思办差？”

慈禧如此心胸，实出大家意外，各位军机大臣真是心悦诚服。

就在这时，曾国藩的奏折到了。慈禧看罢道：“真是说曹操曹操就到，正说左宗棠呢，这不曾国藩就奏上来了，这位左宗棠果然是敢作敢当之人。沈葆楨夫妇更是大义凛然，忠义可嘉。老六，你也看看。”

恭亲王接过奏折，看过之后便让大家传看。

慈安不像慈禧那样留心读书，除非是特别直白的折子，一般稍经润色的折子她就很难看懂，因此干脆不看。慈禧就讲给她听，慈安听了也是连连夸奖。

“左宗棠这次救援不一般，广信不是他的防地，救了未必有功；万一他自己的防地出了问题，那可就是大过，像这种情形，没有担当的人是不会轻易赴援的。”

慈安是个善良的人，她道：“跑这么远去救人家，多不容易，就是出点过失，也不应该罚。”

“那也不成，那样的话那些弃城而逃的人岂不都有了堂皇的借口？”慈禧明白其中的利害。

慈安想了想笑道：“嗯，妹妹说的也是。”

见军机们都已看过曾国藩的奏折，慈禧道：“杭州已丢几个月了，浙江巡抚王有龄也投水自杀，至今职位空悬。先帝在时，就曾说过让左宗棠督办浙江军务，这次干脆就让他出任浙江巡抚，你们考虑一下，拟旨来看。”

.....

咸丰十一年底（公元1861年），左宗棠被任命为浙江巡抚。此时浙江的主要州县大部分被太平军忠王李秀成、侍王李世贤、堵王黄文金占领，省垣杭州也成了李秀成的大本营。仍在官军手中的只有浙西的衢州。

朝廷恨不得左宗棠三下五除二就拿下浙江，所以一再下旨指授方略，催他进军。左宗棠则坚持己见，稳扎稳打，得寸则寸，得尺则尺，收复一地便巩固一地，不轻进，更不轻退。经过两年多的时间，浙江的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浙西全部被楚军克复。浙东一线，宁波税务司法国人德克碑率领的常捷军一路西进，占领了绍兴。

洋人直接与太平军作战，是从上海开始的。上海士绅出钱组建洋枪队，由美国人华尔任队长，雇请了一百多名外国军人。洋枪队全部装备

洋枪洋炮，战斗力很强，在配合江苏巡抚李鸿章的淮军作战中，多次击退了太平军对上海的进攻。因为朝廷默许借师助剿，于是英国、法国纷纷效法，常捷军、常安军、常胜军都冒了出来。

洋人为朝廷打仗，当然是为了发财。攻进绍兴的常捷军不但将太平军留下的财物洗劫一空，而且还抢劫民财，就连入城的清军也被逐一搜身。他们将抢掠到的财物又强制卖给当地居民，居民拿不出钱，他们就强迫立下欠据，结果绍兴人欠常捷军约银十一万两。绍兴绅民深受其苦，便把状子递到了左宗棠的行辕。

左宗棠看后拍案而起，立即上奏朝廷，要求裁撤常捷军，并对其统领德克碑严加惩处。不仅对德克碑有气，对朝廷借师助剿也非常不满。他还在奏折中说——若不对洋人的军队加以裁撤，则客日强而主日弱，费中国至艰之饷，养虎貽患，终恐非计。

借师助剿是慈禧同意的，而左宗棠说这“终恐非计”，慈禧看了奏折当然不高兴。于是她对恭亲王说：“朝廷指授用兵方略，左宗棠上奏说‘断不可行’，现在他又说借师助剿终恐非计，这个人果真自负狂妄得很。”

“借师助剿的方略不能改，但左宗棠又是不撞南墙不回头之人，没个说法恐怕他还要接二连三的上奏。德克碑闹得也太不像话，抢了财物不说，还要强卖，没日没夜地向地方官索债，这成何体统？他已经把左宗棠得罪了，不换他，左宗棠恐怕心有不甘。在此情况下，朝廷何不借左宗棠之手牵制一下洋人，让他们也不要太过分。”恭亲王建议道。

于是，慈禧让恭亲王召见法国公使，让他们另派统领。理由很简单，左宗棠是浙江最高军政长官，他坚持要求撤换德克碑，朝廷不能不尊重他的意见。法国公使把消息传给宁波税务司日意格，这位日意格与德克碑是老乡，常捷军就是他们组织起来的，怎会甘心让别人出任统领？他接到消息后立即乘船去绍兴见德克碑，责备道：“你知道左宗棠是什么人吗？他连皇帝的旨意都敢违抗，你怎么敢去惹他！”

德克碑这个人也很自大，以为中国人都好欺负，不信还有敢不给他面子之人。他听了这番责备后便气冲冲去见左宗棠，大有兴师问罪之意。而这时，为了就近指挥大军收复杭州，左宗棠已把大营移到了严州。这天，各路将领齐集帅帐，聆听他的战略部署。他指着浙江的地图道：“我们还是老方法，得寸则寸，得尺则尺，先站稳脚跟，再谋破敌之计。既慎于前攻，也要慎于回顾，宁肯缓进，决不轻退。目前，浙东长毛已成孤军，浙西长毛已被我军击溃，主力全集中于富阳、杭州、余杭三城。我们最终的目标就是肃清外围，攻取杭州。刘松山、王文瑞各率本部兵马一万人进军安徽，防堵皖南长毛抄我后路；蒋益澧率所部一万人进攻富阳，敲山震虎；徐文秀、高连升防守富春江上游淳安、遂安、衢州、金华；康国器、魏喻义及其他各军防守富春江下游新城、桐庐，防止杭州长毛东窜。”

刚部署完，左宗棠便对洋人助剿大发牢骚：“大家都知道，最近常捷军攻下了绍兴、慈溪、余姚等城。按说这对我们肃清全浙大有好处，但我却不这样认为。浙江的事浙江了，何必洋人插手？朝廷允准借师助剿以来，官绅商民妄自菲薄，争附洋人，多少纨绔子弟以通洋语、悉洋情而沾沾自喜，举止若狂！洋人是帮我们下了几座城，可他们的军饷是我们的数倍甚至十几倍！他们打胜仗靠什么？靠的就是洋枪洋炮而已！借师助剿，尾大不掉，遗患无穷！”说到激愤处，他用力拍着桌案，“我已上奏朝廷，坚决撤换常捷军的统领德克碑。我就不信，能打败十几万长毛，还对付不了几个洋人！”

这时亲兵来报，说有个法国人求见。左宗棠一听便知是德克碑，大感意外道：“我正要找他呢，他自己倒送上门来了。击鼓升帐，娃子们，拿出楚军的威风来！”

帐外亲兵旗甲鲜明，帐内各位统领精神抖擞，楚军主帅左宗棠重新升帐，端坐正中，一派威严。

德克碑进帐后操着绕口的中文道：“我是常捷军的统领，常捷军是宁波税务司和我共同组建的，是大法兰西帝国军人指挥的军队，你没有资格撤我统领的职务。”

左宗棠勃然大怒，喝道：“娃子们，先把这洋人打八十军棍！”

中军统领王德榜怕出人命，惹上洋官司，连忙出列劝阻道：“大帅，八十军棍能把人打死。他是外国人，还是小心些。”

左宗棠不以为然，挥着手连声喊道：“打，打，先打了再说。”

左宗棠的亲兵素以凶悍著称，如狼似虎，早把德克碑按倒在地。德克碑这时才知道他今天遇上不怕洋人的中国人了，但他不肯立即服软，道：“我是大法兰西海军上校，你无权动用军法！”

“我管你大法兰西还是大法兰东，在浙江的地盘上，我说了算，娃娃们还不动手？”左宗棠大声呵斥。

话音未落，德克碑已吃了几棍，他挣扎着举起双手道：“我求饶，我求饶。”

王德榜连忙让亲兵停止行刑：“大帅，洋鬼子已求饶了，暂且听他说些什么。”

左宗棠挥了挥手：“看在王朗青的面子上，今天暂且饶过你，本官问你，我这浙江巡抚管不管得着你？”

“管得着，管得着。”德克碑连连点头。

“你这样说，事情就好办了。本官已奏明朝廷撤去你的职务，你可知道为何要这样做？”

“属下知道，属下在绍兴所为十分不该。”德克碑此时已战战兢兢，“不过，属下已令兵勇销毁了欠条。”

这倒令左宗棠有些意外，他缓和了些语气道：“如此甚好。此话是否属实，本官还要着人查问。你今天来见本官，所为何事？”

德克碑弯了弯腰以示尊敬道：“属下今天来见大人，一是认错，二是请大人准许属下继续统领常捷军，为大人效力。大人用兵如神，就是西洋诸将也个个交口称赞，如果能够为大人效力，属下深感荣幸。”

左宗棠是喜欢戴高帽之人，见德克碑如此谦恭，就改了主意：“大清事，大清了，大清剿贼原也不必外人帮忙。既然你已认错，本官若再执意撤你的差也有些不近情理。不过，既然当了大清的总兵，就要遵守大清仪节。你在浙江用兵，就要听从本官军令，而且常捷军不可再增额，这些你若同意，就有商量余地，否则，本官断不改初衷。”

“这些都听大人的，只是常捷军的粮饷，希望不要减少。”德克碑眼巴巴地望着左宗棠。

“这个自然。”左宗棠爽快的答应了，“不过双方要定个协议如何？”

“但听大人吩咐。”

德克碑刚出大帐，统领们就炸开了锅。大家还以为洋人多凶呢，原来除了身子长点，鼻子高点，胡子浓点，也没什么。没想到这个洋人这么快就被大人镇住了，原来他们也不过如此。

左宗棠也很得意，捻着胡须道：“他哪是敬我，他是敬那份丰厚的饷银呢！”

第二天一早，德克碑就求见左宗棠，进门还行了将佐参见上司的礼节，因为初学，他的动作非常生硬别扭。左宗棠见德克碑样子与昨天有些不同，仔细一看，发现他的大胡子没了。就好奇地问道：“你的胡子呢？”

德克碑恭敬地答道：“昨天大人总是看属下的胡子，想必大人不喜欢。属下发现诸位将军的胡子没有大人的长，于是属下就剃去了。”

正在喝茶的左宗棠禁不住喷茶大笑道：“本官哪有这样的规矩？只是觉得你的胡子长得十分坚硬，所以多看了两眼。想来三国时的张飞、水浒中的李逵，大概就是你这样的胡须。”

德克碑愉快地笑了，他赠给左宗棠一支法国最新生产的后膛七响手

枪。

左宗棠命人拿来起草的常捷军统带协议，德克碑几乎一字未易就签了字。

左宗棠见他如此毕恭毕敬，高兴道：“听说你们外国人都是行脱帽鞠躬礼，以后你就行本国之礼好了。”

德克碑要告辞时，左宗棠叫住了他，递给他一张浙江总兵的委任状，并说道：“当初我不同意借助洋人处理本国之事，所以不同意给你委任状，后来李鸿章给了你。如今你在浙江，李鸿章的委任状就不算数了，这个应当由本官给你。”

德克碑双手接过道：“大人肯任命属下做浙江总兵，这比李鸿章大人的任命更让属下骄傲。”

“这是为何？”左宗棠很感兴趣地问道。

“属下听说大人连皇帝的话都敢反驳，李鸿章大人就不敢。”德克碑说了个不着边际的理由。

左宗棠一听这话，就乐得哈哈大笑，又问道：“你可知道为什么我敢而李鸿章却不敢？”

德克碑摇了摇头。

左宗棠指了指自己的顶戴道：“李鸿章怕丢了它，可是我不怕。”

十几天后，左宗棠的折子到京，说德克碑“知错能改，善莫大焉”，所以留任他为常捷军统领。恭亲王大为头疼，哭笑不得，因为他已督促法国公使推荐了新的统领，也许人已从天津上船了。他扬着左宗棠的折子道：“你们瞧瞧，我这个议政王，都让左骡子牵着鼻子走了。”

自从慈禧说过左宗棠“真是头倔骡子”后，“左骡子”这个外号就悄悄在军机们嘴里传开了。不算贬，但也不算褒，只能算是无可奈何。

德克碑率领的常捷军在左宗棠的严令下，纪律已大为严明，训练也十分得力。左宗棠把他调到富阳城外，协助蒋益澧进攻富阳。

富阳属杭州府，位于杭州西南、富春江边，是杭州重要的军事屏障。如果攻克富阳，就可水陆并进，直逼杭州。蒋益澧已围困富阳三个月，在常捷军大炮的支援下，富阳城外的卡垒和几丈宽的城墙都被轰塌了，楚军发起强攻，当天就攻占了富阳。

捷报到京后，慈禧大加赞赏，并让军机处拟旨，实授左宗棠闽浙总督，军机大臣们都十分惊讶。左宗棠在咸丰十一年五月被授太常寺卿，半年后授浙江巡抚，任巡抚才一年多就实授闽浙总督，这未免也太快了

些。要知道曾国藩早在道光二十七年（公元1847年）就是二品侍郎了，到咸丰十年（公元1860年）才实授两江总督。左宗棠从襄办湘军军务起不满三年，竟然实授闽浙总督，用平步青云也不足以形容他的骤然升迁，所以军机大臣们都不语。

不语就是有看法，恭亲王作为领班军机，必须站出来：“左宗棠深得先帝、两宫和皇上的器重，只是……”

话还没说完，他就被慈禧打断了：“没有只是，哀家和母后皇太后已经商议过了，实授左宗棠闽浙总督，你们只管拟旨便是。”

众位军机见此只得领旨跪安。

慈安心里也有些愕然，心想此事事前并没有商量啊？不待她发问，慈禧便向慈安靠了靠，压低声音道：“刚才军机大臣们在，不好当面说，我当然不能隐瞒姐姐。如今湘军、楚军、淮军共有三十万左右，湘军不用说，和曾氏兄弟自家的军队差不多；淮军的李鸿章，是曾国藩的学生，也是他一手提拔起来的，师徒两人声气互通。你再看咱大清的督抚，江苏巡抚李鸿章，江西巡抚沈葆楨，湖北巡抚李续宜，湖南巡抚毛鸿宾，广西巡抚刘长佑，贵州巡抚江忠义，四川总督张亮基，这些人不是他的旧部，就是他的好友，咱们半壁江山都在曾国藩手里了！俗话说害人之心不可有，但防人之心不可无啊！”慈安太后平时不太关注政务，但这些督抚的情况她还是略知一二的，经慈禧这么一说，她还真是吓了一跳，道：“妹妹，那你怎么还让左宗棠任闽浙总督，这不是让曾国藩更厉害了吗？”

慈禧笑道：“姐姐说得没错。左宗棠与曾国藩还有故去的胡林翼，人称湘军三杰，按理说应该削弱左宗棠的实力才是。可姐姐注意没有，这些督抚里面，敢批评曾国藩，敢和他不同调的也只有左宗棠。让左宗棠成了总督，他们就可平起平坐了，曾国藩要想指挥左宗棠，那就没那么容易了。”

慈安这才恍然大悟道：“妹妹真是好心计，姐姐真是自愧不如。”

慈禧笑道：“姐姐你就别夸我了，咱们姐妹一起共患难，我有十分力绝不敢只用九分，那样就对不住姐姐了。这以后啊，咱就注意这些封疆大臣的折子，谁和曾国藩吵闹，咱就护着谁，总之，不能让他们十个手指攥成了拳。”

慈安“扑哧”一声笑了：“不让十个手指攥成了拳，妹妹说得真有意思。”

“姐姐你别笑。按说疑人不用、用人不疑，咱不应该这么防着人家。可人心隔肚皮，就算曾国藩没有不臣之心，他的那些部下呢？万一闹一场‘陈桥兵变’，就由不得他了。”

慈安读书不多，对“陈桥兵变”不甚了解，慈禧就给她讲了个大概。慈安闻言后感慨道：“是啊，万一他的部下有不臣之心，非要他披龙袍，那时也由不得他了。按妹妹这个办法，不让他们十个手指攥成拳，他的部下也就没那个胆子，这也算是护着曾国藩呢！”

慈安这话给慈禧的权术标注了一个很高尚的标签，慈禧大喜道：“可不是嘛！咱姐妹这是护着老臣呢！”

.....

攻克富阳城后，左宗棠即移驻此地，就近指挥克复杭州。此时，全浙只有杭州、余杭、嘉兴、湖州还在太平军手里。因为天京危机，李世贤已奉命率精锐回师，守杭州的是听王陈炳文和归王邓光明，守余杭的是康王汪海洋。他们在城外修筑了大量的堡垒，还挖掘了城壕，想凭坚固守。双方在余杭、杭州多次激战，从阴历九月一直战到春节，楚军也没有攻下两城。

到了第二年二月，杭州城里已经断粮，太平军军心已乱。这天，从城里出来一位农民打扮的人，非要见左宗棠，说是有绝密相告。

原来来人是听王陈炳文的心腹，带了密信，希望向左宗棠投降。如果左宗棠同意，他将在约定时间打开南门，放官军进城。

如果真能里应外合，省去攻坚之苦，减少成千上万的牺牲，的确再好不过。但这封信可信度有多少？大家争论不休，最后左宗棠拍板，到时候城外预留大军，万一有诈，城内城外同时进攻，也比攻打坚城有胜算。双方约定在二月十八日天亮前里应外合，拿下杭州。

转眼就到了约定的日子，这天夜里，太平军突然打开北门，向外突围，虽中了楚军埋伏，死伤两千多人，但也逃走两三万人。天亮的时候，南门果然大开，听王陈炳文亲自跪行出城，迎接左宗棠进城。他的部众有三千多人随归王突围而走，尚余五千余人，现在他已交出军械马匹以及各营名册。五千余名太平军徒手出城，在南门外列队。左宗棠遵守诺言，并不伤害，而且发给路费，让他们各回原籍。

左宗棠先派了一支几百人的队伍进城仔细搜索，除老弱百姓外，果然并无伏兵。午后，左宗棠亲自进城查看。杭州城内，断壁残垣，一派肃杀景象。他骑马缓行，一边口述命令：“传我将令，凡兵勇擅入民宅者，斩！勒索绅民者，斩！拐卖人口者，斩！宰杀耕牛者，斩！”

他的行辕就设在伪听王府，也就是原浙江巡抚衙门。因为还没来得及收拾，他暂住城外大营。大军除部分守城巡夜外，大部也驻扎在城外。

忙了一天，第二天下午大家正准备移驻城内。刚要拔营时，突然有人前来求见左宗棠，说有密事相告。这次来的人并不是上次的密使，他

叫朱明训，小名朱小三，是陈炳文的心腹亲兵，原籍景德镇。

左宗棠曾在景德镇驻兵，对百姓秋毫无犯，民声很好。百姓曾献两头牛劳军，左宗棠不忍杀之，分送给镇中两户缺少人手的贫民家，其中一头就送给了朱小三的父亲。朱小三是个孝子，自从太平军占领杭州后，他就把老父接来，早晚照顾，以尽孝心。没想到自老父亲来杭州后，就天天劝儿子不要再与官军作对。但听王对朱小三有救命之恩，他不忍背叛，所以迟迟未下决心。

这次听王投降其实是个阴谋，他的两千精锐分别藏在听王府和归王府的秘道中，准备突然杀出，目标就是左宗棠。朱小三听多了左宗棠的事，所以借送老父回乡的机会，前来密告左宗棠。

左宗棠让朱小三回城，就当什么事情也没发生，他则照原计划进城。幕宾们闻之都不同意，左宗棠晓以大义道：“无论如何不能打草惊蛇，不然两千精锐杀起来，难免玉石俱焚。”他吩咐王德榜进城通知陈炳文，就说他要在行辕设宴，论功行赏。除了几百亲兵外，大军依然未让进城。

宴会就设在巡抚衙门大堂，因为人多，院子里也摆了几张桌子，满院弥漫着酒菜的香气。赴宴的除陈炳文外，还有他麾下八员大将及十几名亲信统领。而左宗棠这边参加宴会的，只有几名去年投降的太平军将领。陈炳文与他们都认识，便道：“诸位，咱们又在一个锅里摸勺子了，来来来，坐坐坐！”

一会儿，只听得有人高叫道：“大帅到！”

大腹便便、阔脸肥耳的左宗棠走进院内，众人纷纷起身行礼。太平军的礼节与清军不同，有人行旧礼，有人学着行清军礼，五花八门，此起彼伏。开始这十几个人心里有些忐忑，后来见大家都随和，而且没有带刀的护卫，就稍稍放下心来。

左宗棠示意大家坐下，然后道：“大家都是一家人了，不要拘礼，来，我先敬大家一杯。”

大家喝过酒，左宗棠放下杯子，感慨道：“这场乱子造成了多少百姓流离失所，我知道你们中的许多人跟了长毛是被逼的。吏治腐败，是这场乱子的根源。但说到底，受害的还是百姓。不是我有意这样，依我看，你们的天王成不了大事。自从占了金陵，他就当起了太平天子，手下各王也是扩府建邸，奢靡成风。所封各王，妻妾成群，而一般兵士却要男女分营，夫妻不能生活，子女不能相聚，这是灭人伦。近年来更是内讧不止，分崩离析，所以我断定他们长不了。既然长不了，却还要与朝廷作对，那只能是祸害百姓，所以我才出山带兵，希望早熄战火。”

众人都应和道：“大帅教训得是，我等也是为百姓着想，才决定弃暗投明。”

“只要你们诚心诚意归顺朝廷，天大的事都有我为大家担着。”说这话时，左宗棠微笑着看每个人一眼。

这些人也都举起杯子道：“多谢大帅成全，我们都是诚心归附。”

左宗棠点了点头道：“我希望有更多的人能像你们一样，但凡主动过来的人，我左某都不会亏待。这几位你们大都认识，虽然他们从前也从过长毛，有的甚至是悍将，但投诚后一样成为我手下的大将。”

那几位降将都站起来道：“大帅说得不错！陈兄，你只要诚心归顺，大帅一定会善待的，弟兄们尽可以放心。”

左宗棠望着陈炳文，诚恳地问道：“陈将军还有什么要求吗？或者有什么话要说吗？无论什么话，无论什么要求，我无不诚心体谅。”

他的确希望陈炳文说点什么，但他失望了，陈炳文只是诚惶诚恐地点头。左宗棠又道：“你们深明大义，杭州百姓免了刀兵之苦，这就为朝廷立了大功。有功必赏，这是我左某的原则。来呀！把诸位弟兄的顶戴取来。”

十几名戈什哈一人端一个托盘鱼贯而入，托盘内是崭新的顶戴和官服，左宗棠大声道：“大家都穿起来，免得你们总把自己当外人。”

左宗棠先是温语相劝，身边又没有带刀的护卫，现在进来的戈什哈也没带兵刃，所以大家都放松了警惕，喜气洋洋换起顶戴来。突然这些戈什哈同时动手，从托盘下抽出尖刀来，太平军首领立时被刺倒。只有伺候陈炳文、朱小三的戈什哈手里没刀，但他们也被团团围住。

左宗棠叹气道：“陈炳文啊，我一再给你机会，可你总不悔悟，白白让你的弟兄送了性命。”

朱小三这时跪下道：“听王，属下对不起您啊！可是左大帅对家父有恩，父命难违，属下要救左大帅一命。”

陈炳文怒视着朱小三道：“没想到竟是你出卖了弟兄们，算我瞎了眼，把你这个贪图荣华富贵的小人当成心腹。”

左宗棠厉声打断道：“你错了，是他救了你的弟兄。你以为就凭你区区两千人就能扭转乾坤吗？别做梦了！我把道口一封，你们一个也跑不了，两千人不过是两千具尸体罢了。我这里有两条路供你选择：一是你现在就破口大骂，表现出大义凛然，我杀了你，再把所有秘道封死，把你的两千弟兄都饿死；第二，我放你下去劝降他们，我保证一个不杀。至于你，如果能劝他们投降也算有功，我就不杀你了，你自裁好了。”

朱小三跪下求道：“大帅，您就饶了听王吧，小的愿拿命来换！”

左宗棠正色道：“谁也换不了谁的命。明人不做暗事，像陈炳文这样诈降之人我若饶他，往后诈降的人会更多，所以他必须死。”

“小三，你也不要再求了，我死而无憾。但大帅要答应我，不要杀我的弟兄，不然我做鬼也不放过你。”说罢，陈炳文进入秘道，劝说里面的人投降。

里面的人一个个走了出来，都是瘦弱不堪，连饿带憋，已有近百人死在洞内。左宗棠遵守诺言，派出人马把他们遣送回籍。在最后一个人走后，陈炳文横刀自刎。

朱小三跪下道：“听王，属下也不是贪生怕死之人，也不贪图荣华富贵，我随你去了。”说罢，他抓起陈炳文身边带血的钢刀，颈间一横，立时气绝。

左宗棠十分痛惜，对亲兵破口大骂道：“你们为什么不救下他，陈炳文死不足惜，朱小三这样有情有义的人，如何眼看着他死？”

亲兵们有苦说不出，只有垂头挨骂……

夜已深，左宗棠伏案上奏：

杭州乃数朝故都，江南重镇，向来文化兴盛，商业繁荣，且有西湖胜景，烟雨画桥，山光塔影，为天下人所向往。然经数年战祸，已是满目疮痍，人物凋敝，田土荒芜，弥望白骨黄茅，炊烟断绝，令人目不忍睹。城中原有居民八十余万，如今却只有七八万余，多是穷困无可逃者，衣食无着，流浪街头，更有骨瘦如柴幼儿，嗷嗷待哺，令臣伤感万分。当前形势，安民第一，剿贼其次……

正如奏疏所说，杭州城现在是安民第一。左宗棠在城内设十几处施粥点，米可以先从军粮里出，但鼓励百姓掩埋尸体，这些都需要钱。楚军粮饷不足，勇丁已经欠饷七八个月了，又如何能拿出这么多钱粮来？他思来想去，最后决定向富绅摊派。他派专人通知浙江有名的富绅胡光镛、毛象贤、俞斌、钱如生、王厚德、刘恒寿、陈士元等人，每人筹银一万两，购成粮食，一月内运到杭州赈济，否则必将严惩。

第十六章 困粮饷财神献计 系民政戴福划策

杭州城外，路上有一主一仆正向城门走来，在城门口就被兵丁拦住了。年轻干练的仆人代为通报：“这是胡大人，要拜见左制台。”

守门的士兵道：“要见大帅的人多了，不是随便报个名就能见的！”

“我们胡大人是三品道台，怎能算是随便报个名？”仆人闻言不满，便转脸对主人道，“大人，您还是升起冠来吧，不然不知又要多费多少口舌！”那人闻言便点了点头。

年轻的仆人打开手里的箱子，里面是一套簇新的三品朝服。胡大人穿戴起来，果然风采不同。此时，一名千总小跑过来拱手道：“大人勿怪，弟兄们也是军令在身，身不由己。”

胡大人示意仆人递上二百两的银锭，拱手道：“弟兄们辛苦了。这一百两是给你买壶茶喝，另一百两分给弟兄们。下官有事要见左制台，还请老兄多多关照。”

三品道台如此客气已是难得，而出手就是二百两银子更是少见。千总及他的兵丁们立即换了脸色，喜滋滋的。

千总连连拱手道：“既然大人有事，小的们不敢耽搁。大人的银子弟兄们也不敢白花。”他一挥手，便招呼过两名兵丁嘱咐道，“你们护送胡大人到大帅府，出了岔子小心我抽你们。你，马上去给大人雇顶轿子。”

“不必，不必。弟兄们收复杭州劳苦万分，我在兄弟们面前坐轿子那不是显摆吗？”胡大人连连摆手告辞。

刚走出几步，那个千总忽然跑过来道：“这些天大帅为粮饷善后之事焦头烂额，脾气非常暴躁，张口就骂，大人见面可要小心。”

“谢老兄好意。”胡大人再次向千总拱手致谢。

原浙江巡抚衙门大堂内，闽浙总督左宗棠正为善后之事发火，众人都不敢应声，只有王德榜硬着头皮道：“大帅，军粮也十分紧缺，弟兄们也只能吃半饱了。原来都盼着攻下杭州能好酒好菜享番口福，谁料……”

左宗棠的火是想压也压不下去，转身盯着王德榜道：“谁料什么？你看看街上那些饿死的人，哪怕一天有一两粮食入口，也不至于暴尸街头。听你这话，倒为你的兵抱不平了？我这个总督闽浙，上马管军，下马管民，勇丁吃不饱，我比谁都急！我已经下令让浙江富绅筹款买粮，再坚持几日粮食就到，这几日你们都等不了吗？连勇丁都约束不了，我

还要你们这些统领干什么？”

他嘴里呵斥，其实心里也没底，大战过后，非但赏银不能兑现，就是一口饱饭也吃不上，一旦兵勇闹事，那可不是闹着玩的。这时，戈什哈进来报道：“大帅，外面有个姓胡的道台求见。”

左宗棠接过递上的名刺看了几眼便扔到案上道：“我正要找他，他倒送上门来了，让他进来吧！”

一会儿，听得堂外有人高声报道：“三品候补道胡光镛参见总督大人。”

人进来后，左宗棠却不正眼看他一眼，只顾在那里踱步。把他晾了老大一会儿，左宗棠才转身问道：“你就是胡雪岩？”

胡光镛长揖道：“职下正是胡雪岩。”

左宗棠对他早有所闻，不无讥讽道：“听说你原本是个钱庄的伙计，后来攀上了前巡抚王有龄，数年间就暴发了，看来手段够厉害的。”

“回大人的话，职下的确比一般候补道要宽裕些。”胡雪岩毫无窘态，好像没听出话里的讥讽，朗声道，“职下有时也很佩服自己，能不枉法、不害民，从一个小小的伙计发展到小有家资，的确甚为自豪。”

左宗棠喜欢自夸，没想到胡雪岩在他面前也自夸起来了。他还是第一次遇到这样的人，心里又好气又好笑，语气就缓了些道：“是不是枉法害民，也不是你说了算的事。我收到不少禀帖，可都没说你好话。”

胡雪岩从容回道：“职下扪心自问，对得起良心。职下商场有成，一是靠自知之明，二是靠贵人扶持，与大人成就颇为相似。”

他竟把自己的事业与左宗棠扯到一起，左宗棠瞪着眼问道：“此话怎讲？”

“职下少年丧父，家境贫寒，只好入钱庄当伙计。此后经商，先有王有龄大人扶持，后有何桂清大人相助，总算小有所成。大人少年亦是家贫，常以谷糠果腹。不过大人不鸣则已，一鸣惊人，两三年前您还不过是个待斩的幕宾，不数年间而巡抚、而总督，不但本朝没有，就是历朝也属罕见，就连两江总督曾大帅也无法与大人相比！”胡雪岩话锋一转，一面猛夸左宗棠，一面观察他的脸色，“大人凭什么？一是凭满腹韬略，二是靠两宫与皇上看重，职下与大人虽不可相提并论，但道理都是一样的。”

左宗棠被胡雪岩捧得高兴，一拍桌案道：“这话说得对，也不全对。人人都拿我与曾涤生比，其实我二人不可相提并论。一则，我若是如他那样早年出仕，总不会到一把胡须了才弄了个督臣。二则，曾涤生有兄

弟为他拼命，自己从不阵前临敌，我则是与将士们同进退。我一靠自己，二靠两宫与皇上看重，这话说得极好，但把我与你扯到一起，却是风马牛不相及。我靠的是经天纬地的韬略，你靠的是什么手段？听说你为了巴结何桂清，把自己的爱姬都送上了，至于花银子贿赂官员，更是举不胜举！”

没想到胡雪岩都坦然承认了，拱手道：“大人说的极是，职下那点事大人一清二楚。职下虽有候补道之名，但不过是个商人。士农工商，商排在最末，要想成就一番事业，没有支持根本不可能。不过，职下手段高下如何，不在职下，而在为官者之操守。比如贪墨者，自然奉以金银；贪色者，自然奉以美色；如大人这样以天下苍生为念之贤者，职下自不能以如此手段巴结。”

话题一下子又转到左宗棠身上，那些还在堂上的部属们都觉得杵在这里不合适，纷纷上前请辞道：“大帅与胡大人谈事，我等就先告辞了。”

左宗棠向来做事光明磊落，如何肯让大家回避？便道：“你们也都听听，看他能说出什么话来！说得好，赏他茶喝；说得不好，看我怎么收拾他！”

胡雪岩闻言便开口问道：“大人您说，现在最需要什么？”

“要说私事，我个人最喜欢抽旱烟；要说公事，现在最缺粮食。”左宗棠道。

胡雪岩笑道：“旱烟职下就不必送了，送了您也不会要。不过前些天职下接到大人宪命，说要筹备一万两银子买粮食。眼下浙江、江苏最缺的就是粮食，而最能安定地方、救民于水火的也就是粮食了。”

左宗棠惊喜地望着胡雪岩道：“你送粮来了？几百石？”

胡雪岩淡淡地说道：“一万石。”

“一万石？！”左宗棠和他的部属都吓了一跳，几乎异口同声喊道。

“对，一万石米已运到杭州城外，就在江上，现在就请大人派员接收。”胡雪岩一本正经道。

左宗棠一拍桌案喊道：“上茶，快给胡大人上茶！”

茶水早就准备好了，就等他发话。一屋子的人都给胡雪岩让座，有了这一万石米，这一屋子人都有救了。

“粮台最近特别紧张，这一万石米只怕一时凑不够银子给你老弟。”左宗棠隐隐有点担忧。

胡雪岩注意到左宗棠已称他为老弟，好像早已知道，轻松道：“职下不要银子，职下已说过小有家资，就算报效大人了。其实说报效大人也不确切，实际是报效浙江父老。”

左宗棠连忙拱手道：“报效浙江也就是报效我左某。一万石米不是小数，你如何承受得起？”

“大人不问职下为什么吗？”说这话时，胡雪岩的眼角有些湿润了。

大家正高兴着，却见他突然悲伤，于是都十分惊诧。胡雪岩却不慌不忙地说道：“大人想必听说职下与前浙江巡抚王大人交厚，却未必知道渊源。当年王大人落魄江南，欲进京奔前程，无奈一分钱难倒英雄汉。当时职下正好为钱庄收回了一笔本没指望的烂账，于是就私自做主接济了王大人。因此职下被钱庄辞退，被当做小人无人敢雇。谁料王大人因此却一路吉星高照，没几年就回杭州作了知府，还把职下待为座上宾。有王大人照应，职下的生意也很顺利，积了些本钱。后来长毛进攻浙江，杭州被围，王大人打算死守，便让职下带了两万两银子去上海买米。职下买到万石粮米，无奈杭州被围得像铁桶一般，职下在城外等待数日，也无法将粮米运进城，只好又运回了上海。那时嘉定刚刚克复，也像眼下杭州一样缺粮，当时粮台有意四万两买这一万石米，职下说不要钱，只要过个一年半载，再给一万石米就成。后来杭州城破，王大人自杀殉国，职下至今抱憾，如今万石粮米运到杭州，也算了了这番心愿。”

这故事把满堂的人都打动了。左宗棠拍拍胡雪岩的肩头道：“老弟虽出于商贾，却有豪侠气概，真乃奇男子也！”

胡雪岩拿出两万两银票递给左宗棠道：“一万石米是职下报效大人的，当初王大人托给职下的两万两银子自当交还。职下一片至诚，不敢有半点取巧之意，请制台明鉴。”

左宗棠显然也被胡雪岩的故事感动，笑着道：“左某看人还不至于看错，你不同一般奸猾商家，有什么要求就直说吧。”

胡雪岩拱手道：“职下恳请大人严厉约束部下。浙江历经战乱，实在苦不堪言。职下在浙江士绅中小有名望，愿筹措十万两银子犒赏将士。”他的意思很明确，愿出十万两银子保杭州平安。

“我早就下过令，有扰民者斩。”左宗棠的确下过令，但部队欠饷严重，下层军官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几名将领一听，脸上也有些难堪。

胡雪岩拱手道：“职下这话恐怕要得罪各位将军了。不过，职下有话喜欢当面说，与各位将军说话更不敢有半点曲折。制台大人也不能怪将军们，据职下所知，兵士们欠饷都几个月了，拿着命给浙江人收复城池，浙江士绅出点银子也是应该的。”

左宗棠是最要面子的，他经常嘲笑曾国藩、李鸿章的部队抢掠起来比土匪还狠，如今听了胡雪岩这番话，无疑比打他耳光还难受。他恶狠狠地瞪着那些将领道：“你们都听好了，军纪若再整不好，你们都回家给女人洗脚去！”

“大人不能只怪将军们，兵马未动，粮草先行，欠饷的兵谁也难带。”胡雪岩帮着给将领们下台，“大人放心，职下说到做到，十万两一定尽快筹齐。不过这十万两也不过是杯水车薪，大帅可想过筹饷的办法？”

“想过是想过，但杭州刚刚收复，各地战乱刚过，民生凋敝，实在有些束手无策，雪公可有办法？”这会儿，左宗棠已开始叫胡雪岩雪公了。

“职下的办法想必大人已经想过，就是增加厘金收入。要增加厘金，必先要繁荣市面，要繁荣市面，首先要让商贾们放心。大人别看现在杭州城里居民不过七八万，原来可有七八十万呢！饿死的多是穷困人家，能托起市面的商贾都避难在外，只要能够保证他们不被哄抢勒索，职下敢保证他们很快就会回来。杭州毕竟是省城，商贾也都愿意借这块地面生财。”

“对啊！雪公说得极是。”左宗棠闻言一拍大腿，便对那些部属道，“你们也都听听，胡大人的见识比你我如何？”

“大人过誉了。职下虽有候补道虚衔，但不过是一商家，眼光自然只在市面上，其中巧妙当然自知。其实职下还有一个筹饷之策，只看大人敢不敢用。”

这显然是激将法，左宗棠连京城那帮老爷都不放在眼里，还有什么奇策不敢用？他见胡雪岩不肯说，便知道这奇策的确有些非同寻常，于是就对部将们道：“你们都忙去吧，我和胡大人先商议了，再找你们。”

众将刚要离去，胡雪岩伸手拦住大家道：“各位将军慢走，请各位将名刺赐给职下，职下随后少不了打搅。”

众人闻言也都乐得结识这个富有豪侠气的财神，都客客气气把名刺递了过来，没带的也都表示马上着人送来。

等大家都走了，左宗棠才问道：“你有什么奇策？只要不害民，不谋反，但说无妨。”

“大人过虑了，此策虽然要大人担待一二，但也没那么严重。”胡雪岩话锋一转，“大人可知道有不少通长毛的人发了财，如今都躲在上海或其他地方惶惶不安，大人对这些人有何打算？”

“原打算交地方一一拿问，你的意思是……”左宗棠望着胡雪岩，便猜到文章就出在这些人身上。

“职下的意思是这些人未必就真的倾心长毛，只不过图财而已。”胡雪岩喝了口茶道，“这些人数量众多，拿不胜拿，不过是徒费财力、物力。如果能让他们交出些钱财，放他们一马，既给了他们生路，大人又能落得宽容的名声，还能筹到一笔可观的军饷，渡过眼前的难关，又不留下后患，不知大人以为如何？”

这办法一举数得，的确高妙，但也确有风险，弄不好让那些御史言官奏上一本，罪名说多大就有多大。

左宗棠踌躇一阵，最后下决心道：“豁出去了，这办法于民于国都有益，有风险我一人承担，何惧之有？等我立即上奏两宫和皇上。”

没想到胡雪岩却连连摇头，道：“大人早晚要奏明朝廷，但不是现在。只要大人敢担风险，职下就先着手办理，等筹到了银子，安抚了地方，收到了实效，那时大人再上奏，朝廷反倒容易体谅。”

左宗棠闻言不由得再次打量眼前的胡雪岩，这人虽是商贾，但对官场之道竟十分通晓，真是难得的人才。他拍了拍胡雪岩的肩膀道：“雪公真奇才也。说了半天都是公事，难道你就没有一件私事？”

“当然有，职下想代理浙江藩库。”

所谓代理浙江藩库，就是相当于浙江全省的银库设在胡雪岩的钱庄。官府的赋税都存在这里，往来帐都经由他来操办。那是多大的一笔买卖？只此一项，胡雪岩钱庄的实力和信用就无人可比了。而官府不仅省却了保护官银的开销，而且还可以从胡雪岩的钱庄得一笔利息，真是一举两得。不过此间唯一担心的问题就是信用，如果胡雪岩把藩库银子席卷而去，那他左宗棠犯的就是天大的罪过！当年王有龄把浙江藩库交由胡雪岩代理，凭的就是对他的完全信赖。

胡雪岩自然明白左宗棠的顾虑，所以不待他开口便道：“大人若信不过职下，职下可以给大人一个办法。职下一生最在乎老母，很快就要接她老人家回杭州，大人可派人盯着家母，职下可弃天下财富，但不敢不孝养老母。”

这番话又让左宗棠万分感动。他八岁丧母，十四岁丧父，对父慈母爱有着刻骨铭心的感觉，因此对胡雪岩不由得又增加了一分敬重。他诚恳地望着胡雪岩道：“雪公把左某当何人了？不但藩库交你代理，将来军火也交你购置，杭州善后也要你多费心了。”

此行的目的已经达到，胡雪岩向左宗棠深鞠一躬道：“职下定不负大人重托。”

眼看午饭时刻已到，左宗棠大声吩咐道：“娃子们，我留胡大人吃饭，你们把老家捎来的湘莲、龟蛇酒、玉兰片都弄上一些。虽说这玉兰片到处可得，不过却未必有我家的地道。这是用立春前的竹笋制成，丰

胭脂美。内子做了一些捎到军营来，雪公帮了我的大忙，走时一定带上一包。”

.....

楚军向来以军纪严明著称，今天从胡雪岩的话里来看，楚军违犯军纪的也大有人在。光听手下大将报告不行，自己得亲自去访访。于是左宗棠让王德榜带上几个亲兵，换上百姓衣服，便到城内外去转转。

转了大半个城，他一切都还满意，并无兵勇滋事欺民，只是城里难民明显增多。这也难怪，杭州克复，官军秋毫无犯，而且还施粥救命，这样的好事何曾遇过？

傍晚的时候，他就转到了钱塘门外。前面吵吵嚷嚷，几个人过去一看，原来是一个半大的小子正腆着肚子边哭边骂，十几个兵勇围在那里看热闹。这时军营里走出一位营官，气势汹汹道：“你再不滚，便乱棒打死！”

那小子突然从一个兵勇腰间抽出一把刀，嗷嗷地扑向那位营官。营官飞起一脚，把那矮胖小子踢翻在地，还命令兵勇们上前乱打，但兵勇们却都不为所动。

营官见此大骂手下兵勇，提着刀要亲自动手杀人，王德榜一把攥住他的手腕道：“丁营官，你怎能随便杀人？”

那位叫丁春秋的营官当然认得赫赫有名的亲兵营官王德榜，抱拳道：“哟，原来是王兄，你怎么来了？”

“你别只见我，大帅在此，还不快来参见！”

丁春秋闻言有些惊慌，连忙率众人上来参见。

左宗棠怒斥道：“你们兵不像兵，官不官，哪还有点军营的样子？营官受到攻击，你们当兵的竟然袖手旁观，这是为何？”

兵勇们面面相觑，都不说话。左宗棠又指了指那个小子问道：“这是什么人，怎么由他在这里骂街？”

那小子“扑通”一声跪在地上，磕头如捣蒜，嘴里更是不伦不类说着：“小的拜见青天大老爷，再世关老爷，英明神武的左大帅，请为小的做主！”

“快把这个疯子弄走。”丁春秋一看这样连忙道。

左宗棠摆了摆手道：“等等，你先让他说说是怎么回事。”

那小子名叫戴福，是杭州城一家酒肆的伙计。他说昨天丁营官到酒

肆吃饭，看上了老板娘和女儿，便以她们通长毛为由抓到军营，把她们娘俩都强奸了。娘俩回家一个投水一个上吊都死了。老板前来讨个公道，结果也以通匪的罪名被杀了。他是孤儿，自小在酒肆长大，与老板虽非一家但胜过一家，所以要来报仇。

左宗棠一听火就上来了，怒视着丁春秋问道：“是真的吗？”

丁春秋矢口否认：“这小王八蛋满口胡言，败坏楚军名声，就是为了诈钱！”

左宗棠盯着戴福道：“戴福，如果你所说属实，不用你动手，本部堂自会为你讨个公道，可如果你要是胡搅蛮缠，本部堂当场就要你人头落地！”

戴福把头磕得“砰砰”直响，道：“小的要是敢说半句假话，天打五雷轰，五马分尸，求青天大老爷为小的做主。”

左宗棠闻言扫了一眼兵勇们，问道：“你们都给我说实话，戴福说的可是真的？”

连问了几遍，没人应声。左宗棠大怒道：“本部堂问话你们都不肯说吗？现在不说，等查实了，你们每人各领五十军棍！”

王德榜也厉声道：“五十军棍就要了你们的小命，还不快说实话！”

这时一名哨官跪下道：“大帅，戴福说的是真的。小的们也看不下去，可丁营官不听劝告，他喜欢玩女人，老毛病了。”

左宗棠气得两手直抖，指着丁春秋的鼻子骂道：“你这个楚军的败类！”说着就要上前揍他。

那位哨官死死抱住左宗棠的腿求道：“大帅，您就饶丁营官一命吧！他打仗勇敢，不贪军饷，对兄弟们也好，求您了。”

左宗棠趁势抽出哨官的佩刀一刀下去，丁春秋已是身首异处，他把刀扔到地上道：“如此祸害百姓，坏我楚军名声，打仗勇敢有什么用！本帅看你为人沉着，敢于担当，从即日起，你就是此营的营官。起来吧，好好葬了你的前任。”说完，他又对王德榜道，“你回去立即通知刘寿卿，让他把丁春秋的罪行贴到杭州各城门，并从粮台拨一笔银子，好好安葬店老板一家。”

左宗棠刚走几步，戴福半跪半爬挡住了他的去路：“大帅为小的报了仇，小的愿做牛做马侍候大帅。”

“整顿军纪是本部堂的职责，何用你来报答。本部堂身边有的是人，要你何用？”

戴福看了看左宗棠腰里挂着烟袋，便道：“小的能给大帅装烟，小的是天下最会装烟之人。”

“天下最会装烟之人？天下谁不会装烟，还谈得上什么最会最不会？本部堂自己就会，不须他人。”说着，左宗棠便推开戴福的手走了。走出十几步，他就听见戴福放声大哭道：“大帅，小的已没有家了，小的又要再当孤儿了。”

左宗棠闻此便停住了脚步，走过去拍了拍戴福的肩膀道：“本部堂看你重情重义，不忍让你无依无靠，就收下你，让你这天下最会装烟之人给本部堂装烟吧！”

左宗棠走了几步，又站住了，转身对王德榜道：“我还要到营里去看。”

在新任营官陪同下，左宗棠进了营里，先是到伙房看了看，然后又又要进勇丁的帐篷里去看。新营官劝道：“大帅还是不要去了，没什么可看的。”

左宗棠还以为里面有什么猫腻，瞪着眼睛道：“你走开，难道这里面还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东西？本部堂偏要看。”

“倒没什么见不得人的东西，只是里面臭气熏天，凌乱不堪，实在怕污了大帅的耳目。”新营官应道。

左宗棠不听，硬是掀开帘子进了营帐。

虽说早在预料之中，但里面的情形还是让左宗棠有些受不了。里面光线昏暗，又不通风，空气中夹杂着各种臭味，直让人透不过气来。地上横七竖八地堆着鞋子，绳子上挂着臭袜子、破内衣。后面棚角稍有动静，原来那里蜷着一个勇丁。左宗棠走过去在勇丁额头上一拭，烫手得很。新营官道：“大帅来看咱们了，你还不起来见礼？”

那勇丁迷迷糊糊就要起身，但刚抬起头又重重躺下了。左宗棠道：“他都病成这样了，还见什么礼？”

出了营帐，左宗棠问道：“其他帐里还有病的吗？”

新任营官回道：“有，这一阵兵勇报病的不少。有些确实病了，有些是想歇几天，假病。”

“假病倒不可怕，怕的是真病的多了，那就麻烦了。”左宗棠有些担忧。

一行人回到行辕，刘松山已经到了，他迎出行辕门问道：“大帅出去了？”

“走了走，杀了个营官。”

“这事现在全城已传遍了，属下也是刚刚听到。”

左宗棠捋着胡须道：“传遍了好，也震一震那些军中败类，让百姓明白我楚军的军纪。杀丁春秋不是目的，整顿军纪还劳老弟费心。还有一事比这更急，营中住处太污浊，很容易传播疾病。你要下去整顿一下内务，棚中要保持空气流通，要勤晒衣物。勇丁得病人数要每天报告，我担心会有时疫在军中流行。刚进浙江那年，一场时疫病死了三百多勇丁，现在想起来都后怕，你要告诫各营，可不要好了伤疤就忘了疼。”

在一旁的戴福插嘴道：“大帅不要只想着军营，流民中才更容易流行时疫。”

刘松山并不认识戴福，问道：“咦，大帅身边何时多了位小哥？”

“今天刚收的，专门给我装烟。”

刘松山乐得差点笑破肚皮，他还是第一次听说有专门装烟的长随。再看看两人的模样，真是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戴福五短身材，肚子外突，活脱脱一个小号的左宗棠。想到这一点，刘松山更是忍俊不禁。

左宗棠愣着眼看着刘松山道：“你笑什么？连脸都憋红了。”

刘松山当然不会实说，撒谎道：“属下在想，将来是不是要给大帅找个打扇的，一到夏天，大帅最怕热。”

戴福这时又插嘴道：“要讲打扇，小的也是天下第一好手。小的从小就给师娘、师父打扇，因为会这一手，所以小的从小很少挨骂。除此之外，但凡倒茶、待客、侍候起居，小的都无一不精。民间诸事，譬如婚嫁找吹鼓手、女人生孩子、老头子去世等等，小的都摸得清清楚楚。”

刘松山见戴福毫不拘束，大感奇怪，问道：“大帅，这可不像是您的脾气，怎么收了个油嘴滑舌之人？”

“权当给我解闷。戴福这小王八蛋不知为什么竟一点也不怕我，任我怎么胡说我也不生气，这大概就是缘分吧。”

“大帅，小的刚才说的话可是认真的，你不能当是胡说。”戴福连忙辩白。

左宗棠笑问道：“你这大半天没住嘴，到底哪句话是真的？”

“就是刚才说的，流民最容易带来疾病。大帅如今是上马管军，下马管民的总督，虽说眼下军务繁忙，但民政也不能不当心。流民如果闹起瘟疫来，那可真不得了。五年前长毛打下杭州，城内拥进大批流民，结果闹起了瘟疫，差点把全城人都瘟光了！”

“这点的确不能大意。你在军中多用心思，我过会儿就找蒋芑泉，让他留心一下流民的事。”左宗棠闻言也叮嘱刘松山道。

蒋芑泉就是才被左宗棠密保为浙江布政使的蒋益澧，如今他是闽浙总督兼浙江巡抚，主要精力在军务上，民政上的事当然要这位新任布政使多多操心了。

戴福酒肆出身，特别勤快，眼到手到。左宗棠要喝茶要抽烟，不待吩咐就已递到手上。他读书不多，有时候还偏要显示学问，经常把大家逗得大笑。所以没几天，左宗棠已有些离不开他了。不久，朝廷颁布上谕，左宗棠因为克复杭州，诏授他为太子少保、赏穿黄马褂。戴福就又给自己加了个新官职——黄马褂管护使。

第十七章 巧交道台好借力 义释恶痞种善因

新任杭州粮台坐办李树青这些天愁坏了，今年比往年热得早，民间流行时疫，军中也未能幸免，各营上报患病人数每日剧增，而药材却越来越难筹办。药材倒是有，但药商们瞅见疫病流行，自觉奇货可居，便抬高药价，惜售囤聚。尤其粮台采购，一概要求现银交易，一文不賒。而粮台可供购药的银子又十分有限，而且营务处发下话来，遵大帅将令，因为饥民太多，连军饷都挪去买赈米，今后再有开销，能賒则賒，能垫则垫，以后再补。郎中开了不少药方，可无奈无药下锅。眼见各营病号越来越多，他怎能不急？

后来有人给他出主意，说胡雪岩是活财神，在上海、苏州、京城、汉口都开着钱庄银号，百八十万两的银子根本不当回事，而且最近还刚刚接济了大军一万石粮，大帅要给他银子，他却一文都不要。何不找此人想想办法，渡过难关？

李树青初听喜出望外，但一想到胡雪岩的生意多在上海，居上海时间多，回杭州时间少，而且来去匆匆，如何能找得到？不免又愁容满面。幕宾们认为这也不难，说胡雪岩回杭州必定去见大帅，可在总督府门丁身上想办法。于是，李树青派人到总督衙门打点，说一旦胡雪岩到来，请他们通报一声。

事情真是凑巧得很，第二天门丁就传过话来，说胡雪岩来了杭州，进了总督府。李树青听后连轿子也不坐，直接骑了一匹马直奔总督府。谁料等他赶到总督府时，胡雪岩已被蒋益澧接走了。李树青又骑马赶到布政使衙门，在门外坐等。

“十有八九蒋益澧也是要借银子的，如果是这样，自己怕是没指望了。胡雪岩再有钱，也不可能大把大把借给官家，人家是商人，银子是拿来生利的。”他心里这样想着。

等了很久——也许并没有很久，胡雪岩终于出来了。就在他要上轿之时，李树青追了过去，施礼道：“楚军杭州粮台坐办李树青见过胡观察。”

胡雪岩已捐了道台，虽然并不坐堂理政，但官服可以照穿，走在官场，人人都要叫他一声观察。胡雪岩对李树青并不熟悉，道：“这位兄台，怪我眼拙，咱们在哪儿见过吗？”

其实两人不曾见过，但如实说有些不妥，所以李树青道：“在左大帅那见过观察几次，只是在下身份不够，观察没有印象。”

“老兄找我，可是有什么事情？”胡雪岩拱了拱手问道。

李树青没想到活财神胡雪岩如此谦恭，便道：“正是有事要请观察帮忙，只是这里不方便说话，还请观察移驾粮台坐坐如何？”

胡雪岩是生意人，一眼就从李树青身上看到了商机。楚军粮台，那是管着楚军吃喝拉撒军火供应的衙门。俗话说县官不如现管，虽说已攀上左宗棠这棵大树，但有些事情通过他反倒不方便。他原打算要结识一下粮台的人，只是一时没有良策。现在李树青主动送上门来，岂有放过的道理？所以他道：“正要拜访老兄，乐意之至。”

李树青骑马在前面引导，胡雪岩坐着小轿在后面跟着，不一会儿就到了粮台的衙门。李树青吩咐仆人上茶，又问胡雪岩道：“不知观察抽烟否？”

“平时喜欢来口水烟，今天出来匆忙，没有带。”胡雪岩道。

李树青闻言便将他藏的那柄镶玛瑙水烟拿了出来：“胡观察，这支水烟在下从未用过，今天就孝敬您了。”

胡雪岩是见过世面之人，知道这支水烟管虽不甚名贵，但也值几百两银子，何况又是粮台坐办相赠的，所以十分欢喜地收下了，并立即抽上几口，连道：“不错，不错！老兄，你时间金贵，有事就说吧！”

“实在不好意思，想必观察已经猜到了在下的意思。”李树青从杭州大战中死伤说起，又说到后来气温骤高，浅埋的尸体开始腐烂，时疫在军中流行，而大帅发话要治时疫，给又不给银子等。

胡雪岩半靠在椅子上，似听非听，有时候就点下头，只听得水烟“咕噜咕噜”直响。李树青见他眉头越皱越紧，心里越发没底，于是再三强调这笔银子不出两月一定还上，因为朝廷的赈银马上就要拨下来了，所以请他放心。

胡雪岩听李树青把话说完，便把水烟袋往桌上一放，只说了一句：“银子我是不能借给你的。”

本来今天李树青见胡雪岩，还觉得此人谦和、大方，原抱了极大希望的，没想到说了大半天，等来的却是这句话，所以他再怎么努力也没法掩饰失望的神情，里外都凉了。可胡雪岩接下来的话，更让他出乎意料。

“我虽不能借你银子，但药的事我会想办法。而且保证，你要多少我就给多少。”

李树青情绪大起大落，惊喜地问道：“可是在下暂时没银子给观察。”

胡雪岩摇摇头道：“我也没说过要你的银子。价格嘛，你看这样行不

行——你让郎中开个方子，照方子去杭州或上海其他药商那里问问价格，然后我按他们的一半给你如何？”

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李树青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他用怀疑的眼神怔怔地望着胡雪岩，沉默着不说话。

“老兄，我说的是真话。我正准备涉足药材，药号的名字都想好了，地点就在吴山下的大井巷。店铺装修、药厂建设都已完成，铺店的药材、坐堂先生、前柜大伙小伙等等一概聘就了，只等开业，到时候还请老兄去捧场。”胡雪岩又道。

李树青连忙拱手道：“那是一定，在下再忙也要去给胡观察捧场。只是在下不明白，观察原是做钱庄、典当生意的，这药行可与本业毫无关联，俗话说隔行如隔山，观察怎么想起开药铺来了？”

胡雪岩叹了口气，缓缓说道：“这想法我几年前就有了。长毛攻占杭州那年，家母身体不适，请郎中开了方去杭州城内的一家大药号——叶种德抓药，我吩咐抓药之人一定要快去快回，谁料这一去一个时辰之后才回来。原来那时时疫流行，生病的人很多，买药的人都排起了长队。我派去的那个小厮就去与柜上的大伙商量，看能不能行个方便。那大伙是认得我的，却毫不客气地回道：‘谁家没有老太太？’小厮于是搬出我来，没想到他回道：‘那也不行，你想不排队抓药，就请你们胡大先生自个儿开一家。’老兄知道我是最孝敬老母的，当时就发誓要开一个药号。但长毛很快就打过来了，杭州待不下去了，于是便去了上海。那时候上海也是朝不保夕，我也不敢再铺新摊子，这一拖就拖到了现在。”

“看来观察是冲冠一怒开药号啊！”

“也不全是。做生意的都是铜眼里翻跟头，不敢感情用事。我办药号，主要还是觉得值得一开。老兄知道，我们浙江的药材十分丰富，浙贝、元胡、白术、白芍、麦冬、玄参、郁金和菊花，号称‘浙八味’，不但产量高，而且品质好，杭州城乡都习惯种植，供奉宫廷御用。南宋的时候，杭州的药业更是发达。金元时期，杭州出了个朱丹溪，那可是被后世称为‘金元八大家’的名医。本朝此地的药业更是发达，初具规模的药号不下几十家。嘉庆十年，慈溪人张梅在同春坊购地千亩创办了‘同泰’药号，规模空前。老兄你看，我们杭州的药号渊源是颇深的。这些年战乱不断，大战之后往往有大疫，再加上灾害频繁，无论军中还是民间，都太需要这行了。”

听胡雪岩说的头头是道，李树青佩服得五体投地：“胡观察真了不得，对药行也这么精通。”

胡雪岩连连摇头：“我只知皮毛。不过做生意不怕自己不懂，怕的是不懂装懂。自己不懂，请对了人就算成功了一半，再能设法留住人，这生意就能做成。”

李树青还有事情不解，于是又问道：“观察在上海都没敢投资办药号，怎么杭州才收复两个多月就敢投资。此地曾两次被长毛攻陷，观察难道不怕再次遇到长毛吗？”

“怕，但可能性很小。”胡雪岩道，“老兄你注意到了没有，左大帅与别人不同，他自从带兵以来，总是得尺则尺，得寸则寸，他收复的城池绝少有再陷敌的。杭州是浙江省垣，大帅怎能让它重陷敌手？其二，如今长毛已是强弩之末，地盘一片片地丢失，日渐向金陵收缩。而金陵城下有曾大帅的湘军，江苏有李抚台的淮军，浙江有左大帅的楚军，眼看金陵被团团围住，他们哪还有能力重陷杭州？所以，我把宝押在左大帅身上。”

“佩服，佩服。”听了胡雪岩这番话，李树青连说几个佩服，“我们都是跟着大帅打仗之人，只知道一尺一寸地收复城池，从来没仔细考虑为什么。观察不仅做生意精明，即使是对军政民政的看法，也非常人可比。”

“老兄谬赞了，我不过是经常往大帅府上跑，听多了，见多了，才有了这么点小想法，哪敢说懂军政民政？”

李树青还是放不下药材的事，于是又问道：“军中时疫流行，现在情形如同救火，不知观察什么时候可以送来药材？”

“你开了方，三天后我就可以供药，无非是先把垫底的药材放出一一些。知道我开药号，药材商都争着与我建立供货关系，价格上自然十分克制。不像粮台遇到大疫采购，那是一锤子买卖，价格当然很高。还有，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军营兄弟调动频繁，所以他们肯赊给我却不敢赊给你。对我来说，这就是个顺水人情，他们赊药给我，我转而赊给李大人。”

“在下还是十分感激观察的，”李树青这下放了心，“观察肯伸援手，在下就睡得着觉了。”

“做事都是互相帮衬，帮你就是帮我。我还有一求，这药我不会一次全给，随用随供，到开业那天，还请老兄安排各营弟兄亲自到我柜上取药，为我撑撑场面。”

“这有何难！楚军现在八九十营，一营派五人去取药，那就是三四百人，保证把场面给您撑起来！”

事情就这么说妥了，胡雪岩随后便告辞。李树青一直送到门外，看着他的小轿走远了才回衙门。

胡雪岩要办药号的消息早已传开了，以“叶种德”为首的几家药号东家聚在一起商讨对策。大家一致认为，胡雪岩有钱庄、当铺挹注，其财力非比寻常，一旦他的药号办起来，这对大家都没好处。新生意开头十

几天最关键，如果开张不能大吉，以后就很难说了。于是大家决定请地头蛇段六施展手段，干扰胡雪岩的药号开业，让他知难而退。

这位段六兄弟七人，排行老六，从小顽劣异常，不好好读书，往先生暖壶里塞蛤蟆，爬到房檐上向人头上撒尿，损阴德的事做了不少，后来就成了杭州城里臭名昭著的无赖，阖城的乞丐都要拜在他门下，所以大家又称他为“丐儿头”。

俗话说光脚的不怕穿鞋的，他手下有十几号人称得上是亡命之徒，所以段六渐渐成了杭州一霸。谁家开业大吉、新婚典礼、乔迁之喜，要想顺当都要先给他一份意思，否则到时阖城的乞丐拥过去，什么事都能搅黄。因此，竞争对手有时也会出钱相请，让他故意去捣乱，杭州城里但凡生意人，提起段六就心里发毛。

段六也知道胡雪岩的势力，所以并不打算把事做绝。本来想只要胡雪岩送上一笔意思也就罢了，两头赚到银子，何苦与人为难？可没想到的是胡雪岩竟浑然不觉，不仅没有银子相赠，连句话也没有。所以，段六觉得这事非做不可了，不然以后还有谁把他放在眼里？

他打听清楚了庆余堂开业的时日，便早早赶到了吴山下的大井巷。沿巷东西隔街相对的新建筑就是胡庆余堂的门店和药厂，靠街一面高丈余宽数丈的整面墙上是七个硕大的招牌字——胡庆余堂国药号。白墙黑字，异常醒目。段六是见过世面之人，他不禁佩服胡雪岩的眼光，位址选得好。

吴山坐落于西湖南面，由紫阳、云居、七宝、峨嵋等十多个小山头组成。相传春秋时期这里是吴国的南界，因而得名吴山，又因山上有城隍庙，所以又叫城隍山。在山顶上更有一座高三丈余的双层重檐江湖汇观亭，登上此楼可北望西湖、南眺钱江，所以此地终年游人不绝。而且吴山一带又是杭州三大香市之一，每年从春暖花开到立夏之际，善男信女们背着“朝山进香”的黄布香袋，络绎不绝到吴山来。能在此处购地开店，真是得天时地利。

段六带着几个徒弟来到胡庆余堂的正门，门两边摆了桌案圈椅，桌案上都铺了鲜红桌布，显得庄重又热闹，显然是为贵客所备。整条巷里，几乎挂满了商号送的庆贺条幅，从杭州请来的两家有名的鼓乐班子好像比着赛在敲打着喜乐。更引人注目的是胡雪岩专程从上海请来的洋乐队，有胸前挂鼓的，有肩上背巨号的，号口比脸盆还要大。还有些不知名的器具，杭州人根本没有见过。

段六大模大样走到贵宾席上，一屁股坐在上首的位子上，拍着桌子喊道：“人都死绝了吗？连个供茶的也没有？”

一个机灵的小伙计提着茶壶跑过来招呼道：“哟，原来是段爷。你选的这个位子，可是最为尊贵的。”

段六斥责道：“怎么，段爷我坐不得？”

小伙计连忙回答：“坐得坐得，段爷坐不得，谁还敢坐？”

段六想，也许胡雪岩真把他忽略了，这个小伙计都认得他，肯定知道他的手段，自然会向胡雪岩报告，胡雪岩是个懂场面的人，肯定有一笔银子相送。

他正在猜想胡雪岩会送多少，突然听得远处锣响，有人高喊道：“楚军杭州粮台李树青大人到！”话音落处，两名带刀的楚勇气昂而来，后面紧跟着一顶轿子，颤悠悠过来了。

庆余堂出来一位大伙计，跑到轿前为李树青打开轿帘，一叠声道：“大人请！大人请！”直把李树青引到贵宾席上。两个楚军到上座前一站，段六很识相，连忙挪到次位上。

大伙计招呼茶水，打着拱道：“李大人，店内还有好多事情没有办妥，胡大先生正在里面发脾气，委托小的来接您，您老别见怪。”

李树青大咧咧道：“我和胡大先生是什么关系，哪能说到见怪呢？”说完，他扫了一眼身边的段六。段六龇牙一笑，李树青仿佛没看见，眼神游弋到别处。

这时候送贺礼的也陆续来了。有的送瓷瓶，有的送花篮，更多的是送匾额。李树青刚喝了半杯茶，就听得远处锣响，又有人高喊道：“杭州知府苗洛川大人到！”前面几个衙役打着肃静、回避的白底黑字牌前导，四人抬的轿子跟在后面，李树青闻听之后连忙离座去迎。

从庆余堂里跑出一个中年人来为知府打开轿帘，连声道：“欢迎知府大人，小的是庆余堂掌柜，我们东家正在后面指挥摆布店面，委托小的前来迎接大人，还请大人勿怪。”

知府连道：“开业事儿多，告诉你们胡大先生，放心忙他的。”

李树青与知府为座位的事相让起来。

“知府大人是杭州的父母官，应该上座！”李树青道。

“我是主李大人是客，客人应该上座。”苗知府相让。此时，段六已乖乖退到三座上。

屁股还没坐稳，又听得远处锣响，有人高喊道：“浙江布政使蒋益澧大人到！”苗知府和李树青两人连忙迎了上去。

庆余堂里跑出来的是阜康银号的总掌柜，其地位仅次于胡雪岩，他跑上去打起轿帘，代胡雪岩恭迎藩台大人。蒋益澧是军功出身，不用衙役，带的是楚军勇丁，个个也带着家伙，好不威风。

大家重新落座，蒋益澧居上，知府次之，李树青再次，段六此时已不敢在此落座了，缩到对面的席上去了。他的手下也不敢张扬，小声问道：“爷，还动手吗？”

段六狠狠地瞪了他一眼道：“还动个屁！没想到姓胡的这么大面子，连布政使都请来了。”

“到现在姓胡的还不出面，看来还有更大来头的。”

“还能有谁？难道他还能把左大帅请来不成？”

两人正在嘀咕，只听得两声炮响，有人高喊道：“闽浙总督左大人到！”一帮人忽的站起来，胡雪岩不知什么时候已顶戴朝服穿戴整齐，迎上前去。

左宗棠的仪仗不下四十人，前面是顶马，接着是衔牌，而后是护军，然后是他的绿呢大轿，轿前是武巡捕，轿边是戴福，后面是戈什哈及八名骑勇。护军骑勇都是清一色的洋枪，腰里还佩着大刀。左宗棠的大轿停下，蒋益澧带头打拱，高声自报职衔道：“巡抚衔浙江布政使蒋益澧率江西候补道胡光镛、杭州知府苗洛川、楚军粮台坐办李树青恭迎总督大人！”

戴福和武巡捕打开轿帘，方面大耳的左宗棠弯腰从里面走了出来，头上是簇新的正二品顶戴，上身袍服外面罩的是黄马褂。蒋益澧率先跪下去，众人也都跪下去，段六一看连过路人也跪了，他也跪下去了。

左宗棠笑呵呵道：“诸位请起，请起。”

蒋益澧是他的老部下，熟不拘礼，所以他先去拉起胡雪岩，连声道：“雪公请起，雪公请起。”

这时司仪高声喊道：“吉时已到！请闽浙总督左大人、浙江布政使蒋大人为胡庆余堂揭牌。”

胡雪岩一路弯着腰，陪左宗棠走到正门前，把垂下的红绸托到左宗棠手上。左宗棠和蒋益澧一起轻轻一拉，门楼顶上的红绸落下，露出三个金光闪闪的大字——庆余堂。就在红绸落地时，鞭炮齐鸣，鼓乐大作。胡雪岩弓着腰把左宗棠请到上座坐下，众位官员都分立两边，垂手站班。段六见连蒋益澧都不坐，他哪还敢坐，就退到了看热闹的人群中。

鞭炮鼓乐结束，司仪又高声喊道：“谢礼！”

几个身穿海蓝长袍的小伙计每人端着一只木盘依次走到众位官员面前，木盘上盖着红绸，显然是整个的银铤。

左宗棠挥了挥手道：“本部堂三四年前还不过是个幕宾，不数年间位及督抚，但本部堂从没有为官位送人一两银子，到今天也不曾收过别人一两银子。本部堂要在浙江立下一条规矩——但凡商家开业，可以送贺礼，而不可收谢礼。为什么呢？因为开张不易，但凡财力不济者，大多已捉襟见肘，再送一份谢礼，无异于雪上加霜，将影响此后经营。”

听左宗棠如此一说，参加典礼的商家无不欢呼。左宗棠又道：“本部堂听说杭州城里有一帮人，专寻人家开业的时候搅局，本部堂也在这立下一条规矩——以后但凡有此等不肖之辈者，以抢盗论，重打四十大板。知县不敢治其罪，交到府里；府里不敢，就交到臬台衙门；臬台衙门再不敢，就交到我总督府，本督四十军棍下去，叫他顿时毙命。那时候，一千不敢管事的官员都统统给回家抱伢子去！”

商家百姓又是一阵欢呼。段六看情形不妙，就要开溜。可左右两臂早已被两位勇丁捏住，动弹不得。他的两个手下还不知死活要来抢人，早有两位勇丁上前照面门一拳下去，他们被打得仰面朝天。

胡雪岩在前面引导，带大家去参观他的药号。进了正门，过了门厅就是一条长廊，廊壁上挂着三十多块用银杏木精制的黑底金字药丸牌，注明各种药丸的功效，既是装饰，又是广告。

长廊的末端是个四角亭，亭梁上彩绘的是神农尝百草、白娘子盗仙草、桐君老祖白猿献寿的故事。四角亭里是一圈美人靠，专为顾客小憩而设。

过了四角亭又是一个门楼，上挂药局牌匾，跨过青石门槛，就进了金壁辉煌的营业大厅。大厅里宫灯高悬、雕栏玉栋，顶棚玻璃透光明亮。大厅两旁是高大的红木柜台，左边是配方、参茸柜，右侧是成药柜。柜台后面是更加高大的百眼橱，每只抽屉上都写着饮片的名称。

柜台两侧还有两副对联，里面一副是——

庆云在霄甘露被野

余粮访禹本草师农

外面一副是——

益寿引年长生集庆

兼吸并蓄待用有余

这两副对联都把“庆余”二字巧妙嵌了进去。胡雪岩向左宗棠解释道：“这庆余二字出自南宋奸相秦桧手笔，当年秦府落成之时，手书‘余庆堂’三字，现在将这三字颠倒一下就是如今的‘庆余堂’。秦桧虽然名声不好，但却家喻户晓。他是奸相，我的庆余堂却是悬壶济世，救助苍

生。”

正对着柜台的一块匾引起了左宗棠的注意。庆余堂内的匾额和招牌都是朝外挂的，为的是便于顾客观赏，唯有这块匾却是朝内挂的，正对着坐堂的位置。

这块匾黄底绿字，两个大字是“戒欺”，小一些的字是——

凡百货贸易，均着不得欺字，药业关系性命，尤为万不可欺。余存心济世，誓不以劣品谋厚利，惟愿诸君心余之心，采办务真，修制务精，不至欺予以欺世人，是则造福冥冥，谓诸君之善为余谋也可，为诸君之善自为谋也亦可。

左宗棠看罢，连连点头称赞。

胡雪岩也十分高兴：“大帅，职下是这么想的，做生意要眼光长远，不能贪图眼前蝇头小利。这些年来，百货贸易欺诈横行、偷工减料、以假乱真，百姓深受其苦。药号一行事关人命，倘若以假充真，以次充好，不仅会影响疗效，还会危及人命。职下打的是长远算盘，所以要求采办务真，修制务精。鄙号派专人到产地自设坐庄收购地道药材，比如制阿胶驴皮是到河北新集、山东濮县收购，怀山药、生地、牛膝、金银花都是去淮河流域采办，豆蔻、西洋参、犀角、木香，则是由我在上海的商号直接向洋商定购，如此保证优中选优。”

他还把左宗棠引到成药柜前，拉开一只写着“胡氏避瘟散”的抽屉介绍道：“大帅，这是鄙号独家秘治的丹药，除秽气、解头晕、去胸闷、止腹泄，楚军粮台已发到营中试服，效果奇好。”

李树青这时也在一旁道：“的确如此，勇丁服用一天后病状就减轻了，两天后就好了，真是奇药。”

“这药共由七十四味药材配成，每味都是用最好的原料。其中有一味‘石龙子’本是随处可见的小爬虫，可鄙号所采必出于灵隐、天竺、韬光一带，此处所产‘石龙子’金背白肚、背上纵贯一条黄线，人称‘铜石龙子’，其药效要比他处好若干。”

左宗棠大感兴趣道：“军中正缺此药，若果有奇效，以后可大量采购。”

“职下已聘请了几位名医，正在为大帅研制‘诸葛行军散’，大帅率军征战，勇丁红伤难免，而且大军转战南北，水土不服也在所难免，所以职下为大帅研制的这味药，不仅能消炎治伤，也能止吐泻、定心神。制成后，每年职下都向大军赠送，不收一分一毫。”

左宗棠闻言哈哈大笑道：“你们都听见了，这位胡大先生虽是商人，却有豪侠气概。无商不奸，但用在雪公头上就大不合适了。雪公啊，我

就等着你的‘诸葛行军散’。”

参观了一圈，左宗棠告辞回府，众人也都相继散去。胡雪岩来到后院，两位勇丁正守在厢房门口，里面关的就是段六。胡雪岩道：“两位兄弟辛苦了，今天就给我个面子，把段六爷放了吧？”

两位勇丁道：“这不成。我们是奉藩台大人之令，将此人看押在此。如何处置，须听藩台之命。”

“两位兄弟，我知道这是藩台之令，可在我胡某开业典礼上抓人，段六爷不把仇记在我头上吗？”胡雪岩拿出两锭银子递了过去，“两位兄弟看我薄面，就把段六爷放了吧，藩台大人那里有我去说，我的面子他还是给的。”

“谢过胡大先生，真没见您这样好心肠的，他明明是来捣乱的，您却要为他说话。”两位勇丁接过银子便离去了。

这一切段六都看在眼里。胡雪岩进了厢房便道：“段老弟，你看我忙得手忙脚乱，竟没抽空来招呼你，这里有几两银子，请兄弟收好。”

段六收了银子，连连拱手称谢：“胡大先生，小的今天前来，可真没敢给您老添乱。”

“那是，那是。”胡雪岩笑道。

“胡大先生，小的真是没想到。要是换了别人，对小的这样的人还不落井下石，可您没这么做。”

“别说老弟今天没有给我添乱，就算添了，我胡某也绝不会落井下石。俗话说一个篱笆三个桩，一个好汉三个帮，我胡某向来是多栽花不种刺，只交朋友不树敌。我向来走到哪里就把朋友交到哪里，只要有了朋友就不愁没生意做。”

“胡大先生说得真好，今天小的算是见识先生的为人了，只是我不明白，像我这样的人胡大先生也当朋友交吗？”段六还有些自知之明。

“老弟这样的人有何不可交的？古时候信陵君专门结交鸡鸣狗盗之人。他为什么结识这样的人呢？就是这样的人也有长处。比如老弟，就能把这么多桀骜不驯的人都收在手下，而且服服帖帖，这就是过人之处。”

“真是惭愧，小的有自知之明。大家嘴里不说，其实心里都很恨小的。有人用小的，也不过是拿小的当枪使。”

“这事一半错在老弟，另一半则错在那些用钱来诱惑老弟之人。钱可以用来办好事，也可以用来办坏事。我向来主张用钱来办好事，成人之

美。现在我就有件事要请老弟帮忙。”胡雪岩决定要用段六所长。

“能帮上胡大先生，是小的莫大的荣幸，先生尽管吩咐就是。”段六巴不得能为胡雪岩所用。

胡雪岩正要说话，外面伙计领着两位巡捕进来了，道：“东家，总督府巡捕老爷来了。”

胡雪岩闻言便迎了出去，拱手道：“两位差哥辛苦了，不知大帅有何吩咐？”

“有个叫段六的是不是在您府上？”巡捕问道。

“不知大帅为何问起这事？”

“大帅听说这个段六平日尽做坏事，要提了去仔细审问，以儆效尤。”

“不巧得很，段六刚从我这走了。”

可两位巡捕不相信，非要进屋去搜，一进门就看到了吓得颤颤兢兢的段六，抓住衣领就要提走。胡雪岩见状连忙上前劝解道：“两位兄弟，段六已是我胡某的朋友，请看在我的薄面上放他一马，大帅那里我自会去说，大帅一定会给面子的。”

“咱们在大帅面前当差，从来不敢打马虎眼。像他这种人为害乡里，留着他也是祸害，大帅早就想找一个来开刀了。”

“两位兄弟，得饶人处且饶人，何况段六已有悔意，何不给他个机会？”胡雪岩让柜上拿来二十两银子，一人十两，“请两位兄弟高抬贵手，在大帅面前帮忙周旋，就说段六是我胡某的朋友，我定会亲自去面见大帅求情。”

两人这才松了口，对段六道：“小子，不是我们吓唬你，大帅最不怕的就是无赖，最会收拾的也是无赖，像你这样的进了大帅府，是生是死只不过一句话的事。今天看胡大先生的面子，我们兄弟暂且放你一马，大帅那里，你要好好求胡大先生给你说话！”

打发走两位巡捕，胡雪岩刚进屋，段六就跪下了：“胡大先生，眨眼间您就为小的破费了不下三十两银子，小的领您的情。求您到大帅那里为小的说句好话，小的今后一定重新做人。”

胡雪岩把他扶起来道：“段老弟言重了，凭我与大帅的交情，这个情一定能求下，你放心就是。我刚才说，有件事要请你帮忙。”

“但请胡大先生吩咐。”

“你看这天气越来越热，杭州城内流民这么多，最近病重的人也不少，我担心万一时疫流行就会危及整个杭州，所以打算向这些贫病无依的流民赠送胡氏避瘟丹。但我人手有限，而且这么多人也无从找起。段老弟手下弟兄多，我想把这件事托给你，但凡身体不适的都一一赠送。到时，我自有一笔谢仪赠给你的兄弟。”

段六拱手道：“胡大先生说这话是要打小的的脸，您行善做好事，小的哪敢再收您的银子。这事您放心，小的一定做好！”

一番细谈之后，胡雪岩将段六送出了门，道：“往后麻烦段老弟的时候还多着呢，也望老弟找些正经营生做做。”

段六抱拳告辞，表示谨遵教诲。

因为用药及时，时疫并未大规模流行，病倒街头的情形也日益减少，军营报病的人数也锐减，左宗棠终于松一口气了。论功行赏，无论地方还是军中，竟都首推胡雪岩。左宗棠也连声称赞他是商界奇男子，让刘松山转告蒋益澧和粮台，尽快把银子拨给胡雪岩。

银子一到，胡雪岩就开了五千两银票，然后请粮台李大人过来说话。李树青很快就过来了，进门就问道：“胡观察，银子都到了吧？”

“到了，多亏老兄及时向大帅提醒，我还真急用这笔银子。”胡雪岩直接把李树青让到了上位。

“那是应当的，胡观察帮在下渡过难关，在下也该感谢观察才是。这次多亏观察，大帅称赞在下差使办得好。”李树青在左宗棠面前露了脸，心里很满意。

“老兄，以后你我还是随便些，你不要总是观察观察地叫我，叫着生分，就以兄弟相称吧。这次药号开业，多亏老兄安排得当，降伏了段六。更要紧的是粮台给了我第一笔开业生意，真是开业大吉啊！这点儿小意思，是我感谢老兄的。”说着，胡雪岩把五千两银票推过去。

李树青连忙推回来道：“雪公，你把我当什么人了？你的药已经够便宜了，我怎么能要你的银子。”

“有你这个大客户，现在就算亏了，将来一定有赚的，人不能没有远见不是？再说我给老兄的银子，不是要你花的，而是要你办事的。”

“雪公有何吩咐？”

胡雪岩摆手道：“不是办我的事，是办你的事。这次老兄差使办得漂亮，大帅高兴，将来前途不可限量，可总要有人在大帅面前为老兄说话才是。找谁说话合适，谁说得上话老兄比我明白，这银子你该往哪里用就用到哪里。”说着，胡雪岩又把银子推了过去。

“那就多谢雪公了。”李树青这次没拒绝，他用眼角余光看到五千二字时，心里“怦怦”直跳。他把银票收好道，“雪公如此帮衬小弟，真是感激不尽。”

胡雪岩笑道：“帮你就是帮我自己，多个朋友多条路嘛！”

第十八章 曾左结怨不为私 雪莲丧命报大恩

浙江省垣及大部分府县的克复，使天京失去了重要屏障，更震动了太平天国的军心。同治三年六月，曾国荃挖地道炸塌了一段城墙，攻进了金陵，太平军大部分战死，只有忠王李秀成护卫着幼天王洪天贵福，一行两千余人换上清军衣服，趁乱逃了出去。

曾国荃将金陵收复的消息以六百里加急报告朝廷，随后湖广总督官文和两江总督曾国藩联衔作了一个较为详细的奏报。本来金陵克复与湖广总督关系不大，要换成别人或许早就单衔奏捷了。但曾国藩起草了稿子，派专差送到湖北，由湖广总督官文拜发，给了他一个不小的人情

臣等伏查洪逆倡乱粤西，于今十有五年，窃据金陵亦十二年，流毒海内，神人共愤。我朝武功之盛，进退越前古，屡次削平大难，灼耀史编，如嘉庆川楚之役，蹂躏仅及四省，沦陷不过十余城。康熙三藩之役，蹂躏尚止十二省，沦陷亦第三百余城。粤匪之乱，蹂躏竟及十六省，沦陷至六百余城之多。而其中凶酋悍党如李开芳守冯官屯、林启荣守九江，叶云来守安庆，皆坚忍不屈。

此次金陵城破，十余万贼无一降者，至聚众自焚而不悔，实为古今罕见之剧寇。然卒能次第荡平，芟除元恶，臣等深维其故，盖由我文宗皇帝盛德宏谟，早裕戡乱之本，宫禁虽极检啬，而不惜巨饷以募战士，名器虽极慎重，而不惜破格以奖有功，庙谟虽极精密，而不惜屈己以从将帅之谋，皇太后、皇上守此三者，悉循旧章，而加之去邪弥果，求贤弥广，用能诛除僭伪，蔚成中兴之业。

臣等忝窃兵符，遭逢际会，既恧我文宗不及目睹献馘告成之日，又念生灵涂炭为时过久，惟当始终慎勉，扫荡余匪，以苏子黎之困，而分宵旰之忧。

朝廷内外得知消息后都喜气洋洋，慈禧让军机处把嘉奖上谕发至各督抚、将军，让天下人皆知这天大的喜讯和朝廷优待功臣之意。上谕是这样的——

本日官文、曾国藩由六百里加紧红旗奏捷克复江宁省城一折，览奏之余，实与天下臣民同深嘉悦。此次洪逆倡乱粤西，于今十有五年，窃据江宁亦十二年，蹂躏十数省，沦陷数百城，卒能次第荡平，殄除元恶，该领兵大臣等栉风沐雨，艰苦备尝，允宜特沛殊恩，用酬劳勋。

钦差大臣、协办大学士、两江总督曾国藩，自咸丰三年在湖南首倡团练，创立舟师，与塔齐布、罗泽南等屡建殊功，保全湖南郡县，克复武汉等城，肃清江西全境。东征以来，由宿松克潜山、太湖，进驻祁

门，迭复徽州郡县，遂拔安庆省城，以为根本，分檄水陆将士规复下游州郡。兹幸大功告蒇，逆首诛锄，实由该大臣筹策无遗，谋勇兼备，知人善任，调度得宜。曾国藩着加恩赏加太子太保衔，锡封一等侯爵，世袭罔替，并赏戴双眼花翎。

浙江巡抚曾国荃以诸生从戎，随同曾国藩剿贼数省，功绩颇著。咸丰十年，由湘募勇，克复安庆省城；同治元、二年，连克巢县、含山、和州等处，率水陆各营进逼金陵，驻扎雨花台，攻拔伪城，贼众围营，苦守数月，奋力击退；本年正月，克钟山石垒，遂合江宁之围，督率将士鏖战，开挖地道，躬冒矢石，半月之久，未经撤队。克复全城，殄除首恶，实属坚忍耐劳，公忠体国。曾国荃着赏加太子少保衔，锡封一等伯爵，并赏戴双眼花翎。

江苏巡抚李鸿章，统带中外水陆各军，由上海一隅转战而前，连克苏常府县，并领兵出境攻拔嘉兴等处，使江南逆匪进无援兵，退无窜路，实属谋勇兼优，着加恩赐封一等伯爵，并赏戴双眼花翎。

左宗棠、沈葆楨等闽浙赣等省官员，待发逆残部剿平后另行封赏。

克复金陵的奏稿由曾国藩与官文联衔上奏，已令左宗棠大为恼火，他大骂曾国藩巴结官文是丢湖南人的脸！现在朝廷论功行赏，连李鸿章也加恩赐封一等伯爵，并赏戴双眼花翎，而他却要等到浙省残部平定后再论功行赏，这算什么道理？浙江的贡献比之江苏有过之而无不及！所以他看过上谕后，喋喋不休骂了足有半个时辰。

胡雪岩到来时正赶上左宗棠信口谩骂，就劝道：“大帅何必如此？让外人听见了还以为您是在功名上斤斤计较。”

“我怕什么？大丈夫行事光明磊落，不平则鸣，就算在军机大臣面前，我也照样指着他们的鼻子一问！”左宗棠不以为然。

“李鸿章不就是个伯爵吗？大帅的爵位来得晚，但未必就不如李鸿章。所谓后来居上，三年前大帅不过是个幕宾，如今不也是封疆大吏了吗？”

这话很合左宗棠心思，他心中的怒气总算平息了些，胡雪岩赶紧把话题转到火轮船上。杭州有西湖，虽然那湖水不太深，但水面不小，行驶火轮船绰绰有余。

原来克复杭州后，左宗棠就托胡雪岩请能工巧匠照洋轮的样式，试造一艘火轮船。他很上心，一个月来又是请匠人又是参观洋轮，总算有了点眉目。他与工匠们多次商量，决定在一艘木船的两舷各装上一只木轮，然后再装上锅炉、连杆，蒸汽推动连杆，连杆拉动木轮，木轮划水，不用人力自然向前。眼下停泊在上海的洋轮已不是几十年前的样式，种种机关数不胜数。西湖水深不过两米，仿造洋轮只能因陋就简。

目前太平军并未肃清，既没银子也没有精力，也只能先易后难，先试试再说。木船、木轮、连杆这些都造得出来，但锅炉却非从洋人手里买不可。胡雪岩决定收购上海一家洋铁厂，因为里面有一台蒸汽机。他已经找到那个洋人，洋人答应把锅炉卖给他，估计三五天内就可运到杭州。

左宗棠听了这些很高兴，道：“那一切就拜托你了，火轮试航的时候，我一定去坐坐。”

胡雪岩正要告辞之时，戈什哈前来报告：“大帅，湖州发现伪幼天王踪迹。”

原来昨天楚军收复了湖州，他们从被俘的长毛口中得知伪幼天王逃脱后辗转来了湖州，在官军合围湖州前一日，他才匆匆逃进城去。左宗棠“咦”了一声道：“这就怪了，当初曾涤生与官文联衔报捷，说伪幼天王已在天京积薪自焚，怎么现在又冒出个幼天王？快，快拿曾涤生的奏折来看！”

戈什哈找出来一看，果然奏折上白纸黑字写着“此次金陵城破，十余万贼无一降者，至聚众自焚而不悔，实为古今罕见之剧寇”。

“无一长毛逃走，这简直是痴人说梦！这么大一条鱼都漏了，竟还在这说无一降者。”左宗棠把奏折扔到案上，“我要如实奏报朝廷。”

左宗棠要如实奏报，那就说明曾国藩兄弟是合起来欺骗朝廷，最起码也是核查不实。胡雪岩闻言连忙劝道：“大帅，这事您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算了，何必惹曾大人不高兴？”

左宗棠根本听不进劝告，厉声道：“管不了那么多了，如果大家都以为幼天王已积薪自焚，让他逃过一劫，那总有一天长毛会死灰复燃的。”

左宗棠的奏折到京时，慈禧正在生曾氏兄弟的气。原来早在天京克复前，京师已盛传长毛圣库里金山银山。慈禧听说有这么一笔钱，心里很高兴，打算拿这笔钱重修圆明园。

自雍正朝起，后宫就兴住在圆明园，每年正月效祭礼毕，皇帝就移驾圆明园，直到冬至大祀前才回宫，咸丰帝更是乐此不疲。慈禧一直对园子里的日子念念不忘，如今有了这笔意外之财，正好拿来修园子。谁知曾国藩在奏折中对金陵的金银财宝只字未提，后来朝廷问起，他也回奏说根本没有。

这话谁信？湘军抢掠成性，朝野皆知，只是这曾氏兄弟胆子也太大了，这么大一笔钱竟然轻描淡写就说没有了。但朝廷刚刚嘉奖，接着又斥责显然不合情理，逼着他们把钱吐出来更是不可能的，所以慈禧只好生闷气。

现在又收到了左宗棠的折子，原来他们竟让伪幼天王逃脱了，这岂不是放虎归山？而几天前也有御史弹劾曾氏兄弟纵兵为祸，不仅滥杀无辜，抢掠成性，而且为了掩盖证据，竟然大肆放火，金陵烧了半个多月，百姓损失不计其数。此刻拿这个理由敲打一下曾氏兄弟，让他们收敛一下，朝廷内外都说得过去。

早朝后，两宫就把军机大臣们留下了，慈禧道：“六爷，最近有人上折参曾氏兄弟，说金陵破城后，湘军又是放火又是抢劫，说金陵城内长毛不过几千人，而湘军杀了五六万，秦淮河都被尸体堵塞了。年轻一点的女子都被湘军抢回湖南，至于财物更是抢掠一空。另据左宗棠报奏，伪幼天王根本没有积薪自焚，而是逃走了，这曾氏兄弟是疏于核查还是故意隐瞒呢？”

“曾国藩做事向来谨慎，故意隐瞒谅他也不敢。湘军近年来军纪的确有些败坏，这也是因为欠饷，带兵的没办法，只好默许兵勇抢掠。”恭亲王应道。

慈禧对这个解释有些不满道：“六爷重用汉臣，人人皆知，可也不能一味为他们遮掩。”

慈安在意的是湘军杀人太多，竟把秦淮河都堵塞了。她一想起死尸枕籍的情形就可怕，因此也对恭亲王道：“六爷是该提醒一下曾氏兄弟了，杀那么多人怎么得了？”

回到军机处，恭亲王十分懊恼道：“当初重用汉臣她比谁都赞成，如今又没头没脑说这么一通话，真是莫名其妙！”

户部尚书宝鋆向来说话不过脑子，大咧咧道：“这有什么想不明白的？长毛大势已去，高鸟尽，良弓当然要藏。这良弓可不仅是曾氏兄弟，王爷您也要上心。这一阵御史们的折子劝这劝那，话音里都让人想到王爷您呢！”

大学士吏部尚书文祥的脾性正与宝鋆相反，他虑事周密，说话办事都很谨慎，也点了点头道：“宝大人说的是——只是这话万不可在外面乱说。”

恭亲王连连叹气道：“本王尽心办差，一心为大清社稷，她又何必如此呢？”

“这事儿少不了安德海在里面捣鬼，他仗着西边的宠信，越来越嚣张了。听说这一阵他和御史言官们联系颇多，而且还交结外官，竟……”军机行走曹毓英觉得这事不该说，就打住了话头。

“说下去呀，竟然怎么了？”恭亲王盯着曹毓英道。

曹毓英见搪塞不过去，只好如实相告：“礼部有个叫李广信的郎中，

两广总督瑞麟当年带兵时，这姓李的就在军前效力，现在他托了安德海向瑞麟说项，请上个保荐折，希望能升一升。”

“堂堂一个总督，能听安德海的支派？”恭亲王有些不可思议。

“安德海与瑞大人本也从无联系，他大概是收了李广信的银子，就硬扯着办。他去内奏事处把近年来参劾瑞大人的折子抄了个细目，密寄给瑞大人，送了个人情，后来他又打着太后的旗号让瑞大人上保荐折，还寄去了李广信的节略。瑞大人来信让职下帮忙，看是不是太后的意思。”说着，曹毓英从靴页里掏出李广信的节略。

恭亲王一看怒火腾地就冒起来了，大喊道：“来人！去找小安子，让他去交泰殿见本王！”说罢，就气冲冲走了。

文祥一看事情不妙，就责备曹毓英道：“像这样的大事，你怎么不事先打个招呼，就直接报给王爷了？依王爷的脾气，这还了得？”

曹毓英也后悔了：“瑞大人原是看在同乡的分上，才让职下不动声息探个底，职下真是太糊涂了，这可怎么向瑞大人交代？”

宝鋆向来胆大，脾性又执拗，有股天不怕地不怕的愣冲劲，一拍桌子道：“这小安子早该收拾了，你们怕什么？”

文祥见宝鋆也是火上浇油，急得不得了：“我的宝大人，这哪里是怕小安子？俗话说打狗还得看主人，小安子可是西边的红人。你们两位没看出来，自从克复金陵后，西边对议政王可不比从前了，这再让小安子一搅和，还不生出大事来？”

曹毓英心里更害怕了，道：“文大人，王爷去交泰殿干什么？您快想想办法呀！”

“还能干什么？训小安子呗！那里不是有顺治爷立的铁牌吗？咱们别在这里傻站着，快去交泰殿劝劝王爷。”

安德海一到交泰殿，恭亲王就大吼一声道：“小安子，你做的好事！”

他不知什么事被恭亲王抓住了把柄，腿一软就跪下了。

恭亲王指着顺治立的铁牌怒斥道：“安德海，这上面就是顺治爷专为太監立下的规矩，你给本王大声念！”

安德海心中惶恐不安，却硬着嘴道：“王爷，奴才做错了什么，请王爷训斥就是。”

“狗奴才，你干的好事难道本王一概不知？睁开你的狗眼看看这是什么东西！”恭亲王说着把李广信的节略掷到了他面前。

安德海一看就知道瞒不住了，浑身直冒冷汗，连连求饶道：“王爷，都是奴才糊涂，奴才以后再也不敢了！”

恭亲王正在火头上，岂能说饶就饶？他指着安德海的脑门，劈头盖脸骂道：“你是什么东西？你倚仗太后可就胡作非为吗？你把顺治爷的敕谕给本王念念，论一论你该当何罪！”

安德海被议政王的怒吼吓破了胆，颤声念道：“本朝以前明阉寺害政祸国为鉴，严禁太监干政不法。太监但有犯法干政，窃权纳贿，嘱托内外衙门，交结满汉官员，越分擅奏外事，上言官吏贤否者，即行凌迟处死，定不姑贷！”

每一条都是凌迟，而且哪一条安德海都犯了。他此时才真的害怕了，两股颤颤，汗透内衣。

此时文祥等人赶到，劝道：“王爷，您何必为一个太监生气呢？念他当差还算机灵，您且饶他一回，以后再有不法情事，就一并严惩吧？安德海，你还不快滚？！”

安德海得了台阶，连忙屁滚尿流地跑回宫里，躲进屋里哭了一场。他两眼红肿，不好见人，就谎称自己病了，连晚饭都没有吃。他躺在床上辗转反侧，忽冷忽热，竟折腾了大半晚上。半夜醒来，他再也睡不着了，一心琢磨着明天怎么给太后回话。

次日早朝后，安德海去给太后请安。慈禧温语相问道：“小安子，昨天听说你病了，好些了吧？”

安德海伏地叩头道：“回主子的话，奴才昨日个没病，奴才是让六爷训斥了一顿，觉得委屈，哭肿了眼，没脸见主子，所以就撒了个谎，请主子宽恕。”

“六爷为什么事训你？”

安德海见慈禧什么也不知道，便知恭亲王没有先告状，于是胆子就大了些，回道：“都怪奴才急着来侍候太后，走得快了些，惊了六爷的驾。六爷怪奴才没有规矩，把奴才训了半个多时辰。”

“宫里规矩多，教训你也是应该的，不过也犯不上训你半个时辰。”慈禧是个精明人，有些不相信，“小安子，你可别给袁家打马虎眼。”

安德海心头一激灵，但事已至此，绝无退路，他一时声泪俱下道：“主子，奴才挨六爷的训也不是一次两次了。奴才怕惹主子生气，就一直没敢说。奴才琢磨着，六爷的本意也不是骂奴才，这告诉了主子，不正如了六爷的意？”

安德海也看出太后对恭亲王有些不满，索性又添油加醋修饰了一番，擦着泪道：“奴才是什么身份，王爷又是什么身份，他何必与奴才为难？”接着，他又把恭亲王训斥的话拣了几句回给慈禧。

慈禧听了气得手直抖，大声道：“好啊！好你个老六，哀家一向待你不薄，你还要怎样？小安子，传议政王！”

安德海一听要坏事，叩头如捣蒜道：“主子，您就饶了奴才吧！奴才知道一回话就会惹主子生气，奴才该死！奴才受这点委屈算得了什么，都怪奴才这臭嘴，都怪奴才这臭嘴！”他一边扇自个儿嘴巴一边说，“主子，您犯不着和议政王生气，议政王心里想什么能瞒得了您吗？您以后留点心就是了。”

慈禧想了想为一个奴才召见议政王也确实不妥，也就罢了，道：“小安子，你现在就去问老六，看责问曾国藩的谕旨起草了没有？”

.....

上谕是五天后递到两江总督府的。曾国藩恭敬地打开廷寄，看着看着，额上豆大的汗就落了下来。曾国荃就在身边，他看大哥如此神情，就接过上谕看到底是怎么回事。他一看便火冒三丈，尤其是左宗棠竟把伪幼天王逃出之事捅给朝廷，更是让他十分不满。他把廷寄拍到桌上大声叫道：“左三矮子这只白眼狼，竟恩将仇报，屡屡与我兄弟为难！朝廷真是卸磨杀驴！惹急了，我兄弟振臂一呼，杀上金銮殿……”

曾国藩闻言怒斥道：“老九，你住口！你我弃家从戎，上为解君父之忧，下为解百姓于倒悬，何曾有半点私心，你竟出此狂悖之言？”

曾国荃话一出口就有些后悔了，依大哥的脾气，他免不了又要招一顿训斥，没想到会如此严厉。但他内心实在气愤难平，抢白道：“咱带兵打仗，脑壳时时挂在裤腰带上！好不容易攻下金陵，大家好歹也都得了恩赏，可是没想到这才几天，竟有那么多人参劾，朝廷竟不问青红皂白，指名道姓斥责咱们，这也太让人心寒了！”

曾国藩也能体会兄弟的心情，拍了拍他道：“九弟宽心，朝廷这上谕也只是密发给我这两江总督，也就是给咱留着面子，是体恤咱的。那些言官闻风而奏，朝廷不能不有所表示。”

“可咱如何向朝廷交代金陵钱财一事呢？那些金银，弟兄们早就运回湖南了。”

曾国藩倒不太在意道：“这你就别操心了，一切还有我呢！这些都不是朝廷的真意，他们是要咱裁军呢！你想想，你我兄弟手握雄兵数十万，朝廷如何又能放心？且湘军已是强弩之末，军纪断难恢复，留着早晚惹麻烦。趁金陵克复，战事稍平，就立即裁撤。唯有如此，你我兄弟方保无恙。”

曾国荃心有不甘道：“大哥，说裁就裁，你让兄弟们怎么活？他们荒废了农耕，除了打仗已什么都不会了。再说要裁人，总要先把欠饷发了，总要发些安家费吧？数十万大军，一人一两，那就是几十万两，何况每人欠饷都是十几两、几十两，那可是上百万的银子！要撤也得慢慢来，弄不好就要激起兵变！”

“此事的确急不得，但咱至少得先向朝廷表明撤军之意。”曾国藩道。

曾国荃点了点头，接着两人商量如何回复伪幼天王之事。

“这事你就推到兄弟们头上就是了，就说下面没有查清，把一个不相干的人当成了伪幼天王。”曾国荃建议道。

“不，万万不可，”曾国藩断然否决，“湘军收复金陵，不过逃出去一两千，左季高收复杭州时，长毛大部分都逃走了，他有什么资格指责别人？我倒要和这位今亮斗上一斗。”

曾国藩的奏折到京，除了表明裁撤湘军之意，再就是重申金陵并无财宝，对左宗棠所说伪幼天王逃逸之事也并未正面回答，而是说“杭州克复之时，十数万众悉数逸出，未闻纠参。金陵之贼不过逸出数百人，也应当暂缓纠参”。

看了曾国藩的奏折，慈禧反倒有些高兴。曾、左、李手握重兵，以前还担心他们会沆瀣一气，成为朝廷大患，现在看来，至少表明曾、左不和。她心想不如干脆火上浇点油，让他们像乌鸡一样斗来斗去，那样对朝廷更有利。于是她把曾国藩的原折寄给左宗棠，意图很明确，想看他们怎么反应。

左宗棠看到朝廷寄来的奏折，拍案而起，当众大骂曾国藩，随即复奏反驳，洋洋千数言，历数曾国藩用兵失误，又针锋相对道：“克复杭城贼尽数出窜，与金陵首逆逸出不可同日而语。金陵早已合围，而杭城未能合围也。金陵报杀贼净尽，杭州报首逆实已窜出。臣欲参部曲，也无可参也。”

朝廷再把左宗棠的奏折转给曾国藩。他复奏时不再争辩首逆逸出是否该参，而是转移话题，说浙江全省已经平定，饷源已充裕，原协济浙军之江西景德镇、婺源、乐平、河口厘捐，应复归湘军粮台，以作裁撤之饷。两人斗得这样热闹，也把军机大臣们弄糊涂了。

宝鋆尤其惊诧，拿着曾国藩的复奏道：“王爷您瞧瞧，这不像曾国藩的作风呀！他怎么也像乌鸡似的，与左诸葛亮得满嘴毛？”

恭亲王笑道：“这有什么奇怪的？当初左季高蒙难，最难的时候还是曾涤生把他留在军中，温语劝慰，并与胡林翼等人向先帝力陈，他才因祸得福。如今季高毫不留情，他大概一时气糊涂了。”

宝璠摇着头出去了，恭亲王又对文祥道：“这曾涤生是怎么回事，的确不像他一贯的作风？”

文祥另有看法，笑道：“这就是曾涤生的作风，他不仅谨慎，也是个极聪明之人。前天他已经上奏朝廷开始裁撤湘军了，他那个九弟也告假养病了。依职下看来，他的意图就是让朝廷放心，避免成为心腹大患罢了。”

“有道理，依曾国藩的智慧，理应如此。只是他又何必与左季高闹成这样？”恭亲王仍有些不解。

“他是故意与左季高闹翻的，不然湘、淮、楚三大乡勇铁板一块，岂不是朝廷的心病？如果曾左闹意气，朝廷是不是可以喘口气了？朝廷能喘口气，曾国藩才能安保富贵。”

恭亲王连连点头道：“有道理，有道理，曾国藩真不愧是大儒啊！”

过了些时候，左宗棠的复奏又来了，他说现在江苏已全境肃清，长江已片帆可通航，上海、苏州、镇江、南京之厘税大增，湘军饷源已是万分充裕，浙江刚刚肃清全境，善后救济正愁无米，曾国藩却以势欺人，与楚军争饷。他不与曾某计较，但景德镇、婺源、河口、乐平之厘捐也不该归湘军粮台，应由江西留用。九江之关税，也应当赣省留用。

左宗棠还把他的奏折抄给了江西巡抚沈葆楨，所以沈葆楨也上奏与曾国藩争起九江关税来。慈禧听说左宗棠与部下议事经常大骂曾国藩，而曾国藩也说从此再不与左某人通半字私函，如今沈葆楨也扯了进来，她觉得闹得差不多了，该收场了，于是责成军机处拟旨：

朝廷于有功诸臣，不欲苛求细故。该督于洪幼逆之入浙则据实入告，于其出境则派兵跟追，均属正办。所称“此后公事仍与曾国藩和衷商办，不敢稍存意见”；尤得大臣之体，深堪嘉尚。朝廷所望于该督者，至大且远，该督其益加勉励，为一代名臣，以符厚望。

这明显是扬左抑曾了。而且朝廷随后又下旨，说左宗棠收复全浙，劳苦功高，赐一等恪靖伯。

.....

杭州城外一座小庙里，四名乞丐先后在此碰头。其中有一位姑娘眉清目秀，虽衣衫褴褛，但也遮不住她的风采。另外三个都是二十几岁的小伙子，对姑娘十分恭敬。

“听说左妖头要在西湖里试轮船，到时他一定会亲自前去，这是一个极好的机会。只是，我实在不想让各位弟兄去冒险。”姑娘道。

三个人一起拱手道：“王爷对我们有天高地厚之恩，为王爷报仇，我

们赴汤蹈火再所不辞。我们兄弟三人一齐动手，一定能取左妖头的狗命。”

姑娘摇头道：“不行，人多了目标太大。只需一个人就够了，我有一支七响枪，只要能接近左妖头，一枪就能取他狗命。但必须走近了才有把握，所以非常危险。”

三个人都大义凛然，最后姑娘把枪交给瘦高个……

接到封爵上谕后，胡雪岩及众人张罗着要为左宗棠祝贺，他爽快地答应了。此时火轮船也已试制出来，胡雪岩特意安排在这天试航。左宗棠心情很好，亲自到西湖来了，他还专门请德克碑前来观看试航。

德克碑已不是常捷军统领，浙江战事一了，左宗棠就奏请朝廷裁撤了常捷军。德克碑暂时到宁波海关就职，这次是专程来为左宗棠贺爵的。

这艘小火轮有四丈多长，一丈多宽。船中间是铁皮舱，里面有一只大锅炉，两人负责加炭。船前面有两排座椅，供人乘坐。后部有两只大木轮，全靠它们划水前行。

左宗棠、胡雪岩还有德克碑坐到船首，胡雪岩挥了挥手，示意可以开船，船舱里一个黑乎乎的汉子扳下了把手，只听“哧哧”的蒸汽声音，但船却一动不动。西湖边上挤满了人，这会见船不动，都哈哈大笑起来。大家正尴尬间，木轮突然转动起来，船开始动了，人群顿时欢声雷动。但船走了十几丈就停下了，几个工匠或跪或卧，查找故障之处，但累得满头大汗也没有修好。眼看船一时半会儿很难修好，胡雪岩只得着人划了几只小船过来，把大家接上了岸。

左宗棠指着火轮船问德克碑道：“这火轮船造得怎样？”

“大致不差，不过锅炉还要从西洋购买，才能更便捷一些。造船是门大学问，国外都有专门的学校，大人不妨派人出洋学习。”德克碑拿出法国新式商轮、兵舰的图册，一一指给左宗棠看。

“本部堂想办一个船政局，制造这图册上的火轮，你有没有把握建起来？”左宗棠说出了酝酿已久的宏伟计划。

德克碑拍着胸脯道：“绝对没问题，在下可以回国订购机器，还可以从法国聘请技师。”

这天随护左宗棠的除王德榜、王德标兄弟外，还有十几名亲兵，他们都不远不近地跟着。王德标尤其上心，一双眼睛骨碌碌乱转。这时，人群中有个瘦高个从怀里突然掏出枪来，王德标见状大喊一声：“大帅小心！”便飞身挡在左宗棠前面。

“砰”的一声，瘦高个手里的枪响了，正打在王德标的胸膛上。

“有刺客！”王德榜高喊，人群立刻骚乱起来，左宗棠的亲兵“呼啦”一下就围了上来。

王德榜看左宗棠已被重重围起，便去人群中寻找那刺客。那刺客并没有逃掉，杭州的百姓把他团团围住，拳打脚踢直到毙命，百姓还不解气，对着尸体大声骂道：“打死他，打死他，狗东西还敢来害左大人，该死！”

“不要再打了，他已经死了。”王德榜喊道。

于是大家便不再踢了，争相向刺客身上吐唾沫。

一行人匆匆回到总督府，郎中立即前来治伤。左宗棠关切地问道：“王德标伤情如何？”

郎中神色黯然道：“失血太多，伤怕是不轻。”

“你这是什么话，伤是轻是重都分不清，你这郎中干什么吃的？”左宗棠厉声斥责道。

“大帅，王将军不让看伤。”郎中很为难。

“这是什么话，怎能不让验伤？”左宗棠有些好奇。

“各位都先退下吧，我有话要对大帅说。”王德榜见状便道。

等大家都出去了，王德榜便拱手道：“大帅，恕属下欺瞒，王德标不是别人，就是妹子雪莲。”

真是没想到，她竟化名王德标跟到军营来了，左宗棠立即指着王德榜大骂道：“王德榜，你这个王八蛋！怎么不早说？郎中呢？”

雪莲抓住左宗棠的手道：“先生，您不要叫了，我有话说。先生不肯娶我，是我不好吗？”

左宗棠望着雪莲滚着汗珠的脸，心中有种不祥的预感，连声道：“雪莲姑娘，不是你不好，是我……”

雪莲点了点头：“先生，我真的喜欢你，我……可以为您……去死……不后悔，一点……也不……后悔……”

“你不要说了，等你伤好了，我就娶你。”

雪莲含情脉脉地望着左宗棠，一句话也不说，眼神也渐渐地黯淡。

“大帅，雪莲已经去了。”王德榜痛哭失声。

果然，她的手正在凉去。

晚上，左宗棠和王德榜一起为雪莲守灵，左宗棠一直责怪王德榜不该瞒着他。

“大帅，不是属下有意瞒您，是妹子不让，怕您不答应她入军营。妹子这人特别要强，她不让说，属下也不敢说。”

“大丈夫三妻四妾，就是娶了雪莲有何不可？只是那时候正落难，实在不想连累你们兄妹。没想到她用情这样深，如今又救了我一命，说什么也不能让她当孤魂野鬼。你妹子就算我已娶下了，我给夫人写封信，她是个通情达理之人，过些天你就辛苦一趟，把你妹子护送回乡，就葬进左氏墓林。”

杭州城连续进行了两天大搜捕，凡可疑人员一个也不放过，结果搜出了二十多人，都是潜伏在城内的长毛。左宗棠毫不犹豫，报一个杀一个。

还是杭州城外的那所小破庙，三个乞丐又碰面了。那两个男子道：“王爷的仇一定要报，除非我们死了。”

姑娘摇了摇头道：“算了，这事不要管了，你们都走吧。隐姓埋名，去过安生日子。真是没想到，小五子不是被左宗棠的人打死的，而是被杭州百姓打死了。”

“主人，你是不是心软了？对左妖头我们不能心软，也不能手软。”两人又道。

“那你们还肯听我的话吗？”

“那当然。”两人抱拳回答。

“那好，我再给你们下最后一次命令，你们从此各自隐姓埋名，离开杭州，再也不要提报仇的事了。父亲的仇由我报好了。”

第十九章 福州观舰意振兴 京师请训为船政

杭州城安抚就绪，左宗棠的心总算平静了下来，他亲自起草奏稿，请朝廷批准在浙江兴办船政局。他的奏折到时，京城出了一件震动朝野的大事——议政王被罢黜了。

议政王当年在推翻赞襄政务八大臣、帮助两宫皇太后顺利垂帘的政变中立下了汗马功劳，加封议政王、出任首席军机大臣、总理衙门大臣，内政外交军事无一不由他牵头筹划，两宫对他也是深为依赖，百般优容。

慈禧是个热衷权力的女人，与手握大权的议政王不可能不产生矛盾。前些年内忧外患，兵凶战危，朝廷上下一心支撑危局，即使有矛盾也睁眼闭眼就过去了。现在金陵已经克复，大局基本已定，而且慈禧经过多年垂帘，对政治已驾轻就熟，自然要与这位议政王计较一番了。

最善察言观色的安德海便借机兴风作浪，暗中与翰林院的蔡寿祺过从甚密，鼓动他弹劾议政王，答应到时候帮他换顶戴。蔡寿祺在翰林院供职多年不得升迁，大概也是求官心切，以为剑走偏锋，可通终南捷径，于是果真上了一个奏章，弹劾议政王贪权、纳贿、骄盈、循私等罪状。

这天早朝结束后，慈禧扬着蔡寿祺的奏章道：“老六，有人参你。”

此时如果议政王诚惶诚恐地谢罪，或许这事就过去了，毕竟慈禧只是想压压他的气势，让他明白谁才是大清的主人。不过议政王大权在握，朝廷内外尽在股掌之间，难免有些目中无人，即便对慈禧也以女流视之，有时候慈禧说了意见，他也故意装作没听见。

所以当慈禧说有人参他，他并没当回事，而且还反问是谁参劾他。一听是蔡寿祺，他便大声叫道：“蔡寿祺不是好东西，他在四川还有案子未了，他的话不可相信。”

慈禧勃然大怒道：“无论可不可信，你这种态度，哀家随时可以革去你的差事！”

议政王昂然回道：“臣是先皇六子，您可以革臣的职，可革不去臣的皇子身份。”

一向仁慈的慈安也看不下去了，当即喝退了议政王。慈禧指着议政王的背影道：“姐姐你看，这又是一个肃顺。”

到了下午，见议政王还没来谢罪，慈禧便对慈安道：“姐姐，你总算

领教了吧？你看老六哪还把咱姐妹放在眼里？我以为他回家想明白了，会来向姐姐认错的，没想到他根本没当回事。姐姐你仁慈，不忍心责备他，但我要为咱们姐妹讨个公道，我就替姐姐好好敲打敲打这个老六，省得他忘了自个儿几斤几两。”

慈安没有表态，慈禧视为默许，于是她便传来了在廷大学士周祖培、倭仁、瑞常，吏部尚书朱凤标，户部侍郎吴廷栋，刑部侍郎王发桂，内阁学士桑春荣、尹昭镛，眼含热泪地一一数说了议政王的骄横跋扈，要他们议罪。

这件事关系太大，大家又毫无准备，只好面面相觑，不敢吱声。慈禧拿出亲自写好的上谕，令安德海宣布——

谕在廷王大臣等同看。朕奉两宫皇太后懿旨：本月初五日据蔡寿祺奏，议政王办事循情、贪墨、骄盈、揽权，多招物议；种种情形等弊，嗣（似）此重情，何以能办公事？议政王从议政以来，妄自尊大，诸多狂敖（傲），以（依）仗爵高权重，目无君上，看朕冲龄，诸多挟致（制），往往谄始（暗使）离间，不可细问，每日召见，趾高气扬，言语之间，许多取巧，满是胡谈乱道，嗣（似）此情形，以后何以能办国事？若不即早宣示，朕归政之时，何以能用人行正（政）？议政王著毋庸在军机处议政，革去一切差使，不准干预公事，方是朕保全之意。特谕。

这道谕旨错字连篇，语多不通，但雷霆之怒与惩处之重却再明确不过。

毕竟议政王并无大过，蔡寿祺的奏折多是捕风捉影，朝廷内政外交也都离不开议政王，所以王公大臣们都纷纷上奏为他说情，但慈禧一律留中不发。左宗棠要求办船政的奏折就是在这个风口浪尖上到的，慈禧对洋务问题不甚了解，因此这个折子也留中不发。

议政王在家赋闲两月，他本不想低头，但经不住文祥等人的苦劝，同意以他的名义上了一个悔罪折。慈禧也没打算真让他永远在家赋闲，只是想压压他的风头而已，因此也就顺势收场，作为惩罚，她撤销了他议政王的称号，只保留了恭亲王的身份。这位王爷从此就知道了慈禧的厉害。

这时太平军余部六七万人在汪海洋、李侍贤的率领下辗转进了福建、广东。广东是洪秀全的老家，朝廷害怕星火燎原，所以恭亲王复职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命左宗棠南进福州，就近指挥战事。他还专门写一封私信给左宗棠，告诉他战事未了，船政局的事只有容后详议了。

左宗棠从杭州出发，南下赴闽，一路上不断停车下轿看望百姓。市镇还算有些起色，有不少做生意的，但乡村却听不到鸡犬之声，百姓都面有菜色，田地也多半荒芜。百姓听说左大帅路过，纷纷围拢来要求赈济、减税。他都不厌其烦，一一写信给他的老部下——署理浙江巡抚蒋

益澧，让他拿出章程。进了福建境内更是如此，福建吏治腐败甚于浙江，百姓更是拦路叫苦，还没到福州，他已弹劾了五六个官员。这样一路走走停停，他用了三个多月才到福州。

这时太平军已完全没了当年的勇猛，而左宗棠手下又身经百战，几仗下来福建的太平军就全被赶进了广东。广东官军毫无战斗力，败多胜少。朝廷于是令左宗棠督办广东军务，南下追剿。

于是，左宗棠上折密保营务处总办刘松山出任广东提督，理由很简单——便于将帅同心，尽快剿灭匪患。朝廷很快准了他的奏折，实授刘松山为广东提督。左宗棠这才拔营出征，前往广东督师。

现任广东巡抚是左宗棠的老乡郭嵩焘。当年左宗棠任湘幕时，郭嵩焘丁忧在籍，帮他办理厘捐，两人关系极好。复职后，郭嵩焘以翰林院编修的身份入值南书房。左宗棠陷入官樊构陷，是他恳请同僚藩祖荫上疏保荐，左宗棠这才因祸得福。此时他任广东巡抚已经两年，日子过得有些窝囊，因为受到了两广总督瑞麟的排挤。如今左宗棠督师广东，他重新振作起来，打算好好配合左宗棠打几个胜仗，借机翻身。

但是谁都没想到，左宗棠一入广东第一个参劾的就是郭嵩焘，而且步步紧逼，毫不留情。先是参他剿贼不力，继而又参他办理厘捐不善，三又参广东官民声气不通，以致民心向贼。

既是老乡又是老友，一般人都互相维护彼此提携，左宗棠却反其道而行之。王德榜实在看不下去了，便劝道：“大帅，郭抚台是您老乡，何必与他计较？”

左宗棠却振振有词道：“大丈夫做事何必计较小节？我这么做全是为了将来能办船政。而办船政最大的困难就是银子，仅在浙江、福建两省想办法肯定会捉襟见肘的，如果广东将来也能助一臂之力，银子就不必如此发愁了。”

王德榜不解地问道：“郭抚台不是正好能助一臂之力吗？”

“郭嵩焘这人书生气太重，跟别人干还可以，独任封疆，魄力不济。而且他与现任两广总督瑞麟不和，早就萌生了退意，广东巡抚怕是坐不了多久。与其等着别人来坐这把交椅，不如早点逼他走，安排我的人来担任。”左宗棠大摇其头。

“大帅这样做不怕人骂？”这样的理由连王德榜也觉得牵强。

左宗棠哈哈大笑道：“左某连掉脑袋都不怕，还怕人骂？要讲骂人，谁骂得过我？广东巡抚的人选我都想好了，就由蒋益澧出任。”接着他又话锋一转，“朗青，你想不想留在广东做官呢？”

王德榜连连摇头道：“属下哪是当官的料，还是给大帅当亲兵吧！”

左宗棠不管别人如何看他，于是再次上折弹劾郭嵩焘、瑞麟，说两人“都是以庸懦为宽厚，以诿卸为能事，明于小计，暗于大谋，恐未足舒朝廷南顾之忧。若有李鸿章、蒋益澧经理广东，军务政事当能振刷一新。”这明显是要求朝廷撤换广东督抚。

李鸿章现在已署理两江总督——曾国藩北上剿捻去了，自然不能到两广来。瑞麟是满人，不能说撤就撤，左宗棠也没指望能动得了他，他的目标只是郭嵩焘。接着他又专上一个保荐折，盛赞蒋益澧“才气无双，识略高臣数等，若蒙天恩，调令赴粤督办军务，兼筹军饷，于粤东目前时局，必有所济”。

以今亮自诩的左宗棠竟说蒋益澧识略高他数等，实在罕见。朝廷从这个保折里看出左宗棠荐举蒋益澧是不遗余力，况且广东战事正紧，朝廷盼着早早收功，因此只有委屈郭嵩焘，让他卸去广东巡抚一职，由署理浙江巡抚蒋益澧实授，浙江巡抚一职由布政使杨昌浚署理。

左宗棠的目的一达到，就立即猛攻太平军。当时在广东的太平军有四支，不及两月就已有两支投降。李世贤部被重创，他带部众昼伏夜行去投奔汪海洋。可惜穷途末路的太平军到此时还在自相残杀，汪海洋不仅不接纳李世贤，反而将他杀死兼并了他的部队，结果第二天就起了内讧，李世贤的部下又把汪海洋杀死。左宗棠没费多大功夫，便把这支太平军也给剿平了。

这时瑞麟派专差送信来，希望闽粤官军在镇平会合，说他也想一睹左帅风采。其实一睹左帅风采是假，想分点功劳是真。瑞麟的要求并不过分，当年金陵克复，曾国藩硬是把官文拉过来联衔奏捷，让大家皆大欢喜，况且瑞麟的粤军虽然战斗力不强，但也起了些作用。可左宗棠不是曾国藩，他对瑞麟向无好感，原本打算在镇平休整些日子，可一接到瑞麟的信后，就干脆处理完安抚事宜，单衔奏捷，拨马北上，回福建了。

这下可把瑞麟气坏了，他本想拿新任巡抚蒋益澧出气，谁料蒋益澧和左宗棠脾气一样，又是百战余生，除了左宗棠谁的账也不买，根本不像郭嵩焘那样任人拿捏。瑞麟只好作罢，慢慢想办法。

左宗棠还没回到福建，朝廷的上谕便到了行营。上谕称“太平军彻底平复，左宗棠功不可没，赏戴双眼花翎”。

同治五年二月，左宗棠回到了福州，各级官员纷纷前来参见。因为战事结束，左宗棠正在拟战功保案，有战功的自不必说，要前来铺叙，没有战功更想借机来衙门疏通，一时间福州城华冠云集，异常热闹。

这天，英国驻福州领事贾禄也来凑热闹。护军通报上来时，左宗棠正忙着和福州知府商量筹建正谊书局的事。他回道：“让洋人先到西花厅等着。”

福州知府见过这位领事，这个英吉利人毛病特别多，爱挑剔，因此劝道：“大帅，您还是先见见他吧？”

左宗棠点了点头道：“也好，你先喝茶，本部堂去会会这位洋领事。”

护军把左宗棠的话传下去了，贾禄却不肯进门，道：“领事见将军督抚，上海、广东都是大开中门，并鸣炮致敬，为什么这儿不开门鸣炮？”

护军只好再回去禀报。左宗棠一听便生气道：“他一个领事，不过相当于道台，你告诉他，总督府中门只有钦差来了才开。至于鸣礼炮，那更八竿子打不着。上海、广东如何本部堂不管，这里是闽浙总督衙门，本部堂全是按条约行事。当年本部堂在杭州，宁波领事也曾经来见，哪有这么多说法？”

护军再次把话传到，贾禄脸拉得老长，道：“既然总督大人有如此说法，那我不进这个大门了。我这里有个请柬，请转交总督大人。”

原来贾禄是特意来请左宗棠明天去参观英国军舰的。外国军舰左宗棠曾见过几次，但从来没登过，贾禄既然作了安排，左宗棠就决定去登舰看看。

第二天贾禄到总督府大门来接左宗棠，一路上毕恭毕敬。因为闽江在福州段水浅，军舰怕搁浅，就停在福州下游三十多里的马尾山下。从这里开始江面开始变得宽阔，水深流缓，军舰自海口溯流至此毫无问题。因为是顺流，近四十里的水路不到一个时辰就到了。英国军舰停在岸边，一看到左宗棠的座船就鸣炮致敬。

登上军舰后，舰长何伯命令战舰起锚，要到江心表演打靶。不久甲板下传来“轰轰”的声音，脚下开始有些颤动，军舰已经启动，越行越快，转眼间就驶出了几十丈远。

军舰在江心停住了，何伯一挥手，一名士兵捧上三只单管望远镜，分别递给左宗棠、王德榜和福建水师提督杨岳。贾禄指着远处的靶船道：“总督大人请看，上游飘下来的是靶船，炮手们要在五炮之内打掉三艘。”

左宗棠等人用望远镜向远处看去，果然有三艘木船顺流而来。何伯叽哩咕噜一番，一挥手，士兵们依次开炮，但见炮口火光闪烁，炮声震耳欲聋，再看远处的靶船，早已被击得粉碎。稍做准备，又有三艘靶船顺流而来，几声炮响，又是灰飞烟灭，江面上只剩飘浮着的破船板。

尽管左宗棠对洋人军舰的威力有所了解，但还是被震撼了。这时贾禄走过来道：“总督大人，火药是中国人发明的，但枪炮却没有欧洲人做的好，不知总督大人有何感想？”

这话显然带有挑衅意味。左宗棠听了却不以为然道：“这只能说明中国人不像你们那样处心积虑去算计别人。”

贾禄淡淡一笑道：“我很佩服总督大人的机智与幽默，能为落后找出这么高尚的理由。总督大人请看，又有一艘木船下来了。”

大家拿望远镜看去，果然上游飘来一只大木船，上面还有一面龙旗。贾禄对杨岳道：“这船与阁下的座船在大小和坚固程度上都差不多，算得上是福建水师最好的船。阁下看看这样的船能经得住几发炮弹。”

说罢，炮声响起，只两炮那艘大木船就从江面上消失了，场面一时极为尴尬。

这时贾禄的声音又响起了：“昨天我去拜访总督大人，希望大人能对我尊重一些，可大人没有答应。我不生气，总督大人说得不错，按你们的品级算来，我不过是个道员，何伯舰长恐怕连道员也算不上。但我要告诉大人的是，在亚洲许多国家，何伯的军舰经过，他们都会鸣炮致敬。为什么？大家尊敬的是实力，这是一个讲究实力的时代，或者说得更直接，这是一个用炮舰说话的时代！”

这个洋人太猖狂了！站在一旁的王德榜首先沉不住气了，刚要破口骂娘，左宗棠挥了挥手没让他吱声。

贾禄接着又道：“如果总督大人想拥有这样的军舰，我可以帮忙买到。总督大人治下的闽浙有很长的海岸线，实在太需要拥有这样的军舰了。”

“本部堂倒没觉得怎么重要。你的军舰再厉害，即便全部占领了中国的沿海和内河，仍然不能让中国屈服。中国有四万万人，你们英吉利将所有炮弹都耗尽，也不能消灭所有中国人。”左宗棠挥手道。

贾禄耸了耸肩道：“那太残忍了，大英帝国怎么会那样做？我是出于好意，希望能帮助总督大人加强海防。”

“本部堂知道你们英吉利人都是揣着好意到中国来的，但本部堂并没有打算买你们的船，本部堂要自己造。”左宗棠笑着拍了拍他的肩膀。

左宗棠是个矮胖子，贾禄是个瘦高个，左宗棠根本拍不到他的肩膀，那两巴掌全拍在他的胸脯上。没等贾禄反应过来，左宗棠转身就下了船。

回到乘坐的木船上，水手们一起摇橹摆桨，木船缓缓启动，因为是逆流，船走得很慢。王德榜破口骂道：“这狗日的贾禄，竟向大人示威呢！属下真想扇他一个大嘴巴！”

杨岳也附和道：“这贾禄十分刁蛮，但他哪里知道大人的口才。”

左宗棠阴着脸道：“不怪他刁蛮，只怪我们太落后。他说得没错，现在是用枪炮说话的时代。你看他们的火炮，威力太大了，只一炮一艘木船竟完全解体。你这个水师提督，自己吃几碗干饭心里肯定有数，拿你的水师去与他们对阵，胜算能有几成？”

胜算能有几成？几乎没有胜算可言。杨岳暗想着，嘴上却道：“职下身为水师提督，即使没有胜算，也绝不向洋人示弱。”

左宗棠摇摇头道：“示不示弱是一回事，弱不弱又是另一回事。听说你的水师没有一艘像样的战船，连海盗也追不上。本部堂还听说你的水师兵勇有许多人一上船就吐，竟从来没出过海。”

杨岳顿时面红耳赤，连忙辩解道：“都怪职下无能。职下所率水师全是木制战舰，海盗水匪现都买了洋人的火轮船，所以水师根本追不上。水师兵勇因为饷银太少，根本不能养家糊口，所以年轻人不愿入伍，入伍的都是老弱和穷无所归之人。有些还只是挂个名，闲暇才来出操。而水师也没有一艘炮船，实在无从操练，名为水师，实则全住陆上。大帅不提起，职下也打算请罪。”

左宗棠打断他的话道：“本部堂早听说你的水师弱不禁风，参劾你的折子都写好了。不过后来又听说你廉洁清正，知兵爱兵，也就罢了。水师的问题有些是你的原因，不过大部分都不能怪你。眼下最要紧的是赶紧配备火轮战舰，怎么配备？贾禄劝我们买，几年前朝廷也曾委托英国人买，结果却让他们骗了，白白扔了一百多万两银子。再说，从洋人手里买，他们能把真正的好舰卖给我们？就是买来了我们也是让人家牵着鼻子走。所以我们要办船政，自己造船。”

回到福州，左宗棠立即给胡雪岩、德克碑写信。胡雪岩是理财高手，自己开着药店、钱庄、当铺，同时又打理着左宗棠设在上海的粮台，负责为他购买洋枪洋炮，如今生意已越做越大，办船政这样的大事自然离不开他这个金算盘。德克碑已升任法国海军少校，正在越南服役，两人从未间断联系，左宗棠打算聘他前来，负责购买机器设备，招聘洋人等事情。一个多月后，胡雪岩、德克碑先后来到福州。

办船政先要选址，左宗棠、胡雪岩已初步定了几个地方，其中最中意的是马尾，也就是上次左宗棠参观英国军舰打靶的地方，德克碑也认为这里建船政局比较理想。

马尾距海口五十里，面临闽江，群山环绕，两岸形势十分险要；该地宽一百三十丈，长三百一十丈，江水深达十二丈，可停泊巨舰。福建之木材，台湾基隆等地之煤，都近而易得；另外此处设有海关，经费亦易于筹措。

回到福州，左宗棠与胡雪岩就聘请洋人一事密商了半天。

“咱们创办船政开始要用洋人，是为了将来不用洋人，因此必须让中

国人完全学会那些洋玩艺。不过强扭的瓜不甜，咱们要让洋人高高兴兴给船政尽力。”左宗棠道。

胡雪岩点头道：“职下明白大人的意思，既要利用洋人，又要权柄在手。这第一就是要舍得花银子，京城同文馆、江南制造局都是高薪聘请洋人，咱若想让德克碑尽心办差，月薪非有一千两不可，也就是说与巡抚薪俸相当。”

“这个自然，无利不起早嘛。”

而后，两人又商讨创办船政的经费问题。胡雪岩粗略地算了一下道：“购买机器、物料，招募中外工匠，掌握造船驾驶技术、造出六七条船来，最少也得有五年，一年要花费八九十万两，五年那就要四五百万两。”

“这个账不能如实报给朝廷，报得太多把朝廷吓住了就坏了；但报得太少，那小孩子也不信。”左宗棠沉思了片刻道。

“大人说得不错，职下这个账也只是个粗账。不把朝廷吓住是一条，如何想出筹款的办法又是一条。只要不从户部往外掏银子，京中那帮老翁的牢骚就少了。”

“就从福州海关向外掏银子。李二的江南制造总局也是每年从上海海关掏两成银子，福州海关就本部堂的地盘上，我们干吗不掏？”

胡雪岩这些天已与福州海关的日意格混得很熟，海关一年收入多少他大体也知道，粗粗一算，两成就是五十万两左右。有了这笔钱，船政经费的大头就解决了。闽浙都是左宗棠的地盘，广东蒋益澧也是左宗棠的旧部，让他拿些银子也不是难事。这么一筹划，几件大事就有了着落。左宗棠立即亲自起草《拟购机器雇洋匠试造轮船先陈大概情形折》，第二天一早就放炮拜折。

折子一到京城，立即就传开了，首先就引起了清流言官们的不满，他们始终放不下泱泱大国、天朝上国的身份，一提起学习洋人、创办洋务就大不以为然。

清流领袖、翰林院掌院学士倭仁的十几个门生聚到他府里，领头的是监察御史张盛藻，他道：“我泱泱大国，物华天宝，人杰地灵，为什么事事都要向洋人学习？如今处处洋气扑鼻，左宗棠还要办船政，造洋轮。造洋轮也就罢了，还要请洋人来教我们，我天朝从来都是洋人学我，我们怎能以夷辈为师？”

“你们在这里吵吵有什么用？不同意就上折子啊！不过我提醒你们，恭亲王一贯是支持洋务的，两宫和皇上也是支持洋务的，你们反对洋务，就是与太后和皇上做对，弄不好是要革职还乡的。老夫老了，只想安静度此余生。”倭仁道。

这显然是激将，那些年轻气盛的清流们激动道：“我们为大清社稷掉脑袋都不怕，还怕革职吗？我们都上折子，淹也把他淹死。”

对左宗棠要办船政一事，慈禧也有些犹豫。她是个聪明的女人，知道办船政于大清社稷有益，但她希望能拖一拖。自从太平军平定后，她就起了重修圆明园的念头，并已悄悄地修复了几处园子。她原打算从几个海关中掏些银子来建园子，可江南制造局、京师同文馆、天津机器制造局、江宁机器局都要从海关掏银子，现在福州海关又要让船政局分一把去，那园子什么时候能修？

但这个理由是搬不上台面的，因此她的理由是——现在长毛虽已平定，但捻子闹得厉害，曾国藩剿捻一年多仍没有凑效，花银子却如流水一般。阿古柏占了新疆已三四年，陕甘也闹得不像话，早晚要西征，那又将是一大笔银子。所以从现在起就要攒钱，以备将来不时之需。办船政固然好，但朝廷实在拿不出银子，只有拖些时候，等这些急务都有了着落，再放手大办。

恭亲王对办船政是十分热心的，但最近刚被慈禧罢了议政王的头衔，他已不敢像从前那样当面力争。而且从安德海的话音里，他已听出慈禧有修园子的心思，所以听了这番话就回复道：“左宗棠力主办船政自是一片忠心。正如太后所言，眼下花银子的地方实在太多了，当前创办多有难处，臣等恭领慈谕，告诉左宗棠暂时不办，将来从容大办。”

慈禧原本以为恭亲王会极力反对，没想到这么轻松就通过了，心里自是十分快慰，嘴上却叹了口气道：“哀家也知道左宗棠是一片忠心，创办船政也是大清的要务，只是眼下创办多有困难。你们回左宗棠要斟酌词句，不要灰了他的心。”

军机章京们拟了旨，都是冠冕堂皇的大话，恭亲王看过就递了上去，两宫都用了章，一字未改。恭亲王觉得不够尽兴，亲笔给左宗棠写了一封信，盛赞他的主张，又说了朝廷没有通过的原因，希望他能谅解。原因列了三四条，比如清流们反对，海关总税务司建议买船，上面暂时不想办等等。后来他觉得上面不想办这话不妥，就提笔划了去。他给左宗棠这封信，一是想让左宗棠知道他的苦衷，二是他隐隐在心底期望左宗棠能再力争一下。

左宗棠在同一天接到上谕和恭亲王的私函，大为失望。德克碑也是大失所望道：“在下说过大人不要急于签订协议，因为在下知道在中国办事很难，明知是该办的事未必就能办成。”

“你也不必灰心，我再向朝廷争取。”左宗棠道。

“你们中国皇帝的话是金口玉言，还能争取吗？”德克碑摇了摇头。

“大不了我进京一趟，当面与太后和皇上说清楚。”

“此事朝廷已经议定，恐怕很难再改变了。”胡雪岩这时也插话道。

“最可气的是那些清流，书都读到狗肚子里去了，我要当面骂他们个狗血喷头。”左宗棠破口骂道。

胡雪岩闻言开玩笑道：“大人当面骂二品总兵，险些送了性命，这回不少人可是一二品的文职大员，您还敢骂他们？”

左宗棠瞪着眼睛道：“有什么不敢？他们身居高位又如此糊涂，最该痛骂！”

“大人即使骂倒了他们，也未必办得成船政。依在下看，恭亲王私函中有难言之隐。当初恭亲王在京中办同文馆，清流们也是极力反对，可朝廷照样力排众议，把同文馆办了起来。恐怕清流们反对只是表面原因。”

“你的意思是说根本是太后不准？”

“在下只是这么猜测。大人想想看，恭亲王是支持办船政的，可为什么办不成呢？谁有这么大能耐呢？”

左宗棠默默点了点头，但又说道：“两宫也许是听了那些清流的废话而拿不定主意，有些事情办不成是因为没晓以利害。我想如果能面见两宫和皇上，也许事情会有转机。”

他主意已定，接下来就考虑如何能够进京了。封疆大吏非奉诏不能入京，否则就是擅离职守。他本打算上折明言是为船政，但随即又否定了这个想法，因为朝廷肯定不会支持他进京抗旨。因此他决定以进京请训的名义上折，理由是他深受先皇、两宫和皇上的厚恩，盼望当面谢恩已有几年。如今江南局势已基本稳定，如何治理闽浙，企盼两宫和皇上面授机宜。他还吩咐同样意思的折子起草两份，隔两天后再拜发。

两宫看到左宗棠的折子，本打算让军机处拟旨回了的，结果次日又接到左宗棠的折子，还是要求进京请训，而且还比上一折更情真意切。慈安道：“也真难为左宗棠有如此忠心。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这些人，我们还一个也不曾见过，江南也算安定了，我们就准了吧。”

慈禧曾听说过左宗棠的不少逸闻趣事，也想见见这个人，就附和道：“姐姐说得不错，我也是这个意思。不过听说左宗棠这个人很难对付，恐怕我们要费一番口舌了。”

慈安就有些不解了，道：“左宗棠不是进京请训吗？请训的事多了去了，有什么费口舌的。告诉他好好当差，好好爱惜百姓就是了，妹妹你最擅长说这些话的，什么时候怵过？”

慈禧莞尔一笑道：“姐姐，你真以为左宗棠是来请训的吗？他呀，十

有八九是为船政的事情来力争的呢！他这个人是头犟骡子，倔得很。他想办的事情，从来不会轻易放手。”

第二十章 舌战群儒终枉然 倔强请命事竟成

左宗棠一接到准许进京的上谕就立即起程。随从人员有一位幕宾，贴身侍候的是戴福，负责护卫的是王德榜与几位护军。他们先从福州坐轮船到上海，然后再从上海换轮船到天津，然后乘木船到通州，再登岸坐轿。这样行程的时间比从前乘马坐轿走驿路或坐船走运河缩短了一半多。在通州码头一下船，左宗棠的第一句话就是——真该让京里那帮老糊涂坐坐轮船。

一行人到了京城朝阳门，左宗棠见等候入城的人排起了长队。这里有崇文门关税衙门设立的税卡，一切进城的货物都要纳税。戴福本想打出闽浙总督的旗号，但左宗棠不同意。好不容易挨到他们了，把关的巡役态度还十分恶劣，要翻箱倒柜查个清楚。

戴福大声问道：“这都是自家用的东西，为什么还交税？”

巡役冷冰冰地回道：“这是皇上定的规矩，不满怎的？问皇上去！”

“这是闽浙总督左大人的行李，你们也要查？”戴福终于还是憋不住报出左宗棠的名号。

“总督大人的行李可以不查，但交十万两银子就可进城。”巡役冷漠的扫了戴福一眼，如此回答。

左宗棠一听，一把扯开轿帘吼道：“混账王八蛋！本部堂是奉两宫和皇上圣谕进京，要钱你找皇上要去！”

巡役原以为戴福只是拉大旗做虎皮，听左宗棠这么一吼，知道真是闽浙总督衙门的人。但他们见过的大员多了，此时也不甘示弱。

左宗棠一挥手道：“娃子们，别跟他啰唆，本部堂不进城了。”

巡役见这帮人掉头就走，有些紧张了，万一误了大事，自己担待不起，于是立即报告了税卡委员。税卡委员是崇文门衙门监督派过来的，是本卡的最高官员。这位委员听说过左宗棠的事，知道这人不好惹，因此快马赶到崇文门，报告税衙总办。

崇文门设监督大臣一名，是衙门的最高官员，但按例除了奉职后第一次到衙门巡查一次后，就再也不必到衙门，一切都由总办、帮办负责。当天只有一位帮办在办公，一听左宗棠赌气不肯进城，先把委员痛骂一顿，接着立即自来朝阳门找左宗棠。

左宗棠已在一家店里住下，此时正在看人下棋，忽然听得外面有人

高声自报家门道：“崇文门帮办丁凌铎拜见闽浙总督左大人！”

一院子的人都吓了一跳，谁都没想到这位矮胖子竟是鼎鼎大名的左宗棠。

左宗棠抬起头问道：“十万两银子不要了？”

“下面的人办事糊涂，谁不知道左大人清廉刚正，如何能要十万两？卑职自做主张，大人只交两万就是了。”

这位帮办并非开玩笑，当时封疆大吏进京都要交几万两银子，像两江、两广、闽浙这样富庶地方的督抚要交十万两。这笔银子直交内务府，是宫中开支的一项重要来源，这一点大家都知道，所以进京的时候银子都备好了，从不费口舌。

左宗棠一听破口大骂道：“王八蛋！本部堂一年连养廉银在内也不过两万余两，你张口敢要两万？”

左宗棠敢骂人是众所周知，那位帮办早有准备，因此并不生气，依然一脸笑意道：“左大人，这是规矩。”

左宗棠厉声呵斥道：“你不要拿什么规定来糊弄本部堂，一个张口要十万，一个改口可以要两万，这算什么规矩？将士们拼死拼活，一名勇丁年饷不过五六十两，在你们眼里上万两的银子竟不当回事！”

这位帮办被骂得灰溜溜出了门，进城去向户部侍郎报告，最后一直报到恭亲王面前。这笔银子名头在内务府，但实际由慈禧掌控，所以恭亲王也不敢随口答复，立即进宫面禀。

慈禧听后皱着眉头道：“左宗棠这人清廉是天下尽知的，他拿不出这么多银子也是实情。但规矩不能坏了，暂且挂在崇文门的账上。可一分现银也不交对办事的人也不好交代，六爷就先垫几千两银子，放左宗棠进城吧。”

“谢太后体谅。”恭亲王嘴上这么说着，内心却叫苦不迭，左宗棠的银子算是免了，但自己却要赔几千两进去，说是垫，难道他还能张口向左宗棠要吗？恭亲王传了慈禧口谕，为左宗棠交了三千两现银，以亲王之尊陪他到了贤良寺。

贤良寺就在东华门附近，离紫禁城很近，原是雍正朝怡亲王的故居，屋宇整洁，花木扶疏，上朝方便，是封疆大臣入京的下榻处。

上茶敬烟之后，两人自然说到了船政，恭亲王还是那些话，让左宗棠要有办不成的准备。谁知左宗棠口无遮拦道：“办不办得成，关键在两宫的意思。两宫准了，谁反对也没用。臣已打算好了，无论如何要向两宫力争。”

送走恭亲王，左宗棠第一个要拜访的人就是藩祖荫，当年身陷官樊构陷案中，多亏他上疏辩白，咸丰才改了主意，可以说没有藩祖荫就没有左宗棠。左宗棠攻破杭州时从汪海洋的王府马棚里得了一只铜盆，太平军草莽居多，不知这是价值连城的西周重器，竟然拿它来喂马。藩祖荫喜欢古董，所以左宗棠特意相赠以谢当年救命之恩。

藩祖荫知道左宗棠从来不送礼巴结人，何况又是如此罕见的东西，所以连声道：“受不起，受不起。”

左宗棠朗声道：“国家不可一日无湖南，湖南不可一日无左宗棠。没有您的这句话，左某哪来今日？”

藩祖荫摇头道：“在下哪敢居天功，关键还是季公有大才，先皇圣明烛照，重用国土，所以才有今日。何况这话原也不是在下说的，而是郭筱仙的文笔。”

左宗棠一听这话便大吃一惊，这话原来是郭嵩焘说的，可他从未提过半句啊。一想在广东一再与他过不去，心里就有些悔了。

“当初筱仙觉着在下对季公的重要性说得不足，就琢磨出了这么一句，真是画龙点睛。”藩祖荫知道左郭两人近年已闹得不痛快，因此有意为郭嵩焘说话，期望能当个和事佬。

“当时左某处境险恶，大家避之都犹恐不及，敢为我说话得冒着天大的风险，左某感激不尽！”见左宗棠闭口不提郭嵩焘，藩祖荫也就无法张口了。

回到贤良寺，戴福把一摞名帖交给左宗棠，都是前来拜访之人留下的。大多数可以不去理会，但有些要员还是必须回访的。可这一天下来他太疲劳了，因此说道：“这些都等到明天再说吧。”

静下心来，他决定写一封道歉信给郭嵩焘，但写了一半他又罢了。心想当初与郭嵩焘为难，虽说有点私心，但的确是为了办船政，如今只有把船政的大事争取下来才是对他的最好交代。这么一想，他就不再为此事烦恼了，静心盘算面见两宫和皇上时的说辞。

隔日早朝第一起就是召见左宗棠。他已早早到了朝房等候，本日带班的内廷大臣是谟颜纳古，他是个闲散亲王，没什么像样的差使，但辈分比恭亲王还高一辈，人又忠厚，所以大家都很尊敬他，他边走边告诉左宗棠见两宫时应注意的事情。

两宫在养心殿东暖阁召见大臣，她们坐在黄纱后的大炕上，南边是慈安，北边是慈禧。黄纱前设御座，御座上坐着十二岁的同治皇帝。他虽未亲政，但召见重臣、商议大事有时也让他来听听，只是这位皇帝对政务并不感兴趣，对听政更有些心不在焉。

左宗棠一进门便跪下磕头，御座前有个软垫，那是两宫体恤老臣特意赏下的。左宗棠跪在上面，等着两宫垂询。照例慈禧先问话，都是一些日常琐事，左宗棠都一一作了回答。

“左爱卿，你今年有多大年纪了？”慈安突然问了一句。

慈禧对疆臣们多有留心，不待左宗棠回答，便插话道：“哀家记得你与曾国藩年纪差不多吧？好像比李鸿章年长十来岁。”

左宗棠回道：“太后说的一点不错，臣比曾国藩小一岁，比李鸿章大十岁。”

“两江有曾国藩，湖广有李鸿章，闽浙有你在，这些要紧的地方都有得力的大臣办差，哀家姐妹也就放心了。”

此时，慈安又插话道：“听说老百姓送你两头牛劳军，你不忍杀，送给了穷苦人家？”

“是的，两头牛杀了劳军，对几万人来说意义不大，但对一户农家来说，那就是了不得的财产。”

慈禧怕慈安跑了题，忙接过话茬道：“你善后做得很好，体恤百姓，恢复生产，刊印书籍，整顿吏治，这一点曾国藩、李鸿章都不如你，朝野也是赞赏有加的。”

左宗棠又大致说了闽浙的善后，然后话锋一转道：“臣在闽浙还想办一个船政局，为大清造出自己的轮船来，也让洋人瞧瞧，咱们不比他们差。”

两宫闻言交换了一下眼色，会心一笑。不出所料，左宗棠果然是为此事而来的。于是慈禧便道：“这事已有明谕，暂时就不办了，大臣们反对的也很多。”

左宗棠力争道：“他们都是糊涂蛋，办船政对大清社稷、巩固海防、百姓生计都是大有益处。”

这话有些唐突，不想办船政的除了那些清流还有慈禧，她轻咳了一声，语气严厉了些：“也不仅是大臣们反对，哀家和姐姐也是不同意的。”

如果换了别人，肯定是只有遵旨了，但左宗棠脖子一梗，像与人赌气道：“两位太后何等英明，断不会反对于大清社稷有利之事，都是那些清流喋喋不休，两位太后又不忍拂了他们的面子，所以才说暂时不办。”

“创办船政的确有诸多难处。”慈禧缓和了语气道。

“难处自然有，但两宫听政以来，哪一年不是从重重艰难中过来的？”

洋人兵临城下，长毛盘踞金陵，捻匪祸乱数省，两宫和皇上宵衣旰食，所受艰难又哪是平常人所能忍受的？年年难过年年过，如今朝局已今非昔比。”左宗棠这话半是拍马半是事实，还真说到慈禧心里去了，这些年的诸多艰难让她历历在目。

慈禧笑道：“都说左爱卿嘴巴厉害，果然如此。”

“不是臣嘴巴厉害，是两宫和皇上本意并不反对办船政。臣仔细领会了上谕，说暂时不办，将来大办。那就是说这件事应该办，既然应该办，晚办不如早办，所以臣斗胆请太后恩准，就让臣把船政局办起来，以了多年夙愿。”

接着他滔滔不绝地说起缘由，先说当年与林则徐的湘江夜谈，接着说到《海国图志》，进而又说到胡林翼。两宫听说胡林翼看到火轮在长江上纵横驰骋，竟忧心如焚，当场晕厥，已是凄然动容。说到马尾江上英国军舰表演打靶，一炮就击沉一艘大清水师提督座船，慈安便惊讶地问道：“洋人的兵船真那么厉害吗？”

“是臣亲眼所见。庚申年洋人占据天津，炮击京城，先皇与两位太后不得不巡狩热河，依臣看来，当时如果大清能有几艘像样的兵舰，洋人绝对不能占领天津！”

“先帝也曾说过这样的话。可洋轮是洋玩艺儿，咱能造得好吗？”慈禧踟蹰道。

“这事要先让洋人来教我们，臣已经请了两位法兰西人，托他们请些洋技师来，臣与他们签订协议，几年内要把造船、驾船的本领悉数教会。”

“可总税务司赫德上书说自造成本高、见效慢，不如买。”

左宗棠毫不客气道：“赫德不是好东西，英吉利人都不是好东西，他的话不能听。”

慈禧抓住左宗棠话里的漏洞笑问道：“你刚才还说造船要洋人来教，现在又说赫德的话不能听，他们都是洋人，你这不是自己打自己的嘴巴？”

“洋人也有好坏之分，支持臣办船政的就是好洋人，反对臣办船政的就是坏洋人。”

这话近乎无赖了，两宫都笑了。不过，慈禧依然有些犹豫，于是搬出清流来搪塞，希望左宗棠能够知难而退。

“难得你一片忠心，哀家姐妹如不答应，就是不体恤老臣。可反对的折子有五六十份，你如何能说服他们？”

“只要太后和皇上答应了，臣自有办法说服他们。”

慈禧看同治这时早已经坐不住，两眼左顾右盼，屁股挪过来挪过去，就问道：“皇上，你说呢？”

同治根本没用心听，只知道是造轮船的事，就顺口道：“左宗棠说的不错，洋人能造的东西为什么我们不能造，你想造就造去吧！”

左宗棠连忙磕头道：“臣遵旨。”

慈禧没想到同治会这么说，刚要指责，想想当着大臣的面说皇上又不好，又改口道：“你在这里顺口就说，其中的难处想过没有？”

同治当然没想过，所以他端正身子坐直了，不再吭声。

“哀家姐妹也不好说准还是不准，就先廷议一下，看看结果再说。如果大家都反对，强扭的瓜也不甜不是？”慈禧终于松口了。

“只要太后和皇上答应廷议，臣自会说服他们。”

.....

华夏文明渊源流长，天朝典章制度最为完善，向来是夷人学我，我何必学洋人？不仅大部分清流，就连王公大臣也有不少人抱有这种想法，显贵仅次于恭亲王的醇亲王也不例外。左宗棠要想说服他们谈何容易！

隔日的廷议由恭亲王主持，王公大臣，六部九卿，此外凡上折反对办船政的在京四品以上官员都要参加。慈禧故意让恭亲王主持，却让倭仁负责起草廷议结果。这样一个力主办洋务和一个极力反对洋务的，必然互相掣肘，事情就不会顺利。

通政使于凌臣首先发难道：“我国商民对帆船制造驾驶都颇为精熟，而于轮船却一无所知，造船总不能全靠洋人吧？即使能够造出船来，又有谁来管驾？总不能也雇洋人吧？管驾之权操与洋人，于我又有何益？”

左宗棠反驳道：“这一点我已向两宫和皇上奏明，在雇请洋人之时，就要与他约定必须教授造船技术，悉心教授者，薪水全给，密不相授者，罚扣薪俸。船政局不仅造船，还要设学堂，培养造船驾船之人，到时自造自驾，大可不必依赖洋人。”

于凌臣并未被说服，转而又提一个问题：“轮船巨大无比，非一般机器能够制造，造船机械又从何处寻觅？”

“从洋人国家买。”左宗棠斩钉截铁道，“江南制造总局从美利坚买回机器三十余件，再用机器生产机器，如今前后膛枪炮都能制造。船政局也要从洋人国家购买一些机器，然后以机器制造机器，将来不仅轮船可

以制造，但凡枪炮、炸弹、铸钱、治水、纺织等适宜民用者都可次第为之。”

参加廷议的清流有十几人，大家七嘴八舌，处处为难，左宗棠则一一反驳。

监察御史张盛藻接过话茬问道：“就算这些都不是问题，可制造轮船毕竟是无把握之事，把朝廷万分艰难之帑银投之于无把握之事，实在不合算，还是直接买船实在。”

左宗棠反问道：“没有办怎知有无把握？天下事创议之时谁敢称有绝对把握？如果非有绝对把握才能做，那就只有回家关起门来空谈！至于经费，确实有些艰难，可自道光十九年来，洋人已多次起衅，朝廷花费何止万万？庚申之难，城下之盟，我大清赔款八百万两！割出的土地也有数十万顷！”

他本打算说大清有兵轮何至于此？但这话还没说出来，就被醇亲王接过话头：“就是，庚申之变，实在太伤我大清体面和元气。”

醇亲王这些年来慢慢积了些人望，对六哥恭亲王已不像从前那样敬重，特别是上年六哥被罢黜后，他在慈禧那更有脸面，现在又管着神机营，许多时候以带兵王爷自居，认为泱泱大国，四万万民众，执鞭断流，从前处理洋务太软弱了。

有他这么一说，那些清流就吵嚷起来，许多人不满意庚申年间的《北京条约》，所以话题立即偏离了船政，大家七嘴八舌横扫近年来的一切洋务，矛头直接恭亲王，局面几近失控。

文祥等人帮恭亲王维持着局面，但有些人却故意趁乱起哄，使得局面更加嘈杂无序。左宗棠再也压不住怒火，摸起案上的一方端砚当了惊堂木，“砰”一声拍在案上。一声巨响，端砚裂成三块，场面立时静下来。他厉声道：“我总算见识了你们的出息，原来你们议政竟像小贩吵架、泼妇骂街！你们难道以为人多就能理直，声高就能气壮吗？要论人多，你们去水师听听成千上万将士的呼声！若论声高，左某不输你们任何人！”

但这是在京里，尤其是在这些守着武死战文死谏信条的清流面前，他们连龙鳞都敢批，左宗棠这招并不能把他们吓倒，回过神后，大家依然七嘴八舌，局面依旧混乱不堪。

恭亲王担心这么吵下去会太离谱，看着时间不早，就道：“今天的廷议就到这里，大家散了吧，什么时候再议静等通知。”

等大家都出了门他又叫住左宗棠道：“季高，本王算服你了，果然是铁嘴铜牙。但你也看明白了，在京中要想办一件事，难。船政要想有些眉目，得在这个人的身上下点儿功夫。”恭亲王曲起食指，做个七字，显

然是指他的七弟醇亲王。

左宗棠打发戴福立即回贤良寺去取那只军舰模型来，那是德克碑送给他的礼物。他本打算转送给皇上，希望皇上能帮上些忙。可前日面圣见这位已十二岁的皇上，他竟然全不把政事放在心上，慈禧一声呵斥他就一句话也不敢说了。因此他改变了主意，决定送给醇亲王。

听说左宗棠来了，醇亲王一直迎到檐下。他一边拉着左宗棠的手进客厅，一边吩咐上好好茶。醇亲王很佩服左宗棠的军事才能，今天在朝堂上又见识了他咄咄逼人的气势，这性情正对他的脾气，所以两人几乎是一见如故。左宗棠把那艘军舰模型摆上，向醇亲王介绍道：“王爷，这是法兰西人送给我的军舰模型。这艘军舰现在就在法兰西海军服役，装炮七十四门，口径五寸有余，一发炮弹足以击沉一艘木船。倘若我大清水师有这样的军舰，洋人就不敢再窥我海疆了。现在西洋各国不必说，就连东洋倭国也派人赴英法学习造船技术，不数年后，东洋轮船亦必有成。我大清与倭国同以大海为利，一衣带水，一苇可航，彼有所挟，而我独无，这就如同人骑骏马而我跨蹇驴，人操舟而我结筏，到时就连东洋小国也敢窥我神州了！我大清自广东、福建而浙江、江苏、山东、直隶、盛京，以至东北，大海环其三面，江河而外，万水朝宗，自强之道，必先从制造轮船着手。”

醇亲王见左宗棠越说越激动，一则敬佩他的脾气，二则也确实为他的一片至诚感染，便说道：“季公，说到底你和本王的心思是一样的，都盼大清强盛起来。洋人有些方面比我们强，向他们学习也未必不可，可本王看不惯六哥对洋人太软弱。你，本王是佩服的，听说你手下的洋人都很守规矩。”

左宗棠坦然道：“那是自然，驾驭洋人臣是得心应手。我们要用洋人，而不能为洋人所用。我们今天学习洋人，是为了明天不必学。所以船政一事，还望王爷玉成。”

“本王并非完全反对造轮船，从前只听倭仁的说词，今天听了你的见解，觉得造船一事值得好好思谋。你容本王想想，廷议的时候再说如何？”

次日继续廷议。于凌臣等人都劝倭仁道：“倭相，左宗棠如此无礼，咱们都不去参加廷议，就这么拖下去，看他耗不耗得过咱们。”

倭仁连连摇头道：“昨天左宗棠如此无礼，也许就是为了气我们，我们不能中了他的诡计。今天我们就心平气和与他理论。”

廷议一开始，倭仁平静地说道：“船政办不办，不是在座任何一位的私事，而是关系到大清国运的大事。昨天我有些不冷静，没有商量事情的胸襟，我在这里向大家致歉。”

昨天明明是左宗棠咄咄逼人，倭仁反倒致歉，大家都不得不佩服他

不愧是理学大家，修身养性的功夫的确非常人可比。

按照策略，于凌臣又首先发问道：“假如说朝廷同意建船厂，请问左大人这船厂建在哪里？建在海边，不起边衅倒罢了，与洋人一旦失和，洋轮驶来就给你轰了，不是白费帑银？”

左宗棠回道：“这我早就考察好了，马尾水深土实，可以建厂，距海八十余里，江中岛屿遍布，沿江群山环围，要阻挡洋轮不难。”

张盛藻又反诘道：“造船要花销巨款，银子从哪里来？如今捻匪未平，西北又被阿古柏侵占，收复这些地方都要花银子。”

“我已经估算过了，建厂、购器、雇匠需银三十万两，随后每年工料、薪水需银六十余万两，五年花费三百多万两，可造成一百五十匹马力大轮船十一只，八十匹马力小轮船五只。这些款项，可先从闽浙海关支付，不足部分再从厘税中提取。五年之中，国家捐此数百万，合虽见多，分却见少，也并非难事。”

于凌臣又问道：“现在朝廷没那么多钱，你又何必急于一时呢？”

“急于一时？我大清海疆万里，自海上用兵以来，西洋各国的兵船畅行无阻，边衅一开，直逼天津，危及京师，我无一船可挡，不急行吗？自从各口通商，允许洋船自由运销货物以来，民间沙船已被挤垮。十几年前，南北汇集于上海的民间帆船不下五千余只，而如今只剩四五百只！福州原有民船不下一千只，如今只有三百余只。帆船抵不过轮船，要救这些船民，唯有大造轮船，让商民购雇，才能与洋商并驾相争。关系百姓生业的大事，不急行吗？再拖几年，民间商船都亏折殆尽，漕运靠什么？天庾正供，难道求着洋人给运输不成？”左宗棠瞪着眼睛道。

洋轮挤垮了帆船，夺了百姓子民的生计，这一条大家从前都没想到。清流向以忧国忧民自居，一时也无话可说。倭仁清了清嗓子道：“目前所办洋务，无非是亦步亦趋，步洋人后尘，所费心思无非是如何学洋人的造器之法，而不是深思御敌之计、破敌之术。如此以轮船敌轮船，以机器制机器，即使精而又精，也不过与洋人并驾齐驱，依然无制敌之余力。”

“倭大人，我们连轮船都没有，如何研究制敌之策？这岂不是纸上谈兵？”左宗棠毫不客气地顶了回去。

倭仁努力不生气，笑道：“非也。宋史曾经记载‘水贼杨太，湖中泛舟，以轮激水，其行如飞，官船遇之即碎。而岳飞兵到，掷以稻草绳索，飞轮被阻，顿成废物，水贼只有束手就擒’。”

恭亲王听倭仁竟还有这么一说，真是又可气又好笑，插话道：“倭大人，那是啥年月的轮船，那时候的飞轮与现在的根本不是一回事。”

“王爷这话不对，天下万物一理，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孔圣人作论语，距今已两千余年，我大清不是照样遵圣人礼教？”

左宗棠不待倭仁说完，打断他的话道：“轮船是轮船，礼教是礼教，大道理千古不变说得过去，可是种种器物，变化无穷。听说那时候先人们不过以树皮当衣，倭相现在也拿片树皮遮羞到前门大街转一圈试试？”

这话引得大家哄堂大笑，倭仁脸憋得通红。

张盛藻接过话头道：“天下万物，相生相克，有一长必有一短。轮船再坚利，也有短处，它头轻而尾重，头高而尾低，头尖而尾阔，便直行而不利横行，利前进而不利于后退，御其之法也不难也。咸丰七年，我在山东烟台见轮船驶过，突然岛中驶出小船五六只，钩附轮船尾部而行，洋人乖乖让通事各给洋银二三十元，小船始散。为什么？诸位可知为什么？”张盛藻如市井讲书一般，把大家的心都悬了起来。

恭亲王正色道：“张大人，这是朝会，不是书场，有话你就快说。”

“臣当时审视小船之上，并无长物，只是每人手中一藤竿，长丈余，竿头装有钩镰；船中又插二三藤竿，竿头皆以绳悬一巨石，形如枣核。他们以钩镰钩住火轮之尾，火轮枪炮都装在船头，对船尾无可奈何。洋轮若不给银两，便压弯藤竿，将巨石射入轮船烟囱中，烟囱遂爆，船亦飞裂。”

恭亲王直觉好笑，问道：“轮船首尾都有大炮，并非你所说船尾无照顾。就算是这样，轮船在海上飞驶，又如何能将巨石投进烟囱中？要知道，那比投中轮船要难得多。”

这话把张盛藻问得有些结巴，他满脸涨红道：“他们天天习练，世上无难事，天长日久，自然能够纯熟。”

左宗棠正要说话，恭亲王摆手阻止了，由他继续与张盛藻讨论：“既然你曾亲见，那也有可能。唉，张大人，你好像在山西做过几年学政吧？”

“正是，咸丰七年臣在山西学政任上。”张盛藻回答道。

“这就怪了，你在山西学政任上，怎么去山东了？”恭亲王反问道。

张盛藻这才明白自己掉进了恭亲王的陷坑，勉强辩道：“臣记错了，是咸丰五年。”

恭亲王讽刺道：“那更不对了，咸丰五年你好像在甘肃任知府吧？你到底是哪一年在山东见识破轮船之法的？”

张盛藻顿时面红耳赤，只好实话实说道：“臣也没亲见，是听学生说

的。不过，句句是实，绝无谎话。”

左宗棠闻言毫不客气道：“拿道听途说的话当治国救民的良策，还有脸争得面红耳赤，真是可笑之极！”

倭仁见张盛藻又败下阵来，底气已没那么足，但想到此事又关系着国运，他还是要把想说的话说出来。

“说一千道一万，我还是那句话，立国之道，尚礼仪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国要自强，要紧的是读圣贤书，学尧舜之道，整纪纲、明政刑、严赏罚、讲气节，洋枪洋炮洋轮，不过是一艺之末，如果舍本求末，文不知礼义廉耻，武不知杀身报国，就是有洋枪洋炮又能如何？”

“洋人枪炮之下粉身碎骨，你再讲礼义廉耻又有何用？听你的话，好像一造洋枪洋轮就纲纪废、气节亡，这是哪门子道理？”左宗棠反问道。

倭仁并不服输，道：“有些人一提起洋枪洋炮就来精神，好像有了那些洋玩意大清就高枕无忧了，这是何等的浅陋？！我泱泱中华，五千余年文明，远了说，曾经创造了汉唐气象！近了说，本朝也曾创了康乾盛世，为什么非要学洋人，为什么非要把国运寄托在洋务上！”

“道理简单得很！因为现在不是康熙盛世，更不是汉唐气象！现在是洋人的船坚炮利逼我签城下之盟，要挟我割地赔款，这么简单的道理，为什么在你们这里就说不通？天下事穷则变，变则通。中国士大夫沉浸于章句小楷，孤陋寡闻，闭目塞听，不知洋人视火器轮船为身家性命已经百年了。”

倭仁还要说话，却被醇亲王打断了。

“本王看就不要再争了，倭相说要整纪纲、明典刑、严赏罚、讲气节，这没有错；季高坚持造轮船、学洋人也是必要。你们说，咱们一边讲西学，一边别放松了中学，不就两全齐美吗？”

倭仁见醇亲王如此说话，大感意外道：“醇王爷，怎么连您也说这种话？”

“有道理的话，人人都可以说，醇王爷怎么就不能说了？”左宗棠道。

参加廷议的人并非个个都关心时政，对办不办船政也不感兴趣，如今见左宗棠倭仁争论不休，不少人早就不耐烦了。成亲王道：“老七说的有道理，何必这么婆婆妈妈的，左宗棠从福州跑到京里来也不容易，就让他去办得了。”

又有几人附和成亲王。倭仁见此情形，早已按捺不住心中的怒火

道：“列位王爷，倭仁不敢苟同，更不敢以此议上奏。”说罢，便拂袖要走。

左宗棠站到门口挡住倭仁的去路，道：“倭相，不是左某不讲道理，你要么继续与左某辩下去，要么就写一个廷议的结果出来，你这么拂袖而去算什么？”

于凌臣看不惯左宗棠的跋扈，大声道：“左大人难道要逼迫倭相不成？”

左宗棠冷笑道：“你说得不错，本部堂没别的优点，就是霸道可圈可点。不霸道能剿得了长毛吗？不霸道能治得了悍匪吗？战场上都是白刀子进红刀子出，不是你死就是我活，没有一点霸气怎能带兵？”

论起带兵来，于凌臣真是无话可说。张盛藻便接过话茬道：“左大人三次进京应试，倭相两次都是你的座师，难道这是你对座师该有的态度吗？”

左宗棠冷笑着回道：“你这话倒提醒了我，我早就想当面问问倭相，为什么两次都是我的座师，却两次让我落第？”

于凌臣笑道：“这得问你自己，你有没有中进士的资格。”

“不，这得问倭相。如果说左某无才，那先皇为什么要破格简拔左某？左某年近五十不过是名幕宾，不数年间已位至督抚，是先皇、两宫和皇上识人不明提拔错了，还是你倭相不识英才，野有遗贤？”

这话问得无赖而又刁蛮，倭仁如何应付得了。他气得两手直抖道：“这种人，这种人竟成了封疆大吏，真是，真是……”

于凌臣等人见倭仁脸色蜡黄，便搀着他回了府，廷议又不了了之。

倭仁离开后，大家议论纷纷，有人怪左宗棠太霸道，有人说倭仁是自取其辱。恭亲王见再议下去也没什么结果，便道：“散了吧！散了吧！什么时候再议，到时自有通知。”

大家鱼贯而散，朝房里只剩下恭、醇二王及左宗棠。恭亲王对左宗棠苦笑道：“季高，你有些过分了，怎么说倭相也是三朝老臣。”

“王爷，不是臣霸道，这事没个结果，臣绝不离京。”

醇亲王闻言也叹息道：“没想到倭相会这么固执。”

“老七，廷议这么议下去也不像话，两位太后那里也没法交代。平日你与倭相还说得上话，你就跑一趟，劝劝他如何？”

醇亲王面露难色道：“怕是我的话他也未必听得进去，你没瞧见他今

天看我的眼神，就好像我是叛徒。我倒可以去试试，但结果怎样可就难说了。”

这天下午，醇亲王便屈驾来到贤良寺，兴冲冲地对左宗棠道：“倭相总算肯通融了，他的意思，两年后办船政，他绝不再阻拦。”

左宗棠大失所望：“这算什么通融？臣能等得上两年，又何必千里迢迢进京请训？办船政是刻不容缓之事，如何能再拖两年？拖上两年，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臣的船政岂不要泡汤？倭仁使的不过是缓兵之计，臣绝不入套！”

醇亲王费尽了口舌，倭仁才肯作此让步，他兴冲冲跑来告诉左宗棠，没想到他竟还不满意，便皱了皱眉道：“季高，那你是什么意思？”

左宗棠固执道：“这件事一日没办成，臣一日不回福州！”

“季高，退一步海阔天空，事情总不能由着你的性子来。倭相如此坚持，怕也不单单是他的意思吧？”醇亲王竭力相劝。

这话意思很明确，不是倭仁的意思，那肯定是两宫的意思了。但左宗棠偏偏犯了倔劲，道：“不管是谁的意思，臣绝不放弃，大不了回湘阴当湘上农人去！”

醇亲王闻言也有些生气了：“本王只有这么大点本事，那你就好自为之吧。”说罢，便拂袖而去……

慈禧的消息很灵通，廷议的大致情况安德海已仔细向她报告了。左宗棠进京因为没向他表示意思，所以他就添油加醋大加编排。

慈禧听说廷议闹成这样，很生气，便同时召恭亲王、醇亲王进宫。她劈头就问恭亲王道：“老六，你主持廷议的结果怎样啊？”

恭亲王只好如实回道：“争论不休，尚无结果。”

“瞧你们办的好差使，让你主持，当然不是任由他们在那里胡闹。倭仁是三朝老臣，一品大学士，堂堂帝师，你们就眼睁睁看着左宗棠羞辱他？”

“这事也不全怪左宗棠，是于凌臣、张盛藻不该拿左宗棠没中进士的话来刺激他。”恭亲王为左宗棠辩解。

慈禧打断恭亲王的话道：“哀家知道你和左宗棠声气相通，你也不要一味为他辩解。他没中进士也是实情，难道别人就说得不得？他也太狂妄了，这满朝文武就没一人他瞧得上的。”

就在这时，太监来报说左宗棠递牌子求见。慈禧正在气头上，连道：“不见，不见！”传话的太监一会儿溜小跑而去，不一会儿又回来

了，小声对安德海道：“左宗棠不肯走，说见不到太后他就跪在那里。”

“你告诉他，跪也没用，还是知趣些快走，不要再拿这话来啰唆。”安德海不耐烦道。

传话的小太监见左宗棠不肯走，安德海又不让再传话，天这么热，怕闹出什么事来，他与慈安宫里的宫女庆儿有些交情，就连忙去东边告诉庆儿，让她帮忙想想办法。庆儿聪明，就对慈安道：“太后，西边院子里的石榴花开了，听说满院子香呢！”

“是吗？走，过去看看。”

慈安一进院子，就看见左宗棠跪在院子里，浑身已被汗湿透，便大声说道：“哟，这不是左大人吗？大热天的，快起来。”

这时，慈禧总算心气平了些，便问恭亲王心里是怎么想的。恭亲王一心支持左宗棠，但慈禧一开始就指责他与左宗棠穿一条裤子，所以嘴上说得含混，以留些余地。

可他的这份小心慈禧并不领情，又扫醇亲王一眼问道：“老七，你说句痛快话，你是什么意思？”

醇亲王被左宗棠气得胸闷，原打算站在倭仁一边，但他毕竟对办船政也有些心动，如今见恭亲王受批评，咬咬牙不再含混，道：“臣以为左宗棠忠心可嘉，船政宜立即着手大办。”然后还一二三四说了理由。

这时慈安也进来了，道：“哟，妹妹在商量事情呢！”

慈禧没想到慈安会突然过来，虽然她在政事上从来拿不出大主意，但规矩却是两宫垂帘，今天她独自召见两位王爷，已是有些不妥了。她让安德海立刻传茶，热情地招呼慈安坐下道：“妹妹因为船政之事问问老六老七，因考虑到姐姐正在午睡，所以没敢打扰。”

慈安对慈禧独自召见什么人并不为意，道：“政事都是妹妹操心，我就图个清闲。不过这大热天里，左宗棠跪在太阳地里恐怕会中暑。”

慈禧闻言大为惊讶，左宗棠在太阳地里跪了半个多时辰自己竟然不知道，怒火腾得一下就冒起来了，厉声问道：“安德海，这是怎么回事？”

安德海也慌了，连忙把责任全推到太监头上：“他们说左大人已经走了。”

慈禧厉声道：“传哀家的话，把这不会传话的奴才推出去重责四十！”

话还没传出去，就听到外面一迭声地喊道：“不好了，左大人晕倒

了！”

两宫闻言几乎同时吩咐道：“快抬进来，传酸梅汤。”

慈安心地忠厚，见左宗棠如此情形，心中不忍，竟忘了太后之尊，亲自端汤给左宗棠。

左宗棠醒来见此情景，“扑通”趴在地上连道：“太后如此体恤，真是折杀老臣了，折杀老臣了。”

慈安微笑道：“这么热的天，你又是何苦呢？”

“这些狗奴才竟说你已经走了，不然哀家怎会让你跪在太阳地里，哀家已传话往死里打了。”

左宗棠听到外面鬼哭狼嚎，就为小太监求请道：“是臣不肯走，怪不得他们，求两位太后饶过他们。”

见今天的人情都让慈安做了，慈禧自然不甘心，干脆就给了左宗棠一个天大的人情，她对慈安道：“左爱卿今天是为船政之事，刚才妹妹和老六老七也正是商议这事。姐姐，难得左爱卿一片忠心，这事就准了如何？”慈安点了点头答应了。

慈禧转头又对恭亲王道：“老六回去立即拟旨——试造火轮船实系当今应办急务，左宗棠所陈各条，均着照议办理，所需经费着由闽海关税内酌量提用，如有不敷，则由闽省厘金税项下提取应用。”

左宗棠连连磕头，砰砰有声。

第二十一章 三顾频频计船政 义释刺客成良缘

在福州城内最繁华的街道上，在一家挂着“客香来”招牌的酒楼内，传出老板娘泼辣刻薄的训斥声：“你要卖就到窑子里去，装成什么良家妇女来勾引我男人？看我不打断你这个骚狐狸的浪腿！”

伴随着打骂声，一个扎着两条长辫子的姑娘从酒楼里跑了出来。高大肥胖的老板娘追到街上扯着嗓子喊道：“你们都来评评理，我好心好意收留了她，管吃管穿，谁知道这浪蹄子竟勾引我男人。”

年轻姑娘含泪辩解道：“我没有，我没有，是你男人不怀好意。”

老板娘听了气得豁地跳了起来，只听“嘶啦”一声，姑娘的衣服被当胸撕破了。姑娘一边哭，一边手忙脚乱地护着前胸。老板娘仍不肯放手，还要撕扯，突然有个洋人抓住了她的手腕，操着颇为流利的中国话道：“你太过分了，这样欺负一个姑娘，实在太过分了。”说着，他脱下自己的上衣给那位姑娘披上。

老板娘见此大咧咧道：“别人怕洋人我可不怕。我管自己的丫头，碍你什么事了？”

两个督标营的勇兵站了出来，“啪”地抽了老板娘一个嘴巴道：“你敢这样与德克碑先生说话，看我不打烂你的嘴。德克碑先生是二品顶戴、船政局总监督，总督大人的座上宾，你竟敢如此放肆？”

女人捂着腮，眼里透着委屈，嘴上却不敢说话了。整个福州都知道，闽浙总督左大人杀伐果断，他的督标营更是九死余生，无人敢说不字，他们更知道有个叫德克碑的洋人是总督大人的座上宾，谁都敬着三分呢！

“这位姑娘，你有什么困难，尽管跟我说。如果你愿意，可以到船政局，我会给你安排一个职位，一切都不会让你为难。”德克碑温言问道。

姑娘抬起头，一双含泪的大眼睛望着高鼻子、蓝眼睛的德克碑点了点头道：“小女子愿跟大人去。”

这时，总督府的戈什哈来找德克碑，气喘吁吁道：“左大人请您立即去总督府。”

德克碑大感意外：“大人不是明天才到吗？”

“总督大人没在上海停留，就急着赶回来了。”戈什哈回道。

德克碑躬身做了一个请的姿势，那个姑娘就大方地跟他走出人群。老板娘见此在后面喊道：“你不能就这么走了，你还欠我饭钱、店钱呢！”

德克碑抓出几两碎银子扔给老板娘，头也不回陪着姑娘扬长而去。

同治五年九月，西北的形势骤然紧张起来。不仅如此，新疆全境几乎陷入阿古柏手中。阿古柏本是天山南路小国浩罕的将军，他以帮助百姓抵抗清军为借口，陆续占据了天山以南地区，并迅速向北挺进。浩罕本不足虑，但俄罗斯想侵占新疆已非一日，他们与阿古柏勾结在一起，随时都可能进入新疆。

陕甘不宁，新疆就更加鞭长莫及，时日一久，这片广袤的国土就有可能易主，所以朝廷万分着急。但派谁去经营新疆呢？这自然必须是一位德高望众、才能卓异的大臣前往。朝廷曾希望李鸿章去，但他正在山东剿捻，而且也不愿去。曾国藩的身体不好，听说右眼已失明了。盘算来盘算去，就只有左宗棠了。

“左宗棠正在福州办船政，他肯去西北吗？”慈禧忧虑道。

“左宗棠向来对经营新疆十分留心，而且也只有他有西行的气魄，舍他再无合适之人。”恭亲王道。

慈禧闻言一扫脸上的愁云，道：“那就立即拟旨，着左宗棠为陕甘总督，即刻西行。在他接任之前，陕甘总督一职暂由宁夏将军穆图善署理。”

而此刻在闽浙总督府会客室里，左宗棠正与德克碑、胡雪岩商讨着造船的计划。三人商讨了大半中午都累了，胡雪岩着人买来各色时令水果，劝大家稍作休息。左宗棠突然问道：“德克碑，听说最近你遇到了一个漂亮姑娘，安排到局里了？”

“总督大人消息真灵通，在下正要向大人报告呢！在下让苏姑娘在局里做些端茶倒水的活儿，工钱是在下出的。”德克碑回道。

左宗棠笑道：“局里也需要这样的人，你又何必自己出钱。我听说你对那姑娘有意思，我给你做媒怎么样？”

德克碑慌忙解释道：“大人千万不要！在下喜欢苏姑娘，但还不知道她是否喜欢在下，在下要尊重她的意见。”

左宗棠听了却不以为然道：“这是你们西洋的风俗，在大清你喜欢上一个姑娘，我堂堂总督做媒，她没有不答应的道理，你尽管放心。”

德克碑连连摆手：“不不不，总督大人，在下不是怕苏姑娘不答应，是不知道她是否喜欢在下。如果她不喜欢在下，在下就不希望她答应，

更不希望大人逼她答应，这种事情是不能逼的。在下已跟大人说过，在下的事业在大清，在下要娶一个大清太太，一个在下爱、也爱在下的大清太太。”

“你们西洋人真麻烦，说话像绕口令似的。好，这事就由你自己决定吧！”左宗棠笑着喝了口茶，又言归正传，一边踱步一边道，“我已说过多次，我建这个船厂，不仅要造船，更要培养造船和驾船的人才。五年后，你们外国工匠都撤走了，大清工匠就应该完全能够自己造船、驾驶了，所以船厂计划中如何育才也是关键，咱们签的协议中必须把外国匠员教授之责定清楚。”

德克碑道：“大人，您的意思在下明白，可是短短五年，即便我们非常认真地教授，中国工匠也未必能够把造船、管驾技术学会。”

左宗棠一听这话便不高兴了，瞪着眼睛道：“你的意思是说，中国人都愚蠢透顶？”

德克碑赶紧解释道：“大人误会了。按您的想法，外国匠人顶多雇请三十五人，可造船、管驾是两门大学问，这三十五人又要造船，又要教授学徒，五年实在力不从心。”

胡雪岩这时也插话道：“德克碑先生说的有道理，就职下那药店、钱庄里的学徒，没有三年也出不了师，何况造船、驾船这样的大事？大人何不专设学堂，请洋人教授造船、驾船技术？学徒平日在堂学习，学通一部分后还可以到船厂直接实习，这样岂不更好？”

左宗棠闻言一拍大腿道：“好！你说得极好！原来我只想到让洋匠手把手教中国徒弟，倒没往学堂上动心思。德克碑，你修改计划时要把学堂的事情考虑进去。我想学堂可以分成两个，一个专门学习造船，一个专门学习管驾。”

“有专门学堂当然很好，但仅雇请三十五个人恐怕就不够用了。”德克碑回道。

“既然办学堂，当然要多聘些洋先生，需要开哪些课程，需要增加多少洋人，你们先做个计划如何？”左宗棠沉思片刻道。

大家还要继续商讨，这时一名戈什哈进来低声对左宗棠道：“大人，夫人已经到了。”

左宗棠闻言十分惊喜：“是吗？我估计要到明天呢！”

德克碑疑惑地望着胡雪岩，他见状便解释道：“大人的夫人从湖南赶来了，大人与夫人已六年未见面了，他们一定有许多话要说。”

德克碑惊讶道：“总督大人真了不起。大清有句俗话——一日不见，

如隔三秋。大人夫妇六年不见，那隔了多少个秋？那在下就告辞了，明天来拜访夫人。”

“好好好，造船计划各位务必上心，拜托了。”

大家告辞后，左宗棠连忙去了后院。周夫人和两个儿媳收拾着院子，一个两三岁的小娃娃好奇地问这问那。

自从长沙募兵离家后，左宗棠已整整六年未见到夫人了。此时看见夫人都有些不敢相认：“夫人，你见老了啊！”

“不要只说我，你两鬓都白了。”周夫人说着不由自主地轻轻握住了左宗棠的手，而后她意识到老夫老妻在晚辈前不可失态，便指着身边的两个孕妇道，“这是霖儿家的，这是宽儿家的。”

两个儿媳闻言过来见礼，周夫人指着看护小儿的老仆道：“何三也来了。”

左宗棠拍了拍他的肩膀：“何三也见老了，背都有些驼了。”

周夫人又拉过缩在她身边的小男孩道：“谦儿，你总嚷着要见爷爷，现在见了爷爷怎么不说话了？”

谦儿盯了左宗棠老大一会儿才道：“别人都说爷爷管着好多好多的兵，可威风啦！爷爷怎么像东街喂驴的陈伯伯，一点儿也不威风。”

左宗棠闻言哈哈大笑：“我像喂驴的？哈哈……”

谦儿又问道：“爷爷，您这有什么好玩的吗？”

左宗棠想了一会儿才道：“爷爷这儿好玩的可多了，爷爷正准备建个大船厂，将来能够造出很大很大的轮船来！”他边说还边比划着。

小孩子嚷着要去看轮船，左宗棠笑道：“现在可不成，船厂还没开始建呢！不过爷爷向你保证，不出两年就一定造出大轮船来。”

周夫人让何三带走谦儿，道：“咱还是进屋说话吧。”

进了屋，两个儿媳见了礼，便知趣各回自己的厢房。

左宗棠紧紧握住夫人的手，动情地问道：“夫人身体可好？旧疾未再发作吧？”

“我身子骨还好，又有张姨照应，一切都还好。倒是你没人照顾，人老了许多。腹泻的毛病可减轻了些？”周夫人又笑着关心道。

左宗棠摇了摇头：“都还是那样，不过也不是什么大毛病。”

“都怪我没在你身边，没人照顾你。如今长毛总算消停了，你可以稍稍喘口气，好好调养一下身体了。”

周夫人边说话边收拾左宗棠的床铺，她扯下枕巾准备去浆洗，却发现枕巾下竟还是十几年前她亲手缝的枕套。那时左宗棠在坐馆养家糊口，夫妻分居，每当夜深人静，常常是孤枕难眠。周夫人便在枕套上绣了家乡风景，并题诗一首：

小网轻舫系绿烟，

潇湘暮景个中传。

君如乡梦依稀绕，

应喜家山在眼前。

左宗棠见状便道：“这枕套伴我十余年了，每每看到这首小诗，就想起夫人来。”

周夫人从包袱里拿出左宗棠当年亲题的一副对联，他一边欣赏，一边笑道：“当年穷困潦倒，出此大言，怕是让夫人见笑了。”

周夫人微笑道：“我倒没认为你是在说大话，我当时便认定你是心装天下的伟丈夫。”

左宗棠有些惊讶：“夫人这话我真不敢信，莫非夫人那时就认定我有一天会位列封疆？”

周夫人摇了摇头：“没有。在我看来，只要心怀大志便是伟丈夫，与能否腾达无关。这副对联你现在更应看重，既已位列封疆，你更应该心忧天下。我并不奢望能跟你享受荣华富贵，但求你能留下一个好官声。”

左宗棠闻言紧紧握住周夫人的手道：“知我者，夫人也。”

饭菜摆上来了，比平时略多，但却绝对算不上丰盛。大家都坐好了，左宗棠却迟迟不开饭。夫人知道他是有话要说，果然，过了一会他就开口道：“夫人知道我的为人，你们这些年轻的孩子大概不太了解。你们出门时，乡亲肯定羡慕不已，以为在我这总督衙门要吃多少山珍海味，要享多少荣华富贵，这些我肯定让你们失望了。我这个总督一年过手的银钱又何止千万？要奢侈一些不用费心，自会有人打点得周周到到。可这都是些庸俗的官宦习气，我从不沾染。饮食起居，我不敢忘寒门家风，极俭也可，像今天这样略丰也可，太奢则实在不敢。你们要切记，凡官宦之家，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人人都以为总督威风，但像我这样的总督，六年没与你们吃顿团圆饭，倒不如寻常百姓，虽然清苦些，却能彼此照应。”

周夫人笑道：“你也就说说罢了，那些连肚子也填不饱的寻常百姓，你问问他们愿不愿换你这总督？”

“我愿换，只怕他们没有当总督的本事！我也不是吃不了苦的人。小时候，母亲大人奶水不足，更雇不起乳母，只好嚼米成汁喂养我。遇到荒年，有时还要以糠屑充饥。母亲大人病重，需要人参滋补，家中无钱，只好买了几钱西洋参蒸得两羹匙。西洋参又怎能有人参功效，一家人只好看着母亲大人一天天消瘦下去。”说到伤心处，左宗棠两行眼泪下来了。

周夫人怕他伤心，劝慰道：“人各有命，一家人也尽心了，在孩子们面前，你可别这样。”

左宗棠擦了擦眼角对两个儿媳道：“你们几个姐姐出生后没有请乳母，霖儿、宽儿也没请，就是你们的孩子出生了也不要请。一个人受些磨难并非坏事，就是家境稍好些了也不能铺张。我每年的薪俸、养廉银也有两万多两，都用在了周济穷困、办学堂、修贡院、印典籍上，可别指望我能为你们积攒多少银子。”

两个儿媳连忙辩白道：“爹爹说哪里话，应该我们孝敬您才是，哪敢想您的薪俸。不但我们知道，就是满长沙城的人、老家湘阴的人也都知道，爹爹为官清廉，又乐施好助，只有好口碑，没有富家财。”

左宗棠闻言很高兴，连声问道：“是吗？大家真这么评价我吗？果真这样，我也知足了。”

正在说话时，戈什哈进门附在左宗棠耳边低语几句。左宗棠随后便起身道：“你们先慢慢吃，我去去就来。”

左宗棠一走，大家都不吃了，等着他回来。

等了老大一会儿，左宗棠终于回来了，他见大家都还等着，便道：“你们先吃就是了，何必等我。”

周夫人见左宗棠脸色不大对劲，便问道：“出什么事了？”

“没什么大事。”左宗棠一脸平静，可坐下来却吃不下饭。

周夫人劝道：“都是家里人，有什么不好说的？看你闷闷不乐的样子，怎么会没事呢？”

左宗棠深深地叹了口气才道：“刚才接到廷寄，钦命我总督陕甘。”

“陕甘荒寒之地，爹爹这般年纪远去西北……”两个儿媳都很惊讶。

周夫人也皱了皱眉问道：“好好的，怎么又去陕甘？”

“阿古柏占据了新疆大部，俄国人也想浑水摸鱼，西北边陲不能再乱下去了。”

周夫人闻言有些黯然：“你已奔六十，腹泻尚未见好，关山万里，又无人照顾……”

左宗棠捋着胡须道：“这个夫人倒不必担忧，我当心就是。最让我牵挂的还是这造船大业，朝廷已恩准在马尾建船厂，一切都在筹划中，此时我一去，难保此事不半途夭折。”

“造船也是益于国家之事，你何不恳请朝廷恩准留在闽浙，以成夙愿？”周夫人建议道。

左宗棠摇了摇头：“朝廷如何不知造船大业紧要？不是万不得已，怎会命我西征。国家不可无陕甘，陕甘不可无总督。我一介书生，受两朝圣主垂恩，值此国家多难之际，怎能为一身一家之计！此时西北无可恃之人，我断无推卸之理，不得不一力承担。”

周夫人安慰道：“我知道你的心思。船政重要，陕甘更重要，何去何从，一切都凭你心意。你去陕甘，我愿随你前往。”

左宗棠连连摆手：“万万不可！此去陕甘，没有五年万难奏功，战事凶危，怎么能让夫人赴险呢？船政与陕甘，哪一个我也不能放弃。我要上奏朝廷，恩准再留些时日，待船政一切就绪后起程赴任。”

左宗棠要去陕甘，最关心的是船政交给谁来办。想来想去，他觉得在籍守制的江西巡抚沈葆楨最为合适。一则沈葆楨对办船政也是大加赞同；二则他办事认真，官声也好；三则他母亲去年病逝，此时正在福州守制，家居城南，没有多远。

左宗棠一身便装，由戴福陪着不动声色地来到沈府。沈葆楨在籍守制，当然不好以酒肉送之，因此左宗棠挑选了玉兰片、银针茶、松花皮蛋等老家土产。

沈府是两进庭院，沈葆楨住在后院，等他接到家人禀报出门迎接时，左宗棠已经进了二门。他连忙趋前几步行参见礼，左宗棠连忙虚扶回礼道：“我是来你家喝茶，又不是办公，你何必拘这些虚礼？”

沈葆楨了解左宗棠的脾气，最吃不得怠慢，要真不拘礼，他还不拂袖而去？他笑道：“大人应提前通知一声，职下也好迎接大人。”

左宗棠挥手道：“算了吧，我还不知道你？要一通报，你还不借故躲了出去？”

沈葆楨笑道：“职下何曾躲过大人？只是职下在籍守制，不宜应酬，大人屈驾岂有躲的道理。”

宾主入客厅，左宗棠便开门见山道：“你我都不是婆婆妈妈之人，我今天前来是有事求你来了。”

沈葆楨连忙回礼道：“大人要折杀职下了。职下一守制之员，能对大人有何帮助？”

左宗棠把他总督陕甘的事情简单说了一下，沈葆楨惊讶道：“船政一事刚有个头绪，大人一走，岂不功败垂成？”

“西行万里，别无系恋，只有船政一事万分牵挂。”左宗棠有些忧心道。“大人可请朝廷选派妥员接办。”沈葆楨一副事不关己的神情。

“福建京师相隔数千里，从京里派人哪还来得及，即便派了也未必真能放心。我的意思是请你接办船政，也只有你接手我才能放得下心。”

谁知沈葆楨却连连摇头道：“这绝对不行，丁忧之人不闻公事大人是知道的。”

“我当然知道，但办船政与服官毕竟不同，船厂工地并非公署，所率之人也并非印官，与不闻政事何异？”

“大人不要开玩笑，守制之人穿素服办理公事、往来应酬，那成何体统？”沈葆楨依然不愿意。

左宗棠笑道：“这个我已为你想好了。宴会之事，一概全免；公事交接，可凭函牍往来，不必入公门；而且你就在原籍办理船政，也不算夺情，于忠于孝尽可两全。”

“那也不行。船政事大，非常之举，谤议易生，任事者一人，旁观者一人，讥评者又岂止一人？事败垂成，于公于私又何益？”沈葆楨深知其中的艰难。

“你总算说实话了。不过趋易避难不是我的个性，也不是你的性情。大丈夫生于天地间，何必缩手缩脚，被他人议论吓退？我要奏明朝廷，请你出任船政大臣，并请恩准有专折上奏之权，并专发关防，不受督抚调遣。”左宗棠又道。

沈葆楨起身连连打拱：“大人，您就饶过职下吧。天下官员又何止我沈葆楨一人，何必让职下为难？”

“不让你为难，将来办船政就要为难。你别忘了，你还欠我一个人情呢！当年林夫人向我求援，你忘了吗？要不把夫人叫出来，让她说说这个忙你该不该帮？”左宗棠又搬出了林夫人。

沈葆楨赔笑道：“大人的恩情职下当然不敢忘。船政虽不是开天劈地的大业，可也不是打造一两艘木船的小事，职下就是拼了命去做，恐怕

也难孚大人所托啊！”

“当然不是叫你一人去办。我已经给你预备了几个人，你用着顺手就用，不顺手就辞掉。道员胡雪岩想必你听说过，此公乃是商界之奇男子，理财好手，一切工料及延请洋匠、雇华工、开艺局等事都可交他办理；署理福建布政使周开锡，素有急公好义之名，对船政极为上心，定是好帮手；盐运使銜广东候补道叶文澜，熟悉洋务，为人敦朴可恃，也可助你一臂之力；候选同知黄维焰，曾测量过香港、厦门、上海、宁波和福州罗星塔等处海水、河水；还有候补布政使徐文渊，涉猎西洋图书、颇有巧思，曾仿造洋炮百余尊，这些人都可成为你的左膀右臂。”左宗棠侃侃而谈。

沈葆楨还是有些犹豫，拱手道：“大人，您先容职下仔细想想。”

“我回去就向朝廷奏请，到时候旨意一下，你应也得应，不应也得应。”左宗棠一副不容置疑的口吻。

回总督府后，他立即给朝廷拜发了奏折——

臣维轮船一事，势在必行，岂可以去闽在迩，忽为搁置？且设局制造，一切繁难事宜，均臣与洋员议定，若不趁臣在闽定局不但头绪纷繁，接办之人无从谘访，且恐要约不明，后多异议，臣尤无可诿咎。臣之不能不稍留三旬，以待此局之定者此也。惟此事固须择接办之人，尤必接办之人能久于其事，然后一气贯注，众志成城而成功可期，亦研求深而事理愈熟。

再四思维，惟丁忧在籍前江西抚臣沈葆楨，在官在籍久负清望，为中外所仰。其虑事详审精密，早在圣明洞鉴之中。现在里居侍养，爱日方长，非若宦辙靡常，时有量移更替之事。又乡评素重，更可坚乐事赴功之心。若令主持此事，必期就绪。商之英桂、徐宗幹，亦以为然。

臣曾三次造庐商请，沈葆楨始终逊谢不遑。可否仰恳皇上天恩，俯念事关至要，局在垂成，温谕沈葆楨勉以大义。特命总理船政，由部颁发关防，凡事涉船政，由其专奏请旨，以防牵制。其经费一切，会商将军、督抚臣随时调取，责成署藩司周天锡不得稍有延误。一切工料及延洋匠，雇华工，开艺局，责成胡光镛一手经理。缘胡光镛才长心细，熟谙洋务，为船局断不可少之人，且为洋人所素信也。

此外尚有数人可以裨益此局者，臣当咨送差遣，庶几制造、驾驶确有把握。微臣西行万里，异时得观兹事之成，区区微忱亦释然矣。

谨沥悃驰陈，伏乞皇太后、皇上训示施行。谨奏。

胡雪岩到总督府来时左宗棠正在忙，就让他客厅里稍坐片刻，由戴福陪着说话。戴福虽读书很少，但人极聪明，深得左宗棠喜爱。胡雪岩是个善施银子之人，戴福自然也少不了，因此两人的关系也非同一般。

般。此时胡雪岩有一句没一句，喝口茶，盯着天花板愣怔一会儿，又叹着气。

戴福见此便问道：“大人为何不痛快？”

“大帅就要去西北了。”胡雪岩依然快快不乐。

“大人是怕失去靠山？”戴福一语中的，“大帅去西北，小的看对大人倒是件好事。”

“好事？靠山都走了还算什么好事？老弟不要哄我了。”胡雪岩以为戴福是开玩笑。

“小的那敢哄大人你呢？小的听大帅说，朝廷用兵西北，从前都是派满人，那里天高皇帝远，没有百倍的信任，朝廷是不敢轻易用汉人的。大帅此去西北，苦虽苦，但在朝廷中的地位怕是从此要与曾中堂相提并论了。大人的靠山不是没了，而是更加强大了。”

胡雪岩一听，果然很有道理，眼里立时炯炯有神，盯着戴福道：“你小子行啊！没读几天书竟有这番见解，要是饱读诗书，哪还有我们这些人的活路？”

戴福得了夸奖更得意道：“还不止如此。大帅西征，不是一年两年就能奏功的，怕是要打个三年五载才行。打仗嘛，自然少不了银子。这些年大帅全靠大人您划拉银子，西征岂能离得了大人呢？军饷，枪炮，到时候您老的事业会越做越大。”

经戴福这么一说，胡雪岩一扫脸上愁云，都有些跃跃欲试了。

过了一会儿，戈什哈就过来请他了，胡雪岩拱了拱手就随戈什哈而去。

左宗棠一看到胡雪岩，连句客套话也没有，立即与他谈船政的事。没想到胡雪岩却回道：“大人，船政的事职下只能侍候到您离开为止。您一走，职下也就抽手了。”

“这是为何？我已奏明朝廷由沈葆楨总理船政，你与周开锡帮办。购料、雇匠等事都要由你负责的。”

“大人，不是职下不帮您，实在怕后来之人难以侍候。船政是您首创，您在，一切都好说；您去了西北，接手之人不知是否还能有您这份心思？职下听说新任闽浙总督吴大人根本就不热心洋务。”胡雪岩说出了自己的担心。

朝廷已决定由漕运总督吴棠出任闽浙总督。漕运总督专管漕运，虽然都是总督，但论起实权比封疆总督差远了。论资历，本轮不到吴棠总

督闽浙，但他对慈禧有恩。当年慈禧进京选秀，父亲病故，扶棺北上，穷困潦倒。时任清河县令吴棠也有一位朋友去世，也是扶棺北上，吴棠便差人送去了二百两银子，后来竟送错了，送到了慈禧那里。

他打算着人去要回来，县衙师爷劝道——二百两银子在大人这不算什么，但对这一家子人却是雪中送炭。听说他家正有一位姑娘进京选秀，万一将来选上了，必然不忘大人的恩典，大人在宫中也有了一座靠山。所以吴棠非但没讨回银子，还专门送一席素菜到船上以示慰问，还牵强附会说了一些安慰的话。

后来慈禧不但被选中，而且深得咸丰宠爱，如今又是金贵无比的圣母皇太后，所以吴棠虽然官声不佳，官却越做越大。这回左宗棠总督陕甘，朝廷就派他出任闽浙总督。胡雪岩已探听清楚，这位吴棠只爱银子，对船政并无多大兴趣。

左宗棠挥了挥手道：“由不得他。我已奏明朝廷，船政大臣并不受督抚节制，有专折上奏之权。我三次登门，两次去函，沈葆楨总算答应了，你可不能在这个时候拆我的台。闲话少说，先谈正事。这些规约、保约我已仔细看了一遍，原则只六个字：自造、自驾、自管，一切都要围绕这六个字来做文章。我们要用洋人，而不能被洋人所用。我绝不会像李少荃的江南制造总局那样，离了洋人就寸步难行。你看，规约中只规定五年内要教会中国员匠自造、驾驶，但没规定教不会怎么办，这对洋人就没有任何约束，所以要加上一句：如在期限内中国员匠能自造、驾驶，则重赏雇员，否则不给奖金。你再看规约中这一条，受雇洋员务各实心认真办事，各尽所长，悉心教导各局厂华人制作，并应安分守法，不得滋事。但万一滋事怎么办？所以还要加上这么几句：凡不受节制、不守规矩、教习办事不得力、工作草率取巧、打骂中国官匠、滋事不法者，一律撤令回国。”

胡雪岩连连点头道：“对，既然是合同、规约，务必要准确明白，如果模棱两可，将来必出纠纷。”

“说的是。机器、钢铁等原料由德克碑回国购买，但也不是多多益善，能自造的还是要自造。洋人好利，这是他们的本性，我与德克碑私人关系不错，但该防的还是要防。比如合约中规定，一百五十匹马力轮机十一副，全向法国购买。这不行，我看只购买两副就够了。一副作为铁厂未成时，首先装配成船，以振士气，一副作为样品仿造。船上所需尺、镜、仪表等件，也只购十分之二三，其余雇匠自造。这几条我都已经修改了，你与德克碑商议，他如果同意，就尽快去上海请法国领事印押担保。”

胡雪岩把文稿收过来，整整齐齐擦好，话题就转到西征上，于是问道：“大人西征大体需要筹划多少用项？”

“我正要与你说这事。进兵西北至少要先带六千人，一人月饷五两，

至少要先发两个月，就是六万两。我打算编练马队三千，从张家口买战马三千匹，大体需要……”

不亏是金算盘，胡雪岩脱口便算出：“张家口一匹马大体需要银子十两，三千匹就是三万两，再辗转送到西北，大概要有六七万两。”

“用兵西北还要炮营，每营炮车三十八辆，至少先要拿出三十万两造炮车。”左宗棠又道。

“大人还说过要屯田，屯田既要种子，又要农具，大人计划拿多少银子？”胡雪岩又补充道。

“这个我没仔细算，大体需要四五十万两。西北道路险阻，转运极为困难，要彻底收功，必须搞军屯，这事非办不可。”

胡雪岩又粗粗算了一下道：“以上这几项就近九十万两。西北万里征程，路上开销非内地可比，据职下所知，陕甘粮价奇高，大米每百斤四两银子，麦面每百斤需三两银子，千里运费又近四两银子。所以大人西征，肯定会有许多额外的支出。职下以为，大人起程至少要有一百五十万两现银，方可能保半年无事。”

左宗棠大吃一惊道：“这就太难办了，虽然有七省协饷，但各省协饷总是推三阻四拖个一年半载，一时如何能筹到一百五十万两？”

“这事职下倒是有个办法——那就是向沪杭商人借款，由职下作保，借个百十万两问题不大，只是利息很高，大约要有七八厘。”

“现在是等米下锅，七厘八厘也顾不得了，这事就由你来办。另外学堂一事，我想尽快理出个头绪，先在福州城内找地方建起来再说。还有西征需要刘松山帮办军务，回湖南募勇，我也要向朝廷奏请，我忙，你也忙去吧。”

胡雪岩看着左宗棠两眼充满血丝，劝道：“大人还是要爱惜身体。”

“朝廷准我暂留福建三旬，时日转眼即到，想不忙也不成。”左宗棠疲倦的打了个呵欠，继续埋头文牍。

福州城外码头，德克碑与未婚妻苏秀媛正在焦急地候船。

苏秀媛今天特意打扮了一番，那一头长发盘了起来，上面插了一支大簪子。德克碑见此笑问道：“我喜欢看你的长辫子，你为何要盘起来呢？”

苏秀媛目视远方道：“这是中国人的习惯，说明我已快要嫁人了。”

德克碑听了笑了笑，并没有继续追问。

客轮鸣着汽笛向码头靠来，而左宗棠还未露面，苏秀媛埋怨道：“你又说大话了，总督大人那么忙，怎么会来送你呢？我就不该信你。”

德克碑也急得额头上汗珠滚滚，直向远处张望着，突然他惊喜地喊道：“你看！那是总督大人的马队，左大人来送我了。”

果然，十几个人快马加鞭，正向码头赶来。

左宗棠跳下马道：“有一件急务耽搁了，你等急了吧？”

德克碑一边擦汗一边道：“不急，不急，在下知道大人一定会来的。”

“我答应的就一定要做到。”左宗棠扫了一下德克碑旁边的姑娘笑道，“苏姑娘果然天生丽质，怪不得德克碑如此倾心。不知姑娘是哪里人？”

苏秀媛施礼回道：“回大人话，民女是湖州人。”

左宗棠照例伸手虚请：“姑娘不必多礼。”

苏秀媛起身时，手里竟握着那支大簪子，怒视着左宗棠就要刺来。王德榜眼疾手快，一纵身挡在左宗棠前面，同时一翻手便抓住了苏秀媛的手腕。

左宗棠见此十分纳闷，问道：“我与姑娘素无怨仇，姑娘为何要行刺于我？”

“杀父之仇不共戴天，怎能说无仇无怨？”

左宗棠疑惑地望着苏秀媛，默默不语。

“你还记得杭州城的听王吗？我就是他的小女儿。我爹本已向你投降，可你却背信弃义杀了他。”

“姑娘原来是陈炳文的女儿。要说背信弃义，也是你父亲背信弃义在先。他名义上向我投降，却在秘道中暗藏精兵。即使这样，我也给过他机会，如果他在赴宴时说出实情，我一样可以饶他，可他心存侥幸，不肯醒悟。最后是在他说服这些人投降的份上，我才让他自裁。对你父亲，本部堂已仁至义尽。”

左宗棠说罢这番话，转身望着浩浩荡荡的闽江，一言不发。了解他秉性的德克碑知道，左宗棠正在做最后的决定，苏秀媛的生死就在这片刻之间，当他转身的时候，他的决断无论正确还是错误，都将无法更改。德克碑“扑通”一声跪在左宗棠身后，大声请求道：“大人，请您宽恕苏姑娘吧！在下求您了。大人如果要杀苏姑娘，您就先把我杀了吧！”

左宗棠沉默了很久，缓缓转回身，拍了拍德克碑的肩头道：“你起来吧。”

“大人不杀苏姑娘？”

左宗棠点了点头，转身对苏秀媛道：“苏姑娘，不，我该叫你陈姑娘。照我的脾气，杀一个谋刺我的人又何必犹豫？你可知道，德克碑这可是千金一跪呢！我与他交往也有数年了，他一直行法兰西国的鞠躬礼，从来不跪，他说只能跪国王、跪父母，可如今他为了你竟然跪下了，我不想拂了他的这片真情。姑娘你再看江上，那往来疾驶的轮船可有一艘是我大清的？一艘也没有！你再看看那些帆船，见了轮船避之唯恐不及，迟则船碎人亡。在咱大清国的土地上，洋人的轮船为何能如此横冲直撞？那是因为咱不如人家强盛。怎么办呀？那只有办洋务求自强。此番我派德克碑去买机器，就是这个目的。我有求于德克碑先生，因此也不想驳他的面子。而且人都是父母生养，哪怕父母十恶不赦，子女为之复仇也算情有可原。今天你找上门来报仇，也算你一片孝心。”

说罢，他向王德榜挥了挥手：“你们放了陈姑娘，给她一把刀。她一刀杀了我，也就了了心愿，一刀杀不了我，算我命大，从此我们就两清了。”

王德榜看左宗棠一脸认真，只好把陈姑娘放了，但不敢有丝毫懈怠，只等不惜以命相护。

陈秀媛接过王德榜递上的腰刀，看着左宗棠却迟迟没有动手，她犹豫了。德克碑这时也劝道：“秀媛，你不能杀左大人，他可是你们大清国少有的开明官员。你们大清国能主动了解世界、主动学习自强的，百万人里也就一两人，像左大人这样能够躬身实践的，千万人里也就一个呀！”

这些其实不用德克碑说，她一切都看在眼里。自从结识德克碑后，她就有机会了解左宗棠了，她也越来越下不去手，内心万分矛盾。今天失去机会，此后怕是再也不可能刺杀左宗棠了，她大声哭道：“爹，你让女儿如何是好啊！”说罢，她便横刀自刎。

王德榜眼疾手快，抓住了她的手腕，但她已划伤了胳膊。左宗棠看姑娘如此刚烈，心里敬重，吩咐道：“快进城给姑娘包扎伤口。”

德克碑连道：“不必进城了，在下行李箱里就有纱布。”

德克碑当过军医，出门远行各种药品也带得十分齐全。他打开箱子，手脚麻利地给陈秀媛包扎伤口，一边包扎一边问道：“秀媛，你接近我是不是为了行刺左大人？难道你从来没爱过我吗？”

陈秀媛有些难为情，并没有直接回答他，只是道：“开始我只是为了给父亲报仇，可没想到你会对我这么好。”

德克碑有些着急：“你还没回答我，你爱我吗？”

陈秀媛羞涩地扭过头。

德克碑没得到明确答复，又锲而不舍地问着。

左宗棠拍了拍他的肩膀道：“傻小子，人家陈姑娘早就答应你了。”

德克碑听了十分高兴，又问道：“那你还愿意陪我去法兰西吗？”

陈秀媛点了点头：“我已没了亲人，你去哪儿，我就陪你去哪儿。”

左宗棠欣慰道：“陈姑娘，你我之间的结总算解开了。你不要说没有亲人，今天的事你都看见了，德克碑是真心对你，你大可放心。如果你愿意，不妨也把我当你的亲人，以后有什么事就告诉我，我定当全力相助。德克碑，陈姑娘受了伤，你就过些日子再起程吧？”

第二十二章 赖长献策定军纪 宗棠巧戏辨英雄

西北形势日趋紧张，朝廷三次上谕催行。同治五年十一月十二日，闽浙总督府礼炮齐鸣，陕甘总督左宗棠正式起行西征，周夫人带着两个身怀六甲的儿媳给他送行。望着他斑白的鬓发，周夫人突然有种不祥的预感，也许今日一别再无见面的机会了。她的眼角再一次湿润了，拉过孙子说道：“谦儿，你快告诉爷爷，你等着爷爷凯旋。”

左宗棠理解夫人的心思，他弯下腰握着孙子的两只小手道：“爷爷一定会凯旋的，能打败爷爷的人还没出生呢！”

前几天小孙子吵着要看海，左宗棠着戈什哈带他到海边转了一圈。周夫人此时问道：“谦儿，你告诉爷爷，你看到的海有多大？”

小孙子将两手张开，抱成一个圆形，表示海有那么大，一家人都被逗笑了。

左宗棠对周夫人道：“我总督陕甘，有为我忧者，有窃喜者，有怪我迟迟不建功者，有料定我无功而返者，这些我一概不介意。大丈夫做事只问该不该，不问自家利与害，只是家中一切都要劳烦夫人了。”

周夫人强忍住眼泪道：“你放心吧，孩子们也都听话。”

“你们都不要送了，送君千里，终有一别，两个孩子都身怀六甲，你们就此止步吧。”

周夫人抹了抹泪道：“西行万里，你多多保重。”

左宗棠点了点头，对列队的亲兵们喊道：“娃子们，跟我到西北建功立业去！”他一挥手，便向门外走去。

一名戈什哈急匆匆跑过来报道：“大人不好了，百姓把大门街道都堵住了。”

果然，数不清的百姓把督署附近围了个严严实实。大家知道总督今天起行，特意来见最后一面。

一位老者跪下哭道：“大人，您还记得小人吗？小人是黄老三，没有您，小人的儿子就被当杀人犯给冤杀了。”

一位书生模样的年轻人朗声道：“大人，学生是福州书院的，大家推举学生给您送来一篇文章，文笔未必好，但却如实记述了您在福建劬贫奖廉、兴修水利、捐金助学、教种桑棉的实绩，请大人置于案头，一看

到这篇文章，您就会知道福建百姓记着您！”

.....

许多人都争着述说自己的故事。

左宗棠总督闽浙后，因为一直与太平军作战，真正腾出手来治理地方的时间并不多，有时想起来于心有愧，现在却得到福建百姓如此拥戴，他禁不住流下了眼泪道：“各位父老，宗棠未能为福建做事，问心有愧呀！”他一边流泪，一边扶起跪在地上的百姓。

从督署一直到城外，全是送行的百姓，那阵势胜过一切隆重的仪式。

城外集结的三千楚勇健儿，便浩浩荡荡起程了。

左宗棠西行一个多月，于十二月底到了湖北武昌，他扎下营盘，等待其他各军前来会合。

用兵西北，仅凭区区三千楚军自然不够。从福州启行前，他已上奏朝廷，调刘松山出任陕西提督，帮办陕甘军务，并在湖南募勇六千。另外还奏请浙江提督高连升、内阁中书吴士迈、新授甘肃臬司张岳龄等人带勇七千赶赴西北，这些人都是他的旧部或相识，募勇带兵大可放心。

长沙老友赖长，这几年先后入宁波知府、陕甘学政幕，从上年开始回家赋闲。左宗棠给他寄了一封亲笔信，请他到武昌来一叙，讲讲陕甘的情形。两人已有十余年未见，赖长依然就食幕府，一身布衣，而左宗棠已是封疆大吏，但他毫无架子，一如从前地敬重这位布衣老友。两人开怀畅饮，谈古论今，十分快慰。

谈到陕甘情势，赖长道：“陕甘的弊病主要在官府，回汉因为习俗不同，争执在所难免，但官府处理欠公，失了人心！新疆情势更加堪忧，还有俄罗斯虎视眈眈，必须尽快解决，不然会夜长梦多。”

“收复新疆是迟早的事，但必须先安定陕甘，才能打通进军新疆的路线。所以我的策略是，欲靖西陲，必先清腹地；欲定陕甘，必先平内乱。”

“进军新疆，最要紧的是要保证粮路畅通。陕甘本就荒僻，变乱之后，米珠薪贵，粮食更是奇缺，军粮大部分都要从外省征购。一旦粮路被阻，大军就会不战自乱。当然军饷、军装、军火也无不要靠运路畅通来保证。”赖长又补充道。

对这个问题，左宗棠早有考虑。他拿出地图，与赖长商量将来的运道——第一条是东南运道，走长江到汉口，再溯汉江而上，到襄阳后分两路，一路就此起岸陆运，走樊城，过潼关，到西安；一路则继续溯汉

水而上，过老河口，折入丹江，在荆紫关起岸陆运，过龙驹寨至西安。这样，无论是上海来的军火，还是两湖的粮食，都可以通过这条运道运到西安。第二条是西南运道，主要运输从四川采购的军粮。四川总督是当年的湖南巡抚张亮基，自会鼎力支持。左宗棠委托他在保宁和顺庆两府设军米局，专事采购川米。购来的军粮从嘉陵江运到广元，经白水江再至阳平关，然后起岸陆运至宝鸡的渭河南岸，再从渭河水运，顺流而下，东到西安。第三条是东北运道，主要运输从山西购买的军粮。在山西设两个军米局，沿黄河运到西岸的陕西吴堡，再由吴堡起岸陆运至绥德，次第西运，直到西安。

对左宗棠规划的这三条运道，赖长非常赞同，他补充道：“将来数万大军，军粮辘重运量极大，路途又远，长途跋涉容易疲劳，所以长远不如短运，每四五十里设一局站，层递接运。”

对这一建议左宗棠极为赞赏，乐得直拍大腿。

赖长在营中逗留了十来天，又帮左宗棠重新修订了军规。他这些年游幕陕西，对此地情势颇为熟悉，他认为陕甘官军屡屡败绩，主要还是因为军纪松弛，抢掠、奸淫成性，虽兵似匪，百姓畏之如虎，恨之也入骨。

左宗棠仔细阅读了赖长新修定的军规，果然发现在爱民护民方面增加了不少内容。比如“凡吾勇夫人众，务宜体恤百姓。概不准搬民家门片板料，不拿民家桌椅、衣服、小菜、桶碗等项。倘有不遵，仰营官随时查办”；“营中买备一切食物等件，必须按照市价，平买平卖。如各勇夫以及买办倘有短少价值，勒令强买，以致滋生事端者，查明虚实轻重，分别惩办”；“长夫人等不得在外砍柴，屋边、庙边、祠堂旁、坟边、园内竹木及果树，概不准砍。更不准折毁民房作柴，亦不可强令民船车夫帮助运输”；“马夫宜看守马匹，切不可践食百姓生菜。如践食百姓生菜，无论何营人见，即将马匹牵至该营禀报。该营官即将马夫口粮钱拿出四百文，立赏送马之人。如下次再犯，则将该马夫重责二百”……

左宗棠对此十分满意，对赖长人品他也十分欣赏，便邀他一同去西北建功立业。

“以你的才华，在西北效力三五年，保个道员绝无问题。”

赖长欣然答应，可人算不如天算，偏偏此时赖长母亲过世了，他只好回家守孝。

刚送走赖长，二哥左宗植就到武昌来看他了。左宗植比他大七岁，今年已经六十有四，须发皆白。他早年中举，但后来几次入京都中进士，只好坐馆糊口，这些年多亏左宗棠接济。人老重情，他不舍得三弟赴荒寒之地，握着他的手道：“老三，你的头发都白了大半，眼看奔六十的人了，何必讨这苦差？人家都说你在西北建功，定能封侯拜相。老三，封侯拜相真那么重要？”

左宗棠抚着左宗植的手道：“二哥，我哪里是为了封侯拜相？在兄弟眼里，功名利禄皆如粪土。我去西北，实是西北需要有人收拾。”

左宗植还是大摇其头：“偌大个朝廷，难道就没人收拾得了西北？非要你这白发人去这苦寒之地？”

即使是在二哥面前，左宗棠也一样自夸，他拍着胸脯道：“二哥说得不错，朝廷上下，除了我左宗棠，没人收拾得了西北。”

左宗植还是摇头：“你还是不去的好，二哥舍不得你去。二哥没几年活头了，你去了西北，二哥怕是再也见不到你了。”

见左宗植说得伤感，左宗棠心里也很难受，劝道：“二哥不要说这些丧气话，等我凯旋就回家看你。二哥，当年我们在长沙读书，有了好文章总是彼此诵读，我就背一首二哥当年写的诗，来助助兴！”

左宗棠记性很好，当年背过的诗文都能琅琅上口。左宗植听了很高兴，兄弟二人连连碰杯对饮。左宗棠更是豪气顿生，全然不像五十六七之人。看兄弟二人如此高兴，帐外的亲兵也都笑了起来……

左宗棠刚到潼关，还没正式与西捻军接触，因为东捻军被李鸿章围在了山东，西捻军使出“围魏救赵”之计，趁黄河壶口一带结冰，在首领张宗禹的带领下轻易渡过了黄河，进入了山西，继而翻过太行山进入了直隶。朝廷十分震惊，京师再次戒严，对所有剿捻大员给予革职留任的处分。

西捻军进入直隶之时，东捻军已被李鸿章平定，所以各路人马立即全力过来对付西捻军。后来他们进入了山东，李鸿章立即采取对付东捻军的办法，严守黄河、运河、徒骇河，把西捻军困在三河之间的狭小地区。西捻军几经拼杀，伤亡惨重，最后张宗禹被追到徒骇河边，身边只剩十余人，便纷纷投河自尽了。

朝廷下旨论功行赏，李鸿章排在第一，赏协办大学士、太子太保，而左宗棠却只给了太子太保。左宗棠大不以为然，命令王德榜率军沿徒骇河搜索，务必捉到张宗禹，这显然是与李鸿章为难。所以王德榜劝道：“大帅，这事还是算了吧，何必费力不讨好呢？”

左宗棠闻言瞪着眼道：“有什么好怕的？曾涤生我都不怕得罪，难道还怕得罪李二？”

王德榜碰了一鼻子灰，垂头丧气回到营帐。戴福见他脸色不对，便问道：“王将军在愁什么呢？”

“这茫茫大河，又刚过了洪水，上哪找人去？”王德榜一脸惆怅。

“找不到就不找。”戴福笑道。

“大帅之令，谁敢不遵？”

“大帅也没指望你能找到，他不过是与李鸿章斗气罢了。你想，原本大帅是剿西捻的总指挥，从陕西赶到直隶，从直隶赶到山东，最后功劳却让李鸿章占尽了，他能不生气吗？依小的看，张宗禹十有八九死了。就算没死，他也闹不起什么事来了，放他一条生路又如何？”

王德榜指着戴福的鼻子道：“我倒忘了，你小子不就是长毛出身吗？怪不得你和他们一个鼻孔出气，看我不告诉大帅。”

戴福不以为然道：“随你吧，这话小的在大帅面前说了不下十回了，还怕你这回不成？”

王德榜又有些犹豫了，问道：“那依了你，大帅这边我怎么交差？”

“王将军你这不是装傻吗？你派人到河边闹腾闹腾，就说活不见人死不见尸，大帅还能让你造一个不成？”

王德榜闻言哈哈大笑道：“大帅向来说一不二，我们做事也向来一是一二是二。自从你戴福来了，这规矩恐怕要坏了。不行，我得提醒大帅，小心你小子！哈哈哈！”

王德榜照戴福的办法，着人沿河逛了三天，然后向左宗棠复命说走遍了上下游，的确是活不见人死不见尸。果如戴福所料，左宗棠的怒气已经平息了，找不到就找不到罢，他也不再催问。

但这事却把李鸿章得罪了，他对身边的人道：“这个左某人，无赖的本色都露出来了！当年曾相攻破金陵，立下大功，也是他心里不痛快，上奏朝廷说逆首逃走，结果曾相和九帅受到朝廷严厉申斥。如今他又故伎重演，看我淮军立下灭捻大功，又合不上眼，要来寻麻烦了。他来吧，我不怕！”

这年八月，左宗棠起程返回西安。到后的第二天，他就召集众将商议用兵策略。因为朝廷担心陕甘乱军窜入中原，因此最后决定首先解决陕北的董福祥乱军，肃清陕晋边境，然后由东而西，将乱军困在陕甘。

董福祥，甘肃固原人，父亲是帮会头目，他从小接触的多是江湖人物，不喜读书，喜欢舞刀弄枪，胆气过人。后来陕甘之乱波及他的老家，一时人心惶惶，他就不顾父亲的反对，挑头组织民团自卫。陕甘官军败多胜少，一仗下来，就有大批散兵游勇不再归营，越来越多的人投奔到董福祥这里来，转眼间他手下就聚起了七八万人。后来大量饥民也投奔过来，官府见他势力越来越大，就派军前来弹压，结果中了埋伏，大败而走。他又率军杀向县城，杀官劫库，成了官府眼里的土匪。他的部众号称二十万，但算得上强悍的只有他亲自指挥的五六万人。

左宗棠对付董福祥的策略是三路并进，稳扎稳打，南北堵截，中路

猛攻。中路由刘松山率军自绥德向西进攻，目标就是董福祥。王德榜率军南路防堵，宁夏副都统金顺率部防堵北路。

那时董福祥占据着十几个县，那里堡寨林立，丘岭相连，如果全线扫荡一清，靠刘松山率领的区区八千人，根本就不可能。他决定施行一点突破，直捣黄龙战法，长驱直入直捣董福祥指挥的部众。

董福祥从小酷爱秦腔，他的部众接仗时都是高吼秦腔，声彻原野，气势雄壮，对手闻之往往胆寒，因为这种阵势实在少见。但刘松山所部都是百战余生，异常凶悍善战，而且配备的多是洋枪，比起董福祥的大刀长矛也强不了多少。所以官军一战胜于大小理川，再战胜于瓦窑堡，三战又胜于隆腰镇、黑牛川、邱家坪。不到十天，董福祥的部众已闻风丧胆，尽管临阵还吼秦腔，但接仗不久就四散奔逃。

董福祥知道这回遇上了硬对手，率部退到镇靖堡商议对策。有人主张往北去投奔金积堡，也有主张西去豫旺、环县躲开清军，绕到宁夏，重整旗鼓。而他的“参军处”却主张投降——这次来陕甘的左宗棠素有诸葛之称，用兵十分老辣，据说从来没有打过败仗，揣度形势，惟有请降是上策，董福祥的父亲和弟弟都极力赞成这一主张。

董福祥也同意这一主张，但大家都有顾虑，左宗棠杀伐绝断，不知投降后能否保住性命。董父道：“这样，你们先把主力带走，躲进山里去，我在这里向清军乞降，看看动静如何。反正我已老了，要杀就杀。如果是诚意招降，我再派人叫你们来投。”这样决定后，董福祥随即率余部转往洛珠川一带隐蔽起来。

刘松山率部攻进镇靖堡，本来预计要有一场恶战，没想到没遇到丝毫抵抗。堡内空地上黑压压跪着一千多人，为首的正是董福祥的父亲。刘松山警告道：“左大帅有令，秦陇之事，终必归于抚。但乱军良莠混杂，必定分别剿抚。如果不是真心求抚，而是缓兵之计，必当痛剿。抚后再叛，为匪作歹者，必当痛剿！”

董父道：“我以全家老小及身后一千余众向军门保证，我们是真降。若是假降，这一千余颗人头军门随时可取。”

“是真降还是假降，也不是你嘴上说说就是。本提督也不是三岁小儿，可任你欺哄。你说是真降，为什么求降的都是老弱，董福祥和他的精锐部众都到哪里去了？”刘松山问道。

“将军说的不错，官军怕假降，我们怕假抚。我们自知罪过极大，也怕官军不肯放过，所以不敢隐瞒军门，部众主力都撤走了，只要军门真的准许请降，他们会立即放下武器，前来归降。”

刘松山闻言大声道：“这一千多人我就可以保证一个不杀。董福祥及他的部众如果是诚心求抚，就交出全部军械马匹，并往指定地点集结，我绝不妄杀。”

“我们已走投无路，都是真心求降，如果军门能够保证不杀他们，我立即进山说服他们投诚。”

之后，董父将情形详细告知了董福祥。大家听说官军没杀一人，心都稍宽了些，就派人先把军械、马匹都交了出来，以示诚意。刘松山清点董福祥所部的军械、马匹，发现出入不大，又见董福祥一身英气，怜惜他是难得的人才，就答应受降，并保证不杀一人。

这时左宗棠派专差前来，让刘松山带董福祥去西安大营。

董福祥有些担心，问道：“左大帅那里我怎么办？”

刘松山拍着董福祥的肩膀道：“你尽管放心，我既然已经受降，你就是我的部众，我自会保护你。大帅也是顶天立地的男子汉，绝不是耍手腕之人。”

可到了西安大营，刘松山感到情况却有些不妙。左宗棠隆重升帐，王德榜亲率护卫手持洋枪虎视眈眈。进了大帐，左宗棠也是旗甲鲜明，一脸乌云。平时见他多是穿件旧棉袍，很少顶戴袍服，对将领们也是非常随和，今天的情形令刘松山大感意外。

“刘松山，土匪都缴械了？”左宗棠冷冷地问道。

刘松山答道：“大帅，他们都是真心请降，军械、马匹已全数交出，无一留存。”

“真心请降？人心隔肚皮，你如何知道？他们不过是暂时假降，等待时机罢了。等你放松了警惕，他们啸聚反叛，那时你连自己怎么死的恐怕都不知道吧！”

董福祥闻言立刻磕头道：“大帅，小人与部众实在走投无路，是真心求抚，请大帅明鉴！”

左宗棠仍然一脸严肃：“别人可以饶过，首恶绝不宽贷！你一日不死，你的部众便一日不死心！来呀，推出去立即斩首！”

刘松山连忙跪下求情道：“大帅，属下已答应他们，绝不妄杀一人！”

左宗棠勃然大怒，呵斥道：“你住口，是抚是剿能任你随口答应？你看董某人桀骜不驯，从进营帐就毫无畏惧之心，岂是善类？今日留下此人，必是大患！推出去斩！谁敢再求情，本部堂先摘了他的顶戴！”

刘松山立即摘下顶戴递到左宗棠的条案上道：“属下上阵杀敌，原也不是为了顶戴。如果大帅还不肯答应放过董福祥，就请大帅先杀了我。”

左宗棠厉声呵斥：“刘松山！你好糊涂！他蛊惑百姓，啸聚山林，打

家劫舍，罪无可恕！”

刘松山大声力争道：“大帅，杀一个董福祥，会激成大变！”

“不是都缴械了吗？有什么好怕的？谁要轻举妄动，立即格杀勿论！”左宗棠拧着眉，骡子脾气又犯了。

刘松山把顶戴掼到地上，指着左宗棠的鼻子，声嘶力竭地骂道：“左宗棠，算我瞎了眼，把你引为知己！”

左宗棠挥手对护卫道：“他连顶戴都不要了，也不用客气，把他押到一边去。把董福祥推出大帐，本部堂亲自砍他的人头！”

董福祥被推出大帐，捆在校场边的杨树上。左宗棠抽出雪亮的宝刀，站到他的面前。董福祥冷冷一笑道：“刘军门还夸你是顶天立地的男人，他真是瞎了眼。陕甘的汉子宁肯站着死，也绝不跪着生。你杀我董福祥，我要是皱一下眉头，就不是男人！不过，我的部众是诚心求降的，请你善待他们，否则董某就是去了阴间，化成厉鬼也不放过你！”说罢，他伸长脖子吼起了秦腔。

左宗棠抡圆了胳膊，宝刀闪过，“咔嚓”一声，董福祥身后的杨树被砍断了。众人都十分惊讶，没有一个人做声，左宗棠见状拍着他的肩膀大笑道：“你连眼睛也不眨一下，果真是条好汉！来呀！松绑，备酒，本部堂要为董福祥设宴压惊！”

刘松山也大吃一惊，道：“大帅，您这是唱的哪一出啊？”

“本部堂这出戏叫唱戏辨英雄。临死之前，董福祥还请本部堂对他的部众手下留情，可见他不是只为自己钻营的懦夫，他的求抚也是诚心。刚才本部堂挥刀砍下去的时候，你们都闭上了眼睛，可是董福祥却连眼皮也没眨，胆气过人，是真豪杰！你肯为他豁出顶戴，他也看清了你，可放心追随你了。本部堂这出戏，真可谓一箭双雕呢！”左宗棠哈哈大笑道。

说是设宴，其实也很简单，主菜是小鸡炖蘑菇，再就是两个青菜，两碟咸菜。作陪的有刘松山、王德榜，戴福在一旁侍候。因为菜太少，大家并不怎么下箸，但酒却喝得很豪爽。

陕北乱军能如此迅速解决，左宗棠自然很高兴，他叮嘱董福祥道：“你的部众老家有产业又愿回去的，就发些盘缠让其回乡。无家可归或不愿归者，就发些种子，拨些土地，让他们在靖边、保安等地落地生根。”

“大帅，未将一定照办。只是人数太多，回家之人都发盘费，耕田之人要借种子，这可是一大笔钱，那上哪儿去弄呢？”董福祥一拱手道。

“陕甘穷困，百业俱废，既无钱粮可以征收，又不能设卡抽厘，更没有富户可派捐，筹款是个大难题。不过想回乡的人如果回不去，滞留在陕北，不免重新沦为匪盗。钱嘛，如果实在没办法，就只有先从军饷里腾挪了。还有，复耕是件大事，无论如何要抓好，转眼就到春耕了，人误地一时，地误人一季，耽误不得。”

“大帅，军饷已拖了两三个月了，将士们都盼着打了胜仗发饷呢！”刘松山不无担忧道。

“我已给广东、浙江、福建发了信，请他们务必将协饷早日解来。”左宗棠安慰刘松山道。

刘松山见此也不好再说什么，董福祥接过话茬又道：“复耕还有个难题，就是农具、耕牛太少了。未将估计十几万人，留下来的至少有七八万，犁、锄、铍、镢根本不够用。”

“牛少可以用马，各营淘汰的军马一律不准宰杀，借给百姓耕田。没有马，用骡用驴也成。农具少倒是个大问题……”左宗棠沉吟着。

这时候在一边斟酒的戴福说话了：“你们不是缴了不少兵器吗？小的听说都堆成山了。那些破刀破矛官军也用不着，干脆就回炉造农具得了。”

“好！这招化剑为犁着实不错！看来你有长劲了，不只会斟水装烟，连民政也上心了。”左宗棠一拍大腿道。

戴福受了赞扬更加得意了，道：“小的都认五百多字了，大帅的公文也能看懂一半了。再说，大帅已把小的保到知县衔了，小的也不能给大帅丢脸不是？”

刘松山瞅了戴福几眼，笑道：“戴福你真了不得了，让你去当个知县，你敢吗？”

戴福满是自信地道：“有什么不敢的，只要你敢给，咱就敢当，肯定当不孬。”

“大家都有事做，属下现在率亲兵营护卫大帅安全，无缘临阵对敌。属下也要给自己找点事做，属下有个想法，不知大帅肯不肯？”王德榜道。

“你先说来听听。”左宗棠笑道。

“西北交通不像东南，东南河网纵横，运输便利。西北除泾河、渭河等几条稍大些的河可以通航外，运输全靠陆路。道路失修，一下雨便泥泞难行。上回华州知州押运军火，就因为道路难走整整耽误了三天。所以属下打算战事之余，率勇修路。”

左宗棠立即答应：“好好好！我也正有此意。西北修路真是一件大事，不仅便利运送輜重，传递文报，而且方便商旅，于民生也大有益处。但既然要修路，就要修好。路宽至少三丈，路旁还要植树，每边要植一行两行乃至三行，一则可以巩固路基，二则将来便于路人乘凉。你先把潼关到省垣的这段修好，将来不管是亲军营还是其他营军马，只要闲下来就要修路，咱西征军走到哪里就把路修到哪里，让西北变通途。”

“这样一来勇丁们时刻不得闲，也可以少生是非。”刘松山也极力赞同。

时候不早了，左宗棠晚上还要处理公事，大家就起身纷纷告辞。董福祥对陕甘民风民情、各派势力都很熟悉，左宗棠特意留他住在大帐里，两人秉烛夜谈了大半宿。

第二天一早，左宗棠醒过来时帐外刚刚放亮。他坐了起来，眼睛模模糊糊看到一个人跪在床前，这人正是董福祥：“大帅，您让末将跪着把话说完。末将从前迫不得已走错了路，您给了一条生路，末将和弟兄们都感激您的不杀之恩。”

“快起来，这些话昨天都说过了，何必再说？”左宗棠连忙道。

董福祥还是不肯起来，道：“大帅请听末将把话说完。末将是刚刚投顺，大帅就留住大帐，而且宝刀就在案头，若末将有异心，随时可取大帅性命，大帅的信任令末将感动万分。昨天晚上，您设宴款待末将，菜肴十分简单。末将还以为大帅是有意怠慢，后来听戴福说，那已很奢侈了，可见大帅平日是多么省俭。宁夏将军穆图善一桌饭非有二十几个菜不成，他有一支人马专门从京城给他采买山珍海味。就是一个小小的县令，怕是也比大帅吃得好住得好。大帅竟亲住营帐，夜里寒风吹来，就是末将也有些吃不消。末将对大帅真是万分佩服，从此跟定大帅，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左宗棠拉起董福祥，哈哈大笑道：“如此甚好！你快回镇靖堡，让你的部众放心。我听说你部能征善战的人不少，就挑一部分组建董字营，三营四营都可，但要挑选确实能征战的，还有你的几个元帅，就当董字营的营官，跟着刘松山去建功立业吧！”

第二十三章 穆将军自讨没趣 戴知县筹兴水利

左宗棠招降了董福祥，不但没有杀，反而信任有加，他又派人四处张贴《谕汉回民示》——

大军西征，由秦趋陇。杀贼安民，良善无恐。匪盗纵横，害吾赤子。

剿绝其命，良非已也。多杀非仁，轻怒伤勇。诛止元恶，锄必非种。

凡厥平民，被贼裹胁。归诚免死，禁止剽劫。汉回仇杀，事起细微。

汉既惨矣，回亦无归。帝曰汉回，皆吾民也。匪人必诛，宥其良者。

使者用兵，仁义节制。用剿用抚，何威何惠。告谕吾民，俾晓吾意。

勿比匪人，以死为戏。大军所至，如雷如霆。近扫郊甸，远征不庭。

回汉矛盾已十几年了，大家都希望战火早日平息，所以左宗棠的告示一时互相传抄，广为流传。董福祥得到善待是最好的例子，对陕甘乱军影响很大，他们纷纷向官军求抚。左宗棠很快就平定了陕北，然后立即兵分数路，进军金积堡，并将行辕迁到泾州，就近指挥战事。

金积堡位于甘肃北部，这里有秦汉两渠，灌溉条件很好，因此此地土地肥沃，在西北算得上物产最为丰富之地。这里又是茶马贸易的商贸重镇，是甘肃重要的财赋之地。这一带有大小堡垒四百余座，甘肃变乱后一直被马镇东所部占领，穆图善曾数次进剿也未能奏效。后来马镇东求抚，穆图善知道他并非真心，但无力进剿，就只有接受现实。金积堡每年象征性地向穆图善交粮三千石，当然穆图善本人还有一笔厚礼，所以他也乐得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现在左宗棠指挥大军合围过来，那阵势完全是把马镇东当成了叛军，毫无商量余地。马镇东对左宗棠也有所了解，知道这位爱吃辣椒的湖南人不好对付，不敢轻易硬碰，所以就给刘松山写信，说他已是受穆图善将军招抚的顺民，请刘将军不要轻动干戈。刘松山收到信后，不敢轻易做主，于是带着信件去请示左宗棠。

左宗棠把马镇东的信扔到一边道：“本部堂不是穆图善，没那么好欺

负。他这点伎俩骗得了别人骗不了我，他这种人不被打趴下是不肯诚心归服的。当然，如果有人真心求抚，也不能辜负了他们的期望。真心求抚看什么？就是算他的人数，看他是否把所有军械马匹交出来了。”

马镇东收到刘松山复信，自然不会答应他提出的条件。他希望保持现状，现在看左宗棠的确不那么好糊弄，于是便亲自去了一趟兰州，找穆图善讨主意。

穆图善道：“你不用担心，既然你已受抚，他就没有再进剿的道理，本将这就去见左大帅，这点面子他肯定会给的。”

左宗棠收到穆图善前站亲兵送来的信，冷笑一声道：“穆图善这是为马镇东当说客来了。”

“大帅打算答应他吗？”戴福问道。

“答应他？答应他那西北就永无宁日。”

“大帅要是直接回绝他，彼此面子上都不好看。听说这位穆将军特别好吃，又特别好面子。小的倒有个办法，让他生了气还摆不上桌面。”说完，他就在左宗棠耳边说了几句。听了戴福的主意，左宗棠哈哈大笑，答应依计而行。

第二天一早，左宗棠就带上几名亲兵去了王德榜的修路之处。此时已是三月，正是植树的好时节。王德榜按照左宗棠的要求，正在路两边种种树。见大伙干得热火朝天，左宗棠也挽起袖子和兵勇们一起刨坑浇水。

穆图善到了左宗棠行辕，自以为是满族大员，身份贵重，一定会有一个隆重的迎接仪式。谁知道他到了仪门仍然冷冷清清，只有戴福迎出来道：“哎呀，是穆将军呢！大帅有紧急军务，天没亮就走了，留下话给小的，请穆将军耐心等待，大帅处理完事情立即就回。”

“大概什么时候能回来？”穆图善问道。

“这可不好说，大帅也没说什么事，依小的看不会太久的。小的这就去给穆将军泡茶，请将军先落座休息。”

可等到日过正午，左宗棠依然没回来，戴福也不知去向，泡的茶又难喝，穆图善心中的怒火烧了起来。这时戴福不知从哪里钻出来道：“时候不早了，穆将军还是先用饭吧。”

不一会儿饭菜上来了，两个馒头，一碗蘑菇炒鸡蛋，两碟小咸菜。穆图善一看便一脚踢翻了小饭桌，大骂道：“瞎了你们的狗眼，也不看看本将军是谁，能吃这种猪狗不吃的东西？”

戴福装出一副惶恐模样，大骂送饭的役丁道：“你瞎了眼，怎能拿这种东西给大将军？”

“大帅平时就吃这种饭菜，穆将军官阶不比大帅高，难道标准要比大帅还高吗？”役丁回道。

戴福破口大骂：“穆将军是满族大员，身份贵重，你还不把好吃好喝的弄上来？”

役丁也梗起脖子道：“这不行，也办不来。在大帅帐前做事，事事都讲规矩。大帅怪罪下来，怨我还是怨你？再说大帅这里哪有什么好吃好喝的？你当大帅是喝兵血的人吗？他老人家平时吃饭，十顿有八顿和勇丁们一块吃。”

看着两人演戏，穆图善鼻子都气歪了，一跺脚道：“本将军没那份耐心，来呀！回兰州！”

戴福“扑通”一声跪下道：“穆将军，都是小的侍候不周，惹您生气了。您大人有大量，可千万不能走。您一走，大帅回来还不扒了小的的皮？”

那役丁也是叩头如捣蒜，道：“大将军，小的就是冒着杀头的危险，也要想办法给您买去，您可千万不能为一顿饭让俺兄弟丢了吃饭的家伙。”

戴福死死抱住穆图善的腿，哭得一把鼻涕一把泪。穆图善想走又挣脱不了，气得大声道：“你把手松开，本将军要回兰州。”

“大将军千万不能走啊，您生气走了，大帅回来小的没法交代。”

穆图善使劲挣脱了戴福的手，无奈道：“本将军不生气，本将军不生气还不成吗？”

左宗棠在工地上和勇丁们干了一上午，午饭时他端了一只碗，混到勇丁中一起吃饭，尽饱而已。吃过午饭，他在帐篷里小睡一会儿，之后王德榜又陪他沿路察看。看着时候不早了，他就骑马回了行辕。

左宗棠回到行辕，穆图善早就走了，听了戴福的叙述，他哈哈大笑，然后立即写一封亲笔信，让戴福去追。戴福骑了一匹快马，撵出二十多里终于追上了穆图善，然后递上了左宗棠的信。

“因军中闹饷，本部堂不得不亲自去处理。下人厨役多有得罪，还望将军海涵，请立即回泾州共商大事。”

穆图善看罢信后说道：“你回去吧，告诉你们大帅，本将军没什么大事，请你们大帅好自为之。”

过了几天，刘松山、董福祥等诸将齐聚泾州大营，大家整整商讨了两天，定下了三路进军金积堡的部署。刘松山临回营时，对左宗棠道：“大帅，属下不怕打仗，但怕勇丁闹饷。属下那边已欠饷八个月了，大战在即，要靠弟兄们卖命，无论如何也要先发两个月的饷。”

“我已向朝廷奏请，增加陕甘军饷。你先多多担待，请勇丁们放心，我一定不会欠他们的饷银。”左宗棠保证道。

“西征军艰苦万状，犹能各安其分，也是亏了大帅清廉，大家从不怀疑。如果换了别人，不知要出多少乱子。”刘松山说完就走了。

送走诸将，左宗棠回帐写家信。两天前他收到来信，说周夫人旧疾复发。他写信给长子孝威，寄回二百两银子，要他为夫人买参滋补。戴福见此不理解地问道：“大帅，二百两银子才买多少参啊？平日您大把地把银子给了别人，怎么到了自家人头上，算计得这样小气？”

左宗棠叹了口气道：“这你就不懂了。当年我老母亲病重，急需人参滋补，可东挪西借只借到二十两银子，根本不够买人参，只好买了一支西洋参代替。如今想起来，我还是揪心的疼。现在虽然有了银子，但大把大把花到内人身上，我于心不安。再说，这二百两银子已经不少了。”

戴福不以为然道：“此一时彼一时嘛，大帅您现在都是封疆大吏了，别说二百两银子，就是两千两银子也算不了什么。您打听一下，不要说总督，就是巡抚，有谁像您这样寒酸的？”

“你说的不错。可是我跟你讲，给子孙留钱财，百无一用。”

戴福不再与左宗棠争论，转了话题道：“大帅，这些天小的一直想跟您说件事，小的想到下边去当个县太爷。”

左宗棠以为他说着玩，笑呵呵道：“那还不简单？你已认识四百多字了，当个知县绰绰有余了。”

戴福一脸认真道：“大帅，小的是穷苦出身，知道老百姓心里想什么，知道怎样才能当个好官。这些日子看大帅日日为粮饷发愁，小的也只能干着急，所以想下去好好督促百姓种粮，给大军多筹些粮饷。”

左宗棠见戴福一本正经的样子，就不能不慎重了。戴福虽没正经读过书，但人聪明，下去历练历练也未尝不是件好事。但戴福毕竟没有为官的经验，所以他问道：“戴福，你是不愿侍候我了，想一走了之吧？”

戴福连连摇头道：“大帅您这是说的什么话呀？小的就是侍候大帅一辈子的绝无不二话！”

“那你是听说当官的钱好贪，动了贪心了？”左宗棠又笑着问道。

“老天作证，小的绝不是为了钱。这么多年跟着大帅，见大帅如此省俭，小的实在想不出，吃饱了穿暖了，还要那么多钱干什么！”戴福信誓旦旦。

左宗棠稍稍放了心，道：“现在的人都盼着当官，要么是为了官场的气派，要么是心存贪念。就是我治下的人，也不知有多少人贪墨不法。可惜我只有一双眼睛，实在看不过来。不过你是我最贴身的人，如果放你出去也当了贪官、昏官，那比当面往我脸上吐口水还难堪。”

“大帅请放心，小的只是想干点事。”

左宗棠闻言哈哈大笑道：“干点事？戴福也想干点事。好啊！好啊！以前我总把你当娃子看，如今看来也不能小瞧你了。好！我就成全你。”

戴福跟着左宗棠鞍前马后，已保到同知衔，且是遇缺即补的知县。但候补官员要补实缺也绝非易事，有些十几年也不得补缺也不罕见。可像戴福这样的，要想补个缺又很简单，只需要左宗棠先向吏部发个函，批给官凭，接下来就等消息了。左宗棠给甘肃巡抚写了一封信，问题很快就解决了。

一个多月后，吏部的官凭就到了，甘肃这边的缺已定好，就是临泾县。此地离泾州不到一百里，就在左宗棠的眼皮底下。知县上任，都是带着长随、师爷等一帮自己人，可戴福一直在军中，哪有什么自己人？左宗棠幕府里当然不乏人才，但有谁愿意放着堂堂的大帅幕宾不做而去当知县师爷呢？最后有个叫陈见胜的竟愿随戴福前去，为此左宗棠又从勇丁中挑了几个粗通文墨的给戴福当贴身的随从兼护卫。

临走那天，左宗棠对戴福道：“前汉光禄大夫刘向在《说苑》中把官员分了六正六邪十二类。六正是高瞻远瞩，防患未然，此为圣；虚心尽意，扶善除恶，此为良；夙兴夜寐，进贤不懈，此为忠；明察成败，轻祸为福，此为智；克尽职守，廉洁奉公，此为贞；刚正不阿，敢谏敢谏，此为直。所谓六邪，安官贪禄，不务公事，此为庸；溜须拍马，曲意奉承，此为谀；巧言令色，嫉贤妒能，此为奸；巧舌如簧，挑拨是非，此为谗；专权擅势，结党营私，此为贼；幕后指挥，兴风作浪，此为阴。这六正六邪我已经写好，等你到任后挂到厅堂，时刻引以为戒。我不对你提太高的要求，但贞、直二字你一定要做到。此地历经战乱，百姓困苦不堪，容不得你有半点松懈。本部堂把你放出去，希望你好好安民理政。”戴福跪在地上满口答应，但已是哭得涕泪交流。

自从追随左宗棠以来，虽三天两头被骂小王八蛋，但左宗棠对他真像对自己孩子一样。他磕头道：“大帅，小的走了，您要好好照顾身体，您肠胃不好，饭菜上来了要先吃饭，不要总是忙，不要把饭菜忙凉了。住大帐要穿暖一些，早晨不要起得那么早，寒气太重……”

左宗棠眼角也湿润了，大声道：“小王八蛋，你不要再啰唆了。好在临泾离大营不远，你要是胡闹，我立马把你拖回来打上二十军棍！”

十几名护卫以金老大为首，亲自护送戴福上任。临泾那边，赵县丞率仪仗迎出十五里，仪仗最前面是四块红底墨字的衔牌。但凡做官的，什么也可以没有，唯有这衔牌是少不得的。

科举出身的知县，衔牌名头多，什么酉未举人，甲寅进士，某县正堂等等。可戴福是军功出身，不曾中举，更不是进士。但这难不倒赵县丞，四块衔牌一样举得理直气壮——钦加同知衔、七品顶戴、赏戴蓝翎、临泾正堂。衔牌后面是一顶蓝呢大轿，伞盖、顶马、差役、鼓乐手，足足有二十人。

戴福是骑马来的，现在要换乘轿子，那十几名护卫平日与他厮混，有意给他撑门面，对赵县丞道：“你看清了，我们哥几位都是左大帅的贴身护卫，只在大帅左右侍候，今天要给戴福大人护轿。戴福虽是七品知县，可你们府台、道台也都没这般面子。你们要好生侍候，有谁敢与他为难，不论是你们的上宪还是你们这些属吏，不需大帅发话，我们哥几个就收拾了，先斩后奏也没人可问。”

这护军里头，金老大是总兵衔并赏穿了黄马褂的，他把外边号衣一脱，露出簇新的明黄马褂，在轿前一站，一手搭在轿杠上，算是为戴福压轿。戴福感动得不得了，道：“各位大哥，我怎么好意思这样，这轿我也不坐了，还是和你们一块骑马吧？”

“不，你舒心坐着就是，哥几个今天就是来为你捧场的，怎么威风就怎么来。以后哥几个到了你的地界，好酒好肉招呼就是。”金老大道。

护卫们脚力稳健，不到一个时辰就到了县城。虽说县城很小，但却是墙高壕深，这明显是兵灾给闹的。东门外汇集了四十多人，赵县丞一一介绍：驿丞、主簿、典史、课税大使、批验所大使……县衙里的公职人员几乎倾巢来接，另外还有本县乡绅。县衙在城北，大门洞开，衙役们分列两旁。大门左边是旌善亭，专门褒扬积德行善之事；右边是申明亭，但凡做过奸盗欺诈等恶行的人，都要列名其上。

“从前世道混乱，奸盗无分，两亭早已形同摆设。如今左大帅收复了董志原，又派大人前来主政临泾，善恶分明的日子马上就来了，将来两亭一定好好用起来。”赵县丞上前一步，接着他又指着衙门左边一个小窗上荆木制作的转桶道，“这是夜里传递紧急公文用的，比如左大帅在夜里有谕示，又不便大开衙门，就由人从这里递进去。”

这些戴福早在家乡就见识过，不过大门里面的情形就不甚了解了，一切都由赵县丞来解说。进了大门就是仪门，新官上任在此要拜一拜。仪门后面就是审案的大堂，称琴堂，取弹琴而治之意。仪门与大堂之间，有一个石坊，一面只刻“上谕”两个大字，另一面刻有“尔俸尔禄，民脂民膏；下民易虐，上天难欺”十六个字。这十六个字正对着大堂，太爷审案时抬头即见，意在警示，所以这石坊又叫“戒石坊”。

戴福在赵县丞的指点下到大堂拜印，然后背北面南，正式接受属吏

们的参见。之后还要拜衙神，拜灶神，折腾半天，上任的仪式才算完成。赵县丞会办事，不但好酒好菜伺候着左宗棠的几位护军，还每人给十两的辛苦钱，并一再道：“本县穷，实在拿不出手，请各位军爷不要笑话。”

几位护军心里十分高兴，临走前对戴福道：“你的这位赵县丞很会办事，有他帮衬着，没什么事能难得了你。大帅那边还要守夜，咱们就先走一步了。”几个人在衙前上马，吆喝一声，就绝尘而去了。

送走客人后，赵县丞把戴福请到后衙，这里就是他以后起居办公的地方了。有正房三间，有花厅一间，作会客之用。与花厅相通的是签押房，凡办文用印都在这里。内衙左边是县丞廨，右边是主簿廨。赵县丞十分用心，虽然一切都很俭朴，但洗涮、起居各项用具齐全。戴福未带家眷，赵县丞特意安排两位年轻勤快的衙役专门侍候。此后几天的日程也已经安排妥当，要拜城隍庙、拜文武二庙，还要回拜本县乡绅。总之，前十来天戴福忙得应接不暇。

戴福十分感激，说了几句感谢的话，赵县丞道：“大人见外了不是，卑职是大人属官，这一切都是应当的。能与大人共事，是卑职的荣幸。卑职知道大人虽不是科举出身，但办事能力有谁可比？俗话说，相府丫头三品官，大人在左大帅身边伺候多年，一天学一句话学一件事，那是多大的见识？您老下来，那是大帅让您来历历练的，您的前程岂止这小小知县？将来大人发达了，拉卑职一把，那卑职就烧高香了。”

戴福拱了拱手，努力文绉绉道：“老兄，你太抬举我了。叨扰了一天，还是早些休息吧，明天诸事还需仰仗呢！”

临泾这个地方，土地肥沃，但就是少雨，这是西北地区的共同特点。但临泾境内有泾河流过，如果引水灌溉，就能改变这一局面。但这样的工程太大，西北向来又财政拮据，所以历任知县都是心有余力不足。现在兵灾过后，遍地饥民，更是难以措手。

戴福在临泾观察了十几天，最后决定要完成这件大事。他以工代赈，在工地上撑起了粥锅，凡来出工的，一律放开肚皮吃。这样饥民得以饱食，而河工又省了一笔工银，是一举两得。

其实这也不是戴福的创举，左宗棠在浙江、福建都曾这样做过，戴福只是依葫芦画瓢。赵县丞也赞同这一决定，但也说出了眼下的困难——就是无米下锅。虽然朝廷也拨了赈米，但这是杯水车薪。如果临泾有放开肚皮吃粥这样的好事，难保外地饥民不会蜂拥而来。戴福闻此，只好求大帅帮忙了。

他来到泾州行辕，左宗棠听了他的计划也大感兴趣道：“西北缺的就是雨水，种地全靠渠水。有渠水可灌，地就肥，产量就高；无水可引，地就贫瘠，产量就低。所以治西北应当先兴水利，兴水利宜先开渠引流。我原来就有计划，将来要从泾河发源地，节节筑坝储水，横开沟

渠，引水灌溉，将来平凉、白水、泾州都能成沃壤。”

戴福一听左宗棠也有这样的计划，十分得意：“大帅，依小的见识，现在修比将来修更为省俭。若在承平之时，兴这样的工程必征发民工无数，如果只给三餐一饱，非激出民变不可；现在则不同了，不用征发，他们自会蜂拥而来，感激大人还来不及呢！”

左宗棠听了戴福这番打算，大加赞赏道：“这已不是小见识了，看来你小子长大出息了。”

“俗话说相府丫头三品官，小的跟大帅这么多年，一天学一件事学一句话，那是多大见识？”戴福把赵县丞的话照说了一遍。

左宗棠向来喜欢自夸，更喜欢别人称赞他，听戴福这么一说，他更高兴了，就决定如他所愿，先拨一千石军粮，将来看情形再酌情拨付。但现在军饷极为艰难，所以他又叮嘱戴福一定要省之又省。要沿渠受惠之地的大户人家要分摊一部分，小户人家秋后也要多收些粮食以补军用。他还提醒戴福去庆阳府一趟，详细汇报情况，请知府多拨些赈粮。戴福听了万分高兴，出了行辕又去了庆阳府。知府也十分支持，答应以后赈粮多给临泾一些。

戴福回到临泾，不数日千石军粮便运到了，从庆阳府请来的水利师傅也到了。二十几天后，河务工程就开工了。开始几天只有几百人上工，消息一传开，果然饥民从四面八方都拥过来了，不几天就人山人海。县衙里所有吏胥衙役几乎都去了工地，好不热闹。

为了防止有人只食粥不出工，戴福把五十人编一队，每队选定一人作为队首，负责督促。因为是干重活，所以戴福吩咐一定要让大家吃饱，他到每个粥棚查看，要筷子插在粥碗上不倒才成。饥民们非常感激，戴福走到哪儿，哪里都跪倒一片。他怕经手的人在粮米上做手脚，特意让赵县丞亲理粥铺之事，还让陈见胜出任帮办，意在监督。

粮米消耗得实在太惊人了，左宗棠随后又增拨了好几次。庆阳府开始还多给临泾拨赈米，但到后来反而却更少了。戴福前去询问，知府却一脸苦状地说道：“老弟，为临泾的事我已得罪了其他县，他们都指责说我厚此薄彼。”

“他们的饥民都跑到下官这里来了嘛。”戴福辩解道。

“老弟说的不错，可他们说也有道理啊。他们说用民夫给临泾干河工，受益的是临泾，却要减他们的赈粮，这不是太亏了吗？所以，还望老弟体谅我的难处。”知府一副无可奈何的表情。

戴福不好再说什么了，只好跑去找王德榜，希望他能拨些军粮。

“老弟你不是不知道大帅的规矩，我的军粮几乎是一粒粒过数的，如

何能拨给你？”王德榜也没答应。

戴福一脸沮丧，问道：“这可怎么办？工程总不能半途而废吧？大帅那里，我是没法再去求了。”

王德榜摇摇头道：“你这工程吃粮得太多了，我跟你说，饥民都饿得皮包骨头，吃饭多，干活却不顶用，所以你这笔账没算精。”

“账不能这样算，让饥民得以饱食，不至有人饿死，也是大功一件。大帅之所以同意这个工程，也是有这考虑的。大帅当年还是布衣时，每遇荒年就搭棚施粥，他总督闽浙的时候常说，不愿见一饿毙之人。赈粮层层盘剥，倒不如我这个办法好，起码有一粒就进饥民口中一粒。”戴福道。

“你别净说这种大话，任你官清似水，怎奈吏滑如油，你以为你手下的人不背着你算计？”

戴福拍着胸脯道：“那不可能，我用的都是可靠之人。”

见王德榜不答应，戴福就赖着不走，最后王德榜想起一个办法来：“军粮我不敢给你，但勇丁我可以借给你。我派一营兵勇去给你干河工如何？他们吃喝我管，不比给你军粮更强？”

戴福一听这个便很高兴了，道：“好，等这批粮食放完，剩下的工程就全靠你派勇来做了。”

回到临泾，戴福直接去了工地，饥民还是人山人海，仔细一看，王德榜说得确实不错，饥民们个个瘦骨嶙峋，干起活来是大打折扣，但嘴巴却是个无底洞。他转了大半天，也没见赵县丞，衙役说他今天没来，听说病了。

戴福回到县衙，直接去了县丞廨。听说知县过来了，内眷们都回避了。赵县丞果然病得不轻，脸色蜡黄，脸上滚着豆大的汗珠。戴福见状，劝道：“工地上的事我这几天多看一些，老兄你就好好休息吧。”

“大人放心，明天卑职就去工地。”赵县丞道。

“你都病成这样了，还是先养好了病再说吧。”

“卑职哪躺得住。饥民们前来多是为了一顿饱饭，稍一放松就会偷奸耍滑。米吃了不少，但工程进展却不似从前那样快了。大人不说卑职也知道，大人为粮米着急，照这个吃法卑职也很害怕，可工程总不能半途而废吧？只有严加监督，加快进度了。”

戴福听了十分感动，不禁有些愧疚。在王德榜大营听了那些话，他原本也有些不放心，怕赵县丞背着他做手脚。眼见赵县丞病势如此，依

然挂念工程，自己若再怀疑，就太不厚道了。所以，他叮嘱赵县丞的家人道：“明天你们绝不能让赵县丞去工地，河工的事这些天我亲自盯一盯。”接着，他话锋一转，对赵县丞道，“王军门已答应派人帮助修工程了。”

赵县丞闻言眼睛一亮，声音也洪亮了些，道：“太好了，真是太好了！不瞒大人说，这些天为这个工程卑职是愁得寝食难安。毕竟这个工程是卑职撙掇大人干起来的，万一粮米不继半途而废，劳民伤财，卑职就是罪人呢！”

戴福用力握了握赵县丞干瘦的手，道：“老兄你就放心吧，这个工程一定能干好。”

第二十四章 戴福蒙冤归黄泉 季高设计讨公道

随着官军的节节胜利，大批招抚的民众需要安置，有回原籍的，有嫌路远不肯归籍需要就地安置的。按左宗棠的意思，就地安置必须妥当、彻底，不可再起纠纷。行辕为每一批安置人员专门发了公文，安置的地点、路上盘费、划拨地块、安家费用等都详细载明，一路上所过州县都要妥善爱护。

有位新招抚的头领于奉安率两千余人到临泾安插落户，戴福接到公文后就直接交给赵县丞办理。赵县丞也十分上心，两天内就拿出了一个详细的办法。

按左大帅的要求，要将新抚之民安在有水草之地，且有无主地可耕，以免再起争执。每户还要拨给耕牛、种子，特别贫困的人家还要发给赈粮，大口每日八两，小口每日五两。每一条如何落实，赵县丞都有章程，他一条条讲出来，戴福听得心服口服。

然后，赵县丞话题一转道：“中秋节就要到了，大人没有什么安排吗？比如给上宪送节敬。”

所谓节敬，就是在端午、中秋、新年等节给上宪送礼金，此外夏至前后要送冰敬，冬至前后要送炭敬。赵县丞告诉戴福，这是官场的规矩，天下都是如此。他十分不解，问道：“干吗要送这敬那敬的？”

“这自然是讨好上宪，不然上宪不高兴，就永无出头之日了。”

戴福摆了摆手：“不送不送，我这县官是大帅给的，用不着巴结别人，大不了我不做这知县了，再回去给大帅装烟。”

“大人说得不错，您和别人是不一样，用不着巴结别人，可大帅那里您难道也无动于衷吗？”

“大帅连养廉银都捐出去了，何曾收别人的银子？”戴福不以为然。

赵县丞竭力劝着，又道：“大帅不收，那是大帅高风亮节，大人不送，那就有些忘恩负义了。大人您要清楚，您和大帅的关系可非同一般啊！您送是表孝心，不像其他人是为了前程，这一点大帅会明白的。”

这么一说，戴福倒有些犹豫了，他微笑着点头道：“你说的也有道理，我的确该尽份心。”

闻言，赵县丞就从袖管里抽出一张银票，递给戴福道：“大人，这是一千两银票，您尽管拿去用。”

戴福一愣道：“这怎么行？这银票是哪来的？”

赵县丞不紧不慢回道：“堂堂一个县衙，几千两银子总是有办法的。从前一年仅是节敬，就要花数万两。三年一次大计，就是朝廷对天下州县的考核，那时想考个中等，像咱们这种穷县没有两万两银子垫底根本不成，如果老爷想升迁，就要办个优等，非有五万两银子不可。”

这真让戴福大开眼界，他惊讶道：“怎么，上面来考核也要银子吗？”

赵县丞点了点头，道：“那是当然。如果您要做清官，一两银子也不花，十有八九要被考个下等，不管您政绩如何。”

“照你说来，难道就没有一点真事了？”戴福觉得难以置信。

“偶尔也会有的，除非碰上的是大清官。不过这年月清官难做，您一清如水，难免就一贫如洗，上宪怪您没魄力，亲戚怨您没本事，就是下面的人想浊也浊不成，也会骂您是窝囊废。”

戴福大不以为然：“这话说得不对，像包公、海瑞那样的大清官，百姓哪个不说好？”

赵县丞见话不投机，立即转向道：“大人说得对极了，官家与百姓的眼光常常是不同的。不过大人又不同于一般官员，有大帅撑腰，谁的脸色也不必去看，完全可以放心做个清官，这是大人之幸，也是临泾之幸。”

戴福大为感叹：“怪不得那么多人拿银子去买官。”

“可不是嘛，俗话说‘一任清知府，十万雪花银’，这话有点夸张，但大致说得不错。这还说的是清官，不必刻意去贪，只种种陋规、孝敬就够了，若手稍长一点，就更不得了。卑职是从胥吏一步步做起的，里面的弯弯绕再清楚不过了。”

说起官家的门道，赵县丞又是如数家珍。戴福心中暗想：难怪临行前大帅有六正六邪的说法，大帅在巡抚衙门做过幕宾，对其中的手脚再清楚不过了。于是他正色道：“赵大人，我不是那种贪官，更不敢忘了大帅的教诲，黑心的银子我一两也不能贪。”

赵县丞深鞠一躬道：“卑职出身贫寒，在县衙里待了近二十年，第一次遇到大人这样体恤百姓的上宪，卑职代临泾百姓谢过大人。不过这一千两银子绝对干净，是卑职从衙役、更夫及修缮署衙工程中挤出来的，大人如果不放心，可以去问陈师爷，衙门的账目都是他经手的。”

戴福向赵县丞拱了拱手道：“老兄，我不是不放心，你主持修渠人都累病了，我再怀疑你还是人吗？将来这县衙的一切都要仰仗老兄，我哪

有什么不放心的。这样吧，这钱算我借县库的，我把养廉银省下来，两年内还清。”

“大人要还清这银子容易得很，一切就按大人说的办。”赵县丞道。

戴福写了一张借条交给赵县丞道：“这张欠条你让陈老夫子收好，证明我是借的，我还钱的时候再把借条还给我就成。”

赵县丞拱手道：“大人真是细心，卑职感佩万分。”

.....

十几天后，于奉安率领两千余人到了临泾。他们的安置之地就在城南二十里处，这里是平原，有水有草，引泾灌渠已经修到这里。二百多孔窑洞也已经挖好，稍作收拾就可入住。

第二天，于奉安带着十几个小伙子驾着骡车到县仓来领行粮、赈粮。赵县丞和两个衙役早等在那里，粮食很快装好了车，但签字画押时出了纠纷。原来无论大口小口，都是按五两给的赈粮；耕牛每头要算二十两银子，也从赈粮中扣除。

于奉安见此便问道：“赵大人，这好像不太对啊。说好大口给粮八两，小口五两，怎么都成五两了？还有，耕牛说的是拨给，当然是不要银子的。”

“想必你是记错了，戴大人就是如此吩咐的，我也是奉命办差。”赵县丞不慌不忙道。

于奉安不相信，大声道：“那我们要见知县问个明白。”

赵县丞一下就慌了，连忙拱手道：“何劳你亲自去，我这就去问大人，也许我记错了。”

于奉安是何等精明，他曾也是振臂一呼应者数千，因此将赵县丞的把戏看得一清二楚。

“既然是县太爷的吩咐，当然只有问他了。”他又对身边的两个人道，“走，你们跟我一起去见见县太爷。从前的那些官总是变着法子欺负我们，我们不得已才造反。如今我们已受左大帅招抚，不能刚回地方就再受欺。”说完，三人大步走到院子里对那十几个正在装粮的后生道，“先不急着装，我们见过县太爷再说。”

赵县丞一看要坏大事，就对两个心腹衙役道：“看我的眼色行事，不行就——”

两个衙役都是赵县丞的心腹，但人命关天，他们都有些胆怯。赵县丞见状打气道：“一切有我担着，事后一人二百两。”

赵县丞追上于奉安，再次恳请他们先回县仓，他拱手施礼道：“大人托我办事，还要劳驾你们再去打扰，兄弟面子上也不好看，给兄弟个面子如何？也许是兄弟听错了。”

但于奉安如何听得进去，反而走得更快了。很快，他们就进了县衙，过了仪门就是大堂，再无回旋余地。赵县丞慢走一步，对两个衙役使了个眼色，两个衙役冲上去就砍，当下就把于奉安和另一个年轻人砍倒。另一个反应很快，飞一样地蹿出了衙门，向一条巷子里跑去，一个衙役在后面追赶。

赵县丞见状大喊：“有人造反了，杀官差了。”说着他夺过衙役的刀，冲衙役左臂就是一刀，然后又在自己肩上砍了一刀。他强忍着痛对衙役道：“你一定咬住说是他们造反，夺刀杀官差。不然二百两没了，这一刀也白挨了。老爷是个不开窍的人，要是让他起了疑心，放手来查，什么事儿也都瞒不住了，那我们所有的弟兄都会没命。”

一会儿那个衙役就回来了，惊恐万分道：“坏了，眨眼间就找不到人了。”

赵县丞急得直跺脚，骂道：“真是个饭桶，还不快去报戴大人，就说有人造反了。”

戴福这会儿正在后衙看公文，一听说有人反了，赵县丞还受了伤，大为惊讶。他跑到前面来一看，两个人躺在地上，赵县丞和衙役胳膊上都中了刀，鲜血直流。戴福骂着身边的长随：“你还不快去请郎中！”

不一会儿几个郎中全来了，地上的两个已经死了，赵县丞和衙役的伤并不致命，上了止血药，又紧紧包扎了。戴福一脸诧异问道：“到底是怎么回事？好好的怎么就反了？”

赵县丞答道：“都怪卑职办差不力，两位头领嫌卑职给他们的米不好，要来找大人告状，卑职很生气，赌气说你们爱找谁找谁去，结果他们就真来了。卑职觉得为这点儿事打扰大人实在不值得，就低声下气求他们，可他们非要见大人。卑职一时大怒，骂他们不知趣，说刘军门就该在阵前杀光他们。没想到他们就突然夺了衙役的刀，先砍了卑职，又砍伤了衙役，幸亏另一位衙役眼快，把他们两人砍倒了，而另一个却逃跑了。”

戴福责问道：“平时你不是很冷静吗，怎么突然糊涂了？”

“卑职现在也追悔莫及。大人，他们这些人平时都是一条心，如今死了两人，肯定不会善罢干休，还是请工地上的亲兵来维持吧？”

戴福想想也只有如此，便亲笔写了一封信，请工地上的牛营官带营勇过来，又吩咐衙役马上去找逃走的那个人。消息很快传开了，前来安插落户的两千多人都拥到县衙来了。

工地的勇营和城南的两千多人几乎同时赶到县衙。戴福向领头的人拱手道：“大家一定要冷静，这事本县一定会查清楚。”

赵县丞也当众给他们跪下道：“这事与知县大人无关，事情都是因我而起。”他还把经过再说了一遍。

但大家根本不信，大声道：“头领平时最理智了，绝不会因为几句话就夺刀杀人。”

后面的人也趁势起哄，高喊道：“为头领报仇！为头领报仇！”

这时牛营官厉声道：“有事说事，乱起哄有什么用？本营官在此，绝不许你们胡闹！”

勇兵们都亮出刀剑，一时剑拔弩张。戴福站到中间劝道：“大家都不要冲动，这件大事本县一定会报告大帅，请大帅派人来查清楚，给大家一个交代。”

两位领头的也非常通情答理，道：“于头领曾说过，无论遇到什么事情都不能意气用事。我们记着头领的话，不会胡闹。我们要见大帅，请大帅亲自来查。”

牛营官道：“大帅日理万机，哪能亲自来查？你们要想解决问题，就让戴知县去见大帅，大帅自会派人来查，定会给你们一个交代。”

两位领头的商量了一下，就答应了。

戴福赶到涇州行辕时，左宗棠正在为天津教案一事大骂曾国藩。

原来前不久，天津法国教堂办的育婴堂有大批幼童死亡，民间盛传洋人挖小孩眼睛、心肝入药，结果老百姓包围了法国教堂。法国领事丰大业责备地方官弹压不力，竟向天津知县开枪，幸亏随从挡了一枪。百姓当场就被激怒了，多年来受洋人欺压的怨愤一下子全爆发了，结果老百姓不但打死了丰大业及其随从，而且还放火烧了法德英美等国的教堂，打死洋人十八人。以法国为首，这几个国家又是调遣军舰，又是发最后通牒，一时京津形势异常紧张。直隶总督曾国藩怕洋人开战，委屈求全，抓了二十多个百姓顶罪。

左宗棠觉得自洋人传教以来，教堂经常依势欺压百姓，入会的中国教民也常常横行不法，早就不该听之任之。现在这事完全是洋人引起的，是他们咎由自取的，不应该由老百姓抵命。看来曾国藩真是老糊涂了，洋人不过是虚声恫吓，他要开仗就与他开，有什么好怕的？

他骂完了曾国藩又骂军机处，骂完了军机处又骂总理衙门，等他骂累了，这才问道：“戴福，你这个小王八蛋来找我何事？”

戴福“扑通”一声跪倒在地道：“大帅，小的给您惹祸了。”

“惹什么祸了？先起来说话。”

戴福于是把事情经过说了一遍。

左宗棠听了也大吃一惊，已招抚的人怎会为几句口角砍伤衙役？他盯着戴福道：“于奉安是诚心归抚，怎会为几句口角就反了？你那位县丞可靠吗？”

戴福心里犹豫了一下，但还是信誓旦旦道：“县里大小事都亏了赵县丞，他是整个临泾最信得过的。”

左宗棠沉吟了片刻道：“人心险恶，你也不要太相信别人了。三个人跑了一个，不知是被那些衙役杀了，还是藏起来了，这个你要上心查访，先找到这个人，这样真相才能弄清楚。”

“小的是大帅的人，谅他们也不敢耍心眼。”戴福道。

左宗棠点了点头：“这倒也是，只要说出我的名号，他们就都会吓破胆。事已至此，也没什么好办法了，你好好安抚就是。他们首领死了竟没有闹事，可见他们是十分通情达理了。你也不要亏待了人家，多出些钱粮，好好抚恤。我也派几个人过去查查清楚，给他们一个交代。”

这次跟戴福前去查案的，就是金老大和另一个刑幕师爷。金老大是个粗蠢武夫，但他却自信明察秋毫，与赵县丞又有赠银的交情，对其印象不错，所以说了一些他的好话。

虽然刑幕师爷是办案高手，可无奈没有任何证据可用，也就没有继续查下去。且大帅最关心的就是安抚民心，而赵县丞一再认错，并亲自到降民中赔罪，而且披麻戴孝为于奉安送葬，因此这些人总算安抚了下去。两位回行辕复命，这件事就算过去了。

只是逃走的那位一直没有下落，戴福交代赵县丞上心寻访。赵县丞自然比谁都急，天大的谎言其实一捅就破。同样在寻访的还有于奉安的部众，他们不得已接受现实，但无论如何不相信事实就是如此，可双方找了十几天都没有结果。

临泾县的河务工程历时五个多月终于告成了。引水那天，左宗棠派一位道台衙文案和金老大前去验看，庆阳知府也前来参加仪式。百姓欢呼雷动，高呼戴福为青天大老爷。

戴福曾对左宗棠说过——如果当官能让老百姓诚心叫一声青天大老爷他就心满意足了，没想到这个愿望现在就实现了。

仪式过后，他招呼各位贵宾回县衙吃饭，可庆阳知府突然板起脸

道：“戴大人请留步。有人告你贪赃枉法，杀人灭口，本官要带你去府衙受审。”

这一下所有的人都愣住了。百姓见知府要带走他们的青天大老爷，自然不肯答应，“呼啦啦”地跪下了一大片。庆阳知府环视了百姓一周正色道：“各位父老，你们不要被假相蒙蔽。戴大人身犯何罪，在此本官不便说，也是给他留点颜面。请大家让开，不要妨碍公务。如果戴大人是清白的，到时本官会亲自送他回来。”

知府把话说到这份上，大家都无话可说，只好起身让路。这时金老大站了出来，不让带人。知府大怒道：“你何人，胆敢妨碍公务？”

“爷是左大帅的护卫。”金老大昂然答道。

随知府来的差官不知天高地厚，撇撇嘴道：“一个小小护卫，也敢跟我们大人如此说话？”

话音刚落，金老大反手就是一巴掌，大吼道：“论阶爷是皇上钦封的云都尉，论衔爷现在是按察使，你们知府算个屁！就是这位文案，也是道台衔。左大帅身边的一条狗，也至少是七品！”

都说左宗棠的护卫跋扈，今日一见果然如此。庆阳知府冷笑道：“军功滥保，有什么稀罕，都不过是空衔，管不了地方。来人，把戴福带走！”

知府是有备而来，他特意挑了十几个带功夫的随从，大家闻言都亮出兵器。金老大也不示弱，一把撕开号衣道：“睁开你们的狗眼瞧瞧，爷可是赏了黄马褂的，见官大三分，谁敢胡来？爷是九死余生的人，最不怕的就是死，喜欢的就是拼命，胆子够大的就来试试爷的刀快不快！”他这一下便把大家都镇住了。

戴福走到金老大前面道：“金大哥不必为我动气，俗话说不做亏心事，不怕鬼叫门。我这就随他们去，难道他们还能把白的说成黑的不成？”

“他们这些地方官专会把白的说成黑的。你要真做错了事，杀头也该由大帅发令，砍了头也不枉为一条汉子。跟他们去不明不白死了，那算什么事？爷不撞见便罢，既然撞见了，就一定把你带给大帅。”金老大不由分说，拉着戴福就要走。

庆阳府的人不敢硬拦，但也不让走。金老大急了，对参加仪式的亲兵营营官大喊道：“牛大眼，你他妈一个屁也不放，还是大帅的人吗？”

那位牛营官这时也发话了：“戴福是大帅的人，那就让大帅处置吧！谁要是敢阻拦，就以违抗军令格杀勿论。”这下庆阳府的人都不敢动了，眼睁睁地看着戴福被带走了。

回到涇州行轅，进入大帐时左宗棠正在看信，戴福不敢吱声，垂手而立。

左宗棠放下手中的信，抬起头道：“戴福啊，你是地方官，不要有事没事老往我这跑。”

“大帅，小的回不去了。”戴福跪下来，接着一五一十把事情对左宗棠说了。

“这就奇怪了，俗话说‘无风不起浪’，你是不是背着我干过见不得人的勾当？说出来我帮你想办法，只要不是十恶不赦，我总有办法。”左宗棠盯着戴福，看他是否心虚。

戴福此时脑子里一片混乱，委屈道：“小的也被弄糊涂了，小的从来没办过亏心事呀！”

“属下看那知府也不是善类，大帅就让戴福在营中过些日子再说吧？”金老大也为戴福辩解。

“先就这样吧，估计他们很快就会来的。”

左宗棠猜得不错，第二天，庆阳知府就到行轅来参见左宗棠。左宗棠道：“本部堂知道你们是来抓戴福的，不过本部堂是不会让你们随便抓人的。”

庆阳知府拱了拱手道：“大帅，今天当着您的面，卑职问戴福几句话，您先听听看他到底该不该抓。”

左宗棠不置可否，于是他转身问道：“戴福，你可曾从赵县丞手里收过一千两银子？”

戴福点了点头道：“收过，不过当时赵县丞说这些都是老规矩了。”

左宗棠一听火就冒起来了，厉声道：“戴福，你跟我这么多年，没想到才几天你就贪起银子来了？”

戴福连忙辩解道：“大帅，小的是借的，等小的的养廉银攒够了就还。”

知府冷笑道：“据本官所知，情况却不是这样的。来呀，带赵县丞！”

赵县丞进了大帐，便跪下给左宗棠请安：“大帅，卑职知道戴大人是您一手带出来的，实不想撕破脸皮。可如今人命关天，卑职只好如实向大帅禀报了。一天，戴大人说手头紧，需要一千两银子急用。但当时县里也紧，处处要花银子。戴大人就把安排降众的费用缩减了一下，一千两就出来了。”

戴福一听这话，指着赵县丞大声道：“你胡说！是你给我的银子。当时我确实有用项，才收下了，我给你写了借条，让你转交给陈师爷保存，说好还完款后再把借条还给我，你说话不能昧了良心。”

赵县丞一脸正经道：“戴大人，您什么时候打过借条啊？”

知府见此接过话头道：“大帅，还不止这些，更令人发指的是，为了区区一千两银子，戴福竟下令杀人灭口。”

按知府的说法，于奉安等人去领钱粮，发现比标准低了三成，就到县衙去讨个说法，谁知被戴福杀一儆百。

戴福一听这话不胜惊骇，一时呆如木鸡。

“如果仅凭赵县丞一面之词，还不足以为信。职下还有个证人，这个人是本帅手下，他的话比别人更可信一些。”知府又道。

这时，左宗棠派给戴福的陈师爷进来了，说道：“回大帅话，当时小人也在这场，戴福确实让赵县丞杀了他们，至于一千两的借条，小人也从未见过。”

戴福惊得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左宗棠厉声骂道：“戴福，你个王八蛋，当初上任时你怎么对我说的，我写的六邪六正你吞到狗肚子里去了？”

戴福辩解：“大帅，小的不敢，他们这是在陷害小的，小的是冤枉的。”

左宗棠气得脸色铁青，大声道：“那你告诉我，你收一千两银子做什么了？”

戴福伏地直叩头，道：“大帅，小的不能说。但请大帅相信，小的绝对没有为非作歹。”

知府见此趁机道：“大帅，您都看到了，戴福卑职可带走了吧？”

左宗棠瞪着眼睛道：“大胆，本部堂的人凭什么你带走，要杀要剐，本部堂自有处置，哪轮得到你？”

知府毫不示弱道：“大帅统领千军万马，哪有精力管这些小事情，地方的事还是由地方做主吧！”

左宗棠勃然大怒道：“来呀！把他轰出去，休再啰唆。”

没想到知府毫不畏惧，挺身道：“慢，本府这里有圣旨。”说着他便从袖管里擎出圣旨——

军机处本日奉上谕，穆图善所奏临泾知县贪墨不法，擅杀降民灭口，实令人发指。着署陕甘总督穆图善严查，已经讯实，就地正法，勿再请旨。

左宗棠一听还有穆图善在里面搅事，倔劲顿时就起来了，道：“本部堂一样能审得清楚，何必非要穆图善？”

知府寸步不让道：“大帅，您这是要抗旨吗？”

左宗棠冷笑：“抗旨？本部堂抗旨的时候你还在娘肚子里呢！”

戴福膝行几步，抱住左宗棠的腿哭道：“大帅，您让小的跟他们走吧，大帅为小的抗旨，不值！”

左宗棠拿手杖戳着地道：“你滚一边去，这哪还有你说话的份？”

于是，戴福趁双方剑拔弩张之时悄悄出了大帐，他在大帐外磕头道：“大帅，小的就是有千张嘴也说不清了，小的就先走一步了。”

不远处就是左宗棠的帅旗，戴福急跑几步，一头撞在碗口粗的旗杆上，登时气绝。

帐外的亲兵见状慌忙进帐禀报，左宗棠没想到戴福会如此刚烈，又心痛又愤怒，把火全撒到知府这帮人身上，他拿杖指了一圈，对亲兵道：“来人，把这帮王八蛋给我乱棍打出去，谁跑慢了，乱棍打死，绝不手软。”

只要左宗棠有令，这些亲兵护卫什么事都敢干，何况与他们日日相伴的戴福就撞死在眼前，所以大家乱棍齐下，把一帮人打得鬼哭狼嚎，屁滚尿流逃出辕门。随后，大家才去为戴福的后事忙碌。

左宗棠觉得事有蹊跷，便把金老大和前去查案的刑幕师爷叫了过来，把查案的情形再问一遍，还是理不出头绪。刑幕师爷回道：“大帅，银子是天下第一等腐物，人大多是见钱眼开，戴福是穷苦出身，更是见不得银子。”

左宗棠还是不太相信：“这才不到一年，他就变成了贪官？”

过了几天，左宗棠收到儿子孝威的来信，说行辕有人寄去千两银子给老夫人买人参，但行文却非行辕文案，因此未敢轻动，并将信件寄回。左宗棠一看，正是戴福稚拙的笔迹。他拍着桌案道：“这信是戴福那小王八蛋写的，怪不得当初他死活不说这些银子的用项，原来是孝敬了内人。”

“大帅，这里面恐怕就另有隐情了。从戴福孝敬夫人来看，他是一片孝心，一个至孝的人不可能为一千两银子杀人灭口。戴福那天一再说自

己是借，也许他真的写过一条借条，既然是借，就更没必要杀人灭口。”刑幕师爷又道。

左宗棠猛地一拍脑门道：“我真是糊涂，当时一生气就无心听戴福辩解，这个借条他说给了陈见胜，为什么我没有仔细询问姓陈的？”

“如果戴福是冤枉的，那么陈师爷肯定被人收买了。”

左宗棠点了点头：“你不说我倒忘了，陈见胜那天神情恍惚，第二天就回了临泾，全然没有为戴福悲伤的意思。你马上带人去抓姓陈的，想办法撬开他的嘴，把事情查清楚。”

不几天，刑幕师爷等人就回来了，正如左宗棠所料，陈师爷果然是做了假证。其实赵县丞杀人那天，他根本不在县衙。后来赵县丞突然让他作证，起初他不肯，但后来赵县丞以两人办赈时联手贪墨了五百多石粮食一事要挟他，陈师爷被迫做了假证。

左宗棠闻言骂道：“这个姓赵的真是心狠手辣，我一定让他不得好死。陈见胜简直猪狗不如，他难道看不出姓赵的蛇蝎心肠？他难道不怕被姓赵的杀人灭口？”

“姓赵的不敢。其实戴福当时写过借条，就在陈师爷手里。这张借条一公开，戴福一案就会真相大白。姓赵的找陈师爷讨过那张借条，但他一口咬定已经烧了，所以姓赵的一直不敢动他。”师爷又摇头道。

左宗棠一看那借条，便确定是戴福写的字无疑。他问道：“那姓赵的贪墨杀降之事已经掩盖过去了，怎么又害起戴福来了？”

“这件事只有把姓赵的弄过来，撬开他的嘴才能知道。”师爷道。

赵县丞到行辕一看到那张借条，就吓得脸色苍白，跪下道：“大帅，这事不怪卑职，都是被人逼的。”

原来，他杀人灭口的事已掩盖了过去，并没打算陷害戴福。但一天庆阳知府衙门的人来传他，让他去见一个人，那人正是逃走的于奉安手下。那时，庆阳知府也在一旁对他道：“赵县丞，当初你杀了两位降民，并不是因为几句口角，降民更没有动手伤你，真正的原因你我都清楚。你罪责难逃，死有余辜。不过，事情也没有到绝路上，如果你称是奉命行事，再揭发有功，那不但无罪，还可受赏，升个知县也不过是一句话的事。”

奉命行事，他一个县丞当然只有奉县令之命。他是官迷心窍，也是被人抓了短处，就供称是受戴福指使。由于一面之词不易使人相信，赵县丞就逼迫姓陈的就范。

左宗棠看了赵县丞的供词，问道：“这就怪了，戴福是我行辕中出

去的，与庆阳府并无怨仇，他为什么要与戴福过不去？”

“罪职也弄不明白，不过庆阳府台的话里好像是上面的意思。”

“上面，上面哪个？是巡抚衙门还是总督衙门？”左宗棠急切地问道。

“好像与穆将军有关。”赵县丞答道。

左宗棠闻言恍然大悟，想起了当初戴福设计戏弄穆图善的事来。

“一定是他，一定是穆图善！你们马上把这位庆阳府请到行辕来，我也请穆图善来，看他有什么说法。”

左宗棠打算现在就接任陕甘总督，于是便请穆图善前来举行交接仪式。当初左宗棠进西北，职位就是陕甘总督，但后来因为剿捻，朝廷就让穆图善署理陕甘总督。捻事一平，左宗棠就返回了西北。

他本该去兰州接过陕甘总督大印的，但他却认为要平定陕甘，必须先安陕西，而后自东而西，肃清兰州周围乱军。因此无论朝廷如何督促，他却执意按自己的策略，先平董福祥，再克董志原，后复金积堡，所以陕甘总督之职一直由穆图善兼着。

现在形势大变，兰州东北两面已无虑，后路稳固，他可以入兰州就近指挥收复河州、西宁和肃州了，所以陕甘总督一职必须立即接任，以免穆图善再挟持地方兴风作浪。

庆阳知府被请到行辕就立即被关了起来，整整一天，不要说提审，就连看他的人也没来一个。到了晚上，牢里又关进一个人来，被打得遍体鳞伤。到了夜里，又听得外面风声瑟瑟，隐隐约约好像有人在哭。那人说，自从有人撞死在旗杆上后，夜里常听到有人在哭，旗杆下也总是有人影在晃动，庆阳知府浑身直起鸡皮疙瘩。

到了第二天，刑幕师爷把赵县丞的供词拿给他看。他脸色大变，但很快又镇定了，一句话也不说。刑幕师爷道：“我知道你觉得会有人来救你，你的贵人是谁我们也清楚。不过他能不能救你，却很难说。”

到了下午，刑幕师爷就把庆阳知府带到一间屋子里，对他说道：“让你见个人，你也亲耳听听，看你死扛着有没有用。”

隔壁就是左宗棠的会客室，今天的客人不是别人，正是穆图善。

“这次请穆将军前来，除了交接督篆，还有件事要与将军商量。前一陣临泾出了件大案，知县戴福贪墨不法，杀人灭口，已在行辕畏罪自杀。”左宗棠道。

穆图善闻言想了一阵道：“是有这么件事，本将想起来了，这个戴福

好像就是大帅身边之人。”

“正是。这个小王八蛋最会侍候人，我现在想起来还心疼。这一阵他总是托梦给我，说他是冤枉的，并指证了害他的人。我按梦中提示派人一查，果然是个大冤案。陷害他的正是庆阳知府和临泾县丞，现在两人都已招供，请穆将军看看两人的供状。”

下人呈上供状，穆图善看过义愤填膺道：“本将当时就想，大帅身边之人怎么会贪墨呢？肯定是别有冤情，还专门吩咐甘肃臬台上心。没想到果真是个冤案，本将有失察之责。”

左宗棠冷笑道：“穆将军日理万机，哪有精力过问这样的案子，更不要说什么失察之责了。我之所以要提起这个案子，是因为这涉及了将军。庆阳知府已经在行辕，今天招供说他是受将军指使。”

穆图善几乎跳了起来，大声道：“胡说八道！”

“我也是这么想呀！大家都知道我和穆将军有些误会，但你我所争都是军政大事，穆将军怎会与一个知县过不去呢？按例，这案子涉及将军，甘肃不便再审，就该请旨派员来查，但这样会弄得满城风雨。我意不如先斩后奏，不知将军意下如何？”

“这样的王八蛋就该一刀杀了再说！”穆图善气咻咻道。

“将军真坦荡。我手下的人还都猜测将军可能要为他开脱呢！”左宗棠故意说给暗间里的庆阳知府听。

“心肠这样歹毒之人，本将何必为他开脱？”穆图善心里虚但嘴上却很硬。

庆阳知府听了穆图善的话，彻底绝望了。师爷见状便道：“你也看清了听清了，别人是巴不得你死。可大帅并无意要你性命，只要你供出实情，大帅也许会网开一面。”庆阳知府经不住师爷的劝说，开口招供了。

次日举行交接班典礼，大帐外摆下香案，穆图善向北三跪九叩首，把总督大印交给司仪，司仪则恭恭敬敬放到案上。然后左宗棠再行礼，从司仪手上接过大印。尔后奏乐，鸣炮，礼成。

随后左宗棠请穆图善进帐喝茶，这时文案便把庆阳知府的供词呈上来了。左宗棠看罢，拍案大骂道：“这个王八蛋，竟非要往穆将军身上扯，白纸黑字的供词也敢写！”

穆图善看罢，急得头上汗珠都冒出来了，他面红耳赤地分辩道：“大帅，他这是信口雌黄！”

左宗棠抓过供词，当着穆图善的面撕了个粉碎，笑道：“他的话我怎

么能信？”

穆图善连连拱手道：“被狗咬一口还真是百口莫辩，多谢大帅信任。”“庆阳知府、临泾县丞这样的小人，我恨不得立马拉出去斩了。可不请旨就斩，于体制不合，御史清流们难免要多嘴多舌，特别是我这样的汉臣更是不得妄动。要是按朝廷体制，押解入京或等朝廷派员来审，不知要生出多少枝节。”左宗棠大声道。

穆图善急忙接话道：“大帅尽管斩，折子由本将来写。毕竟这件案子是在本将任上发生的，也早该了断了。”

左宗棠拱手笑道：“穆将军如此担待，我倒乐得轻松了。来呀！立即把庆阳知府、临泾县丞、陈见胜三名案犯验明正身，立即正法。你们不要斩，也不要凌迟，就让他们撞死在旗杆上，还戴福一个清白。”

此事吩咐下去后，两人继续闲谈。穆图善道：“这两年见识了大帅的军事奇略和爱民之举，本将真是不胜敬佩。上年大帅曾说甘军吃空饷严重，当时本将还不信，回去一查，果然不假。本将已严令核实，从今年起，本将自减甘饷三成，拨给大帅的西征军。”

左宗棠抚掌道：“穆将军如此深明大义，真是陕甘之幸。前些时候我收留了几十个人，他们说西北被阿古柏占领后，百姓日日盼着官军收复。可甘肃的事不了，收复西北就是一句空话。所以河州、西宁、肃州必须尽快收复，还望将军以大局为重，多多配合。”

穆图善连忙拱手：“大帅一片忠心可昭日月，本将唯大帅马首是瞻。”

“西北用兵，最愁的是粮。专靠从内地购买也不成，必须大兴屯政，军屯、民屯都要搞。现在西北无主荒地十有七八，西征军走到哪里就开荒到哪里，这样搞了半年，大见成效，将军的部属也可如此仿效。我正着人刊刻《种棉十要》、《植桑要领》，到时候送将军几十套。我还着人从湖南采买蔬菜、稻米、鱼虾仔苗，要在西北引育，到时也送给将军一些。”

穆图善连连称好！回营那天，左宗棠亲自把他送到辕门之外。

左宗棠向来自视甚高，尤其不把满人放在眼里，今天却如此礼遇穆图善，让身边人大惑不解。一个师爷问道：“戴福明明是穆图善授意害死的，大帅难道真信他的话？”

左宗棠慨然道：“我当然不信。不过，一个知府一个县丞为戴福偿命，也算还了他一个公道。再说仅凭庆阳知府的一张供词就要扳倒穆图善，根本就不可能。眼下西北战事要紧，何必再横生枝节？得饶人处且饶人。他穆图善领我这份情，好好配合西征，也就值了。”

“呵呵，这有些不像大帅的脾气了。”

“想让就让，不想让就争，一切随自己的心性，这就是我的本性。”

第二十五章 弃前嫌致哀曾相 愤西事谋复新疆

同治十二年的深冬，无论朝廷还是左宗棠行辕，都是一派生机勃勃，因为今年肃州的收复，标志着混乱十几年的陕甘终于安定下来，而且在左宗棠保证的五年之内。朝廷非常高兴，立即下诏褒奖：

陕甘动乱十有余年，势极狼狈；自简任左宗棠总督陕甘，数年以来；不辞艰苦，次第剿除。此次亲临前敌，督饬将士克复坚城，关内一律肃清；朕心实深嘉悦。自应特沛殊恩，用昭懋赏。左宗棠着以陕甘总督，协办大学士。该大臣前赏给骑都尉世职，着改为一等轻车都尉世职。其他立功将士着速立保案，朝廷一一恩赏。钦此。

明清两代，大学士相当于宰相，协办大学士那就是副宰相。不管正副，大家都要称一声中堂了。有清一代，汉人不中进士而封大学士者还未有先例，所以这个协办大学士对左宗棠而言，确是一件大喜事。

还有件喜事，就是他购买的洋机器不日就到。入驻兰州后，他就委托胡雪岩购买机器，准备在兰州创办甘肃制造局，制造枪炮弹药，这批机器从上海分批起运，一路上跋山涉水，险关重重。运夫们只好把机器拆散了，分装了一百余车，有些地方要把山岩凿开才能通过。这样运了十几个月，到同治十二年五月才进了甘肃境内。

左宗棠对这批设备非常关注，开始是一月一报，后是十日一报，如今几乎是一天一报。车队到达兰州这天，他亲自出城去等。

出了城，因为车队尚未到达，左宗棠就在城外转悠。他看到路边一位老农正与几个运丁争吵，原来老汉是进城卖萝卜的，在城门外歇脚，恰巧一队运丁牵着骡马走过，没当心，一头骡子叼起一个萝卜就吃掉了。老汉怪运丁没管好牲口，运丁怪老汉没看好萝卜，双方争执不下。运丁人多势众，把老汉团团围住。老汉毫无惧色道：“你们想干什么？你们以为人多就可以不讲道理吗？现在可是左大帅带兵，他可不许你们胡来！”

这话听得左宗棠心里十分舒服，于是挤进去劝道：“你们两家都有道理，也都有过失。运丁一人牵骡三匹，如何能看得过来？老汉你自家的东西应当看紧点，但不管怎么说你是受了损失的。本部堂说过，在陕甘运夫是老大，没有他们，军前粮饷就不济，仗自然就没法打。老百姓是老二，民为贵嘛。本部堂这总督呢，虽是一方大吏，可也不过是为军为民服务的，只能算老三。今天老大的骡子吃了老二的萝卜，就让老三来付账吧！”

大家这才知道眼前这个穿羊皮袄的就是陕甘总督、督办陕甘军务的钦差左大帅。运丁们都纷纷请安，老汉也要下跪，却一把被左宗棠扶住

了。

老汉道：“大老爷就受小老儿一拜吧，陕甘百姓谁不想给大老爷一拜？今天得见大老爷，是小老儿烧高香了。甘肃乱了这么多年，总督巡抚换了又换，都被乱军打得不敢出兰州，大老爷过来了，没几年工夫，董志原收复了，金积堡收复了，河州投降了，西宁、肃州也收复了，甘肃哪个不念大老爷的好？”

左宗棠被老汉夸得高兴，抚髯大笑道：“当年本部堂给朝廷立下军令状，今年恰好五年，人定胜天啊！”

这时，车队出现在东门外，负责运输的正是赖长。他上前请安，左宗棠握住他的手道：“不必多礼了，总算把你们盼来了。”

赖长报告道：“这次运到的机器包括车床、刨床、镗床、铣床等二十一件，折散分装了一百一十九车。”

“这些机器，能否制造新式的枪炮？”左宗棠指着机器问道。

“等制造局创办起来，以这次购买的机器，完全可以制造最新式的枪炮。”

左宗棠很高兴，抚掌道：“好啊，等建起咱自己的制造局，枪炮弹药就不必从上海采买了，进军新疆、剿灭阿古柏就更有把握了。甘肃制造局关系收复新疆大局，必须有得力的人主持我才放心，所以才接二连三写信把你请到西北来，这件事就拜托了。”

赖长拱手道：“属下能为大帅效力，真是求之不得。只是偌大一个制造局，不是属下一人可以承担得起的，必须有几十名熟练的工匠共同努力，将来制造枪炮才有希望。”

“这事你大可放心，我已委托胡雪岩从上海、浙江等地招募熟练工匠，还特意叮嘱他要请三、五名洋技师，胡雪岩回信说所聘之人月内就可到兰州。”左宗棠捋着胡须道。

“大帅如此安排，属下心里就有底了，请大帅放心，明年上半年一定能造出枪炮来。”接着赖长又话锋一转道，“大帅，您知道属下在两江见到谁了？”

左宗棠摇摇头道：“两江那么大，我哪知道你见到谁了？”

“属下见到曾中堂了。路过金陵时，属下专程前去拜访过他。”

左宗棠曾与曾国藩闹得音讯不通，天下人尽皆知。赖长竟专程去拜访他，还专门说给左宗棠听，这让他的脸色变得十分难看。

赖长见状便道：“大帅不要生气，当年我曾给曾中堂铸过炮，也算是

老相识，路过金陵时，属下心血来潮，就去拜访了。属下把这件事说给大帅听，是因为曾中堂也说起了大帅。”

左宗棠不以为然道：“反正他不会有什么好话。”

赖长摇头道：“不，曾中堂对大帅是称赞不已。”

左宗棠大感意外，急问道：“不会吧？他怎么说？”

“曾中堂对大帅进军新疆极为推崇，他说新疆也只有大帅您才能收拾。曾中堂说他已是衰朽之躯，自然不行；虽说李鸿章正当盛年，但他太顾惜自家的声名，也没有收拾新疆的气魄；就算胡文忠公复起于地下，也难当此大任。曾中堂还说，每当危迫之时，他难免犹豫无措，而大帅却临危不惧，坚韧不移，有泰山崩于前而不变色的气魄。收复新疆是万难之事，也是千秋之功业，需要非常之人，此人非季公不可。”

左宗棠这才长舒了一口气道：“他总算说了句公道话。说起来，他虽然气魄不够，胆略也稍有逊色，但为人正派，虑事周详，除了我，少有人能及。他那个门生李鸿章就是名利之徒，曾涤生竟然有这么个门生，真是不可思议。”

接着左宗棠又骂了一通李鸿章，才把话题转回来问道：“曾涤生身体如何？”

赖长摇了摇头道：“曾中堂身体非常不好。因为同治十年的天津教案，他清誉大损，自己也后悔不迭，常说是内疚神明，外惭清议，心神两伤，眼睛几乎全盲，如今又添了腿脚麻木的毛病，依属下看来，怕是阳寿无多了。”

左宗棠唏嘘不已，不禁也有些伤感，他回顾起两人的恩恩怨怨，不禁唏嘘慨叹。真是无巧不成书，两人正在说着曾国藩的身体，戈什哈就送来了两江总督衙门发来的六百里加急。

曾左两人交恶，虽然没有私信往来，但公函却是常有的。不过这次的公函与往常有些不同，公函后面写的是“晚生曾纪泽拜”。左宗棠连忙打开一看，竟然是报丧信。

曾纪泽在信中详述了曾国藩病逝的情形，还说“晚辈知道两位老人心存芥蒂，但先父不止一次说过，两人所争都是国之大事，非为个人私利。如今先父已成故人，晚辈恳请两位曾经出生入死的朋友尽释前嫌，以慰逝者在天之灵。”

左宗棠早被曾纪泽的诚恳所打动，人已作古，就是心中有天大的块垒，又有什么不能化解的呢？想想这些年来，倒是自己常常指责曾国藩。无论怎么说，曾国藩都是大清少有的名臣，自己当然不能意气用事。于是他吩咐笔墨侍候，提笔思索着。

一回想起往事，他就忍不住连连叹息，饱蘸浓墨，笔走龙蛇，写了一副挽联——

谋国之忠，知人之明，自愧不如元辅；

同心若金，攻错若石，相期无负平生。

写完之后，他又吩咐寄上二百两奠仪。

曾国藩为官清正，没有余财，此次出丧，对他家而言是一笔不小的负担。

春节马上就到了，各路大军统领都来行辕给左宗棠拜年、贺喜。行辕特准张灯结彩，舞龙耍狮，燃放鞭炮，好不热闹。大军所驻之处，吸引了许多商人，周边竟然慢慢形成集市。

初一和诸将领喝过贺年酒，大家起哄要陪他到外面集市上逛逛，左宗棠欣然应允。十几位将领加众多的护军，前后簇拥着左宗棠来到集市上。他兴致很高，与商贩们攀谈着：“小哥，最近生意如何啊？路上可否安定？有无兵勇强买强卖？”

有位商贩很机灵，见那么多武职大员都是恭恭敬敬侍候在他的身后，便猜此人身份非同一般，很有可能就是左大帅，因此有意讨好道：“老先生您有所不知，这统军的左大帅是诸葛再世，不但满腹韬略，而且特别爱护百姓，约束部下又严，兵勇哪敢闹事呢？”

这几句话把左宗棠恭维得很高兴，他便笑呵呵道：“你也知道左宗棠可比诸葛吗？那我要告诉你，这位诸葛可胜过三国的诸葛呢！”后面的将领闻言都乐得哈哈大笑。

那个商贩又道：“要说烦心的事儿吧，也有一样，就是不知从哪里冒出来这么多乞丐，天天来讨钱，不胜其烦。”

左宗棠不以为然道：“这有什么奇怪的？西北战乱多年，多少人流离失所，乞丐多也再正常不过。”

“今年的乞丐不同往年，他们很多都是从新疆那边过来的，迪化、玛纳斯、达坂城都有。”

这就让左宗棠有些出乎意料了。正在这时，有几个穿维族服饰的乞丐过来了，个个面黄肌瘦，衣着褴褛。他们看左宗棠被这么多人簇拥着，知道是位大官，所以立即下跪乞讨。

左宗棠关切地问道：“你们怎么都到关内来了？”

乞丐里面有几个汉民，代他们回道：“自从阿古柏霸占了新疆，当地人的日子没法过了。”

当年新疆受太平军和陕甘动乱之影响，各族也乘势而起，建立了四五个政权。后来，这些政权都落到封建主手里，他们之间互相攻伐，弄得整个新疆混乱不堪。当时喀什噶尔的领主为了壮大自己的实力，就向浩罕国求援，于是，浩罕国王便把他的大将阿古柏派到南疆来了。

阿古柏本是一个小舞师，经常为贵族们跳舞，因而得以结识权贵，他又特别善于逢迎，竟然慢慢担任了浩罕国的军政要职，甚至连国王也对他有所忌惮。因此，当喀什噶尔的领主向浩罕求援时，国王就趁机把他打发走了。那时候俄罗斯也正要把浩罕纳入它的版图，留在浩罕也是凶吉难测，所以阿古柏也乐得去另辟天地。

浩罕是伊斯兰国家，习俗、服装与新疆十分相似，因此他们很容易得到当地人的信任。阿古柏又特别擅长玩弄权术，不到两年就掌握了天山以南大部分地区，还成立了哲德沙尔王国。他还越过天山，占领了迪化、吐鲁番等地方。

阿古柏的势力很快坐大，军队达到六万余人。这时他的豺狼本性也就暴露出来了，开始大肆敛财。农民要将收获的四分之三交纳田赋，还要将财产的四分之一交纳宗教税，死人要交念经费，种菜要交蔬菜税，果树要交果园税，各种名目的杂税真是数不胜数。他还特别荒淫，每占领一地，就把八岁以上的女孩全部软禁起来，一一奸淫。姬妾更是有六百多，一旦怀疑与他人有染，就在帐篷里挖个坑埋掉。百姓被逼无奈，纷纷逃亡。

“现在的新疆是狼和羊在一个涝坝里喝水，鸽子和鹰在一棵树上筑窝。”他们还为左宗棠唱了一首广为流行的民歌：

黑色的猫头鹰在头顶上惨叫，
罪恶的战火在草原上燃烧，
柯尔克孜人的家乡流着鲜血，
大地母亲，为她的儿子在痛哭号啕，
号啕——痛哭——痛哭——号啕。
灰色的恶狼在白骨堆上嚎叫，
阿古柏的马队像黑风在咆哮，
柯尔克孜人的太阳是谁抢去了，
大地母亲，为她的儿子在痛哭号啕，
号啕——痛哭——痛哭——号啕。

歌声非常凄凉，乞丐们边唱边流泪，左宗棠听着听着眼角也湿润了，吩咐随从把他们全部带回行辕，饱餐一顿。得到消息后，其他的乞丐都赶过来了，有五六十人。吃过饭后他们还不肯走，跪求左宗棠给他们一条生路。左宗棠稍作思考，便命令把身体结实的青壮男子编进勇营，年老的就编入长夫中，喂马做杂役。

将领们都很不解，问道：“大帅募勇一向极严，为什么对这些人这么随意呢？”

“他们这些人千里迢迢投奔关内，总得要给他们一条生路。你们不要小看他们，将来收复新疆，他们就是最好的向导。”左宗棠笑道。

“可是新疆非同关内，出关还需要西行数千里，收复新疆不知道要等到何年何月？”将领们又问道。

左宗棠忧虑道：“新疆正处于水深火热之中，急等着我们去解救，收复新疆也要马上排上议程。”

“到时候由谁来收复新疆还很难说，朝廷未必就能让大帅担此重任，在新疆问题上，朝廷向来都是重用满人的。”王德榜道。

“糊涂，无论谁来收复，总要用向导的。”左宗棠又笑了笑，“收复新疆，怕离了左某无人能凑功。”

此时朝廷也关注起新疆来，因为不但阿古柏占领了新疆大部，而且更为麻烦的是俄罗斯也出兵占据了伊犁。

说起伊犁，大家并不陌生，它是古丝绸之路的重镇，历史久远，商业发达。自两汉迄晋，伊犁为乌孙和匈奴地；隋唐为西突厥及回鹘地，隶北庭都护府；元、明为蒙古诸王地；明末清初为瓦剌游牧地，准噶尔部建帐于此。

清军平定准噶尔叛乱后，才把这片地方叫伊犁，因为境内有条叫伊丽水的大河。1762年，乾隆皇帝在这设立了“总统伊犁等处将军”，作为当时西北最高行政和军事长官，统辖天山南北各路驻防部队及归附清朝的中亚和哈萨克各部。伊犁将军还兴建了惠远城，并陆续在其周围建起惠宁、绥定、广仁、宁远、瞻德、拱宸、熙春、塔尔奇八城，统称为伊犁九城。

伊犁位于天山脚下，雪水滋润，水草丰美，境内除伊丽水外，尚有阿尔齐斯河、乌伦古河、额敏河等大小河流不下二百条，冰川二千余条，水流量大概占整个新疆的一半。这里雪峰巍峨、冰川瑰丽、林海苍茫，更有美丽的那拉提、唐布拉、恰西草原，很早就被文人墨客们称为塞外江南。这样的好地方，在整个中亚高寒干旱之地，实在罕见，难怪

俄罗斯一直打它的主意。

清廷在为太平军、捻军、陕甘之乱而焦头烂额的时候，俄罗斯却正在迅速向外扩张，对伊犁更是垂涎三尺。当阿古柏打算向伊犁进军的时候，沙皇还为此召开了多次特别会议，最后决定由七河省省长科尔帕科夫斯基占领伊犁，理由是帮助中国代守，以免落入阿古柏手中。当时伊犁军民多是使用大刀长矛等冷兵器，根本无法与俄军抗衡，不久，伊犁全境被俄军占领。

那时候天山南北大部都被阿古柏占领，所以伊犁被占的消息根本传不到朝廷。俄罗斯占领伊犁两个月后，俄驻华公使才到总理衙门通报了这件事。当时在总理衙门当值的大臣是文祥，他责问俄驻华公使道：“伊犁是中国的地方，俄罗斯凭什么出兵侵占？”

俄国公使狡辩道：“文大人误会了，我国是帮贵国驻守伊犁，怎么能说是侵占？待贵国收复了乌鲁木齐等地方，我们自会交还。”

由于此事太过重大，文祥立即向恭亲王报告。恭亲王也是大吃一惊，但当天不敢回奏，因为慈禧正在生儿子同治的气。

同治六岁登基，今年已十七岁了。按清制，早该大婚亲政了，但慈禧舍不得手中的权力，所以迟迟没有给他选后。但到了今年也不能再拖了，就在前些日子，朝廷举行了选后大典。

当时最出色的秀女一个是富察氏，一个是阿鲁特氏。阿鲁特氏为人持重，但她是郑亲王端华的孙女。郑亲王是顾命八大臣之一，是慈禧的政敌，所以慈禧不喜欢阿鲁特氏。但富察氏为人太过乖巧、轻浮，慈安不喜欢她。这样，两位太后的意见就不一致了，最后慈安说让同治自己选。没想到儿子竟然和慈安一条心，选了阿鲁特氏。所以慈禧非常生气，一气之下便病倒了。

恭亲王得知这事后便召集了所有的军机大臣商讨对策，以备明天应对。等军机们拿定主意时，鸡叫都两遍了，上朝的时候也就快到了。

早朝的时候，帘子后面坐的只有慈安。一听伊犁被俄国人占了，慈安顿时六神无主。而同治什么事都想做主，但他的主张几乎没有多大的意义。

“六叔，左宗棠不是在西边吗，让他带人出关，把伊犁要回来。”

恭亲王敷衍道：“皇上说得不错，左宗棠能征善战，是收复新疆的最好人选。但现在甘肃全境刚刚平定，大军也需休整，他抽不出身来。”

“他手下不是有员大将刘松山吗？让他出关得了。”同治大声道。

恭亲王摇头道：“刘松山虽说是难得的将领，但征战多年，也需要休

整，也不能出关。”

同治一听就没了兴致，道：“那你们就看着办吧。”

“这是大事，恐怕要奏明圣母皇太后。”恭亲王道。

“是的，这事当然要让皇额娘知道。”

这时慈安也道：“这种大事，向来是妹妹拿主意。她身子不好，没上朝，你们就去她那边说说吧。”

恭亲王拖上文祥到慈禧寝宫，这边的首领太监是李莲英。去年安德海私自出宫，已被恭亲王、同治联合山东巡抚丁宝桢斩杀。这时候的李莲英刚刚当上首领太监，又有安德海的前车之鉴，所以办差还算谨慎。一听有大事，连忙亲自去回禀，一会儿又小跑着出来道：“王爷，文大人，太后有请呢！”

两人进了寝宫，隔着纱帘，慈禧半躺在床上，不冷不热道：“什么事啊？有皇上和姐姐，什么事不能办了，何必还要来找哀家？”

恭亲王恭恭敬敬道：“这是件大事，母后皇太后做不了主。”

这话慈禧愿意听，但嘴上却不饶人道：“哟！什么事姐姐还做不了主？”

“俄国人出兵占了伊犁。”

“什么？”慈禧竟一骨碌爬了起来，“伊犁让俄国人占了，什么时候的事？”

“已有一个多月了，俄国人昨天晚上才通报，可宫里已经落匙，臣等没敢讨扰。”

慈禧厉声道：“伊犁将军荣全呢？他怎么把伊犁拱手让人了？”

“新疆变乱之后，他带兵与阿古柏作战不利，被迫退到了乌里雅苏台。那里已离伊犁很远了，恐怕至今他还不知道伊犁被占的消息。”恭亲王如实回禀。

慈禧恶狠狠道：“真是死狗托不上墙！那现在新疆都有哪些兵驻守？”

“乌鲁木齐都统景廉部有三十营，伊犁将军亲兵十营，此外还有锡伯营、索伦营、察哈尔营、蒙古营、厄鲁特营，也有三十余营。”

慈禧屈指一算道：“这些兵马少说也有三万人，俄国人出了多少兵？”

“俄使说出了三千。”

“三万人竟挡不住三千人。一年粮饷百万两，朝廷都白花了？”慈禧勃然大怒。

“都是臣等办差不力，请太后责罚！”恭亲王赶紧磕头。其实这三万人分守不同的地方，不可能都驻在伊犁对付俄国人。何况近年来与阿古柏周旋，还溃散了不少，战斗力大打折扣。

慈禧其实心里也明白，不过着急了一些，漫无边际地指责罢了。等气消了些，语气才缓和了，问道：“你们打算怎么办呢？”

“俄国人说是代守伊犁，那就没把事做绝，所以我们先要派人与他们谈判。听俄使的意思，要谈也要与伊犁俄国带兵的军官谈。”恭亲王小心翼翼答道。

“伊犁被俄人占领，伊犁将军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就让荣全去谈。乌鲁木齐必须收回，你们看由谁带兵出关？”

恭亲王沉思了一会儿道：“要论能征善战，左宗棠最为合适。”

慈禧听了直摇头道：“左宗棠不合适，一则陕甘并未彻底平静，需要左宗棠镇守；二则新疆用兵向来不用汉人。”

“臣等也是这个意思，离新疆最近的就是乌鲁木齐提督成禄的部众，大约有二十营。他领提督一职后正赶上新疆变乱，一直没有出关，就驻在甘肃高台。”

慈禧叹了口气道：“去年左宗棠就参成禄贪墨不法、治军无方，他这个乌鲁木齐提督竟八年没出关，也难怪左宗棠参他。督促他立即出关，否则就押回京城治罪。”

.....

左宗棠接到上谕，大不以为然。他认为俄国人出兵占领伊犁，名义上是代为驻守，实际上是蓄谋已久，所以派荣全去谈肯定会无果而归。而派成禄出关帮景廉收复乌鲁木齐，他也不赞同。他不是不赞成收复乌鲁木齐，而是觉得朝廷期望成禄、景廉收复乌鲁木齐根本是不切实际。于是他在给朝廷的奏折中说道：

俄人窥我西疆，蓄谋已久，趁我新疆变乱，而出兵强占，虽称代为驻守，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恐非口舌所能争。荣侯深入无继，景都护兵力本单，后路诸军，久成迁延之习，兵数虽多，并无斗志。

成禄坐拥高台，战守无状，盘剥百姓，民怨极深，望其速赴戎机，克复要地，实无把握。何况天山南北大部被阿古柏占领，孤军如何深

臣以为，欲杜俄人狡谋，收复伊犁，必先复天山南北。届时无后顾之忧，有可用之兵，即使不索伊犁，亦是隐然不可侵犯，彼如知难而退，归还伊犁，万事皆休；如俄人欲起兵端，我国亦可从容应对，以逸待劳。现在荣侯与之相争口舌，俄人定百般狡辩，推三阻四；若彼以兵事要挟，更是无以应对。

幕宾们看了奏折，都劝道：“大帅，您这个折子就是把朝廷的意思都给否了，朝廷恐怕会不高兴。朝廷派荣全去谈，就让他去谈吧，有用无用都随他。朝廷要成禄出关，就让他出关，反正他在甘肃也没什么用。不了解的，还以为大帅是不赞同收复新疆。”

“我不是反对收复伊犁，而是反对现在进军。要收复伊犁，必须新疆安定后方可，现在新疆还在阿古柏手中，贸然孤军深入，敌军把粮道一断，岂不是自趋绝地？我不是怕俄国人，更不怕阿古柏，我是担心有没有把握战而胜之。新疆遥遥千里，不做好充分准备，不思虑周密，贸然进军，如何能成？战而不胜，局面反而更复杂，对收复新疆只会更为不利，这番道理总要给朝廷讲明白，省得日后两地用兵，久拖不决。我原本打算陕甘之事一了就告老还乡，可现在俄人竟侵我疆土，我就要与此虏周旋下去。你们可知当年我与林文忠公彻夜长谈，谈得最多的就是新疆。林公当年就发配伊犁，他在那里兴屯政，办水利，深得百姓爱戴。他倾注心血之地，如何能容他人强占？”

事实果然如此。荣全接到朝廷命令后，立即从乌里雅苏台起程。为了行军迅速，他仅带了一百余名亲兵。两个月后，他到达塔尔巴哈台，便派人通知俄方，他准备到伊犁与科尔帕科夫斯基讨论接收伊犁问题。

可俄军却回话说，讨论伊犁问题不必到伊犁来，要到那旦木议事，但又不告诉那旦木在什么地方。荣全接二连三催促，一个月后俄国人通知改在阿亚古斯会谈。

但当荣全走了两个月到达阿亚古斯时，却见不到俄方代表的影子。他在此地空等了五十余天，后来俄方代表终于出现了，却不谈伊犁的话题，而是当面斥问荣全道：“你们大兵何时前来交接？将军带来了多少兵？你们乌鲁木齐、玛纳斯有多少兵，这些乱地方你们什么时候收回？这些地方你们若不收回，俄国可派兵前往。”荣全一时被问得哑口无言。

双方这么空谈了几天，荣全实在忍不住了，便质问俄使道：“本将奉旨办理伊犁之事，此事究竟怎么说？”

可这位俄方代表竟道：“伊犁之事我一句也不能说，伊犁是科尔帕科夫斯基带兵过去的，你有问题就去找他。”

荣全只好再回伊犁，好不容易见到了驻伊犁的科尔帕科夫斯基，他却说自己只管军事，外交的事不管，此事需听土耳其斯坦总督考夫曼将

军的命令。但总督的答复是两国交往，不是他可以僭越的。俄国在北京驻有公使，请与俄使交涉。

总理衙门接到荣全的报告，立即派军机大臣、总理衙门大臣文祥与俄国驻华公使交涉。俄国驻华公使道：“荣全兵力单薄，即使把伊犁交给他，他也不能守住。”

“伊犁是敝国之地，守住与守不住都要由敝国驻守，何必贵国多此一举？”文祥反问道。

俄驻华公使却大言不惭：“既然贵国不能守住，敝国就要代为驻守，等乌鲁木齐、玛纳斯等地收复后，敝国自会归还伊犁。”

文祥又质问道：“伊犁是大清之地，随时都应收回，为什么要等乌鲁木齐、玛纳斯收复了才归还，这是何道理？”

“伊犁系交界之地，此地变乱，必然影响敝国边民。为敝国安全计，只有贵国收复了乌鲁木齐等地方可交还。贵国如果现在要伊犁，那就请给敝国发一个照会，将来荣将军收复伊犁后，可保永远不失，不令贼匪扰窜俄边。如伊犁再失，即由敝国按边界之事办理，贵国不得过问。”于是，会谈不欢而散。此后宝璜等人也与之会谈，一样是毫无结果。

翻来覆去折腾了半年多，依然毫无结果，伊犁还是紧紧攥在俄国人手里。慈禧叹了口气道：“果然都让左宗棠说中了，看来只有等大军收复了乌鲁木齐、玛纳斯等处再与俄人交涉了。新疆如何收复，传旨给左宗棠、李鸿章、曾国荃等督抚，且先听听他们怎么说。”

甘肃制造局的赖长，不仅实现了半年内造出大炮的承诺，而且还琢磨着制造民用器具。这天他对左宗棠说道：“大帅，属下制造了一架吸水龙，请大帅前去看看。”

左宗棠好奇地问道：“吸水龙是什么东西，能做什么事？”

“吸水龙，顾名思义，就是能吸水的东西。听说洋人造的吸水龙，能把水从四五丈深的塘里吸出来，属下造的这个，吸个三四丈应该没问题。”

左宗棠大感兴趣说道：“那就好比江南的水车了。”

“属下这个吸水龙，功效比水车还要强若干倍，它不用人力，也不用水流来冲，只需一个蒸汽锅炉，加炭烧水做动力。”赖长有些得意。

“是吗？耳听为虚，眼见为实，走！你带我看看去。”左宗棠兴致很高。

吸水龙就安在机器制造局后院，那里有口水井，吸水龙长长的铁管

一直伸进井里，蒸汽机就架在井台边，已加炭多时，蒸汽充足。赖长令两名役丁向铁管里灌水，直到把铁管灌满。一声令下，蒸汽机开动的同时，两名役丁松了手里的绳子，随着“腾腾”的声音，铁管里喷出水来，但只喷几下水就明显少了。在场的人都很紧张，赖长急得直跺脚。正焦急之时，水又大了起来，“哗哗”地直向外涌，一会儿就把渠道灌满了。

“不错！不错！”左宗棠连连称赞，又问道，“这就奇怪了，这水是如何被吸上来的，这其中有何机巧？”

赖长憨笑道：“这个属下也说不不好，据洋人报纸上讲，是空气把水压上来了。属下事先把铁管里灌满水，一开机器，铁管里的水就喷出了一些，铁管就有一段是空的了，空气就要来填这个空，可是又隔着水，结果就把水推上来了，这样不断地推，水就源源不断地流出来了。”

左宗棠和大家都听不明白其中的道理，但水不断向外涌却是事实。大家就这样聊着，很快就到了吃饭时间，左宗棠就在机器局和技师们一块吃。制造局里有三个洋技师，还有十来个从闽浙请来的中国巧匠。三个洋技师和两个中国工匠陪餐，赖长知道左宗棠不喜铺张，但因为洋人在，所以备了牛排、洋葱等洋人喜欢吃的东西。

左宗棠请洋技师讲吸水龙的原理，三位洋人立即不吃饭了，又是在木板上画图，又是手舞足蹈地讲解，大家总算勉强明白了。左宗棠看着画板沉吟了片刻道：“新疆土地本来肥沃，但就是缺水，将来如果能到处装了吸水龙，那灌田就不成问题了。”

赖长闻言叹了口气，道：“是啊，可就是这蒸汽机吃炭太厉害了，而且一时半会也难以推开。”

“是啊，要想推开不是一朝一夕可以办到的。不过眼下有一件事你看成不成——兰州的井太少，百姓喝水多是直接从黄河中取，可黄河的水实在太污浊了，如果我们把吸水龙架在黄河边，把黄河水吸上来，然后开渠引到城内，再在城内开个大塘，把水澄清，任百姓取用，这岂不是一件便民的大好事？”左宗棠盯着赖长，想听听他的意见。

“这个办法好，属下就立刻按大帅的吩咐办。”赖长当即就答应了。

不过十几天工夫，赖长已按左宗棠的意思把水池挖好，吸水龙也在黄河边上架起，直通水池的明渠也已挖通。大家簇拥着左宗棠来到黄河边，沿河站满了百姓。一声令下，吸水龙轰然作响，黄河水果然被吸了上来喷进明渠里，向兰州城流去。岸边百姓一片欢呼。大家再到城里水池边，这里同样围满了百姓。水流速度很快，此时池中已有半池水，只是水有些浑浊。赖长指着水池对左宗棠道：“大帅，这一池水可供兰州军民饮用三四日，从此不必再喝污浊的黄河水了。这也算兰州的一件大事，大家都希望大帅能给这个水池取个名。”

左宗棠稍加思索后道：“那就叫‘饮和池’吧！无论回汉，共饮黄河

水，都是亲兄弟，应该和睦相处。”

赖长命人取来纸笔，左宗棠奋笔挥毫，写就“饮和池”三个大字。赖长举起来，让众人观赏，百姓又是一片欢腾。

在众人面前，左宗棠宣布了一件大事：“如今陕甘安定，进军新疆已无后顾之忧。阿古柏占我天山南北，俄国人又强占了伊犁，本部堂已上奏朝廷，愿率大军歼灭阿古柏，讨回伊犁城，你们愿不愿跟我进军新疆，讨回伊犁？”

将士们闻言齐声吼道：“进军新疆，讨回伊犁！”

慷慨之音，声震屋瓦。

第二十六章 海防塞防起争执 倭仁宗棠主西征

左宗棠有意进军新疆，可朝廷却并不这么想。收复陕甘，功劳几乎全让汉人收了，虽然也有宁夏将军穆图善、署理乌里雅苏台将军金顺参与战事，但其作用微乎其微，彼此都心知肚明。

如果收复新疆之功再让汉人立了去，那满人的面子岂不丢尽了？何况新疆用兵旧例都是任用满蒙亲贵。所以无论是以恭亲王为首的军机大臣，还是两宫和皇上，都有意把这份功劳让满人来成就。稍有不同意见的是文祥，他认为西陲边将中，能胜此大任的满人实在难觅。恭亲王向来是尊重文祥的，因此说道：“此事确实是有些差强人意，不过才能都是历练出来的，这事让景廉揽总，让金顺出关帮办，问题应该不大。”

文祥听了这话，也同意一试。

同治已大婚亲政，这样的大事应当向他请示旨意。当恭亲王赶到养心殿时，皇上却不在，一问太监，说是圣母皇太后把皇上叫去了。恭亲王一想正好，虽然两宫已不再垂帘，但这样的大事慈禧也是要知道的，母子二人都在，一并回奏了更省事。当恭亲王匆匆赶到慈禧寝宫时，在宫门口正遇上了气咻咻的同治。

恭亲王连忙问安：“皇上，您这是跟谁不痛快呢？”

“六叔，您给评评理，朕都亲政了，可皇额娘还要事事都过问，竟然连朕召谁侍寝都干涉，还当着太监的面训斥，朕这皇上还要不要面子？”

“皇上小声点，这不是在养心殿，让他人听见了可不好。”恭亲王连忙噓声相劝。

同治偏要大声嚷嚷：“你们都怕朕不怕，大不了这个皇帝让她当去！”

“皇上，这就不是臣说您了。咱大清的皇上是您，除了您谁还能当？圣母皇太后过问您的家事，那也是关心您。”

原来同治只喜欢皇后阿鲁特氏，对慈禧欣赏的富察氏却连瞧也不瞧，所以慈禧指责他专宠，又指责他沉迷床第之事，心思不放在政事上。

这话慈禧唠叨了不止一次两次了，同治听得心里十分反感，当面就赌气道：“皇儿从今往后谁都不碰。”

慈禧闻言大怒道：“胡说，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你不碰她们，将来

谁继承大统？”

这事儿恭亲王心里也知道，明白根子就在皇后身上，皇帝喜欢她但慈禧却不喜欢。但这种事他也不好发表意见，何况这位皇帝执拗得很，连皇额娘的话都不想听，他这当叔叔的又何必自讨没趣？

同治发完牢骚后气消了些，才问道：“六叔，您这是要去哪呢？”

“臣正要向皇上奏事。”恭亲王答道。

“什么事这么急？”

“还不是西边的事情——俄国人占领伊犁，还放话说要代守乌鲁木齐。”

“岂有此理，这俄国人未免也太霸道了，大清的疆土何必他来代守，朕若率兵去代守他的国都，他们答应不答应？”

“皇上说的是，俄国人趁我新疆混乱，想要混水摸鱼。”

“左宗棠已平定陕甘，现在就让他进军新疆，把伊犁给朕收回来。”

“左宗棠老成谋国，运筹帷幄，能征善战，早在圣上洞鉴之中。只是左宗棠连年征战，需要休整，且左宗棠已六十二岁，身体又不好，实在不宜再操劳。”恭亲王当然不能直言收复新疆要用满人。

同治也点了点头道：“那倒也是！那你们的意思呢？”

恭亲王把大家商议的结果回奏了，同治听了之后道：“那就按你们说的办吧，景廉在新疆多年，金顺也在陕甘战场上立过功，应该能给咱满人长长面子了。”

君臣就站在宫门外商议着这件大事，完了之后恭亲王问道：“这件事，皇上是不是要奏明圣母皇太后？”

“算了！”同治有些赌气，但想了想又道，“还是您去告诉她吧，朕没空。”

“皇上已经亲政，臣再到圣母皇太后那儿多嘴，这有些不合适。”恭亲王略有顾虑。

同治不耐烦地摆着手道：“有什么不合适的？您就说朕已经准了。”

不过，朝廷的算盘刚落实，新疆军务督办景廉和帮办金顺就为粮饷的事闹得不可开交了。原因是巴里坤生产条件较好，景廉在这里收购了几万石军粮，存粮十分充足。金顺率军千里迢迢赶过来，最缺的是军粮，景廉却不肯把粮食给他。两人轮番向朝廷密奏，彼此攻击，根本无

法和衷共济。朝廷一怒之下，撤了景廉的钦差，任命穆图善为督办新疆军务的钦差。谁料他还没出玉门关，所部就溃散了大半，余部则停滞不前。穆图善军前正法几人，没想到惹起了兵变，只有十几名亲信护着他狼狈逃了回来，几成光杆将军。

同治将穆图善的请罪折气得摔到地上，恭亲王等军机大臣们也无言以对。

“收复新疆看来只能起用左宗棠了。他手下几员大将能征善战，将帅之间配合默契，而且他素有大志，定能胜此大任。”文祥最后这样建议。

左宗棠收到朝廷任他为督办新疆军务钦差的上谕后，立即召集刘松山、王德榜等各路统领商议，决定两个月后首批部队出关，而后集结兵力，就可对乌鲁木齐发动进攻。被他收在军中的流亡之人听说大军要出关，个个欢天喜地，纷纷到行辕来打探消息。

出关并不难，将领勇兵都有准备，但难的是军饷。西征军饷主要靠东南各省协助，但除浙江、福建外，各省都打折扣，大军已欠饷六七个月。两个月后出关，至少得先准备一百万两银子。眼下如果坐等各省协饷，非误事不可。所以左宗棠一面飞檄催促沿海各省，一面上奏朝廷，要求户部先拨一百万两，以便大军尽快成行。可就在这时，东南沿海却出了一件大事——日本派军舰入侵了台湾。

明治天皇继位后，日本大力学习西洋各国，国力大增。他要效法西洋开拓殖民地，但向哪里开疆，向哪里拓土？他们便首先打起了台湾的主意。

因为台湾战事，东南沿海都紧张起来，沿海各省纷纷上折，要求筹巨款购军舰，加强海防。有的是真打算办海防，有的则不过是想借机推托西征协饷，各省的折子和左宗棠要求筹办出关军饷的折子先后到京。

台湾那边战事不知到何时了结，恐怕也是个无底洞。东南新疆都要银子，怎么办？户部的办法当然是先解燃眉之急，新疆已乱了多少年，也不急于一时，所以他们的意见是先顾东南，新疆暂缓。军机处也是这个意思，所以密谕左宗棠暂守原地，何时出关以后再说，至于军饷，当然只能缓缓再说。

左宗棠收到这份密谕后非常失望，但东南沿海事起仓促，不能不顾，因此他就劝慰众将以及眼巴巴盼着大军出关的当地人，面对失望的眼睛他也是于心不忍。

登陆台湾的日军不适应当地的气候，士兵患痢疾严重，死了好几百人。日军打又打不赢，守又守不住，只得派人到北京与清廷谈判。日本人非常急于结束战事，但表面上却不动声色，而且提出了很多过分的要求。当时与日本人谈判的是李鸿章，他怕战事扩大，日本会进攻天津，也急于签订和约。再加上有英美等国帮着日本说话，最后双方签订了

《天津专条》，清廷不但赔偿了日本五十万两银子，还承认日本进军台湾是保民义举。

《天津专条》签订后，总理衙门上奏《海防亟宜切筹武备必求实际疏》，建议加强海防建设。但加强海防要花银子，收复新疆也要花银子，怎么办？朝廷就把总理衙门的奏折发给封疆大吏们讨论。

大家立场不一，意见不同。有人主张一力收复新疆，但也有人主张停止西征，把银子省下来筹办东南海防。李鸿章的折子上得最晚，但是分量最重。

日本进攻台湾，最为紧张的就是他这位直隶总督。两次鸦片战争，洋人都是靠军舰封锁天津海口，直接威胁京师，迫使朝廷就范。他坐镇直隶，却没有几艘可依赖的军舰，所以一直担心日本人也来这一手。他最希望停止西征，把银子拿来置办军舰。因此，他在奏折中道——

新疆各城，自乾隆年间始归版图，岁需兵费三百余万，徒收数千里之旷地，而增千百年之漏卮，实为不值。且其地北邻俄国，南近英属之印度，即勉强恢复，将来断不能久守。今虽命将帅出师，兵力饷力万不能逮。可否密谕西路各统帅，但严守现有边界，且屯且耕，不必急图进取。新疆不复，于肢体元气无伤；海疆不防，则腹心大患愈棘，孰重孰轻，一目了然，故西征各军，可撤则撤，可停则停，其停撤之饷，即匀作海防之饷。否则只此财力，既备东南万里之海疆，又备新疆万里之饷运，朝廷如何能够支撑？

他的意思再明确不过了，新疆不过是荒寒之地，当年乾隆帝收回就没有多大意义，现在东南沿海紧张，就应该放弃新疆，专顾东南。

军机大臣宝鋆首先支持李鸿章的主张，他是户部尚书，愁的就是银子，用兵陕甘已花了不少银子，再收复新疆，恐怕开销更巨。

文祥却坚决不同意李鸿章的主张，在他看来，祖宗之地不可弃，不然则列强效仿，大清岂不将被瓜分？

恭亲王自然同意李鸿章的主张，而其他几位军机不置可否，唯恭亲王马首是瞻。

“要不先回奏皇上，看皇上怎么说？”恭亲王道。

皇上能怎么说？大主意向来是军机处拿，皇上大多是画诺而已。文祥知道此事皇上一旦同意就无可挽回了，因此恳请恭亲王再容大家仔细想想，明天回奏。这个要求恭亲王不好回绝，毕竟文祥是军机里身份仅次于他的人。

当天晚上，文祥就去了大学士倭仁府上。一路上他在想，倭仁虽然守旧，但他是个忠君爱国的臣子，收复新疆这样的大事，他不会糊涂。

只是当年为创办福州船政局的事，他与左宗棠闹得势如水火，如今督办新疆军务的恰是左宗棠，不知他会作如何想。但事情紧急，也由不得文祥瞻前顾后了。

一到倭仁府上，管家便道倭大人身体不好，早休息了。倭仁之子见文祥亲自来访，猜想必有大事，因此请他喝茶稍后，他去叫醒父亲。

“不用叫倭相起身了，我直接去卧房。”文祥说着便直奔卧室而去。

倭仁见文祥进来了，便起身道：“文相，我老了，不中用了。”

文祥连忙道：“倭相这是说哪里话，咱们这个年纪谁没个三病四灾的？皇上刚亲政，正需要您辅佐呢！”

“你看看我这身子骨，哪还能辅佐皇上？有你们这些大臣辅佐，哪有我说话的地方？”倭仁慨然道。

“倭相，有些事离了您还真办不成。我是越想越糊涂了，当年乾隆爷平定准噶尔叛乱，一统新疆，到底是对还是错了呢？花那么多银子收回一块荒芜之地，每年还要花上百万两军费，实在是太得不偿失了！”文祥摇摇头道。

倭仁一听这话脾气就上来了，猛烈咳嗽几声，气喘吁吁道：“你这是什么话？无论荒芜繁华，都是我大清版图，镇守边疆，自然要花银子，那又不是做买卖，谈不上值与不值。何况新疆并非荒芜之地，伊犁一带就被称为塞上江南！”

“倭相的话自然不错，可现在要紧的是东南沿海，朝廷又没那么多银子，不如停止西征，把军费省下来加强海防，新疆就随它去吧。”文祥又激将道。

倭仁气得手直抖，斥责文祥道：“你们军机大臣就是这样辅佐皇上的吗？大军已经云集新疆，就是不再西征，军费也要一直开销。就算省下几个，我看也未必能够加强海防。这是拆西墙补东墙，西墙必塌无疑，东墙却未必能扶得起来！”

文祥起座拱手道：“倭相，实不相瞒，这是李少荃的主意。他坐镇直隶，说的话向来有分量，万一皇上准了他的奏章，新疆恐怕从此易主。我身在军机，有些话不好说，所以特来恳求倭相。”

倭仁一下明白了，连忙道歉道：“文相，我错怪你了。你放心，我明天一早就去求见皇上。”

文祥走后，倭仁不顾病体，连夜起草奏折，第二天一早就去朝房等候。他身体不好，皇上特准他不必早朝。见他来这么早，大家都有些意外，都恭喜他身体康复。他摆了摆手道：“身子还是老样子，如今台湾之

事已了，应该令左宗棠进军了，老夫今天是专为此事觐见万岁爷的。”

恭亲王等人听倭仁如此说，都感到有些诧异，所以他就把目光转向文祥，文祥却摇了摇头。在一般情况下，头起是见军机大臣，可今天却比平时多等了半个时辰。大家都交换着眼色，或者打着手势，猜测是什么原因。又等一会儿，乾清宫的太监才出来传话道——皇上口谕，昨日偶感风寒，浑身燥热，早朝就免了。诸位大臣各司其职，不必进宫见驾。

不必进宫见驾，就是可以不去问安，大家只好散去。回到军机处，大家就商议着把太医叫来问问皇上的病情再说。一会儿之后，太医院医正李德立就过来了，给恭亲王及诸位大臣见礼，报告同治脉象：“皇上感了风寒，如果没错，下午定会好转。”

恭亲王呵责道：“你这是什么话，这不是连皇上的病症都还没有确定吗？那你又如何能对症下药？”

李德立平日与恭亲王十分相熟，敢于说话，便道：“世间没有万分确诊的病症，皇上的脉象接近风寒，当然要按风寒用药。臣过一个时辰再入宫请脉，那时再给王爷详细报告。”

一个多时辰后，李德立又来报告，说已经给皇上请过脉了，但热还未退，受风寒的症状已经十分明显了。恭亲王闻言便递牌子请求见驾，一会儿之后，太监便出来请他进去，说两宫皇太后也过来了。

恭亲王进殿后便给两宫和皇上请安，他见皇上面色微红，比平日倒显精神。

“朕昨日到西苑游玩，感了风寒，并无大碍，只是心里燥热，口有些干，六叔就放心吧！”

可到了第二天，同治依然不能上朝，到了下午，体热非但没有退，而且身上还出了小疙瘩，太医会诊后认为是天花。于是宫里又立即忙活起来了，大臣、太监、宫女都穿起了花衣，乾清宫里也铺上了猩红的地毯，还请了痘神娘娘。

太医按天花治了二十多天，同治的病势不轻反重。天花一般不过十七八天，同治的迹象越来越不像天花了。而坊间种种传闻，关于皇上逛八大胡同的说法也传进了恭亲王耳里。

皇上逛八大胡同的事情确是真的。因为慈禧干预同治的夫妻生活，他干脆谁也不再宠幸，赌气跟着贝勒载徵经常微服出宫，四处游玩，后来就迷恋上了八大胡同。

恭亲王听了传言大吃一惊，这种事无论外间怎么传也不能从他口中说出，但他又不能不闻不问。他想把载徵叫过来问问，但万一是实情他

该怎么办呢？打那个不成器的东西一顿吗？那传出去不是更印证了民间传闻？所以一时拿不定主意。后来，他把李德立叫到军机处，把所有的人都打发走了，才低声问道：“皇上得的真是天花吗？你就实话实说，皇上到底是何症，大约什么时候能上朝？”

李德立沉默了良久，最后才道：“王爷，圣母皇太后懿旨：‘李德立，皇上既然是天花，就按天花上心治吧’。”

恭亲王见李德立神情怪异，琢磨话中滋味，心里就有数了，他吩咐道：“你去吧，上心医治，治好了，本王保你换顶子。”

其实同治患的是梅毒，天花的方子当然治不好，到后来他的腰臀都烂出了窟窿，脓血直流，臭气熏天。这天晚上，慈禧在同治的病榻前单独召见了军机大臣，让诸大臣看了同治的病情后道：“皇上康复还需要些时日，朝政如何处理，你们得拿出一个办法才成。”

同治病后，朝廷已让恭亲王和李鸿藻批答奏折，还要拿什么办法？大家都沉默无言，同治却突然声音响亮道：“还议什么？让两位皇太后继续垂帘不就是现成的办法吗？”说罢，他不知是太疲倦还是赌气，就把头扭到了一边。

“皇上即已决断，就照旨办理吧！”慈禧随即大喊道。

次日一早，皇上的精神好多了，便让人召皇后前来。皇后阿鲁特氏过来之后，照例要给皇上擦身上的脓血。同治攥住她的手，望着她美丽而又布满忧愁的面容，热泪滚滚道：“皇后，朕真想叫你一声皇额娘。”

这话把皇后吓了一跳，她慌乱道：“皇上说笑了，皇额娘过会就来看您了。”

同治却很清醒，道：“她算什么皇额娘？她的儿子都快死了，她却满脑子想着与儿子争夺皇权，这算哪门子额娘啊！”

皇后忍不住落泪了，安慰道：“皇上不要乱说，皇上很快就会康复的。”

同治又气又痛，默默望着皇后道：“朕对不住你，你是个好皇后，朕放心不下的也是你，只怕朕去后你会受欺负。”

皇后已泣不成声，握住同治的手道：“皇上会好起来的，会好起来的。”

同治长长地叹了口气，点了点头让皇后退下。

下午，同治就陷入了昏迷状态，慈禧下旨急召近支亲贵、军机大臣、御前大臣、弘德殿行走的师傅以及南书房翰林前来。

冬日夜早，太阳一落下去大殿就暗了下来。两只老鸦在光秃树枝上“哇哇”大叫，仿佛预示着不祥，李德立跑出来道：“皇上驾崩了！”

哭号声震屋瓦，大臣们回过神来便摘下头上的红帽缨，太监们立即卸下红色的宫灯，殿内殿外一片玄素。

太监李莲英传旨道：“皇太后懿旨——近支亲贵、御前大臣、军机大臣、总管内务府大臣、弘德殿、南书房行走大臣觐见。”

两宫此时就在养心殿西暖阁，慈禧擦擦泪道：“国不可一日无君，大行皇帝去了，现在该怎么办？”

同治无子，新皇当然要从近支亲贵中选，这样近支亲贵们都不好先说话了。军机大臣中除了恭亲王就数文祥资历最老，他斟酌再三道：“新皇可从溥字辈中择贤者继承大统。”

所谓溥字辈，就是同治皇帝的子侄辈，这本是正论。但慈禧厉声道：“溥字辈中没有合适的。而且新皇年龄不宜过大，总要调教几年才能即位。”说罢，她犀利的目光从每个人的脸上扫过，大家都低头无语。

“醇亲王的儿子载湫已经四岁，且是至亲，继承大统最为合适，哀家与姐姐都是这意思。”慈安也不知是擦泪还是同意，大家看到她点了头。

慈禧又道：“今天大家都在，这事就这样定了，内务府立即准备，明天一早迎新皇入宫。”

这个决定让大家感到万分惊愕，醇亲王也没想到自己的儿子突然就成了皇上，不知是怕还是激动，当即昏了过去，让大家忙了好一阵子。

了解慈禧的人很快明白过来，如果从大行皇帝的子侄辈里选新皇，那么两宫就成了太皇太后，未来即使垂帘，也应该是同治的皇后阿鲁特氏。不过大家也不得不佩服，后宫中再没有谁的智慧能与慈禧相比了。

东方才刚露点儿白，浩浩荡荡的迎驾队伍就在醇王府内外摆开。四岁的载湫还在熟睡之中，没人忍心把他叫醒，直到被抱进龙辇，他还在睡梦之中。他，就是光绪皇帝。

为大行皇帝治丧，为新皇筹备登基典礼，因此，海防和塞防的事就拖延了下来。

大军云集新疆，却不能出关征战，无论是左宗棠还是刘松山等部将都万分着急。那些流浪过来的新疆人，更是三日两打探，眼巴巴盼着随大军打回新疆去。

转眼已是来年春天，这天，俄国传教士索斯诺夫前来行辕拜访左宗棠。

这人原本是个军官，从去年开始却以传教士的身份从蒙古入陕甘，名义是游历传教，但大家都知道他是醉翁之意不在酒。总理衙门专门发函提醒左宗棠提防此人，但左宗棠却自有主张。

一会儿之后，亲兵便把高鼻子蓝眼睛的索斯诺夫领了进来，他操着拗口的中国话问候着左宗棠。一番客套之后，左宗棠问起他游历新疆的感想。

索斯诺夫答道：“新疆之地非常荒凉，让人看了十分惋惜。如果没有战乱，新疆其实是非常美丽的地方，风景独特，令人难忘。”

“你说得一点都不假，大清的土地区太令人眼馋了，各国都想蚕食，尤其是你们俄国，不知吞去了我大清多少土地！同治十二年，贵国又占了我伊犁九城，至今未还，不知贵国现在又看上了我大清什么地方？”左宗棠心平气和道。

索斯诺夫尴尬地笑了笑：“大人真会说话。不过这也怪不得敝国，这是贵国太弱的缘故。”

“你这话说得一点不错！如今这世道，不认理，只认势。你国势强了，没理也有理，我国势弱了，有理也没理了。我国被你们割去那么多土地，还无话可说。”

“如果贵国有更多的人像大人一样明理，像大人一样能干，贵国就不会是今天这个样子了。据我一路游历所见，贵国国势依然很弱，比如军器一项，贵国就大不如敝国。”

左宗棠早就听说他一路吹嘘俄国枪炮如何，想来无非是虚张声势，吓唬不知情者，让朝野上下患上恐俄症，不敢用兵新疆，不敢索讨伊犁。不过他不吃这一套，便指了指身边的赖长道：“这位就是兰州制造局的总办，专造弹药枪械。我西征军的装备不敢说能赶上贵国，但也差不了多少，阁下何不实地考察一番？”

索斯诺夫显然很感兴趣，但嘴上却道：“军事重地，我还是不看的好。”

“这没什么大不了的，本帅这就让赖提督带你先去看看他办的制造局，下午再带你去阅视我军军容。”

制造局在兰州城南，规模并不是很大，只有一百多人，但车床、铣床、镗床、钻床一应俱全，不仅能造铜帽、枪弹、炮弹，而且能仿造普鲁士后膛大炮和后膛七响枪，还有中国自造的劈山炮。赖长告诉索斯诺夫，说他仿造的后膛枪炮并不比洋人造的差。

之后回到总督行辕，左宗棠笑着问索斯诺夫道：“不知阁下参观制造局后作何感想？”

“很好，不过贵国制造所用钢材如此精莹，怕还是西洋的。”索斯诺夫这样猜测道。

左宗棠闻言哈哈大笑：“你这么说本帅更高兴了，实不相瞒，这里所用的钢铁全都是局中自炼的。”

“大人是直爽之人，我也就不必转弯抹角了。大人知道，阿古柏之所以能在贵国新疆建立汗国，其实背后全靠英国的支持。阿古柏与英国人通商，却拒绝敝国的通商要求，因此敝国也非常不喜欢阿古柏。敝国帮贵国收回伊犁，其实也不希望阿古柏坐大，在这一点上两国是值得合作的。考虑到目前贵国的军力十分薄弱，敝国有意代为收回乌鲁木齐，等贵国打败了阿古柏，敝国自然会将两地奉还。”

看来这就是俄国人的新图谋！

左宗棠并不回答，看了索斯诺夫很长一段时间，问道：“如果哪天我们两国起了战事，阁下认为俄国会赢吗？”

这话让索斯诺夫非常窘迫，他憋了很久才道：“两国本是睦邻，事情不会发展到那步的。”

“不要有什么顾忌，不妨直说。”左宗棠却非逼他说不可。

“如果真到了那一步，我认为敝国是不会失败的。”

“但愿两国不要到兵戎相见的地步，不过新疆自古隶属中国，朝廷是一定要收回的，如果贵国阻挠，本帅绝不胆怯，且有把握获胜。”说完，左宗棠目光直视索斯诺夫，显示出他绝不示弱的决心。索斯诺夫没有与左宗棠对视，目光游移他处。

打发走索斯诺夫，左宗棠立即上奏将俄国人有意进军乌鲁木齐的事报告了朝廷，并再次要求率军出关。

同治丧事、新皇登基等大事都已办妥，两宫再次垂帘听政，朝廷终于回到正轨了。左宗棠的密折由慈禧亲自批阅，她看完之后便着李莲英出宫送恭亲王阅读，第二天早朝就要议海防塞防的大事。

次日早朝，恭亲王总结了军机大臣的意见，汇报道：“现在有三种意见。一种是要大办海防，人数最多，两江总督沈葆楨、湖广总督李瀚章、福建巡抚王凯泰、江西巡抚刘坤一、浙江巡抚杨昌浚都认为海防是当前第一要务。第二种认为塞防是重点，湖南巡抚王文韶、山东巡抚丁宝楨、江苏巡抚吴元柄、河南巡抚刘秉彰认为当前应当先重塞防。第三种认为要加强江防，两广总督英翰、湘军水师统领彭玉麟、安徽巡抚裕禄认为长江是南北天堑，事关东西，整饬江防是东南久远之计。至于李鸿章，他是最主张加强海防的，不过他与众不同，认为应当放弃新疆。”

“李鸿章的折子袁家看了，加强海防、开矿山、办实业的建议都不错，他放弃新疆的想法倒也有些道理，不过御史言官们这一关怕是过不去，你们是怎么想的？”

“臣等以为新疆东南都很紧要。但分析近几十年来的情形，最大的威胁总是来自海上，所以臣等认为海防尤为紧要。”

文祥闻言便插话道：“新疆之事也不宜久拖，如今阿古柏占据了新疆大部，俄国人不仅占领了伊犁，而且欲壑难填，左宗棠的意见也是有道理的。”

慈禧看出在海防塞防的问题上，军机处的意见也未统一，于是她便说道：“左宗棠坐镇新疆，对新疆情形自然别有洞见。他向来都是主战的，可是说战就能战吗？你们先把李鸿章的折子寄给他，其他反对西征的折子也抄了节略给他，让他也知道朝廷的难处。”

左宗棠收到总理衙门附的奏折，一看李鸿章竟建议朝廷放弃新疆，怒火腾地就冒起来了，他大声嚷嚷道：“全是混账话，新疆不要了，那蒙古、陕西还守得住吗？新疆不要了，直隶门户洞开，京师还要不要？”

“有人说新疆是不毛之地，一钱不值，你们信吗？”他像个孩子似的问着戈什哈，戈什哈当然摇头，“当然不是！伊犁那是塞上江南，天山南北，戈壁滩下，埋着多少铁煤更没人知道！就算全是荒芜之地，那也是祖宗之地，我们能当败家子吗？这个李二，全天下也就只有他才会如此鼠目寸光。”

随总理衙门公函同来的还有文祥的一封私信，文祥告诉他说京中反对西征者大有人在，虽说他一力支持西征，但孤掌难鸣，非有朝廷重臣说话不可，否则前途难测。倭仁虽思想守旧，但忠君爱国之节操可敬可佩，而且在清流中影响巨大。如果他能抛弃前嫌，亲笔修书，请倭相及其门生关注新疆，支持西征，可增几分胜算。

对倭仁这个人，左宗棠实在不敢恭维。他深居京师，终日埋在故纸堆中，有些想法真是令人啼笑皆非。但正如文祥所言，他忠君爱国却是不容怀疑的，而且做官又很清廉正派，这一点又是左宗棠所欣赏的。

现在为了西征大局，主动给他写封信有何不可？再说大丈夫能屈能伸，无论怎么说，倭仁也是大学士，在他面前低低头也不算丢面子。左宗棠想了想，当夜就亲笔写信给倭仁，将新疆不可弃、西征不可停的理由仔细说清楚。

海防塞防的事越闹越大。原本只是讨论总理衙门的“海防六策”，现在变成了要不要放弃新疆的问题。祖宗之地怎可轻弃？慈禧口谕准备朝会，亲王、郡王、大学士、六部九卿都参加。

得到消息的李鸿章给他的旧部写信，让他们继续上折支持停西征军

饷以加强海防，倭仁则明示他的门生要上折支持左宗棠收复新疆，门生们都对此十分不解，倭仁解释道——老夫不是在帮他，而是在帮我大清国。

朝会由恭亲王主持，那真是七嘴八舌，各不相让。支持李鸿章的有光绪帝的生父醇亲王，户部尚书宝鋆及两位侍郎，李鸿章的门生、老部下及平时与他私交甚厚的人。至于大部分亲、郡王，则是饱食终日，并无定见，只是听说西征军一年要花几百万两，大为吃惊，所以顺势支持停止西征。军机处支持西征的只有文祥，再就是以倭仁为首的一帮清流。

支持西征，军饷怎么办？这些书生并无办法，只是你一言我一语，争论了很久也无结果。

从开始就未说一句话的倭仁这时站起来道：“诸位大人，既然大家都说累了，老夫就来说两句。这样的朝会老夫已很长时间不参加了，记得上一次还是在六七年前，那次是讨论创办福州船政局的事。当时左宗棠咄咄逼人，至今想起来还令人恨之入骨。君子坦荡荡，对他这个人，老夫向来没有好感。可是对他做的事，老夫却要大力支持。收复新疆是我大清臣子的责任，谁说要放弃新疆，那他就是卖国贼！左宗棠也办洋务，可他这个人骨头是硬的，越办越硬气；李鸿章办洋务，可他的骨头却是软的，越办越怕洋人！左宗棠的观点，老夫完全赞同！”

这时有人接茬道：“李鸿章之意也不是要放弃新疆，只不过是让他们自为部落，只要承认是大清之地就是了。”

倭仁冷笑道：“这是痴人说梦！现在新疆已沦入阿古柏之手，伊犁已被俄人强占，新疆各部又如何能自为部落，又如何承认是我大清之地？”

又有人道：“现在东南与新疆一同告急，而朝廷又无力兼顾，两害相较取其轻，新疆不过是数千里之旷地，而东南沿海则是朝廷财赋之地，总不能让东南门户洞开吧？”

倭仁走到那人面前，盯着他的眼睛道：“新疆不过是数千里之旷地，你怎么知道的？你对新疆知之多少？你这话不过是跟李鸿章鹦鹉学舌罢了！新疆境内，北路自乌鲁木齐往西，南路自阿克苏而西，土沃泉甘，物产丰富，伊犁更是被誉为塞上江南。且寸土尺版都是我大清疆域，无论荒寒还是富庶，都没有弃之不顾的道理！”

“倭相先消消气，您身子不好，何必如此生气？大家都没有说不要新疆，只是东南办海防需要银子，大家是想把西征的银子省下来用到海防上嘛！大家也是为朝廷着想。”醇亲王这时也加入了说话的队伍。

倭仁与醇亲王说话自然要客气些，他道：“王爷，现在停止西征，就等于放弃了新疆。有句话叫夜长梦多，阿古柏占领天山南北已经四五年，俄人强占伊犁也已两年有余，夜已经够长的了，西征是迫在眉睫，

怎么能够停呢？而且李鸿章说要把西征军饷停下来用于海防，这也不过是纸上谈兵。现在大军云集新疆，就是不去收复新疆，人要吃粮，马要嚼料，能省下多少银子？左宗棠说得不错，如果进军新疆，越往西去，越是富庶，军粮马料皆可自给，军费不但不会增，反而还会减少。所以只有尽快出兵，收复新疆，这才是节省军费的最根本办法！”

倭仁这番说辞把大家的嘴都堵上了，无论是谁都犯不着背上卖国的罪名，而且他说的也不是没有道理。

“国之防者，必兼顾四方，新疆门户洞开，东南沿海即使加强了又有何用？东则海防，西则塞防，二者并重。这是左宗棠的意见，也是老夫的意思，诸位大人应该好好考虑一下。”倭仁见大家无言，又说道。

东则海防，西则塞防，二者并重，一时间不少人附和，恭亲王宣布将以此上奏，朝会到此结束。

回到军机处，宝鋆对倭仁的意见大不以为然：“‘东则海防，西则塞防，二者并重’，这话好说，可怎么并重？让他来当当这个户部的家试试！”

“佩衡，话不能这样说，总不能因为艰难就丢疆弃土吧？”文祥闻言道。

恭亲王摆了摆手道：“诸位不要争了，争也无益。我们就按倭相的意思回奏吧。”

第二十七章 困粮饷西征无着 借洋债大军出关

次日早朝，军机首起觐见。恭亲王回奏了各位封疆大吏的意见及昨天廷议的情况。慈禧问他的意见，恭亲王回道：“海防塞防都要紧，但国帑不足，只能先急后缓，一件件办。道光以前，边乱主要来自新疆，但道光之后的几十年来，危难全来自海上，因此臣等意见与李鸿章同，应暂停西征，先顾海防。”

这话大出文祥意外——昨天不是说得好好的吗，以倭仁的意见回奏？怎么现在又帮着李鸿章说话呢？他顾不得礼仪，着急道：“王爷，话不能这么说，俄国不是逼上来了吗？”他这么一急，竟剧烈咳嗽起来，一时涕泪交流。

慈禧见状却无动于衷，突然话题一转，不紧不慢问道：“刘秉彰不是赞成塞防吗？怎么又赞成海防了？”

恭亲王回奏道：“他又上了折子，说经过深思熟虑，当务之急是加强海防，新疆宜暂维持现状。”

“刘秉彰也是淮军出身吧？李鸿章能耐不小，大清的官员都在他的掌握之中了。”慈禧淡淡一笑，看了一眼跪在地上的文祥道，“文大人快起来吧，你不用逼哀家姐妹俩了。”

文祥叩头回道：“臣不敢逼太后，实在是俄国逼我大清太甚。”

慈禧点了点头：“这话说得好！是人家逼上来了，我们还装作看不见，那哪成啊？你们瞧瞧左宗棠的折子，那可都是掏心窝子的话。‘臣本一介书生，辱蒙两朝殊恩，高位显爵，已是平生做梦也不曾想过。臣六十有五，日暮途长，并非立功心切，实为新疆不复寝食难安。’这是什么意思？那是告诉我们，他这位汉臣并不是为了与满人争功，实在是为国家为朝廷呢！你们传旨给他，新疆一切用人行政、筹运粮饷及用兵方略，都由他悉心筹划，到时候新疆不复，唯他是问。左宗棠是个办事的人，他参谁就把谁调离新疆，让他一门心思收复新疆！”

文祥闻言又跪倒在地叩头道：“臣代左宗棠谢太后！”

“你起来吧，哀家和姐姐都知道你是真心实意为咱大清江山操心的忠臣。这塞防不能废，海防也不能不兴。李鸿章、丁日昌上折说要建水师，我大海疆万里，哀家看就让南北洋先办着，设局啦，练军啦，招聘洋人啦，都让他们两人办去。”慈禧这样一说，西征的事就这样定了下来。

文祥摇摇晃晃走出了大殿，亏得侍卫眼疾手快把他扶住了，大家都

围过来问要不要紧。文祥摇了摇头道：“诸位大人不要担心，你们忙去吧，我回家躺躺就好。”

回到家，文祥只觉得胸口发闷。过了半个时辰，恭亲王就带着太医来了。诊脉之后，太医道：“文大人是长期操劳所至，臣开的几味药不过是补补身子，最好的办法是让大人多多静养，勿急躁，勿动怒。”恭亲王闻言点了点头。

太医走后，恭亲王一脸歉意道：“文大人，你是让本王给气的吧？唉，这戏演过了，没想到你这么急。”

文祥疑惑道：“王爷在说什么，什么叫戏演过了？”

恭亲王叹了口气道：“都怪本王事先没给你交代。西边的对本王是越来越不放心了，有些事情本王越支持她就越反对，本王反对她也许就支持。海防塞防这事，如果我们一班军机异口同声支持左宗棠，她未必能放心让他督办新疆军务。本王反过来支持李鸿章，她也许以为我们与李鸿章串通好了要左右朝局，反倒会支持左宗棠西征，所以本王只好出此下策了。”

文祥听了缓了口气道：“这真是难为王爷了。只是君臣这样互相提防，这差可就更难办了。”

恭亲王也叹了口气道：“谁说不是呢？这差办得是够累人的。”

朝廷决心继续西征的消息传到天津，李鸿章十分失望——继续西征，那将是个无底洞，没有银子，怎么加强海防？塞防海防并重，纯粹是书生之见。从前外敌主要从新疆来，当然要把新疆作为防御的重点，可现在强敌皆从海上来，当然应该海防优先。左宗棠要在新疆扬威，可人家未必肯与你在新疆较量，到时候俄国人的军舰从北面而来，把天津一封，京师还不是瓮中之鳖？

倭仁竟然骂我是卖国贼，真是可恨至极。他口口声声忠君爱国，他凭什么忠君，凭什么爱国，不就是几句空话吗？危难一来，他们这些书生从来都是束手无策。左宗棠不知天高地厚，一味立功扬名，收复新疆谈何容易？迢迢数千里，只粮饷一项就够他受的。到时候师老无功，悔之晚矣。

李鸿章估计的不错，粮饷一事真把左宗棠愁坏了。原本各省协饷就拖欠严重，自去年日本寻衅以来，沿海各省更是以加强海防为借口，一拖再拖。全年各省协饷八百余万两，去年实收不到五百万两，今年已过了快半年，才收到一百八十万两。没有银子，如何出得了关？

大军未动，粮草先行。用兵新疆，左宗棠有一个兵精粮足的大原则。他始终认为兵不在多，关键在精，兵少了才能节省粮饷，兵精才能打硬仗。所以他对所部兵马进行裁汰，年老体弱的、家有拖累的、油滑

不实的一律裁撤。不仅准备出关的各军要裁，就是陕甘驻军也一并裁撤。募勇要花银子，裁军同样也要花银子。

依左宗棠的设想，关外驻军至少要有三个月的存粮。从肃州到古城三千余里，一石粮食运过去，至少费银二十多两。可采买粮食都需要现银，没有银子自然不成。他接二连三给东南各省督抚写信，他们都应得很好，但就是不见银子。

左宗棠又上奏朝廷，请户部先拨部分现银。慈禧让军机处筹办，宝鋆兼着户部尚书，自告奋勇把差使接过去。他以户部名义给各省督抚发函，长篇大论讲了西征的紧要，协饷的重要，要各省尽快解交。但此函既无时间也无数量要求，各省督抚只当一篇官样文章看罢后就扔到了一边。

户部竟如此处理，这可把左宗棠气得不轻，他知道这是宝鋆故意刁难。当年宝鋆把他的弟弟宝成打发到陕甘行营来，希望左宗棠能照顾一下，给他弟弟谋个前程。可左宗棠因看不惯宝成的狐假虎威，赌气在保案中连他的名字也没提，从此就得罪了宝鋆，所以几年来西征军饷一直受到户部的百般刁难。

这次宝鋆把左宗棠真逼急了，何况他不是那种肯吃哑巴亏的人，于是左宗棠再次上奏朝廷，公开向宝鋆认错，说当初无论如何都应当对宝成予以照顾，现在西征在即，还望户部多多支持。

这样的事竟公开写在奏折中，把宝鋆弄得很尴尬。慈禧问起这件事来，他自然不肯承认：“臣的确没有携怨报复，左宗棠非要这么想，臣也没办法。臣一定想办法筹措西征军饷。”

宝鋆这人读书并不多，但善于理财，八国联军进北京时，他留守京师，与恭亲王共事。当时肃顺索需无度，时任户部侍郎的他也不买肃顺的账，深得恭亲王的赏识，所以后来一直做着户部尚书。但他也是个意气用事的人，这回与左宗棠较上了劲，虽然嘴上说想办法筹措，但却只以军机处的名义给各省督抚发函，要他们今年之内把十年来欠新疆的协饷全部解清，不然到时要严惩。西征军的协饷一年的都解不全，何论要把十年的全部解清，这不是痴人说梦吗？

户部这样做，非但无助于催解欠饷，反倒让东南各省的督抚们看出户部的真实态度，所以协饷愈加拖欠严重。到了年底，左宗棠只收到了不到四百万两银子。这半年多的时间，左宗棠忙得须发皆白。肃州苦寒，他连续伤风了好几次，又染上了咳嗽的毛病，而且腹泻的毛病在冬天竟也时有发作，人苍老了许多。

腊月二十三，正是北方的小年，这天下着雪，胡雪岩到了肃州行辕。左宗棠大为意外，诧异地问道：“已到年底，雪翁不在家团圆，为何千里迢迢来到肃州？”

“大帅遇到难事，职下不能坐壁上观。大帅日日所念就是出关收复新疆，却迟迟不能成行，定是军饷无出，想必这须发都是愁白的。”

左宗棠握住胡雪岩的手道：“知我者，雪翁也！”

胡雪岩这次到新疆来，也不全为了看左宗棠，他顺便还把一路上的分号巡视了一遍。从上海往西，南京、汉口、西安、兰州，都有阜康钱庄的分号。今年他觉得几家分号经营有些异常，所以要专程巡视一番。

他把最放心的上海分号的掌柜带到南京，把南京的掌柜放到上海，一查账，果然问题不小。如法炮制，又把汉口的掌柜带到西安，然后一路查下来，真是让他心惊。这么一路查，一路处理，到了肃州就已是年底了。他给左宗棠带来了十万两的银票年关急用，至于西征军饷，他提议效仿前年办法，向洋人借债。

左宗棠却有所顾虑道：“这办法我也想到过，可是西征欠饷不是百八十万两，实在太多了，洋债息重，能不借就不借，而且这样大的数额，恐怕一时也难以借到。”

“去年台湾告警，沈葆楨曾借洋债一千万两，后来因台湾之事很快了结，就只借了二百万两。此事不如就请他帮忙承借，反正去年他已与洋人交涉好了，想来不会太难。”胡雪岩建议道。

左宗棠听到这个消息，心宽了不少，他与沈葆楨私交甚好，请他承借问题应该不大。于是他当天就起草奏稿，次日一早放炮拜发。

慈禧看到左宗棠的折子大受感动。他在折子中细说了自己的身体状况，以及家庭的状况，二哥宗植、次女、四女先后病逝，而他皆不在身旁。如今他六十有四，须发皆白，不敢不勉。然将空拳以往，惨淡经营，只怕西征大业如海市蜃楼，随风而逝。自己老之将至，功名利禄皆如过往烟云，并非孜孜以求，然国土异主，岂能不抱恨终生！

慈禧当即召见军机大臣，把左宗棠的折子交给恭亲王，让他读给大家听。

“左宗棠白头临边，须发皆白，无日不为粮饷之事发愁。家庭迭遭不幸，却未在折中提及一字。新疆苦寒，他自己也是百病缠身。你们稳坐京师，饱食终日，却不肯在粮饷上一伸援手，如果你们还有天良，难道不会问心有愧吗？”慈禧越说越气，额上已是青筋曝露，这是大发雷霆的征兆。几位军机战战兢兢，宝銮更是汗珠直滚。

慈安看了左宗棠的奏折，也深为感动，所以她今天也不为军机们说话，数落道：“左宗棠多不容易啊，家里那么多人过世了，他一个年近七十的老人，置身那么苦的地方，为了什么？你们怎么就好像看戏一样，任他为难？”

一班军机都跪下谢罪。

沉默了很久，慈禧气消了些，缓了口气道：“你们也都有难处，东边要加强海防，西边又要收复新疆，花钱的地方很多。可是再难，也不能让左宗棠一个人承担吧？传旨，着户部即刻拨银二百万两，各省本月内立即解协饷三百万两，着沈葆祯承借洋债五百万两，凑足一千万两之数，让左宗棠大军立即出关！”

军机们“诺诺”连声，都站在那里没动。

“你们还不快去办差，等着领赏呢？”慈禧大声呵斥道，军机们这才起身退出大殿。

今天慈禧如此震怒，最后却未加处罚，高高举起，轻轻放下，实在出乎意料，大家都是庆幸不已。宝鋆道：“王爷，这二百万两难呢！海防刚拨了一百万两，修园子又挪去了一百万两，皇上登基大典、先皇驾崩，都花了……”

恭亲王打断他的话道：“你是户部尚书，偷也罢，抢也罢，必须把这二百万两拨给左宗棠。不是本王说你，西征军饷户部一年一两银子也未拨，而你的那些办法反倒让东边几个省的督抚更不把协饷当回事。你但凡实心帮左宗棠一把，太后能有今天的雷霆之怒吗？你们别以为太后没处罚是好事，这说明太后对我们已有成见，比罚在当面更加天威难测！”说罢，他也拂袖而去。

李鸿章在京中有诸多眼线，所以朝廷准左宗棠借洋债的事他很快就知道了。他对盛宣怀道：“这个左季高真是疯了，竟然要借一千万洋债。洋债利息高不说，这不是明白告诉洋人，我大清国库空虚、入不敷出吗？”

盛宣怀是洋务干将，上海轮船招商局、直隶开平矿务局、徐州、兖州矿务局都是由他主办或帮办，深得李鸿章依重和信赖。他久在官场商场走动，脑子活络得很，办起事来也左右逢源。他皱着眉头道：“朝廷准左大帅借洋债，早晚是要还的，将来办海防怕是更难了。关键是借这一千万两洋债，能不能收复新疆。如果旷日持久，岂不成了一个无底洞？”

“收复新疆，谈何容易！何况现在又有俄、英插手？唉，左季高和朝廷眼看面前有个大坑，却硬要往里跳，我们不能无动于衷，最起码这洋债无论如何不能借。”

“自从沈大人到任两江后，职下因为招商局的事曾多次拜见过他，他对职下的话还是能听得进去的。职下可以去一趟南京，提醒一下他在此事上要慎之又慎。”盛宣怀自告奋勇。

这正是李鸿章巴不得的事，他说道：“沈葆祯也是个办实事的人，是洋务大业的顶梁柱，不能让他拖进洋债里。你现在就动身去南京，不然

晚了铸成大错，我们也爱莫能助。”

两江总督沈葆祯在接到朝廷旨意前，已收到了左宗棠的来信，左宗棠请他无论如何也要助一臂之力。按交情来说，这个忙他应该帮，但西征到底有几成把握，他实在有些怀疑。如果借了洋债，到时新疆战事成了僵局，白白扔了银子不说，就连他自己也不好向国人交代。再说向洋人借银子，说出去就是一件丢人的事。去年受命加强海防，事起仓促，借债不得不为，可新疆万里迢迢，实际情况一无所知，他不得不慎而又慎。

正当他犹豫不决之时，差役来报，说盛宣怀求见。在他的眼里，盛宣怀虽然年轻，但阅历却非同一般，尤其在办洋务、与洋人打交道上，连他这个两江总督也不得不刮目相看，许多事情听他一讲，往往是别有洞天。

盛宣怀进门就要行大礼，沈葆祯一边说不必，一边去扶他起来。盛宣怀心计很深，他知道沈葆祯十有八九要说起借洋债的事，因此故意不提此话，而是详细报告轮船招商局的事务，说准备如何再添新船，如何降水脚价与洋人竞争。

“招商局归李大人管，本部堂这南洋大臣不必过问。”沈葆祯道。

“话不能这么说，虽然招商局是李大人鼎力支持才办起来的，但在南洋的地盘上，如何能离得开大人的支持？何况李大人说南北洋本是一家，沈大人是洋务巨擎，两江有沈大人主持，是洋务之大幸。”

沈葆祯连连摆手道：“李中堂过奖了，他才是真正洋务巨擎。兴淮军，造枪炮，筹建江南制造总局、金陵机器局，开办洋学堂，哪一样不是李大人倡导的？”

“两位大人惺惺相惜，真是南北洋之幸。朝廷把南北洋交给两位大人，就是把海防相托。大清万里海疆，列强环伺左右，责任何其重大。如果海疆不固，让强敌入侵，将来真无法向朝廷交代。所以李大人期望以后南北洋经常沟通，携手并肩，以固海防。”

“是啊，海防太重要了。可如今却有件事情，虽然不是海防，却事涉海防，本部堂正好听听你的意见。”

沈葆祯说的正是左宗棠借洋债之事，盛宣怀闻言故作惊讶道：“是吗？左大帅竟要借这么多洋债？”

“是呀，一千万两！第一期先借五百万两。这个数目不小，不知你有什么想法？”沈葆祯眼巴巴望着盛宣怀，的确想听他的意见。

“职下孤陋寡闻，一点儿小见识，也不知对错。但大人如此信任，职下不得不实话实说。依职下看来，此事要慎之又慎。借这笔洋债，早晚

要由东南各省来还。大人为朝廷办差，可其他人未必会这么想。而且海防也要靠东南各省，有这一千万两的洋债背着，东南各省能拿出银子支持海防吗？海防不固，南北洋大臣难辞其咎。个人荣辱事小，国家安危事大。大人主持东南大局，对各国军力比谁都了解，现在朝廷最应当办的是海防，而不是塞防。眼下各国都有强大的舰队，京师又离天津不远，到时候兵舰一封，京津便是锁口之囊。大人试想，真打起来，谁和你在陆地上一刀一枪的拼呀？西边再结实又有何用？”

沈葆祯连连拍着额头道：“对，的确如此！”

盛宣怀的脑袋向沈葆祯靠近一些，小声道：“暂且抛开这些不说，如果借了洋债，最终也能够顺利了结新疆之事，那也算有个交代。可是有一点大人不能不注意，乾隆年间平定准噶尔叛乱，道光年间平定张格尔叛乱，官军面对的只是乱民，无论装备还是粮饷，乱军都无法与官军相比。可这次面对的是阿古柏，他得到了英俄支持，配备了大量的洋枪洋炮，他以精锐之师以逸待劳，官军要胜而歼之，谈何容易？”

这一层沈葆祯也没想到，他连道：“是啊，这一层本部堂还没想到呢！”

“还有一条，说出来职下是大不敬。太后临朝，在她手里被诛的大臣甚至王爷已不在少数，但凡出了大事，她总会推出人来当替罪羊。将来花了大把的银子，西征却成了僵局，朝野肯定是舆情沸沸，那时候朝廷总要找个替罪羊，左大帅自然是前途性命可忧，就是帮着借款的人，恐怕也难以说清。到时候大家不明白大人是为朝廷分忧，只知道大人借了一千万两银子的洋债在新疆打了水漂，而东南沿海却未增一艘舰船，那时全国上下都会指责南北洋误国误民了。”

沈葆祯被这话吓出了一身冷汗，道：本部堂明白了，你不必再说了。洋债万万不能借，不但本部堂不能承借，还要提醒朝廷也不能借。”

沈葆祯上奏朝廷后，又给左宗棠回了一封信，说明不能承借洋债的原因，并劝左宗棠放弃借洋债的念头，而且还分析了西征的政治风险。左宗棠看罢沈葆祯的来信，气得大骂，然后又上奏朝廷，表示沈葆祯不借，他可以委托胡雪岩想办法。朝廷没别的办法，准左宗棠所奏。

各省的协饷并无多大进展，但户部拨的二百万两银子已到了新疆，有这笔银子垫底，左宗棠总算可以喘口气了。之后，借洋债的事也有了眉目，胡雪岩回信，说已与几家洋行交涉，两个月内有把握拿到银票。左宗棠心里有了底，立即召集将领部署出关事宜。

筹措粮饷费尽了周折，但在诸位将领面前他不想诉苦，道：“各位将军，朝廷把收复新疆的重任交给我等，那是莫大的恩典。如果我与诸位不能收复新疆，那新疆就永无收复之日。不是我说大话，出关作战，迢迢千里，关山重重，谁敢接此大任？唯有我辈耳！西征方略已奏明朝廷，今天我把诸位召到行辕，就是要正式部署。

“我的方略就八个字、两句话。一句是缓进急战，一句是先北后南。诸位都知道，出关作战其实拼的是粮饷后勤。粮草要从河西走廊购买，从肃州运到哈密有两千四百余里，再从哈密运到古城，又有一千余里，而且还要途经茫茫戈壁，无台站，缺水草，砂砾纵横，困难重重，非一般人所能想象。因此部队必须稳步推进，在开战之前，必须有足够的时间集中兵力，运储足够的粮饷军火，这是缓进。而一旦做好准备，就必须迅速寻找战机，以优势兵力向敌军发动进攻，争取在最短的时间内，以最小的消耗彻底歼灭敌军！这就是急战。这样以交替推进，稳操胜券。

“再说先北后南。诸位知道，从地势而论，新疆以天山为界，整个地势北高南低，如果先取北路，会对南路形成居高临下之势。从敌军的分布而论，天山南路是阿古柏的巢穴和主力所在，西洋枪炮颇多，精锐尽在于此。北路则主要是阿古柏收拢的部分叛军，不但武器不济，就连阿古柏也不信任他们，其战斗力也一般。何况俄军占据着伊犁，我们取了北路，巩固了后方，从此便无后顾之忧。此次西征，虽千里迢迢，但我军必胜。”

接下来，左宗棠宣布出关顺序。因为一路上道路难行，而且水源奇缺，所以一次出关的人数不能太多，必须分批跟进，不然饮水就成问题。

本月初七日，楚军统领刘松山、少统领刘锦棠率西征主力马步二十四营，分四批出星星峡向哈密进发，配给连架劈山炮十尊，德国造后膛来复线大炮一尊，来复枪一千支。

本月底，记名提督、汉中镇总兵谭上连率部出关。

五月初五日，记名提督、宁夏镇总兵谭拔萃，记名提督、陕安镇总兵余虎恩率部出关，各配给开花大炮一尊，七响后膛枪一百支，抬杆炮一百尊。

闰五月初，提督陶生林率马队一营由肃州向古城进发，配给马枪三百支。

各军都立即回去准备了，但左宗棠把刘松山和刘典留下了。他已奏请任命刘松山为总理行营事务，相当于前敌总指挥；刘典是他多年的老搭档，现在官居陕西巡抚，左宗棠奏请把他调到肃州，任陕甘军务帮办，统筹粮饷事宜。

左宗棠握住他们的手道：“不瞒你们说，我的身体一年不如一年，说不准什么时候就一命呜呼了，现在我把收复新疆的大业托付给两位，你们一位征战沙场，一位统筹粮饷，我即使闭了眼，也能放得下心。”

刘松山忙道：“大帅这是说哪里话，收复新疆全得靠您运筹帷幄呢，您可要好好保重！”

肃州城西门外搭起了一个高台，首批出关的部队由刘松山率领列队在高台前接受检阅。左宗棠一身戎装，腰挎宝刀，白须飘飘，风采卓然。他挥着手道：“娃子们，你们都身经百战，如今要出关去收拾阿古柏、白彦虎之流，他们不过是跳梁小丑，我大军有神灵护佑，定能摧枯拉朽，势如破竹。等你们凯旋的时候，我一定在此设凯旋门，为你们接风洗尘！”

十门大炮同时轰响，连放二十炮，号角长鸣，振奋人心，大军正式开拔。

第二十八章 镇反叛锦棠统军 复新疆两宫行赏

五月底，刘松山的大军已经陆续到达古城。那时金顺一军驻在古城西边九十里处的济木萨，刘松山轻骑赶了过去，与他会商攻取乌鲁木齐的事宜。金顺是新疆满人中能征战的，所以左宗棠特意奏请任命他为西征军务帮办，刘松山出关时左宗棠一再叮嘱，要他给金顺面子。

金顺对乌鲁木齐的情形比较清楚，此地只有数千人，并不是叛军据守的重点，他们都云集在乌鲁木齐东北的古牧地，由阿古柏的管家阿斯图统领。

临出关前，左宗棠把收留的当地人拨了十几个给刘松山，其中就有古牧地一带的。他们对当地情形十分熟悉，说从古城进攻古牧地，有两条路可走。大路便于大队人马行军，但水源奇缺；小路则水源丰富，但地势复杂，易守难攻。

刘松山派出的哨探回报，说叛军已在小路要地黄田筑卡布棚，防守十分严密，大路上却只有几十名游骑，目的是诱官军走大路。他和金顺商议之后，决定将计就计，从小路进军。

为了迷惑敌人，他们派出数路人马到大路上寻找水源，开挖水井。他还将作战计划报给左宗棠，左宗棠看了之后完全同意。

为了防止敌人四处窜逃，左宗棠令一支人马进驻敦煌、惠回堡、青山口，这一方面可以保护粮道，一方面可以防御敌军逃窜陕甘。他还奏请朝廷命塔尔巴哈台、科布多、乌里雅苏台的领兵大臣严加防守，防止敌军逃入漠北。

做好这些准备之后，他又叮嘱刘松山——凡山径小道可通行者，亦应严密防守，务期滴水不漏。千里之堤，毁于蚁穴，万不可大意。并严禁滥杀，当地人在叛军的淫威下为其做事，也是迫不得已，只要他们弃暗投明，一律宽大处理。

一切准备就绪，大军兵分两路西进。一路由刘锦棠率军沿大路继续迷惑敌人，另一路由刘松山率精锐沿小路星夜疾行。他们半夜就到达了黄田，并抢先占领了城外的山岗，架起大炮，吹起了号角。

此路敌军以为官军已走大路，早就不以为意，防守十分松懈。没想到官军天降，因此惊惶失措，稍作抵抗后就抛弃辎重，狂奔而逃。

官军跟进追击，一直追到古牧地。在城外，他们正遇到阿古柏派来的两千增援骑兵。刘松山命令军队兵分两路，一路阻截援敌，他则亲率大军攻打古牧地城外的石垒。在炮轰枪击下，敌军很快就抵挡不住

了，弃垒入城。

阿斯图见状，便派人向刘松山求降，并把将士花名册都献了出来，表示只求一条生路，投降后他本人将回到浩罕，永不踏入新疆，而且还劝说阿古柏也回浩罕。

将领们都认为此间有诈，劝刘松山不可轻信。刘松山一则有当年收复董福祥的先例，二则也是顾惜部卒的生命，所以决定接受阿斯图的投降。

到了约定日期，阿斯图所部移交马匹军械，刘松山亲自过来验看。马匹送过来千余匹，军械在堡外堆了一大堆，最后还有十几个人推着几门大炮出堡了。

哪来的炮呢？递交的降册上并没有载明。刘松山正在疑惑，这几门大炮同时轰响，炮弹就在刘松山的身边爆炸，亲兵把他抢出来时，他的大腿、胸腹都被炸伤了，没过多久就断了气。堡中又冲出几百敌军，人虽不多，但个个用的都是洋枪，火力也很猛，刘松山的部队只好仓惶撤退。

刘锦棠因为在大路诱敌，所以行军较慢，他得到叔叔阵亡的消息时，立即快马加鞭赶到古牧地。此时刘松山的部队群龙无首，全线撤退了二十余里。幸好刘锦棠赶到，从容布置一切，召集众将，宣布奉左宗棠帅令——刘松山如有不测，就由刘锦棠统率大军，人心一时稍定。

刘锦棠年纪虽不到三十，但已跟刘松山征战十余年，与营中诸将渊源颇深，又好学，又凶悍，威望直逼其叔，他接统大军，无人敢说二话。然后他再写信向左宗棠报丧，并请恕私统大军之罪。

危机暂时渡过了，但阵折大将，对全军士气影响极大，军中弥漫着沮丧的空气。再加上数月未发全饷，士兵们早已是怨气冲天。这时营中哥老会组织借机挑拨，鼓动兵勇叛乱求生。

哥老会源于两湖军中，入会者不论何营何哨，只要亮出身份，便亲如兄弟。他们不认营哨官，只讲兄弟情，这对军令破坏很大。因此，当两位哥老会首领向会众们发话后，两营中的哥老会成员三百多人纷纷响应，他们挟持了营哨官，只等天亮就出营。

刘锦棠在各营中都安插了眼线，他得到消息后，吩咐两个炮营一个骑营立即赶往叛乱的营地，他自己则只率了十几名亲兵先行。到达叛营时，有人前来阻拦，刘锦棠手起刀落，连斩数人，便把叛军镇住了。哥老会头目见他只带十几人，因此并不怕，道：“少统领，您总要给我们一条活路吧？”

“出路千条万条，唯独没有造反叛乱这条。老统领刚刚战死，你们不思报仇雪恨却如此糊涂，对得起谁？”刘锦棠怒斥道。

哥老会头目狡辩道：“少统领这话就错了，当兵首先是为了拿饷，八个月都不发饷了，谁又对得起我们？我们家中有老有小，难道让他们喝西北风去？朝廷拨了上万的银子，都哪里去了？怕是都入了私囊吧？统领们不顾弟兄们死活，我们自然要自己想办法。”

“各省协饷迟迟不到，大帅也是一催再催，大帅是何人？他绝不会食墨了大家的饷银，这一点本将非常确信，你们心里也都有数，闹饷不过是你们的借口罢了。你们要是不愿上阵杀敌，就明白提出来，本将大可以放大家走。但你们要为匪甚至投敌，本将绝不答应。”

哥老会人多势众，领头的并不畏惧，又问道：“少统领十几个人能挡得住我们吗？”

刘锦棠虽然心里没有把握，但仍然面不改色道：“本将已派两个炮营和两个骑营将这里团团围住，现在是一只鸟也飞不出去。”随后，他让亲兵发信号，一支“二踢脚”随即蹿到空中。那时骑营刚刚赶到，立即点起火把，到处一片火光。他们又骑马飞奔，让营内看不清他们到底有多少人。

但刘锦棠知道炮营一时半会还赶不到，凭现在的人马也没有必胜的把握，因此又好言抚慰道：“你们愿走的尽管站出来，本将绝不为难，还要给你们发两月的满饷。欠饷也会在路上一站一站发给你们，到你们回家前，必定一分一厘不少。为什么呢？就是怕一次发给你们都挥霍了，然后空手回家，如何对得起老婆孩子？你们这帮王八蛋，打仗没得说，可花钱也是大手大脚，本将还不知道你们！”这一通骂下来，哥老会的人还真以为刘锦棠要送他们走。

刘锦棠又环视了他们一周，大声道：“你们要走的马上站出来，先在本将大帐中取银子，把两个月的满饷发了。”

话音刚落，哥老会的人就全站了出来，再加上个别不想打仗的士卒也站了出来，足有四百多人，刘锦棠立即命亲兵回营押六千两现银来，还对两位被叛军控制的营官道：“你们连自己的人都带不好，还当什么营官？带上你的人，都给本将滚！”

那两位营官带上自己的人撤走了，刘锦棠则围着火堆坐了下来，从容地与哥老会众们闲谈，也是大发牢骚，怪大帅，怪朝廷。哥老会的首领不解，问道：“少统领刚才还骂我们，这会儿怎么也发起牢骚来了？”

“此一时彼一时嘛，你们这些王八蛋马上就不是本将的人了，本将又何必再揣着，说几句掏心窝的话又为何不可？”刘锦棠故意不以为然道。

哥老会首领信以为真，就劝刘锦棠入会，说他们宁愿让出大哥的位置。

刘锦棠笑着推辞道：“征战这么多年，本将也疲倦了，真想跟你们去

过无拘无束的日子。但老叔刚阵亡，这个仇本将总要先报了再说。将来要是入会，你们可不要食言就是。”

就这样聊了大半个晚上，这帮叛军不仅被刘锦棠稳住了，还真拿他当自家兄弟一般。

天亮了，刘锦棠叫来一名亲兵，让他出营传令，让开一条路，准备让弟兄们走，再催快些把饷银运过来。过了不到一个时辰，四匹马驮着饷银就运来了，白花花的银子在营地上堆着。刘锦棠让两位哥老会首领负责发下去，他们又找了十几个人，分头负责发饷，刘锦棠则趁乱出了营。等哥老会的人发现时，为时已晚。两个炮营同时开炮，营内校场上顿时血肉横飞，鬼哭狼嚎。有人想向外冲，也被乱枪打成了马蜂窝。

随后刘锦棠带人入营，指着横七竖八的尸体道：“老统领尸骨未寒，他们就兴兵作乱，本将岂能饶了他们？哥老会干挠军令，败坏军纪，不杀何以治军？大帅日夜为粮饷操劳，连自己的养廉银都捐出来了，他们却在这大放厥词，说大帅贪墨粮饷，如果本将放过这样的人，简直是天理难容。以后胆敢有人闹事作乱，这就是下场。”

“古牧地贼众诈降害死老统领，我大军概不受降！本将要用他们的血来祭老统领的亡魂！”他拿着马鞭把着古牧地方向，接着又命令亲兵把那些散落在尸体中沾满血腥的银子捡了起来，并吩咐这些银子要赏给那些上阵杀敌的真勇士。

刘锦棠和金顺的部队把古牧地团团围住，并在城外修起了十几座炮台，居高临下地轰击城墙。很快古牧地的城墙就被轰开了两个缺口，官军号角齐鸣，士气大振，攻了进去。阿斯图眼见无力抵抗，只好打白旗投降。刘锦棠让敌军互相指认，统兵五十人以上的头领全部押到刘松山阵亡之处，一声令下，这些人全部被当场斩首。阿斯图的脑袋也被挂在军旗上，在各营传看。

在阿斯图的房间内，刘锦棠搜到了一封信，从信中得知，古牧地驻扎的都是敌军的精锐，乌鲁木齐其实十分空虚。

刘锦棠和金顺决定一鼓作气，乘胜进军。次日半夜他们就率大军向乌鲁木齐进发，天亮时就兵临城下。据守乌鲁木齐的敌将早已闻风丧胆，于前一天带着随从、女人和珠宝南逃了，守军更没料到官军会来得这样快，立即弃城而逃。官军几乎兵不血刃，就收复了乌鲁木齐。

据守天山北路的昌吉、呼图壁和玛纳斯敌军，听到古牧地、乌鲁木齐被官军占领的消息，便知道大势已去，纷纷逃走了。

北疆基本肃清的捷报传到京师，慈禧十分高兴，道：“真没想到，仗打了不到三个月，北疆就基本收复了。当初俄国人说收复了乌鲁木齐、玛纳斯等城就交还伊犁，现在金顺已任伊犁将军，就让他去和俄国人交涉，刘锦棠继续南下，收复南疆。”

左宗棠收到上谕，立即回奏朝廷，说现在不是向俄国人索还伊犁的时候，也不是收复南疆之时。他指出现在官军还有后顾之忧，俄国人必然会提出苛刻的交还条件。如果我们答应，肯定吃亏不小。如果不答应，俄国人肯定要以武力相威胁。到时俄国与阿古柏相勾结，官军势必腹背受敌，不但南疆收复无望，就连刚收复的地方也有重新陷敌的可能。所以，必须等收复南疆后，大军一意向北，那时候再索还伊犁，不但理直，而且气壮。

至于南疆，现在也不是收复的时候。向南进军必然要翻越天山，而翻越天山必经达坂城。此城在准噶尔语叫阿喇巴尔葛顺，意思是黑虎城，形容地形极为险要。向达坂城东行二百里，就是吐鲁番，向西南行百余里就是托克逊。阿古柏必在三地屯驻重兵，以为犄角之势。

南下必有几场恶战，军粮储备至少要三个月。现在冬天即将来临，冰天雪地，运道已经不通，后勤不能保障，根本无法进军。最关键的是楚军入疆后不少人感染疫病，刘锦棠也病势严重，虽经医治幸免一死，但一时也不能恢复。

慈禧看到回奏后虽心有不甘，但左宗棠说得合情合理，就只好由他去了。

看到左宗棠在新疆又立战功，有人心里就不舒服了，鸡蛋里挑骨头，上奏指责刘锦棠在古牧地杀人太多，说阿斯图已经投降，就应该放一条生路，而且如此重要贼首，应该向朝廷献俘。慈禧不置可否，只让军机处把奏折转抄给左宗棠。

刘锦棠此时已经回到肃州行辕，一则是为了养病，二则是大帅要面授机宜，还有就是他在古牧地擅杀降将一事。左宗棠正为此事恼怒，一见刘锦棠就将他狠狠训斥了一顿。刘锦棠初生牛犊，并不服气：“难道大帅以为这些人不该杀吗？”

“他们既已求抚，你就不能滥杀，不然以后谁敢向官军投诚？”左宗棠瞪大眼睛怒斥道。

刘锦棠并不服气，又道：“不受抚就剿，这有什么好说的？”

左宗棠闻言拍案大怒：“是剿是抚本帅自有斟酌，就是你叔叔，像这样的大事也不敢自专。本帅不与你多费口舌，来呀！把刘锦棠送到刘松山的祠堂里，让他待参吧！”

左宗棠西征行辕里设有西征将士祠堂，凡总兵以上阵亡者，都立有牌位，日日香火不断。刘松山是左宗棠倚为臂膀的悍将，他的灵位摆在十分显眼的位置。

案上除了香炉之外，还摆着一摞信稿，全是刘松山写给左宗棠的，有报告大军行止的，有商讨战略战术的，更多的是对一些具体问题的请

示。刘锦棠杀完仇人，只觉得痛快，现在天天看叔叔写的这些信，慢慢也就明白了，像一次斩杀数百人的大事，他岂能独断专行？左宗棠是何许人？他的权威是不容挑战的。

冷静下来后，刘锦棠就开始后悔了，如果左宗棠具折参奏，那一奏一个准，他恐怕只有回家扛锄头了。他统军不到半年，已在军中树立起了绝对威信，数万大军指挥自如，驱之如同犬马，正是踌躇满志、立功心切之时，他怎甘心被大帅一纸参奏打发回籍？但他又不甘低头向左宗棠认错，因此焦虑不安，备受煎熬。

其实左宗棠并没有上奏参刘锦棠，但早有人已上了密折，上谕令左宗棠详查回奏。有人向刘锦棠密报了这事，他如热锅上的蚂蚁，心想自己顶撞大帅在先，如今又有这份上谕，恐怕要与金戈铁马的日子无缘了。正在懊恼万分，戈什哈突然来请，说大帅要见他。

刘锦棠硬着头皮来到大帐，本以为左宗棠定是怒容满面，没想到进了大帐，左宗棠竟和颜悦色问道：“你想明白了吗？”

“属下想明白了，贼军已降，不该再杀，这是其一。不请大帅军令，擅自行事，这是其二。属下闭门思过，认为这第二个错比第一个更不可饶恕。如果全军上下人人不请军令各行其是，大军就是一盘散沙。”刘锦棠低垂着头道。

“好，你能这么想，就说明你真想明白了。大军在外群龙无首，我实在放心不下，军中事多，你明天就回去吧。”

刘锦棠闻言惊讶道：“大帅就这么放属下回去？”

“不这么放你回去还想怎样？难道你还让我敲锣打鼓送你回去不成？”左宗棠笑道。

“听说有人密参属下，大帅就这么放属下回去，如何向朝廷交代？”

“实话跟你说，正是这份密奏救了你。”左宗棠把上谕递给刘锦棠，“我的属下要赏要罚，要由我发话，别人饶舌，我偏不罚，绝不能让他们指手画脚。”

“大帅不处罚属下，那如何向朝廷交代？”

左宗棠不以为然道：“朝廷还不好打发？我就说你是遵我军令，斩杀悍匪，就把他们的嘴堵上了。朝廷总不能把我这个督办军务的钦差大臣撤了吧？”

刘锦棠没想到这事就这么过去了，跪倒在地道：“属下从此跟定大帅，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左宗棠连忙将他扶起道：“我不要听你这些话，只要你好好带兵，帮我尽快了结新疆战事就好了。你叔叔是我最倚重的大将，我为此参你，如何对得起他的在天之灵？虽然你行事鲁莽，但统军有方，治军有力，打仗有功，我怎能自断臂膀？身为大军统帅，出了事我自然应当担待，你的这点儿事就由我担当就是了。这事就算过去了，你好好带兵去吧。”听了这番话，刘锦棠又是佩服又是感激，眼睛都湿润了。

新疆的冬天来得早，虽是十月却早已冰天雪地。双方都知道明年必有大战，所以都在积极做准备。阿古柏收拢南逃的残兵，又从后路调来数千人马，充实天山防线。

正如左宗棠所料，位于天山的达坂城扼南北咽喉，阿古柏在这里又修筑了新城，并派大总管爱伊达尔呼里率重兵驻守。由达坂城越天山，就是托克逊，阿古柏在这里新筑两城，由次子海古拉镇守。托克逊东就是吐鲁番，阿古柏命三子率兵驻守。

左宗棠也在调兵遣将，加紧准备。为了筹备明年大战的军粮，他将巴里坤、古城等地的存粮大部分运到乌鲁木齐，并向当地百姓购粮。部队越行越远，如果再靠关内运粮，费用将越来越高，运输也越来越难。所以他一再提醒刘锦棠，军粮要多从当地购买。

为了加强后路，他又奏请朝廷从蒙古抽调一支骑兵负责古城到乌鲁木齐的防务。随后又多次给刘锦棠写信，反复与他商讨如何打好吐鲁番战役。

依刘锦棠之意，应该把古城、巴里坤等地的官军调到乌鲁木齐，集中兵力南下，逐次攻克达坂城、托克逊和吐鲁番。左宗棠没同意这个意见，他要求兵分三路，分进合击。一路是刘锦棠的楚军，从乌鲁木齐南下，直攻达坂城。另两路分别从哈密和巴里坤出发，到吐鲁番东面会合，然后合力进攻吐鲁番。然后刘锦棠的部队南下，吐鲁番的官军西进，两军再会攻托克逊。

这样的部署让敌军之间不能相顾，犄角之势也就失去了作用，而且可防敌军向东向北回窜，逼着他们只能向南败逃。

左宗棠还特别叮嘱，官军一定要严明纪律，不可滥杀，不可抢掠，对投诚过来的民众一定要善待，每收复一地立即办好善后，给赈粮，给种子，给种羊。

阿古柏虐待民众，官军抚之以仁，阿古柏贪取于民，官军待之以宽大。当地民众如去虎口入慈母之怀，风声一树，则胜过千军万马，取南疆则易如反掌，而且也是长治久安之策。

一切准备就绪，光绪三年（公元1877年）四月十四日，刘锦棠率主力一万五千人从乌鲁木齐出发，星夜兼程，三天之后黎明前就兵临达坂城下。敌军事先引湖水灌注城外沼泽，泥水深及马腹。刘锦棠率大军下

马涉过泥水，直逼城下。

天亮雾散，敌军才发现官军已经把达坂城团团围住，惊慌失措。刘锦棠骑马巡视阵地，还让士兵喊话道：“城上的人听清了，本将是新疆前敌营务处总办刘锦棠，已围住了达坂城。如果你们现在投降，除首恶外，官军概不追究。如果负隅顽抗，城破后一个不留！”

城上弹如雨下，亲兵多人受伤，刘锦棠的战马也受重创。众人都劝他快进战壕，他坚决不同意：“不，本将就是要让他们看看，我楚军男儿不是贪生之辈，个个都是久经沙场的英雄好汉。”

这一招果然十分厉害，城内敌军本来就缺乏斗志，如今见官军视死如归，更是胆战心惊，头领们找到大总管爱伊达尔呼里，要求突围西走。当天夜里就有民众逃出城来，报告城内情况。刘锦棠得知敌军已无斗志，命令士兵每人点起两支火把，稀疏列阵，城外亮如白昼。敌军登城而望，不知官军到底有多少人，更加心惊胆战。

第二天官军几十门大炮运到，立即开炮轰城，炸毁了数段城墙。有一炮还击中城内火药库，一声巨响，如山崩地裂，又加上正刮大风，风助火势，火借风威，大火迅速蔓延。经过半天的战斗，敌军被击毙两千余人，其余的人纷纷投降，阿古柏的大总管也成了俘虏，南疆第一门户重镇被官军攻克。按左宗棠的吩咐，刘锦棠将被胁迫附敌的维吾尔族和其他各族民众一千余人一律释放，并发给衣服粮食，让他们各归原籍。

官军未在达坂城停留，就分出三千人前去支援东路收复吐鲁番，而刘锦棠则亲率大军直赴托克逊。当大军逼近托克逊时，早有维族民众逃出城来，报告托克逊敌军的情况——前天阿古柏的三子刚从吐鲁番逃来，他的部众正在四处掳掠，准备继续西逃。

他本来是守吐鲁番的，可听说东路两支清军正在向吐鲁番进军，就留下部将守城，率亲信逃到了托克逊。他见托克逊也不可久守，就劝二哥海古拉也赶紧逃走。

刘锦棠赶到托克逊城下时，正遇敌军逃走，双方在城下激战了不到一个时辰，敌军早溃败远逃了。刘锦棠率军进城，出榜安民，从哈密、吐鲁番等地被裹胁而来的各族同胞两万余人，或回原籍或住留托克逊一任其便，百姓对官军更加畏服。

吐鲁番的战事也十分顺利，两军扫清了吐鲁番外围后，刘锦棠派去的三千援军恰好从北面赶到，敌军猝不及防，惊骇万分，纷纷溃逃。官军入城，获得了大量粮食弹药。

西征军收复达坂城、托克逊和吐鲁番，前后不到二十天，其进展大出所料。三地收复，南疆便门户洞开。而且在不到二十天的战斗中，阿古柏损失兵力达二万余人，几乎是他部队的一半。他深感绝望，日夜忧心。

从托克逊溃退过来的次子海古拉，见父汗再无从前雄风，就起了夺位之心。他在酒中下药毒死了阿古柏，并伪造遗命继承了哲德沙尔汗位。他任命三弟为大将军，驻守库尔勒，他则带着阿古柏的尸体一直西逃，打算逃到喀什噶尔，结果在半路就被大哥伯克胡里杀死。

伯克胡里占据了喀什噶尔，自立为哲德沙尔大汗，阿古柏的三子又率军将伯克胡里杀死，自立为汗。看到阿古柏势力穷途末路，原先归附他们的人便派信使北上，向官军求降。

就在这关键时刻，朝廷却有人建议停止西征。首先上奏的便是库伦领兵大臣，他的理由是官军已有立足之地，这时停止西征，册封酋首，让他们各领本族，新疆可安，兵费可省。而此观点竟也得到了不少人的赞同。

英国人此时也插足进来。那时俄国正与土耳其作战，英国担心俄国进一步在中亚扩张，威胁到它的殖民地印度，希望维护阿古柏政权，作为英俄之间的缓冲。刚归国的前英国驻华公使威妥玛受命多次找大清驻英公使郭嵩焘，劝他上奏朝廷，建议停止西征。

郭嵩焘任广东巡抚时，左宗棠曾参劾他去职。后来在李鸿章的举荐下他东山再起，出任了第一任驻英公使。他在英国多年，对西洋文明有着更多的认识，提出了兴修铁路、发展电报、开矿采煤、禁绝鸦片等建议。由于太了解西洋的强大，他因此不免少了些自信，接受了威妥玛的建议，果真上折建议停止西征。

中国总税务司英国人赫德也受政府训令，找到李鸿章传话：“喀什噶尔等地离安集延很近，而离中国却有数千里，即使勉强收复了，将来也难以久守。现在左宗棠西征一年军费近一千万两，这些银子足以买七八艘最先进的军舰，完全可以组建起一支舰队。大人日日为海防不安，何不建议朝廷停止西征，让阿古柏的部众自立为国，奉中国为上国，这样中国多了一个屏藩，省了西征及将来驻兵之费，这是多好的事啊！”

赫德的建议令李鸿章十分动心，但他已被倭仁骂过了一次卖国贼，赫德的话他也不好再传，于是便说道：“人人都知道我与我左帅不睦，西征之事我不便多说，所以这些话我不好传。但你可以直接向总理衙门提议，恭亲王、宝尚书等人在西征上还是十分慎重的。”

赫德打听到宝鋆在总理衙门当值之时，便送去了他的建议，并与宝鋆长谈一个多时辰。宝鋆对赫德的意见深以为然，便以总理衙门的名义把赫德的意见上奏给朝廷。

文祥见西征又要生波折，连忙再找倭仁，倭仁上折极力反对，因此朝廷就是否停止西征的问题又争论起来。文祥一如既往地支持西征，他道：“当初西征之时，不少人都担心旷日持久，结果仗一开始，不到三个月就收复了北疆；南疆门户吐鲁番、达坂、托克逊不到二十天就全部克复，这是何等的顺利？现在西征情况只有左宗棠最有资格说话，为何不

听听他的意见再下定论？”

慈禧点了点头：“是啊！我们应该先听听左宗棠的意见。”

左宗棠见郭嵩焘竟然提出停止西征，拍案大骂他简直给湖南人丢脸，絮絮叨叨了一上午，无论谁去他的大帐，无论所回何事，他都必然要先大骂郭嵩焘一番。他对赫德向来无好感，骂得更凶。他回奏朝廷道

南疆尺土寸地都是大清版图，怎容阿古柏占据？官军正可乘此神威，恢复旧疆，何许英人饶舌？收复南疆必有恶战，但敌军分崩离析，正可乘胜进击，为何半途而废？赫德所言更是荒谬，中国离他国近地甚多，难道都要割让？

西征不可停，新疆不可不复，我朝定鼎燕都，蒙部环卫北方，百数十年无烽燧之警……是故重新疆者所以保蒙古，保蒙古者所以卫京师。……若新疆不固，则蒙部不安，匪特陕、甘、山西各边时虞侵轶，防不胜防，即直北关山，亦将无晏眠之日。而况今之与昔，事势攸殊。

俄人拓境日广，由西向东万余里，与我北境相连，仅中段有蒙部为之遮阂。徙薪宜远，曲突宜先，尤不可不豫为绸缪者也。若此时即拟停兵节饷，自撤藩篱，则我退寸，而寇进尺。为划久安长治之策，纾朝廷西顾之忧，则设行省、改郡县，事有不容己者。

朝廷见左宗棠态度如此坚决，而且新疆军事又是如此顺利，此时停止西征实在心有不甘，所以下旨给左宗棠——

关外军情顺利，吐鲁番收复后，南八城门户洞开，自当乘胜底定回疆，歼除丑类，以竟全功。该大臣亲总师干，自以灭此朝食为念。着左宗棠统筹全局，精心谋划，为朝廷纾西顾之忧。

光绪三年秋天，军粮到齐，天气凉爽，左宗棠命刘锦棠率部西进，开始了收复南疆八城的战役。

所谓南疆八城，是乾隆二十四年平定南路后，建立的八座城池，即天山脚下围绕塔克拉玛干沙漠的喀喇沙尔、库车、乌什、阿克苏，此为东四城，因为较穷而称“穷四城”，继续往西往南，则是喀什噶尔、英吉沙尔、叶尔羌、和田，这里物产较为丰富，商业发达，被称为“富四城”。

刘锦棠自八月二十五日从托克逊出发，十月已逼近喀喇沙尔、库勒勒。敌军为了迟滞官军行动，引开都河水灌注，使这一带成为一片泽国，深的地方可以没顶。

当地百姓踊跃当向导，带领大军渡泽国，跨洪流，于十月七日到达喀喇沙尔。此时城内已水深数尺，一无所有。九日之后，大军又抵达库

尔勒，这里本是阿古柏三子亲自驻守的地方，现在竟也变成一座空城。清军过沼泽时将粮食辎重大部分丢弃，此时军粮严重不足，一时陷于困境，急求后方抢运。

左宗棠焦急万分，一面督促从托克逊等地抢运，一面提醒刘锦棠向民众求援。官军因纪律严明，深得百姓拥戴，在当地百姓的帮助下，大军掘出窖藏粮食十余万斤，解决了燃眉之急。三天后军粮源源运到，大军无断粮之忧，继续西进，六天急行军九百余里，一路之上数次杀溃敌军，救出被胁迫民众十万余人，歼灭敌军数千，收复了库车。在库车城，大军又缴获大批军粮，羊一万二千只，西瓜近万斤。

左宗棠得到捷报，十分高兴，新疆是肥腴之地、不可轻弃，此就是最好的证明。于是他向刘锦棠的南疆见闻上奏朝廷，慈禧看了也是十分高兴，感慨道：“当初有人说新疆是数千里之荒地，真是大谬不然。”

左宗棠又复信给刘锦棠，让他一定要做好善后，在各城设赈局，督促百姓耕种放牧。随后还要修筑道路，添造船只，修设驿站，便利军民客商。

西征军紧紧追敌不放，一路之上敌军虽数次摆阵接仗，但都是一打即溃，官军越战越勇，敌军胆气日寒。官军每到一城，都受到当地百姓的热烈欢迎。而阿古柏三子再施诱骗胁迫的伎俩已不管用，阿克苏等城维吾尔民众已关闭城门，不许他进城，原先附敌的清军及地方武装也纷纷倒戈。这样到十一月中旬，官军就收复了喀什噶尔，继而又收复叶尔羌、英吉沙尔、和田。至此，南疆全境收复，阿古柏的三子仅率少数亲信逃到了俄国境内。

沦陷十三年之久，面积一百六十余万平方公里的新疆，除了伊犁外，大部被收复了。这样大的战役，从光绪二年六月初一到九月二十一日，收复北疆历时不到四个月；从光绪三年三月初一日到十三日，收复南疆门户，不到半个月；从七月十七日到十月二十九日，收复南疆，也只用了四个多月。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从敌军手中收复沦丧十几年的大片国土，用兵如此神速，史所罕见。

.....

天还没亮，急促的马蹄声便打破了京师的安静。

养心殿内，早朝未散，两宫皇太后正在听政。李莲英擎着明黄的盒子走进大殿，跪倒在地道：“启禀太后，新疆六百里急报到。”

慈禧的心一下提到了嗓子眼上，慈安也紧张得脸色有些难看。这样的情形有过前例，那次是曾国荃有捷报进京，当时战事凶险，还以为是败报，把大家吓得胆战心惊。恭亲王估计十有八九是捷报，但又不能妄猜，只盼着慈禧快些拆开。

慈禧有意慢吞吞地拆开密折，看着看着眉头就渐渐舒展了，到了最后竟然爽朗地笑了起来，道：“姐姐，左宗棠收复新疆了！”

大家立即跪倒在地，齐声高呼道：“贺喜太后！”

李莲英把折子递给众人看，大家顾不得礼仪，凑在一堆争着传看。

慈禧一脸喜色笑道：“左宗棠从光绪元年六月钦差督办新疆军务，至今年彻底击败贼军匪众，不过两年半的时间。西征军好像是从去年六月份开始发动进攻吧？算起来真正征战不过一年半的时间，真是大出意外。姐姐，你说咱们该怎么赏赐左宗棠？”

“臣以为收复新疆，左宗棠功劳极大，可按照道光年间长龄平定叛匪张格尔封公的例子，封左宗棠为一等公爵。”文祥兴致勃勃提议。

恭亲王则不赞同，摇摇头道：“封公恐怕不合适。曾国藩克复金陵，只封了一等侯。左宗棠是曾国藩推荐的，他所率最得力的老湘营原是曾国藩的部队，将领刘松山也是曾国藩所举荐，如果左宗棠封公，那么从前赐封曾国藩未免就太薄了。”

“有道理，汉人封爵，不能超过曾国藩。”慈禧点了点头道。

一直保持沉默的慈安则问道：“左宗棠现在是什么爵位呀？”

“是一等伯。”恭亲王代为回答。

“那就升他为二等侯怎样？”慈禧以征求意见的口吻问道。

慈安自然不反对，于是朝廷当日明发谕旨：

新疆沦陷，十有余年，朝廷恭行天讨，特命左宗棠以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该大臣剿抚兼筹，议定先规北路，首复乌鲁木齐以扼其总要，旋克玛纳斯，数道并进，规复吐鲁番等城，力争南路要隘，然后整旗西行，势如破竹。现在南疆八城一律收复，此皆仰赖昊天眷佑、列圣垂休，两宫皇太后宵旰焦劳，知人善任。又能内外一心，将士用命，成此大功，上慰穆宗毅皇帝在天之灵，下符海内臣民之望，实深欣幸。领兵大臣等栉风沐雨，艰苦备尝。钦差大臣大学士陕甘总督左宗棠筹兵筹饷，备历艰辛，卒能谋出万全，迅奏伟功，着加恩晋为二等侯。钦此。

此后又陆续下旨，对西征大军论功行赏。就是英俄等国人，对左宗棠收复新疆，也是大为惊奇。

驻英公使郭嵩焘从英国人的报纸上得到新疆收复的消息，英国人评论道：

中国人克复新疆，毫无异义，这是五十年来在中亚发生的最值得注意的事件。同时，这是自从一个多世纪以前，乾隆征服这个地区以来，

一支由中国领导的军队所曾取得的最光辉的成就。中国人的所有军事行动都有他们的非凡的深谋远虑特点，这些行动表明中国将军和他的副手的非凡才干，也表明他的士兵有服从、勇敢和忍耐力。平时欧洲人轻视中国人不能用兵，今天看来，我们必须清醒过来.....

西征如此顺利，实在出乎意料。郭嵩焘掩卷深思，从情感上讲，他憎恶左宗棠，但从国家大义上，则不能不佩服他。

左宗棠

张鸿福◎著

下



长江出版传媒
长江文艺出版社

左宗棠（下）

作者：张鸿福

目录

版权信息

- 第一章 懦崇厚辱命误国 弱朝廷亡羊补牢
- 第二章 左宗棠抬棺出征 曾纪泽索还伊犁
- 第三章 倭相府宗棠致哀 养心殿两宫恩赏
- 第四章 宗棠直言兴整顿 太监传旨讨赏钱
- 第五章 章怡委婉道曲直 左相智斗威妥玛
- 第六章 东太后离奇暴崩 胡财神钱通鬼磨
- 第七章 派德标治理河工 帮少荃奏办电报
- 第八章 鸿章偷鸡反蚀米 宗棠外放倒成真
- 第九章 慈禧御批警少荃 升善妙拟治淮案
- 第十章 宗棠乐助曾后人 走马观花巡上海
- 第十一章 斗洋人护卫出手 计防务处心积虑
- 第十二章 左制台忧心屏藩 袁世凯智平朝乱
- 第十三章 定军心景嵩访越 斩法酋永福划策
- 第十四章 电报兴倾囊相助 越事起和战两难
- 第十五章 黑旗力战拒法酋 慈禧贪权易中枢
- 第十六章 少荃存私挤季高 左相为国入军机
- 第十七章 议和事又生波澜 备战事上下生隙
- 第十八章 船政遭毁巾帼泪 马江惨败臣子恨
- 第十九章 布方略督师福建 选良将急援台湾
- 第二十章 守国门德榜驻军 谋歼敌子材用计
- 第二十一章 冯军门巧计诱敌 镇南关大败法军
- 第二十二章 李鸿章借刀杀人 胡雪岩屋漏逢雨
- 第二十三章 钱庄起风遭暗算 财神归天猕猴散
- 第二十四章 勇将自刎慰忠烈 贤相寿终归福州

第一章 懦崇厚辱命误国 弱朝廷亡羊补牢

此时，新疆除伊犁外已经全部收复，战事也基本结束。这一段时间，左宗棠一直忙着制定保案，为立功的将士请功。

此事一了后，左宗棠又深思熟虑，为新疆建省的事上奏朝廷。他曾在力主继续西征的奏折中提出要把建省作为收复新疆之后长治久安的措施，但那次仅是一笔带过，这次他则要详细阐明原由，并期望朝廷尽快采纳他的意见。

其实，新疆早在汉代就已隶中国。乾隆年间，准噶尔叛乱，乾隆帝御驾亲征，于二十七年（公元1762年）平定叛乱。为了巩固在新疆的统治，朝廷开始实行军府制，设立总统伊犁等处将军，统领新疆全境，下辖乌鲁木齐都统及各城参赞大臣、办事大臣、领兵大臣，分驻新疆各地，又根据不同情况实行不同的管理制度。

巴里坤及乌鲁木齐地区，接近内地，汉人较多，实行郡县制，设立镇西府和迪化州，各辖几个县，上设镇迪道，隶属于甘肃省；在南北疆游牧地区和吐鲁番、哈密等地，实行札萨克制，由清政府所封的王、公、贝勒、贝子、台吉进行世袭统治。在南疆农业区，则基本沿用原来的伯克制，各城设阿奇木伯克一员，下设各级伯克多人，分管各项事务，直接管理各族民众。

起初，军府制对稳定新疆十分有效，但后来问题越来越多，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治兵之官多，理民之官少。无论将军还是参赞、领兵等大臣，都是统兵之官，民政事务在他们眼里往往无足轻重。而直接管理民政的是各级伯克，他们不但占有大量的土地，而且借官府的名义索取无度。实行札萨克制的地方，王公、贝勒、台吉也好不到哪里去。

当然，如果伊犁将军及驻各地的大臣们能够悉心筹划，也不是说一无可为，可这些满族贵族多是纨绔子弟，到新疆来就已经觉得吃了亏，所以比着贪污腐化，只知要粮要饷，不知理民为何事。当时伊犁将军是全国最大的肥缺，“不贪不沾，一年百万”的说法路人皆知。

左宗棠提出在新疆建省，主要就是为了改变“治兵之官多，理民之官少”的状况，削去各级伯克的权力，设置州县官员来直接掌理民政。现在新疆刚刚收复，正是削去伯克权力最好的时候。阿古柏入侵新疆后，正直的伯克不肯附逆，已经被杀的杀，逃的逃。而那些附逆的伯克，在官军收复新疆的时候，大部分都逃走了。既然没有多少伯克可用，正好让州县官员来亲理民政，这层用意他在奏折中已直接点明。

还有一层意思不能直接点明——就是改变由满人统治新疆的状况。左宗棠向来对满人不以为然，新疆变乱，除了军府制的问题外，他私下

也认为这些满人无能也是重要的原因。

实行行省制后，地方当政者是总督、巡抚，而督抚却没有只用满人的说法。特别是洪杨之乱后，以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为代表的汉族势力迅速崛起，汉人督抚占了十之八九，新疆自然也可以用汉人。至于道府州县官员，那自然更可以用汉人。当然，也并不是汉人就多么高明，但总比只从八旗子弟中选派官员视野要开阔得多。

看到左宗棠的奏折，从军机大臣到慈禧，一眼就看出建立行省势必会削弱满人在新疆的权势，大家虽不点破，但彼此都心知肚明。朝廷的办法就是先拖拖再说，于是军机处秉承慈禧的意思回复左宗棠：

新疆应否改设行省，事关重大，此时遽令内外臣工议奏，亦难确有定见。且伊犁尚未收复，新疆体制不宜变更。着左宗棠详细酌度，妥议章程，候旨定夺。当初俄人曾许诺，待乌鲁木齐、玛纳斯等城收复，即将伊犁交还。现新疆南北大部已经收复，宜早派人与俄驻伊部队商讨。伊犁将军金顺是职责所系，可令其速赴俄营，着左宗棠统筹熟虑，尽快回奏。

收复伊犁之事左宗棠早有考虑，他原意是派刘锦棠前往与俄人交涉，现在朝廷却点名要金顺来办这事，显然是想让满人分一些收复伊犁的功劳。他心知肚明，又没有合适的理由非刘锦棠去办不可，因此也只得同意朝廷的安排。

金顺奉命入伊犁与俄军商讨，俄军将领却避而不见，他白白等了十几天。后来俄军将领终于肯见面了，又推说此事应由土耳其斯坦总督考夫曼将军答复。金顺于是便要求去见考夫曼总督，但俄方推托说他军事繁忙，驻无定所。没有办法，金顺只得转交给考夫曼一封信，但却迟迟没有回音。

其实，考夫曼早就接到了金顺的信，并立即向沙皇报告。沙皇为此还专门召开了一次特别会议，研究对策。陆军大臣米留金认为，当初俄驻华公使对总理衙门许诺收复了乌鲁木齐、玛纳斯等城后就交还伊犁是个错误，应主张死不认账。而财政大臣则不同意现在与中国闹僵，因为当时俄国正与土耳其交战，财政非常紧张，无力再辟战场。他认为应更多从商务与外交的角度考虑问题，可以把伊犁交还中国，以换取优厚的商业权利。最后会议确定，伊犁不能轻易还给中国，要让中国人费尽周折，或许会知难而退。

结果可想而知，金顺交涉了三个多月，最后考夫曼答复他外交之事应当与俄驻华公使交涉。

总理衙门其实一直在与俄驻华公使布策交涉，他先是说这事要直接与考夫曼总督交涉，现在考夫曼又推给了他，他无可再推，便说要请示沙皇，结果这一请示又是一个多月。恭亲王亲自去与布策交涉，布策又提出几个中俄边界案件必须处理清楚后才可谈交还伊犁的事，可他所提

的几个案子已早就调查处理过了。恭亲王绞尽脑汁，也毫无办法。

这时候左宗棠上了一个折子，说军人眼里只有开疆拓土，所以与考夫曼将军交涉伊犁问题难有结果；驻外公使专以耍弄手段为能事，文过饰非，卖弄口才才是其通病，所以与驻华公使交涉也不会有什么结果。要讨还伊犁，非派大员直接去俄国不可。俄国是大国，肯定不会自食其言，其国主也不会自失体面。依臣看来，考夫曼和布策的种种刁难，也许并非是俄国国主之意，十有八九是他们自作主张。

这观点正好与恭亲王不谋而合，所以他第一时间就上奏了这件事。伊犁问题错综复杂，慈禧觉得再这么拖下去也不是办法，也同意派人去俄国。

“派谁去呢？”慈禧问道。

“前驻英法公使郭嵩焘堪当此任。”恭亲王回道。

“收复新疆咱们靠汉臣，如今不过是把伊犁要回来，这么点事咱满人也办不成吗？难道我们真没人了吗？”慈禧一口回绝。

宝鋆沉思了片刻道：“臣举荐礼部左侍郎崇厚，当年天津教案时他任三口通商大臣，亲自去法国办过交涉，也算是通洋务的人才，让他去俄国比较合适。”

所谓崇厚通洋务，不过就是当年天津教案后，法国要求中国必须派官员前往巴黎当面道歉，崇厚就是这个道歉的官员，要说到外交的经验，其实他基本没有。

“哀家看崇厚可以，就让他去吧！当年去巴黎道歉，那么难的一件差事他也办得很得体，也实属不易。至于随行人选嘛，你们呈上个单子来就是了。”

听说朝廷要派崇厚赴俄谈判，翰林院侍讲张之洞于是上奏道——崇厚此行关键是收复伊犁，同时勘定中俄西部边界，他应该身历西陲，了解边塞及伊犁实情，并与左宗棠商议。如果他对西陲一无所知，心中无底，少不了对俄人一味迁就，这岂不是贻害无穷？所以他应当先赴新疆，再入俄国。

朝廷把折子转给崇厚，让他斟酌。崇厚无从斟酌，就去天津向李鸿章请教。李鸿章见了奏折之后大摇其头道：“张孝达这纯属书生之见，纸上谈兵，此路断不可通。其一，左帅向来主战，不知通融，他的意见你要是听，那谈判就根本不可能成功；你要是不听，他定会把你骂得狗血淋头。所以，你还是不去见他为好。其二，西行万里，何日才能到西陲？从新疆赴俄并无通衢大道，难觅向导，耗费时日不说，路上安全何以保障？”

崇厚闻之心悦诚服，连连拱手道：“中堂之言真是醍醐灌顶，我这就走水路，从上海乘轮船赴俄国。”

“如此甚好，走水路乘洋轮，不但无跋涉之苦，而且安全无虞。”

崇厚一行从上海乘英国怡和公司的轮船过香港、西贡、新加坡，走印度洋、红海，过苏伊士运河，进入地中海，再到法国马赛登陆。在光绪四年的最后一天，他终于踏上了俄国的土地。此时这里早已是冰天雪地，一行三十多人分乘八九辆马车赶往俄都圣彼得堡。

崇厚到达之前，俄国外交部代理大臣格尔斯奉沙皇指令主持会议商讨对付中国使团的策略。

考夫曼是个强硬派，他建议伊犁绝不能还给中国，因为此地是一个现成的、威慑力极强的炮垒，占领了伊犁就可以控制中国新疆乃至整个中亚。

俄军参谋部亚洲司司长库罗巴特金道：“当初我们就不该许诺归还伊犁。”

“当时大家都预计中国根本不可能平定新疆变乱，没想到左宗棠竟只用一年多的时间就打败了四五万敌军，实在出乎意料。”格尔斯道。

“如果不得不归还伊犁，我们就必须向中国提出要求，赔偿这八年来用于该地的费用，还有十几年来俄中贸易方面的损失，此项赔款正好可以修建西伯利亚铁路。”

外交部官员热梅尼提醒道：“如果与中国闹僵了，我们在中国的商业利益就会受到影响，英国就会乘机而入，独占在华利益。”

大家议论了很久，最后格尔斯总结道：“陛下的意思，如果伊犁必须归还，我们就必须在边界、赔款、商业上获得更大的利益。根据驻华公使提供的情报，这位崇厚向来没有主见，与一般的满族官员一样死要面子。我们已想好了一套对付他们的方法，不过还需要各位的配合。”

.....

崇厚一行在圣彼得堡安顿下来，好好休息了一晚，次日在副使邵友濂及通事等人的陪同下前往俄国外交部接洽。外交部的岗哨对他们盘查很久才放行，而后由一位下级官员把他们引进了大厅，之后就没了人影。崇厚一行人足足等了一个时辰，热梅尼才出来接待他们，脸上冷若冰霜。他接过崇厚递上的全权委任状，交给翻译看过之后，便对崇厚道：“对不起崇大人，敝国不能与阁下谈判。”

“为什么？”崇厚惊讶得差点跳了起来。

“因为您不是头等全权大使，我们根本没法进行真正意义上的谈判。”热梅尼傲慢地回道。

“当年李中堂与英国人签定《烟台条约》时，委任状上也没有‘头等’二字啊！”崇厚不甘心地解释道。

热梅尼语言仍然很冷，道：“那是英国人的事，敝国不予干涉。但阁下既然是与敝国谈判，敝国的合理要求阁下必须满足。”

任崇厚怎么解释，热梅尼就是不肯承认他是头等全权大臣。最后总算没把使团赶回去，答应发电请驻华公使与总理衙门交涉。当时从欧洲到香港到上海，从西伯利亚到长崎再到上海，都有海底电报线，从圣彼得堡发电到上海，虽然中间周转好几站，但一天就可以到达。但从上海再送至北京，却要八九天时间。这么来回一折腾，二十几天就过去了。

冬日的彼得堡一派肃杀之气，再加上从芬兰湾吹来的潮湿阴冷的空气，更使奇寒之中带了使人受不了的湿气。大清使团不习惯这种阴冷潮湿的气候，先后有好几个人病倒。这期间俄国外交部连一个人影也不见，崇厚心情非常郁闷。

这天，俄国外交部一位工作人员过来通知，说清国头等全权大臣的身份已经查明，明天可到外交部去商讨有关递交国书的事宜，这一帮人才稍稍高兴了些。可次日他们赶到外交部时，却被告知部长临时有事外出，有关事宜已托付给土耳其斯坦总督考夫曼，可直接与他相商。考夫曼住在圣彼得堡城东，离中国使团住地有好几里路。崇厚等人雇了两辆马车，赶到城东去拜会。

考夫曼非常傲慢，连咖啡或茶也不肯上，语言生硬道：“伊犁是俄国牺牲了许多宝贵的士兵生命才从叛军手中夺来的，俄国绝不能归还。”

崇厚十分诧异道：“可是贵国当初说一待大清平定了叛乱就归还伊犁，现在贵国应当实践诺言。”

“当时只是说说罢了，伊犁现在在我的管辖之下，我说不行就不行。”考夫曼蛮不讲理。

谈判根本无法进行，崇厚等人只好悻悻而回。

又过了三天，俄军参谋部亚洲司司长库罗巴特金亲自到崇厚下榻的旅馆来了，说他负责亚洲事务，来与清国头等全权大臣商议伊犁之事。一听是军方人员，崇厚有些奇怪。库罗巴特金说他负责亚洲事务，而且曾在部队服过兵役，在伊犁待了八年，对伊犁非常熟悉。然后他给崇厚讲述在伊犁的经历，但闭口不谈交还伊犁之事。崇厚几次要插话，都被他打断了。

“大人不是要救济伊犁的贫民吗？经过这么多年战乱，不少难民拥进

伊犁，现在贫民的确不少。不知大人带了多少银子，不如先交给本司，由本司转交驻伊犁的将军。”库罗巴特金问道。

崇厚见他啰嗦，却始终不谈交还伊犁的事，禁不住生气道：“本使前来只有一个议题，那就是索回伊犁。请问贵国什么时候交还伊犁？”

“交还伊犁是外交部的职责，不在本司职责范围之内。”库罗巴特金一脸傲慢的神情。

崇厚终于压不住怒火，大声道：“既然不在你职责范围内，那你又何必前来？本使算看清楚了，你们根本没打算归还伊犁。那好，你回去告诉外交部，如果再不谈伊犁问题，本使明天就回国，到时候一切后果由贵国承担。”

库罗巴特金嬉皮笑脸道：“大人不必生气，我只不过是个军人，对外交的事不懂，我也不会给你传话。大人有什么要求，请直接与外交部商谈。不过军事上的事我懂一点，贵国的左将军虽然平定了叛军，但依我看来，其军队对付乌合之众可以，但与敝国的军队根本无法相比。想必大人从未见过我国的最新大炮，只用一发炮弹，像大人住宿的这种旅馆，立即就会夷为平地。至于贵国水师，更无法与我国舰队相比，我国已有二百余艘军舰，只用其中五艘把天津一封，不用动手，一个冬天贵国都城就要饿死成千上万的人。贵国都城的粮食都是从南方运来的，我说得不错吧？”

崇厚对当年天津教案的情形记忆极深，当时俄法美等国舰队云集天津，扬言要攻打北京。而天津却没有一艘自己的兵舰，只能任由各国漫天要价。这次如果自己谈判不成，反而引来一场战争，不仅顶戴不保，恐怕连命也保不住了。因此他一下子就软了，恳请库罗巴特金转告俄国外交部，他率团前来就是为了化干戈为玉帛，请尽快展开谈判。

库罗巴特金回去向格尔斯作了报告，格尔斯笑道：“看来他真的急了。好了，戏演得差不多了，这位崇大人的面子也掉尽了，可以谈正题了。陛下交待，我国刚与土耳其结束战争，无力再与大清开战，所以伊犁不能不还，但我国的利益要得到充分保证。明天，咱们就把这位崇大人请进炉火熊熊的城堡吧。”

天刚刚放亮，崇厚所住的旅馆外突然来了一队戎装整齐的俄国士兵，钉过铁掌的皮靴踩在石板路上发出清脆的咯咯声，他们分成两排，把旅馆大门给堵住了。旅馆老板从没有见过这阵势，有些惊慌失措，问崇厚道：“你们是不是有人犯禁了？最好马上自动交代，不然，麻烦就大了。”

使团一行人闻言都十分紧张，通事看了看门外的士兵，道：“看样子是宫廷的礼兵，应该不是抓人的。”

大家正惊恐不安，突然听到外面有人高声喊话道：“俄罗斯帝国外交

部大臣格尔斯，奉沙皇陛下谕令，前来迎接大清国头等全权大臣入宫觐见！”

话音刚落，一辆六马拉的皇家马车缓缓驰到门口，格尔斯亲自入内，请崇厚入宫。崇厚的随从也登上了另一辆由四马拉的皇家马车，戎装的士兵前导，马车随后，“哒哒哒”一路向皇宫驶去。宫门外，一位亲王引导崇厚一行进入大殿，大殿正中的御座上坐着的是沙皇亚历山大二世。他非常温和客气，郑重地接过国书，然后仔细询问了路上的行程和是否住得习惯等。

会见结束后，紧接着是盛大的宴会。宽敞的宴会厅里仆从如云，壁炉里烈火熊熊，酒菜中西合璧，是为了照顾远道而来的客人。俄国外交部、宫廷侍从官等人轮番敬酒，一杯杯伏特加落肚，崇厚已有几分酒意，身心暖洋洋的，忘记了这段时间来遭受的挫折。格尔斯亲自敬酒致歉：“敝国法律严峻，任何事情都不敢马虎，前些日子如有得罪之处，还请崇大人谅解。”

崇厚激动地回敬道：“不，格尔斯大人，我认为贵国是最真诚好客的朋友，愿我们的合作愉快。”

第二天，崇厚一行跟随俄国代表团转到克里米亚半岛上环境优美、温暖宜人的里瓦几亚，谈判将在这里举行。

谈判进行得十分艰难，俄国代表一直不肯拿出一个完整的方案，所有的要求和条件一项项地提，每一条都要反复若干次。这是他们既定的策略，这样天长日久地拖，把崇厚拖得越来越没有了主见，不断地做出让步。这样一直谈了七个多月，草约全文才告达成。

朝廷看过崇厚发来的条约节略，新入军机的李鸿藻骂道：“这个崇地山是在卖国！”

军机大臣们对照铺在眼前的地图，也都直抽冷气。根据条约，俄国归还伊犁九城，中国则同意把伊犁西部，即霍尔果斯河以西和伊犁以南的特克斯河流域割让给俄国。同时，在北疆的额尔齐斯河流域，中国将丧失斋桑湖以东地区和哈巴河周围的大片土地。这样，伊犁虽然收回，但它却变成了一个三面被俄国包围的孤城，根本无法防守。

不仅如此，中国还要偿还俄国代守伊犁军费五百万卢布，折合白银两百八十万两！同时，俄国人在新疆和蒙古全境得到免税贸易权，而且还新增三条通商路线：一条由尼布楚至库伦，经张家口、通州到天津；另一条由科布多到归化城，经张家口转运天津；第三条由新疆经嘉峪关、兰州、天水、西安或汉中直至汉口。这样由陆路东可至天津，东南可至汉口，这些地方都成了俄国自由贸易的天下。

李鸿藻以清流自居，是翰林言官们的首领，人称清流的牛头，也是慈禧特意安排进军机处牵制恭亲王的。他坚决反对这个条约，痛心

道：“祖宗打下的江山一寸也不能丢，崇厚应该重治其罪。”

“请问李师傅，祖宗的江山应该怎么守？”宝璠反问李鸿藻。崇厚是他举荐的，即使明知此约不妥，他也希望能尽力维持。

恭亲王拱手道：“大家都不要争了，此事事关重大，本王马上进宫请两宫和皇上圣裁。”

恭亲王进宫时，两宫皇太后已进过膳，正在御花园散步。姐妹俩今天心情还好，一路说说笑笑。李莲英眼尖，瞧见恭亲王向他招手，就悄悄过来低声问道：“王爷，两位太后刚用过膳，正在消食呢！您有何吩咐？”

恭亲王犹豫了一会才道：“太后刚用了膳，要不本王过会再来？”“王爷，奴才全听您的吩咐。要是好事儿呢，就但说无妨；要是让太后烦心的事儿呢，奴才劝您还是过会再来。”

恭亲王叹了口气道：“唉，高兴的事本王还用费心思吗？”

“那王爷就先在这儿稍坐一会，太后饭后总要走上百九十九步，奴才估摸着用不了多大一会儿。”

慈禧和慈安也都看见恭亲王了，一见他那六神无主的神情，就知道肯定是有事儿。慈安本想让太监把他叫过来，慈禧劝道：“总要走完百九十九步再说，天天没完没了的事儿，也不急于这一时半刻。”

两个小太监在后面数着，走完了百九十九步，两人便走到了亭子里，才让太监把他叫过来。恭亲王请过安，然后把崇厚签约的节略大致说了一下，这个结果也大出慈禧意料，她大怒道：“这个崇厚怎么这么糊涂？你们军机是什么意思？”

恭亲王见此有些战战兢兢，如实回道：“目前还没有定见。”

“那就把这个节略密谕李鸿章、左宗棠、沈葆楨他们，看看还有什么补救办法？总之，又割地又赔款不成，和俄国兴兵更是不成。”

“臣也是这个意思，当务之急应立即通知崇厚先不要在条约上签字，等候朝廷旨意。”

.....

但此刻为时已晚，崇厚已在条约上签了字。

里瓦几亚此时正是气候最舒适、风光最美丽的时候，格尔斯已与崇厚成了无话不谈的“朋友”。可这位格尔斯并未把崇厚当作真正的朋友，他非常清醒，崇厚是谈判对手，比对手棋高一着，在谈判中获得最大的利益是一个外交家的奋斗目标，也是最大的荣耀。他是一个出色的外交

家，为俄国获取最大的利益是他的根本目的。因此，与之相比，崇厚在外交上简直就是一个尚未开窍的白痴。

格尔斯一直想方设法劝崇厚在条约上签字，他假装情真意切道：“大人也太不够朋友了，大人是担心我会欺骗您才迟迟不肯签字吗？我坦白地告诉您我为什么这么急于签字，因为敝国军队一开始就不同意交还伊犁，现在连外交部的一些官员也开始附合他们的观点，所以我担心咱们几个月的辛苦会付之东流！”说完，他侧了侧身子靠近崇厚，一副痛心的样子。

“你们中国有句话叫‘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何况大人是头等全权大臣！大人的使命就是讨还伊犁，如果条约签不成，伊犁收不回，大人就有辱使命。我与大人相处数月，已把您当成最真诚的朋友，我劝大人签约，完全是为您考虑，您能明白我的一片苦心吗？”

崇厚被格尔斯的“真诚和友谊”打动了，再不签字，他觉得对不住眼前的这位异国朋友。他皱着眉头想了很久，终于下定决心道：“好，我今天就签！但愿朝廷能体谅我的一片苦心。”

格尔斯压住心头的狂喜，冷静道：“贵国如果知道大人和我为两国和平与友谊所受的压力，一定会褒奖大人的一片忠心的！”

崇厚代表中国，格尔斯代表俄国在条约上签字，因为条约在里瓦几亚签定，因此被称为《里瓦几亚条约》。

总理衙门的训示交由轮船招商局带往上海发报，电报还没发出却收到了崇厚已经签约的电报。恭亲王叫苦不迭，即刻进宫报告。

“糊涂，崇厚真是糊涂，竟然签下如此条约。”慈禧怒不可遏，“老六，你怎么不及时提醒提醒他？”

恭亲王有苦难言，只有喏喏称罪。

“朝廷不认这个约不就行了？”慈安道。

“哪有这么容易，普通老百姓订婚卖房一旦有了契约还不能随意反悔，何况是两国之间。弄不好俄国人会撕破脸皮，又要动兵了。”慈禧苦笑道。

慈安一听这么严重，惊得只抽冷气。

慈禧接着又问道：“老六，那你有何打算？”

恭亲王不敢说没有打算，只好老老实实分析道：“悔约有开战的危险，允约又丧权辱国，万世唾骂。所以臣提议先听听疆臣们的意见。”

“你们什么事情都要听疆臣们的意见，你们军机处、总理衙门平日都

在干什么？一个个官高爵显，一到朝廷为难的时候一点主意也没有！”看恭亲王满头大汗，诚惶诚恐的样子，慈禧又缓和了语气道，“李鸿章与洋人打交道最多，又离京师最近，马上把条约送过去，听听他是什么想法，还有无挽回之法？”

李鸿章看罢总理衙门寄来的条约，对盛宣怀道：“条约已签，事情已无可挽回，现在最可行的就是承认条约。俄人处处以开战要挟，而我国兵备空虚，根本不可能与俄人开战。朝廷上下主战的人不少，但多是些清流词臣，空有一腔热情而已。外边主战的就是新疆的左帅，如果开战，新疆或许能胜，可是俄人有强大的舰队，他们会乘虚而入，直接攻打天津。那时京师就成了俄人要挟的资本，要求恐怕就不只是伊犁南北的一片地方了。就是左帅，恐怕也会因此招祸。人人都知道我和左帅不和，如果我要害左帅，就该鼓动他与俄人开战，战而不胜，朝廷必拿他开刀。可在关系国家安危的大事上，我们都不该意气用事。我还是力主承认条约，不要拿国家前途当儿戏。”

“中堂真是深谋远虑。”盛宣怀深以为然。

李鸿章笑了笑：“我不被骂作卖国贼就烧高香了。”

随后，李鸿章给总理衙门写信，为崇厚辩护，并力主妥协——

俄国臣民本意皆不愿让还伊犁形胜之区。其君相念两国多年和好，又有专使往议，不得已始允退还。……今幸一了百了，已订之约，若再更改，彼必不允。若届时不与互换，于俄人本意不合，而后患实不可思议。界务所稍吃亏者，仅伊犁南边两山之间一带空地；塔城以北哈萨克旧地早经占去，并非新占；喀什噶尔交界，则仍系旧址……左相必不以界务为然，但欲进驻哈密，恫吓俄人，使其酌议减改，此万万做不到之事。左帅所统西征之师，……军心不固，外强中干，设与俄议决裂，深为可虑。尚祈钧处主持大计，勿为浮言所摇撼也。

此时，这个消息已经传遍京师，要求惩处崇厚的折子雪片一样递进内宫，可李鸿章所说也并非没有道理。慈禧想了想，皱着眉头道：“是啊，如果万一失和，左宗棠在新疆有几成胜算？北洋这边又如何应对？六百里加急，着左宗棠立即复奏，看他如何说。”

第二章 左宗棠抬棺出征 曾纪泽索还伊犁

甘肃肃州，西征军行辕。年近七十的左宗棠由于长期生活在苦寒干燥的边塞，又加上军务繁忙，身体时常闹病。此时秋天刚到，咳嗽的毛病就已经犯了。戈什哈前来报告，说兰州机器局总办赖长来了，问见不见？他回道：“见！怎么能不见呢？这么远来一趟也不容易。”

“大帅又见老了。”赖长一进门就给左宗棠请安，说着话眼眶就湿润了。

左宗棠则大咧咧道：“人都是父母生养的，哪有不老的道理？再过个月我就七十了。人活七十古来稀嘛，我这把老骨头还能活着就不错了，还有什么好难过的？”

赖长擦了擦眼睛道：“职下今天给大帅带来了一样东西。”说着，他一层层打开身边的包裹，取出一条羊毛织品恭敬地递给左宗棠。

左宗棠仔细摩挲着，嘴里念叨着：“不错，不错，这是哪国的货？”

“回大帅，这是职下用自制的机器织的。陕甘、新疆盛产羊毛，如果能够像洋人一样用机器纺织，一定能够惠及整个西北。”

左宗棠高兴得连连点头道：“对！我们不但要收复新疆，还要开发新疆，富裕新疆！你能自己制造机器，真是了不得，不知你能否多造几台，开办个织造局如何？”

“职下正有此意，不过不是自己造机器。职下听说外国已造出了这种机器，可否请胡观察代购几十台，就在兰州开办织造局！”

左宗棠爽快地答应了，他让赖长画出样图，随即寄给胡雪岩，请他从外国定购。

这时朝廷的六百里急递到了，左宗棠拆开一看，越看眉头越紧，没等看完便“啪”的一声将之拍到案上，剧烈地咳嗽着，竟然连连咳出几口血来，人也虚弱地跌坐在椅子上。

赖长和随侍的戈什哈见状急忙上前，又是抚心捶背，又是传郎中，一时间手忙脚乱。郎中把过脉后，对左宗棠道：“大帅太劳累了，必须卧床静养，否则什么药也没用！”

左宗棠摆了摆手道：“我能静得下来吗？你们看看，崇地山与俄国签约，又是割地又是赔款！俄人侵占我国土地，反过来还向我们索要兵费，我数万大军厉兵秣马、陈兵新疆，未动一刀一枪，人家要钱给钱，

要地割地，还有没有天理？这李二竟也鼓动朝廷接受这个条约，真是可叹可恨！怪不得人人都骂他是卖国贼呢！俄国就像饿极了的豺狼，今天你扔给他一块骨头，啃完了他还要来，难道大清的江山要让它一片片蚕食不成！”

左宗棠越说越气，众人都劝他息怒。他稍稍平静了下来，又道：“我知道俄国坚船利炮，但它在欧洲连年征战，也是国力空虚，未必真能与我刀兵相见，许多时候不过是虚声恫吓。退一步说要真打起来，他们也未必能胜。整个西北边疆，我就是拼了这把老骨头，也要和他一搏。只可惜我鞭长莫及，顾得了新疆，顾不了南北洋。南北洋疆臣已被吓破了胆，尤其是这个李二，自负深悉洋务，却没有一寸硬骨头，苟且图存，一味用柔，以致外交愈办愈坏。你们给我准备折子，题目就是《条约断不可准、新疆断不可弃》。”

接上谕，臣知崇厚签定《里瓦几亚条约》，不胜惊骇。自古以来荒谬误国无如崇厚者，他本是索地却先弃地，一味求和而致边衅将致，只知畏敌而不畏太后皇上，不候诏命而擅自回国，论奉使则不忠，论复命则不敬，不忠不敬，该当何罪？

崇厚此约，所失者新疆二万里之实际，所得者伊犁一空城耳，是有新疆尚不如无新疆，收伊犁竟如同弃伊犁。改此议未必真有事，不改此议必不可为国。无理之约使臣许之，朝廷未尝许之！崇厚误国擅许擅归，国人皆曰可杀！李鸿章所说悔约其曲在我，更无道理。条约最终要由御笔批准，崇厚违训，私签条约，朝廷不予批准天经地义。俄国与邻国连年征战，兵疲民怨，断不可轻易与我开战，不过是虚声恫吓而已……

同时，他上报朝廷说自己已准备和谈不成，就三路进兵收复伊犁，而且打算随时出关进疆，到哈密指挥战事。

左宗棠的折子到京时舆情已经沸腾激昂，要求杀崇厚废条约的折子已垒起一人多高。看过左宗棠的奏折，朝廷终于下定决心废约，判崇厚斩监候，并派大理寺少卿、驻英法公使曾纪泽赴俄重新谈判。

左宗棠得到崇厚下狱、曾纪泽出使的消息，非常高兴，他决定近日出关，移节哈密，以壮声威。只是他年事已高，近来身体又每况愈下，根本不宜出关。但行辕里的人都不敢相劝，就连他贴身的亲兵营统领王德榜也不想自讨没趣。所以最后大家公推赖长来劝，因为他是左宗棠的老友，两人说话随意些，而且左宗棠断然不会责骂他。

赖长走进左宗棠的大帐时，他正在看家信，所以没敢打扰，而是静静地站在一边等候。忽然左宗棠把信放到桌上，呜咽起来，赖长走上前去躬身问道：“大帅，您这是怎么了？”

左宗棠拍着桌子失声痛哭道：“纯甫啊，我的夫人过世了。”

赖长一听这话也放声大哭，王德榜、文案们循声都跑了进来。大家稍作商量，立即着手布置灵堂。左宗棠整晚都守在灵堂，嘴里一直念叨着周夫人的种种好处。赖长、王德榜也陪了一宿。

第二天一早，左宗棠给长子孝威写了一封信，叮嘱了许多事情——为夫人办丧不可浪费，不必请人做法事，长沙乞丐多，出丧时多发些钱财，比布施给僧人强十倍。坟地也不要讲风水，只要注意用三合土夯实，防白蚁和树根就行了。家中看门人老何，为人老实忠厚，当年在福州时夫人曾请求为父给他一个兵勇的饷银，为父当时答应了，后来觉得不妥，就把这事忘了。如今夫人已经过世，她的这个心愿应该满足，七年一共二百八十五两银子，一并寄去，你一定要亲手交给老何。

夫人过世，左宗棠伤心过度，这使得身体更差了，赖长和王德榜都来劝他，出关的事过些日子再议，也许局势会发生变化。

左宗棠摇了摇头道：“局势不可能无故起变化，我们对俄国退一步，他们就进步。传下话去，如期出关！”

见他如此坚决，大家也无话可劝。

左宗棠又吩咐王德榜到城里去买一口棺材，王德榜不解其意，疑惑地看着他。

“这口棺材是为我自己准备的，要让娃子们抬着棺材与我一起出征。俄人和咱大清朝野上下都在看着我的举动，我不能向俄人示弱，也不能让国人失望。我就是要明确地告诉世人，我为西征连命都可以不顾，俄人休想虚声恫吓！”

左宗棠的决心不容置疑，王德榜知道劝也没用，就亲自到棺材铺买了一口棺材，让店家把绳子、杠子都准备好了。他还自作主张弄了一块红布，让人用黄线绣上八个大字“不复伊犁，誓不回关”。

四月十八日，左宗棠要出关了。陪他一起出关的有一千余人，在肃州西门外校场举行出征典礼。他一身戎装登上高台，下面一千人同声高呼：“参见大帅！”

左宗棠大声道：“娃子们，四年前我在这里送老统领出关，当时朝野上下几乎没人相信我们能打败阿古柏。可实际上我们用了不到两年时间，就收复了除伊犁以外的所有地方。俄人当初说，待收复了乌鲁木齐、玛纳斯等地就交还伊犁，可这两地已收复了两年多，他们依然霸占着伊犁。那伊犁是什么地方？那可是我大清的塞上江南！天山南北已经收复，娃子们！你们说伊犁我们要不要？”

兵勇们齐声高喊：“要！要！要！”

“好！你们有决心就好。朝廷已派大理寺少卿曾纪泽——他就是曾文

正公的大公子——从伦敦直赴俄国谈判。娃子们，谈判不能光靠嘴巴，我要带你们出关，做曾少卿的后盾，给他助威壮胆。万一谈判破裂，我们就直接收回伊犁！娃子们，我老了，可就算死在新疆，我也绝不说一句不要伊犁的话，也绝不对俄人服软！”

说罢，左宗棠大手一挥，四名亲兵抬上一具黑漆棺材。他指着棺材道：“娃子们，你们都看到了，这就是我给自己准备的棺材，我要你们抬着它出关。不复伊犁，我誓不生还！”

兵勇们闻言也齐声高喊道：“不复伊犁，誓不生还！”

“不复伊犁，誓不生还！”

.....

“娃子们，出关啦！”

旌旗招展，战马嘶鸣。左宗棠率军出关，在他乘舆的后面，将士们抬着那口黑棺随行。

消息传到京师，慈禧也大为感动，眼眶都湿润了。她对慈安道：“姐姐，左宗棠年近七十还抬棺出征，足见他公忠体国，总比那些事事怕洋人的大臣更让人回肠荡气。”

慈安点了点头。

以倭仁、李鸿藻为首的清流们更是赞不绝口，一时抬棺出征成为京中美谈。李鸿章得到消息后，只有苦笑摇头。

.....

曾纪泽接到朝廷训令后立即着手赴俄谈判的各项准备，他仔细阅读了总理衙门发来的关于伊犁交涉的各种文件，并找来最新的地图进行研究，又想方设法从英法等国的朋友口中打听有关俄国的消息。

在仔细研究了《里瓦几亚条约》后，他向朝廷上奏了谈判原则——边界一定，则永成定局，所以必须百折不回，寸土必争。而商务一般可定期修改，将来不难通融，所以应便宜行事。因此，他要力争分界，酌议通商。

朝廷复电赞同他的计划。

俄国在曾纪泽到达圣彼得堡前就召开了一次会议商讨对策，沙皇要求与崇厚签定的条约不能有大的改动，对使者和清政府要继续采取军事和外交双重手段，迫使就范。

曾纪泽到圣彼得堡后，立即拜访了英、法两国驻俄公使，探听俄国

的底细。两国公使都坦诚相告，大清国对崇厚的治罪，使俄国深感受辱，初次相见，俄国官员定会厉色相待，贵使一定要有所准备。不过此后就会好一些，因为俄国也希望在谈判桌上解决问题。

曾纪泽心里有了底，于是正式照会俄国外交部，预约到访。第二天他就带着随员到了俄国外交部，会见外交大臣格尔斯、驻华公使布策、外交部官员热梅尼。

曾纪泽说明前来改约的来意，要求预定日期，向沙皇面交国书。格尔斯粗暴地挥动着手掌，打断曾纪泽的话质问道：“崇使来俄，已与本大臣商议完毕，议定条约，只等批准施行；至今贵国并无一言，且将崇使治以重罪，边界各处增械设防，似此情形，岂能议事？”

“敝国治罪崇厚，是因他不听训令，私签条约，这是敝国内政，并无意要伤害贵国。敝国为两国友谊之见，特派本使前来商谈。”曾纪泽反驳道。

“敝国的答复皆在条约之中，现在只有照办，无可商议。”

“各国定约，必经两国批准，方能生效；如所定之约有难行之处，例可再议，本使前来，也是万国通例。”曾纪泽寸步不让。

格尔斯趾高气昂，提高嗓门质问道：“现在情形，全是因贵国设边防、修海防，以致敝国动巨款以防贵国，各国都以为战争一触即发，根本没有再谈的可能。”

曾纪泽回道：“有国即有防，敝国设边防、修海防并非针对贵国。敝国若无意和平，就不会派本使前来。本使正是为着和平前来，也希望贵国能以和为贵，请允准本使向贵国皇帝面交国书。”

“贵国治罪崇使，就是给敝国难堪，根本无谈判诚意，你不必再费口舌了。”格尔斯以有事为由，下了逐客令。

回到使馆，一行人心情十分沉闷，曾纪泽安慰大家道：“俄国怠慢我们，早在预料之中。我等为国事前来，个人受些委屈又有何妨？我等此次是要向虎口索食，让俄国把吞下的东西吐出来，艰难可想而知，请诸位务必要有准备。”

随后，曾纪泽给总理衙门发电，报告了会见情形，建议赦免崇厚之罪，顾全俄人体面，堵住他们的口，以利尽快重开谈判。

朝廷接受了曾纪泽的建议，赦免了崇厚。俄国无法再拖，两周后沙皇在行宫接见了曾纪泽，他指定由布策和热梅尼与大清使团具体协商，谈判为期一个月。

谈判就像从集市上买东西，双方自然要讨价还价，往往谁先把自己

的底牌亮出来，谁就吃亏。布策是资深外交官，是谈判老手，他对曾纪泽道：“敝国大皇帝很快就要去度假了，所以贵国有什么要求，要尽快提出来。”

曾纪泽自从出任驻英法大使后，悉心研究外交，自然不会像崇厚那样容易被糊弄。他开出谈判条件：俄国要把伊犁全境交还，中国则开放尼布楚、科布多、嘉峪关通商，还可在新疆增设一处领事。

布策听后，大嚷道：“这不是把崇使的约定全推翻了吗？”

“正是两国意见不同，所以本使才前来商谈，如果意见一致，本使又何必多此一举？”曾经泽理直气壮。

“崇使前来定约，用了一年时间，此番商议不知要用多少时间？”

曾纪泽答道：“当然是越快越好。不过如果双方意见不一，就只能等达成了一致了才好定约。”

结果，这次会谈又不欢而散。布策和热梅尼都觉得遇到了一个难缠的对手，两人商定轮番与曾纪泽谈判，等一个月期限快到之时，他肯定会着急，那时主动权就掌握在俄方手中了。所以接下来的日子，两个人不着边际，今天同意这样，明天又推翻，底牌一点也不肯露。曾纪泽虽然心里着急，但却耐着性子坚持谈判，他告诫自己不能中了布策的圈套。快到一个月时，布策道：“敝国可以归还伊犁南部特克斯河流域，但贵国必须给予补偿。”

“敝国索回领土，为何还要补偿？”曾纪泽义正辞严地反问道。

“贵国应该补偿兵费。”

“向来两国交战才有赔偿兵费一说，我们两国并无争战，又何来补偿兵费一说？”

“敝国布防完全是因为贵国。”

“敝国也设边防、修海防，那是否也该向贵国讨要兵费？”

布策无言以对，情急之中道：“无论交战与否，总之敝国需要兵费！这是军队的意思，他们不像我这样有耐心，如果谈判不如战争所得多，他们宁愿用大炮说话。”

曾纪泽冷笑道：“敝国虽不愿开战，但倘若不幸要开战，敝国未必不愿与贵国一战。敝国坚忍耐劳，纵使一战未必取胜，然地广人众，虽数十年亦能支持，想必贵国也不能毫发无损。左大帅先定陕甘，后复新疆，那都是一刀一枪打下来的。阿古柏虽有洋枪洋炮，但在左大帅面前免不了一溃千里。”

曾纪泽的强硬让布策大伤脑筋，当天谈判结束后，他与热梅尼商议道：“看来只有教训一下清国，让它的皇帝着急才行。”热梅尼也赞同这样做。

布策当天就赶赴沙皇行宫，报告谈判的情形，他建议在边界上先打一仗，只要大炮一响，北京肯定就会退让，沙皇和财政大臣都不同意。

财政大臣道：“我要提醒一句，我们已有五千万卢布的外债了，无力再与清国一战。”

“听说清国的左宗棠很能打仗，陆军部的索思诺夫曾亲历新疆，据他说清国的部队装备精良，自造的枪炮与我们不相上下。”沙皇也道。

“我们不必在新疆与清国较量，只要派几艘军舰到天津去，就足以让清国皇帝答应我们的要求。”

财政大臣有些踌躇：“一旦开战，左宗棠必定要在新疆与我们较量。如果我国在较量中失利，后果将不堪设想。”

沙皇也点了点头：“这种情况是无论如何也不能出现的，能在谈判桌上得到的，就不要总想在战场上得到，现在我国不宜再战。当然也不能让中国人知道我们不想打仗，要让边界的军队调动起来，让军舰向中国驰去，还要千方百计让清国朝廷知道这些消息。”

两国边境立即紧张起来，京师中很快得到各种消息——俄国已在西伯利亚方面增兵一万五千人，各种兵器、弹药源源不断地运到伊犁附近。新疆也集结了一万多步兵，六千多骑兵，还拉来六十多门大炮。同时，在乌苏里江东岸和黑龙江北岸，俄国驻军增加到一万二千人。由二十多艘舰只组成的海军也从黑海出发开往日本，准备战争一打响就封锁中国沿海，随时准备进攻北京。

一时间朝野上下人心惶惶，责备曾纪泽的折子也多起来。慈禧也非常担心事情闹崩，重演英法联军进北京一幕，所以她让总理衙门连连发出训令，令曾纪泽权宜行事，争得一分是一分，若无补于事，反惹起中俄战火，就不值当了。

朝廷把京中得到的消息以及发给曾纪泽的训令也发给左宗棠一份，请他悉心筹划。左宗棠却以为俄国不过是虚声恫吓罢了，俄国调动军队，我们也要针锋相对，毫不示弱。一味退让赢不来和平，加紧备战，谈判的使臣反倒可以说几句硬话。所以他立即调兵遣将，部署三路大军进逼伊犁——东路一万人由伊犁将军金顺率领，严守精河一带，防止俄兵东窜，并调金运昌卓胜营马队五千骑、步军一千五百人协助；中路由嵩武军统领、提督张曜率领马队五百骑、步军四千五百人，由阿克苏越冰岭向东，沿特克斯河直逼伊犁；西路由刘锦棠率马队一千五百骑、步军八千五百余人，取道乌什越冰岭向西，经布鲁特游牧地逼向伊犁。

左宗棠的复奏到京，仍没给朝廷多大的信心，他们是被打怕了。此时，李鸿章也上奏朝廷，说崇厚所签条约，能改一分是一分，万不可再生枝节，如果战事一起，必然会引来各国效仿，大局将不堪设想。

这时，英国驻华公使威妥玛也秉承政府之意，向总理衙门提交了一份关于时局的建议书。对英国而言，如果两国开战，无论俄国胜负，对英国都无好处。如果俄国胜了，必然会攫取更多的在华利益，这是英国不愿看到的；如果俄国败了，大清信心大增，万一这头雄狮因此醒了，那对英国更是不妙，所以这份时局书力劝大清尽快接受俄国的条件。如果开战，大清也不是没有战胜的可能，但大清不但要把首都迁到内地，而且还要有五年、十年的战争打算。无论是迁都还是长期战争，朝廷都是接受不了的，所以看了这份建议书，无论是慈禧还是恭亲王，都有些心惊胆颤。

京师已是风声鹤唳，这时候倭仁希望朝廷能召回左宗棠，给大家增点信心，于是递上《外患渐迫乞召知兵重臣入朝以定危疑而规全局折》

迩来事机日迫，今日之事绝非现有枢臣数人所能胜任，历观中外臣工，惟左宗棠老成硕望，功业昭著，志虑忠纯，请速召入朝，委以军国之大柄，使之内修政事，外总兵权，以度此危机。

几天之内，请左宗棠入朝的折子接二连三摆上慈禧的案头。恭亲王等人也主张如此，但原因与倭仁有所不同，他主要是担心左宗棠万一不听朝廷命令，在新疆自作主张向俄人开战，那麻烦可就大了。

慈禧也有意左宗棠入朝，不过她则有另一番打算，如今军机处、总理衙门虽掺进了她的人，但仍是恭亲王的班底，把左宗棠调进京来，倒可以分一分恭亲王的威权。所以朝廷很快发布上谕：

现时势危急，俄人意在启衅，正须老于兵事之大臣以备朝廷顾问。左宗棠久历沙场，功勋卓著，志虑忠纯，着尽速举荐可统筹新疆军务及总督陕甘人选，速办交接，来京陛见。

左宗棠接到上谕后大失所望，但仅从简短的上谕中根本看不出朝廷的真实意图，他担心朝廷是受了李鸿章等人的影响，要向俄国妥协。但负责新疆军务的人选和陕甘总督都让他保荐，可见朝廷对他很器重，也许真是需要他回京主持军国大计。不管什么原因，他都得回京。

新疆军务和陕甘总督人选都是现成的，刘锦棠是他手下大将，也是收复新疆的大功臣，由他出任钦差大臣负责新疆军务再合适不过。营务处总办刘典，辅助他平定陕甘，收复新疆，由他署理陕甘总督也很放心。回奏之后，朝廷很快就批准了他的奏请。

左宗棠临走之前必须见刘锦棠，面授机宜，所以他又在哈密等了两个月。刘锦棠星夜兼程赶来，他自从肃州起程入疆，两人已整整四年未

见。此时刘锦棠不过三十六岁，但多年的征战历练，使他面色丰润，神采端庄，举止沉稳，颇有大将之风。

左宗棠在哈密又留了五天，与刘锦棠商妥了新疆防务后，就起程赴京了。起程前他再次叮嘱刘锦棠：“新疆防务一刻不能放松，备战俄国一刻也不能放松。现在曾侯正与俄人谈判，我们这些带兵的疆臣应该首先挺直腰杆，使臣有所凭藉，才能说几句硬话。有人总是主张一味退让，退让绝对换不来尊重，更换不来和平。无论主战主和，都不能示弱取侮。这就像下棋，无论对手如何，只要开了局，那就不能心有恐惧，恐惧则举棋不定，举棋不定则败局更惨。”

刘锦棠拱手道：“请大帅放心，属下绝不敢有半点松懈。”

左宗棠要走的消息早在哈密传开，起程这天，数千民众前来送行，路边都摆满了香案，挽留之声、哭泣之声不绝于耳。此后沿途所过村镇，几乎老幼皆出，有的人则是跑了上百里的路赶来，只为一睹他的风采。更令他欣慰的是，这一路之上绿树成荫，他当初的命令大见成效。

原来，当初左宗棠入疆后，看到到处是荒山秃岭，便深感植树的重要。他命令军队驻扎到哪里，就把树种到哪里。同时要求各州县也要普遍种树，并定下了严格的奖惩办法。所植之树除桑树为养蚕生丝外，多是易于成活的柳、杨、榆等。大道两旁，更是植树二三行甚至三四行，既可以挡风沙护路基，更可以为行人遮荫。陕西、甘肃还有新疆，总共植树大概有两百万株。

从哈密到肃州，从肃州到兰州，从兰州再到西安，一路上绿树成荫。过嘉峪关时，关墙上不知何人题诗一首：

大将筹边尚未还，

湖湘子弟满天山。

新栽杨柳三千里，

引得春风度玉关。

左宗棠看了这首诗，十分得意，连赞道：“向来是春风不度玉门关，如今种了树，把春风也招来了。用典用得不着痕迹，而且气魄也大，真是难得的好诗！”

.....

曾纪泽在圣彼得堡的谈判已艰难地进行了三个多月，他一点点的让步，但俄人贪心不足，总是提出种种无理的要求，尤其不肯归还特克斯河流域。曾纪泽下定决心，无论如何，在特克斯河上绝不退让。

他对助手们道：“我仔细研究过左大帅的奏折，特克斯河流域是伊犁通往南疆的要道，更是南疆通往浩罕的门户，是当年丝绸之路的咽喉，如果此处不能索回，便割断了伊犁与南疆的联系，也失去南疆的一处天险，所以无论如何要从虎口索回。我们宁愿暂不索伊犁，也不能在此地上让步。”

双方已僵持了十几天，布策威胁道：“阁下如果再不让步，一切后果由阁下承担。我土耳其斯坦总督派出的部队，已在贵国新疆集结完毕，如果谈判不成，那便是贵国有意战争，我国军队三天便可占领天山南北。同时我还要告诉阁下，一支由二十多艘战舰组成的海军已到达日本，战争一开便可一举封锁沿海，取贵国京师如探囊取物！”

“敝国可让者本使不难说出，断不为先争后让之事；敝国不能让者，无论贵国有多少兵船，敝国概不能应。如果贵国还不肯答应，本使宁愿暂不索伊犁，回国复命，再做他议。”曾纪泽依然寸步不让。

曾纪泽的话让布策深感震惊。如果中国真不再谈判，这对俄国反倒不利了，因为现在俄国确实没有能力与清朝开战，最好的办法就是在谈判桌上得到更多的利益。这时外交部人员又在他耳边小声报告，说据北京传来的消息，左宗棠已奉调入京，据分析，可能是讨论战争问题。

布策闻言一惊，这事非同小可，万一开战，他之前所有的谈判便前功尽弃了，因此他旁敲侧击道：“左宗棠是好战之人，听说贵国已召他入京，贵使对此有何解释？”

此时，曾纪泽并不知道左宗棠奉召入京一事，他回道：“左大帅并非好战之人，而是一位善战的大帅。他统率大军打败阿古柏，平定新疆，战功卓著，在敝国声望极高。本使从未听说他已入京，恐怕是谣传。”

“可据我所知，此事千真万确。左宗棠入京，恐怕会唆使贵国动兵吧？”

“左大帅老成持重，岂有唆使动兵之理？本使说句实话，如果两国修好，左大帅又何必入京？如果两国真不幸交战，新疆紧要，左大帅更不能入京。”

曾纪泽说的是实话，但布策却以为曾纪泽是在故意隐瞒，所以对左宗棠入京一事更不敢不慎重。他进宫向沙皇报告谈判情况后道：“看来，一旦谈判不成，清国确实有开战的打算。”

“据可靠情报，左宗棠已经进京，很有可能是讨论战争问题。他是个不肯轻易屈服的人，考夫曼还报告清国军队正分三路向边界集结，这不是个好兆头。”沙皇摇了摇头，“现在我国财政紧张，各地又纷纷闹事，目前实在不宜与清国开战。因此你们务须及早定议，免生枝节。”

光绪七年正月二十六日（公元1881年2月24日），大清国代表曾纪

泽与俄国代表格尔斯在《中俄伊犁条约》上签字。之后两人握手，格尔斯赞叹道：“此次商改约章，实系最难之事，阁下竟办得如此成功，足见才智兼优，能办大事，我不胜钦佩。”

曾纪泽严肃道：“我想自此之后，我大清之地当无再割之理！”

自从去年曾纪泽到圣彼得堡算起，谈判艰难地持续了整整半年，到今天终于有了一个较令人满意的结果，使馆人员如释重负，举行了隆重的庆祝酒会。曾纪泽举杯敬酒，第一杯敬太后和皇上，第二杯便敬使团成员：“这杯酒我敬诸位，没有诸位同舟共济，就没有今天这样的结果。”接着他又斟上一杯道：“这杯酒，我们应该敬左大帅，没有他陈兵新疆，我们仅凭三寸不烂之舌，纵使有孔明舌战群儒之才，也难有今天的胜利。我们虎口索食，左大帅和新疆的将士是我们最坚强的后盾。”

恭亲王接到曾纪泽的电报，立即进宫觐见两宫太后和皇上。慈禧急切地问道：“签字了？比崇厚所签有无再加割地赔款？”

“赔款增加二百万两，但却没有割地，而且还夺回不少利权！”

两宫太后一听没有割地都高兴起来，慈安按捺不住内心的喜悦问道：“老六，快说说，都争回了哪些利权？”

“以领土而论，伊犁东南特克斯河流域的土地被索回；以商务而论，原订新添七处领事点减至两处，俄人要求的嘉峪关至汉口的陆路商道和俄轮由松花江直达伯都讷的水路商道不再开通。”

两宫闻言后非常高兴，连连称赞道：“曾纪泽不愧是名臣之后，竟能从虎口夺食。”

“英国驻俄公使给总理衙门发来电报，盛赞曾纪泽，说他逼使俄国做了从来没有做过的事，竟交还了已经吞并的土地，像他这样不流血的外交胜利，实在是一个创举。”

慈禧啧啧赞道：“哟，连英国人也称赞曾纪泽了，那我们更应该好好赏他。老六，你说该怎么赏他？”

“臣还没想过，等臣与军机们商量了再回奏吧？”

“哀家看就授他宗人府宗令、左副都御使吧！”慈禧不假思索道。

“宗人府是管理皇族事务的机构，府丞是二品，汉族官员得此任者凤毛麟角，是莫大的荣幸！依例巡抚才能兼任都察院右副都御使，曾纪泽以驻外大臣而获左副都御使，确实恩宠有加！”

“忠心为朝廷办事的人，咱们也不能亏待了是吧？你说呢，姐姐？”

慈安附和道：“就是，这么多年了，咱们都让割地赔款给吓怕了，曾

纪泽把割出去的地又要回来，真是为难他了，赏什么都不过分。”

“此次改约能有此结果，全赖太后和皇上圣明。左宗棠坚持定见，以战促和，也是功不可没。”

慈禧笑呵呵道：“可不是嘛，当初俄人又是派兵又是派军舰，李鸿章他们都给吓怕了，只有左宗棠帮着朝廷拿定大主意。他快到京了吧？”

恭亲王答道：“驿站滚单报，左宗棠已经到了保定，三天内就可到京。”

左宗棠要回京的消息传到京师，内务府总管明善便到恭亲王府去请示。按惯例，大员进京都要向崇文门关税衙门交一笔银子，且数额颇大。可左宗棠却不遵守这个规矩，当年为办船政进京，他说什么也不肯交银子，最后还惊动了慈禧，结果是恭亲王代交了三千两银子才作罢。如果这次再闹，总不能让恭亲王又掏腰包吧？

恭亲王也明白左宗棠的骡子脾气，如今他又在西北立了大功，这次更不会交。左宗棠不交，他也不愿当冤大头，心里直怪明善多此一举，因此他反问道：“你前来相问是什么意思呢？”

“如果左大人进京不交银子，怕是会坏了规矩。如果大吏们都跟他学，那损失可就大了。”

“说的也是，要不再像上次那样，代他交一点意思意思，其余再挂到账上？”

明善道：“怎好再叫王爷破费呢？”

“谁说本王爷要破费了？”恭亲王断然否决道，“要垫，你明善垫就是了，你如果不愿意垫，左宗棠能顺利进城也未尝不可。你掂量着办。”

明善一下明白恭亲王的意思，便拱手施礼道：“臣明白了，马上去安排。”

第三章 倭相府宗棠致哀 养心殿两宫恩赏

惦记着左宗棠进京的还有大学士倭仁，他身体不好已有些年头，前年脖子感觉发硬，后来日甚一日，连转动都有些困难。去年下半年，脖子上有些地方竟然开始化脓溃破，太后派来的太医诊断为“瘰癧”，汤药天天喝，两宫、皇上和恭亲王都赠过人参，但都无济于事。

恭亲王说洋医对这种病能妙手回春，但倭仁向来憎恶洋人，怎肯屈就？后来大儿子倭咸瞒着他请来洋医，想趁他睡着之时偷偷诊断，谁料刚进门来他就醒过来了，不仅把费尽心思从英国公使馆请来的洋医赶了出去，还狠狠训斥了儿子一顿，病情反而加重了。

后来，他心平气和对儿子们道：“你们不要以为我老糊涂了，洋医或许有用，或许还可以救我性命，这个我自然清楚。可自庚申以来，学洋语，拜洋师，延洋医，世风日下，长此以往，我泱泱中华文明岂不要葬送吗？所以，我宁可身死，也不推波助澜。”

前些日子，他听说曾纪泽改约成功，挽回了许多被崇厚许出的国土权利，大感欣慰，感叹道：“咱满人真应该好好感谢湖南，曾文正剿灭了长毛，左季高夺回了新疆，曾家大公子虎口索回伊犁，这都是惊天动地的大功业。相较来说，左季高更胜一筹，毕竟他敢同洋夷开战，其功绩与开疆拓土无二。”

这些天来，倭仁更是每天都在问儿子左大人什么时候可以到京？儿子告诉他，说大概三两天就到了，如果想见，他去请就是。倭仁又摆摆手道：“我不愿见他。我曾发过誓，这一生不再见这个人。”

“眼不见为净。当年你受了他多大的气啊，你这病还不都是他气的。”倭夫人提起左宗棠就有气。

“桥归桥，路归路，我身子不好，不能怪别人。”倭仁道，“他给大清争了气，举朝上下无人可比。我大清太缺他这种硬骨头之人！说起来，我们两人都是在护佑大清，他一力保卫的是疆土，我维护的是孔孟之道。”

倭咸劝道：“阿玛的人品官品，左大人也是相当敬佩的。既然你们两人都互相敬重，见一面又何妨？当年也是为国事相争，事情已过去了十多年，何不一笑抵恩仇？儿子到时替阿玛请他就是。”

“算了，他要愿来看我，我就笑脸相迎；他不来，你们也不要觑着脸去。”

离开倭仁的病榻后，大家稍稍商量了一下。倭咸道：“阿玛心里还是

想见左大人一面，只是碍于面子。这件事就由我作主了，咱们瞒着阿玛去请左大人。”

倭仁的小儿子有些担心道：“听说左大人傲的很，能不能请得动也难说。”

“管不了那么多，求也要把他求来。阿玛的身子一天不如一天，怕是没多少日子了，这份心愿我应该帮他老人家实现。”倭咸已然下定了决心。

崇文门内外好不热闹，听说左宗棠今天到京，许多人都来看热闹。明善特意派了一位司官站在城门，怕下面的人不识相，再向左宗棠要银子，自讨没趣。礼部、兵部都派了一位侍郎，带了整套的鼓乐仪仗前来迎接，这事儿是慈禧交代下来的。

左宗棠这次摆开了仪仗，前有对马、顶马数十骑，执事十余对，又有恪靖亲兵十余对，戈什哈十余对，持大刀、钢叉、洋枪，而后是肃静、回避及“东阁大学士”、“二等恪靖侯”、“太子太保”等衔牌，最后才是他的绿呢大轿，有蓝顶、晶顶、花翎各员扶轿。左宗棠端坐轿中，身着黄马褂，手持芭蕉扇，虽须发皆白，然方面大耳，目光如电，精神矍铄，不怒自威。两位侍郎报名参见，左宗棠微微颌首，挥挥手中扇子，算是答礼，然后人马就浩浩荡荡直奔贤良寺。

上次进京时，他住的就是贤良寺，这次慈禧特意让内务府把贤良寺中的两进院子收拾了，让左宗棠长住，即便他把家眷接来同住也宽绰有余。儿子孝同十余天前就到了，院内一切都已收拾利落。除了书，左宗棠并没多少行囊，由亲兵轿夫前去收拾打理。

走了三个月，一路风尘，现在总算到京了，他吩咐金老大今天概不见客。他收复新疆，劳苦功高，自然有许多人慕名来拜，尤其是京中的清流，但凡有些身分的都投递了拜帖，因此仅半天门房就接到了一大堆，左宗棠吩咐拣紧要的让他过目即可。

排在第一位的是醇亲王，这位王爷与他六哥恭亲王脾气截然不同，对洋人的态度一直比较强硬。因此对左宗棠却十分赞赏，所以屈尊着人送来了帖子，明天他必须过府拜访；第二位是军机大臣李鸿藻，是同治、光绪的帝师，如今是翰林院的掌院学士，也需要回拜；第三位也是位帝师，叫翁同龢，状元出身，近年来很得慈禧看重，为人刚正，左宗棠收复新疆后，他曾去信祝贺，表达敬意。接下来就是兵部、礼部尚书，翰林清流。这些人有的连名字也是他第一次听说，所以只好看情形再说。

倭咸赶到贤良寺，要求面见左宗棠，但被挡了驾，他好话说尽，门丁只用一句话作答：“今天左大人概不见客。”

他一早就到崇文门等候，从崇文门再跟到贤良寺，足足等了一个多

时辰，没想到还是无法见到左宗棠。老父病重，他又放心不下，于是急中生智对门丁道：“烦劳您去通报一声，在下是倭大学士的儿子，家父要具折参劾左大人，在下好意前来禀报，如果耽搁了，小心你们吃不了兜着走。”

这一招还真灵。当年左宗棠进京舌战倭仁的事他身边的人都清楚，一听说倭仁要参劾大人，没人敢小瞧，所以立即进去通报了。左宗棠一听十分生气，心想我刚刚进京，没招惹你呀，干吗参我，又参我什么呢？所以传出话来，让他进去说话。

倭咸进门就跪下了：“请左大人恕罪。”

“不关你的事，要参我的是你父亲，又不是你。不知你父亲又要参我什么？”左宗棠对晚辈要客气些，但脸上的怒气还是掩饰不住的。

倭咸叩头道：“请大人恕罪的正是这事。家父并未参劾大人，是他们不肯让晚辈面见大人，不得已而想出的办法。”

“这就怪了，你急着见我有什么事？你不知多少王公大臣都被我挡驾了。”左宗棠挥了挥手中的蒲扇。

“晚辈是替家父来请大人的。家父病重，听说大人回京，日日惦念，做儿子的知道他老人家想见大人一面，所以这些天都在打听大人的行程。今天一早晚辈就去了崇文门，然后跟着大人的仪仗来到了贤良寺，无奈求告多时，总是见不到大人，所以晚辈只好出此下策。”

倭咸一片孝心，左宗棠并不怪罪，但听说倭仁竟想见他，实在有些意外。在收复新疆的事情上，倭仁支持过他，但说实话，这些年来他一想起倭仁，那依然是一个老顽固的印象，再说他们两人并无交情。所以他有些奇怪地问道：“当年为造船之事，我与倭相闹得厉害，他发誓一辈子不再见我，怎么现在又想见我了？”

“家父昨日还说，他和您一样都是在护佑大清，您护卫的是大清疆土，他维护的是孔孟之道。您对洋人寸土不让，他维护华夏文明也不遗余力。洋化日重，家父担心如此下去，若干年后子孙恐怕连孔孟也不知了。家父病重，晚辈特地请了洋医给他诊治，他老人家非但没有治病，还大骂了晚辈一通。他说自己宁愿早死，也不能在洋化上推波助澜。”

“真是糊涂，命都没了，还怎么维护华夏文明？我从前只知倭相顽固不通，从来没想到他原来是这样的心思。泱泱中华，文明传承，的确不能数典忘祖。在这一点上，我与倭相所见略同。我也憎恨那些挟洋自重、崇洋媚外的奴才，只是洋人有用的东西，比如轮船、枪炮，该学的我就学，这一点又与倭相不同。”

倭咸显然有些担心自己父亲，眼巴巴地恳请着左宗棠：“大人，家父病重卧床实在不能走动，晚辈恳请您大驾光临寒舍，让家父一睹您的风

采，以了他老人家的心愿。晚辈知道当年家父对您不敬，可家父这些年对您收复新疆的大功亦是崇敬有加，还请大人给个薄面。”

听此一说，左宗棠痛快地答应了：“这有何不可？如今我们都老了，何况当年我们所争也是为了国事。”说完，他吩咐人把那和田玉砚拿来，他要送给倭仁。

……

倭仁病情似乎轻了许多，竟然让人扶着下了床，他说好些日子没动笔了，手有些痒，非要人磨了墨写字。

夫人阻拦道：“你的脖子扭动不方便，就不要再写字了。”

倭仁却道：“越是不动，越是僵硬。”

仆人只好铺上了纸笔，他提笔在纸上写道——

昔，汉文帝身衣弋绋，罢露台，以惜中人之产用，致兆民富庶，天下遂安。

这是当年同治帝大婚前，他上的《请崇俭疏》中的一句。

当时左宗棠正在西北用兵，日日为粮饷发愁，而同治帝大婚已开始筹备，内务府拿了一个单子，粗粗一算，已达三百万两，而西边的意思好像还不满意。更要命的是同治帝为表孝心，竟然准备重修圆明园。恭亲王愁得拿不出主意，后来文祥说军机们没法说话，非有人上疏不可。恭亲王想来想去，最后想到只有他才敢上这样的折子了。倭仁也自告奋勇，上疏劝谏。恭亲王等人提心吊胆，只怕他会受到申斥，没想到两宫和皇上非但没有责备，反而称赞他敢直言，并要军机处把倭仁的《请崇俭疏》发至各省。

这个奏疏一刊发，大家无不敬重倭仁愚直。只是这样一来，他把内务府得罪的不轻，因为奏疏中还有这样的话——

近闻内务府每年费用逐渐加增，去岁动部库百余万两。国家经费有常，宫廷之用多了，则军国之用少。恐邪佞小人欲图中饱，必有以铺张体面之说进者，应深察而严斥之也。

这可真是击中了内务府的要害，弄得他们灰头土脸。

“你呀，一辈子节俭，也劝人节俭，除了得罪人，还有什么用？你看看，有多少人像你这样节俭？都到这时候了，你还放不下。”夫人半是怜惜半是责备道。

“我放得下。崇俭去奢原本不是做给别人看的，何必去管别人做多少？”听夫人这样说话，倭仁并不与夫人争执，他的兴致好像也不在节俭

上，刚才那句话，也只是写来练笔。等他找到感觉了，提笔写了一副对联：

绝口不言和议事

千秋独有左季高

写罢，他喝了半碗参汤。儿女们都很高兴，以为父亲的病情减轻了，从此会一日好似一日。倭仁看了看自己写的字，并不比从前差多少，颇有些得意道：“只是因为脖子不方便，笔墨稍欠流畅，但倒也说得过去。这副对子，你们知道我要送给谁？”

那还用说吗？左季高就是左宗棠嘛。他竟然要送给发誓一辈子不见的人，这确实太出大家意外了。

倭仁又道：“这副对子也只有左季高配得上。只是我们各存隙怨，我生前恐怕难以消释。如果我死后他肯来看我，你们就把这个送给他。如果他不来，那你们就收起来吧。有收复新疆这件大功，往后几十百年，人们未必知道我倭仁，可说到新疆，无人不晓左宗棠。”

夫人又责备他道：“看你说的，你今天的病势不是见轻了吗？等开了春，这病就好了。说不准哪天他就来看你，你当面给他岂不更好？”

倭仁摇头道：“他这个人我了解，恃才傲物，怎么会来看我？我也不去请他，所以我们今生不会相逢了。”

不一会儿，倭仁就感到身子沉重，不得不重新躺下了。这一躺下，就气喘加重了，眼神也有些散。倭夫人一下子醒悟了，她走到外间，对二儿子道：“你阿玛大概是回光返照，快去叫你哥来见最后一面。”

人还没走，倭仁就已经不行了。儿女们都忍不住呜咽，倭夫人眼含热泪，但十分沉着，吩咐儿女们道：“不准哭，快把你们阿玛抬到灵床上。”

满人规矩，人断气之际，家人不准哭喊，是为了不打扰死者灵魂升天。

倭夫人又吩咐道：“快给你阿玛穿上寿衣！”

寿衣是现成的，年底时就备好了。趁着人身上还有热气，关节未僵，快些穿戴整齐，不然就穿不上了。接着她又吩咐人拿一张白纸盖在脸上，再拿白线绑住双脚。这时，她突然又想起“倒头鸡”还没备好，于是连忙着人去院子里捉来，由管家捏住鸡脖子将其憋死，然后放在倭仁头边。管家又想起还未挂布幡，于是连忙吩咐几个身强力壮的下人在院子西南边竖起一根高过屋脊的木杆，顶上挂一面红幡，这就是俗称的“魂幡”。魂幡一挂出，就表明这家人有丧，近邻就可以来帮忙，亲戚就可以

来哭丧。

一切都安排妥当后，倭夫人才放声哭起来，那真是悲彻肺腑，哭了没几声，人就晕了过去。

就在这时，左宗棠在倭威的陪同下进了院子，满院的哭声让他明白来迟了一步。倭威也顾不得左宗棠，奔进屋内放声大哭，一边哭一边道：“阿玛，左大人看您来了！阿玛，您睁眼看看，您一直想见的左大人看您来了！”

这时候，灵棚还没扎起，只在正屋中摆了一张桌子，上面供奉着倭仁的灵位。左宗棠一进入倭府就觉得他家境一般，进屋后再环视了屋内的陈设，立即对这位名冠大江南北的理学大师大生敬意。

他焚了香，亲手拜进香炉，大声道：“倭相，老哥，宗棠看你来了。当年为国事而争，宗棠无悔。但你是真君子，宗棠却有意疏远，实在问心有愧，你的官品人品，实在令宗棠敬佩万分。宗棠今日登门，愿将十余年恩怨一笑了之，谁料老哥不给宗棠机会。”说到这里，左宗棠已悲从中来，泪如雨下。

倭夫人这时也被人搀出来还礼，她呜咽道：“大人，您肯来看我家夫君，总算了了他一桩心愿，他地下有知，自会含笑九泉。夫君平日经常说起您，对您收复新疆的大功十分敬羨。就在大人进门前，他还手书一联要赠给您。”

孩子们把父亲写的对联在左宗棠面前展开，几处墨迹尚未全干。左宗棠读一遍，哽咽道：“倭相，您过奖了，这副对联我收下了，一定挂于厅堂，向世人炫耀。”

之后，他把金老大叫进来，吩咐道：“打发人现在就回去取五百两银票，算我的一点敬意。”

倭夫人推辞道：“大人，您能来看我夫君，了了他一桩心愿，我已是感恩不尽，怎敢收您的银子，夫君生前也从未收人半两银钱。”

“堂堂一品相国，想不到家境竟如此清寒。我的银子是干净的，别人的不收，我的银子倭相肯定会乐意接受的，夫人就不要拒绝了。”

“孩子们，快给大人磕头。”倭夫人闻言便道，倭仁的儿子儿媳女儿跪下一片。

左宗棠虚扶一下道：“你们都节哀吧。”说完，他由金老大搀扶着，摇着头地走出了倭府，倭府一家老少跪送到门外。

左宗棠上了轿便叹息：“真是老了，恩也罢，怨也罢，说去就去了。”

待左宗棠回到贤良寺，传旨的小太监已等候多时了。明日早朝，两宫和皇上要召见他，到时候递牌子觐见。

左宗棠吩咐人拿了一百两银子赏给传旨太监，小太监接了银子并没有走，道：“大人，奴才们都知道您是个清官，只是像这种情形奴才们来传旨，就算一般督抚也会赏几千两银子。奴才倒不是贪图您的银子，只是宫里不少兄弟都盼着，奴才回去说只有这一百两，打死他们也不信，肯定要说明奴才贪了，到时候奴才也是百口莫辩。”

这明摆着是嫌赏银太少了，不过小太监很会说话，左宗棠也不好发作，只好让人再赏五十两。小太监撇了撇嘴接了过去，金老大见此小声道：“你别不知好歹，惹恼了大人，连这一百五十两也要回来，你信不信？”

小太监这才不情愿地走了。

因为第二天两宫和皇上就要召见，所以左宗棠没再出门，而是盘算一下明天怎么应对。他心里有许多想法，要借机向两宫和皇上进言。

小太监回到宫里，就直接去见了李莲英。李莲英如今是慈禧宫里的总管太监，虽然是两宫垂帘，但管事的其实是西宫，所以他这个总管太监也是风头大盛，不仅在长春宫里，就是其他各宫前来认干兄弟、干儿子的也不少。这个小太监拿着一百五十两银子递给李莲英，李莲英盯着他的眼睛道：“怎么，就这么一点吗？”

“回干爹的话，的确就这么一点，还是儿子开口又要了的，才给加了五十两。儿子一两也不敢瞒，全在这啦！”

李莲英摇了摇头道：“算了，谅你也不敢说谎。一百五十两银子，他也拿得出手，封疆大吏、一品侯相，也不嫌寒碜？”

次日一早，天还未亮，左宗棠已洗漱完毕，仪仗早已备好，顶马、护军、衔牌一应俱全。十几套灯笼都亮了起来，上面写着一个大大的“左”字，大字两边各有一行小字，分别是“二等恪靖侯”和“东阁大学士”。他钻进轿内，挥了挥手道：“娃子们，走！咱们见两宫和皇上去！”

他的住处离东华门不远，不一会儿就到了。东华门是上朝必经宫门，在这里，武员下马，文员下轿，都必须自个徒步。官员的轿夫随从都在这里等，有些打听事儿的也在这里等，所以此时门外已熙熙攘攘。

京官们上朝，除轿夫外，带几个随从护卫，灯笼上有姓氏官衔，但并不打衔牌，也不摆仪仗。左宗棠因为刚进京，又是两宫和皇上召见，自是十分郑重，并且也没人提醒，于是他就像在地方上一样，摆开了仪仗，所以这一队人马非常惹人注目。

大家看到灯笼上的“左”字，都道：“哦，是左大人来了。”就像刚进

京师那样，大家对这位传说得神乎其神的大人十分崇敬，所以都自觉地让开地方，让左宗棠的大轿一直到了下马石边。

没进宫的官员自然拱手问安，走了几步的官员也折回来向他拱手致意，他不管认不认识，只是不断向大家拱手还礼。此时天还未亮，灯笼明灭之间，照着左宗棠的便便大腹和方面阔耳，大家都无不惊叹，果然是一副富贵王侯相。

左宗棠身份显赫，恭亲王又特别吩咐，已有太监专程为他打着灯笼引路，进门就是金水河，太监引着他过了许多门，最后到了乾清门外的朝房，恭亲王、醇亲王等人都在。恭亲王一一向左宗棠介绍，醇亲王与左宗棠早已相识，私交甚好，在收复新疆之事上他不遗余力支持左宗棠。接着，恭亲王把一个胖乎乎的一品大员拉过来道：“这是前湖广总督，文华殿大学士、管理刑部兼正白旗蒙古都统的官秀峰，你们早就认识了。”

官秀峰就是官文，当年左宗棠在湖南当幕宾，对他多有不敬，为樊樊之事，官文曾上书弹劾过左宗棠，幸亏胡林翼、郭嵩焘、鄧祖荫等人设法相救，左宗棠才转祸为福。这一生中，他最痛恨而又看不起的人就是官文，如果不是满人身份，他何以能尸具高位？左宗棠如今春风得意，更加不把官文放在眼里，官文拱手见礼，他不反不还礼，还朗声道：“我就是湖南巡抚衙门的那个劣幕，是你想杀而杀不了的左宗棠。”

官文面红耳赤，连忙退到人群之中。对二人的过节，恭亲王当然十分清楚，但他以为如今左宗棠是一品侯相，比官文荣崇得多，自然会一笑抵恩仇，起码面子上也会让他下得来台。本来官文身体不好，今天是不必上朝的，是他恭亲王劝来的。没想到左宗棠会如此对待官文，恭亲王当然心里不高兴，但已无可挽回，只有继续挂着笑介绍别人，转移尴尬。……

介绍完众人后，醇亲王把左宗棠拉到一边道：“季高，你这样对官秀峰怕是不好，当着众人的面令他难堪，也显得你气量太小，何苦来哉？”

左宗棠此时也有些悔意，苦笑着道：“我也只是一句玩笑话。”

“你那架式就不是开玩笑，你要还把我当知己，就赶快找秀峰温慰一番。他也老了，身子也不是很好，今天说是上朝，其实是专门来见你的。”醇亲王又道。

左宗棠想起昨天与倭仁的遗憾，便道：“王爷说得有理，大家都老了，且把恩怨抛九霄。”他转身去找官文，却找不到他的人影。正在懊恼万分时，突然听得太监高喊道：“左宗棠觐见！”

当天的引导大臣是醇亲王，他对左宗棠十分客气，一遇宫门，他便侧身让左宗棠先行。进了养心殿，太监打起东暖阁的锦帘，左宗棠、醇亲王先后进去。地上已摆上了一个明黄锦垫，是专为左宗棠所设的。左

宗棠跪了上去，把头冠端下来放到一边，然后磕头请安。

今天垂帘听政的只有慈安太后，她问道：“左爱卿，上次你进京是什么时候，有十多年了吧？”

“是同治八年，已经十三年了。”

“你在西北也待十几年了，不容易啊！听说你在西北期间，夫人、二哥都相继去世了，我们听了心里都十分难受。”慈安又对御座上的小皇帝道，“皇上，左宗棠是忠臣，他为咱大清立下了大功。”

光绪皇帝登基时只有四岁，如今已经十岁，大部分时间在上书房读书，不过接见大臣的时候慈禧也偶尔让他来旁听。他虽然只是十岁的孩子，可对大臣说话已经有板有眼：“左宗棠，朕常听皇额娘说你这个人不但有才能，而且能办别人办不成、不敢办的大事，你收复新疆，劳苦功高，大清是忘不了你的。”

慈安一番家常贴心话已让左宗棠心里暖暖的，现在光绪这小小的孩子又说出这番话来，左宗棠连连磕头，热泪直流道：“皇上天纵英明，老臣当尽犬马之劳。”

就像当年的同治，慈安对光绪也一直是宽厚仁慈，不像慈禧那样有那么多规矩和教导，往常两宫一起垂帘，光绪一动不动地坐着，大气都不敢出。今天只有慈安垂帘，他也放得开，问道：“左宗棠，你怎么哭了，朕说的不对吗？”

左宗棠连连磕头道：“皇上教诲得极是，老臣在西北多年，风沙大，眼睛留下了淌泪的毛病。”

“你的眼睛总是流泪，平时怎么办啊？”慈安颇为关心。

“平时臣就戴着墨镜。”

“那你就别拘礼了，戴起来让皇上看看。”

左宗棠抖着手摸出墨镜来，戴的时候却失手落在地上，“当”的一声，镜片碎了。

左宗棠摸索着要去捡起碎片，慈安连忙制止道：“当心，别扎了手。”

醇亲王见此便喊了一声：“来人，快收拾了。”

小太监应声而入，手脚麻利地把地上的碎片收拾了。左宗棠不舍得手里的镜框，一面揣到怀里，一面道：“这副眼镜是一个德国人到肃州大营时赠给臣的，臣和那个德国人很合得来，留下作个记念。”

“没了墨镜你怎么办？哀家那里还有文宗皇帝的一副墨镜，也是文宗皇帝当年常戴的，哀家本想留着做个纪念的，今天就赐给你吧。”

文宗皇帝就是咸丰帝。慈安把咸丰帝的遗物赐下，那该是多大的恩典。左宗棠连连谢恩。

“你那里冷吗？今年京里比往年都冷。老七，你记着让内务府给左宗棠送些红罗炭去。”

红罗炭乃宫中用炭，产自京师周边涿州、易县等地山区，炭质坚硬，经久耐烧，烟少，烟灰细白。此炭运进京师，先存在西四东的红罗厂，再分送各宫，因此又名红罗炭，是寻常人家根本用不到的。

左宗棠连蒙恩赏，再次磕头谢恩。

慈安接着又道：“今天本来是打算和圣母皇太后一起召见你的，可是圣母皇太后身子突然不适，哀家就先见了。你刚进京，先休息几天再说，朝中的事，隔天再向你交代。”

虽是两宫垂帘，但大家都知道慈安对政务不太关心，都是慈禧过问，尤其是这些年来，慈安几乎一句都不过问。所以左宗棠如何安排等事，都要等慈禧定夺。

醇亲王见此提醒道：“季高，你可以跪安了。”

左宗棠谢恩之后站了起来，因为跪得太久，脚步有些不稳。慈安吩咐道：“外面来两个人，搀着左大人。”

慈安召见左宗棠的详情很快就报到慈禧那里了。慈安没谈政事，她心里高兴，可是嘴上却道：“姐姐把烦心的事都推给了哀家，哀家原指望病了，还能好好休息几天呢！至于如何安排左宗棠，军机处早有盘算，召见的时候安排下去不就是了，何必再等哀家呢？”

李莲英闻言道：“哟，主子，您要母后皇太后管政务，这不是为难她吗？这朝廷上下，谁不清楚咱大清这个家是谁操持着。说句没规矩的话，左宗棠这人心高气傲，母后皇太后就是安排点政事，他也未必服气呢！”

“小李子，你还蹬着鼻子上脸是不是？左宗棠再傲，那也是大清的臣子。”慈禧嘴上说得严厉，可脸上并无怒气。李莲英的话让她心里很舒服，群臣对她都俯首帖耳，这是她最高兴的事。刚刚垂帘那些年，内忧外患，一切多依重恭亲王，虽然大事也要她拿主意，但大臣们都知道是恭亲王做主。现在不同了，她已经明显感觉到群臣对她的畏服。她也不再像从前那样瞻前顾后，就是恭亲王的话她驳起来也是理直气壮，头头是道。心高气傲的左宗棠也要等她来重新召见，这话听起来悦耳，想起来心里也自然舒服。

“东边又是赏墨镜，又是赏红罗炭，哀家该赏点儿什么好呢？”慈禧这样问着李莲英。

李莲英看了一眼慈禧身后的宫女章怡，心里一下子就有了主意。这个章怡是前年进宫的，父亲是西安知府，她本来是慈安的侍女，因知书达理，嘴甜手快，被慈禧看中要了过来，风头很快就压过李莲英，因此他一直耿耿于怀，想把她打发走，无奈没有合适的机会。现在说起赏赐左宗棠的事来，他就想到了一个绝好的理由，所以欲言又止，直看宫里的宫女。

慈禧道：“你到底是什么主意，这么鬼鬼祟祟的……你们都下去吧。”

宫女们都下去了，可是章怡仍然未动。李莲英还是不开口，慈禧看了看身后的章怡，心里已猜到了八九分：“你也出去吧。”

章怡一出门，慈禧就问道：“小李子，你可不要安着排挤人的心思呀！”

“主子，奴才哪敢啊？奴才就是这么点小心计——左宗棠这人有点不听管束，要想拿住他，最好在他身边放个人，知道他的一举一动。这个人要聪明伶俐，又要有忠心，更要拎得清轻重缓急。要是选个太监去吧也不是不行，可毕竟不太方便，万一事情办砸了，让左宗棠赶了回来，那还是白费心机。所以奴才想赐给他一个人，有个身份，就像穿在身上的一件衣裳，合体了，他不愿脱；不合体，他想脱也脱不下来。”李莲英心怀鬼胎地答道。

话到这里，李莲英就打住了，这是他一贯的做法，最终决定要让慈禧来说。万一自己没说到太后的心上，也有转圜的余地。

“你的意思，是让哀家把章怡赐给左宗棠？”

“是啊，这是多大的恩典。这比红罗炭、墨镜都胜过百倍，左宗棠年事已高，赐个侍妾也是体恤老臣。名分一定，小章就是左宗棠身边最亲近的人，太后有话也好说不是？”李莲英道。

第二天慈禧就召见了左宗棠，她关切地问道：“左爱卿，在京上朝要早起，你还习惯吗？”

“臣在军营每天五更即起，弄惯了。”左宗棠跪地答道。

他的湖南话慈禧听起来有些吃力，“弄惯了”就没听出是什么意思。恭亲王解释道：“左宗棠是说在军中每天都早起，已经习惯了。”

“你是办实事的人，在西北吃了不少苦。曾纪泽能在俄国谈出这个条约，也是你在西北支撑的结果。”

“臣不敢居天功。能有此结果，都是太后和皇上英明决断，曾纪泽也是用心之人。只是仍让俄国占了不少便宜，说起来不免寒心。臣原本打算借此机会，把自本朝以来俄人占去的地方全给要回来的。”

左宗棠竟然想把俄国人占去的地方全要回来，这真是出乎慈禧的预料，她惊讶道：“哟，你是怎么想的？”

明明是慈禧觉得他这种想法可笑，但左宗棠却以为圣母皇太后是在认真咨询，所以他挺了挺腰板答道：“臣以为俄国不过是外强中干，这些年来它一直与别国在打仗，闹得国家空虚，百姓埋怨。臣在西北十余年，对俄国的军备也算清楚，真与之开战，俄国未必能胜，我国未必会败……”

恭亲王知道这一说下去，没半个时辰肯定不成，所以打断他的话道：“有现在这个结果已经不错了，现在要紧的是守约践诺，先把伊犁收回来。”

“是啊，条约是签了，可真想把伊犁抓到手，怕是还要费些口舌。”慈禧也怕左宗棠离题万里，所以立即把话题拉了回来，“听说倭仁去世前赠了你一副对联，赞扬你不怕洋人，你当之无愧，咱们朝廷真正需要你这样硬骨头的大臣。都是办洋务，有人越办洋务越怕洋人，你为何对洋人一点也不怕？难道你不知道洋人船坚炮利吗？”

左宗棠朗声回道：“臣也知道洋人不可小觑，可作为男人，臣宁可战死，不能让人吓死！”

恭亲王只怕左宗棠好战性子一起，又漫无边际，所以连忙话锋一转问道：“左大人经营西北，太后和皇上是放心的，现在朝廷关心的是你走后新疆的军务到底如何？”

慈禧也顺势问道：“朝廷把新疆军务托给刘锦棠，这个人才具到底如何？”

“此人上马可带兵打仗，下马可治理地方。将来新疆建省，他做巡抚也是绰绰有余。”

没想到左宗棠又冒出新疆建省的事来，慈禧连忙拦着道：“你为此已上过三次折子了，新疆建省现在还不是时候，伊犁还没收回来，谈这些都为时尚早。对了，刘典署理陕甘总督，他的才具怎么样？”

“刘典的才具也是好的，当年臣总督闽浙之时，他就是个好帮手，做了不少事情，请太后放心。”

“果如你说，袁家就放心了。如今陕甘、新疆有他们两人撑着，直隶有李鸿章，两江有刘坤一，与俄国也算心平气和了。如今你又进了京，大家和衷共济，把大清的事情办好。如果再有几年风调雨顺，老百姓日

子好过了，创个中兴之治也不是不可能。”展望未来，慈禧兴头颇高。

“太后英明！如今内忧外患都算暂时平复了，的确是办几件大事的好时候。现在要紧的是禁洋药、兴水利、整吏治，来京的路上，臣已经想过许多次……”

恭亲王怕左宗棠将禁洋药、兴水利之事说起来没完，所以又只好打断道：“以后有的时间商讨具体事务，圣母皇太后慈躬稍安，不宜久坐。”

慈禧也借势问道：“你身体如何？”

“臣身体还好，只是有咳嗽、胸闷的老毛病，腿脚也有些不甚利落。”左宗棠如实回答。

“年纪大了，你有七十了吧？这身体算是好的了。你要注意保养，咱大清还要靠你们这些老成持重的大臣呢！”慈禧语气十分温和，“听说你到西北十余年，家眷也未带，也没什么人照顾？”

“臣身在军营，不好带家眷。有几个亲兵随臣多年，由他们照顾臣的起居。”

“这些个兵呀粗手笨脚，打仗行，当你的护卫也行，要说侍候人总是欠缺点。”慈禧停顿了一会儿道，“哀家身边有个宫女叫章怡，前年才入宫，心灵手巧，聪明伶俐，今儿个就把她赏给你做个侍妾，也算是朝廷对你辛劳多年的恩赏。”

左宗棠没想到慈禧会赏给个大活人，一点准备也没有，愣怔着跪在那里。恭亲王见此提醒道：“季高，快谢恩呢！”

左宗棠这才匍匐在地磕头谢恩。

慈禧又向恭亲王交代道：“老六，你叮嘱内务府好好打发小章，她可是哀家嫁出去的人，和女儿差不多，不要亏了她……你的差使呢，当然要入军机，你打仗无人可比，兵部的事你当然要过问一下，总理衙门那边你也兼顾一下，不久就会有旨意的。”

左宗棠再次谢恩，恭亲王带他出了养心殿，道：“太后对你真是恩赏有加，竟赏个大活人给你，你应该好好庆贺一番。这样吧，今天上午你到各位王爷亲贵府上走走，算是见个面。我那里你最后去，就在我府上吃饭。这事就说定了，你可不要再出什么岔子。”

第四章 宗棠直言兴整顿 太监传旨讨赏钱

左宗棠出了宫门，坐着暖轿到王公亲贵府上拜访。王爷们都对他十分尊重，大都亲自迎到二门，称赞他收复新疆有功。因为与他们不太熟悉，左宗棠说了几句客套话就告辞了。只有在醇亲王府上，两人才交谈甚欢。

醇亲王自诩为武人，在对外态度上与左宗棠一样，一贯坚持强硬立场。但他为人又十分谦和，并不锋芒毕露。尤其是儿子当了皇帝后，他更是内敛低调。他的书斋名为退省斋，光绪出生的卧房取了一个毫无帝王气概的名字——槐荫斋（恬静安闲之意），正堂称为思谦堂。正座上悬挂着他手书的格言，西面墙上贴着他手书的家训——

财也大，产也大，后代子孙祸也大；

借问此理是若何？儿孙钱多胆也大，

天般大事都不怕，不丧身家不肯罢！

财也少，产也少，后来子孙祸也少；

若问此理是如何？子孙钱少胆子小，

些微产业知自保，省吃俭用也过了！

左宗棠对这家训颇感兴趣，称赞道：“话虽直白，道理却对得很。”

“这是给孩子们看的，只怕他们自以为是，不知天高地厚。”醇亲王话说的十分谦和。

按照恭亲王的交代，左宗棠最后才到他府上，这时已到了午饭时。恭亲王也亲自出迎，两人简单寒暄了几句，就直接去客厅入席。

因为是便宴，所以作陪的人并不多，一个是醇亲王，两人虽政见不同，但毕竟是兄弟。军机大臣里只请了宝鋆，自从文祥去世后，近年来新入军机的大臣有一半都不太合恭亲王的心意。

李鸿藻自不必说，他是太后面前的红人，自从倭仁病重后，他就是事实上的清流领袖，对恭亲王倾力推动的洋务事业颇不以为然。王文韶虽然人很聪明，支持洋务，但太看风使舵，是有名的“玻璃球”，没有担当。

只有宝鋆是辛酉年入军机的老臣，虽然人粗一些，说话办事有些莽撞，但对恭亲王是亦步亦趋，关键时候总是站在他这边。今天让他来作

陪，恭亲王还有另一层用意，当年他弟弟宝森到西北效力，本指望作保案时左宗棠予以照顾，但宝森说了几句没头没脑的狂话，惹恼了左宗棠，非但没得到照顾，连名字也没被提起，两人从此闹得不痛快。如今两人就要在一起共事了，别别扭扭总不好，所以他希望借此机会使两人冰释前嫌。

再一个就是惇亲王，排行老五，没正经差事，最受不得礼教，天天穿着羊皮袍在前门大街晃悠。民间的乐子知道不少，今天前来算是凑个热闹。惇亲王颇讲义气，当年慈禧罢黜恭亲王时，他据理力争，恭亲王一直心存感激。

这五人同坐一席，恭亲王单独居上，硬要把主宾之位让给左宗棠。左宗棠当然不肯上座，再三推辞道：“都是王爷，臣哪敢造次？”

醇亲王道：“今天就你是客人，不论王爷不王爷。”

话虽如此说，但在天潢贵胄面前，规矩所在，谁敢僭越。最后还是宝鋆劝道：“各位王爷，就不要为难左大人了。”

于是，惇亲王为长，坐了上首。恭亲王次之，但其实还是由他主持：“季高正式入军机了，以后军政要务要多多依靠。”

这本是一句客套话，左宗棠却当仁不让：“臣原本打算觐见后自陈衰病，请开阁缺，有个闲差糊口就罢了，没想到太后和皇上如此看重，臣自当倾力帮助王爷，刷新朝中之气，开创一番新局面。”

倾力帮助王爷是没错，可刷新朝中之气、开创新局面的说法却有些不妥。这言外之意就是现在朝中之气不振，局面陈旧。左宗棠说出这话来并非无意，入朝后不少见他的人都说：“你来了，可得改改朝中萎靡之气。”

这些年恭亲王失去锐气，对洋人又太过迁就，无论是军机处还是总理衙门或者其他各部都露出迁延拖拉的毛病，对此大家都颇有看法。左宗棠见大家对自己抱如此厚望，今天又得到入军机管兵部及在总理衙门上行走的差使，所以豪气顿生，准备大干一场。他做封疆大吏时向来是有什么就说什么，何曾考虑别人的感受？所以这些话脱口而出，恭亲王和宝鋆听了，心里自然有点不悦。

本来话题一转就可化解尴尬，可是醇亲王就着左宗棠的话又多说了几句：“不错，是应该刷新一下中枢的气氛了，这些年我们对洋人太软弱了。”

大家闻言一时无话可说，只有皱着眉头喝尽杯中之酒。几杯酒下肚，左宗棠发起感慨：“臣这一生想起来真有些不可思议，四十八九还不过是个举人，不过三四年就位居督抚，然后立功绝域，封侯拜相。”

“这都是太后和皇上格外看重，各位王爷关怀备至的原因。”宝璆道。

此话不假，按一般人行事，此时左宗棠应该接过话题，表达对各位王爷的谢意。三位王爷，尤其是恭亲王，已做好了接受左宗棠感激的准备，谁料左宗棠竟自顾自往下道：“有时候臣禁不住想，这命运真是好得难以置信，简直像做梦，难道命世英豪真的是凭运气吗？臣还常说，我辈行止，自关天定，何惧他人明枪暗箭。”

恭亲王打断他的话道：“依本王看，这个天便是太后和皇上，所谓运气，也无非是太后和皇上的恩典。”

话不投机，恭亲王不愿再说下去，惇亲王接过话茬，大讲民间趣闻：“今天西直门外堆子兵送礼，把人的脊背都拖没皮了。”

步军统领衙门除了街面上有官厅外，官厅下面还有堆子兵，几乎每条大的胡同口都有。一间小房子，一两个兵轮守。堆子兵月饷只有一两五，十分清苦，只能靠胡同里红白公事前去维持治安讨些赏钱。所以平日行事的原则就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冬天少不得有人毙于街头，或者其他原因抛尸，按职份，堆子兵应该上报官厅，而后官厅派人来验尸、立案等。但大家都不愿意这些麻烦，通常是提了死尸的双脚，拖到别的堆子兵管辖的胡同，称为“送礼”。这样送来送去，直到天亮，落在谁那里谁倒霉。今天这具尸身，是罕见的体胖，拖起来很吃力，结果把脊背拖没皮了。

恭亲王当政，听到有人饿死街头心里不舒服，道：“去年直隶水祸，所以今冬难民多。”

“五爷，听说您住过鸡毛店？”宝璆赶紧岔开话题。

“那是自然！你们天天深宅大院住着，娇妻美妾陪着，自然不知道鸡毛店的妙处。”

对大部分天潢贵胄来说，鸡毛店的妙处真是无从体验。旗人出生即有米粮，所以长久以来养成了游手好闲的毛病，咸丰以来，闹长毛，英法联军进北京，然后又是西征，国家用度浩繁，旗丁粮饷减少发放，寅吃卯粮，入不敷出，甚至冬无御寒之棉衣。鸡毛店应运而生，一间小屋挤进若干人，三五文钱一夜，一人一筐鸡毛，钻进去暖不啻锦裘。大家一样赤贫，自然坦诚相对。像惇亲王这样的人受不惯礼教排场的束缚而投到小店，与赤贫者呼朋唤友，图的是自得其乐。

左宗棠这时插话道：“没想到京师竟是如此气象，应该好好想办法，或者劳而有获，或者发足米粮，起码让人都可过冬。”

这话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恭亲王心里更是不悦，心想你才进京，

就批东评西，真是站着说话不腰疼。见时候差不多了，恭亲王挥手上饭。

饭罢，恭亲王送走左宗棠，两位王爷也先后离去。宝璠望着左宗棠的背影叹道：“都说他狂，今天算是领教了。这还是在王爷府上，要在地方，不知有多么跋扈呢！”恭亲王摇了摇头又像点了点头，没说什么，自顾自地回了客厅……

左宗棠拜客的时候，李莲英已派人把章怡送到了贤良寺。按照慈禧的吩咐，还有一份不算薄的随嫁礼品。不过程序却十分简单，甚至不及百姓嫁女。百姓女儿出嫁尚有花轿仪式，而章怡只不过是太监们送过来罢了。

当时左宗棠并不在贤良寺，太监们把人和东西交代下就离开了，章怡的命运就这么轻描淡写地改变了。当初进宫，一家人满怀期望，甚至封贵妃当皇后的梦也曾做过。而如今太后一句话就成了一位功臣的侍妾，嫁给一个足可做她爷爷的人。这一辈子的命运，此时仿佛已经看到了结局。

不过，她反过来想想，也没必要那么丧气，其实像她这样的宫女，在宫中白了头又有什么意思呢？不要说宫女了，就是那些曾无限风光的贵妃，现在过的又是什么日子？有的要靠做绣活托太监拿到外边卖了才能换点零花钱，哪有百姓家老太太儿孙满堂其乐融融。俗话说，人挪活，树挪死。章怡在心里反复劝着自己。

左宗棠回到家中，摘下顶戴，习惯性地喊道：“金老大，把我的顶戴升起来。”大出他所料的是没有金老大粗嗓门的“喳”，身边却传来一个温婉的声音：“老爷，奴婢侍候您更衣。”

他回过头才注意到，一个年轻女子笑盈盈站在身边。他此时才想起来，今天太后赐给他一个大活人，于是，他便把顶戴递给章怡。刚坐下，章怡就已经把手炉捧了过来，他连忙接过道：“么妹，你不要忙了，坐来说会话。”

“么妹”是湖南人对未成年小女孩的称呼，充满着关怀和慈爱。他称章怡“么妹”，而且让她坐，这让她大感意外。

左宗棠这人虽然跋扈，但对女人却向来客气，比如对周夫人，两人数十年连一次架好像也没吵过。

“老爷，奴婢站惯了。”章怡轻声答道。

“这又不是在宫里。么妹，我跟你讲，虽然太后把你赐给我，我不得不承恩，可我心里明白，你都可以做我的孙女了，我不能把你这一辈子葬送了。”左宗棠说得很诚恳。

“老爷说的哪里话，太后把奴婢嫁给您，是奴婢的福分，奴婢生是您的人，死是您的鬼。”

左宗棠抓住章怡话里的漏洞打趣道：“我自己死后有鬼，不要你做我的鬼。么妹你放心，等过些年太后忘了这事，我就把你嫁出去。这些年呢，你就当是我家的丫头吧。”

这话够暖人心的，不过皇太后赐的侍妾，谁敢再转手嫁人，那可是大不敬！何况章怡心里也明白，太后把她安排过来，多少也有点儿监视的意思。她在宫中这两年，人锻炼得十分谨慎，也善于察言观色，自是明白太后的深意。

下午，帝师翁同龢来访。他是江苏常熟人，家世显赫。其父翁心存是咸丰、同治两朝宰相，同治帝师傅；长兄同书，道光二年进士，官至安徽巡抚；三哥同爵，官至湖北巡抚。如此家世，在汉族官僚中也算得上凤毛麟角。

他文才出众，颇有才气，二十六岁参加会试一举夺得状元。在慈禧第二次垂帘听政时，请旨训政的奏折和宣布载湉为帝的诏书都是他的手笔。因为他对慈禧的意图心领神会，又深谙朝章典故，奏折和诏旨都言简意赅，十分得体，所以深得慈禧赏识。如今他已入值毓庆宫，给当今皇上讲书，又在总理衙门行走，算得上慈禧正隆的新贵。

翁同龢此时已居清流领袖地位，因为他是南方人，所以被称为南清流牛首。他与大多数清流一样，对外向来持强硬立场，对左宗棠的西征也是极力支持。左宗棠立下赫赫战功，翁同龢的内心十分向往。他听左宗棠讲新疆，讲大清亿兆之人执鞭断流，挥汗成雨，泰西各国谁都不敢小瞧……这些话都说在了他的心坎上，他连连点头道：“大人入朝真是大快人心，可壮中枢之气，以后就不必事事向洋人低头了。”

到了晚上，章怡侍候左宗棠睡下后还不肯离去，左宗棠道：“么妹，你回自己屋吧，让金老大来值宿。”

章怡走了出去，她也不知道哪位是金老大，只好轻声呼喊。金老大正在南屋里胡吹海侃，章怡喊了好几声他才听见，道：“大帅这是怎么了？太后都赐了人了，干吗还要我这大老爷们侍候？”

他嘴里虽然嘟囔着，但还是去了上房。章怡回到西厢自己的房里，心里说不上是喜还是悲，她辗转反侧了半夜，也不曾睡着。

次日，关于左宗棠差使的上谕就下来了，照例由小太监前去宣旨。李莲英把宣旨的小太监叫到面前交代道：“你这次去传旨可不要坏了规矩，像左大人这样大的恩典，哪个大臣曾有过？先是母后皇太后赐眼镜，接着是圣母皇太后赐侍妾，现在又有这么好的一份差使，要是换了别人，没有几万两银子根本拿不出手。虽说左大人为官清廉，可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再清，万儿八千的银子就不信拿不出来。关键是看

你这差怎么当，该提醒的你得提醒，像上回只拿个百十两银子，这不成了打发叫化子吗？传出去对他也不好，是不是？”

传旨的小太监有些为难道：“干爹，左大人这人不懂咱宫里的规矩，又油盐不进，奴才怕是办不好这差使。”

李莲英皱眉“嗯”了一声，见小太监不敢再吱声，便厉声道：“办不好差，你进宫干什么了？还不快去！”

小太监来到贤良寺，门口的护军伸手就拦道：“哎，你是怎么回事，没长眼睛吗？这是什么地儿，硬往里闯呢？”

小太监公事出宫，向来都是耀武扬威的，何况又是前来传旨，他扬了扬手里的圣旨道：“没长眼睛的是你，咱家是来传旨的，还不快叫你家大人接旨。”

护军一听是来传旨的，便不敢怠慢。章怡立即侍候左宗棠穿戴整齐，并提醒他道：“老爷，传旨太监要打赏的。”

“知道了，前些天已经赏出去了一百多两。”

左宗棠到院中跪接，旨意早就知道，着他在军机大臣上行走，管理兵部事务，并兼总理衙门大臣。特别的恩典是，朝廷顾念左宗棠年事已高，赐他紫禁城骑马，并不必常川入值。

所谓紫禁城骑马，其实并非真的骑马，而是为了照顾年老及功勋重臣，特准他们在紫禁城内乘轿。这种待遇不是轻易可得，不少老臣还是要徒步上朝，深受其苦。不必常川入值，就是不必天天到军机处和总理衙门坐班，有事的时候再派人找他。

小太监宣完旨后并没有走，左宗棠想起还要打赏，于是让人拿了一百两银子来。小太监惊讶地瞪大眼睛，左宗棠还以为赏得太多，小太监惊喜呢！所以他道：“一百两银子，你们可能并不当一回事，可是要搁在西北，那就是两个出生入死的勇丁一年的饷银，是两三家百姓一年的嚼裹儿。”

“大人，这可是在京里，这一百两银子根本不算什么。您这是多大的恩典，又是赏眼镜，又是赏侍妾，又是赏禁城骑马，又得了这么好的差使。”

见小太监如此不领情，左宗棠的骡子脾气又上来了，不动声色地问道：“那依你的意思，应该给多少？”

“回大人的话，这银子并不是给奴才的，不过是经过奴才的手而已，宫里一大帮人还等着这银子呢！奴才回去是要上交的。”

左宗棠闻言厉声问道：“那你要交给谁？”

“大人，这奴才就不好说了，也不能说，反正是交给说话有分量的公公就是了。奴才传恩旨也不是一两回了，传给来京的封疆大吏还不曾有万两以下的。像您这样的恩典，要是换作别人，怎么着也得万两。”

“这么说一百两实在太少了，你且把这一百两还给我。”左宗棠收回一百两银子，便勃然变色，“万两银子，做你的春秋大梦！我的廉俸多是济贫扶弱，花在公用上了，我一家一年的费用也不过几百两。你竟然不把一百两银子放在眼里，那就一两也别想！”

小太监哭丧着脸道：“大人，不是奴才贪，实在是惯例如此。奴才辛苦一趟，最后到手不过几两银子，犯不着惹大人生气，您老就可怜奴才，让奴才交了差。”

章怡对宫中规矩再清楚不过了，就为小太监说话，说这的确是宫里多年的惯例。左宗棠哼道：“什么惯例，张手要银子也是惯例？我明天见了太后，倒要破了你们这些惯例。”说罢，他便拂袖而去。

小太监被晾在院子里，左宗棠的几个护卫也都围了上来凑热闹。这几个刀头舔血、死人堆里滚出来的护卫，平时仗着左宗棠的威风跋扈惯了，又不懂京中规矩，见左宗棠发了威，他们也炸了翅。

金老大抽出佩刀，在小太监面前比划道：“小子，你认得爷这口刀吗？你知道这上面的缺是怎么磕去的？爷告诉你，这是砍人脖子给磕的。你别看人脖子不结实，可这后脖子骨其实硬得很，砍下去，像剁在木头墩子上，震得手都麻。”

小太监见这几个都不是善类，连道：“各位爷，咱走就是了。咱是办皇差的，办完了就走。”

章怡跟进屋劝左宗棠道：“老爷，不给银子有不给银子的话，犯不着得罪太监。太监这嘴是最损的，最喜欢添油加醋。”

左宗棠还在气头上，大声道：“随他说去，我何曾怕过谁？”

“老爷，这不是怕不怕的事。要搁在平时，他不过是个小太监，可现在他是来办皇差的，那身份和钦差也差不多，这您总该知道吧？他要回去一搬弄，少不得弄成您对皇上和太后不敬，您说这值得吗？”

“你说的有理，你看怎么办好就怎么办吧，反正银子我是不给。”

听了这话，章怡连忙跑了出去，这时小太监已经走了。她赶紧去追，总算在大门外不远处追上了。她拉住小太监的胳膊道：“顺子，你干吗走得那么急，平日姐姐长姐姐短的，怎么今天连个招呼也不打就走了？”

“章姐，那地我哪敢待啊！就那几个二楞子还不把我给吃了。”小太监答道。

“他们哪敢？他们不过是犯浑惯了，你可不能与他们一般见识。左大人久在地方，对京中情形不甚了解，你嘴上可得有点数。大人确实没银子，他让我把这枚簪子给你，道个辛苦。”

这枚簪子是章怡入宫时娘给她的念物，小太监见识的东西不少，都知道章怡有枚簪子很金贵。他给推回去道：“章姐，这么贵重的东西，你怎么能送人？”

“顺子，这是左大人吩咐的，你就拿着吧！大人还说将来有机会，给我买个更好的。”

顺子有些不信道：“左大人刚才还那样，怎么这一会儿就转了意？别是姐姐您自己的主意吧？”

“当然不是我的主意。顺子，就是姐姐不给你东西，就凭咱姐弟的交情，你回去无论如何要好好说，就算是为姐好吧！”说着，章怡把簪子硬是塞到顺子手中。

“有章姐这话，我还有什么可说的，挨大总管数落，或者挨板子，我也认了，姐你放心，我不会乱说的。”小顺子倒是很仗义。

章怡回去后又劝左宗棠不要将此事奏报给太后，他本来是答应了的，但次日早朝又忍不住把事儿说了。慈禧身体欠安，临朝的只有慈安，她有些惊讶道：“是吗？他们也太过分了，等哀家和圣母皇太后商量一下，得整顿整顿内宫了。”

退朝回到军机处，左宗棠还为这事愤愤不平，可出乎他意料的是恭亲王等人却一副见怪不怪的神情。左宗棠又建议道：“王爷，这太监也太没规矩了，应该着内务府严办。”

宝鋆替恭亲王回道：“左大人，你不在京，不太了解宫中的规矩。传恩旨讨赏银，多少年了都这样。”

“那也太不像话了，十几年前我进京，崇文门要两万两银子。这回崇文门没要，太监又来要，哪来这么多银子填这些狗洞？”

宝鋆“扑哧”一笑道：“大人，您这话就不对了，入了太监私囊可以算是填狗洞，可崇文门收税那可是发了上谕的，怎能算是填狗洞？而且说起这事儿来，最后还是恭亲王垫了三千两银子您才进来的，也许您还不知道呢！”

左宗棠的确不知道，他大为惊讶道：“怎么，王爷给我垫了银子？这话是怎么说的。”

“这也是没办法，成例俱在，如果以后人人都不交，那崇文门税监的差怎么当？以后你就明白了，人在京中，身不由己的事情多了，不像你在地方说一不二，何等自在。”恭亲王这话虽是笑着说的，但丝毫没有玩笑的意思在里面。

等大家散了，王文韶小声对左宗棠道：“大人，您今天不该提整顿内宫之事。即便是提，那也要等太后或皇上发话，就是内务府也从来不敢提的。再说您和母后皇太后说了也没用，要动真格的，还得等圣母皇太后拿主意。”

下了朝，慈安就到长春宫去看慈禧。她身份比慈禧贵重，听说她亲自过来，慈禧也只得连忙下床去迎。

“你身子不适，何必拘这些个虚礼，快坐回去吧。今天感觉怎么样？好些了吧？”慈安连忙摆手劝住了。

“还是那样，总觉得身上懒，不想动，也不想吃。”慈禧一副懒洋洋的神情。

“俗话说，人是铁饭是钢，不吃饭，好人也给熬坏了。章怡呢，你去传话，让御膳房不要总是弄些油腻的东西，要变着花样儿，弄些清淡开胃的。”慈安又道。

慈禧笑道：“姐姐你忘了，章怡不是赏给左宗棠了吗？”

“使惯了的人，一下走了真不习惯。”慈安道。

两个人又说了会儿食疗药养的闲话，慈安这才转移到正题上：“说起左宗棠，这人还真是倔，今天早朝他说了件事儿，也就是他，别人根本连说也不会说。”

慈禧“噢”了一声，问道：“左宗棠怎么了？咱姐妹待他不薄啊？”

“昨日个太监去传旨讨赏银，他嫌多了。”

“传恩旨向来要打赏，又不是非要逼他。”

“听他的话头，传旨太监张口要几万，胆子也太大了。”

慈禧“咦”了一声道：“是吗？要几万两那可真是狮子大张口，这事过会儿我问一下。”

送走了慈安，慈禧就向身边的李莲英问道：“小李子，这事你知道吗？”

“奴才知道。”

慈禧就有些不高兴了：“你知道怎么不叫一声？让左宗棠告到人家那里，人家要来说，哀家还蒙在鼓里呢！”

“这事没想到左大人会拿到朝会上说。昨天小顺子传旨回来，说左大人只赏了一百两银子。”

只赏了一百两，慈禧也觉得左宗棠太小家子气了，不过她并未表露出来，只道：“是吗？”

“可不是嘛，当时小顺子就有些为难，说宫里头还有一大帮兄弟等着赏银呢！可结果主子你猜怎么着？”

“怎么着啊？”慈禧颇感兴趣。

“左大人又把一百两银子要了回去！他说这一百两银子，是他两个勇丁一年的饷银，老百姓三五家人一年的嚼裹儿，你们还嫌少，嫌少这一百两也没了。”

这事确实大出慈禧所料，她笑着问道：“是吗？人家都叫他左骡子，看来他这骡子脾气一点儿也没改。”

“主子，您给他那样大的恩典，他连一百两银子也不舍得，也太小家子气了。”

“他可不是小气。他的养廉银几乎都救济了别人，那年修肃州城花了一万多两银子，要来户部报，户部让他按章程报账，他一生气，结果就自己掏了腰包。像他这种脾气，还真是少见。你们的毛病我都清楚，雁过拔毛，我都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觉得你们也很辛苦，宫里发的那点银子也确实有点儿少。那些封疆大吏哪个不贪银子？向他们口袋里掏一些也是应当的。可左宗棠就不一样了，你们可不要去惹他。”慈禧对左宗棠还是袒护有加。

隔了没几天，恭亲王就听到几个小太监在说左大人真抠，给了一百两银子，还又要了回去。他回到军机处问起这事，大家都听说了。

宝鋆也道：“左大人这事是办得有点过。”

“他这脾气还真是倔，这十几年他掏给不相干的人银子，怕也有十万八万了，怎么就不肯拿一点把太监们打发高兴呢？这些太监办正事不成，可要损个人可厉害着呢！”恭亲王叹了口气，回头便交代王文韶道，“你抽空提醒一下季高，拿几千两银子堵堵太监们的嘴。”

“王爷，这个重任臣怕是担当不起，就左大人那脾气，臣估计十有八九不会听的。”王文韶推辞道。

“不听也要说，现在不比从前，当年他进京，匆忙之间得罪了什么人

也不用怕，可现在他在朝廷供职，天长日久弄得到处不待见，那怎么成？这事就你说，你是最擅长劝人的。”

王文韶苦笑道：“王爷这样夸臣，那臣就勉为其难了。”

正如王文韶所料，他刚把这意思说了，左宗棠就火冒三丈：“你不说我倒忘了，母后皇太后答应要整顿内宫的，至今还没结果，明天上朝我还要再回奏。”

王文韶连忙拱手道：“大人，刚才都是我的一点小见识，您可千万别生气。您不想拿银子那就不拿，小小的太监，给是给他们面子，不给他们能怎么样？大人，您千万不要再到母后皇太后提这事儿，不然就是我搬弄是非了。”好说歹说，左宗棠才同意不再提这茬。

次日，王文韶向恭亲王报告道：“王爷，臣是吓了一头汗，他要真是去回奏皇太后，惹出什么风波来，烦心的还是您，您一片至诚，岂不是好心无好报？”恭亲王听了也只有摇头苦笑。

上谕说左宗棠可以不必常川入值，可是他每天赴早朝，在军机坐班，比谁都准时。刚刚过了年，军机大臣们还未从年味中走出来，再加上他们大都有其他兼差，所以并不完全坐班。熬到午饭时，左宗棠摆了摆手道：“都散了吧？”他一边往外走，嘴里一边嘟哝，“真是八方无事诏书稀。”

有时实在太寂寞了，他就踱到南边与军机章京们说话。

军机处在紫禁城内乾清门西侧，北面一排房子是军机大臣们的值房，南边几间狭窄的房子是军机章京们的值房。军机处实际办差的就是这些章京，他们都是从各衙门中选来的才思敏捷者，其实都是兼差的，他们在各衙门都有原差。

军机章京满汉共三十六人，分两班轮流，每班满汉两组各八人，每组设领班一人，称达拉密。一般情况下，军机大臣领了旨意，回到军机处，叫来达拉密，口述了旨意，达拉密回到南房就开始分派任务。随后军机章京就着手拟诏，拟完后交给达拉密稍作修改，然后就呈给军机大臣，军机大臣批准了，最后由太监呈送两宫，颁行天下。

军机章京论官职并不高，但因为他们能够接触到机密，所以想打听事的多是想法找他们，地方大员更有不少人以巨款收买他们作为内线。

左宗棠因为经常去南书房，章京们与他很熟，也就不拘礼节，忙的时候就欠欠身，然后坐下各忙正事。不忙的时候，他们就听左宗棠大谈西北种树、修水利，讲他的兵在新疆住地沟子，在达坂城如何风吹石头满地跑，这些都让这些章京们听得一惊一乍的。

日子稍长，左宗棠看出章京也分三六九等，有些章京文笔好，下笔

千言，倚马可待，天天忙，升官也快；有些章京拟的稿子总是不被赏识，达拉密就懒得找他们，因此十天半月难得拟稿，实在是忙的时候，达拉密就把批好的文稿，比如“知道了”，“该部议奏”，一条一条夹在折子里，叫他们用浆糊粘上了事，因此又被称为“面糊章京”。有一天笑谈，左宗棠便送给章京们歪诗一首：

流水是车风是马，

主人如虎仆如狐。

昂然直到军机处，

笑问中堂到也无。

达拉密笑着道：“您把我们说得太威风了，有王爷有大人，我们小章京哪敢‘昂然’？”

“你们这些小王八蛋别以为我不知道，不知有多少人巴结你们呢！”左宗棠对军机章京们还是对兵娃子的口吻。

第五章 章怡委婉道曲直 左相智斗威妥玛

这天，醇亲王到军机处来道：“季高，你是立功绝域之人，带兵打过打仗，治军更是行家。你什么时候有空，可否前去检阅一下神机营？”

“那太好了，这些天坐班可憋坏了。臣随时都有空，就看王爷什么时候得空，就算今天也可以。”

醇亲王没想到左宗棠如此雷厉风行，不过，今天无论如何是不行的。他道：“季高，三两日内恐怕不成，他们总要仔细训练一番，准备一下。”

“不必刻意准备，臣这就去看看，有什么不足之处定会向王爷指出来，所以不必准备最好。”

话虽如此，可醇亲王也是要脸面的人，八旗禁旅由他统领，万一让左宗棠批得一文不值，那多难堪。而且左宗棠这脾气从来都是直来直去，所以醇亲王道：“咱们就定在十天后。到时候请你知无不言，多加指教。”

左宗棠当仁不让道：“那是一定。”

醇亲王把神机营左右翼长叫来，吩咐他们好好训练：“左大人可是带过十几万兵马的人，他来检阅比谁来都难应付。就算是皇上亲自来，只要队伍整齐，衣甲鲜亮，不难获赏。可这些花架子糊弄不了左大人，你们可要拿出一点真本事来。”

神机营是驻京八旗中的精锐部队，兵丁来自骁骑、前锋、健锐、步军、火器等军营，下辖马、步队二十五营，官兵一万四千多人。任务是护卫皇帝、守卫紫禁城及三海（北、中、南海）。不过，虽说是禁旅中的精锐，可却没什么真本事。

真本事是实战中打出来的，神机营这么多年来不曾打仗，能有什么真本事？当然，苦练也能练出硬功夫来，但这些八旗大爷哪能吃得了苦？何况饷银本来就少，尚不足以养家糊口，私下里他们常想法子谋其他财路，有的甚至在训练时候也临时请人代替。

不过，这次是左宗棠来检阅，从官到兵不能不重视，另外官兵们还抱着一点小希望，期望检阅后能有点儿赏银，所以十来天练得还算是卖力。

十天说来不长，但左宗棠觉得特别漫长。神机营向来是皇帝检阅，汉臣何曾有过这样的殊荣？他自然十分得意，所以这消息早在他所熟悉

的人中传开了。他院子里的护卫、兵丁自不必说，军机处诸位大臣也都知道了，就连不是军机大臣的翁同龢也早早得到消息。他是左宗棠的一个忠实听众，对左宗棠那种张扬的个性也是佩服得很，因此清流们也都知道了左宗棠要阅兵的事。

阅兵这天，左宗棠先是坐暖轿赶到醇亲王府。门房看到他的轿就迎上来道：“左大人，王爷正等着您呢！”

“怎么，现在不走吗？”左宗棠好像有些等不及了。

“王爷等您一块照相呢！”门房答道。

左宗棠拄着杖走进王府，在颐寿堂前，醇亲王正指挥摆放茶几、痰盂物件，看到他进来，赶忙迎上来道：“季高，今天难得天气这么好，咱们一块照相吧？”

于是，醇亲王在上位就座，左宗棠也挨着他坐着。

醇亲王看了看道：“把左大人的杖收了，他精神得很，哪像拄杖之人？”

照完了相，醇亲王又道：“你的轿子就不必跟着了，我的车轿大得很，咱们同坐如何？”

那当然好，王侯并坐照了相，又与王爷同车，那是多大的荣耀。王爷的车轿已经备好，醇亲王先上，然后回身搀上左宗棠。里面果然宽敞，两人对坐，还有闲空，手炉、痰盂一应俱全。

到了南苑，醇亲王携左宗棠一起登上高台，神机营兵丁列队出操。左宗棠戴上墨镜，一任兵丁表演各种项目，他却面无表情，连一句赞语也没有，把醇亲王弄得十分尴尬。操练结束，左宗棠却道：“王爷，臣有几个题目，可否临时加试？”

“那有何妨？神机营到底如何，你不妨直言。”

醇亲王其实是在等左宗棠的赞扬，但左宗棠却浑然不觉，一心想着如何帮他练好神机营，所以嘴里说出的话不免让醇亲王失望：“王爷，这神机营不是銮仪卫，不能只会摆架子，到底如何，必须让他们练几个实在的项目。”站在两人身边的神机营左右翼长听左宗棠如此说，鼻子差点气歪了。

左宗棠临时加的项目有两个，一个是在操场立一面旗，在对面的山丘顶上再立一面旗，然后命令兵士冲上山丘，绕过旗帜，然后奔回操场。结果，五百多人最后只有三四十人能完整的跑下来，其他人累得骨头都散了架，有些连站也站不住了。

见此，醇亲王脸上都挂不住了，没想到左宗棠却称赞了几句：“不错，臣带楚勇的时候也这么练，三趟下来，也就一二十个人能回来。”

虽是称赞，但在醇亲王听来却和批评没什么两样。你带的楚勇是什么？神机营又是什么？一支拱卫京师、皇家依赖的禁旅，如果连楚勇也赶不上，那还有何面目吃粮拿饷。

另一个项目是让兵丁准备好营帐锅灶等物品，一声令下，就到对面山丘后扎下营盘，并埋锅造饭。这可把这些旗大爷折腾的够呛，他们一边扎营，一边骂。刚扎好营帐，军令又下，立即拔营出发，撤回校场。这么一折腾，足足闹了一个时辰。

左宗棠对这个演练却连连摇头：“这安营扎寨，埋锅造饭，看似简单，其实最为重要。军情紧急，一个时辰还做不好饭，兵勇怎么上阵杀敌？空着肚子肯定不成吧？战机出现了，必须立即拔营出发，你总不能抛下营帐不要吧？就从这一条来说，神机营还需要勤加训练。”

醇亲王一脸尴尬道：“将来少不得请你指教。”

“谈不上指教。说起来练兵没有多大巧处，只要别让士卒闲下来，别让他们安逸惯了，就能练出好兵。俗话说，人闲生闲事，驴闲啃槽帮。只是王爷乃天潢贵胄，这份苦当然吃不得。旗营又驻在京师繁华之地，耳濡目睹，哪里吃得苦？所以带旗兵是很难的，能带到这个程度已是非常不易。”

这几句话总算让身后的左右两翼长面子上好看了些，他们几乎同声说道：“大人说的是，现在这兵难带，松了肯定不行，可是太紧了，又落得人人埋怨，他们就合起伙来对付官长。”

“你们的辛苦王爷自然知道。按理说，你们今天如此辛苦，我应该厚厚犒赏。我治军向来舍得花银子，来京这一路上，我对迎送的兵丁一赏都是几千两。可神机营是天子卫队，除了皇上，谁敢打赏？所以今天就对不住各位了。”不过，左宗棠有个补偿的办法，“王爷，与其给一点犒赏，倒不如在加饷上运作一下，神机营的军饷并不比楚军高多少。他们也都是拖家带口，京中一切又贵，这点儿饷银根本就不够，所以兵难带。您亲自掌管神机营，不好开口，现在臣管理兵部，加饷的事由臣来说。”

两位翼长听了非常高兴，如果加饷，兵丁不用说肯定高兴，他们这些能吃空额的统领好处自然会更多。

醇亲王闻言道：“这是好事，本王都想了几年了，一直没机会办。如果你帮忙办成，那是再好不过了。”

阅兵回来后，左宗棠花了一个上午的时间，亲自捉笔写了一个奏折，表示愿意帮助醇亲王训练神机营。王德榜、刘敖、王诗正率亲军、

旌善营及马队三千余人到张家口以备俄人，现在和约已成，这支部队就没必要再待在张家口。王诗正已率五百人的马队回了西北，刘敖也率五百余人赴任台湾，王德榜率领的两千余亲兵，正好可以调到京师来帮忙训练神机营。

以久经战阵之楚军将士杂置其间，教以筑垒、开濠、行路、结阵诸法，冀可祛其骄佚，屏除花样，以求实效……此事经与醇亲王小议，此后诸务，自当请醇亲王详为指示，以归一律。

奏折呈交上去后，早朝时慈安道：“这件事就由左宗棠和醇亲王会同妥议具奏。”

这种答复，没说不行，也没说行，反正要再商量。左宗棠原希望太后一语定乾坤，他就可以着实大干一场，没想到还要再商量再复奏。下朝后，他与醇亲王在隆宗门外小驻商量，请他定个时间。没想到醇亲王兴致不高，淡淡地说道：“这事也不急于一时吧？”

“王爷如果这些天忙，那就等您先忙完再说。”

可是过了四五天，醇亲王依然没动静。左宗棠向来是雷厉风行，这么一天天拖下去，他何曾受得了。所以到了第六天，他亲自登门拜访。可醇亲王却道：“这事少不得花银子，得把宝佩衡叫来。”

宝佩衡就是宝璠，佩衡是他的字。仆人叫来了宝璠，他问道：“左大人打算花多少银子？”

“我的两千人，饷银可以继续从西征粮台上拨，但营房、医药和粮食及弹药等项，大体需要二十万两。参加训练的兵丁，每月粮饷自然也应当有所增加，每年训练五千人，大约又需要十万两。”左宗棠屈指一算道。

宝璠听了摇了摇头：“那就难了。现在户部捉襟见肘，我国与俄国和约已签，七百万两的赔款还正愁着无着落呢！这一年三十万两练饷实在无从挤拨。”

左宗棠一听这话就怒火直冒：“三十万两户部从哪里挤不出来？把兵练好了，能打胜仗，总比将来吃了败仗赔款好！”

宝璠并不生气，而是解释道：“大人说得很对，练兵是件重要之事，但银子确实难办。”

左宗棠看着醇亲王，希望他能表个态：“王爷您说句话，这三十万两银子能练出五千精兵，值不值当？”

没想到醇亲王却回道：“当然值当，但没有银子也没有办法。两宫皇太后听说要赔给俄国七八百万两银子，好几天都吃不下饭，宫内用度也

减了不少，真不好再开这个口了。”

左宗棠还是不甘心，问道：“王爷，那这个该怎样回奏呢？”

“难筹练饷，暂缓练兵，这八个字如何？”醇亲王如此说，那就再无希望了。

这些天左宗棠一直磨拳擦掌，信心十足，准备好好为醇亲王练出一支精兵，没想到他对此事竟不热心，实在大出意外。失望加丧气，他一整天都闷闷不语。到了晚上，左宗棠就着灯抽闷烟，章怡关切地问道：“老爷，你总是咳嗽，就少抽口烟吧？”

左宗棠连连摇头道：“窝囊，真是窝囊，窝囊透了！”

“老爷为什么事懊恼，不要总是憋在心里，说出来也让奴婢听听。”

左宗棠行事从来都是想到了就做，做不好，无论是自己的过错还是别人的不是，他总要把下属叫来严厉训斥一通。现在虽然入阁拜相，人人称一声大人，是令人羡慕的大军机，可反倒没有从前痛快了。像今天这种窝囊情形，要想训斥一通也找不到一个人。醇亲王你能训吗？宝璜能训吗？身边的人，除了护军、仆役就是章怡，他们都与此事无关，训也训不着。

章怡仔细听完左宗棠的牢骚，就劝慰道：“老爷，你又何必烦恼呢？八旗禁旅向来是不让汉人过问的。去年，七爷从神机营挑了二百多人去直隶总督李大人的亲兵营学习枪炮施放，学了一个多月，七爷觉得那里面学问大的很，所以提议从李大人那里请些人到神机营来，可结果太后没答应。奴婢记得当时太后是这样说的——‘老七呀，京师禁旅可是八旗的精锐，是朝廷最后的一点保障，让汉人染指，祖宗怕是也不答应吧？’”

“照你这么一说，这件事我原本就不该去想，可这是醇亲王主动请我去阅兵的啊？”左宗棠一副大惑不解的神情。

“老爷，醇亲王请您阅兵，未必就是要您帮忙练兵呀。奴婢想醇王爷是个要面子的人，去年有御史上奏说神机营的不是，他紧巴巴盯了大半年，十有八九是希望借你的口来称赞一下，也让他争回点面子。您是带兵打仗的人，您夸一下比谁都管用。你又和翁师傅交厚，您一夸，翁师傅一传，整个清流就知道醇王爷的神机营不同凡响了，那样醇王爷的面子可就好看了。可是您却要帮他练兵，这恐怕不是醇亲王希望的吧？”章怡道。

“哦，照你这么一说，我和醇亲王并没想到一块儿去。”左宗棠有些恍然大悟，想想章怡的话的确有道理，再回想阅兵的情形，一提到帮忙练兵，醇亲王的兴趣致不高。他叹息道，“你这个幺妹，人小鬼大，倒比我还精明。”

“老爷可不能这么说，您是一心干事的人，所以直奔您的心思去想。奴婢是个旁观者，在这里胡乱说罢了，也不一定对。”

“你说的岂止是对，简直是太对了。”左宗棠深以为然。

结果，这事就这么不了了之了。

.....

这天，恭亲王把李鸿章的一个折子交给左宗棠，让他看看：“你当过封疆大吏，又办过船政，对水师比我们都在行，你且看看，李少荃的章程是否合适。”

李鸿章在上海起家，对西洋的船坚炮利认识颇深，当他接了曾国藩的直隶总督一职后，就想参照洋人的办法，建立一支水师。但因国事不靖，没有银子，所以一直也是纸上画饼。现在和约已签，西征大功告成，所以他趁机上了这个奏折，建议购买西洋最先进的铁甲舰。

“其铁甲舰水线以上铁甲厚十寸，内衬木板厚十八寸，船帮均是夹层，中间可藏人，内侧仍有铁板。即使敌舰轰破外层，船仍无沉没之虑。臣访闻英国兵船三百六十余只，在诸国为最多，内有铁甲船四十余只。法国有兵船三百余只，内铁甲船六十余只。俄国兵船三百余只，内铁甲船二十余只。”李鸿章已派遣徐建寅以驻德使馆二等参赞的身份，前往西方考察，并将其见闻一一记录下来，并准备从德国订购巨舰。这次上奏就是请朝廷尽快拨款，以付定金及有关款项。

左宗棠拿到李鸿章的奏折后，大发议论，从海防说到塞防，不免又大谈西北，滔滔不绝，说到激昂处还拍案而起，声震屋瓦，别人只有听的份。到了次日仍然如此，根本没有涉及到正题。见此情形，宝鋆对恭亲王道：“王爷，要这样下去，怕是明年今日也没有结果。”

“那该怎么办？别人根本插不上嘴。”恭亲王也是无可奈何，“真没想到，左季高竟这样议事，难道他在封疆任上也这样吗？”

“可不是嘛！”宝鋆把从前听到的轶闻说给恭亲王听，“曾有一位道员要见左大人报告一件事，结果一见面他就大骂曾文正，一上午都插不上话。下午再去，大人又大谈西北种树，结果又没能说话。这么三番五次，有一次趁大人喝茶的工夫，才把事情说了出来。左大人连想都没想就准了，然后继续说他的西北韬略。”

恭亲王早知道左宗棠非常健谈，但没想到他会如此滔滔不绝，有些担忧道：“这以后如果总是这样议事，该如何是好呢？”

“那也不能随他去，我看明天直接上奏就是。如果圣母皇太后还不能视朝，那咱们就写好折子递上去。”

“也只能这样了。”恭亲王决定不再等左宗棠的意见。

次日早朝，仍然是慈安独自听政。议过几件事情后，慈安道：“这几件事你们抓紧拟旨就是，如果没有别的事就下朝吧，你们一大早就起，也实在辛苦。”

“这是臣等的本分。还有一件事情，李鸿章前些日子折子要求尽快拨银定购铁甲舰。”恭亲王上班禀奏。

“对，是有这么个折子，你们议出结果来了吗？”

恭亲王回道：“臣等以为购买铁甲是固我海防的要紧大事，不宜再拖。只是国帑艰涩，不可能完全答应他的请求。臣等以为先拨八十万两，其他款项陆续筹措。”

“这是件大事，应当办的。你们写个复奏，哀家也去和圣母皇太后商量一下。她这一病，这么多事要哀家拿主意，这才知道办政事真不容易。”

本来大家都打算跪安了，没想到左宗棠又插话道：“从西洋购买铁甲舰毕竟不是长远之计，长远谋划，应当拨款给福州船政局，让他们精心研造，这样才能不受制于人。”

“船政局自创办以来，已经造船二十余艘，所造轮船规模不断扩大，航速也有所提高，去年已开始仿造巡海快船。”恭亲王先把船政称赞一通，这既是个铺垫，也是为了给左宗棠面子，然后又话锋一转道，“如果完全能够自造当然好，但西洋军舰日新月异，闽局所造之船不免落于人后，作为辅助尚可，要做主力非从西洋购买不可。而且闽局造船数量有限，积年所造，只够充实福建水师，并无余力为南北洋造船。”

左宗棠并不领恭亲王的苦心，道：“从西洋购买，容易被洋人挟持。同治年间托英人李泰国购买军舰，结果他自作主张，不但多花了近一倍的银子，而且还要当舰队的总统领，要把舰队控制手里，结果赔进了六十多万两银子。”

那次购舰确实窝囊，李泰国多花了银子不说，还一厢情愿制定了一个管带协定，规定舰队只能听大清皇帝本人之令，而皇帝之令还要经过他签署给舰队司令官，这无异于将大清国水师指挥权攥在了他手中。

这样的条件朝廷当然不能接受，可那个狂傲的李泰国寸步不让，最后只好将他已带到中国的军舰在香港卖掉，损失的六十多万两银子也由朝廷支付。

当时购买军舰，恭亲王极力赞成，所以左宗棠一提这事简直是在揭他的伤疤。恭亲王听了压着火气道：“此一时彼一时也。这次向西洋定购军舰，正是吸取了上次的教训，李鸿章已派徐建寅出洋，到西洋各国考

察，同时船政局派到国外的留洋学生也亲自到工厂去帮忙考察，对西洋轮船的最新式样和价格都摸得清清楚楚，洋人再想欺我也没那么容易。”

这话是说给左宗棠听的，接下来的话是接慈安最初的意思说下来的：“臣等谨遵母后皇太后懿旨，回去后就立即写个复奏。臣等告退。”

以恭亲王为首，军机们跪安后都退出了大殿。除了左宗棠，大家都知道恭亲王这一气非同小可，所以都不吱声，几个人哑巴一样回到军机处。恭亲王站在屋中间，也不坐下，拉长着脸吩咐道：“照今天的意思，写个复奏，晚膳的时候递上去。”说罢，扭头就走了。

左宗棠坐到自己的位置上道：“六爷今天好像不高兴。”

“能高兴得了吗？”李鸿藻平日虽与恭亲王不怎么贴心，但他今天显然站在恭亲王一边，“也就是母后皇太后，要是圣母皇太后临朝，今天这事儿就成大笑话了。”

宝鋆到南边把达拉密叫起来，把几条旨意都交代了下去，生气地骂道：“真是一团茅草！”

达拉密以为说的是他，不解地问道：“宝相，哪一道旨拟得不如意？”

“我不是说你，我是说的那些自比今亮之人。”

达拉密抬头往军机房里看，只见左宗棠正在挥着手说着什么。

宝鋆也不再回军机处，交代达拉密道：“你拟好了，就直接给恭王爷送去。部里一团乱麻，我也要回去，就不在这听别人高谈阔论了。”

军机处又只剩下左宗棠和王文韶了。左宗棠有些不解地问道：“怎么，大家今天都有些不高兴，出门碰鬼了？”

王文韶委婉地回道：“大人，您久历封疆，对京中规矩不太了解，咱们这班军机，凡事都唯恭王爷马首是瞻，不然你一言我一语，难有定议。尤其是朝对之时，太后和皇上不特意问，我们是不便越班出奏的。”

左宗棠这才恍然大悟道：“那今天我出班上奏，惹王爷不高兴了。”

“也就亏了今天是母后皇太后临朝，要是圣母皇太后，肯定要责备军机大臣没定见，少不得大发雷霆。”

“原来如此。我只说了个人想法，从洋人手里购买军舰，的确要多一个心眼，这有什么错吗？”左宗棠觉得自己的一片好心被当了驴肝肺。

“大人当然没错，不过王爷准李鸿章所请，您却提起陈年旧事，这不是故意与王爷难堪吗？”

“难道什么事也要跟着王爷走不成？”

“那是当然，跟着王爷走自然错不了。”

第二天早朝，左宗棠又准时到了朝房，此时大家都有些盼着他不上朝了。可是他精神好得很，天天来得早，走得晚。好在今天他一句话也没多说，下了朝回到军机处，也没像平时那样大呼小叫。恭亲王如厕，他竟也跟着去了。恭亲王出来，他也亦步亦趋，形影不离。恭亲王终于忍不住问道：“季高，你今天怎么了，怎么总是跟在我身后？”

“昨天王夔石告诉我说，军机处唯王爷马首是瞻，凡事都要跟着王爷走。王爷如厕，我当然也要跟上。”

这话左宗棠是当笑话来讲的，可这事一点也不好笑，无人接过话茬，王文韶则紧张得满头大汗。宝鋆也直拿眼睛瞪他，好像在道：“你又多嘴了吧？”

自此，王文韶也像躲瘟神一样，再也不敢与左宗棠多说一句话。

这天早朝之时，左宗棠出班奏事，建议提高洋药税厘，以征税来减少吸食。

自从庚申以来，鸦片以洋药的名义征税进口，土烟也可以纳税种植，所以烟毒之害一年甚于一年。从前海上每岁进口洋药三万余箱，而去岁竟达七万余箱。如果再算上土烟，数量更是惊人。

从前陕甘之地也是烟毒严重，俗话说十个陕西人九个是大烟鬼。一旦上瘾，便陷入破财的无底洞，小康之家资倾家破，贫穷人家更无生机。陕西不但有进口鸦片倾销，土烟种植也甚广。左宗棠总督陕甘时，力主戒烟，他的方法是禁运、禁种而不禁卖、禁吸。为什么呢？因为禁运，洋药就进不了境，禁种，土烟就不能生产，这是从根本上禁烟。因此他派兵四处查访，一有种植立即铲除；他省土烟运销陕甘，一经查到立即销毁。而对进口的洋药，因受条约所限不能销毁，但必令其折返。到他离开西北时，陕甘境内烟苗几乎绝迹。烟价也非常昂贵，每两烟土从六七十两涨到了三四百两，吸食者明显减少。

“烟毒遗害无穷，任其肆虐必有亡国之虞，不可不戒。办法也有多种，以前林文忠公的办法现在不成了，因为条约俱在；臣在陕甘的办法行之一地可行，行之全国则不可；若再行文禁吸禁卖，也只能是一纸空文。因此臣统筹考虑，认为只有税厘加征一法。税厘一增，则洋药土药价格必贵，价贵则瘾轻者必戒，瘾重者必减，由减吸而至断瘾，尚有可期。”左宗棠这样分析着，并补充可一条，“加税加厘，还可丰裕财用。”

慈安叹了口气道：“洋药害人害国，真是可恨。如果这办法可行，你不妨一试。”

恭亲王不止一次听左宗棠说过加征税厘以戒烟毒，这个办法说起来容易办起来难，英国人肯定第一个跳出来反对，所以他接过话头道：“这件事涉及洋务，可让李鸿章与英国驻华公使威妥玛先谈。”

一旦涉及洋务，一般总是先让李鸿章与洋人谈，这样中枢就有了回旋余地。虽然南北洋大臣都交涉洋务，可各国公使及洋人集中的海关税务司衙门都在北方。因此，自从李鸿章接任直隶总督后，他已成了中枢的得力助手，更是以善办洋务而著称。李鸿章应付洋人自有一套，不像左宗棠那样一味用刚，所以交给他来交涉，恭亲王更为放心。

不过左宗棠似乎并不甘心让李鸿章与洋人谈，脱口便道：“臣也可以在总理衙门与英国公使谈。”

“那就你和李鸿章一起与英国人谈，谈出什么结果，你们军机处再复奏如何？”慈安见左宗棠很愿与洋人谈，就答应了他的要求。

太后已经发话，不行又能如何？恭亲王只好回道：“臣等谨遵慈谕。”

回到军机处，左宗棠便急切地问道：“王爷，是不是可以把英使叫过来现在就谈？”

“先不着急吧？让李少荃试探一下洋人的意思，然后看情形再请他到总理衙门来谈，这也有转圜的余地。”

李鸿章是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照例，海口封冻后他应驻节保定，开春后回驻天津。现在冰天雪地，他大概还未回天津。不过为了保险起见，总理衙门还是派了两个专差分头去天津和保定。因为洋务事多，此时李鸿章已回驻天津了，看了信，他本来打算立即起程进京的，可临走前又问了一句：“怎么突然提起戒烟的事来了？”

总理衙门的专差回道：“左大人提出来的，母后皇太后当时就下了口谕，要李相与左相与洋人先谈。”

听了这句话，李鸿章一下改了主意。他与左宗棠矛盾很深，人人尽知。从国事上讲，左宗棠主塞防，李鸿章主海防；从私情上说，左宗棠也多次开罪李鸿章，弄得他十分恼火；从个性论，李鸿章圆融通达，左宗棠却是睥睨天下，唯我独尊。

因为这些缘故，李鸿章对左宗棠是敬而远之。现在左宗棠封侯拜相入军机，风头太盛，李鸿章心有不甘，巴不得他出错，在京里待不下去。现在他挑起禁烟之事，正好可以给个教训。

禁烟之难难于登天，上至王公贵族，下至庶民百姓，不吸大烟者能有几人？尤其是旗人，吸大烟者更是十有八九。要加征税厘，洋药土烟变贵，不知有多少人要骂。何况这事又牵涉英国，明显是件费力不讨好

的差使。所以李鸿章打定主意，这件事他不掺和，让左诸葛去办。于是他回信总理衙门，说近来洋务军务民政诸事颇繁，可请左大人先与英人谈判，等他处理完手头之事，立即入京协助。

总理衙门收到回函，恭亲王、宝鋆都明白他的心思，一时也没有好办法，只能先拖拖再说。不料左宗棠却没了耐心，等了五六天见李鸿章还没来，便着人去英国使馆约威妥玛到总理衙门面谈。

这位威妥玛来华多年，自从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清廷成立总理衙门，设立海关总税务司后，他就来中国了。因为中文特别好，后来又当了英国驻华使馆秘书，如今已是英国驻华公使。他非常可恶，总仗着是公使，在中国官员面前倨傲无礼，他知道左宗棠不太买洋人的账，所以想第一次见面要把左宗棠的气焰压住。

左宗棠也是惯用手段之人，他约好了时间地点却故意不去总理衙门，而是吩咐当差的等威妥玛到了再来叫他。左宗棠住在贤良寺，总理衙门在米市大街东堂子胡同，一来一往总要两袋烟的工夫。等差人来报说英使已经到了，他这才慢腾腾更衣上轿，然后向总理衙门行去。

左宗棠翎顶辉煌，气宇轩昂，腆着大肚子进了客厅，明明看到威妥玛已向他脱帽致意，他却大声问道：“英使来了吗？”

门外丁役答道：“来了，就在正堂。”

“屋内光线太暗，本相老眼昏花，原来威使早到了。”左宗棠落座后才道。

威妥玛此时就坐在上座，而左宗棠所坐是西侧，他心里非常不舒服，像是吞了苍蝇似的。若是别人，也就咽下去了，可他不是能吃亏之人，瞅了瞅威妥玛几眼便道：“威使，你坐这个位置恐怕不对吧？这是上座，向来是恭亲王或醇亲王才坐得的，你坐上去有些失礼吧？”

“是吗？”威妥玛揣着明白装糊涂，“贵国礼仪太繁琐了，很难分得清楚。不过本使代表的大英帝国，坐在哪里都不为过。”

“不对吧？你虽是英国派来的代表，可却不能代表英国君主本人。”左宗棠反驳道，“譬如我国驻英法公使曾纪泽，能坐在你们女王或首相的位置吗？”

“都说阁下雄辩，果然名不虚传。”威妥玛叹道。

总理衙门的人都知道今天左宗棠会见威妥玛，也知道他俩的性格，想今天必有热闹可看。所以许多人借各种理由到正院来，故意走得很慢，侧耳倾听里面的对话。两位站门的门丁还不到轮班时间，就先到正院客厅门上站起班来。这会儿大家听到威妥玛被驳倒，心里都很高兴，彼此挤眉弄眼，对左宗棠表示佩服。

“阁下叫我来，说是有事商量，不知所为何事？”

“是为洋药加征税厘之事。”

“洋药每箱海关纳税五十余两，已经够多了，不能再加了。”威妥玛一口回绝。

“无奈洋药为祸太重，害我国民，流失白银，必须设法加税减少吸食。”

“鸦片本是药品，可以起到镇痛、安眠之用，不想到了贵国却成了有害之物，这是贵国国民意志薄弱，不知戒惧，以致用之成瘾。”威妥玛狡辩。

“明知已成祸患，却还要大批向我国出口，真不知道你们洋人还讲不讲人道？”左宗棠也寸步不让。

“这不能怪敝国，你们需要，我们输出，这是两厢情愿之事。”威妥玛肩膀一耸，两手一摊，一副与我无关的神情。

左宗棠有些压不住火气，问道：“何来两厢情愿之事？当年林文忠公在虎门销烟，你们就炮轰广州，占我镇江，耀武扬威，逼到天津来，这哪是两厢情愿？”

威妥玛被驳得无话可说，于是转移话题道：“从前的事就不要再提了，加税加厘恐怕难以行得通，贵国内地厘金向来偷漏甚多。”

“那好，可以不加厘。”左宗棠回答得很干脆，“你们英吉利对嗜好品加两倍征税，就参照此例，只在海关加一百五十两。”

“这个数目太大，万难照准。只可增加十两。”

“十两太少，与不加何异？”

“那就十五两。”

.....

两人唇枪舌剑，讨价还价，最后威妥玛答应加五十两，中国要加厘便加，加多少英国概不过问。

“好，那就加税五十两，行销内地再加厘一百两，合成一百五十两之数。”左宗棠拍着桌子嚷道。

“这事我还要报告本国政府和东印度公司，回信后才能定准。”

“洋药加价，加的不过是吸食者之价，所取之银也是取自本国贩运与

吸食者，本来与英国不相干，权自我操，谁能过问。叫威使前来商议，是我国特别礼遇之意。”左宗棠不以为然。

威妥玛还要说话，左宗棠又使出惯用的伎俩，根本不让他插嘴，大谈他陕甘禁烟、收复新疆的功绩。威妥玛几次表示，若无公事，他要告辞。左宗棠却以请他吃饭为由，硬是不让他离开。结果威妥玛无法，只好听任左宗棠滔滔不绝。提到俄国，左宗棠总是“老毛子”如何如何，把威妥玛搞得威风扫地。

当日午饭，左宗棠宴请威妥玛，翁同龢相陪。整个酒宴自始至终都是左宗棠在讲话，别人根本无从插嘴，全然没有主客之道。威妥玛吃得憋屈，有苦难言，酒席一散就告辞了，这才如出牢狱一般吐了口长气。

总理衙门里的章京、仆役见惯了上司对洋人的毕恭毕敬，现在左宗棠在洋人面前慷慨激昂，滔滔不绝，虽然大家也知道这种情形对解决问题并无好处，但却都觉得痛快，所以把听到的看到的都添油加醋讲了出去，茶楼酒肆很快就传开了“左大人智斗威妥玛”的故事，说的人眉飞色舞，听的人扬眉吐气。官场当中，清流翰林们传得较早，觉得虽然左宗棠这人最好夸夸其谈，但这事却也很为国人争气。

次日早朝，左宗棠本打算向慈安报告一下他与威妥玛交涉一事，不料宫里传出话来，说母后皇太后偶感微恙，早朝就免了。左宗棠不禁有些失望，就对恭亲王道：“王爷，昨日臣已见过英使威妥玛，我们已经谈妥，洋药加税五十两，加厘多少他们概不过问。臣想加厘一百两，税厘合计一百五十两，足可以令部分无瘾者免吸，瘾小者求戒。”

恭亲王对交涉的大致情形多少有些耳闻，便问道：“是吗？洋人办事向来不会这么痛快的。”

“这次还就有点痛快。”左宗棠有些得意洋洋，“威使说他立即向英国报告，回信后就定下来。”

“这就是了，这一回信不知又拖到什么时候，而且不知会是什么结果。”恭亲王对威妥玛的惯用伎俩十分清楚。

左宗棠还要说下去，恭亲王摆了摆手道：“季高，此事开局如此顺利，十分难得，今天暂就不谈了——母后皇太后慈躬违和，我们且到内奏事处看看医案。你走路不方便，就在此听信如何？”

说完，恭亲王一只脚就已跨出了门槛。宝鋆、李鸿藻等人随即就跟了出去。

太后、皇上身体违和，都会有药方放在内奏事处，军机大臣可以随时验看。恭亲王也未坐轿，便急匆匆来到内奏事处，道：“方子。”

管事太监把几张药方递上来，有两张是慈禧的，其他方子是太医为

皇上开的，是调理饮食、健胃的药。就这几张，却没有慈安的方子。

“不是传出话来，母后皇太皇慈躬违和，难道没请太医吗？”

“没请太医，是薛大先生请的脉。”

“没有方子吗？”

“回王爷的话，没方子下来。”

那十有八九不必开方，倒可以稍稍放心。不过恭亲王尚有疑虑，着人立即请薛先生过来问话。

薛先生是李鸿章一个月前为慈禧推荐的民间名医，所开药方很对慈禧病症，深得信任。他撩起袍子就要行礼，恭亲王连忙伸手扶住了：“薛大先生不必多礼，圣母皇太后慈躬日安，多亏先生之功。”

“吉人自有天相，臣勉竭驽钝，略见微效，都是天佑太后。”

“母后皇太后的脉是你把的吧？怎么没有开方？”恭亲王这才转入正题。

“母后皇太后偶感风寒，稍作静养就可报安，不必用药。”

“那就好，这一早就进宫辛苦你了，出宫去休息吧。”

母后皇太后并无大碍，大家都放了心，左宗棠重提他的话题，认为应当趁热打铁，把加征税厘的事定下来。宝鋆道：“现在怎么定？威使不是说了吗，要等回信。”

“这件事纯粹是内政，本来用不着别人插手，在海关加税，也不是要英国人交钱，而是贩卖、吸食者掏腰包。羊毛出在羊身上，不关英国商人的事。所以依我看来，定了也就定了。”

“涉及太广，也不单是英国人有意见，各省督抚怎么想？加厘怎么加？总要听听下面的说法。”恭亲王心想，事情哪有那么简单？鸦片运销，暴利盈钵，有多少人靠着这吃饭，地方官员又有多少人从鸦片贩子手里捞到好处，这些都是不想自明。加税加厘，英国人不高兴，国内贩卖鸦片的更不高兴，省里的督抚们也会有种种搬得上台面的理由来阻挠。左宗棠没在中枢待过，自然不会知道办件事是怎样的一波三折。

“那么，是否现在就行文各省督抚，让他们就税厘办法据实陈奏，限一月复奏？”左宗棠好像一日也等不了。

“你办事真是雷厉风行，不过本王还是那句话，这事急不得。母后皇太后口谕，让你和李鸿章与英使商谈后复奏，现在还未谈出结果，也未回奏，怎好让督抚们去讨论？”恭亲王语气已有些不耐烦了。

不过左宗棠根本不会察言观色，也向来不去察言观色，所以别人都急得恨不能告诉他闭嘴，他却依旧浑然不觉地问道：“王爷，那么说这事还要议三两个月？”

恭亲王一晒，笑道：“半年能弄明白就算快了。”

左宗棠叹了口气回到自己座上道：“真是没想到，京中办事就这么难。”

第六章 东太后离奇暴崩 胡财神钱通鬼磨

回到住处，他把这话又对章怡说了一遍，她劝道：“老爷，您也别着急，急也没用。您从前做封疆大吏，说一句话谁敢不听？所以您觉得办什么事情都不难。可如今到了京里，上面有两宫和皇上，接下来有恭王爷，再下面还有其他军机大臣，您想的未必总和大家想的一样，事情办起来自然要难。您是立了大功，皇太后对您恩赏有加，换作他人，就像宝中堂，一句话说不好就要受申饬，他可是当了二十多年的军机大臣了。”

一听说宝鏊经常受申饬，左宗棠就高兴了，道：“么妹，你说得不错，太后都要让我三分，哪像宝佩衡他们。想我做陕甘总督、新疆军务钦差大臣时那多威风。可到了京中，怎么就觉得手脚舒展不开。现在我知道了，原来幕府里行军打仗对付粮饷的人才多，应付京中这些没头没脑的事却一个人也没有，说起来倒连你一个丫头还不如。老了老了，倒要拜你为师。”

章怡乐得“咯咯”直笑，把眼泪都笑出来了：“老爷拜奴婢为师，奴婢会什么呀？老爷，有些东西不是学来的。比如察言观色，勾心斗角，有些人几乎生下来就会。可老爷您呢？不要说没人教您，就是有人教，您也学不来，而且您也不愿学。”

“不错！”左宗棠闻言连拍大腿，“我是大丈夫，欺人也要欺在明处，察言观色，委屈自己，我一辈子也不去学。咱活一天就要痛快一天，不能夹着尾巴做人不是？”

章怡好像又想起另一件事来，道：“老爷，您应该把家人都接来了，您没人照顾总是不行的。原来您在西北不方便，不想让家人陪您吃苦，可现在京师就不同了，天子脚下，繁华无比，也让家人来见识一下京中气象。”

“我也想过。可还是有点不踏实，等我安顿好了就让他们来，再说你照顾得不是很好吗？”

章怡嘟起嘴道：“照顾得不好，您不骂奴婢就不错了。”

“都知道我爱骂人，而且还是骂一二品的大员，可我从来不骂女人。”左宗棠如此道。

“奴婢没有照顾好您，您应当骂。”说这话时，章怡低下头去，脸颊飞红。

天色晚了，左宗棠又掌灯看了一会儿书，但是眼睛总是流泪。章怡

就劝他不要看了，早点休息。可躺下没多久，他好像又回到了西北，风很大，好像就在哈密，他升起帐来，下属分文武两班站着。

他正为一件事大发雷霆，大家都不敢吱声。对了，就是为禁鸦片的事，镇迪道正在向他陈述困难，请求延期，他不答应，让亲兵将其拉出去斩了。这时就有人为他求情，“大帅，大帅”喊个不停。

左宗棠醒了过来，金老大正站在他身旁道：“大帅，宫里来人了，请您进宫。”

“什么时候了？”

“刚三更。”

“深更半夜让进宫，一定是有什么大事。”章怡提醒道。

“可不是嘛，属下问他，他说什么母太后不好了。”

金老大是个粗人，母后皇太后、圣母皇太后这样的称呼他本就弄不清楚。左宗棠也不再问，立即更衣，章怡帮他挂朝珠，戴顶戴。轿夫们已在外候着，一个小太监提着宫灯，冻得缩手缩脚，见左宗棠出门，便请安道：“左大人，奴才给您掌灯，六爷他们早到了，正等着您商量大事呢！”

左宗棠也来不及问话，不过他估计十有八九是圣母皇太后出事了，她已病了两个多月，连太医都治不好，所以军机处特让各地督抚荐过名医。

轿夫们一路小跑就进了东华门，向北再向西，直接到了乾清门前。此时，近支亲贵、御前大臣、军机大臣、大学士、六部尚书、内务府大臣，以及内廷行走的毓庆宫师傅、谕达及南书房翰林诸臣几乎都到了。因为宫门尚未开启，大家都集中在这里，小声地议论着。看到左宗棠的灯笼，恭亲王立即着一个小太监过去将他引到乾清门右边来。

左宗棠急匆匆问道：“王爷，这是怎么回事，是哪位太后？”

“宫里传出话来，说是母后皇太后。”

“不可能啊，是不是弄错了。昨天母后皇太后还在临朝，哪能说不行就不行了？”

王文韶拉了拉左宗棠的衣袖，示意他小声说话，又提醒道：“王爷，宫门要开了，我们进去看脉案吧？”

脉案就放在内奏事处，首领太监把它递给惇亲王，惇亲王又递给恭亲王。脉案共有五份，看上去病情是从昨天早晨迅速加重的，早晨的方子说“额风，病甚重”，午间的说“神识不清，牙关紧闭”，下午一张说“痰

涌气闭，遗尿”，另一张说“虽可灌救，究属不妥”，最后一张说“六脉尽脱，药石难下”。具名的是一位名叫庄守和的不知名太医。

“母后皇太后是什么时候驾崩的？”恭亲王问道。

“戌时。”

戌时就是晚上七点，到现在已过了三四个时辰。大家都是疑惑万分，这病发得太突然了。早晨发病，晚上就崩了，而且下午已十分严重，那为什么没有通知军机大臣和近支亲贵？为什么戌时已崩，却要拖到现在才分头相告？大家心里都惊疑，但没人说话。

左宗棠沉不住气道：“奇怪，既然午间已神识不清，牙关紧闭，怎么没人通知一声？”

在静得只能听见呼吸的空气中，左宗棠的湖南话十分刺耳。李鸿藻提议道：“六爷，我们到南书房坐坐。”

南书房就在不远处，内阁在此有值房，日夜都有人入值。到了南书房地门口，恭亲王改了主意道：“去军机处吧。”

军机处也不远，往西一走就到。而且军机处关防严密，非军机处之人自然都得停住脚步。进了军机处，恭亲王坦言道：“事发突然，大家自然有种种疑问，可无论别人怎么说，我们军机上的人不能乱说。”

这话明显是指左宗棠的，不过恭亲王怕他误会，又补充道：“大家都在看着我们，等我们拿主意，本王的意思是别人可以慌，我们不能慌。有几件事现在就要着手办，一是立即拿出恭理丧仪的名单，这件事佩衡找五哥商议，先拿个单子，我们再定。再一件就是立即准备皇上的哀诏和大行皇太后的遗诏，这事就交给南书房的翰林们，李中堂现在就去南书房和他们商量，您是大手笔，您去我放心。”

这么一吩咐，大家就各司其职，立即去忙了，军机处只剩下恭亲王和左宗棠。恭亲王默坐一会儿，突然呜咽起来，而且抽噎得越来越厉害。左宗棠走过去安慰道：“王爷，您节哀！”说着，就要去给恭亲王倒茶。

恭亲王拉住他的手道：“季高，你先不要忙。你不知道在那么多人前本王不能哭，本王的心痛得如刀绞一般，也不能哭。大行皇太后一去，以后这差可怎么当啊？虽然她不善辩，关键时候却总能为本王说话。”

这话不假，慈安口拙，但其实心里明白得很，她是大智若愚，从不与人争锋。诛杀陷城失地、临阵逃脱的两江总督何桂清；将骄奢贪淫的胜保下狱赐死；赏给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爵位，皆出自她的主意。

当年自己被黜复起、斩杀私自出宫的安德海、劝阻缓建园子，这些

事离了大行皇太后都办不成。这以后两宫垂帘成了一宫独掌，又有谁能牵制得了西边的？一想起这些，恭亲王就锥心的疼。

“季高，你不要怪本王过分谨慎，宫中眼多口杂，咱们无意间的话出去不知会惹出什么烦心事来。”恭亲王虽对左宗棠颇不耐烦，但如今见他一把年纪又是忙着倒茶，又是来安慰他，因此态度也就诚恳了许多。

左宗棠此时已明白自己刚才的话有些唐突了，所以他由衷地点头道：“王爷，你这差当的真不容易。”

“有你这么句话，本王就知足了。以后咱们互相帮衬，共度时艰吧！”恭亲王拍了拍左宗棠的手，一切尽在不言中。

遗诏、哀诏都完成草稿，李鸿藻看罢，改了几个字便道：“来不及重誊了，先给六爷看看。”恭亲王看罢，也没有异议，随即让人誊清。刚刚拿回来，太监便传话让大家去钟粹宫。

众人赶到钟粹宫，慈安已经小殓，慈禧坐在一旁的矮凳上，一脸憔悴道：“真想不到前天偶感风寒，薛先生还说不必用药，谁料昨天病情就突然加重了，这么快就驾崩了。我们姐妹这二十几年苦苦支撑，总算有了今天的局面，刚可以喘口气过几天闲在日子，她就去了。”说到这里，慈禧以帕敷面，不胜悲戚的样子。

恭亲王和惇亲王都劝慈禧节哀，还把恭理丧仪名单递了上去：“圣母皇太后请节哀，现在许多事还等您的慈谕，皇上还小，国家社稷都在您的肩上。”

“姐姐真是狠心，竟然撒手而去。”慈禧听了这话，心中高兴，但她嘴上却未表露半分。她看罢名单，也无异议，接着吩咐道，“照例，恭理丧仪的八位要穿百日孝服。老七虽是皇上生父，可也还是小叔，他也该穿孝。”

“臣等也是如此想。”说罢，恭亲王把遗诏和哀诏递了上去，“遗诏和哀诏都已拿出初稿，匆忙之间来不及推敲，另外病情一段还空着，请圣母皇太后慈览。”

慈禧看罢，也没有挑毛病，道：“这么短的时间就拿出稿子，你们辛苦了。病情这一段如实写就是了，初九日偶染微疴，初十日病势陡重，延至戌时，神思渐散，遂至弥留。”宝鋆接过稿子，到外边就着一块石墩，借着黎明的曙光迅速写好。

“你们都忙去吧，这是她最后一件事了，你们一定要尽心办好，到时候有功人员一律有赏。”

得了慈禧这句话，众人告退。不过恭亲王心中有个疑问，皇太后崩，照例须传亲属入内瞻视后方可小殓，可这回偏不循故例，大行皇太

后母家钮钴禄氏的族人一个也不曾见到，难怪大家都一脸孤疑。

左宗棠回到贤良寺，金老大掀开轿帘告诉他的道：“大帅，胡大先生来了。”

左宗棠的一帮护卫仆役一直习惯叫他大帅，胡大先生就是那个一直为他筹措粮饷、闻名大江南北的财神胡雪岩。

“什么时候到的？”左宗棠一边向外走，一边问道。

“已经大半天了。”

“职下给大人请安。”此时胡雪岩已迎了出来，说罢就要行大礼。

左宗棠扶住他道：“你我之间何必行此虚礼。宫中出了大事，让你久等了。”

“大人这么久不回，职下猜想必是大事。”

“东太后暴崩，而且死因极为可疑。”左宗棠在家里就没那么多忌讳，所以把憋在肚子里的话要一口气全倒出来，“前天偶感风寒，本不算什么病，昨天却突然加重，中午就……”

“老爷，您何必站在院子里说话，大冷的天。”章怡嘴上打断了他的话，一边搀他进屋。

冷是一个原因，的确不宜在院中久站，但最主要的是章怡心细如丝，知道他这样大呼小叫，万一被下人漏出一言半语，就会闯出天大的祸。

左宗棠进了屋，章怡立即把下人打发了出去，她给左宗棠脱下官衣，换上藏青棉袍，待他落了座，还亲自来续茶。左宗棠喝了一口热茶道：“病因实在可疑，本是小恙，昨天早晨突然加重，中午就神志不清了，傍晚就闭了牙关，戌时左右就不行了。”

章怡听说东太后暴崩，心里悲伤得很，宫中人人皆知东太后菩萨心肠，最初进宫她也是侍候东太后的，只是慈禧见她聪明灵透，就要了过去。她这会儿不能只顾伤心，只怕左宗棠说得太多，忙抹了抹泪插话道：“听这情形，好像是患头风。奴婢的一位族叔就是这样没的。”

“啥子头风？我看其中必定有鬼！正午病情已重了，为何一直不召见军机？人明明是戌时就驾崩了，为何到了半夜才把消息传出来，这岂不是太可疑了吗？不要说王公大臣，就是恭亲王、军机们谁不是一肚子疑惑，就是没敢说罢了。”

“今天老爷走的早，奴婢估计可能有大丧，所以已让人买了白烛，一切热闹都要不得了，胡大先生已备好菜肴，只等老爷回来就传，现在有

了这件大丧，就只能传素菜了，而且不能多。不然传出去，说不定那些都老爷要参您。”章怡想得十分周到。

都老爷就是指御史们。国有大丧，却大张宴席，当然可参。

“我不怕他们，不过么妹也说得有理，雪翁你就着人一定少传。”左宗棠道。

当年他在杭州、福州时，胡雪岩前去拜访，十有八回是左宗棠请他吃饭，但菜肴却多是胡雪岩安排人做的。左宗棠有几样嗜好的菜，却又不能常吃，所以胡雪岩每次必备，左宗棠必是风卷残云。

在西北之时，胡雪岩特意精选海菜干货送至行辕，左宗棠回信说陕甘地瘠民穷，他不忍下咽，所以不让再送。此次入京，胡雪岩除了着人在阜康大厨预备现作，还送来足用半年的干菜。

“职下本来是备好的，还是少夫人考虑周全，职下立即着人只选几样送来。”说完他交代跟班，立即去阜康传话。

趁等菜的工夫，胡雪岩要向左宗棠汇报正事。不然过会儿菜到了，饭桌上左宗棠少不得铺排他的西陲功勋，又要大骂李鸿章，这样一通下来，非有一两个时辰不可。所以左宗棠一说到西陲，胡雪岩就借机汇报此行的正事——再借一笔洋债。

自从任陕甘总督起，左宗棠最愁的就是粮饷。西北民穷库绌，粮饷全靠东南各省接济。但各省的协饷却总是一拖再拖，而带兵打仗，战机稍纵即逝，总不能有饷就打，无饷就停，无饷而驱兵上阵，非闹哗变不可，所以当官的最怕闹饷。

胡雪岩献议借洋债，用这种办法保证了西征大军士饱马腾，从而使左宗棠得以扬威边陲，收复新疆。左宗棠也对胡雪岩之功极为推崇，不止一次在书信中赞他“无中生有，绝处逢生，雪岩之功，一时无两”。

商人无利不起早，胡雪岩从这几笔洋债中也分利极厚，因为朝廷支付的利息远远高于实际支付洋行议定的利息。俗话说，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天下没有不透风的墙，借洋债的事一直深受诟病。曾纪泽出任驻英法大使后，知道了胡雪岩借洋债的利息底细，他在给左宗棠的信中道：“奸商明目张胆牟利如此其厚，虽籍没其资财，而科以汉奸之罪，殆不为过也。”

左宗棠写信给胡雪岩，点到为止地劝了他。胡雪岩暗自心惊，怕自此失信于左宗棠，因此极力想要以功补过。

机会来了，这次左宗棠入京，虽然不再管西北的事，但督办新疆军务的是刘锦棠，署理陕甘总督的是刘典，都是他的老部下。两人毕竟资历浅，朝廷一下旨令左宗棠回京，协饷省份就立即拖沓下来，陕甘、新

疆入不敷出，面临闹饷的局面。

左宗棠还在路上，两人联名请帮借洋债以裕饷用的信就到了。左宗棠义不容辞，就写信给胡雪岩请他代为筹办。

胡雪岩接到此信大为欢喜，一则显示左宗棠依然信任他，二则也给了他一个补过的机会。所以接信后他立即想办法从德国泰莱洋行借款，利息八厘，而且还不要海关出票，只要陕甘总督关防即可。他还吩咐，除了必不可少的开支，他宁愿赔进十万八万也要让左宗棠满意，因此精打细算，各类必要的开支加进去，利息压在十厘以内。

左宗棠听说不要海关出票，只要陕甘作保，有些不信道：“德国人真的不要海关出票？”

“是的，德国人只要陕甘总督的关防就成。”胡雪岩笑着做了一个盖印的动作。

“陕甘总督的关防也值钱了。”左宗棠捻须大乐。

“不是陕甘总督的关防值钱，是大人的威名值钱。”胡雪岩知道左宗棠的脾气，因此极力恭维道，“从前陕甘贫穷，除了俄国人窥我西陲，知道陕甘外，外人还有谁知道陕甘？可自从大人西征之后，中外谁不知西北有位左大人？借大人威名，现在陕甘虽然还是贫穷，但关防却值钱了。”

左宗棠听了乐得哈哈大笑。

“就是两江、直隶的关防也没陕甘的值钱。”胡雪岩借机发挥道，“职下曾问过洋人，如果直隶李中堂和两江刘大人要借钱，只盖直隶、两江关防行不行？他们说不行，还得海关出票，可见如今陕甘的风头已经压过直隶、两江了。”

自从曾国藩死后，与左宗棠争锋的就只有李鸿章了，如今听说陕甘借了他的威名风头压过了直隶，心里自然十分畅快，不免有些自夸道：“李少荃向来主和，只知道向洋人赔笑脸，结果洋人还是不买他的账。我向来不肯屈膝，无论哪一国，只要他敢动手我就敢和他开战，结果威名远播，就是太后见了我时也说洋人惧我声威。可见声威不是笑脸赔出来的，是打出来的！人家要打你，你还觑着一张笑脸，人家恶心还来不及，如何能够敬你？”

“大人说得再对不过了。”胡雪岩从来不称左宗棠为“中堂”，因为二字音太相近，很容易听成直呼其名讳，左宗棠也深以为恶，所以胡雪岩要么称大人，要么称大帅，“国际交往职下不懂，但软的怕硬的，硬的怕横的，横的怕不要命的。就是国与国之间，情形也是一样的。不过现在有件事还需要大人明示，陕甘、新疆那边的用度急不急？”

“怎么不急，等米下锅。”

“与洋人交涉，由职下去办就是了，但难的就是部里这关。”胡雪岩说出了难处。

所谓“部里”，指的就是户部。借洋债必须户部核准，请旨也无非是“着该部议”，如果他们找理由驳回，那就借不成了。而且管户部的是宝鋆，驳回的可能性很大。用兵之时，箭在弦上，就是户部也不敢耍什么花招。可是现在形势不同了，左宗棠已不在陕甘，与俄国人又已议和，何必借洋债发军饷呢？而且就算户部不驳，现在遇上大丧，公事怕是一时也顾不上了。

“那是一定的，现在罢朝五日，然后二十七天内要一日三次哭临，非军国要务，一般都不去奏闻。”左宗棠对宫中的规矩也大致清楚了。

胡雪岩叹道：“那就难了，照这样下去，部里这关一两个月内恐怕都过不去了，洋人那边各种手续办下来也要个把月，拿到银子最快也要三个月。”

左宗棠急得瞪大眼睛道：“三个月怎么成？三个月还不闹翻了天！我看这样，干脆绕过户部，来个先斩后奏。”

他认为借洋债自然可以算作洋务，算作洋务就可以由总理衙门来办理，他自己现在就是总理衙门大臣，一切都很方便。

这个办法不错，但要说宝鋆不会有异议，那却未必。他要是上一个“和议已签，西饷可缓，洋债不必”的折子，再把前几次洋债息高债重的事扯出来，非但借不成洋债，恐怕从此还没有宁日。因为现在新疆已复，卸磨杀驴也不是不可能的。大家虽顾忌左宗棠的声威，自然不敢为难他，但拿他胡雪岩泄愤还是极有可能的。

“为了稳妥起见，户部那边该照应的照旧照应，免得到时候宝相出来聒噪，惹大人不高兴。”胡雪岩道。

“你们看着办。我的奏章三两日内就上，你们就权当已经批准，和洋人议定就是。”左宗棠决定先斩后奏。

先斩后奏容易，但奏折写起来却颇费周折，难就难在既要让朝廷知道这事已在运作，又要让朝廷觉得他是在奏请。明明是先斩后奏，却又要朝廷痛快，自然是勉为其难。

当天晚上他就亲自动笔起草，先是铺叙西饷的急迫——虽然和议已签，但伊犁尚在俄国手中，顺利收回依然要以军队为后盾。刘锦棠正在奉命整顿、裁撤兵勇，遣散费用必须现付。

接着他又叙述这次借债的经过——他在兰州时，德国人主动联系，

表示有巨款可借，而且不需海关出票，只要陕甘关防。“抵都后，连接刘锦棠、刘典飞函，言及饷源已涸，春夏之交，断难接续，恳请据情以告，情词迫切。”随后还详报此次借款的本息及还债办法，年息不足一分，较历次为轻，分六年偿还，前两年只还本，并无窘迫之患。

最后虽然只有几句，却是最费脑筋——军情迫切，间不容发，已饬道员胡光镛、德国人福克、凯密伦即行定义，仰恳天恩敕下总理衙门，札饬道员胡光镛等一体遵照，以便陕甘出票提银。

左宗棠忙着起草奏折之时，胡雪岩也没闲着。他原来打算像从前一样，把户部堂官司官的嘴都堵上，现在左宗棠决定绕开户部，那么可能插嘴的就只有宝鋈了，所以他决定把好钢用到刀刃上，专攻宝鋈。

钱当然是要送的，但办法却要文雅，那便是到琉璃厂去买一件古董。提起琉璃厂，那可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

这里原名海王村，在辽代时还是城郊的一个穷僻小村，到了元代定都北京，开始在这里设窑烧制皇宫用的琉璃瓦，因此得名。到了清代，进京的举子们应试，多在此地居住盘桓，于是买卖文房四宝、古玩字画的人日渐多了起来。

乾隆时期的大贪官和珅，便在琉璃厂上动脑筋，发明了一种文雅的纳贿办法——你要办什么事，就到“古玉轩”去问，掌柜的就问你何事相托，然后根据事情大小，建议送什么古董。被委托人收到这件古董，知道银子已经到手，就把事情办了。古玩店随即送上银子——当然要扣除应得的一份，然后再把古董拿回去继续卖。和珅后来虽然倒了，但他的办法却代代相传。如今当朝大员，如恭亲王、宝鋈、各部堂官们几乎都有联系密切的古玩店。

胡雪岩打发人去“松石轩”买了一册宋版《陶诗》，花了三万两银子。宋代的刻印书籍内容近于古本，刊印精美，装潢考究，然宋代兵燹战乱、水火天灾，宋版书籍能留存下来的很少，除少数的佛经外，其他书籍更是凤毛麟角，被视作拱壁珠琳。宋版书金贵，人所共知，真的宋版《陶诗》未必买得到，不过醉翁之意不在酒，其真伪根本不必计较。

胡雪岩不仅送了《陶诗》，为了保险起见，他还送宝鋈一个人情。宝鋈的二弟宝森，像样的本领没有，偏要过正印官的瘾，他靠哥哥的面子到四川做了个道员。四川总督吴棠是慈禧的恩人，只顾贪贿、玩乐，如同行尸走肉，人称“一品肉”。宝二爷在此做官再合适不过，不过两年后吴棠死于任上，他的好日子也到了头。

丁宝桢从山东巡抚任上调任四川总督，一上任就大刀阔斧整顿吏治。因为顾忌到宝鋈的面子，对宝森没有弹劾，而是以才能卓著奏请送部引荐，其实这不过是打发宝二爷的一个客气办法。

一个无才之人却被当作人才特荐，京中清流当然不服，被称为“清流

四谏”之一的张佩纶上了一道奏折，参劾宝森庸劣，只是靠他哥哥的关系而放了实缺。宝璠见此，只好劝宝森告病出缺。这一告病就是两年，宝森闲得百无聊赖，自以为风声已过，又天天来缠宝璠放他实缺。

胡雪岩结识宝森之后，就邀他到上海去玩三两个月，所有费用一概包揽。宝森当然愿意到上海的花花世界一游，所以定妥了后就到大哥府上炫耀。宝璠巴不得耳根清静一下，得知是胡雪岩相请，对他岂止是深抱好感，简直是有些感激涕零。

过了几天，左宗棠的折子批了下来，慈禧拿指甲在上面划了一道，军机章京们代批为“着该衙门知道”，该衙门就是总理衙门。事情正如左宗棠所愿，十分顺利。一则是看左宗棠的面子，先斩后奏也由他了，二则是大行皇太后暴崩，两宫垂帘变为西宫独掌，不受掣肘的痛快使慈禧心情不错，也不去计较。

宝璠也十分高兴，事情已绕过了户部，胡雪岩不过是希望他不再开口，却还有如此丰厚的表示，他也乐得不说话。怪不得此人手眼通天，人呼“财神”，果然气度非凡，也难怪左宗棠依为臂膀……

一天，宫中小太监传旨，圣母皇太后特准章怡进宫，向大行皇太后哭临。

要到大行皇太后灵前哭拜一场，并非平常人可得，通常只有王公亲贵及族亲才有资格。就是六部九卿，也只有在乾清门哭临的份。一般的京官，则要到顺天府衙门去哭。章怡一则激动，一则确实感念大行皇太后的恩典，所以哭得特别伤心。

哭罢，她被太监带到长春宫去见慈禧。章怡请过安，慈禧道：“知道你是大行皇太后跟前的人，所以给你个恩典，来告个别。”

章怡再次谢恩。

慈禧叹息一番人生无常后便问道：“章怡，出宫后过得可好？饮食住宿是否习惯？”

章怡每问必答，自始至终恭敬谨慎。

慈禧心中称赞，言语不免亲密了些，又问道：“他对你如何？”

章怡一时不知该怎样向慈禧称呼左宗棠，因此答道：“老爷对奴婢很好。”

“你这话听着真别扭。把你赐给左宗棠，哀家真有些不舍，毕竟你们年龄相差太大。可左宗棠是立过大功之人，朝廷不能亏待他，你是代朝廷照顾他，不要觉得委屈。”下面的话，慈禧没法说得太直白。一个如花女子嫁给一个七十老人，委屈自不必说。

章怡冰雪聪明，一点即通，以头碰地道：“奴婢没有半句怨言，奴婢谨遵皇太后慈谕。”

慈禧又把话题转到大行皇太后的病上：“大行皇太后病得实在太突然，大家心里都很难过。左宗棠受恩深重，自然是十分悲痛，可他年纪大了，你还要劝着他节哀。”

章怡一边在想着慈禧要问什么，一面回道：“老爷很难过，他第一天回家就说……”

“说什么？”慈禧问得十分平静，可眼神却急切得很。

“他说真想不到大行皇太后这么年轻就去了，他还说军国大政向来是圣母皇太后操劳，现在西陲平定，正可以安享太平，大行皇太后却无福消受。老爷说话向来太直，请圣母皇太后恕罪。”章怡这么说着，似乎知道自己该说什么了。

“左宗棠刚直，这是人尽皆知。大行皇太后的病他是怎么说的？”

章怡的心怦怦直跳，她知道这才是今天被召进宫的关键。她特意想了一阵道：“那天老爷回去天已经傍黑了，奴婢记得他在屋里喃喃自语，说这病症看着像头风。”

“头风？他怎么知道是头风？”慈禧像是好奇，如此问道。

“奴婢也这样问，老爷说他有个邻居，也才四十多岁，不过是个男的，也是突然发病，很快就不省人事，不到一天就没了。请来的老郎中说，这是头风，病发得急且难以施药，所以十有八九是不治之症。”

“看来这民间郎中也是藏龙卧虎。”慈禧轻松地叹息一声。

“民间郎中不过这么一说，不足为信。圣母皇太后相问，奴婢不敢不据实回奏。”

“不可小看民间郎中，他们没那么多规矩，没那么多顾虑，反倒容易有出众之长。比如去年召进宫的薛福辰，他并非名医之后，也并非自幼行医，不过是在京中赋闲时看了几本医书，医术却十分高明。哀家的身子违和，太医瞧了两个月没有好，只吃了薛福辰的几服汤药就好多了，现在都可以报大安了。”

章怡连连磕头向圣母皇太后贺喜道：“这都是天佑圣母皇太后。”

“上天当然要佑哀家，如今皇上年幼，大行皇太后又去了，大清的社稷江山都压在哀家的肩上，这些日子哀家常常是食不甘味，夜不能寐。”

“奴婢恳请圣母皇太后保重凤体要紧。”

“章怡，哀家乏了，你跪安吧。以后还要召你进宫，听听宫外之事。小李子，赏！”

赏赐的东西已经准备好了，是大行皇太后的一只金丝楠木镶金边嵌玳瑁的首饰盒，赏给她做个念想。

章怡谢恩出宫，在景运门外正遇上前次去向左宗棠传旨的小太监顺子。顺子一把拉住她道：“章姐，过来我跟你说话。”

两人到了一个角落，顺子拿出上次章怡给他的簪子道：“章姐，这个簪子还给你，我知道这是你娘给你的。你放心，那天我回来没胡说。”

章怡把簪子推了回去道：“顺子，姐给了你就给了你。”

“你就收回去吧，我拿着也没用。姐，你知道东边的是怎么没的吗？”

章怡瞪着眼睛道：“不是病死的吗？”

“当然不是，”顺子道，“宫中太监宫女们都传遍了，是坏在一盒点心上。”

慈安喜欢吃甜点，章怡是知道的，慈禧也常常打发她给慈安送点心。按顺子的说法，那天早晨李莲英打发一个小太监送给慈安一盘甜点，她吃后连说好吃，一连吃了四块。过了半个多时辰病就发了，很快就紧了牙关，水也灌不进去了。

章怡惊讶得半天闭不上嘴，待反应过来后正色道：“顺子，这话你可千万不要再跟人说，不然就是杀身大祸。姐今天见你只收回了一支簪子，别的什么也没听见。”

在回贤良寺的路上，章怡一直在想是否把她今天经历的事告诉左宗棠。告诉他吧，自然要费不少口舌，不告诉他吧，万一慈禧拿头风的事来问他，他茫然无知，自己今天岂不是画蛇添足？依慈禧多疑的性子，不知会出什么麻烦。唉，那就实话实说吧。

到了晚上，章怡先说了进宫哭临和见慈禧的事，并让左宗棠看了慈禧赏给她的首饰盒。左宗棠叹道：“唉，真没得说，我进宫时母后皇太后赏我墨镜，如今她的首饰盒也成遗物赏给你了。”

接着章怡把回奏的情形讲给他听：“太后说起大行皇太后的病，奴婢说是头风。”

“头风？什么头风？”

“太后问奴婢听谁说的是头风？奴婢就说是听老爷说的。”

“我啥时候说过？我哪里知道什么是头风？”

“奴婢当时一急就这么说了。老爷，人慌无智，奴婢都已经这么说了，那能怎么办？只有您先认下，要不奴婢可是欺君大罪。”

“没那么严重，这事也可疑得很，要真有什么病何必要瞒着人？人都死了几个时辰才放消息出宫，没鬼才怪！”

章怡把事情应付过去，心里松了口气，回过头来劝左宗棠道：“老爷，您进京有几个月了，对朝中的人已有所了解了，他们都不像您吧？”

“可不是这样的！”

“老爷说话太直了，不像他们说一半看一半想一半。他们有自己的党羽，老爷向来是独来独往。”

“可不是，我现在最大的感受就是，我是一滴油，他们是水，怎么也融不进去。”

“老爷是一滴香油，他们是一潭污水，当然合不到一起。”章怡故意逗左宗棠乐。

左宗棠摸着他的肚子哈哈大笑。

“其实说实话，老爷您的这性子真要改一改了。”章怡建议道。

“改？江山易改，秉性难移。当年我初入幕府之时，也知道我的性格不适宜在官场，当时张石卿说——你将来是要封侯拜相的，只有官场的风气去适应你，何须你去看别人脸色？我都七十了，还改什么？”左宗棠倒是想得开。

“老爷要这么说，奴婢就没什么好说的了。依老爷的性情，是应该找些实实在在的事情办。”

“练神机营、增加烟税，哪一件不是实实在在的事，可办起来总这么多弯弯绕，真不痛快。要是在西北，我喝一声谁敢说不？我要他们今天办完，谁敢拖到明天？在京中办事，就像穿了棉衣学游泳，累个半死，还没有啥结果。”

“道理很简单，老爷在外面那是至高无上，可到了京里婆婆就多了嘛！”

这话又把左宗棠逗乐了。章怡忽然想到，大丧其间，他们这样欢声笑语，终究不妥，所以接下来侍候左宗棠吃饭，不再多语。

第七章 派德标治理河工 帮少荃奏办电报

诸事不顺，左宗棠想起章怡的话——“找一件实实在在的事情做”。他想了一圈，记得当初入京时道旁沙尘飞扬、冰凌没辙，人马均以为苦，原来这都是因为永定河泛滥的缘故。他一拍脑袋，自言自语道：“干脆我来治一治永定河，总比这么窝着无所事事强。”

永定河是直隶最主要的河流，叫过漯水、治水，又名卢沟、浑河、无定河。上游有两大支流，一条叫桑乾河，发源于山西宁武县，另一条叫洋河，发源于蒙古兴和县，两流汇合于直隶朱官屯，往东南流过平原，汇入海河，最后注入渤海。

其上游因在太行山、燕山之中奔流，有大山阻挡，并无决口之虑，可自从三家店出山后，湍急的河水进入了平缓的平原，水流放缓，因为上游流经黄土高原，河水中挟带了大量的泥沙，此时流沙沉积，河水便像脱缰的野马，任由迁徙改道，有清一代已改道八次，河水泛滥几乎年年都有。

元代定都北京后，开始治理这条河流，但难以根治。到了康熙年间，直隶巡抚于成龙修筑河堤一百四五十里，疏浚河道一百八十余里，大见成效，此后三十年间无水患。康熙帝十分高兴，因此改无定河为永定河，寄望河道永固，永绝水患。可自从咸丰以来，内忧外患，永定河治理自然顾不上，河道淤塞严重，百姓深受其苦。

左宗棠决定要办成这件事。在写奏折前，他先要收集一些关于永定河的资料，所以让军机章京们帮忙。其实这些章京也势利得很，他们发现恭亲王、宝鋆对左宗棠多有烦言，所以对他的吩咐也并不怎么上心，应得好，却不帮他找，要不随便拿些东西来应付他。

宝鋆知道左宗棠在找永定河的资料，便吩咐道：“怎么，他要治理永定河？这可是直隶的事情，他又何必去费力不讨好？你们可不要顺风打旗。”

随后，他又把户部司官叫过来，吩咐他们准备驳回左宗棠的这项计划：“现在有千万的洋债要还，而且最近又新借了四百万，大行皇太后的大丧怕也要百十来万，还有俄国的兵费，再有两年就是圣母皇太后的五十千秋节，开销都大得很，哪有银子去治河？左大人只顾出风头，难为的是我们，所以你们不能不有所准备。”

这样，左宗棠在忙着准备治理永定河的方案，宝鋆他们却忙着设法打消他这个念头。

经过了十几天的准备，左宗棠的奏折写好了。他先是说明治理永定

河的重要性——“窃虑及今不治，则旱涝相寻，民生日蹙，其患将不可胜言者。”接着又提出治水方法——“治水之要，须源流并治。”

因为上游挟带泥沙太多，导致河道淤高，所以他准备在上游节节筑坝，让水流减缓，泥沙沉积，不至带到下游淤塞河道，而后每年秋后将坝中泥沙挑出，同时广开渠道，以利灌溉。下游则主要是疏浚河道，加固河堤。

他打算让王德榜率军治理京师至涿州段。王德榜的两千余人因要帮醇亲王训练神机营，已从张家口调到昌平，后来此事不了了之，他们现在正好来出工，而且他们在西北修路治河的经验丰富得很。

不过治理永定河有一项难处——“施治之处多与王庄旗产交涉，庄头既难责以大体，又加游手好闲之徒交构其间，辄以损赋减息相挟制，致蜚语流布，患之难防，功之难收。”所以左宗棠打算把醇亲王拉进来，借他的身份当挡箭牌。他在奏折的最后恳请道：“请特颁命醇亲王遥领其事，则诸务得所禀承，异议自期平息。”

折子上奏后很快就有了回音。次日早朝商议完几件事情后，慈禧对恭亲王道：“左宗棠上了一个折子，要率旧部去治理永定河。这件事你和老七还有李鸿章去商量着办。”

回到军机处，宝鋆劝道：“左大人，治理永定河是直隶的事，你又何必讨此苦差？”

“宝中堂，你不就是怕花钱吗？我的人马一分钱也不花你户部的。现在这两千人的花销都出自陕甘，我不说，刘毅斋绝不会断饷。”左宗棠不以为然。

“大人你想多了，这不是钱的事，你都七十了，这样的苦差就不该去管。”宝鋆一副为人着想的语气。

“中堂的好意我心领了，中堂你大概也有七十多了吧？”

“七十三。”宝鋆不知左宗棠何意，顺口报出自己的年龄。

“我在西陲杀七十三岁的老贼不计其数。”左宗棠是当笑话来讲的，所以说完就咧着嘴直乐。

宝鋆反应很快，道：“左大人，你怎么知道他们都是七十三，我想七十岁的居多。”

左宗棠却不再反驳，摸着他的大肚皮直乐，乐够了就拄着他的拐杖去了南边。

宝鋆却气得不轻，望着左宗棠的背影道：“这个左老三，哪像个封侯

拜相的样，简直是个无赖。”

“宝相稍安勿躁，我这里有小诗一首，请你指教。”李鸿藻趁机转移话题。

李鸿藻是翰林领袖，宝鋆怎担得起请教二字，所以连连打拱道：“李中堂，你就不要取笑我了，在你面前我哪敢论诗！”

李鸿藻今天对宝鋆特别热情，道：“宝相还没有看，怎么知道不能论？且看看再说。”

宝鋆接过一看，连道：“真是好诗！好诗！”

军营弄惯弄军机，

饭罢中书日未西。

坐久始知春昼永，

八方无事诏书稀。

不用说，这是讽刺左宗棠的。太后召对时，问他早朝惯不惯，他说在军中五更就起，弄惯了，所以就有了“军营弄惯弄军机”一句。他在军机处坐值，有时枯坐久了，便道：“开了春，日头真是长了。”所以有“坐久始知春昼永”。至于最后一句，是他常在口中念叨的一句：“散了吧？真是八方无事诏书稀。”

宝鋆与李鸿藻本来是死对头，但在讨厌左宗棠上，却很默契。

.....

治水这件事，醇亲王十分支持。训练神机营的事没弄成，他也觉得有些对不住左宗棠，而且翁同龢又曾专门找过他一次：“王爷，现在中枢排挤左大人的苗头已经很盛。左大人对朝中礼仪不熟，又不太会敷衍人，可他却是真心办事之人，这一点您最清楚。如果中枢容不下这样的人，这并非朝廷之幸，您应该伸手帮他一把。”

所以醇亲王亲自给李鸿章写信，商讨治理永定河之事。李鸿章回信道：“左大人的办法很好，就依所议，大人治理上游，臣率所部负责下游疏浚河道。但工程浩繁，难以一气呵成，须逐段治理，分年推进。”

醇亲王知道李鸿章的做派，他应得好，未必真能去做，而且逐段、分年的说法就留了余地，十有八九他会派一小队淮军去做做样子。

正如他所料，李鸿章当时看罢信，就生气地骂道：“这个左老三真是闲不住，又要在我直隶出风头。”他顺手就把信递给身边的盛宣怀，盛宣怀看罢信问道：“大人如何打算？”

李鸿章回道：“姑且应之。”

左宗棠雷厉风行，立即传顺天府尹、永定河道前来商议，商定先从涿州动工，第一项工程就是疏浚永济桥附近的河段。顺天府尹建议附近百姓出工，不出工的按工值出银。左宗棠听了挥了挥手道：“不，一个工也不要百姓出。”他知道，地方官从河工上贪墨几乎成了顽症，他一松口，就会吏胥四处，索需无度。工程尚未开始，就会惹得民怨沸腾。

左宗棠还专门给王德榜写了一封信，告诫他务必严厉约束兵勇，不得扰民，尤其放炮取石，“必须择荒僻之区，于百姓田庐坟墓，绝无室碍。”并要求汛期到来前必须完工。永定河汛期在每年六月中下旬，也就是说从现在开始，只有两个多月时间。

过了十来天，左宗棠放心不下，决定去巡视河工，他那帮轿夫护军都高兴得不得了。进京以来，他们天天蹲在家里，早就憋坏了。早朝后回到军机处，他对恭亲王道：“王爷，臣要告假，到永济桥去看看，那帮娃子们不知干得怎么样了，臣放心不下。”

“你要出城，那得请旨。”恭亲王道。

“到永济桥也要请旨？”左宗棠有些不可思议。

“军机大臣出城，照例须得请旨。”

“那臣今天就递牌子。”

所谓“递牌子”，就是递膳牌，或叫递绿头签，意思是要觐见慈禧。膳牌是用宽约一寸、长半尺的薄木片制成，涂以白漆，上面写着名字、职衔，牌首刻成如意头，并涂上或红或绿的漆以示级别。

宗室王公所用红头牌，文职副都御史以上，武职副都统以上的大臣等均用绿头牌。太后看了膳牌，决定见不见。决定见的，膳后开始依次叫起。皇宫正餐只有两餐，一次是早膳，大约在六点左右，有时候推至八点。晚膳则在正午十二点左右，有时候也会推至一两点。今天左宗棠要递牌子，那就是到十二点左右，递晚膳牌子。慈禧有睡午觉的习惯，要叫也要到下午两三点。所以恭亲王劝道：“今天就是递牌子，你也出不去了，何不等到明天叫起时再请旨？”

“王爷还不知道臣的性子，心中有事是等不了的。”左宗棠还是急于今天请旨。

宝鋆笑道：“左大人这是不蒸馒头争口气。”

恭亲王身分贵重，向来不会太刻薄，道：“都知道季高性子急，本王总算领教了。”

这时醇亲王的跟班太监请军机章京传话道：“七爷请左大人去商讨治理永定河之事。”

自光绪继位后，醇亲王辞去了大部分差使，只保留着神机营管理大臣的差，但他在太后面前的面子却越来越大了，他的建议十有八九都会被采纳，这也是慈禧要故意压恭亲王的风头。左宗棠被醇亲王请走，恭亲王、宝鋆一时无话可说，心里说不上是酸还是苦。

左宗棠被醇亲王请去商讨河务，一直商讨了一个半时辰，所以就没再递牌子。次日早朝，他请求沿永定河一直巡察到天津，顺便再与李鸿章面商。慈禧当即就准了，还特意提醒道：“天热了，你可要当心，不要中暑了。”

京师之地，天子脚下，京官不像外官有仪仗排场。不过，左宗棠出行有轿夫有护军有顶马，也是一二十余人的队伍。午饭前他赶到永济桥工地，因为事先并没有通知王德榜，所以当左宗棠一行到工地时，他才知道大帅到了。左宗棠见他晒得乌黑，勇丁正在挖河筑堤，毫不懈怠，大为满意道：“朗青做事，我放心得很。”

永济桥俗称大石桥，始建于明万历二年（公元1574年），名曰拒马河桥。明崇祯后，河道南移，遂于清乾隆二十五年（公元1760年）在旧桥南建新桥，改名永济桥。此桥总长一里有余，下有涵洞二十二个，采用的是起拱技法，远望恰似一条彩虹横跨两岸。

因为河沙淤塞缘故，桥洞已经被封堵，河水一大就漫桥而过，如果是大洪水，就倒流出堤，由北而南，漫灌农田村庄。

王德榜不愧是治河高手，他先在永济桥的上游开挖了一条一里多的沟渠，水大时可以分洪，水小时可以引流灌溉，同时筑堤两道，让河水流入桥下，而桥下则开始疏浚涵洞，以利行洪。从桥下游一直到永乐村，则挖掘河道，其深八尺，宽二十余丈，长约六七里，掘出的泥沙则在两岸筑建堤坝。

现在沟渠已基本挖完，涵洞疏浚也近尾声，再有一月定能完成。其所部王诗正正率领八百余人在下游从霍家场向安家坟开挖新河道，截弯取直，大约汛前亦可完成。

王德榜还报告了下一步治河计划——自卢沟桥起，溯源而上，历石景山、三家店曲折入山，在丁家滩、下苇店、野溪、车子岩等处修建石坝五座，节节蓄水拦沙，同时建杀水坝、迎水坝，开挖正渠八道、支渠二十余道，建涵洞石桥、过路桥、过水蹬槽八道，工程完成，可灌田一二万亩，荒滩之地可成鱼米之乡。

左宗棠捻须大乐，连连夸奖道：“娃子们都干得不错。”

随后他又走访附近村民，询问兵勇是否扰民，百姓都交口称赞

道：“王军门驭军有方，官兵秋毫无犯，兵民相安。”

左宗棠沿岸巡察，五天后到了天津，李鸿章在直隶总督衙门客厅盛情接待。酒菜显然是特意为左宗棠准备的，好几道是以酸辣为主的湘菜。左宗棠拿筷子点着砂锅炖狗肉问道：“怎么，少荃也喜欢吃地羊肉？”左宗棠最喜狗肉，称之为“地羊肉”。

李鸿章哈哈一笑道：“不怎么喜欢，而且天热了，也不是吃狗肉的时候。不过听说大人喜食，所以着人专门去捉了一只，不知是否合大人口味？”

左宗棠不以为然，在他看来地羊肉什么时候都可以吃。他拿起筷子夹了一块尝了尝，连赞厨艺不错。可是酒却不太合左宗棠的口味，因为上的都是洋酒。

“大人，天热了，喝白酒实在不宜，在下特意备了一瓶洋酒，来自法兰西国。今天听大人畅谈上游治理计划，在下佩服之至，而且大人以七十高龄不避苦热，在下岂能不感动？在下敬大人一杯，大人为直隶不辞劳苦，楚军为治河挥汗如雨，在下若不率淮军将士治河，如何能够心安？”

左宗棠毫不谦虚道：“我等高官厚禄，理应为民办一两件实事，不然如何能够心安？”

吃过饭，下人摆上水果，桃子、杏子、核桃这些左宗棠并不陌生，但有两样却是见所未见，非李鸿章介绍不可。李鸿章指着一个卵圆形、外长巨刺、重约三四斤的“瓜”道：“大人，这是榴莲，产自暹罗国，在他们国家被称为‘水果之王’，暹罗人嗜吃如命。他们有民谣说——‘典纱笼，买榴莲，榴莲红，衣箱空’，宁愿把衣裳当了也要吃榴莲。说起来，这种水果倒像京师的臭豆腐，闻起来臭，吃起来香。来呀！打开让大人尝尝！”

下人把榴莲打开，内分数房，每房有三、四粒如蛋黄大小的种子，种子外面裹一层乳黄色软膏，凑到鼻前一闻，果然是奇臭无比。李鸿章挑了一块递给左宗棠道：“大人，您尝尝。”

左宗棠接过榴莲，皱着鼻子咬了一口，果然细腻香甜，再吃第二口时已不闻其臭，只剩香甜，于是连连称赞叫好。

李鸿章接着指点道：“大人，就是这果核也可煮了或烤着吃，味道像煮得半熟的甜薯。榴莲壳就拿来制肥皂，洗衣洗脸皆可。”

“这种洋水果，是树上结还是秧上长？”左宗棠非常好奇。

“是树上长的，这种树高达十几丈，一棵树每年可产八九十个榴莲，从树上摘下来十天后即可成熟。”

李鸿章又指着一种鸡蛋大小的紫色水果介绍道：“这个也是产自暹罗，榴莲被称为‘水果之王’，这个却被称为‘水果之后’。它名叫山竹，榴莲性热，而它性凉，是一对阴阳果，所以必须两者同吃。”下人打开紫色的果壳，露出雪样的果肉来。

左宗棠尝了一口，味甜略带酸，他半开玩笑道：“怪不得少荃对洋人客气，俗话说吃人家嘴短，这么香甜的水果在口，自然连半句硬话也说不出。”

这其实是在讽刺他崇洋媚外。不过李鸿章向来是软硬通吃，什么人都能对付，他更知道左宗棠向来是骂罢曾国藩就骂他，这种话早在预料之中，因此并不生气，笑道：“左大人忘了，暹罗人并非洋人。”

“这酒可是洋人的。”左宗棠分明是抬杠。

李鸿章闻言又笑道：“所以在下有两瓶洋酒相赠，将来大人也不必事事都与洋人说硬话。”

“我照单全收，都知道少荃洋玩意儿多，就是洋水果也不妨给我放上一些，也让治河的娃子们见识见识。”

吃罢水果又上茶，李鸿章与左宗棠谈起电报来。说起办电报，李鸿章感慨良多。当年他率军驰援上海，不久就任江苏巡抚，那时候就有洋商请求办电报。当时他就认为洋人办电报无非是为了方便窥探中国虚实，有百害而无一利，所以就断然拒绝了。

后来洋人向总理衙门要求在沿海海底设水线，总理衙门认为在重洋大海里设水线并无大碍，因此就答应了，但要求绝对不能把水线引上岸来。不久英俄投资的大北公司就铺设了从上海到香港和日本长崎的水线，英国大东公司也铺设了从印度到香港的水线。

小小一股铜线，万里之间信息瞬息可通，真是奇妙无比。李鸿章觉得中国疆土辽阔，海疆万里，一处有警，常常数十日还不能传递至京。战场形势瞬息万变，信息不通，指挥不灵，肯定要吃大亏。所以他改变了对电报的看法，上奏朝廷，要求自办电报。

没想到京中重臣群起而攻之，有的说电报之设，必使中国之防形同虚设，还有的说架设数千里铜线，穿村过镇必起冲突，后患无穷。这些担忧多少还有些道理，可还有的说架设铜线必使电气横冲直撞，切断地脉，惊扰祖宗，这就纯属无稽之谈了，最后朝廷以电报不合大清国情而未批准。

当年崇厚去俄国谈判，都是从俄国发报到上海，万里之遥也不过一天时间。可再把电报从上海送到京师，却用了七八天。后来崇厚擅自签定条约，惹得朝野上下一片痛斥，李鸿章却从中发现了创办电报的机会，他上奏朝廷道：“现在上海有洋人电报房，无论从英吉利都城伦敦还

是从俄国都城圣彼得堡，万里之遥，辗转而至上海，不过一天时间；而从上海到天津，轮船递送，最快也要七天。倘若我朝电报发达，总理衙门发报给崇厚，最迟也不过一两日，崇厚及时得到谕令，又怎会在草约上签字，惹出这般麻烦？”

后来他还进京在醇亲王府演示发报，得到了支持，可以先在北塘到天津城内的衙署里架起了电报线。但朝廷中的清流词臣还是极力反对，经过一年多的波折，李鸿章关于架设津沪电报线的设想一直未能施行。这次听说左宗棠要到天津来，他心里一动，觉得不妨借助左宗棠的力量，或许有意想不到的效果。

“在下设想在天津设总局，由北而南，设临清、济宁、靖江、镇江、苏州、上海等处分局，计程二千八百里，到时候朝廷的旨意到上海最迟也不过两天。不但利官，就是商人沟通消息也得电报之便，捕捉商机，获得厚利。”李鸿章展望未来，满脸得意。

“电报真有那么神奇？”左宗棠还是不太相信。

“的确神奇，一根细细的铜线就能把您的意思传到万里之外。打个比方，倘若新疆有电报，大人在兰州有什么部署，连发报带收报，不过一袋烟的工夫。刘毅斋有军情要向大人禀报，也不过是一袋烟的工夫。大人请想，那比书牒往来便当多少？”

这时候仆役来报：“大人，天津电报学堂的学生已做好准备，随时可为您和左大人演示。”

“大人请移步到电报房，请看电报到底神不神奇。”李鸿章起身带着左宗棠来到电报房。

电报房就设在与客厅相邻的房间里，里面已有两个电报学堂的学生在侍候。李鸿章道：“左大人，这段电报直通大沽炮台，距这有四五十里，您可以命令某个炮台报告海面情况。”

左宗棠此时还有些不太相信，顺口就道：“那就让大沽二号炮台先报告谁在当值。”

两位学生“嘀嘀哒哒”按了一通，再过一会儿，又是“嘀嘀哒哒”一通，将来电译了呈给左宗棠，上写道——

天津李傅相：左大人之令已收到，现镇守大沽炮台副将赵承恩当值谨禀。光绪七年五月二十日下午十五时十分。

左宗棠十分惊讶，随即又开玩笑道：“这么快就有回音？该不是少荃事先安排好的吧？”

“谁当值在下可以预先安排好，但这发报时间可没法安排。”

“也是，再让赵承恩报告一下海面情况。”左宗棠闻言点了点头。过了十来分钟，电文传回。内容是——

天津李傅相：遵左大人令，现将大沽炮台海面情形报告如下：口外平静无事，水面泊英、法军舰共三艘，态度尚友好。有舢板两只，前为洋轮供淡水菜蔬。请傅相示下。镇守大沽炮台副将赵承恩谨禀。光绪七年五月二十日下午十五时三十五分。

左宗棠连道：“奇了！奇了！”

“大人如果不信，可命令炮台开炮，到时大人数数炮响就知是否有弊。”

左宗棠看了看表，便道：“就让大沽一、二号炮台于十五时四十五分发炮，每炮限发弹三颗。”

电报发毕，离发炮时间还有四五分钟，谁也不说话，等着东边炮响，屋里静得只有西洋钟的嘀哒声。时针已经过了未时三刻，但却没有炮响，大家都狐疑地你看我我看你。电报学堂学生耳朵尖，说道：“大人您听，炮声。”

大家仔细一听，果然炮声不断。数一数，果然是六响。

“今日得见电报巧妙，确实百闻不如一见，我认为应该大办快办。倘若京师到闽粤、西陲、盛京都有电报相通，一处有警，枢廷立知，调兵遣将，何其迅速！”左宗棠深以为然。

“大人远见。如今我国东有日本窥视台湾朝鲜，西有沙俄窥我新疆，南有法国虎视滇越。用兵之道贵在神速，泰西各国，水路有快轮船，陆路则有火轮车，同时又在大办电报，和则玉帛相亲，战则兵戎相见，瞬息之间，可以互相问答，万里之外，如在户庭。近来日本、俄国都效法西洋大办电报，俄国海线可达上海，陆线可达恰克图。人有我无，电报实在是防务必需之物。”李鸿章拱了拱手道。

李鸿章口才极好，就连滔滔不绝的左宗棠今天也被他压过了风头，心中不得不有些佩服，对李鸿章在洋务上有此大举动，也是羡慕不已。最后他慨然答应李鸿章所托，回京就上折建议朝廷大办电报。

这年五月二十五日，左宗棠自天津启程回京，临行之时李鸿章亲自送至码头，并有洋水果两筐相送，另外派两艘兵船一前一后扈从。二十七日，他到达赵北口。随后弃舟登岸，转向涿州，他要再看一下永济桥的工程进展。

雨季马上就到来了，如果近期不能完成，这工程被水一冲，便前功尽弃了。今年天热得早，自天津溯河而上，虽是途径水路，但也觉燥热异常。等弃舟登岸，换乘轿子就更加炎热了。左宗棠体胖更是怕热，这

一路上真是受罪不小，头晕目眩，呕吐数次。

到了永济桥工地，他一看工程大致完成，只剩一点收尾工程，非常高兴，身体也清爽了许多。他将李鸿章送的水果全赏给王德榜及各位营哨官，大家都是第一次见到这种洋水果，感到非常新奇。王德榜不解地问道：“大帅不是经常骂李中堂吗？怎么还要他的水果？”

左宗棠笑答：“水果照吃，李二照骂。”

好像是上天故意安排的一样，这天午后，天空突然浓云密布，大雨滂沱。百姓们都冒雨来到河边，看新修的工程怎么样。大水从上游滚滚而来，被岸堤束缚流入桥下，从涵洞倾泄而出，沿新疏浚的河道滚滚东去，再无漫溢之害。大家见了，都欢声雷动。

雨停后，左宗棠起程回京。临行前王德榜欲言又止了好几次，最后才把话说了出来——这次兴修直隶水利，大家都知道是给大帅争脸面，所以异常卖力。工地受伤数十人，磨破肩膀挤伤手脚的更是不计其数。他希望能发点赏银，算是对大家有所交代。左宗棠回道：“这是自然，回京后我先要办的就是这事。两千人，一人五两也不过万两银子。”

回京后，左宗棠身体依然不舒服。郎中看过后说是中暑了，让他好好休息。但依他的脾气，如何能休息得了。首先，他要写一个奏章，报告永济桥工程的情况。他说惯了大话，下笔不免铺张，报告了此次巡察所见，最后总结道：“直隶十余年为之无成、且群疑为不治者，计自开工至今甫两月，十余年积患，一扫而空，官民相庆。”

官民相庆不假，但十余年积患一扫而空这话就有点夸张了，慈禧看到这个奏折时不禁笑了。左宗棠喜大言果真一点不假，但不管怎么说，他是肯干实事的，这么大年纪还亲自出去巡阅，也真不容易，也就只有他肯不避劳苦，所以她亲笔批道：“不到两月即有如此成效，实属难得。左宗棠不避劳苦，亲阅所部，督饬工程，尤为可贵。准左宗棠所奏，先急后缓、次第兴办永定河上下游工程。”

“先急后缓、次第兴办”并不是左宗棠的本意。他在奏折中说“上下并治，分道赴功，务求其速”，是希望朝廷谕令李鸿章督饬所部，与王德榜分段并进，用一年左右的时间彻底解决水患问题，让永定河从此“永定”。

可让永定河“永定”谈何容易？左宗棠巡察河工的这段时间，慈禧也留意了一下永定河。这条河几乎每朝都治，康熙朝的时候下功夫最大，花了好些银子，可也不过安定了几十年。此后依然是经常泛滥，最近的一次是道光年间，河水竟然漫进了内城！

治是应当治，可如今国力怎比得上康乾盛世？不仅要赔俄国人的兵费，李鸿章还要大购军舰，眼下皇帝亲政、大婚转眼就到，自己还想修园子，哪拿得出那么多银子来治河？当然这也不仅仅是银子的问题，康

熙朝治河有于成龙可用，他是有名的治河高手，可现在直隶总督李鸿章的心思根本不在治河上，就是他有心想治，也没有那么大本事，所以她批左宗棠的折子时就留下了活络话，“先急后缓、次第兴办”就是为了预留退路。

不过左宗棠并不如此看，他看到朱批中说“准左宗棠所奏”，就认为慈禧同意了他的建议，至于后面的两句他并不去细究。所以他立即动笔给李鸿章写信，请他配合，“上下并治，分道赴功”。不过李鸿章接到他的来信却不以为然，他对幕宾道：“左老三功名心太盛，非要拉上我去垫背，我不能上当。慈谕说得很清楚，先急后缓，次第兴办，他却要上下并治，这不是痴人说梦吗？”

左宗棠这个折子也令恭亲王有些不痛快，他不高兴并非反对治河，而是因为左宗棠自行其事。恭亲王领军机处二十年来已形成惯例，军机们一般很少亲自上折，有所设想往往是示意督抚或部院大臣上奏，这样军机们就有了回旋的余地，即使是有事所奏，也大都事先同他商量。幸亏这事没捅什么篓子，如果是其他事左宗棠也这样自行其事，他这领班军机的权威何在？有一个李鸿藻已让他大感束手缚脚，若左宗棠照此行事，岂不更受掣肘？

可左宗棠全然不顾大家的感受，他准备挽起袖子大干一场，所以给李鸿章写完信后，他就去找宝鋆谈王德榜所部赏银之事。他认为以自己的面子，宝鋆总会想想办法。户部管着银子，一万两银子不过是九牛一毛，他在陕甘那么穷的地方，说用万两银子，藩司转眼间也会给备好，何况堂堂户部！但他估计错了，宝鋆并不买他的账，一副公事公办的样子：“大人开口，我当然尽心去办。但户部有则例，能否办得成，那要问过他们才好回个准话。”

“宝相管了几十年户部，能办不能办谁会比您更清楚？”左宗棠不知道这是宝鋆的搪塞之词。

宝鋆则笑道：“不然，户部业务繁多，总要办具体事情的人才说得清楚。”

次日，左宗棠就得到宝鋆的回复，说这件事不太好办。可怎么不好办他并没有细说，而是拿来了户部的一个正式答复——一是没有旨意，二是没有支这笔银子的项目。

左宗棠本想通过私人关系，请户部想想办法，没想到宝鋆却公事公办，更没想到户部还正式答复，这样郑重其事的驳复比打他一巴掌还难受。他气不择言道：“不过是万两银子，不给就算了。”

众人听了都不吱声。

他觉得还不解气，又道：“一万两银子都没办法，我看是银子报得太少了。户部的那些花花肠子天下谁人不知？各省报销户部向来都要一笔

回扣，还不都入了私人腰包？”

“左大人，话不能这样说，哪个省报销哪一笔户部要了回扣？你是有人证还是有物证？”宝璠闻言大为恼火。

“哪个省报销你们不要银子？当年曾文正报销军费，户部经手人张口就要一成回扣，天下谁人不知？证据还用找吗？户部一个小小的司库做寿，竟然置办了二百余桌，而且全是上海菜，他哪来的银子？要抓贪官还不容易吗？只要看看他的家当，问问他的年俸多少，说不清的全投进天牢，我看一个也冤不了。”

宝璠冷笑道：“要照大人的办法，天下怕是永无宁日。”

恭亲王这时也发话了：“你们都少说一句。季高这话也说得有点过了，户部有户部的规矩，你一没旨意二没项目张口就要一万两银子，这让别人怎么办？你又何必东拉西扯，尽说些没用的？”

这是左宗棠入京以来恭亲王对他说的最严厉的话，恭亲王向来包容，对左宗棠已是一忍再忍，今天终于忍无可忍了。按左宗棠的说法，他这个王爷也该投进天牢。各部院大臣、各省督抚有几个没有私款存在银号的？又有几个没有大片的家产庄子？又有几个是靠俸禄？像左宗棠这样把养廉银都捐出来的也有，但是凤毛麟角，而且他这种为官做派，恭亲王并不以为然。你要做清官你做去好了，何必攀扯他人？

左宗棠的倔脾气也上来了，道：“当年我在肃州修城墙花了一万多两银子，向户部报销，户部却要我按两万两银子报，银子却只给我一万，我当时一气之下就自掏了腰包。不就是一万两银子吗？今天我就再拿养廉银来赏了娃子们，这总成了吧？”

“大人你忘了，京官是没有养廉银的，只有一点俸禄。你那点俸禄是经不住支的，而且户部正清理亏空，私人支银一概不准！”宝璠说完便拂袖而去，诸军机也相继都走了。

到此时，左宗棠才发觉自己在京中真是孤立无援。他枯坐一会儿，回到贤良寺，气还没消，头晕、呕吐的毛病又犯了。郎中叮嘱道：“还是中暑的毛病，您年纪又大，需要好好静养。”

章怡劝左宗棠告假休息几天，病好了再说。左宗棠赌气道：“告假！不受这些王八蛋的气。”

第八章 鸿章偷鸡反蚀米 宗棠外放倒成真

左宗棠告假七天，之后身体还是有些不舒服，主要是胸口发闷。郎中私下对章怡道：“大人的病根虽说是中暑，但现在却是浊气郁积，心里不痛快。我开了几味理气舒血的药，但主要还得靠他自己凡事想开些。你们也要想法劝劝，让他高兴才是。”

章怡遵医嘱叫来管家，说明她的意见：一是立即去胡雪岩在京师的银号提一万两银子，二是由她来劝老爷开心。自从章怡进了左家，善待下人，说话办事又干脆利落，深得大家敬重，她的主意大家无不赞同。但管家还是有些担心道：“老爷曾有规定，没钱花了可以找他，绝不许向其他人索要。”

“你们放心，这个由我来解释就是。”章怡道。

管家和金老大亲自去提银子，阜康分号的档手与两人极熟，而且胡雪岩留话——无论左大人何时需要银子，不管多少一概照拨，连问也不要问。

为借洋债的事左宗棠为他担了不少是非，他也确实从中赚了不少，上年又因购买洋枪虚报价格让左宗棠有所察觉，所以他现在是想极力补救，只怕左宗棠不用他的银子。

章怡把一万两银票揣在怀里，她要待时机成熟时才拿出来。但如何劝左宗棠她心里也没有底，不过她知道不能用一般的办法，劝将不如激将，这点她是清楚的。她自己应先要不拿这事当回事，才能劝左宗棠拿得起放得下。所以开口就道：“老爷，您虽然进京才半年多，但奴婢看您真的老了。”

“何以见得？”

“老爷是英雄气短了。”章怡一副讥笑的神情。

“这话怎么说？”左宗棠最看重的就是自己的大男子英雄气。

“这些天老爷不痛快，是不是为了银子的事？”章怡直戳左宗棠的病根。

“是，也不全是。”左宗棠嘴上还不肯承认。

“让老爷烦恼的不过是一万两银子，老爷在西北是使过数千万银子之人，过手的银子比我们过手的馍馍还要多，如今却为一万两银子烦恼，这不是英雄气短吗？”章怡虽抑实扬。

左宗棠一拍大腿道：“么妹你说得对，我也算是挥金如土之人，实不该为万两银子生气，这说出去都让人笑话。要在西北，我说要他们今天赏一万两银子，他们决不敢拖到明天。只是我在王朗青面前应下了，如今却拿不出，想来真有些憋气。”

“银子奴婢已经拿来了。”章怡把银票递到左宗棠面前，让他看了一眼却又收了回来，“老爷先不要问银子从哪里来，老爷先听听这银子该不该拿。老爷自封疆开府以来，平长毛、办船政、定陕甘、收新疆，花的银子不计其数，老爷两袖清风，世人皆知，但有多少人靠老爷发家暴富？有一个人更是名闻大江南北，被人誉为财神。”

“你是说胡光镛，他可是我的臂膀，说实在的，没有他新疆就不可能顺利收复，所以你不能对他说三道四。”左宗棠几乎本能地护着胡雪岩。

“奴婢也没说他什么。奴婢的意思是，他帮了老爷，可同时也做成了生意，如果没有老爷当他的靠山，他绝对不会有眼前的局面。他是个明白人，感激老爷还来不及呢！他到京中巴结朝中大员，出手何止一万两万。所以老爷用他点银子，他高兴都还来不及！”

“我用他的银子已经不少了。在西北，每年他都要捐献‘诸葛行军散’，冬天要捐棉衣，年年都是数万两银子。”

“他捐也是为了名，何况这不是捐给了老爷，所以算不上老爷花他的银子。当然这一万两银子，老爷将来高兴可以拿养廉银还他。不过眼下这银子必须先拿来用，老爷要让那帮人瞧瞧，死了张屠夫，咱一样不吃带毛猪。老爷要花银子，比他们谁都方便，要拿什么则例来为难我家老爷，他们是在做梦！”

章怡字正腔圆，底气十足，柳眉倒竖，一副巾帼气概。说得左宗棠大为高兴，连拍大腿：“就是这话！莫说一万两，就是我要十万两，胡光镛也是二话不说就会立马送来。”

“好！这事老爷就算同意了，现在老爷可以打发人把赏银送到军前。”

左宗棠吼了一嗓子，金老大等人就进来了：“你们几个人提上现银，送去王朗青军前。”

这会儿，他心情一下子畅快了许多，他喝了一碗冰糖莲子羹，道：“明天我就入值，他们要气我，我偏气不倒。”

章怡却摇头道：“老爷不能入值，要继续病下去，让他们知道老爷真生气了，要让他们心里发慌才成。”

“这又是什么讲究？”左宗棠虚心请教。

“老爷先不要问什么讲究，奴婢问您，依您的性子，您能俯首帖耳和他们这些人搅到一块吗？”

“当然不能，我什么时候俯首帖耳过？”

“奴婢说过，老爷是办大事的人。但要耍小心眼，老爷您不是他们的对手。不过这样也好，和他们太近未必就是好事。现在圣母皇太后最不高兴的就是军机这一帮人和恭亲王贴心贴肺，现在恭亲王不待见您，您大可借病在家休养几日，让圣母皇太后知道了也没什么不好。还有，京中与您脾气相投的就是醇亲王，您不能与醇王爷隔了肚皮。现在圣母皇太后越来越看重醇亲王，有些事他说话反倒更管用。”章怡又交代道。

左宗棠听了这番话，大加称赞：“我一生没服过什么人，到了京中才明白，要论为官之道，我还真不如你。”

“老爷，您千万不要这么说，也不要学这些鸡零狗碎的东西。实话说，这些不过是雕虫小技，京中多少官员一生就为这些雕虫小技而沾沾自喜。老爷是不拘小节之人，依老爷的性情，奴婢看入军机倒不如做督抚痛快。”

“对！当督抚说一不二，当军机却低三下四。告病，告病，我要在家清闲些日子，反正入值军机也无味得很。”左宗棠深以为然。

可他虽不入值军机，但依然闲不住，他想起前些天答应李鸿章办电报之事，于是亲自起草一份奏折。

章怡有些不解道：“老爷，您不是看不惯李中堂吗？怎么帮他说话了？”

“我确实看不惯李二这人，但办电报这事的确该办，我是对事不对人。”

不过章怡久在宫中，对这事还有番见识，于是又劝道：“老爷这折子最好不要现在就递上去。”

“这又是为何？”

“老爷现在病中，怎么还这么费劲写奏折？不知道的人见了还以为您是在装病。”

左宗棠听罢呵呵直乐，直夸章怡不愧是女诸葛。

这天，醇亲王来看望左宗棠。章怡让他把病装得更重一些，要少说话，多叹息，左宗棠像个孩子似的一切照办。醇亲王进来后，左宗棠挣扎着要行礼，他连忙阻止了。接下来左宗棠无精打采的直叹息，醇亲王枯坐无宜，就告辞了。章怡亲自送到门外，醇亲王停住脚步问道：“左大

人好像心情很糟，这到底是因为什么呢？”

“回王爷的话，奴婢也不是十分清楚，大概是因为赏银的事吧？我家老爷不懂京中规矩，脾气又太刚硬，只觉得跟您最投脾气，可您是天潢贵胄，我家老爷也不好紧着打扰您，所以在京中感到孤单和憋屈。”于是她把一万两赏银的事说了，说到左宗棠的处境，她一半是表演，一半是真情，眼圈不觉红了。

“你多多劝慰左大人，等他好了就到本王府上说话。”醇亲王叮嘱道。

左宗棠继续告病，慈禧特意赏他一个月病假，等好利索了再入值。左宗棠赋闲在家，整理他历年所作诗文，共五卷，自题书名《盾鼻余渎》，还找了一家书社刻印。这样一个月下来事情都还没做完，他也有意回避朝中那些令他厌恶的嘴脸，所以继续告病在家。

慈禧这次却有些怀疑了，问道：“左宗棠中暑，怎么这么久还没见好？”

宝鋆这回抢在恭亲王面前回话道：“左大人在西北久历风寒，身体原本就不太好，所以虽是中暑，却也是病来如山倒。”这些天左宗棠没有入值，他们耳根子清静了不少，宝鋆倒是希望他再也不要入值。

慈禧自有主张，于是就不再追问。等散了朝，她对李莲英道：“小李子，章怡又有三四个月不进宫了吧？哀家都有些想她了。传哀家口谕，着她进宫来说说话。”

章怡接到慈禧口谕，就已经猜到了八九分，所以她一路上就盘算着该怎么回话。等到了慈禧面前，她路上所想竟一句也想不起来了。

慈禧道：“你就别跪着了，叫你进宫来是说说话，别那么拘礼。”

章怡谢恩站了起来：“主子，您让奴婢再给您揉揉肩吧，这些日子，奴婢做梦都在主子身边。”

“你这张小嘴，就是会说话。”

章怡站到慈禧后面，轻轻地给她揉着双肩，这样一来双方都随意多了。慈禧顺口问道：“章怡，左宗棠病了一个多月了，还没好利索吧？”

章怡明白，在慈禧面前耍小聪明只会适得其反，所以决定干脆说实话：“回主子的话，老爷的身子已没大碍了，只是心病难好。”

“这话怎么说的？”

“老爷性子直，说话做事都没遮没拦的。”

“你说得不错，这是左宗棠的优点，他不像别人有那么多弯弯绕；可他有时候说话太不过脑子，这也是毛病。”

“太后圣明。老爷还有个毛病，喜欢独来独往，遇事不太喜欢跟人家商量。比如这次他上治河的折子，就惹得大家不高兴了。”

“他的折子很好啊，不到一个月工程就办利索了。”

“工程是不错，可他上折子没与大家商量，他这样独来独往，就是奴婢也不喜欢。”

“你的意思是说有人与他过不去了？”

“奴婢不敢这么说，都是老爷办事欠思量。他巡察河务之时，已答应赏王将军部众一万两银子，可他又没向太后奏明，就去和宝中堂商量，户部当然没地方出这一万两银子。”

“那是当然，就是一两银子也不能没来由地支出去。”

“太后教训的是，这确实是老爷的不是。可他不想在部下面前失面子，所以又和宝中堂商量能否向户部借一万两，将来拿他的俸银还。可宝中堂却说，户部正在清欠，一两银子也不向外借。另外还有一些别的不痛快之事，老爷就心里一直疙疙瘩瘩。”

“哦，有这么档子事？那后来呢？”

“后来，老爷不知从哪里借了银子，便打发人给王将军送去了，只等发了俸银就还。现在老爷有点儿愁着入值，依他的脾气，实在让人受不了。”

章怡说了一会儿，见听不到慈禧的问话，就立即意识到不可多说了，于是就此打住，用心给慈禧按摩肩膀。

过了几天，慈禧问醇亲王道：“老七，这些天你见过左宗棠吗？”

“臣七八天前去看过他，他的身子没有什么大碍，还让臣顺便带了个折子，是奏请朝廷大办电报的。”

“办电报的事一直是李鸿章在嚷嚷，他不是最看不惯李鸿章吗？怎么替他说话了？”慈禧有些不解。

醇亲王回道：“他对臣讲，他是对事不对人，办电报这事太重要了，于国于民都大有益处。”

“那依你所见呢？”

“臣也认为应当大办电报。”

“好，那办电报的事就不宜再拖了，左宗棠的折子是堵清流嘴巴的最好办法。这件事不要等老六他们弄了，你上个折子也赞成大办电报，哀家一起批了交代军机处拿个方案出来就是。”

醇亲王自然明白这是慈禧有意让他分一下六哥的风头，所以满怀喜悦地“喳”了一声。

“左宗棠不是告病吗？怎么还写折子。”慈禧的话头又回到左宗棠身上。

“他不但写折子，还在家编诗文，只是兴致不高。”

“可见他的病多半是心病，是不是有人跟他过不去？”

“太后圣明。他口无遮拦，宝鋆欺人太甚。”醇亲王下了八字评语。

“不管怎么说，左宗棠是立过大功的勋臣，他是有毛病，但不能不善待他。他年纪也大了，不能随便什么人都能来挤兑他是不？”

“太后体恤勋臣，是臣子们的福气。臣听左宗棠的意思，他是想开去军机大臣、管理兵部事务的差，只保留大学士就好。他说反正事事难办，不如干脆不办，不过这当然是牢骚话。”

“也不只是牢骚话，依他的脾气，当京官也确实难为他了，总要给他找个好去处，让他养老。”

左宗棠不买恭亲王和宝鋆的账，这令慈禧欣慰，但他那张无所拘束的嘴巴也实在令人生厌，所以慈禧已决定要重新安排他，但安排去哪里，她暂时还没有定下来。

就在这时，慈禧接到一个密折，是奉旨巡阅长江水师的彭玉麟参劾两江总督刘坤一的。他参劾的理由有三条：第一条说他“嗜好素深，又耽逸乐，年来精神疲弱，于公事不能整顿”；二是参他不治军备，彭玉麟巡阅长江水师，自然对江防尤其上心，而“沿江炮台，多不可用，每一发炮，烟气眯目，甚或损毁”；第三条是参刘坤一“广蓄姬妾”，据他所奏，刘坤一姬妾十六七人，纵欲太甚，每天要到巳时以后才起床，接见僚属常常是呵欠连连。

彭玉麟有此一折，背后却是李鸿章和盛宣怀做的手脚。他们与刘坤一积怨已久，起初是由轮船招商局购并旗昌一事引起的。简单说来就是盛宣怀在并购过程中手脚也不干净，被御史弹劾，朝廷则令刘坤一详查复奏。

刘坤一是在沈葆祯病逝后接任两江总督、南洋大臣的。他新官上任，办事认真，派人详查，据实上奏，一时间盛宣怀被弄得灰头土脸。刘坤一是湘军出身，与李鸿章本来就有矛盾，这样一来就更交恶了。李

鸿章早就有意参掉刘坤一，换上自己的人来主两江，只是刘坤一是封疆大吏，一般是参不动的。后来他想到了一个人——奉旨巡阅长江水师的彭玉麟。

彭玉麟是湘军宿将，早年随曾国藩创办湘军水师，取武昌、围安庆、战洞庭，战功赫赫。但他却无意仕途，屡辞官职。朝廷授他安徽巡抚时，他辞而不受：“臣起自戎行，久居战舰，草笠短衣，日与舵工水勇驰逐于巨风恶浪之上，一旦身膺疆寄，进退百僚，问刑名不知，问钱谷不知，譬之跛者行生僻之路，其为颠蹶不待履蹈坎坷而可知也。”

后来朝廷又授他漕运总督、兵部尚书，他依然辞而不受：“才既不足以当官，何敢复受官以溺职，病既不足以履任，何敢复虚职任以忝荣名。”

平定太平军、捻军后，湘军水师改为长江水师，经曾国藩上奏，给彭玉麟巡阅长江水师的差使，称奉旨巡阅长江水师，一年巡阅一次。因为是奉旨，所以不仅巡阅水师，连沿江军政都过问。他曾多次请王命旗牌斩杀不法官员，就连慈禧也很欣赏彭玉麟的节操。如果由他来弹劾刘坤一，定是一参一个准。

参下刘坤一，两江总督就要换人。李鸿章的如意算盘是让四川总督丁宝祯调任两江。丁宝祯与他是同年，又为官清廉，他每次到京来，打点的银子都是李鸿章从直隶想办法，所以丁宝祯很感激这份情。如果他到两江来，凡事就好商量。

大清洋务在督抚这层主要落在南北洋大臣身上，有一个好商量事情的南洋大臣实在太重要了。至于空出的四川总督一缺，李鸿章则算盘着由他时任湖北巡抚的大哥李瀚章出任。

李瀚章才能平平，性又贪婪，到四川去了真是天高皇帝远，而且四川经过丁宝祯治理，萧规曹随，用不着费心。这层意思李鸿章也与恭亲王交流过，恭亲王也深为赞同。

有钱能使鬼推磨，盛宣怀买通了彭玉麟信赖的两位老友，将刘坤一吸鸦片、宠姬妾的事讲了不少。彭玉麟痛恨鸦片，在巡阅长江之时，又发现沿江炮台毁废严重，对刘坤一大为不满，于是就有了前面的密折。

真是人算不如天算，李鸿章的如意算盘要落空了。看到彭玉麟的密折，慈禧立即想到了左宗棠。现在有了这个折子，无论实情如何，先召刘坤一回京，让左宗棠出任两江，拿这样的好缺让他去养老，大家心里都好受。所以慈禧对醇亲王道：“老七，你去探探左宗棠的口风，外放总督，比如去两江，看他意下如何。你不要说得太直白了，先听听他的想法。”

醇亲王并不知道彭玉麟密折之事，心里还在想，两江不是有刘坤一吗？怎么能让左宗棠去？但他又不能问，带着一肚子疑问领旨而去。他

到贤良寺时，左宗棠正短衣短裤，腆着大肚子，躺在椅子上在院里纳凉。左宗棠肥胖，不畏寒却怕热，幸亏贤良寺里古树参天，是个很好的避暑场所。仆人来报醇王爷驾到，左宗棠立即进屋换了官服，陪醇亲王说话。

“近来身体状况如何？”醇亲王先询问道。

“不好得很，”左宗棠大摇其头，“眼睛蒙蔽更甚，左边一只终日流泪，看什么都是模糊一片。咳嗽也很厉害，这是在西北时留下的老病根。胸闷气郁，这又是进京后新添的症状。王爷去见慈圣，还要代臣求个恩赐，臣病体支离，跪拜不能如常，请开一切差使。臣还是那句老话，以闲散备顾问，终老京师。”

“对年老大臣来说，跪拜是件苦差，大家都清楚。慈圣恩赐大人不必常川入值，也正是体谅的意思。”醇亲王好像随口问道，“大人到京已八九个月了，京官的滋味也尝过了，不知你觉得督抚与京官孰优孰劣？比如拿两江总督换你军机大臣，你怎么想？”

左宗棠摇着蒲扇道：“人各有志，有人愿做京官，有人愿开府地方。臣曾说过，要么做县令，要么做督抚，图的是能一展自己的抱负。唯唯喏喏，人云亦云，亦步亦趋，不是臣的志向。即便是再大的官，也没意思。臣要是能去两江，自然好，修水利，兴农桑，大有文章可做，只想一想，就令人心潮起伏。”

醇亲王见左宗棠此时意气风发，全然不像生病的样子，立刻明白他身体虚弱是次，主要还是心病。

天热不宜久坐，左宗棠虽然一个劲地摇扇，却依然满脸大汗。见状，醇亲王觉得已摸清左宗棠的所思所想，于是拱手告辞。

送走醇亲王，左宗棠一边往回走，一边嚷道：“快换衣裳，快换衣裳，这天要热死人了。”

章怡一边帮他更衣，一边问道：“老爷，太后是不是要放您出京？”

“何以见得？”

“奴婢在远处听到七爷说两江总督换军机大臣的事。”

“是有这话。我也在琢磨，大概是王爷打个比方罢了。”

章怡摇了摇头道：“七爷虽然豪放，但为人十分谨慎，他不大可能拿这种话来打比方的。依奴婢看，这可能是圣母皇太后的意思。”

左宗棠想了一会儿道：“两江总督是刘坤一，他干得好好的。不过如果真能外放两江，那当然好得很。”

醇亲王把面见左宗棠的情形详细回奏了。慈禧道：“看来左宗棠也不愿做京官，就让他去两江养老吧，也遂了他的心愿，朝廷也算对得起他。”

“太后知人善任，左宗棠勇于任事，去两江必有一番作为。只是他身体也确有些不利落，眼睛也蒙蔽得很。”

“不指望他有多大作为，只需用他的威望镇住两江，具体事宜多找几个帮手就是了。”慈禧用的是不容置疑的口吻。

这事就这么决定了，不过军机们尚不知晓。所以次日早朝，慈禧第一句话就道：“刘坤一烟瘾太重，又沉缅声色，两江交给他实在不放心。”说罢，便把彭玉麟的密折给众军机看。

李鸿章不止一次向恭亲王评说过两江督臣，话里话外都在指责刘坤一不顾大局，与丁葆祯无法可比。恭亲王也曾问过疆臣当中谁最堪两江之任？李鸿章胸有成竹地答道：“当然是丁稚璜。”

丁稚璜就是丁宝祯，稚璜是他的字。当年他在诛杀安德海时，快刀斩乱麻，胆略气概非同一般，恭亲王十分欣赏。他调到四川后整顿吏治，军民两政也是成效显著，口碑极好。所以恭亲王现在看了彭玉麟的密折，也有意推荐丁宝祯，于是道：“如彭玉麟所奏，刘坤一确实不宜久居两江。”

“那依你们看，谁能去两江？”

“丁宝祯。他有才干，而且清望又高。”

没想到慈禧道：“丁宝祯固然不错，但他资望还欠了一点，现在还不能动，还得让他再养些资望后说。两江，必须简任德高望重之人前去。”

听慈禧这么一说，恭亲王知道李鸿章的如意算盘要落空了，但说到德高望重，那眼下就有一个人，把这个人打发到两江，对大家都好。一方面省得他在军机处总是自作主张，一方面也算对得住他。这些日子大家合起来排挤左宗棠，恭亲王也有些于心不安，如今有这样一个要缺打发他去养老，真是皆大欢喜，所以他也极力赞同。

“那就这样定了。让左宗棠去两江，顺便对彭玉麟所奏详查后复奏。刘坤一先内召回京再说。”

不久，授左宗棠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的上谕就正式发下了。次日，慈禧与光绪就召见左宗棠。萝卜白菜各有所爱，有人羡慕入军机，但像左宗棠这种凡事喜欢自作主张的人，外放两江就算得上喜从天降，所以他感激涕零，磕头后跪在软垫上，眼窝里热乎乎地道：“臣屡蒙天恩，过蒙体恤，非意望所及，今又特恩赏臣总督两江差使，臣自当鞠躬尽瘁。

只是臣年老体衰，力所不及，怕有负圣恩。”

“两江的差使比在京中繁重何止数倍？可两江关系重大，非有重臣坐镇不可。你向来办事认真，外国人也怕你声威，所以只得辛苦你去，以省些麻烦。”慈禧说明为什么派他去两江。

“派你这个差使，皇爸爸也是犯过犹豫的。”光绪称慈禧皇爸爸，这是她的要求，“皇爸爸也体恤你，可社稷江山要紧，所以皇爸爸还是决定让你去镇守两江。皇爸爸的意思，你去了两江不必事必躬亲，可以多用人帮你做事。”

光绪这几句话说得极为得体，慈禧甚为满意道：“皇上说的不错。你去了两江，办公事重要，养好身子也同样重要。”放左宗棠去两江，慈禧本意是让他去养老，但这话又不能直说。

左宗棠是老骥伏枥，大谈到两江后的江防、海防、洋务等措施。他声音洪亮，一谈就是半个多时辰，还没有歇口的意思。慈禧不得不打断道：“两江的事都十分紧要，你跪安后可以和恭亲王、军机们商议。”

左宗棠当然听得出话外之音，因此立即住口道：“臣还有一事请太后恩准。臣自咸丰十年蒙显皇帝恩遇襄办湘军军务，离桑梓已逾二十年，臣恳请太后恩准，赏臣回乡扫墓后再赴江宁。”

这样的恳请慈禧自然恩准，她又叮嘱左宗棠办理刘坤一的案子一定要秉公持正：“你就要接任两江了，不要让人家说你后任诋毁前任，俗话说，得饶人处且饶人。”后任诋毁前任几乎是官场的通病，但要慈禧特别叮嘱，也是因为左宗棠这人锋芒太盛，担心他闹得过分，刘坤一已变相被罢了差，再揪住不放也不好。

“刘坤一除了吸鸦片的毛病人所共知，官声还是不错的，臣到任后会持平办理。”左宗棠再次谢恩。

出宫后，他立即着手办了几件事情：永定河工程已完工的要验收，没有完工的也要交给王德榜；随他来京的十二哨亲军一部分遣散，一部分随他到两江。他还特意把六十名得力亲兵留给醇亲王，这些人身手不凡，都是忠义之士，而且配有后膛七响枪，都有百步穿杨的好枪法，这让醇亲王高兴得不得了。

此时，左宗棠的《盾鼻余瀋》已刻印出来了，于是他给平日交往密切的翁同龢等人各送了一套，还留翁同龢下了一局围棋，棋间说起这次召见情形，左宗棠不免感慨道：“皇上说话得体，聪明异常，只是胆略略显不足，正襟危坐，太过拘束，说句大不敬的话，他在慈圣面前就像兔子在老鹰的翅膀下。”

这话确实大不敬，好在是在自己家里，传不到外面。翁同龢向来行事谨慎，道：“慈圣对皇上要求向来严格，这样也好。当年慈圣为穆宗费

尽心血而不能如意，前车之鉴，自然对皇上格外严求。”

穆宗就是同治。因为他个性太强，以致母子反目，所以慈禧现在要训出一个循规蹈矩的皇帝，因此从小对光绪特别严苛，动辄训斥，稍有不高兴，光绪就要被罚跪一个多时辰。翁同龢身为帝师，对个中曲折再清楚不过，心里也怜悯光绪，但这些话又不能对左宗棠说起。

但左宗棠却没那么多顾忌，他摇头道：“要求不妨严一些，可凡事过犹不及，失之于太严，会把猛虎训成家猫，那就更不值了。想当年康熙大帝八岁登基，十四岁就擒鳌拜，平三藩，收台湾，亲征噶尔丹，那是多大的气魄？俗话说，人善人欺，马善人骑。寻常人家太善了，一家人跟着受欺，一国之君太善了，整个国家就要受欺。现在对外太乏阳刚之气，强邻只是虚声吓唬，大家就吓得胆战心惊。将来皇上如此，那国家前途堪忧啊！”

两人一局未完，章怡忽然大呼小叫起来，原来在左宗棠的门楣上，竟然长出了灵芝，而且不止一颗，是一大两小三颗。章怡再到另一边去看，又是惊呼，原来门楣那面也长了两颗。

灵芝乃吉祥之物，怪不得章怡大呼小叫。这可真是喜上加喜，消息一传出，相熟的朋友都来了，左宗棠心情倍加好了。

到了晚上，左宗棠把章怡叫到跟前，很是郑重其事。向来想到什么就脱口而出的他此时却有些拖泥带水，慢腾腾道：“么妹，我曾说过有一天就把你嫁人，可你是太后嫁出的人，不能说嫁就嫁。如今我要外放两江，俗话说天高皇帝远，现在我可以作主了。你要是愿在京师安家，我就悄悄找户人家把你嫁了，你若愿到两江，那样更好，到时候从我帐下那帮娃子们中，随你挑一个称心郎君。”

章怡却高兴不起来，眼圈一红道：“老爷，莫不是奴婢侍候的不好，所以要赶奴婢走？”

“哪里，你都快成了我的女诸葛了，我哪里舍得你走？可我不能误了你的青春。”左宗棠连忙解释。

“老爷没有误奴婢的青春，老爷是天下真正的伟男子，奴婢嫁给老爷从未觉得吃亏。”章怡用学得不太像的湖南方言道，“奴婢既然是老爷的堂客，老爷就该像对待堂客一样对待奴婢。”

左宗棠心中窃喜，哪个男人不希望被女人崇拜，即便是像他这样年过古稀之人也不例外，他抚着章怡的手道：“既然你是这个心思，那就嫁鸡随鸡，嫁狗随狗了。”

章怡是蹲在左宗棠身边的，仰着头开玩笑道：“老爷何必要骂自己，在章怡眼里，老爷永远都威如猛虎。”

左宗棠于十月二十日出京，十一月十五日到了长沙。刚调任湖南巡抚的涂宗瀚先派出官船迎到洞庭湖湘鄂交界，现在又率长沙文武官员到码头迎接。船一靠岸，他就亲自登船要行大礼，左宗棠虚扶一下，呵呵一笑道：“如今你是父母官，一切都要你来照应，我哪敢再让你行大礼。”

涂巡抚恭维道：“大帅家教端正，左府上下都堪为长沙表率。”

“你也不必客气，他们有什么做得不好的，你就代我教训。”左宗棠说得十分好听。

“不敢！不敢！”涂巡抚连忙拱手。随后他又报告了登岸后的行程，当日便是巡抚衙门相请，此后是藩臬二司，接着是首府首县，七八天内的行程已全部排满。

“一切听凭老弟安排。不过今天我先要拜访一人——我的亲家郭筱仙。从明天开始，我再拜访各位。”

左宗棠与郭嵩焘的纠葛官场无人不知，只是年长日久，详情已无人计较，现在左宗棠封侯拜相，到长沙第一个就先访郭嵩焘，涂巡抚也由衷地表示钦佩。

随从下船摆好仪仗后，左宗棠才在涂巡抚和金老大的搀扶下走下船来，码头上人山人海，欢声雷动。上了年纪的人都还记得他在湖南巡抚衙门当师爷的种种掌故，说起来也是妙趣横生，后生们无不引颈倾听，对这位左大人更是敬若神明。

在天子脚下，官员们都没有仪仗，可放到外任就不同了。在京里当个七品主事，雇一匹脚力也要自掏腰包，可外任七品知县，不仅有蓝呢轿子可坐，还有一帮差役帮着撑场面，这是何等热闹！左宗棠封侯拜相，又是实缺总督，已是官中极品，其仪仗更是规模庞大，好不威风，街道但凡稍窄根本就摆不下。

左宗棠摆的是“八座之仪”：前面是小红亭作前导，跟着是避雨用的红伞、障日用的绿扇，然后是鸣锣者四人，鸣锣的声音也是依品级来定的，左宗棠已是官中极品，鸣十三声，意谓大小文武官员军民人等齐闪开。接下来就是“肃静”、“回避”木牌各二，衔牌七块，分别是“壬辰举人”、“二等恪靖侯”、“东阁大学士”、“一等轻车都尉”、“赏穿黄马褂”、“两江总督”和“南洋通商事务大臣”。

衔牌后是八对执事，手中所持为金瓜、钺斧、朝天蹬等武器，再次为红黑帽皂役各四人，而后是顶马三骑，提香炉者四人，后面才是左宗棠本人的绿围红幃呢八抬大轿，四个抬之，左右又有蓝翎、花翎官员四人扶轿，轿后是戈什哈二人和跟马二骑，再后是亲军护卫，四十余人，

都配大刀洋枪，身穿云头镶宽边的背心，背心前后中心白圆上写一个大“勇”字，又有“总督部院”四个小字。

这一支庞大的仪仗浩浩荡荡开到长沙城里郭嵩焘的宅前，金老大亲自把名帖交给门房，没想到门房一会儿出来就回绝了：“我家老爷不便见客，大人请回吧！”

金老大跋扈惯了，哪吃过这种闭门羹，当下就要发作，左宗棠却拦住道：“你不要无礼，请你再回一声，就说左某登门认错来了。”

过了一会儿，门房又出来道：“我家老爷说与大人素无交往，何错可认？大人还是请回吧。”说罢，门房就“吱呀呀”把门关上了。

长沙满城文武陪着左宗棠被关在门外，他叹息道：“十几年了，筱仙的气还没消呢！”

左宗棠说得不错，郭嵩焘的气的确没消，而且根本没有待客的心境。当年左宗棠险些被咸丰下旨问斩，多亏郭嵩焘在京中帮忙，这才化险为夷。可是他督师广东，为了扩张势力，安插自己的部属，肆口诋毁郭嵩焘，让他去职。郭嵩焘受此挫折，心灰意冷，回到长沙，主持长沙书院八年。后来在李鸿章的举荐下，他被总理衙门派为驻英法公使。

这是大清首任驻外公使，亘古未有，当时是个讨人骂的差使。因为那时大家都认为自己是天朝上国，哪有卑躬屈膝到洋人国家去的道理？结果湖南人都以为耻，在长沙参加乡试的士子甚至商议要毁了郭家的祖坟。京中翰林们则赠给郭嵩焘一副对联——

出乎其类，拔乎其萃，不见容尧舜之世；

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何必去父母之邦！

郭嵩焘就是在这一片骂声中从上海乘轮船去伦敦的。

在国内挨骂，到了国外也不能清静，而这问题就出在副使上。副使刘锡鸿原是广东一个鱼贩的儿子，郭嵩焘署理广东巡抚时与他相识，那时刘锡鸿还是个候补知县，多亏他举荐才放了实缺。谁料此人极为刻薄，他被授为副使后，事事掣肘，不断往国内发报，状告郭嵩焘崇洋媚外、有辱国体，两人关系于是弄得水火不容。最后朝廷只好另派公使，把两人同时撤回。

“总是碰上忘恩负义之人！未知前生积何冤孽，得此种种惨报！”郭嵩焘不由得发出这样的感叹。十几年前的左宗棠，现在的刘锡鸿都让他伤透了心。他发誓从此断绝宦途，以求苟全。

回国后，他以养病为由不肯入京受职，回到长沙寓居。长沙人也不欢迎他，当地士绅联名写信劝阻他不要到长沙来。他的名字也被写进“勾

通洋人”的名单中，贴满了街头。就是回一次湘阴，他也被说成是去与洋人会面，其景况真是尴尬之极。

左宗棠出京的消息在《申报》上刊出后，他算着日期也该在这些天到长沙。他不愿看左宗棠那副得意的嘴脸，所以命令家人这些天关闭门户，概不出门。没料到左宗棠一到长沙，第一个就到他府上来了，而且口口声声说是认错。

假如郭嵩焘是圆滑世故之人，在如此艰难之境地，有如此显赫的人登门，早该开门启户，洒扫庭院，虚席以待了。可这不是他的性情，他的书生意气又犯了，吩咐家人坚决不见左宗棠。

郭嵩焘的女儿嫁给了左宗棠的侄子，两家本是亲家，郭嵩焘的小妾便劝道：“人家如此诚心，你还是见见吧？不然女儿在那边难做人。”

长沙的首府首县也进来相劝：“全省文武大员都陪着左大人站在街上，你与左大人有意见，与湖南官员可没什么仇冤，何必让大家都难堪呢？”言下之意，你毕竟还是湖南人，难道要得罪全省的官员吗？话说到这份上，郭嵩焘再倔也无法坚持了，所以就默许了。

左宗棠一进院子，就一路拱手道：“筱仙老弟，老哥看你来了。”到了阶下，金老大已经在地上铺了一张红毡，左宗棠跪了下去道：“当年老哥荒唐无状，今日特来请罪。”

“大人何错之有？岂敢！岂敢！”郭嵩焘连忙也跪了下去。

宾主携手进屋，左宗棠吩咐让湖南官员都回去，他要与老亲家开怀畅谈。左宗棠胃口好，话也多，所谓开怀畅谈，不过是他在大吃大谈，郭嵩焘却很少说话。

左宗棠先是滔滔不绝地讲起他的西征功绩，接着就大骂曾国藩、李鸿章，外加一个宝佩衡，三个被骂的人有两个是郭嵩焘敬重的。后来左宗棠又骂沈葆楨忘恩负义，郭嵩焘心里却在冷笑——骂别人忘恩负义，也不想想你当年所做所为！

这顿饭足足吃了一个多时辰，席间他一直不提当年之事，告辞时已是夕阳落山。第二天左宗棠设宴，只请郭嵩焘一人，无论两人心结解没解开，外人都会以为两家已经和好如初了。左宗棠打着这样的如意算盘，但郭嵩焘说什么也不肯赴宴，左宗棠打发儿子孝同去请，又搬出郭昆焘来劝，都无济于事。

不过左宗棠并无多少尴尬，请客宴改成家宴，儿子女儿女婿们一起吃顿团圆饭。他道：“你们郭世叔不来也好，从今往后我就不欠他了，是他欠了我的人情。”

席间他依然谈笑风生，对大女婿陶桃道：“湖南出了三个两江名总

督，一个就是你家老太爷，一个是曾文正，一个是我。可是他们的命都没我好。”

大家都等着听他讲自己的命好在哪里，他却卖了个关子，然后笑道：“陶文毅没有封侯，曾文正没有活着回湖南。”

原来是这么回事！大家一听都笑了。

“不过，有一样我也不如他们，你们知道吗？”左宗棠认真地问道。

见大家面面相觑都答不出，他捋着胡须道：“我的胡子没有他们的长！”说罢，他呵呵直乐。大家也都笑得前仰后合，孙子外孙们也放开胆子，围着他问这问那，好不热闹。

章怡也很快融入进了这个家庭，她对张夫人非常敬重，张夫人为人也十分宽容，所以两人以姐妹相称。她虽然年轻，但毕竟是长辈，何况左宗棠对她多有依赖，所以孩子们也都对她尊重有加。

左宗棠在长沙待了七天，几乎天天都要赴宴回拜。他喜欢热闹讲排场，而且体制所在，出门必出仪仗，出则必是万人空巷。长沙街道不宽，有时候需要衙役呵斥才能畅通，他让金老大传话，不要为难乡亲，他又吩咐戈什哈打起轿帘，让大家看着方便。

随后，他又到湘阴扫墓，又到柳庄、梓木洞旧宅看了一圈，想起当年施粥施药情形，他未免想念周夫人，一时潸然泪下。回到长沙小住两日，十二月十四日，他就携张、章两位夫人到江宁赴任了。

第九章 慈禧御批警少荃 升善妙拟治淮案

到了江宁，已是腊月三十。刘坤一已起程赴京，两江总督关防、钦差南洋通商大臣关防、两淮盐政印信，以及王命旗牌都交代由江宁知府封存。清制，每年腊月二十二或二十三封印，要到正月二十二或二十三才开印，封印期间几乎不动公文。但左宗棠一安顿下来，就有公事要吩咐，所以只好打发人去传话相请江宁知府。

林则徐、陶澎两人在两江任上，都集中力量办了三件大事：一是水利，二是盐务，三是海防。左宗棠对两人极为敬重，也打算办好这三件大事，而且决定元宵节一过，就要去巡视淮河、运河。

要兴水利当然要花钱，自然要请藩台过来商量。江苏与他省不同，藩台衙门有两个，一个随巡抚驻苏州，一个却与总督同城，称江宁藩台。署理江宁藩台的是满人升善，自视身份贵重，极重礼仪。左宗棠打发他的护卫首领金老大前去相请，金老大被左宗棠呼来唤去形如仆役，但出府办事却大模大样。

升善敬他是左宗棠身边的人，因此特别客气，可金老大却是毫不客气，敬茶则喝茶，请升炕就升炕，盘腿而坐，高嗓说话，一切都坦然受之。升善心里不满，却又不好发作，等他手舞足蹈够了，才问前来有何公干。金老大一摸后脑勺道：“你不说我倒把正事忘了，大帅请你过府说话。”

原来就是一句话的事，升善到两江总督府和左宗棠谈完公事，心有不甘，便把金老大传话的情形说了出来。左宗棠明白升善的意思，立即道：“这几个随从都是行伍出身，不知礼仪为何物，我替你出气。”

于是他把金老大叫来，厉声斥责道：“你们这些王八蛋仗着立过战功，就不知天高地厚了？出门后更是无法无天，眼里可还有朝廷体制？江宁藩台乃是天下第一藩台，论官秩是二品大员，论经手的银子，比你们见过的土块还多，还不给藩台见礼道歉？”

金老大早被左宗棠骂惯了，他不急不恼也不辩解，果然规规矩矩行礼道歉。临出门时，左宗棠又嘱咐道：“出去后别走远了，等着藩台大人出门时站班。”这结果都弄得升善有些不好意思了。

升善自觉面子挺大，出门时昂首挺胸。可到了仪门，这才发现站班的全是武职大员，有七八人之多。个个顶戴袍服，翎顶辉煌，其中三人补子上绣的是麒麟，那可是一品武职提督的服色。另四人绣的全是狮子，乃是二品武职总兵的服色。而金老大则穿的是黄马褂，看不出是绣狮还是绣麒麟，但顶子是红的，说明至少也是二品。

虽说朝廷重文轻武，但毕竟国家攸关体制，而且并无明文说文重武轻，所以他这个从二品的布政使也不得不拱手见礼，十分狼狈。等出了门，他才发现脊背已湿透了。以前听说左宗棠的仆从跋扈，原来他们个个都是大员，能不跋扈吗？

回到府中，升善为自己的行为懊恼万分。左宗棠对他喜欢的人则十分吹捧，对他不喜欢的人一个折子就能参下来。他刚到两江，自己就这样一闹，如果金老大在他耳边一饶舌，自己少不得吃哑巴亏。于是，他的师爷建议道：“东翁烦恼也没用，好在绍兴师爷天下一家，左大人幕中也有绍兴同行，且让属下打听一下再做打算。”

升善的师爷一打听，果然找到了一个同乡。绍兴师爷天下闻名，以至有无绍不成衙的说法，之所以如此，就是他们之间互相推荐，互为奥援。他们还有一个长处，即与幕主交往之前就多方搜罗信息，研究幕主的性情嗜好，到幕后不出几个月就能把幕主情况摸个八九不离十。

左宗棠幕中的这位绍兴师爷是他在陕甘时投奔过去的，可惜不久左宗棠就奉召回京，他也就回了原籍。后来听到左宗棠外放两江后，他又投奔过来了，虽然才到没几天，但对左宗棠的脾气却相当了解。升善的师爷便以接风为名，请他到秦淮河上的花船喝酒。

两人很快就称兄道弟，他对升善的师爷道：“这事其实不难。金老大等人都是有些江湖气的好汉，你尊重他，让他高兴了就是两肋插刀的兄弟，凡事能帮的忙肯定要帮。左大人对他们的话有时比师爷的话还当真，因为他觉得这些人是粗人，不会耍心眼。所以左大人有个习惯，时不时会踱到这些人的住处，听听他们在说什么。在兰州的时候，兰州首县很巴结金老大，不过是多请他吃了几碗牛肉面，晚上和那帮护军们谈天说地，金老大就赞不绝口，说他关心老百姓，是个好官。结果这话被左大人听到了，不久那个首县就升了兰州同知。所以你家大人只要给金老大一个面子，他不但不会坏事，说不准你家老爷会因祸得福。”

“请教老兄，那怎样才算是给金爷面子？”

“这简单得很，由你们老爷出面请金爷吃一顿——场面不必比今天好，临走时给金爷放上几坛花雕就够了。”

这样简单实在有些不可信，所以升善的师爷又追问道：“这样是否太寒酸了？是否要花些银子？”

“不必了，那样反会弄巧成拙。当然，你不妨向你家老爷多要些银子，不然事情简单了他都有些不信。”

“好，到时候自有老兄一份人情。我家老爷还有一事要向老兄请教——左大人坐镇江宁，他这藩台少不得给左大人当差，不知在左大人面前走动，最忌讳什么？”

“最忌讳的就是驳左大人的面子。左大人办事，向来喜欢大气，总要拿一个长远的规划出来，往往一算账就把人吓住。但左大人向来是大处着眼小处着手，办起事来还是脚踏实地的。所以左大人有什么大到吓人的想法，你家老爷千万不要被吓倒，先要赞同，然后一点点让左大人知道难处。”

事情办得十分顺利，百两银子当然多半入了师爷腰包，一顿饭外加四坛花雕，就把金老大哄得称兄道弟。升善十分满意，特意要赏师爷十两银子，师爷坚拒不纳：“为东翁办事是我等的职责，如何能要赏钱？这个规矩属下不能破，也不敢破。”从此，升善对这位师爷亦另眼相看。

过了元宵节，左宗棠就率了一帮人离开江宁，去巡察淮、运两河。淮河发源于豫南桐柏山太白顶，自西向东出豫南进皖北，入江苏。原本淮河有入海口，可在北宋年间，由于黄河决口，夺淮入海，淮河的入海口因泥沙淤塞而不复存在，结果水道不畅，洪水一发就漫漫良田村庄，成了江南最大的水患。

正月十六日，左宗棠乘船顺流而下，到镇江阅兵后就到了扬州。扬州位居运河与长江交汇处，是盐商会集之地，更是南北通衢要道，自古繁华冠东南。当年左宗棠会试归来过扬州，饥肠辘辘，口袋里钱又不多，只买得起一碗鸡汤面。那碗面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只要一谈起来好像还回想着那美妙无比的香味。

所以在瓜州阅兵后，他又讲起自己在扬州吃面的故事，他说：“娃子们，你们驻守的瓜州离扬州不过一步之遥，却未必吃过这么香的面条，今天本部堂就赏你们一人两碗。你们可不要不知珍惜，当年本部堂才喝了一碗就封侯拜相，你们喝两碗，那将来是多大的前程！”

瓜州驻军一共两千余人，扬州城内的数家面馆奉命忙了半天，一齐送到军营来，整个军营都是“唏哩哩”吃面条的声音，场面好不壮观。左宗棠也混到兵勇中间喝了两碗，乐得呵呵直笑。瓜州的兵勇很受感动，道：“怪不得左大人打胜仗，跟着他当兵，哪有不拼命的？”

接着，他又经高邮察看南运河工程，而后转向东北，循黄河故道一直勘察至云梯关，折回后又到清江浦察看，随后沿中运河，历顺清河、张福口、运口等处视察礼河正坝，最后于二月二十五日回到南京，历时一个多月。

回到南京后，他亦不休息，要宴请宾客。菜肴上来后，他谈兴正浓，所以大家都不能动箸，只得听他慨然畅谈：“两江之要务，无过于水利、海防和盐务。而水利之中，治理淮河最为根本。而淮河之所以为害，根子在黄河夺淮入海，所以治本之策，在于恢复淮河入海之道。”

这话自然不错，大家无不纷纷点头。左宗棠颇为得意，接着道：“所以我有一个计划，可保两江永无淮患——那就是疏浚黄河故道，引淮水东趋云梯关入海。”

此话一出，安徽、江西、江苏巡抚及三省布政使等人，无不目瞪口呆。左宗棠侃侃而谈，听到下面没了动静，便瞪着眼睛问道：“怎么？你们认为此项计划不可行吗？”

升善首先回话：“左大人的计划乃治患之本，如何不可行？愚公尚可移山，我两江官民有左大人率领，何事不成？”

这回答令左宗棠大为满意，他拍着桌案道：“说的是。事在人为，只要不惜费，不惜劳，天下便无不可为之事。”接着他又说到西北种树，一说就是半个时辰。

吃完饭走出总督府，大家一齐责备升善道：“疏浚黄河故道，那是多大的工程？两江还不要被拖垮？此时应该向左大人直陈，不应该顺风打旗，否则以后还怎么当差！”

升善见犯了众怒，惶恐不安，所以必须把话说清楚，不然他在两江就待不下去了。他拉住江苏巡抚卫荣光的衣袖道：“诸位大人不要急，且听我把话说完。”

大家跟着他向东走了几步，避开了总督府门上的护军：“诸位大人可知道左大人的脾气？左大人做事，向来是别人说不，他偏要做去。如果大家当时齐声反对，疏浚黄河故道这件事，左大人非做不可。所以职下只好顺风打旗，把这话题尽快避开，等以后慢慢打算。”

“这如何慢慢打算？如今左大人听了你的话，怕是铁了心了。”卫荣光认为这是升善的搪塞之词。

升善见大家并不体谅他的苦心，便道：“要说急，在下比诸位都急。这事就由在下来想办法，办不好，大不了撤了职下的差。”

大家见他大包大揽，自然不好再说什么。卫荣光于是岔开话题道：“左大人骂人是出了名的，但没想到会骂这么久。可是，他又何必当着我们的面骂？”

无论曾国藩还是李鸿章、沈葆祯，都曾任过两江总督，曾国藩还是两任，门生故旧多，又深得尊重，李鸿章虽然只署理不足一年，但其安插的私人却并不比曾国藩少，沈葆祯的官声也不错，所以在两江骂这三个人，令大家非常不悦。大家一个个忧心忡忡，上轿匆匆而去。

升善不过是情急之下赌气说的话，至于拿什么办法让左宗棠打消念头，他也想不出来。回到衙门，他辗转反侧，一夜不曾睡着。第二天一早起来，两眼红肿，甚是吓人。

“东翁，您这是怎么了？”绍兴师爷问道。

“唉，一言难尽！”

升善于是把昨晚的事全向绍兴师爷说了，师爷听了后道：“还是那句话，老爷不必烦恼，烦也无用。俗话说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大家都认为做不了，未必左大人就认为可做。待属下慢慢想办法，一定不会让东翁太为难。”

就在师爷想办法的时候，彭玉麟为刘坤一之事到两江来见左宗棠了。左宗棠出京时，慈禧曾当面叮嘱他要详查刘坤一，结果他因只顾水利，把这件事给忘了。这可是漫旨，追究起来就是大过，但他不能承认自己忘了，便道：“这是件大事，我已着人暗地调查，尚无结果。”

“这事不必再查。”彭玉麟也是直爽脾气，“刘砚庄吸鸦片、宠姬妾的毛病两江无人不知，但江防炮台失修的板子却不能打在他的身上。”

当初参刘坤一，这条是他最为愤恨的。但经过他仔细查访，这事与刘坤一无关，全是两江军需总局坐办赵继元的过错。

“赵继元是同治三年进士，本是科班出身，翰林院散馆后，他又捐了个江苏道员，来两江军需总局当坐办。他把持总局，任人惟私，历任总督都为其所轻。刘砚庄更是被其鄙视，他的札子在那都不管用。”彭玉麟如此道。

“是吗？竟有这样的坐办？刘砚庄也太无用了！要是我，早就让这样的人滚蛋了！”左宗棠一拍桌子，怒道，“这样的人，不杀何以立威？”

“不怪刘砚庄软弱，关键这个赵继元的后台太硬，他是李少荃的大舅子！李少荃署理两江的时候把他安插了进来，十五六年了都无人敢动。”彭玉麟将赵继元的底细摸得一清二楚。

“啊？是李二的大舅子，那就更该杀！”左宗棠愤恨道。

“世人都知道你和少荃不合，所以这话由我来说更合适。我的折子已经写好，先拜发了，你调查清楚了再发不迟。吸鸦片、宠姬妾都不是大毛病，我气的是炮台不修，偏偏炮台又怪不得刘砚庄，所以有些对不住他。”彭玉麟现在有些抱愧。

“既然你已经查清楚了，那我还查什么？我看看你的折子，到时候我们两个人说的八九不离十，这个赵某人非滚蛋不可。”彭玉麟上的是密折，当然不宜示人，所以左宗棠又加一句，“如果不方便，我就不看了。”

“这有什么，我是以实情入奏，光明磊落。”说着，他把密折递给了左宗棠。

左宗棠看了彭玉麟的折子，连连称赞道：“好！果然痛快。”

彭玉麟的折子发了没两天，左宗棠的折子也拜发了，他性子急，凡

事都等不得。本来两人的折子是一前一后隔日进京的，但恰巧慈禧不舒服，所以李莲英吩咐，不是特别紧要的折子这两天暂不要进。

过了两天，李莲英吩咐进折子时，彭、左的折子同时进上。慈禧先看了彭玉麟的折子，除了为刘坤一开脱，矛头主要指向赵继元——

两江军需总局，原系总督札委局员，会同司道主持。自赵继元入局，恃以庶常散馆，捐升道员出身，又系李鸿章之妻兄，卖弄聪明，妄以知兵自许，由是局员营员派往修筑炮台者，皆惟赵继元之言是听。赵继元轻前两江总督李宗羲为不知兵，忠厚和平，事多蔑视。甚至督臣有要务札饬总局，赵继元竟敢违抗不遵，直行己意。李宗羲旋以病告去，赵继元更大权独揽，目空一切。炮台坍塌、守台官屡请查看修补，皆为赵继元蒙蔽不行。

刘坤一接两江督篆，为免掣肘，曾札调赵继元出局，改派总理营务，亦可谓优待之矣，而赵继元敢于公庭大众向该督臣力争，仍要帮理局务。本不知兵，亦无远识，嗜好复深，徒恃势揽权，妄自尊大，始则自炫其长，后则自护其短，专以节省经费为口实，惑众听而阻群言，其意以为夷务有事，不过终归于和，江防海防，不过粉饰外面，故一切敷衍，不求实际。其实妄费甚多，当用不用，大家皆瞻徇情面，以为局员熟手军需，营务归其把持。将来海疆无事，则防务徒属虚文，一旦有事，急切难需，必至贻误大计。夫黜陟之柄，操自朝廷，差委之权，归于总督，臣不敢擅便。惟既有见闻，不忍瞻徇缄默，恐终掣实心办事者之时，而无以儆局员肆妄之心。

慈禧看罢彭玉麟的折子，大为震惊。她虽早知道李鸿章的影响直达两江，但没想到他的人竟到了与总督分庭抗礼的程度。现在北洋事权重于南洋，轮船招商局、电报局、开平及金州、徐州等煤矿，实际都是北洋大臣一手扶持起来的，可见这些地方无不渗透着他的人，如此下去，总有一天要尾大不掉。

接着她又看了左宗棠的折子，所说基本与彭玉麟一致，但在用语上却更加严厉，尤其说到炮台塌毁一节，更是发挥道：“西洋各国本有轻我之意，今见我武备之不修，轻侮之心必重，遇事则肆意挑恤，不拒则有失国体，拒则难免起兵端，臣担心将国无宁日。”

这话着实让慈禧心惊肉跳，因为现在法兰西国就在越南闹得厉害，其意正在西南边陲。左宗棠这话的确不假，如果沿江沿海都这样玩忽懈怠，洋人之耳目又无所不至，探知实情后定然毫无所惧！这么一想，慈禧更加愤怒了，也不再交军机处议论，直接提朱笔在左宗棠的折子上批道：“赵继元如此卑劣狂妄，着即革职。”

慈禧阅折，大都拿指甲在折子上划出记号，军机章京们根据这些记号用朱笔批“知道了”、“著勿庸议”、“照准”等；比较重要而又暂时拿不定主意的，就折起一页来交军机们议奏；像这样直接亲自捉笔的并不

多。她如此有向军机们表示乾纲独断的意思，同时也是向李鸿章发出警告：你不要太不像话了，要革要升，不过是一句话的事。

策动彭玉麟弹劾刘坤一之事令李鸿章后悔莫及，没想到让左宗棠拣了漏。刘坤一在两江只是不太配合，但左宗棠去了，从此怕要与北洋对着干了。更糟的是他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没想到彭玉麟本是弹劾刘坤一，却最终参到自己内兄的头上。他更知道慈禧这是杀鸡儆猴，因此以后办事要更加小心了。他亦知道彭、左两人上了意思同样的折子，但“着即革职”却是批在左宗棠的折子上，因此他心里恨死了左老三。

.....

升善一直为治淮之事烦着，他的师爷则去请教左宗棠幕中的老乡。老乡蘸着茶水在桌面上写了四个字——“偷梁换柱”：“左大人定然要治淮的，这一点谁也拗不过来。不过，规模或大或小，先治哪里后治哪里，都有商量的余地。你们首先不要以为左大人那个计划不可实施，他常挂在嘴上的话就是‘天下无不可为之事’。他要是咬着牙非要干，一年不成就两年，五年不成就十年。所以你们在劝的时候，千万不要以此为理由。你们换上去的‘柱’，也一定要与百姓生计有关。”

于是，升善把总督府、布政使衙门及扬州、淮阴等府县的水利好手都请来，在衙门里好酒好菜招待，一连商议了四五天，最后敲定了几个项目，连工程规划、用银多少、难在何处都一一列清。然后他又关上门，让师爷扮左大人，由他来报告，师爷提出种种责难他都要一一回答。这样演练两天，他觉得无懈可击了，才前去总督府求见。

升善见到左宗棠时，他正坐在椅子上闭目养神。如今他的左眼蒙蔽更加厉害了，稍稍劳累，就模糊不能辨。升善行罢大礼，正要说话，左宗棠嚷了一声道：“世人知道我骂曾文正以为是在赌气，这全是浅薄之见。我看你也是个精明之人，你在两江也有些年头了，曾文正的轶闻也听了不少，你倒说说看，我与曾文正谁的功勋更大一些？”

这下可把升善难住了，他本意也不愿责备曾国藩，但眼前的这位也不好得罪。于是，他斟酌着说道：“文正公与左大人都是有大功于朝廷之人，都是国之栋梁。文正公为人宽容，幕府人才遍及大江南北，识人用人是文正公之长。”

听升善如此夸曾国藩，左宗棠心中有些不满，脸色不免也不好看，但升善必须说出这些话来，不然他会于心不安。接着，他又话锋一转道：“不过，文正公失之于太柔，譬如在天津教案上就对洋人让步太多，以致有损清誉。”

左宗棠一拍桌子道：“说得不错！洋人向来得寸进尺。如果当时我在直隶，非要洋人道歉不可。”

“文正公的功勋是剿平长毛，左大人的功勋在收复新疆。长毛是内

乱，说到底不过是兄弟之争。收复新疆对付的是阿古柏，此外还有英、俄，这对付的是外敌。文正公之规复南京，是守土之功，而左大人收复新疆索回伊犁，不亚于开疆拓土。所以职下以为，左大人功绩更高一筹。”

这话左宗棠爱听，他高兴地大声吩咐道：“请坐！上茶！”

他到两江后，倚老卖老，上至巡抚、藩、臬，下至道、府、县，他从来不说请坐、上茶，大家都是站着听他侃侃而谈。送客的时候，即使是巡抚，他也不过是拿椅边的拐杖点点地，至于其他客人，他什么表示也没有。他不喜欢的人，连眼皮也不抬。升善以藩台而能得“请坐、上茶”的待遇，已经是例外了。

左宗棠接着刚才的话题又数落了一番曾国藩，然后他喝了一口茶问道：“我少年中举，不料会试蹉跎，三试不中，愤而弃之。人人都以中进士沾沾自喜，我却以举人而封侯拜相，那依你之见，是进士好还是举人好？”

“职下以为是举人好！我朝科举弊端实多，书生埋头于四书五经，孜孜于功名，得意于八股，于农桑、盐政、水利等实务则一无所知。数十年光阴全在古书中打发掉，实在是可惜。中进士不过是多读了几年死书，未必见得有经世致用的学问；而只中举人而能像左大人这样致力于农耕、盐政、兵事，虽是举人，又强过进士何止百倍！”升善违心地哄着左宗棠。

这番话又让左宗棠大为满意，连呼：“上茶！上茶！”接着，他又自然说了一通自己以举人入阁封侯的得意。说完了，他又问道：“我的仕途，说起来是从湖南幕中开始的。骆文忠当时把一切事务悉交我办理，那你谈谈，我与骆文忠相比若何？”

升善没想到今天左宗棠总是让他来当裁判，早已汗流浹背，不过这个问题好回答，他随即回道：“左大人与骆文忠公相比，骆文忠公略胜一筹。”

“是吗？”左宗棠大感意外，因为在他看来，骆秉章根本没法与曾国藩相比，而升善却说还要胜他左宗棠一筹，“此话从何说起？”

“原因很简单，骆文忠公幕府里出了鼎鼎大名的左大人，而左大人的幕府中却绝无此人，那您岂不是比骆文忠公逊色？”

左宗棠听了，乐得哈哈大笑。然后又讲他在湖南巡抚幕中的轶闻，等他讲完，升善以为终于可以说正事了，不料金老大在外高叫道：“大师请喝茶喽！”

这是端茶送客，升善只好唯唯告退。左宗棠拿手杖在地上顿了数下道：“以后有空，过来说话。”

升善因为事情还没有办，只好答道：“明天大人如果有空，职下再来参见。”

第二天，升善再去参见，谁料左宗棠又是先骂曾国藩，而后骂李鸿章，然后又骂沈葆楨，继而大谈西陲功绩，而且谈兴极好，声音洪亮，金老大再呼请喝茶，升善根本连说话的机会也没有。

出了西花厅，他把金老大拉到一边道：“老兄，我有件事要向左大人禀报，可一连两天根本没有插嘴的机会，你老兄可要帮我想想办法。”

升善对他多有关照，所以金老大对升善还算热情：“升大人，人老了都这样，好汉爱提当年勇。到明天我带您进去后，就直接对左大人说您的事，您呢，要一口气把该说的话都说了，不要让左大人有插嘴的机会，不然他一开口，你就无话可说了。”

第三天，升善再进总督府。金老大亲自把他领进西花厅道：“大帅，升大人要禀报治淮之事，事关重大，不敢拖延。”

升善顾不得礼仪，接过话茬道：“大人元宵节后率职下等前去考察淮、运，提出了一个宏伟的治淮计划，职下深感振奋，两江官民无不翘首以待。再有数月汛期就到，有几件工程直接关系民生，百姓无不渴盼官府承担。自从左大人察看淮、运后，职下衙门收到民绅禀文数十件，都期望早早开工。”

说完，升善就在左宗棠面前铺开了两江舆图，报告了三件急需办理的河工。

一是打通朱家山工程。这个方案在乾隆、嘉庆时就屡次有人提出，但因工大费繁，始终没有实行。此工程自长江浦口起至张家堡接通滁河，绵亘二十余里。

“难点在中段，这里有段石脊，必须挖深二十余丈，而石脊坚凝如铁，连成一片，最难措手。”升善着意道。

左宗棠看着舆图，连赞道：“不错，这主意不错，可调派湘淮三十营娃子齐上阵。我治河向来是用营伍之力，这样不资民力，且能代民劳，而民享其成，于民可休养生息，于官可杜绝浮派贪墨之蔽。至于石脊，非一般营伍可开劈，只有调王朗青了。他兴修水利有经验，在甘肃狄道州曾挖过山、开过河，也曾经遇到过坚硬的石脊，采用爆破法，凿石穿孔埋入火药，层层爆炸，夷为平地。”

另一项工程是修治赤山湖。此湖在句容境内，汇集茅山诸水流，经溧水、上元、江宁流入秦淮河。湖底因多年淤积升高，湖堤也坍坏，旱时干涸，汛期又漫溢四周农田，急需修筑。

还有一项是修治范堤和潮墩。东南沿海之地，每当海潮漫涨之时，

沿海一带庐舍漂没，田灶毁坏，家破人亡，百姓深受其害，所以早在唐代就曾经筑堤堰以御海潮，称捍海堰。北宋名臣范仲淹担任泰州西溪盐仓监时，见捍海堰塌毁严重，临海居民多数逃亡，因此建议整修捍海堰。后来朝廷接受他的建议，修建了一百五十余里的捍海堰，堰成之后外逃两千余民户回归家乡。后人为纪念他的议建之功，称之为范公堤。后来逐次修建，自盐城北接阜宁，南抵海门，有六百余里。

堤下聚居了许多盐民，俗称灶户，他们在此设灶熬盐谋生。堤外修建了许多潮墩，都是用土堆积而成，高数丈，面积一亩二亩不等，大潮来时，沿海居民则上墩避风浪。因为年久失修，潮墩多已损毁。前年飓风大作，海潮澎湃而至，席卷庐舍千数百所，淹毙民户不可胜计。

整修潮墩是盐民生计攸关之大事，左宗棠深以为然道：“江淮财富以盐课为大宗，盐民不能安于生业，江淮盐利又从何谈起？不仅要修潮墩，将来范公堤也要逐次修整。”

这三项工程都得到左宗棠首肯，升善又将备好的工程规划图表等呈上，更是大受赞扬。左宗棠吩咐，从后天开始，他要对这三项工程现场堪察。这次他只带上江苏巡抚、升善及督署中精通水利之人前往，这一转又是二十余天。

这一转下来，验证升善的确是下了功夫的，他的方案需要变更的并不多，因此左宗棠对他的印象更加好了。回江宁后，他立即调动人马，开始兴工。每项工程都派了督办，升善与江苏巡抚一起兼总督办。

二十多天过后，王德榜率部便从直隶赶来了。永定河治理工程王德榜承担的部分已经完成，下游淮军负责的部分却进展很慢。左宗棠连连摇头道：“不要说它了，这个李二根本就没打算扎实兴办。回想在中枢，事事掣肘，真是窝囊得很。如今我已坐镇两江，令行禁止，何等痛快？所以还要辛苦你帮我把治淮之事办好。”

“那是应当的。直隶的水利，恭王爷和醇王爷都亲自验看了，十分满意，回奏后又有旨意颁布，属下已将上谕、两位王爷的原奏勒石以记。临走时还专门拓了下来，请大帅过目。”说罢，王德榜把拓片铺到案上。因为石碑新立，字迹比较清楚——

和硕恭亲王、和硕醇亲王于光绪七年十一月初四日具奏：察看永定河工，现已就绪，请飭实力办理一折，本日钦奉慈禧端佑康颐昭豫庄诚皇太后懿旨：恭亲王、醇亲王奏察看永定河工作情形一折，直隶永定河下游工程业经左督飭所部，按照分派地蒞事。其上游一带，现已筑坝分渠等工逐段次第兴办，地方相安，河务可期就绪。此次已成工作，著直隶总督、顺天府府尹随时认真修治，裨益农田，毋任日久颓废。此外，应行修濬处所，并著李等查勘，奏明办理，以兴水利而裕民生。钦此。

两位王爷的原奏也刻到石碑上，王德榜也拓了下来，他道：“如果大帅在直隶，妙笔生花，刻石最好。无奈大帅来了两江，属下自知文墨不

通，所以不敢妄拟，只好照录两位王爷的原奏。属下认为这样也好，如果自己说工程如何如何，不免有王婆卖瓜之嫌。如今借两位王爷之口，后人看了倒更觉客观公允。”

“你这样好得很。”左宗棠点了点头，再看了看两位王爷的奏折——

为永定河工现已就绪，仅将察看情形合词恭折，仰祈慈鉴事，窃于本年五月二十一日钦奉懿旨，会同左及直隶总督李，监管顺天府尹童等，办理河工水利事务。所有直隶历年修治诸河情形，暨左所部挑濬涿州河道，并分办永定河上源下游各事宜，均经李、左随时陈明在案。伏察下游工作，已由道员王诗正协同直隶兵勇挑濬蔽事。继此防护得宜，可免倒灌泛滥之患。上游系截水淤田，厉害兼顾，其工作尤为吃重。

臣奕訢、奕譞于察看神机营水碓造药局之便，于上月二十日带同全营翼长副督统容贵、文案翼长员外郎椿枝、暨委员傅洪等，取道协和涧至丁家滩地方，周历样察。所有筑坝分渠等工，与左原奏均属相符。河边间有认种之民，辟成田式，以待培雍者，并细加采访。该处居民金称王德榜驭军有法，兵民相安。其火药轰石，皆择荒僻之区，于百姓田庐坟墓，绝无窒碍。臣奕訢、奕譞亲见轰取数处，举手之顷，数日运之不尽，大石筑坝，碎石烧灰，既省椎凿之劳，复免挽运之费，其功效实不止事半功倍。已面飭该布政使，以下各段工作，务照此认真详慎，以竟全功。并提神机营存款一千两，由臣等札飭王德榜分奖勇丁夫役。

第查直隶全省之大，河道之多，防患兴利之处原不止永定一水。左择要而图洵称深算。李素以河务为念，筹划极详，虽限于经费不克大举，而每年补编救弊之劳已属不遗余力。除左所部工作已由该大学士奏明移交李等分别查验外，相应恭请懿旨飭下李、顺天府兼尹府尹，已成工作务随时修治，勿令久而颓废，认种之民偶有争论，务妥为化导，持平办理，小民不致顾忌裹足，则已辟之田即不致废为旷土。

此外应治之河，何处为先，可兴之利何处试办，应由该大学士等随时查明，次第奏请举办。以仰副皇太后轸念民瘼之至意。所有察看永定河工，现已就绪，缘由仅绘图贴说，和词恭折具奏。伏乞皇太后慈鉴，仅奏。

钦命头品顶戴，赏穿黄马褂，奏办直隶顺天河务，前福建布政使，达冲阿巴图鲁，随带军功加三级王德榜恭录。

光绪八年岁次壬午时夏下浣谷旦敬刊。

见两位王爷在折中对李鸿章多有褒扬之语，左宗棠大为不满，拿手点着“李素以河务为念，筹划极详”等语，发牢骚道：“京中诸公，向来只图四面光滑，藏否人物，多有不实。”

就着这个话题，他又回述了京中种种不满，直到午时还未说完，于是他就留下王德榜吃午饭。因为王德榜是熟人，且已经到了熟不拘礼之

程度，所以不必单独招待，于是就和左宗棠的家人一起就餐。

第十章 宗棠乐助曾后人 走马观花巡上海

吃罢午饭，张夫人和章怡交换了好几次眼色，最后还是张夫人道：“老爷，曾文正公的满女过来了。”湖南地方话，“满女”就是小女的意思。

曾国藩的小女儿曾纪芬，左宗棠有印象。曾国藩在长沙办团练时，他在湖南幕府时常见到她，又聪明又懂事。于是便问道：“什么时候来的，我怎么没见着？”

“咱们刚到南京时她就来了，那次老爷出去察看河工，所以没遇到。昨天她又来了，可是见老爷会客，就没让禀报。”张夫人回道。

“你们真是糊涂，应该留下她的。她现在也在南京？”

“是的。前年她夫婿应刘制台之约，到南京来当差，好像在江宁筹防局当会办，一家人都在南京。”

“筹防局当会办？筹防局的总办我也见过几次，怎么没人说起？”左宗棠感到有些奇怪。

章怡则答道：“老爷常说起曾文正公的不是，大家大概是怕你厌屋及乌，让他难堪吧？”

“这是什么混账话？我几时说曾文正的不是了？再说，我们的事如何能和娃子们扯到一起？去年曾文正的二小子过世，殓殓衣棺、还乡川资都是我出的。”

曾国藩的二儿子曾纪鸿，喜爱洋人学问，尤其喜欢数学，所以在科举上不顺，屡试不中，在京中贫病交加。左宗棠听说后，赠给他一百两银子看郎中，但终归不治，临终时连殓殓衣棺都无从置办。左宗棠叹息曾国藩真是廉正之人，任多年封疆大吏，儿子竟贫寒至此，所以又出了二百两银子用于殓殓。

“思其人，犹爱其树，君子用情，惟女厚焉！你们现在就派轿子把满女给我接来。”左宗棠又特意吩咐，“这两江总督府也是她当年的家。既然是回家，就不要太拘谨了，吩咐开中门，把她接进来。”

开中门已是殊遇了，就连文武官员到总督府来都要在大门外下马下轿，至于中门，一般是钦差大臣到了才开的。过了大约半个时辰，曾纪芬就到了，看到了左宗棠后不觉泪流满面。左宗棠十分亲切，招呼道：“满女，见了叔父怎么就哭了？”

曾纪芬擦了擦泪道：“看见叔父就想起家父来了，那时候孩儿进家门，家父也常常坐在叔父的位置。”

“你家老太爷心太小，天津教案的事让他心神损耗太甚。要论身体，我不比他强多少的——满女呀，世人都怪我说你家老太爷的不是，你恨不恨叔父？”

“叔父说家父的不是，孩儿没亲耳听过，也没人在孩儿面前饶舌。去年二哥在京中过世，家父那么多同年故旧却少有人过问，最后还是叔父出的银子，孩儿怎么能恨叔父呢？”

“你真会说话。我承认喜欢你家老太爷的不是，数落他时就想起当年的许多事来，我与别人不同，我就是这样怀念老友的。”左宗棠这话一半是诡辩，但一半也是真情。自从曾国藩过世后，他的确常想起他的诸多成全来，自己封侯拜相，说到根子上也要对曾国藩抱有感激。但他与曾国藩交恶天下人皆知，他闭上嘴不再说三道四，岂不是说明从前骂错了？

“满女呀，你在南京过得还好吗？”

曾纪芬摇了摇头。她丈夫聂缉槩，乃湖南世家子弟，家里很有钱。但他对仕途不太上心，只考了个秀才，就再无上进之心。曾国藩生前对女婿不满意，经常叹息“坦运不佳”——坦腹东床的女婿们不太争气，这一点左宗棠也是知道的。他安慰道：“你不要着急，等我见了你夫婿，如果可用，我会给他份差事的。”

“他已到了总督府，可叔父没有吩咐，他不敢前来跪拜。”曾纪芬急望丈夫能见到左宗棠。

“马上请到后衙来。”左宗棠向下人吩咐道。

几分钟后，聂缉槩便过来了，他老远就跪倒磕头。

“起来吧，坐。”左宗棠指着旁边的座位，又仔细打量了他一番。

他看上去不到三十岁，眉目清秀，举止从容，左宗棠印象不错，便问道：“湖南有个叫聂继模的写过一篇诫子书，是不是府上先人？”

“回大人的话，是先太高祖。”

“你还记得那篇文章吗？”

“记得。”

“二十年前，我在《皇朝经世文篇》中读到这篇文章，甚为嘉叹，至今还能背诵。”左宗棠于是背诵一段，聂缉槩果然熟记于心，凡背错处，他都能一一纠正。左宗棠很高兴，“数典没有忘祖，你能记住先祖的文

章，这就很不錯了。”之后，两人又谈论了很久。

曾纪芬在府内玩了半天，下午临走时左宗棠对她道：“满女，你女婿的差使我会上心的。但你要知道，凡亲戚前来谋差的，我都打发了回去，怕的是用错人，有碍公事。我看你女婿并不像纨绔子弟，你家老太爷对几个女婿都不满意，大概是他标准太高了。”

此后左宗棠多次到筹防局观察聂缉槩，发现他对洋务颇能谈出些头绪，所以决定派他到江南制造总局当会办。这个差使薪俸比较优厚，每月有四五十两，派他这个差使自然是历练，更有照顾他的意思。另外，江南制造局一直都是李鸿章的人在掌握，历任两江总督都无可奈何，如今他来坐镇两江，让聂缉槩去当会办，便有安插自己人的意思。

此时江南制造总局办是李兴锐，是李鸿章的心腹，他自然也知道这个人就连曾国藩自己也不满意，所以担心他一无所长，制造局的会办不能胜任。何况他还担心左宗棠从此插手制造局，日后岂不麻烦更多？所以他回信左宗棠，答应给聂缉槩一份干薪，让他聊补家用，而且“在左大人身边，时时约束，或可大有长劲”，这样的理由既充分又委婉。

不过，左宗棠向来固执，别人越是不办的事，他越是要办成，何况让聂缉槩只领一份干薪并不符合历练的初衷，所以他又回信给李兴锐

来信具悉。聂仲芳非弟素识，其差赴上海局由王若农及司道金称其人肯说直话，弟见其在此尚称驯谨，故遂委之。又近来于造船、购炮诸事极意讲求，机器一局正可借以磨砺人才，仲芳尚有志于西学，故欲其入局学习，并非以此位置闲人，代谋薪水也。

来书所陈曾侯（曾纪泽）旧论，弟故无所闻。劼刚聪明仁孝，与松生密而与仲芳疏，必自有说。惟弟于此亦有不能释然于怀者，曾文正尝自笑坦运不佳，于诸婿中少所许可，即栗誠亦不甚得其欢心，其所许可者只劼刚一人，而又颇忧其聪明太露，此必有所见而云然。然吾辈待其后昆，不敢以此稍形轩輊。上年弟在京寓，目睹栗誠苦窘情状，不觉慨然，为谋药饵之资、殓殮衣棺、及还葬乡里之费，亦未尝有所歧视也。劼刚在伦敦致书言谢，却极拳拳，是于骨肉间不敢妄生爱憎厚薄之念，亦概可想。兹于仲芳，何独不然？日记云云，是劼刚一时失检，未可据为定评。《传》曰：“思其人，犹爱其树，君子用情，惟其厚焉。”以此言之，阁下之处仲芳亦有道。

局员非官僚之比，局务非政事之比。仲芳能则进之，不能则稟撤之；其幸而无过也容之，不幸而有过则攻之讦之，俾有感奋激励之心，以生其欢欣鼓舞、激励震惧之念，庶仲芳有所成就，不至弃为废材，而阁下有以处仲芳，亦有以对文正矣。

弟与文正论交最早，彼此推诚许与，天下所共知，晚岁凶终隙末，亦天下所共见。然文正逝后，待文正之子若弟及其亲友，无异文正之生

存也。阁下以为然耶？否耶？

至于薪水，每月五十两，具禀后会衔，均非要义，弟自有以处之，不必以此为说也。

这样，公义私情都说到了，聂缉槩的会办非去坐班不可。

都知道左宗棠文笔犀利、强词夺理，李兴锐这回算是领教了，再不让聂缉槩来坐班，就“无以对文正矣”。话说到这分上，他自然不再坚持。

事隔几天，聂缉槩和几位同僚一起进见，他们几个都得了优差。左宗棠闭着眼睛等他们磕完头，用手杖点着地道：“你们到差后，都给我好好的干。派你们差是我一句话，撤你们差也是我一句话，你们好自为之。”说完，他又闭上了眼睛。

见此情形，金老大高喊道：“大帅请喝茶喽！”

大家以为会有长篇大论，没想到今天左宗棠如此干脆，都有些愕然。大家唯唯退出，到了门口，左宗棠睁开眼睛道：“仲芳你留一下。”

聂缉槩又从门口折回来。

“这你可满意？那班人都是因贫而仕，惟有你可当大事，你要好自为之，大丈夫不要管别人说什么，关键要争气。依我看，你只要争气，就有封疆开府的日子，你若凡事只满足于应付，那就是自毁前程。”左宗棠语重心长地交代。

“大人请放心，晚辈自知爱惜，绝不敢辜负大人之期望。”聂缉槩听了这番话，大受感动。要告辞时，他却又站住了，“大人，晚辈从《申报》上得知法国人在安南闹得很不像话，他们派出十几艘兵舰，由李维业指挥，占领了河内城，又攻占了南定，兵锋直指中越边界。《申报》分析说法兰西是项庄舞剑，意在滇粤。”

“是吗？”左宗棠本是半靠着椅子，一听这话就直起腰来，双目炯炯有神问道，“怎么邸报廷寄中都无一语言及？”

“从安南到上海有电报相通，所以消息传得很快。可消息要递到京中，又要从上海发报，京中作出反应再见诸行文，这又要几日或十几日。新闻纸讲究的就是快，一有消息就要刊出。京中凡事求稳，这种消息未必会公开，怕引起人心不安。”

“你分析得不错。”左宗棠对聂缉槩的见识大为赞赏，“京中那帮老爷只知道和稀泥，遇事只想着给洋人让步。”

“大人不怕洋人，天下人皆知。晚辈认为不论京中情况如何，大人都

应该出巡江防海防，一则可以震慑洋人，二则可鼓两江士民御侮之决心。”聂缉槩又提出建议。

“好！我也正有此意。前些时候胡雪岩都来信，希望我巡阅苏沪。有我在两江，洋人休想张狂。”

左宗棠要出巡的事，就在这一番谈话后定了下来。

光绪八年四月十六日，左宗棠从江宁起程，开始巡阅苏沪。此次巡阅有两个目的，一是检阅江南营伍，二是视察江南制造总局。他乘坐的是一条满江红大木船，由利川、济川两轮船拖带，兼作护卫，再加上随员及护卫共有四艘舰船。

当天晚上六点半，船队就到达了苏州胥门码头。码头上建有接官厅，此日苏州文武官员冠带楚楚，在卫荣光带领下鹄立以待。

自接官厅到岸边，用五彩绸扎起天幔，灯火通明，有如白昼，一看到左宗棠的座船，就鞭炮齐鸣，好不热闹。众官员纷纷递上手本，希望能得左大人一见。不过按照左宗棠的吩咐，号房一概挡驾，还回的手本有一尺多高。

左宗棠的仪仗先登岸，随后他也在众人簇拥下登岸，却不进接官厅，站在码头上与卫荣光谈了一刻钟。卫荣光已在巡抚衙门备好晚宴，当晚陪同的还有江苏藩台、臬台及苏州织造等大员。左宗棠一边大吃，一边口若悬河，畅谈治吴条例，众人闻言无不色骇舌咋。这顿饭足足吃了一个半时辰，直到夜里十点多，左宗棠才出了巡抚衙门，回码头登船过夜。

次日一早，李兴锐派白云轮船前来拖左宗棠的座船前往上海。到了码头，早有江南制造总局炮队、抚标沪军营、提标右营、武毅营一千余兵弁排队迎候。制造局总办李兴锐、上海道邵友濂、轮船招商局总办等文武官员都在码头恭候。但左宗棠没有下船，只请李兴锐、邵友濂上船谈话。

第二天吃罢早饭，左宗棠上岸视察江南制造总局。江南制造总局由曾国藩规划、李鸿章创办于同治四年五月，此后不断扩充，如今其下属机构包括机器厂、铸铜厂、铸铁厂、炼钢厂、轮船厂、枪炮厂、火药厂、汽炉厂、公务厅、工程处、炮队营、广方会馆等。制造总局不但能制造枪炮、水雷、弹药、机器等，而且能修造轮船，十几年来，江南制造总局已经制造惠吉、操江、测海、威靖、海安、驭远、金瓯等七艘轮船。

黄浦江边，占地四百余亩的江南制造总局气势不凡。在众人的簇拥下，左宗棠沿着宽阔的道路走向厂内。车间内，大小机器轰鸣运转。

在枪炮厂，他看到卷筒机将钢板卷成枪管，惊叹不已。地上整齐排

列着从十几磅到一百磅不等的火炮，洋匠向他介绍，一百磅的大炮可命中二十华里内的目标。

走进铸造铁厂，巨大的汽锤起落轰响，地颤心摇，李兴锐告诉左宗棠，这个汽锤力量极大，每方寸三千余吨。看着巨大的铁块被轻易压扁，众人无不惊叹。

翻译馆陈列厅内摆着自同治七年来翻译的所有书籍，李兴锐向左宗棠介绍翻译馆内的外方人员：英国人傅兰雅、伟列亚力，美国人玛高温、林乐知。

他还把年轻的傅兰雅拉到左宗棠的身边介绍道：“这就是傅兰雅。他译书最多，已有十几种，像《代数学》、《三角数理》、《声学》、《化学鉴原》、《开煤要法》、《保富述要》、《各国交涉公法论》等都是傅先生为主翻译的。而且他自己掏钱办了一份刊物《格致汇编》，已出了十二卷。”

左宗棠惊讶地问道：“怎么想起自己掏钱办刊物？”

“对大多数中国人来说，我觉得现在需要的不是系统深奥的知识，而是西学中最基础的东西。我想通过《格致汇编》让更多的中国人对西方知识感兴趣，只要有了兴趣，就不愁他们不学。像《纺织机器图说》、《工程机器图说》、《大火轮图说》、《西国写字机器图说》，我是从敝国儿童常识读本中译出的，以图说为主，我计划再用两三年的时间介绍照相、化学、气学、重学、水学等方面的知识。”说罢，傅兰雅捧上几卷《格致汇编》请左宗棠过目。

站在一旁的李兴锐也接道：“更有意思的是傅先生在每卷中都编了一些问答题。这一卷中就问了这样一个问题：既然一切运动都靠脑筋指挥，可是为什么苍蝇被揪掉脑袋后还能到处乱爬？”

“对，傅先生是怎么说的？”左宗棠饶有兴趣地问道。

“这个问题很难一两句话说清楚，我请教敝国生物学家后，他们给出的解释是：越是高级的动物，大脑在整个生命中越重要，牛、马、鸟等大脑坏了，很快就会死掉。可是一些简单的动物，即使没了大脑也能活动很长时间。”

“还有人问，水缸里盛水，夏天不坏，为什么冬天一结冰就会破了呢？也有人问，既然傅先生说呼吸、烧火、酿造都需要氧气，从古至今，世上人畜生生不息，氧气为什么没被用完呢？”

“傅先生都一一作答了吗？”左宗棠饶有兴趣地问道。

“不，有些问题我也回答不了，只能求助他人。比如最近厦门陈君寄来三包矿石，请我鉴别是否有开采价值，我就不懂，打算寄回国请人鉴

定。”

左宗棠连连点头，称赞傅兰雅是个负责任的人。他又指着手中的《格致汇编》问道：“这个刊物每卷印多少？都卖到什么地方了？赚不赚钱？”

“每卷印三千份左右，上海卖得最多，浙江、福建、广东次之，山东、湖南等省也都卖一些。在上海每卷卖五十文，外埠另加十文邮资，开始赚不到钱，现在已经不赔了。”

“怎好让你个人赔钱，我看就由制造局垫付了吧？”左宗棠转头向李兴锐提议。

傅兰雅连连摆手：“谢谢大人的美意，这个不能让制造局出钱。此刊是我个人办的，自己作主，自负盈亏。如果制造局出了钱，我的初衷就难以实现，我希望根据自己的意图办好这个刊物。再说，如果大人给了钱，我不怕赔了，就不会全力去办，办不好没人买，就越赔钱，最后就只能关门大吉了。”

这番话把大家都说笑了。

午饭就在制造局里吃，左宗棠请了制造局的八名洋匠及翻译馆的傅兰雅。有些洋人不通汉语，又是面对中国的封疆大吏，因此气氛有些凝重，吃过饭后，大家就都告辞了。当日陪同的还有聂缉槩，不过他也没太说话。所以吃过饭，左宗棠把他单独留了下来。

“仲芳，今天你很少说话，可是有不如意之处？或者有话要说？”“左大人，别人都报喜，晚辈要报忧。现在江南制造总局看上去场面确实很大，不过局内人浮于事、浪费严重也就不必去说了，最让人忧虑的是太受制于人。枪炮兵轮制造技术全是洋人传授，书籍也是由洋人从国外买回再译为中文。晚辈担心他们未必肯把最先进的知识和技术传授给我们，就算他们肯，他们的国家也未必乐意。洋人帮我们搞洋务，最主要还是图利，并非真帮我们自强。”聂缉槩满怀忧虑。

“你说得极是。我们要借助洋人，但不能太依赖洋人。当年我创办福州船政局，同时办了船政学堂，让洋人教授学生。若他们不好好教，我就扣他们的薪俸。李少荃太依赖洋人了，所以江南制造总局打从胎里就有这些问题。你现在要多想办法，如何利用洋人而不为洋人所制。尤其是原料不能受制于人，万一中外失和，洋人断绝原料，江南制造总局岂不形同虚设？”左宗棠嘱咐道。

随后，英、法、美、德、比利时等国驻沪领事及天主教堂主教都来拜访，这些不过是些礼仪性的见面。见左宗棠摸身边的拐杖，微微欠身，金老大就高呼道：“大帅请喝茶喽！”外面亲兵也一迭声地喊道：“大帅送客了！”一声声传到大门外，由地方官代为相送。

会完洋人，左宗棠起轿去回拜上海官员。这是官场的客套，表示对他们接待的感谢。左宗棠位高望重，各官员自然都挡驾，不敢接受他的回拜。而邵友濂早在豫园备好筵席，堂中铺陈华丽，堂前还搭上了五彩绸缎的吹鼓亭，又新扎了东西辕门，辉煌夺目。左宗棠本打算在上海道衙门吃晚饭的，听说邵友濂如此铺张，便吩咐道：“今晚回船上吃饭。”

邵友濂莫明其妙，心里不安，拉住金老大问个中原由。金老大道：“不过是吃顿饭，饭菜不妨精致一些，你搞这么大的排场，是让人笑话我们大帅呢！”他听后自是后悔莫及。

次日上午，左宗棠吩咐前往租界回拜各国领事。手下自然是大摆仪仗，他则身穿黄马褂，端坐轿中，手持蒲扇，不怒而威。法国领事最先得到消息，立马派卫兵前来迎接，他本人则亲自在领事馆门外致礼，表示不敢接受左大人回拜。于是左宗棠的仪仗由法租界过洋泾桥，入英租界，各国领事无不一概挡驾。一路之上，华人立即让道，坐东洋车、小车载者，都下车站立道旁。洋人见了左宗棠的大驾，也立即避开让道。

中午吃过饭，按照安排，左宗棠下午要去陕甘粮台拜会胡雪岩。陕甘粮台是左宗棠总督陕甘时成立的，交由胡雪岩总揽，主要职责是购买新式武器，此外还有一些民用设备也由粮台采购。陕甘事了之后，又要收复新疆，现在新疆收复了，但西北备边、发展生产依然离不开驻上海的陕甘粮台，所以到现在依然没撤。

左宗棠对金老大道：“我要与雪翁长谈，晚饭就在陕甘粮台吃。”

金老大听了心里暗喜，听这意思，整个下午不会再有别的吩咐，他正可借机到十里洋场去看看西洋景。自从入上海来，他满眼都是新鲜玩意，只是跟在轿边不能看个痛快，如果大帅肯给一下午的假，那真是再好不过了。

金老大见二人慢慢谈起来，只怕一时半会儿也插不上嘴，所以借机道：“上海真是千奇百怪，这两天我都看花眼了。大帅，小的有个请示，说出来您老不要生气。您同意，我就是过了大年了，您要不同意，就当 I 放了个屁。”

左宗棠歪着脑袋看着金老大道：“噢，上阵不要命的金老大怎么今天说起话来扭扭捏捏的？什么事，说！”

“大帅，您和胡大先生肯定有不少话要说，今天下午大概就不要小的在这里碍手碍脚了。小的想出去看看西洋景，也不枉随大帅来上海一趟。”金老大说完，只等着或准或骂。

“噢，你是想出去看个新鲜。你们这帮小王八蛋是不是被人高马大的西洋婆子将魂勾去了？”左宗棠半开玩笑地责问道。

金老大的一张黑脸也憋红了：“大帅，咱们哪敢啊？咱们真的是想去

看看西洋景，只在街上转转，哪敢上堂子里去？”

“大帅，让职下的人带他们去转转吧，保准只让他们滑溜滑溜眼。”胡雪岩连忙为金老大打圆场。

“是啊，大帅！有胡大先生的人跟着，您还有什么不放心的？”

“胡大先生的人跟着？”左宗棠开玩笑道，“胡大先生就是上海第一风月高手，金银堆里爬，石榴裙里滚，他的人我能放心？嗯，看雪翁的面子，我就放你们半天假，快去快回，不要给我惹是生非，更不要欺负良善。”

金老大高声应一个“喳”，人早已蹿了出去，胡雪岩就让他贴身长随小魏子跟着。

与金老大结为把兄弟、号称四大金刚的另外三个自然也要跟去。他们四人平时轮流带班，左宗棠出行时就随在大轿两侧，一手搭在轿上，既是扶轿，更兼作护卫。他们向来是甘苦与共，从不分离。四个人换便装的时候，小魏子已叫来两辆四轮马车，金老大个头大，小魏子陪他坐一辆，另外三兄弟瘦一些，挤在另一辆上。小魏子吩咐了一声去外滩，坐在前面的车夫应一声，一甩鞭子便上路了。

金老大也坐过马车、骡车，都颠得很厉害，尤其是马车，奔跑起来有时颠起几尺高，几乎要把人颠散了。可这次坐的马车却又快又稳且无颠簸之苦，金老大惊奇道：“这是什么马车，很舒服啊！”

小魏子解释道：“这马车座下都安了弹簧，可以减震。再则上海的道路不同乡间，比较平整。”

“真是好东西，这洋人就是会享受。”

“这车听说早在乾隆朝的时候就传到中国了，当年英国使团的马嘎尔尼送了乾隆爷一辆，本想博得欢心，然后打开中国市场，大大赚一把银子，谁料根本没人坐。”

“那是为什么？”金老大不明白。

“金爷您看，毛病出在车夫身上。”小魏子指指高高在上的车夫道，“洋人的马车夫都是坐在前面，而且为了便于看清路况，座位更是高高在上，这哪能成？一个小小的车夫竟敢坐在皇上前头，而且高高在上，皇上如何能坐？所以这马车就存到圆明园里，一待就是一百多年。自上海辟成租界以来，这种马车多了起来，先是洋人坐，后来咱们自己人也坐了起来。”

金老大看那马车夫，头戴缨帽，身穿箭衣，与官员制服相类，又问道：“小魏子，车夫怎么是这种打扮，远看去还以为是官老爷呢？”

“洋人真可恶。他们看咱大清的官员都是缨帽箭衣，所以就故意让马车夫穿这种制服，借以取笑罢了。谁料从此成俗，就是中国官员自家的马车，车夫也都是如此打扮了。”

上海居长江之尾，东临大海，因枕江滨海之便，自宋代起就是个港口商镇。由明至清，数次开海禁海，所以上海也是几度兴衰。上海真正热闹起来是道光二十二年中英《南京条约》签订之后，根据这个条约，上海被辟为通商口岸。三年后，英国驻上海领事巴富尔诱使上海道台宫慕久签订《上海租地章程》，规定黄浦江以东，洋泾浜以北，李家场以南为英商居留地，在此设立了第一块租界。此后，首任法国驻上海领事敏体尼又依据《中法五口通商贸易章程》，在上海县城以北斜走西南建立法租界。美国传教士文惠廉则根据《中美五口通商贸易章程》，提出在虹口建立美租界。

当时三国租界联合成立工部局，负责道路修造、租界管理等事务。后来法国退出联合管理，成立公董局对法租界独立管理，英美租界合并，称公共租界，仍然由工部局管理。

此地最初是华洋分居，租界里除了原有的百姓，并没多少中国人住进去。但到了咸丰三年小刀会占领了上海县城后，便有大批中国人拥进租界。太平军占领了江苏、浙江等地后，江南巨富豪族大都逃奔至上海租界，于是这里人丁更加兴旺，其繁华和发展也日新月异。其中，最繁华的就是北起苏州河口，南到南京路长约三华里的沿江一带——外滩。小魏子带着他们就是奔此而来。

外滩东临黄浦江，江中轮船、汽船、帆船往来穿梭，更多的是一些小划子和平底帆船，船头都画着一双黑白相间的大眼睛。小魏子告诉金老大，船民们画上这些眼睛，据说这样一来船就看得清水里的情形，不至于出事故，不少洋人也模仿。

江边植了绿油油的草皮和几种叫不上名的花木，此时正是五颜六色，争奇斗艳。沿江有一条石子铺筑的马路，两辆马车并排而行还绰有余地。

马路上人来人往，自然有金发碧眼的洋人，中国人见了他们都要远远的让路，也有穿着考究的华人，更多的则是扛着大包小包的苦力。路上马车响着喇叭，旁若无人的飞奔，也有两个大胶皮轮子的人力车，车身漆成黄色，由一人在前面拉动。

“这种车是日本人兴过来的，跑起来靠手腕拉动，人人都叫它‘腕车’。又因为都漆成黄色，又有人叫它黄包车。码头、路边停着不少独轮手推车，上海人称之为羊角车，多是苏北农人带过来的，帮人运货，供人乘坐，轮是木头的，没有减震装置，坐起来颠得厉害，但价格便宜，所以中国人都喜欢坐。”

“金爷来上海要是不去南京路，那就不算到过上海。”小魏子告诉金

老大，南京路原来不过是一条乡间小道，后来洋人在附近建了跑马场，便常有洋人在此溜马，中国人就叫它大马路。中外商人在大马路两边大造商店住屋，慢慢便成上海最繁华的地段。商铺是一家挨着一家，洋货、土货都有，洋布店、琉璃店、钟表店、眼镜店、成衣店、金店、古玩店……

亨得利钟表店里摆着各种自鸣钟，大的足有一人多高，小的只可盈盈一握，形状更是千奇百怪。国华、景德镇是南京路上有名的瓷器店，经营各地名瓷上千种，真是令人眼花缭乱。更奇的是这些商店住屋，无一不是用五颜六色的玻璃装了门窗。有一家三层大茶楼四面都装了玻璃，阳光下真是色彩斑斓、直晃眼。

金老大四人跟着左宗棠在西北十余年，何曾见过这么多新奇玩意儿，看到什么都想买，不过想想也无用，倒是小魏子给他们出主意，给女人买头花、首饰盒，给孩子买琉璃玩意儿，又一人买了一架望远镜，金老大特意给左宗棠买一只放大镜。无论买什么，都是小魏子付钱，所以大家你买一样我也买一样，人人都弄了一大堆。

小魏子提议沿外滩往北去看看浦江风景，大家无不同意，不过都提议这次不坐马车，要坐坐黄包车。小魏子招了招手，立即争先恐后地挤过来五辆黄包车。一人一辆，鱼贯出了南京路，沿着外滩向北。

路西便是一栋接一栋的砖木结构外带走廊的洋楼，两层、三层甚至四层的都有。小魏子在前头，后面是金老大，他回过头趴在车厢上，一栋栋指给他们：汇丰银行、英国领事馆、法国领事馆、汇中饭店、英国总会、史密斯·甘地洋行、宝顺洋行、旗昌洋行、怡和洋行……

到了苏州河口，有一处非常漂亮的公园，小魏子说那是外滩公园，可惜只能站在外面看，不让进去。

“那就怪了，修了公园干吗不让人进去？大帅当初在兰州，把总督府后花园辟为公园，每初一十五都要向百姓开放。”金老大有些不解。“洋人可以进，华人是不能进的。”小魏子补充道。

“在大清的地盘上干吗不让进？我倒非要去看看。”金老大愤愤然。

几个人一起哄，小魏子就带他们去了。不一会儿就到了公园门口，那里有门卫看护，果然不让华人进去。门卫一共两个，都是印度人，头上裹着红头巾，上海人称之为“红头阿三”。这两个红头阿三华语说不好，干脆指着公园门口的一个白底黑字的木牌。上面全是洋文，金老大他们都不认得，就问小魏子道：“这两个洋人老是指那木牌，是什么意思？”

“金爷，那是英国文，小的也不认的，听懂洋文的人说，这意思是华人和狗不能入内。”小魏子解释道。

金老大一听怒火腾地就上来了：“奶奶的，华人和狗不能入内，那不是把咱大清的人都比作狗了吗？”说着，他绕过几个人，冲着木牌就是一拳，木牌断为两截，他的手也是鲜血淋淋。

一个红头阿三叽叽咕咕过来就要抓金老大。他身板粗壮，比金老大高一头，但没想到原来是外强中干，一把没抓住金老大，却被金老大抓住他的腰带，一用力就把他撂倒在地。另一个红头阿三舞着手里的红木棒冲了上来，他还没看清金老大用了什么功夫，就被摔了狗吃屎。那个被先摔倒的此时已经爬了起来，直吹哨子。

小魏子赶忙道：“金爷快走！他在吹哨子叫巡捕呢！”

“老子是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怕过谁？”金老大不以为然。

果然，远处有红头阿三向这边跑，还有英国人手里端着枪，一边跑一边乱吹哨子。金老大不怕，又轻易把跑近前的几个红头阿三摔倒了。小魏子却着急了，道：“金爷快走！双拳难抵四手。”他挥手示意其他三人快走，然后去拉金老大。

但此时大家已经走不了了，巡捕越聚越多，那些英国巡捕向金老大脚下放枪，嘴里还叽里咕噜乱叫。眼看着金老大被洋人和红头阿三带走，那三个人回过神来，大骂道：“奶奶的，把金老大抢回来！”

小魏子连忙阻止道：“三位千万别，他们是真敢开枪的。快走，这事只有胡大先生有办法。”

于是，四人乘了一辆四轮马车直奔陕甘粮台。

此时胡雪岩正与左宗棠谈他的生丝生意。江浙盛产蚕丝，植桑养蚕向来是百姓一大生计。这几年洋人垄断了上海的生丝价格，一家一户的茧农根本没办法与他们争论，只好忍气吞声，受他们的盘剥，辛苦一年，所赚无几。

“鸟争一口食，人争一口气。大清的丝为什么非要受洋人操控？从去年开始，职下也做起了生丝生意，派人遍买丝丝，职下倒要和洋人搏一搏，断了他们的货源，看他们还如何操控市场。今年从春天职下已和丝农茧农签定了协议，先付他们一部分定金，事先定好价格，到时按合同收购。”胡雪岩道。

“如果洋人出的价比你高，照样可以收走生丝。”左宗棠看出了这个计划的破绽。

“那也没什么，洋人出了高价，茧农丝农得了实惠，也就逼着洋商不能太过盘剥，职下的那口气也算出了。”胡雪岩道。

“你的气是出了，那你图什么？”左宗棠有些不信。

“职下也亏不了。因为与丝农有合同，而且预付了部分款子，如果他们没丝卖给职下，那就有一笔违约金，大约相当于预付金一年的利息。换句话说，春天职下付出的预付金，就像钱庄贷给他们一笔款子，到时候本息全收，生丝生意没做成，钱庄的生意却做成了。”

左宗棠连连赞叹道：“不错，不错！不愧是财神，算盘打得如此精明。”

这时候，小魏子拉开门，只探进半个脑袋，轻声叫着胡雪岩，脸色灰白惶恐，全无平时的从容圆通。胡雪岩看他急成这副样子，知道必有大事，所以请道：“大人您先喝茶，职下说句话就回来。”

出了门，胡雪岩站在廊上问道：“怎么回事？金老大他们呢？”

小魏子虽然着急，但说话还算有条理。胡雪岩未等他说完，就开始吩咐道：“你立即拿我的名刺去找怡和洋行的李大先生，让他立即去工部局总捕房，请他们无论如何也不要难为金老大，更不要把人交到会审公廨；然后你再去会审公廨拜托程老爷，万一金老爷交到了公廨，务必不要过堂，不然左大人的面子可就丢尽了。左大人是最要面子的人，花多少银子现在不要管，要紧的是把人立即捞出来。”

租界成立有总捕房，又叫总警房，下面又设许多捕房，每个捕房都有或多或少的巡捕。巡捕捉了人，无论中外，先要交到总捕房。如果是纯洋人的案子，洋人自己就审了。像金老大这种情形，与洋人有了瓜葛，华洋纠纷，就要送到会审公廨去审理。会审公廨主审官员名义上是上海道台派去的谳员，陪审的是领事或者副领事，但实际上洋人往往强词夺理，事事要说了算。无论如何判决，如果把金老大送去过堂，无疑打左宗棠的脸，所以胡雪岩如此安排。

吩咐完毕，胡雪岩回去继续与左宗棠说话。但毕竟心里有事，总是有些前言不搭后语。

“雪翁，你有什么事吗？”左宗棠关切道。

“没什么，家里一点小事，已安排人去办了。”

第十一章 斗洋人护卫出手 计防务处心积虑

小魏子出了陕甘粮台，立即去怡和洋行。怡和洋行的买办李铭春与胡雪岩交情极深，他闻讯后立即去总巡捕房，小魏子则直奔南京路香粉弄的会审公廨。程老爷并不在公署，听下人们说是去丽水茶楼喝茶去了。小魏子来不及多讲，就直奔丽水茶楼。丽水茶楼有茶室近百个，他只能让一楼的大伙帮忙查一下，好在人人都认得程老爷，所以他很快就在二楼找到了。小魏子让伙计立即开一间茶室，并把程老爷请了过去，将事情的来龙去脉说了一遍。

“现在肯定还在总捕房，如果人送过来了，我一准知道。现在洋人越来越横了，华洋纠葛必定亲自会审，有时连人也根本不往公审局里送。”程老爷满腹牢骚。

小魏子打断他的话道：“程老爷，胡大先生的意思是如果人送过来了，您要多加关照，务必不要过堂。金爷是左大人的人，扫了左大人的面子道台大人也不好过。”

道台是程老爷的上宪，如果闹得道台没了面子，他这道台委派的谏员也没法交待。

“那是，不要说事关左大人面子，就是胡大先生吩咐，我也不敢怠慢。你去告诉胡大先生，人如果送过来了，我一定关照。”程老爷承诺道。

与程老爷接洽好之后，小魏子又去了总捕房。总捕房门禁森严，不让他进，好不容易看到一个中国巡捕，小魏子说尽好话，才肯帮忙打听。他进去了一会儿出来便道：“怡和的老板和一位李先生是过来了，现在正与总捕头说话。”小魏子又让他帮忙打听金爷是否就在总捕房，但这个巡捕却不搭理了。

小魏子见李先生久不出来，就先回陕甘粮台报告一声。胡雪岩也很着急，道：“这到底是什么结果，再拖下去，可就瞒不住了。”

“小的再去打听。”说完，小魏子又跑出了门。

刚出门，见一辆马车直奔而来，车上的人正是李铭春。小魏子连忙跑过去扶他下车，一边付车钱，一边问道：“李大先生，这事办得怎么样了？”

“有点麻烦，你快去请胡大先生。”李铭春一脸着急。

胡雪岩再次被叫了出来，他第一句话就问道：“怎么样了，人放出来

了没有？”

“没有。金爷打了两个红头阿三，这倒还好说，糟糕的是他还把一个英国骑警的鼻梁骨打断了，总捕房非要坚持送公审。好说歹说，人家答应不送公审，但要花一笔银子作医疗费，并且要向被打的人道歉。银子的事倒好说，可道歉就难了，金爷说什么也不肯。”

“左大人手下的人怎么会向洋人道歉？问他们，不道歉要多少钱？”胡雪岩不怕花银子，只想赶快把人捞出来。

“这个我也问过了，两个红头阿三大约五六百两银子就能打发了，可那个英国骑警却只要道歉。”李铭春回道。

“火到猪头烂，钱到公事办。洋人向来好利，没有不要钱却只要道歉的道理，他们不过是要多诈几个钱罢了。你再去一趟，五千两内能办妥，一切由你作主。”

李铭春刚要走，没想到左宗棠出来了，他已经在门口听了一会儿。

“雪翁，是什么事要花五千两银子？”

“是一个小官司，职下只想息事宁人。”胡雪岩答道。

左宗棠大声道：“你不要再瞒我了，是不是金老大惹事了，你如实说！”

胡雪岩看左宗棠一脸怒气，不敢再瞒，只好实话实说了：“金爷被巡捕房的人带去了。”

“为什么？”

“金爷打了两个红头阿三和一个英国骑警。”

一听说打了洋人，左宗棠反倒没气了，问道：“为什么打洋人？”

“洋人写了个牌子挂在外滩公园，说华人与狗不得入内。金爷一气之下把牌子砸了，红头阿三来阻拦，也被金爷给打了，十几个巡捕都近不了身，后来连英国骑警的鼻梁骨也被打断了。”

“有种，该打。你们拿钱干什么？”

小魏子代为答道：“想把金爷捞出来，可是洋人非要金爷道歉。金爷骨头硬，说什么不肯服软，所以胡大先生想花点银子把人捞出来。”

“一两银子也不要花。洋人侮辱华人在先，金老大打人在后，要说道歉，也得先由洋人向上海的华人道歉。花银子买洋人的脸这种事李少荃做得出来，我做不出来。他们写那种牌子，就是让万国来评论，洋人也

没道理。”

胡雪岩知道左宗棠不过是意气用事，事该怎么做还得怎么做，所以他向李铭春眨了眨眼道：“那就有劳李兄按左大帅的钧谕去办。”

李铭春走后，左宗棠拄着杖在屋里踱步，踱了一会儿他拿杖敲着地面道：“雪翁，我有一个办法，洋人非放人不可。我们就来个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你让邵友濂来，我交代他造几个大木牌，上写‘洋人与狗可以通过’，架到租界内洋人常走的路口。他不放人，我就不撤牌，看谁拗得过谁。”

听了左宗棠的这个赌气的主意，胡雪岩忍不住笑道：“大帅，要是洋人不答应闹僵了，金爷可要在里面受苦了。”

“他受点儿苦怕什么？洋人总归不能把他杀了。他们要敢杀金老大，我就敢炮轰租界你信不信？”左宗棠看胡雪岩仍挂着笑意的脸道：“我告诉你，洋人向来是欺软怕硬，你让他一寸，他就要一尺。”

“不必真打，大帅的威名足以令洋人威惧。职下就按大帅的吩咐去办。”

胡雪岩把小魏子叫来，让他立即去总捕房找李铭春，把左宗棠刚才的意思告诉他。虽然这个办法不能办，但可以说给洋人听，让他们休想狮子大张口。

这时候，邵友濂打发差人过来问道：“天后宫行辕已备好晚宴，左大人什么时候过去？”

胡雪岩代为挡驾道：“你回去告诉邵观察，左大帅今晚在粮台吃饭。”

差役听了并没有立即走，又问道：“左大人可还有别的吩咐？”他的意思，是否要邵友濂过来陪餐。

本来没有这件窝心的事，胡雪岩当然要请邵友濂过来陪餐，但这事不宜张扬，所以他说：“左大帅的意思，邵观察陪了几天了，今晚就不再讨扰了。”

法租界公董局的大钟敲了六下，已是下午六点。胡雪岩请示左宗棠道：“大帅，现在是否传饭？”

左宗棠摆了摆手道：“不急，等金老大回来了再吃。”

“洋人办事比较麻烦，但请大帅放心，金爷受不了委屈的。”

“不急，不急。”左宗棠淡然道。

这样又等了一个小时，人还是没回来。胡雪岩又问道：“大帅，您忙一天了，边吃边等如何？”

“都一个时辰了，人还没回来？我的办法，你给邵友濂说了没有？”

胡雪岩并没有告诉邵友濂，但左宗棠如此问，他只好撒谎道：“职下已告诉了邵观察，他也在奔走呢！”

正说着，只听小魏子一迭声地喊道：“金爷回来了，金爷回来了！”

“大帅您瞧，金爷回来了。”胡雪岩如释重负。

左宗棠高兴地吩咐：“开饭开饭，雪翁，要上酒！”

胡雪岩轻快地应一声，又吩咐道，“大帅吩咐要上酒！”

金老大一进门，双膝跪地，头也不敢抬。

“我怎么吩咐你们的，你们偏偏要惹是生非。”左宗棠声音很大，但并无怒气。

“小的给大帅惹了祸，愿受大帅责罚。”金老大的大脑袋砰地一声磕在地上。

“按我的规矩，私行斗殴，该怎么处罚？”左宗棠皱着眉头问道。

“打二十军棍。”

“好，这顿打记下来。我问你，你打了几个洋人，打得重不重？”

“打了两个红头阿三，一个骑警，都不太重。两个红头阿三都只舐破了手掌，骑警只被小的打坏了鼻子。”

“好得很，只是打得太轻了！要让洋人看看，我的轿夫也打他们八个，叫他们休要猖狂。”左宗棠拿拐杖敲打着地面，砰砰有声。

金老大见左宗棠如此说，一改低眉顺眼的模样，恢复平日的神情，大声道：“大帅，要是单手过招，小的放倒他十个八个也不在话下。那些红头阿三人高马大，原来是空心萝卜，一摔一个狗吃屎。”

左宗棠笑道：“好，今天晚上特准你喝酒。”

除了粮台的厨子，胡雪岩还从上海礼查饭店和汇江饭店请来两个，一个擅作海菜，一个擅做西洋大菜。胡雪岩知道左宗棠喜欢吃海菜，所以特意备了好几样。西洋大菜并不合中国人的胃口，图的是个稀罕。一会儿菜就上齐了，一个穿西式制服眉清目秀的小伙子推着一辆小车进来，上面全是酒。

胡雪岩道：“大帅，这是从西餐厅里请来的调酒师，咱们中国的酒有十几样，洋酒也有十几样，您要喝什么就吩咐下去。”

调酒师开始介绍每种酒，中国酒不必多说，洋酒却是都有讲究，一种是法国大皇帝喜欢喝的，一种是专为英吉利女王庆寿备的，一种已存了两百年。左宗棠挥手道：“我还是喝一点花雕。金老大，你是功臣，你想喝什么都依你。”

“小的喝洋酒，听说洋酒里面根本没有酒，每一样都来一杯。打洋人喝洋酒，真痛快！”金老大挥舞着手臂，自觉是今晚的大功臣。

这一晚左宗棠吃得高兴，谈得也高兴。金老大果然遍尝了十几种洋酒，早早就醉得胡言乱语，胡雪岩着人扶他下去休息。

第二天吃过早饭，左宗棠坐船去吴淞口阅兵，邵友濂等人都到码头送行。快登船时，左宗棠突然对邵友濂道：“小村，你昨天的事办得不错。我的办法对得很，对洋人不能太软弱了。我叮嘱胡雪岩一两银子也不能花，也不知道他听没听我的话，他这个人遇到事总是想拿银子。”

这番话把邵友濂问糊涂了，但他又不能说不知，只好恭维道：“大人声威中外皆知。”

左宗棠满意登船，向吴淞口驶去。邵友濂把昨天去请左宗棠的差役叫来，让他详细说了一遍见胡雪岩的情形，仍然不得要领。但有一点他是肯定的，左宗棠有事交代他办而胡雪岩却只字未提。胡雪岩只是一个候补道，竟然抢了他这上海道的风头，而且到底是抢了什么样的风头他竟无从得知。邵友濂气呼呼回了道台衙门，差役告诉他，说盛观察前来拜访，已经等候多时了。

所谓盛观察，就是李鸿章的亲信盛宣怀，他与邵友濂渊源颇深，关系也非同一般。邵友濂是浙江余姚人，科举蹉跎，三十五岁才中举人，此后却屡试不中。但他对洋务却颇感兴趣，数年前与会办轮船招商局的盛宣怀相识，通过他的推荐，邵友濂投奔到李鸿章幕府帮办洋务。光绪元年，经李鸿章推荐出任总理衙门章京。去年又在李鸿章的帮助下，他出任苏松太道。苏松太道全称是分巡苏松太兵备道，因为驻上海，习惯称上海道。

上海是国际商埠，华洋杂居，外交事务繁多，上海道职责非一般道台可比，除了一般道台应负的监督地方行政、维持地方治安的职责外，还得监收上海海关税，并办理地方外交和洋务。李鸿章极力帮助邵友濂出任上海道，也有借此加强对南洋控制的意图，这一点他也很清楚。只是他运气不太好，刚上任不久，左宗棠就外放两江。左李不和，他夹在中间自然不好受。果不其然，此次左宗棠到访上海，他精心准备了丰富的晚宴，可左宗棠却不领情，而对陕甘粮台的坐办胡雪岩却要亲自往访，比对他这个东道主还要亲密几分。

邵友濂正在烦恼时，盛宣怀顶戴袍服来见，他忙拱手道：“杏荪何必如此？又不是外人。”

“虽说熟不拘礼，可是礼不可废。”盛宣怀也拱手道。

“没那么多讲究，你看我都一身便服了，你要这样，就是怪我礼仪不周了？”

“岂敢？那我就随意一些。”

说话间，盛宣怀的长随进来帮他换去官服，穿上一件竹根青绸袍。

“邵兄，个中滋味如何？”盛宣怀笑咪咪地问道。

他这话问得太宽泛，不太好回答，邵友濂斟酌了一下答道：“滋味不太好受，上海道是天下最难当的道台。华洋纠纷不断，太让着洋人，华人骂你是汉奸；要硬气一点，惹起麻烦，总理衙门就会怪你有碍邦交。我在总理衙门干过，知道那里的行事规矩，说句不好听的话，他们对付洋人的办法，就是哄着孩子不哭。可洋人不吃这一套，总想得寸进尺。左大人说对洋人不能太弱，这话有几分道理。”

盛宣怀微笑道：“这话当然有理，但要分在什么时候。你自己本来就弱，却又要不示弱，这不是痴人说梦吗？这就是左大人与李中堂的不同之处。李中堂苦心维持中外无事，是想韬光养晦，脚踏实地做些实事。等我们赶上洋人的时候，就可以挺直腰板面对洋人。而左大人却一味对洋人用刚，打个不太恰当的比方，就像是一个呀呀幼儿，却要向一个身强力壮的大人挑衅，那不是找揍吗？要讲痛快，左大人的做法最痛快，也最容易换来清流言官的喝彩；但要讲有裨时局，李中堂才是忍辱负重，才是长远之计。”

“李中堂的苦心我是很清楚的。”邵友濂点着头道。

“你的苦处中堂也清楚。左大人出镇两江，肯定要出不少难题，他这人看上去粗蛮无礼，其实精明得很。”盛宣怀喝了一口茶又继续道，“洋务大业，一半系于上海，所以中堂要你提防左大人向上海伸手。上海是通商巨埠，若是左大人的人来主持，少不得与洋人撕破了脸皮，上海顷刻之间就在洋人炮舰威胁之下。中堂的意思是请你务必忍辱负重，妥善经营。对了，中堂还有一封亲笔信给你。”说完，他取出一封信交给邵友濂。

李鸿章在信中对邵友濂遇到的各种困难有八字教导——咬紧牙关，站稳脚跟，尤其还提醒他要提防小人借风兴浪。

谁是小人当然不好明说，借风兴浪的“风”自然是指左大人。因为刚与胡雪岩发生不痛快，所以邵友濂首先想到的小人自然就是他。

盛宣怀听了笑道：“这人万万不可小瞧，一个钱庄小伙计打出这样一片天下，绝非等闲之辈。不过换句话说，他也不过是纸糊的老虎。”

“这话兄弟就不明白了，既然你说他非等闲之辈，怎么又是纸糊的老虎？”邵友濂诧异地问道。

“在我们眼里，他当然是虎。可在李中堂眼里，他就只能算是纸老虎了。老兄有所不知，当年中堂办制造局、办电报，都曾委托我向他劝股。当然中堂不是缺他的十几万两银子，实在是觉得他人才难得，有意要拉一把，但他却不领情。”

“胡某人是靠左大人发达的，而左大人又是恩怨立报之人，他当然不敢改弦易辙。”邵友濂这样分析道。

“左大人固然不好惹，可李中堂就好得罪吗？如今政见南辕北辙的两人，一个南洋，一个北洋，早晚有交锋的一天。左大人虽不易撼动，但剪光他的枝杈，他也就束手无策了。实不相瞒，中堂已有剪除胡某人之意。既然中堂有意剪除，那胡某人还不是纸老虎吗？所以老兄不必烦恼，只需摸准胡某人的命门，到时候等中堂一发力，胡某人的富贵也就到头了。”

“他这人还是蛮有人缘的。”邵友濂只是生胡雪岩的闷气，却并无夺人富贵之意。

“钱多了，人缘自然就有了。我们不必与他计较，可老兄应该清楚，一旦中堂要我们出力，那我们自是义不容辞。其实你我无论走到哪里，人家都知道我们是李中堂的人，就算我们真心投靠，别人也不敢收留不是？”

“盛观察何出此言？邵某怎会投靠别人？”邵友濂连忙表白。

盛宣怀连忙打拱道：“得罪了！我不过是打个不恰当的比方。”

吴淞口位于黄浦江与长江的交汇处，是上海的门户、长江的咽喉，所以这里布有水陆重兵，有苏松、福山、狼山、崇明各镇和海澄、沪南各营。为了方便检阅，大家在吴淞提督行辕西的张华浜布置了一百多亩的陆军操场。

张华浜是个兵船停泊处，离吴淞陆程四里。这里原来有一个营盘，为了迎接检阅，他们又扎了东、西辕门、吹鼓亭和五色彩幔，附近的同兴码头也装了红栏杆，扎了彩牌楼、吹鼓厅。

在营门南有五百名海澄营兵，沿黄浦江列队。在营门北有苏松镇标营兵五百名列队，计有鸟枪、抬枪、长枪、虎枪，藤牌、弓箭手各队。江中舰船十余艘都悬挂彩旗，钧和、飞霆、策电、驭远、威靖等兵船均升黄色龙旗。旗帜密布，鲜明整肃。

十点，江南提督及浙江提督的座船首先从黄浦江上驶来，各兵船都升炮相迎。到十一点时，左宗棠的座船驾到，各兵船连珠炮响，水兵们都爬上桅杆站立成三层，两岸排列的军队也都放枪迎接。

船在码头停靠，水陆军提督、总兵及太仓知府、崇明、嘉定、宝山三县知县都递手本，左宗棠吩咐先阅水师，再接见官员。随即他换乘澄庆号出吴淞口，先巡视了一下各炮台，然后检阅三十余艘兵船操演。

吴淞口外停泊着英、美、法、德等国军舰，它们整齐地泊在口外，观看大清水师军演。当左宗棠的座船出现在口外时，各国军舰几乎同时开炮，一时间炮声隆隆，烟雾弥漫。陪同检阅的江南提督李林成道：“大帅，那是外国军舰向您致敬呢！末将在此驻扎五年，到上海的总督大员也见过不少，外洋军舰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放过礼炮。”

太仓知府也恭维道：“卑职做过崇明、嘉定知县，在上海已有九年，见惯了洋人耀武扬威，像今天如此众多的洋人升炮向我大清官员致敬，还是第一次见到。”

“曾文正公和李少荃都做过两江总督，他们亦都来过上海，洋人可曾升炮致敬？”左宗棠问道。

“曾文正公到上海时，卑职任嘉定知县，也曾陪同在此检阅水师，洋人军舰毫无表示。”

左宗棠听说自己的风头压过了曾国藩和李鸿章，乐得哈哈大笑。不过，等他检阅舰船打靶后心里就有些不痛快了。这次参加检阅的，无疑是南洋水师中最好的舰船，但与洋人的军舰放在一起，不仅个头上小很多，而且炮声更差距甚远。外洋军舰虽是施放礼炮，其声响彻数十里，而南洋各舰船，虽然打靶成绩不错，但炮声小，听上去就明显威力不足。所以他有些坐不住了，向身边的李林成问道：“我多年不接触火轮船了，听炮声我们的舰船好像有些底气不足。”

“大帅，岂止是底气不足！洋人军舰多是铁甲舰，水线以上全是钢甲，有几寸厚，不要说打不中，就是打中了，一炮两炮也奈何不了。但如果我们的舰船中它一炮，顷刻就会解体。大帅您看，那是法兰西国的巴雅钢甲舰……”李林成指着一艘巨舰，把望远镜递给左宗棠，“法兰西的巴雅钢甲舰，排水量近六千吨，是我们的二十倍！航速十四节，高我们四节，备炮二十八门，其中有四门口径是十一寸。”

左宗棠摆了摆手道：“你等等。我们的炮是十一寸，洋人的炮也是十一寸，并无太大差别啊！”

“仅从口径上看是差不多，可有一个问题，我们的炮是前膛炮，洋人的炮是后膛炮，后膛炮不仅装弹快，而且射程也远。更不利的是，我们这些炮舰是炮大船小，头重脚轻。听说咱们买英国人的舰船又上了当，摆在海口当水上炮台用还可以，要论海上争锋，根本不顶用。”

“英国人向来可恶。当初我收复新疆，粮饷无继，要胡雪岩向洋人借债，英国人就从中阻挠。彭刚直今春见我，说上年他奏请朝廷要添十艘舰船，我看十艘太少了，吴淞口也要添，我回江宁就上奏朝廷。”

在入海口处，长江被崇明岛分为南北两股。阅罢水师，左宗棠提议要从崇明岛北面走。因为无此计划，所以大家不免有些手忙脚乱。原来崇明岛北的江面宽处有百余里，但江中沙线密布，而且有跑沙，若不小心触沙搁浅，丢脸是次要的，弄不好有翻船之虞。李成林和太仓知府商量一下，据实以告。

左宗棠却并不体谅，问道：“难道就没人熟悉水情？”

“只有附近渔户长期在江中捕鱼，熟悉水情。”太仓知府据实回答。

“那就找渔户来带路。”左宗棠吩咐道。

崇明知县立即派人上岸，费了半个多时辰才找来两位渔户。两人都有些紧张道：“小人平日操的是小船，左大人的座船吃水重，小人也没把握，只能从江心走。”

“从哪里走都一样，你在火轮船上带路，只要能回吴淞就成。”

有两位渔户领路，途中并无多大险阻，因为江心水很深，再大些的船也无搁浅之虑。于是北进南回，用了一个多时辰，重新回到崇明岛。左宗棠把两位渔户叫到座船上，问东问西，谈得很热闹，然后每人打赏了十两银子。

当晚左宗棠连船也没下，直接在船上吃饭过夜。次日，他原本打算检阅步军，可淅淅沥沥下了一天雨，只好改在第三天进行。第三天依然阴着，好在没下雨，检阅完出操、射击之后，他吃了午饭就离开张华浜返回上海了，一路上各军开炮放枪欢送。

到了上海，邵友濂率江南制造局、上海县众官员及各候补道在码头迎接。他原以为左宗棠不会见客，这些只不过是例行公事罢了，没想到左宗棠点名要他、李兴锐和胡雪岩上船说话。

对邵友濂，左宗棠自然说了一些打扰、感激之类的客气话，邵友濂连连称罪。

李兴锐上船后，左宗棠当面就问道：“不知你能否制造出像策电、飞霆那样的舰船来？”

“问题不大，不知大人有什么具体要求，职下到与局中工匠商讨，尽快给您一个准话。”李兴锐回道。

“也没太多的要求，听说李少荃主持买的这四艘舰船，炮大船小，头

重脚轻，当守口的活炮台可以，可要出海击敌就有所不及了。所以你造船的时候，船吃水要再大一些，炮不妨小一些，总之要舰船相称才是。”

李兴锐满口答应。

左宗棠又问胡雪岩道：“你与洋人交往甚多，又为西北采办枪炮多年，最近洋人可有什么新鲜玩意儿？”

新鲜玩意儿多得很，胡雪岩一时竟不知道从何说起。

“对了，前些时候洋人新成立了一个公司，将来要给人家安德律风。这德律风，据说在这边说话，就可以通过电气传到另一处，那边就能听得见，具体情形职下也不太清楚。还有，洋人打算在南京路上装电气灯，听说只要在洋人公司按一个总掣，到时候一关一开，便可控制全部电气灯。”

见左宗棠不置可否，胡雪岩继续道：“听说洋人正在杨树浦那里建自来水厂。洋人在上海最苦的是无清洁水可喝，所以要建一个很高的柱子，里面装满水，澄清后通过管道送到各处。”

胡雪岩果然知道得很多，邵友濂的风头又被比了下去。不过左宗棠好像意不在此，他又问道：“那洋人有没有什么新式的枪炮？洋轮就泊在吴淞口，将来万一起了争执，有没有什么能阻止它们进来？”

邵友濂趁机插嘴道：“两岸炮台就是专为此设。”

“这个我早知道。”左宗棠不以为然。

“现在有一种水雷，可安在水中，到时候船一碰上，就轰然爆炸，是防口利器。”李兴锐接道。

左宗棠一听大感兴趣，问胡雪岩道：“德国的福克可还在上海？”

福克是德国军火商，这些年与胡雪岩交易颇多，他也曾亲赴西北见过左宗棠，还在军营住了十几天，所以左宗棠记得他。

“他就在上海，水雷的事职下听他说过，可托他代购。”

“水雷并不难造，关键要有样品。水雷的式样也有好几种，有一种是碰到即爆，还有一种是岸上控制，一按消息击发电气，水雷就可爆炸，这些局里都可以仿造，前些时候职下与局中洋匠商讨过。”李兴锐接道。

“如果能仿造最好，省钱是次要的，关键是权自我操，免受要挟。你就托福克每样买几枚，交给制造局仿造。还有，我看沪上各营用鸟枪、大刀的还不少，这如何能成？你让福克再买四千支最新式洋枪，补充到沪上各营。”左宗棠对胡雪岩道。

江南制造总局就能制造洋枪，而上海各军却还在用鸟枪、大刀，李兴锐脸上无光，所以解释道：“这几年局里所造洋枪不计其数，但都分到各军之中，淮军勇丁所用多是沪局所造。因为上海有洋人，长毛和捻子都不曾进来，这些年的确也有些松懈，所以大刀长矛还随处可见。”

李兴锐的解释并不高明，所以邵友濂又补充道：“现在沪上各营，真正用刀矛者并不多，左大人检阅时所以有刀矛，主要是为了表示兵勇十八般兵器样样拿手。”

“近身肉搏当然是好，但锐利的还是洋枪。你应尽早与福克谈谈，此事宜早不宜迟。”

胡雪岩对自己的身份十分清楚，现在他的身份是陕甘粮台坐办，而左宗棠却是两江总督，这件买卖由他经手并不合适，所以他道：“要说懂洋枪，还是李总办多有留心。从前职下从陕甘粮台为西征军购买洋枪，也曾多次请教李总办。”

这话是给左宗棠听的，他有点点出陕甘粮台，让他明白为两江买军火还是由两江的官员更合适。至于说请教李兴锐，那纯粹是顾及他的面子。李兴锐见胡雪岩还算知趣，于是也附和道：“胡道台与洋人交易有经验，职下对洋枪颇有研究。”

“颇有研究是不错，但江南制造总局所造的枪支，出问题的也不少。”左宗棠明白胡雪岩的话外音，顺口道，“既然李总办对洋枪多有留心，那就由你来买这批枪。但不要向英国人买，英国人最可恶。也不要向法国人买，法国人在越南闹得很不像话，处处提防着我们，不会把好枪卖给我们。”

盛宣怀大概是花了银子，所以他的手本单独被递了进来，左宗棠看了摆了摆手道：“不见了，传我的话，开船回江宁。”

这是下了逐客令，金老大高声叫道：“大帅请喝茶喽！”

这话传了出去，外面的亲兵于是也喊道：“大帅送客喽！”

邵、李、胡三人下船，与码头上众文武站班恭送左宗棠。送走左宗棠，胡雪岩回到自己的公馆，阜康钱庄的大伙以及洋行里的朋友都被他请过来吃晚饭。大家都是生意场上的人，所以关注的是左大人又有什么大生意。胡雪岩道：“左大人依然关照得很，不过我这陕甘粮台的坐办，不好经手两江的军械生意。”

不好经手军械生意，那么其他的生意呢？大家七嘴八舌，献议不少，但胡雪岩并不是很动心。一则他盯紧的是生丝生意，准备与洋人一搏，没有多少闲余资金可供调动。二则，他想做的生意必须是左宗棠感兴趣的。

“左大人关注的还是防务，防务无非是枪炮轮船。”

“说到防务，我倒想起了一样。”李铭春道，“洋人已多次提出要架设从沪上到汉口的电报线，可一直没有获准。不是电报不应该办，而是不想让洋人来办。如今能办电报的，国人只有盛杏荪，他现在正筹划由沪上经浙江、福建到广州的电报线，所以从沪上直到汉口的电报线一时没有能力来办。如今左大人坐镇江宁，我们不妨提议先修沪上到江宁的电报线，然后再续修到汉口，这样一来，左大人就能随时知道上海的消息，胡大先生也可与盛杏荪一争高下了。”

胡雪岩对此也大感兴趣，他领教了电报的快捷，很清楚电报对商人意味着什么。众所周知，左李一直在明争暗斗，而左李亦各有得力臂膀，盛宣怀是李鸿章的臂膀，胡雪岩是左宗棠的臂膀，两人都托俾官场做生意，更是暗中较劲。胡雪岩被人称为“财神”，银号遍布大江南北，又与他的药业、生丝、军火等生意相挹注，真是呼风唤雨；而盛宣怀从会办轮船招商局踏进商界，又是办煤矿，又是办电报，其势头也是风生水起。尤其电报一项，朝廷已经批准盛宣怀为总办，将来发展更是不可估量。

如果此时自己能办成沪宁电报线，不愁将来再办宁汉线，如此一来就可以与盛宣怀一争高下了，也免得让他独占鳌头。但问题是电报他从来未曾仔细上心过，能不能办成很难说。现在盛宣怀已鼓动李鸿章在天津办了电报学堂，已招了几十名学生，可见办电报非专门人才不成，而他手里并无这样的人才，所以胡雪岩有些迟疑道：“办电报需要专门的人才，咱们却缺少这样的人才啊！”

“当然要专门人才。不过这也不难，雪翁不会造洋枪，不照样做了十几年的军火生意吗？”李铭春道。

“话是这么说，不过几十年只在生意场上滚打，认识的全是生意场上的朋友，办电报的行家却一个也不认识。”

“这有何难？电报在西洋已使用了十几年，会办电报的人多的是。我们洋行大班的妻弟就是学电报的，现在就在洋行里抄抄写写，正愁无用武之地。前些日子他还鼓动我办电报，可我一则没那么多银子，二则也没胡先生的面子。现在左大人坐镇两江，胡先生办电报，正当其时。”李铭春又道。

胡雪岩于是托李铭春居中联系，一周后就有了准话。设备由怡和洋行的马路德负责购买，也由他聘请技师教授学员，包括架线工食银在内，一共四万两。等电报开通验收后，是否聘请原班人马入电报房，一概由胡大先生决定。

四万两银子在胡雪岩手里实在不算什么，关键是将人事权完全掌握在自己手中。所以胡雪岩就决定了下来，如果左大帅批准，就立即派人购买设备，着手兴办。

他着人备了满满一船礼物，准备送给左宗棠及他的心腹，还有驻江宁的有关官员朋友。轮船由一艘小火轮拖带，次日上午赶到江宁。两江总督衙门里有胡雪岩熟悉的朋友，他的手本及五十两银票一递上去，门卫立即亲自递到金老大会上。左宗棠因为头有些晕，睡了一觉，此时正在客厅闭目养神，听说胡雪岩来见，立即有请。

胡雪岩进门要行大礼，左宗棠拿手杖点地道：“雪翁就不必了。”

胡雪岩就势改为作揖，笑道：“大帅给职下的面子大过督抚了，听说督抚见大帅也要跪拜的。”

“那是传闻。督抚见我，我坐着不动是有的，有人磕头太快，容不得我相请，他们已跪下去了，我也没办法。”左宗棠笑道。

胡雪岩把近来沪上关于左宗棠巡阅上海的种种传闻说给他听，他呵呵直乐，然后胡雪岩又拿出一叠《申报》让他看。《申报》是同治十一年由英商安纳斯·美查投资创办的中文报纸，因为是办给中国人看，所以专门聘用举人、秀才为主笔。版面分为新闻、评论、文艺（副刊）和广告。

左宗棠巡阅上海的新闻一律放在第一版中，自他四月十六日到达苏州起，每天都有详细的报道。十八日登的是十六日他到苏州的事，题目是《左相抵苏》，接下来是《左相抵苏续述》、《阅伍纪略》、《左大人莅沪》、《左大人赴淞》、《恭送宪旌》、《校阅水师》和《亲阅打靶》，对他在上海的行止记载十分详尽。

尤其是《左相抵苏续述》中有一段这样写左宗棠：“维时见宪躬端坐舆中，目光如电，手执蒲扇，赫若神明。”胡雪岩事先将这些记述用红笔画出，左宗棠看了大为高兴：“洋人就是这一点好，看到什么说什么。吩咐下去，以后《申报》每一期都要给我看。”

胡雪岩指着最新一期的首篇文章让左宗棠看，题目是《李傅相准辞直隶》。上月李鸿章的老母去世，他推荐淮军老将、时任两广总督的张树声署理直隶总督、北洋大臣，他则请丁忧终制。

终制就要开缺三年，朝廷不准，让他继续署理直隶总督，百日孝后即回任。李鸿章再次上折恳辞，请朝廷收回成命，准他开缺。朝廷则以雍正朝和乾隆朝大臣孙嘉淦、朱轼、于敏中等人夺情留任的特例挽留他，告诫他“勿得再行固辞”。李鸿章怕清议指责他大不孝，所以再次恳请终制，表示他并不贪恋权位。于时朝廷再次降旨，也就是《申报》刊出的这一条：“李鸿章着开去大学士署理直隶总督之缺，仍俟穿孝百日，驻扎天津，督率所部各营认真训练，并署办理通商事务大臣，该大臣既经开缺留营，揆之金革无避之义，亦不背于礼经，此系曲鉴其恳切之忱，从权酌办，俾得忠孝两全，可无遗憾，亦当天下所共谅。”

左宗棠感兴趣的竟是最后一句“亦当天下所共谅”，他道：“这句话是

说给天下人听的。李二贪恋权位，自然不肯开缺，开缺三年，天下又是什么形势？可他又怕天下人笑话，所以再三请辞，单等朝廷这句话呢！”

胡雪岩请左宗棠关注的并不是李鸿章守不守制的问题，而是上谕的日期。看上谕日期，是四天前的事。而上谕抄出宫外，一般要到次日，要是驿传，非有八九天不能到江南。而《申报》却已于昨天刊出，比封疆大吏的消息还要灵通。

“这就是电报的缘故。这份稿子就是通过电报传过来的，盛杏荪办的津沪电报，因为价格太贵，加之许多人不知道电报之便，开通后发报的很少。但《申报》却非常注意用电报传稿，他们在京有专人搜集消息，送到天津通过电报发到上海不过半天时间。”胡雪岩解释道。

“这个我知道。”因为李鸿章给左宗棠演示过电报的神妙。

“大人，其实办电报并不难，职下想请大人允准办理上海到江宁的电报，到时候上海有什么消息，当天就可传到大人行辕。”胡雪岩说出此行的目的。

左宗棠本来对电报就很有兴趣，两江的电报由他的人来办当然再好不过。听胡雪岩这么一说，而且沪宁之间办电报花费不过四万两银子，而且不要官本，只需到时候知会各府县妥为保护就是，所以他爽快地答应了。

“不过朝廷已批准盛宣怀为电报局总办，此事是否也要奏报朝廷批准？”胡雪岩另有一层顾虑，他是怕将来骑虎难下。

左宗棠却不以为然道：“朝廷批准盛宣怀为电报局总办，但并没说别人不能办。你先办起来，到时候有我呢！”

事情如此顺利，胡雪岩十分高兴，次日就返回上海安排购买电报器材的事情。

第二天，左宗棠重新拿出《申报》，用王德榜送给他的放大镜仔细阅读，结果就在其中一张上看到一则消息——《有心杀敌，壮志难酬——义士刘永福请缨抗法被越婉拒》。大意是，法国交趾支那海军舰队司令、海军上校李维业指挥舰队占领越南河内后，在北圻一带驻扎的义士刘永福曾请求越南国王，趁敌立足未稳，夺回河内。然而越南国王派去的钦差告诉他，越南正与法国议和，不但不准请战，而且劝刘永福撤往腹地，文末还有他的简介。

“此人可用。”左宗棠一拍桌案，还吩咐下去，让人仔细打听有无了解刘永福其人者，将所知情况写成详禀。

第十二章 左制台忧心屏藩 袁世凯智平朝乱

法国觊觎越南已非一日。

大清与越南山水相连，血脉相通。东起广东的钦州，西至广西的南宁、太平、镇安三府，再至云南的临安、广南、开化，都与越南毗连。

早在两千年前，秦始皇废封置县，称越南为交趾郡及日南郡；东汉时称为交州；唐代置安南都护府，因此后来亦名为安南。到了宋朝，丁氏建立国家，向宋廷表示愿为藩属，且定期进贡朝觐。明亡清兴，越南黎氏王朝主动送回明朝所赐敕印，由康熙帝改封为安南国王。乾隆年间，阮光平推翻黎氏王朝，建立阮氏王朝，仍然由清廷赐封为安南国王。

后来他的后代同室操戈，阮福映借助法国势力一统安南，随即派使臣到京师报告，请改国号为“越南”，嘉庆帝同意他的请求，并册封他为越南国王。法国人因为帮助过阮福映，所以要求割让化南岛。阮福映没有答应，与法国渐渐失和，法国人则趁大清忙于对付太平军、捻军，无暇顾及越南，依靠军事威胁一次次逼迫越南割让土地。如今法国的势力已在越南中南部站稳脚跟，正向北部渗透。

越南分为北圻、中圻和南圻，三十个省，国都在顺化。北圻十六省，相当一部分与大清接壤。法国人向此渗透，不仅是垂涎此地，更主要的目的是想以北圻为跳板，图谋大清的滇、桂，继而进入清朝腹地。

从前大清因内乱无暇顾及越南，现在新疆已经收复，再置之不理就当然不行了。所以清廷下诏，请直隶、两江、闽浙、云贵、两广等督抚筹议法越问题。

左宗棠接到朝廷上谕时，也打听到了刘永福的一些情况。

刘永福，广东钦州人，在家排行老二。他家里很穷，十三岁就到滩艇上做小工，到了十五岁时，已被船主雇为滩师，站在船头指挥行船。平时，父亲便教他棍棒武术。那些年天灾加人祸，家境很艰难，十七岁时他母亲病死，无以为殓，幸而他家人缘较好，大家凑钱买了一副薄棺才得以下葬。可祸不单行，那年他父亲又在贫病中去世，兄弟二人只得用家中几块木板拼成一副棺材将老父下葬。之后与他们一起生活的族叔也去世了，此时家里穷得连床板也没了，只能以草席裹尸掩埋逝者。此时，债主又上门逼债，兄弟二人只好卖掉几间草屋抵债。从此，他们地无一垅，屋无片瓦，靠打渔、砍柴为生。后来太平军扯旗造反，他便以七星黑旗为标志响应，因此他的军队被称为黑旗军。

等太平军、捻军起义先后被平定后，清廷才得以腾出手来对付小股

的造反队伍，刘永福不愿被清军瓮中捉鳖，率手下三百余人撤到越南。那时候越南也是各股势力割据，尤其是北圻一带，山头林立，不少府县名存实亡。

当时好几派势力都拉拢刘永福入伙，但他却决定与越南官府合作，不仅帮越南官军平定了不少地方，而且多次抵御法军侵略，被越南国王授予三宣副提督之职。

面对法军的侵略，越南无力抵抗，只得承认法国在越南的特权，而且在外交事务上，越南必须受法国监督，越南的军队教官及一切军用品均由法国供应，同时增开河内、东奈、宁海为通商口岸，所有通商口岸法国均可设领事并派驻军队、警察。换句话说，越南已沦为法国的保护国。

让法国人烦心的是刘永福的黑旗军，即使法越签定了和约，黑旗军依然不买法国人的账。法国交趾支那总督致信越南政府，要求他们驱逐黑旗军，以保证法国人的安全。但越南国王明白，如果刘永福撤出越南，法国人就真的无所顾忌了，所以他婉言拒绝。于是，法国派出新任交趾支那海军分舰队上校李维业带兵去威胁越南朝廷、驱赶刘永福的黑旗军。

这个李维业从学校毕业后就到海军服役，曾参加过墨西哥远征，却无多大建树，此时已五十多岁了，才勉强升了个上校，所以他急于建功立业，积累升职资本以便退休。真是巧得很，刚当上司令，他就被派往河内。

交趾支那总督希望不用武力就把越南当局镇住，实现驱逐黑旗军、吞并北圻的计划。因为法国在普法战争中失败，赔款五十多亿金法郎，虽然赔款已经偿清，但要再启战端却有些力不从心。可越南的河内守将并不买李维业的账，回答道：“对付黑旗军，我也没什么办法。”

李维业立功心切，警告河内守将，限他三日内将河内城交出，并立即去领事馆做人质，否则三天后便武力攻城。河内守将没有答应，三日后李维业果然攻城，越南守军仓皇溃散，守将自杀，李维业轻易就占领了河内城。

刘永福主动要求进军河内，消灭李维业，越南国王没有答应，这也是左宗棠从《申报》上看到的《义勇可嘉，壮志难酬》一文的背景。法国人占领了河内，清廷不能再默不作声了。左宗棠心里已有了主张，不管怎样越南是大清属国，不能任由法国欺负，必要时就要出兵开战。虽然目前还不至于，但朝廷也不能毫无准备，而且刘永福不失为牵制法军的一颗好棋，朝廷必须用好。

“这人可用。”一提起刘永福，左宗棠总是这样说。李鸿章来的时候，他也是这样说。

李鸿章的突然来访实在有些意外，因为他回籍葬母，朝廷准他戴孝百日后回任，现在才一个多月，怎么就突然到两江来了？

李鸿章老母去世，左宗棠也有奠仪，所以他先表谢意，然后转入正题：“左大人，在下未能终制出而视事，实在是大不孝。但朝廷召唤，在下不能不移孝做忠——朝鲜那边又出事了。”

朝鲜同越南一样，也是大清属国，可要论起亲疏来，朝鲜比越南更近一层。越南这边是法国觊觎，朝鲜那边则有日本。

“日本蕞尔小国，其野心却大得很。同治八年的时候，一帮出国见过世面的人把天皇扶上了台，实行明治维新，学洋人，造轮船，造枪炮，办电报，修铁路。他们办洋务比我们晚，却比我们有成效，尤其是他们的海陆军，全按洋人的办法操练。明治天皇的野心也大得很，提出‘开万里之波涛，布国威于四方’方略，要效法洋人去占别人的国土。同治十三年，左大人正要出关收复新疆，日本就出兵到了台湾。”李鸿章道。

左宗棠插话道：“当时我坚持西征，抬棺出征，数万健儿……”

“左大人请喝茶，”李鸿章反客为主，端起左宗棠的茶杯就递了上去，以免他说起西征又没完没了，“日本人那次也没占到多大便宜，所以又打起朝鲜的主意。光绪元年，他们就派了一艘军舰去朝鲜东岸测量，朝鲜江华城的守军开炮击伤了他们的测量船，结果他们就占领了江华城，逼朝鲜签定了《江华条约》。那时候我大清无力东顾，让日本人捡了个大便宜。”

“不是无力东顾，是一些人太怕事，西洋人怕，连东洋小小的倭寇也怕。琉球原是我大清的属国，结果让日本人改成了冲绳县。这次日本又在朝鲜捣鬼，他们要干什么？”左宗棠说起这些事来就咬牙切齿。

“这次日本人的确又要生事。”李鸿章道。

随着日本势力在朝鲜的迅速扩张，朝鲜的宫廷也分成了两派。一派是以大院君李昰应（朝鲜国王的生父）为首的仇日派，反对日本的渗透。另一派以朝鲜王妃闵氏为首的亲日派，他们见识了日本强大，处处要向日本学习。

两派争斗中大院君失败，在家养病。可朝鲜军队屡屡被拖欠军饷，大院君在军中颇有威信，他们趁机发动兵变，驱逐以闵妃为首的亲日派，宣布她已死于流弹。又放火烧了日本使馆，杀死日本教官十三人，大院君重新掌权，称“国太公”。

“现在日本人有了借口，派兵到朝鲜去了。如果朝鲜国主被掳走，或者朝鲜王京被占领，那朝鲜就会变成第二个琉球。现在北洋有张振轩署理，但朝廷不放心，连下三道旨意召在下回任应变。”

“那就赶快派兵去朝鲜！朝鲜是我属国，我国自有保护之义务。”左宗棠答得很干脆。

“在下也正有此意。只是法人在越南虎视眈眈，倭寇也正是乘我之危，才如此猖狂。沿海不固，实在不敢放心赴朝。在下此次先来拜访大人，正是要与大人商量海防之事。”

“你说得不错，洋人向来仗着海上实力向我耀武扬威。月前我刚刚巡阅上海，江防海防已有部署。”

“要加强海防，关键要有实力强大的舰队。在下已多次向朝廷奏报购买铁甲巨舰，无奈始终没有定议。现在北洋不过十几条舰船，最新式的舰船就是镇字系列四艘，就是防口也不足，更不要说海上争雄。”

“这一点我也赞同。南洋的舰船也太少，我已奏报朝廷，长江水师彭刚直那里添十艘舰船，南洋也要再添五艘。”

李鸿章听了这话一脸茫然。他此次来见左宗棠，虽说是商量海防，但主要是想把南洋的四艘舰船调两艘到北洋去应变。朝鲜与大清接壤，而日本与大清也是一苇可航，如果在朝鲜闹得不痛快了，日本人学习英法等国的作派，打发几艘军舰到直隶来，京城就人心惶惶，所以必须有几艘舰船看家。现在北洋顶用的有八艘舰船，派四艘去朝鲜，剩下还有四艘，可是这四艘有两艘要在旅顺那里照应，因为旅顺正在建军港，要防备日本人破坏。这样一来天津就只有两艘舰船了，所以他前来与左宗棠商借两艘。

“现在法国人在南边闹，日本人在北边闹，实在有些顾不过来。”李鸿章叹了口气，他本想接下来说——朝鲜就在京城榻侧，北洋地位实在重要，事关京师安危，不能不请左大人帮忙，然后顺理成章把借军舰的事说出来。

没想到左宗棠话赶趟得很：“是啊，法国在越南闹，日本在朝鲜闹，越南朝鲜都是大清属国，都要顾。日本不过是刚刚学步的黄口小儿，法国却是与英国齐名的西洋大国，所以南边的事情更难办。我忝掌南洋，长江以南的防务都不能不筹划。只是南洋舰船实在太少了，我听说‘登瀛州’号和‘泰安’号都被北洋调去了，现在南洋吃紧，我正打算给你写信，把两艘兵船还回来以加强南洋，没想到你就来了，我也就免了这封信了。”

李鸿章真是哭笑不得，自从踏进门来，左宗棠就一次次让他吃惊，现在借军舰的事还没开口，左宗棠倒先讨起债来了。他只好打消了借舰的念头，好在“登瀛州”号是早期造的木壳船，有无都没多大用处，所以他很爽快道：“好，在下到上海后立即发报让‘登瀛州’号回南洋。不过大人既然说起了属国，在下就要接着大人的话说说看法。朝鲜和越南有所不同，从地理上看，朝鲜与奉天接壤，此地乃大清龙兴之地，关系自然非同寻常，越南不过是滇粤的屏藩。再从与两国亲疏上看，朝鲜准时入

贡，时有使团前来，而越南十几年来几乎断绝往来。为什么？是越南当日见大清多事，以为有机可乘，想成为自主之国。法人则投其所好，结果中了法人的圈套，处处受到限制。越南担心被法国鲸吞，所以他现在又要派遣使团请我国援助，其居心实在叵测！越南既已阴降于法，而我代为力征，与法国决裂，兵端一开，必扰通商全局，实在不值！更怕一发难收，竟成兵连祸接之势。”

李鸿章一口气把话说完，自以为说得有道理，左宗棠不能不有所赞同，没想到左宗棠侃侃而谈，两人观点竟南辕北辙。

“大清不能怪越南，越南是受了法国人欺负，作为宗主国，因为内忧外患，没有尽到保护的义务，就像老子没本事，儿子受了欺负，老子得感到伤心愧疚，怎么能回过头来怪儿子？现在国内平静，法国再欺负越南，大清如何能袖手旁观？正因为现在日本也在朝鲜闹腾，所以在越南问题上更不能让步。如果像你所说，任由越南自生自灭，那岂不是告诉日本大清对属国并无保护义务！至于说衅端一开，兵连祸接，终成不了之局，我看更无道理。如果法国不讲道理，那就不如与之一战，法人向来欺弱畏强、好大喜功，躁急而畏难。近来国内党派纷争，政无专主，仇衅四结，实有不振之势。吾若示以力战而不相让，持之数年，法国便不战而败。就是真打起来，他劳师以远，我守株待兔，何况越地烟瘴异常，疫痢流行，法人不适，死伤接踵，有此数忌，势难持久，最终必知难而退。”

李鸿章的观点被左宗棠批得体无完肤，他有些沉不住气了：“左大人，话不能这样说。现在的问题是法国海军力量强我太多，他不会弃长用短，在陆地上与我争胜负。到时候他们会像庚申年那样，军舰北上，封锁天津，京城立即人心惶惶，难道又要让太后和皇上秋狩？”

“就是秋狩，或者迁都，也不能认输。”左宗棠强硬得很。

“那要是太后和皇上要认输呢？庚申年最终还不是签订的和约？”李鸿章不以为然。

“太后和皇上要认输，我们这些做臣子的要劝。这些年就是没骨气的臣子太多，才让朝廷底气不足。再说，现在已不是庚申年，那时候洪杨作乱，朝廷无力御外患，现在朝廷上下一致对外，何惧法国？”

“外敦信睦，隐示羁靡，以二十年之和平换强国之大计，这是恭亲王的一番苦心。”李鸿章对左宗棠的观点不能苟同。

这话左宗棠当然熟悉，在京中九个月，听恭亲王说得最多的就是这句话，而他最不服气的也是这句话。

“少荃，这句话说到底就是要向洋人让步，要一让再让，打碎牙也要和血吞。忍让并无错，可也要有个限度。二十年来我一让再让，结果呢？同治九年英法美等国在天津闹事，让曾文正焦头烂额，崇地山赴法

道歉；同治十三年，日本人窥我台湾，后又占我琉球；光绪元年，英国人借马嘉里一事又逼迫我签定《烟台条约》；而俄国人则趁新疆变乱之际占我伊犁，最终是割地赔款；现在是法国侵吞越南，日本图谋朝鲜……敦信和睦，有和可言，有睦可讲吗？我看到的倒是洋人得寸进尺，舐糠及米，蹬着鼻子上脸！至于恭亲王，说句不敬的话，锋芒已无，胆略俱欠，已非当年不负众望的议政王了！”

左宗棠粗门大嗓带着怨气说出的这些话，让李鸿章有些目瞪口呆。这些和约几乎都是由他与洋人谈判签定的，这也是他被骂作卖国贼的主要原因。在他听来，左宗棠无疑是在当面骂他。可其中曲折又有谁知？他苦心维护和局，难道有错吗？

这人简直是疯子，不可理喻，我不能再与他多说一句。他在心里想，便拱了拱手道：“大人既然如此说，在下也无话好说。谢谢大人的茶，朝鲜事情紧急，恕在下无暇请教。告辞！”

左宗棠拿拐杖点了点地道：“恕不远送。”

说是不远送，但左宗棠还是站了起来一直送到门口。左宗棠倚老卖老，李鸿章是知道的，不过要论入阁的时间，自己又比左宗棠早，自己还是文华殿大学士，所以左宗棠在他面前卖不动。不过，没想到左宗棠送到门口，竟然有一语相送：“少荃，对洋人一味忍让没用！直起腰来说话，洋人吃不了人！”

李鸿章刚刚有点舒缓的心情又被这句话给破坏了，他立即回敬道：“要论与洋人打交道，在下比左大人要早，英国人请在下去检阅他们兵舰的时候，左大人还在给骆文忠写稿案呢！在下与洋人交往，向来都是直着腰说话，但从来不在洋人面前逞无谓之勇。”

李鸿章嘴巴厉害，左宗棠也是知道的，他这一通抢白并没有让左宗棠生气，而是笑呵呵地看着他离去。

怪不得他在京中待不下去，要是让这样的人执掌军机，真是国家之大不幸。李鸿章出总督府时这样想，等他乘船到了上海，脑子里依然是这句话。

李鸿章到了上海，就住在天后宫。天后宫就是妈祖庙，因为屋宇宽敞整洁，成为大员过上海时的栖身之地。

李鸿章到来前，邵友濂早就命人仔细收拾干净了。李鸿章入住后甚为满意，他也不急于赶赴天津，想在上海先看看各国的反应，再决定行止。

朝廷的意思是让北洋派军舰赴朝鲜，与日本针锋相对，以示宗主国保护之意。但事情并非如此简单，大清以宗主国之名出兵，日本以使馆被毁、人员被杀之名亦出兵，双方剑拔弩张，一旦起了冲突，那就麻烦

不尽了。

上海驻有英美法德等国的领事，他们消息灵通，所以李鸿章要在上海小住几日，听听各国的说法。如果各国对日本出兵深以为然，那大清派军舰就要慎之又慎了。

当晚，李鸿章便与上海的几员心腹密谈。邵友濂详细报告了左宗棠巡阅上海的情形，虽然这些都曾写信向李鸿章报告过，但毕竟没有面谈详细。左宗棠过租界，洋人派兵亲自护送，吴淞口阅兵，各国军舰大鸣礼炮，礼遇之隆无与伦比。李鸿章虽起家上海，素以善与洋人交涉自负，但各国从来没有以这样的厚礼待他，所以心里不免有些失落。邵友濂见此安慰道：“洋人对左大人如此礼遇，据传是因为胡雪岩的缘故。”

“怎么，这事与胡雪岩有何关系？”李鸿章问道。

“胡雪岩为了让左大人高兴，向各国水师提督或总兵送了银子，特请他们升炮致意。中堂知道洋人嗜利，放几响礼炮本是寻常，又有银子可拿，他们何乐而不为呢？”

“哦，这倒也有可能，胡雪岩做得出。不过左大人收复了新疆，洋人的确佩服。”李鸿章这话有些心口不一。

两人又谈了一些华洋交涉的事情后，邵友濂便起身告辞了。接着，李鸿章又会见盛宣怀。朝廷已批准电报总局设在上海，盛宣怀此时正在主持筹建。两人的关系又深一层，所以李鸿章当着盛宣怀的面大发左宗棠的牢骚。

“左老三这人真不可理喻！有人骂我是卖国贼，我看他也是贼。在洋人面前一味逞强，能博清流一声赞叹，可真要按他的方法去办事，我大清岂不又要重蹈二十年前的覆辙？清流们一味对西洋强硬，这都是书生之见，谁料号称知兵的左大人竟也是如此。虽然湘淮军也装备了洋枪洋炮，可洋人也并未原地踏步，尤其海军，又比二十年前强之数倍。而大清呢？北洋水师算是最好的，可也不过是七八艘舰船而已！动不动就要跟洋人开战，杏荪你说，这仗能打吗？”

“这仗就算能打也不能打。中堂是从军事上来说的，职下因为身处商界，只能从商情而言，尤其是上海，一打仗就有塌台的危险。”盛宣怀道。

“此话怎讲？”李鸿章不明何来的危险。

“自从平定洪杨之乱后，东南沿海一直比较平静，与洋人的关系也不错，所以中外商人都看好上海，纷纷前来投资。听一个老上海人说，上海这十几年发展最为惊人，刚刚平定洪杨之乱时，上海的外国洋行大约有百余家，国内较大的商号也有一百五十余家，而今不过十余年，洋人商行已有四百余家，国内的商号竟然有八百余家。大马路一条接一条修

起来，洋楼一座座建了起来，地火灯现在又要换电气灯，电报继而德律风，新鲜事物一样接一样，就连洋人也惊叹上海的发展之快。”

“这个我清楚。当年我率淮军来上海时，城北还是大片的坟场，而现在全成了洋式建筑；那时南京路还是条乡间土路，现在也成了上海最繁华之地。仗一打起来，上海商业必受影响。不过要说塌台，则有些言过其实了吧？台怎么塌？洋人的投资总不能立马撤走，建好的房子总不能搬到轮船上运回去吧？”李鸿章还是有些不解。

“事情要比这严重得多。”盛宣怀把茶水递给李鸿章，向前靠了靠，以示下面所说事涉机密，“自从上海建了租界，有了洋人产业，他们便把股票带了进来。旗昌、怡和不用说了，很早就发行了股票，因为收益稳定，华人多有附股。轮船招商局成立后，也效法洋人发行股票，开始虽然筹股艰难，却开了华商发行股票之风气，这些中堂最清楚不过了。最近几年，百姓购买华股也是群情若鹜，股价也是一涨再涨。轮船招商局的股子，当初百两面值只卖五六十两，现在已到了二百四五十两！电报局的股一上市就供不应求，百两面值卖到二百两！开平煤矿、上海机器织布局、平泉铜矿、也无一不高出原价，这无疑为我们筹资办洋务提供了巨大支持。可这既是喜，也是忧，如果上海一动荡，少不得纷纷抛售，到时股票肯定大跌，那些跟风买进、期望发财的人不知有多少要倾家荡产！中堂说可不可虑？”

盛宣怀不愧商场能手，眼光独到深邃，李鸿章不禁连连点头。

“更可虑的是上海的银根。现在上海市面上流动的银子不下千万两，可实际的银子不过几百万两，余下的全是银行、钱庄开出的银票。本来银行钱庄要根据自己的存银来开银票，可他们为了息银大都虚开不少。比如，某家银号实际存银只有三十万两，他往外放最多应该只能二十多万两，可他开出的银票，可能已达到四十万两。”

“三十万两存银，开出四十万两银票，那岂不有十万两是虚的？”李鸿章一眼看出问题所在。

“问题就在这。现在上海交易，很多时候并不用现银，比如职下卖出一批布，别人付职下一万两的银票，职下又买了一万两的纱，也不用现银，把这一万两银票给卖纱的就行了。没有一两现银，而两万两的买卖就做成了。”

“哦，也就是说，上海许多买卖是靠银票在支撑。”李鸿章一语道出金融的底细。

“正是如此，银票流转通行，说到底靠的是信用。换句话说，上海的买卖其实是靠信用在维持。假如一有风吹草动，许多人要拿银子急用，或者对银行、银号和钱庄不放心，都去兑，那银行和钱庄哪有那么多现银支付？‘哗啦’一声银号就会倒掉，在此存银的人家顷刻之间银子就打了水漂，那些银票在手里不过是张废纸。那时候，要倒的还不仅仅是一

家钱庄银号，大家对银行信用没了信心，银行、钱庄就会一家一家接着倒掉，接下来就会连累商家。这样一家连着一家，就像推倒了骨牌，上海市面岂不说塌就塌了？就连我们的轮船招商局、电报局，股票价格也会一落再落，想招股也难。”盛宣怀分析得深入浅出。

“听君一席话，我真是惊出一身汗。所以与法国千万不能打起来，一打起来，不要说军舰封锁海面，就是谣言一起，也足以在上海引起轩然大波。”李鸿章也是大感可怕。

“所以大人力主和议，绝对是保国护商的大计，一味嚷着开战，那才是误国害民之举！”盛宣怀也得出这样的结论。

“可惜，能理解到这层的人实在太少了。”李鸿章叹息道，“所以，我就是拼命也要维护和局，就算别人骂我卖国贼也在所不惜。”

“大人忠心可昭日月。”盛宣怀由衷地佩服。

“我们这样委曲求全，根本上还是我们太弱。杏荪，我心里有一个大计划，或者说一个大大的梦想，而且这个梦想正在逐步实现。我要建一支庞大的水师，从此再也不受洋人的扼制！去年马眉叔从法兰西回国了——马眉叔你知道吧？他小小年纪入了教会学校，光绪二年，我保荐他出洋到英法学习，上年学成回来，果然不负我望。如今他学贯中西，尤精洋文，更可贵的是——一回来就有一个筹议海防的折子给我。他建议北洋水师至少要有四艘铁甲巨舰，然后再有碰快、蚊子船各十艘、鱼雷艇十艘、通讯、运输船各若干，有了这样一支水师，足以与洋人相抗衡。此外，我们还必须有自己的军港。因此我上奏朝廷，左大人出京不久，朝廷就批准了购买铁甲舰的计划，已在英国定购。至于军港，就定在旅顺，那里群山环抱，易守难攻，终年不冻。年前已悄悄开工，大约七八年即可完工，有巨大船坞可供舰船停泊、维修，还有最新式的炮台拱卫安全，同时还建有铁路、电报局等设施，等建完后，那里将是东方第一要塞。那时候洋人再想拿几艘军舰吓住我大清，简直是做梦！”此时，李鸿章满面红光，意气风发，盛宣怀已许久没见到他这样的神情了。

不过，李鸿章转眼之间便从向往中回过神来说道：“当然，这必须要有一个条件，那就是十年内不可与洋人失和。一旦战端再起，不但旅顺有被炮击的危险，购铁甲、建东方第一要塞就成了一句空话，所以我必须力保和局。杏荪你说说看，我一向主和，有没有一点私心？骂我卖国，有没有一点道理？”

“当然毫无道理。中堂乃高瞻远瞩，他们不过是坐井观天。职下无论何时都会帮中堂力保和局。主战之人无非两类，一类是京中清流和顽固派，他们闭目塞听、固步自封，整天嚷着‘天朝上邦、民气可用’的空话，人数虽不少，但不足一驳；另一类就是左大人这样知兵的大员，他赶走了阿古柏，被盲目的赞誉冲昏了头脑，自以为洋人并不可怕，其实阿古柏哪能与坚船巨炮的英法相比？对付左大人这样的人，职下以为不

必与他直接对阵，剪除他的臂膀就是。如果胡雪岩倒了，左大人要钱没钱，要粮没粮，他还怎么打仗？”

“不错，胡雪岩这人真是理财的一把好手，可惜不能为我所用。”李鸿章也有些惋惜。

“现在就有一个绝好的机会。上海市面银根日紧，胡雪岩又与洋商闹意气，囤聚了七八百万两银子的生丝。他就算有千万身价，如今有七八百万投了进去，他手中还能有多少银子？所以只要他的银号一遭挤兑，一夜之间就能让他手忙脚乱，那时他必然要抛生丝，职下探听过洋人的意思，洋人已决定要与胡雪岩斗一斗，到时候他们会一齐拒收他的生丝，非逼他降到无可再降、蚀了巨本不可。那时胡雪岩尚难自保，左大人再要主战，那就只能靠嘴巴了。”

李鸿章想了一会儿，摇头道：“不到万不得已，我们不走这一步棋。你要知道，胡雪岩号称财神，如果他出了问题，那会连累多少人家？上海市面不就有塌掉的危险了吗？我力主和议，原也是为了上海市面稳定，这样岂不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还有，不知多少大员在阜康存有私款，阜康一倒，先公后私，不知多少人的私款要打了水漂，而且必然要封账盘账，那时大家的底子都露了出来，杏荪你想，那时要招多少人的怨恨？”

“中堂所虑极是。不过，要做就要了无痕迹。”盛宣怀心有不甘。

“不到万不得已，不可行此下策，你要听我的话。”李鸿章盯着盛宣怀。郑重其事的时候，他总会炯炯有神地盯着人，既是交代更含警告。

“职下唯中堂之命是从，哪敢自做主张。不过职下还有一事要禀告中堂，胡雪岩要插手电报了。”

“什么？他也要插手电报？”

李鸿章对此十分敏感。此次江宁之行，他知道左宗棠有意插手海防，已颇感担忧，现在胡雪岩又要插手电报，那自是更加恐慌。想当年自己办江南制造总局，左宗棠却在福州办船政局，寸步不让，大争风头。现在左宗棠又要在海防、电报上争他的风头，真是冤家路窄。

“胡雪岩已得了左大人的允准，正向洋行购买机器、铜线，要架设沪宁电报线。听说他野心很大，将来要包揽整个沪汉线。”盛宣怀又有意挑拨。

“左大人的脾气向来是先办了再说，我估计他还没向总理衙门透风。趁这时候，我们应该想几条不能分办的理由，说动总理衙门干预。”

“理由不用专门去想，大清办电报已落在洋人之后，现在洋人的电报公司正想趁咱们的电报局立足未稳挤垮我们。如果由一家来办，自然会

千方百计与洋人周旋，可如果要由若干家分段来办，自然容易被洋人各个击破。现在电报局已经投进了七八十万两，如果被洋人挤垮，那就实在太可惜了！”盛宣怀像洋人一样一摊双手，表示假如出现这样的局面，他也是无可奈何。

李鸿章道：“你说得有理，我回头就给恭亲王写信，把这意思告诉他，左大人上折子后，请王爷想办法驳回。”

“这件事职下已想好了，不必中堂亲自出面，以珠弹雀，实在不值，由职下与胡某人斗去。职下在洋场上还是有几个朋友的，他们答应帮忙，到时候让胡某知难而退，而且小小赔上一笔。”说到这里，盛宣怀神色决绝，亲自给李鸿章斟上茶道，“职下现在还有一事，还请中堂允准。”

“什么事，你尽管说就是。”

“洋人不是要求再办一条香港到上海的水线吗？要阻拦的话不知又要费多少口舌。职下的意思是，电报局应立即开始架设沪港陆线，只要陆线开通，加上原本已有一条水线，洋人见无利可求，也就不会再要求设水线了。而且现在南方局势日紧，法人在越南寻衅，实在急需架设沪港电报线。”

李鸿章连连点头：“这个办法好，既排挤了洋人，又有裨防务，你放手去做，朝廷那边我去说。不过这次架线大约需要多少银子？”

“职下算了一下，”盛宣怀扳着手指，一项项算给李鸿章听，“大概共需六十多万两。职下有几个朋友已答应入股，有把握凑出五六万，请中堂先暂拨五六万官款，职下从香港和上海同时开始架线，到时候在上海发行股票，依当前势头，筹齐五六十万把握较大，官款转眼就可还上。”

“好，旅顺修船坞的工料钱有五六万，先把这笔银子拖一拖，你拿来办电报。不过，说准了半年为期，到时你无论如何要还。”李鸿章当即作了决定。

“好，职下到时就是变卖家产，也不会让中堂为难。”盛宣怀没想到事情办得如此顺利，不禁喜形于色。

第二天，李鸿章原打算去拜访英法驻上海领事，听听他们对朝鲜事件的看法，然后再做打算。没想到他刚刚起床，正在漱口，盛宣怀就来求见。他拿着一张电报道：“中堂，张振帅已派兵赴朝了。”

“什么？”李鸿章惊讶得眼珠子险些掉了出来。

“振帅作主，已派丁军门、吴军门乘威远、扬威、超勇赴朝，眉叔同行。”盛宣怀又道。

振帅就是署理直隶总督的张树声，他是李鸿章放心的老部下。丁军门即是指北洋水师提督丁汝昌，他也是李鸿章的老乡，也是李的旧部，曾率马队与太平军、捻军作战。战事平定后，马队被裁，他一直闲居在家。李鸿章对同乡故旧向来照顾，就奏请朝廷由他统领北洋水师。吴军门是现驻山东登州的吴长庆，他也是淮军旧部，此时率军驻扎山东，督办海防。天津、直隶的驻军拱卫京师，当然不宜调动，所以就派吴长庆赴朝。眉叔即是洋务幕僚马建忠，他懂万国公法，善于交涉。

出兵朝鲜这样大的事，张树声竟连招呼也不打，“振帅作主”四字让李鸿章如鲠在喉。

盛宣怀见李鸿章不悦，已知问题出在“振帅作主”四字之上。张树声未与李鸿章通气就派兵赴朝，盛宣怀也感到惊讶，天津那边特意把“作主”二字点出，不会是无因，看来张树声志向不小。但在这仅是揣测，他不宜发表意见，只是问道：“中堂，您还见各国领事吗？”

“见，怎么不见？听听他们的看法总是没错。”

数日后，李鸿章赶到天津，吴长庆关于朝鲜兵变事件的详报就到了。此事处理得非常干净，原因是吴长庆用对了一个人——袁世凯。

袁世凯，河南项城人，祖父袁甲三，当过曾国藩的幕僚；叔父袁保桓，当过李鸿章的总粮台；嗣父袁保庆与淮军名将吴长庆又是好友，所以他与湘淮二系都有渊源。

不过他科举非常不顺，两次乡试不第后便把书烧掉，表示大丈夫当立功疆场。本来他可以直接投奔李鸿章，但他认为那里已人才济济，自己难有出头之日，因此投奔了山东海防总监督吴长庆。

朝鲜事件发生后，北洋派吴长庆带兵去朝鲜，袁世凯认为这是崭露头角的机遇，因此便自告奋勇，要求出去历练一番，吴长庆稍作考虑就答应了。袁世凯得此机会，大为兴奋，连夜给二兄写信——

弟限于资格，中原难期大用。抵高丽，能握兵权。既建功业，不愁朝王李熙之不我用……李熙，庸主耳，无能为，夺其政权归我掌握，犹反手也。……

军舰从山东烟台芝罘港起航，两天后便到达朝鲜南阳港，吴长庆命令一营登陆抢占滩头。营官见天色已晚，地形不熟，不敢登陆，找借口道：“兵勇大多晕船不能站立，请军门允准在船上暂休息一晚，明日一早登陆。”

吴长庆在军中素有勇将之称，听闻此言大为震怒，袁世凯挺身而出道：“晚辈不才，愿率军抢滩登陆。”

“世侄勇气可嘉，但海岸情形不明，或许会有倭寇的伏兵，你以身犯

险，这可不是闹着玩的。”吴长庆有些迟疑。

“世叔的关爱令晚辈感激不尽，但兵贵神速，到了岸边而不敢登陆，岂不让属国笑话？晚辈愿率一营兄弟前往，宁可战死，也不能吓死。”袁世凯毫无惧色。

吴长庆对此十分赞赏，当即宣布道：“自即日起，袁世凯出任前营营官，率所部即刻登陆！”

“属下谨遵军门命令，但行军打仗讲的是令行禁止，属下从未带兵，此次临危受命，怕兵勇多有不服，请军门准属下临机独断。”袁世凯又说道。

“好！”吴长庆又当即宣布道，“前营听本帅军令，自此唯袁世凯之令是从，若有不从者，军法从事。”

众人“噎”了一声。袁世凯便换上戎装，站于军前道：“前营将士听令，即刻随本将抢滩登陆。本将冲在最前，要死也是第一个。但若本将不死，有人贪生怕死，不肯奋勇前进，本将定亲手斩于军前！”

前营将士又是齐声遵令。

军舰放下舢板，袁世凯身先士卒，率领一百余人分乘十几个舢板而去。原来大家都是提心吊胆，抱了一死的决心，可岸上只有几十名朝鲜士兵，见是大清军队，立即整队相迎。袁世凯不费一兵一弹便轻松完成任务，立即由朝鲜士兵带路，找地方安营扎寨，为大军准备晚饭。吴长庆登岸后，行辕已经备好，晚饭已经做就，他自然对袁世凯赞不绝口，此事很快传遍军中。

第二天一早，闵妃便以朝鲜国王的名义派来使者，请大军入驻汉城，帮助稳定局势，恢复国王之位。

大院君不是宣布闵妃已死于流弹了吗？怎么她又派特使来了？原来这只是大院君为让亲日派死心而放出的假消息，那天闵妃趁乱逃出王宫，躲到了一位亲信侍女的家中。现在听说清军已登陆朝鲜，她便看到了重新夺回权力的希望，因此立即派特使前来。她还让特使带来一个消息——日军五百余人已到了仁川，随时准备进驻汉城，如果清军不能迅速行动，到时就可能被动。

袁世凯决定采纳闵妃的建议，可吴长庆十分不解，道：“闵妃是亲日派，我们怎么能帮她的忙？”

袁世凯分析道：“大院君是借助乱兵赶走了闵妃，掌握了政权，如果大院君继续柄政，大家肯定认为朝鲜秩序并非恢复。而赶走大院君，让朝鲜国王重新掌权，那至少在表面上表示朝廷已控制了局势，而后派军到各地平乱，朝鲜局势不愁不稳。那时候日本带兵前来，就没有任何借

口了。如果执政的还是大院君，日本人以大院君放纵乱兵杀死日本人为由讨价还价、没完没了，双方都陈兵汉城，那时时就难免擦枪走火了。”

吴长庆对袁世凯的这番见识大加赞赏，至于如何对付大院君，袁世凯已有一个不错的主意，吴长庆也痛快地采纳了。

袁世凯率五百人星夜赶往汉城，并于天亮时着人持信给大院君，告诉他天朝大军两千人已在城外驻扎，吴军门随后就要进宫。大院君没想到清军来得这样快，所以十分恭敬。第二天上午，他亲自带十几人到军营劳军。

袁世凯把大院君的护卫带到另一营帐中款待，这些护卫刚刚进帐，就被伏兵乱刀杀死。回到大帐，袁世凯向吴长庆点头表示事情已经办妥，吴长庆见此勃然变色道：“此次兵乱是因欠饷之故，这本是极平常的事情，你却借机夺权入宫，诛杀异己，引用私人，罪当勿赦。念你与国王有父子之情，请速登轿舆，乘兵轮赴天津，听候朝廷处置。”话音刚落，护卫已架起大院君塞进轿子里，立即送往海岸，由威远号送到天津。

押走大院君后，袁世凯请纓进汉城平乱。大家都顾虑人马太少，而袁世凯则认为大院君被擒，乱军无首，并不可怕。他率百余人突然赶到乱军驻地道：“大院君已束手就擒，天朝大军五千余人已驻扎城外，你们若是现在投降，天朝概不追究，否则大军入城，玉石俱焚。”

清军兵临城下的消息早就传开了，现在见大院君又被擒走，乱军纷纷投降，袁世凯兵不血刃就平定了汉城，而后他请求带人去保护王妃回京。

“军门，当朝鲜国王与王妃并肩坐在王宫的时候，有谁还怀疑局势没有恢复如常？所以请王妃回宫，比千军万马更有用。”

袁世凯说得有道理，吴长庆照准。闵妃被袁世凯护送回到宫中，次日与李熙一起出现在大殿上，李熙当即宣布，将请清军帮助平乱，并行文各地配合大军行动。

京城秩序恢复，李熙亲自到军中来见吴长庆，请求将袁世凯调给他做军事顾问。吴长庆经不住他的恳求，同意帮助训练新军。袁世凯故作为难，说朝军用的是大刀长矛，再怎么训练也无用，如果请他去训练新军，需先拨给一个营的装备。吴长庆当即答应。

袁世凯从军中选了五十人，又从朝军中选了五百人，发给洋枪，作为王宫的亲卫军，并从当天就开始训练、值勤。

在兵乱中逃回国内的日本驻朝公使花房义质，带兵气势汹汹赶到汉城时，发现这里已经秩序井然，但他仍然要求带兵进宫。袁世凯陪李熙召见他，并问道：“公使声称要带兵进汉城，俗话说师出有名，请问公使

兴师的理由是什么？”

“请问贵国出师的理由是什么？”花房义质不答反问道。

“很简单，朝鲜是大清属国，帮助属国平乱是应朝鲜国王之请，也是大清的責任。现在朝鲜局势已尽在掌握之中，公使还是率人马回去吧！”袁世凯有礼有节。

“敝国在此次兵乱中被杀死数十人，朝鲜理当拿出赔偿来。”花房义质又道。

“赔偿办法总会有的，但若想以此为由兴兵，实在于理不通。且我大清军队在此，双方语言不通，到时起了纠纷，公使您说怨谁呢？”袁世凯寸步不让。

花房义质进宫时已看到王宫卫队清一色来复枪，今又见袁世凯毫不畏惧，朝鲜国王夫妇又惟命是从的样子，他知道大势已去，同意谈判解决，悻悻而去。

李鸿章对这个结果很满意，不大动干戈而平定兵乱，尤其与日本没有产生磨擦，将通过谈判解决争端，甚是心慰。吴长庆在报告中把袁世凯列为首功，称他“治军严肃，调度有方，争先攻剿，尤为奋勇”。

李鸿章还是第一次听说袁世凯的名字，他能被吴长庆列为首功，肯定确有所长，看年纪竟只有二十几岁，他心里更大感兴趣，想将来若有机会，一定要见见此人。

第十三章 定军心景嵩访越 斩法酋永福划策

朝鲜的事情顺利平复，法越的事情也有了好消息。新任法国公使宝海路过天津时，前来拜访李鸿章，他告诉李鸿章法国在越南只求通商，毫无侵夺其领土之意，更无与中国为敌的想法。

李鸿章获此消息大为兴奋，挽留他在天津深谈，并同时报告总理衙门，认为“法国既有此态度，和议大有可能，倘能像此次朝鲜事件之和平解决，实为中法越之福”。于是，总理衙门同意李鸿章与宝海谈判。

当时，以法国的实力对付越南是绰绰有余，但要同时与清朝对抗，心里还是没底。所以法国政府定下策略，就是逐步蚕食越南，尽量避免刺激大清，尤其避免开战。宝海也正是为这样的使命而来。

经过一番讨价还价，最后李鸿章与宝海签订了《李宝协议》，约定大清军队撤出越南北圻，法国则在条约中声明“无意侵占越南领土”；准许法国商人溯红河到清越边界通商，以红河为界，南北分别由清法军队巡查保护。李鸿章认为，如果双方能够履行条约，无异于干戈化玉帛。

但这个协议朝廷上下并不接受，尤其是退兵一条，朝廷刚刚命令滇粤军队出关，现在又要他们撤回边界，岂不有失稳重？允许外国通商，无疑会给洋人窥探西南边陲提供条件。更无法忍受的是，大清的属国为什么要由双方来巡察？

主战最强硬的是清流领袖李鸿藻，他提出整军备边，派出军舰，东击倭寇，南击法夷。对这样的建议，不仅李鸿章觉得可笑，就连慈禧也觉得是纸上谈兵，不自量力。

左宗棠当然是主战的，但他又与清流们不同，不是空谈天朝如何如何，而是作了颇为实际的分析，并建议用好刘永福的黑旗军。他建议朝廷派人去见刘永福，坚定他抗法的决心，而且在粮饷弹药上给予切实支持。但派谁去、以什么名义面见刘永福，却是个难题。

真是无独有偶，此时吏部一个叫唐景嵩的候补主事主动请缨，希望朝廷准他前往越南细探，面见刘永福劝他抗法。唐景嵩的家在广西灌阳，因为越南安危直接关系桑梓，所以他对越南形势比别人更为关注。当然他此时主动请缨，也有借机立功之意。

这也难怪，他自同治四年中进士、点翰林，十五年后才升了一级，为六品吏部主事，而且还是候补，实际等于没有任何职务。宦海浮沉，谁不想创造机会一展才干？

他献上一条“救越南至便之计”，就是起用刘永福：

臣维刘永福者，敌人慑，疆吏荐扬，其部下亦皆骁勇善战之才，既为我中国人，何可使沉沦异域？观其膺越职而服华装，知其不忘中国，并有仰慕名器之心；闻其屡欲归诚，无路得达。

若明授以官职，或权给以衔翎，自必兴奋鼓舞；即不然，而九重先以片言奖励，待事平再量绩施恩。若辈生长蛮荒，望闾阖如天上，受宠若惊，决其愿效驱驰，不敢负德。惟文牒行知，诸多未便，且必至其地，相机引导而后操纵得宜。可否仰恳圣明，遣员前往，面为宣示，即与面筹却敌机宜；并随时随势开导该国君臣，释其嫌疑，继以粮饷。

刘永福志坚力足，非独该国之爪牙，亦即我边陲之干城也！或谓刘永福一武夫耳，岂能倚任大事？而臣则以为过论。前者河内之捷，海岛闻知，至今夷见黑旗，相率惊避。正宜奖成名誉，借生强敌畏惮之心；中国人士轻之，则彼族亦遂轻之矣！臣尝见今之言者，訾毁重臣、弹劾宿将，愚昧之见，窃叹未宜。

盖四邻环伺之秋，与承平有间。重臣宿将，所借以御外侮者，亦赖威望有以镇慑之。彼曰不可恃，诚恐长寇仇之玩志，而堕我长驾远驱之先声。夫刘永福诚何足道，然既驰声海峤，亟应奖励裁成。臣所以请遣使前往者，乃欲借国威灵，培彼名望，未尝非控制强邻之一术也。……

以上各节，发一乘之使，胜于设万夫之防，岂非至便？惟使臣难得其人。越南四境虎狼，强之以行，其气先馁。且非用一刘永福遂能资其靖寇也。是赖胸有成算者往焉，用彼爪牙，为吾凭借，而后扩充以图事业之有成。昔汉陈汤为郎求使外国，傅介子以骏马监求使大宛，皆以卑官而怀大志，卒立奇功。微臣慨念时艰，窃愿效陈、傅之请。

刘永福所部皆属粤人，臣籍隶广西，谊属桑梓，则前往出于有因；寓越之粤人极多，情势易于联络，盖尝熟筹及之，非敢冒昧而请行者也。今者琉球固无望矣，朝鲜又生事矣，日本、俄罗斯皆欲蠢动者也，民穷财尽，巨患日深，苟可以裨救万一，虽职系小臣，亦不得诿为分外之事。其济，国之灵也；不济，则虽绝脰夷庭，粉身蛮地，均不必在顾计之中。

臣不冀迁官，不支岁饷，抵越南后，毋庸援照洋使章程办理；惟乞假以朝命，俾观瞻肃而操纵有权。奋往之忱，矢诸夙夜；一得之顾，期报涓埃。

唐景嵩的上疏深得军机们的赞赏，恭亲王、李鸿藻、宝鋐都是异口同声地道好，认为其与左宗棠所奏真是不谋而合，确实是援越抗法的妙策。只是这“假以朝命”的请求谁也不敢答复，如果将来有了麻烦，朝廷脱不了干系。不过，既然唐景嵩有此雄心和胆略，不让他去实在有些可惜。

于是大家商量来商量去，最后拿出了主意，隔日便下了一道意思含糊的谕旨：“吏部候补主事唐景嵩，着发往云南，交岑毓英差遣委用。”

吏部候补主事为何突然交云贵总督差遣委用？朝廷的意图唐景嵩心里自是非常清楚——要他去云南是假，默许他入越是真。此行若能说动越南政府和刘永福坚持抗法，保存北圻，则朝廷有委派得人之功；反之，如惹出乱子，法国质问起来，则可以推说是他个人擅自行动，从而诿卸责任。

但朝廷这种模棱两可的态度并没有动摇唐景嵩的决心，他满怀豪情出都赴越，临行时他的会试座师宝鋈在同和居设宴饯行。宝鋈也是负了恭亲王的托付前来，他道：“维卿此行似乎名不正言不顺，不过朝廷的苦心，维卿自当体谅。此事极为出奇，出奇必求制胜，对你我是寄予厚望的。”

在去越南之前，唐景嵩打算先见见左宗棠，听听他的意见。若能获左宗棠好感，将来有他向朝廷说话，对自己的仕途也是大有好处。于是他乘轮船先至南京，他怕左宗棠不见，还在手本中夹上一字条，特意说明此行的目的。

唐景嵩的手本递了进去，久久没有回应。因为他有二两银子给门房，所以门房很客气，邀他去门厅喝茶，劝道：“请唐大人耐心等等，今天胡大先生来见左大人，说话会久一些。您的手本既然已给了金老大，他没说不见，那就还有见的可能。”

唐景嵩心里急得不得了，但嘴上却还道：“有劳老哥哥了，我不着急。”

左宗棠此时确实在见胡雪岩，这次还是为了办电报一事。胡雪岩几个月前开始架设上海到南京的电报线，等线路、发报机等设备都到位后，没想到试发时竟不能成功，忙了十几天也无结果。后来有人提醒，说是不是电报器材有问题，他这才悄悄委托美国洋行派人来瞧，一查之后，果然是电报器材有问题，都是劣质不能用的。

这件事是胡雪岩私下里请怡和大班的亲戚办的，这时再找那个所谓亲戚却再也找不到了。他与怡和洋行老板私下相谈，洋行老板也大为吃惊，说根本没有这样的亲戚。

胡雪岩大呼上当，几经曲折才算弄清楚，原来是有人在里面做了手脚，以重金收买了洋人，只要让胡雪岩办砸这事，洋人方面的损失有人加给两倍的赔偿。至于这人是谁，却又无从打探。

“肯定是盛杏荪。”胡雪岩在心里想，但他没有任何凭据，所以也不敢说给左宗棠听。依左宗棠的脾气，如果他上一个奏折，朝廷再让胡雪岩拿出证据，那岂不是打不着狐狸还惹一身骚？所以他只能怪自己不长眼，让洋人给骗了。

“你这个精明之人也让洋人给骗了？”左宗棠有些奇怪。

“可不？玩了一辈子鹰，到了却让鹰啄了眼睛。”

“损失有多少？”

“损失倒不多，几万两银子的事。”

“那你是什么意思？依你的脾气这事非要争一争的。”左宗棠知道胡雪岩不是轻易认输的人。

“算了，大丈夫有所为，有所不为。在这件事上，职下不想再争了。职下已经想好了，除了原有的生意要维持外，不再向他处投资。明年职下要在生丝上与洋人一见高低，今年洋人已收不到生丝，明年职下再拚他们一拚，非要他们从职下这买不可。”

“你是要和洋人斗法了？如果最后洋人屈服，都来向你买生丝，你的赚头一定大得很。”左宗棠对胡雪岩此举的意图甚为明了。

“也不仅仅是为了赚钱。洋人已在上海、杭州建了四个机器剿丝厂。听人说一台机器就能顶一百个人土法剿丝，一个机器剿丝厂，就有十几台机器。大人请想，这些机器厂一开，那要有多少家小作坊要倒闭，有多少人生活无着落了？而且如果这四家赚了钱，洋人定会一窝蜂似的来投资，机器剿丝、机器织绸织缎，那时江南的农家无论养蚕还是纺织，都要一律破产。什么苏绣、杭绣、宁绸都被洋人挤掉了。”

“不过，只凭你的力量，怕是胳膊拗不过大腿。”

“当然不能单靠职下，几家丝茧大户职下也都通了气，到时一起对付洋人。这种法子，洋人叫商战。沪上有个叫郑观应的写了一本书，名叫《盛世危言》，他有一个说法，国家要富强，要善于与洋人打商战。大人知道职下是不读书之人，这些都是朋友看了告诉职下的。据他说，洋人国家富强，根本上是他们国家重商，像打仗一样全力以赴发展商业，所以像英吉利这些国家虽然国土面积不大，但他们把生意做到了世界各国，赚到了大笔银子，反过来再武装他们的军队，为商人提供保护。”

“哦，这个说法倒是很新鲜，你到时把这本书也拿来让我看看。”听左宗棠的语气，他的确对这本书很感兴趣。

“好，职下一定上心。比如四十年前林文忠公在虎门销烟，烧掉的不过是英国鸦片的九牛一毛，可他们派来了军舰，不惜用战争来维护他们商人的利益。可在我们大清，不要说商人在国外吃了亏，就是在自己的国土上要办成一件事，那该有多难！士农工商，商人是排在最末的。可在英吉利国，大商人被赏公爵的比比皆是。”

“就像你经商出了名，也可以赏红顶子，穿黄马褂。”左宗棠调侃道。

“那可不一样，职下的红顶子、黄马褂都是大帅您帮着弄来的，没有您哪有职下？”话说至此，胡雪岩以示不敢忘本，“职下还听说东洋的日本拿钱办企业，那些企业开始赚钱的时候就交给商人们去办，日本人在拼命的学西洋人，他们也要打商战。”

说起日本，左宗棠向来是一副轻蔑神态：“小小倭寇，无论它打什么战都难成气候。不过大清如果多一些像你这样的巨商，办起事来确实容易些。从前西征，几十万两银子只要说一声你就备好了。如果有十个你，我发一句话，就是买几艘兵船也不过是眨眼间的事，何惧他法国、日本？雪翁，依我看中法必有一战，到时我要到前线督师去，那时我要粮要饷，还需要你来帮忙。”

胡雪岩慨声应诺：“职下愿为大帅效劳，到时只要大帅说一声，职下就是砸锅卖铁也要给大帅筹齐。”

“有你这句话，我就放心了。”左宗棠欣然点头。

见他们话已经说得差不多了，金老大递上唐景嵩的手本。

“一个六品主事见我干什么？”

金老大把夹在里面的字条递给左宗棠道：“这个人是要见刘永福的，大帅不是说应该支持刘永福抗法吗？”

“不错，我在折子中也是如此说。莫不是朝廷依了我的奏议，特意选拔的人才？叫他进来！”

胡雪岩拱手道：“大帅有公事，职下就告退了。”

“你什么时候走？到时我请你吃饭。”

“大约还要两三天，处理完电报之事就走，到时一定来向大帅辞行。”说罢，胡雪岩作揖离开。

这时唐景嵩已经进门，一见面就行跪拜礼。左宗棠也不客气，等他站起来才问道：“你这是要去见刘永福？是不是朝廷看了我的折子，特意派你去的？”

唐景嵩虽然紧张，但人还算是机灵，他并不正面回答，而是道：“谁都知道大人是百战百胜的将军，从来不向洋人低头。刘永福所部屡创法夷，正可为朝廷所用。卑职愿为朝廷效力，临行前特来向大人请教。”

左宗棠侃侃而谈足有一个时辰，最后总算说到了刘永福：“你见到他后告诉他，好好打，打出了名堂保顶戴保花翎，本部堂将不遗余力。”

金老大看时候不早了，高叫了一声：“大帅请喝茶喽！”

唐景嵩只好告辞。退到门边时，左宗棠叫住他道：“你告诉刘永福，他只要实心抗法，不管朝廷如何，到时本部堂一定会支持他，我那一年两万两的养廉银都给他赏了娃子们。”

唐景嵩复又行礼，表示一定将他的美意当面告诉刘永福。告辞出门，他觉得不虚此行，朝廷虽没有明确态度，但左大人有如此表态，到时自己也不至于一厢情愿许空诺。

唐景嵩先是乘船到了上海，然后再去广东带上了他的一个远亲唐镜沅作帮手。唐镜沅现在广东，从前曾在越南做过生意，多次在黑旗军的防地购买山货，而且能说越南话。

两人乘船到了顺化，唐景嵩期望能够见到越南国王，听听他的真实想法。但越南国王以唐景嵩没有正式行文而拒绝接见，只派协办大学士阮文祥与他会谈。

两人谈来谈去，唐景嵩总算摸透越方的心态——抗法吧，自知力有不逮；不抗吧，又心有不甘。他们对刘永福的态度也是模棱两可，既希望用他来牵制法国，但又怕法国报复。

要想说动越南国王坚定抗法，唐景嵩自知不可能，所以他不在顺化空耗时光，直接起程去见刘永福。

那时越南的局势又发生了新的变化。大清按照《李宝协议》，下令进入越南北圻的滇桂军队后撤，可法军却迟迟没有动静。元旦后，法国政局生变，极力主张拓展殖民地的茹费里第二次出任总理，外交部长也由向来轻视大清的沙梅拉库担任。新任交趾支那总督干脆拿出一个将越南北圻置入法国保护下的计划，要求向越南增兵四千人，并要求在增援部队到来前，李维业要占领红河三角洲一带五六个据点，如果遭到越南拒绝，就命令部队占领顺化，直到签约为止。

作为此次重大行动的先声，李维业首先占领了北圻重镇南定。虽然越南并不知法国的计划，但从占领南定的这一行动中已感到巨大压力，所以赶忙请刘永福商议军情。

但刘永福此时却有很多忧虑，因为越南朝廷战和不定，急则用他，缓则远之。打仗他不怕，怕的就是朝廷这种做法。如果法国真的大兵压境，那时越南朝廷也许会立即转向，与法军一起来对付他，那时他将何去何从？

他曾数次向清军及云贵总督致信，表示愿回国效力，却杳无音讯。实在没有办法，他只能重走十五年前据山为寇的老路，可过了十五年又回到原来的起点，他如何能够甘心？所以这些天刘永福的心情彷徨，异常烦恼。

就在这时，唐镜沅突然来到保胜，并且带来了唐景嵩的亲笔信，称

他是奉朝廷之命来商议抗法大计。刘永福与唐镜沅从前就认识，虽未深交，但也算得上朋友，由他来送信自然值得信赖。他欣喜万分，立即写信列出了自己的履历及所有弁勇名册，并派得力部将吴凤典、杨著恩跟着唐镜沅去见唐景嵩，他自己随后拜访。

唐景嵩此前还颇有担忧，因为此前并没有朝廷命官到越南来见过刘永福，没想到他的信恭谨诚恳，因此一切顾虑都成多余的了。

数日后刘永福到达越南山西，到驿馆拜见唐景嵩，他一进门就磕头，口称给信使请安。唐景嵩立即请他起来，口称“渊亭兄”。刘永福字渊亭，这一声称呼，竟令他热泪盈眶。

唐景嵩仔细打量了一番这位令法人头疼的同胞，只见他个头高瘦，双目炯炯，最为与众不同的是他颧骨高，当天，唐景嵩便在日记中记到“状若猿獐”，英雄多奇相。两人初次相见，竟是一见如故，稍作寒暄，唐景嵩即直入主题问道：“不知越南君臣到底待足下如何？”

刘永福在越南虽然做了三宣副提督，但终归不能得到越南君臣的完全信任。有嫉妒其才能者，有视之为匪者，亲法的官员则恨不得立即驱他出境。

“越南官员中，只有兴化总督黄大人厚待末将，历次擢升也全靠黄大人。其余之人实在不好说，嫉我恨我者都有。”

“渊亭兄，恕我直言，你少年时冒天下之大不韪，实在是一失足成千古恨。以渊亭兄之才智，何愁不能大展宏图。”唐景嵩为刘永福可惜。

“维公所言极是。”唐景嵩字维卿，所以刘永福如此称呼，“末将少年被逼无奈，实在走投无路。如今又到进退两难之境地，还请维公指点。”

“指点谈不上，我还要先问一句，不知渊亭兄是如何打算的？”

说到打算，刘永福不禁长叹一口气道：“实在没有切实的打算。云南布政使唐大人曾写信给末将，建议末将固守保胜，不要妄动。法人如来进攻，就跟他们打一仗，不胜就退入云南。部将中则有人建议退到越北深山，此地猛兽出没，聊为安身立命之地。”

“依我看来，退入深山实为下策。渊亭兄好不容易有今日之局面，若不能乘势有所作为，再隐没深山之中，那就实在太可惜了。渊亭兄乃大丈夫，应当堂堂正正，赫赫炎炎。雌伏一隅之地，无异于鼠窃之辈，堕前勋而败大名，你甘心吗？再者，既然保胜之地都不能保，那其他地方还能保吗？”唐景嵩这样分析道。

“末将居越南十余年，虽然越南官府待我一般，也难有推心置腹之人，然末将据其地有年，食其禄有年，且越南国王予末将官爵，末将实不忍悄然隐匿。”刘永福垂头丧气，表示的确如此。

“所以此为下策。至于唐藩台所说，请渊亭兄株守保胜，待法人进攻时方可一战，不胜则卷旗入滇，此只能为中策。功名者，有功而有名，足下坐视国难，则无功无名，谁还重视你？事败而投大清，恐怕大清也未必接受吧？现在唐藩台答应庇护，将来能不能践诺不去说，但他总不能一辈子在云南做官吧？他走后又有谁来庇护你呢？”唐景嵩又道。

“是啊！未将真是进退两难。”刘永福一脸茫然。

“不，渊亭兄只能进，不能退。这就是我为你谋的上策，不知渊亭兄可愿听我一言？”唐景嵩双目炯炯地盯着刘永福。

听说有条上策，刘永福眼睛顿时亮起来，望着唐景嵩急切地问道：“请维公指教。”

“主动抗法！”唐景嵩做了个快刀斩乱麻的手势，“如今法夷欺我大清，剪我藩属，神人共愤。大清不想因一隅而牵动天下，因而有意借域外豪杰卫我边疆。足下乃越官，若能提师攻击河内，战则声名鹊起，粮饷军备必有助者；若能一战胜之，使法人知难而退，渊亭兄则有存越南捍边疆之功！倘若不胜，四海九州皆知有刘永福，谁肯不容？立名保身，无逾如此。念一身，念子孙，念越南，念大清，诸念并为一念，无外乎杀敌而已。杀敌乃有进路，不杀敌并无退路，所以主动抗法是上上之策！”

“维公言之有理，未将也不是没有想过。只是如今未将势单力薄，即使小有胜利，如何能扶大厦之将倾？”刘永福有些踌躇。

“可如果渊亭兄蜗居保胜，坐视法人吞噬越南，倾巢之下岂有完卵？而且法人已与渊亭兄势不两立，吞并了越南，岂有不攻保胜之理？所以你不攻敌，敌早晚要攻你；你坐视法人吞并全越，已是有过，清越都难有你立足之地。现在若能主动击敌，便有保越卫边之功，无论胜败，都是人人敬仰的义士、忠臣。总之，渊亭兄主动抗法，胜自然是胜，败亦是胜！而只求自保，败自不必说，待越南亡国后，被逼无奈再战，偶有小胜，亦不见好于清越，是虽胜犹败。何况现在法国已再次增兵，磨刀霍霍，一再逼迫越南驱逐渊亭兄，就是你不愿战，也无法避战吧？如今既然越南君臣都希望你能挺身抗法，正是天时地利人和俱备！”

刘永福也不得不佩服唐景嵩说得确实有道理，他道：“维公所言极是，待未将回去与部将商议，尽早给您回话。”

过了几天，刘永福那边仍然没有回话，唐景嵩沉不住气了，在唐镜沅的陪同下，他亲去保胜回拜刘永福。刘永福在保胜经营十余年，成效不错，境内与别处相比，百姓算得上安居乐业。一路之上，重要关口都有黑旗军设卡防守，一听是朝廷使臣来见刘永福，无不恭敬有加。

原来保胜并无城池，刘永福在此筑起二余里小城，他的家和黑旗军大营就设在城内，城外建有五座炮楼。除在保胜设卡收税外，又在其下

游保河、屯鹤、壮支和上游程舍、家喻等地设支关，对来往商旅收税，作为黑旗军粮饷的主要来源。刘永福治军向来严格，所以保胜一带井然有序。

唐景嵩亲自到访的消息已由黑旗军士兵前往报告，所以刘永福一直迎出城来。他大约已向人请教，所以将唐景嵩视为钦差，跪请圣安。唐景嵩的身份比较特殊，说不是钦差吧，但他的确是朝廷默许前来的；但要说是钦差吧，但并无明确旨意，如果以钦差自居，便有欺君之罪。好在黑旗军中并无精通礼仪者，而且并无官员在场，所以他的担忧稍纵即逝，连忙趋前几步扶起刘永福道：“几日不见，如隔三秋。我实在想念渊亭兄，所以不请自来了。”

“维公来得正好，末将正要派人去请呢！前些天听公一席话，末将茅塞顿开，只是部将尚有疑虑，维公前来正好可以说服众弟兄。”

唐景嵩听刘永福此言，心里不免焦虑，但并不形于颜色，只道：“渊亭在黑旗军中一呼百应，何须我多言？”

“请维公进城详谈。”刘永福闻言也没回答，只是做了一个请的姿势，于是两人便携手进城了。

三宣提督府是一个三进的大院子，院墙高厚，形制如城。第一进乃是议公事的地方，正堂叫“忠义堂”，透着绿林气息。刘永福的手下大将已经都到大堂等候，他一一向唐景嵩介绍。

“维公的道理末将是明白了，但末将是粗人，跟弟兄们讲不清，今天恳请维公向弟兄们讲清楚。”

刘永福的这帮手下都一副洗耳恭听的样子，唐景嵩只好将上中下三策逐一给大家分析。其实，他们跟随刘永福多年，只要是他决定的事情，他们向来少有异议。只是刘永福觉得事关重大，特意让唐景嵩再把道理讲讲，并无推卸之意。因此唐景嵩在讲的时候，众人已是频频点头。到了最后，他突然想起忘了一件大事，把去见左宗棠的事竟然给忘了。

“前些天与刘军门相谈，一见如故，一高兴竟把一件大事给忘了。诸位可听说过左季高大帅吗？”

季高是左宗棠的字，这些久在越南的汉人并不清楚，所以唐景嵩又补充道：“就是在西北打跑阿古柏、收复新疆的左大人。”

这么一说大家就都明白了，他们对左宗棠的名字并不陌生。这里的商人多年来穿梭于云南、河内、香港之间，消息非常灵通。有一阵子那些商人总是说起西北，说起左宗棠，刘永福还记得他们说起左宗棠的神情，常常是一拍大腿道：“呵，这个人敢说敢做，圣旨也敢违，曾大人也敢骂。他带着子弟兵收回了新疆，英国人夸他，俄国人也怕他。”现在，

大家又从唐景嵩的嘴里听说左宗棠，所以倍感亲切。

“莫非维公认识左老大人？”大家惊奇地问道。

“岂止认识！”见大家如此神往，唐景嵩信心大增，“你们都知道我到越南来是受了朝命，可你们并不知道朝廷为什么突然要派人来。”

“为什么？”大家都瞪大眼睛，急于知道究竟。

“原因就是左大人向朝廷上了奏折，盛赞刘军门为忠义之士，说只要刘军门实心抗法，足可寒法人之胆。恰巧我也毛遂自荐，希望来见刘军门，所以朝廷这才派我来。”

“左大人真知道末将？”刘永福非常激动，有些不敢相信。

“岂止知道，临行前我特意去了一趟南京——现在左大人已坐镇两江，他对我说，你见了刘永福，告诉他，好好打，打出了名堂保顶戴保花翎，本部堂将不遗余力。我告辞的时候，他还特意对我说——刘永福缺的不是勇气，是粮饷弹药。你告诉他，到时候无论朝廷如何，只要他肯打法国人，我拿出自己的养廉银去犒赏娃子们。”

唐景嵩正说得高兴，刘永福却突然放声大哭，这下可把他吓了一跳。前营管带黄守忠道：“大人，刘将军是心里高兴。您不知道，他最佩服的人就是左大人。”

“维公，让你见笑了。只要有左大人这句话，末将就是肝脑涂地，也死而无憾。”刘永福此时也擦干了眼泪，说着又望着他的部将们道，“弟兄们，我决定豁出这颗人头去打法国人，你们呢？”

“属下都无二话，将军怎么说，属下怎么做！”

“好！”刘永福一挥手道，“三天后祭旗出征，消灭河内李维业！让他做第二个安邨！”

“对，让他当第二个安邨！”

安邨是十年前的法军统帅，带着三四十人出城攻打黑旗军，结果在纸桥被黑旗军打死。

大计已定，刘永福设宴款待唐景嵩。唐景嵩没想到事情这样顺利，所以十分高兴。酒菜摆好，刘永福面前却只摆了一个窝窝头，连筷子也未放。唐景嵩不解，还是黄守忠解释道：“唐大人有所不知，今天是刘将军母亲的忌辰。”

刘永福在保胜一切安定下来后，常念及父母辛劳一生，却不曾享半天清福，心中常以为憾事。每到父母忌辰，他便只吃这种黑窝窝头，而且守着父母灵牌，彻夜不眠。

“唐大人有所不知，末将小时候家境极为贫寒，母亲生下我来就没有奶水，就是嚼了这种窝窝头喂我，母亲一边喂，一边哭，不为自己，只为自己儿子命苦。如今我们都已为人父母，都体味到了爱子之心，每思至此，就体会到了母亲当时的心情，未将便越加想念父母，唯有吃这窝窝头心里才好受些。”

“孝门出忠臣，渊亭兄孝悌如此，我没找错人。”唐景嵩感叹不已，接着他端起酒杯道，“诸位兄弟，第一杯酒，我们敬刘军门母亲大人在天之灵。”

这顿酒实在是罕见，主人拿窝窝头当菜肴，但大家一样喝得痛快豪爽，结果真的是一醉方休。

唐景嵩醒过来时，太阳已落山了。下人见他醒了，侍候完他嗽了口道：“刘爷说，唐大人醒了，就请到他的书房去。”

唐景嵩进了第三进院子，下人把他带进西跨院。刘永福迎出门来道：“维公醒了？”

“渊亭兄真是海量，竟然把我灌醉了。”

刘永福拱手道：“得罪得罪，末将哪里是海量，我们一人一杯，维公算算那是多少？”

两人携手进屋，说是书房，其实是间密室。刘永福铺开地图，给唐景嵩讲他攻打河内的计划。

法人的枪炮厉害，要一对一对阵，这仗没有胜的可能。尤其如今法人在河内城中，如果硬去攻城，无疑是以卵击石。所以，只能把李维业引出城来。但怎样把李维业引出城来呢？刘永福打算用激将法，唐景嵩一听也连连称妙。

三天后，黑旗军大张旗鼓，誓师出征，一直开到河内城西北十余里的怀德城。刘永福把行辕设在这里，然后派兵攻打河内城。因为黑旗军没有攻城重炮，所以只是抬着木梯向城墙冲一冲，法军枪炮一响就退回来。如此这样连攻了三天。

李维业已接到交趾支那总督的密信，说有两千援军正在赶来，所以让他坚守勿出。所以任凭黑旗军在城外叫骂，他就是不肯出战。黑旗军见骂阵不奏效，于是展开了第二招。他们趁着夜色，把挑衅李维业的檄文贴满了河内四门。

檄文是为了激怒李维业，所以怎么难听就怎么说——

雄威大将军兼署三宣提督刘，为悬示决战事，照你法匪，素称巨寇，为国所耻。每到他国，假称传道，实则蛊惑村愚，淫欲纵横。借名

通商，实则阴谋土地。行则譬如禽兽，心则竟似虎狼。自抵越南，陷城戕官，罪难了发，占关夺税，恶不胜诛。以致民不聊生，国几穷蹙，神民共怒，天地难容。

本将军奉命讨贼，三军云集，枪炮如林，直讨尔鬼祟，扫清丑类。第国家之大事，不忍以河内而作战场，唯恐波及于商民，为此先行悬示。尔法匪既称本领，率乌合之众，与我虎旅之师在怀德府属旷野之地以作战场，两军相对，以决雌雄。

倘尔畏惧不来，即宜自斩尔等统辖之首递来献纳，退还各处城池，本将军好生之德，留你蚊虫。倘若迟疑不决，一旦兵临城下，寸草不留，祸福尤关，死生在即，尔等熟思之。切切特示！

李维业看了这份檄文气得火冒三丈，不过副司令韦医提醒他，这只不过是刘永福的诡计，让他千万不要上当，而是耐心等待援军到来。

见李维业依然不上当，刘永福便令人连夜进攻城外的教堂。自从第一次占领河内后，法人就在城外修了一座教堂，又在教堂附近修了碉堡，驻兵保护。教堂外又筑了三道竹栅，作为辅助防守。

刘永福派黄守忠率五百名士兵向教堂发起进攻，接连攻破了三道竹栅。法军全部撤到碉堡之中，依托碉堡向外放枪。黑旗军勉强冲到碉堡前，无奈碉堡木门厚重坚实，根本攻不破。最后，黑旗军放火焚掉了教堂，天明前就撤走。清点人数，黑旗军战死了十几人。而法人除了被打死两名士兵外，并无其他损失。

不过，这下可把李维业彻底激怒了，任凭别人怎么劝说他也听不进去：“刘匪不过是一帮乌合之众，快枪很少，更无火炮，有什么好怕的？当年安邨被杀实在是笑话，这帮无赖根本不值得我一击。至于战书也不过是清人吹牛，我不担心别的，只担心到怀德找不到他。”

于是，李维业亲自率海军陆战队两个连及炮兵、勤杂人员四百余人出发了。刘永福探知消息，命令右营管带杨著恩带兵三百在纸桥桥头设伏，吴凤典率左营埋伏在路左为奇兵，黄守忠率前营扼守大路迎敌为正兵，他率亲兵等营接应。

刚刚设伏完毕，李维业已率部赶到对岸。他令炮兵作火力侦察。按刘永福的吩咐，伏兵静伏不动。李维业又细细观察后，也没有发现黑旗军的踪迹，因此命令部队过桥。副司令韦医带领骑兵走到桥中，黑旗军伏兵枪炮齐施，韦医和几名骑兵应声落马，法军队伍顿时混乱起来。李维业见势不妙，赶紧到前面指挥反击，法军很快又镇定下来。

法军不愧训练有素，在狭小的桥面上竟然很快把黑旗军的火力压了下去，杨著恩指挥所部仓皇后退。李维业命令全军迅速过桥，在开阔地上迅速列开阵势，枪炮轰鸣，黑旗军士卒纷纷倒地。李维业也指挥法军追出一段，但谁也没想到躺在地上的黑旗军士卒突然纷纷跃身而起。原

来他们多半未被击中，而是躺在地上装死。这时法军已经近前，黑旗军的大刀长矛派上了用场，双方混战在一起。

激战中，杨著恩先是双股中弹倒下，不过仍坐在地上继续指挥作战，开枪射击敌兵。后来他的右腕又中弹骨折，不能开枪，他咬紧牙关，改用左手开枪杀敌。李维业远远看到杨著恩倒在地上依然从容射击，非一般士兵可比，而且他手指上戴有戒指，因此断定他是名军官，于是指挥数名士兵向杨著恩齐射，杨著恩胸中数弹而死。

此时左路伏兵及刘永福率军刚好赶到，纷纷向法军射击。法军没想到黑旗军的快枪也不少，大为慌乱，李维业再次走到阵前，想借此稳定士兵的情绪，不料被流弹击中头颅，当场毙命。

统帅战死，法军士兵不敢再战，丢下伤兵纷纷后退。刘永福见黑旗军伤亡也很重，命令各军收队回德胜。

法军一口气逃回河内，紧闭四门不出。因为当天天热，口渴难忍，不少士兵在小河中灌了一肚子凉水解渴，结果水太凉，又因为不干净，所以回城后数十人腹泻不止，又死掉了六七人。

第十四章 电报兴倾囊相助 越事起和战两难

左宗棠得知黑旗军阵斩李维业的消息时，正在巡阅上海。

这次赴上海，左宗棠主要是看炮台，看渔团，因此选择了坐船。到上海后，船走崇明岛北，先是看白茅沙一带的江防。然后绕过崇明岛，入吴淞口。沿途设炮台多处，左宗棠对炮台施放情况甚为满意。

不过炮台都建在高处，如果舰船靠近岸走，就躲进了岸炮射击死角，所以他当即吩咐随行人员道：“让江南制造总局用大号木船改建水上炮台，平时隐泊岸边，一旦有战事，就泊在岸炮下，配合炮台攻击敌舰，以补岸炮死角之不足。”

到吴淞口的第二天上午，左宗棠就要巡阅渔团。按照安排，松江府、太仓府所属十余县的渔团一起出动，表演火攻、运输、登船等科目。此时，彭玉麟检阅完长江水师，也赶来上海与左宗棠会面。

两人都是主战派，向来惺惺相惜，感情非同一般。彭玉麟因为长江水师实力薄弱，数次上奏要求添设小型舰船，前任两江总督刘坤一一直敷衍不办，而左宗棠一上任，不但上奏支持长江水师添购舰船，而且还让福州船政局从德国购买五艘快艇。日前，长江水师已新添四艘小舰船，南洋水师亦新增三艘舰船，彭玉麟十分满意，与左宗棠的关系更近了一层。他一到上海，就和左宗棠一起检阅渔团。

吴淞口外，各国军舰也前来凑热闹，左宗棠的座船一出现，各国军舰又放炮以示尊重。南洋水师、长江水师的战船也是列队相迎。岸上步军排列得整整齐齐，一齐鸣枪致敬。一时间吴淞口内外枪炮不绝，烟雾缭绕，比去年还要热闹。

各县渔团已准备就绪，每艘船上十人八人不等，有一位什长，戴白顶，每县渔团有一位兵头，戴金顶，船上都挂了一面三角旗。先是表演火攻，三四十艘燃着烟火的船向江中一艘废弃的木船冲去。这些船的船头都装有钢叉，所以能钉到木船上，虽然水势汹涌，火船并未被冲走，而且很快就把木船燃着了，火借风势，烧得“噼噼啪啪”直响。然后又表演水上抢运，数十艘小船各载物品在江上穿梭，行船如飞。接着在江心某地交换货物，最后团丁攀绳登船，又爬上桅杆，把手中的旗子挂上。

左宗棠一边观看渔团会操，一边给彭玉麟讲他江防海防的规划：“如今岸上有炮台，水上也有活动炮台，洋人的军舰要来，除了炮击他们的锅炉、气管、烟囱外，还要挑选熟悉水性的勇士，一有机会就潜到他们的舰上，炸坏他们的机器。我正着人制定水陆各军奖惩章程，从勇丁、提镇直到我这个两江总督，都要职责明确。遇有外国军舰闯入上海而不服查禁者，开炮轰击得力者照军功从优给奖；夺获船只的，副将以下加

三级，勇丁则赏银五十两。若督队不严、临阵退缩以至误事者，提镇则请旨正法，副将以下，届时由我查实手刃之！至于我，一旦有敌来犯，则必亲临督战！”

彭玉麟亦是血性之人，见左宗棠白发苍苍，还如此豪气，他不肯屈服的雄心也激荡起来：“左大人布置如此周密，不怕洋人来，就怕他不敢来了！”

“到时我与你乘坐舢板誓死督阵，正如古人‘并力一向，千里杀敌’之时也。”左宗棠豪气顿生，望着茫茫长江挥着手，一副无可畏惧的神情。

陪同左宗棠巡阅的自然有不少武将，见两位老师如此慷慨，他们都被感动了，抱拳表示道：“末将等忝居一二品武职，都各有应尽之责。两位大帅不临前线，末将等也会拼命的！”

左宗棠很满意武员们的表态，朗声道：“有壮士如斯，吾中华何惧！”

这时有人把最新的《申报》送上船来，并把题目指给金老大看——《黑旗军阵斩法酋，李维业纸桥丧命》。左宗棠一直很关注刘永福和黑旗军，这样的消息当然要马上报告，于是金老大举着《申报》大声道：“大帅，小的有重大消息报告，请大帅暂停阅操。”

有什么消息值得让他停止阅操？左宗棠十分纳闷，吩咐道：“你先退下去，什么事也不如阅操要紧。”

金老大没有遵命退下，而是大声喊道：“大帅，刘永福阵斩法军司令，获得大捷！”

左宗棠一听，连忙大声吩咐道：“暂停阅操，拿报来看！”

金老大把《申报》奉上，彭玉麟也挤过来看，无奈两人都是老花眼，《申报》字又太小，身边上海县令自告奋勇，给二位捧读——

本报自香港获知，数日前法军驻越南东京司令官，海军上校李维业，会同副司令韦医率军五六百，出东京城攻怀德之黑旗军。黑旗军在纸桥设伏，待法兵过桥时突施枪炮，击毙法军不少。法军过桥后又被刘永福两路伏军围攻，法军司令官李维业、副司令官韦医当场毙命。法军士兵伤亡三四百，黑旗军伤亡亦不少。同治十二年，刘永福亦是在此设伏，阵斩法酋安邨。十年后，又于此地阵斩法酋，且正副司令皆被毙，实乃极巧之事，然亦是预料之中。

听到这样的消息，船上立即热闹起来。左宗棠豁地站起来道：“娃娃们！你们知道刘永福是何人吗？他从前不过是广西的一个土寇，被官军赶到了越南。他在越南十余年始终不肯向法人屈服，十年前阵斩法人安邨，如今又阵斩李维业。论枪械弹药他都无法与官军比，竟能两次阵斩

法酋，可见法人也不过是虚张声势！只要我国抱定决战之念，法国又有何惧哉！”

彭玉麟也大声附和道：“就是为此送掉老命，又有何惜！”

.....

此次到上海，各国领事都到行辕天后宫礼节性地拜访，唯有英国领事交了一份请求架设沪汉电报线的禀贴。因为早在几年前丹麦就架设了淞沪线，所以英国人想参照这个例子架设沪汉线。

左宗棠不愿沪汉电报线由英人来建，但一时又没有合适的借口，因此叫盛宣怀来出主意。盛宣怀立即意识到这是个接办沪汉电报线的好时机，他告诉左宗棠道：“要回绝英人，就必须把丹麦的淞沪线拆掉。这不仅很麻烦，而且也不是根本办法。最好的办法就是我国先把电报线办起来，那时候洋人觉得无利好图，就不会再强求了。”

“沪汉线当然要架，而且要快，我国懂电报的也只有你，这条线就由你来办吧。只是两江的藩库也空得很，拿不出多少银子，这条线大部分要集商股。”左宗棠道。

因为清法关系紧张，朝廷要求上海到广州的电报线要加快进度，以备将来传递消息方便。此线从上海和广州同时开工，投资很大，盛宣怀实在拿不出银子来立即架设沪汉线，而且筹集商股也需要时日，所以他需要官府鼎力支持。但他又不想官府干涉过多，尤其不希望左宗棠干涉太多，更不希望南洋有官股在电报局里。因此他要想个办法，既要两江拿银子，却又不能作官股。这话实在难以开口，不过盛宣怀是个聪明人，很快就有了恰当的说词。

“大人关心民生，这个谁不知道？不要说两江百姓见了大人要摆香案磕头，就连直隶闽浙等地的百姓听说大人兴水利、建海塘，也都羡慕不已，大家都怪自己的命不好，没有遇上大人到他们的地方做总督。”盛宣怀了解左宗棠的脾气，所以首先郑重其事地恭维，“两江这么多工程同时铺开，自然需要许多银子。可职下目前最缺的就是银子，所以不得不仰仗大人。”

左宗棠被恭维得有些飘飘然，对盛宣怀的要求当即就拍了胸脯：“我既然说了，当然要支持。”

“大人拨的官银又有两种用法。一种是作为官股，将来生息分红，还有一种是先借用，定几年内还清，或有息，或无息。要用哪种方式，一切听由大人吩咐。”

“哦？那依你看来哪一种更好？”对这两种用法，左宗棠不甚明了。

“两种方法各有利弊。官银作股份，叫官商合办。好处是官银作为股

份，所以可以分红。坏处是，一旦经营不善，官银就打了水漂。而且商人是唯利的，即使是盈利了也隐匿盈利，为的是不付官红，甚至把官本全部赔进去。官银作借款，叫官督商办。官银只是借款性质，无论经营如何，将来都要归还，所以官银有保障。若非要分优劣，职下以会办轮船招商局的经验认为，此线官督商办更为合适。考察西洋各国，官商合办的极少，都是商家独办。日本为了促进各业发展，官家投资办起了局厂，再贱价卖给商人，所以他们的机器造船、织布、轮运等业发展很快。”

“这我也听说过，这事就这么定了，南洋拨官本五万两，三年内还清。”左宗棠立即做了决定。

“谨遵大人之令。不过英人怎么答复？如果他们执意要设沪汉线，那时竞争激烈，怕是无利可图了。”盛宣怀见左宗棠高兴，想趁机把这事也解决了。

“不能受他们要挟，他们不是盯着大北公司吗？你去与大北公司交涉，遵照光绪年间定的章程，洋人电报线只准设在海里，淞沪线要么拆除，要么作价卖给电报局，随他们掂量。你不妨告诉他们，如果再想像从前那样赖着不办，我就派兵去拆了，到时候他们一两银子也别想得到。”

“大人果然是善用霸谋，十几年了从来没有谁敢下这样的决心，职下真是佩服之至！”盛宣怀投其所好，极力恭维。

“善用霸谋？这我还是第一次听说，何为霸谋？”左宗棠饶有兴趣地问道。

“那就是大人想办之事，就不去一味与人讲道理，大人看准了，就不管别人如何想，大人依然坚持，定然能把事情办成。这一点，就是李中堂也佩服得很。”千穿万穿，马屁不穿，盛宣怀借李鸿章来拍左宗棠。

“是吗？”左宗棠听说李鸿章也佩服自己，大感兴趣，“他怎么说的？”

“霸谋”的话李鸿章当然从未说过，不过羡慕左宗棠办事利索却是真的。

“李中堂坐镇直隶，办轮船招商局、开平煤矿、漠河金矿、电报、铁路、北洋水师等无一不是大费曲折！有些事争议数十年而不决！所以他常说这些事如果是让左大人来办，不知要少费多少口舌。”

“不错，李少荃在洋务上确实办成了几件事。可那时我在西北，如果我在东南，洋务上要办成的事绝对要比李少荃的规模大。”

沪汉电报的事已办成，盛宣怀不敢再附和左宗棠，怕他骂起李鸿章

来，到头来自己弄得里外不是人，所以只唯唯而已。

不料左宗棠却非要逼他表态：“我知道你追随李少荃多年，是他的臂膀，你说句实心话，我与少荃比，到底是我胜他几筹还是他胜我几筹？”

这种非此即彼的问话实在难答，但盛宣怀知道这个定语绝不能由他来下，所以说道：“大人与李中堂都是国家柱石，犹如人的两条腿，缺一不可不能行走。职下清楚大人与李中堂政见偶有不同，但职下身为晚辈，家父与李中堂又是同年，职下要叫一声世叔，所以为尊者讳，绝不敢为取悦大人而贬低李中堂，请大人体谅。”

这话说的得体，而且巧妙，无疑维护了李鸿章，而特意强调要叫李鸿章一声“世叔”，使左宗棠很容易理解是因为这个缘故才不下定语，也就等于是承认李鸿章不及他左宗棠。所以他很满意，呵呵大乐，直夸盛宣怀聪明：“怪不得少荃倚重你，就是我也很欣赏你。”

盛宣怀告辞出门，已是汗流浹背。

“天热了，应该换单衣了。”他对随从道。

回到电报总局，盛宣怀把左宗棠拨银五万两、准办沪汉线的事告诉同僚，大家自然要庆贺一番。第二天四点多，盛宣怀就起来去天后宫站班，因为左宗棠一早就要离开上海回南京。等左宗棠的大轿出了门，他们再匆忙赶往江南制造总局码头送行。码头附近已经戒严，众官员将手本递上叩送。六点的时候，测海、钧和、祥云、靖远四舰鸣笛启行，左宗棠的座船澄庆轮随后，座船后面是虎威铁甲船衔尾相送。驻沪兵勇站满了浦滩，同时鸣枪相送。

左宗棠座船已经远去，众位官员打着呵欠开始散去，有的因为起早，有的则因为烟瘾犯了。盛宣怀在众官员中找到了胡雪岩，两人隔着数顶轿子，他正与某位候补道说话，于是盛宣怀赶紧打发长随持他的名帖过去。

胡雪岩正要上轿，盛宣怀的长随把名帖递上道：“胡老爷，我家老爷有要事请您到电报局说话。”胡雪岩回头看到远处的盛宣怀正在向他拱手，他也拱了拱手表示遵命，随即上轿直接去了电报局。

两人一前一后进进了电报局，盛宣怀吩咐把胡雪岩请到客厅更衣、敬茶，他自己则先去内室换下了朝服。胡雪岩原打算送走左宗棠就直接回住处，所以并没让随从带便服。

盛宣怀来到客厅，见胡雪岩还是一身官服，就问道：“胡大人何不换了衣服随便些，否则显得在下太不敬了。”

“哪里哪里，今天没想到盛观察相请，原打算直接回去的，所以没带随身衣服。”胡雪岩笑道。

“来呀，取那身湖绸衣裳请胡大人宽衣。”盛宣怀吩咐了一下又道，“胡大人乃闻名大江南北的财神，锦衣玉食惯了，不知我们这些穷道台的家常衣服还能不能穿。”

盛宣怀是当笑话来讲，胡雪岩当然也笑着回道：“在下过的穷日子，盛观察怕是连想也想不到。”于是他就在客厅里换下了官服，又问道，“不知盛观察请在下来有何吩咐？”

“哪敢承得起吩咐二字，在下是有事相求胡大人。想必今日胡大人也未用餐，就在这里吃一碗粗茶淡饭如何？”说罢，盛宣怀已吩咐了下去。

厨房早已经预备好了，很快就端了上来，并特意抬来一张饭桌，就摆在客厅正中。小碗小碟摆上来虽不多，却颇为精致。这样的早餐比起胡雪岩的来，所费不及十之二三，但显然是精心准备的，所以他连连称赞。

撤走早餐，换上明前新茶，盛宣怀才说到正事。原来他要请胡雪岩入股电报局，办沪汉线。办电报如何有益国防民生，将来如何保证盈利，盛宣怀讲得头头是道。他还对胡雪岩开出了特别的优惠——每十股配送一票干股。当然，他希望胡雪岩买下一个大数，至少三百股。一股一百两，三百股便是三万两。

“在下看中的不是胡大人的银子，而是大人的信用和名气。”最需要银子的盛宣怀却说不需要银子，且他真诚的眼神让人不会有半点怀疑，“胡大人买了三百股电报局股票，那对电报局意味着什么？那意味着更多的人会对电报局的股票充满信心！”

“盛观察办电报与洋人争利，为我中华争气，这一点在下很是佩服。电报不仅有利民生，更与国防关系重大，所以在下一一定鼎力支持。盛观察也是要强之人，能向在下开口，这是给在下面子。只是今年小女要出阁，老太太又七十整寿，花销都不能少，所以……”胡雪岩扳着手指，一一数说给盛宣怀听，似有些为难。

胡雪岩会诉苦，早在盛宣怀意料之中，所以他又道：“如果胡大人为难，二百股或者一百股、五十股都可。”

“不是那意思，在下本想好好帮盛观察一把，因为今年确实特殊，所以在下只能认下五百股。”

盛宣怀以为自己听错了，怔怔地望着胡雪岩。

去年电报没办成，胡雪岩就怀疑是盛宣怀从中捣鬼，但一直没有证据。不过现在有没有证据都无所谓了，他觉得此人非等闲之辈。

对潜在的对手，无非两个办法，打倒他，或者成为朋友。更多的时候，胡雪岩习惯把对手变成朋友。盛宣怀有李鸿章做后台，是不可能打

倒的，所以他决定向朋友的路上走。之前他就曾打算去拜访李鸿章，左宗棠与李鸿章政见不同，但自己是生意人，犯不着北洋的钱就不赚。

但他最终也没能成行，是怕左宗棠起疑心，到时候李鸿章没靠上，反倒失了左宗棠这座靠山。现在盛宣怀主动联络，这机会再好不过，与盛宣怀成了朋友，也便等于攀上了李鸿章这棵大树，起码不会被他当成眼中钉。而且这样做又避免了刺激左宗棠，因为盛宣怀办沪汉电线，左宗棠不仅支持还答应拿出五万官银。所以胡雪岩打定了主意，要给盛宣怀一个大面子。

盛宣怀激动得不得了，所以决定还胡雪岩一个人情，把洋人最近在丝茧生意上的动向透露给他：“胡大人正在与洋人争购生丝，为的是替茧户争取一个稍好的价钱，不至被洋人打压，在下刚得到一个密报，说怡和、大昌、查地等洋行丝厂最近搞了个秘密聚会，要一致拒收胡大人的生丝，逼迫您降价。也许胡大人已得到密报，在下通报给胡大人是想提个醒，希望大人不要被生丝咬了手。”

“在下也有所耳闻，但没有盛观察详尽。在下与洋人斗，就是不想让他们仗着财大气粗欺负茧农。反正他们的丝厂等着生丝下锅，去年和今年的生丝有多半控制在在下手中，在下不能轻易向他们投降，总要有个合适的价格才能出手。”

“可数家洋行联合起来对付你，而大清丝商却不能联手，虽然大人财大气粗，但也要提防功亏一篑。如今双方就像绷紧的绳子，总归不要挣断了才好。”

所谓挣断了，就是洋人宁可不开工也不要胡雪岩的生丝，而生丝存久了就发黄变质，那么双方都亏大了，尤其是胡雪岩更赔不起。

“盛观察提醒的是，在下记住了。”但胡雪岩心里却认为，洋人不远万里来开办机器繅丝厂，其目的就是为了赚钱，他们不太可能意气用事玩赔本的买卖，到时候价格合适，自己稍退一步就能成交，主动权还是在自己手里。

不知不觉两人谈了一上午，眼见快到中午，盛宣怀吩咐下去准备酒菜，胡雪岩连忙推辞道：“盛观察客气了，要喝酒，咱们有的是空，如果你有雅兴，在下随时可以请你到堂子里喝。”

所谓到堂子里喝，就是到妓院去喝花酒，兴致所至兼顾风流。胡雪岩结交的朋友很多，喝花酒是常有的事。盛宣怀是挂印官，不像胡雪岩只是候补，所以不能明目张胆。但胡雪岩如此相请，也并非真要他去逛堂子，而是显示两人已有了熟不拘礼的交情。所以盛宣怀道：“如果胡大人今天不便，在下就不勉强了。在下也敢去堂子，如果京中那些老爷要参一本，大不了请胡大人费些银子给在下疏通疏通。”

世风日下，如今的御史言官也有卖参的说法，他们放出风来要参某

人，如果这人知趣花了银子，他的参折就免了。胡雪岩一边告辞一边道：“天下人都可花银子疏通，唯有盛观察不必也不能，那不是打李中堂的脸吗？倒是在下有一天被人参了，还请盛观察想办法。”两人一边说笑一边出了电报局，盛宣怀一直送到门口，看他上轿方回。

邵友濂最早是从《申报》上得知刘永福阵斩李维业的消息的，他再发报到天津，天津随后又转到总理衙门。恭亲王等人看了这条消息，真是又喜又忧。喜自不必说，忧的是担心法人恼羞成怒，大举报复。到底如何应对，他们一时也拿不定主意。当然，恭亲王最希望的是战事不要因此扩大，法人也因此知难而退。

纸桥大捷的消息很快在京中传开，清流的反应与中枢大相径庭，一则是狂喜，二则是请求朝廷对法强硬。大家都认为法人太不讲信义，刚和李鸿章谈好无意挑衅，无意侵占越南领土，转头就增兵越南。他们不义，我们也不仁；再说刘永福不过是一个草寇，如今竟打得法军落花流水，可见法夷实在没什么好怕的。越南是大清属国，属国受到侵略，大清当然应强硬起来，甚至应该对法宣战。

军机大臣们不能不有所作为，他们一方面令两广、云贵整军备战，南北洋筹议海防，一方面六百里加急密谕李鸿章前往广东督办越南事宜，广东、广西、云南边防均归他节制。

李鸿章没有立即起程，一则他原本就没打算到广东去。他以为清法不开战则已，一开战大清必败无疑，所以他力主和议。力主和议之人如何督师？而且督师广东是个火坑，自己无论如何也不能去跳。二则他的事业在北洋，他不能长久脱离，不然让张树声坐大，自己想回去也难。此外还有一个原因，不久前他收到马建忠的密信，说日本正在朝鲜暗地发展势力，随时都可能趁机发难。李鸿章最怕朝鲜起乱子，如果他此时去了广东，朝鲜一旦有事，他根本来不及应付。

他不愿去广东，虽说有私心也有公义，但无论如何，朝廷的命令不能不遵，那就得想办法让朝廷收回成命。在这方面能帮得上忙的，一个是袁保龄，一个是左副都御史张佩纶。

袁保龄是袁世凯的族叔，去年入幕，以候补道的身分被委派办理海防。他是军机大臣李鸿藻的得意门生，在李鸿藻那里说得上话。

左副都御史张佩纶是直隶人，他的父亲早年在安徽、江苏为官，与李鸿章相熟。前年张佩纶回籍守制，李鸿章赠以千金，并请他入幕北洋，而且为他的父亲起草了墓志，两人关系因此十分密切。张佩纶那支笔异常犀利，上至军机下至地方官员，弹劾何止数十人，但他却从来不批评李鸿章。

近年来为了牵制以恭亲王为首的军机大臣和封疆大吏，慈禧常拿清流言官的参折作文章，清流言官的地位因而大为提升。袁保龄可以影响李鸿藻，张佩纶不仅可以影响李鸿藻，就是太后也十分欣赏。所以李鸿

章给这两人写信，暗示自己不赴广东之意。之后用六百里加急密递后，方才收拾行装赶赴上海。

两人接信后心领神会。袁保龄此时正在天津为旅顺军港筹度物料，他上折表示北洋离不开李鸿章。张佩纶也上一折，认为朝鲜不靖，应着素有威望的大员驻直隶，以应其变。

李鸿章到了上海，第一个见的人就是盛宣怀。说起朝廷这次任命，他大为不满：“法兰西图谋越南已十几年了，朝廷向来不问，现在眼见越南已与我离心离德，这才力争，但为时已晚。如今仓促之间让我入粤督师，只手空拳，何以为计？朝廷大概以为我有两万淮军可用，这是不假，可这些人现在都驻扎要地，怎么调动得了？上谕说我素尚知兵，可我白头临边，未免以珠弹雀。枢府调动如此轻率，实在叫人寒心。”

盛宣怀也附和道：“广东是个火坑，中堂自然不能去。就是直隶那边，张振帅动作也不小。”

张树声今年以来久居直隶之意越来越直白，他的儿子张华奎已与清流打得一片火热，而且放出话来说要整顿直隶政务军务，八府四镇的文武大员都要听参。他原意是要吓吓那些依然视李鸿章为靠山的大员们，逼他们转投阵营，不料此举却弄巧成拙，搞得直隶人人自危，不断有人写信给李鸿章，请他设法尽快回任。

张华奎又自以为聪明的策划一招，鼓动张树声奏请朝廷调张佩纶为北洋海防帮办。北洋海防帮办虽然不是显职，但却实惠得很，非清淡京官可比，而且清流有此阅历，于仕途大为有利。如果朝廷恩准，张佩纶自然感恩图报，收服了这位清流健将，京中舆论便收服了七八成，何愁到时大事不成？

谁料这又是一招败笔，因为朝廷早有不成文的规矩，地方大员是不能奏调御史的，为的就是防备御史为走地方大员的关系而失去公允。所以张树声的这个奏请朝廷不但不准，而且严旨申饬。

因为张华奎事先放出风来，所以清流们都知道张佩纶要到北洋去，恭贺的有，讽刺的也有。现在朝廷严旨驳回，搞得张佩纶白受一通尴尬，所以对张树声父子大为愤怒，在好多场合讥讽他父子俩是无头苍蝇，连大员不能调动御史的惯例都不知，真是没心没肺。这话传回张氏父子耳中，他们也是又羞又怒。

“张振轩自作聪明，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李鸿章这样评价他的老部下，“直隶的事虽急，但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朝廷听了浮言，要在越南动兵。去年左季高就嚷着要开战，现在刘永福又斩了李维业，他恐怕喊得更响。”

“中堂说得不错，左大人主战的念头的确更强了，彭帅也是如此。”盛宣怀把左宗棠巡阅上海时与彭玉麟发誓要亲临督师的事报告给李

听说左宗棠大办渔团，建水上炮台，李鸿章大不以为然：“你天天在上海、天津跑，洋人的兵舰你都见识过，那是何等的船坚炮利，左季高竟想让这些渔户来帮着攻击洋人的兵舰，这不是笑话吗？还妄想跳到洋人的兵舰上去肉搏，怎么跳上去？怎么肉搏？如果三岁小孩子这样想也没什么，他这办过船政的人竟然也有这种念头，实在是不可理喻。还有那火攻的办法，要放在三国那是奇谋，可放到现在就是儿戏了！洋人的兵舰是什么做成的？是厚达几寸的钢甲，炮弹都难以打坏，几把火管什么用？彭雪帅是奉命巡阅水师之人，他怎么也这样糊涂？”

盛宣怀告诉李鸿章，崇明县令因为创办渔团不力，当场被摘了顶戴。上海县的渔团虽说也是临时拼凑起来的，平时也没怎么训练，但其中有十几名渔户表演了江底摸泥沙的把戏，左大帅大加赞赏，当场给上海县令连加两级。当时下水的渔户有十三人，可其中一个的发辫被江底废锚缠住，已经毙命，崇明县下水的十几人也当场有一个被水呛死，但当时左大帅正在兴头上，没人敢说。

“可叹！可叹！拿水中谋食的渔户去对付铁甲巨轮，真是异想天开。”李鸿章大摇其头。

“职下现在越来越理解中堂极力维持和局的苦心，如果清法宣战，上海经济少不得震荡，不要说别的，沪汉电报募股就难上加难。还有胡雪岩正与洋人斗法，上海金融如果动荡，他少不得首当其冲，因为他的主业是钱庄，一动荡大家就去提现银，一提现银不就把他挤垮了吗？”盛宣怀把胡雪岩鼎力支持办电报的事报告给李鸿章，语气中有些惺惺相惜的意思。李鸿章对胡雪岩与洋人在茧丝上博弈的事不甚明了，盛宣怀又仔细相告。

“他要一口吃个胖子，不小心会被噎死。”李鸿章一语中的。

“胡雪岩此举对茧农也是有利的，如果生丝价格大跌，损失最大的是茧农。”盛宣怀为胡雪岩辩白。

“无论经商还是治国，都要明白顺应时势的道理。明知自己积贫积弱，却动辄就开战，这不是爱国，是祸国；经商也是如此，机器替代人工，这是大势所趋，手工丝坊早晚要被挤垮，这也是大势，胡雪岩要和洋人争，那就办个大的机器繅丝厂，而不是在控制货源上想主意。江南盛产生丝，要控制货源谈何容易！虽说现在他暂时控制了货源，但自己又不能加工，最后还是要卖给洋人，你说这主动权是不是还在洋人手里？”

李鸿章的这番见解确实高明，连在商场里摸爬滚打几十年的盛宣怀也佩服得五体投地：“中堂的见解真是一针见血，就是职下也没看出其中的风险，胡雪岩在商场上左右逢源，真不明白他为什么也没发现其中的问题。”

“当局者迷。无论做官还是经商，都难免会出现这种情况。当官者会被官位弄昏了头，比如张振轩父子；经商的再精明，也有被厚利迷了眼的时候，胡雪岩就是这种状况。”李鸿章如此解释。

“职下是在官场和商场两头滚，不免也有蒙了脑子的时候，到时请中堂一定相救。”盛宣怀郑重地给李鸿章施礼。

“唉，你何必这么郑重？你是我的臂膀，我当然不能坐视你跳入火坑。但求人不如求己，你时时小心，永远多比别人长一双眼睛，不仅要看着脚下，还要看长远，不仅要看前面，还要看背后，这才是最根本的。”

“职下谨记中堂教诲。”盛宣怀给李鸿章深鞠了一躬。

李鸿章压根就没打算去广州，所以索性就在上海多待了几天。等了六七天，京中的消息就到了，说朝廷已经收回成命，要他在上海统筹全局。果然，次日上谕到了，除了要他暂驻上海，还要他与法国特使脱利古谈判。

脱利古是法国驻日本公使，被茹费里派为特使前来与大清交涉。一见面，脱利古就指责大清暗中支持“刘匪”，又指责驻法国公使曾纪泽太不友好。

李鸿章不以为然道：“朝廷派我与贵使见面，就是为了两国友好。刘永福杀死贵国海军上校，实在与大清无关。”

“要想两国友好，大清需要有实际行动，一是允许开放通商，二是不能支持黑旗军，三是不能干涉法军在北圻的行动，办到这三条，就能保持两国友好。”脱利古傲慢道。

“除第二条可勉强为之外，一三条都难办，越南是大清属国，法国在越南的行动大清不可能不干涉。”李鸿章也丝毫不让。

“那我可以明白地告诉阁下，大清若不能答应这三条，双方失和就不可避免了。顺便告诉阁下，因为本国海军上校被害，法兰西帝国如今上下只有一个声音，就是要为李维业复仇，为法兰西雪耻。国会已通过了政府向越南增兵增饷的法案，新任东京湾司令官孤拔已乘军舰到越南来了。”脱利古一副仗势欺人的语气。

“贵国增兵是在刘永福进攻河内之前，不能把贵国舰队到越南说成是为李维业复仇，这一点你我都十分清楚，大清固然希望和平，但要把开战的责任强加到大清头上，我们也是不答应的。上次我刚与贵国公使和谈完毕，结果转过头来贵国就增兵越南，这让我对朝廷都没法交代！”李鸿章虽然主和，但谈判的时候也十分机敏，一眼就看穿了脱利古的阴谋。

“总之，现在是刘匪害死了法国上校，法国不可能袖手旁观。”脱利

古强辞夺理。

接下来李鸿章又与脱利古会谈多次，脱利古咬住三条不肯松口。李鸿章权衡利弊，觉得即使失去越南，也不能为此与法国开战。于是上奏朝廷，建议要力维和局——

彼必多派兵船北犯津沽，南闯粤海，甚或声东击西，捣虚避实，以分我兵力，摇我人心。昔林则徐据虎门，而敌从定海入浙、入苏；僧格林沁据大沽，而敌从北塘入京师。今越与内地相去数千里，若陈师远出，而法反戈内向，顾彼失此，兵连祸结，防不胜防。

法人依仗的是海军，而大青海防得力的舰船北洋只有超勇和扬威两艘快船，南洋也只有超威、扬武两艘，这是没法与法人海战的。

正在此时，海关总税务司英国人赫德也向总理衙门上了一个禀帖，劝大清不要卷进越南事件中，不要为这个徒有虚名的属国付出牺牲——

若大清以越南之事于国计有重大关系，以致法国在彼动兵，大清不得不派兵交战，应知大清一动手，并非在越南交战，反系在北京城根了事。法国得到攻向大清之机会，除水师兵船在沿海作事外，法国海军陆战队必一直前往北京。因为占据北京，大清定会任何事都答应。

恭亲王等人看到李鸿章的奏折和赫德的说帖，觉得颇有道理，万一法人进犯北京，难道太后和皇上要再次巡狩热河不成？所以他谕令李鸿章立即回北洋大臣本任，以固京津之防。李鸿章得了这个上谕，长舒了一口气，觉得自己总算从火坑边上跳了出来，立即离开上海赶赴天津。

此时，越南的形势又发生了重大变化。李维业被斩后，交趾支那总督立即任命交趾支那驻军总司令滑波为东京地区总指挥，配备充足的火力赶往河内。又任命海军上校孤拔为东京湾海军司令，率国内增派的远征军包括四艘军舰、三千名援兵赶到了河内。

法军力量大为增加，不必再担心黑旗军前来进攻。法国外交部长给交趾支那总督发来一个电报——顺化是冲突与斗争的根源，从那里发出了一切在东京继续战斗的命令及向清国请求援助的呼吁。一旦顺化政府被我军打败，在红河两岸的抵抗失去了领导，这些抵抗就会停止。至于清国，在越南屈服之后，他们还有什么理由与我们打仗呢？

根据这一指示，滑波、孤拔制定了一个两路出击的计划，一路由孤拔率领七艘军舰和一千名士兵攻打顺化，滑波则率二千余士兵攻打黑旗军防守的各个据点。

攻打顺化的战斗非常顺利，甚至可以说几乎没有战斗。那时越南老国王已经去世，被几个主和大臣拥立的新越王与法国签定了《顺化条约》，越南成了法国的保护国，而且下令北圻各军停止抵抗。

可滑波的进攻并不顺利，黑旗军节节抵抗，让他大费周折。但如今越南已宣布放弃抵抗，原来配合黑旗军作战的越南官军一哄而散，越南官府也不再给他军饷。清军也是坐壁上观，云南、广西原来说要给饷给粮，如今也是口惠而实不至。黑旗军缺饷严重，军心不稳，在法军强大的攻势下，先后丢了怀德、丹凤，最后退到了山西。

法国人在越南占了大便宜，但要是与大清开战，仍然有所顾虑。所以他们希望大清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让他们从容收拾越南和黑旗军，于是法国政府再次命令脱利古北上谈判。脱利古语气硬得很，连越南是大清属国也不承认，还坚称法国在越南的一切行动都与大清无关。李鸿章密奏朝廷，认为现在越南已与法国定约，以清的实力根本无法改变，所以不如承认现实，避免两国之间发生战争。

可左宗棠的态度与李鸿章恰好相反，他认为越南是大清属国中外皆知，如果越南沦入法国之手大清一声不吭，那朝鲜怎么办？俄国、日本都在窥视着，有越南前例，他们必然会效仿。法国增兵也没什么好怕的，他能增兵三千，我便可增兵三万，反正他们万里之遥，总没有大清以逸待劳方便。而且法国要在边界开战，必然要靠陆军，而他们的长处在于海军，所以更没什么可怕的。

“我要到前线督师！”左宗棠在两江总督府天天这样对人讲。

主战的不只有左宗棠，还有京中的清流们。他们更是轮流上疏，要求向法国宣战。虽然向法国宣战不是那么简单，但朝廷如果继续沉默无言，天下人心岂不失尽？

“左宗棠要求到前线督师，李鸿章却吓破了胆子。”慈禧看罢两人的奏折如此评价。

“左宗棠不分时机，向来都立场强硬。”恭亲王这样解释。

“如果朝廷采纳李鸿章的意见对越南不闻不问，那我大清的脸色可就丢尽了，不仅在臣民面前丢脸，也丢到列强面前。‘宁可战死，也不能被吓死’，左宗棠这话说得有些过头，但也不是没有道理。法国一威胁我们就投降，这人岂不丢得太大了些？”慈禧道。

“朝廷的确不能不闻不问，可以做出一些布置，但也不必向法国宣战。”恭亲王提出这样的建议。

“总理衙门还要通报各国驻华公使，越南久列藩属，为天下各国共知，如果法军侵入我军驻扎之地，惟有开仗，不能坐视。”慈禧不希望前列强前表现得太懦弱。

张佩纶上奏极力称赞广西布政使徐延旭为知兵大员，推荐他出任广西巡抚。朝廷为了安抚清流，准了这个奏疏，又密谕两江总督、南洋大臣左宗棠，直隶总督、北洋大臣李鸿章，刚刚回任两广的张树声，云贵

总督岑毓英，广东巡抚裕宽迅筹布置备边备战，徐延旭则立即出关督师。同时又下一道谕旨，让巡阅长江水师的彭玉麟到广东督师。

对朝廷的这番布置左宗棠仍不满意，他亲自督师的请求被朝廷婉拒，于是又提议让他的部将王德榜募军，出关支援刘永福的黑旗军。不待朝廷批准，他就给在籍守制的王德榜去信，让他立即招募十营勇兵，准备出关抗法。

他又给胡雪岩写信，让他筹备五万两饷银，二万两要让王德榜带到军前交给刘永福；三万两要给王德榜做出征军饷，兵勇离家，走前每人要预支部分饷银安顿家人。然后他还让胡雪岩购买一批军械，水雷二三十具，火枪六七千支，王德榜部众要一人一支，同时给刘永福带去几千支。此外火药、子弹等也要配齐。

胡雪岩接到左宗棠的来信，立即开始筹备。上海阜康的档手老刘劝道：“先帮左大人购齐军械，至于饷银还是请江宁藩司想想办法。现在局势不稳，阜康的存银也有些紧，防备将来大家都来兑现银。”

胡雪岩大摇其头道：“局势不稳，有钱人都往上海跑，上海是洋人租界，要比其他地方更安全。所以只能是存银的多，取钱的反倒会少。”

对于胡雪岩这种说法，老刘当然不同意：“大先生，这次乱子和上回长毛不一样。长毛是在内地乱，所以内地人都往租界跑。这回却是洋人闹，到时候法国把海口一封，洋货进不来，土货出不去，上海无论洋人还是华人的生意都要受影响，那时有谁揣银子到上海来？”

这话说得一点不错，胡雪岩也不是没这么想，可左宗棠吩咐的事怎好推辞？

“你的话也不是没道理，不过，局势还不至于变得那么糟。上海也不仅是法国人的天下，英、德、美、意等国都有生意，法国不会轻易得罪一大帮洋人国家。”胡雪岩这样分析，劝老刘也是劝自己，“再说，左大帅也说得明白，因为兴修水利，江宁藩库也十分空虚，还要备不时之需。所以不到万不得已，左大帅不可能向我开口。好歹我有个财神的名号，如果连左大帅要用七八万两银子都拿不出，这话一传出去，大家肯定要怀疑阜康的实力了，到时大家都拿着银票来提现，那岂不比法国人进攻上海更可怕？”

这话确实有道理，既然胡雪岩拿定了主意，老刘也不好再说什么。胡雪岩的手下立即与江南制造总局及驻沪的洋人军火商联系，几乎把上海的军械库全搜罗光了，总算张罗了一个差不多。胡雪岩把购齐的军械列了个单子——水雷二十四具、洋枪六千支、棉花火药一千公斤、棉花信子火药一百公斤、洋火箭一百支、后膛过山炮十尊、开花炮弹六百颗、铜管拉火一万七千支、马梯尼步枪二百支、子弹二十万发……

胡雪岩代左宗棠购买军火之事李鸿章很快就得了电报，他连连叹

息，只怕勉强维持二十年的中外和局要打破了。京中清流们还在一个劲聒噪，恭亲王来信也表示深感忧虑。

不向法国示威，清流们肯定会没完没了，可要向法国示威，无异于火上浇油，一旦失和，大清实在没有多少胜算。督师滇军的唐炯一个劲地叫苦，说兵勇不习越南的酷热和瘴气，十之二三因此没有战斗力。滇越虽然山水相连，但山高林密，运输万难，大军后勤保障也是个问题。

另有传言，唐炯是娇贵惯了，入越后叫苦连天，嫌越南水涩，要专门从昆明给他运饮用水。桂军也好不到哪里去，徐延旭身体不好，自从天热后他就回到广西龙州避暑，根本不在军中。军情瞬息万变，万一两国打起来，统兵大员如此，胜算何在？所以恭亲王还是要李鸿章勉为其难，继续与脱利古谈判，能和则和。

李鸿章只得再和脱利古谈，脱利古除了坚持几个月前提出的三项条件，态度也更加傲慢，指责大清加强战备是对法国的挑衅。李鸿章碰了一鼻子灰，觉得要维护中法和局，首先必须把盲目主战的势头压下去。

京中的清流只是纸上谈兵，不足为虑。对和局威胁最大的就是两江的左宗棠，对付他不能用擒贼先擒王的办法，因为这个“贼”有收复新疆的大功，很难撼动；那只有采取第二个办法——削其臂膀了。

胡雪岩无异于左宗棠的第二个藩库，用钱比从藩司那里还方便。所以李鸿章下决心拿掉胡雪岩，让左宗棠两手抓空，到时候他也就只剩下放空话的本领了。于是他给盛宣怀发了一个电报，要他到天津来议事。

两人议了整整一上午，盛宣怀道：“中堂请放心，办法职下已想好了，不过中堂不要太急，容职下一步步来。”

第十五章 黑旗力战拒法酋 慈禧贪权易中枢

王德榜要赴前线，原本打算从长沙起程，从陆路赶往广西，可是左宗棠嫌太慢，要他从上海坐船赶过去，原先议定从长沙取的现银就改从上海取。阜康档手老刘再次表示为难，胡雪岩道：“这话没法对王将军说，王将军与左大帅一样的脾气，不能得罪。”

第二天，胡雪岩在礼查饭店宴请王德榜，还特意请崇明镇吴总兵作陪。礼查饭店是美国的一艘快船船长所建，位置就在外滩公园附近，外白渡桥东。三十几年来，这里一直是上海最为豪华高档的西式饭店，价格自然贵得惊人，非巨富大贾不敢问津。正因为如此，上海外国公司有重大活动，都喜欢在这里举行，为的就是显示公司实力。

宴请地点在二楼梦巴黎厅，不要说王德榜是第一次进这样的豪华西式酒店，就是吴总兵也是第一次。两人在酒店门口下了马车，着西式戎装的门卫便向他们敬礼，王德榜和吴总兵想要打千回礼又觉不妥，遂进了门，便有洋女侍迎上来，微笑着说些什么。王吴二人都听不明白，站在一边的胡雪岩说了一下梦巴黎，两个女侍便头前带路，每个房间门口都有一男一女两位洋侍者，见到他们都一律点头说“hello”。

三个人进了房间，女侍帮他们脱掉外衣，胡雪岩道：“一位洋朋友说，这礼查饭店不仅在大清，就是在全世界的饭店中也是居于前列的。十几年前，这里最早使用地火，也就是所谓的煤气，去年七月，英商上海电光公司在这里试燃电灯，这里也成了全上海最早安电灯的地方，今年又最早使用上了自来水，前一阵还安装了德律风。”

王德榜好奇地问道：“德律风是什么玩意儿呢？”

“翻译成中国话，应该叫电话。”洋行的朋友解释道。

他们说话间，胡雪岩洋行的两位朋友过来了，他们都能说英语，与洋侍交流起来很方便。菜和酒都是胡雪岩先吩咐好，然后由两位洋行的朋友与洋侍交流。王德榜要喝花雕，这里当然没有，于是就叫了洋酒。玻璃瓶上全是洋文，还有一个大胡子的男人，胡雪岩告诉他们，说这一瓶酒值二百两银子。王吴两人听了都喷舌。

“这还不是最贵的，最贵的一千两银子。”

见洋行的人都是一小口一小口地呷，王吴两人也文雅了些，不再牛饮。只是这酒味太淡，不太尽兴。

“左大帅的身体如何？”喝酒间胡雪岩又问道。

“不怎么好，眼疾更重，已向朝廷告了假，天天坐在府中生闷气，身体能好吗？”王德榜连连摇头。

“左大人在生谁的气？”吴总兵也问道。

“生谁的气？还不是生朝廷的气，怪朝廷在越南问题上太软弱，明明是我大清属国，法国人在那里闹，却不敢说个不字，还一再告诫边防大吏们，说什么衅不自我开，要等着法夷打了我们才能还手。左大帅说，法夷在越南动武，就是打了大清的脸色，早该向他们宣战了。”

“就是，应该教训教训这些法国人，让他们知道我大清的厉害。”总不把洋兵放在眼里的吴总兵也附和道。

在洋行里做事的人都沾染了一些崇洋媚外的习气，他们又身在商场，自是“利”字当先，所以对越南并不关心，只要上海不乱，生意不受影响就好。听了这些话，其中一个便说道：“洋人船坚炮利，不是那么好打的。”

吴总兵血气方刚，听了这话大声道：“没什么不好打的！前天有位洋人告诉我，说如果一直打下去，大清一定能胜，可大清却一定不会坚持打下去。”

“当局者迷，旁观者清，洋人看得再准不过了。”王德榜挥舞着手中的筷子道，“大清人多地广，只要坚持打下去，没有哪个国家能拖得起，法兰西远在万里之外，乘船过来打个一年两年可能行，但十年八年拖也把它拖死。只可惜大清软骨头的人太多，有些人一提与洋人交涉，就知道和谈，就知道割地赔款！”

王德榜久受左宗棠影响，是铁杆主战派，他越说越气愤，两位洋行的朋友听了不以为然。洋侍不明白他好好的为何就生了气，探头探脑，打手势使眼色。胡雪岩岔开话题道：“朝廷这不是命王将军去前线了嘛，祝王将军旗开得胜！”

“打不打得成还难说，朝廷让我去只说充实边防，归广西徐抚台指挥。”听王德榜的语气还不甚满意。

“王将军是左大帅的大将，你到边防去，边防就固若长城了。”胡雪岩恭维道。

“我跟了大帅一辈子，只听他老人家的帅令，他说应该打，我就好好的打。不谦虚地说，就是大帅也当面称赞我。”王德榜又指了指胡雪岩道，“大帅对你也很倚重，这次我在南京见他，他说我是他的左膀，胡大先生则是他的右臂。”

“那是左大帅抬举我，我不过是帮着筹措了一下粮饷军械。”胡雪岩拱手道。

“那也很了不起。大帅说去前线他不怕，他手下能打仗的人有的是，但后路粮台却只有胡大先生可依靠。”

“王将军放心在前线打仗就是，只要左大帅一声令下，我就是舍了身家性命，也会支援前线将士。”

王德榜已有些酒意，拍着胡雪岩肩头笑道：“你可不能拼了身家性命，我们在前面打仗还指着你给筹饷筹粮呢！”

五六个人喝了八九瓶洋酒，胡雪岩还有洋行的两人也就喝了两瓶，王德榜和吴总兵每人不下三瓶，虽然喝时没有感觉，可现在酒意却上来了。出门时两人互相搀扶，十分投机，吴总兵郑重其事的请王德榜在左大人面前美言，派他去边防杀敌。

两个月后王德榜率军到达广西，但巡抚徐延旭根本不让他出关，只让他驻在龙州、凭祥一带，说是为了巩固后防。援越桂军战斗力极为可忧，他们当初追剿乱民出关，后来应越南国王所请，一直驻在北圻，至今已有五年。有人已在当地娶妻生子，他们军饷又薄，一闻战事便仓皇而逃。在前线统兵的广西提督黄桂兰是张树声的旧部，总兵赵沃则是徐延旭的私人，两人各怀心思，不能协作共事。

王德榜见这种形势，心里十分忧虑，他带给刘永福的两万赏银，原来打算托桂军兵站转交，现在也放心不下了，所以决定派心腹走一趟。他从亲军中仔细挑选出五十名英勇善战的人，由哨官赵建胜带领去见刘永福。

好在从广西到北圻一路上都有桂军的兵站，晓行夜宿，边走边打听，二十几天后就到了北宁。黄桂兰亲自来见他们，听说是奉左大人之命送银子给刘永福，他十分羡慕道：“桂军一月只有二两饷银，真是可怜。”大家听了也不知道该说什么。

黄桂兰派出两名亲兵给赵建胜带路，他们一路上边走边聊，很快彼此就称兄道弟。赵建胜问道：“兄弟，我怎么在黄军门的帐中看到好像有年轻的女子？”

亲兵听了回道：“实话跟你说，帐中不但有年轻女子，还不少呢！这都是赵总兵给逼的。我们黄军门要论打仗比赵总兵强多了，论职衔更不用说。可赵总兵当过徐抚台的幕师，所以事事专断，不听黄军门招呼，黄军门心里窝囊，就从越南征选了三四十名女子，军门也是黄连树下弹琵琶——苦中作乐罢了。”

“你们军门不做沙场将军，却要做床头将军，你们当兵的敢不敢打仗？”赵建胜笑着问道。

“我们当兵的都盼着回家呢，谁愿打仗？从前冯军门当提督的时候，军纪严，现在不行了，依我看，要打起仗来，贪生怕死的多。”

“冯军门又是哪个？”

“冯军门大名叫冯子材，字萃亭。当年长毛占据南京，冯军门带兵镇守镇江，长毛几次都未能攻破。”亲兵压低声音道，“后来张振帅巡抚广西时，为了安排黄军门，就把冯军门挤走了。我们这些兵都是冯军门带出来的，要是冯军门来了，局面就不一样了，肯定是能打仗的。”

赵建胜一行到达刘永福驻地时，他正在备战。山西城在红河南岸，城内外以及红河河道上都建起了防御工事。河上扎有一道道的竹排，显然是为了拦截军舰。河堤加高加固，上面建有炮台，从河堤到山西城北门，还建有数道竹栅栏和土墙，上面都开有射击口，到处都有士兵把守。

听说是专差来送左大人的赏银，刘永福、唐景嵩都亲自出城迎接。自从法越签定《顺化条约》后，越南就断绝了黑旗军的粮饷，他们所靠的主要是胜保所收关税，但因商旅锐减而所收有限，黑旗军所部五千余人每人每月饷银不足一两。大战在即，刘永福正愁无银犒赏士兵，这两万两银子真是雪中送炭。

入城后，刘永福与唐景嵩商议后，决定将一万两银子按每人二两发到五千兵勇手中。另一万两作为赏金，打死、俘虏法军士兵和军官各有不同的赏格。安排完这些后，刘永福道：“大战在即，我就不留赵将军了，请你率弟兄们回去吧！”

“我这些弟兄都是随左大帅东征西讨的，不知经历过多少战斗了。大战在即，我们正好留下来，等打完仗再走。”赵建胜十分坚决。

“话虽如此，但赵将军在我营中，到时我既要打仗又要挂念弟兄们，反而不能施展，弟兄们还是趁法夷尚未赶到就回去吧？”

“第一仗最为要紧，我帮着刘将军打完这一仗立马就走。再说我打过俄国人，还没见识过法夷到底如何。”赵建胜仍不肯走。

刘永福见赵建胜主意已定，就道：“赵将军久经沙场，我愿听从将军将令。”

赵建胜闻此推辞道：“刘军门这是什么话？我怎么能指挥黑旗军？我只做你中军士卒。”

唐景嵩也劝刘永福不要再虚辞，刘永福从怀中掏出一封信递给赵建胜道：“赵将军请看。”

原来这是法国远征军司令孤拔写给他的劝降书：

大法国远征军司令孤拔，知会黑旗军大将刘永福提督：我大法国与提督相攻，是天命不顺也！大法国虽攻击提督，亦惜提督乃聪明智勇之

将，士兵亦是勇悍之兵，若提督率兵归顺我国，则得大臣、名望及盛利诸事。

本司令为天下惜才，特许提督来降，许一大权与提督之才相称。若提督固执己见，仍与大法国为逆，则不惟失其名职各款，而欲设立屯垒，据险以守，抑或逃去山林，潜回清国，亦无可得也！

赵建胜看着日期，已是七八日前，所以他一脸狐疑地看着刘永福。

“不瞒将军说，我虽未打算降法，但心中也犹豫再三，曾打算率弟兄们远走十州，避敌锋芒。今蒙左大人赠以万金，我若惜此命，如何对得起左大人知遇之恩？所以我打算请维公代拟一封回信，绝了法夷妄想。将军若见了左大人，就说我也像他老人家一样，从此永不言降。”

唐景嵩感慨道：“怪不得这些天我见你似有心事，原来是这个缘故。看来多亏了左大人的银子，不然也许此时你正要率军远走呢！”

刘永福连连拱手道：“惭愧！惭愧！”

根据刘永福的意思，唐景嵩稍作思考，立即写就回函：

越南国三宣提督义良男刘致书法国远征军司令孤拔：大凡为国之道，必须上应天理，下顺民情，方能长治久安，各保疆土。我越南并未失礼，尔法国无故相侵，本爵提督一旅之师，与尔鏖战多年，尔之损兵折将亦已多矣，越南之民遭罹兵祸亦甚苦矣。是兵端之始，祸在尔，天怒人怨，必有所归，若尔再不知悔，必为天下所不宥矣。尔国纵欲逞忿，借国债，雇黑奴，逆天行事，希图报复。然尔占水我占山，我有无穷之饷源，尔无久支之兵费，尔纵设立码头，我必频年兴兵，杀尔人，焚尔居，扰尔商政，使尔不得安枕，虽有红江之利，尔岂得久享哉？

今尔深知天理不可强违，欲与本爵议和，其意甚善。然本爵乃大清广西人也，父母之邦不可背；又越南极品元戎也，知遇之恩不可忘。尔尚书若息兵保民，各国仍归和好，本爵敢不相听？倘再恃强逞凶，执迷不悟，尔必有安邨、李维业之祸，悔之晚矣。

刘永福看了，连赞唐景嵩好文笔，又递给赵建胜，赵建胜粗通文墨，看了之后道：“舞文弄墨的事我弄不来，只要刘将军能够挺直腰杆和法国人打仗，我就佩服之极。”

“我就是越南不留，大清不收，宁愿躲进深山，也绝不向法夷投降。”刘永福由此也表明心志。

他派出的信差在丹凤遇到了孤拔率领的法军，他正带领三艘战舰、十余艘炮艇、四十余艘民船，运载着步兵、炮兵、海军陆战队士兵六千余人，分两路向山西进发。看了刘永福的回信，孤拔大怒道：“这个狂妄的家伙，我的大炮会让他知道这是多么愚蠢！”

哨探也报了法军到达的消息。因为法军是水陆并进，所以刘永福重新调整了一下部署，把东门、北门及河堤作为防守的重点。黄守忠、吴凤典率五个营的兵力防守城东，韩再勋的右营、胡昆山的武烈营、刘荣麤的七星四营和滇军一营驻扎北门外，守北门至河堤一带。越南官军虽集结了两千余人，但他们早就奉命不再抵抗，所以根本指望不上，就由黄佐炎率领驻扎在南门的外村中。城西则由滇军的三个营防守。这样的部署就是由黑旗军打主阵，唐景嵩率亲军驻城内，刘永福则驻城外，赵建胜则紧跟着他。

次日，法军十余艘军舰及四十余艘民船到达山西城外，开始向北门外的河堤发动攻击。他们先用舰炮轰击城郊及河堤，然后登陆进攻。但在守军的痛击下，法军寸步难行，最后只得停止进攻，就地布防。

刘永福命令黄守忠、吴凤典由东门抄入敌后，赵建胜也派二十人参战。这支援军巧妙地利用竹林、土墙的掩护，悄悄接近法军。他们的行动很巧妙，在登陆的法军及舰队中间行进，红河中的舰队发现了他们，但又不敢开炮，因为怕误伤自己人。

他们接近法军后从左侧猛攻，将他们驱逐到一个狭窄的地带，在那里法军被两面夹击，大为慌乱，被胁迫来的越南苦力和仆役则趁机逃走了。孤拔见势不妙，慌忙调集所有大炮，当黑旗军冲进到三百码以内时，法军的枪炮同时打响，遏止了黑旗军的攻势，迫使黄守忠等后退。

黑旗军撤退后，双方停止了攻击，各自休整。到了下午四点，法军水陆集中火力向河堤进攻。黑旗军只有鸟枪和为数不多的林明敦火枪，还有几门既笨重又打不远的大炮，只有等法军靠近了才能有效攻击。法国海军陆战队冲上河堤，与跃出工事的黑旗军肉搏，激战二十多分钟，法军以死伤二百多人的代价占领了河堤。晚上，黑旗军想趁着夜色夺回阵地，但那天晚上却月明星稀，黑旗军还未接近河堤就被法军发现了，只有撤回。

次日，法军忙于掩埋死尸，巩固阵地，没有发动新的进攻。黑旗军因为没有攻坚武器，无力进攻河堤，双方就这样对峙着。唐景嵩派出数名骑兵，去请桂军救援山西，请黄桂兰进攻河内，以牵制法军。

第三天天刚亮，法军向山西城北门发动了进攻。军舰直接轰击北门，炮击过后，陆军开始进攻。黑旗军在城墙上插满交叉相系的竹桩，这些竹桩向外突出约两米多，可以站在上面阻挡敌人登城。他们还用竹筒装了火药，点燃了扔向法军，这样虽然不能把法军炸死，却烧伤了不少。战斗坚持了整整一上午，法军都未能攻进城内。可黑旗军弹药几乎告罄，刘永福再次请赵建胜率人先走，他仍不答应。

法军发现西门防守薄弱，于是集中火力轮番轰击西门。防守西门的是滇军，见法军炮火猛烈，便仓皇逃走，法军蜂拥而入。防守城南的越南军队几乎没有受到任何攻击，见西门不守，也仓皇而逃。刘永福下令

战至一兵一卒也要把法国人赶出城去，并赤膊上阵，要去拼命。

黄守忠等人见大势已去，内缺弹药，外无救兵，如果此时不撤出城去，法军包围上来，便有全军覆没的危险，于是劝道：“我等亲眼所见，刘将军一心抗敌，无奈法夷炮火太猛，西门已被攻破，再守下去也是枉送性命。”

此时，唐景嵩的亲兵也来报告：“唐大人已出城。”

赵建胜示意手下架起刘永福就走。刘永福不甘心，大喊道：“让我战在山西城下，弃城而走，我没法向左大人交代。”

撤出山西城，刘永福决定率军到兴化布防，赵建胜则必须回龙州复命。刘永福一脸惭愧道：“赵将军见笑了，没想到山西城在我手里这么快就丢了。”

“将军已经尽力，没什么丢人的。官军最大的毛病就是贪生怕死，不听号令。还有法夷的火炮的确不能小看，硬拼也不是办法。但这一仗也说明只要用心布防，法夷想兵不血刃攻城略地，也没那么容易。”

法军占据山西城后，派出的越南教民前来报告道：“驻北宁的桂军只有几百人在山西与北宁之间巡察，并无一兵一卒前来救援。”

孤拔得意地笑着对副司令米乐道：“我们的选择是正确的，我们的预计也是准确的。”

在攻打山西之前，孤拔与米乐进行了多次讨论。北圻的形势，北宁居河内东北，山西居河内西北。当时桂军守北宁，黑旗军及滇军守山西。山西、北宁势成犄角，如果互相策应，无论攻打何处法军都有遭受夹击的危险。但孤拔断言，清军派系不和，未必真能互相策应，如果攻打北宁，黑旗军有可能赴援，但如果进攻山西，那北宁救援山西的可能性则很小，结果竟被孤拔言中。

“将军对清军了如指掌，在下十分佩服。”米乐道。

“二十几年前攻进北京时，清军就是如此，二十多年后他们仍是这样。”孤拔一脸鄙视的神情。

“清国进行了二十多年的洋务运动，效果不过如此。山西一战，我军士气大增，心中对黑旗和清军的畏惧一扫而空。我们应当趁机攻下北宁，把清人赶出越南！”

孤拔闻此连连摇头道：“现在还不行，我们的弹药需要补充，人员伤亡也不小。现在我们的一个步兵旅、两队炮兵和一队工兵正在赶来，我们要等他们赶到后一起投入战斗。我们不打则已，要打就要把清人打得毫无还手之力。”

赵建胜在回龙州的路上路过北宁，他见到了桂军总兵赵沃。此人五十多岁，说话酸溜溜的，不像个军人。但他却十分自以为是，自视熟读兵书，常常夸夸其谈。说到洋人的开花大炮，他竟不以为然道：“依我看，开花炮一如雷公凿，雷公一定要劈某个人，想避也避不了，如果没打算击某人，就是在身边炸响也无恙。”一说到派援军策应刘永福，他又换了一副嘴脸，“中法正在和谈，是否出兵应该听徐巡抚将令。”

赵建胜一听非常生气：“法军虎视眈眈，海陆军同时向刘永福的黑旗军进攻，哪来的和谈一说？战场形势瞬息万变，等徐巡抚将令到达时黄花菜都凉了。我劝您还是以大局为重，及时策应黑旗军，不然到时左大帅一参一个准。”

“我受徐巡抚节制，并不是两江的总兵，左大人要参，恐怕也未必参得着。”赵沃不以为然。

赵建胜嘴里齜了一声道：“大清上下没有左大帅不能参的人，不要说你一个小小的总兵，就是徐巡抚，一个折子就摘掉他的顶戴！”

“参不参那是左大人的事，你不过一个哨官，何必在本总兵面前饶舌？”赵沃的眼神里满是蔑视。

赵建胜闻言大怒道：“娃子们，把咱的顶戴穿起来，让赵总兵见识见识。”

这些亲兵各人取来包袱，就在赵沃的大帐中席地而坐，乱哄哄穿起官衣来。赵建胜是二品顶戴，其他亲兵参将、游击都有，一时把赵沃惊得闭不上嘴。

“咱都是百战余生之人，哪个没有军功顶戴，只是不想显摆。告诉你，就是给左大帅抬轿的也是总兵衔。这次山西之战我参与全程，北宁桂军无一赴援，你如果派兵策应一下兴化的黑旗军倒罢了，不然到时左大帅要参你，你这点前程也就到头了。”

赵沃连连打拱，表示一定照办。

赵建胜回到广西见到了王德榜，把一路见闻相告，说刘永福恐怕要孤军对敌，桂军的情形实在堪忧。王德榜对老提督冯子材非常感兴趣，立即写信向左宗棠推荐。

山西丢失十几天后，徐延旭便根据探报上奏朝廷，结论是由于越南人临阵倒戈，导致黑旗军和滇军腹背受敌，只好弃城而走。稍后云南巡抚唐炯也有较为详细的战报，除了夸张黑旗军尤其是滇军如何奋勇外，也把责任推到越南人身上。这个奏报刚到，北宁被法军占领的消息又传到了军机处。

消息传开，京中哗然。有个叫盛昱的御史上折弹劾，他的折子不

长，大意是说唐炯、徐延旭自道员超擢藩司，不到两年即分任云南、广西巡抚，系由侍讲学士张佩纶荐之于前，军机大臣、协办大学士李鸿藻保之于后。张佩纶资浅分疏，犹不足论，李鸿藻内参进退之权，外负安危之局，却轻信滥保，责任难逃；奕訢、宝鋆久值枢廷，更事不少，非无知人之明，乃俯仰徘徊，坐观成败，其咎与李鸿藻同，均应负连带责任。

这折子很明显是对准张佩纶、李鸿藻的，至于恭亲王等人不过是连带，但慈禧要用的却是“其咎与李鸿藻同，均应负连带责任”这两句。她把折子留中不发，因为是密折，所以外人无从得知。

慈禧热心权柄，二十余年来慈威日增，何况慈安已经暴崩，两宫垂帘成了一宫独尊，如今已完全树起了一言九鼎的权威，而且军国大计都可以驾驭裕如，因此早就有撇开恭亲王独掌乾坤之意，盛昱的参折给她带来了机会和借口。

次日召见军机，慈禧为山西、北宁连续失守一脸愠色，议事前先发了一通议论，继而自责道：“如今边防不靖，疆臣因循，国用空虚，海防粉饰，无颜面对祖宗。”

军机们个个叩头道：“是臣等无能。”

议完事后，慈禧道：“明天就是清明了，转眼姐姐已去了三年了，本来哀家应该亲自去祭典，只是这几天身子有些不适。老六，你就辛苦一趟，明天去一趟东陵，以慰姐姐在天之灵。”

回到军机处，大家都有些疑惑，因为像这种差使向来是闲散亲王去办的，今年已定由五王爷也就是醇亲王去的，而且他已经动身了。

“先派人把五爷追回来，本王收拾一下就走。”恭亲王道。

宝鋆道：“今年让六爷去，臣实在没想到。”

恭亲王自解道：“太后说得明白，本来是她想去的——再说三周年也是个大日子。”

大家心里都有些疑惑，但无法说出来，只能闷在肚子里。李鸿藻却是喜多于忧，他也发觉了今天的安排有些不同寻常。他向来与恭亲王不睦，所以恭亲王有什么闪失，对他有百利而无一害。

因为恭亲王去了东陵，所以军机们比平日更加谨慎，全天都在军机处坐班。一天无事，次日照旧宫里召见军机，并无什么不对。回到军机处不久，宝鋆得到消息：太后去祭奠九公主了。

九公主是醇亲王奕譞的胞妹，月前去世，太后已赐祭过，今天却还要亲往祭奠，实在有些出人意料。后来他又得消息，说太后祭奠完九公

主，还要在九公主府用膳。这就更令人奇怪了，依慈禧的个性，这种应景的事是不会下如此功夫的，那是为什么呢？

“难道是因为醇亲王？太后去祭奠九公主，作为胞兄的醇亲王一定要去的。”一想到这，宝鋆脊梁不禁有些发凉，当年收拾肃顺一党，就是醇亲王突然宣布的。宝鋆再着人悄悄去奏事处打听，知道近日言官们上了四道折子。其中有一份是密折，是盛昱所上。

初十召见军机，并无大事商议，散朝后太后又召见醇亲王和孙毓汶。这个孙毓汶是山东济宁人，与翁同龢是同科进士。近年来投在醇王府，深得倚重。他长得高瘦，一双眼睛非常有神，但为人太过恭顺谦卑。宝鋆给他的评语——好像大白天见鬼。

到了下午，几份折子发了下来，都平常得很，唯独没有盛昱的密折。宝鋆更加生疑，听说恭亲王下午就能回府，所以他早早就去等，一直等到晚上恭亲王才回来，原来他的车在路上出了点毛病。宝鋆把这几天的疑惑说给恭亲王听，他好像早在预料之中，十分平淡道：“明天早朝后再说吧。”

第二天早朝，恭亲王早早就到了军机处等着召见。他从东陵回来要交差的，虽然不是要紧的差使，但按常例，第一起就应该召见他，或者与军机们一起晋见，由他先把祭陵的事回奏。但后来传来消息：太后正在召见御前大臣、大学士、六部满汉尚书，而军机大臣兼六部尚书的都不在召见之列。

一直坐到午正时刻，大家正要散去，领班军机章京沈源深传来消息，说内阁已明发上谕，军机大臣全部撤差！

所有军机大为吃惊，恭亲王对自己将有不测早有预感，但没想到会是全班军机尽撤，而李鸿藻自觉慈眷正隆，万没想到自己也在撤差之中。大家正在惊疑，李莲英前来宣旨，众人纷纷跪倒听宣——

慈禧端佑康颐昭豫庄诚皇太后懿旨：现值国家元气未充，时艰犹巨，内外事务，必须得人而理。而军机处实为内外用人行政之枢纽，恭亲王奕訢等，始尚小心匡弼，继则委蛇保荣，近年爵禄日崇，因循日甚，每于朝廷振作求治之意，谬执成见，不肯实力奉行，屡经言者论列，或目为壅蔽，或劾其萎靡，或谓昧于知人。法越事起，举措失当，北宁、山西相继失陷，军机大臣更是难辞其咎。着恭亲王开去一切差使，撤去恩加双俸，家居养疾；宝鋆开去一切差使，原品休致；李鸿藻、景廉降二级留用；翁同龢革职留用，退出军机，仍在毓庆宫行走。

众人谢恩后，恭亲王呆呆地跪在地上，李莲英已经远去，大家竟无一人起身。沈源深当时来不及回避，也跪在地上，但比众军机超然事外，所以提醒道：“王爷、各位大人，请起啊！”

恭亲王坐到自己的位子上，黯然道：“终于解脱了，这二十余年多么

累啊！”

“我也七十四了，老了，正好回家钓鱼去。”宝璿也自嘲道。

李鸿藻心有不甘，问道：“王爷，您不为自己争一争？”

恭亲王一直提防李鸿藻，但现在同撤军机，因此也推心置腹：“李师傅，这些年来许多事本王没办到太后心上，又有人早就盯着军机首辅这把椅子，本王还能争得回来吗？前年起本王的身体就不太好了，尤其法越事发以来，本王已是心力交瘁。居家养疾，正是太后的体恤，本王也求之不得，又何必再争？”

恭亲王说得不错，这些年有些事的确办不到慈禧心上。尤其是修园子的事，恭亲王一直暗暗抵制。重新修复圆明园的念头慈禧十几年前就有了，无奈内忧外患，实在拿不出钱来。后来改为修三海工程，但也未能大兴土木。自从收复新疆后，慈禧自觉国家已无大的用项，所以多次去三海游玩，走到一处就说这该修一修了，恭亲王总是应得很好，但却再无下文。慈禧又是个自尊心极强的女人，当然不能甘心。醇亲王向来对外持强硬态度，对恭亲王“外敦信睦，隐示羁靡”的政策十分不满，自从儿子当上了皇帝，更有不少大臣巴结，虽然没兼多少差使，但其影响已越来越大。因此恭亲王明白，军机易枢，势成必然，争也无益。

“诸位都走吧，这个位子已经不是我们的了。”说罢，他很轻松地摇摇头，脸上带着微微的笑意，自顾出门走了。

到了下午，又发布上谕——礼亲王世铎，在军机大臣上行走，户部尚书额勒和布、阎敬铭，刑部尚书张之万，均在军机大臣上行走，工部左侍郎孙毓汶，在军机大臣上学习行走。随后又着军机大臣有大事不能决，要与醇亲王共商。这就相当于在军机处之上设了一位“太上军机”，醇亲王完全代替了恭亲王。

这两道上谕一发，自然是有人欢喜有人愁，但清流们以惊愕居多，因为新军机并不理想。户部尚书阎敬铭以理财闻名，毛病是为人过苛，但总算差不了那里去；张之万也勉强；工部侍郎孙毓汶为人大阴，也众所周知。最要命的是军机首辅世铎，他是礼烈亲王代善七代孙，同治年间授内务府大臣，右宗正，为人懦弱无能；户部尚书额勒和布，满洲镶蓝旗人，由咸丰年间的户部主事，累迁至理藩院尚书、户部尚书、内务府大臣等职，为人呐呐寡言，被同僚讥为“哑人”。

当天坊间也有评判，说恭亲王为首的班子算驽马，有欠振作，但无论怎么说还算得上马，而新任军机连骡子也算不上，只能算驴子。

上折的盛昱愧悔不安，他本意只是希望惩处张佩纶、李鸿藻，没想到给朝廷带来了一场地震。所以他当晚起草了奏折，连夜誊清，他要递折子。

倒头睡了一会儿，夫人就推醒他。匆匆梳洗完毕，他乘着小轿赶往景运门。奏事处内外有别，内奏事处设于宫禁内，由太监承值，一般只有军机大臣奏事和内阁票拟可直送内奏事处，此外有所呈递无论京内或京外都交外奏事处，然后外奏事处再转内奏事处。盛昱赶到景运门时，外奏事处的大门刚刚打开，那里的章京和笔帖式都认得他，问道：“哟，盛大人又有折子要上？”

这本是极平常的言语，不过今天在盛昱听来，却好像在说：您可真厉害，一折就参倒了全部军机。盛昱也不回答，直接将折子递上道：“拜托两位，今天务必呈到御前。”

“我们回去马上转内奏事处，至于何时送到御前，我们无从置嘴。”

盛昱知道多说无益，但还是忍不住拱手道：“拜托两位，和内奏事处美言几句，拜托尽早送到御前。”

晚膳后，慈禧看到了盛昱的奏折——

宝璽年老志衰，景廉、翁同龢谨小慎微，均不能振作有为。然恭亲王才力聪明，举朝无出其右，只因沾染习气，不能自振，李鸿藻昧于知人，暗于料事，惟其愚忠不无可取，国步阽危，人才难得，若廷臣中尚有胜于该二臣者，臣断不敢妄行渎奏，惟是以礼亲王世铎与恭亲王较，以张之万与李鸿藻较则弗如远甚。臣前日劾章请严责成，而不敢轻言罢斥，实此之故，可否请旨飭令恭亲王与李鸿藻仍在军机处行走，责令其戴罪图功，洗心涤虑，将从前过举认真改悔，如再不能振作，即当立予诛戮，不止罢斥。

慈禧看罢大为震怒，把盛昱的折子掷到地上道：“这盛昱岂有此理，参老六的是他，保老六的又是他，朝廷用人行政难道要他来指手画脚？”

之后又有四五位言官上折，拐弯抹角为恭亲王说话，慈禧一概不理。而且随后她又对部院大臣进行了调整，李鸿藻的吏部尚书一职由礼部尚书徐桐接任，礼部尚书由左都御史毕道远接任，景廉的兵部尚书一职由理藩院尚书乌拉喜崇阿接任，理藩院尚书由左都御史延煦接任，都察院左都御史则由吏部左侍郎昆冈、祁世长接任。总理衙门事务由贝勒奕劻管理，内阁学士周德润、军机大臣阎敬铭、许庚身亦在总理衙门行走。此外，她对八旗都统也都作了更动。这一番人事变动，十天内便交接完毕，至此众人才知道，天意已不可挽回。

这一更换中枢的事件发生在农历甲申年，后来就被称为“甲申政潮”，亦称“甲申易枢”。

第十六章 少荃存私挤季高 左相为国入军机

醇亲王刚主政，李鸿章就给他写信，告诉他法国人又有和谈之意。原来，天津海关税务司的德国人德璀琳调任粤海关税务司，乘轮船上任，路过香港时遇到了他的老朋友，法国“伏尔泰”舰长福祿诺。

福祿诺虽只是一舰之长，但与法国远征军司令孤拔是同乡兼好友，对法国政府的意图也十分清楚。那时候法国正忙着与英国争夺对埃及的控制权，暂时无力扩大战争，所以希望通过谈判来达到他们的要求。他告诉德璀琳，法国虽取得了巨大胜利，但愿意与清国和谈。

这消息让德璀琳大感兴趣，因为德国政府也希望能在清法交涉中起主导作用，而不是总让英国人赫德出尽风头。所以他道：“如今清国明了世界大势的只有天津的李中堂，也只有他能全心全意促成和局。我与李中堂私交甚好，你有什么话，我可以代为传递。”

福祿诺也很希望自己能在谈判桌上为法国出力，所以两人一拍即合。当晚，福祿诺便给李鸿章写了一封信，德璀琳则推迟上任，立即返回天津将这封信交给了李鸿章。

福祿诺在信中道——越南局势已经不可逆转，法国既将为清国南边之强邻，清国宜与之订立通商章程；如果现在和谈，法国将会在拟订约章措辞中，保全清国体面，不致使清国失掉天朝应有的威严；法国军政界都打算向清国索偿兵费，如果清国实心敦睦，法国亦可相让。否则，法国在月内就调集十余艘军舰到清国来，占据沿海以为质押，到时候索兵费割地方都在所难免。

李鸿章将此信照录了一份给醇亲王，并表明了他的态度：现在清法和谈，失去的仅是越南这个藩属国，兵费可免，边界可商；而如果打下去，恐怕本土尤其沿海难以安靖，那时想不赔兵费都难。与其兵连祸结，日久不解，待饷源匮绝，兵心、民心摇动时做打算，倒不如随机因应，早图收束有裨全局。

次日，军机们就奏报了法国人欲和的事情，世铎对此表示应该增派兵马到边境去。

慈禧问道：“现在法国人表示要和谈，我们却大增兵马，怎么向别人解释呢？而且现在北圻的官军已溃不成军，增调兵马也不是一天两天就能赶到，这个时候法国人再进攻的话，那我们该怎么办？”

世铎并没有主见，于是说道：“那就让法国人到天津来谈。”

“官军丢了那么大的面子，朝野上下都嚷着要战，现在坐下来和谈，

怎么向朝野交代？”慈禧反问道。

的确没法交代。不但世铎，其他军机也一时哑口无言。

慈禧没再说什么，挥了挥手，大家跪安散朝。回到军机处，一帮人唉声叹气，太后到底是什么意思，大家也无从把握。世铎当领班军机首次议大政，结果就这样没头没脑，他垂着头，一句话也不想说。

孙毓汶建议道：“此事还是要与醇亲王商议为妥。”

大家均已为然，于是前往醇王府。门房认得众位新贵：“众位不巧得很，七爷刚走，太后召见。”

众人只好再回军机处。

醇亲王一到宫中，慈禧便责问道：“老七，你们是怎么议政的？众人拿不出个明白的章程。”

慈禧这话很宽泛，军机们回奏的事情有好几件，不知是哪件没有一个明白章程。但因为最近贵阳有一件教案十分棘手，醇亲王只好猜测着道：“这几年教案日多，原因是教民挟洋自重……”

慈禧打断他的话道：“我让你帮军机们拿主意，事大事小、轻重缓急你也分不出？我说的是法国人求和的事！”

醇亲王只恨自己没头脑，昨天一夜睡不好，就是为和战大计，怎么进了宫全忘掉了？有这一问，他头上汗就下来了。

“世铎一会儿说要增兵，一会儿说要让法国人到天津来谈。战有战的办法，和有和的办法，他们是战和都没办法，你到底是什么主意？这样大一件事，他们该不会没与你商量吧？”

“商量了，臣昨晚一夜没睡，一直在想。”

“是吗？那你想出了什么主意？给我个干脆话。”

干脆话，那就是要么战，要么和。虽然没有最后拿定主意，但醇亲王脱口而出：“战！”

“噢，那你说说，为什么战？怎么战？”

为什么战，理由有得是，可怎么战却有点麻烦。醇亲王被逼到墙角，不得不说出他的见识：“北圻那边，朝廷需严令官军坚守阵地，不可再失一寸。沿海各省要在要紧处挖掘地沟，一旦洋人来犯，勇兵都躲进沟中，待洋人登陆后与之短兵相接，这样洋人的巨炮洋枪都没有用了。”这个办法，是前些时候他与张佩纶、孙毓汶等人商议时想出来的。

慈禧听醇亲王说完，并不去评价，而是盯着他的眼睛道：“老七，你是不是以为老六是因为太过软弱，总是向洋人让步而被撤了差，所以你就反其道而行之，一味强硬？告诉你，撤老六的差并不是因为他总立足一个和字。国家之间，是战是和，并无定规，也无高下之分。当战不战，一再退让，让洋人得寸进尺，丢城失地，当然难辞其咎！可如果明明可以化干戈为玉帛，却一味要打，结果真像李鸿章所说，弄的兵连祸结，更生变乱，那也是罪不容诛！”

这位醇王爷，别看有时意气用事，甚至有些鲁莽，但在慈禧面前却真是诚惶诚恐，不像老六那样事事都有自己的主张，这也正是慈禧要用他的原因。要论才具，老七的确不如老六，但天下没有十全十美之事，又要一个人才能卓著，又要他俯首帖耳，这办不到。既然好驾驭，就要容忍他的平庸。

慈禧看到醇亲王肩膀抖了一下，额上的汗珠滚下一串，所以缓和了语气道：“老七，你从前当闲散亲王，说话做事由着自己的性子，要打要杀凭自己的好恶都行，可如今你是事实的上军机首辅，说话做事就要从全局着眼，不仅要考虑你心里的感受，更要考虑朝廷的难处。”

“来人，赐七爷座！”慈禧打一巴掌后再给了个枣子，“不是我说你，要论才具，你不及老六，可要论忠心，老六不及你。才能固然重要，可忠心更重要，一个人再有才能，但他自以为是，不听节制，那留他何用？既然用了你，那你就要尽心尽力，我的眼睛是亮的，大家的眼睛也是亮的。有天大的难事，咱们叔嫂商量着来，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

这番话好比一双温柔的手抚过醇亲王的心胸，他匍匐在地，连连磕头道：“奴才愚钝，蒙太后天恩，有幸为朝廷办差，奴才定当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鞠躬尽瘁是应当的，死而后已的话就不要说了，不吉利。老七，你觉得李鸿章的意见如何？”

太后的意思已经十分明确，那就是要和。

“李鸿章的话也不是没道理。从前奴才只从个人感受行事，现在太后把担子放在奴才的肩上，奴才才知道世事艰难，也就对李鸿章的苦心更有体会。奴才以为可以让李鸿章与法国人谈，但谈之前要给李鸿章几条规定，谈归谈，不能超出这些规定。”醇亲王道。

“这才是公忠体国。”慈禧称赞道，“是要给李鸿章几条规矩，这是大事，要让大家发表一下意见。”

这就是要组织廷议。慈禧的意思是要将李鸿章的电报和福祿诺的条件交御前大臣、军机大臣、总理衙门大臣、大学士、六部九卿、科道、翰詹官员一起来讨论。

“和有和的办法，也要有和不断的准备。一旦谈不成，那就难免要战。所以要简任敢战、能战、知兵的人去备战督战。”

“敢战、能战、知兵，左宗棠算一个，他现在两江，不能动；彭玉麟算一个，他已去广州督战；李鸿章也是知兵的，但北洋离不开他；潘鼎新是李鸿章的旧部，也是能打仗的，已接任广西巡抚；原来广西提督冯子材，打过长毛和捻子，也是能打仗的，可他病还没好……”醇亲王一边想一边道，但这些真正知兵的大员，都已各司其职，“对了，还有一个人，也是李鸿章的旧部，从前就是一员悍将，现居家养疾，就是刘铭传。”

“刘铭传是能打仗，到时朝廷要用他的。”慈禧若有所思，“老七，你不能只盯着这些老人。比如张佩纶对法越兵事多有建言，也是知兵的。还有吴大澂、陈宝琛，他们也都曾上折言兵，而且头头是道。说到敢战更没问题，他们向来是主战的。”

慈禧想到的是这几个人，醇亲王感到有些意外，如果让这些带兵，他不无担忧：“他们都是书生，从来没真刀真枪打过仗。”

“谁说书生不能打仗？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胡林翼这些人不都是书生带兵吗？没人生来会带兵，能打仗那也是锻炼出来的。”慈禧边踱步边说她的意思，“朝廷要廷议和谈，难免有人要大发议论，如今我们把知兵敢战的人起用起来，也显示朝廷战和两手准备的意思，朝廷也不是一意要和，也有和不成就打的意思。”

醇亲王不由得佩服太后的英明，她把平时主战最坚决的清流干将派去带兵了，大家自然不能再指责朝廷软弱了。

“我的意思，张佩纶就去会办福建海疆事务，陈宝琛会办南洋事务，吴大澂会办北洋事务，都准他们专折奏事。旨意今天就明发，廷议后天就举行，尽早给李鸿章一个准话。”

两天后廷议如期举行，争论自然十分激烈。但现在是法国主动求和，泱泱中华，自然不能连和的机会也不给洋人，而且和战操于我手，洋人若无诚意求和，那就战场上见，朝廷已把知兵敢战的大员派到福建和南北洋去了。有了这样几条理由，争论再激烈，最后还是同意和谈的意见占了上风，大家讨论出了几条规定。

李鸿章得到朝廷的指示，立即给德璀琳发报，告诉他朝廷已经批准讲和，请福总兵到天津来。福祿诺闻讯后很快回电，表示可以北上和谈，但应本国政府要求，清国必须撤换驻英法大使曾纪泽。因为他在外交上对法国寸步不让，而且他熟悉国际法，常常把法国外交官驳得无话可说，让法国大感头痛。

接到福祿诺的要求，盛宣怀献议道：“把主战的声音压制下去，和谈才能有个结果，不然中堂煞费苦心谈成的和局也容易被搅了。现在地

方上主战最力的就是左大人，中堂可以请朝廷调回左大人，就像当初曾劼刚在俄罗斯谈判，左大人也是在那里嚷着要打要杀，朝廷只好把他召回京。既然福禄诺要求撤换曾纪泽，那不妨也借法国人的口把左大人召回京来，到了京中，他两手空空，还有什么好怕的？”

李鸿章觉得这个主意不错，但要借法国人的口达到目的恐怕很难，必须另想主意。他关起门来仔细想想，很快主意也就有了。于是李鸿章给醇亲王写一封亲笔信，请他说动太后召左宗棠回京。他的意思是知兵大员回京，表明朝廷一旦和谈不成有决战的信心，法国人有所顾忌，反倒容易和解。

到了第三天，醇亲王回信，说太后已经同意，召左宗棠回京，让在籍养病的曾国荃署理两江总督。李鸿章这下放心了，发电邀请福禄诺到天津来。

曾国荃奉旨署理两江总督，按朝例到江宁来拜见左宗棠。左宗棠情绪很不好，法国人在北圻大举进攻，官军连吃败仗，纷纷溃散，只有镇南关、谅山一带还有王德榜的人在驻守。

“老九，法国有一两万人，王朗青势单力薄，没有援军怎么成？所以我挑选了几名能战的旧部，要他们各自募勇，准备去镇南关支援。谁料朝廷有旨，说正在与法人和谈，不准我募勇，这恐怕又是李少荃的主张。他这个人就知道和，就知道在洋人面前低声下气。孰不知磕头磕不来和平，你没有战的本钱，也就没有和的本钱。你只一味赔笑脸，就连对手也瞧不起你。”左宗棠连连摇头叹息。

曾国荃劝道：“你被内召回京是太后和醇亲王的意思，哪能是少荃说要你回就让你回的？朝廷也是要做和战两手准备的，调你回京，就是为了以备顾问，做好战的准备。再说，你回京也未必是坏事。”

“此话怎讲？”

“如今朝中掌总的是醇亲王，醇亲王向来都是主战的，对你很尊重，你回京去天天见他，不愁他不采纳你的主张，岂不比在两江隔着几千里要强？”

“不错，你说得有理。我已做过一回京官，没意思得很，所以不想回去。只是此一时彼一时也，现在京中已不同从前，让我回京那就回吧。只是将来我一力主战，少不得在军饷上犯愁，那时候你在两江，无论如何要帮衬一把。”

“你放心，我们都是战场上滚过来的人，知道闹饷的可怕，到时我自然全力支持。”曾国荃说得很诚恳。

曾国荃有这番表示，左宗棠稍可放心，于是起程进京，随员除了金老大等跟着他十几年的老侍从们，家属只让章怡陪同。

他五月二十日便到了京城，从崇文门到贤良寺一路上都挤满了人。

“左大人回来就好，应该教训教训法国人了。”大家都在议论。

到了贤良寺，门外车马盈街，要求拜访的手本名贴收了一大堆，他吩咐一概挡驾。晚上翁同龢来访，告诉他李鸿章已与福禄诺签定《中法简明条款》，并把条款全文用大字抄了一份给左宗棠。

第一款：清国南界毗连越南北圻，法国约明无论遇何机会并或有他人侵犯情事，均应保全助护；

第二款：清国约明将所驻北圻各防营即行调回边界；

第三款：法国既感清国和商之意，并敬李大臣力顾大局之诚，情愿不向清国索偿赔费。清国亦许以毗连越南北圻之边界所有法、越与内地货物，听凭运销，并约明日后遣其使臣议定详细商约税则，务须格外和衷，期于有益法国商务；

第四款：法国约明现与越南议定条约之内，决不插入伤碍清国威望体面字样，并将以前与越南所立各条约关涉清国体面者尽行销废；

第五款：此约既经彼此签押，两国即派全权大臣，限三月后悉照以上所定各节，会议详细条款。

左宗棠看罢条约，拍案而起，对翁同龢道：“这算哪门子和谈？完全是卖国！大清的属国，法国人说占就占了，我们还要撤回军队，还要允许通商。翁师傅，这是和谈吗？”

“谁说不是呢！英国人赫德说这个条约分明是告诉各国，谁能抢就抢，谁抢到手就算是谁的了。他还说这是大清给了法国一张空白支票，法国人在越南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这个英国鬼子说的倒是一针见血。他不是与李鸿章关系密切，向来帮着李鸿章说话吗？这回怎么说了句实话？”左宗棠道。

“大人有所不知，这次谈判是德国人德璀琳从中牵线，赫德没插上嘴，有些吃醋，所以才这样说。不过他说到了根本，现在京中反对的人很多，参李鸿章的折子有五十多本了。”

“现在这个条约就是明白告诉法国人，越南是他们的了，可我敢肯定法国人一定不会满足。人心不足蛇吞象，你的东西不看紧，人家想就拿就拿，既然能拿一个，为什么不拿俩？明天我见了醇王爷，要好好与他说说。”

第二天上午，醇亲王亲自到贤良寺来了，他对金老大道：“有旨意，快叫左大人来接。”

左宗棠听说醇王亲自来颁布旨意，连忙整肃衣冠，到院子里跪迎。醇亲王站到正房的台阶上，宣读上谕——

军机处本日奉上谕：左宗棠卓著勋绩，年逾七旬，着在军机大臣上行走，加恩毋庸常川入值，遇有紧要事件，预备传问，并管理神机营事务。

宣完旨，醇亲王紧走几步，扶起左宗棠道：“太后见你刚刚到京，暂不召见，有事随时传问。今天特意让我来传旨，也有看望之意。”

两人已有两年不见，携手走进了客厅。互相寒暄之后，自然说起《中法简明条款》，醇亲王也是仰天长叹，连说世事艰难：“打又打不赢，和又和不好，京中舆情汹汹，都怪中枢太软弱，我就像风箱里的老鼠，两头不见好。”

“王爷，和谈谈不好，是因为前线没打好。法国在北圻得手，自然会狮子大张口。”左宗棠总是从战字上着眼。

“谁说不是呢！前线没有胜算，就是眼前这个和局能保住也算勉强，毕竟没有割地赔款。”醇亲王着眼的还是和局。

“王爷，这个和局是保不住的。”左宗棠不相信法国会真心求和，“现在法国人看透了我们的心理，知道我们怕打仗，所以就虚言恫吓。打仗是一门学问，最重要的是气定，气定则一人可以胜千百，否则千百人将为一人所驱。”

“你说得有道理，可前线没有以一当十的将才。”醇亲王有苦难言。

“王爷千万不能失去信心，滇、桂官军我不敢说，目前北圻有两支军队是完全可依赖的。一是王德榜率领的恪靖镇边军，他是我的部将，修水利不含糊，打仗也不含糊。二是刘永福的黑旗军，不论别人怎么说，他能两次阵斩法酋，那就绝非等闲之辈。我派人给他送去两万军饷，送饷的人见过刘永福，他抗法意志决绝，而且所部英勇善战。只要粮饷充足，有他们就足以安定北圻。就是官军连连溃败，也不能就说他们不经打。桂军败下阵来，原因是多方面的，前线将帅不合是一个原因，武器落后也是一个原因。这些年来武器装备最好的是湘军、淮军和楚军，等把这些能征善战的湘楚健儿派上前线，绝对不会是现在的局面。”左宗棠对局势很乐观。

“你这样说，我心里多少有些安定了。只是条款已经签定，如果法国能够遵守，我们当然不能违约，这一点还请你体谅。”醇亲王说得很客气，意思是要左宗棠不要意气用事，务必帮助他维持和局。

左宗棠当然明白醇王的苦心，便问道：“王爷的意思我明白，不过条款中要我国军队即行调回边境，难道王爷打算这样做吗？”

“照约应当如此。”

“这没有道理。法国从南向北占了那么多地方，现在还占着山西、北宁、宣光等地，要撤军，他们也要撤，干吗只让我们撤，他们却按兵不动？最起码他们也要撤回河内吧？”

“是没有道理，要是我们就这样撤回也太向法人示弱了。”醇亲王说到这也十分苦恼，“无奈我们打了败仗，正如你所说的，打不好也就和不好。”

“依我看，军队不能撤。条款说三个月后再商讨细节，那撤不撤军当然也应在那时候商讨，现在不撤也不为违约。再说，这个边境的说法也很笼统，回到中国境内算边境，在边境边上，比如凉山、镇南关这些地方也算边境，又何必撤呢？”

醇亲王听了这个说法很高兴，道：“对，你说得对！现在撤军，太向法人示弱了。”

左宗棠想借机再劝醇亲王转到主战的立场上来，于是又道：“王爷，就是完全按这个条约答应法国人的要求，也不过是剜肉补疮，只能暂救目前之急。法国必然要得陇望蜀，舐糠及米。对法国早晚得打一仗，胜固当战，败亦当战。”

“能先顾得了当前就顾当前吧。你好好休息，得空我再来拜访。”醇亲王没有再听下去的意思，说完就告辞了。

送走醇亲王，左宗棠对章怡大发议论，批评他没了从前的锐气：“这样的条款醇亲王竟也要维持，真是不可思议，要在从前，他早就吹胡子瞪眼了。”

“老爷，你没看出来吗？七爷也有难言之隐。”章怡却另有见地。

“这话怎么说？”左宗棠认为醇亲王现在一手抓军机处，一手抓总理衙门，内政外交都在他手上，正是按自己的意思一展身手的时候。

“老爷，任意而为哪能这么容易？我都看出来了，醇亲王还是从前的醇亲王，心里是想打一仗的。您说到前线有两支军队可用，他双眼忽的一亮，可后来说到要维持和谈的时候，他也委屈得很。”

左宗棠“咦”了一声道：“我们两人说话，我怎么没看出来？”

“您当然看不出来了，您在那里只是呼哧喘粗气，哪能注意到醇亲王的脸色。”章怡开了个玩笑，“再说老爷您的眼睛不是不好嘛，字要写得核桃大才能认得清，王爷眼睛一亮这样的细节您当然看不见了。”

“有道理，除非王爷的眼睛比牛眼大，我才能看得清。”左宗棠也开

了一句玩笑。

“老爷，您这是大不敬了不是？”

“呵呵！对七爷，我心里还是尊重的。你说他委屈，如今一人之下万人之上，谁给他委屈受呢？”

“老爷不是说出来了吗？万人之上不假，可还有一人之下。”章怡点到为止。

“哦，你是说，要和的意思是……”

左宗棠刚要说出来，就被章怡打断了：“我也只是猜想。老爷您想打仗，也不要这样天天挂在嘴上，见谁都忍不住要拍桌子，好像就您关心朝廷。”她说话比从前更大胆，而且左宗棠把章怡带到京城来，就是来做女诸葛的。

“凡事都讲机会！看京中情形，现在主战的虽然大有人在，但主和的毕竟占了上风。老爷不管如何苦口婆心也是白费口舌，到了和不成时候，那时老爷说一句话便是一言九鼎，想到前线督师也罢，要募军派去支援王将军也罢，都容易得很。这好比推车，前面有石头挡着，您再怎么用力也过不去，等绕过那块石头，再稍一用力，便往前走了。”

“你说得有理。但我站着说话惯了，见大家弯腰与洋人说话，就不免沉不住气。”

左宗棠因为奉旨管理神机营事务，所以神机营的管事大臣、左右翼长都来拜访他，再加六部九卿、亲朋故旧，天天车马盈门，一直热闹了好几天。凡是来拜访他的，大都是主战派，无不寄予厚望。他对金老大道：“金老大，如果有一天我去前线督师，让你带兵打前锋，你还敢不敢？”

“那有什么不敢的？这么多年没打仗了，做梦都想呢！跟大帅说句实话，如今风不着雨不着，反倒不自在了。”金老大回道。

“好！如果有一天与法国人再闹翻了，我就请纓上阵，你们都跟我去。大丈夫就当马革裹尸，何必顾恋声名权势？”

左宗棠仍不改敢于任事的脾气，要他闲下来是不可能的。军机处虽不必常川入值，不过管理神机营是当仁不让的。

其时神机营的统帅，依次为醇亲王、左宗棠、贝勒奕劻、将军善庆。醇亲王是挂名的，那主事的就是左宗棠了。他挽起袖子，准备大干一场，天天接见僚属，并亲自到兵丁家里去与那些兵丁家属谈得热闹。几天后他向醇亲王报告，要整顿神机营，打算把总兵易玉林所带恪靖亲军营、提督喻先知所带恪靖亲军卫队从江南调到北京来帮着训练。

上次左宗棠要帮着醇亲王整顿神机营，被他敷衍了过去。那时他与六哥正在争风头，左宗棠来整顿他的神机营，那就说明神机营并非像他说的那样是精锐中的精锐，所以不肯答应。现在不同了，醇亲王已是无与抗衡的亲贵，自然想把一切事情都办好，当然对左宗棠的想法大力支持，让他先给易、喻两位统领写信，提前做北上准备。

左宗棠还有一个计划，就是想办法加饷一两，以振作士气。

“王爷，现在神机营的兵丁月饷不够养家糊口，他们能有心思好好当兵吗？”

加饷的事醇亲王也想过多次，但现在边境闹成这样，要备不时之需，所以加饷的事只能先放下。

“这件事如果暂时不好办，那兵丁扣口分的事得解决了。”左宗棠不肯消停。

神机营的兵丁如果请假，就会按天扣去钱粮，充做公用。这些加起来每月不过三四百两银子，对公用来说可有可无，可对兵丁来说影响就大了，本来粮饷就轻，不足以养家，这样再被扣去，兵丁们实在苦不堪言。

“王爷，公用不缺那几两银子，兵丁赖以糊口的饷银就不要再扣了。公用不足，我来想办法。”他已给两江总督曾国荃、江苏巡抚卫荣光、安徽巡抚裕泰、江西巡抚潘霖及三省的四位布政使写信，让三省四藩库各解六千两到京，生息备用。

左宗棠这是用他在两江的老面子向人家口袋里掏银子，虽然不多，但他的一份热心令人感动。醇亲王拱手称谢，心里佩服他是个扎实办事之人。

过了几天，军机处突然收到两广总督张树声电报，说清法军队在观音桥起了冲突，互有胜负。第二天，军机处又收到了广西巡抚潘鼎新详细的报告。

原来法国人派军队到观音桥去接收军营，桂军并没有接到撤回的命令，当然不肯撤走，他们派出姓胡的哨官去与法国人交涉，结果法国军官捉住了胡哨官的三位随从，杀了两名，只放一名通事带话，而且话说得很狂妄：“我奉有开赴谅山的命令，和与不和，三日内定要谅山。我的这支军队能够直捣北京。”

当时驻守观音桥的桂军是黄桂兰的手下，当时黄桂兰因兵败已服毒而死，他们都为自己军门的死不平。所以第二天法军进攻时，他们打得很勇敢，这支孤军深入的法军因为太轻敌，把炮兵落在了后面，只率四百余步兵和两百多名越南兵前来。

一接仗，越南兵首先溃逃，桂军奋勇杀出，打得法军丢盔弃甲。桂军一面加紧修筑工事，一面向谅山请援。当时驻守谅山的正是王德榜，因为水土不服，他的军队闹病的有两千多，能调动的人实在有限。他率千余人到达观音桥后，就在阵地前埋设了地雷，又赶筑了长墙。他把自己的部队摆在正面，而把桂军分成五路，随时准备绕到法军侧后袭击。次日法军再攻，清军数路并发，王德榜又亲率所部杀向法军，个个都不要命地猛打猛冲，结果法军大败，被清军一气追出五十余里。

收到电报时，左宗棠也在军机处。大家都喜忧参半，喜的是官军打了胜仗，忧的是和谈怕是更难了。只有左宗棠很高兴道：“怎么样？我说的没错吧，只要好好打，没有不胜的道理。再说，法国人得陇望蜀，请和原不足信，早该明示决战。”

对他这番自言自语，无人接茬。醇亲王看到电报有些惊慌失措，连道：“这是怎么回事？法国人怎么这时候就去接收军营？”他立即穿好顶戴袍服赶往总理衙门，吩咐人立即请法国公使过来说话。

醇亲王前脚刚进了总理衙门，法国驻华公使谢满禄后脚就到了。两人互相致意后，谢满禄就问道：“王爷，近日您接到了广西的新闻了吗？”

“是何新闻？”醇亲王故作不知。

“接巴黎电，法军在谅山被清兵四千人打劫。”

“谅山是大清驻兵之地，贵国军队怎么到那里去了？”

“天津所定之约，谅山应归法国。李中堂在津订约时有先交谅山之说，所以法国派兵前往。”

“条约中哪来这一说？把条约拿出来。”醇亲王说着，便把条约铺到谢满禄面前，“请问贵使，哪来先交谅山之说？”

“有续约三条，规定了具体的撤兵日期，按条约要求，现在北圻应当没有一名清兵了，难道你们没见过？”谢满禄的话让大家摸不着头脑。

“贵国福总兵与李中堂签字的条约就是五款，何来续约之说？”醇亲王反问道。

总理衙门大臣张荫桓当时也参加过天津谈判，他大喊道：“天津订约时本人在座，亲历李中堂与福总兵画押后宣读一遍，即是五条，并无三条续约。”

“大法国外交部接到的报告是李中堂答应了撤军日期。你们没有听说，那就去问李中堂。”谢满禄拿出一份照会递给张荫桓，“本使今天来是向贵国衙门提出一份照会。”

张荫桓把照会递给醇亲王。照会写到——

为知照藐视和约，本大臣不得不历陈下情事：前于本年四月十七，北洋大臣与本国福总兵在津约定画押。领兵总兵按约遣兵收取凉山，竟被四千清兵攻打。今奉本国特发之命，声明不服之意。此等明明许定之事，复又变更，且攻打之责任在中国，无论明暗攻打，法国定欲暂存应得赔补之权，本大臣特恳贵王大臣等，立飭华兵迅速复回交界，及早退出北圻全境可也。

“本使等着贵国的答复。”说罢，谢满禄戴上帽子扬长而去。

醇亲王看罢这份照会大声道：“马上给李鸿章打电报，问他到底是怎么回事？他许没许撤兵日期？”

天津的李鸿章也正在懊恼，好不容易签定的和约，不到一个月边境又起冲突，处理不好，两国就面临决裂开战的危险。而且法国驻烟台的远征军副司令利士比派他的副官日格密到天津来，以重新开战相威胁，张口索要赔款。

这位日格密十分狂妄：“贵国官兵在观音桥攻击法军，显系背约，如果贵国能够保证严格遵守条约，且许以法国赔款，那事情还有转圜的余地。否则，大法国远东舰队司令官孤拔将军必率军舰北上！”

指责我国军队违背条约实在没有道理，李鸿章于是回道：“清军驻扎凉山已有十余年，应否撤退，应等详细条约议定后由朝廷决定，据两广来电，是法军首先施放枪炮，衅自尔开，怎么反倒指责我国违约？”

“天津简明条约系中堂画押，今弃而不用，是中堂画押不足凭了。”日格密瞪着眼睛直视李鸿章，语气有些挑战的意味，也有些激将的意思在内，“外人以中堂为清国宰相，权柄极大，故与您订约，以昭凭信。今您竟违背不遵，是不是中堂在朝廷说话没了分量？试问如今执政大臣为谁？”

“我当然还是大清国宰相，说话也是算数的。”李鸿章久与洋人交涉，不会为日格密的几句话激怒，依然不急不躁地与他周旋，在要害问题上不肯让步，“这件事情我国并无背约，是法国先开衅。”

“福祿诺临行时曾面请中堂，让您于西历本年六月初五日将北圻官兵撤回等语。今已过限一月，北圻尚有官兵，难道不是贵国违约？”

“福祿诺临行的确说过这话，不过我曾明确告诉他，限期撤兵，事同挟制，此事断做不到。而且滇、粤各处官军也不是我所能节制。三个月后详细条约议定，朝廷自有权衡。我并未允许福祿诺限期退兵之词，哪来背约一说？且此事乃福祿诺当时面请，我也是当面反驳，条约就五条，大清严格遵守五条，怎么指责大清背约？”

日格密确实拿不出李鸿章答应限期撤兵的书面材料，以此来指责清国违约有些勉强，他便抓住条约第二款作文章道：“原约第二款说‘即行调回’，‘即行’就是即刻之意。现在已过了一个多月，贵国官军还未调回，显系背约。为贵国计，宜急将广西兵官惩办，以谢法人，再认兵费、赔款，方保无事。”

“当时与福祿诺商定，法国派特使到天津来议定详细条款，你们的特使也正赶往大清，等详细条约定议后，彼此再行撤兵也不算迟，至于赔偿一说更没道理。”

日格密见没有吓倒李鸿章，有些恼羞成怒，语气咄咄逼人道：“中堂如此说法，我也不必久留，看来只有请孤拔将军前来了。”

“孤拔将军什么时候来华？”李鸿章盯着日格密问道。

“贵国海疆处处震动，远近炮声不绝，即孤拔来华时也。至于我，明早就回烟台复命。”

李鸿章与洋人谈判向来是很客气的，不过这个法国人也逼人太甚了，一个小小的副官来见他堂堂的大清宰相，竟然如此咄咄逼人，于是他也冷冷道：“孤拔要进京，先要经过津沽，有我在此，恐其不易过也。”

日格密行前曾拍胸脯保证，清人一闻炮响就吓得分辨东西，只要他几句话清国就会乖乖赔款，现在他发现自己有些低估李鸿章了，一进门时他就把弓拉得太满，现在已没法再谈，所以他道：“届时便见分晓。”抛下这句话后，他便悻悻地走了。

这完全不给李鸿章面子，他气得拍着桌子道：“此人简直是条疯狗！”

陪同他接见的马建忠劝慰道：“中堂不必生气，像他这样咄咄逼人，在国际交往中也是很失礼的，他不过是个小武官，不懂外交礼仪。”

“一个小小的武官就敢对大清宰相如此无礼，他们仗的什么？不就是船坚炮利吗？这是用大炮说话的时代，真是没处讲理。”李鸿章意识到在下属面前这样大发牢骚，与他的身份不相称，所以喝了口茶把心里的火压了下去，“我不与他一般见识，看来和谈又要好事多磨了。”

李鸿章再次走到地图前，指着观音桥道：“观音桥离谅山至少还有百里，不是说已经退到谅山了吗，怎么这里还有部队？”

“想必这是个要隘，潘大帅因此留人在这里驻守。”潘鼎新因为带兵出身，所以马建忠尊称一声“潘大帅”。

“不会，我苦心经营和局，琴轩是知道的。而且与福祿诺签定协议

后，我就写信给他，让他酌情后撤，尽量不要与法人冲突。对了，这一定是姓王的主张。”李鸿章拿出潘鼎新的电报，指着王德榜的名字道，“这个王德榜是左大人的手下，与他一样的骡子脾气，只知道要打要杀。”

马建忠毕竟年轻，前线将士打了胜仗却受埋怨，他心底有些鸣不平，因此道：“这怪不得王军门，按潘大帅的说法，王军门是连夜赶了一百多里前去增援的。”

“坏就坏在他的增援上。”李鸿章气咻咻道，“如果没有他的增援，观音桥的一千多人自然抵不住法军，自然会后撤，法国人吃亏小一些，就不会这样气急败坏。”

中堂竟有如此一说，马建忠抿了抿嘴唇没有说话，此时他心里想的是，怪不得人家骂中堂汉奸，刚才这话实在太没骨气了。李鸿章也许发觉了马建忠的沉默，于是解释道：“我不是说增援不对，打胜仗不对，而是有些不值。如没有这次冲突，两国达成议议，我们有几年和平，可以抓紧自强、发展，然后我们就能挺直了腰板做人了。”

“眉叔，外面的人不理解我的苦心，你应当清楚的。别的不说，旅顺港正在建着，现在好比是个瓷娃娃，一碰就碎。我们已花了好些银子在里面，如果法国人或日本人趁机去放上几炮，我们的银子就打了水漂。这还是小事，如果海疆从此不宁，或者兵连祸结，朝廷自然拿不出银子来，这个军港猴年马月也建不成，我们的水师连驻泊修理的地方都没有，岂不是形同虚设？所以此时打一个小胜仗惹得法国人暴跳如雷，翻脸不认人，吃亏的还是我们。”

听李鸿章如此一说，马建忠倒觉得自己刚才的埋怨有些鼠目寸光。

“左大人总是指责我喜欢跟洋人谈条约，谈条约有什么错？”李鸿章歪着头，好像眼前的马建忠就是左宗棠，“想一想条约对谁更有好处？当然是对弱国有好处。强国恨不得没有任何约束，想欺负谁就欺负谁。有万国公约在，有条约在，反倒能让他们有所顾忌。所以就弱国而言，有了事在条约上动脑筋是最合算不过。如果一味去打，或可能够小胜，但最终归之于败，原来他是要你几根毛发的，结果打下来，非要剔你几根肋骨不成。”李鸿章指了指自己的肋骨，仿佛洋人正在磨刀霍霍，“我说这话不是有意与左大人抬扛，我这人从来不认死理，从来不喜欢抬扛，你只要回想一下这几十年的事就明白了。”

这番话说下来，马建忠不能不佩服，尤其是弱国更需要条约的说法非能明了世界大势者所不能言，所以连连点头。

“现在糟糕的是，因为这一次小胜利，法国人肯定要狮子大开口，索赔偿、索兵费；而京中的那些清流们肯定大受鼓舞，鼓噪着要开战。现在左大人又在中枢，实在不妙。原来因为签订了和约，怕他在两江闹出什么乱子来，所以我也是支持朝廷召他回京的，谁料又出了观音桥波

折，他肯定要鼓动醇亲王对法强硬。醇亲王要是头脑一热，真是麻烦得很。最怕的就是朝廷和战不定，好不容易签定了和约，又听了主战派的怂恿，转而强硬起来。”

第十七章 议和事又生波澜 备战事上下生隙

李鸿章估计的不错，法国人果然狮子大张口，谢满禄照会总理衙门，法国特使巴德诺前来谈判，非赔巨款而不能了。否则，远征军舰队司令孤拔就带军北上，或者占据沿海某地为质，直到大清答应赔偿为止。至于多少赔款，“一切由巴特使与你们谈”。

左宗棠则一直在劝醇亲王强硬起来，不能任由法国人狮子大张口：“王爷，法国人首先违约去驱赶我们的军队，是他们首先挑衅，他们打了败仗还转过脸来向我们要赔偿，天下哪有这样的道理？必须和法国人打一仗，连仗都没正经打一场，就许这个那个，他们会得寸进尺，得陇望蜀！今天给一块骨头，过一阵他们嘴里又空了，他们就像一条恶狗，看到人家院子里有骨头，又没有篱笆挡着，岂会不来叨？”

醇亲王点头表示的确如此。

“所以，在张嘴之时必须给他一棍子，要让他知道打人家的主意是要挨打的。”左宗棠比划着在自己脸前扇过一巴掌，仿佛狗嘴就在那里，“狗只有挨了打才长记性。农家养狗养鸭，狗开始总是要吃鸭子的，主人拿一只鸭子到它嘴边，它一伸嘴就给它一下，过一阵再递过去，它再伸嘴又是一下。这么几回打下来，狗从此不但不敢吃鸭子，就是鸭子去叨它嘴角的食渣，它也不敢张嘴。”

经左宗棠这么连说带比划，醇亲王愁云密布的脸上也露出笑容。

“俗话说看人挑担不腰疼，从前六哥主持军机处和总理衙门，我总是怪他不够强硬。现在轮到自己了，才明白强硬不是空口说白话。”醇亲王指了指椅子，请左宗棠坐下来说话，“如果不答应法国人的要求，他们就占据大清某地为质，这话不是说着玩的。你帮我想想，假如法国人要占据某地，他们最有可能占哪里？”

“哪里都有可能，大清沿海的地方太多了。”左宗棠随口说了这么一句，发现是句废话，于是赶紧又补充道，“要说最有可能的地方，首先是福建马尾。这里有福州船政局，而且是法国人帮着建的，他们情况很熟。”

“不错，福建这里尤其要当心，”醇亲王深以为然，“朝廷已派左副都御史张幼樵去会办福建海疆事务，现在那边还有闽浙总督何小宋，有船政大臣何子峨，还有福建巡抚张兆栋，张幼樵一直主战的，何子峨任过驻日公使，与洋人交往也是行家。四大员共守福建，总算可放点儿心。”

“还有一个地方必须注意。”左宗棠拿巴掌拍了拍地图上的台湾道，“台湾孤悬海外，洋人早就打主意了。而且基隆这里有港口，有煤

矿。洋轮是要烧煤的，没有煤他就寸步难行。所以法国人侵扰台湾，尤其是基隆的可能性很大。”

“英雄所见略同！”醇亲王也学着左宗棠的样子，拍了大腿一巴掌，“朝廷已召刘省三进京，现在他正在天津李少荃那里，等他陛见后，就准备把他放到台湾去。”

刘省三就是刘铭传，字省三。

“刘麻子不合适，他是李少荃的人，不会尽心备战的。”左宗棠大摇其头。

刘铭传年幼时生过天花，脸上落下麻子，外号“刘麻子”。他年轻时是私盐贩子，太平军起事后，在安徽老家办团练，被李鸿章收入帐下，是淮军的名将。

醇亲王并不认同左宗棠的说法：“刘省三是淮军老人，他的性子与少荃不同，是有血性的，而且曾文正也很赞赏他。”

刘铭传是血性男儿，这是许多人都知道的。当年他十六七岁时，父亲因为贩盐被当地豪强抓住处死，结果刘铭传在大街上将那位豪强一刀毙命，从此被盐贩子们推为首领。传说他从小就有野心，曾多次登上家乡的大潜山巅，仰天长叹：“大丈夫生当有爵，死亦有谥。”

曾国藩也十分赏识他，据说有一次曾国藩与李鸿章悄悄到军营去，营中勇兵们有的耍牌，有的猜拳喝酒，有的在说笑。而南窗下有一人裸腹踞坐，左手执书，右手持酒，朗诵一篇，饮酒一盞，大有旁若无人之状，两人视其书，乃司马迁《史记》也。巡毕出营，曾国藩对李鸿章道：诸人皆可立大功、任大事，不过将来成就最大者，乃南窗裸腹持酒之人也！

过了三天，刘铭传进京陛见，当天朝廷便有明旨——前直隶提督刘铭传，着赏巡抚衔，督办台湾事务，所有台湾镇道以下悉归节制。除了这道旨意，朝廷还下旨山西巡抚张之洞署理两广总督，因为前任两广总督张树声已于数日前病死于广州。

有人说他是吓死的，也有人说他是窝囊死的。两广总督兼辖广东、广西，桂军一败涂地，他自然有责任，更主要的是服毒自杀的广西提督黄桂兰是他一手提拔起来的，所以清流们接二连三上折，指责他难孚众望，难胜兼圻，推诿取巧，玩视边防，贻误地方，任情循私。朝廷先是下了一道旨意将他革职留任，本意是等他立了功再复职就是了，但谁知道不久就传来了他的死讯，于是张之洞就出任两广总督了。

用慈禧的话说，现在沿海沿边“都是能说敢战的人在主持了”。这话不假，张之洞是清流干将，清法边衅以来，他一直是主战的；曾国荃、彭玉麟也是对法强硬派；张佩纶、吴大澂、陈宝琛也一直是主战的清

流。不过仔细想想，慈禧的话很有意思——“能说敢战”而不是“能说能战”，这说明他们其实是不行的，仅仅敢战而不是善战更不是好事。

刘铭传陛见后，左宗棠邀他到神机营相谈，他大咧咧地指指椅子道：“省三你坐。天下人皆知我与李少荃不和，你是他手下大将，我找你来，你怕不怕别人说你是叛徒？”

刘铭传也是直来直去的：“末将是淮军大将，但更是朝廷臣子，和谁交往都光明磊落，谈不上是叛徒，更不怕他人饶舌。”

“果然是英雄气概。”左宗棠非常欣赏刘铭传的直爽，“我找你来是想告诉你，朝廷让你去守台湾，你就要站直了不能被法国人吓倒。如果两国开战，法国人倚仗水师优势，少不得去攻打台湾，到时你可要站直了，你要是趴下，朝廷就更没有主张了。”

“大人放心，末将戎马一生，从来不知投降二字为何物。法国人去打台湾，末将唯有与他对阵，打得赢要打，打不赢也要打。只要有末将在，就不会拱手把台湾让给法国人！”

“好好好！”左宗棠连连赞叹，“可李少荃一贯是主和的，他要你服软，你服不服？”

“大人，和战大计出自朝廷，非末将所能问。朝廷派末将守台湾，无论朝廷是战是和，如果有人进攻，末将都坚决回击，这没什么好说的。大人不要对准军有偏见，淮军也是能打仗的。”

“你是淮军中能打仗的，你只要是坚守台湾，我不分湘淮一样支持你，到时要饷要粮，只要你开口我就给你想办法。你就是不开口，我能帮的也一定要帮。”

这话很实在，刘铭传不得不佩服，在这一点上，左宗棠的确比李鸿章要磊落，所以他也诚恳地拱手道：“到时候少不得大人出手相助！末将重任在肩，要回去准备，以后再向大人讨教！”

左宗棠亲自送到门口，拿杖点地道：“省三，你缺粮饷了就告诉我一声，我不是说着玩的。”

刘铭传回身抱拳道：“大人请回，末将记住了！”

法国特使巴德诺到上海后就不肯北上了，坚持要在上海和谈，而且态度十分狂妄，开口就要赔款两亿五千万法郎（约合白银三千八百万两），并限一周内答复。此时大清总税务司赫德因为上次让德璀琳出了风头，所以大不甘心，主动要求到上海去见巴德诺，朝廷照准。

在左宗棠的鼓动下，朝廷给赫德定下了原则，无论怎么谈都要做到不割地，不赔款，要在《李福协定》的框架内谈。赫德去谈了几天，巴

德诺唯一让步的是将赔款减至八千万法郎。这当然不符合朝廷的意思，于是改派曾国荃去与巴德诺谈。曾国荃不愿去谈，在朝廷的一再催促下他才到了上海，谈了十几天也没有结果，后来李鸿章给他写信，建议他如果能赔数十万两能够了结，不妨答应。最后曾国荃答应巴德诺，可以赔款五十万两银子。

“王爷，干吗要赔他们银子？原来李少荃与他们订的《李福协议》都没有赔一两银子，现在他们首先起衅，反倒要我们赔五十万两，这是什么道理？”军机们在讨论的时候，左宗棠首先反对，他的理由也很充足，“五十万两银子虽不是大数，但这说明观音桥事件是我们错了。”

的确如此，如果不是大清理亏，干吗要赔款？阎敬铭、孙毓汶也反对。风声传出去，清流们也是一片反对声，甚至有折子要追究曾国荃的责任。

巴德诺也不同意，他认为赔款五十万两简直是在取笑他，签定这样的条约，会在大国外交史上留下笑柄。朝廷于是撤回曾国荃，改请美国出面调停。

这时候，会办福建海疆事务的张佩纶给总理衙门发电，报告法国有六艘战船进驻马尾，请示该怎么办。总理衙门从万国公法上找到有关说法——外国军舰到某国港口停驻，最多只允两艘，最多只能停两周，否则便可驱逐出口，不肯出口者立即驱赶。

但驱赶的话谁也不敢说，只得请示醇亲王。醇亲王认为现在正在谈判，当然不能驱赶法国舰船，此事也不必拿到军机处讨论，更不能让左宗棠知道了。他的心思不用想也知道，肯定会主张把法国人赶出去，所以总理衙门直接回电：“仍宜持以镇静，不得稍涉张皇。”

张佩纶接到朝廷的电旨，请何璟召集何如璋、张兆栋及福州将军、提督商议对策。

“现在法国进驻马尾的军舰已达六艘，看来还有增加的趋势，而朝廷又不许驱逐法舰，那我们只有设法阻止更多的军舰到马尾来了。”张佩纶首先说道。

何如璋闻此也建议在闽江入海口沉船数艘，使法舰进不来。但穆图善反对这样做，他认为福州是通商口岸，如果堵塞海口，各国商船就不能到福州来。最后大家议定，岸上要增设炮台，募勇防守，张佩纶自告奋勇到马尾去，与何如璋一起商议如何对付法舰，保护船政局。

张佩纶到达马尾，看见泊在江中的法国军舰和福建水师的扬武号，仅从个头上看，福建水师已明显处于下风。可他是清流健将，素以主战闻名，虽然心里紧张，但在何如璋和水师诸将面前，脸上始终挂着对法舰不屑一顾的神情，他指着江中的法舰问道：“我们的军舰为什么离法舰那么远？”

扬武号管带陈英回道：“回大人话，法舰炮火射程比我们远，我舰远泊，是为了防备法舰突然进攻。”

“法舰射程比我们远，我舰远泊，岂不是也不能击中敌舰？”张佩纶反问道。

“的确如此。”

“这没有道理，正因为我舰射程不远，所以应该泊在法舰附近，到时候开炮才能击中它。而且远离法舰驻泊，明显是示弱，有失我大清水师的体面！”

那时在马尾附近的福建水师舰船共有七艘，四艘在法舰上游，三艘在福建海关附近。张佩纶要求把七艘军舰集中起来，与法舰针锋相对，就近驻泊，以示大清的盛威。

陈英见此解释道：“如果离得法舰太近，就成了法舰的靶子，七艘军舰都集中泊在一起，到时候根本无法摆开阵式，难以互相照应。”

但张佩纶不听，甚至拿出他会办福建海疆事务的身份压制陈英，不让他说话。

福建水师七艘战船突然集中过来，让法国远征舰队司令孤拔大为紧张，只怕清国舰队会突然发起攻击，所以他命令各舰亮起探照灯，把马尾附近照得亮如白昼。

次日一早，他又打发副官前来责问陈英为什么舰船突然集中起来？这是明显的挑衅。陈英回道：“这里是大清的江面，大清的舰船怎么行动，概与法舰无关。”

张佩纶得知此消息，便让陈英派人去告诉孤拔，让他放心：“大清乃堂堂大国，贵提督不必多疑，如果真要开战，大清也会预先约期。”

“既然大清有礼，我也退两船到下游去，以示友好之意。”孤拔见此也回道。

张佩纶得到这样的回应，大为得意，他对何如璋道：“法人也不过是外强中干，只要我大义凛然，不向他示弱，法人必定气馁。”因此他建议把福建水师所有的船只都调过来与敌舰混泊，法人必气沮而去。

何如璋也同意这个办法，但陈英却不同意，他坚持认为军舰集中驻泊已是失策，再把所有军舰集中过来更有全军覆没的危险。

“这我就不明白了，”张佩纶见陈英如此不给他面子便十分生气，“既然我舰不及法舰，所以才调更多的舰船来。敌舰多，敌胜，我舰多，我胜，这有什么好说的？”

“话不能那么说，”陈英见张佩纶是外行，不得不详细解释，“舰队作战不同于陆上，并非谁多谁就能打胜，关键是双方舰只的强弱。舰强，则可以一敌众，舰弱则众难敌一。弱舰是不能与强舰直接对阵的，更不能集中起来，那就是当了靶子，想跑也跑不了。”

张佩纶打断他的话道：“尚未作战，就打了跑的主意，管带畏敌如此，如何带全舰将士奋战？你这样的贪生怕死之辈，就应当革职！”

“革职未将也要说。”陈英倔强得很，一梗脖子道，“未将并非贪生怕死之辈。福建经营多年，才有了这样一支水师，怎能白白葬送？未将不是不敢与法舰作战，而是要扬长避短，巧妙与敌周旋。”

张佩纶已拿定主意要杀鸡儆猴，扭转水师畏敌的情绪，同时也树立他会办的权威，于是厉声说道：“你这全是花言巧语！我们怎会白白送死！我看你是畏敌如虎，不思杀敌报国。来呀，摘去他的顶戴！”

福星号管带张成挺身而出，支持张佩纶的主张：“未将支持张大人的主张。我舰与敌舰近距离驻泊，到时候纵使炮火不能奈何，就是去撞，也能把法舰撞沉。”

张佩纶见他一表人才，满脸正气，当即作了决定：“福星号管带张成，即日起接任旗舰扬武号管带，陈英候候处置！”

实际上张成是俗话说的空心大萝卜，他根本没什么真本事，只因是前任船政大臣的表弟，所以才得到福星舰上当管带，平时他一发话，众人看他表哥的面子都是“喳喳”连声，他也自以为有统带千军万马的本事。得此任命，张成十分得意，拱手道：“谢大人栽培，未将定率全舰官兵，拼力杀敌。”

陈英平日人缘极好，现在大家见他被张大人撤了差，都为之求情。张成怕犯了众怒，也帮腔道：“陈管带胆略稍欠，但对管驾兵舰还是内行，请大人开恩，可否就令陈管带去福星号？”

众人也都如此请求，张佩纶与何如璋商议决定，给陈英降两级记录在案，前去管带福星号。他还再次上奏请朝廷，请派南北洋及浙江、两广的军舰支援福建。可他盼了六七天，总理衙门回电说，南洋兵轮不敷守口，实难分拨；北洋以现有兵轮较法人铁甲大船相去远甚，尾蹶无济，且津门要地，防守更不敢稍疏；浙省亦以船少尚难自顾电复，唯粤省同意拨去两船。

张佩纶看到这样的结果，大骂南洋浙江是混蛋，只顾自己，不顾大局。但他没有骂李鸿章，他与李鸿章的交情已非同一般，宁愿相信他有难处。随后李鸿章就来电报，解释说“他前在烟台，曾上法铁舰看操，其船坚炮巨，实非南北各船所能敌。今法两铁甲驻闽港口以堵外援，我船铁板厚仅五分，易被轰沉，若开衅，彼必在海面寻战，倘挫失，徒自损威，于事何济？”而且建议张佩纶，与其将舰集中在马尾与强敌对峙，不

如立即将各舰调走，将船政局的机器掩没地下，留给法国人一个空厂，那时他们无从要挟，便只好撤走。

李鸿章竟也说军舰不宜汇集一处，张佩纶不得不重新思考自己的对策，但想了一夜，他觉得如果把军舰撤走，未免太向法人示弱，而且也说明处分陈英错了，到那时京中清流同僚会怎么看自己？张佩纶自负得很，他认为李鸿章毕竟没见过福建的实情，现在说胜负还为时尚早。而自己倘若一战胜之，从此中外刮目，开府封疆便指日可望。他又找张成悄悄商议，他也是如此意见。

于是张佩纶再次给张之洞发报，请他快派军舰前来。两人都是清流干将，私谊极深，张之洞复电两舰已自广州起程，不日可到。何如璋也发报命令到上海去公干的两舰立即返回马尾。七八天后，四舰陆续赶来，马尾山下福建水师舰船达到十一艘。

张佩纶认为现在己方舰船已明显多于法方，孤拔肯定被吓住，就是不被吓跑，也不敢轻举妄动，待时机到来，他亲自面见孤拔，劝他撤出闽江。但孤拔并没有害怕，也没有撤走，反而陆续增加舰船。原来十几天前，法国远东舰队副司令利士比率舰三艘前去攻打基隆，没想到刘铭传防守严密，又善于扬长避短，结果登陆的法军中了埋伏，死伤数十人。眼看基隆一时拿不下来，利士比便奉命率舰来支援了。

现在，福建水师战船共十一艘，它们是木质兵轮“扬武”、“福星”、“伏波”、“振威”、“飞云”、“济安”、“艺新”，木质商轮“永保”、“琛航”、“建胜”、“福胜”，总吨位约一万吨，装备大小各种炮五十尊。

法舰也是十一艘，其中“凯旋”号为装甲战列舰，“野猫”号为铁甲炮舰，“德斯丹”号、“杜居土路因”号、“费勒斯”号为一级巡洋舰，“窝尔达”号为轻巡洋舰，“益士弼”号、“蝮蛇”号为炮舰，“南台”号为运输舰，还有四十五号和四十六号鱼雷艇以及四艘小汽艇。这些舰船总排水量将近一万五千吨，除“南台”号和两艘鱼雷艇不计外，其他八舰的总炮数为七十二门，各舰艇还配备了每分钟可发射六十发子弹的机关枪。

停泊于法舰巨炮之下，福建水师的管带们都发现情况不妙，他们先是找到张成，希望他能改变部署，疏散诸舰，但张成不肯答应。于是这些管带们一起到福星号与陈英商量，大家一齐去见张佩纶，请他改变敌我连舰的作战部署。见到张佩纶后，由陈英代表众管带劝说张佩纶，理由很简单——现在十一艘舰船集中泊在一起，船多江窄，难以转动，一旦开战，肯定要吃亏。军舰应该与艇船、木哨船相间，首尾分列，胜则可截可追，败则相援相救；尤其是朝廷一再指示不能衅自我开，必须法舰先开炮我才能还击，这就更不应该集中在一起当人家的活靶子。

张佩纶不但不听他们的意见，反而指责他们道：“你们为什么没有广东水师将士勇敢？人家也是在法舰的炮口下，他们都镇定自若，毫无惧色。”

陈英回道：“广东水师的舰船才到不久，尽管心里不安，他们怎么好指手画脚？人家不说，未必就没有想法。”

“如果谁胆怯了，要做临阵逃跑的胆小鬼，不妨说出来，我立即换上敢战的管带！”张佩纶厉声道。

话说到此，大家无话可说，叹息着各自回舰。

第二天，孤拔的副官送来一份照会，说如今两国军舰近距离驻泊，为防误会，请清国舰船不要随意离开，否则法方便以开战论，届时一切后果由清国自负。张佩纶这才警觉起来，发觉敌我连舰正中法国人下怀，但他依然不想让别人看出他的胆怯。他怕到时候被法国人俘虏，便命令把行辕设到马尾山上，说这样是为了居高临下，便于指挥。

这时左宗棠从京中发来一个电报，让张佩纶转交给闽海关的法国人德克碑。德克碑当年帮助左宗棠创办船政局，后来又干起老本行，到闽海关当差。闽海关在马尾东南方向的闽江南岸，德克碑的家就在船政局后院，每天都是坐船过来，所以张佩纶派人送到他家里，交给他的夫人陈秀媛。

左宗棠的电报是让德克碑去找孤拔，劝他撤离马尾，不要损毁船政局，否则左宗棠“将白头临边，誓与法国死战到底，到时候法国想罢战亦不可能”。

专差到德克碑的家里时，他正劝妻子搬到闽海关去住。那里已准备了房子，虽然不大，但一家住绰绰有余。陈秀媛只说再过几天，她的理由是孩子们在船政学堂上学，搬到闽海关去实在不方便，但德克碑知道是陈秀媛舍不得离开船政局。

两个人的话题又转到两国矛盾上。陈秀媛不明白法国人为什么跑这么远来找大清的麻烦，德克碑说是因为清军攻击了法国的军队。

“你们法兰西国远在万里之外，清军怎能打得到你们？”陈秀媛对丈夫的解释当然不能信服。

“法国与越南已签订友好条约，可是清军不肯撤出越南，双方就打了一仗。”德克碑又这样解释。

“越南是大清属国，大清在属国驻扎军队与法国有何关系？为什么要大清撤出军队？”陈秀媛其实明白得很。

“法国要在越南说话算数，而且要到大清西南通商，可大清不同意，所以难免要打仗。这些年来，强国都是这样做的。”

“说到底，你们就是欺负大清。”陈秀媛道。

“是啊，一个国家落后了就要被人欺负，没有多少道理可讲。”德克碑在妻子面前，不必再为法国辩护，“不过那都是政客的事，跟我没有关系，我只是海关的一个雇员罢了。”

“可老百姓不这样想，如今他们看到法国人就生气，就连我也被骂成汉奸。”陈秀媛有些委屈。

“你的邻居就喜欢这样是非不分，两国闹别扭与你又有什么关系？”德克碑有些不解。

“怎么没有关系，因为我的丈夫是法国人。我在外面受了委屈，回来和你说说也不行吗？”陈秀媛泪眼汪汪。

“是我不对，亲爱的我向你道歉。海关那里的人友好些，就是里面的清人也是见过世面的，不会对你说三道四。”德克碑再次劝说妻子。

“你还是先把孩子带过去吧，我过些天再说。”陈秀媛这样答复。

就在这时，送电报的专差到了。

德克碑看了左宗棠的电报后十分为难，孤拔为人十分傲慢，他的劝说不会起作用。而且打与不打，最终是由政府决定的，即使孤拔听劝，也不能违抗国内的命令。陈秀媛见此便劝他去见见孤拔，不然对不住左大人。德克碑答应去试试，但陈秀媛必须离开船政局，如果实在不愿去海关，去别的地方也行。

“不，离开船政局我能到哪儿去呢？这里是我家。船政局是左大人一手创办的，我不能这个时候离开它。”陈秀媛连连摇头。

“如果两国真打起来，法国舰队一定会炮轰船政局的。孤拔带舰队到马尾来，就是因为这里有船政局，你难道不明白吗？那时炮弹满天飞，你在这里不是等死吗？就是不被炮弹炸死，清人也不会放过你的。”

“不会的，你放心吧，我在这里生活了这么多年，大家对我都很好。如果你能说动那个孤拔舰长化干戈为玉帛，大家都会感激你的，快去吧！”

德克碑见劝不了陈秀媛，就以不去见孤拔来逼她。陈秀媛假意答应说明天一早就到马尾山北的彭田村去，有位同事的老家就在那里。

德克碑走后不久，陈秀媛的闺中密友、船政局卫生所的丁护士就匆匆赶过来了。船政学堂的学生及家属都已于几天前撤走了。当时陈秀媛不肯走，因为她是法国人的老婆，所以大家对她都有些不客气了。不过丁护士平日与陈秀媛交往最密，深知她虽然嫁给了法国人，心交给了德克碑，却没交给法兰西。她越想越觉得抛下陈秀媛于心不安，所以不顾众人的反对，回来劝她躲一躲。陈秀媛在好友面前，终于落下泪来：“六

妹，我要让他们看看，我嫁给了法国人是不错，可我的心仍是向着大清的。”

丁护士在家排行老六，所以陈秀媛叫她“六妹”。

“姐，你又何必跟他们一般见识？大家不过是见法国人在咱们家门前耀武扬威心里不舒服了，说到底那些风凉话也不是说你。”

“不是说我又是说谁呢？但我不怪大家，谁让法国人来欺负我们呢？要是我也会一样生气的。”

“姐，生不生气不去说它，”丁护士劝道，“俗话说好汉不吃眼前亏，万一双方打起来，炮弹不长眼睛，你不避一避怎么行？”

“我没处可避。德克碑劝我到海关去，我没去。我要是去了那里，就把自己当成了法国人，将来怎么见大家？你们那我也不能去，去受大家的白眼，我受不了。”

陈秀媛不肯走有她的理由。两国无非是战和两种可能，如果没打起来，那么她在这里就没有危险。如果打起来，也无非胜败两种结局。如果福建水师胜了，那她自然没有危险。如果败了，那么法国人肯定要来毁船厂，那时候她就与船厂玉石俱焚。

“姐，那又何必呢？”丁护士深感不解，“船厂又不是你的，上有船政大臣，下有工头监工，怎么也轮不到你来陪葬。”

“六妹，这里面的关系你不清楚。”陈秀媛把当年她刺杀左宗棠的事一一说给丁护士听，“我这条命与船政局是一体的，如果船政局毁了，我还有脸活下去吗？”

陈秀媛的说法有道理，但又十分牵强。

“人家有为男人殉情的，没听说要为船厂殉情的。为男人殉情，还能换来一垛牌坊，你给船厂殉情，什么也换不来。”

“换个心安，六妹你还不知道我的性子吗？”

陈秀媛的性子十分刚烈，当年她发誓要为父报仇。但在闽江边上，左宗棠那番洋务自强的忠忱感动了她，所以她放弃了为父报仇的机会。左宗棠也是因为船政而不再追究她刺杀封疆大吏的罪过，两人的恩怨一笔勾销。每年祭日，她冥冥中默对父亲时，日益扩大的船政事业是她唯一的安慰。没想到到头来竟是一场空，她何以面对父亲？

这样的理由也依然说不通，活人都是从死人身上找活下去的理由，哪能去找必死的说法？但无论丁护士怎么劝，无奈陈秀媛就是不听。

“姐，你的孩子总该让我带走吧？”丁护士见劝不通陈秀媛，便提出

这个要求。

“那也不必了，德克碑已把他们接到海关去了。六妹，孩子是我的，也是德克碑的，他怎么安排孩子，我不能太拗着。至于我则有两件事求你，如果我万一不在了，一是请你帮我给京师的左大人发个电报，告诉他我没能劝住法国舰队，只有玉石俱焚，以向他交代；还有一件事，就是请你帮我在马尾山上选个面向着闽江的地方，把我葬在那里。”

看陈秀媛如此决绝，丁护士的眼泪流了下来。陈秀媛帮她擦掉泪珠道：“妹妹，姐姐这一生很苦，嫁给了一个洋人，让姐妹们看不起。幸亏还有你这么个好妹妹，姐姐很感谢你来看我。时候不早了，你回去吧！”

陈秀媛送她出门，门外还有两个卫生所的男医生，他们不屑进这个法国鬼子的家门。陈秀媛摆了摆手，算是送别。

德克碑被一只小驳船送上远征军旗舰“窝尔达”号。他与孤拔早就认识，两人私交不错。孤拔看了左宗棠的电报便扔到桌子上道：“真是可笑，清国人都喜欢拿大话吓人。他要白头临边，难道白发能抵御大炮吗？”

“将军，这位左大人是很善于打仗的，当初收复新疆，没人相信他会胜利，但是他胜了。就我私人感情来说，我也很尊重左大人。”德克碑道。

“法国不是阿古柏，清国能抵抗远征军的将领还没有出生。”孤拔很自负，“而且私人感情也不能代替国家利益。”

“将军，福州船政局是法兰西帮他们创建起来的，我希望万一不幸两国开战，将军不要去破坏船政局。”德克碑觉得自己的理由太过牵强，所以又补充道，“我的妻子儿女在船政局生活了十几年，他们对那里很有感情。”

“你的要求我不能答应。正因为是法国帮他们创建的船政局，所以更应该毁掉。我们就是要以这样的方式警告清国，我们能帮他们建，也能轻易地给毁掉，弱者的命运必须掌握在强者手中。”

晚上八点钟，孤拔在“窝尔达”号上召开军事会议，并邀请德克碑参加。

“这将是一个激动人心的会议，将会永远载入史册。”各舰舰长汇集到“窝尔达”号后，孤拔十分兴奋地宣布道，“清法谈判已经破裂，三天前驻华公使福满禄已下旗回国，议会已批准了新的法案，拨款三千八百万法郎支持远征军不论采取何种办法，必须迫使清人屈服。”

大家听到这个消息都非常兴奋。

“我已接到命令，可以向马尾的清军发动进攻了！”孤拔在空中拍了一掌，他的舰长们顿时发出雷鸣般的掌声。

“我知道你们已等得不耐烦了，明天就请你们进行一场实弹演习，打光你们的炮弹！”孤拔没有把福建水师放在眼里，他认为一切都将像预料的那样，就像是进行了一场没有悬念的演习。

他的部署是，在明天下午约两点的时候，闽江就开始退潮。军舰因为头重尾轻——因为火炮集中在舰首，在水流的推动下，福建水师的舰尾会自然地摆动到下游方向，而法舰则正好舰首对着福建水师的舰尾，这正是发动进攻的好时机。

“你们都要牢记，当福建水师的舰尾移过来的时候，我会升起第一面旗，那时鱼雷艇便立即进攻敌旗舰扬武号。第二面旗升起的时候，所有军舰一起开火，击毁你们面前的靶子。”说这话时，孤拔的双目炯炯地望着前方，仿佛那里有待打的靶子。

“这么说我们要不宣而战，发动突袭了？”一个舰长问道，他用的是突袭，而不是偷袭，对这样一个不堪一击的对手发动偷袭实在不是件光彩的事。

“当然不是。”孤拔的安排是，明天九点将向福建水师送一份宣战书，但不是就近送给张佩纶、何如璋，而是送到福州去，给闽浙总督何璟。

“大家请想，福州接到我们的战书，翻译需要时间，再将命令发回又需要时间，那时他们就没有多少时间准备了，也许我们的大炮打响之时，他们身边还没有炮弹呢！”孤拔又自以为是地补充了一句。

“将军，”另一位舰长又问道，“如果福建水师在退潮前突然向我们发动进攻呢？”

“不会的。”孤拔十分肯定地摇头，“清人没有那样的胆量。而且据我所知，他们得到的命令是不准首先开炮，只有我们开炮后他们才能还击。”

散会后，德克碑又请求道：“既然将军已决定开战，那我这个劝和之人已无用处，我希望回家去劝说妻子离开船政局。”

“绝对不行，别忘了你的妻子是清人。”孤拔一口回绝。

“我不会对她说的。”德克碑道。

“那也不行。从现在开始，谁也不能离开军舰，你要回家看来也只能等到战役结束后了。”说到这，孤拔又安慰起德克碑来，“你放心吧，炮声一响，清人就跑光了。”

“可我知道自己的妻子，她是不会跑的。她视船政局如生命。”

“那就没有办法了。”孤拔道，“法国需要的时候，每个人都应当做出牺牲，包括牺牲你的妻子。”

“将军，这场战争与我的妻子无关，她不是军人。”

“难道只有军人应该牺牲吗？你问问这些军人，他们谁家里没有父母、子女、妻子？”孤拔突然变得声色俱厉起来，向他的副官命令道，“请你保护好德克碑先生，不要让他受到一点伤害。”

“是，将军！”他的副官应声敬礼。

孤拔的开战照会递到福州时，已经十点多了。

第十八章 船政遭毁巾帼泪 马江惨败臣子恨

闽浙总督何璟是道光年间的进士，与李鸿章同年，后来跟随曾国藩任湘军营务处总办，因办事干练，屡得升迁，迭任福建、山西、江苏巡抚、两广总督兼署办理通商事务大臣，八年前就任了闽浙总督。

他已经六十六岁，封疆大吏已做了十余年，棱角和争胜心已经磨光，平日以写诗作画、拜佛、抽大烟打发日子。以他老于官场的阅历，与锋芒毕露的张佩纶自然是面和心不和。

张佩纶一则恃才傲物，二则恃宠而骄，睥睨天下。恃才傲物自不必说，稍有点文才的读书人都有这毛病。可这些年张佩纶深得慈禧赏识，大出风头，笔锋所向，参下了若干人。他到福建不久，就连参了三位武员，这三人恰都是何璟的爱将。何璟十分苦恼，要针尖对锋芒与张佩纶一搏。他幕中有位老夫子，十分洞达官场情形，劝他不必如此，张佩纶如此作为，正好可以利用。

“愿闻其详。”正为张佩纶烦恼不已的何璟一副认真求教的神情。

“张幼樵前来会办海疆，对东翁而言有两利。”这位老夫子道，“这其一，和战消息灵通。福州与京师相隔千里，朝廷和战不定，是战是和让人无从琢磨。这样打也不是，不打也不是。张幼樵如今如日中天，京中不知多少人巴结，沟通消息者大有人在。尤其他与主和的李鸿章和主战的醇亲王关系都非同一般，所以朝廷意思必能及早得悉。”

“不错，以此人的脾气，他早应该强硬起来，可还一味向孤拔抛媚眼，可见他知道京中主和的意思。”何璟深以为然。

“第二，他可以为东翁做挡箭牌。东翁总督闽浙，无论海陆，只要有战事便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如今法国人把军舰开到马尾，最怕的就是打起来。一旦打起来，胜算实在无几。如果败了，有这位锋芒毕露的海疆会办，到时候他想不担责任都难，所以东翁不妨放开肚量，把海疆都交给他。”

这番话真是如醍醐灌顶，何璟连连向老夫子拱手致谢。所以后来几次商讨战事，何璟姿态都很高：“海疆事务交给张大人，我再放心不过了。你放手去办就是，不要说你文武兼备，海疆那点事皆在你洞明之中，就是哪里有点纰漏，一切有我承担。”所以福建上下都知道张佩纶是太上总督，而张佩纶也一呼百应，确实过了一把一言九鼎的瘾。

何璟收到法国人的照会时正在念佛，他还以为是一般的交涉事件。等通事翻译出来后，才知道是下午开战的消息，顿时惊得跌坐下来。他连忙着人去找老夫子商议，看自己是否要到马尾去？老夫子连连摇头，

说马尾乃是非之地，他此时去就是跳火炕。

“可如果我不去，便有督战不力的口实落在人家手里。”何璟感到左右为难。

“东翁在福州怎么就不是督战？”老夫子果然很老道，“法人只说开战，并未说一定在马尾，福州乃是督抚驻节之地，亦是闽省中心，法人前来进攻的可能性很大。东翁不守福州，才有督战不力之嫌。”

“承教！承教！那马尾那边该如何应对？”何璟又问道。

“把法人的照会全文发过去，然后东翁务必明确要求张幼樵加紧备战，负起责任，还要说明法人虎视福州之意。东翁还要立即调一支炮队过来护卫总督府，以防万一，也表示坚守福州之意。”

何璟闻此无不一一照办。

张佩纶收到电报已一点多了，他有些不信，如果法国人要开战，何不直接向他下战书，反而递到福州去了？他虽然已收到朝廷电谕，谈判已经决裂，要海疆加紧备战，但是否可以主动向法舰进攻，朝廷并无明确指示。他也曾就马尾局势请教李鸿章，李鸿章回电认为，此事终究要归于和，和议离不开万国公法，因此不可衅自我开，彼若不动，我亦不发。

此时事到临头，张佩纶才知道战和两字实在重若千钧，能不能向洋人开炮，远不是他当初写奏折洋洋千言那样简单。他着人请何如璋过来商议，他想趁现在主动进攻，打法国人一个措手不及，那水师还能占点优势，不然等法国人进攻，那水师肯定要吃大亏。

“幼帅，问题是朝廷让不让我们先开炮。如果先开炮，到时法国人把开衅的责任推到我们头上，那时我们可就是千夫所指了。”

“朝廷已下旨备战。”

“备战是一回事，能不能打是另一回事，幼帅不妨把旨意拿出来再推敲一番。”

上谕就在手边，他拿出来再次逐字逐句细看——

电寄各省将军督抚等：此次法人肆行不顾，恣意要求，业将其无理各节，照会各国。旋因美国出为评论，而该国又复不允。现已婉谢美国，并令曾国荃等，回省筹办防务。法使似此逞强，势不能不以兵戎相见。着沿江沿海将军督抚，统兵大员，极力筹防，严以戒备。不日即当明降谕旨，声罪致讨。目前法人如有蠢动，即行攻击，毋稍顾忌。法兵登岸，应如何出奇设伏，以期必胜，如何悬赏激励，俾军士奋勇之处，均着便宜行事，不为遥制。

“均着便宜行事，不为遥制。”张佩纶指着最后一句话道，“便宜行事就是允许我们自己决定。”

“我不这么看。”何如璋指着“法人如有蠢动，即行攻击”一句道，“这是说法人先动了，我们才能动，还是衅不自我开。还有怎么算蠢动？是法国人开炮才能算蠢动，还是他们备战就算蠢动？幼帅请想，到时候朝廷会说让我们便宜行事，不是让我们开衅，那时我们就百口莫辩了。”

说的也有道理，但人家战书已下了，怎么办呢？为了慎重起见，两人决定打发船政局总工程师魏翰——他在法国留过洋，法语说得好——乘一艘水雷艇去见孤拔，询问是否真要开战。

闽江退潮已经开始，孤拔突然发现一艘水雷艇向他的旗舰驶来，以为清军要先开战了，所以立即下达了炮击的信号。按照事先的部署，所有法舰集中火力攻击旗舰“扬武”号，因为“扬武”即是福建水师营务处所在，也是最为坚固先进的舰船。击毁了“扬武”号，福建水师就失去了统一指挥，其他舰船便无法战斗。

法舰开炮的时候福建水师正是舰尾向敌，根本来不及调头。“扬武”号用尾炮向“窝尔达”号开炮，一炮击中舰桥，孤拔的副官被当场炸死，数人受伤。但法舰的两轮炮火打过来，“扬武”号多处受伤，又中了一颗鱼雷，船身因大量进水而开始下沉。管带张成早已慌成一团，见舰体下沉，便乘小艇逃跑了。

“福星”号尾部也中鱼雷起火，但见“扬武”号危机，在陈英的督带下冲过来救援。孤拔在“窝尔达”号上看到“福星”不退反进，命令三艘军舰围攻，陈英被密集的机关炮击中，牺牲在指挥台上。“福胜”号、“建胜”号也随“福星”号冲进敌阵，但根本不能接近敌舰，就全被炸沉了。

马尾山上的张佩纶看到法舰炮火所及，福建水师舰船纷纷起火，后来更是敌开一炮，我沉一舰，早就惊讶得闭不上嘴巴了。随身护卫都劝他快走，不然被法军俘虏，就有辱国体了。

下笔千言、倚马可待的张佩纶于是仓皇逃跑，以致跑掉了一只官靴也不能顾及。他一口气跑出了二十里，在一个叫彭田的村子停下来，那时他已听不到炮声了，心才稍稍安定下来。

跑了二十几里地，张佩纶感到饿了，吩咐勇丁到村里弄点吃的。一会儿勇丁回来了，说船政局卫生队住在这里，饭菜都有，请他今晚就住在这里。张佩纶没有同意，心想海疆会办大臣临阵而逃，这话要传出去，他的脸还往哪里搁？另一个勇丁心眼活，见状便道：“大人，您把红顶子收起来，穿小的衣服，没人认得您。”

张佩纶连连称赞这个勇丁：“对，对，还是微服的好，不要打搅大家。”

那时马尾之战已基本结束，福建水师十一艘舰船全部沉没，死难官兵七百余人，而法舰未沉一舰，仅死五人伤二十余人。之后，法舰从容地对付拱卫马尾的岸上炮台，在强大的火炮攻击下，三座炮台相继被毁。下午四点多的时候，闽江中已没有了炮声。

当夜幕降临的时候，闽江上游飘来一艘艘火船，把江面映得一片通红。小小的火船对巨大的军舰几乎构不成威胁，所以法国水兵们都轻松地站在甲板上看热闹。

“这是清人为我们庆祝的焰火。”一个水兵道。

“他们真是生活在另一个世界，竟然用这样的方式来攻击我们。”另一个水兵感到惊奇。

可孤拔却不这样乐观，他指着满江的火船道：“这些火船对我们的军舰不起任何作用，但它却告诉我们，清国的百姓比他们的朝廷更难对付。四万万人的大国，如果他们的百姓觉醒了，实在是一件可怕的事情。”

“将军多虑了，现在已不是冷兵器时代，人多也没有多大意义，有时候不过是多具尸体。”他刚刚选拔的副官不以为然。

第二天八点，法舰做好了支援海军陆战队登陆炸掉船厂的准备，可临时孤拔却突然改变了主意。六百人登陆，面对的是数千清军，如果再像基隆那样中了埋伏，后果将不堪设想，于是他下令取消了海军陆战队登陆计划。

“为什么？”他的新副官血气方刚，认为清军陆军也像海军一样不堪一击。

“你知道清国有句俗语，兔子急了也咬人。”孤拔指了指马尾山上各色旗帜，“他们就是被逼急了的兔子。”

既然不能登陆，就只能靠舰队去轰击船政局，可因为重舰吃水深，没法近岸，所以只有能近岸停泊的“费勒斯”和“德斯丹”两舰去完成任务。德克碑跟在孤拔身边，请求让他下舰去见他的妻子。

“你这时候下去，会成为那些清国人的靶子。”孤拔把一只单管望远镜交到他手上，“我留你在舰上，还要让你看一场新的演出——炮轰船政局。”

“将军，我不明白为什么非要破坏船政局？”

“要让清国感到疼痛，那样他们就能答应我们的条件。”

孤拔就要下命令时，德克碑惊讶地发现，船政局铁锤厂门口台阶上

站着她的妻子陈秀媛，她穿着结婚时的白纱裙，正在向江边张望。这个反常的举动让德克碑大为惊讶，他对孤拔道：“将军，不能开炮，我的妻子就在那里。”他指着铁锤厂的方向，让孤拔看。

孤拔对他的副官道：“传我的命令，先向铁锤厂的方向开两炮警告，注意德克碑先生的妻子。”

两炮响过，陈秀媛仿佛没有听见，依然站在台阶上。

德克碑要求下舰去劝陈秀媛。

“那不行，军舰要趁着涨潮的时候炸毁船政局，没时间等你。再开一炮警告，如果还不躲开，那就只能怪她自已了。”

军舰再开一炮，德克碑声嘶力竭地喊道：“秀媛，你快走，快走开！”

陈秀媛仿佛听到了他的哭叫，转身走了，但她却走进了铁锤厂！

无论德克碑如何喊叫，陈秀媛再也没有出来。

两舰同时开炮，炮弹在铁锤厂顶棚上爆炸，很快顶棚就被炸得七零八落。炮弹落进车间里，发出沉闷的轰响。

炮击持续了五个小时，铁锤厂、船厂的仓库以及一艘即将完工的巡洋舰遭到了严重破坏。下午二时闽江开始退潮，法舰只好回到江心。当天晚上，顺流而来的火船更多，山头上隐约可见人影，显然是在赶修炮台。晚上八时，孤拔召开军事会议，决定明天一早撤出马尾。

“如果不能登陆，靠舰炮根本没法炸毁船政局，而登陆是不可能的。清军正在源源赶来，我们却得不到任何补充，据马尾为质让清廷答应我们的要求已经不可能。”孤拔有些沮丧，“如果清人沉船把闽江航道堵塞，那我们将面临全军覆没的危险。”

“福州是通商口岸，清人是不会冒着得罪各国的风险堵塞航道的。”一位参加了二十年前进军北京的舰长如此道。

“我们击毁他们十一艘舰船，已打痛了他们。谢满禄给我发来电报，提醒说现在清国的军机大臣左宗棠是个好战分子，而且善于言谈。如果清国皇帝和太后听了他的主张，对我国宣战，那就不是我们的本意了。”

“那有什么好怕的？我们把军舰直接开到天津去，他们的皇帝和太后就会吓住，什么要求都无不答应。”另一位舰长十分向往二十年前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的功绩。

“作为军人，我也想这样。但我国政府却不能不考虑其他国家的利益，如果舰队北上，危及其他国利益，法兰西就会遭到列国的反对，所

以我国政府的决定是占据清国某地为质作为谈判的筹码。但现在占据马尾已不现实，那只有到台湾去。马尾能得到他处源源不断的接济，而台湾却孤悬海外，只要我们封锁了台湾海峡，台湾就成了孤岛，那时候，是战是和主动权完全在我们手上。”

法国舰队要出江入海，还要过两道要隘。第一道就是闽安，这里两岸屿峰对峙，山谷绵延十余里，水宽不过三百米。清军在此筑有明暗炮台十余座。第二道要隘是长门和金牌山，两山南北对峙，形成峡谷，江面只有三百七八十米宽，两山分别筑有炮台，配备克虏伯和旧式大炮三十余门，福州将军穆图善经常坐镇于此。

然而，这两处要隘都有一个致命的弱点，炮口只向下游方向，且不能转动，所以只能射击由下而上的目标，对由上而下的目标却莫可奈何。所以孤拔带着他的舰队，依次从容炮轰田螺湾、闽安、琯头、长门、金牌等处炮台，除在长门被几门克虏伯炮轰击外，其余炮台被法舰逐一轰毁。

在马尾之战的第二天李鸿章即得到消息，立即电告总理衙门，但他所知也仅限于开战，至于战况如何，是胜是败，他也无从得知。醇亲王得到消息后十分着急，让总理衙门的官员到各国公使馆打听。次日便得到较为详细的电报，说我沉七船，敌伤三舰，船厂被毁严重。

有了这个简报，他就可以去见慈禧了。慈禧看了电报，铁青着脸道：“岂有此理？法国真是欺人太甚！”但只怪法国是没有用的，法国挑衅已非一日，主战的呼声已经叫了半年，但朝廷却一直依赖和议，就是整体撤换了军机处也没有下定与法人决战的信心。可这个责任她不能往自己身上揽，所以第二句话就是：“总理衙门一帮人怎么办的差？福建有何璟、张兆栋，船政有何如璋，海疆有会办张佩纶，尤其张佩纶，向来是能言主战的，怎会损失如此惨重？”

“福建水师的舰船与法舰相比实在太弱。”醇亲王这样为前线诸文武辩解。

“那陆路呢？船政局被炸毁了，如果海军不登岸，怎么会把船政局给炸毁了？”慈禧又追问道。

法军登没登陆，现在实在无从知道。但法舰巨炮射程远，可以在江中轰击岸上目标，醇亲王是知道的，所以他道：“等详细战报来了，该治罪的一定要治罪。”

他这样说是怕慈禧盛怒之下作出处分决定来，弄得功过不分。慈禧也很精明，虽然盛怒，但脑子依然清醒：“将来查清了，该杀的杀，该革的革，该降的降。现在要紧的是抚恤殉难官兵，振作前线士气，鼓舞军心民心。法国人已逼到这个地步，朝廷必须有个态度，不然没法向朝野交代，就是洋人也会笑话我们。”

“臣已草拟了对法宣战的谕旨，请太后慈览。”醇亲王说罢，便把宣战书递上去了。

宣战书首先指出法国步步紧逼，继而表明抗法决心，要求“沿海各口，如有法国兵轮驶入，着即督率防军，合力攻击，悉数驱除。其陆路各军，有应行进兵之处，亦即迅速前进。”“刘永福即收为我用，着以提督记名简放，并赏戴花翎，统率所部出奇制胜，将法人侵占越南各城，迅图恢复。”

慈禧看了却还不满意：“老七，这还不够，你只说了应该怎么办，但如果文武各员不能谨遵，亦或阳奉阴违，那应该怎么办？”

醇亲王明白，那就是要加几句话强调各文武大员必须认真执行。正在考虑之时，慈禧又说话了：“哀家看就加这么几句：凡我将士，奋勇立功者，破格施恩；退缩贻误者，军前正法。”

醇亲王重复一遍，表示已经记清。

“今后倘有再敢以赔偿和解之说陈奏者，也要着即交刑部治罪。”慈禧又加一句。

醇亲王暗暗佩服，这一句其实就是告诉大家，上面是一力主战的，只是有个别人热衷和议，以致有今日之败。醇亲王立刻让太监添上这几句，速送去军机处请章京誊清了送来，慈禧看过后立即交内阁明发。

随后，闽浙总督何璟、船政大臣何如璋、会办海疆大臣张佩纶的详细奏报陆续到了。虽然战败的事实已无可更改，但仍免不了玩文字游戏，铺叙自己的功绩。张佩纶最擅长文字，他的奏章费了一夜工夫，既向朝廷请罪，又煞费苦心为自己辩解。但毕竟水师惨败不得不自陈罪状，可这一段更见其妙笔生花，自责中有解脱，请罪中有表功——

各船军士，鏖战两时，死者灰烬，存者焦伤，臣目击情形，实为酸痛。臣甫到闽，孤拔踵至，智不足以料敌，材不足以治军，妄思以少胜多，图当大敌，卒至寇增援断，久顿兵疲。军情瞬息千变，既牵于洋例，不能先发以践言，复误于陆居，不能同舟以共命，损威贻祸，罪无可辞。惟有仰恳宸断，将臣即行革职，拿交刑部治罪，以明微臣愧悚之忱，以谢士卒死绥之惨。

“目击情形”自然是着意之笔，自己开战之初的确目击，所以不为撒谎；不明就里之人则会以为他自始至终都在前沿。“误于陆居”就更加巧妙，虽是自责，却是为自己开脱，因为自己不在船上，所以不能对水师失利负太大的责任，反过来说，自己如果在船上，就有可能将士用命，败中求胜。妙处还在于水师将士虽死难者众，而自己独善其身，原因也是“陆居”，而不是仓皇逃命。

看了数人陆续到来的奏折，朝廷也有了基本的判断，用醇亲王的话

来说，就是“请功的无功，请罪的罪轻”。因为已有消息说法国人根本没有登陆，所以何璟等人说陆师如何苦战纯是冒功，张佩纶明确请罪，倒比何璟等人更见忠纯。

而后几天，陆续有传言在京中盛行，大都是关于福建大员如何畏战无措、临阵脱逃的。有位福州籍的御史根据老家的来信，把何璟、张兆栋、何如璋、张佩纶全参了。据他的奏折说，接到法国人的照会时，何璟正在抽大烟，等他过完瘾后已过了半个时辰。他明知道法国人肯定要在马尾打仗，却不向马尾派一兵一卒。张兆栋听到要开战的消息，以为法国人会进攻福州，所以微服逃出福州城，让一个失宠的妾在家应付，无论谁来，都说病重在身，唱了一出空城计。何如璋和张佩纶都惟李鸿章之命是从，将士们屡次要求先发制人，两人却寄望于和谈，怕出意外搅了和局，竟不向水师发一颗炮弹。等收到开战照会后才匆匆给各舰分发弹药，但为时已晚。

张佩纶赏识的张成是个不懂海战、胆小怕死之辈，刚开战就跳水先逃，致使整个舰队开战之初就失去了统一指挥。开战后张佩纶、何如璋根本没有指挥作战，而是仓皇逃走。张佩纶一气逃了二十里，靴子跑掉了一只，在彭田村躲了三天才回到船政局。何如璋跑出二十几里，躲进施氏祠堂里。施氏是当地望族，子弟多人在水师服役，马尾正在激战船政大臣却临阵脱逃，他们一气之下将狗放进祠堂，把何如璋赶了出来，何如璋的裤腿也被狗撕去了半片。福州百姓气愤不过，把总督府的大门卸去了一扇，更有人写了一副对联贴到总督府门前：“两张无主张，二何没奈何”，讽刺四大员懦弱无能。

“何璟、张兆栋不能再待在福建了。”慈禧看了这个奏折，对醇亲王道，“福州人如此看他们，还怎么督率地方？”

“太后圣明。现在福建人心惶惶，督抚又难孚众望，必须另派大员到福建督师。”醇亲王心里已经有个人选，所以提议道。

“是要派大员前去。可是派谁去呢？李鸿章坐镇直隶，将来与洋人打交道离不了他。”慈禧并未完全放弃和谈的念头，所以李鸿章不能放出去。

“现在台湾是刘铭传，广西是潘鼎新，都是李鸿章的旧部，按说李鸿章去最合适不过。正如太后所言，直隶离不开李鸿章，而且他因为主张和谈，正招非议，一动不如一静，让继续在直隶再好不过。”

这话无非是表明他支持太后的主张，等于没说，慈禧问的是派谁去福建督师。

“现在只有一个人最合适——左宗棠。”

“他这一阵子怎么样？身体没大碍吧？”慈禧追问道。

“眼疾加重了，左眼几乎不顶用了。其他倒没什么大毛病，不过这一阵为万寿节的事在生闷气。”

十几天前是光绪皇帝的生日——万寿节，重臣都到乾清宫去行礼，左宗棠到班有些延误，因为是行三跪九叩的大礼，他跪起不便，结果别人九叩都完了，他还欠两叩，当然不好独自再叩，所以就免了。礼部尚书延煦上折参劾，借题发挥给左宗棠扣上的罪名还不轻，说他以乙科举人入阁，皇恩可谓厚矣，而竟日益骄蹇，蔑礼不臣。

看到这个折子，慈禧当时就留中不发，不过因为是明折，所以大家很快就知道左大人让延尚书给参了。左宗棠非常气恼，见朝廷没什么明确的说法，又兼中暑，所以一直没有入值，在家待参。

“他这是又赌上气了，”和朝廷赌气而且能让太后感觉得到，如果换了别人，那就大祸临头了，但左宗棠又当别论了，“留中延煦的折子，就有保全勋臣之意。”

“延煦是礼部尚书，职责所在，左宗棠确有失仪，纠参也是应当的。不过他参左宗棠骄蹇，蔑礼不臣，这就有些太重了。骄蹇还勉强说得通，左宗棠原本就不是谦谦君子。要说他蔑礼不臣，那就是昧着良心了。左宗棠公忠体国，何来不臣？怎么个不臣法？对不臣之臣，我朝向来从严惩处，杀头革职都不为过。太后和皇上向来优待勋臣，当然不能革左宗棠的职，更不会摘他的脑袋。延煦上这样的折子，实在不智。”醇亲王道。

“朝廷应该有个明确说法，这个折子就发下去，你们拿个办法出来帮左宗棠出这口气。”慈禧最后这样决定。

醇亲王来到军机处，奕劻、张之万都不在，只有孙毓汶当值。

“人呢？怎么都不在？”醇亲王一看表，还不到十一点。

孙毓汶编了个理由应付醇亲王，他也不再追究，好在孙毓汶是他欣赏之人，于是他再把军机章京领班许庚身叫过来一起商量。

“左大人劳苦功高，谁能说不字？”孙毓汶因为左宗棠倚老卖老，不太拿他这个军机上行走当回事，所以对他并无好感。

许庚身则对左宗棠的处境十分清楚，自从入军机处后，他天天嘟囔的无非是要与法国人开战，聒噪得大家不胜其烦。而他办事向来又喜欢独断专行，所以大家都有些吃不消。可他与左宗棠有十几年的交情，所以经常为他转圜。他不去接孙毓汶的话，顺着醇亲王的话题道：“要给左大人出气，那就必须申饬延尚书。不过他是礼部尚书，职责所在，一般人没资格去指责他。看来只有王爷上个折子纠劾延尚书，那时朝廷再明发上谕，申饬几句，左大人的面子就给足了。”

“那就这么办。但有两点必须说清楚，左宗棠举人入阁，那是他功勋卓著，该当此赏，拿这个说事完全是故意找茬；再就是他向来公忠体国，说他不臣实在是有意倾轧。”醇王痛快地答应了。

许庚身妙笔生花，很快就拟好了折子。孙毓汶先看，略润色几句就交给了醇亲王。醇亲王看了很满意：“好，该说的都说了。今天就递上去，估计明天就有旨了。”

吩咐完毕，醇亲王就出宫回府了，刚一进门，管家就禀报道：“左大人恭候多时了。”

“他怎么来了？”醇亲王以为左宗棠是为被参的事而来，好在他已有了明确的措制，不难应付。

不过，左宗棠并非为此事而来，他一见醇亲王便开门见山道：“王爷，臣要到台湾去。法国鬼子有什么好怕的，何璟怕，我不怕！”

愤愤地骂完了法国人，左宗棠又骂福建大员：“福建这帮官员，连个女人都不如。”

他说的女人就是德克碑的妻子陈秀媛。今天左宗棠收到丁护士发的电报，一介女流为了保护船厂竟然不惜一命，真把高官厚禄的须眉浊物比下去了。

此前，他听到福建水师惨败的消息就颇不服气，他认为中法差距虽大，但不至如此不堪一击。他认定是前线将领贪生怕死，嚷着要到福建去，章怡把他劝住了。后来他又听到关于福建大员种种荒谬无状的消息，更是气得在屋里乱转，大骂这帮混账官员断送了水师和船政。今天又收到丁护士的电报，就谁也劝不住了，直接来找醇亲王，让他帮忙请旨，要到前线督师。

见左宗棠已有此意，醇亲王乐得少费周折，不过他还要激他一激，把左宗棠套得牢靠些，所以故作为难地摇头道：“季高，朝廷不是没想过，只可惜廉颇老矣！”

“什么老矣？您看臣老吗？”左宗棠拄着杖在屋里走给醇亲王看。

“今天在朝上还说起你来着，”醇亲王决定诈诈左宗棠，“太后问我说，听说延煦参了左宗棠，左宗棠在家赌气不上朝了。本王本想推荐你去前线督师的，太后这么一说，本王哪敢开口啊？”

“是吗？他参他的，臣生什么气？臣哪有心思去生这些闲气？福建这帮王八蛋就够气死人了。”左宗棠显然没说真话。

“你没生气就好，那本王的话就好说了。延楠亭的话说得有些过头，本王已具折参他了，不久就会有旨意，他少不了要受到朝廷的申饬。督

师之事我也会帮你向太后力请，其实现在也只有你去福建，大家才放心。”

醇亲王见时候不早，所以留左宗棠在府上吃饭。左宗棠得了确信，要回去详细筹划督师福建的事情，所以就告辞了。

三天后，命左宗棠为钦差大臣、督办福建防务的上谕由内阁明发。次日早朝，慈禧召见左宗棠，谈起马尾惨败，依然怒气难消。左宗棠则是意气风发，表示到福建后一定好好布防，让她和皇上放心。

慈禧问道：“爱卿有什么要求，尽管说出来，朝廷能办的无不答应。”

左宗棠的要求无外乎钱和人。布防备战要紧的是粮饷，请朝廷设法保证。至于人，左宗棠则要了三个。一个是前陕甘总督杨岳斌，现赋闲在家，请他重操旧业，准备统率一支水师援台。至于军舰，可从南北洋各调数艘。第二个是现任陕西巡抚杨昌濬，也是左宗棠的旧部，曾在楚军任过多年的营务处帮办，请他帮办福建军务。再一个是王诗正，正在原籍守制，请他召募恪靖援台军十营，准备随他到福建去。

慈禧答应得很痛快。

又过几天，内阁发布上谕，前陕甘总督杨岳斌帮办福建军务，陕西巡抚杨昌濬署理闽浙总督，王诗正署理福建提督，召募恪靖援台军，加紧训练，并随左宗棠入福建。这都合左宗棠的心意，不太满意的是刘铭传署理福建巡抚。

湘淮不和，天下尽知，左宗棠的楚军其实是湘军的一支，向来与李鸿章的淮军不太和。好在刘铭传赴台前两人有一面交谈，刘铭传也表示一定死守台湾，但到底死守不死守，只有天知道。

左宗棠得了旨意，立即准备出征。事情实在太多了，虽然有手下人帮忙，但他依然忙得团团转，同时他还要会客，京中主战的清流们都来与他话别，有些亲贵的府上还要去辞行。

临行前一天晚上，他再次来到醇亲王府，这次与其说是去辞行，不如说是去叮嘱：“王爷，廉颇老矣，饭量却大，此番臣去督师，定与法夷分个高低，不但要把他们从大清赶走，还要把越南从虎口夺回来。”

派左宗棠到福建督师，就是要他去安定人心，加强福建、台湾防务，至于把越南夺回来，不要说朝廷，就是不太甘心的醇亲王也没那个奢望。不过左宗棠向来气吞斗牛，雄心壮志，不过现在也不是计较的时候，不妨姑妄听之。

“有季高去坐镇，本王就放心了。不过太后慈恩，你不必亲临福州，只在闽北赣南驻节，居中调度就是了。”

“那不成，福州一夕数惊，臣恨不得现在就到。”左宗棠神情急切，“太后的恩典我明白，怕臣到福州去被法国人俘虏了。哼！法国人没那本事。”

“季高，我们都老了。但凡朝中有人，朝廷怎么会让你白头临边！你在西北苦寒之地待了十几年，落下一身毛病，朝廷本想让你安享晚年，含饴弄孙，可法国欺人太甚。”醇亲王说到动情处，眼角都有些湿润了。左宗棠这个人虽说毛病很多，但公忠体国，无人可比，明明是火炕，他却偏要跳。纵然李鸿章千好万好，这一点却无论如何没法与他相比。他私心太重，朝廷一开始就想派他到广东督师，可他千方百计拖着不去，“季高，你身体不太好，到了福建可要自己留意，不要一副拼命三郎的脾气。本王这里还有一坛五十年的花雕，等你凯旋之时我们一醉方休。”

“王爷，臣这次出京督师，没什么不放心的，青山处处理忠骨嘛，可有一样臣不放心。臣在前面打仗，不顺的时候也有。不过只要咬牙打下去，非胜不可。可朝廷不能时战时和，战和不定。这几年来朝廷应该看清了，法夷性情狡诈，惯弄缓兵之计。到时候王爷您可要挺住了，不把法夷打服气，我们不能轻易和谈。不把越南拿回来，休要罢兵！”

这话实在很难应承，说到底，是战是和醇亲王也不能左右。但这话他现在必须应承下来，好让左宗棠放心上路：“你放心，本王何时向洋人低过头？你到了南边，将来有什么要紧的事就打电报来。如今从广西龙州一直到京师，电报都通了。”

第十九章 布方略督师福建 选良将急援台湾

光绪十年七月二十六日晨，左宗棠到养心殿辞行，醇亲王特地在中右门设宴为他送行。这都是应酬的场面，费不了多少工夫。出宫回到贤良寺，一切都准备妥当，一行四十余人出东便门，到通州上船，沿运河南下。那时因法舰扬言北上，所以不能走海路，何况还要到江宁见曾国荃，面商协饷事宜，所以左宗棠先到江宁，然后取道江西到福州。

在路上走了近一个月才到江宁，曾国荃十分客气，派人带着全副仪仗一直迎到瓜洲渡口。他则亲自到南京城外码头迎接，而且登船与金老大一左一右扶左宗棠下船。左宗棠很是欣慰，拉着曾国荃的手道：“老九啊，你哥哥没了，你就把我当哥哥！”

中午设宴，驻江宁的大员都来作陪。喝茶之时，曾国荃趁大家都略有醉意、左宗棠也很开心，便以开玩笑的语气问道：“大帅，今天席上没听你数落家兄，不知今天是大帅改了脾气，还是碍着我在眼前？”

“江山易改，秉性难移。我脾气没改，数落你哥哥也在所难免，这天下人中值得我数落的也没几个。”左宗棠道，“比如老九，我就很少说过你的不是。”

“那是我不够格了，不知大帅怎么评价国荃，不妨明言。”

“盖棺定论，盖了棺才能定论。”左宗棠也是以开玩笑的语气，“你活得好好的，我怎么给你定论？要说你好吧，你立马办一件让国人痛骂之事，那我的脸怎么搁？老九，人都有自知之明，你是怎么评价你自个儿的？”

“这个我还真仔细思量过，有一副对联给自己。”

听说曾国荃有一副自我定论的对联，大家都洗耳恭听。

“杀人如麻，挥金如土。”曾国荃一本正经说出八字自评。

曾国荃跟着曾国藩打完太平军又打捻军，那是南征北战，九死一生，他带兵又向来凶悍，杀人如麻真是一点不假。他又特别爱财，每下一城就回家一趟，把劫掠的金银运回家中。太平天国的都城更是金山银山，据说湘军运走的珠宝就有数十船。他在老家大起屋宇，广置产田，把荷叶塘方圆十几里的好地都买了，所以挥金如土更贴切了。

“好得很！”左宗棠拍着大腿道，“老九肯说实话，这值得敬佩。不过杀人如麻也不是什么坏事，人分好坏，看你杀什么人。一将功成万骨枯，打仗杀敌天经地义。现在法夷欺上门来了，能杀他个片甲不留才

好，反倒是以和议进言的才是国之大贼。挥金如土也无不可，看你把钱干什么了。比如我就在福州办过船政，在西北用过大兵，光外债就借了一千余万两，也算得上挥金如土，可值得很！”

左宗棠不爱财，养廉银也大都捐出去了，他曾对爱财如命的曾国荃多有烦言，曾国荃原本也是准备等着左宗棠痛批的，不料他好像故意客气，一句冒犯也没有。

“男人一生，我行我素，最为痛快。”左宗棠如此总结。

“大帅对自己可有自评？可否也有八字定论？”曾国荃问道。

“没有。”左宗棠摇摇头道，“我和你哥斗了大半辈子，他没了，朝廷给他文正的谥号，我偏要与你哥对着来，我的谥号只能是‘武邪’了。”说罢，他掀须大乐，大家也都乐得喷茶。

“言归正传，我之所以到两江来，不说你也知道，打仗最愁的就是粮饷，老九，你要帮我打败法夷。”左宗棠一本正经。

“大帅放心，你在前线督师，粮饷算我的。”曾国荃十分痛快，又对在座的众人道，“诸位都是两江大员，为左大帅筹措粮饷义不容辞。将来朝廷派给两江的协饷，我们要第一个解到左大帅的粮台。”

左宗棠当然不要这种空话，于是道：“我要带王诗正一同去福建，但开拔的费用尚无着落，请你先筹五万两以解燃眉之急。

“这是应当的。五万两怕是太少，既然大帅开口了，我就凑足十万。”曾国荃又给了左宗棠一个惊喜。

左宗棠十分高兴，告辞时握着曾国荃的手夸他的胸襟要超过其兄。

送走左宗棠，江宁藩台疑惑道：“大帅，左大人开口要五万，我们给他三万也不算少，何必要打肿脸充胖子，给他十万？”

藩台说打肿脸充胖子也不是没有道理，两江向称富庶，但“人怕出名猪怕壮”，各种摊派也以两江为重，近年兴修水利、扩充长江水师、加强沿海沿江防务，开支浩繁。

“打肿脸充胖子也不错，关键要看怎么充。”曾国荃认为左宗棠以七十三岁高龄白头临边，试问今之天下谁人可为？他也是打仗之人，知道带兵最愁的就是粮饷，反正早晚朝廷会派给两江协饷，早出晚出都要出，何不早出赚他一个高兴？

“说到底，我是佩服左大帅的气概。”曾国荃如此解释。

左宗棠为筹划粮饷军械在江宁小住了数日，之后又从两江抽调了几名他熟悉的将领同行。曾国荃知道左宗棠喜欢看《申报》，所以把近期

的都送了去，其中有两则就是有关清法战事的。一则是孤拔率军占领基隆，那里有煤矿，正好可以作为舰队基地。《申报》的报导十分简单，只说法军十余舰强攻基隆，官军苦战一天，悉数撤走。基隆这么重要的地方，竟然轻易放弃，左宗棠十分生气，大骂刘麻子是混账王八蛋。

另一则消息是桂军在船头战败。双方激战三天，清军作战十分勇敢，但法军炮火占绝对优势，最后被迫撤出阵地，清军营官牺牲三名，伤五名，勇丁伤亡近千人。《申报》的报导依然十分简单，左宗棠看罢全文也没有看到王德榜的名字，他对身边的金老大道：“王朗青原来是驻谅山的，这次打法夷好像没他的分，他不是怯战了吧？”

“王军门打仗没得说，怯战更是不会，肯定是潘抚台另有部署。大帅请放心，您手里出来的人都不是孬种。”金老大为王德榜辩白。

“那样最好。如果我嚷着要打法夷，且向太后夸口一定会凯旋，而我的部将里却出了贪生怕死之辈，那真是揭我的老脸。”左宗棠说完这话，突然想到一个主意，于是问道，“金老大，我打算把你派到王朗青那里去，就算我亲临前敌，你敢不敢去？”

金老大拍着胸脯道：“这有什么不敢的，这么多年没打仗，手都痒了。”

“好！你去是不让王朗青有怯战之念，不是要你去拼命。但话又说回来了，到了不能不拼的时候就要不惜命，你要让桂军看看，我左宗棠的轿夫也是以一当十的勇士！”

“大帅放心，咱们弟兄只会战死不会逃生。”金老大昂然回答。

左宗棠把自己喜爱的一口宝刀赠给金老大：“你带这口刀去，众将有不听号令者可以此刀斩之，若王朗青怯战畏敌，你也可以此刀斩之。”

“大帅放心，这把刀用不到斩自己人，小的要拿他斩法鬼头颅。”说完，金老大出去向众位弟兄报告这个消息。

左宗棠伏案给王德榜写信，先说了此次赴闽行程，继而夸他从征二十余年，任事勇往，堪为楚军之冠，然后笔锋一转，告诫他此次奏派援越，任事不及以前，切勿有始无终，负他期望。现在朝命主战，务要尽心竭力，有机即图，不可畏难，不可轻率。倘真不如从前出力，贻举者羞，不待他人列参，他先劾之。

离京时，左宗棠就给次子孝宽去信，要他到江宁来，然后随他去福建。孝宽接到信后就安排好家事，这时已赶到江宁，休息一天后就随父亲起程南下。曾国荃特意把督标右营官兵拨给左宗棠，护送他入闽。

旱路水路换了几次，一时坐轿，一时乘船，有时又要骑马，大家都担心左宗棠的身体，但却劝不住他。走了二十余天，大家终于到了福建

境内的水口。水口离福州尚有三百余里，是闽江上游的一个小镇，福建团练大臣带领福州首县及水口所在的德化县令前来迎接。团练大臣已须发皆白，年七十六岁，比左宗棠还长，叫林寿图，字颖叔。

左宗棠很是感动，觉得此人有些耳熟，于是悄悄把福州首县叫到一边问道：“这位团练大臣有些面熟，他是否在陕西做过官？”

首县回答道：“左大人好记性，他在陕西任过布政使。”

“哦，对了，这个人被我参过，都这么大年纪了，还跑这么远来接我，实在难得！”

林寿图是福州闽侯人，做过十几年京官，在户部当过主事，在都察院任过御史，还任过一年多的顺天府尹。他少有才名，文笔极好，为人聪明诙谐，又有点儿孤傲。左宗棠刚入陕时，驻军潼关，林寿图执礼甚恭，并献诗以赞，有“卧龙腾渭水”及“羽扇风流绝世无”的句子，让自诩诸葛的左宗棠大为陶醉。他对林也颇为赏识，以至于到了几乎熟不拘礼的程度。左宗棠西征乏饷，令林寿图筹饷五十万两。林寿图自觉与左宗棠关系密切，上疏辩解，请求暂缓。左宗棠十分生气，于是弹劾他“怀存私见，不解协饷，不视急需”，林寿图因此被革职。

在德化县吃饭之时，左宗棠把林寿图拉到身边感慨道：“你们都不知道，颖叔当年就是被我参劾罢职，他不计前嫌来迎我，所谓路遥知马力。一个七十六岁的老人不远数百里来迎接一个七十三岁的人，也是古今皆无。”

林寿图抚须颌首，语惊四座：“其实，我也不想来的。”

等大家惊骇地瞪大眼睛，他语气一转道：“可福州百姓盼左大人如孤儿盼父母，我是代福建百姓来的。自从马尾惨败后，福州百姓日夜提心吊胆，经常传言说法夷某日要来攻打福州。曾有一户人家院内的木头倒地，疑为炮响，一家人裸足而奔，引得周围也是惶惶不可终夜。朝廷明发上谕，左大人前来督办福建防务，福州人奔走相告，都在打听左大人何日可到。左大人之威，可抵十万精兵，可震敌胆，可安民心。因私情，寿图衔当年左大人参劾之恨，以公义，寿图却诚盼左大人驾临。”

左宗棠乐得哈哈大笑：“颖叔还是像当年一样伶牙俐齿。”

“雕虫小技，自作聪明。”林寿图对自己毫不客气，“那时候年轻，以为自己这点小聪明可傲王侯，现在想来实在可笑。能不避谤议，大刀阔斧办成几件大事，像左大人这样让千万民众赖之为长城，才真正可傲王侯！”

“那时候我们都年轻，当时我参你的确有些恨你自以为是之意。人老了，回过头来看就觉得有些事实在无谓。人一生就与人争，为情争，为利争，为名争，自以为聪明一等，到头来不过是占了小便宜吃大亏。枉

费聪明，不成大器。看开了，一切都是过眼云烟，扎扎实实办成几件事才可以自安。”左宗棠道。

德化县令连连点头：“听左大人一席话，真是胜读十年书。卑职所在德化，乃福建穷县，卑职与大县之令相见，有叫化子见富亲戚的窘迫。如今听了左大人一席话，终能心安理得了。卑职在德化这七年，开荒、治水、修路，实实在在为百姓办了几件事，自己宦囊未丰，而百姓盘中有餐；官未升半品，而得百姓交口谬赞。夜深扪心自问，有时也觉得自己很傻，现在想来，卑职没占便宜，却未必就是吃亏。”

这番话令左宗棠大为赞赏，要德化县令报上姓名。德化县令有备而来，忙把手本呈上。他叫刘倬云，十四年前的进士，翰林院散馆后分发福建。左宗棠把手本递给身边侍候的戈什哈感慨道：“做官不要图舒服，要图舒服就去当八旗子弟，提笼溜鸟。做官不要怕苦，西北苦不苦？我在西北……”话头一开便是半个时辰，大家只有洗耳恭听，任他侃侃而谈。

德化县令安排好行馆，盛请左宗棠驻留几日。左宗棠不肯，次日就起程顺流而下。十天后一行人到达福州，福州真是万人空巷，新任闽浙总督杨昌濬、福州将军穆图善以及司道府县翎顶辉煌聚集在洪山桥接官亭迎候，福州有名望的士绅则在浙绍会馆设宴等待。

左宗棠不肯坐轿，他端坐在马上道：“我是来打法夷的，我要让福州百姓看看左某还能上马杀敌。娃子们，打起精神来，跟我进城。”所过之处，路两边聚满了百姓，街坊店铺都摆下香案，放炮燃香，纷纷磕头。

左宗棠的行辕设在福州北门华皇馆，厅内有一副楹联：

数千程荡节复临，水复山重，半壁东南资保障；

亿万姓辎车争拥，风清霜肃，十闽上下仰声威。

左宗棠十分欣赏这副对联，不免又讲当年他书联迎陶澎的往事。杨昌濬、穆图善、福州首府、首县都呈手本求见，左宗棠一概挡驾。

第二天，他回访诸人，大家都不敢受，拦驾请回。他并不回去，请杨昌濬、穆图善陪他沿江巡视，一直到闽江出海口。在长门炮台巡视时，守军报告有一艘法舰正向入海口过来，请示怎么办？

左宗棠回道：“不要管，放它进来。”

法舰试探着往里走，当它到了长门山下，左宗棠一声令下：“娃子们，拿出你们的本事来给我狠狠地揍它。”

大炮轰鸣，法舰猝不及防，立即掉头仓皇而走。

“娃子们，告诉你们，本大人到福建来了，你们不要怕法夷，他们也不是三头六臂，见了要打！阿古柏不怕我，被我打怕了；俄国人也不怕我，也被我打怕了。怕是打出来的，你敢打，他就怕你。你不打，他就欺你。”左宗棠指着江上逃走的法舰道，“只要我在福州，一旦有法舰前来，你们开炮就是，不要怕有人追究责任，一切有我担待。”

左宗棠转了一圈就布置了一圈，恪靖军及福建提督所部分营驻扎长门、金牌、连江、东岱、梅花江各要口。长门、金牌是福州门户，当然要严防死守，他特意把德化县刘倬云调过来，给福建按察使裴荫森当助手，日夜督工加修炮台。他对裴荫森道：“我看刘倬云是可造之才，让他跟着你长长见识。”

刘倬云果然上心，在他的建议下，裴荫森雇请善水者潜入江中，拆下“建胜”号上的大炮安装到长门炮台上。闽江口上竖立铁桩，用铁索拦江连结，没入水中，用机器拖带，只许本国船只通过，法舰一来即提起铁索拦截，穆图善在此坐镇指挥。又布置在林浦、魁崎及闽安右路梅花江口，用垒石填塞，仅容小舟通过。以上各处均建炮台，安放火炮，派兵驻守。经过此番布置，福州人心大安。

在赶赴福州的途中，左宗棠因长途跋涉，又兼天气太热，本来有些中暑，现在又奔波数十天，头晕恶心的毛病又犯了，在众人的劝说下，他在署中静养。说是静养，其实根本静不下来，因为基隆被法军占领，他一直在生刘铭传的气。

其实刘铭传也是逼不得已，他到台湾后，发现防务十分薄弱，台湾总共四十营官兵，号称两万多人，却要守卫长达两千余里的海疆。而且各军装备极差，名为水师，却无船只，守岸火炮又少得可怜。

时任台湾兵备道的刘璈不知是出于怎样的考虑，所部四十营竟有三十营部署在台南，台北只部署了九营。这一弱点为法国侵略者所窥知和利用，法国舰队副司令利士比率兵舰五艘逼近基隆。当时基隆守军仅八百人，只有五门固定方向的大炮。还没等守军部署完毕，法国舰队已发起攻击，炮台连同火药库很快就被摧毁，守军陷入被动挨打的局面。当天夜里，刘铭传通过查看地形，决定采取诱敌深入的战术。

第二天，他下令除少数人固守海岸制高点外，其余部队全部撤到后山隐蔽。法军以为清军大败，肯定早已逃之夭夭，便大摇大摆地涌上岸来，一面修筑滩头阵地，一面攻打坚守岸边的清军。眼看敌人上岸，刘铭传立即下令后山部队从两侧迂回包抄，三面夹攻敌人。这出乎意料的围攻使法军不知所措，顾不上还击，便纷纷丢盔弃甲抱头鼠窜。刘铭传首战告捷，大挫敌锋，“生擒法人一名，死伤不下百余，抢来座旗一面，乘势破其山头炮台，得炮四尊，帐房数十架，洋衣帽甚多”。

趁法军暂无力进攻的间隙，他亲自拜访台湾兵备道刘璈。刘璈为台湾湘军之首，在台湾兵多势众，因湘淮积怨，对刘铭传深怀戒心，不愿

受其节制。刘铭传不想以督办之名来压服他，所以主动拜访，想尽量缓和内部矛盾，以期两军协力共同抗敌。

刘铭传特意说明赴台前与左宗棠见面情形，刘璈是左的老部下，他的面子当然要给，但这事的真假无从得知，他对刘铭传的戒心无法消除，表示自己还要守台南、台中，因为法夷有兵舰可依，随时可以进攻台湾的任何地方，如果让他们占据台南，同样是件麻烦事。至于台北的孙开华、曹志忠所部，可完全听凭刘铭传指挥。也就是说，湘军归刘铭传指挥的也就九个营。

回到台北，刘铭传与孙开华、曹志忠商讨防守台北事宜，两人表示一切听从调遣。刘铭传却表示两人都是久经战阵的统领，自己绝不遥制。台北、沪尾（淡水）就交给两人防守，他则率部死守基隆，到时候要互为救援。两人见刘铭传屈尊来访，而且诚心抛弃成见，所以也是坦诚相对。刘铭传较为放心，一心去守基隆。

法国人不甘心挫败，数天后再战基隆，刘铭传防守严密，法军仍未得逞。孤拔恼羞成怒，他决定兵分两路，向基隆、沪尾同时进攻。基隆在台北的东北，有良港和煤矿，距台北一百公里，中间为丘陵所隔。沪尾在台北的西北，相距仅三十余里，有淡水河相通，是台北的门户。

法军攻基隆，意在占有良港和煤矿；攻沪尾则意在攻占台北府。刘铭传两处受敌，处境十分艰难。放弃基隆，无异于以良港资敌；放弃沪尾则无异于放弃台北，而台北一丢，便是失去根本，所以两边都要死守。

开始之时，法军主攻基隆，几千名士兵轮番进攻清军滩头阵地，战斗进行得十分激烈，关键时候刘铭传跃马当先，冲入敌阵，法军开炮轰炸，他的马突然弯腿躺在地上，子弹从他头顶飞过，差一点儿被打中。他换了战马，仍然不顾命地猛冲猛打。无论淮军、湘军还是台湾土著勇丁，见主帅如此奋勇，也都大受感染，人人用命，所以法军终究无法得手。

下午，孤拔突然改变主攻方向，将火力集中攻打沪尾。而沪尾的守军不多，经过半天作战，已筋疲力尽。突遇重兵，难以招架，连连飞书向刘铭传告急。在这种形势下，刘铭传当机立断，下令基隆守军立刻撤出战斗，炸毁煤井，转移机器，全力援救沪尾。基隆守军不解其意，纷纷哭谏，要求死守基隆，一些淮军老部下和湘军将领也纷纷伏地请求收回成命。

刘铭传大怒，拔佩剑砍案呵斥道：“基隆失尚不失根本，沪尾失则台北必失，大势去矣！不舍基隆，台北不能保也。吾意已决，罪谴吾自当之。有违令者斩！”

由于增援，法军连攻沪尾七天无果，而且中了刘铭传的埋伏，三面受敌，败北狂奔，当场毙命三百余名，其余的则惊慌失措，夺路而逃。

法夷慌乱中又自伤战船，败兵彼此间相互践踏，伤、溺百余名，孤拔也沮丧地承认“淡水失败严重”。

对基隆失守，刘璈不仅向朝廷参劾，还专门写信给左宗棠。左宗棠不明就里，破口大骂，对刘铭传十分失望。左宗棠虽然讨厌刘铭传，但台湾却不能不救，所以他奏请朝廷从南北洋各调五艘舰船前去支援台湾。李鸿章认为左宗棠这一招不仅救不了台湾，而且有可能派去的舰队也会被法军击毁，因此他能拖则拖，但这却遭到京中主战派的指责，只好派“超勇”、“扬威”两舰南下。谁料刚刚起程，朝鲜又发生了日兵攻占王宫事件，他便借机把两舰召回。

左宗棠收到回电，大骂李鸿章不肯出舰相援。当时穆图善正在总督府，劝道：“大帅，看来北洋确有困难，刘省三可是李中堂旧部，他不会见死不救的。”

“你知道什么？李鸿章恨不得把大清都割给洋人。刘麻子和李鸿章穿一条裤子，惟他是从。他这是要把台湾让给法夷了，不然他怎么把基隆拱手让了出去？”

说这话就有些意气用事了，台湾守军撤离基隆后，很快取得了淡水大捷，放弃基隆或许是不应该，但要说拱手把台湾让给法国人，实在说不过去，所以穆图善竭力刘铭传辩解。

左宗棠闻言越发生气：“老穆，你是不是得了李鸿章的好处，处处为他说话？我不跟你谈，我们谈不出结果，你把杨石泉叫来，我与他商量。”

穆图善闻言气得不辞而别，一直在身边侍候的章怡连忙追出去道：“穆将军请留步！”

自从金老大到北圻去之后，一个叫刘平川的亲兵替了金老大的角色，但他一时摸不准左宗棠的习惯，惹得他发过好几次脾气，每次都是章怡来劝，后来她就经常侍候在侧了。她见穆图善生了气，就追到了院子里蹲身施礼道：“穆将军，我替老爷给您赔不是。”

按章怡的说法，最近左宗棠身体大不如前，而且神思有时恍惚，说话颠三倒四。有时候半夜里也嚷着“娃子们打好裹脚布，跟我去打法夷！”或者爬起来喊“上船上船，我要去把基隆收回来”。

穆图善出了门气就消下去一半，左宗棠从前就是这种不给别人留面子的脾气，何必与他一般见识呢？现在听章怡一说，仔细想想也是如此，如今左宗棠与人说话，有时会前言不搭后语，仿佛一觉刚醒的样子。他也一笑置之道：“左大人是有些与从前不同，我是他的老部下，怎么会生气呢？”

路过总督府大门，穆图善正碰上杨昌濬。他打听着左宗棠的心情，

听说此时正在发脾气，他就拉住穆图善，非让他陪着去见：“我们有什么事好商量，两个人劝他总比一个人强。我这人嘴拙，你是知道的。”

穆图善没法推辞，只得再陪杨昌濬回到行辕。左宗棠好像已忘了刚才的事情，人也清楚多了：“穆将军来了，石泉也来了。正好我与你们有事要商量。台湾为南北海道咽喉，关系甚大，倘有疏失，不但全闽震动，即沿海各省隘口，不知何时能够得安。刘铭传几次告急，不能不救。北洋指望不上了，因为日本在朝鲜闹腾，京津重地，他不敢疏忽。我再向朝廷奏请，南洋必须派舰前来。我已给曾国荃写了信，很快就会有结果。但台湾军情十万火急，一刻也不能等。我要渡海到台湾去，福州的防务就交给你们了。”

穆图善、杨昌濬两人劝阻道：“大帅是全军元戎，应当坐镇福州，渡海援台，就算去也只能是我等前去。”

“将军、督抚职责所在，如何能渡海去台？我不能去，你们当然也不能去，那就让带兵的官去吧！你们去告诉王诗正，就让他立即带一千人渡海去台湾，还要给台湾驻军带上五万两饷银。”

杨昌濬道：“大帅放心，属下一定安排好，南洋的轮船一到，立即让王军门起航。”

后来左宗棠又收到孙开华、曹志忠的联名信，报告刘铭传果断放弃基隆的迫不得已以及身先士卒的勇猛无畏，完全是肯定赞誉的态度。两人都是湘军统领，而盛赞刘铭传让他大感意外，将在外军令有所不受，自己何曾不是我行我素之人。自己不能身临前线，对战场情况也就不能全靠情绪左右。何况当初他对刘铭传说过，只要告急，无论粮饷他一定想办法接济。所以左宗棠三番五次上奏，强令南洋抽调五舰援台，由总兵吴康安统带前往福建听从调遣。

不料上海的传教士得了消息，通报给孤拔，他亲率七艘军舰北上，去拦截援台舰队，双方在浙东石浦港外的洋面相遇。吴安康认为双方舰队实力悬殊，不能硬拼，下令避敌退往镇海，因为那里有炮台，可以水陆相依。但澄庆、驭远两轮航速慢，根本来不及回镇海就被法舰追上了，所以就近避进了石浦港。孤拔见追不上其他三舰，就集中七舰封锁了石浦港。因为这里是个小渔港，法舰进不去，只得等到夜晚派出鱼雷艇去袭击二舰。

消息传到福州，左宗棠大为着急，拄着杖在屋里踱来踱去，无论章怡怎样劝，他连饭也不肯吃，夜里也睡不着。第二天起来，章怡发现他白了多半的头发如今全白了，于是劝道：“老爷，您急也没有用。如今南洋派来的舰船下落不明，难道您要让王将军驾木船渡海不成？”

“对，我就是这样想的！”左宗棠道，“不能等轮船了，民间商船渡海贸易的不计其数，能载货也就能载人，就让王诗正坐木船去。现在孤拔正在浙江海面，正是突破封锁的好时机，你们去把王诗正找来！”

要去传令的戈什哈刚走到门口，左宗棠又把他叫住道：“把刘倬云也给我叫来。”

两人一直到下午才赶过来。左宗棠先不说什么事，只问道：“有一件脑袋挂在裤腰带上的差使非办不可，非要敢为国拼命的人去，你们敢不敢？”

“大人吩咐，上刀山下火海，在所不辞。”两人自然齐声道。

“有这句话就好！非常差使自然要有非常赏格，如果差使办好了，武职可升提督，文职可升知府，而且就在福建立即实授。”左宗棠又道。

王诗正现在是记名总兵，虽是正二品，但并非实职。如今天下记名提督就有数千人，总兵更是不计其数，而一跃为实职提督，就是不折不扣的一品大员；至于刘倬云，现在是正七品知县，一跃而为正四品知府，也可谓平步青云。所以两个人的心跳都加速了，不知是什么差使。

“目前军务实以援台为第一要务。”左宗棠一句话点出主题。他有意让王诗正率三营恪靖援台军雇渔船赴台，刘倬云以行营营务处帮办的身份带五万两饷银接济台湾守军，妥筹恢复基隆之策。因为从福州起航去台北最近，所以他要安排人在福州广造兵舰援台的声势，而王、刘二人今夜就起程赴泉州，暗度陈仓，从泉州起航去台北。两人立即打点行装，星夜起程南下。

孤拔见澄庆、驭远两舰沉没，立即去寻另外三舰的下落，一意要赶尽杀绝，因为这三舰如果满载兵员、粮饷到台湾去，那就有无穷的麻烦。他打探到其余三舰已开进镇海港内，就率军舰追到镇海来了。

镇海是浙东重镇宁波和省城杭州的门户，所以浙江在此重点布防。清法战争爆发后，朝廷又令巡抚刘秉璋在此加设炮位。此时，镇海内除了刚避进来的三舰，还有两舰早在此备防，陆军则有近万人，浙提督欧阳利见亲自在此指挥。

欧阳利见是湖南人，湘军水师出身，他吸取马尾之败的教训，在入海口钉下几千根木桩，并将数十艘装满石块的船只泊在江中，准备随时堵塞航道，同时又在主要水域布置水雷，而且拆除了灯塔、航标，岸炮则用湿竹、麻布、棉絮、草皮等覆盖。港中军舰在舰尾加挂重锚，避免头重脚轻，使五舰时刻都能舰首向外。

当时任宁绍道台的是薛福成，他为了防止传教士向法舰通报消息，把他们全部撤往后方，并派人看守；又致电上海道对引水员严加管理，不能让法夷雇去，因为马尾之战法夷就是从上海雇的引水员，把法舰引进马尾的。

镇海进行了严密的布防，孤拔却欲乘马尾之战的余威一举拿下镇海，他以为大炮一响清军就会狼狈逃命。他亲率四舰向镇海进攻，欧阳

利见则亲在南岸金鸡山炮台坐镇指挥，待法舰进入射程后才命令开炮。双方炮击一个多小时，清军不但未退，而且越战越勇。法舰“纽回利”号中炮多颗，被迫撤出战斗。此后十余天内，法舰多次进攻并乘夜间派鱼雷舰进港，都被清军击退，法军伤亡数十名官兵，孤拔也受重伤，而清军则损失很少。孤拔只好撤往澎湖，三个月后伤重而亡。

法舰进攻镇海之时，王诗正、刘倬云高价雇请英国商船冒险运送一千余人、五万两饷银及军械渡海到了台湾。军队一登陆便立即投入战斗，台湾防务因此加强。

孤拔谋取台北不成，进攻镇海受挫，舰队的作用大打折扣，法国于是转而把希望寄托到越南北圻的军队，命令他们向边境进攻，逼迫清政府求和。左宗棠的贴身护卫金老大，正赶上了战斗。

第二十章 守国门德榜驻军 谋歼敌子材用计

双方重新将视线转向越南北圻。现在的形势是，法军占据着北圻西路的山西、宣光和东路的河内、北宁等地，而清军西路有黑旗军、滇军万余人正在围攻宣光；东路有桂军、潘鼎新从湖南带过来的苏元春所部以及王德榜的恪靖镇边军，大约有两万余人占据着谅山、镇南关等地。谅山一带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所以法军确定的战略是固守西路，拖住滇军和黑旗军；东路则进军夺取谅山——镇南关一线。

王德榜所部先是水土不服，闹疫病减员过半，观音桥一战，又伤亡数百，所以原来五千部众现在只余两千多，于是他只好暂时撤回关内休整，并派部下回湖南募勇三千。船头之战后，桂军、苏元春部伤亡惨重，前线吃紧，所以潘鼎新急电王德榜出关。

开始，潘鼎新对王德榜一军心存门户之见，不肯让他出关，后来在观音桥之战后的保案中又对恪靖镇边军只字不提，再加关外湿热多疫，所以王德榜的部众都闹情结，迟迟不肯出关。结果不但潘鼎新不满，就是向来看重王德榜的张之洞也十分生气，他让潘鼎新转告王德榜，如果再不听调遣，便要上奏弹劾！

金老大等人就在此时来到王德榜营中，他看了左宗棠的亲笔信，不禁为之惊惧。左大帅说得很明白，如果他有畏战情绪，不待他人列参，他就先劾之。左大帅是自己最后的依靠，如果连他也不为自己说话，那就真无药可救了。金老大也建议新募的勇丁不妨到关外去训练，以免给人留下畏敌避战的口实。

王德榜把部下叫到帐中，将左宗棠的亲笔信传给众人看，众人都无话可说，表示惟命是从。金老大站到众人面前，将左宗棠的宝刀交给王德榜道：“大帅吩咐，如果众将有不听号令者，可以此刀斩之；若王军门畏敌退缩，至成大败，就要以此刀自裁。”

次日大军开拔，经数天行军，十一月初进驻板峒。这里是三叉路口，一条路通往法军据守的船头，大约七十余里；一条路通海防，一条路通广安，均为二百余里。王德榜主动向潘鼎新请战，表示可率军奔袭海防，直捣法军后路，也可配合苏元春重新夺回船头。潘鼎新回复表示同意他配合苏元春夺回船头。

苏元春，字子熙，广西人，少年投军，积功至记名提督。原来在湖南驻防，潘鼎新出任广西巡抚后，被调到广西来参战。自从桂军溃败后，他的军队一直作为主力与法军作战，三个月前被破格擢为广西提督、广西军务帮办，地位仅次于潘鼎新。在船头之战中，他的部众损失最重，所以也想夺回船头，以雪前耻。

他与王德榜约定，五天后两人分左右两路发起进攻。王德榜留两营守板峒，自己亲率八营进驻离船头仅三十里的丰谷，准备与苏元春一军届时发起进攻。然而到了第三天，他却收到苏元春的急信，说他新募三营粮械不齐，须暂缓十日方能参战。结果，王德榜成孤军深入之势。

整装待发进攻谅山的法军侦知王德榜一军孤军深入，尼格里率第二旅的主力前来攻打。法军包括侦察骑兵、三个炮兵中队，再加海军陆战队、外籍兵团、土著兵团共六营，总数近三千，与王德榜所部相差无几，而装备则远超王德榜军，尤其是火炮数十门，威力巨大。

王德榜正打算撤军之时，法军已经逼近，阵地遭火炮狂轰，新筑营垒大多尚未完工，很快就被炸毁，不少勇丁未见敌就已伤亡。炮击过后，法军步兵蜂拥而来，王德榜站到阵前，一手拿着七响手枪，一手握着左宗棠的宝刀，对将士们道：“法夷面前，有进无退，有敢后退者，斩！”金老大亦是虎目圆睁，帮王德榜督阵。

王德榜所部多为旧式洋枪，法军配备的是最新连发枪，火力很猛。双方激战两小时，法军虽然最后被迫撤退，但王德榜部伤亡三四百人。

战斗的间隙，王德榜一面派人向苏元春求援，一面督率勇丁加固营垒。下午法军再次发起进攻，仍然先是炮击，然后步兵冲锋，双方苦战一个多小时，法军再次败退，而王德榜部又伤亡三四百人。部将们劝王德榜撤军，但他估计苏元春的援军十几小时内一定能赶到，那时围歼尼格里也并非不可能，所以坚持固守待援。

可一直等到第二天都没有援军的影子。法军的再次进攻被打退后，王德榜不得不率军撤出阵地，因为弹药已经告罄。他撤回板峒，清点人数，伤亡一千余人，阵亡总兵、参将、游击、都司、把总等三十余人。众人无不痛恨苏元春有意陷恪靖军于绝地，而苏元春却称自己是行围魏救赵之计，虽然没到丰谷，但却派出四营直奔船头法军营地。恪靖军能够安全撤出，法军不敢追击，全是毅新军奔袭之功。

王德榜部休整了半个多月，法军两个团近六千人再次向清军阵地发动进攻。当时清军兵分三路驻守，潘鼎新弄不清法军的进攻重点，调度失宜，一会让左右两路往中路靠拢，一会儿又令他们抄法军后路，王德榜一天接到两次命令，结果是疲于奔命。

法军看准了清军的弱点，集中兵力各个击破，他们先是击败了苏元春部，占领了谷松，随后又占领了据谅山仅三十里的委坡。潘鼎新这才看清法军是要进攻谅山，而再调兵驰援已来不及，结果他率所部八营仓皇逃往镇南关。

法军几乎不废一枪一弹占领谅山，随后立即推进到镇南关南四里处的文渊。此时驰援的桂军杨玉科部赶到，他纵马在阵前督战，但法军炮火太猛，他的部众伤亡惨重，自己也被炮弹炸伤而阵亡。苏元春部在文渊附近阻击法军，伤亡也很重。潘鼎新再次弃关而逃，法军轻松占领镇

南关，并派先头部队深入广西境内二十余里，边境一时人心惶惶。

法军在镇南关停留两天后撤离，几乎与法军前后脚，王德榜率部赶到镇南关，另外还有杨玉科的亲信部属二百余名也在此时赶到，他们不肯随潘鼎新撤退，誓死要为统领报仇。此队为首的是参将刘思河，他是杨玉科的左营管带，对王德榜道：“请王将军收留我们，我等愿听将军指挥，镇守镇南关，为杨军门报仇。”

王德榜正急需补充兵员，但又担心到时指挥不动他们，所以故意道：“兄弟，你要知道凭我们这点人固守镇南关无异于送死，我是抱了以死报国的决心才在此的，你们不必跟着我去送死。”

“王将军小看弟兄们了，我们几百人留下来都是自愿的，只要能杀敌报仇，不惜一死。”刘思河十分坚决。

“好！我王德榜欢迎弟兄们！”他用力拍了拍刘思河的肩膀。

镇南关的情形令他们震惊，关门已被法军炸塌，关楼也被付之一炬，只剩几根柱子和断壁残垣。关内的营帐全被焚烧，关两侧高地上的营垒也全被炸毁。王德榜等人登上关楼，一截被烧得焦黑的柱子旁赫然立着一块木牌，在刺眼的白底上法军留下了一行歪歪扭扭的大字——尊重条约比边境关门保护国家更为安全，广西的门户已不存在了。

金老大见状骂道：“狗日的法夷，真是欺人太甚！”

他要把木板扔到关下烧掉，却被王德榜阻止了。王德榜牙齿咬得格格响，他抽出宝刀，把木牌上的字全部刮掉，还让人拿来笔墨，饱蘸墨水，在木板上写下十几个大字——我们将用法夷的头颅，重建大清的门户。

众人看了，齐声叫好。

王德榜站到高处大声道：“弟兄们，法夷欺人太甚，我已抱定必死决心守在镇南关上，哪怕被大炮炸死，也绝不后退半步。”

“法夷这样欺负我们，只要是男人谁还有脸弃关而逃？”金老大也附和着。

不少勇丁跟着高呼，愿誓死保卫镇南关！

“大丈夫从军，一死而矣。此后谁敢后退，不要怪我翻脸无情。”王德榜一刀斩断一截焦黑的木桩。

死可以不怕，但无谓的牺牲却不必，所以王德榜所部一直在抢修营垒，又在关前挖了深宽各两丈的壕堑。十多天来，阵前一直很平静，法国人没再发动进攻。

这天，王德榜正在镇南关上巡视，看到关内有一小队人策马而来。那队居中一人白须飘飘，年纪大约七十上下，紧挨着他的那个也有五十左右，身后是两个年轻人，年龄在二十五六。四人都是便衣，但明眼人一望便知他们都是军人。站在王德榜身边的刘思河眼尖，指着中间的老者道：“王将军，冯军门，冯军门来了！”

冯军门就是前广西提督冯子材。这些天，刘思河提得最多的除了杨玉科就是冯子材。据他说桂军并非不能战，如果是冯子材当提督，绝不会有一连串的溃败。冯子材是广西钦州人，年轻时在镖局当保镖，曾经参加天地会，后被广西提督向荣招抚从军，与太平军作战十余年，是有名的悍将、智将。他镇守镇江六年，太平军一直未曾攻克，积功赐勇号色尔固楞巴图鲁、赏穿黄马褂、授骑都尉世职、擢广西提督。

他治军严格，率部三次入越追剿土寇和造反的起义军，对边界情形十分熟悉，与越南官民交往颇多，与不少越人有私谊。按说由他带桂军援越再合适不过，但那时候他在家“养疾”，没人用他，而“养疾”的原因要追溯到十几年前。

那时冯子材出关追剿造反的饥民周仲文部，他剿抚并用招降了周仲文，并让他率部入关。那时还是广西太平知府的徐延旭因多次追剿周仲文都吃了败仗，所以对他恨之入骨。周仲文刚进镇南关，徐延旭便以他们所带之物为贼赃要没收入库。周仲文不服，一怒之下率部复叛出关。冯子材闻之大为震怒，上折参劾徐延旭。朝廷令当时的巡抚刘长佑详查复奏，刘长佑正欲安插表亲赵沃，所以复奏袒护徐延旭，结果朝廷下旨“冯子材所奏著毋庸议”。冯子材一怒之下告病，徐延旭和赵沃接统边军。

两年后李杨才叛乱，赵沃追剿无功，冯子材才被再次起用。平定李杨才后，他参奏赵沃杀良冒功，纵兵为患。朝廷令新任广西巡抚张树声复查，而张树声正欲安插其旧部黄桂兰，所以复奏为赵沃辩护，结果是赵沃留营效力，以观后效。至此，冯子材与张树声、徐延旭、黄桂兰、赵沃等人均结深怨。

徐延旭则通过清流干将张佩纶参奏冯子材“老病骄满，不戢其军，虽有前功，宜令退位”。随后，冯子材告病开缺，徐延旭接统冯子材的边军，广西提督一职在张树声的极力推荐下，由黄桂兰出任。

在文渊陈亡的杨玉科是冯子材的亲信大将，而刘思河几年来一直追随杨玉科，所以与冯子材十分熟悉，一看到冯子材，他就激动得在关城上大声喊道：“老提督！冯军门！末将是刘思河！”

几个人快步走下关楼，彼此互相介绍。冯子材一行四人，五十岁左右的汉子原是他的营务处总办兼左军督带梁振基，两个年轻人分别是冯子材的三子冯相荣和五子冯相华。

刘思河看到老提督不禁泪流满面，愧疚地呜咽道：“老提督，末将无

能，没有保护好杨军门。”

冯子材拍了拍他的肩膀道：“我知道了，在龙州我已为杨军门举办了葬仪。我听大家说过，你是好样的！”

“老提督，如今关外只剩王将军这一军了。您要是早些出山，桂军怎么也不会这样不堪一击！”

“唉，一言难尽，我倒是想出山，可形势不许啊！”冯子材也没想到桂军会如此惨败，不禁叹息连连。

冯子材所说的“形势不许”，是指他结怨的几个人当时都在两广当要职——张树声两广总督，徐延旭广西巡抚，黄桂兰广西提督，就是最不济的赵沃也是徐延旭最器重的总兵。这几个人把持着两广，冯子材能出山吗？

自从北宁桂军大败后，就有人不断上奏请冯子材出山，军机处也有旨，让张树声传旨冯子材，接统黄桂兰部。冯子材复信张树声道：“卑职前年因病告假开缺，回籍调理，现在病体未痊，乘马足软，挥刀手软，剿办难以支持。广西徐抚院才高智广，新任黄军门韬略勇谋，徐、黄两员督兵进剿法匪，定必一战成功，以省靡费。”这封连讽带刺的信把张树声气得像吃了苍蝇。

后来黄桂兰服毒自杀，张树声忧惧而死，徐延旭解京交部议罪，张之洞出任两广总督，又请彭玉麟亲自出马到钦州去请冯子材出山，冯子材欣然应允，募勇十营，号萃军，开赴广西龙州。

“老提督，您要是早出山，咱桂军也不至于败得这么惨！”刘思河还是如此说。

“话不能这样说。我在龙州见过潘抚台，桂军奉命牵敌，为的是不让越南的法夷去支援台湾的法军。桂军虽然败多胜少，但确实拖住了法夷，功不可没。咱一万余弟兄为国捐躯，实在令人心痛。过去的事不去管他，如今咱活着的人就是好好打一仗，为死去的弟兄报仇，为国守住这镇南关！”冯子材大声道。

“冯军门，末将久闻大名，不胜敬佩，末将愿听军门调遣，一同杀敌护国。”王德榜也十分敬重。

梁振基插话道：“王将军大概还不知道吧，朝廷已经有旨意，让冯军门任广西军务帮办。”

“不必说那个，我今天来就是与王将军商议如何对付法夷，把谅山夺回来。”冯子材看了看镇南关内外的布防情况道，“看阵地情形，王将军打仗不是外行。虽初次相交，王将军也是血性男儿，但有些事冯某就不解了。”

据潘鼎新说，王德榜不听调遣，平日骄蹇无状，士卒不服，所以有丰谷之败。继而置谅山苦战于不顾，“坐拥十二营，飞催不至，掣肘万分，以至于败。”把谅山、镇南关之败诿给他。

听到潘鼎新竟如此评价，王德榜惊讶地瞪大了眼睛，金老大则是破口大骂：“姓潘的还是不是男人？睁着眼睛说瞎话！”刘思河也为王德榜鸣不平。

“冯军门，潘抚台怎么污蔑末将都成，可是 he 不能污蔑左大帅，大帅从来没有要末将不听他的将令，您看这是大帅给我的信。”王德榜说着掏出左宗棠的亲笔信递给冯子材。

冯子材看罢后道：“左大人果然是公忠体国，潘抚台一定是误会了。”

“冯军门请看，这是潘抚台给末将的命令，上面都有日期，您是带兵之人，您看一下这样的调遣，末将能来得及救谅山吗？”说着，王德榜又把几张军令递给冯子材，“当法夷进攻谅山时，我军奉琴帅手令，由那阳回顾谅山。二十五日，又飞调我军驻谅山西南三十里的牛墟，我军刚到，又有函至，说谅山已有苏帮办八营拱卫，要我军赶赴丰谷，待谅山有警时乘虚直捣船头。等我军二十九日行至禄州时，谅山已失。末将再奉手令回援镇南关，我部未到，潘抚台已率部溃走，法夷几乎不费一枪一弹就占领了谅山、镇南关，怎么反倒怪罪到我军头上？”

冯子材接过一叠手令一看，果然不假，王德榜这样东奔西走，疲于奔命，还怪他们不能赴援，实在没有道理。

“这位潘抚台用兵毫无章法。更可气的是，观音桥之战前，前线请示如果法军进攻怎么办，他竟说败固不佳，胜亦从此多事。”刘思河也愤愤不平地数落潘鼎新。

“这里面可能有误会。朝廷不想给法国人口实，所以要求前线将士衅不自我开，统兵大员确实有些为难。过去的一切多说无益，现在大敌当前，要紧的是团结一致，共同御敌。疆场之事，以胜负分功过，战胜则无过，战败则无功。希望大家不要受杂念困扰，咱们合力打一场胜仗，那时候谁污蔑我们也没用。”冯子材劝道。

“军门难道有破敌妙策？末将愿追随军门，赴汤蹈火，在所不辞。”王德榜十分惊喜。

“妙策说不上，王将军陪我到山上去看看如何？”

走在路上，冯子材问王德榜道：“官军总是失利，最大的原因是什么？”

“最主要的原因是法军炮火太猛。每次法军总是先以火炮狂轰，营垒

都被炸毁，如果落在人堆里，那就一死一大片，再勇敢也没用。”王德榜回道。

“如果我们能想办法让法夷的大炮发挥不了多大作用，那咱们是不是就有了必胜的把握？”冯子材又问道。

金老大拍了拍腰里的佩刀道：“如果近身肉搏，咱也不怕他法国鬼！”

“如果有办法抵挡住法夷的火炮，未将不敢说有必胜的把握，但绝不会像以前那样伤亡惨重。除此之外，官军最大毛病是不能协调一致，这就被法夷各个击破。我们虽然人多，但分兵防守，处处被动，结果总是让法夷沾光。”

“英雄所见略同！”冯子材赞道，“我一路过来，与潘抚台、苏帮办还有将领们都探讨过，觉得我军不能集中兵力是个大问题。如果各军各行其事，那就形同一盘散沙，人再多也没用。”

大约一刻钟工夫，他们就到了山顶。冯子材指着文渊隐约可见的法军旗帜道：“我们总是吃败仗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摸不清法夷的意图，往往中了他们声东击西之计。主动权在法夷手中，我们只能被动应付，当然容易吃败仗。”

“是啊，我们的情报总是不准。”王德榜叹道。

“十拿九稳的情报很难得到。打仗必须把主动权操到自己手里，让敌人听我们调遣。”

“听我们的调遣？”王德榜、金老大等人几乎是异口同声地惊叹，“冯军门有什么妙计让法夷听我们的调遣？”

他们已经走到了小青山最高处，镇南关一带的地形尽收眼底。冯子材指着镇南关道：“王将军，镇南关一带地形狭窄，要打起仗来，对我们有利还是对法夷有利？”

镇南关位于广西凭祥到越南谅山的南北要道上，东边是小青山，西边是凤尾山，两山夹抱，形成一个隘口，镇南关正建在这里。

王德榜沉吟了一会儿道：“我们装备不及法夷，所以必须靠人多势众，镇南关地形狭窄，不便于大部队运动，真打起仗来，对我们并没有好处。只是这里是清国国门，无论如何都要死守。”

“国门要守，但不能死守。你说得一点不错，在这里与法国人打对我们不利。不过，你再看后面。”冯子材指着镇南关北，让王德榜看那里地形。

进了镇南关往北，西边是凤尾山脉，由南而北，越来越高，绵延七八里处就是凤尾山的最高峰，有七八十丈高。镇南关东边，由南往北，五座小青山连绵不绝，也是越往北越高，到七八里处就是大青山，也有七八十丈高，与凤尾山遥遥相对。两山之间则是宽二三里、长四五里的一段狭长平地。

“那里叫关北隘，我来的时候专门看过。此地荒芜，藤萝丛生，山上则树木茂盛，附近也没有多少人家，是做战场的好地方。”冯子材道。

“不错，的确不错。”王德榜点了点头，“如果我们占了西边的凤尾山和东边的大青山，再在山谷中布下重兵，法夷如果进入关北隘，就进了我们的伏击圈，我们正好三面进攻，打他个措手不及。”

“对！为了对付法夷的火炮，山上要修建坚固的营垒，山下谷中要与关墙平行修筑一道长墙；墙内的空地上，挖几百个地营，法夷开炮就躲进去，法夷进攻就登上长墙拒敌。两边山上再设奇兵，节节阻击，挫敌锐气。去凭祥的大路提前修好，到时方便后路援军驰援。我们有长墙地营可挡炮火，有千军万马可供调遣，正可以发挥我们人多的优势，把法夷困在谷中，歼于墙下，报仇雪耻！”

大家都被冯子材感染了，脸上露出了久违的笑容。一行人满怀信心下了山，这时山上有人高喊道：“冯大人，您等一等。”

一个中年汉子敏捷的从山上跑下来，一会儿就到了众人跟前，他四十多岁，脸膛黑红，肩上扛着一杆猎枪，身边跟着一条长腿长尾的猎狗，腰上别着一只装火药的牛角。

“小人陈老三，冯大人您不认识小的了？”

冯子材第三次出关时，就是陈老三做的向导。他是附近村中的猎户，对边境地形十分熟悉，而且与越民很有交情。

“听说大人又官复原职了，小人一直盼着，天天沿着山谷走，早晚盼着能遇上大人。今天您一进关北隘，小人就认出您了。无奈您老骑马，小的只好没命地跑，直到现在才追上您。”

“害你跑了这十几里路，你家人还好吗？”冯子材拍着陈老三的肩膀问道。

“兵荒马乱好不了。法国鬼子过来后，杀人放火，我把一家老小都搬进山里了。”陈老三指了指大青山下隐隐约约可见的茅草屋顶。

“当兵的没守好家门，让你们吃苦了。老陈，有好几回打仗，越南人总是帮着法夷。到底越南百姓对官军如何？他们反不反法国鬼子？”冯子材问道。

“帮着法国鬼子的是越南教民。官军这些年军纪不好，也有些百姓帮法国鬼子，但并不多。”陈老三道，“小的前天才到谅山、文渊那边走了一趟，法国鬼子把不肯投降的官员都杀了，换上了他们信任的人。暗中反对法国鬼子的人也不少，可是他们没饷没械，没法反抗。”

“你与他们熟不熟？”

“熟，小的有好几个亲戚在那里当兵。”

“好，我有件事托给你去办。”冯子材让儿子拿出十几两银子塞到陈老三手里，“这几天你就不要打猎了，你到那边去与抗法义士联系，请他们到时助一臂之力。如果有紧急情报，你可随时来报。”

“大人放心，小的现在就去办。”说罢，陈老三告辞下山。

冯子材等人又观察了一会儿地形，随后也下了山。

三天后，潘鼎新派人来通知王德榜，说有重要军情商讨，请立即起程到督办行辕。他的督办行辕设在海村，离镇南关四十五六里。王德榜在几名亲兵护卫下快马加鞭赶到时，行辕正堂里已翎顶辉煌，济济一堂。

潘鼎新简单说了一下谅山、镇南关之战的大概情形，表示自己已向朝廷请罪，重点是部署下一步的军事行动，也就是冯子材的方案。但为了防备法夷绕攻后路，所以要分出一部分兵力驻扎要地。他的部署是让冯子材、王孝祺率萃、勤二军进扎关北隘，以防谅山、文渊之敌；王德榜驻扎镇南关东南的油隘，一方面防敌东扰，一方面到时策应关北隘；苏元春部及广武军驻扎龙州西南的茆葑，以防法军绕攻龙州；他自己则率淮军十营继续驻在海村，居中调度。

众将都无意见，冯子材沉思了一会儿道：“我有个想法说与众将听听，看是否可行。目前能否给桂军加饷，不分主客军，一律同酬同饷？”

桂军的月饷每人只有二两多，这是多年的老规矩了。法越事起后，恪靖军、毅新军、萃军、勤军先后入桂，他们的月饷都是四两多，几乎是桂军的两倍。一样打仗卖命，拿的饷银却不一样，这对桂军士气影响很大。桂军多次遇敌即溃，与此不无关系。潘鼎新从前上奏过，但没获准。

“我意是请潘帅、苏帮办与我一同上奏，请朝廷允准。只是文报往来又需时日，大战在即，急需振作士气，所以在朝廷旨意到达前，就先按一样的标准发下这月的饷银，出了问题，我们三人承担。”冯子材一边说一边看着潘鼎新和苏元春，两人都表示同意。

自从上次大败后，潘鼎新本来一筹莫展，而冯子材到来后让他信心倍增，心胸也比从前开阔了：“我在这里向各位将军赔个不是——从前文

报不便，信息不灵，我在指挥调度中多有不妥之处，还请各位海涵。如今我们已被法夷逼到墙角，已无路可退，我恳请各位摒弃前嫌，和衷共济，好好打几个胜仗，给朝廷也给我们自己一个交待。”

主帅有如此姿态，众将都表示一定恪遵军令，共同对敌。

王德榜的部众就在前沿，所以他必须立即赶回。冯子材把他送出辕门，拱手道：“王将军，明天萃军、勤军就到关北隘，我们连为一体，互相照应。萃军要修长墙，建营垒，再快也需要十来天的时间，这期间还请王将军多多关照。”

“军门放心，您集中兵力修建长墙就是，末将会多派游哨，打探敌情。万一法夷去攻打关北隘，末将就去攻打谅山，牵制他们。”

油隘是个小山镇，山坡上只有几十户人家。从前王德榜率军曾在此驻扎过，营垒修整一下就可以用。他派出大批游哨，严密监视谅山、文渊法军的动向。

过了六七天，王德榜收到冯子材手书，请他到关北隘去商讨军事。王德榜把营务交代一下，就由金老大等人陪同赶到了关北隘，潘鼎新、苏元春、王孝祺都在。

关北隘长墙已经修完，长约三里，用土石混筑而成，连接着东边大青山和西边凤尾山。长墙高七尺，底厚丈余，墙顶宽六尺，外墙筑有雉堞，以备兵勇向外瞭望和射击。墙上每隔四五丈留有栅门一个，冯子材告诉大家，此栅名“先锋栅”，以备敌人近前时拥出杀敌。

墙外还挖了一条宽四尺深五尺的堑壕，以阻拦法军攀爬。在长墙后面约一里处，又筑起一道与长墙平行的土墙，土墙上开有数个栅门通向后方，兵勇进出都要凭腰牌令箭。萃军就驻在两墙之间，里面除营帐、仓库外，还挖有地垒二三百个。

地垒是在地上挖一条条宽六尺、深五尺的坑道，曲折成形，每距六尺开一垛口供出入，两个垛口之间留有原土做阻隔。冯子材告诉大家，战时每垛驻兵十人，如果法军开炮，则躲进坑道内，炮火过后再出来守长墙。因为坑道深藏地下，炮弹根本伤不到人。就是偶尔有炮弹恰巧落进坑道中，因为坑道曲折，又有垛口相隔，顶多也只伤一垛人。此地由冯子材和两个儿子亲率八营四千人驻守。

对这个部署潘鼎新有些不放心：“萃翁，你是关北隘的总指挥，你不能亲临前线，万一有失，对全军不利。”

王孝祺也有此议：“末将也劝过冯军门，长墙由我来守，请他到大青山或凤尾山炮垒中居高临下指挥，可是冯军门不答应。”

“将来法夷进攻，长墙必是重点，我在此居中指挥，可方便调度长墙

及两山炮垒，还可兼顾后路。再说，主将如避重就轻，将士们怎么想？我已年近七十，死不足惜。还有两个儿子也都跟我守长墙，我就是告告诉各军，我等没有退路，只有拼死一战。”

众人都倍受感染道：“我等誓死与冯军门共进退。”

“那就拜托各位了。”冯子材拱手拜谢。

潘鼎新也道：“法夷进攻之时，请萃翁飞檄给我，我亲率大军来援。”

冯子材再次拱手：“到时候少不得劳动潘帅。”

他们一行人登上西岭，这里有勤军八营四千人驻守。王孝祺指挥将士在西岭修筑了一个地堡群，使交叉火力能够远达镇南关下。同时他又在岭前岭后各修一条通道，便于将来进攻和后撤。

东岭大小青山共五个山峰，有冯兆金率五营萃军驻守。因为此前他们都去修筑长墙，只在小青山两岭修了几个地堡，后面三峰尚未动工。因此，潘鼎新提醒冯子材要抓紧督修东岭地堡。

下山回到长墙之时，金老大对王德榜道：“我不想再回油隘了，我要帮冯军门守长墙，痛痛快快杀一场。”

潘鼎新不认得金老大，一脸疑惑地望着他。站在一旁的王德榜介绍道：“他是跟随左大帅十几年的贴身侍卫。”

“既然是左大人的侍卫，怎么不好好侍候左大人，跑到这里来了？”潘鼎新很是好奇地问道。

“回潘帅的话，左大帅不能亲临前线，末将是代他前来。左大帅还把他的宝刀赐给末将，说末将如果不能奋勇杀敌，就应阵前自裁，如果恪靖军临阵怯敌，末将可以此刀阵前斩将。左大帅说了，法夷没什么好怕的，如果我们自己先怕了，就永远打不了胜仗。”

“左大人一番苦心，真是令人佩服。”潘鼎新淡淡地说道，“不过依我之见，你还是不要到长墙这边来，不然到时萃翁既要打仗，又要照顾你，反倒不便。”

“潘帅这话就没道理了。”金老大向来直来直去，“末将也是百战余生之人，不说以一当十，可七个八个还是顶得上的。末将是钦佩冯军门白头临边，身当前敌，为的是到时与冯军门一起杀出长墙，不是要冯军门保护末将，而是末将要保护冯军门。”

冯子材连忙拱手道：“感谢老弟好意，你还是好好保重，将来凯旋后回去好好侍候左大人，我冯某哪敢有劳左大人的侍卫来保护？”

“好，我们不提这个了，末将只求在长墙痛快杀敌，军门准也要准，不准也要准。”金老大求战心切，语气蛮横无理。

“金老大不是这个意思。”王德榜连忙解释，“左大帅是派你来监督我的，你到冯军门这里来，岂不有监督冯军门之嫌？”

“这话又不对了。虽然左大帅曾有此言，可你的为人我还不知，何必要我监督？至于冯军门，末将更不敢监督。再说，冯军门要是贪生之辈，就不会亲守长墙了。”金老大又道。

冯子材见他意志已坚，便痛快地答应了：“好，我就答应金壮士的要求，如果到时我临阵后退，任你处置。”

金老大高兴地“喳”了一声，便自投到冯相荣的军中去了。

回到大帐，潘鼎新连连称赞，又表示担忧：“法夷狡诈异常，只怕萃翁建成了长墙，法夷不来进攻，反倒去进攻别处。”

“他不来进攻，逼着他来。”冯子材笑道，“从前法夷总是牵着我们的鼻子走，咱们这回也让他们听听潘帅的指挥如何？”

潘鼎新眼睛一亮，问道：“让法夷听咱们的指挥？那怎么可能？难道冯军门有什么妙计？”

“我想派出小部队夜袭文渊，袭而不占，攻而不陷，以激怒法夷。他们连胜之余，气焰嚣张，稍激即怒，怒则失控，如法夷倾巢而出来攻长墙，我军则集中全力，围而歼之。”冯子材说出办法。

“好计！好计！”潘鼎新连连点头。

“诱敌来攻并非难事，我担心的是我军到时士气不振，临阵溃逃，再好的计也没用。”

“萃翁有什么想法尽管说出来，只要能打翻身仗，以雪前耻，万事都好商量。”潘鼎新对即将到来的胜利都有些迫不及待了。

“都是花银子的事。”冯子材道。

桂军虽连吃败仗，几乎溃散殆尽，但其实桂军勇丁不少仍在军前。萃军、勤军、毅新军到广西后都扩募了不少，大部分其实就是溃散的桂军。从本地募到的勇丁，军饷只有二两多，只有客军的一半。十几天前，冯子材已提出要一律同饷，潘鼎新当时也答应了，但到现在还没有办。桂军是主力，要指望他们杀敌，必须尽快把饷银提上来。

“好，这件事我答应了，回去后立即请李藩台办理。”潘鼎新一口答应。

“还有一件也是要潘帅花银子。俗话说狭路相逢勇者胜，还有句俗话叫重赏之下必有勇夫。我想请潘帅答应分别给参战部队以赏格，以两万两银子为限。如果法夷来攻而胜之，到时根据各部作战情况论功行赏。”冯子材又道。

“好！就两万两！如果能够打胜仗，以后都可以悬赏格。守住关北隘赏银两万，将来如果收复谅山，那就赏三万！”潘鼎新也十分慷慨。两万两银子如能换一场胜仗，那也值。

“有潘帅这句话，我就好对将士们交代了。等大青山地堡修完，我就开始实施诱敌计划。”

第二十一章 冯军门巧计诱敌 镇南关大败法军

正月三十，法国东京远征军第二旅旅长尼格里接到了司令官波里也的电报：“部长通知我说正与清国进行谈判，这次谈判似乎是严肃有诚意的。他希望能占领清国的龙州，此地是广西军队的军事基地，占领此地便可通航湛江，顺流而下直航广州。我希望你能在近期给清军新的教训。你看能有什么办法让部长相信，我们不久就要向龙州进军。”

自从孤拔率舰队袭击基隆以来，已过了八个多月，由于刘铭传在台湾的有效抵抗，法军除占领了基隆一座空港外，再无新的进展。大清沿海广东有彭玉麟，福建有左宗棠，两江有曾国荃，他们都是主战派，在各地严密布防，法军实在无机可乘，占领某地为质要挟清政府勒索巨额赔款的希望也越来越渺茫，智穷力竭的总理茹费里已打算在《中法简明条款》的基础上议和。而要在谈判桌上体面一些，就必须给清国压力，最好就是占据龙州。

要占领龙州并非易事。当时在北圻的法国军队有两个旅，但因宣光受到黑旗军和滇军的猛攻，第一旅已被波里也带去支援宣光，尼格里手中只有第二旅三千多人。虽然还有外籍军团，但因战线拉长，除了文渊、谅山外，还有谷松、船头、朗甲、谅江等地都需要留兵驻守，所以尼格里真正能够动用的人马只有两千多。

接到波里也的电报后，他立即率军登上镇南关，用望远镜里观察桂军阵地。他看到了关北隘阵地和油隘的王德榜所部，发现桂军人数众多。他再用望远镜向关北隘的后方观察，山间隐约可见各色彩旗若干。以他的经验，一种颜色的旗帜就表示着一支不同的部队，粗略估计，关北隘附近的清军大约不下三万人。以区区两千人与三万人对抗，实在是以卵击石，所以他回电波里也道：“攻取龙州比谅山困难得多，如果没有两个团的援军，这个计划太庞大了。倘若部长一定要威胁龙州，我认为这是一种危险的游戏。以我们现在所处的形势，我们不应当取攻势。无论哪一条理由，现在都不能冒险进攻而招致失败。”

波里也接受了尼格里的意见，回电表示攻打龙州之事推迟到他率第一旅从宣光返回谅山后再进行。

然而就在这天早晨，文渊守军派人仓皇来报，说当天夜里，大队清军分三路进攻文渊，冲进街市后胡乱射击，打伤匆忙应战的法军三人，其中一人于今晨伤重而亡。尼格里闻讯后十分生气，但他很快冷静下来，认为这是清人的诡计，是来引诱他进攻。所以他命令文渊守军严阵以待，没有命令不得追击清军。

可上天好像在考验他的耐心，第二天守军又来报告，说夜里又遭到

清军袭击，这次虽然没有人员伤亡，但有两座营垒被清军放火烧掉。而且报信之人还带来了文渊守军指挥官的亲笔信，请求他派出大队人马，教训一下清军。

尼格里今年三十八岁，正是血气方刚之年。他出生于法国里昂的一个军人家族，从小就崇拜拿破仑。他二十岁就从军校毕业，先后到阿尔及利亚、突尼斯服役，枪林弹雨中东征西讨了近二十年，从一个少尉升到了准将。他深信自己的军事才能，只要有机会就能取得战场上的奇迹，就像当年的拿破仑那样，总能以少胜多，绝处逢生。

奉调到北圻后，他出任第二旅旅长，先后参加了北宁、朗甲、船头、车里、谅山等战役，清军不堪一击的现状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从骨子里蔑视清军。所以当文渊再次遭袭后，他的怒火就压不住了，手上的部队攻打龙州虽不太可能，但教训一下这支清军却是绰绰有余的。他知道统领关北隘的是一位老将，可文渊守军不过两个排，而清军数千人进攻两次都不能攻克，可见战斗力不过尔尔，所以他决定不再固守待援，大声命令副官道：“传我命令，立即集结部队，我要教训这些胆小可耻的清人，让他们知道法兰西军队的英勇。”

法军向谅山集结的情况很快被冯子材派到谅山探查敌情的猎户陈老三获知，他连夜赶回报告消息。冯子材知道他的诱敌之计起了作用，估计明天一早法军就能到达镇南关。于是他吩咐部队四更前必须吃完饭，然后进入阵地。同时他派出数路信使，分别通知潘鼎新、王德榜等人，到时配合关北隘作战。最后他又命令梁振基率所部四营到镇南关北的横坡岭布防，尽量把法军引诱到长墙前作战。

梁振基天未亮就出发了。那天早晨雾很大，十几步外就什么也看不清楚了。凭着对地形的熟悉，他们踏着露水打湿的道路悄悄进入横坡岭，一面依托地形构建工事，一面派十几个胆大心细的兵勇朝关楼方向探查。这十几个人走了一里多路，就突然听到沉重的马蹄声，他们立即分散隐蔽，可几名法国骑兵已来到了近前。他们来不及多想，几乎同时开枪，有三四个法国兵被打下马来，后面的几个拨转马头便向关楼方向逃去。

这十几名骑兵是尼格里派出的侦察哨，天亮前他率三个主力团和两千越南军队赶到了镇南关。无奈雾太大，他什么也看不清，于是命令部队停止前进，等待后续部队，同时派出骑兵到前面侦察敌情。

尖锐的枪声传来，他命令部队做好战斗准备。很快六七名骑兵回来了，报告说他们遇到了伏击。根据他们叙述的情况，尼格里判断他们大概是遇到了清军侦察兵，因为雾太大，他命令部队就地休息，等待大雾散去。

一直到十点钟，太阳才从浓雾中露出头来，阳光一晒，大雾很快就散去了。山岭、树木、横坡岭上的清军以及关北隘的长墙都慢慢看清楚

了。长墙上旗帜飘扬，凤尾山上也插着许多军旗，这两处人马都不会少。而东面的山头上也有军旗，但明显少得多。他判断东边山头上的清军兵力不足，所以很快有了主意，命令一一一团长浮尔率本团一千人及越南兵团一千人进攻横坡岭上的清军，进而找到合适的炮兵阵地，准备轰击长墙。主攻的任务交给一四三团，由团长爱尔明加率领本团一千法军及越南军团一千人夺取小青山的清军炮垒，一直推进到大青山上，然后把火炮拉上山去，居高临下进攻长墙。

一一一团先用火炮猛轰横坡岭，然后两千人分散开来，向清军阵地进攻。梁振基按照部署把一千人设为两道防线，第一道防线抵抗一阵后撤到第二道防线，再部署新防线，这样交替掩护，一步步退到长墙前。一一一团进入了一片开阔地后不再进攻，远距离向长墙射击，为的是配合一四三团的攻势。

尼格里把一一一团的炮兵全部调给一四三团，爱尔明加把大炮集中起来轰击小青山上的地堡。小青山共有四个山头，清军在每个山头上都建有地堡，爱尔明加决定逐一轰毁占领。

守第一峰堡垒的不是新兵就是老兵，他们的任务主要是摇旗呐喊，虚张声势，没料到会成为法军进攻的重点。法军的第一颗炮弹呼啸着落到了堡垒的后面，第二颗又落到了前面，都未击中堡垒。那些新兵们的胆子便就大了，有的爬出地堡，居高临下观察法国人的阵地。

“还以为法国鬼子多么神呢，原来他们的炮根本打不准。”

一位老兵连忙喊道：“你们想要命的就快下来，这是法夷在测试轰炸点呢。等他测准了，炮弹就会铺天盖地，那时候你怎么死的都不知道。”

话音未落，密集的炮弹便呼啸而来，在堡垒内外接二连三爆炸。炸弹所及，湿泥地被炸出大坑，散落的泥土夹带着呛人的气味；有的炸弹在人堆里爆炸，断肢残衣带着血腥气落得到处都是。新兵们开始惊恐，慌乱地爬出坑道准备向后山逃走。管带立于阵前仗剑督战：“谁敢后退，立斩无赦。”不料一发炮弹落到他的身边，他当时就气绝身亡了。

“陈管带阵亡了！”新兵们更加惊慌，又加无人管带，所以仓皇逃到后山，直奔第二峰而去。

不过小青山远看好像连为一体，但实际上每个都是独立的，彼此之间有山谷相隔，这使法军的进攻颇费时间。火炮要搬上搬下，很费工夫，等法军占据第三峰的时候，太阳已经快落山了，尼格里亲自登上第三峰指挥法军攻打第四峰的堡垒。

第四峰是个大堡垒，由冯兆金统兵防守。山峰的下面就是长墙，而且有道路与长墙相通。如果法军占据了第四峰，炮兵可以居高临下轰击长墙，步兵也可居高临下向长墙冲击。

眼看三个堡垒已陷落敌手，冯子材非常着急，要亲自带人前去支援，但被部将劝住了。因为长墙对面还有法军——一团和越南兵共两千余人虎视眈眈，他们已经发起几次冲锋，冲到半路就折回，显然是佯攻，但万一冯子材率人支援第四峰，他们突然进攻，长墙就有被攻破的可能，冯子材只好严令冯兆金不许后退！

正在关键之时，苏元春飞驰而来，他跳下马来对冯子材道：“冯军门，潘抚台派末将率毅新军来援，他正在召集各部，明天就能赶到。”

冯子材来不及寒暄，指了指炮火连天的小青山道：“东岭危机，赶快救援！”

法军的炮兵就在第四峰下的谷底中，虽然仰攻瞄准有些困难，但对清军堡垒也造成了极大破坏。大部分工事已被轰毁，清军死伤已达数百人。守军依托地堡、山石、树丛做掩护，向进攻的法军射击，无奈他们的武器太落后，打不远，又射不准，有时击中法军，也不能致命。所以法军胆子越来越大，哇哇叫着向上冲。眼看阵地不守，冯兆金挽起袖子吼道：“不怕死的弟兄们！拿刀把狗日的给劈下去！”

正要向外冲的时候，苏元春带人赶到，守军士气大振，跃出壕沟冲向敌群，法军被压回山谷。尼格里见清军援兵到来，攻克第四峰已是无望，只好命令收兵。

当天晚上，尼格里在第二峰的堡垒中召开军事会议，部署明天的军事行动。今天的进攻虽然虽然没有拿下关键的第四峰，但进展仍然顺利。在强大的炮火面前，清军仍没有有效的办法。他命令明天一早，一四三团继续向第四峰进攻，——一团从正面发动进攻，双方前后夹击，一举攻下长墙。作为机动部队的二三团要保护从文渊到镇南关的运输线，天亮前必须往返两次，把充足的弹药运到军前。

夜已经深了，冯子材的大帐里蜡火跳动着，把将领们的脸映得一明一暗，棱角分明。王德榜到得最晚，一天来他督队向文渊进攻，但被法军二三团阻止，因为敌方炮火太猛，他始终没能突破法军防线。他接到冯子材的手书后，是绕过法军阵地赶过来的。

“今日一战，虽然失去了三个堡垒，所幸守将英勇，苏帮办救援及时，关键的大堡垒没有被法军攻破。估计明天法夷会强攻，到时必有一场苦战。”冯子材首先发言。

王孝祺大声道：“冯军门，整个部署都是您的主意，如今战事到了最关键时期，无论湘、淮、桂、粤各军都愿以您为帅，有什么吩咐，我等无不从命。”

今天到会的将领，无论王孝祺从广东带过来的勤军，还是王德榜从湖南带过来的楚军，都心甘情愿唯冯子材马首是瞻，萃军那就不必说了。所以王孝祺这话显然是说给苏元春听的，因为他是潘鼎新的亲信，

对冯子材的到来开始并不太欢迎，而且两人都是帮办，他又比冯子材来的早得多。不过，现在他对冯子材的军事才能和人品都十分佩服，又当着众将的面，不能不姿态高一些：“萃翁有什么想法不妨说给大家听，大家齐心一定能打好这一仗。我毅新军没得说，如果不想配合萃翁，就不会急如星火地驰援。”

于是大家齐声道：“冯军门，你就不要再客气了。”

“好，我就说说想法。今天丢了三个堡垒，我看最主要的原因是新兵没经战阵，勇气不足，被法夷大炮一轰，就四散而逃。这样下去不行，如果敌炮一响就怕，那咱们人再多也没用。所以各军要设督战队，有临阵逃跑者，军前正法！第二就是要深挖坑道，以抗敌炮。敌人的特点是炮火猛但兵员少，我们正相反。敌人发挥优势，我们则不能硬抗，也要发挥我们的优势。明天除了守住长墙外，我们再派出几队人马从两面包抄，那样势必能分散敌人的炮火。”冯子材一口气说完，大家深以为然。

按照部署，王德榜连夜去了文渊，他要设法阻止法军向镇南关运送军火。他摸黑回到油隘，命令部队立即吃饭，吃完饭出队时天已快亮了。

法军二三团负责运送军火的连队应该在天亮前往返文渊两次，将一天所需军火运到——一团所在的谷地。但——一团担心夜里受到攻击，便把营地迁到了第二峰堡垒上，结果运送军火的部队找不到他们，就把军火运回镇南关下。这一折腾，天亮前才完成了运输一趟的任务。他们匆忙起运第二批，刚出文渊不久，就被王德榜的部队包围了。

二三团负责军火运输的只有两个排，而王德榜的部队有一千余人，所以他们稍作抵抗就扔下军火逃回文渊。王德榜这次行动收获颇丰，共有四十多头骡子和十几匹马，所运军火有四门田鸡炮和大量弹药。王德榜派人送到油隘，他则亲率部队去攻文渊。

镇南关上的尼格里终于等到大雾散尽，举起望远镜向清军阵地观察，见旗帜比昨天更多了，难道清军又增加了援军？

“这一定是清人的把戏，他们善于虚张声势。”他的参谋副手这样分析道。

“不错，清人最喜欢这样。不过他们后方还有大量援军可以调动，所以今天应尽快解决战斗。”

“爱尔明加团长那边怎么一点动静都没有？”他的参谋又提醒道。

“我想爱尔明加一定得手了。今天早晨这样大的雾，他们趁雾的掩护突然出现在清人面前，会把他们吓坏的。就像进攻北宁时那样，我们还没到，清人已经逃光了。”尼格里一面说，一面拿望远镜向大小青山方向观察。他看到爱尔明加的部队正在登上大青山，“不错，那就是爱尔明

加，他不费一枪一弹就占领了大地堡，而且正在向大青山攀登。只要登上大青山，炮弹就可以直接打到长墙后面了。传我命令，——一团先炮击长墙十五分钟，然后再发动进攻。”

冯子材正在长墙上巡察的时候，头顶上便响起了炮弹飞过的呼啸声。正守在长墙上的金老大耳朵尖，大声喊道：“冯军门，炮弹！”

“轰”的一声巨响，一颗炮弹在长墙后面爆炸了。

“你们快快地堡去！”冯子材挥着手臂命令道。

“你呢？”

“不用管我，我要在长墙上去看看。”

兵勇们匆忙撤下长墙，炮弹接二连三地爆炸，眨眼间已有十几人被炸死，伤者在地上翻滚嚎叫。金老大见冯子材没下长墙，也没下去。冯子材问道：“你们几个怎么还不下去？”

“冯军门不怕，我们也不怕。在西北的时候，我们炮弹见多了。”金老大道。

“好样的！不愧是百战余生的勇士！”冯子材赞道。

说话间，金老大又大声喊道：“卧倒！”

他上前一下把冯子材扑倒在地，一颗炮弹在身边不远处爆炸，一名亲兵被炸死，冯相荣的胳膊也受轻伤。下长墙已来不及，金老大架着冯子材就跑到长墙尽头的山崖后，那里着弹很少。

十几分钟后，炮击刚停，法军就哇哇叫着冲了过来。

“命令部队上墙！”

冯相荣身边的的一位亲兵吹起牛角号，老兵们最先爬出地堡，然后是新兵，大家纷纷登上长墙，一部分则聚集在先锋栅后，每人手里提个先锋煲，准备随时向外突击。

先锋煲是冯子材的发明，用民间装鸡蛋、油盐的罐子，装上火药，点着后扔出去，爆炸力虽不强，但烟熏火燎，也有一定的杀伤力。

法军还距长墙很远，就已有新兵开枪了，冯子材命令等法军接近长墙了再开火。法军越来越近了，一直到了有效的射击距离，冯子材才大手一挥道：“打！”

林明敦、来复枪、鸟枪、抬枪一起响了起来，冲在前面的法军倒下了一片。但他们不愧训练有素，稍稍后退后又重新冲了回来，一边冲一边

向长墙射击，几乎压过了清军的火力。有的法军士兵已靠近了长墙，冯子材大声命令道：“开栅，冲！”

先锋栅一打开，事先挑选出的先锋手冲出栅去，把手里的先锋堡投向敌群，有的由于太着急紧张，还没有点燃引信就扔了出去。先锋堡发出噗噗的声响，腾起烈焰黑烟，冲在前面的法军有的被熏了眼睛，有的被烧了衣服，一片慌乱。金老大这时跳下长墙高声喊道：“弟兄们，杀呀！”

冲出先锋栅的勇丁手里只有大刀，见法军已溃不成形，胆子也大了，跟着金老大就往外冲，一直追到壕外几十米。腿脚慢的六七名法军士兵被他们砍倒，但法军立刻摆出前蹲后立的阵形，从容的向金老大他们射击，掩护部队后撤，金老大收住脚喊了一声撤！

回到长墙内，冯子材拍着金老大的肩膀连声称赞：“多亏你带人把法夷压了下去，不然新兵们一惊慌，说不准会一溃而不可收拾。”

镇南关上的尼格里看到——一团退回来，十分生气，命令法军炮击二十分钟，不惜代价拿下长墙！

这次的炮击十分猛烈，长墙多处被轰塌，地堡也有七八个被轰毁，兵勇被埋在里面。炮声一停，兵勇们又钻出地堡，登上长墙。法军的这次冲锋十分勇猛，而且配备了几挺机枪，他们一直冲到壕前，同时卧倒向长墙猛烈射击，清军伤亡十分严重。胆小的士兵嗷嗷叫着跳下长墙向回跑，后面的预备队见状也向后跑。在后面土墙的出入口，迎接他们的是冯相华所率领的督战队，每人手上一柄大刀。冯相华厉声喊道：“马上回去，逃跑者斩！”说话间手起刀落，跑在最前面的七八个人被当场砍死，溃兵们没法，只得扭回头又向长墙上跑。

冯子材见不少法军已越过长壕，战场形势十分危机，于是他抽出佩剑高声命令道：“弟兄们，如果让法夷再次破关，我们无颜见广西父老，跟我冲出去杀敌立功，必有重赏！”

他不顾高龄带着金老大、冯相荣打开先锋栅，冲向法军，兵勇们则将手里的先锋堡尽数扔进敌群。趁法军慌乱的时候，冯子材挥剑冲进敌群。法军对先锋堡已有领教，没像刚才那样乱不成军，他们保持队形，连续不断的向清军射击。他们认出红顶花翎的冯子材是个大官，所以集中火力射击。金老大猛跨几步，挡在冯子材前面，当胸中了十几枪。冯子材好像没有意识到危险，继续向前猛冲，他的十几名亲兵毫不畏惧一起冲过来保护他。

冯子材高喊：“取首级一个，赏银十两，斩一画法目二十两，二画五十两，三画一百两！”所谓一画两画，是指法军肩膀上的衔牌。

他推开亲兵，仗剑冲进敌阵。兵勇见主帅拼命，无不奋勇，嗷嗷叫着杀向法军，前面的倒下后面的仿佛没看见，依然呐喊着向前冲。清军

如此拼命，法军没曾遇到，心里恐慌起来，边打边撤。此时又有哨探来报，潘鼎新率援军赶到，清军兵勇们更加奋勇。

镇南关上的尼格里看到法军再次溃退，气得大骂道：“爱尔明加呢？为什么还不发起进攻？”他正在着急，爱尔明加的通信兵前来报告，说一四三团还没有占领大堡垒，请先不要进攻长墙。

原来，爱尔明加早晨进攻的时候耍了个小聪明，他没有从第三峰直接向第四峰进攻，而是绕到第四峰的东面，打算神不知鬼不觉地突然出现在清军面前。没想到绕到东边之后，他却发现前面有个大洼地隔断了去路，而且山坡很陡，要带着炮下到洼底再攀上去根本不可能，所以他只好原路返回。这样一折腾，几个小时便过去了。

尼格里气得嗷嗷直叫，但也没办法，对通信兵吼道：“你去告诉爱尔明加，我不管他在那里，要他立即直接向敌人的大堡垒发动进攻！”

这时候，参谋又发现东西两面山岭上有大批清军正在向谷底运动，显然是要包围他们，尼格里又大叫道：“命令炮兵向两侧山岭开炮，把可恶的清人轰回去，轰回去！”

炮声响起来，西山上的清军停止了前进，纷纷趴在地上。但炮声一停，他们又爬起来继续向山下冲，可是再也没有听到炮响。

“怎么回事，为什么停止炮击？”尼格里不解地问道。

“炮兵没有弹药了。”参谋回道。

尼格里这才意识到巨大的危险正在临近，他立即命令二三团在横坡岭组成阻击阵地，掩护一一一团和一四三团撤退。追击的清军被法军阻击部队密集的火力压制在横坡岭下，眼看着一一一团撤走。一四三团则从小青山上直接撤到横坡岭东，清军没有火炮，无可奈何。冯子材于是命令收兵回营。

潘鼎新带来的援军一到镇南关就参加了对法军的进攻，但没打多久法军就退了。追着法军的屁股猛打，一次就歼敌近百人，这样的战绩自开战以来还几乎没有过！大家都非常高兴。冯子材想起金老大来，问亲兵他伤得怎么样了？亲兵告诉他，金老大胸中十余枪，已为国捐躯了。冯子材跟着亲兵在长墙外找到了金老大的遗体，乍着双手，瞪着眼睛，一副要冲杀的模样。冯子材给他抹上双眼，吩咐从他的薪俸中扣银二百两，厚葬金老大。

回到中军大帐，他问道：“潘帅，这一仗没给你丢脸吧！”

“岂但没有丢脸，而且是一雪前耻！”潘鼎新十分兴奋。

“现在，咱们第一件要干的事是什么？”冯子材故意问道。

“你说呢？”潘鼎新笑着不答反问。

“当然是向朝廷报捷！”

此言一出，两人哈哈大笑。

一会儿捷报拟就，潘鼎新出声念道：

计自初六至初八日之恶战，实历三昼夜之久，而后大获全胜。此次大捷，斩敌千余，并夺取枪炮、弹药、饼干无数，法夷尸横遍野，器械尽弃，魂飞胆破，足以慑敌胆而振天威。

斩敌千余明显是虚夸，但虚报战功一贯如此，何况以此上报正可慰九重之心。所以潘鼎新欣然命笔，与苏元春、冯子材联衔上奏。

专差刚刚飞骑出营，广西布政使李秉衡便飞骑而来。潘鼎新有些奇怪，李秉衡负责后路粮台，到前线来何干？他跳下马来，擎出上谕道：“上谕到，潘鼎新接旨。”众人来不及回避，纷纷跪下听旨：

关外官军自上年十二月及今年正月间迭次挫失，广西巡抚、广西军务督办潘鼎新，虽经亲临前敌，惟未能策厉诸军力图堵御，实属调度乖方，乃至先有船头、郎甲大败，后有谅山、文渊之失，更令法夷火焚镇南关，深入广西腹地数十里。查潘鼎新于败军之际，先自奔逃，失职兼以失态，着即革职。苏元春屡著战功，任事勇往，著即督办广西军务。广西巡抚一职，暂由布政使李秉衡护理。钦此。

镇南关失守已是个把月前的事了，不过文报往来，总有二十几天，所以阴差阳错，当前线大捷的时候，撤职的上谕却到了。

冯子材大感意外，连道：“这是怎么回事？刚打了胜仗，却撤潘大人的职。”

潘鼎新知道怎么回事。天下人都知道他是李鸿章的心腹，一切都秉承李鸿章的意思。而新任两广总督张之洞、督师广东的彭玉麟都对李鸿章不满，张之洞一上任就有意要排挤他。丢失谅山、镇南关以致让法军深入广西腹地十几里，有这样的过失摆在那里，张之洞等人自然要大作文章。潘鼎新一肚子怨气，但嘴上还是说道：“我这是罪有应得，咎由自取。”他脸色腊黄，两股颤抖，一时竟站不起来。

李秉衡扶他起来道：“潘大人，上谕两天前就到了，那时您正在筹划大战，所以职下硬压了下来，可总不能压太长的日子，这也是没办法的事。好在有了这场大捷，朝廷很快就会有新旨意的，总不能让大人受太大的委屈。”

“说不上委屈，毕竟镇南关是在我任上丢的。”潘鼎新叹道。

苏元春是潘鼎新从湖南带过来的，他的军务帮办、广西提督也是潘鼎新极力推荐的，所以对潘鼎新深抱感恩之心，今见潘鼎新革职，心里难过，毫无升官的喜悦，忍不住落下泪来。

此时潘鼎新的情绪已经稳定下来，他拉着苏元春的手道：“这半年多我已精疲力竭，心血耗尽。无官一身轻，我回家当陶然翁去，你又何必难过？老朽无能，一载徒劳，谅山一役，得失分明，朝廷仅予罢归，已是天恩高厚。毁誉听之于人，是非断之于己。你与诸位将军，锐志勋名，备历艰险，浴血奋战，百折不回，万望矢志不渝，再接再厉，边关安危，寄于诸位。”

苏元春点了点头。

他仍觉不够明白，又特意叮嘱道：“如今你已是督办，但战事应多听冯军门的意见，多与众将商议，万不可存派系之见！”

苏元春拱手道：“谨记大人叮嘱。在下何德何能，自知德识不及众位将军，无奈朝廷有命，不能勉力图为，自然多多仰仗各位将军。”

他这是客气话，其实也是在请各位以后多多支持他。所以冯子材带头表示一定齐心协力，并向杀敌。

“还有一道上谕，是给王将军的。”李秉衡道，“这道旨意就请冯军门宣给王将军吧。”

冯子材接过一看，原来是王德榜革职留营效力的处分。原因是镇南关危急时，他救援不力。这件事情冯子材已经弄清楚，是潘鼎新对王德榜有误会，那时王德榜确实无力救援。但现在潘鼎新已经革职，他什么话也不好说了。

“好，这道旨意由我亲自宣给王将军。不过这恐怕还要再拖些日子，我们要乘胜收复文渊、谅山，不得不依靠王将军。”

第二十二章 李鸿章借刀杀人 胡雪岩屋漏逢雨

法军在镇南关大败的消息传回，在法国引起轩然大波。此前茹费里一再向国会提出增兵方案，说一定能够占领清朝某个地方，勒索巨额兵费，可国会前后两次拨款的结果最终换来的却是镇南关大败。在与普鲁士的战争中，法国失败后赔偿了巨额兵费，如今竟然又被清朝军队打败，实在是奇耻大辱。

国会当天召开会议，宣布罢免茹费理的总理之职。新内阁成立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派人召见清朝海关驻伦敦办事处税务司金登干，告诉他法国愿以《中法简明条款》为基础，与清朝正式和谈。

醇亲王自秉政以来，从来没像现在这样痛快过。先是镇南关大捷，歼灭法夷千余，接着又接到捷报，官军收复文渊，现在法国人主动求和。一接到总理衙门送来的电报，他就要去给慈禧报喜。他有些得意忘形，走得又太急了，结果宫女帘子还没打妥，他就向里走，结果帽子被刮落在地。

“老七，什么喜事儿，看把你高兴成这样？”慈禧这几天心情也不错，半是玩笑半是责备道。

“恕臣失仪。太后，法国人求和了。”醇亲王欣喜道。

“是吗？”慈禧十分惊讶，“这可真是新鲜，这么多年了，头一回洋人向咱大请求和。”

“可不是嘛！都是太后圣明，前方连连大捷，法国人撑不下去了。”醇亲王接着赞道。

“他们还向大清要赔款吗？”

“他们哪还有脸要赔款？”于是，醇亲王把法国人的意思说了。

“要是答应和谈，就要首先停战。”慈禧道，“前线将士牺牲了这么多，好不容易打了胜仗，他们肯定不愿停战。”

“是啊，左宗棠还发来电报，要乘此胜威，把法国人赶出越南，他还还要亲自渡海去收复基隆。”

“这个左宗棠，都多大年纪了还要渡海？不过还真是难为他一片忠心了，只是他说惯了大话，要把法国人赶出越南谈何容易。老七，你怎么想？”慈禧又问道。

“要讲痛快，臣真想如左宗棠说的那样，把法国人赶出越南。可凡事要量力而行，太后圣明，要把法人赶出越南不是件容易的事。劳师远征，千里转运，胜败难料。”醇亲王附和道。

“你这才是公忠体国。俗话说站着说话不腰痛，清流言官们一直嚷着要战，岂不知战有战的难处。不知李鸿章是什么意思？”

“昨天李鸿章有信寄来，他的意思是乘胜即收，趁机和谈。”醇亲王如实回禀，“他的意思是大清虽然大胜，但偶然成分不少。如果继续打下去，胜负难料。即便一胜再胜，大清夺回船头、朗甲、观音桥、宣光等地方，必然要分兵驻守，而越南北圻之地，久经战火，本又贫瘠，粮饷全靠千里转运，又是个无底洞。如果法人恼羞成怒，转而强硬，增兵大战，从此更要兵连祸结，况且基隆还在法人手里，水师又无力与之抗衡，从长远看，乘胜而和对大清最为有利。”

“李鸿章说得不错，答应法人的要求，让他去谈。不过可先让金登干与法人签定草约，然后双方停战，法人撤出台湾，并派使臣到天津来，和李鸿章约定详约。”

道理归道理，但从感情上实在有些不甘。醇亲王隐隐担忧道：“明明是我们胜了，却要议和，清流言官们肯定要上折子了。”

“就让他们上。可他们别忘了，讲到上折子，他们谁也比不了张佩纶。可张佩纶到福建会办海疆事务办得怎么样？丢尽了我大清的脸。马尾一战，福建大员革的革，降的降，张佩纶的账还没算呢！他滥保非人，徐延旭、黄桂兰都是他极力保荐，以致有北圻大败；会办海疆事务，一味迁延，坐失战机，致有马尾之败；激战之时，又仓皇奔逃二十余里，以致成为笑柄，哀家看就把他充到察哈尔军台。”慈禧大喊道。

醇亲王“喳喳”连声，现在他总算明白了，之所以一直没有处置张佩纶，原来是要留到现在堵清流言官的嘴巴。

李鸿章接到和谈的任务，丝毫不敢松懈，难得的和平机会，他必须牢牢把握。机会稍纵即逝，如果这次和谈不成，那真是贻患无穷。所以他运筹帷幄，想把这次机会抓牢。在等金登干的时候，他已密令盛宣怀及邵友濂悄悄乘船来到天津。

“法人主动求和，朝廷还是让我来和谈，这次机会难得，不可错过，如果一错再错，大清将永无宁日。”李鸿章开门见山向两位心腹表明心迹。

“和谈的难处不在法人，而在我们。法人愿和，朝廷愿和，中堂也愿和，无奈有人不愿和，那就麻烦得很。”盛宣怀这样道。

“这话说得极是。我在这里谈，他却在那里增兵，这怎么谈得成？即便是谈成了，有人胡搅蛮缠也难保和局。”李鸿章深以为然，“不愿和的

是清流和左季高，清流没什么好怕的，朝廷已将幼樵充军，把清流的嘴都堵上了。难应付的是左季高和他的部将，有此胜利，只怕他们会被小胜冲昏头脑，一根筋的要打要杀。”

“清法战争一起，上海市面就极不稳定，如果能够尽快有个和局，那是再好不过了。左大人树大根深，是没法撼动的，不过剪掉枝叶老树一样也得枯掉。”邵友濂一针见血。

大家闻言都不说话，都对这话深以为然。

“王朗青的军饷，刘永福的赏银，左大人要今天就备好，这一切都是胡某人的功劳。”邵友濂的话听上去不褒亦不贬。

“说起这次大捷，胡雪岩也是功不可没。”因为在办沪汉电报的事上胡雪岩给了盛宣怀一个天大的面子，所以他对胡雪岩心存好感。

“这话不错，可此一时彼一时也。彼时是功绩，此时未必不是麻烦。”李鸿章道。

听出了李鸿章的态度，邵友濂又道：“中堂说得不错，如果左大人用银子还是那样方便，他要打要杀的劲头会更足。如果无银子可用，到时只凭嘴巴喊打喊杀，就掀不起什么大浪了。中堂与法人的和谈才能谈得拢，和局有望，上海市面才能稳，万千商家才有活路。”

“你们俩都在上海，稳定上海市面责无旁贷。今天请你们来，就是让你们留心上海市面，该出手时就出手。”李鸿章说完此话，再无一句涉及公事，全是家长里短，要不就是怀旧念友。两人直到晚上告辞，李鸿章再无一语相嘱。

走出直隶总督府，邵友濂说道：“杏荪，你我就算得了将令了，接下来全看你了。”

“胡雪岩是商界奇人，可惜时势不成全。”盛宣怀叹息道。

“一场大战在即，杏荪不可有半点犹疑。我们的靠山是李中堂，失了这座靠山，你我寸步难行。”因为左宗棠两次巡阅上海，邵友濂都被胡雪岩抢了风头，所以衔怨至今。

“此中轻重，我当然明白。”盛宣怀拎得出轻重。

上海市面已现乱相，原因就是法国战船随时可能到上海封港。已有几家实力差的小钱庄倒掉了，虽然无关大局，但对开钱庄的人来说，这可是个不好的苗头。

所谓钱庄，与其说经营的是银钱，不如说是信誉，如果大家不相信了，有钱的不敢来存，存过钱的都来兑，那么实力再大的钱庄也都得关

门。所以阜康的档手老刘提醒胡雪岩，老小姐的嫁妆可否酌减。

所谓老小姐，就是胡雪岩的小女儿，六月初五，是她出阁的好日子。胡财神嫁女，场面当然不能小，所以他有一个很庞大的采购计划，其中珠宝一项，由阜康档手负责去办，大约要花五六万两银子。

上海最好的珠宝店是英国人开的富丽堂，胡雪岩吩咐珠宝全从这里购进。自从上海市面不稳后，这家珠宝店拒收银票，只要现银或英国汇丰、美国花旗、德国德华银行的汇票。要从这里采办，势必要拿现银，这对本来手头就紧的阜康来说，是一笔不小的数目。

虽然银子紧，但小女儿是胡雪岩的至爱，无论如何不能减嫁妆，何况他还有其他的考虑，所以毫不客气地回道：“老刘，你也是钱庄的老人了，我与富丽定购珠宝的事半年前就闹得上海人人皆知，如今却变了卦，人家都做好了，不好退不说，这话要是在上海一传开，人家就会想胡光镛实力不行了，连老小姐的嫁妆都置不齐了。那会是什么后果，你想过了吗？”

这个理由很有说服力，所以老刘致歉道：“都怪我疏忽，的确没往这一层去想。不过现在还有一件事，左大人要援救台湾，又要拨赏银给王军门，要从福州号提现，可福州那边现银也不充裕，要求从上海起运。”

“左大帅如今不在两江，他的面子更要顾全。福建的地方官也许会敷衍，一生气他就不指望他们了，所以如果我们再不能让他如愿，他的面子还往哪里搁呢？”胡雪岩为左宗棠设想得很周到，实际情况也确实如此。

“可上海的现银实在不能再少。”老刘显然有些着急。

“不就是三万两银子吗？”胡雪岩大起疑心，“老刘，你我兄弟二十几年了，就是亲兄弟也没咱俩的情分深。有什么事你不要瞒我，说出来咱们弟兄想办法。上海现在到底有多少现银？”

老刘背着他挪用阜康的银子在宁波做生意的事，他已有所耳闻。前些天他吩咐老刘向阜康分号发信，要他们提前向上海解现银，一方面是为了应付可能出现的大量提现，一方面也是给老刘一个台阶，尽快把他闹出的窟窿补上。

老刘红着脸道：“我昨天已经盘完库，现在上海的现银有四十二万五千三百两。各分号陆续解到了十万余两，估计解全后也有二十余万两。”

“有六十多万两银子撑着，不会有大问题。这几年我的心思全在生丝上，钱庄的生意一直拜托着你。老刘，一家人不说两家话，你帮着我好好经营，等生丝出了手，银子抽回来，天大事情也都应付得过去。”

“我跟着大先生经过了多少惊涛骇浪，每次都会绝处逢生，跟着大先

生我没什么好怕的。只是这生丝的价钱，一直高不上去。”

“洋人在和我斗法呢！他们联合起来不收我的丝，要逼我降价。我在这时候能向他们低头吗？赔钱是小事，我还是那句话——不蒸馒头争口气。我已连续两年尽收浙江的生丝，洋人在上海的剿丝厂无米下锅，他们国内的剿丝厂也等着这批丝，我非逼着洋人向我低头不可。”胡雪岩依然信心十足。

“大先生，依我看做生意就是做生意，能赚到银子就行，何必赌气呢？我听说怡和洋行的施密斯要加价三百万全收了您手里的丝，您没答应？”

“是有这么回事，不过没有这么多，他只加价一百二十万两。我已投进去了一千二百万两，当然不能只赚一百多万两，我要他们加价四五百万，他们不肯答应，所以就这么僵住了。我这次和洋人斗，就是为了不让他们左右国内生丝的价格，洋人得寸进尺，今年降一分，明年他们就想降两分，这么降下去，丝农的日子还怎么过？”

“大先生的想法是好的，可丝农这么多，你照应得过来吗？我要多嘴劝大先生一句，你一向是得饶人处且饶人，洋人已处下风，你何不饶他们一步？”老刘千方百计劝着胡雪岩。

“不错，我也不想再僵下去了。你也知道生丝存久了会变黄，问题是现在洋人不再来求我了，要我回过头去求他们，这怎能行？”胡雪岩现在顾忌的是面子。

老刘点点头说：“大先生的意思我明白了，我宁波有几个洋人朋友，我让他们打听一下，看能不能想想办法。”

第二天，老刘就找到德国商人爱姆生，他是三个月前才到上海开的洋行，什么赚钱倒腾什么，最近有意涉足生丝生意，可正赶上上海洋商相约抑制胡雪岩，都不买他的丝。

因为老刘私下里在爱姆生的洋行有五千两的股份，又是他的第一个中国朋友，所以爱姆生想涉足生丝生意老刘是知道的。

“我手里有一批生丝，只在成本上加两成的利就可出手，不知你是否有兴趣？”老刘问道。

洋行要加价几百万两买胡雪岩的生丝而不得的事，爱姆生是知道的，所以如果真能成交，他的赚头是可观的。只是现在几家做生丝的洋行都有约在先，他恐怕不好出头。

“他们与你约定好了吗？”老刘见他有些迟疑。

爱姆生老实地答道：“没有，不过此事我是知道的。”

“知道和约定是两回事。你先把生意做成，赚了钱再说。到时他们找你，你只管说不知道就是。”老刘帮爱姆生出主意。

爱姆生有些动心，问道：“你手里有多少？”

老刘笑道：“你想要多少，我就给你多少。”

两人算是达成初步意向，爱姆生答应回去筹措一下资金。

阜康档手老刘在找人卖生丝的事，盛宣怀很快知道了。他着人以电报局的名义下帖给十几家洋商行的负责人，请他们吃饭，名义是请他们以后有电报到电报局来发，他一律优惠。在喝酒的时候，电报局的一位电报生脑袋凑向爱姆生道：“我有个可靠消息，不出一个月，胡大先生要贱价卖他的生丝，听说连成本价也不到。”

爱姆生大感兴趣，用德语问道：“阁下是怎么知道的？”

“我是干电报的，大清的消息我们最灵通。如果先生不信，到时候我可以输给您五千两银子。”

爱姆生听了这个信息，半信半疑，等老刘再问他的时候，他就支吾说资金暂时不方便，要等他从国内调部分资金来。

转眼到了月底，胡雪岩必须回杭州了。他放心不下的是一笔汇丰银行的贷款，六月初一要还本息五十万两。这笔贷款是西征借款中的一部分，由胡雪岩担保，上海海关税作抵押，拿闽、粤及九江、汉口、上海海关所在省的协饷来还，每次还款都由这些海关解到上海海关，然后由上海海关付给汇丰银行。如果海关不能如期还上，胡雪岩必须先垫付。

向汇丰银行还款必须是现银，一下提这么多现银，对阜康来说绝不是小数。所以胡雪岩临走之前特意去拜访了邵友濂，问他这期款子能否如期还上，否则他另外想办法。邵友濂拍着胸脯担保一点问题也没有，因为协饷已到了四十万两，另外十几万两也在路上，最迟后天就到。他还立即安排人拿来九江、汉口海关的汇票让胡雪岩看。胡雪岩放了心，从轮船招商局雇了一艘小火轮，拖着他的座船回杭州。

胡雪岩的座船刚刚离开上海，盛宣怀就知道了，他召集心腹幕僚一起来商议大事。商议了大约有两个小时，一切安排就绪。盛宣怀叹口气道：“阜康这么一块金字招牌真是可惜了，胡雪岩这个人在生意场中，人品还算是上乘的。”

幕僚见他有些犹豫，劝道：“大人不要自责，这就譬如两军打仗，双方的将军虽然互相敬重，但战鼓一响，却仍然要你死我活，这是没办法的事。”

“我当然明白——我们手里，到底有多少阜康的银票？”

“大约有十二三万两。”

“我们就靠这十二三万两打垮他千万身价。”盛宣怀道。

阜康钱庄的伙计照例在八点卸下排门，一打开门便把他吓了一跳，排门外已站了黑压压的一片人。排门一打开，他们立即拥进来，一边向柜上挤一边问道：“阿原，听说你们胡大先生做生丝生意赔了七八百万，是真的吗？”

“胡扯，我们大先生什么时候做生意亏过？”叫阿原的柜上伙计道，“您老可别听风是雨，大先生的丝等着卖大价钱呢！都在库里，哪来亏了七八百万的谣言？”

“也不知是谁说的，好像是从堂子里传出来的，说大先生的丝已经屯了两年了，洋人根本不买，再屯下去就要全部坏掉了，能不赔吗？人家还说，胡大先生把阜康的存银都拿去买了丝，这下要把阜康给拉倒了。”一个五六十岁的老者这样道。

“真是笑话，阜康是上海最响的钱庄，就是洋人也把银子存到阜康来生息。你手里多少银票，我立马给你兑了。”

阿原接过银票看了看道：“不过是二百两银子。老叔，您老这是三年期，明年五月就期了，二百两就变成三百两了，现在兑了只能得两百五十两，实在可惜了。”

这人正在犹豫之中，突然后面有人喊道：“你不兑我们兑，已经倒了两家钱庄了，跳水的也有好几家了，还是把银子拿出来放在自己枕头下放心。”

经后面的人这么一嚷嚷，他也不犹豫了，兑走二百五十两本息。眼看着人越来越多，情形有些可疑，前柜的档手马上去见老刘。此刻老刘正躺在炕上过烟瘾，一骨碌爬起来问道：“怎么，比往常人多多少？”

“不知有多少倍，问题是提款的人越来越多，都排到大街上去了。”

“稳住，大先生不在，你们一定要稳住。这些日子市面不稳，人心惶惶，如果咱们稳住了，大家放了心，也许就过了这一关。要是我们先乱了，那就是自己搬石头砸自己的脚。”老刘想了想又叮嘱道，“此时我不能出面，我一出面，就显得我们太拿这事当回事了。前面由你顶着，你要当没事一样，该说就说，该笑就笑。”

打发走前柜，老刘立即叫库房管事前来问话，管事道：“库里现银只有二十几万两。”

老刘心惊肉跳，九江、汉口解过来的十几万两银子，他都拿出去堵了窟窿，本来以为个把月就周转回来，谁料事情来的这么快。他强按住

慌乱道：“二十万两足够了，汇丰的票子还有多少？”

阜康的存银，一部分入库，一部分拿到汇丰存上生息，关键时候这部分也可以提出来，只是要损失点儿利息。

“汇丰的银票，有十二万两，一票是八万，一票是四万。”

“这个是不必动的。你到典当那边去打个招呼，把现银盘盘，准备救急，你告诉他们这是我的主张，我们都是一根绳上的蚂蚱，这边出了事，那边也没好处。”老刘叮嘱道。

他说的那边，是指胡雪岩在上海开的四家典当。库上管事从后门走了，老刘再打发人叫柜上的人前来回话。

“前面怎么样了？”

“不好得很，已兑出去了五六千两，可是人越来越多。”

“看你这么慌慌张张的，没事也得慌出事来。”老刘责备柜上的档手，“你们要动动脑子，银子照兑，人人有份，但你们就不能把时间拖长一点吗？”

前柜档手知道自己有些人慌无智，把这茬给忘了。七八年前，因为英国人在云南闹马嘉里案，上海也曾经紧了一阵子，有几天来提现的人也多了不少，胡雪岩让算息的、包银的都放慢速度，从容应付过去了。自己是阜康的老人，一开始就应该想到这一点，他连忙道：“我已经吩咐了，比平时已经慢了不少。再慢要是让人看出来，那就弄巧成拙了。”

“你这么办很好，分寸由你掌握。”老刘拿空话给前柜吃定心丸，“放心吧，我已调着头寸。”

所谓头寸，就是款子。调着头寸，就是筹到了现银。

吃午饭的时候，前柜的档手让伙计们慢慢吃，只留两个人应付，这么轮流着吃饭，又延宕了些时候。到了两点多，汇丰银行来人了，前柜立即把他请进客厅，老刘亲自来应付。

“那笔五十万的款子今天到期了，不知为什么海关没拨银子过去，我特意来问问。”

所谓问问，就是催款，按照当初的借款合同，海关不拨银，就要由胡雪岩的阜康钱庄先垫上。这种时候也曾经有过，垫个十万二十万根本不在话下。老刘问道：“海关拨过去了多少，缺多少我们补多少，这个你们放心就是。”

“海关一两也没拨。”

“是吗？”老刘发觉自己的声音有些抖了，努力控制着道：“前些日子胡大先生与邵观察商议过了，银子已到了四十几万，汇票我们都看过了。也许邵道台忘记了，我们帮你催催。”

“我们已经催过了，邵道台不在衙门，据海关的办事人员说，并没有协饷解到。”

“你看，胡大先生回杭州了，他家老小姐的好日子上海人都知道的。你看我的面子，请宽限几日，如果海关还不拨银，我们阜康照付就是。”

“好，那就以明日为限，如果明天十二点前我们还没收到银子，就来阜康提现银。”

“好，明天十二点为限。”

老刘亲自去上海道台衙门，里面有个书办，平日交情不错，找到他，悄悄的问邵大人是否在衙门。书办道：“大人今天有事到吴淞口了，明天就回来。”

“那我想问一下，各省协饷不知到了没有？”

“应该到了，我听大人说，等到齐了就立即解到汇丰去。”

“邵大人明天一定回来吗？”

“这不好说，不过大人走的时候特别吩咐，我手里的几件文书要办好了放到他的案上，明天早起他要看的。”

“看来，邵大人明天应该回来。”老刘心里稍稍轻松了，“邵大人一回来，还请老兄给我传句话，我有要事找大人。”

“好，老哥的还不是一句话。”书办答应得很痛快。

老刘回到阜康，依旧从后门而入。刚坐下，前柜气喘吁吁拿着一张两万两的银票来见他：“来人口口声声要提现银，怎么办？给还是不给？”

老刘铁青着脸，悄悄到前柜看了的看，门内门外，人头攒动，吵吵嚷嚷。挤在前排的扬着手里的票子问道：“怎么回事，怎么不兑了？”

“不是不兑了，有一位大客户，也要提现银，正在给他包银子呢。”前柜伙计这样回道。

“大客户要提现银，他都提走了我们怎么办？”后面的人着急地嚷道。

“对，我们怎么办？”大家齐声责问。

后面的全嚷起来，把伙计的声音都压下去了。老刘不敢露面，他一出面非将他的军不可，他不出去，伙计们说什么都还有挽回的余地。他回到后室，与前柜档手商量，两万两银子不是小数，如果兑，无异于雪上加霜，可是要是不兑的话，一传出去更是难以收场。最后老刘一咬牙懂：“兑！但是一定要慢慢过数，慢慢包装，下排门前办完就成。”

发完两万两现银，阜康伙计门全体出动，嘴里说银子有得是，明天继续兑，一面把人向外挤，终于上了排门。

老刘晚上遍访胡雪岩开在上海的四大当铺，一共调齐了六万两银子。等现银入了库，他这才去睡觉，那时已快两点了。翻来覆去，他去好不容易睡着了。可睡着没有不久，又被砰砰的敲门声吵醒了，阜康的伙计拿着刚出的《申报》道：“掌柜的，有人造咱们的谣。”

老刘拿过报纸，伙计指着《阜康现银吃紧，洋债请求展期》让他看，竟然把昨天汇丰来催款的事发了出来。说阜康作保的一笔洋债已经到期，可是因为胡光镛大笔现银被生丝屯住，所以现银吃紧，只好请求洋行展期还款。

老刘倒抽一口冷气，显然有人在后面做手脚，要置阜康于死地。洋债到期是真，阜康没有还上也是真，如果今天十二点前还不上，汇丰银行那里不好应付是一，更要紧的是肯定有人要大事宣扬，那时候就是调多少现银来也无济于事。

“还下不下排门？”

阜康的前柜、库房、帐房的管事都围在老刘身边，等着他拿主意。

“下，如果不下，那会更糟。你们兑的时候，先给那些小户兑。我现在就去道台衙门，如果汇丰的银子拨过去了，我就有把握过这一关。”

老刘这么说，既是安慰大家，也是安慰自己。

他忐忑不安到了道台衙门，找到书办，书办的回答无疑是兜头浇了他一瓢凉水：“邵大人到现在还没有到衙门来，今天上午来不来，我给老哥打听一下。”

书办东打听西打听也没有确信，因为能说准邵友濂行止的人都不在衙门。老刘又求书办去问一下，能不能把汇到的协饷先拨给汇丰。这有些强人所难了，不过看老刘那副着急的样子，书办不忍拒绝，去通融了好久，一脸沮丧的回来道：“老哥，对不住得很，有几笔银子到了，可是大家都说不清是什么银子，没有邵大人发话，谁也不敢动。”

老刘不知怎么回到阜康，只觉得脑袋木得很，明明听到大家在说话，却听不清他们在说什么。伙计告诉他，汇丰又来催款了，请他去见面。他先回到自己屋里，胡乱点上一个烟泡过足了瘾，整个人这才活

过来了。他到客厅去，显然汇丰的人已经等得不耐烦了。他进门就拱手道：“老哥，得罪了！我有一点急事外出，刚刚回来，刚刚回来。”

“刘老板，你们阜康这是怎么了？这么多人来挤兑，再不想办法，多大的秤砣也压不住。”汇丰派来的是中国买办，洋文说不好，中国话也学洋人说得很有口。

“压得住！压得住！老哥只要想想阜康的东家是谁就知道了。不过，这时候确实需要老哥帮忙，雪记钱庄有得是银子，只是都在路上，还请老哥回去说说，再给展期三五天，利息加倍。”

“利息是小事情，问题是我说了不算。”

好说歹说，汇丰的买办总算答应回去商量。汇丰的大班与他的助手们商议，以目前阜康的情形看，被挤倒的可能性很大。但以胡雪岩的本领，绝处逢生又是极有可能的，将来还有用得着他的时候，所以没把事情做绝。再说，洋债是海关税做抵押，谁也赖不掉，只是胡雪岩这个担保人一点责任也不担也说不过去。所以，他们最后决定，可展期七天，但阜康在汇丰的十二万两的存银要先扣下抵债。

老刘听说汇丰允许展期，不禁一喜，但听说要把十二万的汇票收走，又是一忧。原本他指望关键时候把这笔钱提出来救急的，现在指不上了。没办法，他只得打发账房先生带上汇票到汇丰去过账。

这时候排在阜康门外的人已把街道堵得水泄不通，加上被阻的行人，简直是人山人海。租界里的红头阿三和巡警都过来干涉，问道：“怎么回事，这到底怎么回事？”

阜康的伙计出去给巡警打拱道：“陈爷，原来是您老。您帮忙维持一下，这些人都是来提银子的。银子阜康有得是，人人都有份，可是大家不知听了什么流言偏偏都要来提。您帮忙劝劝大家，排好队，不要影响大家走道。或者后面的劝回家去，今天提不上，明天照样兑。”

身边的人不信，大声问道：“明天你们下不下排门？”

“怎么不下排门？什么时候都能提到银子，这是阜康给诸位的承诺，阜康向来说话算数。实话给大家说，胡大先生正调来大批的银子，今天晚上就到。您明天来，我给您提一色的大元宝。”

姓陈的巡警平日得了不少阜康的好处，所以也帮着说话，再加上伙计的从容说笑，大家有些信了。

“有人放谣言和阜康过不去，您未到期的银子来提，白白损失了利息，是您和自己过不去，这何苦呢？”阜康的伙计又劝道。

听了这话，有人动摇了，道：“我还有事呢，明天再说。阜康这么大

的家业，应该没事的。”

“我看也没事，胡大先生是有名的财神，财神都信不过你还信谁？”巡警也这么帮腔。

于是有人陆续离去。伙计故意把送人的场面做大，嘴里高声道：“老板您走好！我把大元宝给您备齐了，明天你一早来，我先给您兑了。”

看门前的人变少了，大家都松了一口气。此时有六七个彪形大汉，带着四辆独轮木车停到门前。两个人蛮横的把人群拨开一条道，簇拥着一个穿裘皮袄的来到柜前，把一摞银票往柜上一放：“先给我们兑银子。”

伙计接过去说：“这位爷，您是要兑多少？”

“都兑了，”来人拉长声音道，“八万两都兑了，等着用呢！”

前柜的档手见来者不善，过来应付道：“这位老哥，您到里面说话。”

“不必，你只要说能不能兑。”

“兑自然能兑，只是老哥，这八万两银子那得五六千斤，运起来不方便。您说一声在哪里用，我们阜康专门有送银的，直接给您送到府上去就行了。再说这么多银子，你都放在府上也不方便，随时用我们随时送到岂不更好？”

“不劳您费心，人和车子我都带来了，不要说几千斤，一万斤也运得走。实话说，主家要用是个原因，现在上海市面不稳，银子还是攥在自己手里更放心。”

看他没有通融的余地，前柜档手请他到后面休息，等库房备好银子。老刘在后面得了报便道：“是有人故意与阜康过不去。你们和他商量一下，能否先少兑一些。我立即去一趟苏州，连夜调银过来。如果明天一早我能按时回来，按时开排门就是。如果开排门时我还回不来，就不要开排门。不能再拖了，我要立即给胡大先生发报。”

晚上的时候，电报局伙计把电报送到杭州元宝街胡雪岩的府上。这是他第一次到胡府来，一进元宝街，就看到前面灯火通明，胡雪岩宅门前左右两串共六盏红灯，把大门附近照得通明。

大老远就看得红灯上硕大的黑字“布政使司”，另一面则是硕大的“胡”字。胡雪岩在官场上的名号是江西候补道、福建布政使衔，所以大红灯笼上要写“布政使司”。元宝街其实是条不起眼的小弄堂，胡府的大门也只是个普通石库门，一切都藏进了三丈高的院墙里。伙计只是听说胡府内金碧辉煌，但从来未进去过，所以他想进去一看。门房不让

他进，他便说道：“电报局的规矩，非让接报者本人签字才能交差。”

“我家老爷还没回来，你怎么签字？”

伙计一听胡雪岩不在，心中一喜道：“那就交给除胡先生外说话最算数的人。”

他早就听说胡雪岩当家的太太叫螺狮太太，是寡妇再嫁。一个寡妇能赢得胡雪岩的欢心，定是非同寻常，所以他要借此机会见一见。

“这可不行，你还是等我家老爷回来了再来吧！”说着，门房转身就要关门。

“如果不能签收，我这电报就没法交，万一耽误了大事，我可不负责。”伙计灵机一动道。

这样一说，门房就有些怕了，道：“那你稍等，我去请示一下。”

过了一会儿，一个丫头提着灯笼过来说道：“太太有请电报局的先生。”

伙计跟着丫头转来转去，只觉得过了一门又是一门，过了一厅又是一厅，后来就转晕了。每道门前都挂着灯笼，明亮得很，丫头手里的灯几乎是多余的。最后伙计被带进了一个厅里，里面挂着数盏宫灯，明亮如昼。

坐着的想必是螺狮太太，她身边站了两个丫头。伙计不敢抬头去看，把电报举过头顶道：“太太，晚上打搅，实在不好意思。只是电报局的规矩，重要的电报必须面交接报者本人。胡大人未在家，只有面交夫人了。”

只听一个很温柔的声音说道：“你这样做没错，你这是慎于职守，胡大先生在，也会夸奖你的。”

她一面接过电报，一面吩咐道：“惠香，传我的话，好好赏。”

刚才引伙计过来的丫头做了一个万福道：“是，夫人。”

“谢夫人赏。”胡家的赏是不必推辞的，伙计鞠了一躬，又把手里的文件夹举过头顶道：“请夫人签字。”

螺狮夫人不知道在哪签字，问道：“是在这里吗？”

伙计这才得了机会抬起头来，把客户签字的位置指给螺狮夫人看。借这难得的机会，他用眼睛的余光，看到了螺狮夫人的脸。虽然只是一闪之间，但他就像冬天里看到了一片雪白，有些耀眼。还有那双眼睛，是那樣的明亮。他心头有些颤动，因此出门的时候，竟被并不高的门槛

拌了一下。

螺狮夫人打开电报，只有以下几个字——

浦江水猛，船甚难行，预备下闸，先生速回。

这显然用的是隐语，但先生速回四字却意思明确。胡雪岩尚未到家，而上海又请速回，可见事情很重大。他只说月底回杭州，但并没有提确切的日子，所以她一早就打发人去码头等，却一直没有消息。

“惠香，叫胡春来。”螺狮太太吩咐。

胡春是胡府的管家，一会儿就到了，他垂手问道：“夫人有何吩咐？”

“码头上的人还在吗？”

“还在。”

“好，吩咐下去不要撤，一定要接到老爷。”

第二十三章 钱庄起风遭暗算 财神归天猕猴散

夜已经很深了，但螺狮夫人并没有睡意，她索性自己下围棋。一会儿心向黑子，把白子逼得无路可走；一会儿又心向白子，突出重围，反击黑子。一直到鸡叫两遍了，却没有人来回话。她歪在椅子上睡着了，后来是被惠香叫醒的，她睁开眼睛时天已大亮。

“老爷回来了吗？”

“没有。”

螺狮太太心急如焚，但脸上却表现得十分平静：“惠香，昨天晚上的事不要对别人说起，如有人问，就说是老爷发来的，通知行期。”

“是。”

“还有，听到什么说法立即告诉我。”

“是。”

螺狮太太心里有事，在屋里也坐不住。她四下里走着，吩咐小厨房火不要灭，先生随时就会回来；又吩咐把红木厅收拾利索，老爷回来也许要在那里见客。天近中午，胡雪岩仍然没有回来，这时惠香来告诉她道：“太太，八太太要打发人去提银。”

胡雪岩的十二房姨太太，人人都有私房钱，也大都存在杭州阜康钱庄里生息。个人提现并没什么，要放在平时，惠香是不会报告的。但螺狮太太有吩咐，而且听八太太丫头的意思，有“怕晚了就提不出来”的说法，所以就立即来报告了。

“兰香走了吗？你马上去门上说一声，说我找她有事。”

“太太，如果兰香已出门了呢？”

“那让她去就是了。你告诉门上，宅子内的人一律不许出门，就说我有事吩咐。”兰香跨出门槛又被叫回，“还有东边的炭门也要吩咐一声，不要让各房的人出入。”

胡雪岩的宅院，在东北角鸳鸯厅北专留了个炭门，用来向宅内运炭及其他粗物，但厨房采办及下人们有时也从那里走。

“不要急着走，传完了话，你立即到庄子上看看。”螺狮太太又派了惠香一个差使。这样吩咐完了之后，她又叫人请八太太过来。

“八妹，最近忙什么呢？”

“没忙什么，家父好日子快到了，我买点儿礼物孝敬。”

胡雪岩的妻妾家有事，胡府都有所照应。比如父母生日，照例有份礼。虽然不重，但即使放在中等人家，也够排场了。所以，各房到时大都并不再特意买什么。螺狮太太知道老八有意瞒她，所以笑着盯着她道：“怎么，下人把老爷子的礼忘记了？”

“没有，还有些日子才到呢！我只是打发人买点儿他喜欢的小吃和鼻烟壶这样的小玩意儿。”

“哦，你打发兰香出去提银子就是为这事？”螺狮太太好像不经意的说了出来。

老八知道瞒不住，便道：“姐姐，有件事不知该不该对你说。说了，如果是没影的事，又怕你嫌我大惊小怪，不说，这可又是咱自家的事。”

“既然是咱自家的事，当然应该说出来听听。”

“今天中午，外面一个熟人传话给我，说咱们上海的银号出了问题，已经上排门了。这话不知是谁传的，省城里已经有许多人知道了。我怕这边也起了挤兑，所以打发兰香以给我取私房的名义去庄子上看看，然后再回来给姐姐说。”

这话说得入情入理，螺狮夫人也是一副推心置腹的神色：“妹妹做的再对不过了。钱庄最怕的就是人心慌乱，人心一慌，存钱的都要去取，贷出去的银子却没要回来，所以再大的买卖也撑不住。上海那边肯定是谣传，昨天晚上还有电报来告诉老爷的行程，还说上海一切都好。现在省城里的人听了谣传，都看着我们宅子里的人。如果我们宅子里的人这时去提银子，没事也传出天大的雷声来，所以我们先要稳住了，要紧花银子就找我，不要现在去提。”

老八连忙辩白：“姐姐，我只是为了打听一下消息。兰香拿去的是一张五十两的银票，我只让她取十两。姐姐要不信，可叫兰香前来询问。”

“我哪能不信你的话？如果再有人传上海的话，你就把我的话告诉他们，让他们放下心来。”

打发走老八，螺狮太太感到问题的严重性，说不准杭州也开始挤兑了。她本是杭州人，后来嫁到上海，丈夫死后她也曾经营一点生意，钱庄因挤兑倒掉的例子她曾见了好几起。她心急如焚，不知胡雪岩何时能回，不知钱庄的情形到底怎样。她叫人再吩咐门上一声——老爷一旦回来，立即报她。没等惠香回来，钱庄的伙计前来报告，说提现的人越来越多，该怎么办？

“老陈是什么意思？”螺狮太太问道。

老陈是杭州钱庄的总管。

“陈总管的意思是先应该贴出盘帐的告示，上排门，调头寸，然后再想办法。”

“如果上了排门，人心会不会更慌乱？”螺狮太太又问道。

“陈总管说，如果不上排门，银子都提没了，一大堆人提不到银子，难免会生事。说是盘账，与情与理都说得通。”

“那老陈到底是什么意思？”

“上不上排门，都有利弊，所以陈总管打发小的来请示太太。”

螺狮太太犹豫了片刻道：“你去告诉老陈，再坚持一会儿，比平时早半个时辰上排门，就说要盘账，安抚好大家，告诉人家明天有用银的尽管来提。”

伙计走了不久，惠香就回来了，道：“太太，不得了了，人都要挤破排门了！”

“知道了。你去通知各位太太，三点钟在楠木厅有事吩咐。”螺狮太太吩咐道。

楠木厅位于胡府东区，离胡雪岩媵妾居住的老七间不远，本叫载福堂，因为全部用上等的金丝楠木建成，所以叫楠木厅。胡雪岩的老母亲和元配住在胡府西区百狮楼，如果有事要元配出面，一般要到那边去。现在要大家到东边的楠木厅来，可见只是螺狮太太有事要与大家商量。

螺狮太太是胡雪岩的第一个妾，又因见过世面，对他的生意也多有帮助，所以整个胡府由她当家。后来的十一房妾也都是她一手操办的，她对胡雪岩道：“大丈夫三妻四妾，无甚稀奇。你这样的身价，就是娶个十房八房也是应该的，总比去堂子里胡闹要好。”因此，胡雪岩更佩服螺狮太太，虽然应酬照旧到堂子里去喝花酒，钱也照花，但苟且之事却很少。

见大家到齐，螺狮太太道：“怕扰了老太太和大太太休息，所以把姐妹们叫到这里来。现在外面有些谣传，说上海的阜康出了大问题，省城的钱庄也起了挤兑，可这根本是没影的事。

“钱庄虽然经营银钱，其实经营的是信誉，人心稳定最为重要，我们现在关键的是要沉住气。老爷正在路上，马上就要回来了。老爷什么风浪没经过？总能化险为夷的。我劝诸位妹妹都要沉住气，这就像过河行船，大家都得听船家指挥，各就各位，就会安然过河，如果自己先乱

了，一窝蜂乱跑，好好的船也会出险。大家回去后要约束各自的下人不要信谣，更不要传谣，谁要是多嘴多舌，胡说八道，先打二十板子再说。还有，话不要传到老太太和大太太那里去，白让她们着急。”

刚吩咐完，门房便来报，说老爷回来了。螺狮太太立即迎了出去，胡雪岩已在轿厅下轿。螺狮太太道：“你可回来了。你先去见老太太，之后我有话说。”

胡雪岩是孝子，每次出门回来必先去给老太太请安。给老太太请安时，大太太得到消息就过来看胡雪岩，她们说几句话胡雪岩就下了楼。

这栋楼是胡府的主要建筑，栏杆装饰了一百只形态各异的狮子，狮子的眼睛全是用黄金做成，极具富贵之气。楼下是正厅，是举行重大活动和会见重要客人的地方。厅西又有密室一间，螺狮太太有事常在此处与胡雪岩商量。见螺狮太太进了密室，胡雪岩便知有大事商议。他以为是小女出嫁的事，所以道：“你列的珠宝单子，都已经采办齐了，我这次回来都带来了。”

“老爷亲自操办，还能错到哪去？老小姐知道您的这番心意，一定会满意的。”

老小姐并非螺狮太太亲生，但螺狮太太待她视如己出，所以胡雪岩道：“要感激，她也应该感激你这个二娘。”

“都是做长辈的，说不上感激不感激。老爷，你从上海走的时候，那边情形怎么样？”螺狮太太怕胡雪岩兴冲冲刚进门，就拿电报让他看会有不妥，所以先要试探一下。

“上海的市面有些不稳，不过我走的时候，阜康一切都安静，而且还调齐了四十万两现银。”胡雪岩此时才想到一定是阜康出了什么事，“怎么，阜康那边……”

“老爷不要着急，昨天晚上，我收到阜康的电报。”

胡雪岩接过螺狮太太递的电报一看，大惊失色。“浦江大水”是他与阜康总管议定的暗语，阜康出了极大的事情才用此暗示。

“一定是阜康被挤兑了，不知现在情形怎样了。已经又过了一天，早知道如此，我真不该在路上盘桓的。”胡雪岩深为自责。

“老爷不要自责，看看该如何补救。”螺狮太太虽心急如焚，但还是要安慰胡雪岩。

“没有好办法，就是调头寸，而且千万不要上排门，不然人心更慌，非挤垮不可。”胡雪岩道，“我要立即给老刘发报，让他尽快找到买家，卖掉手上的生丝，先把上海的窟窿填上。过了这一关，损失是难免的

了，但总能留得青山在。杭州这边现在怎么样了？”

“这边也不好，今天就起了挤兑，正等你回来拿主意。”

胡雪岩吸一口凉气道：“最好的办法就是支撑住，等人心安定就好了。”

螺狮太太知道上排门的主意并不高明，所以让惠香立即去阜康一趟，告诉老陈老爷已回杭州，让他照常营业，平时怎么着就怎么着。

这时藩台衙门的公差来了，说德藩台有请。

浙江藩台德馨，与胡雪岩关系极为亲密。他任藩台已有些年头了，当初走胡雪岩的关系，讨得左宗棠赏识，从臬台升到藩台。现在左宗棠又回闽浙督师，地位比闽浙总督还要贵重，所以通过胡雪岩走的关系不能断。他早就派人在码头上盯着，吩咐一见到胡雪岩回来，就立即相请。

胡雪岩过去之后，两人熟不拘礼，德馨递上一纸密电，原来是宁波知府发来的，说阜康在宁波的钱庄已起了挤兑，他以官家的名义贴了封条。德馨知道这是因为官府有不少的银子都存在钱庄，担心官款不保，所以先下手为强，但他给胡雪岩的解释是，这样可以避免继续挤兑，等商量出了办法再下排门就是。

“雪翁，你手里的头寸到底如何？宁波、杭州都起了挤兑，听说上海的风声也不好。杭州就是受上海的影响才乱起来的，如果你有把握应付，我可以从藩库中给你调十万八万两银子，过了难关再还不迟。不过，你要给我一句实话，你要有切实的把握，我才好安排。”

德馨的意思很明白，如果有把握过这一关，他就会雪中送炭，如果没把握，他就不能再拿银子打水漂了，不然到时候追究下来，革职摘顶戴都是有可能的。

“晓翁，”德馨字晓峰，胡雪岩私下里不称大人而呼晓翁，“这次风头很猛，我觉得是有人在背后算计。我会想办法的，暂时就不劳动用藩库的银子了。”

这即是说胡雪岩有把握渡过难关，所以不需要藩库救急。不过也可以理解为，他已预料到了凶险，所以不肯再连累藩库。

不管怎么说，德馨已尽到了做朋友的道义：“雪翁这样说我就不放心了，杭州这边有什么事情需要官府出面，你可随时找我。”

“现在就有件事要麻烦晓翁。”

“何事？”

德馨的藩台衙门在上海设有一个坐办，他姓乔，职守公私兼顾，大约为德馨办私事更多一些。自从电报开通后，如果事涉机密，往往用密电往来。双方都有一个密码本，外人看上去总是云山雾罩，只要拿密码本一对就明白了。

胡雪岩与老刘也有密电往来，但现在事关重大，显然有人在背后做手脚，所以他的密电也不安全。据说业界的高手要想破译一份密电，也并非难事。所以他想借用德馨与上海坐办的密电，发一条指示给老刘。但有一条，上海的坐办必须可靠，而且能够守口如瓶。

“这个雪翁尽可放心，要不能死心踏地，我也不会派他这个差。”

于是德馨先拟一份电报告诉乔坐办，下一封电报译出后，密送上海阜康刘总管，不见本人，不要交接。

然后胡雪岩当着德馨的面拟电报给老刘，一是让他立即回复上海的情形，二是无论情形如何，要先找到生丝的买家，无论贵贱，先卖出几百万两银子来，应付住眼前的风浪再说。

到了晚上，老刘回电报说，上海的钱庄已上了排门，生丝的买家也联系过好几家，但洋人都不肯买。只有德国商人爱姆生勉强答应，但每包只肯出价三百六十两，而且只要上等丝，请示卖还是不要卖？

胡雪岩收丝的成本在四百二十两左右，而现在的价格出手一包就要赔五六十两。但天时、地利不占，人和更无从说起，不赔又能如何？所以胡雪岩咬咬牙回电——卖！

因为有人在背后搞鬼，所以阜康挤兑的消息传得特别快，有阜康分号的城市不必说，就是没有分号的地方也都在传着这个消息。远在福州的左宗棠也从报纸上得到了阜康挤兑的消息，他已养成了天天听人读报的习惯，现在是章怡在他的身边侍候汤药，同时兼念报纸，多是选市井笑闻，聊以消闲。这天章怡一不小心读了《上海阜康钱庄倒闭，胡雪岩忍痛贱价卖丝》的报道，一下意识到不该拿这事来搅扰左宗棠，所以换了另一篇来读。但左宗棠已听到了胡雪岩三字，所以追问道：“雪岩怎么了？怎么贱价卖丝？”

“没有，老爷听错了。”

左宗棠更加起疑道：“你们不要瞒我了，拿我的眼镜来，我自己看。”

章怡见瞒不过，只好实话实说。

左宗棠听后立即吩咐道：“马上去把升善给我叫来！”

升善是江宁藩台，倍受左宗棠器重，对他的吩咐从来都是言听计

从。只是他忘了此刻自己已身在福州，江宁藩台如何来得了。

“老爷，您现在已在福州。”章怡提醒道。

左宗棠一拍后脑勺道：“马上把福建藩台叫过来。”

大约过了一刻钟，福建藩台就过来恭恭敬敬听训了。

左宗棠道：“叫你来是为胡雪岩之事。现在他的钱庄有人捣鬼，正闹挤兑。他是商贾奇才，以他的身价和手段，挤兑不会伤了他的元气。但钱庄怕的就是人心不稳，挤兑成风。现在胡雪岩缺的就是头寸，两江那边我是鞭长莫及，但福州这边你不能让它倒了，你把藩库的银子先挪个十万八万，让他们救救急。”

藩台唯唯而出，回到衙门，他招心腹们前来商议。大家都知道藩台的前途在左大人那不过是一句话的事，问题是上海、杭州的阜康钱庄挤兑都见了报，福州这边也是风吹草动，如果藩库的银子打了水漂，到时候顶戴怕是不保。最后大家商定玩一个花样，以藩台的信誉支持一下福州阜康钱庄。办法很简单，就是藩台衙门派解差把银车押到阜康钱庄，声称是存数万两银子，而银车里装的不过是石头。这办法既支持了阜康，又省去了赔累的麻烦，左大人那边也交代得过去。藩台依计而行，福州阜康钱庄果然稳住了局面。

阜康在北京大栅栏也有分号，京中大员多有存款在其中，尤以刑部尚书、协办大学士文煜存款为巨。文煜才能一般，但因为是满人，仕途顺畅。他当粤海关监督、福州将军多年，而且福州将军监管福建海关，是有名的肥缺将军。他本人又贪，聚敛钱财为数甚巨。

北京阜康挤兑的时候，正赶上御史参奏：“臣闻文煜聚敛百万金，皆存于阜康。是实是虚，只要到阜康一查即见真伪。”当时顺天府尹也是清流中人，借挤兑之机给阜康贴了封条，派精通钱谷的师爷去查，果然查出文煜存有七十万两巨款。文煜见事已败露，于是干脆拿出十万两银子来报效朝廷，朝廷白得了十万两银子，就放过了文煜。

顺天府尹与户部尚书、新晋协办大学士阎敬铭关系密切，于是将查封阜康的详情向阎敬铭禀报。

阎敬铭出生于经商世家，理财的本领几乎与生俱来。他曾任翰林院散馆户部主事，虽然是六品小员，但因精于理财，很快就把户部那点事摸得一清二楚，连胥吏都不敢在他面前捣鬼。

户部是有名的肥差衙门，正因如此，户部的胥吏个个刁钻油滑，尚书一般只抓大的项目，细务都是靠侍郎管理，侍郎则靠司官，司官又靠多年在部的胥吏。所以户部有许多弊端，历任尚书也无可奈何。

阎敬铭到任后立即对缎库、银库等进行整顿，每天晚上对着账目拨

拉到深夜，这样忙了三个多月，撤了十几名官吏，从侍郎到胥吏，再也无人敢在他面前耍心眼。

所谓外行瞧热闹，内行看门道。顺天府尹只为查对文煜的存款，但阎敬铭却立即从里面听出了一个斗大的窟窿。近年来多有公款存在阜康，或通过阜康汇解。如果阜康倒了，就有大量公款难以追回。所以他上奏朝廷，建议锁拿胡雪岩进京，以免他卷财逃走，并飞饬各有关省份立即查抄胡雪岩的典当、钱庄、丝栈等生意。

慈禧让军机们商议，新任军机与左宗棠没多大恩怨，说不上支持与反对，唯有翁同龢向来对左宗棠崇敬有加，因此极力反对。

“现在中法正在和谈，和谈还要靠打得好才能谈得拢。李少荃主和，左季高主战，这些事天下人尽知。而左季高之所以能战无不胜，除了前线将士用命，就是有胡雪岩筹饷购械。胡雪岩被称为财神，身价千余万，又是在商海中经过大浪之人，这次挤兑想必会应付过去。留得青山在，到时候左季高仍然有左膀右臂。假如此时锁拿胡雪岩，无异于落井下石，他不垮也得垮。他一垮，左季高就少了一条臂膀，到时候呼应不灵，谁来对付法夷？”

“翁师傅，您说的不免有些夸张吧？军队粮饷向来靠的是官款，朝廷有户部，各省有藩库，筹饷运粮，自有办法。”阎敬铭不以为然。

翁同龢在慈禧那有面子，而且与光绪更是情同父子，所以近年来他愈来愈敢表达自己的意见。

“话是不假，不过当年左季高西征，不知户部拨了多少银子？如果不是胡雪岩左右腾挪，新疆能否顺利收复也要另说。”

当年左宗棠西征，因为户部不实心筹粮饷的事弄得朝野尽知，因此倍受清流们的指斥。翁同龢如此说，无疑是揭户部的短。

“从前的事多说无益，户部如今出款向来是以大局为重，已不同于当年了。如果此次行动迟缓，库款打了水漂，到时太后追究下来，恐怕没人会站出来为王爷说话了。”

阎敬铭是理财高手，他把形势一说，真是天大窟窿，所以醇亲王决定采纳他的建议，尽速查封阜康钱庄、典当，至于捉拿胡雪岩进京，就暂时不必了。

未等朝廷的旨意到来，胡雪岩的各处产业都已经关闭了。因为钱庄的挤兑已无法应付，所以他在同一天向所有分号发出同时关闭的电报。老小姐的亲事就在一片惊慌中办完了，虽然排场依然不小，但大家都是心事重重，毫无喜庆可言。

办完喜事的当晚，德馨派人送了一封信给胡雪岩，信中言道——京

中朋友来电，朝廷已发布上谕，勒令雪翁归还公私欠款，并附上谕全文：

本日军机处奉上谕：现在阜康商号闭歇，亏欠公款及各处存款，该商号江西候补道胡光镛着先革职，即着两江总督曾国荃饬提该员严行追究，勒令将各处款项赶紧逐一清理，倘敢延缓不交，即行从重治罪。

胡雪岩看完此信后呆坐在椅子上，好久没有说话。螺狮夫人见此劝道：“老爷，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现在反而不必着急了，最要紧的是把该办的事办好。”

“你说得对。”胡雪岩点了点头。

第一件事就是吩咐家人把“布政使司”的灯笼换了，既然已经革职，就是一介平民了。螺狮夫人看了言道：“德藩台是从京中得来得消息，只是与你透个信儿，你又何必这样急？”

“这是早晚的事，到时官家宣旨现摘，反倒更尴尬。”

还有一件要紧的事，就是打发他的十一房妾各奔前程。

“老爷，您要给她们每人多少银子？”螺狮夫人抹了抹泪水，“我压着没让她们去取私房，她们的一点银子都存在庄子里。”

“现在也没法给她们多少银子了。多少人家养家糊口的银子存在钱庄，如今却不能兑。昨天我出门见到一个大姐带着她的孩子在路边哭，她省吃俭用攒了十几两银子，全存在阜康，可是却无银可提。她寻短见往墙上撞，血流满面……”胡雪岩哽咽着说不下去。当时他身上带了几两现银，全掏给了那个女人，“是我把她们的银子弄丢了，可她还要对我千恩万谢。我扪心自问，只恨没地缝可钻。”

“老爷，你不要一味自责，谁也没有料到事情会到了这步。你也不要只想着别人了，也要想想你自己。老爷，你这半生有多少次起死回生，这一次你也不要灰心。凭你的本事，不愁不能东山再起。现在左大人还在福州，老爷何不亲赴一趟福州，请他老人家帮忙。”

胡雪岩连连摇头道：“大帅是主战之人，打仗最需要银子，我如今不能帮忙，反而去扰他心烦，何必自讨没趣？”

两人正在说话，门房来报，说段六爷求见。

段六自从走上正道后，如今在杭州、宁波都有自己的洋货栈，在杭州已颇有名气。但他不忘胡雪岩当年的教诲和提携之恩，每年端午、中秋、年关及胡老太太、胡雪岩的生日，他都要来祝贺。

胡雪岩吩咐快请，一会儿段六就进来了，他给胡雪岩和螺狮太太见

过了礼之后道：“这一阵我去了趟广州，刚刚回来。听说大先生遇到了点麻烦，怎么不向我的小店挪些银子应急？我虽是小家小户，但十几万两还是能凑到的。回来后我把家里人骂了一通，他们说大先生没张口。一听这话我更生气，大先生是要强之人，怎么会轻易开口？再说怎么能等大先生开口，但凡有点良心，都应该把银子主动送来！”

胡雪岩拱手道：“老弟的情我领了。这怪不得他们，也幸亏没挪银子过来，挪多少都是打水漂。这次有人在背后算计，是要置我于死地。”

“大先生，我只问一句话，要多少银子您才能重新撑起来。”

“兄弟，多少银子也不成。贷出去的银子能追回十之二三就不错了。钱庄出了这样的事，但凡从阜康贷过银子的，只要存一点歪心思，你到哪里讨去？我屯的丝不用说，已赔进了几百万，就是典当，官家要是查封了抵账，十两银子的东西抵也不了三五两，再加上我雇的人捣鬼，最终也抵不了多少银子。将来能还清公私欠款，我就谢天谢地了。”

“大先生难道就真死心了？”

螺狮夫人这时也劝道：“就是啊！刚才我也在劝，这大半辈子遇到了多少风浪，看着已经是绝路了，可最后还不是起死回生吗？俗话说，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六爷，您要好好劝劝他。”

“不死心又能如何？这一生有两件大事成就了我，一是上海开禁，我比别人出手早，那时候都是几倍甚至十几倍的利，可现在大家都明白过来了，有几分利大家心里都跟明镜似的。二是大帅西征，我在上海办粮台，又是军火，又是药品，那是多大的生意！这更不可再有的。俗话说，做事得靠天时、地利、人和，如今这几条都没有，我靠什么东山再起？还有，我已经老了，人过六十，守成还勉强，要创业，那是年轻人的事了。”

看胡雪岩意志如此，段六也不再相劝，他把螺狮夫人叫到一边去，嘀嘀咕咕说了很久。等两人取得一致，段六回到座上，喝了口茶道：“大先生，实在不好意思，我不该落井下石，可实在没办法，我挣点银子也不容易。”

据说段六有十五万两银子当初交给螺狮夫人，原本是要入股分红的，可后来觉得分红的法子不牢靠，就改成令人生息。如今已过五年，本息应该二十几万两。这不是小数，所以他希望大先生念他创业不易，能够如数归还本银。实在没有银子，拿家里的东西抵也成。

胡雪岩听此大为惊讶，瞪眼去问螺狮夫人，螺狮夫人不敢正视他的目光，扭过头去。看胡雪岩那么伤心，段六毕竟不忍：“大先生，等您东山再起了，这十几万银子我还交过来生息，就和您的银子一样。我的话您还信不过吗？”

这就有些奇怪了，胡雪岩仔细想了想，觉得这话有些说不过去，要存银生息，他又何必交给螺狮夫人？

“你们拿存单来我瞧瞧。”他说道。

“存单一时找不到了，过些天我仔细找找，一定能找到。不过，您看我是诈大先生钱财的人吗？那样，我还算是个人吗？”

这样大的一笔银子能把存单弄丢，而且不仔细找就来要银子，这也太说不过去了。胡雪岩往深处一想就明白了，段六是想帮忙转移一部分财产，将来做他东山再起之用。他拍了拍段六的肩膀道：“兄弟的好意我心领了，可这件事胡某不能做。想想有多少人家因我破产，我却为自己留后路，晚上我会睡不着的。兄弟，我胡某这一生该享的荣华富贵都享了，该放下就得放下。胡庆余堂药店有一块戒欺匾，做药要戒欺，做人何尝不是如此？人无信不立，我读书不多，但这道理却很明白。”

“大先生，您就是不为自己留条后路，也不能不为老太太留条后路吧？我知道您是最孝顺的，将来老太太养老送终的钱您总要留吧？”

“生死由命，富贵在天。如果天不亡我，我会加倍孝敬老母。可要讲奉养老母，那些存钱在我阜康的人家，谁没有老母要养？博左大帅赞我一声商贾豪侠，我不能做这种偷偷摸摸之事。兄弟你也进过赌场，耍奸使诈耍老千都行，唯独不能耍赖，愿赌应服输嘛。我的钱庄没了，却悄悄给自己藏了一笔财产，这就好比赌输了却要赖账。我老母信佛，常说‘修合无人见，存心有天知’，可以欺人，欺不了心，欺得了心，也欺不了天。”

段六见胡雪岩如此坚决，也不再强劝，只得告辞。

次日一早，胡雪岩传下话给十一房妾，说今天他很高兴，要下棋，大家一定要穿戴整齐，光光鲜鲜上场，传话的伙计把“一定要穿戴整齐”说了两遍。

所谓下棋，就是下活人棋，胡雪岩的十二房妾分成两拨，再挑几个伶俐的丫头，各自穿上写有车、马、炮等字样的马甲，各站棋盘对应的位置，胡雪岩和大太太则以活人对弈，通常是胡雪岩遇到喜事之时才下这种活棋。

今天这样的吩咐下来，一定是有什么高兴的事了，也许是挤兑的风波烟消云散了吧！大家几乎都这样想，所以人人都一脸喜气，院子里又响起久违的爽朗笑声。

棋盘在百狮楼前的天井里，各房太太赶过去的时候，却没有看见穿号衣的丫头，也没有看见胡雪岩。厅前摆了一把椅子，大太太坐着，螺狮夫人站在她的身后。大太太心善嘴笨，刚说了一句“妹妹们”，就已经泪流满面，于是螺狮太太代道：“大太太的意思是，天下没有不散的筵

席，老爷的生意出了问题，大家还是尽早各奔前程。”

下面立即叽叽喳喳起来，大太太道：“老爷的意思，这家产是要抵债的，所以他没有银子分给大家，每人头上身上戴的都可随身带走，然后每人有五十两银子，已在账房备好，大家出门时各自拿好。”

有些太太聪明，先前已听出点儿意思，所以把能带在身上的都带上了。特别是老八，只差没把椅子扛在肩上。但有两位太太以为是真的下活棋，戴金挂银的不方便，所以几乎什么值钱的饰物也没戴。两人要回去拿，却被下人拦住了，螺狮太太道：“妹妹们能带出多少就是多少，那是天意，可再回去拿就不成了。”

两人哭叫着要见老爷，大太太呜咽道：“老爷怕见了大家伤心，就不再见了。”

两人一时呆若木鸡，给财神当了几年的妾，最后竟只能换来五十两银子。她们心中有怨，不免指责螺狮太太道：“当初我们进门时，是你劝进来的，如今说让我们走就走，你总得给我们一个说法吧？”

“当初也是妹妹们愿意的，哪一个是我逼你们来的？”螺狮太太虽然嘴上这样说，但心里也是异常难受。她原本指望胡雪岩能答应转出一部分细软来由她重操旧业，经营洋货，虽然暴富不可能，但要过体面的日子也并非难事。可胡雪岩坚决不同意，她也没有办法，这样打发妹妹们也是胡雪岩的意思，如今却要她背这个骂名。

大太太吩咐下去，凡是有亲戚投奔的，由府里雇车送到亲戚家，没亲戚投奔的就暂住到旅店里，一切出路自寻。

院子里一片哭声，大太太不忍看大家的泪脸，由丫头扶着上楼去了。等大家都走了，有下人跑着来告诉大太太，说螺狮太太上吊自杀了。

次日上谕到了，胡雪岩跪接圣旨，他一夜之间头发已经尽白。专差宣完上谕道：胡先生请起吧。可他却一直跪着没动，专差亲自去拉，哪里还拉得起来，胡雪岩已经过世了……

第二十四章 勇将自刎慰忠烈 贤相寿终归福州

朝廷正在谋划和谈之时，越南的清军却士气高涨，气势如虹。文渊没费一枪一弹就收复了，因为法人从镇南关退下来的当天就全部撤到了谅山。

谅山位于淇江南岸，虽是省城，却不过是个方圆仅三四里的小城。当初援越桂军把这里作为指挥部，徐延旭和潘鼎新都驻在这里。后来尼格里占据这里后，也把这里作为司令部，医院、弹药库、电报房都设在这里。

与谅山隔江相望的是驱驴墟，这里地势险要，当初清军曾建有堡垒，尼格里占据这里后，又将堡垒加固修整，配备成左中右三处火力点。从镇南关败下来后，他把全部人马和火炮都部署在这里，严阵以待，希望能在此固守待援。

王德榜率部猛追，一直追到谅山。当初他也曾在驱驴墟驻兵，对这一带地形很熟悉，所以毫无顾忌。来阻挡他的主要是越南军队，并无多强战斗力，与他一触即溃。王德榜率军一直追到驱驴墟前，看着法军和越南军仓皇逃进去，他不待多想，便督促部众咬住敌军跟进。没想到驱驴墟左中右三处堡垒一齐开火，他们猝不及防，许多人纷纷倒地。王德榜想退也退不回去，要攻又抬不起头来，眼看着部众被当成活靶子却毫无办法，急得直跺脚，直恨自己没脑子，中了法夷的诱敌之计。

这时，法军的炮火突然向右翼集中。

“将军你看，是萃军！”一个属下大叫道。

果然，萃军在冯相荣的带领下猛攻敌军右翼的堡垒，王德榜命令部下立即撤离。

右翼是法军的弱点，冯相荣带人猛攻，中间堡垒的法军在一名军官的指挥下前往支援。冯相荣指挥部众向法军射击，硬是把他们压了回去。见王德榜部众撤了出来，冯子材才下令撤军。王德榜纵马来到冯子材面前，抱拳道：“多谢冯军门，不然末将可真要全军覆没了。”

“王将军求胜心切，中了法夷的诱兵之计。不过法军不可小瞧，你看他们的火力布置，非常讲究，既有近射交叉火力，又有远射交叉火力，如果中了他们的圈套，真是进退两难了。可法军弱点是两翼薄弱，所以我令犬子猛攻他的右翼，他不能不支援，这才减轻了你这边的压力。”

“老军门一眼就看出了门道，末将佩服之至。不知老军门是何时候到的？”王德榜问道。

“萃军伤亡太重，我休整了几天才赶过来，没想到王将军捷足先登了。”

“末将有些冒失了，原以为在这里驻防过，堡垒都是我部所建，地形熟悉，又见法夷溃不成军，所以就一直追过来了，没想到他们竟如此狡猾。”王德榜没看到金老大，于是又问道，“老军门，怎么没见到金老大？”

“啊？”冯子材沉吟了一会儿，决定还是直言相告，“金壮士在关北隘一战中不幸为国捐躯了。”

王德榜大吃一惊，连连顿足道：“金大哥，你可让我怎么向大帅交代！”

“王将军请节哀。金壮士是为救我而死，就由我给左大人写信请罪。”说完，冯子材把金老大的佩刀捧给王德榜，“这是金壮士的佩刀，请王将军用此刀多斩法夷，为金壮士报仇。”

王德榜跪到地上，举刀过头，大声道：“金大哥，大帅派你来是监督我的，我不敢辜负大帅所望。你如果在天有灵，请瞪大眼睛，看着我是怎样以此刀杀敌，为你报仇的！”

“王将军请起吧，金壮士在天有灵，定会含笑九泉的。”冯子材下马亲自扶起王德榜。

在攻打驱驴墟的时候，冯子材并不知道他们打伤了一个十分关键的人物——法军东京远征军第二旅旅长尼格里。他在率军支援右翼的时候，被萃军流弹击中胸部，伤势十分严重。他被护送回谅山医院，随军医院设备简陋，根本不敢取子弹，只是做了一下伤口清理。

尼格里自知伤重，已不能指挥作战，于是他把三位团长叫到床前说道：“我没想到清军有这么坚强的组织，打得这么好。现在谁都不能怀疑这事了，此后我们在谅山就十分危机了。我自知伤重不能指挥，决定把指挥权交给爱尔明加团长，希望你们听从军令，配合作战。”

爱尔明加与尼格里是军事院校的同学，毕业后两人走上了不同的道路。尼格里到部队参加实战，而他则进了陆军部工作。由于没有战功，他升迁较慢，到现在还是个中校，而尼格里因为战功已升至准将了。去年国内派兵增援北圻，尼格里出任第二旅旅长，爱尔明加觉得这是个立功升迁的好机会，于是请求尼格里把他带到北圻来。

开始战事一切顺利，清军不堪一击。他很庆幸自己这次来对了，只等和约一签，索到巨额赔款，参战军人将必有重赏，他提上校甚至准将都有可能。可这十几天来的战事却令他大为沮丧，清军握着那样简陋的武器，却勇敢地往前冲，前面的人死了，后面的踏尸而进，真是令人惊悚！

看到清军源源不断来到谅山，他已预感谅山根本不可能守住，只有尽早撤退，才是明智的选择。所以当尼格里把指挥权交给他后，他做出的第一个决定就是放弃谅山，趁夜分两路撤走。尼格里听了他的决定，虽然心里不同意，但也没表示反对。

爱尔明加于是立即给总司令波里也发报：“尼格里将军身受重伤，现在由我指挥第二旅。我已决定今夜分成两纵队撤往北宁和屯梅。”

为了避免接到不许撤出谅山的命令，爱尔明加当晚就将电报线割断，入夜后开始撤离，撤离之前，他把大量军火及十三万银元统统丢进淇江之中。

按事前部署，清军避实击虚，除留少量人牵制驱驴墟的法军外，大部队连夜绕行数十里，在淇江上游渡河包围了谅山城。次日天刚亮，埋伏在城外的王德榜命令吹响进攻号角，一时间清军枪炮齐鸣。但打了十几分钟，城内却没有一枪还击。他选几个人攀上城墙，发现里面竟空无一兵，是座空城。驱驴墟也一样，也是人去堡空。

王德榜大为失望，本来要与法人拼命大战一场，不料他们竟唱了空城计。但在城内，他们收获颇丰，在仓库里发现神机炮五座、后膛开花炮五尊、大小铜炮二十尊、大小开花炮弹九百余发、钢炮子三千余颗、还有前膛开花炮一座。这些炮都是法军从清军手里夺取的，显然他们没把这些武器放在眼里。可王德榜却视为宝贝，从前就吃了炮太少亏，有了这些炮，就可以组建起炮队，虽然不及法军大炮厉害，但肯定也会让他们吃些苦头。

“如果能缴获几尊法国人的炮就好了。”他有些遗憾地对部下道。

“法夷鬼得很，他们把自己的炮都运走了。”

“早晚有一天，本将军要缴获几门法国人的炮。”王德榜拍打着前膛炮道。

这时，冯子材把王德榜叫到一边道：“王将军，昨天因为大战在即，又加上金壮士去世，还有一个坏消息我没敢告诉你，请你接旨吧。”

冯子材宣旨，王德榜因潘鼎新多次飞檄催援而不至，被革职留营效力。

“王将军，潘抚台在这件事上做得不够光明磊落，中间也有些误会，他也有悔意，也被革职了。”

王德榜听说潘鼎新也被革职，怨气就发不出来了。自从他到桂越边境后，潘鼎新出于派系缘故，多有刁难。但自镇南关失守以来，潘鼎新力图振作，的确做了不少事情，尤其在关北隘布防后，他着眼大局，全力支持大军作战，这也是有目共睹的。大捷之时却被革职，其心情可想

而知，自己犯不着再与他较劲。而且革职留营，那就还有上阵杀敌的机会，只要能痛快杀敌，革职就革职吧。

“王将军，革职留营，那是朝廷让你继续效力，恪靖军还是你来指挥。”冯子材又道。

“老军门，我一个革职之人怎么统领军队，还是到您手下当个亲兵吧？只要您让我上阵杀敌，做什么都无所谓！”

“杀敌的机会有得是！我已上书张香帅，要率军一直打到河内。船头、朗甲、北宁、梅屯，有许多地方等着我们收复呢！”

话虽这样说，但王德榜却没能立即参加战斗。因为他的部众伤亡太重，需要休整。冯子材与苏元春商议后，派出两路人马，分别追击法军，但只许盯梢，不许接战。其余各军在谅山休整，准备投入更大规模的战斗。

次日早晨，王德榜在淇江边上练刀，兵勇们在河里洗衣服。他一个亲兵的号褂被冲走了，连忙跳到水里去捞，不想追出老远才抓住。往回走的时候，他突然被什么东西绊了一下，痛得龇牙咧嘴。

大家七手八脚把他拉上岸来，王德榜问道：“你怎么了？”

“将军，水里好像有什么怪东西绊了一下小的。”

“什么东西？别是什么咬你那玩意儿吧？”同伴们拿他开玩笑道。

“别闹！小的觉得那东西好像是铁管之类的东西，就好像炮管，反正不是石头。”

王德榜心头一跳，道：“快，你们几个都下去，摸摸看是什么？”

几个人下去一摸，这个说摸到轮子了，那个说摸到炮架了，果然是一尊大炮。兵勇们跑回营中拿来绳子，把大炮拖了上来，这正是让他们吃尽苦头的法军大炮。

“好了，这下我们也有了大炮，应该让法夷尝尝他们自己大炮的滋味了。”王德榜摸着炮管十分高兴，突然他一下子好像醒悟过来似的，连忙又吩咐道，“你们都围在这里干什么，快下水去摸摸，看还有没有！”说话间，他自己也下了水。

还有大炮！

不仅有大炮，还有炮弹。

不仅有炮弹，还有整袋的粮食，水性好的还捞起了银元。消息一传开，兵勇们都下了水，越南百姓也驾着小船前来帮着打捞，淇河一时间

吵吵嚷嚷，好不热闹。

这样捞了大半天，收获不小，有四门法军新式火炮，一百余发炮弹，还有粮食、炊具、桌椅等等，更奇的是他们竟然从泥巴中捞起两筐银元。

冯子材、苏元春也起都到河边来看热闹。冯子材把王德榜叫到一边道：“王将军，见面分一半，我和苏军门都要一门大炮，你给不给？”

王德榜笑道：“我的就是您的，何分彼此？”

“我听明白了，你是不答应。”冯子材哈哈大笑，“王将军，不开玩笑。刚才我和苏督办商议，因为从前各部有几门炮，但不能集中使用，几乎没发挥什么作用，让我军吃尽了苦头。我们的意思是把所有的火炮集中起来，成立炮队，到时候攻坚破城必有大用！”

“我也正有此意！恪靖军的所有火炮愿全献出来，听苏督办和冯老军门吩咐！”王德榜道。

苏元春虽出任督办，但因为资历浅，心中并不踏实，今见王德榜表示愿听他的吩咐，十分欣慰：“我和冯老军门的意思，等打完了仗，谁的缴获还归谁。”

“这都是后话，一切好说。我们什么时候去追法夷？两位有何计划？”王德榜又问道。

“不会太久了，现在关键是粮饷不济。北圻久经战火，一切要靠后方转运。萃、勤二军和恪靖军连续苦战，也需要休整几日。再说……”苏元春道。

冯子材接过话头：“再说，这些大炮总要有人来用，总要训练几天才能上阵，不然到时候打不准，空耗弹药。”

正在说话的时候，亲兵带来一个越南人，这人四十多岁，虽然衣衫破旧，但颇有精神：“王将军，您不认识我了？我是阮福全。”

王德榜仔细一看，果然是熟人。去年他驻守谅山的时候，这位阮福全是谅山县令，带人来帮他修堡垒、运粮饷，十分积极。

“原来是阮县令，我们已有好几个月不见了，你过得怎么样了？”

“唉，别提了。”阮福全叹了口气道，“自从法夷占了谅山，就把我列入了要犯，悬赏上千法国币。我领着五六百人的队伍，可手里只有竹枪，根本没法与法夷开打，现在听说官军收复了谅山，大家让我来找官军，问能不能跟你们一块去打法夷，没想到又遇上了王将军。”

王德榜把他介绍给冯子材和苏元春，他连连拱手作揖道：“久仰二位

将军威名。”

“昨天凉山布政使黄廷选也托陈老三来，说北宁、河内的百姓都盼着官军前去，他们到时愿做内应。黄廷选手下有两千多义军，愿配合大军行动。他们虽然器械不行，但熟悉情况，可联络越南义士，以助声威。”冯子材见此也说道。

“好，有越南义士相助，收复失地指日可待。”苏元春闻此也十分高兴。

王德榜兴致很高，哈哈笑道：“苏总办、冯军门，左大帅的目标是把法夷赶出越南，照目前的情形看，只要我们这样打下去，这个目标不是没可能实现，毕竟法夷是劳师远征，他们拖不起。当初收复新疆是何等的困难，谁也不信大帅能够收回？可大帅收回了。现在越南的情形也是这样，只要上下一心，坚决抗法到底，大清非胜不可。到时我大清就扬眉吐气，金大哥也死得其所、死而无憾了。”

过了四天，粮草就源源不断运来了。新任护理广西巡抚李秉衡赶上了好时候，刚接任官军就连连获胜，将来功劳自有他这护理巡抚的份，转署理、实授都有可能，所以赶办粮饷异常卖力。

炮队也已组成，从各军中挑来的炮手也已学会了使用五花八门的火炮，虽然打出的炮弹总是走偏，但实在等不了了，他们决定兵分两路去追击法夷。冯子材、王孝祺和王德榜一路，带着炮队去攻打船头；苏元春率部去朗甲牵制敌人。待船头攻克，冯子材、王德榜他们再来会攻朗甲。

次日十点，大军列队受阅，准备开拔。新建的炮队摆在最前面，每门炮后或四五人或六七人不等，他们脸上挂着掩饰不住的笑容。阮福全率领的义军近日猛增到一千八百人，也跟在大军后面受阅。

检阅完大军，苏元春与大家拱手道别：“朗甲见！”

这时一骑飞至，马上的人高喊道：“张香帅电报！”

张香帅是指两广总督张之洞，他字香涛，大家尊称香帅。

苏元春看罢电报，脸色十分难看，将它递给冯子材——

奉二十二日电旨，和约业经签定，初一日停战，十一日务必撤兵回国。

冯子材看罢脸色气得煞白，王德榜抽刀狠狠砍在旗杆上：“不能停战！难道这么多兄弟的血就白流了吗？”

“不能停战，我们要报仇！”准备开拔的勇丁们高声附和，他们一边

重复着这句话，一边高举手中的刀枪，声若雷鸣。

“我给香帅发报，等收复了北宁、河内再停战不迟。”冯子材道。

冯子材笔走龙蛇，很快就拟好了电报稿：

我军大捷，士气正旺，兼有越南义士相助，乘胜可收北宁、河内。祈上奏朝廷，勿中法虏阴谋，失此歼敌机会。去岁上谕议和者诛，请上折诛议和者，士气可奋，法虏可除，越藩可复，后患可免。子材及众将士泣血上书。

拟完后他递给苏元春，苏元春看了道：“好，我也联名。”

电报交给电报生去发，苏冯商议大军行止。王德榜道：“现在没得说，就按先前的部署先去追法夷。”

苏元春有所顾虑，但见众将个个义愤填膺，也不敢阻拦，表示先到船头朗甲再说。

大军星夜兼程，三天后的早晨就赶到了船头。当地百姓偷偷前来相告，说法军只有千余人，而且火炮只有五门，士气十分低落。冯子材、王德榜各分阵地，督促兵勇赶修工事。奇怪的是从早晨直到中午，没有一个敌人前来骚扰。

冯子材判断，法军是想固守待援。他与王德榜商定，派出一军诱敌出战，把法军引到炮兵阵地前，然后用大炮猛轰。

王德榜派出勤军两营前去诱敌，刚刚开拔，却见路上一行三人打着白旗过来了。走近看清了，原来是一名法国军官，一名越南通事，还有一名也是洋人，胸前挂着照相机。通事介绍道：“这位军官代表爱尔明加团长前来相告，两国已签定和约，按国际惯例必须停战，法军已接到命令，四天前已经停战，不知贵军远道而来有何见教？”

“有何见教？”王德榜大声道，“你告诉法国鬼子，我们是来打他狗日的。败了他就想停战，没那么便宜！”

通事把话翻译过去，法国军官叽里咕噜一通，通事又道：“两国和谈世界各国都已知道，如果清军执意开战，那就要承担破坏和谈的后果。我们带来了记者，船头、朗甲都有各国记者，清国开衅，他们会立即向全世界报道。”

那位挂照相机的洋人向大家晃了晃手里的相机，表示他是货真价实的记者。

王德榜对冯子材道：“老军门，不能听法夷胡说。当初李中堂与他们签定了《李宝协议》，结果墨迹未干，他们就在河内大动干戈。后来李

中堂又与他们签定《李福协定》，可是没有几天他们就进攻观音桥。双方还在谈判的时候，他们就在马尾击沉了福建水师十几艘舰船。法夷向来喜欢玩弄和谈手段，等他准备好了又会悍然开战，他们又承担过什么后果？我们不能怕！”

阮福全、黄廷选也恳求开战。

王孝祺也道：“冯军门，我们先打一仗再说，打胜了，对谈判会更有利！”

冯子材正犹豫之时，三骑飞驰军前，原来是李秉衡亲自宣旨来了：

本日军机处奉旨：撤兵载在津约，现既允照津约，两国画押，断难失信。现在桂军复谅，法据澎台，冯、王若不乘胜即收，不惟全局败坏，且孤军深入，战事益无把握，纵再有进步，越地终非我有。而全台隶我版图，援断饷绝，一失难复，彼时和战两难，更将何以为计？张之洞前于我军失利时，奏称只可保境坚守，此时得胜，何又不图收束？箴该督遵旨，亟电各营，如电线不到之处，即发急递，如期停战撤兵，倘有违误，至生他变，惟该督是问。钦此。

这是朝廷的上谕，张之洞还有电报专门发给冯子材，只有十二个字：“洞已力争，和意已决，祈遵前旨。”

冯子材摇着头连连叹息，心里十分难受，可又要回过头来劝王德榜：“王将军，皇命难违，张香帅向来是主战的，也曾力争过，无奈朝廷和意已决，我们还是撤军吧？”

阮福全、黄廷选见清军要撤，跪在地上哭留：“军门，不能撤军啊，大军一撤，我们怎么办？我等现已为法人通缉，大军若撤，我等只有死路一条。”越南义军都跪在地上，失声痛哭。

王德榜脸色十分难看，抿着嘴唇不肯说话。李秉衡进前道：“王将军，朝廷还有电报给我，要我准备执法队，若前线将领不肯遵旨而行，上至督办，下至营哨各官，均可立即捉拿。但我深知众位将军一片爱国之心，怎忍如此对待将军，请将军体谅。”

李秉衡看眼前的形势，只有好好商量，不然激起军变，就没法收拾了。他又对冯子材拱手道：“老军门，大势终归于和，还望遵旨撤军。”

冯子材又过来劝王德榜。王德榜抽出佩刀，使出全身力气往地上砍，一边砍一边怒吼：“撤！撤！撤！”

大军后队改前队，起程撤走。阮福全的义军一直送到谅山才止步，他在军前横刀自刎，死前高喊：“阮福全宁为玉碎，不为瓦全！”

众人都极为震撼，然而皇命难违，只好硬起心肠上路。一路之上，

无论丰谷、观音桥、凉山还是文渊，都有小山包似的巨坟，那是清军的墓地。

自从入越以来，一则因为水土不服感染疫病，二则因为数次惨败，清军伤亡巨大，长眠于越南的将士不下两万。因为没有棺材一一安葬，只好建此巨坟草草掩埋。王德榜率恪靖军入桂越来，病死加战死已经不下五千人。他唯一能够劝解自己的，就是打几个大胜仗，多杀法夷来为部下报仇，然而正可乘胜进攻的时候，却不能不撤军，其心情可想而知。

为了迎接凯旋的大军，李秉衡已经命人昼夜不停，把镇南关塌毁的门关修复。关内外锣鼓喧天，彩旗招展。在关门前，李秉衡宣读嘉奖上谕：

镇南关大捷，振国威慑敌胆，实法人启衅以来所仅有。此役赖各军奋勇，不避枪炮矢石，终成大捷，朝廷当一一恩赏。苏元春着加恩由骑都尉世职改为三等轻车都尉世职，并再赏给额尔德蒙额巴图鲁名号；冯子材着赏加太子少保衔，并由骑都尉世职改为三等轻车都尉世职；王孝祺着赏给云骑尉世职，并交部从优议叙；王德榜着开复原官原衔翎支勇号，并赏给白玉搬指一个，白玉翎管一支，大荷包一对……

除各军统领外，营哨官也都有赏格，李秉衡已经命人抄了数十份，由各统领带回营中去宣读。

将士们喜气洋洋，只是王德榜高兴不起来。到了关北隘，在长墙边上，有两个巨大的新坟包，这是在关北隘一役中死亡将士的墓地。在两个巨型坟包间，还有一个小坟。冯子材对王德榜道：“王将军，那是我专为金壮士所建。除了朝廷的恩赏，我决定捐出千两银子，以抚恤壮士的家人，他是为国捐躯，也是为我而牺牲。”

王德榜感叹道：“老军门就不必了，金老大孤身一人，并无家室。”

他来到坟前跪下道：“金老大，我答应左大帅一定要把你平安带回去，如今我活着，你却先去了，你让我如何向大帅交代！此次出征，我部伤亡五千余，我如何向他们的家人交代！金老大，你告诉我，我怎么向殉难的将士们交代！”

众人都前来相劝，王德榜挥了挥手，阻止众人上前。

“五千人，五千人啊！我有何颜面苟活于世！”他“唰”的一声抽出宝刀，凄厉地长啸，“金老大，弟兄们，王德榜来也！”

冯子材醒悟过来，连忙喊道：“王将军，千万不可！”

但已迟了，王德榜横刀自刎，热血溅出数尺。

新任福建布政使杨青林是河南人，他是从浙江按察使升调的。一到福建，他即到行辕来参见左宗棠。左宗棠的身体已大不如前，手颤难以握笔，胸闷兼以咳血，章怡为他挡驾，一般属下很少见。不过杨青林是新履任，无论如何要见一面。

例行的官场俗套后，左宗棠问道：“你从杭州来，胡雪岩是应当的认识的，他现在怎么样了？”

“胡雪岩已于一个月前去世了。”杨青林道出这个消息，让左宗棠大吃一惊。章怡使眼色想制止，但杨青林一直低头回话，所以无从看见，“胡雪岩可怜得很，富可敌国的财神竟然连棺材也是别人捐赠的。”

胡家情形，杨青林十分清楚。阜康倒闭这样的大案，杭州谁不清楚？何况他是管刑案的臬台。他临离杭州前，还奉旨前去查抄胡氏家产。

原来胡家倒闭后，户部只是飞咨各省，扣抵着追，并未命令查封胡氏家产。阎敬铭有一天突然想起来，胡雪岩富为财神，其家产肯定不菲，如果经营资产资不抵债，就应该以家产相赔，所以又追加一道上谕。浙江接旨，刘秉璋让杨青林率杭州知府、仁和县前去胡宅查封。等他们兴师动众赶到的时候，胡雪岩已经过世五天了。

此时的胡宅并不是从前元宝街的大宅子了，那个花费数百万两的大宅子已抵给大学士、刑部尚书文煜。此时的胡宅不过是一家十数口租住吴氏的老房，房里只有粗木箱几只，外加粗笨桌椅，也都是房东之物。胡雪岩临死连口像样的棺木也买不起，还是段六捐赠的上好楠木棺。

左宗棠突然号陶大哭，拍着大腿道：“雪翁，何至于此，何至于此啊？”连连重复这一句，然后又是剧烈的咳嗽，章怡连忙端痰盂拿手帕。她一边忙着一边对手足无措的杨青林道：“杨大人，不好意思，大人听说胡大先生过世，非常难过，您请回吧。”

杨青林这才醒悟不该多嘴多舌，胡雪岩是左宗棠的臂膀，天下谁人不知，臂膀折去，哪有不悲伤的道理？所以连连对送他出门的左孝宽道：“二公子，下官真是糊涂，真是糊涂。”孝宽自然劝他不必自责。

左宗棠的病因此更加重了，人也经常糊涂，许多时候章怡喂他吃饭，他从不吃饱，不愿吃了就把饭吐出来。基隆一直是他的心病，清醒的时候就嘟囔道：“王朗青他们在镇南关大捷了，基隆也该收回来了。要是王朗青去，早就收回来了。”然后就开始骂刘铭传。

这天清醒的时候，他没再骂刘铭传，而是说起章怡来：“丫头，当初我说要把你嫁个好人家，这话我食言了。”

“瞧老爷说的，我嫁给您难道就不算嫁给好人家？”

“好人家是不错，可丫头嫁给我这个可以做爷爷的人，我于心何安？”左宗棠感叹道，“可自从打京里起，我就离不开你了，就像这条拐杖。”

章怡拿手帕给他擦了擦胡须道：“老爷，刚开始的时候我的确有些不痛快，可现在我愿意侍候您一辈子。”

“女人不像男人，很容易认命的。你也是没办法就认命了，要说不带一个悔字，我怎能相信？”左宗棠道，“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君子得年轻，才与窈窕淑女般配。”

“老爷说的也有道理，女人的确容易认命。在宫里，我听小姐妹们有一个很不雅的说法，说我们女人就像猪，拉到谁家圈里也好喂。”

听章怡竟然对女人有如此评价，左宗棠呵呵直乐：“不雅，不雅，的确不雅，但还真是那么回事。”

“不过我并不是如此。老爷也算了解我的脾气，我不是轻易认命之人。跟着老爷我无悔，是因为老爷乃大丈夫。如果有来世，我还跟着老爷。”

“我自命诸葛，并没想过要做大丈夫。丫头竟然说我是大丈夫，那我就是大丈夫。”左宗棠开玩笑道，“无毒不丈夫，丫头是在骂我呢！”

说了这么多话，左宗棠有些累了，再往下说时，他不但口齿不清，脑子也不灵光了。

这天晌午，冯子材派的专差到了左宗棠的行辕，他带来了冯子材的一封亲笔信和王德榜自刎的宝刀。大家听说王德榜和金老大都已殉难，无不惊骇万分。金老大从西北跟着左宗棠，已经十几年了，王德榜更不用说，那是患难之交。这两人的死讯无论如何不能报给他，至于能瞒多久，挨一日算一日。冯子材的信由孝宽回复，宝刀也收在了不起眼的地方，不让左宗棠看到就是。

冯子材的亲兵听了许多左宗棠的故事，因此崇敬加好奇，非要一瞻他的风采。人家从广西跑到福建，这么远的路也不容易，大家没法拒绝，同意他去见一面，但话不能多说，只称是奉冯子材之命前来报捷。

“你参加过镇南关大战吗？”左宗棠饶有兴趣地问道。

亲兵回道：“参加过，还砍了一个法夷的脑袋。”

左宗棠让他仔细讲讲镇南关大捷的详细情形。这个亲兵自然乐得高兴，讲得眉飞色舞，可他讲到冯子材率人冲出长墙时，露了陷。左宗棠听说金老大当胸中了十数枪，急切地问道：“金老大怎么样了？”

亲兵连忙改口道：“金壮士命大，没怎么着。”

左宗棠此时却十分精明，大声道：“当胸中十数枪没有活命的可能，你老实告诉我，金老大是不是已经殉国了？”

亲兵见瞒不过，只好实话实说：“金壮士为救冯军门，为国捐躯了。”

“你们亲兵就是护卫老冯的，你们干什么去了，让我的护卫给他挡子弹？”左宗棠厉声呵责。

亲兵已经乱了手脚：“我们，我们当时也在冯军门身边，可没金壮士跑得快，结果我们没死，金壮士没了。”

左宗棠叹息一声，沉默了好久才道：“金老大是军人，为国捐躯没的说。我左宗棠调教出来的人，放到哪里也是不孬种。”他突然圆睁二目，又大声问道，“王朗青怎么样了？怎么没他的信？”

亲兵被左宗棠的气势吓得魂飞魄散，将章怡的叮嘱忘得一干二净，叩头回道：“回大人的话，王将军也殉难了。”

“王朗青也没了？他也被法夷打死了？”左宗棠十分惊讶。

“不，王将军是自刎的。”亲兵慌不择言，“王将军想打仗，多杀法国鬼子给部下报仇，可朝廷已经议和了，大军只好撤回，到镇南关金壮士坟前，王将军就自刎了。”

就像当初听到胡雪岩去世的消息一样，左宗棠拍着大腿道：“没了，我的左膀右臂都没了。朝廷真和法夷议和了？我怎么不知道呢？我二十几天前就上折劝朝廷千万不能议和，免中法夷诡计。怪不得这么久没有音讯，原来是议和了！”

接着，他怒视着章怡道：“是不是你的主意，只瞒着我一个人！”

章怡回道：“我们确实不知道，没有瞒老爷呀。”

“我不听你的，你去把杨石泉给我叫来，让他给我说明白。”

总督府在城中，左宗棠的行辕在城北门内，相距有一里多地，章怡有足够的时间与他商议。

“再瞒下去也没用了，早晚大帅会知道。”

所以，当他来到左宗棠面前，就实话实说了：“朝廷已命李中堂与洋人签定和约，双方停战，法人撤出台湾，清军退回滇桂，总算没有割地赔款。”

“没有割地赔款？那越南怎么说的？”左宗棠追问道。

“越南，越南……法越两国签定的条约大清是不过问的。”杨昌濬含糊地回答。

“大清不过问，那就是承认越南归法国了！我大清还是把越南拱手送给法人了！这与割地赔款又有何异？”左宗棠突然声嘶力竭地喊道，“苍天，怎么如此不佑我大清，不助我左宗棠！今天失越南，明天就会失朝鲜，后天就会失台湾，如此下去，大清就名存实亡了！”他狠狠地拍打着椅子的扶手，“砰砰”有声，冯子材的亲兵听得十分清楚，那是干硬的骨头与木头相撞的声音。

众人都吓坏了，章怡紧紧抱住左宗棠的胳膊哭道：“老爷，您不要着急，您着急又有什么用！您气坏了又有什么用！您一个人回天无术呀老爷！”

“这是什么天！这是什么朝廷！简直是扶不起的阿斗！扶不起的阿斗！”左宗棠痛心疾首，脸色腊黄，十分难看，又一次连连咯血。

众人把他扶回床上，章怡吩咐快端参汤上来。左宗棠喝了几口，气好像平了许多：“我没多少日子好活了，孝宽，我要写遗折。”

众人都劝他不必再操劳了，休息些日子，就会好的。但大家其实都明白，左宗棠这次重病加忧愤，怕是没多少日子了，所以并不阻拦：

伏念臣以一介书生，蒙文宗显皇帝特达之知，屡奉三朝，累承重寄，内参枢密，外总师干，虽马革裹尸，亦复何恨！而越事和战，中国强弱一大关键也。臣督师南下，迄未大申挞伐，张我国威，怀恨平生，不能瞑目！渥蒙皇太后、皇上恩礼之隆，叩辞阙廷，甫及一载，竟无由再覲天颜。犬马之报，犹待来生。禽鸟之鸣，哀则将死！

方今西域初安，东洋思逞，欧洲各国，环视眈眈。若不并力补牢，再有衅隙，愈弱愈甚，振奋愈难，求之今日而不可！台湾孤注大洋，为七省门户，关系全局。且物产富饶，自然之利，不可因循废弃。臣以为台湾建为行省，以求大治。历次与洋夷交战，我之失利，多失于海上。伏愿皇太后、皇上专设海防大臣，全权管理海军事务，驻扎长江，南控闽越，北卫畿辅。凡铁路、矿务、船炮各政，及早举行，以策富强之效。

然居心为万事之本，尤愿皇上益勤典学，无怠万机，日近正人，广纳说论。移不急之费，以充军食；节有用之财，以济时艰；上下一心，实事求是。臣虽死之日，犹生之年。

左宗棠口述完遗折，昏昏沉沉地睡过去了。到了下午一点就醒过来了，人很清醒道：“你们把老穆和杨石泉叫来，我有话说。”

穆图善和杨昌濬来到左宗棠的病榻前请道：“大帅有何吩咐？我等无不从命。”

但此时左宗棠却又有些糊涂了，道：“哦哦，出队，出队。娃子们料理好裹脚布，今天要跟我去打法国鬼子。”

穆图善道：“大帅，朝廷已经议和了，前线没有战事。”

“这个天下他们不要我还要，我还要打，我要从南打到北，从西打到东，我要打，皇上也奈何不得。”说着，左宗棠已经挣扎着起身。章怡扶他坐在床边上，问道：“老爷，你要做什么，告诉我。”

“老穆和杨石泉来了吗？让他们跟我上船，今天就渡海去台湾，把基隆收回来。”

“老爷，穆将军说法国鬼子已从基隆撤走了。”章怡安慰道。

“我不信，我不信，老穆的话我不信，他总是哄我。今天我要亲自去台湾，他和杨石泉都要跟着我去。我都要去了，他们有什么好推辞的。走，走，到码头坐船去。”

左宗棠挣扎着要走，章怡只得吩咐道：“那就快给老爷备轿，送老爷去码头。”

接着，她与大家悄悄商议道：“看来老爷已经有些糊涂了，不答应他肯定不成，就抬着他在街上兜个圈子，然后再回来。”

左宗棠坐上凉轿，四个人抬着，他半清醒半糊涂，吩咐要穆图善、杨石泉都跟他去坐船渡海，两人只好随他的凉轿在街上兜圈子。孝宽扶着轿杠跟在轿边，以备吩咐。

左宗棠并不吩咐什么，过一会儿喊一声：“娃子们，今天过年，法国鬼子要来打福州，料理好裹脚布，跟我打法国鬼子去。”或者喊，“老穆老穆，跟我渡海到台湾。”

孝宽就在一边回道：“穆将军和杨总督都在后面，要跟您去台湾呢！”

天阴了起来，有雨点落下来，孝宽示意轿夫抬着轿子回行辕。左宗棠很久没说话了，孝宽喊了一声：“父亲，天下雨了，今天海上风大，穆将军说明天陪您去台湾。”

但左宗棠没有吭声，孝宽预感到不好，拿手在左宗棠鼻子前一拭，已没了一丝呼吸。他长号一声，号啕大哭起来。那时雨突然大了起来，伴着轰轰的雷声，把大家的哭声都压了下去。

暴雨下了整整一夜，福州东北角的城墙崩塌了两丈有余，所幸并无

百姓受伤。天亮后左宗棠去世的消息已经传遍福州，大街小巷一片哭声。百姓都说城墙崩塌是因大人去世天也为之伤心，而所幸没有伤到人，是大人冥冥中的护佑。

穆图善和杨昌濬联衔上奏左宗棠去世的消息，并转奏他的遗折。将军与总督联衔出奏，不是大捷就是大哀，中法已经议和，大捷不会有，那肯定是有大员出缺，慈禧首先想到的就是左宗棠，打开折子一看果然不假。她好久没有出声，悲伤道：“小李子，快叫七爷，左宗棠没了。”

醇亲王赶到宫中，看了左宗棠的遗折也忍不住眼泪下来了。

“我大清失一长城矣。此后大清再受洋人欺负，高官厚禄的百官，谁还能挺身而出，白头临边？”慈禧长叹道。

醇亲王抹去眼角的泪道：“真没想到，去年一别，竟是永诀。”

“老七啊，中法议和，左宗棠是不甘心呢！老七，你说议和到底对不对呢？”

“太后，中法已经议和，不必再去多想。能够乘胜而收，避免兵连祸结，也未尝不是好事。”

“总之是国家太弱的缘故。左宗棠在折子里，建议朝廷大兴洋务，以后你们要好好上心才是。他还建议台湾设行省，还要专设海军衙门，这两件事你们军机尽快商议拿出办法来。”

接下来商议左宗棠的丧事，慈禧道：“你回去和军机们拿个意见出来，总之，左宗棠是有大功于朝的人，不能亏待了他。”

军机大臣们商议了半个时辰，到晚膳的时候，集体递牌子请见。他们商议的结果是：左宗棠的事迹付国使馆立传、立功省份建专祠纪念，赐祭一坛也必不可少，还打算派新任福州将军尼古音代行御祭。慈禧听了之后也无意见，但在他谥号的问题上却大费周章。

论武功，左宗棠与曾国藩不相上下，甚至要超过曾国藩。曾国藩死后谥“文正”。但国朝谥法，惟有翰林院授职之人，始得冠以“文”字，左宗棠未中进士，当然更不曾入翰林。“正”字呢，只有上书房师傅资格者，照例才有资格得。大家商议，左宗棠谥号的后一个字谥“襄”最为合适，因为以武功卓著者谥“襄”。慈禧听了便道：“哀家看左宗棠当得一个‘文’字。他虽没入翰林，可他是东阁大学士，都是大学士了，难道连个翰林的资格也没有？以后凡是大学士，无论是否是翰林，都可谥文。”于是左宗棠的谥号定为“文襄”。慈禧还特别加恩，给左宗棠的子孙封典十分优厚，曾孙以上人人都有恩荫。

左宗棠去世的消息传到天津时，李鸿章正说起左宗棠。

话题是由这次签定中法条约说起的。对这次签约，李鸿章也是大为不满。因为名义上他是全权大臣，但谈判却是在赫德事先画的框框内进行，至于实质的问题，太后都已向赫德默许，并无商谈的余地。

“款议始终由内主持，专倚二赤，我虽有全权之名，不过是画诺罢了。”所谓内是指慈禧，所谓二赤，就是赫德，他对身边的马建忠道，“签订条约的骂名还是要由我扛的！不知有多少人要骂我卖国贼，福建的左老三肯定早就喋喋不休了。”

正说着，周馥前来告诉他，说京中有电报来，左宗棠已于数日前去世了。李鸿章顿时僵在那里，表现得十分伤心。

“左大人多与中堂掣肘，中堂为什么还这样难过？”马建忠见此诧异道。

“我们俩吵了一辈子，争了一辈子。但吵归吵，我们都是朝廷倚重的臣子，都能为国分忧。就像走夜路，两个争吵的人能够互相壮胆，把夜路走完。如今左大人去了，我反倒觉得心里没底了。”李鸿章默默然。

张鸿福历史小说经典书系

李鸿章

张鸿福◎著

① 平步青云

李鸿章

① 平步青云

李鸿章

② 洋务巨擘

李鸿章

③ 帝国烽烟

目录

- 李鸿章①：平步青云
- 李鸿章②：洋务巨擘
- 李鸿章③：帝国烽烟

长篇历史小说经典书系

李鸿章

张鸿福◎著

① 平步青云

长江文艺出版社

自序：我写李鸿章

想写李鸿章的念头十几年前就有了，那时我正在创作长篇历史报告文学《末路王朝——中日甲午战争报告》，查阅搜集了不少李鸿章的资料，感觉从前理解的李鸿章太片面。此后一见到李鸿章的资料就尽量搜集，手头累积了不少。

决心动笔写，是受长江文艺出版社田敦国老师的提议和启发。当时我已经出版了长篇历史小说《左宗棠》，责任编辑正是田老师。关于李鸿章的书籍可以说汗牛充栋，我要写一个什么样的李鸿章？把“卖国贼”打倒在地，再踏上一脚，让他永世不得翻身，是我最厌恶的书写方式；标新立异，为李鸿章翻案，也非我所愿。我想，我还是写一个“本色”李鸿章吧，尽量贴近历史事实。

所以，我在参考资料的时候，第一位的是最原始的档案资料，比如《清实录》《东华录》《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资料丛编）》《清代海军史料》《义和团运动史料》《李鸿章全集》。在那些重大事件、关键史实上，李鸿章当时到底如何处置，我坚持尽量原文引用，绝不想当然的按“卖国贼”的脸谱来塑造。我参阅的第二类资料是当事、当时外国人的著述，如日本人的《蹇蹇录》《日清战争》，德、美、英等国记者、传教士著述的《德语文献中的北京》《1900：西方人的叙述》《中国与中国人影像》等。之所以对这部分资料情有独钟，是想从一个更广阔的视野来看李鸿章和李鸿章所处的时代。第三类资料则是同时代人的书信、笔记等。第四类资料则是今人研究出版的关于李鸿章的书籍资料，出版年限则划线为2000年后出版，个人感觉早年出版的资料太过偏颇，断章取义严重。近年来网络资源丰富，使我得以能够读到今人最新的研究成果。比如2014年甲午战争暴发120周年之际，《参考消息》策划发表了一组包括军事、法学、外交、经济等方面专家的文章，从不同角度研究甲午战争，我仔细阅读，受益匪浅，许多观点融入了小说创作中。

曾经有人问我，你崇敬一个人才可能去写这个人，你难道崇敬李鸿章吗？崇敬这个词不敢用，但我的确尊重李鸿章。李鸿章的发达缘于奉曾国藩之命创办淮军救援上海，他乘坐当时最先进的交通工具轮船，从安庆跨越千余里太平军的占领区到达西洋文明最集中的上海，从此开始了他平步青云的仕途和风生水起的洋务事业。他先是创办洋炮局、机器局仿造洋枪洋炮，战争结束后又把洋务重点转向求富求强的民用经济，金陵机器局、江南制造总局、天津机器局、上海轮船招商局、中国电报局、中国铁路局、上海机器织布局、开平矿务局、漠河金矿……李鸿章创办的洋务企业能列出一个长长的名单，可以说，没有李鸿章，便没有中国的近代化。尤其是北洋海军，更是在李鸿章的极力推动下才得以成军，虽然甲午之战后几乎全军覆没，但也无法否定北洋海军的巨大意

义。在当时办洋务所遇到的阻力和困难是我们无法想象的，每提起一项“洋务”，总会群起而攻之，骂之为崇洋媚外，骂之为汉奸，甚至以为要断送大清江山社稷。但李鸿章不为所动，发挥了超凡的韧性，因为，他敏锐的感受到了落后与差距，认为中国正面临着“三千年未有之变局”，只有实行变革中国才有出路，“穷则变，变则通”。李鸿章的见识，远远超越那个时代的精英阶层。在这一点上，我的确崇敬李鸿章。

我们历史观中，有个“奸臣情节”，往往把一个王朝的败落和灭亡归罪于一两个奸臣，好像没有某个奸臣，这个王朝便可长命百岁。李鸿章不幸当了大清国的“奸臣”，成了晚清的箭靶子。李鸿章的时代，正是大清国没落的封建制度与西洋资本主义制度交锋的时期，或者说是社会转型期，李鸿章在这个转型的过程中，尽了很大的努力，但不幸传统体制的力量依然强大，转型没有成功，封建制度在资本主义制度面前败下阵来。李鸿章当然有责任，但把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衰弱、一种制度化的缺陷归罪于一个人，客观吗？公正吗？这是安抚民心最有效、最简单也最无耻的办法，是不敢反思、不会反思、不能反思的表现。弱国无外交。即便我们这些自觉比李鸿章聪明的事后诸葛亮，生在李鸿章的时代，我们大多数人会不会比李鸿章更聪明、眼界更辽阔？没有李鸿章，晚清中国就能避免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命运吗？那肯定是妄想。

这好像在替李鸿章翻案，其实真不是，我也的确未做此想。我只是想把李鸿章一生期望富国强兵、结果却是丧权辱国的原因弄得更明白些。历史小说是写给当代人看的，我写李鸿章，也是想梳理一下“李鸿章时代”对当代的教训和警示。

中国的洋务运动始于1860年，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深受刺激的朝廷设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开始“师夷长技以制夷”；日本明治维新始于1868年，晚于洋务运动。双方最大的区别在改革目标上，中国强调“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在封建制度的基础上，主要学习外国的机器和技术；日本则是效法欧美，采取资本主义制度，连天皇也率先剃发、着西装。双方一直在赛跑，中方只有李鸿章等为数不多的人感到来自日本的压力，大多数人完全不把日本人放在眼里；日本则举国一致，以打败中国为目标。早在1887年日本陆军参谋本部制定的《征讨清国策》的开篇中就明确提出，“趁清国还幼稚，我们应断其四肢，伤其身体，使之不能动弹，我国才能保住安宁，亚洲大势才能为我掌握，由我国维持。”两辆车在甲午年相撞，大清国惨败，日本大胜。

这是一个最大的背景，即两种制度的较力。但如果将胜负完全归之于制度，也失之于偏颇。那么，“李鸿章时代”的教训和警示有哪些？

首先是中央政权缺乏权威统一。甲午战争时，国家最高权力掌握者名义上是光绪帝，他依赖的是以翁同龢为首的清流台谏官员；慈禧已经退居颐和园，名义上已经放权，但朝中大员都是她垂帘时的班底，影响力不可小视，不少大臣仍然视她为大清的女主。战争暴发后，光绪帝主战，慈禧太后主和。结果，和战不定，屡失时机，前线将士无所适

从，心怀观望，严重影响士气。其实，战与和并无高下之分，也不是爱国与卖国的标准，当战时一致力战，该和时全力促和才是国家之福。最怕的是该战时未敢战，该和时又不甘心。

其次军事制度不适应战争形势的变化。日本效法欧美，不断改革完善军事制度。战时成立由海陆军首脑以及首相组成的大本营，作为天皇统率军队的最高指挥机关，统一协调海陆军、协调军事和外交。中国则实际由李鸿章指挥北洋军队与日军作战，朝廷中以翁同和为首的清流们则在背后交章弹劾，这令外国人十分不解，为什么那么多人不帮李鸿章筹措粮饷，反而纷纷指责他。日本陆军最高作战单位是军，一万人左右，适合大规模作战；清军最高作战单位是营，六百多人，适合于维持地方治安，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国防军体制，临战时临时拼凑数十营交一位将领统带，资历相仿，互不服气，内耗极大。日本实行的是兵役制，符合条件的国民必须服兵役，接受严格的军事训练；清军实行临时招募制，大战在即，兵源不足，临时招募，农民放下锄头上战场，没有战斗力不说，遇敌辄溃，带坏整个战场形势。

第三是严重腐败腐蚀国家战斗力。晚清从上到下腐败透顶，大小官员几无不贪。这种风气必然导致大家都不愿为国家牺牲。李鸿章本人好财利，积聚了不下千万的资财。他用人重才不重德，以为“非名利，无以鼓舞俊杰”，部下贪财好利者众。大小军官都设法吃空饷、喝兵血，特别是高级武官，许多人广置田产，畏敌惜命，因此战争中出现了大量敌未至我先逃的例子，根本谈不到抵抗，让人不胜唏嘘。

最后，软弱的外交方针怂恿了敌人的贪欲。洋务运动开始后，以恭亲王为首，清廷执行的是“外敦信睦，隐示羁靡”的外交政策，就是尽量避免战争。这在当时国弱民穷的形势下，不失为明智之举。李鸿章是这一政策的坚定支持者，他在外交上也实行以夷制夷，遇到麻烦寄希望于列国调停。结果每次临战，都告诫前线将领不得开第一枪，以免“衅自我开”，弄得前线将士“战亦罪，不战亦罪”，无所适从。不挑事自然应该，但凡事都有度，人善人欺，马善人骑，当自己的利益受到侵害时，连高声呵斥的胆量也没有，必然怂恿侵略者的贪欲。就像剑客，遇敌手不敢亮剑，在气势上已输，必令对手轻蔑、欺慢。日本正是看清了清廷的软弱，先是否并琉球，后又占据了朝鲜，割占了台湾，以此引发了列国瓜分中国的潮流。

这些教训对今天的中国仍具有警示意义。如今，中国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引起了世界的惊叹，也引起部分国家的有意抹黑，宣扬中国威胁论。他们不愿看到中国的真正强大，盼望中国发生重大挫折。这情形与甲午战前非常相似。中国走向崛起的过程中，阻力和危机将伴随始终，应当从近代吸取哪些教训，避开哪些陷阱，是我创作《李鸿章三部曲》一直在思考的问题。中国正处于转型期，经济放缓，矛盾加剧，驾驶这艘巨轮转型不易。我是真心期望中国克服一切困难，化解一切矛盾，顺利前行。

我不敢说这是写李鸿章最好的小说，但我敢说，这是一部最走心的小说，值得您一读。

张鸿福

2016年9月

• 平步青云

- 第一章 李秀成横扫苏常 曾国藩受任两江
- 第二章 李鸿章妙计解困 恭亲王留京议和
- 第三章 祁门县愤而辞幕 南昌城儿女情长
- 第四章 重入幕三言退敌 克安庆纵论朝局
- 第五章 叔嫂合谋擒肃顺 一湖三山募豪杰
- 第六章 仿湘营创立淮军 救上海千里轮运
- 第七章 结交洋将受冷遇 大战将至筹饷难
- 第八章 虹桥大捷扬威名 整顿贪墨去政敌
- 第九章 收逃将不拘小节 洋枪队走马换将
- 第十章 定大计以沪平吴 围苏州纳王请降
- 第十一章 弃信义鸿章杀降 受愚弄戈登反目
- 第十二章 费苦心自圆其说 巧斡旋赫德劝和
- 第十三章 图自强鸿章上书 重礼义倭仁空谈
- 第十四章 遇危机学启托梦 出洋相戈登请辞
- 第十五章 报师恩不掠人功 克金陵纵火屠城
- 第十六章 曾国藩临渊履冰 安德海搬弄口舌
- 第十七章 忧馋畏讥剪羽翼 裁湘留淮谋长远
- 第十八章 监临乡试惜人才 鸟尽弓藏受弹劾
- 第十九章 巧辩驳有惊无险 受重用署理两江
- 第二十章 李鸿章上驷奉师 曾国藩重兵剿捻
- 第二十一章 兴洋务创办沪局 督湖广曾李以代
- 第二十二章 刘铭传以怨报德 李鸿章倒守运河
- 第二十三章 过莱芜凭吊长勺 游岱庙邂逅妙玉
- 第二十四章 李鸿章坚韧求胜 赖文光慷慨赴死
- 第二十五章 济宁危机受处分 张秋城内险丧命
- 第二十六章 张宗禹投河就义 李鸿章晋升协揆

平步青云

第一章 李秀成横扫苏常 曾国藩受任两江

咸丰十年（1860年），李秀成策划五路大军围攻江南大营。当时，太平天国的天京被江南大营围得似铁桶一般，李秀成本来只想破解天京之围，而彻底踏破江南大营，实在出乎他的意料。

太平天国定都金陵（天京）后，官军在扬州建起了江北大营，在金陵城东建起江南大营。在咸丰六年和咸丰八年，江北大营先后两次被太平军踏破，后来再也没有建起来；而江南大营虽于咸丰六年被踏破，但咸丰八年又重新建起。自太平军兴以来，清朝经制之师八旗、绿营一败涂地，只不过是乡间练勇的湘军却风生水起，俨然成为平叛的主力。以八旗、绿营为主的江南大营，是经制之师仅存的硕果，在支撑着朝廷的脸面，因此，朝廷自然寄予极大的厚望。然江南大营统领、钦差大臣和春，却难孚重托。

和春，满洲正黄旗人，属于皇帝亲领的上三旗。从太平军广西起事开始，他就与向荣一道尾追太平军出广西、入湖南、进湖北、赴金陵，在满人中还算得上久经战阵。不过，他有旗人的通病，华而不实，喜欢恭维，看不起汉将。更糟的是他用了一个小人王浚做翼长，此人最擅长恭维巴结，大聪明没有，馊主意一皱眉头就来。尤其是他每月只发半饷的主意，让上上下下的人都颇为不满，他攥着三十多万两银子不放，说是待克复金陵后补发，想以此激励将士效命。可这些绿营、旗人当兵就是为了拿饷，拿饷就是为了吃喝玩乐。整个江南大营，吃喝嫖赌，样样俱全，游娼四出，似集镇如青楼。

如今饷不凑手，酒赊不出来，婊子不买账，士气不但低落，而且大家愤愤不平，就像一堆干柴，一个火星就可能来个火烧连营。由他把持后勤，弄得上下都有意见。

军务帮办张国梁意识到了危机，屡次向和春苦求军饷，可和春一概不应。张国梁是土匪出身，外号大头羊。当土匪时就以仗义、不妄杀出名，参加过天地会，后来被向荣招安，屡立战功。就连咸丰也知道张国梁勇猛能战，令图形进览（就是请人画下像来，送到大内请皇上御览），这是非常高的荣耀。要论带兵打仗，张国梁比和春强得多，但他是汉人，所以向荣战死后，继任钦差大臣的不是能打善战的张国梁，而是逊色不少的和春。

和春知道自己不及张国梁，但官大一级压死人，因此事事为难他。张国梁说东，他偏要西。因此，张国梁来为士兵讨饷，他就更不可能发全饷了。张国梁的部下都为他鸣不平，纷纷气道：“各位兄弟，等长毛来进攻时，咱们都不要动，看大帅和翼长怎么拿银子去破敌。”

如今五路长毛来攻，最能战的张国梁部情绪又是如此，江南大营实在是岌岌可危。和春心里也急，但他仍放不下架子，不与张国梁商议，却连写七封鸡毛信向两江总督何桂清求援。

何桂清（1816—1862年），字丛山，号根云，云南昆明人，道光十五年（1835年）进士，后授翰林院编修、内阁学士、吏部侍郎、江苏学政，干的都是文职。太平军兴后，正在江苏学政任上的他上折言说兵事，洋洋数千言。咸丰以为他知兵，让他出任浙江巡抚。在浙江巡抚任上，他千方百计为安徽官军筹饷，又得到咸丰的赞赏。后来两江总督出缺，文渊阁大学士彭蕴章极力举荐何桂清，咸丰便答应了。

何桂清骨子里是个文人，并不知兵，但他偏偏有志要做个真正的总督——上马管军，下马管民嘛！所以太平军进攻江南大营，他反而认为是个机会——如果和春被长毛打得落花流水，那么自己接替他顺理成章了。所以，他以常州也发现大批长毛、必须力保官军粮饷后路为由，不但不发兵相救，还把浙江赶来援助的一万多人统统留在了常州，名义上是坚固官军后路、保护苏东膏腴之地，其实只是为了保护总督府的安全。

咸丰十年闰三月初，太平军发起总攻。当天还是晴空万里，夜里开始雷雨交加。官军士气低落，无心恋战。江南大营西南长壕首先被太平军攻破，天京城内的太平军见援军到来，士气大振，也冲出来厮杀，油火罐点燃了官军的火药库，一时间爆炸连环，火光冲天。

太平军连破五十余营，官军总兵黄靖、副将马守富、守备吴天爵被击毙。张国梁听到西部营垒有战事，带兵赶来时官军已溃不成军，只好原路返回，准备固守大营东北半壁。谁料大营中的官军更是无心恋战，趁乱四处放火，纷纷逃散。

和春此时因饮酒过度，在枪炮轰鸣中依然酣睡不醒。外甥、副将常亮等人叫醒他后，说太平军正在发动进攻，他不但不信，还要躺下继续酣睡。直到帐外燃起大火，溃兵汹涌，他才被吓醒，连鞋子也没来得及穿，便一路狂奔，经石埠桥再换船逃到了镇江。

半天一夜的时间，太平军顺利攻破了结营近百里的江南大营，缴获了大量枪炮、火药、铅子以及白银十余万两。

张国梁部勉强成军，幸未一溃千里，尤其是亲兵营一直维护在他身边。天亮后，他试图收拢部队整军再战，但部下都苦苦相劝，言说兵败如山倒，何况长毛气势如虹，现在能全身而退就是万幸，再战只能是自寻死路。

张国梁西望江南大营，已是处处烟火，一片狼藉。往东的路上，则是丢弃一路的缨帽刀枪、锅碗篷帐、裹脚烂鞋以及其他军资。再看看身边的亲兵，个个一身烂泥，满脸烟灰血污，垂头丧气，确实不能再战。他长叹一声道：“数年心血，毁于一旦！”便命令亲兵营把路上的旗帜都

捡到手中高高举起，他则横刀立马，亲自断后，撤往镇江。

天京之围完全解除，太平军将士忙着抢夺官军遗弃的物资，大家肩扛背驮，发现更稀罕的物什，便扔掉手中的，捡起新的来。结果就像黑瞎子掰玉米，一边丢一边捡，弄得心猿意马。

李秀成督带亲军一路往东，见远处全是张国梁的军旗，心中不免胆怯。张国梁乃官军中少有的悍将，太平军屡屡吃他的苦头，怕他撤退之中仍有计谋，所以不敢穷追。

前线败退下来的溃兵自然也到了常州，何桂清获悉败报，后悔不迭。江南大营与苏常一线本是唇齿相依的关系，当初他利令智昏，只打自己的好算盘，把唇亡齿寒的道理抛到九霄云外。而今江南大营溃败，和春如果参自己一本，他就是巧舌如簧，也百口莫辩。更糟糕的是，江南大营一溃千里，如果长毛来攻，他只有披挂上阵了。虽说自己以言兵论战出名，但吃烧饼喝凉水，是不是真知兵自己心里最有底。所以他连连给和春数封信，除温语劝慰外，还立即送五万两军饷，同时诚恳相邀：“常州万民，皆盼大帅如望云霓。”

退到镇江的和春已心胆俱裂，便以加强后路为由，让张国梁随他一起退往丹阳城。和春乃败军之将，见何桂清态度还算诚恳，所以一肚子气没法向他撒了。王浚收到军饷后依然如故，只向溃勇每人暂发二两。张国梁怒不可遏，去找和春理论，和春虽不再趾高气扬，但仍不肯让王浚修改成命。张国梁恨得咬牙切齿，却也无可奈何。

闰三月底，洪仁玕、陈玉成、李秀成、李世贤、杨辅清等一起登殿，向洪秀全祝捷，庆贺天京解围。洪秀全赐下金银玉帛，并赐宴君臣同乐，然后商讨下一步的军事行动。

当时太平天国的形势不容乐观，攥在手里的地盘不过是安徽东部及江苏西部，而上游重镇安庆也在湘军的重兵围困之中。安庆是天京的保障，如果安庆易手，清军顺流而下，天京就危在旦夕了。

陈玉成主张救安庆，因为他一家老小都困在那里；李世贤则主张取闽浙，此地的富庶不言而喻；洪仁玕、李秀成则主张东取长江下游，理由是：“为今之计，自天京而论，西距川、陕，北距长城，南距云、贵、两粤，俱有五六千里之遥。唯东距苏、杭、上海，不及千里之远。厚薄之势既殊，而乘胜下取，其功易成。苏沪富甲天下，上海更是百货云集，日进万金。一俟下路既得，即买置火轮二十个，沿长江上取。另发兵一支，由南进江西，发兵一支，由北进蕲、黄，合取湖北。则长江两岸俱为我有，则根本可固矣。”这个道理很简单，先摘近处熟透的果子。

洪秀全同意了这一主张，但安庆之安危事关全局，所以不能不顾。他命令李秀成率军东征苏常，并限期一个月完成任务，既要摘到果子，又不能耽搁太久。

数天之后，李秀率军东征，十万人马出句容，直奔丹阳，随同出征的是李世贤、杨辅清部。随后，陈玉成回皖北，右军主将刘官芳回皖南，分别发动攻势，牵制官军，掩护李秀成东征。

丹阳城外，张国梁收容了数万溃兵。这些溃兵丢盔弃甲，锅灶篷帐更是无从谈起，仅吃饭就成了大问题。而且他们牢骚满腹，骂不绝口，将张国梁的士兵也影响得士气涣散。所以李秀成的大军一到，张国梁的部下就说道：“大帅要打我们当然跟着打，但总要王翼长拿他的银子去打一仗，让他明白是银子重要还是人重要，然后咱们再出队不迟。”张国梁本来也一肚子气，见士兵驱之不动，也不再强求，成心要看看王浚怎么打这一仗。王浚见状，只得硬着头皮带队迎敌。

李秀成的火器最是厉害，一排排向官军轰击，王浚没冲到敌前，部下已死了一百多人，想要逃回也来不及了。他中了数枪，当即毙命。张国梁看不下去了，提刀跃马杀向太平军，他的部下也纷纷跟进。太平军望见张字帅旗，知道张国梁杀到，连忙后撤数里，不与他接战。张国梁见此也不敢孤军深入，便想拨马回城。

此时，一支太平军偏师占领了城北小山，架起火炮向城中轰击。城中溃兵如惊弓之鸟，纷纷涌向东门，将张国梁部也裹挟着一起东去。张国梁拼命厮杀，无奈不能杀出重围。太平军数十人换上官军的衣服接近张国梁，趁机乱砍。张国梁身负重伤，道路又被溃兵堵塞，只好拨马往河里冲去。无奈河水太深，人马均被溺毙。李秀成对张国梁十分佩服，所以在攻克丹阳城后，他让部下无论如何要找到张国梁的尸体，要依礼安葬。

和春见大军溃败，又逃到常州，他万分狼狈，身边只余亲信亲兵十一二人。何桂清闻报后早就心胆俱裂，他在把和春迎进常州后，便决计逃走。可清朝有制度，一城主官不能弃城，要人在城在，城亡人亡。原因就是主官一走，士气肯定崩溃。所以这条制度执行得极为严厉，弃城的主官难有善终。

生非容易死非甘，眼见太平军逼近常州，何桂清早把死守的壮语抛到九霄云外。总管粮台的布政使查文经运筹粮饷不忘自肥，手里积了一笔可观的银子存在苏州，当然不甘死在常州。如今他窥破何总督的心意，就笼络众人上了一禀帖，请求他退守苏州，以固省垣，以图根本。何桂清真是大旱而得豪雨，立即接受了这一“苦劝”，上奏朝廷说和春已到常州，防务可由他完全负责，自己则到苏州筹措粮饷。

作为回报，也为自己脱走铺垫，何桂清让查文经先去苏州筹饷办粮，并限十日内运至军前。不过查文经一走，常州乡绅立即警觉起来，推举十余人到总督行辕请求何桂清留驻常州，合力守城。何桂清心里痛悔自己没有先走，但表面上还是一脸的坚决，话也是坚如磐石：“众位乡亲请放宽心，何某总督两江，驿节常州，守土有责，誓与常州共存亡！”他还一身戎装，亲自到城墙上巡视了一番。

城外溃兵络绎，乱哄哄向东而去。见状，何桂清更是打定了立即逃走的主意。回到督署，他就换上便装，带着十几个亲信直出东门。百姓不认得着便装后的何总督，一路并无阻拦，但在东门外他遇上了正在巡城的常州知府。常州知府认得何桂清，一眼看出他要逃走，所以便全力挽留。百姓见此也都聚集了过来，上百人纷纷跪下请求他留驻常州，以安民心。还有几位老者膝行十几步，抓住他的缰绳苦苦哀求。何桂清心意已决，厉声说道：“常州防务已移交和钦差，本部堂要去苏州督办粮饷，也是一等一的急办公务，谁再阻拦，格杀勿论。”

大家仍不肯放手，都不信他敢拂了众人之意，命属下开枪。可谁也不曾料到，他真的命令亲兵开枪。这些亲兵也是逃命心切，十几人同时开火，立时打死打伤了十几人。趁大家惊愕无措之际，何桂清策马东去。他一路逃到苏州城外，要守城土兵开启城门。巡抚徐有壬正好巡城，他已从查文经处得知何桂清有弃常州之意，心中十分不满，便对他道：“苏州城小，何能容得下总督大驾？长毛不日也许就会兵临苏州，徐某决心与城共存亡，只怕总督大人没这份胆量和气节。到时再走，反而坏我士气。还是请总督大人另谋他处！”

何桂清被呛得一脸尴尬，但狼狈如此，他也无心计较，遂借坡下驴道：“既然徐中丞如此不近人情，何某就去上海借洋兵前来助守，但愿徐中丞能言行一致，固守待援。”

徐有壬讥讽道：“悉听尊便！沪上有洋人枪炮，大人但可放心大睡。苏州城防，不劳大人费神。”

于是，何桂清带着亲信策马直奔上海。

李秀成兵临常州，百姓登城助守，竟然坚守了四天。眼看城外的太平军越聚越众，呼声震耳欲聋，官军首先被吓破了胆，有个游击带头说道：“何总督都已撒丫子跑了，我们这些四川人何必拿命来拼呢？”于是他打开城门，带着数百人逃走了。

这下便一发不可收拾了，溃兵涌向城门，城上的守军也扔下兵器急急逃命。和春及部下将领也被亲兵裹挟着逃出城去，途中他的肩膀还中了一枪。他一路逃到浒墅关，但见溃兵一路放火抢劫，奸淫掳掠，无恶不作，百姓哭声载道。和春万念俱灰，在运河边上横剑自刎。

李秀成攻克常州，下令屠城，死伤枕藉。接着太平军攻克无锡，进军苏州。苏州城内外聚集着一路溃下来的乱兵，他们到处抢劫，放火烧民房，百姓恨之入骨。太平军一到，城外百姓打着“同心杀尽张、和、贼”的大字横幅前来迎接。守城的李文炳、何信义等将领带着部众前来投降，苏州轻松被克。徐有壬誓不投降，被乱兵杀死。太平军收降官军五六万，缴获洋枪洋炮及各类军资无数。而后太平军更是势如破竹，不出一个月，昆山、新阳、太仓、嘉定、青浦、松江等地，除上海外全部落入太平军手中。

从南京到京城两千余里，六百里加急也要四天，因此宫中的消息总与战场实际差了半拍。江南大营被踏破之时，咸丰的心情正处于少有的舒畅之中。因为不久前他收到了和春奏报克复九伏洲、寿德州、七里洲、上下关的消息，官军把金陵围得已是铁桶一般，他由此看到了平定长毛的希望。十年了，他做梦都盼着长毛被彻底剿灭。

咸丰这皇帝当得实在太憋屈了。首先他的帝位就来得太不容易，因为他一直有个强劲的对手——六弟奕䷑。奕䷑人很聪明，伶牙俐齿，深得父皇的喜爱。一直到父皇病重的时候，还在为立他还是老六而犹豫。他干着急没办法，因为聪明伶俐不是学得来的。亏得师傅杜受田教导，说如果有一天父皇说起身后事，他只管磕头痛哭。结果，有一天父皇真把他留在病榻边，说起万年之后这大清江山该当如何。他立时痛哭流涕，连一句完整的话也说不出。而他的六弟则根据师傅的建议侃侃而谈，军政国计，无不深谋远虑。最后道光拿定了主意，把帝位传给了他，因为最后的测试证明，老六聪明，而他仁孝。当一个帝王，仅有聪明是不够的，还要善待兄弟臣工。不过，道光觉得有些对不住老六，因此遗旨特别要求，他登基时就加封老六为恭亲王。

更让咸丰窝火的是，他刚刚登基，洪秀全就在广西闹起长毛，出广西、入湖南、夺湖北、下安徽，咸丰三年定都金陵，与大清分庭抗礼。经制之师八旗、绿营竟然毫不可恃，先是一触即溃，后来一直追着长毛的屁股跑，直到长毛问鼎金陵，也没有出现一位横刀立马、智勇双全的大将军。和春奏报江南大营连克要地，把金陵围得如铁桶一般，他怎能不欣慰至甚！如果能够一鼓荡平，他就可以仰天纵声大笑了！十年了，他连发自心底的笑声也不曾有过。

军机处的满族大臣更是弹冠相庆，咸丰面带微笑地说道：“八旗将士，骨子里毕竟是骑射出身，打上几年仗，能征善战的将士就锻炼出来了，这就像大浪淘沙，淘去沙子，真金就在眼前。”

众臣无不应和。

这时，安德海擎着密奏折匣小步快跑地递了上来，咸丰以为又有捷报到了，甚至他都隐隐地觉得是金陵收复了。他急切地打开，一看题目就脸色煞白，重重地坐在龙椅上。

满面春风的大臣们立即收住笑声，大气不敢出。彭蕴章是首席军机大臣，他此时不能不开口：“皇上，龙体要紧，天大的事也没有龙体重要，皇上一身系天下安危啊！”

咸丰把密奏递给彭蕴章，怒道：“和春这奴才，把江南大营丢了！”

彭蕴章接过密奏，与军机大臣们同看，奏折并不长，先是说中了长毛“围魏救赵”之计，为了救杭州，把最精锐的一万人马派去援浙；接着说何桂清拥兵自卫，九次飞檄请援而不派一兵一卒，甚至把一万精锐留在了常州，置前方苦战而不顾；最后讲长毛五十万余众，众寡悬殊，虽

经苦战而终不可支。

因为彭蕴章欣赏何桂清的文才和兵略，才极力推荐他出任两江总督，此时他不能不予以维护：“前方军情非当事者不能尽悉，这仅是和春一面之词。何桂清既然留有重兵，那么常州、无锡就可固守，两江根本还未动摇。”

“何桂清少年得志，又才自恃，可不要犯了轻敌的毛病，误朕两江！”彭蕴章的分析不无道理，但咸丰对何桂清并不放心。

彭蕴章也有此担心，但他却信誓旦旦道：“但请皇上宽心，皇上寄予重担，他敢不尽心竭力？现在要紧的是让僧王的蒙古铁骑到江北去，预防长毛北犯京师。”

听了这些，文祥也建议道：“可飞檄曾国藩，让他派一支湘军直捣金陵，牵制东线长毛。”

闻言，穆荫则不以为然：“金陵一线，还是由八旗、绿营来应对，曾国藩此时不宜调动。”所谓不宜调动，其实还是他的老主张——让湘军在上游拼命，八旗、绿营则坐收攻克金陵之大功。

“八旗、绿营？可用的八旗、绿营在哪里？！”咸丰拍着龙案，连连咳嗽，以致把眼泪都逼出来了，安德海、彭蕴章一左一右给他捶背。平静下来后，咸丰又说道，“传旨给和春、何桂清，让他们扎牢营盘，死保镇江、苏常，不可再丢一城一池。”

谁料没几天，何桂清弃城而走，常州、无锡失守，和春自刎，苏州陷敌，江苏巡抚徐有壬被杀的败讯一个接一个传来。咸丰被彻底击倒，他脸色蜡黄，躺在病榻上召见军机大臣，怒道：“何桂清该死！立即押赴刑部问罪！”

“臣识人不明，以致有苏常陷敌之祸！请皇上重治臣罪！”彭蕴章连连磕头。

“你既然足疾日重，毋庸在军机大臣上行走了。”咸丰也并不挽留。

彭蕴章近来腿脚的确有些不便，但并不影响上朝。他知道自己圣眷到头了，便谢恩道：“谢皇上体恤之恩！”

咸丰挥了挥手，门外的小太监把彭蕴章搀了出去。

彭蕴章被黜，按资历就是穆荫了，咸丰招了招手问道：“穆爱卿近前来。当务之急是两江总督出缺，该由谁来继任？”

穆荫一直坚持大清是满人的天下，不能让汉人把持太多官位，所以他建议道：“官文总督湖广以来，两湖未再陷敌，可由他改任两江。”

谁都知道，湖广能够安定，湖南靠的是骆秉章，湖北则靠的是胡林翼，官文不过是伴食总督，临危授他两江总督，他如何担得起？咸丰也知道其中曲折，皱着眉道：“官文不合适，湖广是西线根本，不宜动摇。”

文祥见皇上不同意，则推荐道：“臣以为湖北巡抚胡林翼可当此任，安徽的曾国藩亦可。两人都与长毛周旋经年，眼下的两江总督，非知兵者难以胜任。”

“汉人掌兵，非大清之福。”穆荫向来抑汉扬满。

文祥则争辩道：“能顾大清安危，何分满汉！”

见此，咸丰便摆了摆手道：“你们不要争了，朕要休息一会儿。”

于是，众位军机退出，咸丰又对安德海道：“小安子，叫肃六来见朕。”

肃六，就是户部尚书、协办大学士肃顺，他乃宗室贵族，爱新觉罗氏，字雨亭，因排行老六，人称肃六。此人经历颇为传奇，他本是满洲镶蓝旗人、铁帽子王郑亲王济尔哈朗的七世孙。因少年荒唐，天天牵着一只恶狗在街上闲逛，惹是生非。对这样的人，大家避之犹恐不及。郑亲王的爵位由他的异母哥哥端华承袭，端华对这弟弟也甚为不满，所以懒得管他。这样，肃顺一直到三十岁，仍是个闲散宗室。时任刑部侍郎的麟魁慧眼识珠，他知道肃顺是块欠雕琢的璞玉，便极力推荐他到刑部做了督捕司郎中。

刑部按地域设直隶、奉天、山东、安徽等十七个清吏司，负责地方的民刑案子，同时单设一个督捕司，负责督促各地捕盗捉逃以及京师的人命大案。督捕司郎中是正经的从五品司官，就是十年寒窗的进士们分到部里也顶多只是个六品主事。

肃顺得此美差，自然是又惊又喜。他赶到麟魁府上跪在堂前发誓：“在下一个市井无赖能有今天，全是大人成全，在下若不痛改前非，干出一番事业来，就誓不为人！”

麟魁入值军机后多次向咸丰推荐肃顺，咸丰一见也很欣赏，从此他不断升迁，如今已是户部尚书、协办大学士。

肃顺躬身来到咸丰病榻前，见他脸色苍白，嘴唇青乌，心里很是难过，劝道：“皇上，急也没用，要保重龙体啊！”

咸丰拍了拍他的手道：“此事先放在一边，朕和你商量一下两江总督的人选。”

“朝廷公器，一切由皇上做主。”肃顺为人跋扈，但在咸丰面前一直

很恭谨小心。

“当然由朕做主，朕只是想听听你的看法——军机们推荐的人有三个，湖广督臣官文、鄂省抚臣胡林翼、湘军统领曾国藩，你看谁合适？”

“官文不合适，湖广那一大摊子离不开他。胡林翼也不宜轻动，唯有曾国藩最合适。”肃顺回奏事情干脆利落，从不拖泥带水，而且敢于固执己见，这也是咸丰赏识他的一个重要原因。

“官文不合适，朕知道，你一向重汉轻满，那胡林翼为什么不合适？”

“胡林翼不是不合适，而是曾国藩更合适。皇上请想，如今得力的将领都是曾国藩调教出来的，湘军中最得力的是曾老九，下九江、围安庆，这些硬仗都是他在打。曾国藩出任两江，曾老九自然更加拼命。还有，论资历，曾国藩当正二品的侍郎已经十三年，胡林翼的巡抚加兵部侍郎也不过三四年。”

“曾国藩是到了应该重用的时候了。天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嘛！”咸丰点了点头。

“皇上这些年是在磨炼曾国藩呢！”肃顺附和道。

咸丰这些年一直在压制曾国藩。胡林翼、安徽巡抚江忠源都是出自湘军，就连湘军的偏师统领刘长佑，如今也当上了广西巡抚。这些人的资历、影响和功绩，都不能与曾国藩相比。单单曾国藩，二品侍郎做了十三年，统领湘军苦战八年多，连个实职的巡抚也未授，实在不可理解。

其实个中原因十分简单，咸丰不太喜欢曾国藩，因为他刚登基，曾国藩就上了道折子，提了一大堆意见。皇帝也是人，也喜欢听喜不听忧，所以表面上咸丰赞扬曾国藩，心里却恨他一支笔太尖刻，结果十三年不给他升官。假如这次再由胡林翼出任两江总督，那就好比在曾国藩的脸上吐了一口唾沫，他从此心灰意冷，不再为大清卖命，最终受累的还是大清。如今四顾无人，两江总督非曾国藩莫属！大清是皇帝的，皇帝也是大清的。咸丰只能抛却一己之好恶，决心把两江托给曾国藩。

安徽宿松湘军大营，曾国藩查看军营后回到签押房，见有两个军机处的大信封，不用问就知道又有上谕到了。这一阵江南形势紧张，三天两头奉到上谕，先是要官文、胡林翼与他熟商妥议江南局势，接着又奉旨将何桂清革职逮讯，以张玉良暂署钦差大臣关防，总统江南诸军。但不知今天又有何谕。

江南大营崩溃，长江下游局势糜烂，对湘军而言亦喜亦忧。忧自不必说，江南大营被破，长毛无后顾之忧，腾出手来一心西进安徽、湖北，湘军会面临巨大压力，尤其安庆刚刚合围，如果长毛大军回救，难

免会前功尽弃。喜则是不能表现出来的，只可意会、不可言传。几年来，官军把主力屯在金陵城外，湘军则在上游苦战，即使傻子也看得出朝廷的小九九，无非是让湘军拼命，而让八旗、绿营独得攻克金陵的大功。而今江南大营崩溃，官军一败涂地，湘军就会成为朝廷的依赖，无论朝廷乐不乐意，湘军的地位自此会一路攀升，将来攻克金陵的大功，十有八九也要湘军来收取。

就眼下局势而言，江南一系列人事变动会马上展开。尤其何桂清被解职，他空出的两江总督不可能久悬。如今两江总督不同以往，从前是以财赋重天下，如今系天下之安危，朝野目光都聚焦在此，其地位甚至超过向称天下第一督的直隶总督。这个位子，恐怕要由湘军的大员来充任。

依曾国藩推测，胡林翼的可能性比较大，因为他在湖北与官文关系极为融洽，堪为天下督抚楷模。胡林翼是湘军出身，军兴以来对曾国藩礼敬有加，而且在粮饷上一直是湘军的依赖，由他出任两江，对湘军也是件大好事。当然，曾国藩隐隐也期望这大任降于自己肩头，只是感觉希望渺茫。

曾国藩拿剪刀剪开封口，抽出军机处的寄谕。信很短，一眼可见全文，他禁不住心怦怦直跳——

军机处本日奉上谕：曾国藩着先行赏加兵部尚书衔，迅速驰往江苏，署理两江总督。

曾国藩不动声色，走到外面说道：“快，快，摆香案。”

朝廷有恩赏，大员照例要摆设香案，恭谢天恩。幕僚们都围拢过来，眼巴巴地问道：“大帅，朝廷有何恩赏？”

曾国藩拱手道：“我放两江了！”

“终于盼来了！”

“不出所料，两江总督非大帅莫属嘛！”

曾国藩署理两江总督的消息立即在整个大营传遍了，幕僚和将军们纷纷前来祝贺，曾国藩喜怒不形于色的功夫再到家，此时也掩饰不住。他的嘴很难闭紧，脸色想绷也绷不住，一再拱手道：“此乃皇上天恩高厚，诸位帮扶之功。”

曾国藩太需要实权了，他盼督抚之位已经五六年了。当年他在湖南、江西备受排挤，尤其在江西，九江战败后更是受尽欺辱。他带兵为人家守城池，本应从江西解决粮饷，而江西官绅则以没有明诏为由不供粮饷，巡抚陈启迈更是以断饷为要挟，随意调动湘军，擅自刑讯湘军将领。那时曾国藩的湘军因为闹饷，几近崩溃。为了粮饷，他只有忍屈受

辱，打碎牙和血吞。如今手握总督大权，两江的用人行政要参要保，皆出自他一支笔下。两江三省，唯他曾国藩马首是瞻，要粮要饷，谁敢怠慢？想来真是痛快至极。

忙了半天，众人散去，李鸿章等几个心腹幕僚跟随曾国藩进了签押房，曾国藩坐定后说道：“如今我署理两江，长江上下游的军事必须统筹拿个盘子出来，请诸位来就是要一同商议商议。”

李鸿章眼尖，说道：“老师，军机处还有一封上谕。”

“一忙起来忘记了。”曾国藩一拍额头。

李鸿章帮他剪开封套，曾国藩拿出来看了几行后便道：“果然不出所料。”

这件上谕是要求曾国藩统筹江南局势的——

目下军情紧急，曾国藩素顾大局，不避艰险，务当兼程前进，保卫苏、常，次第收复失陷之地。重整军威，肃清丑类，朕实有厚望焉！

此时苏、常都已陷敌，如今的长江下游只有上海还在官军手里，所以兼程前进，保卫苏、常已是空话。可是那还有上海、苏北、浙北，长毛都有可能进攻，要不要兼程前往？

如今曾国藩是两江总督，两江任何地方有失，他都难辞其咎，所以应当派兵兼程前往。这是一种看法。

苏东地方既然已经尽失，如今再去，已是明日黄花，劳师远征，徒劳而已。这又是一种看法。

“现在的主要问题是没兵。老九正在围攻安庆，皖北、皖南、江西都有战事，抽不出兵力来。关键是，就是有兵能不能到苏东去？彻底平复长毛之乱，必须据长江形胜，由上而下，由西而东。不如此，不能奏功！”这是曾国藩的主意，他捻着胡须继续说道，“难处在于怎么说通朝廷！平定长毛，不能东一榔头西一棒槌，不能哪里丢了就追到哪去，必须有一个通盘的考虑。请大家帮忙想想，我呢也要仔细推敲，此事还不宜久拖，咱们明天再议如何？”

于是，大家起身准备离去。可谢恩的折子必须立即上，所以曾国藩又吩咐道：“少荃你就辛苦一下，代我起草谢恩的折子，说明叩谢天恩之意，至于江南的局势，说明随后会有个专折就行了，暂不必详谈。”

起草奏折是李鸿章的长项，他稍作思考后立即开笔，写完后修改润色，半个时辰就完成了。他先说了曾国藩的感激之情：“立即恭设香案，望阙叩头谢恩。”接着要谦虚几句：“伏念臣从戎七载，未展一筹。既无横草之功，兼有采薪之患，乃蒙龙光曲被，虎节遥颁，膺九陛之殊恩，

界两江之重寄。鸿慈逾格，感悚难名。”然后再说现在不能立即拿出统筹两江的办法，因为两江“统辖三省，兼理盐政、河漕、江防诸务，地大物众，任重事繁”，而自己才能有限，“在平时已才力之难胜，况目下实艰危之尤甚”。但是还必须表明不负朝廷所托的决心：“唯国家多事之秋，岂臣子怀安之日？计唯有殚心奉职，速拯疮痍，庶几仰答高厚生成于万一。”最后说明，除了军情会随后具报外，“所有微臣感激下忱，理合专折付驿，叩谢天恩，伏乞皇上圣鉴。谨奏。”

李鸿章誉录清楚，立即给老师送去。曾国藩正在伏案，招了招手道：“少荃稍坐，我正给老九写信，告诉他我已放两江的喜讯。”

“九叔接到信，不知怎么高兴呢！”李鸿章与曾国藩有师生之谊，曾老九与李鸿章年龄相仿，但也在叔辈上，所以李鸿章称他为“九叔”。

“我这些功劳都是老九和大家给我挣的，我坐收渔利而已。”曾国藩一边写信，一边谦虚。

于是，李鸿章不再打扰，静坐等候。

曾国藩把信封好，李鸿章代为招呼外面的仆役道：“老师的信，立即发给安庆的九帅。”

曾国藩接过李鸿章代拟的奏折，一边看一边点头道：“少荃这支笔真是倚马可待！尤其‘既无横草之功，兼有采薪之患’，用典恰当，恰如其分！难得难得！”

“横草”语出《汉书·终军传》：“军无横草之功，得列宿卫，食禄五年。”所谓横草就是让草横下来倒在地上，很简单最容易的事情。无横草之功，就是说很小的功劳也没有。苦战八九年的曾国藩却说无横草之功，那真是谦虚到家了。

“采薪”语出《孟子·公孙丑下》：“有采薪之忧，不能造朝。”采薪就是上山打柴，有采薪之忧，意思是自己有病，连上山打柴也办不到。曾国藩的确身体有毛病，请过几次假。不过，反过来看，有病还坚持带兵，无异又是一种表功。

唯一不足就是觉得决心还表得不够坚决。曾国藩思考一会儿，提笔在“唯有殚心奉职”后面加上“啮齿誓师，揽辔而志澄清；尽收疆土，下车而问疾苦”。总督上马管军，下马管民，曾国藩加的这几句把总督管军理政的职责都说到了，尤其是“啮齿誓师”四字，亏老师想得出，这让李鸿章敬佩不已。

“在其位谋其政，我出任两江总督，自然要以两江的全局来说话。其实谢恩的折子，我自己动笔也未尝不可，之所以要你动笔，并非仅仅是让你在文字上下功夫，更是要让你从中体味做事的学问、虑事的方法。当然，也是为了能够省出我的时间。”曾国藩把折子放到案上，继续沿着

他的思路道，“一个人总要有属于他自己的时间来思考他该思考的问题。一个群体中，大家都是各司其职，你干好你该干的事，他干好他该干的事，这个群体才是一个好群体。特别是一个官员，万万不能事必躬亲，事无巨细。这可不是偷懒，既是为了自己，也是为了培养替手。诸葛武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其精神可嘉，其方法我却不敢苟同。因为他事必躬亲，所以无人可替代，一旦他病逝，蜀汉便走到头了。少荃你想，这是不是非常可惜？”

曾国藩这样评价诸葛亮，还真是出乎意料，也令他耳目一新。

“办大事者，以选替手为第一要义，替手越多越强，你的天地就越大。做官尤其如此。农夫以种好庄稼多打粮为成功，做官必须以提拔人才为成功。比如我这个湘军统帅，哪怕我没有当什么总督，而我湘军中能出十个八个督抚，那我也可以高枕无忧了。如果我曾某人不断升官，幕府众人却一直盘桓在帐下，我就是误人误己。官场中人，大多不解个中奥妙，大权在握时颐指气使，将他人的逢迎巴结当作效忠亲近，不能提携一二，待到风雨袭来，方觉四边不靠，竟是孤家寡人，悔之已晚。有些大员将属下谋士幕僚视为私产，得心应手之余，不忍外放，却不知不仅埋没人才，更是自断手足。少荃你将来做了官，最重要的不仅仅是办事，还要提携人才，如果只管自己高官照做，别人只有给你打长工的份，那当你致仕还家后，连杯热茶也讨不出的。”

“这正是大家愿意到老师幕中的原因。老师的幕府堪称天下第一大幕！如今巡抚已经出了三个，将来老师的前程不可限量，十个八个督抚或许不止。”李鸿章连连点头称赞。

说起这三位巡抚来，曾国藩的心里是酸涩的，因为这三个人的升迁，并非全是因曾国藩的推荐而获任，在他看来，朝廷甚至有些打压他的意思在里面。不过，曾国藩从来不把这种心底的酸涩示人，他笑了笑：“借少荃吉言，幕中多出人才，就是我曾某的极大荣幸。人人都说不要武二郎开店，因为容不下高个子的人。可是，武二郎开店就好吗？他觉得自己是最高的，人人都不如他，有机会推荐人才的时候，总觉得张三李四王二麻子都一身的毛病，都不堪大任，你说这样的人开店好吗？如果总觉得别人都不如我，看谁都不能独当一面，那你说入我曾某人的幕府，可怕不可怕？”

李鸿章笑着回应道：“老师哪里是这样的人！”

“少荃，我和你父亲是同年，我把你当年家子看，更把你当可造之才，你要自惜。”

“老师教诲得是，学生一世荣辱，都系于老师一身。”闻听此话，李鸿章十分激动。

曾国藩摇了摇手道：“那倒不至于，关键还是你要克己成材。”

李鸿章回到住处，胸中心潮涌动。当年他投奔曾国藩，现在看来，这步棋走得不错。七年前，他还是翰林院编修，因为太平军进攻安徽，朝廷派安徽人吕贤基回乡举办团练，李鸿章觉得是个晋身的捷径，于是主动请缨跟吕贤基回到了安徽。可惜不久吕贤基战死，他又投奔新任巡抚李嘉端，李嘉端因连吃败仗被免职，李鸿章再次被新任巡抚福济招入幕中。辗转五年，他虽因战功升到道员衔，但所佐非人，尤其是福济胆小怕事，不懂兵略，以挑动手下将领不和而达到平衡控制的目的，这让李鸿章深感前途渺茫。

那时，他的大哥李瀚章在南昌为曾国藩办理后路粮台，知道他走投无路，便极力向曾国藩引荐。李鸿章当年在京城备考时，父亲李文安曾让他拜曾国藩为师学习义理、古文，两人有师生情谊。其实不必李瀚章介绍，曾国藩对李鸿章也相当了解，他觉得李鸿章二十多岁中进士点翰林，少年得志，锋芒太露，因此有意要消磨他的锐气，虽然答应让他入幕，却只是让他负责文报事宜，无非抄抄写写。这非李鸿章所愿，他的愿望是自带一军，独当一面。曾国藩幕中的文武以湖南人居多，也都不太看重这个安徽来的年轻人，觉得他就是有些小聪明，舞文弄墨而已，这让李鸿章很是丧气。

不过，今天老师的一番话可算是交了实底，原来老师对自己期许颇深。如今老师是天下瞩目的两江总督，将来有他的保荐，自己建衙开府也不是不可能。当下老师最操心的就是江南局势，老师的意图是先取安庆，由上而下再取金陵，而朝廷的意思是让火速进军取苏、常，如何统筹考虑，既达到老师的设想，又让朝廷无话可说，的确需要仔细琢磨。这么一则激动，二则深思，以致翻来覆去，久不成眠。

第二天一大早，李鸿章是被仆役推醒的，他一边推一边喊：“李道台，大帅等你去吃早饭。”

李鸿章睁眼一看，天刚亮，而他睡意正浓，翻了个身道：“我头疼，稍睡一会儿就起，别等我了。”

仆役见状，无可奈何地走了。

曾国藩生活非常有规律，每天总是天不亮就起床，绕营盘巡查一周，然后回到大营吃饭，而且是所有幕僚一边吃一边讨论事情。李鸿章最受不了的就是早起，何况昨天晚上睡得又太晚，实在挣不起身来。

曾国藩听说李鸿章又头疼，把端起的碗重重放在桌上道：“他昨天不是刚刚头疼了，今天还疼？都不吃饭，非等他来了一起吃！”

李鸿章刚要睡个回笼觉，幕府里最受器重的赵烈文自来请了：“少荃兄，大帅等着大家吃饭，说人不齐就不吃。你最好马上过去，十几个人都等着你呢！”

赵烈文比李鸿章小九岁，因此一直称李鸿章为“少荃兄”。他虽然年

轻，但目光敏锐，见识深远，李鸿章也深为佩服。他亲自来叫，才知道老师是真生气了。所以他连忙穿衣，匆匆忙忙赶了过去。

见李鸿章到了，曾国藩连看也不看他，闷声道：“吃饭！”

大家都闷头吃饭，只有碗筷汤勺碰撞的声音。各位吃完，都陆续起身走了。曾国藩也吃完了，站起来要走，又回头正色道：“少荃，既然入我幕府，就应该遵守这里的规矩，我幕府中，最讲究的就是个诚字。”说罢，他拂袖而去。

这顿早餐，李鸿章也是吃的味同嚼蜡。吃罢饭，他独自在餐厅里坐了一会儿，最后还是决定去见曾国藩。他走进签押房，曾国藩正在看文报，见李鸿章进来，他头也没抬就问道：“你头疼好了？”

李鸿章只好实话实说：“学生头没疼，是昨天睡得太晚，起不来，想了个由头。”

曾国藩见他说了实话，心情稍放松了些，抬头道：“少荃，凡成大事都要有始有终。养成每天早起的习惯，这对人有百利而无一害。你入我营中已经一年有余，这么一个小小的习惯还养不成，你不觉得心有不安吗？”

李鸿章垂首道：“学生惭愧，昨天晚上半夜还睡不着。”

李鸿章身高一米八，比曾国藩高出一大截，看他垂手含胸诚恳认错，曾国藩放缓了语气：“实在起不来也无妨，实话实说就是，何必编造头疼的理由？你昨天早晨刚刚说过头疼，可是昨天你精神焕发，起草的折子那么漂亮，可见就不是真头疼。”

“学生谨记老师教诲。”见曾国藩的气已经消了，李鸿章又道，“老师，昨晚我仔细想了一下当前局势，老师说得有道理，安庆之围不能撤，朝廷要撤安庆之围去救苏、常，更是拆了西墙补东墙，东墙不一定扶住，西墙却必倒无疑。”

“是啊，可怎么才能说服朝廷，这是个难题，不妨说说你的想法。”曾国藩有意要考一下李鸿章。

“朝廷要老师救苏、常，这可以理解，因为那是朝廷的钱袋子。如果苏、常没丢，那就无条件提兵赴援。问题是苏、常已经丢了，所以必须有个通盘考虑。这个通盘考虑最重要的就是老师说的，取金陵，必须踞上游之势，建瓴而下，由西而东。因为金陵是依长江而形成的大码头，要取这样的码头，必须借舟船之力，借舟船之力，必须由上游搏下游。当年西晋取东吴如此，蒙元取南宋也是如此。老师还要告诉朝廷，江南、江北大营，建了两次竟然两次被破，不是兵力不够，不是将士不效命，也不是粮饷不足，而是由东取西、由下取上的大势就错了。如果继续走由东取西的老路，难免重蹈覆辙。所以，不要说没有兵去苏、常，

就是有，也不能如此布局。”

“少荃此议甚高，先把大势说清楚，我不赴援，是大势不宜如此。”曾国藩听后连连点头。

李鸿章受到鼓励，思路更加开阔：“接下来，还要让朝廷明白，如果把安庆的兵力撤走，不但围困安庆一年之功尽弃，而且安庆北面的桐城、东线枞阳之湘军都无以呼应，也要被迫南下，那么皖北局势难免动荡；一旦皖南皖北不能连贯一气，那么湖北东门也如同自撤屏障，必然震动。所以撤安庆之围是牵一发而动全身，动一子而满盘皆输！”

“好一个牵一发而动全身，动一子而满盘皆输！”曾国藩击案赞叹，“安庆不能动，但朝廷的迫切心情不能不顾，我已经决定要把大营从江北移到江南，到徽州某地驻扎，此地应位于苏浙赣皖四省之界，东可顾苏常，西可连赣北，南可及浙西。关键是徽州乃江西屏障，江西是大军的饷源兼后路，必须确保不再被长毛蹂躏。少荃，你就按这个意思起草折子。”

第二章 李鸿章妙计解困 恭亲王留京议和

祁门是徽州一府六县之一，位于黄山西麓，皖赣两省交界之处，有“九山半水半分田”之说，是个闭塞的小县城。此地是沿长江南岸陆路进入江西的必经之地，在此驻军，既可阻止太平军南进江西，又可北顾安庆，一旦曾国荃安庆围城部队受到威胁，可北上驰援。同时东接徽州，可沟通浙江。另外，驻军此地，还可以应付朝廷询问，说是为将来收复苏常作准备。

咸丰十年阴历五月十五日，李鸿章等幕僚陪同曾国藩由宿松大营起程，行军二十余天，于六月十四日到达祁门。祁门还是第一次接待品位如此高的大员，整个县城出现了亘古未见的盛况。当天下午，曾国藩就巡视了祁门形势，安排部队防守。当时，跟随他到达祁门的只有朱品隆和唐义训的两千人及杨镇魁的一千人。

祁门四周皆山，城如釜底。全县只有两条道路沟通外界，一条向南，可连景德镇，一条向东，可至休宁、徽州，除此之外别无他途。一旦两条大道被封锁，此地顿成瓮中之鳖。从军事上看，此乃绝地，湘军大营驻扎于此，更是兵家大忌。因此，见到实际情况后，李鸿章首先向曾国藩建议道：“老师，这个地方如在釜底，是兵家所谓绝地，大军最好能及早撤离，另选他地驻扎。”

“刚刚驻扎，岂有走的道理？”曾国藩有些不愿意。

其他幕僚也相劝，朱品隆、唐义训和杨镇魁三位带兵的武将也都来劝，三人承担护卫老营的职责，而以他们的兵力，实在不能确保安全。曾国藩一概不听。他之所以不听，并非不懂兵略，当初选择祁门，只是在地图上看到这个地方位置特殊，因此圈定此地，谁料此地会是这种地形？一到祁门，曾国藩就看出了此处的问题。可他刚刚奏报朝廷自己驻节祁门，既可策应安庆，又可东顾江浙，如果刚入驻没几天就又走，这怎么说得过去？如果明说此地不宜驻节，那朝廷会问当初选定此地时为什么如此草率？所以曾国藩无论如何要在此地驻扎一些时日。李鸿章以心腹自居，因此屡次去劝谏，最后曾国藩不胜其烦道：“你们谁要怕就明说，谁愿走就走，反正曾某人不走。”

李鸿章虽然惹恼了曾国藩，可曾国藩对他反而更看重了。来祁门不到十天，朝廷就实授曾国藩两江总督，当然同时也要他分路进兵，规复苏、常，接着又有旨要他改援浙江，保全浙省，再图规复江苏。

曾国藩与李鸿章密谈两天，还是坚持先收复安庆，不能立即驰援浙江。两人的理由是，无论援浙还是收复苏、常，从徽州进军的话都要打通道路。湘军东出徽州，然后北上宁国，收复广德，才有东下之路。徽州到宁国都被长毛占据，因此湘军必须先攻下沿线旌德、泾县、石埭等处。曾国藩还决定创建淮扬水师，用以助守扬州，保里下河之米以及苏

北场灶之盐，他在奏折中这样说道——

查有按察使銜、福建延建劄遗缺道李鸿章，自咸丰三年正月在编修任内奉旨派同前工部侍郎吕贤基，回皖办理团防，在皖北军营六年，历著战功。于淮扬情形，闻见较确。上年五月间，经臣奏赴江西军中，会督兵勇，克复景镇、浮梁，因其力辞保举，是以未经奏奖。嗣随臣周历鄂、皖各处，十月间蒙恩简授福建遗缺道，臣因襄赞需要，未令赴任。该员劲气内敛，才大心细，与臣前保之沈葆楨二人，并堪膺封疆之寄。而李鸿章研核兵事，于水师机要，尤所究心，拟请旨飭派该员前往淮扬兴办水师，择地开设船厂，由两湖酌带委员、工匠；水师营副将黄翼生，请简授淮扬镇总兵一缺，将来统领淮扬水师。李鸿章系隔省人员，恐呼应不灵，应请旨改授江北地方实缺，乃可措手。倘蒙皇上天恩，破格擢授两淮盐运使，俾得整顿盐课，以济舟师之饷，实于军务、盐务，两有裨益……

两淮盐运使是著名的肥缺，虽然江南局势动荡不安，但依然是令人羡慕的要缺。特别是“该员劲气内敛，才大心细，与臣前保之沈葆楨二人，并堪膺封疆之寄”，说明曾国藩已把他当成未来封疆大员来培养。李鸿章十分激动，连连向老师道谢。

“先不要谢，朝廷准不准还说不定。”曾国藩没那么乐观。因为他明白，两淮盐利巨大，朝廷是否让湘军分润，确实不好说，“少荃，此事尚在运筹之中，密不可传，不然对你并非好事。一般保案，我从来不向被保之人透露，一则是避卖情分之嫌，二则怕让人空欢喜。之所以让你知道，是让你明白我对你期许很深，希望你能自励自惜。”

李鸿章连忙谢道：“学生明白老师的苦心，老师对学生的关怀提携，胜过父母。”

但如此扬眉吐气的事要想烂在心里，实在太难。当天晚上他还是没有忍住，对好友赵烈文说了。赵烈文自然也有好友，所以没几天好几位幕僚都向李鸿章道贺，就连远在湖北的胡林翼也致书李鸿章——

盐务不难，在本刚正不挠之节，而出以条理精密之才，坚持不摇。东南诸公，袞袞登场，以我视之，均有嗜欲，而无性气。闻公之风，将始疑之，中谤之，继且畏之求之，望公怜之矣。与若辈同事，只赖此不患得患失之心耳，然与患得患失之人同处，非如公之坚固不易自立也。

这意思是李鸿章去做这两淮盐运使，只要“刚正不挠”的气节和“条理精密”的才干相结合，时间久了，原先猜疑你、诋毁你的人到头来终会害怕你进而有求于你，你到时候就大度地可怜他们就行了。与这些人相处，只有你这样个性坚强的人才能自立。

胡林翼已是在指点李鸿章如何做好这两淮盐运使了，他与官文关系非常融洽，而且在京中广置眼线，也许得到了什么消息，不然他怎会如此肯定？那些天，李鸿章十分得意，因劝谏曾国藩移离祁门带来的不快

一扫而光。

然而，祁门的危机说来就来了。太平军攻克苏、常后，攻打上海受挫，所以洪秀全令太平军立即回军西上，救援安庆。陈玉成和李秀成商量的方案是二次西征，沿长江南北两岸直扑武昌，再行“围魏救赵”之计。湖北是湘军的后方兼粮饷之源，攻打湖北，湘军不能不救，安庆之围便自解了。

曾国藩在祁门大营得到消息，长江南岸的李世贤率太平军攻打宁国。宁国是徽州的北大门，宁国有失，徽州就暴露在太平军的兵锋之下，而徽州又是祁门的东部屏障。之前负责徽州防务的是副都御史张芾，因为他率领的绿营兵军纪太差，又兼闹饷，受到了参劾，被剥夺了军权，徽州防务交由曾国藩负责。于是他立即上奏朝廷，保荐按察使衔浙江温处道李元度出任皖南道，带兵勇前往驻守。

八月初，李元度来到祁门大营，与曾国藩商议防守徽州的事宜，当晚便与李鸿章同居一室，两人挥扇长谈。李元度书生从军，先是办文案，后来提兵督阵，着实打过几场硬仗，让李鸿章很是佩服。李元度与曾国藩的深厚情谊，李鸿章也因此知道了渊源。

李元度是湖南平江人，字次青，曾国藩刚刚在湖南创办湘军时，他就跟随着南征北战。湘军靖港战败，曾国藩要投水自杀，是李元度把他从水中救起，并寸步不离数天，再三安慰，才使曾国藩走出阴影。九江战败后，湘军水陆俱陷困境，危难之际，是李元度率领新募的平江勇来到曾国藩军前，作为他大营的护卫。后来江西形势艰难万状，曾国藩心灰意冷，借父亲去世丁忧之机抛下湘军回籍守制，而后全靠李元度在江西支撑危局。曾国藩十分感激李元度，在给他的信中称平生有三不可忘

当靖港败后，足下宛转护持，入则欢愉相对，出则雪涕鸣愤，一不忘也；九江败后，特立一军，初意专在护卫水师，保全根本，二不忘也；樟树败后，鄙人部下别无陆军，赖台端支持东路，隐然巨镇，力撑绝续之交，以待楚援之至，三不忘也。

两人交情深厚，以至于曾国藩主动与他结为儿女亲家。

李鸿章知道这些后，感叹道：“你和老师，那可真是过命的交情。”

李元度闻言笑道：“少荃老弟，祁门的形势你也明白，曾大帅正处于危难之中，即便是火坑，我也要跳。”

“次青兄，天不早了，明天还要早起，不然又要惹老师不高兴了。”夜近子时，李鸿章劝李元度休息。接着，他就讲了前些时候被曾国藩痛批的经历。

李元度笑着答道：“你两次谎称头疼才数落你，这已经是很客气

了。”

隔日，李元度就去了徽州，临行前曾国藩与他约法五章：“次青，我有五戒相赠，请一定牢记：一是戒浮，不要重用喜欢说空话的文人；二是戒过谦，以免部下不拿你的军令当回事；三是戒滥，赏银、保荐都要有限制；四是戒反复，千万不可朝令夕改；五是戒私，要为官位择人，不要为人谋官位。这是我的一点体会，拿来与你共勉。张副宪的兵勇闹饷厉害，你去后要严惩挑头闹事者，杀几十人都不要手软，暂行雷霆手段，方显菩萨心肠，不然闹得不像话，起了哗变就更不堪收拾了。还有一条，你要固守徽州，不可轻易出战，切记。”

李元度拱手道：“涤帅放心，我舍命也要为老营守住东大门。”

几乎在同时，北京通州八里桥，英法联军阵地，两排火炮做好了轰击准备。炮阵后是火枪手，前排半跪，后排站立，只等将官一声令下。

远远的地方，出现了衣着、旗帜鲜艳的清军马队。僧格林沁跨着枣红马，挥舞着大刀，粗嗓门吼道：“将士们，我辈安食朝廷俸禄久矣，报国争功的时候到了，冲啊！”

马队英勇地呼啸着冲向前方，后继的步兵紧随其后，马踏人踩，浮尘蔽日。

联军指挥官发出炮击命令，两排火炮几乎同时轰响。炮弹不断在清军马队中爆炸，马匹被掀翻，清军被炸得血肉模糊。但蒙古骑兵毫不退却，冒着枪林弹雨一直往前冲。一颗炮弹在僧格林沁身边爆炸，他的额头受伤，半面被血糊住，但他依然端坐马上，督队冲锋。然而，英法联军的炮弹威力巨大，军马纷纷倒地，他们发起了一次又一次几乎是自杀式的冲锋，却一次次在距离敌阵数十米远处全队覆没。

镶白旗副都统胜保、兵部侍郎瑞麟继续督军奋战，激战中胜保连中数弹而昏晕落马。他部下马队被猛烈的炮火震慑，掉头哗溃，与后面的步军互相践踏，一时间人仰马翻。

正午十二时，偌大的战场上，伏尸遍野，旌旗坠地，几匹马咳嗽地叫着。战场上到处是清军的尸体和呻吟的伤员，英法联军的随军记者对着伏尸遍地的战场按下了快门。

圆明园天地一家春，夜色里，依然可见万园之园的瑰丽之姿。一维伶的婉转昆曲在飞檐楼台间飘荡。

乐声戛然而止，便装的咸丰一脸震怒，跪在地上的御史陆秉枢两股颤颤，但依然劝谏道：“我朝建有圆明园，列圣相承于此，勤求政务，不是侈游闲逸之地。眼下内忧外患，江南将士连日苦战，英法两夷又陷天津，社稷危迫，京畿动荡，皇上居深宫日日听戏，传之民间，庶民该如何议论皇上！”

站在咸丰身边的户部尚书、内务府总管肃顺见状大声喝道：“陆秉枢，你信口雌黄，竟然教训起皇上来了！”

陆秉枢脖子一梗，矛头直指肃顺：“肃顺，你身为天子近臣，不为君上分忧，却以声色进奉，你有何资格训斥言官！”

“来人，把这条疯狗拖出去，乱棍打死！”肃顺大怒。

“慢！”陪侍的大臣及妃嫔人人自危，无敢言者。突然懿贵妃那拉氏起身，然后转身向咸丰略施一礼道，“皇上，我朝素来不杀言官，实则是为兼听则明，偏听则暗。陆大人言语鲁莽，但忠心可鉴，怎可乱棍打死？”

“似此目无君上、危言耸听之徒，留之何用？无论何等样人，都可在圣驾前指手画脚，又置皇上天威于何地？”肃顺对懿贵妃非常不满，神色语气都表露无遗。

咸丰的气稍平了些，指责陆秉枢道：“你一个刀笔小吏，无论事之轻重，动辄以言邀功，居心殊不可问！朕念你愚忠，且不与你计较。”

“臣不是刀笔小吏，是掌大清风纪的御史！”陆秉枢脖子又是一梗。

肃顺正要说话，只见一个笔帖式匆匆进来，他知道有要事，就迎了过去。咸丰见状问道：“什么事这么匆忙，慢慢说来。”

笔帖式却无论如何装不出从容来，他急急跪下回话：“吾皇万岁万岁！僧王派人急报，我军在通州大败，夷军逼近京城，请皇上立即西狩！”

咸丰愣怔了一会儿，颓然坐下，放声痛哭。妃嫔们见状，也陪着哭了起来。可懿贵妃镇定如常，她整理了一下情绪又道：“皇上，事情危急，哭又何益？恭亲王素来精明干练，处事果敢，又是皇上的兄弟，请皇上招来应对便是了。”

咸丰准了，立即有太监传恭亲王觐见。

肃顺拱手道：“皇上，事已至此，唯有西狩热河，以避凶锋，从长计议。京师一切事务，可托付于恭亲王。”

陆秉枢匍匐在地，连连叩首道：“皇上，此时万万不可西狩。京师楼橹森严，拱卫周密，若以为不足守，木兰平川大野，毫无捍卫，又何以御？乘舆一动，则大势涣散，夷人借口安民，必立一人主中国，如契丹之立石敬瑭，金人之立张邦昌，二百年祖宗经营缔造之天下，一旦授之他人，皇上何以面对列祖列宗！”

“陆大人言之有理，巡幸木兰之说断不可行。皇上在家，可以震慑一

切，圣驾若行，宗庙无主，恐为夷人踏毁。今若弃京城而去，永为后世之羞。皇上宜回宫安定人心，主持大局，全力御敌。”懿贵妃也附和道。

“皇上不可信此胡说！京师虽有两万人马，但多是老弱病残，且所持尽是刀矛弓弩，如何抵挡洋枪洋炮？京师虽是城高墙厚，但并无炮械，何以为守？请皇上下旨，奴才这就预备车驾。再迟，怕是西狩也难了，皇上！”肃顺抢前一步道。

懿贵妃听肃顺竟然称她的劝言为“胡说”，愤恨不已，正要斥责，就听见年轻干练的恭亲王奕訢在远处喊着：“皇上，不可轻弃京师，不可西狩木兰！”来到近前，恭亲王跪到咸丰面前，“皇上，千难万难，臣等一定拼却身家性命，保皇上，保大清。”

咸丰望着匍匐在地的六弟道：“老六，朕意已决，不必再劝。上阵父子兵，打虎亲兄弟。如今国难当头，朕又西狩，京城安危，关乎社稷。朕将京师托付于你。”

咸丰幼年丧母，是恭亲王生母静贵妃抚养长大，因此与恭亲王情非一般。但生在帝王家，身不由己，咸丰做了皇帝，对颇有才能的恭亲王更多的是提防，因此只有在数年前太平军北伐逼迫京师时曾重用恭亲王入军机，京师之危解除后，他立即找理由罢了恭亲王的军机大臣等职。如今大难当头，他才又想到了这个兄弟。

恭亲王匍匐在地，也许是想起了当年两小无猜的兄弟深情，也许想到了这些年的冷遇，一边叩首一边已是哽咽有声：“皇上曾说过，我二人虽为君臣，情原一体。如此深情之语臣刻骨铭心。君忧臣死，皇上既已决断，臣弟无话可说，国难当头，臣弟当肝脑涂地，以纾九重之忧！”

咸丰扶恭亲王起身，微微动情道：“敌锋正健，和局难成，人所共晓，派你出头与夷人照会，不过暂缓一步。将来往返面商，自有其他一千臣等，你不值与夷人面商。若和局终不成，你即在军营后路督剿；着实不支，即全身而退，速赴行在。你快去准备。”

闻旨，恭亲王及其他大臣退下，御前只留下肃顺、载垣、端华及懿贵妃。咸丰身心俱倦，轻声说道：“佑安宫。”

肃顺没有听清，懿贵妃随即提醒：“肃大人，皇上要去佑安宫，向祖宗道别。”

佑安宫在圆明园西北隅，这里供奉着圣祖康熙、世宗雍正、高宗乾隆等祖宗神牌。咸丰跪下后，懿贵妃、肃顺等人也都匍匐在地。咸丰哽咽道：“爱新觉罗奕訢前来向祖宗谢罪。儿臣自继承大统以来，以列祖列宗为鉴，立志再创大清盛世。谁料儿臣继位不久，逆贼洪匪就占据金陵，蛊惑天下，朝廷连发大兵痛剿，谁料剿不胜剿，于今十载，依然猖獗！内忧未靖，外患再起，逆夷法兰西、英吉利联合发难，舰炮迫胁立约，竟致京师难保。儿臣无能，竟要抛下祖宗陵寝，抛下京师子民！”

咸丰双肩耸动，悲情大恸，肃顺跪着向前扶起他道：“皇上，奴才建议立即飞檄各地，进兵勤王。”

“六百里加急发出。”咸丰点了点头。

咸丰十年八月十一日军机处奉上谕：本日据胜保奏，夷氛逼近阙下，请飞召外援以资夹击一摺。据称，用兵之道，全贵以长击短。逆夷专以火器见长，若我军能奋身扑进，兵刃相接，贼之枪炮，近无所施，必能大捷。蒙古京营兵丁，不能奋身击贼，唯川楚健勇，能俯身猱进，与贼相搏，逆夷定可大受惩创。逆夷犯顺，夺我大沽炮台，占据天津，抚议未成现已带兵至通州以西，距京咫尺。僧格林沁等兵屡次失利，都城戒严，情形万分危急。现在军营川楚各勇，均甚得力。着曾国藩、袁甲三各选川楚精勇二三千名，即令鲍超、张得胜管带，并着庆廉于新募彝勇及各起川楚勇中，挑选得力者数千名，即派副将黄得魁、游击赵喜义管带。安徽苗练，向称勇敢，着翁同书、傅振邦饬令苗沛霖遴选练丁数千名，委派妥员管带，均着兼程前进，克日赴京，交胜保调遣，勿得藉词延宕，坐视君国之急。唯有殷盼大兵云集，迅扫逆氛，同膺懋赏，是为至要。将此由六百里加紧各谕令知之。

接到上谕，曾国藩万分烦恼，他刚刚把赴援浙江，收复苏、常的上谕应付过去，没想到英夷法夷进军京师，以致现在要进京勤王。进京勤王当然应该，但问题是没有兵！如今李世贤正在围困宁国，徽州一线吃紧；李秀成率部从浙江直入江西，已经占据鹰潭、抚州；陈玉成则率军沿长江北岸西行，皖北、安庆都在其兵锋之下。此时派兵进京勤王，好不容易打开的局面便有崩盘的危险。然不奉旨则于大节有亏，给世人留下口实，将来即便克复安庆，立下不朽功勋，也难堵天下悠悠之口。

没有办法，曾国藩只好召集众人商讨。他让人把上谕读了一遍，众人都没想到京师会出现这种局势，都咋舌惊讶。

“京师危急，身为臣子，分兵勤王是天经地义。我辈忝窃虚名，众人愿意投奔，所凭的就是忠义二字。不忘君，谓之忠；不失信于友，谓之义。”曾国藩捻着胡须，把这话说得冠冕堂皇。但其实大家都明白，这些几近于废话。接下来的分析，却不全是废话了，“今圣驾播迁，而臣子不闻不问，万一京城有失，热河本无粮米，从驾之兵难保不哗溃。根本动摇，那么江西、两湖岂能久支不败？庶民岂肯完粮？商旅岂肯抽厘？无粮无饷，湘军又如何能够不溃？州县将士岂肯听命？所以，不进京勤王，无异于同归于尽！与其同归于尽，何如分兵赴援以正纲常以尽忠义？纵使百无一成，而死后不自悔于九泉，不贻讥于百世。”

听这话的意思，好像曾国藩已下定决心进兵勤王，那就议论该从哪里抽兵。结果议来议去，哪一支兵也动不得。

上谕中有“蒙古京营兵丁，不能奋身击贼，唯川楚健勇，能俯身猱进，与贼相搏”的话语，有人对此不满：“蒙古京营兵丁不能奋身击贼，

就让我们川楚兵勇去送命，他们蒙古京营兵是命，我们川楚人的命就不值钱吗？”

曾国藩看到这几句话也很不舒服，不过他明白朝廷的意思，是上谕没有将话说明白。蒙古主要是骑兵，目标太大，容易成为洋枪洋炮的目标。不过，川楚兄弟难道就是做炮灰的命不成？只是他乃一方大吏，不能在下属面前发牢骚。

“看朝廷的意思，要进京勤王的不只我们湘军，那照这样说，我们不去未必有那么重要。”有人这样认为。

“去不去很重要。别人都进京勤王，唯独涂帅这边无动于衷，什么意思？”赵烈文摇了摇头道，“不要说皇帝不高兴，就是哪个都老爷参一本，也是百口莫辩。”

大家都无计可施，如果哪里有一支大军闲在那里，拉起来就走最好。如果英法夷兵突然吃了败仗撤走，那也正好，可这都是废话。李鸿章自始至终没有说一句话，曾国藩冲他点头道：“少荃没说一句话，你怎么想的，不妨说说。”

“这真是件难以两全的差使。”李鸿章欲言又止，咬了咬嘴唇。

“那就先散了吧，大家都动动脑筋，看有无绝处逢生的办法。”曾国藩无奈地搔搔后脑的辫根。

吃罢晚饭，李鸿章来到曾国藩住处，他正在与赵烈文下围棋。观棋不语真君子，李鸿章站在那里看，一语不发。这一局赵烈文输了，他预感李鸿章有私密话要给曾国藩说，就识趣地告辞了，不过走之前他故意责怪道：“都是少荃的原因，他个子太高，把灯光遮住了，我眼里一抹黑，有好几子都走背了。”

“少荃，你今天下午一句话也没说，但我知道你不会没有想法，来，说说看。”曾国藩一边把棋子收起，一边指指座椅。

“一个字，拖。”

“说下去。”曾国藩的三角眼一亮。

“英夷法夷兵临京师，朝廷要想勤王，那就该就近调兵，我们相隔数千里，远水难解近渴，即使赶到了，也是八月十五过端阳——晚了。更何况士卒长途跋涉，疲于奔命，赶到京城也是当洋人的活靶子。”李鸿章向曾国藩斜过身子，以示下面所说事关机密，“听说洋人不远万里来到中国，无非是为利来，占领我京师，对他们并没有什么好处。所以，朝廷最后无非是以金帛相和。”

李鸿章有这等见识，的确非比寻常，曾国藩也是连连点头。

“所以，只需静待时日，天下局势必然大变，那时候朝廷就不用我们勤王了。”李鸿章继续分析道。

“问题是眼下的难关怎么办？你说了一个拖字，切中要害，可是怎么个拖法？”曾国藩急切地追问。

“按兵请旨。”李鸿章说出四个字，“老师上奏朝廷，进京勤王是当下一等一的大事，为示慎重，决定派大员北上，鲍春霆是不够分量的。放眼江南，只有老师和胡抚台位高望重，那么，就请朝廷从老师和胡抚台两人中择一人带兵北上。等朝廷有了明旨，无论是老师还是胡抚台，立即星夜前往。这样一来一往，个把月就过去了，也许那时和约已成，不过是赔些银子而已，断然不会再要我们北上了。”

“好好好！”一向矜持稳重的曾国藩连说了三个好，“一个拖字，豁然开朗，释我心头大山。圆融变通，我不及少荃。”

曾国藩说的这是真话，他是视礼义廉耻为生命的大儒，讲的是诚信忠义，有时候脑筋真转不过弯来。

英法联军涌向圆明园，宫女、太监四散奔逃。部分有血性的清军留了下来，但在联军强大的火力前尽数牺牲，起不了丝毫作用。英法联军冲进圆明园，被中西合璧的巨大园林所震撼。联军指挥官法国将军孟德邦发出惊叹：“真是令人炫目的奇迹。”

坐落在北京西郊的圆明园，由圆明园、长春园和万春园组成，所以也叫圆明三园。此园始建于康熙四十六年（1708年），最初是康熙皇帝赐给皇四子胤禛的。雍正即位后，在园南增建了正大光明殿和勤政殿以及内阁、六部、军机处诸值房，御以“避喧听政”。乾隆皇帝在位期间除对圆明园进行局部增建、改建之外，还在东邻新建了长春园，在东南邻建了万春园。嘉庆、道光朝虽然财力不济，但依然继续完善扩建，花费何止万万。

圆明园继承了中国数千年的造园传统，既有宫廷建筑的雍容华贵，又有江南园林的委婉多姿，同时又汲取了欧式园林的精华，把不同风格的园林建筑融为一体，有“万园之园”之称。满人来自大雪封山的东北酷寒之地，入关后一直受不了北京的酷热，所以每到盛夏，皇帝就到圆明园避暑、听政，处理军政事务，因此此园也称“夏宫”。园中珍奇异宝胜于紫禁城中。

英法号称世界上最文明的人群，当他们走进这个人类文明集大成的园子时，没有时间欣赏和赞叹，而是开始了疯狂的抢掠和毁灭。联军士兵怀里抱着珠串、玉器及种种稀世古玩，乱哄哄进进出出。军营内更是堆满了玉器、珠宝、钟表、象牙雕刻的屏风及丝绸……有些士兵则疯狂地追逐宫女，道光皇帝的常嫔听到不断传来惊叫声，心惊胆战地走到宫外，一颗血淋淋的宫女头颅滚到脚下，她惊叫一声，倒地昏迷。

抢掠之后，为了掩饰罪行，英法联军开始放火，那些精美瑰丽的廊柱雕栏被熊熊烈火吞没。内务府总管大臣、圆明园留守大臣文丰仰天痛哭，然后奋身跳进福海之中。

“奇耻大辱！奇耻大辱！我以何面目对皇上，以何面目对列祖列宗！祖宗创下的财富，我连守也守不住，真是无用至极！”天宁寺内，恭亲王在殿内急速踱步。

桂良、文祥都劝道：“王爷不必过于自责。王爷手无一兵一卒，急又何益！”

恭亲王愤恨地吼道：“我是没有一兵一卒，可是大清的八旗勇士呢？入京勤王的大军呢？僧格林沁的马队呢？他不是号称草原上的雄鹰吗？怎么连只母鸡也不如！博川，你看看他的信，说什么所带马步官兵，卓索图盟、归化城、吉林、黑龙江马队，溃散极多；直隶提标、宣化、通永、山西大同步队，溃散十之七八；京旗各营官兵，屡次挫败，心胆已寒，虽系一万，枪箭刀矛，焉能抵敌炮火……那还要朝廷养这些军队干什么，干脆拱手把江山让给英吉利，让给法兰西！”

文祥捡起恭亲王扔在地上的信，掸了掸浮尘道：“僧王也的确有难处。”

恭亲王抢白道：“国难当头，内忧外患，哪个没有难处？连皇上不是也跑——也西狩了吗？但京城立四方之极，周围筑城四十余里，既高且固，洋人以数千远来之众，纵使炮火凶猛，岂能轻易攻陷？告诉守城大臣们，不要把心思放在和议上，和之成在能守，不能战又不能守，和局又如何能成？我要上奏皇上，请罢僧格林沁，另派统兵大员。”

桂良是恭亲王的岳丈，已是宦海浮沉，世故圆通的七十五岁老翁。见女婿被怒火气蒙了头，连忙劝道：“王爷不可，此时用人之际，万不可临阵换将。此次兵败，不是士卒不勇，将非得人，实在是彼我武器悬殊。王爷，你临危受命，手里无一兵一卒，没有文武大员的支持，王爷纵有雄心万丈，也难成一事！僧王人称蒙古雄鹰，你应当将这只鹰降服在你的肩头！”

文祥也是临危受命，咸丰巡狩热河时奉旨署步军统领，也就是九门提督，负责整个京城的安危。他明白僧格林沁虽然战败，但他的蒙古骑兵还是英、法唯一忌惮的力量。如果没有僧格林沁的支持，他这个步军统领是万万没法守京城的。所以，他不仅反对临阵换将，而且力劝恭亲王要上书为僧王表功，唯有如此，才能把留京的众文武拧成一股绳，大局尚有可为，不然自己先乱了阵脚，恐怕更拿洋人没了办法。

“打又无力打，守又守不得，那该怎么办？”恭亲王急得直跺脚。

“王爷，办法总是有的，您其实心里明镜似的，不过是考验奴才们。一个字——和！”文祥道。

“对，皇上把你留下来，就是让你和洋人和谈，没说非让你赶走洋人。打不过，除了和，无路可走。”桂良赞同道。

桂良、文祥都是瓜尔佳氏，都是正红旗人，如今两人一同辅佐恭亲王留守京城，关系因此更加密切。桂良以大学士之尊，两次与英、法谈判，对这次劫难有自己的看法：“英夷、法夷仗着坚船巨炮欺负我们，这只是其一。我们签订了条约，却不遵守，玩弄文字游戏，食言自肥，洋人觉得受了戏弄，所以条件越来越苛刻。捉拿洋人谈判代表，更是大错特错！”

桂良所说的确有些道理，史称的第二次鸦片战争确实是英、法等国仗势欺人。六年前，英国人提出全面修改《南京条约》，要求中国全境开放通商，鸦片贸易合法化，进出口货物免交子口税，外国公使常驻北京等。法、美两国也趁机分别要求修改条约。

朝廷上下视洋人为最头疼的事，何况又提出这么多的要求，因此坚决不答应，英国人决定用枪炮说话。当时有一艘中国人的帆船主要用来走私，为了逃避清军的检查，就在香港注册，高挂英国人的旗帜，算是谋了一张吓人的虎皮。广东水师对这艘帆船的情况其实一清二楚，算计着它在香港的注册已经过期，所以立即把它扣留了，把船上的人全部关了起来。

本来，这应该是大清的内政，可是英国人非要说是污辱了大英帝国，要求送还被捕者，赔礼道歉。两广总督叶名琛据理力争，态度强硬，而且不赔偿、不道歉，只答应放人。英国人于是就开始进攻广州，冲进城中，抢掠了两广总督署。广州的老百姓当然也要以牙还牙，洋行夷馆尽成灰烬，一艘自广州开往香港的英国邮船也遭劫掠。

这个时候，法国有个天主教神甫叫马赖，未经大清同意便进入内地行动，一直到了广西西林县，这是违背两国条约的。广西西林县没与上级衙门沟通，就把马赖给处死了。当然，这也违背两国条约，按条约，知县的正确做法应该把拘捕的法国人解送至法领事馆。法国人以此为借口，也向中国派兵。英法两国一拍即合，英国任命前加拿大总督额尔金为全权代表，法国任命葛罗为全权代表，组成联军侵犯广州。美国、俄国也掺和进来，趁火打劫，从中渔利。

朝廷一直被太平军弄得焦头烂额，哪有精力对付洋人，因此提出的方针就是“息兵为要”。朝廷有了这样的明示，叶名琛也就不做战备，他听信算命先生的占卜，认定十五天后英法夷军将不战而走。结果联军不但没走，而且占领了广州城，还把叶名琛押到了英属的印度。按大清的制度，大员守土有责，必须与城共存亡。叶名琛如果战死或者自杀，都会为世人褒扬，可是他没战死也没自杀，所以无论民间还是官方，对叶名琛都十分憎恶，说他为“不战不和、不守不死、不降不走”的“六不总督”。

英法联军在广州弄了个傀儡政府，闹腾了一年多，朝廷也没答应他

们的要求。后来联军觉得在广州闹腾，引不起中国皇帝的关注，所以开着炮舰直接到天津把出海口给封了，几乎不费吹灰之力就占领了大沽炮台。一时之间，京师为之震动。为了打发走这些难缠的洋鬼子，咸丰派桂良为钦差大臣，与俄、美、英、法四国签订《天津条约》。

这个条约很苛刻，当时是在炮舰之下勉强签订。四国军舰依约撤走，京师不再危急，咸丰就后悔了，特别是外国公使进驻北京的条款，无论如何不能接受，所以又派桂良为钦差，到上海与四国商量修改条约。四国对中国皇帝出尔反尔十分不满，不但不答应，而且要求加码，坚持进北京换约。英法联军二次陈兵大沽口，无视清军的警告，十三条战舰直接闯入大沽口。大沽口防卫在僧格林沁的督促下得到加强，再加英法联军没太在意，又遇雾天，到了清军炮台射程范围才发觉情况不妙，但来不及后撤，结果英军战舰被击毁三艘，死伤四百多人，就连英海军司令贺布也受了重伤。

这次胜利其实算是侥幸，所以接下来的战斗清军没占到一点先，联军很快占领了天津城。咸丰急忙再派桂良到天津与洋人议和，英法提出新的要求，要增加天津为通商口岸，增加赔款，带兵到北京换约。咸丰当然不答应，于是战端重开。不知是谁的馊主意，把英国谈判代表巴夏礼及士兵三十九人抓到京城。大家痛恨洋人，肯定不给他们好果子吃，结果有几个洋人死掉了。至此战争迅速扩大，以致最后皇帝逃离京师。

当了三次钦差大臣的桂良十分清楚，像哄小孩子似的糊弄洋人根本不可能得计。条约要么不签，签了就必须执行，否则就是给人口实：“如果洋人在广州提出的条件答应下来，哪会有后来的事？”

“洋人那是仗势欺人，当然不能答应！”恭亲王仍然不肯面对现实。

“谁都知道洋人是仗势欺人，可是人家有这个势，我们没有，我们既然不能打，那就只能和！”桂良深知英法联军武力之强大，非口舌所能争。

“这是要我们忍气吞声，吃哑巴亏，那么我们要吃到什么时候？”恭亲王年轻气盛，依然不肯服软。

“到我们强大了，不怕洋人大炮的时候。”文祥插话道，“王爷，大清必须争取十几年、几十年的和平，师夷之长技，将来到了能制夷的时候，我们就不必看着洋人的脸说话了。”

“当务之急是必须坐下来和谈！如今洋人已经烧毁了圆明园，几代先皇的积累已化为乌有。如果洋人再有什么疯狂的举动，王爷，你这个议和大臣那就是千人所指的罪人了！”桂良说得十分直接，没有任何隐晦。

文祥不敢像桂良那样说得直白，但也苦口婆心地劝道：“王爷，如果答应洋人在天津提出的要求，洋人能够约期退兵，那就是大功一件。如果继续这样毫无把握和章法地拖下去，和不成，打不过，洋人再得寸进

尺，朝野上下会怪罪王爷办事不力的。”

“我们可以迁都再战！”恭亲王还是一肚子的不服气。

“迁都再战，说得容易，迁哪里？皇上让你迁吗？”桂良毫不客气地反驳他的女婿，“把你留在京城，十有八九就是肃六的诡计，等你办砸了差使，再找你的麻烦。现在最关键的，就在一个和字。和不成，就给了肃六构陷你的机会。和好了，你就会化祸为福，朝野交口称赞，那时肃六想撼动王爷，恐怕天下人也不答应。”

“王爷，肃六狼子野心，将来也许会成为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曹阿瞞。王爷是爱新觉罗的子孙，要善抓时机，乘势而为。皇上把留京议和的难题交给了王爷，同时也是把一个难得的机会给了王爷，王爷必须好好经营。”文祥也附和道。

此时的恭亲王已被完全说服了，接下来他的动作果断而又迅速。先是释放被扣押的巴夏礼等人，接着向英法联军总指挥额尔金提出面谈。英法联军同意谈判，但要求必须进城谈。恭亲王急于谋求和局，所以答应了联军的要求。没想到联军进城后，立即登上城楼，把守城的人全换下来，而且把城上的铁炮也都掀翻到城下。更可气的是，守城的大臣竟然命令守城的清兵跪接联军入城。

那时候恭亲王还住在城外天宁寺，听到这些消息，他气得鼻子都歪了，气咻咻地在殿内踱步，责问文祥道：“不是换约时才允他们进城吗？不是只允带三百人入城吗？怎么竟有一千多名联军入城，是谁竟然让士兵跪接？！”

“是守城的几位王大臣。他们说既然议和，那么就是朋友了。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我大清是礼仪之邦，当然要有所示好。最好的礼仪，就是一跪而已！”文祥回道。

“一跪而已！他们不是跪君父，不是跪爹娘，是跪的敌军！真是亘古未有的大奇闻！”恭亲王对文祥的回答很不满意。

桂良见此也劝道：“事已如此，急也无用。再说大家也都是好意，觉得既然要与洋人和，那就和得越快越好，他们也是想帮王爷一把。再说了，这都是王大臣们的意思，追究起来，与王爷无涉。”

闻言，恭亲王火气下去了，但嘴上却道：“我哪是怕追究，我是觉得丢尽了大清脸面，丢尽了祖宗的脸面！”

见恭亲王已经默认，文祥岔开话题道：“王爷，英法两国将换之约已不再是天津商定的条款，赔款一项两国都已增至八百万两，英国还要求为二十六名失踪人员给付抚恤银三十万两，法国因为被害十三人，要求抚恤银二十万两。”

恭亲王有些迟疑道：“这些要求必须请旨，我们如何能够立即答复？”

这时，守城的王大臣、豫亲王义道派人送信来，说俄国公使伊格那提业福愿为和议尽力，而且忠告说如果拒绝和约或展开抵抗，英法联军将炮轰京城。

热河行宫里，已经数天没有见到皇帝的懿贵妃问身边的小太监：“小安子，前些日子我让你打听的事怎样了？”

小太监安德海微弯着腰，回答道：“禀主子，奴才已经打探清楚，肃顺从民间选了一批女子，皇上极为宠幸，听说有四个分别取名牡丹春、莲花春、杏花春、海棠春，还专门备了寝宫。”

懿贵妃手里的杯子哗啦一声落到地上，咬牙切齿道：“好你个肃六！”

烟波致爽殿内，罗帐轻摇，赐名莲花春的女子娇喘吁吁，有意哄咸丰高兴道：“皇上春秋鼎盛，虎啸龙威，妾身都承受不住了。”

咸丰很是惊喜，兴奋地问道：“是吗？朕果然让你承受不住？”

莲花春娇嗔道：“可不是嘛，皇上！”

咸丰半裸上身坐起，摸一下女子的脸蛋道：“你可真是天下一奇，朕还是第一次见到，那物件竟然生得如莲花一般，过些日子，朕就封你莲贵人如何？”

“谢皇上恩典。”莲花春聪明透顶，连忙裸身跪下谢恩。

“朕也就那么一说，你谢什么恩？”听得外面有人说话，咸丰又问，“是肃顺吗？小事就不要说，大事军机处议。”

肃顺回道：“皇上，恭亲王奏，英法赔款各增加到八百万两，俄国公使愿从中调停，恭亲王怕俄国有所要求，特请旨。”

“实在无可转圜，就应了英法两夷。俄国既然调停，好处当然要给些的。不要再啰嗦，让恭亲王酌情办理。”咸丰有些不耐烦了。

“还有，各地勤王的大军该如何行止，也请皇上示下。”

“这都议和了，就不必进京了，让他们哪来回哪去，各守驻地。”咸丰说了这几句话，转移了注意力，对莲花春不再那么性急，披上衣服道，“还有，曾国藩奏请设淮扬水师，朕也准了。有个水师营的什么人，曾国藩奏请简任淮扬镇总兵，也准了。”

“水师营参将黄翼升，实授淮扬镇总兵，奴才记下了。曾国藩还奏，

道员李鸿章简任两淮盐运使，前往淮扬创办水师，奴才请旨，是否也准了？”肃顺又问道。

咸丰有些生气，带着不快道：“肃六你狗脑子吗？两淮盐运使那是江南的一个钱袋子，如今江南被长毛荼毒一遍，这最后的钱袋子怎么能交给湘军？将来再建江南大营，让八旗绿营的将士们喝西北风去？”

“噫，奴才领旨。”肃顺被骂，但心里更高兴，这说明皇上不拿他当外人，知趣地退出烟波致爽殿。

既然上谕已准赔款数额，其他都好商量。几经反复，中英、中法条约内容总算定了下来，不过额尔金提出，必须在礼部衙门签约。僧格林沁率三百人将礼部衙门附近仔细搜查了一遍，然后在大门内外站班。

恭亲王坐着大轿到了，下轿后他对僧格林沁道：“为了表示我们的诚意，你将人马撤到安定门外，外国公使等人员的安全也不可大意。”

“王爷请放心，我已选了几百精兵便装布置妥当。”僧格林沁说完，只留十几名清兵站班，便率其他人员退走了。

巴夏礼率几百名联军列队来到礼部大堂，对大堂内外进行了一番认真的搜索，然后分布在大堂内外。他傲慢地对恭亲王道：“王爷大人，你的人马可以撤走了，大堂内外由我们警戒。”

军乐声起，额尔金在军乐声中乘八抬大轿到达。抬轿的全是广东潮勇，恭恭敬敬打起轿帘，做了个请的姿势。恭亲王走上前去，迎接刚刚下轿、身着华丽礼服的额尔金勋爵。可额尔金竟佯装没看见，径直走向签约大厅。恭亲王心里不高兴，但又无可奈何。

1861年10月24、25日，中英、中法先后在北京交换《天津条约》，并签订《续增条约》（即《北京条约》），规定增开天津为商埠；准许英法招募华工出国；赔偿英法两国军费各八百万两；割让九龙司一区给英国；赔还法国天主教产业。

签约一结束，众人走出礼部大堂，额尔金突然哇哇啦啦下了一通命令。附近的英军士兵突然列成两队，一排单腿跪地，一排居后直立，都端起枪刺闪闪的火枪，做出射击的姿势，枪口正对准走出大堂的恭亲王等中方人员。

恭亲王惊愕地张大了嘴巴，一名翻译跑到恭亲王身边道：“王爷，额尔金勋爵命令士兵给您做射击表演，请您躲一躲。”

十几名英军士兵跑到二十余丈外，挂起一排木靶。额尔金一声令下，前排士兵的枪几乎同时响起，远处的木靶纷纷应声落地。额尔金又一声令下，后排士兵的枪同时响起，另一排木靶也应声落地。

“王爷阁下，我在战场上见识了你们士兵的武器，实在是差太远了。这二十几条枪，我作为礼物送给您。”额尔金微笑道。

恭亲王想起刚才的不快，一口回绝道：“礼物是不错，不过我的人不会用，还是算了吧。”

“那没什么，我派人教他们。”额尔金十分诚恳，“王爷，如今两国和约已定，中英又成了真诚的朋友。本人已接到正式通知，作为中国的朋友，英国愿意提供一切帮助，比如可以提供最先进的枪炮，帮助你们平定南方的叛乱。”

“感谢贵国的好意，不过本王还要向皇上请旨。”恭亲王一边回答，一边心想——如果清军能配备洋人的枪炮，那战斗力肯定会大增。

第三章 祁门县愤而辞幕 南昌城儿女情长

曾国藩在接到上谕前，首先接到的是肃顺的私函。肃顺如此行事，一是要笼络曾国藩，二是要向他表功。曾国藩对朝中大臣的来信向来很谨慎，尤其是肃顺这样行事跋扈的人，他更加谨慎百倍，因此对肃顺绝不私函示谢。

这次的来信让曾国藩一喜一忧。喜是真被李鸿章说着，朝廷与洋人和议，不必进京勤王了；忧则是李鸿章出任两淮盐运使的事没成，他这些天也是春风满面，到头来却空欢喜一场，这个弯怎么拧得过来？他有些后悔当初不该向李鸿章透露，李鸿章毕竟年轻，城府还是不够。官场升迁这种事，向来是有人欢喜有人妒恨，没有旨意前传得人人尽知，难看的是自己。

隔日上谕就到了，曾国藩那时已拿定了主意，只宣布上谕不需进京勤王，把李鸿章的见识大大夸了一通，至于两淮盐运使的事他只字不提，而是把李鸿章叫到签押房，再委婉告诉他。可无论他怎么委婉，李鸿章满面春风的脸垂了下来，那失望的神情还是让已有心理准备的曾国藩一时不知该如何相劝。

“少荃，天降大任于斯人也！”曾国藩这样劝，下面的话当然不用说出来。

“老师，我的心志，也苦得太久了。”李鸿章叹息道。

这话让曾国藩有些不高兴了。李鸿章不过入他幕府一年多，他遇缺即补道台也是曾国藩极力保荐的结果。说起来，他并没有亏待李鸿章。

李鸿章发觉了老师的不满，弥补道：“学生万没有埋怨老师的心思，只是不明白朝廷为什么连一个小小的盐运使也不舍得放手。”

“朝廷自有考虑。”曾国藩当然不能说出肃顺私信的事，“两淮盐运使是江南的钱袋子，依我看，朝廷是想把这个钱袋子捂在手里，将来还有其他打算。”

李鸿章虽然受此打击，但灵敏的思维似乎并未受影响，顺口便接道：“天下大势，非湘军不可。朝廷再有其他打算，也是枉然。不但眼下攻克安庆，就是将来收复金陵，恐怕也要依靠老师。这次英法不过万余人进京，八旗精锐数倍于敌，还是一溃如山倒，朝廷应该清醒了。”

“这都是后话，且不去说它。少荃，你心怀大志，我自然再明白不过，你有匡世之才，但应待时而动。我看你精悍之色露于眉宇，你的字也是筋骨钢硬，你这一生，自然不会悠闲优游地度过，机缘凑巧，定当独担大任。可凡事要讲天时、地利、人和，着急、忧虑都无益也无用。比如我，二品侍郎做了十几年，当年客居江西，艰险万状，还备受赣省

官场排挤，为什么？就是因为我连个巡抚的实职也没有。可是今年，先是署两江，不出一月就实授，为什么？是势所必然。”曾国藩拿自己当例子。

这话李鸿章赞同也不赞同，自己的前途如今就攥在老师手里，天天把他按在文案堆里混，何时能出头之日？他所期盼的是独当一面，比如这次李元度带兵去徽州，换他李鸿章去有何不可？一两仗下来，不要说从三品的盐运使，就是正三品的按察使都有可能。比如老九，原本是个秀才出身，从军不过六七年，已是道台。自己本是翰林出身，投军已经七八年，也不过是道台，与老九比，亏不亏？

曾国藩仿佛看透了李鸿章的心思：“少荃，眼光不妨放长远些，让你在我幕中，是想军政、民政、刑案都让你了解些，多从全局着眼考虑问题，将来对你会大有益处。”

话说至此，李鸿章实在无话好说，拱手道：“老师的苦心，学生感激不尽。”

说归说，李鸿章的挫败感一时解脱不出来，万事没有心绪。他正羡慕李元度的时候，没想到李元度出了大是非。

李元度守徽州，曾国藩本来就有些不放心的，主要是他做事难免书生意气。李世贤的太平军围攻宁国五十余天，守将周天受粮尽援绝，城破之日自杀殉国。于是，李世贤一路南下，直扑徽州。李元度得到消息，派出两营去守徽州城北的丛山关。曾国藩认为这个调度不妥，急派专差送信给李元度，要他尽快修筑徽州城防，固守城池，勿轻出浪战。李元度派出的两营人马果然全军覆没，曾国藩于是再派三千援军前去增援，谁料第三天就得到消息，徽州已经失守，详细情形不得而知。随后就有数千溃兵涌入祁门，祁门粮草供应立时陷入紧张之中。

曾国藩从溃军口中得知，城防未固，十万太平军就已杀到，夜里趁雨攻城，徽州因此丢失。李元度的平江勇责备绿营兵不但不帮助守城，反而给长毛做向导，帮长毛出攻城的主意，还有的绿营兵趁乱抢掠、强奸民女，以致城内先乱。而绿营兵则责备李元度看不起也不信任他们，一到徽州就把守城门的重任交给平江勇，而且大开杀戒，斩了十几个绿营老兵。至于李元度的下落，大家都不甚明了。

曾国藩以为李元度十有八九已经阵亡，所以那些天十分难过，在向朝廷报告徽州失守的情形中，他不得不虚构了李元度苦守徽州的事迹，这是为将来请恤做个铺垫。谁料发折的当天下午，曾国藩就收到了李元度的亲笔信。原来他不但没死，而且还一口气逃到了浙江境内。守城主将必须与城共存亡，李元度弃城而走，大节已亏，而且他在信中全是指责绿营兵的不是，对自己的失误毫无反思，这让曾国藩非常气恼。更让曾国藩愤恨的是，徽州失守，祁门东门洞开，李世贤派三路大军直扑而来。

祁门可资防守者，只有东北羊栈岭和东部的尚梓岭。这两座山岭离祁门不过三四十里，一旦失守，祁门必失。两岭天天枪炮声不断，曾国藩因此夜不能寐，日不安食。幕府里的那些文人更是心惊胆战，有的人已经悄悄收拾好行装，随时准备逃跑。曾国藩一想到一切都是徽州失守造成的，李元度竟然只守一个昼夜就弃城而走，他就恨得咬牙切齿，也深悔自己用人不当。

就在这个时候，李元度竟两手空空回到了祁门大营。他赶到时已是晚上，没敢直接去见曾国藩，而是到李鸿章的住处先打探消息。

“徽州失守，祁门东大门洞开，长毛的大军正在围攻祁门，情形你也看到了，真是危险万状，人心不安，老师正在气头上。”李鸿章如实相告。

“徽州形势，难以久守，就是神仙也无力回天。”李元度这样总结。他告诉李鸿章，副都御史张芾守徽州五年，养了两万绿营兵，粮饷全靠当地，不免竭泽而渔，徽州民财搜刮一空。今年已经有五个多月没有发饷，士兵自然要闹饷，他们不仅不可依赖，反而是个随时爆炸的火药桶。他对带头闹饷的强行镇压，结果与绿营闹得势不两立。所以长毛一到，不要说用他们来苦战，反而有人投向长毛，做了向导。长毛兵临城下后，又是绿营先打开城门逃跑，结果让长毛趁机攻进城来。至于徽州的城防，女墙都已塌废，西门更是连门垛也已塌毁。他赶到后赶紧修筑，还没来得及及修完，长毛就兵临城下了。所以固守待援，纯粹是空话。他之所以要带兵出城杀敌，是想以攻为守。

第二天吃过早饭，李鸿章陪着李元度去见曾国藩。曾国藩没有好脸色，李元度还是拿昨天给李鸿章的说辞，可在曾国藩看来，这全是推托之词，所以他厉声责问道：“你一怪绿营，二怪城池不固，你就没有不妥之处？”

李元度回道：“我去徽州后，杀了十几闹饷的，虽然镇住了闹饷的毛病，但与绿营闹得更加不睦，以致平江勇与绿营不能一条心守城。这是最大的失误。”

要严厉镇压闹饷者，这是曾国藩的要求，李元度这样说，无异于把责任推到曾国藩的头上，所以曾国藩立即打断他的话道：“带兵总要恩威并用，凡事都要适度。杀几个闹饷的兵油子总不至于导致徽州失守，你这是避重就轻。”

李元度也觉得一肚子委屈，见曾国藩一点也不体谅，便赌气道：“胜败乃兵家常事，我哪里摔倒哪里爬起来，我这就回平江募勇八千，再上阵杀敌。”

曾国藩讥讽道：“胜败乃兵家常事不错，可是不善于总结教训，恐怕还是败多胜少。”

李元度书生意气风发，回敬道：“大帅也有靖港之败，不照样败而不馁？”

靖港之败是曾国藩的耻辱，李元度这样说，几近揭人疮疤。曾国藩这几日忧心如焚，李元度又如此不知反省，他有再好的克己功夫，此时也不能按捺，指着门外大声道：“我不和不知廉耻的人废话。”

李元度愤而离开，李鸿章撵出去挽留，他气道：“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他如此绝情，我又何必在此仰人鼻息！”

李鸿章又回到曾国藩的签押房，告诉他李元度赌气走了。曾国藩冷冷地回应道：“要走就走，随他的便。少荃，你帮我起草折子，我要参劾李次青。他大节有亏，还不知反省，真是不可救药。”

曾国藩竟然要参劾李元度，这大出李鸿章的意料。一则李元度失守徽州，事出有因，非人力所能挽回；二则李元度对曾国藩有救命之恩，两人的关系被李鸿章视为深情厚谊的典范，他为李元度弥补还来不及，如何能够参劾？

李鸿章立即去找赵烈文，希望他能劝说曾国藩回心转意。李元度书生意气，与曾国藩幕中的书生脾气相投，人缘极好，所以大家都纷纷为李元度求情，这反而让曾国藩更加气恼。第二天吃过早饭，曾国藩把李鸿章叫到签押房，问道：“少荃，我让你准备的参折，起草得如何了？”

“学生觉得不能参劾。”李鸿章如实回答。

“主将守城有责，李次青弃城而走，大节有亏，为何不能参？同是失守城池，周百录苦守宁国五十余天，粮尽援绝，自杀殉节。我不但不参他，还要请朝廷优恤。李次青呢？守了一天一夜就弃城而走，为何不参！”

“这里边的情形不一样。宁国城防坚固，徽州有城无防。要论失守之责，张副宪应该负主要责任，他有一万四千绿营兵，而次青所率不过刚刚新募的三千平江勇。”李鸿章辩解道。

“张副宪已解除兵权，皖南军事统归李次青接手，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张副宪要追责，但不能负主责。”曾国藩却这样理解。

“老师应该明白，现在的形势都是兵为将有，李次青如何能指挥得动绿营？所以，如果说李次青是在指挥徽州所有兵马，那只能是纸上谈兵。”李鸿章依然这样认为。

“纸上谈兵”这四字在曾国藩听来特别刺耳，他觉得李鸿章是在讽刺他这个当老师的。所以曾国藩不再讲道理，而是立起三角眼问道：“少荃，你给句实话，这个参折你写还是不写？”

“怒学生不能从命。”李鸿章的拗脾气也被激了出来。

“你不写，那我就亲自起草，不劳你的大驾。”曾国藩意志坚决。

“如果老师非要参李次青，那学生就只好辞幕。”李鸿章也有些赌气。

曾国藩没想到李鸿章竟然以辞幕相威胁，心头火苗直蹿，指着门道：“那就请便！我曾某人绝不强留。”

李鸿章没了退路，回到住处稀里哗啦地收拾一番。赵烈文见状，连忙劝阻道：“大帅正在气头上，你又何必赌气呢？”

李鸿章解释道：“我不是赌气。我昨夜就一直在想，李次青与他那是何等样的交情，竟然翻脸不认人。我不过是他的学生，到时候一仗打不好，一个参折上去，我还有何前程可言？想来不免心寒。所以，我是非走不可。”

赵烈文见李鸿章去意坚决，连忙去曾国藩那边，看有没有通融的余地，他好居中说和。没想到曾国藩也是一脸的决绝：“要走随他，我一概不拦。此君旧病复发，不可与之共患难！”

所谓旧病复发，是指当年李鸿章从庐州城出走的事情。当年李鸿章与安徽团练大臣吕贤基守庐州，数万太平军来犯，庐州岌岌可危。跟随李鸿章的老仆人刘斗斋把他叫到一边说道：“他们是守城主将，守土有责，公子为什么要在这里陪着死？公子年轻，来日方长，你得想一想父母倚门而望的苦处。”

李鸿章一时拿不定主意，老仆人又劝道：“后门已经备好马，快走！”李鸿章以搬救兵的名头骑马偷偷出城。他走后不久，庐州城破，吕贤基投水自杀。

这件事李鸿章曾经向曾国藩解释，说他的家就安在庐州，岂有弃家而走的道理？现在看来，曾国藩觉得，李鸿章贪生而逃，倒可能是真的。

李鸿章赌气离开祁门大营，原本计划直接投奔大哥李瀚章处。大哥在江西南昌为曾国藩办理湘军后路粮台，可是这么去，少不得被大哥埋怨。他又想起湖北巡抚胡林翼，两人见过一面，胡林翼对他的印象很好，也一直关心他，所以不如先到那去。一则听听他的意见，二则实在不行，投在胡林翼门下也未尝不可。胡林翼人很通达，不像曾国藩这样固执。说起性格来，李鸿章与胡林翼更相投一些。

那时候胡林翼已从湖北的英山向东南移营到安徽境内的太湖。之所以移营此处，主要是曾国藩大营从宿松撤走后，鄂皖交界兵力空虚，那时候曾国荃正围攻安庆，李续宜攻打桐城，皖鄂交界作为后路，必须有

所兼顾。胡林翼与曾国藩都是湘军创始人，多年来两人互相关照，互相扶持，曾胡一家，不分彼此，天下尽知。收复安庆、规复安徽的全盘部署，也是两人相商的结果，所以胡林翼毫无畛域之分，一切以战局需要来确定行止。

李鸿章赶过去的时候，胡林翼到太湖不及一月。一见到胡林翼，最令李鸿章惊讶的是他的消瘦，颧骨高耸，脸颊细长，脸色灰暗，他立即想到“病入膏肓”这个词。胡林翼发觉了李鸿章的惊讶，苦笑一笑道：“少荃，你是被我这副病秧子吓到了吧？没办法的事，天天东墙倒西墙歪，不得一日喘息。”

李鸿章见胡林翼身体如此，心里十分难过，但还要装出不动声色：“润帅要保重身体，现在棘手的事没个完，润帅总要忙里偷闲，稍作休息才行。”

胡林翼已经接到曾国藩的私函，知道李鸿章赌气出走的原因，所以他没绕弯子，直接劝他回到曾国藩身边。

“祁门是兵家所谓绝地，根本不宜驻守，更不宜做大营，可是他听不进别人的一句劝！我不回去。”李鸿章还是一肚子气，把祁门的情形详细描述给胡林翼听。

“涤帅非要扎营祁门，并非不知道这里是绝地。”胡林翼也觉得曾国藩驻扎祁门是一大失策，但他不能顺着李鸿章的意思说，那不是劝人之道，“涤帅之所驻扎祁门，也是顾虑朝廷脸面。朝廷一再督促涤帅收复浙江，他驻军徽州，就是做出一个收复浙江的样子。”

“好，就算驻扎祁门有他的苦衷，那么他参劾李次青就太不近人情了。两人那算得上患难之交，怎么说变脸就变脸？还要我起草奏折参劾次青，我万万做不到。我原来以为他是豪杰之士，没想到……”李鸿章气愤难平，本来要说没想到会这样小肚鸡肠，可觉得这样评价老师太有伤体统，因此改口道，“现在看起来，并非如此。”

“徽州那是祁门的东大门，次青不是不知道徽州的重要，徽州失守，导致祁门陷于绝地，不要说涤帅，就是我也会生次青的气！涤帅如今总督两江，身系天下安危，祁门危急，这些天我是夜不能寐！少荃，你应该体谅涤帅的处境！”

胡林翼一味回护曾国藩，让李鸿章无话可说，见胡林翼连连咳嗽，也就不再与他争执，便改口劝道：“润帅，你可要保重身体，你和老师都是湘军柱石，同样身系天下安危。”

“少荃，你刚赶过来，一路劳苦，先休息几天再说。既来之则安之，咱们慢慢谈。”胡林翼还是希望李鸿章能够回心转意，打道回祁门。

当天晚上，胡林翼安排丰盛的晚宴，并请了幕府中几个心腹来陪李

鸿章。

第二天处理完营务，胡林翼打发人约李鸿章闲谈。胡林翼刚要开口，李鸿章就道：“润帅劝我回祁门的话就不要说了，我昨晚想了一夜，觉得我没有错，驻军祁门就是失策，参劾李次青就是无情。既然我认为对，老师认为错，那我回去又有何益？我天天盼望的是像老九那样，带上一队人马真刀真枪地干。总把我按在文案堆里，有什么意思？”

“少荃，这你就错怪涤帅了。你刚入涤帅幕府，涤帅就推荐你去带领马队，是你觉得没有把握，最终没有成行。前些时候，涤帅又举荐你创办淮扬水师，就是打算让你独当一面，创出一份业绩出来，可是朝廷未准，那又如何能怪得了涤帅？”胡林翼明白，李鸿章是怪曾国藩不肯让他独当一面。

这话的确不假，李鸿章无可辩驳，终于说出他有意投奔的想法：“老九当年投奔润帅，润帅立即拨给他三千人马，润帅如果给我三千人马，我立即披挂上阵，为润帅当先锋、断后路，无一不可。甚至可以带兵去救祁门。”

“这绝对做不到。”胡林翼干脆地拒绝了，李鸿章赌气离开曾幕，他再收留在自己幕中，岂不是挖曾国藩墙脚？以后怎么与曾国藩对面？这种糊涂事，胡林翼万万不能做，但他说出的却是另一个说法，“少荃，如今我营中最缺的就是兵，你知道武昌还有多少人马吗？只有两千人！那可是湖北的根本！如今的兵勇都集中在安庆周围，又要围攻安庆，又要围点打援，又要兼顾后路，哪里挪得出三千人马？”

听胡林翼如此一说，李鸿章十分失望。

胡林翼看他那一脸失望和茫然，于心不安，又推心置腹道：“少荃，没有兵是一方面，就是有兵，我也不能把你收在帐下。你将来的前途远在我之上，我这小小的巡抚衙门不敢委屈了你。你记住我一句话，将来你定会有番大作为，必有大富贵，但你千万不能离开涤帅，涤帅是你命中的贵人，只有涤帅能够提携你成就大业！少荃，你试看今日之天下、今日之督抚，可有一人能与涤帅匹敌？”

李鸿章不得不承认，曾国藩的确已经是天下督抚之首。就是向称天下第一总督的直隶，也无法与之相比，因为如今的两江，关乎着社稷的安危。

“少荃，我以大哥的身份把你当小老弟相劝。人有本事是一方面，跟对人更重要的一方面。你投笔从戎，在皖省团练中拼杀五六年，郁郁不得志，不是你没有才干，而是所事非人。你拿那些大员与涤帅相比，无论道德文章、识人之明，还是运筹帷幄，谁人可与涤帅比肩？”

这又是大实话，李鸿章嘴角是不以为然的表情，但心里不能不承认，天下大势，的确如此。但一想起曾国藩的固执无情，特别是他瞪起

三角眼，指着门让他走的神情，李鸿章心里的火就一跳一跳的。见李鸿章油盐不进，胡林翼也就不再劝他，只管好酒好菜侍候。

李鸿章投奔胡林翼的计划完全落空，就算胡林翼肯收留，可他身体如此，只怕阳寿无多，他投胡幕还有什么意思？既然不能投奔胡幕，再待在太湖也没意思，所以没多久他就告辞，去南昌投奔大哥李瀚章。胡林翼也不阻拦，临别赠银一百两。李鸿章要推辞，胡林翼道：“少荃不必固辞，千里迢迢，路上花钱的时候多。俗话说，在家十日穷，出门一日富。我还是再劝你一句，不要嫌我啰嗦，你还是早日回到涤帅幕中。我已经去信涤帅，劝他移师东流。”

胡林翼放心不下，派了一个勇丁陪着李鸿章南下。两人过江塘、下程岭、走千岭，一直到了长江边，从湖口进入鄱阳湖。李鸿章心里茫然，知道去了南昌，少不了受大哥一通说道。大哥自从入了曾幕，对曾国藩是言听计从，佩服得五体投地。自己赌气出走，大哥的话肯定比胡林翼还难听。所以，他就像闯了祸的孩子，不太敢回家。入了鄱阳湖后，行程就慢了下来，他总是上岸小住，尤其入了赣江之后，更是借口登岸游玩，走走停停，十几天才到了南昌城下。

南昌城在赣江东岸，因为沿江而建，因此不像一般四四方方的城池，而是像一枚鸭蛋。城周十五六里，共有七个城门，北面是德胜门，往东是永和门，东南是顺华门，南边是进贤门，西南惠民门，再往北则是广润门，广润门往西北不远就是章江门。南昌城七门之奇可以说是天下独有——每个城门都是向南开。这七个城门，离赣江最近的是章江门，之所以叫章江门，是因为赣江又叫章江。

李瀚章办理湘军粮台，最主要的就是供应湘军粮饷，为了便于发运，自然要选最靠码头的地方，因此办理粮台的衙门就在章江门内偏北不远处，紧邻南昌县衙。李鸿章一直乘船到了章江门外的码头，远远看到飞檐斗拱的一座木楼，知道那就是著名的滕王阁了，也就知道章江门到了。

李鸿章到章江门边打听湘军粮台怎么走，门边有个湘勇立即过来问道：“请问大人可是李观察？”李鸿章是道台顶戴，所以按官场习惯应该称一声观察。

“李大人安排在下，在这里等了四五天了。”原来这个湘勇正是粮台上的听差，是李瀚章派出来在这里等李鸿章的。

李瀚章接到曾国藩和胡林翼的信，知道李鸿章赌气出走的原因，也知道他要到南昌来，所以打发人在码头和章江门上等。因为李鸿章一路磨蹭，因此晚到了几天，也难怪勇丁说已经等四五天。

到了粮台，李瀚章迎到门外问道：“老二，怎么才到？”当着外人的面，他不好紧着埋怨，对陪李鸿章前来的勇丁道，“这位小哥辛苦你了，快洗把脸准备吃饭。”

吃过饭，安排勇丁去休息后，李瀚章把李鸿章叫到他的签押房，劈头盖脸一顿埋怨。李鸿章早有准备，任大哥说什么，只当耳边风。李瀚章见他这副表情，更加生气：“老二，你怎么分不清好歹，听不进人话！”

“我怎么分不清好歹，怎么听不进人话？祁门明明是绝地，我说得有错吗？分不清好歹的不是我。李次青丢失徽州，本来就情有可原，而且他们又是过命的交情，竟然毫无情面，硬要参劾，听不进人话的是我吗？”

李鸿章说这话把李瀚章噎得直翻白眼。论口才，他远不是李鸿章的对手。沉默了一会儿，他压下心头的火道：“老二，守土有责，主官必须与城共存亡，这是我朝的规矩。大帅参劾次青，也不过是给朝廷一个交代，不然以后怎么带兵？赏罚分明，这正是大帅的高明之处。大帅幕中好几十人，单单你去和大帅理论，大帅能不生气吗？”

李鸿章反驳道：“不同意参劾李次青的不光是我，整个督幕中，就没有一个不反对的。”

“既然那么多人反对，为什么单单你出这个头？”

“我是他的学生，拿着他当自己人才去劝的。我要把自己当外人，才不去费唾沫。”李鸿章理直气壮，“现在怎么样？祁门被包围了吧？当初就该听我的，马上移驻东流。”

“我正要说的就是这事。祁门危险的时候，你赌气离开大帅。知道的是你们吵了一架，不知道的，肯定以为你是找个借口逃离险地！老二，你动动脑子想想，你这时候拍拍屁股走人，算怎么回事？”

这真是击中了李鸿章的软肋。离开祁门后他就后悔了，不是后悔出走，而是后悔走的时间有点不漂亮。如果徽州没有丢失的时候他走，大家不会想别的，恰恰是徽州失守，祁门危急时刻，他与老师一言不合拍拍屁股走人，十有八九大家会以为这是他的脱身之计。天地良心，曾幕中倒是有不少人已经收拾行装，随时准备逃走，但他李鸿章绝对没有临险而逃的打算。但问题是人家都没走，他却走了。

李鸿章不再说话，任李瀚章说东说西，他一言不发。接下来的几天都是如此，李瀚章一开口，李鸿章要么离开，要么只当眼前没这个人，该吃吃，该睡睡。后来李瀚章不再劝，也随他去了。

李鸿章不愿在粮台看大哥的那张挂霜的长脸，就天天在南昌城里晃。虽然几经战火，但南昌毕竟是省城，可去之处甚多。有豫章六景，分别是南浦飞云、苏圃春蔬、东湖夜月、章江小渡、滕阁秋风、西山积翠，有香火五盛地，包括塔前寺、普贤寺、万寿宫、土地庙、延庆寺。这些地方，李鸿章都已经转了若干次，似乎比南昌人还要熟悉。可他去的最多的还是滕王阁。

滕王阁建于唐朝永徽年间，是唐太宗的弟弟李元婴所建。李元婴曾经封在滕州当滕王，当时筑了一楼阁取名“滕王阁”，后来他调任江南洪州——也就是南昌，又在章江边上筑豪阁，仍冠名“滕王阁”。一千多年间，滕王阁倒了建，建了毁，已经重修了若干次，谁也弄不清唐代的滕王阁到底什么样，只是根据古书记载重修，好在滕王阁名头太大，不管是谁所建，权当作唐代滕王阁。登斯楼也，寻找初唐四杰之首王勃的慷慨激昂，凡是有点文墨的，无不口中念念有词：“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李鸿章不愧是翰林出身，一边登楼一边默诵，到顶楼的时候，恰好也到了篇末。

赣江北去，浩浩荡荡，江风凛冽，如刀似箭。李鸿章站在楼顶，凭栏南眺，没有王勃的激昂奔放，只有塞满胸怀的茫然空虚，想想自己已经三十七八，还是个没有实缺的道台。离京这七八年，回想起来不过是蹉跎岁月。虽然嘴上不承认，但他心里已经后悔了。胡林翼说得不错，一个人不仅要有才能，跟对人也很重要。今日之天下督抚，无人可与老师比肩。但自己所争，也是非争不可，既然老师不能采纳，他也不是能屈就之人。大丈夫，要拿得起放得下！

李鸿章走下滕王阁，心绪很坏，他不想回粮台，便漫无目的地乱走，一直走到惠民门内普贤寺北面的小巷。其时已经早过了午饭时间，李鸿章饥肠辘辘，看到有一家“章记”米粉店，便立即走了进去。李鸿章到南昌后，终日无所事事，南昌的小吃几乎都吃遍了，最让他百吃不厌的，还是南昌的米粉。

在稻米之乡，米粉实在是最常见的东西，但像南昌米粉这样的味道，柔软滑爽、口感宜人、风味独特，实在非文笔所能写明，有点挑食的李鸿章也是赞不绝口。因为过了饭点，小店里并不特别忙，李鸿章块头又特别大，一进门老板就哈着腰招呼道：“客官，来碗米粉？”

李鸿章点了点头。

“小店米粉，可煮可炒，客官喜欢怎么吃？”老板又殷勤相问。

天下米粉，无不可炒可煮，并非这家小店独有手艺，李鸿章也无心计较：“随你的便。”

这时，一个小姑娘站在李鸿章的身边道：“客官，来两个小炒吧，光吃米粉没得意思。”

李鸿章原本吃两碗米粉就算了，不打算炒菜，他抬头一看，眼前的小姑娘又水灵又俏皮，小巧的鼻翼上有两粒似有似无的雀斑，反而把一张脸点缀得更加活泼可爱。他就改了主意，道：“南昌小炒，无非是辣咸二字，你的小炒有什么特别的，你说得好，我就吃。”

“好不好吃，不是说得出来的。我给你炒两个拿手小炒，你要说不好吃，就不给钱。”小姑娘嘴巴很利索。

“你这小妹子真得味，那就说准了，不好吃，我真不给钱。”李鸿章这时候心情好了些，顺口说出的是合肥乡语。

“真得味”是有意思、可爱的意思，南昌小姑娘没听明白，向李鸿章眨巴着眼睛：“真得味，啥子意思？”

李鸿章呵呵一笑道：“我们合肥人，真得味，是夸你聪明。”

闻言，小姑娘欢天喜地去了后厨。

因为李鸿章点了小炒，所以老板就给煮了一碗米粉。李鸿章稍等，两个小炒就端上来了。一个是茭白炒牛肉，雪白的茭白，鲜红的辣椒，暗红的牛肉，颜色很鲜亮，尝尝味道也不错。另一盘是炒柚子皮，炸得金黄的柚子皮配着青椒、红椒、蒜末、肉末，味道也很别致。李鸿章边吃边夸，额头上很快渗出细密的汗珠。小姑娘手勤，早把一块干净的白布帕递到他手上。

看李鸿章吃完，小姑娘俏皮地说道：“客官，不好吃真的不给钱。”

李鸿章这时心情完全轻松了，笑道：“好吃得很，不但要给钱，你要多少给多少。”

“别大话，我要你纹银千两，你有吗？”

“纹银千两，那可不是吃两个小炒的银子，是一份上好的嫁妆。”李鸿章也开了个玩笑。

小姑娘脸一红，说道：“你拢雀啥，不理你，拿银子。”拢雀是南昌话，乱说的意思。

李鸿章向口袋里掏，脸一下拉得老长，他没带银子。

小姑娘看他的神情，问道：“你不要说没带银子。”

李鸿章十分尴尬，招呼坐在门外的老板道：“老板，真是不好意思，我没带银子，我马上回去拿。”

“客官，一顿饭钱也没得啥，只是小店天天客来客往，俺们不认得你。”老板的意思是你要跑了，我们上哪讨账去，“客官看看，能否就近借得来。”

李鸿章是客居南昌，除了粮台，哪有认识的人？

小姑娘倒相信李鸿章的确忘带银子了，说道：“爷，就让他回去拿吧，我信得过。”

南昌人管爹叫爷，女儿是爷的心头肉，女儿说信得过，老板也不再

废话。

“大个子，我信得过你，让你去拿钱，你可不要跟我捏脑浆。”捏脑浆是南昌方言，耍心眼的意思。李鸿章虽然在南昌闲逛已久，但这南昌土话他并未学得多少，所以愣怔着没听明白。

姑娘扑哧一声笑了：“就是你不要跟我耍心眼，跑了没的人影。”

“那是那是，我大哥就在章江门内湘军粮台，我去去就回。”

李鸿章回到粮台，李瀚章连连埋怨他出门也不说一声，原来曾国藩来信了。兄弟两人一人一封。给李鸿章的一封信说的是他得到消息，长毛有意要占据鹰潭、抚州，目标是围攻省城南昌。江西是湘军的后方支撑，南昌更是湘军粮台所在，此处有失，湘军军心势必震动，所以曾国藩十分着急，劝李鸿章出来帮忙守南昌城——

抚、鹰危如累卵，省城必大震动。不得已，调鲍军由建德、湖口径赴省城，先顾根本。保江西即所以庇湖南，即吾湘人自为室庐计，亦不能不出死力保卫江西。更请阁下历劝辅堂（江西巡抚李恒），竭力支撑。仆又劝阁下，亦出而任事，料理江西守城事宜。江西倘有虞，则令兄筱泉亦为无巢之鸟。阁下如见允许，当以公牒奉委，并附片具奏。

这可真是一喜一忧。忧自不必说，如果长毛进攻省城南昌，大家都是性命攸关。一喜则是，曾国藩还把李鸿章当成他幕府的人。这一点李瀚章最为欣慰，劝道：“老二，大帅这是给你改过的机会，你马上给大帅写信，说过些日子就回他大营。”

李鸿章拒绝道：“我不回去，要回去，那得等他同意把大营搬离祁门。”

祁门如今成为险地，李鸿章不回去也是可以理解。

“那么，你总该答应大帅，帮李抚台守南昌。”李瀚章退而求其次。

“我帮着大哥办理粮台，不去帮李抚台守城。帮李抚台守城，将来李抚台不肯放我走，我何时能回老师身边。”

无意间，李鸿章透露了终究要回曾国藩身边的意思。李瀚章很高兴，觉得这些天总算没有白劝，道：“那也好，把你暂留粮台效力，这话让我给大帅说。不过，你还是要给大帅亲笔回一封信。”

李鸿章给曾国藩回了一封信，闭口不谈守南昌城的事，还是建议他离开祁门。

李瀚章也给曾国藩写了一封信，说明要把李鸿章留在粮台效力的意思，同时很明确地向曾国藩表示，李鸿章之所以不肯到李抚台幕中，是

为了将来能够回到老师身边。

长毛攻打鹰潭的消息接二连三地传来，都不是好消息。据传长毛有十万人，把鹰潭围得如水桶一般。后来又传来抚州被围的消息，省城南昌就大受震动。鹰潭到南昌不过二百多里路，抚州则更近，只有一百五十多里，而且如果沿着抚河顺流而下，那可真是朝发夕至。南昌立即紧张起来，调兵布防，忙得焦头烂额。李瀚章的粮台更是一片忙乱，既要往前线运粮饷，又要防备南昌总粮台被端掉。李鸿章帮着大哥忙，十几天没得一刻清闲。

这天李鸿章闲下来，突然非常想吃一碗米粉，这才想起在“章记”米粉店有一笔欠账没还。他连拍额头后悔，抓上银子就走，一路小跑去了惠民门普贤寺后的小街。等他跑到店前，见门板紧闭，门可罗雀，他的心一紧，以为已经人去店空。

自从南昌形势紧张后，有不少店家关门歇业，带着细软逃到乡下。李鸿章过去一推，门竟然开了。老板正在店里抽烟，看到李鸿章十分惊讶，一时无话可说。李鸿章解释道：“老板，我还欠你一笔账。”

这大概出乎老板的意料，他冲着后面喊道：“妙玉，客官还钱来了。”

那个俊俏的小姑娘从后面跑出来，十分委屈地冲着李鸿章喊道：“大个子，你怎么才来还钱，害得我……”下面的话没说出口，她的眼圈一红，几乎要落下泪来。

上次李鸿章没带钱，她父母都认定他是蒙饭吃的混混，赖了账绝对不会再回来了，妙玉则坚持说他不是那种人。结果，父母的预言应验了，李鸿章一天没来，两天没来，十几天了也没来。于是，妙玉不得不面对现实，心里却很难受，不是因为打赌输了，而是因为好好的那么个人怎么会是骗子。李鸿章今天突然出现，让一家人都有些始料不及，妙玉是又惊又喜，心跳得厉害，数落了李鸿章，脸又红得厉害。

李鸿章说明原委，妙玉的父母都觉得以小人之心度人有些不好意思。李鸿章奉上十两纹银道：“全南昌城里头，就是‘章记’米粉最好吃，小妹的小炒也味道独特，以后我要经常来吃你家的米粉，这银子就放在这里，你们只管记好账，最后一起结算。”

见状，老板推辞道：“这怎么好，十两银子，那要吃多少碗米粉！还是吃一次结一次账好。”

“你们信得过我，我更信得过你们。”李鸿章把银子又推了回去。

李鸿章点了一碗米粉，又让妙玉随便炒两个小菜。老板人实在，说道：“客官，这些天兵荒马乱的，小店的菜不新鲜。”

李鸿章无所谓，妙玉却眉开眼笑，说菜不新鲜她也照样做出可口的小炒。

米粉和小炒做好，父女三人都坐在那里看李鸿章一个人吃饭。老板问道：“这位客官，还没请教您贵姓。”

“在下姓李，在家排行老二，你就叫我李老二吧。”

“哪敢这么造次，我就称你李先生吧。”

妙玉则在一旁调皮道：“我就叫你李大个子。”

父母怪她没大没小，李鸿章则很乐意这个称呼。因为粮台事情多，他吃罢就告辞了。从此，李鸿章隔三岔五就去小店一趟，米粉、小炒，一副百吃不厌的架势。他突然觉得自己的行为有些奇怪，是小店的米粉特别吗？他想了想，主要是小店一家人很投他的心思，每次到小店去，心情总是轻松愉快。当然，那个叫妙玉的小姑娘是让人心情舒畅的主要原因。

有一天，老板问李鸿章道：“李先生，听你的谈吐，像是个有功名的人。”

老板娘在一边讥笑道：“那还用说，至少是个秀才，哪像你背了十几年八股文，连个秀才也考不上。十几年，娘们生娃也生一炕了。”

“你娘儿们懂个啥，功名哪能像你生孩子那么简单？只要有男人，哪个女人不生娃？”老板又转头问李鸿章，“请教先生，看谈吐你不只是个秀才，请教你的功名……”

谈到功名，正是李鸿章最得意处，他笑道：“我是甲辰科中的乡榜，丁未科入的翰林。”

老板虽是市井小商人，对功名可是万分的敬仰，他听到后惊叹道：“哎呀！李先生原来是翰林。看先生年纪不大，还不到四十吧？”

“虚度三十八年。”

“先生那是二十一岁中进士，二十三岁就成了天子门生，真是文曲星下凡。”老板掐指一算，连连恭维。

李鸿章谦虚道：“功名这事，也要碰运气。我就是运气好了一点。”

“李先生既然是翰林，怎么不好好在京里做官，跑到南昌来了？”这时，老板娘又插话问了一句。

“我是从翰林变成了绿林。长毛造反，朝廷派人到各地练勇，我就自动请缨回老家办团练，南征北战，这不就到南昌来办理粮台了。”李鸿章

说的话半真半假，他不想把行迹过多地露给外人。

曾国藩几乎每月都有信来，所以李鸿章对祁门的情形比较了解。李世贤的太平军数路进攻，可是因为道路难行，不利大军展开，所以长毛人多的优势不能发挥，又加上鲍超、张运兰的援军赶到，因此祁门之围暂解。但李秀成的人马突然从江苏方向打过来，几乎要杀进祁门。这么连攻了十几天，祁门形势岌岌可危。可是不知李秀成是哪根筋出了毛病，突然决定回苏州过年，带着人马撤了围。曾国藩连遗书都准备好了，没想到绝处逢生，侥幸又躲过了一劫。

过了年，李秀成又率十万人马到赣东北来抄祁门后路，兵分三路，一路攻德兴，一路攻婺源，一路攻景德镇。鹰潭、抚州的长毛也跃跃欲试，说一旦拿下景德镇，就三路进攻南昌城。曾国藩忧心如焚，给李瀚章兄弟的信中焦急万状。李鸿章则认为长毛长途跋涉从江苏赶到赣东北，劳师远征，匆匆投入战斗，人数虽众，战斗力却不一定强。因此担心归担心，却不必太惊慌失措。李瀚章则认为老二是站着说话不腰疼，景德镇一旦被攻破，南昌的粮饷就无法运到祁门，祁门粮饷一绝，不攻自破。李鸿章就回敬道：“那老师就应该立即撤离祁门，否则困在这里，少不得屡屡身陷险境。”

真是被李鸿章说着了，能征善战的李秀成一军，战斗力却差得出奇。左宗棠在景德镇唱了空城计，把全部人马兵分两路，派出去支援德兴和婺源，内外夹击，先破了攻打德兴、婺源的两军。然后这两支人马又合兵一处，打了个伏击，把李秀成的六七万人打得溃不成军，从此撤离江西，再未踏入一步。

这些消息李鸿章随时带到小店，因此这成了一个消息中心，附近的商户都来打探。他已经与小店的一家三口非常熟悉，经常到后厨去看热闹，就像在自己家里。妙玉对李鸿章的感情再也掩盖不住，她看李鸿章的眼神和说话的语气，就是傻瓜也看得出。李鸿章心生怜悯，不忍伤这个小女孩子的心，只是娶一个小店家女儿做妾，他还拿不定主意，何况妙玉是不是愿做妾也未可知。妙玉的父母头脑还清醒，觉得两家相差十万八千里，女儿那是痴心妄想，只是李鸿章这个小财神，也没必要得罪。因此，夫妻两人费尽心思拿捏着分寸。

转眼已到了阴历二月底。这天在小店吃饭，说起南昌的小炒来，妙玉讲道：“要论我们南昌最好的小炒，要算藜蒿炒腊肉了。可惜你来得不是时候，没有藜蒿给你炒。”

“那要到什么时候？”李鸿章问道。

妙玉也不知道，就问道：“娘，现在藜蒿有没有了？”

“俗话说，三月藜、四月蒿、五月当柴烧。这才二月底，哪来的藜蒿，就是有，也不到一拃长。”妙玉娘笑道。

“那就是可能有。”妙玉小声念道。

妙玉爹一边忙一边道：“兴许朝阳的地方冒出头了。”

听了这话，妙玉不再吱声。

李鸿章要走时，妙玉悄悄叮嘱道：“大个子，明天晌午来吃饭。”

第二天不到晌午，李鸿章赶到小店，店里有些忙，但不见妙玉。妙玉娘笑道：“这个女崽子，一大早就出门了，到现在还没人影，也不说一声去了哪。”

李鸿章有些失落，在门口的小桌边坐了下来，眼睛直向外看。突然，妙玉就站在了他面前，问道：“大个子，你在看什么呢？”

这时，妙玉娘看到女儿回来了，便问：“你个死丫头，到哪里疯去了？”

妙玉举了举篮子，里面有一大堆嫩绿的半拊长藜蒿，像是表功道：“看，这是我从青山湖采的藜蒿。”

妙玉娘惊道：“我的老天爷，你这是吃它的命，没有半拊长。青山湖，一来一去二十多里地，你也不嫌累。”

李鸿章立刻明白，妙玉是专为他采的藜蒿，为此不惜跑了二十多里地，他心里不由得又感动又心疼。

趁大家不注意，李鸿章来到后厨。妙玉正在井台边摘藜蒿，她的一双绣花鞋湿透了，天还很冷，她不时地跺了跺脚。她的手也冷，不时拢到嘴边呵热气。李鸿章的心突然被融化了，他突然从后面紧紧抱住了妙玉。妙玉吓了一跳，扭头一看是李鸿章，脸烧得似一块大红布，挣扎着道：“让我娘看见了！”

李鸿章贴着她的耳根道：“妙玉，你又何必跑那么远，看把你冻的。”

“我愿意。”见李鸿章不放，妙玉一狠心便挣脱了。

“我心疼。”

妙玉红着脸道：“你心疼我干什么，我是你什么人？”

李鸿章闻言，有些油滑地问道：“那你希望是我什么人？”

“我不知道。”妙玉把头扭到一边，“院子里冷，你别在这里冻着。”

这些话让李鸿章的心里暖暖的，他连忙蹲下来帮着妙玉摘藜蒿。

当天下午，李鸿章到南昌最好的成衣店里挑了一身杭绸衣裙，价格自然不菲，只是不适合春秋穿。第二天吃午饭时，他就带了过去，把妙玉娘叫到后院：“去年秋，我给小妹买了一身衣裳，这才想起来她不喜欢这种颜色。这衣裳在我手里已经放了半年，总不能扔了吧。我看妙玉的身材和我家小妹差不多，妙玉要是不嫌弃，就留下吧。”

“哎呀，李先生，她哪敢嫌弃。”妙玉娘一边说着话，一边又怕被人误解成贪财之人，又补充道，“这么贵重的东西，俺们可不敢收。”

妙玉尖着耳朵在旁边听，她见李鸿章托着衣服，尴尬地站在院子里，就跳出去道：“为啥子不收？是他妹妹不要才给我的，又不是专给我买的。”说完，她一把从李鸿章手里夺过去，在自己身上比画来比画去。

妙玉娘见女儿喜欢得不得了，不忍再夺下来，就说道：“我去给你拿银子。”

“这就见外了，我又不是卖衣服的，哪能要银子？”李鸿章一听，当然不答应了。

妙玉爹见妙玉在试衣服，立即明白是怎么回事，直往李鸿章手里塞银子，道：“这衣服肯定贵，银子你一定收下。”

妙玉怕娘不怕爹，把银子夺去道：“他又不是专门给我买的，是她妹子不要才送我的，你给他银子干吗？”

李鸿章吃罢饭走时，妙玉直把他送到门外，李鸿章小声道：“妙玉，那衣服是我上个给你买的。”

“我又不是木脑壳，当然知道是给我买的。”

晚上饭后无事，妙玉爹娘终于下决心与女儿谈一谈，断绝她的痴心妄想。妙玉娘只怕女儿现在被人欺、将来受难为，所以态度非常坚决，不存任何奢望；妙玉爹则崇拜李鸿章的功名，心思有些活络。但在这家中，向来是女人拿最后主意，所以他也只能附和妙玉娘的意思。

“妙玉，那个李先生对你说过什么？”妙玉娘这样问女儿。

“大个子说了千万句，我哪记得说过什么。”妙玉故意装糊涂。

“女崽子，你可不要跟我捏脑浆，你别痴心妄想，攀什么高枝，让人卖了还帮人数钱。”妙玉娘说话直，出口有些难听。

“我卖什么卖！”妙玉生了气，白着脸瞪着眼看着娘。

妙玉爹心疼女儿，对妙玉娘道：“你扰雀些啥！妙玉，你娘的意思说李先生那是翰林，天子门生，咱高攀不上。看他年纪，肯定已经孩秧子满地爬。你去少不得做人家小妾，你甘心吗？”

妙玉娘怪丈夫没说明白，大声道：“就是你甘心做偏房，娘也不同意。娘是亲娘，不会误你。找个一老朴实的女婿一心一头地疼你，比什么都强。你也不想想咱是什么人家，他是什么人家，驮了搭子，还不警觉。”驮了搭子是南昌土话，意思是中了人家圈套。

妙玉被娘一顿教训，心里难受，眼泪哗哗向下淌。妙玉爹看着心疼，道：“好哩哩个哭什么嘛？”

“我还是那句话，不要怪娘杀辣，断了你的痴心妄想，将来娘给你许个可劲的女婿，你在家说一不二，那才是正办。”妙玉娘也心疼，但不能不把话说明白，然后她又对丈夫说，“你可不要顺风打旗，害了咱女崽子。”

妙玉哭了半夜，不仅仅是因为娘话说得难听，还因为娘说得其实有道理，她有时也怀疑自己是痴心妄想，因为李大个子至今没有一句踏实话给她。

隔天见到李鸿章，妙玉就不理他，拿一张冷脸给他看。李鸿章莫名其妙，跟到后院问道：“妙玉，你是怎么了，谁惹你生气了？”

妙玉最后还是没忍住，道：“你还是把衣裳拿回去吧，我受用不起。”

“这又是为烘个！”李鸿章一急，连合肥土话也冒出来了。他明白妙玉听不懂，学着南昌话说，“要我拿回去，这是为什么哩？”

想想这些天母亲的训斥和劝诫，妙玉心里又委屈又矛盾又怕真的与李鸿章无缘，众味杂陈，遂变成一连串的泪珠滚了下来。

李鸿章知道再耍滑头是不行了，必须说句实打实的心里话，于是便道：“妙玉，我知道你的心思，你也猜得到我的心思。”

“我不知道你的心思。”妙玉抹了一下泪。

这时候妙玉娘已经伸头往这边看了好几次，李鸿章只能长话短说：“我家里已经有婆姨了，你进门就要做小，我心里有些不忍。你要不嫌委屈，我就托人来说媒。”说罢，他就回到店里，像没事人似的。

吃罢饭，妙玉照例送李鸿章出门，不过这次送得远了点，在路上她小声问道：“她厉害吗？好不好侍候？”

这话意思很明白，妙玉心甘情愿做李鸿章的妾，唯一的担心是正室太厉害。

李鸿章保证道：“这个你放心，她也是书香门第的人家，通情达理得很。再说，还有我呢，不会让你吃委屈。”

“那我等着。”妙玉说的等着，自然是等李鸿章来提亲。

周边的熟人都向这边看，章家米粉店的女崽子喜欢上一个吃米粉的大个子，大家都心照不宣。妙玉拿眼角余光扫他们一眼，心里想，等我嫁给翰林大个子，看你们还有什么话说。

李鸿章的心情有些矛盾，他面对妙玉的时候怜香惜玉，非娶不可。可是离开她后，他心里难免掂量，堂堂翰林娶一个小店主的女儿做妾，实在有些不好意思张口。他原本要和大哥商量一下，好几次张了张口又算了。

第四章 重入幕三言退敌 克安庆纵论朝局

曾国藩又给李氏兄弟分头来信，意思都一样，让李鸿章回他大营。那时候他已经离开祁门，把大营设到了东流。他在给李鸿章的信中说

阁下久不来营，颇不可解。以公事论，业与淮扬水师各营官有堂属之名，岂能无故弃去？以私情论，去冬出幕时，并无不来之约。今春祁门危难，疑君有曾子避越之情，夏间东流稍安，又疑有穆生去楚之意。鄙人遍身热毒，内外交病，诸事废搁，不奏事者五十日矣。如无醴酒之嫌，则请台旆速来相助为盼。

这话说得非常恳切，曾国藩以公义私情来激李鸿章。师徒两人，说到底还是因意见不合起的矛盾，并没有彼此不可相融的利害冲突。在离开曾幕期间，两人信函不断，曾国藩有事不决便说与李鸿章；李鸿章就像在曾幕时候一样，直言他的观点。

经过六七个月的反思，李鸿章已经明白，他要有个好前途，非紧跟曾国藩不可。更为关键的是，最终曾国藩采纳李鸿章的建议离开了祁门，到了长江边上的东流镇。

“大帅这是给你回头的机会和面子，你最好就坡下驴，不要一味固执。”李瀚章这样劝李鸿章，“当初你离开大帅的理由，是他不采纳你的建议，如今已经采纳，你还有什么话好说。”

又过了三天，李瀚章又道：“我这里有一批军饷要运往大帅大营，原本要专门派一位押运官，正好你就当这押运官，一则有份俸银可赚，二则顺势就回了大帅身边，三则对你也是个历练。”

“押运军饷对我算得上什么历练，大仗我都打了好几年了。”李鸿章嘴上发牢骚，实际同意了大哥的安排，“那要什么时候走？”

“今天就走，最迟午饭后开拔。大帅军前缺的就是银子，这批军饷十万火急。”李瀚章应道。

这么急？现在要离开南昌！李鸿章想到小店里的妙玉，心里全是不舍。特别是一想那么冷的天她去采藜蒿，鞋子都湿透了，冻得直跺脚。大丈夫做事，不能拖拖拉拉，只是仓促之间还来不及请人去提亲。自己一走了之可不行，必须跟妙玉说清楚，让她把心放到肚子里。李鸿章快步赶到小店，没想到妙玉走亲戚去了，今天不能回来。

“老板，我有急事要离开南昌，有话要留给妙玉，请你一定转交。”李鸿章从前柜上拿来纸笔，匆匆留言。因为是写给粗通笔墨的妙玉，因此他写的是简洁白话：我有事离开些日子，说好的事情你放心，我绝不食言。

妙玉娘见此心里有了主意，说道：“怎么能让妙玉相信是你留的话，你没有东西让她一眼就认定是你的？”

李鸿章想了一下，从口袋里掏出一方丝帕，上面是一对鸳鸯，这是妙玉不久前悄悄送给他的。他把信包到里面，说道：“妙玉看到这帕子，就会明白。”

李鸿章一走，妙玉娘就说道：“看这话的意思，好像两个人有什么约定。听我的，断了妙玉的念想，咱不能和女儿一起糊涂。”

“我看这个李先生是很不错的人，妙玉也是动了真心，何必非要伤她的心。”妙玉的爹有些犹豫。

“长痛不如短痛！你可不要拎不出轻重。我是无论如何不能让妙玉做小，那要吃多少屈！咱帮她找个可靠的人家，就是日子差一点，也是举案齐眉的夫妻，你也是正正经经的老泰山。”妙玉娘很有主见，便让妙玉爹去找刘瞎子把这封信改了。

刘瞎子并非真瞎，戴了副大墨镜，在普贤寺门口给人看相占卜，兼代写书信。他有一手绝技，不管是谁的笔迹，看一眼就能模仿得几可乱真。当年就是因为造了一封知府的假信，才被革掉了秀才功名。

他看了一眼妙玉爹递过来的留言便说：“这笔字真有力，筋骨硬铮，写字的定是很有主见的人。”

“不说这些了，我说你写。嗯，首先感谢你一家人的关照。我说了些玩笑话，请勿当真。”妙玉爹想了想不妥，如果两人说过赌气的话，这么说反而弄巧成拙，所以继续往下编道，“我已经离开南昌，你就把我当个匆匆过客，天上的大雁，不可能飞进鸡窝。”

刘瞎子写完，与李鸿章的留言对照，得意地说道：“简直不分伯仲！”

第二天中午，妙玉回到店中，眼巴巴地找人。妙玉爹不忍伤害女儿，不肯拿出假造的留言。最后还是妙玉娘当了恶人，把手帕包着的留言递给妙玉道：“娘说的准准的，真是没良心，枉费了我女儿的一片痴心。”

妙玉的心都碎了，捧着信哭了一下午，晚上没吃饭，第二天也没吃，第三天就病倒了。到了第四天，她有气无力地说道：“娘，咱回老家吧，我一天也不想待在南昌待了。”

妙玉爹心疼得不得了，几次要实言相告，都被老婆拿凶狠的目光阻止了。妙玉娘跺了跺脚道：“那咱就回家，省得在这里伤俺玉儿的心。”

李鸿章押运饷银顺利到达了曾国藩的东流大营。东流位于长江东

岸，号称江南第一商埠，有“十里帆樯依市立，万家灯火彻夜明”之说。此地位于安庆上游九十余里，可以就近策应安庆围城大军，又隔江与太湖胡林翼大营成犄角之势，彼此呼应。因为交通便捷，一旦太平军袭扰绝不会像祁门那样被关门打狗。而且水师就在长江巡弋，以此地为大营，显然比祁门更合适。

李鸿章的到来令曾国藩十分高兴，当天晚上，两人谈到二更才各自安歇。现在安庆一带，湘军已占据相当的优势。曾国藩与胡林翼互相配合，以攻克安庆为最终目标，战略上却是围城打援。为了有足够的力量打援，他们只围安庆一地，其他如桐城、舒城等与安庆相依的要地却不围攻。

官军部署了四路大军：一路人马是曾国荃的两万余人，在安庆城东、西、南三面挖了两道深宽丈余的壕沟，内壕阻止城内太平军突围，外壕阻止外面的太平军增援。曾国荃就在两道壕沟之间固守，把安庆城围得铁桶一般。二路人马是胡林翼大营的三千余人，驻扎在太湖，扼住湖北通往安庆的咽喉，是安庆的西部屏障。三路人马是多隆阿的八千马队及李续宜的五千陆师，主要任务是截断庐州城与安庆的联系，阻击庐州、桐城等地的增援力量。四路人马是鲍超的八千人，平时驻扎东流大营附近，一有情况则是一支灵活的机动力量。还有湘军水师一分为二，一部分由彭玉麟率领在长江上巡弋，一部分由杨载福率领二十余艘炮船开进了安庆城东北的菱湖，截断太平军的水上援路，策应曾国荃的围城部队。

那时曾国藩癖疾发作，彻夜难眠，心烦气躁，连公文也无心批答，李鸿章则忙得脚跟几乎踢到后脑勺，但他心里却很痛快，因为老师对他更加倚重。有时候饭后闲谈，李鸿章直接指出老师太过固执、不善变通等缺点，曾国藩也都愉快地接受。李鸿章任繁事重，一时腾不出时间去处理妙玉的事情，但不能不有所说明，所以他把专跑南昌一线的递勇叫到身边，塞给他五两银子，请他到南昌时务必辛苦一趟，专程到普贤寺后的章记米粉店送一封信。

那位专差很尽心，十几天后拿着信原封不动地还给李鸿章，说他去普贤寺后面转了个遍，没有找到章记米粉店，向人打听，都说原来是有一家，但前一阵把店盘给人家做了小押店。至于人去了何处，只知道回老家安义县，具体什么地方根本没人得知。李鸿章想到妙玉那双明亮期盼的眼睛，心里就像刀扎着一样疼，他安慰自己，说两人是有情无缘。何况现在忙得手脚并用，实在没有时间也没有多少心思去盘算。不是他言而无信，实在人算不如天算。

这天晚上，李鸿章刚要躺下，曾国藩打发长随来请他立即去签押房说话。李鸿章匆匆赶到签押房，曾国藩正在满地乱转，一看到他来了立即叫道：“少荃，这时候把你叫来实在情非得已，你先看润之的信。”

胡林翼的是告急信，陈玉成会同捻军龚得树四万人马急行四百余

里，从霍山、英山进入湖北，然后穿上从霍山县缴获的清军号褂缨帽，袭破了黄州府。此地距武昌仅二百余里，而武昌城内只有绿营兵三千人，根本无力守城。胡林翼是“五心如焚，热如火炙”，大骂自己是“笨人下棋，死不顾家”。

“必须救湖北，救湖北就是救润之。”曾国藩背着手着急地踱步，“润之是湘军的柱石，没有润之便没有湘军今日之局势，我不能坐视。”

“救当然要救，但要仔细想想应该如何救法。”李鸿章分析道，“长毛已经接近武昌，无论从哪里赴援，都是远水不解近渴。”

“这正是让人忧心之处。润之一路人马太过单薄，只有三千余人，实在是大意了。”曾国藩说，“我已急令鲍春霆率部驰援武昌，但如何能来得及？”

“老师不要太过着急。四眼狗去湖北，目标并非是要取武昌城，而是围魏救赵的老调。”陈玉成因为两眼下都有颗硕大的痣，因此外号“四眼狗”。

“我知道是围魏救赵，可这一招太狠了。武昌是官总督的驻地，是我所必救。”曾国藩也分析道，“武昌城几次易手，每次都折进去数名大员，官大人安危关系湘军大局，不能出意外。”

“武昌不能出意外，但安庆更不能出意外，老师必须坚持围困安庆不动摇，否则手忙脚乱，就会步江南大营的后尘！”当初太平军就是一路南下，攻克了杭州城，等江南大营的精锐前往救援时，太平军急驰北上，踏破了结营百余座的江南大营，“老师应该明白，如果安庆的大队人马去救援武昌，无论武昌能否保全，四眼狗必率大军回扑安庆，安庆围城的局面势必前功尽弃。如果是这样，武昌就是保住了还有什么意义？反正武昌已经多次陷敌，也不怕再陷一次，而安庆却是凝聚老师和湘军数年的心血。甚至可以说，是关系着天下安危。所以安庆的人马不能动，无论外人怎么说，老师要咬定青山不放松。”

“那样，我就太对不住润之了。”曾国藩顿足无奈道。

“如果中了四眼狗的围魏救赵老调，安庆有失，那才是真正对不住胡抚台。以上制下，攻克安庆，是老师与胡抚台共同商定的方略，胡抚台心里明白。”李鸿章此时心里已有主张，“霆军已经驰援武昌，大人心意已尽。可我认为还有一支奇兵可用。”

曾国藩听说还有奇兵可用，瞪大一双三角眼睛急切地望着李鸿章说道：“少荃快讲。”

“朝廷早就与英法等国议和，上海、镇江、金陵、九江、汉口等地都是通商口岸，这些地方都有洋人的利益，如果武昌或汉口被攻克，商业停顿，也非洋人所乐见。如果能说动洋人出动帮助守城，就像上海的

华尔洋枪队一样，那武昌也许还有救。即使洋人不肯助守，但能去警告四眼狗，也许会收奇效。”

“好计！”曾国藩连连拍着自己的额头叫道，“少荃的脑筋比老朽转得快！英吉利驻华海军司令何伯，乘火轮船沿江西上，一路查看长江通商口岸的商情，目前已到九江，少荃立即辛苦一趟，把其间利害相告。”

李鸿章到了九江见到何伯，把湖北的形势直言相告。何伯答应了，并派参将巴夏礼到黄州去见陈玉成。巴夏见到陈玉成后劝告道：“英王阁下，您最好不要进攻武昌，因为大英帝国已在三镇设立租界，你们进攻会严重地损坏我们的商业利益。武汉三镇组成一个巨大的贸易场，你们无论进攻哪个城市，难免会损坏整个商港的贸易。因此，我建议阁下，必须远离该埠。”

陈玉成有些不屑，反问道：“如果我要是一定攻打武昌呢？”

巴夏礼威胁道：“那么，我们的军舰会开到武昌，帮助守卫。而且，我们强大的舰队会进攻所有可能攻击到的任何地方，比如你们的天京。”

这样一来，形势就有些严重了。见陈玉成有些犹豫，巴夏礼又说：“目前，九江方面尚未听见忠王和其他诸王进兵的消息，那么我想，此时他们或许尚未进入江西，假如你进兵武昌，势必只能单独与守卫武昌的清军作战，同时还得对付从后面赶来袭击你的安徽军，还有大英帝国的军舰，短时间之内你不可能攻克武昌城。等各地官军都赶到武昌城下，阁下就有全军覆没的危险。你最重要的是要保住安庆，而不是夺取武昌，取不取武昌对你意义并不大，而失去安庆，英王阁下在你们天王面前，就是无足轻重的人物了。”

时年只有二十四岁的陈玉成刚刚封王一年多，与李秀成明里暗里争个高低，对自己的地盘非常看重。这一番话将他说得汗流浃背，尤其是李秀成并没有按照约定沿南岸北上，其中是什么原因根本无从弄清，自己如果折在武昌城下，实在不合算。因此他立即传令，留下少数人马驻守黄州，等待忠王的大军，他自己则率主力回师安庆。湖北之围因此而解。

然而陈玉成刚刚撤军，李秀成又率十几万大军分三路进入了湖北境内。本来李秀成应该与陈玉成的大军同时到达湖北，合兵一处进攻武昌，但他把精锐都留在苏州一带，因此所带人马不足，所以一路上避开清军主力，边行军边扩军，这样走走停停，比陈玉成的人马整整晚到了一个月。但他扩军的效果很好，一路走来，收拢了穷苦百姓十几万人，号称五十万大军，从大冶、咸宁、嘉鱼三路直逼武昌，形势再次紧张起来。更让曾国藩恼火的是皖北的苗沛霖也蠢蠢欲动，随时准备策应太平军。

李鸿章认为现在最要紧的还是先把湖北的局面稳住，湖北稳住，安庆继续围城，苗沛霖这种投机枭雄自然会收敛。湖北的解救之法，还是

旧调重弹，再让巴夏礼去劝说李秀成，而且连理由都替巴夏礼想好了。

巴夏礼见到李秀成，再次重申如果太平军攻打武昌，英军、法军舰队都可能参战。同时，他劝李秀成的话更是巧妙，全说到了李秀成的心里：“忠王阁下，你虽然号称五十万大军，但不过是些穷苦百姓，战斗力多强你自己也清楚，如果你被牵制在武汉三镇，官军都集中过来，你就有全军覆没的危险。就是攻克了三镇中的一镇，对忠王并没有多少好处，而对英王最有利。忠王的部下和地盘都在长江下游，你在长江上游拼命实在是不智。英王已经撤回安徽，像老母鸡保护鸡蛋一样保护着他的安庆，而你在此孤军奋战有意义吗？如果不幸英法两国参战，就不仅是在湖北，首先要从上海出兵，攻打苏州，那时候忠王阁下真是首尾难顾了。”

李秀成本来就不太热心攻打湖北，如今陈玉成都回安徽了，自己又何必在此虚耗？因此他立即下令退出湖北，取道江西，去攻打杭州。那时候有杭州在手，粮饷源源不断接济天京，天王感激他还来不及，自然不会责怪他放弃湖北。何况，先放弃湖北的又不是他李秀成。

湖北再次有惊无险，武汉三镇两次化险为夷，就像变戏法一样让人眼花缭乱。曾国藩对李鸿章赞不绝口，连叹自愧不如：“兵贵奇而我太平，兵贵诈而我太真，若论奇计险谋，我不及少荃！”

“老师这样说是折杀学生了。奇与诈是用兵之策，并非用兵的根本。根本应当是运筹帷幄，决胜千里，有一个全局的谋划，否则，仅靠奇诈雕虫小技，无非关乎一城一地的得失，于全局却无补。经过武昌这两次有惊无险，学生更看出了老师谋划全局的高明。这也是当前官军与长毛相比最大的优势。”

李鸿章有这样的见识，更让曾国藩刮目相看，他连道：“少荃说来听听。”

“长毛这次两路进攻湖北，显然是重抄当年攻破江南大营的老调，行的是围魏救赵之计。如今皖省局势非当年江南大营局势，统帅大军的也不是当年的和春，长毛还依样画葫芦，不知变通，无异于弱智，这是其一。两路大军本应当互通讯息，同时到达湖北，而实际却是相差一个多月，给了我们各个击破的机会，可见长毛没有统一的指挥。而两江的官军在老师的统一调度下，按全局的需要谋定而动，这是其二。四眼狗被巴夏礼三言两语劝回安徽，而李秀成却干脆去了浙江，说明长毛都打着自己的小算盘，人心已散。所以，从这三点来看，长毛气数已尽，被老师剿平，不过是早一天晚一天而已。”

听了李鸿章的分析，曾国藩深以为然道：“借少荃吉言，早早平定叛贼，还天下黎民一个安定。不过，我不敢像少荃这样乐观，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像苗沛霖这种枭雄，天下不知凡几，伏莽遍地，不能不让人忧心。”

让曾国藩深恶痛绝的苗沛霖是土生土长的安徽凤台人，是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的老乡。他是个不得志的穷秀才，安徽兴起捻军后，他以抗捻为名开始在家乡办起团练。当年他的老乡朱元璋提出“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的政治方略，苗沛霖猫学虎样，提出“高筑寨，广积粮，先灭贼，后称王”，在凤台一带大修圩寨，把个个散落的村庄变成坚固的堡垒。捻军作战向来以骑兵飘忽不定为特点，习惯于长途奔袭。苗沛霖以静制动，坚固的堡垒成了捻军的克星，所以他的声望迅速提升，四年中就成为据圩寨数千、拥众十余万的地方势力。他又投靠了僧格林沁的爱将胜保，两三年间升为道台。不过苗沛霖是典型的枭雄，在他那里没有所谓是非、忠奸，保存扩展自己的实力是他的唯一目标。虽然他投靠了胜保，但眼见太平军、捻军势力强大，因此暗中又与捻军勾结。陈玉成进军湖北时，专门派人与他联系，告诉他太平军已经集中了五十万大军，即将在安庆城下大破湘军，约请他到时候从皖北南下，共谋大业。有江南大营一日崩溃的前例，苗沛霖对陈玉成的话不能不有所考虑，因此他把人马向南移动，并与庐州的太平军、皖北的捻军频繁接触。如今两路太平军都无功而返，他不能不有所收敛。不过，他与捻军的事被老冤家孙家泰抓住了小辫子。孙家泰是寿州一带的团练头子，也是草莽枭雄，两人为了地盘明争暗斗，如今抓住了苗沛霖的小辫子，他快刀斩乱麻，把苗沛霖的几员手下大将杀死了。苗沛霖大怒，召集了好几万人马，前来攻打孙家泰的老巢寿州。

安徽巡抚翁同书当时驻在寿州，当然不能坐视城池被攻破，所以悄悄派人与苗沛霖讨价还价，让他不要进攻寿州。苗沛霖的要求十分坚决——只有杀掉孙家泰，他才可能撤围，并且要向朝廷担保他是忠心耿耿的抗捻团练。翁同书竟然答应这一要求，请出王命旗来，以擅杀平叛将领的罪名杀掉孙家泰等人，并把他们的人头送到苗沛霖手上。没想到苗沛霖翻脸不认账，不但攻下了寿州，还把翁同书及巡抚衙门的文武大员全部扣押下来。翁同书被逼无奈，信誓旦旦向朝廷担保苗沛霖是忠心耿耿的团练首领，攻打寿州是为了平定孙家泰的叛乱。这颠倒黑白的说法，令知情者不能服气，尤其是孙家泰的手下都鸣不平，把状子递到曾国藩的总督衙门，皖北形势面临火并的危险。

曾国藩从各种渠道得到的消息都是苗沛霖横行不法，居心叵测，而且首鼠两端，很不可靠。翁同书作为一省巡抚，御下无方，而且颠倒黑白，把皖北弄得更加不可收拾，因此他决定参劾翁同书。

说起江苏常熟人翁同书，那可是真正的望族出身。他的父亲翁心存，翰林出身，学问很大，曾入值上书房二十余年，道光皇帝的诸位皇子，包括咸丰皇帝以及恭亲王奕訢、醇亲王奕譞都是他的学生，最后官至体仁阁大学士。他的三个儿子，老大翁同书，也是翰林出身，官至安徽巡抚；次子翁同龢，由生员而至盐运使，历官陕西、湖北巡抚；三子翁同龢，那更是大名鼎鼎，状元出身，后担任同治、光绪两代帝师，历任户部、工部尚书、军机大臣兼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翁家有如此家世，在朝中人脉那真是盘根错节，轻易动摇不得。

翁同书从咸丰三年起跟随琦善办理军务，打过不少硬仗，收复了好几座城池，因此获得知兵的名声，被授予安徽巡抚。他任安徽巡抚时，安徽包括省城安庆在内，大部分地方都已经失守。他先是驻军定远，结果不久就被太平军攻克，于是逃到寿州，如今寿州不但丢了，而且还弄出苗、孙相争的混乱局面。

不过，翁同书家世显赫，不会轻易被参倒。而曾国藩堂堂两江总督，如果上了参折却没有达到效果，那将直接影响他的权威。所以，这份参折让他大费脑筋，文僚捉刀起草了几稿，他都不满意。最后，他把这个难题交给李鸿章。李鸿章当仁不让，奋笔疾书，大半个晚上就把参折起草了出来。第二天便把《参翁同书片》修改誊抄整齐，交给曾国藩。曾国藩一看，就连连点头。

前任安徽巡抚翁同书，咸丰八年七月间，梁园之挫，退守定远。维时接任未久，尚可推诿。乃驻定一载，至九年六月，定远城陷，文武官绅殉难甚众。该督抚独弃城远遁，逃往寿州，势穷力绌，复依苗沛霖为声援，屡疏保荐，养痍遗患，绅民愤恨，遂有孙家泰与苗练仇杀之事。逮苗逆围寿，则杀徐立壮、孙家泰、蒙时中以媚苗，而并未解围。寿城既破，则合博崇武、庆瑞、尹善廷以通苗，而借此脱身。苗沛霖攻陷池，杀戮甚惨，蚕食日广，翁同书不能殉节，反具疏力保苗逆之非叛，团练之有罪……军兴以来，督抚失守逃遁者皆获重谴，翁同书于定远、寿州两次失守，又酿成苗逆之祸，岂宜逍遥法外？应请旨即将翁同书革职拿问，敕下王大臣九卿会同刑部议罪，以肃军纪而昭炯戒。臣职分所在，例应纠参，不敢因翁同书之门第鼎盛瞻顾迁就。是否有当，伏乞皇上圣鉴训示。谨附片具奏。

文章开门见山，把矛头对准翁同书。说他丢失定远，造成官吏士绅“殉难甚众”，导致淮北局面复杂。接下来再说丢失寿州的事，说面对危局，翁同书堂堂一省巡抚却“独弃城远遁”，已失大臣之节；又复依苗沛霖，“养痍遗患”，御下无术，杀人媚苗，结果还是丢失了寿州。然后，再指责翁同书颠倒黑白，说他不但御下无方，而且人品都有问题。

曾国藩用手指敲着桌案连连道：“妙妙妙，最后一句真是妙不可言。曾某人参劾翁氏，是职分所在，完全出于公心；你翁家不是权势冲天么？保你翁同书的不是大有人在么？众人能看你翁家门第鼎盛，可我偏不会因你姓翁而瞻顾迁就，这就把说情人的嘴巴堵上了，朝廷就是想袒护翁氏，也要仔细考量！”

这份奏折一上，一时间纷纷传抄，大有洛阳纸贵之势。朝廷的反应也很快，虽然有心袒护，但确实难有借口，翁同书最终被判斩监候。他的父亲翁心存颜面扫地，又气又急，当年一病不起，撒手西去。李鸿章是这份奏稿的捉刀者，很快为世人所知，因此与翁家结下了不可和解的仇怨。

翁同书获罪下狱，苗沛霖不能不有所收敛，胜保和官军也都把他盯

得死死的，皖北的局势虽然未明显好转，但也没有崩溃，曾国藩得以把主要精力和兵力集中到安庆上来。陈玉成和杨辅清聚集了五六万大军，在安庆周边的桐城、舒城、怀宁等地多次发起进攻，无奈虽然人马占优，却只有陆师，不像官军那样陆师、水师、马队互相配合，因此打了两个月，败多胜少。

陈玉成已没有耐心在外围小打小闹，他聚集五万精锐进入安庆东北的集贤关，沿关口、毛岭、十里铺扎下大营四十八座，七月二十日开始，数路人马猛攻曾国荃的外壕。太平军的敢死队每人背一捆稻草，蜂拥冲向壕沟扔进稻草，很快把一段填满。曾国荃的炮队对着密集的太平军开炮，每发炮弹都炸死一大片。但太平军疯了一样喊叫着往前冲，真是个前赴后继。曾国荃调来两千多条洋枪、抬枪和鸟枪，密排轮放，太平军死伤惨重，积尸如山。这样一直攻了七八天，却仍然没有突破曾国荃的壕沟。曾国荃的部队无论粮饷还是军火，都能得到及时补充，而陈玉成的大军，完全是无后方作战，因此眼见得成强弩之末。城内的太平军更不用说，因为得不到外援，已几近绝望。

七月二十九日，曾国荃的围城部队在安庆城北门外挖了一条地道，里面填满炸药，四更时分突然爆破，一段城墙顷刻坍塌，湘军趁机攻入城内。城内太平军已经断粮，根本没有战斗力，一万多人被杀死，一万多人投降。之后曾国荃又不放心，命人半开营门，每次放出数十人，一批批杀死，连续屠杀十几小时，把一万余手无寸铁的太平军不分老幼全部惨杀。安庆内外一片血腥，大量腐尸顺着长江漂流。曾国荃命令部队乘胜追击，陈玉成败走马踏河，因为大雨水涨，被冲走淹毙不计其数，他的精锐部众几乎丧失殆尽。

1861年八月初五（11月6日），李鸿章陪同曾国藩乘船前往安庆，彭玉麟率水师炮船六艘护送，曾国荃则派出两艘炮船一直迎到二十里外的江心洲，他本人率众将在长江边迎候。曾国荃登船扶曾国藩下船，然后率领众将见礼：“拜见总督大人，贺喜总督大人！”说罢跪了下去，行的是最隆重的叩拜之礼。

曾国藩连忙去虚扶，心里非常满意，嘴上却是埋怨：“老九，你怎么也摆这些虚礼，众位将军请起。诸位劳苦功高，本部堂感谢众位将军。本部堂初二就向朝廷报捷，诸位的恩赏很快就会到了。”

安庆城本是安徽省会，城内建有巡抚衙门。咸丰三年被太平军攻占，巡抚衙门成了陈玉成的府邸。陈玉成晋封英王后，这里就成为英王府。如今曾国荃已着人清扫干净，并派勇丁护卫，作为曾国藩的两江总督府。从码头到总督府，五步一岗，十步一哨。曾国荃说半里之内，绝无闲杂人等。安庆刚刚克复，实在不敢大意。

曾国藩拍了拍曾国荃的肩膀道：“九弟办事，越来越谨慎细致了。”

进了总督府，曾国荃率领众将重新见礼，并一一向曾国藩介绍。曾

国荃手下的大将多是湖南人，有一位却是例外，那就是程学启，他是安徽桐城人。介绍到他时，曾国藩起身握住他的手说道：“方忠，老九收复安庆，你立了奇功。”

程学启，字方忠，其家世代务农。幼年丧母，由族人程唯栋之母养成人。他年少不爱读书，好谈兵事，不事生产，是乡间的混混。咸丰三年（1853年）十月间，太平军攻占桐城地区，军锋所至，从者纷纷。程学启是少人疼多人嫌的穷小子，连想也没想就参加了太平军，转战皖西，屡立战功。后来辅佐太平天国“受天安”叶芸来守安庆，因为是皖人，叶对他十分倚重，就把自己妻妹嫁给了他，两人成为连襟。曾国荃率湘军围攻安庆时，程学启受命带队扼守安庆北门外石垒，屡挫湘军攻势。

曾国荃强攻不下，急得团团转。曾国荃帐下有个桐城人叫孙云锦，是程学启的老乡，他向曾国荃献计道：“程学启是大孝子，请他养母去劝降，也许能够招抚这员猛将。”于是，程学启的养母化装成丐妇入程学启军营，伏地痛哭劝儿投降，如果程学启不降，曾国荃要杀掉她的两个儿子。程学启自觉养母恩重，且安庆局势危在旦夕，为个人前途计，心中不免有降意。而叶芸来早对程学启有所提防，每日派人登城观察程营动向。闻听丐妇化装入营，大惊，以壮士八人持令箭招程学启入城相见。程学启知道事情不妙，如若进城，不免身首异处。急中生智，杀掉来人，夺取令箭，招其手下干将八十二人，持械骗开营门，直奔安庆北门外曾国藩之弟曾国葆军营。叶芸来派兵追杀，程学启急叩湘军营壁门，大呼：“我来降，追兵在后，相信我，就开门放我等进去，如果不信，就请发炮相击，免得我等被俘受辱！”曾国葆正在休息，连靴子也来不及穿，赤脚登上营垒，看后面果然有追兵，当机立断，打开营垒，放程学启等人入内。

程学启投降湘军，曾国荃却不敢完全信任，给他一千人，放在北门外壕，堵截由集贤关前来救援安庆的太平军。每天天亮前在外壕上架起木板，送出军粮后立即撤掉，所送军粮仅供一天食用。程学启自知不受信任，心中非常懊恼，唯有拼命杀敌立功，以求获得信任，几次大败前来救援的太平军。叶芸来恨之入骨，杀死他的妻儿，把人头挂在北门外。程学启断了骨肉之情，悲愤至极，立誓“灭贼以报国家”。他对安庆城情形十分熟悉，便向曾国荃献计，在北门最薄弱处挖掘地道，埋入火药，轰塌城墙。他身先士卒攻入安庆城中，亲手杀死叶芸来，终于得到曾国荃的完全信任。

“方忠投我兄弟营中，我担心有诈，所以严令老九只能让你在壕外作战，让你倍受委屈。为此老九几次上书为你鸣不平，都是我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方忠万勿怪老九，要怪就怪本部堂。”曾国藩又拍了拍程学启的肩膀。

程学启闻言跪倒在地明誓：“末将怎敢怪罪总督大人！末将当年误入歧途，是九帅指了条明道。末将从此跟定九帅，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曾国藩和曾国荃一人一条胳膊扶起程学启，曾国荃爽朗道：“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我们兄弟以后并肩杀敌，建功立业。”

湘军中当然是湘人居多，程学启虽然得到曾国荃的信任，但总觉得与大家有所隔膜，而对李鸿章这位安徽老乡特别亲近。于是，他从曾国藩处告辞，特意到李鸿章住处拜访，两人很快成为无话不谈的好友。

初到安庆，事情千头万绪，既要安抚百姓，又要调兵遣将，李鸿章也忙得连喝水的时间也没有。这天他正在签押房商议事情，戈什哈送来兵部六百里急递。曾国藩是初一接到安庆克复的消息，初二向朝廷报捷，今天是十一，算算时间，绝对不是朝廷的恩赏上谕。他急忙打开，看了几眼，禁不住失声恸哭。

众人都来相劝，他努力止住呜咽说道：“皇上驾崩了。”

原来，七月十一，咸丰皇帝在热河驾崩，已着大阿哥载淳承继大统，并着派怡亲王载垣、郑亲王端华、六额驸景寿、协办大学士户部尚书肃顺、军机大臣穆荫、匡源、杜翰、焦祐瀛为赞襄政务大臣，辅佐幼主。

闻言，曾国藩立即吩咐道：“诸位，马上准备大行皇帝的灵位，哀诏到后各位文武都要为大行皇帝致哀。”

众人正要去准备，戈什哈来报，说湖北巡抚胡大人到。曾国藩连忙亲自去迎，一直迎到仪门外。胡林翼又黑又瘦，张嘴说话时一口牙齿白森森令人惊心。去年李鸿章到太湖拜见过胡林翼，不到一年，他竟然瘦弱如此。李鸿章虽然不是湖北的官，但职级在那摆着，何况胡林翼他一向极为尊重，因此要行大礼。胡林翼连忙拦住，手上用力一握，以示两人心照不宣。

安排胡林翼吃过饭，曾国藩特意把李鸿章叫去签押房相谈。

“真是没想到，大行皇帝正当春秋鼎盛，竟然龙驭宾天。”胡林翼在京中、热河都有眼线，知道咸丰帝身体不好，只是没想到竟然这么快驾崩。

“大行皇帝自登基以来，内忧外患，实在没有一日轻松。如果安庆能够早半年或者几个月克复，有此大捷，必能舒九重之忧，或许万寿可延。我等深受皇恩，不能为君解忧，想来真是愧疚不安。”曾国藩的伤心并非虚情假意，自去年实授两江总督以来，咸丰对他的信任和倚重不言而喻。如今咸丰驾崩，朝局不知会有怎样动荡，实在让人心忧。

“肃中堂位居赞襄政务八大臣，对湘军而言也算一件幸事。”李鸿章猜得出老师的忧虑，所以这样劝解。肃顺向来对有才能的汉臣十分看重，如今督抚中汉臣十有八九，堪称本朝绝无仅有，如此局面主要是肃顺极力推荐的结果。

“八大臣中没有恭亲王，实在有些遗憾。”胡林翼对京师和热河情形了解颇深。留京的恭亲王与英法议和，建议增设总理各国通商事务衙门，专门处理与洋人交涉事宜，其机变通达驾驭全局的才能不仅为留京大臣交口称赞，就是英法诸国使节也都是赞赏有加，一有交涉，只认恭亲王一人。因此，恭亲王在京中影响已是举足轻重。而赞襄政务八大臣中竟然没有恭亲王，他如何能心甘？当然更多的内情，胡林翼即使是对曾国藩也不能畅所欲言。

“但愿朝局不要有任何风吹草动，不然，牵一发而动全身。”这所谓全身，当然包括好不容易得来的江南军事好转的局面。

“无论朝局如何，江南的局面已经离不开老师和胡抚台以及湘军众将领。只要手中有精兵强将，朝廷不能不倚为泰山。”李鸿章却有自己的看法。

这个话题不宜久谈，转而商讨下一步的军事部署。

“我是个病秧子，没法给曾帅分忧了，只能勉强为大军筹措粮饷，将来要多多依靠新人了。九帅、雪琴等自不必说，将来浙江可以交给左季高，他有独当一面之才，他的性子也宜于独当一面。”胡林翼分析道。

左季高就是左宗棠，颇有才能，个性极强，也有恃才傲物的毛病。他在湖南巡抚衙门当师爷，巡抚张亮基、骆秉章都倚之为臂膀，他也当仁不让，事事敢作敢当，人称二巡抚。七八年来，湖南内清四境，外援五省，给官军尤其是湘军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粮饷，曾国藩、胡林翼都是心存感激。去年他投奔曾国藩帐下，用兵江西，屡获奇胜。不过此人不可久居人下，对曾国藩指授的方略也公然违背。好在确实能打硬仗，也就不必计较了。让他去浙江独当一面，既能满足他自作主张的性情，也避免与曾国藩产生不快，如果能够肃清浙江当然很好，就是万一站不住脚败了回来，也不至于动摇全局。

“将来安徽有鲍春霆和多将军，想来应该不会有大的问题。”胡林翼继续他的建议，“金陵城这块硬骨头，将来恐怕要交给老九，唯一不能兼顾的就是上海。上海地面虽小，却是水陆大码头，自长毛作乱以来，江南富商巨贾多逃至上海避难，上海的繁荣胜过京华，万货云集，税源充盈，如果落到长毛手中，真是贻害无穷。”

“如果有一军以上海为根基，东西并举，局面对我将更加有利。只可惜鞭长莫及，只能望洋兴叹。”曾国藩听了这话连连点头。

“我将来愿意领一军，给九帅收复金陵敲敲边鼓。”李鸿章早就希望能够自带一军，独当一面，如今听说左宗棠有可能到浙江独当大任，心里又羡慕又不服，所以忍不住毛遂自荐。

“少荃是人才，曾帅不要不舍得放出去，放出去也是一把独当一面的好手。”胡林翼知道李鸿章的心思，也了解李鸿章的才能，因此也为他说

话。

“少荃当然不能久盘我下，只是批答公文，出谋划策实在离不开。”曾国藩说的是实话，“大仗还有的是，少荃少安毋躁。不鸣则已，到时必定一鸣惊人。”

这是堵人嘴的空话，何时才能让他一鸣呢？李鸿章见曾国藩仍没有放他出去的意思，心中不免着急。

三人秉烛夜谈，直至夜深。第二天，李鸿章接到夫人病重的消息，连忙向曾国藩告假，到庐州乡下去看望夫人。

夫人周氏，是李鸿章启蒙老师周菊初的侄孙女。李鸿章小时候由于家里兄弟多，生活很困难。周老先生经常接济他们，李鸿章的学费常常是周老先生代交。老先生一直很看重李鸿章的才学，认为他将来一定会有所作为。在李鸿章赶考前，就把自己的侄孙女许配给了李鸿章。周氏比李鸿章大两岁，是一双大脚，人很善良，也很能干，侍奉公婆，照顾孩子，勤勤恳恳。李鸿章办团练后，为了躲避太平军，一家人都搬到偏僻的乡下。夫人是久劳成疾，已经病了数月，等李鸿章赶到乡下时，夫人已不可救药，十几天后就去世了。

李鸿章处理完丧事，与老母亲商议，请她到南昌随老大居住。如今南昌的形势已经稳定，一家人在那总比在庐州乡下担惊受怕的强。老母亲也能体会儿子的苦心，虽然不愿远行，但为了不让他们担心，就答应李鸿章的要求，带着李鸿章的两个女儿，由老三李鹤章照料，又从安徽巡抚中军借了四名身手好的亲兵护送，千里迢迢去了南昌。

第五章 叔嫂合谋擒肃顺 一湖三山募豪杰

曾国藩他们的担心并非多余，朝中局势的确要起动荡。

咸丰驾崩前，深夜召见随扈到热河的宗人府宗令、右宗正、御前大臣、军机大臣，令其承写朱谕，立皇长子为皇太子。按照祖制，皇帝年幼，任命了八位赞襄政务大臣。他又担心孤儿寡母受委屈，因此并不把权力完全交给八大臣，而是赐给新皇帝一枚“同道堂”印，由他的生母懿贵妃代掌，另将一枚“御赏”印赐给皇后掌管，所有谕旨文首文末分别盖“御赏”印和“同道堂”印方有效。这样后宫与八大臣就形成互相制衡的关系。

咸丰驾崩后，懿贵妃被尊为圣母皇太后，徽号慈禧，咸丰的皇后被尊为母后皇太后，徽号慈安，新的权力体制开始运行。八位赞襄政务大臣，四位是御前大臣载垣、端华、景寿、肃顺，郑亲王端华与肃顺是亲兄弟，怡亲王载垣、额附景寿没有多少主见；另四位是军机大臣穆荫、匡源、杜翰、焦祐瀛，基本是肃顺帮助咸丰搭建的班底，唯他之命是从。所以八大臣核心是肃顺。肃顺的性格非常强势，甚至有些跋扈。被托孤赞襄政务，他当然打算一言九鼎，可不顺的是有两宫皇太后牵制。如果后宫的两位只是画诺，那么这两枚印的作用也就微乎其微。然而慈禧却非懦弱之辈，如今又有“同道堂”印在手，当然不能只当一枚闲章使用。咸丰驾崩不久，就有御史上了一道折子，建议两宫垂帘听政。两宫垂帘听政，八大臣就被架空，所以肃顺鼓动八大臣到两宫面前力争，并要严惩这个御史。肃顺个头高大，声音高亢又不知收敛，把小皇帝都吓哭了。所以两宫下了决心，召恭亲王赴热河商议，定要与八大臣拼个鱼死网破。

恭亲王留京议和，劳苦功高却没有进入托孤大臣之中，他认为是肃顺等人有意排挤，因此对八大臣又恨又妒，于是与两宫一拍即合。恭亲王的七弟醇亲王奕訢，他的福晋是慈禧太后的妹妹，有她居中联系，双方很容易彼此信任并达成一致。恭亲王认为热河是肃顺的天下，而京城则是他的势力范围，要除掉八大臣必须回京。新皇登基，大行皇帝丧仪必须回京办理，八大臣没有推辞的理由，因此就定下了回京的日期。恭亲王则在京中加紧准备。

咸丰的梓宫回京前几日，载垣、端华、肃顺三人面奏，因差务较繁，请撤部分兼职。这本来是虚让一下，通常应该是两宫安慰一番，挽留他们继续留任，以显示大家和衷共济。没想到两宫毫不客气，把三人的兼差都撤掉了，因为这兼职实在太重要了。载垣着开銮仪卫上虞备用处事务缺，这个机构是雍正皇帝所设，又叫粘杆处，相当于皇帝身边的眼线；端华着开步军统领缺，步军统领就是九门提督，事关京城安危，历朝政争，这都是个关键职位；肃顺着开管理理藩院并向导处事务缺，理藩院倒是没什么，但向导处的作用却不小，丢掉这个兼职，前后方就失去了联系。三人被撤了这些兼差，对宫廷的控制能力明显降低。而且

八大臣还决定，回京时兵分两路，肃顺亲自护送咸丰的梓宫从大道回京，其他七人随同两宫走小路提前回京。他的算盘是，七人先回京稳住局势，他控制着大行皇帝的梓宫，手中也就有一张护身符。他的这个算盘，恰好给人以各个击破的机会。

恭亲王要挑选信得过的护卫来执行秘密任务。大内侍卫和京城护军以及步军统领的人马，他都不能放心，他想到了京西香山善扑营。善扑营的前身就是康熙年间除鳌拜的年轻布库，除掉鳌拜后不但没有撤掉，而且还扩大为营，成为直接听命于皇帝的独立军营，不仅负责保护皇帝的安全，还负责陪伴皇帝练习摔跤、射箭、马术，有贵宾到来，他们又要表演摔跤绝技，这项绝技融合了满式“布库”、汉式摔跤、回式“绊脚”和蒙式“角力”，近战无往而不胜。善扑营只有一营，四百余人，但选拔极严，只从皇帝的父亲、母戚、妻戚三族中选拔。在去年咸丰巡幸热河时，善扑营有一百多人扈从去了热河，剩余的三百余人就扔在了香山老营。

恭亲王还是闲散亲王时，就经常到香山老营一带去散心。一身普通旗民打扮，把他的团龙补服严严实实罩住，与善扑营的首领和不少扑户混得很熟，但从来没人知道他就是恭亲王。他为人随和，赶上饭点就和扑户们一起吃营饭。当然，他每次去的时候总会带些酒肉、瓜果或者扇子之类，打发得大家欢天喜地。自从英法联军进了北京，他忙于谈判，处理京中琐事，难得到香山老营来。

恭亲王这次到香山老营来，有两个心腹护卫，他身披斗篷，亲王的补服也不再遮掩，还将蟒袍的金丝线五爪正龙公开展示。扑户们一看补服，呼啦啦跪了一大片，再看来人浓眉大眼，白净面皮，留着八字胡须，而且爱眨巴眼睛，众人都惊得张着大嘴合不上，特别是摔过恭亲王一个大马趴的阿巴力翰，更是惊出一身大汗。这个随和的旗民，原来竟是一位王爷！

随行的人介绍道：“这是和硕恭亲王！”

哦，不但是王爷，而且是当朝皇帝的御弟恭亲王！阿巴力翰知道从前闯了大祸，连连叩头道：“给王爷哈瓦哈！给王爷赔罪，请王爷责罚！”哈瓦哈是满语请安的意思。

恭亲王随和地说道：“各位请起，何必拘这些虚礼，再不起来，本王就不高兴了。”

“王爷有何吩咐，奴才侍候着。”善扑营的统领再次请安。

“自大清鼎定中原，当年圣祖仁皇上康熙爷立库布戏法班善扑营，不只逢年过节博王公贵族一笑，而是为八旗满洲永远武功盖世。今日本王前来，意在挑选胜者，擢为重用。人选由翼长及本王定夺，不论胜败，事后皆有嘉奖，每人帑银二两。”恭亲王站到高处说了一通，然后他接过随从递上的独腿望远镜，爬到两丈高的哨楼上去观看。

怎么选拔，王爷没说，而且这一年多善扑营几乎没人管没人问，训练也稀松了，技艺大不如前。好在摔跤是他们的本行，再差也差不到哪里去。统领反应很快，立即按三一法进行淘汰。所谓三一法，就是三个人一组，两个人对阵，一个人当裁判，输了的淘汰，胜出的再和裁判较量，再胜出的站到一边去，这样很快就淘汰三分之二的人。阿巴力翰因为功夫扎实，没人愿和他一组，结果只有他一个人孤零零地在一边。

恭亲王被他摔过，跟他关系比统领还要亲近，所以笑问道：“阿巴力翰，怎么没见你上呀？”

大家听了之后哄然大笑。他也尴尬地笑了笑说：“奴才功夫臭，大家不愿跟奴才过招。”

“你不要牵着胡子过河——谦虚过度。”恭亲王知道阿巴力翰的底细，“布库的戏法你就不必表演了，本王的腓巴股被你摔过，现在想起来还疼。对了，你的铤放得怎么样？”

阿巴力翰回道：“稀松平常。”

“给他管铤，让他骑马，立个靶子，让他放一铤。”恭亲王对统领道。

放铤正是阿巴力翰的长项，而且他拿着好酒从火器营专门淘换了黄火药，这种火药比善扑营的黑火药相比，烟少，劲头足。而且他把火药用包丸散膏的蜡纸包成一个个小圆球，不但防潮，用时非常方便。他骑上马，在离靶七八十步外，轰的一声把靶子轰掉了。转了一圈，他在马上又装好了药丸，轰的一声又轰掉一个靶子。恭亲王带头拍起了巴掌。

胜出的八十多个人都上马去放铤，结果三分之二的人脱靶，还有十多人根本没放响。统领的脸上很是没光，说道：“打鱼的打上一网蛤蟆，这是亮的哪门子功夫？”

扑户们垂头丧气，埋怨道：“平时你根本不让放一铤，这怪谁？阿巴力翰偷偷练铤，你还说他是内热不散，毒火攻心，羊角风的前兆。”

大家说的是实情，因为火药太少，想练也没得练。他讪讪地抬头问道：“王爷，您看还再练吗？”

恭亲王一挥手，道：“行了，不论胜败，这八十多个人我全要了，你再挑十几个，给我补到一百人，把什长、伍长选好了，饭后立即跟我走。”

恭亲王就在营中与扑户们一起吃饭，然后带一百人回京。因为城门紧闭，恭亲王把他们带到城外旗营中。满院汽灯高挑，亮如白昼，气氛十分紧张。这时，跟在恭亲王身后的一位大臣带着一帮人抱来一包包素色丧褂儿和亮盔银甲戎装，突然道：“列位八旗满洲旗勇将士，咸丰十一

年九月六日，大清文宗显皇帝在热河行在龙驭宾天，我等跪地叩首致哀！”

一院子的人惊得轰一声跪倒在地，放声痛哭。等哭声低些了，一位年轻太监与两位王爷进了院子，太监以尖细的高音吆喝道：“跪接两宫皇太后懿旨：擢醇郡王、睿亲王等领侍卫亲军，前去接驾，迎护大行皇帝梓宫，不得有误！”

这一院子的人才知道，他们已经成了侍卫亲军！

恭亲王向善扑营统领招了招手，又向阿巴力翰招了招手，对身边胖乎乎的年轻王爷说道：“老七，这都是我从善扑营选出的旗兄，都是换命的兄弟，交给你和睿亲王指挥。”随后又对阿巴力翰道：“阿巴力翰，这是醇郡王和睿亲王，你的人要寸步不离，兼着两王的贴身护卫，一切行动，按两王的指令行事。”

阿巴力翰这次充任什长，骤获信任，非常激动：“列位王爷放心，奴才就当列位王爷的肉盾。”

醇郡王素服里是一身略显大的牛皮甲，他拍了拍阿巴力翰的肩膀道：“咱们是去护驾，不用你当肉盾。”

大家第二天一早出发，天色比较阴沉，好像要下雪的样子。到了下午，大家就赶到了半壁甸驿。这是京城与古北口之间的驿站，一座石头小城，城门前突起的石头上是红漆涂写的满蒙汉文：古屯老镇。沿着碎石铺就的道路进城，在北边有一片草甸，几十个护军和民夫正在用木料和草帘搭建“芦殿”，也就是皇帝停灵的地方。铠甲上披着素色斗篷的马军，身背弓箭，腰挎火铳，正在骑马巡城。城墙上则站着几十个黄马褂，不用说，他们是大内侍卫。镇子内外有十几座军帐，镇子的东南方是膳房，蒸熟的馒头香味弥漫全镇，大师傅说吃饭的有千把人，他们是从半夜开始蒸的，现在还不太足。大锅里正在煮着整只的猪羊，不仅要供大行皇帝，抬灵的壮夫必须管饱管好。

傍晚时分，长长的护灵队伍才来到小镇。城墙上的黄马褂下了城墙，去护卫大行皇帝的芦殿，醇郡王带来的侍卫亲军则到城墙上巡城。终于开膳了，驿站内成了一个热闹的夜市，阿巴力翰等人则随着醇郡王来到城外一排石头、土坯混筑的院子里。除睿亲王外，还多了僧王之子纳颜和步军巡捕营统领荣禄。几人商量了一会儿后，醇郡王对阿巴力翰说：“今晚子夜行事。”行什么事，并不交代。

到了夜里，镇上一片鼾声。荣禄给阿巴力翰他们每人一件黄马褂，一把长柄刀，几根绳索。然后由向导在前，醇郡王带领，向镇内一处高地走去。走到一家院门，向导便道：“到了。”

醇郡王吩咐道：“最好不要伤人命，里面只有五名侍卫。”

阿巴力翰和一名侍卫跳进院内，还未打开院门，厢房内便冲出两人，挥刀就砍。阿巴力翰是长柄刀，俗话说一寸长一寸强，一过招他就砍了一人的手指，另一个人也被阿巴力翰一刀背拍在头上，扑倒在地。东厢房内又冲出三个人，喊道：“什么人！”随即便加入了战团。这三个人功夫了得，五个人混战在一起。

醇郡王见打不开门，里面情形不明，就大声喊道：“肃大人，京城有圣旨到了，接旨。”

趁三个侍卫一愣的瞬间，阿巴力翰打开了院门，院外的人蜂拥而入，五个人全被摔翻在地，捆了个结结实实。这时正房灯亮起来，有人高喊道：“谁这么大的胆子，敢闯私宅？哪来的圣旨，我是先皇御封的首辅，哪来的圣旨？”

肃顺提着一把腰刀来到院子里，一个侍卫拿刀去迎肃顺的刀，阿巴力翰盘身一把抓在肃顺的膝弯处，肃顺左腿一麻，便跪在地上。随后阿巴力翰用刀背一拍，肃顺已经趴在了地上。早有人冲过来用绳子勒住他的嘴，他一句话也喊不出了。众人三下五除二捆好了肃顺，套进口袋里，然后扔到门外的骡车中，再堆上几抱干草掩上。阿巴力翰率人登车，鞭子一甩，便向镇外冲去。

一行人快马加鞭，天亮前就赶回了京城，直接把肃顺扔进了宗人府大牢。阿巴力翰等人被向导带到后海南岸恭亲王府，只说事情很顺利。恭亲王很高兴，着人搬来一筐莱阳梨解渴，又给大家散了一圈西洋卷烟烟道：“明天还有差使，吃饭后好好睡一觉，明天一早就起。”

第二天五更前，阿巴力翰等人已被安排早早地吃了饭。恭亲王在牛皮甲外又套上明黄马褂，穿上素色斗篷，戴上鎏金宝塔王冠，腰间挎上道光皇帝御赐的遏必隆宝刀。恭亲王乘轿在前，阿巴力翰等人着黄马褂在后，从地安门进皇城，南行至神武门进紫禁城，经顺贞门东行，然后南行穿过东筒子，西行至景运门。这里是内侍总衙，醇郡王等人早已在此等候，大家纷纷上前向恭亲王请安。景运门门禁森严，但阿巴力翰的人全部穿黄马褂，没有遇到任何麻烦。大家顺利来到乾清门前，由醇郡王与乾清门侍卫什长交涉，全部由阿巴力翰的人替换。很快，隆宗门、景运门也都换成了恭亲王带来的人。那时候太阳已经升起，把保和殿、乾清宫照得金光灿烂。大臣们已经陆续经过乾清门进入乾清宫，咸丰的灵柩就停在乾清宫内。恭亲王躲在乾清门东侧的侍卫值庐内，交代阿巴力翰道：“几个佞臣已经进了乾清宫，先不要管他们，高台、御路上的侍卫必须拿下。到时候看我手势。”

这时候醇郡王打发人送来一张纸条，恭亲王看后脸上露出笑容：“装人的车来了，好兆头，你们去把人换了。”

阿巴力翰跟在恭亲王带来的官员身后直接进了乾清宫，高喊道：“传御前侍卫大臣值守令，乾清宫内侍卫即刻退班。”

御路上的黄马褂立即退岗，乾清宫内跑出几个侍卫领班什长问道：“你是什么人，怎么没见过？腰挂子呢？”恭亲王啪啪啪三掌，阿巴力翰带人像离弦的箭，眨眼间就放倒三人，乾清门值庐内的人全部奔了过来，把几个领班、什长全部押走了。

这时宫门大开，郑亲王端华走出大殿，旁若无人地质问恭亲王道：“原来是老六，你怎么敢来这里？”

恭亲王回答道：“我乃大行皇帝御弟，当今皇叔，并非奸佞，为何不能来？”

“这是你随意出入的地方吗？你为什么带刀闯入，不怕犯忤逆之罪吗？”郑亲王依然强横。

“此刀乃先皇所赐，如何带不得？岂不闻国有家贼，除佞当重吗？携刀正是为除佞而来！”恭亲王按住宝刀的把儿。

“说得好，咱俩都是王，看你个洋奴才能把谁怎么样？倒叫你认识一下我郑亲王！御前侍卫何在！把刀给他下喽！”郑亲王说着话，过来推搡恭亲王的胸脯。

恭亲王喊道：“黄马褂何在？管管这位王爷！”

阿巴力翰得令率人围拢过来，一掌把郑亲王的王冠打掉。郑亲王几个人过来抓阿巴力翰的胳膊，虽然手上有几分力道，但早已荒废多年。阿巴力翰双手一较力，两人同时被推了出去。他看准膝弯一脚，郑亲王便被踢翻在地。其他人同时动手，把几个人都绑得似粽子一般。郑亲王还在喊叫：“我是大行皇帝垂旨委派，顾命赞襄和硕郑亲王爱新觉罗·端华，谁敢造次！”

“用他的袜子，堵上他的臭嘴！”恭亲王甩了甩马蹄袖。

阿巴力翰果然脱下郑亲王的袜子，塞进他的嘴里。

大臣们都被镇住了，没人敢喘大气，恭亲王这才擎出圣旨——

谕王公百官等：上年海疆不靖，京师戒严，总由在事之王大臣等筹划乖方所致。载垣等复不能尽心和议，徒以诱获英国使臣，以塞己责，以致失信于各国。淀园被扰，我皇考巡幸热河，实圣心万不得已之苦衷也，以致圣体违和，竟于本年七月十七日龙驭上宾。朕受皇考大行皇帝付托之重，唯以国计民生为念。该王大臣奏对时，哓哓置辩，已无人臣之礼。拟旨时又阳奉阴违，擅自改写，作为朕旨颁行，是诚何心？朕若再事姑容，何以仰对在天之灵，又何以服天下公论！载垣、端华、肃顺，着即解任。景寿、穆荫、匡源、杜翰、焦佑瀛，着退出军机处。派恭亲王会同大学士六部九卿翰詹科道，将伊等应得之咎，分别轻重，按律秉公具奏。至皇太后应如何垂帘之仪，着一并会议具奏。特谕。

恭亲王在大臣中寻找肃顺的同党，指到谁阿巴力翰就拿谁。怡亲王载垣，军机大臣景寿、穆荫、匡源、杜翰、焦佑瀛被一一拿下。

接下来的所谓会审，无非是走走过场。八大臣很快有了处置结果：御前大臣景寿着即革职，加恩仍留公爵并额附品级，免其发遣。兵部尚书穆荫着即革职，加恩改为发往军台效力赎罪。吏部左侍郎匡源、署礼部右侍郎杜翰、太仆寺卿焦祐瀛，均着即行革职，加恩免其发遣。载垣、端华均着加恩赐令自尽。肃顺着加恩斩立决。

内阁很快发布明谕，宣布取消由肃顺等人为新皇帝拟定的“祺祥”年号，代之以新年号“同治”，明年即为同治元年。所谓同治，即共同治理之意。由谁来共同治理？可以有冠冕堂皇的解释，而其实质，便是两宫皇太后与恭亲王奕訢共同治理。

两宫皇太后虽有太后之尊，但治国理政并无经验，不能不依赖恭亲王；而恭亲王在京中办理和议，身边不但聚拢起了大批文武大臣，而且深得英法俄美等国的好评，声望日隆，依赖他来治国理政也最合适不过。两宫早就有垂帘听政的意思，同时，也有请恭亲王摄政的呼声。恭亲王深知功高盖主的下场不妙，有多尔衮、鳌拜的前车之鉴，他绝不能重蹈覆辙。所以，他也力主两宫垂帘听政。

恭亲王是政变的主要策划者，两宫皇太后一再给他加官晋爵，先是授议政王称号，领军机大臣，总理衙门王大臣，随后又被任命为宗人府宗令和总管内务府大臣。此时，议政王已经集军事、行政、财务、皇族、宫廷诸权力于一身。然而两宫犹嫌不足，要封他为“世袭罔替”的亲王。

清代宗室封爵，自高而低为亲王、郡王、贝勒、贝子、公、将军。一般情况下，下一代自然降爵，也就是亲王的儿子，继承的只能是郡王，而郡王的儿子，只能是贝勒，以此类推。但也有例外，那就是“世袭罔替”，一代代都是亲王，俗称铁帽子王，非有莫大功勋者不能得。议政王坚决推辞，最后两宫太后赐他亲王双俸，紫禁城内可坐四人轿，以示优待。

两宫太后垂帘的办事程序，很快也就定了下来，共分五步，第一步各省及各路军营折报均先呈两宫太后批览；第二步交议政王、军机大臣们详议，提出办理意见；第三步请两宫裁定；第四步军机处按两宫意旨拟旨；第五步两宫太后审定后正式颁布。显然，议政王取得的是议政和施政权，两宫皇太后取得的是审核和裁定权。当然，主动权还在两宫手中，如果两宫要牵制议政王，议政王便寸步难行，无从议政和施政。只是目前两宫根本离不开议政王，自然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两宫垂帘后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对江南领兵大员的处置。江南的汉臣们手握重兵，是大清的肱股，又几乎都为肃顺所看重，所以如何处置，要慎之又慎。于是，慈禧问道：“曾国藩他们这些汉臣，与肃顺有私

信往来吗？”

恭亲王回道：“没有，但肃顺却有私信给他们。底稿被抄出来了，多是向他们卖人情。”

“国之重器，岂是肃顺奸党的人情？曾国藩没有私信表达谢意，说明他心里是明白的。”慈禧一副快刀斩乱麻的气概，“不能因为肃顺用的人，朝廷就不用。这些人才是朝廷的人才，也都为先皇所器重，肃顺看重，朝廷更当看重，不仅不能疑，还要更加放手放胆使用。老六，现在曾国藩还有无加恩示信的余地？”

恭亲王想了想说：“曾国藩已是两江总督，如今浙江的军事也离不开他，可加恩节制浙省各官及军务。”

“好，就这么办。”慈禧犹嫌不足，“安庆克复是一件大功，恩赏要更加从优。”

李鸿章处理完夫人的丧事回到安庆，事情已经发生很多变化。喜事是因为攻克安庆，朝廷恩赏从优，湖广总督官文着加恩赏加太子太保衔，曾国藩着加恩赏加太子少保衔。湖北巡抚胡林翼，首先划策，身亲督剿，厥功甚伟，着加恩赏加太子太保衔，并赏给骑都尉世职。安徽巡抚李续宜，着加恩赏穿黄马褂。福建水师提督杨载福、福州副都统多隆阿，叠着战功，均着加恩赏给云骑尉世职。道员曾国荃，着赏加布政使衔，以按察使记名遇缺提奏，并加恩赏穿黄马褂。其他将领也都有恩赏。

朝廷的恩赏才下了几日，胡林翼就在武昌巡抚衙门去世，享年只有四十九岁。朝廷赏加总督衔，谥号文忠，不为不荣。然而，人死如灯灭，身后荣辱又有何干？李鸿章深感人生苦短。自己早过而立之年，却无立锥之地，仍然匍匐于老师门下；转眼就将不惑，却还不过是个未实授的道台！再也不能蜷在幕府中弄笔头子，大丈夫要立功业，必须自领一军，独当一面！曾老九就是最好的例子，安庆打下来，就成了随时可实授的按察使，而且还赏穿了黄马褂！李鸿章希望自领一军，到战场博军功的想法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迫切。

机会说来就来了，这缘自上海士绅六人到安庆来乞师。为首的叫钱鼎铭，是江苏太仓人，字新之，号调甫。他的父亲钱宝琛是曾国藩的进士同年，做过湖北巡抚。洪杨事起后，奉旨在原籍办团练。钱鼎铭跟着老父一起办团练，便耽误了功名，从道光二十六年中了举人以后，一直未能北上会试。

咸丰三年，小刀会刘丽川起事，攻占上海、青浦、嘉定等地，钱鼎铭便招募团勇配合官军作战。咸丰五年，官军收复上海，平定小刀会，论功行赏之后，钱鼎铭被授为江苏海州所属的赣榆县训导。战场上立功的钱鼎铭当然不愿出任训导，于是走了捐班的路，到户部当主事。不久，因为父亲去世，他丁忧回籍。

三年守制之时，江南局势已经大坏，苏中、苏东几乎全丧敌手，被夺职的两江总督何桂清、江苏巡抚薛焕退保上海。苏、常、松、太一带的富商、绅士都纷纷逃进上海避难，托庇于“夷场”。弹丸之地上海空前繁荣，一时间众商云集，人口熙熙。因为上海是商埠，英法利益所在，因此组建了中外会防局，英法两国出兵，与官军共同守城。上海的富足自然也引起太平军的垂涎，李秀成曾进攻过一次，被英法的洋枪大炮给打了回去。

上海有官军三万余人，多是从苏中败下来的绿营，已毫无士气可言，听到枪炮声比寻常百姓跑得还快。还有团练上万人，无奈未经战阵，巡防装样子还行，出过几次阵都是大败而归。上海还有一支洋枪队，是上海士绅自筹粮饷，雇请美国人华尔、白齐文统领，士兵则由吕宋人和华人组成，按西式方法操练，每人一条洋枪，着实打了几场胜仗。但洋人把洋枪队当成了谋利的工具，每次临阵都先伸手要赏银，而且越来越狮子大张口，要指望他们确保上海，也不太可能。

到了今年下半年，李秀成把浙江北部的城邑几乎全部占领，与苏东、苏南连为一片。眼见他马上腾出手来，必定是大军云集，再次进攻上海。这时候，丁忧回籍的湖北盐法道顾文彬到了上海，江苏团练大臣庞钟璐于是奏请他帮助办理团练，他爽快答应了。路过安庆时，他曾拜见过曾国藩，曾国藩带他参观了安庆战场，丈余深、百里长的两条壕沟令他深为震撼，所以一到上海，他就提出请湘军前来助守的建议。

上海的士绅已经对本地官军不抱希望，所以纷纷支持这一计划。江苏巡抚薛焕虽然一百个不愿意，但自己能力实在有限，万一上海陷落，作为一城主官，自己不是被长毛杀死就是自杀殉国，所以也勉强同意了。可如何请援又是一个问题，如果请一个敢死之士把信送到安庆，这并非难事，但未必能引起曾国藩的重视。为了稳妥，大家认为必须派人当面去乞师。可是派谁去呢？上海、安庆相隔千里，路上艰难万险，万一被长毛捉住，搜出信来不但命不可保，而且还会把这个计划泄露出去。知道这些后，钱鼎铭自告奋勇去见曾国藩。有了牵头的，大家就踊跃了，很快凑齐六人，组成了安庆乞师团。走陆路不安全，而且路程又远，于是一行人花了二百两银子搭乘了英国的一艘商轮，安全到达了安庆。

六个人一到就伏地痛哭，曾国藩连忙去拉，无奈六个人都不肯起，钱鼎铭泣声道：“制台大人答应了我等乞求才敢起身，不然就辜负了上海士绅的重托。”

曾国藩无奈道：“你们这样几近要挟，我如何能够答应？先把事情说清楚，咱们有话好商量。”

钱鼎铭便把带来的专函和公启一并交给了曾国藩。专函由江苏巡抚衙门出具，说明了此行的目的。公启由团练大臣庞钟璐、詹事府詹事殷兆镛、在籍郎中潘曾玮、顾文彬、杨庆麟、潘馥六人出名，代表沪绅的

请求。这份公启出自冯桂芬之手，他曾经师从林则徐，见识文笔都很了得，洋洋数千言，曾国藩读后，也是颇为动容——

派大兵入沪，有可乘之机者三，一是各地乡团可以响应而起事，二是湖间之枪船可以向导而助袭，三是贼中之内应可以倒戈而反正。又有仅完之地而不能持久者三，一是镇江孤城，有兵无饷，军心已摇，溃可立待；二是杭、湖两郡，兵单饷乏，贼氛四逼，终必不保；三是上海一地，有饷无兵，急需大兵，保全此饷源重地。但请奇兵万人，以一勇将领之，间道而来，旬日之间，苏常唾手可得。此时吴民受贼荼毒日深，大兵一至，则陷贼之民，皆思杀贼，无用之兵，亦皆有用，一万可抵十万，非虚言也；大军不至，则铁郭金城将沦灰烬。及今不图，后悔必矣。一切情形，询之钱户部（鼎铭）必得其详。

钱鼎铭的家乡被太平军占领，而且祖坟也被刨掉。说到祖先尸骨暴露于野，他不禁痛哭失声。曾国藩见状劝道：“派兵赴援，不是你我随便一句话就能办成，安庆上海相隔千里，期间万般艰难，是否可行，总要详细商议。”

曾国藩着人把李鸿章叫来，让他先与钱鼎铭等人详谈。李鸿章一听上海前来乞师，觉得这是一个难得的机会，因此格外用心。钱鼎铭等人知道李鸿章是曾国藩最看重的弟子和幕宾，也希望先说动李鸿章，进而说动曾国藩，因此是每问必详细作答。

千里赴援，有三个问题至关重要，所以李鸿章问得十分仔细：“安庆上海相隔何止千里，万余人大军如何通过？现在长江两岸大部分地方还在长毛手里，难道要一路攻打过去？那猴年马月才能到达上海？”

“当然不能一路打过去，我们既然能坐洋轮到安庆来，大兵也可坐洋轮去上海。上海洋轮最多，雇十艘八艘都不是问题。”钱鼎铭等人将洋轮载物多、航速快等情形详细向李鸿章介绍。

“现在带兵，不同以往。兵马未动粮草先行，从前用兵都是朝廷筹划粮饷，自打洪杨乱起，大半个中国遭到荼毒，朝廷也没银子，练兵筹饷都是由将帅自想办法，上海弹丸之地，如何能够养得起万人大军？”这是李鸿章关注的第二个问题。

“这个请曾大帅放心，上海最不缺的就是饷银。自开埠以来，上海万货云集，特别是丝茶两项，是洋商贸易两大端，如今的上海已超过广州，成为洋人最看重的商埠。这是为何？因为上海一则离京师近，与朝廷打交道方便，二则有长江水道，长江沿岸物产都可沿水路麇集上海。再就是自去年以来，江浙屡遭兵灾，江浙子遗无不趋赴上海，洋泾浜上新筑室，纵横十余里，地值从前不过每亩百余金，现在竟至数千金，居民不下百万，商贾辐辏，厘税日旺。”说到这里，钱鼎铭底气十足，“多了不敢说，上海每月可筹集六十万粮饷，连眉头都不皱。而且上海巨商云集，就是临时动议，十万八万的银子也很容易就能筹到。”

“上海虽是弹丸之地，但其富庶可抵西部数省。”李鸿章知道上海设有上海关道，是收入最多的海关，只是没想到竟然如此富庶，听了之后便赞了一句。

见李鸿章点头，钱鼎铭把利害说得更加清楚：“上海富庶，各方尽知。如果曾大帅据有上海，那就凭空多养出万余精兵；如果陷落敌手，那就让长毛据有一个饷源基地。一出一入，关系极重。所以保上海，是关系江浙全局的大事。”

“好，上海的确是必争之地。只是上海有薛巡抚，有防军也有抚标营，还有团练乡勇，他们坐吃上海，绰绰有余，可是凭空多出万人大军来与他们分食，他们会不会处处刁难？我老师就是真能派一军入沪，到时候事事掣肘，恐怕就成了风箱的老鼠。”这是李鸿章关心的第三个问题。如果自己有机会去上海，倒真是个立功扬名的好地方，但如果到时候事事说了不算，那就是个大火坑。

“这个也请转告曾大帅放心，我等是受上海士绅所托，也是受薛抚台公差，全上海无论官家还是商民，定然会全力支持外军。”这件事其实钱鼎铭是最没有把握的，因为薛焕是情势所迫，不得不同意。但此时他如何能够实话实说？只能张满弓，说满话，诉说上海绅民渴望大军如大旱之望甘霖。

谈了大半夜，李鸿章回到住处时已经听到鸡叫。躺下刚刚睡着，他就被大帅的戈什哈推醒了。李鸿章翻身起床，揉了揉眼睛，发现已经天光大亮。

曾国藩果然在等着吃早饭。李鸿章从前因为不能早起受过曾国藩的教训，所以一进门就解释原因。

“少荃这回晚起可以原谅。”曾国藩笑了笑，随后示意坐下吃饭。

饭后，曾国藩把李鸿章叫到签押房问道：“少荃，昨晚谈得如何？”

“老师，我以为有必要派一军救援上海。”李鸿章回答得很干脆。

“何以见得？”

于是李鸿章把昨晚所谈说给曾国藩听。曾国藩这些年带兵，最让他烦心的是兵勇闹饷，听说上海如此富庶，他也不禁心动。

“现在手头没有兵，就是有兵，安庆上海相距千里，大军怎么过去？”这个正是李鸿章问钱鼎铭的问题。于是，他把轮船运兵的计划说给曾国藩听。

不过，曾国藩却还有顾虑：“五六个人搭乘洋轮到安庆来问题不大，上万人的大军，那需要多少条船？再说，洋轮虽然是夹板铁船，不怕枪

击，可是大炮呢？去年僧王在大沽曾用岸炮打坏了洋人兵舰，可见洋轮还是怕大炮的。”

这个问题李鸿章没有考虑到，不过他脑子转得快，分析道：“长毛轻易不敢打洋轮的。今年四眼狗、李秀成打湖北，被洋人三言两语劝了回去，就是因为长毛不愿与洋人开仗。洋人嗜利，如今他们仍然偷偷与长毛做买卖，粮食、弹药都弄，所以大家心照不宣。只要不泄露运兵计划，悄悄顺流而下，问题应该不大。”

“好，就算这些都不是问题，让谁去，哪里来的兵？”曾国藩摊开双手，说出他的难题。

李鸿章差点脱口说出自己带兵去，但他毕竟不是意气风发的毛头小子，毛遂自荐的事往往要承担更多的困难，等到老师点派自己时，就能提些要求。所以他忍住没说，而是改口道：“这件事，可以派九叔去。”

自从打下安庆后，曾国荃请假三月，说是回家募勇，其实是把从安庆抢到的财宝运回家里。自打下九江后，曾国荃每下一城必回家一趟，雇船十几艘，全是抢掠的财物。攻下城池，抢掠三天，成了曾国荃酬劳部下的重要手段，也是所部湘军愿打坚城的重要原因。

“老九回家，说是募勇六千。六千新募之勇，难以承担赴援重任。”曾国藩首先想到的也是曾国荃，“不过，老九这个人太任性，只有他愿意做的事情才能去做，他不愿意是强迫不得的。”

“老师那就赶快给九叔写封信，听听他的想法。”李鸿章说这话时，脑子飞快地转着，他心里倒是巴不得老九不愿去上海。

“不急不急，毕竟这是件大事，也是件难事，要是做成夹生饭，害人害己。”

曾国藩沉得住气，钱鼎铭却等不得了，几个人又到曾国藩的客厅去哭求，并表示如果不答应，他们就不回上海。

“你们这是强人所难。”曾国藩对钱鼎铭如此要挟很不高兴，但不高兴归不高兴，他不能不仔细考虑。

钱鼎铭等人又去找李鸿章，李鸿章则再劝曾国藩，于是曾国藩亲自给老九写信道——

上海富甲天下，现派人前来请兵，许每月以银十万济我，用火轮船解至九江，四日可到。余必须设法保全上海，意欲沅弟率万人东去。已与请兵之士绅订定，雇洋人夹板船数号，每号可装三千人，现已放二号来汉口，再放五号来皖，即可将沅弟全部载去。不知沅弟肯辛苦远行否？如慨然远征，务祈于正月内赶到安庆，迟则恐上海先陷。如沅弟不愿远征，即望代我谋一保守上海之法，迅速回信。

曾国荃却迟迟不回信，李鸿章心中暗喜，他推测老九大概不愿去上海，因为去了上海就没有机会攻打金陵。攻下金陵那可是惊世大功，朝廷恩赏自不必说，金陵是长毛老巢，各地财宝源源不断汇集于此，都传说金陵城里是金山银海，嗜财如命的他如何能够抛下这个聚宝盆？

曾国藩再去一封信，仍然如泥牛入海，他以为老九大约是嫌兵少，所以决定让李鸿章和黄翼升率淮扬水师一同前往——

江苏、上海来此请兵之钱调甫，即前任湘抚钱伯瑜中丞之少君也。久住不去，每次泣涕哀求，大约不得大兵同行，即不还乡，可感可敬。余前许令沅弟带八千人往救，正月由湘至皖，二月由皖至沪，实属万不得已之举。唯浙江危急，上海亦有唇齿之忧，务望沅弟于年内将新兵六千招齐，正月带来，替出现防之兵，带赴江苏下游，与少荃、昌岐（黄翼升）同去。得八千陆兵，五千水师，必能保朝廷膏腴之区，慰吴民水火之望也。……浙事想已无及，但求沅弟与少荃能为我保全上海，人民如海，财货如山，所裨多矣。吾家一门，受国厚恩，不能不力保上海重地。

曾国藩已经三封信相催，曾国荃不得不回信表明态度，正如李鸿章所料，他不愿把收复金陵的大功拱手让人，但理由却是：“恐归他人调遣，不能尽合机宜，从违两难。”这意思是他不愿受别人调遣，只愿在老哥的手下效命。

老九指望不上，曾国藩决定让李鸿章率军援沪，他试探地问道：“少荃，如果让你去援上海，你敢不敢去？”

李鸿章心中大喜，很干脆地回答：“这有什么不敢，只要老师让学生去，学生一定能肃清上海周边的贼氛，甚至将来能协同九叔肃清江苏全省。”

曾国藩见李鸿章信心百倍，笑了笑道：“少荃此去，我自然高枕无忧，只是幕中少了一条臂膀，奈何！”

李鸿章知道自己再不表明态度，有可能失去这个难得的机会，所以说道：“老师幕中人才济济，不缺学生一人。亲领一军，征战沙场，是学生多年的愿望，还请老师成全。”

于是曾国藩亲自给李鸿章下札子，委托他创建一军。此前，朝廷针对多省督抚都到湖南募勇的问题专门有上谕制止——

军兴以来，制兵不足，更议招募，战场上勇多于兵，湖南弁勇又常居十之七八。用兵之道，择将为先，求将之道，当量其识之短长，才之大小，以为器使。何地无才？不必湖南之人充勇，湖南之才充将。嗣后各直省督抚及各路统兵大臣，务必认真选将，就地取材，各就各省按照湖南募勇章程妥为办理。

朝廷这道上谕是应湖南巡抚之请专发，一则是避免湖南壮丁被抽光，农耕无人；二则是避免湖南人势力太大，成尾大不掉之势。如今派李鸿章这个安徽人为帅去救援上海，就让他从安徽募勇，避免湘军势大惹朝廷不安。所以曾国藩的札子说的很明确，就是委托李鸿章招募淮军。

这有些出乎李鸿章的意料，他原来以为曾国藩会从湘军中抽调万人给他，立即就可起程赴沪。如今让他去安徽募勇，没有两三个月根本不成，然后训练成军，又要几个月，所以他有些犹豫。

见状，曾国藩又对他说道：“少荃，大员带兵，必须自己训练出来，那才能运用自如。眼下湘军虽然有十几万，但我能够指挥便捷的，也就是老九的部众。你去上海要立住脚跟，必须有亲自调教出的部众，这件事你听我的没错。”

“老师如此说，学生无不遵从。”

李鸿章拿上札委，第一个要找的就是老乡程学启：“老程，老师让我招募淮勇，贼娘的，你要帮我搞一搞。”他向程学启扬了扬手里的札委，满脸兴奋。“贼娘的”是合肥土话，并非骂人，而是高兴的口头语。

“好事好事，大有搞头。”程学启也为李鸿章终于要开府建衙而高兴。

“招来新勇，再练出来，没有半年怕是不成。”李鸿章为此有些丧气。

“全靠新招当然不成。”程学启说，“你当年办过团练，将旧部中招一部分现成的，这些都是经过战阵的，比那些新娃娃强。”

“对，摘熟了的桃子最好。”李鸿章豁然开朗，“到时候老弟要帮我一把，带着你那帮弟兄跟我到上海去，我绝对不会亏待你。”

“跟着老哥我当然愿意，只是我不好向九帅开口，最好你跟大帅要人，到时候我绝不说半个不字。”

李鸿章明白程学启的意思，他投奔不久，刚获曾国荃的信任就要改投门户，面子上不太好。如果有曾国藩发话要他去，那就好说了。

“这个老弟放心，我会向老师要人，估计问题不大。就像女儿出嫁，他总要给些嫁妆的。”

李鸿章的家乡合肥，南有烟波浩渺的巢湖，西有周公山、大潜山、紫蓬山，号称一湖三山。这里民风剽悍，历代都有悍匪。太平军闹起来后，这里几经战乱，兴起大办团练的风气，多数是父死子继，兄亡弟接，一人战死，全家上阵。这些团练以保家为目标，太平军来了打太平

军，官军如果抢掠，他们也打官军。李秀成的部下与这些团练交过手，结果败多胜少，尤其对他们的剽悍心有余悸，因此告诫部下“勿犯三山”。

三山团练中，李鸿章与张树声有些渊源。张树声是合肥人，他父亲张荫谷当年率领张氏四兄弟在周公山下殷家畈筑堡垒，兴办团练对抗太平军，曾多次配合李鸿章的父亲李文安在合肥一带围攻太平军，两家关系不错，如今当家的张树声与李鸿章也颇为熟悉。所以李鸿章写了一封亲笔信，让六弟李昭庆亲自转给张树声。

张树声与大潜山周围的刘铭传、董凤高和紫蓬山下的周盛波、周盛传等部团练互相呼应，声势浩大。张树声把刘铭传等人邀到堡里，拿出李鸿章的亲笔信说道：“二少爷受曾大帅的委托创办淮军，招我们去投奔。咱们兄弟现在虽然逍遥，但总不能做一辈子山大王。二少爷是曾大帅的心腹，我们跟着二少爷，也就等于跟定了曾大帅，粮饷不愁，师出有名，将来再搏个前程，我觉得是个好出路，不知几位兄弟意下如何？”

大家一讨论觉得如此甚好，于是托张树声给李鸿章回信，说明投奔之意。张树声完成李鸿章所托，心中高兴，好酒好肉侍候，大家推心置腹，来了个桃园三结义，将来战场上互救，有难了同帮。

巢湖南岸庐江县还有位办团练的叫潘鼎新，与李鸿章也有渊源。他自幼家境贫寒，但好读书，少年时为求得功名，与同学刘秉璋一起挑着行李步行到京城，拜谒老乡李文安——也就是李鸿章的父亲。后经李文安介绍，入大兴县学，道光二十九年考中举人，被咨送国史馆承修大臣传。后来太平军进攻安徽，他投笔从戎，与父亲一起办团练，与太平军作战。两年前，他的父亲在三河镇之战中被太平军杀死，此时，他正在三河镇苦练乡勇，要为父报仇。接到李鸿章的信，他求之不得，立马回信愿率部投奔。

在庐江办团练还有叫一位吴长庆的也比较有名，他的父亲吴廷香曾跟随李鸿章的父亲李文安征战，也是在三河镇一战中被太平军杀死，正磨刀霍霍准备为父报仇。经李鸿章一邀请，立即表示愿一起投奔。

李鸿章没想到招募如此顺利，立即给诸位头领回信，请到安庆大营一谈，同时也请曾国藩给把个关。大家都知道曾国藩有一双很辣的眼睛，一个人有无造就，往往他一眼就能看个八九不离十。

张树声接到李鸿章的信，就约请刘铭传、周盛藻、周盛波一起去安庆。庐江的潘鼎新、吴长庆也如约来到安庆。当晚，李鸿章在乡情楼宴请众位，约定第二天一早去拜见曾国藩。

第六章 仿湘营创立淮军 救上海千里轮运

第二天一早，李鸿章带着六个人来到西花厅，等待曾国藩接见。曾国藩向来守时，但今天却爽约了，迟迟不来。因为第一次见曾大帅，所以张树声、潘鼎新等人都是正襟危坐，唯有刘铭传正是气盛年纪，早等得不耐烦了，反背着双手，在客厅里来回乱窜，发牢骚说：“贼娘的，曾大帅到底是什么意思？要见就见，不见就算，再不出来，老子就走了。”

刘铭传粗野直率，李鸿章领教过，不过在堂堂两江总督客厅也敢如此说话，将众人唬得目瞪口呆。这时曾国藩从屏风后面踱了出来，满面怒容地咳嗽了一声。大家都没想到，原来曾大帅就在屏风后面。他的目光扫过众人，最后停留在刘铭传脸上。众人心里发毛，刘铭传反倒泰然自若道：“俺是山野村夫，见大帅一面不容易，自然不愿久等。”

“有几件公文急着处理，所以就晚了些时候，还请各位少安毋躁。”曾国藩示意大家坐下，“诸位将来都是随少荃东征的干将，要帮少荃好好地募勇、练勇。老夫带勇近十年，有些许心得与诸位唠叨，但愿对诸位带勇有所助益。一是募勇要招乡间农夫，年轻力壮，朴实而有土气者为上；油头滑面，有市井气者，有衙门气者，概不收用。尤其是油滑兵痞，绝不能收进营伍，滥竽充数。二是勇营之制，遵循统领挑选营官，营官挑选哨官，哨官挑选什长，什长挑选勇丁。就好比一棵大树，统领如根，由根而生干、生枝、生叶，皆一气贯通。这样勇丁对什长，下级对上级都感挑选之恩，平日既有恩谊相孚，临阵自能患难相顾。三是要重视扎营建垒。湘军无论攻城或野战，最重视先占地步。凡军至一处必先扎营垒，无论风雨寒暑，不厌其烦。所谓营垒，以营为单位，环绕营盘，筑墙、挖壕。墙须高八尺，厚一丈，用草坯土块筑成，上有枪炮眼。壕一般为内外两层，外壕宽八尺，深一丈五尺，内壕减半，均上宽下窄。每一营垒，开前后两门，前门正大，后门则隐蔽。每到一地，必先扎营垒，扎营未定，不许休息，亦不许搦战。所谓步步为营，就是此义。”

这些都是他当年组建湘军时的教训。最初所招湘军，不少是溃勇投奔，只为拿饷吃粮，一接仗就溃逃保命，结果湘军初战靖港大败，曾国藩差点投水自尽。此后募勇，他只从乡间农夫招募，为的是他们朴实义气，没有投机取巧的毛病。而且一营之中，往往是兄弟父子，或者亲戚近邻，众人彼此有情谊在，打起仗来互相照顾，有人伤亡更是拼命相救。所以湘军打起仗来比官军更加勇敢，不像八旗绿营那样败不相救，胜则争功。

曾国藩告诉众将，回去后各自挑选精兵强将，每人准带一营精兵，尽快带到安庆集中训练。最后，他示意众人散去，却把李鸿章留了下来道：“我今天有意慢待众人，就是要看看各位的禀性。”

“老师以为，学生这几个老乡可否堪当大任？”李鸿章心里有些志

恣。

“这几个人都带过勇，都是可造之才，将来成就最大者，恐怕要数那位脸上有麻子的。”曾国藩道。

这有些出乎李鸿章的意料，因为刘铭传出言不逊，他正为其担心呢。一听曾国藩这样说，他紧着的心一下松开了：“老师说得是。刘省三少年时得了天花，命保住了，却留了一脸麻子。”然后，他又讲了些刘铭传的逸闻。

刘铭传兄弟六人，他排行老六，不喜读书，带着一帮孩子天天闯祸。后来，父亲和大哥三哥先后去世，其他三个哥哥各自成家，十六岁的他跟着母亲生活。正赶上安徽大旱，无以为生，他就跟着人家卖私盐，结果被官府通缉。附近有豪强带头办团练，逼迫各家纳银出粮。刘铭传母亲无银可纳，豪强便让人放火烧了刘家的房子，而且发出狠话，刘六麻子敢回来，就把他扭送官府。刘铭传听到了消息，到豪强家里论理。豪强见到刘铭传，一脸鄙夷地拿着一把刀递给他：“我知道你本事大，你如果敢一刀把我砍了，我就免了你刘家的钱粮。”刘铭传接过刀，劈头一刀把豪强的脑袋削去半个。他举着血淋淋的刀说：“诸位乡邻，有不愿受此窝囊气者，跟我占山为王。”结果，他很快聚起了上千人。后来帮着官府打太平军，多次立功，如今已经保到五品顶戴。

“真枭雄也。此人胆大心雄，直言敢说，我盯着他看，他竟毫无畏惧，非常人胸怀，如善加利用，必能成大器。但有一点，这样的人，不太容易镇得住。”曾国藩点了点头，喝了口茶说，“对这样的人，耍小聪明没用，但他一旦服气，就会甘心就驱。”

师生二人又就带兵统将说了个把时辰，临别时，曾国藩对李鸿章道：“上海局势危急，最好月内能把各营带过来，集中训练两三个月才有把握。”

李鸿章回道：“请老师放心，月内各营一定带到安庆，届时还请老师亲自出面教训。”

李鸿章回到住处，刘铭传正在等他，逮住就道：“二少爷，咱们投奔过来就是冲着你来的。看来我得罪了曾大帅，他是你的老师，我留下来反而让你难做人。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我要回我的大潜山，当我的山大王。”

“你当然要回大潜山，还要给我挑足一营的精锐带过来。”李鸿章笑了笑。

刘铭传有些不相信，问道：“曾大帅没有恼我？”

李鸿章又笑着道：“老师说今天来的诸位都堪大任，但将来成就最大的，是那位脸上有麻子的。”

本来脸上有麻子是刘铭传的大忌讳，没人敢当面提。不过这话从曾国藩口里说出来，他却满脸笑容，应道：“曾大帅如此看得起我，我刘麻子就跟定了二少爷，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李鸿章拍了拍他的肩膀道：“我们合起伙来好好搞一搞，你的前程，远着呢！”

“曾大帅说要到乡间去招募农夫，那可就难了，我的人已经跟着我闹了四五年，哪还有什么农夫？”话锋一转，刘铭传又提了个问题。

李鸿章想了想道：“这倒是个问题。但活人总不能让尿憋死，老师的意思未必是非要招农夫，而是要有农夫土气的就成。你呀，记住别把那些油头滑脑、只卖嘴皮子的招来，不然到时候打起仗来，临阵哗溃让你难堪。”

“这个当然。不但油头滑脑的不要，辈分比我大的也一概不要。”

“这是为何？”李鸿章有些不解。

“辈分比我大的，我开口要叫一声老叔，用起来不痛快。他要是再仗着辈分说事，这兵还怎么带？我带的兵，甭管他是营官还是哨官，我都要说一不二。”

“好，大丈夫做事，最痛快的就是说一不二。”李鸿章赞道。

张树声、刘铭传他们说话算数，过了元宵节就带着人到安庆来了。周盛波、周盛传兄弟两人行动迟缓，没有按时赶来。不过，还有意想不到的营人马，那是李鸿章当初在办团练时的老搭档张遇春，听说李鸿章招募淮勇，也投奔来了。

曾国藩亲自与李鸿章商讨淮勇的营制。李鸿章认为湘军的营制就成，何必再讨论，完全照搬即可。于是他以营为单位，设营官一员。每营分前后左右四哨，每哨设哨官一员，管理全哨，设哨长一员，以副哨官。每哨官有护勇五名，伙勇一名。每哨有抬枪队二队、刀矛队四队、小枪队二队，共八队。每队又设什长一名，伙勇一名。每哨连哨官、哨长、什长、护勇、正勇、伙勇，合计共一百零八人，合四哨共四百三十二人。此外营官又有亲兵六队，各队均置什长一名，亲兵十名，伙勇一名，计七十二名。亲兵与四哨合计，每营官统带五百单四名。此外每营还有长夫一百八十人，负责建营垒、挖壕沟、运弹药等事项。这样一营算下来，自营官以至长夫，共计六百八十五人。

眼见得淮军就要成军，诸事繁多，李鸿章开始搭建自己的幕府班底，他至少先要把营务处成立起来，还要招几个文案人员。曾国藩幕府人才极盛，挑几个人选不成问题，李鸿章首先想到的就是周馥。

周馥（1837—1921年）字玉山，号兰溪，安徽建德人，才气横

溢。周家向来重视读书，虽然家道因战火荡然，仍然学业不辍。咸丰三年他到县城应童子试，仅试一文，便传来太平军猛攻安庆的消息，考试被迫中止。他的家乡是太平军与官军争夺最为激烈的地方，他带着一家人辗转避难，曾背着襁褓中的儿子在梅岭间一日空腹跋涉数十里。咸丰十年，他经人推荐到曾国藩东流大营帮办文案。打下安庆后，曾国藩设木匭（意见箱）征求意见，周馥投的意见稿让曾国藩看了大加赞赏，立刻让李鸿章把他找来。李鸿章对周馥也是颇为欣赏，见周馥家境艰难，就把自己并不多的薪俸和周馥共享。李鸿章要去上海，周馥连考虑也没考虑，就表示拼死也要追随。曾国藩不仅答应了，还同时给他推荐了几个文案及帮办营务、粮台的人选。

正月二十四日，张树声的树字营、刘铭传的铭字营、潘鼎新的鼎字营、吴长庆的庆字营、张遇春的春字营到安庆北门外扎下营盘。李鸿章也从曾国藩幕府中正式搬出，到军营中坐镇训练。从此，他就从幕府文案正式成为一军统帅。曾国藩率十几个人送李鸿章正式履新，各营营官、哨官二十多人在营门外迎候。大家陪着曾国藩进了大帐，曾国藩示意众人坐下道：“从今天起，淮勇新军就正式成立了。少荃从今天起，就是淮勇新军的统帅了。就像姑娘大了要出嫁，少荃要离开，我真有些舍不得。这两年屈居我帐下，出谋划策，处理文牒，我倚为臂膀，这一走真是让我有些手足无措。”

李鸿章拱手道：“这些年在老师幕中长了不少见识，如果学生有点儿长进，也都是老师调教的结果。学生愚昧，老师治军理政的本领学不及一，虽然今天开始统军，但依然还是老师的学生，恳请老师继续教导。”

“湘淮本是一家，你和众位统领们都放心，我自然鼎力支持。”随后，曾国藩话题一转，“众位都出身团练，从前都是说一不二的山大王。从今天起，你们归于少荃麾下，自然要唯少荃马首是瞻。在军营中，军令大于天。令行禁止，方能战而胜、守而固。丑话我要说在前头，你们如果不听少荃招呼，各行其是，不待少荃发话，我就先请了王命旗牌，来个先斩后奏，到时诸位可不要说我曾某不讲情义。”

“大师请放心，我等一定听从李大人将令。”众人都离座，抱拳表示。

李鸿章知道老师这是替他立威，自然顺着杆子道：“老师请放心，学生在老师身边最知道军中令行禁止的重要，军令面前，学生也抹得开情面，毫不含糊，一定给老师带出一支军令如山的淮勇来。”

曾国藩脸上浮出笑意，示意大家坐下，笑了笑说：“我已经声明，刚才那些是丑话。诸位不要看少荃现在才是按察使衔，可只要一两个漂亮仗打下来，出任一省巡抚也是转眼之间的事。你们跟着少荃好好带勇打仗，前程少荃说什么就是什么。打仗是拎着脑袋的差使，可恩赏也让人眼红得很。你们在衙门熬，十年八年都出不了头，可在军中，也许一两年就得令人刮目相看了。”

曾国藩挥了挥手，戈什哈抱来一摞新刻印的书籍对众人又道：“这是湘军的营制、营规，送给各位营官参考，将来少荃可以多刻印一些，让每位哨官、什长都人手一份。”他还带来二万两银子，送给李鸿章留在大营中备急。

开门七件事，军营与持家无二，新开张的军营需要开支的事项自然会多。还有五头猪，十只羊，算是犒赏。这些曾国藩并未事先告诉李鸿章，他感动得眼角一热，眼泪都快出来了。因为他知道，曾国藩一直在为湘军军饷操心，如今挪出二万两银子给淮军，绝非易事。

送走曾国藩，李鸿章坐到刚才他所坐的位子，大家自然再次表达了一番唯命是从的忠心。李鸿章摆了摆手道：“众位要再这样说就见外了。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我等从此就是捆在一起的兄弟，一荣俱荣，一毁俱毁，大家相处就要掏心窝子，有啥说啥。”

刘铭传一听，便直通通地说道：“少帅，那我就说难听的话了。朝廷一再催着东征，可就咱们这三千多人，做醋不酸，做盐不咸，要千里东征，到不了上海，怕就打光了。”

大家称曾国藩大帅，而李鸿章出自曾国藩门下，因此大家称他一声少帅。

张树声以老哥的身份，责怪他说话不吉利。

刘铭传不以为然道：“不要怪我说话难听。我们这五营人马，虽说也见过仗，但都是帮着官军打，真正实打实做主力还真没有一个。没有久经战阵的老兵，仅靠我们去支援上海，兵力实在太单薄了。”

这也是李鸿章所担心的，现在淮军不但缺少久经沙场的老兵，更缺少有实战经验的统领。张树声、潘鼎新、刘铭传这些人没有独立与太平军打过仗。他心里急归急，可还是要劝慰众人：“大家都知道九帅帐下的程方忠，那可是员虎将，攻打安庆就立下了大功。他早就答应愿到我帐下，今天我就去找老师说这件事。”

“大家都知道程方忠能打仗，不过就他带一两营来，也还是九牛一毛。”刘铭传还是觉得不行。

“还有周氏兄弟的人马，很快就会兵强马壮了。”李鸿章又加了一句。

“少帅还是尽早去见大帅，望他能尽早拨些人马过来。大家一起训练，也可以切磋切磋。”众人又给他出主意。

李鸿章要给大家一个立说立行、果断干脆的印象，所以挥了挥手道：“我立即去见老师，先把程方忠要过来。”

进了安庆城的两江总督府，曾国藩正在会客。仆役给李鸿章沏上茶，让他稍等。就在昨天，李鸿章在总督衙门里渴了自己会倒茶，根本不要别人来侍候；要见曾国藩也不需要通报，几乎是随到随见。可是今天，仆役已拿他当客人待了。官场身份就是这样，再熟悉的人去了不同的位置，各种变化会立即表现出来。等了老大一会儿，安徽布政使才告辞出门，李鸿章便进去拜见。

“少荃，怎么我刚回来，你就又过来了，有事吗？”曾国藩示意李鸿章坐下。

“老师，现在我能抓在手头的只有五个营，要靠这五营援救上海，实在太单薄了。程方忠跟着九叔练成了一个悍将，我想请老师给九叔说句话，能否把方忠和他的人马编到淮勇里，也给淮勇训练打仗做个样子。程方忠是我安徽老乡，入淮勇和大家也算意气相投。”

“你倒是会挑人，程方忠的确是员虎将。可你要知道成就一个能打善战的统领，要带出一营能打硬仗的兵勇，可不仅仅是训练场上的功夫。”

听曾国藩的意思，好像有些不痛快。李鸿章又道：“老师，当初您让我招募淮勇，说实话我没有信心，我征求了方忠的意见，而且他答应只要老师放人，愿到淮勇营中来，我这才有胆子担起这副重任。”

“听你的意思，不把方忠给你，你就不带淮勇了？”

“学生不是这个意思，实在是学生手底下需要程方忠这样见过恶仗的将领。”李鸿章尽力解释。

曾国藩选将很看重功名，也就是所谓的儒将。对大字不识一筐而且又是叛将的程学启，他心底里并不太喜欢，所以最后还是很痛快地说道：“我替老九做主，就把程方忠的两营送给你。他是安徽人，正如你说，跟着淮勇更相投。”

“老师可否从其他营中调几员将领来，淮勇最缺的是将才。”李鸿章趁机又提了一些要求。

湘淮都是兵为将有，所谓调将，当然不仅仅是一个营官，其实是连将加兵一起要。

曾国藩听了这话，便道：“少荃，带兵打仗，关键是意气相投。俗话说强扭的瓜不甜，我强令哪位统领跟你去上海，他如果不乐意，将来将帅不和，反倒误事。你看这样行不行，你从熟悉的将领中去挑几个人，把他说动了，肯随你去上海，无论你挑到谁，到时候我都给你如何？”

李鸿章原指望曾国藩一声令下，调来几营人马归入淮军，看来自己想得简单了。而且老师的说法占着情理，他也没有理由再纠缠：“那学生就试试，只是以学生的资历，恐怕很难说动哪位将军。”

这件事非李鸿章亲自出马不可，他带着周馥在安庆附近各营中奔波。在湘军中，无论文武，李鸿章的熟人都不少，但一说随他去上海，大家都以种种理由推辞。这样跑了两天，竟然一无所获。

李鸿章这人最大的优点就是不肯轻易放弃。虽然两天一无所获，但他兴致仍然很高。他对周馥道：“天下没有办不成的事，办不成就是方法有毛病。兰溪，你帮我想一下，咱们毛病出在哪？”

“我们找的人不太对。”周馥这两天一直在想这个问题。

“如何不对？”李鸿章两眼炯炯地望着周馥。

“我们找的人都是目前湘军中势头正盛的人。这些人，正得到各路统帅的看重，自然不会改换门庭。”周馥说出了想法。

“说得对。”李鸿章鼓励说，“继续说下去。”

“湘军营官中，最受器重的是那些有功名的儒生，功名越高，地位越高。虽是军营，却有些像八股取士的味道。那些没有功名或者功名差一些的，前程就有些不太妙。所以，咱们应该在这些人身上下功夫。当然有一点，如果大人也和曾大帅一样非儒将不用，那就只当我什么也没说。”

“我才不管他儒将不儒将，只要能打仗就行。你看现在淮军这些营官，除了张振轩，都是山大王出身。”

周馥的这个建议不错。李鸿章人头熟，哪营的什么人有没有功名，他不难弄清楚，而且帮着曾国藩筹措粮饷，与不少湘军统领关系都不错。他首先找到鲍超，见面就道：“老鲍，咱俩算老相识，这几年你的粮饷我可没少帮忙。如今我要去上海，人单势孤，你帮不帮？”

鲍超就是不读书的大老粗，所部霆军能打仗，但也是出名的军纪差。他很痛快地说道：“你看上哪个？只要他肯去，我就放人。”

李鸿章点名要的是杨鼎勋。杨鼎勋与鲍超都是四川人，是鲍超把他招募进了川勇营，后来又隶属湘军，一直是鲍超手下最得力的干将。不过鲍超这个大老粗很讲义气，答应的事情就不再改口：“不过，老兄要想带走人，你得去问一声他愿不愿意。”

李鸿章平时与杨鼎勋就算得上熟悉，又把上海说得天花乱坠，结果把杨鼎勋说动了，他所能带的只有一营，而且还要与鲍超商量。鲍超听了摇了摇手道：“我这个少铭老乡一点情谊也不讲了，罢了，好人做到底，就把这一营送你。”

这样，李鸿章跑了三四天，总算说动了几个人：陈士杰部的陈飞熊，曾国荃部的滕嗣林、滕嗣武两兄弟，再加上程学启的两营，已经有

六营可以归入淮军。

曾国藩看过李鸿章递上的名单，几乎没考虑就同意了：“我说过的话当然算数，他们愿跟你走，我就下令调拨。老九那里由我来说，滕氏两兄弟这两营，原本就是上海薛中丞去湖南招募的，被我拦了下来，也算不上精兵强将。少荃，这些人都算不上能征善战的良将。我再送你督标营韩正国的两营，先做你的亲兵营。”

督标营相当于曾国藩的亲兵，一下拿出两营相赠，实在出乎李鸿章的意料。

“你去援救上海，那是孤军东征，我们都鞭长莫及，要想站住脚，没有几营老兵怎么成！有这八营人马归你帐下，我总算勉强能放心了。”曾国藩又道。

李鸿章连忙离座，要行跪拜大礼。曾国藩连忙拦住他：“少荃，这可见外了。将来你能在上海站住脚，就能够牵制长毛的数万人马，如果能够收复苏常，那就能对金陵形成夹击之势，于大局至关重要。送你八营湘军，一是咱们师生一场的情分，也是我为两江统筹考虑。这八营人马，滕氏兄弟的两营大约明天能到，其他几营可能要晚一些。他们的饷银，只要在安庆，全由湘军粮台发，一旦离开安庆，那就是你的事了。”

曾国藩还要留李鸿章在总督府吃饭，李鸿章要把这大好消息告诉众将，哪里还有心思留下？

二月中旬，钱鼎铭到安庆来了，亲自解来了八万两现银，作为淮勇赴上海的起行费用。这解了李鸿章的燃眉之急，因为大军要去上海，不知猴年马月才能回来，拖家带口的人都要往家里留点银子，即使是一人吃了全家饱的光棍汉，口袋里也要有几两银子才能安心。

按照曾国藩的计划，淮军三月初就要赴上海，可如何去尚无定论，因为赴上海的轮船仍没有定妥。李鸿章问是怎么回事，钱鼎铭却一言难尽。

雇请轮船一事，由署理江苏布政使吴煦主持，直接经办者则为中外会防局的候补知府吴云、候补知州应宝时。自从乞师后，他们就开始与英国人交涉。英国领事麦华陀开始是一口拒绝，后经翻译官阿查哩的热心筹划，他总算答应了。由洋商麦李洋行承运，计运兵九千，骡马军械携同入船。但麦李洋行狮子大张口，运价要二十五万两。经由阿查哩居中协调，降为每兵运费银二十两，全部船价分四个月缴清。吴云还价十五两一名，分六个月交银，可英商牙咬得很紧，一两也不肯减。吴云报告给吴煦，由他向薛焕说明英商的意思。薛焕一听要十八万两，无论如何也不同意。所以直到现在，还没有定议。

要乘洋人轮船直航上海，风浪不说，还要过长毛的占领区，如果长毛开炮轰击，岂不要葬身江底？所以众人都是顾虑重重，就是李鸿章也

心中无底。如今洋轮仍然没有确信，李鸿章就与曾国藩商议从陆路走。于是，曾国藩决定就沿长江北岸，从陆路取道巢县、和州、含山东下，由曾国荃担任攻城，李鸿章则率淮军傍城冲过，然后到扬州和镇江驻扎。钱鼎铭听说淮军不能直接运到上海，而是驻扎在镇江、扬州，他大哭好几次，好不容易乞来的援师，岂不打了水漂？

曾国藩劝道：“调甫，你也别急，淮军不是不想乘洋轮，问题是洋轮到现在没有雇到，你让少荃怎么去？”

于是，钱鼎铭写了一封亲笔信，出重金在安庆城里雇了两个要钱不要命的人求洋轮带往上海。三天后这两人到了上海，把信交给上海团练帮办顾文彬。顾文彬是安庆乞师的首倡人，现在因为没有雇到洋轮使这事泡汤，他立即去找吴煦。顾文彬自幼喜欢书画、诗词，虽身在官场，文人脾气很足。他对吴煦说道：“你告诉薛某人，他不出钱，我就是砸锅卖铁，把老家的房子田产卖了也要雇洋轮。再不成，我就向洋行贷洋债，看他这巡抚的面子何在！他的心思无非是怕淮军来了抢了他的风头，可要是保不住上海，朝廷先要的是他姓薛的脑袋！”

吴煦见顾文彬是铁了心，就再去找薛焕。他们俩是松江知府、苏松太道、江苏布政使的前后任，关系十分密切。如果顾文彬牛脾气犯了，把乞师不成的责任完全归咎到薛焕头上，那他在上海还如何立足？他当然不愿担这么大的干系，便说道：“站着说话不腰疼。钱从哪里来？那可是十八万两银子。”

“顾某人要自己出。”吴煦应道。

“他哪来那么多银子？”

“他说砸锅卖铁卖房子，还可以向洋行贷洋债。”

薛焕沉默良久，想了想顾文彬的牛脾气，终于点头答应了。

李鸿章正在筹划从陆路进军时，上海派出潘曾玮等三人赶到安庆，说已经雇妥了洋轮七艘，分三班把淮军全数运往上海。曾国藩听说上海士绅为此捐银十八万两，感到如果再从陆路去上海，实在说不过去。何况，这个潘曾玮与曾国藩还很有些渊源。

潘曾玮，字宝臣，吴县人。他的父亲就是大名鼎鼎的大学士潘世恩，历事乾隆、嘉庆、道光、咸丰四朝，被称为“四朝元老”。曾国藩在朝时，与潘世恩算同僚，这是一层；而潘世恩还有个孙子，叫潘祖荫，也就是潘曾玮的堂侄，是咸丰二年的一甲探花，入值南书房，曾国藩与他书信往来，左宗棠受人诬陷，曾国藩曾经拜托潘祖荫上疏力保。潘曾玮本人科甲不顺，咸丰四年父亲去世，他从刑部郎中任上丁忧回籍，寄情于诗词书画，太平军占领苏州后，他就避居上海。因为其显赫的家世，地方有事总托他出面。他是安庆乞师具名者之一，如今带洋轮到安庆来，又劳他出面。

曾国藩一则考虑上海士绅的至诚，二则考虑潘曾玮的面子，因此与李鸿章很快商定还是按原议乘洋轮赴上海。李鸿章又要去做各位营官的工作，因为大家对坐洋轮去上海一直十分担心。一则大家从来没与洋人打过交道，印象中洋人要么向清军开枪开炮，要么就是逼朝廷签和约赔银子。二则是要穿越太平军占领区，沿岸都是巨炮，如果被太平军开炮轰击，大家难免葬身鱼腹。前几天刚说要陆路走，大家稍安了些心，如今又来动员大家坐洋轮，大伙一时都还转不过弯来。

“坐洋轮已经定了，上海士绅花了十八万两银子，我们不坐洋轮，如何对得起上海人的一片赤诚？现在不是讨论坐不坐轮船，而是讨论三班轮船怎么安排。”李鸿章一锤定音。

刘铭传道：“最担心的是第一批，第一批没问题，后面的就好说了。”

“我是大帅的亲兵营，就第一批走。”韩正国是亲兵营，首先出面。

程学启蒙李鸿章看重，也抢道：“我也愿第一批走。坐洋轮总比攻城夺壕要安全得多。我了解长毛，他们对洋人的轮船轻易是不会进攻的。再说了，当兵吃粮本来就是脑袋掖裤腰带上的活，没得二话。”

“我是全军统帅，不能光要别人不怕死，我就随第一批走。”李鸿章关键时候也要表现自己的勇气。

众人都劝他无论如何都不能涉险，但他主意已定，别人再劝也无用。大家无话可说，三班顺序也就排定了。

李鸿章就要远行了，但曾国藩仍然有些不放心的，因此要再详谈一次，他有几句话要直言相告。两人见面，曾国藩便先问道：“少荃，如今的上海，英法美等洋人都有租界，你到了上海，少不得与洋人打交道。如今大清国势弱，洋人总是千方百计算计我们，小有错误，便贻害大局，你与洋人交涉，有何主意呢？”

“门生正要为此求教老师。”李鸿章恭敬地一拱手。

曾国藩道：“如此看来，你对这个问题也是思虑再三，当然必有主意，且先说与我听。”

“门生也没有打什么主意。与洋人交涉，我只跟他打‘痞子腔’。”

所谓“痞子腔”，是皖中土语，即油腔滑调的意思。李鸿章的意思，和洋人交涉，反正是不能全说真话，真真假假虚虚实实，有时候不妨王顾左右而言他，总归不能让洋人抓住话语的漏洞来责难。

曾国藩听了李鸿章的话，沉默着以五指捋须，过了好半天才慢慢开口，拉长声音说道：“呵——‘痞子腔’，我不懂得如何打法，你打一个我

听听。”

李鸿章听出曾国藩是不以为然，赶忙说道：“门生信口胡说，还求老师指教。”

曾国藩眯着眼，又不停地捋起胡子来，好久才抬起眼来道：“以我看来，还是用一个‘诚’字。诚能动物，我想洋人亦同此人情。圣人言，忠信可行于蛮貊，这断不会有错的。我大清现在既没有实在力量，你如何虚强造作，他都看得明明白白，是不中用的。不如老老实实，推诚相见，与他平情说理，虽不能占到便宜，也或不至过于吃亏。无论如何，我的信用身份总是站得住的。脚踏实地，蹉跎亦不至过远，想来比‘痞子腔’总靠得住一点。”

如何对付洋人，李鸿章心里也确实拿不定主意。因为他也几乎没跟洋人直接打过交道，洋人如何狡诈，如何唯利是图，也不过是口耳相传。老师的话自然有道理，所以他急忙应声道：“是，学生谨遵老师训示。”

曾国藩是理学大家，尊崇的是儒家学说，他的老家湘乡荷叶塘，又是偏僻质朴的乡间。所以曾国藩行事，最讲敬信笃诚。尤其是诚字，最是他所讲究。他选的统领也最看重儒生，大部分将领都有科举功名，除了训练，早晚读书修身，是湘军将领的一大特点。就是打仗这最讲“诡道”的事，曾国藩也讲究一个“诚”字，就是打笨仗，不取巧，靠扎扎实实的训练和死打硬拼，终于逐渐占了上风。

而李鸿章虽师承曾国藩，却有很大的不同。李鸿章的家乡合肥磨店，虽非繁华镇邑，但并不像曾国藩的家乡那样深居山里，而且徽商闻名天下，从文化传统上讲，曾国藩身上更多的是农耕气息，而李鸿章却有些商人气息。李鸿章也是儒生，但他三十岁就离开京师办团练，因此所受的儒家影响远没曾国藩那样深厚。其个人性情也不像曾国藩那样刻板严肃，就是在下属面前，李鸿章也常常是随和得多。

凡事都有两面。李鸿章善于通融达变，这是长处，但曾国藩所担心的是他太浮躁，太急于求成。此时曾国藩已密奏李鸿章出任江苏巡抚，代替正受参劾的薛焕。李鸿章如骤获封疆，太过得意忘形，事事都要按自己的想法来，弄得怨声四起，难免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所以曾国藩又告诫道：“少荃到上海去早晚必独任一方。所谓新官上任三把火，如果三把火烧不准，那就有可能做成夹生饭，自损权威。如果太过急躁，处处点火，就有可能把自己的前程葬送。”

“学生请老师教诲。”李鸿章知道曾国藩不会无缘无故有这番交代，因此洗耳恭听。

“上海吏治大有问题，习气太重，早晚必须整顿；上海华洋杂居，与洋人交涉必然千头万绪。但吏治洋务，并非根本，也不是最急的要务。你时刻要挂在心上的，是练兵学战，这是你身家的根本。你之所以要去

上海，是因为军情紧张，才有上海士绅乞师。你一至上海，估计长毛很快就要进犯。因此你到上海后，什么事也不要急于过问，只安下心来扎扎实实练兵，而且不要急于求战，而一旦开战，则务求必胜。”曾国藩捋着胡须，还觉意犹未尽，提醒道，“你且记着，将来你回过头来看，带兵援沪必是你腾达的关键。你手里有这支精锐的淮军，将是你富贵的根本。你能够指挥自如，能够克敌制胜，你的前途自然远大。如果事实证明你所率的是乌合之众，不要说前程，恐怕会有性命之忧。”

曾国藩当然不能明白说出“有军才有权”这样的话，但凭李鸿章的聪明自然会领悟他的苦心。

“学生牢记老师的教诲，把‘练出精兵、学会打仗’当作本分。”李鸿章诚恳地应道。

“千言万语，难以尽言。临别我有二字相赠，但愿你无论遇到什么事情，都以‘深沉’二字应对。”

这话又令李鸿章暗自感慨。他要去上海，最近好友多有良言相告。湖北巡抚李续宜以“从容”二字相赠，江西巡抚沈葆楨以“勿急”二字相劝，浙江巡抚左宗棠提了一大堆忠告，核心是“沉着”二字。如今曾国藩以“深沉”二字相诫，真如商量好了一般。

同治元年三月初七（1862年4月5日），安庆城外校兵场。淮军兵士排着整齐的队列，等待检阅。钦差大臣、协办大学士、太子少保、兵部尚书衔节制四省军务、两江总督曾国藩，头戴正一品珊瑚顶戴，身穿九蟒五爪袍，在正三品蓝宝石顶戴的李鸿章陪同下，向校兵场走来。

“参见曾大帅，参见李少帅！”淮军将士齐声高呼。

曾国藩登上校阅台，淮军各营统领报名参见，随后曾国藩说道：“淮军子弟就要赴上海杀敌，今天也算给诸位送行。当年我率湘军将士背井离乡，为朝廷效命，长途跋涉，兵饷两缺，却能屡屡克敌制胜，不仅凭忠勇二字，更赖各营各哨呼吸相顾，赴火同行，蹈汤同往。胜则举杯酒以让功，败则出死力以相救。俗话说，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我湘军子弟当之无愧。湘淮本是一家，望淮军将士也能情同手足，并肩杀敌。如此，则发匪纵有万万之众，在我湘淮健儿面前，也不过是乌合之众，定如摧枯拉朽，指日可破。”

“摧枯拉朽，指日可破！”淮军将士齐声高呼。

安庆码头，三艘轮船靠在岸边，韩正国的亲兵营八百人乘一船，周良才部五百人乘一船，程学启部一千三百人乘一船。

“恩师请回，江边风大，学生不敢久劳恩师。”李鸿章恭敬地给曾国藩施礼。

“少荃啊，你这一走就像闺女出嫁，我要看着你走，快些上船吧。”曾国藩有些感慨。

汽笛长鸣，轮船启行。船上船下，摇手告别。淮军统帅李鸿章时年不足四十，迎风站在船首，气宇轩昂，风度儒雅，紧闭的嘴角和微突的颧骨透出冷静和坚毅。

轮船与从前所乘木船感觉根本不一样，平稳得有时候都感觉不到船在动。因为怕被太平军发现，所以登船后营哨什长都奉命严格看管所部人员，一律不准喧哗，更不准到甲板上去。韩正国则亲自在船舱入口处，拖了把椅子坐在那里，一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架势。大家都是提着命去上海，所以都很规矩，连大声咳嗽也不敢。

李鸿章的住处比较宽绰干净，有床，有桌，最奇妙的是两个粗壮椅子，坐上去人就陷下去，很软，人站起来就复又弹起。洋行的通事告诉他，说洋人管这种椅子叫沙发。洋人对李鸿章十分客气，船长还亲自邀请李鸿章到驾驶室去参观，向他介绍各种仪表的功能。船长又在甲板上让人摆上一张小桌子，请李鸿章喝咖啡。因为担心被太平军发现，所以李鸿章不能穿官服，而是换上了一身通事的西装，紧紧地裹在身上，很不舒服。所以李鸿章一走下甲板就连忙换掉了，再也不穿。这是他第一次近距离接触洋人，第一感觉就是洋人也是人，并没想象的那样凶神恶煞，处处找茬，而是十分友好。

越接近金陵，太平军也就越多，到处旗帜飘扬，两岸堡垒密布，还有黑洞洞的炮口。太平军群相观望，指指点点。李鸿章穿上一身洋行学徒的衣服，站在甲板上观察两岸。在九伏洲附近，突然有一只木船向江心开来，摇着小旗喊话。李鸿章紧张得不得了，洋行通事劝道：“大人不必惊慌，他们十有八九是要买东西。”

洋轮慢了下来，那木船靠近了问道：“有没有治红伤的药，我们有位王爷受伤，急需红伤药。价钱无论，只要有药就行。”

大副让通事警告小船上的人道：“你们这样做太危险，如果小船被撞翻了，责任谁负？”

“实在没有办法，我们要救王爷的命。”小船上的太平军倒是十分客气。

双方谈好价钱，船上先用绳子把银子拉上来，然后再把消炎类的药物吊下去。

下面又提出买支手铳。所谓手铳，就是洋人的手枪。通事报了个很高的价格，但下面的人连价也没还就同意了。

通事向李鸿章解释，轮船只要一靠码头，就有太平军来买东西，粮食、药品、火枪、弹药，五花八门，什么都有。今天他们到江中拦截，

说明确实急用，如果不理睬他们，反而会惹来麻烦。

“这船是洋人的，我不过是客，你看怎么合适怎么办，但千万不能让长毛上船。”李鸿章只强调了一点。

通事笑道：“这个自然，大家都有不成文的约定，长毛一般不上船的。”

李鸿章虚惊一场。此后轮船一路顺江而下，没遇到任何麻烦，三天后就到达了上海。

首批准军到达上海，码头上以布政使吴煦带头的江苏官员、驻军统领及士绅前来迎接，外加看热闹的百姓，足有几百人。在籍户部主事钱鼎铭因为与李鸿章已很熟悉，所以就由他一一代为介绍。

淮军勇丁从船上鱼贯而出，上海人都大失所望，他们花巨资请来的援军怎么是这副样子？头上包着一块布帕，身上穿的是土布缝制的号衣，胸前有个圆圈，写着个淮字，后背也有个圈，写个勇字，仿佛是瞄准的靶心；下身是大脚肥裤，脚上则是草鞋。人人都背着油纸伞和大蒲扇，武器更是不像样，除少数破旧抬枪外，大多是刀矛弓弩。因为在船舱内待得太久的缘故，大家脸色泛青，眼睛也不灵光，身上的气味更是难闻。满嘴里说的是合肥土话，一句也听不懂。

官员们心里鄙夷不说出来，但看热闹的百姓则没那么多顾虑，有什么说什么：“阿拉今朝算是开眼了，这哪个是军队，分明是土佬巴子。”好在上海话在合肥人听来就像鸟语，又快又柔，根本听不懂。

李鸿章率军前往南汇军营，一支列伍整齐的军队迎头向淮军走来，好像专门要与他这支叫花子队过不去。钱鼎铭指点着说道：“李大人，这就是洋枪队。由上海中外会防局发起，雇请洋人任指挥，士兵有洋人也有华人，统领是美国人华尔，作战勇敢，屡获大捷，被抚台大人命名为‘常胜军’。”

李鸿章仔细打量这支部队，确实非比寻常，军服笔挺，皮鞋锃亮，肩上扛的是一色的洋枪。洋枪队显然是为了炫耀，军官叽里咕噜一通，立即变换了队形，平端着枪，踢着正步；一会儿又把枪扛在肩上，跑起步来，嘴里还喊着号子，步伐整齐，脚脚踏在点上。

淮军将士们望着人家的服装武器，羡慕得瞪着大眼。

李鸿章心里也为之震撼，但他心中十分清楚，淮军初到上海，他作为主帅，尤其不能露怯，于是对将士们说道：“军队贵能打仗，外表有什么好比的？传我将令，所有兵弁人等未经许可不可出营，各营严加训练，贼娘的，好好搞搞，打一个胜仗让洋人和上海人瞧瞧，不能丢咱安徽人的脸！”

安庆的十三营淮军，前后分五批全靠轮船运到了上海，除了十几人被闷得晕过去外，几乎没损失一兵一卒，这实在是一个天大奇迹。接近万人的千里大转运，竟然完全靠轮船运到，这实在是前无古人，而且这一令人不敢相信的奇迹竟是在洋人的帮助下完成的，更是令李鸿章感慨万千。

第七章 结交洋将受冷遇 大战将至筹饷难

李鸿章的住处就在城外徽州会馆，一切安顿就绪，第二天他就去拜访江苏巡抚薛焕。薛焕，字觐堂，四川宜宾人，时年四十七岁，留一把胡须，这使得他看上去比实际年龄更长。再加上他目光冷淡，初次见面就让李鸿章有些窝火。不过想起临别时曾国藩所赠“深沉”二字，李鸿章也就故作麻木，依然恭敬有加。

薛焕是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举人，选授江苏金山县知县。太平军起事后，他因为在金山办团练而得到钦差大臣、江南大营统帅向荣赏识，入幕赞襄军事。而后任松江知府、苏州知府、苏松粮储道、苏松太道、江苏按察使、江宁布政使，仕途一路顺风顺水。咸丰九年，英法联合舰队准备武装闯过天津进京换约，有个御史上疏称赞薛焕“有胆略，任上海道时，洋人畏服。请特召来京，交科尔沁亲王僧格林沁相时委用”，薛焕因此得以到天津协助僧格林沁布防。大沽炮台一役清军击沉英舰四艘，击伤多艘，重伤英军司令何伯，迫使英国舰队不得不竖起白旗狼狈撤走。薛焕因此得到僧格林沁赏识，上折保奏他署钦差大臣办理五口通商事宜。咸丰十年因为太平军踏破江南大营，占领苏、常等地，江苏巡抚徐有壬战死，两江总督何桂清避居上海被革职，薛焕以知兵、知洋而出任江苏巡抚兼署理两江总督。

“当初我任苏抚，那是受命于危难之中，兵无可集，将无可选，唯张空名号召上海士绅，合力拒贼。”薛焕对自己能保住上海颇为得意，一再向李鸿章表功。李鸿章嘴上应着，心里却在想，既然你能保得住上海，上海士绅怎么会花巨资请淮军入沪？

薛焕最得意的是组建了洋枪队。那时候上海的官军几乎都是从战场上溃败下来的，已经被长毛吓破了胆子，根本指望不上。英法在上海有驻军，但不会听他的指挥。吴煦和苏松粮道杨坊提了个不错的想法，就是凑钱雇请一个叫华尔的美国人训练一支洋枪队来帮着守上海。作战指挥和装备，一切都仿照洋人。华尔十六岁就开始闯荡世界，在墨西哥和法兰西投过军，而且还打过仗。二十七岁的时候，他到中国来了，先是在美国长江航线的汽船上混，后又到清军水师炮船“孔子”号当大副。吴煦当过上海海防同知，经常与英法洋人打交道；杨坊是洋人公司买办出身，也与洋人熟悉，两人听华尔讲他的经历，简直是身经百战的常胜将军，所以就极力向薛焕推荐。薛焕也是苦于无人防守上海，立即答应这一要求，并上奏折请求允准。因为上海危在旦夕，朝廷就同意了薛焕组建洋枪队的要求。洋枪队果然争气，在上海保卫战中五战五捷，薛焕再次奏请清廷批准，赐华尔四品顶戴，并将洋枪队更名为“常胜军”。这样，华尔正式成为朝廷命官，而洋枪队也嬗变为朝廷正规军。

李鸿章第一次听了洋枪队的来龙去脉，也不得不佩服薛焕借洋人力量保卫上海是一招好棋。他已经见识过洋枪队的装备，所以也大为赞赏，然后话题一转道：“抚台大人，我路遇洋枪队，见他们人人都肩扛洋

枪，私下揣度，洋枪队屡获大捷，被抚台大人赞为‘常胜军’，恐怕与他们装备精良不无关系。反观我淮军，则太过寒酸。上海洋商云集，不知可否向洋人购些快枪，每营一百条或更少也可，先让兵弁熟习洋枪操作之法，将来次第增购，必能战力大增。我乘轮来沪，一路之上见洪贼沿江连营、深沟高垒，上海深陷贼匪重围之中，购置洋枪洋炮实在是第一要务。”

薛焕听李鸿章要为淮军购置枪炮，立即警惕起来。他需要淮军壮大上海的防守力量，但又不愿淮军压过他的势头，而且购买洋枪又需要一大笔银子。他决定彻底打掉李鸿章的念头：“少荃此话谬矣。常胜军连战连捷，并非得力于枪炮，而是训练扎实。要论洋枪洋炮，李秀成的长毛也配备不少，但因为不能好好训练，所以并不能发挥作用。而洋人操练，全用洋语，华人根本听不懂。”

“我倒是听说，洋枪队中士兵以华人居多，只有军官是洋人，他们不是一样指挥裕如？”李鸿章对此话颇为不信。

“起作用的关键是洋人，华人士兵全凭看洋人样子照葫芦画瓢。想用洋枪装备兵勇后就能战无不胜，那是不切实际的想法，这也是为什么上海防军也没有配备洋枪的原因。”薛焕绞尽脑汁找借口，“其二，实在没有银子去买洋枪。洋人奇货可居，一条洋枪动辄要价上百两银子。上海虽算富庶，但要还英法赔款，要支付洋枪队、防兵及淮军粮饷，还要接济安庆曾大帅和镇江冯军门，已是捉襟见肘，要想再拿出银子买洋枪，实在难办得很，至少目前是如此。所以我认为，你当前应当加紧训练淮勇，尽快辅助官军把上海周边的长毛赶走。”

这最后一句话尤其让李鸿章不高兴，难道他的淮军还不算官军吗？而且还是辅助你来打长毛。要是辅助，我在安庆辅助老师不比你强之百倍？他不再打算与薛焕谈买洋枪的事，便顺口说道：“抚台说得是，俗话说不当家不知柴米贵。不过，学习一下洋人的操练也是可以的。我看洋人操练颇为整齐，大人可否介绍几个洋人到营中教练兵弁？”

“华夷有别，我堂堂一省巡抚，从来不轻见洋人。你也要自重身份，对洋人也不要太过亲密。洋人可用之，而不可亲之，更不可敬之。”薛焕闻言，一脸不悦。

薛焕果然是个水泼不进，针扎不进的顽固官僚。李鸿章什么收获也没有，他告辞出门，一肚子的火气回到军营，立即着人找钱鼎铭来见。钱鼎铭一到，他劈头就问：“调甫，我到上海两眼一抹黑，你对上海很熟，咱们又脾气相投，我请你入宾师之席如何？”

所谓入宾师之席，就是请钱鼎铭当他的幕府师爷。这几年入幕府筹划军事，已经成为晋身的捷径，钱鼎铭早有此意，无奈薛焕前程堪忧，而他与曾国藩又只有一面之缘。李鸿章虽然客居上海，但以钱鼎铭的精明，他早已看出李鸿章必定要替代薛焕。曾国藩所派出独当一面的将

领，陆续都当了地方大吏，水师统领彭玉麟是安徽巡抚（后来彭玉麟坚辞未受），进军浙江的左宗棠是浙江巡抚，防守湖北东大门的李续宜是湖北巡抚，李鸿章的淮军到上海来，将来主政江苏，是再清楚不过的事。以李鸿章的性格，比之曾国藩更通情达变，比之薛焕更易于结交，因此他很痛快地答应了：“那是求之不得，只是不知大人安排我做什么，能不能担当得起，别误了大人的大事。”

“你就先入我的营务处参与军机，筹措粮饷，需要依仗处太多。你放心，我李某人绝对不会埋没了你的功劳，如果机缘凑巧，将来我能主持地方，一定极力保荐，帮你弄个府、道的顶戴，都不是难事。”

钱鼎铭心里高兴，嘴上却道：“入大人幕府，是图与大人脾气相投，合起手来成就一番事业，至于名利，生不带来，死不带去，我断不敢向大人计较。”

“大丈夫生于世间，不重名利还有何意思？天下熙熙皆为利来，世间攘攘皆为名往。非名利，无以鼓舞俊杰；我无名利于人，谁肯助我？董仲舒要人交往‘正其谊不谋其利’，这话就有些唱高调了。当然，我的意思并非要大家做名利之徒，更非唯利是图，而是说有功就当酬，正当的利就大大方方地获得。这一点，洋人比我们痛快得多。”

“我非常赞同大人的高论。”

“你与吴藩台和杨观察关系如何？我想见见洋枪队的华尔。”李鸿章转入正题。

钱鼎铭知道这事有些不好办，他斟酌着说道：“江苏官场对洋人有两种截然相反的态度。一种是抚台薛大人，对洋人敬而远之，一概不见；一类是藩台吴大人和粮道杨大人，他们甘为洋人驱使，在洋人面前低三下四。杨观察还把女儿嫁给了华尔，就是要借洋人的势力左右上海，而且还千方百计阻挠他人与洋人接近。大人可写封信，我去找杨观察试试。”

李鸿章又道：“华尔或者其他洋人都可以，我只是想了解一些洋人操练和枪炮的事情。”

晚饭时钱鼎铭又到军营来了，说杨坊一口答应，明天洋人自会上门。

第二天，李鸿章早早做好准备，听到亲兵报“洋人求见”后，他郑重地再次整整衣冠。他对此会面非常重视，并深怀热望。

那位洋人进来了，毕恭毕敬向李鸿章鞠了一躬，操着拗口的汉语说道：“我是大英帝国第99联队上尉军医马格里，特来拜访李大人。”

“上尉是什么衔？”李鸿章低声问钱鼎铭。

“大约相当于哨官。”钱鼎铭小声回道。

李鸿章原本盼望洋枪队的统领华尔能来，再不济副统领也成，没想到他等来的却是一个小小的哨官。在他大营里，哨官根本连他的门也进不来，不用说接见！他的火腾地就蹿起来了，心中暗骂：贼娘的杨坊，你竟然耍老子。但洋人哨官已经站在面前，他再有火也不能发到人家身上。他请马格里坐下后问：“马格里先生，我们中国有句老话叫旁观者清，不知你看了我的军营后有何见教？”

马格里回道：“李大人，如果大人觉得我的名字不好记，可叫我的中国名字。我为自己取了个中国名字，叫清臣，意思是忠于大清的臣子。”

李鸿章笑了笑道：“你的英文名字也好记得很。我有点不明白，现在你是在英国军队还是在洋枪队？”

马格里本是英国驻中国海军舰队的士兵，不过他羡慕洋枪队军饷高，所以就想去洋枪队。他与舰队司令何伯是老乡，就把自己的想法直言相告。何伯也希望能够对洋枪队的行迹有所了解，因此答应了马格里的要求，而且还保留他在英军中的编制和军饷，算是派入洋枪队的眼线。当然，这个情况只有少数几个人知道。所以他对李鸿章说：“回李大人的话，我从前是英军舰队的军医，现在已经加入洋枪队。”

“你在舰队待过，如今又进了洋枪队，依你看，大清的军队最大的毛病在哪里？”问出这话，李鸿章觉得实在没面子，他堂堂淮军统帅，竟向一个军医请教华洋军队的区别，真是牛刀杀鸡。

“李大人，我进军营的时候看到了你的士兵。他们的勇敢我不敢怀疑，但他们的武器太差了。据我所知，太平军已大量使用枪炮，特别是围攻上海的李秀成，他的部队火枪不下五千条。因此，我建议李大人要快快给您的士兵购买先进的枪炮，只有这样，才能好好保护他们的生命。”

马格里的这番话与李鸿章不谋而合，竟然有一种他乡遇故知的感觉，所以他急切地问道：“那在哪里能买到洋枪洋炮？”

“我一时也说不出个准确的地方来，不过，洋枪队的华尔将军应该有办法。另外，在广州、香港码头都应该能买得到。”

广州、香港那是远水不解近渴，华尔能搞到洋枪倒是个好消息。杨坊不愿他见到华尔，通过这个军医也许有办法。李鸿章心里一转念又问：“马格里先生与华尔将军熟吗？不知华尔将军何时有空，请你转告他，我愿意与他见一面。”

马格里回道：“我与华尔将军不是很熟，但与他的副官关系不错，我一定把大人的话转到。”

第二天，马格里跟着钱鼎铭来见李鸿章。一路上钱鼎铭都在劝马格里，让他随便编个理由，不要实话实说。马格里却是一根筋：“华尔将军就是这样说的，而且让我把话传到，我怎能改变将军的决定？”

“你真是一根筋，华尔将军的话会让李大人不高兴。”

马格里反驳道：“高兴不高兴那是李大人的事，我只是传华尔将军的话。你们的孔子不是教导要讲诚信吗？怎么能撒谎？”

钱鼎铭知道没法与洋人说清楚，硬着头皮带他来见李鸿章。

李鸿章很客气，笑咪咪地问道：“马格里先生，见到华尔将军了吗？”

马格里回道：“见到华尔将军了，他让我转告李大人，等李大人的淮军打了胜仗，他再来祝贺。华尔将军还问，大人的士兵真的能打长毛吗？”

李鸿章一听这话，气得脑袋嗡嗡响，他淡淡一笑，故作轻松地说道：“华尔将军是被大清宠坏了，自以为是军中骄子。你告诉他，淮军会打个大胜仗让他瞧瞧的。”

送走马格里，李鸿章对钱鼎铭道：“贼娘的，洋人狗眼看人低！调甫，我来上海前老师曾教导我，要以练兵学战为第一要务，真是一点不假。如果不打一个胜仗，洋人根本不把淮军放在眼里。你要多下点心思，帮我抓好营务，一是军纪要好，二是要好好训练。湘军营规军纪都是现成的，严格遵照执行便是。至于训练，我老师的湘军最看重的是站墙头，就是每到一地扎营，务必挖壕沟，建营墙，就是老师说的步步为营。登高、跳远、攀墙，这些基本功夫一定不能放松。”

淮军能不能打仗，上海士绅都无从得知，但淮军军纪好，则是有目共睹。第一条就是没人吸鸦片！这实在罕见，因为上海无论官军还是团练，大部分兵丁训练或上阵前先要过足瘾，不然打呵欠流鼻涕，哪里还谈得上打仗？淮军都没这毛病，一看气色就知道。第二是不赌博，第三是不扰民，几乎天天困在营中，难得上街闲逛。更堪称一景的是，这帮大裤脚淮军士兵，每天早上都要用上海市民听不懂的“合肥老母鸡”话齐声唱《爱民歌》：

三军个个仔细听，行军先要爱百姓，

贼匪害了百姓们，全靠官兵来救生。

第一扎营不贪懒，莫走人家取门板，

莫拆民家搬砖石，莫踹禾苗坏田产，

莫打民间鸭和鸡，莫借民间锅和碗。

第二行路要端详，夜夜总要支帐房，

莫进城市进铺店，莫向乡间借村庄，

无钱莫扯道边菜，无钱莫吃便宜茶，

更有一句紧要书，切莫掳人当长夫。

第三号令要声明，兵勇不许乱出营，

走出营来就学坏，总是百姓来受害，

或走大家讹钱文，或走小家调妇人。

爱民之军处处喜，扰民之军处处嫌，

军士与民如一家，切记不可欺负他。

听是听不懂，但抄了来看不就懂了吗？淮军的《爱民歌》一传，在上海获得了很好的名声。遇到扰民的官军，百姓商家就气愤地斥责：“你们也学学那些叫花子兵。”

英法联军决定与官军一起对上海周围的太平军进行会剿，而且提出新到的淮军也要派两千人参战。薛焕把英法的要求告诉李鸿章，并邀请他观战。李鸿章说观战可以，但淮军绝不参战。因为淮军训练时间太短，上战场是白白送命。几天前曾国藩还写信给他，说：“羽毛不丰，不可高飞，训练不精，岂可征战？纵或中旨诘责，阁下可以鄙处坚囑不令出仗。两三月后，各营队伍极整，营官跃跃欲试，然后出队痛打几仗。”李鸿章有了这个挡箭牌，薛焕拿他没办法，上海人和洋人这回都领教了他的固执。

这次中外军队要进攻的是嘉定县城，英陆军一千五百人，水兵三百多人，法军九百余人，洋枪队一千人，携带三十门大炮，薛焕派出五千官军参战。数路人马两天后到达嘉定城外，从县城南、西、东三个门进行围攻，单留北门外设下伏兵。英法军队和洋枪队攻城与从前李鸿章所见攻城大不相同，他们一上来并不派人进攻，而是三十门大炮同时向三个城门进行轰击。炮声非常震撼，城墙被炸出一个个豁口。太平军武器简陋，根本没有城防大炮，只有缩头挨炸的份。眼看着城墙被炸得七零八落，守城的太平军一片片倒下，就慌忙撤离了城墙。洋炮又集中轰炸城门，大木门被炸得碎成木屑。这样轰击了足有半个时辰后，三路大军同时发起进攻，一直冲进城去。英法军队和洋枪队几乎人手一条洋枪，响声不断，太平军像被割倒的庄稼成片倒下。太平军冲出北门逃走，又被城北埋伏的五千官军截杀。前后不到两个时辰，官军便占领了嘉定县城，战后清点太平军尸体，竟有两千多具。

这一仗令李鸿章大为震惊，他知道洋人枪炮厉害，但没想到威力竟然如此巨大。当初僧格林沁一万多人没有挡住几千人的英法联军，大家都责备八旗绿营不顶用，经此一战他才知道，面对如此锐利的枪炮，蒙古铁骑也只有送死的份。他在心里想：我不能让兄弟送死，淮军要赶紧换上洋枪洋炮，不然战斗力根本无法与洋枪队和英法军队相比。

回到行辕，李鸿章立即着人找来钱鼎铭，第一句话就是：“调甫，淮军必须换上洋枪洋炮，你得帮我想办法。其他的事情可以缓缓，这件事情耽搁不得。”

钱鼎铭道：“从前我没留心这事，估计洋行会有办法。杨观察和华尔肯定有办法，不然他常胜军的洋枪哪里来？只是他们好像不太想帮忙。”

“离了张屠夫，照样不吃带毛猪。贼娘的，想想别的办法，你上海地地熟，只要上心打听，总会有办法的。”

“对了大人，咱们粮台上好像有个冯竹如，是曾大帅推荐给您的。我记得他好像曾经去过广州，给曾九帅买过洋枪。”钱鼎铭突然想起一个人来。

“竟然还有这么个人，那你辛苦一趟，务必把人找来。我大哥已经去了广东办厘捐，如果这个人顶用，可派他直接去广东一趟。”李鸿章两眼炯炯放光。

李鸿章的大哥李瀚章，文笔没有李鸿章犀利，脑筋没有李鸿章快，但他有一样优点，就是办事仔细极有耐心，而且精于算账，人又忠诚，因此深得曾国藩厚爱，一直托他办理粮台。去年已经被保了督粮道的顶戴，让他到广东专办厘卡，也就是在冲要之地设卡收税，给湘军筹措军饷。如果让人带李鸿章的亲笔信去请大哥帮忙买洋枪，应该是可行之策。

过了半个多时辰，钱鼎铭带着人来了。李鸿章大声道：“竹如，我知道你原来曾经去广州给九帅买洋枪洋炮，这可真是雪中送炭。”

“可惜那次差使没办好。”

冯焄光，字竹如，是广东南海人，比李鸿章年轻八岁。他科举不顺，又无太大兴趣，而是一心钻研中外地理、算学、制船、制炮之法。后被人推荐入了曾国藩幕府，曾国藩知道他懂枪炮，就派他去广东买洋枪洋炮和望远镜。结果在广东，他被当地官员百般刁难，迟迟不能运至湘军大营，曾国藩一气之下不再装备洋枪，让冯焄光打道回江西，安排他在行营粮台。冯焄光深以购枪失败为耻，所谓“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所以对李鸿章所托之事有些不敢答应。

李鸿章鼓励他道：“此一时彼一时，如今我哥在广东，你奔着他去，一切麻烦由他料理，你只管给我买到枪，并运过来。就是千难万险，也

要死马当活马医，洋枪这事，实在一刻也拖不得。”

冯焄光见李鸿章如此看重洋枪洋炮，也的确如他所说今非昔比，自己去广州一趟能把洋枪办回来，就能一雪前耻，所以心就动了：“那我就试试。不过要从广东运过来，走陆路是行不通了，因为浙江都被长毛占了。走水路，搭洋人轮船又快又保险，只是太贵。雇咱们的木船，太慢，而且在海上翻掉也是常有的事。”

“就走水路，坐洋人轮船。这件事，最重要的就是一个快字。”李鸿章很干脆。

冯焄光又问道：“大人预备买多少支？带多少银子？”

“怎么也得三四千支。粮台有多少现银全带上，不够的，让我哥先想办法。”

这时钱鼎铭插话道：“带现银太麻烦，现在上海有好几家钱庄，另外还有洋人银行，他们上海、广州都有分号，从这边拿上银票，那边取银子就是。”

“大清的银庄，最好的是哪号？”李鸿章又问。

“胡雪岩的阜康银庄最好，去年底广州好像就开了分号。”

“好，那就从阜康走银票。至于带多少帮手，竹如你自己看着办。”随后，李鸿章又对钱鼎铭说，“还有，此事不能全指着广州，调甫还要想想办法，先从上海购几百条洋枪也行。”

交代完购买洋枪的事，李鸿章让钱鼎铭找条洋枪来，他要看一下洋枪和淮军的小枪有何不同。这件事倒不太难，下午钱鼎铭就带着马格里来了，他身后就背着一支崭新的洋枪。

李鸿章让人拿来一条淮军的小枪，各打三枪看看差别在哪里。淮军的小枪，叫火绳枪，使用的时候，先把黑火药从枪管口装进去，然后再用铁条把铅弹捅进去。枪管后端有一个圆孔，一条火药捻子从这里接进去，点燃捻子后把枪管里的黑火药引燃，把铅弹打出去。这种枪用起来麻烦很多，往枪管里灌药粉的时候，如果有风，便被刮走；如果下雨，便会潮湿不能用。放枪的时候，因为一只手要点燃药捻子，就只能一手托枪，有时候药捻燃得太快，没等瞄准枪就响了，或者等你点着了火绳，目标已经移动，未待重新瞄准枪就响了，等于放了空枪，所以精准度根本谈不上。

马格里带来的洋枪，叫火帽枪。道理和火绳枪相似，也要从枪管前面装入火药，再装入弹丸。区别在于，火帽枪的火药提前都装在一支支铜管里，用时摘掉前面的盖子，铜管对枪管，一粒也浪费不了。更大的区别在枪的后端，火绳枪装药捻子的圆孔位置，火帽枪则有一个锥形的

引火嘴，嘴上扣置铜火帽，扣动扳机，一个鸟头形打火锤在簧力的作用下叩击铜火帽，点燃发射药，砰的一声，弹丸就打出去了。与火绳枪相比，不用手忙脚乱地点药捻子，只需把发火铜帽扣上就是。而且什么时候瞄好了，随时可扣扳机，不像火绳枪，点着了却找不到人了，精准度自然高了许多倍。因为不用药捻，就不用担心受潮点不着的问题。

两种枪比试，洋枪打完三枪，火绳枪才打了一枪。同样距离，马格里三枪都打中了靶子，而火绳枪只有一枪勉强打中靶边。

“差别显而易见，淮军非丢掉刀矛小枪换成洋枪不可。”李鸿章爱不释手地玩弄着洋枪，“马格里先生，我弄不明白，这个铜帽为什么能够代替药捻？”

马格里解释道：“这个铜帽里有一种特殊的材料，叫雷汞，一被重击，就会燃烧，就把火药引着了。”

“所有机括，都在这个铜帽上。”李鸿章点了点头。

李鸿章派人在上海买洋枪的事，很快就传到杨坊的耳朵里。他是买办出身，与洋行很熟。上海洋枪队所配备洋枪，一直是他与吴煦经手，里面分成自然不少，所以他最不愿再有别人插手。他的办法是发动一切关系，关照能弄到洋枪的方面，一定不要把枪卖给淮军，如果要卖给淮军，以后洋枪队的买卖就别想做了。如果实在应付不过去，必须把价抬得高高的。洋枪队是个大财神，商人们自然轻易不敢得罪，所以无不答应。然后杨坊去找吴煦，让他去与薛抚台打声招呼，也要想办法阻止。

薛焕望着吴煦道：“淮军要买洋枪，为什么不可以？洋枪队能买，淮军当然也可以买。可是有一条，吴老哥，你有银子开销给淮军吗？有，你开销就是，如果没有，那也怪不得你。”这话再明白不过，就是拿银子卡住淮军买洋枪的念头。

“这位李大人不是善茬。”吴煦与薛焕的关系，那是非比寻常，所以话可以直说，“如果他在上海，苏省官员都没有好日子过。大家都愿跟着抚台大人您，都不愿改换门庭，去看他人的脸色。”

“天要下雨，娘要嫁人，有什么办法？听说淮军刻印了营规营制，还天天哇哇啦啦唱《爱民歌》。”

“李某人志向不小，现在就一门心思收买人心，并非只帮上海守城那么简单。不过他也不要太张狂，江苏也不是颗软柿子，他想怎么捏就怎么捏。抚台大人苦心经营的一番局面，凭什么让他来白捡桃子。大人不说话，我们却看不下去，必须让姓李的卷铺盖滚蛋。”吴煦一边比划一边出谋划策，“要让他滚，其实也很简单，他打一场败仗，不用我们说话，上海的士绅商户就都反了天，花了几十万银子，换来一帮白吃干饭的叫花子算怎么回事？那时候，上海恐怕就没他立足之地了。”

“刚才才是哪里打炮，把我耳朵震得嗡了一声。”薛焕故作什么也没听见。

刚才没有打炮，吴煦明白薛焕该说的话已经说完，但他的主意不能不当面说清，不然将来有麻烦要自己全兜，何苦来哉？所以他直白地说道：“带兵最怕的是闹饷，一闹饷，不要说打仗，杀营官的事都有胆子干。”

“桃花早就败了吧？”薛焕突然问。

吴煦不接这驴唇不对马嘴的话茬，正所谓心有灵犀，漂亮地一甩马蹄袖，拱手道：“下官告辞。”

“送客。”薛焕端茶碰了碰嘴唇。

门外仆役一迭声地高呼：“抚台大人送客喽！”

诸事纷繁，李鸿章几乎无片刻闲暇，用他的话说是“自处营中，自朝至夜，手不停批，口不息办，心不辍息”，所以与外人通信几乎断绝。唯有曾国藩那里，几乎是数天就有一封信，随时报告他治军及联络地方的情况。曾国藩几乎每信必复，向李鸿章传授为将之道、驭人之道、对付洋人之法，大有传授衣钵之意。他认为不妥当的做法和想法，都及时劝解。

比如李鸿章住在城南徽州会馆，曾国藩就不赞同，他复信劝诫：“阁下初当大任，宜学胡文忠初任鄂抚，左季高初任浙抚规模，从学习战事，身先士卒下手，不宜从牢笼将领，敷衍浮文处下手。一年之内，阁下与各营官必须形影不离，卧薪尝胆，朝夕告诫，俾淮勇皆成劲旅，皆有声誉，方可使合肥健儿慕义归正，将来可将淮勇以平捻而定中原。阁下若与各营离开，则淮勇万不能有成。”

面对曾国藩的教导和批评，李鸿章无不虚心就教，立即将行营设到城外淮军驻地。

不过曾国藩对洋枪洋炮的态度，李鸿章则是无论如何也不能赞同。李鸿章在嘉定观战后，被洋枪洋炮的威力所震撼，立即给曾国藩写信：“连日由南翔进嘉定，洋兵数千，枪炮并发，所当者靡。其落地开花炸弹，真神技也。洋人大炮之精纯，子药之精巧，器械之鲜明，队伍之雄整，实非中国之所能及。李秀成部洋枪最多，欲剿此贼，非改小枪队为洋枪队不可。再持此以剿他贼，亦战必胜攻必取也。学生正设法购置，以充各营。若驻上海久而不能资取洋人长技，咎悔多矣。九帅正围金陵，宜多购洋枪洋炮，可收事半功倍之效。”

然而曾国藩对洋枪却不以为然，回信道：“用兵在人不在器，余不信洋枪洋药为胜敌之利器也。洋枪、洋药总以少用为是，凡兵勇须有宁拙勿巧、宁故勿新之意，而后可以持久。”

李鸿章对曾国藩的这番见解也不能接受，又复信道：“学生岂敢崇信邪教，求利益于我。唯深以中国军器远逊于外洋为耻，日戒将士虚心忍辱，学得西人一二秘法，期有增益而能战之。”

李鸿章不管曾国藩的告诫，一再催促钱鼎铭务必尽快弄一批洋枪。钱鼎铭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分三批也只弄到了一百多条洋枪，每条大约花了六十多两银子。花银子多少李鸿章倒不太在意，关键是这么百把条枪根本不起作用。令他惊喜的是，冯燐光到广东购买洋枪洋炮的事情很顺利，买到了两千条，还有两门攻城火炮。一解到上海后，他立即命令装备到营中。没有想到的是，大多数将领对洋枪竟然不感兴趣。他们的理由，一是觉得打仗主要要靠勇猛拼杀，弄这些洋玩意，让大家有了取巧的心思，反而没有了战斗力，第二个理由他们都没明说，但李鸿章却心如明镜，众位将领是担心装备了洋枪，如果战败了连推脱的理由也没有。稍微积极点的是程学启和刘铭传，于是李鸿章把所有洋枪都配备给铭字营和开字营。又托马格里想办法，高薪聘请了五个洋人到铭字营和开字营去当教练。

李鸿章想等训练上一个多月，洋枪必能使用熟练，那时上阵应该较有把握。可才练了十几天，他的淮军就不得不上阵了。

英法军队、洋枪队和官军对上海周边的军事行动本来非常顺利。嘉定克复后，王家寺、罗家岗、松江、青浦、南桥、柘林等上海周边重镇全部收回，百里之内几乎全是官军的营垒。英法军队和洋枪队更加趾高气扬，因为这一系列战斗淮军并未参加，因此淮军无用的说法开始在上海传播。

安徽人最讲究面子，上海人说淮军无用，将领们都受不了了，纷纷找李鸿章要求参战。李鸿章对淮军的战斗力还不能放心，他劝道：“诸位不要着急，仗有的打。现在咱们跟在洋鬼子和假洋鬼子后面去打仗，胜了功劳是人家的，败了少不得要怪我们拖后腿。咱们沉住气，好好把勇丁训练好，到时候不说以一当十，总比现在连洋枪也打不准要好得多。咱们淮军要打，就利利索索自己打他一仗，是胜是败，是功是过，都由淮军独立承担。你们要争面子，就等到那时候好好搞一仗，贼娘的，咱淮军是不鸣则已，一鸣要震惊上海，让上海的阿拉和洋鬼子都惊得眼珠子掉到地上。”经他这么一说，程学启、刘铭传等人都不再吵吵。

淮军坚持不肯出战，吴煦觉得是个机会，所以亲自到抚院向薛焕建议道：“大人应当主持公义，上折弹劾李某人。”

薛焕见吴煦跑过来却是撺掇他干得罪人的活，遂冷淡地回应道：“弹劾他什么？不训练三个月，绝不允许上阵，这是曾大帅的军令。参劾李某人，不就是参劾曾大帅？你掂量一下，我能参倒曾大帅吗？”

“那当然参不倒。”

“参不倒而白白得罪人，这种事你愿做还是我愿做？”

吴煦不吱声了，便转移了话题：“李秀成好像要亲率大军来攻打上海。这可是大事，谁不知道李秀成是长毛中最能打仗的，而且他的部众洋枪洋炮装备得不少，如果他亲自来，那可真是个大麻烦。”

薛焕听了，长长地叹了口气，不再说什么。

.....

李秀成的确亲自带兵反攻了。此前他的部众进攻上海，他要么在苏州，要么在天京，要么在杭州，反正不在前线，而是把指挥权交给他的部下慕王谭绍光、那王郅永宽还有他的女婿蔡元隆等人。现在接连丢城失地，他总算看清了信奉天父的洋人已不与太平军讲兄弟情谊，于是他亲自到前线率领大军反击。

反攻首先从太仓开始。几天前英法军队和洋枪队向松江、青浦进攻时，薛焕派知府李庆琛带兵五千余人进驻太仓东门外的板桥，伺机进占太仓。李秀成当天晚上到达太仓，次日向清军进攻，未分胜负。下午小雨，官军松懈下来。李秀成亲率太平军抄了官军后路，前后夹击，清军大败，死伤两千余人，知府李庆琛、同知周仕嫌、副将王回安、梁安邦均被击毙，余部逃往吴淞。李秀成遣军追击，缴获不少大炮、洋枪。

随后，李秀成又分军进逼嘉定。嘉定由英法军四百人和清军参将熊兆周据守。那时候英陆军提督士迪佛力、法陆军提督格尔森正率英法军主力在南桥镇，当得知嘉定被围，即率队两行、携炮十三门驰援。李秀成则改变计划，围城打援，在南翔设下埋伏，消灭英法军队四百多人。嘉定守军闻讯，仓皇逃回上海。

李秀成接下来的几仗更是势如破竹，洋枪队在青浦被消灭五百余人，副领队法尔斯德也被俘，法军上将卜罗德被击毙，英军中将何伯负伤。英法军队和洋枪队没想到李秀成如此能战，再也不敢与太平军对阵。淮军因为坚持不肯出战，所以避免了重大损失，将领们对李鸿章的坚持无不心悦诚服。

李秀成调集了六七万人准备向上海进攻。薛焕把李鸿章请到巡抚衙门道：“英法军队和洋枪队损失太大，已无力阻挡长毛，淮军已训练两个多月，应该让大家见识一下贵军的战斗力了。”

“淮军到上海刚刚两个月，其实训练不过一个多月罢了。”李鸿章还是不肯出战。

“够不够两个月都要老兄为上海出力了，因为如今的上海，无人可与淮军比肩。”薛焕是不容置疑的口气。

李鸿章知道这次推脱不了。伸头是一刀，缩头也是一刀，遂咬咬牙道：“好，淮军那就与长毛一搏！只是淮军已经欠饷一个月，战前必须发满饷，不然谁肯为上海卖命？”

“这事你与吴藩台去谈，淮军粮饷的事，是他职责所在。”

李鸿章出了巡抚衙门，直接去了藩台衙门。吴煦比李鸿章大十几岁，个头却矮不少，他仰着脸迎接李鸿章，客气得明显有些见外。

吴煦是浙江钱塘（今杭州市）人，二十几岁时就随其父兄出入钱塘、湖州等二十多个府厅县衙门，学得了衙门办案、理漕、刑讼、交际等手段，圆滑如落进油里的玻璃球。他的仕途也是起自镇压太平军，咸丰五年就做到了海防同知，与英、法领事多有联系。咸丰七年，得到了办理上海捐厘的肥缺，但因涉嫌贪污被撤职并要受查办。善于钻营的吴煦使尽浑身解数，不但蒙混过关而且保留原职。咸丰八年，朝廷以吴煦与洋人关系相洽，而派他充钦差大臣大学士桂良、吏部尚书花沙纳的随员，在上海办理与英、法等国通商事宜，由此受到赏识。然后又联络英法搞会防局，又与杨坊一道筹建了洋枪队。他署理江苏布政使，又兼着海关道，厘捐局也都是他的心腹，上海的财政大权，就是薛焕也无法插手。

“眼见长毛要来进攻上海，薛抚台让我率军迎战。可淮军已经欠饷一个月，要上阵必须发一个月满饷，今天特来请吴藩台支持。”李鸿章一开口就表明了来意。

吴煦为难地推脱道：“都知道我这海关道手里过的银钱无数，随便一挤就能挤出一笔不小的银子来。当初没当上这海关道时我也这么想，可这一上任就发觉不是那么回事。不瞒李大人说，进得多，可支出的更多呀。这英法各八百万两庚申赔款要从我这里出，洋枪队的饷银要从这里出，另外曾大帅的大营也要协饷。”

“这些话抚台大人已对我说过了。可是上阵杀敌，事关上海安危，如果淮军闹起饷来，不要说保上海，能不能出战都说不准。”李鸿章已经有些语带威胁。

“这个月的饷银早就拨去了，怎么会有欠饷的说法？”吴煦有些纳闷。

李鸿章解释道：“淮军用的都是刀矛，与洋枪队没法比。所以我拿了部分饷银去买了洋枪。当初上海士绅乞师的时候，说好兵器粮饷，概由上海支出。”

“话好说不好办，当时也没说要配洋枪洋炮。洋枪洋炮是洋人的玩意，只有洋人才能玩得纯熟，所以要请洋人来组织洋枪队。去安庆乞师的时候，根本就没有购置洋枪的打算。”

“洋枪洋炮也没那么难侍候，我请了几个洋人当教头，淮军已有三营学会使用洋枪。弃刀矛用洋枪，这是淮军乃至官军以后要走的路，只有这样才能剿得了长毛。”

“那都是将来的事，眼下我手头的确没有银子。”吴煦摊摊手表示为难。

“海关和厘捐，大约每月有多少入项？”李鸿章不信。

“这个，我也不太清楚，每个月都不一样，要问具体经手的人。”吴煦一样推托。

“上海万货云集，大人凑几万银子应该不是难事，现在可是上海最危急的关头。”李鸿章心里上火，又不能不客气相求。

“凑几万银子实在太难，有个八千两银子的开销，我先挪给李大人。”

李鸿章的肺快给气炸了。你干脆不给就得了，八千两，那是拿我李鸿章当乞丐打发呢！钱鼎铭也示意他不能接这八千两，李鸿章偏又上了拗脾气，心里直骂：贼娘的，老子早晚有一天叫你知道八千两到底值多少！

出了吴煦的布政使衙门，钱鼎铭埋怨道：“李大人，你不该收这八千两，我敢说，吴煦一个月搂到自己口袋的也不止这个数。”

李鸿章冷笑道：“八千两，很吉利的数字，买洋枪也能买他几百条呢！”

回到行营，李鸿章又有些苦闷，叹道：“这可如何是好，发不全饷银，如何能督促大家上阵杀敌？”

钱鼎铭斟酌道：“还有个办法，就是向洋人银行借。”

“调甫你能借得来？”李鸿章眼睛一亮。

钱鼎铭道：“洋人银行最看重契约和实力，我没有任何抵押物，洋人是不会贷的。不过，我想到了一个人，可以想想办法。”

“谁？”

“分府刘松岩。”

刘松岩就是海防同知刘郇膏，他兼着团练团总，上海士绅捐助团练都经他手。他手里如果有银子，可以先挪借，如果没有，请他出面担保贷款，获准的可能性比较大。

李鸿章一拍桌子道：“倒把松岩给忘了，你立即派人去请。”

刘郇膏是河南太康人，道光二十七年丁未科进士，与李鸿章有同年之谊。丁未会试后，李鸿章留京入翰林院，刘郇膏则以即用知县分发江

苏，署理娄县知县。咸丰三年上海刘丽川率小刀会起事，占领上海县城及周边嘉定、青浦等县。巡抚吉尔杭阿檄召刘郇膏随营进剿，刘郇膏率漕勇三百人，收复嘉定，事后论功，加同知衔，赐花翎，几年戎马，升到了海防同知，并具体经办上海团练。他为人朴实，做事扎实，在上海口碑不错。但他是河南人，因此在上海孤立无援、孤掌难鸣，日子过得并不顺心。李鸿章率淮军到上海后，他的心思就活了起来，如今淮军求到自己头上，他自然是竭尽全力。

“几万两银子我找上海知县还是拿得出的，大人放心就是。不过，这个银子不能全由上海县来拿。”

听刘郇膏如此说，钱鼎铭有些疑惑地问道：“分府何出此言？”

刘郇膏见李鸿章也是一脸狐疑，就解释道：“淮军即将去为上海人拼命，可是连饷银都未发齐，这是哪门子道理？钱主政是当初具名乞师的出头人，当时说的清楚，援沪大军粮饷概由上海承担，怎么把大军请来了，又来这么一出？如果上海真没有银子倒也罢了，实际上海海关加厘捐月入没有四五十万两，三四十万两总是有的，何处挤不出这点儿银子？所以，我偏要出头向上海士绅借上个万儿八千两，让沪上士绅们也都知道淮军的艰难，也让他吴某人睡不着觉的时候，摸着胸口也想一想。”

“松岩，真不愧是同年，真是贴心贴肺，我替淮军弟兄先谢过了。我不管银子哪里来，能给兄弟们发一个月全饷，那就谢天谢地了。”对刘郇膏的这一招，李鸿章深为赞同。由刘郇膏出面说话，比他淮军来诉苦要强得多。

刘郇膏以海防同知的名义，与上海知县一道约请上海士绅商人到县衙议事。众人听说是为即将出战的淮军借饷，无不纷纷解囊。因为周边几乎都被太平军重新占据，上海已是风声鹤唳，而掌握上海财赋大权的吴煦竟如此对待淮军，众人都为淮军鸣不平。所以有不少人表示，借出的银子不要了，算是捐给淮军。

这事在上海闹得沸沸扬扬，薛巡抚自然有所耳闻，所以着人叫吴藩台过府说话。吴煦自然已经知道刘郇膏出头为淮军借银子的事，只恨姓刘的多事。

“吴兄，你这事办得不漂亮，经刘分府这么一闹，把你我都架到火上烤了。如果淮军失利，沪上士绅都把账记到你我的头上。如果淮军胜了，大家会交口称赞，无粮无饷还能打胜仗。”

吴煦有些气愤道：“哪里无粮无饷了，淮军到上海不到三个月，三个月的饷已经拨付，怎么是无粮无饷？”

“这话你和我说不行，现在上海中外人等都知道淮军即将出征，却苦于无饷。上海海关、厘卡月入多少，外人无从知道确数，但大家也会粗

略计算的。我劝你还是拿上几万两银子，立即送到淮军粮台。”薛焕又道。

“那算是借还是拨？”吴煦反问了一句。

“是借是拨我不过问，总之要给淮军送银子。”薛焕补充了一句，“没想到英法军和常胜军会吓破了胆，如今上海唯一指望的就是淮军了。淮军胜了上海得保，淮军若是败了，上海可真有陷落的可能。如果真有那一天，我这个主官不是被长毛杀掉，就是被朝廷要了脑袋，当然还有第三条路可走，就是学徐抚台自杀报国。至于你这署理布政使，走哪条路我就知道了。”

“我这个署理，只能夹在风箱里两头吃气。”薛焕这么一说，吴煦背上直冒冷汗。无论他愿不愿意，眼下只能盼淮军大胜一仗。

第八章 虹桥大捷扬威名 整顿贪墨去政敌

李鸿章让钱鼎铭召集各营哨官到他的行营来商讨战事，因为有七八十人，大帐根本坐不下，所以他把会场搬到了帐外。条案上堆着白花花的银子，把众人的眼睛都晃花了。李鸿章指着银子大声道：“众位兄弟，这是上海人的心意，知道我淮军要出征，纷纷解囊。你们看到的是银子，可在我眼里，这是沉甸甸的一座山。如果我淮军此仗不能大胜，咱们安徽人无颜在上海立足！”

“大帅放心，开字营的兄弟到时候无不拼命！”程学启首先表态。

“我们安徽人没一个孬种，大帅瞧好吧，开字营能拼命，我们是连命也不要了！”张树声、刘铭传等淮军将领也不示弱。

“该拼命的时候当然要拼命。告诉弟兄们，打完了仗，有功的我保你们换顶戴，受伤、阵亡的，双倍恤银！”李鸿章对将领们的表态很满意，“这是我淮军入沪以来的第一仗，这一仗关系着我，也关系着诸位的前程！是荣是辱，是生是死，全在这一仗！丑媳妇要见公婆了，是骡子是马该拉出来遛遛了！”

“大帅吩咐就是，我等到上海来，本就是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的，不管他长毛多少人，咱不怕！”众人大声嚷道。

“好，你们不怕，我也不怕，这一仗我要带着亲兵营亲自上阵！”李鸿章两眼炯炯，真是把生死置之度外的神情。

“这怎么行？大帅是全军的主心骨，哪有到阵前冒险的道理！”亲兵营统领韩正国首先表示反对。

“淮军数千儿郎，什么时候也不能让自己的大帅亲自上阵。”众位统领也都一致反对。

李鸿章双手往下虚压，示意大家不要再争执：“各位兄弟不必再争了，我意已决。我之所以要亲赴前线，就是怕有人到时候贪生怕死。韩统领你听着，到了阵前，你这亲兵营不必专为保护我，关键时候应随我冲到敌前。你再挑五十人的执法队，每人一口大刀，随我站在阵前，有谁敢贪生后退，当场砍下他的脑袋！”

“大帅放心，到时候亲兵营要是怯敌，大帅先砍了我的脑袋！”韩正国立下军令。

“就是这话！”李鸿章指着面前的一帮营哨官，“不要说你们哨官，就是你们这些营官、统领，不管是我的同乡，还是我的老部旧，还是曾大帅手下的老将，有谁后退，我先亲手砍他的头！”

接下来，李鸿章要选派先头部队到新桥镇去扎营迎敌。

程学启抢先道：“论打仗，我营打了不下十几仗，我手下的兄弟也算得上久经战阵，你们谁也别跟我争，我率开字营打前锋。”

滕嗣林、滕嗣武两兄弟的林字营，兵勇是湖南人，而他兄弟俩又是湖北人，真是不湘不准，所以要真正融入淮军，必须更加拼命。两人都表示愿和开字营一道去打前锋，李鸿章也同意了。

开字营和林字营赶到新桥镇立即挖壕筑垒。营垒包括一道外壕，一道内壕，内壕里面用掘壕挖出的土筑墙子，墙高八尺，厚一丈，墙顶上有枪炮眼，居高临下御敌。按淮军的营规，营垒没有筑好，全军不得休息，更不准搦战。两条壕沟刚掘完，墙子才建了一半，李秀成就率军赶到了，把开字营和林字营团团围住。他大概觉得这三营人马已是瓮中之鳖，所以率人继续向西北方向进军，直奔虹桥、徐家汇而来。

虹桥、徐家汇一带，淮军结营八座，交错绵延四五里，营垒后面则是驻扎在洋泾浜的铭字营和韩正国的亲兵营，是全军预备队，随时听从李鸿章的调遣。李鸿章让亲兵搬了把椅子坐在虹桥上，故作镇定。眼见得远处浮尘蔽日，头缠红、黄头巾的太平军像一股大潮浩浩荡荡滚过来。英法军队和洋枪队都在洋泾浜观战，又是打口哨，又是叫嚷，却没有一人前来助阵。他们确信李鸿章的叫花子军队根本不是长毛的对手，他们好奇的是，这支叫花子军队能坚持多久。

上海城外喊杀声震天，太平军数次冲锋未能突破淮军营垒。淮军的壕沟和营墙发挥了重要作用，李鸿章心里踏实多了，指挥更加沉着。太平军冒着淮军的抬枪、火罐、箭镞，搬来竹梯横到壕沟上，又拼命踏着竹梯冲过壕沟；有的则背稻草向壕沟里投，很快也在壕沟上填出一条通道。眼见的有两个营垒被攻破了，淮军抢出后门，争先恐后向虹桥方向溃逃过来。李鸿章恨得牙疼，问韩正国道：“逃回来的是哪个营？”

“是春字营。”韩正国手里紧握长刀，一字一顿地回答。

李鸿章翻身上马：“执法队，随我去拦住张遇春！”

张遇春是李鸿章当年在老家办团练时的老部下，仗着这层关系，他在淮军中颇有些自负，不太把程学启、刘铭传等人放在眼里，人缘有些差。李鸿章心里明镜似的，如果今天任由张遇春溃逃，那其他将领谁还会拼命？他指着张遇春的鼻子直呼其名道：“张遇春，你竟敢临阵脱逃，把他捉过来，砍下他的脑袋！”

张遇春见李鸿章红着眼像要吃人，如此震怒实在从未见过，吓得连忙往回跑，声嘶力竭地喊道：“都跟我冲回去，谁再跑我先宰了他！”

李鸿章横刀跃马，大吼道：“铭字营、亲兵营，跟我冲！”说罢策马奔向太平军。见主帅拼命，淮军声势大震，铭字营、亲兵营，连同败回

来的春字营呐喊着冲向太平军。刘铭传的两营都装备了洋枪，砰砰砰一起打响，太平军被震住了，见淮军龙卷风似的冲过来，转身就跑，后面督战军官也不能阻止。各营垒的淮军也冲出来加入进攻，大家只顾向前猛冲。此时程学启和滕氏兄弟也率军冲出营垒，从南向北猛冲。太平军被两面夹击，军心崩溃，奔路而逃，只有李秀成的亲兵还在拼死力战，无奈兵败如山倒，已不能挽回败局。

曾国藩读到李鸿章的战报时，已经是五天以后。李鸿章在信中说

二十一日伪忠王调著名悍贼伪听王陈炳文及纳王郅姓部众五六万倾巢而来，直扑虹桥营盘。由南而北，自西而东，四面围裹，以洋枪洋炮猛力死扑。将营垒外壕用土草填满，拔去梅花桩，冲突直入，我军则以枪炮回拒。学生思到沪两月未曾痛打一仗，恐为外人所轻，遂于是日未刻亲督春、树、庆、熊、铭各营奋力进剿。排枪一轰，纷纷鸟兽散。追至新桥，程、林各营大队齐出夹剿，杀死挤落水死者实有三千余贼，生擒二百余名，洋枪、抬炮、旗帜、马匹夺获数以千计。据称伪听王阵歿，纳王负伤而遁，各头目死者更多。此极痛快之事，为上海数年军务一吐气也。今日探称，泗泾、松江附近各踞贼全数遁去。有此胜仗，我军可以自立，洋人可以慑威，吾师可稍放心，学生亦敢于学战……

淮军初战告捷，上海转危为安，曾国藩悬着的心总算可以稍稍安定。对这位学生的出色表现，曾国藩非常满意，在回信中大加赞扬：“贤帅亲临督战，奏此奇捷，化险为夷。伟哉！鄙人从军十载，未尝亲临战阵手歼一贼，读来书为之大愧，已尔为之大快，对江天浮一大白也！”

“浮一大白”，意思是用大酒杯喝酒，痛快喝一杯的意思。很少饮酒的曾国藩，以此向学生表明他的兴奋心情。李鸿章这一大捷，来得恰是时候。此前有人参劾薛焕不能胜任地方，朝廷令曾国藩查明复奏。曾国藩给朝廷的复奏是薛焕“偷安一隅，物异滋繁，不堪胜此重任”。这次为李鸿章奏捷的同时，附片保荐李鸿章“劲气内敛，才大心细，既有运筹帷幄之谋，亦有临阵斩敌之勇，若蒙圣恩擢江苏巡抚，上海一隅有望得保，苏常克复有望”。

曾国藩的捷报到京后，两宫皇太后立即召恭亲王进宫。自从去年整掉肃顺等八大臣后，两宫与恭亲王配合得天衣无缝，而且自两宫垂帘以来，诸事都转为顺畅，尤其是江南的军事更是捷报频传，全然没有出现肃顺倒台江南危殆的隐忧。安庆克复了，庐州克复了，桐城克复了，伪英王陈玉成也被俘正法了，曾国荃的湘军已经进逼金陵城外。而如今上海又获此大捷，两宫如何不欣慰？

“老六，曾国藩的这个学生看来还真有些本事。”慈禧把捷报递给恭亲王。

“江南全指着曾国藩了。”慈安对政务向来不太关注，不过江南的大

局还能看得明白，“攻金陵的是他的兄弟，上海大捷的又是他的学生，浙江的左宗棠与他是老乡。”

慈禧又补充道：“还不止这些，湖北巡抚李续宜、江西巡抚沈葆祯、湖南巡抚毛鸿宾，都是出自曾国藩的幕府。如今，他又推荐李鸿章出任江苏巡抚，老六，你怎么看？”

如何对待曾国藩，无论恭亲王还是两宫，尤其是西宫慈禧，是经常犯思量的问题。倚之太重，人事尽遂其意，难免有尾大不掉的顾虑；如果有意牵制，曾国藩指挥不灵，则必然影响江南用兵，官军好不容易获得的这点儿优势，一个败仗便可能造成形势逆转。所以每一次谈起这个话题，恭亲王总是帮着下决心：“疑人不用，用人不疑！江南局势好转，是从两位太后放手使用曾国藩开始的。湘军已被朝廷倚为柱石，想不用也不成。重用他的学生，从沪上崛起一支淮军，对朝廷而言反而更值得放心。就如同把浙江交给左宗棠。”

把浙江交给左宗棠后，性格孤傲、睥睨天下的他并未唯曾国藩之命是从，反而多次与之较劲，这也正是朝廷所乐见。所以把江苏交给李鸿章，也未必见得他会与曾国藩穿一条裤子，现在担心为时尚早。最为关键的是，不把江苏交给李鸿章，你又交给谁呢？淮军新胜，他授以巡抚，这才是肃清苏常的正途。

李鸿章署理江苏巡抚，薛焕只担任五口通商大臣一职，他把李鸿章请到衙门，表示自己要搬出去住。李鸿章一口回绝道：“葜翁，你这是多此一举。我是带兵的人，必须住在行营与将领们在一处，还再弄什么巡抚衙门？我的行营就是巡抚衙门，还省得两头跑。”

薛焕道：“体制所在，我已经不是巡抚了，这巡抚衙门就应该由你来住。”

“你不是巡抚了，可还是钦命通商事务大臣。谁说这里是巡抚衙门了，这里钦差行辕嘛！”李鸿章一副推心置腹的语气。

“朝廷用人，总是再恰当不过。你是淮军大帅，有你巡抚江苏，谁还敢拿捏你？不像我，总是受制于小人。我呢，就专心把通商的事务办利索，让你腾出手来好好打理江苏这片河山。”李鸿章这样一说，薛焕心里舒坦多了。

“这正是我的意思，通商这一块还真是非得葜翁不可。其他方面，也都要依赖葜翁。”这话听上去好听得很，但仔细一琢磨，其实已经给薛焕划定了范围：你搞你的通商就是，其他事情，不劳您大驾。

薛焕其实明白得很，江苏早晚全部是李鸿章的，他这个通商大臣估计也做不太久。所以乐得超脱，不必再受吴煦等人的钳制，说话自然也亲近得多：“少荃，我年长几岁，就倚老卖老叫你一声少荃。江苏现在的地盘丢尽，仅存上海一隅，可官员不少，自以为能员的官员更多。如今

你主政江苏，要好好整顿一番。我一直想动手，无奈未得时机。”

李鸿章明白，其实薛焕与吴煦等人也不是铁板一块，更不是亲如兄弟，到时候他可以各个击破。薛焕这边当然要极力维护，至少到时他不要从中作梗。

李鸿章既然把行营当作了巡抚衙门，江苏大小官员自然都到行营来参拜。寓居上海自觉有头有脸的乡绅也都来拜访。还有洋人，首先是洋枪队的统领华尔，从前李鸿章相约都不见，如今他主动找上门来了。洋枪队被太平军打得不敢露头，而被视为叫花子的淮军以五千人大破长毛五六万，他不服不行，再端着架子也没意义。

李鸿章本来对华尔一肚子气，但如今他亲自上门，自己也不能不客气相待。而且华尔与英、法、美等国关系非同寻常，将来还要依靠他与洋人打交道，所以必须笼络。华尔也很给李鸿章面子，主动表示要帮他买洋枪，而且还主动要派洋人军官到淮军里来帮助操演枪炮。李鸿章让他尽快列个名单，他立即分派到各营。

英军舰队的司令何伯也前来相邀李鸿章登舰巡视。何伯派他的副官自来接，从浦江乘小船直驶吴淞口码头。登舰后何伯做向导，带李鸿章参观火炮、管驾室、厨房及士兵的住所、卫生间。李鸿章赞叹不已，想不到军舰上竟然配备如此齐全，与在岸上一样方便。尤其是那一门门火炮一直吸引着他的双眼。何伯一挥手，一名士兵捧上三支独管望远镜，他递给李鸿章一支后道：“李大人，我们要为你表演打靶。你看，那里有一艘船，后面拖着几个靶。”说完，何伯把独管望远镜一抽，对在一只眼睛上向外海观察。

“李大人，这是望远镜，你们都叫千里眼。”马格里说着，帮李鸿章拉开手里的单管望远镜。

李鸿章向远处看去，果然一艘军舰后面拖着一串木排，每个木排上又各有一块木靶。何伯叽里咕噜一通，每尊炮前四五名士兵做好了准备。何伯又咕噜几句，士兵们依次开炮，炮口火光闪烁，炮声震耳欲聋，再看远处的靶船，早已被击得粉碎。舰炮轰鸣，声彻数里，甲板微颤，李鸿章暗自心惊，洋炮的威力实在超出自己的见识。如果他的淮军将来也有这样的炮舰，那该有多么锐不可当！

参观结束，何伯赠给李鸿章一支单管望远镜：“这个望远镜，可帮助李大人更清楚地观察敌情，帮李大人在战场上一个接一个地胜利。”

李鸿章接过后向何伯道谢：“何伯阁下，我什么也没准备，没有什么回赠。不过你放心，我一定会赠你一件有意义的礼物。”

下了船，几个人骑马回营。陪他的铭字营统领刘铭传羡慕道：“洋人那衣服，他妈的真笔挺，比咱那宽脚裤利索多了。”

李鸿章笑道：“你也看看人家的衣服。对了，你们都想想，这以后与洋人交往，总要赠些玩意的，咱赠什么合适？”

刘铭传嘿嘿一笑道：“咱的大刀长矛也拿不出手，我看就把弟兄们背的油纸伞给洋人，比啥都强。”

“说正经的。”李鸿章瞥了他一眼。

钱鼎铭建议道：“我看，赠给洋人砚台、毛笔、瓷器、茶叶都行。花钱少，洋人还摸不透。”

“我看这些东西行，这件事你就留心一下。”

钱鼎铭又有些担心道：“从前薛焕大人耻于与洋人交往，轻易不肯见洋人。大人这样亲近洋人，不怕别人说闲话？”

“说什么闲话？孔子还说，三人行必有我师，如今洋人船坚炮利，我们就该向洋人学一学，连洋人的面也不敢见，还怎么学？”李鸿章语气变得沉重起来，叹息一声道，“真是想不到，洋人的军舰竟如此厉害。朝野上下有多少人还以为我天朝上国一切都优于洋人，耻于学习洋人。我敢说，如果我们不赶快学习造枪造炮造轮船的办法，咱再和洋人干一仗，保准还是一败涂地。省三你也看到洋人的大炮了，拿曾老师的湘军水师与洋人的舰队打，会是什么结果？”

刘铭传直言道：“还有什么结果？船碎人亡。咱们根本没办法与洋船过招。”

“是啊，这才是最大的忧患。”李鸿章叹息道，“去年胡文忠公到安庆来，我和曾老师还有左季高陪他到长江边上走走。他看到长江里洋人火轮船乘风破浪，而咱们的木船避之犹恐不及，他突然忧从中来，口吐鲜血。当时我们都不明白他为什么突然忧惧。他说：‘洋人造船技术如此精进，我们何时能赶得上！只怕将来中外再起冲突，我大清还是难免要割地赔款。’当时我完全不能理解，这是朝廷的事情，你一个湖北巡抚何必如此杞人忧天？如今我只是个署理巡抚，可是看问题想事情就与从前不同了。刚才在船上我就想，如果洋人再来进攻江苏，就像道光年间一直把火轮兵舰开到金陵城下，咱们淮军拿什么来抵挡洋人？我当时就惊出了一身冷汗。你们说说，咱们不赶紧向洋人学习，将来可不可怕？省三是带兵的，如果咱们都不拿洋人的坚船利炮当回事，将来怎么得了！”

钱鼎铭和刘铭传同在船上见识洋人的巨炮，也都感到震惊，但没有李鸿章的这番远见。两人都深感佩服，也为李鸿章的忧患而感动。刘铭传保证道：“大帅放心，别人我管不了，铭字营一定好好操练洋人枪炮。”

钱鼎铭也叹息道：“大帅的这番苦心，恐怕京中诸人未必体谅，听说议政王因为结交洋人，被人骂作鬼子六。”

李鸿章是翰林院出身，对御史、翰林等文臣十分了解，他们大都故步自封、固执己见，如果没有到这开风气之先的上海来，自己也会像他们那样蔑视洋人，自以为是。

“不管他们，我们在地方带兵，不是动动嘴皮子耍耍笔杆子就能解决问题的，得有点我行我素的胆气。”李鸿章快马加鞭，一下把几个人抛在身后。

淮军要大规模装备洋枪洋炮，还要扩充营伍，都需要银子。李鸿章专门着人请布政使吴煦到他行营来，请他想想办法每月多筹集八万两银子，四万两接济曾国荃围攻金陵的部队，这是曾国藩专门写信开口相求的；另外四万两用于淮军新增勇丁饷银和购买洋枪洋炮。吴煦不敢拒绝，但一个劲叫苦，说一万两万他能想办法，八万两是不可能的。

“那海关和厘卡一个月到底有多少进项？”

吴煦回道：“各月都不同，时多时少，实在说不准。”

“那么一年统算下来，大约每月有多少总该有个约数。”

“最难的就是这个约数。大人有所不知，海关主要是从洋人进口货物上取关税银子，可是洋人有时这个月进货多，下个月又少得很，根本摸不准。至于厘卡上的收入，如果盯得紧了，就多一点，一松呢，那就少得可怜。天天从厘卡过的，就是那些货、那些人，办厘卡的和大家熟了，有时候就不免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所以要取每个月的约数，也是不太可能。大人未办过厘卡，不知道里面的艰难。”

“子润兄既然这么说，那我不为难你了。不过，每月四万两总应该想得出来办法吧？”吴煦字子润，所以李鸿章这样相称。见吴煦欺他未亲理过财政，咬着牙不肯说，李鸿章也就不再相问。

“我只能试试看，还是刚才的话，上海弹丸之地，不宜搜刮太甚。”吴煦说罢，微微低头，看似以示恭敬，其实是不搭李鸿章的话茬。

李鸿章只好端起茶碗在嘴边一抿，差役大声喊：“大帅请藩台大人喝茶。”吴煦微微躬身，退到门边，扬长而去。

明明是一点面子也未给，还偏偏做出一副恭敬的嘴脸，李鸿章有火也没得发，心里直憋得慌。他虽为江苏巡抚，但所领之地不过是上海一隅。江北淮扬通海各属的大宗饷源，完全被都兴阿的大军所有。镇江冯子材的驻军每月还要上海接济三万两，这已是定例。再加常胜军、会防局，新到的淮扬水师、太湖水师，无不要上海筹饷。李鸿章除了要扩充淮军、购买洋枪洋炮，还要裁汰防营，都要大笔银子。偏偏吴藩台是这副嘴脸，这让李鸿章很不舒心。

最为严重的是，官场几乎被吴煦、杨坊为首的浙江人把持了，两人

挟洋自重，把江苏的财政、洋务、人事大权都包揽了。海关、厘捐局、粮储道的要缺全被两人援引的贪财好利之徒占据，李鸿章要整顿吏治，非拿吴煦、杨坊下手不可。他请钱鼎铭、刘郇膏、周馥过来，商议对付吴煦的办法。

刘郇膏听了之后说道：“擒贼先擒王，上海为吴煦所把持，他最为关键。”

吴煦在上海有二巡抚之称，大家都深以为然。

钱鼎铭则建议道：“要收拾吴某人有两个方法，一个是直接拿他开刀，一个是先剪枝叶，最后再动他。”

“先剪枝叶太耗时间，而且容易打草惊蛇，我意是直接拿下吴煦。打蛇打七寸，吴煦的七寸在哪里？”李鸿章一锤定音。

刘郇膏道：“吴煦上下其手，大发公财，人人皆知，这就是他的七寸。”

“问题是他既然上下其手，就很难留下破绽，取不到确证还是枉然。”周馥有自己的想法，“大人现在最愁的是粮饷，而吴煦恰恰把持财源。我认为现在最为紧要的是弄清上海一月到底有多少进项，弄到了这个确数，要他筹八万十万都是有的放矢，他想推辞也推不掉。”

李鸿章点了点头，问道：“只是，怎么才能弄到这个确数？”

“如果能拿到吴煦的账册，就不难弄清确数。”钱鼎铭道。

“对，我们就在如何拿到账册上动一番脑筋。”李鸿章向众人点头。

俗话说，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何况这几个人都不是臭皮匠，对付吴煦的办法最终设计了出来。

这天傍晚，李鸿章骑马由几个亲信护从着，无所事事地在上海街头闲逛。不知不觉就到了藩台衙门，便说道：“既然到了吴藩台衙门了，就进去瞧瞧！”

门房飞跑着去报告，李鸿章当然不待传话，就径直走了进去。因为天气太热，吴煦正穿着短衣短裤在纳凉，听说巡抚大人到了，他慌忙穿上官服来见。

李鸿章一身便服，看见吴煦穿得齐齐整整，便笑道：“子润兄，你何必这么正式？你看我一身便装，你这样郑重其事，反倒显得我太随意了。快换了，穿官服太热了。”李鸿章拿起茶几上的大蒲扇，呼哧呼哧地扇着，“贼娘的，这天真是要把人热死。我老家合肥，那真是好地方，何曾这么热过？”

吴煦重新换上便装，仆人早就奉上茶水，李鸿章却推辞道：“喝茶不行，越喝越热。”

“我老家消暑，把百合绿豆汤吊在井中凉透了，又解渴又消暑，不知大人愿不愿尝尝。”吴煦见李鸿章不喝茶，便问道。

“有这等好东西，当然要尝尝。”李鸿章闻言兴致勃勃。

吴煦挥了挥手，仆人跑到井边把百合绿豆汤提了上来，给李鸿章盛了一碗。李鸿章尝了一口，清凉甘甜，立时眉毛大展。

见状，吴煦才郑重问道：“大人到舍下来，不知有何公干？”

李鸿章摇着蒲扇说道：“都下衙门了，还有什么公干！我到上海这么久，还没仔细转转，今天是闲逛，正巧转到你府上，就顺便进来看看老兄。”

两个人闲扯一通，李鸿章突然问道：“子润兄，你是理财好手，听说你有简明册子，无论厘金还是关税，都一目了然，可否拿来让李某开开眼？”

听了这话，吴煦心里咯噔一下，不过李鸿章神定气闲，一副随意的样子，他就松了戒心，让人搬来三四本放在茶几上。李鸿章顺手翻了翻，问道：“不会就这么少吧？”

“那当然不是。”吴煦挥了挥手，又让人抱来几本。

李鸿章感叹道：“呵，果然是流水账，一笔笔都十分清楚。我看不懂这种东西——就这么十几本吗？何不都搬来看一眼？”

吴煦感到有些意外，不过这一大堆账目，就是精于计算的人一时半会儿也弄不清楚，何况翰林出身的李鸿章，写文章行，看账册如看天书。所以，他索性让人把签押房里的账册全抱了过来，在茶几上叠了厚厚的一摞。吴煦看着李鸿章，意思是都搬来了，你看得明白吗？

“呵，没想到有这么多，看来今晚上是看不完的。来呀！”李鸿章吩咐一声，两个亲随早有准备，走了进来，手里拿一个黄皮包袱，“把这些账册带回巡抚衙门，我晚上要看一下。”

两个人干净利索，把黄皮包袱在地上一铺，三下五除二把账册搬上去，对着角打两个死结。未等吴煦回过神来，他们已经提着包袱出了门。李鸿章则肃然起身，郑重地说道：“吴大人，我要回衙门好好看一下账册，你就不必送了。”

吴煦惊讶得呆在那里，连李鸿章怎么出的门都不记得了。

李鸿章回到行营，一帮理财好手已经齐聚在签押房，算盘噼噼啪啪

响了一整夜。第二天一早，钱鼎铭向李鸿章报告，海关和厘卡的收入基本已经摸清，通算下来，海关每月二十万两，厘金大约三十万两。另外，还有十几笔开销账目有问题，如果要查清还需要些时间，也需要叫相关官员来问话，问查还是不查。

“查！当然要查！不过，我只给你们五天时间，你们不睡觉也要查个明白。但有一条，实情只限于你知道，不传第三只耳朵。”

钱鼎铭居中指挥那帮理财高手，刘郇膏负责传唤相关官员，五天下来已查出三四十万两的贪墨。有人曾在吴煦的衙门上画了只乌龟，吴煦是头，金鸿保、俞越、闵钊、苏顺平分别为四条腿，暗讽五人沆瀣一气，贪墨不法。经这么一查，吴煦和他的四条腿全部牵连进来。四条腿之一的苏顺平竹筒倒豆子，把他知道的老底全给抖了出来。

李鸿章这才着人把吴煦叫来，由钱鼎铭把查出的问题一条条说给他听：“吴大人，如果要较起真来，我以此上奏，结果是什么，吴大人老衙门出身，比我清楚。不过，李某不想把事情做绝。”

吴煦满头大汗，听李鸿章如此说，诚惶诚恐抬起脸乞求道：“请李大人指条明路。”

“大家巴结上一官半职，实在不容易，顶戴丢了，再背上贪墨的骂名，真是辱没了祖宗。可是朝廷律例俱在，又容不得我袒护，再说以吴大人对付李某的手段，李某也没必要为你袒护。”听李鸿章嘴一歪又如此说，吴煦仰起的脸又低了下去。

“诸位的官位是保不住了，不过我可以不让诸位背上贪墨的骂名。我以溺职玩忽入奏，只是革去各位的顶戴，这二十多万两银子我也不再深究，不知吴大人以为如何？”李鸿章把茶水亲自递给吴煦，趁吴煦抬头接茶的时候，直视着他的眼睛问。

“感谢大人成全，在下无不从命。”吴煦这下才算明白李鸿章要的是他和心腹的官位，显然这算是最好的结局。

李鸿章又说道：“对吴大人我还格外关照。只要你先辞去海关道一职，过些日子再找借口辞去布政使的位子，这样吴大人脸上更好看些，不知你意下如何？”

“大人如此关照，在下感激不尽。”

“如果没有一点惩戒，好像也于理不通。我记得在虹桥大战前淮军欠饷已一个多月，李某四处求告，大人曾经给了八千两银子，李某铭记在心。”李鸿章旧话重提，“八千两银子对淮军来说是杯水车薪，如今还要在吴大人身上硬拔几根毛，你就捐助四万两如何？”

吴煦知道病根就出在这八千两银子上，如果当时自己痛痛快快给李

鸿章几万两，或许就没有今天的狼狈，但后悔也没有用，便丧气地说道：“这四万两我认，都怪我当初狗眼看人低。”

吴煦出门后，钱鼎铭有些疑惑地问道：“大人，您为何不快刀斩乱麻，把他的布政使顶戴也摘掉？打蛇不死，反被蛇咬。”

李鸿章笑着解释道：“他是想咬，不过无从下口了。对吴某人的处理分两步走，一则是给他面子，二则海关的业务讲究太多，新人骤然接手，恐怕会被洋人糊弄。所以先让他坐着布政使的位子，指点一下海关的门道，到时候摸清了，也就是他摘顶戴的时候了。”

钱鼎铭暗自惊叹李鸿章算盘打得精，既卖了吴煦的人情，还把他人脉、手段全接了下来，真是漂亮的手腕。

末了，李鸿章又叹道：“调甫，记着我一句话，给人留条路，也就是给自己留条路。”

接下来，大家又开始商讨如何打理上海的财权。当时上海的主要收入有两项：一项是海关收入。自从上海开埠后，日渐繁荣，尤其是太平军兴后，洋人商船在长江上往返，既与官方做生意，也暗地里与太平军做生意，利润巨大，因此洋商纷纷聚集到上海。上海已经远远超过广州，成为大清最大的通商口岸，其关税收入也是年年增加。上海关税又有两个开销，一个是偿还英法两国的赔款，英、法各二成，共四成。这四成是不能动的，每月按时划给英法两国。另外六成，按规定应当解到户部，或由户部指拨，不过因为太平军围攻上海，在薛焕的运作下，已全部获准作为军饷采用。上海的另一块收入，则是厘金。太平军兴后，朝廷无法供应军饷，由各地督抚或将帅就地设卡按货值总额值百抽一，也就是一厘，因此称为厘金。因为这是由各地方奏明设立，不入户部部库，各省督抚和将帅得以直接掌握，自由支配。上海既为中外商货流通枢纽，厘金收入自然冠绝全国。

如今吴煦已经制服，钱鼎铭和周馥认为这两块收入应当牢牢抓在自己手上。李鸿章却另有想法：“一口吃不成胖子，吞得太多，消化就不良。人人都知道上海富甲天下，自然盯着的人也多，如果我都抓在手里，就会成众矢之的。所以，我们还让吴某人继续管一块。”

“那让他管哪一块？”钱鼎铭和周馥几乎是异口同声问道。

“调甫，你是上海通，依你看？我们应该放手哪一块？”

“关税收入年年见增，而且由洋人负责，十分稳定，这一块不能放，但总数比厘金要少，因此，厘金也不能放。”

“我的意思，关税放给吴某人，巡抚衙门要把厘捐这一块抓在手上。”李鸿章已经拿定主意。

关税收入稳定，却是一笔明账。而且，汉口、九江开关前的关税全由上海代征，总数一百余万两，吴煦东挪西借，上下其手，搞成了一团烂账。如今湖广总督官文、江西巡抚沈葆楨都开口索还，这团烂账干脆还是交给吴某人去打理，待时机成熟，再顺手摘瓜，反正上海的关税收入早晚要落入李鸿章手中。而厘金不但数目要大，而且不入部库，更重要的是这是笔暗账，只要掌握在自己人手中，收多报少，用起来方便得很。

接下来，李鸿章一份奏折上去，参掉了金鸿保、俞越、闵钊、苏顺平的顶戴，吴煦则以事繁任重的原因辞去海关道一职。然后，李鸿章一个折子奏保、奏调六人。刘郇膏由正五品的海防同知连升三级，署理江苏按察使兼办淮军营务处。李鸿章知道这位同年才能有限，但他的绝对忠诚却是无人可比，而且对上海情形又较为熟悉。他又奏调丁日昌前来帮办军械采购。丁日昌是广东丰顺县人，曾经在江西任知县，在曾国藩营务处差委，又到广州办理洋务，铸造开花炮，深得大哥李瀚章的赏识。至于其他安徽老乡、同年等，陆续由他奏调和自己投奔前来的，有二十几人。这么一番调理，江苏官场基本换成了自己的人马，他这署理巡抚才尝出了点儿味道。

吴煦的四个心腹中，苏顺平贪墨最少，而且是交代得最痛快的一个。他被夺职后，专门到行营来见李鸿章，表示要把贪墨的几万两银子报效军用：“大人不知道，我自幼家贫，父亲早亡，老母含辛茹苦把我养大，供我读书，只盼我有个一官半职，光宗耀祖。我投奔吴大人，本意是清清白白做官。可俗话说上船容易下船难，我不贪墨，在上海便无立足之地，能做的就是尽量少贪。我希望把银子报效军用，求个心安理得。”

李鸿章当然不信他只是为了心安理得，问道：“我已经放了诸位一马，你回去和老母也能过上宽裕悠闲的日子，如今你要拿出几万两银子，不可能只图个心安吧？”

“一切都瞒不过大人。”苏顺平并不掩饰，“在下并不在意钱财，生平所重就是官位，如今丢官罢职，实在心有不甘，也无颜见老母。何况，在下这几年办理厘捐，很有些心得，希望能帮大人筹措粮饷尽我所能。”

这番话倒引起了李鸿章的兴趣，因为他目前最在意的就是筹措粮饷。厘捐局来了个大换血，他最担心的就是新人不熟，影响厘捐收入，苏顺平有如此心思，倒不失为可用之人。李鸿章让他谈谈厘捐心得，果然头头是道。于是，李鸿章打定主意起用苏顺平。

“你就留下来继续办理厘捐，你的顶戴要想恢复也并非难事，将来军功上做保案时给你铺叙一笔就是。不过丑话说在前头，如果你仗仗自己熟悉厘卡门路，再敢上下其手，到时候可就不是夺职这么简单了。”

苏顺平见李鸿章同意，立即保证道：“大人尽管放心，如果安着这样

的用心，我今天又何必报效这几万两银子，岂不是多此一举？”

对李鸿章的这个决定，周馥和钱鼎铭都不赞同，因为他们对苏顺平的人品多有微词。

李鸿章则解释道：“人无完人，用人之际，不宜求全责备。”

“大人刚赶走贪官，再起用贪官，这无论如何也说不通。”周馥还是不能赞同。

李鸿章笑了笑道：“要说通也很容易，从前的贪官不能为我所用，所以必须把他们的顶戴摘掉；再起用贪官，是因为他能为我驱使，而且有所必用的才能。何况，他已经保证不会再贪墨，再说，他从前确实有苦衷。”

周馥颠沛流离数年，吃尽了苦头，对贪官污吏十分痛恨，所以他根本不相信苏顺平所谓的保证：“狗改不了吃屎！如果是曾老师，对这种人是无论如何不会用的。”

“兰溪，我淮军幕府怎能与老师的湘幕相比！老师幕中人才济济，自然有选择的余地。而我幕中除了你们几位，真能顶用的又有几人？水至清则无鱼，用人也是如此。用人用其长，当然也要防其短。”李鸿章无奈地叹了口气。

周馥闻言，知道李鸿章意志已定。钱鼎铭与李鸿章没有周馥那样的交情，所以他轻易不提反对意见。他不但对苏顺平的人品不看好，就是对新任海关道刘郇膏也觉得太过懦弱，将来未必能堪大任。但是，这种话他又如何能说得出，刘郇膏与李鸿章有同年之谊，而且在淮军筹饷上，的确功不可没。

第九章 收逃将不拘小节 洋枪队走马换将

连年战事，军民死亡惨重，这些人大多就地掩埋。因为埋得太浅，天气一热，腐尸便引发了瘟疫，安徽、浙江及江苏都不能幸免。曾国藩来信告诉李鸿章，说宁国、金陵、徽州、衢州、水师营及芜湖各军都相继暴发瘟疫，宁国最甚。府城内外，尸骸遍地，无人收埋，病者也无人侍药，军中四五员猛将先后亡故。鲍超染病甚重，被送到安庆治疗。张运兰一军驻扎太平、旌德等处，病者尤多，即求一善稟之书启、送信之役夫，亦难得其人。曾国藩叮嘱李鸿章别让淮军染上，随信还给了几副草药方子。李鸿章不敢大意，立即让营务处通知各营注意防疫，又让粮台广罗中药，配发各营。

这时候，曾国荃手下的猛将郭松林突然到李鸿章行营来了。李鸿章与郭松林虽然不熟，但对他也算比较了解。此人识字不多，贪财好色，骄恣跋扈，常把军纪当耳旁风，其他将领的错他都犯过，别人没犯的他也犯了。曾国藩特别强调军纪，所以郭松林在湘军中口碑不好，不受待见。但他打仗勇猛，曾国荃打过的硬仗几乎他都有份。他尤其擅长骑兵作战，据说仅凭飞扬的尘土，他就知道对方有多少人。李鸿章在用人上不究细节，对郭松林这样的人他与曾国藩的看法略有不同，他认为善加利用，完全可以成为可用之才。

“郭老哥，你怎么到上海来了，也不提前告知一声。”李鸿章比郭松林小几个月，所以特意称他一声老哥。

这一声称呼让郭松林非常舒服，他笑了笑说：“我到上海来替九帅公干。”

“九帅有什么吩咐，一封信我就办了，何必劳动一员猛将的大驾。”李鸿章示意郭松林坐下，这才问他。

郭松林抓耳挠腮，吭哧半天才说：“也没什么大事，是，是这么回事。算了，反正我自己能办好。”

李鸿章明白，也许他担负的是一件不宜说出来的差使，所以不再探究。不过，如果是机密的事情，派这么个老粗来实在不合适，所以心里不免有些生疑。

“大师，我听说程方忠、刘省三这些土老包都立功换顶戴了，真是想不到。”郭松林的语气有些羡慕。

“他们的功劳是一刀一枪拼出来的，与是不是土老包没有关系。我在用人上与老师略有不同，带兵打仗的人，是不是儒生，有没有功名，能不能写一笔好文章，在我这里都不必计较，只要能打仗我就上保案。”李鸿章说道。

郭松林满脸喜悦，急切地问道：“大帅，我这样的人你愿不愿意要？”

“求之不得！可惜你是九帅的爱将，我不能挖九帅的墙脚。”

“咳，我在九帅和曾总督眼里，根本算不上一盘菜。”提起这个话题，郭松林的兴致就像疾风扫秋叶，一片也不剩。

李鸿章不愿褒贬老师和九帅，所以不再说这个话题，转而问道：“这一阵金陵、宁国、芜湖都发了瘟疫，九帅那边情况怎么样？”

说到这个话题，郭松林就像猛虎看到了猎物，兴致一下蹿得老高，猛地一拍桌子道：“不得了，九帅营中病者十有三四。长毛营中也闹瘟疫，死人抛入河中，尸体生虫，臭不可闻，船在水中停一夜，尸虫会爬满船舱。正因这个缘故，双方都无心打仗，暂时相安无事。”

“那九帅让你到上海来，是不是与治瘟疫有关？”李鸿章顺口问道。

郭松林像一身热汗的人被兜头浇了一瓢冷水，大脑袋一缩，连话也说不顺溜了，吭哧了半天才道：“也可以这么说吧。”

李鸿章见他不便说，也就不再问，着人立马给他安排住处。

郭松林到上海逛了一天西洋景，就再也不出营门，天天闷在营里。李鸿章有些奇怪，但又不便催问。正在他疑惑的时候，收到了曾国荃的信，这才明白是怎么回事。

原来郭松林营中因瘟疫而死亡了几百人，他瞒着不报，为的是吞没饷银。他又拿这些昧心的钱买了三个娇妻，大白天就在营中苟且。曾国荃实在忍不住，责备了他几句，他竟然赌气跑了。曾国荃派人详查，他贪没的军饷竟然近万两。所以给李鸿章写信，一旦郭松林到他营中，务必捉拿押送金陵。

李鸿章立即着人把郭松林叫过来问话。和这种武人打交道，李鸿章向来不兜圈子，扬着手中的信道：“子美，九帅给我来信了，说你是私自跑到上海来的。”

“我这种人在湘军里过得不痛快，听说程方忠和刘省三都换了顶戴，我就投奔大帅来了。”郭松林的脸一下红了。

“你投奔我，是咱们脾气相投，我高兴。可是九帅说你贪墨了近万两银子，买了三个妾，这是怎么回事？”

“这是诬陷我。”郭松林的眼睛瞪得快飞出眼眶了，仰着脸大声争辩道，“我是贪了些银子，但没这么多。我又不识字不懂账，肯定是手下的人弄了花样。几千两是有的，要说万把两，那是天大的冤枉。大帅，你是带兵的人，没有私恩，能带出跟你贴心的兵吗？”

按郭松林的说法，他贪墨的银子，并非全部变为私财，而是私下里接济困难的勇丁，所以打仗的时候，大家才跟着他拼命。这倒也是实情。

李鸿章对此并不深究，接着问道：“那三个妾又是怎么回事？男人好色可以理解，可瘟疫爆发时你弄三个女人在营中快活，实在有些过分了。”

“大帅，这又是天大的冤枉。我是买了一个妾，她天天哭哭啼啼的，我把她打发走了。可是她回家后发现亲人都已经瘟死了，所以又跑回营中哭求我收留。这一来一往，那些狗日的就给我数成了三个。”郭松林的脸又红又白。

李鸿章点了点头说：“这倒也是情有可原。子美，那现在你怎么打算？”

“我打算投奔大帅，换不换顶戴我不在乎，图的是跟着大帅痛快，不像在九帅帐下不受人待见。我这人只要投脾气，你要我的脑袋我就割给你，大帅应该清楚我的为人。”郭松林一口气说出此行的目的，心情十分痛快。

“你的为人我了解一些。不过你说在九帅那里不受待见，这就有些不对了。如今你已经是参将，正三品大员了。”

“那些都是虚的，实职不过是个游击。在湘军我也就混到个参将罢了，像实职的副将恐怕也难，总兵、提督那是想也不敢想。曾大帅用人，首要的是会‘之乎者也’。”郭松林倒是看得明白。

“子美，我只问你一句话，愿不愿在我帐下真刀真枪地干！”李鸿章把曾国荃的信扔到一边问。

“当然愿意。”郭松林回答得很干脆。

“好，我正缺带马队的统领。我淮军有五百骑马队，到现在不得要领，就交给你来统领。不过丑话说到前面，我虽然能容忍，但贪财好色毕竟不是好习惯，你可不能闹得太过分，到时候别怪我不留情面。”李鸿章就这样留下了他。

郭松林诺诺连声。

“至于顶戴，你现在是参将，只要立了大功，副将、总兵甚至提督都不是没有可能，那就看你怎么带兵了。”李鸿章在名利上，向来舍得放手予人。

郭松林喜滋滋走了，李鸿章立即亲自给曾国藩和曾老九写信，请求把郭松林留给他暂用，因为上海局势仍危如累卵，特别需要能打硬仗的

统领。如果实践证明郭松林不是真材料，到时候不用别人说，他自会押送他去金陵。

李鸿章的淮军与华尔的洋枪队互相配合，把上海周边的地方都收复了。李秀成因为接到洪秀全的严旨，率主力回救天京，所以上海暂时得以喘息。这时候浙江的形势也有了变化，宁波税务司日意格组建的长捷军配合民军攻克了宁波城，进而攻克慈溪。太平军侍王李世贤组织三万精兵反攻慈溪，长捷军向李鸿章告急求救。因为宁波地处浙东，那时候浙江巡抚左宗棠远在浙西南，对宁波鞭长莫及，所以朝廷将宁波暂划归江苏巡抚李鸿章管辖。宁波设海关，收入十分可观，无异于淮军第二饷源，所以李鸿章立即派华尔率常胜军一千零八人乘轮船渡过杭州湾去支援长捷军。谁料太平军提前得到消息，在路上设下伏兵，洋枪队遭到重创，华尔胸部中枪，幸好被赶来的长捷军救出，进了宁波城请西医做手术，手术没做完就死了。

华尔一死，常胜军就得选出新的队长。副队长是美国人白齐文，他是贪财好利之徒，无论人品还是本领都无法与华尔比。常胜军粮饷丰厚，而且管理上不许中国人染指，如果想贪墨银子实在方便得很。白齐文正是看中了这一点，因此急于谋求队长一职。有人就指点他，要想取得这一职务，一是要取得英国人的支持。这一点并不难，因为他与英国驻华海陆军司令士迪佛立关系不错。二是要得到江苏巡抚李鸿章的支持。这一点有点为难，因为白齐文为人傲慢，从来没到李鸿章的行营来套过近乎。身边的人指点他，说上海在洋务上说得上的话，向来是粮道杨观察。如果能得到他的支持，胜算就大一些。白齐文决定会会杨坊。

苏松粮道杨坊衙门里，人高马大、胡须盖了半个脸的常胜军副队长白齐文操着半通不通的中文与老谋深算的杨坊正在谈事情。

杨坊听了之后连连摇头说道：“这事，我说了也不算。”

“谁都知道，杨大人在上海是中外交往中的这个。”白齐文向杨坊竖起大拇指，“我已经得到何伯将军的支持，何伯将军一起到你们巡抚那里，你只要站在旁边说句话就行。你们中国有句话，有一尊佛拜不到，事也办不成。你就是佛，其中的一尊佛。”

杨坊闻言笑道：“你抬举我了，中外会防局不过是给常胜军筹银子、募兵丁罢了。”

“杨大人，我是有意思的。”白齐文诡秘地从口袋里掏出一张折叠的银票。

杨坊瞟一眼白齐文手里的银票，看到上面露出个“貳”字，问：“二百两？”

白齐文摇头。

“二千两？”

白齐文还是摇头。

“那是二万两？”杨坊有些不敢相信。

白齐文笑而不答，收起银票道：“你们中国有句古话，不见兔子，不能放出老鹰。”

“我在巡抚大人那里说话也不一定管用，不过，如果管用了，到时候阁下认为我没帮阁下说话，我岂不是白费口舌？”

白齐文知道，杨坊是怕到时候不给他银子。他用英语喊了一声，一名常胜军士兵拿进来一个精致的铁盒子。

“我有一只铁匣子，非常坚固。我把银票锁在里面，放在你这里，钥匙我拿着。”

“亏你想得出，不过这办法双方都能放心。”杨坊没想到白齐文竟然有这等心机。

白齐文打开盒子，把银票放进去，落锁，收起钥匙，再把匣子交给杨坊。

英国驻华海陆军司令士迪佛立、苏松粮道兼中外会防局董事杨坊一起到李鸿章行营。落座看茶后，李鸿章问道：“士迪佛立将军，无事不登三宝殿，有什么事情尽管说。”

士迪佛立不会拐弯抹角，直接说明来意：“今天来拜访阁下，是为常胜军的事。华尔将军去世，常胜军需要新的队长，我们经过协商，推荐副队长白齐文担任。”

“将军，据我所知，白齐文上校的脾气好像不太好，有时会打骂士兵。难道没有更合适的人选吗？”李鸿章有些犹豫。

没等士迪佛立回话，杨坊便插嘴道：“没有更合适的了，白齐文当过副队长，再合适不过。”

“杨观察，我在与将军谈话，要请教你的时候我自会请教。”李鸿章打断了他的话。当初李鸿章希望结识洋人，但杨坊故意刁难，所以对他向无好感。

杨坊讨了个没趣，低下头大口喝茶。

士迪佛立说明道：“李大人，您听到的这些说法不准确，白齐文不过是军纪要求严些。他本人作战非常勇敢，曾经两次负伤，朝廷也奖励三品顶戴，就管理常胜军而言，他的确是最合适的人选。”

李鸿章知道，按照此前的约定，英、法两国在常胜军的指挥人员上有决定权，尤其英国在上海势力最大，说话最有分量，所以他便顺水推舟道：“既然士迪佛立将军推荐也无不可，不过，副统领是否可以由大清将领担任？”

士迪佛立立即一口回绝：“不行。这支军队完全按照西方操典进行训练，当然应该由西方军官指挥。这一条，中外会防协议中有明确规定。”

“的确如此，的确如此。”杨坊好像没长记性，又附和道。

李鸿章盯着杨坊问道：“杨观察，你真的以为白齐文能胜任常胜军统领一职吗？”

“卑职是这样认为。”

“好，那以会防局的名义你写一个呈文，由我上奏朝廷。看茶。”

士迪佛立鞠了一躬，先退出去了。

李鸿章看杨坊站着未动，就问道：“杨观察，你还有事吗？”

“没有。卑职是想听听大人还有什么吩咐。”杨坊回应道。

“杨大人客气了，上海，不，整个江苏都依靠你和洋人沟通，岂能随便吩咐？杨大人忙去吧。”李鸿章的语气有些阴阳怪气。

闻言，杨坊也尴尬地拱了拱手退了出去。

李鸿章的奏折到京时，美国公使蒲安臣也向总理衙门推荐了白齐文。总理衙门见白齐文获得英、法、美三国支持，又任过副队长，因此很快就下了任命的札子。

杨坊收到任命札子，立即派人去请来白齐文。他把总理衙门的札子亮给白齐文看，白齐文中文不好，特意让翻译帮着看。然后两人进内室，白齐文拿出钥匙说道：“杨大人，你是等它等得急了吧？”

杨坊接过钥匙，抖索着手打开铁匣，展开那张银票，上面写的是贰拾两。他以为自己看错了，揉揉眼睛再看一遍，没错，就是贰拾两。他失声问道：“怎么是二十两？不是二万两吗？”

白齐文惊讶道：“二万两，那不可能，我当时给大人看的就是这张二十两的银票，盒子一直在大人手上。”

杨坊冷着脸道：“你说得不错，盒子一直在我手上，如今完璧归赵，你可以带着你的盒子走了！”

白齐文故意郑重地问道：“这二十两银子大人真的不收吗？大人真是

大清国少见的清官。做清官好，现在的巡抚李大人好像与薛大人不太一样，还是小心为妙。”

杨坊心里恨死这个狡诈的白齐文，又不能发作，冷着脸道：“中国有句话，叫聪明反被聪明误。我们浙江也有句俗话，饶你精似鬼，喝了老娘的洗脚水。”说罢端茶送客。

按照官场的惯例，新任官员必须到李鸿章的巡抚衙门来递手本求见参拜。常胜军是洋人统领的军队，可以不必按照官场规矩来，但白齐文经常前来面见李鸿章却是很应该的，因为他的前任华尔自从淮军大捷、李鸿章出任巡抚后，就三天两头到巡抚行营，常胜军的有关事情总是及时通气。但白齐文却狂傲得很，他对手下说道：“我这个队长是朝廷任命的，不需要听命李巡抚。”

更令李鸿章不快的是，常胜军私自扩大规模，白齐文任职不到一个月，总人数竟然猛增到五千多，月开支粮饷、军火等费用高达九万余两。突然增加这么多人和费用，让布政使吴煦和海关道刘郇膏都吃不消，所以到李鸿章这里来告状。

“吴藩台，你也是常胜军的统领，常胜军扩军你难道不知？再说，要怎么解决，你应该先找白齐文商定，怎么直接就到我这里来了？”李鸿章听了他们的怨言后首先问道。

其实，吴煦只是常胜军名义上的统领，不过是为筹饷方便，对常胜军的事情，他何曾有说话的份？尤其这个白齐文，连李鸿章都不放在眼里，他这个藩台怎么找他商定？李鸿章也知道其中的难处，但他故作糊涂又吩咐道：“你和杨观察今明天就约见白齐文，告诉他不可私自扩军，别忘了他这个队长是我大清任命的，常胜军的军饷是大清所出，他必须听从大清的调遣。至于常胜军的粮饷还是从海关想办法，厘金这边连想也不要想。”

两个人垂头丧气地出了门，刘郇膏说道：“吴大人，这个月关税无论如何拿不出九万两银子给常胜军，该怎么办，李大人也没明示。”

既然李鸿章推给了吴煦，吴煦也可以推给刘郇膏这海关道。只是他的语气要客气得多：“李大人已经有明示，从关税中出。”

“可是关税里只能先筹措四万两，九万两根本办不到。”刘郇膏再次声明。

“能筹多少是多少，总不能无中生有给他变出来。”吴煦知道自己做藩台没有多少日子了，将来就是眼前这个刘某人的，自己何必再去费心思。

刘郇膏的办法就是不管常胜军的要求，只按上个月的数付，因为的确没有更多的银子给。

七月初，太平军慕王谭绍光率军三万包围了洞泾镇淮军营垒。李鸿章亲自督率刘铭传、程学启、周盛波、韩正国各营前往救援，并飞檄常胜军赴援。谭绍光采取围点打援的办法，派他的得力干将蔡元隆率军伏击李鸿章的援军。双方激战三天不分胜负，李鸿章的亲兵营统领韩正国腿部中弹，他草草包裹之后立即投入战斗，这令李鸿章十分感动。常胜军的总部就驻松江，离洞泾不到三十里，李鸿章飞檄告援，可是白齐文的常胜军却迟迟不到。次日中午，闵行的英军带着十几门炮前来助战，战场形势转向利于淮军，李鸿章督队猛攻，蔡元隆率部逃走。而洞泾的淮军也冲出营垒，向太平军反攻。白齐文其实早就做好了战斗准备，他就是要等双方苦战后再投入战斗。他一参战，前后击夹，谭绍光大败，只好仓皇逃走。李鸿章督军猛追，一直把太平军追到嘉善县才收兵。这一仗下来，淮军伤亡近两千，韩正国伤重不治而亡。

李鸿章对白齐文十分憎恨，如果他早出援手，何至打得这样艰苦！如果不是英军出动，胜负真是难料。李鸿章上保案的时候，把淮军的战功极力铺叙，对英军的助战也赞扬有加，请朝廷赏英军万两白银，而对常胜军却一字不提。白齐文亲自到行营来见李鸿章，李鸿章避而不见，让白齐文很没面子。

上海这边暂时安全了，而金陵城下因为李秀成策划十三王救天京，曾国荃军营的形势十分紧张，曾国藩写信向李鸿章求援，让他派程学启回救金陵。他在信中说：“日内军情愈紧，伪忠王全股攻扑九舍弟营垒，自二十日至二十八日昼夜不息，洋枪洋炮极多，并有落地开花炮打入营中，惊心动魄。贼更番迭换，我军病者太多，无人替班，实难久支。万不得已，求阁下派程学启带其全军雇坐火轮船至金陵大胜关登岸，救舍弟之急难，千感万感。无论轮舟之价如何昂贵，求阁下为我垫付，国藩必设法归款。专此飞恳，即问台安。”

金陵形势的确危急，但要调走程学启那是不可能的。因为程学启驻守的青浦对上海太重要了，与松江城互为犄角，拱卫上海的西大门。调走程学启，实在没有第二个人能守得住青浦。所以李鸿章的办法就是拖，把曾老师的信先放在一边不提。

不料，曾国藩的第二封信又到：“舍弟金陵一军安危吉凶，总在一月。如今苦守十二昼夜，已经三日无信，忧心如焚。求阁下迅发程学启全军来援，用重价雇轮舟，径送金陵助守营壕。将来舍弟即自营内打出，内外夹击，与忠逆决一苦战。求焚拯溺，莫喻斯近。千恳万恳。”

曾老师如此哀求，李鸿章不能再无动于衷。他不愿让程学启去金陵，除了离不开程学启，还因为他太了解曾国荃。曾国荃当初不愿来上海，就是为了要独得克复金陵的大功，如今他陈兵金陵城外已经数月，怎么肯让他人插足？如果真派程学启去，无论立功与否，都是费力不讨好的差使，这样的差使他是不会做的。不过，他自有应付老师的办法。他决定派常胜军去，一则维护了老师的面子，二则也不至于自己阵脚大乱。松江城防坚固，有一半常胜军驻守可保无虞。

李鸿章下令让藩台吴煦、粮道杨坊督率常胜军驰援金陵，可白齐文以两个月未发饷银为由，迟迟不肯起程。吴煦东挪西腾，总算给常胜军发了两个月全饷。可是白齐文依然不肯起程，说要再发给每人一个月恩饷才肯动身。这回吴煦说什么也不答应了。李鸿章又给吴煦下令，让他督促白齐文立即起程。白齐文不但不听命令，而且跑回松江城要抢劫府库，“自己想办法发赏银”，幸亏手下有人相劝，他才没有动手。

白齐文不甘心，带着数十名洋枪队士兵回到上海，直接去了苏松粮道杨坊衙门。他们把衙役推到一边，大门内外都放了岗，他则带着六七人直奔杨坊内室。杨坊正在与内弟李植楠说话，知道来者不善，连忙站起来迎接。

白齐文开门见山责问道：“杨大人，为什么不肯给我发赏银？”

杨坊推脱道：“发不发赏银我说了不算，吴藩台给多少银子我就如数转给常胜军，吴藩台没有给银子，我自然就没有银子给常胜军。要找，上校应该去找吴藩台，或者上校觉得面子大，可以去找李巡抚。”

白齐文根本不信杨坊的话，杨坊是有名的富商，街面上有当铺，黄浦江中有沙船，身家几百万两。当年华尔任常胜军队长，粮饷一紧张，杨坊立即想办法，甚至拿自己的银子垫付，常胜军从来没有为饷银为难。他认定是杨坊有意刁难，所以耍赖道：“你骗不过我，原因我最清楚，你也最清楚。从前华尔上校任统领，每次战前都能拿到赏银，今天我必须拿到钱。”

“华尔是我的女婿，那是我借给他的。”杨坊毫不客气地说，“本道没有借银子给你的义务。”

白齐文赌气道：“没有银子就没有兵，看李巡抚能不能饶你？”

杨坊呵斥道：“你是大清的命官，而且拿着大清的俸禄，你就应该听从巡抚大人的调遣，不听号令，看将来谁倒霉！”

白齐文大怒，抓住杨坊的衣领叭叭两巴掌，又当胸两拳。杨坊的内弟李植楠过来劝解，白齐文从腰间抽出佩剑一挥，李植楠肩膀受伤，鲜血直流。

随后，白齐文一挥手道：“搜，搜出的银子都给我带到松江！”

众兵丁就翻箱倒柜地搜起来。

事情报到李鸿章那里，他听罢哈哈大笑，连说：“好！好！好！”

众人不解，他解释道：“这下总算给了我理由，让这个白齐文滚蛋，也让吴藩台、杨观察腾出位子来。”

他立即安排两件事：一是立即行文英法驻军及江苏各地方，撤销白齐文常胜军队长一职，并悬赏五万两缉捕之；二是上奏朝廷，报告白齐文滋事经过，请总理衙门转请美国、英国公使馆督促驻上海领事捉拿白齐文，并请将吴煦、杨坊暂行革职，以观后效。

办完这两件事，李鸿章与营务处的几个人坐下来商量对付常胜军的办法。常胜军战斗力比较强，尤其是洋炮威力巨大，在数次攻城战中效果最为明显。就目前而言，还必须依赖常胜军。但常胜军问题也很多，首要一条就是费用太高，其粮饷是淮军的两倍多，此外还有医院、日常用房等种种费用。其次是人数太多，而带兵的官弁多是洋人，已经成尾大不掉之势，必须控制其人数。三是必须保证常胜军得听从巡抚的调遣。常胜军从成立起，名义上是华夷协商自行经理，但大清只有出钱的份，实际控制权在英、法手中，尤其是士迪佛立、何伯对常胜军影响力巨大，非李鸿章可比。这一点必须借机改掉，如果他这个江苏巡抚调不动常胜军，还不如撤掉。

白齐文被撤职后，立即乘轮船北上，到北京找浦安臣告状，要求恢复他常胜军的统领之权。李鸿章不理睬他，请士迪佛立前来商议，准备签署《统带常胜军协议》。在上海，实力最强的是英国，其次是法国，然后是美国。李鸿章与英国签订这个协议，就是要笼络住英国，法国、美国都好商量。

钱鼎铭久居上海，知道历任江苏巡抚与洋人打交道的路数，他建议李鸿章不必亲自与士迪佛立见面，大家讨论出章程，找身份对等的官员去与洋人讨论。李鸿章稍作思考后道：“还是我亲自与英国人讨论，至于身份对不对等无所谓，把事情办好，就是我李某掉掉身价也无关紧要。要争到咱们的权力，必须和洋人当面锣对面鼓地辩论。洋人也是人，只要咱的理由充分，他也要认真考虑。由别人来传话，我怕说不清楚。”

于是，李鸿章亲自与士迪佛立见面，说明中英共同统带常胜军的意思，士迪佛立表示他回去后立即起草一个协议。李鸿章为了表示善意，特意请士迪佛立吃中国菜。士迪佛立到中国后还没有一位大员请他赴宴，菜又是如此丰盛，所以他吃得非常高兴。李鸿章喜欢辛辣食物，尤其是喜欢吃红酱面。他的厨师经常将鸡脯丁配以毛豆、笋等时蔬，然后浇上合肥人所谓的红油——辣椒油，吃起来香辣无比。到吃饭的时候，李鸿章又来了一碗红酱面，而给士迪佛立所上是洋人喜欢的面包。不料士迪佛立对香气四溢的红酱面感兴趣，也要来一碗。李鸿章提醒他说这种面太辣，他未必吃得得了。士迪佛立谢绝了李鸿章的好意，坚持来一碗。于是，李鸿章笑了笑对厨师道：“那就给将军来一碗，记得多放红酱。”

厨师爽快地应了一声，很快端来一碗，红油亮亮的，很是鲜艳。士迪佛立也像李鸿章一样猛喝一口，辣得涨红着脸，张着大嘴巴，连说：“No！No！No！”一桌人开怀大笑。

士迪佛立办事利索，第二天就带着《统带常胜军协议》十三条来见李鸿章。李鸿章一条条与之激烈争论，用了整整三天时间，最后增改为十六条。双方所争议，集中于三个方面：

一是兵权归属问题。士迪佛立的企图是英国独裁，由英国派出正式军官，接受中国委任，直接指挥军队。而李鸿章当然不会同意，说指挥权必须分享，坚持大清也必须派出一名武官会同统领常胜军，一切行动与英国统领双方商定，而且无论中外统领，都必须听从江苏巡抚的调遣。而且还提出，英国统领如果犯错，必须按照大清律例办理。士迪佛立对此坚决不同意，他的理由是英国人在租界有治外法权，英国人有违法行为，概由英国人来处理。李鸿章的理由是，既然常胜军统领由大清来任命，取俸于大清，那就是大清的武官，当然得受大清律例的约束。双方争论激烈，也都有道理，最终彼此各退一步，士迪佛立同意“统领官均归抚台节制调遣”，英国派戈登出任常胜军统领，大清派参将李恒嵩会同统领；作为让步，李鸿章不再坚持英国统领官“如有过失照大清律例办理”的要求。常胜军军官的任免，由江苏巡抚和英军司令共同签署任命文件。这一条对李鸿章有利，因为从前常胜军中下级军官，完全是由洋人来任免。

二是兵额问题。士迪佛立希望常胜军是一支庞大的武装力量以为其用，反正不必花英国人的钱。所以他坚持“常胜军五千人不可再少，是协助防卫上海三十英里半径所必需的。而且其中有两千人必须驻防松江，不能调往他处”。李鸿章虽然企图借常胜军帮助“剿灭”上海周边的太平军，但一则害怕常胜军人数过多，费银太巨，影响淮军的扩充。二则担心常胜军人数太多，万一不听调遣，或者与官军对抗，那真是心腹大患。所以他坚决不同意五千之数：“长毛自上海百里以外日见退去，已无须更多兵力保卫上海。”经过反复协商，最后双方协议常胜军以三千人为限。

三是军费问题。李鸿章不但坚持要减人，而且还要裁减粮饷标准，去掉病房及日用房费等种种浮款。士迪佛立开始拒绝，后来只好答应。常胜军的费用，由每月八九万两，控制在六万两以内。

李鸿章亲自与洋人辩论，体会是洋人也并非完全不讲道理，只要大家把道理说透，并非不可商量。这更让他觉得作为地方大员，对洋人避而不见，是死要面子活受罪，而且容易产生误会，结果反而容易吃亏。对这个协议结果他甚为满意，常胜军从前名义上是大清的雇佣军，但大清所谓的权力就是筹饷，而一切调度指挥概不能过问。如今，虽然还不能完全如意，毕竟他这个巡抚在调动、指挥及人事上都有了话语权。

签完协议，李鸿章开始筹划如何派常胜军开赴金陵。还未等他筹划好，曾国藩来信了，说常胜军不必再赴金陵，因为李秀成连续攻打近二十天，未能攻破曾国荃的营垒，而且损耗巨大，只能停止进攻。汇集到金陵城下的太平天国十三王辖地都警报频传，各自都忙于关照自己的地盘，精锐不断被调走，十三王救天京的计划只好取消。曾国荃得到喘

息，立即飞信给曾国藩，坚决不让常胜军到金陵来。他的理由是看不惯洋人，没法与洋人并肩作战。曾国藩知道老九不愿他人分功，所以立即给李鸿章来信，让他调回常胜军，固守原地。李鸿章立即给李恒嵩下令，让常胜军回松江驻地。

常胜军已经任命新的统领，白齐文见复职无望，竟然拉起几百亲信在镇江城外江上劫持了常胜军的一只小火轮，投奔了李秀成。李鸿章把美国驻上海领事叫来，告诉他白齐文叛变的事情，按照条约，外国人是不能支持太平军的。美国驻上海领事很聪明，来了个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巡抚大人说过，白齐文已入大清国籍，那就不能算是美国人支持太平军了。”

“那好，我就按对大清叛将的办法来追捕白齐文。”李鸿章哑口无言，立即下令贴出海捕文书，称：“不拘军民及外国人等，有将白齐文擒斩者，赏银三千两。”

白齐文叛逃，在英国人看来是一件很丢脸的事情，所以士迪佛立也不再为他说话。美国驻沪领事暗骂道：“这只高卢猪，真是惹麻烦的蠢货。”所谓高卢猪，是对法国人的蔑称，因为白齐文是法国人，后来入的美国籍。他出身海盗，平时对美国驻沪领事也颇不尊重，所以私下里领事对他也颇有烦言。

新任常胜军管带戈登到行营来拜访李鸿章。他时年二十九岁，一双蓝眼睛炯炯有神，上唇是浓密的短须，点缀在他的白脸上，显得特别扎眼。他个头又高，身着笔挺的戎装，给李鸿章的第一印象是干练而英俊。

戈登的父亲是英国皇家炮兵将军，而他本人却是皇家工兵出身。因为士迪佛立与戈登的父亲私交不错，对戈登严谨、理性、执着的个性比较了解，因此派他出任常胜军的统领。

戈登对李鸿章说道：“我是经过考虑后才接受常胜军统领一职。我认为任何人贡献力量，镇压这场叛乱，就是完成了一项仁爱的任务，并且认为这样做也会极大地帮助大清趋向文明。”

“我与阁下的想法一样。无论哪国战争，最受害的还是老百姓。尽快平定叛乱，让百姓不再流离失所，是我最所盼望的。但愿我们合作愉快。”李鸿章身高一米八，也留着短须，一双眼睛同样是炯炯有神，这两个人站在一起，有几分神似。

戈登对李鸿章的印象很好，保证道：“请大人放心，我对常胜军的训练会十分严格，绝不允许他们抢掠。”

李鸿章对此不以为然，因为湘军和淮军战斗中都有抢劫的问题。尤其是曾国荃的湘军，破城之日大肆抢劫成为拼死攻城的动力。李鸿章对淮军的抢劫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只要不是太出格，他基本不追究。

这时程学启和刘铭传都派人送信来，说李秀成已经回到苏州，种种迹象表明，长毛好像有大的军事行动。李鸿章扬了扬手中的信说道：“戈登少校，长毛要进攻上海了，我们有大仗要打了。”

“好吧，我已经做好准备。”戈登回应道。

李鸿章对戈登印象很好，当天在日记中写道：“这个英国人戈登的到來，真是天賜。他的言談舉止比我所見過的西洋人強過百倍，那些人大多傲慢自大，令人生厭。”

郭松林這些天一直在訓練馬隊。淮軍輾轉從張家口買來了五百匹馬，可是沒有懂騎兵的統領，李鴻章臨時任命了一個鄉下來管帶，可他除了知道每天兩頓喂馬外，別的幾乎都不會。所以淮軍的馬隊一直是聳子的耳朵——摆设，白白吃草料、豆餅。

郭松林被李鴻章任命為馬隊統領，立即按他的辦法訓練。他對這支馬隊的水平十分惱火，因為連最基本的訓練也沒搞過，只會弄點花架子。他第一條就是讓所有的馬匹都由騎勇本人親自喂料、飲水、梳毛、洗澡。有位叫李長龍的哨官不解，問他道：“那還要馬夫幹什麼？”

“過來我告訴你。”

李長龍剛靠近，就挨了一鞭子，郭松林指着他的鼻子罵道：“你連騎兵該怎麼和他的馬相依為命都不知道，你还配做什麼哨官！我先革了你的哨官，留營效力，再沒有長進，別怪我不客氣。”

隨後，郭松林又告誡道：“騎兵最重要的是與坐騎建立起相依為命的感情。到戰場上，戰馬和人一樣會害怕，尤其洋槍洋炮一響，馬容易受驚，這時全靠主人給它壓驚。所以，平時人和馬必須建立起互相信賴的關係。馬是畜生，但人對它好它自會知道。你平時給他喂草、飲水，不是為了讓他餓不着渴不着，而是為了讓它親近你！所以這些看似簡單的粗活，根本不能讓馬夫代勞。”他還規定，除了每天親自喂馬，還要在晌午給馬洗澡梳毛一次。

李長龍對郭松林的話非常服氣，竟然把鋪蓋一卷，夜里也到馬槽邊陪着他的馬睡覺。

李鴻章到馬隊來巡視了一次，這裡的變化實在太大，讓他驚嘆不已。那時郭松林正帶領馬隊訓練側臥，方法很簡單：想讓馬臥倒，就猛拉一側的繮繩，勒疼馬齒齦，馬疼痛中就會向一側臥倒。但訓練起來却很難，因為馬不能明白你的意思，被勒得咳嗽叫，却不肯躺倒。郭松林已帶隊訓練了三天，效果却令人失望。

李鴻章向他招了招手，他騎馬奔到李鴻章面前，根本不用蹣跚，直接從馬上跳下來。

“一看就是带马队的里手。子美，你悠着点，别太累了。”李鸿章很满意。

郭松林回道：“长毛马上就要进攻了，我不加紧训练，到时候怎么上得了阵？”

“你才来几天，我没指望你的马队能上阵。”

“我投奔大帅就是来打仗的，马队不能上阵还不让人笑话死？”他还告诉李鸿章，他正在训练侧卧，这很重要，特别是设伏时必须让马卧倒，然后突然上马杀向敌阵，让敌人措手不及，“照这样子训练，我估计到上阵时也就只能勉强应付。并且大帅还得尽快给马队配马枪，不能光靠刀矛。”

李鸿章不明白马枪与步枪有何区别，郭松林告诉地道：“马枪小巧，到时候在马背上必须一手持枪就能开火，因为另一只手还要抓缰绳。”

“那只能打过这一仗后再说，目前是来不及了。”

“大帅，六爷来了。”回到行营，戈什哈就把这个消息告诉了他。所谓“六爷”，就是李鸿章的六弟李昭庆，兄弟六人他最受父亲李文安赏识，还不到二十岁时就获得了监生功名。后来李家父子都办团练，李文安战死，一家人都希望这个老幺守在田园，不要过刀头舔血的日子。

庐州城被占，李家宅院被太平军付之一炬，李鸿章的老母及家中妇幼避到乡下老亲戚家中。李瀚章、李鸿章、李鹤章、李蕴章、李凤章五兄弟辗转都到了曾国藩帐下，只留老六李昭庆在家照顾老小。如今庐州克复，湘军已经陈兵金陵城外，整个安徽日渐安定，淮军又在上海连获大捷，合肥一带的青壮都投效淮军，以至于有了“会说合肥话，就把洋枪挎”的说法。

李昭庆时年二十七岁，正是心高志远的年纪，当年又曾经跟着父亲办团练，他就起了投军立功的想法。他连写三封信给二哥，李鸿章就让他招募一军带到上海来。

李昭庆双目炯炯，身材高挑，家人都说颇似年轻时的李鸿章。兄弟两个已近两年未见，李昭庆更壮实了些，唇上粗密的胡须十分扎眼，在李鸿章眼里既多了几分成熟，又加了几分固执。他拍了拍六弟的肩膀说道：“六弟是我们家的大功臣，一家子人全靠六弟关照。”

“我不能只做李家的功臣，我要做朝廷的功臣，打几场硬仗，也弄个知府道台做做。”李昭庆年轻气盛，不免把世事看得太简单。

听他说得轻松，李鸿章笑道：“打仗立功哪有你说的那么简单？”

李昭庆不服气道：“听说刘省三又升官了。要论打仗，我比他还早几

年呢！”

“打仗不论早晚，省三如今已是我手下大将，你可不要小看。老六，这次你带来多少人马？”李鸿章岔开话题。

“七百人吧。你再拨几千人由我统领就是。”

“这断断不可能，要想带兵打仗，只有亲自挑选、训练的勇丁才顶用。这七百人就是你的本钱，如果你确实能打仗，将来不愁没有兵勇可带。吃现成饭你连想也不要想。”李鸿章摆了摆手。

“听说长毛就要进攻了，那我就去打头阵，让你看看我会不会打仗。”李昭庆见二哥一点面子也不给，赌气请缨道。

“打头阵，打什么头阵？你以为还是三国时候双方将军要在阵前比武？”李鸿章对幼弟的急于建功立业泼上一瓢冷水，“长毛进攻哪里我们都不知道，你上哪里打头阵？你太小看长毛了，你这种念头就很让人不放心。”

“七八年前我就和长毛交过手，长毛也不是三头六臂。”李昭庆有些不服气。

“如今的长毛也不是七八年前的长毛，他们手里洋枪洋炮多得很，特别是这个李秀成，部下洋枪最多。我今年到上海来，整整训练了两个多月才敢和长毛接战，你带着新勇刚到上海，怎么能仓促上阵？你先俯下身，好好训练你的勇丁。”

这时候程学启到行营来，见到两兄弟争持不下，就开口为李昭庆说话：“大帅，既然老六想上阵，就让他上，让他跟着我，到时候由我关照。带兵打仗，要的就是这股血气，如果心里怕长毛，那反而更危险。俗话说，怕死的先死掉，不怕死的死不了。”

“就是这话，程大哥，我就跟着你上阵了。”李昭庆见机便附和道。

出了行营，李鸿章埋怨程学启：“方忠，你怎么也随着老六胡闹，他的勇丁刚带过来，怎么上得了阵？你是我最得力的大将，上了阵再回头照顾老六，那不是拖你后腿？”

“大帅不必过虑，所谓初生牛犊不怕虎。到时候让他在我军后面，接仗让我先来，胜了让六弟跟着我追，撤退时让他先走，应该不会出大岔子。长毛已经行动了，带兵的还是姓谭的，李秀成并未亲临。只是长毛的动向还不太明了，现在是两路并进，一路从太仓往娄塘镇，一路从昆山扑安亭镇，看架势好像要夹击嘉定。”程学启先解释了一番，随后把话题转到接下来的事情上。

李鸿章看着地图道：“有可能，从昆山来的这一路长毛，很可能是为

了占据南翔镇，截断嘉定退路，与北路形成夹击之势。不过，以长毛的老套路，打仗向来是靠人多势众，应该不会只有这两路。”

第十章 定大计以沪平吴 围苏州纳王请降

果然，第二天又有新军情传来，从昆山淀山湖方向有一路太平军向白鹤镇、赵屯镇而来。而同时从苏州、昆山汇集炮船一百余艘，木船七八百艘，满载太平军顺着吴淞江而来，从三江口到四江口扎下十几里的营盘。

四江口是吴淞江上的一个大码头，这里四河汇流，是青浦与嘉定间水陆要冲，也是苏州、昆山赴上海的黄金水道。淮军在这里驻扎三营陆师，还有淮扬水师一百余艘战船在此巡弋，守护上海的西大门。太平军数路并发，现在终于看明白，其进攻的重点就是四江口，其他几路都是为了阻击援军。不过，等李鸿章完全弄明白的时候，四江口的淮军已经被重重包围。他调兵遣将，令程学启、潘鼎新各率本部人马救援四江口。青浦、嘉定的驻军也各抽出人马向四江口方向进攻。各路淮军攻势猛烈，太平军多处营垒被攻破，逐步向四江口方向退守。

这样打了两天，双方在四江口形成对峙之势，太平军损失四五百人，而淮军大部分营官也都受伤。最为严重的是四江口被围的淮军三营，已经到了弹尽粮绝的地步，幸亏淮军营垒坚固、壕沟又宽又深，太平军连续进攻两天，尸体几乎填满壕沟，却未能攻破一个营垒。

李鸿章亲临前线，带领着由英国人教练的抚标营七百人，随他而来的，还有郭松林的五百骑马队，李昭庆的淮勇七百人。戈登率领的常胜军一千人，刘铭传率部四营从浦东赶来。众将都明白，与太平军决战的时刻到来了。几次大仗，都是在打到最艰苦、双方都筋疲力尽的时候，李鸿章就出现在阵前。他在最关键的时候亲自督战，完全是一副破釜沉舟的架势，全军因此士气大增，人人拼死力战。他召集众将约定次日八时同时发起进攻，刘铭传率部四营为左路；程学启率部四营为中路，李昭庆所部跟随程学启行动；潘鼎新率四营为右路；李鸿章居中协调，郭松林待命。戈登率常胜军向东进军，防备淀山湖方向的太平军。

部署完后，他指着李昭庆和郭松林说道：“这两个人你们都认识，一个是从金陵赶来不久的郭子美，他统领的马队还没训练好，我本不想让他上阵，可是他非上阵不可；这是我家老六，诸位也都认识，他新募的淮勇几乎没有训练，本来也不该出战，可是他也非要来参战。我借用方忠的一句话，叫血气可嘉。带兵打仗，就是要有股血气。两军对阵，不是敌死，就是我亡。我在这里与各位统领盟誓，不论新勇还是老将，有功必赏，有退必斩。我带的七百人兼做淮军的执法队，有谁后退一步，不必向我请命，开枪立毙阵前！”

第二天八时，淮军各路人马同时发动进攻。喊杀声、枪炮声响彻十余里。李鸿章站在新筑的高台上，拿着独眼望远镜观战。程学启、刘铭传率部众突击太平军营垒，拔掉栅栏向前猛冲。接近敌阵后，又学习洋人的战法，匍匐前进，然后突然跪起，举枪齐射。前面的太平军纷纷溃

退，但后面的太平军又涌了过来，重新站稳阵脚。双方进退攻守，成胶着之势。藩鼎新的左路军方向也是喊杀声震天动地，看来也打得十分激烈。

突然，从中路军与右路军的间隙中冲出数千太平军，人人手执大刀，袒着右臂，头裹黄巾，向李鸿章的大营直冲过来。程学启部正在苦战，根本未注意到这突然杀出的敢死队。

李鸿章听说谭绍光有支上千人的敢死队，关键时候能赤膊上阵，有万夫不当之勇，更有千万军中取上将首级的威名。他站在高台之上，很可能被太平军看出了端倪，看他们的方向，分明是直冲他而来。

跟在程学启后面的李昭庆部首当其冲，被团团围住，眼看数十人已经被乱刀砍死。李昭庆倒是勇气可嘉，毫无惧色，亲自挥刀杀敌。不过他的新勇毕竟未经战阵，不一会儿就支撑不住了。

“大帅，该我上阵了！”郭松林说完，飞身上马，手里是一柄大砍刀。他举刀过头，大声喝道，“弟兄们，到了我们露脸的时候了，别给我丢人现眼！”他一磕马肚，自顾冲向谭绍光的敢死队，紧随其后的是千总李长乐。

两人左砍右刺，杀得敢死队不能近身。不过，郭松林的马队毕竟训练太短，没冲到阵前，已经有好几人坠马，被活活拖死。这支马队向赤膊的敢死队猛冲，其震慑作用远远超过其实际战力。因为淮军从未使用马队，所以令太平军敢死队有些措手不及。尤其是郭松林和李长乐，两人连续砍倒数十人，敢死队也怕死，无人敢近身。

李鸿章带来的七百人，留下三百人，其余也冲向敢死队，枪声响处，敢死队赤裸的身体上热血直涌，短短几分钟，就有上百人阵亡。这时刘铭传的洋枪队二百人赶到，李鸿章命令他们不必归队，立即前去攻打太平军敢死队。两路洋枪，再加李昭庆部，对敢死队形成三面夹击之势。

敢死队伤亡惨重，开始溃退。而郭松林的马队和李昭庆的新勇却越战越勇，追在敢死队后面杀红了眼。敢死队的溃退给太平军造成了极大的心理恐慌，越来越多的人扔掉兵器逃命。这时戈登率常胜军从东面打过来，他站在最前面督战，手里挥舞的不是洋枪，也不是洋刀，而是一根手杖，嘴里不断地喊着：“GO！GO！GO！”

戈登上任以后，很快用人格魅力和领导艺术征服了常胜军。他治军公正严明，严肃军纪，禁止士兵掳掠，而代之以优厚的军饷和奖金。戈登虽然严厉，但通情达理，以身作则，自己得不到的事情，决不强求士兵去做。为了鼓舞士气，行军时戈登走在队伍的前面，除了一支手杖外并不携带任何武器。他带来了十几门最新式的后膛火炮，这些火炮射程远，爆炸力强，炮弹呼啸着落在太平军阵中，十几人登时不死即伤。太平军开始潮水般的后退，而四江口被围的淮军也开始向营垒外冲，前后

夹击，太平军已经是兵败如山倒。

太平军经历了严重内讧，这些年人心已经大不如前，又加上洪秀全大肆封王，各种王爷封了上千个。这些人一旦封了王，就讲排场，比享乐，上行下效，下层太平军不满情绪日增，士气大受影响，真正勇敢作战的越来越少。所以一旦溃败，就是不可收拾的局面。

吴淞江北岸是谭绍光在亲自督战，无奈他也无力回天，三四万人同时溃退，争着过河，结果浮桥被挤垮，人马纷纷落水。南岸是听王的五六万人，他手下还有凶悍的邓光明洋枪队三千余人，他们向北岸射击，无奈隔着一道河，中弹的反而多是溃退的自家兄弟。此时英军的几艘炮船也向南岸太平军开炮，几乎是一声炮响便沉一船。听王所部也开始逃命，太平军近十万人马，乱哄哄向西向南奔逃，落水者数以千计，河水为之不流。淮扬水师炮船一百余艘沿河追击，一直追到三江口。这里的太平军已经逃光，水师不必登岸，开炮把营垒轰击一通，便得胜而回。

淮军又一次获得大捷。前后三天，俘获及阵毙太平军不下万人，连毁大营二十余座，夺获洋枪、炮械、马匹、印旗近两万件。而淮军阵亡总计一千余人，加上伤者不到三千，全军上下一片欢腾，李鸿章立即向朝廷和曾国藩报捷。淮军入沪才半年时间，已经取得三次大捷，尤其是这次大战，淮军以两万人对阵太平军近十万人，能获得如此大捷，实在是大大出乎意料。

不过也有烦恼之事，那就是淮军贪财好利、抢掠成风。淮军刚入上海时，为了站住脚跟，李鸿章对部下约束极严，口碑很好。可自从第一次大捷后，淮军已露抢掠端倪，李鸿章未加严禁，如今已是恶名远扬。周馥专门做了调查，深感忧虑，特来向李鸿章汇报。说淮军在追击太平军的过程中，大部分弁勇已将劫财作为主要目标，他们先是把被俘太平军身上的财物搜罗一空，继而尸身上稍值钱的物件也被搜走。每踏破一处营垒，他们必先搜罗财物。尤其是太平军囤积的军粮，各军更是疯狂争抢。当时米价昂贵，每石值银五两，各营抢完后立即派人看守，作为本营战利品。然后又强卖给当地百姓，所得尽入统领及营、哨官私囊。不但如此，淮军还劫掠所过村庄，无人之家一概破门而入，家中财物被搬取一空。祝捷三日，淮军弁勇几乎都在豪赌，把所掠细软堆在案上吆五喝六，毫不避讳。

李鸿章其实对淮军的这个毛病了然于胸，只是没想到会如此严重，骂道：“贼娘的，他们也太不像话了，全然不知遮掩。”

周馥也劝道：“大帅，这股风必须刹住，不然，于大帅的清誉有损。如果有人在曾大帅面前多嘴，少不得受曾大帅数落。”

“老师的部众都是儒将，不屑于钱财。可淮军的统将多半起于绿林，要让他们视钱财如粪土，比让猫不吃腥还难。”李鸿章边想边说道，“老师那里倒好说，他也为九帅的吉字营焦头烂额。”

曾国荃的吉字营自从攻克九江后，已经抢掠成习。曾国荃甚至把克城之后劫掠财物作为激励士气的手段，湘军声誉为之大降。他本人则每克一城，必回老家养伤，其实是雇船往家搬财物。曾国藩屡屡提醒，无奈他只当耳旁风，还反驳道：“我的吉字营是有毛病，可吉字营也是最能打硬仗的。”事实的确如此，吉字营攻城略地，以不要命闻名。

“匹夫之勇，无非财货二字。在他们那里，护国卫道都是耳旁风。”李鸿章如此评价吉字营，也算是对淮军这一毛病的解释和开脱。

听李鸿章如此轻描淡写，周馥着急道：“大帅，这事不可等闲视之。如果闹得民怨沸腾，我淮军如何在上海立足？”

周馥是李鸿章最信任的心腹，他一切都是为淮军着想，而且他是营务处总办，整肃军纪也是分内之事。李鸿章也不能不听，他的意见是让周馥专门制定一条纪律，如果有抢劫未从贼之民财者，定然严惩不贷。战时可派出执法队巡查，有不听禁令者，可就地正法。

这一条禁令看似严厉，其实一变通执行便形同虚设。比如如何判定未从贼之民就难得很，随便编个理由说这一户从贼了，对见钱眼红的淮勇来说，实在是小菜一碟。

“还有，”李鸿章望着天花板，嘤嘤嘴唇道，“这些贼娘的弄那么多财物，都入了自个腰包怎么行？我看这样，以后所获军米每石按市价四成收购，也可减轻粮台的负担。”

这样一来，显然是把各营抢掠的粮米变成了合法收入，这风气岂能刹得住？所以周馥极力反对。

“兰溪，你还是记住我一句话，水至清则无鱼。长毛的军粮我淮军当然要据为己有，难道还要再还给长毛不成？谁抢到了就算谁的不行，可是一点好处也不给当然也不成。所以，以四成市价收购，于粮台有利，于各营也有利。至于你担心弁勇将来会劫掠民米的问题，不是还有一条禁令嘛！”李鸿章大概也觉得有些对不住周馥的苦口婆心，所以拍了拍他的肩膀劝慰道，“兰溪虽未上阵，可为淮军出谋划策，功不可没。将来或道台或知府，可随时放你实缺。只是目前不行，营务处实在离不开你。”

“大帅不必记挂，士为知己者死。当初大帅看得起我，只要大帅不嫌弃，我愿终生追随，至于功名利禄，皆身外之物，非我所攷求。”周馥依然信誓旦旦。

“你视功名如粪土，那是你心胸开阔，性情淡泊。”李鸿章拍了拍周馥的手说，“兰溪，我们要携起手来，在江苏做出一番大功夫来。”

这次到上海来，李鸿章主要目的就是守住这块饷源宝地。几个月前，他最大的愿望无非就是能在上海站稳脚跟，不让上海失陷。那时候一夕三惊，就是这个愿望也让他觉得遥遥无期。可是不过半年多的时

间，他率领淮军肃清上海周边，取得三次大捷。尤其四江口大捷，让他雄心大增。他觉得淮军的目标必须调整，不能仅仅以保住上海为己任，还要克复苏州、常州，甚至收复江苏全境——当然，金陵是曾老九的禁脔，他不会去凑热闹。

“我用四字概括，就叫用沪平吴！”李鸿章站起来，激动地在室内徘徊，“上海就好比是淮军的总粮台，如果我们只做个守财奴就未免可惜了。我们应当以上海为根本，收复整个江苏。也只有我们收复了江苏，我这个巡抚才做得问心无愧。不然，咱们无所事事，等着别人来收复江苏，我垂手来做这个巡抚，心里也不硬气。”

周馥最佩服李鸿章的就是这一点，脚踏实地，又满怀激情。当他即将到达一个目标时，另一个新目标已经在心中萌发。他聪明、睿智，能在别人未意识到的时候，就能抓住即将到来的机遇。他圆融达变，不钻牛角尖，更不喜欢空话大话，不管别人高兴不高兴，他看准的事情会立即去办。因此，周馥又大声道：“大帅，俗话说，女怕嫁错郎，男怕入错行。依我看，入错行没什么怕的，怕的是跟错了人。跟一个有大前途的人，你就有大前途；跟一个小肚鸡肠的人，也就只能学一些鸡零狗碎。我跟着大帅，算是跟对了人，有没有前途我都不计较，只要跟着大帅，见识大帅治军理政的大手笔，就是我人生一大乐，当对月浮一大白也。”

“兰溪，你不是不喜欢说恭维人的话吗？今天怎么恭维起来出口成章？”李鸿章哈哈一笑。

“因为我压根就不是恭维。再说，大帅，你我之间还用得着恭维吗？”

“有道理。我就把你的话当鼓励，在江苏好好来几个大手笔。”李鸿章下定决心。

接下来的几天，各路统领汇报战况，然后李鸿章向朝廷上保案。首功便是程学启。“尤为出力之记名总兵程学启，谋勇出众，纪律精严，可否请旨遇有总兵缺出尽先提奏，并赏加提督衔？”意思是只要有实职总兵的位子，程学启可立即补授。

位居第二的则是郭松林。他的马队虽然只训练了个半拉架子，但敢于上阵，尤其他掌中一柄大刀真有万夫不当之勇。这只是其一。他在湘军不受待见，因此投到淮军来，李鸿章自然要格外关照。这是其二。其三不能摆到桌面上，那就是他救了李昭庆的命，如果不是他冲入敢死队，李昭庆也许早成太平军刀下之鬼。“参将郭松林，闯入敌劲，手持大刀，连毙长毛三十余人，实有万夫不当之勇。可否请旨以副将记名简放江苏即补？”意思是江苏一有副将实缺，郭松林可立即补上。

第三则是刘铭传。“参将刘铭传血性忠勇，屡救危难，可否请旨开复暂行革职处分，以副将尽先推补。”刘铭传所部，在北新泾之役后四处抢掠，因为与团练抢米冲突，竟然冲入城中枪杀了奉贤县令，李鸿章给刘

铭传一个革职处分。这一仗下来，不仅复职，而且还擢副将，而且是尽先推补。

接下来藩鼎新、周盛波、周盛传、张树声、张树珊等等二十余人获提职或提衔。而且还特别说明：“其余出力员弁、兵勇，容臣查明汇案保奏。”意思是这些还不是全部，还有许多立功人员要继续保奏。

李鸿章的保案，对当初最先投奔他的将领向来是多有关照，像程学启、刘铭传、藩鼎新这些人，大家私下里称之为淮军老人。李鸿章是有意提升他们的地位，而且这些人也的确是作战勇敢，因此大家都无话可说。而郭松林骤获大功，程学启、刘铭传等人都有些不服气，李鸿章向他们解释：“九帅要我把他交回去，要治他的罪，我是以他能打仗的名义硬留下来的，所以要特别关照，这样才好向曾老师和九帅交代。而且郭子美的确能打仗，我留下他是没错的。”这样一解释，大家也无话可说了。

其他有意见的肯定还有，但只能在各自统领面前发发牢骚。不过，老六李昭庆却跑到李鸿章面前质问来了：“二哥，我和长毛敢死队拼得浑身是血，这你不是没有看到，为什么我的功劳你都一字不提？”

“你的功劳我看在眼里，当然十分清楚。可你刚入淮军就摆功，不合适。”

这个理由显然没有说服力，李昭庆反问道：“那郭子美也是刚入淮军，为什么你那么给他摆功？”

“因为他救了你的命！还因为他不是我亲兄弟。”李鸿章还给李昭庆解释，“正因为你是我老弟，为你摆功，在别人看来无私也有弊。如果让众位将领以为我有私心，将来恐怕就不能尽心尽力。所以为淮军着想，这次不能给你报功。”

李昭庆心里委屈，但李鸿章所说的也有道理，因此也就不再计较。

每次保案，或明或暗，将领们总会争功。李鸿章认为这次大捷立下最大功绩的并不是他的将领，而是洋枪洋炮。当然，这话不能直接给他的部下讲，那样会太伤人心。回过头来想想，当时太平军敢死队直奔他的大帐而来，他们赤膊上阵，不可谓不勇，如果只凭郭松林的马队，恐怕未必能胜。幸亏他身边有七百洋枪队，洋枪一响，太平军敢死队纷纷中弹，以致胆寒。后来戈登再从东面过来，他的大炮又对太平军产生巨大震慑。再后来英国战舰参战，太平军才彻底崩溃。从头至尾这么一想，如果没有洋枪洋炮，他的淮军如何能够打败十余万太平军？当初自己不顾老师的反对装备洋枪，实在是太对了！

不过，洋枪洋炮的耗费实在惊人。这一场仗下来，军械局呈上各营消耗弹药，竟然有一万余两。淮军的军费主要来源于上海厘捐，一则淮军不断扩军，已经达三万余人，二则装备洋枪洋炮，花费实在太太，军

饷已拖欠了一个多月，如果淮军全部装备洋枪洋炮，开销自然更加惊人。现在哪怕一粒小小的铜帽，也要辗转从洋人手中购买，价格全由洋人说了算。又因为太平军也从洋人手中购买，因此那些奸商奇货可居，更是漫天要价。李鸿章这些天一直在想，能不能自造枪弹？只是他手下的人仿制旧式大炮还勉强，洋人的枪炮古怪，实在没有把握。

俗话说得好，你正打盹，就有人送枕头来。常胜军的马格里，此行来的真实目的就是要试探李鸿章是否有意自造枪炮。时年三十岁的马格里，正是中国所谓的“而立之年”，急于建功立业。李鸿章对洋枪洋炮非常重视，而淮军的枪炮及配械却一概辗转购买，他从中看到了一个大机会。

混到洋商中去倒腾军火，马格里觉得并非自己所长，也不屑为之；而他虽是军医，却一直对军械制造很感兴趣，如果能鼓动李鸿章自造军火，他将有望成为李鸿章眼前的红人，并由此开创出一番属于他的大事业。这个想法一旦形成，马格里就几乎到了夜不能寐的地步，尤其是他亲自参加了四江口之战，洋枪洋炮在这次大战中的作用他是洞若观火。所以大战一罢，他就来见李鸿章，无奈李鸿章太忙，除了接见部将，还要接见江苏大员，洋人能顺利见上面的，都是英法美在上海颇有头面的人物。马格里这个上尉军医，连来三趟都未能如愿，今天见署理布政使刘郇膏一走，他就不顾仆役的阻拦，闯了进来。

李鸿章还记得马格里，半年多前他初到上海，洋人不把他这淮军统帅放在眼里，上海的情形多是从他的口中得知，所以李鸿章招了招手道：“马格里小老弟，有几个月不见你了吧？怎么不到我衙门坐坐？”

马格里见李鸿章很热情，心里希望更大，便道：“大人太忙，我来过几次，都见不上。”

李鸿章立即把武巡捕叫来，指着马格里道：“马格里先生是我的朋友，以后只要是他来，随时可以报进，不必拘于常规。”

随后，马格里赠给李鸿章一支最新式的转轮手枪，能装弹六发。他告诉李鸿章，这支手枪是美国人柯尔特发明的，柯尔特曾经当过水手，从轮船舵轮上受到启发发明的这种手枪，一次装弹六发，只需扣动扳机，就可连响六枪，非常犀利，如今已经风靡世界。

李鸿章左看右看，爱不释手。

两人从手枪说到洋枪，又说到洋炮，马格里很自然把话题转到军械的价格上来。李鸿章顺手把军械局上报的价格单给马格里看，十二磅炮弹一发要三十两银子，一万粒铜帽——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子弹，要十九两银子。

马格里粗粗一算，淮军至少要花两倍多的冤枉银子。于是他向李鸿章建议道：“如今西洋各国都有自己的大型兵工厂，专门制造枪炮弹药。

从中国的实际利益出发，也应该建立这样的制造厂。”

“我早有此意，只是洋枪洋炮太过精巧，大清目前没人能造得出来。”李鸿章有些无奈。

“我可以很肯定地对大人说，中国人一定能够造得出来。”马格里望着李鸿章的眼睛，以表明他所说属实，“其实中国人非常聪明，仿造这些军火没有任何问题。制造军械主要靠机器。如今西洋各国，镗床、机床、铣床无所不有，什么样的东西都可以造出来。”

李鸿章十分动心，无奈这些机器大清根本没有。

马格里不想让机器的问题阻断了他的计划，便又说道：“即使没有这些机器，十二磅的炮弹也完全可以自己制造。”

李鸿章做个包扎的动作，问道：“你是治伤救人的军医，也懂制造炮弹？”

马格里点了点头：“我虽是军医，但对枪炮制造很感兴趣，我随身带的书籍一半是医书，再有一半就是制造军械的。大人如果不信，我可以想办法造一颗炮弹让大人瞧瞧。”

“如果你真能造出洋炸弹，我到时候为你专门成立炸弹局，请你来主持。”李鸿章半信半疑。

闻言，马格里激动得一颗心仿佛要从嘴里蹦出来，兴奋道：“大人给我一些时间，我一定造出一颗炸弹来。”

大话说出去了，如何造出一颗炸弹来，马格里心里没底。他的确懂军械制造，但问题是他手里除了手术刀，也没有其他工具。他到租界区一家接一家地逛商铺，希望有意外惊喜。锤子、凿子等买了好几样，但就凭这几件工具是造不出炮弹的。当他走到租界区尽头的时候，一个小修理厂引起了他的注意。他进去一看，竟然有一台车床！

他从常胜军军械库中弄来一枚十二磅炸弹，小心翼翼地拆开，仔细画出图样，然后到小修理厂让他们用车床帮着按图样做出所需的形状。这样忙了四五天，竟然造出了一枚炸弹。他兴冲冲去请李鸿章验看，李鸿章十分惊讶，没想到马格里竟真能造出炸弹。只是，这枚炸弹能否用于实战，他实在没有经验。恰巧士迪佛立到巡抚衙门来了，李鸿章立即让他来评判。士迪佛立看罢，认为这枚炸弹完全可以使用。

李鸿章向来是看准的事情说干就干，送走士迪佛立后，他立即与马格里商讨开办炸弹局的事。马格里建议道：“必须要雇请善制铁器的匠人，能请到洋人技师最好，还要请部分帮工。最开始至少要有十五六人，以后随着规模扩大，再随时增人。最为要紧的是必须买一台车床，这样才能保证炸弹的质量。”

“一切都交给你去办，花多少银子你估算一下。我立即安排人以巡抚衙门的名义给你下个札子，委任你为上海炸弹局总办。”李鸿章一口气说完。

在上海城外的一座破庙里，马格里指挥几个人在里里外外收拾着，请来的两个铁匠正在起炉灶。他又到那家修理厂去商讨购买他们车床的事情，修理厂无论如何不答应，但提供了一条线索，吴淞江边有一个英国人办的船泊修理厂已停工几个月，有一台车床要卖。马格里雇了一辆马车，立即去那家修理厂，不仅顺利地买下了一台锈迹斑驳的车床，还把一个会用车床的中国小学徒挖了过来。这么忙了七八天，上海炸弹局正式开工了。

五天后，他们造出了十枚炸弹。马格里从常胜军借来一门火炮，在郊外的荒地里试验他们自造的炸弹。十枚炸弹，有七枚炸响。

见状，马格里很高兴地说道：“现在咱们的炮弹有两个问题还需要解决，一是打不远，二是爆炸力太弱。今天我请大家喝酒，明天接着干！争取月底请李大人验收。”

到了月底，马格里请李鸿章和士迪佛立前来验收他的炸弹。连开三炮，远处的土堆被夷为平地。士迪佛立竖起大拇指，嘴里连说“OK”！

马格里已经得到李鸿章的完全信任，但他的工厂生产能力太低，每天只能生产十几枚炸弹，这对淮军来说是杯水车薪。要想提高生产能力，关键是要装备蒸汽机以及车床、铣床、镗床等设备。

马格里一直在为此伤脑筋。这时，突然从天而降一个很好的机会：阿思本舰队有一批制造枪炮的机器准备出售。

所谓阿思本舰队，其正式名称是英中联合舰队。这件事要从一年多前说起。当时中国海关署理总税务司英国人赫德向总理衙门提了个建议，说可以从国外购买一批军舰，组建大清舰队。他认为大清如果有这样一支舰队帮助，一天就可攻破金陵城。当时朝廷刚与洋人签订城下之盟，对洋人的船坚炮利印象深刻，认为如果大清也有这样一支舰队，不但可以帮助平定太平军，而且还可以加强海防。恭亲王十分感兴趣，极力说动慈禧同意了这一建议。由于赫德的推荐，此事交由英国人李泰国全权办理。

李泰国原来是中国海关总税务司，但他认为太平军势大，北京随时不保，因此以养伤为由，拒不到北京就任，总税务司一职才由赫德署理。李泰国接到这一授权，马上拟定一个计划上报英国政府，英国政府认为这是加强在中国军事力量的绝好机会，所以很快批准了李泰国的计划。

李泰国的计划，其实就是完全由英国人控制这支舰队，而舰队的费用则由大清来承担。李泰国花银二十八万两从英国购买了七艘退役军

舰，而且自作主张与英国海军上校阿思本签订协议，任命他为舰队司令。还把阿思本的年俸定为三千英镑，少校军官的年俸为七百英镑，同时招募皇家海军官兵六百余人，组成了阿思本舰队。在和清廷的谈判中，其价格则被虚报为一百多万两。

李泰国先于舰队一个多月回到中国，把他与阿思本签订的合同交给总理衙门。总理衙门一看便傻了眼，本来只是要委托李泰国购军舰，怎么一下成了英中联合舰队？而且这支舰队的调动权、指挥权、人事权以至于海洋利权，都归了李泰国和阿思本。这个合同一公开，舆论为之哗然，就是署理总税务司赫德也觉得不可思议。如果这一合同成立，英国无疑将独霸中国，所以美、法、俄等国也纷纷反对。曾国藩、曾国荃、李鸿章都上奏反对组建这样的舰队。

朝野上下都对李泰国和阿思本不满，总理衙门不能不重新考虑。这时候李泰国反而不耐烦了，他发出最后通牒，二十天内必须给予答复。总理衙门只好托美国驻华公使蒲安臣出面协调，李泰国仍然毫不松口，还威胁说如果不满足他的要求，就把舰队解散。曾国藩愤而上奏说道：“以中国之大，区区一百七十万之船价，视之直如秋毫，了不介意。或竟将此船分赏各国，不索原价，亦足使李泰国失其所恃而折其骄气。”总理衙门最后下定决心，照会英国政府购舰计划取消，军舰由阿思本驶回伦敦变卖。

阿思本舰队的七艘军舰全部在吴淞口停泊，舰队中有一名副管驾是马格里的老乡，马格里好几次请他吃饭，两个人关系很好。所以当听到朝廷决定让阿思本把军舰卖掉的消息后，马格里的老乡立即给他出主意，说随舰队有一整套制造枪炮的机器，完全可以买下来。马格里一听非常兴奋，让老乡带他偷偷登舰去参观。他一看真是大喜过望，车床、镗床、铣床、空气锤及配套的蒸汽机一样不缺。他立即向李鸿章报告，极力鼓动把这套机器买下来。李鸿章对李泰国印象非常不好，回绝道：“我这一辈子，绝不同这个人打交道。”

马格里又劝道：“李泰国这人的确可恶，但舰队的机器却是好东西。大人不愿和他打交道，那由我想办法出面买下来如何？”

李鸿章想了想道：“这件事我完全拜托你来办理，但不能以官方的名义，那样你的同乡们免不了狮子大张口。咱们两人办事可不能像李泰国那样，朝廷托他一，他却办成了三。”

“大人尽可放心，我是想干一番事业，不想从大人手中骗笔银子走人。”

这事办得还算顺利，三万多两银子买下了大大小小十几样机器。上海城外一个废弃的粮仓，作了马格里兵工厂的新址。十几天后，李鸿章及淮军数名统领、新任海关道郭嵩焘等人被邀请过来参加开工仪式。十几人被带进工厂，库房改造的车间里静悄悄的，新购置的蒸汽机、铣

床、蒸汽锤及原有的旧车床已经安装完成。这些东西能替人造枪造炮弹？大家正在疑惑，马格里一声命令：“启动！”

突然之间，车间里响起轰轰的声音，蒸汽机转起来，蒸汽锤咣咣地响了起来。大家都吓了一跳，回过神来后立即发出一片惊叹声。马格里带着工匠们进来了，他一件件向大家介绍这些机器的名称及用途。铁匠夹起一块铁片，放到机器锤下，只需上下左右翻动，锻打的工作就由机器完成了，那块方钢很快被打成薄片。然后再到一台机器剪刀上，按图样剪好，然后两个熟练的工匠一阵锤打，一个炮弹壳就完成了。李鸿章津津有味地看着这些奇妙无比的机器，连连赞叹：“真神奇也！真神器也！”

郭嵩焘是李鸿章的同年，翰林院散馆后，入曾国藩幕府八年，两年前回京入值上书房。李鸿章很欣赏这位同年的见识，奏调他到上海来任职。郭嵩焘向来主张要学习洋人的长技，所以对李鸿章此举也是由衷地称赞：“京中那帮都老爷一提起洋人就嗤之以鼻，真该让他们来瞧瞧。”

李鸿章笑着回应道：“我出身翰林，可对翰林实在不敢恭维。我朝缺的是实干的人才，最多余的就是科道翰。”

所谓科道翰，是指御史言官和翰林。都察院设吏、户、礼、兵、刑、工六科给事中，对应负责监察六部，又设十三道监督御史，分别监督十三个行省。再加翰林院的翰林们，都属于清要言官范围，少有实事可干，最大的权力就是可参劾官员。

李鸿章等人参观完炸弹局，临上轿前对郭嵩焘道：“林文忠公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夷之长技实在太多，我现在是搭紧鞋襻还怕撵不上，自造炸弹这只是第一步。我要上奏朝廷，要鼓励各地雇请洋人技师，赶紧学习洋人。学习洋人技术，现在是为了平内乱，长远是为了御外侮。筱仙你看现在的局势，长毛败亡不过是早晚的事，将来对我大清威胁最大的是谁？还是洋人！长毛已成肘腋之患，而洋人才是心腹大患！现在趁着剿灭长毛这个由头，洋人还肯教我们。所以要学习洋人的枪炮技术，现在是最好的时机！”

“现在看来，我到上海来这一步走对了，在京中与那帮只讲空话的人熬日头有什么意思！”郭嵩焘也是自视甚高的人，现在也不得不佩服李鸿章，他的眼光和境界，自己的确无法相比。

“就是嘛！”李鸿章重重拍了一下郭嵩焘的手背，又向军械局的丁日昌招了招手说，“雨生，咱们全指着洋人也不行。你拉起一帮人来，就照着马格里的路数也弄个炸弹局，万一有一天洋人和咱闹别扭了，离了张屠夫，咱照样不吃带毛猪！”

丁日昌应道：“属下早就有这想法，只是觉得银子太紧张，没向大人开口。”

李鸿章痛快地说道：“银子的事你不用管，我来想办法。”

同治二年九月（1863年10月），李鸿章的淮军主力直薄苏州城下。

半年前，李鸿章上《分路规取苏州折》，兵分三路进攻苏州：中路由昆山自东而西直接进攻苏州，由程学启率部担任；北路由常熟进攻江阴、无锡，目标是截断常州与苏州的联系，由刘铭传、李昭庆率部实施；南路由李朝斌带太湖水师进击吴江、太湖，目标是截断浙江与苏州太平军的联系。三路而外，尚有黄翼升率淮扬水师，往来调度，取得水上优势；以常胜军驻于昆山为各路接应；潘鼎新部驻金山卫、刘秉璋部驻洙泾、郭松林部驻朱家角，以防太平军突袭吴淞后路威胁上海。

经过不到半年的攻守，南路太湖枢纽花泾港、吴江县和震泽县城全部被淮军攻克，淮军水师可直下太湖，浙江嘉兴与苏州的联系被割断。北路刘铭传、郭松林、李昭庆、黄翼升等联合攻克江阴，太平军十万大军被击溃，伤亡两万余人。江阴抚常州、无锡之背，是太平军南北往来的咽喉，江阴一失，常州、无锡、苏州的太平军都大受震动。

十月，李鸿章亲临前线。按惯例，这预示着苏州决战就要到了。

苏州是江南重镇，清代是江苏省城。太平军占领苏州后，把这里作为太平天国苏福省省会，李秀成精心经营，想建成第二个天京。而攻占苏州，当然是李鸿章梦寐以求之事，把他的巡抚衙门迁进苏州，他这个江苏巡抚才算得上名副其实。

然而，要攻克苏州绝非易事。苏州建城于公元前514年，吴王夫差的父亲阖闾命伍子胥建阖闾城，并作为吴国的都城。到了隋开皇九年（589年）始称苏州，沿用至今。因为历史久远，苏州又有众多别称，吴都、吴会、吴门、东吴、吴中、吴下、姑苏、长洲、茂苑等。苏州城又以规模大而著称，大约有十五平方公里。苏州又是有名的水城，城内城外，水网纵横。城外则是四面环水，太平军凭河筑长墙，无异于城外之城，长墙内建有石垒、土营数十座，南自盘门，北至齐门，联为一体。墙内多挖地穴，堆土覆板其上，开花大炮也无可奈何。

苏州被围，李秀成自然十分着急。于是他连续三次写信给常州守将陈坤书和无锡守将黄子隆，约他们率部到苏州城下会战淮军。然而那时候陈坤书、黄子隆都已封王，与李秀成平起平坐，而且天王也未授命李秀成节制各军，大家自然不听招呼。何况无锡也正受到淮军的进攻，实在无力抽身前来会战。李秀成只好率苏州太平军孤军奋战。然而就是苏州的太平军，他也不能指挥自如。慕王谭绍光是从广西一路杀出来的“老兄弟”，能拼命死守，而以纳王郅永宽为首的湘楚“新兄弟”则别有心思，好几次不听军令，迟不赴援。因此，苏州城内外的太平军虽然号称十万人，战斗力却今非昔比。

苏州既然是水城，那么水上的优势至关重要。淮军有太湖水师和淮杨水师，而李秀成的水师主力早就调到天京城下，苏州水师力量极其薄

弱，所以淮军水陆并进，攻势凌厉。数十天的时间，太平军城外的长墙、营垒，多处被踏破，宝带桥、五龙桥、蠡口、黄埭、浒磁、王瓜泾、观音庙、十里亭、虎丘以及附城石垒，全部落入淮军手中，白齐文献给太平军的小火轮被烧毁，支持太平军的洋人也多伤亡。

就在这关键时刻，江北局势出现问题。安徽土豪苗沛霖是个反复无常的小人，数次投太平军，又复投官军，如今又投向太平军，并扬言要带兵南下。如果他真带兵出安徽，那湘军就有后路被抄的危险，因此曾国藩急调淮扬水师北上。

周馥为李鸿章考虑，也建议调淮扬水师北上：“调走水师，苏州若万一不保，无论朝廷还是曾帅，都不能责备大帅；可是，如果苗沛霖真冲出安徽，金陵局势崩溃，那大帅可真就成为众矢之的。为大帅自保计，还是遵令调军的好。”

“兰溪所说全是为我好，可是我不能为了自保而坏苏州大局。”李鸿章摇了摇头，“苏州城下的战局到了最关键的时候，好比两个人掰手腕，正在僵持。此时一只苍蝇在手上一挠痒，可能就决定胜负。此时我稍微有自保卸责的心思，就好比是那只坏大事的苍蝇。为了淮军数万儿郎的性命，我就把这个风险担起来。”

李鸿章勇于任事，最关键的时候坚持不动摇，这一点是一般人做不到的。周馥的一番好心被辞，却没有“好心当了驴肝肺”的苦闷，他为李鸿章的态度所折服。

“我还有个判断，苗贼不可能冲出安徽。苗沛霖自起事以来，一直在凤台一带称王称霸，从未离开老巢。他的乌合之众也多是本地人，拖家带口，苗沛霖就是想出安徽，他的部众未必跟着他走。他有自知之明，真要离开他的一亩三分地，恐怕也没那个胆量。他不过是个反复小人，占据了地利的优势，其实连个枭雄也算不上。”

李鸿章对苗沛霖的分析判断独到而深刻，周馥想想也的确如此，所以不再相劝：“大帅把苗沛霖看到了骨头里，就是曾大帅，也未必预见到这一点。”

“老师是最擅长相人的，肯定也看穿了苗贼的秉性。可是他用兵向来最重一个稳字，不像我有时候像个红了眼的赌徒，敢豁出去赌一把。”李鸿章连连摇头，然后抿起嘴唇喝了口茶，最终下了决心，“就这样，再扛上一个月。不过，苏州的局势不能久拖不决，如果浙江长毛大举来援，局势就真有崩溃的可能。兰溪，你着人把程方忠叫来，我与他商量一下。”

围攻苏州的是程学启的部众，虽然李鸿章也在前敌，但实际指挥要由程学启来执行。所以李鸿章有什么部署，先要与程学启商量。程学启一到，李鸿章把朝廷的上谕和两份参折递过去，想起他根本不识字，就扔到案上说道：“方忠，有人参劾我不让淮扬水师北上，是拥兵自卫，不

顾大局。”

“贼娘的，这是站着说话不腰疼！”程学启是粗人，一着急自然没有好话，“苏州现在的局势，求援还来不及，再调走淮扬水师，是要老子好看！”

“急也没用，朝廷只督促而无一字责备，也是给我淮军留着脸面。只是苏州的战局不能再拖下去，你可有什么好办法能尽快拿下来？”李鸿章其实是希望从程学启口中听出个具体日期来，或一月，或半月，他心里才有底。

“攻克坚城，只有拿命去搏，有什么好办法！”程学启拿烟袋杆指着奏折说，“这些上折子的人在屋里喝着大茶说三道四，哪里知道我们枪林弹雨是什么滋味？”

“别人怎么想咱们没办法，只有自己想法子尽快破城。”李鸿章摇了摇头，像忽然想起来什么，“方忠，你的手下有没有与苏州长毛相熟的？如果能说动他们投诚，岂不事半功倍？”

“还真有这么个人！”程学启闻言，一拍大腿道。

程学启手下有名叫郑国魁的参将，当年也是家徒四壁，做过盐枭，当过团练，后来投奔了太平军。再后来随程学启一起投降湘军，又一起随李鸿章来到上海。他当年追随太平军时有个好兄弟，如今在纳王郅永宽手下做了个小小的巡检。如今见太平军大势已去，就想投奔淮军，所以悄悄混出城见过郑国魁一次，说明投诚之意。郑国魁将这事报告过程学启，程学启觉得一个小小巡检，做盐不咸，做醋不酸，如果是诈降做内应，反而会坏大事，所以不感兴趣，而且告诫郑国魁不可私下与太平军来往。

李鸿章噙着嘴唇说道：“方忠，这事我不这么看。他是个巡检不假，但未必仅仅是他的意思。”

程学启吐出一口烟问道：“大帅的意思，是他上面的人放他来试探？”

李鸿章点了点头：“对，正是此意。我听戈登说，苏州的长毛也闹派系，从广西出来的老兄弟与湘楚的新兄弟闹得很僵。你让手下的郑参将仔细套套苏州长毛的情况，看看到底是谁派他来。这件事宜速不宜迟，你马上去办。”

过了两天，程学启跑到李鸿章大营来高兴地说道：“大帅，真让你说着了，你想都想不到，这个小巡检竟然是替郅永宽来打探的！”

第十一章 弃信义鸿章杀降 受愚弄戈登反目

郜永宽是湖北蕲春人，咸丰四年（1854年）参加太平军，一直追随李秀成转战南北，去年刚封的纳王。苏州守将谭绍光也是李秀成的手下，不过他是从广西出来的老兄弟，封王又早，因此对郜永宽颇为轻视。郜永宽封王虽晚，不过他有一帮铁杆好兄弟，手下人马比谭绍光还多两倍，所以敢较劲。如今苏州的形势不容乐观，眼见得淮军步步紧逼，郜永宽和他的新兄弟们心思就大不同于谭绍光的老兄弟。老兄弟对太平天国那真是死心塌地，因为不死心塌地也没办法，官军每收复一地，对广西出来的老兄弟向来不会善待。可是，新兄弟就不一样了，他们受老兄弟的欺压，打仗拼命要靠前，战后论功行赏却总比老兄弟逊一筹。洪秀全就是对李秀成也不能完全信任，何况对这些新兄弟。

近年来，太平军日渐腐化，圣库制度已近崩溃。各王、天将一层层贪墨，就连一个小小巡检也可以坐留浮财。所以，太平天国人心已散，都知道败亡不过是早晚的事。而李鸿章又向来善于招降纳叛，所以，郜永宽的兄弟们都有献城投降的意思。不过，这事要等郜永宽拿主意，于是就有了一个小小巡检出城洽降的事情。之所以派一个小小的巡检，一则不太容易引人注意，二则回旋余地大，进退自如。

郜永宽有意投降，但顾虑颇多，因为他追随李秀成攻城拔寨，与官军打过数不清的恶仗，朝廷能否真正给他一条生路，实在心里没底。就是朝廷有意放生，那么李鸿章呢？先是在上海附近，而后嘉定、青浦、松江，再后来太仓、昆山、嘉善，郜永宽都与淮军交过手，淮军会不会翻脸不认人呢？他对巡检带回来的话不敢完全相信，就与洋人白齐文密商。

白齐文投了太平军，带来了一艘火轮船，而且对洋枪洋炮内行，因此很得慕王谭绍光的信任。但他有个毛病，对部下约束不严，骚扰太重，慕王所部向来军纪森严，所以对白齐文多有烦言。后来，白齐文告诉慕王，他可以买到洋枪洋炮。慕王厚资遣他去上海，谁料白齐文一条洋枪也没带回，反而买来洋酒数十箱，分饮部众，天天醉醺醺，寻衅滋事。再后来，慕王依赖颇重的小火轮又在白齐文手中被淮军焚毁，他也就越来越没有好脸色给白齐文。白齐文知道郜永宽与慕王关系不睦，所以悄悄结交他，两人关系渐非寻常。

郜永宽愿与白齐文商议绝密之事，一则觉得洋人比较看重承诺，二则白齐文与戈登能够联系上，若能从戈登那里打听到消息总比单听淮军将领的许诺可靠些。白齐文也看出苏州城难以久守，他投到太平军也并没得到李秀成的重用，所以起了重新回常胜军的心思。可他要回常胜军，就必须有回去的本钱。如果他能帮着戈登劝降郜永宽，也是大功一件，那时候他不但可以重回常胜军，李鸿章的通缉也得撤销。所以他对此事也是非常积极，派心腹拿着他写的一封亲笔信悄悄出城送给戈登。

戈登看了白齐文的信，觉得如果能够劝降郜永宽，不必硬拼拿下苏州城，也是大功一件，所以立即给白齐文回信，一是说明李鸿章的淮军中，有不少就是太平军投降的军官，都被保举升了官。二是说明朝廷不久前专门有道上谕，要求前线主帅不得擅杀降众。

郜永宽接了戈登的亲笔信，由白齐文翻译给他听。他更感兴趣的是朝廷的上谕，戈登附了中文抄件：“果能于城池未下之先诚心归顺者，无论其从贼之久暂，均一律准其投诚。将军械、马匹呈缴后，该大臣等酌留所部，令其随同剿贼。倘有不愿随营，即饬地方官递送回籍，或妥为安插，毋令失所。携带资财，不准兵勇抢夺；如兵勇利其资财，私行杀害，即按军法从事。本管官不行查办，一经发觉，即着该大臣等从严参办。”这份上谕打掉了郜永宽的担心，于是他下定决心向淮军投降。

要投降当然彼此先要谈条件，而最好应该有双方都信任的第三方作为见证，可这个人还实在难找。李鸿章帐下的太平军降将不缺，但郜永宽能信任的却没有。他想了一圈，最后想到了戈登。戈登虽与李鸿章并肩作战，但他身后是大英帝国，甚至还有美、法等国。如果戈登肯做这个第三方，李鸿章想要心计必须顾忌洋人的信用和脸面。

于是，他再让白齐文请戈登出面参与谈判，做第三方。双方都说妥了，郜永宽派康王汪安均到娄门外一只小船上与戈登、程学启会谈。汪安均提出要由戈登作保，保证投降后降众的人身安全。至于献城，首先必须想办法让谭绍光离开苏州，如果他在苏州城，则很难顺利献城。最好的办法就是趁他出城的时候，把他关在城外。至于纳王还有什么想法，得要他亲自来谈。大家都明白，郜永宽冒着背信弃义的骂名临阵倒戈，当然不会只求一条生路，他的条件是什么，那是下一步的事，今天所能确定的就是郜永宽真心求降，而淮军则是诚意受降就够了。

郜永宽召集亲信紧锣密鼓谋划献城之策的时候，李秀成带着一万多人马进了苏州城。此前，李秀成数次写信恳请常州守将陈坤书和无锡守将黄子隆率部到苏州城下会战淮军。无奈两人都不肯前来，于是两天前李秀成带着这一万多人前去救援无锡，希望先解无锡之围，换取黄子隆对苏州的救援。然而，等他赶到无锡城下时，无锡城已经易主，如果不是他撤得快，连这一万人也搭进去了。真是兵败如山倒，太平军如决堤的洪水，纷纷向常州方向溃退，损失惨重。当时李秀成有一种被洪水没顶的感觉，因为他从来没有看到太平军会有那样的溃退。从前败仗也曾经打过，但就是败了，依然也要灭官军一身血。他心里陡然万分悲凉，仿佛看到了苏州城的陷落，还有天京城的陷落。虽然太平军还有数十万军队，但像洪水一样溃退的军队，十万二十万和一万又有什么区别呢？所以，他进苏州城后，情绪万分低落，不想见任何人。

到了晚上，他情绪才稍稍平复，派人请谭绍光和郜永宽到他的忠王府来。谭绍光如约前来，而郜永宽却没有来，部下也说不清他的去处。李秀成心里一震，有种不祥的预感。

那时，郜永宽已在苏州北门——齐门外的阳澄湖里与程学启、戈登会谈。

“这帮兄弟跟着我折腾这么多年，又都好脸面，既然投了官军，自然很在乎在官军中的地位，很看重头上的顶戴。”郜永宽提要求了。

程学启临来前曾请示李鸿章，郜永宽要是提献城的条件，答应还是不答应？李鸿章指示道：“不管他提什么条件，你先答应下来，当前最要紧的就是把苏州城拿下来。不然淮扬水师真要调走了，苏州城可就麻烦了，弄不好会让淮军摔个大跟头。”

程学启笑了笑回道：“他要是想当这江苏巡抚，我也答应？”

李鸿章正色道：“当然，他敢提你就敢答应。反正投诚过来后的前程还要看他们的造化，要一刀一枪地去挣。比如你，这二品的总兵不也都是上海苦战而来的？顶戴总不会莫明其妙地红！”

所以，程学启答应得很干脆：“这是当然，临走时大帅有吩咐，兄弟们有什么想法直接说就是。咱们既然在这里见面，就是为了当面锣对面鼓把话说清楚，也让戈登将军做个见证。”

“详细的事情你们谈，我没兴趣听。我只担保投降的将军们没有性命之忧。”戈登摇着头，然后到岸上亭子里去闲坐。

“我们有四王四天将。四王除了我外，有康王汪安均、宁王周文佳、比王伍贵文，四天将是张大洲、汪花班、汪有为、范启发，他们都是跟我拜过把子的过命兄弟。我在苏州城敢和谭某人较劲，靠的就是这帮兄弟。苏州城六门，四门在我这帮兄弟手中。所以，他们的心思我不能不顾及。”郜永宽做了这番铺垫，把他的献城条件说出来，“大家的意思，这些有王爵的，能混个总兵的顶戴，四天将，能混个副将顶戴最好。”

程学启心里想，我出生入死才弄了个总兵顶戴，你们张口就要总兵、副将，真是癞蛤蟆跳进秤盘里——不知几斤几两。但他的表情却十分诚恳，道：“这是应当的，我现在就可以明确回复郜兄，问题不大。”

“如此最好，我回去也好给兄弟们交代。”郜永宽得到这番答复，很满意。

见此，程学启又话锋一转道：“如今李秀成也回了苏州，李抚台的意思，连他和姓谭的一锅烩了。”

“这有些难。李秀成在兄弟们中威望甚大，他又带来一万多人马，要想一块解决他和谭某人所部，兄弟我实在没有把握。”郜永宽有些踌躇。

“那就没有办法了？”程学启有些着急，“夜长梦多，那要拖到什么时候？”

郜永宽笑道：“当然也不会久拖不决。忠王临来苏州时，天王给了他四十天的期限，四十天后必须带人马回天京，他离开苏州的期限已经到了。”

李秀成在苏州的时间竟然还有个明确的期限，程学启大为不解。

“岂止是有期限，当初忠王出京来救苏州，还交了十万两银子才出来的。”郜永宽长叹了一口气。

原来苏州危急，李秀成请求率部救援，洪秀全担心他趁机逃走，所以不肯让他出天京。后来李秀成一求再求，并请出天王最信任的洪仁玕帮着说话，这才准他出京四十天，到期必须返回天京，一天也不可迟延。而且，还要李秀成交十万两银子。李秀成把王妃们的首饰都卖掉了才凑够出京的银子。洪秀全一直担心李秀成尾大不掉，处处提防，所以四十天的期限他是无论如何也不敢违抗的。

“如果忠王带着人马走了，对付谭某人兄弟们还是有把握的。”郜永宽说，“万一到期忠王不肯走，我也会劝他走的。忠王对我的话，还是听得进的。”

把李秀成赶走也未尝不可，只要尽快攻下苏州城就行。程学启心里想了想，点头说道：“一切由你随机而动。不过，大帅有吩咐，谭逆必须死，你们到时必须提他的头来见。”

李鸿章非要谭绍光死，这让郜永宽的心里很舒服，他有些得意道：“办法我们也想过了，打算趁他视察城墙的时候——他每天至少要到城墙巡察两次——把他推下城来，随你们处置。”

双方谈得很顺利，也都很高兴，郜永宽临时起议，对程学启说道：“程将军，小弟有个奢望，请将军答允。”

程学启禁不住皱皱眉头，以为郜永宽又有什么额外要求，便问道：“郜老弟还有何不放心？”

“投了官军，就是一家人了。今后在一个锅里摸勺子，少不得磕磕绊绊，我和兄弟们举目无亲，心里实在没底。”郜永宽冲着程学启抱抱拳说，“我斗胆请将军答应，我和弟兄们与将军来个桃园三结义，一来成全兄弟情义，二来我和兄弟们也有了依靠。”

程学启一听是这话，放下心来，这更证明郜永宽是诚心投靠，结拜为兄弟有何不可？将来如果这帮兄弟都唯自己马首是瞻，也不是坏事，所以很爽快地答应了：“这是应当的。不如今天我们就月下相拜，先结为兄弟。”

两人一序年齿，郜永宽时年二十七岁，程学启三十四岁，当即月下结拜。之后程学启拿过一支箭矢来，“啪”的一声折断：“程学启今天与郜

永宽结为异姓兄弟，不求同生，但求共死。若有违誓，如同此箭。”

郜永宽也学程学启的样子，折箭盟誓。

戈登的承诺是担保郜永宽等降将的性命，如今见两人结为兄弟，他也按照西洋的传统，把手放在胸口上道：“我在这里向上帝发誓，一定保证郜永宽诸位兄弟的性命安全。”

郜永宽悄悄回城，听说李秀成找过他，心知不妙，盘算第二天的说辞。

第二天一早，李秀成派人来请郜永宽到忠王府议事。郜永宽带着一百多人的卫队赶往忠王府。忠王府外，康王等三人早就等在那里，原来四王同时被请。几个人交流一下目光，郜永宽把卫队长叫过来——那是他的心腹，叮嘱道：“今天入忠王府，我心里有些没底。如果我们半个时辰还不出来，你就派人回营去调兵，并由你亲自率领闯进府里去。”

四个人进了忠王府的大厅，李秀成早在那里等候，而且出乎意料地走出大厅亲自迎接。

众人坐定，李秀成先开口道：“无锡城陷，我心情不好，又加上一路奔波，所以直到晚上才有心情见兄弟。不巧郜兄不在府中，所以只好今日相见。”

郜永宽把夜里想好的说辞搬出来，解释他是对城防不放心，特意出城去巡查，而且将发现的不满意处一一报告，就像真的一般。

“纳王不必这样解释，我们是兄弟嘛！”李秀成久经战阵，对人情世故已经通透，郜永宽越是解释得百密无疏，越是证明他心里有鬼。所以他决定真正地敞开心胸，坦诚直言，“各位兄弟，主上蒙尘，其势不久。无锡陷落，苏州也成危城。你们都是两湖之人，去留由你们自便，只求你我不必相害。我和你们不同，我就是想投官军，也无人敢受降。就是真心投降，也难得善终。所以，我只能与天国共存亡。”

众人见李秀成说得直白，但不知道他是真心还是有意试探，自然不敢接着他的话茬，郜永宽带头大表忠心：“忠王宽心。我等万不能负义，自幼蒙带至今，谁敢有他心？如有他心，就不会跟着忠王东征西杀，得罪清妖。”

李秀成审时度势，察言观色，当然知道他们言不由衷。可是反状未露，不能“严其法”；离苏一年多，军队形势大有变化，也不敢“严其法”。诸人欲投降清军，势必献城为功，他若不走，那是逼着大伙儿大义灭亲。

事情到这种状态，就像一层窗户纸一捅就破，可是，毕竟还没完全捅破。李秀成十分清楚，必须让眼前的这几个悍将明白，他们对他们不存

在任何威胁，避免他们狗急跳墙。

“各位兄弟，我出京时，天王给了四十天的期限，还有两天就到了，明天一早我必须赶往天京。”李秀成拍了拍郜永宽的肩膀道，“我走之后，苏州就拜托各位了。苏州六门，诸位负责守卫四门，苏州的安危就寄于众位兄弟了。万一苏州到了不保的地步，还请各位兄弟不要手足相残，互相给条生路。”

所谓互相给条生路，就是希望将来这几位能给谭绍光一条生路。因为谭绍光是老兄弟，他不可能投降清军。

送走这几位新兄弟，李秀成成为谭绍光的处境大为犯难。如果要保谭绍光一条性命，就该和他一起离开苏州。把他留在苏州，要么战死，要么被郜永宽这帮新兄弟杀死或者献敌。当然，还有一种可能，在谭绍光的率领下，苏州久守不破，终于出现奇迹，淮军兵败撤走。他也明白，这无异于痴人说梦。

李秀成辗转反侧，最终还是不忍丢下谭绍光独自出走，于是，他派人把谭绍光请到忠王府商量，能否放弃苏州，把人马带到天京。谭绍光听了这个建议之后连连摇头：“天王让我做苏福省的副帅，驻守苏州，如何能够有始无终？殿下难道看不出来，天王是绝对不会离开天京的！劝他让城别走，这是自取其辱！”

“即便是天王不愿让城别走，我们让出苏州，把兵力集中到天京，或许天京能有一线生机。而苦守苏州城，却是早晚必破。”李秀成还是希望谭绍光能随他离开苏州。

“我们让出苏州城，天王会饶得了我吗？依我看来，苏州城反而有一线生机。”谭绍光告诉李秀成，他得到密报，曾国藩已三番五次要调走淮扬水师。淮扬水师一旦调走，淮军水上优势就大大减弱，苏州城内外十余万太平军，是淮军三倍多，如果调度得当，并肩作战，也许会有奇迹生发。

谭绍光所说不是全无道理，但前提是太平军能够团结一致，而恰恰是这一条根本做不到。然而时年二十八岁的谭绍光，新晋慕王，又被任命为苏福省的副帅，年轻气盛再加自视甚高，因此对苏州的困境根本不能认清，反而怀着不切实际的幻想。

李秀成见他主意已定，想到从此一别或许再无缘相见，禁不住热泪盈眶。谭绍光深得忠王提携，见他动情，自己也是情不自禁。送走慕王，李秀成一夜未眠，自鸣钟响过三下时，他传下令去，悄悄出胥门，走光福、过灵岩，从小路直奔天京而去。

李秀成一走，郜永宽等人终于松了一口气，然后重新商议献城的计划。然而，众位兄弟对郜永宽谈妥的条件却不甚满意。因为顶戴的事情没有说明白，郜永宽的要求是四王给总兵顶戴，四天将给副将顶戴。可

是，同是总兵和副将，又有虚衔和实缺之别。虚衔根本不值一文，而实缺方能正正经经过一把官瘾。郜永宽一想的确如此，之所以没说清，是因为当时他又紧张又激动，没有想到这一层。还有一个原因，他希望淮军给他一条生路，他就携财退隐江湖，做一个富家翁，至于顶戴，他实在不太关注。可是铁杆兄弟们不这样想，他们希望继续带兵，一则有浮财可掠，二则将来高官得做，富贵荣华自然享用不尽。既然要继续带兵，手下就必须有信得过、用得顺手的兄弟，所以希望各人手下的兄弟能够继续保留一部分，至少要保留二十营，一万五千人左右，就是目前的防区最好也不要变，将来只把谭某人的两门交给淮军，省去了调防的麻烦。最后议定，郜永宽再见程学启一次，把这两条说清楚。

可郜永宽还未来得及与程学启联系，事情却突然起了变化。

这天，谭绍光召集众守将商议军事。十一点，郜永宽、汪安钧、周文嘉、伍贵文四王及张大洲、汪有为、范起发、汪怀武四天将齐集慕王府。午餐毕便举行祈祷，然后一齐往慕王殿。各人都穿着行礼的冠服，依次坐在殿内的高台上。谭绍光坐首席，喋喋不休，先说天朝目前所遭遇的种种困难只是暂时的，其次申述只要大家齐心，就可以克服困难，消灭清妖，赶走洋鬼，共享太平。

谭绍光十几岁跟着太平军出广西、过两湖、入金陵，又跟着李秀成西征、东征，战功赫赫，被封为慕王，系衔殿前斩曲留直顶天扶朝纲，号“丰千岁”。现在又是苏福省副帅，李秀成不在苏州期间，他就是苏州城的最高指挥。他少年得志，不免有些傲气，又急于在众王中树立威望，对诸王、天将经常指手画脚，而且指责湖湘皖赣这些新兄弟胆小怯懦，又加郜永宽等人从中挑拨，新兄弟对老兄弟怨言日深。

这次开会，谭绍光依然如故，嘉奖广东、广西老兄弟的忠勇，而对郜永宽等部先是批评不听调度、贪生怕死，后来又指责他们离心离德，心怀不义。四王四天将都不干了，七嘴八舌激烈争论。谭绍光势单力孤，但嘴上不肯吃亏，指着郜永宽斥责道：“我两广老兄弟，从广西打遍半个中国，从前是天国的栋梁，如今仍然是天国的柱石！老兄弟都是有情有义、有胆有识的好兄弟，你们算什么？拍着胸脯想想，你们心里是什么鬼算盘，不要以为天父天兄不知道！人无义，猪狗不如！”

这话，实在太过分了，也戳在了众位的心尖上，康王汪安钧跳起来，脱掉长袍。谭绍光向后一退，呵斥道：“你要干什么！本王是苏福省的副帅！”

“去你妈的狗屁副帅！”汪安钧应声抽出一柄短剑，径直向谭绍光颈上砍去。谭绍光退到墙根，已经无路可退，被砍倒在座前的桌子上。众人一拥上前，把他拉下来，割下了首级。从谭绍光的怀里掉出一封信来，原来，郜永宽与戈登往来书信已被他截获。

郜永宽非常镇定，吩咐道：“我们举义的事情已经瞒不住了，立即提

人头去见程总兵，让他进城帮我们收拾两广老兄弟。传令给慕王部下，就说慕王不识大体，已经正法，队下三江、两湖兄弟速速报名免死。”

谭绍光的人头送进程学启军营，程学启立即报告李鸿章。

“是不是有诈？”血淋淋的人头摆在面前，李鸿章仍有些不相信，也许事情来得太快了。

“找几个新近投过来的兄弟认一下。”程学启吩咐身边的郑国魁。

郑国魁很快带着五六个新近从太平军中投降过来的人进了大帐，他们看了看人头后确定道：“没错，就是慕王……是谭逆的人头。”

一听这话，李鸿章立即命令道：“方忠，你派手下得力干将率军三千入城，帮助郜永宽诛杀谭绍光的老兄弟。记住，只要不肯放下兵器，格杀勿论！还有，你要安排妥当，防备有诈，准备随时接应。”

郑国魁带领三千人马从齐门入城，和郜永宽等人的部众一起把谭绍光的部下团团围住，不肯束手就擒的立即斩杀。一个多时辰就控制了局面，谭绍光的手下被杀死了千余人。然后他们开始逐条街巷搜索，只要是两广老兄弟，又不肯抱头蹲地，便当街斩杀。一直到晚上，郑国魁才带人出城，报告说城内局势已经稳定。

第二天早晨，程学启带队入城，安抚降众，同时继续搜剿谭绍光手下的两广老兄弟。谭绍光的手下分驻城内城外，城外的部众得到消息，纷纷向天京方向逃走。程学启被郜永宽等迎往纳王府，一路上见太平军在各主要路口增修堡垒。进了纳王府，大家开始商量献城的细节。郜永宽把众王及天将们希望能够授实缺的要求告诉程学启。四个实缺总兵，四个实缺副将，副将还勉强，总兵哪来那么多实缺？江苏设徐州镇、狼山镇、苏淞镇及苏淞水师共四镇总兵，难道都给郜永宽他们？程学启知道这些要求根本不可能答应，但他丝毫没有犹豫：“当初只讲好是总兵、副将的顶戴，并未讲明实授，此事我必须报请大帅知道。不过，诸位兄弟放心，献出苏州城，天大的功勋，朝廷自会重重酬劳。”

郜永宽再提出留编二十营的要求，而且仍由他们分守齐门、阊门、胥门、盘门四门，原谭绍光防守的娄门、葑门则交由淮军驻守。程学启一听，暗自心惊，如此一来，苏州仍控制在郜永宽等人手中。越是心中不安，他越要表现出镇定：“苏州城当然还要依靠众位兄弟来守，我手下那帮兄弟要到浙江去攻打宁波。你们想，苏州城不靠众位还能靠谁？”

为了安抚人心，程学启与八人隆重结拜为异姓兄弟。

程学启出城立即去李鸿章的大营，但他并不在营中，而是在座船上。程学启赶到岸边，正遇上戈登从船上下来，对站在船头的李鸿章道：“李大人，下午三点前您必须给予答复，不然，我就带常胜军回昆山。”

李鸿章笑了笑：“这算是阁下的最后通牒吗？”

“可以这么理解。”戈登耸耸肩一摊双手，然后策马而去。

李鸿章向程学启招了招手，两人进了船舱。程学启对戈登没有好感，便问道：“这个鬼子头，找大帅又有何事？”

“讨赏银来了。”李鸿章示意程学启坐下说话。

戈登是个传教士，自他管带常胜军后，严禁骚扰、抢掠，与华尔、白齐文大为不同。常胜军的名声是好了，但战斗力却不如从前了。因为常胜军的将士，都是为了发财，从前打起仗来拼命，是为了抢在前头劫财。戈登不准抢掠，全靠军饷那点酬劳，就不肯再像从前那样卖命。为了鼓舞士气，戈登向李鸿章提出收复苏州给常胜军发两个月满饷的赏银，以弥补常胜军不加入劫掠的损失。李鸿章当时只急于收复苏州，所以很痛快地答应了。如今苏州城不战而降，戈登立即来找李鸿章，兑现战前的承诺。

“这帮洋孙子，真个难侍候！”程学启对戈登和他的常胜军向来无好感，“他们的饷银，是我淮军兄弟的两倍，竟然还不满足。咱淮军已经欠了三个月了，而且每年才发九个月饷，要说闹饷，咱淮军更应该闹。”

“闹什么闹，方忠，你是觉得我这巡抚还不够焦头烂额？”李鸿章指了指自己的鬓角，“今天早晨梳头，才发现原来我已经冒出了这么多白发，还不都是让你们闹的。”

“我不是对着大帅来的。我是觉得常胜军太不知足，要论打仗拼命，他根本不是淮军的对手，他们所长不过是洋枪洋炮。如今我的开字营洋枪洋炮不比他少，开字营的兄弟哪一个服他？依我看，大帅不能惯他这个毛病。”

程学启的部队能打硬仗，但军纪差、劫掠成风可谓淮军之冠，戈登当面指责过程学启好几次。这两个主将，也就到了几乎水火不容的地步。

“发两个月恩饷，哪来的银子？发他一个月就不错了。”李鸿章摇了摇头，“不去说他，说说城里情形。”

一提及城里情形，程学启就黑了脸。他把入城见闻及邵永宽的要求告诉李鸿章，还得出结论：“我看这八个人并非真心求降，狼子野心，不能不防。”

“四个实缺总兵、四个实缺副将，根本是痴心妄想！”李鸿章踱着步，转而说道，“先答应下来，苏州城交结完了，刀把子就在我们手里了，那时候我们说什么就是什么。”

“这根本不可能。”程学启连连摇头，“大帅有所不知，郅永宽这样的人眼里只有利益，根本没有情义可言。不明确答复，他们是不会交苏州城的。就算交了苏州城，这种小人说背叛就背叛，大帅想想可怕不可怕？”

“那你说，眼下应该怎么办？”李鸿章望着程学启，心里似乎有了主张。

“眼下实在两难。如果不答应他们的要求，势必要重新开战。而郅永宽等人拥众六七万，是我军的三倍，城中粮食可支持一两年，就是再打一年，也未必能够打下来。可是，如果淮军中收留了这些无信无义之辈，恐怕从此大帅也不敢睡个安稳觉了。”

“你了解郅某人，我想听听你的意思。到底应该怎么办，你不妨直说。”李鸿章向程学启点点头，一副洗耳恭听的神情。

“俗话说，擒贼擒王。应该快刀斩乱麻，干脆把他们杀掉！”程学启劈手一掌，做一个干脆利落砍头的动作，“杀此八人，苏州城内长毛群龙无首，传檄可定，是以八人之命换阖城十几万性命。”

“杀降不祥！”李鸿章连连摇头。

杀降不祥，史有前例，自不必细说。杀降无异于背信弃义，为人所不齿，李鸿章堂堂翰林出身，如何能行此龌龊之事？这是其一。其二，朝廷已经有明谕，严禁杀降，怎能抗旨不遵？其三，戈登出面担保郅永宽等人性命，如果杀掉这八个人，戈登肯定不依不饶。

“大帅自然有大帅的道理，不过，此八人也有不得不杀缘由。”

程学启所说不得不杀的理由，一是他们的要求不能拒绝，拒绝就意味着重新开战，而开战淮军没有必胜的把握。二是他们的要求不能答应，因为要求太过离奇，根本没法答应。三是这八个人不能留，留下后杀不得、禁不得、用不得，将来如何处置反而麻烦。当然还有一条，是他自己的小九九，不能说出口：戈登不是担保八人的性命吗？杀掉这八个人，让这个洋鬼子丢尽脸面。

“我还是要想想。”李鸿章端茶送客时，还是这句话。

送走程学启，李鸿章翻来覆去拿不定主意，打发人请周馥过来商讨办法。

“大帅，杀不得，杀降不祥。”周馥坚决反对杀降，“除了有亏大节，有损阴德，还有一点大帅更要顾忌——常州、湖州、丹阳、宜兴等城池都未收复，如果大帅杀降，这些地方的长毛没了出路，誓必拼死抵抗，反而是帮助了长毛。”

“但如果不杀这八个人，又该如何处置？”李鸿章连连点头。

“可以软禁起来，可以留而不用，可以用而防备，总之不能杀。杀此八人，得不偿失！”周馥坚持己见。

是杀是留，李鸿章还未最终拿定主意，不过，尽快接收苏州却无论如何不能变。所以他让周馥去告诉程学启，让他转告邵永宽，已经上奏朝廷表示宽恕降将及其部下，明天上午请他们到大营商讨受降细节。同时，顺路去告诉戈登，只能发一个月满饷。

周馥先到程学启军营传话，再到常胜军驻地告诉戈登银子不凑手，只能暂发一个月恩饷。戈登听后大发牢骚：“数月来军饷难领，船只租费延付，大不列颠女皇陛下政府勉力供应武备，而中国朝廷无所报酬。有鉴于此，卑职无奈，决计挂冠。”

戈登决定第二天就率常胜军回昆山，但临走前还记挂着邵永宽等人，所以特意进城去看望。见到邵永宽后，他问是否满意。

“一切都还满意，程总镇已经来相告，所有要求李巡抚都已经答应，明天就准备举行受降仪式。”

戈登又问：“还有没有什么不放心的？如果有，我可以把卫队留给

你。”

邵永宽笑着回应道：“将军放心，没什么好担心的，谢谢您的好意。”

到了晚上，程学启再到李鸿章大营来问他到底如何打算。李鸿章其实已经拿定主意，那就是擒贼擒王，明天受降时杀此八人，然后立即进城弹压。不过，他依然是一番犹豫不决的神情，说他打算见到八人后看情形再说。

“当断不断，必受其乱！今贼众尚有六七万人，多我军数倍，他们不过是畏死乞降，其心并未诚服，大帅释首恶不杀，与我军分城而处，变在肘腋，死期不远！大人既然是这种打算，那程某只好解甲归田。”程学启把顶戴摘下来，掷到李鸿章的案上就走。

“方忠勿气，我一切听你的主意如何？”李鸿章追出去，拉住程学启的衣袖，把他拉回帐中密议良久。

第二天一早，常胜军乘船顺吴淞河回昆山，路过李鸿章的座船时，因为拿不到两个月的恩饷而喧哗起来，甚至向李鸿章的座船胡乱放枪。戈登连忙制止，才算弹压下去。当时李鸿章并未在船上，他的座船卫队有两人受枪伤，等上报到他那里，他气得把毛笔狠狠掷在信签上，墨花四溅，嘴里骂道：“贼娘的洋鬼子，欺人太甚！”不过他心里暗自高兴，戈登率常胜军走了，中午的计划实施起来会更加方便。

他正在写的信是给布政使刘郇膏的，让他无论如何要筹措五万两银子解到军前。他写好后着人给营务处总办周馥送去，让他务必亲自跑一趟，到上海交给刘郇膏。

到了十一点多时，程学启来报，一切已经就绪。李鸿章笑了笑道：“又是一个鸿门宴，可不能让刘邦跑掉。”

“大帅放心，这八个人没有刘邦的本事，咱们营中更没有项伯。”

“就是有项伯，也被我打发走了。”李鸿章所说，就是去上海送信的周馥。他了解周馥，心底纯善，又讲情义，他在身边，到时候有可能坏事。

不一会儿，一阵杂乱的马蹄声由远而近，八个人来到李鸿章大营，程学启亲自相迎。客厅里已经设下宴席，李鸿章在首位上落座，道：“诸位兄弟能够顺应天时，顾全大局，功莫大焉！本抚台特置薄宴，以示感谢，各位请入座。”

众人刚刚入座，一位戈什哈便附耳道：“大帅，朝廷有六百里加急到了。”

“这么巧，我刚坐下，上谕就到了。”李鸿章拱拱手说，“诸位稍候，我接罢旨意就来作陪。”然后又招了招手，“先把各位的顶戴朝服奉上，先换起来，省得看上去不像一家人。”

这时八个仆役各端一个红木托盘，上面放着红顶子顶戴和叠得整整齐齐的袍服，走到八个人面前请道：“各位大人，请升冠。”

八个人乱纷纷换袍服试顶戴，突然仆役各从托盘下抽出短刀，或抹脖子，或捅胸口，郜永宽等人毫无防备，有的一刀毙命，有的垂死挣扎，又被乱刀砍死。宴会厅里鲜血横流，腥味逼人。

程学启得到八人被诛的消息，立即命令城外淮军从各门入城，并向城内太平军宣布：郜永宽等八人诈降被诛，与城内降众无关，反抗者杀无赦，愿解散者给路票回籍。

城内太平军早已经剃发待降，只等郜永宽等人回城后举办受降仪式，突然变成八人被诛，一时间人心浮动，群龙无首。大部分太平军放下武器投降，而八人的心腹部众却不肯俯首就擒。淮军大开杀戒，又乘机放火抢掠，不但太平军各王府、天将府、圣库被劫，就是商店、百姓家中也不能幸免。投降后的太平军自己组织起来站岗维护秩序，而淮军只顾破门入户搜罗财物。

因为李鸿章要进城巡视，程学启在东门——娄门外等候陪同。因为城中尚未安定，不敢贸然进城。过了一个时辰，程学启的人来报告，城内太平军已经就降，这才陪着李鸿章骑马进城。进城后见各路口要道都

是头扎白巾的太平军——这是他们已经投降的标志——在站岗维护秩序，几乎见不到淮军的影子。李鸿章嘬嘬嘴唇，这是他不满意的表示。

程学启派出数路传令兵去通知各入城将领，立即安排人马在各要津设岗置哨。

没走多远，从巷子里撞出一名淮军哨官，胳膊下夹着一个十五六岁的小女孩，手里拉着一个三十多岁的少妇，看到程学启后也面不改色，笑道：“程军门，苏州女人漂亮得紧，你要喜欢，我给你送几个去！”

程学启破口大骂：“你们这帮龟孙，大帅在此，你眼瞎了，还不请安！”

哨官这才看到程学启身后骑在马上李鸿章满面怒容，他连忙单腿跪地请安。少妇乘机挣脱了，拉着女儿就跑，跑了几步又返回来，跪在地上说道：“各位大人，苏州百姓无辜，不要杀人放火。”

李鸿章怒视程学启，呵斥道：“方忠，你不是告诉我已经严申军令吗？这是怎么回事？”

程学启大丢面子，从卫队手中夺过一支洋枪，照跪在地上的哨官就是一枪，随后命令道：“你们现在就是执法队，传我命令，有滥杀无辜、抢掠财物者，就地正法。”

李鸿章知道淮军的毛病，所谓就地正法，也就是做做样子，不然欠饷数月，淮军凭什么还这么卖命？他对程学启道：“苏州是受降，不同于负隅顽抗的城池，不分青红皂白烧杀抢掠，你就不怕言官参劾吗？我是无脸进城，你自己进吧！”策马往回走了几步，他又勒住缰绳说，“方忠，当心激起民愤！你要镇不住乱兵，当心头上顶戴！”

程学启实在没面子，他骑马入城，手执洋枪连杀十几人，才算镇住了抢劫的风头。在一座桥头，一位参将面对程学启的枪口不肯放下手中的财物，置气地说道：“程军门，咱都欠饷好几个月了，弟兄们不就指着进城发点小财吗？昆山、太仓、青浦不都是如此？为什么苏州就不行？”

“苏州是降城，不是你拼命打下来的！”

程学启与这位参将是老乡，两人关系向来不错，因此这位参将说话也大胆：“弟兄们不管这些，你要弟兄们不抢，那就像常胜军那样按月发饷。”

“你们这是要我死！”程学启气得把枪扔掉，奔向桥头就要跳河。

那参将见状，一把抱住他求道：“军门，弟兄知错了，这就下令严禁抢掠！”

“程军门，戈登将军有话问你。”这时又有人喊了一声，程学启循声望去，戈登和翻译外加几十个卫兵正向他走来。

戈登不是回了昆山吗？怎么又到苏州城里来了？原来，戈登在回昆山的路上得到报告，说太平军唯一的火轮船“飞尔复来”号在太湖抛锚了，他立即命令火轮船调头，去太湖追寻这只火轮。追了一上午，也没有“飞尔复来”号的踪影，后来听说这艘火轮根本没坏，这才返回昆山。路过苏州城的时候，他有点不放心郇永宽等人的安全，所以进城来看看。

程学启最怕的就是这件事，不过他提醒自己不能慌，要先把这个洋鬼子稳住，不能让他城里乱转。戈登本来对程学启的部众多有非议，如果他把淮军在苏州城的所作所为捅到上海的新闻纸上，那就丢人丢大了。因为上海的新闻纸，影响不仅在上海，京城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各海关以及通商口岸的洋行都订阅。他策马来到戈登面前，满脸堆笑着说：“戈登将军，您不是回昆山了吗？怎么又回苏州了？”

“你先不要问我为什么来苏州，你先告诉我郇永宽等人与李大人会谈的情形。”戈登根本不搭程学启的话。

“我没参加会谈，详情并不知晓。我听李大人说，郇永宽等人提出过分要求，李大人没答应，他们八人一怒之下就骑马走了。”程学启又应道。

“我听你的部下说，李大人已将八个人杀了。”戈登“哼”了一声，并不相信。

程学启连连摇头道：“没影的事，那是他们吓唬不投降的长毛。李大人刚刚出城，我陪你去见他。”

程学启见戈登是徒步而来，也把马交给卫队，徒步陪他出城。程学启是故意不让戈登见到李鸿章，所以出了娄门，他便沿河往南走，因为李鸿章的座船停在娄门北侧。两人一直走到葑门——苏州城的东南门，自然也找不到李鸿章的座船。程学启对戈登摊了摊手，表示无可奈何，随后又建议道：“李大人可能已经回了大营，我们到大营去一趟如何？”

李鸿章的大营在河对岸，一个来回又要个把小时。戈登这时候突然明白过来，城里如此混乱，郇永宽的纳王府也许会有危险，一大家子人呢！再说，郇永宽如果不在李鸿章那里，最有可能的去处就是纳王府。所以戈登从葑门进城，直奔纳王府。等他赶到纳王府的时候，这里已经被洗劫一空。纳王的家眷把戈登团团围住，责备他与官军串通，骗杀了纳王。

戈登这才知道郇永宽自从去了李鸿章大营，就再也没有回来。他安慰大家道：“我刚才见程学启了，他说绝不会杀纳王的。”

家眷们哭着道：“活不见人死不见尸，进城的淮军都说他们已经被杀了，那还有假？”

戈登也觉得问题严重，他要出城去找李鸿章，不过纳王府的人把他团团围住，不让他走。他们认定戈登与程学启、李鸿章事先串通，说只有见了纳王本人，才可能放他。戈登于是派他的翻译持信出城去见李鸿章，又让他的卫兵去齐门外调火轮船，沿河搜寻李鸿章的座船。

然而他派出去的这两拨人有去无回，杳无音讯。戈登一直被困纳王府，到第二天早晨天亮时，郜永宽的弟弟郜永琳带着郜永宽的义子郜胜麟回到纳王府，说他已打探清楚，纳王等人已经被害。戈登气得大骂，要率他的卫队找李鸿章算账。郜永琳看出戈登看来真是不知情，因此他拉过郜胜麟跪在戈登面前道：“纳王已经遇害，如今家眷和义子也有性命之忧，请你一定设法保护。”

戈登一听大怒，抢过卫兵手里的枪，嚷着要找李鸿章决斗。一院子人都劝他，说你一个人一条枪有什么用？

戈登派他的卫兵出城调来常胜军的轮船，他和郜永琳、郜胜麟乘船去找李鸿章的座船。在阊门外的运河上，他们找到了李鸿章的座船，戈登气势汹汹地拿着手枪闯进船去，李鸿章并不在船上。戈登留下了一封措辞强硬的书信，警告李鸿章马上引咎辞职，而且要向他当面道歉，否则他将率常胜军把从前夺下的城池重新夺回来交给太平军。

李鸿章见了戈登留下的信，立即请马格里过来帮忙翻译。马格里一看措辞太过严厉，不敢直接翻译，便对李鸿章道：“戈登非常生气，因为有人传言是他与大人合谋骗取了郜永宽等人的信任。戈登为郜永宽等人的性命做过担保，如今他们被杀，他不仅在中国丢了面子，在列国面前也很丢面子。就是大英帝国，声誉也会因此受到影响。”

“可有什么办法可以挽救？”李鸿章没想到此事会有如此大的影响。

马格里建议道：“大帅可立即派人去昆山，向戈登解释杀降的原因。”

“好，我先把为什么必须杀降的原因给你从头到脚说清楚，你看这些人该不该杀。”于是，李鸿章把事情的来龙去脉原原本本地说了一遍。

马格里被说服了，毛遂自荐到昆山去劝说戈登。李鸿章有点担心，又建议道：“你一个人去力量太单薄了，还有两个人陪你同去。”

李鸿章派的两个人，一个是潘曾玮，自从李鸿章率淮军入上海后，帮着筹饷、办捐，已被保荐到道员，常胜军的军饷报销一直由他负责，他和戈登关系不错；再一个就是总兵李恒嵩，任常胜军中方管带，与戈登的关系也还融洽。于公于私，他去劝解也是合适的人选。

“现在戈登将军最怕的就是别人说与我合谋骗降了郅永宽。你们告诉他，杀降是我临时起意，与他没有关系。”李鸿章指着桌上的奏折说，“我正在给朝廷上苏州克复的奏折，把他与杀降的事摘得干干净净。”

三人不敢耽搁，从娄门乘小火轮出发，沿娄江东去，晚饭前就到了昆山。见到戈登时他仍然十分气愤，根本不听三人解释，并且说第二天就集合常胜军，去把苏州城夺回来重新交给太平军。

“我对中国人毫无信心，他们太不讲信义，我不想听他们任何解释。”第二天吃早饭时，戈登在早餐的时间只肯见马格里一个人，潘曾玮、李恒嵩他根本不见。

共进早餐的还有葡萄牙驻上海领事，马格里平心静气地把李鸿章杀降的缘由告诉戈登。葡萄牙领事也认为郅永宽等人临时又提要求，而且还要保留两万人的军队，实在是太过分了，李鸿章杀降也算情有可原。

“杀不杀降那是他们的事，问题是当初他们邀请我担保投降将士的性命。我做了担保，他们却把人杀了，这是对我荣誉的伤害，也是对大英帝国的冒犯。”戈登依然不能原谅李鸿章和程学启，“最可恨的是他们欺骗我，他们已经把人杀死，程学启还欺骗我，害得我被困在纳王府整整一夜，我要用战争来证明我的清白。”

戈登下令集合队伍，备好弹药，分别乘轮船到苏州去。马格里匆匆吃罢早餐，找到潘曾玮、李恒嵩，让他们乘戈登的轮船回苏州，一路上再劝劝戈登，不要意气用事，他则快马加鞭，赶回苏州给李鸿章报信。

李鸿章得报后拍案而起道：“戈登也太过分了。我淮军保上海、克昆山、收无锡、取苏州，这三四万人马也不是吃干饭的，他敢开衅我就奉陪到底。我就不信，收拾不了他四五千。”

几乎是同样的话，李恒嵩也说到戈登当面。因为劝来劝去，戈登还是寸步不让，一再表示要让大炮说话，李恒嵩终于按捺不住了：“戈登上校，你不要以为李大人怕常胜军的大炮。淮军大炮也有十几门，真动起手来，咱们这三四千人真的能沾到光？你别忘了，常胜军中大清士兵占了多半，打长毛他们卖力，打官军，他们就未必能听号令。”

戈登嘴上还硬邦邦的，但心里已经有些怵了。李恒嵩说得不错，要真打起来，他真不是淮军的手。再就是他为了几个被杀的长毛而与官军开战，那不单是他常胜军与淮军的事情了，而是事关中英外交关系的大事。所以到了苏州后，他在程学启的军营见到了李鸿章，提出的要求是把纳王等八人好好埋葬，并且要保护好纳王等人的家眷。李鸿章见戈登气势汹汹而来，却只提了这么两个要求，嘴上答应得很痛快，不但答应厚葬，而且还让程学启的手下参将郑国魁为纳王设坛诵经。

第十二章 费苦心自圆其说 巧斡旋赫德劝和

树欲静而风不止。隔了一天，《上海新报》刊登了苏州杀降事件，上海坊间盛传，李鸿章与英国人戈登设局骗取了长毛八大王的信任，是有预谋的先诱降再杀降。英国驻上海领事伯郎看到后非常生气，立即至书英驻华公使馆，请与总理衙门交涉，追究李鸿章的失信行为，然后亲自去昆山向戈登了解情况。伯郎的结论是，李鸿章的杀降行为，使戈登的荣誉受到直接损害，同时间接损害了大英帝国的声誉。他到苏州面见李鸿章，说他是代表大英帝国女王陛下政府及英国官商与李鸿章论理，要求他提交书面认错书，不然，一是常胜军不再听从李鸿章的调遣，二是他将要求各国不再援助中国，所有在清军中效力的外国人完全召回，各国赠送的大炮等全部收回。

闻言，李鸿章失声冷笑道：“我堂堂一省巡抚，杀个长毛还要向你道歉，我道哪门子歉？这纯属大清军政，与外人何干，凭什么向你认错？”

伯郎在上海，所有大清官员见了他总是恭敬有加。见李鸿章不买账，他十分恼怒，生气道：“我将回上海召集各国领事，揭露中国巡抚卑鄙无耻的失信行为。”

“悉听尊便。”李鸿章向门口一指，那气势就像当初曾国藩指着门口对他说话的神情一样。

伯郎吃了一肚子气回到上海，当天召集上海报馆及各国领事“揭露”李鸿章的卑鄙无耻。第二天的报纸上都登了出来，李鸿章看了报纸，气得牙根疼，但又无可奈何。

这时，周馥从上海回来了，见到李鸿章便把几张报纸放到他面前说道：“我明白了，大帅打发我去上海，不是为了筹饷，分明是把我支走。”

“把你支走不是更好吗？要是在你眼皮子底下杀人，你不是更自责？”李鸿章这时心绪烦乱，也没有好气色。

“我自责不自责无所谓，上海的洋人都在耻笑中国人不讲信义！”周馥是副恨铁不成钢的心情，“大人何必非要杀这几个人不可？把他们软禁起来，或者干脆关起来，不都一样吗？何必非杀不可！”

“当然得杀，与其弄几个不放心的人在卧榻，终日提心吊胆，不如快刀斩乱麻。”

“这肯定是程方忠的意思，他无非是怕这几个人的功劳超过他，所以非要他们死。”周馥对程学启素无好感，因为他的淮军是军纪最差的，“他也是长毛投过来的，只顾得自己四处抢掠大发横财，为什么就不能给人条生路？”

“杀降的主意是我拿的。”李鸿章向来反感指责淮军抢掠，“不就是杀了几个长毛吗？张三李四都来兴师问罪，我李某人还就不吃这一套。”

周馥并不知道李鸿章已经吃了伯郎的一通窝囊气，以为他的无名火是对着自己来的，倔劲也上来了：“大帅既然不吃这一套，我又何必在军前碍大人的眼，告辞。”

李鸿章知道周馥误会了，但他也没心思去解释，一个人坐着生闷气。

令李鸿章烦恼的事一股脑地都来了，杀降的事如何处理还没有眉目，李昭庆也到大帐里来了，也是拉着一张长脸。李鸿章还在气头上，见到六弟也没好气，问道：“你不在军前，跑我大营来做什么？无锡刚刚收复，长毛随时会来反攻，你这前军将领擅离阵地，算怎么回事？”

李昭庆本来也有一肚子气，进门被二哥一通数落，立即像火药堆蹦进了火星：“你还知道无锡收复了，你知道无锡是怎么收复的？是你弟弟拼着命收复的。拼命的时候有我的份，为什么保案上连我的名字提也没提！”

无锡大捷后，李鸿章上保案，奏折中写道：“除臣弟昭庆分应效力不敢仰邀奖叙外，记名提督狼山镇总兵刘铭传、记名提督郭松林，血性忠勇，摧锋陷阵，所向无敌，为各贼所深惮。该二人官职较大，请旨优加奖赏提督衔。金门镇总兵王华东，提督衔记名总兵黄中元、滕嗣武，总兵周盛波、张树珊、张光泰、陈东友、周国兴，均请以提督记名简放……”

朝廷的上谕下来，众人都是皆大欢喜，而李昭庆却是“以同知记名遇缺即补”。一个从五品的同知，而且还不是实缺，仅是记名。参照其他将官立功受奖的成例，保他从四品的知府别人也说不上什么。无锡这几个月，确实不容易。太平军十余万兵马集结在江阴、无锡界上，从顾山以西，纵横数十里。李昭庆兵分三路进军，亲自率马队和群字营、忠字营上阵，屡挫太平军前锋，又夜半烧其营垒，焚毁其炮船，俘斩万余。攻克无锡城的时候，他又亲自率军从南门架云梯登城，算不上九死一生，可也是置生死于不顾。

“我想不通，凭什么阿猫阿狗都有知府、总兵的赏，却只给我个小小的同知！”

“你说清楚，我淮军兄弟，谁是阿猫阿狗？还给了知府、总兵的赏？”李鸿章勃然大怒，“什么叫阿猫阿狗，那是我流血拼命的淮军弟兄！”

“我也是在拼命流血！”李昭庆卷起自己的裤腿，指着一个杏子大的疤说，“巡抚大人请看，这是攻太仓城的时候我被长毛的快枪打的，当时血灌满了我的鞋子。”

攻打太仓的时候，李秀成的女婿蔡元隆搞诈降，李昭庆率部进城去受降的时候遭到伏击，腿上中了一枪，幸亏程学启亲自来救，才把他抢了出去。

李昭庆又脱下上衣，露出脊背，上面有一条长长的刀伤：“巡抚大人请看，这是我登上无锡南门的时候，被长毛背后袭击，挨了一刀。凭良心说，你六弟够不够意思？”

这时程学启进来了，见两兄弟乌眼鸡似的，连忙相劝。李昭庆的气小了些，气鼓鼓在一边坐下。程学启向李鸿章说道：“大帅，老六的功劳确实大，就给他这点赏，实在是太亏了。”

“方忠，还不是因为他是我家老六吗？但凡他不是我李某人的兄弟，这时候知府的实缺也该放了。我淮军兄弟连立功，不知多少人嫉妒得要死，鸡蛋里挑骨头，他们要说我李某人搞鸡犬升天，我真是有口难辩。”

李昭庆听了又“霍”地站起来说道：“你就是担心你的顶戴！你为了自己的顶戴不顾亲兄弟的死活，让亲兄弟的血来染红你的顶子。”

李鸿章拍案而起，呵斥道：“老六，你说话要拍拍自己的胸脯想清楚了，你没来上海的时候，我就是红顶子了，我的红顶子，没用你的血来染。”

“老六，这话可就过分了。咱淮军弟兄谁不佩服大帅，最是赏罚分明，咱们愿意跟着大帅拼命，为的就是大帅舍得重赏，不像有的大帅手里的翎子都摸成了秃板也不舍得赏人。”程学启劝了李鸿章再来劝李昭庆。

程学启所说一点不假。不光他程学启，刘铭传、张树声、张树珊兄弟、周盛传、刘盛波兄弟，这些最早跟随李鸿章到上海的淮军老弟兄自不必说，就是后来投效淮军的郭松林、张桂芳、陈东友等人，几乎是打一仗就换顶戴。

李昭庆气的正是这一点，跟着李鸿章出来的都频频换顶戴，而到了亲兄弟这里，却连外人也不及了，拿命却拼不来顶戴。程学启早就是南赣镇实缺总兵、遇缺题奏即补的提督，因此李昭庆尊他一声“程军门”：“程军门你评评理，按我拼的命流的血，给我个知府顶戴不为过吧？怎么到了我这里，他就要把翎子都摸成了秃板也不舍得赏给我？”李昭庆把程学启的话立马用到二哥头上。

李鸿章想想六弟说得也不错，按功劳，老六实在有些亏。可是他的难处有谁能够明白？他努力压住火气道：“老六，你也别总是埋怨二哥。你也是读书人，尾大不掉、持盈保泰的道理你总该明白。”

李鸿章的意思，淮军听命于他李鸿章已经令人嫉妒、非议，如果淮

军再让人误解为是李家军，那就更加危险了。

李昭庆当然明白道理，但道理是一回事，自己的前途又是一回事，自己投军本来就是冲着顶戴来的嘛。

这时，程学启又劝道：“老六，立功的机会还有的是，下回大帅做保案时我来提醒，到时候大帅再这么不公正，我豁上自己的顶戴也要为你争一争。”

这时候，六百里加急上谕到了，李鸿章焚香拆阅，原来英国驻华公使向总理衙门提出抗议，李鸿章杀降不仅影响戈登的声誉，而且损害了大英帝国的荣誉。上谕要求李鸿章详细报告杀降的实情，语气很严厉：“朝廷已经申明严禁滥杀在前，戈登担保降将性命在后，该大臣何以妄行杀戮？着该大臣据实回奏，以正视听，以洽中外之邦交。”

这是表明朝廷态度的官样文章。恭亲王还有一封私信给李鸿章，说明由于英国公使提交了抗议照会，朝廷不得不严厉表态。但杀降可能导致此后长毛顽抗不降，增加攻坚难度，对此不能不有所顾虑。朝廷更担心的是，洋人傲慢倔强，如果处理不好，戈登再像白齐文一样投到长毛一边，后果将十分严重。看了恭亲王的私信，李鸿章也意识到，杀降这事实实在有些得不偿失，特别是戈登反应如此强烈，实在出乎意料。

见李鸿章神情严峻，李昭庆问怎么了，李鸿章把上谕递给他。他看罢上谕，暂把不满抛在脑后，替李鸿章打抱不平道：“不就是杀几个逆贼吗？还怎么就影响邦交了，这八竿子打不着的事。”

程学启更是骂不住绝口：“都是戈登这个洋鬼子搞的花样，这事是我主张的，要找麻烦让他冲老子来。惹急了老子，和他干一场，非把他打趴下不可！”

程学启所部与常胜军对李鸿章来说一个是左膀一个是右臂，尤其常胜军的火炮在攻坚中的作用无人可代，因此程学启要与戈登开战的话让他十分反感：“方忠，你打趴下常胜军，然后再让长毛来把我们打趴下？你与戈登不睦，我不能逼着你去笑脸相迎，可你说话不能太过分了。”

程学启的原意是要为李鸿章打抱不平，如今受了李鸿章一番责备，心里不痛快，闭嘴不再说话。

“方忠你不要不高兴，常胜军的做派我也很生气，可是如今还用得着他，不能不曲意笼络，你也要体谅我的难处。”李鸿章见状，又安慰他道。

“我当然知道大帅的难处，朝廷如今问责，你都推到我头上就是了，再说，杀降也是我主张的。”

李鸿章拍了拍程学启的肩膀道：“那样做，我李鸿章还算大丈夫吗？

我是一省巡抚、淮军统帅，杀降的事情自然是我最后拿主意。别担心，一根稻草压不倒咱淮军的。你忙去吧，顺便让兰溪到我这里来。”

“我听说老周为杀降的事和大帅闹意气，这些天一直不出门不见人。”

李鸿章笑了笑道：“你只要告诉他，朝廷要追究杀降的责任，我要倒霉了，他立马就会过来。”

周馥听说朝廷严旨责备，果然不再闹意气，连忙到李鸿章大营来了。

“兰溪，八个逆酋的确该杀，不过惹来的麻烦也大了。”李鸿章边说边递给他恭亲王的私信。

“大帅是知错、改错、不认错。”周馥接过上谕和恭亲王的私信道。

“你是说我和曹阿瞞一个德性？”李鸿章眼角含笑，“杀已经杀了，当然有该杀的理由。叫你来，帮我想一想，如何回复朝廷。”

“我们该不该杀降不用去费脑筋，关键是要让朝廷觉得不杀降不行，所以，首先必须把敌强我弱的形势摆摆清楚。”周馥知道李鸿章是郑重与他商量事情，他也就不能不郑重其事了。

李鸿章一拍桌子大声道：“真是响鼓不必用重槌！苏州城下，程学启一军不满万人，而苏州城内外，长毛人数却有二十余万。”

苏州城外淮军总共一万五千左右，说不满万还可以，长毛竟然说有二十余万，实在不可理解，所以周馥莫名其妙地望着李鸿章。

“苏州城内居民已经从贼数年，蓄发异志，算不算长毛？加起来算二十万不过吧？”李鸿章原来是算了笔糊涂账，故意把对手的军民混为一谈。如此说来，二十万也讲得通。

“接下来要重点说明八逆并非诚心归降。”周馥已完全进入文案的角色。

“要留二十营，占据四门，不剃发，建街垒，这都是证明。”李鸿章早就把这些理由想了不止一遍。

“还有一条，因诈降官军吃亏的先例不妨数几例，比如安徽苗沛霖就是反复小人，降而复叛，叛而复降，以致牵动整个江南局势。还有几个月前太仓诈降，让我淮军损失严重。”

“对对对，如果不当机立断，郅永宽可能就是第二个苗沛霖，我不能像胜保一样被这种反复小人玩弄于股掌。”周馥补充的这一条令李鸿章大为赞赏。

至于戈登如此生气的原因，是大家都说他与官军合谋骗取降众信任，只要说明他与杀降事件无关就行了。

对这一说，李鸿章大摇其头：“杀降的时候我已经没法找他商量的了，因为他索取重赏未得逞闹意气跑到昆山了。朝廷对戈登有功必赏，给予厚饷，而他性情反复，不顾大体，既索重赏，又生事端，挟军自重，不服调度，这些都要说给朝廷。”

“大师，这是不是火上浇油，本来英国公使就给总理衙门添堵，我们再这样说……”周馥有些不解了，“再这样说是让总理衙门两头为难。”

“就是要让总理衙门为难。”李鸿章一语道破天机，“我们也给总理衙门一个官样文章，我们唱黑脸，总理衙门去唱红脸，在英国公使那里也好交代。有时候，你认错就真有了错，不认错就没有错。”

是啊，到时候总理衙门的大臣可以拿着李鸿章复奏说：“公使阁下你看，戈登也有些不像话，李鸿章也是一肚子牢骚，我们总理衙门也是两头受气。”这样，英国公使的气反而可能会小一些。

“不过，这是表面文章，戈登的事情还必须好好解决。常胜军这个磨难星，现在还离不了他，打常州、湖州，还都要用他的大炮。所以，还必须笼络住他，更不能让他气昏了头投了长毛。只是我弄不清楚，就是杀几个长毛头子，戈登怎么像被刨了祖坟，发那样大的火？更不可理解的是，上海的洋人竟然都支持戈登这么胡闹。”

李鸿章把《北华捷报》的一篇评论指给周馥看，那篇评论说：“我们很高兴地看到，戈登先生停止了进一步的行动，不再受中国巡抚的指挥。只有用这种方法才能对中国人起作用，唤起他们的荣誉感是无用的，因为他们已无荣誉感。只有使他们失去利益，才能使他们的行动与欧洲的原则相符合。如果李鸿章认识到他的行为的后果已经导致失去了一支训练有素的军队的帮助，这会限制他的背信弃义行为。”

李鸿章特意在“与欧洲的原则相符合”下画了线，周馥立即建议道：“我对洋人了解太少了，至于什么是欧洲的原则，更是不知道。我觉得，这件事大师应该找马格里商议，他与戈登的关系不错，而且他比我们更了解洋人的这些奇怪念头。”

“好，无论多难的事情，总有解决的办法，只要找对方法、找对人。”李鸿章半是感慨，半是吩咐，“复奏的事，辛苦你起个稿子。劝说戈登的事，我就拜托马格里。”他端起茶来在嘴边一抿，算是结束他与周馥的商议。

李鸿章行事，有些时候不符合周馥的道德评判，令他十分不快，甚至想拍拍屁股走人。但李鸿章解决问题的方法和路子，又常常出其不意，却直扼要害，不能不令周馥佩服。当他走出李鸿章的大营时，因杀降带来的不快已经抛却脑后了。

马格里因为要检验他所造炸炮的威力，所以已经有两个多月经常跟在军前。李鸿章着人去，果然在程学启的炮队里找到了他。见到李鸿章，他就兴致勃勃地报告他所造炸炮如何堪与进口货相媲美。李鸿章也知道情况，所以赞道：“的确不错，在攻打苏州城的战斗中，你的炸炮功不可没。还有丁雨生、冯竹如的炮局，都有功劳。”

当初李鸿章在上海委托马格里创办炸炮局，同时又让丁日昌和冯燊光分别成立两个炸炮局，一则避免全赖洋人，二则也是为了增加产量。事实证明，这三个炸炮局最好的还是马格里所创办的，因为采用蒸汽机器，不仅产量高，而且质量可靠，而成本比之从奸商那里购买便宜了六七倍。从前购买一发十二磅炮弹要三十两银子，而马格里所造，不超过五两。设局自造这步棋是走对了，李鸿章还有更大的计划。

“清臣，”李鸿章有时也这样称呼他，“我打算把你的炸炮局迁到苏州来，规模还可以再扩大，需要增机器、招人手，你说一声就是。地方我都给你看好了，就设在邵永宽的纳王府里。”

马格里十分高兴，立即要报告他未来的计划。李鸿章却摇摇手打断道：“炸炮局的事，以后你与军械局去商议就是，今天找你来，还有件重要的事情要请教——还是戈登将军的事，你有什么办法让他消消气？”

马格里听明白了李鸿章的意思，立即解释道：“戈登上校如此生气，是因为欧洲与中国对待俘虏的习惯不一样。在中国，战胜一方杀死战俘是很平常的事情，可是在欧洲，非常尊重人的生命和尊严，只要投了降，就不能再滥杀，否则就被视为野蛮无耻的行为。所以，无论是戈登上校还是各国领事和洋商，都以大人杀降为可耻。”

“哦，原来如此。”李鸿章还是不太明白，“那么，如果是诈降呢？他降而复叛呢？”

“可以把他们囚禁起来。或者再上战场见高低，总之不能杀。”

“原来你们欧洲人有这些讲究。我想拜托你去向戈登将军说明白，其中有误会，让他不必再赌气。”

马格里却推辞道：“我很感谢大人的信任。不过，这件事情现在不仅仅是戈登上校的个人荣誉，听说鄙国的驻华公使卜鲁斯已向总理衙门提交了照会。所以，最好能请一位与公使和戈登上校都能说上话的人来劝。我与戈登上校虽然熟悉，但是不能影响公使的看法。”

李鸿章想了一圈后道：“我认识的洋人，多是洋教官，能与公使说上话的实在没有。”

“有一个人非常合适，既与戈登上校熟悉，与公使的关系也十分密切。”马格里突然想起一个人来。这个人就是正在上海署理中国海关总税务司的英国人赫德。

第一次鸦片战争前，整个大清国只有广州是唯一的通商口岸，洋人只能在广州一地交易。所谓海关，也就只有广州一处。第一次鸦片战争后，根据《南京条约》的约定，大清增加上海、宁波、厦门、福州为通商口岸，到了第二次鸦片战争，《天津条约》《北京条约》又开放牛庄（后改为营口）、登州（后改为烟台）、台南、淡水、潮州、琼州、汉口、九江、南京、镇江、天津为通商口岸。通商口岸达到十六个，海关也就越来越重要了。大清官员无官不贪，海关这种肥缺，自然是贪墨的重灾区。英、法、美三国为了确保在华利益，以维护海关秩序为借口，诱逼上海官宪把江海关征税行政交由三国领事提名的税务监督接管，这样，长江海关便成为三国领事控制下的征税机构。其中英国在上海的势力最大，英国税务监督李泰国是实际的控制者。三国控制下的海关，按照欧洲的海关制度加强管理，关税每年都增加，朝廷也就默许了这种模式。到了1859年，《通商章程善后条约》付诸实施，当时两江总督兼各口通商大臣何桂清认为李泰国“熟悉各国商情”，给他下了个札子，委他为总税务司，“凡各口所用外国人，均责成李泰国选募”。这样一来，各海关都要募用外国人，而且所有外国人的征募权都给了李泰国。李泰国正式成为总税务司，雄心勃勃要把上海的海关制度推行到所有口岸去。1861年夏，总理衙门希望总税务司设到北京，请李泰国到北京去履职。然而李泰国担心清朝廷可能会被太平军推翻，去北京反而不如上海安全，所以拒绝北上。这时候正巧上海民众在南京路示威，抗议外国人奴役中国苦力，李泰国横加干涉，结果被群众痛殴一顿，他借此为由，请假回国休养。他不懂中国规矩，又为人傲慢，行事鲁莽，不等总理衙门准假，他就乘轮船走了。总理衙门因此非常生气。他临走时，推荐了两个人署理海关总税务司，一个是江海关税务司费子洛，一个是粤海关副税务司赫德。

赫德出生于英国农村一个贫穷家庭，但他一直有一个爵士的梦想，所以从上小学起，学习就十分刻苦，进入贝尔斯皇后学院后几乎每年都拿奖学金。学院毕业那年，英国驻广州领事兼英国驻华全权公使包令派人到贝尔斯皇后学院招收领事馆工作人员，他们看了学校对赫德的推荐信，没经考试就直接录用了。1854年，十九岁的赫德告别家乡来到陌生而又神奇的中国。他先后在宁波领事馆、广州领事馆任过翻译，参与筹建粤海关并出任副税务司。他利用一切机会学习中国语言，而且他没有通常英国人的傲慢，他熟知中国礼仪，对中国官员十分温和客气，因此博得中国官员的好感和信任，擅长与中国官员打交道成了他的独特本领。李泰国回国休假前推荐赫德和费子洛两人共同署理海关总税务司，给赫德提供了一个难得的历史机遇。

李泰国回国后，总理衙门要求署理海关总税务司到北京去详细报告各口海关建设计划。按资历，同样署理海关总税务司的费子洛比赫德更有资格去北京，因为他是上海海关税务司，赫德是粤海关副税务司。但是，费子洛中文几乎一窍不通，精通中国语言而又熟知中国官场礼仪的赫德得到了这个机遇。有人在机遇面前，往往沾沾自喜，而忘记了真正抓住机遇还必须有足够的准备。而赫德不仅敏锐地意识到这次机遇的重要性，而且他为之做了充分的准备。他准备了大量的数据资料，分析了

总理衙门可能关注的九个问题，准备了九份备忘录。

1861年夏天，赫德进了北京城，第二天就去总理衙门。总理衙门是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成立的专门处理对外事务的机构，官员分大臣、章京两级。恭亲王奕訢任总理衙门王大臣，其他大臣则是从军机大臣、大学士、六部尚书、侍郎中指派，统称为总署大臣。下设章京满汉两班三十二人，具体办事。在总理衙门行走的，无论大臣还是章京，大都经历了宦海风波，至少在科举的道路上经历了多年寒窗苦读，能够进入总理衙门，他们有理由认为自己是优秀、最有才能的官员。再加中国人视洋人为蛮夷，对时年二十六岁的赫德，没有一个人把他放在眼里。第一次见面，恭亲王只是礼节性地打个招呼，然后几乎一句话不说。总署大臣、户部侍郎文祥因为户部财力捉襟见肘，因此对海关、商业、财政方面的情况迫切需要了解。而他所提出的任何问题，赫德都能对答如流，而且都能报出相应的数据。更令人不可思议的是，他几乎随手就能拿出已经整理好的备忘录。总理衙门的大臣及章京们，都暗自惊讶，对这个蓝眼睛的毛头洋人由衷的佩服。而赫德对所有人员彬彬有礼的态度，更让大家对这个年轻英国人充满了好感。

第二次见面，恭亲王就放下尊严，比较随和地向赫德提了许多关于海关、财政、商务等方面的问题。时年二十八岁的恭亲王，虽贵为议政王、领军机大臣、总理衙门王大臣，但在海关及西方商务问题上，几乎是一窍不通。他所提的问题，有些甚至有点可笑。但赫德始终保持着对大清王爷的尊重，耐心、细致地回答所有问题。赫德几乎每天都到总理衙门讨论各种问题，他有时去得比帮办大臣们还早。他发现恭亲王十分勤勉，每次他见到恭亲王时都是在批阅一大堆文件。恭亲王对他已经十分随意，有一次放下手中的毛笔，去抚摸赫德的西式服装，对他的上衣口袋特别欣赏。他还与赫德谈诸如野人的传闻、西方有无矮人国等话题。有时，恭亲王当着赫德的面，甚至谈一些中国官场十分敏感的人事话题。冰镇的西瓜送来时，恭亲王总是吩咐先给赫德一块。有一次告辞时，恭亲王甚至拍着赫德的肩膀称他为“我们的赫德”。

赫德回上海的时候，恭亲王甚至强烈要求他留下来，以备顾问。对赫德在北京的成功，获得恭亲王及总署大臣的如此信任，连驻英公使卜鲁斯也觉得不可思议。赫德得到了恭亲王和总理衙门的大力支持，他用了一年的时间，建起了十二个新式海关，其成就远远超过李泰国。

在英国休假的李泰国，受清廷委托购买一支舰队。这本来是一次表现他的才能和加强与清廷关系的大好机会，但因为英国及他本人膨胀的野心，他牢牢把舰队的指挥权和控制权抓在手中，态度蛮横而又傲慢，结果惹恼了恭亲王、总署大臣及曾国藩、李鸿章等封疆大吏。最终结果是大清宁愿赔钱，也不要这支英国人控制的舰队。李泰国不但妄想当中国舰队总司令的野心不能实现，就连总税务司的职位也保不住了。有一次他带着赫德到总理衙门，总理衙门无一人与他打招呼，而无论大臣还是章京，都满面笑容与赫德交谈。李泰国在舰队指挥权问题上寸步不让的时候，赫德却一直在帮着总署商量解决的办法，他认为李泰国是在自

取其辱。

李泰国的傲慢和狂妄终于付出了代价，清廷以健康不佳为理由，不再聘请李泰国为中国海关总税务司，而是让赫德和费子洛继续共同署理。李泰国最终气愤而又无奈地离开了中国，搭上了回英国的轮船。回国后的李泰国十分潦倒，而赫德则开始了炙手可热的人生。

机遇似乎特别垂青赫德，李泰国回国后，署理总税务司费子洛在江南的瘟疫中病死了，赫德成为中国海关总税务司，只是时间问题了。

李鸿章听说连恭亲王都亲切地称赫德为“我们的赫德”，他立即意识到这是个必须结交的人物，而且越快越好。于是他立即写一封亲笔信，让马格里马上到上海，去见这位署理中国海关总税务司。

“如果有可能，我希望亲自见一下这位总税务司，我也有许多问题需要请教。”李鸿章把信交给马格里的时候，郑重交代。

马格里与赫德说不上关系特别密切，但两人算得上十分熟悉。他赶到上海税务司的时候，赫德正在与英国驻上海领事馆的翻译麦也思争论，两人争论的问题是戈登该不该继续接受李鸿章的调遣。麦也思认为李鸿章手段残忍，不守信用。他利用戈登攻下苏州，达到目的之后，就把戈登甩到一边；他让戈登为太平军降将担保，在他们投降后却把他们统统杀掉。将来他也会这样对付戈登的常胜军，利用英国人达到目的，然后再丢开。听命于这样的无耻之徒，是对英国人的污辱。而赫德却认为，常胜军与清政府之间有协议，只要协议没有解除，就必须按协议来，常胜军拿着清廷的俸禄，就应当听从清廷的调遣。两人谁也没说服不了谁，马格里的到来打断了两人的争论，麦也思告辞时仍然十分愤怒。

看过李鸿章的亲笔信，赫德笑道：“巧得很，总理衙门也给了我指令，让我劝说他们两人不要决裂。”

闻言，马格里问道：“对李巡抚的请求，您是什么观点？”

“第一，两人必须和好，戈登上校不能做出过分的事情。如果他像白齐文那样去助太平军，就是不可饶恕的糊涂行为。因为那会引起中英外交纠纷。英国已经声明，帮助中国政府平定江南的叛乱，不允许任何英国人帮助造反者。第二，戈登必须继续留在他的军队，并带领他的军队与官军并肩作战。因为中国混乱的局面，不仅对中国有害而无益，对英国的商业利益也有很大损失。”

“您有这样的态度，我就放心了。”马格里已经认同了李鸿章的观点，他认为杀降是不可避免的。

赫德又道：“我必须亲自到苏州去，听听这位巡抚大人如何解释。杀降毕竟是无耻的行径。我除了说服戈登上校，还要说服上海的欧洲人和美洲人，他们都在责骂这位失信的巡抚。”

赫德来到苏州，李鸿章因为事先接到马格里的报告，因此十分隆重地接待他。李鸿章的巡抚衙门就是从前的忠王府，在太平军占领前，本来一直就是江苏巡抚衙门。在西花厅，李鸿章顶戴袍服，接见赫德。

李鸿章把他杀降的理由及过程详细讲给赫德听，最后问道：“赫德先生，如果是你，投降者提出了你没法答应的要求，你会怎么办？放他们回去，他们要求没有得逞，肯定拒绝投降。而战火重开，官军可能会失败，那么整个上海周边的局势又要陷入混乱之中，上海的商业也要重新陷入停顿。如果官军未败，势必要围城，城中十几万百姓会因断粮而饿死。我杀死八个人，换来上海局势的稳定，换来苏州十几万百姓的性命，难道不是最大的仁慈吗？”

“大人可以囚禁他们，为什么非要杀死呢？人的生命是最宝贵的。”赫德有些不解。

“不仅你问我，我的部下、幕僚也有人这样问我。受降如同受敌，我肯定要审视一下强弱轻重，能否驾驭在我。实际情况是，敌强我弱，敌有我数倍之众。邵永宽等人，是被围困才求降，毫无悔罪之意，而且提过分要求，我当然不能遂其私欲，那么这些人也就难免再起反侧之心。对此反复无常之人，留下来必是祸患。我绝非好杀降之人，程提督是降将，如今是我最得力的臂膀；我在南汇收降将吴建瀛，准带千人，次收常熟降将骆国忠，准带两千人，均诚心以降，谨受约束，都因战功保到副将。这八个人呢？要求准立二十营，占据四个城门，在各街口设石垒，又要求保总兵副将官职，还要指明何省、何任，天下有这样求降的吗？他们不是求降，是自求死路！”

赫德点了点头：“我理解大人当时的难处，大人做得对，的确应该如此。结果好，一切都好。大人顺利收复了苏州，就是最好的结果。可是，戈登上校的承诺，大人却没有照顾到。”

“我没法照顾到。我是在见到八个降王的时候才发觉他们的野心，才决定杀死他们，那时候戈登将军已经去了昆山，我来不及和他商量。如果说起戈登将军为什么去昆山，他脸上未必好看。”于是，李鸿章把戈登索要巨额饷银的过程又说给赫德听，“我是说过打下苏州后发两个月恩饷，可是并没有说必须是一接过苏州就立即发，也没说必须是两个月一齐发。当时并没有那么多银子，我的部下已经欠饷两个多月。我再三向戈登将军说明，可是他不听我的解释，还纵容他的士兵向我的座船开枪，打伤了我的两个护卫。他擅自离开苏州，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军人，这是不应该的。戈登将军很在意他的荣誉，他擅自离开前线，难道不有损他的荣誉吗？”

赫德对李鸿章的解释十分理解，对他清醒的头脑和伶俐的口才十分佩服。他表示愿意为两人和好尽力，但条件是李鸿章必须发一个书面说明，戈登与杀降事件无关，而且要给戈登和常胜军一笔银子来取得他们的谅解和配合。

李鸿章完全答应，他的要求是戈登必须继续听从巡抚的调遣，要尽快投入战斗，因为常州、嘉兴、湖州的战事正在进行，需要常胜军协助。

李鸿章没想到赫德如此好说话，就留他吃饭。吃过饭后，两人已经是无话不谈的朋友了。李鸿章笑问道：“赫德先生，我听说就连我们的议政王，也称你是‘我们的赫德’，你是靠什么办法，让我们的王爷这样欣赏你？”

赫德从容答道：“我不过是摆清楚自己的位置罢了。我虽然是英国人，但我是中国海关的署理税务司，既然拿中国的俸禄，自然要为中国效力，更要按中国的规矩行事。我到总理衙门去，那里每位大人都比我的职位高，都是我的上司，我当然要对他们恭恭敬敬。”

“是啊，你不像别的外国人那样对我大清官员指手画脚，又懂礼仪，怪不得王爷喜欢你。”

“我不仅这样要求自己，我将来对海关的所有关员，都如此要求。”赫德拿出一沓稿子说，“这是我拟定的致各口税务司的通令。”

李鸿章接过来，饶有兴趣地看起来。这篇通令开头就说：“首先，我们必须毫不含糊地、经常地牢记：海关税务司署是一个中国的而不是外国的机构。所有的成员，包括总税务司本人在内，都是中国政府的仆人。从而每一个成员对待中国人，包括政府官员和一般老百姓在内，必须尽量避免引起冲突和恶感的因素。对中国官员应当表示礼貌，对中国百姓也应当表示友谊。礼貌有助于公事的顺利交往，而友谊的表示则有助于去除中国百姓对外国人的恶感。每一个人应当牢记的第一件事，就是他支取了中国政府的薪金，必须按照指定的工作，为中国政府服务；应当随着潮流的进步，为成功而有计划地推进其工作，必须用理智和耐心等待机会；可以善意地提出建议，而不能有任何的强迫。”

赫德对税务司的人员竟然会有这样通情达理的要求，这让李鸿章很感意外，他疑惑地望着赫德，抖抖手里的文稿问道：“赫德先生是真这么想的，还是说给人听的？”

赫德像受了侮辱，大声道：“我不是要这么想，也不是要这么说，而是要这么做！而且我正在这样做。”

李鸿章佩服得连连点头，心里想：怪不得议政王喜欢这个年轻人，他太了解中国人的心思了，他每一句话都说到了中国人的心尖上。

李鸿章不止一次听海关道郭嵩焘称赞上海海关的人员认真、守信、热情，此时他明白了其中的原因。他问赫德：“这个通令什么时候发布的？”

赫德告诉他道：“现在还没有发布，因为我还是署理总税务司，我必

须等到总理衙门正式的任命后才发给各海关税务司。”

“为什么？”李鸿章问道。

“名不正，言不顺。我仅是个署理税务司，这时候发布不合适。如果我刚刚发布了，总理衙门却派来新的总税务司，那我就成了整个税务司的笑话，也会成为中国官场的笑话。我必须等到那张任命文件到达我的手上，我不能喝了庆祝酒，结果升官的不是我。”

李鸿章哈哈大笑道：“赫德先生对官场真是摸透了。”

随后，赫德立即去了昆山，李鸿章为了表示对这个年轻人的重视和敬重，特意派他的亲兵卫队十人护从。到了昆山常胜军司令部，戈登却不在，原来他打猎去了。赫德一直等到太阳落山了，戈登才提着两只野兔回来。赫德说明来意，把他见李鸿章的情形说了一遍。可戈登还是责备李鸿章背信弃义。

赫德问道：“如果李巡抚要与你商量，怎么与你商量？那时候你在哪里？”

“我在回昆山的路上。”

“那请问戈登上校，你为什么回昆山？一个军事指挥官，未奉命令却私自离开战场，这是否有损军人的荣誉？”

这正好掐中戈登的软肋，他便反驳道：“你是大英帝国的人，为什么替不讲信义的中国人讲话？”

“我们就事说事，不要管我是不是英国人。如果你真的带兵去打苏州的中国军队，这会导致严重的外交问题。因为大英帝国已经向中国政府承诺，帮助中国政府平乱，而不帮助叛乱者。”赫德不容他把话题扯远。

“我没打算真那样做。再说，公使大人也是支持我的。”

“不，公使大人只是在维护你的尊严，或者说维护大英帝国军人的尊严，但他并不支持你有过激的行为。我接到的训令是，劝说你恢复与李巡抚的和平。”赫德把公使卜鲁斯的训令递给戈登。戈登看了之后，便沉默了。

赫德知道戈登喜欢带兵作战，便又劝道：“中国有句俗语，人闲生闲事，驴闲啃槽帮。意思是人不能闲下来，要忙起来。军队更不能闲下来，没有仗打的军队，最容易出现纪律问题。而一旦出现纪律问题，就是军事主官的责任。”

“我也想重回战场，只是，我要恢复荣誉。”戈登实话实说。

“没问题，你说你的要求。”

“第一，李巡抚要以书面的形式，说明我与杀降事件无关，更没有事先与他们预谋。”

“好，这个没问题，我会说服李巡抚，在上海召开新闻发布会，给大家一个明确的说明。”

“如果能召开新闻发布会当然再好不过，可是，李鸿章会答应吗？”

“他会答应的，因为新闻发布会也将详细地、令人信服地说明为什么必须杀降。”赫德胸有成竹，“继续说你的要求。”

“第二，要兑现诺言，发两个月的赏银。我的军队不许抢掠，这是事先说好的酬劳。淮军每次占领一个地方，都会抢劫一空，我不允许我的军队这样做。”

赫德点头道：“这样很好，你维护了大英帝国的荣誉。我不仅会让李大人补齐常胜军两个月的赏银，而且还要格外再赏你一万两。作为条件，你必须真诚地接受李大人的调遣。”

“那好，只要在上海召开了新闻发布会，拿到赏银，过完中国的旧历年，我就立即派军队去战场。对了，还有一条，以后必须按时发饷。”

“这个我可以立即答应你，常胜军的饷银将由上海海关每月按时拨付。”赫德回答得十分干脆。

事情解决得如此干脆，戈登也很高兴：“今晚我亲自给你烤野兔，我们好好喝一杯！”

第十三章 图自强鸿章上书 重礼义倭仁空谈

同治二年底，李鸿章制定了三路进攻太平军的计划。北路由刘铭传、李昭庆率部进攻常州；西路由郭松林率部进攻太湖以西邻近浙江的宜兴，戈登与李鸿章已经重归于好，自告奋勇帮助郭松林攻宜兴；南路则由程学启率部进攻浙江的嘉兴，一则断绝浙江与江苏太平军的联系，二则配合左宗棠进攻杭州。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对淮军而言，准备充足的炮弹、子药是大战前最繁重的任务。马格里的炸炮局因为迁到苏州，安装调试就耽搁了一个多月，所以生产能力大受影响，因此丁日昌、冯燊光主持的炸炮局就要加紧生产，不然炮弹子药的缺口会更大。然而在这节骨眼上，冯燊光却提出要回广东参加乡试。李鸿章先是一口回绝，等冯燊光说清缘由，他就没法那么绝情了。

冯燊光的父亲是军功出身，虽然保至知府，但因不是正途出身而备受轻视。所以他让冯燊光发誓用功，考举人中进士。无奈冯燊光志趣不在科举，两次乡试均是名落孙山。老父亲因战伤复发，看情形阳寿无多，而他最大的希望是能在有生之年看到儿子中举人考进士。今年是乡试大比之年，所以他必须回乡备考，不然对不住老父。

“大帅，我知道回去还是考不中，但我可求个心安，不然无法面对老父的殷殷期待。今年家父身体更加不好，只怕今年也难熬过，所以……”话说至此，冯燊光眼圈红了。

“竹如，以你的才干，就是给我个榜眼来换你，我也不答应！科举正途出身有什么了不得！”李鸿章虽是翰林出身，对所谓正途士人却颇多微词，而对有一技之长却刮目相看。

“大帅谬赞了。像我这种人，虽有一技之长，可是在世人眼里只能算奇技淫巧，既不能安身，更不能立命。尤其家父希望我博得功名到了痴心的程度，我实在不忍拂他的一片心意。”冯燊光再次申明不得已的原因。

李鸿章自然明白考举人中进士在世人眼中的分量，更明白在官场是否正途出身干系甚大，自然也就明白冯燊光老父亲的心结。自从到上海来，与洋人接触日多，越来越觉得需要学习洋人的地方太多，而手下能用的人才却常常捉襟见肘，因此他对科举越来越怀疑。大清最聪明的人都集中在科举之途，埋头于四书五经，满口之乎者也，而到解决具体问题的时候，却百无一用。像冯燊光这样的人才，比一个酸秀才迂举人实用百倍，却因为因为没有中举而被世人小瞧。

“竹如，咱大清的科举有问题，什么时候你这样的人能扬眉吐气了，大清才有希望。”李鸿章大发感慨。可感慨归感慨，俗话说百善孝为先，

他再拦着不让人，就不通人情了。

在最需要的时候却要离开，冯焄如心中也十分不安，他保证道：“大师，一出秋闱，我立即就回上海。”

刚送走冯焄光，两淮盐运使郭嵩焘就前来辞行了。

郭嵩焘是湖南湘阴人，是李鸿章的同年。太平军兴后，李鸿章回安徽办团练，郭嵩焘因丁忧在籍，就入了曾国藩的幕府，在湖南、江西、江苏等地为湘军筹饷。李鸿章带淮军入沪后，三番五次致书郭嵩焘请他出山。郭嵩焘一则对官场心有余悸，二则不愿在同年的手下供职，所以一辞再辞。后来因曾国藩出面，郭嵩焘才出任江海关道。他清廉、耿直的个性与按欧洲制度运行的海关税务司气味相投，因此深得赫德的敬重。任职不到一年，在李鸿章、曾国藩的推荐下，他又出任两淮盐运使，已是从三品的大员。

清朝食盐分区销售，各地所产食盐，皆划定特定区域为其引地。盐销区一经确立，产区与销区之间便形成固定关系，盐商只能在规定的盐场买盐，在规定的引地内销盐，一旦越界，即为违法私盐。两淮盐行销之地包括两江及湖广，但因为四川与两湖相接，川盐私运至两淮行销之地难以禁绝。太平军兴后更是严重，特别是绿营兵也参与运私盐谋利，川盐因此大行其道，两淮盐的销量和获利自然也是大减，每年减少盐税收入近百万两。

郭嵩焘接任之时，前任乔松年移交的库存只有四万两，而积欠江南粮台十万两，安徽每月协饷一万两已有九个月未曾协解，相当于有十五六万两的欠账。郭嵩焘发现两淮盐运问题错综复杂，而最大的问题是江南提督李世忠拥重兵、行私盐，无人敢问，以致上行下效，不但绿营走私严重，有门路的商人也趁机钻营。他决定拿李世忠开刀，查到了他走私的实据，截其盐，没其船，并立即向朝廷上参折，同时禀报曾国藩。曾国藩自然大力支持，结果李世忠被撤职查办。然后，他又严禁盐运中的贪污分肥，又专设盐卡对走私到两淮的川盐、粤盐征重税。两淮盐销售倍增，长江上下游厘饷大旺，任职两月，不但解清积欠，而且库存现银二十万两。郭嵩焘的这番成绩，令曾国藩、李鸿章都刮目相看。

两个月前，湖南巡抚毛鸿宾经曾国藩举荐出任两广总督，李鸿章抓住时机向毛鸿宾推荐郭嵩焘出任广东布政使。毛鸿宾新督两广，遇到的最大难题就是粤商勾结洋人，偷逃税厘，郭嵩焘正好可做他的帮手，所以他干脆推荐郭嵩焘出任广东巡抚。几天前，上谕已由李鸿章代传，毛鸿宾催促甚急，所以郭嵩焘今天前来辞行。

在巡抚衙门西花厅，郭嵩焘要以下属身份参见上宪，李鸿章连忙阻止，双手扶住他的手臂说：“筠仙，休要见外，咱们是老同年，何况你如今也是一省巡抚，更不可行此礼。”

郭嵩焘就势拱手道：“我能巡抚广东，多亏老同年提携。”

“筠仙，关键是你理财的成就令人刮目，我不过是顺水推舟、锦上添花罢了，毛总督早有此意。何况推荐你出任粤抚，我也有私心。”李鸿章亲自把茶端给郭嵩焘。

郭嵩焘不明白李鸿章有什么私心，一副就教的神情。

李鸿章的所谓私心，就是为淮军将来筹饷考虑。与国家经制之师八旗、绿营粮饷完全由户部筹拨不同，湘军、淮军属募勇，其粮饷主要靠自筹。有地盘自筹还能方便些，如果没有自家的地盘，求东告西，那就非常困顿。曾国藩在未任两江总督前，一直是侍郎的虚衔，客居地方，终日为粮饷犯愁。所以他一旦获得总督两江的实权，就立即把自己手中的人才纷纷推荐出任地方督抚，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为了筹饷方便。推荐毛鸿宾出任两广总督，曾国藩盯着的是粤海关及广州口岸税收，而李鸿章趁机推荐自己的同年去广东，也是为了将来有一天这位老同年能向淮军伸出援手。

“筠仙你也看到了，淮军的规模是日渐扩大，而且我要让淮军健儿都背上洋枪，开销自然是越来越大，仅靠江苏是越来越吃力。你巡抚广东，将来淮军揭不开锅了，你能看在老同年的分上，向淮军伸出援手。”李鸿章必须把自己的意思说明白，得到郭嵩焘的一句承诺。

“少荃放心——咱们熟不拘礼，老同年勿怪，我叫你一声少荃——只要帮得上忙，我肯定要帮。说起来，江苏是我郭某人的一块宝地，我从一个从六品的修撰到从二品的巡抚，一年多的时间，完全是在江苏这片地方得以超擢，你说江苏是不是我郭某人的龙门？”郭嵩焘骤膺大任，心中十分激动，自然豪情满怀，“湘淮本是一家，我先是从湘军，后来又算投奔了淮军，没有不帮娘家的道理。”

“筠仙这话让我愧不敢当，你到江苏来哪敢说是投奔淮军，是我李某人借助老同年的才干。”李鸿章连忙客气。

然后，两人话题转到初入上海的观感。四年前郭嵩焘为了帮湘军筹饷，就曾到上海参观了英国人的军舰和洋行，为洋人洋枪洋炮所震撼，也为洋行的先进机器所折服。到上海任职后，他发现短短四年间，上海的变化令人瞠目结舌。

“洋人总是在变，而我们还是一如既往！”郭嵩焘感慨万端，“少荃，从林文忠公虎门销烟、洋人逼迫我们签订城下之盟算来，已经过了二十余年。可是二十余年后，我们对洋人仍然一无所知。洋人却涌入内地，了解我朝的物产、风俗、朝政、时局，极力搜罗各种情报，更是不惜重金雇请国人教授他们语言。而我朝在京中开设个同文馆，学习西洋语言，就被群起而攻之！说什么中华文明尽善尽美，何必学洋人，何必学洋语。中国人什么时候能够放下天朝的架子，能摘下头上的这顶纸帽子，睁开眼睛看一下洋人的国家！”

郭嵩焘仍然不改书生意气，说到激动处连连拍案。李鸿章也是深有

同感，连声附和。郭嵩焘受到鼓励，端起茶来一通牛饮，不能不一吐为快。

“我朝如今处极弱之势，又于外洋情形一无所知，反而想靠耍小聪明取胜。还真不是我说笑话，英法联军进天津的时候，还有人相信洋人膝盖不打弯，只要把他们引入战壕中，洋人必败无疑；咸丰十年英法联军进逼北京，本来朝廷与联军在通州谈判，后来不知谁的馊主意，把巴夏礼等三十多人的谈判代表团抓了起来，他们口口声声要雪耻，要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结果怎么样？英法联军进京，皇帝巡狩，他们哪一个玉碎，哪一个瓦全了？签订了城下之盟，洋人军队走了，他们又还过魂来，照唱高调，还是看不起洋人，还是不屑于学习洋人，这样的跳梁小丑，你说可恨不可恨！”郭嵩焘在京中翰林院任职时，因为常有倾慕洋人的议论，因此备受指责，如今一说起来依然义愤难平。

李鸿章对那些只会高谈阔论的御史言官也十分反感，对郭嵩焘的话十分赞同：“大清坏事，就坏在这些言官手里。他们一点实事也不做，别人做了，他们还指手画脚，批得体无肤。”

“少荃，我还有个看法，如今与洋人交往，要以和为主，轻易不要开战。一是我们打不赢。这二十年间，我们与洋人打了四五仗，哪一次我们不是败得一塌糊涂？二是不必打。不知你注意到了没有，洋人还是讲信用的，一旦签订和约，他们也可以和平相处。还有，洋人也不是完全不讲道理，我们据理力争，同样也能保护我们的利益，那又何必动不动就想打一仗呢？就像一个虚弱的小孩，偏偏嘴巴硬，一言不合，就要与身强力壮的人打一架，可笑不可笑？”

“筠仙说得不错，与洋人交往，我们要学会据理力争，耍小聪明不行，动不动要打一架更不行。可是这话你要搬到桌面上说，不知要有多少人骂你是软骨头，洋人的走狗，更难听的就骂你是卖国贼！”

“他们口口声声说爱国，结果却让国家蒙难。”郭嵩焘侧身靠近李鸿章道，“少荃，我们是办实事的人，是敢和洋人打交道的人，我们必须来影响朝廷，影响更多的国人。”

“是啊，我到上海后，对洋人的看法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也有许多想法。筠仙你说说看，如果向朝廷提建议，最重要的是什么？”这是李鸿章这些天来一直在考虑的问题。

“要学习洋人的语言，要学习制造洋枪洋炮，要引进洋人的机器，这些都是最急迫的。不过，这些还不是最重要的，我们应该深入研究一下，洋人为什么发展这样快？火药是我们老祖宗发明的，结果洋人拿来把我们打得一败再败。洋人是怎么做到的？”

李鸿章大感兴趣，问道：“筠仙你说，我们比洋人到底差在哪里？”

“我哪里能回答得了你的问题？不过，你幕中的冯景亭不愧是江南才

子，最近写了部奇书叫《校邠庐抗议》，对洋人国家颇有研究。”

冯景亭就是冯桂芬，几年来一直帮助淮军筹措粮饷，李鸿章当然认。只是这几年一直在军务上忙，只知道他很有才气，有江南才子之称，不知道他竟然对洋人国家也有研究。

“冯景亭这部书共有四十多篇文章，书稿都已完成，只因书中对洋人国家多有赞颂，对大清军政科举多有批评，怕被人骂作卖国贼，亲友又多方劝阻，因此一直未曾刻印。”郭嵩焘谈到冯桂芬的这部奇书，极为赞赏，“我有幸看了多篇，真是醍醐灌顶。”

郭嵩焘本是颇为自负的人，《校邠庐抗议》能得他如此赞誉，必有过人之处，所以李鸿章怀着求教的心情问道：“能令筱仙青眼有加不容易，不知书中有何新意？”

“新意多得很。比如有一篇《制洋器议》中提到，我堂堂大清，广远万里，幅员八倍于俄，十倍于米（指美国），二百倍于英，乃地球第一大国，天时、地利、物产无不甲于天下。而今却屈于俄英法米之下，何故？”

“是啊，我中华地大物博，圣相因数千年，今日为何屈居于诸国？”李鸿章还是第一次听到大清国面积之大竟然二百倍于英，不禁有些吃惊。

“冯景亭认为，洋人国家以小而强，我中华以大而弱，非天时、地利、物产不如人，而是人物器材不如人，地无遗利不如人，君民不隔不如人，名实相符不如人。最坏就坏在科举取士上，聪明智巧之士，穷一生精力，消磨于八股试帖楷书之中，而终生所学几乎无用，出而为官，民政、漕政、农桑、水利，茫然无知，洋人枪炮、轮船更是闻所未闻。所以，应改我国家科举，学习洋人枪炮机器诸学问，善得其法者，赏给举人、进士功名，自强之道，实在于此，识夷制夷之道，也在于此。”

“真是高论！妙论！我也正有此意。”李鸿章连声赞叹。

“少荃，依我看，长毛之祸用不了多久就该平定了。将来，我国最大的祸患恐怕还是来自西洋强国。林文忠公早就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现在制夷根本谈不到，但师夷长技的事情必须踏踏实实做起来，不然，还谈什么制夷！”

“我年前就想应该给朝廷上一个折子，有一个全盘的规划，好好学习洋人的长处，后来又想，我上这么个折子，白白惹那些都老爷的骂，想想就罢了。听君一席谈，又勾起了我的忧患之思，骂就让他们骂去，如今看，这个折子非上不可。”李鸿章感叹道。

“上，当然要上。笑骂由人，我自横行天下。”郭嵩焘鼓励李鸿章，也同时算是鼓励自己，“我到了广州任上，也会特别留心洋务，让更多的

中国人了解洋人，学习洋人。”

下朝后，议政王在军机处安排完急办的事情，照例再到总理衙门去。总理衙门偏居朝阳门东南的堂子胡同内，本来是大学士赛尚阿的宅院，因为他与太平军作战连连失利被治罪，其宅第亦被籍没，户部铸钱局用作了铸钱的地方。《北京条约》签订后，为了方便与各国联系，成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在选址的时候，大清的官员们耍了个小聪明，单挑了这个不起眼的地方，以为在此与各国交往，便降低了洋人的身份。当初成立总理衙门的时候，没想到事情会如此之多，外交、商务、教案、海关管理等等，其事务已冠六部之前。议政王是总理衙门王大臣，几乎每天都要到这里来商议事情。从禁城过来有四五里路，他的家在禁城西北，从总理衙门回家，则有十几里路，大量时间耗在路上，实在不便得很。早知如此，当初就不该选到这么个地方来。议政王这样想着，轿子已经稳稳停下，总理衙门到了。见议政王到来，章京们立即肃然起敬，有人把议政王的座椅再擦一遍，有人立即亲自奉茶，等他安然入座，一位章京把李鸿章寄至总理衙门的函交给他。

通常，疆吏有事情要奏办，就上奏折，而拿不准的事情，有时就写一封函件，给相关的衙门或个人，先投石问路。李鸿章本来是要把自己的想法正式出奏，可是觉得太没把握，因此先写一函给总理衙门，其实是想先听听议政王的想法。

议政王阅着李鸿章的函稿，实在太精彩，禁不住读出声来：“鸿章窃以为天下事穷则变，变则通。中国士大夫沉浸于章句小楷之积习，武夫悍卒又多粗蠢不加细心，以致所用非所学，所学非所用。无事则嗤外国利器为奇技淫巧，以为不必学；有事则惊外国之利器为变怪神奇，以为不能学。不知洋人视火器为身心性命已数百年，一旦豁然贯通，参阴阳而配变化，实有指挥如意，从心所欲之快。”

“合肥说话，真是痛快。”读到这里，议政王一拍桌子。

的确是痛快，因为这些话就是议政王也不敢摆到桌面上来说，因为在京中还是清流们的天下，总理衙门从大臣到章京，在大多数人的眼里，无异于是结交洋人的汉奸，尊贵如议政王都被人骂作“鬼子六”，其他人可想而知。李鸿章这几句话，在他们听来真是让人扬眉吐气，身心通泰。“所用非所学，所学非所用。”换成大白话就是这些士大夫不过是废物点心而已。

“洋人已经视火器为身心性命数百年，而我们连学一下都要费这么多口舌，想来真是憋气。”户部尚书、军机大臣宝鋐也是总理衙门大臣，他说话向来痛快。

议政王继续道：“妙文共赏，大家继续听——前者，英法各国以日本为外府，肆意铄求，日本君臣发愤为雄，选宗室及大臣子弟之聪秀者往西国制造厂师习各艺；又购制器之器在日本制习。现在已能驶轮船，造

放炸炮。夫今之日本，即明之倭寇也，距西国远而距中国近，我有以自立，则将附丽于我，窥伺西人之短长；我无以自强，则并效尤于彼，分西人之利藪。日本以海外区区小国，尚能及时改辙，知所取法，然则我中国深维穷极而通之故，夫亦可以皇然变计矣。”

日本竟然也在学习洋人枪炮，而且已经能够驶轮船，放炸炮，实在出人意料，李鸿章眼界的确开阔。大家对日本向来轻视，要么称之为“倭寇”，要么称“小日本”，再俗一些，则称“倭瓜瓠子”。

“倭瓜瓠子也在学洋人！李合肥说得不错，日本就是欺软怕硬的小人之国。我大唐盛世的时候，他们屁颠屁颠地派来遣唐使向我们学习。到了我国势弱的时候，他们就组织倭寇一批批到我沿海来打劫。”

“宝相说得不错。”宝鋆因为年龄大，而且已经出任体仁阁大学士，又唯议政王马首是瞻，因此议政王对他十分尊重，也和大家一样尊他一声“宝相”，“日本的确欺软怕硬，不过他们最擅长向强者学习。中日一衣带水，一苇可航，日本文化本来就是源自中土，如今他们舍近求远，不学我们学西洋，也说明我大清的确落后于洋人了。可惜大家都不肯承认，还架着泱泱大国的空架子不放。”

“这话也就王爷说得，也就说给我们这些人听，要是让那些人听到了，少不得攻击我们是崇洋媚外。”

“我这些话，不能外传。”议政王也怕这话传出去，断章取义，不知会惹来什么麻烦，所以他这样叮嘱，然后重新拿起李鸿章的疏稿，“更妙的还在后面——鸿章以为中国欲自强，则莫如学习外国利器；欲学外国利器，则莫如觅制器之器，师其法而不必尽用其人。欲觅制器之器，与制器之人，则或专设一科，士终身悬以为富贵功名之鹄，则业可成，艺可精，而才亦可集。”

宝鋆惊呼道：“合肥这是要变更我朝的科举之制！根本不可能。”

的确，李鸿章是希望那些精于机器制造的人能凭他们的特长获得秀才、举人、进士的功名，让他们能够进入正途的行列，只有如此，才会有越来越多的人热心学习制器之器。当那些聪明睿智的读书人钻出八股文而投身制器的行列中，而不再一心只重章句小楷，大清才能培养、储备起真正有用的人才，也才有赶上洋人的希望。这是他在上海数年的最深刻领悟。然而，京中形势与风气大开的上海大不相同，李鸿章想单设一科，让那些会“奇技淫巧”的人获得举人、进士的功名，岂不是痴心妄想？

“李鸿章所提最要紧的有三条，学习外国利器，可让各地大吏主持，留心学习；觅制器之器，曾国藩已经派人到美国去觅购；专设一科为富贵功名之正途，这事应当办，但目前肯定办不成，要一步一步来。”议政王总结道，“专设一科，让精于制造的人获得秀才、举人、进士的正途出身做不到，不过，我们可以反过来设想，让正途出身的人来学习天文、

算学以及机器制造，也能收到培养储备人才的目的。同文馆不能只学习洋人语言，应当加上天文、算学及机器火器制造之术，选拔有功名的士子前来投考。”随后，他让总理衙门就按这个意思拟个折子，尽快呈两宫慈览。

隔了两三天，早朝的时候两宫召见军机大臣，议罢几件事情后，慈禧扬扬手里的折子问道：“老六，总理衙门的折子我看了，这些个主意你们是听了李鸿章的意思后才上奏的。那我想问一声，你们的主张是什么？你身为议政王大臣，总不能事事都依赖外臣吧？”

这话问得有些不善，不过议政王并未太留心，顺口回道：“回太后，这并不是依赖不依赖的问题。总理衙门与军机处毕竟深居京师，有些事情不及疆臣更了解实情，因此需要听听他们的看法，然后再请旨。”

“同文馆召考学习洋人语言的学子都那么难，现在让正途出身的人去学天文算学，恐怕没那么容易。”慈禧又道。

“正因为没那么容易，所以才请朝廷强力推动，请两宫、皇上旨准。”

“不急着说准不准，我看先听听倭仁他们说什么。”慈禧一改平时作风，另有主张。

倭仁是清流首领，思想非常守旧，让他说话，肯定是坚决反对。但太后已然决定，没有回旋的余地，所以军机们诺诺领旨。

要让正途士子学习洋人天文、算学的事情，在京中果然引起轩然大波。这天，议政王在去总理衙门的路上心血来潮，想干脆去翰林院听听他们都怎么说。便命令轿夫改道往南，直去翰林院。

议政王不让任何人跟随，自个进了翰林院。一帮编修们正在倭仁的带领下翻检史料，编纂《治平宝鉴》。门外当差的喊道：“议政王到。”倭仁深感意外，率弟子们象征性地给议政王请安，然后各忙各的，视议政王如无物。

议政王有些无趣，打破沉默问道：“倭大人今天不给皇上讲书？”

“今天中午是翁叔平给皇上讲书，老臣是下午的差，就偷闲到这边来看看，太后安排的《治平宝鉴》不敢耽误。王爷有事但请吩咐，若无要事老臣就不奉陪了。”倭仁说罢，继续翻起书来。

议政王讨个没趣，走到一位编修身边没话找话说：“忙什么呢？”

没想到那位编修竟然装没听见，理也不理。议政王火一下就上来了，大喝一声道：“本王问你，你耳朵聋了？”

那位编修慌忙扔下书道：“臣正在想一副绝对，过于投入，没听到王爷问话，死罪，死罪。”

议政王只好压住火气问道：“你在想什么绝对呀？”

“这上联是：诡计本多端，使小朝廷设同文馆。下联是：军机无远略，诱佳弟子拜夷为师。”

“你，你好大胆子，竟敢讽刺朝廷，挖苦军机。”议政王气得手直哆嗦。

“臣不敢，朝廷专听小人谗言，是军机自取其辱！”这位编修回得不卑不亢。

又有一位编修站起来说道：“王爷，臣还有一联，要治罪您一并治了。上联是：孔门弟子；下联是：鬼谷先生。”

离议政王最远的一名庶吉士也跟随道：“臣也有一联，上联是‘未同而言’，下联是‘斯文扫地’。”

议政王冷笑道：“这也是副好联，还是嵌字联，把同文馆嵌进去了。”

“我等都是天子门生，都读圣贤书，宁可死也不拜夷类为师。”其他编修齐声道。

议政王这会儿反倒气平了，心想要让这些死脑筋给气着了，那真是太不值了，干脆借机开导他们：“诸位是天子门生，饱读圣贤书，本王怎能不知？可是，在枪炮方面咱的确不如洋人了，所以才设同文馆学人之长，请正途士子学习洋人学问，也是为国储才。”

“以夷人为师，简直是奇耻大辱！”有人却不认同。

议政王也模仿翰林们的语气，文绉绉地说道：“天下之耻，莫耻于不如人。今不以不如人为耻，而独以学其制器之术为耻，岂不是大耻也！”

“崇洋媚外，视洋人为爹娘，此为我大清奇耻大辱！”刚才那位翰林还是不肯退让。

议政王冷笑道：“洋人攻陷天津，兵困京师，那也是奇耻大辱。庚申之变英法联军逼近京师，平日大讲礼义节气的大夫们不是袖手旁观，就是纷纷逃避，危机一过，就高谈阔论，不肯正视洋枪洋炮的威力，不知这种空谈于国于民又有何益？”

议政王觉得自己与一个翰林斗嘴实在可笑，见倭仁自始至终一句话也不说，只顾在那里翻查资料，气就转到倭仁的身上：“倭大人，翰林院本是明事理识大局的地方，竟然如此冥顽不通，你是怎么掌的这翰林

院？”

倭仁平静地回道：“王爷，还真让您说着了，这翰林院全是不通情理之人，倭仁正打算上折提请两宫与皇上绝不可以夷类为师，更不可让正途士子以夷类为师！”

议政王气得拂袖而去，倭仁不阴不阳地送道：“王爷走好，恕不远送。”

看议政王走远，倭仁才说道：“我本来打算忍着一句话也不说，省得人说我迂腐不识时务，看来不说话是不行了。你们瞧瞧咱们这位六王爷一提起洋枪洋炮就来精神，好像有了那些个洋枪洋炮大清就高枕无忧了。这是何等浅陋？！我泱泱中华，五千余年文明，远了说，曾经创造了汉唐气象！近了说，本朝也曾创出了康乾盛世。从来都是中华为师，何曾师法夷类？又怎能如此妄自菲薄？我要拜折！”

议政王出了翰林院，越想越觉得这帮清流不好对付，如果得不到两宫的支持，恐怕难有结果，所以他立即递牌子请见。慈禧一见面就问道：“老六，有什么急事，明天说不行吗？”

议政王说出了苦衷：“今天下朝后，奴才去了趟翰林院，倭仁他们对正途士子学天文算学的事，一百个不乐意。奴才觉得这事非得请两宫鼎力支持，否则，奴才是寸步难行。”

“寸步难行”这四个字慈禧听来很受用，笑了笑说道：“六爷说得可怜的，谁不知道你在朝内朝外，是有名的贤王。”

议政王拱手道：“太后是取笑奴才了。谁不知道大主意都是两宫来拿，奴才不过是执行而已。别人说什么奴才无法堵他们的嘴，可奴才心里有数。这几年来，江南局势时好是坏，洋人也不消停，两宫太后何曾享过一天安乐？”

这话无论真假，两宫太后都身心舒泰。慈安心地敦厚善良，劝慰道：“老六，哪里是我们两人的功劳，你是功不可没。我和妹妹经常说起，里里外外一大堆的事，哪一样离得了你？”

“奴才身为大清臣子，理当如此。”议政王说，“同文馆招正途士子的事，还请两宫太后支持。”

倭仁的折子当天就递上来了，次日就发给军机大臣们商议，倭仁在折中写道——

窃闻立国之道，尚礼仪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今求一艺之末，而又奉夷人为师，无论夷人诡谲，未必传其精巧，即使教者诚教，学者诚学，所成就者不过术数之士。古往今来未闻有恃术数而能起衰振弱者也。天下之大，不患无才，如以天文算学必须讲习，博采

旁求，必有精其术者，何必夷人，何必师事夷人？

若以自强而论，则朝廷之强，莫如整纪纲、明政刑、严赏罚、求贤养民、练兵筹饷诸大端，臣民之强则唯气节一端耳。朝廷能养臣民之气节，是以遇有灾患之来，天下臣民莫不同仇敌忾、赴汤蹈火而不辞，以之御灾而灾可平，以之构寇而寇可灭，数百年深仁厚泽，皆以尧舜孔孟之道为教育以培养之也。若今正途科甲人员为机巧之事，又借升途、银两以诱之，是重名利而轻气节，无气节安望其有事功哉？

且夷人我仇也，咸丰十年称兵犯顺，朝廷不得已而与和耳，能一日忘此仇耻？议和以来，耶稣之教盛行，无识愚民半为煽惑。今我中华唯恃读书之士，讲明义理，或可维持人心。正途士子，国家所培养而储以有用者，今变而从夷，正气为之不伸，邪气因而称炽，数年之后，中华之礼教不复存也，可悲复可叹者也！举聪明隽秀之士习天文算学，恐未收实效，先失人心也！

倭仁所说，听上去都很有道理，但仔细想想，都是空话。

议政王气愤道：“倭良峰总是拿人心、气节、忠信说事，这些当然重要，可你要在实力相当的情况下，所谓人心、气节才见得有用。英法联军进京城的时候，八里桥那一仗，都是我八旗精锐，尤其是僧王的蒙古铁骑都是敢死之士，都抱定了为国捐躯的信心。乾清门二等侍卫阿巴力翰，他阿玛穿着御赏的黄马褂去督战，他是亲眼所见，我八旗将士没有一个孬种，死了一批又一批，后面的是蹈尸前进，可是联军的炸炮太厉害，一个开花弹落下来，十几个人立马非死即伤。他们的洋枪也厉害，一排接一排轮番施放，我们的勇士是一排排死掉。好多人冲到离敌军几十米处，可就是冲不过去。那一仗，英法联军死伤不过五十多人，我们八旗精锐死了三千多人。我真想问问倭良峰，三千多人难道都没有人心，都没气节，都没有忠信吗？这些空话如果能够抵挡得住敌军，我们又何必费这么多心思，向洋人学习。”

明明知道是空话，却又没法驳倒，因为他所说的都是堂而皇之的大道理，而且倭仁被尊为清流领袖，在读书人中影响颇大。

宝鋆劝道：“王爷，咱们讲空话讲不过他，也没必要和他废话。依奴才看来，我们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请倭大学士入瓮。”

“宝相有何妙策？”议政王知道宝鋆又有了什么鬼主意。

“他折子这句话可以作篇文章。”

议政王听罢宝鋆的妙计后道：“这倒不妨一试。”

隔天早朝，两宫第一起就召见议政王和诸位军机大臣。慈禧问道：“老六，倭仁的折子你看了吗？”

“奴才看了，觉得倭仁说得有道理。”

慈禧估计议政王定会千方百计反驳，没想到他竟然说倭仁的折子有道理。慈禧有些惊异地问道：“哦？我倒是觉得空话太多，你觉得有道理，道理在哪？”

议政王回道：“倭仁说‘天下之大，不患无才，博采旁求，必有精其术者，何必夷人，何必夷师？’这话想想有道理，我大清人口众多，找出一批懂天文、算学的应该不是难事。如果不用到同文馆学习，就能有这样的人才，岂不省时又省事！想必倭仁心中定有合适人选，奴才请旨饬下倭仁酌保数十人，或派到各省，或留京，兴造轮船，制造洋枪洋炮，如果效果好，每年都请他推荐一批，不愁我们赶不上洋人。”

慈安对外间形势几乎一无所知，竟然认真地说道：“这个办法倒可行。如果倭仁果能推荐出大清急需的人才，何必派正途士子去学洋人？”

慈禧含意莫测地盯着议政王道：“老六，这事倭仁能办得成？这可不是小孩子过家家，这是朝廷大事。”

“倭仁乃我朝大儒，素来诚实无欺，他说能，肯定能。”议政王避过慈禧的目光。

“那就照这意思传旨。”慈禧一锤定音。

太监安德海亲自到翰林院宣旨：“倭仁所论‘天下之大，不患无才，博采旁求，必有精其术者，何必夷人，何必夷师？’朕深以为是。着倭仁酌保精通洋文及天文算学人才数十名，或留京，或派往直省，加紧制造枪炮轮船，果有实效，以后每年可推举数十人，期以数年，当可通洋器之精要，我大清则振兴有望。钦此。”

倭仁听了这样的旨意，惊讶得忘了接旨谢恩。

安德海走后，他的弟子们立即围上来七嘴八舌地表示不平。

有的说我们从来不学洋人的玩意儿，上哪去找这样的人？

有的说太后和皇上怎么别的不说，单单让老师推荐人才，这谕旨就是六王爷他们负责起草，谁知他们是不是……

倭仁大声制止道：“都不要在这里妄议朝政。你们都想想，把你们亲朋好友都想个遍，我泱泱中华地灵人杰，藏龙卧虎，我就不信找不出三个懂洋文通算学的人来！”

他的弟子们绞尽脑汁，但十几天过去了，结果令人失望，竟然一个合适的人选都没有，无可奈何的倭仁只好硬着头皮写复奏。翰林院侍读徐桐、通政使于凌辰求见。倭仁一见面就道：“你们来得正好，快帮我想

想该怎么复奏。没想到让‘鬼子六’给算计了。”

于凌辰建议道：“老师这样直接承认无人可荐，不是太没面子吗？老师没面子，那就是天下士子没面子。老师大可不必急于上折，先容学生上一折，也许能转缓一下局面。”

“对，我也要上一折。”徐桐在一旁附和。

早朝的时候，慈禧将一封奏折递给议政王道：“老六，徐桐和于凌辰各上了一折，紧要的我都画出来了，你且念念，让母后皇太后也听听。”

议政王接过折子，念道：“今年春季以来，久旱无雨，疫疾流行，此乃天象示警。京师中街谈巷议，皆以为同文馆之设，强词夺理，师敌忘仇，御夷失策所致。臣以为同文馆之设，不当于天理，不洽于人心，不合于众论。且我为上国，洋人所属不过蛮夷，更何况乃我敌国，即便多才多艺，华夷之辩不得不严，尊卑之分不得不定，名器之重不得不惜。况科甲正途人员读圣贤书，将以辅君泽民为任，移风易俗为能，一旦使之师于仇敌，忠义之气自此消矣，廉耻之道自此丧矣。”

“王爷有什么想法？”慈禧问着冒了一头冷汗的议政王。

议政王不知两宫什么意思，只有违心说道：“总是奴才无能，要以洋人为师，招致清流如此反对。”

慈禧听了之后笑道：“这不是王爷的真心话。倭仁也太不像话了，没有人才可荐，实话说也就是了，何必授意弟子如此强词夺理？竟然连同文馆也不让设了，同文馆是朝廷明谕所设，皇上的谕旨在他们眼里就那么不当回事？六爷，你要严旨驳斥。你们也别再憋着较劲，把正事给误了。姐姐，你看如何？”

慈安赞同道：“他们也是咽不下洋人欺负咱的这口气。不过，这些折子说得也太不讲理，是要驳他们的。久旱无雨与同文馆有何关系？他们是蛮不讲理嘛。再说，学学洋人的长处有何不好？小时候我阿玛常说，别人有长外，就是仇人也应当跟他学。话本里头，不是经常有忠良后代，跟着仇人学了武功，又把仇人打败的故事吗？”

“姐姐打的这个比方好，这么浅显的道理，倭仁他们总是绕不过弯来。”

“奴才谨遵慈谕。”议政王没想到两宫会如此支持，感激万分。

安德海再去翰林院宣旨：“徐桐、于凌辰奏请撤销同文馆以弥天变一折，呶呶数千言，甚属荒谬。更有甚者痛诋在京王大臣，是何居心？推其缘故，总由倭仁种种推托所致。此折如系倭仁授意，殊失大臣之体，其心固不可问；即未与闻，而党援门户之风，从此而开，与世道人心大有关系。倭仁能否荐才，于接旨后速答能或不能，不可迁延托词，游弋

言他。钦此。”

倭仁跪谢皇恩，安德海已去，却还未起。弟子们都去扶，他颤着手拒绝了：“快，快把我写好的折子递上。我倭仁不怕自己无能，却最怕让人误会，丢不起那人……”

倭仁上折承认，自己的确无人可荐，但正途士子是国家之栋梁，万不能习洋人机巧，否则人心不固，中华礼教将废。

倭仁依然如此固执，恭亲王鼓动慈禧不如两宫亲自召见，开导开导他们愚顽不化的老脑壳。慈禧觉得这也是一法，此日见过军机后，第二天就召见倭仁。

“倭爱卿，老六他们办洋务，实在太难。老六他们说，总理衙门中应当有像你这样威望素著的老臣行走，那些个读书人才容易体谅。我也觉得有道理，可是，知道你素来不喜欢洋务，所以先听听你的想法。”慈禧让倭仁进总理衙门，实在出乎议政王的意料，而且他也从未向两宫建言。

倭仁听说要让他去总理衙门当差，急了一头毛汗，连磕三个头道：“两宫太后明鉴，老臣素性迂腐，对于洋务一窍不通，身子又一日不济一日，恳请太后赏恩，收回派臣在总理衙门行走的慈谕。”

“这也是实在话。”慈安见倭仁老态龙钟，看看慈禧又看看议政王，“六爷你说呢？”

“请倭相在总理衙门行走，原也不指望倭相办什么实际的事情，只是借重倭相宿望，做出上下一心，共图自强的样子。也就是请倭相挂个名，不必常川入值。遇到重大事情的时候劳烦一起商议罢了，因此实在没有必要抗旨。”议政王这时已经明白慈禧的用心。

慈禧这时又发话了：“倭爱卿，曾国藩好像也是你的学生吧？你们都是理学大师，怎么有些事儿看法如此不同？曾国藩已经上过不下五个折子，支持朝廷办洋务求自强。不单单是他，原湖北巡抚胡林翼、江西巡抚沈葆楨、四川巡抚骆秉章，都说该设同文馆，都催促朝廷要学洋人的技巧。还有你们都佩服的林文忠，他都说要师夷之长技以制夷，我不明白，这么多大臣都说错话了，只有你们翰林院的一帮人说的是正理？你也是先帝特别赏识的人，赞你是‘学承正统’‘德高望重’的理学名臣，指名要你做皇帝的师傅，你总要体谅朝廷的难处才是。让你们推荐人才推荐不出来，让正途士子来学你们又反对，让你进总理衙门你又不进，那么，老六他们这差应当怎么办？”

这可真是诛心之问，倭仁百口莫辩，只有惶恐地连连磕头。

“我知道你不喜欢洋务，我不强求，可你总不能让你的弟子也和你一样。”

“太后明鉴，老臣从不敢强求门生，既不敢强求他们喜欢什么，也不敢强求他们不喜欢什么。让正途士子学洋务，不是老臣一句话他们就能学得来。”倭仁连心剖白，这话他必须说清楚，不然，他可背不起阻挠正途士子学洋务的罪名。而且，正途士子耻于学洋务，又哪里是他倭仁能改变得了的？

“我明白你的苦衷，你也应当体谅六爷他们的苦衷，一个往东拉车，一个偏要往西驾辕，这车根本就寸步难行。”慈禧又道。

由李鸿章上书引起的这番风波终于平定下去，表面上看，以倭仁为首的清流派败了，但招正途士子学习天文算学的事情却很不顺利。为了吸引人报名，同文馆给予学员优厚的待遇，规定月考及格者赏银三十二两，季考及格者赏银四十八两，岁试及格者赏银七十二两。三年一次大考，成绩优异者保升官阶，次则记优留馆学习。而且除以上奖学办法外，平时一般待遇也非常优厚，膳食、书籍、纸笔全由馆内供给，另给每人月薪十两，全部住校学习。即便如此，有功名的人很少报名，几经发动，全国报名者不过九十八人，多是岁数大、家里穷得揭不开锅之人，入馆主要是冲着优厚的待遇。因考生条件太差，考试后录取二十余人，而最后学成者不过五人。

第十四章 遇危机学启托梦 出洋相戈登请辞

有一天议政王与军机大臣们说起学洋人利器的事情来，历数封疆大吏，议政王认为做得最好的还是李鸿章。他的淮军不但守住了上海，而且以沪平吴，势如破竹，他的洋枪洋炮功不可没。

议政王望着天棚，眨巴着眼睛，这是即将有所决定的习惯，果然他说道：“我突然有个想法，应当派八旗子弟到李鸿章军营学习洋枪洋炮的使用，将来也建一支洋枪队。”

自从与英法和谈后，英、法两国就主动提出帮助练兵，教习西洋兵器，后来俄、美都追随着提出庞大的练兵计划。议政王陡然惊觉起来，开始担心洋人有可能想借此窃取大清军队的指挥权。所以他发函密告天津的三口通商大臣崇厚、江苏巡抚李鸿章以及福州将军、广州将军，在请洋人帮助练兵中首先要注意练将，将来能够以西洋之法指挥军队，而不能拱手把指挥权交给洋人。李鸿章早有防备，他练兵之初，所聘请的洋人只担负教习的职责，而没有任何指挥权，临阵指挥都是淮军将领。如今淮军五万人马，已经配备洋枪四万余条。尤其是炸炮四营，在攻城战中更是犀利无比。

这几年朝廷一直支持八旗按洋法练兵，尤其是崇厚也建了一支千余人的洋枪队，他曾带到京城请议政王检阅。在议政王看来，这些都还是花架子，与战场上真枪实弹摔打出来的淮军不可同日而语，他决定从京中及崇厚的洋枪队中挑选旗营将领八名，兵丁八十人到江苏学习，且十日内必须成行。

八旗将士要到淮军中学习，这不仅是对淮军的肯定，也是李鸿章的莫大荣耀。不过，李鸿章知道这些八旗大爷本事没有多少，但架子大毛病多，不好伺候得很。这份差使说起来很风光，其实是个烫手的山芋。那时他已经在嘉兴前线，接到议政王的信函后，他立即把这件事托给布政使刘郇膏，具体请钱鼎铭操办。

议政王派来的这八十多个人，以锐健营先锋参领阿巴力翰为首，因他在捉拿肃顺党徒中立功，入宫当了最显赫的乾清门侍卫，几年间已升为正四品二等侍卫，最近连升两级，外放锐健营当前锋参领，已是正三品武职大员。临行前议政王曾经叮嘱他道：“我们八旗如今只剩了花架子，你们到淮军中要学点真本事，给八旗将士做个榜样。”他牢记议政王的叮嘱，所以对刘郇膏说道：“刘藩台，既然李抚台都在打头阵，我们窝在上海算怎么回事？要说练兵，没有比在阵前更好的了。”于是，他带着八十多人乘船直奔嘉兴李鸿章的大营。

嘉兴府位于浙江东北，南临杭州湾，北接苏州，京杭大运河穿境而过，是名副其实的江海湖河交会之地。嘉兴府城距上海、杭州、宁波、绍兴、苏州、湖州均在二百里以内，境内又有乍浦、澉浦、青龙等港

口，素有“鱼米之乡”“丝绸之府”的美誉，棉布丝绸行销南北，号称“衣被天下”。太平军对如此富庶之地自然非常看重，占领后由听王陈炳文在此驻守，与杭州、湖州互为犄角之势。

因为嘉兴与上海紧邻，随时都有抄准军后路的危险，所以攻克苏州后，李鸿章就决定北取常州、南取嘉兴，而且总体上先南后北，由程学启先拿下嘉兴。程学启已经苦战两个多月，终于兵临嘉兴城下。此时李鸿章到嘉兴来，按惯例，决战时候就要到了。

这时候阿巴力翰带着八十余人到了军前，李鸿章心想他们是添乱来了。可出乎他的意料，阿巴力翰没摆八旗大爷的架子，而是对李鸿章及程学启十分尊重，一再表示要到军前效力。阿巴力翰给李鸿章的印象很好，而且这些旗人根基牢固，别看今天是个三品的参领，说不准眨眼间就外放了都统、将军，所以李鸿章也含了一份笼络的心思，把这八十余人全部安排在他行营里，又将程学启叫到签押房吩咐：“方忠，这些旗下大爷口口声声说是来学战的，可他们心里未必服气，所以你要好好打一仗，让他瞧瞧咱淮军的威风。”

“大帅放心，明天我就要对嘉兴城进行总攻，这位参领如果有胆子，不妨让他到我军前去看看，咱们是怎么打仗的。”程学启拍拍胸脯道。

第二天一早，阿巴力翰来到李鸿章大营，提出他要带几个副参领到程学启军前一观淮军风采。李鸿章也有意让他们见识一下淮军的能耐，所以派出亲兵二百人，保护这几个人到前线去。

程学启见阿巴力翰等人来到阵前，有意露一手让他们瞧瞧，于是兵分五路，向嘉兴城进攻。他则亲自率领亲兵和炮队，列炮二十门同时向北门猛轰。他的部下则人手一条洋枪，一会儿猫腰前进，一会儿又匍匐爬行，一会儿突然半跪，举枪齐射，城外的太平军纷纷溃退。程学启的炮营配备了六十八磅的大炮，威力巨大，二十门大炮同时轰响，如暴雨前的雷霆轰鸣，地动山摇，令人心胆震撼。嘉兴城被轰塌二百余米，但城内军民负土取石及时把豁口补上，程学启的部众被护城河阻在城下，死伤惨重却无可奈何。这样连攻三天，仍然未能攻进城去。

阿巴力翰带来的旗大爷心里暗暗惊叹淮军确实厉害，但他们并不都像阿巴力翰那样谦恭诚恳，而是说如果八旗勇士有这么厉害的洋枪洋炮，早就把嘉兴城攻下来了。这话传到程学启的耳朵里，气得他破口大骂。可骂归骂，嘉兴久攻不下就无法堵上这些旗大爷的一张张大嘴。

这时候李鸿章也收到闽浙总督左宗棠的来信，表示他要派出援军来帮助攻克嘉兴。李鸿章将信递给程学启说道：“方忠，要是让左老三的援军帮助才能攻克嘉兴，他不知道要怎么编排我们淮军！”

左宗棠排行老三，李鸿章私下里称他左老三。如今左宗棠的大军已经兵临杭州城下近半年，杭州城内粮饷已尽，几乎到了人相食的地步，以李鸿章的判断，克复杭州不过是十天半月的事情。

“方忠，如果杭州克复后，左老三的部众呼啦啦赶到嘉兴来，那时候你苦战数月的功劳恐怕就尽归左老三了。”李鸿章这样激将道。

程学启不怕左老三争功，但他怕嘉兴城里的财富尽归他人。他的部众苦战数月，都巴望着进城后发一笔横财，如果煮熟的鸭子飞到别人嘴里，他的部众还不翻了天？所以回到大帐，他把手下的营哨官叫过来将利害摆给他们听。

“你们找这理由那原因，依我看，打不下嘉兴城的原因只有一个，就是你们腰里银子多了，惜命了。明天老子要亲自上阵，你们谁敢打马虎眼，我一枪就把他毙在阵前！”

程学启真是急眼了，当天夜里，他亲自带着部下悄悄爬到护城河边，备下了几百架木梯，又在河边连夜用沙袋筑起一道土墙，为大炮构筑掩体。第二天拂晓，淮军五路并进，炮营列炮猛轰，水师则冒险在护城河中架浮桥，浮桥架成后程学启强令攻城。城上枪炮、弓箭齐施，又把点燃的黑火药一桶桶抛下城来，爆炸的同时大火弥漫，淮军被炸死烧伤的不计其数。

双方伤亡极重，城墙下淮军尸体交相叠加，城墙上和豁口处太平军的尸体也是一层叠一层。程学启部下战死总兵两员、副将三员，哨官则根本来不及统计。打了两个多时辰，仍然没有结果。此时又传来警报，湖州黄文金派三千援军正往嘉兴赶来。程学启立即抽调三千人前去堵截，他从土墙后冲出来，大声喊道：“有敢后退者，立毙阵前！”喊完便亲自带人冲过浮桥，指挥架云梯登城。他背负一把大刀，登上城墙，左劈右砍，刚刚站稳脚跟，一颗流弹击中他的左太阳穴偏后，鲜血涌流，湿了半边肩膀。提督刘士奇、总兵黄永胜率十几人拼死冲过去把他护住，要把他抬下城来。

正是十万火急的关键时刻，他夺过一块纱布，在头上裹了裹大声道：“今天我没打算偷生，众将也休想保命！”

就在这时，城内太平军的弹药库被炮弹击中，爆炸声天崩地裂，城上太平军惊慌失措，斗志涣散，淮军则乘势纷纷登城，炮营则集中攻击东门，炸塌了城门。经过两个时辰的巷战，除几千人逃奔杭州和湖州外，嘉兴城内太平军大部分被杀或俘虏。

程学启伤情严重，李鸿章安排立即送回苏州，同时派人快马加鞭急奔上海，请西医赶赴苏州救治。他把手守城的事宜交给程学启的部下翰林院侍读刘秉璋，然后立即乘船回苏州。等他赶回苏州时，西医已经为程学启做完手术。程学启的伤在左后脑，因此只能趴在枕上，他神情恍惚，说话有些颠三倒四。

“程军门，李巡抚看你来了。”医生趴在耳边告诉他。

连说了三次，他才反应过来，痛哭流涕道：“我不能跟大帅打长毛

了，我怕是不行了。”

“方忠不要胡说，我从上海请来最有名的洋医，过些日子就好了。常州、湖州、金陵还未收复，我还等着你给我带兵呢！”李鸿章好言抚慰，程学启总算安静下来。

李鸿章走到外间，问西医道：“方忠的伤，到底如何？”

“伤很重，枪子斜飞入颅，伤口长一寸多，深有两厘米。幸亏子弹已经取出，现在最担心的就是将来感染发炎，那将直接伤及大脑。”

李鸿章吩咐必须把人救回来，银子花多少都成。

此后三四天，程学启的情况好多了，但到第五天，他的伤情突然恶化，医生换药时发现伤口严重发炎，血水和着脓水不断流出来。程学启神志烦乱，经常出现幻觉。李鸿章前来看他的时候，他攥住李鸿章的手惊恐地说道：“大帅，郜永宽来了，他一手提着刀，一手提着自己的脑袋，你看，脑袋上的血滴了一路。”

李鸿章劝慰道：“郜永宽早就死了，有什么好怕的？”

“大帅，我是不是杀人太多，报应到了。你看院子里，全是无头尸身！”程学启躺在床上，僵直地昂起头来，惊恐地望着窗外，一屋子的人都觉得毛骨悚然。

“方忠此话差矣！”李鸿章安慰道，“杀敌与杀人不同。我们杀敌是为国立功，救民于水火。长毛作乱，荼毒大半个中国，不是我等浴血苦战，国家永无宁日。我等一身正气，魑魅魍魉休敢近身！”

西医为程学启打了一针镇静剂，他清醒多了，哭着道：“大帅，学启不能追随左右，不能尽鞍马之劳了。”

李鸿章拍了拍他的手说道：“方忠，你不要心急，安心静养才是。今天我来和你道个别，常州那边已经围城月余，不能久拖。嘉兴被你攻克，金陵的长毛难免狗急跳墙，听说他们聚集了五万援军要去解常州之围，我必须到常州去，等攻克了常州，我再来看你。”

程学启听了泪流满面，说道：“大帅，今日一别，学启怕是撑不到常州大捷的那一天了。大帅，你的大营千万不要离敌营太近，不能有任何闪失。”

“方忠放心，我记下你的话了，不把大营扎得太近。”

程学启人之将亡，向李鸿章拜托后事：“大帅，学启年轻时误入歧途，幸亏跟着大帅博得了身后功名，学启为国捐躯，死而无憾。只是妻子儿女，要拜托大帅关照。”

李鸿章个头高，弯下腰与程学启对着脸，眼角一热，忍着就要落下来的泪水道：“方忠放心，淮军将士的父老子女，我李鸿章都一托到底，绝不会让他们落到泥地里。”

“大帅，请受学启一拜。”程学启跪在床上，等他重新抬起头来，神志复又不清了。

李鸿章不能久待，交代苏州知府要照料好程学启。又把营务处周馥叫来，安排他照顾好阿巴力翰带来的八旗子弟，洋枪操练请德国教练来负责，燃放火炮则请英国教练负责，还有阿巴力翰提出来要学习洋炮制作技术，就交由马格里负责。

然后他又特意会见了阿巴力翰，告知他即将去常州前线，如他在苏州有什么要求，就由营务处总办周馥来解决。阿巴力翰见识了淮军的枪炮之锐利，也见识了淮军将士之勇猛，对李鸿章是由衷的佩服，表示回京后一定向议政王如实禀告。

闻言，李鸿章蓦然警觉，改变立即起行的计划，而是留阿巴力翰吃饭，还弄清楚了他与议政王的渊源。饭罢来到签押房，李鸿章拿出一万两银票给阿巴力翰，他拒不敢受。

“富察老弟，咱们带兵的没有银子怎么行？八十多弟兄跟着你到江南一趟，人人都有父母兄弟，回家总要从上海买点洋玩意送人，到时候你就拿这银子每人给他们买件小玩意，惠而不费，大家脸上都好看。”李鸿章把银票折起来，塞到阿巴力翰的袖中。

“怪不得大家都愿追随大帅，小将领教了。”阿巴力翰不再客气，坦然受之。

李鸿章赶到常州后，把大营设在城东北十五里的张塘村。这里往东北可通江阴，往西南可通无锡，他驻军在此便于协调。按照淮军的要求，扎下营盘必须立即挖壕筑垒，等这一切都完成后，李鸿章于初十到了常州北门外刘铭传营，又到西门郭松林营，十一日到东门李昭庆营，巡阅一周后他回到张塘大营，思考常州的破城之策。

这天晚上，李鸿章夜深了方才躺下。这时一阵阴风吹过，烛火明明灭灭，一头纱布的程学启进来了，坐在李鸿章床前，一圈圈从头上往下揭纱布，最后露出太阳穴上拳头大的伤口，脓血直流，几乎要滴到李鸿章的脸上。李鸿章猛力一推，程学启倒在地上，身上盖着白布，他的妻女正伏地痛哭。李鸿章惊醒过来，才发现是做了噩梦。他抬头看表，不到三点，心里有种不祥的预感，自言自语道：“程方忠莫非没了？”

李鸿章睡意全无，于是穿上衣服准备批阅文牍。想到程学启的伤情，他又不能心安，正在伤感，突然听得帐外枪炮声大作，亲兵营两个哨官跑进来，架起李鸿章的胳膊就走：“大帅快走，长毛要把大营攻破了。”

李鸿章的大营外挖有壕沟，建有土墙，只留两门出入。前门很明显，吊桥、鹿砦外加哨卡。而后门却很隐蔽，一般不经仔细巡查，弄不清在哪里，为的是临急撤退。

李鸿章被贴身亲兵护着向后门跑，到了门边才想起来，巡抚大印还在帐中。他让亲兵去取，可是费了一番口舌，亲兵还是弄不清放在哪里，急得李鸿章跳脚大骂。这时周馥背着一个包裹拼命往这边跑，累得气喘吁吁说不成话。

李鸿章见状问道：“兰溪，我的关防没带出来？”

周馥指指背后的包裹，张着嘴说不出话。

“你带出来了？！”李鸿章惊喜地问道。

周馥点了点头，挥挥手示意亲兵快走。二十几个人出了后门，往一片密林中奔去，一直往东登上了一个小山头。山下火把通明，因此两个营盘都能看得比较分明。李鸿章大帐所在的营盘已经被攻破，另一个也被太平军团团围住。大营向来防守严密，突然被人偷袭而很快得手的情况从未发生过。哨官告诉李鸿章，今天夜里有雾，这些长毛带着木梯悄悄爬到外壕边，等站墙子兄弟换班的时候突然发起进攻，墙上的人撤下去了，而下面的人还没登上去，所以很轻易被长毛突了进来。幸亏还有道内壕，不然真是不可设想。

“还是防守有漏洞，如果下面的人先登上墙子，墙子上的人再下来，哪有空子可钻？”李鸿章又回身拍拍周馥的肩膀，“亏得兰溪把关防带了出来，不然落在长毛手里，我这个巡抚的面子可就丢尽了。”

周馥告诉李鸿章，他一夜未睡，刚写完奏章抄好，突然外面枪声大作。他立即到大帐来见李鸿章，可已经人去帐空。他本来已经逃离大帐，可是忽然想起，这么匆忙之间，关防也许来不及带，所以又重新跑回大帐，发现关防果然未带走，还有一摞上谕抄件和奏稿，这些落在长毛手里遗患不小，所以打了个包裹一并背了出来。

这时候大雾已经散尽，大营的情形看得十分清楚。太平军看上去大约万余人，分别进攻两个营盘。李鸿章大帐所在营盘已经完全陷敌，而另一个营盘却防守得十分成功，太平军连外壕也未突破。这时候西边方向隐隐约约有一大队人马往这边赶，李鸿章以为又是太平军，急得直跺脚：“大营休矣，休矣！”

正赶来的不是太平军，而是淮军，他们胸前圆圈十分显眼。有眼尖的亲兵高兴地喊道：“是六爷的人马！”

“老六来得正是时候。”原来是李昭庆带兵救援来了，李鸿章松了一口气。

太平军见淮军援兵到来，并不恋战，抛下李鸿章的营盘呼啦啦往东去了。李鸿章派亲兵去把李昭庆请来，他一来就从马上跳下来说道：“二哥没事我就放心了。”

昨天夜里李昭庆听说有一股长毛直奔城东而去，他不放心李鸿章的大营，所以立即带人赶了过来。李鸿章拍了拍他的肩膀道：“老六来得还算及时，不然我大营可就被长毛端了，这话传出去，淮军丢人就丢大发了。你立即派出两队哨探，一是弄清楚这些长毛的来源，二是弄清他们的去向。他们往东跑，当心抄了我们的后路。”

如今淮军的主力都集中在常州，常熟、昆山、嘉定、太仓，兵力都很单薄，就是无锡、苏州，驻军也是捉襟见肘。这些地方自保尚不足，根本无法抽调人马拦截这路长毛。

下午，苏州派来专差，报告程学启已经于寅初去世。寅初正是三点多钟，李鸿章记得很清楚，伤心地说道：“方忠，我知道了，你那时托梦是来救我！”

晚上厨师做了他最喜欢的红酱面，但他只吃了一半就推到一边，坐在桌前一句话不说。陪他吃饭的几个幕僚也都不敢再吃，周馥示意仆役把饭收拾了，他自己留下来陪李鸿章。

“我手下最能打的大将，殁了。”李鸿章长叹一声，“兰溪，你最知道我同方忠的渊源。当初我到上海，招募的都是些亦匪亦勇的团练，真正久经战阵的将才没人肯跟我到上海。我去找方忠，他痛快地答应了，我这才有了点胆气。现在想想，那时真是建功心切，只看到机会，看不到危险。如果是现在的我，带着几千未经战阵的淮勇就到上海来，我怕是没那份胆子了。”

李鸿章回忆起打出淮军威风的虹桥大捷，如果没有程学启，那一仗可能就葬送了淮军，他李鸿章或战死或自杀，哪有今天的巡抚之尊？之后的北新泾大捷、四江口大捷，程学启往往以少胜多，功不可没。此后收复青浦、嘉定、太仓、昆山、吴江、苏州、嘉兴，哪一场硬仗离得开程学启？说起程学启的军功，李鸿章如数家珍：“兰溪，方忠真称得上是淮军第一功臣。没有方忠，就没有淮军今天的出息。我这么说，不仅仅是因为方忠能打硬仗，还因为在学习洋人枪炮上，他也堪称淮军第一人。”

这的确不假，程学启的部下第一批装备洋枪洋炮，而且程学启在这方面非常上心，在其他将领对洋枪洋炮不以为然的时候，他就不惜重金从常胜军中挖来精通枪炮的外国人到他军营中效力。他发愤学习洋人炸炮的技巧，经常和洋人教习一起研究，结果他的炮营用炮的技术连戈登也不得不佩服。

不过，程学启的毛病周馥也清楚得很，贪财、骄横、独断、不体谅他人，特别是几场硬仗打下来，更加目中无人，经常与常胜军闹纠纷，

李鸿章夹在中间受气，而程学启毫不体谅。有几次李鸿章指着程学启的背影恨恨地骂：“真是茅坑里的石头，又臭又硬！”

李鸿章仿佛看穿了周馥的心思，说道：“兰溪，你也许会说程方忠毛病多得很。的确，他是个叛将，又大字不识，又粗蛮不讲道理。在有些人看来，一无是处。如果在老师手里，我敢说程方忠永无出头之日。可是在我手里竟然有这番出息，这是我最得意的事情。在用人上，我还是坚持用人所长。一个一身毛病的人，你用对了地方，他照样成就一番事业！”

这又是周馥深深佩服李鸿章的地方，淮军的主将们多是粗野蛮横之人，一身的毛病。然而，这些人被李鸿章调教成了能征善战的虎将，就是靠这些一身毛病的人，李鸿章眼看将实现用沪平吴的大计。尤其是程学启、郭松林，都是曾国荃手下不成器的人物，却成了淮军中所向无敌的悍将！

“记住我一句话，用人不要求全责备。人无完人，如果一个人什么毛病也没有，那么通常这个人也就什么长处也没有，只配做个唯唯诺诺的庸人。完人少见，庸人又不可用，我们所能用的，往往是有不少毛病的人，有毛病不怕，你只要把人用对了地方，用人所长，不究细故，才能把人笼络到你身边，也才能干出一番事业来。”

两人说起为程学启请恤的事情，少不得请周馥代笔，他承诺道：“大帅放心，我明天一定把草章交给大帅。只是天下人都知道，大帅的妙笔文章无人可及，我的稿子恐怕很难令大帅满意。”

“兰溪过谦了，我文章再好，总不能弄一辈子文案。如果一个官员为自己的文章沾沾自喜，成不了大气候；如果太多官员把功夫下在文章上，那绝非百姓和国家之福。”

然后，两人又就八股取士害人害国的话题说了很久，桌上自鸣钟响了起来，李鸿章抬头一看，已经十一点了，便催促道：“只顾说话，兰溪快回去，少不得熬夜了。”

第二天一早，李昭庆派出的哨探陆续传回消息，大体弄清楚昨天夜里袭击李鸿章大营的太平军来历。原来这路太平军是已故英王陈玉成的叔叔陈承琦和忠王李秀成的儿子李士贵率领的一万人马，分别从常州西北的丹阳和西南的金坛奔袭而来，他们目标就是常熟，行的是围魏救赵之计，以解常州之围。至于进攻李鸿章的大营，却是个意外，他们趁夜向东行军，突然被两座营垒挡住去路，所以临时决定先打了再说，根本没想到这里竟然是李鸿章的大营。所以一见援军来到，就撤围东去。

李鸿章暗自心惊，这支长毛虽然只有万把人，可如果他们与官军做起猫抓老鼠的游戏，将牵动官军数万人的兵力，必然严重影响常州的战事。李鸿章急令各路人马往常熟集中，只盼能在常熟城下聚而歼之。这是李鸿章的如意算盘，可如果这支长毛把官军都吸引到常熟后，立即撤

往他处，李鸿章的计划又将全盘落空。然而，令李鸿章高兴的是，这支长毛并未撤走，而是在常熟城下摆开营盘，准备与官军决战。这正中李鸿章的下怀，他对周馥道：“长毛有的是小聪明，总是一遍遍行围魏救赵的老套，却没有大智慧，非要在常熟城下与我决战，如果他再向昆山或者嘉定进攻，我们岂不是顾此失彼？”

各路援军聚集到常熟境内，在顾山、王庄与太平军激战。太平军火器不及淮军，而且无粮草供应，只好撤围退回到江阴境内。戈登率常胜军从西路赶来，立即尾追过去，计划拿这些败军再试锋芒，立个大功。可他太小看太平军了，没料到他们败退途中会在江阴东南华墅设下埋伏，打了戈登一个措手不及，常胜军伤亡八百余人，丢弃洋枪四百余条，仓皇逃往无锡。李鸿章亲自到了华墅，指挥各路淮军苦战一天，消灭太平军一千余人，将他们逼退回常州和丹阳。李鸿章长出一口气，重新调集人马，再次围攻常州。

太平军这次袭扰淮军后路倒启发了李鸿章。这次的太平军分别来自常州西北的丹阳和西南的金坛。而这两地通过常州西门与之声息相通。如果攻克了常州西路，便断绝了常州与外界的联系，太平军的士气必然大受影响。常州西路太平军由护王陈坤书所部踞守，以运河为界，分为南北两路，北路负责连通丹阳，南路负责连通金坛，两路人马结营二十余里，有五六万人。李鸿章也是兵分两路，先让围攻常州北门的刘铭传攻击西北路的太平军，郭松林、杨鼎勋则袭扰西南路，配合刘铭传。三天多的时间，常州西路的太平军营垒全被攻破，纷纷撤入常州城内，只有西门外和南门外城根还有几个营垒尚存。至此，常州通丹阳和金坛的通道全部被截断，成为一座孤城。

李鸿章指挥数路淮军同时攻城。按照战前的布置，各队根据战况，一旦轰毁城墙，就要抓住时机攀爬登城。戈登的常胜军已无从前的锐气，畏惧太平军的矢石，不敢奋勇向前，自己轰毁的城墙竟然无人肯向前攀登。相邻正南门的是程学启旧部，从前多次受戈登嘲笑指责，他们有意在常胜军面前争口气，因此异常勇敢，呐喊着向前冲，前面的倒下，后面的跟上，让戈登自叹不如。

淮军连续进攻两天，弹药消耗巨大，炮弹仅可供一天使用。李鸿章下令各军，明天务必攻克常州，并悬出一万两赏格，哪路先入城就赏给谁。次日早晨八点，淮军所有火炮一起轰城，连续轰击两个多小时。城墙此前已被轰毁过，虽然已经重新修补，但很不结实，所以北门、西门、南门都被毁坏几十米，太平军几乎无法立足。李鸿章见时机已到，命令各路同时夺城。淮军在炮火掩护下涌过浮桥向城墙攀爬，守城的都是两广老兄弟，拼死抵抗，淮军在城墙上伤亡近千人。然而太平军斗志已散，只有两广老兄弟还在拼命，其他人则做好了逃走的准备。刘铭传首先从北门突进城去，随后郭松林从西门、李昭庆从小南门、刘士奇和王永胜从南门冲进城去。常胜军跟在李昭庆的后面进攻，李昭庆有意做给常胜军看，剥光了上衣，赤膊上阵。

双方展开了激烈巷战，刘铭传率部把陈坤书一直逼到护王府，在护王府门前与郭松林部前后夹击，护王部众伤亡殆尽。刘铭传提着一把大刀，突然冲进太平军中，连砍数人冲到陈坤书身边，一把抓住他厉声道：“尔等立即束手就擒，可保一命，不然我立即砍下陈逆的狗头！”陈坤书的部下都抱头蹲在地上。

郭松林见城内太平军杀不胜杀，就让人传令道：“伏地弃械者可免死！”

大部分太平军弃械伏地，而两广的老兄弟几乎无一人投降，一条巷一条街与淮军争夺，淮军又付出一千余人的代价，到晚上才控制了全城。第二天，淮军又搜索全城，凡两广老兄弟一概诛杀。戈登的常胜军在华墅之战中伤亡惨重，攻城中又被两广老兄弟打得不敢近前，他对两广老兄弟也是恨之入骨，便对李鸿章说道：“两广的叛乱者，应该全部杀掉。”

“那是当然！”李鸿章又对周馥说，“戈登这回不再和我讲他欧洲的人权了。”

因为常州太平军坚守不降，淮军先后伤亡近四千人，各路将领恨之入骨，所以杀伐惨烈，真是遍地尸骸。淮军不许百姓出入，把常州城抢掠一空，然后又以下乡搜拿长毛遗匪的名义，四处搜抄。常州城外四五十里内，被搜掠得民无遗财。有乡绅联名递禀给李鸿章，指责淮军军纪太差，李鸿章大怒，把联名书扔到地上，把来人斥责得无地自容。

事后李鸿章有些后悔，只怕士绅把状子递到曾国藩行辕，所以在报告常州善后的时候，特意说明因“淮军伤亡极重，众将疾恶如仇，不免杀伐太甚，学生扪心不安”。

然而曾国藩却毫无责备的意思，复信道：“顷读大咨，知常州长毛全股剿灭，奇功伟烈，不独当世无双，即古人亦罕与伦比。自阁下入沪，屡濒危险，皆躬率诸将决战，出生入死，得保全于呼吸之间。数役之后，贼萃各路悍党，专与尊处为仇，故皖、浙、金陵诸军皆得少省气力。尊处出奇制胜，如塞洪水，如捕恶蛇，始终无一隙之暇，无一着之懈。不特全吴生灵出水火而登衽席，即东南大局胥倍余威以臻底定。壮哉！儒生事业，近古未尝有也！”

淮军抢掠已经十几天，不能再放任胡为，周馥催促李鸿章应该开始常州善后。设粥棚以救饥、煮汤药以防疫、招商旅以通百货、招流亡以垦荒地，周馥已经拿出了善后章程，李鸿章把这些事情全托给他去办理。两人商讨大半天，晚饭时候到了，就留他在营中吃饭。吃饭的时候，两人说起常胜军，周馥笑道：“戈登不仅不再讲人权了，他连常胜军的统领也不想干了。”

周馥只是当笑谈来说，李鸿章却非常关注，追问道：“兰溪你说清楚，戈登说他不想要当这个统领了？”

“是的，他跟我说，常胜军的老兵死的死，伤的伤，走的走，现在的兵都是新募来的，打仗不行，只图多拿饷银。特别是常州一仗下来，他觉得常胜军已是强弩之末，所以不如见好就收，急流勇退。”

“好，好啊！”李鸿章一拍桌子道，“我早就盼着裁撤常胜军，这可是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

“他只说不想当统领了，没说要撤常胜军。”周馥觉得李鸿章误会了他的意思。

“常胜军必须得撤！这几年来，常胜军一直是我的一块心病。他们的洋炮厉害，兵勇打仗也得法，我们不得不借用。可是这些洋人一直不肯听招呼，我是天天提心吊胆。兰溪你想想，这支洋毛子的队伍，出了多少难题！”

这话一点不假。当年李鸿章初到上海，常胜军统领华尔没把李鸿章放在眼里。后来白齐文当了统领，不但不听调度，而且还敢抢劫粮道衙门，直接投了太平军。戈登当了统领，管束部下严厉，但粮饷弹药耗费每月达到十万余两，而且还经常指责淮军抢掠，因为苏州杀降，戈登竟然拿着枪到处找李鸿章要决斗，常胜军的人甚至开枪打伤了堂堂巡抚的亲兵。到后来李鸿章在新闻纸上专门登了声明，证明戈登与杀降事件无关，这才算收了场。一想及此，李鸿章心里的火还是一跳一跳的。后来戈登表现越来越不错，对李鸿章也十分尊重，主动来配合他的淮军攻打宜兴、溧阳、常州。可如今的常胜军已经今非昔比，战斗力已经不如淮军了，此时不裁撤，更待何时？

“按大帅的说法是该撤掉，可怎么撤？”周馥反问道，“洋人动不动就要向总理衙门告状，弄不好会惹来麻烦。”

“总理衙门也巴不得把这尊瘟神送走，咱们让戈登自己提出来。”

“让他自己提出来？”周馥不明白李鸿章有什么妙计。

“兰溪你说，戈登这人最在意的是什么？”李鸿章得意地问道。

“面子和名声。”

“说得对，就在面子和名声上做文章，让他痛痛快快地要求裁撤常胜军。”李鸿章一高兴就拍桌子。

按照李鸿章的意思，接下来由丁日昌和马格里出场了。如今丁日昌和马格里是苏州制造局的主办和会办，马格里和戈登交情不错，丁日昌也擅长与洋人打交道，因此李鸿章把裁撤常胜军的重任交给两人。

两人赶到昆山，见到戈登情绪低落，果然是一副要辞职的样子。

“李大人的意思，觉得上校此时辞职，只顾个人走了，没为常胜军的未来考虑，是自私的行为。”马格里这样开始了他的劝说。

“我走了，自然会派新的统领来，常胜军的未来，自然有人来考虑。”戈登觉得这种指责没有道理。

“上校没明白李抚台的意思。”丁日昌接着附和，“大人的意思，常胜军只有上校统带得最好，无论军纪还是战斗力，再也无人可比。上校这样甩手走掉，不是太不负责任？”

“那李大人的意思，是要挽留我继续统带常胜军？”戈登对中国人话中有话的机巧无从体会，所以得出这样的结论。

“不不不，”丁日昌怕弄巧成拙，如果恭维得戈登不再辞职，反而坏了李鸿章的大事，所以急忙接口说，“大人的意思是，如果将军要辞职，那么最好把常胜军一并裁撤。”

“为什么？”戈登耸耸肩，典型的英国人动作。

“如果派新的统领来，肯定没有上校的手段，再出现白齐文那样的事件，对中英两国都是丢面子的事情。对上校来说，那将直接损害您的荣誉。您如今功成身退，回到家乡，您的美名将会传遍中外。可是，如果您走后常胜军出了问题，人家肯定要说是您带坏了队伍。上校您说，这是不是对您荣誉的极大损害？”马格里又是一番分析。

“有道理。中国的战事很快就要结束了，淮军的战斗力已经今非昔比，裁撤常胜军应该不会影响大局。我会写一份报告，请大英驻上海领事交给驻华公使。”戈登赞同道。

“李抚台的意思，炮队是常胜军的精华，希望留下来，继续发挥他们的作用。洋枪队里，也要挑千把能征善战的士兵留下来。”丁日昌见事情如此顺利，十分高兴。

“好的，对这一点我非常赞同，希望常胜军的炮队能继续为李大人效力。不过，要裁撤常胜军，需把欠饷一次补齐，对军官们也应当有所奖励。”戈登趁机又替常胜军讨赏。

这是要赏银了，丁日昌代为回答：“将军请放心，李大人早有打算，定然会让将军满意。”

同治三年四月初七，李鸿章就戈登回国并裁撤常胜军之事上奏朝廷

权授江苏总兵戈登带队协剿，自前月二十二日攻破南门城垣未得爬入，弁勇伤亡多人，日夜与臣商筹布置挖壕筑墙，安炮搭桥，虚衷和气，誓必合力歼除此寇，其忠勇勤劳允堪嘉尚。常州既克，苏省军事稍

定，便欲辞退回国。因常胜军洋枪队近来老勇大半逃亡，逐渐新募，打仗不甚得力，欲将枪队调回昆山妥为遣散，以节靡费，暂留炮队六百人，并外国大小炸炮交臣处，派员接管，其所用外国弁目陆续资遣，志趣甚属公正。

昨总税务司赫德来常，业与臣议有眉目，除飭海关道赶紧筹借银两预备运用，并派臣营务处委员直隶州知州丁日昌同戈登前往昆山会同李恒嵩等妥筹办理。俟办结后再行缕陈外，查戈登奋勇，勤能立志，为中国助剿贼匪修立声名，自正月至今，诸事俱受商量，谨遵臣处调度，并与臣部将郭松林、刘铭传、刘士奇、王永胜、杨鼎勋等和好无间，彼嘱赫德与臣言在中国办事，只求得一体面。

去年蒙大皇帝赏银一万两，断不敢领，或匀给该营洋弁遣散经费等语。此次协攻常州，殊为出力，可否赏加提督衔？并由臣访制表功旗帜并外国金宝星式样传旨颁给，俾其回国后藉示荣宠，伏乞圣鉴训示，谨奏。

朝廷也是巴不得常胜军立即裁撤，因此李鸿章的奏章很快有了结果，寄给他的上谕说——

戈登带队协剿，现在常州攻克，该洋人不言进攻金陵，竟肯先行遣散，免将来许多枝节，实不可失之机会，该抚自应乘势利导，妥为遣散。如戈登将所部布置妥协，洋弁均皆回国，则是戈登真心要好，始终如一，仅止颁给旗帜、宝星，不独无以酬其劳，且恐无以足其欲，即着李鸿章飭令丁日昌、李恒嵩等与戈登妥为办理，一俟办理就绪，即将如何再行嘉奖戈登之处迅速奏闻。

朝廷的意思，只要戈登和常胜军能利利索索地打发掉，就是多花点银子也无妨。朝廷有这样的态度，李鸿章办起来就容易多了。不过，此事还是生出了波折。英国驻沪领事巴夏礼和海关总税务司赫德都担心一下子裁撤了常胜军，将来无人保卫上海。结果戈登又开始犹豫不定，按他的意愿，当然是见好就收，现在就风风光光地回国，但他不能不考虑驻沪领事的意见。

丁日昌和马格里见事情又起波澜，连忙想办法，两人决定还是从戈登身上做文章，由他来告诉驻沪领事常胜军已经今非昔比——今天的常胜军已经没有什么战斗力。而海关总税务司赫德比巴夏礼更了解中国，先做通了他的工作，让他也去影响巴夏礼。

两个人一同去找戈登，戈登还在犹豫，丁日昌便劝道：“戈登上校，李大人让我告诉您，如果您现在顺利地遣散常胜军，他将向朝廷为您请赏黄马褂，那可是中国人最高的荣耀。如果常胜军现在不能顺利裁撤，将来他们不听管束，闹出事情让朝廷脸面不好，不要说黄马褂，就是现在已经做好的宝星奖章，恐怕您也不好意思接受。”

马格里又劝道：“巴夏礼领事主要是担心你走了无人守上海，你应该

明白地告诉他，常胜军的战斗力已经大不如前，而淮军的战斗力已经超过常胜军，到时候李巡抚将派几千淮军来守上海，比常胜军更为可靠。”

戈登听取了两人的意见，亲自写一封信，详细报告常胜军的实际情况。丁日昌又特意把赫德请到昆山来，请戈登当面向他介绍常胜军的情况。赫德是中国通，他知道大清已经不需要常胜军，如果不见好就收，将来常胜军会自取其辱，所以他很痛快地答应去劝说巴夏礼。

巴夏礼最终向驻华公使报告，建议裁撤常胜军。李鸿章立即命令新任海关道应保时筹借六万两银子及十几万洋元立即送到昆山。戈登告诉丁日昌，常胜军兵勇最容易听信外国兵头的话，外国兵头一鼓动，他们就会肆无忌惮，因此应当先裁撤这些外国兵头，限三日内出城，然后再遣散中国兵勇，按路途之远近，年分之深浅，打仗之受伤与否，给予盘费，驱令出城，不准逗留生事。

丁日昌觉得很有道理，就按戈登的建议，首先遣散外国弁目一百余名，除月饷外，按名酌给赏恤盘费自七十五元至四千元不等。两千余名勇丁除月饷外，给予自两元至一百元不等的赏恤银。还有海生轮船、炮船、枪船及通事、书识等辅助人员分别给赏，共花费十二万八千多洋元，补清饷银六万余两。然后炮队六百名兵勇全部留下，洋枪队挑选三百名留下，全部换上淮军号衣，交由原常胜军中方统领李恒嵩管带。

丁日昌和马格里办完这件事情后，到苏州向李鸿章交差。李鸿章很高兴，说道：“今天我请你们两位吃饭，吃家乡的红酱面！”

戈登离开上海前一天前来向李鸿章告别。他告诉李鸿章，他是真心希望中国能够强大，所以，根据他在中国的观察，对当政者有十条建议供参考，他已经通过驻英公使转交总理衙门，还特意抄了一份请李鸿章参阅。俗话说“当局者迷，旁观者清”，李鸿章对戈登的建议很感兴趣，接过来一条条细阅，果然颇有道理——

一、中国与外国议约，当在中国开议；

二、与外国议约，须多用文字，少用口头之约；

三、中国之都城一日不迁离北京，则一日不可与人开衅。因都城距海口太近，无能阻挡，此为孤注险招；

四、陆军无劲旅，则海军无后盾，宜先练陆师，再练水师；

五、所购船炮，甚为失计。应以购船炮之款，尽购新式枪，俟陆军练成劲旅，再购船炮；

六、中国有不能战而好言战者，皆当斩；

七、应多方帮助华商出洋，径向制造厂购货；

八、总税司宜驻上海，专管税务，不令僭越他事。若与外国公使议事，不宜令局外之洋人干预；

九、当责成出使大臣，承办外洋军火，如与各国公使谈论，有不谐之处，当令出使大臣，在外商办；

十、亟宜设税务学堂，令华人习学关税事宜，以备代替外人。薪水宜照外人例优给。

此十条或有偏颇之处，但在李鸿章看来，算得上耿耿之心。尤其第六条之“中国有不能战而好言战者，皆当斩”，一语道破中国之绝症所在——书生好空谈，不知外国详情，不学外国之长，却以泱泱上国自居，动辄就要向外国开战，真是空谈误国！

至于控制总税务司赫德之权，确是为中国计。戈登与赫德是同乡，他更了解赫德，知道其擅权且喜越权，所以有此建议。此后赫德果然无论外交内政，事事插手。满朝文武，只有李鸿章不喜欢与他商榷国事，也确实是因戈登临别之诫。

第十五章 报师恩不掠人功 克金陵纵火屠城

淮军攻克了常州，就按兵不动，李鸿章传令各军休整。但休整了十几天，仍然没有动静，各位统领们都有些沉不住气了，眼见的长毛就要败亡，不趁机再打几仗，就没有立功的机会了。

最沉不住气的是李昭庆。常州之战，他出力不少，这次李鸿章奏捷中虽然还是说“臣弟李昭庆无功可录，不敢迎邀奖叙”，但在奏报克复常州的过程中，其实把老弟的功劳已经说得很详尽。朝廷这次没有装糊涂，对李昭庆的赏赐是“遇缺即补知府”，虽然不是实缺官，但他老哥在，要想放实缺并非难事。但李昭庆志不在此，他的官瘾蛮大的，就是道台也非他的最终目标，他觉得自己最少要过过按察使的瘾，坐堂审案，决人生死，被人称一声“李臬台”。而要升官，没有仗打是不可能的。如今最大的功劳近在咫尺，就是长毛的巢穴金陵城，如果在攻打金陵中立下赫赫战功，弄个道台就顺理成章，所以他跑到巡抚衙门来见李鸿章。

李鸿章一眼看穿老弟的心思，却不去说破，顺口问道：“老六，你不在军前管束部众，到我巡抚衙门搞烘个？”

“搞烘个”是合肥方言，“干什么”的意思。李鸿章与六弟用家乡方言说话，略显亲近。

“不搞烘个，来看看二哥也不犯王法。”在常州城东李昭庆有救驾之功，所以在李鸿章面前，自觉比从前说话腰板更直。

“我很好，就是对你们这些守将不放心。”李鸿章拿起毛笔，一边改一份奏稿，一边说话，“不要觉得万事大吉了，其实江苏的防务还是七漏风八漏气，如果长毛像上次那样派一支人马直捣我吴淞，恐怕全省又要鸡飞狗跳。”

李昭庆见李鸿章似乎有意要堵他的嘴，所以急忙道：“常州已经收复，长毛想到江苏腹地已经不可能了。二哥，俗话说，刀不磨就生锈，常州已经收复了些日子，各部已经休整得差不多了，总在这里吃闲饭白拿饷也不是办法。咱们烘个时候去打金陵？”

“谁说要去打金陵了？”李鸿章反问，“如今长兴、湖州还在长毛手里，江苏南门洞开，哪里抽得出人去打金陵？”

“湖州是左老三的地盘，也不愿淮军去夺他的功劳，我们何必费力不讨好？”

“左老三是何许人也，乃我大清堂堂闽浙总督，也是你能肆口叫的？”李鸿章虽然对左宗棠不满，但李昭庆口无遮拦，也太过轻薄，“我不管是谁的地盘，我是从江苏的安危来着眼。如今已有大半淮军在长

兴、湖州一线，哪来的军力去打金陵？”

“别人不能去，那我带三千人马去好了，反正我在常州也无仗可打。”李昭庆终于说出此行的目的。

“你带三千人走了，长毛来打常州，谁来守城？”李鸿章反问道。

“还有刘省三的部众，他们守常州绰绰有余。蹲在常州又无功可立，我要去打金陵。”

“别人可以蹲在常州，你为什么不能蹲？打不打金陵，这样重大的军事部署能是你说去就去的？”李鸿章有些不高兴了。

“眼见的就没有仗打了，我才是个小小知府，还是记名的，有烘个意思？不趁着金陵有仗打，我将来到哪里立功去？”

“一个小小的知府，你话说得轻巧！你带兵不过两年，已经是遇缺即补的知府，周兰溪是从安庆跟着我到上海的，官衔还没你大，人家无怨无悔，你倒嫌官小了？”

“我就是想多立功，这有烘个错？”李昭庆见二哥真生气了，不敢再顶嘴。

李鸿章缓缓语气道：“你回去好好等着，要打仗，自然会调你去打。想打仗将来有的是，鲁豫捻匪闹得厉害，恐怕一时也平定不了。等江南安定了，朝廷少不得要从江南调兵。”

李昭庆无话可说，失望地出了巡抚衙门，连饭也不肯在他二哥府上吃，赌气回了常州。

周馥来到签押房，说道：“大帅，我在仪门遇到六爷，好像不太高兴。”

“他要带兵去打金陵。金陵是他能打的吗？九帅在金陵城下苦战两年多，如今快到摘果子的时候了，能让别人染指吗？”李鸿章一想起来还有些不高兴。

“六爷未必能想到这一层，何不直接告诉他？”

“老六太年轻，嘴上不牢靠，这种话没法和他说得太透。朝廷有上谕到了，让我派人去金陵。”李鸿章把上谕交给周馥看——

李鸿章所部兵勇攻城夺隘，所向有功，炮队尤为得力。现在金陵功在垂成，发捻蓄意东趋，迟恐制动全局，李鸿章岂能坐视。着即迅调劲旋数千及得力炮队前赴金陵，会合曾国荃围师相机进取，速奏肤公。李鸿章如能亲督各军与曾国荃会商机宜，剿办更得手。着该抚酌度情形，一面奏闻，一面迅速办理。曾国藩向为统帅，全局在胸，尤当督同李鸿

章、曾国荃、彭玉麟和衷共济，速竟全功，扫穴擒渠，同膺懋赏，总以大局为重，不可稍存畛域之间。

其实，朝廷定要督促淮军协剿金陵早在意料之中。淮军攻克常州后，江苏除金陵外全境已经肃清，此时，湘军困在南京城下，左宗棠的楚军则还有湖州没有克复，只有淮军独享悠闲，朝廷洞若观火。曾国荃屯兵金陵已经两年多，师老无功，而淮、楚两军却打得有声有色，所以无论朝野都有个判断：湘军已经暮气深沉，淮楚则活力充沛。尤其李鸿章的淮军一入上海就学洋人那一套，不但自己有洋炮，戈登的常胜军裁撤后，又把攻城巨炮留给了李鸿章，可谓如虎添翼，而曾国荃所缺的就是攻城利器，所以派淮军去协剿金陵自然是顺理成章。朝廷有上谕，进兵金陵也是名正言顺，既然李昭庆希望到金陵城下立功，派他去又有何妨？不过李鸿章不那么看，金陵是曾国荃的禁脔，此时谁去增援谁就招恨，是费力不讨好的差使。

“兰溪，你帮我起草个折子回奏朝廷，要等湖州克复后才能助攻金陵。至于理由吗，我想到的至少有这么几条。一是淮军几经苦战，必须休整。二是淮军还要接防句容、东坝、溧水、高淳等处，还要协攻湖州，无兵可派。三是淮军的炮队，多是小炮，攻打金陵这样的坚城没多大作用；常胜军所遗炮队总要与淮军磨合训练些日子后才能上阵，现在还不成。我想到的就是这些，你起草时随时补充，我看一下尽快出奏。”

周馥一边记录，一边构思，回去后用一个多时辰就起草好了，修改誊清亲自给李鸿章送过来。李鸿章有事外出，等他回来后看一下，想说的意思周馥已经说得很明白了，但李鸿章不是肯吃哑巴亏的人，不遵旨的实际原因虽然不能明说，但也要有所暗示，所以他提笔在淮军需要休整后面加上这么几句：“曾国荃全军两年围攻，一簣未竟，屡接来书，谓金陵所少者不在兵而在饷，现开地道十余处，约有数处五六月间可成，如能及早轰开，自必无须协助。”这几句话明眼人仔细推敲，自然容易琢磨出其中巧妙。

朝廷是真的希望李鸿章的淮军去助攻金陵，但正如李鸿章所料，曾国荃却是一百个不情愿。他屯兵金陵城下，苦熬了两年多，就是要独占攻克金陵的大功，这时候谁要带兵来，谁就是他的仇人。

曾国荃的吉字营是两年前到达金陵城下的。金陵城三面环山，一面临江，是真正的虎踞龙盘之地。城北有龙潭山、栖霞山、乌龙山、莫府山，临江皆是悬崖峭壁，尤其东北端突入江中的燕子矶，三面环水，更是控长江要冲。城东则有宝华山、龙王山、灵山、钟山。钟山是主峰，雄峙城东，因阳光下岩石略呈紫色，因此又称紫金山。城南则有汤山、青龙山、黄龙山、大连山，临近城区有名为聚宝山的石子岗，遍布半透明的雨花石，因此又名雨花台。

朱元璋一统天下后，将这里作为大明朝的国都，并建设了巨大的城防工程。为了提高金陵城的防御能力，我行我素的朱元璋打破历朝国都

多作正方形或长方形的模式，依山傍水建金陵，南倚聚宝山，东至钟山西麓，将富贵山、覆舟山、鸡笼山纳入城中，向北绕过狮子山南下，依八字山、马鞍山、清凉山等作为城垣的西界，使山、水、城融为一体。城高五至七丈，城墙高大厚重，堪称天下第一。筑城时砖缝中间灌注糯米汁与石灰、桐油混合的夹浆，坚固无比。太平军占领后，又在钟山近城的山峰上建天堡城、地堡城，居高临下，拱卫天京。

曾国荃的几万人马散布在方圆一百余里的金陵城下，真是寥若晨星。因此，曾国藩告诫他不要妄想短期内通过硬攻收复金陵城，要实施持久战，先切断金陵城的粮道，待其弹尽粮绝时再攻坚决战。天京城数十万众，吃粮如果靠陆路肩挑人扛，无异于杯水车薪。它靠的是水上运输，一则是长江水道，二则是沿秦淮河、高淳河，将苏浙之米运输进城。因此曾国荃兵临金陵城下后，彭玉麟的湘军水师先后把长江水道和城外秦淮河、高淳河全部控制起来，天京城的粮荒因此日甚一日。

眼看天京城日暮途穷，李秀成向洪秀全提出让城别走，尽弃苏浙两省，直趋北方，占领河南、山西、陕西等地。北方不像江南那样水网纵横，湘军水师便立成废物，而且官军少了洋人的支持，太平军的胜算会大得多。

然而，久居天京深宫的洪秀全已完全把自己当成了上帝的儿子，他斥责道：“朕奉上帝圣旨、天兄耶稣圣旨下凡，作天下万国独一真主，何惧之有！不用尔奏！政事不由尔理。尔欲出外去、欲在京，任由于尔。朕铁桶江山，尔不扶，有人扶！朕之天兵，多过于水，何惧曾妖者乎！尔怕死，便是会死。政事不与尔相干，王次兄勇王执掌，幼西王出令。有不遵幼西王令者，合朝诛之。”

李秀成无法，只好负起保卫天京的责任。为了缓解天京的粮荒，他悄悄放几万百姓出城，洪秀全知道后，对李秀成严加训斥。天京城无粮可食，洪秀全把杂草、树叶做成团，称为甜露，送出宫去，命令天京军民“食天生甜露，自能果腹”。他带头吃甜露，结果中毒生病，生病了还不肯吃药，认为只要诚心信奉天父，就会无药自愈。有病不治，当然只有死路一条，到了四月底就死了，他临死前说道：“朕要到天上见天父，请来救兵，救尔等于水火。”劳苦大众曾经寄予厚望的洪秀全一命归西，时年五十一岁。

天京城内的日子不好过，城外曾国荃的日子也不好过。虽然金陵城下他有五万人马，可是他没有攻城巨炮，对城高墙厚的金陵城束手无策，他硬攻过，只能是让勇丁白白送死；他挖过三四十条地道，但都被太平军发现并毁掉；他曾经用招降纳叛的计谋，无奈天京城的太平军防范极严，无机可乘。眼见得江苏被李鸿章一一平定，浙江被左宗棠一一平定，而只有他困于金陵城下，两年无可奈何。又因为连年战事，江浙富庶之地也是千疮百孔，土地荒芜，了无人烟，曾国荃的粮饷供应也大成问题，勇丁也是经常靠稀粥度日。湘军人马日渐庞大，军饷开支浩繁，欠饷多达十几个月。各统领自觉无颜面对士卒，因此对部下的不法

行径多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湘军四处抢掠财物、奸掠妇女，军纪日坏一日。

曾国荃忧心忡忡，逢人辄怒，遇事辄忧，饮食渐减。这天他登上天堡城，看到天京城内空闲之地都种了小麦，弥望青黄相间，勾发他重重心事，脸色蜡黄，昏倒在地。他自去年冬天肝病日深，这已经是第二次昏倒。

曾国藩比曾国荃更着急，屯兵金陵城下两年的湘军已经是强弩之末，这一点他比谁都清楚。他终日忧惧、恐慌，唯恐遇到风吹草动，而发生变故。听到曾国荃病倒的消息，他十分着急，写信给曾国荃说——

沅弟左右：

廿夜接十七夜来书，不忍卒读。心血亏损如此，愈持久则病愈久愈深。余意欲奏请少荃前来金陵会剿，而可者两端、不可者两端。可者：一则渠处炸炮最多而熟，可望速克；一则渠占一半汛地，弟省一半心血。不可者：少荃近日气焰颇大，恐言语意态，以无礼加之于弟，愈增肝气，一也；淮勇骚扰骄傲，平日恐欺侮湘勇，克城时恐抢夺不堪，二也。然弟心、肝两处之病已深，能早息肩一日，乃可早痊一日；非得一强有力之人前来相助，则此后军事恐有变症，病情亦虑变症也。特此飞商：弟愿请少荃来共事否？少荃之幼弟幼荃，气宇极好，拟请之至弟营一叙。弟若情愿一人苦挣苦支，不愿外人来搅乱局面，则飞速复函。余不得弟复信，断不轻奏先报。余俟详复，即问近好。国藩手草。四月廿日夜。

曾国藩是希望李鸿章的淮军前来助剿，金陵早一日克复，他心里早一日一块石头落地。但九弟的情绪当然更要照顾，他在金陵城下苦撑两年，自然不愿别人来分功，因此，到底要不要淮军来，还是要听九弟的意思。

曾国荃复信，自然是“不劳他人伸手”。可是，形势却由不得曾国荃在金陵城下干耗，以扶王陈得才为首的太平军、捻军联合部队，日夜兼程，从陕西赶至鄂东，正拟横扫安徽，驰援天京。朝廷深知，如果这数万之众赶到天京投入战斗，那将对整个战局带来极为不利的影响，所以朝廷一面调集大军前去阻截，一面严斥曾国荃进攻不力，并督促曾国藩迅速联合李鸿章的淮军尽快攻下天京。曾国藩面对上谕严责，只能劝说曾国荃同意李鸿章带淮军来会攻。

曾国藩可算苦口婆心，无奈曾国荃正如湖南人所说“油盐不进”，不甘心将此大功拱手让人，坚决不同意淮军到金陵来。曾国藩只好另想办法，阻止李鸿章奉旨前来。他亲自给李鸿章写信，当然话不能明说，而是让李鸿章知难而退：“舍弟所部诸将，素知阁下与贱弟至交多年，无不欣望大旆西来。而所疑畏者亦可两端：一则东军富而西军贫，恐相形之下，士气消沮；一则东军屡立奇功，意气较盛。恐平时至生诟谇，城下

之日，或争财物。请阁下与舍弟将此两项预为调停，如放饷之期，能两军共同发放，更可翕和无间。”

其实李鸿章心里明镜似的，知道金陵是老九的禁脔，也知道老师也不愿他带兵前来。只是师生之间直接说句实话多好，非要拐弯抹角说什么东军富西军贫，两军共同发饷，就是逼着淮军与湘军一样，一个月发个三四两银子，这分明是想把他的淮军吓回来。李鸿章干脆给老师回信，明白相告自己绝不会去金陵争功：“接兵部寄谕，飭派鄙军协剿金陵，鄙意以我公两载辛劳，一篲未竟，学生不敢近禁脔而窥卧榻。况入沪以来，幸得肃清吴境，冒犯越疆，怨忌丛集，何可轻言无略？常州克复，附片借病回苏，已奏报不能协剿金陵之由，弦外之音，当入清听。”

李鸿章太过聪明，其用心有时也不够宽厚。他把话说得如此明白，无异一语道破天机，这岂不是把淮军不能赴援的责任完全推给了曾国藩吗？那么，朝廷和清流岂不会把矛头都对准他这两江总督太存畛域之见？曾国藩心生警惕，他这位高足已非当年幕府的文案李少荃，而是手握淮军的江苏巡抚！师生还是师生，但轻重形势已经发生太多变化。曾国藩老于官场，自然明白其中的利害，他处高位集众疑引诽谤，不能不处处小心，所以立即上奏请朝廷“督飭李鸿章速赴金陵”。而且他与曾国荃也都写信给李鸿章，请他带兵助剿金陵。

师徒两人斗法，朝廷其实看得明明白白。李鸿章顾念师生情义，不肯赴援争功，说到底这都是私情。而尽快收复金陵城，断绝长毛的妄想，这才是釜底抽薪之计，而且是国家之大计。因此朝廷于五月十三、十七、二十日三次严旨催促李鸿章派援军，二十四日上谕又说：“着李鸿章仍遵前旨，于所部各营内挑选精壮便捷善于攻城者二三千人，即交刘铭传等带赴金陵，该抚或俟长兴得手后，统率诸军助攻金陵，不必非等湖州克复。”

刘铭传大概也知道了这份上谕的内容，所以跑到苏州来要求带兵赴金陵。刘铭传是淮军中最骄横的将领，程学启战死后，他在淮军中俨然第一大将。他对李鸿章大声道：“属下来时，众将都托属下呈请大帅，淮军不该放弃眼前立大功的机会。有人说到金陵去，湘军红了眼，还不与我淮军火拼？属下说，火拼也不怕他，淮军的巨炮，恐怕曾沅帅也无法抵挡。”

“省三何出此言，湘淮本是一家，怎么连火拼的话都说得出来？”李鸿章心里十分不悦，但脸色却尽量保持平和，毕竟刘铭传不是他的六弟，对这个刘麻子，他平时说话相当客气。

“属下也是开玩笑。属下不明白，咱们淮军无论向南还是向西，都要得罪人。向南协剿湖州，得罪左老三；向西协剿金陵，得罪曾老九。湖州与金陵无法相比，攻克金陵是天下第一大功，既然都是得罪人，我们为何不去争这天下一等大功？”

“那不一样，我与左帅顶多算同门师兄弟，而与曾相则有师生之谊。师兄弟掐架世人无非认为两人太过强梁，而徒弟与老师掐架，无异于欺师灭祖。所以，我不能去争金陵第一功。”李鸿章三言两语，把他的苦衷说给刘铭传。

“大师不必亲自去，由属下等代劳就行。”刘铭传还不死心。

“俗话说，孩子哭了抱给娘。我淮军无论谁去金陵，都等于我李某人去金陵。我这样说，你能明白吧？还有，立战功不过一时之荣耀，而师生情谊则是一生不可轻弃。”刘铭传见李鸿章心意坚决，就不再多言，在巡抚衙门饱餐一顿而去。

李鸿章比谁都清楚，尽管曾老师兄弟都来信请援，但他们的真意仍然不欢迎他助剿金陵，无论胜负，他都会开罪曾家兄弟。如今，曾氏兄弟表面文章都做足了，此时李鸿章若依然不奉旨，才是真正地维护了老师的面子。展现在朝廷和世人面前的是，老师没有畛域之心，曾国荃也无拒人分功之嫌，李鸿章也并无任何顾虑。所以，五月三十日，李鸿章再上《筹划金陵湖州缓急片》，说明淮军仍然不宜赴援。

李淮章的理由之一，就是湖州的长毛实力太大，淮军与他本人都不敢轻易离开：“湖州贼股甚众，附城数十里内，面面贼垒，堵逆黄文金、辅逆杨辅清等均系百战悍贼，浙师似难独力制之。现因湖城未复，东自吴江、平望，西至宜兴、溧阳数百里间，均须分守，牵制许多。臣军大半分守各城，若欲臣会攻金陵，又欲臣协剿湖州，臣力实有不给。若令臣弃湖州而赴金陵，事体固分轻重，时势固有缓急，若臣统兵远去，而湖贼窥伺入境，孰与主持调度？若仅分兵远去，少则无济于事，多则各统将资望相等，号令不一，与曾国荃各军错处围城之下，曾国藩与臣皆不放心。”

至于淮军的炮队，也不能立即调到金陵前线：“炮队现尚未齐，将来凑齐时，因雇用洋人教习，恐非诸将所能节制。顷据郭松林等禀称，现在天气炎热，洋枪连放三四次即红，多则炸裂，开花炮放至十数出后即不能着手。昨攻长兴各项炮具俱已震损，亟须回苏修整，三伏战事颇难亦系实在情形。”

但即使不能去，也必须表明态度：“唯是叠奉严旨，饬臣军会攻金陵，曾国藩兄弟又屡次檄调，事关大局，无论有济与否，必应竭力相助。臣拟日内由太湖驰赴长兴前敌察看军情贼势，相机调拨，而后折回苏城。大约七月份若金陵仍未克，臣将亲带炮队，驰赴金陵城下。”

奏章的结尾一箭数雕，既表明他维护朝廷和两江总督的权威，又列出了赴援时间表，也就是同时向曾氏兄弟打招呼，如果六月底前还不能收复金陵，那就不能怪淮军去争功了。

同日，李鸿章还分别给曾国藩和曾国荃各去一信，并附上他的奏稿，向曾氏兄弟表明态度。高手过招，于无声处。李鸿章不掠人功，不

奉旨赴金陵，令曾氏兄弟高兴；而他又将不能赴援的真正原因道破，令曾氏兄弟尴尬；而今他又再次不奉旨，并为曾氏兄弟洗脱嫌疑，维护他们的面子。而同时他还依然留有余地，如若朝廷再催，他那时奉旨带兵到金陵来，曾氏兄弟即使再不高兴，也无法怪他争功。师生这次交手，曾国藩对这位高足有嫌隙，有感激，更有佩服。总之，这个淮军大帅再也小看不得了。而且，无论怎么说，李鸿章已经为曾国荃争取到了一个多月的时间，唾手可得的大功而不伸手，可谓仁至义尽了。所以曾国藩给九弟去信说道：“观少荃屡次奏咨信函，似始终不欲来攻金陵，若深知弟军之千辛万苦，不欲分此全成之功者。诚能如此存心，则过人远矣！”

曾国荃不想他人来分功，但形势却由不得他。十几天后，皖西形势陡然紧张起来，陈德才率太平军和捻军联合部队兵分两路，突破了湖北麻城、黄冈，直夺安徽宿松、太湖，而官军阻截不力，节节败退，形势十分危急。所以朝廷连给李鸿章两道上谕，令他立即派淮军到金陵协助曾国荃，尽快攻克金陵。李鸿章此时已经无可推托，因此进行一番部署后上奏《拟分分会剿金陵折》，将奏稿分抄给曾国藩和曾国荃两兄弟。苏州距金陵四百余里，六百里加急，当天就递到天堡城曾国荃的行营中。曾国荃召集重将商议，脸色蜡黄地说道：“人家要来了，怎么办？”

众人都表示，要死命攻城。

“死命攻城，怎么攻？”曾国荃反问道。

“地道攻。”说这话的是李臣典。

李臣典，字祥云，湖南邵阳人。他少年时丧父，从小四处浪荡，打牌赌博，无所不为，家中只有出没有进，越加穷困不堪。十八岁那年，母亲久病无钱医治而去世。乡里的亲戚借给几吊钱给母亲买棺材，赌徒见钱没有不进赌场的道理，他把几吊钱全送进赌场，计划赌运逆转，赢些银子给母亲办个风光大葬，谁料却输得干干净净，不得已找一张篾席，随随便便找个荒地，将母亲埋了。不久，他远在湘乡的舅舅知道姐姐去世，前来吊丧，一看姐姐埋的地方，大声道：“外甥好福气，给你妈找了块好地，将来肯定发达。”原来，李臣典母亲葬的那块地对着一河，河中有一块石头，每年枯水期有几天如鲤鱼一样显露出脊背，此地因而叫“鲤鱼跳龙门”。葬在此地，子孙当然要发达。

那年曾国荃正在湘乡募勇，舅舅让李臣典参加了曾国荃的吉字营。按乡间说法，要论养家糊口，李臣典没一点狗料；但从小好勇斗狠的性情，从军则成全了他，很快便脱颖而出。有一次打仗，曾国荃陷入重围，眼看要全军覆没，这时李臣典匹马单矛闯入阵中，连挑几员太平军战将，救了曾国荃。攻打安庆的时候，曾国荃有一次大腿中铅子，从马上掉下来。李臣典冲进阵中，把他扶上自己的战马，一路拼杀再次救回曾国荃。从此他成了曾国荃最器重的将领，每次打仗都打前锋，如今已被实授河南归德镇总兵，二品武职大员。

一提地道曾国荃就头疼。因为湘军没有攻城大炮，因此要克坚城，只能靠挖地道来炸城墙。半年多前，湘军就开始挖地道，今年正月，金陵完全合围后，更是全面开挖，从东城墙的朝阳门外，往北再往西，一直到西北的神阜门，近五十里的城墙外先后开挖地道三十多条。然而，都没有成功。因为论起挖地道，太平军堪称湘军的祖宗。太平军出广西不久，就由冯云山召集矿工组成了“土营”，其主要职责就是挖地道炸城墙，从湖南挖到湖北，从湖北挖到江苏，一路挖一路炸，让官军丢城失地，一溃千里。所以，要在他们面前玩挖地道的游戏，真是鲁班门前耍大斧。说起来，李秀成发现湘军地道的办法很简单，他站在城头看城外草色就行。因为挖地道不能太深，太深了爆炸效果不好，可是太浅了就难免伤了草根。在城墙上一看，草色发黄处必是开挖了地道。李秀成指出方向，命令太平军对挖，或者从地上用重锤把地道砸塌，用毒烟熏，用热水烫，或者用炸药炸，结果三十多条地道全部作废，湘军却因此死了不少人。所以一提地道曾国荃就上火，没好气地对李臣典道：“地道挖了半年多，能行的话早行了。”

“大帅，正因为没行，如今反而有行的可能。”李臣典仿佛胸有成竹。

李臣典所部两个月前在太平门附近挖了一条地道，一直很顺利，挖过了城墙根也没被发现。可是一天中午到了饭头，太平军开饭，一个小兵把手中的长矛用力往地上一插，准备去吃甜露。不想这一插竟然把地道刺穿，下面的湘军以为被发现，抓住长矛就往下拉，这一拉上面的太平军才知道下面是湘军地道，结果拿来火药把这段地道崩塌了，下面的湘军死了二十几个，这条地道也就作废了。可是李臣典几天前突发奇想，这条地道既然作废，太平军一定也放松了警惕。所毁掉的不过是城墙内处的一段，何不再沿这条地道斜挖入城？他已经安排人悄悄开挖，目前仍然没被发现。

曾国荃眼睛一亮，说道：“噢，这倒不失为一个瞒天过海之计。只是越接近城根，越容易出毛病。”

“所以，请大帅再行瞒天过海之计，吸引长毛的注意力。”李臣典道。

“什么计，你直说。”曾国荃此时精神已经焕发。

李臣典建议在天堡城上架设几门火炮，天天往城墙上和城内轰，让城上站不住人，避免地道被发觉。同时向太平门附近城墙根堆草束，做出要由此登城的样子，吸引长毛的注意力。而他则督促部众，尽快开挖，争取三日内完成。

曾国荃重重一拍李臣典的肩膀道：“就按祥云的办法搞。”

曾国荃把湘军的大小炮全部集中到天堡城，共有二十多门，轮番向太平门内外轰炸，虽然湘军的火炮口径小，对坚固的金陵城墙无可奈何。

何，但对血肉之躯却有很大杀伤力，太平军不能登城，也很难在太平门附近集结。曾国荃又令数千勇丁，每人背一捆柴草轮番扔到城墙根，到了十五日晚上，柴草已经与城墙相平。

太平军以为湘军要强攻太平门，注意力全部吸引到这里，而且炮声不断，根本不曾留意湘军又在挖地道。十五日晚上，地道已经完成，一夜之间用麻袋两千余条向地道内填进三万五千多斤炸药，又用巨石封堵结实，只留一个口门以通引线。所用引线是比碗口还要粗的竹子，里面用布包着炸药，一直连到地道口外。

李秀成似乎有所察觉，当天夜里亲率几百敢死之士提着火罐冲出太平门，把附近蒿草芦苇烧了个干干净净。曾国荃和李臣典的心都提到嗓子眼，因为当时湘军正在布置地道引信，如果此时燃着，夜里把城墙掀翻，而湘军没有做好攻城准备，岂不又将前功尽弃？所幸大火并没延烧到地道口，湘军又死命反扑，李秀成只好退回城中。第二天上午，李秀成又将堆积于城墙外的柴草点着，燃烧了几个时辰，烧了个干干净净。曾国荃不去管这场大火，召集众将商讨攻城大计。城墙一旦炸开，必须死命往里冲，不然被太平军挡在城外，一旦重新把豁口堵上，又将束手无策。这必将是一场残酷的争夺战，太平军必然冒死抢堵，而湘军要想突破，也必须拿出不要命的劲头来。

“谁先冲进城去，谁就是头功。”曾国荃以功名相激。

当初咸丰帝有“谁攻克金陵便封王”的承诺，攻克金陵的大功当然是曾氏兄弟，不过这冲进城的头功，自然也会相当有分量。

“谁愿打头阵？”曾国荃问道。

众将都默不作声。打头阵与送死几无差别，虽然功劳大，但人死了功再大又有何用？

曾国荃犀利的目光从众将脸上扫过，见众人还是不肯出头，就说道：“那就谁的官大谁往前冲。我第一个上！”

这当然是气话，所以李臣典接话道：“大帅要居中指挥，哪能亲冒矢石之险。我愿打头阵。不过，打头阵光主将拼命不行，勇丁也得顶用。我的部众挑出五六百敢死之士没问题，不过人还是太少。朱军手下多的是敢死之士，可否借我五百，有两千人拼命，我这个头阵应当没问题。”

所谓朱军门就是贵州黎平人朱洪章，字焕文。早年跟着胡林翼从贵州到湖南，又到湖北。胡林翼死后，又跟着曾国荃冲锋陷阵。湘军中都是湖南人领兵，他这个贵州人不能不特别拼命。太平军十三王爷救天京时，曾国荃湘军被围，苦战近一个月，朱洪章率部与太平军拼命，所守营垒毁而建，建而毁，太平军却始终未能攻破，朱洪章因此得了能战之名，以总兵记名，并加提督衔。他是个爱惜士卒的人，李臣典向他借

兵，少不得要派他的勇丁去打头阵。都是战死，何必要为他人作嫁衣，所以说道：“李军门也是提镇大员，自然也不能去打头阵，这个头阵就我来打吧。”

两人稍作争执，最后朱洪章打头阵，李臣典第二，都在军令状上签了名。

福建陆路提督萧孚泗第三个署名。他也是一员猛将，靠硬仗博得提督职。有这三个人领头，接下来共有九位统领在军令状上签名。曾国荃又给众将分派任务，只待炸城后发动总攻。

天近午时，湘军大队人马齐集太平门外，曾国荃一声令下，李臣典亲自点燃引信，地道中发出隐隐若雷霆滚动之声，一直持续一个小时。忽然声音停止了，众人屏息以待。突然响起如天崩地坼之声，眼看着一段二十余丈的城墙随着烟尘整个飞到半空中。众人眼随城墙上天，无不目瞪口呆。而后城墙裂碎纷纷落地，一二里的范围内都有人被砸死，城外的湘军也不例外。曾国荃见众将还未从震撼中反应过来，大吼一声道：“还不冲锋、更待何时！”

朱洪章、李臣典、萧孚泗等众将各率本部人马向太平门冲去。朱洪章督带四百敢死之士首先冲进城墙缺口，早有准备的太平军拼死抵抗，他们将燃烧着的火药袋和整盆的火药倒向涌进缺口的湘军头上，朱洪章的四百敢死之士仅余十几人。李臣典的部众见太平军人人拼命，不敢靠前，纷纷后撤，以致整个进攻部队都转身要走。李臣典、萧孚泗瞪着血红的眼睛，手刃临阵退却者数人，把勇丁赶回到城下。朱洪章召集部下，再次组成五百余人的冲锋队，重新冲入缺口。埋伏好的太平军冲出来厮杀，但由于过度饥饿严重影响了他们的战斗力，虽然连续反攻，最终被突破了缺口。朱洪章最先进城，与太平军展开巷战，这时，天空刮起东北风来，朱洪章大声喊道：“娃子们，放火烧狗日的长毛！”两路同时点火，大火借着风势，直向西南方向烧去。太平军处下风口，被烧得纷纷躲避。朱洪章率部一路追杀，一直杀到王府。他率人杀进府中，把守军全部诛杀，擒获洪秀全之次兄洪仁达。他下令封闭王府库，并派两营人马分守王府南北两门，不放一人进入，等待曾国荃前来接收。这时李臣典骑马赶到，说奉大帅令前来接手王府。朱洪章率部撤走，乱哄哄杀向城西。

天黑前，天京城九门全部被攻破，全城四处起火，处处厮杀。太平军几乎无人投降，而湘军见到长发者或刚剃发者，皆不留活口。到了后半夜，湘军基本控制全城，然而杀人放火却是更加肆无忌惮。

曾国荃营务处文案赵烈文，是曾国藩最信任的幕友，曾国荃到金陵后被派来帮办文案，同时也有随时规劝纠偏之意。赵烈文见湘军杀人放火，抢劫财物，以致为争夺财物和女人而有数十人火拼的事情，觉得这样下去不行，因此来见曾国荃。

曾国荃的贴身护卫劝道：“赵先生，九帅睡得正熟，我要是您，就不会此时打扰。”曾国荃连日为破城之事焦虑，已经三天没有合眼，昨天晚上又忙着奏捷，到十点多才睡去。因为大功告成，所以沾枕即酣睡，此时睡得正香，鼾声如雷，亲兵不敢去打扰。

赵烈文只好耐心等待，盼望中间曾国荃如厕或喝水，便可趁机提出他的建议。然而曾国荃睡得正酣，根本无醒来的可能。赵烈文见城中火势越来越猛，呼号惨叫不绝于耳，终于隐忍不住进门把曾国荃推醒。

曾国荃翻身坐起，瞪了赵烈文一眼道：“呵，是赵老夫子，我三天没睡了，有什么事情，非得打断我的好梦。”

赵烈文比曾国荃小八岁，时年不过三十二岁，不过，因为他经常为曾国藩出谋划策，深得信任，曾国荃经常称他老夫子，有戏谑，也有尊重的意思。

赵烈文将写好的条陈四事递给曾国荃——

一、请止杀。令城内百姓各归各馆，闭门候查。派队逐门搜查，分别良莠申办。既全胁从，复可得真正贼首。

二、设馆安顿妇女，毋使尽遇掠夺。

三、立善后局。

四、禁米麦出城。

曾国荃看过四条，其中三条可以立即执行，唯有第一条现在不能禁。湘军能拼死攻城，为的就是城中财物。要抢劫财物，必然会遇到反抗，必然要杀人。现在禁杀，等于不让湘军劫财，这一点他做不到，各路统将也不答应。何况湘军欠饷严重，正可趁城破时不分军民、不分良莠，让勇丁腰里都有些值钱东西，他也就未必日日为饷项犯愁。他把条陈还给赵烈文说道：“就按你的意思，后面三条照办，第一条暂缓。”

“九帅，应当立即执行的就是第一条，何故要暂缓？”赵烈文不明白。

曾国荃不耐烦地挥挥手道：“现在城中到处都是长毛，有些长毛还混在民中，要想止杀根本是空口白话。不能行的令，不如不下。”

曾国荃倒头就睡，不再理会赵烈文。

天京城里湘军乱纷纷杀人放火，李秀成带着两千余人马换上清军的纓帽号衣，保护着幼天王从太平门炸塌的城墙处冲出。冲出千余人的时候，被湘军看出了破绽，后队人马全被截回城中。李秀成带着幼天王快马加鞭逃命，然而幼天王的马脚力太差，李秀成只好把自己的战马换给

幼天王。他骑幼天王的劣马，不久就落在大队后面，走了三四十里路，那匹马竟然累死了，李秀成只好躲进山林避过湘军再说。躲了一天，他觉得躲过了初一躲不过十五，于是决定出山找太平军。刚转过山谷，就与一位猎户迎面相撞。

猎户看了李秀成的打扮，便问道：“你是太平军？”

李秀成见被人认出，只好承认道：“不瞒老哥说，我是天京城里的太平军，天京城破，逃难至此。”

猎户心地善良，便责备道：“那你怎么还敢出来？山外都是湘军，有些本地猎户见钱眼开，听说太平军带着金银珠宝逃出天京，正乱哄哄捉人发财呢！”

李秀成苦笑：“那老哥何不把我押到妖营中领赏？”

“你太小看人了，太平军对咱有恩，咱不办那缺德事。去年我老娘病重，进天京求医，没银子，俺急得在天京城外墙根下哭，忠王巡城见了俺，派军医给老娘治病，还送给俺银子。不管别人怎么说，忠王爷对俺有恩，俺不能见钱眼开，没了良心。”猎户摇了摇头道。

“老哥，李秀成的模样你可还记得？”

“大恩人的模样，俺天天供在心里。”

李秀成扯下头上的破头巾问道：“老哥，你仔细看看，我是谁？”

猎户仔细一端详，扑通一声跪在地上，哭道：“忠王爷，您怎么瘦成这样了？俺都认不出来了，陶大山给您老磕头了。”

李秀成扶起陶大山，摸出一锭银子递给他说道：“老哥，今天有一事相求，请你买匹马或骡子来，我要去找太平军。”

“忠王爷，我哪能要您的银子？俺弟前天捡了匹军马，俺送给您就是。您甭急，俺回家拿剪刀来，给您剃了发再走。”

“我生是天国人，死为天国鬼，怎能剃发？我是天国重臣，剃了发让我如何见兄弟们？”李秀成不愿意。

陶大山急道：“忠王爷，您不剃发怎么行？人家老远就认出来的。命都没了，怎么找太平军？”

李秀成想想也是，就听陶大山的劝说，先进山洞躲躲，剃了发就走。

山脚下，一个简陋的院落里，一个半盲的老妇人正在摸索着烧水。听到脚步声，她抬头便问道：“大山，怎么这么早就回来了，打到猎物

了？”

陶大山回道：“娘，您到屋里，我有话说。”

陶大山把老妇人扶到屋里，老妇人一听儿子见到忠王了，便惊喜地问道：“忠王爷还好吗？”

“好不了。天京都破了，忠王人瘦得不像样了。”陶大山说，“忠王想去找太平军，我打算把咱那匹军马送给他。”

“就怕大海不答应。”老妇人有些犯愁。

“娘，这件事你千万不能让大海知道，这些天他帮湘军捉太平军发财，都红眼了，让他知道，忠王就完了。”

老妇人连连点头，催儿子快去为忠王剃发，把家里仅有的两个菜团也让儿子带给忠王。陶大山牵上军马带上剪刀就进了山。

陶大山的弟弟陶大海，匆匆奔向山外的湘军营中，被湘军哨弁截下了：“干什么的？”

陶大海问道：“军爷，帮助官军捉住长毛，能给多少赏？”

“那要看你捉住什么人了，一般的小长毛不值钱。要是将官什么的，那就值大钱了。”

陶大海得意地说道：“我能帮军爷捉个大官长毛，官很大的，请军爷领我见你们统领。”

节字营哨官正从外面走来，因为天热，他的补服纽子解开了，露着胸前浓密的黑毛，模样酷似是江湖强盗，陶大海先自怯了。哨官一开口就大声嚷道：“谁在这里穷嚷嚷，给我乱棍打开了。”

陶大海扑通一声就跪下了：“军爷，小的不敢捣乱，小的是来报告军情的，小的发现了一个大长毛。”

“是吗？要是属实，赏你真金白银，要是谎报军情，让你吃一顿军棍。”

“军爷，是真的，是长毛的忠王李秀成！我哥把他藏在山洞里，他正和我娘商量时，被小的听到了。”陶大海磕头如捣蒜。

哨官惊讶得瞪大了眼睛，一挥手，几个下属跟他进了内帐。不一会儿，哨官出来道：“不管真假，先赏他十两银子，真抓到了，还有重赏。”陶大海欢天喜地地带着几十名湘勇出了大营。

山谷洞中，陶大山给李秀成剃去额前长发，又在脑后结一条辫子，

然后说道：“忠王爷，你再换上我这身衣裳，就没人认得你了。”

“多谢老哥。我这里有一包金银珠宝，是从天京逃出时带上的。带这么多财物恐怕更惹人疑，我留下几锭银子，剩下的老哥就拿去过日子吧，再找人把你老娘的病好好瞧瞧。”李秀成拱手一揖，想起自己不知下落的母亲妻儿，不禁仰天长叹。

李秀成用那条明黄头巾裹着的金银珠宝就放在地上，陶大山拽开那条头巾道：“忠王爷真是糊涂，这条头巾就足以引来杀身之祸。我怎能图忠王爷的钱财，我帮您塞到马料袋里，没人会注意的。”

忽听得洞外有人喊：“晚了，塞到哪里也没用了。”

陶大山循声一望，弟弟陶大海带着几十名湘勇堵在了洞口。

李秀成误会了陶大山，怒斥道：“没想到我竟被你忠厚的模样欺骗了！”

陶大山百口莫辩，抽出李秀成的佩剑冲向弟弟，嘴里骂道：“陶大海，你这个丧尽天良的东西！”

湘勇们手起刀落，陶大山已是身首异处。

陶大海见哥哥死无全尸，大哭起来。

哨官笑道：“哭什么哭？你不就是想发财吗？那包赃物全是你的了。”

陶大海收了泪，弯腰去捡地上的包裹，刀光一闪，他同样命奔黄泉。哨官大声宣布：“伪忠王李秀成杀死两名无辜乡民，幸未逃脱，被我节字营捕获。弟兄们，押他去见萧军门，领赏去呀！”

第十六章 曾国藩临渊履冰 安德海搬弄口舌

曾国荃正在埋头大睡，听到亲兵来报萧孚泗捉住了伪忠王李秀成，还以为自己听错了，就追问道：“谁？李秀成？”

“是。”亲兵回答。

他跳起来，抓起案上一把尖锥赤脚奔到大帐，见萧孚泗果然率手下押着一个黑瘦的中年男子，便问萧孚泗道：“这贼娘的就是李秀成？”

萧孚泗回道：“已经让长毛认过，他就是李秀成！”

曾国荃一边大骂，一边拿尖锥直刺李秀成屁股：“贼娘的，你让老子整整费了两年功夫，搭上了成千上万将士的性命！老子恨不得吃你的肉，喝你的血。”

李秀成不防备堂堂湘军九帅竟然来这一手，疼得大叫一声后咬牙忍住了，啐一口唾沫道：“曾九，你我各为其主，又何必如此有失身份？”

曾国荃冷笑道：“老子没那些臭讲究，什么身份不身份。萧军门，你马上派人做一只大笼子，把这贼娘的玩意关进去，加派人手给我看好。我给大哥写封信，今夜就派人送去，告诉他李秀成被我抓住了，让他快些移节金陵。”

“士可杀不可辱！”李秀成大喝一声，奋力挣脱了往墙上撞，早被萧孚泗一把抓住。

曾国荃冷笑道：“想死？没那么容易！”

金陵城外码头，炎炎烈日下，曾国荃率领吉字营十几名统领等待着曾国藩。曾国藩的座船靠岸还没停稳，曾国荃等人已经跳了上去。兄弟两人已经一年多不见了，曾国荃比上次又瘦了不少，曾国藩拍他的肩膀时感到肩甲突兀硌手，再看九弟的脸色，黑乎乎的，与乡间老农无异，便神情黯然地说道：“九弟，你受苦了。”

曾国荃鼻子一酸，泪涌了出来，想到围困金陵以来的惊惧险恶，已是呜咽有声。曾国藩怕他失态，笑了笑道：“攻下金陵的不世之功，若是他人获得，还不会把嘴都笑歪了？哪有你我这样相对而泣的？好好好，别让你的统领们笑话。”

李臣典、朱洪章、萧孚泗等将领都笑了，曾国藩又一一向他们道贺：“诸位合力克复金陵，我已经向朝廷为诸位请功，朝廷必有重赏，到时一块好好庆祝一番。”他又怕曾国荃率领的这些骄兵悍将恃功不法，一边登岸一边教训，“不过，攻克金陵一半是人力，一半是天功。世间大事所成，无不如此。想当年长毛初兴之时，数千人常常会打得数万官军落

花流水，如今虽据天险却也无奈我何，此亦是天数。诸位以后多多作此想法，方可不至忘了身份。”

“大帅教训得是。”众将都应和道。

吃过饭，曾国荃问道：“大哥，将士们听说你来了，都眼巴巴地想见你一面，下午，我让众将都过来？”

曾国藩摆摆手道：“不，虽然金陵克复，但战事未毕，各军各营皆有职守，不要劳师动众，我去看他们。”

下午，曾国藩在九弟等人的陪同下，查看城防，又先后到信字营、节字营、备字营、刚字营看望将士。各营已经有准备，旗甲鲜明，列伍齐整。曾国藩检阅完队列，心血来潮，又要去勇兵们的营房瞧瞧。上至曾国荃下至哨官都阻拦，说那些地方臭气熏天，不看也罢。但曾国藩执意要去，也就没人能拦得住。

刚到营房门口，已经闻到了脚臭汗酸混在一起的污浊气味。曾国藩一进门，就明白为什么众人都劝阻他了。地上、铺上木箱竹篓摆得满满当当的，连个插脚的地方也没有。他立即明白了，这全是兵勇劫掠的财物。湘军军纪败坏，他是有所闻的，甚至也是默许了的。欠饷那么多，如果不能乘机抢掠，湘勇们谁还背井离乡卖命？但抢掠竟然如此人人参与、明目张胆，还是大出他的意料。这要传到外间成何体统，再让那些好事的御史们参上一本，那真是百口莫辩！但他不想当着众人的面点破，出了门才道：“气息实在太污浊，要告诉将士们，多通风，勤打扫，防恶疾。”

各处转下来，天就黑了。吃过饭，曾国藩留下老九说话，其他人等都退了出去：“老九，今天你也看到了，那些木箱竹篓是怎么回事？哪有一点军营的样子？倒更像是杂货店。”

曾国荃支吾着道：“湘勇们看金陵克复，估计没有多少仗可打，不久就可回乡，都收拾了早做准备。”

“你也别与我打马虎眼，那里面是什么你清楚我也明白。我听到了不少传闻，说湘勇竟然为抢掠财物互相火并，为争一个女人拔刀相向！我当然明白你的苦楚，可是再有难处，也不能让湘军如此不堪！从明天开始，你要召集众将，严明军律。还有，那些箱箱篓篓的，马上想办法处理掉！”

“好好好，全听大哥你的。你也累了，早点休息吧。”曾国荃只得答应。

第二天，曾国藩亲自审问李秀成。曾国荃命人把李秀成连人带铁笼抬上大堂，曾国藩皱了皱眉头道：“打开笼子，看座。”

给李秀成看座，实在出乎众人的意料，李秀成更感意外。等他坐好了，曾国藩才叹了口气道：“你也是聪明人，难道就没有看出长毛必败的形势来？还是你以为长毛一定能够成事？”

“几年前就知道必有这一天，只是骑虎难下。”

“那何不早降呢？”曾国藩和蔼地问道。

几天来，曾国荃曾数次审讯，但李秀成只有冷笑，一句话也不多说，曾国荃恨得直拿铁锥把他刺得遍体鳞伤。曾国藩与曾国荃的审讯不同，平心静气，娓娓而谈，不像审讯，反而像朋友谈天。而李秀成似乎从中发现了一线生机，对曾国藩的问话也都如实回答：“朋友之义，尚不可渝，何况我受天国的爵位。我虽然未降，但用兵所到，从来没有纵兵杀戮。破城后官眷陷城的，都派人护送出境。对战死的官员，我也敬重他们的忠勇，向来是好好安葬。大人想必应该听到过。”

曾国藩叹道：“我自然听到过。依我看，你也是个人杰，可惜没遇到真正的知己，实在可惜啊！”

李秀成垂头无语。

“如今你已就缚，到底有何打算？”曾国藩依然是和蔼可亲的语气。

“等死罢了。只是我的旧部还有数万人，再抵抗也是徒送性命。如果大人能准我致书旧部，让他们各自还乡，我就死能瞑目了。”李秀成如此说，说明他有立功求生的想法。

“你能这样想就算识时务，只是你在长毛中影响极大，对你的处置需要朝廷的旨意，我这两江总督只能向朝廷建言，而不能最终做主。”在李秀成听来，曾国藩是在明确告诉他，这位两江总督有意救他性命，“我也不必再一句句问你了，你写个自述，把自己如何入了长毛，如何追随长毛四处用兵，又如何被捉拿，详细地写清楚，待我上奏朝廷定夺。”

对曾国藩的这个要求，李秀成一口答应。

曾国荃多次审讯，刑讯逼供，李秀成只有冷笑以对，没想到曾国藩三言两语，李秀成竟然答应写供词，这令曾国荃十分不解。曾国藩告诉他道：“像他这种人，堪称人杰，自认为人杰者，都不甘年纪轻轻就赴死。但是，如果你不让他看到生的希望，他只有死硬求死，不肯多说一句话。我与他有相见恨晚、伯乐相马的态度，让他有一丝生的希望，他自然肯说话了。”

“他让我困顿金陵城下两年，死伤兵勇过万，我对他恨之入骨，自然没有好脸色给他。只是不知道，他的供词会不会胡说八道？”曾国荃还是有些不相信。

“只有等他写完了再说。”

曾国荃又道：“此人若押解进京，后患无穷。”

曾国藩明白老九的意思，别的不说，金陵城是长毛经营十几年的天京，金银财宝被洗劫一空，李秀成如果如实向朝廷招供，曾国荃和他的吉字营便会成为众矢之的。

“这个我自然明白，暂且留他性命，到时见机行事。”其实曾国藩已经拿定要杀掉李秀成的主意，但此时还不宜透露心机。

金陵破城后的当天晚上，湘军还在与太平军激战的时候，曾国荃就让赵烈文写好报捷折，以六百里加急报到京城。两天后早朝的时候，递进养心殿东暖阁。六百里加急，两宫垂帘后还是第一次接到。如此紧急，要么是大捷，比如金陵克复；要么是大难，比如曾国荃湘军溃败，或者大员战死。金陵已经绝粮，曾国荃溃败的可能性不大。那么，最可能的就是金陵大捷。慈禧的心怦怦直跳，努力控制着情绪，不让激动太过外露。喜怒不形于色，让人难测天威，这是近年来她一直在修炼的功夫。她亲自打开密封的奏折盒，看了几句，转头看着慈安，慈安紧张得不得了，问道：“妹妹，到底是什么消息，你说来听听。”

“姐姐，金陵被曾国荃收复了！”慈禧眉毛上扬道。

“恭喜皇上，恭喜两宫皇太后！”议政王率领众位军机大臣跪下磕头贺喜。

“老六，辍朝三日，咱们连听两天戏！告诉书房的师傅，这三天不必授读，让皇上玩几天。”慈禧说完觉得这未免有些得意忘形，转头又问慈安，“姐姐你看如何？”

“这是件大喜事，应当好好庆贺，一切都依妹妹的。只是曾国荃他们应该如何赏赐，也应当事先考虑。”慈安考虑的是这事。

“那是应当的。不过，估计曾国藩的详细奏折很快就会到了，谁是头功，谁次之，等有了详细奏报才好论功行赏。”慈禧也深以为然。

接下来的几天里，宫内外一片欢乐。

曾国藩与湖广总督官文联衔的《奏报攻克金陵尽歼全股悍贼并生俘逆酉李秀成折》比曾国荃的捷报晚到了五天。曾国藩的总督衙门所上奏章往往成为各地督抚效法的样本，有“天下第一奏章”的美誉。果然是名不虚传！他的奏折详细报告了攻克金陵的过程，这样的大功，没有一句浮夸，文字平易，客观理智，却于不动声色中把湘军英勇、曾国荃赏罚严明充分地表达出来，摆功的目的达到了，但让人感觉不到在摆功。然后他又报告了两件憾事：一是没有抓到太平天国的天王，所谓擒贼擒王，这实在是件憾事。但“首逆洪秀全实系本年五月间猛攻时服毒而

死”，洪秀全本是病饿而死，曾国藩说是因湘军猛攻服毒而死，也就是说洪秀全无异于被湘军逼死，因此也不是太过遗憾；幼天王也没有捉住，“城破后，伪幼主积薪宫殿，举火自焚”。第二件憾事是乘着夜色李秀成率一千余人逃出天京，但李秀成“城破受伤，匿于山内民房，十九夜，提督萧孚泗亲自搜出”，而其他逃出的“巨王、幼西王、幼南王、定王、崇王、璋王，被官军马队追至湖熟桥边，将各头目全行杀毙，更无余孽”。这样说来，两件憾事也就了无可憾。

接下来的一段更是全折的最高明之处。奏折写道：

“臣等伏察洪逆倡乱粤西，于今十有五年，窃踞金陵亦十二年，流毒海内，神人共愤。我朝武功之盛，超越前古，屡次削平大难，煌耀史编。然如嘉庆川楚之役，蹂躏仅及四省，沦陷不过十余城。康熙三藩之乱，蹂躏尚止十二省，沦陷亦止三百余城。今粤匪之变，蹂躏竟及十六省，沦陷至六百余城之多，而其中凶酋悍党，皆坚韧不屈。此次金陵城破，十万余贼无一降者，至聚众自焚而不悔，实为古今罕见之巨寇。然卒能次第荡平，划除元恶，臣等深维其故，盖由我文宗显皇帝盛德宏谟，早裕戡乱之本：宫禁虽极俭嗇，而不惜巨饷以募战士；名器虽极慎重，而不惜破格以奖有功；庙算虽极精密，而不惜屈己以从将帅之谋。皇太后、皇上守此三者，悉循旧章而加之，去邪弥果，求贤弥广，用能诛除僭伪，蔚成中兴之业。”

这段文字算是对朝廷平定整个太平天国的一次总结，与康熙朝的三藩之乱、嘉庆朝的白莲教起义相比，结论是平定太平天国比之更为不易。就一般人的心态而言，总是唯恐自己的功劳不被他人所知，因此难免要再三表白。而曾国藩把湘军的功劳寓于叙述克城的过程中，在此处却不提一句，而完全归之于已经死了十几年的咸丰帝及正在柄政的两宫皇太后和皇上。这看上去似乎是虚伪，而正是曾国藩的高明之处，因为在朝廷看来，这段文字必不可少，一则整个皇家和朝廷需要有人来赞扬，而这个人非曾国藩莫属，因为他是这场战争的总指挥。二则也由此可以窥见统兵大员对朝廷有无敬畏之心。尤其是大寇将平，曾国藩手中握有雄兵数十万，他若有半分的骄蹇流露，便会引来朝廷的不安。

果然，慈禧看罢这一奏折后说道：“曾国藩不愧是大儒，没有辜负文宗显皇帝的倚重。”

“曾国藩兄弟劳苦功高，自不必说。当初文宗显皇帝说，谁攻克金陵谁就封王，天下尽人皆知，如何封赏倒是个难题。”议政王提出这个难题，因为如果真要封曾氏兄弟为王，那就有违康熙平定三藩之乱后汉人不封王的祖训。可是如果不封，又将失信于天下。

慈禧早有考虑，果断地说道：“汉人不封王，这是祖训。不过，不封王却有与王相当的封赏。”

与王相当的封赏，那是什么？议政王心中有数，但不肯先说话，慈

安心底纯厚，不知底细地问道：“什么样的封赏能与王相当？妹妹不妨说出来听听。”

慈禧接着说道：“我们不妨把这个王爵折分成几个爵位，这样文宗显皇帝的诺言也算实现了，而得到封赏的人也多了，算得上一举两得。”

朝廷的封爵，分为宗室爵、蒙古爵和功臣爵。宗室爵、蒙古爵只封给宗室、蒙古亲贵，功臣爵是赏给立有大功的人，共有九等，依次为公、侯、伯、子、男、轻车都尉、骑都尉、云骑尉、恩骑尉。自康熙朝后，汉人封爵从未高过侯爵，慈禧的意思是，这次最高不但不封王，公也不能封，而是把这个王爵一分为四，一个侯爵，赏曾国藩；一个伯爵，赏曾国荃；还有一个子爵，一个男爵，分赏攻克金陵中功劳卓著的人员。以下的爵位，已非显爵，朝廷没必要费过多的心思。

议政王又道：“曾氏兄弟的封爵没有异议，剩下的子爵、男爵，可按曾国藩报功的顺序，分别赏给。只是，曾国荃能攻克金陵，与李鸿章收复苏常、左宗棠收复浙江关系极大，他们的功劳，比之曾国荃并不逊色。”

这话说得一点不假，自从左宗棠入浙江、李鸿章入江苏后，不断地攻城克地，而曾国荃屯兵金陵城下，再无其他建树，朝野内外对湘军的非议日多，左、李的风头几乎要压过曾国荃了。

“六爷说得不错。江苏全境已经收复，李鸿章不妨也封伯爵；浙江湖州还未克复，左宗棠就不能算奏了全功，得等他收复了浙江全境再论功行赏。”这事就这样定了下来。

此外还有一件事，曾国藩在奏折中询问李秀成是否押解进京。慈禧的意思很明确：“我朝向来有献俘的祖制，首逆洪秀全、洪福瑱既然已经一命呜呼，李逆自然应该押解进京。”

于是另外明发一道上谕，让曾国藩立即委派人员押解李秀成进京，沿途各地方官，应妥为照应，不能让李秀成的死党劫走。

李秀成怀着一线生机，在囚笼中以每天七千余字的进度写自述。写了八天，交给曾国藩六万多字的稿子。李秀成的自述，一是讲述自己的家世及参加太平天国的始末；二是总结了“天国十误”；三是答应帮助曾国藩招降太平军旧部，提出了“招降”十要；四是提出“防鬼兵为先”的建议，力劝曾国藩注意外国势力，把主要精力放在抵御外国侵略上；五是很明确地向曾国藩流露出乞降的意思。

曾国藩看罢冷汗直冒，因为李秀成的追述，有不少实事与报给朝廷的出入甚大。曾国藩在奏捷的折中说，湘军与金陵十万太平军苦战，而其实金陵城中太平军不过万余人；金陵城是太平天国的天京，坊间传说金山银海，而曾国藩上奏说“克复老巢而全无货财，实出微臣意计之外，亦为从未罕闻之事”。而李秀成最知底细，朝廷追查起来，难道让湘军把

到手的金银财宝吐出来？金陵城克后，湘军杀人放火，劫掠财物，而曾国藩把放火的责任都推到李秀成头上，说是他下令放火，李秀成到京岂不一切真相大白？还有，李秀成是趁湘军抢劫之际逃出城去，并非被官军拿获，这些情况李秀成一旦入京，朝廷就会知道得清清楚楚，曾国藩如何自圆其说？这还是自供中的内容，如果李秀成解到京中，在刑部一过堂，还不知会说出什么来，那将给曾氏兄弟和湘军惹来巨大麻烦。更让曾国藩心惊肉跳的是，李秀成在自述最后一段，暗示曾国藩可以取朝廷而代之，届时他可召集旧部唯马首是瞻！这是要他造反！

门外响起脚步声，曾国藩来不及把这页让他心惊胆战的手稿藏起，仓皇中塞到嘴里。进来的人是曾国荃，他见大哥憋着脸不说一句话，十分诧异。曾国藩指指茶碗，曾国荃跑到门口，喝道：“茶！你们是怎么当差的？连茶水也不供。”

其实这怪不得下人，因为曾国藩有吩咐，非召不能进门打扰。趁老九转身的工夫，曾国藩把嘴里的纸团吐了出来。

曾国荃十分关心李秀成的供述，便问道：“大哥，姓李的都说了什么？”

曾国藩平淡地说道：“他说的倒没什么，对你我兄弟多有褒词。”

“大哥的意思，是想留他一命，还是要押解进京？”曾国荃放了心，又问。

当初奏捷时，曾国藩在奏尾请旨是否把李秀成押解进京，现在看是一大失策。李秀成是无论如何不能押解进京的，他摇头道：“此贼十分狡诈，只怕押解途中会出意外，明天午时，凌迟处死！”

曾国荃见大哥主意已定，十分高兴地说道：“早就应该送他上西天！只是，大哥曾经请旨问是否押解李贼进京，这该如何向朝廷交代？”

“除洪秀全外，像李秀成这样的丑类根本不必献俘。陈玉成，还有石达开都是就地正法，这有前例可循。而且，李秀成在长毛中影响太大，即便押在监中，长毛见他无不下跪请安，金陵城外尚有长毛十余万，押解京师千里迢迢，如果被长毛余孽劫走，将带来无穷后患。我以此上奏，朝廷会体谅的。”

杀死李秀成的当天下午，内阁明发的上谕递到曾国藩案头。曾国藩换好公服，率众人到大堂焚香跪拜接旨——

本日阅官文、曾国藩奏报金陵克复详情，朕心甚慰。发逆作乱于今已有十五余年，窃据金陵亦有十二余年，祸乱蹂躏达十六余省。金陵一朝克复，发逆凶陷将灭，国泰民安可期，先皇遗志得偿，实天下之大幸事。前敌将士冒酷暑、处严寒，不畏矢石如雨，文武各员，为克复金陵悉心筹划，功不可没，必当一一恩赏。

钦差大臣协办大学士两江总督曾国藩，自咸丰三年在湖南首倡团练，创立水师，与塔齐布、罗泽南等屡建殊功，保全湖南郡县，克复武昌等城，肃清江西全境。东征以来，由宿松克潜山、太湖，进驻祁门，迭复徽州郡县，继拔安庆省城以为根本，分檄水陆将士，规复下游诸郡县。兹幸大功告成，逆首诛锄，实由该大臣筹策无遗，谋勇兼备，知人善任，调度得宜。曾国藩着加恩赏太子太保衔，赐封一等侯爵，世袭罔替，并着戴双眼花翎。

浙江巡抚曾国荃，以诸生从戎，随曾国藩剿贼数省，功绩颇著。咸丰十年由湘募勇，克复安庆省城，同治二年连克巢县、含山、和州等处，率水师各营逼近金陵，驻师雨花台，围城二年，苦战百余，终克金陵，歼除首恶，实属坚忍耐劳，公忠体国。曾国荃着赏加太子少保衔，赐封一等伯爵，并赏戴双眼花翎。

江苏巡抚李鸿章，统带中外水陆各军，由上海一隅转战而前，连克苏常府县，并领兵出境攻拔嘉兴等处，使江南逆匪进无援兵，退无窜路，实属谋勇兼优，着加恩赐封一等伯爵，并赏戴双眼花翎。左宗棠、沈葆楨等闽浙赣等省官员，待发逆残部剿平后另行论功封赏。

此外，记名提督李臣典，着加恩赐封一等子爵，并赏穿黄马褂，赏戴双眼花翎。萧孚泗封一等男爵，赏戴双眼花翎；朱洪章交军机处记名，无论提督、总兵缺出尽先提奏，并赏穿黄马褂，赏给骑都尉世职……真是人人有赏，个个封功。

湘军大员几乎人人有赏，但曾国荃却并不高兴，脸上的笑僵硬得硌眼。

曾国藩也注意到了，有一天把他叫到签押房，问他为何不高兴。

曾国荃气愤道：“大哥，当年先皇说谁攻下金陵就封王，王不用想，可我不过是封了个伯，就连李少荃，连金陵城的城门都没见着，竟然也封了伯。这伯根本就不值一文！”

曾国藩劝诫道：“九弟，有如此封赏已经不错。你虽是封伯，可哥这侯不也是你赚给哥的？当年先帝是否说过这话根本不可信，就是说了，朝廷能封汉臣为王？就是朝廷能封，这王你我兄弟敢受吗？如今你我兄弟获此大功，已经惹人忌，若获更大恩赏，那不是福，是祸，是众矢之的！”

“这功名是咱拿命拼出来的，这权位是朝廷封赏的，人都有一张嘴，爱说啥说啥，你又何必白费心思？”曾国荃却全然没有大哥的戒慎之心。

曾国藩摇头道：“老九啊，如果朝野上下都是你这种脾性，我又何必担忧？树欲静而风不止。不错，功名是你拼出来的，权位是朝廷给的，但朝廷也可以拿回去！狡兔死，走狗烹，飞鸟尽，良弓藏。九弟啊，我是满足了，当初咱办湘军，从来没想过会建如此功业。”

“大哥，你这样活着，我都替你累得慌。咱们当初带着万把人的湘军子弟，面对的是几十万长毛都没有怕，如今长毛消灭了，反而前怕狼后怕虎。”曾国荃显然对他的态度也不以为然。

曾国藩撩起辮梢说道：“老九你看，我的头发都白了大半了。如今你老哥真是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凡事满则亏，圆则缺，如今大功告成，不知多少人又羡慕又嫉恨，不能不更加小心。老九，你可不要太过松懈了，约束好你的兄弟，不要惹是生非，给人口实。”

曾国荃见大哥头发果然白了大半，心下不忍道：“以我的脾气，宁愿痛痛快快地死，也不愿憋憋屈屈地活。不过，大哥放心就是，爵位于我如浮云。”老九的下半句话没说出来，在他看来，爵位算个屁，老子只要腰里有银子，爵位不爵位，老子不稀罕。

“人活着，没法只图痛快。尤其功名利禄四字，人应当看得开，看不开，只有自寻烦恼。”曾国藩怕九弟并未真想开，因此还要再劝一句，“九弟只要想一想，我朝四万万人口，能有侯爵者几人？伯爵者几人？一门之中一侯一伯者又有几人？老弟不仅有伯爵，还能给老哥博一侯爵者更有几人？再想想那些普通农家子弟战死者，不要说伯爵侯爵，不过是百把两的抚恤银而已！”

曾国荃回到雨花台行营，朱洪章正在等他，曾国荃立即明白他的意思。朱洪章是第一个签的生死状，第一个率部进城。他第一批带上去的五百弟兄，阵亡四百余人，第二次带去的千把人，也伤亡过半。而且是他首先攻克了天王府，又把天王府完整地交给李臣典。论功劳，他应当是攻克金陵第一功！侯、伯的勋爵他不敢想，但子爵应该是他的，却给了李臣典。就算子爵他得不到，那么男爵总该非他莫属，可是竟然给了萧孚泗！

把第一功给李臣典，是曾国荃的意思，摆在桌面上的理由，地道炸城是李臣典的主意，炸不塌金陵城一切都枉然，李臣典功莫大焉！当然，还有一个不能说的理由，朱洪章把天王府交给李臣典，李臣典只把洪秀全留下的女人一夜之间睡了二十几个，而金银却几乎分毫未动，交给了曾国荃，然后又放了一把火，对外说天王府中圣库如洗，深获曾国荃欢心。

曾国荃的原意是把第二功给朱洪章，然而到了曾国藩那里，却更属意萧孚泗。因为萧孚泗抓住了李秀成，使围城湘军摆脱了放走巨寇的罪名，不然朝廷追究起来，难以自圆其说。所以曾国藩以为，抓住李秀成比攻进天王府功劳更大。然而这话曾国荃没法对朱洪章说，他当初说谁先攻进金陵城，谁就是头功。如今朝廷上谕已颁，第一个攻进金陵城的却屈居第三！

“九帅，我不是争功，我要的是一个说法。我不明白，我第一个冲进金陵城，手下弟兄死伤最重，为什么功要排在第三！我那些兄弟死不瞑

目！”

论起劝人，安抚人心，曾国荃比曾国藩差得太远。但他有一样比曾国藩强，那就是关键时候他能耍光棍，而且让人无从招架。他皱着眉头想了一圈就说道：“实话给你说，第一功我没给你，因为地道炸城的主意是李祥云出的，而且他是紧随你后攻上的城墙。但第二功我确实是给你的，只是到了我老哥那里，把你又放到了第三。”

朱洪章瞪着眼睛问道：“那是为什么？总该有个理由吧？”

“哪有理由好讲？听说是大哥的心腹幕师李鸿裔搞的鬼，把你放到了第三。”曾国荃低声说着，随后“唰”的一声从靴页里抽出一把匕首，“我对这个李某人也很反感，干脆，你去一刀把他宰了。”

朱洪章看曾国荃一副认真的样子，又可气又好笑，他知道这件事讨不出说法了，摇头说道：“九帅，我不找不问了，不就是个男爵嘛！”

曾国荃也故作不满道：“你这么想就好了嘛。我这个九帅，原本指望封王呢，可是只给了个伯，李少荃连金陵的城墙也没摸到，也封了伯，你说我找谁说理去？”

深得慈禧宠信的总管太监安德海已经今非昔比，虽然在慈禧面前恭顺有加，但一旦脱离慈禧的视线，则跋扈得很。宫中太监，不少是他的干儿子，有的儿子比他年龄差不了几岁。而军机大臣中，除了议政王，几乎无人敢得罪他。他屡得慈禧的赏赐，又有办法弄银子，因此出手非常阔绰，他在东华门外买了一处私宅，虽然门脸看上去并不显赫，但府内之奢侈胜过一二品大员。不少外官知道安德海的本事，因此谋事者几乎踏破安府的门槛。

今晚小时候的玩伴李进升找他有事，因此侍候慈禧晚膳后，他趁宫门未落锁前出宫回家。

李进升已经通过安德海在内务府茶库谋了份差事，今天有一件事大家公推他请安总管帮忙。见安德海在炕上躺下，他连忙凑过去沏茶。安德海大声喊道：“人呢？你们这些不长眼的，来客人了也不知看茶。”

一个小太监跑进来接过茶壶，恭恭敬敬沏上茶，边沏边说道：“师傅说总管来客人了，要离得远远的，不能打扰总管。”

“你真是个榆木疙瘩，还想上御前呢。你等着吧。”安德海白他一眼，又回头对李进升说，“有什么事儿你说吧，明天一早我还要进宫呢！”

李进升笑道：“哥，今天真是有一件大事，大家都托我向您说说。这事，离了您还真不成。”

“你也别给我戴高帽，我自己的身价自个儿知道。啥事儿，快说。”

“是这样的——长毛不是被灭了吗？朝廷总可以喘口气了。我们司库想了个好主意，最好能重修圆明园，让太后也有个歇歇的地儿，她老人家一准儿高兴。可是，这个条陈一送到内务府明大人那儿，他不敢递了，说议政王说过多次，国难时期，一切撙节开支。结果，这么好的主意不能上达太后，大家都觉得可惜，就让我来找您，请您从太后那儿托个底儿。”

安德海盯着李进升看了一会儿，哼道：“你们都别瞒我，什么太后有个歇歇的地儿，听上去全是为太后，你们的心思我不懂？这一修圆明园，那就是数百万的银子，不知有多少要落进私人的荷包。”

李进升嘻嘻一笑道：“什么事儿也别想瞒过哥您。大家说了，这事要真成了，份子少不了您的。”

安德海心里怪这位兄弟说话太露，言不由衷地说道：“我也不稀罕你们那点儿银子，我是觉得你们这个主意还可以。你是不知道，太后是顶喜欢圆明园的，想当年她陪先帝爷住在天地一家春，真是集六宫宠爱于一身呢。太后经常对我说：‘小安子，什么时候再能到园子里住，我这个太后就心满意足了。’你们这个主意，正合太后的心意，太后肯定高兴。”

李进升见事情有望，高兴地说道：“那哥是答应帮忙了？我回去一说，他们不知多高兴呢！”

安德海又道：“你们别高兴得太早，主意好是好啊，可是银子呢？户部什么也不紧，就是银子紧。内务府有些个银子，可议政王管着内务府，也没那么灵便。你们，我看少不得又是狗咬尿泡——空欢喜一场。”

闻言，李进升诡秘地说道：“哥哎，这银子您甭愁，金陵不是克复了吗？金陵城里银山银海，外面都传疯了。”

“是吗？外间真的都这么说？好了，你别费口舌了，我给太后说说。这事就到你这儿，要再有一个人知道，你这差就别想再干了。”安德海眼睛一亮。

晚膳过后，慈禧照例摇着团扇在回廊间散步消食，后面跟了打扇的、提茶水的七八个宫女，安德海远远地侍候着，准备随时听吩咐。

等慈禧走够了九百九十九步，便结束了膳后散步，这时候是她心情最好的时候。安德海已经弓着腰小跑过来，垂手道：“太后有何吩咐，小安子侍候着随时听慈谕呢。”

“没你的事了，歇着去吧。”慈禧见安德海并没有立即走，欲言又止的样子，便问，“小安子，有事吗？”

“奴才有件事想告诉太后，又怕太后生气，奴才就过会儿说。”安德海等的就是这句话。

“要是让我生气的事，你就憋着，什么时候也别说。”

安德海知道这是让他说，趁着一步说道：“其实，他们也是好心。这几年您是天天为朝廷上下宫里宫外的事操心，别人不知道，奴才比谁都清楚。好不容易，这长毛老巢给克复了，您也该歇口气了。内务府就想怎样孝敬孝敬您，就想起了修复圆明园的事。”

慈禧太后听到圆明园三字，“哦”了一声，这表示她愿闻其详。

安德海得到鼓励，说话更加顺溜：“当然，修复圆明园也不仅仅是为太后，还是为了大清的颜面。为什么？那是让洋鬼子看看，你烧了圆明园，我大清国说修就修起来了。大清国永远都是天朝上国，那些个洋鬼子，只有傻眼的份儿。”

慈禧叹了口气说道：“话是不错，只是国家多事，用银子的地方多着呢！”

“主子，可那银子是现成的。”

“银子是现成的？”慈禧听了追问道，“这话怎么说？”

“金陵不是克复了吗？金陵城里金山银海，外边都传疯了。”

慈禧还是一脸疑惑地问道：“外面真的都这么说？可是曾国藩折子上说，长毛府库如洗。”

“也许曾总督并不知情，毕竟他不在前线。”安德海也不说曾国藩的不是，“外面的说法很多，都说长毛这些年把从各地劫掠的金银财宝都运到了金陵，金陵城里是金山银海。”

“难得内务府有这份心，明天让他们把条陈送上来瞧瞧。只是，议政王不知又有什么话来搪塞。”慈禧“哦”了一声。

安德海笑道：“议政王大概不会说什么的，您也知道，他那府邸是当年和珅经营的，里面那厅堂园子不比御花园差。议政王和洋人交往多，洋人又经常送些洋玩意儿，王爷府里新鲜东西多着呢！”

“是吗？”

“奴才不敢多嘴。听人说，洋人送了议政王一面大镜子，有一般人家的照壁那样大，那镜面不是平的，是凸出来的，又安在高处的亭子里，把府内外的景儿都照了进去，要多新奇有多新奇。”

隔日早朝散后，慈禧把议政王留下了，问道：“昨天内务府上了个条

陈，说要修复一下园子，与洋人争口气。他能烧，咱就能建，中华之物力，岂是他们夷类可比？我们姐儿俩想听听你的说法。”

议政王不假思索地回道：“回太后的话，此事万万不可！内务府真是糊涂，眼下虽然金陵克复，但大江南北长毛还有数十万，捻匪又在河南、山东、陕西一带越闹越凶，处处用兵，军饷艰难，又如何能够筹钱修园子？再说，与洋人争气的话更没有道理。洋人根本不在这方面用心，就是修复了园子，也不能在洋人面前争来面子。要与洋人争，就在船坚炮利上见高低，在机器工厂上比优劣。”

慈安也顺口赞同道：“六爷说得也是，到处都要花钱，现在修园子还真不是时候。”

慈禧不甘心，又问道：“钱的事倒有个来头，听说金陵城里长毛藏了许多金银珠宝，六爷可曾听说？”

“外面有些说法，只是猜测罢了。据曾国藩说，金陵城里并没有金银，纵使有也不能花在修园子上。各路大军欠饷都不少，购买洋枪洋炮，也需要大笔银子。”

议政王的话都在理上，慈禧没法反驳，岔开话题道：“既然你们有这么一说，这事就先搁起来。六爷，听说你府上新鲜玩意儿不少？”

“是。奴才与洋人交往多，有时候洋人会送些小玩意。像自鸣钟、八音盒、万花筒等等，还有洋人喜欢抽的雪茄，还有红葡萄酒。”议政王老实回答。

慈禧笑着道：“听说你家里有面镜子，比一般人家的照壁还大？”

“回太后的话，奴才家里是有面大镜子，但没那么大。奴才的两个犬子跟着师父学库布，不像个样子，布库师父就把镜子搬到园子里，让两个犬子照着学，最近还真有长进。这镜子并非洋人所送，是布库师傅从琉璃厂淘换来的。”

闻言，慈禧一语双关地说道：“这做事啊，还真是有面镜子随时照照的好。六爷，没事了，你忙去吧。”

修园子的事被议政王生生给挡下了，连内务府明大人也挨了议政王一顿训斥。明大人当然就要训斥出主意的司库，司库就埋怨李进升事儿没办好。这可苦了李进升，所以他来向安德海诉苦。安德海拿水烟袋在银质痰盂上敲得当当作响：“内务府这帮东西，这是怪我没给太后说好呢。他们不知道我费的口舌！太后也是动了心的，可是早上见起儿时，让议政王给顶黄了。这事要怪，就怪议政王。我呢，真是好心当了驴肝肺。”

“内务府并没有怪安总管的意思，只是这么好的事，只换来一顿训

斥，大家都不平。”李进升连忙辩解，随后他不再说这窝囊事，而是说起蔡寿祺的事来。这蔡寿祺是道光乙亥庚子年间进士，入翰林后多年沉滞不迁，到处投门子使银子，可总花的不是地儿，到现在不过是个日讲起居注官。他眼下看清了，安总管是太后面前的红人，就铁了心走安总管这条道。

安德海呷着茶道：“是有这么个人，但模样一概没印象了。天天总是一品大员在眼前晃悠，他这种小角还真记不住。他准备使多少？”

李进升说：“蔡寿祺是个穷翰林，这些年又花了些冤枉钱，手头就特别紧。他准备了五千两。”

安德海撇嘴道：“五千两还算银子？告诉他，想办事儿拿一万。事成了，再加五千。升个一级没问题，弄巧了，两级也不是难事。不过，他得有点儿作为。”

李进升疑惑地问道：“他一个日讲，能有什么作为？”

安德海突然想到了一个点子，低声说道：“最近，外边是不是有曾氏兄弟的不少传言？你告诉蔡寿祺上心搜集，然后上个折子。我告诉你，太后对议政王不待见，让蔡寿祺大了胆子，对了上面的心思，一切都好办。这可是要命的话，你只可给蔡寿祺一人说，你们两人不管是谁溜了嘴，就等着灭九族吧。”

这话把李进升吓住了，道：“哥，这么要紧的话，还是你给蔡寿祺说吧？”

安德海白他一眼道：“瞧你这德性。我是让你心上多开几个窍，嘴巴多上几把锁，没让你把苦胆吓破了。”

早朝后，两宫把军机大臣们留下了。慈禧一口气问道：“六爷，最近有人上折，参曾氏兄弟。说金陵破城后，湘军又是放火又是抢劫，大火烧了七天七夜。还说这金陵城里长毛不过几千人，湘军杀了五六万人，秦淮河都被尸体拥塞了，都是杀的老百姓。年轻点的女子都被湘军霸占了一船一船运回湖南，至于财物更是抢掠一空。金陵贼巢，金山银山，曾氏兄弟竟然一口咬定没有钱财，这话谁能信？还有，伪忠逆李秀成是要犯，自然应该押解来京，曾氏兄弟竟然擅自斩杀，是不是杀人灭口？”

议政王回道：“太后说得极是。湘军近年来军律的确有些败坏，这也是因为欠饷的原因，带兵的没办法，就默许勇兵抢掠。金陵城里金山银山的说法不过是民间猜测，不足为凭。曾国藩斩杀李秀成，后来他专门上折解释，也都在理。”

曾国藩擅杀李秀成，朝廷上下多有不满，但人已经杀了，而且曾国藩的理由也说得通，再计较也没意思，所以军机处专门发了上谕——

逆渠李秀成，前虽有旨解京，唯此等内地叛民，本与献俘之例不合，且究非洪秀全可比。该大臣于讯明后，即在江宁省城处以极刑，免至沿途种种棘手，骚扰地方，所办甚是。唯京外皆知李犯解京，兹忽中止，恐视听不明，转生疑窦，且恐多处逆匪因而造言煽惑。故本日明降谕旨，令该大臣将李逆首级传示被扰地方，以快人心而息浮议。

但浮议还是有的，大家都不理解，一向行事谨慎的曾国藩怎么此次敢于违抗旨意，擅杀李秀成？那只有一个解释，恐怕曾氏兄弟有把柄落在李秀成手里，所以急于杀人灭口。这些浮议摆不上桌面，却在酒肆茶楼间传播。

“民间对曾氏兄弟的议论可不少，六爷重用汉臣，人人皆知，可也不能一味为他们掩饰。”慈禧还是揪着不放。

慈安也发话道：“六爷是该提醒一下曾氏兄弟，杀那么多的人怎么了得？”

慈禧又道：“六爷，这事可不能小瞧了，眼下咱大清的天下几乎就在汉人手里了。十七省的巡抚，都是一色的汉人；这八个总督，只有湖广总督官文是满人，那七个都是汉人，其中有六个出自湘军。江南三十万大军都归曾国藩节制，曾氏兄弟直接指挥的就有十多万。特别是那个曾国荃，六爷可要好好敲打几下，别居功自傲，辜负了朝廷的恩典。”

“当初重用汉臣她比谁都赞成，今天又没头没脑说这么一通话，真是莫名其妙。我也想重用满人，可满人谁能撑起来？长毛初起时，带兵的不都是满人？结果让长毛打得先是一战即溃，后是不战即溃。曾氏兄弟倡率湘军，常常是以寡敌众，仗是越打越漂亮，不重用他们又能如何？”回到军机处，议政王十分懊恼。

“王爷，这有什么不好解的？长毛大势已去，高鸟尽，良弓当然要藏。这良弓可不仅仅是曾氏兄弟，王爷您也要尤其上心。这一阵御史们的折子劝这劝那，话音里都让人想到王爷您呢。”宝鋆说话向来直来直往。

文祥也劝道：“宝大人说得是。同苦易，共甘难，自古如此。西边可是热衷权柄的人，越是功成名就时，王爷越要谨慎。”

“我尽心办差，一心为大清社稷，她又何必如此？”议政王听了这话，也十分苦恼。

“这事儿还有安德海在里面捣鬼。他仗着西边的宠信是越来越嚣张了。听说这一阵他和御史言官们联系颇多。还不仅如此，他还结交外官，竟然……”军机行走曹毓英觉得这事儿不该说，就打住了话头。

议政王盯着曹毓英的眼睛问道：“说下去呀，竟然怎么了？”

曹毓英被逼无奈，只好把他听到的话传给议政王：“礼部有个叫李广信的郎中，两广总督毛鸿宾当年带兵时，这姓李的在军前效过力。他托了安德海向毛总督说项，请毛大人上个保荐折。”

议政王惊异道：“一个堂堂总督，就听凭安德海的支派？”

“安德海与毛大人本来也从无联系，这安德海大概收了李广信的银子，就硬扯着办。他去内奏事处把近年来参劾毛大人的折子抄了个细目，密寄给毛大人，卖了个人情。后来，又打着太后的旗号让毛大人上保荐折。毛大人吃不准，就来信让我帮忙，看是不是太后的意思。安德海还给毛大人寄去了李广信的节略。”曹毓英从靴页里掏出李广信的节略递给议政王。

议政王一看，火腾地就冒起来了，大喊道：“来人，去找小安子，让他去交泰殿见我！”说罢，便气冲冲就走了。

文祥一看事情不妙，责备曹毓英道：“这样的大事，你怎么不先打个招呼，直接捅给议政王了。议政王那脾气，那还了得？”

“毛大人原是看在同年的分上，觉得我可靠，让我不动声息地探个底，我真是糊涂，负了毛大人的重托，让我怎么向毛大人交代？”曹毓英也后悔了。

宝鋆胆子向来大，脾性又执拗，有股天不怕地不怕的愣冲劲，一拍桌子说道：“这小安子早该收拾了，你们怕什么？”

文祥却是清醒得很，着急跺脚地说道：“我的宝大人，哪里是怕小安子？俗话说，打狗还得看主人，小安子可是西边的红人。你们两位没看出来，自从克复金陵后，西边对议政王可不比从前了。这让小安子一搅和，还不生出大事来？”

曹毓英更后怕了，带着哭腔道：“文大人，议政王去交泰殿干什么？您倒是快想想办法呀。”

“干什么？训小安子吧，那里不是有顺治爷立的铁牌嘛。”文祥叹了口气。

交泰殿前，安德海跪在顺治立的铁牌前。议政王怒斥道：“安德海，这上面就是顺治爷专为太监立下的规矩，你给我念，大声地念。”

安德海心中惶恐不安，却硬着嘴说道：“王爷，奴才做错了什么，请王爷训斥就是。”

“好你个狗奴才，你以为你干的好事本王一概不知？睁开你的狗眼看，这是什么东西！”议政王说着把李广信的节略掷到安德海面前。

安德海一看知道瞒不住了，头上直冒冷汗，连连求饶：“王爷，都是奴才糊涂，以后再也不敢了，饶了奴才吧？”

“你是什么东西？你以为有所依仗，就可以胡作非为吗？你把顺治爷的敕谕给我念念，论一论你该当何罪！”议政王呵斥道。他见安德海只顾叩头，却不肯念，火气更大，吼道：“念！”

安德海被议政王霹雳怒吼吓破了胆，颤声念道：“本朝以前明阉寺害政祸国为鉴，严禁太监干政不法。太监但有犯法干政，窃权纳贿，嘱托内外衙门，交结满汉官员，越分擅奏外事，上言官吏贤否者，即行凌迟处死，定不姑贷！”每一条都是凌迟，哪一条安德海都犯了。他此时才真害怕了，两股颤颤，汗透内衣。

此时文祥等人赶到，劝道：“王爷，你何必为一个太监生气？念他当差还算灵透，且饶他一回，以后再有不法情事，一并严惩。安德海，你还不快滚？！”

安德海得了台阶，屁滚尿流往外跑，殿外角落有不少太监在掩嘴而笑。安德海恃宠而骄，对待太监也是十分刻薄，因此太监中恨他、盼他倒霉的大有人在。议政王今天也算给他们出了口气。

安德海跑回宫里，躲进自己的屋里哭了一场，两眼红肿，上不了台面，也没想好应该怎么给太后回话，就说自己病了，太后问起就给请个假。晚饭也没吃，一会儿热，一会儿冷，折腾了大半晚上。半夜醒来了，再也睡不着，设想明天怎么回太后。

次日早朝后，安德海去给慈禧请安。

慈禧关切地问道：“小安子，昨天听说你病了，今天好些了吧？”

“回主子的话，奴才昨日个没病，奴才是让六爷训斥了一顿，奴才觉得委屈，哭肿了眼，没脸见主子，就撒了个谎，请主子宽恕奴才。”安德海回道。

慈禧并不知道议政王训斥安德海的事，便问道：“六爷为什么事训斥你？”

安德海见慈禧什么也不知道，议政王没有先告状，胆子大了些，回话道：“都怪奴才，急着来侍候太后，走得快了些，惊了六爷的大驾。六爷怪奴才没有规矩，整整把奴才训了半个时辰。”

“宫里规矩多，教训你也是应该的。不过，也犯不上训斥你半个时辰。小安子，你可别给我打马虎眼。”慈禧对他的话有些怀疑。

安德海心头一激灵，但事已至此，绝无退路，一时便声泪俱下：“主子，奴才挨六爷的训，也不是一次两次了。奴才怕惹主子生气，就一直

没敢说。奴才琢磨着，六爷本来也不是为骂奴才，告诉主子，不正如了六爷的意？”

慈禧听这话说得荒唐，责问道：“你这是什么话？”

“主子您想啊，奴才是什么身份，议政王又是什么身份，一个天上，一个地下，他何必与奴才为难。而且，每次他训斥奴才，那话也不是奴才身份能受的。”于是，安德海把昨天议政王训斥的话拣了几句发挥了回给慈禧。

慈禧听了之后气得手直抖，左眉上扬，额头青筋暴跳，直说道：“好啊老六，我可一向待你不薄！封你做了议政王，封你的女儿做了固伦公主，封你的儿子做了贝勒，你还要怎样？小安子，传议政王。”

“主子，你就饶了奴才吧。奴才知道一回话，主子就生气，奴才该死，奴才吃这点儿委屈又算得了什么，都怪我这臭嘴，都怪我这臭嘴。”安德海一听要坏事，叩头如捣蒜，一边扇自个儿嘴巴一边说，“主子，为奴才您犯不着和议政王生气，议政王心里想什么能瞒得了主子？主子以后留心点儿也就是了。”

“小安子，什么话心里明白也就是了，不可乱说。我准你两天假，回家看看去吧。”慈禧想想为一个奴才挨训斥召见议政王也确实摆不上桌面，也就罢了。

第十七章 忧馋畏讥剪羽翼 裁湘留淮谋长远

闽浙总督左宗棠收复了湖州，从俘获的长毛口中得知伪幼天王从金陵逃出后，辗转来了湖州，在官军合围湖州前一日，他才匆匆逃出城去。

左宗棠“咦”了一声道：“这就怪了，当初曾涤生与官文联衔报捷，说伪幼天王已在天京积薪自焚，怎么现在又冒出一个幼天王？快，快拿曾涤生的奏折来看！”

戈什哈找来邸报给左宗棠一看，千真万确，奏折上白纸黑字写着“此次金陵城破，十余万贼无一降者，至聚众自焚而不悔，实为古今罕见之剧寇。城破后，伪幼主积薪宫殿，举火自焚。”

当初金陵奏捷，曾国藩与湖广总督官文联衔出奏，一则湖广对湘军支持很大，攻克金陵官文功不可没。二则，是为了把这份大功让一份给满人，大家皆大欢喜。不过，左宗棠个性狂傲，睥睨天下，根本没这么多顾忌，在他看来，曾国藩这纯粹给湖南人丢脸，当时他就喋喋不休地骂了一个时辰。现在突然在湖州发现伪幼天王的踪迹，这说明曾氏兄弟当初所上奏捷欺骗了朝廷。

“无一长毛逃走，这简直是痴人说梦！这么大一条鱼都漏了，竟还说无一降者。”左宗棠把奏折扔到案上叫道，“我要如实奏报朝廷。”

心腹幕僚连忙劝道：“大帅，这事您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算了，何必惹曾侯不高兴？”

左宗棠根本听不进劝告，厉声道：“管不了那么多了，如果大家都以为幼天王已积薪自焚，让他逃过一劫，那总有一天长毛会死灰复燃的。”

奏折到京，慈禧看罢心里倒有几分高兴。湘军已经成为朝廷的忧患，曾左不和，朝廷就少了一份担忧。她决定火上浇点油，让他们像乌眼鸡一样斗来斗去，那样对朝廷更有利。她让人找出当初曾国荃的捷报，里面有句话说，因数日未眠，湘军攻进金陵后，曾国荃困顿难支，回营暂眠。金陵还未完全掌握，主帅就回帐蒙头大睡，这算怎么回事？当时朝廷体恤曾国荃的艰难，未加深究。现在看，就是因为曾国荃的疏失，才让幼天王借机逃走。所以，慈禧让军机处起草上谕，责备曾国荃不该如此失误，同时把左宗棠的折子抄件一并寄给曾国藩。

曾国荃一看朝廷的上谕和左宗棠的奏折，气得跳脚大骂道：“左老三真是忘恩负义，没有大哥哪来他的闽浙总督！一得势竟然处处与我兄弟为难，真是个小人！”

“懒得与他计较，他只要没有抓住幼天王，驳倒他也没什么难的。这事九弟不必操心，我来回复朝廷。”曾国藩心中憎恨左宗棠，却表现得平

平淡淡。

打发走曾国荃，曾国藩请赵烈文过来陪他下棋。这是曾国藩的习惯，无论局势如何复杂，事情如何紧急，每天他都要下一个时辰的象棋。与其说是下棋，不如说是静心思考。赵烈文虽然年轻，但洞察世事十分透彻，因此深得曾国藩的倚重。

“惠甫怎么看？”曾国藩落下一子，问的自然是指朝廷指责老九疏失放走幼天王的事。

“醉翁之意不在酒。”赵烈文一语道破天机，“在乎侯帅兵权也。”

曾国藩忧心道：“不错，长江三千里，几无一人不张鄙人之旗帜，我湘军子弟有十几万，也难怪朝廷不放心。朝野都疑我兵权过重，利权过大，已非一日。”

“但今日形势尤为不同。”赵烈文如此分析道。

“左老三的折子，惠甫怎么看？”曾国藩又问。

“左帅睥睨天下，而且争强好胜，他这是意气用事。不过，陪他斗一斗也非坏事。”赵烈文认为，既然朝廷担心湘军和曾氏兄弟，那就让朝廷看到湘军并非铁板一块。

“我当然要与他斗一斗，此人也太不顾忌我兄弟的情面。当初朝廷要索拿他进京，是我请他到湘军营中避过风头，否则他哪来如今的封疆高位！但这总不是长远之计，连治标也算不上，更不能从根本上让朝廷放心。”曾国藩还是不放心。

“功高震主，历来道路不外两条，一条是自剪羽翼，一条是……”另一条自然是取而代之，历代王朝更迭，不乏其例。

赵烈文不直接说第二条路，曾国藩也不接茬，而是接着第一条说道：“我入世已深，居位过高，早有退意。如今长毛渐平，正可乘势而退。”

“只是众将未必与侯帅一样的心思。”赵烈文作为幕僚，与众将交往比曾国藩更方便，因此对众将的心思十分清楚。不少将领都盼着曾国藩挥军北上，直取京城，另开新朝，那时众人都是开国元勋，富贵自然非比寻常。

“日中则昃，月盈则蚀，五行生克，四季轮回，休旺乘除，天地阴阳，天下万物都是如此，何况一人之功名富贵？可惜许多人不明白此理。”曾国藩自言自语道。

下完棋后，曾国藩亲自起草《查洪福瑱下落片》。洪福瑱是幼天王

的名字。曾国藩认为，左宗棠说伪幼主已经逸出金陵城，纯属无稽之谈。从金陵至广德、湖州一带，县县皆有驻军，早已严令防“逸贼”，各城驻军皆未禀报有“逸贼”窜境之说，洪福瑱果否尚在，迄无端倪。攻克金陵时，湘军巷战终日，并未派有专员防守缺口，无可指之汛地，所以要追责根本不可能。然后曾国藩笔锋一转，指向了左宗棠：“杭州省城克复时，伪康王汪海洋、伪听王陈炳文两股十万之众，全数逸出，尚未纠参。此次逸出数百人，亦应暂缓参办。”左宗棠当初收复杭州，太平军十余万人全部突围出去，要参办，应该先办左宗棠才是。

左宗棠很快奏上《杭州余匪窜出情形片》，与曾国藩来一个针锋相对。他奏称：“克复杭城贼尽数出窜，与金陵首逆逸出不可同日而语。金陵早已合围，而杭城未能合围也。金陵报杀贼净尽，杭州报首逆实已窜出。臣欲参部曲，也无可参也。”

朝廷再把左宗棠的奏折转给曾国藩。他复奏时不再争辩首逆逸出是否该参，而是转移话题，说浙江全省已经平定，饷源已充裕，原协济浙军之江西景德镇、婺源、乐平、河口厘捐，应复归湘军粮台，以作裁撤之饷。两人斗得这样热闹，把军机大臣们也弄糊涂了。

宝鋆尤其惊诧，拿着曾国藩的复奏道：“王爷您瞧瞧，这不像曾涤生的作风呀！他怎么也像乌鸡似的，与左诸葛亮得满嘴毛？”

议政王笑道：“这有什么奇怪的？当初左季高蒙难，最难的时候还是曾涤生把他留在军中，温语劝慰，并与胡林翼等人向先帝力陈，他才因祸得福。如今季高毫不留情，他大概一时气糊涂了。”

宝鋆摇着头出去了，议政王又对文祥道：“曾涤生是怎么回事，的确不像他的作风？”

文祥却另有看法，笑道：“这就是曾涤生的作风，他不仅谨慎，也是个极聪明之人。依我看来，他的意图就是让朝廷放心，避免成为心腹大患罢了。”

议政王连连点头道：“有道理，有道理，曾国藩真不愧是大儒啊！”

曾左闹得不可开交，这时一些言官也纷纷上疏，拿江南的传闻参劾湘军和曾氏兄弟，无非是杀人太多、劫掠太重，此外，还有人提出李秀成是不是真的伏法，也值得怀疑。慈禧于是做出了两个决定，一是谕令曾国藩把金陵金银去向说清楚，并要求湘军报销历年军费。二是让僧格林沁派人赴金陵暗查李秀成凌迟处死的真伪。

曾国藩接到朝廷上谕的时候，曾国荃就在身边，打开廷寄一看，不禁兜头泼了一瓢凉水——

御史贾铎奏，请飭曾国藩等勉益加勉，力图久大之规，并粤逆所掳金银，悉运金陵，请令查明报部备拨等语。曾国藩以儒臣从戎，历年最

久，战功最多，自能慎终如始，永保勋名。唯所部诸将，自曾国荃以下，均应由该大臣随时申儆，勿使骤胜而骄，庶可长承恩眷。至国家命将出师，拯民水火，岂为征利之图？唯用兵久，帑项早虚，兵民交困，若如该御史所奏，金陵积有巨款，自系各省膏脂，仍以济各路兵饷赈济之用，于国于民，均有裨益。此事如果属实，谅曾国藩亦必早有筹划布置。

曾国荃一看气得跳脚大骂：“朝廷真是卸磨杀驴！惹急了，我兄弟振臂一呼，杀上金銮殿……”

曾国藩怒斥道：“老九，你住口，你我兄弟弃家从戎，上为解君父之忧，下为解百姓于倒悬，何曾有半点私心，你竟出如此狂悖之言。”

曾国荃话出口就有些后悔，以大哥的脾气，免不了招一顿训斥，但没想到会如此严厉不给情面，心下不满，愤愤道：“朝廷如此待我兄弟，还有何忠义可讲！你读书读迂了！”说罢转身就走。

“老九，这些话你再对人讲，休怪军法无情！”曾国藩冲着老九的背影喊。他真是怕曾国荃管不住嘴巴，以言获罪。这罪，那真够诛九族的！

其实，曾国藩也觉得朝廷实在有些不近人情。他明白鸟尽弓藏的道理，正打算不着痕迹地自剪羽翼，没想到会这样交相逼迫。按朝廷的无情，他真想如老九所说，振臂一呼，杀奔京师。如今他麾下的湘军，总数不下二十万！单是老九的五万人马，也能把朝廷杀得手忙脚乱。

可是，这只是赌气的想法。要杀上金銮殿，也没那么容易，僧格林沁屯兵皖鄂交界，冯子材、富明阿把守镇江、扬州，官文驻武昌，长江中下游三大军事重镇都屯兵陈粮，一面是防长毛，另一面其实就是防患于未然，以免湘军攻下天京后，肆意北上，问鼎京师。就算这三路人马不是湘军的手，湘军也非铁板一块，到时候左宗棠率五万人马与他撕破脸皮，曾氏兄弟便难免腹背受敌。抛开这一切都不说，湘军成军以来以儒家教导将士，讲的就是为君父分忧，救百姓于水火，如今天下苍生终于看到点儿过安稳日子的希望时，他曾国藩却又起兵谋反，良心何安？

曾国藩摇了摇头，把这些不安分的想法甩掉，亲自捉笔回复朝廷关于金陵金银的去向，金陵金山银海也罢，财货如山也罢，如今是没法追回了，如果要真去追，非把湘军逼反了不成，那时候他曾国藩可真就是万劫不复了。所以，他无论如何必须把这件事情解决好。好在他明白这一切的根本病因就是要他裁军，并非要真的追究金银，对他玩惯了笔头子的人来说，不过就是篇文章而已——

世间都传金陵金银如海，百货充盈。臣亦曾与曾国荃论及，城破之日，查封贼库，所得财物，多则进奉户部，少则留充军饷，酌济难民。乃十六日克复以后，搜杀三日，不遑他顾，伪官贼馆一炬成灰。逮二十

日查问，则并无所谓贼库者。讯问李秀成，据称：昔年虽有圣库之名，实系洪秀全之私藏，并非伪都之公帑。伪朝官兵向无俸饷，而王长兄、次兄且用穷刑峻法，搜刮各馆之银米。唯李秀成所得银物，尽数散给部下，众情翕然。此外则各私其财，而公家贫困等语。臣闻苏州、杭州存银稍多于金陵，俗语所说“上有天堂，下有苏杭”，然亦无公帑积储一处。臣弟国荃以为贼馆必有窖藏，贼身必有囊金，勒令各营按名缴出，以抵欠饷。臣则谓勇丁所得贼赃，多寡不齐，按名勒缴，弱者刑求而不得，强者抗令而遁逃，所抵之饷无几，徒损政体而失士心。因晓谕军中，凡剥取贼身囊金者，概置不问。凡发掘贼馆窖金者，报官充公，违者治罪，所以悯其贫而奖其功，差为得体。然克复老巢，而全无货财，实出微臣意计之外，亦为从来所罕闻之事。

曾国藩这份奏稿，用一句话说，就是“把水搅浑”。苏州是李鸿章克复的，杭州是左宗棠克复的，没有向他们讨要金银，怎么偏偏向曾老九要？后面的文字，则无异于威胁，是在委婉地告诫朝廷，如果逼急了，湘军将士会做出什么，他曾国藩也控制不了。

曾国藩把草稿交给文案抄录三份，一份报朝廷，一份留营中，一份则由他私人收藏。这是他多年的文案习惯。这样一忙，就到了晚饭时候了，这时赵烈文过来说九帅病了。曾国藩一听再也坐不住了，亲自去看。

曾国荃真的病了，曾国藩握住他的手，感到火一样烫。

“好好的，怎么说病就病了？”曾国藩心疼地问道。

“大哥，我这是心病。咱带兵打仗，脑袋时时挂在裤腰带上，好不容易攻下金陵，大家好歹也都得了恩赏，对跟着咱拼命的兄弟们也有了个交代。可是谁知道，这恩赏才几天，竟然有那么多人参劾，朝廷竟然不问青红皂白，指名道姓地斥责，这太让人心寒。”曾国荃说出了自己的不满。

曾国藩劝慰道：“九弟宽心。朝廷这个上谕也只是密发给两江总督府，也就是给咱留着面子，是体恤咱的。只是那些言官闻风而奏，朝廷不能不有所表示而已。”

“大哥，那些金银，弟兄们早都送回湖南了，怎么交代？”

曾国藩笑了笑：“你是为那些身外之物操心？放心吧，一切有我。九弟啊，这些都不是朝廷的真意，朝廷，是要咱裁军呢。你想想看，你我兄弟手中雄兵二十万，朝廷如何又能放得下心？亏得还有议政王给我们扛着，要不，还不知有多少稀奇古怪的事呢。再说，湘军已是强弩之末，军纪断难恢复，留着早晚会给你我惹麻烦，宜早不宜迟，趁金陵克复，战事稍平，立即裁撤。唯有如此，你我兄弟方保无恙。”

“大哥，说裁就裁，你让兄弟们怎么过活？他们荒废了农耕，除了打

仗，什么本事也没有。再说，总要把欠饷发了，总要发些安家费吧？数十万大军，裁十万，一人一两，那就是十万两，何况每人欠饷少的也是十几两。那可是上百万两银子！弄不好，要激起兵变！”曾国荃却不同意立即裁军。

曾国藩又劝慰道：“我知道此事万难，但再不裁撤，更难的事情会一件接一件地压过来。九弟，这事，你就听我的吧。啊？”

“也不光是银子的事，咱们兄弟，富贵得来全靠军功，湘军一撤，在朝廷眼里，咱们便一文不值。”曾国荃掏了心底话。

曾国荃从一个秀才起家，如今已是浙江巡抚，虽然并未履职，但也是响当当的封疆大吏。而且在军中，更是一呼百应，人人尊一声九帅，那是何等风光？而湘军一撤，这一切便都如流水，去而不复。

曾国藩开导道：“九弟在意的还是富贵功名。要论富贵，你我兄弟应该满足了。富贵功名，皆人世浮荣。我还有一句话，叫花未全开月未圆，花开全了，就离凋谢不远了；月圆了，也就离亏不远了。功名富贵也是如此，你我兄弟，已近花开月圆之际，此时我们自剪羽翼，便是自求花未全开月未圆，正是持盈保泰的正道。”

“大哥说得有道理，可是我手下那些悍将，可不愿做小脚女人。”曾国荃对此不以为然。

曾国藩拍了拍老九的手说道：“他们都是与你同生共死的兄弟，唯你马首是瞻，你应当耐心劝说。”

“我试试吧。”曾国荃敷衍道。

曾国荃试的效果并不好，或者说，他本心里并不赞同大哥的谨小慎微。第二天上午，曾国藩正在埋头批答公文，没经通报，竟然有人进来了，而且不是一两个，而是湘军的干将们几乎倾巢出动。萧孚泗、朱品隆、唐义训、王可升、刘松山、易开俊、鲍超、周宽世、萧庆衍、金国琛……唯独没有曾国荃。大家站在曾国藩面前，殷殷地望着他。曾国藩知道肯定是老九弄的事，不知道他对这些骄兵悍将们都说了些什么，后背禁不住冷汗直冒。

“大帅，兄弟们听说湘军要裁，都心灰意冷。勇丁们都堵了去路，请发欠饷。”

“大帅，克复金陵，兄弟们只顾杀贼，根本没见过什么银子，朝廷非要我们拿银子出来，我们只有一条贱命。”

“大帅，满人就从来没信过咱汉人。只要大帅一声令下，大江南北，水师陆军，数十万兄弟都唯大帅之命是从。”

“大帅，将相无种，有德者居之。天下本就是汉人的，皇帝也该轮到汉人来做了。”

“来人，把这胡言乱语的狂徒捆起来。”曾国藩气得怒拍桌案大喝，又吩咐，“马上去请九帅，看看他带的什么兵！”

曾国荃很快到了，看到一员大将已经被曾国藩捆了，就说道：“大哥，这事不怪兄弟们，要怪就怪我……”

曾国藩打断他的话道：“你住口，你们心里想什么，你们明白，我也明白。谁也不要再说，我有一联奉送各位。”说着，他提笔写了一副对联，写罢掷笔转过身去生气。

两名戈什哈展开联句：倚天照海花无数，流水高山心自知。

曾国藩的这副集联，上联取自苏轼诗《和蔡景繁海州石室》，下联出自王安石的诗《伯牙》。湘军将领并非都是赳赳武夫，多是有功名的儒将，自然能明白曾国藩的心迹。倚天照海花无数，可以理解为背倚蓝天，看阳光照海，便有繁花无数，不过都是诱惑人的幻景罢了。流水高山心自知，可以理解为，我与湘军将士，如高山流水日夜相伴，大家的心思我明白，我的心思大家也应当明白。流水无意做高山，这个皇帝我做不得，大家不必相强。中国古诗词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不同阅历不同境遇的人，便会有不同的理解。对这两句话，大家自然各有见解，但曾国藩不想做宋太祖黄袍加身，这个意思大家还是都能理解的。所以众将目示曾国荃，等他拿主意。曾国荃见大哥意志已决，就挥了挥手，各自叹息而退。

曾国藩把老九留下，室内就只有曾氏两兄弟和心腹赵烈文。曾国藩分析道：“老九，今天的事从此永不再提。我只是想问你一句，你真的以为振臂一呼，会应者如云？不错，左季高、沈幼丹、李少荃，都是出自我湘幕之人，但你真的相信他们还是从前的朋友？左季高功虽高，但以功论赏，不至授闽浙总督，而朝廷却授之；沈幼丹在我湘军将士苦战之时与我争江西厘金，于情于理都说不过去，可是朝廷不是一直在默许他吗？少荃没有公开与我竞争，但朝廷却一再谕令他会攻金陵，这难道仅仅是从战局考虑？还有，僧格林沁数万大军开到鄂皖边境，名是剿捻，可是捻军主力并不在此，这是为什么？湘军，已不复是从前的湘军了。此时我兄弟，如处惊涛骇浪，不得不戒骄戒躁，持盈保泰，以平安渡过此时风波险滩。”

曾国荃长叹一声道：“大哥不用再说了，此中利害，我也掂量得出。你放心就是，不会给你惹祸的。”

“老九，有件事要和你商量，我准备告假回乡养疾。”

曾国荃惊讶地问道：“大哥好好的，怎么要回家养病？”

“朝廷对我不放心，我回家养病，朝廷没了疑虑，湘军兄弟的日子会好过些。”曾国藩笑了笑。

“如果是这个原因告假，那也轮不到大哥，大哥回了家，这上上下下我如何应付得了？”曾国荃说的是实情，以他的能力，带兵没问题，应付官场却是力不从心，“还是我来告病吧，我的肝疾已经两年了，如今金陵克复，正好回家调养。”

“侯相，九帅说得是。告假无非是向朝廷和世人表一表姿态，九帅回乡就够了。如果中堂执意告假，反倒有撻挑子胁迫朝廷的意思。”赵烈文此时开口说话了。

曾氏兄弟都点了点头。

赵烈文继续说道：“至于裁撤湘军，这是早晚的事。但此时，侯相倒要多些心思。要撤，但又不可急于求成。人人都知道湘军有数十万，但真正湘军的骨干，也就是九帅统领的吉字营五万人。侯相你看可否这样，先裁长毛降军，再裁其他各军，九帅的吉字营要裁弱留强，裁老留壮，勇丁少了，但实力不减。”

曾国藩赞同道：“惠甫说得极有道理。我独坐一会儿，明天再说。”

次日一早，曾国荃拿着请准回籍养病的折子找曾国藩来了。

曾国藩说道：“老九，我也让人拟了份关于裁撤湘军的折子，今天一块拜发。你的折子，朝廷未必准。不准最好，这裁军是件头痛的事情，有你在总要容易得多。如果准了，也未必不是好事。这两年苦了你了，也应该清闲些时日，养养元气。”

曾国荃心境灰暗，淡淡地应道：“准不准我都得回籍，新宅子我还得回家亲自筹划，不能让他们给弄得小家子气了。”

曾国藩本想劝九弟不能过于张扬，但一想此时九弟心灰意懒，话无从出口。

曾氏兄弟的两份折子几乎同时递到京中，慈安接过两份折子简单翻了翻便说道：“没想到这么快曾氏兄弟就有动作了，妹妹，他们怕不是真心吧？”

“他们是不是真心很难说，但肯定有试探朝廷的意思。这倒让我想起康熙年间撤三藩的事情来了。撤三藩前，吴三桂上了个折子，主动要求撤藩。圣祖仁皇帝知道吴三桂是试探，却照准了。结果吴三桂就反了。”慈禧应道。

慈安惊讶地说道：“哎呀，妹妹，曾氏兄弟的折子只有留中不发了？要不，他们要是像吴三桂一样，可就麻烦了。”

慈禧笑道：“不，咱也照准。圣祖当年为什么要故作不知准了吴三桂？因为吴三桂早晚得反。曾氏兄弟和吴三桂不一样，曾国藩没有吴三桂的胆量。”

“可是，大军都在人家手里，不能不防啊。”

“防当然要防。咱就用曾国藩的人防曾国藩。”慈禧自有主张，“姐姐你看这样行不行，朝廷分别给左宗棠、李鸿章、沈葆楨一道密谕，具体的事情一样也不明说，就夸他们勤恳办差，为朝廷分忧。朝廷一秉大公，绝对不会亏待忠臣。左宗棠还可以再赏他一样先帝的东西。”

“这样好是好，不过，他们也许会告诉曾国藩。咱们唯独不赏曾国藩，不太公道吧？”慈安有些担忧。

“这不是为了公道。曾国藩一听到朝廷给其他疆臣密谕、赏赐，独独没有他，他就知道朝廷原来有防备，更加不敢轻举妄动。还有，再给僧王一道密谕，让他密切注意江南动静，时刻准备应变。”

慈安赞叹道：“哎呀，妹妹，你的心机真是深呢。姐姐我就是两个也不顶你一个。”

慈禧笑道：“姐姐，你这是夸我还是说我呢。这朝廷内外，上上下下，姐姐都托付给我，我不上心能对得住姐姐吗？这事，我就这样安排了。”

金陵两江总督府，曾国藩率文武焚香放炮接旨。两份上谕同时递到，一份同意曾国藩的裁军计划，并且分别从江西、安徽、江苏各调银十万两发放欠饷；另一份上谕，是准曾国荃所请，“恩准浙江巡抚曾国荃回籍养病，浙江巡抚一缺，仍由左宗棠兼署。着赏曾国荃上好高丽人参六两。”

恩准回籍养病也就罢了，偏偏要赏六两人参，这简直是拿他九帅开涮！还跪在地上的曾国荃早就怒不可遏，当着众文武的面冷笑道：“早知朝廷如此寡恩，我吉字营就不该拼死与长毛苦战！让他那些满人糊涂蛋给他们保天下去！攻克安庆，我整整轻了十斤，围困金陵两年，我肝疾加重，又轻了七八斤，我堂堂七尺男儿，身重竟不如乡间花甲老农！我湘军将士，是在为他们拼命，拼命啊大哥！”说到伤心处，曾国荃禁不住放声大哭。

曾国藩怕他失态，再说出什么话来。连忙走过去拍了拍他的肩头，扶他起身道：“九弟，你的功劳我两江文武知，湘军弟兄知，天下人也知。朝廷也有朝廷的苦衷，九弟不必难过。”然后又对众文武道，“今天之事，九弟有些失态了，各位都是自家人，当体谅九弟的苦楚，且不可向外人道，让外人笑话。”

“大帅、九帅放心。”众人齐声说罢，都知趣地告辞了。

众人走后，曾国荃又说道：“哥，没想到朝廷如此绝情。我拼着身家性命克复金陵，只封了个伯也就罢了，浙江巡抚还没到任，就巴不得我回籍，连一句安慰的话也没有。”

曾国藩劝道：“九弟啊，朝廷给六两人参，也就是个安慰的意思。”

曾国荃恨恨道：“不提这六两人参也就罢了，这分明是寒碜你我兄弟！大哥，我走后你一定小心，朝廷如此薄情，我又帮不上你什么忙，实在放心不下。”

“怎么，你现在就想走？”

“我已经准备好了，后天就走。”

“后天是你生日，你忘了？怎么着也得过了生日再走。”

“不必了，明天就提前过了吧。”

次日晚上，两江总督府内举行盛大的宴会，为太子少保、一等伯爵湘军九帅曾国荃辞行。曾国藩向来十分俭吝，从不设办豪奢的酒宴。今天酒宴摆了十几桌，湘军营官以上的将领及总督府的幕僚们都参加。酒菜算不上特别丰盛，但就曾国藩的一贯性情而言，已经是特例中的特例了。

曾国藩陪曾国荃走进设在大堂的主席，众人纷纷起身见礼，高呼参见侯相、参见九帅。一时间桌动椅摇，响作一片。曾国藩向众人拱了拱手道：“明天九弟就要回籍养病，特备薄酒为九弟送行；明天又是九弟的生日，今天也一并贺过了。我湘军出省作战十余年，兄弟们如此齐全的相聚，今天这是第一次。我兄弟先敬各位一杯！”

众人高呼敬中堂、九帅，又是一片桌动椅摇。

曾国藩轻挥两手道：“大家坐下饮酒，不必拘礼起身。”

然后曾国荃敬大家，大家再回敬。

一会儿，气氛就浓烈了。曾国藩握着曾国荃指骨分明的手说道：“九弟啊，你自咸丰六年募勇组建吉字营，九年来，栉风沐雨，殚精竭虑，积劳成疾，今蒙皇太后、皇上体恤，准回籍养病，愿九弟安心息养，早日康复。”

众人起身举杯高呼：“祝九帅早日康复！”

“明天是九弟四十一岁生日，我作了十几首七绝赠九弟，请诸位指教。”曾国藩一挥袖，从秦淮河上请来的顶尖歌女们拨丝弄竹，婉转的曲子袅袅而起，哀怨的歌声打动人心。

九载艰难下九城，漫天箕口复纵横。

今朝一酌黄花酒，始与阿连庆更生。

陆云入洛正华年，访道寻师志颇坚。

惭愧庭所春意薄，无风送汝上青天。

庐陵城下总雄师，主将赤心万马知。

佳节中秋平巨寇，书生初试大功时。

楚尾吴头暗战尘，江干无土著生民。

多君龔定平安郡，上感三光下百神。

濡须已过历阳来，无数金汤一剪开。

提携湖湘良子弟，随风直薄雨花台。

平吴捷奏入甘泉，正贼周宣六月篇。

生缚名王归夜半，秦淮月畔有非烟。

左列钟铭右谤书，人间随处有乘除。

低头一拜屠羊说，万事浮云过太虚。

诗句真诚，曲调感人，歌者动情，勾起了湘军将士历历往事。曾国荃更是感慨万千，热泪横流。他站起来，高举酒杯，大声道：“弟兄们，曾某的功劳都是各位拿性命拼来的。曾某不敢言一个谢字，我等兄弟情同骨肉，也不必言一个谢字。曾某有一事相托，请兄弟们尽心。大战已毕，朝廷命裁撤湘军，王命不可违。我知道裁军有千万艰难，但非撤不可。我走后，请诸位严遵军令，听从侯相安排，我拜托各位了。”说罢，他豪饮一杯。

众将高呼：“九帅放心，千难万难，谨遵军令。”

次日一早，金陵城外码头，黄鹄号轮船泊在岸边，兵勇们正向船上搬运曾国荃的行李物件。曾国藩率幕僚们前来送行，湘军将领在金陵的自然也都前来。

轮船汽笛长鸣。曾国荃登上轮船，回身对曾国藩说道：“大哥，回去吧。”然后又对那些将领们抱拳道，“诸位兄弟，拜托了。”

轮船冒着青烟起航了，船上船下的人彼此摇手。直到轮船消失在茫茫大江上，曾国藩才转身回城。上轿前，他对赵烈文说道：“惠甫，派专差到苏州去，请少荃到金陵一聚。”

李鸿章接到曾国藩的信，立即来到金陵。以富庶闻名的江南，一路所见却是破败不堪，田地荒芜，蒿草没膝，接近金陵，更是尸骸遍地。路上田间很少见到百姓，偶有所见，都是囚首垢面，衣不蔽体。“兴，百姓苦；亡，百姓苦！”这场持续十几年的战事，最受蹂躏的依然是百姓。

总督府大开中门，放炮迎接李鸿章。曾国藩则亲自到仪门迎接。李鸿章趋前几步，要行大礼，早被曾国藩双手扶起：“少荃，不必行此大礼，你我师生一场，不比外人。”

两人安庆一别，已近三年未曾谋面。分别时，李鸿章是四品的道员，如今已是二品的巡抚兼南洋通商大臣。曾国藩善看相，禁不住盯着李鸿章端详良久，心中赞叹：少荃双目炯炯，意气坚定，堪当大任，当初没有看走眼。当初，曾国藩派李鸿章带兵入沪，原本仅指望他能保住上海这个饷源要地，谁料不仅上海保住了，而且以上海为根基，实行“用沪平吴”的方略，两年多的时间，收复江苏二十多个州县。尤其是在上海华洋混居之地，李鸿章驾驭洋人，无论华尔还是戈登，最终都是俯首帖耳，借助洋人之力，而不为洋人所左右，其手段就是曾国藩也是自叹不如。

李鸿章不到三年而封疆开府，曾国藩的提携功不可没，李鸿章从心底里感激，见曾国藩明显见老，头发白了许多，鼻子一酸，眼窝发热地说道：“老师的头发，怎么又白了这么多。”

这是至亲的人才能说的话，平常的关系或者一般下级见上级，少不得言不由衷，恭维一声“气色真好”之类。曾国藩拉着李鸿章的手往西花厅走，边走边道：“岂止是头发白了，精神也大不如前，说话多了舌头也麻，眼神更是不济。”

喝茶，寒暄之后，曾国藩又道：“少荃风尘仆仆，先吃过午饭后咱们再从容相谈。既然来了，就不妨住几日。”

“一切都听老师吩咐。”

这次曾国藩招李鸿章前来，一是要商讨一下江南乡试的事情，二是商讨江南民生经济恢复事宜，三是商讨撤湘留淮的大事。

乡试是各省最重要的科举考试，凡本省秀才及与监生、荫生、官生、贡生，均可应试，中式不仅取得做官资格，而且可以参加次年春天在京城举行的会试。乡试照例在各省省城举行，不过江南是个例外。康熙六年前，安徽和江苏还属一个省，称江南省，省城就在金陵。后来，江南省分为江苏、安徽省两省，安徽省城安庆，江苏省城苏州，但乡试却还是两省合并举行，依旧称江南乡试，依旧在金陵举行。江南多才子。两宋以来，江南科举一直十分兴盛，尤其明清以来，士子及第不仅数量多，而且名列前茅者多出江南。江南人以此为骄傲，也自然特别重视科举。江南乡试，自从太平天国定都天京以后，除在咸丰九年在浙江借闹补行过一次以外，再也未曾办过，至今已经有三届未曾举办，致使江南士子失去了晋身的机会。曾国藩十分清楚江南士子急于参加科举应试的心情，处理得好不仅可以笼络江南士绅，同时也可以抬高自己在江南的威望，以弥补曾国荃烧杀掠夺带来的恶劣影响。所以到金陵后的第二天，他就前去贡院查看，并安排立即对毁坏的监临、主考、房官等屋舍进行修缮。粗略算一下时间，要按惯常的时间无论如何是来不及了。正常年份，乡试在八月初八日正式入场，九月份放榜，此时桂花正开，因此又称“桂榜”。今年桂榜是赶不上了，推迟至十一月举行。乡试主考向来由朝廷简派，而监临——也就是监考则由安徽、江苏巡抚轮流充任，按惯例，今年轮到江苏巡抚了，所以必须请李鸿章过来商讨相关事宜。

“但凭老师吩咐，”监临乡试是大事，李鸿再忙也不可推托，“只是苏省刚刚克复，千头万绪，学生恐怕不能久驻金陵。”

这次江南乡试，因为是三届合并举办，所以应试士子当不下两万。两万人的住宿安排、治安维护，以及各项考务，自然是烦琐异常，照例监临的巡抚一般要提前一个月就入驻金陵，进行各项工作的筹备，入闱后从开考到出榜又要一个月，前后要两个月的时间，李鸿章无论如何是不可能全陪下来的。

“乡试是江南大事，少荃你是主人，别人替不了你。我已经奏明朝廷，十一月初九日入闱，按惯例，你这东道主应当在十月初就到金陵来，我宽限你十天，你到十月十一日到金陵如何？”

“学生遵命，到十一日就携印起程前来。”李鸿章的打算，是派江苏学政盯在金陵，他到十一月初到金陵来，曾国藩如此说，他也不好辩驳。

第二件事是江南民生经济恢复，这件事情李鸿章一直在做。曾国藩到金陵后就命令苏、浙、皖、赣各省都要设立善后总局，下设忠义局，访查战争期间忠义人士，并予以褒奖优扶；设保甲局，清查登记人口，搜拿贼匪；设清理街道局，负责清理街道，掩没尸骸；设清查田产局，

负责清查田产。江南遭此兵灾，财物屡被劫掠，唯有土地抢不走搬不动，因此，曾国藩将清查土地放在恢复重建中的第一位。清查手续十分简便，只要业主出示印契，呈验是真便可发还耕种；没有印契的，只要有邻里出具一张保结，也可认领。李鸿章在江苏办得更简便，如果连相识的邻里也没有，向官家提出申请，便可自行耕种，如果将来原主找来，只要立即归还，就不追其责。李鸿章以为，迭遭兵灾，田产印契丢失大有人在，有时候就是找个邻里熟人作证也难，而最重要的是先把荒地耕种起来。李鸿章实行招垦抚恤的办法，鼓励难民对无主地进行耕种，并借给种子，对人口多的家庭还借给耕牛。对李鸿章这一做法，曾国藩深以为然。李鸿章还向朝廷奏请，请豁免江宁府属上元、江宁、六合、句容、江浦、溧水、高淳七县钱漕，一律豁免三年。因为李鸿章每复一地，都要求豁免钱漕，而户部又是捉襟见肘，因此迟迟没有准奏。李鸿章特意请曾国藩也上折帮他说话。

第三件事裁湘留淮，最为李鸿章所关注。此前曾国藩已经写信告诉过他，打算裁撤湘军。李鸿章是靠着淮军起家，自然知道军队的重要性。湘军要裁撤，那么淮军的地位无疑会迅速上升，而他这位淮军统帅，在朝廷的地位自然更加举足轻重。他知道老师谨慎的个性，如果他为了让朝廷彻底放心，也要求裁撤淮军，那就麻烦了。然而，他多虑了，曾国藩肯裁湘军，却要求淮军必须保留。

“少荃，湘勇已是强弩之末，锐气全消，即便朝廷不逼迫，我也早有裁撤湘军的意思。”曾国藩用手指梳理着胡须，“可是，淮军万万不能撤。眼下捻子闹得厉害，如今豫、皖、鲁三省都不得安宁，如果有一天窜到我两江来，那时谁能做两江的柱石？非你的淮勇不可！淮勇朝气蓬勃，兵端未息，绝不能裁撤。于私来说，湘淮本是一家，只要淮军还在，就如同湘军还在。”曾国藩自然不必把话说得直白，李鸿章何等聪明的人，曾国藩的富贵爵位，靠的是湘军，湘军撤了，他将来恐怕要多多依赖淮军了。湘淮本是一家，只要淮军还在，曾国藩的处境就不至于太窘迫。

“淮军将士，与学生相从日久，性情熟洽，尚能唯学生之命是从，而学生出自湘军门下，将来老师要调用淮军，便如九叔的吉字营一样便当。换作其他的人，休想调得动。”听曾国藩如此说，李鸿章不必为淮军前途担忧了。

李鸿章这话说得很高明，一方面抬举曾国藩，表明他一定支持老师，而一方面也说明，淮军是他李鸿章的，他人想插手，没那么容易。

“将来需要淮军建功，自然是少荃亲自率领。我精力一日不济一日，早没了带兵上阵的念头。”曾国藩的确已无带兵上阵的想法，只要湘淮不要都裁光，只要李鸿章能领会他的心思，他就满足了，“我最近留意了一下，捻子与长毛的战法又有不同。长毛占据一地，往往不肯轻弃；而捻子却不在乎一城一地的得失，飘忽不定，神出鬼没。对付捻子似乎更难一些，少荃也要多多留意。”

其实李鸿章也一直在关注捻军的行动，但他嘴上却说道：“捻子由僧王大军剿办，蒙古铁骑，勇冠天下，剿灭捻子的大功，僧王一军足矣，学生没太留意。何况朝廷和僧王也未必愿意我们湘淮插手剿捻。”

“愿不愿意是一回事，需不需要又是一回事。捻子发展势头很大，将来要不要淮军帮助剿捻，谁也不能未卜先知，少荃是淮军统帅，不能不多用点心。”曾国藩对僧格林沁剿捻明显信心不足。

裁湘留淮是这次商讨的重点，既然师徒两人已经心照不宣，大事办完，接下来便是随意闲谈。

曾国藩回想三年前安庆攻克，胡林翼、左宗棠、李鸿章、曾国荃齐聚安庆，商讨未来战略。那时候太平军还占据金陵，安庆以下，几乎还全在太平军手中。那时曾国藩雄心勃勃，众人也是意气风发。三年之后，金陵收复，此时与他共商未来方略的，只有李鸿章了。胡林翼已经作古；左宗棠远在浙江，而且与曾国藩闹得彼此不通私信；曾国荃被迫以养病为由，辞职回乡。今天师生两人所议，已不同三年前的运筹帷幄、决胜千里，而是自剪羽翼、消除朝廷猜疑。一想及此，曾国藩也不禁心境灰暗。而裁撤湘军需要大量饷银，银子哪里来，朝廷却置之不问，不禁令他惆怅万分：“少荃，裁勇撤军，难的是补发欠饷，如果裁撤的勇丁离营时尚不能发全饷，闹起哗变来可不是闹着玩的。我知道你也艰难，可是无论如何，你要帮我筹措五十万两。”

李鸿章一听此数，心里暗暗叫苦，但嘴上却道：“恩师张口，学生没有不答应的道理。可江海关税已经一分一毫不能动，苏省钱粮也一免再免，唯有厘金可以腾挪，而淮军所指全靠厘金，厘金几乎罗掘穷尽。五十万两学生不敢滥应，凑齐二三十万两还是有把握的。”

“那就先筹三十万两。”李鸿章没把话说死，而且他也确实艰难，曾国藩就点了点头。

然后两人说起曾国荃被迫托病辞官，曾国藩大发感慨，牢骚满腹，全然不像他平时谨小慎微的性情。

第十八章 监临乡试惜人才 鸟尽弓藏受弹劾

眨眼到了十月十一，李鸿章如期携印赴约。各地士子已经开始聚集金陵，城内所有旅店爆满，有些住房稍稍宽裕的人家也临时改作旅店，接待应试的士子们。因为突然间增加两万人，金陵城陡然变得热闹起来，城南一带尤其秦淮河沿岸商贾云集，花船锦簇。商贾不用说，是来赚考生的钱，而花船则是明娼暗妓，供考生们消遣。朝廷虽有士子禁娼的规定，但并无认真查核。

此时金陵城中是士子们的天下，人多势众，不免仗势欺人。最受欺的是商家，考生与商家发生纠纷，附近的考生无论是否相识，一般都拥过来动手帮架。有些人不是为打架，而是制造混乱，趁机偷拿商家财物。即便报了官，也是法不责众，所以商家宁愿吃哑巴亏。好在乡试期间物价腾贵，商家利润颇丰，大多忍气吞声，避免与考生纠纷。考生最气人的，就是随地大小便。因为人多厕少，街角或偏僻处，便成了大小便之所，白天照样脱裤子方便。有些缺德的考生，越是看到有妇女走来，无屎无尿，抹下裤子就大小便。看着妇女挪着小脚仓促而逃，他们却放声大笑。

出任江南乡试监临的李鸿章自然知道考生们的种种毛病，所以调来三千淮军，两千人进贡院监考兼应付茶水等杂务，一千人要在贡院周围巡查放岗。入闱前则协助维护南城秩序，专门对付闹事的考生。李鸿章有意在两江士子前展示他淮军的威风，这三千人清一色洋枪。绿营总兵、提督都眼热的短枪，他淮军的哨官都是人手一支，用宽大的牛皮带挂在屁股上，走起路来一跳一跳，出尽了风头。

士子们被淮军的气焰震住，秩序比预想的要好不少。曾国藩感慨万千，他所关注和感慨的是淮军的装备。当初他对洋枪洋炮不以为然，以为打仗靠的是勇气，太重视洋枪洋炮，反而会让兵勇染上取巧的毛病。现在看，自己真是落伍了，他不能不承认，在洋务方面，他比自己的学生差多了。

入闱前，李鸿章已经数次进入贡院察看，发现什么不妥立即安排纠正。江南贡院位于南京城东南的聚宝门内，东临桃叶渡，南滨秦淮河，西抵夫子庙。设考舍两万余间，规模之大、占地之广，与京师顺天贡院不相上下，其他各省贡院更是无法相比。顺天贡院不仅承接直隶省还包括国子监及关外学子应试，规模自然庞大，世称北闱；江南乡试冠于他省，因此称为南闱。江南贡院有两道围墙，都遍布荆棘，在两道围墙间，李鸿章还特意安排几百淮军巡回查看，以免有越墙舞弊行为。

十一月初八这天，早晨天气就有些灰暗，阴风嗖嗖刺人肌骨，后来又雨雪交加，更加寒冷难当。贡院门前大街有东西辕门，两万士子排队入闱，每人背着考篮、书籍、文具、食粮、烧饭的锅炉和油布，杂七杂八大堆。东辕门为江苏籍考生入口，西辕门为安徽籍考生入口，每位

考生都要高举考号，一一经过搜查，看是否有夹带，因此非常耗时。士子们虽然早有准备，穿着厚厚的棉衣，有的再把油布披在身上，但经不住长时间的风雪交加，个个都冻得缩手缩脚。年轻些的还能挺得住，五六十岁的就有些受不了，何况，七十岁以上还有几十人。

入闱前曾国藩专门安排李鸿章着人统计了一下，应试的士子最年轻的有多大，最年老的高寿几何，七十以上有多少人，祖孙三代同入闱的又有多少。尤其白首入闱，向来是各省乡试大加褒扬的典范。经李鸿章统计，白首入闱者大有人在，七十以上五十余人，祖孙三代同入闱的有八家共二十五人。因为有鲍姓一家是一祖一父二孙。这一家四口来自昆山，老者已经七十八岁，儿子五十三，两个孙子分别是二十五、十九。

曾国藩对这一家四人特别关注，叮嘱李鸿章要特别留心，如果祖孙三代有两人中举，那真是江南佳话。谁料鲍老爷子先是受了风寒，今天又在雨雪中排队近一个时辰，儿孙都劝他不要再应试，他却不甘心，咬牙坚持，结果活活冻死在辕门外。事情先报到李鸿章那里，他立即报告曾国藩，并建议立即停止搜检，让士子们凭号先入场。考棚虽然也是透风漏气，但比之大街上总是强一些。

曾国藩立即答应，并让李鸿章去与主考商议。主考也很敢担当，说出了事他负责。李鸿章分担道：“我是监临，而且主意是我出的，要担责我担第一份。”这样一来，入闱速度就快多了。两个时辰后，所有士子入闱完毕。

贡院号舍为考生日间考试、夜间住宿之所。号舍用“千字文”编列，每排多则一百多间，少则五六十间，南向成排，形如长巷，巷宽四尺，仅容两人来往。号舍巷口有栅，门楣墙上大书其字号，并置号灯与水缸。号舍屋顶盖瓦，每间号舍隔以砖墙。入场后，考生以油布为帘挂在号舍檐下，以防风雨。号舍十分局促，高仅六尺，举手可以及檐；深四尺，宽三尺，仅容入座写卷；舍内有上、下承板，上板就是书桌，下板就当座椅。白天应试，晚上将上板抽下与下板并排，合二为一，聊称“龙床”，在上面蜷曲而卧。所带粮食、炉灶、锅碗就挂在考号正对的墙上，所以巷道更加拥挤不堪。场内九天，考生全要自己做饭。讲究的带的吃食丰盛些，而大多数人带的是面条，图的是个方便。而今年是大战之后，考生所带大多十分寒酸。巷尾有马桶，供考生如厕，人多桶少，臭不可闻，污秽不堪。照例每号中都有空棚，便成了公共厕所，更是臭气熏天，戏称“屎号”。邻近“屎号”者要掩鼻屏息，还要被人嘲笑，说是作孽才得此报应。好在今年天寒地冻，臭气可减，但寒冷难当。李鸿章特别叮嘱杂役及监考人员，一旦发现有考生发病，就要及时供汤药，病重的就动员他们放弃应试，毕竟，命比前程要紧。

贡院中轴线上，从南往北有三道门，分别称“贡院”“开天文运”及“龙门”。“龙门”取鲤鱼跳龙门之意，秀才经乡试中举人，就有了做官的资格，俗话说穷秀才、富举人，乡试也便如鲤鱼化龙一般，无异于人生命运的一大转折。龙门后依次有明远楼、至公堂及戒慎堂。戒慎堂后有

门，门后有飞虹桥。飞虹桥便是内外帘的分界，桥之南属外帘，桥之北为内帘。所谓内帘，是指阅卷的官员，而李鸿章所率负责提调监试的人员则属外帘。考试期间内外帘分隔很严，不得擅自出入。内帘最主要建筑是衡鉴堂，是主考官阅卷、评定名次的地方。

李鸿章等外帘人员到飞虹桥前即止步，他除了第一天到部分号舍巡察外，去的最多的地方就是明远楼。“明远”取自《大学》“慎终追远，明德归原”之意。明远楼位于整个贡院中心位置，高三层，为四方形，飞檐出甍，四面皆窗，站在楼上可以一览贡院，是用来监视应试士子和院落内执役员工有无传递关节的情形。当然，还起着号令和指挥全考场的作用，白天摇旗示警，夜晚举灯求援，以防止考生骚乱、作弊。由于其地位与作用的特殊性，贡院内外的建筑，在高度上均一律不准超过明远楼。楼门悬挂康熙年间名士李渔所撰并题楹联：“矩令若霜严，看多士俯伏低徊，群器尽息；襟期同月朗，喜此地江山人物，一览无余。”

跟随李鸿章入闱督带淮军的是他的抚标营中军张参将。张参将办事十分通达圆润，等曾国藩、李鸿章等人登上楼后，他递上早早准备好的四支千里眼。李鸿章笑道：“不错，你想得倒周全，怎么知道用得上这洋玩意？”

张参将应道：“我哥参加过乡试，回来向我显摆，我就记住了明远楼是各位大人登临监视的地方。我想试场便如战场，大人自然用得着千里眼，所以悄悄备了几支。”

曾国藩也是点头称赞。

两万余间号舍，一排又一排，气势恢宏，震撼人心。大家都惊叹，两江精华人杰，皆荟萃于此。多少人的命运，也在这贡院当中分道扬镳。而李鸿章望着一排排号舍，心中感叹却与众不同。应试士子，无疑是两江之精华，然而，他们耗尽心神所醉心者，却是百无一用的八股文。他想到鲍姓老秀才，七十有八，六七十年间，完全沉迷于八股时文，章句小楷，这是多么可惜和可悲。一年前，李鸿章就根据冯桂芬的建议，上奏朝廷建议改变八股取士的制度，把经世致用的学问、制造枪炮等洋务列入应试内容，从而让那些有实用学问、懂洋务的人才能够获得功名，但他的建议被束之高阁。一想到整个国家的人才精华，都埋头八股文，李鸿章就禁不住心中沉甸甸的，脸上无一丝笑意。

如今太平军已经基本平定，国家不久就会迎来和平。他对未来已经有所规划，那就是要以巡抚之尊，推动“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洋务运动。要购买洋人制器之器，要学习洋人制器之法，要造枪炮，造轮船，洋人能造的东西，他都要来造。然而，这需要洋务人才。而今天，他站在大清国选拔人才的高地上，却不敢奢望从这两万人中选出几个他所需的人才。

一天，李鸿章和曾国藩谈起他的感慨，曾国藩叹道：“我也知道读书

人埋头八股实在可惜，但八股取士已然举行一千余年，天下读书人全部心血凝聚于此，要改谈何容易！”

李鸿章毕竟中年得志，敢于任事，所以说话比较直接：“不改国家就无希望。”

曾国藩笑了笑：“你要改，你就没有希望。科举取士如千军万马过独木桥，如今你却要把这独木桥再砍掉一部分给那些洋务人才，岂不得罪天下数百万的读书人？那时候群情激昂，你便成众矢之的！如果你连巡抚的位子也保不住，还怎么推动你日日悬心的洋务？”

“老师教训得极是，学生想得简单了。”曾国藩的话很有道理，李鸿章连连点头。

“少荃，我哪里是教训你？只是说点儿为官心得罢了。你们可能都觉得我谨小慎微，以为我是怕失去了富贵荣华。其实，官位至此，富贵荣华于我已如浮云过眼。我这么小心谨慎，想保住的不过是将来能够办事的机会。少荃你要记住，你想办事，必须先站稳脚跟。你办的事再正确，而你却摔了大跟头，从此站立不起，不仅你的荣华富贵谈不上，你想办的事也成海市蜃楼。”

李鸿章由衷地感谢道：“老师一席话，点醒梦中人。学生许多时候太急于办事，却忘记了首先要站住脚跟。”

“少荃，我们从小读圣贤书，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你我今天的地位，平天下的功勋我们建立了，将来要在治国上尽一分力量。打了十几年仗，我真是打够了，我现在最盼的就是国家安定下来，咱们师生携手在民生上下一番功夫，在国富民强上尽一份心力，尤其是造轮船、制机器，把洋人的玩意一样样学起。”

“学生也正有此意，只可惜洋务人才奇缺。”李鸿章有些激动，话题又回到了原点。

“关于洋务人才，我倒有些想法。”曾国藩指了指偌大的贡院考棚说，“从这里面找洋务人才恐怕太难。我们不妨将来多办洋学堂，专门请洋人来教习。这是其一。另外，我这些天在想，咱们能不能选一部分聪颖的幼童，派到洋人国家去学习。‘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咱们只拿几本洋人书籍来学习，太浅，只有亲自到洋人国家去，才能了解真实情形，也才能学到最根本的学问。”

曾国藩竟然有这样的设想，李鸿章不能不刮目相看，这件事就足以说明，他这位老师绝不是腐儒可比，头发虽然白了，但老师的心却并未老。

曾国藩见他有些吃惊，笑了笑说道：“要论洋务，少荃真的是青出于蓝胜于蓝。只是这些事情也要慢慢来，否则欲速则不达。”

经过师生这次畅谈，李鸿章再登临明远楼，俯视考场中的士子，心里多了份悲悯。他们从开蒙始，就读四书五经，钻研八股，学写试帖诗，往往一县应试童生两三千人，只能考取三四十名秀才；一省上万秀才，一科只取百余名举人；而数万举人，一科最多时不过取二百余名进士。有多少人皓首穷经数十年，依然还是个童生！又有多少人把科举当作了终生的追求！如果有一天取消了八股取士，将有多少人会因此人生绝望！

到了十一月十九日，考卷收齐，交给内帘，李鸿章等外帘官员就出闹了。还要等二十天评判结果出来，他要参加放榜，还要以主人身份举办举子们终生难忘、津津乐道的鹿鸣宴！

内阁学士殷兆镛府上，今天特意从外面叫菜，因为老家来客人了。

殷兆镛是江苏吴江人，字补金，号谱经，时年五十八岁，刚从兵部侍郎迁内阁学士。为人耿直，为官清正，又敢于秉笔直书，所以在京官中有些清名。正因为这个缘故，家乡来人向他大诉其苦。

他们所诉事情主要是江苏捐厘太重。太平军兴后的厘捐制度就是源于江苏，厘金是按运销货物的总值按比例抽取，捐纳则是直接向富绅摊派，当然也有报酬，是按所纳多少给予职衔、翎枝、功牌、封典。李鸿章主政江苏后，大力扩充淮军，又要协济湘军，巨额饷银依靠的主要是厘捐。而今太平天国亡了，又要协济湘军裁军，所以厘卡未见减少，反而越增越多，名目本来就有田捐、米捐、稻捐、船捐、茶捐、房捐、铺捐、摊捐、糖油捐、豆饼捐、房市捐，年前又新增善后捐、银钱业捐、随漕带捐、苏属饷捐。原来只在要冲之地设厘卡，如今乡间道路也设，无论大小买卖几乎无一幸免。吴江人不堪重负，商人罢市半个多月，后来被官兵弹压下去。大家共举三位乡绅向李鸿章递禀帖，希望减少厘卡之弊，没想到李鸿章回道：“我既然带一天勇，就要设一天厘卡，除非朝廷能给淮勇发饷。”大家讨了个没趣，灰溜溜回到吴江。这一口气咽不下，所以又共举数人到京师来求殷学士，请他为家乡父老主持公道。

六科给事中王宪成是江苏常熟人，年前回家，也是听了父老乡亲一肚子牢骚，所以附和道：“听家里人说，就连娼妓、粪桶也要上捐。江苏一年的厘捐收入，不下四千万！”

“这是典型的霸术治民，横征暴敛！我不知道则已，知道了就要为民请命！”殷兆镛年近六十，但依然是拍案而起，又激将王宪成说，“我要上折弹劾李少荃！他是议政王眼里的红人，你敢不敢得罪？”

王宪成硬气道：“有什么不敢的？我随老兄一道上折，大不了丢了顶戴。”

同天晚上，安德海私宅。内务府茶库李进升带着一个仆役，给安德海弄去了一大堆杂七杂八的土货，安德海根本不拿正眼瞧。

李进升谄媚道：“哥，我知道这些东西根本不入您的法眼，我也没打算入您的法眼。您是谁啊？什么好东西没见过？可是，这是弟的一番心意。我没啥好东西孝敬哥的，可孝敬哥的诚心什么时候也不能淡了。我这差哪来的？哥您给的。我以后靠谁？还靠哥您呢。哥，这些东西您还不能太不当东西了，有一些我是从库里弄出来的，有支人参，那可大了去了。”

安德海“啪”地抽了李进升一个嘴巴子怒道：“什么东西？我宁不要你的孝敬，你也不能干这事。弄那么点儿不值钱的东西，要是让人知道了，你连命都别要了，还要拉上我给你垫背。”

李进升一边摸着火辣辣的腮帮子，一边说道：“哥我错了，下回再也不敢了。”

李进生对他可算得上忠心耿耿，无奈总做些不着调的事，安德海真正是恨铁不成钢。按起来说，他堂堂总管犯不着和李进升搞得这么近乎，可一则两人从小一块长大，孩童时结的情谊非场面上相混的可比；二则，他也需要这么一个人随时沟通内外的情势。因此他又劝道：“你也别怪我心狠，这给宫里当差可不敢有一点马虎。我给你说，这懂门道的人，把宫里的宝贝都弄到自个家里也出不了事，可这不懂门道，你拿根稻草回家也要你的命。最近，那个蔡寿祺可与你联系了？”

李进升应道：“最近他心里没底。那折子上去一直没动静，怕是打不着狐狸惹一身臊，急得跟猴似的。”

“真是没见识的东西。折子留中不发，那也是一种态度，那是太后上心了。告诉他，在家里偷着乐吧。最近，又来了一个好机会，听说六爷门房收门包快收疯了，太后很生气，你让姓蔡的留心一下，动动心思，再上一折。”安德海“哼”了一声。

李进升这时却聪明起来了，问道：“哥，就门房收门包这种小事，能动得了议政王吗？哪个王府不收门包？”

“你懂什么，那不过是个由头。我可告诉你，”下面事涉机密，虽然是在自家宅内，安德海依然压低了声音，“六爷重用汉人，满人都不满呢！从前南边长毛闹得厉害，朝廷不得不重用汉臣，如今长毛已经灭掉，僧王爷的蒙古铁骑把捻子剿得鸡飞狗跳，满人总算透过气来了，都想翻身呢。你和姓蔡的一说，他明白得很，他知道应该怎么上折。”

“哥，这话你跟姓蔡的说多好，我怕话说不明白。”李进升怕话传不清楚。

“你个猪脑子，我与他姓蔡的说得着吗？我一个堂堂总管，没必要结交他这些小京官。”安德海不是不愿结交小京官，而是他直接与蔡寿祺联系痕迹太重，容易留人把柄。

晌午觉过后，慈禧吩咐道：“小安子，去那边看看。”

去那边，就是去慈安那里。安德海“喳”地应了一声，跟在后面去慈安的寝宫。

慈安也起来了，刚梳洗完毕。两人互相问了睡得可好后，有一句没一句地说闲话。

“姐姐，你说咱对老六怎么样？”慈禧说着说着把话就引到正题上。

慈安有些惊异道：“咱姐妹对他没什么说的呀。妹妹你是不是听六爷说什么不满的话了？这再加恩可实在无可再加了。”

“是无可再加了。姐姐你觉得老六对咱怎么样？”慈禧也附和了一句又问道。

“六爷，算是不错吧。先帝这帮兄弟里面，还真就数他了。”

“这只是咱姐妹俩的看法。这一阵参他的折子一个接一个，你看看这份折子。”慈禧把蔡寿祺的折子递给慈安。

蔡寿祺那个折子，笔锋直指议政王，开篇奏道：“为时政偏私，人心惶惑，物议沸腾，请旨飭议政王实力奉公，虚衷省过，以弭天变，以服人心。”然后，归结了议政王“贪墨、骄盈、揽权、徇私”四大罪状，最后写道：“臣愚以为议政王若于此时引为己过，归政朝廷，退居藩邸，请别择懿亲议政，多任老成，方可保全名位，永荷天眷。”这是明确要议政王退出权力中心，慈禧所最看重的也就是这几句话。

慈安大体看了一遍，问道：“这有些夸大了吧？六爷有些任性，敢说敢做，但要说骄盈、揽权，有些委屈六爷。至于贪墨、徇私，我看这更是冤枉六爷，王公贵胄，不贪墨的有几个，老六在这方面还算得上干净的。”

慈禧见慈安一味护着议政王，也属意料之中，下面该说什么她也都预先想过了多少遍了：“姐姐说得也是。不过，也不能一味回护他。这历朝历代，又是摄政、又是辅政，还有什么赞襄政务，大都难有善终，除了个人生了不臣之心外，没人及时提醒、警诫也是个原因。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这君臣关系有时也如同父子，儿子有了坏毛病，不及时训诫他，等毛病坐下也就晚了。及时说说他，也是保全他，你看蔡寿祺说得多好——圣主冲龄，军务未竣，议政王当虚己省过，实力奉公，于外间物议数端，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虚衷采访，愿闻过失，以期共济时艰，匡弼政事，庶几天和可召，物议可弭，为朝廷致无疆之福，即为一己全不朽之名。臣所以不避斧钺，痛切之言者，为朝廷实亦为议政王也。”

讲道理慈安从来讲不过慈禧，听听慈禧说的确有道理，就道：“那就

提醒提醒六爷。可是谁说呢？皇上还小，老五又像我一样，话也不赶趟；老七又是做弟弟的。”

慈禧无奈道：“姐姐就不要指望别人了，没人说得了老六，得罪人的话，只有你我姐妹俩说了。”

慈安连忙推辞：“我可不行，我说起话来说了上句没下句的。我随着你帮腔还行，要叫我说，真抹不下脸来。”

“只要有姐姐帮腔就行了。老六少年得志，大权在握，是要让他好好磨炼磨炼。”这正合慈禧的心意。

次日见起，最后一件是内阁学士殷兆镛、六科给事中王宪成弹劾李鸿章的事。

慈禧有些生气地说道：“如果按他们两人的说法，李鸿章一年搜刮四千万两的厘捐，那也太过分了。”

“这纯属胡扯。江苏厘捐重一点，已经多有议论，可就是再重也不至于一年搜刮四千万。朝廷没有饷银下拨，各统兵大员自筹粮饷，是先帝在的时候旨准的。这些人听风就是雨，应该刹刹这股风气。”议政王对此弹劾根本不认可。

“那不合适，我朝向来广开言路，言者无罪嘛。”慈禧很干脆地否定了议政王的意见。

“言者无罪是不错，可要看他言的是什么事。民间泄愤的胡说不过脑子就上折，这种风气断不可长。”议政王不顾文祥连使眼色，与慈禧针锋相对。

“既然有人弹劾，那就让李鸿章先解释一下。”慈禧的火已经堵到了心口。

文祥一反常态，抢在议政王前出头说道：“谨遵太后慈谕，让李鸿章给朝廷回个话。”

“那就这样吧。”议政王当然明白文祥的心思，转身就要走。

“六爷慢走。”慈禧拿起一份奏折扬了扬说，“有人参你。”

按势论礼，此时议政王应该诚惶诚恐跪下，表一番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态度，再说一番请太后训诫的话，这事也许就过去了。但议政王偏偏在这些小节上的确有缺，梗着脖子问道：“是殷兆镛？”

“不是。”

“那是谁？”议政王有些咄咄逼人。

“是蔡寿祺。”

议政王多少知道这个蔡寿祺，不是个安分端庄的角色，他上折子的事早就从内奏事处得悉，只是没想到竟然是直接参他，便顺口道：“蔡寿祺不是好人，他的话不可信。”

“他的话不可信，倭仁是理学大师、清流领袖，他该不会胡说吧？”议政王的态度已经令慈禧怒不可遏，“参你的折子不下十份！”

慈安为老六的态度着急，她并不想把事情闹大，就劝道：“六爷，你怎么这么回话？”

议政王没有领会慈安的苦心，也没往深处想，又道：“奴才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蔡寿祺在四川招摇撞骗，有案在身，应该抓他。”

慈安脸都气白了，想着实数落老六一顿，可一口气憋在胸中，一句话也说不出。慈禧严厉地盯着议政王道：“老六，你要这么不知好歹，我革你的职你信不信？”

议政王脖子一梗道：“奴才是先帝的六子，太后能革奴才的差，可革不掉奴才皇子的身份！”

“那就没什么好说的了。”慈禧说罢，拉起慈安拂袖而去。

到了西暖阁，慈禧对气得直流泪的慈安道：“姐姐，你总算领教六爷了吧？你看看他还把咱姐妹放在眼里？你也别生气，犯不着，姐姐你要没意见，我就按我的意见办了。小安子，传在廷大学士周祖培、倭仁、瑞常，吏部尚书朱凤标，户部侍郎吴廷栋，刑部侍郎王发桂，内阁学士桑春荣、殷兆镛。”

听了这些名字，慈安不安地问道：“妹妹，怎么一个军机上的也没有？”

“姐姐，军机大臣都是老六的班底，召他们有什么用？”

说话间，周祖培等人到了。

大家一看两宫太后都是泪眼迷离，感到事情蹊跷，等慈禧太后简单一说，更觉事情难办。一边是太后，一边是议政王，他们做臣子的，话怎么说？

慈禧严肃地问道：“议政王贪墨、骄纵、揽权、徇私，没有人臣之礼，你们说该怎么办？”

论资格，周祖培居首，但他没想起如何应对。次之的倭仁说话了，他的话已经憋了很久，他一直看不惯议政王倡率的洋务运动，同文馆招收正途人员学洋文、学算学，他更是从心底里反对，便趋前一步说

道：“臣以为，议政王最大的过失在于过分倚重洋人。我泱泱中华文明，绵绵不绝五千余年，怎么到了我们手上却要弃之如敝屣？国之要强，最要紧的不是师法夷类，而是弘扬我中华文明，教化人心，才是治本之策。同文馆的事情不说也罢，前些年购买英夷舰船，受尽了洋人欺凌，舰船损失十八万两，炮位弹药损失三十二万两，赏金及遣散费又是四十余万两，购船两年，最终竟是被洋人讹去银子九十余万两。洋人如此狡狴无信，议政王却要倡导天下人师法夷类，名义是自强，实是在卖国！”

倭仁的担心是真诚的，他忠于大清的情怀也容不得半点怀疑，但他岔开了慈禧的话题，而且办洋务也是慈禧一向支持的。

慈禧心里暗气倭仁的迂腐，打断道：“洋务的事以后再说。议政王如此目无君父，你们说该怎么办？你们都是先帝器重的人，你们不要怕议政王。”

大家都看周祖培，他趋前一步道：“两位太后明鉴，只有两位太后乾纲独断，臣等不敢有所主张。”

慈禧见周祖培还在回护议政王，厉声道：“像这个样子，还要你们干什么？等皇上长大了，你们就不怕皇上追究？！小安子，宣旨！”

处分议政王的谕旨慈禧早就亲自拟定了，原本没指望用上，如果老六态度好，教训几句就过去了；但慈禧做事向来是准备周密，态度好有态度好的说法，不好有不好的办法，这份上谕就是为万一议政王骄蹇不服准备的。安德海展开上谕念道：

谕在廷王大臣等同看。朕奉两宫皇太后懿旨：本月初五日据蔡寿祺奏，议政王办事徇情、贪墨、骄盈、揽权，多招物议；种种情形等弊，嗣（似）此重情，何以能办公事？议政王从议政以来，妄自尊大，诸多狂敖（傲），以（依）仗爵高权重，目无君上，看朕冲龄，诸多挟致（制），往往谄始（暗使）离间，不可细问，每日召见，趾高气扬，言语之间，许多取巧，满是胡谈乱道，嗣（似）此情形，以后何以能办国事？若不即早宣示，朕归政之时，何以能用人行正（政）？议政王着毋庸在军机处议政，革去一切差使，不准于预公事，方是朕保全之意。特谕。

慈禧昨晚亲拟的谕旨，错字连篇，语多不通，但雷霆之怒与惩处之重，却是再明确不过。几位大臣都惊愕得一时闭不上嘴巴。

议政王被蔡寿祺参劾，受两宫训斥的话很快传开了，便有不少人前来打探消息，也示慰问，议政王吩咐一概挡驾。天将正午时，文祥匆匆来了，门房自然不能挡驾，也挡不住。

文祥是军机里面最为持重稳慎的，今天却也有些惊慌，从府门到书屋一路疾走，额上竟然渗出细密的汗珠来。议政王迎到台阶上，彼此见过礼，进书房，丫头侍候文祥宽衣、上茶，他摆摆手说道：“别忙了。王

爷，事儿大了。”

今天被两宫召见的大学士周祖培与议政王、文祥交情都不错。一出养心殿立即着人叫文祥去他府上，将所奉懿旨默写了一份交给了文祥。

两宫竟然如此措置，实出意外。那一刻，议政王蓦然想起了当年宣旨惩处赞襄政务八大臣的情形，脊梁上冷飕飕一阵发凉。

文祥问道：“王爷，周中堂说，上谕马上就会明发，您说这事怎么办？”

“随她怎么办。她不是撤我的差吗？先帝在时，我又不是没被撤过差，我真巴不得清闲呢。”议政王一副无所谓的样子。

议政王所说，是指咸丰五年，为生母册封之事与咸丰帝闹得不痛快，结果被撤去一切差使，之后当了五六年的闲散亲王。这样算来，这次是他第二次受到重谴。

文祥劝道：“王爷，话可不能这么说。您清闲了，那总理衙门怎么办？天下将平，正是大办洋务的时候，您能这么扔下，前功尽弃？李鸿章会同曾国藩刚给总理衙门写了封公函，打算在上海办个机器厂，已经有些眉目了。多少事等着您主持呢！”

“还主持什么？还不知道由谁主持呢！”议政王依然有些赌气，“自从庚申受先帝之托，在京办理和局以来，我何曾睡过一个踏实觉？两宫垂帘以来，我是兢兢业业，悉心办理内政外交，一心为大清社稷着想，想不到两宫竟相信蔡寿祺这种小人的话，实在让人心寒。”

文祥担心议政王赌气撂挑子，依然劝解道：“王爷，您要不主持大局，可就不仅仅是您个人的得失。谁不知道洋务大业全靠您一力支撑？您个人的荣辱可以不讲，自强大计一朝夭折，您难道不痛心？王爷，于公于私，您都要设法挽回才是。”

正说着，议政王的五哥惇亲王奕訢与宝鋆等军机大臣们几乎同时赶来了。奕訢是有名的粗俗亲王，没大讲究，说话也是无遮无拦，人没进门，就大声道：“老六，你怎么闹的，把东边的也惹恼了，那可是个老好人。”

“五哥，我也没想到，总之都是我的不是。”议政王连忙迎了出来。

惇亲王见他这个六弟突然憔悴了许多，再无平日的洒脱气派，心里不忍：“老六，你也别太上心里去，还有咱一帮兄弟们呢，总不能她不想让谁干就不让干吧。这总得讲点家法嘛。”

这个粗粗拉拉的王爷，关键时候能如此贴心，虽然话说得直拙，但让奕訢心头一暖：“五哥，公事我仰仗各位军机，家事仰仗五哥等兄弟

们，我心里也就有底了。”

惇亲王大大咧咧地说道：“对，这是咱们的家事，本来就不应该叫内閣掺和。马上叫老七回来，他得说句公道话。”

老七醇郡王奕劻，此时正在东陵主持工程，三两天内根本回不来，远水救不了近火。宝鋆却很赞同惇亲王的意见，说道：“我听人说，蔡寿祺参了议政王，主张请醇郡王接手议政王的差使。这话无论真假，倒是可以明白告诉醇郡王，他为了避嫌，也得替议政王说话。”

大家都觉得这主意不错，都有意称赞这位粗中有细的惇亲王。惇亲王笑道：“这事我打发人办就是了。老六，你得提防小安子，这事十有八九他在里面搅和了。你们都知道，我没个正经，宫内宫外内城外城都乱去，听的事儿也就多些。小安子这一阵和御史言官们闹得挺近乎，特别这个蔡寿祺，听说他两个人偷偷见过几次面了。这狗东西在宫外新买了一个大宅院，把他家里的人都搬来了，买了几个女孩子侍候，比咱爷们还威风。你真不能小看了他，你堂堂一个议政王，都斗不过他一个阉贼。”

“不是斗不过他。他算什么东西？主要他是西边的红人儿，西边喜欢，就是条狗也比人威风。这是没办法的事。”宝鋆对安德海也素无好感。

宝鋆的话有些张狂了，文祥岔开话题对惇亲王说道：“王爷，您不是上个折子，帮议政王挽回一下？您的话比谁都有分量。”

惇亲王笑道：“文相，你也别给我戴高帽，老六的事我不能不说句公道话。不过，这折子你们得给我准备。”

“这事就让琢如代劳。”文祥知道惇亲王不善文辞，痛快地答应下来。

琢如是军机大臣曹毓英的字，他领命立即躲到一边起稿。惇亲王的折子，照例用不着引经据典长篇大论，但这折子又非同一般，长话短说，颇费周折。写罢请惇亲王过目，他连连说道：“好，琢如好手笔，我念给大家听——议政王自议政以来，办理事务未闻有昭著劣迹，唯召对时语言词气之间，诸多不检，但终非臣民所共闻；蔡寿祺所奏，亦不过是捕风捉影，若因此罢斥，恐传闻于外，议论纷然，于用人行政，殊多窒碍。”

文祥又建议道：“篇幅虽短，但该说的话都说出来了。不过，蔡寿祺虽是捕风捉影，但不好如此说。可改为‘被参各款查无实据’。估计周中堂还要问蔡寿祺话，折子只能晚上几天，待问过话后再上。”

“迟几天也无妨，我也难得清闲。这一句‘恐传闻于外’，可改为‘恐传闻于中外’。”议政王也说了一点自己的意见。

大家都连连点头。议政王主持枢庭以来，颇得各国赞许，这一点慈禧不得不考虑。虽是只加一字，但把国际影响扯过来了，也就更加大了分量。

文祥虑事周详，补充道：“倭中堂对议政王主持的洋务向来有偏见，而且太后又让他主事，最好能让人劝他几句。”

惇亲王自告奋勇地说道：“我去找他，他就不该掺和皇家的事。”

惇亲王要真去，肯定把事情弄糟。文祥笑着劝道：“何必劳王爷大驾？琢如是倭中堂的高足，由琢如去最好。”

曹毓英拱手领命。

“诸位请回吧，要不传到外人耳朵里，不知要怎么说呢。”事情商议完毕，议政王起身送客。

江南春早，阳春三月，正是万物复苏。曾国藩的心情也像这季节，孕育着生机。老九在家静养，肝疾大为好转。金陵一带善后工作已经大见成效，流民明显见少，舍粥的铺子不再那样人潮汹涌。夫子庙被毁的殿舍已经修复完工，香火日盛。特别是秦淮河，借助去年乡试的契机，已经有数十家酒楼茶坊店肆开业，久违的画船歌舫又在水上亮起橘红的灯笼来。

不过，新到的廷寄像一盆冷水把曾国藩的好兴致浇灭了。廷寄“议政王军机大臣字寄”的固定模式中没有了“议政王”三字。曾国藩何等细心？他本能地意识到，这不可能是办事人员的疏忽。他无心看廷寄内容，连忙拆开第二份廷寄，果然，这一份同样没有“议政王”三字。朝廷发生了大变故！进一步说，他的靠山议政王发生了大变故！他尽量抑制住心底的空虚和迷茫，挤出一个难看的笑脸说道：“诸位，廷寄有要紧公务着您办理，各位且请回吧。”

大家陆续走了，只有赵烈文留了下来。

曾国藩把两份廷寄递给赵烈文，赵烈文立即明白曾国藩让他看什么。他也颇感惊讶：“莫不是议政王病故了？”

“不可能。议政王一向颇为精壮，倘病故肯定会提前有些征兆，不可能猝然发作吧？”曾国藩连连摇头。

“那么，会不会是第二个肃……”赵烈文斟酌着又猜道。

曾国藩连连摇手，但脊梁上直冒冷汗。肃顺倒台，当时被肃顺器重的曾国藩安然无恙，是因为那时长毛猖獗，朝廷不得不倚重，且有议政王豁达明理。今非昔比，如果议政王也步肃顺后尘，就没人能够救曾氏兄弟了，他们兄弟惹朝廷上下多少人疑忌、妒恨！而且长毛已灭，正是

卸磨杀驴的好时候。

曾国藩两眼空空地望着前方，足有一刻钟。

赵烈文劝道：“中堂，议政王不会步肃顺后尘。一则议政王为人随和，不像肃顺咄咄逼人，四面树敌；二则肃顺等人当时只控制了军机处，却没有兵权。而议政王不同，僧王、中堂都是他的密友，没人敢轻举妄动。”

赵烈文说的确实有道理，但西太后绝非等闲之辈。如果她决意与议政王一决高下，僧王与他又能如何？宫闱深深，种种不可能都可能发生。

“中堂，此等大事，京中必有消息，或者京报已发。我马上去催一下，一有廷寄信函立即取来。”

曾国藩点了点头。

赵烈文走后，曾国藩绕室踱步，心烦意乱。赵烈文取来了一份邸报，进门就说道：“中堂，议政王果然出事了，已经有明发上谕。”

除了邸报，还有两江总督派驻京城的提塘官的一封密信。所谓提塘官，是各省督抚选派本省武进士及候补、候选守备等，驻于京城，专门负责投递本省与京师各官署往来文书。当然也同时负责探听朝政动向，遇有紧急、机密事项，提塘官会派专差密递。曾国藩派在京中的提塘官，是他同年的儿子，人不仅聪明，而且十分忠诚。今天他送来的密信，除了记录了京中关于朝局的传闻，还有蔡寿祺的弹章。

曾国藩是历经宦海风涛之人，从蔡寿祺的奏章中自然能读出弦外之音。在他看来，蔡寿祺弹劾议政王，剑锋却直指被议政王重用的汉臣。“夫用舍者朝廷之大权，总宜名实相符，勿令是非颠倒。近来竟有贪庸误事因挟重赏而内膺重任者，有聚敛殃民而外任封疆者，至各省监司出缺，往往用军营骤进之人，而夙昔谏军务通达吏治之员，反皆弃置不用，臣民疑虑，则以为议政王之贪墨。”所谓“聚敛殃民而外任封疆者”在曾国藩读来分明是指他的九弟曾国荃，“军营骤进之人”也就是暗指湘淮出身的官员。

到了第二天，京报又到，抄来了殷兆镛、王宪成弹劾李鸿章的奏折。这令曾国藩更加紧张，在他看来，弹劾议政王和弹劾李鸿章绝对不是孤立事件，一场大政潮即将到来，中枢受冲击的必是议政王，而地方则是湘淮出身的封疆大吏。而更糟糕的是，他看不清政潮的真正起源在哪里，又是谁在推波助澜。他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夹起尾巴做人，不仅他要这样做，还专门写信给李鸿章，让他也要特别谨慎，尤其厘卡，近期内不妨放松一些，千万不要再惹起大的事端。对殷、王的弹劾，则应当含垢忍尤。他知道李鸿章心气高傲，肯定要进行辩驳，若激怒了朝中清流，则无异于引火焚身。他劝这位高足道：“唯末世气象，丑正恶

直，波澜撞激，仍有寻隙报复之虑。敬非极有关系，如粪桶捐、四千万之类必须相争外，即可置这不问。总宜处处多留余地，以延无穷之祸。”

李鸿章同时收到朝廷上谕和殷、王弹劾抄件。上谕并不长，但颇为严厉——

同治五年二月奉上谕，有人奏，功臣宜知警戒，请严加训迪，俾得保全等语。据称：江苏巡抚李鸿章战功虽著，而子惠未孚，百姓之流离者未尽收恤，地亩之荒芜者未尽开垦，不闻德政，唯闻厚敛。内阁学士殷兆镛疏言，江苏横征暴敛之害，皆指李鸿章而言。李鸿章自简任江苏巡抚以来，叠克城池，肃清全省，阙功不为不大，唯以该省事同创始，委用之人较多，则流品易杂，筹饷之途稍广，则民怨易滋。若如该学士所奏，各捐未免太形锁屑，至官亲、幕友、游客、劣绅争充委员，擅用令箭、旗、牌等事，绅董稍假事权，擅作威福，恐亦事所难免。着李鸿章将不肖委员严加裁汰。另片奏，江苏各项捐款加以各项田捐，岁可收银四千万两等语。江苏捐款虽繁，亦断不能如所奏之多，究竟可得若干，如何开支？着李鸿章造册报部核销。该抚受委任之重，唯当朝廷与民休养之苦心，以上各情，着明白回奏，若有欺瞒，当知朝廷律法森严，决不宽贷。原折片并殷兆镛折均著抄给阅看，将此谕令知之。钦此。

看完上谕和弹劾他的抄件，李鸿章骂道：“贼娘的江苏乡绅，真个没有良心！不是我收复江苏，你们哭亲爹也没个地方。朝廷不拨饷银，难道让我淮军喝西北风？”

骂归骂，但他心里如曾国藩一样，不能不琢磨一下这事情背后的原因。湘军已经被迫裁撤，难道朝廷也要逼着裁撤他的淮军不成？如果淮军也步湘军后尘，他此后的功业靠什么来支撑？如果朝廷是想卸磨杀驴，那么殷、王两人的弹折就是朝廷借到的一把快刀，自己只有夹起尾巴，效法老师，自请裁军，朝廷也许会放他一马。但他又如何能够甘心？到了第二天，曾国藩的信到了，果然是劝他忍气吞声。

殷、王二人信口雌黄，他李鸿章如何能够忍气吞声？合肥人最讲究的是面子，让人骂一声窝囊废，是他最受不了的。如果是朝廷要逼他裁军，他忍气吞声也没用；如果朝廷并无此意，对殷、王两个信口雌黄的书生又何必忍气吞声？反过来想，如果忍气吞声又将如何？结果就是，从此淮军饷源无着，即便朝廷不逼着撤，也只有自请裁撤一途。没了淮军，他也就从此与其他督抚一样，做个听说听道的小媳妇，任凭朝廷拿捏，那岂是他李鸿章所愿？

关键问题还是，朝廷到底是不是有逼他裁军的意思？李鸿章想来想去，觉得不太可能，至少，目前还不可能。因为江北的捻子闹得正欢，自视甚高的僧王和他的蒙古铁骑被牵着鼻子东奔西走，想求决战而不能。以李鸿章判断，僧王如此剿捻，胜算到底多大，实在不敢看好。万一吃了败仗，如今湘军已经裁撤，朝廷靠什么与捻子周旋？因此他断

定，朝廷至少现在不敢把淮军也撤掉。既然如此，他当然要挺起腰板争一争，为淮军争一条活路。

等李鸿章想清楚了，立即着人请布政使刘郇膏、江苏厘局总办郭伯荫、会办王大经到巡抚衙门。几个人赶到后，李鸿章把上谕和殷、王折片让他们传看。几个人看罢冷汗直冒，刘郇膏胆子最小，说道：“打了这么多年烂仗，朝廷无一两饷银拨付，全靠厘捐支撑，东挪西借怎么说得清楚。我是藩台，全省财政无不与我相关，真是无法自白于天下。”

李鸿章见刘郇膏如此不担风波，心中不快，但这两年来，刘郇膏一心一意为淮军筹饷，几乎与李鸿章一个鼻孔出气，所以安慰道：“松岩此言差矣！这些年来，我江苏以半省之兵，供天下各省之用，又以半省之厘，不但分防本境，而且要援助各省粮饷，有什么不能自白于天下？”他喝了口茶，故作轻松，给三人打气，“鄙人做官带勇，别无他计，做一日官，带一日勇，就办一日厘捐，如果朝廷让我带勇上阵，我还要责成后任者大办厘饷，否则朝廷必另拨足粮饷，不然，李某人弃军撤官都不在话下。我还要告诉诸位，李某人没别的长处，但个子长，敢担责，江苏士绅怨恨，朝廷追责，都由我李某人一人任之。”

“要担责当然是共同承担，哪能全推给抚台大人？”三人都要分担责任。

接着，李鸿章分析道：“现在还说不担责的话。打仗就要募勇，募勇就要发饷，天经地义，也是朝廷旨准的，我六七万淮军将士就食江苏，不办厘捐怎么办？朝廷还没到卸磨杀驴的时候，也不敢卸磨杀驴。僧王带着他的蒙古铁骑东征西讨，从湖北到河南，从河南到山东，捻子是越剿越多，朝廷还没到高枕无忧的地步。”

郭柏荫恨恨道：“王宪成真是满嘴喷粪，竟然说江苏年收厘金四千万，连娼妓、粪桶都要纳捐。”

“这就是书生的可笑之处！”李鸿章不以为然，“不过，这样反倒更容易驳倒他。你们梳理一下这些年来的厘金收支，让朝廷明白，就是如此搜刮，也不能满足粮饷，我淮军还积欠饷银几百万两。”

他这就为下一步的工作定了调子，这些厘金收支，外人无从弄清楚，他们三人按李鸿章的意思拉出单子来就是。

“等你们弄清了账目，交给兰溪，让他先起草折稿。”李鸿章安抚下三个人，他又让周馥过来，告诉他准备起草复奏，当然要对着殷王二人的弹劾，一条条辩驳。

“兰溪，你只掌握一条，我们为朝廷分忧，一切皆是为公，要一条条批驳。我辈所争，在是非不在利害，在理不在势。我们行得正，坐得端，不能任他们信口雌黄。”这也是给复奏定了调子，一言以蔽之——一条也不能承认。

第二天，李鸿章收到曾国藩的信，对老师教导“含诟忍尤”不能苟同。这是他任封疆大吏以来第一次被弹劾，他绝对不能示弱，更不能吃哑巴亏。他认为此时正是万众瞩目，他不能给人留下软弱可欺的印象，宁被打死，不能被吓死。他要让世人知道，无论是谁，要参他李鸿章，必须掂量掂量。

李鸿章强挺着腰杆，一副天塌了地接着的神气。不过，江苏无论官场还是民间，都知道他被殷学士告了御状，甚至有人传言，捉拿李鸿章进京的钦差已经在路上。厘卡几乎无一例外受到冷嘲热讽，抗厘的人越来越多。李鸿章叮嘱郭柏荫，只要不太过分，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等他复奏有了结果，要让那些抗厘的加倍还来。

第十九章 巧辩驳有惊无险 受重用署理两江

过了几天，周馥的复奏稿呈上来了。先说江苏厘卡的来历，那是迫不得已：“近年以来，廷臣奏请停减厘捐者不止一人，不止一次，而外省未有停减，岂督抚大吏皆不肖皆恃功也？事关大局有所不容己也。”然后再说江苏的厘卡之设，完全按照通常标准设置：“凡有卡局处所，臣均亲历查勘，于河湖扼要立总卡收捐，于港汊分歧处立巡卡照票，以杜绕漏。一片一验，相隔数十里，实无十里五里。设卡重征之事照上海之章，每千钱取四十、三十不等，实无十钱抽三之事。殷兆镛所奏，茶棚、桌子、赌场、点心、剃头、担粪捐数十文至数千文，并有妓女捐名色。苏省捐目虽多，本由商贾繁盛、货物辐辏，因地制宜，亦何至有此等荒唐之事！”

李鸿章觉得笔墨还稍嫌软弱，提笔加道：“殷兆镛造谣诬蔑，骇人听闻，不知其心何居？”

接下来分别说明所委托厘卡局员并无不肖之辈，旗牌令箭也无滥用之事。总之，殷兆镛所劾一概不认。

然后说明近年来厘捐总数，都用到哪里。李鸿章认为不能只简单回奏这些年收了多少支了多少，殷兆镛说江苏年收四千万，纯粹是外行话，必须先把他的无知奚落一番。所以他提笔写道：“查我朝定鼎之初，每年直省所入丁漕仅一千数百万；自乾隆六十年，海内殷富，盐务、关税叠加整顿，户部所入每年多至四千万；嘉庆、道光以后，入不敷出；至咸丰年间，每年例入之数十不及三四矣。苏省凋敝之余能筹出乾隆盛世时各省所入四千万之巨款，非不识时务，且似不通掌故。其折责人以学道，不知彼之所学，何道也？”

郭柏荫给周馥提供的厘捐数据，自然能够自圆其说，总之江苏之厘全用之于军饷正项，且亏欠甚多。现在不仅不能撤，而且也不能减。周馥的回奏稿至此结束，李鸿章总觉得不够尽兴。如果任凭殷兆镛等人这样随意弹劾，将来无论办什么，难免都会招来物议，如果一有不同声音就缩手缩脚，那就什么事也干不成了。本朝允许言官风闻而奏，就是荒唐的制度，这些言官只会空口白话，而且说话不必负责，失实也不必追究，更助长他们高谈阔论的毛病。

李鸿章不想假手他人，好在他是幕府文案出身，半个时辰便把想说的话写了出来，稍加润色，便犀利无比——

殷兆镛以苏属巨绅为贵近之臣，不以国家大局为念，乃介为浮议，肆口诋诬，上以眩惑朝廷之听，下以鼓励愚民之气，远近传播，使有借口以遂其背公藐法之私。臣固不能不寒心，以后官斯土者更无所措手矣。

臣更有请者，臣由海上用兵兼办通商洋务，稔知西洋各国兵饷足，器械精，专以富强取胜，而中国虚弱至此！士大夫习为章句、帖括，辄器器然以经术自鸣，攻讦相尚，于尊主庇民一切实政漠不深究，误管理财之道为唆利，妄拟治兵之人皆怙势。颠倒是非，混淆名实，论事则务从苛刻，任事则竟趋巧伪，一有警变，张皇失措，俗儒之流弊，人才之败坏，因之最可忧也。我皇上冲龄践阼，秉承两宫皇太后圣训，攘除寇乱，中兴盛业必可驯致。唯于用人、听言之二端，推求实际，坚持定见，务为远大之谋，深维富强之术，消内患，杜外萌，莫不由是。

臣虽昧愚无识，幼读父书，早登科第；咸丰三年蒙文宗显皇帝派往军营，迄今十有三年，饱历艰难，出生入死，身家度外，荣利淡然。乃蒙圣朝委任之隆，宵旰望治之切，忍辱负重，不也自避嫌怨，恒兢兢焉，无非为公家筹划，绝无一毫自私自利，谅亦可以共见共闻。现捻患方炽，僧邸督军兜剿，臣何敢放松警惕？臣所部淮军也不妄行尽撤，是不敢以国家安危等闲视之也，非怙势也。一俟捻贼荡平，撤军归农，届时有以谢中外之责望，庶无负圣主始终保全之恩。所有感激愧悚下忱，据实披沥覆陈，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谨奏。

李鸿章的复奏稿照例抄报曾国藩一份。曾国藩看后大摇其头，对赵烈文道：“少荃锋芒太露，得理不让人，动辄相骂，实在有些过分。少荃重实务，喜欢结交有经世才能的人，这本也无错。他太不把士大夫放在眼里，他不懂得人言可畏，他不明白舆论掌握在儒生的笔下。”

赵烈文也认同曾国藩的观点：“李抚台这篇文章犀利无比，恐怕即便是胜了，也是败了。”

曾国藩当然明白，殷兆镛在京官中官声很好，何况他是代民请命，即便有种种不是，李鸿章如此不留体面，反而会引起清流派的反感。

李鸿章的折子到京，慈禧留中不发，因为她没心思去处理这件事。她的心思全在议政王身上。如何处置议政王，她并没有确切的主意，一切还要看内外形势。这些年来，议政王内政外交集于一身，在外重用汉臣，剿平了太平天国；在内军机和总理衙门大臣，无不唯议政王马首是瞻。朝廷内外，都知道议政王而不知有太后皇上。这种情形，慈安可以熟视无睹，而慈禧却咽不下这口气。她一直在等待一个机会，教训一下议政王，让他知道谁才是大清的真正主人。

她对言官上折有种特别的感受。当初下定决心与肃六争个鱼死网破，起因不就是言官的一份折子吗？当时御史董元醇上折请太后垂帘，肃顺大发雷霆，要治董元醇的罪。慈禧则要力保。最后的结果，是肃顺等八大臣被拿办，她与议政王联手取得彻底胜利。而如今，议政王的做派已有肃六的影子，蔡寿祺的弹劾正好善加利用。她本来只想拿这份折子来压压议政王的风头，稍稍敲打他一下，没想到他不知不识，以致到了目前的地步。她绕开军机处，发挥内阁的用处，又让向来对议政王支持的洋务事业大为反感的倭仁主持其事，而且让六部九卿、科翰道都参

加，的目的就是让更多的反感洋务的人有机会发表意见，在人数上取得优势。当然，到底要拿议政王怎样，她心里依然没底。因为她实在没有把握，离开议政王，大清这驾马车能不能顺利往前赶。

慈禧没闲着，议政王的心腹们自然也没闲着。早朝散后，文祥回府立即从后门乘一顶小轿悄悄去了议政王府后门。

议政王这些日子一直闭门读书，其实哪能真正读得下去？清静了这些天，他心头的傲气和赌气都消磨光了，如今最关注的就是他还能不能复出，还能不能再次登上权力的高峰。手握权柄，能够按自己的设想轰轰烈烈推动一个王朝的车轮向前滚动，何尝不是件令人怦然心动的事业？

今天内阁将召集会议讨论他的问题，他自然万分关注，文祥一到，就直入主题，问他有几分把握。

文祥回应道：“该做的都做了。五爷、七爷、肃亲王都没问题，一致为王爷说话。倭仁以方正自许，劝也无用，那些一提洋务就皱眉的人少不了会发难。这些人主要是些翰林御史，曹毓英也有些相熟的，该说的话都说了。此外，还有一部分人算是局外人，双方与他们利害关系都不大，但有时候，恰恰是这些人起了最后作用。”

“这些人是随风草，哪边风大就会向哪边倒。如果有人说几句有分量的话，他们就会为我们说话。”

“这事怕是要靠肃亲王了，我会把王爷的意思说与肃亲王。”

下午，内阁会议开始。倭仁当仁不让地说道：“遵懿旨主持公议，不敢有所偏私。但如果漫无边际，也是徒然浪费时间。今天的会议就是讨论如何处罚议政王，我已经拟了份回奏，念给大家听听，公议后再修改。”

惇亲王一听不高兴了，站起来问道：“艮峰，太后不是将我、七爷还有御史王拯、孙冀谋的折子都发下公议吗？既然公议，没议怎能就讨论复奏？”

他这么一说，不少人就应和，倭仁没办法，那就只好先念那四份折子。这些折子话说得不同，理深浅各异，但意思基本一样，都是主张议政王复出。

接下来，便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争论。

甲说这是人家家事，外人不该插嘴。

乙说议政王屡遭物议，确实不宜再膺重寄。

丙说已经追讯蔡寿祺，并无实据，全系闻风而奏，捕风捉影。

丁说无风不起浪，虽无实据，但也并非捕风捉影。

又有人说撤去王爷一切差使，已经明发天下，怎能朝令夕改？

又有人说收回成命，从谏如流，更显两宫圣明无私。

.....

这样漫无头绪地争论一个时辰，大家都累了，不少人只盼早些结束。

这时肃亲王华丰站起来说道：“综合惇亲王、醇郡王及各位的意思，我拟了个底稿，念给大家听听。”

肃亲王的稿子很短，一起笔就为王爷开脱，说“任议政王以来，事烦任重，其勉图报效之心，为臣民所共见”。但又不能说议政王全无错失，主要毛病就是“召对之时往往有失检点”，但这不过是小节之亏，“请太后加恩令其悔过自新，以观后效，议政王自当益加敛抑，仰副裁成”。

肃亲王念完，大多数人都支持。倭仁和追随他反对洋务的人无话可说，只好修改早就拟定的奏稿，改了四遍，一直到与肃亲王的意思差不多了才算通过。然后两份奏稿分列于案上，军机大臣列名于倭仁奏折，其余以礼亲王世铎为首的王公大臣七十余人列名于肃亲王奏折。另有都察院、宗人府另外具折，内阁殷兆镛、潘祖荫等单衔上疏，都主张收回成命，复用议政王。

内阁公议的情形，早有太监向慈禧密报。有这么多人支持议政王，有些出乎她的意料。她还有个优点，就是能够迅速看清形势，并很快拿定自己的主张。她明白目前议政王的位置不可动摇，但总要给他些教训，不然以后如何能够收放自如？

次日早朝前，慈禧与慈安商量起用议政王的事。

慈禧淡淡地说道：“昨天内阁公议后，联名上折、单衔上折的一百多人，都主张收回成命，起用六爷。”

“那就起用吧。”这事过了，慈安其实并没有往心里去。

“问题是怎样起用才最好。这么多折子没人敢说六爷一个不字，这也不是件好事。虽是自家兄弟，咱们姐妹也不能不防。否则等皇帝亲政了，什么事情也做不动，皇帝可要埋怨咱俩。”

慈安太后是最疼皇帝的，将来皇帝真受了委屈，那可不是她愿见的，就道：“你看怎么办好就怎么办吧。”

“这恩典要细水长流，不然就不值钱了。我看先让六爷复了总理衙门的差，军机上的差，过些日子再说。”

“这样也好，六爷年轻，多历练历练有好处。”慈安点头附和。

慈禧摆开了说道：“也不仅仅是这层意思。姐姐你想啊，大家都说六爷好，咱就收回成命，那六爷感谁的恩呀？有些时候，下面越说好的人，你越不用，就是要让他明白，他的前程荣华，别人谁说了也不算，只有咱姐妹俩、只有皇上能让他荣，也能让他辱！这才叫恩出于上，权自上操。”

仅仅恢复总理衙门的差使，议政王并不满足，也并不领情，他干脆托病，照旧在家闲居。如此僵持下去，说不准会出什么局面。最着急的是文祥、宝鋆和曹毓英三位军机大臣，没有王爷主持，他们还真有种转不动的感觉。

文祥问道：“大家从远处想想看，彼此弄得不痛快，是从什么事上起的？”

宝鋆想也没想就道：“这还用说，西边需索总是被王爷卡住，心里别扭着呢！”

文祥点头道：“不错。近年来内忧外患，朝廷用度浩繁，王爷把内务府大臣的差使交给我们，原本就是为了撙节开支。钱是省了，可麻烦惹大了。现在，是到了把这差使交出来的时候了，这也是西边巴不得的。”

“西边迟迟不松口，也许就是等着这两个差使呢。”宝鋆有些不服气。

“除了等这两个差使外，还在等一样东西——王爷的悔过折。”曹毓英还有些见识。

“王爷原本没有错，蔡寿祺都是捕风捉影，让王爷认什么错？”宝鋆是个直筒子，说话从不遮掩。

“王爷是要上个谢恩折子，也就是你们说的悔过折。王爷有错没错，这个折子都得上，千般委屈都得受，不上折认错，那不就是说两宫错了？你们想，两宫能有错？两宫正等王爷的这个折子下台阶呢！”文祥分析道。

曹毓英主动请缨：“这个折子我替王爷准备一下。说得不诚恳，两宫不满意，说得诚恳了，王爷那脾气怕是也不肯认。”

“胳膊扭不过大腿。上至皇家下至百姓，理都一样，王爷不低头也不行了。”文祥这样做了总结。

次日早朝快散时，慈禧问文祥道：“最近见六爷了吗？”

文祥当然知道应该如何回答，沉稳地回道：“回圣母皇太后的话，自从王爷闭门思过后，奴才暂领枢务，才智短缺，穷于应付，没空见六爷。而且六爷闭门谢客，一概不见，听说在家读圣训。”

文祥的回答与慈禧从她妹妹醇王福晋那里听来的消息基本一致，她对这个回答甚感满意，便道：“老六是该好好反省一番的。”

文祥听慈禧语气颇为温和，就趁机道：“两位太后，奴才请撤去内务府的兼差。”

“怎么了，好好的干吗辞差？”慈安很感意外。

“是因为奴才差使太多，实在不能胜任。”

宝璜也趁机道：“奴才的想法与文大人一样。太后赏奴才的差使太多，奴才心力不及，时有延误，恳请太后恩典，开掉内务府的差使。”

慈禧心中满意，嘴上却道：“你们都要辞差，这一时何处物色合适的人领差？我和母后皇太后商量一下再说。你们跪安吧。”

两人退下后立即去议政王府。议政王看过曹毓英代拟的谢恩折，愤愤地扔到一边道：“我上这样的折子，岂不是承认了蔡寿祺加的罪名？”

文祥劝道：“王爷，蔡寿祺是何许人？一个小小的日讲起居注罢了。加给您罪名的不是他，而是西边。西边的手段您也领教了，不低头能行吗？真是闹崩了，皇上亲政后怎么看您？现在您受些委屈，皇上亲政了自会理解，会更加敬重您，您要向前看呢。还有，为了换西边高兴，我和宝相已经辞了内务府的差使。这个折子您要不同意上，我们两个的差也算白辞了。”

议政王一听两人辞了内务府的差，非常惊讶，气呼呼道：“你们两个真是糊涂，这样以后内廷用度岂不成了无底洞？”

文祥叹息道：“也只能如此。王爷您想想，您和西边为什么事儿一点一点闹翻的？这是个主要原因。只要王爷能复出主持大局，辞这两个差也值。”

议政王叹了口气道：“事已至此，这个折子不上也愧对了你们大家的一片苦心。可是，我实在咽不下这口窝囊气，我堂堂一个王爷，被一个阿谀小人整得闭门思过。折子先放这里，我过几天就上。”

慈安寝宫，太监们正在摆晚膳。慈禧看罢了议政王的折子，递给慈安道：“姐姐你看，六爷总算认错了，说得也诚恳。”

慈安匆匆看过后说道：“再怎么着也是一家人。老六年轻，给他点教

训也就得了。我看，明天就让他上军机领班？”

“既然姐姐这么说，那就这样了。议政王的称号原本也无前例，也就不必再提了。”

议政王的称号并非虚名，拥有这个称号，恭亲王便有了两宫、皇上之下，万人之上的权威和尊荣，岂是一般王爷可比？要剥夺议政王的称号，纯粹是慈禧的主意，因为兴师动众闹这么一场，老六皮毛不损，两宫的权威何在？如果郑重与慈安商量，反而不容易获得赞同，在答应恢复老六军机领班的同时，顺便以轻描淡写的语气提出“议政王”的称号从此不提，慈安反而来不及细想，也无从辩驳。恭亲王奕訢的议政王尊号，就这么一句话剥得干干净净，从此他的王爷也便与其他亲王再无不同。

三下五除二达成心愿，慈禧满心轻松惬意，回头对安德海道：“小安子，明天让六爷第一起独对。”

安德海“喳”了一声，出门安排太监传懿旨。

次日天未亮，恭亲王早早到朝房等着。已经有大臣早到了，正在喝茶。恭亲王将回军机的消息早就传开了，大家都向他道贺。他拱手说着“惭愧惭愧”，算是回大家的好意。

一会儿太监来传，恭亲王整整衣冠向养心殿走去，心里莫名的紧张、委屈，苦辣酸甜说不上是什么滋味。进殿叩头请过安，慈安温和地说道：“六爷，起来说话。”

慈禧也柔声道：“老六，何苦来哉？”

这一句话，使朝会的气氛多了些家人叙旧的温情。

慈安道：“六爷，这一阵军机上总署上，都有些转不灵光了，没了你还真不行。从今日起，你就上军机上行走吧。”

恭亲王再次叩头谢两宫皇太后恩典，说自己太年轻，不知轻重，惹两宫皇太后生气，想来无地自容。说着说着真就伏地恸哭，涕泪俱下。他伤心是真的，当然不是因为惹两宫生气，而是为自己无处诉说的委屈和无奈。好好的军机大臣，被莫须有的罪名开销了，如今重回军机，却要诚意谢恩。更想到自己屡受先皇的猜忌、重谴，好不容易谋出了两宫垂帘亲王辅政的局面，却再次受到重谴，而且是被一个女流玩弄于股掌之间。触到伤心处，哪能不伤心？

慈禧也劝道：“好了六爷，怎么还像个孩子似的哭起来没完。一会儿王公大臣们上朝，你不怕惹人笑话？”

恭亲王抹干涕泪，等着慈禧再说恢复议政王的名号，谁料并无下

文，只听慈禧说道：“让大家都进来吧。”

一会儿王公大臣们都进来了，请过安，排班站好。慈禧对大家说道：“今天恭亲王谢恩召对时，伏地痛哭，无地自容，颇知悔悟。我和母后皇太后商量，从今日起，六爷仍在军机大臣上领班。早朝后军机拟旨来看。前番撤六爷的差，是因为王爷的确有错。今天复六爷的差，是因为六爷乃亲信重臣，才堪佐理，朝廷于内外臣工用舍进退，皆廓然大公，毫无成见。以后恭亲王要尽心办差，各位大臣要尽心帮衬。”

慈禧这番话处处占着理，把她翻手为云，覆手为雨，说得冠冕堂皇。恭亲王心中暗暗佩服，这个女人真的不能小看，自己从此要吃一堑长一智。

“殷兆镛、王宪成参李鸿章对江苏百姓百般盘剥，李鸿章已经回奏。从李鸿章的回奏看，殷兆镛、王宪成的一些说法纯粹是捕风捉影。你们下去后商议一下，朝廷得拿出个态度来。”慈禧又道。

恭亲王已经恢复军机领班的职责，不能不出头请旨：“地方督抚以厘捐充军饷，这是朝廷旨准的，奴才的意思是厘卡只能整顿，不能裁撤，不然军饷便无从保证。既然殷兆镛、王宪成多是捕风捉影，该如何处分，奴才请太后明示，办理起来不至漫无边际。”

恭亲王一口一个奴才，令慈禧心里很舒服，态度不免就和蔼了许多，想了想说道：“捕风捉影本当申斥，念他们是为民请命，而且朝廷向来广开言路，处分就免了吧。”

回到军机处，曹毓英问文祥道：“文相，议政王的称号两位太后都没提，这旨应该怎么拟？”

从前军机处拟旨，向例都是“议政王军机处某月某日奉上谕”，太后没有说明白，而此事又关系重大，曹毓英不能不问。

文祥其实心里明白，两宫皇太后已经剥夺了议政王的称号，但又没明确说，因此他也不好回答。恭亲王把话接了过去说道：“拟旨不提议政王三字，从此没有议政王一说了。”

接下来商议殷、王弹劾李鸿章的事情。殷兆镛这人算得上正人君子，尤其这次恭亲王被罢黜，他虽然也是清流，但没有与倭仁一道瞎起哄，而是单独上折力保恭亲王。因此恭亲王也深怀感激，慈禧主张不处分殷、王二人，也正合恭亲王的意思。因此他说道：“按太后的意思拟旨，总之两句话：厘卡不能撤，殷、王不处分。”

让朝廷头疼的捻军，起源于“捻子”。“捻”是淮北方言，意思是“一股一伙”。最初，主要是些胆大玩命的青壮年经常在安徽亳州、阜阳，河南三河尖以及江苏、山东间护送私盐，以养家糊口。提起自家的职业，不说贩盐，只说入了“捻子”。要论“捻子”的起源，没有一个确切的说法，

有人说明末就有了，有人则说康熙年间才出现的。但成为影响巨大的“捻军”，则是在咸丰三年以后。受太平天国的影响，“捻子”们风起云涌，频繁发动武装起义，规模越来越大，成为苏、鲁、豫、皖间纵横驰骋的“捻军”。

咸丰五年秋，各路捻军在安徽亳州雒河集（今安徽涡阳）会盟，力量最大的捻军首领张乐行（张洛行）在这次大会上被推为盟主。联合后的捻军建立五旗军制，用黄、白、红、蓝、黑五色旗区分军队。每一旗下又有小旗，各小旗基本是以宗族、亲戚、乡里关系结合起来的组织，各旗间互不统属，旗号林立，更不愿离开本土，因此，虽然人数众多，但战斗力却很一般。同治元年，僧格林沁进军皖北，重创捻军，张乐行被部下献给了官军而遭杀害。捻军的余部由张宗禹、任柱率领。金陵被攻克后，太平军已烟消云散，陕西的太平军在扶王陈德才、遵王赖文光带领下还未赶到金陵，金陵城已破，此时他们势单力孤，又面临着僧格林沁大队人马的堵截追剿，走投无路，便加入捻军。他们带去的除数万人马外，还有太平军较为严密的组织方式，捻军因此协同作战能力大为提高。捻军又利用俘获的大批战马，易步为骑，每位士兵配备二、三匹战马，轮流骑乘，采用流动战术，奔驰于苏、鲁、豫之间，把僧格林沁的蒙古骑兵拖得精疲力竭。

僧格林沁是蒙古博尔济吉特氏，这个家族在元代称孛儿只斤家族，是蒙古人的黄金家族，成吉思汗的后裔。到了清朝，仍然是蒙古贵族中最为显赫的一支。僧格林沁十四岁承袭郡王爵位，此后官运亨通，到道光三十年（1850年），三十九岁的僧格林沁已经是镶黄旗蒙古都统，从一品大员。

咸丰三年太平军北伐，兵锋直指京城。咸丰帝大为震惊，命僧格林沁率军进剿，并把努尔哈赤用过的宝刀相授，让他节制直、鲁、豫、皖四省军队，不听号令者可先斩后奏。僧格林沁不负所托，太平军两次北伐，都被他的蒙古精锐骑兵打败。咸丰十年，英法联军进攻北京，他力主抵抗，在大沽口重创英法联军，在五里桥与联军血战，但终因兵器悬殊而撤退。辛酉政变的时候，他成为恭亲王和两宫皇太后的坚定支持者，政变成功后受到重用，朝廷下诏袭亲王衔，世袭罔替，也就是俗称的铁帽子王。金陵攻克后，太平军基本被平定，对付捻军的战功，朝廷不想再让汉人去建，环顾朝廷内外，满蒙八旗中唯有僧格林沁可寄重托，因此授权他节制直、鲁、豫、鄂、皖五省兵马，全权指挥对捻作战。僧格林沁心高气傲，没把捻军放在眼里，向朝廷夸口半年内就可全歼。没想到重新组建后的捻军飘忽不定，他们有意拖着僧格林沁的大军在五省间打转转，让他又愤怒又无奈。

同治四年（1865年）四月间，僧格林沁被捻军牵回鲁西南菏泽一带。捻军已经布下口袋阵，专等被怒火气蒙了头的僧格林沁来钻。僧格林沁求胜心切，撤掉了金碧辉煌的王爷仪仗，收起了御赐的红罗大帐，命令人不离马，马不离鞍，夜以继日地急驰追赶。骑兵尚且难以支持，步兵更是疲惫不堪，累死摔伤大有人在。僧格林沁顾不得这些，抛下大

队人马，率数千蒙古骑兵疾驰，眼看就要追上的捻军却又消失得无影无踪。他勒住坐骑，接过亲兵递过的羊皮袋，喝了几口酒便大骂道：“狗日的张阎王，这算哪门子打法，只知道拖着老子跑，从来不敢与老子痛痛快快地杀一仗。”

总兵恒龄劝道：“王爷，先歇歇战马再说。咱们追得太快，赶上来的只有百十骑，当心中了捻匪的诡计。”

僧格林沁指着前面道：“前面这片水套地区是咸丰五年黄河决口后形成的，河汊纵横，不便于大队疾驰。捻匪向来以奔驰见长，进了水套地区，他们的那一套就没用了。胜负在此一战，我蒙古铁骑一定要在这里消灭张阎王！”

恒龄提醒道：“王爷，捻匪一直是飘忽不定，疾驰狂奔，如今却钻到黄河水套地区，这是不是有些不合情理？”

僧格林沁已气蒙了头，反驳道：“有什么不合情理？他们拖着咱跑，咱累，他们也一样累。两个月来，出河南入山东，南下江苏，再回山东，数旬间奔驰不下四千里，捻匪已是无力再逃了。”

“王爷，这就是捻匪的高明之处，硬打打不过，就一味地拖着我们跑，把我们拖累了，就回头打一仗，打了再跑，让人防不胜防。”恒龄却不如此看。

总兵陈国瑞却和僧格林沁一个看法：“恒军门，你不要长贼人志气，灭自己威风。他再能，也不是王爷的对手。”

僧格林沁也笑道：“恒老四，你是不是怕死了？”

恒龄还是劝道：“恒龄不怕死。只是咱们的步兵离大队还有一天路程，如今骑兵大队也未跟上来，咱们势单力孤，还是等人马到齐了，明天开战不迟。”

“战机稍纵即逝，明天捻子又兔子似的跑了，上哪打去？”僧格林沁拿马鞭指指前面大片金色麦浪，“麦子马上就熟了，捻子不愁吃喝了，就更难剿灭。捻匪主力就在前面，今日一仗定能斩草除根！派人速去通知曹州知府，准备五百头猪，五百只羊，明天犒赏我军将士。”

此时，一骑飞驰而来，原来是山东巡抚阎敬铭的信使，他恭恭敬敬递上信道：“王爷，阎巡抚让卑职务必回禀王爷，曹州一带河汊纵横，又有水套旧匪呼应捻匪，请王爷小心捻匪的诡计。”

僧格林沁匆匆看罢阎敬铭的信，呵斥道：“山东各军胆怯如鼠，任凭捻匪为患，还有脸来向本王说三道四。你回去告诉阎敬铭，他的东军不敢与捻匪接仗，我蒙古铁骑照样收拾捻匪。迟则十天，快则一两天，必将捻匪大股歼除！”

信差碰了一鼻子灰，讪讪地拨马而去。

僧格林沁命令恒龄率部作为左路，常星阿率部作为右路，他和陈国瑞亲率中路，三军并进，互相策应，务必一战剿灭捻匪。

曹州城西，数路捻军云集，戈旌如林，人马如蚁，不见边际。关帝庙内，张宗禹正在作战前部署。参加会议的有赖文光、任化邦、邱远才、范汝曾、陈大喜、宋景诗，捻军的主要首领均参加了会议。

张宗禹站在一尊佛像前，面对众位将领大声道：“各位兄弟，两个月来我们牵着僧妖的鼻子，南下北上，东奔西走，就是为了拖垮僧妖，惹怒僧妖，让他无力作战，而又急于求战。机会终于到来了！各路弟兄都已齐聚曹州，再加上水套兄弟的帮助，曹州就是僧妖的葬身之地！僧妖急，但我们不能急。我们要等僧妖钻进口袋，钻到我们鼻子底下时再痛痛快快地打，让他的洋枪洋炮只能当烧火棍用，让他的蒙古铁骑向前冲不动，向后逃不了。人送我外号小阎王，这一次，就让僧妖和他的虾兵蟹将们见阎王吧。”

众人哄然大笑。

吃过午饭，太阳偏西，僧格林沁的马队及部分步兵赶了上来，但已经累得七歪八倒，哪还有打仗的心思？僧格林沁在亲兵的扶持下跨上战马，几日连续驰骋，手臂已经僵硬疲乏得握不住缰绳，亲兵只好拿一条束马腹的布带帮他束腕挂在肩上，以驭战马。他大声吼道：“都给我打起精神来。骑哨已经察探清楚，捻匪正在向黄河逃窜，根本无心打仗，这正是天赐良机。立功发财的机会来了，曹州知府准备好了猪和羊，消灭了捻匪，我放你们三天假，好好地逍遥！有畏敌不前者，斩！有不听号令者，斩！”

放三天假，好好地逍遥，大家都明白那其实就是默许可以放手抢掠，放胆追逐女人。剽悍的蒙古骑兵打起了精神，一边策马冲锋一边粗犷高声啸叫，仿佛又回到了大草原。步兵们也像喝了几碗米酒，眼睛亮起来，喊着冲杀的号子，彼此鼓励向前奔。

恒龄的左路军追到柳林深处，突然伏兵四起，他的人马疲惫不堪，哪里是养精蓄锐的捻军对手，死的死，降的降，恒龄在亲兵护卫下侥幸逃脱。右路军的情况更糟，总兵常兴阿被乱刀砍死。

僧格林沁并不知道左右两路大军已经被消灭，依然督军往前冲。越往前走，河汊越多，柳林越密。陪同僧格林沁的陈国瑞是有名的无赖总兵，争强好胜，却是有勇少谋，对眼前的复杂地形和危险毫无察觉，只顾跟着向前冲。

爬上一道土堤，僧格林沁与一队突然出现的捻军马队不期而遇，捻军只有三四百骑，拨马仓皇而去。僧格林沁兴奋起来，高声命令马队快追，落在后面的几骑捻军被射翻马下。僧军斗志大增，呼啸着向前追

去。

突然，四面响起炮声，几乎与炮声同时，柳林里、土堤后、河汉芦苇荡中，捻军仿佛从天而降，呼喊着重围上来，正在逃跑的捻军马队也拨马回冲。捻军旗帜猎猎，龙腾虎跃，显然是以逸待劳，早有准备。僧格林沁还指望他的蒙古铁骑能够奇迹般爆发出狂风呼啸过秋林的气势，冲出一点锐气来。但这里是黄河水套，河汉纵横，柳林密布，战马根本驰骋不起来。陈国瑞高声叫道：“弟兄们，随我殿后，保护僧王突围！”

僧格林沁不再固执，拨马而走。可他们已经迷失了方向，只管向前跑。但捻军仿佛布下了天罗地网，始终不能摆脱他们的追逐。后来，他们发现了一处废弃的圩寨，土坯的寨墙还算结实。僧格林沁率军冲进去，步兵们立即占据有利地势，架起洋枪。捻军冲了几次都没有冲进来，于是在圩墙外挖掘壕沟，准备把里面的人困死。

这个圩寨并不可恃，僧格林沁明白，只能趁着夜色抵挡一时。而且粮草无多，顶多坚持一天。捻军壕沟一旦合围，将只有死路一条！将士们都劝僧格林沁趁夜突围，就是战至一兵一卒，他们也要保护僧王突破重围。

僧格林沁别无选择，他喝了一羊皮袋酒，有些醉了，上马也认不上蹬。那匹马也怪，咳咳地直叫，却一步也不肯挪，他只好换另一匹马。弯月挂在西天，天亮大概还要一个时辰。趁着天亮前的黑暗，僧军洋枪队冲在前面拼命突围，亲兵们则护卫着僧格林沁逃命。一路上伏兵不断，天快亮时，跟在僧格林沁身后的只有一名年轻的亲兵了。

此时，喊杀声已经远去，主战场已经抛在了后面。僧格林沁的命总算保住了，但他的两万多兵马大概损失殆尽了！僧格林沁滚鞍下马，匍匐向北，失声痛哭。亲兵也下马，劝他不要悲伤，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只要王爷幸免于难，那就胜过千军万马。

两人正要上马逃命，突然听到有人高喊：“放下刀枪，留你们一条狗命。”

借着黎明前淡淡的曙光，僧格林沁看到，站在他面前的是三个十三四岁的孩子，两个持刀，一个持矛。他身后的亲兵挥刀向前，三个孩子竟然毫不畏惧，刀矛齐下，亲兵已被斩杀。

僧格林沁哄骗道：“孩子们，我也是被官兵抓去当差的，你们就放过我吧。这块玉石，还有这把刀，刀鞘上镶着玛瑙金子，可值钱了，都给你们，就让我走吧。”

“皮绠哥，放了他吗？”另两个问那个稍大些的孩子。

那个大些的孩子道：“你骗得了别人骗不了我张皮绠。你不是被抓的差，你是个大官，一看你的红顶子就知道。宝石我们收下，人嘛，照样

要跟着我们去见旗主。”

僧格林沁一看无望，只好挥刀抵抗。但胳膊酸软无力，三两下刀就磕飞了，当胸挨了张皮鞭一矛，两个孩子再补上一刀，号称草原雄鹰的僧格林沁登时毙命。

这时天已经亮了。陈国瑞率十数名残兵驱马而来，远远看到三个孩子穿着官军的衣服洋洋得意唱着民谣——

捻子打圆圈，官兵暗胡撵；

官兵想歇脚，捻子围跟前；

捻子举起刀，官兵把爷喊：

千饶命，万饶命，饶俺回去杀州官！

陈国瑞发现一个孩子所戴竟然是三眼花翎的红顶子！整个官军中只有僧王是三眼花翎！

“不好！僧王有难了！”恒龄痛叫一声，吩咐手下四处搜索，很快便发现了草丛中的僧格林沁的尸体。他的官衣被剥光了，只有里面的白绸衬衣，胸前背后已被鲜血染透。

陈国瑞背起僧格林沁的尸体，在亲兵的护卫下，仓皇而逃。

晚膳后两宫太后正在遛弯的时候，僧格林沁阵亡的六百里加急递进宫中，小太监一路疾跑送过来。慈安看慈禧神情凝重，便问道：“莫不是捻匪剿平了？金陵克复的时候，也是六百里加急。”

“不，这次恐怕不会是捷报，这些日子一直是僧王失利的消息，怎么可能突然就来了捷报呢？”慈禧嘴上冷静地说着，心里却劝自己一定要沉住气，吩咐太监道，“打开吧，请母后皇太后阅。”

“这等折子，还是你看吧。”慈安已经紧张得不行了。

“也许是捷报。不管是吉是凶，都要叫六爷快来。”慈禧安慰道。

黄匣子打开了，慈禧没看完，脸色就十分难看，轻声说道：“僧王坏了。”

慈安颤声问道：“怎么就坏了？”

“殉国了。”

两人到了养心殿东暖阁等着恭亲王。恭亲王进门正要叩头请安，慈安挥了挥手道：“六爷免了吧，僧王没了，怎么办？”

恭亲王一路上就估计肯定是军事挫败，但没想到僧王竟然阵亡了，也禁不住抽了一口冷气。

慈禧此时已经平静了，沉着地说道：“老六，捻匪如果北上进逼京师，真是危险万状。你说说看，怎么办？”

“最急办的是要调兵加强京畿防务。”恭亲王主持枢廷多年，临事镇定，轻重缓急胸有成竹，“第一，应立即谕令直、鲁、豫三省严防死守，勿让捻子过境。第二，应立即密调察哈尔、热河的旗营入卫京师。其三，令李鸿章派淮军十营，尤其是带上戈登留下的洋枪队，乘轮船赴天津，然后由天津入卫京师。”

慈禧暗自佩服，这些调兵部署她大体也想到了，但没想到用轮船运兵这一招。乘轮船从上海到天津，比陆路行军快得多。

“好，你们拟旨来看。”

“第二件急办的，就是僧王的丧仪。僧王劳苦功高，饰终典礼自当从优，按例当选派乾清门侍卫前去迎护灵柩，回旗路上着沿途地方官妥为照料。还有就是准其入祀京师昭忠祠，出师省份都建立专祠。生前事功，让国史馆立传，这些都是常例。僧王的儿子孝满后即着承袭亲王，无须引见，以示朝廷优恤之意。僧王的谥号也必须让礼部尽快斟酌。”

“僧王有大功于朝，这件事军机上和礼部商议，先拿出个章程。”

“第三件需要尽快办理的，就是大军统帅的人选。”恭亲王点到为止。

太平军兴以来，八旗绿营一败涂地，幸亏有僧格林沁，让满蒙贵族看到了八旗重新振作的希望。特别是金陵克复后，抑汉扬满的布局已经是尽人皆知。僧格林沁的蒙古铁骑可称得上是战绩卓著，无论满人还是蒙古人，都期待着他来踏平捻军，就可与湘淮军平分秋色。待湘、淮军陆续裁撤，天下将重新回归满蒙手中。然而，人算不如天算，僧格林沁不但自己把命搭上了，他所部精锐损失殆尽，被捻子俘获的战马就有近万匹。无论慈禧还是恭亲王心中都明白，八旗从此是彻底没落了，目前大清天下，要重新依靠湘淮来支撑。恭亲王复出后，锋芒有所收敛，涉及这种大政布局，他要等慈禧先发声。

“看来又要依靠湘淮军了。”慈禧对大局心里明镜似的。

“湘淮军离不开曾国藩、李鸿章师徒二人。曾藩近年身体不好，而且湘军大量裁撤，将来与捻子作战的主力恐怕要靠李鸿章的淮军。”恭亲王的意思，统帅要从二人中选。

“曾国藩身体不好，但他威望摆在那里。让他出任统帅，学生配合，方方面面都比较得体。”慈禧一语定乾坤，“曾国藩北上督师，那么两江

总督就要有人来署理，李鸿章是一个人选，漕运总督吴棠也是个人选，你们仔细商议一下，两江总督和江苏巡抚的人选，必须一并定下来。”

吴棠被提名署理两江，恭亲王并不觉得奇怪，这些年来，吴棠慈善可以说是长盛不衰。

吴棠是安徽盱眙人，字仲宣，号棣华。年轻时家里赤贫，连蜡烛油灯也用不起，而他却喜欢读书，晚上常借雪光、明月苦读。后来中进士、点翰林，出任淮安府清河知县。清河县城清江浦是运河要冲，江南河道总督、淮扬道治所也都在这里。道光年间，吴棠的旧友湖南道员刘某谢世，其子扶棺回籍。丧船抵达清河县时，吴棠立即派人带三百两白银去船上送给刘某的儿子。仆役来到河边，看见一艘丧船停在那儿，上前一问，果然是道员之灵，便呈上三百两白银作为祭礼。船上的姐妹两人接过银钱，千恩万谢。但此船的灵主是安徽皖南道惠征，他的两个女儿也是扶柩还乡，船停在清河码头，当时川资用完，姐妹俩正愁如何回京，三百两银子可谓雪中送炭。

吴棠听了仆役禀报，觉得很不对劲，因为刘某并没有两个女儿。于是派人再去打听，原来码头上停着两艘丧船，仆役送错了地方。他把仆役臭骂一顿，而且要他如数讨回。可师爷拦住了：“区区三百两银子对东翁而言九牛一毛，但对扶棺北上的姐妹俩无异雪中送炭。东翁如果送而复讨，一则显东翁小气，二则也让二姐妹愤恨，何必行此不智之举？东翁不妨以错就错，亲自去祭奠一番。听说二姐妹回京应选秀女，如果万一进了宫，东翁岂不是多了个靠山？”

吴棠大以为然，第二天又封了三百两银子，亲自送到刘某船上。祭拜之后，再到另一艘丧船上亲自祭拜惠征。两个少女见到素昧平生的吴县令如此仗义，自然感激涕零。“千万要记住咱们的恩人，他日若能富贵，一定报答这个贤良的人！”姐妹俩将吴棠的名帖珍藏在妆盒中。

这两姐妹后来都成了大清朝举足轻重的人物，姐姐成了慈禧太后，妹妹则成了醇亲王的福晋。其实，这只是官场轶闻，吴棠仕途畅通无阻，并非仅靠裙带关系，他两任清河县令，口碑极好，而且与捻军、太平军作战多年，是地方有名的守令之一。

然而，由他署理两江总督却很不妥当。朝廷既然决定曾国藩北上督师，而所带主力是李鸿章的淮军，由李鸿章署理两江，自然千方百计为曾国藩筹饷。而吴棠署理两江，李鸿章心里肯定不痛快，与吴棠之间难免龃龉，那就如同在湘淮中加了沙子，反而会误事。所以次日回奏，恭亲王说经军机处认真考虑，两江总督还是由李鸿章署理。慈禧从善如流道：“你们考虑得很周全，就让李鸿章署理两江。那么他空出来的江苏巡抚，你们考虑了吗？”

“按一般定例，现江苏布政使刘郇膏，可以署理江苏巡抚。而且几年来，一直为淮军筹饷，李鸿章称赞他厚重方刚，实心任事，为幕僚中不

可多得之人。”恭亲王早有准备，张口即回。

“那就这样吧。巡抚以下，布、按两司等员，都由曾国藩、李鸿章商议确定妥当人选，朝廷不再干预。”慈禧点了点头。

李鸿章同时收到两份上谕。一份很短，是关于他和曾国藩的任命

命钦差大臣协办大学士两江总督曾国藩赴山东督师剿贼。以江苏巡抚李鸿章暂署两江总督。江苏布政使刘郇膏暂护巡抚。

另一份则颇长，以六百里加急谕知两江总督曾国藩、杭州将军国瑞、副都统富明阿、直隶总督刘长佑、漕运总督吴棠、江苏巡抚李鸿章、山东巡抚阎敬铭、安徽巡抚乔松年、河南巡抚吴昌寿。这份上谕叙述了僧格林沁战死的过程，对直隶、山东、河南、安徽等省防务进行了部署，对曾国藩和李鸿章分别提出要求——

两江总督已有旨令李鸿章暂行署理，即着前赴金陵接印任事。两江任大责重，李鸿章务须悉心经理，仍随时与曾国藩筹商。曾国藩军营调兵集饷各事宜，该抚并当妥为筹划，不得稍有迟误。曾国藩于接奉此旨后，即着先就现有兵力，带领出省北上。其余各路得力兵勇将弁，不妨陆续檄调，未可久待征兵。总督印信，暂交藩司万启琛收存，毋庸俟李鸿章到金陵交卸。该大臣公忠体国，久著勋勤，必能赶紧赴援，尽扫寇氛，绥靖北路。

李鸿章看罢上谕，心情非常激动。虽然是署理两江，但不用说其地位已非江苏巡抚可比。还不仅如此，他一直为淮军担忧的出路问题也因此解决。湘军裁撤了，剿捻的重任必然落到他淮军的身上。淮军不仅不能撤，而且还将出省作战，其影响力必然随之大增。他这淮军统帅，地位必然随之更加稳固。淮军只要有仗打，就能不断立功，他淮军帐下，将来不愁不出封疆大吏，就如同曾老师以湘军为基础，经营出那么多湘军出身的督抚。用不了几年，他淮系的势力就可完全与湘系共天下。那时，他李鸿章就如同眼下的曾老师一样，系天下之安危，在朝廷面前，可称得上一言九鼎。

打仗打的是粮饷，淮军北上剿捻，两江尤其是江苏这饷源之地不可丢，这是淮军的根本。江苏巡抚由刘郇膏护理，暂时可保无虑。江苏藩司、臬司分别让郭伯荫、王大经出任，江苏便牢牢掌控在他李鸿章手中。仅此还不够，淮军出省作战，打到哪里，哪里就是饷源地，必须好好筹划，借剿捻的机会把淮军的饷源地趁机扩大。李鸿章心思灵动，思绪万千，远远超越了一个署理两江总督的视野。

第二十章 李鸿章上驷奉师 曾国藩重兵剿捻

接下来他要立即办理的有两件事，一件是要给曾国藩写一封亲笔信，一件是要上奏朝廷，谈一下他对剿捻的考虑。

给老师的信他立即动笔，一则表示祝贺，“上意专倚吾师保障北方，收拾残烬，时机紧迫，物望丛积，自属义无可辞。”二则表明他和淮军的态度，不待老师张口，便把调兵筹饷的事情筹划好，以解老师后顾之忧，“恩师随身苦乏兵将，淮军铭、盛、传、树三军共三十三营，计一万六七千人可供恩师驱策。”他特意介绍他的两位得力干将刘铭传和张树声，“省三前数年徒以骁勇称，自克复苏常后，历练渐深，谋略大进，程方忠尝言为淮军特出之将。师门时为提携劝诱，加以马队，似可独当一面。琴轩坚忍果决，有文武之资，又与省三至好，两军互为犄角，必为师门可倚之师。学生以上驷奉吾师，以中下驷留鸿章左右。”他又提出让六弟李昭庆随行，“六弟应令随侍旌麾，少效犬马，藉可联络诸将。”至于署理两江，必须让老师放心，“鸿章奉命暂权督篆，事棘何敢固辞！所幸墨守师训，亦步亦趋，再随时随事请教，冀无颠蹶。苏事暂交松严，仍是一鼻孔出气，兵饷或不致掣肘。拟派郭远堂署藩，王晓莲署臬。当否？乞明示。鸿章即料理交卸各事，出江阴乘轮船西上，未知能稍待否？”李鸿章自觉此信处处周到，立即派专差送往金陵。

给朝廷的密折，他定名为《密陈剿捻事宜折》。朝廷对剿捻事宜已经做出部署，但仅是调兵遣将而已，将来如何剿捻却并没有一言半语的部署。这说明朝廷对僧格林沁失败的原因并没有很好地总结教训，而这事关下一步剿捻成败。尤其是他的淮军将走上剿捻第一线，如果这问题解决不好，他的淮军难免又步僧格林沁后尘。

李鸿章对起草奏折那是轻车熟路，不过他的风格与老师不同。有折上奏，曾国藩总是先让若干文案各拿一稿，然后各取所长。这样固然有取众长的好处，但文案们却有种被考试的感觉，尤其所起草文稿只字未用，则是屈辱羞愧五味杂陈。李鸿章出自曾幕，对此深有体会。所以他安排起草奏折，总是把文案们叫到一起各抒己见，李鸿章最后指定一人或几人起草，他简单一改，就放炮拜发。而且李鸿章上折，有话则长，无话则短，直来直去是他的最大特点。

这次的奏章，他先要说明僧格林沁败在哪里，“往见僧格林沁统带马队，穷年累月逐贼而行，到处掠食，不于险要形势及贼匪归路窜路布置扼扎，虑其疲惫日久，将有大挫，而不敢越俎而言。伏读叠次寄谕，飭该亲王持重养锐，冀其或稍省悟，不谓竟以此一蹶不振，然其忠勇勤劳，实非诸臣所及。”李鸿章的意思是，僧王败就败在追着捻军跑，没有在紧要处驻扎。那么他的淮军将来打仗，千万不能再像僧军一样，被捻军牵着鼻子走。“臣军由江南剿贼入手，因西洋火器精利倍于中国，自同治二年以后，责成各营雇觅洋人，教练使用洋枪炸炮之法。臣军每营用洋枪四百余，少者亦三百余条；洋药铜帽每开一仗则须数万斤，其开花

炮队、炮具之笨重，药弹之烦冗，每出一仗则须数十巨舰装运，此非他人所能深知，他省所能接济者也。”淮军优势在洋枪洋炮，而洋枪洋炮后勤所需量大，而且要从江苏供应，因此要像僧军那样四省间纵横奔驰，是绝对不可能的。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原因，“淮军全随湘军营规，无论调援何处，事势缓急，仍守古法，日行三四十里，半日行路，半日筑营，粮药随带，到处可以立脚。是以用兵江苏，卒能成功，此又非他省将帅所能仿行，非他军但图野战不肯扎营者所能体会也。”这就是湘、淮军坚持的“步步为营”，看似笨人笨法，实则稳扎稳打，坚固不摇。淮军践行这样的营规，当然也不可能在剿捻的时候东奔西走。李鸿章其实这是在给朝廷打预防针，不要到时候指手画脚，责备淮军行动迟缓。

那么，应该怎样来对付捻军呢？李鸿章的战略，概括为八个字“坚壁清野，以逸待劳”。“至目今制捻之策，臣愚以为须令直、东、皖、豫各省居民坚壁清野，官督民团，去邪扶正，认真办理，否则贼得地觅食、掳人，增党为患，竟无底止；须令各省整练步队劲旅扼要扎营，伺近邀击，否则贼得任意去来，官军徒增疲乏，无裨实用；须令各将帅多练马队，否则无力兜追，剿办殊难痛快。”捻军向来是跑到哪里掠食到哪里，如果坚壁清野，他们没吃没喝，战斗力必然受影响；从前官军被捻军牵着鼻子东奔西走，疲惫不堪，现在驻扎军事要地，以逸待劳，捻军行军迅速的优势也就无用武之地。可是这样一来，必然旷日持久，朝野内外必然责备统兵大员，所以李鸿章再次苦口婆心劝朝廷要沉住气，“应请皇上于久在军营带勇卓有成效文员中慎选擢用，不责速效而求远略，不鹜虚谈而考实济，庶缓急可待，而残寇可灭。臣因事危迫，冒昧直陈，未知有当万一否。伏乞圣鉴裁择施行，谨具折密奏。”

这份密折，李鸿章也派专差抄报曾国藩。

与李鸿章踌躇满志、跃跃欲试不同，曾国藩接到任命他为钦差大臣、节制三省军务的上谕，他愁眉不展，心里是一百个不情愿。

他自咸丰三年创练湘军，打了十几年仗，对军旅生活已经厌倦，对功名利禄已经心如止水。何况他的身体如今已经大不如前，眼睛看不清东西，总是流眼泪，说话长了舌头就发涩，口齿不清，精神也不行，看书稍长就头晕。身体差是一方面，当初与太平军作战，有曾国荃的吉字营全力支撑，如今湘军已经裁撤殆尽，他所能调用的不过几千人，将来作战的主力是李鸿章的淮军，哪能与吉字营相比？何况现在的湘军将领，头上是红顶子，家里是从战场上劫掠的金银财宝，都打算广置良田美妾，过富贵安逸的日子，谁还愿跟他北上剿捻？当年他节制四省文武，长江航线上无一船不张湘军旗帜，江南督抚大员，无一不是出自湘军门下……他那时真正是运筹帷幄，决胜千里。而如今，他是节制三省的钦差大臣，可是直隶总督刘长佑、山东巡抚阎敬铭都有自己的队伍，也都是靠军功和政绩走上了封疆大吏的位子，对他这位钦差大臣，哪有当年那种默契、配合？他的高足李鸿章虽然表示“上驷奉师”，但这只是表面文章，将来淮军能否指挥裕如，实在没有把握。有这种种的不如意，曾国藩接到上谕后立即上折辞差，请朝廷收回节制三省的成命，另

派知兵大员，他愿随军作个会办效力。

朝廷对他的请求立即明确回复，不允他辞差。于是他再次上折请辞

臣上次具折力辞节制直隶、山东、河南三省之命，未蒙谕允。皇上优待老臣，略短取长，不惜假以威柄，而微臣度德量力，实难任此事权。将来臣之兵力，只能顾及河南之归、陈，山东之兖、沂、曹、济。其余各府，万难兼顾。直隶则远在黄河北岸，臣力恐不能及。徒冒虚名，全无实际，寸心惴惴，深抱不安。

从前亲王僧格林沁，节制直、鲁、豫三省，每当追贼之际，昼食粗粝，夜宿单棚，勋劳卓著，臣自愧十分不及其一二。臣属封疆大吏，较之勋戚贤王，礼数固当大减，名分岂可齐衡？僧格林沁以亲王之尊节制三省，名实相符，臣又如何能膺此重寄？唯有吁恳天恩，明降谕旨，收回节制三省成命。至于剿捻事宜，凡思虑所能到，才力所能及者，自当殚竭血诚，与三省督抚和衷商办，冀此迅歼逆氛，仰纾宸虑。区区愚诚，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曾国藩不愿离开两江，但李鸿章快刀斩乱麻，一副盼着老师快走的架势。他先是派潘鼎新率十营乘轮船从上海出发，就像他当年千里轮运赴上海一样，把五千人马直接航运到天津登岸，然后分驻景州、德州，以拱卫京师，安定人心；另一路则派刘铭传立即带铭军赶到济宁驻守，这里是僧格林沁的大本营，他的残部聚集于此，人心惶惶。刘铭传大军一到，可安军心。办完这些事情，他就乘轮船沿长江到金陵来了。

这令曾国藩隐隐有些不快，他的这位学生太急于接手两江总督了。巡捕来报，说李鸿章已到了行馆下榻，请示上午是否有时间拜见。曾国藩当时正在与赵烈文下棋，他自言自语道：“他就这么急于把两江督篆拿到手吗？”

赵烈文自然听得出曾国藩是在说李鸿章，他示意巡捕先退下，把茶递给曾国藩说道：“由少荃来署理两江，总比别人强得多，起码老师在前线督师，不必为粮饷发愁。”

赵烈文说得有道理，李鸿章署理两江，前线是淮军在拼命，就是不为曾国藩着想，为了他的淮军也应当全力支持。赵烈文也明白曾国藩对李鸿章心怀不满，但如今他羽翼丰满，不宜怠慢，所以委婉地劝道：“少荃已被老师扶上高位，从此只有更加倾力护持。将来北上剿捻，还要依靠他的淮军。何况青出于蓝，师门脸上也有光。”

这些道理曾国藩岂能不懂，只是李鸿章太热衷于权柄。他对李鸿章的总体评价是，才胜于德，他用人向来是坚持德在才前。李鸿章的行事风格，让他隐隐不安。然而，正如赵烈文所言，如今他羽翼已丰，已是抚台大员，二等肃毅伯，只有全力雕琢，锦上添花；弃之不用或敬而远之都不可能，也不应该。

曾国藩的本心是想晾晾这位为两江督篆兴冲冲而来的学生，但理智告诉他，此时师生万不可生出嫌隙。他喝罢一口热茶，挥了挥扇子道：“惠甫，吩咐他们开中门，迎接少荃。”

总督衙门的中门，一般只有钦差或重要大员来访才开，为李鸿章开中门是极高礼遇，曾国藩的隐忍功夫不能不令赵烈文佩服。赵烈文一直到仪门代为迎接，李鸿章一脸笑意，抱拳说道：“哪敢劳动赵老弟大驾！”

两人熟不拘礼，赵烈文拱手道：“老师在西花厅等着中丞大驾呢！”

“老师身体如何？”在前往西花厅的路上，李鸿章问道。

“精力不及从前，两眼昏花，尤其左眼更是不济，看邸报越来越吃力了。”

曾国藩已经拄着杖站在西花厅门口，李鸿章连忙趋前一步要行下属参见大礼，曾国藩摇手道：“不必不必，惠甫你拦着他。”

“中丞大人不必行此大礼了吧。”赵烈文扶住了李鸿章的手。

李鸿章已经半跪了下去，在赵烈文的搀扶下站了起来，改行作揖礼。师徒两人分宾主坐下，李鸿章说道：“学生到镇江巡视防务，顺便过来看看老师，学生年节时给老师拜过年后，竟然有半年未见老师，心中实在不安。”

李鸿章闭口不谈奉旨前来接督篆的事，只说来看望老师，曾国藩自然知道这并非实情，他没必要去计较，笑道：“劳少荃挂念，老朽身体是一日不济一日。朝廷非要我这老牛来拉剿捻的大车，实难胜任，我已经两次辞差，但愿朝廷能够体谅老臣的苦衷。”

“放眼九州，除了老师谁能胜此重任！依学生看，老师辞也无用，朝廷绝对不会答应的。”

“少荃，外人以为我是虚情假辞，我可是真的力不从心。湘军已经裁撤殆尽，目前能跟我走的不过三千人，就是这三千人，心底也是一百个不情愿。”曾国藩一摊双手，做出一副为难的样子。

“这个老师不必担心，五万多淮军，除了留万把人守两江要地外，三万多人全凭老师驱策。湘淮本是一家，淮军就是湘军，老师应当把淮军当九叔的吉字营一样来用。我已经给淮军将领打了招呼，到了前线唯老师之命是从，谁敢怠慢，就别怪我翻脸无情。”

李鸿章的态度很令曾国藩满意，他拍了拍李鸿章的手背道：“老朽如今所能依靠的只有少荃和你的淮军了。”

“老师何出此言，向来是学生依靠老师，哪敢说老师依靠学生。当初学生在老师幕府，还是个不知轻重的意气书生，如今封疆开府，还不都是老师提携？往后学生还要依靠老师指教，学生和淮军受老师驱策，那是学生的职分。”

曾国藩点头道：“有你的淮军，我心里稍稍有底了。少荃，我有个想法，这两江总督干脆由你来做。”

“老师这是要折杀学生。朝廷有旨，令学生暂且替老师保管一下两江督篆，学生不能不奉命，哪敢觊觎两江？学生署理两江，别的都不必费心，只管一门心思给老师筹饷，让老师在前线无后顾之忧。待老师凯旋之日，学生一定效迎十里，跪还两江督篆。”这番说辞是李鸿章提前就有所准备的，署理两江必须让曾国藩放心，他绝无异心。

“少荃领会错了，我是真心想辞这两江总督。我去了前线，两江的事情自然不能兼顾，让你来放手做这两江总督，岂不更是顺理成章？再说让你来做，总比让别让人来更合适。”

李鸿章依旧推辞道：“老师这个念头连想也不必想。学生署理心安理得，如果老师真要上折让学生实授，朝廷绝对不会答应，如果改派别人前来，岂不是便宜了别人？那时候不但老师不能安心，就是学生也为淮军坐立难安。”

这话是实情。曾国藩该说的话都说到了，李鸿章的态度也算摸清了，他梳理着花白的胡须道：“少荃，朝廷一催再催，我必须动身北上了。你正巧也过来了，不然我也要派人去请你，咱们明天就交接两江督篆，我放心准备起程，你全心来照看两江。”

“学生还没准备，江苏的事还没交代，现在接督篆有些仓促吧？”李鸿章故意撒谎。

“现在接正好。江苏那边是松岩接手，没什么不放心的。说准了，明天在大堂交接。”曾国藩一副不容置疑的语气。

第二天在大堂交接督篆，两江总督的长方大印供在桌上，曾国藩焚香拜过，双手交给李鸿章，李鸿章接过后，恭恭敬敬放回桌上，他再焚香拜过，交接仪式完成，李鸿章正式署理两江总督。

然后两人回到签押房，商讨剿捻大计。曾国藩的剿捻方略基本采纳李鸿章的设想，他初步确定在苏、皖、鲁、豫四省边境，设立四大军事重镇：即安徽临淮、江苏徐州、山东济宁、河南周口，以重兵驻守。以有定之兵，制无定之寇，以逸待劳，控制要冲，一处有急，三处赴援。这四大军镇，湘居其一，淮居其三。另外派李昭庆训练马队，加以僧格林沁的旧部骑兵，同为游击部队，随从曾国藩随时应变。对这个安排，李鸿章也很满意，六弟跟着他与太平军作战，真是舍生忘死，可是李鸿章为了避嫌，在做保案时总是有意委屈他，弄得兄弟几乎反目，如今派

到曾国藩门下，老师自然会格外关照，可弥补从前遗憾。

五天后，曾国藩整装起行，沿运河乘船北上，直奔徐州，他计划设帅府于此。他派出专差，令所过州县，遍贴招贤榜。

运河边上的宝应县贴出的招贤榜，引起了薛氏两兄弟的注意，弟弟薛福成奋笔疾书，写成洋洋近万言的《上曾侯书》，哥哥薛福辰随时打探消息，只待曾国藩的座船一到，就陪弟弟前去献策。

薛氏兄弟共四人，老大薛福辰，老二薛福同，老三薛福成，老四薛福保。薛家并非宝应人，而是无锡人。咸丰八年，父亲薛湘任安福县令，老大薛福辰和老三薛福成到湖南去看望父亲。谁料赶到不久，老父病重而亡。而他率勇与太平军作战，经手的账目是一堆烂账，兄弟两人只好在湖南等着账目弄清。这一等就是近一年，咸丰十年春，兄弟两人听说太平军东下苏常，家乡无锡也遭兵灾，心里惦记家乡亲人，于是再三向府县陈情，得以扶棺回乡。回到家乡，才知已是家破人逃。太平军攻破无锡后，薛家的产业已是荡然无存，伯母悬梁自尽，堂嫂抱着儿子跳井自杀，堂兄因骂贼而遇害。几经辗转，兄弟两人在宝应东兴找到了离散的家人。一家人寄人篱下，住在两间又矮又潮的小屋内。薛福成本来就对八股取士不以为然，湖南一行，他深为百姓流离失所而震惊，觉得唯有经世致用的学问，才能救民于水火，所以埋头于研究天文、农政等。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大清又是割地又是赔款，他因此对洋务也开始关注。

曾国藩坐船到宝应的时候，正是风雨交加，兄弟两人冒雨将《上曾侯书》交给码头的戈什哈，并一再说明，每天都在码头等候召见。戈什哈道：“你的上书我一定交给大帅，但大帅能不能召见却说不准。想见大帅的人多了去了！”

午饭的时候，赵烈文拿着薛福成的万言书，来到曾国藩下榻的驿馆道：“老师，今天收到一篇奇文，洋洋近万言！”

“呵，万言书！”曾国藩很感兴趣，“是空话连篇，还是有些真货色？”

“有些空话，但也有真知灼见。文笔也很流畅，只可惜字写得实在难看。”

赵烈文把《上曾侯书》递给曾国藩，字确实很差。文章这样开头

太老夫子元侯中堂节下：窃唯天下之将治，必有大人者出而经纬之。宋明以来，大儒间出，恒不得居将相之位以有用于时。得位矣，或限于地，或受任未专且久，或因循而碍于更革，而未暇为百世深计。此非其人不伟，位不显，而时为之也……

这个开头就不同凡响，曾国藩把万言书还给赵烈文道：“惠甫，我眼睛不行，你读给我听，挑要紧的，那些阿谀奉承的话就不必读了。”

薛福成的万言书，前面一段自然是极力恭维曾国藩，下面则分为养人才、广垦田、兴屯政、治捻寇、澄吏治、厚民生、筹海防、挽时变八个部分，分别提出他的建议，而是每部分的建议都不是泛泛空谈。曾国藩兴致高涨，连午饭也推迟了。尤其是治捻寇一节，曾国藩肩负剿捻重任，自然格外关注。

“山东河南数省，吏治疲顽已久。民贫俗悍，善抚之则皆民也，不善抚之，则皆捻也。”薛福成认为，治捻之策，首在吏治。捻患的根源在吏治，说得再明确一些，就是官逼民反。这种真话，在堂堂剿捻大员前没有一番胆量是不敢说的。薛福成时年二十八岁，正是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年龄。

“善抚之则为民，不善抚之则为捻，真知灼见！如何把良民与捻匪区别开来，如何从捻匪中分化出良民来，如何不让捻匪把良民裹挟而去，是剿捻中必须好好研究的问题。少荃主张坚壁清野，也就是要把捻匪与良民的联系割断，与这份上书有异曲同工之妙。”曾国藩重复着薛福成的话。

赵烈文附和道：“的确有异曲同工之妙，老师请听：图之之机，宜檄直隶、山东、河南督抚，坚壁清野，谨守封略，各以其兵策应。节下以大军蹙之，分遣诸将，或截击，或迎击，或断其道，或捣其坚，或袭其輜重，或披其形势，或攻其无备，或散其胁从，彼一二凶渠之首，旦夕可至麾下。”

曾国藩拍案道：“真是英雄所见略同！”

接下来，薛福成提出的具体措施有四条：一是汰冗营，以省靡费；二是用铁骑，机动灵活；三是离逆党，使反间计；四是招降附，剿抚间用，把捻匪中的良民招抚过来。这几条也都对曾国藩的胃口，他高兴地对赵烈文道：“惠甫，我此行得此一人才，将来必有造就。不知他多大年纪，如果年老了就太可惜了。”

“我看了他留的名帖，时年不过二十八岁！”赵烈文回道。

“下午就让他来见。”曾国藩爱才心切。

下午曾国藩午睡起来，听说薛福成已经到了，立即到花厅相见。曾国藩善于相人，自然从头到脚打量一番。薛福成一副宠辱不惊的神态，目光敏锐，额头宽广。曾国藩十分喜欢，相邀道：“你的文章长于论事，你正少年，多下功夫，将来必成一家之言。我幕府中正需人才，不知你可否愿意屈就？”

薛福成离座拱手施礼：“学生求之不得！”

“那就好。你在江北，还听说过其他贤才吗？我这里是多多益善。”曾国藩满面笑容，连连点头。

“舍弟薛福保，自幼刻苦好学，文笔书法都比我强许多倍。”

曾国藩一口答应：“好，他只要愿意来，我就照单全收。”

第二天，曾国藩起程前往徐州，他派专差前往济宁，调僧格林沁的爱将、浙江处州镇总兵陈国瑞率部赴河南归德府驻守。因为淮军刘铭传部已经赶到济宁，东线防务得以巩固，正可以抽调陈国瑞去充实河南防务。谁料陈国瑞对曾国藩的军令根本不拿正眼瞧，更没有立即起程的意思，而是在筹划一件大事：他要夺取刘铭传的洋枪洋炮。

这个陈国瑞何许人也？一句话概括：一个勇猛善战的无赖。

他是湖北应城人，十六七岁时参加太平军，后来背叛太平军，投降到清军总兵黄开榜的麾下，因勇猛善战，被黄收为义子。后来他跟着袁甲三打过太平军，又跟着僧格林沁平定苗沛霖，镇压捻军。僧格林沁与捻军的所有恶战他几乎都参加过，因此深得倚重。不过，陈国瑞确实又是个无赖，黄开榜是他的义父，对他有救命之恩，后来他与黄反目为仇，差点把黄杀死。他归袁甲三指挥时，与袁甲三的部将一言不合就大打出手，在寿州与李昭寿部下开明仗，在正阳抢盐商数万包盐，在汜水与米船口角，率部两千人与米商开明仗，骚扰百姓，凌辱州县，吸食鸦片，喜怒无常，动辄杀人，而且不听调度，动不动就威胁要造反。他看上的东西，明火执仗下手抢夺，这是他一贯的做法，而且屡屡得手，朝廷念他英勇善战，因此也从来没怎么处分他。刘铭传的淮军一到济宁，就让他惊讶得闭不上嘴。淮军每营几乎人手一条洋枪，而且还有千余人的炮队！他打听清楚炮队所在的位置，亲率五百人直奔淮军驻地而去，他笑道：“娃子们，咱们去弄些洋枪洋炮玩玩。”

淮军的传统，走到哪里先建营垒，不但有营墙，而且营墙内外都挖有深壕，要想冲进去绝非易事。但陈国瑞部穿着官军衣服，所以守营的淮军没太在意，结果陈国瑞冲进淮军营中见人就杀，见枪就抢，一连杀了几十人，直接去拖铭军的火炮。

刘铭传闻报大怒：“你们都是吃屎长大的？手里的家伙是烧火棍？”

报信的哨官解释道：“他是官军，就没开枪。”

刘铭传呵斥道：“他是狗屁官军，杀我淮军的不是官军而是捻匪。”

“大帅的意思，把他们当捻子灭了？”

“那是当然，我的话还不够清楚？杀他个片甲不留，一个活口也不要，只留下姓陈的！”刘铭传派一千人前去增援，把陈国瑞团团围住。

陈国瑞叫嚣道：“刘麻子，老子是钦差军务帮办，跟着僧王东征西杀，为朝廷立下了汗马功劳，你敢动老子一根毛试试？”

刘铭传最恨别人叫他刘麻子，冷笑道：“你算狗屁钦差，连你刘爷的毛都算不上。老子今天非打得你只剩一根毛！”

一声令下，淮军洋枪齐发，陈国瑞武器粗劣，哪里有还手之力，五百人不消半个时辰，全部被毙光。陈国瑞无赖、斗狠多年，还从来没遇到过刘铭传下手这么狠的。数名淮军士兵把陈国瑞反扭着胳膊押到刘铭传跟前，刘铭传用马鞭挑起陈国瑞的下巴说道：“姓陈的，我知道你要横要无赖，别人怕，我刘铭传不怕，当年你在娘怀里吃奶时，老子就亲手杀了村里的恶霸！要杀你，老子连眼也不眨。”之后他又挥了挥马鞭说，“把他关起来，先饿他三天再说。”

开始陈国瑞还嘴硬，可刘铭传真的一粒米也不给他，连饿了三天，第三天他都快饿死了。但凡无赖都是欺软怕硬，也都是不要脸的货色，他饿得实在受不了，就向刘铭传哀求认错。刘铭传也很大度地说道：“好，既然你认错，那就放你走。你想找我报仇，不妨再试试，不要说带五百人来，你就是带五千人来，我照样杀个片甲不留。”

“这五百人都是跟着我百战余生的老兄弟，今天被你全杀了，我陈家军从此一蹶不振了。”陈国瑞气若游丝。

等亲兵把他接回营，狼吞虎咽吃饱了，又恢复了他的威风：“老子要告刘麻子，他杀官军五百人，看曾大帅怎么说！”

曾国藩收到两人的禀帖，稍加分析，就知道这回是针尖遇上了麦芒。对这个陈国瑞他早就有所耳闻，已经收到多封揭露陈国瑞作恶的状况，对此人他是深恶痛绝。但此人作战勇敢、不贪财、不好色，当年僧王对他十分倚重，朝廷对他也多有袒护。僧格林沁战死，山东巡抚阎敬铭及他身边的将领都受处分，唯有陈国瑞未加任何惩处，可见朝廷只见其长，未见其短。曾国藩也希望用人所长，不想失去这员猛将，也不想让人误会他对僧王手下赶尽杀绝，所以对陈国瑞，他的处置原则就是调教，如果他知错就改，也就放他一马。而刘铭传乃是淮军主力，以后不能不依仗，因此他对此事的总体态度就是抑陈扬刘。

他在陈国瑞的禀贴上谆谆教导，苦口婆心写下了两千余字。官场老手，无论古今，批评下属时，都不直接表达自己的好恶，而惯于通过“我听不少人说”这样的方式，曾国藩深谙此道：“本部堂在安庆、金陵时，就闻该镇劣迹甚多，此次经过淮扬、清江、凤阳，处处留心察访，大约毁该镇者十之七，誉该镇者十之三。”于是他把陈国瑞忘恩负义、性好私斗、凌辱州县、不听调度等劣迹一一讲明。然后话题一转，点述该镇的优点，骁勇绝伦、素不好色，也不贪财。总之，本质不坏，尚可救药。曾国藩如此先骂后誉，打一巴掌再给个甜枣，就是为了让陈国瑞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从此改恶从善。他向陈国瑞约法三章：一不扰民，二不私

斗，三不悛令。

在不私斗这一条中，他告诫陈国瑞：“私相斗争，乃匹夫之小忿，岂有大将而屑为之？本部堂两年以前，即闻该镇有性好私斗之名。此名一出，人人皆怀疑而预防之。闰五月十九日之事，铭字营先破长沟，已居圩内，该镇之队后入圩内，因抢夺洋枪，口角争闹，铭营杀伤该队部卒甚多，刘军门喝之而不能止。固有仓猝气愤所致，亦由该镇平日好斗之名招之耳。长沟起衅之时，其初则该镇理屈，其后则铭营太甚。该镇若再图私斗以泄此忿，则祸在一身而患在大局；若图立大功，成大名，以雪此耻，则弱在一时，而强在千秋。昔韩信受胯下之辱，厥后功成身贵，召辱己者而官之，是豪杰之举动也。该镇受软禁之辱，远不如胯下之辱甚，宜坦然置之，不特不报复铭营，并且约束部下，以后永远不与他营私斗，能忍小忿，乃成大勋。”

曾国藩苦口婆心，就是希望把陈国瑞往好人道上劝，所以最后又特别劝解道：“其毁言之伪者，尽可剖辩，真者亦可承认。大丈夫光明磊落，何所容其遮掩；其誉言之真者，守之而加勉，伪者辞之而不居。保天生谋勇兼优之本质，改后来傲虐之恶习，于该镇有厚望焉！能玉成一名将，亦本部堂之职责所在。”

俗话说一个巴掌拍不响，陈国瑞固然需要批评，刘铭传下手也太狠了，所以曾国藩打算给刘铭传一个宣示，类似今天的通报批评。朝廷先是收到陈、刘两人的奏报，随后收到曾国藩的处理意见，军机处十分清楚，无论对谁严厉处罚都会损害士气，陈国瑞的身后有僧格林沁家族一派，刘铭传的背后则是曾国藩、李鸿章，一有偏倚，必生怨望，所以朝廷干脆不加处罚：“刘铭传、陈国瑞勇丁互相械斗，杀伤多人，实属不成事体。该员等均系提、镇大员，不思乘贼势新挫之后奋斗追击，而于勇丁互相斗杀不能禁止，且各执一词，殊失大员体度。本应从重治罪，姑念该员等均曾立功，免其深究。”

陈国瑞接到曾国藩的回复，无异被连打几个巴掌，觉得曾国藩是有意揭他的短，袒护刘铭传。可是曾国藩的老辣文笔，条条都站在理上，让陈国瑞有苦说不出。他把曾国藩的批复扔到脚下道：“天不能让他姓曾的一手遮了，上面还有朝廷会给我做主。”可是他没想到，朝廷来了各打五十大板，他白白损失了五百人，竟然什么说法也没有。他于是又把这笔账记到曾国藩的头上，认为是在朝廷告了黑状。当天晚上他在济宁太白楼喝闷酒，酩酊大醉，非要酒家笔墨侍候，随即挥毫泼墨：“黄鹤飞来复飞去，白云可杀不可留！”还蛮横地要店家立即挂起来。店家满口答应，说明天裱好后一定挂起来。

第二天店家果然把这副对联裱好了挂在店中，吸引了不少人前来评点，人人都觉得这副对联独特，人人又都弄不清到底是什么意思。陈国瑞的心腹中当然也有精通文墨者，也弄不通这副对联，特意向他请教，陈国瑞咬牙切齿地说道：“李太白有诗‘总为浮云能蔽日，长安不见使人愁’，浮云就是朝廷中的小人，你说浮云可杀不可杀？姓曾的就是真小

人，假君子！”

陈国瑞再给曾国藩的禀帖全由文案代草，语气极为谦谨，但对曾国藩所指责的劣迹却玩文字游戏，一概不予承认，对曾国藩的约法三章也是含糊其辞，无半句矢志遵行之语。曾国藩十分生气，他刚出任剿捻钦差，就遇到令不行、禁不止、劝不听的事情，这不仅仅关乎他的体面，而且直接关系将来能不能指挥各路大军，所以他决定拿陈国瑞开刀，树立他钦差的权威。

曾国藩不愧是官场熟手，他不参陈国瑞不听劝解，不给他面子，也不参陈国瑞私德太差，忘恩负义、凌辱州县、私性好斗等问题，单单挑出僧格林沁战死、陈国瑞“不顾主将”、草间偷活的旧账。这件事情已经过去，翻出旧账来参劾，朝廷能买账吗？曾国藩的理由是，既然山东巡抚、布政使及僧军各部将都因僧格林沁战死不同程度受到处罚，那就不能容许陈国瑞一个人“饰词巧脱，逍遥法外”。即使身受重伤，情有可原，也“只可略从末减，未便概置不问”。而且他还特别说明，“臣此次参奏，但将其不能救护僧格林沁一事薄予微惩，治以应得之公罪，而于其私罪多端并无悔过之诚，尚不列款明参者，因河南实乏良将，稍留陈国瑞体面，冀收鹰犬之才，一策桑榆之效”。其实，列举了陈国瑞的私罪，已经与参劾无异，偏又声明对他的私罪不予参劾，红脸白脸，公义私情，全让曾国藩占尽，别人想为陈国瑞说情也无从置喙。很快，曾国藩奉到上谕——陈国瑞着撤去帮办军务，褫去黄马褂。

陈国瑞知道这回遇到一个难缠的统帅，他见势不妙，称病请假，将所部交由心腹部将领统领，他则沿运河南下，赶到江苏清江浦拜谒曾国藩，承认错误，谨受约束。曾国藩见他已经服软，也就好言相劝，又与他约法三章：一是裁撤勇丁，从八千人裁到三千，留优汰劣；二是从此不要再妄称是钦差处州镇总兵；三是让他率部驻守清江浦，以远离刘铭传的淮军，一年内不要与淮军同驻一地。陈国瑞一一答应。

刘铭传早就把他与陈国瑞火拼的事禀报李鸿章，而且表示他是奋起自卫，没有什么错，因此不能受任何处分。李鸿章向来是对部下袒护有加，所以亲自给曾国藩写信，为刘铭传求情：“省三血性奋往，历练少浅，不免粗率之处。鸿章因其战守可靠，向不扰民梗令，往往曲予含容。此次与陈镇争气，未分曲直，倘函丈以此事劾责，则朝廷必疑其骄纵难制。渠必不自安，且无以策励将来。除鸿章谆函劝饬外，师亦必怜其劳苦逐战，勿加苛求。”

部将有错，他这位统兵大员却不能加以批评，如果批评，还只能由李鸿章来“函劝”，曾国藩心里憋闷，但更清楚李鸿章的面子不能不给，毕竟淮军的真正统帅就是这位高足。所以对刘铭传宣示批评的计划也只能放弃，他回复李鸿章道：“省三之事，亦尝再三思虑，阁下多方培植，苦心琢磨，而成此令器，鄙人断无不知爱惜之理。转念省三最爱体面，恐因此而名望大坏，遂将前拟宣示之批，一并秘之，全未咨行各处。”

这件麻烦事处理完，曾国藩打算立即赶到徐州坐镇指挥，可还未从清江浦起程，捻军却突然从山东南下，回到他们的发源地安徽雒河集。捻军在山东曹州大败僧格林沁后，黄河以南、长江以北，已经无军可与之匹敌，此时完全可以大有作为，然而，是东进攻取济南，还是渡河北攻直隶，或者西入陕西，捻军上层争论不决，两个多月的时间内，他们就一直在黄河南北、运河以西游荡。如今湘淮军纷纷北上，眼看要将他们包围于鲁西南，这才统一了意见，直下皖北，重回发源地雒河集。然而，此时雒河集已今非昔比，既没有当年苗沛霖暗中配合，也没有太平军明里相助。朝廷已将雒河集改为涡阳县，安徽布政使英翰正在率军清剿，当年铁心支持捻军的百姓不是被抓就是被杀，大部分百姓都急于与捻子撇清关系。捻军万骑纵横，攻下了一些村寨，把英翰团团包围，雒河集却始终未能攻克。

皖北危急，曾国藩只好改变计划，从清江浦溯淮而上，到达安徽临淮关，就近指挥雒河集解围。他调来的援军就是刘铭传的铭军，刘铭传率军南下，济宁就空虚了。李鸿章抓住时机，建议立即让在直鲁交界的潘鼎新率部南下济宁。自从潘鼎新率军乘轮船到天津，都统恒龄、三口通商大臣崇厚都希望能够指挥这支淮军。李鸿章十分后悔，怕这支嫡系落入满人之手，所以立即命令他们南下，到直鲁交界布防，名义是防捻军北上，实际是防备为他人所有。曾国藩自然十分支持，命令潘鼎新立即率军南下驻守济宁。刘铭传的铭军赶到雒河集，与英翰的皖军内外夹击，捻军连吃败仗，分成南北两路，败退河南、湖北，雒河集之围遂解。

朝廷令曾国藩派军队进河南尾追捻军，他知道追也追不上，因为捻军以骑兵为主，飘忽不定，如果跟在捻军屁股后面追，必然重蹈僧格林沁的覆辙。所以他坚持当初与李鸿章议定的方略，从临淮赶到徐州，调兵遣将，实施他的四大军镇、重点防守计划。他调刘松山、易开浚的湘军驻安徽临淮，刘铭传驻河南周口，张树声、周盛波驻江苏徐州，潘鼎新驻山东济宁。捻军如果回窜扶沟、鄢陵，则由刘铭传自周口迎头痛击；捻军回窜水城、萧县、砀山，则由张树声自徐州迎击；捻军趋蒙城、宿州，则由刘松山等自临淮迎头拦击；捻军于曹州、单县进军，潘鼎新则自济宁截击。河南、山东、安徽、江苏四省的地方部队，则重点防守十三个府县，形成“四镇十三府”的重点布防格局，变僧格林沁的尾追之局为拦头之师，以有定之兵制无定之捻。

计划虽好，但淮军在调遣上却遇到麻烦。四镇重兵，三镇是淮军，但这些淮军将领私下里都先把曾国藩的命令函商李鸿章，在李鸿章的指示到来前，他们表面上答应得很好，但就是迟迟不动。刘铭传不仅对四镇防守的部署有意见，尤其让他去周口更是牢骚满腹。因为济宁、徐州、临淮基本在南北一条线上，而周口则西入河南，很容易被捻军围困，而附近又无重兵可援。

曾国藩收到李鸿章的信，很不高兴，坚持刘铭传必须驻周口。刘铭传则以伤病为由，迟迟不肯西行。曾国藩知道病根所在，因此给李鸿章

一封亲笔信，一改他委婉曲折的风格，严厉批评道：“目下淮勇各军既归鄙处统辖，则阁下当一切付之不管，凡向尊处私有求情，批令概由鄙处核夺，则号令一而驱使较灵。以后鄙人于淮军，除遣撤营头必须先商左右外，其余或进或止，或分或合，或保或参，或添勇，或休息假归，皆鄙处径自主持，请阁下密函见告。”

李鸿章知道老师真生气了，立即给刘铭传写信，让他无论如何立即率军去周口。刘铭传复信表示，立即率军起行可以，只是经过雒河集大战，军火消耗严重，步枪子药、开花炮弹严重不足，必须尽快起运补充，不然淮军的洋枪就成烧火棍，连大刀长矛也不如。李鸿章答应一定如期运到。

第二十一章 兴洋务创办沪局 督湖广曾李以代

军火的事情让李鸿章十分着急，因为苏州炸弹局已经奉命搬往金陵，改名金陵机器局，目前尚未恢复生产；而上海由韩殿甲、冯燧光主持的炸弹局生产能力实在有限，如今淮军分驻三镇，都需要大量军火，根本无法满足供应。于是他令署理江苏巡抚刘铭传赶紧向洋人购买军火，同时函召上海关道丁日昌立即到金陵来，商讨建立新的机器制造局的事情。

李鸿章出任江苏巡抚后，先后建立了三个炸弹局，但除了马格里主持的苏州炸弹局机器稍多外，其他两局基本以手工为主，这当然不能令李鸿章满意，所以他早就有意筹建一个大的机器制造局，而且不仅能造枪炮，还要能以机器制造机器，他称之为制器之器。制器之器从哪里来？托洋人从国外购买，这个办法他不放心，因为他已经多次上当。他曾经把十五万两白银预付给华尔的兄弟去美国购买军舰，结果华尔的兄弟只承认收到了二万两；一年多前他又交给一个法国人一万两白银用来购买机器，结果连人加银子从此杳无音讯。所以最后他认为，还是从上海洋人的工厂中留心，有合适的直接买过来，因为工厂摆在那里，不可不用，一目了然。所以半年前他就吩咐丁日昌上心察访。前些时候丁日昌复信，说已经有些眉目，因为李鸿章当时太忙，没有让他前来面谈。如今这件事情已经迫在眉睫，所以让他立即前来。

丁日昌赶到金陵，见到李鸿章的第一句话就是：“大帅，铁厂的事基本定局了！”

丁日昌一直上心寻访，在虹口物色到了一个美国人开办的旗记铁厂，厂主有意转让。原来，这个铁厂主要是修理轮船，同时还制造洋枪大炮。铁厂紧邻商业区，在这里制造大炮，周围的居民和商家都不高兴，担心他的火药不小心自爆，所以经常找麻烦。厂主科尔是技师出身，技术比较过硬，但经营上却稍欠火候。所以自投产以来，一直是半死不活，透出想卖厂子的口风。他的机器设备在上海是数一数二，所以丁日昌闻讯非常感兴趣。他与科尔交涉过几次，科尔视厂子如自己的命根，一时拿不定主意。

“现在怎么同意了？”李鸿章问道。

“多亏了唐景生，他出力不少。”丁日昌于是介绍起事情的来龙去脉。

唐景生，名唐国华，景生是他的字，广东香山。少年入洋行，后来跟着洋人学洋文，干洋行通事。同治元年进上海海关当通事兼总理进出口税单。因为收受华商贿赂被革职，一直在找机会脱罪。听说丁日昌在为购买旗记铁厂的事情犯难，他便自告奋勇去与厂主科尔交涉。他与美国驻沪领事搭上关系，又善于与洋人交往，所以很快说动了科尔。他

为科尔出主意说，你舍不得自己的工厂，那你完全可以不离开自己的厂子嘛，将来可以继续留在厂里帮着管理，与自己办厂差不多。科尔又提出厂里的洋人工匠都是他重金聘来的，不忍把他们赶走，也必须留任。唐景生报告丁日昌，丁日昌立即答应下来，洋人机器本来也要聘请洋人来教习华人，原有的洋技师留下来比新聘更方便。唐景生因为在洋行见多识广，把旗记铁厂所有机器物料核一下价格，机器价值约四万两，外加铁煤等物料计二万两，最后以六万两白银成交。唐国华自己愿意出白银二万五千两，当年与他同时被革职的海关扞手张灿、秦吉各出银七千五百两，凑够四万两，买下整座铁厂报效。条件嘛，就是免去革职的处分，重新回海关上班。

李鸿章道：“纳银赎罪，国家有明文，应该问题不大。这个姓唐的当初被革职是怎么回事？”

丁日昌回道：“卑职刚出任海关道一职，明令禁止收受陋规。可是中秋节唐景生等人仍然收华商银两，卑职当时也是急于立威，就把三人交由上海县审讯，后来唐景生多次上禀帖为自己剖白，卑职这才知道处理得有些欠妥。”

“怎么欠妥了？”李鸿章有些不明白，收受贿赂理应被革职。

丁日昌解释道：“华商每遇洋船装货，订立的合同及水脚总单还有洋行保险，都用的是洋文，华商往往不能辨识，一直托唐景生翻译，偶然送给银两酬劳。后来因为经常找他翻译，就不再一单单计酬，改为送节例银两。因为是按劳取酬，所以唐景生认为不能算是陋规，因此未加纠正，不料正撞到卑职的枪口上。”

“这是姓唐的说法，上海洋行通事有的是，要翻译个合同花几钱银子找个通事就能办妥，为什么华商偏偏要麻烦他这位海关通事？还不是为了通关方便？无论他怎么狡辩，也还是在受贿。不过，他能在购买铁厂一事上尽心尽力，又拿出银子来报效，我们不妨成全。他受贿定案是多少银子？”李鸿章对人情世故十分通透。

“一万五千两。他如今报效二万五千余两，似可以赎罪。”丁日昌又道。

“可不可以赎罪，全在你我一念之间。雨生，这人本事如何？”

“这人办事非常利索，脑筋也转得快，是海关业务一把好手。”丁日昌已经受了唐景生的好处，自然为他说话。

“是人才埋没了可惜，不妨网开一面。可是，有才能的人往往自作聪明，你要盯紧了，让他手脚干净些。你还要防止落入他的圈套，不要让他和洋人合起来算计你。”李鸿章认为他与洋人谈了几个月都无结果，怎么姓唐的出面就谈成了，而且银子还谈下来了接近一半，这事就有些可疑。丁日昌也怀疑过，不过当初与科尔谈的时候，的确是十万两一两也

不肯减，而且还迟迟下不了决心，那时候唐景生还不知道这件事情，不可能与洋人勾结。

李鸿章建议道：“买下铁厂是当前最急于办成的大事，这些细故不必计较。只是要为唐某人脱罪，光你来说不合适，这件事应该让臬司衙门提出来。对了，你还要让姓唐的在总税务司赫德那里走走门路，总税务司出来说话，将来我给朝廷上奏，说起话来也硬气。”

“对，海关由总税务司管理，由赫德为海关人员说句话，比我们自己来说管用得多。”丁日昌一想也是。

“还有一件事，既然洋人在租界造枪炮商民都反对，将来我们在此建局制造枪炮必然也会有人反对。而且在租界里，容易引起事端，必须另择地建厂。”李鸿章话锋一转，说上了另一件事。

“是，这件事卑职已经考察过了，上海炸弹局当初就在高昌庙，此地远离租界，人口较稀，将来制造局就在此地建新厂。”临来之前，丁日昌已经去考察过，说起来胸有成竹。

“好。铁厂一旦买下后，就立即着手建新厂。去年底曾老师派容闳前往美国购买机器，等他买回来后也并入江南局，我要把江南局建成大清最大的机器制造局。不仅要制造洋枪洋炮，将来还要用局里的机器制造机器，铸钱、织布、挖河等机器都可仿制，触类旁通，于民生也大有益处。”说到推行洋人制器之器，李鸿章感慨颇多，“雨生，这些年和洋人交往多了，听洋人讲，他们不仅洋枪洋炮靠机器制造，纺织、农具、炼铁、开矿，无一不采用机器，人力大为节省，一台机器可抵十余人甚至百余人力，正因为有机器推动百业，因此洋人国家面积比我们小，人口比我们少，所产物品却不比我们少，价格还比我们便宜，百姓日渐富裕，国家日渐富足，要养一支精锐的部队，配备巨舰洋炮，也就十分容易。所谓民富国强，富国强兵，都源于机器制造！我们学习洋人，仅购买、装备洋人的机器不行，我们得学习洋人制造机器之法，学会用机器制造机器，这才是根本。老师在宝应罗织了一个年轻才俊叫薛福成，他上了一份万言书，其中也说到要学习洋人的技巧，他说将来如果以机器制造机器，百工皆用机器，则民可富、国可强、兵可壮。只可惜大清有这种见识的万无一！怎么办？责任还要落在我们这些封疆大吏身上，我们不能仅仅有这种见识，关键是要来推行。”

江南制造局还在筹建中，李鸿章已经由此瞻望到机器制造的重要、国富民强的远景，他的思维和眼界令丁日昌十分佩服：“大帅的眼界真是令卑职惭愧。卑职眼前只看到买下铁厂，赶紧制造枪炮弹药，没有大帅的高瞻远瞩。”

李鸿章笑了笑道：“雨生也不必恭维我。我在上海日久，见识了大清与洋人国家的差距实在太太大，我们就是赶紧追赶，怕没有二三十年也难以超越。我们不管别人说什么，骂什么，洋务事业必须能早一日是一

日，能早办成一件是一件。”

之后，李鸿章亲自给曾国藩写一封信，请他支持创办江南制造总局。又向朝廷上《购买外国机器铁厂折》，请朝廷批准。他从淮军急需弹药补充入手，说明创办江南制造局的迫切需要，又从未来有助大清富国强兵的角度说明它的长远意义——

臣于军火机器注意数年，督饬丁日昌留心访求数月，今办成此座铁厂，当尽其心力所能及者而为之，以取外人之长技以成中国之长技，不致见绌于相形，斯可有备而无患，此则臣区区愚诚也。机器制造一事，为今日御侮之资，自强之本。臣尤有所陈者：洋机器于耕织、刷印、陶埴诸器皆能制造，有裨民生日用，原不专为军火而设，妙在借水火之力，以省人物之劳费，仍不外乎机括之牵引，轮啮之相推相压，一动而全体俱动，其形象固显然可见，其理与法亦确然可解。其久则风气渐开，臣料数十年后，中国富农大贾，必有仿造洋机器制作以自求利益者。中国转危为安，转弱为强之道，全寄望于仿习机器。

这份奏折很快到了恭亲王手中。恭亲王虽然二遭严谴，去掉了议政王的尊号，但他富国强兵的雄心壮志依然在，对创办江南制造局十分支持，专门上折阐明将来大清应大力引进制器之器，在军事、民生各业中推广机器制造，以提高百工之效，以达富国强兵之效。为了避免满人责备他太倚重汉人，也避免机器制造全握于汉人之手，他特别提议让三口通商大臣崇厚创办天津机器局，慈禧很快批准了这一计划。

江南制造局得到朝廷、曾国藩和李鸿章的大力推动，创办的第一年就投入五十多万两白银。其中购买旗记铁厂六万两，容闳从美国购回机器共六万八千两，从高昌庙购置土地和建厂房二十四万两，在虹口旧厂的房租、薪工、物料等支付十七万两。以后规模不断扩大，经费每年虽无定数，约计不下五六十万两。1867年搬到高昌庙镇，扩充设备，建有机器厂、洋枪楼、汽炉（锅炉）厂、铸造厂、轮船厂等；1880年后又相继建成炮弹厂、水雷厂、炼钢厂、栗色火药厂、无烟火药厂等。所产枪炮等军工产品供各省清军使用，促进了清军装备的近代化。中国第一门钢炮、第一支后装线膛步枪，这些超脱了冷兵器痕迹的近代意义上的御侮之器都出自江南制造局之手。从林明敦式后装线膛枪，到德国的新毛瑟枪；从前装线膛炮，到后装线膛阿姆斯特朗炮，江南无不在仿制中很快追赶上世界先进水平。江南机器制造局不仅是近代中国最大的军工企业，也是除福州船政局外最大的造船企业。1876年，建成中国第一艘铁甲军舰“金鸥”号，1918年，为美国人建造了四艘万吨巨轮。除了机械制造之外，江南制造总局附设有广方言馆（即语言学校）翻译馆以及工艺学堂，在1868到1907年之间，译书达一百六十种，培养了中国极为稀缺的翻译和科技人才。虽然它有贪腐严重、效率低下等种种问题，但毫无疑问，它为中国的近代化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曾国藩调兵遣将，解了雒河集之围后，他驻节徐州，实施四镇十三府防守计划。重兵布防的同时，他采纳薛福成把捻军与百姓隔离的建

议，实行查圩清源之策。

所谓圩，又称寨、堡、围。皖、豫、鲁等省，因为多年兵荒马乱，地方大姓、大村为自保，纷纷筑圩结寨，外挖壕沟，形如城池。乱兵或土匪一到，立即关闭寨门，以免抢掠和杀害。捻军因为长期在豫、鲁、皖等省活动，许多圩寨为求自保，与捻军暗中勾结，贡献粮食、布匹等物，不少赤贫人家则拖家带口参加了捻军。

曾国藩实行的查圩清源包括四条措施：一是坚壁清野，人丁、牲畜、粮食、柴草一律搬进圩内，使捻军无可掠夺。二是分别良莠，捻军活动频繁的州县，清查户口，甘心从捻者编入莠民册，全未从匪者编入良民册。编入莠民册者，一旦拿获可就地正法；编入良民册者，五家具保于圩长，有事则五家连坐；圩长具保于州县，有事则圩长连坐。三是发给凭证。各圩设圩长、副圩长，圩长由曾国藩亲自发给凭证，并加盖钦差大臣关防；副圩长由所在州县发给凭证，盖州县印信。圩内有暗中通捻者，圩长、副圩长应捆送官府，遇有反抗可就地正法。送匪最多者，奏明请奖，匪匪不报者，追究严惩。四是寻访英贤。有救时之策，出众之技者，均可毛遂自荐。无论收用与否，都发给往返费用。举荐贤良者，也给赏银和保奖。曾国藩的查圩之策大力推行，许多与捻军关系密切的百姓被杀。而有仇隙而人格卑污者，则诬人“通捻”，借刀杀人。一时间，“通捻”二字令百姓胆寒。

曾国藩坚信他的“重兵防守、查圩清源”的方略必能见效，但问题是需要长时间才能见效，朝廷是等不及的。而且重兵防守这种守株待兔的办法，根本防不住来去飘忽的捻军骑兵。为什么？因为在四省间驻四镇重兵，如同扎了粗壮的篱笆，结实够结实，但栅栏之间太宽。周口离临淮数百里，临淮离徐州数百里，徐州离济宁也有数百里，而官军步兵有效防卫距离不过十几里，骑兵不过百里。所以善于乘虚蹈隙的捻军仍然如入无人之境，何况官军骑兵无论人数还是技术，根本无法与捻军骑兵相比。

这种重防剿、不重尾追的办法，也受到地方官绅的诟病，他们经常拿僧格林沁与曾国藩相比，僧王以亲王之尊，亲自策马穷追，有时一天驰骋数百里，饿了渴了只在马上喝口马奶。曾国藩却坐镇徐州，数万大军屯驻通都大邑，任捻军纵横驰骋，这实在有点说不过去。尤其淮军军纪又差，骚扰地方，结果数月后反对声浪大起，安徽巡抚乔松年、河南巡抚吴昌寿、山东巡抚丁宝桢都流露出不满来。

于是曾国藩微调一下他的战略，在重点防堵的同时，加紧训练骑兵，作为机动追剿部队。曾国藩的骑兵由两部分组成，一是僧格林沁所部残存的骑兵，不过数百骑；再一部分则是他托鲍超从张家口外购来军马，招募骑勇进行训练。骑兵不同步兵，既要有熟练的驭使马匹的本领，也要掌握马上杀敌技巧，训练起来特别难。

曾国藩让僧王旧部任马队副统领，帮助训练新骑手，而统领他坚持

让李昭庆来担任。李昭庆觉得担任这个骑兵统领必然要与捻军正面交锋，他自知根本不是捻军对手，因此写信给李鸿章，请他帮着说话辞掉这个危险的差使。李鸿章也不愿自己的弟弟去冒险，所以亲自给曾国藩写信。曾国藩坚持定见，他给李鸿章复信，从公义私情上做了一番论述

以私事而论，君家昆仲开府，中外环目而视，必须有一人常在前敌，担惊受苦，乃足以折服远近之心。而幼泉之才力器局亦宜使之发愤自强，苦战立功，不必借诸兄之门荫以成名。以公事而论，目下湘淮诸将剿捻，颇似秀才考二下场，视之无关得失，潦草塞责。若非仆与阁下提起精神，认真督率，则贼匪之气日进日长，官兵之气日退日消。若淮勇不能平此贼，则天下更有何军可制此贼，大局岂复堪问？

总之，无论从天下大局讲，还是顾惜李家声名计，李昭庆都得当这个骑兵统领。于是李昭庆只好勉强出任，其积极性不高，自然谈不上战斗力。官军虽然打了几个小胜仗，但依然不能改变捻军纵横驰骋，如入无人之境的局面。

军饷也遇到问题，无论湘军还是淮军，主要由两江供应军饷，李鸿章东挪西借依然无法保证。时间已经到了年底，众军都盼着发几两银子寄回家过年，却迟迟不能到手。驻湖北麻城的湘军成大吉部有位哨官，有亲戚在赖文光、任化邦部捻军中当个小首领，两人约定里应外合，攻克麻城，抢点儿财物过年。湘军怨声载道，如烈火烹油，一呼百应，放火烧了湘军的军营，统领成大吉仓皇逃走，所部湘军纷纷加入捻军。

力量得到加强的捻军横扫鄂东数城，阵斩总兵、参将多人。豫西的张宗禹部捻军也从鄂北入鄂，武昌震动，朝廷大怒，将湖北巡抚郑敦谨革职，一面督促曾国藩派兵救援，一面调曾国藩的九弟曾国荃出任湖北巡抚。

僧格林沁阵亡后，朝廷想起能征善战的曾国荃来，数次下旨起用，但曾国荃痛恨当初朝廷卸磨杀驴，以病躯未康复为由坚辞不就，曾国藩也不主张九弟出山。这次情况不同了，曾国藩剿捻遇到麻烦，西线缺兵少将，由九弟出来坐镇湖北，西线他可以稍稍放心，所以鼓动九弟出山。曾国荃也是闲不住的人，而且这次出任湖北巡抚，其实依然是带兵打仗，这正是他的长项，又能为他老哥分忧，所以立即募起六千新勇，年后带到湖北。刘铭传的铭军奉曾国藩将令驰援湖北，连续打了几个胜仗。捻军看势不好，发挥机动性强的优势，绕开湘淮大军，重新杀回河南，在皖鲁边界纵横驰骋，聚集湖北的官军重兵又成摆设。

半年多的时间，刘铭传一军先是从江苏调到济宁，又从济宁驻镇周口，眼看着要过年了，却又从周口驰援湖北，结果在湖北也没打几个像样的仗，如今捻军又东去，铭军少不得又要回防，所以全军上下怨声载道。刘铭传本来对曾国藩的重镇防守就有看法，于是他向曾国藩再次提出河防策略。

刘铭传早在守周口的时候，就感到捻军在中原平旷之地纵横驰骋，官军无所依托，千里追踪，劳师费时。他所驻防的周口向北有贾鲁河，向南有沙河，如果沿着两条河岸筑起长墙，就断绝了捻军东来西往的通路。而北边有黄河，南边有淮河，东边有运河，都采用沿河驻守的办法，把捻军限制在鲁、豫、皖、苏四省的交界地段，重兵围剿，不愁灭不了捻匪。曾国藩觉得河防工程太大，而且他的重镇防守刚刚铺开，因此没有答应。如今，他的重镇防守漏洞百出，朝野多有怨言，不能不考虑刘铭传的建议。此时赖文光、任化邦的捻军已经到了鲁西南，沿着运河多处突袭，显然是想越过运河，到山东、苏北去。胶东半岛十几年来未曾受到大的战事影响，是难得的完善之区。如果捻军去了胶东，真是遗患无穷。所以他赶到泰安与直隶总督刘长佑、山东巡抚丁宝桢会面，商定分段扼守运河，布置初定，才回驻徐州老营。

这时候，张宗禹部捻军也从河南进入山东，与赖文光部会合，刘铭传再次提出防守贾鲁河、沙河，将捻军围困于贾鲁河、沙河与运河之间，聚而歼之。曾国藩立即与河南巡抚吴昌寿、安徽巡抚乔松年会商，确定以周家口为重镇，往北至朱仙镇扼守贾鲁河，由张树珊等军防守；从朱仙镇北四十里至开封，又北三十里至黄河南岸，由吴昌寿率豫军防守。周家口以南直至淮河，则由刘铭传部铭军、乔松年部皖军及湘军水师防守。这样，利用运河、黄河、沙河、贾鲁河、淮河的天然屏障，构成横跨豫、皖、鲁、苏四省的三角形防线。同时，又派鲍超、刘秉璋、刘松山、张诗日等湘、淮军组成“追剿之师”，跟踪追击捻军。

然而，贾鲁河、沙河河防遇到很大阻力，沙河淤沙严重，地基松软，筑墙困难重重；从朱仙镇一直到黄河边，无河可守，需要挖壕筑墙，工程量太大，而且筑好墙后还要防守，一旦被突破就要负咎。而且无论河南还是安徽的地方官，觉得沿河防守无异于把捻军固定在自己的地盘上，遭罪的是自己，不如还是让捻军来去纵横，那样至少还能稍可喘息。尤其是负责防守开封到黄河边的豫军，挖壕筑墙一再倒塌，后来干脆应付了事，糊弄着只要不倒就成。

会师于鲁豫交界的捻军向运河防线发起猛烈进攻，他们的意图非常明显，要突破运河防线，进入山东半岛。然而此时正是雨季，运河水涨，湘军水师、天津英法军舰、漕运衙门的兵船都来助战，沿运河、黄河炮击捻军，因此苦战十几天而无力突破官军防线。眼看官军正向运河沿线集中，捻军决定回师河南。此时贾鲁河、沙河防线刚刚勉强建好，捻军已经摸清从开封往北到黄河段最为薄弱，因此决定从此处突破。时间选在八月十五，这天是中秋节，是中国人十分重视的团圆之日。每逢佳节倍思亲，豫军都本是当地人，离家稍近的都开小差回了家，而勉强守在防线上的也是思乡心切，无心坚守。

十六日夜里丑正寅初，也就是凌晨三点左右，人睡得最熟的时候，开封以南二十多里的黄河故道上，突然火把通明，战马嘶吼，捻军如从天而降的洪水，向着豫军的防线冲过去。豫军根本无力抵抗，松软的沙墙经不住战马三踢两踩，就被夷为平地。数万捻军如入无人之境，一直

向西而去，一直到中牟才停下脚步，早把官军远远地抛在脑后。

朝廷震怒，曾国藩也是又恨又愧。自从他剿捻以来，地方大员阳奉阴违，协饷一拖再拖，河防也是应付了事。他一怒之下参掉了安徽巡抚乔松年、河南巡抚吴昌寿，朝廷根据曾国藩的建议，安徽由布政使英翰实授，河南由署理湖北巡抚李鹤年实授，他钦差的权威总算得到了巩固。

捻军首领聚集中牟，商讨下一步的进军方向。一年多来，曾国藩先是重兵防守、查圩清源，然后实行河防之策，虽然没有捆住捻军的手脚，依然在数省间纵横驰骋，但捻军的日子却越来越难过。曾国藩的战略虽然看上去笨拙，但无疑击中了捻军的要害。捻军失去了后方基地，粮食等后勤保障越来越困难，与百姓越来越隔绝。从前捻军以淮北为根基，流窜他省，抢掠粮食、财物——称为打捎——回乡享用，然而如今淮北根据地已经被连根拔起，如果继续这样东奔西走，自己同样也是疲惫不堪。因此，赖文光提议应当分出一军西进陕甘，联络陕甘起义军，建立长久立足之地。大家也都同意这一建议。

捻军中，其实一直分成两大派系，一派是以张宗禹为首，他是捻军盟主张乐行的侄子，雒河集人，他的兄弟张宗道、张宗先，侄子张正江等跟随他，组成他最得力的助手；另一派是以任化邦为首领，他小名任柱，安徽蒙城人，他的叔父是捻军蓝旗首领，他的堂兄弟任定、任文、任虎、任大牛、任三庆都是捻军中的虎将，也是任化邦的得力助手。

这两派人马，从心理上双方都不服气。而两人性格也相差很大。张宗禹出身地主家庭，自幼喜欢读书，虽然对科举不感兴趣，但文化底子很厚实，曾经给他族叔大盟主张乐行当过文墨师爷，几乎是手不释卷，打仗间隙骑在马上还要看书，以足智多谋著称；而任化邦出身赤贫人家，十几岁父母双亡，是真正没人管没人疼的野孩子，从小好勇斗狠，打起仗来以勇猛著称，尤其善于指挥骑兵作战，刘铭传等淮军名将也都惧他三分，望见他的旗帜就不敢轻动。

李鸿章称任化邦：“称雄十年，用骑万匹，东三省及蒙古马队俱为战尽，实为当代第一等骑将好汉！”曾国藩也说：“任化邦骁勇善战，项羽之俦，人中怪杰也！”还有一个更为重要的原因，张乐行当年曾经以违抗军令为由，斩杀蓝旗统领，而蓝旗一直认为那是挟私报复，因此，任化邦与张宗禹面和心不和，捻军实际上始终分为两部分，虽然有时并肩作战，但总体上聚少分多。这次决定分为东西两路，张宗禹自告奋勇带所部人马西去陕甘，联络陕甘回军，是为西捻军；出身太平军的赖文光与任化邦相识最早，因此他与任化邦一起留在中原，坚持斗争，是为东捻军。东捻军名义上赖文光为首领，但实际赖文光所部太平军只有几千人，因此任化邦的实际影响力和作用，远远超过他。

朝廷根据捻军战略的改变，迅速调整围剿部署，令鲍超、杨鼎勋、刘松山、刘秉璋四提督统军追剿西捻。刘铭传、潘鼎新、张树珊所部负

责追剿东捻。

东捻军像对付僧格林沁一样，从河南东进山东，又由山东进了江苏，官军追到赣榆，东捻军又进了安徽，而后重新回到河南，牵着剿捻大军，围着曾国藩的徐州大营，转了一个大圈。曾国藩的河防没能防住东捻军，不待朝廷指责，他自己心怀愧疚，又不断受到御史攻击，参劾他“查圩清源”中滥杀百姓。新任的安徽巡抚英翰，河南巡抚李鹤年，比前任略好些，但不过是五十步与百步的关系，“驱贼出境”的策略依然如故。曾国藩忧愤交加，身体更差，除了眼睛看不清外，又增加腹泻的毛病，还有好几次忽然头晕，要睡一觉才能减轻。朝廷赏他一个月的假期，让他在营调理。

此时，曾国藩心里已经萌生卸任节制三省钦差大臣的念头，他心中的接手人就是高足李鸿章。但他还是有些不甘心，觉得官军的实力在不断加强，尤其湖北有他九弟主持，新募的六千新湘勇经过半年多的训练，战斗力已经大大提高。捻军像没头苍蝇一样东奔西走，估计还会重新闯进他河防的圈子里，河防再牢固一些，也许就能把捻子彻底剿平。所以，到了十月十三日，他上奏请开缺的折子，流露出他矛盾、酸涩而又恋栈的真实心态——

臣病势日重，惮于见客，即见亦不能多言，岂复能殷勤教诲？不以亲笔信函答诸将者已年余矣，近则代拟之信稿，亦难核改，稍长之公牒，皆难细阅，臣昔日之长者今已尽失。而用兵拙钝，剿粤匪或尚可幸胜，剿捻实大不相宜。昔之短者，今则愈形其短，明知必误大局，而犹贪恋权位，讳饰而不肯直陈，是欺君也；明知湘、淮各军相依颇深，而必求离营，不顾君心涣款，是负恩也。臣不敢欺饰于大廷，亦不忍负疚于隐微，唯有吁恳天恩，准开协办大学士、两江总督实缺，并另简钦差大臣接办军务。臣以道员留营，不主调度赏罚之权，但以维系将士之心，庶于军国大事毫无所损，而臣之寸心稍安。

“臣以道员留营”的请求，实际是曾国藩恋栈心态的反映，他心底隐隐希望的是朝廷能够挽留他。他虽然已经有卸任的打算，但不想在此河防失效、一片质疑声中灰溜溜下堂，他希望在证明他的策略正确后体面地退居幕后，他的脸上也好看些。然而，朝廷很快下旨：“着再赏曾国藩病假一月，在营安心调理，钦差大臣关防着李鸿章暂行署理，并着立即赴徐州部署防剿事宜。曾回藩调理就痊，即行来京陛见，以慰廑系。”

接到上谕的李鸿章，心里十分激动，彻夜难眠，他知道自己机会来了。曾国藩在前线剿捻，他在两江筹措粮饷，却时刻在盯着江北的战局，也一直在关注老师的剿捻策略。他坚持认为无论重镇布防还是河防之策，都是对付捻军的治本之策，之所以不能马上奏效，是因为官军派系太杂，不能全力以赴。他认为捻军迟早要被剿灭，只是需要时间而已，如果要他前来剿捻，淮军的指挥肯定要更加灵便，再加强机动追剿的力量，一定能够把捻子剿平。他其实一直在等待机会，一直跃跃欲试，只盼老师撑不住后由他走马上任。如今接到上谕，他立即起行，经

过二十天的航行到达徐州，立即重新调整淮军布防。他命六弟李昭庆率所部四营驻守徐州城，并立即扩充马队，至少要达到十五营；王永胜统十一营进驻皖徐交界，刘士奇统七营进扎运河西岸，刘铭传、潘鼎新部回师东援，淮军士气为之大振。此时朝野言官纷纷上折，蜂起弹劾曾国藩师老无功，希望走马换将的呼声非常高。于是朝廷下定决心，让曾国藩回任两江，让李鸿章出任剿捻统帅。

李鸿章是个大孝子，但凡遇到重大事情，无论军情还是政情，或者个人升迁，都要亲笔给母亲写信报告。他在接到上谕的当天，写信给母亲——

曾夫子自谓剿捻无功，精力太衰，不能当此大任，屡请罢斥，当蒙圣上照准，命曾夫子回两江总督任，授男钦差大臣，专办剿捻事宜。男已拜表谢恩，一俟曾夫子到署，当即交代北上。设或路出临淮，闻军进剿，一得肤功，拟驰抵家园，以慰数年来白云亲舍之情。

虽然极力低调，学生超过老师的那份得意，在字里行间表露无遗。

当时赖文光、任化邦的东捻军还在鲁豫间活动，又数次突破贾鲁河防线去攻打运河防线。李鸿章想调兵遣将，来个扼地大兜剿，但钦差大臣关防未到手，他就没法放开手脚大干。而曾国藩好像没有交出关防的意思，于是他派参差到周口曾国藩行辕，表面上是请示何时把两江总督关防交给老师，实际是催要钦差大臣关防。曾国藩气得当时头晕，一直到下午才好。

赵烈文自然知道曾国藩烦恼的原因，劝慰道：“老师其实不必烦恼，李少荃就是红得发紫，也还是老师的学生。他越受朝廷倚重，老师脸上越有光。他无论登得多高，脚下的台阶也是老师一步步为他搭就的。这一点他比谁都清楚。”

在赵烈文面前，曾国藩不必掩饰自己的真实心态，苦笑道：“李少荃拼命做官，俞夫子拼命著书，真是一点不假。”

曾国藩口中的俞夫子，名俞樾（1821—1907年），字荫甫，浙江德清人。道光三十年他参加殿试，时任礼部侍郎、殿事执事的曾国藩对他的诗文非常赞赏，在他的坚持下，俞樾得中殿试第一，恩荣及第，因此两人有师生之谊。他后来辞官不就，埋头研究学问，经学、诸子学、史学、训诂学，乃至戏曲、诗词、小说、书法等，可谓博大精深，被尊为朴学大师，赫赫有名的章炳麟、徐琪、吴昌硕等辈都出自他的门下。曾国藩对他的学识非常佩服，对他淡泊名利的心性十分欣赏。俞樾与李鸿章是曾国藩最看重的弟子，两人年龄相近，性情迥异，“李少荃拼命做官，俞夫子拼命著书”是对两人的准确概括，也看出曾国藩对李鸿章最为不满意处。

老师可以批评学生，但外人却未必能附和。赵烈文点明道：“李少荃热衷于做官，但也能以官成事。”

这也是很中肯的评价，曾国藩不能不承认，李鸿章办事的能力无人可比，机变能力也无人可比。他捻着胡须道：“少荃缺的不是办事能力，缺的是……”缺德这样的话没法出口的，但他的确担心李鸿章将来会有亏德之处。

“李少荃已经崛起，老师只有善加扶持，不然白白开罪这位高足，何苦来哉！”赵烈文还是老调重弹。

罢了罢了，就成全他这位一头露水的高足吧！曾国藩想了想，对赵烈文笑了笑：“我老了，该把戏台让给少荃了！这两江总督我也不去操心，让少荃一并兼了。”

第二天，他派江苏候补道林桐芳、衡州协副将胡正盛与李鸿章的专差一起护送钦差大臣关防到徐州，交由李鸿章祇领。然后他把薛福成叫来，当着赵烈文的面道：“叔耘，你帮着我起草个折子，就说我身体不好，不能回任两江，愿留营以随员效力。两江总督就让李少荃兼任，这样用兵筹饷，事权统一，反而更好。”

赵烈文劝道：“老师，您回任两江，也是大家所盼，朝廷既然有此旨意，定然不会朝令夕改。再说，您的理由是身体不好，正因身体不好，才不宜在前敌，而宜去金陵静养。”

“这更会让人说闲话，身体不好不能胜任前敌，就能胜任封疆吗？别人会怀疑，我到底是身体不好，还是贪恋封疆？”曾国藩是从笔头上觅封侯的人，稍作思考，就琢磨出了几句话，“叔耘，你折中应该有这样的意思：‘若为将帅则辞之，为封疆则就之，则是去危而就安，避难而就易。臣平日教训部曲，每以坚忍尽忠为法，以畏难取巧为戒，今因病离营，安居金陵衙署，迹涉取巧，与平日教人之言自相矛盾，不特畏清议之交讥，亦恐为部曲所窃笑。’”

这个理由的确冠冕堂皇，也堵得住别人说他拈轻怕重的嘴巴。

“不过，这是老师的理由，朝廷有朝廷的考虑。依学生看，朝廷定然还会请老师回任两江。”赵烈文笑了笑说，“老师还要为李少荃设想，您这位太上钦差留营，不管你是以闲员身份，还是从员身份，这让新钦差如何施展开手脚？于公于私，老师都要回任两江。”

“你那是为少荃考虑。于公于私，我也要再辞一次，辞而不准，我再回两江不迟。”曾国藩很坚决。

文牒往来，等收到朝廷的上谕，总要在半个月之后，那时就快过年了，要回两江也要等年后了。

李鸿章得到钦差大臣关防，准备召集安徽、河南、山东三省巡抚一起商讨“扼地兜剿”东捻军的计划，谁料三省巡抚还未碰头，东捻军却突然南下，昼夜不停便进了湖北，连克云梦、应城、京山、钟祥，这一带

正是古时候的八百里云梦泽，是鱼米之乡，便于东捻军打梢。此时正是冬季水浅，便于马队行军，因此东捻军在此盘桓不前。

当时湘淮军主力皆不在湖北，湖北只有曾国荃的新湘勇六千余人。湖北震动，曾国荃以八百里加急向朝廷求援，他本人则立即动身前往襄阳，拜会左宗棠，向他借兵。

左宗棠是在曾国藩的推荐下出任浙江巡抚，不久实授闽浙总督。后来陕甘动乱，朝廷任命他为陕甘总督，去收拾西北乱局。因西捻军入陕，道路不通，他一时不能起行。追剿西捻的鲍超、杨鼎勋、刘松山、刘秉璋四提督，只有刘松山率部进了陕西，其余鲍、杨、刘三人所部正在赶往襄阳的路上。曾国荃打的就是这三路人马的主意，希望左宗棠能把这三路人马中借一路或两路给他，暂时挪来守卫武昌。

左宗棠与曾国藩、李鸿章关系不睦，但“杀人如麻，挥金如土”的曾国荃却比较投他脾气，两人能说到一起。曾国荃故意激将道：“朝廷没有命令，大帅肯定不敢拿大军私相授受，我真是急得要上房揭瓦。”

左宗棠向来以胆气壮自誉，他一拍大腿道：“老九，我有什么不敢？等朝廷的上谕下来早就晚了三春。这三路人马，先归你指挥。”

“季公，这三路人马给了我，你襄阳这边就空虚了，万一捻子打过来，我可承担不起。”曾国荃继续激道。

“有什么好怕的，他们一听我的名字就吓尿了，还敢来襄阳送死？我不怕他们来，怕的是他们不敢来。老九放心，你哥哥手下还有三千亲兵，以一当百不敢说，以一当十还是有的。”左宗棠又是一拍大腿。

这三路人马其实还都在路上，稍近湖北的是鲍超和杨鼎勋，于是曾国荃退了一步道：“我不能把三路人马都借去，刘提督的人马就留给季公，有鲍、杨两位提督我就心满意足了。”

点名要鲍、杨两位自然有原因，这两人都是湘军，尤其鲍超，曾国藩对他算得上有再造之恩。鲍超所部就是有名的霆军，极为善战，但军纪差，屡受弹劾，每次都是曾国藩力保，因此才有他今天的提督之尊。杨鼎勋与鲍超是同乡，都是四川人，都是咸丰二年广西提督向荣到四川募勇时从军，也都是先从向荣，后隶曾国藩。鲍超打仗出名早，杨鼎勋一直是鲍超手下干将。鲍超、杨鼎勋都没有功名，在儒将云集的湘军中并不太受待见，所以李鸿章率淮军赴上海时，杨鼎勋很痛快地转隶李鸿章名下。他以川人身份统领淮军，特别卖命，顶戴也换得快，如今也是提督了。还有一层，如今郭松林随曾国荃带新湘勇，而郭松林也是湘军转投李鸿章，与杨鼎勋关系极密。俗话说，上阵父子兵，打仗亲兄弟。三人有这样亲密的关系，打起仗来自然不会“胜则争功，败不相救”。

曾国荃的如意算盘得以打通，心情畅快。左宗棠也算他乡遇故人，自然要留曾国荃吃饭。吃饭时，他便絮絮叨叨一直大骂湖广总督官文。

逢人就大骂官文和曾国藩，这是左宗棠每天的固定“消遣”。今天当着曾国荃的面，当然只能骂骂官文。

官文，字秀峰，满洲正白旗人。侍卫出身，咸丰初年擢荆州将军，后转任湖广总督，成为封疆大吏。他治军理政都是乏善可陈，只因他满人的身份，朝廷特别重用。此外，他的机遇又特别好，前几任湖广总督正赶上太平军战湖广、夺金陵，非战死即夺职。自从他总督湖广后，湖北有巡抚胡林翼曲意笼络，湖南有骆秉章和左宗棠联手打理，东面有曾国藩的湘军拼命，所以他坐镇湖北，平平稳稳做了十三年湖广总督，还落了个战功显赫的美名。咸丰十年拜文渊阁大学士，同治四年攻克金陵的大功他也有一大份，赐封一等果威伯，世袭罔替。

从胡林翼开始，历任湖北巡抚都曲意笼络官文，官文则是乐得赚个盆满钵满，还不必多操闲心。可是今年的湖北巡抚曾国荃却没别人的好脾气，百战余生，又有攻克金陵的大功，他打心里瞧不起官文，多次扬言官文的官职爵位无一不是靠湘军给他博来的。官文不想与这位天不怕地不怕的曾老九撕破脸皮，上奏朝廷加授曾国荃帮办军务的名头，让他带兵出省作战，为的是眼不见为净。

曾国荃以为这个帮办军务很有名堂，颇为得意给曾国藩去信报喜。曾国藩告诉他，这个名头有不如无，无赖总兵陈国瑞、好几位太平军降将都得过帮办的名头，你堂堂二品巡抚不必领这空名。曾国荃这才明白被官文耍了，气得七窍生烟，立即搜罗官文贪庸骄蹇等罪名，要上折参劾。

左宗棠是终生痛恨官文的人，当初他在湖南巡抚衙门当师爷，也像曾国荃一样不把官文放在眼里，结果得罪了官文。当时左宗棠在湖南说不二，有二巡抚之称。阖省文武见他都要请安，有一位满人总兵没有请安，被左宗棠大骂“王八蛋，滚出去”。总兵是二品大员，如何能受得了这番屈辱，于是到武昌找官文告状，官文撺掇总兵搜罗左宗棠罪状，由他上奏朝廷。咸丰帝大怒，下旨斩首。幸亏曾国藩、胡林翼、郭嵩焘、潘祖荫等人设法营救，而且左宗棠对湖南贡献的确巨大，因此不但免于治罪，而且令他襄办湘军军务，从此平步青云。

有了这层过节，左宗棠提起官文就骂不绝口，今天听曾国荃要弹劾官文，自然是十分高兴：“老九，你弹劾得好！你都弹劾他什么，说来让我听听，岂不痛快！”

“贪墨军饷，收受贿赂，这些都是路人皆知，他湖广总督府有‘三大’，武汉三镇无人不知，京中却未必知道，所以我要如实入奏。”

所谓“三大”：一是姨太太大。官文有个戏子出身的宠妾，恃宠而骄，风头压过正房福晋。二是厨子大。官文有个厨子，是当年肃顺所荐。因为他出任湖广总督，就是走肃顺门路，因此对肃顺荐来的厨子，礼敬有加，这位厨子也是狗仗人势，不高兴了拍案就骂咱老子不侍候。

肃顺后来倒了，但官文没受牵连，而他念及旧恩，对厨子依然放纵。三是门丁大。官文的门丁，无论谁要进总督府，都伸手要钱。不识规矩，你便见不到官总督。湖北不少官员靠走姨太太、厨子的门路换了顶戴。

“参得好，参得好，我也要上折，帮你参倒这个‘官三大’。”左宗棠把桌子拍得砰砰直响。

收到曾国荃参劾官文的折子，慈禧采取留中的办法——把折子放到一边，官文的这些毛病她早就知道，只是这唯一的满人总督，她不能不极力维护。谁料随后左宗棠又起哄进了一折，对曾国荃参劾官文大加赞赏，他的意思概括起来就是四个字——“大快人心”。左宗棠如今是陕甘总督，剿捻西路钦差，他也来参官文，官文便没法在湖北待了。她把两份折子交给军机处，请他们拿出个意见来。

督抚不和，司空见惯，向来的办法就是从京中派员去访查，派谁去的人选都想好了。可是叫起的时候，有些话就不投机了。慈禧问道：“先不要说派谁去。老六你说，要是官文这些毛病都坐实了，怎么办？”

恭亲王立即明白慈禧的意思，如果所参坐实，官文就得罢职夺爵。满人本来已经声威尽丧，再让官文声名狼藉，无异于打自己的脸。

“钦差出京时，可有所交代。”恭亲王这样回话。所谓有所交代，就是尽量为官文弥缝。

“曾老九不是听弥缝的人，中间还夹着一个左宗棠，他可是骡子脾气。”慈禧的意思，这两个人都非善茬，恐怕没那么好弥缝，“西路都靠这两个人呢，总要先让他们气顺。”

让他们气顺，那就没法让官文气顺。可是官文又不能名声扫地，这该如何办理？恭亲王只好恭顺地表示愿听太后慈谕。

“很简单，不派钦差，直接把官文调回京来，以湖北军务松懈的理由，罚他两年伯爵薪俸。这样，在左、曾看来，无异于他们参走了官文。在官文，也不至于太狼狈。”慈禧早有主意。

“那官文空出的湖广总督一缺该考虑人选。”恭亲王没想到慈禧有这番部署，按照维护满人的思路，他在头脑中梳理时下满人中有谁可出任湖广。

“人选是现成的，就让李鸿章实领。”慈禧太后已经都有安排，“曾国藩必须回任两江，所以李鸿章就不能署理两江了，实授湖广，这是朝廷对他的重用。如今东捻去了湖北，李鸿章无论从剿捻钦差还是从湖广那边说，都是职责所在，他不尽心也不成。他与曾老九都算曾国藩门下，自然应当和衷共济，不要再弹督抚不和的老调。”

这一番成竹在胸的部署，让恭亲王不得不暗自佩服，珠帘后的这位

女主已今非昔比，不仅个性要强，手段也越来越老辣。坐在慈禧身边的慈安脑子一直跟不上两人对话，现在她听明白了，赞同道：“对，曾国荃和李鸿章，一个是曾国藩的亲弟弟，一个是曾国藩的得意门生，他们要是闹个督抚不和，不用我们操心，曾国藩就给摆平了。”

慈禧接过话继续道：“姐姐说得极是，如果湖北剿捻不顺，曾国荃这位巡抚，还有剿捻大臣李鸿章都难辞其咎，那时候就别怪朝廷不讲情面。”

第二十二章 刘铭传以怨报德 李鸿章倒守运河

曾国荃从左宗棠那里借来鲍超、杨鼎勋两支人马帮他驻守武昌后，就督促郭松林和表弟彭毓橘向捻军进攻，希望在李鸿章的淮军到来前把东捻军就地歼灭或赶出湖北。

第一次大仗由郭松林发起。郭松林本来就是曾国荃的部将，因为贪财好色才投到李鸿章门下。平定了江苏太平军后，郭松林因伤病回籍。曾国荃出任湖北巡抚后，邀请他出山带兵。郭松林慨然应允，而且急于打个漂亮仗来了结当年离开湘军的一段旧账。

俗语说心急吃不了热豆腐，何况郭松林对东捻军战术不明，又有几分轻敌，结果让赖文光送上口的热豆腐狠狠地烫了一下：他中了东捻军的诱敌之计，身受七伤，而且被东捻军生擒，捻军士兵拿洋枪托把他的小腿砸断，把他的屁股打肿，幸亏他的红顶子丢了，加以天色未明，东捻军没认出他是主将，又顺手把他扔在路边，这才侥幸逃过一劫。他的弟弟郭芳珍、爱将谢连生等被杀，所部四千余人仅剩一千五百余人。

接着，曾国荃的表弟彭毓橘也吃了败仗。彭毓橘与曾国荃同龄，两人自幼关系密切，曾国荃统带吉字营出征，彭毓橘一直是曾国荃手下猛将，当年攻克金陵，是首先攻进城中的四将之一。正因为有此战功，他未免对东捻军有些轻看，没有吸取郭松林的教训，反而暗笑郭松林没有识破东捻军的诡计。他被东捻军拖着鼻子在孝感一带打转转，最后被激得真个七窍生烟，于是东捻军卖个破绽，他督军猛追，便重蹈了郭松林覆辙。只是他没郭松林那么幸运，战马陷进冰水泥泞中，被东捻军生擒，他破口大骂，结果被东捻军当场斩杀，所部哨官以上大小头领五十余人包括两位总兵、一位提督在内全部阵亡，五千人被毙三千余。曾国荃连败两仗，所部几乎全军覆没。他为失去表弟伤心，又为大败忧愤不已，结果肝疾复发，大年初一病倒在军营中。

无论曾国荃愿意不愿意，湖北的烂摊子只能等淮军来收拾了。

钦差大臣、新任湖广总督李鸿章作为旁观者，很清楚曾国荃的两次大败依然是犯了僧王一样的错误——被东捻军牵着鼻子走。他认为曾国藩重镇防守、查圩清源再加河防之策是制服东捻军最有效的办法，他决定继续采取老师的方略，但略有改动，总结为“扼地兜剿”：就是利用地形之利，实行重兵合围。如果东捻军再跑进曾国藩设置的河防范围，就依河为势，数路并发，力求剿灭；如果东捻军不进河防范围，官军绝不能没命地穷追，但如果一旦地形地势便于官军合围，便数路齐发，把东捻军围起来就地剿灭。

李鸿章仔细研究湖北地图，发现东捻军在白口一带盘桓，正是“兜剿”的大好时机。

臼口，是白水入汉水的河汉口，位于湖北钟祥南八九十里处。这一带水流较缓，是渡河西去的好地方，因此捻军转来转去，总是不肯离开臼口。捻军计划过年后从此过汉江去四川和陕西，然而，此一时彼一时，官军水师战船已经进入汉江，在臼口一带不停巡游，而所有民船全部集中到了西岸。此处水流不是太深，青壮年强渡也不是不可能，可是几万妇幼老弱、大批辎重没船怎么行？臼口往东不足百里就是大洪山，往南不足百里又是汉江。这里是古云梦泽之地，河汉纵横，梦天辽阔，正是逐鹿争雄的好战场。

李鸿章调兵遣将，实施“臼口之围”计划：北路，以李昭庆部淮军马队驻河南汝宁、信阳，阻住东捻军北上通道。西面，提督鲍超率霆军由河南南阳进至湖北襄阳再沿汉水南下，官军水师及湖北绿营沿汉江西岸布防，防止东捻军西渡入川或西北入陕。东面，安徽巡抚英翰等督率皖军驻六安、霍山一带，扼住趋皖之路。南面，曾国荃部及鄂军驻防武昌，兵部右侍郎彭玉麟率长江水师守备黄州一带，防止东捻军南下。提督刘铭传、按察使刘秉璋、总兵周盛波和张树珊部自河南分路入湖北，刘铭传部最先从东面逼近臼口。只凭刘铭传一军无论如何不能与捻军开战，李鸿章于是命令鲍超沿汉水南下，从西面进逼，与刘铭传对臼口形成东西夹击之势。

赖文光和任化邦故伎重演，做出一副狼狈逃走的架势，让出臼口，向东到了京山县的下洋港一带。这里是京山与钟祥交界地段，再往东就是大洪山。而此时刘铭传率军也沿着大洪山麓由北而南杀过来，东捻军再次以骄敌之计，向南退走二十余里，到尹隆河南岸驻扎。

尹隆河发源于大洪山，水面不宽也不深。此时，尹隆河南岸的东捻军，人员、马匹、粮食都得到充分补充，正是兵强马壮，对外号称十万。尹隆河北刘铭传二十营一万余人，是淮军精锐，洋枪洋炮十分得手。西边的鲍超部近三十营，一万五六千人。彼此相距不到三十里，真是旌旗互望，金鼓相闻。一场大战在所难免，双方都在耍着心计。鲍超与刘铭传信使往返商定，正月二十五日辰正，也就是早晨八点发起进攻，铭军由下洋港往南打，霆军由臼口进军，沿尹隆河由西往东打。对外则故意放出风声，说霆铭两军二十八日将与捻军决战，以麻痹东捻军，达到突袭的效果。

赖文光比鲍超大一岁，是从广西出来的老兄弟，他更是久经战阵，对铭军、霆军的小九九一眼就识破了。他与任化邦商量，从明天开始，人不解甲，马不离鞍。任化邦少谋却善战，拍胸脯道：“遵王放心，定让他们有去无回。”赖文光在太平天国原本是文职，精于谋划，后来天京内讧才弃文从武，跟着英王陈玉成转战南北。后来奉英王令随英王族叔扶王陈德才入陕西，与回民联合，希望开辟新根据地。天京危急时，他率军千里迢迢来救天京，未出湖北，金陵已经陷落，于是他率部参加捻军，并按太平军的体制改造捻军，使捻军成为号令统一的大军。他每打一仗，总要认真研究对手的长处和短处，然后对症下药。他对霆军和铭军多有关心，知道两军的统领鲍超和刘铭传互不服气，所以决定采用离

间加激将法，修书一封，派人射到刘铭传大营。

等这封信传到刘铭传手中，他果然中计。信并不长，写道：“铭军徒依洋枪洋炮，声威不及霆军百一。何不与霆军合军一处，约定明天一起来攻，我便可一鼓荡平。”刘铭传以淮军精锐著称，保上海平江苏，积功至直隶提督，无奈声威还是不及鲍超，如今东捻军竟然也抑铭扬霆，让他如何受得了？他扬着手里的信说道：“看来明天这一仗无论我们怎么拼命，大家都会把功劳记在霆军头上。你们说，我们能甘心吗？”

“霆军有什么了不起，不就是比我们早几天吗？要论打仗，我们哪里输过他们？”刘铭传的族侄刘盛藻也不服气。

但手下大将唐殿魁道：“如今我们与湘军合军一处，共谋剿捻，只有一心一意打好这一仗再说。”

“这一仗自然应该打好。爵帅刚刚实授湖广总督，又是剿捻钦差大臣，这是爵帅出山剿捻的第一仗，我们要好好打，给爵帅争点光。可是这光最终是贴到人家脸上，还是贴到爵帅脸上，咱们得好好盘算。”刘铭传所称爵帅，就是李鸿章。李鸿章是伯爵，又是统兵大员，手下武职多尊之为爵帅。

“六叔怎么说，我们就怎么打。”刘盛藻虽然比刘铭传大六七岁，但总是一口一个六叔，唯刘铭传马首是瞻。

“这一仗我们不打则已，要打就要让天下人知道，是我们淮军在当顶梁柱，不是借人的光才成事。依我铭军之力完全可以破贼，会合霆军获胜，首功肯定是霆军，这一仗不能和霆军掺和。我计划明天咱们早一个时辰发起进攻。不是说好辰正吗？我们卯正就动手。我们一鼓把捻子荡平，不用说，功劳别人想争也争不去。万一不能立即取胜，霆军参战后胜了，依然是我们居头功。”

刘铭传的手下都是骄兵悍将，都不肯让功于人，听他如此说，个个扬眉捋袖，只等着明天去建功立勋。

“军门的意思是我们要自己先动手？我好像没太听明白。打仗气势最重要，咱们与霆军两路同时动手，才能在气势上压倒捻子，咱们自己动手，一万人去对付十万人，这仗不能这么打。”唐殿魁劝道。

“荅臣，你号称我铭军第一猛将，今天怎么婆婆妈妈？”刘铭传主意已定，对唐殿魁横生枝节有点不高兴，脸上的麻坑因为气血上冲而发亮，“当年常州城下打奔牛镇的豪气哪里去了？”

唐殿魁的确是铭军第一猛将。当年刘铭传率军去打常州，结果在山路被袭受了重伤，唐殿魁率军赶到，拼死救出刘铭传，他在奔牛镇筑垒死守二十余天，三路太平军无可奈何。刘铭传带伤来救，里应外合，打了个大胜仗，一万多人打退了太平军五万多。唐殿魁一战成名，也更受

刘铭传敬重。唐殿魁见刘铭传真生了气，但依然斗胆劝道：“这不是有没有豪气的问题，而是为了把握性更大一点。”

“荅臣，别的都不说了，明天这一仗，我已经决定就这样打了，而且我准备把你放到最难的地方。你就给句痛快话，上不上阵。”刘铭传瞪着眼睛问道。

“当然要上，铭军出队没有我唐殿魁的事，那真是出了鬼了。”唐殿魁不再争执。

刘铭传让唐殿魁带右路军，因为右路军所对的杨家浚易守难攻。左军由刘盛藻率领，他自己亲自率领中军。第二天一早大军出发，到了一个叫宿食桥的地方，已经离东捻军阵地不足七里。探哨报告，东捻军没有任何动静，好像对官军今天即将进攻毫无察觉。

“好，打他个措手不及！”刘铭传命令留下五营守辎重，其余二五营兵分三路，齐头并进。

东捻军其实早就做好了迎战的准备，也是兵分三路。赖文光居中，他的西边杨家浚因为有街垒可以依托，因此配置兵力略弱；而东边河谷平缓，易于涉渡，因此是最为强悍的任化邦率领马队迎战。双方这样的部署，便形成东捻军悍将任化邦迎战刘盛藻的格局，而刘盛藻的战斗力没法与唐殿魁相比。

刘盛藻争功心切，最先进攻，任化邦等他率军渡河渡到一半时，率骑兵突然风驰电掣般杀了过去。因为当时天刚刚亮，等洪水般的马队冲到近前时，刘盛藻才看清楚，他当时就慌了手脚。淮军依仗的是洋枪洋炮，任化邦的马队所持多是削尖了竹子做的竹矛。短兵相接，淮军放过一遍枪后，根本来不及换子药，手里的洋枪就连烧火棍也不如。刘盛藻率部退回河岸，任化邦兵分两路，一路继续追击刘盛藻，他则亲率一路向中间靠拢，去攻打刘铭传的中路。渡过河的刘铭传先是遇到赖文光部的迎头阻击，打得不分胜负之际，任化邦的马队自东向西横扫过来，立即把他的中路军截成两段。一段向河对岸退，而他则被赖文光和任化邦前后夹击。淮军的洋枪一轮轮施放，无奈捻军一层层向上围，眼看被围得铁桶一般。

刘铭传一边用七响后膛枪杀敌，一边问道：“怎么搞的，西边的捻子怎么都跑这边来了。”

亲兵告诉他道：“刘统领一接仗就败了，捻子马队就围咱们来了。”

刘铭传恶狠狠地骂道：“等打完了这一仗，非扒了他的皮。”

正在无望的时候，右路的唐殿魁轻易攻克了杨家浚，立即带兵向中路增援来了。他率部冲击任化邦的马队，给刘铭传蹚出了一条逃生的通道。刘铭传在数百名亲兵的拼死保护下逃出重围，仓皇向下洋港方向溃

退。唐殿魁救了刘铭传，却无人能救得了他，捻军越围越多，密不透风，他一把长柄刀左劈右砍，早就卷了刃，胳膊也累得举不起来了。任化邦打了一声呼哨，从身边捻军手中夺过竹矛掷向唐殿魁，附近的捻军都听从他的号令，一起把手中的竹矛掷过去，唐殿魁立马被竹矛穿成刺猬。麾下记名总兵田履安，副将胡衡章、吴维章、刘朝珣等也随后阵亡。

唐殿魁部死伤大半，见主将阵亡，便向北溃退。东捻军抛弃辎重，轻装追击。刘铭传逃到宿食桥，与守卫辎重的人马又被重重围困。目之所及，全是捻军马队。后面溃退下来的人向他报告，唐总兵已经阵亡。刘铭传仰天长叹道：“没想到今天竟然是我刘麻子的祭日！”他和身边的将领一起脱下顶戴袍服，坐在泥水中，相约到时候自裁。

然而，就在绝望的时刻，东捻军突然躁动起来，惊慌地互相提醒：“霆军来了，霆军来了。”

赶来的的确是鲍超的霆军。鲍超率霆军按计划于辰正时刻发起进攻，等他赶到尹隆河北，到处都是铭军溃军，从溃军口中知道铭军吃了大亏。鲍超一拍脑壳，用他家乡四川奉节话对部将埋怨道：“刘省三搞什么呢，说好辰正动手，看来他比咱们早了个把时辰，蒜我坛子哟？”

“蒜我坛子哟”是奉节土话，意思是跟我开玩笑。

“也有可能是捻子先对他动手了？”部将猜道。

“那不可能，眼见的是他们从捻子阵地上溃下来的。”鲍超虽然大字不识，但你要以为他是个只知硬拼的莽汉，那就大错特错了。他打仗向来讲究形势，而且眼光经常与人不同。他并不急于带兵杀去，而是带着部众策马奔上一个小山丘。此山丘没有多高，但看清战场形势足矣。他拿亲兵递上的千里镜把战场看了个遍。尹隆河南北方圆七八里全是战场，捻军大部在尹隆河南岸层层围困铭军，有一两万人已经渡到河北岸，铭军真是一败涂地。

“你们帮我仔细瞧瞧，刘省三的军旗在啥子地方？”鲍超吩咐。

大家拿着千里镜乱看，始终找不到铭字军旗。

“刘省三完了。”鲍超有些惋惜。

鲍超打仗，一是讲究断敌后路，派出两支马队，一北一南，去绕攻捻军后路。二是讲究互相接应，分成左中右三路外，还有两路在中军两侧，以备接应增援。三是先用炮火压制。湘军洋枪洋炮没法与铭军比，并非人人都一支洋枪，而是有一支洋枪队，专跟着中军行动。炮队更可怜，只有十几门炮。所以霆军接仗，先是洋枪洋炮尽情地放，直到子药尽光，然后步兵上阵。鲍超亲率中军，两路包抄，三路大军由西而东向捻军横扫过去。

赖文光跃马高呼道：“今日霆军铭军都来了，我们正好斩刘擒鲍，然后乘势西上，一路去川，一路去陕，在那里建立我们的小天堂！”

东捻军随即不顾疲劳，重整军阵，分兵三路猛攻霆军。霆军的左右两军首先接敌，捻军中军在任化邦、赖文光的统领下直向霆军中军扑来。捻军作战，基本是一骑夹一步，互相配合，以人海战术取胜。不过骑兵速度快，总是比步兵冲在前面。

鲍超挥了挥手，十几门炮一起开火，把捻军马队炸得人仰马翻。这时步兵挺矛舞刀冲过来了，鲍超再一挥手：“放！”此时炮弹已经打光，该洋枪队上了，千把人排成三排，学洋人的枪阵，一排放，一排起，一排装药，轮番射击，威力相当大，捻军一排排倒下，虽然没有溃退，但已经胆寒。鲍超正了正顶戴道：“时候到了，跟我冲！”

霆军军纪极差，抢掠比淮军有过之而无不及，但打起仗来却是挡者披靡。一则是霆军赏罚严明，二则是军官带头，鲍超及各位统领及至哨官，全部顶戴袍服，就像上朝一样，谁官大谁在前面，带着步兵向前冲。这无形之中形成一种威势，以致捻军一看到顶戴辉煌的霆军，从心里就怯。

鲍超带着步兵横扫过去，两路马队又在东捻军后路喊杀震天，东捻军顿时人心慌乱，无心恋战，一旦开始溃退，人多人少就没有意义。霆军在这帮红、白、蓝顶子军官带领下向前冲，虽然只有一万数千人，却如海潮升起，只管向前，见沙冲沙，见礁触礁，就是碎成浪花，也不回头。

任化邦马队善战，无奈多年来捻军采取的是打得过就打，打不过就跑，如今军心已怯，即使任化邦再想打，却组织不起战队。从前捻军撤退，都是长官下令，有接应、有断后，因此虽然匆忙，却是忙而不乱。今天则不同，马步皆慌，马踏步兵，步兵踩踏老弱，少见的溃不成军。赖文光急令各军，抛弃刚从铭军手中捡到的洋枪，再令人把军中金银珠宝一路走一路丢。鲍超的霆军向来是见钱眼开，因此纷纷弃敌不顾，去捡财宝。鲍超红了眼道：“龟儿子，谁捡杀谁的头！”挥刀连斩数人。所有的军官都高呼：“谁捡斩谁的头！”个个手起刀落，不杀敌，专杀捡财宝的霆军。结果捻军这一计归于无用，霆军视满地金银于不顾，潮水一样向东捻军淹过去。

鲍超吩咐，各军留意捻子有裹胁铭军军官者，务必拼命救下，尤其要救出铭军统帅刘铭传，并随时向他报告。结果，一直到中午都没人见到刘铭传，却捡到了一堆红顶子。二品以上官员的顶戴都是红顶子，武职总兵就是二品，提督则是一品。这些年军功保举泛滥，红顶子已不稀罕，因此刘铭传在他的珊瑚顶子周围，又围以纯白细珠一串，以区别于其他。鲍超端着围了细珠的红顶子，叹惜道：“刘省三十有八九凶多吉少！”又吩咐众军，对战场缴获仔细区分，凡是铭军的洋枪洋炮辎重旗帜等，一律归还。

到了傍晚，哨探传来消息，刘铭传死里逃生，此时就在下洋港。鲍超把随军师爷叫过来商量：“老夫子，刘省三死里逃生，我想过去看他一眼，你也知道，我不想到西北跟着左季帅吃瘪，将来剿东捻，少不得跟铭军打交道，我想借此机会，和刘省三拉拉近乎。”

鲍超进湖北，本来是要跟左宗棠去西北，因为东捻军入鄂，他才被改为暂时留在湖北，配合淮军围攻东捻。左宗棠自誉今亮，对属下多有苛求，鲍超是大字不识的老粗，不愿追随左宗棠。他的打算是跟着李鸿章追剿东捻，因为李鸿章用人不拘一格，识字多少、有无功名无所谓。

师爷明白鲍超的心思，说道：“大帅的心意自是不错，要与刘提督拉近近乎很是应该，但现在不是时候，刘提督新败，此时去看他，如果让他误会是看他笑话，那就弄巧成拙了。”

“老夫子，你说得也有道理。可是我如果不去，他也许以为我拿大，反而不好。战场上捡了半车红顶子，还有他的帅旗，还有几颗印信，这都是紧要的东西，我亲自送过去，和他说话就走。”鲍超却有自己的见解。

师爷想了想说道：“大帅的想法也不是没有道理，只是大帅不可久留，不可多言，所谓言多必失，让刘省三尴尬反而不美。”

鲍超向来对手下的师爷尊敬有加，拱了拱手道：“我记下了。”

他带着几个人，用一辆敞篷马车拉着铭军的旗帜，军官佩带的七响后膛短枪还有十几顶红蓝顶戴，二十多支花翎、蓝翎，径直送到下洋港刘铭传大营。刘铭传正在与众将唉声叹气，清点损失，听说鲍超亲自上门，他皱着眉说道：“鲍春霆这时候上门，不是要来看我的笑话？不见。”

师爷劝道：“军门不见不好，霆军毕竟刚给我们解了围。见见又何妨，且听他说什么。”

于是刘铭传迎到门外，两人见面，真是不知如何开口。

“省三，你看这仗打得……”鲍超觉得这话出口就纯是多余，这仗打得怎么了？铭军大败，你霆军大胜嘛！他因此改口道，“你放心，铭军的军械物资，一样也不少，我已经吩咐下去，清点清楚，到时完璧归刘。”

鲍超没有多少墨水，又喜欢瞎改成语，完璧归赵改为完璧归刘，他自以为改得高明，在刘铭传听来，却有讽刺的味道。

“多谢老兄美意。”刘铭传勉强抱拳称谢。

“他们在战场上捡了十几个红蓝顶子，这是大家的脸面，丢不得，我亲自送过来了。你的红顶子独一无二，有一串细珠，这个肯定就是。”鲍

超要亲自拿起来交给刘铭传，但跟随他的亲兵眼色不赶趟，鲍超只好亲自去拿，无奈他离车还有两步远，顺手拿佩刀把刘铭传的红顶子挑了过来，然后两手端给刘铭传。刘铭传羞得满脸泛红，低着头接过了：“军门到大帐喝杯茶。”

鲍超记得师爷叮嘱，不必多说，言多必失，所以他辞道：“不了不了，我还要往北边去，我已经安排人追上去了，不放心，要连夜去。”

鲍超向刘铭传抱抱拳，跨上马背，抽一马鞭，扬长而去。出了刘铭传大营，他慢了下来，问身边的人道：“我今天说话还得体吧？”

“得体得很，军门一句笑铭军的话也没有。”身边的人几近二百五。

“刘省三这回亏吃得大发了，不能再笑话他了。”

这是鲍超的一厢情愿。在刘铭传看来，鲍超纯粹是来看他的笑话，拉着一车红蓝顶子，还叮嘱丢不得，又把他的红顶子高高挑起，唯恐别人不知道他在战场上丢盔弃甲，还要显摆他将亲自去追剿捻军……

“鲍春霖欺人太甚！”刘铭传对部将愤愤道，“我们被他笑话不要紧，不能给爵帅脸上抹黑。”可是，初战大败，想不抹黑也难。

下面的事情，知道的人越少越好，刘铭传于是说道：“你们都散了吧，我和老夫子商量下战报的事。”

部下们都退出去，大帐里只剩下刘铭传和两个心腹文案，他道：“我作为铭军统帅，不能不为全军着想。爵帅的面子要顾，铭军的士气也要振作，不能因为这一仗打下来，要士气没了士气，要脸面没了脸面。”

一位文案问道：“大帅的意思，是想再好好打一仗，夺回面子？”

“不是将来夺回面子，而是这一仗就不能丢面子。爵帅在千里之外，战场详情如何能够尽知？还不是专靠你们的一支笔。”

刘铭传的意思已经很明确，要在文字上玩游戏。可是无论怎么玩，铭军自作聪明，争功心切，提前进攻，致有大败，如何是能靠文字掩饰得过去？

“反正你们笔头上功夫，总归有办法。霆军要是也像我军黎明出队，两军合攻，捻子早就被灭了。”刘铭传这样说，是公然颠倒黑白。不过文案唯命是从，且听他吩咐就是。

铭军失败还有个原因，就是他们本来只有一万人，战前还要分出五个营守辎重，没有参战就犯了兵分则单的毛病。有位文案自作聪明道：“我们之所以要分出五营，是因为听说后路有贼兵踪迹。”

“很好，霆军从我们背后过来，很容易让我军误以为贼。”刘铭传借

题发挥。

这样战报的调子就定下来：鲍超霆军误期，以致铭军孤军作战；霆军从铭军后路进军，又让铭军误以为是捻军，因此分兵兼顾后路，导致前线兵力更单。这样，霆军不但没有救铭军，反而是铭军大败的罪魁。

刘铭传看罢文稿，吩咐立即派专差送到徐州李鸿章军营：“要快，必须抢在姓鲍的前面，只要爵帅按此出奏，姓鲍的就无话可说。”

李鸿章接到刘铭传的战报时，正要动身去周口。曾国藩已经从周口赶到徐州，接过两江总督的关防。而李鸿章为了指挥战事方便，把他的钦差行辕移到周口——此前曾国藩的钦差行辕也设在这里。李鸿章看了刘铭传的战报，深信无疑，虽然损失太大，但毕竟先败后胜。他按照抑鲍扬刘的思路，安排文案起草奏报，他稍作改动，就放炮拜折。

曾国荃的报捷折比李鸿章快了两天。他所根据的是从战场上零星得来的消息，反正是捻军大败，毙伤两万余人，生俘八千余人。官军亦有小挫，但终归是先小败后大胜。至于铭、霆两军，是谁功劳大，他没来得及弄清楚，反正报喜要快，以六百里加紧，飞递京城。

慈禧看了曾国荃的奏报后道：“老六，曾国荃的折子太不清楚，两军围攻捻军，先是小挫，后是大胜，那是谁先小挫，后来的大胜又是两军都大胜，还是一军大胜，或者一军胜得多，一军胜得少些？”

恭亲王回道：“曾国荃报喜心切，估计只听到喜讯就匆忙出奏，他的心情可以理解。估计李鸿章很快就有上奏，不妨再稍等等。”

“朝廷总要赏罚严明，才能砥砺士气。”慈禧为她的发问做注解。

“奴才谨遵慈谕。等李鸿章的奏报到后，军机就拟旨呈请慈览。”

李鸿章的奏报隔天到京，慈禧用指甲在上面做个记号，请军机先议。

李鸿章先是较为详细地说明铭军苦战情形，然后奏明铭军虽经苦战亦小挫。小挫的原因却耐人寻味：“该提督血性忠勇，平素好战轻敌，曾国藩与臣皆虑饥疲日久，或有意外之挫。叠经批函劝诫，令其益加持重。”话虽短，但意思却丰富得很，刘铭传小挫的原因，是因为血性忠勇，好战轻敌，又饥疲日久，连曾国藩、李鸿章都意料到“或有意外之挫”，刘铭传的小挫也就尽在情理当中。接下来就随着刘铭传颠倒黑白：“不料尹隆河之役接仗过猛，又因鲍超期会偶误，致有此失，幸霆军奋勇，乘机大捷，转败为功。”刘铭传有此挫败，主要原因是“接仗过猛，霆军误期”。李鸿章点到为止，对霆军不加一语指责，达到了委过于人的目的，又让人觉得大有曲庇湘军的美德。而且更为巧妙的是“乘机大捷”四字，既可以理解为霆军是乘铭军猛战之后大捷，也可理解为铭军在苦战受挫后依然乘机奋起，终于大捷，总之，大捷之功还是铭军的最

大。

随后刘铭传自请朝廷责罚的奏折也到京，他只含混说铭军人马军械都有损失，自请参办。在军机处看来，刘铭传之所以如此，是为了给霆军留脸面。是马上发布上谕，还是稍等鲍超的奏报？恭亲王坚持再稍等，估计鲍超的奏折也很快就到。可是慈禧有些不耐烦了，说道：“鲍超误期，以致铭军挫败，事情很清楚了。鲍超骄横也是人所共知，他欺刘铭传新进，故意不会期进攻也有可能。如果真是这样，此风断不可张。”

恭亲王连忙道：“太后教训得是，军机马上拟旨。只是两军的士气都要维护，将来霆军铭军还要并肩作战，奴才的意思，可否只是训诫，不加惩处？”

“你说得有道理，士气要鼓，不能泄；骄气要灭，不可张。”

鲍超的奏折依然未到，军机只好先拟旨呈进，立即明发。鲍超之所以奏报最晚，是因为他一直在追剿东捻军，而且不断有新胜利，他的想法是要向朝廷报一个“大捷”。等他攒了好几个胜利，自觉够一个大捷时，正式向朝廷出奏。文案按他的吩咐，不必铺陈铭军的败状，只要说明救了铭军即可。出奏没几天，忽然亲兵来报，周口钦差行辕专差宣旨来了。一定是嘉奖上谕到了，只是没想到会这样快。鲍超满面笑容，让人快马传令，所有他将会受朝廷恩赏的将领都招呼到大帐来。他则喜滋滋亲自请教师爷，应该如何对传旨专差打赏。

人到齐了，鲍超带头跪下听宣。上谕颇长，前面指授方略，从钦差大臣李鸿章到鄂皖等省巡抚、前线统兵大员，应该如何同心协力，如何把捻匪困在湖北，不令西去川陕，更不许放回中原等等都有部署。鲍超越听越觉得不对味，众将也都愣怔着不知所云。然后说到尹隆河之战，官军先挫后胜，而挫的原因则是“鲍超未照约会分路进剿，致令刘铭传败退挫败，鲍超虽有 small 胜，亦不得辞其咎”。鲍超听到这几句话，忘了规矩，霍地站起来问他的部下：“你们听明白了吗？这是浪格话？”“浪格”是鲍超的家乡话，“浪格话”就是什么话的意思。

宣旨的是李鸿章中军的一位参将，他提醒道：“鲍军门，我还未宣完旨。”

鲍超重新跪下，下面说什么一句也听不进。好在最后只有几句话，很快宣完了。参将宣完旨，连忙以下属之礼参见鲍超。鲍超顾不得他，立马把老夫子叫来，问他上谕是什么意思。

上谕的意思很明确，虽然没罚，但霆军没有如约参战，才导致铭军大败。

“刘省三瞎胡扯。”鲍超大怒，把案上的令箭、茶杯都打翻在地。

师爷小声提醒他，这是上谕的说法，不是刘省三，更不能称“胡

说”。

鲍超的部下眼巴巴等着领赏，没想到拼死拼活连打了几个胜仗，换来的是几句训斥。鲍超对宣旨的参将道：“天下还有没有公理？老子按约定辰正出队，救了刘省三的命，怎么是我们误期，致铭军大败？还有没有公理？”

那位参将只有表示他实在不知情。

师爷怕在座的各位将领情绪失控，所以把大家劝走，然后对鲍超说道：“霆军吃了憋，只有找九帅说理。再说，九帅肯定也有奏折给朝廷，他不会如此颠倒黑白。”

“对对对，找九帅讨个公道。还有大帅，也要去封信说说委屈。”鲍超口里的大帅是指曾国藩。

师爷劝道：“大帅那里就算了吧，如今他已经不是剿捻钦差，已经回任两江，大帅也不清楚战场情形，反而让他为难。”

“那就不给大帅写信。”鲍超已经气得没了主意。

前来宣旨的参将，见霆军像没头苍蝇，看来是受了莫大委屈，而据他所知，李鸿章是接了刘铭传的信后才上奏朝廷，因此他提醒道：“朝廷关于战场消息，最主要的还是你们两位军门，刘军门怎么奏报，也很重要。”

师爷一拍脑门道：“对，应该想办法把刘军门的战报弄来看看。”

这并不难，他有个老熟人就在刘铭传军幕中，连忙打发一个专差，带上银子亲自跑一趟。

鲍超营中议论纷纷，怨气冲天，他担心部下闹哗变，忧心忡忡，结果旧伤复发，左腿疼得不能落地，右胳膊则举不起来。四天后刘铭传的战报底稿拿来了，鲍超听人一读，恨得捶着床头哭骂道：“刘省三，你个龟儿子，你阴老子，你欺老子是瓜娃子。你阴老子不要紧，老子不要爵位不要顶戴，你让我怎么向兄弟交代！”

“军门先不要太着急，刘省三阴军门就是阴湘军，九帅不会坐视。”师爷又劝道。

可是曾国荃的回信也到了，看罢让鲍超只觉得兜头浇了凉水。曾国荃看了鲍超的信，知道霆军委屈了，他上奏时没有见到鲍超的战报，结果语焉不详，也是造成霆军委屈之一。上谕已颁，金口玉言，现在争也无用，只能等有机会为霆军辩白。如今剿捻钦差刚换李鸿章，湘军就喊冤，容易让人误会湘军不想听李鸿章的招呼。所以为了避嫌，只好让霆军受些委屈，以大局为重。

鲍超真是又冤枉又委屈，连湘军的娘家人都不肯出头，霆军就如寡妇的孩子，爹不亲娘不疼。鲍超部下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四川三峡出来的老乡，这一带本就是哥老会的发源地，不少人是哥老会成员，四川人称袍哥。成了袍哥，便是异姓兄弟，以辈分定尊卑，军令也没有袍哥的令管用。鲍超的霆军曾经几次哗变，都与哥老会的势力息息相关。如今鲍超部下数百人拥进他的大帐，要他率弟兄们调头去打铭军，向刘麻子讨个公道。鲍超又气又急，又担心哗变，数次晕厥。于是他向朝廷上折，要求回籍养病。

宣旨的参将回到周口钦差行辕，将所见所闻密报李鸿章。李鸿章心中暗惊，但嘴上却道：“那也是一面之词，不可对外人道，我会弄清楚的。”然后他立即派出专差，密赴铭军营中调查。事情很快查清楚，李鸿章追悔莫及，但他不能去责备刘铭传，责备也无用。他更怕京中御史知道真相，参劾他冒功欺罔，便派人持银票到京中预先安抚。

曾国藩当时正在回两江途中，接到鲍超因病开缺的消息，也收到霆军受了莫大委屈的信件。他心中非常不悦，怪老九不为湘军着想，恨李鸿章太不给湘军面子，于是写信给李鸿章和曾国荃，让他们好好安抚。曾国荃自知有愧于鲍超，把他接到武昌养病，后来鲍超执意回四川居家养疾，曾国荃再有一笔丰厚的馈银赠送，总算心里稍安。

李鸿章心中有愧，但他的态度是宁可我负天下人，不可天下人负我，刘铭传是他的手下大将，只有千方百计为他开脱。而对鲍超，在后来所上奏折中，多次称赞他身经百战，功绩卓著，聊算补偿。然而，他给曾国藩的信中，却又有一番说辞。他告诉曾国藩，鲍超军中哥老会势力太大，已经到了干预军令的程度，因此鲍超借此机会回籍养病，霆军则应严加裁汰，避免令鲍超名声有损。曾国藩一看气得连连摇头，鲍超军中有哥老会他自然知道，只恨他这位高足明明是委屈了人家，反而搬出哥老会来，仿佛把鲍超气病，反而是救了他。此人太过机巧，太过阴狠了！

李鸿章的手段还未完，鲍超执意回籍养病，他便奏请朝廷对霆军严加裁汰，由曾国荃选派鲍超得力手下继续统带。曾国荃便推荐了唐仁廉。

唐仁廉是湖南东安人，参加湘军后先隶湘军水师统领杨岳斌，有一次陪杨岳斌去受降，结果太平军降而复叛，唐仁廉当场手刃数名太平军悍将，震住了局面，才没出大乱子。杨岳斌佩服他的勇气，便让他招募仁字营。到了咸丰十年，唐仁廉的仁字营改隶鲍超部，战青阳，克金坛，复嘉应，是鲍超手下第一战将。李鸿章知道唐仁廉是员战将，有意收入囊中，后来捻军出湖北回河南，他奏请朝廷请唐仁廉出省作战，从此归于淮军序列。湘军势力至此几近破灭，大清军队几乎成为淮军天下。李鸿章的声望也因此日隆，直逼其师曾国藩。

而出山后的曾国荃先是与官文闹不和，然后新湘军惨败，接着又有

愧于鲍超，可以说事事不顺。一气之下，他也像鲍超一样回籍养病。李鸿章则趁机奏请调署理江苏巡抚郭柏荫出任湖北巡抚。

湘淮以代，至此基本完成。

东捻军在湖北、河南、安徽、山东之间牵着官军东奔西走，李鸿章知道这样穷追不是办法，但不追朝廷又不答应。他这才体味到曾国藩当初的难处，重镇布防和以河为防策略其实很高明，无奈上下交逼，结果是画虎类猫。他写信给曾国藩道：“看人挑担不腰疼，如今鸿章深悟吾师当日之苦楚。捻子真是贼中偷儿也，人中怪物也！吾与兵将不幸有此磨难！”

李鸿章日子不好过，东捻军日子也并不舒服。终日东奔西走，一样的疲倦不堪。原本计划入川入陕，可是一则因为官军堵截严密而无法突破；二则捻军中有相当一部分不愿离家远走。毕竟一入川陕，何时回家遥遥无期。因此东捻军在数省间奔波，始终拿不定主意。

四月底，山东籍捻军接到家乡密报，胶东盐枭数千人造反，希望东捻军能去会合，共谋大事。而且山东即将进入麦熟之季，连年丰收，家家粮食满仓，正可前往休养生息。赖文光与任化邦召集众将商议，大家都愿意东赴胶东半岛。

胶东有渔盐之利，自古就是富庶之地，比总在豫皖打拊容易得多。山东籍的捻军更是有意怂恿：“咱们直奔登州海边，斗大的海蟹吃也吃不完。”是啊，数年来捻军纵横不下数万里，可还从未到海边尝尝海味，有不少将领附和。吃不吃海鲜不太要紧，但山东粮食丰足则极具诱惑。于是赖文光和任化邦统一意见，率大军直奔山东。

五月初，东捻军五六万人从豫西南的镇平出发，经唐县、舞阳、叶县、临颖、许州、洧川、尉氏、中牟入朱仙镇，又经陈留、兰仪、考城，到达山东曹县。一路上不攻不战，马不停蹄，昼夜兼程急进。九天时日，行程达两千余里，每天二百余里。淮军营规，日行三四十里，如今变通，也不过五六十里，自然是逐之不及，被远远抛在后面。曹县及附近州县，就是当年的梁山泊之地，水套纵横，伏莽遍地。听说捻军到来，便如风吹余烬，火星四起。他们纷纷投奔东捻军，又熟悉地形，引导东捻军直扑郛城、汶上交界地带，准备从这里抢过运河。

这一段运河水浅，河东壕墙最不坚固，而且东军都司朱万春手下有个哨官愿做内应。于是东捻军来个声东击西，任化邦率主力四五万人猛攻沈口、袁口、靳口一带，南北三四十里尽是东捻军。山东巡抚丁宝桢从运河沿线抽调人马齐集沈口段与捻军对峙，运河两岸戈矛如林，枪炮如雷电，昼夜不息。而赖文光偷偷率百余人悄悄北上，到了东平县戴庙段运河。这里是东军都司朱万春的防段，此地离黄河已经不到十里。东军总兵王心安派了三四条船把家眷运到此地，为的是躲开战场，一旦有险可驶入黄河。朱万春手下的哨官以引航为名，把一艘满载王心安家属

的大木船骗到南岸，赖文光率人登船轻松渡过运河，一打出旗帜，守河的东军便仓皇逃命。百余人迅速把河岸的壕墙推倒，同时把东岸的民船全部集中起来，驶到西岸。沈口的东捻军停止进攻，数万人疾驰北上，乘船的乘船，涉水的涉水，纷纷渡过运河。然后沿运河向南进攻，东军受到夹攻，纷纷溃逃，东捻军如洪水漫灌，从水浅处抢过运河。

山东地形，中部北自济南一直到临沂，是连绵不断的群山，把整个山东分为东西两块大平原。西部平原兖、沂、曹三府，与河南相邻，常年受东捻军骚扰，已经是民无遗财；东部胶东半岛，青、莱、登三府，多年来未曾遭兵，粮食、财货富足；至于中部泰、济二府，城高壕深，向来是兵备要地，东捻军无意在此停留。因此一过运河，捻军就走东平、赴泰安、过济南，转而沿泰山山脉北麓向南，过章丘后转而向东走寿光、昌邑，马不停蹄，直奔胶东半岛而去。丁宝桢督带兵马追赶，无奈是望尘莫及。

东捻军突破运河，朝廷十分震怒，又担心他们会越过黄河，威胁京城，因此急令直隶总督刘长佑、三口通商大臣崇厚到黄河边上布防。对山东文武大员，朝廷自然要严厉处置，五月十七日下旨严责——

山东巡抚丁宝桢，于运河防务，未能得力，虽因河水旱涸，究属筹策无方，着交部严加议处。总兵王心安着即革职，暂免治罪，仍留营效力，以观后效，倘再不知愧奋，即行从严参办。都司朱万春，于认守地段，不能遏贼，致坏全局，着即于军前正法，以昭炯戒。李鸿章仍驻周口，鞭长莫及，着即移营东境，择要驻扎，居中调度。刘铭传、潘鼎新等军，均落贼后，着该大臣即行催令迅速赴东，力图剿办。

正如朝廷所言，那时李鸿章的钦差行轅还远在河南周口，而他的淮军精锐正从河南往山东赶，没有十来天根本不可能进入山东境内，“迅速赴东，力图剿办”根本就是画饼。而李鸿章此时却心中暗喜，因为东捻军进入山东，又一次为他实施“扼地兜剿”创造了条件。山东半岛的形势，北有黄河天堑，南有苏、鲁交界处的六塘河横亘东西，而西有泰山山脉南北纵贯，再西有运河。而且李鸿章仔细研究山东舆图发现，在胶东半岛还有一条南北贯通的胶莱河，正是设防的天然依托。这胶莱河其实是南北两条，都是发源于平度，向南一条流入胶州湾，称南胶莱河；向北一条流入莱州湾，称北胶莱河。元代的时候，为了南粮北运，不去绕深入海中的胶东半岛，沿胶莱河开凿运河，因此当地百姓称之为运粮河。一个把东捻军困死在胶东半岛的计划在李鸿章头脑中形成，他称之为“倒守运河”。

当初曾国藩的运河河防，是在东岸挖壕筑墙，防备东捻军窜到山东去；而李鸿章的计划是反过来，把东岸的壕墙移到西岸去，防备进入山东的东捻军重新回到西边去。而同时沿胶莱河再挖壕筑墙，作为内河防线，把捻军挡在胶东半岛，胶东半岛三面环海，只要守住胶莱河，东捻军便上天无门，入地无洞。如果胶莱河防线被突破了，那还不要紧，北面有黄河，南边有六塘河，西边还有运河。

实施这个计划，有两点很关键，一是山东得支持。因为把东捻军困在胶东，倒霉的是山东尤其是胶东老百姓，山东难得的完善之区也就不再完善，无论官民必然都极力反对；二是要有足够的时间来准备，运河要在西岸布防，胶莱河要挖壕筑墙，都需要时间。因此对进入胶东半岛的东捻军，不妨先让他们逍遥些日子，不能急着去追，追急了他们再窜离山东，他的计划又成画饼。这一条需要说服的是朝廷，因为朝廷最希望的是大军立即跟进去追剿。

果然，五月二十一日，上谕又到，这次把李鸿章、曾国荃、李鹤年全给了处分，而且是由内阁明发天下——

谕内阁：上年捻逆自豫窜鄂，叠经谕令李鸿章、曾国荃，督飭湘淮各军及鄂省诸军，实力剿办，以期就地殄灭，永靖捻氛。乃该逆游弋于鄂之黄、麻、随、枣，豫之南、阳、信、罗一带，纵横驰逐，日久无功。本年五月间，该逆长驱入豫，历叶县、襄城、许州、兰考，直窜山东。遂由郛、巨直扑运河，现复窜山东腹地。各省疆吏及统兵大员，平日所谓布置防剿者安在？殊可痛恨！贼至则堵御无方，贼去以出境为了事，糜帑殃民，迄无底止。中原捻患，何日可平耶？除丁宝桢因河墙不守，业经交部严加议处，及认守地段之营员朱万春令于军前正法外，湖北巡抚曾国荃着摘去顶戴，与河南巡抚李鹤年一并先行交部议处，以示薄惩。其防剿不力以致该逆窜逸各将弁，着李鸿章查明参奏。李鸿章以钦差大臣，督办剿捻事宜，时逾半载，办理毫无起色，殊负朝廷委任。着戴罪立功，迅督诸军驰赴山东，会同剿洗，务将此股全数扑灭。倘再任贼纵横，毫无调度，恐该大臣及该抚等均不能当此重咎也！懍之！

朝廷果然是一味催促进剿。李鸿章一边发信给刘铭传众将领加快进军，一边给曾国藩写信谈他的倒守运河之策，师生先通气，将来能够互应；再给河南巡抚李鹤年、安徽巡抚英翰写信，争取两人对他的倒守运河计划给予支持。因为把东捻军困在山东，无论对河南还是安徽，都是一件大好事。而山东巡抚丁宝桢，则缓一步打招呼，他一旦得悉自己的意图，一定极力反对，朝廷听了他的话，倒守运河便难以实行。

朝廷最关注的是派兵到山东追剿，因此他首先说明淮军三路驰援山东的部署：“刘铭传一军由济宁拔营，经泰安、济南趋青州为中路；潘鼎新由潍县、昌邑赴莱州为北路；又派徐州镇董凤高、昭通镇沈宏富马步十五营由郯城、兰山进莒州为南路。三路兜截，逼捻入登莱绝地，与东军联手防堵，扼之于胶莱河一带，使其不能复出。”然后再说明此意与丁宝桢的设想一致，“叠准山东抚臣丁宝桢咨函，亦以登莱三面距海，河渠环错，山径崎岖，马贼无从驰骋，亟思就地剿除，与臣等意见相合。”既然丁宝桢也希望“就地剿除”，那么倒守运河、扼守胶莱的策略可谓不谋而合。然后又特别提醒朝廷，要想达到就地剿灭的目标，千万不能太过着急：“唯任、赖各股实粤逆捻匪百战之余，兼游兵散勇裹胁之众，狡猾剽悍，未可轻视。若兵力未足兜围过紧，使其窥破机关，势必急图出窜，稍纵即逝，全局又非。故臣必先布运防以杜出路，次扼胶莱以断咽喉。其追贼之军未达胶莱则须急进以逼蹙之，既达胶莱则宜联扎以围困

之。治流贼之法，必先能堵而后能剿也。”然后回过头来再说运河防守的部署，“连日接准河南抚臣李鹤年函，已派张曜、宋庆两军出省协守东境运河。又准安徽抚臣英翰咨复，已派黄秉钧一军赴宿迁运河上游扼扎，张得胜凯字一军赴猫儿窝滩扼扎，程文炳强字一军居中策应，并调水师三营入运巡护，英翰拟随后亲往督率。臣饬李昭庆、周盛波、刘秉璋、杨鼎勋即督所部分段驻扎，各军先后报到赶紧兴筑，士气尚为奋发，但冀一月之间贼未窜出，运河可渐就绪。”

这是在汇报运河防守计划，更是在向朝廷展示安徽、河南的积极态度，如果将来丁宝楨反对倒守运河，朝廷也不能不顾及河南、安徽诸省的情绪。

第二十三章 过莱芜凭吊长勺 游岱庙邂逅妙玉

按照李鸿章的部署，刘铭传一军由济宁赴泰安，再从泰安赴济南，然后折往东北青州方向，这基本也是当初捻军入山东的方向。朝廷恨不得他立即到达胶东前线，因此到泰安的时候，他又收到军机处直接发来的六百里加紧上谕：“刘铭传一军向称精锐，着赶紧驰赴东省腹地，与东军携手，将捻匪就地歼灭。勿得稍涉迁延，而至重咎。”铭军以洋枪洋炮得力，而辎重比他军尤为繁重，想快也快不起来。刘铭传知道向朝廷解释也没用，越解释，越以为他是有意迁延。

他率军驻扎在泰安城外，不让勇丁离营，为的是不骚扰地方，给山东人留下个好印象。在济宁时李鸿章就告诫他，山东是孔孟之乡，山东人都重义气，看你顺眼了，就会极力帮你，看你不顺眼，一呼百应把你赶出山东，那时候脸面可就丢大了。而且山东巡抚丁宝桢性格刚强，脾气执拗。当初僧格林沁剿捻，因蒙古亲王之尊，对地方官员十分轻慢，藩、臬进见连座也不给。结果有一次他让丁宝桢去受领山东协饷的事，时任藩台的丁宝桢让人传话，如果设座就去见，不设座则不见。僧格林沁不禁刮目相看，两人见面，丁宝桢不卑不亢，对僧格林沁的苛求毫不客气地顶回去，把僧格林沁气得拍桌子，但心里却更加欣赏他。结果山东巡抚阎敬铭大为佩服，上书让贤，极力推荐丁宝桢出任山东巡抚。

“省三，丁稚璜自从顶撞僧王爷出了名，更加刚直不屈，你不要给他把柄，他一封参折奏上去，即使朝廷不能动你毫毛，也是很丢面子的事情。”李鸿章这样告诫刘铭传，“还有，倒守运河之策非得丁稚璜的支持不可，我们都不去惹他，不给他把柄。”

尹隆河之战，刘铭传气病了鲍超，名誉也大受损失。他嘴上不说，其实心里已经悔了，一个百战成名的将领，为了一次胜负有损阴德，何苦来哉？所以此番教训，使他性情变了不少，不再凡事争强好胜，对铭军的约束也比从前严格，不再一味护短。他应道：“爵帅放心，胶东的百姓与捻子向来没有瓜葛，如果能得到他们的拥护和帮助，剿捻就能加几成胜算。不然，要是把山东的百姓也逼向捻子，那恐怕就永无了期了。”

对他这个态度，李鸿章大为欣慰，虽然他知道淮军未必能做得到，但略加收敛却非常必要。驭下不严、淮军军纪败坏的名声让李鸿章颇为苦恼，个中苦衷非带兵者所能体味：“省三，一句话，咱们要和捻子见个高低，先要和捻子争夺山东的老百姓。”

所以一路之上，铭军上下还算十分自律，在百姓中的名声还不是太差。一到泰安，大军在城外扎下营盘，天已经傍黑，巍巍泰山就耸立眼前。泰安城就在泰山脚下，又加城墙高厚，因此气势愈加不凡。府县都来拜访，带来猪头、羊五十只犒劳。

刘铭传相当客气，让亲兵又是奉茶又是敬烟，把泰安府、县弄得有

些不好意思，连连恭维。

“看来捻子所说，纯是造谣。”东捻军经过泰安时，放话说官军比土匪还可恶，尤其铭军，所过之处以通匪为名，抢粮劫财，杀人放火，强奸女人，无恶不作。知县心里十分担心，此时心中石头已然落地。

刘铭传嘴上说捻子纯粹造谣，他们的话哪里能信？但是暗自庆幸，如果铭军再不收敛，刚入山东就先败了一招。

寒暄过后，刘铭传拱手真心请教：“请教两位父母官，我奉命急着赶往青州，按计划是从济南绕行。我从图上看，从泰安往东到莱芜，再到青州，应该近不少，不知路通不通？捻子为什么不走这条路？”

莱芜县是泰安府所属，知府对莱芜情形略知一二。他回答道：“军门，莱芜东北大约一百多里就是当年齐国的国都临淄，莱芜是古齐鲁两国往来的必经之地。只是如今道路如何，卑职实在不敢妄说，误了行期可不是闹着玩的。”

刘铭传又问：“那么老兄手下，是否有熟悉那边情形的人？”

“有有有，我们衙门东边不远有个鲁王工坊，就是莱芜人开办的，掌柜的姓王，卑职把他叫来，让他直接向大帅回话。”知县赶紧接话。

“那实在好得很，我明个一早就要起程，烦请贵县赶紧把人叫来。”

不待知县吩咐，他的长随早就安排立即去找人。不过一袋烟的工夫，一个穿浅蓝长袍商人打扮的中年汉子引到前面来，因为天气太热，再加紧张，他的衣服都湿透了，提起长袍下摆就要跪下。

“不必不必，是我有事麻烦你。”刘铭传连忙扶住，摸到他的肩膀上都被汗湿透了便说，“大热的天，你怎么穿成这样？”

“来见军门自然要庄重，小县城的人没见大世面，军门不要见怪。”知县代为回答。

刘铭传十分体谅：“这位老哥，今年这天热得早，你不妨把长袍脱下来。”

“军门发话了，你快脱了长袍。”泰安府县一起道。

脱下长袍，里面是短衫短裤，他本来正在店里纳凉，一听说要见铭军大帅，连忙套上长袍跑来。

知县见状解释道：“军门不知，莱芜人都比较实在。”

刘铭传亦笑道：“实在好嘛，比卖嘴皮子的人强！这位老哥，还没请教台甫。”

王掌柜连忙拱手道：“不敢不敢，鄙姓王，名俊逸，小号逸之。”

“很雅的名号——王老哥，我找你有事请教。”于是刘铭传转入正题，问他从莱芜可否有路通往北边的青州。

王俊逸的鲁王锡坊，是从康熙年间就开创的商号，专门制作锡雕，在山东赫赫有名，不但泰安有分店，在莱芜北边的临淄城也有分店，所以从莱芜往北的路再熟悉不过。

“回军门的话，莱芜往北自古以来就有官道，直通齐国古都临淄。军门要去青州，道有两条，一条走青石关——那是齐长城一个极重要的关口。关口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关北有瓮口道，两面山极陡，人就像在瓮底走。一出瓮口道，就进了一马平川的平原。”王俊逸是买卖人，有一副好口才，此时见刘铭传平易近人，胆子也大了，说起来头头是道，“还有一条，从青石关南往东去，大约三四十里再往北，顺莱芜谷直出淄川。这条道稍远，却很平坦，古时候齐鲁两国的官方往来，车辆笨重，多走这条道。”

“我的大军辎重颇多，都用马车或骡车，走哪条路比较便当？”

“当然走青石关东边的莱芜谷，而且军门要去的是青州府地面，走莱芜谷远不了几步路。牛车、马车或者驮轿，都好走得很。”王俊逸侃侃而谈，“至于军门的大兵不妨都走青石关，军门也可顺便看看青石关风光。”

“好得很，风光看不看不打紧，只要行军方便就成。王老哥这样熟，我就一事不烦二主，拜托你明天带我去莱芜，到时再给我们做向导，带我们往北出莱芜。你放心，我必有厚报。”

王俊逸很痛快地回道：“反正小人也正巧要回家，明天给军门当向导，真是求之不得。给军门当差是应职应分，不敢讨军门的赏。只是小人要回店里收拾一下，不知军门明天几点起程，小人早点过来侍候。”

“你回去收拾一下是应当的，不过我要派个人跟着过去，而且你今天晚上就睡在我营中。淮军营规如此，还望老哥体谅。”刘铭传这是不放心，怕他把行军计划泄露出去。

“一切凭军门吩咐，大军行止，当然要密而再密。”王俊逸很干脆。

王俊逸走后，刘铭传像自言自语道：“这个王老哥说话办事很利落，好像读过书。”

知县与王俊逸颇熟，便解释道：“他不但读过书，还中过秀才，只是对科举不太上心，有一年得罪了学台，革去了生员的名分，从此就跟他父亲做锡雕，水平是青出于蓝胜于蓝，现在泰安这边的店由他说了算。”

“怪不得，原来是秀才出身。”刘铭传有点恍然。

第二天一早，卯初时刻铭军拔营起行，刘铭传骑马，王俊逸赶着一驾马车，在大军前面带路。路很好走，没有向导也走不错，沿着一条河一路往东就是。王俊逸一路上讲民俗趣事，把大家逗得放声大笑，行军也不那么枯燥了。

刘铭传是行军打仗，不是一般的公干出行，自然不住驿馆，打前站的亲兵已经把莱芜城内最好的一家客店包了下来，饭菜已经备好。刘铭传草草吃完饭，吩咐立即请县尊过来叙话。

莱芜知县卢秉毅，早就知道有人包下了整座客店，也知道办事的兵勇十分骄横，料想必是大员，只是无从打听。如今见是直隶提督铭军大帅刘铭传驾到，慌得有些手足无措，连忙把县丞、主簿叫来商议。大兵过境，当然少不得索取地方，等着他们开口，不如先准备好主动递上，省得苛索无度。是否要把县城的头面绅商叫上，他们又犯了一番犹豫。知县率全城头面人物拜访，场面自然好看，但刘铭传正在剿捻，事涉军机，不知是否方便？最后结果是，有备无患，让众人在客店外等，知县、县丞和主簿先去拜见。

客店附近已经全被刘铭传的亲兵戒严，三人从手持洋枪的亲兵夹道中通过，心中不免忐忑，等进了店内，冲着上首就报名请见。刘铭传已经换了便服，便服相见，宾主更随意些。刘铭传时年不过三十一岁，因脸上有麻子的缘故，看上去比实际年龄略显老相，但他的年轻还是大出卢县令的意外。刘铭传今年以来特别自省，在地方面前尤其注意掩饰自己的骄气，他对这三位七、八、九品的小官十分客气，吩咐亲兵给三位父母官“升冠”——就是把他们的顶戴接过，放到帽架上。卢秉毅连忙推辞回避：“不敢，不敢劳动军爷，卑职自己来。”

三人分主次坐下，知县使了个眼色，县丞拿出一千两银票举过头顶道：“不知军门大军过境，小县略备薄仪一千两，鄙县是偏僻小县，实在拿不出手，请大帅笑纳。”

这是不必拒绝的，否则地方反而不安。刘铭传示意身边的亲兵收下，开宗明义道：“我奉朝廷之命进山东追剿捻匪，有几件事要与沿途地方商议。贵县可否把城内的乡绅商户约来，咱们一起谈开。”

果然是有备无患。知县心想，随即嘴上道：“已经把众人叫来了，都在外面等着军门吩咐。”

“那好得很。马上请。”刘铭传亲兵马上去传话。

十几个人拥进来，屋里坐不下，于是刘铭传提议就在院子里说话。于是亲兵们七手八脚，把能搬动的可坐的椅子、板凳全都搬到院子里。刘铭传拿着一把大蒲扇，呼哧呼哧扇着，很随意地和大家说话。

第一件事就是向地方晓知捻匪的祸患。所过之地，抢粮劫财、胁迫人口，虽然不免夸张，但也基本属实。

“有人说，捻子好比梁山好汉，只抢富人，不抢穷人。那是大实话，也是废话。穷人没钱没粮，他当然不去抢。在地方，不管穷家还是富户，谁家被抢都是地方的损失。富户被抢，对官府而言就收不上赋税，对穷人而言，想借钱都无处借是不是？再说，捻子几万人，过境如蝗虫一般，饿急了，哪分穷家富户，一概席卷而空。何况捻子入山东，就是为了抢劫山东的钱财运回家中享用。所以，地方万不能通匪，应当和官军一道，把捻子尽快歼除才是正办。”

这一点其实不用紧着说，乱兵过境，遭罪的向来是地方。尤其参加会议的，都是莱芜城的头面人物，最是怕世道变乱。

第二件事与第一件紧密相连，就是推行查圩清源。这是曾国藩当初为了把捻军与老百姓的联系割断而实行的办法，效果很好。知县告诉刘铭传，莱芜这个地方因为经常受到土匪的骚扰，因此几乎村村有圩，山山有寨。

“那好。只要听说捻子过境，人口牲畜粮食都要入圩入寨，能藏的藏得妥妥的，不要被捻子抢去。贵县要推行查圩清源，凡是较大的寨圩，贵县亲自任命圩长、寨长，发给凭信，就相当于一圩一寨的父母官，寨圩的所有人等都要听从号令。有通匪资匪者，要押送官府治罪，不听招呼者可就地正法。”

“好，小县一定按军门大令办理。只是军门最好与上面吩咐一声，小县接奉宪令，办理起来更方便。”卢秉毅回答道。他的要求十分合理，按这个办法，圩寨之长无异于手握生杀大权，有人要挟私报复，以通匪为名开了杀戒，追究起来，谁来担责？

“尊县放心，我已经上书爵帅——就是剿捻钦差湖广总督李鸿章大人。”刘铭传转头对身边的文案说，“你再给爵帅去封信，催促一下，这件事对安定地方十分紧要。”

要在山东实行查圩清源是今天路上才想到的，当然不曾给李鸿章写信，文案心领神会道：“军门放心，属下立即去办。”

第三件又与第二件紧密相连，地方不能资匪，但要协助官军。比如将来筹措粮草，都要地方支持。这是后路粮台的差使，但刘铭传已经下定决心，本次剿捻，他要多用番心思，不只从自己的眼前利益出发，也不只限于军事，凡是于剿捻有益的事情，他都要有所筹划。

“省三，你打仗没得说，是我淮军中的精锐。可是你总不能只做个上马管军的将军，下马管民的脑筋也要多动一动。将来天下太平了，朝廷要放你去理民政，你也要理得起才行。”这也是李鸿章所教导。

当时刘铭传没太在意，说道：“我只盼早早打完仗，回家做个农家翁。”

然而，李鸿章的话其实已经入心，至少他思考问题，不再单纯从军事的角度来用心。他怕卢知县误会他的意思，便又解释道：“官军筹办粮饷，总是有章程可循，比如筹粮总要从百姓手中购买，价钱上也要公道，到时候贵县能够帮忙找到粮源就行。”

卢知县久历官场，知道这话不可全信，便道：“军门吩咐的三件事地方当然会全力奉行。总结起来就是两句话，地方一不资敌，二要助剿，这是地方义不容辞的责任。只是地方能力总归有限，如果大军提出地方无法立即完成的要求，而且手中有枪，地方无所凭借，还请军门预先想到。”

卢知县的话其实就是，如果官军抢掠，那该怎么办？他是江苏人，对淮军抢掠风气十分清楚。

“粮台筹粮，都是拿银子买。官军剿匪，本是为护民护商，别人的勇兵我没法说，我铭军绝对不允许抢掠。”刘铭传吩咐道，“拿笔来，我给卢知县留下一纸手令，遇有铭军不法，拿出我的手令，有不奉令者，可押送军前治罪。”

于是他泼墨挥毫，写下“严禁骚扰地方，违者军法重治”，然后署上他的名字。

有这一纸手令，莱芜城将来可保不受铭军骚扰。卢知县命人好好收起。

这时，人群中的王俊逸往前挤了挤建议道：“军门，就这一张实在太少，莱芜寨圩少说也有几百，紧要的地方也有十几处。小人看不如把军门的手令制成锡牌，挂在腰间，携带方便，遇有兵勇扰民，拿出军门的手令牌便起到震慑作用。如果军门部下秋毫无犯，这个令牌就用不上，不过它还有另一层用处，就是把军门治军严厉的名声传遍地方。”

刘铭传眼睛一亮，这不失为传播铭军美名的好办法。于是请教王俊逸，他的手令如何制成锡牌。

“这简单得很，把军门的手令制成半扎长的锡牌，对鲁王锡坊来说就是小菜一碟。”王俊逸把父亲王时行拉出来说，“这是我家老爷子，只要看一眼军门的字迹，要浮雕要阴刻，保管不走样。”

“好得很，那就委托鲁王工坊先制作一百块，多少银子，你就从行营粮台支取。”刘铭传当即拍板。

王俊逸的父亲王时行年近七十，耳聪目明，深明大义，推辞道：“军门不要说银子的事，这一百块锡牌手令，就算鲁王工坊报效军用，不取

分文。”

刘铭传转头问王俊逸道：“王老哥，咱们已是相熟的朋友，这一百块锡牌花费大不大，要是太大就不要勉强，我的行营粮台也不缺百儿八十的银子。”

王俊逸回道：“军门放心，工夫不算，只算锡的成本，不过几十两银子的事，我家老爷子还负担得起。”

“那承情之至。山东不愧是孔孟之乡，的确义气。”刘铭传这话是到了莱芜才这样说，曹州府遍地伏莽，他还曾对部下说，“山东还说什么孔孟之乡，我看是出响马的地方。”

次日一早六点多的时候，王俊逸的父亲送来五块手令锡牌，长四寸，宽三寸，正面阳雕“严禁骚扰地方，违者军法重治”，牌边装饰的是饕餮纹；背面阴刻“直隶提督刘铭传”，牌边阴刻缠枝牡丹纹。牌上文字与刘铭传手书不差毫厘！

刘铭传十分满意，连连称赞，问王俊逸的父亲一百块手令牌大约何时可完成。老爷子说再快也要七八天。于是两人约定，留十块给卢知县，剩余九十块到时候送到临淄鲁王工坊分店，亲兵营派人去取。

吃过早饭，王俊逸在前面带路，刘铭传身边还是百余名骑兵护卫，直奔莱城东北的长勺镇。一路平川，三十余里的路程连半个时辰也用不了就到了。王俊逸指指北面连绵的群山道：“军门，北面这山从泰山伸过来，到东面与沂山接到一处，一直到沂州府南，横亘几百里，只有几个关口可以沟通南北。当年齐国就沿这条山脉修了长城，用来对付鲁国。莱芜这个地方，当年就是齐鲁交界之处，所以，在境内发生过多次战事，其中有一次非常有名。”

“哦，哪一场战事？”刘铭传对战事自然特别感兴趣。

“长勺之战。”王俊逸指指前面镇子的圩墙，“就在这个地方。这里周王朝的时候，是长勺氏生活的地方，所以叫长勺。此地又是莱芜进出北山的隘口，所以又称长勺口。”

刘铭传肚里墨水有限，《左传》当然没有读过，但长勺之战他好像听师爷说过，今天听王俊逸眉飞色舞地一讲，感觉又有不同，尤其是“一鼓作气”这个词令他心头一颤。他拧着眉头不说话，随从知道他的习惯，明白他正在琢磨事情，谁也不敢说话，身边的亲兵勒住缰声，不让战马发出嘶鸣。

这么静了一会儿，他扬扬马鞭打破沉默：“一鼓作气，应当如此！王老哥，我得拜你为师，一词之师。”

刘铭传认为，官军剿捻也应当讲究“一鼓作气”。捻子以马队为主，

再加武器简单，多是削竹为矛，不需要弹药补充，辎重也十分简单，因此其长处是机动迅速，纵横驰骋，与官军相遇，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官军尤其是淮军，以洋枪洋炮为长，带来的问题是辎重太繁，再加淮军营规讲究步步为营，一般每天只行四十里左右，驻扎后先要挖壕筑垒，因此行军速度无法与捻子相比。官军如果追在捻子屁股后面，疲于奔命，把士气都耗光了，哪里还有什么战斗力？所以“一鼓作气”一词对刘铭传大有启发。

“我们从前与捻子作战，就是没讲究‘一鼓作气’，穷追不舍，结果把士气都磨掉了。将来我们对付捻子，不要讲究和他打了多少仗，也不要怕追不上他，要讲究的就是这个‘一鼓作气’。按照爵帅扼地兜剿的方略，把捻子围结实了后再接仗，一开战就是你死我活，狠狠下手。这样官军才能有望歼灭这股流寇。”刘铭传这样向大家解释何以尊王俊逸为一词之师。

时间还早，刘铭传让王俊逸前面带路，进山直奔青石关。从长勺镇去青石关有二十余里，但因为已经进山，路没有平原好走，用了半个时辰才赶到。青石关号称齐长城三大关之一，建在两山之间的垭口上，是个小关城，南北长一百余丈，东西宽七十余丈。关城内客店车马、酒肆杂货，一应俱全。城开四门，东西门只有小道，通东西两山，人迹少至；南北建有石碯洞门，高丈余，门洞上建有箭楼，大门一闭，南北交通阻断，真正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出北门是瓮口道，两边是壁立千仞，道在谷底，如入瓮中。从关顶到关底，是一辆接一辆的小车，三人拉，一人推，中间要休息好几次，才能拉上关来。

刘铭传派出十几个亲兵，牵马沿瓮口道北去，察探路况。又派人到长勺镇去传令，从即日起封道，行旅一律不准北行，以免泄露铭军行踪。此地形势太过紧要，刘铭传让亲兵同时传令，再派一百人马队到青石关来布防。关前关后十里范围内，都放了亲兵哨。关城中则有一百名亲兵负责守关。

一夜无话，第二天一早七点左右，骑兵首先赶到关前，骑手下马，牵着马匹过关；巳正前后，也就是十点左右，步兵开始过关。一直到正午以后，步兵才全部过完。

刘铭传十点左右随步兵过关，直到全部人马离开青石关，陪同王俊逸的哨官才肯放王俊逸出关回莱芜城。他说道：“军门让我告诉你，他对你完全信赖，无奈这是淮军军规。这也是为你好，避免将来不必要的麻烦。”

王俊逸回道：“请军爷转告刘军门，我这点规矩还是懂的。请军爷回去告诉军门，手令牌一起送到临淄鲁王工坊店，请到时记得派人去取。”

淮军三路大军到了山东胶莱河畔，便不再向前进军，按照李鸿章的命令，立即沿胶莱河挖壕筑墙，构建防线。当初所说派出一部为游击之

师的话也不能践诺，因为胶莱河南北二百八十余里，要建防线工程量浩大，因此要集中人力于此。

这样一来，丁宝桢就不高兴了。当初他欢迎淮军入山东，是希望借助淮军的力量，能把捻子在山东就地灭掉最好，灭不掉尽快把他们赶出山东，他也就万事大吉。如今任凭东捻军在胶东纵横，而淮军不派一兵一卒过河。那时山东正是麦后时节，东捻军很容易补充了大量粮食，随后直扑通商口岸烟台。烟台没有城墙，要防守很难，道台潘霖一面向丁宝桢求援，一面向英法领事求助。英法领事与各自舰队联系，派海军陆战队登岸助守。江北三大通商口岸包括烟台、天津、营口，烟台的安危，三口通商大臣崇厚自然是职责所系，因此也急派洋枪队从天津乘轮船到烟台来。

朝廷严令李鸿章派淮军入胶东半岛追剿东捻军，李鸿章坚持先把运河、胶莱河防线建起来，为了说服朝廷，他于六月中旬上奏——

衡量利害之轻重，与其驰逐终年，流毒江、皖、东、豫、楚各省，不如弃一隅以诱之；与其往复运东济、泰、兖、沂、青及苏之淮、徐海各尾均受其害，不如专弃登莱以扼之。胶莱河之守不密，则登莱无可扼；运河之守不密，则胶莱仍不足恃。贼踪已向胶东，事势至此，机会可图，臣意必运堤与胶莱河两防均已布定，乃可抽兵进剿。庶灭一贼少一贼，贼智自困，而兵力不疲。但求万全，不争一日。

丁宝桢则上奏朝廷，说胶莱河南北三百余里，数万大军沿河布防，是把活棋下成死棋；而三百余里河道，如何能够固若金汤？有一处不密，便可让捻子轻松突破，难免重蹈曾国藩运河防线的覆辙。他还有一条更能说动朝廷：山东离直隶太近，如果黄河一旦结冰，捻子踏冰而上，京师便危如累卵。朝廷觉得有道理，便下旨给李鸿章，督促他派兵入胶东半岛。李鸿章坚持己见，说运河、胶莱河未固前，绝不进军逼迫捻军。

丁宝桢对付李鸿章的办法，一是暗示山东各府县以东捻军抢掠严重为由，不得给淮军供粮，把淮军饿走；二是他派王心安部紧跟在捻军后面穷追，并且放出风来，官军正在构建胶莱河防线，一旦建成，捻子就插翅难走。

东捻军得到消息，立即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他们在胶东粮食、财富劫掠甚丰，决定满载而归，离开胶东这三面环海的绝地。他们的计划是往江苏方向，因为往北官军云集，运河、黄河里有湘军、淮军的水师，英法的火轮船也来助威，想突破实在太难。因此他们先从胶莱河南端试探突过运河，无奈淮军防守严密。再沿河往北，平度、即墨、莱阳，无论刘铭传还是潘鼎新的防线，都十分坚固，难以突破。

再往北试探，在潍县一带，他们发现了机会。

本来李鸿章要求山东派兵一万五千人助守胶莱河，但丁宝桢只派来

六千人。李鸿章没办法，只好把胶莱河防线北端二十多里的一段交给东军王心安部防守。这一段虽然短，但沙滩松软，难以挖壕筑墙，最难防守。王心安派专差给丁宝桢去信，大发牢骚。丁宝桢让专差捎口信给王心安，淮军把最难防守的河段给东军，就是有意与东军过不去，只要尽了心，到时候他自然为东军说话。还要王心安不要死守，要主动过河出击，让捻子疲于奔命。王心安心有灵犀，明白丁宝桢其实是想尽快驱捻出山东，于是人马一分为二，亲率五营大军过河去驱赶东捻军。

东捻军侦知这一带防守薄弱，于七月十九日从海神庙一带猛扑胶莱防线，数万东捻军如洪水漫堤，势不可挡，不但王心安的二十余里防线崩溃，而且连累相邻的潘鼎新防线也崩溃了十余里。东捻军势如旋风，经昌乐、安丘、沂水、临城、诸城、莒州，半个月时间就进入了江苏赣榆境内。

李鸿章那时正在从济宁赶往济南的路上，丁宝桢率先向朝廷出奏，不免为自己部将开脱，而归罪潘鼎新屡更防区。慈禧阅奏大怒，也不用军机处议，要求从李鸿章到潘鼎新、王心安都要给处分。李鸿章到达济南第二天，接到朝廷上谕——

谕内阁：丁宝桢奏，捻逆由北路偷扑潍河，全股回窜，调兵追剿一摺。捻逆盘踞山东莱阳等境，经李鸿章、丁宝桢调集各省兵勇，沿河筑墙堵御。朝廷以河墙本不可恃，叠谕李鸿章亲赴前敌，防剿兼施，以期会合东军，歼除巨患。兹据丁宝桢奏称，本月二十日，该匪全股由海神庙等处扑犯潍河，官军驰往迎击，逆匪数万，拼死抢扑，鏖战良久。旋因众寡不敌，被匪窜渡。李鸿章总统诸军，未能先事预防，又未迅赴前敌、妥筹堵御，以致逆匪窜渡，实难辞咎。山东布政使潘鼎新，带队堵剿，分防汛地，屡次改移，贻误全局，尽弃前功，深堪痛恨！李鸿章、潘鼎新，均着降二级留用。山东巡抚丁宝桢，在防守御，未能调集各军严密扼截，致贼饱扬，糜饷殃民，厥咎尤重。着即革职留任，并摘去顶戴。曹州镇总兵王心安，漫无布置，以致捻匪从该镇防区窜出，虽寡不敌众，事出有因，但终难辞咎，着降一级留用。

李鸿章看到朝廷上谕，把东捻军突破胶莱防线归责于他未到前线指挥，而至潘鼎新防线屡次改移，真是岂有此理。前次东捻军突破运河防线进山东，突破口就是王心安的防线；这次东捻军突破胶莱防线，又是从王心安这里突破，而据潘鼎新报称，王心安是有意放东捻军过河。这不用说，丁宝桢不愿把山东当战场，王心安肯定是受命故意放过捻匪。而朝廷对纵敌过河的王心安不加处置，却将潘鼎新降二级，这实在没有天理。李鸿章本来就袒护下属出名，他肯定要为潘鼎新出头。即便潘鼎新的处分去不了，王心安必须获重谴才能让他淮军气顺。他这钦差大臣不便直斥丁宝桢，但王心安之可恶，必须向朝廷奏明，绝对不能让他以“寡不敌众”敷衍塞责。

李鸿章分别给潘鼎新、刘铭传等写信，让他们设法调查海神庙失守的详情。既然要参王心安，那必须一参一个准，所以他又派人前往东昌

府，去调查几个月前东捻军突破运河防线的情形，尤其是调查王心安部众扰民的罪状。他则从济南起程南下，打算到鲁南的台庄（今台儿庄）就近指挥，因为东捻军已经去了苏鲁交界。

李鸿章离开济南，南下台庄。一路上他一直在思考，有没有必要南下指挥。东捻军飘忽无定，一天能够狂窜二百余里，也许他赶到台庄的时候，他们又重回鲁中腹地。虽然胶莱河防线被突破，但要想制住东捻军，非实行圈河之策不可。而实行圈河之策，胶东半岛最相宜。有了这样的想法，他就不急于赶往台庄，一路上从从容容，该打尖打尖，该喝茶喝茶，同行的幕僚扈从们，都弄不明白他葫芦里卖的什么药。

第三天午饭前赶到泰山脚下的泰安城。上次从济宁到济南，也曾经路过，但他只是在此住了一晚，第二天就匆匆起程，这次他决定在泰城住下来，爬爬五岳独尊的泰山。

因为官军打了败仗，李鸿章等人刚受处分，因此泰安府县都加倍小心，只怕钦差大人把他们当了出气包。没想到李鸿章十分随和，一点也看不出受处分后灰头土脸的神情，很随和地招呼两人道：“两位父母官，咱们一块吃午饭，我向两位老兄请教地方的风土人情。”

李鸿章要请教的，就是如何爬泰山。如今秋高气爽，正是登泰山的好时候。登泰山一般下午起程，赶到山顶住下，次日夜里三四点早起，可以看到日出。

“今天是来不及了，一则大人鞍马劳顿，如何能够接着爬山？二则今天天气不好，我听阴阳学的先生说，夜里也许有雨。所以即使能登上，看不到日出实在遗憾。”赵知府见李鸿章兴致很高，先泼他一瓢冷水。

“那么，今天下午能到哄个地方走走？”李鸿章随意起来的时候，喜欢用合肥话与人交谈。

赵知府没明白什么意思，仰着脸接不上话。

李鸿章身后的长随提示道：“大人的意思是说，午饭后能到什么地方看看。”

“有，”赵知府连忙说，“大人午饭后睡罢午觉，四点钟的时候我来陪大人去岱庙，除了泰山，岱庙就是最有必要一去的地方。”

“好，下午那就劳驾老兄了。”李鸿章向赵知府拱拱手。

一觉醒来，已近下午三点，洗脸、喝完茶，文巡捕来报，说府县已经等候多时。李鸿章说声快请，两人很快顶戴袍服来见。李鸿章见状道：“两位老兄，这又不是站班，何必穿得这样正式？我们今天是去逛逛，不要兴师动众，咱们都是便服出行。”

好在两人早有预见，长随带着衣包，当即换了便装。李鸿章也换了一身青衣小帽，拿了把扇子，边走边摇，叮嘱两人道：“你们两位把官差都撤了，咱们既然是微服，那就一切照着微服来，有我身后的几个人就足够了。”

一行人顺着通天街向北走，走到头就是岱庙。

泰山是中国的圣山，秦皇、汉武、唐高宗、唐玄宗还有宋真宗都曾经到泰山举行封禅大典，所以岱庙从西汉的时候就开始建了，到了唐宋规模更是扩大，元、明、清各朝都不断扩建，所以到了同治年间，已经颇具规模，府、县两衙门加起来也没有岱庙宏伟富丽。

岱庙南北长一百二十余丈，东西宽八十余丈，乃是城中之城。城高三丈余，建有八个城门，南面有五个，正门是正阳门，左右各有一个掖门，掖门之外又各有一门。除此五门，还有东门名东华，又称青阳；西门名西华，又称素景；北门名厚载，又称鲁瞻。城门上各有城楼，城四角又有角楼。岱庙内多的是虬龙古柏，遮天的银杏，玲珑的盆景，斗艳的花卉，又有古朴典雅的亭、台、楼、阁，尤其是历代碑刻极为丰富，乾隆皇帝御笔就有三十余块。李鸿章看得十分仔细，到了五点多，才游到了岱庙的正殿——天贶殿。

一看到雄伟的天贶殿，李鸿章情不自禁发出惊叹：“好雄伟的大殿！”

赵知府告诉李鸿章，整个大清国，除了京城的太和殿、曲阜的大成殿，就数这天贶殿最为宏伟。“天贶”即天赐的意思，北宋真宗年间，大宋与辽签订“澶渊之盟”，朝野怨愤，于是有大臣献策，制造“天书降瑞”，为感谢上天，大中祥符元年（1008年），真宗兴师动众到泰山封禅，并在泰山兴建天贶殿。此后成为香火极盛的庙宇。

殿内殿外善男信女甚众。李鸿章随赵知府进了大殿，殿内供奉着一丈多高的泰山神，头顶冕旒，身着衮袍，手持圭板，俨然帝君。泰山神上方横额是康熙皇帝亲题“配天作镇”匾，李鸿章连忙跪拜，一则跪泰山神，一则跪康熙皇帝的亲笔。

殿内东、北、西三面墙壁上绘有《泰山神启跸回銮图》，乃是宋人所绘，描绘泰山神出巡时的浩荡宏伟场面。赵知府告诉李鸿章，整个画面共有人物六百九十七人，其装束、仪态无一雷同。李鸿章点头称赞道：“这壁画像宋人的风格，笔力遒劲流畅，布局匀称自然，人物眉目传神，一颦一笑逼真生动，真是不可多得的鸿篇巨制。”

李鸿章由东而西，细细欣赏壁画，耳朵却捕捉到了一个熟悉的声音，那是主仆两个女人的声音。他进殿下跪时，身边是一个正在双手合十默默祈愿的女子，她的侧影让他怦然心惊，现在听着那女子以南昌口音小声说话，就更加证明了他的判断。

李鸿章从东往西，而那女子则是从西往东，两人在大殿后门处相遇。女子也注意了李鸿章，此时两人近在咫尺，她抬起头脱口而出：“大个子！”

“妙玉！”李鸿章也是脱口而出。

众目睽睽，李鸿章压住心头的激动，对赵知府道：“你看，大清国说大真大，说小真小，在这里见到故人了。”他本想再解释一下当年天天到章记米粉店吃米粉的事，但转念一想不必画蛇添足，对随从挥了挥手说，“你们先去逛逛，我说几句话。”

大家都知道杵在这里不合适，只能躲到一边去，但又不敢走远，一边欣赏碑碣，一边关注李鸿章这边。毕竟是钦差大臣，出点儿差错，那可是掉脑袋的事情。

妙玉也对身边的女仆道：“秋秋，我的手串是不是丢到殿里去了，你帮我找找。”

于是两人离开人群，到墙边一株古柏下说话。

妙玉望着李鸿章，眼里冒出泪花来，问道：“当初你为什么抛下我？我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

“公务紧急，来不及告别，我着人去找过你，可是你已经搬走了。”李鸿章一直有个疑问，“我走的时候，写给你的信你没看到吗，为什么突然就搬走了？”

“要不是你那封信，那么伤人心，我怎么会走？”妙玉瞪着一双大眼睛，完全是嗔怪的神情，这副神情还是她当年小姑娘时的样子。

李鸿章听出话里有毛病，便道：“我的信上说，我答应你的事情一定会做到，我本来要托人去提亲，可是找不到你。”

“你哪个那么说了？”妙玉说，“你不是狠心说不要我吗？”

“哪里，我何曾说过那种话？”

于是两人各自把留的话说出来，意思正好相反。

妙玉愣怔着了片刻，恍然大悟道：“一定是我娘搞的鬼！”

李鸿章知道此处不宜久谈，低声道：“妙玉，你告诉我住在哪里，我去找你。”

妙玉稍一犹豫，便把地址告诉了李鸿章，就在西门边不远处的岱悦客店。

李鸿章回到行馆，谢绝泰安府县的宴请，简单吃过饭后，他把两名心腹护卫叫过来，三人悄悄出了行馆，沿通天街北上，然后从岱庙门前折而向西，进入了泰安城最为繁华的地段。这里商铺鳞次栉比，又因正是上秋香的时候，香客特别多，许多商铺晚上照常营业，门前灯笼通明，街上有斗鸡、蹴鞠、看相、说书的，货郎、掮客错杂其间，还有相扑擂台、戏台，真不愧是鲁中一大都会。李鸿章带着两个人看似随便闲逛，其实他一直在寻找岱悦客栈。走到西门瓮城附近，果然看到了“岱悦”的招牌。

这是一家颇有规模的客栈，两层砖木结构的小楼，二楼是客房，一楼五间连通，是客人就餐的地方，几桌食客正吃得热闹。

“今晚我请你们两位吃夜宵，我去会位朋友。”李鸿章吩咐两个随从，随后又对热情迎上来的老板道，“掌柜的，把你拿手的吃食上几样，招待好这两位小哥。”

李鸿章上了楼，走到最西头敲了敲门，里面应声前来开门。开门的是妙玉的丫头，她瞪着眼睛问道：“你找谁啊？”

“秋秋，我有事托这位大哥帮忙，你到外面转转，看能不能买点吃食。”妙玉走过来支开她。

丫头冰雪聪明，笑道：“姐姐，买了是我吃还是送上来你和这位先生吃？如果是我自己吃，我就在外面吃好了。”

“你呀，自己吃吧，别走远了。”

等秋秋一走，妙玉轻轻掩上房门，走到桌子边背对着李鸿章，一时无话可说，脸却是越来越红。李鸿章一只手轻轻搭在她的肩上，她不再犹豫，转过身去紧紧抱住李鸿章，呜呜咽咽哭起来。

李鸿章的心被融化了，他捧住妙玉的脸问道：“好好的，怎么就哭了？”

八九年不见，妙玉还是那副孩子脸，模样几乎没有变化，唯一的的眼神中没了那时的羞涩。她的眼神告诉李鸿章，此时一切语言都是多余。李鸿章带兵打仗，夫人留在苏州，虽然他手下的统领多是贪财好色之辈，但他本人在女色上却很自律。终日忙碌，也难得有此闲心。然而毕竟正是如狼似虎的年纪，何况此时佳人在怀。他把已经有些眩晕的妙玉放到床上，然后去把门关上。回到床边，妙玉紧紧抱住他道：“我不让你走。”

“你那小丫头别回来了。”

“她不会的。”妙玉两片灼热的唇贴到李鸿章的腮上，同时狠狠咬了一口。

两人不知缠绵了多久，终于把鼓胀的劲头全部消磨尽了，这才有心思好好说句话。李鸿帮妙玉穿上衣服，拍了拍她的小腹说道：“妙玉，你这里怎么还那么紧？”

妙玉打了他一拳道：“我又没生娃子。”

“怎么没生娃子？”李鸿章以为妙玉还没结婚，但很快否定了自己的可笑念头，她床上的功夫绝非一日之功。

“我哪里知道，和他结婚这么些年，一直都没怀上，所以我才到岱庙来烧香。听说泰山神万事有求必应。”

李鸿章开玩笑道：“是啊，真是有求必应，这不把我送给你了。”

“你是不是把我当成不正经的女人了？我告诉你，除了我男人，就是你碰过我。”妙玉有些不高兴了。

“这话我信。”

然后妙玉这才说起她这些年的日月。当初一家搬走，妙玉有一年多要死要活，如今想起来，心还刀扎一样疼。后来老娘做主，把她嫁给了一个小店主的儿子。后来婆家听到些风言风语，婆婆逼儿子把妙玉休了，儿子却不答应，一气之下投奔在淮军粮台的亲戚，为了不让妙玉受气，也把她接到粮台住。妙玉对自己的男人又感激又满足，死心塌地地跟男人过。只是，两人结婚七年多了，却没能生下一男半女。男人依然对妙玉好，而且从不动纳妾的心思。病急乱投医，妙玉夫妻二人不知吃了多少药，都不管用，从去年开始，他们开始信佛信神，逢庙就拜，见寺就跪。她丈夫最近到东平来筹购军粮，听说泰山神很灵，就把妙玉带过来，丈夫办他的公事，她则由秋秋陪着到泰山进香来了。

“这么说起来，这个男人还真是个有情有义的人物。”李鸿章心里稍稍安定了，“他叫什么名字，你告诉我，将来在军功上，我也许能帮得上他。”

不料这话惹妙玉不高兴了：“我不要你帮，让人家说是用绿帽子换来红顶子。我跟你，又不是图你什么。”

这话让李鸿章很满意，他抱抱怀里的佳人道：“我也只是这么一说，能不能帮上也说不上，如果机缘凑巧，能帮一把就帮一把，绿帽子换红顶子，这话多难听。”

“我的意思是说，你不要误会我，觉得我是个随便的女人。”妙玉啾起她丰润的双唇说，“他对我很好，我现在有些后悔，对不住他了。”

李鸿章道：“我明白你的心情，可是你想，茫茫人海，我们突然又能相逢，你说这不是上天安排的缘分吗？要白白错过机会，你我不是更后

悔吗？”

妙玉扭捏地说道：“我才不后悔。我还没问，你现在在哪里当差，怎么也到泰安来了？”

“我也在淮军里混，只是没你家那位混得好。他在粮台，那可是最有油水可捞的差使。”

“啥好差使，说要粮食就是一声，晚一天都不行。你说有油水可捞，那是别人，我男人手可干净了。”妙玉撇撇嘴，又想起一件事来，“我问你，嫂子也跟着你吗？”

“我哪有你们的福气，她在苏州，没法跟着我。”

妙玉认真地说道：“要不，让我男人托人帮你问问，你也到粮台来，那时候就可以把嫂子带来。”

“正说着我帮你一把，怎么说到帮我了？”李鸿章看妙玉认真的表情，忍不住笑了。

妙玉见李鸿章笑得有些坏，问道：“你别跟我捏脑浆，我倒忘了问，你现在当了多大的官啊，听你的口气，好像比知府还大。”

李鸿章笑了笑：“差不多吧，官不在大小，我有朋友能与淮军的大官说得上话，到时也许能帮上一把。”

妙玉对这话不再反感，问道：“到时候再说吧——哦，那我上哪里找你？咱们以后还能见得上吗？”

“只要你在淮军粮台，我找你不难。”李鸿章想了想说，“我给你个名字，你记在心里，如果实在有急事，可以写信到淮军大营，请这个人代转。”

妙玉顽皮地问：“我说给你的悄悄话也行吗？”

“当然行，万无一失。”李鸿章解下随身的玉佩，那是几年前作保案时，一位想军功上出息的参将所送，古董师傅看过，是块价值连城的汉玉，“玉儿，这块玉我随身戴了几年了，送给你做个念想。这是真东西，在南昌城里能换栋院子，你不要随便丢了。”

“我不要这么贵重的东西，我不图你的东西。”妙玉的手像是被烫了，连忙躲开李鸿章递过来的玉佩。

“最贵重的东西在这里，”李鸿章拍了拍自己下身开玩笑说，“这个只有见面时才能给你。”

妙玉生气地打他一拳道：“我和你说正经的，我真不图你东西，我图

的是你这个人，是你的一颗心，你不要看扁了我。”

“我哪能看扁了你，只是这一别不知何日能再相见，总要留下点念想。”

“太贵重了，我心里不安。再说他要问起来，我怎么说？”

“好说得很，外面街上假古董有的是，你就说从地摊上买的，捡了个漏嘛。”李鸿章亲自挂到妙玉身上，“看到它，你就知道我心里有你。”

这时，城中更夫敲响了梆子，已是打了二更，也就是九点钟了，不知不觉，两人已经缠绵一个多时辰。

“你走吧。”妙玉推他，转过身去抹着泪。

“莫哭，咱们还有见的时候。”

李鸿章出门，妙玉怕别人看见，连送也没送。见他下楼，两个护卫连忙起身，跟他出了岱悦客栈。

第二天一早，钦差行辕派出的探马来报，有捻匪马队几百人向泰安方向而来，行辕立即紧张起来，只怕捻子大队人马前来围城。李鸿章笑道：“捻子向来是几万人马同时行动，这几百骑估计是捻子的探哨，或者是走散的小队。不必紧张，泰安城高墙厚，捻子是不会来攻打的。真来攻，三两天也攻不下来，那时候他们自己就撤走了。”

于是他决定再留一天，看看情形再说。结果正如李鸿章所料，那支几百人的马队离泰安城还有五十多里，突然转头南去了，后面也无东捻军大队。李鸿章判断，东捻军有可能要扑犯运河，这是前来摸军情的哨探。他一面行文运防各军及淮军追剿部队，一定严加防范，一面上奏朝廷，决定不再去台庄，而是依旧把钦差行辕设到济宁，便于就近指挥。

次日行前，他突然想起妙玉来，两位女流之辈南下东平，实在太过危险。于是他安排心腹幕僚去找钦差卫队的参将，以幕僚的名义声称自己有亲戚要去东平，拜托他选派五名身手好的淮勇前去护送。

第二十四章 李鸿章坚韧求胜 赖文光慷慨赴死

李鸿章南下济宁，一路上自然清闲不得，除了要批答文函、指授方略，还向朝廷奏呈《贼由潍河抢渡详情折》，一心要参倒王心安。奏折开始并不说潍河失守的事，而是两个多月前运河戴庙段失守的事，列举王心安种种劣迹。接下来又为潘鼎新开脱，东军海神庙防线被突破，不能怪到潘鼎新头上，因为离王心安防线最近的是王心安部下王成谦的常武军，常武军都没能救援，潘鼎新离海神庙四十余里怎么救援得上？更有传言，王心安是有意放纵捻军过河，如两月前戴庙段失守如出一辙，“而丁宝桢事后牵混，不责部将之不能坚守，转怪潘鼎新之不赴援，是非似欠分晓”。

李鸿章奏折一上，恭亲王有些为难，如果按李鸿章所奏，王心安必获重谴，而王心安是丁宝桢的心腹，那么李、丁两人的矛盾必然更加尖锐。如今剿捻的主力，一是李鸿章的淮军，再就是丁宝桢的东军，李、丁不和，那么剿捻必然好事多磨。然而，慈禧心里却是又一种打算，她认为必须严谴王心安，才能展示朝廷有功必赏、有过必罚的决心。

两天后李鸿章收到的上谕，除了督促他追剿外，关于王心安的处置有这样一段话——

王心安以一武弁，擢保总兵，恩遇不为不优。乃两次捻众，均由该革员所分地段窜越，以致全局溃败，前后贻误情形，殊堪发指，实属罪无可逭。着李鸿章严密派员将王心安押解军前正法，以昭炯戒，毋得稍露风声，令其逃逸。将此密谕令知之。

这让李鸿章反而有些犹豫了，军前正法王心安，他这个钦差大臣的面子上固然好看，但真拿王心安正法，一则可能会激起哗变，二则便与丁宝桢结下不可解的怨恨，这于剿捻非常不利，毕竟在山东打仗，还要靠丁宝桢配合。他知道丁宝桢必定要为王心安求情，因此并不派人去捉王心安，静待转机。果然朝廷以六百加急密谕李鸿章，对王心安的处分改为“革职留任，暂不治罪，以观后效”。

李鸿章与丁宝桢的矛盾因为王心安的处分事件公开化了。糟糕的是朝野内外，皆以李鸿章为非，因为他袒护下属出名，又有刘铭传以怨报德的前例，因此都同情王心安。丁宝桢趁机联络京中声息相通者，交章弹劾李鸿章，矛头所指，就是他的河防之策。

东捻军突破胶莱河后，李鸿章坚持不撤河防，又令官军倒守胶莱河，计划把东捻军包围于运河与胶莱河之间的狭小地域，刘铭传、郭松林、杨鼎勋三军则为游击之师，紧追东捻军不放。这个办法仍然是以山东为战场，丁宝桢自然不同意。他认为与其把大军屯在河岸，不如随机应变，众军兜剿，反而更有把握，见效也更快。这话正投朝廷的心思，所以数次下旨，要李鸿章放弃河防计划。就连曾国藩也对河防没有信

心，来信劝他不如把大军都参与兜剿，避免受到朝野上下的围攻。

然而，李鸿章不以为然。东捻军飘忽无定，就像会飞的鸟儿，你只有剪断它的翅膀，才可能逮得住它，而重兵防河，就是剪断东捻军这只飞鸟的翅膀。他一面给曾国藩写信，希望老师能帮他说话，一面上奏朝廷，坚决不肯撤河防。他又放下钦差大臣的架子，以巡视运河防务为名南下台庄，与在此督战的丁宝桢会面。

两人见面，先说起王心安处分，丁宝桢毫不客气道：“王镇台无罪，革职处分不过是代人受过。”

“稚璜，捻子从王镇台防守的地盘上突破，何谈代人受过？”李鸿章一副讲和的语气。

丁宝桢则是理直气壮，指着地图道：“大人请看，胶莱北段二十里防线，虽然不长，但无壕无墙，全是沙滩，任谁去防守都难以阻挡捻子，这是明眼人都看得清楚的，大帅何以视而不见？原本是潘藩台的防区却又交给东军，大帅扪心自问，是不是有心袒护部属？再难听的话，我就不说了，前例俱在嘛。”

难听的话其实已经说出来了，所谓前例俱在，其实就是指尹隆河之战。此事李鸿章也颇为后悔，可是当时自己先据刘铭传所报入奏，如何能够出尔反尔。再说，王心安丢失防地，丁宝桢无一语责备，不是袒护部属又是什么？

李鸿章笑了笑：“我们带兵的人，有哪一个不袒护部属，不然，谁还为我们卖命？就是稚璜，不也是袒护王镇台吗？”

“丁某绝无袒护，王镇台本来就无罪。”

丁宝桢以不畏强权出名，就连僧格林沁的面子也不给，李鸿章早有预料，所以并不与他计较：“有罪无罪，上天知道。我今天来，不是与你争执王镇台的罪名。事情已然过去，只等一个胜仗下来，所有人的处分便可统统开销。我要与稚璜商议的，是河防之策。”

没想到丁宝桢一点面子也不给：“说实话，我对大帅的河防之策不赞同。守株待兔，纯粹是盲人瞎马。”

“对付捻子只知在屁股后面穷追，才是真正的盲人瞎马。”说到河防战略，李鸿章毫不相让，“捻子所长是行军迅速，官军所短是行军迟缓，即便是以马队称雄的僧王，都落个几乎全军覆没的结局，我们难道要重蹈覆辙？不仅仅是淮军众将，包括皖军、豫军也都力劝就地圈贼，官军才能喘口气，所以我才坚持河防之策。”

“山东本是完善之区，驱捻入鲁，让我鲁地百姓遭此劫难，大帅于心何忍？”丁宝桢终于说出他的心里话。

“稚璜此言差矣！在运河、胶莱河之间兜剿捻匪，被蹂躏只是数府州之地；如果放捻子过运河西去，豫、皖、鄂数省流毒无穷！以山东数府之地换数省安宁，从大局着眼，这个账是划算的。”李鸿章以全局利益来反驳丁宝桢。

“运西数省，早经捻子梳篦一样反复蹂躏，也不怕再来一次。我东省却不同，一直未受捻子蹂躏蛊惑，何不力保完善？”

见丁宝桢说出这番不讲道理的话来，李鸿章毫不客气地回敬：“稚璜，我们都是读书人，运西数省和山东同是疆土同是赤子，运西数省百姓难道就该一次次受苦不成？我们如今有运河和胶莱河地利可用，把捻子围在泰山东西聚而歼之，百姓早日得安宁，有何不可？驱寇出境倒是省事，稚璜也扪心自问，这对大局有利还是有害？”

李鸿章的这番议论，让丁宝桢一时哑口无言。但李鸿章绝对不会得理不饶人，而是平心静气地说道：“我今天来，不是与你争是非，而是诚心实意来争取你的支持，捻子既然被困在了山东，我们两位就不要再闹意气了，携起手来，早日把捻子灭掉，如何？”

“灭掉捻子的心情，我与大帅无异，定然全力追剿。但对大帅的河防之策，我恕难苟同。我还是亲率东军追剿，还请大帅体谅，也请大帅督责淮军，若有东军与淮军合力围剿的大战，还请淮军全力支持。”丁宝桢如此明确表态，也算光明磊落。

李鸿章知道无法强求，便道：“好，既然东军愿为追剿之师，那就悉听尊便。我也有一事相求。”

“大帅不要说求不求的话，丁某能做得到的就做，做不到也不敢肆口答应。”丁宝桢的回答不卑不亢。

“淮军的军粮有些麻烦，还请稚璜行文地方，能够让我淮军将士有口吃的。”李鸿章是一副恳请的语气。

丁宝桢笑道：“大帅的淮军不是不愿吃山东的面吗？”

“哪谈得上愿不愿吃？安徽人不惯吃面是真的，可是总比饿着肚子强。稚璜也是带兵的人，当兵的吃不饱，要是动手抢，反而弄得兵民不和，对双方都不是好事。”

“好，大帅说到明面了，我也不能不懂规矩。我会行文地方，尽量为淮军筹粮，但大帅也要严行约束，还请淮军不要滋扰地方。”丁宝桢一口答应。

“好，我立即行文淮军各将。”李鸿章见军粮的事情有了眉目，心情愉快，“听说稚璜有一道美食，我今天要叨扰一饱口福。”

丁宝桢所创制的美食，是用嫩公鸡的胸脯肉切丁，再加红辣椒、花生米来爆炒，色泽红艳、香辣味浓、肉质滑脆，特别是鸡肉的嫩滑与花生的香脆相得益彰，更是风味独具。这道菜后来传入了宫廷中，也传入了丁宝桢的祖籍贵州，等他出任四川总督时，又传到了四川。后来丁宝桢因功被赐“太子太保”衔，就是俗称的“宫保”，这道名菜便叫“宫保鸡丁”。鲁菜、川菜和贵州菜都有这道“宫保鸡丁”，配料略有不同。

丁宝桢亲自到厨房叮嘱要把今天的鸡丁做好。李鸿章很是见情，尝了尝味道的不俗，连连称赞，又问丁宝桢是如何创制这道美食的。

“谈不上创制，也的确不是我所创。”

丁宝桢告诉李鸿章，有次带兵打仗，被东捻军追得狼狈不堪，自己扭伤了脚，跌倒在水沟里，幸亏被一位老乡救了起来。打完仗后，他带着礼品前去感谢，人家无以为肴，就杀了一只尚未长大的小公鸡，用炸脆的花生米爆炒了，结果味道特别鲜美。回来后他日日不能忘怀，又加了红辣椒、花椒、生姜等作料，成此美味。

“大帅，我创制这道菜，还有个意思在里面。”丁宝桢感慨地说，“我当时受了伤，人家是冒着危险把我救起。为什么会救我？因为捻子走到哪里，不是逼迫老百姓入伙，就是抢劫粮食，咱们与捻子作战，老百姓是支持的。我去看人家，人家把家里唯一值钱的东西给我做了一顿吃食。老百姓对我们这些当官的，真是慷慨得很。我们这些当官的，只要给老百姓办实事，老百姓就不会忘掉我们的。我呢，只盼着快些剿平捻子，踏踏实实给山东百姓做几件实事，不枉当回父母官。”

丁宝桢的这番表白，很投李鸿章的心思，他拍着丁宝桢的手背道：“稚璜此言极是，我举双手赞同。男人生于天地间，就要敢于任事。如果一个人当了一辈子官，唯唯诺诺，只拿俸禄，那活着还有哄个意思？”

三杯酒下肚，两人关系已经大为改善。李鸿章庆幸自己幸亏没有摆钦差的架子，对付丁宝桢这种人，玩硬的行不通。

李鸿章心情愉快地回到济宁，心腹送来一封信，是妙玉写来的，极短——大个子，从泰山回来后我就怀上了。那时候他公差未在家，孩子应该是你的。我又担心，又高兴。

李鸿章对妙玉的话深信不疑，他们夫妻久婚不育，八成是妙玉丈夫的毛病。只是瓜田李下，妙玉不知能否掩饰得周全。但愿不要出什么差错，不然这事传出去，太有损他的面子，让他在淮军兄弟面前也不好交代。不过他很快就放了心，以妙玉的聪明精灵，应该出不了毛病。他需要做的，就是将来有机会，在军功上多照应一下她的丈夫。

东捻军在苏鲁边界兜了个圈子，见丁宝桢的东军及刘铭传、杨鼎勋、郭松林的淮军都已经南下，便突然沿运河北上，一路寻找突破口。

朝野内外要求李鸿章罢胶莱防线的呼声铺天盖地，李鸿章一边给河南、安徽巡抚及运河沿线的淮军写信，请他们严密防守，一边督责刘铭传等人北上追剿，撤河防的呼声一概不理睬，甚至连朝廷的上谕也不再回复。

曾国藩此时不能不佩服李鸿章，要论坚持己见，李鸿章真是青出于蓝胜于蓝。他转而支持李鸿章的河防，并给李鸿章来信鼓励——

古今办事掣肘之处，拂逆之端，世世有之，人人不变。恶其拂逆，而必欲顺从，设法以诛锄异己，权奸之行径也。听其拂逆，而培育忍性，委曲求全，圣贤之用心也。借人之拂逆，以磨砺我之德性，其不善哉！老朽“挺经”十八心法，阁下正可用也。

幕僚对曾国藩“挺经”十八心法大感兴趣，请李鸿章讲来大家听听。李鸿章饶有兴趣地答应道：“好，我开宗明义，只讲第一心法。”

第一心法是一个故事：有老翁请了贵客，要留他在家吃午餐。早间就吩咐儿子前往市上备办肴蔬果品，日已过已，尚未还家。老翁心慌意急，亲至村口看望，见离家不远，儿子挑着菜担，在水塍上与一个京货担子对峙，彼此皆不肯让。老翁赶上前婉语说：“老哥，我家中有客，等着做菜呢，请您往水田里稍避一步，待犬子过来，你老哥也可过去，岂不是两便么？”京货担子不肯相让：“你叫我下水，怎么他下不得呢？”老翁说：“我儿子个子矮小，他下水，饭菜被污，必不能用。”京货担子说：“即便被污，也不过十几碗饭菜，我的京货都是价值连城，损失太大，要下水，不应该是我。”这样争执不下，老翁挺身就近说：“来来，我看如此办理：待我老头儿下了水田，你老哥将货担交付与我，我顶在头上，请你空身从我儿旁边岔过，再将担子奉还。怎么样？”当即俯身解袜脱履。京货担子见老翁如此，作意不过：“老丈如此费事，我就下了水田。”当即下田避让，让老翁的儿子过去。

李鸿章讲完这个故事，众幕僚面面相觑，不知何意。

“曾相的挺经，到底是什么意思？”有人问。

李鸿章笑道：“你们先说说自己是怎么想的？”

有人回道：“要我说，这两个人压根就不该在那里对峙，有一个退一步不就行了。俗话说，退一步海阔天空嘛。”

“退一步海阔天空是不错，但有些时候不像挑担这样简单，你退一步就前功尽弃了。我老师所说是挺经，不是讲退经。”

有人道：“要我看，值得效仿的是京货担子，他个子高，到水里挺一挺，事情就解决了。所谓与人方便，与己方便。”

又有人道：“要我说，应该效法的是老翁，他在那里空口劝说，都没

有结果，他挺身而出，要站到水中，结果京货担子不好意思，这才主动避让。曾相的意思是告诉我们，关键时候应该挺身而出，当看客当说客都无用。”

李鸿章点头道：“不错，凡事都应该做起来才有效果，光说不练，站着说话不腰疼，于事无补。三个人，你们才说了两个，还有一个呢！”

还有一个是老翁的儿子，他站在那里，既没说，也没做，有什么好学的？

李鸿章见众人无语，便道：“要说起来，我们最该学的，应该是这个儿子。”

众人都瞪大眼睛，不知这个“哑巴”儿子还有什么可学的。

“他重担在身，个头又矮，下水去根本不成。他有足够的耐心，咬牙坚持，时机运转，前面便成通途。”

“对对对，这才是曾老夫子的真义。有些时候，就看谁能咬牙坚持下去，万钧重担，咬牙忍受，不争不论不吵不闹，最终先通过的还是自己。”众人恍然大悟。

“所以，我们的河防之策，就是我淮军这个矮个子肩上的千钧重担。”李鸿章这才言归正传，“我们看准了，不管别人说什么，我们就是一句话，咬牙坚持。”

李鸿章咬牙坚持到十月中旬，机会终于来了。

三个多月间，东捻军在泰山山脉两侧，一会儿东，一会儿西，一会儿南，一会儿北，开始希望突破运河，见官军防守严密，河中又有水师战船，就转而北上，想突破黄河北去。黄河水大，又有洋人轮船助守，于是又南下赣榆，打算从此出海。然而出海没有大船不行，在赣榆伐木造船，没造出船来，官军大军又至，因此只好匆匆北上。机动灵活，飘忽无定是东捻军的优势。然而如今已成了他们的习惯动作，失去了打硬仗的信心，这样四处乱窜，疲惫不堪不说，军心严重受挫，人人都觉得，面对官军的时候，好像只有避走一途。

东捻军没有根据地，在运河以东又是人生地疏，近十万人要吃饭，而泰山东西，到处是寨圩森严，买粮没人肯卖，于是就动手抢，百姓反抗，就大开杀戒。要知道，东捻军的组成非常复杂，有穷苦百姓，有作奸犯科的地痞恶霸，有小偷，有无赖，根本没法做到秋毫无犯，就是赖文光、任化邦想这样做，也没法做到，毕竟这些穷途末路的人要先吃饱了才能说到其他。所以，东捻军与山东百姓的关系越来越差，百姓恨捻子甚于恨土匪和官军。东捻军拖家带口，越加艰难，居无定所，而天已经渐冷，所部还都是单衣，女人孩子哀号痛哭，士气低沉，人人心里都清楚，自己的末路到了。近十万人要吃饭，聚在一起自然不行，到达一

地，必然要分散行动。一旦分散，便有被各个击破的危险。

刘铭传看到的就是这样的机会。

此时，东捻军大队人马在潍县一带活动，有一支四五千人的队伍在安丘和潍县交界的松树山一带活动。而刘铭传、杨鼎勋、郭松林三路大军在安丘东南诸城一带，与松树山的捻军相距有一百多里路。按照惯例，淮军要想与松树山的东捻军打一仗，非有三天时间。所以松树山的东捻军，放心地四处抢掠。

刘铭传把杨鼎勋、郭松林两人请到他的大营，好酒好菜招待。因为郭松林好色，刘铭传还花重金请来本地的花魁侍酒。三个人熟不拘礼，郭松林一看阵势，对杨鼎勋笑了笑：“省三老弟必有事求你我，不然哪里肯这样巴结？”

“的确有求于两位老兄。”刘铭传转头对请来的花魁说，“你这位哥哥功夫俱佳，他将来帮不帮我的忙，全看你的。”

花魁妩媚一笑道：“小女子定然尽心竭力，只是郭大爷能不能满意我，实在不敢说大话了。”

刘铭传笑道：“郭大爷最懂怜香惜玉，你只要上心，没有不满意的。”

杨鼎勋也接话笑道：“省三只管讨好子美，你们的事，我就不掺和了。”

“少铭的大驾，我还是要讨好的。不过你没有子美的爱好，要讨好你反而更难。”杨鼎勋字子铭。刘铭传给他的礼物，真是礼轻义重——刘铭传将上次御赏的一枚绿玉扳指相赠。

杨鼎勋从亲兵举过头顶的托盘上拿起玉扳指道：“省三，毕竟是上面赏的东西，你留下传给后人。玩笑归玩笑，我们兄弟何必费心思讨好？”

刘铭传拱手道：“少铭兄收下了，我才能心安。”

“好，真个是却之不恭，受之有愧。”杨鼎勋很仔细地装进衣服夹袋中。

现在当然不是谈正事的时候，也不是喝闲酒的时候，大口吃肉，大口喝酒，填饱了肚子，刘铭传对待酒的花魁道：“天冷了，你先去你郭哥哥的帐中，给他暖好被窝。”

室内只余下三个人，还有就是刘铭传最信赖的心腹随从，留下来侍候茶水。

“我们三个，被赖、任两贼拖得好苦。从前几个月，我们彼此只能算

打了个平手，从现在开始，我们要占上风了。”刘铭传一开口便道。

“这话怎么说？”郭松林急切地问。郭松林被曾国荃相请出山到湖北带兵，结果打了大败仗，他自己被捻军打断了腿，险些丧命。等他腿伤痊愈后，自请出山，李鸿章交给他一万淮军，号武毅军。他是抱着报仇雪恨的决心来统军，所以一直十分主动。听刘铭传如此说，他不禁竖起了耳朵。

“这要从两方面说。一方面，从前山东百姓在丁抚台的教唆下，防淮军甚于防捻子，我们日子不比捻军好。可如今捻子四处抢掠杀人，结仇太多，山东百姓已经谈捻色变、咬牙切齿。我们淮军讲求军纪，如今终于有了收获，百姓的心开始倒向我们了。”刘铭传颇为得意。

“是，这一点很重要。我们在山东转来转去，不指望老百姓能够帮我们打捻子，只要能够向我们提供捻子的消息，而不向捻子提供官军的行踪，我们就能处处占先机。”杨鼎勋深有同感，“省三的铭军约束得最好，堪为淮军楷模。你那个军法锡牌，功不可没。”

“少铭兄过奖，这也是逼得没办法，再放纵不管，真有可能被赶出山东。这三个多月，我们一直跟着捻子打转，有好几次与捻子接仗了，可总是让他像泥鳅一样溜掉了。总是这样不疼不痒地打下去不行，我们要抓住时机，狠狠地打一仗不可，来一个像模像样的胜利。”

要讲来个大胜利，没人比郭松林更着急：“咱们是不怕打，怕的是捻子跑。捻子是不怕跑，就怕被围。捻子泥鳅一样，围住他们实在太难了。”

“所以，这就是我们的机会。从前小打小闹，打不成追不上，把士气都磨光了，这次我们要来个一鼓作气！”于是，刘铭传把他在莱芜听来的“一鼓作气”故事讲给两人听。

郭松林纳闷道：“听你这么说，长勺之战是齐国先没了士气，鲁国一鼓作气，所以鲁国大胜。如今的情形，是捻子和我们都没了士气。”

“所以，我们要一鼓作气。”刘铭传说，“马上就要冬天了，等黄河、运河都结了冰，河防就如同虚设，所以我们要想把捻子灭掉，非赶在结冰前，非打几个像样的仗不行。”

“省三，这个仗你想怎么打，你肯定有盘算了，说来听听，要我和子美做什么。”杨鼎勋这样表态。

“先谢谢少铭兄支持。”刘铭传连连拱手，“其实也没怎么盘算，这次我们不图大，只图胜。”

刘铭传的设想是三个人的四万多人马，只去围攻松树山的四五千人的东捻军，重重包围，务求全歼。

“捻子就像泥鳅，太滑，从前我们织的网太松，四五万人想围住他十万人，结果总是让他跑掉。这次我们四万人兵分三路，兵一个挨一个排过去，就像梳头发一样，让一个虱子也跑不掉。”郭松林一拳头打在桌上，仿佛他已经把捻军按在手底下。

“问题是我们一行动，捻子就得了消息，总是没他跑得快。”杨鼎勋有些疑虑。

“这次，就是要让他来不及跑。”

刘铭传的办法，分两步走，先让当地百姓放出风去，四天后要围攻松树山。而三路淮军，要在两天内完成合围。

一百多里路，两天拼命赶到没问题，但要形成合围，几乎不可能。

“我们太慢，一是辎重太多，二是总是按步步为营的营规行军，捻子对我们太熟悉，所以总是能够从容跑掉。这就给了我们机会，这次我们抛掉辎重，炮队赶得上就赶，赶不上就甩在后面，我们每人只一条洋枪，轻装前进，两天完成合围，四万人打五千人一个措手不及。”刘铭传下定了决心。

“辎重丢了，如果再打了败仗，就不好交代，想补充就难了。”杨鼎勋有顾虑。

“一切由我来交代——我的意思是，胜了，功劳是我们三个的。败了，我一个人来担责。”刘铭传表明了态度，“孔夫子说，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我未到四十，不过已经不惑了。子美、少铭，你们理解孔夫子的不惑是什么意思？”

这话等于白问，郭杨两人，年轻时听过《三国演义》，像样的书没读多少。

刘铭传自问自答：“我以为四十而不惑，就是人到了四十，就没多少东西能诱惑他了，比如富贵、功名，一切都看开了。这半年我想开了，咱们带兵的，有功大家来建，也只有大家一起才能真正建一番大功业。如果总想自己独占功劳，那到头来难成大事。”

郭杨两人都明白刘铭传这份感慨的来由，对鲍超以怨报德这件事，刘铭传争到了功，但于阴德有损。如今他有如此感悟，真是塞翁失马。本来郭杨两人一直隐隐地担心刘铭传拿他俩再当一次鲍超，今天见他如此诚恳，心中的疑虑顿抛九霄外。杨鼎勋向刘铭传竖起大拇指，郭松林则道：“孔夫子说什么我不懂，但我听懂你的话，有功是兄弟们的，有过是你的，这怎么成？我们既然在一个锅里吃饭，那就功过共担。”

刘铭传又道：“我这些天一直在想，你看曾大帅，原本就是一个书生，要论阵前搏命，他比不了老九，要论运筹帷幄，左帅、爵帅也都比

他强，可平定长毛的大功是由曾大帅来建。为什么？他不揽功，不谗过，一个折子一个折子向朝廷推荐人，你回头看看，他帐下出了多少督抚！如果他要争功，不想把功劳分给别人，凭他一己之力，平得了长毛？所以，我最近有个小感悟，你们看对不对——一个人如果太过争功，顶多成就个将才；如果一个人能与众人分功，那他才有可能成为帅才！”

“省三的意思是不与我们争，要成就帅才；让我和子美争，只能做个将才。”杨鼎勋笑了笑。

刘铭传伸出手来，左手拉杨鼎勋，右手握郭松林道：“说什么都是虚的，咱们三兄弟好好干一场，有仇的报仇，立功的立功！”

郭松林率马队绕到松树山北去断东捻军的后路。为了不惊动东捻军，他把马蹄子都用厚布裹了。刘铭传居中，杨鼎勋居左，副都统善庆居右，四路大军，在黎明前包围了松树山。淮军的突然出现让东捻军惊慌失措，他们硬着头皮组织起队伍，呼啸着向淮军冲锋，无奈人数少，淮军的洋枪实在太过密集，人是一排排地倒下。他们手里的长矛、大刀根本无用，冲不到淮军阵前已经纷纷毙命。于是他们调头向北面逃，但北面是郭松林亲自率领的马队，也是人人一条洋枪，正把后路的老弱妇儿向这边赶来，双方混在一起，更是难以组织起有效的抵抗。淮军的包围圈越来越小，像没头苍蝇一样乱窜的捻子成了淮军的活靶子，松树山前后，血流成河。

被俘虏的东捻军，孩子和妇女留下来，可以卖给大户人家做婢做奴，而青壮年只要有一点儿小官职的，一概当场枪毙。抱头蹲在地上的人群中有人站起来大声喊：“救人，救人，我有话说。”

刘铭传离他不远，用马鞭指着他道：“让他过来。”

一个四十岁的精壮汉子，举着双手过来道：“大人，我要投诚。我外甥就在刘军门的亲兵营中。”

“你外甥是谁。”

“我外甥是丁小五，是一名哨官。”

说得不假，刘铭传亲兵营中的确有名丁哨官。让人找了来，甥舅相认，果然不假。两人嘀嘀咕咕说一通，丁小五过来道：“军门，我有话要单独讲。”

原来，丁小五的这个舅舅叫潘贵生，是任化邦的亲兵，天天跟着任化邦。昨天到松树山来传令，没想到被一网网住了。他早就对东捻军东窜西逃厌倦，早就想向官军投诚。他有个立功的想法，就是放他回去，趁机要了任化邦的命。

“小五，这可不是闹着玩的，我放他一马，他回去了，继续给任贼卖命，这如何交代？”刘铭传不能完全放心。

“我向军门保证，如果我舅跑了，军门到时候拿我项上人头。”丁小五拍胸脯为舅舅担保。

“那倒不必，为了一个不相干的人，杀我的亲兵兄弟。”刘铭传拿定了主意，“既然你信得过你舅舅，我也就信他一回。如果真能杀掉任贼，我赏他白银二万两，保他三品顶戴。”

潘贵生再提个要求，把与他一起来的几个兄弟一起放回。刘铭传让他把所有认识他的人都挑出来，潘贵生以为正好趁机多捞几个兄弟，所以挑出了二十几个。刘铭传挥挥手，一个也不留全部枪毙。他对潘贵生道：“放你回去，是我信得过你，可是我信不过别人。你向我投诚的事，只要有一人透露出去，你就活不成了，所以我必须把他们都清除了，这是为你着想。”突然，他抬手向潘贵生的左胳膊打了一枪，“你带伤回去，更不容易怀疑。这把枪就交给你，到时候你用得上。”潘贵生疼得龇牙咧嘴，勉强接过手枪。

这时候探哨来报，赖文光率人前来增援，而且人马也不多。刘铭传大声道：“来得好，那就把他一起干掉！”

传令兵分别通知郭松林、杨鼎勋等人，在松树山北布下口袋阵，务必把赖文光困住，他就是钻到地缝里，也要抠出来。

松树山的战斗打得太干净利落，赖文光只知道南边有战事，以为是小股官军，因为淮军在百余里外，根本不可能赶得过来，所以他所带的人马不足一万。一入淮军的包围圈，便如入网的鱼一样，根本跑不出去。三面都是洋枪轰响，他立即知道自己身陷险境了。他出阵行军，坐的是十六人的大轿，三班轮换，其行如飞。但此时他不能不弃轿换马，因为他的大轿太显眼了。他被亲兵保护着骑马向北狂奔，突不出去，又向东，向东也突不出去，最后从淮军东、南两路人马的缝隙间冲了出去，身边跟随的不足千人。他率这一路人马一直往南逃，一直逃到了莒州才停了下来。他派人回去打探消息，通知任化邦到莒州来会合。

等了三天，任化邦带着大队人马会合来了。这一仗下来，连死带伤再加没有跟上来的，损失了一万多人。赖文光撤走，对东捻军的军心产生很大影响，十万余众，人心惶惶。任化邦见面就问道：“遵王兄，你到底怎么回事，说走就走了？”

赖文光知道任化邦心中不满，也觉得自己一路狂奔有些丢脸，但此时不是承认错误的时候，叹息一声道：“一言难尽，没想到妖兵这次行动这样迅速。我们兄弟太过分散，中了刘麻子各个击破的奸计。”

东捻军分散行动，是任化邦的意见，人一下子散开了，联络通气却没跟上，近十万人马不能统一行动，确实带来很大问题。他问道：“刘麻

子的妖兵不是离我们还有三天多的路程吗？这次怎么弄的，两天就把兄弟们围住了？他们到底有多少人？”

“看阵式听枪声总有五六万，把我们万把人围住，如果不是突围快，怕是全军覆没了。”赖文光只能照多了说。

“赖兄，咱们不能这么跑，等好好和刘麻子打一仗，杀杀他的威风，不然弟兄们都成了惊弓之鸟。眼见着天越来越冷，总这么跑怎么行？”任化邦恢复了平时随意的口气。

“任兄弟，你说得一点不假。我们要想摆脱刘麻子，非突出去不可。李二这一招太损，把我们困在泰山东西，他的人马越聚越多，我们活动的地方越来越小。要突出去，我认为还是往南比较有把握，运河、黄河妖兵太多，我们应该再往六塘河方向试试。”其实六塘河方向他们已经试过两次，那边是淮军和浙江兵防守，也很严密。这次没头苍蝇一样跑到南边来了，赖文光只能提出这样的建议。

任化邦同意再往六塘河方向试试，但眼下粮食不足的问题并未解决，因此他主张先在莒州打打捎，然后再走不迟。于是大军万马奔腾，围向莒城。莒城不大，却十分坚固。又因东捻军多次过境，因此境内百姓十分警惕，离城近的都入城，离城远的藏好粮食要么上山，要么入堡。莒城外没找到多少粮食，围城一天也打不下来，因为东捻军实在没有攻城的器械。而且探马传来消息，王心安的山东军正从沂州府赶来，而刘铭传的淮军正由北向南顺着沭河南来。一旦两军会师，将把东捻军困于莒城下。莒州这个地方，四围环山，只有中间南北向是狭长的平原丘陵，对擅长长途奔驰的东捻军来说形势大为不利。东捻军向来没有攻城信心，往往一两天内攻不下，就会立即弃城而走，为的是不让官军合围。这次依然如此，赖文光和任化邦一商量，三十六计，还是走为上策。

东捻军一气跑到赣榆，想把赣榆城打下来，谁料刚围一天，刘铭传的淮军又到了。淮军如何行军这样迅速，这让任化邦大为惊讶，弄不懂刘铭传搞的什么鬼把戏。这次任化邦不打算走了，他对赖文光道：“我们就在赣榆城下教训一下刘麻子，他实在太可恨了。”

于是东捻军在赣榆城东一片大树林中布下数万伏兵，然后派出几路探马，胁迫本地百姓告诉刘铭传，东捻军向城东方向跑了，已经过去了半个时辰。于是刘铭传督队急追，结果陷入东捻军布下的口袋阵。此时突然黄雾四起，陷入重围的淮军更是首尾不能呼应。任化邦调兵遣将，把刘铭传淮军大部装入口袋，他亲率中军正面迎敌，而他的弟弟任三厌则率骑兵绕到淮军后路。

双方展开激战，形势对刘铭传非常不利。然而，淮军洋枪实在锐利，双方大战接近一个时辰，淮军并未溃败。任化邦大怒，亲自策马持矛，率军向刘铭传的中路冲击。潘贵生就跟在他的身后，众人都呐喊着

向前冲，没人注意潘贵生抽出后膛七响洋枪，连向任化邦开了两枪，因为马上颠簸厉害，一枪打空，第二枪打在任化邦的腰上。任化邦从马上摔下来，后边的人纷纷下马去扶他。他脸色苍白，按着腰的手指缝里鲜血向外喷涌。他咬着牙，但很快就昏过去了。潘贵生大喊：“鲁王被妖兵打死了，鲁王死了！”正在冲锋的东捻军顿时大乱，潘贵生策马向刘铭传的中军方向跑过来，一边跑一边喊：“我打死任柱了，我打死任柱了。”任柱是任化邦的小名。

潘贵生被带到刘铭传面前，刘铭传有些不信，但很快东捻军先是阵形大乱，继而掉头溃逃。刘铭传连忙下令追击捻军，要求各军一定把受伤的任化邦生擒。东捻军以马队为主，跑得很快，眼看着有百余骑簇拥着一匹高头大马驮着一人急驰，料想必是受伤的任化邦。淮军追出十几里地，东捻军便已无影无踪。于是下令停止追击，审问捉来的俘虏，都说听说鲁王腰上中枪死了。

到了第二天，又有赖文光的部下赖天福带领十几骑前来投降，说任化邦当时已经死了。东捻军以赖文光、任化邦为首领，实际上任化邦的威信和部众都超过赖文光，他一死，东捻军士气受到很大影响，他的部众由他三弟任三厌统领，已经不少人逃走，打算分散逃回安徽老家。刘铭传立即向李鸿章报捷，并请督责各地严查安徽口音的行人，捉拿溃散的东捻军。

李鸿章接到刘铭传的战报，大大松了一口气。东捻军以骑兵见长，而骑兵悍将战死，他乐观地估计，年内就可剿平东捻军。他立即上奏朝廷，报告大捷经过，为淮军及潘贵生请奖。

淮军接连大胜，朝野上下对李鸿章的指责都噤了声，当初他坚持的河防之策，事实已经证明是正确的。曾国藩亲笔给李鸿章写信道：“仆前不以为倒守运河为然，今或将以此收大功。昔年不求援常熟为然，厥后克复苏垣。可见军事无险着斯无奇功，不宜太平稳也。”

赣榆一战后，任化邦战死，赖文光成了东捻军唯一德高望重的领袖。当然，所谓德高望重，也只能是相比较而言。在东捻军中，大部分人服气的还是任化邦。任化邦打起仗来身先士卒，打了无数胜仗，有他在，士气就在。赖文光能运筹帷幄，这是从正面说，而从另一面来说，就是不善阵前对敌。而且他眉头一皱就是个计谋，说话办事不像任化邦那样直爽，所以在捻军中，他没法完全相信别人，而别人也不能完全相信他。所以，他的号召力就大打折扣。从前他与任化邦可算一文一武，而今只剩了这一文，整个东捻军的战斗力锐减何止一半？

赖文光率军离开赣榆，重新进入山东。他对大家说，回山东打完梢，争取向鲁西北，从当年进入山东的戴庙一带，突破河防，到河南去。于是六七万人呼啦啦重新到了潍县一带。令他不明白的是，刘铭传的大军始终跟在他后面，总在一两天的路程。所以到山东近一个月，一会儿东，一会儿西，一会儿南，一会儿北，总在寿光、昌邑、潍县、安

丘、诸城一带打转转。

刘铭传、郭松林和杨鼎勋的淮军一直咬着东捻军不放，这在从前根本是不可能的事。原来，自从松树山之战后，三人采取了屯辎重于地方的办法。就是临战前，他们总是召集地方官绅，把辎重交给他们，战后无论胜败，要把军装、粮食等分一部分给地方，有时候来不及就先屯在这里。这样一路追，便相当于一路建起了藏于地方的小粮台。而东捻军的路线，总是从几个地方来回反复。所以淮军辎重放弃和补充都变得十分容易，又因为屡屡获胜，李鸿章是有求必应，粮食、辎重补充得很及时。

淮军的包围圈越来越小，东捻军活动的范围越来越狭窄，到了十一月中旬，东捻军陷入了寿光巨弥河与洋河之间的狭长地带。寿光北部濒海，西部有洋河，又称阳河，塌河，自南而北，注入巨淀湖，再入小清河后东流入渤海；东部有弥河，由南而北注入渤海。刘铭传指挥淮军沿洋河和巨弥河布防，他则亲自率军由南而北，把东捻军往海边赶。北面就是大海，东捻军已经陷入绝地。赖文光与众将商议，决定背水一战。

同治六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决定东捻军命运的洋河、弥河之战爆发。双方骑兵对骑兵，步兵对步兵，展开激烈的战斗。经过数次失败，东捻军从人数上已经占不到多少优势，双方投入战斗的都是四万人左右。韩信、项羽背水一战激发了士气，而赖文光不是韩信，也不是项羽，何况东捻军已经数天吃不饱，有些人已经数天没有吃饭。战斗异常惨烈，赖文光发现形势不妙，带着千余人向东突围，从弥河突出重围，然后折而往南，一路狂奔，向着赣榆方向而去。其他人就没那么幸运，被淮军由南而北，东西夹击，步步紧逼。双方伤亡很大，所战之地血流成河。到了傍晚，乌云四起，寒风呼啸，又下起小雨夹雪。东捻军相当一部分人还是穿着单衣，肚里无食，身上寒冷，士气非常低落。首王范汝曾，当年曾经击毙洋枪队首领华尔，被太平天国封为首王，在太平军中威名远扬。然而此时已是英雄末路，他率人边打边退，到了野虎沟、北冯沟、官庄沟一带。淮军打着火把追了上来，先是以火炮轰击，后是排枪射击。东捻军拥挤在沟中，炮火所及，伤亡惨重。首王范汝曾被炸伤了腿，又被砍伤胳膊。亲兵来不及救他，就被淮军乱刀砍死。

任化帮的兄长任定率部众向东逃到了弥河边的枣林中，被枣树上的棘针刮烂了衣服，刮乱了头发。道路不熟，黑灯瞎火，四处枪声不绝。追击的淮军都在传达着郭松林的命令：这是杀害郭二爷的任柱部下，一个活口不要。所谓郭二爷，就是郭松林的二弟郭芳珍，去年在湖北为了掩护郭松林撤退，被捻军马队活活踏成肉泥。郭松林复出带兵后，最大的愿望就是追杀任化邦，每战都希望与任氏兄弟的马队对阵。任定率领的这一小股捻军彻底绝望了，妇女披头散发，捶着泥水呼天抢地，娃娃们抱着母亲的胳膊哇哇大哭。而男人们为了避免被俘受辱，纷纷横刃自刎，或三四人吊死在一棵树上。第二天一早，附近村民发现，这个不大的枣林里，自杀的捻军竟然有五六百余人。弥河边上，更是死伤枕藉，岸边泥土被血染红，河中浮尸漂流，景象十分凄惨。

这一仗，东捻军战死两万余人，被俘万余，官军伤亡也近两万。东捻军的主力，已经丧失殆尽。

突出重围的赖文光一路向南，途中收集溃散部队，仅存三四千人，经昌乐、诸城、日照、赣榆，六天后到达宿迁境内。此时，后有李昭庆的马队及刘铭传的大队人马穷追，前有清军堵截。他率人向运河发动进攻，希望由此突破运河防线，但守运河的皖军十分警惕，无机可乘，于是赖文光率军转而往东，到达沐阳六塘河北岸的兴河头、张家湾。

六塘河又名北盐河，是淮北运盐的重要河道。康熙年间的治河专家靳辅引骆马湖水入河，又在河上建了六道堤坝，拦河为塘，使之终年不断流，便于河运，因此始名六塘河。东西走向的六塘河，正好成为官军阻截东捻军南下的天然防线。守卫六塘河的是浙军，因为是客军，人地两疏，并不十分尽心。赖文光让几十名东捻军换上淮军缨帽号衣，由他亲自带领，到了浙军防守的闸口，让头戴蓝翎的安徽籍捻军向浙军喊话，说自己是战败的淮军，后面有捻匪穷追，已经四五天没有饱食一顿，要求放过河去，先讨口热饭吃。负责闸口的浙军千总是个五十多岁的憨厚老者，听下面口音是安徽无疑，看衣着是淮军的号衣。于是便打开闸门，放赖文光等人过去。赖文光等人一过去，立即动手，浙军仓促应战，而且人数又少，很快被制服。不过，东捻军人马还未全部过闸，李昭庆的马队追到，于是赖文光留下数百人断后，自己则带领人马一路向南。

赖文光率两千余人沿运河东岸南下，数次想突过运河而不能。李昭庆率马队，黄翼升率湘军水师沿运河南下，紧追不放。在淮安西张桥地方，东捻军与李昭庆的马队大战一场，李昭庆马队败走，而捻军也损失三百余人。再往南走，到了安平桥，再次抢渡运河不成，赖文光与任化邦的弟弟任三庆对行军方向产生分歧。任三庆主张要沿运河寻找突破的机会，抢过运河回安徽；而赖文光则主张继续率军南下，到了长江边上，换上民装，沿江西上。谁也说服不了谁，于是大家兵分两路。

愿跟赖文光走的，多是籍隶两广及湖广太平军老弟兄，人数不足三百人，其余一千余人，都愿跟着任三庆、牛喜子、李允走。李昭庆一路追赶，只挑大股的捻军追，一直跟着任三庆所率的大队人马来到了淮安南的运河边上。这里是皖军与淮军防守的接口处，天又近黄昏，任三庆命众人解下裹脚布，在东岸曳布为桥，渡过运河，进入盱眙境内。

赖文光率领不足三百余人往南走，虽然都穿着淮军号衣，但他们两广口音太重，一张嘴就露出破绽，结果连续打了几仗，最后只有不足三十人。凭这区区不足三十人，要想渡运河而走，是痴心妄想了。要想逃到长江边上混走，也不太可能。眼下只有死路一条，但既然是死，不如死得轰轰烈烈。

赖文光毕竟是读书人出身，对身后名看得很重。他在东捻军无论名声和地位，一直没有超过任化邦，这让他耿耿于怀。如果向官军投降，

那么必要亲供，亲供便完全由他一支笔来写，不妨把自己往声名显赫处写，再顺便写成一篇可敌千军万马的檄文，既为已经灭亡的天国和行将灭亡的东捻军壮威，也为自己留一个丹心照汗青的史名，何乐而不为？然而，要投降也要选对人，至少死前不必受辱。跟随赖文光的还有一个安徽人，是他的亲兵。于是让他去打听，如今所在是什么地方，附近镇守大员又是何人？

很快打听来了结果，他们现在扬州西北二十余里的凤凰坝。往南五里就是瓦窑铺镇，扬州知府吴毓兰在此屯兵驻守。而这位吴知府，与赖文光的亲兵是老乡，咸丰年间由县丞起家办团练，后来又回到上海归入李鸿章麾下，在淮系中属少见的清廉自守的官员，所任职地方官声一直不错。也正因如此，被淮系视为异类，因此十余年才积功至知府。赖文光的亲兵与吴毓兰家乡相距不到十里地，对吴毓兰的好名声十分清楚，因此极力主张，如果投降的话，淮军中只有吴知府最合适。

“好，就把这件大功送给你的老乡。”赖文光决定向吴毓兰自投罗网，身边的弟兄愿意跟随他投降或者愿意剃发隐匿民间，一概听便。结果有十几名弟兄愿意随他就死，其他十余人跪地磕头，愿试一下运气。于是，赖文光与每位弟兄拥抱后洒泪而别。他则亲自戴上蓝翎顶戴，直奔瓦窑铺镇的吴毓兰驻地。

小镇并不大，只有沿河一条大街，吴毓兰的驻地是个小盐商的外宅，门外挂着硕大的灯笼，上面是一个人头大的吴字，还有两行小字“三品顶戴江苏即选道华字营统带”。赖文光率十余人直奔灯笼处的大门，数名淮军紧张地摆枪弄刀，等看清是淮军号衣，这才收起枪来。赖文光的亲兵操着合肥话说道：“劳烦哥几个通报一声，我们大人求见。”

“会说合肥话，就把洋枪挎，一口合肥腔，总是能沾光。”门上的淮勇不敢耽搁，立即将赖文光呈上的一个大封套送进去。当时吴毓兰正与几个心腹商讨如何提防跑到江南来的捻子，他早就收到有一股捻子变装入境的消息。一位文案把封套递给他，一张名帖掉到地上，捡起来一看，顿时大惊失色，上面只有三个字：赖文光。

吴毓兰招了招手，把那位门军叫近了问道：“外面几个人？说话什么口音？”

“十几个人，只有一个人开口，是合肥口音。”门军回答道。

“你们几个严加防备。”吴毓兰又对游击梅宏生说，“老兄，劳你费心立即安排人去传话，所有闸口、桥头，严加防备，任何人包括淮军衣帽的也不许放一个通行。还有，多派几路兄弟往北面打探一下，有没有不明身份的大队人马。”游击应声而去。

他又吩咐：“把吴守备叫来。”

吴守备是他的侄子，从小厌文喜武，有一身不错的功夫。屋里只有

他与心腹师爷和侄子三人了，这才吩咐请为首的人进来。

赖文光进门，站在灯下，摘下顶戴，露出一头长发。

“你是赖文光？”吴毓兰问道。

“是，我是东捻军统领，天国遵王赖文光。”赖文光的两广口音，是他身份的佐证。

吴毓兰看他脚上的靴子已经湿透，对侄子说道：“去把你的靴子拿一双来，让他换上。”

“他”自然是指赖文光，实在没有一个合适的称呼。

这个小小的安排，让赖文光心里温暖，看来向吴毓兰投降是选对人了。

“那么我问一声，既然已经换装，为什么还要投降？”吴毓兰还在担心，赖文光是不是耍诡计，想趁机抢过河去。

“一言难尽。我外面的十几位兄弟，已经几天不能饱腹，请大人先给口热汤热饭吃。”赖文光避而未答。

“应当的，是我没考虑周全。”吴毓兰吩咐师爷亲自去安排，又用眼光示意，师爷心里明白，不仅要安排热汤热饭，还要安排人有所防备。

“为保命东躲西藏，实在没意思得很。”赖文光接着刚才的话茬，“大丈夫死则死耳，有何惧哉。”

“佩服之至！”吴毓兰问，“那我还有一事不明，沿运河下来，数百里路，大员无数，为何要向吴某人投降？”

“佩服吴大人的官声。”赖文光于是把向他投降的原因说明白了，“看中吴大人是光明磊落之人，希望吴大人不要难为我的兄弟，到时候能给我来个痛快的。”

“承蒙看得起吴某，吴某只要能说了算，一定给你个痛快。”赖文光必死无疑，至于届时有谁行刑则说不准，因此吴毓兰实话实说，“至少我可以立即保证，只要在我营中，保证好吃好喝，绝无凌辱。”

对投诚或被俘人员，官员为了扩大战功，刑讯凌辱、花样百出，是家常便饭。吴毓兰心底仁厚，不打算逼问：“你也算是个响当当的人物，我不逼供，由你自己写一份亲供。”

于是把赖文光圈禁到一间干净雅致的小屋内，茶水点心俱全，让他安心写亲供。赖文光的亲供把官军将领尤其是淮军将领痛骂一遍，贪财好色、争功互斗、虚冒战功、滥杀无辜，把淮军批得一无是处。自然，

也要把自己的光荣一生铺叙一番，最后一段写得尤为大义凛然——

天不佑我，至有今日，夫复何言？古之君子，国败家亡，君辱臣死，大义昭然。今余军心自乱，实天败于予，又何惜一命？唯一死以报国家，以全臣节。唯祈鉴核，早为裁夺是幸。

第二十五章 济宁危机受处分 张秋城内险丧命

李鸿章接到吴毓兰的报告，真是一喜一恼。喜的是赖文光终于就擒，没有溜掉。恼的是这样一件大功，竟然由吴毓兰唾手而得。六弟长途追赶，竟然没有追及。还有刘铭传的淮军，兴师动众南下，被赖文光甩下四百余里，想为他铺叙战功也无从下笔。有一位新入幕府的文案出主意：“大帅要想照顾全局，只有让吴知府重新详细报告捕获赖文光的经过。”文案所说的重新报告，其实就是编造赖文光战败才被俘的谎言，这样无论对哪一方，请功都比较方便。

李鸿章一听文案的建议很好，立即派他南下扬州，找吴毓兰密商。吴毓兰知道是李鸿章的意思，一切按文案的建议重新编造捕获赖文光的经过。文案带着文稿，立即返回，李鸿章则于当天立即出奏《生擒赖逆东捻肃清折》。奏折开头，铺叙刘铭传等军一路追剿，赖文光损兵折将，走投无路，最后终于就擒。就擒的经过已经不是自投罗网，而是一番苦战的结果：

据派防扬州之统带华字营淮勇即选道吴毓兰禀称：十一日戌刻，贼众突至湾头，立即出队迎击获胜，星夜派兵四路赶追。该道督游击梅宏胜、参将杜长生、守备吴辅仁由运河东岸向前追杀，遇贼于瓦窑铺。雨夜昏黑，逆骑数百拼死拒战。五更时，该逆纵火烧屋，志在逃逸。我军冒雨直前砍杀，吴毓兰于火光中望一骑马老贼手执黄旗指挥，知是逆首，连放数枪，贼马倒毙，当将该逆生擒，余纷纷投河淹毙并擒贼众三十余名，东路一股剿灭无遗。讯据贼众指认生擒者，实系逆首伪遵王赖文光，该逆自认不讳。

接下来，李鸿章的奏折以洋洋数千言回顾了与捻军作战的艰难历程，恭维朝廷上自两宫、下至军机大臣运筹帷幄，称赞曾国藩的艰辛备尝，当然，更历数了以刘铭传为首的淮军数次大战的功绩。特别提及寿光弥河、洋河之战，“刘铭传、郭松林、杨鼎勋追七十余里始得接仗，战至十数回合，又追杀四十余里，斩获近三万人，贼之精锐、骡马、輜重抛尽。盖军兴以来，罕有之事。将士回老营者，臣亲加抚慰，皆面无人色，其饥惫劳苦诚可悯矣。”这样铺叙的目的，便把吴毓兰的功劳尽可能地冲淡，而最终捕获赖文光，也是众淮军苦战穷追的结果。

因为有这么一番文报往来，李鸿章的奏折到京时，漕运总督张之万的奏折已经到了两天。不过他并不知详情，只是奏报赖文光已经就擒。朝廷等李鸿章的奏折到京，立即发布上谕，对有功人员给予奖赏。慈禧对军机处拟的赏格有些不满意，她觉得有些高了：“老六，如今还有西捻未灭，将来征伐西捻，如果比东捻还要劳苦万状，朝廷那该怎么赏？你们也知道，左宗棠这个人向来是自视甚高，尤其不将李鸿章放在眼里，那时候他攀比李鸿章和淮军，怎么办？不如留些余地，到时候才能更公道。你们说是不是？”

李昭庆所追踪的任三庆、李允和牛喜子三人所率的捻军，由盱眙南下安徽天长，又从天长西入来安，继而北上三河。李昭庆部下叶志超率部穷追至三河境内，眼看就要生擒时，却被江南提督李世忠接进他的驻地，称奉安徽巡抚英翰令，已经招抚该批捻军。

李世忠本名李昭寿，是河南固始人，十余岁参加太平军，后来投降官军，投而复叛，又隶李秀成部下，咸丰十年，又复叛，献防地滁州、天长、来安三城，被朝廷赐名李世忠。如今已是江南提督，隶安徽巡抚英翰麾下。英翰是满人，李鸿章没法与之相争，只好吃下这口窝囊气。最窝囊的是李昭庆，他穷追千余里，先是在淮安阴差阳错跟掉了赖文光，让吴毓兰捡了便宜，又追着任三庆、李允等三人，眼看要立功了，又被李昭寿捡了便宜。他派专差送信给李鸿章，大发牢骚，希望做保案时秉公上奏。

朝廷第一份由内阁明发上谕到达济宁时，已经是腊月二十六日。因为东捻就伏，各路大军统领云集济宁，济宁城翎顶辉煌，除了当年乾隆下江南时，从来没有这样热闹过。又因为是打了胜仗，军纪还算好，又有刘铭传的铭军做榜样，淮军臭名远扬的扰民问题竟然没有发作。李鸿章在行辕大摆宴席，天天唱大戏，他亲自把酒向各路统领道乏。酒楼、客店和小商小贩们都因此而生意兴隆，济宁城内外一片热闹欢乐。

朝廷的嘉奖上谕一到，李鸿章特把在济宁的各路统领招来，一起听封。他专门挑选一位声音豁亮的文案来宣旨——

谕内阁：前据张之万奏，官军追捻大胜，生擒首逆，余众歼除殆尽，当经降旨宣示中外。兹据李鸿章驰奏，派军南追，生擒赖文光，余逆剿灭净尽。红旗夕至，庆幸良深。捻逆伪鲁王任柱、伪遵王赖文光，纠众肆扰，流毒中原，极恶穷凶，神人共愤。经朝廷特授李鸿章为钦差大臣，督师进剿，广设方略，将士同心，捷书屡奏。旋毙任逆，贼势衰落，率党南奔。复经刘铭传等军昼夜穷追，未及旬日，赖逆生擒，其余逆酋伪众，悉数歼除，洵足以彰天讨！从此江南、安徽、山东、湖北等省生民，得以安业，自宜特沛恩施，以酬劳勋。湖广总督一等肃毅伯李鸿章，调度有方，肤公克奏，加恩着赏加一骑都尉世职。直隶提督刘铭传，加恩着赏给三等轻车都尉世职。福建提督郭松林、湖南提督杨鼎勋、副都统善庆，加恩均着赏给骑都尉世职。山东布政使潘鼎新，着赏给头品顶戴。江南提督黄翼升、山西布政使刘秉璋，均着赏给白玉翎管各一，大荷包各一，小荷包各一对，火镰各一个，白玉柄小刀各一柄。

又谕：因思此股捻逆，扰乱江南、安徽、山东、湖北、河南等省，各省疆臣，公忠体国，共济时艰，或督兵出境，调度各宜；或转饷筹粮，军行无缺，洵属同心协力，一体有功。允宜特加异数，用普恩施。大学士两江总督一等毅勇侯曾国藩，加恩着赏加一等云骑尉世职。安徽巡抚英翰，加恩着赏给三等轻车都尉世职。漕运总督张之万，着赏加头品顶戴，并赏戴花翎。河南巡抚李鹤年、浙江巡抚李瀚章均着赏加头品顶戴。三品顶戴前任直隶总督刘长佑，着赏加二品顶戴。山东巡抚丁宝

桢、前任湖北巡抚曾国荃，前因防剿不力，分别惩处，现在捻逆荡平，自应量予加恩。丁宝桢着开复革职留任处分，并赏加头品顶戴。曾国荃着开复顶戴。用副朝廷论功行赏、甄叙贤劳之意。

上谕尚未宣完，淮军各位统领已经大声咳嗽以示不满。这次论功行赏，与当年平定太平天国不可相比。这次最大功臣赏给刘铭传，封爵是三等轻车都尉。清代功臣爵，分为九等，自上而下分别是公、侯、伯、子、男、轻车都尉、骑都尉、云骑尉、恩骑尉。刘铭传的轻车都尉是第六等。而且，与他同一等爵的是安徽巡抚英翰。英翰的功劳怎能与刘铭传相比？

刘铭传不满道：“爵帅，朝廷的赏赐太不挡人眼了。您和曾大帅耗费了多少心血，曾大帅不过是赏了一个云骑尉，爵帅也只赏给一个骑都尉，安徽的抚台出了多少力？竟然也是三等轻车都尉。”

李鸿章明白，要论劳苦功高，英翰的确没法与刘铭传比，但英翰是眼下督抚中少有的满人，朝廷自然格外关照。刘铭传的牢骚完全是因为三等轻车都尉太轻了。他遂安慰道：“我和老师不过是居幕后，从未亲临前敌，赏我个骑都尉也是诸位的功劳换来的。再说，毕竟现在捻匪还未彻底剿平，西捻还在西北作乱，所以朝廷的恩赏要留有余地。”

刘铭传大声道：“西捻是左大帅在剿，与我们何干？爵帅的意思莫非还要我等再剿西捻？我先告诉爵帅一声，我旧伤发作，不能骑马作战，过了年我就解甲归田，先养好伤再说。”

郭松林、杨鼎勋等人也要求休假，其他将领也都随声附和。

“各位将军劳苦万状，我已经上奏朝廷，一是裁撤淮勇，二是准许各位轮番休养生息。可是朝廷上谕未颁，如何能够各行其是？我劝各位还是少安毋躁。”

“如果裁撤淮勇，大帅先从铭军裁起。铭军征战三年，已经不堪再用。”刘铭传根本不体会李鸿章的难处。

“爵帅要裁军，那最好不过，我们实在也都带不动了。”众将听说裁军，也都借坡下驴。裁军向来是裁兵不裁将，到时他们这些实职提督总兵，到各自讯地坐坐帐，看看操，比督率部下南征北战轻松得多。

众将散去后，李鸿章打发他的心腹幕僚专门去抚慰刘铭传，请他无论如何要体谅，不能撂挑子。刘铭传毫不客气，更无商量余地，让幕僚传话给李鸿章，过了年无论朝廷准不准撤军，他都要回籍养伤，因为旧伤发作，上马都困难，何必赖在军营占着茅坑不拉屎？比他刘铭传能的人有的是，朝廷尽管点派来做他铭军的统领。

随后朝廷又有上谕下颁，对有功将领论功行赏。有前车之鉴，大家都好不了哪里去。吴毓兰是捕获赖文光的功臣，不过是实授江苏道台，

而李昭庆则不过是记名盐运使。吴毓兰不久给李鸿章来信，表示他原本没指望拿赖文光的血来染红他的顶子，表面上是领情，其实酸溜溜的字句中也隐含着心底的不满。李昭庆则于大年三十跑到济宁来，表示要回籍耕田，所以李鸿章的年过得很没意思。而更让他窝火的是，大年初一又收到六百里加急上谕，西捻军逼近京城，朝廷令他率军北上勤王。

西捻军一直在陕南一带活动，让负责进剿西捻的钦差大臣左宗棠头疼不已。三个月前收到东捻军紧急求援的蜡丸密信，梁王张宗禹与众将商议，决定兑现东西捻军“誓同生死”的诺言，驰援东捻军。当然还有另一个重要原因，陕甘本来贫瘠，民无余粮，又加遍地烽火，动荡多年，因此客居陕南的西捻军吃饭问题一直是个大困扰。他们曾经尝试与陕甘起义军联系，可双方都不能完全信赖，因此也就处于若即若离的状态，何况西捻入陕，无异与义军争粮，因此并不太受陕甘义军的欢迎。

因为这两个缘故，西捻军决定东援。但陕西到胶东，两千余里路，远水难解近渴。有位老者献计道：“直接救援胶东肯定来不及，最好是围魏救赵之计，直接向朝廷的心脏发兵，山东之围自然破解。”张宗禹与怀王邱远才、荆王牛洛红等人一商量，觉得此计不错，于是从陕南直奔陕北。

同治六年腊月，西捻军从陕北宜川乘黄河壶口结冰的时机，进入山西。山西境内兵力有限，西捻军简直如入无人之境。山西耕种、经商多用骡马，西捻军大肆抢掠，抢到万余匹，连妇女都骑上了骡马，骑兵则一人两骑，交替驱驰，让官军望尘莫及。巡抚赵长龄要从太原南下截击西捻军，仅聚集起了三百余人，做盐不咸，做醋不酸。负责黄河防务的山西布政使陈湜，好不容易把黄河防线上抽调起千余人，走了不到两天，便溃散仅余百余人。

向来自夸成癖、自誉诸葛的左宗棠愤恨交加，连忙上折请罪，并亲自带领五千人出潼关，到晋南去堵截。他制定了数路围剿的计划，可西捻军行动比他快捷得多，他的数路大军还未到，西捻军已经横扫晋南，根本没遇到像样的抵抗。同治七年正月初一，正是过年的时候，西捻军四万余人抛开官军，经晋南曲垣从王屋山侧出山西，进入河南济源，沿着太行山东麓，星夜兼程进入直隶。

朝廷腊月底起，连续发了八道六百里加急上谕，令山东的淮军、湘军、东军及安徽的皖军北上会剿西捻军，并统归左宗棠指挥，是为进剿之师。直隶各军，包括直隶总督官文、都统春寿、头等侍卫陈国瑞、三口通商大臣崇厚的洋枪队陈兵京城以南，是为“备御之师”。同时令恭亲王奕訢统率各军、醇亲王奕訢统率神机营。

剿灭东捻军，淮军出尽了风头，山东巡抚丁宝楨憋着一口气，所以一接到上谕就匆匆率军北上勤王，安徽巡抚英翰也督队起行，而济宁的李鸿章却迟迟没有动静。因为淮军牢骚满腹，不肯为朝廷卖命。

“这个仗不能打，也没法打。朝廷对我淮军有功不奖，有过先罚，我们何必为他卖命？”刘铭传第一个不肯。

李鸿章知道刘铭传耿耿于怀的就是剿灭东捻赏功太轻，便劝道：“省三，这些话都搬不上台面，私下发牢骚可以，我总不能上奏说淮军有情绪，不愿出征吧？再说，食君之禄、忠君之事，这也是我们的本分。”

“爵帅，那么淮军将士疲惫不堪、我身染重病，这个理由可以搬得上台面吧？”刘铭传一肚子气愤，不考虑李鸿章的焦虑。

“你早不病，晚不病，单单朝廷要你北上勤王的时候你病了，我信，朝廷能信？”李鸿章也是口不择言。

“那就先请爵帅检验一下我的伤病是不是有假！”刘铭传闻言，脸涨得像块红布，三下五除二脱下棉衣，让李鸿章看他背上的伤疤和满身的疥癣。

“省三何必如此，我也没说你的病有假，我是说朝廷的那帮言官也许会怀疑。”

“大帅不妨再验验我的跨马疮，看看我还能不能骑马。”刘铭传又要解裤带。

李鸿章最信赖的幕僚周馥一直负责金陵善后，年前专门到济宁行辕来看望李鸿章，这时也在座，看两人争执不下，连忙过来相劝，他把棉衣递给刘铭传说道：“军门何必如此着急。你病了，大人自然会向朝廷解释。”

“这样的朝廷，老子不为它卖命。”刘铭传喘着粗气说罢，不待整理衣冠，摔门而去。

郭松林、杨鼎勋两人与刘铭传关系最近，见刘铭传负气走了，就去劝说刘铭传为由，也走了。

“爵帅不必生气，武将没有气性反而不好。”见众人走了，周馥又劝，“省三说得也不错，这仗真是没法打。现在的直隶已经有两位王爷，一位钦差左诸葛，一位直隶总督，一位将军，两位巡抚，还有一个头等侍卫，三口通商大臣，论军则有湘军、淮军、东军、皖军、练军，还有神机营的旗兵，人数虽多，可到时号令分歧，互相牵制，这仗怎么打？”

周馥的分析自然不错，尤其是左宗棠向来与李鸿章不和，怎么和他共事？

“朝廷一再催促，我淮军总不能按兵不动。”李鸿章有些为难。

“不是按兵不动，而是各军大战余生，一时难以起行。当年英法联军

进攻京师，朝廷要曾相带兵勤王，大帅一个‘拖’字为曾侯相破解了难题，今天也不妨拖拖看。如今直隶兵力不下五万，捻子也许知难而退，或西去，或南走，那时候朝廷就不要咱们勤王了。”

李鸿章无奈道：“现在也只有如此了。”

形势却不容李鸿章久拖不决，西捻军发挥骑兵优势，马队纵横百余里，在冀北平原上由南而北，直逼京城，保定、满城、易县都有捻军活动，骑兵前锋到达顺天府属房山县。

慈禧正睡得香，被宫女轻声叫醒了。她睁开眼，看到宫女手中擎着黄匣，立即翻身坐起，披衣下床。只有六百里加急上奏，才会连夜递进大内。她打开黄匣，取出奏折，是直隶总督官文急奏捻军前锋到达保定，有十数万众，纵马驰骋，直隶兵单，请督促勤王之师火速驰援。慈禧向西一指，宫女立即将灯移到西墙，那里挂着直隶舆图。她拿奏折和舆图上所做的记号对照，仅仅一天时间，西捻军竟然向北行军近三百里，按这样算下来，从保定到京城，也不过一天路程。她禁不住倒吸一口凉气，也许西捻军已经兵临城下了。

“宫门一下锁，立即着人去东边说一声，今天叫起早半个时辰，第一起见军机，还有，把七爷也叫来。”慈禧站在舆图前，像将军一样下达军令。

宫门寅正——也就是早晨四点下锁，现在只差两刻钟，宫女连忙出去安排。慈禧生活极有规律，平时寅正准时醒来，索性不再躺下，道：“叫她们忙吧。”

“太后吉祥。”为首的侍寝宫女带头请安。

这便是一个暗号，门口值夜的宫女这时才放其他宫女进寝宫，见西暖阁的门帘打起，司衾的宫女才能进寝室去整理被褥。宫女端来一盆热水，将烫热的毛巾包住慈禧的双手，然后再泡到热水里，这样连用三盆热水，把手指的关节都烫活络了。然后才是洗脸，也是用热毛巾敷很久。然后坐到梳妆台前，让宫女给她拢拢头发，她亲自往脸上敷粉，擦她亲自研制的胭脂。等这一切收拾停当，才传太监梳头刘来侍候梳头。慈禧要强，又性情镇定，无论发生多大的事情，她在自己的梳妆打扮和衣着上，一点也不马虎，从来不会蓬头垢面示人。

梳头刘梳头的时候，司衾的已经整理好床上的一切，退出寝室。为首的宫女使个眼色，让司衾示意大家，今天太后火气大，小心侍候。梳完头后，慈禧重新描眉擦红，穿好衣服，又在镜子前转一圈照一遍，最后并起双脚，看鞋袜都端端正正，这才点点头。侍寝的宫女把寝室的窗帘拉开，安德海为首，一帮太监在殿外廊下已经等候很久，一看到信号，立即跪在石阶上，以太监特有的不男不女的声音高喊：“太后吉祥！”

慈禧在膳桌前坐下，侍候水烟的宫女站在左侧把水烟敬上，吸罢两管烟，老太监把银耳汤奉上，喝完银耳汤，早膳已经传到。每一样都装在提盒里，外罩黄云龙套，门外太监递给门口的安德海，然后侍膳的老太监当着慈禧的面解开黄云龙套，这项规矩极严，如果黄云龙套没当着太后的面打开，那么这道膳就不能敬了。安德海亲自捧到膳桌上，慈禧看哪一样，太监便用银筷子夹一点放到慈禧面前。今天的早膳有玉田红稻米粥、江南香糯米粥、杏仁茶、麻酱烧饼、萝卜丝饼、清真炸馓子、炸回头，还有卤鸭肝、卤鸡脯……

吃罢早膳漱过口，吸一管烟，慈禧走进更衣室，宫女帮她换上缀满珍珠的花盆底凤履，戴上两把头的凤冠，披上水獭皮的凤帔。安德海已经指挥太监把暖轿抬到宫门口，慈禧登上暖轿，安德海喊一声“起”，便前呼后拥上朝去了。

慈禧与慈安一前一后到了养心殿东暖阁。第一起自然是军机大臣，不过，今天外加醇亲王。这让恭亲王有些不安，不知是何原因叫老七一起上朝。

见面第一句话是慈禧来问，而且语气不善：“老六，步军衙门有没有要紧的事情上奏？”

这让恭亲王更摸不着头脑，硬着头皮道：“没有，只是前些天说乞丐多了些，原因是直隶、豫北大旱，秋粮减产。”

“恐怕捻子都打到城下了吧！”慈禧这才把官文的紧急奏折给大家传看。

慈安听说捻子已经打到保定，大惊失色道：“老天，那离京城只有三四天的路了！”

“用不了三四天，恐怕今天捻子就能兵临城下。我看了一下这几天的战报，捻子一天竟然能行军近三百里。保定到京城还不到三百里，姐姐想想，官文的奏折是昨天下午起递，到今天下午捻子是不是就要打过来了？”恭亲王这才明白，原来慈禧是问城外是不是已经有捻子了。

城外有无捻子，总要天亮后才报进来，天未亮他就起程进宫，哪里能说得上来？于是便谢罪道：“都是奴才等调度无方。”

“要安徽河南山东进京勤王，他们怎么勤的王？他们的兵呢？”慈禧咄咄逼人。

丁宝桢的东军只有前锋两千余人赶到，而且军纪极差，百姓视如土匪；英翰的皖军，李鹤年的豫军，左宗棠所部刘松山、郭宝昌的人马，都跟在捻军屁股后面穷追，无异于驱之入直。

“李鸿章呢？他的淮军灭了东捻，打捻子比别人更熟路，他的人马到

了哪里？”慈禧急切地问道。诸路军马中，淮军是朝廷最倚重的。

到了哪里？怕是还没起程，恭亲王心里嘀咕，已经七八天了，李鸿章没有片语上奏。

“等下了朝，军机处马上拟旨，责问他为什么迟迟没有起程。”恭亲王与李鸿章关系密切，此时也不敢为李鸿章护短。

“只怕是李鸿章觉得翅膀硬了，不把我们娘仨放在眼里。”慈禧愤愤不平，“两江的银子都供给了他的淮军，要钱有钱，要粮有粮，两江士绅那么多人参他，朝廷都留中不发，不就是为了他一心剿捻吗？他李鸿章但凡还有点天良，早就该督队起程。人是不经惯，有些人你给他好脸，他以为你离了他不行，就蹬着鼻子上脸，就敬酒不吃吃罚酒。你们也不要再催他，朝廷赏了他双眼花翎，也赏了黄马褂，他既然这样不识好歹，那就夺回来！”

此处分够严厉了，仗还没打呢，就受了这么大处分，这以后让他怎么带兵？可是，恭亲王不敢回护，别的军机也无人敢张嘴。

“这事也不能全归罪李鸿章。河南的李鹤年怎么不用心挡一挡，让捻子溜烟跑到直隶来了。”慈安这时也说话了。

“对，不仅李鹤年，左宗棠、官文也难辞其咎。”慈禧将脸转向醇郡王，“老七，那个陈国瑞，曾国藩参他好私斗，你说他忠勇性成，让他去带神机营，他人呢？”

陈国瑞当年被曾国藩严参，回籍反省。静久思动，便拿出银票请人活动。西捻军入晋后，便有人为他说话，说他当年随僧王剿捻，捻子最怕的就是他，因为他打起仗来从不后退，而且善于夜里劫营，应该让他出山。醇郡王奕訢抢先一步上奏，让他统带了神机营。

醇郡王与恭亲王这两年一直在暗中较劲，李鸿章、曾国藩等封疆大吏都与恭亲王关系密切，相比而言，醇郡王却是势单力孤。他自己也明白，要论理政，自叹不如，但要论统军，自信比这位六哥要强。陈国瑞是僧王最得力的属下，又以敢战出名，而且又有僧格林沁家族的支持，所以醇郡王的奏折很快获准，憋屈了两年多的陈国瑞终于扬眉吐气进京了。进京后被赏给头等侍卫，主要任务就是训练神机营。开始他是雄心勃勃，暗下决心要把神机营训练成一支劲旅。但很快他发现这是一个没法完成的任务，因为神机营虽然称为旗营中的精锐，但这些旗大爷养鸟、斗蛐蛐、酗酒、私斗很在行，而要严加操练却都受不了，纷纷向醇郡王告状。醇郡王一看将帅难和，干脆从神机营中拨出三万两银子，让陈国瑞在直隶新募一军。

不过直隶天子脚下，士民皆架子极大，疲玩取巧，却不能吃苦耐劳，根本募不到能上阵拼命的兵勇。回老家去募，根本来不及。陈国瑞想到了挖人墙脚的办法。当时在直隶的部队，以左宗棠的湘军最多，湘

军月饷四两，陈国瑞开出月饷七两五的高价，派出亲信到左宗棠的军中去“招募”，而且还声称，入陈军后赌博、洋烟、抢夺民财皆不禁。这么优厚的条件，湘勇都眼红，所以，很快就被挖走了七八百人。左宗棠知道后，十分愤慨，骡子脾气一上来谁也不怕，他给醇亲王上书，如果陈国瑞再这么干，他就带人先把姓陈的灭了。醇郡王正为此事发愁，慈禧一问，竟然嚅嚅无以言对。

“怎么，陈国瑞不是很能打吗？他不是也怕了捻子吧？还是神机营的兵将不听话？”慈安有意救老七出窘局。

“回太后的话，陈国瑞正在募勇，目前才募到了千把人，他虽然能打，但光靠他也不行。”醇郡王终于有话可说。

“陈国瑞的新军、神机营还有崇厚的练军，那是最后才能用上的人马。真到了那时候，京城恐怕又要戒严了。”

怀着侥幸心理的李鸿章盼着局势有所变化，所以对每一道上谕及关于兵事的信函都看得很仔细，正月十五元宵节，灯影喧闹中他等来的是一份极为严厉的上谕——

谕内阁：本日据官文、崇厚奏，捻匪北窜衡水定州一带，览奏曷胜愤懑。朝廷特命官文署理直隶总督，剿匪是其专责，乃毫无布置，任令捻逆北趋，日肆蔓延，实属有负委任。左宗棠于张宗禹捻股，未能在陕省就地歼除，致令纷窜山西、河南，扰及畿辅，调度无方。官文、左宗棠均着交部严加议处。李鸿章身任钦差大臣，为朝廷素所倚畀，当此匪踪北扰，宜如何速派援军，同心剿贼，乃叠奉谕旨，既未催令刘铭传暨善庆等军，趲程前进，又日久迄无一字覆奏，是何居心？着拔去双眼花翎，并褫去黄马褂，革去骑都尉世职。李鹤年未能迅速出省督剿，会殄逆氛，以致捻匪窜入直境，扰及近畿。所调宋庆等援军，又不遵旨飭令分途前进，贻误戎机，着革去头品顶戴，并摘去顶戴。刘铭传暨善庆各军，是否李鸿章于接奉谕旨后，未经催令起程？抑系该员等任意逗留？着李鸿章据实覆奏，再行分别惩处。除丁宝桢带兵入直谕令迅速前进外，所有前调刘铭传等军，仍着官文等迅速催提，以资兜剿。

李鸿章阅过上谕，递给身边的周馥。周馥惊呼道：“这还没见仗，怎么先给这么重的处分？剿西捻那是左诸葛的本分，怎么连带了这么多人？！”

“都是这位今亮放贼出山，殃及众人。没想到捻子行军这样迅速，看情形比东捻还要难制。不能再拖了，兰溪，麻烦你亲自走一趟，把各位统领叫到行辕来。”

“好，大人多给我点时间，我劝一下各位统领，务必以大局为重。大人是淮军的根本，大人地位不稳，便是一损俱损。”周馥自动请缨，要帮李鸿章解决难题。

“承情得很，这话你说比我说方便。”李鸿章对周馥的用心十分满意。

众人来到大堂，李鸿章亲自宣读上谕，读完了，众将站起来，他摘下顶戴，亲手把双眼花翎拔下来，放到叠得整整齐齐的黄马褂上。

“众位，朝廷这次是夺了我的双眼花翎、黄马褂，下一次，我脑袋能保不保得住就不准了。”他装出一副无可奈何的神情，目光从每个人的脸上扫过。

山东布政使潘鼎新首先保证道：“属下愿跟随爵帅出征，不为别的，只为将来能够帮爵帅把这个处分削掉。”

郭松林、杨鼎勋、周盛传等人也都表示，愿随爵帅出征。

“我伤病未愈，没法随爵帅出征。”刘铭传依然不愿意出山。

“你可不必亲临前敌，朝廷看重的是你的声威。”李鸿章最希望的是刘铭传能够出征，而且朝廷也点名要他北上。

“伤病是一个原因，还有一个原因，爵帅可能没在意：姓陈的竟然摇身一变成了头等侍卫，统领神机营，不知走的哪个的门路，反正来头不小。我与他有旧怨，仇人见面，不知会闹出什么麻烦来。他不是善茬，我也不是吃窝囊气的人，到时候给爵帅惹出大祸来，反而不好。我无论如何不能奉命，明天就回合肥，请爵帅体谅。”刘铭传只好实话实说。

“省三不能出征，我不勉强，不过也不必这么急着走，就随我行辕调养有何不可？”看他说得决绝，李鸿章不再阻拦，想想也有道理，两个仇人战场上见，不能杀敌，先火拼了，岂不让天下人笑话。陈国瑞能得来神机营的名头，显然是以醇亲王为奥援，还是少惹他为妙。

刘铭传摇了摇头道：“算了，那样倒好像我的伤病有假。干脆，我就回老家养几个月再说。”

李昭庆也趁机附和道：“我陪刘军门回合肥，路上有的话说。”

“诸位回去好好准备，等定准行军次第，立即开拔。”李鸿章没理他的茬。

众人走了，李鸿章把李昭庆留了下来：“老六，我知道你有怨气，可是成事一半在人，一半在天。你如果亲自捉住了赖文光，我上奏朝廷话也好说。”

李昭庆自从跟随曾国藩剿捻开始，是抱了立功升官的决心，率领马队奔驰在湖北、安徽、山东、河南、江苏，与捻军往返周旋，不得休息。每次鏖战，也都是匹马斫阵，所向无前，虽盛暑寒冬，与士卒同劳

苦，因此落下了咳嗽、腰疼的毛病。可是造化弄人，辛苦数年，只得了一个记名盐运使的空衔。李昭庆突然顿悟，功名心全无，只想回家过儿女绕膝、娇妻在怀的小日子。

“天道不公，人道也不公。天不时，人不和，只知拼命有何用？我是看透了，再拼命，也是为人作嫁衣。”李昭庆大发牢骚，去意坚决，无论李鸿章怎么说，都坚持要随刘铭传一起回合肥，因此李鸿章只能随他了。

李鸿章把行辕设在德州，同时在张秋设转运局。张秋是运河古镇，在东昌府所属的阳谷县东南二十里，运河穿镇而过，而南下不到十里，便是黄河与运河交汇口，无论水陆，运输都极为便利。

张秋虽为镇，其规模却远超县城。镇子被运河分为东西二城，有护城河环绕，城有九门，镇内有七十二条街八十二胡同，百货充盈，繁华异常，晋商、徽商都建有会馆。李鸿章在此设转运局，一则是看中其交通便捷，二则就是看重它的商业繁荣，便于采购。

按照他的计划，转运局要设总办一名，会办三名。总办自然由他亲自点将，三名会办，他的要求是务必精于运筹，最好从办过粮饷军械的人中择优选任。他让幕僚先筹划几个人选，附上简历由他最后确定。费这么多周折，他是为了一个人——妙玉的丈夫韩文达。等幕僚们呈上名单，他在韩文达的名字上划了钩，解释说转运局要有个精通枪炮器械的会办，这个韩文达在粮台就是专门负责军械，而且正当盛年，是个不错的人选。韩文达从一个粮台委员，一跃而成转运局会办，外人无从知道他是走通了谁的门路，就是韩文达本人也不明就里，以为完全是因为自己善于管理军械的原因。只有妙玉心里清楚，当丈夫兴奋地报告喜讯时，她就知道是“大个子”起的作用。

李鸿章于正月二十日离济宁北上，二十天后到达德州督师，提督郭松林、杨鼎勋，布政使潘鼎新，总兵周盛波及都统善庆等共计三万余人陆续北上，投入战斗。此时所有进入直隶的人马，统归左宗棠指挥。左宗棠献计朝廷，整个大军分为三部分，京城附近一部分，为近防之师；直隶中部保定、河间、天津、直东驻军，为且防且剿之师，既是京师屏障，又防西捻军突围；左系湘军、李鸿章所率淮军及山东、安徽的勤王之师，为进剿之师，专门追击西捻军作战。

李鸿章对这个部署并不赞同，他认为要剿西捻，在直隶平原上追来追去不是善策，最有效的办法，还是他剿东捻的掘地兜剿。他揣度地势，直隶西边是太行山，一直延伸到豫北，东部有南北向的运河，而直隶中部有卫河，豫北有沁河，再南则有黄河，大体都是东西走向。那么最好的办法就是把西捻军压进卫河或沁河以南，使他们无法纵横驰骋，或可收聚歼之效。

左宗棠自然不会听从李鸿章的指挥，他督促进剿之师跟在西捻军后

面穷追。西捻军已经全部易步为骑，行军十分迅速，如果与人数较少的官军步兵相遇，则以两万骑横冲，人挺长矛，腰挟洋枪，排山倒海，官军挡者披靡；若与官军骑兵相遇，则统统下马，留下十分之一的人照看马匹，其他人则挥刀直进，官军骑兵也不敢靠近。若官军云集，不待合围形成，他们就疾驰而去，总是与官军保持两三天路程。所以在直北平原上纵横奔逐一个月，官军莫敢当其锋。官军以步兵为主，行军速度没法与西捻军比，不过李鸿章的淮军洋枪洋炮十分先进，因此战斗力比之左宗棠的湘军强许多。三月中旬，郭松林、杨鼎勋所部淮军，先后在安平城、饶阳连败西捻军，十六日夜乘西捻军疲惫不堪疏于防范之机，又与刘松山、郭宝昌的湘军合围，获得大胜，邱远才、幼沃王张禹爵战死。

邱远才是太平军老将，后来加入捻军，能够独当一面，素有邱老虎之称；幼沃王张禹爵是捻军总旗主沃王张乐行的侄子，从小参加捻军的红孩子儿军，现在已经是西捻军年轻的战将，所部骑兵和红孩儿军勇锐不可当。张宗禹善谋，而张禹爵善战，相得益彰，恰如东捻军的赖文光与任化邦。这两人的战死对西捻军震动很大，因此他们连夜撤军，疾驰数百里，一直到了豫北沁河流域才停住脚步。

这次重大胜利，让朝廷对淮军的战斗力刮目相看，因此对李鸿章的作用更加重视，对战场指挥权进行重新划分，左宗棠负责西路，驻保定，李鸿章负责东路，驻德州。

李鸿章看到西捻军进入沁河流域，正是他扼地兜剿计划实施的好时机，他命令淮军立即沿沁河扎木柱，建壕墙，准备把西捻军聚歼在沁河与黄河之间的狭长地域。他主动给左宗棠写信，请他督促晋军严密防守太行山要隘，不让西捻军西去，他本人则亲往河南开州（今濮阳）就近指挥作战。

西捻军在张宗禹的率领下，的确有向西重入山西的计划，但他发现太行山、王屋山各隘口已有官军布防，只好放弃。其实，官军匆忙布防，根本无力阻止西捻军西去。不过，张宗禹的特点是善于谋划，但是不善于打硬仗，而且最善战的邱远才与张禹爵刚刚战死，他更加没有信心，因此改为向南，但到了黄河边上，见水势浩荡，也难于渡过。他率军重新北上，打算再回直隶平原，却发现淮军正在沿沁河扎柱挖壕。他意识到官军正在实施合围计划，于是决定东渡运河。

西捻军一路向东北疾驰，连续打了好几个胜仗，李鸿章扼地兜剿计划宣告失败。他给刘铭传写信感叹道：“直隶千里平原，无一堡一寨，捻匪纵横驰骋，一路抢掠，而后官军又过，所过如梳篦，直隶之民苦不堪言。左诸葛也知要剿平西捻非围制不得了局，但又无地利，无处措手。这真是十六年从军以来最糟糕的一次！”

西捻军一路东进，然后沿直鲁交界北上，重新进入直隶平原。李鸿章不得不离开开州北上，打算回德州行辕。路过鲁西东昌府阳谷县，此

地离张秋不过二十余里，他心血来潮，决定到张秋转运局去视察。他对幕僚说，左诸葛在信中好几次提到希望装备淮军的洋枪洋炮，他决定筹措部分洋枪，挪借给左诸葛的湘军，以改善一下关系。他的临时行辕设在阳谷，只率百余人的卫队去张秋。大家不放心，他说去去就回，不过大半天的时间，没什么好怕的。不过他的督标中军统领程副将不放心，与留守阳谷的参将约定，万一有紧急军情，就放红色礼花弹，务必安排专人观察张秋方向。

李鸿章一行骑马到了张秋镇，直接进了转运局所在的西城。他让转运局的总办领着，粮库、军械库、军装库，边看边问，总办对情况并不太熟，幸亏三位会办对自己的分工都十分清楚，算是救了总办的驾。尤其是负责军械转运的韩文达，对军械的种类、优劣以及进出数目，真是如数家珍。李鸿章对负责粮台的心腹幕僚道：“这位总办我看走眼了，倒是管军械的韩会办业务精熟。找个合适的机会，把现任总办调走，让韩会办当这个总办。”

转了一圈回到总办公署，在花厅喝茶。李鸿章有意再考校一下韩文达，就问道：“左大帅想拿洋枪装备一下他的湘军，已经几次在信中提到。我打算挪借部分洋枪洋炮给他，韩会办你说说看，能挪出多少条枪，多少门炮。”

“现在库存五千条枪，炮有八十余门。依我看，大帅不妨大方点，就给左帅三千条枪，炮嘛暂时无从挪借。”韩文达这样建议。

“为什么是三千条枪，又为什么炮无从挪借？”李鸿章问道。

“因为这三千条枪都是我们自己产的，另两千条是从英吉利国买来的。我们自己产的无论射程还是准头都不及英吉利国。”韩文达有条不紊地解释，“对咱们淮军来说，现在洋枪已经全部准备部队，无非就是战后补充一部分，有这两千条足够了。还有三千条正在从上海转运过来，所以把这三千条挪给左大帅，对我们毫无影响。至于炮嘛，库存只有八十门，要等大帅合围时调用。”

李鸿章笑了笑说道：“你的意思是好枪自己留用，差一点的就给左帅。合不合适咱们以后再议，我倒要请教你一个问题，为什么咱们自己生产的枪射程和准头都不及洋人产的？”

“这个我仔细向人请教过。射程不足，主要是咱们的火药不如洋人的好，烟大，劲头却小。即便是从洋人国家进口的黄药，买来的也不是最好的。”韩文达胸有成竹，“至于准头不好，还是咱们工艺不精，俗话说差之毫厘谬以千里，准星精度和调校上，咱们都不如洋人精细。”

“同样的设备，为什么我们的精度总是不够？”李鸿章则锲而不舍，好像非要问倒韩文达。

“要我来说，咱们大清没有精益求精的传统，办事情讲究个差不多就

行。比如，洋人现在讲化学、讲格物，可是我们还在讲金木水火土；在钢铁冶炼上，洋人对不同的矿石，有不同的炉子和不同的冶炼配方，我们呢还是老经验，生铁、熟铁、炒钢、灌钢，把炼铁与炒菜相比，光听名称，就不讲究。”

“你说得倒是新鲜，我还是第一次听说咱大清没有精益求精的传统，不过仔细一想，还真是这么回事。数千年来，咱们一直以诗词文章取士，搞算学、水利、格物这些实用学问的，反而不被看重，所以也就没人在这上面下功夫，不肯精益求精，这的确是个问题。”李鸿章想了一想确实如此。

这时外面突然响起枪声，乱糟糟人声鼎沸。督标营中军统领兼钦差卫队长程副将跑进来报告道：“大帅，不好了，我们被捻子马队包围了。”

一屋的人都紧张起来。

“怎么回事？有多少人？”李鸿章皱起眉头问。

“好几千人。他们先有人冒充商人进城夺了城门，大队人马已经进城，卫队在门外抵挡一阵，大帅赶快走。”程副将留下二十几人，其他人则在门外抵挡。

转运局总办脸色蜡黄，两手颤抖。韩文达则立即安排道：“总办大人必须护送大帅离开这里，你这公署太惹眼，容易引起捻子的注意。大家赶快换上百姓衣服，躲到百姓家里去。听说捻子只抢官府和富户，对一般百姓家不骚扰。”

可一时间去哪里找百姓衣服，正忙得乱转，外面抵挡的卫队传来消息，说捻子就要攻破转运局大门，请大帅马上转移。

韩文达见总办已经晕头转向，当机立断道：“大帅，请跟我从后门走。”

后门在另一条街上，那条街全是普通民居，街巷狭窄，小胡同七拐八拐，不熟悉路况很容易转迷糊。然而刚走出后门，就被西捻军发现了，百余人立即扑上来。二十多个护卫拼死抵挡，韩文达拉着李鸿章东转西转，来到了一个大门前，咣咣砸着门大喊道：“秋秋，快开门。”

前来开门的是个大眼睛姑娘，李鸿章一下认出来，正是妙玉的丫头。不过惊慌之中，李鸿章又是顶戴袍服，她并没认出来。

刚关上门，外面吵嚷声越来越近。韩文达吩咐道：“秋秋，这是淮军大帅、钦差李大人，快带夫人和李大人藏到地窖里，我来抵挡一下。”

说话间大门已经被砸得砰砰直摇。秋秋拉着李鸿章进了房间，一个

大肚子女人迎出来，两人对视一眼，立即认出彼此。

“大个子，是你？”妙玉惊讶道。

秋秋盯着他看了一眼道：“啊，夫人，老爷说他是淮军大帅、钦差大臣李大人。”

淮军大帅、钦差大臣李鸿章的名字，丈夫经常念叨，没想到就是李大个子。

李鸿章着急道：“妙玉，不必多说，我就是李鸿章。捻子追过来了，你们快躲起来，我在这里给你们挡挡。”

“你拿什么挡？要死一块死。”

这时大门已经被撞开，韩文达手持腰刀，越战越勇，连杀三个捻子。但好汉难抵四手，他连中两刀，躺在血泊中。李鸿章从客厅的架子上抽出一柄剑，跳到院子中，挥剑乱砍，一连砍倒两人。但这柄剑是样子货，根本不趁手。几个人围上来，一个捻子叫道：“哦，红顶子，是一品大员，我们捉到清妖大官了，兄弟们，咱们捉活的。”

他们要捉活的，李鸿章却是杀一个够本，杀两个赚一个，结果又连伤两人。一院子西捻军被杀急了眼，不再捉活的，恶狠狠刀砍矛刺，李鸿章胳膊和腿上都受了轻伤。眼看就绝望了，外面响起密集的枪声，李鸿章的卫队和转运局的守卫冲了进来，洋枪乱放，十几个西捻军全被打死了。

程副将浑身是血，也不知是他的还是别人的，看到李鸿章并无大碍，喘着粗气道：“谢天谢地，大帅无事就好。”

这时门外喊杀声又起，侍卫冲进来道：“大人快走，又有一队捻子追过来了。”

“大人跟我走，我带大人出城去。”转运局的一名卫勇自告奋勇道。

“大人的红顶子太招眼，先扔掉，将来再找回来。”程副将把李鸿章的一品红顶子摘下来，顺手扔到西厢房里，又让一名卫勇脱下号衣，让李鸿章换上。

“我不能走，我走了，韩会办家里就会遭殃。”李鸿章不放心屋里的妙玉。

程副将职责所在，只管李鸿章安危，哪管他人死活，他一边使眼色让人拉着李鸿章出门一边道：“捻子就是冲大人来的，大人不走才真正给人家惹祸。”

李鸿章被簇拥着出了大门，他对程副将怒吼道：“老程你给我听着，

这家人要是让捻子祸害了，你提头见我。”

程副将见李鸿章眼里冒火，知道这家人非同小可，把身边人分成两拨，一拨去保护李鸿章，一拨留下来和他一道阻挡追来的捻军，死死护住院子。好在胡同比较窄，西捻军人多也无济于事，竟然被程副将死死挡在胡同里。

妙玉被秋秋架出来用力去推血泊中的丈夫，根本没有回应。她一着急，捂着肚子瘫倒在地，身下一摊血迹，秋秋手足无措，只知道“夫人夫人”地乱叫。

“秋秋别急，我要生了，你快扶我去屋里。”

可是秋秋如何能够扶得起她，妙玉又道：“你快去屋里，抱褥子来垫到我身子底下。”

秋秋抱来褥子，又拿一张床单遮在妙玉身边。妙玉一手抓住丈夫的手，一手抓住秋秋的裤脚，死去活来挣扎着。秋秋手足无措，看到夫人身下涌出一大摊血，早就吓得哇哇大哭。一声婴儿的啼哭传来，妙玉如释重负，把床单盖在自己身上，吩咐秋秋去拿把剪子和蜡烛来，在蜡烛上把剪子烧了烧，自己剪断孩子身上的脐带。她看了一眼是个女孩，便说道：“秋秋，快让老爷看看，韩家有后了。老爷还没走远，他看得到的。”

第二十六章 张宗禹投河就义 李鸿章晋升协揆

李鸿章被转运局的卫勇领着穿胡同走小巷，最后到了城墙跟前，顺着一道不足两尺宽的台阶登上城墙。城墙墙垛上拴着一股粗绳，顺绳拔上一只柳条筐来，让李鸿章坐到筐里送到城下，接着他又道：“弟兄们没大人金贵，都顺绳溜下去吧。”

说完，他第一个滑下去，然后从芦苇丛中拖出一只木船来，把李鸿章扶上船去，和六七个亲兵一起渡过护城河，并在一处河岸塌陷处弃舟登岸。这时城墙上已经站满了捻子，一边放箭，一边大呼小叫。

李鸿章一路向前奔，后来进了一个村子，村子里一个人也没有，显然是听说捻子来了都跑了。李鸿章实在跑不动了，便说道：“快进屋里，找找有没有吃的。”

时候早就过了午饭，他还水米未进呢。农户的锅里还有小半锅稀饭，余温尚在，显然是做好了没来得及吃就跑了。李鸿章见此便道：“快扫快扫，扫光再跑。”“扫”是合肥土话，快吃的意思。

大家顾不得体面，各自找碗来直接从锅里捞米饭。

李鸿章吃了两碗稀饭，站到院外的一个大粪堆上向张秋城的方向看。因为离城太远，所以根本看不到。转运局的卫勇指了指相反的方向说道：“大帅，张秋城在那边，咱们跑得掉向了。”

李鸿章转身再看，依然看不到城，但听枪炮声明显稀少了。他站在粪堆上说道：“你们几个，谁回城里打探一下？”

“我回去吧大人，我地方熟。”转运局的卫勇又自告奋勇道。

“好，快去快回。”

可那个卫勇却并没立即走，在几家院子里乱窜。见此，李鸿章又奇怪地问道：“这位小哥，你乱窜哄个？”

“我找匹马或骡子骑，那样快些。骡子和马没的找，将就骑头驴吧。”说话间，那卫勇已经从院里牵出一头驴来，他在驴屁股上啪啪两巴掌，那头驴竟然听话地跑起来。

走了不过两刻钟，突然远处有马队疾驰而来的声音，几个亲兵都劝李鸿章躲起来。他回驳道：“怎么躲，这里一马平川能躲到哪里？就这几个院子，一只老鼠也藏不住！罢了，我这淮军大帅，不能东躲西藏。”

“我们几个，誓死保卫大帅。”几个亲兵都围了过来。

这时已有十几匹马冲进了村子，其中有一骑直接骑进院子里来了，那马上的人立即跳下来叫道：“找到大帅了！”

原来他们是督标营马队骑兵，听到转运局卫勇的报告，就赶过来了。

李鸿章被马队簇拥着回到张秋城，他策马直奔总办衙门后的小巷，无奈却找不到妙玉住的院子。他在马上对转运局的卫勇大喊：“喂，我说你，转运局的小哥，马上带我去韩会办的家。”

那个卫勇此时已经换了一匹马，带着李鸿章找到了妙玉住的院子。院子里有十几个兵勇，韩文达的尸体已经摆到灵床上。妙玉的房门却“砰”的一声关上了。李鸿章走到门前说道：“韩夫人，请开门说话。”

秋秋在里面应道：“钦差大人，我们夫人说了，我们小门小户人家，命值不了几个钱，何劳大人关心，大人还是走吧。”

李鸿章知道他抛下妙玉逃生伤透了她的心，可是当时的情形也由不得他，便解释道：“韩夫人，韩会办是为救我而死，你让我当面致谢。”

秋秋传达的还是赌气的话：“我们夫人说，大人命值钱，应当救，没什么好谢的。要谢，我们老爷就躺在院子里。”

一院子人看着李鸿章被关在门外，没有一个人能说得上话，院里一下子安静下来。

这时秋秋又大声说道：“李钦差，我们夫人说老天有眼，我们家老爷有后了，夫人给韩老爷生了个女儿。”

李鸿章知道，妙玉这是在告诉他，他的女儿出生了。于是，他对秋秋说道：“告诉你们家夫人，韩会办的孩子和亲属我会照顾好的，韩会办为我送命，我不能让他的亲人和孩子落到泥地上。”

转回身，李鸿章对刚刚赶到的总办说道：“你马上找几个手脚麻利的女人好好照顾韩夫人。韩会办是为救我而殉职，你马上写一个详情递到钦差行辕。”

一行人回到转运局公署，李鸿章详问战况。现在掌握的情况，这支捻军马队人数并不多，大约两千人。看他们的来头，是冲着转运局洋枪来的。他们先派出几十个山东人冒充本地人进城，控制住城门后放大队人马进城。

李鸿章冷着脸说道：“把今天守西门的人还有负责城防的武职官员，立即就地斩决！”

“喳！”

“捻子为什么突然又撤走了？”李鸿章继续冷着脸问。

“督标马队的何参将有些不放心的，把马队带到阳谷城东五里外驻扎，看到我的信号后，很快就赶过来了。”程副将说，“转运局守卫许千总临阵不乱，拼死杀敌，功不可没。”

张秋城因为是要地，因此有一千淮勇防守。不过负责带兵的牛游击——外号牛两坛，却喝得酩酊大醉，城内震天动地的喊杀声也没吵醒他，结果守军群龙无首，后来是负责转运局门禁的许千总挺身而出，临时指挥，组织起了五六百人与捻子作战。捻子见城内抵抗激烈，城外又来援兵，因此仓皇而逃。

李鸿章立即赏罚道：“牛游击按临阵退缩例立斩，许千总立即升游击，负责张秋城防。你空出来的千总，就让那个谁来实领。”

许千总此时就在大堂，立马跪下求情：“求大帅开恩，我们牛游击对兄弟们很好，从不克扣粮饷，求大帅饶他一命。”

“你是个心地忠厚的人。好，看你的面子，他死罪可免，活罪不饶，杖四十，让他在你手下做个大头兵。”

李鸿章要超擢千总的“那个谁”，就是今天带他出城的转运局卫勇，这人很勇敢，又机智有趣，很投李鸿章的胃口，只是不知道他的名字。

许千总——应该是许游击连忙回道：“他叫刘二喜，卑职马上叫他来。”

此时的刘二喜正在门外胡吹海侃，听说这意外之喜，反倒有些不自在。他进门跪下磕头说道：“大帅，这个赏小的实在不敢领，小的办了些荒唐事，都让大帅知道了。”

原来，他领李鸿章逃生的那个筐和小船是他走私的小门路。因为张秋城每个城门都有厘卡，他平日仗着与站城墙的守兵熟悉，就用这条小船帮人逃厘捐，弄点小外快。

李鸿章笑道：“原来你是干这些勾当的，本部堂既然知道了，就必须严惩，罚你交银一千两。不过，你临危不乱，办事很有条理，又承认过错，诚实可敬，本部堂再赏你一千两银子。”

闻言，刘二喜乐得合不拢嘴，欢天喜地而去。

转运局总办做事实实在勉强，李鸿章本有意让韩文达替代，可是天不遂人愿，韩文达竟然为救他而死，目前只能先让这位总办先应付着。李鸿章又特别叮嘱他务必照顾好韩夫人：“她有什么要求，只要能办，一概办理，实在办不了的我来办。韩夫人家里已经没有亲人，就先让她在你转运局住着，将来我慢慢想办法。”

李鸿章临走前，又去看了妙玉一次，妙玉依然不肯开门相见。李鸿章在院子里徘徊许久，才惆怅离开。

不知不觉，泪水流进妙玉的嘴里，又咸又涩。她自顾自地说道：“秋秋，他为什么那么狠心，生死关头抛下我们就走。我家老爷为他而死，流了一地的血，他连看一眼也不看，就顾着自己逃命。”

“姐姐，当时是那些兵把他架走的，他也不肯走。那个程将军就是他命令留下来保护夫人的，他说要是保护不了夫人，就要程将军的人头。”秋秋劝了又劝，“总办不是说了嘛，钦差大人已经留下了二千两银子，要派他的亲兵护送老爷回家。又专门请了人来照顾夫人。”

“银子有什么用，人都没了。”妙玉又抬头问，“秋秋，他真走了？”

“人家等了那么长时间，你连门也不让开，人家可不走了。”

西捻军又从直隶南下进入山东东昌府。东昌府有贩私盐的盐民数千人，正被官军追剿，西捻军一入东昌，他们就纷纷加入，成了现成的向导。西捻军从东昌城南李海务运河水浅处渡过运河，把官军远远抛在了运河西岸。然后探马星夜兼程，七天的时间，兵锋直达天津城南十余里的地方。

天津离京城太近了，按西捻军的速度，一天多就可兵临京城！朝廷闻警大惊，宣布京师再次戒严，左宗棠、李鸿章被朝廷给予降二级的处分。

李鸿章却觉得西捻军跑到运河以东并非坏事，他又看到了扼地兜剿的机遇。如今西捻军南面是黄河，西面是运河，东面是无际的大海，只要严守运河西岸和黄河南岸，从北往南压，便可把西捻军圈住，最后聚歼。于是他主动给山东巡抚丁宝桢、安徽巡抚英翰写信，请他们支持他的圈河计划；对左宗棠，不仅写信详细告知圈河计划，而且主动提出把本来计划装备淮军的一批洋枪洋炮先装备给刘松山的湘军。左宗棠终于同意了李鸿章的计划，并督军前来帮助防守运河。

这个方案虽好，但所需人力巨大。从山东黄、运交汇口张秋直至鲁交界处的临清，这段运河长三百余里，从临清到天津，又有七百余里。如果每营守四至七里，就需要守兵十万，再加追剿部队，也需要三万。李鸿章能够调动的军队没有这么多。还有，要沿河打桩建壕墙，工程量相当大，也许没有建成，捻军又突了出去，就会前功尽弃。然而，犹如天助，今年山东、直隶雨水早，运河水涨，盛于往年。

李鸿章约请安徽巡抚英翰、山东巡抚丁宝桢到德州会面，下定长墙圈河的决心。他告诉两人，如果有功，是大家的，如果挫败，他独任其咎。

李鸿章与两人商定，划分了运河防区，张秋至东昌府是东军防区，

东昌至临清为淮军防区，鲁北德州段则为皖军防区，运河出山东到直隶沧州段则为左军防区，天津以南为三口通商大臣崇厚的防区。因为长墙圈河计划没有多大把握，而朝廷则一直希望官军穷追，尽快见效，因此李鸿章与大家约定，这个计划先实施，但暂时不上奏。他再次给刘铭传写信，请他出山统军；又给曾国藩写信，告诉他运河水大，请江南水师提督黄翼升带水师战船沿运河北上，到张秋帮助守运河。又给崇厚写信，让他出面请驻天津的英法舰队驶入海河，帮助阻止捻军北上。

追到鲁北的淮军，连续与西捻军作战并取得胜利。朝廷再次调整战场指挥权，所有在直隶东部的官军，完全由李鸿章来指挥。因为大部分官军都到了直隶东部，因此李鸿章成为剿捻的主要指挥者。不过，朝廷上下对他把大队人马部署在运河上却很有看法，醇亲王也反对他的长墙圈河计划，认为十几万人数路并发，把西捻军围歼比这样守株待兔更切实际。更有一部分人认为，李鸿章是有意放纵西捻军，养寇自重，刘铭传借伤不肯援剿是李鸿章授意，鸿胪寺少卿朱学勤还因此上折弹劾刘铭传。

慈禧对前线情形及捻军与官军的异同不甚了了，总觉得十几万官军围剿三四万捻子，不是很容易的事情吗？所以她也有些相信李鸿章养寇自重的说法，听从醇亲王的建议，让军机处下旨，限定李鸿章一个月内剿灭西捻：

谕军机大臣等：鸿胪寺少卿朱学勤奏，请催提督剿贼。刘铭传自剿灭赖文光等股匪后，乞假养疾。该员本系直隶提督，值捻匪窜犯近畿，即应力疾销假，赴直剿贼，以副专阃之寄。况现值三月假期已满，若竟晏然安居，岂人臣急难赴公之义？该提督起自卒伍，不数年间，擢至提督，受恩深重。现当捻逆猖獗之际，当不至苟且偷安，颓然自弃。着李鸿章即催令该提督迅督所部，驰赴直隶山东一带，随同该大臣剿贼，将此股捻匪迅速殄除，以图报称。倘或始终迁延，即由李鸿章参奏，以肃纪纲。朱学勤原摺一件，着钞给李鸿章阅看。直东各军，宜惕厉攻剿，数路并发，限月内悉数歼除。着李鸿章妥为调度，不得玩忽因循，至获重咎。凛之！

数路并发，悉数歼除，说起来容易，如何做得到？直东也是平原，数路大军不待形成合围，捻子便飘忽无影，怎么聚歼？限一月内歼除，纯是痴人说梦。

李鸿章一面联络山东巡抚丁宝桢、安徽巡抚英翰，请他们务必督责所部赶紧打桩挖壕，巩固河防，一面再写一封亲笔信，附上朝廷上谕，拜托周馥亲自去一趟合肥，请刘铭传务必出山。朝野如此误会，如果刘铭传再假病不归，他如何交代？

周馥一直跟随在李鸿章身边，亲眼看见他为长墙圈河之策殚精竭虑，夜不成寐，日不安食，因此极愿为他分忧：“大帅请放心，就是哭请，我也要把省三请出山。”

李鸿章还是坚持他的长墙圈河方案，他给醇亲王写信，请他督促京营官兵向运河西线集中，防止西捻军突破运防，再跑到京城去。醇亲王不愿京兵远行，一则他知道京营旗兵不耐劳苦，二则更担心京城防务空虚，因此告诉李鸿章实在无兵可调。直隶总督官文，也表示保定一线是京师屏障，必须妥为筹防，因此也不肯派兵去协守运河。他所依靠的只有湘、淮、东、皖四军，而左宗棠对长墙圈河的方案仍然有异议，他认为应当根据形势的变化，把部队分为拦头、尾追、横截三支，由诸将自行商会，一旦发现西捻军，便分进排击，聚而歼之。如果真按左宗棠的意思，诸将自行商会，那长墙圈河计划将完全泡汤。所以李鸿章给左宗棠写了封长信，苦口婆心争取他的支持：

贼之盘旋飘忽，见兵即走，瞬息变幻，往往不能如人意所欲出，悬拟此着，相机为之，仍是分路排进之局。但行军迟速后先，难得划一，又每晚依村住宿，须趁大庄，即同行同止亦有参差，理也，势也。贼飘忽迅疾，乘隙蹈虚，势难聚歼。久追疲乏，不易及贼，更难见功。固以运为防，虽拙实巧，尤需季帅鼎力相持。廷谕屡以运西防务责成官、崇两帅，乃诸公专打空心针。弟本任剿事，原可不管防务，若真不管，贼必肆窜畿辅，一过运西，虽不是鸿章之防区，然于心何忍？力量止此，东涂西抹，恐一隙之疏，致误全局，焦灼实甚！

李鸿章说得不错，他负责直东防务，如果放西捻军突破运河，跑到西边，便又够左宗棠忙活的。如果左宗棠明大势，就应当支持他的运防计划。

跑到天津的西捻军见天津防务加强，又有洋人炮船相助，于是南下，重新回到直鲁交界。李鸿章则趁机派淮军赶到减河，打桩挖壕，在减河布防。

减河是直隶南部的人工河，东西横贯漳卫河、运河，直到大海，运河水小时，可引漳卫河入运，运河水大时，可开闸放水由减河入海。今年运河水涨三尺，西捻军一过减河，李鸿章便下令提闸放水，减河水涨，成为天然屏障，淮军又在北岸挖壕筑墙设防，堪称牢不可破。捻军活动范围由此缩至东阻大海、西有运河、北隔减河、南临黄河的狭长范围。

闰四月初八日，张宗禹率军由直隶东猛扑运河，被左宗棠所部提督刘松山和豫军张曜部击退，他又往南走，想从东昌府段运河突破，这里是淮军防守，更加严密。于是西捻军转而北上，没想到减河已经有淮军布防。此时，无论减河还是运河，官军防守并不严密，如果西捻军全力抢渡，完全可以北走或西去。然而张宗禹不善于打硬仗，于是下令南返，重新在鲁北一带活动。

此时鲁北正是麦后，粮食充足，打算在此就食个把月再说。为了防止被官军围剿，他把人马分散开来，鲁北十几县到处有捻军在行动。然而，这样做的坏处是容易被各个击破，所以半个月內，西捻军连续有几

支部队被官军击溃。于是他再次把捻军集中起来，决定设法突围。不过，耽误了这个把月，形势已经发生了极大变化。

在这二十余天中，减河防线稳固后，李鸿章进一步缩小包围圈，从运河上抽调人马，在减河南五六十里的德州马颊河北岸设防；又让丁宝楨把东军一部从黄河防线北调到徒骇河南岸设防，这样，就把捻军的活动范围压缩在鲁北马颊河和徒骇河之间东西狭长三四百里的范围内。

在加固防线的过程中，李鸿章坚决不同意进兵围剿，因为那样势必逼迫西捻军拼命，有可能会突破河防。李鸿章把大军屯在河边，只派少数部队应付，这让朝廷非常不高兴，再次提出限期剿灭，并派黑龙江将军都兴阿为钦差到减河北岸督战，督促左、李两人限期进军围剿。

在李鸿章看来，都兴阿督战只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是为满人前来分功。太平军及东捻败亡，靠的主要是湘军与淮军，满人功勋不显。如今追剿西捻，满人有直隶总督官文、三口通商大臣崇厚，大概犹嫌不足，因此再派都兴阿前来。不过这三人所部，主要分布在直隶北部，都是摆摆样子，只算助威罢了，真要能硬碰硬打仗，他们早就到减河南岸来了。李鸿章看得通透，因此趁机上奏，恳请都兴阿率部前来参加会剿。朝廷回复，都兴阿部严防减河，防捻北窜袭扰京师，而替出的淮军立即参与追剿作战。

形势正在变得明朗，李鸿章的把握也越来越大，更让他欣慰的是刘铭传于六月初到达德州大营。他见到李鸿章后愣怔了好久，眼圈一红道：“爵帅，几个月不见，您竟成了这副模样……”

李鸿章的模样比之腊月祝捷时，黑了，瘦了，本来就高的颧骨更加凸起，眼角灰暗，两鬓添白，在刘铭传眼里，陡然老了好几岁。

“咳，内外交逼，没办法。”李鸿章倒不甚为意，“我坚持长墙圈河，上面逼着数路围剿。大军屯在河防上，时间愈久，我心里越是不安，只怕功败垂成，让捻子突了出去，那时候就百口莫辩。”

刘铭传支持道：“不管他们，上面全是纸上谈兵，对付捻子只有长墙圈河一法，爵帅必须坚持。”

“我这人没别的好处，固执己见能做得好。可是要办成一件事情，方法对了还不够，只有你一个人坚持还不够，必须让更多的人来支持，和大家一起合起手来才能做得成。”李鸿章这几个月来，一直在做的就是这件事情，他放下钦差大臣的架子，频频书信往来，终于争取到安徽、河南、山东三省巡抚的大力支持，对左宗棠除了主动拨给他洋枪洋炮，还亲自会见相商，最近河防的效果显现，左宗棠也开始上心支持。

“胜则争功，败则诿过，这是官军的痼疾。不过，要彻底剿平捻患，又非大家携起手来不成。所以，我淮军不要怕人家来争功，还要主动让功。”李鸿章怕刘铭传锋芒太盛，与其他各军配合不好，因此先打预防

针。

“爵帅放心，这几个月我也有些心得。”刘铭传在家养病的几个月，一边读书一边静思，确实有所收获，“我们常说舍得舍得，有舍才有得，先舍后才得。有时候你看上去是得到了，其实失去的反而更多；有时候你暂时失去了，但长远看可能得到的更多。再说，人生有限，世事纷纭，人哪里争得过来？譬如军功，我已经做到了提督大员，又何必斤斤计较？我这次出山，不是冲着军功来的，是纯粹为了帮爵帅了事而来。”

“好得很，省三有此感悟，这几个月的假也值了。你说得不错，人不能只为功名，更要了事。你想想那些青史留名的，必是做成了几件大事，让人想忘也忘不了。”李鸿章也有所感悟，但与刘铭传有所不同，“这些天我也在想，要以我的脾气，咱谁也不靠，就靠咱淮军兄弟，咬咬牙也能把捻子灭了。可是后来我觉得，做事不能如此想，如果你觉得自己对了，就谁也不理，怀着‘我做给你们看看，到底谁对’的想法，那你就错了，必不能成事。一个人要做事、要成事，必须让越来越多的人赞同，让越来越多的人跟着你来，不管打仗，还是民政，还是办洋务，无一不是如此。曾老师教导我，做事以找替手为第一要义，我想再补充一句，做成事要以邀集同道为第一要义。”

“爵帅想得深远，不过我现在关心的是前线局势到底如何。”刘铭传最为关心的是他即将奔赴的战场形势。

“扯远了。战场局势，有利有弊。先讲利：今年漳卫河上游水势充沛，运河水涨，不但运河水涨，就是马颊河、徒骇河也是水势颇大，鲁北如今处处泽国，有些地方平地水深二三尺，捻子的马队优势不能发挥。捻子这一阵连吃败仗，骡马、辎重、粮食损失不小。前日捕到了张宗禹的一个亲兵，他说张宗禹现在最怕的就是被围，所以严令部众不要与官军恋战。又说捻子烟土没了，呵欠连连。省三你想，张宗禹是个鸦片鬼，他的几个弟子侄也都有此嗜好，大烟没了是什么滋味？他这个人专以智取，凡多智者，必然胆怯，凡烟瘾重者，必然气馁。好几次捻子扑犯运河，官军本来立脚未稳，捻子大可一扑而过，我的心都提到嗓子眼上，可是他们却狐疑而退，不敢久攻。我敢断言，即使将来他们要抢河逃命，张氏兄弟必不肯领头，他们不领头，其余捻众也未必能上前。所以淮军兄弟一旦与捻子相遇，就放胆来打，咬紧牙关坚持，必能大破捻子。这是利。不过弊也很明显，就是官军大帅太多，如今又来了个都兴阿。贼一首而官军数帅，令出多门，到时非误事不可。如今官军主力都到了马颊河、徒骇河边，河防上的官军如果稍有疏忽，捻子狗急跳墙，可能抢渡而去，这是我最担心的，不过，我已经请湘军水师进入运河了。”

决战时刻终于到来。

半个月来连降大雨，西捻军马队再也不能纵横驰骋，而河防加固后，李鸿章从河防上抽调人马，加入追剿部队，马颊河与徒骇河之间的

狭长的区域，到处都有官军。西捻军连吃败仗，以走制敌的办法已经行不通。同治七年六月初七日，商河大战爆发。

这天早晨，驻商河城东北沙河镇的西捻军得到官军正在合围的消息，立即起队准备撤离险地，但已经来不及了。郭松林横截于前，潘鼎新袭击于后，王心安的东军也前来助战。时值大雨连连，道路泥泞，马蹄陷于泥水中，反而不如步兵迅速。张宗禹率部边打边撤，退到商河城下，得到城中捻军支援，士气大涨，于是在城下布防反击。郭松林率部首先赶到，刘铭传的铭军也前来支援。张宗禹亲率黑旗马队冲锋，郭松林骑马迎上去，以骑兵对骑兵。而刘铭传的铭军，人手一条洋枪，组成枪阵，轮番射击。张宗禹中枪，子弹从后腰射入，从小腹贯出，伤势很重，被亲兵抢回。他忍着伤痛下令西捻军撤往东南方向，无奈官军咬住不放，被阵斩三千余人，被俘两千，骡马辎重损失无数。

张宗禹率军撤出商河，东走武定，准备把官军引诱到海滨，然后乘虚抢渡黄河。但当他率军折到黄河北岸，准备在龙王庙一带渡黄河时，数万清军包围过来，于是他再率军北撤到济阳玉林镇。

数路官军追随到济阳，对西捻军的位置也摸得十分清楚。六月十一日晚，淮军刘铭传、潘鼎新、郭松林再加东军王心安、豫军宋庆，在济阳城东北曲堤村商讨合围玉林镇的计划。五位统领，其实是以刘铭传为主。刘铭传虽然参战不过十来天，但潘鼎新、郭松林都买他的账，王心安和宋庆是跟着淮军在打仗，因此也就没什么好说的。整个合围计划，自然是刘铭传在策划。

张宗禹所率捻军不足两万人，而官军加起来近五万。刘铭传的计划，是五路同时合围。潘鼎新居东，郭松林从南，宋庆占北，西路一片开阔地，最容易被突破，因此刘铭传与东军王心安部两路并进。对此，王心安略有异议：“省帅有些太抬举小阎王了，他不足两万人，我们五万人来围他，有什么好怕的。西路只要我东军就够了，赫赫有名的铭军也上，真是杀鸡用牛刀了。”他想独得大功，自然瞒不过刘铭传。众位统领也心知肚明，所以他干脆挑明了，“省帅屡立奇功，消灭东捻更是名满天下，让我东军声名扫地。如今遇到了这么个容易立功的机会，省帅可否让我东军？”

王心安这样说，反倒显得光明磊落。刘铭传心想你太小看小阎王了，以你东军的战斗力根本挡不住捻子。但他想到了李鸿章的叮嘱，咬了会儿嘴唇，一拍桌子道：“好，就让东军的兄弟去露一手。我撤往西边，就算预备队，你们谁需要我铭军支援，就派人来招呼一声。”

刘铭传自然不会老实实在那里当预备队，他已经摸透了玉林镇一带的地形，把他的铭军埋伏在徒骇河边的大柳树村，只等万一王心安的东军被打散，就由他铭军来收拾残局。

西捻军自知优势尽失，被官军咬得太紧，因此始终保持了警惕，就

是玉林镇也没打算久待，计划第二天半夜就走，让官军扑个空。然而，张宗禹因为枪伤太重，西捻军缺医少药，打发人到地方上去找医生，弄红伤药。

打发出去的人信誓旦旦说与这一带地方熟悉，定能找来医生，谁料他开了小差，溜掉了。等到半夜大家才知道不妙，重新打发人去找，这样一耽搁，医生处理完张宗禹的伤口已经天光大亮。夜里雾，又加连日行军太过疲乏，等官军悄悄围上来了这才发现。西捻军匆忙迎战，张宗禹带伤督战道：“弟兄们，今天与清妖决一死战，是生是死，在此一举！击退了妖兵，我与弟兄们突过运河，重回安徽老家！”

西捻军人人都知道这是最后决战，因此都舍命相拼，无奈官军人多，自家后路被抄，火器几乎没有，因此伤亡惨重。张宗禹骑在马上观察形势，发现西路平坦，而且是战斗力一般的东军，于是他下令道：“西路是不经打的东军，弟兄们合力向西冲。”

王心安督军力战，但西捻军是鱼死网破的气势，所以防线终于被突破，他眼睁睁看着西捻军策马而去。

冲出重围的西捻军，南北两面都遇到了官军小队的骚扰，张宗禹判断南北两面都有官军，因此下令不与他们纠缠，只管向西奔，这恰恰奔到了刘铭传的伏击圈中。等西捻军闯进大柳树村，突然伏兵四起，而且全是洋枪洋炮，弹子如雨，西捻军根本无还手之力。张宗禹带人左冲右突，却无法冲出重围，那些久经沙场的战将一个中枪而死。这一仗铭军沾了大光，虽然死伤一千余人，但五千捻军除一千余人被俘外，其余大都阵亡。

刘铭传让人清点人数，寻找张宗禹等头领，费了半个时辰，却是活不见人死不见尸。后来有个年老的捻军说他被几个亲兵保护着突出去了，刘铭传气得跺脚，亲自带上几百骑兵向徒骇河边追。一直追了几里，捉到了一个叫王双孜的捻军，他自称是张宗禹的亲兵，是保护张宗禹突出重围的八个人之一。

“姓张的呢？说一句假话，立即砍下你的脑袋。”刘铭传不想耽误时间。

“梁王投水自杀了。”王双孜道。

“投水自杀了，你骗谁？是不是留下你故意给我摆迷魂阵？”刘铭传手持七响后膛枪，随时准备要这个亲兵的小命。

“小的不敢。我等劝梁王逃走，可是他说无颜见江东父老，要一死成全。我们还年轻，他让我们各自逃命。”王双孜老老实实回答。

“既然让你们逃命，你为什么不逃？”刘铭传还是不信。

“不是不想逃，我的马没了蹄铁，根本跑不动了。”王双孜抱起跑得稀烂的马蹄让刘铭传看。

刘铭传一看，立即下令：“立即沿河寻找。”

找了一下午也没有找到，于是刘铭传令人把王双孜押送到德州，交给李鸿章审讯。

同治七年七月十三日，申末——也就是下午快五点时，一骑快马直奔兵部街而来。马上人手执红旗，口中喊着捷报，路人纷纷躲闪。

这一骑快马来到各省驻京提塘官的公所，马上的人紧紧勒住马缰，那匹马被勒得吭吭嘶鸣，因为跑得太急，扬起前蹄，马身几乎直立起来。马上的人就势丢掉缰绳，滚鞍下马，解下身上的塘报，高举着进了公所。

此人姓马，大家都认得，是在德州剿捻的钦差大臣李鸿章的折差，人称马太保。原来他归江苏提塘，李鸿章任湖广总督后，依然用他递塘报，于是归于湖北提塘官。湖北提塘官已经迎出来，嘴里叫道：“马太保，勘合。”

折差都有兵部验发的勘合，用以证明折差的身份。虽然大家都认得马太保，但例行的手续依然要走。马太保一手递上勘合，一面说道：“德州捷报，严限酉时递到。”

提塘官取出挂在胸前的洋表看了看，短针快指向“5”，而长针指在“9”上，还有一刻钟就到酉时——也就是下午五点。他接过包裹，一边牵马一边道：“各位，代我招呼一下马太保，先让他喝杯酸梅汤消暑，我去奏事处。”

外省塘报，要先交外奏事处，再转内奏事处，内奏事处径送御前——如今皇帝还未亲政，御前不必送，直接送给慈禧。

此时慈禧正在用晚膳，内奏事处太监擎着黄匣急匆匆跑来，一头毛汗，他径直跑到殿门口，高声喊道：“德州钦差行辕六百里红旗捷报！”

站在门口的安德海接过奏匣，跪下高举过头，用不男不女的声音高喊：“奴才们给太后贺喜，德州大捷！”

满院的太监、宫女全部跪下，齐声道：“奴才们给太后贺喜！”

“快呈上来！”慈禧放下银筷子。

打了胜仗可以报捷，彻底剿平西捻也可以报捷。慈禧不知道这次是打了胜仗，还是西捻败亡，因此也十分急切。看罢李鸿章的折子，慈禧眉开眼笑道：“终于把发捻剿平了！”

太监宫女们再次跪下祝贺。慈禧心情激动，食欲全无，吩咐道：“去东边说一声，晚膳后养心殿见军机。”

于是安德海立即安排两个人，一个去乾清门外军机值庐，立即通知各位军机大臣到养心殿；一个去慈安宫中通知。

慈禧膳后有绕弯的习惯，今天本来打算取消，但觉得就是天大的喜事也要沉得住气，所以走完三千步，又洗了澡，这才到养心殿去，慈安和军机大臣们都早到了。因为有喜事垫底，慈安对慈禧的迟到也未生气，问道：“妹妹，是打了胜仗还是剿平了捻子？”

慈禧把李鸿章的折子递给慈安道：“姐姐自己看。”

慈安对政务向来不太用心，只能看简单明了的奏折。奏捷的折子不会长篇大论，她自然看得懂：“老六猜得不错，果然是剿平了捻子！”她又把折子递给恭亲王。

恭亲王为首，率军机大臣们跪下向两位太后贺喜。慈安笑着回应道：“同喜，同喜，这些日子你们也辛苦了。”

“是啊，你们军机上一班人最是辛苦，应该先奖赏你们才是。”慈禧接过话，又转头问慈安道，“姐姐，我看赏老六他们军机大臣，均加二级如何？”

“都是两宫太后指授方略，奴才等不敢冒功。”恭亲王代军机大臣们谢赏。

“老六不必推辞了，还有军机章京也不容易，怎么赏，你们拿个章程。”慈禧坚持道，“不光赏你们，这么大的喜事，人人都要有赏，我看亲郡王、贝勒、贝子、公及中外大小臣工，都赏加一级。八旗及绿步各营兵丁，赏给半月钱粮。”

慈安看大家喜气洋洋，忽然悲从中来，抹起泪来。恭亲王及各位军机都不知好好的悲从何来？慈禧眼圈也红了，说道：“姐姐是想起先皇来了，这么大的喜事，他生前从未遇到。”

先皇咸丰，登基之年就遇上洪秀全起事，然后又有英法联军进犯，江北则有捻军祸烈数省。咸丰帝本来也是雄心勃勃，无奈天天败报不断，有时一夕数惊。慈禧经常帮咸丰帝批阅奏折，对他的焦虑忧愁比任何人都清楚。本是文采风流的年轻皇帝，后来却借酒浇愁，贪色去忧，而导致身体每况愈下，落下了咯血的毛病，在南方战事正有转机的时候，撒手西去。

恭亲王与咸丰帝自幼一起长大，虽然因帝位争执，兄弟隔膜，但少年时的手足情谊却是终生难忘的，因此也禁不住潸然泪下。

众位军机这六七年来疲于应付，也是焦头烂额，如今大功告成，也是喜极而泣。

宝璠是大咧咧的脾气，见一殿人都在抹泪，跪下道：“奴才请两宫太后节哀，这么大的喜事应当派亲贵大臣前往定陵，敬谨祭告，让先帝安心。”

慈禧擦擦眼泪，对慈安道：“姐姐，大喜的日子咱不哭了，还有大事等咱们拿主意。宝璠说得不错，就派老五去定陵吧，他们弟兄几个，如今他最年长。”

恭亲王应道：“奴才领旨——还有僧王，当年为剿捻吃尽辛苦，又是被捻匪所害，如今捻患平定，应该派人前去祭奠。”

“那是应当的，你们回去商议一下，派什么人去合适。”慈禧感叹道，“曾国藩为剿平长毛立了大功，李鸿章先是剿平东捻，如今剿平西捻的最大功劳也是非他莫属！这师徒两人，都是大清的栋梁。洪杨事平，曾国藩晋大学士，如今捻患已了，咱们该兑现当初的诺言了。”

所谓当初的诺言，是正月末武英殿大学士贾桢告病，他的大学士一缺由吏部尚书协办大学士朱凤标递升，而朱凤标所空出的协办大学士悬缺未补。慈禧与恭亲王商定，把协办大学士作为剿平西捻的赏格，带兵追剿的左宗棠和李鸿章，谁的功劳最大，谁就当这个协办大学士。

清沿明制，不设宰相，而以内阁大学士辅佐皇帝。到雍正朝设立军机处后，军政大权悉归军机处，内阁作用降低，主要就是负责明发上谕，然而内阁大学士地位依然尊崇，俗称大学士为“相”，也就是所称的“中堂”。像曾国藩这种疆臣中堂，因为驻节在外，因此又称为“节相”。按惯例本来设保和殿、文华殿、武英殿、文渊阁、东阁和体仁阁六名大学士，同时设满汉各一名协办大学士，共八位大学士，但实际上一般并不满员，同治朝通常只有六位，因而得此大学士或协办之名，是万分宝贵的殊荣。

两宫与军机大臣有许多事情商量，于是安排寿膳房准备宵夜。

恭亲王又传出话来，宫内太监把清静蟒鞭甩得“啪啪”作响，奔走相告；隆宗门外敲锣打鼓，銮仪卫高声叫喊：“德州大捷，发捻已被剿灭，匪首张宗禹投河谢罪，喂了王八！”

京城内已是人声鼎沸，鞭炮声此起彼伏，更有二踢脚嘣的一声蹿上天去，在夜空中打出一片亮光。与捻军作战，僧格林沁所率满蒙骑兵，损失惨重，满蒙旗民之家，几乎都有人战死，如今捷报传来，纷纷摆供上香。大捷后必有大赏，所以酒楼饭庄家家爆满，老板伙计都乐得嘴咧到耳朵根了。

李鸿章接到上谕，焚香拜读，心潮澎湃，因为朝廷不仅给他协办大

学士的荣耀，对他的评价也颇高——

本日据李鸿章驰奏：剿办捻匪，全股荡平。览奏之余，实深嘉悦。捻逆自倡乱东南，十有余年，窜扰数省，生民受其荼毒，神人共愤，罪恶贯盈。上年派李鸿章为钦差大臣剿除任柱赖文光等股匪。本年正月间，逆首张宗禹复纠合匪众，肆扰山西河南直隶，窥伺近畿。经官文、英翰、丁宝桢、李鹤年、督兵防剿，并经左宗棠统军追击。朝廷复调李鸿章赴直东一带督剿，以收众志成城之效。现经李鸿章会同各军，督率各将领荡平捻逆，并将余匪搜捕净尽，具见该大臣督抚等协力同心，肤公克奏。赏还李鸿章双眼花翎、骑都尉世职、黄马褂，并开复处分，着赏加太子太保衔，并以湖广总督协办大学士。左宗棠着赏加太子太保衔，并交部照一等军功议叙。丁宝桢、英翰均着赏加太子少保衔，并交部照一等军功议叙。李鹤年着赏戴花翎，并交部照一等军功议叙。崇厚当捻逆攻扑天津时，督率兵勇绅团，力保郡城，并筹济各营粮石饷需，源源不绝，实属着有劳绩，崇厚着赏加太子少保衔，头品顶戴，并赏戴双眼花翎。两江总督曾国藩，筹办准军后路粮饷军火，俾李鸿章等克竟全功，着交部从优议叙。署直隶总督大学士官文，前在湖广总督任内，暨本年捻匪窜直时，均因会剿不力，叠经降旨惩处，此次捻股悉平，着加恩开复太子太保衔暨剿捻不力革职留任处分，并赏还双眼花翎，以示锡爵酬庸用彰庆赏至意。

另一份上谕则对各军统领俱有封赏。提督刘铭传，由三等轻车都尉晋为一等男。郭松林由骑都尉晋为一等轻车都尉，潘鼎新赏给云骑尉世职，总兵周盛波等十一员均照一等军功从优议叙……

长篇历史小说经典书系

李鸿章

张鸿福◎著

②

洋务巨擘

张鸿福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 洋务巨擘

- 第一章 大清国委曲求全 法兰西虎视眈眈
- 第二章 曾国藩回任两江 李鸿章总督直隶
- 第三章 幼童出洋多曲折 薪火相传报师恩
- 第四章 船政存废起争执 求富求强倡轮运
- 第五章 疆臣力争存船政 宣怀招商多曲折
- 第六章 轮船招商举步艰 官督商办成大业
- 第七章 敢冒险日本侵台 太荒唐皇上微行
- 第八章 太大意遗患琉球 无远略请停西征
- 第九章 权欲重再度垂帘 筹洋务进京疏通
- 第十章 文祥哭谏保新疆 鸿章购舰办海防
- 第十一章 马嘉礼云南丧命 李鸿章烟台签约
- 第十二章 郭嵩焘出使挨骂 盛宣怀购买铁路
- 第十三章 自建铁路成泡影 购并旗昌波折多
- 第十四章 日本人得寸进尺 张佩纶出谋献策
- 第十五章 总司海防成泡影 借势创办电报局
- 第十六章 刘铭传请修铁路 没奈何马拉火车
- 第十七章 太软弱力求和局 真果决快刀斩麻
- 第十八章 慈禧贪权易中枢 宣怀借势倒财神
- 第十九章 无主见和战不定 书生气马尾丧师
- 第二十章 袁世凯再平政变 李鸿章连签两约
- 第二十一章 西太后大兴园工 李中堂望洋兴叹
- 第二十二章 天皇节款造军舰 慈禧一心建园林

洋务巨擘

第一章 大清国委曲求全 法兰西虎视眈眈

同治九年，也就是1870年的春夏之交，天津一带暴发瘟疫，城内外病死人的消息不断传播。天津人的目光都在盯着三岔河口的法国人圣母得胜堂，民间叫它望海楼教堂。望海楼教堂的位置在南运河与北运河交汇的三岔河口，两河相汇再往东南直入大海，因而由此向下，称为海河。

明末清初，三岔河口北岸，已经建有望海寺和崇禧观。乾隆年间，天津盐商又在崇禧观东集资兴建三层楼阁，有房一百五十余间，称望海楼，专供乾隆皇帝巡视天津时驻跸，与行宫无异。第二次鸦片战争时，英法联军攻占天津，望海楼成了法军司令部驻地。到条约签订，英法退兵，洋人取得了在中国传教的权利，法国传教士便想方设法把这片地方以及西侧崇禧观十余亩地全买了下来。他们本来想建教堂，但当时天津人仇视洋人，法国神父不敢明目张胆建教堂，而是隐蔽在天津东门附近的深宅大院中开办慈仁堂，收养孤儿，收治病入，同时发展教徒。

传教士是随着英法侵略军开进天津的，所以天津无论官民都对传教士没有好感。教堂内男女混杂，一同礼拜祷告，这与中国男女授受不亲的伦理相悖，而且教义要求教民只认天主，不认祖宗，这在中国人看来，无异于禽兽，因此，但凡正直的中国人都反感传教士和入教的教民。

正直的国人不肯入教，那么入教的自然多是无赖、地痞，一旦入教，他们就仗着教会势力，惹是生非。因此，与当时全国情形相似，民教相仇，日甚一日。更让中国人不可理解的是，收养孤儿本是赔本的事情，法国传教士为什么那么起劲？凡是送孤儿去的都给鹰洋酬谢，这就不能不令人生疑。到了同治八年下半年，法国传教士拆毁望海楼，建起了教堂。而建起的教堂，门禁森严，只见人进，少见人出，出入的人也是鬼鬼祟祟的。当时瘟疫流行，时有倒毙之人，传教士却收进教堂，还有人亲眼所见，要用水去洗将死之人的眼睛，为的是把眼睛挖出来熬制洋药。

这时候，反对洋教的风潮从江南一路刮向江北，天津城里也出现了反对洋教的揭帖。这些揭帖说洋教士收养孤儿、病人是假，目的是挖眼剖心，开颅取髓，炼制药材。而且，洋教士还会使摄魂术，让进入教堂的妇女心甘情愿供洋人淫乐。天津人听闻后都深信不疑，望海楼教堂和育婴堂的种种不可理解的行迹都有了答案。瘟疫流行后，教堂和育婴堂经常趁黑夜向外抬死人，教堂西边的墓地已经埋满坟堆，又把河东的盐碱滩涂变成了他们埋尸之地。大家都盯着望海楼教堂和天津城内的洋

人，只待找到证据，就要向洋人讨个说法。

西历1870年6月21日这天夜里下了一场大雨，早上，早起出城的人过了狮子林桥的时候，便看到不远处的墓地里为数只野狗在撕咬东西，隐隐约约看到有一只人手。几个人相约赶过去，拿石块树枝赶走野狗，眼前的情形却让人胆战心惊：野狗撕咬的竟然是两个婴孩的尸身！被拖在棺木外的一具尸体已被撕咬得面目全非，只余一副骨架，而棺内的一具肚破肠流，更奇怪的是，尸身上的伤痕，有的是被狗撕咬，有些却显然是不堪的旧伤。

其中一个人气愤道：“洋鬼子果然是挖眼剖心，炼制药材！这就是证据！”

另一个人是水火会的，也附和道：“这件事应该立即报告给刘大哥，让他来主持公道。”

他说的刘大哥是水火会的头领。水火会本来是天津城内的民间组织，为的是一旦发生水火灾情，可以互相救援。天津城内外有数条河流，因地势低平，海水经常倒灌。每年夏季，几乎都有水灾，因此水火会的影响日盛一日，渐渐也就不仅管水火之事，当个中人，判个是非，讨个公道，都已不在话下。

现任水火会首领刘大哥，十年前英法联军打天津时，他就是水火会头领，领着兄弟们与僧王一道打英法联军，因此威望很高。自从条约签订后，朝廷在天津设三口通商衙门，管理山东登州、直隶天津和奉天营口通商洋务事宜。

三口通商大臣是崇厚，他一味媚外，在洋人面前大气也不敢出，天津府县官员也是一味惯着洋人，只有水火会的兄弟们敢对洋人说不。今年入夏以来，水火会已经在暗中调查洋人迷拐幼童，挖眼剖心的事情，只是苦于没有证据。几天前已拿获两个从静海拐卖孩子到天津教堂的人贩子，从他们身上搜出鹰洋，两人都供称是慈仁堂的贞女付给的酬金。

水火会的兄弟报到刘大哥那里时，桃花村正扭送一个叫武兰珍的人过来，他迷拐村里的幼童被逮了个正着。水火会的兄弟问他是受谁指使，姓武的说不出来，大家火气正无处发，一顿暴打，武兰珍就说是受望海楼教堂教民王三的指使。

此时，望海楼教堂墓地又发现婴孩被挖眼剖心的证据，大家无心理武兰珍，刘大哥亲率一帮兄弟，带着棍棒钩叉、锄镰锨镢等家伙直奔教堂墓地。这帮人连挖几个坟头，里面都是一具棺材多具尸身，有的肚破肠流，有的模糊难辨，有的只余毛发和骨头。

“这就是洋人挖眼剖心的铁证，走，找洋人算账去！”大伙一阵嚷嚷。

刘大哥还算明白，道：“事关重大，还是先报给府台张大人。”府台张大人，是指天津知府张光藻，平日里他对洋人也是非常厌恶，应该能够为百姓做主。

张光藻接到报告，一面派人去墓地调查，一面把知县刘杰叫来，一起审讯武兰珍。

府、县同坐大堂，堂下跪着武兰珍，鼻青脸肿，显然在水火会已吃了不少苦头。张知府让刘知县问案，于是他说道：“武兰珍，本县问话你要据实回答，有一句虚言，大刑侍候。”

武兰珍闻言，磕头如捣蒜。

“有人告你迷拐人口，可是事实？”

“是，小人迷拐人口，罪该万死。”

“你从什么时候开始迷拐？已经迷拐几人？”

“从今年夏天，已经迷拐三人。”

“迷拐的三人，都骗到了什么地方？”

“都交给了望海楼教堂。”

“望海楼教堂是法兰西传教士的教堂，不是教民不能入内，你既不是教民，怎么与教堂勾连上？”

“望海堂的教民王三指使小人迷拐人口，每次都给小人鹰洋五块。”

“你们在哪里见面？教堂内还是教堂外？”

“教堂内。”

“在教堂内什么地方？”

武兰珍哼哧半天，最后还是招了：“在教堂内影壁墙后。”

.....

这时，天津知府衙门外已经聚集了数百人，大家当堂听审，无不义愤填膺，要求官府去教堂找王三对质。民意难违，张知府让刘知县带着武兰珍去了望海楼教堂。

刘杰带着四个衙役押着武兰珍去了望海楼教堂，一路上看热闹的百姓不断跟随，到望海楼教堂时，已经有千把人了。刘杰让衙役站在望海楼教堂门外，他则带着武兰珍要进教堂与王三对质。教堂回答说并没有

叫王三的教民，水火会的人就起哄让武兰珍进去一个个辨认。教堂起初不肯，但看到天津百姓群情激昂，只得一边让刘杰带武兰珍进教堂，一边派人立即报告法国领事丰大业。

刘杰和两个差役带着武兰珍进了教堂，武兰珍神色惶恐，结结巴巴，不但没找出王三，就连他说的影壁墙根本也不存在。影壁墙是中国四合院才有的建筑，教堂内不可能有。刘杰也怀疑武兰珍撒了谎，但此时教堂门外民情汹汹，不是计较的时候。他只有劝说百姓安分守己，官府一定查个水落石出。

法国领事丰大业带着秘书西蒙，远远看到教堂外有上千百姓在吵嚷，有的还向教堂内扔砖头，他于是掉头回城，去三口通商衙门找通商大臣崇厚说理。丰大业这人十分傲慢，在天津城内，他认为只有三口通商大臣崇厚才配和他说话，其他府县官员连资格也没有。他深通中国官场规则，只要拿住了崇厚，其他官员就只有唯命是从。

崇厚已经得到天津百姓堵了望海楼教堂大门的事情，知道麻烦事又来了。好在刘杰已经去处理，他也就假装不知，不去接这烫手的山芋。听说蛮横的法国领事丰大业又气势汹汹到通商衙门来了，他知道来者不善，就躲在后堂不见，让师爷先去应付，听听丰大业想干什么。

丰大业要求崇厚派兵去保护望海楼教堂。

崇厚心想，此时派兵去无异于火上浇油。派少了不顶用，派多了他也没有。于是他让师爷带两个巡捕去劝说百姓离开，并转告丰大业，天津百姓正在气头上，最好先躲躲，不然局面没法控制。

丰大业见崇厚躲着不见他，已经憋着一肚子火，现在见只派两个巡捕来敷衍自己，他早就火冒三丈了，而且他平时在崇厚面前蛮横惯了，掏出枪来乱放，把巡捕和师爷吓得抱头鼠窜。

“猪，中国官员都是蠢猪，我不怕中国百姓。”丰大业带着秘书西蒙出了通商衙门，再去望海楼教堂。他以为自己是堂堂法兰西帝国驻天津领事，足以吓走闹事的百姓。

在狮子林桥上，他遇到了刘杰一行。刘杰已经劝说百姓离开了教堂，正要前往通商衙门向崇厚报告。

“为什么不派兵保护教堂？”丰大业责问道。

刘杰对丰大业向无好感，说道：“本县是大清官员，没有听你调遣的义务。”

这话翻译过去，丰大业怒不可遏，崇厚可以避而不见，一个小小的知县也敢顶嘴？这是对他法国领事的不敬，是对法兰西的藐视！他拔出枪来对准刘杰就放，刘杰身边的长随是他的族侄，拿胸膛去挡。“砰”的

一声，他胸口冒出的血立即把衣服染红了一大片。

“洋人杀人了，打啊！”不知谁喊了一声，人潮汹涌，淹没了丰大业和他的秘书西蒙，等人群散开，两人已成了两具尸体。

事情到此还不算结束，水火会鸣锣示警，百姓都跑到街上，先是放火烧了望海楼教堂，接着又烧了法国领事馆。中国人分不清天主教和基督教，不仅烧法国天主教堂，连俄国的基督教堂也一并付之一炬。所遇到的外国人，不问哪国统统杀死。更有一部分人则趁乱抢劫，洋人的财产要抢，中国人的财产要抢，整个局势完全失控。官府一面救火，一面出兵弹压，无奈顾此失彼，一直到晚上才算平息下来。结果是除了丰大业、西蒙外，被杀死的还有法国领事馆两名随从，法国传教士谢福音，法国、比利时、意大利、爱尔兰籍修女十名，法国侨民二名、俄国侨民三名，中国教民被杀死三十多名。

消息传出后，七国军舰云集天津大沽，联合向清廷提出抗议，要求镇压天津乱民，惩办地方官吏，将天津知府张光藻、知县刘杰等人抵命。

次日，崇厚的奏报到京，此时慈禧、恭亲王俱在病中，文祥丁忧回籍，当时总理衙门当值的总理大臣，管事的是宝鋆和董恂。军机上有三个人，一个是宝鋆，一个是李鸿藻，还有一个是沈桂芳。宝鋆是两头都要兼顾，真正是焦头烂额：“老董，偏偏这时候王爷和文相都在病中，西边也病了，真把人急得要上吊。”

慈禧的病，是因为她的亲信太监安德海上年被处死。安德海以给同治帝大婚采办龙袍的名义出京，雇了两艘大船，请了专门为他掌眼的珠宝商、绸缎商，还有侍候之人共十五六个，一路沿运河南下。他出京是得了慈禧的默许，但因为怕别人阻拦，因此并未告知恭亲王等人，所以连表明身份的勘合也没有，因此仔细追究起来，便是私自出京。本朝王法，太监私自出京是死罪。

活该安德海倒霉，他平时跋扈惯了，得罪了同治帝，也得罪了恭亲王，慈安也看他不错。结果三个人联手，给直隶总督、山东巡抚、两江总督、漕运总督等运河沿岸大员下了密旨，一旦发现安德海的行踪，立即抓捕。擒虎容易放虎难，天下尽知安德海是慈禧的亲信太监，捉拿安德海必然得罪慈禧，所以在直隶地界，曾国藩没敢动手。山东巡抚丁宝桢处事果敢，对安德海这样的阉宦向无好感，快刀斩乱麻，不但捉拿了安德海，而且不待圣旨就提前就地斩决。

慈禧见人已经被杀，心里窝着火，但表现得却相当深明大义，她下旨严厉整顿宫禁，严禁太监不法，结果得到清流一致好评。她对丁宝桢赞赏有加，下旨奖赏。这些都是被逼出来的，她心底对恭亲王、慈安还有她的儿子同治非常不满，但又不能表现出来，一肚子窝囊气憋在心里，最后憋出病来，头晕、厌食、浑身无力，太医调治了数月，并无明

显效果。

恭亲王是因为去年夏天先中暑，后来又吃冰镇西瓜压住了凉气，被庸医所误，结果大病数月，至今不能正常入值。文祥则先是丁母忧，后来因病续假，此时正在盛京家中养病。这也难怪总理衙门接到崇厚的奏折便一片惊慌，手忙脚乱。

崇厚简要奏报了教案始末，论及原因则归罪于地方官平日太放纵百姓，仇视洋人，未能尽到安抚职责，因此要求朝廷押解张光藻、刘杰进京议罪。至于这场大祸，他自知无力摆平，便请朝廷责成直隶总督曾国藩赶赴天津查办。

七国联合向大清施压，又陈兵海上耀武扬威，此时非有威望素著而又善于处理洋务的大臣前往办理不可。曾国藩素著威望，而且又是直隶总督，由他去天津处理，天经地义。只是此时他也在病中，在保定养病。

“咳，单单这时候都病了。”慈禧问宝鋆道，“让曾国藩去天津，他身子到底怎么样？”

“曾相的身体一直不好，头晕，眼也看不清，公文都是靠幕僚读给他听。但他向来公忠体国，只要他能撑得住，一定肯前往天津为国分忧。”宝鋆回应道。

“只要他撑得住，那他要是撑不住呢？”慈禧还是考虑得周全一些，“先给曾国藩一道旨意，表明朝廷倚重之意，让他知道朝廷需要他又顾惜他身体，不要让他觉得朝廷不顾这些老臣的死活。”

“噫，奴才谨遵慈谕。”宝鋆觉得肩头轻松不少，有曾国藩去挑这副重担，他略略宽心，唯一期盼的是曾国藩身体能够支撑得住，尽快移节天津。

天津道周家勋专程到保定向曾国藩报告天津教案，但在见曾国藩之前，他必须先见一见臬司钱鼎铭。一则因为天津教案已经是刑案，臬司职责所在，必须正式呈报；二则钱鼎铭深得曾国藩器重，先与他商量个章程，总比自己贸然去报告要好得多。

钱鼎铭当初在江苏跟着李鸿章办营务、办洋务、办厘捐，是他的得力臂膀，也为曾国藩所看重。曾国藩调任直隶总督，面对积案如山、拖延成习的积弊，决心大刀阔斧清理积案、以申民冤。曾国藩第一个重用的人就是钱鼎铭，让他出任直隶按察使，要他两年之内清理掉所有积案。钱鼎铭放手大干，对积案审理不力的道府县官员连参十多人，结果两年不到，积案基本清理完毕。在曾国藩眼中，他便成了一等一的能员。

钱鼎铭已经知道天津出了教案，而且死了不少洋人，祸惹得不小，

但具体情形还不得而知。周家勋一到，他连饭也顾不得吃，就先听他报告教案始末。等周家勋说完，他便说道：“听说朝廷已有上谕给侯相，我正打算过去看看有什么可以分劳，你来得正好，我们一起过去。”

两人到了总督府，曾国藩在签押房接见，陪同的还有曾国藩的二公子曾纪鸿，幕府心腹薛福成。

“调甫来得正好，你先看朝廷的上谕。”曾国藩一说完，曾纪鸿便把刚收到的上谕捧给钱鼎铭——

崇厚奏：津郡民人与天主教启衅，现在设法弹压，请派大员来津查办一摺。百姓激于众忿，将法国领事群殴致死，并焚毁教堂等处房屋。仍着崇厚督同地方文武，将该民人等设法开导，妥为弹压，毋令聚众再滋事端。曾国藩病尚未痊，本日已再行赏假一月。唯此案关系紧要，曾国藩精神如可支持，着前赴天津，与崇厚悉心会商，妥筹办理。匪徒迷拐人口，挖眼剖心，实属罪无可逭。既据供称牵连教堂之人，如查有实据，自应与洋人指证明确，将匪犯按律惩办，以除地方之害。至百姓聚众将该领事殴死，并焚毁教堂，拆毁仁慈堂等处，此风亦不可长。着将为首滋事之人，查察惩办，俾昭公允。地方官如有办理未协之处，亦应一并查明，毋稍回护。曾国藩等务当体察情形，迅速持平办理，以顺輿情而维大局。原折着抄给曾国藩阅看。将此由五百里各密谕知之。

崇厚的原折叙述了事情的经过，只怪地方官办理不善，而对自己的责任却无一句实责，钱鼎铭颇不以为然道：“本来是洋务事件，崇厚却完全卸责给地方，又请侯相前往办理，他自己落得一身轻松，真是岂有此理。如果不是他一味媚洋，洋人何以如此蛮横无理？洋人如果不是如此蛮横，天津百姓哪里会有这样大的怨气？天津教案，与崇厚处理不善关系极大。”

“调甫，现在说是谁的责任都为时过早，也无益。周观察驻在天津，情形应当熟知，我现在最想知道的是各国现在情形如何？法国、英国都有兵舰在大沽，他们上没上岸？”曾国藩摆了摆手问道。

面对询问，周家勋立即接口道：“洋人是又怕又愤，天津的洋人都跑到各国的兵舰上去了。洋兵虽然没有上岸，但态度很差，法国公使和法国舰队统领要求杀地方官偿命，不然就要把天津夷为平地。”

曾国藩半闭着眼，痛苦地摇着头，沉默许久后才说道：“调甫，无论如何不能演变为咸丰十年的局面。”

薛福成不满道：“到底如何处理，朝廷应该有个明确的态度。是委曲求全，还是据理力争，总该说个干脆话。‘务当体察情形，迅速持平办理，以顺輿情而维大局’。什么叫持平办理？两边都气势汹汹，怎么持平？怎么顺輿情而维大局？真正是站着说话不腰疼。这样大的事件，最终还是要总理衙门来拿主意，总理衙门没有明确态度，地方如何着手？如果我们据理力争，他们却要委曲求全；如果我们委曲求全，少不得被

人骂卖国贼，总理衙门再转过头来责备我们没有据理力争，我们岂不成了风箱里的老鼠？”

曾国藩叹息道：“被人骂作卖国贼也罢，做风箱里的老鼠也罢，总之和局必须维持。国家刚刚安定，各地仍有伏莽，如果洋人再次兵犯京师，少不得有人趁机造反，国家又将陷入内忧外患之中，真有亡国之忧了。”显然，他心中已经有了定见，那就是委屈自己，力维和局。

钱鼎铭闻言，相劝道：“侯相是老成谋国。可是该争的还是要争，是非曲直总要有个明断。如果其曲在我，当然对百姓要办得严一些；如果错在洋人，据理力争，洋人也不能一味蛮横。”

“说得不错，可是是非曲直怎么来断定？”

“那就要看事情的起因和经过了，就是一团乱麻，也要分出个一是二。”

于是曾国藩让周家勋述说了一下事情的前因后果。钱鼎铭不愧是专理刑案的臬司，听完后便说道：“我一直在想，事情的关键就在于挖眼剖心是实有其事，还是无稽之谈。”

“对，我到天津就要从此入手查起。”曾国藩捋着花白的胡须道，“近年来，各地都有洋人挖眼剖心的传闻。洋人号称文明国家，这些极端野蛮残忍的事情如何能够做得出来？我深以为疑。这次查个水落石出，让天下百姓都明白，不但对处理天津教案有利，对平息全国各地民教相仇也有好处。”

曾纪鸿这时插话道：“爹爹全为国家设想，可如今民教相仇，势如水火，即便查明洋人并未挖眼剖心，国人未必肯信，以为爹爹是帮着洋人说话，岂不是费力不讨好？”

这些也正是曾国藩所忧虑的，这些年来，中国人看不惯洋传教士，更看不惯入教的中国人，他就是持平办理，国人也未必买账。

薛福成想了一下，建议道：“上谕也没说侯相非要去天津，说的是‘精神如可支持’，侯相病体如此，就安心在保定养病，朝廷或让崇大人去办理，或者再派大员，侯相何必跳这火坑，受这份煎熬？”

曾国藩苦笑道：“叔耘是爱我太切，才出此言。国家遇此棘手事情，我如何能够安心养病？崇侍郎如果能够办理得了，他就不会上折请我前去。明知是火坑，我不跳让谁去跳？”

曾纪鸿见父亲只为国家着想，不免着急道：“丰大业是坏脾气，敢向崇侍郎、刘知县开枪，孩儿听说法国水师头目也是个坏脾气，如果他也向爹爹开枪，那……”

洋人自恃船坚炮利，蛮不讲理，这种可能不是没有。曾国藩慨然道：“如果真是那样，我就不能像崇侍郎那样躲起来，我挺起胸膛，看他敢不敢朝我开枪。他如果开枪把我打死，列国必然也看不下去，那时候事情反而好解决了。如果安抚下了洋人，天津百姓的气不能咽下，也要向我开枪，那我也把胸膛挺上去，他们解了恨，不再给国家惹祸，我也死得其所。”

一品侯相、国家重臣，竟因洋人与国人交相逼迫，而只能挺胸受枪，想来真是令人心寒，也令人心酸。众人眼窝一热，曾纪鸿首先落下泪来。

“没事的，别担心，我是说万一。”曾国藩拍了拍他的手，说完这几句话，他忽然不说话了，身子有些歪，“晕厥的毛病又犯了，鸿儿快扶我躺下。”

众人手忙脚乱把曾国藩扶到炕上躺下，然后叫医生过来把脉。正把着脉，曾国藩“哇”的一声吐起来。等他吐得无可再吐，人清醒了些才道：“只觉得天旋地转，躺着也觉得天棚在转，双脚好像朝天。”

曾纪鸿把钱鼎铭叫到外面说道：“钱世叔，家父身体如此，怎么能去天津？您一定劝劝他，我们劝，家父不听。”

“侯相的脾气你又不是不知，我劝也未必有用。明天我再来，看情形进言。”钱鼎铭也有些为难。

曾国藩的晕厥症已经有些日子了，弄不准什么时候就犯，一旦晕起来即便躺在床上也是天旋地转，无论中西医都无有效办法，好在半天或一天就好了。第二天稍好，他就起身口述奏折，上奏朝廷，报告他去天津的行期。

此行必定艰难万分，身体能否承受得了，自己心中无数；能否持平办理，以维和局，他也没有绝对的把握。如果万一失和，洋人要攻打天津，他别无良策，也决不退避，就站在洋人军舰前，让他们开炮先把他这总督打死。六月初五，他背着家人，写下了遗嘱——

字谕纪泽、纪鸿两儿：余即日前赴天津，查办殴毙洋人、焚毁教堂一案。外人性情凶悍，津民习气浮嚣，俱复难和解，将来构怨兴兵，恐致激成大变。余此行反复筹思，殊无善策。余自咸丰三年募勇以来，即自誓效命疆场，今老年病躯，危难之际，断不肯吝于一死，以自负其初心，恐尔等诸事无所秉承，兹示一二，以备不虞。

需要交代的事情很多。如果自己死在天津，灵柩由水路运回湖南，沿途谢绝一切，概不收礼，历年的奏折和文稿也不要刊刻送人。他希望子孙们，要克勤克俭。自己带兵多年，没有自肥其私。家中兄弟姐妹田产多是老九扶助之力，因此告诫儿子要待叔父如父，叔母如母。

写完遗嘱，曾国藩仍觉意犹未尽，所挂怀的是死后直隶总督一缺。直隶总督出了缺，一面要与洋人交涉，一面要安抚地方，想来想去，能接替他的只有李鸿章。以私情而论，两人师徒相承，天下督抚之首让李鸿章来替当然好；以公事论，李鸿章办洋务的能力天下实无出其右者。当然，现在还不到写遗折保荐，但至少要让李鸿章知道他的心思。于是他再给李鸿章写一封信，表明自己赴天津处理教案不惜以身殉国的决心，同时婉转告诉李鸿章，国家艰难，身为重臣不可有退缩自保之意。李鸿章是聪明人，自然明白他想表达的意思。

其时李鸿章正带兵在潼关，准备赴陕西帮助左宗棠。年近六十的左宗棠出任陕甘总督，在攻打金积堡的战役中吃了大亏，得力大将刘松山阵亡，西北有崩溃之势，于是朝廷急令湖广总督李鸿章带淮军入陕。李鸿章与左宗棠不睦，要他入陕听命于左宗棠，他如何心甘。而左宗棠也不愿淮军去争平定西北的大功，并不乐意李鸿章前来。两人心照不宣，李鸿章以赴西北需要招募马队为由，在潼关已经逗留数月。他的心思曾国藩当然十分清楚，写这封信也有让他静待时机的意思。

六月初六日，曾国藩坐着八抬大轿一天时间赶到天津，西门外早有天津县各乡代表四十余人，跪在城门外迎接。所到之处，人群此起彼伏的磕头。“青天大老爷为民做主啊！”“洋人挖眼剖心，罪该万死！”“崇厚是奸臣！”的声音一阵接一阵……

民间相传，曾国藩要带兵到天津来驱赶洋人，为百姓申冤。所以他们递了一个四十多人签名的公禀，控告洋人迷拐幼童、挖眼剖心，曾国藩要为民做主，把洋人赶出天津。

曾国藩把他们的代表叫到轿前问道：“百姓人人都说洋人挖眼剖心，谁能证明？谁有确实证据，你们推荐几人到我行辕去，我一定会秉公调查。如果洋人确有挖眼剖心恶行，我总督直隶，自然要为民做主；可是如果洋人并没有挖眼剖心之实，只是以讹传讹，妄生事端，本督自然也要追究。”

一听这话，跪在地上的人大失所望，于是大家商议分头上禀，吁请曾侯相要对洋人强硬起来，甚至不惜一战。

三口通商大臣崇厚亲自到西门迎接，曾国藩让人传话约他到下午详谈，现在不必陪同。曾国藩驻节通商大臣衙门，虽然有话不必陪同，但崇厚一直跟随左右。他只有三十五岁，人看上去十分精明。曾国藩稍稍休息后便改变了主意，立即听崇厚的意见。崇厚报告事情，条理清晰，口齿清楚，并不像一般的满族花花公子，曾国藩心里已有了几分好感。

最后，崇厚道：“津郡人人都骂我是奸臣，中堂明鉴，事情的起因看似是丰大业的无礼，但根本上却是百姓的无知。所谓迷拐幼童、挖眼剖心，全是无稽之谈。这种说法不仅津郡有，江南闹教案时也都如此哄传，但哪一次有实证？相反，教堂为了扩大影响，对街头流浪弃儿都收

留下来，供给吃穿，这连官府也做不到啊。”

“你这话有道理，民教误会极深，的确是教案频频发生的重要原因。不过，百姓对洋教的误会，一半是愚昧，一半则是洋人太霸道，日积月累，早犯了众怒，所以他们也是咎由自取。”曾国藩点了点头。

听曾国藩这般语气，崇厚有些担心：“大人教训得是。但洋人势重，一旦闹起来，他们往往趁机以兵端要挟，吃亏的最终还是我们。比如现在，大沽口已经停泊洋人军舰十余艘，法国水师提督声称随时可以让天津化为灰烬。”

曾国藩叹道：“难处就在这里，百姓希望官府强硬，而我们两手空空，开不得战端。”

下午，他听幕友读着一封封来自各地的公禀，有出主意的，有认为民气可用的，有的则认为百姓是为保护父母官才打死了洋人，是保官的义民。总之都是一个意思，要和洋人开战。

曾国藩听了连连摇头：“民气如此，真是可虑。开战容易，可我们拿什么去开战？”

没能力开战，那自然就要委曲求全，维持和局。接下来办的两件事自然也是冲着和局而来，一件是出安民告示，告诫天津百姓要奉公守法，有不法者一定严惩不贷；另一件是让钱鼎铭以总督府的名义札派几个刑案里手尽快查清挖眼剖心的实情，这是本案的关键。如果挖眼剖心属实，其曲在洋人，交涉时候会容易些；如果挖眼剖心是无稽之谈，则其曲在国人，恐怕要对洋人做出更多的让步。

这时候法国公使罗叔亚来到了天津。他原本在京城向总理衙门施压，但发现京中舆论全是要求开战，总理衙门不敢得罪清议，因此对他提出的要求只是一味拖延。他觉得在京中待下去难有效果，于是便来到天津向曾国藩提交了一件照会。一是要杀地方官天津道周家勋、知府张光藻、知县刘杰还有记名提督陈国瑞以抵命。二是要求查实行凶的乱民，斩首抵命。三是要求厚葬丰大业，赔偿各国财产损失。

厚葬丰大业，赔偿损失，曾国藩当即答应，但对惩办地方官和陈国瑞，要看地方官有无责任；行凶的乱民自然应当惩治，但百姓为何行凶，也必须查明了才好说。曾国藩特别不明白，陈国瑞只是路过天津，他与教案有何牵连？法国人为什么要把他列入抵命的名单？

“乱民火烧望海楼教堂那天，陈国瑞正好路过天津，他在背后鼓动乱民杀人放火，而且指挥水火会的人架设浮桥，让大批乱民过河去烧教堂。而且陈国瑞那天造谣，说他已经收存了两坛子洋人挖出的眼珠子要交到京城去，天津乱民因此更加疯狂。”罗叔亚解释道。

曾国藩对陈国瑞素无好感，此人好勇斗狠，无信无义，惹是生非，

他做出这些事来倒是蛮有可能。偏偏此人得到醇郡王赏识，有醇郡王站在他身后，要杀他根本是异想天开。所以他对罗叔亚道：“我断案需要证据，你们有地方官失职和陈提督鼓动乱民的证据吗？”

罗叔亚当然没有，但他认为教堂被烧、法国人被杀就是最好的证据，他对曾国藩相当不满意，临走时道：“如果不能尽快给我满意的答复，战端一开，后果全由中国来负。”

曾国藩不顾病体虚弱，亲自到教堂去看现场，还亲自审讯人犯。经过十几天的调查，他基本摸清了天津教案的实情，民间关于教堂挖眼剖心的说法基本是捕风捉影。

天津百姓对教堂和传教士产生离奇的传闻确信不疑，曾国藩分析有五个方面的原因：一是教堂终年与世隔绝，非入教者不能入内，过于秘密，莫能窥测底里；教堂和育婴堂都建有地窖，用来隔潮，储存煤炭，但建教堂时都是请的外地工匠，天津百姓都不知道，因此传闻是用来幽闭儿童。二是中国人到教堂治病，往往被留住堂内长时间治病不归，有的被劝入了教外人不知，传言洋人施了摄魂术。三是教堂办的仁慈堂，不仅收留孤儿，就是将死的乞丐、穷民也收留。教堂又有对死人施洗之习，以清水沃其额封其目，是为了死者能升入天堂，天津百姓不明其故，传言洋人把死人洗干净为的是挖眼剖心。四是今年四五月间，有拐匪用药迷拐人口之事，又恰逢瘟疫流行，教堂中死人太多，又多在夜里掩埋，而且棺材不够用，就一棺二尸或三尸，而且死尸由外向内腐烂，肠肚外露，导致浮言大起。五是洋人教堂经费主要是从洋人国家募集善款，而善款的分配是按抚育孤贫多少来定，为了多得经费，教堂便设法多收孤贫，对送入教堂者甚至给予报酬，这就导致部分存心不良者迷拐人口送往教堂。

洋人花钱买好事来做，天津百姓不明就里，怀疑洋人收留孤贫是为了挖眼剖心、炼制丹药。民间有这些流言，对洋人自然十分愤恨。又加上丰大业对官员放枪，民众因此怒不可遏，终于爆发这次教案。这些离奇传闻，不但天津有，曾国藩在两江时也常有所闻，以谣言因而对洋人群起而攻之，想来实在可叹。

如今调查清楚，天津教案其曲在国人，办理起来就难得多。要严惩国人，对洋人赔银，必被骂为卖国贼；而不加惩处、不赔偿洋人，要想维持和局，根本不可能。一想至此，曾国藩心绪烦乱，头晕眼花。

就在这个时候，崇厚又来见曾国藩，他一见面就惊慌失措道：“坏了坏了，洋人今天在兵轮上会议，听说要起大波澜，恐怕要联合起兵，进京讨说法。”

崇厚这些说法，完全是来吓唬曾国藩的。几个国家的洋人在一起会议是真，但自从天津教案后，洋人哪天不在一起商讨？要联合进兵的说法，洋人一个月前就提起过，但至今并无行动。崇厚之所以如此，是他

急于求和。因为天津百姓尽知，他对洋人太软弱，是“护教”的通商大臣，他崇洋媚外的骂名早就名冠京师。如果真正起了战事，朝廷被迫宣战，那么为了鼓舞士气，必然要杀求和的人来祭旗。要和，必然要裁抑主战派；要战，必然要裁抑主和派。历史上向来如此，为此被杀的大臣几乎代代皆有。如果中法开战，要杀的第一个人恐怕就是他崇厚——国人皆曰可杀！所以，他必须连哄带吓，让曾国藩逼着朝廷维持和局。

“曾大人，洋人非要杀天津府县官员还有陈提督抵命，如果不听洋人的，恐怕真要起战争了。十多年前，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难道还要让洋人把太和殿给烧了不成？那可真是奇耻大辱。”话锋一转，崇厚接着又道，“耻辱还在其次，如果盗匪蜂起，再出个洪杨大逆，那时候国家陷入混乱，我们这些人都是罪魁！”

“凭什么杀府县官员？”曾国藩反问道，“陈提督是醇郡王的爱将，是你杀还是我杀？”

“那么至少应该把他们交刑部治罪，先稳住法国人，不让他们开衅才是。”崇厚当然没有杀陈国瑞的胆量，“法国人正在说动俄、英等国联手给朝廷施压，大人应当先稳住法国，再悄悄劝说英俄等国别让他们联手，分而治之，事易解决。”

这些措施何需崇厚来说，曾国藩早就做了。但他是温厚大儒，并不说破：“这才是老成谋国之言。我已着人与英俄等国联系，他们损失小，先把他们的要求应下了，不让法国挑拨起来。”

“洋人其实是冤枉的，他们并没有挖眼剖心，天津百姓却以此为由去围堵教堂，其曲实在在我。应当把这些事实告诉天下人，以免那些清流书生一味要打要杀。这样虽然会被人骂卖国，但总比被百姓闹得不可收拾要好得多。我不怕骂，我愿和大人上这个折子。”崇厚又建议道。

“等我梳理清楚了，自然要上奏朝廷。”曾国藩不置可否。

下午，大沽口外舰炮声轰轰，曾国藩让人打探，说是洋人舰队在搞演习，买了中国渔民的木船当靶子，一连击沉了十艘。

俗语说：吃烧饼喝凉水，自己心里有底。就大清目前国力，真没法与洋人开战。一旦开战，粗具规模的洋务大业便只有中道崩殒。他和李鸿章共同创建的上海江南制造总局、左宗棠创办的福州船政局，还有李鸿章创办的金陵机器局、崇厚创办的天津制造局，使国家刚看到了点“师夷长技以自强”的希望，如果开战，无论财力还是人力，都疲于应对战事，洋务实业如何能够兼顾？而且这些局厂都在沿海或江边，洋人几条舰过来轰轰几炮，便灰飞烟灭了。因此曾国藩拿定主意，那就是力维和局。

曾国藩决定再次上奏，先由他讲明大概意思，由文案起草，薛福成读给他听后再进行修改。这道令他身败名裂的《查明津案大概情形折》

开宗名义，说明他所调查的结果——

臣等伏查此案起衅之由，因奸民迷拐人口，牵涉教堂，并有挖眼剖心作为药材等语，遂至积疑生愤，激成大变，必须确查虚实，乃能分别是非曲直，昭示公道。臣国藩抵津后，逐细研讯。教民迷拐人口一节，并无教堂主使之确据。至仁慈堂查出男女一百五十余口，逐一讯供，均称习教已久，其家送至堂中蒙养，并无被拐情事。至挖眼剖心，则全系谣传，毫无实据。臣国藩初入津郡，百姓拦舆递禀数百余人，亲加推问，挖眼剖心有何实据，无一能指实者。询之天津城内外，亦无一遗失幼孩之家控告有案者。唯此等谣传不特天津有之，即昔年之湖南、江西，近年之扬州、天门及本省之大名、广平，皆有檄文揭帖，或称教堂拐骗丁口，或称教堂挖眼剖心，或称教堂诱污妇女，厥后各处案虽议结，总未将檄文揭帖之虚实剖辨明白。此次详查挖眼剖心一条，竟无确据，外间纷纷言有眼盈坛，亦无其事。盖杀孩坏尸、采生配药，野蛮凶恶之族尚不肯为，英法各国，乃著名大邦，岂肯为此残忍之行？以理决之，必无是事。

天主教本系劝人为善，圣祖仁皇帝时，久经允行，倘戕害民生若是之惨，岂能容于康熙之世？即仁慈堂之设，初意亦与育婴堂、养济院略同，专以收恤贫民为生，每年所费银两甚巨。彼以仁慈为名，反而受残酷之谤，故洋人愤愤不平也。

接下来，则是详细报告了调查情形，分析了谣言的起因。这是奏折的主体部分，一条条讲得颇为详细。分析完原因，折子最后写道——

今既查明根原，唯有仰恳皇上明降谕旨，通飭各省，俾知从前檄文揭帖所称教民挖眼剖心，戕害生民之说，多属虚诬，布告天下，咸使闻知，以雪洋人之冤，以解士民之惑。

随同奏折，曾国藩还附有一片，要求将天津府县官员革职交部议罪，同时为加强京津防卫，调驻在山东张秋的李鹤年三千人赴天津，已经调往陕西的郭松林一军移缓就急，调回直隶，并请沿海各省设立兵防。

曾国藩的奏折到了京城，慈禧让军机处先议。军机处三人，一个是宝鋆，一个是沈桂芬，这两个人都唯恭亲王马首是瞻，最知他力维和局的苦心，又都兼着总理衙门的差使，因此两人的主意都是一样：无论如何不能开战。另一个是李鸿藻，河北保定人，他是清流领袖，地位仅次于倭仁，同时也是同治帝师傅，深受西太后信任。他同治四年入军机，专门用他来制衡洋务势力。他既为清流领袖，当然把洋人一概斥为蛮夷，把洋人一切先进技术都视为奇技淫巧，自然是一力主张对洋人强硬。

“反正不能开战，开战拿什么去抵挡洋人？这是其一。其二则是户部没有银子，左大人在西北用兵还是借的洋债，借的债当然要还，欠一天都不行，而且洋债利息高达一分多，也不能拖欠。转年皇上就要大婚，

又需要一笔银子。直隶山西连年旱涝成灾，要豁免钱粮，都是只出不进。”宝璜认为必须准了曾国藩所请，把天津府县交部议罪，缉拿凶犯，并赔偿洋人损失。

“洋人要是不开枪，哪里会有这场祸事？起因总归是洋人太过蛮横。何况天津府县民声俱佳，凭什么治他们的罪？要治他们何罪？他们既没杀人，也没放火，岂不是欲加之罪？恐怕天津百姓也不答应。”李鸿藻向来佩服曾国藩是正人君子，不忍横加指责，但他竟然专为洋人辩护，因此也十分不满，“国家交往，论势也要论理，不能因为打不过就一味受欺负，那样岂不失去民心，民心一失，国将不国。”

沈桂芬在一边心平气和地劝道：“现在问题是，论势论理，我们都输给洋人。论势，我们没有洋人的坚船巨炮；论理，挖眼剖心纯属谣传，以此为由引起如此大祸，其曲可不是在我吗？”

.....

慈禧听着三个人的争论，不断用拇指去揉太阳穴。派曾国藩到天津原是盼着他如果查清了洋人挖眼剖心的事实，据理力争，赔些银子可了事。眼见事情越来越难办，就连曾国藩也为洋人辩护，为洋人喊冤，那么洋人恐怕没那么好打发，处理不好，再激出西狩热河的局面，如何得了？可京中的形势她十分清楚，从言官到百姓，无论了解不了解天津教案的实情开口都是一个字：打！谁敢说句软话，那就被骂作卖国贼。崇厚已经被人骂了好几年了，如果朝廷说句软话，肯定也被国人痛骂，只是他们不敢当面骂出来。不过她心里早有主见：和局必须维护，无论如何不能开战。那么，谁来担起卖国的骂名呢？她听着三人争执，心思却一刻未停，心里大约有了主意：“你们这么争徒劳无益，也不是老成谋国的大臣样子。”她不再揉太阳穴，转头又对慈安道，“姐姐，是战是和，关系国家存亡，我们姊妹俩定不了，也不能只听他们几个人的意见，我看还是让老六回朝，且不管他病好了没好，国家遇此大事，他如何能安心养病？咱们召开御前会议，兼听则明，偏听则暗。”

“是啊，大家都来说说看，也许能想出好办法。”慈安没有不同意的道理。

御前会议近二十个人，包括悼王、醇王、孚王等亲贵，大学士、军机大臣等重臣，御前大臣以及弘德殿行走的师傅。平时两宫垂帘在养心殿，最多不过十人，再多了就太挤了，所以御前会议改在乾清宫西暖阁。乾清宫是内廷最宏伟的宫殿，广九楹，深五楹，明朝的十四个皇帝和大清顺治、康熙两个皇帝都以乾清宫为寝宫，在这里居住、批答奏折。乾清宫正殿设御座，御座上方悬着顺治皇帝御笔亲书的“正大光明”匾，这个匾的背后就藏有始自雍正的密建皇储的“建储匣”。东暖阁是有名的三希堂，西暖阁是皇帝寝室，也是皇帝日常召见臣工的地方，地方足够大，用来召开二十余人的御前会议，绰绰有余。

曾国藩的奏折内容，参加御前会议的人已经尽知。他素著威望，心思缜密，办事稳妥，朝堂上下无出其右者。然而他会为洋人喊冤，实在有些出人意料。

“杀孩坏尸、采生配药，野番凶恶之族尚不肯为，英法各国乃著名大邦，岂肯为此残忍之行？以理决之，必无是事。”他把英法各国赞为著名大邦，那置我堂堂大清国，泱泱五千年文明于何地？

“彼以仁慈为名，反而受残酷之谤，故洋人愤愤不平也。”洋人仁慈吗？他要仁慈，会放火焚烧我万园之园，会向我大清官员开枪吗？许多人心怀不满，但以曾国藩的彪炳勋业，无人好意思开口诋毁，就难免拿总理衙门和军机处泄愤。

“奴才以为天津地方官没有罪，也不能治罪，他们不像有的官员专以媚外为能事，所以洋人看不惯他们。洋人是我大清的世仇，他们看不惯的人，就是大清的忠臣良民。天津百姓也不能治罪，他们是保护地方官的义民。谴责义民，于心何安？”醇郡王首先压不住心中愤怒，“纵使洋人没有挖眼剖心，他们在大清国土上蛮横无理，那个丰大业竟然敢在通商衙门开枪，又向知县开枪，绝非善类！民众已经愤如烈焰，他还要当众枪杀我官员，不是自求死路？打死他也是自找的。”

两宫垂帘以来，倚重的是恭亲王，醇郡王虽然尊贵，也受到两宫信赖，但毕竟未掌政柄。从前他能够心安理得地随遇而安，近年来静极思动，心热起来了，因此敢挑战六哥的权威，对洋务、政务，多有臧否。这次御前会议，完全是一副势不两立的架势。

醇郡王的话引起众人的附和，大学士官文、瑞常、朱凤标、倭仁，帝师李鸿藻、翁同龢也都认为如果杀地方官会失掉民心。总理衙门、军机处与恭亲王热心洋务的人，都有些灰头土脸，仿佛脊梁上写着卖国贼三个大字。

“大家都指责办事的人，有失公允！”总理衙门大臣董恂终于忍不住了。

总理衙门大臣中，恭亲王、文祥、宝鋆都兼着军机大臣，因此总理衙门这边，时年六十岁的董恂是费心劳神最多的一个。费心劳神都不在话下，让他气愤的是清流派对洋务的态度，尤其是对他本人，尤为刻薄可恨，认为他是总理衙门中最媚洋的人。英国驻华公使威妥玛曾经把美国著名诗人朗费罗的浪漫诗《人生颂》翻译成中文，无奈他中文水平有限，董恂自告奋勇，帮他润色成九首七言绝句，并亲笔抄在扇面上，托美国驻华公使蒲安臣转交给作者。此事深为清流所不耻，送董恂外号“董太师”——把他比作三国的大奸臣董卓。

“董太师”急赤白脸地辩解道：“洋人向来是论势不论理，动不动以武力胁迫。总理衙门与他们交涉，吃气受屈就是家常便饭。为的是是什么，还不是因为国家太弱，不能轻启衅端。受洋人的气也就罢了，局外人不

体谅，冷嘲热讽，臣等也只好忍气吞声。要讲痛快，我也愿向洋人大拍桌子，吹胡子瞪眼，甚至骂他们个狗血喷头。这倒是痛快了，那置国家于何地？比如这次天津事件，洋人兵舰就摆在大沽，动不动就开炮演习，无非是向我们警告。如果不答应洋人的要求，试问殿内各位拿什么去挡？如今西北还在乱中，请问各位，在沿海开战端，朝廷可承担得起？既然承担不起，洋人又提出了要求，请问各位，百姓不受委屈，地方官也不受委屈，此案如何善了？”

“为什么要我百姓义民受屈，为什么非要我地方官员而且是官声颇佳的地方官员去受屈，长此以往，朝廷岂不是要失掉民心？”醇郡王也是十分激动，“总理衙门专事与洋人交涉，交涉结果何以总是要让我官民受屈？”

“谁也不想受屈，也不愿受屈。只因国家太弱，没有办法的事。”董恂气喘吁吁，因为激动，胡须乱颤。

“我看不是国家太弱，是有人骨头太软，看见洋人腰就不直。昂起头来大声和洋人争辩又如何？你们据理力争了吗？”

下面又有人附和，天津民气可用，不如借此振作起来，大张挞伐，把洋人赶出天津。一直没说话的倭仁这时开口了：“太后、皇上，老臣每每想及教案，就忍不住心痛。自咸丰十年签订城下之盟，准许英法在我大清传教以来，教案几乎年年都有。每次教案了结，总是我大清吃亏，处分官员，刑禁乡民，赔款赔物。咸丰十一年，贵阳教案，官府赔款一万二千两白银；同治元年，南昌教案，赔款一万八千两白银；衡阳教案，赔款五万两，知县被革职；同治二年，重庆教案，处死两人，赔银二十三万两；同治五年，扬州教案，知府被撤职，赔款二万两，洋人犹嫌不足，还逼官府出面在教堂门前立碑保护；同治七年，遵义教案，五名地方官受处分，一人被判死刑，赔款七万两。两次酉阳教案，处死三人，先后赔银十一万两。而我死伤数百黎民百姓，何敢向法兰西国讨回半分公道！”

倭仁是东阁大学士，是清流领袖，权不重而位却尊，能搭腔的也就只有恭亲王了：“倭相忧国忧民令人感佩，不过也是没办法的事。各国传教受保护是和约议定的事项，我大清有诺必践，不能不遵。惩治闹事的百姓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如此严刑峻法，依然不断有人焚烧教堂，杀死教士，如果一味偏袒，怕是野火春风，愈加禁而不止，麻烦更大。”

“王爷，倭仁不能苟同！王爷不想一想，为什么我善良百姓一而再再而三地焚烧教堂？他们在我大清都做了什么？诱拐孩童，挖眼剖心，配制丹药，惨无人道。”倭仁打断了恭亲王的话。

恭亲王解释道：“倭相，这些不过都是传言，并无实证。据李鸿章说，洋人的医术与中医不同，治起病来有时需要动刀动剪，把坏死的肌肤器官割去，并非是挖眼剖心制造丹药。”

“王爷不要提李鸿章之流。他倚仗洋人起家，便事事追随洋人，其言可信乎？我大清最讲男女授受不亲，而西洋教士男女混居于教堂之内，诱引良家妇女入教，昼夜宣淫，与牲畜何异？”倭仁一听李鸿章的名字就来气。

恭亲王不得不再劝道：“那是因为中外习俗有异。我朝讲男女授受不亲，西洋人见面都要亲脸，这也不过是他们的礼节。”

“王爷何必处处护着洋人？请问王爷，一入洋教就不能敬祖先，不能拜神灵，天地之间，唯有所谓的天父最高贵，他们又置太后皇上于何地？我大清子民入洋教者日多，无君无父无伦常，大清将何以为国？”倭仁寸步不让。

这话问得太凶险，恭亲王不禁有些紧张，谨慎地回道：“我又何尝不憎恨洋教！前天英国公使阿礼国回国，话别时我对他说：把你们的教士和鸦片带走，你们就会受欢迎的。教士和鸦片一样，都是我最感头疼的事情。我也恨不得痛痛快快把他们赶走，眼不见心不烦，可是做得到吗？我们一忍再忍，为了什么？还不是为了暂不与他们闹翻，把洋务学到手，以夷制夷嘛！”

倭仁有些激动了，嘴唇直颤道：“王爷，洋务已经搞了快十年了，至今仍然不敢对洋人说个不字，越搞洋务胆子越小，越搞洋务的人越是崇洋媚外，上至朝廷大员，外至封疆大吏，血性倒不如一介百姓！前天有人抄了天津的反教揭帖，帖中说我等居民，数十百万，振臂一呼，同声相应，锄头扁担尽作利兵，白发黄童悉成劲旅。务将该邪教斩除净尽，不留遗孽，杀死一个，偿尔一命，杀死十个，偿尔十命。我大清四万万条性命奉陪到底，鼠辈夷人何惧之有！”

倭仁将洋务运动说得一文不名，也把恭亲王惹火了：“倭相，设立总理衙门专办洋务是先帝恩准施行的，难道先帝的见识还不及你？仿造外洋枪炮，以器制器也是太后皇上宵旰沥胆孜孜以求，你无端攻击洋务大业是何居心？至于揭帖中的血气，勇则勇矣，却不过是纸上谈兵！”

眼见得两人越争越不相让，慈禧打断道：“你们都不要说了。我看你们办洋务的骨头软，不办洋务的嘴皮子硬，都算不得端庄醇厚，都没有古大臣之风！”眼看主战的论调要起来，天津教案便难以了结，所谓擒贼擒王，主战最起劲的其实是醇郡王，因此她转头问道，“洋人欺我太甚，我也想一口气把他们灭掉。老七你们有什么办法，不怕洋人撕破脸皮，能把洋人灭掉？”

指责总理衙门振振有词，因为那都是站着说话不腰疼，可要拿出一个把洋人灭掉的法子，醇郡王没有，其他的人也没有。于是众人只好闭嘴。

沉默了一阵，慈禧又问道：“老六，你是什么意思？”

恭亲王病还未好利索，身体依然虚弱，殿内又闷热，众人苛责又急，因此他早就出了一头毛汗。其实他的意思不说也可知，无非是委曲求全。慈禧既然问到，他便不能不回：“奴才没什么好说的，只怕不答应曾国藩的条件，天津教案恐怕没法了结。”

宝鋆也附和道：“此时天津不知是什么局面，洋人兵舰虎视眈眈，听说法国增兵两千，英国人也在从香港调兵舰。天津百姓一腔怒火，洋人也是有恃无恐，就如同一堆干柴，一点火星就可引起冲天大火，如果朝廷不早拿主意，难免不生意外。”

“如果答应了洋人的要求，洋人得寸进尺，无休无止又该怎么办？”醇郡王还是不甘心。

“现在的要求还没答应，说将来为时过早。眼下最要紧的是稳住洋人，不要闹得不可收拾，然后再由总理衙门和曾国藩去与洋人争，争得一分是一分。还有必须调兵入卫，曾国藩已经调三千铭军北上，恐怕还不够。”恭亲王也开始着手其他打算。

“说得极是，直隶防务空虚，说什么都是空谈。西北局势已经稍解，可让李鸿章带他的淮军入卫直隶。”慈禧又转头问醇郡王，“老七，如果不答应曾国藩的要求，你们可有何良策，能不让洋人闹起来？”

“奴才也无善策，只是民心不可失。”

“你说得也有道理。告诉曾国藩，和局固宜保全，民心尤不可失。”慈禧三言两语，把两派的意思都兼顾到了，“曾国藩所请照准，但要提醒他不能让洋人得寸进尺。”

此时，董恂又进言道：“按洋人惯例，出了这样的重大事件应该派出专差到法国直接面见法皇，反而更好了结。比只与罗叔亚交涉，反而更直接。”

其实，董恂奉恭亲王之意与海关总税务司赫德请教后，是打算派出专使去法国道歉，以取得法皇的原谅。可是堂堂天朝上国，如何能去蛮夷国家道歉？董恂只好含糊说派专使去面见法皇。慈禧一听，觉得这不失为一个办法，就问道：“去面见法皇，怎么说？”

董恂仍然不敢说道歉的话，继续含混道：“回太后的话，应该表明我朝敦睦邦交之意，同时说明我朝为敦睦邦交所做的万般努力。”

慈禧有些犹疑道：“能见法皇当面说清最好，只是这个差使要远涉重洋，谁堪当此重任？”

“三口通商大臣崇厚可当此任。他经年与洋人交涉，而且天津教案他最清楚来龙去脉。”恭亲王立即建议。

派崇厚去的确合适，除了他身份恰当，其实还救他出了火坑。满人当要职的本来不多，崇厚因教案再折进去也可惜，所以慈禧同意了：“好，你们拟旨来看。崇厚的缺由谁来领，你们也要一并考虑。”

第二章 曾国藩回任两江 李鸿章总督直隶

按御前会议的结果，军机处给曾国藩及沿海督抚一份廷寄，内容自然是指授方略，除要求战备外，还指示：“洋人诡譎成性，得寸进尺，若事事遂其所求，将来何所底止？是欲弭衅而仍不免启衅也。此后如洋人仍有要挟，恫吓之语，曾国藩务当力持正论，据理驳斥，庶可以折敌焰而张国威。总之和局固宜保全，民心尤不可失。曾国藩总当体察人情向背，全局通筹。”

这份廷寄其实照顾了主战清流的情绪，听上去好像朝廷一力主战，是曾国藩“事事遂其所求”，太过软弱。其实朝廷的真实意思仍然是求和，但是不肯去背软弱的骂名，和局固宜保全，民心尤不可失，依然把难题推给了曾国藩。

除了这份廷寄，内阁则明发了一份上谕，是按曾国藩所请将他的奏折明发天下。但明发的内容只是部分摘抄，大家看到的是曾国藩为洋人喊冤，认为洋人是文明国家，不可能干挖眼剖心的恶行。而他是如何得出这番结论的原因，却只有只言片语。因此，看到上谕的人无不认为曾国藩是被洋人买通了，做了可耻的汉奸。

京中清流最先得到的消息，无不痛骂曾国藩枉为国家柱石。他的同年、同乡纷纷写信，客气地表示惋惜，不客气的满纸责问。向以曾国藩为骄傲的湖南同乡更是深以为耻，竟把湖南会馆中曾国藩所题匾额烧毁。

最让曾国藩尴尬的是，朝廷已旨准将知府张光藻、知县刘杰交部议罪，但刑部却不肯接收。他们的理由也冠冕堂皇，说如果把两人押解进京，法国公使罗叔亚则非要来听审，实在有失朝廷颜面。因此，府县官员不能押解进京，而是在天津就审。上谕说——

曾国藩等应于张光藻等抵津后，先后取具亲供，照会罗叔亚。如罗叔亚仍自狡执，自应询问该使府县帮同主使究竟有何证据，即得之传闻，亦应将闻自何人确凿指出，再行当堂质讯以昭核实。若以游移无据之词，欲将该府县正法，断不能如此办理也。张光藻等既在天津传质，罗叔亚自亦应在津。如罗叔亚进京更无转圜地步，曾国藩等谅亦统筹全局，熟计深思。将此由六百里密谕知之。

明明是无人肯接烫手的山芋，却把难题推给他来处理，又如此堂皇，仿佛他连审案的常识也不懂。这份密谕让曾国藩十分懊恼，同时他又接到儿子曾纪泽的信，也是劝说不该拿地方官议罪。曾纪泽是曾国藩的长子，向来对父亲极是恭顺，可在这封信里，他却毫不隐瞒自己的观点：“撤道、府、县三官，诚足以悦洋人之意，然若因此遂失民心，则所损者大，而患方未已，似宜斟酌尽善，然后行之。男窃谓此次洋务之所以棘手者，不徒在洋人凶悍、百姓之刁蛮，又在于部署（指总理衙

门)、商臣(指崇厚)毫无远虑,祸难未至而先自扰乱也。此时事务,最不可先失民心,欲得民心,在于保全好官而缓言辑凶。”

曾国藩知道拿地方官治罪肯定要得罪清议,只是没想到后果如此严重。朝廷要他力保和局,却要表现出一副强硬的态度,曾国藩心里窝囊,多少有些被朝廷出卖的感觉。想想如果民心尽失,天津百姓对他这位总督大失所望,再出事端,他就是维持和局也未必能办得到。因此,他当天给儿子复信——

字谕纪泽儿:

罗叔亚十九日到津,初见尚属和平,二十一二日大变初态,以兵船要挟,须将府县及陈国瑞三人抵命。不得已从地山(指崇厚)之计,竟将府县奏参革职,交部治罪。三人俱无大过,张守尤洽民望。吾此举内疚于神明,外惭于清议,远近皆将唾骂,而大局未必能曲全,日内当再有波澜。吾目昏头晕,心胆俱裂,不料老年遇此大难。兹将罗使照会及吾复照抄去,以明父之隐忍,实非得已也。

余自来津,诸事唯崇公(指崇厚)之言是听,摯甫等皆咎余不应随人作计,名裂而无救于身之败。余才衰思枯,心力不劲,竟无善策,唯临难不敢苟免,此则虽老不改耳。此谕。

涤生手示

第二天,法国公使罗叔亚再次提交照会,要求将天津府县官员和陈国瑞正法,并缉拿凶犯。曾国藩这次毫不犹豫地回复道:“要治地方官员之罪,必须有确凿证据。至于凶犯,本督一至天津就督责地方在查办,然而当时情形混乱,取证极难,尚需时日。”

下午崇厚也来见曾国藩,并通报:“侯相,今天上午下官在紫竹林会见了法国水师提督都伯理,他说必须拿地方官员正法,而且要尽快缉拿正凶,明天四时前不答复,他们就要进京与总理衙门交涉。”

此时,曾国藩对崇厚的看法已有些改变,回想他到天津以来的交往,觉得此人的确太过媚洋,自己也信他太甚,与洋人交涉才太过软弱,所以果绝地回道:“这个绝对做不到。交部议罪已经有些过分,把名声俱佳的地方官正法,那可真是汉奸了。”

崇厚也感觉出了曾国藩态度的变化,又说道:“法国人又从广东征募四千匪徒,凶悍异常,只怕不答应洋人,他们有可能进攻天津。”

曾国藩捋着胡须道:“我不答应又能怎样?”

“大沽口的兵舰又增了一艘,听说是俄国的。”

曾国藩冷笑道:“他们有兵舰,总不能开到京城去。他们若上了岸,

便是旱鸭子。我已密调铭军到天津，李少荃正从陕西星夜兼程而来。洋人有洋枪洋炮，李少荃的淮军也不缺落地开花弹。有本督在，洋人想进京恐怕没那么容易，他们要开战，先得踏着我的尸体过天津。”

闻言，崇厚大惊失色，他以为曾国藩真已拿定了不惜开战的决心，从前的软弱，也许只是为了赢得时间从容调兵。崇厚已得到旨意，让他交卸后就起程去法国。如果他去了法国，两国却开了战，他怎么交涉？如果能够让罗叔亚满意，他在法国的差使也好办。他觉得曾国藩转而强硬，能够把他调走最好。告辞回去，他立即密奏朝廷，说曾国藩病体加重，当客呕吐，请简派重臣接替。

崇厚的奏折到京，朝廷真动起了派人接替曾国藩的念头。原因有三：一是曾国藩被人骂作卖国贼，已难孚众望。另派人前往，也算救曾国藩出火坑。二是罗叔亚进京，指责曾国藩有意为地方官开脱，有意放走天津知府张光藻、知县刘杰回原籍以逃避制裁，而且辑凶不力，到天津已近两月，而只抓了七个正凶。三是曾国藩有些不听总理衙门招呼，尤其在缉拿凶犯上，总理衙门一催再催，而他总以难有确证为由推托。总理衙门怕洋人不耐烦了，事情难以收场。

接替曾国藩的人选，朝廷中枢其实已成竹在胸，那就是从陕西正赶往直隶的李鸿章。由李鸿章接替，再合适不过。一是李鸿章手里有淮军，可做战和两手准备。二是曾李二人是师承关系，学生接老师手里的烫手山芋最为合适。其三，李鸿章从带兵入沪起就与洋人交涉，驾驭洋人的能力连曾国藩也自愧不如。尤其他处理的教案，真是举重若轻，没给朝廷惹麻烦。

李鸿章处理第一起教案的时候，刚署理两江总督。洋人教士到总理衙门去交涉，要求归还金陵城的教堂财产。总理衙门将此事推给李鸿章，李鸿章一调查，发现此案是个陈年旧案。康熙年间，在金陵城有个洋人的教堂，规模还不小。到了雍正年间开始禁教，把传教士都打发走了。后来，教堂也被拆掉，盖起了民房。到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后，外国取得在中国传教的权力，法国传教士于是提出归还康熙年间建造的教堂。教堂早就拆毁建成民房，怎么还？地方官提出另选个地方给传教士，但传教士不答应，因为教堂原位置相当不错，位于金陵城繁华地带。

李鸿章接手教案后，立即上奏，说教案他可以妥善处理，但不能催得太紧。他知道总理衙门太怕洋人，只要一遇到教案，就督责地方委曲求全，尽快让洋人满意，免得闹心。但金陵百姓花钱买的地方，自己建的房子，怎么肯让出来？你如果来硬的强拆，非引起民乱不可。他认为最好的办法就是拖延，而且法国人也未必会因为这么一件事就动刀兵。所以，他上书总理衙门说——

彼族恫疑虚吓，是其惯技，得陇望蜀亦其常情。臣与交涉最久，如白齐文、戈登前事，风浪极大，究其曲不在我，以理相持，以诚相感，

终可消弭无形。至寻常传教之事，似不至以微嫌细故遂成决裂，亦不得因其恐吓逼迫遂无限制。且入手之初，彼气过盛而欲太奢，几莫测其所底止，况輿情不顺，公论弗然，势亦未可以勉强。故不能不缓宕以折其气，而逆制其无厌之心，此又办理洋务不得已之实情也。

李鸿章的意思就是一句话——不急，拖拖再说，拖到他们没脾气了，事情自然好办。

接下来他的确也就是这样办的。听说他接手教案，法国传教士就到总督府找他，他吩咐挡驾，传教士在大门外又吵又叫，李鸿章喝茶聊天，就是不理。拖了六七天，终于让传教士见了一面，然后好像真的调查起来，不过，他一直调查的是传教士在金陵的不法情事。传教士来问，李鸿章依然不见，只让下人告诉他，说总督大人非常重视，一直在深入调查。

一查查了半年多，法国公使出面，气怏怏地向李鸿章兴师问罪，李鸿章不待公使开口，便把几十份状纸推到公使面前，全是金陵百姓状告传教士和教民不法行径的。

法国公使道：“我来是为归还教会财产案，别的事不管。”

李鸿章笑着道：“公使应当管什么事我不清楚，我署理两江总督，两江的事情我都必须管，既然百姓状告传教士和教民，我自然要管。这些案子都互相关联，我不管也不行。”

法国公使哑口无言，他去总理衙门施压，李鸿章回复总理衙门，说尽管把一切事情推到他头上，让洋人与他交涉。这样又拖了两个月，江南教区主教亲自登门，态度完全变了，只希望能给个地方建教堂。李鸿章说道：“中国人的庙宇有许多建在山中，我就在东门外的山上给你们划片无主地，有山有水，再好不过了。”

主教嫌远，李鸿章则坚持不可能在城内划地方，这样民教混杂，难免生乱。这样讨价还价，最后在南京城外给他们划了一片地方了结此案。而这个结果，就是地方官最初拿出的方案，当初传教士无论如何都不肯答应，总理衙门也觉得这种处理办法根本不可能。可是让李鸿章拖了一年多后，法国传教士被拖得筋疲力尽，最终答应在城外建教堂。

总理衙门对李鸿章的手段十分惊奇，自然记忆犹新，因此，让李鸿章接替曾国藩处理教案，真是不二人选。

可把曾国藩放到哪里？毕竟他是国家勋臣。他身败名裂，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当了朝廷的替罪羊。朝廷明面上虽然不说，但心知肚明。所以，从慈禧到恭亲王，都觉得必须让曾国藩有个合适的去处。

正在发愁的时候，两江总督马新贻被人刺死了。

马新贻（1821—1870年），字谷山，号燕门，又号铁舫，回族，山东菏泽人。他是李鸿章的同年进士，也是靠与太平军、捻军作战起家的。两年前，曾国藩调任直隶，两江总督空缺，当时李鸿章满怀热望，可朝廷怕湘淮势力在两江根深蒂固，因此将资望浅于李鸿章的马新贻从浙江巡抚任上补任两江总督。他到两江后，很重视练兵，经常到督署东边的校场去检阅。校场紧挨总督府，从一个偏门就能直接过去。所以每次去校场，他总是走这个偏门，身边所带就是两个贴身亲兵和一个亲信长随。

七月二十六日这天，他检阅完后回督署，走过偏门后，突然有人跪下高举状子喊冤。马新贻亲自去扶，不想那人一把抓住他的胳膊，反手一刀扎进他的胸脯，跟随的人根本来不及反应。

马新贻死了，需要派新总督。而堂堂两江总督竟然连命也保不住，可见两江并不安定，非派威望素著的重臣不可。而曾国藩部旧遍布两江，又是湘军领袖，由他前去定能镇得住。因此朝廷很快发布上谕，曾国藩回任两江总督，而正从陕西赶往直隶的李鸿章，则接替曾国藩出任直隶总督。

让李鸿章带兵入卫和总督直隶的消息都让他大喜过望，甚至可称为双喜临门。不但救他出了火坑，而且把他推上了天下督抚之首的位置。

两年前平定捻军后，曾国藩总督直隶，李鸿章回任湖广总督，而资历不及他的同年马新贻则出任两江总督，李鸿章自然有些不痛快。其实，在湖广总督任上，他真正治理湖广的时候并不多，朝廷先是让他去四川查吴棠贪墨的案子，顺便处理酉阳教案，前后用了半年多。回武昌不久，贵州苗民造反，朝廷又让他带兵去贵州。贵州偏远之地，打仗毫无把握不说，远离中枢，即便是打了胜仗，时日稍长，岂不会被人淡忘？所以他以要训练步兵为由，迟迟不肯起行。接着，陕西战事出了挫折，刘松山战死，形势危机，朝廷又改派他去陕西。

在西北统帅大军的是左宗棠，李鸿章如何愿意去受他的窝囊气。所以他又上奏朝廷，说西北作战，非有马队不可。他以此为理由，在武昌拖了两个月又走了一个月才到潼关，在潼关停留一个多月，又走了半个月才到西安，这时已经六月底，天津教案已经发生了一个多月。

到西安没几天，还没来得及去与左宗棠相商，七月初四，他便接到带兵入卫的上谕——

本日据崇厚奏称，曾国藩病症复发，卧床不起，势甚危笃，事机十分棘手等语。法国水师提督都伯理到津，且以兵船恫喝，势将决裂。本日已派毛昶熙前往天津，会同曾国藩办理。并令丁日昌由海道赴津，帮同商办。唯该国既有兵船到津，亟应豫筹备御，曾国藩病势甚重，一时实乏知兵大员。刻下陕省军情稍松，着李鸿章移缓就急，酌带郭松林等军克日起程，驰赴近畿一带驻扎。届时察看情形，候旨调派。现在事势

紧急，该督务须迅速前进，毋稍迟误。其陕省防剿事宜即着知照左宗棠妥筹办理，将此由六百里加紧密谕知之。

接到这份上谕，李鸿章十分高兴。他当天就传知郭松林、周盛传等军马上启程。他则于第二天先带八营启程，计划到潼关渡黄河，取道山西驰赴直隶。同时他给署理湖广总督的大哥李瀚章写信，让他帮办粮草军火，又上奏请刘铭传帮办军务，其行动之迅速，简直如同逃离虎口。他在给曾国藩的信中说：“在陕本为赘疣，借此消差，氓然无迹，一意驱车渡河。”

直隶总督肩负拱卫京师之责，世称天下督抚之首，非亲信重臣不能获任。李鸿章得此重任，无疑证明他的地位已经超过乃师曾国藩。换句话说，他的淮系势力正式压倒了曾国藩的湘系。对李鸿章而言，更让他高兴的是，淮军的饷源地又增一省。平定捻军后，为了打消朝廷的顾虑，他主动裁撤淮军五十余营，但七十五营精锐保留下来，其中铭军二十余营留防直鲁交界的张秋、东昌，以备曾国藩调遣；庆、勋两军二十营驻防江苏，他则自带郭松林武毅军、周盛传盛军和亲军枪炮队十九营赴湖北。随后潘鼎新回任山东藩司，鼎军七营驻防鲁境。淮军防区从江苏一省而扩展至苏、鄂、鲁三省。如今他总督直隶，直隶自然也成为淮军防队和饷源地。直鲁为畿辅重地，苏鄂为财富之区，淮军虽非国家经制之师，但其作用已然超过八旗绿营。

随行的将领、幕僚都来祝贺，获鹿知县得悉消息也来祝贺。等打发走各路贺客，他亲笔上折谢恩。虽是官样文章，但不能不动一番脑筋。首先，他要表明自己效忠朝廷、效忠皇上的决心，还要表明自己接任后的态度，那就是一切按照曾国藩的旧章办事。之所以要如此表白，一则天津形势正在紧张之中，朝廷最希望的是一个稳字，他最好不要折腾；曾国藩是他的老师，尊重师门也不宜新官上任乱放火。李鸿章文幕出身，倚马可待，略作润色便出来了——

奏为恭谢天恩，仰祈圣鉴事。窃臣于获鹿县行次接准兵部火票递到，同治九年八月初三日内阁奉上谕：直隶总督着李鸿章调补。钦此！当即恭设香案，望阙叩头谢恩讫。伏念臣才识疏庸，屡膺疆寄，自去春位楚以后，使蜀援秦，驰驱不息，在任之日少，在外之日多，地方吏治愧未能尽心整饬，悚惕方深。兹蒙简命调任畿疆，值海防吃紧之秋，正臣职难宽之日。唯畿辅要区，为皇都拱卫，根本大计，纲纪攸关，稍存瞻顾之心，即昧公忠之义。现在津案未结，河工待修，凡柔远能迓、练军、保民诸事，皆当规划阔远，非老成硕望如曾国藩不足以资镇抚。臣虽枵昧，何敢畏难诿卸，上负圣明？唯有勉竭愚忱，一守曾国藩旧章，实力讲求，倍矢兢惕，以图报称而慰宸廑。

然后，他再给曾国藩一封亲笔信，自然要谦虚几句——“鸿章知无退步，不得不纯任自然，非真能任艰巨者。”另外报告自己的行程，“旨催赴津，拟在此休息一日，过保定再驻数日，或留亲军于彼，间由水路来谒。”

八月十二日，他到达了直隶总督府驻地保定，便不再往前走了，决定在此驻扎几日。原因倒不是太过劳累，而是天津教案的缘故。天津教案的办理情形，曾国藩经常有书信给李鸿章。总理衙门受到法国公使的胁迫，一再督促曾国藩对天津府县治罪，捉拿杀洋人的凶犯抵命。天津府县无罪可治，而打死洋人的人到底是谁，取证实任困难。两个多月时间，曾国藩只拿到确有证供者七人，略有证供者二十余人。朝廷觉得太少，没法向洋人交代，要求将来正法的正凶，应当与洋人死亡人数相当。曾国藩实在没有办法，与从乘轮船赶到天津会办教案的江苏巡抚丁日昌反复商讨，只得变通办理，只要有两个人证明打过洋人，就以正凶定案。这样拼凑下来，曾国藩打算正法二十人左右，再军流、徒罪一部分。天津知府张光藻、知县刘杰充军黑龙江。

李鸿章知道这样处理一批人犯，洋人未必能满意，而朝野上下则必定痛骂曾国藩。天津教案是个大泥坑，曾国藩已经滚了一身泥，弄得身败名裂。如果自己如朝廷要求急匆匆去天津赴任接手，他必定也成为千夫所指的罪人。这样的傻事，他李鸿章不能做，这样的冤大头，他李鸿章不能当。反正曾国藩已经落了一身骂名，不妨让他挨骂到底，待他把处理结果上奏后，他再去接任，所以他以中暑为名在保定住了下来。住了两天，他觉得这点小聪明瞒不过阅历丰富的曾国藩，不如干脆说到明处，老师能够体谅最好。所以他给曾国藩写了一封亲笔信说：“津案拿犯一节，实为题中要义，而三辅绅民与都中士大夫群以为怪。鸿章冒暑远行，莅省后委顿异常，不得不略微休息，兼以初政即犯众恶，实为政之大忌。尊处能将凶犯议抵依限议结，鸿章到津，未了各事必全力担承。”

曾国藩理解这位学生的心情，自己已身败名裂，再让高足滚一身泥，确实也没必要，因此他就尽快分两批上奏处理方案：张光藻、刘杰革职，发往黑龙江效力；正法凶犯二十名，充军流放二十九名；赔偿抚恤共计四十九万七千两白银；派崇厚为特使，前往法国道歉。

此折一上，曾国藩再次被骂。李鸿章则于朝廷批准方案后起程去天津，于八月二十五日到达。天津城内外到处是揭帖，“卖国贼”“洋走狗”“法国人的孝子贤孙”，骂曾国藩、骂丁日昌。许多揭帖重叠相加，看来是揭了又贴，揭不胜揭。丁日昌到天津会办教案，也被骂得狗血喷头，有些出乎李鸿章的意料，可见天津百姓与朝廷的态度相距十万八千里，要妥善处理，绝非易事。

第二天，他前去通商衙门拜见曾国藩，见面就要行跪拜大礼。曾国藩连忙两手虚扶制止道：“少荃不可，如今你已是天下督抚之首，断不可行此礼。”

曾纪鸿连忙过去扶李鸿章，曾国藩的心腹幕僚薛福成，则亲自奉茶。

曾国藩握住李鸿章的手说道：“少荃，天津教案，我是内愧神明，外惭清议，真是无颜面对。”

“老师不必如此说，老师以大局为重，不开战端，老成谋国，处置极为妥当。大清朝野，无论谁来处置，都不可能比老师高明。”曾国藩知道李鸿章是安慰他，但毕竟心头稍稍宽慰。

两人又互相问候了身体起居，曾国藩这才问道：“少荃，你怎么看这次教案？”

李鸿章坦言道：“完全是谣言导致的劫难。老师说得不错，挖眼剖心，就是野蛮国家也不可为，何况英法这样的文明大国？可是偏偏有人信。洋人挖眼剖心种种说法已非一日，从江南到江北，皆有此类传言。本来百姓就仇视洋教，这样的传言岂不是火上浇油？老师要求朝廷把津案调查情形明发天下，让朝野都知道洋人并无挖眼剖心的恶行，不要轻信谣言，不要以谣言为理由去攻击洋人，这才是以水灭火之道，甚至可称是釜底抽薪。可惜不少地方官不明事理，往往火上浇油。”

薛福成插言道：“有些地方官未必不知道这是谣言，可为了保护百姓的一片爱国至诚，所以不加制止。”

“叔耘，妄杀洋人不是爱国至诚，纵容这种行为更不是保护百姓的爱国心，这是愚民蠢策。本来我朝就以泱泱上国自居，以为洋人洋务不必学也不能学，每倡一项洋务必然是阻挠重重。如今我们再放任洋人挖眼剖心的无稽之谈盛行朝野，岂不更加让我们蔑视洋人国家的文明，推行洋务岂不更加艰难？打个比方说，你与对手对阵，光明正大的办法应该是练好你的武艺，而不是往对方身上泼脏水，你把他污得不像样，并不降低他的实力，而你可能因为轻视他的实力而吃更大的亏。现在西方列强，都在你追我赶，比着赛看谁的军备厉害、商业发达，没有哪一个国家靠愚民蠢策来兴国。”李鸿章又洋洋洒洒说了一大通话。

曾国藩叹道：“少荃说得极是，我当初坚持要朝廷明发我的调查，就是想让朝野上下知道，这场教案天津百姓也是有错的地方。谁料无人肯信，反倒说我是被洋人收买，真是让人无话可说。”

“朝廷明发的上谕是摘录老师的奏折，不免前言不搭后语，尤其是老师所做的分析，把国人误解洋教的原因分析得十分透彻，如果仔细读过，对洋教的种种疑惑、揣测或可豁然开朗。可是朝廷的明发断章取义，反而让国人误解了老师。”李鸿章一语道破。

“国人误解洋教，要说到根本还是中西文化不同。国人敬畏祖先视为当然，数典忘祖视为不肖之辈，人过世后入祠堂享受后辈香火，逢年过节则进香祭祖。而洋人只信天主，入了教就不能给祖宗烧纸上的香，这样的洋教怎能得到国人的认同？因此，凡入教的人必被骂为洋奴汉奸、不肖之辈。因此，善良之辈罕有入教者，入教者多是地痞恶棍。而洋人为了吸引教徒，一味偏袒教民，民教发生纠纷，便黑白颠倒，指鹿为马，而朝廷太过软弱，让地方官一味迁就，结果传教士干预地方，欺压良民，恶性循环，以至于教案不断。国人本来就看不惯洋教，洋教士和教

民又仗势欺人，朝廷则一味软弱，百姓胸中的窝囊气越聚越多，就如干柴烈火，一个火星就可烈焰升腾。现在地方官最难当，如果佑民抑教，洋教士不答应，动不动就去找总理衙门，总理衙门必定要地方妥协；如果扶教惩民，使民气沮丧，就是驱民归敌。更为可虑的是，入教的人越来越多，数十年后，如遇变故，中国还有御敌之兵吗？”薛福成所言，虽然不乏书生气，但这番见识已经十分难得。

李鸿章听了后又道：“叔耘所虑深远。朝廷之所以软弱，根本还是我们国家太弱的缘故，而要赶上洋人国家，就得谋求和局，有几十年的和局，我们大办洋务，待国力强大了，我们便不必事事看洋人脸色。譬如这次天津教案，如果我们也有铁甲钢舰泊在大沽，便可不卑不亢与洋人协商，老师又何必胆战心惊，受这么多委屈。国家太弱，就连老师这样的国之柱石也难免受洋人窝囊气。所以，眼下尽快把教案了结，洋人撤走兵舰，咱们能好好办几件洋务，便是为老师出了口气。”

“少荃，朝廷已经旨准我上报的办理方案。我所抱愧的是张太守、刘明府充军黑龙江，两人并无大过，是陪老夫一道为国家受屈。”曾国藩拍拍李鸿章的手背，以示心领。

李鸿章建议道：“老师对张太守、刘明府已庇佑有加，只怪洋人逼迫太甚，非要天津府县抵命，老师不得不遵从朝廷旨意治罪，两人应当明白老师的苦心。学生倒觉得老师徒然苦恼无益，不如设法多筹些川资，对他两人有实际的帮助，这也算是一个切实的安慰。”

“我也正有此意，已经从我养廉银中拿出三千两。”曾国藩连连点头。

“老师清廉自守，拿出三千两已属不易。学生再想办法筹集万把两，以老师名义转交两位的家人。老师即将回任两江，这件事由我来想办法最为恰当。”李鸿章把这个事揽了过来。

“少荃，接下来的善后都交给你了。我最近精神委顿，连公文也不能及时处理，但愿洋人不会再有其他妄求。”

“老师放心，一切由学生来与他们纠缠。”李鸿章忽然想起一事，“我听说法、布两国开战，法国大败，这倒是了结教案的好时机，我们不妨利用一下。”

法当然是指法兰西帝国，布则是指普鲁士，当时翻译为布鲁士。普法两国为争夺欧洲霸权，关系长期紧张，1870年7月19日，法国对普宣战。战争开始后，法军接连败北，9月2日，拿破仑三世亲率近十万名法军在色当投降。此时，消息刚刚传到中国。李鸿章留意各国大势，无论走到哪里，上海的新闻纸总以最快速度递到他手中。

没想到曾国藩摇头道：“我也听说了，不过，万里之外的战局如何能够利用？所以我劝你不要有此想法，也不要将这种消息入奏，不然朝中

那些主战派再起了开战的念头，岂不是贻害无穷？”

“老师说得极是，学生定然不会以此入奏，不过，总理衙门想必已经知道了。”

“他们知道是他们的事，最好他们也不要以为有机可乘，再想三想四。京中清议皆以为可以一战，如果真有一战，即使今年能侥幸获胜，那么明年、后年呢？即使天津能支持，大清万里海疆，又没有洋人那样的兵舰，东南沿海怎么御敌？轻开战端，少不了又是缔结丧权辱国的条约，所以我宁愿挨骂也要力维和局。少荃你最知道，洋人向来论势不论理，我国势积弱，不委曲求全又能如何？”

李鸿章知道，老师是怕他起了主战的念头。和洋人据理一争的念头是有的，主战无论如何他连想也没想过：“谨记老师教诲。自古以来，战和之间，局外人好作议论，不谅局中人的艰难，动不动就高呼一战，以为真能挽救大局，等真动起手来，国家受无穷之累，而他们反得清议好名。学生说句不敬的话，老师太在意这些人的议论，老师为国家计所受委屈有谁尽知？而他们信口谩骂，尖酸刻薄已极。学生拿这些人只当跳梁小丑，老师也不必太放在心上，屈坏了身子，受累的是自己。”

“要论心胸开阔，我不及少荃。”曾国藩拍了拍李鸿章的手。

李鸿章看曾国藩疲倦不堪，就告辞了。薛福成借口去送，一直到了通商衙门门口才与他说话：“伯相，侯相为了保和局，外受洋人逼迫，内受清流痛骂，我们看在眼里，急在心里，也气在心里。如果再责备侯相，真是没有心肠。可是在下看来，这次教案处理得太过软弱。朝廷一味保和局，底子里太软，但面子上又要强硬，因此一味逼迫侯相。侯相手里没顶用的兵，所以对洋人也是一味迁就，洋人也就得寸进尺。都知道伯相善于驾驭洋人，接下来与洋人谈判，但愿伯相不要太过软弱。应该让洋人知道，即便是只兔子，逼急了也会咬人。”

李鸿章笑了笑：“洋人连侯相面子也不给，我拿什么跟他们争？”

“这些年我留意了一下教案，对洋人总是太过软弱，地方官受委屈，百姓也是受委屈，畏惧洋人因循日久，非激出大祸来不行。天津教案不过是个小小的信号。”

李鸿章对薛福成的见识心里暗暗点头，嘴上却道：“教案太过复杂，并非软与硬、和与战那么简单。不过，你的提议我还是认真受教的。”

行馆中已经好多人在等待拜会。李鸿章看了手本，有新任天津道府县官员，有工部尚书、总理衙门行走、暂署三口通商大臣毛昶熙，有江苏巡抚、会办天津教案的老相识丁日昌。天津地方官可暂且不见，毛昶熙非见不可。

毛昶熙是河南怀庆府（今焦作）人，太平军起事后，他以左副都御

史的身份回原籍督办团练，后来又追随僧格林沁与捻军作战，因僧格林沁战死革职留任，回京入户部，不久擢左都御史兼署工部尚书。同治八年，授工部尚书，在总理衙门行走。他以知兵自许，所以天津教案发生、崇厚辞掉三口通商大臣后，他自告奋勇到天津署理三口通商大臣，探听法国舰队的虚实。

毛昶熙大李鸿章四岁，所以李鸿章对他十分尊重：“旭公，我是真心请教，对天津这场教案，你是怎么看？”

毛昶熙推辞道：“说不上请教。伯相最擅长与洋人打交道，我哪敢鲁班门前耍斧头？”

“旭公不必客气，你在总理衙门终日与洋人交涉，见识自然不同，我也是真心请教。”

“不瞒伯相，我还真有些想法。在我看来，在天津单设三口通商大臣，办理洋务海防，有些不合时宜。”如此求教，毛昶熙就不客气了。

为管理北方所有洋务、海防各事宜，咸丰十年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在天津新设三口通商事务大臣，管理天津、牛庄（后改营口）、登州（后改烟台）通商洋务事宜。毛昶熙认为，无论洋务还是商务，都与地方密切相关，三口通商大臣有绥靖地方之责，却无统辖文武之权。所以遇到通商、洋务方面的麻烦，地方官多是坐视，不肯相助。以天津教案为例，天津谣传洋教士挖眼剖心已久，而地方官却不来说一句话，任凭民间对教堂的仇恨迅速积聚。天津教案爆发前，天津知府还出了一个告示，让有婴孩的人家注意，有恶徒受人指使迷拐幼童，请妥为防范。而民间则都认为“受人指使”其实说的就是洋人指使，这个告示在一定程度上更加激化了矛盾。如果三口通商大臣有节制地方文武之权，地方文武必然主动配合，当百姓围攻天津教堂时，早就调兵前去处置，也不至于后来变成全城骚乱。

“所以我以为通商、洋务都是总督的权责，不宜专设通商大臣。从前长毛、捻子经常威胁京师，所以直隶总督必须驻保定加强省防，以尽拱卫之责，无力兼顾三口通商事宜。如今京师威胁早已解除，朝廷最大的威胁来自海上，直隶总督应当把更多的精力放到洋务海防上，兼署通商大臣更显十分迫切。”

听了这番话，李鸿章眼睛不禁一亮，如果此议成行，那他这个直隶总督的权势无疑随之扩大，不仅直隶，山东、盛京他都可以伸得上手。通商洋务都由他来一把抓，那将是多大舞台。当然，凡事都是利弊相生，譬如教案这样的烦心事，自然也要他这总督来打理。可是，他李鸿章并不怕麻烦。他是个能在麻烦中发现机会的人，对这一点，他颇为自信。所以，他立即拿定主意，要给这位毛尚书扣几顶高帽，让他今天的设想成为一个正式奏议。

当天晚上，李鸿章宴请了毛尚书，因此到了第二天才与他的老相识

丁日昌深谈。丁日昌在火器制造方面十分用心，受到曾国藩和李鸿章的器重。李鸿章在上海成立洋炮局后，专折奏调丁日昌帮他主持洋炮局，后来主持成立江南制造总局。丁日昌操守不好，贪墨出名，但李鸿章爱惜他的才能，因此一保再保。五六年间，他从一个知州到知府再到苏松太道、按察使，等李鸿章署理两江总督后，推荐亲信刘郇膏出任江苏巡抚，刘郇膏丁忧出缺，丁日昌随即补了江苏巡抚的实缺。可以说，李鸿章是丁日昌的贵人，而丁日昌对李鸿章也一直唯马首是瞻。

李鸿章一见丁日昌就道：“雨生，朝廷催着我尽快接手教案，你跟着侯相会办，最了解情况，你看我何时接手好？”

丁日昌回道：“宜速，但不宜急。”

原来，曾国藩打算正法、治罪的人员分两批奏报朝廷，第二批还没奏报。丁日昌的意思，既然曾国藩已经把骂名都担了起来，那么李鸿章就没必要再去沾手，就等曾国藩奏报第二批后再接手不迟。

“那时候要杀头还是充军，伯相都是执行朝廷的决定，天津人不会骂伯相。但是不能拖得太久，太久了对朝廷对侯相都说不过去。”

“是啊，我已经和老师说，教案的事不用他费心，我一力承担。第二批人犯，何时上奏？”

丁日昌道：“我催一下，今天下午就可出奏。伯相再迟三两日后接直隶督篆即可。”

“如今法国和布鲁士打仗，损失了十几万人，连法国皇帝都当了俘虏。我打算利用一下法布战事，让法国人尽早了事。只是我老师好像不愿在这上面做文章，雨生你怎么看？”

“当然要拿来做做文章，不然可惜了这大好机会。侯相的意思与洋人交往，也要讲个诚信，乘人之危非诚信之道。恕我直言，这就有些迂腐了。洋人与我们交往，不是经常乘我之危？譬如这次教案，他们也是看准了我海防薄弱，才敢这样寸步不让。现在法国人吃了败仗，恐怕也没心思在这上面耗，就是开战，他们未必有这个胆子。所以，不妨拿这事敲打一下法国人，不要再闹得不像话。”

李鸿章又问：“依你看，按侯相的奏议，正法二十人，法国人会不会见好就收？”

“那就看怎么与洋人谈了，这方面伯相堪称大清第一人。”丁日昌恭维道，“伯相当年驾驭洋人收放自如，华尔、白齐文、戈登都非善类，可是被伯相收拾得服服帖帖。”

“和洋人交往，就要据理力争，这是我的一个体会。”李鸿章对丁日昌的恭维坦然接受，“和局要保，但并非时时事事都大气也不敢喘，那样

洋人会更嚣张。昨天薛叔耘说了一句话很形象，他告诉我，要让洋人知道，兔子急了也会咬人。”

“是，即便让步，也不能太窝囊。只是分寸把握要恰到好处，就像放风筝，一味放线，让风筝收不回来不行，扯得太紧，风筝就会落地，或者把线扯断了，都不好。我会想法放出话去让天津人知道，洋人以兵舰胁迫，就是侯相的办法，洋人能否接受也很难说，这样将来伯相办理起来更容易见情于天津人。”

李鸿章拱手道：“这是老成谋事的办法，拜托。”

李鸿章正式接过直隶总督大印，次日法国公使罗叔亚就到他的行馆来见，他见面就埋怨中国百姓太野蛮，清廷办事太拖拉。李鸿章处理过的数起教案中，都与罗叔亚打过交道，对此人的行事风格十分清楚，如何对付他，心中自然有章法。

他喝着茶，一副不卑不亢的神情，等罗叔亚闭上嘴，他问翻译道：“罗使说完了吗？如果没说完，先让他说。”

罗叔亚虽然带着翻译，但他的中文不错，李鸿章的话听得明白。罗叔亚作为驻华公使，其使命自然是千方百计争取法国的利益。法国特别重视传教，因此与中国百姓的教案纠纷特别多。他处理的办法就是先吓唬地方官，如果地方官吓不住，再去吓唬总理衙门，让总理衙门给地方官施压。所以民间有个说法，百姓怕地方官，地方官怕朝廷，朝廷怕洋人，洋人怕百姓。在大清国交涉，李鸿章是令罗叔亚头疼的一个官员，在李鸿章面前，他其实有些色厉内荏。拿总理衙门来压李鸿章，也不太行得通，因为总理衙门知道李鸿章有办法对付洋人，因此一般都会说一切都由李鸿章处理。前几次教案处理，罗叔亚让李鸿章拖得一点脾气也没有，朝廷一发布李鸿章出任直隶总督的上谕，罗叔亚就暗自叫苦。看李鸿章的神情，听他说话的语气，就知道今天仍然唬不住他。

“罗使总是责备大清百姓，责备大清朝廷，难道在这件事情上，贵国官员没有责任吗？丰领事作为外交人员，先在通商衙门开枪，又在百姓面前向他们的父母官开枪，如果不是刘知县的随从救护，刘知县就被丰领事打死了。请问罗使，如果我国的外交人员在法国向贵国官员开枪，会是什么结果？法国百姓答应吗？”

罗叔亚强辩道：“法兰西帝国百姓不会像中国百姓那么野蛮。”

李鸿章则反驳道：“既然知道大清百姓野蛮，在百姓群情激愤的情况下，丰领事就应该先避避风头，他却要在通商衙门开枪，又在接近失控的百姓面前开枪，请问罗使，这是一个成熟的外交官应该有的行为吗？按百姓的说法，他这是找死。一个人要找死的话，谁也救不了他。”

“不管什么原因，中国百姓不能打死法兰西帝国的外交官和传教士。”

李鸿章又不软不硬地回道：“你说得也有道理。可是当时百姓听说丰领事已经打死了通商大臣，又亲眼见丰领事开枪打刘知县，百姓这才动的手。你说不管什么原因，百姓不能打死法国人，那我也可以说，不管什么原因，作为一个外交官，也不应该向大清官员开枪，何况法兰西号称世界文明国家。”

这下，罗叔亚又无话可说了。他哼哧半天后道：“总之法国死了好多人，中国必须拿地方官抵命，拿正凶抵命，赔偿法国的损失。而且，中国做事太无效率。”

“罗使指责大清做事太无效率，这话不对。”李鸿章继续道，“自从曾大人到天津后，就开始着手调查犯罪的人，而且立即决定给各国重建被毁的教堂赔偿财物损失，怎能指责他太无效率？现在已经决定杀人者偿命，并赔偿损失，已经是最公允的了，放在哪个国家恐怕也就这样处理。罗使应该知道，当时局势混乱，谁动手打人，取证极难。而且在百姓看来，他们都是护官的义民，百姓都颂扬他们，保护他们，没有人出来指证，要捉拿正凶，困难重重，即便如此，大清已经决定正法二十人，罗使还口口声声说大清做事太无效率，这话不符合事实。”

罗叔亚道：“天津地方官必须抵命。”

“你这种要求已经提了多少次了，你觉得这要求合理吗？天津地方官为什么抵命？你有证据证明他动手杀人了吗？他杀的又是谁，人证物证是什么？你说地方官指使百姓骚乱，你亲眼见过吗？没亲眼见过的话，你听谁说的，把他叫来签字画押。”

“大家都知道，许多人都说，李大人何必问我？”罗叔亚蛮不讲理。

李鸿章笑了笑：“贵国是文明国家，请问罗使，在贵国能以‘大家都知道，许多人都说’这样的理由治一个人的罪吗？治罪都难，却要杀人抵罪，不是太荒唐了吗？”

“我国舰队已经开赴天津，舰队的士兵都要为法国公民报仇。中国如不答应我们的要求，一切后果皆由中国自负。”罗叔亚又拿出法国军舰来威胁。

“我们已经做了许多让步，就是为了和平处理这件事，就是为了中法的友好大局。大清能让步的都已经让了，罗使却一再要求杀地方官抵命，我不知道是贵国的要求，还是罗使的要求？军队都是喜欢打仗的，因为打仗他们才有功劳。不但法国军舰希望打仗，就是我国的军队听说法国舰队陈兵大沽，他们也生气，也嚷着要打仗。我的四万淮军都要跟着我到天津来，他们说，海上我们打不过洋人，他们要登陆的话，我们也有开花大炮。我斥责了他们，硬把他们留在了保定。我们办外交的，不能任由军队胡来。如果事情处理不好，动不动就打仗，是外交人员的失败。我设身处地地为罗使想，贵国在法布战争中损失巨大，贵国恐怕也不愿再开战端，贵国百姓也不愿让他们的孩子万里之外来送命。”李鸿

章这段话说得软中带硬，既敲打了罗叔亚，又给他留了体面。

罗叔亚色厉内荏道：“李大人是觉得法国战败，就敢轻视法国，非要打仗吗？”

“不，我绝无此意，我与曾大人和朝廷一样，都希望和平，我今天和罗使来谈，就是谈怎么和平，不是谈怎么来打仗。罗使到底是什么要求，不妨说出来听听。”

“我们就是要求地方官抵命。今天我看李大人没有诚意，会谈就到这里吧。”罗叔亚说罢，气冲冲走了。

大家都有些担心，罗叔亚回去如果鼓动各国以军事要挟那就麻烦了。李鸿章当然也有些担心，但他觉得法国要想打仗早就打了，事情已经过了两个月，如今又被打得大败，自己的皇帝都当了俘虏，再来发动战争的可能不大。

果然，下午英国公使馆的翻译玛妥雅到李鸿章行馆来了。他与一直帮助李鸿章制造枪炮的英国人马格里关系不错，与李鸿章也有几面之缘。他熟悉官场规矩，见面先向李鸿章道贺。李鸿章很客气，特意让人给他煮了咖啡。玛妥雅连忙摇手道：“不必麻烦，我已经喝惯了茶叶，大人还是赏我杯茶喝吧。”

李鸿章高兴道：“好，那就请玛妥雅先生尝尝我们安徽的屯溪绿茶，此茶产于徽州的婺源，几年前运往香港，大受你们英国人的欢迎。你尝尝味道如何？”

玛妥雅尝了一口，连声称赞。李鸿章与外国人交往，从不主动询问，而是待他们说明来意。果然，玛妥雅开口了：“法国罗公使上午见过大人了，据说谈得不愉快？”

于是李鸿章把上午会谈的情况简单介绍，把大清已经尽心尽力的理由再说一遍，最后总结“罗使非要坚持拿地方官来抵命，实在说不过去。不但大清做不到，这样的要求世界任何一个国家也做不到；罗使所提要求，也不符合文明国家的惯例。”

玛妥雅解释道：“罗使的意思，是担心中国想拿法布战事有意拖延不办。”

李鸿章说：“断然不会。朝廷正在日夜缉拿凶犯，而且已经决定为各国修复教堂，足见大清厚待友好国家之意，绝无乘人之危的用意。这一点，请玛妥雅先生务必向贵国公使威妥玛阁下转达，并请威使从中调解，尽早平息此事，以免中外猜疑和误会。此事久拖不决，对各国商务也多有窒碍，想来也非各国所乐见。”

李鸿章又告诉玛妥雅，主战派一直在向朝廷和他本人施压，他在天

津办事很难；天津的百姓也责备官员处理太软弱，朝廷和曾大人拿出这样的处理结果，已经非常不容易，不如见好就收，否则夜长梦多，再生枝节，双方交涉两个多月的心血岂不白费？

过了一天，罗叔亚再次来见李鸿章，这次他的态度非常好：“我已经接到国内的训令，接受中国的处理方案。我将起程入京，与总理衙门交换相关正式文本。”

李鸿章也是相当客气，因为他并不愿开罪任何一国的公使。他像老朋友一样握住罗叔亚的手，拍了又拍道：“罗使两个多月来为两国和平友好奔忙，两国人民都感谢您。我本人早就备下几样礼物奉赠，以表谢意。”

其实李鸿章是临时起意，向人馈赠礼品，都是令人高兴的事情，古今中外，概莫能外。好在礼品也好准备，屯绿茶两篓、鸿福砚两方、景德镇瓷瓶一对。数日前两人唇枪舌剑带来的不快，完全消融了。

天津教案终于有个结果，李鸿章轻松了，但曾国藩心事反而益重。他缉拿的所谓二十个正凶，真正打死过洋人的其实没几人。有些人就是向洋人扔过砖头，或者放了一把火。但洋人和朝廷都逼迫他拿正凶，最后只有采取变通的办法。他夜里睡不好觉，白天也不能心安。李鸿章告诉他说：“他们与大人都是代国家受过，大人不必过于自责。我有个想法，从藩库里出一笔银子，正法的二十人无论是否冤枉，每人给五百两银子丧葬费，也算对他们有所补偿。”

“如此甚好，我也可以减一份愧疚。”

“我还有个想法，本不该告诉老师，一切责任由我承担。可是见老师如此自责，就忍不住要告诉老师。”

曾国藩有些诧异地问道：“少荃何出此言，有什么责任该老夫承担的就由老夫承担。”

李鸿章道出了心中所想：“老师承担不着。我是想，可否以部分死囚充进这二十人中正法，反正他们是该死之人，这样能替出一个是一个。”

“少荃，此法虽好，但风险太大，怕是没那么容易。行得通就行，行不通不必强做。”曾国藩的心头猛地一跳，这个办法风险极大，但也是让他心安的最有效办法。

“老师放心，学生会见机行事，绝不会拖泥带水。”李鸿章明白，老师其实很赞同。

第三章 幼童出洋多曲折 薪火相传报师恩

谕内阁：前据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奏，遵议尚书毛昶熙请撤三口通商大臣条陈。天津地方紧要，自宜因时变通。三口通商大臣一缺，着即行裁撤。所有应办各事宜，均着归直隶总督督饬该管道员经理，即由礼部颁给钦差大臣关防，用昭信守。并着该督于每年海口春融开冻后，移扎天津；冬令封河，再回省城。倘遇有紧要事件，必须回省料理，亦准其酌度情形，暂行回省，事竣仍赴津郡，以资兼顾。其山东登莱青道所管东海关、奉天奉锦道所管牛庄关均归该督统辖。唯中外交涉事务较繁，自应添设道员管理。着照所请，准其另设津海关道一缺，沿海地方均归专辖，直隶通省中外交涉事件，统归管理，兼令充直隶总督海防行营翼长。并责成该道督饬府县悉心妥办，仍随时稟请该督酌核办理。嗣后津海关道缺出，着由直隶总督拣员请补。其余未尽事宜，着李鸿章迅速妥议具奏。

这份明发上谕，时间是十月十二日，离工部尚书、总理衙门大臣毛昶熙从天津回到京师只有一个多月，这件事办得相当顺利。增设天津海关道一职是李鸿章提出来的，撤销了通商大臣，但总要有人专管这一块。天津已有天津道一职，按常理应该将天津道增加洋务、通商职能后改为天津海关道，但李鸿章建议朝廷，天津道继续保留。因为天津道有一项重要职司，就是负责一百余万石漕粮接运，繁难已极，牵涉精力很大，不可能再兼顾他职。新设海关道，不但要管理天津的两个海关，而且负责与各国领事交涉一切事宜，而且沿海地方均归专辖。所以此职相当重要，以洋务通商为主，又不仅限于洋务，与沿海府县均有隶属关系，因此也就避免了从前三口通商大臣遇事，则地方官坐视成败，不肯协助的问题。兼充直隶总督海防行营翼长，是李鸿章未雨绸缪，因为天津是京师的门户，而洋人动不动就将兵舰开过来相要挟，将来天津海防至关重要。让天津海关道兼充海防行营翼长，也是向朝廷暗示，将来北洋要加强海防。

至于人选，他奏调天津道陈钦出任。陈钦，山东历城人，十年前总理衙门成立，他考取了总理衙门章京。在总理衙门目闻目濡，对洋务、外交颇为内行。天津教案发生后，毛昶熙署理三口通商大臣，推荐陈钦出任天津道。陈钦是毛昶熙的亲信，办理洋务能力也强，所以李鸿章极力推荐他来担任天津海关道，朝廷很快批准。

此外，朝廷重新部署了全国的军队，又要加强天津防务，所以李鸿章的淮军都要重新派遣。广西记名提督、右江镇总兵周盛传部调到天津海口负责海防，直隶练军专防陆路要冲，湖北提督郭松林的武毅军则到湖北驻扎，刘铭传则带徐邦道部马队二营去了陕西。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无论去陕西的淮军还是新调直隶的淮军，都需要保证粮饷供应，所以他将设在武昌的淮军总粮台改为陕甘后路粮台，而在天津设淮军总粮台。营务处的文案盛宣怀多次表示愿到粮台历

练，李鸿章有意栽培，就让他会办粮台。

办理完这些事情，李鸿章决定回武昌一趟，与大哥李瀚章办交接。李鸿章出任湖广总督不久，朝廷就让他带兵去贵州，后来又让他去陕西，湖广总督一职就由浙江巡抚李瀚章前来署理。李鸿章出任直隶总督，李瀚章则实授湖广总督兼湖北巡抚。兄弟两人轮流坐镇湖广，自设湖广总督以来绝无仅有。按规矩，李鸿章早该去办交接，但继任者是他的大哥，反正出不了什么大毛病，何况他匆忙带兵入卫直隶，接着又处理教案，实在脱不开身，因此此事一直拖到天寒地冻的时节。

十一月十日，他到了武昌，先去拜见老母亲，问母亲愿不愿跟到保定去住。老母亲非常知足，道：“人家都夸我好福气，搬进武昌总督府，就不用挪动了，二儿子走了，大儿子接着。我呀，就待在武昌享福吧，保定那么远，以后再说吧。”

当天晚上，湖北布政使、按察使及武昌首府首县请两位总督赴宴，算是为兄弟两人庆贺。只是到了黄鹤楼才发现，兄弟两人怎么坐是个大问题。当时宴席上的座次非常讲究，各得其位，才能皆大欢喜。万一出错，有人坐了不该坐的椅子，那整个宴会便尴尬至极，甚至惹来埋怨和麻烦。李家两兄弟是前后任总督，又是亲兄弟。如果按官职大小，两人都是总督，但李鸿章是协办大学士，官位高于李瀚章，所以应该李鸿章坐上位；但李瀚章是哥，李鸿章是弟，兄长尊于老弟，按这个道理，李瀚章应该坐上位。何况李瀚章最讲究官威，在官场上以架子大出名，外号就是“李大架子”，下属参见行礼，从来是大咧咧安坐领受。宴席座次弄错，那可是犯了李家大爷的忌讳。大家千思万想，难得万全之策。

李鸿章看了一眼宴席情形，就知道大家为难的原因。他问湖北藩台道：“老兄，各位请我们两兄弟，是公义还是私情？”

“既有公义也有私情。”藩台回答。

李鸿章又笑了笑道：“几位不会只请我兄弟俩这一顿饭吧？”

众位都笑答：“哪里，我等能天天请到两位大人才好。”

“那么我问诸位一个问题，诸位办事是先公后私，还是先私后公？”李鸿章又问。

“当然是先公后私。”

李鸿章笑道：“那就好办了。今天这一桌算公义，那这上位就由我来坐；明天大家再办一桌，只论私谊，上位就由我老哥来坐，如何？”

难题迎刃而解，大家纷纷入座。最讲官面的李瀚章也痛痛快快地说道：“我家老二到湖北来，就算是客；我呢算是主人，当然要让客人坐上位。”

宴罢散席，湖北藩台对臬台道：“李伯相难怪会坐上疆吏之首的宝座，脑子确实灵光。今天谁坐上位的事情看似小事，其实也不小。”

“是呐！换了我，想破了脑袋也想不出这样的理由和办法来。”臬台也心悦诚服。

李鸿章要赶在腊月底回到保定，因为直隶的事太多，由不得他拖拉，所以十一月底就起程。女儿馨如和他已经十分熟悉，哭叫着不肯让他走。

馨如就是妙玉的女儿。妙玉因为生产时受到惊吓，又恨李鸿章关键时候抛弃她们母女，后来不知为何淹死在运河中，馨如全靠秋秋帮忙抚养。再后来，李鸿章平定捻军，沿运河南下，在济宁淮军总粮台遇到秋秋，了解了妙玉已死的情况后，他将馨如收为义女。他把孩子带回武昌，就交由母亲抚养。馨如与李鸿章十分亲近，李鸿章也知道她是自己的女儿，因此对她十分宠爱。这次回武昌只待了不到十天，父女就难舍难分。于是他决定，把馨如带到保定去，让赵夫人亲自抚育。

李鸿章回到天津，几份廷寄已经堆在案头。拆阅第一件就是喜事，朝廷准他所请，调湖北遇缺即补道沈保靖出任天津机器局总办。天津机器局是前三口通商大臣崇厚于同治六年（1867年）创办，直属于总理衙门。天津机器局分两期建设，先在天津城东贾家沽道建火药局，称东局，从英国购买机器，生产火药和铜帽；随后又在城南海光寺动工兴建南局，专门生产炸炮。两局刚刚开始生产，就发生天津教案，三口通商大臣一职成为直隶总督的兼差，所以天津机器局只能交由李鸿章来管理，虽然朝廷不情愿，但也没有办法。

李鸿章对机器局非常上心，决心大展拳脚，首先他就奏请把原来总办英国人妥弼士撤掉，因为他与崇厚关系密切，不过他的理由是这样重要的机器局让洋人来操纵，实不相宜。他推荐的总办沈保靖，当年曾与藩鼎新、刘秉璋一起跟着李文安、李鸿章父子学习，与李鸿章有师生之谊。李鸿章率淮军入沪后，召沈保靖入幕，专门制造洋枪洋炮，江南机器制造总局成立后，沈保靖出任会办。等李鸿章总督湖广后，正在丁忧的沈保靖又被李鸿章奏调营务处。他有会办江南制造总局的经历，自然成为第一人选。对天津机器局，李鸿章已经有一番筹划，要扩大东局规模，增加生产火药的生产线三条，撤掉南局，把相关设备归并到东局，真正形成一个火药、炸炮一体生产的机器局。

还有一封曾国藩的信，是谈派幼童出国留学的事情。对这件事，李鸿章十分佩服老师的眼界和担当。

这件事情的来龙去脉，要从美国留学归来的容闳说起。他从美国留学回来后，曾在广州美国公使馆、香港高等审判厅、上海海关等处任职，后为上海宝顺洋行经营丝茶生意，眼界相当开阔。他在安庆见过曾国藩，提出了直接到美国购买制器之器的建议，得到曾国藩的欣赏和信

任。曾国藩交给他六万多两银子去美国买回了一百多件机器，这才有了江南制造总局的成立。不过据容闳所说，当年他去安庆见曾国藩，最想提的建议其实是派遣中国学生出洋留学。因为他觉得发展教育、为国储材才是最重的；而为国储材，最要紧、急需的是储备掌握列国先进科学技术的人才，这要派人到国外去学，才能最见成效。但是，引荐的人对他说，曾总督最关心的就是制造洋枪洋炮和轮船，你提派人留学，总督未必感兴趣。所以容闳才提出购买机器的计划，而派遣留学生的计划只好搁置。但他一直耿耿于怀，丁日昌出任江苏巡抚后，容闳就向他提起这一计划。丁日昌也是倾心洋务的人，对这一计划很感兴趣，就让容闳起草一个说明，由他寄给军机大臣兼总理衙门大臣文祥，不巧文祥因病请假回籍，此事就不了了之。天津教案发生后，丁日昌北上协助曾国藩会办教案，就把容闳带到天津。调查的过程中，容闳有感于中外隔膜太深，诸多误会和谣言是造成天津教案的重要原因，因此派遣学生留洋，才能真正了解西洋文化，于是他把派遣留学生的计划重新提了出来。丁日昌把这个计划告诉曾国藩，希望借助他的威望引起朝廷的重视。曾国藩对这一计划非常感兴趣，立即与丁日昌联衔上书恭亲王。恭亲王十分赞同，但顾忌朝中清议，因此建议曾国藩思虑周全，拿出可行的计划后再正式出奏。

曾国藩回任两江，身体更加糟糕。但他对留学一事却未曾放下，让容闳拿出一个计划来，熟商之后又将方案寄给李鸿章，请他帮着参谋。

容闳制定的留学计划，总学额为一百二十名，招收十至十二岁的男童，每年派出三十名，分四批派完。出国前应在国内先入预备学堂，学习西文一年。学生在美国学习为期十五年，毕业后回国。为了使学生在外国留学期间能够继续学习汉语和经书，要派出教师若干人。为了安排、管理留学生的学习和生活，可以在美国成立大清留学生事务所，设两名监督，容闳是正监督，朝廷再派一名为副监督。经费由户部分年度拨付。

李鸿章认真看过这份留学计划，虽然比较完备，但还有不妥之处。一是招生的时候，应当与孩子的父母签订生死状，说明父母是自愿让孩子出国，如果因病去世，朝廷概不负责。二是经费，只要求户部拨付太笼统，因为户部年年都为银子发愁，如果到时候一拖再拖，孩子们在美国求告无门，实在不妥。海关税收比较可靠，而且洋人主事的海关比较守信用，因此明确经费每年由海关从洋税中拨付更妥当。三是容闳任监督未必合适。因为派学生出洋，必然受到守旧势力的反对，容闳本来就是从美国留学回来，守旧派视之为汉奸，对他出任监督必定不放心，因此应当选派一名翰林出身的人出任监督，能够减少阻力。四是因为学生需要学习一年西文，所以预备学堂应当尽快成立招生，等朝廷批准后再行动，那就太晚了。

曾国藩接到李鸿章的信函后对容闳道：“少荃这几条建议很好，你抓紧核算所需费用，拿出一个较为详细的说明。我写一封信你去上海找海关道，商量成立幼童出洋肄业局，也就是预备学校，由我幕中的刘开成

主持，你全权负责招生。”

正副监督的事，曾国藩颇费思量。李鸿章说得有道理，但真正了解美国情形的是容闳，首倡其事的也是容闳，事情有了眉目，却只让他任副监督，好像有些说不过去。但容闳反倒不以为意，留学计划是他多年的愿望，如今有望成行，怎么方便怎么来。曾国藩对此十分赞赏，其实他心中已经有人选，那就是刑部主事陈兰彬。

陈兰彬是广东花县人，二十四岁就中进士，选拔为翰林院庶吉士，充国史馆纂修。为人诚恳，但太过谨小慎微，且不善钻营，因此仕途不顺，任刑部主事近十年不得升迁。咸丰十年丁忧回籍，被曾国藩召入幕中，后来回京又任刑部主事近十年，仍然不得升迁。他曾托曾国藩幕中颇得信任的文案刘开成谋求外任，曾国藩觉得出任留学监督，这倒不失一个机会。所以让刘开成写信，问他意下如何。

曾国藩办事讲究的是光明正大，他觉得准备得差不多了，就正式出奏。慈禧觉得事关重大，除军机外，招内阁学士及亲贵大臣一起商议。

恭亲王向大家简要说明留学计划。醇郡王第一个反对，他的理由是：“京师建有同文馆，请洋人为教习，江南、金陵机器局、福州船政局都聘请洋人传授技艺，何必再到洋人国家学习？”

恭亲王解释道：“请洋人为师，虽然也能学到洋人技巧知识，但很难精通，只有派幼童直接到西洋国家，与西洋国家的孩童一起学习，亲自到洋人的工厂参观操作，才能把最根本的道理学到手。百闻不如一见，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就是这个道理。”

倭仁也表示反对，他的理由与醇郡王不同：“王爷，自我朝立国以来，只有朝鲜、日本等藩国派人来我朝学习，从未闻我朝去他国学习。为什么？因为我朝典章制度一切尽善，天下四方无出其右者。要派我聪颖子弟去夷人国家，白白丢了中学精华，沾染了洋人恶习，此风断不可开！”

“倭相，曾国藩说日本国十年前就已经派人赴西洋学习，可见西洋必有值得所学之处。孔圣人说，三人行必有我师，国家之间也是如此，派人去学习洋人长处有什么不好？”恭亲王耐心解释。

“王爷，把我们的子弟送到洋人国家学什么？几个月前洋人口口声声要让津郡化为焦土，而曾国藩却要朝廷派我子弟出洋学习，学他们横行霸道、见利忘义、不讲人伦吗？他……”倭仁一听曾国藩的名字就有些上火，有些支吾着说不出话来，缓过气来后连连咳嗽。

恭亲王连忙招呼人扶他回府休息，他气喘吁吁地说道：“你们不要在我面前提曾国藩，此前我为有曾国藩这么个同门深感自豪，津案之后，我深以为耻。”

倭仁被太监搀扶出去休息，大家继续廷议，却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谁也不能说服谁。慈禧也没有成见，也说不上支持不支持。她知道这么议下去不会有结果，不如先放放再说。等散朝后，她又对恭亲王道：“老六，我看倭仁病得不轻，毕竟他是先帝器重的老臣，又是皇帝的师傅，着太医去瞧瞧，争吵归争吵，你们同朝为臣，还是要互相体恤才是。”

恭亲王出宫后就带着太医去了倭府。听说是太后派来的太医，倭仁挣扎着要起身谢恩。恭亲王连忙劝道：“倭相就别拘礼了，躺着别动。”

太医把过脉便道：“倭大人是忧心太重，推开心，卧床静养就是。”

“我是杞人忧天呢。”

恭亲王知道他还在说气话，并不计较：“倭相，今天我来，一是来瞧瞧您，二也是来表示歉意。我平日俗务缠身，很少有机会与您长谈，在洋务上我们政见不同，有时候争执起来说话管前不顾后，您可不要放在心上。”

位高权重的亲王话说到如此份上，倭仁也够有面子了，他颤抖着手道：“王爷，您过虑了，我始终认为您是少有的贤王。您开明、谦和、勤恳，是咱满洲亲贵中最难得的。可是对您倡导的洋务，我的确不能妄赞。王爷，执政者最该维护的是人心，是礼义廉耻。就是学会了洋人枪炮、轮船那一套，文官贪墨，武将惧死，又如何能够保家保国保族保种？”

“倭相啊，您说的道理我也深以为然。办洋务也不是只要西学不学中学，我的想法是既学到洋人的技巧，又有您说的好操守，岂不更好？”

“王爷，鱼与熊掌不可兼得。洋人重商我重农，洋人嗜利我好义，本就是南辕北辙，跟着洋人学，只能是邯郸学步。”倭仁连连摇头。

恭亲王再要争辩，看到倭仁脸色灰暗，疲倦不堪，想想争也无益，反正争了快十年了都没个了断，今天再争除了让倭仁更郁闷外能有什么结果？因此他改口道：“倭相说得是。我不打扰了，您好好休息，皇上的功课还等着您呢。”

倭仁拉住恭亲王的手劝道：“王爷，我怕是不能再给皇上授读了。王爷能来看我，我甚是欣慰。我知道劝不了王爷，可听不听在王爷，说不说在我。曾国藩奏请派幼童出洋学习，这事万万不可。您想啊，孩子心地本是一张纸，极易被迷惑沾染，送到洋人国家，您还能指望他们懂君臣大义、礼义廉耻吗？没有君臣大义、礼义廉耻的年轻人，即便把洋人的奇技淫巧都学到手，对我大清又有何益？这是花钱糟蹋人才，不是为国储才。”

“倭相放心，太后说这件事暂不议了。”

恭亲王告辞出门，问太医倭仁的病情到底如何。

“倭大人怕是没几天了。”

“倭相是难得的耿介清正。”

“可惜倭相脑子不开化。”太医与恭亲王关系很好，说话也随和。

恭亲王却是另一番见解：“不可这样评价倭相。他们这代人与我们毕竟不同，我们年轻时看到的就是洋人横扫我大清，所以不得不考虑我朝差在哪里。而倭相他们这代人，满脑子都是泱泱上国的正统观念，要改也就很难。”

“王爷，倭相和曾相听说当年都曾跟着理学大师镜海先生求学，两人关系相当亲密，为什么两人如今南辕北辙？”太医一听恭亲王如此说，便岔开了话题。

镜海先生是唐鉴，字镜海，湖南善化人，嘉庆十四年进士，继承了程颢、程颐、朱熹的衣钵，被人尊为理学大师，当朝无出其右者。曾国藩和倭仁都曾经拜唐鉴为师，并互相切磋，是唐鉴最得意的两个门生。如今两人都身居高位，但一个是洋务领袖，一个是清流领袖，正如太医所言，真个是南辕北辙。

恭亲王看得很明了：“倭相与曾相虽然都信守程朱理学，但两人不是同类人，从儒家传统‘内圣外王’标准来衡量，倭相偏于‘内圣’修身，曾相重于‘外王’经世，何况曾相平洪逆战捻匪，一直在办实事，与未出京门的倭相自然不同。”

廷议没有结果，慈禧的态度是“先放放再说”，恭亲王和醇郡王两兄弟都暗自着急。恭亲王怕这事拖得不了了之，而醇郡王则担心太后哪一天一松口就答应了。醇郡王以知兵自居，也以恪守祖训自居，与恭亲王的施政越来越格格不入。从兵事上来讲，他认为应该给八旗绿营加饷，提振士气，而恭亲王屡屡以帑项艰难婉拒。从恪守祖训来说，两人更是南辕北辙，醇郡王认为大清制度尽善，关键是提振人心士气，应该对洋人强硬，把所有洋人赶出中国去，而不是处处迁就洋人。天津教案，法国人要求将他的爱将陈国瑞与天津地方官一并正法，虽然经曾国藩、李鸿章力争，陈国瑞未损毫发，但醇郡王则非常不满，对派崇厚到法国去道歉更是觉得有损国格，而这一切，都是六哥施政方向有问题。天津教案的怒气还没消，曾国藩又提出派幼童出洋，这帮人到底要把大清推向何方？他思前想后觉得不能再退让，必须对当前施政以尽匡失之责，否则对不住列祖列宗。他亲自捉刀，向太后上了份密折。

他首先撇清自己，上此密折绝无中伤兄弟的私心，完全是政见分歧，不得不有所直陈。自己与两宫太后之间是君臣关系，与恭亲王之间是兄弟关系，“欲尽君臣大义，每伤兄弟私情；欲徇兄弟私情，又昧君臣大义”。为尽君臣大义，他密陈“不可使外人知”的意见四条。第一条

说“办夷之臣，即秉政之臣，诸事有可无否”“将来皇上亲政，忠谏难闻，闻而不行，甚可畏也”。这是对恭亲王身兼军机领袖及总理衙门大臣双重大权不满，揽权太甚，无可制衡。第二条说“我朝制度，事无大小，皆禀命而行，立法尽善”“今夷务内常有万不可行之事，诸臣先向夷人商妥，然后请旨集议，迫朝廷以不能不允之势，杜极谏力争之口，如此要挟，可谓奇绝。”这是攻击六哥对洋人软弱，与洋人站在一起胁迫朝廷。第三条则说“自来中外交涉，彼若馈物，非奉旨不得收受”。而总理衙门各官“公然与受礼物，彼此拜会，恬不为怪”“且此次崇厚出使，大购财货，备送外夷，是以德报怨，不思国家仇耻”。老六家里，洋人稀奇玩意最多，醇郡王又眼馋又不屑。第四条说的是天津教案，“上年天津之案，民心皆有义愤，天下皆引领以望，乃诸臣不趁势率民而驱夷，只杀民以谢夷，且以恐震惊宫阙一语，以阻众志。”这一条其实不必密陈，他一直想振臂一呼，尽驱洋夷。

慈禧何等精明，知道老七所议，一则是眼馋老六的实权，二则是几近书生意气，振臂一呼，尽驱洋人，完全是画饼。但她所高兴的是，老七终于敢来挑战老六的权威了。既要老六来办事，又不能让他尾大不掉，这是自垂帘听政以来她一直采取的策略。同治三年，她曾严谴老六，但那次包括老七在内的亲贵大臣都极力维护老六，可见老六深得支持。时过境迁，十年过来，自己对军国大政驾轻就熟，而且有意培植清流官来牵制老六，真正是收放自如，妙乎于心。如今再加上跃跃欲试的老七，玩老六于股掌之中想来并非难事。但在慈安面前，她只是轻描淡写地说道：“老七这是闹意气呢！”

醇郡王上密折的事，恭亲王等人很快就知道了。但太后却只字未提，可见此折必有密不示人的事项。恭亲王首先想到的是，老七肯定是对自己多有指责，所以他又多了份告诫，对曾国藩的奏议也就不敢再提。

倭仁的病却日渐加重，没过一个月竟然去世了。于是京中盛传，是曾国藩执意要派幼童出国，生生把倭相国气死了，曾国藩的名声也因此更加臭不可闻。京中自然也有曾国藩的好友，书信往来，曾国藩本人对这些传闻也略知一二，又是感叹，又是无奈，又是抱愧。以他不求强为的一贯作风，派学生出洋的事受到如此大的阻力，而且招来这么多误会和责骂，他一定会放弃，或者静待时机。然而这次不同，他反而抛却了顾虑，认定这是一件有功于国的大事，要尽全力去推动。他对薛福成道：“叔耘，天津教案百年之后肯定还会有人骂我，但我敢断定，百年之后，派幼童出洋留学这件事，必定让后人感念。”他让薛福成给上海的容闳去信，催问招生情况，嘱他无论如何上半年要开班。

上海的容闳也正为招生的事情发愁，他忙了一个多月只招到十人，其中有两人还在犹豫。因为父母都不放心让小小的孩子到洋人国家去，何况洋人挖眼剖心的说法在民间一直很盛行。北方省份百姓思想守旧，从来不与洋人打交道，关于洋人的认识就是这些荒谬不经的传闻，所以磨破嘴皮也劝不动。倒是广东有人听说他在招生，辗转把孩子送来。这

十几个人，有七个是广东香山的。这给了他个启发，与其在上海死守，不如到香港去一趟，因为香港洋人办的学校中，有不少就是广东过去的孩子。

容闳即将起程的时候，收到好友谭伯邨的一封信，向他推荐一个叫詹天佑的孩子，父母有意让他出洋，请容闳能否去一趟。容闳非常兴奋，信心大增，决定先去广东南海。

可是到了南海，詹天佑的父亲詹兴洪又改了主意：“不能让孩子去洋鬼子国家，咱堂堂天朝百姓，去蛮夷国家干什么？”

容闳劝道：“老哥，我很小就去了花旗国，在那里待了十几年，人家方方面面不比咱差，您就放心吧。”

“就算我放心，孩子今年十二岁，学上十五年，那都二十七八了，上哪讨媳妇去？那不把我孙子给耽误了。不成，这事不成。”詹兴洪仍然摇头。

谭伯邨对詹兴洪突然变卦有些生气，就赌气道：“老詹，你前几天应得好好的，怎么转脸不认账了？你要拿孩子将来找不到媳妇当借口，我可要将你一军——我家小女年方七岁，比天佑小五岁，十五年后也不过二十二岁，如今就与天佑定下亲来你总该放心了吧？”

“你真舍得？”詹兴洪有些不相信。

“这不都让你逼的吗？我答应纯甫说一定能够说动你，结果你成了这副态度。当然，我也是为女儿打算，我相信纯甫的话，天佑将来肯定要出息的，比你代人写信、刻章强个十倍百倍，那时你别反悔。”谭伯邨苦笑道。

“哪能反悔呢？来来来，我写甘结。”詹兴洪满脸笑容。

“老詹，你这脸也变得太快了，刚才还咬着牙不答应，怎么转脸就同意了？”谭伯邨反而不急了。

詹兴洪本心是同意的，可是前几天听了几句闲话，有人说他是没本事养不起儿子，所以要送给洋鬼子。又有人说，娃子送到洋人国家去，学不学得成先不说，找媳妇就成难题，谁愿嫁给个假洋鬼子？到时候给你娶个洋人儿媳妇回来，能不能生孩子很难说，就是生出来，也是不中不洋的怪物，他因此改了主意。可是如今谭伯邨答应把女儿给他当儿媳妇，那又当别论了，因为他很看好谭家的女儿，而且谭家是洋行买办出身，家资殷实，他有些不敢高攀，如今人家主动提出来，他没有不顺杆爬的道理。

谭家是买办出身，眼光不同于一般人家，看中的是詹天佑天资聪明，原本就计划把他带到洋行去学手，如今有朝廷掏银子出洋学习的机

会，自然是再好不过。他认定詹天佑这孩子将来会有出息，所以赌一把也值。

无论是思谋已久，还是被激将的结果，总之，双方很痛快地达成了一门亲事，詹兴洪也很痛快地同意了让儿子出洋。

詹兴洪已无顾虑，取了纸笔写甘结——

具结人詹兴洪今与具结事：兹童男詹天佑，年十二岁，情愿送赴宪局带往花旗国肄业，学习机艺回来之日，听从中国差遣，倘有疾病生死，各安天命，此结是实。

詹兴洪

同治十一年三月十五日

容闳非常感谢谭伯邨，道：“谭兄，为了帮我招生，让你把女儿都搭上了。”

谭伯邨道：“我要是有儿子，连眼睛也不眨就送给你带出国去。我看，你别像没头苍蝇似的乱转，香山县出洋的人家最多，我有好几个洋行的朋友家在那，让他们帮着你找，肯定事半功倍。”

“好，一切听你吩咐。”容闳听了眼睛一亮。

李鸿章也一直关注着幼童出洋留学的事情，所以四月初美国公使过天津的时候他专门咨询：美国是否真的欢迎中国幼童前往？能否学有所成？美国人是否能把技艺毫无保留地传授给中国学生？工厂、公司能否让中国学生参观、学习？

美国公使的回答让李鸿章放心，美国与欧洲各国一样，欢迎外国学生前去学习，因为吸纳他国留学生不仅有钱可赚，而且也是传播国家影响的好机会。美国小学、中学和大学都接收中国留学生，而且将来美国人也到中国来留学，这是条约中载明的。

经过这番详细会谈，李鸿章对留学美国的事情更加踏实。他给曾国藩写信说明这次会谈情况，并建议两人联衔出奏，再次奏请朝廷予以支持。李鸿章预计最大的阻力还是清流，他们肯定会说，现在天津、上海、福州都已设局仿造轮船、枪炮、军火，京师也设同文馆请洋人教学，何必再派学生远涉重洋？他在信中已经想好答词：“远适肄业，集思广益，所以收远大之效也。西人学求实济，无论为士、为农、为工、为商、为兵，无不入塾读书，共明其理，习见其器，躬亲其事。中国欲学其长，欲取其密，非遍览久习，则本源无由洞彻，曲折无以自明。古人谓学齐语，须引而置之庄岳之间，又曰百闻不如一见，比物此志也。”

两人联名的奏折到京，恭亲王吸取上次的教训，不给清流派争论的

机会，而是先在慈禧身上下功夫。所以次日见起，第一件就是回奏幼童出洋的事情。

“总理衙门一致认为派幼童出洋学习一事是为国储材的长远大计，应当准曾国藩、李鸿章所请。曾国藩因为办理津案饱受诟病，而他仍然不计个人得失，冒清议之大不韪，筹划幼童出洋，可见此事意义重大。李鸿章专门与美国公使谈过，美国也非常欢迎大清学生赴美留学。”恭亲王说话十分谨慎，因为他还摸不透慈禧到底是何主张。

“老六，听你的意思，是因为曾国藩和李鸿章赞同你们才赞同。你们总理衙门大臣的意见呢？你们是怎么议的，到底是想办还是不想办？”慈禧听恭亲王最近奏事，不像从前那样态度鲜明，心里已经不满。她不愿意恭亲王尾大不掉，但更不希望他不敢担责，唯唯诺诺。

恭亲王只好老实回答：“自从去年津案以来，总理衙门备受清议批评，动辄被骂卖国贼，大臣们心有余悸，所以议事不免迁延观望，即便当办的事情也不敢明确态度。”

“哦，是这么副心肠。”慈禧冷笑道，“你们是不愿担骂名，那么是要我和姐姐还有皇上来担了。”

“奴才不敢。”恭亲王等人惶恐地跪下磕头。

慈安心肠软，便打圆场道：“老六你们都起来吧，你们办事难，我们姐妹也都清楚。”

“我们姐妹和皇上既然把秉政大权交给你们，就是信得过你们。俗话说，疑人不用，用人不疑，不管别人说什么，我们姐妹和皇上心中都有杆秤，是非功过，虽不能说分毫不差，可哪些事是公忠体国，哪些话是书生意气，我们还分得清楚。你们可不能只顾惜虚名，而误了当国大政。”慈禧最擅长的就是恩威并用，打一巴掌给个枣。

“奴才等定不敢辜负两宫和皇上重托，赴汤蹈火，肝脑涂地，在所不辞。”这话听上去是责备的意思，但完全是一副以国相托的信赖，所以恭亲王又率众军机跪下去。

恭亲王今天连跪两次，这好像是从来不曾有的事，因此慈禧心头就如同盛暑喝了冰镇酸梅汤一样畅快淋漓：“姐姐，你瞧老六说的，好像我们姐妹要逼他上阵拼命一样。什么赴汤蹈火，肝脑涂地，这些话都不必说了。老六你说，派幼童出洋留学这事行还是不行，该还是不该，你们说句痛快话。”

“行，当然行，该，当然应该。”恭亲王回答得十分痛快，“据李鸿章说，英国公使威妥玛听说大清要派幼童到美国留学，他们也希望能见到他们国家去，说英国学府世界最多，也最有名。”

“哦，那就是说，西洋国家都争着让咱们去留洋。”听了这话，慈禧还有些惊异，“李鸿章从上海起就和洋人打交道，他对付洋人比曾国藩还得心应手。这件事，也多听听他的意见。”

恭亲王小心回道：“是，李鸿章自去年处理津案，一直没回省城保定，通信方便得很。李鸿章和曾国藩的意见一样，是希望尽快成立出洋肄业局，并点派出洋委员。”

“此事就这样吧。”慈禧最后说道。

接下来的事情就顺利多了，不但同意陈兰彬、容闳出任正副委员，而且经费的事就让上海海关拨给。

从六月份开始，直隶连降大雨，永定河、海河、南北运河、草仓河、拒马河等河漫溢，顺天、保定、天津、河间、开州、东明等八十余州县全部受灾，天津地势低洼，是直隶九河汇聚之地，受灾犹重，难民从四面八方涌入天津求食。直隶官员全力救灾，李鸿章则把城内外的寺庙以及闲置的民房全部用于安置灾民，又沿城墙搭盖席棚，设置粥厂、馍房，施给灾民，以资糊口。

近年来直隶旱涝交替，几乎无年不灾，民间粮食所存无多，到周边山东、河南、山东去购买，各省又以多年歉收为由，百般阻拦。李鸿章除奏请朝廷截留漕粮外，又请朝廷行文周边各省严禁囤粮居奇。在直隶境内劝捐的同时，他再派出委员到江浙各省劝捐赈灾。李鸿章天天忙得团团转，于是写信给周馥，让他前来帮忙治水。

李鸿章总督湖广的时候，周馥因为家中接连有丧，心力交瘁，到句容境内的宝华山养病，跟着一位道士静修半年，诸病皆去，精气勃然。接到李鸿章的信，他立即收拾行装到天津来，帮着永定河道筑堤治水。

一直忙到九月，水才渐退，于是官府又动员灾民回乡。这又需要粮食和银子，而直隶真正是捉襟见肘，所依靠的还是劝捐。天津城还有两千多难民不能还乡，每日施粥一次，至明春二月底，大约有六七千两银子就足够。难民、治水、洋务等事项安排妥当，于是李鸿章上奏朝廷，海河封冻，他回省城保定。

同治十一年正月初五日，是李鸿章五十整寿。年前年后保定总督府非常热闹，亲属部旧能到的都到了，贺联则收到了近百副，尤其是好友、大学问家俞樾题写的对联，最令李鸿章得意——

以岁之正，以月之令，春酒一尊，为相公寿

治内用文，治外用武，长城万里，殷天子邦

上联是赞李鸿章生日妙，下联则是奉承李鸿章被国家倚为长城。生日之妙乃是天意，是父母给的，没什么好说，治内用文，治外用武，文

武双全，正是李鸿章心中自诩。虽然明知是奉承，也依然十分高兴。回想当初千里船运赴上海，那时自己还不过是个道台，哪想得到会有今天的伯相之尊？然而追根溯源，他不能不感激恩师曾国藩，所以初五寿宴上，已经颇有醉意的李鸿章对众人道：“诸位谬赞，鸿章能有今日，上赖太后皇上天高地厚之恩，下赖诸位鼎力支持。而我终生最不能忘，也不敢忘记的就是我的老师曾侯相。人这一生功名就如同脚下的台阶，无论你爬得多高，每一步台阶都不可少，也不能忘。师相在我这大半生中，何止是一步台阶？是步步都在抬举鸿章也。人往往把功名归于自己的聪明，归于自己能够苦心志、劳筋骨，而容易忘掉自己的恩人和贵人。鸿章不敢如此，也不会如此，也期望在座的诸位也不要做忘恩负义之辈。”

李鸿章这番话，并非提前有备，而是酒酣耳热之际，真正的有感而发。不过在众人听来，可谓是一箭双雕，既表明自己感念师恩，其实是在提醒，不要忘了他的抬举之恩。

李鸿章感恩戴德的曾国藩，入冬之后身体更差。除了眩晕、眼睛看不清、腿脚麻木的毛病外，正月初五，也就是李鸿章热热闹闹庆贺五十整寿的那天，薛福成陪他下棋，看他有些疲倦，便劝说今天不下了。曾国藩摇摇头，示意摆子。两人下着棋，有一句没一句地说话。曾国藩好像突然想起什么来，手里捏着一粒子叫了一声“叔耘”，薛福成看他张口结舌却没有下文，感到不妙，连忙招呼人扶他到床上去躺下。等睡了一觉，感觉好些了，他才坐起来说道：“今天竟然口不能言，从前未曾有过。”

薛福成安慰他道：“大人是一时想不起说什么了吧，这种情形人人都会遇到。”

“不是忘了说什么，是说不出来，口舌都不听使唤了。”这种情形，薛福成悄悄告诉曾纪鸿，让他留心。

正月二十四日，前河道总督苏廷魁坐船路过金陵，曾国藩决定亲自去迎接。他端坐轿内手持《四书》背诵，突然感到一阵心慌，想停轿稍稍休息，却舌僵难言，只能手指戈什哈示意。贴身的戈什哈精明灵透，连忙吩咐回府。

回府后喝了服中药稍好了些，但依然不能说话。晚上精神好了些，也能说话了，便问曾纪鸿道：“你苏世叔可安排得好好了？”

曾纪鸿回应道：“父亲放心，一切都安排好了。我已经把父亲出迎的事告诉了世叔，世叔说等您稍好了再来看您。”

“我精神散漫已久，近来更加不济，应办公事不能随时了结，我要上折请辞，尸位素餐，心何能安。”曾国藩叹息了一声又问，“京中可有信来？”

曾纪鸿略作犹豫，如实答道：“京中来信说，近来言官们对福州船政

局和江南制造局造船一事颇有微词。”

“让他们说去吧。我这盏老油灯就要灭了，但愿少荃他们能撑下去。幼童出洋的事不知怎样了，但愿在我有生之年孩子们能顺利去花旗国。”曾国藩听闻后又长叹一声。

“父亲放心，前日容大人来信，说大约夏天就可乘轮起程，还说到时会来向您辞行请教。”

二月初四早饭后，曾国藩在曾纪鸿及女儿的陪同下在西花园中散步。花园甚大，满园已走过，曾国藩尚不满足，正要登楼，突然他身子一屈，幸亏曾纪鸿扶得紧才没跌倒。女儿问他是不是鞋没穿好，曾国藩回应道：“不是，我脚麻了。”

戈什哈也过来搀扶，此时曾国藩已经不能行走。众人连忙搬来椅子，把他抬到花厅。家人们也都赶过来了，端坐三刻后，曾国藩便停止了呼吸。

江宁将军以六百里加急奏报曾国藩出缺的消息，折子到京已经是半夜。内奏事处的太监不敢耽搁，立即交由长春宫的太监递到太后面前。宫中的规矩，夜里太监只准在殿外坐更，寝殿门口守门及殿内、凤榻前全是宫女。太监接到六百里加急，就递给守门的宫女小声道：“六百里加急，不敢耽搁。”

可是，太后刚睡下不久，谁敢去叫？最近太后脾气不好，不但饮食锐减，面如冷霜，而且睡眠非常差，久难成眠。据说，是因为为同治皇帝选后的事不能如意。同治帝中意的是赛尚阿的孙女，据说相当有才，因为她的阿玛是蒙古少有的状元——翰林院日讲起注官侍讲崇绮。同治不喜欢读书，希望娶个有文才的皇后，将来能帮他看奏折。而且她年龄十九岁，比皇帝大两岁，正是皇帝所喜欢的“姐姐”。慈安的意思很明确，支持皇帝按自己的心意选。但慈禧却不看好崇绮的女儿，原因说来相当简单，慈禧属羊，而皇帝中意的皇后属虎，羊入虎口，太不吉利。所以在同治帝将如意送出的时候——如意递给谁，谁就是皇后，慈禧连连咳嗽，想阻止皇帝。但这位同治帝从小有个性，最不愿别人牵着鼻子走，所以执意按自己的想法选了阿鲁特氏。这是两天前的事，慈禧的气依然没消，此时她刚刚睡去不到一个时辰。

“好不容易睡着了，谁敢叫？”宫女这样担心。

“好，随你的便。上头追究下来，反正与我无关。”太监把折匣硬塞给宫女。

守门的宫女没法，只好悄悄地交给凤榻前的宫女。守在太后凤榻前的宫女最受器重，在宫中地位也相当高，她思虑一番后，决定叫醒太后。

慈禧听说是两江六百里急递，立即命令掌灯。一看折子是江宁将军拜发，立即明白是曾国藩出缺。因为六百里加急，只有丢失或收复城池、大员出缺才准用，江南没有战事，而江宁将军拜折，必是曾国藩出缺。

会不会与马新贻一样？慈禧拆折子的时候，心里这样忐忑。曾国藩因为处理天津教案，杀了二十多个人抵罪，被人骂作卖国贼，会不会是被正法者家属寻仇？

她打开折子，看罢稍稍平复——曾国藩算是寿终正寝。

她把折子交给宫女，闭上眼睛，回想同治年间克平洪逆、捻逆大难以及天津教案这样的大祸，哪一个离得了曾国藩？禁不住流下两行泪来。

天未亮即见起，第一起召见军机，当然是议曾国藩出缺的事。江南驻京的提塘官已经把曾国藩出缺的消息报告给军机大臣、兵部尚书沈桂芬，沈桂芬则连夜派人去鉴园报告恭亲王及各位军机大臣。所以见起前，恭亲王、文祥、宝鋆、沈桂芬、李鸿藻五位军机大臣已经有所商讨。主要有两件事，一是曾国藩的封典，二是两江总督的人选。

“曾国藩的封典、议恤应当从优。办理天津教案被人骂得那么难听，其实是为军机和总理衙门分谤，你们起草明发上谕，要把曾国藩的功绩好好铺叙，别埋没了。”慈禧的意思与恭亲王他们的意思完全一致。

包括谥号、如何赐祭、荫封后人，一项项讨论，好在没有多大的异议。

接下来讨论两江总督的人选。慈禧思虑道：“两江太重要了，得有威望素著的重臣才能镇得住，而且要与湘淮有渊源才好。”

恭亲王应道：“与湘淮有渊源的封疆大吏，第一要数李鸿章。可他擅长与洋人交往，让他总督直隶，遇有洋务事件，便于协商。而且，他正在与日本人谈判通商的事情，一时也离不开。”

“不错，直隶必须有个能对付洋人的来坐镇，不然洋人动不动就要进京，实在不像话。一动不如一静，李鸿章就不必动了。”慈禧这样决定。

接下来的几个都是一动不如一静。左宗棠是湘军出身，但正在西北作战。浩罕国的梟雄阿古柏占据了天山南北大部，俄国则侵占了伊犁，左宗棠雄心极大，打算平定陕甘后要收复新疆。至于其他督抚，两广总督瑞麟、四川总督吴棠，要调他们去两江也不合适。湖广总督李瀚章倒是与湘淮都有渊源，但在广东任上就有自肥的非议，虽朝廷没有查办，但资望也不足以镇服两江。

“总督当中没有合适的，那么现成巡抚的人选，可有堪当两江的？比

如，山东巡抚丁宝桢如何？”慈禧问道。

慈禧这么一问，众军机都有些出乎意料的感觉。因为两年前就是丁宝桢与中枢协同，果断处死了慈禧的宠监安德海。事后慈禧还盛赞丁宝桢，说他刚直不阿，是实心办事的人，将来有要缺，一定要重用。大家都以为她那是面子话，心里肯定恼恨丁宝桢。现在竟然提出让丁宝桢总督两江，看来当时的盛赞是真。恭亲王也不由得佩服，西边的真有不让须眉的气概。

丁宝桢刚直不阿，镇服两江应该问题不大，但宝鋆认为不合适，越班陈奏道：“两江有‘传办事件’，丁宝桢去恐怕……”

皇帝即将大婚，费用不是小数目，因此富庶的省份都有报效，称“传办事件”，比如两广是木器，两江、直隶是绸缎，数目都是上百万两。如果丁宝桢总督两江，以他的脾气，上一个折子，说两江经年战乱，拿不出这么多钱来，为难的还不是户部？慈禧一听就明白了，干脆地说：“丁宝桢不合适。”

最后，恭亲王建议道：“此事可从长计议，目前可由江苏巡抚何璟署理。”

慈禧点了点头，又叮嘱了一句：“曾国藩是有大功于朝的人，天津教案他受了委屈，恤典从优，功绩要肯定。”

曾国藩去世的消息，最早是长江水师提督黄翼生派专差送信到保定的。黄翼升的信是初五发出，十二日夜李鸿章才收到。李鸿章接到信时有些不相信，以为他的消息不确。因为曾国藩有眩晕的毛病，也许是晕过去了，过个半天再醒过来也有可能，所以他没有贸然写信吊唁。然而四天后，也就是同治十一年二月十六日，邸报刊出朝廷的明发上谕：

谕内阁：大学士两江总督曾国藩，学问纯粹，器识宏深，秉性忠诚，持躬清正。由翰林蒙宣宗成皇帝特达之知，擢升卿贰。咸丰年间，创立楚军，剿办粤匪，转战数省，叠著勋劳。文宗显皇帝优加擢用，补授两江总督，命为钦差大臣，督办军务。朕御极后，深资倚任。东南底定，厥功最多。江宁之捷，特加恩赏给一等毅勇侯，世袭罔替，并赏戴双眼花翎。历任兼圻，于地方利病，尽心筹划，老成硕望，实为股肱心膂之臣。方冀克享遐龄，长承恩眷，兹闻溘逝，震悼良深。曾国藩着追赠太傅，照大学士例赐恤，赏银三千两治丧，由江宁藩库给发。赐祭一坛，派穆腾阿前往致祭，加恩予谥文正。入祀京师昭忠祠、贤良祠，并于湖南原籍江宁省城建立专祠。其生平政迹事实，宣付史馆。任内一切处分，悉予开复。应得恤典，该衙门察例具奏。灵柩回籍时，着沿途地方官妥为照料。其一等侯爵，即着伊子曾纪泽承袭，毋庸带领引见。其余子孙几人，着何璟查明具奏，候旨施恩。用示笃念忠良至意。

李鸿章至此才确信恩师已经去世。他屏退左右，独坐签押房，回想师生缘分，禁不住泪流满面。他晚饭也没吃，勉强支撑着给曾纪泽、纪

鸿两兄弟写信。夜里久不成眠，有伤痛、哀悼，也有隐隐的兴奋。因为天下督抚，除曾国藩，左宗棠清望虽高，但李鸿章从心底并不十分佩服，认为此人好大言，自视过高。那么他这个直隶总督，将是名副其实的疆吏之首。当然，这又是一副重任，他不是只重虚名的人，要扎扎实实干一番事业，那才不枉居此高位。他隐然以曾国藩为目标，生荣死哀，也才不枉到世间走一遭。老师的功绩，主要是削平太平军造反这一大难，而今天下基本平定，以后再靠军功立大功业，恐怕不太可能。朝廷的大敌不在国内，而是洋人。与洋人交涉，保几十年和局，图谋洋务自强，才是立功扬名的正道。老师晚年所着力的，也正是洋务自强，制造轮船枪炮、谋划幼童出洋，都是老师未竟的事业，自己作为门生，要从老师肩上接下这副重担，让老师的事业薪火相传。而且李鸿章有自信，在洋务上，他必将超过恩师……

思绪飞扬，心潮难平，雄心壮志，让他双目炯炯，毫无睡意。一副绝好挽联也浮出脑际，于是半夜起身挥毫泼墨：

师事近三十年，薪尽火传，筑室忝为门生长

威名震九万里，内安外攘，旷代难逢天下才

这时，自鸣钟已经敲了两下。李鸿章重新上床，这才蒙眬睡去。

曾国藩去世，清流中有人开始攻击他所倡导的洋务事业，首当其冲的是幼童出洋，因为此项创意一开始就有人反对。恭亲王看到第一份反对折子时就心生警惕，拿出的意见是留中不发。然而，随后又有人上奏反对，恭亲王不能不认真对待。他不想再采取廷议的办法，弄得争执不下。于是他给李鸿章写一封亲笔信，让他能够再上奏议，别让这件事情夭折，不然对不住曾国藩的在天之灵。李鸿章已经收到容闳的信，也是希望他能全力支持。

李鸿章决定再次上奏，但他不想再苦口婆心争辩此事该不该做，而是怎么做得更好。他让文案起草的时候，只管报告已经做了哪些，比如招生情况，学生学习情况，经费落实情况，何时可以启程赴美以及副监督容闳已经先期一月赴美等，而关于有人反对的事情，只字不提。正折之外，附片说明派幼童出洋是曾国藩未竟心愿，他作为学生必须帮老师完成心愿。不然“国家勋臣，尸骨未寒，人亡政息，岂不痛哉”。

慈禧看了李鸿章的一折一片，沉默良久，对恭亲王道：“老六，幼童出洋的事已经木已成舟，且是曾国藩的未了心愿，再有不识时务、一味啰嗦者，不必客气，要革要罚，你们大胆拿主意。”

第四章 船政存废起争执 求富求强倡轮运

福州马尾山下热闹非凡，今天是福州船政局扬武号兵轮下水的日子。

福州船政局是左宗棠于闽浙总督任上聘请法国人开创的洋务事业，还没等建成，朝廷就派他出任陕甘总督，临行前他推荐沈葆楨出任船政大臣。左宗棠当初制定的造船计划，是十年造十六号兵轮。今年是第四个年头，已经造船九号。前几艘兵轮考虑兼运漕粮，舱位多，火炮少，马力也小，与其说是兵船，倒不如说是武装商船更合适。

在造扬武号这艘兵轮时，船政局就减少舱位，加大炮位和马力。六十磅到二百磅的火炮安装了十三门，轮机是二百五十匹马力。据洋匠们说，这艘兵轮不比外洋兵轮差，因此也就引起了上下的注意，闽浙总督兼福州将军文煜来了，沈葆楨丁忧不能前来，但也写来贺信，并叮嘱要把下水情况仔细报告。

中外员匠们站到船台上，准备登船下水。鞭炮响过后，洋匠们却不肯上船，说总监工吩咐过，他不在，谁也不能登船。可是总监工巴士栋昨天就请病假了，日意格这才知道巴士栋是要他的难堪，于是道：“我是总监督，所有洋员都要听我的指令，我现在命令你们即刻上船。”

洋匠们都没有动，副监督德克碑火上浇油道：“你的说法我不同意，洋员统归你我监督，但技术人员必须听命于总监工。总监工不同意大家上船，也许还有什么问题没有解决。”

“三天前就做好了准备，下水日期都定了，怎能说改就改？”日意格道。

场面十分尴尬。

“不要洋人登船，我们自己就行。”突然有人站出来，说话的是福州船政后学堂艺童邓世昌。

文煜惊讶地望着这个年轻人，有些不相信地问道：“没有洋人你们能行？你可别逞能误了大事。”

“总督大人放心，我们已经在建威轮上练习半年，自己驾船南到新加坡、大小吕宋，北至直隶、辽东，没有洋人我们也能够让扬武轮顺利下水。”邓世昌保证道。站在他身边的刘步蟾、林泰曾等人也都附和。

文煜还是放心不下，问道：“兵轮下水后还有桅舵、烟筒、水管、仪表等需要安装，没有洋匠能行？”

邓世昌指指后边几个年轻人回道：“他们都是前学堂的艺堂，专门学

习造船，船都造出来了，装配工作就一定能够胜任。”

大家齐声道：“大人放心，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没有洋人我们不怕。”

“好！所有洋匠不必上船，推轮下水！”文煜一拍大腿。

工匠们拔去撑柱，再将船头托钢锯断，船顺着船槽向前滑行，眨眼间离岸已是数十丈，邓世昌等人沉着操作，轮船顺利驶入江中，江岸上欢声雷动。

才到寅时，景运门九卿房外奏事处已经灯火通明，各部院及外省呈递奏折的人正在排队，奏事处官员一一审查登记。何人有权呈递奏折有着明确的规定，在京宗室王公，文职京堂以上，武职副都统以上及翰林詹事日讲起注官，都察院科、道官员可呈递奏折。在外各省文职按察使以上，武职总兵以上，驻防总管城守尉以上，新疆北路办事大臣、领队大臣以上可以呈递奏折。滥递滥收都要受到处罚，奏事处官员不能不谨慎。

与景运门遥遥相对的隆宗门内，军机处值庐也已灯火通明，恭亲王、文祥、宝鋆、沈桂芬、李鸿藻五位军机大臣早就到了，正在商讨今天应当复奏的事项，同时等着太监送来两宫批的折子。太监送来了共九份，七份已经明确批示办法，军机处章京们遵照拟旨就是；另有一份没有批，那是需要早朝时再捧入请旨办理，称为“见面折”。今天的见面折恭亲王一看心里就沉甸甸的，折子是内阁学士宋晋所奏，竟然奏请停造轮船：

闽省连年制造轮船，闻经费已拨至四五百万，未免靡费太重。此项轮船将谓用以制夷，则早经议和，不必为此猜嫌之举，且用之外洋交锋，断不能如各国轮船之利便；名为远谋，实同虚耗。将谓用以巡洋捕盗，则外海本设有水师船只，何必于师船之外更造轮船转增一番耗费！如果用来运粮，其水脚数目，要比沙船昂贵。造船一项每年闽海关及厘捐拨至百万两，是拿有用之帑金，做可缓可无之经费。若在国家全盛帑项充足时亦未尝不可，然目前西北军务未已，费用日绌，殚竭脂膏造无用之轮船，殊为无益。且闻船政员绅多有庸劣不堪者，人浮于事，徒增虚糜。采买物料皆须委员四出办理，民间不胜其扰。上海江南制造局亦同此情形。应飭闽浙、两江督臣将两处轮船制造局裁撤，其额拨经费即转拨户部，以充日前紧急之用。

恭亲王草草阅完，把折子递给文祥道：“宋晋把自造轮船说得一文不值，要让闽局、沪局都停办。”

文祥大病初愈，立即意识到麻烦来了，有气无力道：“有些人就喜欢出风头，向来不顾办事实的艰难。闽局、沪局好不容易有点起色，怎么又要停办？”

“他的意思总结起来就是两句话，自造轮船，花钱多，没用处。”

宝鋆也是支持恭亲王办洋务的，但折片里说额拨经费即转拨户部，他是大学士管户部，西北军事、皇帝大婚都是花钱的事，有一笔银子进项当然是好事，不过他更知道，闽沪两局都是恭亲王鼎力支持才有今天的局面，怎能为了省银子而轻言放弃。所以他道：“省出笔银子当然好，可他们出的都是馊主意，不该省处乱省，该省的地方又不去说。”

宝鋆所说该省的地方就是指皇帝大婚，各类开支统算下来不下一千万两。而这一千万两以他估算，进入私囊的总得四五百万。尤其是内务府，最擅长的就是化公帑为私财。而这些多年积弊，就是恭亲王也无力整顿。

“一切请太后懿旨。”李鸿藻与倭仁如出一辙，对洋务向来敬而远之，恭亲王问他怎么看，并不指望他能说出什么有分量的话来。

文祥最知恭亲王的心思，就说道：“自然一切由太后、皇上裁决，但军机大臣不可不事先筹划。”

恭亲王何曾不想一锤定音，直接驳回宋晋的奏议。但他无论如何不能留下专擅的口实，再惹西边的疑忌，李鸿藻入军机很明显就是为了牵制军机处。

两宫叫起，照例第一起是军机处，恭亲王为首，鱼贯而入养心殿东暖阁。

第一起就是说船政局的事。不过，先说的不是宋晋的折子，而是文煜上奏扬武号下水的折子。

慈禧对洋人趁机发难十分生气：“真是一颗老鼠屎坏了一锅粥，这个法国总监工也太可恶了，竟会公然要挟。沈葆楨说得对，洋员受雇大清，拿一日薪水就当办一日大清之事，这个巴士栋现在专与大清作对，干脆准了文煜所奏，把这个巴士栋赶回法国去。”

洋人要挟船政局与宋晋请求停造轮船恰在同时发作，洋人的事情如处理不好，让慈禧觉得洋人都像船政局的法国人一样，难免会对办洋务的事情产生动摇，不但造船的事情将会遇到大麻烦，而且将来洋务必然寸步难行。好在恭亲王与沈葆楨经常有书信往来，对事情的来龙去脉十分清楚，他回奏道：“福州船政局聘请的法国人向来是很守规矩的，开始出毛病是从去年美利登出任法国驻福州领事后的事情。这个人有野心，他一到福州就要当船政监督，当不成，又想让监督听命于他，再不成，就指使总工头巴士栋与德克碑联手发难，才有扬武号下水法国人不登船这一出。解铃还须系铃人，要从根子上解决，必须让美利登离开福州。军机处的想法，是说服法兰西国公使撤去福州领事馆，如果不撤领事馆，把这个美利登调到京城也成，不然他在下面不知要闹出多少麻烦。”

慈禧有些顾虑：“把这个美什么调到京城来当然也可以，就怕按下葫芦起了瓢，再跳出洋人来捣乱，还是给朝廷出难题。这事你们掂量着办吧，不过不要惹起纠纷，为这么一件事不值当。”

慈安这时也插话道：“左宗棠镇得住洋人，当初这些洋人都是他定的名单，那时候都很听话。他去了西北，洋人就多毛了。”

慈安说得不错，左宗棠在地方上向来说一不二，洋人的确有些怵他。不过他如今在西北，已是鞭长莫及。所以，恭亲王又建议道：“左宗棠虽然去了西北，但与洋人还是有书信往来，让他写封信给巴士栋等人，对安抚这些法国人还是有用的。”

慈安难得对政务有所献议，所以很高兴道：“老六，那你们让左宗棠快写信，一封信能安抚了法国人，再好不过。”

见状，慈禧转移了话题，问道：“宋晋上了个折子，说是要停造轮船。这个宋晋是何许人？我怎么没大留意过？是第一次上折吧？”

“他是江苏溧阳人。道光二十四年进士，当过仓场侍郎，因为京米从天津运京过程中偷漏飞洒，受革职处分，同治七年平定捻匪，加恩迁内阁学士。”这些情况，是当过多年吏部尚书的文祥在军机值庐告诉恭亲王的。

慈禧笑了笑：“老六好记性。宋晋的折子也许你们还没来得及议，本来是明天见起的时候再议，既然话说到这里了，不妨先说说看。”

恭亲王回道：“折子刚交下军机处，奴才略看了一眼，宋晋的意思是停止造轮，理由是花钱多，自造轮船没必要。”

“详细情况等你们议了再说不迟。不过，若真如他所说，船政靡费实在太重。只是左宗棠创建船政，也实为不易。”这是模棱两可的说法，无从摸出慈禧的真意。

“福州船政花钱不少，造的轮船也不怎么样，朕也从外面听说了。”很少参政的同治皇帝今天竟然也有自己的想法。

“皇上也从外边听说了？你何时去过外面？”慈禧有些惊讶。

同治自知走嘴，要是皇额娘把私自出宫的事追问出来，那可就麻烦大了，因此立即补救道：“朕是听载徵说的，他在外面茶馆听人说的。”

恭亲王一听自己的儿子也插进来一杠，真是恨得牙根疼：“太后、皇上不可信犬子胡言，这小畜生只知胡闹，何能妄议大政！宋晋所言是否属实，船政如何经办，可否请疆臣们议议再说，请太后明鉴。”

慈禧也很犯犹豫，因为没有钱，皇上大婚、西北军事都要花钱，把

船政停了，省下钱来当然好；但洋务自强也是要紧的，自造轮船已略有成效，半途而废也实在可惜。

一见大家沉默，慈安便又插话道：“当初左宗棠倡办船政，朝廷也是支持的，眼下实在情形到底如何，也不能全凭宋晋的一面之词，六爷说得有道理，该让疆臣们说说看。”

“宋晋的折子牵涉闽浙、两江，那就让两江总督、闽浙总督，对了，李鸿章也是办洋务的，还有两广总督，让他们都说说看。”慈禧接过话茬。

“左宗棠是福州船政的创办人，沈葆楨是继任船政大臣，也该听听他们的想法。”恭亲王如此建议。

“嗯，还要听谁的意见，你们视情形定吧。”慈禧用这话结了这个议题。

回到军机处，由文祥安排军机章京把早朝议定的事情分别拟旨。宋晋奏请停奏轮船的折子，按照早朝的上意应当密寄左宗棠、李鸿章、文煜、沈葆楨等人，就船政是裁是留发表意见。但恭亲王制止道：“此事不急，先把手头的急务处理下来再说。”

文祥身体一直不好，恭亲王让他先回家休息。恭亲王出宫后，吩咐到文祥府上。文祥慌忙更衣，准备顶戴袍服相迎。恭亲王已经进了院子，见状道：“博川，不必更衣。”

话虽如此，但王爷驾临，无论怎么知己，文祥也不好便服相见。两人去了花厅，恭亲王又说道：“博川，你不必让人侍候，咱们说话方便。”文祥挥挥手，下人们都远远离开。

文祥知道恭亲王喜欢喝洋酒，吩咐人备上四份小巧精致的菜肴，打开一瓶红酒。

“博川，情况有些不对头。”恭亲王学着洋人的样子，捏住大腹玻璃杯的细长脚，轻轻晃动杯中的红酒，“自从曾文正去世后，反对洋务的声音渐起。先是幼童留学的事险些夭折，如今宋晋又请停船政。”

“是，形势令人担忧。”文祥与恭亲王最为知心，也是他最重要的助手，两人说话也毫不掩饰，“形势变化从天津教案后就开始了。虽然万幸没有破坏和局，可是强硬主战、反洋人、反洋务的声音却是越来越大。打头的其实并不是那帮书生，而是这个——”文祥屈起食指做个“7”字，显然是指醇郡王。

“老七这些年自觉翅膀硬了，手要从军务伸到政务上来了。不客气地说，他连神机营都没管好，那些个吃粮拿饷的旗兄上操不过是应付差事，下操的时候倒是威风得紧，侍候的奴才倒有好几个，拿帽子的拿帽

子，拿烟枪的拿烟枪，哪像能上阵杀敌的样子？可是他还觉得神机营英勇善战，一定能够打得过洋人。靠这点根本靠不住的底气，动不动就要和洋人开战。”

“王爷说得不错，七爷如今也干涉起大政来了。他不但觉得军事上应该强硬，对各项洋务事业也是多有微词。天津教案后，他赌气称病，在清议那里纷传他是给气病的，结果他更博清议的赏识。”文祥忧虑道，“这股子风气非常不好，宋晋上折奏停造轮船是个信号，如果这件事情扛不住，便一发而不可收。”

“是啊，这才是我最担心的。现在看来，停造轮船可不只是宋晋的看法，你没听皇上说，他从犬子那里听来外面都说应该停。这个不成器的东西，什么话不分轻重都向宫里传，看我回家不中断他的狗腿。”说起纨绔的儿子，恭亲王就忍不住上火，“如果轮船停造了，那么李少荃创办的金陵机器局、崇地山创办的天津机器局将来也有人要求停办。山东丁稚璜正在办机器局，办还是不办？接下来，同文馆也会遭受攻击，再接下来，觉得洋人应该赶出去，按他们的说法，‘四万万人，一人一口唾沫也能把洋人淹死’，那时候，非开战不可。”

“开战的结果必然又是洋人兵舰云集，然后从天津入京师，两宫皇上再次巡狩热河，于是再被洋人逼迫签订条约，割地，赔款，开放口岸，这样的噩梦道光二十年上演一次，咸丰十年重演一次，如果再来一次，大清恐怕永无翻身之日，王爷这十年的心血白费了。”

“所以，这件事情不可等闲视之。我看到宋晋的折子，就暗自心惊，可是有些话没法说。无论船政里面有多少弊病，都不能停造，否则大局堪忧。”恭亲王呷了一口洋酒，吧嗒着嘴巴，不知是在品酒还是为局势所忧，“博川，高阳最近与清流言官交往颇密，西边也颇有倚重之意，以后办洋务只怕更难。”

文祥附和道：“此事的确可虑，这些清流未出都门，多是纸上谈兵，指望他们赞同洋务难于登天。”

“那该怎么办？自强刚有点眉目就此夭折，文宗皇帝真是不能瞑目，我咽不下这口气。博川，咱们得想想对策。”文宗皇帝就是咸丰帝，当年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他仓皇逃到热河，对洋人恨之入骨，最大憾事就是大清不能自强。恭亲王秉政后自强之策便是大办洋务，如果洋务半途而废，这两人可不就一个不能瞑目，一个咽不下窝囊气？可两人想来想去，除了军机和总理衙门众人及部分密友，还真是知音难觅。

“王爷，我们的目光不妨远大一些，京中知音难求就从京外找，将来凡有大政不决，不妨多听听疆臣意见。”文祥建议道。

“对！”恭亲王极为赞同，因为疆臣切近实际，对洋务了解多，获得他们的支持便是抗衡清流最坚实的力量，“尤其南北洋大臣、闽浙、两广督抚，必得洋务好手来担当。”

船政的事必得疆臣支持才不至夭折。接下来，两人商议给左宗棠、李鸿章等人的密谕应当怎么措辞。既然是听疆臣的意见，当然就应当是兼听则明的态度。可是，总枢并不想停办船政的意思又应当有所透露，这就有些难了。

两人费了不少功夫，最后恭亲王下决心道：“我看不必再费脑筋，态度上很明确，是听他们的意见。但是中枢的意图，也不妨明说。我看就说这么几个意思：当此用款支绌之时，停办船政的确是节省帑金之一法，宋晋所奏，自然有些道理。然而，左宗棠创办船政用意深远，创始甚难，那么裁撤也不可草率从事。还要明确说明设局本是力图自强，此时所造兵船不及外洋，正宜力求制胜之法，仅从节用起见而议撤议停，恐失当日经营缔造之苦心。现在究竟应否裁撤，要悉心筹划。”

“光明正大地征求意见，光明正大地说明创办船政的本意，如此甚好。”文祥点头表示赞同。

“接下来，就看这些疆臣是如何回奏了。”

“疆臣里面，必须着意培养能帮王爷力推洋务的人才行。”文祥献议道，“从前有曾文正在，他向来是力挺王爷的洋务大业。他去了，真是折了王爷的一条臂膀。把李少荃调到直隶，是再恰当不过。他在洋务上比曾文正还要眼光长远，论起与洋人交涉，他又更胜一筹。”

“是呐，李少荃去年与日本人谈通商，比较顺利，两宫也都满意。只是这次轮船的事，不知他会不会闹意气，他与左季高交恶，已非一日。”

在办洋务上，左宗棠最得意的就是创办了福州船政局，而李鸿章则有江南制造总局、金陵机器局，如今又在扩张天津机器局，如果福州船政局停办，左宗棠的洋务事业化为乌有，而李鸿章则硕果累累。因此，恭亲王担心李鸿章会借宋晋奏停船政一事，落井下石。

“我觉得不至于。”文祥宽慰恭亲王，“宋晋要求停造轮船，不光要求福州船政停造，江南制造总局也要停，停造轮船对李少荃没好处，他向来视江南制造局是他的大功业。”

“少荃行事不像曾文正，为了打击左季高，他不惜搭上一条臂膀也有可能。”恭亲王仍然不放心，“你给少荃写一封信，说明力保船政的意思。当然，此事宜密。”

天津直隶总督行辕，刚从上海回来的盛宣怀正在给李鸿章讲新鲜事：大北公司在大海里铺设电缆用于拍发电报，已从香港铺到了上海，上海有消息不到一刻钟就可传递到香港；英国人傅兰雅和江南制造局的徐寿、徐建寅等人捐银成立了格致书院，有大量书籍供人免费阅读；有外国买办新卖一种灯，不烧油不烧蜡，只要向筒中灌水，水中生气，气可点燃，比蜡烛亮几十倍……

盛宣怀为人十分聪明机警，他自从会办淮军总粮台后，经常往来于沪津之间。上海开风气之先，他十分留意洋人的新办事物，不仅是因为他喜欢新鲜热闹，更重要的是他明白李鸿章一心想在洋务上出一番成就，这些新鲜事物正是李鸿章最为关心的。他更明白，自己的前途就攥在李鸿章手里。

李鸿章一边听盛宣怀讲上海的新鲜事物，一边若有所思。突然，他打断盛宣怀的话问道：“杏荪，你在上海可见过胡雪岩？”

盛宣怀不知李鸿章为什么突然问起胡雪岩，只好掂量着回答道：“胡雪岩在上海、杭州等处都有钱庄、商号，经常各处走动，在上海的时候并不多，我没见过他，但关于此人的故事知道不少。”

“哦，有什么故事？”李鸿章颇感兴趣，“听说他只是一个钱庄的伙计，怎么没几年就成了身家百万的巨富？去年直隶大灾，胡雪岩捐款不下二万两。”

“胡雪岩起家，靠的是前浙江巡抚王有龄。王有龄当年在杭州候补，可是候了半年多也没候上实缺，坐吃山空，困坐愁城，经常到茶馆中一壶淡茶熬一天。就在这时，他认识了钱庄伙计胡雪岩。有一天，胡雪岩收回了一笔钱庄的陈年旧账，他对王有龄说，不如我把这笔钱借给你，你去京中捐个实缺官，总比没指望的候补强。王有龄于是凭这笔银子去京中寻出路。在济宁，遇上了放了江苏学政的何桂清。王有龄的父亲当年曾经在云南当知县，见县衙杂役老何的儿子何桂清聪明好学，就让他免费入县衙私塾，当了王有龄的伴读。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何桂清不忘王老爷之恩，有意拉王有龄一把，劝他不必进京，随他南下。有何桂清的关照，一到浙江就委为漕粮海运总办。他上任第一件事，就是找到胡雪岩。胡雪岩因为私自借银，已被钱庄辞退。王有龄问他有什么想法，胡雪岩说只想开一个钱庄，把面子挣回来。有王有龄撑腰，胡雪岩的阜康钱庄就开了起来，而且经理杭州府库，信誉自然没得说，因此很快就成了杭州第一等的钱庄。后来王有龄在浙江巡抚任上战死，但胡雪岩很快又靠上了左大帅这座靠山。”

“左季高眼高于顶，怎么会看上胡雪岩这样的人？”李鸿章对此很感兴趣。

“王有龄死守杭州的时候，胡雪岩奉命购买了三万石大米救急，可是等他运到杭州的时候，杭州已被围得铁桶一样，根本运不进去，而且有被长毛抢去的风险，于是胡雪岩转而把这批粮食运到正缺粮的宁波。双方说定，杭州城收复之日，再还给胡雪岩三万石大米就行。左大帅收复杭州，最缺的就是粮食，胡雪岩的三万石军粮正如雪中送炭，因此得到了欣赏。依靠左大帅的庇护，胡雪岩又开了胡庆余堂药店，开了丝行，并承揽了左大帅的军械采购。左大帅西征后，又负责经办后路粮台，并负责帮左大帅借洋债，风生水起，就成了巨富。左大帅遇到缺军饷的时候，十几万甚至几十万，只要张口，胡雪岩一定办到，因为他有钱庄的

存款，因此左大帅对胡雪岩信赖很深。”

“我带过兵，知道闹饷的厉害，左季高有胡雪岩相助，怪不得两人关系这样深。”李鸿章这才明白其中的渊源，“几十万银子胡雪岩都有办法腾挪，可见此人实力非比寻常。”

“胡雪岩开着钱庄、当铺，又开着丝行、药店，钱庄、当铺可以互相挹注，钱庄的存款可以去购丝、购药，而钱庄又可以丝行、药店的资产做信誉的担保，所以他左右逢源，生意做得相当好。”盛宣怀对胡雪岩也是十分佩服。

“杏荪，大清向来看不起商人，士农工商，商是排在最末位的。可自从去年直隶大灾后，我对商人有了新的看法。你也知道，当时直隶的藩库、府库都拿不出多少银子，赈灾主要靠的是劝捐。而肯捐助的大户大都是商人，胡雪岩就是捐助最多的。”李鸿章说起来十分感慨，“我这是从赈灾这件事说的，你再看广州、上海等通商口岸，自从开埠后，发展是日新月异，各口海关关税也是年年递增，对丰裕国库更是功不可没。现在有多少开支，靠的就是海关的税收。”

“是，福州船政局、江南制造局、金陵机器局，还有天津机器局，都是靠海关拨款。”盛宣怀对这些洋务事业，如数家珍，“还有幼童出洋，也是指定上海海关出银子。”

“那么，这些银子又是哪里来的呢？”李鸿章双目炯炯，这是他有新的想法和发现时的惯有表情，“是商人！大清的货物出口，商人要交税，洋人的货物要到大清来销售，也要交税。我们从前有一种错误的想法，认为商人只是靠坑蒙拐骗来牟利。其实不然，货畅其流，本来就是互利的事情。比如胡雪岩收丝卖给洋人，他从中有利可图，丝农也因此卖个好价钱，增加收入，而国家又可从中增加税收。因为商人居中的经营，获利的岂止是一家？”

“本朝历来是重农轻商，可是农业赋税毕竟有限，国家要想富，非发展商业不可。”盛宣怀紧跟李鸿章的思路。

李鸿章拍案而起，兴奋地说道：“你说得好极了，这也是我这些天一直在思考的事情。当年在江苏的时候，我有位同年叫冯景庭，就是冯桂芬，他写了一本书叫《校邠庐抗议》。有一天他对我说，咱大清国国土是英吉利国的二百倍，是米国的十倍，俄罗斯的八倍，可这些国家都比我们强大。为什么？他总结了四条，说我们是人无弃才不如夷，地无遗利不如夷，君民不隔不如夷，名实相副不如夷。我没去过英吉利，但是我想，这样的弹丸小国仅靠农耕是无法强大的，他靠的是什么？我认为，应该就是商人！我觉得冯景庭说的地无遗利不如夷，最主要的，就是我们商业不如人家发达。”

“我在上海认识了一位叫郑官应的商人，他很早就到英国宝顺洋行谋生，十几年来赚了一笔钱，如今又和洋人合伙，开办轮船公司。他对

英吉利等国很有研究，他对我说，英吉利、法兰西等国国土面积不到咱们的一个省，如果像咱大清一样靠农业赋税，别说养舰队，肚子也吃不饱。可是他们却富甲天下，靠的正是工商业。他们一国的商人，有咱大清国商人几十倍还要多。咱大清可是有四万万人口，他们不过千把万罢了！郑官应人虽然没有功名，但是很有见识，他经常在《申报》上发表文章。他曾经对我说，‘欲攘外，亟须自强；欲自强，必先致富；欲致富，首在振工商’。”盛宣怀也说了一个活生生的例子。

李鸿章重复着盛宣怀的话：“欲自强，必先致富；欲致富，首在振工商。说得好。国家不富，自强也就是空话。杏荪，这些年我办的都是生产军火的局厂，最发愁的就是维持生产的款项。你这位姓郑的朋友很有见识，如果办洋务的只盯着军火军械，只花钱不能赚钱，必然难以长久。这些天我一直在想，军队要发饷，要配备洋枪洋炮，要扩大制造局规模，钱从哪里来？必须振兴工商。洋人在上海搞电报、搞铁路、搞船运、搞自来水，这些新鲜东西，都是商人在办，都是为了赚钱。洋人是我们的老师。从前，我们为了平定长毛和捻匪，在枪炮制造上以洋人为师；将来我们要想自强，在振兴工商上还是要学习洋人。”

李鸿章很高兴，他从桌案上找出朝廷发来的酌议轮船是否停造的上谕，对盛宣怀道：“杏荪，最近有人上奏，要福州船政局和江南制造局停止自造轮船，朝廷密谕我斟酌。停造轮船当然不行，可是为什么不行我还没想清楚。宋晋的理由，主要是说造船花钱太多，如果想继续造船，那么必须帮朝廷想个弄钱的法子。我觉得今天所议很有启发，你看下折子，回去后好好想想，有什么想法，或者上个禀帖，或者当面来谈，都行。我的想法，不能就是否停造轮船一事来论，而是要为未来洋务事业的大局做一番谋划。这个复奏很要紧，必须拿出一个通盘考虑、顾及长远的谋划来，宁肯晚一点，也不能草草了事。”

因为是密谕，当然不能让盛宣怀带走。他在李鸿章的签押房看了两遍，已经了然于胸，因为折子并不长：

左宗棠前议创造轮船，用意深远。唯造未及半，用数已过原估，且御侮仍无把握，其未成之船三号续需经费尚多。当此用款支绌之时，暂行停止，固可节省帑金。唯天下事创始甚难，即裁撤亦不可草率从事。且当时设局意主自强，此时所造轮船据称较之外洋兵船尚多不及，自应力求制胜之法师；若仅从节用起见，恐失当日经营缔造之苦心。着直隶总督李鸿章、陕甘总督左宗棠、闽浙总督文煜、船政大臣沈葆楨、署两江总督何璟、福建巡抚王凯泰通盘筹划，现在究竟应否裁撤或不能即时裁撤，并将局内浮费如何减省以节经费，轮船如何制造方可以御侮各节，悉心酌议具奏。

盛宣怀则简单记录了宋晋停造轮船的理由：靡费、已经议和不必备战、巡捕海盗不及师船、用以运漕水脚昂贵。然后恭恭敬敬交回去道：“中堂，卑职一定好好用心。”

李鸿章道：“你回去好好准备，明天我要见日本使臣，也打听一下他们的近况，听说他们买兵舰、办铁路、办机器纺纱，热闹得很，日本蕞尔小邦，但其志不小。”

日本于同治七年（1868年）开始明治维新，处处学西洋各国的做法。去年竟然也派出使臣，到大清来签订通商条约。当时朝廷上下十分紧张也十分反感，认为日本小国根本没资格与大清谈判，总理衙门把这件事推给李鸿章。李鸿章经与伊达宗城沟通后，认为应当与日本订约，因为各国互相通商，已经是万国惯例，日本产品可进大清售卖，大清产品也可到日本售卖，是互利的事情，与日本订约，并不伤国威。而且允许日本所请，反而是示惠于日本，避免日本与英法等国走得过近。经过两个月的谈判，双方议定修好条约并通商章程十条，确定第二年也就是今年前来换约生效。

这次前来换约的是日本外务丞柳原前光，他是去年日本使团的副使，与李鸿章算得上老相识。他这次前来名为换约，实际是想改约，因为该条约并未给日本最惠国待遇，日本没沾到多少光。李鸿章对柳原的意图也十分清楚，对日本人出尔反尔非常反感。柳原再三请见，李鸿章只让津海关道陈钦与他谈。后来听陈钦说柳原谈到日本近年来正在大办铁路等情况，李鸿章对此很感兴趣，才决定约见柳原。

第二天上午，李鸿章在花厅接见柳原。

“我国正在与西方各国议约，去年所议修好条约，有几条需要修改……”柳原一开口就提修改条约。

李鸿章打断他的话连连摆手：“去年议定的条约说好今年换约，怎么又成改约了？而且条约中一再说明，彼此信守承诺。这个条约是去年我与贵国全权大臣伊达宗城议定，如果伊达宗城不能做主，那么去年就不该定议。既然已经定议，断不能改悔。失信为万国公法所最忌，贵国不应蹈此不韪，贻笑西人。”

“大人所言极是，卑使深感惶愧。只是在下此次前来，实在是首次独立为国办事，请大人体谅，为了让卑使回国能够销差，可否请将鄙国照会暂存？”柳原前光一副恭顺的样子。

李鸿章对外交已经十分熟悉：“你既然是使臣，自应当知道国与国交往的惯例，我留下你的照会，便是同意你的说词，刚才我已经说得很明白，修好条约去年已经议定，今年只是换约，没有改约的道理。”

柳原前光见此计不成，便掩饰道：“卑使首次独立出使，对万国公法并不熟知。卑使只是想恳请大人暂存照会。”

“柳原阁下说笑了，收下就是收下，哪有暂存一国照会之说？”李鸿章还要从柳原嘴里打听日本近况，不能不给他留面子，“柳原先生有什么想法，尽管与津海关道去详谈，他是专门办洋务的官员。我手头事情太

多，不可能与你一条条详议。我今天见你，是略尽地主之谊，请阁下吃一顿便饭。”

抛开议约的事情，李鸿章就随意多了，热情地请柳原喝茶，问候他的父母妻儿，然后话题一转问道：“前年因为法国丰领事向地方官开枪，天津百姓与法国教会发生冲突，还打死了人。大清教案时有发生，自从开埠以来，已经不下千起，不知贵国有无这样的事件。”

柳原前光回应道：“鄙国以欧洲文明为师，从天皇到普通臣民都以学习欧洲为荣，鄙国百姓对传教士很友好，天皇陛下也不允许国民伤害传教士，偶有教案发生，受处分的首先是本国国民，因此教案少之又少。像贵国百姓都说教堂挖眼剖心，这样的谣言在鄙国绝对没有，也没人相信。”

李鸿章点头赞道：“这样最好，少了不少麻烦。听说贵国大办铁路、开发矿山，有没有人反对？”

“这是于国有利的事情，为什么要反对？在鄙国是非常鼓励学习欧洲开办公司的，两年前鄙国专门成立了工部省，其职责就是‘开明工学，褒奖百工’。为了倡导百工，鄙国以国家财力，购进欧洲的机器，建立工厂，以资示范。对开办工厂者，鄙国优惠贷给资金。”

“目前贵国都办了哪些工商企业？”李鸿章又问道。

“鄙国最重视的是铁路建造，两年前从美国人手中收回东京到横滨的筑路权，借英吉利国一百万英镑，聘请英国工程师帮助修筑，大约今年八九月份就可通车。铁路对于人员和货物运输极其重要，要求富求强，首先要修铁路。鄙国将陆续在大阪、神户以及京都之间修筑铁路，还打算鼓励民间投资建造铁路。第二则是开发矿山。鄙国刚刚制定了《日本矿法》，禁止外国人采掘，全部收归官方经营。目前规划开采的矿山有佐渡金矿、生野银矿、釜石铁矿等。为了扩大丝绸出口，鄙国今年刚刚聘请法国技师建立富冈机器缫丝厂。这个缫丝厂吸收女工前来免费学习，等她们学会后可以从法国购进缫丝机器，建立自己的机器缫丝厂。”

“要建机器缫丝厂花费自然不少，哪来那么多银子？”

“可以学习欧洲的办法兴办股份公司，就是大家凑钱来办厂。当然，鄙国还通过银行贷款来扶持他们。”

“贵国的办法很好，都是富裕民生的举措。贵国对兵舰、枪炮制造是否也重视？”李鸿章心里羡慕得不得了，但脸上还要保持着平静。

柳原前光目光坚定道：“那当然。如今世界是弱肉强食的形势，鄙国多年积弱，要想不被强国欺凌，首先要建设欧洲那样的海陆军。所以，鄙国对枪炮、兵舰制造作为最优先的工厂来发展。当然，鄙国无法与贵国相比，大人已经建设了江南制造局、金陵机器局，又在扩建天津机器

局，还有福州的船政局。目前鄙国正在建设东京、大阪炮兵工厂和横须贺、筑地海军工厂，还没有一家建成，与贵国相比，我们是望尘莫及。”

李鸿章暗自心惊，日本果然野心不小，他们求富求强的行动虽然起步晚，但势头却十分强劲，不出几年完全可能超越大清。而大清国还在视欧洲为蛮夷之国，视日本为不值一提的蕞尔小邦！

李鸿章幕府中的杨宗濂和薛福辰都放了实缺，两人赴京请训回来，李鸿章特意请两人吃饭。

杨宗濂是江苏金匱人，他父亲当年会试的时候与李鸿章同一号舍，两人性情相投，不分彼此。李鸿章入翰林后，杨宗濂受父亲之命拜在李鸿章门下，学习八股制艺，因此两人有师生之谊。后来李鸿章带兵去了上海，很快出任巡抚。杨宗濂因为家乡被太平军占据，人也在上海。他已经办团练多年，把所部改编为濂字营，正式加入李鸿章的淮军。等打完仗后，杨宗濂入了淮军营务处，已经是布政使衔的候补道台，经李鸿章推荐，署理湖北荆宜施道台。

薛福辰是薛福成的长兄。当年薛福成入了曾国藩幕府，薛福辰则在李鸿章北上剿捻后入了李鸿章幕府，三年前被李鸿章推荐出任泰安知府。去年遇上黄河决口，他被丁宝桢派去治水，不辞辛劳，夜以继日，用四十五天的时间堵上了决口。丁宝桢深受感动，密荐他出任了济东泰武临道。虽然升任道台主要是丁宝桢之力，但正所谓饮水思源，薛福辰不敢忘李鸿章的提携之恩，因此进京请训前，特意到天津李鸿章的总督行辕来拜见，同时也算报喜。李鸿章知道他清廉，特意赠给他三千两银子，让他到京后该打点的打点好。领到官凭，办完赴任手续，他与杨宗濂一起，再到天津来向李鸿章辞行。

盛宣怀与杨宗濂十分熟悉，他入李鸿章幕府就是杨宗濂引见，因此李鸿章让他前去作陪。参加宴会的人并不多，杨宗濂、薛福辰外，陪客有周馥，还有一个年轻人叫马建忠，字眉叔，是江苏丹徒（今镇江）人，很小就入教会学校，会英、法、拉丁文，对外国情形也很了解，是李鸿章非常器重的洋务幕僚，视之如同子侄。

六个人一落座，李鸿章就道：“我幕府中又出了两个道台，可喜可贺。老师曾经教导我，当官要把提携人才作为第一等要务。我牢记老师的话，只要有机会就把幕府中的人才推荐出去。我在江苏巡抚任上，送走了丁雨生（日昌），如今他已经是江苏巡抚；送走了刘仲良（秉璋），如今已是江西布政使；还有郭远堂（伯荫），如今做到了湖北巡抚；王补帆（凯泰），同治四年就到浙江任道台，如今是福建巡抚；还有一个我的同年郭筱仙（嵩焘），我不敢把他当作幕府中人，可也是在我江苏任上出任了广东巡抚。平捻之后，钱调甫（鼎铭）随老师出任直隶按察使，去年已经当上了河南巡抚；陈作梅（陈鼎）在直隶也当上了道台，至于其他府县官员就更多了，不必一一细说。今年又有二位出任道台，很是让我欣慰。说句实在话，看到我幕中出去的人升迁，比我自

己升迁还高兴。”

杨宗濂和薛福辰都站起来，要给李鸿章敬酒，感谢提携之恩。李鸿章当仁不让，坦然受之。放下酒杯后，他又说道：“一个人在仕途上是否有长进，一是要看有没有人提携，有没有机会；二则是要看你有没有本领。你没有本领，我就是想提携也是枉然。”

“这话应该反过来说，如果没有伯相提携，就是有天大的本领也是枉然。”杨宗濂奉承道。一桌人都同声应和。

“当然，你们这么说也不算错。我的意思是大家要想前程好看，那就得有事情可做，有立功的机会。从前平长毛、剿捻匪，靠军功就可以保荐。如今无仗可打了，大家要立功业，上哪里立去？我有一个想法，那就是大办洋务，这既是为国家计，也是为诸位谋出路。”李鸿章倒也坦然，还为大家想着出路。

周馥插话道：“从前文正公在，他是疆吏的楷模，也是洋务的旗帜。如今文正公故去，伯相便是当仁不让的洋务首领。”

“洋务首领谈不上，在清议口中，洋务首领更不是什么好东西，骂汉奸、骂洋奴的都有。我不管，笑骂由人笑骂。如今我总督直隶，天津就是京师的门户，这个门户不好守啊，人家有铁甲巨舰，咱们怎么守？从去年开始，我就考察大沽炮台，打算好好修整一番，安装最新式的火炮。可是，奉天的营口和山东的烟台也都是我职责所在。洋人兵舰可以四处游动，仅靠炮台又如何能够抵挡得了洋人的进攻！顾得了东顾不了西，必须有一支洋人那样的海军才行啊！”

“对，办洋务最要紧的就是把洋人的枪炮、兵舰都装备上了，咱就不怕洋人了，他们也就不敢再要挟朝廷这样那样了。”薛福辰附和。

“你只说对了一半。洋务大业，富、强两字最为重要，而且缺一不可。从前所办的金陵机器局、江南制造局和正在扩建的天津机器局主要是生产洋枪洋炮，江南制造局还能制造兵舰。这些都是求强的事业，不能废。可是，这些局厂每年开支都十分浩繁，银子从哪里来是最让人头疼的事情。要想建一支铁甲舰队，花钱更多，我打听了一下，一艘最新式的兵舰需要上百万两银子。一支舰队，总要有十几条兵舰才能成气候，那就要上千万两银子。这样的要求一提出来，还不把户部吓死？为了省几个钱，如今有人都提出来要停造轮船了。所以，银子的问题解决不了，求强就是一句空话。”

盛宣怀十分了解李鸿章最近所思所想，脱口而出道：“所以伯相认为只求强是不可能的，还必须求富，有了银子国家才能办大事，才能真正强大。”

李鸿章赞道：“杏荪说得不错，洋务大业下一个用心着力的地方就是求富。最近我接见了日本的使臣柳原前光，听他说日本已经修通了一条

铁路，将来还要修许多条，机器开采的矿山也已经开了四五家，还有机器缫丝，日本人手脚非常快，而且举国上下都是一心。他这是为什么？就是为了尽快富起来。富起来干什么？必然是要大办海军，大办陆军。柳原前光对我说是为了将来不受列国欺辱，依我看，日本其志不小，自保之余，少不了要打朝鲜、台湾的主意。我们与日本一苇可航，离得太近了。我敢说，将来大清的大敌必是日本。”

盛宣怀首先表示道：“卑职愿追随伯相，无论开矿山、修铁路、办电报还是振兴商务，伯相指向哪里，卑职就追随到哪里。”

李鸿章向满面红光的盛宣怀点点头道：“沪上有个叫郑官应的，他说求强必先求富，求富必首振兴工商。求富是求强的根本，国家富裕了，国帑充盈，造轮船了，办海军了，自然都可迎刃而解。那么如何求富？重农轻商不成，老百姓再守着小作坊、小买卖也不行，必须学习洋人的办法，引进洋人的机器，正如杏荪所言，要开矿山、修铁路、办电报。在座诸位谨记，无论你在不在我幕中，都要对洋务求强求富多上一份心，和我一道在洋务上做出一番事业来。这是我今后的毕生所求，也是诸位富贵功名所在。”

一直没说话的马建忠此时开口了：“我对英吉利国比较了解，这个国家面积非常之小，但如今却是万国中最强大的国家。他是怎么做到的？靠的是商业立国。在英吉利，国家大事是商人说了算。商人的买卖做到哪里，英吉利的兵舰就开到哪里，为的是保护英国的商人。如果商人的利益受到损失，英吉利国会不惜开战去维护。所以，他们国土虽小，但遍布世界的英吉利商人把赚到的钱源源不断地带回国内，所以能够养得起那样庞大的舰队。”

“眉叔说得好，英吉利的国策可以概括为，军事上要打胜仗，先要在商业上打胜仗。”李鸿章一句话总结。

这番话说下来，在座的各位无不心潮澎湃。周馥举杯赞道：“伯相的高瞻远瞩，总是让我们心潮澎湃。跟着伯相，我们都觉得年轻了十几岁。我敬伯相一杯，以表敬意。”

“你们谁敬酒我都喝，谁让今天高兴啊。”李鸿章也高兴了，喝罢周馥的敬酒他又道，“兰溪，你在我幕中吃苦最多，功劳最巨，可是至今不能放实缺，我是问心有愧。”

周馥自李鸿章带淮军入上海起，就跟随左右，办文案，办粮饷，吃苦耐劳，毫无怨言。十年间，连秀才功名也没有的周馥已经被李鸿章保到了遇缺即补的道台。不过与其他人相比，这也算不上特别优遇。去年直隶大水，李鸿章把周馥调到直隶治理水患，天天泡在河工上。可是海河还是决了口，结果河工保案被朝廷撤销，李鸿章札委的人员都牢骚满腹，无人实心办事。只有周馥却是毫无怨言，今年以来，他先是靠在河工上，后来又负责在西沽建新城的事。李鸿章离不开他，也不愿放手让

他外任，而直隶道缺一时又腾不出来，周馥就一直是个候补道。

“伯相要是如此说，我反倒于心不安了。我跟着伯相整十年了，心性伯相了解，只要能跟着伯相办几件实事，我就心满意足了。我一白丁出身，如今已经保到道台，还有什么不满足的！为了表明我非常知足、非常满足，我再敬伯相，并陪同伯相满饮此杯！”周馥给李鸿章斟满酒，自己一仰头干了。

李鸿章一拍案子道：“好，兰溪喝得痛快，我心里也痛快。诸位，陪我满饮此杯！”

席终人散，杨宗濂拍了拍盛宣怀肩膀道：“杏荪老弟，中堂很赏识你啊。好好把握，前途无量。”

盛宣怀谦虚道：“大哥才是前途无量，如今是主政一方的真道台了。我这个道台，不过是个名头罢了。”

“可是老弟年轻啊！年轻就是最大的本钱，老弟才二十八岁，跟着中堂不过两年多，都已经是道台了。周兰溪已经跟了中堂整整十年，也是个没任实缺的道台。我这个道台是打了四五年仗，又跟着中堂办了四年多的营务才混到的。中堂对老弟十分欣赏，他对我说：盛杏荪，孺子可教。这是多大的器重？老弟不要辜负了。”

“今天晚上大人已经说得很明白了，将来要想弄出点名堂，非搞洋务不可，我打算在这方面下点功夫。”盛宣怀搬出了李鸿章的话。

杨宗濂有些好奇地问道：“我这些年主要忙营务处那一套，洋务都是新鲜玩意，我这老脑筋跟不上趟。你是怎么打算，要开矿山，还是办厂子，还是办铁路？你前年好像在湖北调查过煤矿。”

“两年前家父任湖北盐法道，我就便考察过煤矿。不过要开矿山麻烦得很，得有专门的人去探矿，而且很危险，弄不好要冒顶，或者爆炸，都是要人命的事。至于办厂子，生产什么产品要考察，生产出来还要有专人去售卖，也不容易。至于办铁路，那是需要大投资的，更不敢想。我想上一个条陈，创办一个轮船公司，跑海路，跑长江航线，都行。”盛宣怀一口气说了不少想法。

杨宗濂惊讶道：“咦，这是个新鲜东西，你要跑长江航线，到时候可以到我衙门去喝壶茶。弄洋轮来做生意不简单呢，你是怎么想到要办这么个公司的？”

“两个原因。我去年帮着中堂劝赈，到江浙购买了两万石大米，一万件棉衣，当时就是雇请旗昌轮船公司的洋船运到天津大沽口，虽然比沙船多花了一倍的水脚费，但路上时间却比沙船整整快了一半。天津灾民嗷嗷待哺，早到一天那就早一天解燃眉之急。所以虽然多花了银子，但中堂十分满意。我几次去上海都留意码头，洋轮生意非常繁忙，而沙船

却被洋轮挤得没了生路。将来无论是海运还是河运，都将是洋轮的天
下。办一个洋轮公司，代替沙船运漕粮到天津，或者运货物走长江、沿
海载客，不愁没有生意。那时候大哥要从荆州去武昌见李总督，或者衣
锦回乡，都可以坐我的轮船，那可真是两岸猿声啼不住，洋轮已过万重
山。”

闻言，杨宗濂哈哈大笑道：“老弟那就快办起来，到时在水脚上要让我
我几分。”

“那是自然，不过目前这一切只是画饼。我想办轮船公司还有个原
因，朝廷怕花钱，想停造轮船，中堂的意思无论如何不能停。可是没有
钱怎么办？我想，把福州船政局、江南制造局自造的轮船买下几艘来运
货，那不就是筹到了造轮船的经费吗？”

杨宗濂赞同道：“对，你这个点子好，这就是以船养船嘛。你快上个
条陈，中堂一定会批准的。”

盛宣怀的条陈很快有了回音，李鸿章派人叫他去签押房。李鸿章正
在低头写什么，盛宣怀不敢打扰，小心翼翼地坐在椅子上。李鸿章不抬
头便问道：“你的条陈我看了，你觉得有几分可行的把握？如果不可行，
奏到朝廷被驳回来，还不如不上奏。我做事，向来是做不成宁愿不做，
要做必要做成、办好。”

盛宣怀不禁有些心慌，因为他只是想当然的设想，并没有仔细去调
查，能有几成把握他心里也没底。但此时他不能实话实说：“如果朝廷和
大人下定决心来办，没有办不成的道理。”

李鸿章抬起头来，问道：“现在沙船帮已经被洋轮挤得生计艰难，我
们再办轮船搞运载，岂不是雪上加霜，让他们更没饭吃？几年前就有人
上条陈要办轮船公司，当时老师还总督两江，他没有答应，主要就是考
虑沙船帮的生计。沙船帮有几千条船，涉及十几万人呢，这些人的生计
不能不考虑。”

盛宣怀分析道：“沙船帮的生计当然要考虑，可是即便我们不办轮船
公司，那么洋人也会来办，现在已经有了三家，听说美国人也要办一
家。与其让洋人从沙船帮口里夺食，不如我们把这块利争下来，与国计
民生都有好处。”

“有道理。不过，洋人夺了沙船帮的生计，他们没有办法，如果官府
去办或者富人来办，他们可能就要闹事。”李鸿章有些担心。

“可以和他们讲道理，或者也可以让他们入轮船公司的股份。”盛宣
怀已有解决之道。

“好，这一条先不说了。你说要集股一百万两，这可不是小数目，你
向哪里集？”

向哪里集，盛宣怀也没细想，他干脆撒谎道：“上海有许多有钱的商人，好些人的钱想找挣钱的地方，只要咱们打出招商的招牌，就一定有人来入股。我认识的几个朋友，他们都有这个想法。”

李鸿章摇头道：“商人是最讲现实的，看不到利益，他们不会出手的。你只开一个空头支票，他们就会把银子送过来？那是不可能的。”

盛宣怀对此其实比李鸿章更清楚，但他对办轮船公司倾注满腔热血，自己未来的前程都寄托在此，怎能轻言放弃。因此，他挺直腰板道：“凡事首创都最难。伯相所办洋务哪一件不是困难重重，可是伯相都办了下来。沙船帮的船已经亏折了一多半，再下去几年恐怕没几条能下水了。那时漕粮怎么运？难道要靠洋人的轮船公司来运吗？天庾正供，关系京师安危，如何能够操之于洋人之手？”

这个理由是李鸿章不曾想到的，他禁不住暗自赞叹，这个年轻人考虑问题十分长远，便道：“你的这个想法，我要写在给朝廷的奏折中。至于什么时候正式向朝廷奏请，那就要看你运作得怎么样了。你多留心吧，如果朝廷允许继续自造轮船，我就再上折奏请举办轮船公司。到时候我先派你到上海去一趟，扎扎实实拿出个章程。”

“伯相擎好吧，卑职一定把轮船公司办下来。”盛宣怀激动得心口涨疼。

第五章 疆臣力争存船政 宣怀招商多曲折

是否停造轮船，最先复奏的是闽浙总督文煜和福建巡抚王凯泰。闽浙承担了一百多万两的大婚“传办事件”，这不是小数，如果停造轮船，闽海关拨船政的关税便可用来应付“传办事件”。但船政毕竟是福建的一项大创举，船政大臣沈葆楨视之为生命，如果停掉了有些可惜。所以两人的复奏来了个快刀切豆腐——两面光。一边说朝廷帑项紧张，用度浩繁，应当停造；一边又说如果停造，按当初签订的合同，大清要承担经济损失，而且还要支付给法方人员违约金七十万两。

第二个复奏的是左宗棠，他坚决反对停造，而且说得相当不客气：“停造轮船岂能省费？建船厂已经花了三百多万，一旦停造，机器闲置便成废铁，岂不是浪费虚糜更甚？局外人自以为是，作壁上观，指手画脚，让做事之人真不知一腔热血洒向何处！”“臣于同治五年奏请造船时，即说过非常之举，谤议易兴。臣不怕谤议，然此时停造轮船，事败垂成，公私两害，所虑在此。若停止造船，中国便只可依赖洋轮，将使洋人以其所有，傲我所无，国家将永无自强之望。”“原计划五年造成十六只大小轮船，三年不到，已经造成九只，且船式愈造愈精，配炮愈配愈新，马力愈造愈大，尤为可贺者，船政学堂已经造就管驾和造船人才四十余员。船政成效渐著，此时议停是何居心？”

正在丁忧的沈葆楨奏折紧随左宗棠的折子，他是船政的经办人，当然是据理力争。他将宋晋停造轮船的理由一条条批驳：“大清自造轮船原为自强计，宋晋所言，早经议和，不必为此猜嫌之举，非但不以国家安危为重，反欲尽撤藩篱，试问，若有失和，何以保国？”宋晋指责所造轮船不如外国轮船灵便，沈葆楨反驳说，“以数年草创伊始之船比诸百数十年孜孜汲汲精益求精之船，是诚不待较量可悬揣。譬如三岁幼儿，如何招架壮年之成人？然假以时日，加意讲求，必能与洋轮相匹敌，亦如三岁幼儿终成壮年。”他最后的结论是船政不但不能停办，而且“当与我国家亿万年之永垂不朽者也”。

疆臣们的复奏，令恭亲王欣慰。但李鸿章的复奏迟迟未到，又令他十分不安。以李鸿章目前的地位，他的态度举足轻重，如果他反对造船，船政真有可能夭折。所以军机们议事时，恭亲王禁不住问道：“李少荃到底什么意思，他离京师最近，却迟迟没有回文？”

宝鋆分析道：“李少荃怕是要隔岸观火。船政是左季高创办，他当然乐得一边瞧热闹。”

沈桂芬是李鸿章的同年，两人已经通过私信，他不认可宝鋆的说法：“李少荃以洋务自任，绝不会以私情废公义，王爷不妨再稍等几日。”

恭亲王也有些不耐烦了：“李少荃应该明白，如果船政废了，下面就

该江南制造局、金陵机器局，还有天津机器局，他以为能跑得了吗？”

第二天，李鸿章的折子到了，恭亲王一看，禁不住连连叫好。他的奏折别出心裁，首先说大清近年来屡受欺侮的根源：

臣窃唯欧洲诸国，百十年来由印度而南洋，由南洋而东北，闯入中国边界腹地，凡前史之所未载，亘古之所未遇，无不款关而求互市。我皇上如天之度，概与立约通商以牢笼之，合地球东西南朔九万里之遥，胥聚于中国，此三千余年一大变局也。西人专恃其枪炮、轮船之精利，故能横行于中土；中国向用之弓矛、小枪、土炮不敌彼开花炸炮，向用之帆篷舟楫、艇船、炮划不敌彼轮机兵船，是以受制于西人。居今日而曰攘夷，曰驱逐出境，固虚妄之论，即便欲保和局、守疆土，无备而难能保守者也。彼方日出其技与我争雄竞胜，挈长较短以相角而相凌，则我岂可一日无之哉？

接下来再批驳停造轮船是大错特错，最令人回肠荡气：

自强之道在乎师其所能，夺其所恃耳。况彼之有枪炮、轮船也，亦不过创制于百数十年间，而侵被于中国已如是之速。若我果深通其法，愈学愈精，愈推愈广，安见百数十年后不能攘夷而自立耶？日本小国耳，近与西洋通商，添设铁厂，多造轮船，变用西洋军器，欲自保而逼视我中国，中国可不自为计乎？士大夫囿于章句之学而昧于数千年来一大变局，狃于目前苟安，而遂忘前二三十年之何以创巨而痛深，后千百年之何以安内而制外，此停止轮船之议所由起也。臣愚以谓，国家诸费皆可省，唯养兵设防、练习枪炮、制造兵轮船之费万不可省。求省费则必屏除一切，国无与立，终不得强矣。若虑制胜无甚把握，而遂自毁成谋，平日必为外人所轻，临事只有拱手听命，岂强国固本之道哉？

“国家诸费皆可省，唯养兵设防、练习枪炮、制造兵轮之费万不可省。说得好极了！”恭亲王拍案叫绝。

宝鋆关注的是经费如何解决，李鸿章给出了三条办法：第一条办法就是裁撤旧式艇船，把修造旧式艇船的费用拨归船政局。“沿海沿江各省，尤不准另行购雇西洋轮船，若有所需，令其自向闽沪两厂商拨订制，庶政令一，而度支可节矣。”第二条办法就是闽、沪两局兼造商船，供华商雇领，自立公司，自建行栈，自筹保险，准其兼运漕粮，不致为洋商排挤。不过创办轮船公司，李鸿章还没有确切把握，必须等盛宣怀拿出章程后才能心中有数，因此在奏折中只是做个提议，并且说：“唯运漕粮事体繁重，现又无船可雇，自应从缓酌议。将来各厂商船造有成数，再请敕下总理衙门，商飭各省妥为筹办。”第三条则是献议大办煤矿、铁矿，以求富裕。他在奏折中说：“抑臣更有进者，船炮、机器之用非铁不成，非煤不济，英国所以雄强于西土者，唯借此二端耳。闽沪各厂，日需外洋煤铁极多，中土所产多不合用，即洋船来各口者亦须运用洋煤。设有闭关绝市之时，不但各铁厂废工坐困，则已成轮船无煤则寸步不行，可忧孰甚。南省如湖南、江西、镇江、台湾等处，率多产煤，

特无抽水机器，仅能挖取上层次等之煤，至下层佳煤为水浸灌，无从汲净，不能施工。诚使遴派妥员，招觅商人购买机器开采，价值必较洋煤轻减，通商各口皆可就近广为运售，而洋煤不阻自绝，船厂亦应用不穷。至楚粤铁商，咸丰年前销售甚旺，近则外洋铁价较贱，中土铁价较昂，又粗硬不适于用，以致内地铁商十散其九。西洋炼铁、炼钢及碾卷铁板、铁条等项无一不用机器，开办之始，置买器具，用本虽多，而炼工极省，炼法极精，大小方圆，色色具备，以造船械、军器。土铁贵而费工，洋铁贱而得用，无怪洋铁销售日盛，土铁营运渐稀也。近来西人屡以内地煤铁为请，谓中土自有之利而不能自取，深为叹惜。闻日本现用西法煤铁之矿以兴大利，亦因与船器相为表里。曾国藩初回江南，有试采煤窑之议，而未果行。诚能设法劝导，官督商办，但用洋器洋法而不准洋人代办，此等日用必需之物，采炼得法，销路必畅，利源自开。榷其余利，且可养船、练兵，于富国强兵之计，殊有关系。此因制造船械而推广及之，其利又不仅在船械也。”

恭亲王一眼看出，李鸿章是借停造轮船之议，为将来开办煤矿、铁矿做铺垫，看来其志不小。他早有此心意，只是拘于清流不敢贸然提出。以后有李鸿章在直隶桴鼓相应，倒可以一展宏图。

“现在已经洋气扑鼻了，李少荃还要样样学洋人。当年康乾盛世的时候，片板不许下海，洋人也未到大清来，大清地大物博，样样都能自给，国家富足，户部存银用之不尽，串钱的绳子都烂掉了。自从洋人叩关后，我们倒是事事不及洋人了。如果把洋人赶走，不与洋人互市，我大清照样国泰民安。”李鸿藻对洋务向来多有异议。

李鸿藻本心与清流的见识一致，认为大清闭关锁国，自给自足，自能国泰民安。不过他久在军机，又与一般清流不同，知道闭关锁国已经不可能。于是，恭亲王接过他的话茬道：“兰荪说得一点不错，既然洋人赶不走，那只有求自强，将来让洋人服首帖耳。要自强，又不能不学洋人，这是没办法的事。”

京城养心殿，今天叫的一起有十几个人，军机、御前、总理衙门及弘德殿师傅都在。

沈桂芬简要面奏了文煜、左宗棠、沈葆楨、李鸿章等人的复奏，醇郡王不以为然道：“制造轮船不过是与洋人争奇斗志而已，花费巨资实在不值。要紧的是练好兵，提振人心。”

恭亲王则反驳道：“李鸿章在复奏中说，与洋人争奇斗志也没有什么不好，要制夷就必须师其所能，夺其所恃。据李鸿章说，日本近来与西洋通商，添设铁厂，广造轮船，实为可虑，更是可鉴。”

“区区倭寇，何足挂齿？难道我堂堂大清也要向倭寇学习不成？如今国库空虚，皇上大婚、左宗棠西征，哪一样不要花钱，还要造船、养船，银子哪里来？”醇郡王并不将日本放在眼里。

恭亲王又耐心解释道：“至于造船、养船经费，沈葆楨、李鸿章都提出了解决之法，将来船政可以兼造商船，租给商人，租金用来养船。”

“万不可让民间随意购雇轮船。多年来，朝廷对民用木船规制极严，无论商船还是渔船，限定梁头不得超过一丈八尺，并且永行禁止桅高篷大利于走风的大木船。为什么？这样的大船民间一多，一旦被逆众拥有，稍作改装，置备枪炮，岂不就成了兵船？比如长毛作乱以来，幸亏他们水师薄弱，否则沿海直上，立时就危及京津，后果不堪设想！如果任由民间拥有轮船，岂不危险万状？”醇郡王依然不依不饶，对这个理由，不少人随声附和。

“还是先议船政的事情——如何解决经费，李鸿章还提了一条，炼铁、开矿。他说造枪炮、轮船，没有铁不成，没有煤也不成。现在铁、煤主要购自外洋，一旦外洋开衅，闭关绝市，不但枪炮无法制造，就是已造好的轮船也因无煤而不能出海，形同废铁。所以他建议让民间采用西法炼铁开矿，不但解煤铁之忧，而且采炼得法，销路必畅，利源必开，税厘必增，用以养船、练兵，富国强兵指日可待。”恭亲王不想在此处纠缠。

李鸿藻不接此话，倒讲起了一则故事：“臣近读圣训，嘉庆十年，有藩、苏二臣上书，提议在京郊开煤矿，圣宗（嘉庆帝）在两人折子上御批：‘弃农开矿，游手好闲者相聚一地，必然生衅滋事。边远省份尚且不可，何况京师？朕广开言路，并不是要广开言利之路；聚敛之臣，朕一定不用他。’结果潘、苏二人被押送回原籍，着地方官严加管束。”

恭亲王笑道：“那已经是几十年前的旧事了，西洋炼铁、炼钢、采煤无一不用机器，与全凭人工不同，人少而收效可观。如果严加管束，当不至于横生枝节。”

“圣宗最担心的并非游民闹事，而是怕朝廷办事的都成了聚敛之臣，从官至民利欲熏心，谈何自强，谈何制夷？”醇郡王含沙射影。

军机大臣中文祥清廉自守，对醇郡王此话有些不满，反驳道：“现在的问题不是聚敛，而是朝廷帑项艰难，捉襟见肘，不得不设法开利源，富国库。国不富，何谈练兵自强？”

“洋务自强已经十余载，至今对洋人仍然束手无策，一无可恃，以致有天津教案委曲求全，不知十余年所办何事？”醇郡王对当政多有指责，恭亲王早有耳闻，不过当面说出来，今天还是第一次。

恭亲王于是争辩道：“是十年不错，不过十年间打仗的时间倒有七八年，太后皇上宵旰沥胆，一夕三惊，所谓洋务也并没能从容大办。如今国内平定，正可孜孜以求。”

慈禧看两人争起来，脸色不悦道：“我和姐姐累了，今天就议到这里吧。”

大家都有些奇怪，原本说要议出个结果来，突然却不议了。众人满怀疑惑，鱼贯退出。

李鸿藻及徐桐、于凌辰、宋晋等人齐聚醇王府客厅，等着王爷说话。一会儿之后醇郡王过来了，大家慌忙见礼。徐桐兴奋地说道：“王爷，今天朝会上您据理力争，说出了臣等想说不敢说不能说的话，臣等佩服之至，从此后唯王爷马首是瞻。”

“此言差矣。本王不过是想到什么就说什么，至于什么马首牛头的，这等话不说也罢。”醇郡王摆了摆手，看着一个年龄与他相仿的陌生官员便问，“想必这位老兄就是宋学士了？”

“内阁学士宋晋见过王爷。”宋晋抱手一揖。

醇郡王摆摆手，让宋晋不必多礼：“诸位都是可上折言事的人，我们说事论理，只凭良心、忠心和诚心就是，是非功过，千秋自有公论，太后皇上自有明鉴。诸位请回吧。”

众人出了王府，深感失望。宋晋却不以为然：“诸位忽略了王爷说的半句话，诸位都是可上折言事的人，我们都是上折言事的人，这还用说吗？”

“你的意思是，王爷让我们上折力争？”于凌辰若有所思。

宋晋笑了笑：“于兄，我可没那么说。上不上折子，就看你有没有良心、忠心和诚心了。”

慈禧对每份折子都要过目，对封疆大吏的折子更是看得仔细。对造船的事情，她已经接受了李鸿章等人的看法，觉得现在停造不合时宜。平定内忧，是她最为得意的业绩，而外患却随时有爆发的可能，因此洋务自强，又是她所希望。培植清流，本意并非不办洋务，而是驭之如鹰犬来牵制恭亲王。清流反对造船，反对洋务，仍然是华夷之辩的老一套，全是世道人心的空话，因此，她决定尽快结束这场辩论。

这天，她们俩姐妹正有说有笑，慈安突然问道：“妹妹，这轮船到底还造不造？”

“姐姐你说呢？”慈禧以为恭亲王私下里找过慈安，所以十分警觉。

“你又不是不知道，这种事我没什么主意。花了那么多银子，不造了实在可惜。可是这么造下去，要像他们说的，与洋人打仗还是没把握，那银子不是白花的吗？这个大主意，还是妹妹来拿。”

“朝会前我心里就有数了，轮船不能停造。不过还是要让他们争一争的，不然人家要说咱们姐妹专断了。”慈禧放了心，又岔开话题说，“姐姐，眼看着皇上就要大婚了，醇郡王经过这些年的历练，人是长进不

少，要不加恩晋他亲王，也先加点儿喜气？”

“成，老七人还是耿直的。”慈安点了点头。

第二天早朝，慈禧指指御案上厚厚的一摞折子说道：“老六，那些折子都是主张停办船政的，你怎么想？”

恭亲王依然坚持自己的观点：“反对造船的多是京官，他们不曾亲理军政，所见不免迂腐。疆臣们都是支持的，奴才以为船政万不可停。”

“你说得不错，船政是不能停。我和姐姐议了，不但不能停，李鸿章所说，国欲强，必先求富，这话很有道理，咱们这么为难，不就是没有银子吗？将来你们也多在广开富源上下些功夫。”没想到慈禧一语定乾坤，这个结果有些出乎恭亲王意料，他激动得诺诺连声。

慈禧又问道：“曾国藩、瑞常故去所遗大学士两缺怎么调补，你们军机上什么意见？”

曾国藩二月去世，缺出的是武英殿大学士；瑞常三月去世，缺出的是大学士之首文华殿大学士。现有大学士中，文渊阁大学士、两广总督瑞麟资格最老，文华殿大学士当然由他调补最合适。曾国藩缺出的武英殿大学士，眼下有两个协办大学可补，一个是李鸿章，同治七年以平定捻军之功授协办，一个是文祥，同治十年以吏部尚书授协办。

慈禧最后定道：“李鸿章很合适，天津教案他办理得很好，眼光也很开阔。”

天津直隶总督行辕着实热闹了几天。李鸿章晋为武英殿大学士，当然要好好庆祝一番。而朝廷不但最后决定继续自造轮船，要“精益求精，以冀渐有进境，不可惑于浮言浅尝辄止”，而且完全采纳了李鸿章兴办工商业，以富国而至强兵的主张。对他提议的华商领雇闽局、沪局自造轮船搞轮船运载的事情，总理衙门致函“有心时事之员，妥实筹维，独抒己见，勿以纸上空谈，一禀了事”，催促他尽快落实。

等热闹过后，李鸿章立即让人把盛宣怀叫过来问道：“杏荪，朝廷同意办轮船招商局的事情了，我反倒有些放心不下。关键是招商，你在上海到底认识多少有实力的商人？”

盛宣怀所真正认识且能说上话的其实只有两个，一个是胡雪岩，两人只能算一面之交。一个是唐廷枢，与盛宣怀关系相当不错。唐廷枢，字景星，广东人，早年入教会学校，毕业后在海关当了几年翻译，后来又帮着洋行收购棉花，赚了银子。同治二年，被英国怡和洋行聘为买办，为怡和经理库款、收购丝茶、开展航运以及在上海以外的通商口岸扩大洋行业务，很受洋行老板的信赖和倚重。他自己也投资钱庄，开设茶栈，经营地产，运销大米、食盐，甚至涉足内地的矿产开采，真正是左右逢源，成为上海的著名财神。他学胡雪岩想当个红顶商人，因此有

意结识盛宣怀，为的是有一天能够靠上李鸿章这棵大树。

李鸿章听罢盛宣怀列名的两个巨商，连连摇头道：“唐景星为洋人做事，收益丰厚，未必愿意经办没把握的招商局。至于胡雪岩，大家都知道他是左季高的红人，断不会参与我倡导的招商局。朝廷没有钱，直隶也没有钱，办航运只能靠商人的钱。你跑上海一趟，摸一下上海商人的底，到底有多少人能出资。我再给你介绍个人，你去找他商量。”

李鸿章介绍的这个人是镇江沙船商人出身的朱其昂。朱其昂继承了父亲经营沙船的祖业，和弟弟朱其诏一起打拼，除经营南北各口货运外，还承办海运漕粮。他尤其善于结交各色人等，无论官府还是行帮中都有熟悉的朋友。太平军占领江苏后，他与太平军也有关系，偷偷与他们做生意，获利优厚。李鸿章收复南汇的时候，太平军有意投降，李鸿章也有意纳降，但苦于无人进城沟通。朱其昂毛遂自荐，愿进城当说客。因为城中太平军一位首领与他关系密切，因此事情办得非常顺利，李鸿章因此对朱其昂刮目相看，把他收入幕中，在淮军粮台效力，后来又札委他出任江苏海运委员，专管两江漕粮海运。近水楼台先得月，他的沙船生意在别人纷纷倒闭的时候，却逆势壮大。他当年就建议过轮船运漕，又经营沙船海运，且居上海多年，商人认识的也多，是办轮船招商局的合适人选。

“杏荪，朱氏兄弟承办海运已近十年，于商情极为熟悉，人又有魄力，敢担当，你靠他联络众商承租官局轮船错不了。只是我离开两江已经多年，不曾见过他们的面。这次你去务必见到两兄弟，把我的意思说明白，他们肯定帮忙。”李鸿章还亲自写了封信，交盛宣怀到时候转给朱其昂。

于是盛宣怀奉命南下上海，他对轮船招商局抱了热望，希望借此成为自己的晋身之阶。听李鸿章的意思，看来有意让朱氏兄弟来承办，那自己岂不只图了一场热闹？因此他打算先不找朱氏兄弟，如果靠自己能招起商来，到时候这份大业自然就由自己来担起。他想得很简单，自己到上海打出北洋的招牌，那些附股于洋轮公司的商人还不纷纷上门，要求入股轮船招商局？

盛宣怀信心满满到了上海，先找他最熟悉的唐廷枢。唐廷枢的住处在英租界一所不太起眼的石库房，门楣窄窄的，你很难想象竟然会是一个买办巨商的栖身之所。盛宣怀敲了敲门，门房从小小窗里露头一看，来人不着官服，也不像富商，便说先生不在家，“砰”的一声把门关了。盛宣怀示意仆人田三再去敲门，门房露头一看还是这两人，一言不发就要关门。盛宣怀拿出一张新式名片，那名片上写的是“军机处记注即用道 北洋大臣文案兼营务处会办 盛宣怀”。门房见军机处三字已经肃然起敬，又是道台銜更不敢怠慢，连连拱手道：“小人眼拙，请两位稍等。”

一会儿门房打开大门，两人进了院子，才发现别有洞天。院子很

大，中间是一个水池，里面有五颜六色的鱼儿，两层小洋楼，门窗、台阶都镶着大理石。进了客厅，五六名仆人正在忙着，一色的洋仆打扮，地板擦得光可鉴人，几上、案上摆着各式古董器具及西洋物件，天花板上是一个巨大的吊灯，像一朵盛开的莲花……盛宣怀是第一次见到如此豪华的住处，仆人田三更是看花了眼。

西边的门一响，走出一个胖乎乎的中年人来，正是盛宣怀要拜访的唐廷枢。他穿着一身洋布浴衣，脚上是拖鞋，头发还是湿的。他拱了拱手说道：“盛老弟大驾光临，愚兄正在洗澡，有失远迎，恕罪恕罪。”

盛宣怀说了此行的目的，恳请唐廷枢入股。唐廷枢一听是北洋的意思，十分感兴趣，连忙答应道：“既然是李中堂的意思，唐某断没有不效力的理由，何况又是盛老弟联络。只是不知这招商局准备如何开办？”

“中堂的意思，官商合办，官股少一些，以商股为主。”

唐廷枢又解释道：“鄙人入股没有问题，介绍商界的朋友入股也有把握，只是沪上商情非比他处，与洋人交往日久，许多事情都效仿洋人。比如这入股后，就要成立股东会，谁做经理都要由股东们推举，只有这样，大家才可放心入股。”

盛宣怀有些迟疑。如果按这个办法，那就是说将来谁当招商局的总办、会办不是李中堂说了算，关键是入股多少来决定。那么他盛宣怀不要说总办，怕是连会办也当不成，于是他又道：“中堂的意思，股东大会当然要开，但既然是官商合办，就要按官方的规矩，招商局要设总办、会办，并且由北洋大臣下札子委任，官印一盖，便是道台一级的官员，比股东推举的经理要威风十倍，官商两面都吃得开。”

唐廷枢是多么聪明的人，立即明白盛宣怀的意思是商人钱可以多出，但谁任总办、会办却要李中堂点头。换句话说，他唐廷枢多出些股要弄个会办问题不大，但总办恐怕很难。盛宣怀东奔西走，自然不是白干活，十有八九是冲着总办来的。这么一想，他心里的热情就退了几分。但他依然热情地与盛宣怀筹划招商的事，经他一番分析，筹集二十万两并不困难。盛宣怀大受鼓舞，如果朱其昂再筹集十几万，北洋再筹集一部分，五十万的资金就大有把握了，他掩饰不住地兴奋道：“中堂的意思，搞船运一是为了与洋人争利，二也是为了给沙船找条出路，因此也请沙船大户们入股，我与朱氏兄弟不熟，不知景星兄可否帮忙引荐？”

唐廷枢听盛宣怀还要拜访朱其昂，心里更是失望。看来李中堂中意的未必是他唐廷枢，朱氏兄弟也是当老大当惯了的，中堂如果有意让他们当总办，更是没有合作成功的可能了，但嘴里却道：“朱氏兄弟也是沪上数得着的人物，有他们入股当然很好。只是我与他们仅是半面之交，反倒不如盛老弟直接去好。”

“我连朱氏兄弟住哪都不知道，无论如何景星兄要帮这个忙。”盛宣怀还是不死心。

唐廷枢看推不开，就说道：“我介绍一个人陪你去，肯定合适。”

他介绍的是郑观应，字陶斋，是唐廷枢的小老乡，广东香山人。几年前一直在宝顺洋行当买办，与朱氏兄弟曾经有业务往来。宝顺被旗昌洋行收购后，他自己经营茶庄、盐业，住处离唐廷枢不远。盛宣怀经常在《申报》上读郑观应的文章，其实他们并未谋面，在李鸿章面前所说与郑观应如何熟悉，不过是顺风扯旗。

一会儿门房来报，说郑先生到了。两人起身相迎，绸袍马褂的郑观应满面笑容进来了，看年纪也不过三十多岁，一序齿，竟然只比盛宣怀大两岁。他兄弟九人，排行老二，还有八个妹妹。当年他的家境并不宽裕，本乡又有许多人当买办发家，他就抛弃了科举念头，十五岁到上海入洋行办事，人又好学，白天学经营，晚上跟教会学校老师请教外语，十多年也积蓄了可观资财。前年宝顺洋行倒闭后，他“腰缠十万下扬州”，当上了宝记盐务总理，开始涉足盐业。

郑观应听说盛宣怀是北洋大臣驾前红人，自然十分巴结。谈起开办轮船招商局的事，他更是极力支持。但可惜的是他不能入局，因为太古洋行轮船公司总船主已经请他去当总理兼管账房，相当于总买办，合同签了五年，下礼拜就要走马上任了。

盛宣怀十分痛惜，两人如此投缘，却不能合作，自己失去了一个好帮手，那么未来就是竞争对手。

郑观应笑道：“这个盛老弟尽管放心，大清办自己的轮船公司，也是我多年的梦想，我会支持盛老弟的。到时候更不会大水冲了龙王庙，一家人不识一家人。”

天色已晚，郑观应答应明天就带盛宣怀去拜访朱氏兄弟。分别时又打发人拿来一套《救时揭要》，恭恭敬敬“敬请杏荪兄雅正”。

回到客栈，盛宣怀简单吃过饭，就着灯看起郑观应赠的《救时揭要》，他立即被吸引了。在这本书里，有好几篇文章是讲洋人利用澳门做巢穴，拐卖华人去秘鲁国做奴隶的事。被拐华人受尽凌辱，有半途病死者，有自求一死者，即使到岸，从事极苦极累之工，饮食不足，鞭拓有余，贱同蝼蚁，无人救护。郑观应提出，应该在洋人国家设领事馆，卫我商民，沟通中外。字里行间，让人感受到一颗勃勃跳动之心。盛宣怀不禁对这位年轻的买办商人充满敬佩之情，置身洋行而不媚外，身家富裕而体恤贫弱，实在难得。

特别是《论大清轮船进止大略》一篇，更让盛宣怀受益匪浅。郑观应认为，无论造船还是船运，都应该放手让商人来办，因为官力则有穷，而商资则易集。现在华商并非无资，洋人轮船公司中华商股份十居七八，附于洋行之华资更是数以百万。郑观应还算了一笔账，如果华商办轮船公司，二十余只轮船，仅承担漕运一项，就可纯赚水脚二十万两，再加半年时间可航行于南北洋之间运载客货，利润也十分可观，只

要官言可信，不作额外勒索，华商是乐意入股的。郑观应在洋行十余年，对海上运输情形十分熟悉，此言有理有据，令人信服，盛宣怀大受鼓舞，兴奋得半夜难以入眠。

次日醒来，天光大亮，盛宣怀埋怨田三不早些叫醒他。听得楼下有人略带广东口音说道：“盛老弟不要责怪他人，是不让叫醒的。我听店老板说你还在睡觉，就没让打搅。怎么样？睡得可好？”

盛宣怀向楼下一看，原来正是郑观应，便如实说道：“郑先生的书写得实在太好了，我一口气看完，天快亮时才睡着。”

“都是我害的，晚上我请客赔罪。”郑观应笑道。

“这样的害多受两回也无妨——好久没有看到这样让人不忍释手的书了。”盛宣怀也笑应道。

盛宣怀叫了一顶小轿，跟在郑观应的小轿后去见朱氏兄弟。轿夫路很熟，在大街小巷间东拐西拐，半个时辰后在上海城北法租界永安街停下了。这里住的几乎全是沙船商人，朱其昂兄弟的住处就在这里。

大清旧式海运帆船，南北样式不同，南方多礁，船底要尖，以免触礁；北方沿海因为多沙，船底平阔，便于行沙，称为沙船。道光年间，因为运河淤塞，漕粮改为海运，沙船就承担起了运漕的大任。第二次鸦片战争后，英法等国取得了通商口岸的通航权，洋轮迅速发展，美商旗昌轮船公司、英商港澳轮船公司、公正轮船公司、北清轮船公司以及华海轮船公司、太古轮船公司相继成立，经营长江沿岸及沿海的客货运输。洋轮比旧式帆船运输，不但安全而且速度快几倍，用人又少，成本较低，因此旧式帆船被挤得了无生计。

七年前，朱其昂请求李鸿章把他从淮军粮台转调到上海任两江海运委员，专责漕粮海运。他原本就是航运出身，在粮台上又积了几万两银子，便与弟弟朱其诏联手投资沙船海运，不几年间，便有了二十七八艘大船，身价也有二十万两。又加上当年他父亲在航运界是有名的前辈，大家自然敬他们三分，朱氏兄弟如今已成沙船帮的头脑人物。

朱氏兄弟在永安街买了座大宅院，雇了账房、佣人、伙计，场面很大。盛宣怀等人递上名片，伙计把他们引进客厅，老大一会儿，一个面色黑红的汉子走进客厅来，看过了两人名片，笑了笑道：“郑先生是沪上名人，怎敢劳动大驾。盛先生做北洋大臣文案，想必经常见到李中堂。李中堂身体可好？”原来，他便是朱其昂。

盛宣怀回应道：“今天正是奉中堂之命来见先生。”

“不知中堂有何吩咐？”

盛宣怀将来意说了，朱其昂又问道：“不知这是中堂的意思还是盛老

弟的意思？”

“当然是中堂的意思。几年前就有人上过条陈，中堂也早有此意。”

朱其昂淡淡一笑道：“四五年前就有人要办船运，那时候还是曾大人坐镇两江，被他老人家一口回绝了，这件事情我是清楚的。如果曾大人在，恐怕他老人家还会回绝。为什么？为沙船养活的这几万人！沪上沙船六七百艘，大船五六十人，小船也要十几人，你们可曾想过，洋轮已经夺去了沙船的大半生机，华商再办船运，我们弄沙船的还有活路？”

盛宣怀万万没有想到，沙船老大竟然也不赞成办船运。有洋轮可用，干吗非要守着破墙烂帆不松手？于是他激将道：“中堂钧谕，轮船招商局总是要办的。先生不办，自会有人办。”

朱其昂冷笑一声道：“好听的话谁都会说，他们这些洋买办算盘珠子拨得再精明不过。他们有钱入洋股，有洋人做靠山稳赚；可是要让他们投到自家办的轮船上就要犯思量，大清商人经受层层盘剥，他们比谁也清楚。再加上沙船兄弟不答应，你就是跪地叩头，他也未必敢投一分一厘。沙船上兄弟都是入了青帮的，一声招呼，立时万人云集，不要说动刀枪，就那阵势也吓破他们的胆！”

随后进来的朱其诏在旁缓和气氛道：“中堂钧谕当然不能不遵，只是关系到沙船兄弟的生计，我们不能不慎之又慎，如果闹出什么事来，谁也不好应承，两位还请体谅我兄弟的苦衷。”

郑观应见盛宣怀一脸茫然，就解围道：“办船运是大势所趋，沙船帮兄弟能阻止中国人办，能阻止得了洋人吗？我在洋行任职，对轮船航运也算知根知底。最近洋人正在联合向朝廷请求代办漕运，一旦朝廷允准，那时沙船兄弟的苦水向谁说去？”

这一条倒让朱其昂大为吃惊，因为他知道郑观应出身买办，与洋人最为熟悉，消息十分灵通，但他还是追问道：“这消息可靠吗？”

“当然可靠，我又何必骗你。船运由我们自己来办，总还会照顾一下沙船兄弟，既然沙船早晚要被淘汰，朱大先生何不登高一呼办成此局，与洋人争利，给自家兄弟一条生路？”

朱其昂想了许久，又问道：“不知中堂意思，这局子如何来办？谁来拿总？”

盛宣怀立即明白，朱其昂也想当未来轮船招商局的总办，只好含糊道：“中堂的意思，官商合办，由谁拿总中堂到时下札子委任，总要德高望重的人来承担。”

“此事非同小可，我们兄弟要仔细合计，三日后再商议如何？”朱其昂终于松了口。

送走盛宣怀、郑观应，朱氏兄弟关门商议。朱其诏疑惑地问道：“从盛杏荪的口气来看，办轮船招商局这事恐怕真是李中堂的意思，我们挡也挡不住，咱们真眼睁睁看着别人去办？开罪盛杏荪事小，拂逆李中堂事大，何况当年李中堂对我们朱家有恩。”

朱其昂摇了摇头道：“我们当然不能硬顶，也不能不办。轮船招商局不办则已，要办就要由咱们兄弟来办。盛宣怀野心不小，看他的意思是有意拿总。我们得让他明白，除了我朱氏兄弟，这轮船招商局谁也办不成。”

兄弟两人商议良久，把管家叫来，仔细嘱咐了。

陪盛宣怀回到客栈，郑观应有事先告辞了。因为他明天就要去太古轮船公司办事，就不能再奉陪了，又定准晚上做东宴请盛宣怀。

送走郑观应，盛宣怀再去拜访沪杭巨商胡雪岩。胡雪岩常在上海办事，这里也有一处住宅。几年前盛宣怀来沪采办行军洋药，曾经与胡雪岩在饭局上打过照面。印象里虽是巨商，却十分谦和。以他的身家，入股几万并非不可能。

来到公共租界胡雪岩的住处，门房说胡雪岩一早就去了钱庄，盛宣怀便匆匆赶往阜康钱庄。

胡雪岩的确在钱庄，正在与钱庄大伙刘庆生商量一件棘手的事。江苏藩台林桂着人送信来，要借五万两银子急用。胡雪岩与这位藩台交往不多，而且听说即将调任广东，不知道这银子会不会肉包子打狗？

刘庆生的意思坚决不能借，人在人情在，人去人情坏，如今他远调广东，我们不能烧这冷灶。他要赖着不还，远在广东还不够讨账的路费。再说咱们也不是那种上门讨债的人家，随便找个理由客客气气推托了就是。

胡雪岩点点头又摇摇头道：“你说得也有道理。这位林藩台不知被多少人拒绝过了，不然也不会求到咱的头上。据我所知，这位藩台为人还算诚恳，不是那种欠债不还死皮赖脸的人。据我推测，他的藩库肯定是短着一笔银子，又不想把藩库空缺的把柄授人影响仕途。这银子咱借，而且还不要利息！”

闻言，刘庆生有些惊异地望着胡雪岩。

胡雪岩又解释道：“这五万两银子对咱来说算不了什么，那点利息更不值一提。可是对林大人，那可是关系前程仕途。咱们做事既要锦上添花，也要雪中送炭。在人家困难的时候咱们伸手解了围，人家自然不会忘记，到时候用手中的权势行个方便，何愁五万两银子赚不回来？比如，咱们将来要想在广州城开设分号，请林藩台帮忙，是不是就方便得多？生意生意，给人生路就生情意。”

这件事就这么定了，两人正要商议买地建胶厂的事，跑堂送来盛宣怀的名片。胡雪岩看了问道：“这个盛宣怀是哪里人，我怎么一点印象也没了？快查一查。”

胡雪岩有个习惯，只要认识过的人都要作个记录，以免日久淡忘。刘庆生很快查到了，说是一年多前在上海认识的。他是常州人，父亲盛康，与李中堂是同年。胡雪岩也想起来了，当时双方都为军火的事与法国领事馆一位洋人一块凑过饭局。

胡雪岩亲自迎到门外，拱手道：“杏荪老弟屈驾鄙号，真是蓬荜生辉呢。快请，快请。”

然后又是上茶，上水果，嘘寒问暖，十二分的热情。特别是胡雪岩竟然记得一年前的半面之交，这更让盛宣怀心里发暖。等说了来意，胡雪岩对筹办轮船招商局之事大加赞成，说到入股，他说得十分坦诚：“一是左大帅即将平定陕甘之乱，还将出关收复新疆，军火单子都已经下过来了，左大帅的脾气大家都知道，不敢耽误半刻。二是两笔西征借款又到付息之日，国库的银子没到，我先要垫付。三是我在杭州涌金门外买地十余亩建药店胶厂，也要一笔银子。这最后一点嘛，”胡雪岩笑了笑，道，“杏荪老弟不是外人，虽说湘淮一家，可门户之见总是有的，我们都是在大人们身边的人，总是身不由己。”

这话说得明白，左宗棠如今是湘系领袖，而李鸿章是淮系领袖，两人又有芥蒂，胡雪岩自然不便与淮系掺和。这一点李鸿章早就料到，盛宣怀也完全理解，不过没想到胡雪岩说得如此坦诚，虽然终是被拒绝，但心里却比在朱氏兄弟那里舒服得多。

以胡雪岩的行事风格，自然不会让盛宣怀完全绝望，他又补充道：“等盛兄总办招商局后，小号定会入些暗股以为支持。”

从阜康钱庄告辞，盛宣怀直接去了唐廷枢府上。门房已经认得盛宣怀，说唐先生去了怡和洋行，中饭怕是不回来吃了。轿夫路很熟，又把盛宣怀送到英租界的怡和洋行，结果买办房的伙计说唐先生刚走，去了未园。未园是唐廷枢在苏州河北的另一处住所，轿夫也知道，再把盛宣怀送到未园。总算没扑空，递上名片不久，门房就来请了。

唐廷枢的这处住所与英租界的洋房不同，这里完全是典型的中式园林住宅，回廊曲折，泉石深邃，树影扶疏，花香弥漫。十几个佣人也都是中式装束，不沾一点洋味。见面寒暄后，唐廷枢直截了当道：“抱歉得很，轮船招局的事怕是帮不上忙了。洋行不知从哪里听了消息，为了挽留，又加薪又是提高佣金，兄弟实在拂不下情面，只好继续在洋行帮衬。”

“那么唐兄，你能出多少股子？”盛宣怀又问道。

“既然我继续在洋行里干，自然还是要先入洋行的股。洋人之所以挽

留我，当然也是为了那点股份。所以，我暂时挪不出来。不过盛老弟放心，等你的招商局挂出招牌来，我一定入些暗股。”唐廷枢的说法与胡雪岩如出一辙，盛宣怀明白，其实他也不相信轮船招商局能办起来。

“我说的是掏心窝子的话，不是敷衍老弟。我还有事相求呢！”唐廷枢也有一个让盛宣怀下台的办法。他所求的是想让盛宣怀帮忙，捐个直隶道台。

盛宣怀惊奇地问道：“两江一样可以捐道台，何必舍近求远？”

唐廷枢解释道：“曾侯相坐镇两江时，两江地位崇高自然不必说。但自从曾侯相故去，李中堂坐镇直隶，两江就没法与直隶相比了。兄弟是冲着李中堂这棵大树去的，所以银子多一点少一点都好说。”

“只怕直隶的道台要比两江的多费不少银子，而且还要找合适的时机才能向中堂转呈。”盛宣怀心里一动。

“只要不超过二万五千两，都好说。”

“这件事兄弟还真帮得上忙。我回北洋立即设法向中堂回禀，到时候说准了再来信告诉你。当然，衙门的抽头是少不了的。”

“一切拜托老弟。”唐廷枢留盛宣怀吃饭，那餐饭非常丰盛，粗粗一算，总得几百两银子。

回客栈的路上，盛宣怀脑子里全是唐廷枢两处豪宅和豪奢宴会的印象。李中堂说大丈夫要做大官兼赚大钱，在上海这地方仅有官是不行的，钱多比官大更为重要。有了钱他们就可以呼风唤雨，享受的荣华即便一品大员也未必能见识，更不用说享用了。自己只有走办实业的路子，有了钱官也就不远了。

下午酒醒后，他回头梳理这两天忙来忙去，竟然没有落实一笔切实的商股，不禁有些失望、着急。好在还有朱氏兄弟那里，一切希望都寄托于此了。

次日在客栈吃过早饭，盛宣怀带着仆人去见朱氏兄弟。刚进永安街，就见今天人特别多，个个面色黝黑，显然是长年吹海风晒太阳的缘故。沿街的沙船商号里的伙计们也都伸出头来，像是在等什么人，又像是在等看耍把戏。

因为人多，街又窄，盛宣怀下了轿向里走。突然有人喊道：“就是这个人！兄弟爷们，那个办火轮船抢咱们生意的人来了，快来向他讨个说法。”

两人立刻被围了个水泄不通。

人群七嘴八舌，个个怒气冲天，责问盛宣怀干什么来了。盛宣怀开始有些紧张，但他们知道瞒也没用，何况自己是奉了北洋大臣的钧令，于是站到一处台阶上向众人摇着手道：“沙船帮的兄弟们，我是盛宣怀，奉北洋大臣谕令，前来与朱大先生商讨开办轮船招商局的事宜。”

话音未落，便引来一片责问——

“你们要办火轮船，抢了我们运漕的生意，我们怎么活？”

“洋人轮船已经逼得我们走投无路，你们北洋大臣凭什么也来挤对我们。上海是南洋的地方，与北洋有什么关系？”

盛宣怀大声解释道：“各位兄弟，轮船一定会取代木船，沙船早晚要被淘汰，与其让洋人逼得大家走投无路，我们何不自己办轮船局，与洋人争个高低。”

“你们与洋人争，我们怎么办？让我们怎么活！”有人大声喊道。

“弟兄们可以到轮船上讨生机，轮船也是需要人手的。”

盛宣怀这话根本不能安抚他们，一艘沙船用一二十个人，一艘轮船顶十几艘沙船，可是不用摇橹，不用划桨，不用扯帆，顶多不过用二十几个人，有多少人要掉了饭碗？

有人在后面怂恿道：“弟兄们，不要听他胡说，他要说不办火轮船了便罢，要再打这歪主意，就别让他走出永安街！”

几个年轻人围上来，高举着拳头吓唬道：“你快说，再也不办火轮船了，不然咱们的拳头不长眼。”

盛宣怀当然不能示弱，梗起脖子说道：“兄弟们，今天不办明天一定要办，我不办了别人一样来办。”

举起的拳头眼看就要打下来，只听得有人高喊：“都给我住手！”

来的正是朱氏兄弟。大家闪出一条通道，朱其昂过来冲盛宣怀拱了拱手道：“兄弟来晚了，多有得罪。沙船帮的兄弟们野惯了，兄弟不要怪他们。”

“大先生，不能让他们办轮船，我们还要活命啊。”又有人趁机插话道。

朱其昂也站到台阶上，大声说道：“兄弟们，要论起对轮船的恨来，我比你们谁都恨。兄弟们都知道，我朱氏兄弟原本不跑海路，是跑长江的。可是洋轮把我们逼得几乎家破人亡，这才来跑海运。没想到海上也一样，一样被洋轮逼得喘不过气来。为什么？因为沙船比轮船差得太远了，速度比不上，咱们办一趟北货要走一个多月，轮船连十天都用不

上。安全更是比不得，咱们有多少兄弟在海上沉船，家破人亡啊。载重更没法比，一艘火轮装几万石，我们的大沙船不过装一千五六百石。兄弟们说说，咱们这沙船有法与轮船争吗？”

有人喊道：“大先生，沙船是危险，可是总比被饿死强。”

朱其昂眼里浮起了泪光：“兄弟们，咱们不能饿死。与其让洋人办轮船来挤我们，不如跟着我来办轮船，只要有我一口饭吃，就不会让你们饿着肚子。如今这轮船不办不行了，我听洋行里的朋友说，太古、旗昌和怡和三家轮船公司也要与咱们来争漕运了。他比咱沙船快，听说他们要把水脚费降下来，比咱沙船还要便宜，朝廷能不动心吗？漕运要是让他们争了去，我们真就没有出路了。弟兄们跟着我来办轮船吧，我朱氏兄弟来办，你们总能放心了吧？”

听了这话，人群安静了下来。朱其昂又说道：“弟兄们放心，要是我来办轮船，顶多先买四艘洋轮，一年不过运漕二十万石，不及南漕北运的十分之一。然后看情形逐年再加，总不能一棍子把兄弟们的饭碗砸掉。咱们弟兄办了轮船局，也要像洋人一样在天津、牛庄、汉口等地建仓、栈房，也需要人手，我会尽量把兄弟们安排过去。”

事情总算过去了，盛宣怀这才跟着朱氏兄弟去商讨开办的细节。

“盛老弟，不知中堂打算拿多少官银办招商局？”朱其昂开口便问道。

盛宣怀斟酌着说道：“中堂的意思，招商局主要靠商股。暂从闽、沪两厂承领轮船若干，招商认股，官督商办。这样由官总其大纲，察其利弊，托庇官场，避免额外勒索；经营则听商自便，盈亏与官无涉。”

“很好，轮船招商局的牌子就在我朱氏兄弟处先挂起来，承领的轮船不必急于招商，先官办，就叫轮船招商公局。”

盛宣怀一听朱其昂的意思是独占招商局，连忙声明道：“中堂的意思是商股为主，官督商办，并不打算官办。至于总办会办，也要根据招股情形再下札子委任。”

朱其昂笑了笑：“今天的情形你也看到了，没有我们兄弟来办，沙船帮是不会放心的。轮船招商局早晚要商办，但开始怕是不行。商人们谁肯把股子入到没有把握的局子里？他们肯入股洋行，是因为看到洋行获利。等我们轮船招商公局有利头了，那些投到洋行的华商股份自然纷纷归并。你把这意思向中堂回禀了，中堂同意，我们兄弟就去面见中堂，领了札子就去承领轮船，杏荪老弟就留在上海，帮我们兄弟把轮船招商局办起来。”

盛宣怀一百个不情愿，但朱其昂兄弟是中堂推荐的，而且沙船帮也的确很难应付，少了朱氏兄弟确实也不行。自己把事情想得简单了，看

来办轮船招商局并不那么容易。不过，有朱氏兄弟挑这个头，也算有个交代，那就干脆让朱氏兄弟直接去面见中堂好了。

盛宣怀想清楚了，便道：“要办轮船招商局，自然离不了朱兄。不过这是件大事，不是你我能定的，也不是靠传话能够办妥的，我觉得你还是面见中堂，面聆钧谕岂不更好？”

朱其昂想了想道：“能见中堂一面，事情才能弄得准。正巧，我要运漕粮北上，大约二十多天后就能到天津，那时我定登门觐见中堂大人。”

盛宣怀乘轮北上，详细向李鸿章报告了上海之行。李鸿章听说朱其昂兄弟有出头承办招商局的愿望，胡雪岩、唐廷枢、郑观应等人都有入股意向，便对他此行颇为满意：“杏荪，你也知道我有意大办洋务，我看你对商场别有灵犀，将来不如在商场上打拼，一则帮我办洋务，二则也是你的晋身之道。考举人、中进士这条道，太没得味。”

“一切听伯相安排。”

“那好，等我见过了朱氏兄弟，如果办轮船招商，你就靠靠这件大事，包括章程也要你来帮着他们起草，你也到上海商场上多与殷商交往，对你只有好处，没有坏处。”

盛宣怀连连点头称是。

“杏荪，当世事发生大变革时，总有些机会必然失去，而有些新机会必然到来，有人抓住了就大发其财，成为新贵。比如沿海开埠，洋人夺了一些人的生意，但也创造了新机会，那些放弃科举正途进入洋行的人，开始都被人嗤笑，可十几年后，他们多少人成了巨富！唐廷枢、郑观应都是如此。如今我们要大办洋务，这也是大变革，抓住时机，必将有人大富贵，就看有没有魄力抓机会。”

李鸿章看似空发感慨，又似有所指，盛宣怀只有殷殷点头。

盛宣怀就要告辞时，想起唐廷枢有意捐直隶道的意思，连忙报告，李鸿章一口答应：“今年皇上大婚，直隶要摊派给户部七八十万两，讨价还价，最后要花五十多万。皇帝大婚，我还打算请求陛见，也要花笔银子。将来上海有人要捐直隶的官，你在上海一手经理。”

盛宣怀大喜，知道这里面有实惠可捞，就应道：“卑职一定认真办理，一定不辜负伯相信赖。唐景星的想法是捐银两万，各衙门抽头都在其中。”

“好，这事我交代厘捐局。通常捐班道台，一万四五就不错了。上海再有捐班，你斟酌办理，就如你所说，不要辜负我的信赖。”

第六章 轮船招商举步艰 官督商办成大业

朱氏兄弟北上前，将轮船运输应该怎么搞已经多次密议。因为兄弟两人虽然搞海运多年，但毕竟经营的都是沙船，洋轮只是在水上见过，如何驾驶，成本如何等，一概是门外汉。所以兄弟俩有个原则，一是先试办，看事不好要能抽得出身。二是自己不能往里赔钱，而且也不能让沙船帮的兄弟往里赔钱。

照着这两个原则，兄弟两人琢磨了一个大体章程。那就是将来的轮船海运，首先必须是官办，也就是让北洋先拿一笔钱买几条轮船开起来。第二条就是必须把江苏、浙江的漕粮拨给一部分，有了这笔业务垫底，经营才有把握。第三条，应该像洋轮一样，除了缴关税，厘捐一概全免，这样将来再夹带些其他货物也有利可图。第四条，就是先不急于招商，如果商人把钱投进来，却赔累进去，没法交代。可见到李鸿章，两人说出的却是另一番话。

李鸿章一见面就问道：“云甫，依你看，船运到底能不能办得起来？”

“中堂只要想办，就一定能办得起来。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沙船的兄弟们被洋轮挤得都快没活路了，急于找一条生路。如果不赶紧办洋轮，再有两三年，沙船亏折净尽，那时候连漕粮也没船可运了。”朱其昂回道。

“办船运，主要还是靠商股，不知将来招商容不容易？”

“肯定没问题。现在沙船帮的大户有不少人已经附股洋轮公司，洋行的买办附股洋轮的更多。为什么要附股洋轮公司？大家都知道洋轮赚钱嘛！可咱们又不准华商自办船运，所以大量的银子都支持了洋轮。如果中堂号召，官方办一个轮船招商公司，那时候这些人都会纷纷入股。”朱其昂又肯定地回答。

“云甫，杏荪没给你说明白吗？办船运，主要还是靠商人附股，不是官办，北洋拿不出银子。”李鸿章打断了朱其昂的话。

“当然是以商人银子为主，盛观察也说得明白。可是中堂，在大清最有信誉的还是官府，商家最相信的也是官府而不是商号。特别是洋行的那些买办，对洋商的实力和信用毫不怀疑，对大清商家却怀疑得很。所以船运开头的时候，必须打出北洋的旗号，要知道，自从中堂坐镇北洋后，北洋的声誉如日中天，有北洋官本在里面，他们才放心。等轮船在海上、江上跑起来，赚到银子的时候，不用去劝，他们就自然把股子附过来。那时候，官本就可以抽出来。这个官本，这就好比中药的引子。所以，这个局最好要带个公字，为的就是表白它的官家身份，让商人放心。”朱其昂连哄带骗外加戴高帽，李鸿章禁不住连连点头，他就继续夸

夸其谈，“中堂将这样一件堪称开天辟地的差使交给我，我不能不百倍用心，慎之又慎。万事开头难，创办之初尤其不能贪多嚼不烂。我的想法是，中堂先拨给几十万两银子，先买三四条轮船……”

“云甫，不是买船，是先从闽局和沪局雇领几条自造的轮船。之所以办船运，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为自造轮船筹经费，如果买洋轮，那就背离初衷了。”

朱其昂随机应变，改口道：“那么从江南制造局领到的轮船可以作价每一百两一股，轮船招商公局缴银认股；如果商股不够船价，差额就作为官股。”

“闽局和沪局的船款，可以先拖个一年半载也无妨。可是办船运听说还要有码头、货栈，还要办保险，事情多得很。”

“中堂真是事事清楚，比我们这些搞海运的还明白。不错，不但要有码头、货栈，在常跑的地方还要开办分局，为的是招揽货物，这与我们沙船也是一样的。比如我要去营口运豆饼，不能船开过去了还没有货，必须有人先把货购齐，船一到装货后就往回走，将来天津首先要分局建起来。”

“建货栈、开分局，那总共要多少银子？”

“我在上海已经多方请教，粗略估算需要四五十万两银子。包括买三四条轮船。”

“如果去掉买轮船的银子，有二三十万两是不是就可以开办起来？”

“应该差不多。轮船公局一办起来，洋人轮船公司必定会千方百计来挤压，那时候就需要南北洋来支持了。”

“你要我怎么支持？”

朱其昂摊出了自己的想法：“首先中堂要将漕粮拨几十万石交给轮船招商公局来承运。还要参照洋轮公司的章程，只要纳了关税，其他厘捐全免，不然就没法和洋轮竞争。”

“这两件事我现在就可以答复你，届时我都可以办得到。”

李鸿章当即决定，由朱其昂拿出轮船招商公司章程，与天津海关道陈钦、淮军营务处会办盛宣怀商讨后，他就可以回上海招商。

朱氏兄弟关在客栈中两天不曾出门，弄出一个二十余条的章程交给盛宣怀、陈钦商讨。陈钦认为基本可行，反正现在还是个草案，将来根据朱氏兄弟招商的实际情况再行商酌。盛宣怀则认为，轮船招商局是首创，必须先顾商情。按照洋人的办法，洋轮公司重大决策是由商董来决

定，而商董则是根据出资多少来推举。可朱其昂所定章程并无这项说明，而且称为轮船招商公局也不合适，既然是公局，那何必要招商股？官股、商股都有的话，官股会不会侵害商股利益？

“盛老弟，要论商场，你就不如兄弟我明白了。之所以要出官股，是为了让商人们放心；之所以叫公局，就是为了表明官方的身份，将来有麻烦，南北洋大宪都会出面摆平。这样反而利于招商，也正是你说的顾商情。这些意思，也都是李中堂的意思，并非我朱某人闭门造车。”朱其昂对盛宣怀这些看法不以为然。

盛宣怀不好再说什么了，但对朱其昂邀他一起赴沪招商也以营务处事多为由推辞了。

朱其昂回到上海，兴冲冲去找江南制造总局的冯燮光，看能拨给他几艘轮船。冯燮光看过李鸿章的亲笔信，扔到桌上道：“朱兄，中堂乃封疆大吏，日理万机，不了解兵轮和商轮的不同也就罢了，你是跑海运的，难道不知道兵轮与商轮根本不是一回事吗？”

朱其昂有些纳闷道：“我当然知道，兵轮用来作战，商轮用来运货。把兵轮的火炮拆掉，不就可以用来运货了？”

“看来你真是外行，那我来给你补补课。”冯燮光告诉朱其昂，兵轮追求的是速度，底尖，舱小，便于快速行进；而商船主要是运客载货，底阔，舱大，速度要慢。用兵轮当作商轮根本行不通。

朱其昂这才发觉自己闹了大笑话，平日里也见过外洋兵舰和商轮，都是在水上行驶的庞然大物，没想到竟然不是一路货。他妄想道：“我也和中堂说过，兵轮和商轮恐怕有所不同。中堂说，都是轮船，无非是把兵船的炮卸掉。听冯总办这么说，兵轮船舱小，小就小点，能将就用也行。”

“这又是外行话了吧朱兄，你就是拿正经的商轮来与洋人轮船公司竞争也未必能争得过，你拿兵轮去运货，更是死路一条。我劝你死了这条心，别在上海滩闹笑话。李中堂要拿兵轮来办轮船公司，这话好说不好听，你没什么，传出去对李中堂声望有损！”冯燮光一口回绝了。

“福州船政局是专门制造轮船，不知有无货轮？”朱其昂还是不死心。

“这我可以明确地告诉朱兄，绝对没有。左大帅创办福州船政局，就是为了造兵舰，哪里会有货轮？”冯燮光言之凿凿。

“那如果请沪局来造商轮，要用多少时间？”朱其昂的问话声都小了很多。

“造轮船不是做娃子玩意，哪能说造就造？你要个三条两条，偌大的

制造局要专门为你造？我劝老兄打消这个念头。还有，就是同意给你造商轮，没有一年时间也造不出来。”

朱其昂彻底打消了从沪局或闽局拨领商轮的计划，这对他来说无异于釜底抽薪，赤着两手让他如何办轮船招商公局？回到家里，他一筹莫展。朱其诏提醒：“一个人发愁不是办法，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不如把李家兄弟请过来商量。”

朱其诏所说李家兄弟，就是杭州丝商李振玉。因为当年与另一家丝商争货源闹得几乎要出人命，朱其昂借助沙船帮的威望帮忙化干戈为玉帛，从此两人亲如兄弟。此人是秀才出身，足智多谋，遇到难事，朱其昂总要和他商量。

李振玉很快就过来了，听朱其昂说完便道：“大哥，这件事不能轻易放弃。有李中堂坐镇，你怕什么？创办轮船招商公局是件大买卖，将来必有利可图。即便无利可图，傍上李中堂这棵大树，也是千金不换。”

“这些我都知道，可是没有商轮可领，让我怎么办？总不能把自己的家当都搭到这上面吧？”朱其昂一副无可奈何的样子。

李振玉分析道：“当然不必，还是找李中堂想办法。这件事对你重要，对李中堂同样重要。我从你话里听出来了，李中堂办这个轮船招商公局原本就不只是为了运糟粮，也不只是为了赚几个钱，他是有个大办洋务、以商求富、以富求强的鸿鹄之志。这是他主政北洋放的第一把大火，你想，他能让这把火只冒烟烧不起来？”

“李中堂寄予我千钧厚望，所以我才倍加苦恼。”朱其昂深感压力不小。

“这就要两方面看了，对你是压力，换个角度看，也是争取李中堂支持的筹码。你只要让李中堂看到希望，提出的要求又有堂皇的理由，李中堂必然全力支持。”

朱其昂眼睛一亮道：“下一步怎么走，我想听听兄弟的高见。”

“说不上高见，就是你当初向中堂提出的，请北洋出资买三四条货轮，架子一撑起来，这个轮船招商公局就算办成了。那时候不愁商股不来。”

朱其昂恍然道：“对，我是当局者迷。只是要李中堂出银子，这话怎么说得好好掂量一下。”

“这个自然由我来代劳。不过，大哥还要见几个人，先争取一下商股，到了李中堂那里说起来也好听。”

朱其昂去见的第一个人，就是阜康钱庄的胡雪岩。朱其昂所在的沙

船帮遍布江南水网，胡雪岩开着当铺、钱庄和药行，还给左宗棠采买军械，与他多有往来。尤其是当年左宗棠在浙江与太平军作战，胡雪岩从上海采购的洋枪、子药，全靠朱其昂托沙船帮的兄弟设法承运，因此他的面子不能不给。听朱其昂一说，胡雪岩立即明白了。朱其昂说话办事，义气有余，城府不足，胡雪岩没必要得罪他，也没必要实话实说，反正能不能办起来难说得很。所以他很热情地表示，轮船招商公局一挂牌，只要他手头方便，一定附股。

朱其昂要见的第二个人叫郁森盛，人称郁老四，也是沙船帮的头面人物，近年来虽然沙船没落，但瘦死的骆驼比马大，他在怡和轮船公司附股不少，朱其昂希望到时候他能把股附拉过来。郁森盛说得也很痛快，答应到时候至少拿万把两银子。郁森盛又帮朱其昂引见几个在洋行有附股的商人，他们表示到时候就把洋股退掉。这粗粗一算，已有十几万两银子了。

同治皇帝大婚，大日子定于九月十五日，李鸿章作为重臣前往观礼祝贺。到京后因为要拜访恭亲王等权要，因此他定于九月十二日起程。在临行前，他接到了朱其昂的上禀。沪局、闽局都没有可以雇领的货轮，如果等着两局制造，缓不济急。朱其昂在上海与殷商复返动员，他们入股的积极性非常踊跃：“各省在沪殷商或置轮船或挟资本向各口装载贸易，向俱附洋商名下，如旗昌、金利源等行，华人股分居其大半。暗受洋人盘折之亏，而中国官员不能过问，苦不堪言，委屈难诉。若由官设立商局招徕，则各商所有轮船、股本必渐归并官局，似足顺商情而张国体。”而且尽快设局招商，还可解漕粮北运之忧：“江浙沙船，近来亏折尤甚，或斥卖资本附股洋轮，或转从他业，不数年，恐将欲觅运漕之沙船而不可得也。”因此，“拟请先行试办招商，先拨官款若干，购三四艘货轮，俟机器局商船造成，即可随时添入，推广通行。码头、货栈等项，概由公司设法筹资建设。”

兵轮与货轮不可混用，这是李鸿章原来不及细想的问题。既然不能从沪局、闽局雇领，那就只有北洋出部分官款。李鸿章安排人给朱其昂回信，让他九月底到天津面谈，商谈筹办轮船招商公局的事宜。

十月初朱其昂再次到了天津，李鸿章见他的第一句话就是：“云甫，我这次进京已经向恭亲王禀报了轮船招商公局的筹办情况，王爷只说了一句话：‘好好办，办出样子来，一切好说。’这是莫大的鼓励支持，也是极重的责任。如果办不出样子来，那一切就都不好说了。我只问你一句话，当初你说四五十万两就可办起来，招商能不能招得到？有把握能招到多少？”

朱其昂硬着头皮拍胸脯道：“中堂放心，四五十万两都有把握招得到商股。只是商人看不到轮船的影子不会放心。所以，必须先把招商公局的牌子挂出去，买上几条轮船先在江海之中跑起来，商人们才肯附股，不然，他们认为我朱某人是空手套白狼。”

“好，就依你所提，我先从直隶练兵饷里借给你二十万串钱。”李鸿章从袖管里抽出五张银票说，“这是我个人的五万两，算是入股了。赚了，我自然欢喜，要是赔进去了，那可是我从牙缝里挤出的银子，你们好自为之。”

朱其昂接过银票，眼含热泪道：“中堂，我朱其昂搭上这七尺之躯，也要办好招商公局。”

“云甫，我不要你捐躯，我只要你办好招商公局。现在办洋务太难，说闲话折台的人太多了，开了头，只能办好，不能办砸。咱丑话说在前头，直隶的二十万串钱只是借款，招商公局要付利息，盈亏由公局承担，不能把这二十万串钱搭进去。我就给你一年之期，一年之后必须用筹到的银子把这二十万串钱给我还回来。还有，建货栈、建分局，该由你招商办理，不要再指望直隶出钱。”

朱其昂保证：“中堂放心，我以身家作抵也要把招商公局办起来。我还兼着江浙海运局委员的差使，海运局的款子也可以先挪一挪。我与沪上财神胡雪岩关系极厚，以我的身价作抵押，贷十万八万的银子也没关系。”

“你回去就好好筹办，我先下个札子给你，到时候办出眉目，我上奏朝廷正式任命你为总办。”李鸿章说办就办，交代文案立即将札委拿来交给朱其昂，“云甫，我对你寄予厚望，这札子虽小，却重于万钧，望你能够体会得到。”

二十万串制钱，扣掉一年的利息，实领十八万八千串，折合白银十二万三千两。朱其昂以自己的沙船来算，一只最大号的沙船七八千两银子，一艘轮船就是四只沙船的话，大约三万两银子足够，先买三条花不了十万两，剩余还有三万两可以支应，勉强可以开张了。他回到上海，立即找李振玉、胡雪岩商量购买洋轮的事，胡雪岩认识的买办、洋人多，不几天就回话。货轮价格昂贵，好的十几万两、几十万两都有，差的也要六七万。考虑到朱其昂手里只有十几万两银子可用，建议他先买几条二手货轮，这样比较合算。于是他再托胡雪岩帮忙打听二手货轮。辗转相托，向大英轮船公司以五万五千七百两购买“伊敦”号轮船，载重一万石。以三万八千两购买“利运”号，载重一万七千石，这就花去了十一万两。几个人坐下来商量，觉得两艘轮船实在太少，根本无法与洋轮竞争，而且也容易让外人以为他们不过是装样子。

“要做，就要做得像模像样。”胡雪岩财大气粗，颇有豪气。

“李中堂的五万两，我原本不想动。就是将来万一亏折，也不能亏掉这五万两，不然我真就不是东西了。”大笔的银子花出去后，朱其昂有些担心了。

“现在如同骑到虎背上，只有往前冲，没有向后退的道理。李中堂对老兄如此信赖，辜负不得。”郁森盛拿出一万两银票说，“这一万两我先

借给你，说明白，我是冲着朱哥的信用借的，不是入股，将来入股的时候，我再另认。”

朱其昂拱手道：“承情之至。正所谓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

胡雪岩笑着打趣道：“云甫这话就不对了，好像我们没有人心。”

“算我话说不清楚，今天在座的各位都是来帮我的，哪能没有人心？”朱其昂咬着嘴唇沉默了好久，终于下定决心，“雪翁，现在叫骑虎难下也罢，叫逆水行船也罢，总之，我只有硬挺起来。想想李中堂的信赖，真是不能辜负！他今年新晋武英殿大学士，所奏所请都获旨准，恭亲王又是百倍倚重，你说这个差使我要办砸了，影响的可不仅仅是李中堂。按他的话说是洋务大计，是大清富国强兵的未来。这话听上去像是大话，可我是面见过李中堂的，知道他的苦心和雄心。所以，我决计把自己的身家完全搭进去。”朱其昂平日喜大言，好热闹，说话不免夸夸其谈，但今日所说，不能不令人肃然起敬。

“朱兄有什么想法，兄弟能帮得上必尽一分心力。”胡雪岩也严肃起来。

“这事雪翁还真能帮得上。我想以我的宅子、沙船，从你那里借出十万两银子，再买两条轮船，再把天津、上海的货栈都建起来，放开膀子拼一拼。”

胡雪岩应道：“好说。你需要银子随时可以去提，不过十万两不必一次提出来，白白损失了利息，你什么时候用，什么时候一定保证就是。”

朱其昂又对朱其诏道：“老二，咱们兄弟又像当年咬牙买大船跑海漕一样了，咱要携起手来往前闯，怎么样？”

当初洋轮还没有那么多的时候，沙船的生意很好，运漕水脚太低，没多少人兴致，朱其昂这个海运委员年年都作难。但他发现，洋轮发展势头很猛，沙船无力与之竞争，漕粮海运水脚虽低一些，但是一笔比较稳固的收入。所以他动员弟弟把家当押上，买了三条大沙船。果然后来沙船生意越来越差，等大家明白过来争着来运漕时，朱氏兄弟已经大赚了一把。因此朱其诏对大哥言听计从。所以，他毫不犹豫地应道：“大哥怎么说，我就怎么办。”

于是他再托胡雪岩购买轮船，花十万两从利物浦购买一艘，改称为“永清”，又由懋信洋行经手，以七万四千两向苏格兰订购了“福星”号。同时又在天津、上海购置码头、栈房，以卸放漕粮。

等这一切办得差不多了，朱氏兄弟正式在永安街挂出了“轮船招商公局”的大牌子。谁也没想到，第二天上海道台衙门来了一个书办和两个带刀的衙役，说奉道台令，轮船招商公局未曾获准，不能挂牌。

朱其昂连忙拿出李鸿章的札委道：“这是北洋李中堂的札委，委我全权办理轮船招商公局。”

那位书办很客气，把朱其昂拉到一边道：“大先生，李中堂的札委自然假不了，兄弟们也都信得过你，可这里毕竟是南洋、两江的地盘。你赶紧给李中堂写信，也许他已经收到何制台的公函了。”

“老兄，都不是外人，给我透句实话，凭什么不让我办轮船公局，我给中堂说的时候也说得清。”朱其昂明白了，看来是两江总督何璟吃醋了，有意阻挠。

书办建议道：“大先生，这事你说不清，也不必你来说清。行或不行，全在南北洋去沟通，你只管报告李中堂，上海这边不让挂牌就成。”

朱其昂连忙给李鸿章写信，报告办理的情况，尤其是自己以身家为抵押，已经贷银近十万两投入到招商公局，因为不能挂牌，上海殷商都缩手观望。

李鸿章在接到朱其昂的上禀前，已经收到两江总督何璟的公函，他认为在上海举办轮船招商公局，“窒碍多端，请暂缓办”。有哪些窒碍？一是与沙船形成竞争，夺沙船业主的生计。二是税收减少，影响饷源。三是朱其昂人品不端。李鸿章一看就明白，其实最关键的就是第二条，上海担心减少地方收入。

咸丰十年（1860年）后，根据新签订的条约，洋人在大清贸易只交二厘五的子口税，凭税单便可畅行无阻。而当时大清商人则要交厘税，名义是值百抽一，实际已到了值百抽五以上。而且厘卡重重，特别是长途贩运，重复交厘，商人负担十分沉重。正因如此，许多华商便搭承洋轮，以洋商的名义经营，借此减轻税负。当时负责征收洋商税的海关称为洋关或新关，而负责征收大清商人厘税的称为常关和旧关。洋关税收逐年增加，而常关税收却日渐减少。海关税收被控制在洋人手中，而且要用来归还条约规定的战争赔款以及各种外债的担保，所以朝廷用起来很难。而常关税收却是地方的主要收入，尤其是军饷的主要来源。在上海办轮船招商公局，按照洋轮公司的纳税章程来纳税，显然会减少地方税收，所以上海道沈秉成上书何璟，坚决反对。

两江尤其是江苏，是李鸿章的发迹地，也是淮军重要饷源地，当然必须与饷源地主人建立良好的关系。曾国藩是他的老师，马新贻和现在署理总督的何璟都是他道光二十七年的同榜进士，关系自然亲近。何璟一封公函外加一封私信，极力劝阻李鸿章不要举办轮船招商公局，这令他十分不快，但他按住火气，要好好与何璟讲道理。他亲自给何璟写信，简要叙述了轮船招商公局的办理过程及意义，对何璟的三条理由也逐一解释，“朱太守以身家作抵，倡此远谋，闻已于上海租定栈房，天津亦租有栈户，创立分局，且已购置轮船四只。唯其办事过于勇往，诚有独力难支之虞。敬乞我兄严饬地方，勿胶成见，至此美举又复中止，百

年后永无振兴之机矣。”

可何璟迟迟未有回信，朱其昂来信上海道仍然不让挂牌。李鸿章大怒，正要再写信，却得到消息，何璟因病回籍。他于是立即写信给同年进士、军机大臣沈桂芬，推荐江苏巡抚张树声署理两江。其实不用他写信，张树声署理两江也是顺理成章的事。然而张树声署理两江后，也写信来劝阻李鸿章暂不要设轮船招商公局。

张树声是李鸿章创办淮军时带出的部曲，他的仕途可以说是李鸿章一手铺就，现在竟然也反对轮船招商，显然是受上海道的影响。堂堂督抚受制于司道，这算怎么回事？李鸿章给张树声回信就不那么客气了，就像先生教训学生一样，表示他非办成不可的决心——

与阁下从事近二十年，几见鄙人毅然必行之事，毫无把握，又几见毅然必行之事阻于浮议者乎？兹欲倡办华商轮船为目前海运尚小，为中国数千百年国体商情财源兵势开拓事大。我辈若不破群议而为之，后我而起者，岂复有此识力？朱守虽非贞固正大之人，然生意场中果有贞固正大者？地方司道，暗于事情，出于私计，而大府仍执寻常例行公牍，一唯司道议复是听。是司道明侵督抚之权，而阴夺朝廷之命，此近大病也。开府地方，有不可不谋之庸众者，亦有不可不长顾远虑出自独断者，军事洋务要紧关头也。鄙人于今日时局大不相宜，志高而才疏，德薄而助寡，分应早退以避贤路，又恐责望之来，无以抵挡，真觉进退维谷耳。

这信写的不容张树声辩解，也没推托的余地，很快张树声回信，表示全力支持轮船招商公局。

李鸿章担心朱其昂拉大旗作虎皮，与地方闹得不痛快，反而误事，因此着人去信给他，让他主动去与上海道沈秉成商讨轮船招商公局的章程，以减少阻力。

朱其昂主动与上海道沈秉成联络，征求意见后再次拟订《轮船招商条规》二十八条，比之从前二十条更有创意。根据这个条规，轮船招商公局在上海设立总局，于各路设立分局；总办由直隶总督李鸿章委派，并禀请刊刻关防，“所有公牍事件，悉归总办主裁”；招商局轮船装货、报关等一切事宜，均照洋商章程办理。李鸿章对这个条规十分满意，立即上奏朝廷，同时函告总理衙门。

李鸿章对朝廷中的清流非常了解，如果实话实说，举办轮船招商公局是为了学习洋人国家重视工商，那肯定要骂你是汉奸、洋奴，如果你说是为了求富，那么少不得骂你逐利之徒，败坏世道人心。所以他只拿漕粮来说事，如果不办轮船招商公局，将来沙船亏折净尽，朝廷连运漕粮的船都雇不到，只能雇请洋轮。天庾正供，如何能够假手洋人，这岂不是把京师几十万人的饭碗拱手交到洋人手中？这个理由，无论是谁也提不出异议。最后李鸿章又借他人之口说明倡办船运，不但不会夺沙船

生计，而且有裨于海运——

昨据浙江粮道如山详称，该省新漕米数较增，正患沙船不敷拨用，请令朱其昂等招商轮船分运浙漕，较为便捷。又准署江督张树声函复，以海运难在雇船，今有招商轮船以济沙船之乏，不但无碍漕行，实于海运大有裨益，当严饬江海关道等，和衷协力，勿致善举中辍等语。是南北合力筹办华商轮船，可期就绪。目前，海运固不致竭蹶，若从此中国轮船畅行，闽沪各厂造成商船，亦得随时租领，庶使我内江外海之利，不致为洋人占尽，其关系于国计民生者，实非浅鲜。除由臣随时会同南洋通商大臣，督饬各口关道，妥商照料，并切谕该员绅等，体察商情，秉公试办，勿得把持滋弊，并咨明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户部查照外，所有试办招商轮船分运江浙漕米各缘由，缮折具陈，伏皇太后、皇上圣鉴。谨奏。

朝廷对李鸿章的奏折很快有了回音，对成立轮船招商公局表示支持，让他督责朱其昂“务勿得把持滋弊，秉公办理，以争回我内江外海之利权”。

李鸿章立即下札子给朱其昂，让他择日正式开张，同时写信给署理两江总督张树声，让他札饬上海道支持轮船招商公局。

同治十一年十二月十九日，轮船招商公局正式成立。上海新北门外永安街为之水泄不通，上海从道台到府县官员及在沪候补官员全部前来捧场，各国驻沪领事及停泊在上海口岸的外国兵轮统领也都带着贺礼前来。洋人的礼物并不值多少钱，但物以稀为贵，仍然引来啧啧赞叹。上午十时，开张典礼正式开始，身着知府顶戴袍服的朱其昂，将李鸿章发来的札子捧给沈道台。所谓札，是当时上级对下级的行文，可以用于训诫，也可用于派给差使。李鸿章批准轮船招商公局正式成立也是用札，这个札子便是轮船招商公局得以合法成立的正式依据。札子外裹红纸，以示喜庆。沈道台朗声宣读李鸿章札文——

钦差大臣大学士兵部尚书直隶总督部堂一等肃毅伯李为恭录各行事。为照本大臣于同治十一年十一月二十三日由驿具奏，派员设局试办轮船，分运来年江、浙漕粮，以备官船造成雇领张本一折，当经抄折咨行在案。兹于十一月二十七日准兵部火票递回原折，内开：军机大臣奉旨：该衙门知道。钦此。合行恭录札饬，札到该局，即便钦遵。此札。

同治十一年十二月十九日

轮船招商公局正式开张，一时锣鼓喧天，鞭炮齐鸣，舞狮队在门前随着锣鼓摇头摆尾。鞭炮声中，沈道台和朱其昂一起拉下门侧大木牌上的红绸，黑底上六个人头大小的金字“轮船招商总局”。

轮船招商公局成立是沪上一件大事，第二天《申报》报道了开业盛况，最后说道：“前晚微有雨雪，昨晨忽转晴霁，天气和暖，中外官商及各国兵船统领均往道喜，车马盈门，十分热闹，足见舆论之辑睦，其兴

旺可拭目俟！”

大清开办轮船航运，最不高兴的是外洋轮船公司，太古、怡和、旗昌等本来激烈竞争的三大轮船公司立即结为同盟，坐下来商讨对策。结果是先散播对轮船招商公局不利的消息，如果效果不佳，就降低水脚（运费），让它无利可图自动退出。

李鸿章对朱其昂寄予厚望，一直关注着轮船招商公局。然而，事情似乎不尽如人意，他听到的都是不利的消息。首先就是轮船招商公局有名无实，并没有招到商股，只有一个郁姓商人实际入股一万两，其他商股一两现银也未认缴，招商局一直是举债经营；再就是说朱氏兄弟并不懂轮船经营，只是运了两趟漕粮，沿海搭客、载货的业务根本没有开展起来，招商局一直在亏，亏折已达五六万两；更有人说，所买四条轮船都被洋人坑了，钱花了不少，买的轮船根本不顶用。

天津海关道陈钦与南来北往的商人打交道多，听到的小道消息更多，有一天他面见李鸿章时，旁敲侧击地说道：“中堂，搞船运洋人是内行，国人内行的是帆船，现在趁着轮船招商公局名声还好，不如转卖给洋人或者上海殷商，一了百了，省得中堂如此挂心。”

听到这话，李鸿章拍案而起道：“半途而废，不是我李鸿章办的事！在大清内洋任人横行，大清商轮却独独不能发展，这岂不是咄咄怪事？日本小国还自有轮船六七十只，我独无之，成何局面！洋行排挤，买办弄舌，商人疑虑，揽载艰难，这些困难都在我意料之中，但我做事，从来不会因为遇到难处就退缩，从来不会因为他人的浮议而罢手。你们都给我听好了，事情已经做起来，没有回头的道理，不怕他多大的困难，只有设法解决这一条路可走！”

陈钦本是好意，没想到李鸿章发这么大的火，便辞罪道：“都怪卑职胡说，中堂何必与卑职一般见识，卑职从此不再说一句轮船招商公局的话就是。”

李鸿章发觉自己有些失态，平息了一下情绪道：“松云，你别怪我急，我发火其实不是冲着你。办轮船招商公局这件事不知有多少人等着看笑话。我无路可退，只能办下去，不能停下来。我听说上海有的是懂船运的人，许多洋人的轮船公司，其实是买办在给他们支撑着业务。朱氏兄弟实在不行，换别人来招商，总之不能半途而废。”

“看来朱氏兄弟在船运上确实是外行。上海的确有不少懂洋船运输的，实在不行，大人可打发人到上海去仔细打探一下。”

“是应该打发人去打探一下了。”李鸿章点了点头。

陈钦一走，李鸿章就着人把盛宣怀叫来，希望他到上海去一趟。

盛宣怀推辞道：“伯相，朱太守坚持官款官办，卑职实在不能苟同。

官办商局，往往衙门风气渐浓，人浮于事，必致亏本。别的不说，外洋轮船公司股本超过百万两，靠区区二十万官本如何能与洋轮争利？可是再增官本，直隶也是捉襟见肘。”

“先不要急着下结论，你去上海多方打探一下，问题到底出在哪里，应该怎么办，你都要有所筹划。”李鸿章坚持还是让他去。

盛宣怀拱手道：“卑职即可起程。”

郑观应在上海的寓所虽然没有唐廷枢的豪华，但也洋味十足，仆人只有一男一女两个，每个房间都收拾得井井有条。他一进门，一身洋仆装束的仆人立即接过他的礼帽挂在衣帽架上，又手脚麻利地为他兑好洗脸水。正在书房读书的两个孩子也飞跑出来与他亲热，父子已经十几天没见面了。贤淑的夫人只是笑了笑，默默地看他洗脸，然后递上毛巾问道：“老爷，现在就吃饭吗？”

“十分钟后吧，我稍休息一会儿。”

夫人又问他这七八天又去干吗了，郑观应都一一做了回答。没多大一会儿，就开饭了。

饭菜是中西结合，面包、牛排、青菜、米饭都有。吃过饭，他坐到沙发上正要看报，听到门铃响，仆人去看了看回来禀告说有个叫盛宣怀的来访。郑观应十分高兴，一直迎到大门上，握住盛宣怀的手道：“杏荪兄几时到的上海，为什么不提前告诉我一声，好给你接风。”

“不敢搅扰，不敢搅扰。”盛宣怀打着哈哈回应。

郑观应家里不像一般家庭那样女人不见客，郑夫人大方地与盛宣怀打招呼，郑观应也在一旁附和：“只顾高兴，倒忘了问你用饭了没。”

“已经吃过了。”

几人边说边进了客厅，盛宣怀并不坐，对博古架上的轮船模型极感兴趣。郑观应见状，就一一给他介绍那些模型。摆在最上层的是郑和下西洋的红宝船，这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木船，当时中国造船技术世界领先，可如今已远远落后于西洋人了。摆在第二层的是英国发动第一次鸦片战争时懿律和义律乘坐的旗舰“麦尔威厘”号，这艘战舰装有七十四门大炮。这艘战舰模型最有收藏价值，放在这能时刻提醒你几艘炮舰就足以让一个庞大的国家认输。下面是目前最新式的战舰，还有最先进的运输商船。

说到运输商船，盛宣怀问道：“朱氏兄弟已经买了四艘轮船，这些船与这艘商船相比如何？”

郑观应摇了摇头道：“差远了。这位朱大先生自己不懂，还不肯向别

人请教。他花了五万两银子向葡萄牙购买的‘伊敦’号只值三万两，那个葡萄牙籍经纪人至少要赚一万两！从英国购买的‘黎明’号，签订合同后才发现又买贵了，要毁约，违约金就近万两。‘福星’号船大而旧，另一艘也不怎么样。朱大先生花的钱最新式货轮也能买四条，他却买了四条旧船，载货少，煤耗高，航速迟。这样的轮船招商公局能指望它赢利吗？可惜了中堂和杏荪兄一片苦心。”

盛宣怀惊讶道：“陶斋的意思是轮船招商公局注定要垮？”

“不垮就怪了。现在他们只运了几趟漕粮，还没与西洋轮船正面较量。太古轮船公司已经传出话来，朱氏兄弟的轮船要是也跑长江航线，他们就降低水脚，让华轮无利可图，自动退出。太古有二十多艘轮船，股本近百万两，还没说美国人的旗昌轮船公司，英国的怡和轮船公司，四艘旧轮船如何与洋人争锋？”郑观应毫不掩饰他的观点。

“朱太守也可以招商，股本渐充，再添新轮，怎么就不能与洋人争个高下？”

郑观应笑了笑：“谁敢入股？朱氏兄弟搞轮船根本就是门外汉。再说商人们最怕的就是‘公’字，谁肯把钱交给官府去经营？官场商场那是两码事，钱在商人手里能生利，在官府手里只能是贪墨。”

“这一点我们两人完全一致，朱氏兄弟一开始就要办个公局，意思是信用更好。”盛宣怀连连点头。

“要说起信用，没有比官家更糟糕的。”郑观应一针见血。

“那依陶斋的意思，我们自办轮船就只有死路一条了？这件事中堂花了许多心血，如果办不成，中堂那里就作难了。”

郑观应连忙说出了自己的想法：“不不不，不是不能办，也不是办不成，而是不能官办。其实不少华商也希望开办轮船公司，只要能挣钱，大家是愿入股的。但必须是商办，同时还要得到官府的支持。”

盛宣怀击掌道：“咱们想到一起了。我的想法是官督商办，由官总其成，商人经营，盈亏由商自负。”

“话好说，恐怕办起来难。你说官总其成，总什么，总到什么程度？杏荪可仔细想过了？”郑观应略有疑虑。

“倒还没仔细想过，不过人、财、物总要总起来吧？”

“杏荪可否想过，这与官办又有何异？商人恐怕还是不肯入股。上海风气总是追随洋人，按洋人办法，往往是若干股选一个商董，商董们再选商总来代为经营。商总要对商董负责，商董要为入股的商人争取利益。”郑观应摇头说出了上海的成例。

盛宣怀有些疑惑地问道：“一切都由商总，那官有何用？这与直接商办岂不一样？”

“不一样。目前没人敢直接商办，明里有种种税厘，暗处再加层层盘剥，哪还谈得上盈利？要与洋人争利，不仅不能盘剥，而且要在税厘上有所照顾，这一条没有南北洋大宪的支持是做不到的。而且目前是北洋大宪倡导，而业务却涉及南洋，中间没有官为联络，恐怕也是处处掣肘，寸步难行。”郑观应沉吟了一会儿接着道，“杏荪兄，你看这样如何，既然是官督商办，不妨两面都照应到。商办嘛就按商办那一套推选出商总、商董，然后再由北洋下札子委任总办会办，商总当然是总办，会办嘛就没那么严格，除了商董里面委任，北洋可直接委任并不入股的官差。甚至将来的分局经理人员，也要报北洋批准。北洋不同意，则再由商董们另行推选。”

盛宣怀斟酌着说道：“这样倒是双方都能兼顾了。不过总办必然是入股多者方有可能得到委任了。”

“大致如此。总办必须是众商悦服者方可担当，不然入股很难踊跃。再说，总办入股最多，必然也是最为上心。”

盛宣怀拱手道：“陶斋已是沪上巨商，这商总非你莫属了。”

郑观应连连摇手：“杏荪兄误会了。如果我有意当这总办，就不会费这些口舌了。真正称得上沪上巨商的是怡和买办唐先生，也只有他能号召商人。有好几家洋行股份华商占了大头，而大部分是跟着唐先生进入的。”

“如果陶斋有意总办，我拱手让贤，如果是他人，我盛某就要争一争了。”

郑观应听得出盛宣怀有意当总办，他并不正面回答，而是说道：“我想问杏荪兄一个问题，做总办和办成轮船招商公局，如果二者只选其一，你是为个人之私当这个总办，还是为放弃总办而成就轮船招商公局？”

“这还用说，当然是办成轮船招商公局。”盛宣怀丝毫没有犹豫。

“这就好说了。洋人喜欢拳击游戏，拳击游戏要讲重量级，不同的重量级根本不能成为对手。李中堂和杏荪兄办轮船招商局是与洋人争利，而不是与小民夺食。与洋轮争利，必须有上百万的资本，没有这等实力根本无法与之争衡。这么大的资本非靠商股不可，而商股非有沪上最具号召力的人带动不可。这个人，目前非唐先生莫属。所以，商股是成功与否的关键，而唐先生又是集股能否成功的关键。因此，杏荪兄要成就轮船招商局这一大事业，就不能不忍痛割爱。”

道理没什么不明白的，自己极力向李中堂争取，自然是为了当总

办，没想到让朱其昂争了去；如今有了转机，有了点儿希望，却又只能让给别人。盛宣怀心里的失望可想而知。

郑观应劝道：“愚兄在上海混迹十余年，有两点心得。一是成就一件事情要有多方朋友的援手。比如朱氏兄弟，他们办不成轮船招商公局，但他们的作用不可埋没，唯有他们兄弟能驾驭得了沙船帮，他们把轮船招商公局的架子搭了起来，这就是大功一件，我们再接着办，就没有沙船帮的麻烦了。要论募股，唐先生的作用又是无人可代。以杏荪兄的才智和际遇，又与李中堂非同一般的关系，将来必是做大官、赚大钱的人物。下去百年，我郑观应未必有人记得，盛兄的大名怕是要永载史册了。”

这话倒说到心里去了，做大官，赚大钱，也正是盛宣怀对自己的期望。

见盛宣怀不说话，郑观应继续道：“我的第二个心得嘛，就是要成就一番事业，总要一个台阶一个台阶地上。比如唐先生，谁不知他是沪上巨商，可是十几年前他不过是洋行的小伙计，从给师傅提尿壶，到丝茶栈务，到上堂帮账、主任，到副买办、买办，那也是一步步走来。杏荪兄虽然暂时不能出任总办，但会办却是离不了你的。沟通官场，非杏荪兄不可。至于其他会办，我还可以向杏荪兄推荐一二。朱氏兄弟是驾驭沙船帮，打理漕运的最合适人选，还有一位徐雨之，大名徐润，我们两家是世交，我到宝顺洋行后多蒙他关照，宝顺洋行亏折倒闭后，他自己经营丝、茶、棉、白蜡、皮油、黄麻等，在法租界设立了顺兴、川汉等货号，在二马路与人合股开设了宝源丝行，还办了钱庄，在几家洋行里也有股份，如今又投资地产，他可是沪上名商。他肯入股，定能带进不少华商。”

“原先倒没听说过，陶斋什么时候引见一下？”一番劝说，盛宣怀心里也释然了，顿时对郑观应说的人很感兴趣。

郑观应很爽快地答应：“这好说，他的故事多着呢。当年长江口岸初开，从事长江航运的轮船很少，雨翁预见到长江航线必获厚利，便极力推荐宝顺洋行发展船运。当时他听说香港有一艘叫‘总督’号的轮船载量很大，因多时无人过问，价钱十分便宜，便极力劝说大班把那艘船买下来，经过装饰，开通了上海至汉口的航线，客货两用，又拖带四艘钩船，每艘又装货五六百吨，结果往返一次，就将购船、装饰的成本全部收回！”

盛宣怀感叹道：“沪上真称得上是商海，尽是传奇般的暴利故事。”

“是啊，如果把这些故事整理下来，对培养国人的商业意识肯定大有好处。”郑观应也一同感叹。

盛宣怀笑问道：“陶斋兄必然也有一番传奇，可否讲讲让我开开眼？”

“我倒是稀松平常得很，不过能走到今天这一步，还真是没想到。”郑观应笑道。

郑观应的父亲饱读经书，却始终没能博得功名，只能在乡间设帐授徒谋生。郑观应幼从父亲读四书五经，也曾向往过科举做官之路。但终因家境不太宽裕，只好弃学经商。郑观应的叔父在上海新德洋行当买办，上海宝顺洋行的高级买办曾寄圃和怡和洋行买办唐廷枢，都是郑家的亲戚。宝顺洋行的徐润，也与郑家是世交。所以郑观应到上海洋行学习，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郑观应到上海时刚十六岁，在洋行做了个低级职员，收入并不高。但他好学，省吃俭用，把钱省出来交到英国人傅兰雅创办的英华书馆夜校学习英语。他非常好学，两年之后他的英语已经相当熟练。而且他还到处弄书，了解外国情形。同时写文章在报纸上发表，因此在上海很早就有名气。他在宝顺洋行十年间，一直是管理生丝和揽载业务，虽然没挣到多少钱，但积累了轮船揽载业务和丝栈生意经验。

由于洋行竞争激烈，而且美国又发生南北战争，宝顺洋行生意越来越差，最后关门大吉。郑观应只好自谋生路，做起了丝茶生意。同治十年，唐廷枢等人合股搞了个中外合资的公正轮船公司。郑观应虽然股本不多，但他有揽载经验，所以被聘为商董。短短两年，他就积攒了一笔可观的收入，然后又拿这些钱到扬州去投资盐业，又大赚一笔。两三年间，郑观应便跻身于富商之中。今年英国老资格的太古洋行成立轮船公司，原来宝顺洋行的一位轮船主当了总船主，他很欣赏郑观应在轮船运输上的经验，所以邀请他出任太古轮船公司的经理，公正轮船公司轮船全部卖给了太古轮船公司。他的经历，自己说来稀松平常，在盛宣怀听来却是相当传奇。商场真是个好地方，风险虽大，但总会发生那么多奇迹，比官场钩心斗角更痛快。

回到客栈，盛宣怀度过了令他备受煎熬的不眠之夜。上一次是为起草创办轮船招商公局的条陈而激动得一夜无眠，这一次是为当不当这个总办而权衡得失无法入眠。

当东方一片鱼肚白的时候，他做出了决定。

次日，盛宣怀前去拜访唐廷枢。唐廷枢的直隶道已经办妥，两人已经是无话不谈的朋友。

盛宣怀开门见山道：“中堂对景星兄非常看重，轮船招商公局是中堂竭力支持的事业，景星兄应当给予支持。”

唐廷枢也直截了当地说出了自己的顾虑：“对中堂的错爱唐某非常感激，但杏荪应当明白，投资最忌感情用事，把钱投进官办局子里，简直就是肉包子打狗。”

“如果放手实行商办呢？”盛宣怀又问。

“那也不行，朱云南虽然在上海也算鼎鼎有名的人物，不过要论办船运，他还是个乡巴佬。”唐廷枢依然觉得不可能。

“如果让景星兄主持总办呢？”

“那我一定把它办成中国最大的轮船公司，把洋轮全部挤垮！”唐廷枢顺口一答，想了想又笑道，“让杏荪笑话了，有杏荪兄，哪轮得到我唐某人。”

盛宣怀激将道：“先生是怕了，给洋人办事，银子好挣；办咱自己的局子与洋商争利，先生未必有那份胆量。”

唐廷枢果然中计，脸激得赤红，大声道：“杏荪不要以为买办都是与洋人穿一条裤！买办怎么了？没有买办，大清的丝茶能卖得出去？有人一提买办就嗤之以鼻，以为买办除了银子多什么都缺，以为买办除了银子什么也不认得。杏荪，我唐廷枢何尝不想办自己的企业与洋人一见高低。可是你看看大清上下，谁把商人放在眼里？在英吉利，朝廷要听商人的。你知道道光二十年中英两国的那场战争是怎么回事吗？那完全是英国商人为了向大清卖鸦片而发动的！一个国家为了商人的利益而发动战争，商人的地位可想而知，这样的国家他可不富强吗？”

“好！将来有机会我一定说动中堂下札子委任先生为总办，轰轰烈烈干一番大事业！”盛宣怀也拍案而起道。

“让杏荪笑话了。什么总办不总办就不要提了，怡和洋行待我不薄，我也暂时无意离开。如果杏荪当了总办，我总要支持一下的，这总成了吧？”一番慷慨之后，唐廷枢冷静了下来。

盛宣怀正色问道：“如果我当总办，景星兄可入股多少？”

“万把两没问题。”

“一万两有什么用？九牛一毛，做盐不咸，做醋不酸。陶斋说得不错，这个总办我是不能当的，非景星兄莫属啊！”盛宣怀笑了。

“现在朱大先生正办得热闹，没人去抢他的总办。不过，我希望办一个华商轮船公司，却真是多年夙愿。我给你讲个故事，你就明白我所说不虚。”

唐廷枢的故事比郑观应还要曲折。他的父亲在香港马礼逊教育会学堂当听差，所以他自幼就进入马礼逊学堂学习，如今带着幼童到美国留学的容闳就是唐廷枢的同学。唐廷枢接受的是最彻底的西式教育，他写的英文非常漂亮，口语就像英国人一样。后来他到港英政府当翻译，他的同事李泰国，就是后来的首任海关总税务司。后来唐廷枢一到上海，就被李泰国聘为税务司的总翻译。同治元年，他又到怡和洋行当了买办，负责生丝、茶叶采购和推销洋货。在他的推动下，怡和洋行参与粮

食、食盐、房地产经营，还开辟了上海经福州前往马尼拉的航线。怡和利源滚滚，唐廷枢除了拿到薪水、花红外，还有可观的佣金，他又投资矿产、航运、保险业，因此成为上海著名的买办。

然而即使如此，在外国人面前他依然是低人一等。有一次，他由上海乘轮船前往香港，遇到飓风困于中途。轮船避风期间，淡水限量供应，外籍船主只发给每位大清乘客一磅淡水，解渴、洗脸都在内，而船上载有上百只羊则放着满桶的淡水任其饮用。唐廷枢深受刺激，筹集股银十万元，租用两船，往来沪港载客，后来在此基础上又合股办公正轮船公司。

“杏荪，你没法体味当时那种滋味，华人在洋人眼里连一只羊也不如。我虽为买办，可我人还是中国人，办一个像模像样的华商轮船公司是我多年的愿望，你说能有假吗？”

盛宣怀打拱道：“如果将来重组轮船招商局，我一定极力推荐先生出任总办，先生请千万不要推辞。”

“这都是后话，现在还说着。”唐廷枢摇了摇手。

天津总督行辕，朱其昂正羞愧地向李鸿章述职：“卑职无能，至今只招到一万余两。而购买轮船、兴造津沪栈房码头以及购买煤斤、局房租价、开局经费等，已经花费近四十万两。中堂拨给官银及私房共计十七万两，二十余万两除了我兄弟东挪西借外，全部外欠，实在无以为继，请中堂恩准卑职辞去总办，另请高明。”

李鸿章指了指茶水道：“云甫喝茶。你我相识也有六七年了，对你的为人我是清楚的，讲义气，办事认真。此次办船运，你所费的心血我是明了于心。能够说服沙船帮把局子支起来，你就是大功一件。至于下一步怎么办，容我再想想，你还要勉力维持。以后无论谁做总办，还总少不了你一个会办的位子，漕运这一块别人我还不放心呢。”

“你出来吧。”朱其昂告辞后，盛宣怀从内室走出来，李鸿章皱着眉头道，“真让你说着了，看来云甫撑不下去了。就这么办了，让唐廷枢总办，你、朱云甫、徐雨之还有云甫的弟弟做会办。朱氏兄弟管漕运，雨之管揽载，你呢，漕运、揽载都管，算我派去的代表。这样也好，你什么也管，其实什么也不必专责，我这边说不准什么时候就把你调过来，这样你也超脱些。”

唐廷枢要入主轮船招商局的事很快成为沪上新闻，怡和洋行老板约翰生对助手道：“无论如何不能让唐先生离开怡和，在兜揽中国人的生意方面，无人可比，他成了对手，会把我们打得一败涂地！你把他找来，我再与他谈一次，不行，再给他加薪水。”

之后，助手送来一封信道：“唐先生让我转交给你，他说这是他的辞职信。他说在怡和的日子留下了许多美好的记忆，终生不忘。但他去意

已决，请阁下不必再费心。”

约翰生无奈地摇了摇头，自语道：“这回，真正的对手来了。”

此时，轮船招商局招股会正在举行，唐廷枢正在作招股说明：“诸位，此次轮船招商局另定局规章程，概而言之，官督商办四字。本局资本暂定一百万两，每五百两为一股，共两千股。每百股举一商董，商董再举一位商总。总局与分局分别由商总和商董主持，如不胜任，可以更换。一切经营，全按买卖规矩办理。所谓官督，不过就是各董职衔、姓名、年岁、籍贯要开列清单请关宪（海关道）转请大宪北洋李中堂存查，更换商董商总须禀请大宪。”

有人打断唐廷枢的话问道：“为什么要把姓名、年岁开列清单报给北洋？从前并无此先例。”

“这是为了杜绝洋人暗中附股，我们轮船招商局只准华商入股。每一股都要编号，每一股持有人姓名、籍贯一切都要登记在案，避免流入洋人手中。大家清楚了，官督并不影响我们商办，我们遇到麻烦了，还可请官方通融，税厘优惠都可直接向大宪陈情。有人担心会被洋轮挤垮，我可以肯定地告诉大家，绝对不会！一则本局轮船有漕米专运，货源有保障，而洋轮全靠自己揽载；二则我们以本国人揽本国之货源，比洋商要更容易；三则本局栈房、驳船、挑夫等各项费用，都比洋人节省。有此三条，想不赚钱都难。我，唐廷枢先认股十万！”

众人热情被鼓起来了，纷纷站起来举手高喊我要十股，我要五十股……

同治十二年（1873年）七月，轮船招商局的“永宁”号轮船从上海起航，溯长江而上，开始了长江航运，掀起了中国近代航运业崭新的一页。

轮船招商局先后开拓长江航线、北洋航线、南洋航线、远洋航线，在天津、牛庄、烟台、福州、厦门、广州、香港、汕头、宁波、镇江、九江、汉口，以及国外的长崎、横滨、神户、新加坡、槟榔屿、安南、吕宋等处设立了分局。

到甲午战前，轮船招商局共收入水脚近3400万两，挽回了可观的航运利益。再加上招商局出现后外轮水脚降价，大清商民得益更多，远非数千万之数……

第七章 敢冒险日本侵台 太荒唐皇上微行

上海轮船招商局正式招股那天，李鸿章在天津会见前来换约的日本外务大臣一行。

日本于同治十年学习西洋各国的办法，到大清来签订通商条约。在李鸿章的主持下，双方签订了一个平等的条约，该条约规定，双方各向对方开放通商口岸，并且都只能在通商口岸贸易，而不准进口货物到内地，也不准在内地采购货物。日本最希望得到的最惠国待遇，李鸿章坚决没答应，长江通航、内地通商的条件也没得到。谈判全权代表伊达宗城回日本后受到猛烈批评，被迫辞职。同治十一年，日本又派外务大丞到天津来改约，希望取得最惠国待遇和长江、内地通商权力。李鸿章没同意，只做了无关紧要的几点修改。按照同治十年的约定，同治十二年双方正式换约。日本由外务大臣副岛种臣带队，率外务大丞柳原前光、少丞平井希昌、郑永宁等一行，前来换约。

朝廷向来不愿见洋人，就是日本也不例外。

“总理衙门忙得脚后跟踢到后脑勺了，哪有空与日本人磨牙。这种事推给李少荃好了。”自从李鸿章总督直隶后，恭亲王经常说的话便是“这种麻烦事，推给李少荃好了”。

“日本派出的是外务大臣，对换约的代表，他们会不会提额外要求？”总理衙门领班章京提醒道。

恭亲王回道：“李少荃已经是武英殿大学士，身份比他这个外务大臣还要尊崇。”

于是朝廷下谕：日本使臣来津换约，着李鸿章将上年所立条约，妥为互换。

陪同李鸿章参加换约的人员有山东布政使潘鼎新，他在原籍丁忧两年多，去年起复赴京，路过天津时被李鸿章留了下来，当时北河已经封冻，李鸿章照例要回保定，上奏朝廷留下潘鼎新在天津带兵镇守。李鸿章让他参加换约，一是为了让他增加洋务历练，二是直隶藩台驻保定，没必要为此专门到天津来，潘鼎新代替就行。还有天津海关道陈钦专责洋务，换约是他职守所在。此外还有天津道、府衙门的通商委员。

双方分宾主坐下后，日本外务大丞柳原前光将日本天皇的上谕捧给副岛种臣，副岛种臣再捧给李鸿章。上谕写道——

前阅大藏卿伊达宗城，适清国议立两国修好条规通商章程等，所定各条款，已予允准，永远执行，愈敦友谊。着外务大臣副岛种臣画押，俟交换后，将该约内必须遵行各件，布告全国，府县大官等，一体遵照办理。钦此！

潘鼎新将朝廷正月发下的上谕捧给李鸿章，李鸿章捧给副岛种臣。

接下来，双方互换条约，一切都很顺利。不但修约的事日本未再提起，副岛种臣还非常诚恳地说道：“现在修好条约和通商章程已经正式互换，两国必将和好日敦。如果以后双方觉得章程有不便处，再通融商办就是，上年鄙国要求修约，真是多此一举，鄙国深有悔意。”

副岛种臣还有礼物送给大家，送李鸿章的是日本书籍、铠甲、鞍镫，潘鼎新、陈钦等人也都得到礼品，中方也已备好礼物赠送日本使团。这件事情，办得真是皆大欢喜。

回到住处，副岛种臣问道：“柳原君，我今天的表现如何？有没有给李鸿章留下友好、诚恳的印象？”

柳原前光回应道：“阁下的表现非常好，毫无疑问，清国所有官员都非常满意。尤其换约后阁下的一番表白，实在感人至深。属下去年前来改约，本意是想取得在清国的最惠国待遇，他国所得的利益，日本帝国也得均沾。没想到仍然一无所获，想来真是可惜得很。”

副岛种臣安慰道：“柳原君不必苦恼，条约不过是一张纸而已，将来随时可以修改。不要忘记我们此行的主要任务不是换约，而是寻机得到进军台湾的依据，这才是最重要的。”

“是，属下明白。这件事情，我觉得似乎可以借李鸿章正得意的时候与他交涉，得意忘形中，也许我们会找到时机。”

副岛种臣摇了摇头：“不，我们还是不要改变计划。李鸿章是清国官员中最精明的，你去年改约之所以不成功，就是因为你遇到了一个狡猾而又精明的对手。我们还是到总理衙门去寻找机会。琉球这篇文章全靠你来写，你可不要让天皇失望。”

副岛种臣所说的琉球，位于福建东南，早在隋书中就有记载，那时称之为“流求”，元史中也有记载，称作瑠球。到了明洪武十五年，琉球正式成为大明的藩属国，年年都要前来朝贡，其新登基的国王也必须由中原王朝来册封。同治十年，六十多名琉球人乘船来朝贡和贸易，不料遇到大风浪，随波逐流漂到了台湾。台湾土著高山族人视为入侵的敌人，劫其钱财，杀死了五十多人。凤山知县闻听此事，连忙前去制止，并将生还的十多人送到福州。闽浙总督派人把他们送回琉球，朝廷下旨台湾道追查有关官员，并安抚琉球，此事得以妥善解决。

同治十一年，柳原前光前来改约，他从邸报上知道了这件事，立即报告给日本政府。当时日本外务部刚刚聘请了美国前驻厦门领事李仙得为顾问，李仙得有台湾通之誉，他立即向日本政府提议，好好利用此次事件谋取台湾。日本便立即开始一系列准备工作，第一步便是把琉球当

成日本的属国。同治十二年十月，日本借祝贺明治天皇亲政之机，把琉球王子及部分官员请到东京，当众宣布封琉球国王为日本藩王，地位同郡县，租税要交给大藏省。完成这一切计划后，日本趁互换条约的机会，借琉球做一篇大文章。

副岛种臣一行以祝贺同治亲政为由，从天津到了京城。副岛种臣到礼部去商讨面见同治帝的礼仪问题，而副使柳原前光到总理衙门去交涉日本国民被害事件。总理衙门大臣里面，文祥比较老成持重，可他因病在奉天未归，负责出面的总理衙门大臣是吏部尚书毛昶熙。毛昶熙向来以泱泱大国自居，对日本使臣心里就怀了一分轻视。听柳原前光说起琉球商民被害一事，他便回道：“琉球台湾都属中国之地，此事与贵国无关。我恤琉人，自有措置，何劳贵国挂问？”

柳原前光反驳道：“琉球是日本国土，何况还有日本商人。”

毛昶熙不屑道：“杀人的都是台湾生番，本属化外，就如贵国的虾夷，王化所不能服，向来野蛮无知。至于说贵国商船被害等事无从查证，我只能表示可惜，大清实在无从办理。”

柳原前光竖着耳朵捕捉着毛昶熙的每一个词语，他敏锐地抓住了“生番”一词，便道：“贵国在台湾所施治者仅及该岛之半，其东部土番之地，贵国全未行使政权，番人仍保持独立，正如阁下所说，系化外之民。鄙国本拟发兵问罪生番，只因考虑两国盟好，故不得不要求贵国自行惩办。若贵国舍而不治，推而不办，则鄙国将自行发兵。”

“生番即属化外，则出师与否，贵国自裁之。”毛昶熙心里暗笑，小小日本，还妄言发兵台湾，真是蚍蜉撼树。

柳原前光十分高兴，但脸上却是无奈和羞愧的神情，他迅速转移话题，不再谈琉球问题。他回到住处，等了不久，副岛便回来了，他迎上去道：“非常庆幸，得到我们想要的了。”

“我知道柳原君不会让人失望的。他们是怎么说的？”

听柳原讲了会见情况，副岛种臣笑道：“真是字字千金呢。柳原君，你应当把会见情况写个纪要，‘生番即属化外，则出师与否，贵国自裁之。’要一字不漏地记下来。”

柳原又问：“要向清国提交照会吗？”

副岛种臣连连摇手：“不必。清国人最喜欢在文字上做文章，一见照会，他们就会醒悟过来，反而不妙。”

“如果他们到时候不承认呢？”

副岛种臣笑道：“清国人以诚信标榜，又好面子，只要有记录，

他们不会否认的，至少这位毛大人不会否认。”

毛昶熙也把会见柳原前光的情况形成节略，报给恭亲王。恭亲王匆匆一看，便问道：“旭初，允许日本人出兵去台湾攻打生番，这不合适吧？”

“小小倭寇逞口舌之利罢了，要打台湾，他没那个本事。再说，我当时这样说，把责任推给生番，生番属化外之民，日本便没理由找朝廷的麻烦了。”毛昶熙不以为然。

“你把会见节略再录一份发给李少荃，听听他怎么说。”恭亲王不便深究，也不宜深责。

李鸿章收到节略的时候，也发现了问题：“咦，毛旭初怎么说生番是化外之民，可以让日本自行出兵？”

当时盛宣怀也在，便猜测道：“毛大人大概觉得日本是虚声恫吓。听说台湾离日本很远，他们要去台湾，怕是没那本事。”

李鸿章想了想道：“不可大意，日本人其志不小。对了，在烟台管带轮船的吴游击好像在天津，杏荪，你打发人现在请他过来，我向他打听一下台湾生番的事情。”

烟台是通商口岸，系北洋大臣的职守范围，所以烟台的游击吴世忠过天津要来拜谒李鸿章。他见到李鸿章，行下属参见的大礼。李鸿章热情地招呼他，问了烟台的一些情形，听说烟台山位置很紧要，李鸿章说要好好筹划，将来要建上克虏伯炮台。然后话题一转，问道：“你在福建带船多年，还陪同美国驻厦门领事李仙得去台湾查处杀夺美国商船的案子，那里的番人到底怎么样？”

吴世忠回应道：“回大帅的话，台湾番人非常矫捷强横，美国商船也曾被侵害过，他们发兵去剿，根本占不到便宜。日本要打台湾，他想得蛮好，怕吃不了那碗干饭。”

“日本人野心大得很，不能不防。”

“是，未将遵令。”吴世忠始终以下属的身份说话，“日本人要打大清的歪心思，必定先从朝鲜下手，因为他离朝鲜最近。日本的水师不行，但陆军却蛮狠的。所以，防日本，先要防备他从朝鲜下手。”

“哦，这些话你从哪里听来？”李鸿章一副欣赏的表情。

“烟台离朝鲜近，经常有海船往来，也有朝鲜人过来。听他们说日本蛮横的很，曾经跑到朝鲜去要求这要求那，都被朝鲜人赶走了。”

李鸿章感慨道：“朝鲜是大清东疆屏藩，如果日本人打朝鲜的主意，

那就是辽东的根本之忧。防日本，要先防觊觎朝鲜，说得不错。但愿日本人进攻台湾生番的说法，不过是发发狠话。”

不过，日本想进攻台湾却不只是发发狠话。副岛种臣一回到日本，就请外务省顾问、美国前驻厦门领事李仙得前来。

时年四十余岁的李仙得本是法国人，后来娶了个美国老婆，就加入了美国国籍。此人有军事才能，在南北战争中战功卓著。战争结束后，同治五年（1866年）被任命为美国驻厦门领事。上任第二年，美国商船“罗布”号在台湾东部沉没，生还者登岸后被当地土著杀死。他率兵到台湾，要求当地官府派兵攻打土著居民，官府无人合作。他指挥美军水陆进攻的同时，亲自进入土著住地与十八社总头目谈判，双方议定不再伤害漂流于此的西方船难人员。后来他又多次游历台湾，与土著居民十分熟悉，并能说台湾话，被视为“台湾番界通”。同治十一年（1872年）他辞去厦门领事之职，搭船返美途中过境日本横滨，在美国公使介绍下，与日本外务大臣副岛种臣会面，立即被高薪聘为外务顾问。李仙得对中国台湾官员非常不满，他第一条建议就是鼓动日本占领台湾的生番之地。副岛种臣赴大清除约前，他提交了一份详尽的备忘，帮助设计如何骗得出兵借口。

“我们如愿以偿，取得了出兵台湾的借口。这都是阁下之功。征台宜早不宜迟，请阁下对征台提出建议。”副岛种臣感谢道。

五天后，李仙得提交了一份厚厚的《提给日本政府有关生蕃处置意见之备忘录》：

台湾生番本属野蛮人种，其行为、其风俗甚为卑下恐怖。此地乃清政府统治没有布及的空虚之地，若声讨不成，需备好兵粮武器，尽快占领台湾岛西部，因为岛东部没有可碇泊的港口，我方船只没有避风之场所。占领岛西部地区作为大本营及根据地，向东部的士兵运送粮食和武器，即便是在狂风暴雨之时一日也能到达。这样既可以免于东部的兵士饥馑之荒，也使武器弹药不至于缺乏。运兵一事可借助于东北季风，用洋式或和式帆船，即能减少费用，又能顺利完成运兵任务。另外，需派一铁甲舰及一小型汽船在清国的南海岸及台湾附近往来巡视……

接下来，在哪里布兵多少，应从哪里取得补给，列得非常详尽。

副岛种臣看罢这份备忘录，兴奋道：“阁下的备忘录非常重要，这将给太政官和将军们以极大的鼓舞和信心。我会立即拜会太政大臣。”

几天后，太政大臣大久保利通觐见明治天皇。他今天的装束非常怪异，剃掉了长发，穿一身黑色的西装，白色的衬衣，脖颈下打着一个黑色蝴蝶结。所有见到他的人都发出惊叹，指指点点。明治天皇竟然没有认出他来，等他再次报上姓名时，天皇好奇地问道：“爱卿怎么会有如此奇怪的打扮？”

大久保利通回道：“陛下，这并非奇怪的打扮，而是欧美国家的正式衣着。臣考察欧美两年多，感慨良多，觉得既然要学习欧美，那就不妨连衣服也一块效仿。”

“我们大和民族的衣服不是很好吗？再说，衣服不过是蔽体的物品而已，仿效又有何益？”年轻的天皇非常开明，欧美的新鲜事物接受得很快，但对这种怪异的衣服，他依然有些接受不了。

“陛下，就连衣服我们都改了，还有什么不可改，不可效法的呢？这表明的是我们学习欧美的彻底态度！臣游历欧美，与他们站在一起照相的时候，总是与他们格格不入，首先就是因为我们的衣服。”

“朕明白了，朕明天——不，今天也会把头发剪掉。朕的衣服，也麻烦你先赠送一件。”听了这话，明治天皇很快就改变了自己主意。

“臣不胜荣幸。臣今天觐见陛下，是向陛下奏报征台事宜。”

“爱卿不是被人称为‘内治派’，不赞成对外用兵吗？怎么今天对征台却这样积极了？”

大久保利通解释道：“臣被人称为‘内治派’，是希望推行‘殖产兴业’‘文明开化’，先让自己强大了，才有力量向外扩张，而不是反对向外扩张。外务顾问李仙得提交了一份详尽的《提给日本政府有关生蕃处置意见之备忘录》，对我们征台很有启发。现在征台，有这样几个好处。一是清国尚没有建立强大的海军，我们尚有机可趁，等清国建立起强大的海军后，我们就没有机会了。二是明治维新后旧士族武士生活和地位受到影响，多有怨言，躁动不安，征台可以转移国民的注意，利于渡过危机。三是扩张派首领西乡隆盛受到压制后，军中情绪较大，这次征台，最为积极的就是西乡隆盛的弟弟西乡从道，让他率军征台，正可以安抚军心。”

明治天皇有些担忧：“清国有两个制造局，已经自产了十几艘兵舰，我们却一艘也没有，力量如此悬殊，如何征台？”

大久保利通又道：“李仙得建议可以用商船，西乡从道经过考查认为，可以在商船上架上西洋火炮，再把船身涂抹成战舰的样式，足可以把清国吓住。”

“此事太过冒险，如果清国断然宣战，我国岂不面临一场灾难？”

“这种可能很小。清国向来讲究和为贵，最讲化干戈为玉帛，如果万一军事上我们不能取胜，便采取外交手段，清国一定会比我们更急于坐到谈判桌上。将军们形容清国的文化是绵羊文化，看上去非常庞大，但内心却是怯懦的。所谓化干戈为玉帛，所谓和为贵，不过是清国人苟且偷安的借口。而帝国是雄狮、猛虎，纵然弱小，大吼一声，也足以让绵羊胆战心惊。”

明治天皇有些心动了，便道：“朕对清国了解不多，你的比喻很有意思。你们要好好筹划，朕也要再仔细考虑。”

但没过多久，征台的计划就确定下来，明治政府成立了台湾事务局，在长崎设立征台军事基地，任命西乡从道为台湾事务都督，负责全权指挥征台军事。日本即将征台的消息英、美、法等国驻日公使都知道了。日本外务官员分别向各国做了说明：因为台湾生番杀害日本国民，日本必须出兵征讨。生番之地不属大清国土，大清国总理衙门大臣已经明确表示，出兵问题概由日本自裁。

然而，大部分国家的驻日公使都认为日本进攻台湾，师出无名，而且靠几条商船冒充军舰，必败无疑，纷纷表示反对。日本政府开始犹豫，下令暂缓出兵。但台湾事务都督西乡从道却不肯改变出兵计划：“延迟出兵将会有损士气，如果政府强行阻止，我愿退还天皇的全权委任敕书，以贼徒之姿直捣生番的巢穴，绝对不会累及国家！”

同在长崎的大藏卿大隈重信苦劝不成，只好发电报告：“士气强盛，其势难止。”

英国驻华公使威妥玛首先接到驻日公使的电报，知道日本人在美国人的帮助下即将进攻台湾。他担心中日爆发战争影响英国的商务利益，又不愿美国和日本在台湾扩张势力，因此立即将这个�息报告总理衙门。恭亲王得到消息，对毛昶熙说道：“没想到倭寇真动手了。”

虽然恭亲王没有责备，但毛昶熙心里后悔了，去年对柳原前光说什么生番属化外之民，出兵不出兵概由日本自裁，实在是失策。但他还有些不相信，说道：“英国人的消息未必准确，依臣看不如先给日本外务大臣发个函，表示抗议。如果他们并未出兵，这便算是个警告。如果他们已经出兵，这就算是个声讨。”

恭亲王也同意等有确切消息再定行止。李鸿章也得到消息，他给总理衙门来函，建议要事先筹维，不过他也认为日本可能只是虚张声势，因为到目前为止，日本并未向大清递交战书。这么一拖，过了十多天，闽浙总督李鹤年报告日军已经入侵台湾，土著居民正在奋起反抗。听到消息，李鸿章气得破口大骂倭寇背信弃义，又恨自己竟然被日本人蒙蔽。他立即致函总理衙门，建议立即照会美国遵守国际公法，撤回帮助侵台的李仙得，严守商船不得雇给日本运兵：“计日本兵船无多，其谋当渐寢息，此为第一要义。”“对登岸之日本兵，一面理谕情遽，一面整队以待，庶隐然劲敌无隙可乘，此为第二要义。”

当时周馥正好前来向李鸿章报告永定河治理情况，李鸿章顺手把函稿递给他征求意见。周馥看罢便道：“中堂，小日本竟然也敢向大清挑战，现在最要紧的就是立即派兵去台湾，把他们统统赶下海去，还跟他费什么口舌！小日本自古就是势利小人，你强盛的时候他就来向你学习，你稍弱的时候他就敢来骚扰你，倭寇在前明的时候，就一直是东南

沿海大患。现在他都欺负到咱头上来了，不用和他讲道理，他们也不可理喻。派兵到台湾，这才是最要紧的。”

李鸿章看周馥一副着急的样子便劝道：“兰溪，少安毋躁。当然要派兵，不过能不开战最好。现在俄国人占领了伊犁，阿古柏占领了整个新疆，左季高嚷着要收复新疆，英国人又在云南闹得不痛快。你想，沿海再起了战事，日本人把军舰开到天津来怎么办？不战而屈人之兵最好。”

“中堂！”周馥这次真急了，“不战而屈人之兵固然不错，可是小日本正是看到我们不愿开战，他才得寸进尺！我们对英法等国不能轻易开战，对小日本也不敢应战的话，列国都会小看我们！中堂应该建议朝廷立即派人带兵去台湾，日本人已经杀我台湾百姓了，我们还要讲道理，还怎么讲？我只恨自己不是带兵的人，不然我就去台湾。”

李鸿章沉默了一会儿道：“兰溪的血性让人佩服。”

“中堂，我有没有血性关系不大，您可不一样。您是天下督抚之首，该拿出血性。中堂，您应当拿出当年千里船运赴上海的血性来。那时候您率不足一万淮军，打败了号称十万的长毛，那是何等令人热血沸腾！”

李鸿章一拍桌子道：“狗日的小日本，欺人也太甚。我想到一个人，船政大臣沈葆楨，他管着南洋水师，又熟悉新式轮船的管带，又是林文忠公（林则徐）的女婿，有胆识，敢担当，他去最合适。”

周馥又建议道：“中堂还应该派出淮军健儿赴台。咱淮军打了七八年的仗，都是和自己人打，这回小日本跑到家门口来了，您应该让淮军健儿去打一仗，那才更加扬眉吐气。”

“好，这一条我也听你的。等朝廷征调淮军的时候，我立马派人乘轮船去台湾。”

李鸿章的建议恭亲王几乎全部采纳，四月二十六日，朝廷任命沈葆楨为钦差办理台湾等处海防兼理各国事务大臣，迅速赴台巡视。沈葆楨果然是有血性的男子汉，他认为台湾土著不可能战胜日本军队，中日一战很难避免，必须立足于战，而且不要怕背负开战的责任：“此时，以挾伐之威，并不得谓衅开自我。”

稍作准备后，沈葆楨带兵三千与福建布政使潘蔚从马尾港起航，三天后到达台湾，立即与当地官民了解情况，他发现被侵略的土著居民并未被日本征服，仍然在坚持斗争。日本军队因为水土不服，非战斗减员很多。根据这些情况，沈葆楨提出了理喻、设防和抚番并举的策略。他一面调兵遣将，加强军事部署，一面由福建布政使潘蔚和台湾道夏献纶向土著各社发布告示——

本使奉圣旨渡台前来，帮钦差沈大臣办理此事。查牡丹社生番杀害琉球国人，固属凶恶；然该处系大清管辖，应由大清按律办理，以符条

约。本司现会同本道乘坐轮船亲往琅桥，面见日本带兵官西乡中将，断不任其再及他社。为此示谕番社人等，务安本业，本司、道当设法保护，自不听其越及各社。

潘蔚又派县丞周有基、千总郭占鳌进入高山族各社，宣传朝廷反对日本人侵略、保护台湾居民的方针，并带着二十五社头人亲自去见沈葆桢，出具切结，表示以后遇有遭难船只，永远保护，不敢戕害。沈葆桢赠给他们银牌、衣服，告诉他们朝廷派兵前来就是为保护台湾百姓。

沈葆桢又亲自起草公文，让潘蔚、夏献纶、洋员日意格和斯恭塞格一行四人去琅桥，面交侵略台湾的日军头目西乡从道。在公文中，沈葆桢提醒西乡从道惩办高山人杀害琉球人一事，“乃大清分内应为之事，不当转烦他国劳师糜饷而来”，表明该事件纯属内政，不容别国干涉；日本“以船载兵，由不通商之琅桥登岸的侵略行动，已引起台湾人民的不安，西方各国皆以为骇人听闻，日本此行失道无助；日本人师出无名，琉球人是被牡丹社人所杀，而日本商人却被埤南社所救，如今日本人却波及无辜各社，可知意不在复仇，而在侵略我台湾，大清版图尺寸不敢以与人，本使将不惜牺牲以护卫”。

潘蔚等人递交沈葆桢的公文后，与西乡从道举行多次谈判，西乡从道根本不予答复，只是说“本都督之行动，一切听从日本朝廷之示”。连谈五天，毫无结果，潘蔚终于忍不住，对西乡从道道：“该处系大清所属，应由大清派兵办理，阁下应当带兵回日本！”

西乡从道狡辩道：“生番之地本来就不是中国版图，本都督此行与贵国毫无关系。”

“台湾全岛都是大清版图，你带兵到台湾来，凭什么说与大清无关？”

“本国外务官员曾得到贵国总理衙门大臣明示，生番乃化外之民，出兵与否概由大日本自裁。”西乡从道拿出一份纪要。

“生番就是大清百姓，所谓化外之民不过是指其未受教化风俗野蛮。是不是大清国土，也不是某个大臣一句话就可以做主。”潘蔚据理反驳。他随身带了一本《台湾府志》，翻开指给西乡从道看，“牡丹社等生番都系大清版图，载在志书，岁完番饷，可以为凭。大清版图甚广，如湖南之瑶、贵州之苗、四川云南之彝，都与台湾生番相似，难道说这些地方也都不是大清的国土？”

“生番野蛮，杀害我国民，贵国无力教化，我国自然要管，不然以后还会再出同等事件。”西乡从道见状，便转移了话题。

潘蔚又道：“钦差大臣已经与各社立约，永远不剿杀，阁下如果不信，我可立即派人将具结取来。”

“你们没到之前，我们已与各番社商议明白，贵国可不必管。”

西乡从道如此卑鄙无耻，蛮不讲理，潘蔚拍案而起道：“大清有志书为凭，你却无视事实，胡说生番各社非我所管，这是何道理？譬如你们的长崎，我硬说非贵国辖境，难道也有道理吗？”

“有无道理我不与你讲，”西乡从道一副无赖的神情，“本国为被害国民寻公道，已经花费了两百多万，总不能凭你一句话就让我退兵。”

潘蔚冷笑道：“我们又没请你来，你们擅自兴兵前来，大清没有给补贴的道理。”

“那就没什么好说的了。本国已经添兵两万，还有新购两只钢甲巨舰，不日即到。”

潘蔚一行回到安平，向沈葆楨稟告谈判的经过。沈葆楨怒道：“倭奴看来是铁了心要开仗，口舌之争无用，必须加紧备战。”

潘蔚分析形势道：“听说倭寇在台湾有六七千人，兵舰已经有十几艘。可是我们带来的人加上台湾两营，总共不到四千人，而且整个台湾竟然没有一门火炮，形同无防。”

“你说得不错，的确是形同无防，我要上奏朝廷立即增兵。你也不要听西乡胡吹，他日本有十几条兵舰，我们也不是没有。”沈葆楨怕众人有畏敌情绪，对双方兵力做个分析，“船政局已造成军舰十一艘，江南制造局也有五艘建成。另外，福建、广东已购买海东云、长胜、安澜、镇涛、镇海、澄清、绥靖、飞龙、澄波等军舰，我们总数有二十多艘，难道怕他十几条？淮军惯使洋枪洋炮，中堂早就有信给我，如果需要，他就派最精锐的淮军来守台湾。”

“对，大清只有淮军可称精锐，大人得赶快请援。”潘蔚闻言立即附和。

“那是自然。我要上奏朝廷赶紧购买铁甲舰，我已经给船政局去信，让他们赶造兵船，多造一船，就多收一船之效。还要从大陆运西式火炮前来，先在安平海口建筑炮台。不过缓不济急，在援兵未到之前，应当发动台湾百姓帮助官军，当年林文忠公在广州戒烟，当时也是无兵可用。他认为民心可用，召集渔民和团勇，声势何其浩大，真是令英国人闻风丧胆。我看台湾渔民也是惯习风涛，就是生番百姓，虽然没有像样的兵器，但他们地形熟，身手矫健，应当拊循激励，同仇敌忾。官民同命，草木皆兵，全台便屹若长城。”

沈葆楨的求援折到京时，却没人顾得上来处理，因为朝廷出了件令朝局震荡的大事——恭亲王被罢去了一切差使。

这件事要从同治帝修圆明园说起。同治帝于同治十一年九月大婚，

过了年就正式亲政，执掌政务。当然，大政还是恭亲王帮着他拿主意。两宫皇太后撤帘归政，慈安乐得清闲，但慈禧却有点闲得受不了。垂帘听政十年，有夜半被六百里加急叫醒的时候，有兵锋直指京师、势将崩溃的时候，但更多的是坐在帘后，听恭亲王侃侃而谈，哪里不合适、不称心，便可打断他，听他们诺诺连声，“谨遵慈谕”。就是看奏折，本是一件苦差事，在她也成了件可享其乐的事情。因为朝野上下、军政人事，都可通过奏折一目了然。所以闲了没几天，她竟然有一天打发太监李莲英去拿奏折看。恭亲王立即心生警惕，如果她借阅奏折再行干政之实，则无疑形如垂帘。所以他让同治帝挑几件奏议到慈禧寝宫去面回，而不可让李莲英带走。慈禧也意识到再要奏折不合适，但人已经派出去，当然不好叫回。她也隐隐地希望儿子能让李莲英取回几份奏折，等李莲英回来说皇上要亲自过来请安时，她就知道算盘落空了。皇上一进来，她就说道：“亲了政，眼里就没你这个皇额娘了。”

“儿臣不敢。今天事情多，一早就见起，下朝后就立即过来了。”同治帝连忙跪下，把几件奏议回禀给慈禧。

慈禧旁敲侧击道：“政事要与你六叔多商量。”

“是，刚才儿臣正与六叔商量政事呢！”

“你刚才回的这些政事，也是你六叔教你回的吧？”

同治帝立即警惕了，回道：“不是，这几件事儿臣正在办理，还能说得清楚，所以说给额娘解解闷。”

儿子是为了让额娘“解解闷”，而不是“听额娘教训”，用词显然是仔细琢磨了的。慈禧无话可说，无名火起，又指责皇后不懂礼数，指责皇上传上专宠皇后，示意他应该为皇嗣着想，令后宫雨露均沾。同治帝执意选中的皇后并非慈禧所属意，她处处看皇后不顺眼。她要求皇上“雨露均沾”，其实是提醒他应该多去宠幸没封皇后而封为慧妃的富察氏。同治虽然在慈禧面前唯唯诺诺，但性格却相当刚强，他以勤政为名搬出养心殿，到乾清宫去住，皇后、慧妃都不去临幸。

宫中婆媳不和的苗头已经很清楚，皇上不孝的说法也有太监在私下里传。同治帝最信任的太监小李献了一计：修复圆明园，让太后去颐养天年，以尽孝心，当然也就避免太后闲极无聊，总想干预政事。

小李并非是为了皇上尽孝心，而是受了内务府那帮人所托。内务府专以承办皇家工程而中饱私囊，所以皇上亲政前就有了大修圆明园的计划。恭亲王为了杜绝内务府的念头，也为了限制慈禧将来奢求无度，因此替皇上拟了一道节俭从政的上谕，一亲政首先就把这个上谕交由内阁明发天下。内务府当然不甘心，于是想出了尽孝心这个说法，由太监小李择机进言。

同治帝一听此计甚妙，把他这个想法告诉了慈禧，慈禧一听也很高

兴，因为她得宠和生下儿子都是在圆明园，尤其当年她居住的天地一家春，更是常常令她魂牵梦绕。于是她搜索回忆，亲自绘制记忆中的园林，并亲自召见世代负责宫苑设计的样式雷第六、七代传人雷思起、雷廷昌父子，让他们尽快拿出烫样。

恭亲王知道的时候已经晚了，因为两宫太后已经同意，他没法说话，于是故意把消息传出去，让御史们上折反对。同治帝从善如流，说那就只修安佑宫作为两宫太后和皇上宴居之处，而且仅是“略加修葺”，“余概毋庸兴建，以昭节省”。恭亲王不好再说什么，而同治帝不过是施了个障眼法，圆明园工程一直在大肆铺张。而同治帝借巡看圆明园工程的名义，跟着御前大臣、恭亲王的儿子有名的花花公子载澂跑出宫去，到八大胡同等地方寻花问柳。醇亲王的亲信、步兵统领衙门左翼总兵荣禄为了确保皇上安全，一直在偷偷安排人保护。所以恭亲王、醇亲王两人都得到了皇上“胡闹”的消息。虽然两人政见不同，但在此事上意见却十分统一，兄弟两人联合了御前大臣、军机大臣共十人，以十重臣名义共同上疏，劝谏皇上停园工、戒微行、远宦寺、绝小人、警宴朝、开言路、征夷患、去玩好。但奏疏呈进三天，同治帝根本没有拆视。

恭亲王与醇亲王见皇上还没有下文，约定十重臣递牌子求见。同治帝知道他们必定是劝谏停工，因此未见之前已经有火气。十重臣都进了乾清宫，恭亲王吩咐太监道：“拿十个垫子来。”

臣下见皇上，要跪着奏对。但惇亲王、恭亲王、醇亲王都是皇上的叔辈，且皇上早就有旨，一般召对，不必行叩拜礼，因此何须十个垫子？但太监不敢问，知道今天事有不善，因此示意所有人小心侍候。

等皇上升了御座，十重臣鱼贯而入，分两排跪下。第一排依次是惇亲王、恭亲王、醇亲王、袭科尔沁亲王僧格林沁的儿子伯彦讷谟古、袭一等公额附景寿，第二排是郡王衔贝勒奕劻、军机大臣体仁阁大学士文祥、军机大臣协办大学士吏部尚书宝鋆、军机大臣兵部尚书沈桂芬、军机大臣兵部尚书李鸿藻。等他们行完了礼，同治面无表情道：“你们都起来。”

“是。”为首的惇亲王回应了一声，但并没有起来，而是继续跪着说道，“奴才等前天有个联合折子，恭请皇上御览，明降谕旨，诏告天下。”

同治进殿时就带了奏折，这时候慢吞吞拆开，看了几行，果然是要求圆明园停工。他赌气地把折子扔到一边道：“五叔，朕停工如何？你们还有什么好说的？”

惇亲王无话可说，恭亲王接着道：“奴才等所奏，不仅圆明园一件。”

“等朕看了再说。”

“请容臣面读。”这一等不知又等几天，恭亲王不想放过时机。于是他跪直了身子，一条条读下来。皇上不曾想竟然提了这么多训诫，这不行，那不行，脸气得青一阵白一阵。但众人都低头跪着，恭亲王一心读奏折，更没注意皇上的脸色。

还没读完，只听到御案“啪”的一声响。众人受惊抬头，这才看到同治瞪着眼睛，额上青筋暴跳，已是怒火万丈。他指着恭亲王，颤抖着嘴唇道：“六叔，朕这也不行，那也不行，这个皇上你来做如何？”

十重臣没想到同治竟然说出这样的话来，都惊愕得说不出话。文祥本在病中，要求续假，但正遇上日本侵略台湾，所以恭亲王强令他回朝。此时正是六月天，殿内又热，气氛又紧张，他一着急，竟然昏倒在地。众人七手八脚，掐人中，抚胸脯，文祥终于哼了一声醒过来，同治这才长出了一口气。如果文祥真是昏死在殿上，他就是气死重臣的无道昏君，本朝算得上独一无二。因此，他又吩咐道：“你们把文大人扶出去，马上让太医来瞧瞧，天热，当心中暑。”

同治被十重臣的奏折数落了那么多条，他必须反驳，但十重臣所奏真是驳无可驳。而且如果驳，十重臣必然辩解，一辩解，他所受数落反而更多。但有一条，他自信十重臣无可辩解——戒微行。同治的确微行了，而且何止一次，而且，何止仅仅是微行？荒唐事多得很。但他微行十分机密，只有载澂作陪，十重臣就是有所风闻，必无证据。于是他便问道：“你们说朕微行，朕怎么微行了，什么时间，地点，谁见的？你们说出来，说不出来，就是造谣。”

醇亲王回道：“皇上自己知道就行，以后不要再轻易出宫就是了，奴才等作为臣子，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同治更加以为大家没有证据，反而有些起劲了。今天他这年轻天子的颜面丢尽了，唯有此处可以反诘：“七叔，你们十个人都说朕微行，那你说说，谁见了，不然，就是造谣。”

“皇上，奴才哪敢造天子的谣言？”醇亲王被逼到墙角，只好具实举出来。某月某日到哪家饭庄，吃的什么东西，谁作陪，某月某日到哪条胡同，几时进，几时出，条条都无可辩驳。

同治目瞪口呆，一时无话可说。

恭亲王借机劝道：“皇上一身关系社稷安危，以后再不可微行。”

同治借坡下驴：“你们说得对的朕当然都听。可是停园工一事，朕做不了主，要向太后面奏。”

散朝后，同治心情相当不痛快。重修圆明园是他亲政后兴师动众自作主张办的为数不多的事情之一，没想到还是被重臣卡住了。他的脸面何在？还附带着又惹来这么多劝谏，连自己微行的事也被他们摸得一清

二楚。都说皇上金口玉言，自己说出的话就这么不顶用吗？所以想来想去，他决定拖拖再说。

恭亲王见无结果，便与醇亲王等人商量，大家觉得此事只有密奏两宫皇太后。修圆明园本来就是打着尽孝的旗号来办，只有两宫说一声不必了，事情就好办了。密奏两宫，当然不能只说请停园工一事，也不能不给皇上留面子，所以语句斟酌颇费功夫，恭亲王让两位帝师李鸿藻和翁同龢去商量。

“六哥，停园工这事倒不是最要紧的，无非是花几个银子。皇上微行才是最为可虑，皇上胡闹的事情那天我只挑最轻的几件说了，更荒唐的没法当面说，你回家问问载澂就知道了。”醇亲王提醒道。

“我回去就砸断他的狗腿。”恭亲王已经问过儿子一次，儿子说陪着去过圆明园、大栅栏、荣宝斋，看来最严重的并没说，“老七，我真是不知道犬子闹得这样荒唐。这件事不能不让太后知道，咱们都不好说话，只有你家那口子出马了。”

醇亲王的福晋，便是慈禧的亲妹妹，由她掂量着去说，比别人都合适。

隔了一天，同治被两宫皇太后叫去了。看到两位皇额娘脸色都不好看，尤其是一向对他视如己出的慈安竟然也没一丝笑脸，便心里有些发毛，慈禧努了努嘴道：“你自己看。”

皇上一看是十重臣的密奏，气就不打一处来，他扔到一边道：“又是老生常谈。修圆明园是去年就开工的，六叔他们为什么到现在才来劝？”

慈安很少见地发表了见解：“皇上，今年不是麻烦事多吗？左宗棠要收复新疆，准备借几百万两外债，日本人又去打台湾，沈葆楨带兵过去，少不得又一笔军费，李鸿章要购铁甲舰，都是花钱的事。”

“你平时看奏折就是这样丢三落四吗？人家哪里只是说停园工的事？还有微行出宫，这事荒唐不荒唐？”慈禧对停工并不热心，她担心的是皇上微行一事。

同治的脸红了，但还是强辩道：“就是去了圆明园几回，看看他们是不是偷工减料。”

“你不要避重就轻，你只去了圆明园吗？你当我不知道，七福晋什么都告诉我了。”慈禧一脸怒意。

同治低头无话可说。毕竟是天子，慈安看他那副样子，心生怜悯道：“皇帝，如今你是一国之主，一个国家都在你肩上，大家都是为你好。”

“该怎么做，你自己掂量，我还能怎么说你，你去吧。”慈禧把脸扭到一边，表示不愿再多看他一眼。

同治帝回到宫中，越想越生气。自己微行竟然连七福晋也知道了，她不出门，那又是听谁说的？必须查清楚，绝不能轻饶。

第二天散朝后，同治单把恭亲王留下，恭亲王以为是要商量圆明园停工的事，正在琢磨怎样既能停了工，又能让皇上下得了台，没想到同治开口便问道：“六叔，朕在外头闲逛的事，你听谁说的？”

“犬子载澂。”

好得很，你们爷俩合起伙来耍朕。同治连连冷笑。他微行的主意每次都是载澂帮着拿，所以全部事情他最清楚。一个怂恿着他出宫，一个装模作样来教训他，这算怎么回事？同治拿定主意，要好好教训一下这爷俩。

第二天见起，首起自然是军机五大臣。恭亲王示意沈桂芬面奏沈葆楨奏请备战、增兵、购舰、添置炮台的事情。

“别急，人不全。”同治说完，扭头对外面喊道，“叫御前大臣！”

御前五大臣日日在内廷当差，招之即来。同治对醇亲王道：“恭亲王无人臣之礼，朕要重重处分他。你来宣旨。”

醇亲王将圣旨捧到手里，念道：“传谕在廷诸王大臣等：朕自去岁正月二十六日亲政以来，每逢召对恭亲王时，辄无人臣之礼。且把持政事，离间母子。种种不法情事，殊难缕述。着即革去亲王世袭罔替，降为不入八分辅国公，并撤出军机，开去一切差使，交宗人府严议具奏。其所遗各项差使，应如何分简公忠干练之员，着御前大臣及军机大臣奏闻。并其子载澂，着革去贝勒郡王衔，毋庸在御前行走，以示惩戒。钦此！”

未及念完，醇亲王跪下把同治亲笔朱谕双手高举过顶道：“请皇上收回成命，奴才等不敢奉诏。”

“醇亲王，你要抗旨吗？”皇上厉声说罢，气咻咻拂袖而去。因为他不知道自己接下来该怎么办。

恭亲王没想到皇上会突然如此严谴，跪在地上没有反应过来。醇亲王和醇亲王把他扶了起来，他无奈道：“皇上指责什么，我都无话可说。唯有把持政事，离间母子，实在不敢领受。”他觉得有些委屈，这么多年来，除了政务，他费心最多的就是协调皇上与太后之间的关系。皇上任性，他为之所费心思外人无从知晓，如今换来离间母子的指责。恭亲王眼泪禁不住就落下来了。外人指责他对洋人软弱，背后被人骂鬼子六，他都能忍受，唯有如此指责，让他始料未及。

“这要在寻常百姓家，我早就扇他一耳刮子。”惇亲王说话向来直，而且直而不当。

醇亲王也劝道：“六哥，你别急，一切由五哥和大家想办法，无论如何让皇上收回成命。”

众人回到朝房，继续商议。此时恭亲王在这里反而不方便，所以他说道：“一切拜托诸位。我个人一己荣辱不足惜，只是国家正值多事之秋，李鸿章来信说，日本已经命驻华公使柳原前光北上，同时又派内藏卿大久保作为特使来华，沈葆楨又请求增兵，这都是需要商量的大事，耽误不得，想来实在令人着急。”

接下来讨论应该怎么办？惇亲王建议道：“孩子哭了抱给娘。咱们做叔叔的说话不听，咱再向太后面奏，请太后出面。”

翁同龢觉得不合适：“五爷，皇上指责六爷最重的一条，就是离间母子，如果各位王爷再去面奏太后，皇上面子上更不好看。”

“对，叔平说得对。最好不要去面奏太后。”李鸿藻最了解皇上的脾气。

文祥分析着眼下的局面道：“诸位王爷，我看还是要向皇上陈情。人不宜多，请哪位王爷偏劳去向皇上求情，理由就以日本特使即将来华说事，到时候与日本特使周旋少不得六爷。如果把六爷开去一切差使，怎么和日本人谈判？倭寇最为刁钻，最讲谈判对等的。”

按长幼尊卑，首推惇亲王，但他短于言谈，所以不待大家说，他自己便首先推托道：“这事我办不了，老七，你就去一趟吧，递牌子求见。”

醇亲王重新回宫，首领太监一路小跑过来道：“王爷，皇上说谁也不见，皇上正在生气，摔盘子砸碗，等皇上气消了，您再来最好。”

“好，下午我再来。”

下午，醇亲王进宫递牌子，大内传出话来：“皇上说了，今天没空见，有什么事明天早朝说。”

醇亲王两次碰壁，亲自去鉴园见恭亲王，文祥、宝璿、沈桂芬都在。他苦笑道：“六哥，我面子小，两次递牌子都不见。这可怎么办？”

兄弟两人政见不同，但在劝谏皇上这件事上却非常一致，此事是他和恭亲王发动起来的，受处分的却只有恭亲王一人，醇亲王是真的着急。他自告奋勇去见皇上，竟然见不上。都知道兄弟两人因政见不同有隔膜，所以他更加怕人误会他是不尽心。

恭亲王见七弟急得头上冒汗，反过来劝他道：“老七别急，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皇上毕竟年轻，要在寻常人家还当个孩子呢。他闹一闹，等想清楚了，总有挽回的余地。”

同治四年的时候，恭亲王曾被慈禧重谴，当时他觉得万般委屈，患得患失。这次他没怎么着急，因为很明显皇上是在闹意气，十大臣上书，何以单单处罚他？不用他急，其他九人都会尽力想办法。

醇亲王还是很忧愁：“天子无戏言，这亲笔朱谕都拿在我手里，交不回，又不能发，我能不急吗？”

“不能发。两位王爷，咱先拖一拖如何？事缓则圆，也许皇上睡一觉醒来，觉得太亏了六爷，又改了主意呢？那时候咱们再把旨交还。”文祥重复了醇亲王的话。

大家觉得这也是一法，所以第二天十大臣照常上朝。第一起见军机，像平常一样，恭亲王为首，文祥、宝鋆、李鸿藻、沈桂芬、翁同龢鱼贯而入。恭亲王今天亲自汇报沈葆楨的请援折，军机处商议的结果是请李鸿章抽调十营淮军乘轮船赶往台湾，对沈葆楨要求六百万购买铁甲军舰的要求，可责成闽浙总督文煜先筹措四百万两，购买两艘铁甲舰。

同治气冲冲问道：“沈葆楨已经到台湾快一个月了，他到底是什么意见？是打还是和，总该有个痛快话。”

“立足于和，以战促和。沈葆楨说日本正在厚集兵力，非口舌所能争，不战屈人之兵最好是上上之策，但我们必须有能屈人的准备。”恭亲王一字一句回道。

“沈葆楨去了这么长时间，为什么不和日本人打一仗。”同治不知是生日本人的气，还是生恭亲王的气，“你们不都说小日本人没有三尺高，大清一人一口唾沫就能淹死他，沈葆楨怎么不把他们赶到海里喂王八？”

恭亲王又回道：“他带去的人太少，只有两千多，台湾的驻军只有两个营，而且都不能打。日本人的陆军完全按照西洋的办法来操练，装备的也都是西洋枪炮，所以他没法打。”

“李鸿章的淮军不是很厉害吗，也有洋枪洋炮，等他的人马到了能不能打？”

“能不打还是不打。沿海的疆臣们都担心，如果日本人在台湾吃亏，会到沿海来报复。沿海上万里，防不胜防。”恭亲王还是力主于和。

“这是什么道理？”同治一拍龙案，“那还派李鸿章的淮军去做什么？派兵去是为了好看？朕受不了这样的窝囊气！前年天津教案，杀了那么多老百姓，还要去法国道歉，你们说法国人惹不起，小不忍则乱大谋。小小的日本竟然也能侵我疆土，你们这些重臣是怎么谋国的？七叔说得

不错，十年了，所谋何事？李鸿章说日本才开化三年，开化三年就能来打我大清，我大清难道是只羔羊，任何人都来宰上一刀？都来欺朕，你们都在欺朕！”

“奴才等不敢。”恭亲王等跪下磕头。

“你们有什么不敢的，朕的话你们何曾听过？朕是对你们太宽纵了，没人把朕当回事。十重臣来指责臣，却对付不了一个小小的日本！你们都走，都走，朕不要你们在这里敷衍！”同治越说越气，挥着手像赶一群鸡鸭。他本以为今天朝会，第一起就应该是内阁明发惩处恭亲王的上谕，可他们竟然没事人似的，一字不提，仿佛从来没有那道旨意。朕亲拟的朱谕，他们竟然视为无物！他们欺朕太甚！同治心里忍不下这口气。

军机大臣们回到隆宗门内的军机处，沈桂芬便道：“皇上今天生这么大的气，看来是为昨天的那道上谕。我倒觉得不如今天就明发，一明发，太后就知道了，必然要出来说话。”

李鸿藻也附和道：“有道理。卡着不发反而不好。再说，就是七爷去求情，皇上在气头上也不一定准，假如稍作让步准下来，比如把王爷降为郡王，太后反而不好再出面。”

“发，赶快明发，不然皇上火气会更大。再说，我个人荣辱总是小事。皇上亲笔朱谕不能及时发，国家体制攸关！”恭亲王也同意立即明发。

这道上谕一发，同治反而火气更大了，如果不是早晨龙颜震怒，他们还要卡在手。一定是十重臣商量好的，用这样的办法对付他！真是该死！他们不把朕放在眼里。死了张屠夫，不吃带毛猪！朕不要你们来教训，朕要起用新人，省得你们倚老卖老，仗着是叔辈不把朕当皇上。

于是同治亲自动笔写了一道严惩十重臣、撤去一切差使的朱谕。第二天一早让太监传旨，要召见六部尚书、内阁学士、左都御史以及弘德殿师傅，有大事要决。

他身边有慈禧的眼线，感觉到有大事要发生，立即前去回奏。

慈禧当即问道：“皇上为什么不召见军机，却要召见六部尚书？最近和恭亲王他们闹意气了？”

“昨天皇上下旨已经撤去恭亲王的一切差使，把铁帽子王也给免了。”

慈禧一听大怒道：“这么大的事，为什么不早来回奏！”

“奴才知道时，已经是晚膳的时候，怕坏了太后的胃口，没敢来

回。”

“还敢狡辩，掌嘴！”

随即，她起身赶到慈安宫里道：“姐姐，咱们快去阻止皇上，他要胡闹。”

“皇上真是胡闹。”慈安一听原委，也是十分着急。

乾清宫是天子正殿，太后不能临御，她俩一面让人传旨阻止皇上召见六部，一面传旨军机大臣和御前大臣，两宫要在弘德殿召见。

两人各乘一顶凉辇匆匆赶往乾清宫后面的弘德殿，一进门就见十重臣都跪在地上，同治垂手站在一边。慈禧以不容置疑的口气问道：“召见六部的起撤了吗？”

“撤了！”同治一边回答，一边向小李示意马上去传旨。

“这十几年没有你六叔，哪来的同治中兴！你这样做，太叫人伤心！”

这一句话让慈禧说出来，跪在地上的恭亲王已经激动得以头碰地：“都是奴才办事太急躁，惹皇上震怒。”

慈禧扫了一眼跪了一地的重臣道：“国家能够有眼前的局面，也离不开你们的辅佐之功。皇上年轻，难免任性。你们都是皇上的长辈和师傅，想来能够体谅。昨天的上谕我和姐姐都不知道，恭亲王和载澂的爵位，都照旧。”

慈禧不说昨天的上谕作废，只说恭亲王和载澂的爵位照旧，是给皇上留着脸面。

“文祥，拟一道懿旨来看。”慈禧吩咐。

“噫！”文祥退出大殿，太监早备好笔墨，就在廊下起草。

“皇上要修圆明园，原是一片孝心，无可指责。”恭亲王一面是为皇上圆脸面，一面是为了再次请停园工，“只是今年事情太多，实在不宜大兴土木。而且沈葆楨和日本在台湾的兵头谈判，听他们的意思好像想要一笔兵费。如果还在大修园林，日本人以为朝廷有钱，勾起他们的贪心，狮子大张口更不好应付。”

“他无端进攻台湾，凭什么要兵费？一两银子也不给！”同治嚷了起来。

“听你六叔说完！”慈禧打断了儿子。

“西北还要用兵，左宗棠收复新疆的决心很大，不但有阿古柏，还有俄国人掺和在里面，要打怕是不容易，所以东南沿海尽量不开战端。”恭亲王说出另一条理由，“还有，今年正赶上太后的四十整寿，应该好好热闹一番。日本人在台湾闹腾，哪里有心情？所以奴才的意思是想早一点了结，省得太后烦心。”

“这都是公忠体国的谋划。只是这番心思不要让外人揣摩了去，不然日本人会以此要挟，反而麻烦。”慈禧点了点头，“皇上，你是一国之君，凡事都要从大局考虑。”

同治有些不情愿地应道：“儿臣遵旨。只是日本人欺人太甚。”

这时文祥已经拟完旨，先双手捧给同治，同治看了又转身捧给慈禧。慈禧接都不接就道：“你亲口念给大家听。”

“朕奉慈安端裕康庆皇太后、慈禧端佑康颐皇太后懿旨：皇上昨经降旨，将恭亲王革去亲王世爵罔替，降为郡王，并载澂革去贝勒郡王衔。恭亲王于召对时，言语失仪，原属咎有应得，唯念该亲王自辅政以来，不无劳绩，着加恩赏还亲王世袭罔替，载澂贝勒郡王衔，一并赏还。该亲王当仰体朝廷训诫之意，嗣后益加勤慎，宏济艰难，用副委任。钦此！”同治一口气念完，便站在那不说话了。

恭亲王磕头恭谢天恩。

同治见状，这时心情好了些，便问道：“六叔，难道朕就不能尽一份孝心？将来国帑充裕了，能不能修圆明园？”

“能，当然能！”恭亲王以非常肯定的语气回道，“大清以孝倡天下，圆明园暂时不修，但皇上的孝心还要尽。臣等公议，今年可修缮一下三海，以供太后颐养。”

修三海，是昨天恭亲王等十大臣商量的结果。圆明园停了，修一下三海，皇上孝心尽了，面子上也好看，慈禧那里也说得过去，因为修圆明园是慈禧点过头的。停修圆明园，驳的可不仅仅是皇上的面子。

“姐姐你说呢？”慈禧看一眼慈安，以征询的语气问道。

“我看很好，修一修三海，也给你的万寿增点喜庆！”慈安没有异议。

第八章 太大意遗患琉球 无远略请停西征

朝廷应沈葆楨所请增兵台湾，下旨北洋大臣派兵三千，南洋大臣派兵两千，乘轮船赴台湾。

李鸿章与沈葆楨关系很密切，两人书信不断，深知台湾防务空虚，因此他决定派十三营六千五百铭军乘轮船赴台湾，而不是朝廷要求的三千人。他上《派队航海防台折》说明必须增派人马的原因：“日本构兵生番，焚掠牡丹等社，实属显违和约，妄启衅端。经沈葆楨派令藩司潘蔚等，亲赴琅桥与该中將西乡从道据理驳诘，该酋犹复藉词狡辩，未肯遵照撤兵，居心殊为叵测。台湾水陆兵备，自不可不厚集其势，预伐诡谋。唯南洋兵勇洋枪太少，日本皆用后门洋枪炮，精准而能及远。且日本带船带兵头目，多用美国武官，战力较强。”“查有记名提督唐定奎所统，现驻徐州之武毅铭字一军，向隶提督刘铭传部下，随臣剿办发捻，转战数省，极为得力。唐定奎朴诚明干，素为将士所服。”“拟即飞饬唐定奎，统带步队十三营，合计六千五百人，由徐州赴瓜洲口，分批航海赴台，听候沈葆楨调遣。该军向习西洋枪炮，训练有年，步伐整齐，技艺娴熟，将士一心尚可资指臂之助。”

李鸿章让上海轮船招商局和福州船政局的轮船到瓜洲接运唐定奎赴台，并令盛宣怀负责督带轮船，往来接应。考虑到徐州空虚，而陕甘已经平定，李鸿章请朝廷调陕西的刘盛藻部二十二营到山东济宁及徐州接防。

淮军于七月底乘轮船到达台湾，清军士气大振，总兵力超过日本。而日本士兵受不了台湾的酷暑，纷纷病倒，就连西乡从道本人也腹泻不止，人瘦得如同地狱的饿鬼。要在军事上取得胜利已经不可能，日本转而希望在谈判桌上占到便宜，一面令特命驻华公使柳原前光从上海北上，一面派大藏卿大久保利通作为天皇的全权大臣，“向大清国皇帝所任具有同样权力之大臣转达朕意，并缔结条约或协定”。

柳原前光是李鸿章的老熟人，从同治十年日本要求通商开始，每次中日交涉他都是重要成员。日军侵台的同时，他就被任命为驻华特命公使，为的就是万一军事上占不到便宜，就在谈判桌上占便宜。到中国后，他居留上海不再北上，看台湾战事而定行迹。朝廷曾经派上海道与他交涉，请日本退兵。他说西乡从道全权负责军事，他无权过问。军事上陷入被动后，大久保利通被任命为谈判全权代表，他则作为副使奉命北上，先摸一下大清的底牌。他知道李鸿章在军事外交中对朝廷影响都很大，因此先到天津来摸摸李鸿章的底。

李鸿章开始对柳原前光印象还不错，同治十年两人第一次见面时，柳原前光只有十九岁，年轻，英俊，彬彬有礼。然而几次交往下来，尤其是去年刚刚签订和约，转过年日本就侵略台湾。看来日本在前来签订和约时就已谋划侵略台湾，而当时柳原前光一副诚恳友好的嘴脸，哄得

李鸿章十分高兴。一听到日本侵台的消息，李鸿章跳脚大骂，他有种被骗的感觉，而且是被个二十三四岁的年轻人所骗。所以一听到柳原前光前来拜访，他就气不打一处来。

柳原前光被带到李鸿章面前，他连眼皮也不抬，咕噜噜抽着水烟。放下水烟袋，李鸿章旁若无人地仰头漱口，然后用力吐到地上。柳原前光下意识地一挪脚，幸未被漱口水溅到。

李鸿章重新点上烟，这才慢吞吞地问道：“你这次来，又有什么主意？”

天气很热，柳原前光又自知有愧，额头上渗出了汗珠。他拿出雪白的手绢擦了一下额头，昂然回答：“本特命公使，奉命作为大久保利通全权大臣的副使，为两国和平友好而来。中堂大人，我离开本国时，鄙国伊达宗城和副岛种臣也嘱我向中堂大人转达问候。”

“伊达、副岛回国后先后卸职，是贵国用人无常，还是他们办事不力？”柳原前光正要回答，李鸿章却不给他开口的机会，“还有你先后四次来华，这官儿却做得一年高于一年。不过今做公使，可要处处小心些！”

柳原在惊愕中，唯唯不知如何作答。

“你们在台湾的兵，怎么样了？”李鸿章又问。

“台湾地方太热，兵士正在休整。”

李鸿章冷笑一声道：“台湾地方太热，我们没请你们去！去年刚刚签约，你和副岛信誓旦旦，说两国从此友好无间。墨迹未干，你们转过脸来就攻我台湾，杀我生番。你们如何说台湾生番不是大清的的地方？你有什么凭据？两国间的事儿，从前多是找我议论，你柳原难道不知道？此次为什么竟不先来议论？”

柳原前光被李鸿章训斥得满脸通红，支吾道：“你们总理衙门说生番是化外之地，并非中国版图。”

“胡说！”李鸿章一拍桌案道，“大清生番之地多得是，贵州、云南、广西都有，难道都不是大清之地？真是岂有此理！”

“总理衙门毛大人亲口所说，生番系化外蛮民，出不出兵由鄙国自裁。”

“你毋庸狡辩！两国和战大事，岂能由某人空口为准？你们把责任推到毛大人头上，这种诡计只有骗骗小孩。你们去年去总理衙门，副岛本人不去谈，却派你这个副使去，去又不书面照会，却只凭空言，不就是怕一旦行之公文，大清必能识破你们的狡谋？而你故意以游词告询，

含糊其意，不过就是为了今天狡辩耳！”柳原前光刚要张口，李鸿章指着他说，“你不要说话。你们这一套就好比拿一只令人恶心的苍蝇，装扮成黑豆的模样，哄人吞下去，而得意扬扬。可苍蝇就是苍蝇，等人明白过来，除了恶心就是恶心罢了！”

柳原前光狡辩道：“中国向来重信守诺，毛大臣之言当然可信。鄙国正是据此出兵。”

李鸿章不屑与他辩论，继续训斥道：“福建布政使潘蔚到台湾，已令生番具结，答应从此不再伤害外国难民。你们却依然不退兵，毁我番舍，杀我番民，这是何道理？”

柳原前光挺起脖梗抗辩道：“潘大人出示的不过是一纸私函，不是正式的外交文书。”

李鸿章非常机敏，立即抓住柳原前光的话以子之矛攻子之盾：“潘蔚的白纸黑字你们不作数，怎么毛大人的一句话不慎，你们就可据此出兵，这又是何道理？你们攻我台湾，可曾有正式文书？”

任柳原前光铁齿铜牙，此时也无一句可辩，李鸿章喝了口茶，润了润嗓子，又训导子弟般教训柳原道：“你去年才换约，今年就起兵，如此反复，当初何必立约？我以君子相待，方请准和约，如何却与我丢脸？可谓不够朋友！大丈夫做事总应光明磊落，虽说兵行诡道，题目总要先说明白，此所谓师直为壮也。你日本无端用兵于我，我大清十八省人多，拼命打起来，你日本地小人寡，吃得住否？”

饱受呵斥的柳原前光见李鸿章的态度实在太强硬，觉得再谈无益，想尽早避开这块难啃的骨头。相比而言，还是总理衙门那些“京官”要好对付得多。

李鸿章并不希望柳原前光误认为大清已经下定开战的决心，又实在无法用口头说清，于是特意从案上取纸笔大书道——此事如春秋所谓侵之袭之者是也，非和好换约之国所为。及早挽回，尚可全交。

李鸿章怕柳原前光看不明白，特意交代给他的翻译郑永宁。“及早挽回，尚可全交”便是留有和谈的余地，想来作为翻译的郑永宁，应该能够明白其中的含意。

走出李鸿章行辕，柳原前光长出一口气，自言自语道：“果然能言善辩！”

“李中堂太无礼了，怎能如此训斥大日本的特命驻华公使。”翻译郑永宁帮腔道。

柳原前光挤出一点笑意道：“清国官员好面子，他这样训斥我，心里好受，觉得有了面子。他们要面子，我要的是实际利益。能为日本争取

到更多的利益，我个人丢了面子又算得了什么？”

柳原前光一走，李鸿章立即给总理衙门写一封长函，报告他与柳原前光的会谈情况，同时告诉总理衙门柳原前光没什么了不起，“只管和他从容辩义，任他千变万化，亦不能跳出圈子。虽然大清沿海兵力无必胜把握，但日本也未必能够取胜。所可虑者，只在日本会勾结各国公使从旁多嘴要求给兵费，还请总理衙门坚持定见，力持不屈。兵费一节，绝不可允，若允兵费，有辱国体。亦不必请各国居中调停，各国虽未必明帮日人，但也断无实心帮我者。”

总理衙门在接到李鸿章长函的同时，也收到了沈葆楨的信。因为沿海督抚，都怕开战，不少人给沈葆楨写信劝他不要轻启战端，甚至有人认为增兵台湾和购买铁甲舰是刺激日本、轻启战端的不智之举，这令沈葆楨非常反感。他上奏朝廷，希望朝廷不要被浮言所惑，轻许日本，“倭备日增，而倭情渐怯，倭营貌为整暇，实有不可终日之势，虽勉强支持，决不能久也。日本所擅长者，狡计耳。其主因贫成虐，不惜以数千兵民为孤注，谣言四布，冀我受其恫吓，迁就求和，倘入其彀中，必得一步又进一步，此皆屡试屡验之覆辙。议者以为台地得淮军、得铁甲船则战事起，臣等以为台地得淮军、得铁甲船而后抚局易成，若急欲销兵，日本反而贪欲更甚。臣等汲汲于备战者，非为台湾一战计，实为海疆全局计。愿国家勿惜目前之巨费，以杜后患于未形。彼见我无隙可乘，自必贴耳而去。”

沈葆楨是前线大员，李鸿章是外交里手，既然两人都如此说，总理衙门心里有了底，因此无论柳原前光如何狡辩，总理衙门一口咬定台湾是大清版图，日本侵略台湾，是日本有错在先，日本先退兵，再论其他。柳原前光到京城半个多月，毫无进展，一筹莫展。

日本全权大臣大久保利通来到天津，随行人员有李仙得，他是日本外务顾问，由他引见寓居在美国驻津领事馆内。大久保利通委托美国领事去探听一下李鸿章的意思。美国领事和李鸿章谈了中日冲突的近况后道：“看大久保的意思，不给兵费必不退兵，并将扰乱中国各口。”

“赔日本兵费，连想也不要想。”李鸿章回道。

大久保利通听了美国领事的报告，觉得再见李鸿章没有意义，不如直接去与总理衙门谈，因为最终的决策权在他们手里。

大久保利通到总理衙门去，既不认错，也不退兵。他咬定生番之地非中国版图，日本是保民义举。而总理衙门则希望日本承认侵略台湾是错误的，应当先退兵。双方要求相差甚远，僵持下来。

这时英法等国都坐不住了，因为中日一旦起冲突，势必影响商务，也就直接影响各国的利益，因此主动出面调停。他们觉得能影响总理衙门的只有李鸿章，因此跑到天津来见他。先是法国领事愿意做中间人调停，而且信誓旦旦说不许日本“占地、赔款”的前提下，想办法让日

本体面下台。李鸿章给总理衙门去信，建议如果与大久保利通谈不出结果，可以请各国公使主持公道，评论事实。可是后来法国公使又表示，如果不给赔款恐怕日本很难退兵。英国公使威妥玛也来见李鸿章，同样表示中国不给日本兵费恐怕难以了结。

李鸿章正失望的时候，新任美国公使也到天津来见他详谈台事。他认为日本进兵台湾是错误的，美国可以发表声明，承认台湾是中国领土，日本若用兵，美国绝不坐视。而且建议李鸿章应当把历次与日本交涉的照会以及生番之地本属中国领土的证据一一向各国公使照会，揭穿日本的狡辩。若由美国调停，可以做到不给日本一分钱，日本在台湾不留一兵。

日本侵略台湾，最大的支持者就是美国，美国此时怎么态度来了个大转变？美国公使告诉李鸿章，美国政策之所以调整，认为加强与中国的关系更为重要，美国在中国商务远逊于英法俄等国，美国希望借此得到中国信任，能在中国获得更多的商务机会。

然而，大久保利通却不肯让美国来调停，因为美国的方案不符合日本的利益。他抓住英国公使威妥玛，频频与他商议。

这天他到了总理衙门，恭亲王亲自出面与他谈判。

大久保利通道：“日本为了保民派兵去征伐生番，已经花了二百多万两军费，贵国应贴补给日本此数。”

“赔偿军费关系国家体制，万万办不到。”恭亲王一口回绝。

大久保利通毫不退让：“日本不便空手而回，不赔偿军费，以抚恤难民的名义给二百万两也可。”

大家谈不出结果，不欢而散。

美国的调停方案令威妥玛大为不满，他专门找美国公使说明美国的方案不利于尽快取得中日和平。美国公使觉得得罪英国并不符合美国的利益，因此转而再见李鸿章，劝说他要想尽快了结此事，多少出点钱也无不可。不然，又要备防，又要调兵，花费何止几十万？

李鸿章不得不考虑美国公使的意见，要是中日开战，恐怕一年半载也不能了局，那时所费真就是个无底洞。尤其是他这直隶总督，天津炮台尚未建起，北洋一条兵舰也没有，那时候如果日本兵舰开到天津来，京师震动，最麻烦的就是他了。所以他亲笔起草了《论台湾归宿》，建议多少给日本点钱，尽快了事。

这时，周馥到行辕谈完正事，又扯到中日交涉，李鸿章把《论台湾归宿》递给他道：“兰溪，我昨天见了美国公使，他的一席话我觉得不无道理。看事情还要两面看，有时你从另一个角度考虑，就会有所收益。”

“中堂，这不合适。明明是日本侵略我台湾，杀我番民，毁我番舍，我们凭什么给他兵费？”周馥一边看，一边皱眉头。李鸿章在给总理衙门的函中有这样的话——平心而论，琉球难民之案已阅三年，闽省并未认真查办。无论如何辩驳，大清亦小有不是。万不得已，或就彼因为人命起见，酌议抚恤琉球被难之人，并念该国士兵远道艰苦，略示犒赏，不拘多寡，不作兵费，俾得踊跃回国。又出自我意，不由彼讨价还价，或稍得体，而非城下之盟可比，内不失圣朝包荒之度，外以示羁縻勿绝之心。

李鸿章解释道：“这不是兵费，是抚恤，是大清的犒赏。”

“这更不成！他们侵略大清，大清反而给他犒赏，这是什么道理？就好比有贼入室抢劫，被抓住了，主人反而给他赏钱，这不是鼓励盗贼吗？”

“兰溪，你怎么像二十出头的毛小子，一句话不对心思就大呼小叫，这成何体统？你也是三十七八的人了，最近是怎么回事，脾气见长啊？”李鸿章看周馥激动的样子，像有些不认识他。

“中堂，你给总理衙门出这样的主意，会招清流骂啊！这事你就是让一个白丁来论一论，也没有向日本赔钱的道理。咱不向日本人要赔偿，已经是便宜他们了，怎么反过头来给他们兵费？当然，你说那不叫兵费，叫犒赏，叫抚恤，可是不管你叫什么，都是给日本人钱。老百姓不懂这些耍笔头子的事，他们只会说，日本侵犯咱台湾，杀了大清的人，咱还给他钱。”周馥仍坚持己见。

“你说得不错，老百姓都会这么认为。可是你我都不是普通老百姓。我问你，如果和日本人开战，那要花多少钱？如今北洋手里一条兵舰也没有，你让我赤手空拳去挡日本人的兵舰？兰溪，你知道不知道，日本人已经有两条铁甲舰，咱们一条也没有！沈幼丹要买两条铁甲舰，开始朝廷答应给六百万两，后来改成四百万，最近听了福建将军文煜的说辞，说中日最终要和，所以连二百万两也不给了。如果朝廷要是给了日本赔偿，结果必是为清议所不容，那时候我就说，主要是有海无防，我就可以堂皇地上折，要求筹建北洋海军，那时，就是清流也都帮着我说话。”

“中堂，你的意思是，让人骂是为了建北洋海军？”周馥听出点意思来了。

“也不能那么说。兰溪，有时候我觉得大清从上到下都像一头皮糙肉厚的猪，你踢他一脚，他根本不动弹。你只有拿锥子把他扎得嗷嗷叫，他才能醒过来一点点。”李鸿章翘起小拇指，用大拇指掐着，让周馥看那“一点点”。

“中堂，我没想到你是这样的心思，可我觉得还是不值。就像小孩子打架，你第一次被人欺下了，以后就没胆子还手了。倭寇并不比咱大清

强多少，就欺负上门来了，咱应该痛打他一顿，让他长点记性，以后就不敢小看咱。这次让他得逞，他从此起了小瞧大清的念头，后患无穷。”周馥觉得不值得这么做。

“放手一搏，我也想。当初咱带兵去上海，就敢放手一搏，虹桥一战哪里有取胜的把握？咱冒险一搏，以一万人大胜十万长毛。可是，当你肩上担子重了之后，你就不敢轻易一搏了。比如中日之间，如果放手一搏，打成了平手，迄无了期，那该怎么办？是割地，还是赔款？要说恨小日本，我比你们都恨，而且我说过，将来日本必是大清的巨患！早晚要教训他，可是总要等咱的拳头硬了。”

周馥这几年一直在帮着李鸿章治理直隶水患，真正是脚踏实地，任劳任怨，所以李鸿章最近起草了一份密折，密保他出任永定河道。然而，自去年以来，大约他是久在河工，经常与粗蠢百姓混在一起，周馥心性好像变了不少，人不像从前沉稳，眼里揉不得沙子。天下人人尽知，河道衙门都是贪墨成习，治河银子连一半也不能用到正项上。朝野上下，官员过境，都可以到河道衙门打秋风，已是见怪不怪，周馥这种脾气如何能够胜任？他若太过较真，到时弄得上下左右都不谐，反而会害了他。所以李鸿章权衡再三，又把这道密折锁到了抽屉中。

京城里的恭亲王也被日本人弄得焦头烂额。昨天会谈，大久保利通说要给一百五十万两银子，恭亲王当然没有答应。

大久保利通最后威胁道：“本使抱着和平友好的目的前来，迄今已经一个多月，贵国却没有一点诚意和让步。谈判决裂，贵国应负全部责任。”

回去后，大久保利通下午就让柳原前光送来一份正式照会，说由于中国没有和谈诚意，他将下旗回国，将来是否增兵台湾，一切后果概与日本无关。

李鸿章的《论台湾归宿》递到恭亲王手里时，恭亲王“坚决不给钱”的底线也有些动摇了。因为慈禧万寿节日渐逼近，当初他大包大揽说一定在万寿节前了结，如今双方都僵在这里总也不是办法。而且威妥玛也多次见恭亲王，劝说给日本一个台阶，尽快有个了断。

“王爷，如今不但是日本人，英吉利国也掺和进来了，如果一味硬顶，把英国人惹恼了，如果英日联手，那真就是大患了。”文祥以谋事周全深沉得恭亲王倚重，他的话令恭亲王不得不仔细掂量。

第二天威妥玛到了总理衙门，一进门就说道：“听说日本为台湾之事已花费六百多万元，向中国索要二百万两并不过分，非如此恐怕不能了局。”

与威妥玛会谈的是文祥，几经讨价还价，最后在五十万两上达成一致。威妥玛表示说服日本接受这个数目，文祥则要求不得以兵费的名

目，而且要待日本撤兵后才能付全额。恭亲王看到这个结果后，只好答应了。

同治十三年九月二十二日，离慈禧万寿节还有二十余天，中日签订《北京专条》（又称《台事专条》）——

（一）日本国此次所办，原为保民义举，中国不指以为不是。

（二）前次所有遇害难民之家，中国定给抚恤银两。日本所有在该处修道建房等件，先行筹补银两，另有议办之据。

（三）所有此事，两国一切来往公文，彼此撤回注销，永作罢论。至于该处生番，中国自宜设法，妥为约束，以期永保航客，不能再受凶害。

互换凭单：日本国从前被害难民之家，中国先准给抚恤银十万两。又日本退兵，在台地所有修道建房等件，中国愿留自用，准给银四十万两，亦经议定。准于日本国明治七年十二月二十日日本国全行退兵、中国同治十三年十一月十二日中国全数付给，均不得愆期。日本国兵未经全数退尽之时，中国银两亦不全数付给，立此为据。彼此各执一纸存照。

京外大吏，李鸿章是第一个看到《台事专条》的。朝廷竟然给了日本五十万两，他觉得有点多：“多少给他们一点，倭寇爱面子，让他们能下台就成了，竟然花了五十万两。”

深受器重的洋务助手马建忠看罢后也道：“中堂，最严重的不是五十万两银子，而是这句话‘日本国此次所办，原为保民义举，中国不指以为不是’。琉球是大清属国，怎么能说日本是保民义举，岂不是承认琉球人是日本国民吗？”

李鸿章嘴角抽动一下，拧着眉头道：“哦，还真是问题。文大人是极细心之人，怎么没留意到这一条？被杀的人中有四个日本人，也许，‘保民义举’是指这四个日本国民。”

“这恐怕说不过去，列国也都不会那么认为。”马建忠对万国公法颇有研究，“中日这次交涉就是因琉球国民被害引起，日本也是以此为由侵犯台湾，大家都会认为，所谓保民，就是保护琉球国民。”

“也许总理衙门的大臣们只顾盯着赔钱的名头，没在意这里的弯绕。不过，琉球是中国的，列国都如此认为，日本想以此打琉球的主意，算盘打不响的。”嘴上这么说，但李鸿章心里有数，这弄不巧是日本人有意挖的坑。将来，琉球肯定要麻烦。

英国驻日公使巴夏礼看到《台事专条》后说道：“中国人最会玩文字游戏，怎么这句话会写在专条里？这件事情实在不可思议，就好比一头

庞然大象，被一只小蚂蚁举起来一样让人惊叹。这件事情向全世界宣布，这里有个富庶的国家愿意出钱却不愿意打仗。我们应当从这种怯懦的态度中思考一下，调整我们对中国人的外交策略。”

《北京专条》签订，海疆暂时安定，李鸿章提着的心放了下来。还有件喜事也在本月完工，那就是天津新城。天津老城在海河以西，李鸿章到天津后，就觉得老城所在地势低洼，尤其是不利于防守。他经过仔细查访，决定在三岔河口北岸，也就是望海楼教堂所在的地方建设新城。此地南运河由西东来，北运河由东西来，在此汇流后称为海河，往东南方向入海。在此建城，正冲着由南而北的海河，城上再建炮台，便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势。

李鸿章参加完新城竣工仪式，立即把天津海关道陈钦、轮船招商局会办盛宣怀，还有洋务幕僚马建忠传到签押房道：“我准备奏请朝廷大办海防，今天叫你们过来，有几件事情商议一下。”

盛宣怀也附和：“现在是个机会，日本侵略台湾，朝廷应当有所警醒。”

天津海关道不仅仅监督天津海关，实际是李鸿章洋务方面的专职助手和执行者，如果办海防当然离不开他，对他而言，只要有事做，就会有好处。所以陈钦也很兴奋：“天津是京师门户，海防是第一位的。”

马建忠则依外国的经验分析道：“海防应当有两大部分，一是要有外海水师，能与敌舰争雄海上，再就是要有岸防巨炮。老式炮台根本不行，老式火炮也不行。”

“我今天叫你们来，就是这两方面有事情请你们先准备一下。我从前曾经上奏朝廷应当建一支巡洋水师，现在西方各国的水师到底是什么情况，他们比较先进的兵舰，比从前又有何不同？我听说大沽口外有英国一艘最先进的铁甲舰，我不方便去看。松云和杏荪你们想办法了解一下，最好能到舰上去实地查看一番，回来向我报告。”

两个人答应明天去大沽。

“眉叔了解外国情况，给我找一些外国水师方面的资料，包括一支舰队要有多少条兵舰，怎么管理，经费大约多少，经费怎么筹划，你尽可能地想办法，找到的越多越好。”李鸿章给马建忠分派任务。

盛宣怀又建议道：“中堂应该上奏朝廷，拨款给北洋先建一支舰队，不然一有风吹草动，洋人就把兵舰开过来吓唬朝廷。”

“谈何容易！我如果上奏朝廷要求北洋弄一个舰队，马上就有人来说，李某人是挟洋自重，朝廷难免也要疑心。”李鸿章也有自己的忧心。

陈钦在总理衙门待过，最知道朝廷的心思，点头道：“中堂所说一点

不假，可北洋海防确实紧要，建水师的确是刻不容缓，总要有人向朝廷提出。”

“我已经给丁雨生写信，让他把建三洋水师的设想再向朝廷提出来。”

丁雨生就是丁日昌，李鸿章的老部下，洋务方面尤其上心，目前丁忧在籍。几年前他就曾经提出要建新式海军，包括三支舰队。北洋舰队驻天津，辖直隶、盛京、山东海面；东洋舰队驻上海，辖江苏、浙江海面；南洋舰队驻南澳，辖福建、广东海面。各大舰队设大兵轮六号，水炮船十号，三洋共计四十八号。每洋各设一提督，三提督半年会操一次。

丁日昌提出这个方案的时候，朝廷正与捻军作战，根本没有心思来考虑海防之事，所以不了了之。不过李鸿章却印象很深，办理天津教案的时候，两人又讨论过。对丁日昌的见识，李鸿章十分佩服，所以他写信告诉丁日昌，借日本侵台一事再提水师之事。以朝廷的财力，三洋水师不可能同时建，最有可能先建北洋水师。

“建水师，银子从哪里来，这是最让朝廷头疼的事。杏荪你要多动动脑筋，怎么开利源，这非常重要，你去上海多，与上海殷商交往多，有哪些可行之策，你要帮我谋划。松云职司通商，如何开利源也是你职责所在，也要多留心。左季高已平定了陕甘，他已经上奏朝廷，要收复新疆，又要借一大笔洋债，一边是塞防，一边是海防，朝廷就那么点银子，顾得这头顾不了那头。要是左季高不举债西征，海防尚有可为。”李鸿章忧心忡忡道。

“中堂应当建议朝廷请左帅暂缓西征，待海防稍有头绪后，一心西征岂不更好？”盛宣怀这样建议。

“左季高也会说，待他收复了新疆，无西顾之忧后便可一心巩固海防。可是西征哪有那么容易？出关到新疆，迢迢数千里，光是大军粮草一项，就是个无底洞。我听说，从兰州运五石粮到新疆，仅路上就要吃掉四石，吓不吓人？左季高真是好胆量，要是我，连想也不敢想。还有，俄国人占了伊犁，新疆用兵，少不了又把俄国人牵涉进来，听说英国人也暗中支持新疆的阿古柏，提供洋枪洋炮，希望新疆成为英国的势力范围。你想有英俄两国插手，新疆能那么容易收复？打成持久战，真要把国家拖垮。”李鸿章了解的情况还真不少。

新疆变乱，是同治三年的事。那时候朝廷正在与太平军作战，国库捉襟见肘，于是把内地拨付新疆的协饷——每年有二百多万两停掉了，于是新疆的各级伯克就从百姓身上压榨这笔银子。百姓实在没有活路，到了同治三年六月，库车一群被迫服劳役的百姓杀掉看管他们的伯克和士兵后进城抢掠。消息传开，各地百姓纷纷造反，朝廷驻新疆的总兵力只有区区一万五千人，而且根本不能打仗，结果一年多的时间，新疆南

北全部变乱，清军只得退守塔城、巴里坤与哈密。最后，各地的实际控制权完全落入各级伯克手里，他们为争夺地盘，彼此攻杀，打成了一团乱麻。这时候，浩罕国国王派穆罕默德·雅霍甫伯克带五十名骑兵护送喀什城大和卓的后裔回新疆争地盘，雅霍甫伯克非常有军事才能，不到一年时间，相继消灭了天山以南大大小小的“苏丹”“帕夏”，同治六年自命“毕条勒特汗”（意为洪福之汗），建立了“哲德沙尔汗国”。他性情残暴，在新疆实行了残酷的统治，一不高兴就杀人。苛税更如牛毛，就连死了人也要纳税，新疆更加民不聊生。一听到他的名字，人人都不寒而栗。他的名字翻译过来，就是阿古柏。

阿古柏占据新疆的时候，俄罗斯趁乱占领了伊犁。因为消息不通，两个多月后，朝廷才从俄罗斯驻华公使口中听说，俄国军队已经为大清“代守”伊犁。

新疆百姓不愿受阿古柏和俄国奴役，千里迢迢向内地逃亡。左宗棠平定陕甘后在兰州过年，结果有许多流浪人到他大帐讨饭，诉说新疆的苦楚。左宗棠拍案而起，上奏朝廷坚决要收复新疆。可朝廷拿不出银子来，最后，左宗棠建议借洋债征兵。此时，朝廷已任命左宗棠为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按照他的谋划，明年春天便可进军新疆。

“进军新疆说得容易，几年能够有个了结？真要骑虎难下，朝廷花上一大笔钱，新疆还是没有平定，那可真是既害了国家，又陷左季高于难堪之境地。如果俄罗斯乘人之危从北边下手，日本人再扰我朝鲜或者台湾，法国人也正在打越南的念头，那国家真是危如累卵。我是真心希望他能暂缓西征，不光是我这个直隶总督的私心，也确实是为左季高和国家打算。”李鸿章说到这便忧心忡忡。

大家都附和：“中堂深谋远虑，应当把这些道理向朝廷讲清楚。”

“谈何容易。要办成一件事，一个人干，三个人看，十个人批评。我倒真是羡慕日本，柳原、副岛还有大久保，他们都对我说，日本自明治维新后，朝廷上下一心效法欧美，连衣服都改了，就是天皇也剪掉了头发，以示革新的决心。他们开矿山、通铁路、购轮船、建纺织厂，专门成立了工部省，负责殖产兴业。你看看咱大清，我这大学士、直隶总督、北洋通商事务大臣，官不小了吧？可是要办成一件事，要费多少心思！”李鸿章在几位心腹面前大倒苦水。

盛宣怀安慰道：“中堂的苦心，我们都感同身受。中堂放心，您交办的事情，我们不敢辜负。”

闻言，李鸿章知道自己失态了，笑了笑说道：“我只是关在屋里向你们发发牢骚，无论多难，事情还要做。在其位，谋其政。不然我们这些封疆大吏，岂不是尸位素餐？这些话你们听听也就罢了，不要到外面说。”

几个人领命而去。

不久，李鸿章就接到军机处密寄上谕一件——

谕军机大臣等：大学士文祥奏，海防亟宜切筹，敬陈管见一摺。台湾之事，现虽权宜办结，而后患实在堪虞。日本与闽浙一苇可航，倭人习惯食言，难保不再生枝节。前因议买铁甲船及水炮台各节，仓促莫办，措手无从，不得不为暂缓。刻下事机已缓，亟宜赶紧筹划，以期未雨绸缪，岂可仍蹈因循故习。着李鸿章、李宗羲将前议购买未成之铁甲船水炮台及应用军械等件，迅速筹款购办。无论如何为难，务须妥为设法，庶几兵械精良，有备无患。原摺均着钞给阅看。将此由六百里密谕李鸿章、李宗羲、沈葆楨、文煜、李鹤年、王凯泰，并传谕潘霨知之。

李鸿章很高兴，他想办的几件事朝廷也都有考虑，他应当借此机会好好筹划一番。于是，他一面传话给陈钦、盛宣怀、马建忠三人加紧调查搜集资料，一面又召集幕僚商议，让他们集思广益。

过了几天，陈钦和盛宣怀就来报告他们到大沽口考察西洋铁甲舰的情况。陈钦简要报告了他们如何联系洋人兵舰统领，如何登船等经过。考查的详细情况，则由盛宣怀报告。

“我先向中堂汇报铁甲舰的由来。”盛宣怀口才极好，他掌中只有一张小纸片，上面写着汇报提纲的要点，“铁甲舰是近年来才推出的新式兵舰。从前的兵舰，动力是靠风帆和蒸汽，蒸汽再推动轮桨，轮桨容易出毛病，动力也不够足，所以舰体不能太重，舰身一般是钢铁做骨架，用木板做船体，舰上的配炮也不能太重。西历1842年，也就是道光二十二年，英国人改用了螺旋推进器，代替了原来的轮桨，动力更足，航速更快。后来螺旋桨越造越精，推力越来越大，这使建造舰体更重的兵舰成为可能。咸丰十年，法国在木质舰身的外面装配上了铁甲，建造了吃水五千吨的‘光荣’号战舰，号称铁甲巨舰，一般炮弹根本无可奈何，所以各国纷纷效仿。去年，英国人完全抛弃了舰上的风帆，因为他们已经造出了推力更大的蒸汽机，舰身完全钢制，而且在舰首装上了可以旋转一整圈的舰炮，这条舰的名字就很霸道，翻译成中文就是‘蹂躏’号。这是目前最先进的装甲舰。”

“英国最先进的战舰并未到天津，我和陈观察考察的是英国的‘格拉东’号重炮舰。排水量接近五千吨，长二百四十五英尺，大约相当于我们的二百二十尺，宽五十四英尺，大约相当于我们的五十尺，吃水十九英尺，大约相当于十八尺。动力两千八百匹马力。舰体水线以上装甲十英寸，水线下装甲五英寸，船体木板厚二十英寸。炮塔也有装甲，厚十四英寸，指挥塔上的装甲厚九英寸，甲板装甲三英寸。这条兵舰可搭载近二百人，同治十一年刚刚下水。这条舰的船体是双层的，中间可容两人并排行走，就是外面一层被击穿，还有内层阻挡，海水仍然不能灌入。开船时起碇用的蒸汽动力，比人力起碇可称得上神速，炮塔转动，包括舰内好多机关，都是以蒸汽为动力，十分灵活、便捷。”

两人还看了德国和法国的战舰，也都一一向李鸿章报告。

“哦，你们看得很仔细。”李鸿章很满意，同时也充满忧虑，“依你们看，咱们闽局和沪局造的轮船，与之相比，可打几分？”

“没法比。我们造的轮船船体全是木质，无非就是加了蒸汽动力。如果与现在的铁甲舰相遇，打十炮也未必能击沉人家，可是人家只要一炮，我们造的兵舰就会化为一堆木板。”陈钦大摇其头。

盛宣怀也附和道：“我们的轮船还未出厂就已经落后，所以造不如不造。”

李鸿章严肃地批评道：“杏荪这话大谬不然。我们现在造的船落后，不能说明我们自造轮船是错的。譬如一个孩子，没经蹒跚学步，怎么可能奔跑如飞？我们现在是学步阶段，不能指责他不会跑。”

“卑职说话孟浪。”盛宣怀连忙认错，他忘记了江南制造总局也是李鸿章所创办。

“虽然现在我们造的兵舰没法与人家比，可左季高创办福州船政局这件事，我还是十分佩服的。”李鸿章与左宗棠不睦已久，不知他说的是不是真心话，“自己设局自造轮船，他是首创，当时反对的人也非常多。但是他这个人最大的好处是老子天下第一，谁也不放在眼里。他这种脾气，如果要是没去西北，在洋务上完全可能成就几件大事。”

陈钦建议道：“中堂如果要加强北洋海防，仅靠闽局和沪局拨过来的几条木船不行，必须从外国购买几条铁甲舰才行，不然就是有十条木质兵船，也不顶一艘铁甲舰。”

“是啊，必须买几艘铁甲舰。沈幼丹去办台湾事件的时候，向朝廷奏请购买铁甲舰，结果到现在没买成。当年我们托外国人买兵舰，吃过大亏。所以，我有个想法，应该派人出去考察，考察好了再签约，定制。”

李鸿章多次与幕僚们就此事讨论，十一月初上了《筹议海防折》和《筹办铁甲兼请遣使片》。

在这一折一片中，他首先说明加强海防的重要：“臣查各国条约已定，断难更改。江海各口门户洞开，已为我与敌人公共之地，无事则同居异心，猜嫌既属难免；有警则尔虞我诈，措置更不易周。自有洋务以来，叠次办结之案，无非委曲将就。”“洋人论势不论理，彼以兵势相压，我欲以笔舌胜之，固不可得也。临事筹防已措手不及。譬如倭寇侵台之事，若先时备豫，倭兵亦不敢来。”

他又进一步分析认为，当前形势已经发生很大变化：“今日所急，唯在力破成见，以求实际而已。历代备边多在西北，今则形殊势异。东南海疆万余里，各国通商传教往来自如，糜集京师及各省腹地，阳托和好之名，阴怀吞噬之计。一国生事，诸国构煽，实为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轮船电报之速，瞬息千里；军器机事之精，工力百倍；炮弹所到，

无坚不摧。水陆关隘，不足御敌，又为数千年来未有之强敌。”

接着，李鸿章便对那些坚持成法，不肯变革的人予以毫不客气的批评：“强敌外患之变幻如此，而我犹欲以成法制之。譬如医者疗疾，不问何症，概投之以古方，当然不能见其效也。局外之议，既不悉局中之艰难，及询以自强何术？御侮何能？则茫然无所依据。自古用兵，未有不知己知彼而能决胜者，若彼之所长，己之所短，尚未探讨明白，但欲逞意气于孤注一掷，岂非视国事如儿戏耶？穷则变，变则通，盖不变通则战守皆不足恃，而和亦不可久也！”

李鸿章的奏折，与曾国藩最大的不同，就是说话从不绕弯，批评人更是酣畅淋漓。他自己诵读这些话，也觉得解气得很。

对总理衙门要求讨论的六条，他逐条提出了见解。练兵的建议，是一定让士兵用上先进的洋枪洋炮，千万不能图省钱。简器一条，李鸿章详细介绍了前膛枪、后门枪的区别以及目前最为知名的后门枪有哪些。洋炮则重点介绍了德国的克虏伯后门钢炮以及目前仿造情况。尤其是把水雷作为防口重要武器详细介绍，并计划在天津制造局设水雷学堂。对造船一条，他介绍了闽局和沪局造船情况，“现计闽厂造成轮船十五号，有二号已在台湾遭风损坏。沪厂造成轮船六号内，有二号马力五百匹，配炮二十六尊，与外国大兵船相等。其余各船，皆仅与外国小兵船根驳相等，然已费银数百万有奇。物料匠工多自外洋购至，是以中国造船之银倍于外洋购船之价。”因为造船比买船要贵，所以李鸿章建议，组建舰队最好从外国买船，“今急欲成军，须在外国定造为省便，但不可转托洋商误买旧船，徒糜巨款。访闻兵船及铁甲船，以英国最为精，英之官厂、公司厂，均以造铁甲之优劣相争衡，日新月异。应拣派明于制造，略知兵事之员，选带学生工匠前往，由总理衙门会商驻京使臣，移知该国兵部，俾得亲赴各厂考察何等船制最为坚致，与其议价定造。”

要购买铁甲舰，筹款最为朝廷头疼，李鸿章下功夫最多。他第一个提议就是暂停西征，把兵费省下来加强海防：“欲图振作，必统天下全局，通盘合筹，而后定计。新疆各城，自乾隆年间始归版图，无论开辟之难，即无事时，岁需兵费尚三百余万，徒收数千里之旷地，而增千百年之漏卮，已为不值。且其地北邻俄罗斯，西界土耳其天方波斯各回回，南近英属之印度，外敌日大，内日侵削，今昔异势，既勉图恢复，将来断不能久守。”而且因为英、俄插手期间，“曾国藩生前有暂弃关外专清关内之议，殆老成谋国之见。今虽命将出师，兵力饷力万不能逮，可否密谕西路各统帅，但严守现有边界，且屯且耕，不必急图进取。”那么新疆怎么办呢，“招抚伊犁、乌鲁木齐、喀什噶尔等回酋，准其自为部落，如云贵粤蜀之苗瑶土司，越南、朝鲜之略奉正朔可矣。”“况新疆不复，于肢体元气无伤；海疆不防，则腹心之大患愈棘。孰重孰轻，必有能辨之者。此议若准，则已经出塞各军，似须略核减，可撤则撤，可停则停，其停撤之饷，即作海防之饷。否则，只此财力，既备东南万里之海疆，又备西北万里之饷运，有不困穷颠蹶者哉！”

这一条，在李鸿章看来可谓一箭双雕，如果朝廷采纳，把西征的军饷挪过来加强海防，自然对他这直隶总督有利，而且停止西征，自然也减弱左宗棠在朝廷中的分量。左宗棠用兵十分稳健，当初他总督陕甘时，对朝廷说五年时间彻底平定，结果恰是第五个年头，他真的平定了陕甘。他知兵的美名已经名扬天下，尤其是醇亲王对他更是青眼有加。接下来他又要收复新疆，气壮如牛，给朝廷打包票，说有三年时间他就可以把阿古柏灭掉。如果停止西征，便是让左宗棠摔了大跟头。

李鸿章筹饷的第二条建议，便是大办企业、广开利源。“丁日昌拟设厂机器织布，曾国藩与臣叠奏请开煤铁各矿，试办招商轮船，皆为内地开拓生计起见。闻英国呢布运至中国，每岁售银三千万两，又铜铁铅锡售银数百万，于中国女红匠作之利侵夺甚多。不若自设机器，自为制造，轮船铁路，自为转运，但使货物精华，与彼相掎。彼物来自重洋，势不能与内地自产者比较，我利日兴，则彼利自薄。各省诸山多产五金及丹砂水银，中国之煤，数千年未尝大开。西洋地质学者，视山之土石，既知其中有何矿，窃以为宜聘此辈数人，分往矿地，记其所产，择其利厚者，次第开挖，一切仿西法行之。”考虑到会遇到种种反对，李鸿章在奏折中预先反驳，“近世学者，以开矿为弊政，不知弊在用人，非矿之不能开也。其无识绅民，惑于凿坏风水；无用官吏，则恐其聚众生事，尤属不经之谈。刻下西洋各国无不开矿取利，何以独无此病，且皆以此致富强耶也？”

李鸿章在《筹办铁甲兼请遣使片》中，将防备日本作为购买铁甲舰的一个重要原因，“日本近年来改变旧制，改习西洋兵法，仿造铁路火车，添置电报煤铁矿，自铸洋钱，于国计民生不无利益，并多派学生赴西国学习器艺，多借洋债，与英人暗结党援，其势日张，其志不小，故敢称雄东土，藐视中国，有窥犯台湾之举。泰西虽强，尚在七万里以外；日本则近在户闼，伺我虚实，诚为中国永远大患！今虽勉强就范，而其处心积虑，觊觎我物产、人民之丰盛，趁我兵船利器之未齐，将来稍予间隙，恐仍狡诈思逞。是铁甲船、水炮台等项，诚不可不赶紧筹备。”

在这个片中，李鸿章建议朝廷应该向日本及西方大国派出使节，“其在中国交涉事件，有不能议结或所立条约有大不便者，径与该国总理衙门往复辩证，随时设法商议，可杜绝蒙蔽要挟之弊，似于通商大局有裨。”

李鸿章的一折一片放炮拜发后，就开始为起程回保定做准备。因为北运河治理尚未完工，回保定的日程一拖再拖。

北运河的治理由周馥负责。自从接了任务，他沿着北运河、减河走了个遍，发现问题出在减河。减河就是专为北运河水大时，引流一部分东趋入海，可是因为多年淤积，河床已经很高，因此起不到减流的作用，还经常溃口内涝。根治的办法，就是疏浚减河。但由于淤积实在太严重，工程量相当浩大。有人建议不如另开一渠，可问题是北运河每年

旁溢之水多少无法预知，若新开水渠过窄，一遇大水，势必仍要溃决；若开挖一条又深又宽的大渠，不但劳民伤财，而且平时会闲置无用。周馥为此大费周折，他走访当地百姓，征求良策。有一个十六七岁的少年提出，可以相隔半里挖南北两道平行小渠，以北渠之土在北渠之北筑北堤，以南渠之土在南渠之南筑南堤。水若小，可由两小渠泄走，中间河滩尚可耕种；水若大，两渠之间半里宽的河滩足以容纳。周馥大喜，采纳了少年的建议，不出两月便完成了工程。

今天他赶来向李鸿章汇报，李鸿章很高兴，赞叹道：“真乃一奇少年也。”

李鸿章留周馥吃午饭，时间还早，周馥到办理文案处小坐。他曾经长期给李鸿章办理军需和文案，对文案尤觉亲切。两间打通的厢房里，三个人正在埋头起草文案，都忙得不可开交。周馥坐下来，随手拿起案边的一摞废稿看起来，这正是李鸿章《筹议海防折》中关于建议停止西征那一段。看完之后，他便说道：“怎么能说乾隆年间收复新疆是‘徒收数千里之旷地，而增千百年之漏卮，已为不值’，这成什么话？疆土无论富庶还是贫瘠，一尺一寸都不能丢。”

李鸿章的文案，主稿的是个姓吴的才子，自恃文章天下第一，受不得人批评。

周馥问道：“吴兄，这个奏折已经拜发了吗？”

“不但拜发了，恐怕已经递上去了。”吴主稿回道。

周馥诚恳地建议道：“吴兄，咱们搞文案的可得帮着中堂把关，像这种话平时说说可以，白纸黑字写在奏议中就不合适。中堂办洋务本来就惹清议说三道四，这样的话不是给人留下攻击中堂的把柄吗？”

吴主稿并不以为然，不软不硬地反驳道：“这些话都是中堂的原话，周观察是文案前辈，您应该知道，我们办文案的，手里这支笔并不听命于我们自己，而是听命于幕主。我们这些人，哪有自己的思想？为人作嫁衣罢了。”

“吴兄，此话我不敢苟同。我们做文案的自然是要听从幕主的意思，可我们也要为幕主把关。中堂有时候不免情绪激昂，我们总不能把他的原话放到奏议里去。譬如这一部分，其实只说暂缓西征，先挪西征兵饷用于东南海防。新疆富足还是贫瘠，值不值得去征讨，都不必说得这样明白。”周馥很诚恳地劝道。

“周观察一口一个我们做文案的，我们实在不敢高攀，如今您是治水专家，整个直隶要论治水，您比永定河道还要明白。”吴主稿有些不耐烦了。这话一半是酸溜溜的醋味，一半则是连讽带刺的辣味：你周馥不是能吗，天天在治河工地上，怎么当不上永定河道？

这话被走到院子里的李鸿章听到了。他难得清闲，顺便过来找周馥准备一起吃午饭，进院子就听到两人在争论。经周馥这么一点，他也觉得这话不应该写在奏折中，而那位吴主稿还在为自己辩解。李鸿章对自己的文案很不满意，一直在物色文笔好又沉稳的人来主稿，可惜踏破铁鞋无处觅。

两个人一边往后堂走，一边说话。李鸿章安慰道：“兰溪，别和他们一般见识。这个吴主稿以才子自居，名人风流，臭毛病多。”

“中堂，这种话写在奏议里不合适，这不是找骂吗？”周馥的心思还在奏折上，根本没有在意吴姓主稿的态度。

“当时我看稿的时候，没往这上面用心。哎，这位主稿真是鸡肋。不过，也怪不得他们，这话我的确说过，核稿的时候又未太上心。话虽难听，却是事实。”李鸿章也十分懊恼。

周馥不能苟同，无论怎么说，认为新疆是个大负担是万万不对的。他理解李鸿章急于海防建设，但总不能顾此失彼吧。

李鸿章见周馥没有说话，以为他受了吴主稿挖苦刺激，心里不是滋味，所以安慰道：“兰溪放心，姓吴的有一句话说得不错，你是直隶的治水专家，这永定河道还真是非你莫属。”

这是在向周馥暗示，一定为他争取实缺。

第九章 权欲重再度垂帘 筹洋务进京疏通

李鸿章的一折一片递进宫去的时候，已经没人顾得上看了，因为年轻的同治帝病重，从太后到军机，无不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

毛病出在同治帝的微行上，他到八大胡同寻欢觅情，结果就病了。先是咳嗽，后来有一天洗澡时，太监发现他的肩上起了块斑，连忙请太医来看。太医判断是天花，可治了二十多天并不见好，反而越来越重。恭亲王责问太医李德立，见他说话吞吞吐吐，便屏退左右让他实话实说。李德立告诉恭亲王，皇上所得是天花不假，但同时兼以梅毒发作，实在没有把握。

堂堂一国之君竟然得了梅毒，这传到民间成何体统？皇家脸面何在！所以，太医只有继续按天花的法子治。后来同治帝腰间开始溃烂，一个核桃大的溃口先流脓，后流血。太医已经束手无策，又先后从民间请来两个治疮痍妙手，也是无力回春。李德立与他们私下沟通，两人都说太医的方子已经再好不过了。言外之意，皇上是无药可治了。

同治帝已经没有精力批答奏折，就让恭亲王和李鸿藻代劳。大约只代批了五天，这天上午，两宫太后在同治帝的病榻前召见军机大臣和御前大臣。

“皇上今天精神很好，所以把你们招来见个面。你们都是国家重臣，多日不见，皇上也想念你们。”慈禧边说边掀开同治帝身上的锦被，让他露出半条胳膊，“你们看，皇上的‘花’出得密实，太医说，再过几天就可结痂，脱痂后就可大安。再静养百日，便可如常视朝。”

恭亲王接话道：“圣天子自有百神护佑，皇上安心养病就是。”

军机御前按次序环列在御榻前向同治帝请安，同治帝强打精神，向他们点头算是打了招呼。

大家心事重重地回到朝房，太监便来传旨，说太后在养心殿召见。到了养心殿，却只有慈禧一人临御。两宫并尊，无论垂帘还是撤帘后，除非一人有病不能如常，才会像现在这样一宫独临。但两宫刚刚在乾清宫召见，慈安并无不适，何以只见西宫？恭亲王立即明白，眼前这一宫必有一番非同寻常的决断。

慈禧抹抹眼角，叹了口气，一脸忧愁的样子：“皇上的病你们也瞧见了，真是让人着急。在皇上面前没法细说，其实是一日重似一日，但求上天垂佑。皇上这个样子，太医说就算‘花期’平安渡过，没有百天的静养，皇上也不能如常视朝。太医说得有道理，皇上从小身子就弱，养病养病，凡病都需静养，一堆烦心事堆在眼前，皇上的病如何能够彻底大安？这不是十天八天的事，朝政如何处理总得有个公论，拿出一个妥当的办法才成。”

同治病后已经让恭亲王和李鸿藻批答奏折，还要拿什么办法？

恭亲王仔细听着慈禧话里话外的意思，不放过一个词。“妥当的办法”就是说目前他和李鸿藻代批奏章都不算妥当，那更妥当的恐怕只有两宫垂帘。而现在只有一宫召见，说明垂帘的意思出自眼前这一宫。“总得有个公论”，那就是说两宫垂帘的意思虽然出自两宫，但还要体现出是“公论”所求。太后垂帘，向来是国之大忌，如何能够堵得上清议的嘴？没说话前，恭亲王的脑子已转了若干了个曲折。

慈禧的话说完了，等着众人回应。像醇亲王这样粗疏的人，无论如何想不透慈禧的真意。其他的人有的想到了，有的还在琢磨中，怎么开口都无把握。恭亲王想明白了，而且这些人中唯有他先来开口。他不开口，十几人无一应答，慈禧第一个埋怨甚至憎恨的必是他这个领班军机，于是他便出列奏道：“圣躬违和，奴才等忧心如焚。遇有紧要事件，请旨必烦劳皇上耗费心神，于圣躬不利；不请旨，无所遵从。奴才等已经几次公议，一切奏章，凡需要请旨，拟请两宫权代皇上训示，以便遵循。”

“你们的心思我懂，这是大事，你们上个奏折，我和姐姐商量。”慈禧说完这句话，没等大家再说别的就道，“散了吧。”

众人往朝房走，恭亲王留住醇亲王道：“五哥，到军机处稍坐。”

事涉机密，而军机处关防最严，门前就有警戒不得擅入的铁牌，有所密议，当然军机处最方便。

到了军机处，醇亲王先发话，他向来是想到哪说哪：“老六，她的意思是要垂帘，我们何曾议过？”

恭亲王回道：“五哥，我们今天来议也为时不晚。”

“也不必紧着议，让经筵偏劳拿出一个谁也说不出口闲话的奏章来，咱们都具名就是。”醇亲王对由恭亲王和李鸿藻批答奏章本来就不甚痛快，让两宫垂帘在他看来是最好的。不过，要堵清议的嘴，措辞上就要好好费一番心思。

经筵是军机大臣沈桂芬的字，他是军机大臣的主笔，召见后旨意的起草都由他安排并审核，有时候重要的密旨则由他亲自捉刀。因此，他当仁不让道：“我起草一稿，再请各位王爷审。”

“这是件大事，既然是公论，人不宜太少。当然，也不好太多。”因为太后垂帘，必然要惹清议不满，定会有人会反对，那就干脆让分谤的人多一些。但又不能弄得满城风雨，事未成，已经非议满京，慈禧迁怒的首先还是他恭亲王。

文祥最能体会恭亲王的心思，所以他建议道：“依我看，不妨当家事

来办，不是御前的九爷也应当具名，还有弘德殿的师傅。”

九爷孚郡王不是军机，也不是御前，拉他具名后，便是处理皇家家事的格局。奏折很容易写，道理很简单，不必费多少话。于是按顺序具名，先是四位王爷：五爷悼亲王、六爷恭亲王、七爷醇亲王、九爷孚郡王；接下来是御前大臣：僧格林沁的儿子伯彦讷谟达、额附景寿、贝勒奕劻；再下是四军机：文祥、宝鋆、沈桂芬、李鸿藻；最后是四位弘德殿师傅：广寿、徐桐、翁同龢、王庆祺。王庆祺是诱引皇上微服游乐的罪魁，恭亲王深恶痛绝，但此时不宜措置，且让他具名。

等折子递上去也到了午后，于是大家散值各自回家。恭亲王正要上轿，太监飞奔前来传旨，说太后还要在养心殿召见，仍然是御前和军机。悼亲王骑马走得快，恭亲王马上派人去追了回来。这一来一回怎么也要半个时辰，恭亲王让军机处的小厨房马上备饭，大家勉强吃了一口，然后再去养心殿。

军机处两班章京十二个时辰轮值，小厨房无论白天还是黑夜皆备有饭菜，而且还相当丰盛。离此不远，乾清门侍卫的小厨房也经常有好东西。军机处的一位年轻章京飞跑着去“借”菜，很快就弄出两桌像模像样的宴席来。

等大家吃得差不多了，悼亲王才匆匆赶过来了。恭亲王见状问道：“五哥，你吃了吗？我们将就吃了一口。”

悼亲王满头大汗地解释道：“我还没吃呢。刚到家就接到慈谕，还要见起，我上马又回来，没想到一路上好事多磨。红白喜事撞了头，鸡毛店里又走了水，这就耽搁了。”

“哎呀，五哥原来没吃饭。”恭亲王连忙吩咐军机小厨房备菜。

悼亲王不在乎地挥了挥手：“算了，这不是还有白面馒头嘛，还有六必居酱菜。够了够了，馒头就酱菜，吃一口就走。再晚了，让太后等急了。”说完，他抓起馒头，毫不顾忌地狼吞虎咽。

慈禧召见完军机和御前大臣后，才去和慈安说她的意思，她说是六爷他们提出请两宫权代皇上临朝。慈安听了后担忧道：“这样皇上是省心，可会不会伤了他的心？他已经亲政了，何劳你我再去干政？”

慈安对权力没慈禧那样热衷，撤帘后她乐得清闲，想想枯坐听政就深以为苦。而且她对慈禧揽权独断也颇为反感，不愿再给她堂皇干政的机会。

慈禧心生警惕，很显然慈安不支持垂帘，如果皇上稍有不痛快，她肯定借机打消垂帘的念头。那样政柄将落在恭亲王手中，自己还是无法干预。还有，自己召见军机、御前，到头来白费心思，脸面何在？所以这件事情必须设法按她的心思向前走。那么最关键的就在皇上那里，如

果皇上同意，慈安便无反对的理由。

“我想了一下，兹事体大，你们直接上折给我们姐妹不合适。”慈禧见到军机、御前大臣后又这样道，“你们应当先把这层意思告诉皇上，让皇上拿主意。该怎么说，你们应该清楚。”

这话说得很明白，是要他们先把皇上说通了。如何说，这必须好好琢磨，如果在皇上那里碰了钉了，太后脸上不好看，一腔怒火必然迁延到恭亲王头上。所以他回应道：“奴才等必当见机行事。今天皇上累了，明天见起时，奴才等再面奏请旨。”

第二天上午辰正，同治帝召见军机。他靠在厚厚的软垫背上，脸色红润，气色也不错，他抬起胳膊说道：“六叔你看，朕的花出得很好，应该快结痂了。腰上的脓也见少了，太医说正在收口。”这都是好消息，同治帝很高兴。

“恭喜皇上，圣躬安康，是天下臣民之福。这是好兆头，皇上应当好好静养调摄。”恭亲王尽量往他要说起的话题上引，“太医说，有眼前的效验相当不容易，皇上万万大意不得，尤其不宜劳神。”

“太医说总要静养百日，是不是太长了，有必要吗？”同治帝信心很足，已经预想百日后重新临朝。

“依奴才说，百日不算长。从容调养才能大安，那时皇上再养足精神，朝纲独断，同治中兴可期。为了皇上龙体考虑，奴才等上了个折子，请皇上俯允。”

“哦，拿来朕看。”

恭亲王把请两宫权代皇上裁决政务的奏折递上，太监小李点上一支粗大的蜡烛，站在皇上身边照明。折子并不长，同治帝看完了便道：“朕知道了，等朕想想再说。”

到了下午，太监传旨，军机全班到乾清宫见驾。两宫并坐在皇上御榻前，同治帝斜靠在软垫上，神色还好，等众军机请过安后他道：“你们上的折子朕看过了，你们的请求朕准了，以后奏章烦劳两宫太后权代朕批答，等朕大安了，再好好临朝理政。”

慈禧脸上仍然是忧戚的神情，但掩不住心底的高兴，她看了慈安一眼后道：“我和姐姐都愿清静清静，享几天安闲自在的日子。可皇上圣躬不豫，也就由不得我们闲在。我和姐姐答应你们就是了。”

明明是一心想垂帘，如今说起来倒好像勉为其难。皇上并不知其中的曲折，众军机却无不明镜似的，但此时又有谁去计较？

同治帝看着恭亲王道：“六叔，你要慎终如一，辅佐两宫皇太后。”

“皇上请放心，奴才等定当尽心竭力。”恭亲王垂首道。

“你们跪安吧。”这么一会儿工夫，同治帝已经显得疲倦异常。

众军机退出去后，慈安也道：“皇上安心静养，外面有你六叔他们，宫里有我和你皇额娘，误不了事的。妹妹，咱们也回宫吧，让皇上好好休息。”

两宫皇太后一走，同治帝对心腹太监小李道：“请皇后过来说话。”

小李见皇上十分疲倦，便劝道：“万岁爷，您今天说话太多了，先休息一会儿，奴才再去请皇后。”

“不，趁朕这会儿还明白，请皇后过来，有要紧话。”

不一会儿，便听到花盘底踩在金砖上的声音，那声音非常熟悉，是皇后到了。同治帝露出疲惫的笑意，向皇后点了点头。皇后请过安，坐到皇上御榻上，两眼红肿，显然是刚哭过。同治帝向太监宫女示意，他们都退到外面。同治帝伸伸手，皇后会意地握住他的手，指骨毕露，摸之让人心惊。

“皇后，朕和你没过够。”

就一句话，皇后的眼泪迸出来了，皇上的眼角也湿了。皇后抽泣着，不忘去为同治帝拭泪。

“朕打心里喜欢你，朕后来不理你，是跟皇额娘赌气。不想闹得过了，朕好悔。”

皇后泪眼婆娑，自欺欺人地说道：“太医说了，皇上很快就会大安。臣妾还要侍候皇上，与皇上白头偕老。”

同治帝攥着皇后的手道：“你放心，有朕在，不会让人欺负你。朕就是不在，也会安排好千秋后事，从溥字辈中选一个人继承大统，将来让你做垂帘听政的太后。”

“皇上不要说不吉利的话，太医说，皇上还有几十年的阳寿。”皇后热泪滚滚，即便肝肠寸断，脸上依然是雍容慈祥的表情。

同治帝又轻声说道：“皇后，朕真想叫你一声皇额娘。”

皇后以为同治帝糊涂了，低声道：“皇额娘刚走，明天就会来看皇上的。”

“那算什么皇额娘，她的儿子都快死了，她还有心思与儿子争夺皇权，这是一个什么额娘啊！”同治帝摇了摇头。

皇后这才知道，皇上其实十分清醒。她并不知道两宫又要垂帘的事情，更不知道皇上虽然在病中，但依然一眼看出是他的亲生额娘极力谋求听政。皇后不知道如何劝慰皇上，只好转移话题：“皇上，让臣妾来侍候您。”

皇后掀起锦被的一角，查看同治帝腰间的溃口。今天复又流脓，并未如他所盼的是要收口。皇后轻轻拭去脓血，不知什么时候，同治帝已经疲倦地睡去。皇后不忍打扰，轻轻退了出去，示意太监宫女进殿侍候。

当天，两宫代裁大政的上谕便由内阁明发：

谕内阁：朕于本月遇有天花之喜，经惇亲王等合词吁恳静心调摄，朕思万几至重，何敢稍耽安逸。唯朕躬现在尚难耐劳，自应俯从所请，但恐诸事无所秉承，深虞旷误，再三吁恳两宫皇太后俯念朕躬正资调养，所有内外各衙门陈奏事件，呈请披览裁定，仰荷慈怀曲体。俯允权宜办理，朕心实深感幸。将此通谕中外知之。

慈禧终于如愿以偿，大权在手，军机诺诺，那种感觉对她而言就是莫大的享受。咸丰驾崩的时候，她二十七岁，二十七岁的寡妇如何撑过这十几年，如果没有亲裁大政的苦乐交加，真是不敢去想。即便是今天，她也只不过刚刚过了四十岁的生日，三十如狼，四十似虎，后宫寂寞，唯有看折批折才能转移她的精神，让她不觉长夜难熬。

对恭亲王的驯顺表现慈禧非常满意，觉得应当有所酬庸。然而，如果只酬庸恭亲王当然不妥，十重臣都功不可没。十重臣之外，还有弘德殿的师傅。这样一想，不如干脆来个大恩赏，也为皇上冲喜。这个理由很好，慈安十分赞同。于是，以皇上的名义重赏群臣的上谕很快明发，“朕奉慈安端裕康庆皇太后慈禧端佑康颐皇太后懿旨：皇上于本月遇有天花之喜，仰赖苍穹默佑，诸臻康吉，中外同欢，允宜普沛恩纶，优加赏赉。”

结果是惇亲王、醇亲王、孚郡王、惠郡王，都是赏食亲王双俸。恭亲王已经食亲王双俸，于是再加赏一分，就连他的儿子贝勒载澂，也赏食郡王俸。除了宗室之外，军机大臣、内务府大臣都是赏给双眼花翎，弘德殿师傅都赏花翎，所有王公及京外大小官员均着赏加二级，京师八旗及绿步各营兵丁，均着赏给半月钱粮。此外，还恩及在监囚犯，“各省已经结案监禁人犯，除情罪重大及常赦所不原者毋庸查办外，其余着军机大臣会同刑部，酌量案情轻重，分别请旨减等发落。”

接着，又对两广总督瑞麟死后的大学士遗缺进行调补。瑞麟是文华殿大学士，在明朝被称为“首辅”，李鸿章由武英殿大学士调补文华殿，汉人得文华殿大学士，有清一代绝无仅有。李鸿章空出的武英殿大学士则由体仁阁大学士文祥调补，而文祥空出的体仁阁大学士，则有协办大学士宝鋆升补。李鸿章、文祥、宝鋆，均是恭亲王一向所倚重，因此这

也算是慈禧对恭亲王的间接酬庸。

然而，虽然大赏天下，同治帝的病情却无丝毫转机，乏力、发烧以至昏厥，等他清醒过来，连抬眼看人的力气似乎也没有。十二月初四日下午，同治帝从昏睡中醒过来，眼睛少见的有光泽，声音也响亮：“召李师傅。”

李师傅就是军机大臣、帝师李鸿藻，他是咸丰还在时亲自指定的第一位帝师。李鸿藻可真是尽心竭力，虽然皇上不肯在读书上用功，但对李鸿藻却是十分尊敬、亲近和信任。等他跌跌撞撞来到御前，跪下磕头问安后。同治帝点点头道：“师傅坐着说话。”

在御榻边上摆了一张小条案，笔墨纸砚俱全。同治帝向小条案努努嘴示意坐下，要他执笔。

“你帮朕起草一份遗诏。”同治帝说得非常冷静。

李鸿藻却是五内俱焚，扑倒在地，泪流满面，哽咽道：“皇上静养几日，定能大安，臣不敢奉诏。”

“李师傅，朕没有力气多说话，有几句要紧的话，你替朕记下来。”同治帝对师傅此时还要拘于虚礼，十分着急，因此连连咳嗽，不过，他连咳嗽的力气也没有，只是在喉咙深处，吭吭几声，“师傅，再不说，朕怕来不及。”

李鸿藻这才坐到案前，拿起笔，等着同治帝金口玉言。

“朕自幼不能用功读书，十分后悔，御极以来，于政务多有疏失，朕也有愧。你照着这些意思写几句。”同治帝吩咐。

这就有罪已的意思了，话不必太多，但分寸把握却较难。好在李鸿藻并非浪得虚名，稍作思考，便下笔写就，然后读给同治帝听。同治帝点头表示满意。

“朕未育子嗣，着从近支亲贵中择溥字辈贤能者立为皇太子，朕百年后，着即皇帝位。若嗣皇上年幼，着由皇后垂帘，裁决大政，恭亲王奕訢、醇亲王奕譞、军机大臣等尽心辅弼。”

李鸿藻一边记录，一边飞快地思索，很明显，这道遗折几乎为着防范慈禧而来。等他写完了，却听不到下文，抬头一看，皇上满脸潮红，眼神迷离，已经进入半昏睡状态。李鸿藻顾不得礼仪，冲着暖阁外大喊：“快请御医！”

因为事涉机密，同治帝已经示意太监、御医都到殿外侍候，听到李鸿藻呼喊，这才慌里慌张奔进殿来。太医立即给同治帝把脉，随后说道：“皇上太劳累，睡着了。稍等醒来，该进药了。”

李鸿藻回想十几年来，辅导皇上读书，苦辣酸甜，五味杂陈，谁知当年顽皮执拗的学生天子，今天由他这位师傅来写遗诏。人生无常，夫复何言！寒风中他一路走一路流泪，回到军机处，脸上泪痕数道，实在可悯。恭亲王见状问道：“兰荪何以如此难过？听说皇上召见，今天圣躬如何？”

问圣躬是假，其实是想打探皇上召见所为何事。军机当中，恭亲王对李鸿藻最客气，也是最难推心置腹的。明知道他未必肯说实话，但还是忍不住多此一问。

“圣躬不好。”李鸿藻摇着头说了句大实话，一脸忧戚，“皇上今天召见我师傅，为自幼未能用心读书而后悔，却没有一句责备臣下的话，真让老臣又感动又惭愧！”李鸿藻尽量忍着眼泪，但还是没忍住。他的伤心是真的，恭亲王等人不由得动容。

“皇上天资聪颖，如果肯用功，定然是……”恭亲王想说“定然是一代明君”，但这样说就有皇上不是一代明君的意思，所以他改口说，“你是帝师你清楚，皇上从小聪颖，无人可比，如果好好用功，局面会更好。”

“皇上今天说的都是让老臣感动的话。他还说最愧对圣母皇太后，自己太任性，惹太后生气，只怕没有机会改过。”李鸿藻接下来的话就是用心编排了。

同治帝与生母慈禧的关系并不好，远不如与慈安，这在朝廷内外几乎人所共知。他病中悔悟也不是没有可能，所谓人之将死，其言也善。

“皇上这些话，要是当面说给圣母皇太后就好了。”恭亲王叹息道。

“是，大约皇上的意思是让臣来转奏圣母皇太后。王爷，皇上的这份心事应当让圣母皇太后知道，圣母皇太后听了也会更加欣慰。臣想递牌子请见，王爷可否作陪？”

“那大可不必。皇上召见的是你，自然你去回奏就是，我去也无话可说。”恭亲王推辞道。

李鸿藻有些后悔刚才这一问，但现在他来不及多想，此事必须向慈禧密奏。这道遗诏在他手里是个烫手的山芋，甚至会招来不测之祸。而且平心而论，皇后太过懦弱，又无决断，如何能够担起亲裁大政的重担？如果真是那样，皇权将完全落入恭亲王等人手中。相比较而言，如果真需要垂帘，现在两宫皇太后比之皇后强了何止十倍？十几年的垂帘已经证明，也只有慈禧能够降得住恭亲王。倘若没了慈禧的裁抑和控制，恭亲王会一门心思大搞洋务，大清上下势必洋气扑鼻，国将不国。而且，到时候由他来宣布这道遗诏，先不说会不会如皇上所愿，得罪慈禧是明摆着的。而且，任何人只要说“李鸿藻手里的是矫诏”，他就死无葬身之地，而他代草的遗诏上没有任何可资凭信的印记！这样一想，他禁不住冷汗直流。或者，他可以不拿出这份遗诏，只当没有这回事？可

万一有人——比如专为慈禧打探的太监偷听到了君臣的对话，他不肯拿出这份遗诏，岂不更显居心叵测？还有，他如果把这份遗诏面奏慈禧，正是表忠心的最好机会，也是他以社稷为重的本分！他思虑再三，决定面见慈禧。

乾清宫的任何风吹草动，慈禧都能随时掌握，皇上单独召见李鸿藻的事她很快就知道了。所以李鸿藻递牌子请见，她立即准了。

“李师傅，这么着急递牌子，有什么要紧事吗？”慈禧仿佛不知道他刚刚被皇上单独召见。

“皇上召见了臣，说了不少话。”李鸿藻磕了个头，眼睛向两边示意。

“你们都出去侍候。”慈禧向为首的宫女吩咐。

殿里只剩下两人后，李鸿藻把他起草的遗诏双手举过头顶，跪行几步递到慈禧面前。

慈禧接过去很快便看完了，她脸色十分难看，李鸿藻不敢抬头，但听到她气息急促，可知生气不小。只听哧啦哧啦几声晌，慈禧把那几页纸撕成碎片，又攥成一团扔到地上。李鸿藻不知如何应对，只是一个劲地磕头，嘴里重复着：“太后息怒！太后息怒！”

慈禧气得心口疼，但她知道不必让脚下这个帝师诚惶诚恐到如此地步，因为他没有做错什么，反而是立了一大功。她努力用平静的语气说道：“李师傅，你起来说话。你没错，我气的是皇上，天花眼看就要脱痂大安，他立什么遗诏！”

“是，臣也劝皇上，皇上一定要臣代笔。”李鸿藻依然是诚惶诚恐的语气。

“你代笔的时候，可还有外人在？”这是慈禧最关注的。

“回太后的话，没有外人，只有皇上和臣。”

“那就好，不然传出去让人笑话。这件事至此为止，皇上召见你只是叙叙师生情谊。皇上病中感念师傅的教导之恩，这也是人之常情。”慈禧给这件事定了性。

“是，皇上后悔没有好好念书。圣天子百神护佑，等皇上大安了，臣一定好好尽心辅导皇上用功。”李鸿藻这样表白，仿佛皇上还真能复起听他讲书。

“好，你做得很好。”慈禧这样称赞李鸿藻，“但愿皇上尽快好起来。你跪安吧。”

当李鸿藻走出长春宫时，才发觉四九寒冬，他竟然汗透内衣。

十二月初五日，同治帝连续昏厥，太医向恭亲王建议，近支亲贵、军机大臣、御前大臣等应该到乾清宫，随时准备皇上召见。所谓准备召见，其实是待皇上殡天的婉转说法。恭亲王面禀两宫皇太后，两宫明白皇上大限快到了，禁不住唏嘘抹泪。慈禧先忍住悲痛道：“姐姐，现在不是哭的时候，咱们也去乾清宫吧，有多少大事要随时与六爷他们商议。”

于是两宫移驾乾清宫，她们先到东暖阁看同治帝，他仍在昏睡中，气息微弱。恭亲王请两宫到西暖阁，惇亲王、醇亲王、惠郡王、孚郡王等亲贵，军机大臣、御前大臣、弘德殿师傅、内务府官员都聚在乾清宫内。西暖阁容不下这么多人，只有军机大臣、御前大臣和惇亲王陪着两宫，其他人则在大殿中，虽然生了两盆炭火，但偌大的宫殿，又高又阔，两盆炭火几乎不起作用，大家被冻得抖抖索索，吸溜溜抽鼻子。

焦急的等待中，恭亲王心事重重，而且这件心事无从商量，那就是谁来继上大位。同治帝没有子嗣，如果从他的子侄辈中选一个继嗣的话，那就得从溥字辈中来选。近支亲贵中溥字辈并没有多少，最近的就是贝勒载治的两个儿子，而载治根本不能算近支，其他溥字辈的子侄与同治帝更远。

恭亲王从内务府悄悄打探一下，溥字辈中成器的不多，都是提笼遛鸟的纨绔子弟。事关皇嗣这样的敏感话题，不要说找人商量，连提也不能提。而这又是关系国本的大事，不能不令他特别关心。

整个上午无事，同治帝还喝了一次药。于是恭亲王请两宫回宫，除了军机和御前大臣，其他人午饭后再回宫。下午自鸣钟刚敲了三下，太医李德立奔进西暖阁，被门槛绊了一下，他就势跪倒，哭着说道：“皇上闭了牙关，连药也喂不进。”

恭亲王等人顾不得礼仪，乱哄哄跑进东暖阁。御榻上一位身体魁梧的太监以胸膛为靠背，让同治帝靠着。御榻边一位小太监正在侍候喂药，因为同治帝牙关紧闭，两人不知如何是好。但同治帝的眼睛还有神，恭亲王走近了，看到皇上在张嘴，似有话说。他伏下身问道：“皇上，您要说什么？奴才听着。”

“李师傅。”恭亲王伏耳过去，听同治帝说了三个字。

恭亲王立即回头叫道：“兰荪，皇上在叫你。”

李鸿藻却扑通跪倒，以头碰地，只管放声大哭。

“你过来听皇上口谕！”恭亲王急得直跺脚。

“王爷，皇上，皇上……皇上好像已经殡天了。”翁同龢把御榻边的一炷安息香捧到皇上鼻子下，一缕香烟袅袅直上，显然没有呼吸了。他

扔掉香，抱头大哭。他这一哭，便是一声信号，众人跪倒一地，放声哭号。

此时没有礼仪可讲，怎么失态都不算失仪，有人以手捶地，有人仰天长号，有人抱头痛哭，有人直跺双脚。哭得越失态，越显忠诚可悯。哭声由乾清宫传出去，每个宫室的所有的太监、宫女都要放声大哭，以乾清宫为中心，哭号延到整个紫禁城，惊得鸟儿乱飞。

所有人摘去红帽缨，换上白丧服，所有宫灯都以白纱包裹。好在内务府早有准备，半个时辰便大致就绪。一会儿宫内传出话来，近支亲贵、军机大臣、御前大臣、弘德殿师傅、南书房翰林都到西暖阁。国不可一日无君，恭亲王猜测，应该是商议嗣君的人选。

两宫此时也是泪流满面，眼睛哭得像桃子。慈禧擦了擦泪道：“国不可一日无君，大行皇上去了，该怎么办？老六，皇上生前可说过什么？”

“没来得及说。”恭亲王回道。

“今天大家都在，要把皇嗣的事情尽快定下来。”慈禧脸上闪过一丝不被人察觉的欣慰。

新皇当然要从近支亲贵中选，这样近支亲贵们都不好先说话了。军机大臣里除了恭亲王就是文祥资历最老，他斟酌再三后说道：“可从溥字辈中选择贤能者继承大统，最近支的是贝勒载治的两个儿子。”

“载治连宣宗的嫡孙都算不上，不合适。”惇亲王是说话不过脑子的人，但他所说，正是慈禧所盼望的。

本朝没有兄终弟及的说法，载治的两个儿子不合适，同治帝的子侄辈中，哪一个还能合适？大家都在沉默的时候，慈禧接话道：“溥字辈中没有合适的，那就从载字辈中选，将来新皇上所生的阿哥，再过继为大行皇上的子嗣。姐姐，你说呢？”她又转脸望着慈安。

“也只有这样了。”慈安应道。

惇亲王又道：“大行皇上的堂兄弟里面，已经成人的只有老六的载澂。”

“载澂不合适！”慈禧一口否决，谁不知载澂是闻名京城的花花公子？何况，让他做皇上，谁还能制得住老六？但这些都不能摆出来说。不得不佩服慈禧的急智，能摆到桌面上的理由现想现说，而且句句在理，“新皇上总要从小抚养教导才好，而且，如果载澂承继大统，恭亲王就不能豫闻政事，试问在座各位，有谁能替代恭亲王，辅得了政？”这个理由十分堂皇，恭亲王听上去，也特别受用，这就意味着，无论谁当皇上，将来大政仍然要由他来辅佐。

“醇亲王的儿子载湫已经四岁，且是至亲，继承大统最为合适。我与姐姐都是这意思，是不是姐姐？”不待慈安回答，慈禧犀利的目光从每个人的脸上扫过。

慈安也不知是擦泪还是同意，大家都看到她点了头。

“今天大家都在，这事就定了，内务府立即准备，明天一早迎新皇入宫。”慈禧一锤定音。

醇亲王奕訢大为吃惊，竟然当场昏了过去，让大家好一通忙乱。所有了解慈禧的人很快就明白，如果从大行皇上的侄辈里选新皇，那么两宫就成了太皇太后，未来即使垂帘，也应该是同治帝的皇后阿鲁特氏，而轮不到现在的两宫了。不过大家也不得不服，后宫中再没有谁的智慧能与慈禧比肩了。

东方才刚露点儿白，浩浩荡荡的迎驾队伍在醇王府内外摆开。四岁的载湫还在睡梦中，没人忍心把他叫醒，直到被抱进龙辇，他还在熟睡之中。

他就是光绪。

大行皇上的遗诏因为关系国本，因此第二天也就是十二月初六日明发天下。李鸿章已经回驻保定，封疆大吏中他第一个接到诏书。皇上身患重病，恐过不了年的消息，他已经听到过，但没想到竟然成真。

遗诏的前半部分全是官样文章，最关键的就是后面，醇亲王的儿子过继为咸丰帝的皇嗣继承大统，而两宫继续垂帘听政。朝廷的政局，重新恢复到同治帝亲政前的情形。李鸿章决定以叩谒大行皇上梓宫的名义进京，除了觐见两宫皇太后，拜访恭亲王外，还要特别拜访醇亲王——当今皇上的生父。无论办洋务还是办海防，都需要他们的支持。尤其是他请求暂停西征建海防的折子还没有回音，他要借觐见的机会，向当政者面陈。

李鸿章的请求获准，他于十二月十八日自保定起程，路上用了三天时间，二十一日下午到达京城，入住贤良寺。大臣入京，在陛见前不得私会大臣，所以李鸿章闭门谢客，准备明天陛见时的应对。

第二天天不亮，他从东华门入宫，走过文华殿前的空地，转而向北，过了箭亭前校场，就到了景运门。景运门是内朝和外朝的界门，门内便是内廷，关防极严。不过恭亲王早就安排好了，乾清门侍卫领班专在景运门等候。即使如此，也要验过了堪合，才很客气地带领李鸿章往乾清门侧的朝房走去。

候朝的大臣们都穿着孝衣，白花花一片，李鸿章一时分不清谁是谁，只好向大家拱手致意。国丧期间，一切慎而又慎，大家都像哑巴一样，很少说话，露齿一笑更是不可。恭亲王特意安排军机领班章京前来

告诉李鸿章，说军机大臣是第一起，第二起便是召见他，晚上请他到府上吃顿便饭。

估摸时间差不多了，内奏事处一位太监给李鸿章带路，从右内门进去，往北走，而后进入养心门，御前大臣僧格林沁的儿子谟颜纳莫古在门口迎接李鸿章，把他引进东侧的房中稍等。不一会儿，就听得太监喊道：“李鸿章觐见。”

谟颜纳莫古亲自把李鸿章引到门口，正遇上恭亲王率领一班军机大臣鱼贯而出，双方点头示意，一句话也不说。李鸿章进了门，跪倒在地大声道：“臣李鸿章恭请圣安。给皇太后请安。”

皇上太小，还不能临御，因此两宫太后帘前的御座上是空的。

“李鸿章近前回话。”慈安回应道。

李鸿章站起来向前走了几步，在一个白毡垫上跪下。大臣被召见，除特恩旨准外，都是跪着回话，因此两宫问什么，就回答什么，而且要极其简明扼要，非有所问，一般不主动开口，以免时间过长，膝盖不能承受。不过，现在情形不同，大行皇上殁天不久，两宫都在悲伤中，因此不待两宫问话，李鸿章先磕了一个头说道：“请两宫皇太后节哀！”

慈安先问了一些何时起程，几时到京等家常式的问话。接下来慈禧问道：“直隶连续两年被灾，你来的路上可否安静？有无难民？”

“回皇太后话，朝廷已经全力赈灾，一路上还安静，臣没遇到难民。”李鸿章回答得很巧妙，“没遇上”难民，而不是说“没有”难民。因为实际情况，难民一定是有的，还有不少进京觅食。

慈禧又道：“与秘国签约的事情，你办得很好。听说你在调查他们迫害华工的事？”

“是。臣已派驻美留学监督容闳去秘鲁国暗中调查。”李鸿章回道。

与秘鲁签约是夏天的事情。秘鲁是美洲的小国，可也要效法英法等列强的办法与大清通商。其实秘鲁与大清并无商务，主要涉及十几万华工。秘鲁缺乏劳动力，从沿海拐骗了大量华工，一船船运过去。在秘鲁的华工遭遇非常凄惨，忍受着非人的待遇。他们曾经向朝廷上过《诉苦公禀》，请朝廷保护他们。因为两国没有签约，所以秘鲁从大清远人出境是违反国际公法的拐卖行为。而秘鲁国之所以要求签约，就是要将他们拐卖的人口合法化。总理衙门把这件事情推给李鸿章，李鸿章趁机要求秘鲁国必须保护在秘华工利益，否则便不签约。

秘鲁公使仗着有英法等国支持，非常强硬地对李鸿章道：“本使与日本签约，也只用了三个月时间。”

李鸿章则回答道：“你要与大清签约，没有三五年签不成。”

“为什么？”秘鲁公使不解地问。

“你们骗去了十万华工，没有三五年如何能够说得清楚？你要签约，先把十万人给我送回来！”在李鸿章的强硬坚持下，最后两国签订了保护华工利益的《中秘查办华工专条》和《中秘友好通商章程》。这是中国第一个保护海外华工的专条，也是中国懂得海外华人利益也应当保护的开始，李鸿章因此受到西方各国的称赞。

但《专条》只是签在纸上，秘鲁会不会认真去落实，华工的待遇有无改变，李鸿章放心不下，所以密令容闳暗中调查。十几天前容闳来信，他调查的情况非常不乐观，华工常常被监工活活打死，很多人不堪忍受而自尽，反抗者则常常被投进火炉、糖锅中烧烫而死。

两宫听说华工遭遇如此悲惨，禁不住动了恻隐之心。

“明年换约，臣非得逼秘鲁国正式向各国承诺，必须尽力保护我华工，不然臣不与他换约。如果草草换约，嗷嗷待援之人，从此再无生望！臣请总理衙门到时候不要轻易答应换约，推给臣去与他们周旋。”李鸿章说出了自己想法。

慈安心肠软，便支持道：“好，就按你说的，他们到时候不好好保护华工，就不与他们换约。”

“他们就是向列国承诺了，空口白话，远在万里之外，也是鞭长莫及。”慈禧虑事深远。

“臣请朝廷向秘鲁国派出使臣，随时了解华工的情况，若有华工被虐事件，随时向他们提出抗议。各国向我国派出使臣，也是为了保护本国人的利益，这是各国通行的办法，我们也可以效仿。”李鸿章趁机建议道。

“这些事以后慢慢去做，有你在天津，我们姐妹就放心多了。”慈禧说完，两位太后对视一眼，因为李鸿章还要叩谒梓宫，因此她们不再多问，让他跪安。

李鸿章原来期望的是向两宫面奏海防事宜，没想到还没说到正题就让他跪安。他伏地磕头，端着他的顶戴退到门口，才转身出了东暖阁。然后由六额附景寿带领他去乾清宫，叩谒大行皇上的梓宫。

回到贤良寺，李鸿章依然是闭门谢客，只待晚上赴恭亲王的约。冬天昼短夜长，不到五点，恭亲王就打发人来请。到了王府，恭亲王十分客气地迎到门外台阶下，李鸿章要跪下叩拜，早被恭亲王一把拉住。他就势作揖请安，恭亲王也拱手还礼。

恭亲王待客的地方是按西洋式样新建的一座小楼，西式的厚木门严丝合缝，隔音效果很好，里面说话外面一句也听不到。客厅里的摆设也都是西式，自鸣钟、地球仪、洋酒、沙发椅，全都是洋玩意。

满人礼仪周全，恭亲王对李鸿章的家人一一问了一遍，李鸿章也把王爷府上的亲眷问候一遍。

因为是国丧期间，当然不能公开宴乐，恭亲王所备的全是素菜，但显然所费不菲。他拿过一瓶洋酒道：“少荃，举国哀悼，不能请你喝酒。洋酒不算酒，你少尝一点？”

李鸿章知道恭亲王是客气话，虽然在密室之内，但传出去对谁都不好。所以他连忙摆手道：“王爷，您不必客气，咱们喝茶说话，就好得很。”

“要是在平时，必定请几个脾气相投的来做陪。今天就我们两个，说话也方便。”

李鸿章先从轮船招商局说起。自从唐廷枢当了总办后，招商局商股认购非常踊跃，当年就筹集了五十万两，如今已经达到一百万两。经营也非常顺利，不但开辟了北洋、南洋、长江、香港航线，就连日本长崎也有一艘轮船往来。

“王爷，招商局每年都有几十万的利润。”李鸿章说起招商局，非常得意，“这还仅仅是直接利益。我托海关总税司务帮着算了一笔账，洋人五六家轮船公司，从前每年赢利都在七八百万两，自从轮船招商局开办后，每年降到了三百万两以内。这就相当于两年大约有一千万两利权被夺回来了。”

“这个账是怎么个算法？”恭亲王有些不明白。

“王爷，是这么回事。”李鸿章在轮船招商局上用心颇多，当然能自圆其说，“自从轮船招商局成立后，外国的轮船公司就一起把水脚价降了下来，凡是轮船招商局开辟的航线上，他们的水脚价连从前的三分之一也不到，几乎已无利可图。他们宁愿赔钱也要降下来，为什么？他们是仗着财大气粗，想逼得轮船招商局赚不到钱，自请歇业。他们是赔本赚吆喝，所以，这两年利润大跌。王爷请想，沾光的是老百姓，水脚银子花得少了，不就相当于多赚了钱吗？”

“哦，是这么个账。”恭亲王明白了，“少荃，那我就不明白，洋人降水脚费，轮船招商局也必得跟着降，能受得了吗？”

“我们不是有一百万石漕粮要运吗？我就与两江和闽浙商议，多拨了几十万石交给轮船招商局去运，这块稳定收入，洋人公司是没有的。还有东北的黄豆和豆饼，一直是禁止私运的，我把这块货运也拨给轮船招商局，有此两项，招商局不但不亏，而且还有盈余。听说洋人轮船公司

撑不住了，正与唐总办联系要定齐价合同，从今往后，水脚费定价，多方商量着来。”

“那就是说，洋人轮船公司向我们投降了。”恭亲王也非常高兴。

“就是这话！我告诉唐总办，将来有洋人轮船公司撑不住了，你不妨买下一个来，那就能大振华商的威风了。”说到这，李鸿章换了十分机密的语气，“王爷，不瞒您说，招商轮船刚开张时，我拿了五万两银子放在里面做商股，这都是我积下来的养廉银，二万两是为王爷购的股子，三万两是我的。这两年红利有一万余两，我把一万两交给王爷，还有几百两的零头，就当王爷请我喝茶了。”

恭亲王知道，这无非是李鸿章为馈赠想出的冠冕说辞，不过一万两实在为数太巨，他把银票推回去道：“少荃，咱们又不是外人，不必来这些俗套。再说每年冰敬、炭敬都很丰厚，我从未推辞，这一份我不能要，所谓无功不受禄。你把洋务办好了，把洋人安抚好了，就是送给我最好的礼物。”

“王爷，这已经说得很清楚了，这是您二万两商股的红利，只要分红利，都有您的一份。之所以如此是想让王爷知道，大办商务，实在是从洋人手里夺回利权、以裕饷项的极好办法。不瞒王爷说，开采矿山、机器纺织、火车电报，我有许多设想，需要王爷支持！这些想法我都写在筹议海防的奏折中了，没有王爷鼎力支持，万难推行。”李鸿章告诉恭亲王，这些工商实务不仅是夺回利权、以裕国帑所必须，而且也事关国家安危。将来建海军，兵舰动力需要大量煤炭，而深埋地下的优质煤炭，非用西洋机器开采不可。目前天津煤炭十之八九是来自日本，因为日本用机器开采，成本很低，运抵天津，比本地土煤价格还低。如此下去，不用几年，天津煤炭便全为日本人所控制。如果一旦有战事，日本断供煤炭，大清纵是有军舰也出不了港。还有铁矿也需要自己开采，炼铁的办法也要从外国引进机器冶炼。目前江南制造局、福州船政局、金陵机器局、天津机器局所用钢铁全靠从外国进口，因为大清所产土铁产量低，而且杂质太多，根本没法用来制造洋枪洋炮。

“王爷，目前铁路也是最应当急办的事情。铁路运输风驰电掣，无论运兵还是载货都非常便捷。”李鸿章想办的事情实在太多，哪一件也都很重要，“我国海疆万里，顾得了南顾不了北，要处处设防，根本不可能。可是如果有了铁路，南方有警，便向南方运兵，北方有警，便运兵入北方，如果这样，十万兵便可抵五十万兵。”

“少荃，这是大事，我实在不能决。你知道，现在不同于从前，我说话总会有人反对。有人是真的没想明白，认为洋务有害于国，因此反对；而有人，其实是因为反对我而反对洋务。”恭亲王也有自己的苦衷。

“王爷，那两宫皇太后总应当能够决断。”

“恐怕两宫皇太后也不能一语决断。现在清议的影响比从前更有力，

即便是两宫，也不能不有所顾虑。”

李鸿章听恭亲王如此无可奈何，禁不住失望地长叹一声。恭亲王见状，劝说道：“少荃，我们是明知不可为而为。急不得，只能办成一件是一件。办法总是有的，以后洋务的事情你来提建议，我和总理衙门极力支持。你也要与沿海大吏更多沟通，到时候形成以外促内的局面，也不是一无可为。”

“王爷，您是用心良苦，如此一来沿海疆臣便是至关紧要，必须多用有心洋务、眼光远大的做督抚，才能有所作为。”李鸿章借机进言，要对沿海疆臣人事布局施加影响。

李鸿章极力推荐的人，一个是沈葆楨，首任福州船政大臣，是他的进士同年，两人关系最为亲密。一个是丁日昌，李鸿章任江苏巡抚时，他就跟这造枪炮、办厘捐，极力主张强海防、重工商，与李鸿章的心思完全一致，是他最看重的洋务大员。还有一个是郭嵩焘，也是李鸿章的同年，任过广东巡抚，被左宗棠参劾去职，对世界大势、外洋情形较为了解，可担洋务大任。

“王爷，两江总督管南洋通商事务，与北洋声息相通最为关键，此一人选，王爷尤其要多费心神。”李鸿章特别提醒。

他起自两江，他的洋务事业，江南制造总局、金陵机器局、轮船招商局都在两江，他的淮军也有十几营驻江苏，两江也是淮军的重要饷源地，两江是否得人，与李鸿章的事业和荣辱关系极重。现任两江总督李宗羲，虽然也是出自曾国藩幕府，但与他关系一般，且对洋务不甚热心，当初创办轮船招商局，他便以种种理由请求暂缓，李鸿章多费了不少周折。

“李雨亭身体不好，已经两次请求开缺。朝廷又赏假三个月，届时如果还不见好，两江是要考虑新的督臣。”恭亲王分析道，“如果真如你所愿，暂停西征，那么左季高就得考虑内调，以他的资历，恐怕要放两江。”

“王爷，万万不可。左季高最喜欢自作主张，我们两个人颇有芥蒂，王爷也是知道。如果他督两江，南北洋断难和谐。”李鸿章惊讶得差点跳起来。

“我知道你们两个政见不同，我心里有数。但西边的主意大得很，到时候能不能如愿就两说了。如果不是左季高，那么你认为谁督两江较为得力？”恭亲王又反问道。

“当然是沈幼丹！无论资历还是见识，他都当之无愧。”

“两宫对他的看法也很好，倒的确是个不错的人选。”

李鸿章的话题重新回到洋务上，他请恭亲王无论如何帮着递牌子，再请面奏两宫。恭亲王答应得很痛快：“那就明天或后天，马上过年了，无论如何让你回保定过年。”

隔了一天，两宫再次召见李鸿章。李鸿章先说海防的事，再说暂缓西征的理由：“历代备边多在西北，但现在形势不同了。西北不过是与俄罗斯等国陆路相连，而沿海万余里，各国兵舰轮船可随时停泊。道光以来，所有外衅都是起自沿海。而沿海有事，就牵连内地。洪杨大乱，就是借我沿海不靖而起，陕甘变乱，新疆被阿古柏所占，也是他们看到我东南沿海不宁，才乘人之危。所以，只有沿海不可侵犯，才可保内地平安。也正是这个缘故，臣以为西北不过是肘腋之疾，而沿海则是心腹大患。臣请暂缓西征，就是移缓就急，打牢了海防，西北自然稳固。”

慈禧回应道：“你说得也有道理。可是新疆毕竟是祖宗代代相传的国土，轻言放弃，恐怕言路上就多有窒碍。你的折子我和姐姐都看过了，等过了年，就发下去好好议议。”

“西北、沿海都重要，如果有银子，两边都能兼顾才好。”慈安这一点倒是明白，说到底都是因为没钱。

“是，筹饷也是臣等不能不用心的大事。臣请开矿山、兴工商、办火车，还请两宫太后明鉴。”于是李鸿章将他与恭亲王说的一番道理说给两宫听。只是跪着回话，力求言简意赅，难免说得不够充分。

果如恭亲王所料，慈禧道：“这些事要一件件慢慢去办，目前西北、海防，都是花钱的大事，其他事情不能不徐图之。”

虽然李鸿章说话力求简短，但把他想说的事情说完，也足足用了半个多时辰。两宫也有倦意，李鸿章站起时，因为跪得太久，竟然有些站不稳。

当天晚上，醇亲王请他过府吃便饭。与恭亲王一样，他对李鸿章也非常尊重。他请了一个陪客，就是他最为欣赏的步军统领荣禄。他是满洲正白旗，同治初年进神机营，如今已是左翼总兵，是醇亲王最看重的助手。同治帝驾崩，议立新皇、迎接皇上入宫等事情，荣禄办得十分漂亮，深得慈禧青睐。荣禄时年三十八岁，正当盛年，人又干练、机警，李鸿章暗自点头，认定此人将来大有前途。

李鸿章以“过年请王爷赏下人”的名义，捧给醇亲王一张五千两的银票。他还特意给皇上备了一件礼物——一辆西洋人制造的玩具火车。从玩具说起，李鸿章把铁路、轮船、电报等事业说给醇亲王听，希望得到他的支持。

“少荃，我如今身份不似从前，我已经上折请求开去一切差使。国家大政，我不便干预。”醇亲王说出了自己的顾忌。

“王爷清望甚高，又是最知兵的王爷。所以事关海防和国家安危的大事，我不向王爷说，说给别人恐怕也说不清楚。”李鸿章这顶高帽送得恰到好处。这位醇亲王的确得到清议的赞扬，因为他向来以对洋人强硬著称。尤其是他一直想把神机营训练成一支劲旅，复现当年八旗横扫天下的勇武。

于是两个人又就如何训练兵勇谈了很久。李鸿章以为，神机营必须装备洋枪洋炮，按洋人的办法操练，练兵才能有效果。醇亲王对此很感兴趣，向李鸿章请教现在各国都有什么新式枪炮，两人说得很热闹。

李鸿章走的时候，醇亲王特别吩咐开中门，让他的轿子直接出府。回到贤良寺，李鸿章想想这次进京，无论两宫还是恭亲王、醇亲王，对他的洋务设想竟然没有一句切实的答复，不免有些气馁。

第十章 文祥哭谏保新疆 鸿章购舰办海防

1875年，改元为光绪元年。正月二十日光绪皇帝正式登基，两宫垂帘也于登基大典后正式开始。慈禧过问的第一件大事就是海防：“年前召见李鸿章，他翻来覆去说的都是海防的事。新疆被阿古柏侵占，伊犁让俄国人占了去，到底该怎么办？你们军机上好好议议，拿出个办法来。”

下朝后恭亲王就安排这件事，他让军机章京把封疆大吏们的复奏分别梳理，这样费了三四天的时间，总算理出了个头绪，但要明白地拿出个办法来，他却做不到，因为意见分歧太大。粗略来分，大约有三种意见。一种是要大办海防，人数较多，直隶总督李鸿章、两江总督李宗羲、湖广总督李瀚章、福建巡抚王凯泰、江西巡抚刘坤一等都认为海防是当前第一要务。第二种认为塞防是重点，湖南巡抚王文韶、山东巡抚丁宝桢、江苏巡抚吴元柄、河南巡抚刘秉璋认为当前应当先重塞防，俄国与大清接壤，是心腹大患，我退一步，俄就进一步，因此塞防必须加强。第三种认为要加强江防，两广总督英翰、湘军水师统领彭玉麟、安徽巡抚裕禄认为长江是南北天堑，关系东西，整饬江防是东南久远之计。

在所有疆臣的奏议中，李鸿章的折子最长，洋洋八千言，慈禧竟然仔仔细细看了一遍：“李鸿章的折子我看了，加强海防、开矿山、办实业的建议都不错，只是哪一项都要花银子，恐怕要慢慢来。他提出暂缓西征，省出西饷来加强海防，不能说没有道理，但御史言官们这一关怕是过不去。左宗棠怎么说？”

恭亲王马上回道：“左宗棠认为当务之急是塞防，他主张出关收复新疆，态度非常坚决。”

“态度是一回事，能不能收得回来又是一回事。如果在新疆打成骑虎之势，岂不成了费银子的无底洞？西要塞防，东要海防，各说各有理，可朝廷的银子就那么点儿，总要有所侧重。你们把李鸿章的折子抄给左宗棠，听听他怎么说。”慈禧想了想又说，“罢了，李鸿章的意思你们不点名地透给左宗棠就行了。他们两人互不服气，闹得够不像话了，就别再给他们火上浇油了。”

肃州城里的陕甘总督左宗棠看到军机处的廷寄，拍案大骂李鸿章，虽然军机处隐去了李鸿章的名字，但“暂缓西征，将西饷挪作海防经费”的意见，左宗棠认定必是他所提。

“李二只为自己打算，当年剿长毛，他霸占上海的厘金不容别人染指，剿捻子的时候，他让别人去守运河，他的淮军负责追剿，谁不知道追剿容易见功，死守容易获咎，他这点小九九，人人都看得透。如今他看我湘军平定了陕甘，又怕我收复了新疆压过他的淮军，所以要百般阻挠。”左宗棠喜欢骂人，从前骂曾国藩和李鸿章，后来曾国藩去世了，他

便专骂李鸿章，“李二这是不要新疆了，全是混账话！新疆不要了，那蒙古、陕甘还守得住吗？陕甘、蒙古守不住了，那京城还守得住吗？他只知道洋人会从海上来进攻天津，他没看到俄罗斯已经侵占了伊犁吗？”

左宗棠对新疆有着特别的感情。二十多年前，他还只是个私塾先生，但已经颇有才名。当时云贵总督林则徐卸任回福建，沿长江乘舟东下，到了湖南省城长沙，只与湖南巡抚、藩台和臬台应酬了几句，却把穷举人身份的他邀请上船，泛舟湘江，畅谈竟夜。林则徐因为虎门销烟得罪了英国人，被贬谪到伊犁，他搜集了大量关于新疆的资料，装了整整一木箱。他发现左宗棠对新疆也颇有见地，如遇知音，便将那一箱资料交给了他，并拍着他的手道：“俄罗斯贪得无厌，已经吞并若干小国，将来必窥我西北。我已经老了，虽有御俄之志，但已力不从心。这些年我一直在寻找可托大事之人，昨夜与李高畅谈，深信你是绝世奇才，今后西定边疆，抗击俄人，这些资料或许会有点用处。”

因为这一箱资料，左宗棠对新疆大感兴趣，说起新疆便侃侃而谈。当他出任陕甘总督，了解到新疆百姓的苦难后，便以收复新疆为己任，而且自信收复新疆非他莫属。李鸿章要朝廷暂缓西征，而且说新疆不过是“数千里之旷地”，他能不拍案骂人吗？

“李二说新疆是不毛之地，你们信吗？”左宗棠像个孩子似的，问身边的戈什哈，“无稽之谈，无知之谈！新疆是富庶之地，伊犁更是塞上江南，天山南北，戈壁滩下，埋着多少铁煤根本无人可知。退一万步说，就算全是荒芜之地，那也是祖宗的家产，如今要扔掉不管，任其自生自灭，我们不都成了败家子？这个李二，全天下也就他如此鼠目寸光！”

左宗棠亲自起草奏折痛驳李鸿章，首先开宗明义说明新疆不能丢，“我国定都北京，蒙古环卫北方，百多年来无烽燧之警，盖祖宗开新疆、立军府所始也”“重新疆者，所以保蒙古，保蒙古者，所以卫京师，西北臂指相连，形势完整，自无隙可乘。新疆不固，则蒙部不安，不仅陕西、甘肃、山西防不胜防，即直北关山亦无宴眠之日也”。他惯使英雄欺人的手段，为了说明塞防的重要，不惜贬低海防，“自古以来，中国边患西北恒剧于东南，盖东南以大海为界，形格势禁，尚易为功。西北则广莫无垠，专恃兵力为强弱。以言防，无天险可限戎马之足；以言战，无舟楫可省转馈之烦，非若东南之险阻可凭，集事较易也”。其实这些年来，大清最大的祸患一直来自海上，左宗棠说东南沿海“集事较易”，无异于睁着大眼说假话。

接下来他要告诉朝廷，要想收复新疆，非出兵不可，“我退寸而寇进尺，不独陇右可虞，即北路科布多、乌里雅苏台等处，恐亦未能宴然”，“此时停兵撤饷，自撤藩篱，于海防未必有益，于塞防大有妨碍。”而且现在东南沿海并未出现警报，而新疆却正在侵略者的刀锋之下，用兵新疆是燃眉之急。就算是停止西征，准备出关的兵勇无非是在本地驻守，吃喝拉撒不是照样需要花银子？停止西征挪西饷用于海防，纯粹是无稽之谈。

接下来他就向朝廷拍胸脯，说收复新疆也并没大家想得那么难，“新疆贼氛虽炽，但盘踞乌鲁木齐的能战之贼，至多不过数千而已，不难一鼓荡平。”南疆的阿古柏，虽然与英、俄通商，但朝廷如果真正与之作战，英俄未必能够为这个跳梁小丑与大清开战。因为英俄都是为了商业利益，没有必要为了与阿古柏做小生意而断送在大清沿海的商业厚利。新疆的地势北高南低，他的策略是先北后南，先灭掉天山北面以乌鲁木齐为中心的北路之敌，然后越过天山，再灭掉南疆的阿古柏匪帮。最后他再次说明自己如此力争，完全是从大局着眼，“事关大局，不备细陈明，必贻后悔，身在事中，不敢不言，言之不敢不尽。臣本一介书生，辱蒙两朝殊恩，高位显爵，已是平生做梦也不曾想过。臣六十有五，正苦日暮途长，愿引边荒艰巨为己任，为保祖宗疆土，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左宗棠的折子到京城时已经三月底了，此时海防塞防的争议更加热闹了，军机大臣和总理衙门大臣们意见也出现了严重分歧。文祥支持西征，加强塞防；沈桂芬与李鸿章是同年，深受影响，认为应当先顾海防；宝鋆是大学士管户部，最愁的是银子，海防塞防他都无成见，只要少花银子就行。这场争论牵涉人员太多，涉及不同的利益团体，洋务派与清流派看法不同，沿海疆臣与内地疆臣眼光又有区别，衰弱的湘系与强势的淮系又有明争暗斗，每个人的观点都有道理，但恭亲王确信几乎没有一个人完全是从国家的大局着眼来谋划的。即便是最开明的李鸿章，他坚持停西征建海防的意见，当然有巩固他直隶地位的考虑在里面；开口闭口复新疆、保蒙古、保京师的左宗棠，其实与李鸿章争高下的心思也颇重。李鸿章洋务搞得那样热闹，左宗棠除了在收复疆土上有所作为，他还能靠什么来压李鸿章一头？他所代表的湘系与李鸿章所代表的淮系，虽不说势如水火，但互不服气、要压对方一头却从未停止过。恭亲王正因为清楚其中的种种内情，因此他更不能贸然做出决断。

文祥向来是唯恭亲王马首是瞻，但在海防塞防问题上，却坚持己见：“左宗棠说得好，重新疆是为了保蒙古，保蒙古是为了护京师。西北形势完整，则无隙可乘。若新疆不固，则蒙古不安，蒙古不安，则大清永无宁日！王爷，新疆断不能弃！”

恭亲王解释道：“博川，李少荃的意思并不是要弃新疆，而是让他们自为部落，承认是大清之地就是了，如同朝鲜、越南等藩国。”

“李少荃这是痴人说梦！现在新疆已经沦入阿古柏之手，伊犁已经被俄人强占，如何让他们自成部落，又如何让他们承认是我大清疆土？眼下新疆只有用兵收复一途，说别的都是哄孩子的废话！”文祥执拗起来也不管说话的轻重。

这话让恭亲王有些不悦，但文祥是最值得信任的心腹，因此并未生气：“博川，左季高好说大话，这你也知道，新疆恐怕没他说的那么容易收复。”

“王爷，左季高喜大言不错，可是您看看他出任封疆后，哪个大言不曾成真？他当初要办船政，反对的人说洋人技巧我们学不得，也学不来，可是如今已经造船十几艘。他总督陕甘，说五年平定西北，结果恰是五年上收功。新疆的风土人情，没有人比他研究得更透，大清上下更没第二人敢像他那样有信心用兵规复，我们何不给他一个机会？他好大言，是因为他身上有英雄气。如今办洋务的，有人越办骨头越硬，比如左宗棠；有人越办骨头越软，越办越怕洋人，比如李鸿章。”文祥据实反驳。

“博川，何必这样扬左抑李，洋务这一块没有李少荃，你我要多操多少心？骨头软这样的话，别人这样说也倒罢了，我们身在局中的人又不是不知其中甘苦，何必自贬如此？”这话让恭亲王大不悦，因为私下里不少人指责他“骨头软”。

“王爷，怪我失言。李少荃因为太了解洋人，不免事事把洋人看得太过强大，总是抱定‘和为贵’的想法一再迁就，这一点王爷不能不警惕。”文祥醒悟自己失言，连忙解释。其实力保和局也是恭亲王的大政方针，因为自己太弱，不能不韬光养晦，“和为贵并未错，不过像李少荃这样就太过了，也非国家之福。俗话说，宁让人打死，不能让人吓死。”

“博川，关键是银子！这两头都花银子，圆明园总算没修，可三海工程修下来，那也不是个小数！”恭亲王点出了关键。

“王爷，您的难处我知道，这事由我向太后力争如何？你们年轻，我无所谓，我又老又病，死前能帮左季高出关西征，死而无悔！”

文祥的态度如此坚决，实出恭亲王意料。等他离开军机值庐后，屋子里只剩恭亲王和宝鋆、沈桂芬三人。恭亲王问宝鋆道：“佩衡，博川在塞防这件事上，态度为什么这么激烈？这不像他的脾气。”

“文相是怕留骂名。自从他大病一场后，对自己的名声特别珍惜。他曾经说过，在他手里不能再有割地赔款的事，不能让后人戳脊梁骨。”宝鋆透露道。

“其实，李少荃的话也不是没有道理。如今最大的威胁来自海上，沿海门户洞开是最大的隐患。先把海防弄出点眉目，再回头收拾新疆，也未尝不可。”恭亲王深受李鸿章的影响，对海防格外关注。

“王爷，清议都倒向左大帅。”沈桂芬性情沉稳，与宝鋆的略显急躁和直爽不同，“舆论如此，王爷不能不顾及。毕竟新疆已经被人占去，而沿海日本退兵后暂时安静。”

闻言，恭亲王没再说什么，重重地叹了口气。

第二天见起说到新疆的时候，未等恭亲王开口，文祥便以头碰地，恳请两宫皇太后恩准左宗棠督办新疆军务，早日率军西征。慈禧翻着手

中的折子，并不答复文祥，反而问恭亲王是什么意见。

“海防塞防都要紧，但国帑不足，只能先急后缓，一件件地办。道光以前，边乱主要来自西北，但道光以后的几十年来，危难全部来自海上，因此臣等的意见与李鸿章同，暂停西征，先顾海防。”

恭亲王这话大出文祥意外，因为他昨天还说海防塞防都无成见，怎么今天突然改口极力支持李鸿章？他急得满脸通红道：“王爷，话不能这么说，俄国不是已经逼上来了嘛！眼看疆土任人侵占，我们却无动于衷，会被后世子孙痛骂！”这么一急，文祥剧烈地咳嗽起来，一时竟然涕泪交流。

见状，慈禧却无动于衷，她不接文祥的话，却不紧不慢地问起刘秉璋的事来：“老六，刘秉璋不是赞成塞防的吗？怎么又赞成海防了？”

恭亲王回道：“他又上了折子，说经过深思熟虑，当务之急是加强海防，西北暂维持现状。”

“刘秉璋也是淮军出身吧？李鸿章的能耐不小啊，大清的官员都在他的掌握之中了。”慈禧咬着唇想了一会儿，看一眼跪在地上的文祥说，“文祥你也不用逼我们姐妹俩，谁也不愿做丢弃疆土的败家子。”

文祥叩头回道：“奴才不敢逼太后，实在是俄罗斯逼我大清。”

慈禧点了点头道：“这话说得不错，是人家逼上来了，我们还装作看不见，那哪成啊？你们瞧瞧左宗棠的折子，那可都是掏心窝子的话。‘臣本一介书生，辱蒙两朝殊恩，高位显爵，已是平生做梦也不曾想过。臣六十有五，正苦日暮途长，愿引边荒艰巨为己任，为保祖宗疆土，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么一片赤胆忠心，如何能够辜负？我看，就让他督办新疆军务，一切用人行政、筹运粮饷及用兵方略，都交给他吧。左宗棠是个办事的人，他参谁就把谁调离西北，让他一门心思收复新疆！”

文祥跪倒在地叩头道：“奴才代左宗棠谢过太后皇上！”

“只是海防也事关朝廷安危，奴才实在没有两全其美的办法。”恭亲王还是有些疑虑。

“我知道你们军机一班人的心思，谁也不想得罪。六爷刚才不是已经说出办法来了吗？”

恭亲王不明白，慈禧何出此言？

“你刚才说没有两全其美的办法，咱们就来个两全，但并不一定要其美。海防塞防都兼顾，哪个要急就先办哪一个。”慈禧感叹道，“人这一辈子，有些很重要的事情要办，可总是让一些不得不马上办的急务给一搁再搁。一个国家又何尝不是如此！塞防不能废，海防也不能不兴。李

鸿章、丁日昌上折说要建海洋水师，我大清海疆万里，我看就分别让南北洋先办着，让南北洋大臣兼着海防大臣，设局啦，练军啦，招聘洋人啦，都让他们办去。去年沈葆楨去台湾防备日本人，从丹麦订购的铁甲舰要花二百万两，这也太贵了，反正台湾的事已经了结，就算了吧，让李鸿章与洋人打听一下，有没有便宜的兵轮，先买一两艘，不要一口就想吃成个胖子。”

“两全但不必其美”，恭亲王不得不佩服慈禧的智慧，她的这番部署，其实是先顾塞防，而又让力主海防的人无话可说，只是两江总督的人选问题必须借机提出来，于是他说道：“两江总督李宗羲身体一直不好，去年已经抱病，恐怕担负不了南洋海防的重任。奴才请旨，可否准李宗羲开缺，另外调任两江总督。”

“李宗羲的资望本来有些勉强，现在身体又不好，再任两江的确不合适。你们军机上对两江的人选可有考虑？”慈禧问道。

“用人大政，恩出于上，奴才等不敢越俎。”恭亲王心里早就有人选，但他不敢贸然提出。

“两江总督兼着南洋通商大臣，再兼上海防大臣，那非长于洋务的人不能胜任。”慈禧太后问，“疆臣中长于洋务的有哪几个？”

督抚当中，开口能谈洋务的人不少，但真正能够扎扎实实办洋务的却并不多。说了几个都不能如意，恭亲王决定推荐他心目中选的人：“督抚调动牵一发而动全身，一动不如一静，不妨从督抚之外看一下有无合适的。”

慈禧催促道：“老六，你有合适的人选不妨直接说来，我和姐姐并无成见，如果合适，有何不可？”

“奴才以为，如今在台湾办防务的沈葆楨，可胜任两江和海防。”

“沈葆楨人不错，官声也好，他好像是林则徐的女婿。”慈安这时候插了一句话。

“他是林则徐的女婿，也是林则徐的外甥。他们是姑舅亲。”沈葆楨是不是林则徐的女婿，与胜不胜任两江不搭边，但慈安提起来了，慈禧不能不敷衍两句，但她很快又转向了正题，“沈葆楨在台湾办防务，海防上自然能够胜任。他又办船政多年，也是能够扎扎实实办洋务的人。”

沈葆楨与李鸿章是进士同年，关系非常好。沈葆楨去台湾，李鸿章主动把淮军精锐派给他，沈葆楨也是十分感激。他出任两江兼署南洋大臣，正是李鸿章所愿，两人和衷共济，的确是最好的人选。但这个理由搬不上台面，所以恭亲王说的都是别的理由：“沈葆楨任过江西巡抚，对两江情形也熟。”

“你们再考虑一下，如果觉得妥当，就写旨来看。”慈禧不想在这事上纠缠。

文祥又插话道：“海防塞防争议了几个月，朝廷必须有个说法。”

“不错，不能再这么无谓地争下去了，你们军机和总理衙门要好好商议，拿出一个大家都认可的办法来，不要让人心散了。”慈禧点了点头。

很快，李鸿章收到了军机处的廷寄——

谕军机大臣等：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奏，遵议筹办海防各事宜分别开单呈览各摺片。海防实系当务之急，又属国家久远之图。唯事属创始必须通盘筹划，计出万全方能有利无害。若始基不慎过于铺张，既非切实办法，财力也属万难，唯有逐渐举行，持之以久，讲求实际，力戒虚糜，择其最要者不动声色先行试办。南北洋地面过宽，界连数省，必须分段督办。着派李鸿章督办北洋海防事宜，派沈葆楨督办南洋海防事宜。所有分洋、分任、练军、设局及招致海岛华人诸议，统归该大臣择要筹办……

这份上谕有一千余字，确定了数件事情。同意南北洋筹办海防，北洋海防由李鸿章督办，南洋海防由新任命的两江总督沈葆楨督办，朝廷每年拨付四百万两，用于海防建设，这几条都让李鸿章特别兴奋。当然，美中也有不足，这份上谕同时还任命左宗棠为督办新疆军务钦差大臣，让他筹备用兵新疆。用兵新疆耗费自然不菲，这是可想而知，那么海防的四百万两，能不能真正兑现就难说了。李鸿章采取的办法就是先立即铺开大办海防的摊子，抓几件实实在在的事情，先从户部掏出百十万两银子来。不然，海防一无所为，朝廷移缓就急，都把银子给了左宗棠，那他李鸿章岂不成了傻子？

首先他要成立海防支应局，专门负责海防粮饷及采办。支应局的总办，必须是诚实可靠的心腹来出任。他幕中有两个人最为可靠，一个是盛宣怀，一个是周馥。盛宣怀所长在商务，如今他会办轮船招商局，而且准备去湖北办煤矿，无力兼顾。周馥当年办过淮军营务处、粮台，经办粮饷、财务是其所长，最关键的是他操守极好，把海防支应局交给他，李鸿章最放心。这几年来他一直在直隶治水，也该让他略有几日安闲。于是，李鸿章当天下札子，调周馥立即筹办海防支应局。

而且丁忧在籍的丁日昌还有几个月即可除服，不妨把他调到北洋来帮办海防事务。大办三洋海军本来就是他的主张，让他帮办海防再合适不过。有了这个做铺垫，将来推荐他出任地方实缺，自己说话也方便。因此，李鸿章也是当天安排人起草奏折。

沈葆楨出任两江总督，那么他所遗出的福州船政局应当趁机让“自己人”出任。而沈葆楨作为即将卸任的船政大臣，他的推荐至关重要。于是李鸿章给他写一封亲笔信，推荐郭嵩焘出任船政大臣。郭嵩焘在同治五年被免职回乡，已经在长沙城南书院当了近十年的教书先生。静极而思

动，年初他将自己对洋务和海防的建议写成一个奏折，托请湖南巡抚转呈，主张不能只学习西方枪炮技术，而更应该“先通商贾之气”，大办工商各业，以求国富民丰。这些观点正合李鸿章心意。如果郭嵩焘出山参与洋务事业，必是有力助手。出任船政大臣正是他出山的一个难得机遇，如果由他督办船政，左宗棠引以为傲的船政事业也后继有人，真是再好不过。

还有一件事情也必须立即办理，就是购买英国人的蚊子船。一个多月前，海关总税务司赫德拿着总理衙门的一封信来找李鸿章，向他推荐英国一种新式兵舰，船不大，却配备了铁甲舰才装备的巨炮，是对付铁甲舰的利器，而价格却相当便宜。

“船虽小，但就是铁甲舰也惧它三分，就像蚊子，让它叮一口也十分难受。我给这种兵舰取了个形象的名字，叫蚊子船。”赫德当时极力向李鸿章推荐。

但朝廷对海防问题迟迟没有回应，李鸿章也就懒得应付，三言两语把他打发走了。如今他督办北洋海防，而朝廷又不肯购买铁甲舰，那么赫德推荐的这种蚊子船却能让铁甲舰也有所畏惧，倒是值得考察一下。

赫德接到李鸿章的信，立即到天津来。时年四十岁的赫德已经担任总税务司十二年，十二年来，他把海关打造成大清最廉洁高效的衙门，具有绝对的影响力，而且他以“大清雇员”的身份，对总理衙门遇到的各种困难和问题，总是积极主动地提出建议和帮助。他又深谙官场规矩，说话办事给官员留足面子，因此上至恭亲王，下至总理衙门的章京、仆役，都对这个外国人赞不绝口。日本侵台事件发生后，赫德立即意识到大清很有可能要在国外购置军舰。他又对大清财政情况非常熟悉，动辄几十万两甚至上百万两的铁甲巨舰，大清暂时无力购买，那哪款军舰最可能在大清打开市场？两年前，他在伦敦设立中国税务司办事处，聘英国人金登干专门为他搜集情报，帮他处理公私事务。物色军舰的事情，去年就让他仔细考察，他便推荐了蚊子船。

赫德兴冲冲赶到天津，一开始并不提“蚊子船”，而是先恭贺李鸿章又获督办北洋海防要职：“大人以首辅之尊身兼数职，当北洋门户，不愧为国家柱石。以卑职观察，大人之声望，已经远超曾大人。”

赫德虽是英国人，却是大清雇请的海关总税务司，朝廷授他从二品按察使衔，因此有“卑职”之称。李鸿章以曾国藩的学生自居，而赫德说他的声望已经远超老师，自然令他高兴，但他嘴上还是谦虚道：“赫德先生谬赞，我的声望哪能与老师相比？”

“我所说是有所依据的。”赫德是中国通，汉语相当好，他郑重其事地说道，“曾大人在直隶总督任上所做事情，练兵、治水、牧民，这些事情大人都做了；而办理洋务，曾大人就不太在行，大人却做得有声有色，深受恭亲王信赖和总理衙门倚重，大人之声望的确超越了曾文正

公。”

“如今我这直隶总督不好做，职责太重，而能办事的人、财两缺，我是夜不能寐。”李鸿章向赫德诉苦，半分是谦虚，半分又是实情。

“别人不知道，我知道大人的难处。尤其是北洋海防关系着京城安危，而左大帅又要西征，朝廷拿不出多少银子来给大人办事。可是，如今各国铁甲巨舰争霸海上，如何防备，又是刻不容缓。”

“是啊，铁甲巨舰各国都在争相购备，听说日本国已经有了两艘。去年沈大人与丹麦定购了两艘铁甲舰，可是台湾的事情一了结，就有人上折不让购买。没有铁甲舰，这北洋海防如何能够防得了！”说到铁甲舰，李鸿章非常惋惜。

“对付铁甲舰，一个办法就是以铁甲对铁甲，这个办法暂时行不通了。第二个办法，就是在海口设岸炮，大人已经做了，我听说大沽口的炮台已经装备了克虏伯海岸炮。但海岸炮有个问题，各国都解决不了，如果铁甲舰不进入射程，它根本不起作用。如果铁甲舰绕过海岸炮，那么这些炮台就成了活靶子。”赫德分析道。

这也正是李鸿章所担心的，现在兵舰越造越大，舰炮射程越来越远，花费巨资构建的岸炮，对此也无能为力。

“现在大英帝国新装备的GUNBOAT兵舰，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GUNBOAT兵舰，大清可译为‘根驳’兵舰，也就是我上次和大人介绍的蚊子船。”赫德此时才涉及谈话的目的。

“根驳”兵舰是英国人乔治·伦道尔设计，由阿姆斯特朗公司建造，1867年首次试航，在英国引起轰动，也引起各国关注。

“根驳兵舰上装备的巨炮，与铁甲舰所装并无区别，它的威力也相差无几，足以给铁甲巨舰造成威胁。而且比之海岸炮台，它可以灵活行动，铁甲舰来犯，多条根驳兵舰组合，几分钟可以构成一个炮台群。敌舰未进射程，它可以靠上去开炮，敌舰要逃走，它可以追上去开炮。鄙国皇家海军认为根驳兵舰是海口防御的最新利器，已经订造了三十九艘，其他国家也都在购进。”赫德拿出一张图来，向李鸿章介绍，“这是目前皇家海军装备的最大根驳船，舰载火炮八十吨。”

“这种兵舰最大特点就是舰小炮巨。巨炮安在舰首，那会不会头重脚轻？”李鸿章立即发现了问题。

“舰上所用的煤炭都装在舰尾，就是为了解决头重脚轻的问题。根驳兵舰的火炮系统异常巧妙，平时火炮隐藏在船体里，以防重心过高；战斗时则通过液压系统，在几分钟内将火炮举升到甲板上，每发射一发之后，火炮自动缓缓降回原位，装完炮弹后重新升起开炮。”

“这倒是巧妙得很。不过，舰小炮巨，航行起来不知是否灵便？”

“大人是行家，一问就是关键。”赫德先给李鸿章戴了顶高帽，“根驳兵舰的一大优势，就是操作系统设计得极为灵便，转舵速度非常非常快，不到三分钟舰体就可旋转一圈。正因为他舰体小，又灵活，铁甲舰想瞄准它不容易，而他要打铁甲舰却容易得很，因为铁甲体形巨大，无异于海上活靶子。”

“如果真像你所说，根驳船真算得上铁甲克星！那么每条根驳，大约要花多少银子？”李鸿章有些心动了。

“现在根驳船大约有三种型号，最大的装备巨炮八十吨，次之的装备近四十吨，最小的大约二十五吨，价格分别为十万两左右，五万两左右，最小的有二三万两就够了。”赫德把一张报价单呈给李鸿章。

这个价格的确不贵，四五十万两银子，就可购买四五条根驳船。李鸿章把报价单仔细收好后说道：“容我几天时间再仔细考虑一下。但有一条，赫德先生务必给我一个最实惠的价格，天津、上海洋行不少，想必他们也能买得到，如果他们报价便宜，那时候我就是想关照，恐怕也不好说话了。”

赫德连忙道：“大人请放心，卑职出面办这件事情，完全是为了帮大人解忧，如果是为了商业利益，那卑职去办洋行好了，就不必当这总税务司。与大人一样，卑职是想成就一番事业，并非看重金银。”

打发走赫德，李鸿章立即给盛宣怀写信，让他通过洋行打听蚊子船的价格，又让新任天津海关道黎兆棠陪他到大沽口参观英国军舰，目的是向英国海军打听蚊子船的事情。

黎兆棠是广东顺德人，任过总理衙门章京，又任过台湾兵备道，陈钦丁忧开缺后，李鸿章把他奏调天津海关道。黎兆棠很善于与洋人打交道，到天津不出半年，就与各国驻津领事及大沽口英国舰队统领成了熟人。他很快与英国舰队统领联系好，定下参观日期。

李鸿章仪仗显赫，把轮船招商局的一艘客轮雇作座船，又由两艘福州船政局制造的木壳兵轮护卫，浩浩荡荡开到大沽口。驻在口外的外国兵舰一看到直隶总督座船，便开二十响礼炮致敬。黎兆棠告诉李鸿章，洋人兵舰礼炮最隆重的是二十一响，二十响礼炮，仅次于国家元首。

李鸿章登上英国军舰，舰队统领又是命令操练打靶，又是陪他参观舰长室，十分殷勤。李鸿章最关心的其实是赫德推荐的蚊子船，于是问陪在身边的舰长道：“贵舰所配巨炮是多少吨？”

舰长被问得一愣，等翻译说明李鸿章的意思，他便回道：“本舰所配是12英寸口径舰炮，至于重量，我还真不清楚。一般来说，舰炮规格是以英寸为标准，很少以重量而论。”

舰长说得客气，但李鸿章知道自己问了外行话，也就怀疑赫德是否对蚊子船真的了解，于是他就仔细向这位舰长打听根驳兵舰的详情。舰长一一回答，他所说的与赫德所说基本一致，根驳兵舰是防口利器，的确不虚。

“根驳兵舰也有弱点，就是不能远航，只能在近海防卫，称之为水上炮台更合适。”英国舰长真正是知无不言，“因为这种船空间太小，储煤有限，续航不能太远。”

这一点赫德并未对李鸿章说明，不过，北洋海防，目前如果能够足以守卫就行了，到大海上与外洋舰队争雄，现在还没那个实力，所以此兵舰仍然不失为一个很好的选择。

李鸿章回到天津便再约赫德见面，见面第一句话就是：“赫德先生害得我出了笑话。舰船配炮都是以口径为标准，为什么阁下所报都以重量来划分？”

赫德已经多年不曾回国，其实蚊子船到底什么样他并未亲见，所有关于蚊子船的知识，都是来自金登干的书信和手绘的示意图。见李鸿章询问，他勉强辩解道：“大概他们觉得用重量来描述，更容易理解。”

其实李鸿章觉得这并不算什么大问题，但正好借此敲打一下赫德，让他不要存了欺诈的心思，所以他又道：“出现这种问题有两种可能，一种是你委托的代理人并不真的懂兵舰，那么他对蚊子船的赞美之词都令人怀疑。再一种，就是你存心糊弄我，跟我玩仙人跳。”

赫德汉语再好，对“仙人跳”一词的含意无论如何也弄不明白。英文翻译费了许多口舌终于让他明白。他连忙向李鸿章表示绝对没有这种心思，并说立即让金登干重新提报蚊子船的资料。

“资料一定要详细，如果成交，咱们必定得签订一份非常仔细的合同，兵舰的所有质量标准，要一项项注清楚，将来我就亲自到大沽去验收，如果有一点不实之处，余款便一分不付！我第一次主持从外洋购舰，你可不要让我闹了笑话，不然到时候双方都有损失，而且以后断无合作的可能。”

赫德连连点头。

赫德给金登干的指示通过电报发过去就是，但根驳船的详细资料，因为内容太多，只能发信件。从伦敦到上海，通过邮轮转递，前后用去了一个多月。赫德一收到从英国寄来的资料，立即到天津向李鸿章报告。

这次金登干提供了四种舰型的详细资料，最大的舰型排水量1300吨，装备16寸火炮；次之排水量440吨，装备12.5寸火炮，再次排水量320吨，装备11寸火炮；最小的一种排水量260吨，装备9寸火炮。

李鸿章认为，排水量260吨、装备9寸火炮的舰型，火炮威力和船只吨位都过小，意义不大；而排水量1300吨，装备16寸巨炮的舰型，则担心吃水过深，且火炮口径太大，是新推出的舰型，未经实际检验，担心这种从来没有使用前例的火炮不够可靠，不甘心为试验这种火炮买单。那么可供选择的就装备12.5寸火炮和11寸火炮的蚊子船，各订购2艘，同时约定，在得到西方16寸巨炮使用可靠消息的前提下，可以考虑再订购1艘。

此时盛宣怀也从上海洋行提供了舰型及报价，上海的报价明显高于赫德。于是李鸿章给恭亲王写了一封信，决定通过总税务司从英国购舰。恭亲王很快回信，让李鸿章妥为办理。李鸿章特别交代黎兆棠，一定要防备赫德也来这一手，要在合同中定明临时聘请的洋人，一旦把舰交给大清就要立即回国，除非大清要求他们留下来。

天津海关道的洋务能手，再加周馥和马建忠，仔细费了十余天的功夫，终于与赫德签订了购舰章程，除了用大量文字就军舰的型号、质量、验收条款进行详细规定外，章程中载明，将来帮助驾驶军舰到大清的英国水手，在交接完毕后必须立刻离开。最后的价格，装备11寸火炮的蚊子船造价2.3万英镑，装备12寸火炮的蚊子船造价3.3万英镑，外加运费，总计预算四十五万两白银。按照阿姆斯特朗公司的惯例，合同签订后先付1/3，军舰造成一半后再付1/3，交付验收后付剩余部分。

随后，由恭亲王奏请，大清决定购买这4艘军舰，购舰经费从江汉、九江、江海、闽海、粤海五口的海关关税内提取。合同签订后，李鸿章亲自为即将定造的蚊子船命名为“龙骧”“虎威”“飞霆”“策电”。

还有一件喜事更令李鸿章高兴，就是名动京师的薛福成被他收入麾下。

薛福成是曾国藩北上剿捻时揽入幕中的人才，他一直在曾国藩幕府中参赞军政。曾国藩去世后，他到苏州书院任教，几乎被世人遗忘。光绪元年，新皇登基，太后重新垂帘，朝廷特下旨广开言路，“内外大小臣工，于用人行政一切事宜，皆当据实直陈，务期各抒所见，于时事有裨。”

薛福成积数年幕府见识和思考写成《治平六策》和《密议海防十条》，他的奏折上达朝廷后，首先在紫禁城里引起很大反响，慈禧谕令总理衙门核议《密议海防十条》，吏、户、礼、兵四部分议《治平六策》。一个身在江湖的候补微员对国家的内政外交全局在胸，提出了连一些督抚大员都未曾提出的建议，这不能不令人惊讶和钦佩。

薛福成的这份万言书在京中纷纷传抄，大有洛阳纸贵之势。直隶驻京的提塘官立即将万言书抄录一份送到天津，李鸿章读罢连连拍案，尤其是《密议海防十条》，让他大叹茫茫人海中竟然有如此知己！

李鸿章把薛福成的十条总结为五个方面：

一是改善国家外交。薛福成认为，西方诸国为了侵略大清而互相勾结，大清一直孤立无援，应当打破这种状况，对不同国家采取不同办法，广树外援。他又指出，如今沿海州县的地方官吏与洋人的交涉活动已十分频繁。可是当事者却往往从没见过中外之间的条约，临事时茫然不知所措。“偏于刚者”，会违约而滋事端，“偏于柔者”，以忘约而失体统，总之都会启衅召侮。因此，应将国际公法、中外条约多多刊印，颁发到州县，使有志之士和官幕书吏都能随时披阅，遇到事变，便可援引公法、条约，从容与洋人周旋。

二是培养新式人才。薛福成感叹大清的士大夫拘于成见，平时高谈气节，鄙弃洋务，只懂些八股文、试帖诗，一遇事变，就像盲人那样不知所措。号称懂得洋务的，又只有翻译、商贾之流，而他们除了声色货利之外，并不知其他。这就是国家难觅洋务人才的原因。他建议，要使人才奋起，必须使“聪明才杰之士”都来研求时务，应该为洞达洋务的人专设一科，令内外大臣都来保荐，即使是新科进士等科举正途出身的人也可予以录用。这样，“功名之职一开，士大夫习闻惯见，渐渐转移风气，不再专务空谈”，“奇杰之才”必定会大批涌现。对此李鸿章也是感慨良多，薛福成所提与他十几年前上奏朝廷改革科举的奏议几乎如出一辙，十几年过去了依然没有任何改变，正途出身的士人依然对洋务嗤之以鼻。

三是重视“器数之学”。西方器数之学（也就是我们所说的科学技术）得以日新月异，是因为西方以科技为要务，凡能独创新法者，可以世食专利，常常有人因此一举成名，一技致富。大清却将百工技艺都视作鄙贱之事，聪明的人才不肯留意，所以便步步落后。他认为，应该寻访出大清的能工巧匠，用官衔来加以表彰，并随时派人带他们出洋游历，参观各种工厂，探索西方科技的奥妙。对于能够发明创造的，就优给奖叙或者给予专利。这样，巧工日出，便足以与西方争长。

四是加强海军力量。薛福成建议，要大办海军，应该留心物色确有才能的“洋将”，请他们来帮助操练。同时，应该挑选沿海“勤敏”的子弟上西方兵舰见习，几年后学成回国，便由他们来操纵军舰，这样就能使海军日益精锐。他还认为，铁甲舰威力巨大，绝非寻常兵轮所能匹敌。大清有了铁甲舰，“外则巡缉洋面”，“内则扼守要口”，还可使其他兵轮有了依靠而增加气势，因此大清应不惜巨款向西方定购铁甲舰。

五是发展商业、矿业。薛福成认为求富是求强的基础，主张发展官办或官督商办的新式企业。大清设立官督商办的轮船招商局，“夺洋人之所恃，收中国之利权”，确实是个好办法。大清必须像西洋国家一样，体恤商情，对商人曲加调护，官吏不得勒索，关税不得稽留，务使他们有利可获。同时还应该让大清商船驶往西洋口岸赚取洋人的商业利益，这样大清兵舰就能利用充裕的商务之税来作为养船之资。他更认为，大清到处都有未经开采的金、银、煤、铁等矿产，货弃于地，端着金饭碗挨饿，外人垂涎已久。大清应使用西方的机器兴商办矿，“兴中国永远之利”，兵饷充裕，奠定下富强之基。

李鸿章连连慨叹，不知情的人还以为薛福成是他的幕僚，因为两人的许多观点是如此相似。当时他立即写了一封亲笔信，让盛宣怀到苏州去请薛福成，并让他乘轮船尽快北上。

薛福成一到，李鸿章就亲自接见，一面仔细端详一面连连点头道：“叔耘，相招恨晚呢！”

李鸿章对薛福成的才干知之甚早，两人也曾经在曾国藩幕府中见过一面，彼此印象都很好。曾国藩去世后，李鸿章只顾得悲伤，竟然忘记招薛福成入幕，让这些人才埋没多年，岂不招之恨晚？

薛福成谦虚道：“中堂谬赞，其实我的许多想法，也是从中堂大刀阔斧的洋务中受到启发，中堂不怪我抄袭您的高见就是万幸了！”

“我倒盼着有更多的人像你一样来抄袭我的想法，可惜凤毛麟角！”李鸿章呵呵一笑，又问了他的家庭孩子等情况，让他安顿下来后尽快把妻儿接过来，“叔耘，踏踏实实帮我办几件大事，你的前程，绝对不敢耽误。”

薛福成屡次听曾国藩批评李鸿章总是以名利驱人，这事如今发生在自己身上，他倒是觉得李鸿章来得痛快干脆，比耻于言名利者更真诚。

“中堂，卑职所上万言书，当然不敢奢望朝廷都能采纳，但有几件实在是当务之急。一件是改革科举，专设洋务一科；二是派员到西洋国家游历，参观他们的工厂、兵舰。这两条都是为了培养洋务人才。还有一条，就是购买铁甲舰，没有铁甲舰，海防便无从谈起。”薛福成对自己的万言书引来如此巨大的反响当然很高兴，但他更关注的是朝廷到底能采纳多少。

“叔耘不必着急，在大清办事急也没用。改革科举一项，我十几年前就提，结果招来一顿痛骂，不但专设洋务一科通不过，就是同文馆招收正途出身的人学习洋务也是应者寥寥。投考同文馆的正途士子，大多是冲着优厚的待遇而去，大部分人后来又都去参加科举。改革科举这件事，恐怕要待几十年后了。派人到西洋国家游历，我最近有个新想法，打算明年派人去欧洲国家。”李鸿章叹了口气。

两年前，他从德国定购一批克虏伯后膛海岸炮，厂方聘请了德国水师军官李励协前来当教练，明年春天聘期将满，李鸿章打算让李励协带一批军官到德国去学习军事，李励协已经答应。李鸿章不打算再派留学监督，完全拜托给李励协，这样不仅可以省一笔费用还避免留学监督对学生干预太多。

对李鸿章的这个想法，薛福成十分赞同。

“至于铁甲舰，因为左季高西征，粮饷所需极巨，朝廷实在无力筹拨巨款，只能再过几年再说。”李鸿章提起这件事就不痛快，但在薛福成面

前，他不愿对西征说三道四。

“中堂，如果只等朝廷拨银子，恐怕很难买得起铁甲舰，买得起恐怕也养不起。别的地方我不敢说，江苏的情况我还是熟悉的。户部筹拨巨款，江苏负担向来最重。巨款所出，一是靠地丁，二是靠漕粮，三是靠洋税，四是靠厘金。尤其厘金一项，对商户百姓盘剥太甚。”当年李鸿章巡抚江苏，内阁学士殷兆镛就曾经参劾李鸿章重厘盘剥，对这桩公案，薛福成当然知道来龙去脉，所以先要为李鸿章洗脱，“大人当年巡抚江苏，正在与长毛打仗，征收厘金解决军饷天经地义，百姓也都理解。如今天下承平，江苏再加重厘金，恐怕就说过去。不但江苏，全国各省无不如此，再想靠增厘筹款，难上加难。那么不增厘金又靠什么？卑职以为，必须靠大力发展工商业。所以我在陈言中请求，商情宜恤，开矿宜筹，就是为了扩大利源。西洋国家是以商富国，国富则兵强。”

“叔耘所言极是。尤其是自主开采煤铁，不但是开拓饷源的最得力办法，而且也事关国家安全。”李鸿章的目光更为深远，“我听盛杏荪说，仅上海码头，十几年前进口煤炭大约三四万吨，而去年已经达到十六万吨。这些煤炭主要供应各国轮船和江南制造局、金陵机器用，轮船招商局所用煤炭，也都是靠洋煤进口，现有的火轮兵舰也是依赖进口的洋煤。这是件很可怕的事情，如果用煤全靠进口，将来与列国失和，他们断绝了煤炭进口，我们就是有铁甲舰，也不能出海，与废铜烂铁何异？所以，我们必须自己开采煤铁，利权归我，主权也才能有把握。”

“中堂高瞻远瞩，卑职真是从来没想到过这一点。”薛福成由衷地感叹。

“我督办北洋海防，事事当然要与海防相联系。今年初我已经派杏荪到湖北去考察采煤。他父亲曾经在湖北做官多年，盛杏荪是个有心人，当年就曾经考察过湖北煤铁。他已经回信，认为鄂省广济县武穴煤山，最适合用新法开采。武穴煤矿前人已经开采过，且濒临长江，运输便利，煤山又属官有，不会与百姓发生争执。加之长江的便利，机器运输和聘请洋人都较为方便。”李鸿章边说边从案边取过一封信递给薛福成，“这是杏荪的信，他分析得头头是道。”

盛宣怀是李鸿章最器重的幕僚之一，薛福成早有耳闻。盛宣怀的信简要汇报湖北的考察情况后，将开采武穴煤山的有利条件分析得十分透彻——武穴一隅，民向不资此山为生，则官为开采，不夺其生计，一也；民情虽亦浮动，尚堪动之以利，结之以义，用洋匠设机器，不致决裂，二也；武穴实为吴楚咽喉，等洋法一有成效，近悦远来，可开海内风气，三也；滨江一水可通，轮船径运上海，无须火轮车路，无须开浚河道，四也。

“在武穴机器采煤，还有一项好处，政通人和。我兄长总督湖广，自然鼎力支持。湖北巡抚翁玉甫，与盛家是世交，盛杏荪的父亲署理过湖北督粮道、盐法武昌道，人脉犹在，由盛杏荪督办湖北采煤，可谓得天

独厚。我准备与翁玉甫一道出奏，请朝廷批准。”李鸿章也分析了一下实际情况。

翁玉甫就是翁同龢的二哥翁同爵。李鸿章当年在曾国藩幕府，捉刀弹劾翁家老大时任安徽巡抚的翁同书，因此与翁家结下芥蒂，此事薛福成也熟知，因此他追问道：“翁抚台意下如何？”

“盛杏荪说，翁玉甫于开矿一事未免过虑，但对杏荪还是颇肯关垂。我亲笔写封信，想来问题不会太大。翁家三兄弟，这位老二是最大体的。”李鸿章依然是自信满满。

两人正谈得热闹，丁日昌请见。薛福成连忙要告辞，李鸿章笑道：“叔耘不必回避，估计是与秘鲁换约的事，你听听也无妨。”

去年李鸿章奉命与秘鲁签订了《中秘友好通商条约》和《中秘查办华工专条》，按约定今年正式换约。然而，在秘华工仍然受到迫害，处境毫无改善，因此秘鲁换约专使艾莫尔到天津后，李鸿章派丁日昌先与他会谈，要求增订保护华工的条款或者向各国发表一个保护华工的声明。

丁日昌与薛福成也彼此相识，薛福成连忙要行下属参见礼，丁日昌连连摆手道：“叔耘何必如此，我如今是在籍守制，与白丁无异。”

李鸿章先向丁日昌简单介绍薛福成入幕的情况，然后问道：“雨生，后生可畏，你们两个以后好好切磋——与秘鲁使臣谈得怎么样？”

“不好，有英美等国撑腰，秘鲁使臣不肯答应。”丁日昌告诉李鸿章，“英美两国驻天津领事都帮着艾莫尔说话，意思是先换约，然后再发表声明。”

“绝对不行。西方列国向来狡诈，他们说换约后再发表声明，可是空口无凭，换约后他们不承认，我们有什么办法？”李鸿章一口回绝。

“总理衙门那边催得急，大概英美公使也在向总理衙门游说。他们说，条约是去年定好的，今年是如期换约，没有再更改的道理。”丁日昌又说出一个问题。

“当然有道理，条约和专条都要求秘鲁要善待华工，可是他们怎么做的？还是依然不把我华工当人！”李鸿章怕丁日昌不明白其中的利害，“现在秘鲁华工有十几万，这十几万人都是秘鲁用欺骗手法骗去的。遥遥万里之外，受到种种迫害，上天无路，入地无门，如果不借此机会切实给予保护，他们岂不永无跳出火坑之日。”

“中堂是一心为海外华人着想，不过有人不以为然。”丁日昌这些天听到一些官员议论，“有人认为，这些人之所以被骗，是贪图洋人国家的厚利，所以才远涉重洋，虽然是被骗，但无异于背叛国家，何必为这些

人费心思。”

“大错特错。”李鸿章连连摇头，“雨生，你看西洋各国，对本国国民都是一体保护，无论在本国还是在他国。各国设驻外公使和领事，本来就是为了保护本国商民的利益，他们甚至为了本国商民不惜以武力相向。我们的国民被骗到外洋，生不如死，母国再不伸出援手，他们断无生理！无论他们是自愿还是被骗，毕竟都是我华夏子孙！何来背叛之说？西洋列国，本国商民足迹遍布全球，无不是为利而往，哪个国家视之为背叛？叔耘在万言书中也建言，鼓励本国轮船和商人到外国经商，赚外国人的钱。我在《筹议海防折》中也说过，我们要大兴商务，在本国与洋人争利权，到国外去分洋人利源。到洋人国家去，受了委屈怎么办？就要靠驻外使臣和领事来保护。所以我有个想法，准备上奏朝廷，先向秘鲁等国派出使臣，陆续向各国派驻，便于协商国是，也便于保护海外国人。”

“中堂有如此设想，我第一个赞同，就怕那些清流要极力反对。”丁日昌提出了自己的担忧。

“完全是为国家着想，互派大使也是各国通例，他们凭什么反对？”薛福成毕竟年轻。

“就凭天朝上邦的空架子。”丁日昌笑着对薛福成说，“他们会说，我泱泱大国，向来是各国来朝，岂有去朝拜蛮夷的道理！”

“可不是嘛，如今就是一副空架子。扯远了，还是先说和秘鲁换约的事。”几个人突然发觉所议已经离题，李鸿章由此打住，随后他从案头取过一个大封套，里面装着容闳的调查材料，还有几张反映在秘华工困苦窘迫的照片，“雨生，你告诉艾莫尔，他如果不答应发表声明，我们就把华工的遭遇通报给各国，让各国来评理。虐待劳工，万国公约所不许，我就不信英美等国还会如此不通情理，我就不信，艾莫尔不怕在列国前出丑。”

“好，我按中堂说的办，只是总理衙门那边中堂最好去封信，让他们不必急。”

打发走两个人，李鸿章正要给沈葆楨写信，总理衙门一封急信到了，他拆开一看，自言自语道：“麻烦事都扎堆了。”随后又吩咐，“下午让黎观察和薛叔耘再过来一趟。”

第十一章 马嘉礼云南丧命 李鸿章烟台签约

李鸿章所说的麻烦事，是英国驻华公使馆翻译马嘉礼在云南被杀一事，也就是后来史称的“马嘉礼案”或“滇案”。事情的来龙去脉要从英国人觊觎中国的西南说起。

自从英国用炮舰打开古老中国的大门后，他们在华攫取了丰厚的商业利益，但他们仍然不甘心仅在沿海通商口岸经营，而是千方百计要取得内陆通商权。英国已将中国西南邻国印度和缅甸变成了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又策划从印度经缅甸进入云南，然后控制四川和西藏，使中国西南与印度、缅甸殖民地连为一片。

同治十二年（1873年）欧洲爆发了严重的经济危急，英国工商业陷于萧条，价格持续下降，而国际竞争则更加激烈。英国工商界认为，要渡过危机，打开中国的西南市场至关重要。这年九月，英国商会联合会投票通过一项决议案，要求下院组织特别委员会，调查进入云南的贸易路线。

英国内阁印度部大臣发出训令，组建一支名为“新华西探路队”实为远征军的队伍，由柏郎上校负责，从缅甸的八莫进入云南，然后至腾越（今腾冲）和大理，武装勘查进入中国西南的商道。他在训令中说，“主要目的是勘查各条商业路线，确定那些开发旧时商业路线所遇到的障碍和改进路线的方法；并对于最好的交通运输工具，各种商业捐税，保护商人安全实际可行的办法以及经营商务似乎最适宜的代理机关等等，提出报告。探路队队员尽量收集旅途经过各地的情况，资源、历史、地理和商务的情报，以及可以观察到的一般事物或科学兴趣的资料。”

英国外交部还训令驻华公使威妥玛，不论采取什么手段都要取得进入中国的护照。威妥玛的秘书梅辉立按照他的授意到总理衙门去交涉，撒谎说有三四名英国人由滇缅边界进入中国旅游，目的地不能确定，可能来北京或上海，或者由原路退回，请总理衙门在英国使馆填写的护照上加盖印章。

总理衙门觉得英国所请目的不纯，要旅游为什么从偏僻西南入境，而不由上海沿江而上？然而“请照游历，载在条约”，只好在护照上盖章。但心有不甘，于是采取一贯的策略，把难题推给地方，指示署理云贵总督、云南巡抚岑毓英，对游历的英国人妥为照料，又要暗中防备英国人在游历的借口下设领事通商的阴谋。

马嘉礼奉命到缅甸去接应远征军，他于同治十三年（1874年）七月初，从上海沿长江而上，再由湖南弃舟登岸，三个月后到达昆明。他跨着骏马，十余名扈从扛枪佩刀，从丽正门昂然进入昆明城，云南巡抚岑毓英设宴款待。随后他离开昆明，到达中缅边境重镇蛮允，即将卸任的候补参将李珍国也是设宴相待，并派人护送他前往缅甸八莫。马嘉礼此

行，一路上大清官员为他接风洗尘、设宴款待，他颇为得意，在日记中说“此番旅行，感觉舒适，很像王侯巡幸一样”。柏郎上校的远征军已经整装待发，包括勘探人伊利亚斯，外科医生兼博物学家安德森博士，16名担任多种任务的人员，17名印度锡克士兵和150名缅甸士兵，总人数193人。

中缅山水相连，边境居民交往密切，英国有一支军队将从缅甸进入云南的消息早就在边境传播，从缅甸入腾越的交通要道蛮允一带的景颇族居民自发组织布防。景颇族是尚武勇悍的少数民族，成年男子向来刀不离身，一旦有警，他们就以“散毛牛肉”的方式召集人马——采取军事行动前，杀牛祭献，然后将牛肉带毛带皮切成小片，以竹签串起来分送各支，行动时间就刻在竹签上，刻三道刀痕，就是三天后集合行动。几天时间，自南甸、干崖、陇川、猛卯数百里全部严密布防。腾越一带还有七个土司及各寨的土练武装，他们闻讯也纷纷布防，并邀请“十八练”练首候补参将李珍国前往会团，预为防备。

署理云贵总督、云南巡抚岑毓英，其本心不愿英国人入云南，但因为总理衙门有指示，不得不妥为保护，但总理衙门同时还要求他不能让英国人借游历之名行通商之实。他也采取总理衙门的办法，把难题交给腾越厅，指示说如果洋人有游历之外的不当行为，就“预为制止”。

听说英国几百人的军队要入云南，腾越厅和李珍国自然要调动武装，积极布防。但为了不留下把柄，两人未动用绿营兵，只调动土练武装。

马嘉礼与雇请的四名向导，带着柏郎的远征军向中国境内行进。到距蛮允一百里的地方，柏郎听说中国边民已经布防，便让马嘉礼先去蛮允探路。正月十四，马嘉礼到了蛮允，住在傣族佛寺。第二天他没有等到消息，到了十六日便骑马按原路返回，去接应柏郎。在离开蛮允三四里路的地方，他与巡逻的景颇族土腊都、而奥通兄弟率领的巡逻队相遇。两兄弟对洋人没有好感，警告马嘉礼立即离开蛮允，不然对他不客气。马嘉礼到云南来，一路上地方官员盛情接待，如何能把几个少数民族土练放在眼里？双方言语不合，他拔出枪来吓唬土腊都、而奥都兄弟，没想到不仅没吓住，众人还纷纷向他围拢过来。惊慌失措中，他开枪打死了一个景颇族兄弟，众人被激怒了，冲上前来把马嘉礼和他的四个随从全部打死了，并抛尸河中。

景颇族的兄弟听说数百名英军已经深入境内，纷纷携带大刀长矛等简陋武器前往迎战。正月十七，双方在离蛮允七十余里的蚌洗山相遇，随即展开激战。附近布防的各族兄弟赶来支援，两千余人从三面将柏郎的远征军包围起来。柏郎的远征军装备的是来复枪，比景颇族兄弟手里的弓弩、长矛更加锐利，众人一时不能近前。但林海茫茫，山风怒吼，柏郎又听说马嘉礼已经被打死，便无心恋战，下令放火烧毁丛林，趁着滚滚浓烟，率部仓皇退回缅甸。

英属印度总督收到柏郎的报告，立即电告伦敦。英国自知派远征军入云南是理亏在先，因此只指示威妥玛要求中国调查马嘉礼被杀的事实。威妥玛照会总理衙门，持有总理衙门护照的使馆翻译马嘉礼，在云南被腾越厅的大员调勇三千人狙杀。总理衙门一听洋人被杀就慌了神，而且具体情况摸不着头脑，所以立即命令岑毓英“严拿匪徒，按律惩办”。这无疑是立即承认马嘉礼是被匪徒所害，本来理屈的英国反而成了受害者。

威妥玛非常高兴，在写给外相的信中说：“如果不是中国总理衙门的官员毫不犹豫地承认马嘉礼被害，我们到目前为止，实在不能提出什么过分的要求。既然中国人承认是匪徒害死了我国国民，那么我们应当趁机达到我们的要求。探险队不能完成的事情，就在谈判桌上得到。”所以他立即提出了六条要求：一是英国方面派官员协同中国官员到腾越厅调查事情；二是允许印度政府另派一支探路队入滇；三是对马嘉礼给予赔偿；四是立即商订实施《天津条约》第四款关于优待驻京公使的办法；五是免除英商缴纳关税和子口税以外捐税的办法；六是历年因中国官员办理未妥、应偿英商的款项未及时给付的，应该得到补偿。

总理衙门答应允许印度再派一支探路队，答应对马嘉礼遇害给予赔偿，但其他事情都不能准。威妥玛发出最后通牒，限总理衙门在二月十四日子刻前答应前三项要求，否则将断绝外交关系，率全使馆人员撤离。同时他又让人故意散布消息，说英国已经派兵五千到中缅边境，并且与俄国密谋，一旦开战，俄国将从伊犁南下，策应英国军队，对中国西南形成夹击之势。

恭亲王认为如果不做让步，恐怕难以阻止战争，因此同意让英国派人观审。同时写信给岑毓英，让他报告详情，问他是否“系野人所为”。所谓野人，是朝廷对景颇等少数民族的蔑称，这其实是在暗示岑毓英推卸官府的责任。

然而，威妥玛已经决定离开北京到上海去，因为那里有电报方便与英国联系，同时也要等待从印度乘船前来的柏郎，进一步了解详情。他为了给自己找个理由，提出了十五万的高额赔偿要求，而总理衙门只答应给三万两，于是他三月中旬就从天津乘轮船去了上海。

在上海等了两个月，威妥玛终于等到了柏郎。他最希望的是得到云南地方官员参与杀死马嘉礼的证据，以便向朝廷提出更苛刻的要求，实现他“探路队未实现的目标”。不过柏郎所提供的证据没有说服力，但为了给总理衙门制造压力，他迟迟不肯回北京。

此时英国与俄罗斯正在争夺土耳其，双方剑拔弩张，根本无力与中国开战。威妥玛与外交部商量，故意发布调战舰五艘到天津的消息，以威吓清廷。这时候，总理衙门有些撑不住了，只怕中英真的会爆发战争，于是发布上谕，令湖广总督李瀚章赴云南调查滇案，令直隶总督李鸿章、丁日昌与英使威妥玛妥议滇案。威妥玛觉得李鸿章擅办洋务，不

妨先与他谈，因此决定起程赴天津。

李鸿章正在办理与秘鲁换约的事情，又接到总理衙门让他与威妥玛妥议滇案的训令，而威妥玛此人非常傲慢，与他妥议绝非易事，所以他不由得感叹“麻烦事扎堆了”。

扎堆也要办。他吩咐文案把有关滇案的所有文牍都整理出来，抄录后分别发给帮办北洋事务的丁日昌、天津海关道黎兆棠、新入幕的薛福成以及懂万国公法出名的马建忠，请各人认真阅读，准备与威妥玛“妥议”。

第四天下午，李鸿章请几个人过来商议，因为算算日子，威妥玛快要到了。

等大家到齐了，丁日昌先感叹道：“老百姓不能体谅朝廷的难处，图一时痛快，取了洋人性命，却给朝廷惹来不尽的麻烦。”由此，他又说起当年的天津教案，也是老百姓因一时激愤而惹的塌天大祸。

黎兆棠也无奈道：“洋人是靠炮舰打进大清来的，洋人传教士又让百姓反感，百姓憎恨洋人，实在是件没办法的事。”

“百姓不能体会朝廷的难处，是因为百姓并不知道万国公法为何物，也不知道条约到底约定了哪些内容，应该如何遵守，所以当务之急，是要把万国公法和已定的条约广为刊刻，发至州县。”薛福成的这个意思是他万言书中所提，至今朝廷尚未见实际行动。

马建忠却有不同见解：“中堂，我注意到岑抚台本年二月写给总理衙门的信中提到，‘上年十二月有洋人五六十名驮运军火，由新关入内地’，六月的奏折中又说‘马翻译官到缅甸约同印度新来洋官洋兵于正月间同伙来滇，传闻洋人来腾通商，又有洋兵欲来占据腾城，绅民无不惊惶’。如果马翻译果真是与驮运军火的五六十洋兵进我云南，那么他就不是游历，而是非法入侵，按万国公法，他非法入境，我军民皆有抵御的权力。换句话说，他被打死也是咎由自取！”

李鸿章眼睛一亮，觉得马建忠所说令人耳目一新。

“可是，岑抚台已经有了初步调查结果，是野人索要过山礼，马翻译不给，才被杀死，是谋财而害命。”黎兆棠提醒道。

这是岑毓英在总理衙门督促“提示”后上报的调查结果，李鸿章明白，这个结果有两种可能，一种可能是土司辖地的野蛮番民，不识洋人为何物而胆大妄为；一种可能是岑毓英为了避免英国人追究官方的责任而诿过于“野人”。

“实际情况应该先调查清楚分清责任再说，可是总理衙门一接到案情，就指示云南地方‘严拿匪徒，按律惩办’，这是不问青红皂白，就承

认是‘匪徒’杀害了马翻译，立即把朝廷置于被告的地位。”马建忠的分析又是非同一般。

薛福成点头称赞道：“眉叔说得极有道理。但是有一件事，马翻译拿到了总理衙门的护照却是千真万确。拿到了护照的游历人员，按条约应当受到保护。”

“游历人员的确应当受到保护，可如果马翻译去为一支非法进入大清的军队当向导，那么他就不能算是游历人员，而是非法入侵者中的一员，就不在保护之列。”马建忠反驳道。

大家都感到这说法非常新鲜，于是李鸿章追问道：“眉叔，万国公法有这种规定吗？就是持有护照，但从事的活动与他的身份不相符，也不在保护之列？”

“我记得好像有这样的说法。万国公法内容很多，我没有进行系统学习，只能算略知皮毛。”马建忠仍然拿不太准。

黎兆棠叹道：“现在的问题是，岑抚台已经白纸黑字说是野人图财害命，我们再辩驳，一切都已经晚了。”

“聪明反被聪明误！”马建忠感叹道，“总理衙门不假思索便认定是匪徒所为，此是失策之一；岑抚台又调查说是野人图财害命，这又是一个致命弱点，我们想与英国去争论，也无可争辩了。”

“现在一切都来不及了，只有就现在情形与威妥玛辩论。”李鸿章想想的确如此，无论马嘉礼是怎么死的，野人图财害命一说，虽推卸了官府的责任，却坐实了中国人杀害马嘉礼的罪名。

等众人散去了，李鸿章留下马建忠道：“眉叔，我有个想法，将来有机会的话送你出洋到欧洲国家去学习万国公法，将来与洋人交涉，我们才能摸得着门道。”

闻言，马建忠非常激动道：“我早就盼着有这么一天！”

“眉叔不要激动，你要知道出洋学习是会被人瞧不起的，因为咱们大清自称是泱泱大国，向来是万国来朝，到外洋去学习，会被当汉奸骂。”李鸿章又提醒。

“我不怕。到外国学习有什么不好？孔夫子还教导我们要不耻下问，还说三人行必有我师，洋人的长处，我们去学习是应当的。听说日本已经派出了好几批留学生去英美等国。”马建忠丝毫不以为然。

“是啊，日本的变法搞得动静很大，其志不小。我打算派一批陆营军官去德国学习，再从福州船政局派一批水师学堂的学生去法国学习，到时候你就随他们出洋。”

七月初六日，威妥玛乘轮船到达天津，第二天一早便派人去直隶总督署投递名片。因为去得太早，总督署的门房还未开门。来人等得不耐烦了，便将名片放进总督署的大门侧的转筒内。门房当时并未细看，便顺手放到窗台上。到了下午，李鸿章打发人来问，门房才想起窗台上的洋人名片。李鸿章听了大怒，立即把误事的听差辞掉，随后匆忙更衣，乘轿前往英国驻天津领事馆。

威妥玛听说李鸿章亲自来访，与秘书梅辉立站在门外迎接，进入客厅后立即奉茶，十分周到。

“今天门房开门稍迟，实在抱歉。”李鸿章一开口就解释。

“这都是小事。本来我打算前去拜访，一直得不到中堂是否在署的确信，因此未能成行。”威妥玛也没有什么怒意。

梅辉立因居间协调中秘两国换约，因此李鸿章特意对威妥玛道：“中秘换约的事情，梅大人很是费心。”

“这也没什么。”李鸿章希望随意闲谈中进入正题，可威妥玛一直是客气中透着冷淡。

“威大人这些日子辛苦得很，几时进京？”李鸿章又问道。

“办国家之事说不得辛苦。”威妥玛为了给李鸿章和清廷施压，故意提起英国水师兵舰到天津的事情，“我要在天津等本国文书及水师兵舰的信。或两三天就进京，或多等几天再进京也说不定。”

这时，公使馆参赞格维那拿着几份文件交给威妥玛，李鸿章借机问道：“关于滇案，威使收到总理衙门的文件了吗？”

“收到了，云南之事，我与中堂有两样说法。中堂如果是奉旨办理此事，或者总理衙门有信请中堂办理此事，我自然应当与中堂商办。倘或不然，只好闲谈，不能商办。”威妥玛依然是软硬不吃。

李鸿章笑道：“我是通商大臣，专办交涉事务。去云南的钦差又是我的胞兄，商办既可，谈论亦可。”

“云南之案并非通商事件。今日中堂如此说，自然是未奉旨办此事，我们只能算是闲谈，不过，我可以与中堂细细谈论。”威妥玛终于松口了。

李鸿章顺口应道：“这样也好，你就当我是个闲人，不妨将心里意思照实告诉我，不要说虚假话。”

于是威妥玛详细告诉李鸿章，腾越厅是如何派兵阻路，如何迎击柏郎，又如何杀死马嘉礼，将其首级如何挂在城门的。这些说法，与英国

人在上海报纸上所刊如出一辙，但闭口不谈柏郎带兵入云南的事。

李鸿章故作疑惑地问道：“听说在腾越阻路的是当地团练，并不是官兵。团练之所以阻路，是因为百姓听说有许多洋兵入界，大家齐团保卫本境。”

“穿号衣的如何不是官兵？杀害我的翻译官，阻击柏副将，还说是保卫本境！保卫的是什么境？是腾越镇总兵和腾越厅同知先期调兵，岂能瞒人耳目？如今云南抚台已经查明，马翻译是被中国人所害无疑，而他不敢承认是官军所为，却拿出几个野人来当替罪羊罢了。”威妥玛怕李鸿章揪住“洋兵入界”四字不放，因此故意做出一副激愤难平的样子，“我初得马翻译被害的电信，就知照总理衙门，过了七八天，沈中堂才到我那里说，王爷要向朝廷出奏。我说非派大臣前往调查不可，沈中堂又说断断不能，已经行文云南抚台查办。又过了三个月，这才派钦差，可见中国并不把马翻译被害当回事。”

“京城离云南万余里，我们又没有电报，总理衙门当然应当令滇抚就近查办。后来又怕文牍往来误事，这才派钦差前往。总理衙门对马翻译遇害一事十分关切。我看新闻纸和你的照会，都认为是李四爷调兵，所以着重在他身上。”所谓李四爷，就是腾越参将李珍国，他排行四，人称李四爷。

“李珍国不算什么，腾越厅文武也算不得什么，云南抚台也算不得什么，我只向京中去讲。”威妥玛越说越怒。

李鸿章笑着劝慰道：“威使不必着急生气，现已派钦差查办，大概年底即可办完。”

“我能不能生气吗？我气的不是这一件事。自咸丰十一年到今，中国所办之事越办越不像样，就像一个小孩子活到十五六岁，倒变成一岁了。我在此耽搁几天就进京住一个月，与总理衙门商议，看他怎么办。不但云南一事，内外各处官与官，商与民交涉各样规矩情形俱要认真整顿。如果没有一个成事的把握，改变的凭据，那时候我只好出京，把云南事交与印度大臣办，各口通商事交与水师提督办理，英商税饷概不准完纳。这真叫物极必反。”威妥玛一口气说了许多。

“你这个话就说错了。马翻译的事我们不是不办，等我们赶紧办妥，自然就明白了。”李鸿章对此并不认可。

“总理衙门向来遇事总说从容商办，结果总是一件不办。今日骗我，明日敷衍我，以后我断不能受骗了。中国办事哪一件是照条约的？如今如果没有一个切实的改变，和局就要破裂了，令兄到云南也不能定如何办法。”

威妥玛很明显是要以马嘉礼事件要挟大清在通商上让步，李鸿章便从条约说事，反驳道：“两国相交全靠条约，条约如何可以改变？且大清

历年所办之事若不照条约办理，你是钦差大臣，你怎么会答应？”

“中国有许多事不照条约，非止一端，非止一日。比如商货完税后到处抽厘，说是华商捐厘，其实无非还是洋商暗损。”威妥玛辩道。

这件事情完全与马嘉礼之死无关，且收取厘税完全是大清内政，所以李鸿章毫不客气地回应道：“你不要尽听洋商之言！任凭如何收税捐厘，这是大清自主之权，你难道不把大清当自主之国？”

威妥玛依然咄咄逼人：“丹麦是一个极小国，我国还许他自主，何况中国？但中国自周朝以来，常说内修外攘，试问至今内修若何，外攘能否？结果是内不能修政，外不能御敌。今天不改变一切，恐终不能自主。这不是我一人意见，各国官民皆如此说。中国改变一切，要紧尤在用人，非先换总理衙门几个人不可。”

“威使不要忘了身份，总理衙门用人，这是我国内政，不是你该干预的。彼此既经立约，和好多年，难道竟将条约半途而废？且威使与总理衙门大臣共事已久，均极相好，不应出此无理决裂之语。”李鸿章反唇相讥。

“我在中国办事三十余年，无时无事不帮中国相商。而今我心灰透了。前有照会恐将绝交，总理衙门复令我转咨本国。昨接国政来文说我所办之事，所说之话均甚妥协。且待总理衙门回信如何，恐一定是绝交样子。”

李鸿章见威妥玛大发牢骚，多说无益，于是对他道：“总理衙门令我与威使会谈，你有什么要求我可代为转达。天已不早，我该回署了，改日我请威使吃饭。”

威妥玛也不客气，送李鸿章出门。

送走了李鸿章，威妥玛与梅辉立商议下一步的对策。

“李鸿章果然难对付。幸亏他没抓住柏郎上校带兵入境这事不放，不然我们真是没法辩解。”梅辉立有些庆幸。

“中国人不懂万国公法，自然不得要领。如今最好的办法就是向中国人施加更大的压力，让他们缓不过神来。还有，目前中国人已经承认是他们的错，是他们杀害游历的马翻译官。应当让这件事成为铁一样的事实，要让中国人在各国面前承认是他们的错，这样其他国家也不好再说什么了。”

于是两个人仔细设计，提了七条要求，包括优待驻京公使，整顿商务，派员护送英国驻华使馆参赞格维那等人赴滇观审，要求恭亲王奏明朝廷，降旨责备云南巡抚岑毓英办理滇案不利，还要求派出一名钦差到英国道歉，而且派钦差道歉的上谕要明发天下。

威妥玛把七条要求抄给李鸿章一份，然后带着原本直接进京与总理衙门交涉。总理衙门哪一条也不想答应，就与威妥玛打太极拳。到了九月份，威妥玛再次离京去了上海，做出一副绝交的样子，留他的秘书梅辉立与总理衙门交涉。而他在上海的报纸上，故意放出英国国内民情激愤，要求对中国开战的信息。

朝廷迫于压力，几乎全部答应了七条要求，责备岑毓英的上谕明发天下：“英国翻译官马嘉礼被害一案情节甚重，岑毓英任职地方，自应将详细情由迅即查明以昭信谏。乃时阅半年之久，未能确查具奏，实属不成事体。”

至于派出钦差专程去英国道歉，李鸿章建议朝廷不如趁此机会向英国派出驻英公使，一则这符合国际惯例，二则也比专程道歉好看些。现在威妥玛一再坚持要求派钦差去英国，不妨先发布将要派公使赴英国的上谕，至于公使何时起程，视情形而定。他向朝廷推荐郭嵩焘为出使英国公使，朝廷尊重他的意见，很快发布上谕。

郭嵩焘本来已经任命为船政大臣，但他当年在广东与左宗棠闹到绝交，福州船政局又是左宗棠所创办，因此他托病不去赴任。李鸿章知道他的心思，就灵机一动推荐他出使英国。出使外洋是前所未有的差使，办好了容易见功，对郭嵩焘的前途大有好处。郭嵩焘未去赴任的船政大臣一职，他则再次写信给沈葆楨，推荐正在天津帮他办理洋务的丁日昌出任。一则丁日昌本来就善办洋务，任过江南制造局的总办，出任船政大臣非常称职。二则丁日昌是自己的好友，由他出任船政大臣，当然再好不过。

丁日昌南下之前，必须完成与秘鲁换约的事情。近一个月来，秘鲁使臣在英美等国领事的支持下一直坚持先换约，再论其他。丁日昌不胜其烦：“贵国如果没有换约的诚意，那就算了，丁某不再奉陪。”

他态度一强硬，秘鲁使臣反而态度有所缓和，表示希望见李鸿章一面，听听他到底什么意思。

“他要见我就见他一面，反正我不会松口，小小秘鲁国也想搭列强的贼船来要挟我大清，休想。”李鸿章对丁日昌说，“秘鲁最看重的并不是通商，因为他们几乎没有产品在中国销售，他们看重的还是华工问题。他从沿海骗去十几万人，自知理亏，所以急于签订通商条约，便于日后招揽华工。华工在秘遭受非人待遇，不借此机会让他们有个承诺，以后华工更无生路。”

第二天，秘鲁使臣来到总督署，李鸿章开门见山道：“贵使已经来津一个月，为什么还未曾换约，拖来拖去，究竟所为何事？”

“条约是去年已经商定，今年只是如期换约，贵国又提出额外要求，实不合万国公法。当年日本前来换约，要求有所更易，李中堂就是以这样的理由不允更改，只行换约，为什么到了秘鲁国就非要增加条款

呢？”秘鲁使臣把责任推到了大清这边。

李鸿章冷笑一声道：“当年中日换约与中秘换约不同。当时大清并无违约之事，当然不容修改。可中秘两国去年已经签订专条，秘鲁国承诺一定善待华工，可是你们显然没有做到，当然不能换约。”

“换约之后，本国一定遵照条约办理。”秘鲁使臣还是坚持先换约。

“不，绝无通融余地。”李鸿章斩钉截铁地说道，“两国所关注，都在华工身上。所以，贵国必须向各国表明秘鲁善待华工的态度，然后才能换约。不然，我将把秘鲁虐待华工的行径照会各国，中秘不能换约的责任万国自有公论。”

秘鲁使臣见无商量余地，就问道：“大人的意思，应当如何向各国表明？”

“简单得很，你们向京中各国驻华使馆发一个善待华工的照会，并在上海新闻纸上刊发。如果再有虐待华工的事件，那就让列国来评论是非。”

丁日昌盯着秘鲁公使按李鸿章的意图照会各国后，两国正式换约，他则整装南下，去福州船政上任。冬天已近，北河即将封冻，李鸿章也打点行装，移督保定。

移督保定后，李鸿章办了两件大事，一件是他奏请在湖北广济开煤矿的事得到朝廷批准，他从直隶练饷中拨出十五万串，湖北巡抚翁同爵也拨给十五万串，交盛宣怀开矿用。再一件是他奏请派游击卞长胜等五人赴德学习军事也获准，三月初，五人就已成行。不高兴的事也有，因为左宗棠一再呼吁西征缺饷，朝廷下旨准他借五百万洋债，又催令各省如期解拨协饷，凑够一千万两之数。左宗棠雄心勃勃，督师出关。而受此影响，每年四百万两的海防经费又成画饼，到三月底，北洋只收到三十余万两。要靠每年三十万两之数购买铁甲舰，那要到猴年马月？沈葆楨体谅李鸿章的难处，主动向朝廷提出以后海防经费先行解拨北洋，待北洋海防粗具规模、京师门户无虞后再转拨南洋。李鸿章当然要亲笔修书，深表谢忱。

三月初，他刚回到天津，马嘉礼案又出岔子，而且连他老哥也牵连进去了。

李瀚章到了云南，同意岑毓英调查结果，是野人杀死了马嘉礼，而且先后逮捕了十几名景颇族兄弟，在英国驻华使馆参赞格维那的观审下，景颇族“罪犯”全部画供。因为景颇族方言需要专人翻译，又因为洋人观审，因此又要再次翻译成英文，这中间要捣鬼实在容易得很。因此观审的格维那也没发现毛病。但正所谓没有不透风的墙，参与审讯的人员也并非全部对官府的盘算倾心相服。因此，第二天省城昆明就出现揭帖，揭露官吏在“会审”中利用翻译弄虚作假，质问钦差大臣为何制造冤

案，诬蔑保家卫国的景颇族同胞图财害命。岑毓英慌忙派出差役，把揭帖撕掉。他也是有苦难言，一方面朝廷让他要善待洋人，同时又要预防洋人阴谋得逞。这个分寸实在难以拿捏得恰到好处，而十几年来，向来是出了中外纠纷，先拿地方官开刀。因此一涉中外事件地方大员总是先想卸责之策。幕宾中有人给他出主意，既然“野人”涉入其间，不妨把一切责任推到不受朝廷王化的“野人”身上。经过精心谋划，总算应付过去，就连钦差大臣李瀚章，也仿佛被蒙在鼓里——不知他是真糊涂，还是装糊涂，反正他同意联衔会奏，给滇案下结论：击毙马嘉礼是野人索要过山礼不成而杀人行凶，狙击柏郎则是当地居民见洋人“驮载甚多，复纠伙往劫”，实与官府无关，腾越厅官军及十八练武装均未参与其事。这一结论，把官府的责任撇清了，岑毓英也得以向朝廷交代，但罔顾柏郎带兵入境的事实，让本来应该是原告的大清成了切实的被告。

朝廷很快批准了两人的会奏，处理结果就是对十一名“野人”明正典刑，李珍国撤职查办。朝廷旨准之日，恰巧岑毓英接到母忧的丧讯，昆明人都说，是他枉杀人命而报应到他母亲头上。

不过滇案的会审结果，不但昆明人不服，英国人也不服。中国人不服的是，为什么抗击入侵的洋人不是英雄反而送了命。英国人不服的是，格维那得出结论，整个事件其实是官府在背后指使，总理衙门有意指示岑毓英，而岑毓英授意李珍国，李珍国再利用土练行凶。威妥玛接到格维那的这份报告，决定好好做一下文章。

威妥玛最所关注的自然是英国的商业利益，他的核心要求就是扩大通商口岸，减轻洋商税负。但他是个老奸巨猾的外交家，又具有精明商人的思维，他懂得外交也要讨价还价，你求二，才能得一。那么，在滇案中，最好面子的朝廷最在意的是什么？那就是朝廷和地方大员的面子。于是，他提出了一个新要求：因为滇案审理不公，必须把岑毓英提到京中会审，钦差大臣李瀚章也要追究调查不实的罪名。

朝廷自然不允，堂堂二品大员按洋人要求提京会审，那成何体统？

威妥玛又以武力相威胁：“为了给朝廷留面子，不提审岑巡抚也行，但以下七条要求，必须全部答应。否则，本使就下旗回国，让军人来说话。他们要占据中国沿海哪些地方，作为滇案赔偿的担保，那本使也无能为力。”

总理衙门最怕的就是打仗，在与威妥玛和他的秘书梅辉立反复争辩后，大部分要求都同意了，最后集中在最关键的第六条。在这一条中，威妥玛提出，中国应答应洋货上交子口税后，不论华洋商人贩运洋货，均免征税厘。要增开奉天大孤山、湖南岳州、湖北宜昌、安徽安庆及芜湖、江西南昌、浙江温州、广东甲子、电白及北海为通商口岸。

总理衙门权衡再三，同意增开宜昌、温州、北海为通商口岸。威妥玛没想到中国会这么容易就同意增开三个口岸，觉得不妨再施加压力，

争取更多的利益。于是他指使秘书梅辉立在马嘉礼的赔偿上做文章。他当初提出二十万的赔偿，已经以十五万达成共识。梅辉立到总理衙门，突然提出这十五万只是马嘉礼被害的赔偿，不包括英国为此调动军队的赔偿。兵费赔偿多少，将由英国政府提出，几百万上千万中国都应当答应。

当时总理衙门入值的大臣是沈桂芬，对威妥玛出尔反尔十分愤怒，当即一口回绝。威妥玛当日下旗，宣称从前所议八条全作罢论，从天津乘轮船回上海，说要去请示国内如何办理。

朝廷再次惊慌失措，让李鸿章在天津拦下威妥玛，但威妥玛连天津领事馆也没入住，直接去大沽口乘轮船南下。于是，朝廷派海关总税务司英国人赫德追到上海去劝说。

威妥玛气势汹汹回到上海，但国内的回复却很让他失望，因为英俄为争夺在巴尔干的霸权，已经闹得剑拔弩张，各大国舰队云集地中海，双方支持者大有一决雌雄的架势。英国政府要拿出全部精力应对巴尔干危机，训令威妥玛尽快了结滇案。威妥玛很是狼狈，但他已经把话说绝，没法再回北京。此时赫德受总理衙门所托来到上海，他正好借坡下驴。

威妥玛与赫德都是英国人，但两人职责不同，性格又差异较大，因此两人关系其实非常一般。威妥玛是驻华公使，完全代表英国利益，做事又咄咄逼人。赫德作为总税务司，则是大清的雇员，他是个中国通，很注意给大清官员留面子。他对威妥玛动不动以战争相威胁的做法十分反感，他认为把中国拖入战争，必定有损英国商业利益，而且如果因为战争朝廷失去了对全国的控制力，那么英国即使想谈判也找不到对手，对各国商业利益将是致命打击。

两个人一见面，就因政见不同而起了争执，最后赫德说道：“如果你一意孤行，我就将自己的意见电告内阁。”

“作为一个驻外公使，我是为了本国利益最大化。你作为一个英国公民，也应当为英国的利益而尽一份力。这就是我们的共同点，有了这个共同点，我们就永远有对话的余地。”于是，威妥玛缓和了态度。

赫德当然不希望中英谈判决裂，而且他也希望通过参与协调，向朝廷证明他的价值不仅在海关管理方面，外交上他也有一套。于是两人重新归于平心静气，讨论如何让中国做出最大让步。

两天后，赫德给李鸿章写了一封长信，告诉他经过一番努力，威妥玛答应在八条的基础上重新和谈。目前有一个很难得的机会，大约十天后，威妥玛就到烟台去度夏，朝廷最好派出一位大员前往烟台与威妥玛详谈，这位大员应当有解决滇案的新主意，能够吸取过去谈判失败的教训，并明白中英两国力量对比强弱情形，不会意气用事，处事和气大方，有不免相让的地方不妨善让，不然枉费功夫。如果能够如此办理，

有他居间调解，有望了结滇案。最后他告诉李鸿章——当然也是威妥玛告诉赫德的——“西国情形现为土耳其事，日有变动。英国朝廷愿趁此机会叫别国看明白，大英国既能在西洋做主，又可在东方用兵，随意办事。”

李鸿章对赫德深信不疑，立即上奏朝廷最好能接受赫德的建议，因为大清目前力量根本无法与英国开战。同时让薛福成研究滇案以来的所有交涉情形，对如何与英使议约拿出见解。

薛福成一直关注滇案进展，而且多次参加交涉，对整个过程十分熟悉，对英国人所求、李鸿章所担心以及威妥玛的心态等都算得上了如指掌，所以用了不到三天时间，他就将《上李伯相论与英使议约事宜书》呈了上去。

他首先分析了双方形势，认为“方今英之富强，固非大清所能敌。而论天时地势，英必不愿启衅于中国。”因为俄国与英国争夺土耳其霸权，德国也有意兴兵侵并旁近小国，英国都不敢小视，不可能在东方再挑起战事。威妥玛动不动以兵舰相威胁，不过是他的狡诈计谋，实际上他也不愿真正开战。“威使在华数十年，近将归国，设因此兵连祸结，牵掣大局，彼将内为国主所尤，外为商人所怨。彼之本性，不过见可而进，知难而退，欲乘此时迫胁大清，大得便利，以见好商人，为归老之荣耳。”至于英国调兵舰前来，十有八九是虚张声势，大清应该据理力争，不然英国会提出更苛刻的要求，反而更难收拾。

因为薛福成知道李鸿章太过担心中英实力悬殊，连布防也不敢，专门上书分析说：“或谓设防而触其怒，不如示不设防以速其和。此断不可取。自古两国相持，备愈严则和愈速。诚宜密速调兵，节节布置，隐然有虎豹在山之威。敌船一到，飭我军严兵以待，斯时议和，自与无备者迥异也。”他建议从直隶周盛传淮军及各镇练军中抽调五千人，济宁铭军全部近万人，飞调北来。并密告左宗棠按兵不动，朝廷则同时公开颁布全部调回左宗棠西征大军的谕旨。沿海省份也要认真布防，而且如果英军真的登陆，不与他们争一城一池的得失，不妨以空城让敌。“彼航海远来，人数无多，不敢深入腹地，所占不过一二空城，又与吾民齟齬，动则疑惧。夫耗兵费以守空城，犹获石田也。而各口贸易为之停罢，则彼所损甚巨，久必然退矣。”

对于双方正在谈判的条件，薛福成看得非常准，威妥玛最关注的其实就是商业利益，特别是洋货免除税厘一条，直接侵犯大清主权，无论如何不能答应。如果答应，那么大清每年损失将达到白银一千万两。这样，经费枯竭，军队无饷，必然要裁撤，海防也无法筹办，到那时英国再有要挟，大清想战也没有能力。所以，洋货免厘一项，“彼必以全力争，我当以全力拒。”退一万步说，就是真开战失败赔款，也不过千万之数，只是一年的厘税收入。如果答应威妥玛的要求，则是年年要损失一千万两。何况，全国上下同心合力，又何尝不能战胜敌寇呢？

李鸿章对薛福成的见识非常佩服，虽然有些判断他未必认同，但作为一个微末小员，这番分析已经非同一般。

次日，李鸿章收到两份上谕，一份是明发，是让他转给威妥玛验看

谕内阁：大学士直隶总督李鸿章着作为全权大臣，便宜行事，即赴烟台，与英国驻京公臣威妥玛会商一切事务。

另一份，则是给他的密旨：

谕军机大臣等：李鸿章奏，接据总税务司赫德来信钞录呈览请旨办理一摺，已降旨派李鸿章为全权大臣，与威妥玛会商一切事务。该督熟谙洋情，必能操纵合宜，相机开导，以期早就范围。即着慎遵前旨，驰赴烟台，与该使会晤。就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前议，参以赫德此次来信，斟酌情形妥为筹定，奏明办理，以免另生枝节。此外如有非理要求，仍当峻拒，不可稍涉迁就。本日寄去谕旨一道，如该使索看凭据，着李鸿章另行恭录，给予阅看。俟事竣后，此旨仍缴还军机处备查，将此由六百里密谕知之。

李鸿章早就料到，朝廷很有可能要派他去，但上谕中有“奏明办理”的要求，如果事事要上奏，反复一次就要十几天，那要谈到什么时候？何况威妥玛这个人性情诡异，反复无常，正所谓夜长梦多，到时候不能办结，一切后果岂不都加在自己头上？所以他上奏朝廷，请求就三个方面预示办法：一是赔偿马嘉礼已经议十五万两，可是威妥玛又提出兵费不在此列，如果他们要求巨款，到底该怎么办？二是威妥玛要求优待驻京公使，看威妥玛的意思，希望皇帝能够召见，到底答不答应？三是威妥玛要求将岑毓英提京会审，李鸿章认为不妨同意，让岑毓英到京城与威妥玛当面对质，也没什么丢人的。

他的请求很快有了回音，赔偿可以酌加，优待公使的要求“但凡无碍于体制，尚可酌量允准”，但提审岑毓英一节，无论如何不能答应。

李鸿章决定六月十二日起程赴烟台。众人都有些担心，因为疯传英国又有两艘军舰开到烟台要挟持李鸿章，就像当年把两广总督叶名琛拘押到印度一样。李鸿章的夫人赵小莲十分担心，就暗中鼓动天津绅商挽留李鸿章。结果天津绅商士人二十余人，到直隶总督署请见李鸿章，劝他不要去烟台。李鸿章以上谕已颁为由，婉拒大家的好意。临行前，他对直隶军政做了一番部署，地方日行公事，由藩司代印代行，商务洋务一般事务，由天津海关道办理，遇有紧要事件，则封包交由轮船递到烟台。同时交代直隶提督及淮军驻军，严密布防，尤其是大沽海口，不要让英军有机可乘。又交代天津道府县各员，一定关注民情，千万不能再有当年火烧望海楼的惨祸。

临行前夫人赵小莲亲自下厨为他备了一桌家乡菜。相陪的除了夫人，只有馨如。馨如的真实身份，赵小莲已经猜到，但她识得大体，人

家为了李鸿章而捐躯，她当然要善待逝者后人，因此对这个“女儿”视如掌上明珠。她也知道李鸿章远行，必然牵挂馨如，因此把她抱在身边一块陪餐，她一会儿给丈夫布菜，一会儿又照顾身边的馨如，忙乱中竟然一时无话可说。

李鸿章见此安慰道：“夫人不必担心，威妥玛毕竟是驻华公使，断然不会行绑架之举。”

“就算这个姓威的英国人不兴风作浪，与洋人签订条约，必然要向洋人让步，你必招骂名，这种费力不讨好的差使，人家都避之不及，你又何必自讨苦吃。”赵小莲竟然看得出一些门道。

“国家有难，我不能袖手旁观。赴汤蹈火，在所不辞。再说，派别人去，谁又能胜任得了呢？如果派去的人一味逞口舌之利，把国家推入战争，国家真就无望了。”

“皇亲国戚，显贵大臣有的是，你又何必去担这副重担？”赵小莲依然不能推开心事。

李鸿章却故意以玩笑的口气说道：“不是说大话，能挑这副重担的，唯有李某人。”

赵小莲不再相劝，叹了口气，再给李鸿章布菜：“好，既然你铁了心，我就不再阻拦，只求菩萨保佑你平平安安、顺顺利利。你放心，家中一切有我，馨如我会照顾好。”

“有夫人坐镇直隶总督署，我放心得很。”李鸿章仍是开玩笑的语气。

六月二十八日，李鸿章乘轮船招商局客轮赴烟台，随员有薛福成，李鸿章有意让他历练；有直隶候补知府许铃身，朝廷已经下旨他作为郭嵩焘赴英的副使与英国人谈判，他当然要参加；还有轮船招商局会办朱其诏，一道商议漕粮航运的事宜，再加翻译、护卫等，浩浩荡荡上百人。第二天下午四点多到了烟台，入驻东海关道衙门。

东海关道衙门设在海边烟台山下。咸丰十年签订的《天津条约》，在北洋开辟三个通商口岸，山东的一个先是在登州，后来英国人考察后认为烟台山一带更适于通商，经协商改为烟台。烟台得名于海边的小山，三面环海，明代始在山上建烽火台，民间称烟火台，于是山因此得名烟台山。此地辟为商埠后，日渐繁荣，先后有十余个国家在山上设领事馆，每到夏天，常有洋人到此避暑。威妥玛此时到烟台，也是借避暑之名前来与李鸿章会谈。德、法、俄、美、奥、西班牙等国对中英此次谈判非常关注，公使们也都借避暑为名来到烟台。

东海关道衙门空前热闹起来，各国公使都来拜会李鸿章，他们几乎无一例外地表示，本国政府愿意在外交上支援大清了结滇案，谅英国不

敢动武，如所议不谐，皆愿从旁调停，这让李鸿章信心大增。到了初三，他正式会见威妥玛，威妥玛有些酸溜溜地说道：“听说中堂已经见过各国公使，而且相谈甚好。”

李鸿章据实解释道：“是，我与此地避暑的各国公使都互相拜访。各国公使对此次会谈十分关心，希望两国维持和平。”

“滇案是英国的事情，不容别国插嘴。”

李鸿章打比方道：“好比两人闹了纠纷，路过的人前来好意相劝，也是常理。”

“此案必须把全案人证提京复审，若不允行，他事无可商办。”威妥玛十分强硬。

“随意将二品大员提京，从无此例。”李鸿章也不卑不亢。

“此例甚多，比如杨乃武小白菜案，浙江巡抚就被提京复讯。”

威妥玛居然知道此案，这令李鸿章十分惊讶，随即他又冷静下来道：“那是因为确实有证据。”

“我们也会有的。观审的格参赞由滇回缅，沿途查访，情节更真，我已令他回英国面陈。”威妥玛一副胜券在握的语气。

李鸿章见状便道：“滇案业经大员往查，讯取供证确凿，断无再行提京复讯之理。你要想这样办，那就得把你得到的可靠证物交出查验，那时我可以请旨定夺。如果只是听信传闻之言，并无真凭确证，就想将督抚大员提审，中外各国都没这样的办法。”

威妥玛说他将把格参赞获得的证据提交给李鸿章，但过了六七天，他并没有提供出来，而是又提了一大堆要求，列了一张开放口岸名单，几乎把中国沿海沿江重要城镇都罗列进去，张口闭口就是本国商民都极为愤怒，纷纷要求开战。威妥玛态度非常恶劣，就连陪同谈判的赫德也十分生气，认为他有失绅士身份。

薛福成、许铃身等人则频繁与各国公使身边的翻译、秘书接触，了解到大家对威妥玛咄咄逼人的态度都反感，而且英国单方面与大清谈判商务问题，也令各国公使不快。他们将这一情况报告给李鸿章，李鸿章决定来个“连横之计”。

六月十二是慈安的万寿节，李鸿章在东海关道客厅设宴，遍请在烟台的各国公使。大家都举杯共祝太后万寿。等大家喝得融洽的时候，李鸿章把威妥玛要提讯二品大员到京会审的事摆到桌面上，请各国公使评论。各公使众口一词，认为没有道理。宴会结束后，李鸿章把东海关税务司德国人德璀琳留下道：“我想请贵国公使出面，劝一劝这位好战的威

妥玛。”

德璀琳答应得很痛快，办得也漂亮。第二天上午，德国公使便拜访了威妥玛，向他提议道：“在中国，李中堂算是非常开明的，通过他与中国朝廷打交道，比别人要好得多。这次他来和谈，顶着很大的压力，朝廷的强硬派不愿和谈，天津的百姓怕他有性命之忧，他是为大局着想才如约前来。如果使他陷入困境，日后如果他不把我们当可尊重的朋友来保护，很多事情会麻烦得多。”

威妥玛见自己已陷于被动，外相又来电报，明确告诉他尽快了结滇案，于是他答应不再要求提审岑毓英，但其他各条，中国必须全部答应。

“那就看你怎么和李中堂谈了，不过，要别人答应所有的要求，这恐怕也不是和谈的办法。”德国公使留下了这么一句话。

四天后，威妥玛会晤李鸿章，将会谈条款交给他，包括三大部分：一部分关于滇案处理，提了六条；一部分关于优待驻京公使，提了三条；一部分是通商事务，提了七条。双方反复争辩，最后焦点集中到通商事务上来，威妥玛坚持重庆、宜昌、温州、芜湖、北海五口不仅通商，而且要设领事馆，湖口、沙市、水东三口为税务司分驻，安庆、大通、形容、陆溪口、岳州、码斯六处为轮船停泊上下客商货物之地，长江沿线几乎一网打尽。而洋货税厘，不仅要求进口货物全部半税，而且在所有通商口岸都不再纳厘捐；洋商运土货出口也一律免厘。如果全部答应威妥玛的要求，大清每年损失的税厘何止千万？

赫德也认为这些条件太过苛刻，他与威妥玛在烟台相处一个多月，对他的自以为是非常反感，两人关系几近恶化。他对李鸿章道：“威使的态度不像个负责任的使臣，简直比军人还要好战。他的态度不仅有害于中国，也有害于英国。他这个样子让我彻底解脱了苦恼，我不必夹在大清雇员和英国国民的双重身份中两头受气，我可以坦然地站在中堂一边，帮助您实现和平的愿望。”

两个人几乎每天晚上都要谈。赫德的确为李鸿章出了不少主意，在他的参谋下，洋货通商口岸免除厘捐，改为仅在租界内免厘，而大清的大部分厘卡，设在租界内的很少，因此厘金损失无多；通商口岸在原来总理衙门答应的宜昌、温州、北海三处的基础上，添加芜湖一口。而重庆在条约中规定将来轮船可通后可辟为口岸，但川江峡滩险阻，轮船万不能行，因此等于一条虚文。

光绪二年七月二十六日，中英双方要员齐集东海关道衙门。中方除李鸿章外，还有他的洋顾问赫德、德璀琳以及随员许铃身、薛福成等人；英方除威妥玛外，还有他的秘书梅辉立、驻烟台领事以及翻译等人。法、德、美、俄等国公使也前来见证《中英烟台条约》正式签字。

李鸿章和威妥玛分别在条约上签字，李鸿章如释重负，低声对赫德

道：“与一个好战的人签订一份和约，真是不容易。”

美国公使与李鸿章握手问候道：“中国是一个弱国，中堂能够抵制一个咄咄逼人的国家提出的条件，是令人惊诧和佩服的。中堂将从此一跃而为外交界能手，今后中国朝廷必将更多依赖中堂。”

第十二章 郭嵩焘出使挨骂 盛宣怀购买铁路

李鸿章回到天津不久，督署便迎来了一位不速之客——翰林院侍讲张佩纶，他是向李鸿章兴师问罪来了。

张佩纶是直隶丰润人，父亲张印塘在安徽当按察使时，与正在家乡办团练的李鸿章相识，因此两人关系相当不错。可惜张印塘不久后就战死了，留下只有七岁的幼子张佩纶。幸得李鸿章资助，张佩纶得以扶棺回乡葬父。因为这个原因，张佩纶视李鸿章为恩公。张佩纶与家人四处漂泊，饱尝颠沛流离之苦。正所谓穷人的孩子早当家，他因此发奋苦读，二十二岁中举人，二十三岁中进士，选为翰林院庶吉士，三年后授翰林院编修。光绪元年四年一度的翰詹人员大考，他以二等第三名被破格提拔为翰林院侍讲。当时朝廷改元，下诏求言，张佩纶上疏陈言，虽然了无新意，但慷慨激昂，文采风流，被军机大臣李鸿藻赏识，收入门下。

李鸿藻是同治帝的师傅，深得慈禧信任，他得以入军机，是专为牵制大办洋务的恭亲王。只是恭亲王内有军机文祥、沈桂芬、宝鋈和总理衙门大臣董恂、毛昶熙等人的支持，外有李鸿章、沈葆楨、丁宝楨、丁日昌等洋务大吏的奥援，李鸿藻实在是势单力薄。他的办法就是笼络翰林及言官，这些人虽无实权，但位居清要，且下笔千言，倚马可待，影响力也不可小觑，被世人称为清流。他们傲视王侯，以直言敢谏著称，笔锋所指，每有官员倒霉。慈禧有意以清流来牵制恭亲王，因此对清流多有提携，以致很快成了气候。市井笑谈，已经有清流四谏之说，翰林院侍讲张佩纶、张之洞，编修宝廷、黄体芳；又有青牛之比，说李鸿藻是青牛头，张佩纶、张之洞为青牛角，专用来抵人，陈宝琛为清牛尾，宝廷为青牛鞭，邓承修为青牛肚，其余牛皮、牛毛甚多。在海防塞防大讨论中，针对李鸿章等人提出的大办海军、大兴商务、兴修铁路、改革科举等主张，众清流交章弹劾，向朝野显示了不可小觑的力量。李鸿章对朝野的风吹草动极为敏感，自然对清流力量十分关注。他的评价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但又无可奈何。

李鸿章签订《烟台条约》，增开通商口岸、优待各国公使、派出驻英公使等等，又引发清流群起而攻之。张佩纶也多有不满，但因视李鸿章为恩公之缘故，没有上折弹劾，而是选择到天津来“向李中堂面教”。李鸿章接到报告后，对身边的薛福成道：“张幼樵兴师问罪来了。”

薛福成笑道：“中堂是幼樵的恩公，他哪里敢问罪？”

李鸿章摇了摇头：“他被李兰荪收入麾下，对我们这些办洋务的自然是不顺眼。幼樵本来学问就好，老泰山又是藏书大家，只可惜学问用错了地方。”

张佩纶的岳父朱学勤，当了十几年的军机领班，一向为恭亲王倚

重。他最为人所称道的是嗜书如命，遇有好书便倾囊相购，藏书数万册，张佩纶因此读到了许多世间难得的珍本，学问更是今非昔比。李鸿章爱才心切，有意笼络张佩纶，期望这员清流干将能够为其所用。

张佩纶时年二十七岁，已经名冠京师，顾盼自雄。他视李鸿章为恩公，已经极力收敛，但咄咄逼人的气势仍然扑面而来：“中堂与英夷签订《烟台条约》，都中颇有议论。中堂有恩于晚生，晚生不能不如实相告。”

“我为大清避免了一场战祸，都中竟然还有议论，都议论什么？”李鸿章是明知故问，清议是怎么指责的他都预料得到。

“议论很多。比如增开通商口岸，清议认为洋人深入内地，难免使大清江河日下。”张佩纶拣了条例子说道。

李鸿章辩道：“威使要求增开十余口岸，我费尽心思，磨破嘴唇，减至四个，已是竭尽全力。何况，增开口岸通商也并非全然坏事。”

“洋人货物行销内地，夺民生机，怎么不是坏事？”张佩纶不以为然。

“洋人货物进口要纳子口税，对朝廷筹饷有利。近年来各通商口岸海关税收年年增加，已经是朝廷最稳固的一项收入，西征借债担保以及南北洋海防，无不依赖海关收入。再说，洋货行销的同时，洋人也购买土货出口，土货销量大增，自然也是增利于民。”随后，李鸿章给张佩纶讲西方各国互相通商、以商致富的情况，既然大清大门已经打开，想关闭已经不可能了，只有千方百计发展工商业才能与洋人争利，于国家有利。李鸿章以伯相之尊，娓娓道来，张佩纶眼界大开，虽然一时不能完全明白，但也无从反驳。

“派驻英公使一事有辱国体。我中华上邦向来是四夷来朝，如今再派使臣驻英国，岂不等同于朝觐洋夷？”张佩纶见辩不过李鸿章，便转移了话题。

“幼稚，说句不该说的话，中华是不是上邦，不是我们说了算。英、美、法、意等国远在万里之外，从来不曾来进贡，我们凭什么说是他们的上国？再退一步说，就算我们是他们的上国，如今人家的坚船巨炮虎视眈眈，我们这上国却无力抵御，还算什么上国？何况这些国家向来都认为彼此平等。他们之间平等，与我大清也是平等之国，没有上下之分，只有靠条约来互相约束。”李鸿章依然是不急不躁。

张佩纶对此却无法苟同：“中华五千年文明，这些洋夷之国，据说还在茹毛饮血。”

“他们是不是茹毛饮血且不去论，各国互派公使已是万国公例。所派公使，也是为了保护侨居的本国之民。譬如英国公使和领事，一遇中外

纠纷，他们便出头为英商说话。在西洋各国互派公使不仅是定例，也是一种权力，一国不让另一国派公使，反而是失礼的行为。”李鸿章缓缓解释道。

“我国百物充盈，百姓自给自足，自然无须去他国，也就不必派公使；洋人国家穷困，所以要到我中国来经商，因此他们才派公使。都中清议，没有人以派公使为然。郭侍郎如果答应去英国，恐怕会身败名裂。”张佩纶又道。

郭嵩焘是李鸿章推荐出使英国的，因为滇案一拖再拖，因此一年多未能成行。如今《烟台条约》签订，按条约大清必须派出使臣前去道歉同时兼充驻英公使。这项差使竟然有可能令郭嵩焘身败名裂，李鸿章有些不太相信。

“中堂应当听说了，清议对郭侍郎多有非议。”

京中舆论对郭嵩焘即将出使英国一事，岂止是非议，简直是众口声讨。大家一致认为，夷人如猪狗一样是不可理喻的，大清派使臣出去，无异于古时候被扣的人质，“徒辱国格而已”。甚至有人写了一副对联帖在郭嵩焘的住处——

出乎其类，拔乎其萃，不容于尧舜之世

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何必去父母之邦

闻言，李鸿章感叹道：“按万国通例派出公使，怎么会如此辱骂？真是不可理喻。”

“所谓万国通例，不过是蛮夷国家的通例，我朝典章制度尽善，何必去父母之邦，学洋人之皮毛？十余年来，事事以洋人为师，正是最可虑、最可耻之处。洋人之所长在机器，大清之所贵在人心。机器不过万物之末，人心才是根本。我们学到了洋人之末，丢掉了尧舜周孔之道，文官无忠谏之臣，武将无敢死之士，就是学到了机器枪炮之流，又有何用？”张佩纶以为自己抓住了根本，侃侃而谈。

“大道理我不必讲，我就问你一句话，洋人持洋枪，我持刀矛，就是忠谏之臣，敢死之士上阵，也不过是送死。那你说，洋人的枪炮该不该学？”李鸿章对张佩纶的固执十分不快，都中盛赞的人才竟是这样的见识，真让英雄气短。

“那我问中堂，如果一个胆怯萎缩之辈，心中无忠义之气，手中就是握有洋枪，一冲锋陷阵，便充枪而逃，那洋枪洋炮又有何益？”张佩纶毫不退让。

“要论打仗，毫不谦虚地说，你们在我面前都是鲁班门前耍大斧，当年我在上海与洋人苦战之时，你不过是十几岁的娃娃。就连京中诸位放

言高论的翰林台谏，又有几人在阵前拼过命？如果不是洋枪洋炮，淮军如何能够以沪平吴，又如何能够平定得了捻子？”李鸿章已经有些不爽了。

张佩纶立即反驳：“既然如此，大人为何又对洋人一再忍让，不仅要增开口岸，还答应云南通商，又允许洋人观审案件，又要派公使去英国道歉，大人办理外交，是不是太向洋人示弱了？”

“此言差矣！”李鸿章听张佩纶把一切归咎于他的软弱，终于忍不住发火，“该不该向洋人让步，不是我想让就让得了，也不是我不让就能坚持得了，这一切都因国家太弱。我国军力安内尚可，攘外则毫无把握。英国陈兵沿海，我们连一艘铁甲也没有，不答应又能如何？如果洋人十几年前的故伎重演，兵临京城，请问各位可有谁挺身而出？难道要让皇上太后再次西狩热河？”

“大不了迁都再战！”

迁都再战是清流们近来经常议及的话题，他们认为十几年前与洋人签订《天津条约》《北京条约》，是办事大臣太软弱的缘故，当时皇上已经离京，如果迁都再战，大清腹地广阔，洋人万里来侵，终归兵短粮绌，天长日久必败无疑。

“书生之见！”李鸿章对迁都再战的议论最为愤怒，“如果能够战之能胜，香港、澳门又如何能够被洋人强租？如果战火重燃，朝廷真的迁都，洋人占据沿海要地，比如广州、福州、上海、烟台、大沽、大连，这些地方海防都极薄弱，洋人完全不必深入内地，只需久占不归，便又是第二个香港、第三个澳门。试问幼樵，沿海门户洞开，要地尽归敌手，国家有海无防，从此贻害无穷，谁承担得起？”

“那就再回师打下来！”张佩纶把战争看得太轻率，几同于儿戏。

“打下来？说得容易！不说洋人枪炮强过我数倍，就说兵饷一项，朝廷财政捉襟见肘，如果沿海口岸尽失，苏浙财赋要地必受影响，海关洋税尽归洋人，那时候兵饷无出，士兵哗变，怎么打仗？你们放言高论的诸位谁见过士兵哗变，放火烧营，杀害营哨各官的可怕？”于是李鸿章讲当年湘淮各军因为闹饷哗变的事例，听得张佩纶心惊肉跳。

今天是李鸿章的幼女李菊耦的生日，先期已经说好一块吃午饭，她早早来到客厅叫李鸿章，可每次来两人都是侃侃而谈。这次再来，两人依然议论风生。她看着西洋钟已经快下午一点，便再也沉不住气，上前打断两人的争论，杏目圆睁，瞪着张佩纶问道：“当初英国人的兵舰就在天津口外，百姓听说英国人要在烟台扣押我白白，不让我白白出海。白白为了国家，冒险前去烟台，我们日日提心吊胆，我娘夜里常常惊醒。白白费尽心思消弭战祸，你们却在一边指手画脚，试问你们的尧舜周孔之道何在？忠义良心何在？”

“白白”是合肥方言，爹爹的意思。李菊耦时年不过十二岁，伶牙俐齿，这番话从她嘴里说出来，两个人一时都目瞪口呆。她脸上虽未脱稚气，但明眸皓齿，已露少女的美艳之姿，特别是修长睫毛下的一双眼睛，眨动之间竟然让张佩纶心旌动摇，大失分寸。

李鸿章看在眼里，满心欢喜，嘴上却道：“大人说话，你小伢子不要插嘴。”

“可以插嘴，无分大人小孩。”张佩纶竟有些语无伦次。

李菊耦却反唇相讥：“大人说话，小伢子当然不能插嘴，你连这个道理也不知道，可见所谓尧舜之道不过尔尔，还在这里与我白白争论。”

张佩纶大窘，面红耳赤，向李菊耦拱手道：“甘拜下风。”

“我逗你玩呢，你何必这样认真？”李菊耦莞尔一笑

李鸿章拍拍女儿脑门道：“你先回去，白白马上过去吃饭。”

李菊耦欢天喜地地跑了出去，张佩纶擦了擦额头上的汗水道歉道：“中堂，小姐说得对，本来是请教中堂，却与中堂争执，都怪晚生张狂。”

李鸿章郑重地说道：“幼樵此言差矣，你有你的想法，我有我的主张，我们平等切磋，互相启发。你错了，我可以批评，我不对，你也可以纠正。我很愿有你这样一个忘年交。”

李鸿章邀请张佩纶参加家宴。家宴自然不避府中女眷，这是拿他当自己人不拘常礼的优待，张佩纶临来时要以满腹经纶驳服李鸿章的计划至此彻底放弃，完全是一副请教、拜谒的心思。在家宴上他放不开手脚，尤其是李菊耦每说一句话，他都要拱手说一句“受教”。一桌人都不明白，鼎鼎大名的张翰林何以对一个十几岁的小姑娘俯首帖耳。

李鸿章有意让张佩纶开阔眼界，因此安排薛福成陪他到大沽口去参观炮台和洋人军舰。回到天津后，李鸿章已到开平去考察煤矿，特意让薛福成转交历年来的洋务奏折“请张翰林指教”，并赠一千两银票。

张佩纶拱手道：“中堂奏议晚生一定领教，但银票实在不敢受。”

“中堂说了，京官俸禄太低，京中开销又大，请幼樵不必推辞。”

张佩纶与薛福成已是无话不谈的知己，也就不再推辞：“中堂美意，晚生不敢固辞。请转告中堂，但凡有用得着晚生处，尽管吩咐。只是晚生有不能苟同处，定然也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薛福成赞道：“中堂也是此意，希望多一位诤友。中堂说，他身边不乏诺诺称是之辈，缺的是能直陈胸臆者。”

张佩纶回到京城，京中清议正把一腔怒火发到郭嵩焘身上。郭嵩焘的好友纷纷来信，劝他不要接出使英国的差使。他的家乡湖南闹得更厉害，当时在长沙参加乡试的秀才在玉泉山集会，声讨洋奴汉奸郭嵩焘。有人说郭嵩焘创建的上林寺内住有洋人，是他勾引到湖南传教来了。秀才们赶到上林寺，把两进寺院付之一炬。他们又在郭嵩焘的家门贴上榜文，扬言要砸掉郭嵩焘的老巢，郭家老小吓得战战兢兢。湖南巡抚王文韶一向厌恶郭嵩焘喜谈洋务，闻讯大喜，不但不制止，反而火上加油，夸奖闹事考生“士气可嘉”。郭嵩焘接到家信，连忙向恭亲王求援。恭亲王亲自过问，发函王文韶，王文韶竟回复称湖南民风醇正，他不能不尊重民意，只能相机劝导。

郭嵩焘为千夫所指，身体又不好，咳嗽再加头晕，因此向朝廷告病，请辞出使的差使。此时威妥玛也来相逼，他来到总理衙门，说中国如果不派使臣到英国道歉，滇案就不算结束。

如果郭嵩焘不出使，又到哪里去找熟悉洋务、热心国事、甘被千夫所指的出使大臣呢？恭亲王奏请两宫太后召见郭嵩焘，劝他勉为其难。

九月底，两宫太后召见郭嵩焘，问道：“听说你最近身子不好，一再请辞，你病势到底如何？”

郭嵩焘回答道：“臣本多病。今年近六十，头昏心忡，日觉不支，其势不能出洋，自以受恩深重不敢辞。臣近来病势日深，去英国万里迢迢，臣只怕不能经受舟船之苦，辜负天恩，误国大事，因此不敢不辞。”

慈禧劝道：“此时万不可辞，国家艰难，总要有人为国分忧。我原知你是公忠体国之臣，出使这件事别人也不能胜任。你应当为国家任此艰难。”

“京中清议，认为臣不该出使，而应该放手与洋人一战。”

慈禧又道：“别人说什么闲话，你都不要去管他们。他们局外人随便瞎说，全不顾事理。你看此时兵饷两绌，如何能够轻开边衅？你只管一味为国家办事，不要顾别人闲说，横直皇上总知道你的忠心。”

“臣对太后、皇上耿耿忠心，苍天可鉴，臣担心才识短浅，不能胜任，误了国家大事。”

“出洋本是极苦的差使，别人都不能胜任。况且上年已经派定，此时若换别人，只怕招洋人议论。你必须为国家任此一番艰难。”

平日召见，慈安很少说话。不过，她也听说了清议对郭嵩焘出使的种种批评，所以今天也开口了：“这个差使，须是你来任。”

两宫都如此说，郭嵩焘不敢再辞，以头碰地道：“臣肝脑涂地，谨遵懿旨。”

郭嵩焘出使英国已经是木板钉钉，无可更改。随后朝廷发布了上谕，着刑部员外郎刘锡鸿任副使，与郭嵩焘一同出洋。可这个任命，大出郭嵩焘意料。

刘锡鸿算得上是郭嵩焘的老相识。他是广东番禺人，字云生，举人出身。郭嵩焘任广东巡抚时，刘锡鸿就在巡抚衙门任事。刘锡鸿为人刻薄，不近人情，与同僚关系很差，但对郭嵩焘却言听计从，在郭嵩焘看来是亢直无私，因此曾经引为心腹，并极力奏保。所谓日久见人心，后来郭嵩焘认识到此人太过自负，严以责人宽以待己，便有意疏远。郭嵩焘被重新起用并被委为驻英公使，此时在刑部员外郎任上的刘锡鸿就极力谋求副使的职位，他先托丁日昌、后托郭嵩焘的至交好友帮着说话。郭嵩焘觉得刘锡鸿太意气用事，而且对洋务缺乏真正的研究，出使外洋不合适。可是经不住朋友的一再劝解，答应到时为刘锡鸿谋求参赞之位。刘锡鸿得到答复，有些不甘心，于是转而走军机大臣李鸿藻的门路。李鸿藻本来不赞成派出公使，只是慈禧已经同意，不得不勉力支持。而对正使郭嵩焘，他觉得太过媚洋，很不放心。而刘锡鸿虽然也以洋务自居，但比郭嵩焘却传统得多，且言语中对郭嵩焘多有不敬，这正投李鸿藻所好，既然他有意谋求副使的职位，那就让他如愿，但有一条李鸿藻私相托付，驻外人员但凡有失国体的地方，都要如实报告。刘锡鸿一点就通，知道其实是要他监督郭嵩焘。

刘锡鸿不但如愿得到副使之职，而且还有秘密使命，因此十分得意。刻薄之人容易得意忘形，忘形之后便会愈加刻薄乖张。他竟然拿着新颁的明发上谕抄件跑到郭嵩焘的住处，责问他为什么只举荐他出任参赞，而不是副使。郭嵩焘被问得张口结舌，只好敷衍道：“云生神通广大，又何必我推荐？”两人总算没有撕破脸皮。

看着刘锡鸿得意扬扬扬长而去，郭嵩焘心情灰暗，还没成行，已经受了这位副使的窝囊气，到了万里之外的英国，还不知道又弄出什么洋相来。

郭嵩焘本来计划回湖南老家一趟，安抚一下家人，可是威妥玛听说后大为不满，跑到总理衙门大发牢骚，要总理衙门给个确切的行程。总理衙门只怕再出什么麻烦，就督促郭嵩焘尽快起程。十月底，郭嵩焘偕如夫人梁氏、副使刘锡鸿、参赞黎庶昌、翻译德明、凤仪及英国人马格里，还有随员跟役共三十余人冒雨登船，前往英国。

郭嵩焘行前，总理衙门就有训令，要他详细记录沿途见闻、各国风土人情，随时咨送回国。郭嵩焘早年就有志写一部介绍国外情况的书籍，正好趁此机会完成夙愿，所以从上海起程开始，他不顾波涛颠簸、牙疼、胃疼、失眠、头昏、呕吐等诸多折磨，坚持每天写日记。每至一地必记下航行的经纬度及地理位置、气候。沿途所经的十八个国家所处哪一大洲，经纬度，信奉的宗教，他在笔下一一记录。他还记录了迥异于中国的外部世界，比如新加坡的新式炮台、巨型望远镜，专收女学生的“女学馆”；从《泰晤士报》上看到的英国人到北极探险，行两月余，

不见日者一百四十余天，冻死四人，对他们的探险壮举，英王授勋奖励；在苏伊士运河两岸，他第一次看到了开河机器，效率之高、结构之妙令人惊叹……

光绪二年十二月初八，西历1876年1月21日，郭嵩焘一行抵达英国，从苏士阿姆敦登岸，再改乘火车去伦敦。中国海关税务司、英国人金登干早将波克伦伯里斯45号一座四层楼房租了下来，作为中国驻英使馆。使团一行通过英国外交部递交国书，请求觐见。不料国书中因为没有写上副使刘锡鸿的名字，援例副使不得觐见。

在京时威妥玛曾看过国书，他早就看出这个问题，但因为觉得大清官员对他态度太差，因此有意要出大清使臣的洋相，当时并不指出。为了接待大清首个外派使团，他已先期到了英国。郭嵩焘亲自去请教他应该如何办理，他说不知道，恐怕副使不能觐见。刘锡鸿大发牢骚，非觐见不可。郭嵩焘再请马格里帮忙想办法。

马格里曾是李鸿章最信任的洋人，后来他恃宠而骄，在金陵制造局说一不二，随意打骂工人。他有专门的厨师，并组建二十人的卫队，出门仪仗赫赫。军医出身的他对洋枪洋炮并不在行，又固执己见，因此金陵所造的新式大炮运到大沽口试用，连续发生爆炸。他又死不认账，李鸿章把他叫到大沽口亲自试放，结果又发生爆炸。李鸿章见众怒难犯，就辞退了马格里。朝廷决定派郭嵩焘出使英国后，威妥玛极力向总理衙门推荐马格里作为郭嵩焘的英国顾问。李鸿章也极力推荐，最终他作为顾问随团前来。他出面与外交部联系，总算同意副使一起觐见。因此，刘锡鸿对马格里十分感激，恭敬有加。

郭嵩焘请教威妥玛觐见礼仪，他推说不知，盼望中国使臣出丑，如果郭嵩焘也像在国内面见皇帝一样，对女王行三跪九叩的大礼，那就出了国际大笑话。郭嵩焘也怕闹笑话，让马格里去与外交部交涉，订明觐见礼仪。觐见的时候按国际惯例行三鞠躬礼，一切都算顺利。郭嵩焘明显觉得英国人对中国使团的轻漫，尤其是威妥玛，摆明了要看笑话。因此他心生警惕，召集使馆人员开会，约法五章：一是戒吸鸦片，二是戒嫖娼，三是戒赌，四是戒私自外出游荡，五是戒口角喧嚷。

郭嵩焘不懂英语，对外发表谈话须经马格里转致，马格里随意编造，歪曲郭嵩焘的意思。使团翻译德明和凤仪是同文馆的高才生，熟谙英语，却不加提醒，等报刊发表出来，已成事实，气得郭嵩焘摔坏了一只茶杯。后来他才知道，是刘锡鸿从中捣鬼。英国报纸刊登正副使的肖像及简历，赞扬郭嵩焘学问深厚，刘锡鸿“学虽优，不如正使”。刘锡鸿大发雷霆，当着郭嵩焘的面骂英国记者狗眼看人低。他又拉拢使馆中的人员，说他出京前得到密令，要监督全馆人员。大家都知道刘锡鸿有总理衙门和军机处为奥援，眼看二人矛盾日深，都暗暗站到刘锡鸿一边，对郭嵩焘交派的事件玩视日多。

郭嵩焘发现刘锡鸿有浮冒开支的问题，就过问相关人员，刘锡鸿跑

到郭嵩焘面前大骂他是汉奸。郭嵩焘气得头昏眼花，责问刘锡鸿凭什么骂他是汉奸，刘锡鸿拿出一封报告总理衙门的信件道：“我办事向来光明磊落，平生不记人过，即有触犯，我也很快忘掉。可对你这种汉奸之人，我必不能容。”

郭嵩焘细看了那封告状信，上面指出他有三大罪：

一是他和刘锡鸿等人曾经应邀参观甲敦炮台，那天寒风凛冽，众人都冻得不轻。下午乘小火轮看搭浮桥，正当北风行驶，英国舰长见郭嵩焘年纪最大，就把他的军装大氅脱下来披到郭嵩焘身上。刘锡鸿在告状信中说：“游甲敦炮台，披洋人衣。即令冻死，也不该披。此罪状一也。”

二是巴西国王、王后访问英国，巴西驻英使馆为国王夫妇举办茶会，郭嵩焘应邀参加。当巴西国王入场时，郭嵩焘与各国公使一样起立迎接，并参见王后。这件事被郭嵩焘的随员报告给刘锡鸿，刘锡鸿在告状信中说：“见巴西国王，擅自起立。堂堂天朝，何至为小国国主致敬！此罪状二也。”

三是使馆人员应邀参加英国女王在白金汉宫举行的音乐会，郭嵩焘效法洋人的样子索阅音乐单。刘锡鸿也认为是罪状，在告状信中说：“白金宫殿听音乐，屡阅音乐单，仿效洋人所为。此罪状三也。”

郭嵩焘听说刘锡鸿不但把这封告状信寄给总理衙门、军机大臣，而且还寄给南北洋大臣，他只好分别写信解释。

等郭嵩焘的信寄回国内，他已经成了举国唾骂的汉奸。原来刘锡鸿一直在暗中告状，把他的一些“汉奸”行径广为传播。而且郭嵩焘的《使西纪程》，也更加坐实了他的汉奸罪名。

《使西纪程》是郭嵩焘自上海起程后的日记，他每两个月整理一次寄回总理衙门，由总理衙门刊刻。他的日记不但记录所见，而且经常发表议论盛赞西方文明。他观察到英国特别重商，商人意见能够直达议会，被国家直接采纳。他发议论说：“西洋君德，视中国三代令主也不能与之相比。其择官治事，亦有阶级、资格，而所用必皆贤能，臣民一有不惬，即不得安其位。朝廷又公其政于臣民，直言极论，无所忌讳，庶人上书，皆与酬答。”

郭嵩焘竟然对英国极口称赞，那置大清于何地？他的《使西纪程》一刊印，便引来清议一片哗然。李慈铭本是郭嵩焘的好友，读过《使西纪程》后说：“郭筠仙记录道里所见，极意夸饰，谓其法度严明，仁义兼至，富强未艾，寰海归心。读此文，凡有血气者，无不切齿。”李鸿藻更是逢人便大加诋毁。张佩纶则上奏请朝廷将郭嵩焘调回，因为：“郭嵩焘纪程之作，谬轻滋多。今民间阅者无不以为悖，而郭嵩焘犹俨然持节于外，愚民将谓郭嵩焘之辈尚能大用，人心将何以维持？”编修何金寿则弹劾郭嵩焘：“有二心于英国，欲中国臣事之。”总理衙门不愿惹火烧身，

立即下令将《使西纪程》全部收回，并将刻版毁掉，而且打算调回郭嵩焘。

李鸿章读了《使西纪程》，觉得郭嵩焘颇有见地，而朝野一片讨伐，总理衙门明哲保身，这让他十分失望，对薛福成道：“筠仙虽有呆气，而洋务确有见地，不料丛谤如此之甚。中国自欺欺人，不肯俯下身子扎实学习，而且不承认自己不如人，若达官贵人都引以为戒，中土必无振兴之期，日后更无自存之法，想来真是令人寒心。”随即，他上书总理衙门，认为朝廷不宜调回郭嵩焘，因为万国公例，公使有重大过失或者两国关系将有重大变动才能调回。如果贸然调换，恐怕会给中英关系带来不必要的麻烦。他同时指出刘锡鸿作为副使，不全副精力协助正使处理外交事务，不但有失身份，而且也有失职责。

总理衙门采纳李鸿章的建议，没有调回郭嵩焘，同时又任命刘锡鸿为驻德公使，抑郭扬刘的意图非常明显。郭嵩焘来信向李鸿章大诉其苦，李鸿章只好写信好言抚慰。

刚写完给郭嵩焘的信，盛宣怀便来参见了，他是为轮船招商局吞并湖北煤矿的事来的。

盛宣怀在湖北广济开煤矿，非常不顺利。当初他凭经验把煤矿选在广济，并准备用机器开采，可是请了一个英国矿师马立斯帮助勘探后，认为此地煤层太薄，储量太少，并不适宜机器开采。因此盛宣怀一面委托马立斯帮助探矿，一面招聘当地劳力人工开采，他的想法是先采出煤来，对各方面算有个交代。可是广济交通不便，采出的煤先用牲口驮十几里，再通过河运到沙市出售，因成本太高，根本无法与沙市的洋煤竞争；而他聘请的马立斯矿师，实践证明水平并不高明，几个月打了七八个勘探井，却没有找到适合机器开采的煤层。盛宣怀十分着急，果断辞掉马立斯，又通过赫德聘请了英国矿师郭师敦。此时他已经花掉了十几万两银子，因此被人弹劾。而轮船招商局的唐廷枢、徐润等人有意在煤矿上有所建树，因此向李鸿章提出了由轮船招商局吞并湖北煤矿，这样便可以轮船招商局的信誉为煤矿招股办。

盛宣怀听说这个消息，非常愤怒。因为湖北煤矿是他独立开辟的事业，正欲借此安身立命。他虽然是轮船招商局的会办，但招商局的大政是由唐廷枢和徐润把持，湖北煤矿一旦并入招商局，他又成了配角，何日才有出头之日？

盛宣怀见到李鸿章，对唐廷枢等人提出的吞并一事只字不提，兴致勃勃地汇报矿师郭师敦的最新勘探成果：“中堂，都怪卑职做事心切，前期所请的马矿师是个南郭先生。现在所请的郭矿师是赫德推荐，他不仅精通矿学理论，而且对采煤机器也非常精通。不到三个月的时间，勘探了兴国、归州、荆门、当阳，而且勘查了大冶。经勘探查明，荆门当阳观音寺的窝子沟和三里冈两脉煤层厚度为一尺七寸到二尺，蕴藏量二百万吨，煤质坚好，属于优等，可与美国白煤相媲美。兴国蕴藏着锰铁

矿，质量比欧美的要好。尤其是大冶铁矿，蕴藏量大约有五百万吨，含铁六成以上，能炼出上等好铁。卑职与郭矿师反复商讨，正在拟定一个煤铁同采，以煤炼铁的计划。”

闻言，李鸿章对此很感兴趣，问道：“煤铁并不在一处，如何煤铁同采？”

盛宣怀解释道：“大冶的铁与荆门的煤并不在一处，但郭矿师以为可在适当的地点设立炼炉，铁矿和煤矿都运往此地，以所采之煤供炼铁之用，这样，无论煤铁都不必依赖外洋，真正的权自我操。”

“这样的地方可找得到？”“权自我操”是李鸿章办洋务的一个基本原则，盛宣怀的计划能够达到这个原则，自然打动了李鸿章。

能不能找到盛宣怀并无把握，而且也仅仅是郭矿师顺口一说的设想，八字还没一撇。但盛宣怀的特点是没办的事他敢张口就来，而且说得信誓旦旦，让人不能不相信：“卑职跟着郭矿师几个月来行程不下数千里，初步选定在黄石港东一里许的吴庙旁安设铁炉，但考虑到矿石由樊江口出江，如能在樊江口上下江岸设炉运费较省，因此卑职决定回到湖北再考察。卑职的收获还不止于此，卑职以为找矿技术乃是一等一要紧的本领，所以必须培养自己的矿业人才。卑职从上海同文馆和江南制造局挑选精于算学的聪颖子弟二十八人，随郭矿师实在勘探，学习探矿机巧，并托翻译馆的傅兰雅定购了化验矿石的仪器，不出两三年，我们便有自己的找矿人才。”

盛宣怀不声不响已经做了这么多事情，李鸿章很高兴道：“杏荪办事不同一般的商人，能从长远大局着眼，这一点我最欣赏。湖北煤矿我原来有些不放心的，有人提出可以让轮船招商局归并，现在看似似乎不必太着急。”

盛宣怀故作惊讶道：“竟然有人提这样的主意，实在不高明。”

“何以见得？”

“术业有专攻，不相干的生意归并在一起如何行得通？西洋各国，每兴一业必成立一个公司，从未听说哪国将各业都归并到一个公司。”盛宣怀解释道。

“轮船招商局信誉好，似乎于招引商股上更便利。”

“卑职不敢苟同。俗话说有一利必有一弊，把不相干的商业归并于一处，一荣俱荣，一毁俱毁，一有风吹草动，倒掉的便是两个局厂。再说能不能招得来商股，关键是招股的局厂是否有利可图，无利可图，再好的信誉也招不来股子。”盛宣怀不动声色地把自己想说的话都说了出来。

李鸿章点头表示赞同。

“卑职有个想法，等煤铁都有利可图的时候，便采取召集商股的办法，只要资金有保障，卑职就能保证湖北煤铁都有所成。”

“你有此雄心当然好。不过我要提醒你，如今言路对你多有非议，我可暂时替你做挡箭牌。湖北是你立足之地，胜败利钝关系大局，更关系你的前程，你必须在湖北得手，否则我想替你说话也开不了口。”李鸿章点头道。

盛宣怀见湖北煤矿并于招商局的事情已经解决，他总算松了一口气：“中堂放心，卑职知道轻重利钝。”

盛宣怀本来打算第二天就回湖北，但总理衙门的一封信打断了他的行程。

总理衙门给李鸿章的信，是为英国怡和洋行在上海修铁路的事。自从上海开埠后，吴淞港就繁忙起来，为了方便上海到吴淞口，美英等国很早就提出修建吴淞口到上海的铁路，但都被上海官员一口回绝，后来英美公使又向总理衙门申请，总理衙门也是一口回绝。于是，英国怡和洋行想出了一个瞒天过海的计划，他们向上海道提出修建上海到吴淞口的道路，并出资购买修路所用土地。上海道经仔细询问，怡和洋行表示此路与上海租界的马路没有两样。上海道放了心，批准了这一修路计划。结果洋人修好路基，又垫上一层厚厚的石子，却不再像租界的道路那样铺垫黄沙，而是以进口修路材料的名义运来了铁轨、枕木，修起铁路来了。不到半年时间，上海到江湾镇就通了火车。上海道这时去交涉，怡和洋行就答应停运，由威妥玛出面向总理衙门报告，要求准许洋商经营。总理衙门当然不愿洋人铁路在上海通行，但又不敢得罪威妥玛，照例把球踢给地方，让李鸿章和沈葆楨妥议办法。

李鸿章看罢总理衙门的信后道：“修铁路也没什么不好，我在几年前就提出大清要修铁路，可铁路要由大清自己来修。怡和洋行显然是用欺骗手段获得筑路权，更不能让他们奸谋得逞。”

盛宣怀疑惑地问道：“中堂，有个问题卑职不明白，既然怡和洋行是用欺骗手段，那么他们修路到通车将近一年的时间，上海地方官为什么不去阻止，非要等他通车了才去过问。”

“这也没什么难理解的，地方官都怕与洋人交涉，也都不愿与洋人交涉，怕惹来麻烦，所以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后来一通车，他们一看掩盖不住了，所以这才不得不去过问。当然，里面有什么猫腻总要调查了才知道。”李鸿章又说，“杏荪，你先不要急于回湖北，先去一趟上海，把这件事情拿出个解决的办法来再说。”

盛宣怀知道这是个烫手的山芋，不过难题办好了又是大功一件，所以他很痛快地答应了。但他必须要弄明白李鸿章的意思，这是办好差事最最要紧的：“敢问中堂，您对这条铁路是怎么想的？”

“修铁路绝非坏事，我在几年前就提出要修铁路。海防大讨论的时候，我还专程进京提议修清江浦到通州的铁路，可就连恭亲王也说天下无人能主持此事。我又请他向太后奏陈，恭亲王说就是太后也不能定此大计。我当时是心灰意冷，发誓绝口不再谈此事。可是铁路与海防、民生关系极大，我又如何能闭口不谈，我不谈，天下还有谁能谈？”说到铁路的好处，李鸿章侃侃而谈。

盛宣怀已经明白李鸿章的真实意图，便道：“中堂的意思，这条铁路应当让它继续运营下去。”

“不错，不过不能让洋人主持运营，而应当完全由我们来主持。洋人技师完全可以留用，由我们聘请，用其所长，而不为其所制，这就是我说的‘权自我操’。”

盛宣怀建议道：“那最好的办法就是把整条路买过来，然后由我们来运营。”

“能买下来当然最好。其他的办法也可以想，比如租下来，按期给洋人利息。总之，只要是‘权自我操’，什么办法都可以想，不必在一棵树上吊死。”李鸿章也不局限于买。

“中堂有四字方针，卑职办差就有方向了。卑职先到上海弄出个眉目来，中堂觉得可行，卑职再去与沈大人汇报。”盛宣怀小心地请示着。

“好，我先给幼丹去封信，说明我的想法。”

“要办好这件事，卑职再请一个人来帮办。”盛宣怀趁机提了一个要求。

“你要哪个？直隶官员你要谁都可以，我派给你就是。”

“这个人不在北洋，他在上海，就是轮船招商局的朱太守。”盛宣怀道。

招商局的朱太守就是会办朱其昂，当初筹办轮船招商局他出力不少，算得上元老。

“你为什么单单点名要他？”李鸿章笑问道。

盛宣怀笑了笑说道：“我有大人的令箭，无论南北洋，官场自然畅通无阻。可是上海滩鱼龙混杂，有些事情官府未必摆得平。朱太守出身沙船帮，与漕帮也有交情，有些事他能帮得上忙。”

沿海码头是沙船帮天下，而沿运河码头则是漕帮天下，他们结为帮派，为的是不受欺侮，一旦有事，飞鸽传书，附近帮中兄弟必来相帮，人多势众，无所畏惧。天长日久，其江湖地位颇重，有事情找官府反而

不如找他们办得利索。

李鸿章对盛宣怀的这个想法非常赞赏，此事虽搬不上台面，但可解决实际问题，所以他也赞同：“这个好说，轮船招商局北洋还能做一半主，我给朱太守下个札子就是，让你们两个共同办理。”

盛宣怀到了上海，他不去找朱其昂，也不去见上海冯道台，而是从吴淞口下了轮船，直接去看铁路。吴淞到上海的铁路已经全线贯通，正在试运营，一个来回大约需要两小时，因为不收钱，免费坐，因此坐火车的人很多。吴淞口的车站站台上已经站了许多人，他们是早晨坐火车过来的，现在打算坐火车回上海。老人、孩子都有，个个兴致勃勃。盛宣怀问一个六十多岁的老人感觉如何，老人撇着花白的胡子道：“好得紧，好得紧。又快又平稳，比黄包车舒服多了。”

火车吐着白烟哐哐哐哐地进站了，站台上的人喧嚷起来，纷纷往站台前面挤。铁路公司的雇员是几个红头阿三，手里拿着一根黑白相间的棍子维持秩序，以免人挤下站台受伤。火车头上嵌着两个大字——天朝，这就是百姓说的天朝号。天朝号只带两节车厢，下来了六七十人，站台上的人纷纷登上车厢，准备返回上海。盛宣怀也挤了上去，一直等了接近两刻钟，火车才重新启动。车上的人们望着车厢外向后退的风景，指指点点，兴致很高，听他们谈话，知道许多人已经坐了好几趟。盛宣怀又问一个十几岁的孩子坐了几次火车，孩子向他伸出一只巴掌：“我坐了五个来回，天天坐火车就好了，有趣得很。”

大约半个时辰，火车到了英租界边的火车站。盛宣怀随众人下车，在候车厅里有免费的《申报》供人取阅，这些报纸上都载有关于铁路修筑和通车后的见闻，其中有一篇是英国《泰晤士报》记者所写，题目是“中国的第一条铁路”：

5月份的时候，几里路已经完全铺好了铁轨，整个乡间洋溢着乐趣。邻近村镇每日有成千居民蜂拥而来观看工程的进展，并议论着各种事情，从小机车到铺路的石碴。大家都十分高兴，显然他们都热心地盼望着一个愉快的日子的来临。老头儿和小孩子，老太婆和小姑娘，读书人，工匠，农民——代表了社会上的各阶层。

5月30日天朝号机车运到了，几天之后全部装配竣工，于6月12日作初次行驶，直达铁路终点，那时路轨已经铺设到江湾。这次行驶的速度为每小时25里，27寸直径的六轮双引擎机车能跑这种速度可以说是相当高了。客车车厢也同时运到，它们只有一般铁路客车的一半长，三分之二宽，四分之三高。

6月30日那一天，火车胜利地以每小时15里的速度往返于上海和江湾之间。工程师介绍，经过一定时间的运行后，速度就可以提高到25里。

通过实地考察，盛宣怀认为上海人十分欢迎这条铁路开通，而且乘

坐非常踊跃，如果能自主经营，应当有利可图。但他现在不清楚上海道的意思，于是决定先去见朱其昂，说清楚李鸿章的意思，再去见上海道。

见到朱其昂，盛宣怀问候道：“朱兄，上海人好像对铁路很欢迎，官府是什么想法？”

“官府的想法是怕洋人火车天天在上海跑，说不定惹来什么麻烦，大家都不愿与洋人打交道，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现在一遇到与洋人交涉，就要吃夹板气。对洋人太软，老百姓不高兴，骂你崇洋媚外，是汉奸洋奴；对洋人太硬，惹恼了洋人，朝廷不高兴，训斥、降级甚至撤职查办，所以当官的遇到与洋人交涉，都是绕道走。”朱其昂一副无可奈何的样子。

盛宣怀又问：“既然明知道与洋人交涉麻烦，为什么洋人刚修铁路时不制止，等他们修起来通车了才来个马后炮，这不是更难办吗？”

“洋人一开始修铁路的时候，官府就知道了，可是谁也不愿出头去管。上海县认为事涉洋务，上海道台衙门有专人来管，何必多此一举？上海道则等县里呈文后再管，所以就拖下来了。后来洋人的机车跑起来了，上海道才派人去制止，洋人说，当初说的是修路，现在修的就是路——铁路也是路嘛。而且修路所占土地他们都购买下来了，在他们的土地上，他们修什么样的路都是他们的事情。上海道没办法，就报给南洋大臣，沈大人也不敢贸然采取办法，就报给总理衙门。”朱其昂的说法跟先前李鸿章的猜测差不多。

“总理衙门就又交给南北洋大臣，”盛宣怀接口道，“官府办洋务，都是这样打太极拳，怪不得总是小事闹成大事。譬如一开始就坚决不让他修，洋人能修得成？”

“洋人肯定花了银子。洋行里雇的买办就专门给洋人出主意，只要送银子万事都可摆平，谁又犯得着去较真？”朱其昂叹道。

“那请教老兄，现在上海道台衙门到底是什么意思？”盛宣怀又问。

“依我估计，是怕洋人火车这么跑下去会惹来麻烦——上海县籍的京官已经有人上折，说火车跑起来，震得地动河摇，母鸡也不趴窝，而且惊扰了祖茔里的祖先，要求把铁路拆掉。”朱其昂说，“我估计上海道的想法，大概是拆掉最好，一了百了。”

“拆掉就不必了。百姓对铁路是欢迎的，从上海到吴淞口火车一通，比从前方便多了嘛。李中堂的意思也是不必拆掉，只要做到‘权自我操’就行，比如买回来或者租过来都行，只要大清说了算就成。”

第二天两人去见冯道台，问他有什么想法。

“能有什么想法，什么办法也没有，真正把人愁死。”冯道台一开口就一肚子怨气。

“如果把铁路买下来，我们来经营如何？”盛宣怀问道。

“那当然好，就怕洋人不肯卖，而且也要沈大人点头才行。”冯道台说，“沈大人那里，我有些不敢见他了，为洋人修铁路的事，他一连来了三道札子训斥。天下的道台，最不是人干的就是上海道。洋人不把你放在眼里，老百姓又骂你崇洋媚外，里外不是人。”

“沈大人那里将来我去禀报，不过见他前总得有点眉目。你看什么时候方便约一下洋人，问问他们可否把铁路卖给我们。”盛宣怀提出了办法。

于是上海道通过买办联系到怡和洋行的大班，但他根本不出面，只派秘书前来交涉。上海道说明想把这条铁路买下来的意思，大班的秘书立即回道：“这不可能，中国无权干涉这条铁路的运营。一是为了筑路怡和已经买下铁路经过的土地，在属于自己的土地上洋行有做任何经营的权力。二的怡和洋行已经获得筑路许可，中国目前不应该说这条铁路与他们想象中的道路有什么不同之处——都是为了方便交通运输。三是中国目前并未颁布铁路条例，那么能或者不能筑铁路中国都无明确的规定，所以怡和洋行的筑路行为并未触犯中国的法律。”

这几条理由说下来，上海道无话可说，只能一再重复当初怡和洋行只说要修路，没说是铁路。而大班的秘书则道：“我们是修的路并没有什么不妥，铁路难道不是路吗？”

双方鸡生蛋，蛋生鸡，争论不出结果。至于中国想买下这条铁路，怡和洋行也不答应：“修这条铁路是为了周围地区的长远利益，其意义重大，所花代价也很巨大，没法估算这条铁路的价值，也就没法进行交易。”

送走这位牛气冲天的大班秘书，盛宣怀问道：“如果发动上海百姓反对洋人火车运营，洋人会不会松口？”

冯道台苦笑道：“上海百姓并不反对铁路，他们都觉得又快又稳，又比黄包车舒服。刚开始修路的时候，因为路过一些祖坟，主家曾经闹过，但洋人出了大价钱，他们也都没意见了。”

盛宣怀又道：“办法总会有的——总之一原则，这条铁路不能让洋人来运营，就是李中堂所说要‘权自我操’。上策是买下来，中策是租下来，下策是与洋人联合经营。”

冯道台连忙接话道：“办法只有一个，就是买下来。租下来终归不是了局，租期到了还要磨嘴皮子与洋人交涉。和洋人联合经营更行不通，洋人向来不讲道理，麻烦让咱们来处理，钱让他们都赚了去，咱们是何

苦来哉。”

“那好，就照着买下来的办法，明天咱们就去金陵面禀沈大人。”

盛宣怀在沈葆楨面前说得上话，因为沈葆楨很赏识他。当初左宗棠西征，要两江担保借一千万两洋债，沈葆楨已经答应。李鸿章为了阻止西征，派盛宣怀去劝说沈葆楨不要借洋债。他是这样说的：“洋人规矩，借债人还不上款，担保人要还。两江以关税担保，就意味着两江关税大人想用也难，将来筹饷能力大大减弱。而借债西征有两种结果，一种是收复新疆，左大帅举国称颂，大人徒为他人作嫁衣；第二种是收不回新疆，劳师糜饷，少不了要追责，大人是力助借洋债的人，必然被清议痛骂。”

就这几句话，沈葆楨打消了帮助左宗棠借洋债的念头，而且还对盛宣怀刮目相看。盛宣怀又极善联络官场关系，每次路过金陵总要去拜谒沈葆楨。因此，沈葆楨对这个年轻人欣赏且信任。

冯道台有些怕见沈葆楨，而盛宣怀极力劝他同行，而且保证设法让他下得来台。盛宣怀有一项好处，对官场中的人，只要不是敌人，就一概为他们捧场，因为说不定什么时候就要用到他们。而上海道是必须要笼络好的关键人物，尽管他对冯道台的懦弱有些看不上眼。

盛宣怀是招商局的会办，虽然没有多少实权，但面子却很足，免费坐贵宾包舱，招商局安排两个仆役侍候起居，而且专为他腾出一个舱位来放他从上海买的各色礼物。

盛宣怀最擅长的一项，就是会送礼物，只要用得着的衙门，就是最没地位的仆役，他也会有一份礼物。花不了多少钱，而把大家打得皆大欢喜。所以他一到两江总督衙门，大门上的护军及门政无不笑脸相迎，比对冯道台还要热情周到。

盛宣怀很快见到了沈葆楨。沈葆楨因迁怒冯道台没有处理好吴淞铁路的事，因此对他不理不睬。而盛宣怀则一再为冯道台搭台阶，捏造了许多莫须有的功劳。而他的高明之处，在于冯道台感激不尽，而沈葆楨也很明白地看出他是在有意为冯道台周全。

“洋人铁路已经建起来了，让他们自己动手拆掉显然不可能。如果硬逼着来，恐怕要起纠纷。如果能够买下来，如何处理完全由大人说了算，那就省心多了。”盛宣怀说出了此行的目的。

“能买下来当然最好。洋人建铁路时上海道没有制止，已经有过在先，等洋人建起来再让他们拆掉，那是连想也不必想。就是买下来，洋人也未必能答应。”沈葆楨对买下来的建议非常赞同。

盛宣怀又请示道：“只要大人想买下来，那卑职一定想方设法让洋人肯卖。只是要出多少银子，大人要有个指示，办理的时候卑职等才好遵

循。”

沈葆楨因为已经接到李鸿章的信，两人英雄所见略同，觉得买下来是最可行的办法。这些天也一直在想怎么买下来，没想到盛宣怀大包大揽，以他对盛宣怀的了解，他说有办法必定有办法，所以很轻松地说道：“杏荪如果能买下来，就为两江解决了一个大难题。至于银子，多一点少一点倒在其次，只要洋人不狮子大张口，都可以谈。”

“卑职对铁路是门外汉，不过请教过洋行的买办，他们说大约要三十万左右。”

三十万不是个小数目，沈葆楨想了想，一咬牙道：“三十万内能拿下来，也未尝不可！”

“好，那就请大人静候佳音。”盛宣怀得到支持，一口答应下来。

第十三章 自建铁路成泡影 购并旗昌波折多

盛宣怀和冯道台回到上海，找怡和洋行谈判买回吴淞铁路的事情。怡和洋行答复说，此事已经由大英驻华公使馆和上海领事负责交涉。负责谈判的是威妥玛的秘书梅辉立，上海领事麦华佗从中协助。梅辉立为人十分狡诈，欺中国人不懂国际公法，张口就是国际公法如何。盛宣怀不能直接出面试谈，但他一直在给冯道台出主意。但无论怎么争辩，梅辉立就是不肯松口，最后说中国就是买了，也要让英商经营十年之后才能把铁路交给中国。

半个月的时间耗掉了，事情却丝毫没有进展。盛宣怀花了二百两银子，从怡和洋和买办嘴中知道了英国人何以如此坚持的原因。原来，英国人对长江沿岸商业十分看重，可惜交通不畅，影响商业发展。他们的如意算盘是，等吴淞铁路被中国人接受后，他们再提出修建金陵至上海甚至汉口至金陵的铁路。这样，整个长江中下游的经济命脉便都被英国人掌控了。盛宣怀得到这个消息，立即给李鸿章和沈葆楨写信，两人立即回信，说无论如何必须把吴淞铁路买下来。

这天，盛宣怀找朱其昂商量办法，问道：“朱兄，你可有什么办法能让英国人知难而退？”

“如果老百姓反对，给他们出难题，也许他们会松口。指望官府逼他们就范，难。世人都说，洋人怕百姓，百姓怕官员，官员怕朝廷，朝廷怕洋人。卤水点豆腐，一物降一物。”朱其昂一语点出了其中的奥秘。

盛宣怀神秘一笑道：“那就请朱兄借我卤水一用。”

朱其昂疑惑地歪着头，不明白盛宣怀有什么鬼主意。盛宣怀笑道：“朱兄附耳过来，此事不传六耳。”

第二天，火车正在行驶的时候，突然发现有个人在铁轨上走，看上去身体很弱，摇摇晃晃的。火车拉响汽笛，那人连忙走下了铁轨。火车重新加速，可是眼看就要超过的时候，那人突然又上了铁轨，要想刹车根本就来不及了，那人被火车撞到铁轨外，火车跑出好远才完全停住。司机、乘务人员和乘客都跑下来去看被撞到的人。那人在铁轨边滚来滚去，还没死，但头上被撞了一个大洞，露着森森白骨，非常吓人。有人说赶快抬到医院去，但司机不答应抬到车上，弄得满车血像什么话？车上有个负责的叫车长，他做主请四位年轻乘客下车，顺着铁路把人抬回上海去看医生，火车又哐哐地开走了。

那人没抬到医院就死掉了，到了下午，火车站外涌来数百人，一个女人抱着领着五个孩子，跪在候车室请大家做主，帮忙讨个说法。铁路公司的洋人说，铁路上不能走人，是死掉的那个人的错。大家一听，“轰”的一声乱了起来，人都死了，还要说是他的错，这算哪门子道

理？外面的人情绪越来越激动，于是怡和公司请来巡捕，这一来更乱了，听说洋人火车撞死人了还不讲道理，人们从四面八方聚过来，至少上千人。于是英国驻上海领事出面，请上海道出来说话。

冯道台很认真地进行了调查，原来死者是漕船水手，弄了两条沙船为生。可后来因为洋人轮船公司把水脚业务都争了去，他的两条沙船无货可运，连修船的钱也拿不出来，又抽上了大烟，所以很快把家产败光了。他人一死，除了一个破院子，什么也没留下。漕帮讲义气，众兄弟为他出头，说如果洋人不好好解决，就要他们好看。

第二天冯道台回复英国领事，说了原因和处理意见：“人该不该走铁路，大清百姓并不知道，铁路公司没有尽到告知的义务。这是错一。上海道已经行文严禁火车运行，待总理衙门明确答复后再做打算，可是铁路公司却自作主张，此是错二。当时人并未死，如果坐火车到上海西洋医院或许能有救，可是火车却见死不救，致人血尽而死，此是错三。如今上海百姓没有别的要求，一是赔偿死者一万五千两银子，二是把铁路拆掉。”

梅辉立拍着桌子怒道：“这是中国人的诡计。一不能赔银子，二不能拆铁路。”

两人不欢而散。

到了第二天一早，梅辉立刚出领馆，发现根本出不了门，领事馆已经被愤怒的百姓团团包围了。大家纷纷叫嚷：“火车撞死了人，凭什么不赔银子，凭什么说是中国人的诡计？拿出证据来。”

梅辉立见众怒难犯，怕再像天津领事丰大业一样被当街打成麻花，因此他缩到领事馆中不再露面。后来听说中国百姓要去扒铁路，他这才又传话给上海道，希望坐下来商议铁路的处理办法。

梅辉立已经接到威妥玛的指示，同意把吴淞铁路卖给中国。经过数天的讨价还价，英国人咬定三十万两不松口。最后盛宣怀出主意，说火车撞死人的费用一万五千两必须在三十万两中扣除。梅辉立听了嘲笑道：“一个穷百姓，不值这么多银子。”

盛宣怀当时就在座，忍不住问道：“你们欧罗巴是文明世界，讲的是人人平等。我这话不错吧？”

梅辉立应道：“是的，文明国家讲的是平等、博爱，不像你们，有许多奇怪的规矩。”

“说得好。你们在云南死了一个人，张口就要二十万两，一个中国人的命为什么不值一万五千两？你不是讲人人平等吗？”盛宣怀以子之矛攻子之盾。

“中国人怎能与欧洲人相比。”梅辉立觉得上当了，立即反驳道。

一听这话，盛宣怀冷笑道：“这话你敢打开门，对外面的中国百姓讲吗？”

梅辉立无话可说。

又经过讨价还价，双方最后在二十八万五千两上达成共识，但英国不承认去掉的一万五千两是赔偿，因为铁路公司没有错。盛宣怀建议冯道台接受英国人的意见，不管他们承认不承认，反正又少付了一万五千两银子。

这件事情处理得相当漂亮，沈葆楨很满意，对拿出五千两银子抚恤被撞者及请漕帮兄弟吃茶的要求也一口答应。接下来的细节完全由冯道台去办理，盛宣怀必须回湖北一趟，那边一大堆事情等着他呢！

盛宣怀人在湖北，心却在上海。近两个月的交涉使他对铁路有了新的认识，特别是听了洋人对铁路的盈利分析，他按捺不住雄心大起——希望督办大清铁路。轮船招商局唐廷枢、徐润把持甚严，盛宣怀和朱其昂不过是挂名会办。如果自己能另起炉灶，在铁路上先行一步，那么将来便可和轮船一争高下。而自己又在煤矿上先行一步，风头盖过唐、徐两人也不是没有可能。于是他给李鸿章写了一封信，表示自己有意督办铁路。目前来讲，先把吴淞铁路经营好，将来陆续修造上海通金陵、金陵通汉口的铁路，再将来又可修从京城到上海的铁路，那时候铁路四通八达，运兵运货，于国防民生都大有好处。

李鸿章有些担心盛宣怀贪多嚼不烂，但转念一想，如果他能出任两江地盘上的铁路督办，自己何乐而不为？而且以盛宣怀与沈葆楨的关系，拿到督办位子也不是没有可能。所以他复信盛宣怀，同意他的设想，但叮嘱他湖北的矿业不能有丝毫的马虎。而且争取督办的事，只能靠自己，他这北洋大臣不好出头。

盛宣怀接到信，兴冲冲再回上海，冯道台告诉地道：“铁路已经赎回，不过沈大人已经下令要拆毁铁路，把路基平整后改为马路。”

盛宣怀一听惊得嘴巴都闭不上了：“好不容易修起来的铁路，为什么要拆掉，我们自主经营有什么不好。”

“大概沈大人觉得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听说京中不少人不赞成大清通铁路，你也知道，沈大人是很在乎清议的。”冯道台这样回道。

“铁路无论如何不能拆，这件事必须想办法让沈大人改主意。”盛宣怀急得直跺脚。

“我是沈大人的下属，只有唯命是从。不过，如果商人们能够出头请沈大人留下这条铁路，沈大人或许会改变主意。”冯道台出了一个主意。

这个想法不错。盛宣怀马上行动起来，发动上海的巨商胡雪岩、郑官应、徐润、唐廷枢等十余人，联系一百余商人联合上书，历数吴淞铁路带来的方便，请求不要拆毁，由国人继续运营。盛宣怀揣着这封联名请愿书到金陵去见沈葆桢，没想到他一口回绝：“杏荪，别的事都好商量，唯有这件事我主意已定。”

“卑职不明白，铁路对国防民生都有好处，大人为什么非要拆除？用铁路运货，可以促进物畅其流；用之运兵，朝发夕至，一处有警，四处可援，一千人便可抵数千人。这么浅显的道理，大人一定洞察秋毫。是不是京中的那帮清流，又唱什么高调了？”盛宣怀故意刺激道。

“杏荪，此事与清流毫无关系，全是我自己的主张。你听我说，铁路当然可以运兵，可如果铁路被洋人控制了，同样可以为洋人运兵。而洋人与我们相比，他的长处在水上，短处在陆上。如果洋人控制了铁路，那么他们便可在陆地上畅行无阻，水陆结合，其战斗力必然大增。因此，铁路恰可弥补洋人的短处，相比较而言，对洋人利处比大清要大得多。”沈葆桢怕盛宣怀不明白此中的厉害，又解释道，“比如说，上海与金陵相隔六七百里，他要从上海来打金陵，来几条军舰也没什么好怕的，陆军要到金陵来，总要有三五天。可是如果通了火车，一两天便可赶到，我连布防的时间也来不及。”

“大人所虑很有道理，可如果洋人真要用之运兵，我们可以把铁路破坏掉，让它不能通车。只要抽掉一根铁轨，火车便不能通行。”

“我们可以破坏，他们可以修复。”沈葆桢还是摇头，“何况洋人狡诈万端，等他完全控制了铁路突然和你翻脸，我们怎么办？所以，至少目前吴淞铁路必须拆毁。就是没有运兵的问题，以后洋人一再要求续修上海到金陵的铁路，也是不胜其烦。”

盛宣怀见沈葆桢主意已定，禁不住垂头丧气，满怀着雄心壮志而来，不料兜头一瓢凉水，一切化为乌有。

沈葆桢不忍看他失望的神情，安慰道：“杏荪想成就一番事业，用武之地多得是，何必非要在一棵树上吊死？拆下来的铁轨，你要乐意可先运到湖北，修一条铁路来运煤也行。”

这个主意不错，盛宣怀稍稍有些高兴了。回到驿馆，他想想实在可惜，仍然不死心，就把这通变故写信告诉李鸿章，巴望他能挽回。李鸿章也觉得拆掉可惜，写信给沈葆桢，劝他三思而行。沈葆桢仍然不改初衷，下令拆毁吴淞铁路，为此事他还与李鸿章闹得有些不痛快。

李鸿章更是大发牢骚，写信给郭嵩焘道：“幼丹见识不广，又甚偏愎，不受谏阻，徒邀时俗称誉，吴淞铁路拆毁，殊为可惜。”

郭嵩焘也觉得沈葆桢处理此事有些莫名其妙，回信道：“国人心有万不可解者：西洋为害之烈，莫甚于鸦片烟，而士大夫甘心陷溺，恬不为

悔，数十年国家之耻，耗竭财力，毒害人民，无一引为疚心。一闻修造铁路、电报、开矿，便痛心疾首，群起阻难，至有以洋人机器为公愤者，实不可理喻也！”

此时，丁日昌已经出任福建巡抚，正在台湾考察，李鸿章给他写信，鼓动他在台湾开风气之先，修筑自己的铁路。自从日本侵台后，为了经营台湾，加强防务，福建巡抚冬春驻台湾，夏秋驻福州。丁日昌用半年的时间跑遍了全台，他提出了办电报、开矿山、修铁路等建设台湾的计划。他认为台湾是个狭长的岛屿，布防很难，如果能够修筑从台北到台南的铁路，既便于交通，更利于运兵布防。他上奏朝廷，请求准许修筑台北到台南的铁路，并请求将吴淞铁路的物料运到台湾。

台湾孤悬大海，情形与大陆不同，朝廷觉得在台湾修铁路无大碍，因此让南北洋大臣妥议。李鸿章自然是坚决支持，而沈葆楨在当年日本侵台时曾经赴台筹办防务，提出了修路、开矿等主张，对台湾的发展非常上心，立即下令轮船招商局将铁路器材全部运到台湾。

吴淞铁路只有十几公里，要修台北到台南的铁路远远不够，需要从国外购买大量物料，所费巨大。丁日昌找到台湾富绅林维让、林维源两弟寻求支持，两兄弟答应捐三十万两修筑铁路。可丁日昌还来不及向国外定购铁轨，在山西、河南赈灾的袁保恒就上奏朝廷，请朝廷下令将台湾修筑铁路的捐款转为救灾。

这年因大旱粮食歉收，到了冬春之际，发生了严重粮荒，河南、山西出现易子而食的惨状。袁保恒当时因祖母去世在籍治丧，朝廷便下旨夺情让他复出，到开封救灾。他给各省督抚写信求援，听说丁日昌筹到一笔三十万筑路款，就上奏朝廷说台湾铁路修不修与社稷关系不大，而用之救灾，多到一日便多救活百姓无数，多一两银子就多一锅活命粮。朝廷准奏，令丁日昌立即将捐款解给河南。

丁日昌非常心疼，但如果不答应必然留下千古骂名。他再回头劝林氏兄弟将款捐给河南，然后请闽浙总督何璟帮助筹款修铁路。何璟对丁日昌将精力放在台湾本来就有看法，对洋务更是不感兴趣，他不但不帮助筹款，而且以西征协饷难筹为由，减少了台湾防务经费十万两。丁日昌气得头昏眼花，咳嗽加剧，身体更加虚弱。但他不想放弃修筑铁路的计划，便给李鸿章写信求援。

丁日昌是李鸿章洋务上的知己，两人有十余年的交情，他决心向丁日昌伸出援手。他派天津海关道黎兆棠与英商丽如银行联系，双方谈妥以天津海关税为抵押，帮助福建借款一百万两。然而还未签合同，丁日昌却因病情加重不得不辞职，李鸿章连忙让黎兆棠取消借款，大清自建铁路的计划再次搁置。

这时，刚到天津的盛宣怀听说李鸿章有借款百万两的事情，喜出望外，劝说他不要取消借款计划，而是挪借于轮船招商局，用于购买美商

旗昌轮船公司。

美商旗昌轮船公司是当时在中国最大、进入最早的外资轮船公司，已经成立了十三年，曾有过辉煌的业绩：先通过价格战，迫使一窝蜂拥进长江的外资轮船迅速退出；接着，又吃掉宝顺洋行，把怡和洋行挤出长江，获得了长江航线公认的垄断经营权；然后，又把注意力从沪汉线扩展到津沪线，搞垮了悖华洋行等竞争对手，成为北洋航线的主导者，与英商太古轮船公司、怡和轮船公司成为实力最强的外资轮船公司。

上海轮船招商局成立后，本来互相厮杀的三家外资轮船公司转而团结一致，千方百计要挤垮上海轮船招商局。他们的撒手锏就是降低水脚价格，凡是轮船招商局跑的航线，他们都将水脚降低三成甚至五成。轮船招商局不得不也随之降低水脚，以致亏损日重。李鸿章对轮船招商局像自己亲儿子一样，千方百计给予支持，轮船招商局在资金上得到大力支持，且有漕粮固定业务，不但未被挤垮，反而实力越来越强，站稳了脚跟。

三家拼老本竞争的外资洋行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让别人难受的同时，自己也损失巨大。太古、怡和两家轮船公司连续三年没有利润可资分红，而旗昌公司已到了无以为继的地步，开始考虑将公司卖掉。

旗昌轮船公司成立时间久，轮船老旧，以木壳轮船为主，根本无法继续竞争下去，他们认为即使打垮了轮船招商局，自己也风光不再。此时，美国内战结束，国内需求很旺，不如把资金回笼后回国发展。于是托买办向轮船招商局传话，表示愿以二百五十万两的价格把所有的轮船、码头、仓栈全部卖给轮船招商局。

当时总办唐廷枢在福州，盛宣怀在湖北，在局主持的是会办徐润。他觉得机不可失，以他对唐廷枢的了解和两人的密切关系，唐廷枢必定支持。另一个会办朱其昂，主要是负责漕运的协调，没多大主见。最关键的人物就是会办盛宣怀。因为轮船招商局是官督商办公司，这么大的收购事宜，非得获南北洋大臣的同意不可，而与南北洋大臣沟通，非盛宣怀不可。而且二百多万两巨款，没有官款拨借更是不可能，而要争取官款支持，无论是北洋还是南洋，又非盛宣怀不可。于是徐润立即起程前往湖北，面见盛宣怀。

听徐润说明来意，盛宣怀笑了笑：“雨翁，你又何必大老远跑到湖北来。我这个会办，谁不知道仅挂名而已，你和唐总办一商量不就定了？”

徐润号雨之，所以盛宣怀尊称他一声雨翁。徐润听出盛宣怀话里的不满，的确，在轮船招商局，大计都是唐徐二人定，甚至连盛宣怀有个亲戚想到招商局谋份差，也被唐廷枢拒绝。

“杏荪，我和唐总办无非是忙些商场上的俗务，真正能与南北洋大宪面商的事情，哪一件离得了你？”徐润经商多年，在关键事情上从不拖泥

带水，“杏荪，轮船招商局面临着一个改变局面的绝大机会，我们四位必须携手来促成。这件大事，离了唐总办、我还有朱会办，都关系不大，唯一离不开你。如果你不劳动大驾，此事便八字连一撇也没有。”

徐润说得坦白，盛宣怀也是明白人，如果此事办成，他在轮船招商局的地位便无人敢小瞧，所以不再掂酸掂醋：“目前轮船招商局已经有十六条船，如果把旗昌收购过来，又增加十几条船，船多货少，恐怕会亏损更巨。雨翁是商场老师，不会不明白，有些公司小的时候日子蛮好过，后来贪大扩规模结果把自己扩死了。”

“杏荪说得不错，你的担忧并非多余。不过，今天的情形并非盲目求大。收购旗昌，一则必然增强咱们的实力，二则减少一个对手，从前四分天下，如今三分天下我有一。我们收购旗昌，与直接购买轮船不同，我们接手十几号轮船的同时，也接手了旗昌的航线和老客户。”徐润解释道。

盛宣怀点了点头，又若有所思道：“雨翁分析得有道理。只是我不明白，旗昌为什么单单有意向我们出售，而不是卖给怡和或太古，按说他们更亲密。”

“他们说不上更亲密，不过是旧敌新友罢了。在咱们局子成立前，太古和怡和是旗昌最大的对手，经常联起手来打压旗昌，他们做敌人的时间比做伙伴的时间更长。一想到这些过节，旗昌心里自然不痛快，所以不愿卖给英国人。这只是其一。最主要的，则是无论怡和还是太古，都是商人集股的公司，而咱们招商局则是官督商办，有官府的支持，只要官府决定购买，就一定有实力买得下，银子也更有保障。旗昌最希望的是拿到银子，尽快回国投资。”

“二百多万两是一笔巨款，恐怕南北洋也拿不出来。”盛宣怀也有些迟疑。

徐润解释道：“其实，只要有一百多万两现银，这桩买卖就谈得拢。”

“这又是为何？”

“因为旗昌里面，有不少是华商股份。这些华商的股份，让他们转投到轮船招商局，先说明延期一年或半年付款，就不必拿那么多现银。”

“这也是个办法，不过，早晚也是个大包袱。”

“不然，如果运作好了，这里面有稳赚不赔的诀窍。”徐润微笑着望着盛宣怀。

“愿闻其详。”盛宣怀知道，下面的事情，将直接关系个人的利益。

“旗昌的股票原来每股一百两，现在因为经营不善，已经跌到了六七十两一股。如今以六七十两买过来，半年或一年后实付款，那时候旗昌已经被轮船招商局收购，股票必然升值，我估计，恢复到一百两的原价问题应当不大。”徐润这话就意味着，如果有钱买下旗昌的股票，半年或者一年便有四五成的赚头。

盛宣怀又道：“如果外人知道旗昌要卖给轮船招商局，旗昌的股份会马上升值，那谁还肯把股份卖掉。”

“关键是，轮船招商局买不买旗昌，外人无从得到确切消息。”徐润还是微笑着说话。这就是关键中的关键，知道确切内幕的只限于几个人。而他们只要提前几天动手收购，就可稳赚。等他们买到手后，就不怕旗昌股票升值了。这应该就是徐润对他积极推动此事的酬劳，虽然彼此不必说破。

“好，我既然是招商局的会办，职责所在，当仁不让。只是能否如愿，全在南北洋大宪决断，我不敢说大话。”盛宣怀大包大揽，同时又留下余地。

两个人商量，徐润回上海继续与旗昌秘密接触，而盛宣怀则先去天津，面见李中堂。

听盛宣怀说明来意，李鸿章叹道：“杏荪，你来晚了一步，借债的事情已经辞掉了。而且二百万两巨款哪里能筹得来？这件事情，我只能表个态，北洋支持收购旗昌，但款项却是爱莫能助。”

李鸿章有好几项大计划，购买铁甲舰、开采开平煤矿、创办机器织布局，都需要巨款。盛宣怀心里则在想，为什么丁巡抚修筑铁路的计划北洋能够出面借百万洋债，而到轮船招商局则不成呢？仿佛回答盛宣怀的疑问，李鸿章又道：“万事开头难，好钢要用在刀刃上，北洋对新开创的洋务事业自然鼎力支持，而轮船招商局已经粗具规模，以后要多靠自主经营、自立发展，不能一遇到事情就指望官款。”

李鸿章话已经说死了，却给盛宣怀出主意，让他不妨去找沈葆楨，两江收入多，筹款的路子比直隶要广。但该如何说动沈葆楨，两人又商量了大半天。

盛宣怀到了金陵，沈葆楨因风寒引发重病，已经卧床多日。当差的有些为难，既不忍让沈葆楨抱病谈公事，又不忍拂了盛宣怀的面子。盛宣怀踱着步想了个主意：“这样，你们把我的手本递上去，我在手本中夹一张纸条，见不见，全在夫人。”随后，他提笔写了一张字条，上写：“轮船招商局面临一大机会，宣怀急于面禀。”

一会儿之后，戈什哈小步跑出来相邀：“盛大人，总督大人请您进去说话。”

盛宣怀被戈什哈一直引到内宅，沈葆桢在卧室接见他。沈葆桢是福州人，做官也主要是在华南，已经习惯于即便腊月天也是草木并茂、一片葱郁的温暖气候。他五十六岁出任两江总督，不能适应金陵冬季湿寒的气候，虽然房间燃着火盆，仍然不足以驱散寒气。一到秋后，他就开始穿棉袍，让金陵人当成笑谈。他往往昼间办公于榻上，接见僚属于卧室，夜里常常憋闷难眠，一夕数起，危坐达旦。

沈葆桢总督两江后，铁腕整肃，对苏北鲁南的造反百姓严厉镇压，对盗匪惯犯也毫不容情，据说只要盗窃三次，就不问情由押赴刑场斩绝。又有人说，沈葆桢自总督两江，平均日杀三人。这个说法未免夸张，但对造反和盗匪辣手斩杀，却是事实。这与沈葆桢自小养成的强硬个性有关，也吸取了当年马新贻竟在光天化日之下被人刺杀的教训。两江上下，无论官民，对沈葆桢都非常畏惧，面见总督大人被不少人视为畏途。然而盛宣怀与沈葆桢却非常投缘，每次相见彼此都很愉快。盛宣怀见沈葆桢又憔悴不少，鼻子一酸，眼泪就涌出来了。

沈葆桢向他招招手道：“杏荪，真是不好意思，要在卧房里相见，非待客之道。”

盛宣怀拱手道歉：“大人病中，卑职还以公事打扰，实在于心不安。”

“我一入冬就这副样子，没办法的事。我已经向朝廷辞差，可是朝廷不准，就只好尽力而为了——招商局遇到什么事了，被你称为关系甚巨的一大关键？”沈葆桢勉强撑住了身体。

盛宣怀将旗昌有意出卖的情况做了个简要介绍，又将购并旗昌的重要意义分析给沈葆桢听。沈葆桢听了之后若有所思道：“购买旗昌轮船公司一事，的确是利权所系，关系极大。你们应当努力为之，至于经费一节，我自当尽力相助。不过，此事要咨商李中堂，然后会筹具奏。”

盛宣怀并没有报告自己已经见过李鸿章，而且李鸿章已经明确表示难筹巨款。听沈葆桢要与李鸿章相商，不知又会出什么周折。他赶紧找理由促使沈葆桢独自做出决定：“禀大人，时间紧迫，已经来不及了。因为洋人公司每三年更换一次主持人，今年三年届满，还有二十余天就到西历元旦，一旦公司换了主持人，还卖不卖就打了折扣。如果人家改弦更张，再集巨资与英商一起倾轧我们，招商局恐怕永无翻身之日，还望大人从速定夺。”

“杏荪，兼并旗昌后还有太古、怡和等洋轮公司，他们再来倾轧，招商局岂不又要跟着赔累？”要沈葆桢独自拿主意，他不能不更加谨慎。

盛宣怀非常干脆地回应道：“大人放心，绝对不会。旗昌被我们吃掉，太古怡和必被慑服，恐怕要与我们商量共定水脚标准，哪还敢再继续做损人不利己的事？就是他们铁了心非要与我争衡，我们也不怕。收购了旗昌，我们增加旗昌的码头、仓栈和轮船，无论长江航线还是北洋

航线，我们都是最具实力的轮船公司，自然不怕他们竞争。”

沈葆桢听盛宣怀说得头头是道，他拿定主意支持购并，但最难的是筹款。两江是大清最富庶之地，但开支也是相当浩繁，全天下都盯着两江要钱，按幕友们的说法，两江是“驴屎蛋子外面光”。以江苏为例，最大宗的收入为两淮盐税、江海关洋税和各局厘金，此三项每年可达八九百万两。但两淮盐税已经全部解往慈禧的万年吉地、惠陵工程以及京饷、西饷。江海关洋税，要拨解江南制造局、南北洋海防以及按期归还左宗棠西征洋债。淞沪厘捐局、苏州牙厘局、金陵厘捐局的收入主要供应淮军军饷，历年积欠已达三十多万两，又欠拨南北洋海防费四十万两。东三省兵饷、甘饷、西宁月饷、西征协饷、滇黔协饷以及各处指拨项目羽书交驰，都是催款。

“二百多万两巨款，哪能说筹集就筹集得到？”沈葆桢虽然已经答应，但二百万两还是为数太巨。

“哪能二百万两全靠大人？卑职等通过动员巨商入股，已经筹到七十万两，卑职还可以筹垫二十万两，向上海钱庄借十万两，江海关道可设法垫借民款十万两。几项总计，卑职等已经筹到一百余万两。需要大人出面筹集的，大约一百万两。”盛宣怀因为已经知道需要缴现银不过一百二十多万两，余款可以分期支付，所以他大胆撒谎，以增强沈葆桢的信心，“这一百万两，只要大人一出面也并非难事。一是可以劝令两淮盐商搭股，每引搭股一两，江西票盐十七万引，湖北十三万引，湖南十三万引，安徽七万二千引，淮北二十九万引，仅此一项可集股近八十万两，就是略打折扣，筹集到六十万两应该没有问题。如果大人再令江宁、苏州两藩台各筹十万两，江安粮道筹二十万两，江西、安徽再多少筹集十几万两，一百万两很容易筹齐。”

在见沈葆桢前，盛宣怀已经拜访过藩台，专门请教了两江的财赋，为的就是提前筹划办法。

沈葆桢听盛宣怀谈两江财政如数家珍，所说办法也的确可行，禁不住笑了：“杏荪，我两江这点家底你倒是摸得一清二楚。你这么一说，我也有点信心了。只是盐商又是捐又是厘，负担太重，不宜再加盘剥，再想想别的办法吧。我有些累了，明天或者后天，我心里有些眉目了咱们再议如何？”

“一切听从大人吩咐。”盛宣怀说完便告辞了。

隔了两天，沈葆桢再次接见盛宣怀，把一份奏折底稿交给他道：“杏荪，我已经密奏朝廷，设法筹集巨款。”

在这份密奏中，沈葆桢指定江宁、苏州两藩司出十万两，江安道和江海关道各出二十万两。其余五十万两，以“此事关系大清收回利权之举，有裨大局”为由，请旨由江西筹二十万两，浙江筹二十万两，湖北筹十万两，凑足一百万两之数。

“如果朝廷批不准，那就再从盐引上做文章，总之一百万两之数，我一定设法筹足，你们一门心思去与旗昌交涉。此事关系重大，你们一定妥善办理。”沈葆楨一边承诺一边催促。

“大人此举，将对招商局产生极大的影响，招商局必定因大人的推动而局面大变，大人的清名也必定载入史册。”盛宣怀没想到事情竟然这样顺利，连忙奉承道。

沈葆楨微微摆手道：“名利于我如浮云，你看我这身体一年不及一年。我趁着在其位，谋其政，多为两江办点实事罢了。”

“大人就是受不了金陵的湿寒，好好调养必能康复如常。两江重寄，朝廷正倚重大人呢！”

盛宣怀并不急于回上海，而是打发一位亲信到上海，从胡雪岩的钱庄取一笔可观的银子，去设法购买旗昌股票。旗昌要破产的消息早在上海传开，因此每股一百两的股票只值四五十两，因为近日传出招商局有可能购并旗昌，略有回升，但也不过五六十两，因为好多人认为，招商局购并旗昌未必是条活路，也许连带着招商局一起完蛋。

等亲信办理得差不多了，盛宣怀才去上海面见唐廷枢和徐润。两人对盛宣怀的手段大加恭维，同时商量盛宣怀争取官款的“酬劳”：“盛老弟为此事花费也不在少数，当然不能让你自己往公事里掏银子。”

盛宣怀谦让道：“我无所谓，只是南北洋两位大宪如此支持，非有所酬劳不可。”

“这是自然，局里准备干股若干，这里有个数目，你看下是否恰当。”唐廷枢接过话茬。

所谓干股，就是未出本钱而送的股份，可年年跟着分红利。招商局创办之初，李鸿章等大员就有相当可观的干股。轮船招商局在南洋地盘，却受北洋遥制，如果南洋大臣要出难题，便寸步难行。所以历任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任上都有干股分红。沈葆楨看重清名，对轮船招商局的干股分红从不领取。当然这次不同，毕竟他出面筹集了百万两巨款，有所酬庸也是应当的。可盛宣怀的意思不能用干股，而是应该直接拿银票。

“只怕沈大人不收，反而受一番训斥。”徐润知道沈葆楨在两江的清名和威名，所以心存忌惮。

“沈大人当然不肯谋私，听说他有意要疏浚秦淮河，不妨捐一笔银子用在秦淮河上。”盛宣怀这样建议。

这无非是为送礼想出的名堂。唐廷枢一听，果断决定道：“好，那就一事不烦二主，这件事就请杏荪勉为其难。”

“不不不，此事我不能做，这是局里的公款，当然由总办或者总办派可信的人去办理。”盛宣怀连忙推辞。送礼最容易“瓜田李下”，分明已经送下了，但又无任何凭据，别人怀疑你入了私囊，就是百口莫辩。

“杏荪不必固辞，局中能与南北洋大宪说上话的，还有第二个人吗？你也别有顾虑，一则局里会在账上做得绝无痕迹，绝然不会给你和大宪们惹下麻烦。”唐廷枢把话说明白。

于是，盛宣怀默认了。接下来，三人又回头谈盛宣怀的酬劳。唐徐二人的意思是局里急需现银，可否以旗昌几百股代替：“每股折价七十两，我敢断定，不出一年必能升到原值。”徐润这样担保，是因为他和唐廷枢在半年前就以四十两一股的价格各购买旗昌近两千股，现在以七十两的价格转送盛宣怀几百股，当然费用要用公款，这是两人商量好的，于公于私可谓两利。

大事定妥，具体签订合同、付款等事项，盛宣怀不愿再经手，因为唐徐两人也不希望他经手。此行收获颇丰，他去了一趟北洋和南洋，分别把公事办妥，然后回湖北大冶与郭师敦会合。

购并旗昌，招商局实力大增，新增轮船十六艘，小轮船、驳船九艘，在上海、汉口、九江、镇江、宁波、天津等地新增码头、栈房、洋楼、趸船等，无论长江还是北洋航线，其实力都是首屈一指。旗昌的股票，也回升到八十余两，势头很好。

然而，太古、怡和等轮船公司并未“慑服”，而是决心联起手来与轮船招商局一较高低。他们分析轮船招商局有三大弊端，一是新增轮船多是旧式木轮，耗煤高而运货少，成本上不占优势；二是债务重，利息高，每年至少要有二十万两的利润才仅够付息；三是衙门作风严重，开支过滥，人浮于事。于是两家轮船公司各添置最新式的轮船跑长江，耗煤低，而载货多。同时，再度降低水脚，上海到汉口货运百斤仅收水脚一钱，到汕头则仅收六分。招商局只好跟着降低水脚，因为船旧耗费和维修成本太高，多行一船便多赔巨款，只好把老旧船只搁置，只拣新船、小船、费省者装货开行，每月亏蚀不少。

李鸿章一直关注招商局的经营，了解到这一情况也很着急，让他徒增烦恼。还有更让他烦恼的事情，他的老对头左宗棠因为收复新疆，由一等恪靖伯赐封为二等恪靖侯。

左宗棠从光绪元年起出任督办新疆军务钦差大臣，光绪二年春刘锦棠进军新疆，当年收复乌鲁木齐、玛纳斯等城，新疆北路阿古柏势力全部肃清；第二年春天，大军越过天山进军南疆，用了不到两个月时间就收复达坂城、托克逊、吐鲁番，阿古柏惊惧万分，服毒自毙，接下来的战事更加顺利，新疆民众纷纷帮助官军收复失地，南八城到了冬季到来前全部收复，伯克胡里、白彦虎率残部逃到俄罗斯，侵占南疆达十四年之久的阿古柏部悉数被歼，新疆除伊犁被俄罗斯占领外，全部收复。光

绪四年二月十二日朝廷发布上谕，左宗棠晋为二等侯，刘锦棠为二等男，余虎恩等有功将领也都得到恩赏。

对李鸿章而言，左宗棠封侯对他是一个刺激，自己封伯时间要比左宗棠早，而如今左宗棠已经封侯，而他仍是伯爵。而更让他担忧的是，左宗棠收复新疆，朝廷主战论调高涨，而清流更加张狂。

果然，清流开始把矛头直接对准李鸿章。这几年，清流风头正健，常有人因一个参折而受提拔，所以清流们都在寻找上折的机会。有个江苏籍叫董俊翰的御史，听家乡人谈起招商局的种种传闻，于是上折指责招商局“每月亏银五六万两，因置船过多，载货之资，不敷经费，用人太滥，耗费日增。”尤其用人太滥，奏折中说：“招商局各轮船每届运载漕粮之际，各上司暨官亲幕友，以及同寅故旧，纷纷荐人，平时亦复络绎不绝。至所荐之人，无非纯为图谋薪水起见，求能谄练办公者，十不获一，甚至官员中亦有挂名应差，身居隔省，每月支领薪水者。”这是承漕运的遗习，照例用来“调剂”候补州县的办法，无足为奇，只不过“隔省”亦可“挂名应差”，真是前所未闻。而且这所谓“隔省”显然就是指直隶。董俊翰建议朝廷将招商局收为官办，至少应当严加监督和控制。

翰林院侍讲王先谦也上了一个奏折，笔锋直指盛宣怀，说他挟诈渔利，“收购旗昌时每两抽取花红五厘，私自以七折收购旗昌股票，对换足额，以饱私囊”，又指责他：“滥竽仕途，于招商局或隐或跃，若有若无，工于钻营，巧于趋避，所谓狡兔三窟者！蠹帑病公，多历年所，现在乃复暗中勾串，任意妄为。此等劣员，有同市侩，置于监司之列，实属有玷班联，将来假以事权，亦复何所不至？”因而请旨“将盛宣怀予以革职，并不准其干预招商局务”。

这两个奏折，措辞极为峻厉，按常规理应查办。然而，当时在总理衙门和军机处掌权的沈桂芬与李鸿章有同年之谊，两人关系非同一般。他看出这两份奏折其实都是冲李鸿章而来，决定帮他一把，力求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于是，沈桂芬建议恭亲王下旨“着李鸿章、沈葆楨通盘筹划，于该局经费权衡出入，认真整顿，毋得稍有虚靡。严飭该局，不得以办公名，滥置私人，并飭令该局商总和衷办事。盛宣怀是否有蠹帑病公、以饱私囊著一并查明复奏”。

李鸿章并不急于复奏，而是要好好用番功夫。他的功夫，倒不是去严查招商局各项弊端及盛宣怀的劣迹，而是如何把清流的指责一条条驳回。因为这个苗头非常不好，如果放任清流拿招商局做文章，要弄垮的不仅是招商局，江南制造局、金陵机器局、天津制造局以至福州船政局，哪一个没有这些毛病？当然，他也想借此机会整顿轮船招商局，以免唐廷枢、徐润把持太甚，尾大不掉。

盛宣怀被函招至天津。面对王先谦指责的话，他暗自心惊，却面不改色地对李鸿章道：“购并旗昌与洋人讨价还价以及付款，都是唐、徐两位经手，我根本没参与其事，我向谁去收取花红？说我以七折购买旗昌

股票，兑换足额，更是莫须有的罪名。如果旗昌股票能够兑换足额，股票都在个人手中，他们不知道去兑换，偏要我来沾这个光？”

李鸿章知道这事不可能彻查清楚，而且也不必去彻查。盛宣怀是他的得力助手，一方面还要重用他来开煤矿，将来也要用他来办电报，一方面不便处理的烂账不少是经盛宣怀之手设想的办法，盛宣怀被查出毛病，自己必受牵连。因此，李鸿章只好硬起头皮为盛宣怀硬辩。最好的办法就是把一切推到唐廷枢、徐润头上，因为盛宣怀在招商连薪水都不领，而且购并旗昌的确又是唐、徐经手，要洗脱并不难。

对于招商局的批评，李鸿章认为应当以此为机会好好表一表招商局的功劳，同时对所指责各条要一一解释清楚，并说明整顿措施，让外人无可置喙，因此李鸿章又让唐廷枢、徐润到天津反复商讨。两人对董俊翰建议把招商局收为官办一说都异口同声反对，两人都是商人，都为利来，而且两人都有大量股本在招商局，改为官办，全按官场规矩办事，招商局只有死路一条，损失最大的首先就是他们两人。

李鸿章也乐得以官督商办的方式继续经营，届时可以商办为由，杜绝官府过多插手。尤其招商局在两江，商办是拒绝两江插手的最好理由。现在是沈葆楨总督两江，两人有同年之谊，一切都好商量，如果换一个极力与北洋争衡的人总督两江，要插手招商局，岂不是于公于私都很被动？

李鸿章与唐、徐等人反复商讨，又对奏稿反复修改，直到两个月后才正式复奏。

奏折首先说明招商局购并旗昌是利大于弊，“一则水脚收入骤增，往年七十余两，今年有望达到一百五十万两。二则是实力大增，轮船由十二只增加到三十只，成为长江和北洋航线实力最强的轮船公司。三是争得利权，因为招商局的存在，洋轮公司被迫降低水脚，他们降低一两，大清商民就节省一两开支，便相当于增加一两收入。三年多来，因为降低水脚商民节省不下一千五百万两。”

接下来针对董俊翰的指责逐条辩解。先说轮船招商局置船过多问题，“查招商局开办五年，已有自置轮船十二号，迨收买旗昌洋行又添大小轮船十八号。乃英商太古将装货水脚银大减，一意倾轧，局船揽载价亦随减，以致间有停搁，实迫于事势。”整顿办法则是：“拟令该局逐加挑剔，将旗昌轮船年久朽敝者，或拆料存储，以备配修他船，或量为变价归还局本。”

再辩用人太滥。“查该局专讲贸易所用，必其所专，与官场情形隔绝，应由该商总等自行选派，以一事权。”意思是轮船运输不同一般买卖，非内行人不行，总办会办推荐人是理所当然。然后接着说自己并没任用私人，“臣及各关道向无荐人之事，每遇载运漕粮时，各省容有转荐员弁，臣屡饬朱其昂等，不可碍于情面滥行收录。现在各口岸总分各

局，共二十七处，需人必多，皆各有职守，并无隔省官员挂名。”

然后再就“每月须赔银五六万两”的说法进行辩解，“查该局先后置买船栈等项，计价银四百二十余万两，其中实本仅分领各省官帑一百九十万两，商股七十三万两，尚短一百六十万两，遂至左支右绌，此由局本不足之故，加以太古洋行跌价倾轧，入不敷出。然每年结算官利，尚敷衍匀结，并无每月亏赔者。”“出入各款，均责成局员权衡缓急，督同司事悉心经理。其账目除局员商总随时互相查覆外，并饬江海、津海两关道于每年结账时，就近分赴津沪各局，认真清查。”

最后则说明招商局“官督商办”的体制不能更改，更不能收为官办，“招商局之设，原为分洋商利权，于国家元气、中外大局实相维系，赖商为承办，尤赖官为维持。英商力与倾挤，商股遂多观望，诚恐亏耗既巨，难以久支，贻笑外人。臣等再四筹维，只得就现有之体制为变通之策，诚不宜收为官办也。一旦官办，不谙商规，则浮漏更甚，难以持久。”

那么借出的官款怎么办？这是李鸿章最着力的地方。他的意思是，官府借给的款项，能够按时获得利息，到期能够还本就行了，没必要以此为理由，去干涉招商局的正常经营。李鸿章并不满意于解释清楚，而且要趁此机会延缓官款本息归还日期，因为利息负担太重，已经成为招商局经营困难的重要原因。“现在商本未充，生意淡薄，该关道等与局员筹议，拟请自本年起，将直隶、江苏、浙江、江西、湖北、东海关等，历年拨存该局官帑银一百九十万八千两，予缓息三年，三年后匀分五期，本息还清，以纾商力。”

最后说明，这些办法最终是为了国家和商人的长远之利益。“如此分别秉公调剂，冀得上不亏国，下不病商，根基既固，久远可期，华商应闻风而踊跃，洋商或诚以议和。臣等仍随时严饬该局员商总等，恪遵圣训，和衷办事，勿骛虚名，而鲜实济，勿图小利而误大局，勿畏人言而缩手，铁执己见勿昧机宜，唯以救济时艰毋负委任为念。”这段话最有意思，表面上全是对招商局的要求，其实完全是为招商局撑腰，而且指暗指弹劾之人不以救济时艰为己任。

对盛宣怀，则极力为他辩诬，“在臣处当差有年，廉勤干练，平日讲求吏治，熟谙洋务商情，遂委以会办之衔，往来查察。盛宣怀与臣订明不经手银钱，亦不领局中薪水，遇有要务，则与唐廷枢等筹商会禀。”谈到旗昌一案，说是“即盛宣怀首发其议，亦于大局有功无过。况当日唐廷枢等于洋商已有成议，始邀盛宣怀由湖北前赴金陵，谒见沈葆楨。其事前之关说，事后之付价，实皆唐廷枢等主之也”。

并且还让唐廷枢对购并旗昌一事的经过作一说明，帮盛宣怀辩诬

职道经手之事，固不便使盛道遭受不白之冤。盛道于收购旗昌一

事，仅与职道等主其议，而领款付款，盛道皆未经手，其因公而未因私，不言可知。且其在局从未领过分文薪水；凡遇疑难事件，顾公商酌，无不踊跃，向为各商所钦服。今以清白之身，忽遭污蔑，亦不得不代为声明。

唐廷枢的这个说明，李鸿章作为附片一同上奏。

这一折一片，把对招商局和盛宣怀的弹劾全部顶了回去。奏折一上，无论军机还是总理衙门，无不感叹李鸿章办事的圆滑、强梁和机智。跌倒了，不但不受伤，而且还要捡个便宜。朝廷不但未再追究，而且对李鸿章的奏请完全批准。

李鸿章对这个结果颇为满意，接到上谕当天，邀请署内心腹幕僚及起草奏折的文案喝酒以示庆贺：“我们办实事之人，就应当宠辱不惊，而且要善于在不利中寻找有利。所谓危机，既是危险中也有机会耳！”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这时候，太古、怡和托人找到赫德，鼓动他上了一个《整顿招商局》条陈，直陈招商局总办唐廷枢才能有限，不足以管理如此巨大的企业，导致百弊丛生。他提出按照欧洲的制度组建新式公司，把招商局按三折左右折价给新公司，由洋人出任经理。他认为，如果这样运作，必能使招商局获得新生，所交税厘必定比现在多若干，将成为一个稳定的利源。

赫德认为自己是为大清打算，因为如果不改组，招商局必然要破产亏尽。可他这个建议，无论是洋务派还是清流，都异口同声地指责，认为赫德是明目张胆的侵夺。总理衙门让南北洋大臣妥议，李鸿章则授意盛宣怀对此事发表意见。

刚刚被弹劾的盛宣怀受此重任，明白李鸿章的倚重和向清流示威的意义，因此进行了非常认真的准备，呈上了《对赫德〈整顿招商局条陈〉之意见》，坚决反对赫德成立新局的意见，“该总税务司所称将现在局中各产折实估价，转与新局一法，于新局大有裨益，盖成本既轻，获利自易。而新局成本之轻，即旧局亏本之大。”而面对赫德指责的问题，盛宣怀则毫不回避，提出整顿办法。

首先，他建议购买先进新式轮船。招商局历年购进的轮船，价昂、船旧、耗煤多、行驶慢，装货却少。这就使修理之费极重难支，营运中难以获利。他认为：“欲筹补救之法，莫如将本重而不能获利之船酌量减价陆续出售，将售得之款存放起来，以备随时购买耗煤少、行驶速、装货多的新船。即以三十余号之旧船，换成十余号之新船，亦尚合算。盖修理省而费用少，目前虽似吃亏，久后终能获益。此贵精不贵多之说也。”

其次，是任用洋人管事的问题。赫德的意思，新成立的公司要全部用洋人来主持。盛宣怀不但反对新公司成立，而且坚决反对招商局聘用洋人。购并旗昌后原公司的洋人全部留用到招商局，这些洋人一直未

去，他认为对这些洋人“急宜及早斥退，以符定章而免后悔”。

对赫德所提招商局任用私人问题，因为盛宣怀并没有多少亲戚入局，因此毫不遮掩，“局中同事，半属局员本家亲戚，虽其中非无有用之才，而始而滥竽，继而舞弊，终且专擅者不乏其人，留之则有尾大不掉之虑。凡局员之亲戚本家，无论如何出众，均宜引嫌辞去，不得以某人得力为词，出局后如有与局为患者，即唯某局员是问。”

盛宣怀对自己作为挂名会办非常不满，在购并旗昌中又发挥了重要作用，而地位仍然没有改变，对此他一直耿耿于怀，因此借改善管理，对此大发牢骚，并提出轮流主事的建议。“凡人之情，类多喜功畏过。当局务岌岌之时，甚望用人之来，以分其责；及似有转机之际，又深愿用人之去，以固其权。”他建议：“自本年六月为始，在局五人分年轮驻沪局坐办，一切悉归调度，仍以四人副之，和衷商榷，力破积习。坚忍不渝，功过亦五人与共。”

盛宣怀的这个意见，对唐廷枢主政的轮船招商局攻击颇多，他急于谋求实权的心思也暴露无遗，唐廷枢因此非常不高兴，在给李鸿章的信中抱怨局中人不能和衷共济。而此时朱其昂病故，盛宣怀在招商局又少了一个援手，他决定借此机会奋力一搏，上书李鸿章要求在招商局设立督办一职。

然而李鸿章对招商局的形势洞若观火，知道当前关键仍然是召集商股，而此事盛宣怀并不具优势。他未答应盛宣怀的请求，而且去信相劝，人贵自知之明，扬长避短方能成就大业。而对唐廷枢更加重用，奏调他到直隶，专门办理开平煤矿。盛宣怀大为恐慌，只怕要在李鸿章面前失宠。连忙去信解释坚请督办是想为中堂分忧，绝非一己之私。

出乎盛宣怀的意料，当年大计——也就是考核，盛宣怀被判为优等，而且李鸿章奏请送部引见，他评价说：“该员心地忠实，才识宏通，于中外交涉机宜，能见其大，其所办各事皆国家富强要政，心精力果，措置裕如，加以历练，必能干济时艰，为国大用。”几个月后，盛宣怀出任天津河间兵备道。

第十四章 日本人得寸进尺 张佩纶出谋献策

对李鸿章而言，光绪五年（1879年）开了个好头，正月二十二，每三年一次的“大计”（官员政绩考核）结果公布，朝廷下诏“李鸿章宣力有年，实心任事，交部从优议叙”。十几天后又是他母亲八十大寿，慈禧亲笔题写“松筠益寿”匾额以示殊恩，朝廷为此发布上谕——

大学士直隶总督一等肃毅伯李鸿章、湖广总督李瀚章之母年近八旬，特沛恩施，着赏给御书“松筠益寿”匾额一面，紫檀三，镶玉如意一柄，大卷江绸袍褂料二匹，大卷八丝锻袍褂料二匹。

这等殊荣，对李鸿章是莫大安慰，这说明朝廷倚重、慈眷优渥。

二月底，他奏请李凤苞出任德国公使、马建忠随行参赞并兼充驻英公使曾纪泽翻译之事也获准。

李凤苞是江苏崇明人，自幼接受儒家教育，考取了秀才功名。但后来“究心历算之学”，对科举反而没有了兴致。因为他精于测绘，受到江苏巡抚丁日昌的赏识，帮他捐了道台衔，调入江苏舆图局。后来又入江南制造局，历时七年，以经纬线法绘制出地球全图，又因他精通英语，调到制造局译书馆工作，与外国人合作翻译了《行海要术》《克虏伯炮说》《克虏伯炮操法》《营垒图说》《各国交涉公法》等书籍十六册，引起李鸿章的注意。

光绪元年（1875年），李鸿章奏调丁日昌到天津帮办洋务，让他带李凤苞一同北上。李凤苞在李鸿章面前侃侃而谈，评点天下大事，并建议“关外旅顺一口，为京师东北要害，宜早为备”，令李鸿章刮目相看。随即委派他前往旅顺口勘查，准备辟作军事基地。

丁日昌迁福建巡抚兼船政大臣后，李凤苞随行去闽，任船政总考工。后来，李鸿章派遣海军学生去欧洲留学，力荐李凤苞出任留学监督，称赞他“于西洋舆地、学术及各国兴衰源流，均能默讨潜搜，中外交涉要务尤为练达，实属不可多得之才，以之派充华监督，必能胜任”。

光绪三年（1877年）二月十七日，李凤苞与洋监督日意格一起率领大清第一批海军留学生起程赴欧，并将留学生按办理海军所需，划分驾驶、制作、矿务、国际公法等专业，安排进入英、法等国大学和制造工厂学习。

光绪四年，因为驻英公使郭嵩焘和驻德公使刘锡鸿闹得不可调和，朝廷决定撤回两人。郭嵩焘和李鸿章力荐曾纪泽为驻英公使，李凤苞为驻德公使。

曾纪泽是曾国藩的长子，袭封一等侯，四品京堂，又精通英语，朝廷很快发布上谕，令他出使英国。而李凤苞则觉得资历不够，一拖便拖

了半年。李鸿章之所以属意李凤苞，是看重他对西洋船炮很有研究，计划将来由他考察订购铁甲舰。所以再次上书总理衙门称“李凤苞才可胜任公使，宜速补发国书，并授予记名海关道，稍崇体制，尽快出使”。朝廷很快下旨，赏李凤苞三品卿衔，以海关道记名，充任出使德国大臣。

正在感慨的时候，李鸿章又收到福州递来的信，是琉球设在福州的领馆发来的。李鸿章心又一缩，肯定是日本又在琉球生事了！

琉球是大清的属国，一直年年纳贡。同治十三年（1874年）日本以琉球国民在台湾被生番杀害为由侵略台湾，双方签订《北京专条》，清廷竟然赔给日本五十万两银子，虽然清廷玩文字游戏，不称为赔款，但侵略却能得到实惠，这刺激了日本的野心。第二年，也就是光绪元年，日本就派兵进驻琉球，并强迫琉球改用日本年号，不准向大清纳贡。琉球国王密遣紫巾官尚德宏向大请求救，尚德宏到了福州向福建巡抚丁日昌和闽浙总督何璟递交救援国书，何璟和丁日昌联衔奏报朝廷。总理衙门大臣们认为，琉球一直向大清纳贡，列国尽知，不是日本想阻止就能阻止得了，因此并没太在意，只是命令刚出使日本的何如璋向日本交涉。

何如璋一到日本，就向日本外务卿井上馨提出抗议。日本想知道大清对此事的真实态度，便指令井上馨问道：“你如果是个人询问，我们没有回答的义务。你如果是代表国家交涉，那必须有授权书。”

授权书当然没有，公使就是专为交涉两国事宜，何必授权书？何如璋就把朝廷给他的上谕抄件交给井上馨，说明此事是代国家交涉。上谕说：“琉球世守藩服，岁修职责，日本何以无故梗阻？是否籍端生事，抑或另有隐情？着即传知出使日本大臣何如璋等，相机妥筹办理。”日本没想到大清对此事的反应如此平淡，不但没有一句强硬的表示，尤其“抑或另有隐情”一语，简直是在为日本开脱。日本内阁据此认为，这说明中国依然懦弱，因此决定采取进一步计划。他们回复何如璋，说琉球是日本属国，外人不能与闻，琉球不但不能向中国纳贡，而且自本年起还要向大藏省交税。这一决定，将琉球降与日本郡县一样的地位。

何如璋对日本人的野心看得清楚，他上奏朝廷，说日本到现在还没有把琉球废为郡县，就是因为摸不清朝廷的态度。如果朝廷此时不采取强硬的措施，日本就认为大清害怕战争，他们就有可能将琉球废为郡县，那时候再交涉就晚了。他认为应该向日本表示不惜一战的决心，因为日本国库并不充足，国内不稳，军力有限，陆军常备军只有三万，海军只有四千人十五艘舰船，因此日本也不敢贸然启衅。对日本的交涉不能存在和平幻想，如此下去，琉球必然被吞并，接下来，日本就会吞并朝鲜。

李鸿章认为不能轻启战端，而且以武力威胁日本显得太无大国气度。他复信给何如璋道：“为争小国区区之贡物，得虚名而失远略，非唯不暇，且亦无谓。”他给何如璋出主意，请各国驻日公使出来评论，给大

清主持公道。

何如璋拜访各国公使，希望他们主持公道，但各国公使无一肯出面。何如璋便请他们写几句支持的话，由他转达。公使们就写“希望中日两国妥善解决”“希望中日两国以和为贵”等不痛不痒的话。何如璋拿着这些材料去与外务省交涉，井上馨根本不出面，说此为日本内政，何劳他国费心？出面接待的人等何如璋告辞时，小声说话而又故意让他听见：“一个国家不争气，反而指望别人主持公道，真是异想天开。”

日本人回答何如璋喋喋不休的交涉，是直接宣布琉球为冲绳县，国王尚泰立即到东京听候决定。琉球一心巴望宗主国能够救他出水火，为了拖延以待救兵，世子去东京亲自向天皇哀求，说国王病重，希望能延缓起行。同时密令紫巾官尚德宏向大清求援。李鸿章此时收到的，正是尚德宏的乞援信。

尚德宏在求援信中说，日本要灭数百年藩臣之祀，国王世子皆已被囚，举国上下主忧臣辱。琉球国民生不愿为日国属民，死不愿为日国厉鬼，李中堂威惠天下，希望能够速赐拯援之策，兴问罪之师。

要兴师问罪谈何容易？日本远在海中，大清没有铁甲舰，如何渡海兴师？何况俄罗斯正虎视眈眈。李鸿章坚持定见，绝对不能与日本失和。

朝廷也很为难，堂堂属国被日本人废为郡县，大清连大气也不敢喘，却让何如璋口舌争之，正如民间俗话所说，嘴头子抹石灰——说了白说。正在为难之时，美国前总统格兰特到中国游历来了，而且还要游历日本，于是李鸿章建议朝廷，可托格兰特到日本时为中国交涉，因为日本对美国的意见非常看重。

格兰特这次到中国，表面上是游历，其实是为修约而来。十几年前，美国因为缺乏劳动力，指令驻华公使蒲安臣与大清签订《中美天津条约续增条约》（也称《蒲安臣条约》）时，有一条规定“大清国和大美国准许民人前往各国，或愿常住入籍，或随时来往，总悉听自便，不得禁阻为是”。然而，美国因为内战后投资猛增，生产过剩，去年爆发经济危机，很多工人失业，群情激荡。美国政府为了平息事态，散布言论说是华人抢了白人饭碗，煽动排华风潮。格兰特来华就是修改条约，对入美的华人进行限制。他提出这一要求，恭亲王几乎不假思索就答应了，因为他要托格兰特调解中日琉球问题，而且他认为华人去不去美国，对大清没有任何影响。

格兰特没想问题很容易得以解决，因此也很痛快答应帮忙调解。他希望了解详情，恭亲王告诉他道：“阁下路过天津的时候去见李鸿章，这个问题他最清楚。”

到了天津，当天下午格兰特就由美国驻天津副领事毕德格陪同前往总督署拜会李鸿章。说起恭亲王所托使命，格兰特问道：“请问中堂阁

下，琉球是什么时候成为中国属国的呢？”

李鸿章应道：“前明洪武年间，至今已五百余年。”

格兰特又问道：“哦，时间的确很长，比美国历史久远多了。那么，琉球不向中国纳贡有多少年了？”

“从光绪元年开始，不到五年。是日本阻止他们纳贡，他们一直承认是大清的属国。”李鸿章又拿出尚德宏的求援信让格兰特看。

格兰特不太明白藩属国的含意，他便以殖民地的标准来衡量，各国在殖民地中首要的就是推行宗主国的语言和文化，因此他又问：“琉球是否使用中文？”

“使用中文，而且都能阅读中国书籍。”李鸿章又拿出中日两国签订的友好通商条约说，“你看，中日两国条约载明，两国所属邦土，各宜互相尊重，不得稍有侵犯，共策安全。按中国文字的意思，邦就是属国，土就是领土，邦土就是所有的属国和领土。”

毕德格此时插了一句话道：“可惜你们两国当初立约时，没有把贵国的属国朝鲜、琉球、越南等明确提出。”

“我大约明白了，琉球是大清的属国，日本为了扩充领土占领了它，大清所争的是国土而不是贡物，我很愿为贵国效力。”格兰特若有所思。

接着，两人又开始闲谈。李鸿章从征战太平军起家，又平定捻军，可以说是战场上打出来的功名。而如今又对大清军事外交发挥着重大影响，不愧为大清的柱石；而格兰特毕业于美国西点军校，在南北战争后期任联邦军总司令，屡建奇功，最终彻底战胜南方联盟军，并出任美国第十八任总统。两人英雄敬英雄，惺惺相惜，互赠了照片。

格兰特在中国的活动日本驻天津领事随时向国内报告。格兰特虽然是卸任总统，但他的国际影响力不可小视，因此日本对格兰特的接待非常隆重，将他安排在海边的行宫中，每天都有亲王相陪。格兰特很看重自己的使命，因此第二天他要求与外务卿井上馨会谈。见面后他便表达了自己的观点：“琉球是中国的属国，日本占领是不对的。”

“琉球几百年前就是日本的属国，琉球各岛本来就隶属于日本。”井上馨也一开始就表明了自己的立场。

“可是琉球向中国进贡，已经有五百多年的历史了。”

“琉球进贡中国不过虚名，只是为了来往贸易获利方便才如此，就如同向贸易伙伴赠送礼物一个道理。”井上馨的话真真假假。

“我在李中堂那里看到了琉球国官员的求援信，他们承认自己是中国

的属国。”

“我这里有条约，中国朝廷承认琉球是日本属国。”井上馨拿出中日签订的《北京专条》，“当年琉球属民被台湾生番杀害，我国因此进兵台湾，代表琉球兴师问罪，所以中日两国才商议赔偿。琉球为日本所属，不但世界各国都知道，而且毫无异议地载入条约。”他又挑了几句念给格兰特听，“兹以台湾生番曾将日本国属民等妄为加害，日本国本意为该番是问，遂遣兵往彼，向该生番等诘责。日本国此次所办，原为保民义举起见，中国不指以为不是。中国都已经承认日本保护琉球属民是保民义举，琉球怎么可能是中国的？”

格兰特见条约白纸黑字，实在无可辩驳，但他凭直觉判断，李鸿章说得也有道理。

外务卿见格兰特有些游移，就抛开《北京专条》道：“先不说条约。阁下请想，如果琉球是中国的，那么我们当初兴师台湾，中国必不答应，必定不惜一战。中国在台湾的军队是日本的三倍，可是他们没敢开一枪，就是因为日本师出有名，台湾生番的确杀害了日本国属民。”

当年中国的确没有对日军动武，这一点格兰特是清楚的，听井上馨如此分析，他也无话可说。

随后两人闲谈，井上馨对中国不肯开化大发议论：“如果中国能像日本一样接受欧洲文明，效法欧洲，与他们打交道就不会这么难了。”

格兰特的调停没有起到作用，他很为之遗憾，同时也颇多感慨，回国前他给李鸿章写了封长信，介绍了他与日本交涉的经过，并毫不隐瞒地讲了自己的感受——

依我看来，中国若不自强，外人必易生心欺侮。在日本人心中，每视中国懦弱，它挑起的事端没有不成功的，它于是看不起中国，更加什么事都做得出来。日本以为不但琉球可并，即使在台湾以及各地兴兵侵占，中国也不过是口诛笔伐支吾塞责而已。日本如同一只幼虎，中国一再忍让，今天喂他一块肉，明天喂他一块肉，等他长大了，必定要吃掉喂他肉的人。而且他会说：这不能怪我，要怪只能怪你自己，谁让你喂养我呢，既然如此，你就要负责到底。

中国最大坏处在弱这一字，我心甚爱中国，实盼中国用好法，兴利除弊，勉力自强。中国人皆灵敏英勇，勤苦省俭，倘若能采取西法，国势必能日见强盛，成为天下第一大国，谁能侮之？即使是以前所订条约吃亏之处，也可慢慢商议修改。日本数年来采用西法，始能自立，中国亦有此权利。中国如愿意真心与日本和好，不在条约而在自强，自强则日本就不敢心生歹念。

虽然日本不以占领琉球为非，但日本还是愿意与中国协商此事。再过一个星期，我就要启程回美，日后如能听到中日两国为琉球事已经谈

妥，并有永远和好之意，我更会为此而万分高兴。

李鸿章收到格兰特的信，失望而又感慨万端。他把格兰特的信抄录一份寄给恭亲王，并附信道：“格兰特所言极有道理，大清再不效法西洋求自强，列国将欺凌更甚，日本必心生歹念。此信真应该让那些蔑视洋务之辈一阅。”

恭亲王看罢李鸿章的信，又递给沈桂芬道：“李少荃有时候就像个孩子，他要把格兰特的信给大家看，大家必定骂格兰特是日本走狗，骂李鸿章是走狗的走狗。”

“大家未必骂格兰特，也许他们会认为这封信是李鸿章假造的来羞辱中国人的。到现在不是有人说，英国、法国、美国、俄国这些国家实有其国，什么西班牙、葡萄牙都是汉奸洋奴编造了来吓唬人嘛！”沈桂芬比较细心，说完这些，他话锋一转道，“从这封信看，日本也没把事做绝，‘还是愿意与中国协商此事’，那不妨让他们派使臣来，坐下来谈。”

恭亲王觉得有道理，于是总理衙门照会日本驻华公使，可以派使臣来商谈琉球问题。然而，日本外务省接到照会后认为，如果正式派出使臣，岂不证明中国的确跟琉球关系非同一般，而且中国要日本派使臣日本就派，那不显得日本唯中国之命是从，日本之尊严何在？但日本政府又不愿放弃这个机会，因此示意驻华公使森有礼直接与中国政府谈。

森有礼时年三十岁，他十八岁时就去伦敦大学学习，明治维新后又赴美国学习，极力倡导日本应当全面欧化。他本人着西装，剪短发，手杖不离身，说话时喜欢像欧洲人一样耸肩膀。总理衙门的人看不惯他，说他是假洋鬼子，他也看不惯总理衙门的人，背后称他们是“一帮土老头”。总理衙门的人就让他去与李鸿章谈，说琉球问题朝廷已经授予李鸿章全权。

森有礼见到李鸿章，开门见山道：“琉球属日本国土已经很久了，如今废为县，纯是日本内政，不知为什么贵国如此关注？”

李鸿章对一身洋服的森有礼本能地反感，洋人着洋服因为他是洋人，你日本连文字都是取自中国，还装什么蒜？便冷淡地回应道：“琉球向中国纳贡已经五百余年，琉球历任国王都受中国皇帝册封，什么时候成了日本属国？”

“琉球接受中国册封，不过像欧洲诸国接受教皇加冕一样，是个礼节上的仪式，并没有实质意义。”森有礼不以为然。

李鸿章冷笑道：“琉球向中国纳贡、受册封都不算中国的属国，那日本有什么证据？”

“我们有琉球国王的证明书。”

“琉球国王被你们拘押，证明书是不是出于自愿就说不准了。”

森有礼知道在这个问题上争执下去，对日本不利，于是转移话题道：“中日两国一衣带水，人同其种，书同其文，正应同心戮力维护东亚共荣。中国准许西方国家到内地经商，给予最惠国待遇，可是日本商民却排除在外，厚此薄彼，实在令人感慨。”

“你说得不错，中日两国人种相同，日本文字都是学的中国，何必事事学洋人，我看日本就不必跟在洋人后面要什么最惠国待遇了。”

森有礼没想到李鸿章一句话就把他想要的通商权堵了回来，而且是子之矛攻子之盾，心中感叹中国人就是善于玩口舌之争。

而李鸿章则认为森有礼被驳倒，心里想你后生小子，自诩少年才俊，要论理你比老夫差远了。他扫了森有礼一眼后又问道：“森大人多大年纪？”

“整三十岁。”

“不过而立之年。看森大人一身洋气，是到过西洋？”

森有礼感觉得出李鸿章的蔑视，便挺直腰板道：“自幼出外国周游，在英国学堂三年，环地球走过两周。”

见他这样回答，李鸿章笑问道：“那森大人的西学想必是很深厚了，依你看，中西学问如何？”

“西国所学十分有用，中国学问只有三分可取，其余七分仍系旧样，已无用了。”森有礼毫不客气地回答。

李鸿章又问：“日本西学有七分么？”

“五分尚没有，哪来七分。”

李鸿章看了看森有礼的西服，笑道：“日本衣冠都变了，怎说没有五分？”

跟随森有礼同来的书记官郑永宁答道：“这是外貌，其实质尚未尽学会。”

“既然服装是外貌并非实质，又何必一意效仿？”

森有礼答道：“其原因很简单，只需稍加解释。我国旧有的服制，正如阁下所见，宽阔爽快，极适于无事安逸之人，但对于多事勤劳之人则不完全合适。勤劳是富裕之基，怠慢是贫枯之原。我国不愿意怠慢致贫，而想要勤劳致富，今改旧制为新式，对我国裨益不少。”

“衣服旧制是体现对祖先遗志的追怀之一，其子孙应该珍重，万世保存才是。”

“如果我们的祖先至今尚在的话，无疑也会做与我们同样的事情。就说一千年前，我们的祖先不是看到贵国的服装优点就加以采用吗？不论何事，善于学习别国的长处是我国的好传统。”森有礼对此极不赞同。

李鸿章对森有礼在他面前卖弄口舌有些不快，毫不客气地说道：“话虽如此，阁下对贵国舍旧服仿欧俗，抛弃独立精神而受欧洲支配，难道一点不感到羞耻吗？”

森有礼昂然答道：“毫无可耻之处，我们还以这些变革感到骄傲。这些变革绝不是受外力强迫的，完全是我国自己决定的。正如我国自古以来，对亚洲和其他任何国家，只要发现其长处，就要取之用于我国。”

“我国绝不会进行这样的变革，只是军器、铁路、电信及其他器械等必要之物和西方最长之处，才不得不采之外国。当然，西洋各国有些好的规矩，我们也不拒绝学习，比如重视遵守条约，是有利于万国之间和睦相处的。”李鸿章慢慢又把话题转了回来。

森有礼生硬地说道：“条约没什么用，有用的是实力。有实力，就可以签订有利的条约，没实力，只能签订丧权辱国的条约。”

“那你又何必与我来谈琉球问题？”李鸿章终于忍不住火气上来了。

“琉球问题，我个人谈了也没用处，总要等鄙国朝廷的意见。”

李鸿章端起茶碗到唇边一抹，门口的仆役大声喊道：“中堂大人请喝茶。”

这是逐客令，森有礼向李鸿章鞠了一躬，转身扬长而去。

李鸿章点着森有礼的背影道：“这就是个典型的日本人，毫无信义羞耻。”

走出督署大门，郑永宁问道：“真不明白，李鸿章为什么对公使的衣服耿耿于怀？公使为什么要在这些小事上与他费口舌？”

森有礼解释道：“这绝对不是小事情。我和李鸿章所谈的是衣服问题，可我看到的并不只是衣服问题。中国上层分为顽固派和洋务派，顽固派一切都不肯学习欧洲文明，而洋务派则以效法西洋标榜自己。李鸿章自许为洋务派中的洋务派，可依我看，他与顽固派不过是五十步笑百步，他们在根本思想上没有多大区别。”

“李鸿章经常被清流攻击，就是因为他倡导洋务，公使为什么说他与顽固派没有区别？”郑永宁有些不理解。

“李鸿章的洋务运动只学欧美的军器、铁路、电信及其他器械，而欧洲的思想、欧洲的制度他们是不肯学习的。这就是他们标榜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所以可以断定，中国的洋务运动，无法与我们的明治维新相比。”

郑永宁摇了摇头说道：“我不能同意公使的观点，中国人的江南制造局、金陵机器局、福州船政局以及轮船招商局，都取得了不俗的成就。”

森有礼断定道：“这个问题，你等十年、二十年后再来和我辩论。一个国家的改革，如果只从皮毛上动手脚，不能上下一心共同推进，只能半途而废。”

“以我个人观察，李鸿章在洋务运动上是非常尽力的，他的成就也不可小视。”郑永宁还是不能相信公使的话。

“你只看到了问题的一个方面。我国的改革从天皇陛下到内阁诸大臣再到各级官员甚至普通百姓，都取得了一致，在学习欧美上几乎没有一点杂音。而在中国，他们还以天朝上国自居，反对向欧美学习的人占了绝大多数，太后没有坚定的立场，军机大臣和总理衙门大臣许多时候也只能对反对者一再让步，极力推动洋务运动的只有李鸿章为首的几个封疆大吏罢了，这样一场事关国家命运的大变革只靠几个李鸿章怎么行？所以，中国的洋务运动只能是走一步说一步，走两步退一步，将来绝对无法与日本的明治维新相提并论。”森有礼说破了其中的根源。

郑永宁感叹道：“阁下这样说，我就明白了。在中国，李鸿章想干任何一件事情都会引发争论，根本原因就在这里。”

“对，中国人从来是一盘散沙，让他们争论好了。在他们争论的时候，给日本几十年的时间，就会完全超越这个看似强壮的巨人。”

过了几天，森有礼派郑永宁送一件照会到李鸿章的总督署，是日本政府关于琉球问题的意见书。这书先说明琉球属日本国土，然后再说明中日一衣带水，应当世代友好，最后说正是本着友好的原则，日本愿将琉球南部的宫古岛、八重山岛让与中国，中国则应当允许日本到内地经商，而且应当给予日本最惠国待遇。

李鸿章觉得如果把两个岛收回来，然后交给琉球国王，让他去治理，琉球国依然可以保存下去，因此日本的方案似乎可以考虑。可李鸿章的信递到总理衙门的时候，总理衙门正在焦头烂额，因为崇厚与俄国签订的条约丧权辱国太甚，舆论一片哗然，皆曰崇厚可杀，并不惜与俄国一战。恭亲王见到信后叹道：“现在这个样子，如何顾得上琉球，更不能与日本开衅。把日本的方案发给南北洋大臣及闽浙督抚，先让他们议议。咱们先顾崇地山惹的麻烦。”

崇厚是上年五月作为全权大臣出使俄罗斯，专门商议归还伊犁问题的。派崇厚出使，是军机大臣沈桂芬力荐的结果，因为大清能办外交的

人才实在太少。当时郭嵩焘在英国，已经免去驻英公使之职，正是心灰意冷，让他去俄国肯定不行。曾纪泽懂英文，对国际法也有研究，但已经派驻为出使英国大臣，李凤苞也打算派为出使德国大臣，何如璋准备出使日本，陈兰彬则在美国。数来算去，只有署奉天将军崇厚还有点外交经验，当过三口通商大臣，天津教案发生后又去法国道歉，总归是出过洋的人。于是，崇厚衔命出使俄国。

满人不读书，以骑射傲人，后来大多骑射也荒废了，却以不读书为傲。不过，他们都效法太祖努尔哈赤以《三国演义》为兵书。崇厚此行，自己觉得如同东吴讨荆州，讨不来就打，结果是两败俱伤。他这次讨荆州，却无论如何是不能打，朝廷不愿打，他认为就是愿打也不能打，因为打不过。所以，只要俄国人答应还给伊犁，朝廷面子上好看了，清流们气也顺了，那他就是大功一件。至于暗里吃点亏，也没什么。这些年来，但凡与洋人交涉，哪有不吃亏的？俗话说，吃亏是福，吃小亏占大便宜。如果不肯吃亏，大打出手，国家元气大伤，他的前途也玩完。崇厚有这番心思，又加性格懦弱，所以被俄国“外交部尚书”格尔斯连哄带骗加威胁，半年后在里瓦几亚签订了《交收伊犁条件》十八条。这十八条条约，除第一条说明俄罗斯将伊犁交还中国，第十八条说明如何换约外，其余十六条全是中国的义务，概括起来大约三大部分：一是割让土地，中国仅收回伊犁城，但伊犁西境霍尔果斯河以西、伊犁南境特克斯河流域以及塔尔巴哈台（今新疆塔城）地区斋桑湖以东土地却划归俄属。二是赔款，赔偿“代守”伊犁兵费及恤款五百万卢布（合银二百八十万两）。三是通商，俄商在蒙古、新疆贸易免税，同时增开尼布楚至库伦、科布伦多至归化、经张家口转天津三条通商路线。由陆路运入天津、汉口的俄国货物，进口税减低三分之一。开放松花江，俄商在嘉峪关、乌鲁木齐、哈密、吐鲁番、古城、科布多、乌里雅苏台七处增设领事。

看到这份条约，就连一向主和、忍让的恭亲王也觉得这条约签得太荒唐。伊犁名义上归还，可西、北、南三面大片领土全属俄国，伊犁成为孤城，这还怎么守？除了赔款，还要给俄国这么多的商业利益，不要说眼里揉不得沙子的清流不满意，就是最体谅恭亲王的军机大臣和总理衙门大臣也一致觉得这个条约让得太过分。

恭亲王让总理衙门立即指示崇厚先不要签字，等待朝廷下一步指令。这个指示先以五百里加急送到上海，再通过电报传到俄国。从上海到俄国电报一天就到，可是从北京到上海，五百里加急也要七天。结果电报到俄国的时候，崇厚已经离开俄罗斯回国了。因为他觉得自己是全权大臣，自己签了字只待朝廷批准就是，他在俄国也无事可做，而且回国要两个多月的时间，他最好能在天寒地冻之前回到京城，不然俄罗斯的酷寒就是一劫。

“崇地山真是荒唐！荒唐至极！”沈桂芬气得直跺脚。

崇厚出使俄国是沈桂芬极力推荐，崇厚获咎，他这举主也有不可推

卸的责任。但恭亲王等无不体谅沈桂芬，只能在暗中设法挽回。他密谕左宗棠、李鸿章和沈葆楨密陈参酌。国有大政，密商于封疆重臣已是惯例。左宗棠领军西北，当然要听他的意见，而南北洋大臣，则是中外瞩目。

三人还未复奏，条约的内容却已经外泄。舆论哗然，张之洞率先上奏。

张之洞，直隶南皮人，聪明绝顶，十三岁就成为秀才，十六岁中头名举人，二十六岁中探花。从同治二年授七品翰林院编修，其间两任学政，光绪三年回京再任翰林院修撰，十四年间只升了一级。且囊中极为羞涩，就连过生日也是典当夫人的嫁妆才得以置酒自祝，已过不惑之年的张之洞不得不考虑自己的出路何在。此时，京中正是以李鸿藻为首的清流扬眉吐气的时候，而放言高论，正是他的长处，所以他很快投入李鸿藻门下。

光绪四年先是弹劾总理衙门大臣、户部尚书董恂不恤荒政，为朝中“奸邪”，虽被驳斥，但其老辣文笔及横溢才华为清流激赏，当月补正六品国子司业；本年三月又弹劾四川东乡知县孙定扬“苛敛激变”，朝廷再派钦差，终于把拖延了三年之久的大冤案平反，两个月后张之洞便出任从五品司经局洗马，两年时间升了两级。

张之洞扬眉吐气，成为清流派健将，崇厚误国这样的好题目他岂能放过？他三天两夜未睡，上《熟权俄约利害折》，慷慨陈词，逐条分析《里瓦几亚条约》对中国的严重危害，力陈“俄约有十不可许”“必改此议，不能无事；不改此议，不可为国”。要求朝廷立即将“误国媚敌”的崇厚“拿交刑部，明正典刑”，以为后来者戒。他主张将沙俄的侵略行径及中国改议条约的缘故“布告中外”，同时“急修武备”，准备与沙俄一战。最后，他在奏疏中写道：“臣非敢迂论高谈，以大局为孤注。唯深观局势日益艰难，西洋挠我榷政，东洋思启封疆，今俄人又故挑衅端，若再忍之让之，从此各国相逼而来，至于忍无可忍，让无可让，又将奈何？不以今日御之于藩篱，而待他日斗之于庭户，悔何及乎？”

张之洞弹折一上，从恭亲王到总理衙门大臣都不知道该如何是好。又听说张之洞与张佩纶等正天天相商，计划连上弹折，非要崇厚的命不可。见形势刻不容缓，恭亲王急令道：“别等人家逼得无路可走了，马上商议崇地山的处分，先交部议处再说。”

这时候又有消息说，清流干将张佩纶母亲去世，他已经打点行装，准备丁母忧。恭亲王听了这个消息，舒了口气说道：“总算去了一名干将，不然清议如何了得？”

张佩纶原籍是直隶丰润，但他的母亲却一直生活在杭州仁和，因此他要从天津乘轮船南下。李鸿章早就派人在天津城西门等着，一见到张佩纶，就请他过署请教。两人相见，李鸿章先请他节哀顺变，然后自然

谈起崇厚丧权辱国的条约来：“崇地山是全权大臣，既然他已经签约，我们不认，便是其曲在我。”

张佩纶是清流干将，有什么说什么，加以母丧悲痛，脾气更加偏激：“中堂这话不对，曲不在我，而在俄罗斯。当初说我们一收复新疆就归还伊犁，可是如今他却不肯还，怎么说其曲在我？”

李鸿章又解释道：“俄罗斯不是不还，而是要讲讲条件，崇地山前往俄国就是与他们讲条件。讲好了条件，我们却又不认，不是其曲在我？”

“大清的地方又没请他来守，凭什么他要讲条件？”张佩纶有些义愤填膺。

“凭什么？凭他们比我国力强。”

“国力强也要讲道理。”张佩纶拿出张之洞的折稿抄件，“这是张南皮的《熟权俄约利害折》，已经是洛阳纸贵，中堂应该仔细看看。”

李鸿章一口拒绝：“我不看。清流之辈，无非少年新进，毫不更事，亦不考究事实得失、国家利害，随便寻个题目，信口开河，畅发一篇议论，借此以出露头角，而国家大事已为之阻挠不少。”

“中堂对清流偏见太深。我辈只有手中一支笔，不如此便无生计。”

清流行事，往往高谈阔论，端着一副大义凛然、忠恕仁孝的架子，没想到张佩纶如此实话实说。闻言，李鸿章禁不住笑道：“幼樵倒能说实话。”

“在中堂这里，我没必要矫揉造作。我还有更难听的实话，中堂对洋人太过畏惧。有人说，左帅办洋务，越办骨头越硬，中堂办洋务，骨头越办越软。”这话李鸿章听说过，但这么当面对他说，张佩纶是第一个。对眼前这个清流干将，李鸿章是又恨又敬。

张佩纶继续道：“比如左帅当年，豪气冲天，一意收复新疆，可是中堂却认为新疆北有俄国，南有英国，到时候两国必然干预，而且千里转运，不可能收复。结果，左帅一鼓荡平。左帅也不是不知道收复新疆的困难，可是他不怕，他有血气，所以他完成了收复新疆的大业，百年之后，必被人赞一声中华之功臣。再比如同治十三年日本侵我台湾，大家都说，如果左帅主政闽浙，必不让倭寇得逞。可是中堂却与他们签订条约，赔款五十万两，留下无穷祸患。”

当年签订《北京专条》完全是总理衙门一手操办，张佩纶却说是他李鸿章签订，真是岂有此理。李鸿章不得不出言澄清：“幼樵，你不要信口雌黄，《台湾专约》与我何干？”

“与中堂无关，世人却以为与中堂有关，这是为何？就是因为中堂差

在血气二字上。”张佩纶说，“我还是认为，一个人，一个国家，还是要有血气的，就是俗语所说，宁让人打死，不让人吓死。中堂必须承认，有血气的人不会轻易受欺，他就是身体弱些，气势也能把人镇住。”

“我不生气。你们这些清流就如同毫无牵挂的孩童，可以上墙爬屋，可以危墙上折跟头，可当你们像我一样头上顶一篮子鸡蛋的时候，就得小心翼翼，就不能逞匹夫之勇，拼什么血气。关键还是国家要强，就连美国的前总统也说，倘若中国能采取西法，国势强盛，谁能侮之？”

李鸿章翻出格兰特的信递给张佩纶看，他看完了道：“中堂只看到了一个方面，格兰特的意思前面说得再清楚不过，你看：在日本人心中，每视中国懦弱，它挑起的事端没有不成功的，它于是看不起中国，更加什么事都做得出来。这不就是说，日本人敢欺中国，是因为中国太懦弱？”

李鸿章看过这封信无数次，可每次着眼的都是“自强”二字，根本没注意“懦弱”一词。而且不用争辩，格兰特确实有中国太过懦弱的感慨。

“懦弱也罢，没有血气也罢，骂我的话还有更难听的。我不怕。我忍它、避它、由它、耐它、敬它、不要理它，再过几年且看它。世间有两类人，一类人只注意过程，要的是过程好看；有一类人要的是结果，不管眼下好看不好看，舒服不舒服。比如楚汉时的项羽，他就是太关注过程，最后关头大势已去，他反要打足精神一展勇悍身手，对于敌人，不过是炫技，对于他自己，不过是过过瘾，与结局何益？刘邦则关注的是目的，老爹都要变成肉酱了他也面不改色，骂他流氓，他笑嘻嘻地浑不在意，他可以杀掉自己欣赏的人，也可以赏给讨厌的人一顶大大的乌纱。可是，最终他是大汉的开国皇帝。”

李鸿章这番感慨有些离题太远，两个人又回到琉球的问题上。说到琉球的解决办法，李鸿章赞同总理衙门的意见，把琉球南部两个岛接受下来，再交给琉球国王，让他保住琉球国。

“这绝对不行。日本占据大清的琉球，又拿两个本属于大清的小岛来换内地通商、最惠国待遇等权利，算计得也太精了。而且，琉球原有三十六岛，北部九岛、中部十一岛、南部十六岛，中岛物产较多，南岛贫瘠僻隘。如今琉球国王据有三十六岛都将被日本吞并，只有两个偏僻荒岛，如何能保得住国？中堂不要赞同这样的意见，否则定然留下骂名！”

张佩纶竟然对琉球有三十六岛以及南部贫瘠僻隘的详情都张口即来，令李鸿章不胜惊讶，他赞道：“幼樵竟然对琉球知之颇深，佩服之至。”

“中堂不要以为清流只会高谈阔论。我岳丈家中藏书颇丰，近年日本屡在琉球生事，我就有意找了些书来看。尽信书不如无书，是否确实我也无从核对，不过，只凭两岛就想让琉球自立，断然不可能。”

“有道理，那幼樵有何高见？”李鸿章点了点头。

“一个字，拖！”张佩纶大声道。

“愿闻其详。”

这时听得外面轻快的脚步声，仆役在外面高喊道：“大小姐到。”

大小姐就是李鸿章的女儿李菊耦，曾抢白得张佩纶无话可说。刚才还在慷慨激昂的张佩纶脸色大变，立即噤声。

真是一物降一物。李鸿章心里忍不住要笑。

这时李菊耦领着李馨如进来了，她看到张佩纶穿着孝服，立即整肃行了一个万福：“张大人有孝在身，请您节哀。”年仅十余岁的李馨如也随着行礼。

李鸿章为两个晚辈的礼仪周到满意，和蔼地说道：“告诉你娘，我不回去吃饭了。”

等两个人走了，李鸿章又道：“幼樵接着说。”

张佩纶继续建议道：“如今与俄国又起争执，中枢自然无暇顾及琉球，此时答应日本当然不合适，拒绝日本难免留下口实。不妨先寻理由拖而不决，看将来中俄交涉结果再作计较。而且琉球交涉摆在那里，也可促进北洋海防建设。如今西有俄罗斯，东有日本，两国皆可从海上逼我，正是大办海防的最好由头，大人当善加利用。”

“幼樵真高见也。岂止海防，铁甲、铁路和电报，这三项梦寐以求的洋务事业，我当借此伊犁、琉球争端，设法次第兴办。”李鸿章高兴得一拍桌子。

“铁路一项，京中反对的人太多，要办铁路，恐怕要从边关入手。西域为首，关东次之，漠北又次之，其地旷人稀，事前无绅民阻挠，又无庐舍坟墓窒碍，一旦开通，不但运兵神速，商旅也可得火车之利，避免跋涉风霜之苦，边境有效，然后推行腹地，事半功倍。”张佩纶又献计。

在数千里之外的边关兴办铁路，李鸿章心里摇头，但先在偏僻之地兴办有效，再推而广之，却是个不错的主意。他赞同道：“幼樵高见。唐景星正在你家乡筹办开平煤矿，我想是否可以方便运煤的理由，先建一段铁路，待有成效，再延至天津。”

“当年英国人在吴淞瞒天过海建铁路，中堂也可行此计，先不必奏请，待生米做成熟饭，心愿反而容易达成。”

李鸿章哈哈一笑，拍着张佩纶的肩膀道：“想不到鼎鼎大名的清流小将，也懂得变通。”

张佩纶也是微笑一应：“我也想不到洋务巨擘的李中堂，也像清流一样容易冲动激昂。”

“只顾说话，把正事忘了。”李鸿章醒悟在丁忧的人面前这样谈笑风生，有失庄重，他从袖中取出一张银票递给张佩纶，“幼樵，你眼下开销大，我借你点银子先用着，何时方便，再还我。”

穷翰林就怕遇丁忧，因为一丁忧不但没了薪俸，而且营葬等又需一笔大开销。张佩纶知道李鸿章所谓“借”是为让他面子好看，他名声很响但是囊中极涩，好借不好还。他并不推辞，打开一看却是一千两，便道：“我这穷翰林，只怕有借无还。可是千两之数实在太多，不敢安然受之。”

李鸿章解释道：“实话对你说，这也是高阳的意思。不久前我接到高阳相国私信，托付我加意相待。”

高阳相国是指慈禧的红人、军机大臣、总理衙门大臣李鸿藻，人称的清流领袖，他是直隶高阳人，此时也在籍丁母忧。他是张佩纶的座师，竟然托李鸿章关照，这让张佩纶有些惊讶。他惊讶的不是李鸿藻对他的关切，而是没想到不喜谈洋务的高阳相国同洋务首领李鸿章竟然私交甚好。

“高阳相国是真君子，他不喜洋务，是因为对洋务不了解之故。不像有的人，反对洋务是博清誉沽名。虽然政见不同，但我对高阳相国也是敬重得很，并不像外人所传，我们二人水火不容。正如你这清流干将，不也是洋务好手吗？本来清流就不该与洋务对立。清流清流，激浊扬清才是清流，不惧高官显贵，对一切贪腐营私、枉法害民之辈横扫于笔端，当是清流的本分。哪里有清流必反洋务之说？”李鸿章感慨而谈。

中午，李鸿章备素席一桌，亲自陪张佩纶。席间两人依然谈兴颇浓，他对海防也有见地，认为北洋海防应当把烟台、旅顺口和大沽口一体兴建。辽东和胶东半岛如伸出的手臂，将京津护佑怀中，旅顺、烟台为指端，是北洋的第一道防线，大沽则是京津锁钥。至于电报，张佩纶以为崇厚误国之事可资利用，因为如果津沪之间已通电报，那么只消两天电报就能到达俄罗斯，就不会有文报往来半月有余而误事。

李鸿章深感受教，对张佩纶真是刮目相看，所以诚心邀请他营葬好老母后能够屈就北洋幕府。当然，这也是为张佩纶谋一份养家糊口的出路。

张佩纶却推辞道：“中堂美意心领了，我如今已是清流，只能一清到底，不能留下口实让人笑骂。”丁忧期间不闻公事，虽然近年来多有变通，但清流以道德标榜，不能不特别克己。

“幼樵对洋务颇上心，何不借此机会对炮舰作一番考察？”李鸿章托赫德从英国订购的四艘蚊子船镇南、镇北、镇东、镇西还有几天就要到

天津，他希望张佩纶能够再等几日，一起去验收。于是，他这样邀请张佩纶。

“归心似箭，实在没有心情，请中堂体谅。”

张佩纶南下五天后，镇字号四艘炮舰到了天津大沽口，李鸿章率领天津海关道郑藻如、天津税务司德璀琳、赫政以及丁汝昌等人前往验收。

这四艘蚊子船是为南洋订购，名字也是沈葆楨提前取好的。然而李鸿章耍了个小聪明，当时订合同时约明到天津大沽由他亲自验收，而不是就近直泊南洋。他怕中间被南洋截留，派江海关税务司赫政（赫德的弟弟）提前到广东迎接，确保按合同驶到大沽口。

他亲自登上镇北舰，由率舰前来的英国人琅威里介绍炮舰的性能。

镇字四舰排水量比前四舰增加10吨，达到430吨，舰长38.1米，宽8.84米，吃水2.9米，功率450匹马力，航速10节。琅威理和金登干吸收前四舰的教训，与造船厂反复争论，在外形上进行了四处较大的改进。一是在主炮防护围壁上方敷设一块薄钢板和防波板，以便任何时候火炮都能处于遮蔽中，不怕风吹雨淋；二是将军舰的舷墙全部增高2英尺，既可以在航行时防浪，也能在战时对水手起到保护作用；三是将原本露天的舰艙甲板，用硬质的顶棚遮护，可以免除在倒车航行时甲板上浪，外形上颇有几分中国江南水乡乌篷船的神韵。而最大的改进，则是舰炮不再是12.5寸火炮，而改成口径11寸阿姆斯特朗火炮。

李鸿章禁不住皱起眉头，炮小了，威力必然减小，琅威理连忙解释：“中堂大人不必忧虑，炮弹的威力并非完全由炮弹的大小决定，还取决于推进炮弹的火药多少。火炮的口径虽然变小了，但是由于结构的改进和发射药量的加大，火力远比老式的大口径火炮更加猛烈有力。同时，新式火炮的重量较老式火炮轻，整艘舰船因重量减轻而航速得以提高，从原来的9节提到10节。”

为了打消李鸿章的疑虑，琅威理取出《泰晤士报》，四艘炮舰从英国起程时记者做了长文报道，认为这些军舰装备的火炮威力惊人，超过当时英国所有舰上火炮，“中国人作此突然的冒险一跳，已经跳到我们前面去了”。

李鸿章仍然不能完全释疑，于是镇北和龙骧两舰各开炮试验，听声音镇北舰更加威猛，而检验炮弹在海滩上炸出的弹坑，果然不相上下。李鸿章很满意，而且对琅威理印象不错，便让郑藻如问他是否愿意留下来做教习。琅威理说他要完全听命于赫德。

李鸿章对当年李泰国舰队的教训记忆深刻，最担心的就是洋人染指舰队的指挥权。赫德已经流露出这样的意思，李鸿章心生警惕，暂不考虑洋教习的事情。

当天李鸿章上奏验收情况，并说明此四舰留在北洋，而将此前的四舰派归南洋。随奏折同时附《奏留丁汝昌片》，请朝廷批准将记名提督丁汝昌留在北洋以供差遣，并随舰学习。其实李鸿章的意图很容易猜透，他是想将丁汝昌培养为未来的北洋水师统领。

丁汝昌是李鸿章的安徽老乡，当年他投奔太平军，是程学启的先锋官。后来随程学启一起投了官军，李鸿章率淮军入上海时，便跟随程学启到了上海。他作战勇敢，被铭军统领刘铭传看中，出任铭军马队统领。到平定捻军后，丁汝昌以军功授总兵，加提督衔，赠协勇巴图鲁勇号。因为战事结束，朝廷决定裁军节饷，铭军决定裁撤马队。于是丁汝昌上书刘铭传，反对裁撤。刘铭传最恨部下不听将令，他决定杀鸡儆猴，想以商讨马队去留为名斩杀丁汝昌。刘铭传营务处有一位文案受恩于丁汝昌，于是冒险设法通知。丁汝昌连夜策马逃回家乡，这才避免一场杀身之祸。

丁汝昌罢职归田，闷闷不乐，其妻魏氏出身书香门第，颇有见识，安慰道：“家有薄田数亩，足以饱腹，大丈夫建功立业，自有时也，姑待之。”

家居数年，后来听说李鸿章兼着北洋大臣，还筹建北洋海防，就前往天津投靠。没想到听他讲过与刘铭传的过节后，李鸿章用合肥骂道：“弄妈的，一个大男人要杀就杀，要砍就砍，临阵逃跑算哄个男人！”然后拂袖而去。

丁汝昌自讨没趣，垂头丧气准备卷铺盖回家。李鸿章的贴身长随也是巢县人，看在老乡面子上给丁汝昌透露玄机：“丁提督，亏你还是跟着中堂打过天下的，中堂要是骂谁，谁就要有好事了。”

丁汝昌闻言不解。

长随给他解释个中原因：“如果中堂看不入眼的人，就会夸赞几句，但十有八九得不到差使，勉强得到了也是费力不讨好。他看重的人，肯定要骂，让你下不来台，为的是看看这人能不能忍辱负重，有没有韧性。血气方刚，赌气跑掉的人中堂绝不再用。”

丁汝昌如梦方醒，不但没走，逢五逢十衙参的日子，他必定早早赶去站班，李鸿章就像没看到他，连理也不理。这么苦熬了一个月，有一天李鸿章道：“雨亭，散了后到我屋里坐坐。”丁汝昌欢天喜地去花厅等着。

李鸿章问道：“雨亭吃了这个把月的闭门羹，怎么还待在这里，没跑回家去？”

丁汝昌立即回道：“当年跟着大帅打长毛，大帅要我们的脑袋也要立即奉上，大帅骂几句都受不了，还能成得了哄个事？”

李鸿章赞道：“好，能忍辱负重才是真爷们。当年你与省三弄得不痛快，不好再放你到淮军里了。我正在筹建水师，你就留下来吧。”

第十五章 总司海防成泡影 借势创办电报局

阴历二月中旬，李鸿章刚由保定回驻天津，天津海关税务司德国人德璀琳就来请见，说有要事报告。德璀琳是总督府的常客，巡捕立即前去禀报，李鸿章传话请他到签押房。

当年李鸿章到烟台与威妥玛谈判，德璀琳一路上非常殷勤且出了不少主意，得到赏识。后来赫德提出试办华洋书信局，李鸿章便极力推荐德璀琳帮办。由于赫德代表大清参加巴黎的万国博览会的同时回国探亲，前后时间将近一年，创办书信局的事情便由德璀琳完全承担下来。李鸿章鼓励他道：“你用这大半年的时间好好办理，这正是你出头的时机。”

德璀琳办得相当不错，他利用海关掌管进出口税的优势，与轮船招商局、怡和、太古等轮船公司商订免费优先带运海关邮件，又通过李鸿章下令北洋军舰也免费捎带邮件。因为天津、烟台、营口三个港口冬季封冻，轮船不能航行，德璀琳又组织骑差负责北京、天津、山海关、营口、烟台间的陆路邮递。而且在试办几个月后，就由北洋三个口岸向所有海关口岸推行，等赫德回到中国的时候，德璀琳在邮政建设上已经取得了令人惊讶的成就，不但各海关、总理衙门的信件由书信局承运，而且已经开始发行邮票，承接民间信件的邮递。海关总税务司下设邮政司，原来是德璀琳兼署，因为德璀琳办理得太好，赫德反而起了戒心，有意让别人兼理邮政。德璀琳今天前来，就是希望李鸿章能够通过总理衙门，推荐他继续兼任邮政司。李鸿章一口答应，说他会给总理衙门主事的大臣董恂写信，让他与赫德交涉。

“大人，有件事情不知您是否感兴趣？”德璀琳显然有机密相告。

“哦，你这样问，必定是我感兴趣的事情。你别卖关子，说来我听听。”李鸿章笑道。

“总税务司向总理衙门提交了一个秘密建议，要成立总海防司，将来南北洋的海防经费要由总海防司一手经理，海军购买舰船、发展规划也要由总海防司负责。”德璀琳神秘道。

“二赤又犯了当年李泰国的毛病。”李鸿章立即警觉起来，他私下里经常称赫德为二赤。赫德很聪明，很懂得给大清官员面子，但心地有时不免过于阴鸷，李鸿章对他又欣赏又提防，“这个总海防司他计划怎么运作？”

“他的意思是南北洋各设一支舰队，各由一名海防司统领，这两名海防司直接对总海防司负责。他兼任总海防司，听命于南北洋两大宪。”德璀琳道。

“二赤好算盘，名义上是南北洋大臣指挥他，实际两支舰队都由他指

挥，他就成了大清舰队的总统领。不过他不要欺大清无人，他这点小计谋，总理衙门大臣一眼就会看穿。”李鸿章立即看出赫德的阴鹜用心。

“不，听他的意思，总理衙门已经呈递给皇太后，很有可能获得通过。这件事是由新入总理衙门的李军机接手。这个计划大约一过了年就开始实施，我昨天向总税务司报告邮政工作，他很得意地向我炫耀。我觉得事关重大，所以特来向大人报告。此前大人没得到任何消息吗？”德璀琳又透露了许多情节。

李鸿章的确是一点消息也没有得到。此前沈桂芬、董恂主持总理衙门，大政总是先咨询疆臣尤其是他这个北洋大臣。可因为崇厚丧权辱国，连同举主沈桂芬一起受到清议的猛烈指责，沈桂芬年前就病了，请假三月。他请了假，丁忧期满复入军机和总理衙门的李鸿藻便在总理衙门一言九鼎。李鸿章明白，毛病一定出在李鸿藻身上，他对洋务并不内行又固执己见，很容易被赫德蒙蔽。他又不肯循例请南北洋会商，直接把事情上奏了。而两宫又因为慈禧自去年冬天就病着，一直是慈安一宫听政。慈安对政务不甚了了，当然也难以看出这其中的问题。

这个消息对李鸿章来说非常重要，在赫德身边培植德璀琳是一招妙棋，果然不负所望，应当对他有所酬庸。李鸿章立即想到了一件可以托付给德璀琳名利兼收的差使：“北洋目前已经有蚊子船六艘，还有两艘碰快船马上就到，将来还要购铁甲舰，大沽码头水浅，必须新建码头便于大舰驻泊，这件差使我想劳你大驾，不知你是否有信心胜任？”

“大人放心，我从德国请技师前来，肯定不让大人失望。”德璀琳喜出望外。

“好，这件事就拜托你，我很快下札子。具体事情你随时和郑观察商议，有困难解决不了，可随时找我。”

德璀琳又立即建议：“大人购铁甲舰的设想非常高明，必须尽早实施。”

李鸿章叹了口气：“只怕很难。赫德说蚊子船和碰快船是铁甲舰克星，所以朝廷的意思，既然有了蚊子船足以对付铁甲舰，又何必再费巨帑购铁甲。”

“蚊子船能克铁甲舰，只是军火商糊弄人的卖点。我与德国海军朋友商讨过，蚊子船虽然炮火猛烈，但船身太小，航速又慢，根本无法出远海作战，其实只能算水上炮台，比陆上炮台唯一的好处就是可以移动。这种水上炮台用来帮助守卫海口还可以，怎么可以与铁甲舰相提并论？如果以为有几艘蚊子船就可以对付得了铁甲舰，就可以不必购买铁甲舰，那是大错特错。如果真是这样，那各国为什么还要大造铁甲？”德璀琳指出了蚊子船的弱点，随后又反问道。

是啊，如果蚊子船真的能够对付得了铁甲舰，各国为什么还要造铁

甲舰？李鸿章不愿承认自己可能中了赫德的圈套，便道：“我朝搞海防，只要能抵御铁甲舰入侵海口就行了，并未想到大洋上与别人争雄。”

德璀琳耐烦地解释道：“沿海各口只想用炮台来守是守不住的，尤其是中国海岸线近万公里，靠炮台如何能够守得住？必须有海军能在大洋上取得制海权，才是海防牢固的根本大计。美国海军有位将军专门论述制海权，不妨让人翻译过来，请大人参阅。”

“制海权，我倒是第一次听说，顾名思义是控制海洋的权力吧？”李鸿章问道。

“大体差不多。一个国家的海军，必须控制海洋为我所用，才能最终保护自己的陆上疆土。”

李鸿章听了摇了摇头道：“海洋何其大，如何能够控制得了？我们造船也罢买舰也罢，本来就没打算驰骋域外，如果能够防敌兵从沿海登岸就不错了。与人海上争雄，财力不许，也没必要。”

“大人说得当然有道理，可是要防敌兵沿海登岸，中国海岸线如此之长，没有可在海上驰骋的铁甲舰，任由人家在沿海航行，光靠几艘炮船恐怕不成。”见李鸿章不认同自己的观点，德璀琳不得已退而求其次。

“这个自然，铁甲舰是非购不可。”

德璀琳刚告辞，薛福成就来了。去年他母亲去世，薛福成回籍葬母，按规矩应当守制三年，可李鸿章一催再催，他只好提前回来了。薛家三兄弟，老大薛福辰是山东泰武临道台，在家安心守制，老二薛福保在四川丁宝桢幕中，老三薛福成在李鸿章幕中，都被幕主提前催回，因此饱受诟病，被乡邻讥为“不肖子孙”。

李鸿章安慰道：“就是朝廷大员，也有夺情复出的规矩，你在我北洋幕中，我招你回来便是夺情复出，并非你有意违制，乡间村夫怎么知道我北洋事繁任巨？不必去理会他们。有一件事情，你先考虑一下。”他要薛福成考虑的，就是赫德献计总理衙门设总海防司的事情，如果朝廷批准了，那该如何挽回？

真是怕什么来什么，第二天李鸿章就收到了总理衙门的函，赫德请设总海防司一事，已经旨准，请南北洋考虑推荐海防司的人选，并附有赫德的总海防司章程。李鸿章连连叹息，只怕大清海军尚未成军就被赫德操控。朝廷已经旨准，这该如何挽回？两江总督、南洋通商大臣沈葆桢已经于年前去世，新任的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刘坤一是湘系宿将，因为一直在闭塞的江西任职，对李鸿章等人的“师夷长技以自强”大不以为然，他在给李鸿章的信中曾说，“为政之道，要在正本清源。师洋夷之枪炮舰船，徒废心力。国朝良法美意，均有成规，因其旧而新之，循其名而实之，实不宜侈言更张。”他年前出任两江总督，上任第一件事就是整顿招商局，声称要把贪污蠹吏赶出去，矛头直指盛宣怀。这样的人，李

鸿章如何和他商议大计？如果李鸿章往东，他赌气偏要往西，岂不坏了大事？

李鸿章想来想去不得要领，心想求人不如求己，还是与自己的幕僚们密商再说。于是，他打发人把总理衙门的函连同赫德的海防司章程抄了数份，一份给薛福成，其他几份送给几位心腹幕僚，让他商议办法。

此事实非非同小可，隔一天，李鸿章就召集几个心腹商议。有人说，南北洋大臣可以上折，反对设立海防司。可已经旨准的事情上折反对，岂不是抗旨不遵？有人说，南北洋可以目前没有合适的海防司人选为由，先拖拖再说。可拖得了初一拖不过十五，总不能一直拖下去，那样岂不影响海防大计？大家七嘴八舌，主意不少，但可行的没有。薛福成一直没有说话，李鸿章便问道：“叔耘，你一直没说话，怎么想？”

薛福成另辟蹊径道：“这件事情实在难办，大家想了这么多办法都不成，我也没有好办法。不过，咱们没有办法阻止，能不能让赫德自己请辞？”

“让他自己请辞？他处心积虑弄到的总海防司，怎么可能请辞？”李鸿章一脸的不明白。

薛福成笑道：“赫德的成就在海关，海关总税务司是名利双收的差使。如果让赫德在两个总司职位中选，他肯定舍不得总税务司。”

闻言，大家都恍然大悟，李鸿章道：“你的意思是不让赫德兼总海防司，而是在总税务司与总海防司中选其一。妙！妙极了！”

“是。我看了总海防司章程和总理衙门的函，只说设总海防司，并没说非要总税务司来兼职。如果以总海防司职司繁重，必须专责其一，那样既不违背旨意，赫德也无话可说，我想，他就会提出不再担任总海防司一职，他的算盘就落空了。”

薛福成在李鸿章幕府一直以文笔见长，没想到对世事人情也如此洞明练达，在座众人无不刮目相看。李鸿章从善如流，亲自给李鸿藻写信，提醒他如果赫德兼任总海防司，水师的大权有可能旁落，贻害无穷。同时又给恭亲王写信，请他设法转圜。李鸿藻看了李鸿章的信，惊出一身冷汗，如果赫德计谋得程，海军操之洋人之手，他这清流领袖如何面对天下悠悠之口和清议刀剑般的笔锋？他亲自去找恭亲王，商量转圜的办法：“不是李少荃提醒，我也没想到赫德的办法暗藏机锋。如果真让他得逞，南北洋大臣要通过他才能指挥得动海洋水师，赫某人就不成了我大清的海军提督？他的心思其实与当年的李泰国如出一辙。李少荃说得不错，李泰国是一只张牙舞爪的狼，赫某人则是一只披着羊皮的狼。”

“赫德未必有那样的用心，他也许只想海防要统一事权。不过你和少荃的担心并非多余，眼下的关键就是如何让大家都能下得了台。”恭亲王对

赫德一直有好感，倚之为臂膀。

李鸿藻说了李鸿章的办法，恭亲王点头道：“也只有这样了，兰荪就再辛苦一番，亲自把这件事料理清楚。”

“事情因我未加细究而起，我当然要负责到底。”李鸿藻倒是不推脱责任。

总理衙门向总税务司正式行文，赫德果然放弃了总海防司的兼职，此事便不了了之。李鸿藻去了一块心病，专门写信给李鸿章表达谢意。李鸿章又亲自复信，向李鸿藻暗送秋波，表示这是他北洋大臣的职责，以后自己洋务上的事定然及时与总理衙门相商，言外之意也是希望李鸿藻能多听听他这北洋大臣的意见。毕竟李鸿藻从前对洋务不以为然，如今兼着总理衙门大臣，不能不用心学习。

这时，驻德公使李凤苞给李鸿章发来密信，说英国有两艘从土耳其订造的铁甲舰有意对外转让，机会难得，请他说动朝廷尽快买下来。而此时因为朝廷正式下旨定崇厚斩监候的罪名，俄罗斯驻华公使布策大为愤怒，以下旗回国相威胁，而且向中俄边境集结军队，黑海舰队也向沿海赶来。朝廷在清流的鼓动下不肯让步，因此中俄必有一战的说法甚嚣尘上。西北尚有左宗棠，可是沿海靠什么来御敌？南北洋只有八艘蚊子船，其他则是福州船政局、江南制造局制造的木壳兵轮，如何能够抵御俄罗斯的铁甲船？而狡诈的日本又趁机在琉球问题上做文章，连从前要让出南部两岛也不答应了。恭亲王给李鸿章写信让他加强海防，李鸿章则抓住机会上奏先购铁甲船二艘。

要说动朝廷并不容易，近年新买的蚊子船号称铁甲克星，干吗非买铁甲？李鸿章在奏折中说“蚊子船则为守港利器，如赫德所购者，炮位较大，在浅水处亦能轰坏铁甲也。然而南北洋滨海数千里，口岸丛杂，不能处处设防，必购置铁甲等船，练成数军，决胜海上，乃能以战为守。中国虽不为穷兵海外之计，但期战守可恃，藩篱可固，亦必有铁甲船数只游弋大洋，始足以遮护南北各口，而建威销萌，为国家立不拔之基。”

大清必须购买铁甲，光李鸿章自说自话当然不行，日本的侵略、俄国的威胁便是迫在眉睫的原因，“近来日本有铁甲三艘，遽敢藐视中国，耀武海滨，至有台湾之役、琉球之废。俄国因伊犁改约一事，迭据探报，添派兵船多只来华，内有大铁甲二船，吨数甚重，被甲甚厚，无非挟彼之所有，以凌我之所无，意殊叵测。彼既挟所有以相凌侮，我亦当觅所无以求自强。前李凤苞来函谓，无铁甲以为坐镇，无快船以为迎敌，专恃蚊船，一击不中，束手受困。洋监督日意格条议，亦谓：‘能与铁甲船敌者，唯铁甲船。故邻有铁甲，我不可无。若仅恃数号蚊船，东洋铁甲往来驶扰，无可驰援，必至误事。’”

然后说英国有两艘铁甲舰要卖，是个绝好的机会，“两船实价共英银五十四万三千三百八十镑，合中国银两核计约二百余万两。询之出洋学

生刘步蟾等，据称在英时曾上该船阅过，甚为坚固合式。若机会一失，中国永无购铁甲之日，即永无自强之日，殊属可惜。”

那么购买两舰钱从哪里来？李鸿章先打福建的主意，“福建已先后奏明定购蚊船四只、碰船二只，共约需实价银一百三十万两，似可暂缓购置，即以此款先买铁甲一号。”另一只铁甲，他则打轮船招商局官款的主意，当初购并旗昌时，通过沈葆楨借了官款近百万两，今年下半年就到了归还的日期，李鸿章奏请朝廷这笔款不必还了，拿来购买铁甲舰，“各省拨借轮船招商局官款多属闲款，其缴还之多少、有无，无关紧要，应请酌提招商局三届还款约一百万，抵作定造铁甲之需，于军国大计裨益匪浅。”

除了购舰费用，还有人才问题，李鸿章也提出自己的意见，“而造就人才，尤为急务。管驾、军火、帆缆、机器及管事舵水等人，亟宜由练船学堂认真教导挑选，源源济用，万不可以游手充额。”他提出北洋要建水师学堂，“经费由北洋海防经费内开支。拟设驾驶、管轮两科，驾驶专习管驾轮船，管轮专习管理轮机。开设英文、算学、几何、代数、三角、重学、天文、舆地、测量、驾驶、化学、格致等课程，兼习经史文义，训演外国水师操法。”

李鸿章抓的时机好，奏折一上，清议无一反对，朝廷立即批准。他是高兴了，户部和江浙等省无不愤恨难平，尤其是各省的官款，当初说明是借给招商局，且按年付息，如今被李鸿章一个奏折收入囊中，真个是血本无归。然而上谕已颁，大家只有骂李鸿章吃人不吐骨头聊解心头之恨。

其实打招商局官款的主意，全是盛宣怀支的招。

盛宣怀到天津已经有些日子了，因为刘坤一严参他在购买旗昌中营私舞弊，轮船招商局会办一职不宜再挂。而湖北办矿也以失败告终，虽然勘探出了当阳煤矿和大冶铁矿，然而无论是运煤还是运铁都成本太高。按郭师敦的建议，如果修一条铁路把煤运出来，定能降低成本有利可图，然而机器开采以及修筑铁路要花费五十余万两，无论李鸿章还是李瀚章，都表示无此财力，只能让盛宣怀招商办理。但盛宣怀商场人脉有限，招不到商股，只能宣布停产，他自己赔进去二万余两。当初他向李鸿章汇报得天花乱坠，结果如此收场，受到李鸿章严厉训斥。他当然不能失去靠山，见李鸿章为购舰无款而懊恼，便绞尽脑汁想办法。他当过轮船招商局的会办，对轮船招商局官款的来龙去脉十分清楚，把各省官款划归北洋购舰的主意的确十分巧妙，足以弥补办矿的过失，李鸿章也不愿自断臂膀，因此对盛宣怀倚重如一。

这天，水雷学堂向李鸿章禀报，说从大沽到水雷学堂的电报发报成功，请他前去检视。李鸿章很高兴，叫盛宣怀一起去瞧热闹。

水雷学堂设在天津机器局内，是光绪二年李鸿章奏请设立，招收聪

颖少年入学堂，并请外国教员教授水雷制作技术。去年李鸿章又令他们开设电报科，学习收发电报，并在学堂内试办了电报。今年则让他们试办从大沽炮台到天津城的电报，历时半年，架设完成。

李鸿章仪仗赫赫，水雷学堂也是进行精心准备。学堂师生在门外列队迎接，然后簇拥着李鸿章进了电报房。电报房容不下这么多随行人员，除了学堂的洋老师、发报的学生，再就是学堂总教习、盛宣怀等人。

总教习向李鸿章汇报道：“按照中堂的吩咐，这段电报从大沽炮台直接接进学堂，总距离四十五华里。经连续三天试验，收发电报一切如常。”

“好得很，怎么测试你说了算。”李鸿章满脸笑容。

总教习建议道：“中堂可以命令某个炮台报告海面情况。”

李鸿章此时还有些不太相信，便顺口说道：“那就让大沽二号炮台先报告谁在当值。”

两位学生“嘀嘀嗒嗒”按了一通，再过一会儿，又是“嘀嘀嗒嗒”一通，将来电译了呈给李鸿章，上面写道——

天津李中堂：钧令已收到，现镇守大沽炮台副将赵承恩当值谨禀。光绪七年五月二十日上午十时十分。

李鸿章又惊讶又兴奋，跟总教习开玩笑道：“这么快就有回音，该不是你事先安排好的吧？”

总教习拱手道：“卑职哪敢欺骗中堂，中堂可以再让赵副将报告一下海面情况。”

李鸿章闻言点了点头。过了十来分钟，电文传回，内容是——

天津李中堂：现将大沽炮台海面情形报告如下：口外平静无事，水面泊英、法军舰共三艘，态度尚友好。有舢板两只，前为洋轮供淡水蔬菜，请中堂示下。镇守大沽炮台副将赵承恩谨禀。光绪七年五月二十日上午十时三十五分。

“果然是神速！”李鸿章发出由衷的赞叹。

总教习又建议道：“中堂也可命令炮台开炮，天津城里能听得见炮声。”

李鸿章从怀里掏出一块打簧金表，看了看吩咐道：“就让大沽一号炮台于十时四十五分发炮，限弹五发。”

电报发毕，离发炮时间还有四五分钟，谁也不说话，等着东边炮响，屋里静得只有西洋钟的嘀嗒声。时针已经过了四十五分，但没有炮响，大家都狐疑地你看我我看你。电报学堂学生耳朵尖，说道：“大人您听，炮声。”

大家仔细一听，果然炮声不断，数一数，正是五响。

李鸿章叹道：“电报技术真是神奇无比，数十里情形一问可知，简直是有了千里眼、顺风耳！坐在屋中，就可指挥千百里外的战事，这才真正是‘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这在从前，真是连想也不敢想的事情。”

测试完电报，又演示水雷。总教习向李鸿章报告，说水雷学堂能够制造最先进的水雷，包括重五百磅的触雷、一千磅的沉雷和一百五十磅到七百磅之间的撞雷。而且制造水雷的能力也提高许多，前年造了四十九枚，去年造了一百九十枚，今年上半年，就已经造了二百余枚，多次到海边演示，效果非常好。

学堂里做演示的地方是一个不太大的水塘，因此选了一颗最小的一百五十磅的撞雷。水雷布好后，由七八名学生在岸边远远牵着一只小木船向前行驶，在碰到水雷的瞬间，轰然一声巨响，激起几米高的水花，木船被炸得粉碎，碎片纷纷，险些砸中院子里的人，就连水雷学堂的师生都没想到威力竟然如此巨大。

总教习请李鸿章训话，他很高兴地答应了：“训话不必了，看到这些年轻的娃娃，我倒是真想和他们说说话。”

学生们整齐地站在操场里，在北面的石阶上，摆下一张太师椅，李鸿章坐了下去，威严的目光巡视一周，学生们都鸦雀无声。他大声道：“娃娃们，你们真是年轻啊！你们比我强啊，我在你们这个年纪时，还闷在私塾里读八股文呢！可是你们会造水雷，会发电报，了不起啊！我听说洋人讲演，喜欢站着讲，听讲的人却是都坐着，据说这样可以少说废话。我今天就学一回洋人，站着与你们说话。我听说你们当中的大部分人来自闽粤，还听说北方人都笑话你们不去学八股走正途，偏偏学洋人的奇技淫巧。不要听他们瞎扯，这不是奇技淫巧，这是实实在在的本领，是咱大清最缺少、最有用的本领。他们笑你们不走正途，我告诉你们，将来你们的饭碗比他们的好得多，你们端在手里的是金饭碗！”说到激动处，李鸿章站了起来，一米八的个头看上去无比伟岸。

李鸿章真是激动了，一边讲一边在台阶上来回走动：“咱大清万里海疆，多少海口需要水雷御敌？旅顺、大沽、烟台、威海、上海、宁波、厦门，你从北往南数下去，这些地方是不是都需要水雷？咱们当然不能全从洋人那里买，要让你们造！你们将来个个要出去当师傅，至少咱们北洋，旅顺、大沽将来都要建水雷学堂，你们学得好，就可以去当教习嘛！”

学生们噤里啪啦鼓起掌来。李鸿章更加高兴道：“娃娃们，今天看了你们收发电报，我真是很受震撼啊！对，就应该是震撼这个词，最能表达我此时的心情。

“十几年前，我刚巡抚江苏的时候，就有洋人找我，要架设电报线。那时候我不懂，觉得洋人无非是为了他们自己，所以一口拒绝，我对他们说，电报不适合我们大清。后来洋人又多次要求办电报，朝廷也都不答应。结果他们就在海底铺设电线，在海边弄条船，在上面收发电报，香港到上海，上海到日本的长崎都通了电报，结果方便得很啊！

“不管别人怎么说，我觉得电报适合咱大清，咱大清得自己办！咱大清南北万余里，东西万余里，靠驿递传送信息，最远的地方一个月还送不到！要是开通了电报，就是从南边的广州到黑龙江将军府，也用不了一天！这样的好事，我们为什么不办？

“我要上奏朝廷，把电报办起来，先把天津到上海的电报办起来，南北洋之间便如近在咫尺！然后再通到福州、广州，甚至贵州、云南，将来都要开通电报！

“我已经向朝廷奏请，要购买铁甲舰，铁甲、电报，这都是防务最急需的洋务，等咱们大清的铁甲舰在各海口巡游，等电报从南到北从东到西四通八达，咱们的海防、陆防都加强了，咱们就不再受洋人的气了，咱们就直起腰板同他们讲话。娃娃们，我盼着大清富强，我盼着大清海防深固不摇，看着你们这帮年轻娃娃，我更有信心了，咱站起来说话的一天一定会到来！”

下面又是热烈的掌声，经久不息。直到李鸿章已经走下台阶，孩子们还在拼命鼓掌。

回到督署，盛宣怀感慨道：“中堂，您今天讲得真好，娃娃们手都拍肿了。”

“看到年轻人一激动就忘形了，我没说什么出格的话吧？”李鸿章笑道。

对李鸿章的设想，盛宣怀是极力赞同：“没有，尤其您说铁甲电报都办起来后，咱大清海防陆防都深固不摇，我当时都激动得不得了。铁甲舰朝廷总算同意购买了，当前也正是办电报的好时候，俄国人威胁，小傻瓜瓢子也在琉球闹，正如您所说，大清东西南北地广万余里，没有电报怎么行？”

“是啊，电报必须得办。如今津沽电报试验成功，办津沪电报总算有把握了，我准备上奏朝廷。”

“卑职愿效劳，为中堂拿一个草稿。”盛宣怀立即表明了自己的想法。

李鸿章立即明白盛宣怀的用心，想想手头能办这件大事的，盛宣怀还算合适，于是便道：“塞翁失马，焉知祸福。湖北办矿对你算个教训，你能振作起来，还敢再创大业，很好。你还年轻，敢于担当的锐气不要丧失了。眼光要远大，不要只盯在银钱的得失上。杏荪，要办大事，除了有好主意，还要能俯下身子扎扎实实去办理，既不要被别人的花言巧语蒙蔽，也不要被自己蒙蔽。”

“不要被自己蒙蔽”，盛宣怀有些明白了，老老实实道：“请中堂教训。”

“人都希望心想事成，所以办事的时候，不免总是往好处去想，对遇到的问题有意无意地回避，听人说话，也是听喜不听忧。这也是人的本性，无可厚非。可是我们办大事的人要切记，一是要有锐气，有担当，二是要务实、踏实。所谓务实、踏实，就是办事的时候要把可能的困难尽量想到了，并且要千方百计解决它。一句话吧，就是你认为应当做的事情，一旦开了头，就必须把它做成，一年不成两年，两年不成三年，不要轻言放弃。”

盛宣怀领命，激动得坐卧不宁。轮船招商局他只当了个挂名会办，湖北办煤矿他倒是一言九鼎，可是办砸了，如今他又面临着一个绝好的机会，他必须力争当上电报总办！从天津到上海两千余里，架电报费用不菲，而他实在没有能力招来商股，因此只能官办。而且，电报线沿路跨越直隶、山东、江苏三省，非有官方出面保护不可。但是，如果纯用官款来办，盈亏都归官家，自己就不方便以商股渔利。他会办招商局，已经看出了其中的巧妙，名为官督商办，其实官款的利息却可一拖再拖，一减再减，而商股却按年分红。换句话说，就是把官款的利都入了商股的荷包。唐廷枢、徐润等人有大量商股在里面，招商局股票连连升值，他们都赚得钵满盆满。官督商办的巧妙，就是可以借官势凌商，借商情以瞒官，真正是左右逢源。所以，电报前期应当官办，后期则官督商办。而且电报事关国家安全，不可能像轮船招商局那样可以数家并争，到时候只此一家，岂有不赚的道理？商人们看到能赚钱，盛宣怀再没有人脉，也不愁商股不集！这样畅想将来，他竟然一夜无眠。

第二天起来吃了早餐，盛宣怀仍然精神头十足，他去了一趟水雷学堂，向总教习请教有关电报的事情。总教习约了洋教师英国人恒宁臣和盛宣怀探讨，恒宁臣告诉盛宣怀，其实办电报并不难，一切材料都委托洋商购买，架设线杆也无什么难处，有几个指导，雇一批苦力就完全可以胜任。盛宣怀办事向来场面，他在“利顺德”饭店请总教习和恒宁臣。“利顺德”是英国人开的饭店，店名据说取自孟子格言“利顺以德”，又说取自英文“兰士颠”的谐音。这个三层的酒店，典型的英吉利风格，门口是红头阿三站门，门内则是大堂经理带着礼仪、门童等数人恭候。当然价格也不菲，即使水雷学堂年薪颇丰的恒宁臣也难得进店消费。一餐饭吃下来，盛宣怀与总教习和恒宁臣已经成了无话不谈的朋友，两人表示将来办电报，定当是鼎力相助。

当天晚上，盛宣怀开始起草创办电报的奏稿。盛宣怀本来就有下笔千言的本领，那天晚上又是文思泉涌。从电报的长远意义，到当前的紧迫需要，从军事价值到商务利益，以及先官办、后官督商办，洋洋洒洒写了数千字。第二天早起修改一遍，然后认真誊写清楚，亲自去李鸿章签押房面交。

李鸿章不在签押房，文案室一个专事抄录的告诉他，说中堂去看望扶棺北上的张侍讲了。

“哪位张侍讲？”盛宣怀又问。

“张幼樵佩纶侍讲。”

等到时近中午，李鸿章回来了，一脸忧戚，他看到盛宣怀便问：“杏荪有事吗？”

盛宣怀回道：“卑职起草了一个稿子，请中堂审阅。”

“是办电报的奏稿吧？够快的，一天多就写出来了。”

进了签押房，盛宣怀把稿子递上去，李鸿章翻了翻，看有十几页，就皱了皱眉头道：“这么长，我抽空看一下。”又随手放到一边叹息，“张幼樵真是丰才啬遇。”

科场官场得意的张佩纶，家庭却迭遭变故。他娶了军机章京、藏书大家朱学勤之女，住在朱家，夫妻琴瑟和鸣，小日子很不错，只可惜不到两年，刚过五十的岳父就去世了。真是屋漏偏逢连阴雨，去年老母又去世，他丁忧南下杭州，准备将母亲灵柩运回原籍。可是刚到杭州，妻子又去世了。料理完妻子的丧事，女儿也夭折了，都是突发的恶疾，医家束手无策。于是他一人扶三棺北上。妻子去世，他就没有理由住在朱家，这几年虽然衣食无忧，但在京城却没有自己的房子，搬出朱家，也就意味着从此无家可归。而他还有两个幼小的儿子，只能觑着脸寄养在内弟家中。一想到这一切，他就感到无法排解的凄凉、孤独和无奈。

路过天津，张佩纶连去拜谒李鸿章的心思也打不起来，是李鸿章听到消息，亲自到城外车马店看他，并又赠银五百两。高傲的张佩纶跪在李鸿章面前号啕大哭，让李鸿章也是悲戚不已。他对盛宣怀道：“杏荪，我今天心情不好，没心绪看你的稿子，等我看过了，就叫你。”

隔了一天，李鸿章让人叫盛宣怀去签押房。李鸿章说：“杏荪，向朝廷奏事，不必太花哨，把事情说清楚就行。你的稿子不错，该说的话都想到了，只是说得太多。我改了一下，准备以此稿出奏，你看一下。”

盛宣怀接过李鸿章递过来的稿子，题目是“请设南北洋电报片”。大臣有事上奏，一折只言一事，如果还有小事不足作折，即附别折同奏，称附片。设南北洋电报本是一件大事，李鸿章却以附片上达天听，可见

他是有意把大事化小，这就令盛宣怀有些不解。

因为是附片，字数当然不宜太多，开门见山，“再，用兵之道，必以神速为贵。是以泰西各国，于讲求枪炮之外，水路则有快轮船，陆路则有火轮车，以此用兵，飞行绝迹。而数万里海洋欲通军信，则又有电报之法。于是和则以玉帛相亲，战则以兵戎相见，海国如户庭焉。近来俄罗斯、日本国，均效而行之，故由各国以至上海，莫不设立电报，瞬息之间可以互相问答，独中国文书尚恃驿递，虽日行六百里加紧，亦已迟速悬殊。查俄国海线可达上海，旱线可达恰克图，其消息灵捷极矣。即如上年崇厚出使，由俄国电报到上海只需一日，而由上海至京城，现系轮船附寄，尚须六七日到京，如遇海道不通由驿递寄，必以十日为期。上海至京仅两千数百里，较之俄国至上海数万里消息反迟十倍，倘遇用兵之际，彼等外国军信速于中国，利害已判若径庭。且其铁甲等项兵船，在海洋日行千余里，势必声东击西，莫可测度，全赖军报神速，相机调援。是电报实为防务必需之物！”

盛宣怀不能不佩服，寥寥数语，把电报的作用说得清清楚楚。相比他的洋洋数千言，反倒显得画蛇添足之嫌。

接下来说的是天津电报学堂试办津沽电报取得成功，“臣上年曾于大沽北塘海口炮台试设电报以达天津，号令各营顷刻响应。从前传递电信犹用洋字，必待翻译而知，今已改用华文，较前更便。如传秘密要事，另立暗号，即经理电线者亦不能知，断无漏泄之虑。现自北洋以至南洋，调兵馈饷，在在俱关紧要，亟宜设立电报以通气脉。”创办电报，必然要花钱，朝廷最担心的是银子，李鸿章则把经费问题全揽到北洋头上，反正先把事办了再说，“如由天津陆路循运河以至江北，越长江由镇江达上海，安置旱线即与外国通中国之电线相接，需费不过十数万两，半年可以告成。约计正线支线横亘须有三千余里，沿路分设局栈，常年用费颇繁，拟由臣先于军饷内酌筹垫办，俟办成后仿照轮船招商章程，择公正商董招股集资，俾令分年缴还本银，嗣后即由官督商办，听其自取信资，以充经费。并由臣设立电报学堂，雇用洋人教习中国学生，自行经理，庶几权自我操，持久不敝。”寥寥数语，不但将经费问题说清，而且将盛宣怀最关注的先官办后官督商办也说得明明白白。最后则又说明需要沿途官员多加关照，“如蒙谕允，应请饬下两江总督、江苏巡抚、山东巡抚、漕河总督转行经过地方官，一体照料保护，勿使损坏。臣为防务紧要，反复筹思，所请南北洋设立电报实属有利无弊，附片缕陈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盛宣怀看完了，李鸿章问道：“杏荪，你想说的话是不是都清楚了？”

“卑职惭愧，几千字反而不如中堂几百字说得明白。”盛宣怀抹了抹头上的汗。

李鸿章笑了笑：“我处行文，有话则长，无话则短。你好好上心，

如果朝廷批准，就由你来总办。”

“卑职一定竭尽全力，还请中堂随时指点。”盛宣怀按下心头的激动。

李鸿章的奏片递到宫内时，京中形势颇为紧张，因为左宗棠抬棺出征，从肃州去了哈密，就近指挥新疆战事，一副武力收复伊犁的架势。俄国驻华公使到总理衙门抗议，说中国既然已经改派曾经议和，为什么还要如此好战，显然没有诚意。而英、法、美等国纷纷忠告总理衙门，不要刺激俄国，若中俄开战，中国必败无疑，而且纷纷要求释放崇厚。而清流们得悉消息，则是纷纷言战。恭亲王只怕大局决裂，弄得不可收拾。

李鸿章的附片夹在《霆军请拨官马折》内入奏，军机大臣们一眼看出，李鸿章是有意轻重颠倒，其意无非是不想惹清议注意。这个附片发下来，交军机妥议。一出宫，李鸿藻就着人找张之洞来，每遇洋务问题，他喜欢向张之洞请教。张之洞虽是清流，但与其他清流不同，对洋务并不一概排斥。这一点与张佩纶很相似，可惜张佩纶丁忧，不闻公事。张佩纶丁忧期间，正是崇厚丧权辱国，清流大加挹伐之时，又加以俄罗斯以出兵威胁，朝廷战和之争又起，清流们很是忙碌，张之洞连上《边防实效全在得人折》《俄事即可乘善筹抵制折》《会议未尽事宜折》《请饬疆臣详筹改约片》等数道奏折，所论海防、用人各议，多被采用，其风头已经取代张佩纶。

眼睛大、颧骨高、肩背略驮的张之洞一到，门房便小声道：“两岸来了，快去禀报。”

所谓“两岸”，是李鸿藻门房恶作剧，“两岸猿声啼不住”，暗比张之洞似又瘦又精的“猿”。

李鸿藻自然是快请，他拿出李鸿章请办电报的附片抄件递给张之洞道：“香涛，李少荃要办电报，你看如何，愿闻其详。”

张之洞看罢后道：“应当办！据我所知，电报确实如李中堂所说，是军务所必须。目前俄人正虎视眈眈，更宜大办电报。”

李鸿藻点头，表示他从善如流，又问：“香涛，眼下局势一日紧似一日，俄人铁甲舰正向我沿海而来，你有何高见？”

“不要怕他们，也不要相信英、法等国的说辞，他们不过是联手来吓我们，这是他们多年的惯技。”张之洞初生牛犊不怕虎，献议说，“如今中枢太过软弱，应当让硬骨头的人入枢廷参赞军务。”

“清流中嘴巴硬的人不少，可是他们谁有资格入枢廷？”李鸿藻也不知道该举荐谁。

张之洞建议道：“应当请左大帅入京，一则可以参赞军事，二则也可以向俄人以示我敢战的决心。”

“人人都赞左大帅骨头硬，他入枢廷，倒可壮中朝之气。香涛，这件事你来出头，你上折，我到时自然力争。”李鸿藻点头赞同。复入军机以来，他借势清流展布自己的力量，颇为顺手。

隔几天见起，两宫并尊。慈禧自去年冬天身体一直不好，肺热、咳嗽、失眠再加脾胃不和，白天畏寒，夜间则又盗汗，御医试了十几个剂却一直不见好转，因此经常是慈安听政。今天两宫并御，显然是有大事要决。

第一项就是关于电报，无论是恭亲王还是李鸿藻，竟然很难得的一致同意。

“也有人反对。”慈安指的反对的人是工科给事中，他认为电报一事可以用于外洋，不可用于中国。

慈禧把他的奏折递给恭亲王，说道：“你们看看他怎么说的。”

“夔石，你嗓子好，你挑要紧的读一下。”恭亲王递给新入军机的王文韶。

王文韶是浙江仁和人，字夔石，是沈桂芬的门生，李鸿藻丁忧后，被沈桂芬力荐入直军机，署兵部侍郎。他资历最浅，读奏折这种事，当然要他来效劳。他也有副好嗓子，朗声念道：“铜线之害不可枚举，臣仅就其最大者言之。夫华洋风俗不同，天为之也。洋人知有天主、耶稣，不知有祖先，故凡入其教者，必先自毁其家木主。中国视死如生，千万年未之有改，而体魄所藏为尤重。电线之设，深入地底，横冲直贯，四通八达，地脉既绝，风侵水灌，势所必至，为子孙者心何以安？传曰：‘求忠臣必于孝子之门’。藉使中国之民不顾祖宗之墓，听其设立铜线，尚安望尊君亲上乎？”

慈安约略明白这个奏折的意思，问道：“他的意思是说，办电报会惊扰了祖宗？”

恭亲王回道：“大体是这个意思。”

慈禧身体不好，肝火旺，大声道：“纯是书生之见，妄自揣测。他怎么知道祖宗怎么想？祖宗看到咱们受洋人欺，也许盼着办电报能有助国防。着毋庸议。”

众军机拱手称诺，恭亲王又道：“张之洞还有一折，请左宗棠回京参赞军务。”

“妹妹你听说了吗？左宗棠出关带了一样东西，真是让人想也想不

到，他竟然带了一口棺材。”听到左宗棠的名字，慈安又说了一句。

抬棺出征，以表置生死于外的决心，古已有之。左宗棠在奏折中已经奏明，慈禧当然知道，京中舆论为之振奋，纷纷盛赞。慈禧却不认为这是什么好事，闹得主战论调高扬，朝廷骑虎难下，如何收场？当然，这话她不能说出来，她揉着太阳穴道：“他这是与俄国人闹意气呢。老六，张之洞的建议你怎么看？”

左宗棠惯于自作主张，当年与太平军作战时就是如此，常以将在外军令有所不受自行其是。如果在西北自作主张，与俄国人真开了战，那就没法收拾了，调他回京倒是釜底抽薪的办法，因此立即表示支持：“左宗棠能征善战，调他回京参赞军务，再合适不过。”

慈禧的目光扫到李鸿藻脸上，又问：“李师傅，你的意思呢？”

李鸿藻先是同治的帝师，如今又是光绪的帝师，两朝帝师，慈禧特别优容，称他“李师傅”。

“臣也赞同调左宗棠入京。”李鸿藻也是十分支持。

无论主和派还是主战派都赞同左宗棠入京，虽然各怀心思，但终归是意见难得的一致。接下来议了几件事，慈禧就有些撑不住了。慈安忙劝道：“你这身子真要好好养。咳，这些个御医，怎么开不出顶用的方子来。我倒是盼着病的是我。”

这是大实话，这半年多她单独听政，常常不得要领，她累，恭亲王也累。

“姐姐说的什么话，谁都不病才好。养病，养病，总要静才能养，可这个乱糟糟的局面，教我怎么静得下心来？”慈禧很感她的好心。

“总得想个办法才好。六爷，你可知道宫外有医术高明的郎中？我看全靠李德立不行！”慈安对此十分上心，又问道。

恭亲王应道：“奴才有个建议，可否密谕督抚，举荐民间名医？”

这事必须由慈禧拿主意，因为太后身体欠安，传播于外总不是件好事。不过慈禧也真是对御医失望了，道：“现在顾不得了，若民间有医术好的，不妨请进宫来。”

这件事须立即办理，以示大家对太后圣躬的关注。恭亲王吩咐道：“夔石，你不必回军机了，立即拟份密谕来看。”

王文韶立即退到宫外，太监早就抬出一张案子来，笔墨也都是现成的。这种密谕起草起来比较简单，不必长篇大论，难的是把握分寸。不过这对王文韶来说不必太费思量，很快他就写好誊清，回到殿中递给恭

亲王。恭亲王默念道：“谕军机大臣等：现在慈禧端佑康頤昭豫庄诚皇太后圣躬欠安，已逾数月。叠经太医院进方调理，未见确效。外省讲求岐黄，脉理精细者，谅不乏人，着该府尹督抚等，详细延访，如有医理可靠者，无论官绅士民，即派员伴送来京。”

“应当加一条，荐来的名医，要由内务大臣率同太医院堂官详加察看，奏明请旨。”恭亲王这是要对荐来的郎中进行考查，看有无真才实学，也算给太医院一个面子。

“未见确效不妥，改为未见大安。”慈禧太后看罢后道。这也是给太医院留面子，“未见确效”无异于说太医是酒囊饭袋。“未见大安”说明有效，只是差一点而已。王文韶再出殿外，很快改好再次呈阅。

慈禧摇摇手道：“你们发下去吧，不必再看。”

李鸿章接到军机处五百里加急的密谕，自然十分上心。他立即想到一个人，薛福成的哥哥薛福辰。咸丰五年，他已经以举人身份到工部任职，但因为父亲病死，他奔丧回乡，正逢太平天国攻占江南，他又要奉母避难，一拖就是三年，等到他重新回任工部后，在低级职位上居然一做六七年。这样的下僚工作，实在无聊，于是他开始研习医学，广阅医书，竟成名医。他在李鸿章幕府时，衙门中有患病者经常找薛福辰，向来都是药到病除。此时薛福辰丁忧期满，朝廷调他去任广东雷琼道，路途遥远不说，要跨海去海南岛，他视为畏途，正在发愁。李鸿章立即向朝廷举荐，让他进京为太后诊治。

举荐薛福辰的不仅有李鸿章，还有李鸿章的大哥李瀚章，于是军机处立即让李鸿章派人陪同薛福辰进京。薛福辰乘轮船北上，到天津后李鸿章又派心腹幕僚陪他进京，并叮嘱幕僚带好银票一定面交慈禧的总管太监李莲英，让他多加关照。

办完这件大事，李鸿章立即叫盛宣怀前来商讨创办电报的事情。盛宣怀告诉李鸿章，他已经与轮船招商局的会办郑观应通信，希望将来他能办电报局，为的是借助他在上海商界的力量，便于将来争取商股。李鸿章对此很满意：“杏荪，如果委托郑陶斋现在就召集商股如何？”

盛宣怀一听李鸿章要变卦，连忙劝道：“中堂，万万行不通。因为电报还没办起来，是否盈利商人没有信心，如何肯入股？而且电报地跨三省，地方官听说是商办，必然不肯实力保护，百姓听说是商办，必然百般要挟，好好的一锅米岂不要做成馊饭？目前必须官办，民知官事，不敢妄动；官知国事，不敢不认真巡守。如果完全商办，就是出数倍看守之资，恐怕也无济于事。”

李鸿章想想也是，便点头道：“好，北洋先垫付津沪电报的费用。但丑话说在前头，我给你两年时间，两年之后必须采取官督商办，把北洋垫付的银子还回来。”

“中堂放心，卑职之所以请郑陶斋入局，就是为着将来召集商股。”

李鸿章教训道：“你不要顺口就向我保证，当年你办湖北煤矿，我也说过湖北是你立身之地，你也是拍着胸脯担保。杏荪，不是我指责你，拍胸脯的事情必须过脑子，拍了胸脯就要全力去做才成。”

“中堂您瞧好吧，如果把电报办砸了，卑职从此金盆洗手，回家当个农家翁。卑职已经想好了，购买洋人的电报器材，卑职要采取公开竞标的办法。”

“哦，何为公开竞标？”李鸿章十分好奇。

盛宣怀介绍道：“这是洋人给卑职出的主意，办法就是把几家洋人电报公司请过来，让他们各自报价，互相厮杀，最后从报价最低的那一家来采购。”

“好是好，但如果他的东西价低质次怎么办？”李鸿章觉得里面的原因不简单。

盛宣怀解释道：“对于品质要求，事先要定出标准，拿出样品，如果品质不好，就拒绝付款。”

“好，你就把全副心思放到电报上。我再提醒你，电报是你安身立命的事业，如果办砸了，不要你说，我北洋从此再无你一席之地。”

第十六章 刘铭传请修铁路 没奈何马拉火车

盛宣怀忙电报，开平矿务局总办唐廷枢则筹划开挖运煤运河。

直隶滦州开平镇（今属唐山市开平区）一帶有煤，从明永乐年間就有百姓以土法开采。几年前李鸿章在派盛宣怀赴湖北办矿的同时，又委托唐廷枢负责勘探开平煤矿。因为轮船招商局以及将来的北洋水师都要用煤，而湖北的煤相隔数千里，根本指望不上。唐廷枢聘请英国矿师经过勘探、化验，开平煤不但品质好，而且储量极丰，因此光绪四年就成立了开平矿务局，决定用官督商办的办法经营。

从开平到天津有一百多里路，虽然不是重山叠嶂，但要把煤运出来费用也不低。唐廷枢当时仔细给李鸿章算了一笔账，开平煤矿如果用土法采煤，土法运输，每吨山价（出厂价）合白银二两七钱，加上由开平用牛车运至芦台，再由芦台用小船运至天津，再加上天津脚力银，成本共计五两六钱左右。若轮船买用，又需加税，每吨成本便是六两四钱。如果运到上海与洋煤竞争，又要每吨加水脚一两，成本就达到七两四钱左右。而当时最优质的英国煤在上海时价每吨八两白银，新南煤七两，东洋煤六两，台湾煤四两五钱至五两，因此，开平煤根本没有竞争力。而用西方机器开采，山价只有一两左右，同时筑一条铁路直通大沽，开平到天津的运费每吨也只是一两多，再经轮船运到上海，总成本只需四两左右，不但可以排挤洋煤，而且还有五钱利润。而且招商局的轮船北来捎货，南去运煤，每年十余万两的运煤水脚入账招商局，也是肥水不流外人田。

李鸿章对这个计划很满意，尤其是修筑铁路的打算正合他的胃口，他多次上奏修铁路未能获批，如果以运煤的理由把铁路筑起来，这不失为一个好办法。唐廷枢的计划是招商八千股，每股一百两，计八十万两，四十万两用来修筑铁路，另外四十万两用来购买采煤和炼铁机器，因为开平一带也有铁矿。唐廷枢打算煤矿、铁矿同时开，以煤炼铁。

可商人们对他这个计划却不看好，因为他出身于怡和洋行买办，对轮船很内行，对煤铁只能算门外汉。他奔走一年多，却只招到商股二十万两，主要是他和徐润本人及亲戚的投资。资金不足，原来的计划只能一减再减，炼铁的计划放弃了，修铁路的计划也放弃了，只保留用洋机器开采煤炭一项，而运煤出山的办法也改为挖一条小运河。

“明年上半年唐山一、二号井将先后出煤，产量必将大增，运煤出山已是燃眉之急。卑职每逢大雨便顺着水流察看，又乘马车往返勘查，最终找出了最佳位置，应当从唐山西南的胥各庄，一直挖到芦台镇的阎庄，在这里与涧河汇流。每天上潮的时候，潮水可沿煤河直抵胥各庄下，水深可达二尺，吃水一尺五左右的运煤船航行可保无虑。”唐廷枢拿出一张手绘的地图，为李鸿章讲解煤河计划。

李鸿章点头道：“你只要觉得可行，就立即去办。与百姓交涉若遇到难题，可让天津海关道出面，责成地方官帮助解决。估计乡绅百姓不会轻易答应，无非是为一个利字，这些地方多是旗人的田产，种地的是百姓，可都连着京中的旗下大爷，只要不过分，不妨多花点银子。不过，对漫天要价的刁民也不必讲客气。”

唐廷枢又道：“郑观察已经两次去过开平，沿途丰润和宁河两县父母官也多次与乡绅会议，已经商订了一个双方都能满意的价钱。高粱地每亩发价二十千文，菜园地每亩发价四十千文。胥各庄附近好地，能种高粱、谷子、棉花者，每亩发价八十千文，其庄前庄后菜园每亩发价一百六十千文。”

“具体的价格，你们商议着来。”李鸿章不无遗憾地说道，“未能借机修筑铁路，实在是一大缺憾。”

“铁路还是要修，从胥各庄到唐山一号井有十八九里地，因为地势渐高，无法开挖煤河，卑职打算这十几里地先修筑铁路做个样子，将来商股踊跃后，再把铁路修到芦台、天津城。从前中堂几次奏请办铁路朝廷未准，此次是否还要先奏请？”

李鸿章紧抿着嘴唇，想了一会儿说道：“先干起来再说，一共只有十几里，要是奏请难免惹来争议，议而不决，反而误事。”

唐廷枢又提醒道：“此处也有旗人田产，怕是瞒得了初一，瞒不过十五。”

“当初英国人说是修一条马路，结果地卖给他了，路也准修了，他们却修了条铁路。我看不妨来个‘师夷长技’，也修一条‘快速马路’如何？”

没想到堂堂直隶总督竟然也会用这种瞒天过海、近于儿戏的手法，唐廷枢有些不以为然，但有李鸿章在面前挡着，他又何必去较真：“好，卑职就对外说要修一条快速马路，只是言路上有人参奏，中堂难免会受牵连。”

“我被言官弹劾多了，债多了不愁，虱子多了不咬。”李鸿章毫不在意。

“那卑职回去就着手开挖煤河，要在明年雨季前挖出来。修铁路的钢轨、道钉等也准备与洋人订货，还要聘请洋人工程师帮着修铁路。”唐廷枢是雷厉风行的性格。

正所谓没有不透风的墙，开平煤矿要修铁路的事没过多久就传到了京中，总理衙门来函让李鸿章确切回奏。于是他上奏说，修的是铁路不假，但并没有跑火车的打算，而是准备用骡马拖拉。因为铁轨平整，畜力拖拽要比寻常的木车拉得多且跑得快，因此暂称之为“快速马路”。

总理衙门其实也并不要较真，只要把参奏人的嘴巴堵上也就罢了。李鸿章却觉得有些憋气，好好的一件事情却总是不能获准，真是岂有此理。于是他决定再次上奏，要求朝廷大办铁路。不过幕僚们却认为他再上奏并无益处，因为朝野上下人人都知道李中堂热衷于大办铁路，觉得外国人的月亮也比中国的圆。李鸿章想想有道理，现在极力赞同修铁路的封疆大吏不过五六人，但如果有更多的人奏请修铁路，朝廷就不能不考虑。可应该让谁来上奏呢？这时候一个最恰当的人出现了——淮军大将刘铭传。

刘铭传跟随李鸿章平定捻军后，又被朝廷调往西北驻军陕西，听从左宗棠指挥作战。左宗棠是唯我独尊，且对淮军向无好感，而刘铭传也是老子天下第一的脾气，两人无法相处，刘铭传三番五次上奏，说自己旧伤复发，且经常头痛，要求回籍养病，并推荐前陕甘提督曹克忠统率铭军。朝廷给假三个月，谁料刘铭传刚回肥西刘老圩，部众就哗变了，两万余人溃散大半。朝廷大怒，刘铭传、曹克忠都被革职，李鸿章推荐刘铭传的族侄刘盛藻统带铭军。刘盛藻带兵有声有色，朝廷很满意。西北平定后，铭军又被调回直隶布防，仍然由刘盛藻统领。这下刘铭传着急了，托李鸿章、刘盛藻以及袁保恒等人恳请朝廷复他的职。朝廷知道刘铭传有些桀骜不驯，因此有意冷淡他，一直没给他复出的机会。中俄关系因为伊犁问题紧张后，要求起用能征善战者的呼声渐起，张之洞上奏请刘铭传、鲍超等宿将出山备战，李鸿章也乘机上折，于是朝廷召刘铭传进京，计划让他带兵到张家口外备防。

刘铭传于十月二十二日到达天津，到驿馆安排妥当，立即派人到总督署投递拜帖。李鸿章传出话来，晚上请他小酌。所谓小酌，其实菜肴非常丰富，陪客除了李鸿章幕僚中刘铭传的旧相识三四个人外，特意还让薛福成作陪。

几杯酒下肚，座中气氛热闹起来，李鸿章突然问道：“省三，老毛子口气一直硬得很，又是派舰队又是调陆军，听说西北陈兵两万多，又要调两万人到东面边界来。朝廷大约有让你带兵的意思，你怕不怕老毛子？”

“打了半辈子仗，还从来没怕过谁。”刘铭传语气有点不屑。

“不怕就好，省得人家说咱淮军承平日久，将官都贪生怕死。”李鸿章乘机激将。

刘铭传是一点就着的脾气：“这是谁瞎说八道，谁要这么说，我非赏他一个耳刮子。”

“省三还是一腔好血气。不过敢不敢打是一回事，能不能打又是一回事。我问你，如果朝廷让你带兵，把济宁的铭军调到张家口，你要多长时间？”李鸿章先赞后问。

刘铭传弄不清李鸿章到底是什么意思，于是便老实回道：“按咱淮军

的老规矩，步步为营的话，每天只能行六十里，那总要个把月。”

李鸿章感叹道：“是啊，就是急行军也要小二十天。可是如果有铁路那就不一样了，铁路一天的行程，顶大脚板走十天。”

“可不是嘛，如果要是有条南北铁路，我从合肥进京就不必坐轮船绕这么大个圈子。”刘铭传当年跟随李鸿章进上海，他的铭军最早请洋教官，最早配备洋枪洋炮，因此才成为淮军中的精锐，他本人对洋人的东西向来感兴趣，“现在运河几乎不能正常通航，漕粮全靠海运，如果沿海起了战事，漕粮怎么运？如果沿运河修一条铁路就好，海运不通，可以靠铁路北运。”

“说得好，省三处江湖之远却未忘国事。干一杯！”李鸿章一拍桌子，干了杯中酒，亮杯给众人看，“铁路不仅可以运漕粮，更可以运兵。如果南北洋有铁路相连，南洋有警就可运兵南洋，直隶有警就可运兵北洋，岂不是一万人可抵两万人用？而且兵贵神速，早一步就多一份胜算。老毛子为什么调兵那么快？他们铁路西边已经修到浩罕国了，东边则在加紧修筑西伯利亚铁路线，据说他们要一直修到海参崴，真到那时候，老毛子要在中俄边界布兵，实在太容易了。”

“铁路对国计民生都有好处。我这十年闲居，曾经三次到上海，说起当年的吴淞铁路，他们还念念不忘，并无百姓以破坏风水为由极力阻拦。”刘铭传又开始感叹。

“这些话都是那些老顽固借百姓的口来达到他们阻挠铁路的理由。省三，你向来公忠体国，最顾大局。你这次陛见，中外瞩目，你若能趁机提出一件关乎国家命运的大建议，则是锦上添花。”

“大帅的意思，是让我奏请朝廷大办铁路？”刘铭传明白了李鸿章的意思。

“我只是个建议，不能打乱了你的安排，军务之外，如果就铁路向中枢进言，当然求之不得。我屡次奏请朝廷办铁路，朝廷已不胜其烦，有你来提，比我强之百倍。”李鸿章知道刘铭传向来有主见，当然不能表现出强迫他的意思。

“那我就上个大办铁路的折子，只是我对铁路只知皮毛，大帅得派个人帮我弄折子才行。”刘铭传一口答应。

李鸿章指着薛福成道：“眼前就有一个，叔耘对铁路、电报、铁甲舰等都有研究，可以让他给你打下手。”

“我这次回籍丁忧路过上海，谈及铁路，上海绅商无不盛赞其便。刘军门这次进京，真应该把铁路的实情上达天听。薛某不才，愿意效劳。”薛福成站起来拱了拱手。

“好得很，有你如椽大笔，我就放心了。”刘铭传一拍大腿，表示要在天津驻几天，等把铁路的事情弄明白了，带着折子进京。

大员进京陛见，却在天津逗留，为了防备有人说闲话，李鸿章又建议道：“省三，你的眼疾还没有痊愈，天津有个很好的西医，已被我聘为家庭医生。光绪五年内人也是得眼疾，中医束手无策，西医药到病除，你不妨试试。”

刘铭传自然是一口答应。他在天津一边请西医看眼睛，一边与薛福成商讨奏折。刘铭传军旅出身，当然要从军事着眼，“用兵之道，贵审敌情。俄自欧洲起造铁路，渐近浩罕，又将由海参崴开路以达珲春。此时之持满不发者，非畏兵力，以铁路未成故也。不出十年，祸且不测。”而大清地域广阔，海岸线长，筹兵设防尤其需要铁路，“若铁路造成，则声势联络，血脉贯通，裁兵节饷，并成劲旅，防边防海，转运枪炮，朝发夕至，驻防之兵即可为游击之旅，十八省合为一气，一兵可抵十数兵之用，将来兵权、饷权俱在朝廷，内重外轻，不为疆臣所牵制矣。”而且对邻国也能起到震慑作用，“若一旦下造铁路之诏，显露自强之机，则气势立振，……不独俄约易成，日本窥伺之心亦可从此潜消矣。”

刘铭传提出了一个雄伟的铁路建设计划，先建南北铁路网，南路二条，一条由江苏的清江浦经山东达京城；一条由汉口经河南达京城；北路由京城往东北至沈阳，往西通到甘肃。考虑到财力不及，可先造清江浦至京城的铁路。筑路资金也可借洋债，将来拿铁路上赚的钱还债。他对这个折子很满意，如果朝廷照准，铁路大业将有他刘铭传不可抹杀的重重一笔。李鸿章看了之后也说道：“省三，如果朝廷准了你的折子，以后你未必非要去带兵，来当铁路总办也好得很。”

五天后，刘铭传带着折子进京，到东华门外的贤良寺住下后，立即亲自去外奏事处递折子。

此时，京中的形势略有变化，因各国公使都要求免去崇厚的罪名，到俄国谈判的曾经泽也拍了电报，表示免去崇厚的罪名有利于他在俄国谈判。于是朝廷发布上谕，崇厚无罪开释，中俄间的关系便有了缓和的迹象。慈禧因为薛福辰开的药方对症，身体日见好转，精神头也好，又听说刘铭传外号刘麻子，有意看一下他的麻脸，所以亲自召见。

召见的时候，慈禧问了刘铭传的眼疾，又问了一路上情形，又说了国家多事之秋，希望他勇于任事。前后不到两刻钟，就让他跪安了。刘铭传有些失望，他是怀着复出的热望进京的，两宫却闭口不谈他的安置。到了下午有太监传旨，刘铭传任兵部侍郎。这也不如刘铭传的意，他的期望是能够出任一省巡抚，或再差一点，复任他的直隶提督一职也行。倒是他的《筹造铁路以图自强折》很快就发下，“着李鸿章、刘坤一按照折内所陈，悉心筹商，妥议具奏。”

李鸿章、刘坤一还未收到朝廷的上谕，就有人上折反对修筑铁路，

此人是内阁学士张家骥。

张家骥，浙江人，是两朝帝师，与翁同龢、李鸿藻关系十分密切。李鸿藻是军机大臣兼总理衙门大臣，刘铭传的折子他自然在第一时间内知悉。今年以来，又是购铁甲舰，又是办电报，如今刘铭传又提出这样庞大的铁路计划，银子从哪里来？借洋债的话好说不可做，左宗棠西征先后借洋债数千万两，如今再借洋债，朝廷脸面何在？而且让洋人窥破朝廷的虚实，岂不更起凌辱轻慢之心？这还只是其一，如果如刘铭传所请，修筑从清江浦至京城的铁路，那么运河势必迅速萧条，靠运河谋生的人数十万生计无着，将是极大的隐患。

李鸿藻这番担忧首先说给翁同龢，翁同龢也深以为然，而且他还有私心在里面，李鸿藻当年凭一纸奏折，弄得大哥翁同书险些丢掉性命，后来虽然以革职了事，可老父又气又急不久病逝。这番私怨终生难了，因此他几乎本能地反对李鸿藻。如此庞大的工程，其中有多少可以入个人私囊？但翁同龢城府极深，再得意也不忘形，仇人面前也可淡然从容，因此他绝对不会上奏反对刘铭传。他的办法是把这番牢骚说给同为帝师的张家骥，张家骥一直羡慕张之洞等清流干将一折上而天下传诵，一直在寻找机会一展他的才华，而反对修铁路便是一个很好的题目。

张家骥的奏折一上，立即发下，请李鸿藻阅后一并复奏。

李鸿藻接到朝廷的上谕，决定好好筹划一下，争取开启铁路先河。他预料到定会有人反对，没想到张家骥上折如此迅速。奏折开篇便指责刘铭传，说他请造铁路是“张皇喜事，诱言乱政”。他认为修筑铁路有三弊：一是引洋人觊觎，“溯自各国通商以来，凡海口有码头地方，洋人不盖造房屋，置买地基。清江浦乃水陆通衢，若造成铁路，商贾行旅，辐辏骈阗，必较之上海、天津更为热闹。洋人工于贸利，其从旁觊觎，意想可知。虽该处无设立码头条约，而未必能禁其往来，设或借端生事，百计要求，则将何以应之？利尚未兴，患已隐伏。”二是引发争端，“自清江浦至京相距一千数百里，田亩、屋庐、坟墓、桥梁无数，开造铁路，将于阻隔之处一律平毁灭乎？”而且铁路与官道并行，“拥护磕碰，在所难免，伤人坏屋，易起争端。”三是夺轮船招商局之利，导致招商局营业不振，所购轮船，将归于无用，“虚糜钱财，赔累无穷”。最后他请求朝廷“将刘铭传请开铁路一节，置之不议，以防流弊而杜莠言”。

李鸿藻把薛福成叫来商议复奏的事情，把张家骥的奏折抄件一并交给他道：“张某人所奏，真是杞人忧天。第一弊说是洋人觊觎，按他的意思，一个地方富庶了，洋人就觊觎，按他的逻辑，那是不是为了不让洋人觊觎，大清就该处处是穷乡僻壤，真是岂有此理。为了预防外敌，而让老百姓穷困潦倒，古往今来，从无这等治国之道。第二弊说易起争端，兴一个工程，自然要占部分民田，搬迁部分房屋，关键是要看利大还是弊大，如果怕争端，那就什么事情也不干好了！第三弊说会夺了轮船招商局的生意，轮船招商局主要走沿海沿江商埠，铁路完全走内陆，如何说得上夺招商局的生意？这些意思，你都在折中一并驳了。叔耘，

言路反对修铁路，往往以祖宗之法来反对，借‘道义’的名义说事情。其实无论是祖宗还是圣贤，都没有反对国富民强的，你要在这个方面下点儿功夫。至于铁路的好处那就多了，比如可以运兵，有利国防；可以沟通南北东西物流，从前运不出的土货运得出去，就能卖个好价钱，便是有利民生；一旦发生灾荒的时候，可以把全国各地的粮食很快运去赈灾，丁戊奇荒饿死那么多人的惨剧就不会重演。”

薛福成笔走龙蛇，记录李鸿章的意思。

“叔耘，起草这个奏稿，你的心思要脚踏两条船。一会儿你是反对修铁路的人，你就尽力去想我为什么反对，一会儿你又要支持修铁路的人，想出理由去反驳掉他反对的理由。”李鸿章把水烟抽得咕噜噜响，向空中缓缓吐出一口，看着那个椭圆的烟圈变为不规则，最后淡化无影，他这才回到自己的思路，“有些事情想当然不行。早年的时候，我也曾经想，铁路不能修，一修铁路，火车一通，可抵成千上万的小推车，那成千上万的小民不就会失业吗？后来我一想不是啊，因为火车运力大，所以要有更多的小车把车站周围的东西运过来呀，这不但不会夺小民生计，反而是给小民更多的机会。从前几个月才能运出的东西，如今一列火车就可以运出，而且运费要比小车便宜。从前你的土货靠小商贩来贩，十担可能只运得出四五担，如今有了火车，你十担都可以卖掉，你说这是不是对小民生计有利？其实一句话就说得明白，如果火车是夺小民生计，与国计民生无利，那么最贪财好利的洋人为什么要大修铁路？他们难道单单在这件事情上头脑发昏，赔本赚吆喝？绝对不可能！”

薛福成点头赞同：“对，就这一个理由就可以驳倒他们。”

“还比如，有人担心铁路会被洋人利用，无异于开门迎盗。这话更加大谬不然，铁路控制在我们手里，岂有我无力控制而任由外敌借此铁路驰骋之理？再者，若我不能自强，即便不造铁路，外敌岂不照样还是会在我国内逞强？三十几年前，林文忠在虎门销烟，那时候并没有铁路，洋人不照样是打上门来？”

刘铭传在京中甚感无聊，于是出京到天津来，抽空就与李鸿章谈铁路的事情。这样用了个把月的时间，到了光绪八年十二月初正式奏奏。

清议论事，动辄就以违背祖宗成法为借口。李鸿章的奏折便以此入笔，说明修铁路与古代圣贤所为一脉相承，先堵清议的嘴巴，“圣人既作，剡木为舟，剡木为楫，舟楫之利以济不通，服牛乘马，引重致远，以利天下。自是四千余年以来，东西南朔，同轨同文，可谓盛事。迄于今日，泰西诸国，研精器数，创造火轮舟车，环地球九万里，无阻不通，与古圣所制舟车而便民用一脉相承，此天地自然之大势，非智力所能强遏也。”

接下来说明铁路是西方各国日趋富强的重要原因：“法、美、俄、德诸大国相继经营，凡占夺邻疆，垦辟荒地，无不有铁路以导其先，由是

欧美两洲，四通八达，为路至数十万里，征调则旦夕可达，消息则呼吸相通。四五十年间，各国所以日臻富强而莫与敌者，以其有轮船以通海道，复有铁路以便陆行也。”而后说明俄日两国，敢于轻视大清，就是因其铁路发达。

然后说明铁路有九大利处，比如有利于交通，便于货畅其流；运兵、运粮便捷，有利于军事，也有利于救灾；京城偏居北方，铁路一开，便于控制全国；便于邮递信件、运输矿产；便于百姓出行，无旅途劳顿、盗抢之险……接着对反对修铁路的理由一一辩驳。驳斥修铁路会被敌利用，是这样说的，“铁路在我内地，万一有警，坏其一段而全路皆废，扣留火车而路亦无用。数十年来，各国无以此为虑者，客主顺逆之势然也。”驳斥铁路会夺小民生计，是以英国为例，“英国初造铁路时，亦有虑其夺民生计者，未几而傍之要镇，以马车营生者且倍于从前。盖铁路临大道，而州县乡镇之稍僻者，运客送货，则赖马车民夫，贸易因铁路而繁，车马亦因铁路而增也。至若火车盛行，则有驾驶之人，有修路之工，有巡视之丁，有上下货物、伺候旅客之杂役，沿路增开商铺旅店，需人更众，故有铁路一两千里，而民之依以谋生者，当不下数十万人，是增生计而非夺民利也。”

对刘铭传借洋债修铁路的建议也大力支持，认为将来以铁路赢利还债并非难事。同时提议沿铁路线广开煤铁，以扩大利源。最后则建议，授以刘铭传铁路督办之任，因为刘铭传不但英气迈往，能膺艰巨，而且其旧部驻防直苏两省，不下万余人，可以帮同筑路。

最后专门针对清议的阻挠阐明自己的意见，希望朝廷能坚持定见，尽快决断。当然，他并没有一味指责清议，而是欲抑先扬，“士大夫见外侮日迫，颇有发愤自强之议。然欲自强，必先理财，而议者辄指为言利；欲自强必图振作，而议者辄斥为喜事；至稍涉洋务，则更有鄙夷不用之见，横亘胸中。不知外患如此其多，时艰如此其棘，断非空谈所能有济。我朝处数千年未有之奇局，自应建数千年未有之奇业。若事必拘守成法，恐日即于危弱，而终无以自强。臣知铁路一事，深知其利国利民，可大可久，假令朝廷决计创办，天下之人，见闻习熟，自不至更有疑虑。”

恭亲王认为李鸿章的回奏已经把道理说得很明白，利弊分析得十分透彻，铁路值得大力兴办。但李鸿藻却不这么认为，他回到弘德殿还是一脸忧戚的表情。翁同龢见状问道：“中堂心里有事，这样不痛快？”

李鸿藻叹了口气道：“李鸿章的复奏到了，他支持刘铭传修铁路，真是不遗余力。”

翁同龢并不意外：“原来修铁路的提议就是少荃的主张，他无非是借刘省三来说事罢了。”

“叔平，我并不是像有人说的那样，只要是洋务事业一概反对。可是

修铁路这事，我实在是觉得不合时宜。李少荃用心，全在谋利上。圣人教诲，君子当重义轻利。如果谋利钻营之风盛行，我担心人心不古，国家危难的时候，谁还肯慷慨赴死？如今列强环伺，如果朝野都是名利之辈，纵然有洋枪洋炮铁甲铁路又有何用？我担心长此以往，种瓜得豆，为的是洋务自强，到头来却是自毁长城，口口声声是利国利民，到头来却是卖国害民。”

“李少荃行事，最惯于打着利国利民的旗号，仿佛全大清只有他知道爱国。反对他的人，又何尝不是爱国？你说这些年来，从倭相到中堂，再到清流后辈，哪些人是为私利？比如说修铁路，让他修不成，我们又能得到什么？什么也得不到。我们所争，也是为了国家的长远大计。”翁同龢擅长讲大道理。

“在洋务上我不在行，真正是孤陋寡闻，所以想反驳也驳不倒他。他只要一句话：外国如此如何，我便无话可说。少荃在见识上，的确比我们要广得多。”李鸿藻一副无可奈何的语气。

翁同龢提建议道：“中堂，我们没有见识，可以找有见识的来说话，李少荃动不动以外国情形来说事，我们也找出过洋的来说话。”

“你的意思，是让刘云生上折子？”

“正是，云生出过洋，可是他对洋人那一套，别有见解。”

刘云生就是刘锡鸿，他一直反对效法西洋，出洋数年并未对西洋文明深入思考，只是增加了反对洋务的资本。他还写了一本《英轺私记》，与郭嵩焘的《使西纪程》相反，他认为中外国情不同，大清不当效法西洋。回国后他任通政使，在清流中以懂洋务著称。

李鸿藻对刘锡鸿偏执的性情并不欣赏，稍做犹豫后道：“叔平，你和云生相熟，你不妨稍稍向他透露一下，听听他的意思。”

下午散值后，翁同龢换上便服，到刘锡鸿家里去拜访。两人虽然算得上熟识，但翁同龢亲自上门，却是头一遭。两人一见面刘锡鸿就受宠若惊道：“翁师傅怎么有空到寒舍来？有事招呼一声我去府上拜访就行。”

翁同龢谦虚道：“云生说哪里话，我如何敢招呼你？无事不登三宝殿，我今天向你请教来了。”

“岂敢岂敢，翁师傅有何吩咐，但请吩咐。”

“我的确是请教来了。云生，你是出过洋的人，见识过洋人的火车，你也知道前些日子刘省三上折子请造铁路，李少荃上折支持，列举了修铁路的种种好处。我对洋务一窍不通，所以向你求教。”翁同龢开门见山说明了来意。

“铁路不适合大清国情，不应效法。我从前如此说，现在仍然坚持己见。不但铁路不应效法，就是轮船、电报、工商，也都不应东施效颦。”刘锡鸿也是一语就说出了自己的观点。

翁同龢有些疑惑地问道：“李少荃的意思，外国之所以日臻富强，完全是因为举办铁路、轮船、电报的原因，云生为什么说不应效法？”

“中外国情不同。外国人口少，所以要靠机器来代人工。大清地大物博，人口众多，不用机器便可百货充盈，所以不必造机器。在外国采用机器可补人工之不足，在大清采用机器则可夺小民生计，在西洋为利，在大清则为弊。”

“云生见识的确不同凡响。不过，李少荃一再说明修铁路是利国利民的大事，而且列举九大利处，似乎颇有道理。”

“那是他想当然，在我看来，铁路火车于我大清只有百弊而无一利。”于是刘锡鸿一条条分析铁路的害处，说得也是头头是道，“翁师傅，这些还都是细枝末节，修铁路不可行，还在于中西立国之道不同。我给翁师傅讲个故事——也不是故事，而是我的亲身经历。”

这是刘锡鸿驻英期间，一位“波斯藩王”曾问他中国为什么不制造火轮车。刘锡鸿以充满了哲理智慧的幽默作为回答：“目前，我们大清国正计划在朝廷上制造大火车，这种大火车不用煤，不用铁轨，却能一日行数万里。”

“波斯藩王”迷惑不解，刘锡鸿带着自信的微笑告诉他：“历代圣人以为，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万民。此行之最速，一日而数万里，无待于煤火轮铁者也。”

闻言，翁同龢由衷赞道：“云生将正人正心喻为火轮车，真正是恰当无比。如果朝野上下人心皆正，何须火车轮船。如果人心不正，火车轮船又有何益？”

“这番议论就连波斯藩王也是大为赞同，他说今日领教了，中国不愧是泱泱数千年文明大国。”刘锡鸿颇为得意。

“云生不愧是出洋的钦使，眼界的确不同。我如果有云生的这番见识，必定上折与他们理论一番。”翁同龢也十分赞同。

“我正有此意，翁师傅瞧好了，我折子一上，必驳得他们无话可说。”

很快刘锡鸿《罢议铁路折》递了上去，他认为“铁路实西洋利器，断非中国所能效仿者”“铁路不可行者八，无利者八，有害者九”，总结起来，主要有这些意思——如果铁路畅通，大清险要之地都将丢失，外敌就可以长驱直入，洋人就可由铁路进入内地城乡；修铁路需要购买外国

器材，从而将会导致白银大量外流；火车运费昂贵，运费加入货价之内，就会造成物价猛涨；丝茶为大清主要出口品，有了铁路运输，出口量大增，丝茶价格必将下跌；现今国库空虚，民力贫弱，百废待举，修筑铁路需要巨款，目前财力根本无法负担。他提醒朝廷说：“我大清名山大川，历古沿为祀典，倘若骤加焚凿，恐会惊耳骇目，山川之神不安，即旱潦之灾易召。百姓此时愤心未平，一旦创造铁路，复毁其田庐坟墓，则众怒益甚。而伏莽之贼，遂得借共杀洋人为名，引众人以作乱。”

顺天府丞王家璧正在病中，也抱病上折反对，“铁路之说，刘铭传倡于前，李鸿章和于后，是直欲破坏列祖列宗之成法以乱天下也。”他反驳李鸿章修筑铁路与圣贤一脉相承的说法，“自昔圣人剡木为舟，法斗为车，周公作指南，孔明作木牛流马，皆仿其意而小用之，不肯尽器之利者，愿欲留此余地以役吾民而养吾民也。闻泰西诸国专尚机器，如织布、挖河等事，皆明以一器代数百人之工，暗以一器夺数百人之业，夺之不已，又穷其巧而为铁路，非外夷之垄断哉？”他的结论是：“铁路行之外夷则可，行之中国则不可。何者？外夷以经商为主，君与民共谋其利者也；中国以养民为主，君不言利者也。议者欲以铁路行之中国，恐捷径一开，而沿途之旅店，服贾之民车，驮载之骡马，皆歇业矣，是刮天下贫民之利而归之官也。倡修铁路，似为外国谋，非为我朝廷谋。”

而至关紧要的南洋大臣刘坤一的复奏，也并不支持现在修铁路。他担心修筑铁路有妨民间生计，减少税厘收入，希望朝廷“将一切利弊，逐细推求，先行勘踏道路，核明造路行车有无不妥，收税还款有无把握，参酌异同，权衡轻重”。

这些折子递到朝廷时，已经是腊月底，朝廷各衙门早已封印不再办公，因此要到元宵节开印后再议。而沈桂芬没有挺出正月，于初九去世。恭亲王痛失一条洋务臂膀，又见这么多人反对，便打不起一力支持的精神头。元宵节后他与军机及总理衙门大臣商讨，大家都表示暂时不宜强修。

慈禧听了之后道：“李鸿章、刘铭传他们提议修铁路也是为了大清，只是这么多人反对，朝廷不能不慎重。我倒不担心别的，最担心的是如果一造铁路，有碍小民生计，他们铤而走险，伏莽再起，实在得不偿失。此事不宜久拖不决，你们拟旨吧。”

恭亲王散朝后回府，连口茶还没喝，又有太监传旨，让全班军机进宫。原来是曾纪泽经过半年谈判，终于迫使俄国让步，同意修改崇厚签订的条约，双方重新签订《中俄改订条约》。恭亲王一班人赶到时，慈禧太后已经挂起地图，对照条约在那里研究。

与俄国和崇厚签订的《里瓦几亚条约》相比，赔款增加了四百万卢布（二百多万两白银），但在界务和商务方面都争回了很大一部分利权。界务方面，收回了伊犁南面的特克斯河流域两万多平方公里的领土。商务方面，俄国设立领事的地点，由七处缩减为两处；中俄陆路通

商则减少了嘉峪关至汉口一条；水路方面关于俄轮沿松花江航行到伯都讷的专条被删除了。

对这个条约，慈禧很满意：“曾纪泽不愧为忠臣之后，虎口夺食，能收回这些利权，着实不易。”

恭亲王恭喜道：“总是太后识人之明，曾纪泽与俄人谈判，进退有据，不卑不亢，就连俄国公使也是称赞有加。”

李鸿藻也在一旁附和道：“左宗棠也是功不可没，曾纪泽能够与俄人力争，也是有左宗棠陈兵西北做底气。”

“不错，左宗棠功不可没。”慈禧也点头称赞。左宗棠奉诏入京，再有七八天就到了，“左宗棠是于国有大功的人，不能亏了他，沈桂芬病逝，左宗棠正好入军机和总理衙门大臣，他是知兵大员，就让他任兵部尚书好了。”

左宗棠的安置，慈禧未与军机商议，便一语定乾坤，可见已经深思熟虑。好在与军机们的意见并无出入，只是这苗头不好。慈禧病了近一年，经过薛福辰的精心调治，她的身体已大为好转，因此从年前就几乎天天听政，而复出后的最大变化，就是独断的时候居多，有时候军机的意见连问也不问。恭王心中默想，总要有个时机提醒一下，不能让她只手遮天。

曾纪泽改约成功，收回利权，很快在京中传开了，当晚京中鞭炮声响个不停，有人特意在俄国使馆前大放二踢脚，以示庆贺。

而刘铭传的心情却十分不爽，他奏请修铁路的事情“着毋庸议”，这是其一；其二则是他到京城本来是为重新带兵，因为中俄一直在谈判，因此也未成行，如今中俄关系已经缓和，更不需要他带兵了。而他避之犹恐不及的左宗棠已经确准出任兵部尚书，他当这兵部侍郎还有什么劲？因此，他以眼疾复发为由，力辞侍郎一职。朝廷一点挽留的意思也没有，立即准了，并赏他四两人参。京城于他如浮云！他一天也不愿在京城逗留，骑马赶往天津，向李鸿章辞行。

李鸿章心情也很差，两个老搭档关在签押房发牢骚。李鸿章拍着椅子扶手道：“当今各国一变再变蒸蒸日上，唯独我们坚守祖宗成法，即使败亡灭绝而不后悔，真不知是天意还是人祸！”

刘铭传也叹气道：“我在京中这几个月算是看明白了，如今天下，是一个人拉车，四个人掣肘，六个人看热闹。大帅何必生闲气，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轻轻松松当你的直隶总督算球，让他们穷折腾去吧。”

“曾老师常对我说，食君之禄，忠君之事，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国家积贫积弱如此，让我装糊涂，办不到。”李鸿章叹息连连，像对刘铭传说话，又像自言自语，“鸿章老矣，报国之日短矣，即使

事事顺手，亦复何补涓埃！只愿当路大君子，能够引导君父洞悉天下中外真情，勿图虚名而忘实际，勿只顾眼前而忽远图，若能如此，天下幸甚！大局幸甚！”

正在开平修铁路的唐廷枢也听到了朝廷不准修铁路的消息，他怕继续修铁路会给李鸿章带来麻烦，于是以报告煤河进展为由来到天津述职：“煤河的进展很顺利，雨季前一定能够挖通。”

李鸿章点了点头，还问道：“这样最好，不然雨季一到，施工是个麻烦。铁路修得怎么样？雨季前也能完成吗？”

“应当差不多，路基已经完成，铁轨、道钉、车厢已经全部运到。听说朝廷否决了刘军门的铁路计划，开平铁路继续修下去，会不会有麻烦？卑职有些拿不准，特来向中堂请示。”唐廷枢小心翼翼地应道。

李鸿章最不喜欢的就是别人不肯担责任，怕麻烦就来向他请示，他的火不由得就冒起来了，竖起眼睛道：“有什么麻烦？没有麻烦的事何需你我来做！朝廷说的是刘省三的折子着毋庸议，没说开平的铁路也不能修。再说，开平修的是‘马路’，与铁路有何相干？”

说开平修的“马路”与铁路不相干，这是自欺欺人，唐廷枢意识到李鸿章误会他了，以为他是不敢担责，连忙解释道：“工程一直没停，卑职不怕担责，但怕给中堂惹麻烦。”

“有什么麻烦？我何时怕过麻烦？”李鸿章气呼呼道，“景星你只管修你的路，有啥麻烦我来顶。我李鸿章没别的长处，就是个子高，敢担是非。我告诉你，等你的铁路修通了，我还要亲自去坐坐火轮车。”

因为经费不足，又因为李鸿章曾向朝廷解释，开平修的虽然是铁路，但将来并不跑火轮车，而是用骡马拖拉，所以机车没有预定。李鸿章要亲自坐坐火轮车，到时候让他上哪里坐去？唐廷枢撒谎道：“洋人的火轮车一时恐怕到不了，因为洋人国家大造铁路，火轮车的订单排得太满。”

李鸿章反问：“你不是说，英国的工程师自己要造一台火轮车吗？”

英国工程师金达利的确在试造机车，他用的是一台卷扬机上的锅炉，车架则是借用唐山煤矿第一号竖井的架子。他能不能造得成哪能说得准？于是，唐廷枢模棱两可道：“他的确一直在试制，只是不知道造得成造不成。”

“洋人说话办事向来一是一二是二，他既然说造得出来，就能造得出来。你回去告诉他，铁路竣工的时候我要去坐火轮车，让他赶紧造。”李鸿章就这样结束了这次见面。

这次进天津唐廷枢碰了一鼻子灰，他本是好意，却难免留给李鸿章

一个胆小怕事的印象，所以不敢耽搁，回到唐山就过问金达利自造火车的事情。金达利听说李鸿章要坐他造的机车，很激动，打包票说一定能造得出来，只是要多派几个人给他当助手。

“六月九日是乔治·斯蒂芬森诞生一百周年，这是一个特殊的日子，最好我们的铁路能够在那天举行开通仪式。”金达利建议道。

唐廷枢问道：“你说的是你们西历，还是我们大清的皇历？要是西历，那太紧张了，还有不到三个月，你能造得出来吗？”

金达利打包票道：“我不吃不喝不睡也要造出来，不然铁路竣工，却没有机车可用，实在没有意思。”

“你想赶这个日子我不反对，不过暂时不能告诉李中堂，如果到时候你造不出来，我就抓了瞎。”唐廷枢不置可否。

三月十一日下午，李鸿章得到密报，说慈安暴亡。密报很简短，只知道慈安大约十日早上得病，当天晚上便暴亡，详细情况不得而知。李鸿章大为诧异，因为他从来没听说过慈安有什么大碍，倒是慈禧太后病了一年多。

因为没有接到上谕，他不能贸然行事，实在也无事可行。不过，直隶与京师唇齿相依，京中一有风吹草动，直隶会牵一发而动全身。京中每有重大事件，直隶都是严阵以待。因此他密令直隶各军严守营盘，哨官以上一律归营，任何人不得请假。

隔了一天，李鸿章收到慈安崩逝的内阁明发上谕，于是他奏请入京叩谒梓宫，两天后旨准。三月二十四日他到了京城，照例入驻贤良寺，第二天见起，第二起就是见李鸿章。慈禧一脸憔悴，问过路上情形，又叮嘱他直隶非比寻常地方，一定要对各军严加约束。李鸿章将他的部署简要回奏，盼着慈禧能说起修铁路的事情，他好借机进言。可慈禧一脸倦容，无意多问，她知道直隶军务李鸿章已经有所部署，也就放心让他跪了安，前后不到一刻钟。

下午，恭亲王家仆前来送信，邀请李鸿章晚上到府里吃便饭。地方依然是恭王府中那座中西合璧的小楼，西洋式厚木门一关便成一间密室。上次两人在此相聚也是国丧期间，弹指一挥已经七年。这次与上次不同，都是国丧，恭亲王却显然比上次悲伤得多。他向李鸿章简单介绍了慈安崩逝的过程：三月初九日早晨还召见军机，十日早晨传出话来，微感风寒，未见军机，到了中午就神志不清、牙紧。下午五点则已药不能下，晚上八点就崩逝了。

“少荃，人人都知道两宫并尊，主政的是圣母皇太后，母后皇太后伴食而已，其实大错特错了。母后皇太后真是大智若愚，她不过是不热衷罢了。当年诛胜保，重用你老师曾国藩，包括你和季高等人，都是母后皇太后拿的大主意。至于诛杀安德海，全是母后皇太后乾纲独断。纳阿

鲁特氏为皇后，停修圆明园，也都是母后皇太后极力促成。”正如恭亲王所说，外间的确都只知有慈禧，不知有慈安，其实在大事上，慈安并不糊涂。而且他从恭亲王语气里听出，关键时刻母后皇太后其实是他最大的支持者。果然，恭亲王又说，“还有我每次遇到委屈，也都是母后皇太后主持公道。”触动了伤心处，恭亲王闭着眼摇头，不让泪涌出来。

见状，李鸿章劝慰道：“王爷，请节哀顺变。”

“少荃，往后办事，恐怕更难了。”恭亲王拍了拍李鸿章的手。

“王爷，您也不必过于气馁，该办的事还是要办，比如修铁路。”

修铁路的话题，真是说来话长，屈指算来，上次也是在这里，李鸿章请恭亲王拿出决心来修铁路，当时恭亲王说就是两宫亦不能决此大事。七年过去了，刘铭传修铁路的提议又被否决，想起来真是令人窝火。不过李鸿章理解恭亲王的难处，如今看他鬓梢已经斑白，更不忍强求。

“少荃，此事暂时恐怕没有转圜余地，刚刚着毋庸议，如何能朝令夕改？”

李鸿章的意思，能否先把开平煤矿运煤的铁路修起来？可恭亲王也不敢答应，因为当时说得明白，虽然铺铁轨，但并不跑火轮车，到时候你却又让火轮车跑起来，这怎么解释？

李鸿章觉得恭亲王已无当年的果敢，便无心再深谈铁路。但两人需要谈的事情还很多，等李鸿章告辞时，已近晚上十点。

第二天下午，醇亲王又请李鸿章。李鸿章知道醇亲王以知兵自居，因此与他大谈军事。又从军事谈到火车铁路，醇亲王听不太明白，但觉得李鸿章说得有道理。不过，要让他转而支持修铁路，他也不能痛快答应，因为清议大都反对，他同恭亲王一样，十分在乎清议的意见。

“王爷，我在开平修的运煤铁路，到时候用火轮车运煤，这件事无论如何您要支持。”李鸿章的语气与其说是恳请，不如说是逼迫。

醇亲王与恭亲王性格略有不同，他多少有些武夫的直率，见李鸿章说得恳切，便不忍拒绝：“少荃，到时候你若遇到麻烦，我一定会出头说话。”

有这么一句保证，李鸿章就满足了。出醇王府大门的时候，李鸿章心里感叹，要讲有担当，如今倒是这位七爷胜过有贤王之名的恭亲王。

金达利要主持修筑铁路，还要制造机车，三个月很快就过去了。西历六月初，唐廷枢再次到天津向李鸿章汇报铁路的进展情况：“中堂，十九里的铁路已经修完，而且金达利自造的火轮车已经在夜里偷偷试过几

次，一个小时大约能跑三四十里。金达利还说，西历六月九日是洋人斯蒂芬森的一百年诞辰，铁路就是斯蒂芬森发明的，他认为这是个有意义的日子，希望能在那天举行通车仪式。”

“可以。这个日子有纪念意义，那天皇历是什么日子？”李鸿章点了点头。

“五月十三日，还有八天。”

“好，我前一天晚上赶到，参加第二天的通车仪式。你告诉洋人工程师，让他把火轮车弄好，别到时出了洋相。”

这件事一定下来，总督府就忙起来。老百姓走个亲戚还要仔细收拾一下，何况是大学士直隶总督北洋通商大臣出行？吃喝拉撒、行辕安全、典礼仪式，一大堆事情。于是李鸿章幕府人员分为两路，一路到开平去现场安排，一路在天津准备，真是忙得脚后跟踢着后脑勺。

开平矿务局与丰润、滦县都有关联，因为唐山、林西两个矿井都在滦县的地面上，而运煤河却要经过丰润，因此两县都争着请李鸿章将行辕设到他们那里。李鸿章爱面子，到州县巡视后总要拨一笔款子下来，解决一两个实际问题，因此州县都你争我夺。最后商定的办法是，十二日先驻丰润，十三日通车典礼后再去滦县住一天。

十三日的通车典礼非常隆重，唐廷枢特意请了礼炮队、龙狮队，李鸿章及直隶藩台、臬台、开平矿务局总办唐廷枢、英国工程师金达利同时剪断红绸，礼炮轰响，鞭炮齐鸣，锣鼓喧天，龙狮狂舞。机车上的大红绸由李鸿章和唐廷枢同时揭下来，金达利与大清工人自造的中国第一辆火车机车“中国龙”号展现在众人面前。

李鸿章饶有兴趣地围着机车转了一圈，唐廷枢紧跟其后，为他介绍。

这台机车车身长十八英尺，约合五点七米，有三对动力轮。金达利为这台机车取名“Rocket of China”，意思是“中国火箭”，这是仿照斯蒂芬森制造的第一台机车“火箭”号而命名的。不过参与制造机车的大清工匠们并不喜欢这个名字，他们在车头两侧各镶嵌了一条铁皮制作的龙，并涂以银粉，十分醒目，他们把它称作“中国龙”号机车。

“好，叫起来响亮。景星，大清第一辆火车就叫‘中国龙’号。”李鸿章十分赞同。

机车后面，拖挂了一节临时改造的客车厢，是将火车厢的铁板折下，四周围以栏杆，为了防备下雨，又将其中一半架上遮雨罩。今天天气非常好，李鸿就站在外面，随行十余人站在他身后。金达利亲自驾驶火车，他拉响汽笛，算是即将启动的信号。

突然脚下猛一摇晃，众人的心都提起来，随后车厢开始移动，随着哐哧哐哧的声响，火车跑得越来越快，喷出的蒸汽不断从脸前拂过。为了安全，也为了好看，号衣簇新的淮军站在铁路两边，真正是三步一岗，五步一哨。十米开外站满了前来看热闹的百姓，他们不断向着火车摇手，脸上是灿烂的笑容，孩子们更如过节一般，拍着手直跳。李鸿章被人们的情绪感染，也连连向人群招手。

大约跑了六七里路，火车逐渐慢了下来。这是事先商量好的，因为担心火车半路抛锚，因此只跑一半路程就向回返。等火车彻底停稳了，唐廷枢请李鸿章及众人下车稍作休息。

李鸿章打头，众人鱼贯下车。这里摆了一溜长条案，上面摆放着茶水、酸梅汤和切好的西瓜。早有干净利索的听差向李鸿章敬茶，李鸿章接到手里对众人道：“大家都喝茶。”

这下不用客气了，众人喝茶的喝茶，吃西瓜的吃西瓜。这时有个年轻人硬往里面闯，被两个淮军死死拦住。

“后生，你有什么事情？”李鸿章招招手，又对带头的淮军说，“没事的，你让他过来回话。”

那个年轻人被带到跟前，是个十七八岁的小伙子，浓眉大眼，毫不怯人：“大人，我看您是这里面最大的官，我也想坐坐火车，行不行？”

李鸿章指着唐廷枢笑着道：“县官不如现管，我官虽大，可这条铁路是他说了算，他说行就行，说不行我也不能逼他。”

小伙子很机灵，转而求唐廷枢道：“大人，这位老大人已经同意了，求您也答应了吧？”

“唐大人，给我个面子，就让他坐坐你的火车。”李鸿章也对唐廷枢开玩笑。

唐廷枢对小伙子笑道：“你小子倒是挺机灵，中堂大人准了，你就坐车去吧。不过回来可没人管你了，要靠你两张大脚板。”

小伙子高兴地应了一声，立马爬到火车上，仿佛怕唐廷枢反悔。

李鸿章又越过淮军的警戒线，对人群里的一位白胡子老人道：“老人家，看起来你身板好硬朗，你多大年纪了？”

“六十了。”老人对自己的身子骨很满意，拍了拍自己的大腿说，“我是自己跑来看火车的。”

“哦，那你怕不怕火车？反对不反对通火车？”李鸿章来了兴致，随口问了起来。

老人毫无忌讳道：“你这当大官的都不怕，都敢坐，我一个平头老百姓有嘛好怕的？自打修铁路起，我已经来看了好多次了。”

李鸿章又问：“你们村里的人，反对不反对修铁路？”

“干吗反对？大家都盼着铁路能通到天津卫，我们这些老家伙都坐火车逛逛就好了。”

李鸿章笑道：“好啊，早晚有一天要通到天津，还要通到京城，那时候你就坐火车去，逛完了天津逛京城，好好儿玩个痛快。”

“那敢情好，就是口袋里没有银子。”老人乐得翘着白胡子直乐。

李鸿章承诺道：“到时候我掏银子你来坐。”

“大人是拿小老儿逗乐呢！”老人以为是与他开玩笑。

“我是说真的。”李鸿章又向丰润和滦县的知县招了招手，“你们两个记清楚，将来要是铁路通到天津，我掏银子请老人逛天津城。”

老人见李鸿章不是开玩笑，便指了指滦县知县道：“这是我们的父母官，到时候我就找这位大人。”

滦县知县应道：“好，到时候你尽管找我。就是我不当知县了，我也会安排好，到时包管你好好逛一逛天津城。”

李鸿章心情很好，回到唐山，一下火车就说道：“景星，铁路修得好极了，金达利的火轮车造得不错，赏金达利一百两银子，参与制造火轮车的人，每人赏五两。”他又指指坐火车过来的小伙子说，“这后生很机灵，火车站也将启用，你就在铁路给他谋份差使如何？”

中堂开口哪有不成的道理？小伙子立即跪地磕头。

李鸿章心情愉快地刚回到天津，参他的折子就递进宫去了。自然是反对造铁路通火车的，说：“轮车所过之处，声闻数十里，雷轰电骇，震厉殊常，于地脉不无损伤。机车直驶，震动东陵，且喷出黑烟，有伤稼禾。”

而通政使刘锡鸿上的参折更离谱，说李鸿章以修马路为名，行修铁路之实，实在是欺君罔上；他又翻旧账，指责李鸿章留入觐的刘铭传在天津密商铁路事宜，是藐视纲纪；优保盛宣怀等人，系藐抗朝廷，妄言欺瞒。然后又说李鸿章在直隶一言九鼎，听不进忠言，跋扈不臣，俨然帝制。

这是欲加之罪，但李鸿章在开平修铁路这件事情上的确有所欺瞒。恭亲王十分头疼，不知该如何处理，宝鋆献计道：“王爷，咱们这位爷对李少荃多有回护，不妨给他透个信，让他出面给上头说话。”说完，宝鋆

曲指做个“七”字。

“也好，佩衡，这件事就由你来办。”恭亲王点头应允。

醇亲王看到刘锡鸿的弹劾，果然大怒：“这个姓刘的实在是过分，要说李鸿章事有欺瞒还可信，要说他跋扈不臣，俨然帝制，简直是欲加之罪。在雍正朝，这可是杀头的大罪。”

于是，他回过头来问送来副稿的张佩纶：“幼樵，姓刘的这样行事，简直是给清议抹黑，他与李少荃有什么过节吗？”

“过节的确有一点，当初刘锡鸿与郭嵩焘闹得不可开交，李中堂建议朝廷把副使刘锡鸿调回，朝廷未准；后来朝廷有意调回郭嵩焘，却让刘锡鸿留任，李中堂坚决不同意，结果两人同时撤回。这个过程，刘锡鸿回国后有所耳闻，对李中堂的私怨，大约出于此。”张佩纶也大致知道其中的过程，于是回道。

“就算有私怨，这个刘某人如此罗织罪名，也太可恶，我要为少荃打抱不平。”醇亲王不依不饶。

这场纠纷最后摆在慈禧面前，她一眼就看穿了李鸿章的把戏，如此瞒天过海，无非是想把铁路生米做成熟饭。他极力要建铁路的心思，她也十分清楚，因此对李鸿章的有意欺瞒也并未太生气，何况又有老七为他说话，因此她决定对双方各打五十大板：“李鸿章说的是用骡马拉煤车，怎么又变了卦？这也就难怪大家指责他，告诉李鸿章，当初怎么承诺的就怎么办，把火轮车搬到一边去，还是用骡马拉。刘锡鸿是欲加之罪，如此污蔑大臣，此风不可长，朝廷开言路，是为兼听则明，怎能任由他们肆口诋毁国家重臣？”

第十七章 太软弱力求和局 真果决快刀斩麻

光绪八年二月底，李鸿章刚从保定回到天津，就接到了大哥李瀚章的信，说是奉养在湖广总督署的老母病情加重，恐怕难以回天。

李鸿章的老母亲前半生吃尽辛苦，后半生享尽荣华。据传她本是李鸿章的爷爷从路上捡回的弃儿，当时正在出天花。天花挺过去后，她却留下了一脸麻子。从此，她养在李家，随之姓李。因为她从小干农活，没缠脚，长了一双大脚板，所以后人称她“大脚李夫人”。李鸿章的父亲李文安，心地忠厚善良，有一天见李姑娘烧灶时睡着了，就把衣服脱下来盖到她的身上。老父亲知道李文安对姑娘有意，于是认作儿媳，很快便办了喜事。

李夫人为李家生了六个儿子：李瀚章、李鸿章、李鹤章、李蕴章、李凤章和李昭庆，还有两个女儿，大女儿嫁记名提督张绍棠，二女儿嫁江苏候补知府费日启，都十分风光。李文安五十五岁就战死了，夫死从子，她一直跟着长子李瀚章生活。李瀚章四次出任湖广总督，而每一次总是与李鸿章交替，因此老太太一直安居湖广总督署，儿子换防，她则不必动窝。李鸿章最后一次与大哥交接后出任直隶总督，已经十余年了，从此未再见母亲一面。人老恋亲，老母亲想念他，他也想念老母亲，无奈官身不由己。

李鸿章心情很不好，一则自己未能侍奉老母，心中有愧。二则是担心万一老母驾鹤西去，兄弟两人势必要丁忧，两人的总督都做不成了。虽然朝廷有夺情的说法，可以强令穿孝百日后回本职，但那是在特殊情况下。如今承平时，即便朝廷下旨夺情，他也没有理由赖在任上，那样岂不让清议骂死？

可是，真要是丁忧三年（实际是二十七个月），他手下要有多少人倒霉？对他大办洋务、威权日重，多少人又嫉妒又气愤，他在任之日尚有人弹劾他及手下干将，他一旦去职，清议及他的政敌还不趁机算账？而且他心里有数，北洋办的许多事情都不合规矩，要扳倒他实在容易得很。所以，最要紧的是提前选一个放心的人来署理他的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

好在淮系人马中找个替手并不难，他属意的是两广总督张树声。当年淮军赴沪，张树声率树字营随行，跟随李鸿章以沪平吴，战功赫赫。因为他有秀才功名，在多是草莽出身的淮军将领中算得上儒将，颇受曾国藩的赏识，同治四年（1865年）五月即任命他为徐海道，协助处理地方事务，从此走上文官之路。曾国藩总督直隶后，又调他出任直隶按察使，清理积案，大见成效，再次密荐他为山西布政使，不久再升为护理山西巡抚，以后漕运总督、江苏巡抚、署两江总督、贵州巡抚、广西巡抚。光绪五年（1879年），他升任两广总督，成为淮系除李鸿章之外的第一个一品大员。论资历论渊源，请他当替手再合适不过。所以，李鸿

章在向朝廷请假去湖北侍奉老母的同时给恭亲王也去了一封密信，希望他离职时能由张树声署理直隶总督、北洋大臣之职，当然也是为他将来丁忧由张树声替手做个伏笔。

直隶总督是第一要缺，而且北洋通商大臣又担负着代朝廷与洋人交涉的重任，因此朝廷不可能让李鸿章长期服侍床侧，上谕赏假一月，并由张树声署理直隶总督。李鸿章准备起程，却又接到凶信，老母亲已经于三月初二日病逝，于是他立即奏请丁忧：

窃臣奉谕旨赏假一月，赴鄂省亲，正在部署经手事宜，预备交卸。忽接臣兄由轮船寄电信，臣母已于三月初二日申时在湖广督署病故，臣系属亲子，例应丁忧开缺。目前地方政务及北洋中外交涉事宜，遵例遴委藩司嵩峻、津海关道周馥，分别代拆代行。署督臣张树声未到之先，臣虽居苦次，遇有洋务要件，当随时指示机宜，暂资静镇，但日久实惧贻误，应恳恩飞催张树声赶紧乘轮船北上，计由粤至津，不过旬日。臣仍懍遵寄谕，俟张树声到后，交代妥协，即行起程奔丧，回籍守制。

隔了一天，上谕到了，正如李鸿章所料，果然是“夺情”，令他穿百日孝后署理直隶总督并兼北洋大臣。于是李鸿章又接连两次奏请，恳请恩准他出缺。这是大臣遇有丁忧通常的文章，臣子一再恳请丁忧，体现孝心；朝廷夺情不准，以示倚重。但朝廷的确离不开李鸿章，尤其是北洋大臣，不但要与洋人交涉，还要部署北洋海防，因此恭亲王向慈禧建议，直隶总督就由张树声署理好了，北洋大臣一职必须夺情，让李鸿章穿孝百日后回任。为了给足李鸿章面子，也让他不再固辞，朝廷派军机大臣王文韶携旨亲往天津。

王文韶是宣旨钦差，李鸿章自然要摆香案并磕头接旨。王文韶也不必客气，站到台阶上，展开上谕朗声宣读：

李鸿章奏，读陈愚悃，恳请收回成命，准予开缺终制一折。披览之余深为轸恻。在李鸿章陈情固辞，原为人之至情；而朝廷廛念疆事，倚任需人，实出于必不得已。然若仍令照常供职，度李鸿章之心必终不安。李鸿章着开大学士直隶总督之缺，俟穿百日孝后，驻扎天津，督率所部各营，认真训练，并署理通商事务大臣。该大臣开缺留营，揆之金戈无避之义，亦不背于礼经，此系曲鉴其恳切之忱，从权酌办，俾得忠孝两全，各无遗憾，当亦天下所共谅。该大臣仰体宵旰之劳，自念责任之重，勉图报称，宏济艰难，以副厚望。并着派军机大臣署户部尚书王文韶前往天津，剴切宣谕慰勉，俾知朕意，毋许再行固辞。

王文韶圆滑出名，礼节特别周致。一宣完圣旨，就慌忙跨下台阶恭请道：“旨意宣完，我就不是钦差了，该我给中堂行礼了。”

李鸿章磕头谢恩刚起身，连忙扶住王文韶的双手道：“夔公，使不得，使不得。”

王文韶字夔石，因此李鸿章称他夔公。王文韶就势长揖一躬，李鸿

章也揖一躬还礼。

两人进了西花厅，王文韶劝李鸿章节哀顺变，同时把军机、总理衙门大臣的奠仪清单及银票郑重交接。李鸿章对京中权贵打点颇为周到，四时三节，冰敬炭敬，但凡能想到的都一概打点。因此他遇母丧，上至恭亲王，下至军机、总理衙门大臣都有一份心意。这是不必辞的，李鸿章收下，请王文韶代致谢意。因为尚未开丧，谢悃帖要到合肥才能补寄。

王文韶还带来了翁同龢为李太夫人写的挽联——

八十三年，极人世富贵尊荣，不改俭勤行素志

九重一德，为贤母咨嗟震悼，要全忠孝济时艰

上联是赞李太夫人，下联则是劝慰李鸿章，因为要“济时艰”，因此要“全忠孝”。李翁二人有宿怨，但翁同龢身为帝师，当然要表现出心底无私，不计旧怨，写此挽联，也有示好之意。

李鸿章看过之后请道：“夔公，请务必将对叔平的谢意捎到。”

“一定一定。”王文韶也郑重地答应，然后声音略小些说，“中堂，此番前来，六爷还有人事问题想听您的高见。去年两江总督不太合意，六爷一直耿耿于怀。”

去年夏天，彭玉麟巡阅长江水师，对江防非常不满，上折参劾两江总督刘坤一，说他嗜好素深，又耽逸乐，广蓄姬妾，稀见宾客，且纵容家丁，收受门包。精神疲弱，于公事不能整顿，沿江炮台，多不可用，每一发炮，烟气弥漫，甚或坍塌。

彭玉麟刚直出名，屡次辞官不就，朝廷给他巡阅长江水师的名头，借他的威望震慑长江水师的骄兵悍将，而且长江沿岸，无论文武，上至督抚大员，他都可参劾，三品以下武官可以先斩后奏。他每三年巡阅一次，每次巡阅必定有人倒霉，沿江百姓都把他巡阅长江看作了申冤除恶的机会。他的意见朝廷也向来看重，几乎是每参必准。他参刘坤一的奏折措辞率真，毫不留情面。慈禧看了奏折之后道：“彭玉麟参劾地方官，最高不过是布政使，如今他把刘坤一说得这么不堪，刘坤一恐怕没法在两江待了。”

恭亲王知道彭玉麟太过刚直，他所参也许言过其实，可无论如何，必须派大臣查察后再做定论，这也是处理参案的惯例。

“查不如不查。你也知道彭玉麟可能言过其实，如果派人一查真是如此，那么处不处分刘坤一？处分的话，刘坤一觉得冤；不处分的话，彭玉麟的脾气你也知道，他要是撺挑子，大家脸面都不好看。干脆让刘坤一进京述职，再考虑安排妥当地方。在彭玉麟看来，刘坤一是因他的参

劾而离职，而对刘坤一来说，进京述职也不是丢面子的事。”慈禧前后分析了一番，做出了决定。

恭亲王一想也有道理，于是他一面令刘坤一进京述职，一面与李鸿章往返函商两江总督的人选。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而南北洋大臣共同负责海防事宜，何况李鸿章这北洋大臣的许多事业比如轮船招商局、江南制造局等都在两江，因此两江总督的人选与李鸿章休戚相关，必得选一个相谐的人选，这也是恭亲王所深悉。

李鸿章经过深思熟虑，推荐四川总督丁宝桢接任两江。丁宝桢也是刚直果敢的性子，当年剿捻的时候，先是与李鸿章闹意气，后来李鸿章放下钦差大臣的架子上门相商，他这才肯配合，等他果断斩杀安德海后，李鸿章亲笔写信以表敬佩之意，两人关系更加密切。他在四川总督任上，对北洋协饷一直十分关照，由他调任南洋，是步不错的棋。四川总督则由李鸿章的老哥李瀚章前去接任，因为他曾经署理过四川总督，而且天高皇帝远，对有贪墨之声的老哥来说也是个相宜的去处。李瀚章空出的湖广总督，则打算由赋闲多年的曾国荃出任，本来朝廷有意让他去接任陕甘总督，但他嫌苦寒，不肯去，去湖广应当如他的意。而刘坤一是老湘军出身，让他去接湘军首领左宗棠扔在陕甘的部下，当然也是相当合适的打算。

正所谓人算不如天算，这个“天”便是慈禧。刘坤一到京陛见后，她对恭亲王道：“两江总督就让左宗棠去吧。”

左宗棠入值军机后，老毛病不改，还是好说大话。而且无论商议何事，他都能扯到在西北的功业，本来是谈海关税的问题，他却大谈西北种树。大家敬重他收复新疆的功业，刚开始还能忍，可是不出两个月，无论军机还是总理衙门，都已经不胜其烦。尤其宝鋆，向恭亲王抱怨说左某人真是一团茅草。对他礼敬如一的，只有以知兵自许的醇亲王。左宗棠也不痛快，无论军机还是总理衙门凡事议而不绝的作风让他非常不爽，到后来都有些怵头入值。不过，恭亲王对左宗棠还是百般优容，竭力体恤，从来没想过挤他出军机。但慈禧却是看得清清楚楚，左宗棠适宜外任而不宜中枢。所以她派醇亲王旁敲侧击，打探左宗棠的意思。左宗棠回应道：“我早就说过，要么任知县，能办实事；要么任督抚，在一两省说一不二，能办大事。唯有这军机和总理大臣，真正是形如鸡肋！”

于是，左宗棠出任两江总督的上谕很快发布。李鸿章惊讶得眼珠子差点掉出来，但已经无力回天。恭亲王所耿耿于怀的，就是这件事。

“张振轩署理直督应该是十拿九稳。不过，法国人正在越南闹事端，两广也得派知兵的人去镇守。六爷的意思，是先听听中堂的想法。”

李鸿章猜测道：“王爷恐怕已经有人选了吧？”

“是，不过王爷意思，必得听听您的意见。”王文韶也实话实说。

“我估计，英雄所见略同。”李鸿章拿笔在纸上写了一个大大的“九”字。

“九”便是指曾国荃，他排行老九，人称九帅。上次打算让他出任湖广的计划落空，如今两广出缺，又需要知兵大员，派他去算得上人地两宜。

王文韶点头道：“真是心有灵犀。那么湖广总督的人选，王爷也想听听中堂的意见。”

“要我说，就从湖广巡抚中选就行。湖南朗翁论资历论能力，署理湖广毫不勉强。”

湖南巡抚涂宗瀛，字朗轩，比李鸿章大整十岁，所以李鸿章称他“朗翁”。他也是安徽人，早年办团练，与李鸿章的父亲李文安是老相识，当过曾国藩和李鸿章的部下，当过四年河南巡抚，又当了四年湖南巡抚，正如李鸿章所言，署理湖广总督绰绰有余。

王文韶回京复命，李鸿章却不能立即起程回籍，因为他要等张树声前来交接，另外还有几件事要安排妥当。

一是电报局改官办为官督商办。盛宣怀总办电报局，半年前全长三千多公里的津沪线已经开通发报，共用银十七万八千余两，全是北洋垫支。因为李鸿章有言在先，两年之内必须归还官款，而且盛宣怀一开始就提出，先是官款官办，但最终要实现官督商办。因此他一直在做招商股的工作，电报一开通后，商人们开始热心起来，特别是郑观应、经元善等巨商投股电报局，官督商办势在必行。所以盛宣怀向李鸿章报告，希望现在就改为官督商办，先还十万两官款，另外的七万八千两官款用官发电报费折抵。李鸿章很高兴，让盛宣怀起草商办章程，他向朝廷奏请。

二是写信告诉德国公使李凤苞，在德国定造的两艘铁甲舰，分别命名为定远、镇远，一定要盯紧，不能让洋人有任何偷工减料，试航的时候，一定要刘步蟾亲自驾驶。刘步蟾是福建侯官人，左宗棠创办福州船政局的时候，同时创办了福州船政学堂，前学堂学造船，后学堂学管驾。刘步蟾入后学堂，一直成绩优秀，日本侵台的时候，二十二岁的他就出任建威号的管带。后来又被李鸿章和沈葆楨派到英、法等国考察学习枪炮、水雷等海军武器装备，回国后深受李鸿章赏识。光绪六年（1880年），李鸿章指示李凤苞向德国伏尔铿造船厂订造两艘铁甲舰，还专门派刘步蟾等人驻厂监造。定远舰即将下水试航，李鸿章特别叮嘱，一定要刘步蟾亲自试驾，是怕受洋人愚弄。

三是安排旅顺船坞建设。定远、镇远两年后就可驾回国内，这两艘巨舰吃水深，非有专门船坞不能停靠、修理，因此必须新建港口。沿海港湾众多，到底选在哪里，真是众说纷纭，李鸿章的密友丁日昌主张在辽宁大连湾与浙江温州任选其一，福州船政大臣黎兆棠则主张借用广东

现成的黄埔船坞；李凤苞认为把基地建在烟台；而李鸿章最属意的是旅顺，因为建港于此，既便于护卫大清根本之地盛京，又便于整个北洋海防。

旅顺港口门开向东南，东侧是雄伟的黄金山，西侧是老虎尾半岛，西南是巍峨的老铁山，从周围环守旅顺港，形势险要。李鸿章上奏《论旅顺布置》时说，“渤海大势，京师以天津为门户，天津以旅顺、烟台为锁钥；西国水师泊船建坞之地，其要有六：水深不冻，往来无间，一也；山列屏障，以避飓风，二也；陆连腹地，便运粮，三也；土无厚淤，可浚坞澳，四也；口接大洋，以勤操作，五也；地出海中，控制要害，六也。北洋海滨欲觅如此地势，甚不易得……唯威海卫、旅顺口两处较宜，为保守畿疆计，尤宜先从旅顺下手。旅顺锁匙北洋，屏藩辽沈，对于北洋海防关系甚巨。”

朝廷已经旨准，临行前李鸿章再次会见德国人汉纳根、善威，这是他聘请的技术顾问，有一大堆事情安排。

李鸿章回籍葬母不到两个月，朝廷就急召他回天津，因为朝鲜出了乱子。

朝鲜与越南、琉球一样，是大清的属国，但因为与大清龙兴之地盛京接壤，因此其地位又非越南、琉球可比，而且朝鲜与宗主国的关系一直非常密切，按时进贡，有大事总是先秉明清廷。近二十年来，主政朝鲜的是国王李熙的父亲大院君李显应。他坚持的是强硬的闭关锁国政策，绝不与列国通商。五年前以王妃闵氏为首的新党发动政变，以国王亲政的名义把大院君赶下政坛，劝说国王效法日本，维新振兴。朝鲜人对闵氏一党实行门户开放、亲近日本十分反感，尤其是闵氏集团以开化为名，排斥异己，任人唯亲，扶植亲信，而这些亲信人物骤获大权，得意忘形，贪污腐化，大做威福，弄得民怨沸腾。

今年春，朝鲜又发生了大旱，又有宫中闹鬼的异象传出，京城内人心惶惶。闵氏集团又决定扩充新式军队，缩减旧式军队的规模，超过半数的军人被迫解甲。一个月前，发给士兵的军粮中发现掺有大量沙子（有人说是政变者的预谋），而且又欠饷几个月，有人振臂一呼，士兵哗变，汉城贫民及解甲的士兵也纷纷加入，浩浩荡荡冲进王宫诛杀闵氏一党，受了轻伤的闵妃仓皇逃走。汉城局面失控，多名日本商人、侨民被伤，使馆被围，日本驻朝公使花房义质烧毁公使馆，与使馆人员二十余人一路放枪，冲出一条血路，仓皇逃往仁川，搭乘一艘英国轮船逃回了日本。

消息报到朝廷，恭亲王连连顿足，口中直呼道：“真是祸不单行。”

的确是祸不单行，因为此时法国人也在越南惹事。中国与越南山川相连，唇齿相依，东起广东的钦州，西至广西的南宁、太平、镇安三府，再至云南的临安、广南、开化都与越南毗连。早在两千年前，秦始

皇废封置县，称越南为交趾郡及日南郡；东汉时称为交州；唐代置安南都护府，因此后来亦名为安南。到了宋朝，丁氏建立国家，向宋廷表示愿为藩属，且定期进贡朝觐。明亡清兴，越南黎氏王朝主动送回明朝所赐敕印，由康熙帝改封为安南国王。乾隆年间，阮光平推翻黎氏王朝，建立阮氏王朝，仍然由清廷赐封为安南国王。

后来他的后代同室操戈，阮福映借助法国势力一统安南，随即派使臣到京师报告，请改国号为南越，嘉庆帝同意他的请求，并册封他为越南国王。法国人因为帮助过阮福映，又见大清忙于对付太平军、捻军，因此一次次逼迫越南割让土地，先后割去了南部六省。

法国人的心思并不全在越南，他们打算以越南为跳板，打开中国西南的通航道路，正如英国人希望通过缅甸进入中国云南一样。法国人从西贡出发沿湄公河探测通往中国的航路，发现湄公河的上游澜沧江水急流深，落差太大，根本不宜通航。因此就转向越南北部，打算利用红河作为入侵中国云南的通道。执行这次任务的是上校安邨，他仅率军百余人就攻陷了河内，提出的要求是答应他们在红河有通航权。

越南国王向中国人刘永福求援。刘永福是广西人，因为造反失败，率部逃进了越南，驻扎在中越边境保胜（今老街）一带。他的部下所用旗帜全是黑旗，因此称黑旗军。他接受越南国王的请求，大败法军，击毙安邨，时间是光绪二年（1875年）。法国以安邨之死为借口，威逼越南开放红河通商。当时日本人在台湾闹事，清廷无暇顾及越南，只是向法国发了个照会，不承认法国与越南签订的条约，表示越南仍然是大清的藩属国。而越南也照常向大清朝贡。越南北圻红河两岸是刘永福的天下，法国人没法实现通航、通商，因此屡次要求越南驱走刘永福。越南国王明白，如果赶走刘永福，法国人更加无所顾忌，因此婉言谢绝。

法国人终于沉不住气了，派出新任交趾支那海军分舰队上校李维业带兵去威胁越南朝廷，要求非赶走刘永福的黑旗军不可。这个李维业从学校毕业后就到海军服役，曾参加过墨西哥远征，却无多大建树，此时已五十多岁了，才勉强升了个上校，所以他急于建功立业，以便体面退休。越南守军武器很差，李维业轻轻松松就占领了河内城。

朝鲜、越南两个属国同时出问题，朝廷怎能不头疼？清流们自然想得简单，就是一个字：打！恭亲王也是一个字的指导方针：和。和也并非简单的事情，环顾朝野，非请李鸿章出来不行，因此连续发了两道急诏，急令他立即回天津视事。

“真是祸不单行！”李鸿章接到上谕，也是连连顿足，说的是与恭王一样的话。他立即起程南下，轮船招商局派一只小轮船专门接他。到了南京，他决定去拜会两江总督左宗棠。两人脾气实在不相投，但一个北洋一个南洋，不相投也要竭力维持。何况此时朝鲜变乱，北洋海防要紧，他希望从南洋商借两条兵轮，助守北洋门户。有求于人，他不能不屈尊以就。

左宗棠虽然经常大骂李鸿章，但如今被他骂的人拜上门来，他还是令大开中门迎接。

李鸿章母亲去世，左宗棠有一份不菲的典仪，李鸿章先是致谢，然后说起南北两面的麻烦，感叹道：“日本蕞尔小国，其野心却大得很，处处学洋人，造轮船，造枪炮，办电报，修铁路。他们办洋务比我们晚，却比我们有成效，尤其是他们的海陆军，全按洋人的办法操练。他们不但打我台湾的主意，也一直在觊觎朝鲜。光绪元年，日本人占领了江华城，逼朝鲜签订了《江华条约》。那时候大清无力东顾，让日本人捡了个大便宜。”

“少荃，你这话不对，不是无力东顾，是一些人太怕事。怕西洋人也罢了，连东洋小小的倭寇也怕。”左宗棠连连摇着他的大巴掌。

“季公，这次朝鲜乱兵杀死了十几个日本人，日本人难免要逮住机会生事。”李鸿章知道左宗棠是在说他，但不去计较。

“那就出兵打他狗日的，朝鲜是我属国，我国自有保护之义务。”左宗棠一副不甘示弱地样子。

“当然要尽保护属国的义务，只是法人在越南虎视眈眈，沿海不固，实在不敢放心赴朝。我前来拜访季公，正是要商量海防之事。”李鸿章想尽快转向借兵舰的正题。

“是啊，法国在越南闹，日本在朝鲜闹，越南、朝鲜都是大清属国，都要顾。日本不过是刚刚学步的黄口小儿，法国却是与英国齐名的西洋大国，所以南边的事情更难办。我忝掌南洋，南洋的海防不能不筹划。只是南洋舰船实在太少了，我听说‘登瀛州’号和‘泰安’号都被北洋调去了，现在南洋吃紧，我正打算给你写信，把两艘兵船还回来，没想到你正好来了，我也就免了这封信。”

李鸿章真是哭笑不得，借军舰的事还没开口，左宗棠倒先讨起债来了。他只好打消了借舰的念头，好在“登瀛州”和“泰安”号都是早期造的木壳船，有无都没多大用处，所以他很爽快地答应了：“好，我到上海后立即发报让这两条舰回南洋。不过季公既然说起了属国，我就要接着季公的话说说看法。同是属国，朝鲜和越南有所不同，从地理上看，朝鲜与盛京接壤，此地乃大清龙兴之地，关系自然非同寻常；而越南不过是滇粤的屏藩。从亲疏上看，朝鲜准时入贡，时有使团前来；而越南十几年来几乎断绝往来，且私自与法签约，我代为力征，与法国决裂，兵端一开，必扰通商全局，实在不值！更怕一发难收，竟成兵连祸接之势。”

李鸿章一口气把话说完，自以为说得有道理，左宗棠不能不有所赞同，没想到左宗棠侃侃而谈，两人观点竟南辕北辙。

“大清不能怪越南，越南是受了法国人欺负，作为宗主国，因为内忧外患，没有尽到保护的义务，就像老子没本事，儿子受了欺负，老子得

感到伤心愧疚，怎么能回过头来怪儿子？现在国内平静，法国再欺负越南，大清如何能袖手旁观？正因为现在日本也在打朝鲜的主意，所以在越南问题上更不能让步。如果像你说，任由越南自生自灭，那岂不是告诉日本大清对属国并无保护义务！至于说衅端一开，兵连祸接，终成不了之局，我看更无道理。为什么？他劳师远征，我守株待兔；越南亲我而憎法，何况越地烟瘴异常，疫痢流行，法人不适，死伤接踵，有此数忌，势难持久，最终必知难而退。”

李鸿章的观点被左宗棠批得体无完肤，他有些沉不住气了：“季公，话不能这样说。现在的问题是法国海军力量强我太多，他不会弃长用短，在陆地上与我争胜负。到时候他们会像庚申年那样，军舰北上，封锁天津，京城立即人心惶惶，难道又要让太后和皇上秋狩？”

“就是秋狩或者迁都，也不能认输。”左宗棠强硬得很。

“那要是太后和皇上要认输呢？庚申年最终还不是签订的和约？”李鸿章不以为然。

“太后和皇上要认输，我们这些做臣子的要劝。这些年就是没骨气的臣子太多，才让朝廷底气不足。再说，现在已不是庚申年，那时候洪杨作乱，朝廷无力抵御外患，现在朝廷上下一致对外，何惧法国？何况二十余年添造洋枪洋炮，难道我们手里的都是烧火棍？”

“外敦信睦，隐示羁縻，以二十年之和平换强国之大计，这是恭王爷的一番苦心。”李鸿章对左宗棠的观点不能苟同。

这话左宗棠当然熟悉，在京中九个月，听恭亲王说得最多的就是这句话，而他最不服气的也是这句话。

“少荃，这句话说到底就是要向洋人让步，要一让再让，打碎牙也要和血吞。忍让并无错，可也要有个限度。二十年来我一让再让，结果呢？同治九年英法美等国在天津闹事，让曾文正焦头烂额，崇地山赴法道歉；同治十三年，日本人窥我台湾，后又占我琉球；光绪元年，英国人借马嘉里一事又逼迫我签订《烟台条约》；而俄国人则趁新疆变乱之际占我伊犁，最终是割地赔款；现在是法国侵吞越南，日本图谋朝鲜……敦信和睦，有和可言，有睦可讲吗？我看到的倒是洋人得寸进尺，舐糠及米，蹬着鼻子上脸！至于恭王爷，说句不敬的话，锋芒已无，胆略俱欠，已非当年不负众望的议政王了！”左宗棠粗门大嗓带着怨气说出的这些话，让李鸿章目瞪口呆。这些和约几乎都是由他与洋人谈判签订的，这也是他被骂作卖国贼的主要原因。可其中曲折又有谁知？他苦心维护和局，难道有错吗？

这人简直是疯子，不可理喻，我不能再与他多说一句。李鸿章心里想了想，拱了拱手道：“季公既然如此说，我也无话好说。谢谢季公的茶，朝鲜事情紧急，恕无暇请教。告辞！”

“少荃，那就恕不远送。”左宗棠拿拐杖点了点地。说是不远送，但左宗棠还是站了起来一直送到门口。左宗棠倚老卖老，听说巡抚告辞他也不送，只是拿手杖点点地。不过李鸿章入阁的时间比他早，又是号称首揆的文华殿大学士，所以左宗棠在他面前卖老卖不动。不过，没想到左宗棠送到门口，竟然有一语相送，“少荃，对洋人一味忍让没用！直起腰来说话，洋人吃不了人！”

李鸿章刚刚有点舒缓的心情又被这句话给破坏了，他立即回敬道：“我与洋人交往，向来都是直着腰说话，但从来不在洋人面前逞无谓之勇。洋人不但吃人，有时候连骨头也不吐。如果连这一点也看不清，我在北洋岂不是瞎混了十年！”

见李鸿章气得脸色发白，左宗棠竟然像孩子似的呵呵直乐。

怪不得他在京中待不下去，要是让这样的人执掌军机，真是国家之大不幸。李鸿章出总督府时这样想，等他乘船到了上海，脑子里依然是这句话。

到了上海，他就住在天后宫。天后宫就是妈祖庙，因为屋宇宽敞整洁，成为大员过上海时的栖身之地。李鸿章到来前，江海关道邵友濂早就命人仔细收拾干净了。李鸿章入住后甚为满意，他也不急于赶赴天津，想在上海先看看各国的反应，再决定行止。

当晚，李鸿章便与上海的几员心腹密谈。最后见的是盛宣怀，之所以最后才见，就是为了从容密谈。两人的关系最为密切，到了无须任何忌讳的程度，李鸿章当着盛宣怀的面大发左宗棠的牢骚：“左老三这人真不可理喻！他骂我是卖国贼，我看他是打着爱国的旗号害国！在洋人面前一味逞强，能博清流一声赞叹，可真要按他的方法去办事，我大清岂不又要重蹈二十年前的覆辙？清流们一味对西洋强硬，这都是书生之见，谁料号称知兵的左大人竟也是如此。动不动就要跟洋人开战，杏荪你说，这仗能打得吗？”

“这仗就算能打也不能打。中堂是从军事上来说的，卑职因为身处商界，从商情而言，一打仗上海就有塌台的危险。”盛宣怀给李鸿章点上水烟，捧到他面前。

“此话怎讲？”李鸿章接过水烟袋，咕噜噜抽一口，这才示意盛宣怀说下去。

“自从平定洪杨之乱后，东南沿海一直比较平静，与洋人的关系也不错，所以中外商人都看好上海，纷纷前来投资。听一个老上海人说，上海这十几年发展最为惊人，刚刚平定洪杨之乱时，外国洋行不到百家，国人开的商号也只是一百五十余家，而今不过十余年，洋人商行已有四百余家，国内的商号竟然有八百余家。大马路一条接一条修起来，洋楼一座座建了起来，地火灯现在又要换电气灯，电报继而德律风，新鲜事物一样接一样，就连洋人也惊叹上海的发展之快。”

“这个我清楚。当年我率淮军来上海时，城北还是大片的坟场，而现在全成了洋式建筑；那时南京路还是条乡间土路，现在也成了上海最繁华之地。仗一打起来，上海商业必受影响。不过要说塌台，则有些言过其实了吧？台怎么塌？洋人的投资总不能立马撤走，建好的房子总不能搬到轮船上运回去吧？”李鸿章还是有些不解。

“事情要比这严重得多。”盛宣怀把茶水递给李鸿章，向前靠了靠，以示下面所说事涉机密，“自从上海建了租界，洋人的许多新鲜玩意都带了进来，最热闹的当属股票。旗昌、怡和不用说了，很早就发行了股票，因为收益稳定，华人多有附股。轮船招商局成立后，也效法洋人发行股票，最近几年，百姓购买华股也是群情若鹜，股价也是一涨再涨。轮船招商局的股子，当初百两面值只卖五六十两，现在已到了二百四五十两！电报局的股一上市就供不应求，百两面值卖到二百两！开平煤矿、上海机器织布局、平泉铜矿、漠河金矿也无一不高出原价。这既是喜，也是忧，如果上海一动荡，少不得纷纷抛售，到时股票肯定大跌，那些跟风买进、期望发财的人不知有多少要倾家荡产！中堂说可不可虑？”

盛宣怀不愧官场商场两面通，眼光独到深邃，李鸿章不禁连连点头。

“更可虑的是上海的银根。现在上海市面上流动的银子不下千万两，可实际的银子不过几百万两，余下的全是银行、钱庄开出的银票。比如，某家银号实际存银只有三十万两，他往外放最多应该只能二十多万两，可他开出的银票，可能已达到四十万两。”

“三十万两存银，开出四十万两银票，那岂不有十万两的虚头？”李鸿章一眼看出问题所在。

“问题就在这里。现在上海交易，很多时候并不用现银，比如卑职卖出一批布，别人付一万两的银票，卑职又买了一万两的纱，也不用现银，把这一万两银票给卖纱的就行了。没有一两现银的交割，而二万两的买卖就做成了。”

“哦，也就是说，上海许多买卖是靠银票在支撑。”李鸿章一语道出金融的底细。

“正是如此，银票流转通行，说到底靠的是信用。换句话说，上海的买卖其实是靠信用在维持。假如一有风吹草动，许多人要拿银子急用，或者对银行、银号和钱庄不放心，都去兑，那银行和钱庄哪有那么多现银支付？‘哗啦’一声银号就会倒掉，在此存银的人家顷刻之间银子就打了水漂。那时候，要倒的还不仅仅是一家钱庄银号，大家没了信心，银行、钱庄就会一家一家接着倒掉，接下来就会连累商家。这样一家连着一家，就像推倒了骨牌，上海市面岂不说塌就塌了？就连咱的轮船招商局、电报局，股票价格也会一落再落，想招股也难。”盛宣怀分析得深入

浅出。

“听君一席话，我真是惊出一身汗。所以无论与法国还是日本，千万不能打起来，一打起来，不要说军舰封锁海面，就是谣言一起，也足以在上海引起轩然大波。”李鸿章觉得想想都是极为可怕的事情。

“还有最直接的危害，如果中法开战，法国就可以把轮船招商局的船扣起来作为战利品，那时候轮船不能出海航行，招商局就要坐吃山空。所以中堂力主和议，绝对是保国护商的大计，一味嚷着开战，那才是误国害民之举！”盛宣怀也极力支持李鸿章。

“可惜，能理解到这层的人实在太少了。”李鸿章叹息道，“所以，我就是拼命也要维护和局，就算别人骂我卖国贼也在所不惜。”

“中堂忠心可昭日月。”盛宣怀由衷地佩服。

“我们这样委曲求全，根本上还是因为自己太弱。杏荪，十年前我说自己心里有一个大计划，或者说一个大大的梦想，我要建一支庞大的水师，从此再也不受洋人的扼制！如今这个梦想正在逐步实现，已经订购两艘铁甲，蚊子船已经有了十几艘，然后再有碰快、鱼雷艇、通讯、运输船若干，等这支水师成军，足以与洋人相抗衡！旅顺军港已经开工，大约七八年即可完工，有巨大船坞可供舰船停泊、维修，还有最新式的炮台拱卫安全。那时候洋人再想拿几条军舰吓住我大清，简直是做梦！”此时，李鸿章满面红光，意气风发，盛宣怀已许久没见到他这样的神情了。

不过，李鸿章转眼之间便从向往中回过神来：“当然，这必须要有一个条件，那就是十年内不可与洋人失和。杏荪你说说看，我一向主和，有没有一点私心？骂我卖国，有没有一点道理？”

“当然毫无道理。中堂高瞻远瞩，他们不过是坐井观天。卑职无论何时都会帮中堂力保和局。”盛宣怀话题一转道，“不过，左大人好像要插手电报。”

“什么？左老三要插手电报？”李鸿章对此十分敏感。此次江宁之行，他知道左宗棠有意插手海防，已颇感担忧，现在他又要插手电报，那自是更加恐慌。想当年自己办江南制造总局，左宗棠却在福州办船政局，寸步不让，大争风头。现在左宗棠又要在海防、电报上争他的风头，真是冤家路窄。

“这件事不知是左大人安排还是胡雪岩鼓动，总之，胡雪岩正向洋人购买机器、铜线，要架设沪宁电报线。听说他野心很大，将来要包揽整个沪汉线。当初说电报局是独家经营，如今左大人再插一脚，自己人先争起来，两家都无利可图，实在不是好兆头。”盛宣怀有些担忧。

“左老三的脾气向来是先办了再说，我估计他还没向总理衙门透风。

我们得趁早想几条不能分办的理由，说动总理衙门干预。”李鸿章也有些担心事情不好办。

“理由不用专门去想，大清办电报已落在洋人之后，现在洋人的电报公司正想趁咱们的电报局立足未稳挤垮我们。如果由一家来办，自然会千方百计与洋人周旋，可如果要由若干家分段来办，自然容易被洋人各个击破。现在电报局已经投进了三十多万两，如果被洋人挤垮，不但官款归还无着，买电报局股票的商人也是血本无归。”盛宣怀早有办法。

“你说得有理，我回头就给恭王写信，把这意思告诉他，左季高上折子后，请王爷想办法驳回。不过，左季高向来蛮不讲理，光靠上面来说，他未必听得进，如果有办法让他知难而退最好。”

“这件事我已想好了，不必中堂亲自出面，以珠弹雀，实在不值，由我与胡某斗一斗，只是要破费点银子。我在洋场上还是有几个朋友的，他们答应帮忙，到时候让胡某知难而退，而且小小赔上一笔。”说到这里，盛宣怀得意地笑了笑。

李鸿章怕他把事办砸了，预先警告道：“杏荪，你打的什么算盘，可不要自作聪明，偷鸡不成反蚀米。”

盛宣怀的办法，就是邀请上海的电报商人，让他们统一提高价格，让胡雪岩要想买到电报器材，非花高价不可。

“电报器材商人未必能听你的招呼。”李鸿章怀疑此计是否行得通。

“都知道大清电报公司是北洋的事业，也知道我是代北洋经营电报，他们不敢得罪我这个大主顾。说起来，还是沾中堂的光。再说，让他们板住价，沾光的是他们，他们不会不听的。然后，再让一家洋人公司出个稍低的价格，偷偷向胡雪岩推销电报器材，但这批器材必定是质劣而不能使用，让胡某人赔了夫人又折兵。”盛宣怀笑道。

李鸿章还是有些怀疑：“洋商都看重信誉，他们不可能为此小利而自毁口碑。”

“这个洋商当然是假的，器材也都由我来提供。到时候让胡某人连人也找不到，让他尝尝洋仙人跳的滋味。”盛宣怀一副小人得志的样子。

李鸿章感叹道：“胡雪岩也算是商场奇人，只可惜他是左季高的臂膀，不能为我所用。”

“问题正在这里。”如今一提胡雪岩就让盛宣怀上火，当初他办轮船招商局、办湖北煤矿、办电报局，每次胡雪岩都说一定入股支持，可是每次总是口惠而实不致，这让盛宣怀深感受辱，“胡某人不可小瞧，他开着丝行、钱庄、药店，财大气粗，能调动得上百万两银子。左大人动不动就想打仗，粮饷全靠胡雪岩的筹划。如果胡某人趴下，左大人嘴巴就

不那么硬了。”

李鸿章想了一会儿，摇头道：“不到万不得已，我们不走这一步棋。你要知道，胡雪岩号称财神，如果他出了问题，那会连累多少人家？上海市面不就有塌掉的危险了吗？还有，不知多少大员在阜康存有私款，阜康一倒，先公后私，不知多少人的私款要打了水漂，而且必然要封账盘账，那时大家的底子都露了出来，杏荪你想，要招多少人的怨恨？”

“中堂所虑极是。不过，要做就要了无痕迹。”盛宣怀心有不甘。

“不可行此下策，你要听我的话。”李鸿章盯着盛宣怀。郑重其事的时候，他总会炯炯有神地盯着人，既是交代更含警告。

“是，卑职唯中堂之命是从。不过，要彻底打消胡某人办电报的念头，还要办一件事。”盛宣怀亲自给李鸿章斟上茶，“这件事非请中堂允准，而且没有中堂的支持绝然办不成。”

“什么事，你尽管说就是。”

“洋人成立了万国电报公司，要求再办一条香港到上海的水线，这件事卑职已经向您禀告过。要阻拦的话不知又要费多少口舌，卑职的意思是电报局应该立即开始架设沪港陆线，只要陆线开通，加上原本已有一条水线，洋人见无利可求，也就不会再要求设水线了。而且现在南方局势日紧，法人在越南寻衅，实在急需架设沪港电报线。”

“这个办法好，既排挤了洋人，又有裨防务，你放手去做，朝廷那边我去说。这次架线大约需要多少银子？”李鸿章连连点头。

“卑职算了一下，“盛宣怀扳着手指，一项项算给李鸿章听，“大概共需五十多万两。有几个朋友已答应入股，眼下就可凑齐十万两，请中堂先暂拨十万两官款，有这二十万两垫底，香港和上海两头同时开工架线，半年内就可开通，到时候在上海发行股票，依当前势头，筹齐五六十万把握较大，官款转眼就可还上。”

“好，旅顺修船坞的工料钱有五六万两，先把这笔银子拖一拖，你拿来办电报，其他的款子我回直隶后再想办法。不过，说准了半年为期，到时你无论如何要还。”李鸿章当即做了决定。

“好，到时候我就是变卖家产，也不会让中堂为难。如果沪港电报办了起来，电报局实力大增，而且胡某人的沪汉线要想通达南北洋，非听电报局的摆布不可，他想想没什么意思，自然会知难而退。”盛宣怀又说出了其中的利害关系。

李鸿章点头道：“有道理，尽快架通沪港线，能收一石三鸟之效。不过我要提醒你，电报局事关军国机密，千万不能让洋人把持，特别是译电人员，要一律用本国人。”

“卑职正要回禀的就是这件事。”

中国人办电报，无论是勘测、架线，还是机器、线路的维护，及收发电报，都需要雇请洋人。架设津沪电线的时候，盛宣怀主要通过恒宁臣依靠大北公司的技术支持，大北公司派遣了霍洛斯和博怡生两名工程师和六名助手。其薪水相当优厚，霍洛斯和博怡生每人的月薪三百两，其余六人每人二百两，这个洋团队的月薪总额达到一千八百两，而且，电报局还包揽了这些人来去的所有旅费及在大清的生活开支。对电报局而言，这笔费用相当高昂。而且这些人的薪水是通过大北公司发放，合同也是大北公司与他们签订。

俗话说，端水的碗，看谁的脸。这些洋人事事都要听大北公司，盛宣怀的话在他们那里也不灵光。而且盛宣怀所摸的情况，这些人在其他国家月薪不过“数十洋元”——折合成银子，也就是几十两。电报局花的冤枉钱太多。所以盛宣怀向恒宁臣提出，霍洛斯和博怡生两名工程师和六名助手可以全部留用，但电报局要直接与他们签订合同，工资也要由电报局直接发放，而且按照国际惯例，不再负担他们的往来费用。

“现在谈成了僵局，恒宁臣不但不答应，而且还要卑职再雇请十几名洋匠。据卑职所知，这些洋匠水平并不高，比天津水雷学堂的学生高明不了多少。卑职的想法是能少用洋人就少用，国人能承担的事项就让国人来承担，这就是中堂所说的权自我操。卑职估计恒宁臣谈不下来，就要去天津找中堂，中堂到时候一定要咬住牙，让他来和卑职协商，总之不能再当冤大头，更不能让大北牵着电报局的鼻子走。”

听了这些，李鸿章指点道：“大北公司敢这样叫板，是知道我们非用他的人不可。杏荪，你应该从别的地方打听几个洋人工程师，用不用不说，先让大北公司知道，离了张屠夫，一样不吃带毛猪。”

“中堂指点得是，卑职要大张旗鼓地约见洋人工程师，让恒宁臣坐不住。”

案上的钟响了起来，连打十二下，已经子时了！

盛宣怀匆匆告辞，李鸿章也上床休息。

第二天，李鸿章原打算去拜访英法驻上海领事，听听他们对朝鲜事件的看法，然后再做打算。没想到他刚刚起床，正在漱口，盛宣怀就来求见，他拿着一张电报道：“中堂，张振帅已派兵赴朝了。”

“什么？”李鸿章惊讶得没穿鞋就跨下床来。

“振帅做主，已派丁军门、吴军门乘威远、扬威、超勇赴朝，眉叔同行。”盛宣怀把津海关道周馥发来的密电念给李鸿章听。

丁军门即是指北洋水师提督丁汝昌，吴军门则是现驻山东登州的吴

长庆，他也是淮军旧部。眉叔即是洋务幕僚马建忠，他懂万国公法，善于交涉。

出兵朝鲜这样大的事，张树声竟连招呼也不打，“振帅做主”四字让李鸿章如鲠在喉。

盛宣怀见李鸿章不悦，已知问题出在“振帅做主”四字之上。张树声未与李鸿章通气就派兵赴朝，盛宣怀也感到惊讶，天津那边特意把“做主”二字点出，不会无因，看来张树声志向不小。但这仅是揣测，他不宜发表意见，只是问道：“中堂，您还见各国领事吗？”

“见，怎么不见？听听他们的看法总是没错。”

数日后，李鸿章赶到天津，吴长庆关于朝鲜兵变的详报就到了。此事处理得非常干净，原因是吴长庆用对了一个人——袁世凯。

袁世凯，河南项城人，祖父袁甲三，当过曾国藩的幕僚；叔父袁保桓，当过李鸿章的总粮台；嗣父袁保庆与淮军名将吴长庆又是好友，所以他与湘淮二系都有渊源。

不过他科举非常不顺，两次乡试不第后便把书烧掉，表示大丈夫当立功疆场。本来他可以直接投奔李鸿章，但他认为那里已人才济济，自己难有出头之日，因此投奔了山东海防总监督吴长庆。

朝鲜事件发生后，张树声派吴长庆带兵去朝鲜，袁世凯认为这是崭露头角的机遇，因此便自告奋勇，要求出去历练一番，吴长庆稍作考虑就答应了。

军舰从山东烟台芝罘港起航，两天后便到达朝鲜南阳港，吴长庆命令一营登陆抢占滩头。营官见天色已晚，地形不熟，不敢登陆，便找借口推辞道：“兵勇大多晕船不能站立，请军门允准在船上暂休息一晚，明日一早登陆。”

吴长庆在军中素有勇将之称，听闻此言大为震怒，正要发怒，袁世凯挺身而出，毛遂自荐道：“晚辈不才，愿率军抢滩登陆。”

“世侄勇气可嘉，但海岸情形不明，或许会有倭寇的伏兵，你以身犯险，这可不是闹着玩的。”吴长庆有些迟疑。

“世叔的关爱晚辈感激不尽，但兵贵神速，到了岸边而不敢登陆，岂不让属国笑话？晚辈愿率一营兄弟前往，宁可战死，也不能吓死。”袁世凯毫无惧色。

吴长庆对此十分赞赏，当即宣布道：“自即日起，袁世凯出任前营营官，率所部即刻登陆！”

“谨遵军门命令，但行军打仗讲的是令行禁止，属下从未带兵，此次临危受命，怕兵勇多有不服，请军门准属下列机独断。”袁世凯立即改变了称呼，而且提出了条件。

“好！”吴长庆又当即宣布，“前营听本帅军令，自此唯袁世凯之令是从，若有不从者，军法从事。”

众人“噎”了一声。袁世凯便换上戎装，立于军前高声训话：“前营将士听令，即刻随我抢滩登陆。我冲在最前，要死也是第一个。但若本将军不死，有人贪生怕死，不肯奋勇前进，我定亲手斩于军前！”

前营将士又是齐声遵令。

军舰放下舢板，袁世凯身先士卒，率领一百余人分乘十几个舢板而去。原来大家都是提心吊胆，抱了一死的决心，可登上岸才发现只有几十名朝鲜士兵，他们见是大清军队，立即整队相迎。袁世凯不费一兵一弹便轻松完成任务，立即由朝鲜士兵带路，找地方安营扎寨，为大军准备晚饭。吴长庆登岸后，行辕已经备好，晚饭已经做就，他自然对袁世凯赞不绝口，此事很快传遍军中。

第二天一早，闵妃便以朝鲜国王的名义派来使者，请大军入驻汉城，帮助稳定局势，恢复国王之位。

兵变那天闵妃趁乱逃出王宫，躲到了一位亲信侍女的家中。现在听说清军已登陆朝鲜，看到了重新夺回权力的希望，因此立即派特使前来。她还让特使带来一个消息——日军五百余人已到了仁川，随时准备进驻汉城，如果清军不能迅速行动，到时就可能被动。

袁世凯决定采纳闵妃的建议，可吴长庆十分不解，道：“闵妃是亲日的，我们怎么能帮她的忙？”

袁世凯分析道：“大院君是借助乱兵赶走了闵妃，掌握了政权，如果大院君继续柄政，大家肯定认为朝鲜秩序并非恢复。而赶走大院君，让朝鲜国王重新掌权，那至少在表面上表示朝廷已控制了局势，而后派军到各地平乱，朝鲜局势不愁不稳。那时候日本带兵前来，就没有任何借口了。如果执政的还是大院君，日本人以大院君放纵乱兵杀死日本人为由讨价还价、没完没了，双方都陈兵汉城，那到时就难免擦枪走火了。”

吴长庆对袁世凯的这番见识大加赞赏，至于如何对付大院君，袁世凯已有一个不错的主意，吴长庆也痛快地采纳了。

袁世凯率五百人星夜赶往汉城，并于天亮时着人持信给大院君，告诉他天朝大军两千人已在城外驻扎，吴军门随后就要进宫。大院君没想到清军来得这样快，所以十分恭敬。第二天上午，他亲自带十几人到军营劳军。

袁世凯把大院君的护卫带到另一营帐中款待，这些护卫刚刚进帐，就被伏兵乱刀杀死。回到大帐，袁世凯向吴长庆点头表示事情已经办妥，吴长庆见此勃然变色，厉声喝道：“此次兵乱是因欠饷之故，这本是极平常的事情，你却借机夺权入宫，诛杀异己，引用私人，罪当勿赦。念你与国王有父子之情，请速登轿舆，乘兵轮赴天津，听候朝廷处置。”话音刚落，护卫已架起大院君塞进轿子里，立即送往海岸，由威远号送到天津。

押走大院君后，袁世凯请纓进汉城平乱。大家都顾虑人马太少，而袁世凯则认为大院君被擒，乱军无首，并不可怕。他率百余人突然赶到乱军驻地宣布：“大院君已束手就擒，天朝大军五千余人已驻扎城外，你们若是现在投降，天朝概不追究，否则大军入城，玉石俱焚。”

清军兵临城下的消息早就传开了，现在见大院君又被擒走，乱军纷纷投降，袁世凯兵不血刃就平定了汉城，而后他又请求吴长庆派人保护王妃回京，并说道：“军门，当朝鲜国王与王妃并肩坐在王宫的时候，有谁还怀疑局势没有恢复如常？所以请王妃回宫，比千军万马更有用。”

袁世凯说得有道理，吴长庆照准。闵妃被袁世凯护送回到宫中，次日与李熙一起出现在大殿上，李熙当即宣布，将请清军帮助平乱，并行文各地配合大军行动。

京城秩序恢复，李熙亲自到军中来见吴长庆，请求将袁世凯调给他做军事顾问。吴长庆经不住他的恳求，同意帮助训练新军。袁世凯故作为难，说朝军用的是大刀长矛，再怎么训练也无用，如果请他去训练新军，需先拨给一个营的装备。吴长庆也当即答应。

袁世凯从军中选了五十人，又从朝军中选了五百人，发给洋枪，作为王宫的亲卫军，当天就开始训练、值勤。

在兵乱中逃回国内的日本驻朝公使花房义质带兵气势汹汹赶到汉城时，发现这里已经秩序井然，但他仍然要求带兵进宫。袁世凯陪李熙召见他，问道：“公使声称要带兵进汉城，俗话说师出有名，请问公使兴师的理由是什么？”

“请问贵国出师的理由是什么？”花房义质反问袁世凯。

“很简单，朝鲜是大清属国，帮助属国平乱是应朝鲜国王之请，也是大清的责任。现在朝鲜局势已尽在掌握之中，公使还是率人马回去吧！”袁世凯有礼有节。

花房义质兴师问罪道：“鄙国在此次兵乱中被杀死数十人，朝鲜理当拿出赔偿来。”

“赔偿办法总会有的，但若想以此为由兴兵，实在于理不通。且我大清军队在此，双方语言不通，到时起了纠纷，公使您说怨谁呢？”袁世凯

寸步不让。

花房义质进宫时已看到王宫卫队清一色洋枪，今又见袁世凯毫不畏惧，朝鲜国王夫妇又唯命是从的样子，他知道大势已去，同意谈判解决，悻悻而去。

李鸿章对这个结果很满意，不大动干戈而平定兵乱，尤其与日本没有产生摩擦，将通过谈判解决争端，甚是欣慰。吴长庆在报告中把袁世凯列为首功，称他“治军严肃，调度有方，争先攻剿，尤为奋勇”。

李鸿章还是第一次听说袁世凯的名字，他能被吴长庆列为首功，肯定确有所长，看年纪竟只有二十几岁，更感兴趣，想将来若有机会，一定要见此人。

朝鲜这次事件算是有惊无险地过去了，但日本人在朝鲜的野心绝不会就此偃旗息鼓，大清必须加强与藩属国朝鲜的关系。接下来，李鸿章采取了多项措施，向朝鲜派驻商务委员，管理朝鲜经济、外交事务；吴长庆六营继续驻扎朝鲜，并拨足两营准备，武装袁世凯为朝鲜训练的新军；推荐德国人穆麟德和马建忠驻朝鲜，襄办朝鲜海关事务，力求像赫德一样，为朝鲜打造出高效、廉洁的海关机构……从前亲日的闵氏一族，因为靠清廷的支持重新掌权，因此专而亲近大清。

至此，李鸿章为朝鲜的局面而悬着的心总算可以放下一点了。

事情结果满意，但心里却依然有种吃了苍蝇的感觉，因为派兵赴朝这件被盛赞的事情并非由他部署，而是张树声“悄悄”进行的。张树声大有久居直隶之意，密荐他署理直督，大概觉得是朝廷欣赏他的能力才会有此番调整，因此起了取而代之的奢望。

真正是白日做梦。李鸿章想着。宁愿自己被清流骂，直隶总督的位子也不能久置此人屁股底下，且待见机行事。

第十八章 慈禧贪权易中枢 宣怀借势倒财神

光绪十年初春，春寒料峭，朝廷的大臣们更是身心俱寒。

去年底法国对越南北圻发动进攻，目标是刘永福驻守的山西，而援越清军却见死不救，刘永福孤军奋战，被迫败走，山西失守；转过年后，法军向清军驻守的北宁发动进攻，结果北宁当天失守，此后太原、兴化、临洮、宣光不到一个月全部陷敌，法军兵锋直指越桂边界。

而前线的种种无状陆续传到京中。比如广西巡抚徐延旭作为北宁之战的指挥，战时不在前线，战后两日对军前情形茫然无知；云南巡抚唐炯，在大战将至的情况下却抛下军队回到云南庆贺自己擢升巡抚；广西提督黄桂兰与总兵赵沃不和，提督指挥不动总兵，法军进攻时，两人率先逃跑，以致全军哗溃；桂军毫无军纪，吸食鸦片者居半，闻警先携妇女逃走者无数……

二月二十九日召见军机，慈禧把李鸿章奏报太原失守的电报掷到军机大臣们面前怒道：“徐延旭真是可恨至极！前天还收到他的奏折，说北宁并无战事，可是北宁早就陷敌十几天了！他一而再再而三地说北宁一线固若金汤，可是十几天的时间，丢失了这么多地方！还有云南巡抚唐炯，着实可恶，如果不是他玩忽职守，山西如何能丢得那么快？”

恭亲王身体不好，已经连续几个月不能正常入值，有时入值，也往往是过了见起的时间，因此一直是宝鋆为军机之首。他擦擦额头上的汗珠道：“徐延旭、唐炯都难辞其咎，应当严旨申饬，只是前线战事吃紧，不宜临阵换将，可否请旨戴罪立功。”

“两个人如此不堪，还能立什么功？这两个人都不能用了！”慈禧额头青筋暴跳，可见肝火极盛。

恭亲王到军机处时，已经快十点了，宝鋆便诉苦道：“王爷，您不入值，真是要了我的好看了。”他把处分徐延旭、唐炯的上谕递过去，“上面发了大火，非要严惩前线大员，没等您来就拿了主意。”

恭亲王接过去，处分徐延旭、唐炯的上谕是这样说的——

现在法人嚣张日甚，自攻占北宁后，又占据太原。徐延旭株守谅山，毫无备御。关外军情万紧，潘鼎新奉到此旨，即日驰赴广西镇南关外，传旨将徐延旭革职拿问，派员解交刑部治罪。广西巡抚着潘鼎新署理。

前派唐炯督带滇军，防守越南山西等处，乃该抚并未奉有谕旨，率行回省，以致边防松懈。连日山西、北宁、太原相继被陷，皆由唐炯退缩于前，以致军心怠玩，相率效尤，殊堪痛恨！着张凯嵩驰赴云南，传旨将唐炯革职拿问，派员解交刑部治罪，云南巡抚着张凯嵩署理。

“山西失守唐鄂生难辞其咎，要说北宁、太原相继被陷，皆由唐鄂生来负责，有些过分了。”恭亲王把上谕还给宝鋆，“不过现在说也没用了，打了败仗，总要有人倒霉。悔只悔没听李少荃的话。”

李鸿章与恭亲王在对法越问题上意见非常一致，就是宁愿失掉越南这个藩属国，也不能开战。李鸿章认为，刘永福两次大败法军，都是与法军小股作战，而且都是在法军轻敌冒进的情况下取胜的。但后来法国人一力要打开红河航道，陆军添到了五千余人，而且有海军舰船进入红河协同作战，其战斗力不可小视。援越的滇军和桂军无论武器还是军纪都不好，不可能胜得了法军。一战而败，便会士气尽失，反而把战火引到大清。所以李鸿章建议应当把援越桂军、滇军撤到国内，谅法国不敢贸然与大清开战。但他的这一建议受到清议的猛烈批评，弹劾的奏疏有四十余份。

李鸿藻也是严厉批评李鸿章的人，至今他仍然不肯服气，道：“王爷，话不能这么说。当时越南不但占据了河内，而且还逼迫越南签订条约，把越南变成法国的保护国，不承认是大清的属国，越南又屡屡请援，我们不派兵过去，岂不貽笑列国？就是国人也不答应。”

恭亲王不屑与李鸿藻辩论，只反问了一句：“兰荪，现在前线连吃败仗，就不怕貽笑列国吗？李少荃曾经说，我们不能战，是因为败不起，一旦战败，列国起了轻视中国之心，便会兵连祸结。依我看，这才是谋国之论。”

李鸿藻气得脸色泛白，却又无力反驳，前线连吃败仗，他早就暗自心惊。如果慈禧迁怒于主战的人，他也是在劫难逃。只是作为唐、徐二人的举主，他不能不为二人回护：“王爷，佩衡今天在朝堂说的话倒是很暖人心。”

李鸿藻称赞宝鋆，实在是罕见，所以宝鋆竖起耳朵听下文。

“今天佩衡向上面表示，临阵不宜换将，应当让二人戴罪立功。只是上面火气大，未能恩准。两人的面子还是要稍加回护，这两道上谕最好廷寄，不宜明发。”

“我一直不能正常入值，军机和总理衙门的担子都是你和佩衡担着，你们俩商量着来。”这是不置可否的语气，未支持，也未明确反对。

“佩公，就廷寄吧。”李鸿藻难得地向宝鋆微笑。

“既然李师傅觉得有必要廷寄，那就廷寄。”宝鋆也乐得做个顺水人情。

清议对朝廷的处置仍然不满，因为他们觉得只追究前线带兵之人还不够，还要追究这些人的举主，所荐非人，至有如此败绩，举主也是难辞其咎嘛！

“翰林四谏”之一的盛昱关起门来要上折参劾。他是满洲镶白旗，肃亲王豪格的七世孙。人极聪明，二十岁参加顺天府乡试，中解元；二十七岁参加会试也是第一名，只因卷中有一个错字而被降为二甲第十名。因为直言敢谏，而且不避权贵，与张佩纶、黄体芳等清流干将齐名。

而且他的参折常常出人意料，比如彭玉麟屡屡辞官，备受称誉，他却劾其“自便身图，启功臣骄蹇之渐”；朝鲜之乱，提督吴长庆率师入朝，顺利平乱并把大院君带回国内，时人都赞为奇勋，盛昱却认为这一举动“徒令属国寒心，友邦腾笑，不但无功，而应严责”。他这次上奏，不是参劾前线带兵大员，而是要参劾中枢。他要参的人有两个，一个是李鸿藻，号称清流领袖；再一个是张佩纶，他是李鸿藻的亲信，而且又是徐延旭、唐炯的举主。

盛昱是清流干将，何故参起清流来了？一则清流向来标榜不避权贵亲疏，只论是非；二则其实清流已经分化，盛昱等这些后进的清流，佩服的是谦恭下士、谨饬自守的翁同龢，对提携私人、势力日壮的李鸿藻反而不予亲近。要说盛昱出于门派之见，非要置李鸿藻、张佩纶于死地，这是绝然没有的，但清流近年嚣张习惯了，有这样的机会如果不参劾，自己也睡不好觉。更何况参劾得力，也是升官的一条捷径，比如张佩纶，如今已经在总理衙门大臣上行走，张之洞则已经早外放为山西巡抚，看势头还要大用！这样的榜样在前面，不能不让人心动。

折子开头点明事由，“为疆事败坏，责有攸归，请将军机大臣交部严加议处，责令戴罪图功，以振纲纪而图补救。”近来论越事的折子多是要求惩办前线大员，而盛昱则是追责军机，这个立意就非同一般，他为此深为得意。

接下来指责张佩纶和李鸿藻，“唐炯、徐延旭自道员起擢藩司，不二年既抚滇桂，外间众口一词，皆谓侍讲学士张佩纶荐于前，而协办大学士李鸿藻保之于后。张佩纶资浅分疏，误采虚声，犹可言也，李鸿藻内参进退之权，外顾安危之局，义当博访，务极真知，乃以轻信滥保，使越事败坏至此，即非阿好徇私，律以失人僇事，何说之辞？”

既然是参劾军机，不能只针对李鸿藻，接下来就要说到恭亲王和宝鋆，“恭亲王、宝鋆久直枢庭，更事不少，非无知人之明，与景廉、翁同龢之才识凡下者不同，乃亦俯仰徘徊，坐观成败，其咎实与李鸿藻同科。然此犹共见共闻者也。奴才所深虑者，一在目前之蒙蔽，一在将来之诿卸。北宁等处败报纷来，我皇太后皇上赫然震怒，将唐炯、徐延旭拿问，自宜明发以励军威，庶几敌忾同仇，力图雪恨，乃该大臣等犹欲巧为粉饰，不明发谕旨，不知照内阁吏部。夫一月之内更调四巡抚，一日之内逮治两巡抚，而欲使天下不知，此岂情理所容？”这一段，把军机大臣横扫笔端，却说景廉、翁同龢“才识凡下”，其实是欲扬先抑，把他们的责任摘了出来。唐、徐的处分上谕不明发而廷寄，盛昱已经清楚是李鸿藻的主张，因此锋芒所对依然是李鸿藻而已。

接下来不再就事论事，而是以此为引，发一番发人深省的议论，“该大臣等唯冀苟安旦夕，遂置朝纲于不顾，试思我大清二百余年有此体制也？抑我中国数千余年有此政令也？现在各国驻京公署及沿海各国兵舰，纷纷升法夷国旗，为法夷致贺。外邦腾笑，朝士寒心，奴才窃料该大臣等视若寻常，未必奏闻也……”

盛昱通宵不眠，天亮前誊清，最后再诵读一遍，觉得理直气壮，构思巧妙，必然又是一篇洛阳纸贵的名折。他心中沾沾自喜，亲自前往外奏事处呈递。

次日召见军机，慈禧为山西、北宁连续失守一脸愠色，议事前先发了一通议论，继而自责道：“如今边防不靖，疆臣因循，国用空虚，海防粉饰，真正是无颜面对祖宗。”

军机们个个叩头道：“是臣等无能。”

“这也不能全怪你们，多少年养成的积习。只是越南这个样子，战也不是，和也不是，这个局面到底该如何了结！就这么糊里糊涂地混下去吗？”慈禧的话似乎很公道。

这话不好接茬，宝鋆等一班军机只有磕头请罪。

“如果姐姐在，还有个人说说话，诉诉苦。我现在真是有苦难言。”慈禧叹了口气，伤心而又无可奈何的样子，“后天就是清明了，转眼姐姐已去了三年，本来我打算亲自去祭奠，只是这一连几天都睡不着，实在精力不济，你们下去后告诉老六一声，让他辛苦一趟，去一趟东陵普祥峪，以慰姐姐在天之灵。”

回到军机处，大家都有些疑惑，因为像这种差使向来是闲散亲王去办的，今年本来已经定好由惇亲王去的，而且他已经动身了，何以又改成恭亲王？

“先把五爷追回来，佩衡你辛苦一趟，亲自去给六爷传旨。”李鸿藻也觉得此事有异，宝鋆少不得要与恭亲王密议，所以有此建议。

“好，我就去一趟，说不上辛苦。到底是战是和，关外的人是撤回来还是坚守，总得拿出个章程来，这事非让六爷来说话不可。”宝鋆应道。

宝鋆赶到恭亲王府，见他精神头似乎不大好，懒得说话。听了旨意后，他便说道：“让我去就去吧，这没什么好说的。”

“盛伯熙上了个折子，一直没发下来，不知他都说了什么。”宝鋆这是有意提醒，慈禧之所以培植清流，就是借清流的折子做文章。

“想来无非是参劾前线大员。弄成今天这副局面，他们这帮清流也是罪责难逃，当初李少荃建议把援越各军撤回关内，避免与法国正面冲

突，他们群起而攻之，把李少荃骂得狗血喷头。如今倒是战了，战成这种结果，他们不能只顾参劾别人，要参，他们该参自己一折。”恭亲王这显然是闹意气的说法。

“伯熙那支笔总是神出鬼没，这次他不知又从何处着笔。反正他总不会参自己的。”宝鋆此时也挖苦道。

“随他们去吧。两国冲突，战有战的理由，和有和的道理。不能说战就全对，也不能说和就全错，最忌的是战和不定。现在有这帮清流瞎掺和，弄得上头拿不定主意，前线将士也是犹疑不决，打吧，朝廷让他们‘衅不自我开’，不打吧，让人家占了先机，不说别的，士气先没有了，这仗怎么打？想想前线的将帅，真个是里外不是人。”恭亲王自然明白宝鋆的担心，故作不明白就没意思了，所以低声说，“佩衡，我不在，你们要关注那位。”他屈指做了个七字。

宝鋆点头领会。

因为恭亲王去了东陵，所以军机们比平日更加谨慎，全天都在军机处坐班。一天无事，次日照旧宫里召见军机，并无什么不对。回到军机处不久，宝鋆得到消息：慈禧去祭奠九公主了。

九公主是醇亲王奕訢的胞妹，月前去世，慈禧已赐祭过，今天却还要亲往祭奠，实在有些出人意料。后来他又得消息，说太后祭奠完九公主，还要在九公主府用膳。这就更令人奇怪了，依慈禧的个性，这种应景的事是不会下如此功夫的，那是为什么呢？

“难道是因为醇亲王？太后去祭奠九公主，作为胞兄的醇亲王一定要去的。”一想到这，宝鋆脊梁不禁有些发凉，当年收拾肃顺一党，就是醇亲王突然宣布的。宝鋆再着人悄悄去奏事处打听，知道近日言官们上了四道折子，都发下来了，只有盛昱所上密折一直没有动静。

慈禧这看似应景的事情，也被鼻子灵敏的人嗅出了别样的味道，比如工部左侍郎孙毓汶。他是山东济宁人，家世相当显赫。他的祖父是大学士孙玉庭，父亲是当过刑部、工部尚书的孙瑞珍。咸丰六年他考中进士，与翁同龢是同一科。相传当时为了方便入场，翁同龢住到孙家，到了晚上，孙毓汶的父亲让儿子早早睡觉，却以世伯的身份与翁同龢畅谈至深夜。因为翁同龢是最强的竞争对手，他失常孙毓汶才有可能突出。第二天入场，翁同龢感到十分疲倦，幸亏口袋里装了支人参，嚼了几口，这才振作起精神，获得了状元，因此有“人参状元”之称。孙毓汶考得也相当不错，是榜眼。

咸丰末年，他回原籍办团练，僧格林沁索需地方甚重，孙毓汶带头抗捐被参劾，也被恭亲王所恶。后来又靠捐输复职，但恭亲王一直对他有成见，因此仕途不顺。孙毓汶因为太过聪明，有“齐天大圣”的外号，又被人称琉璃球，是指其办事圆滑。他长得高瘦，一双眼睛非常有神，但为人太过恭顺谦卑。宝鋆给他的评语——好像大白天见鬼。他开始发

迹，是从投奔醇亲王开始，大家都知道醇亲王驾下，文有孙毓汶，武有荣仲华（荣禄）。当然，孙毓汶所看重的，就是醇亲王乃皇帝生父的身份，觉得总有一天会有益。现在，机会来了。

“王爷，您的机会怕是想拦都拦不住了。”他一见到醇亲王就开门见山道。

“莱山，这话是怎么说的？”醇亲王奇怪地问道。孙毓汶字莱山，因此这样称呼。

“前方吃了败仗，前一阵清议纷纷指责前线大员。可是，责任不能全由前线来负，用人不当就是中枢的责任，估计接下来枢廷当道诸君日子该不好过了。不是我挑拨离间，如果六爷有您的半点决战信心，再用心部署，让前线将士一心用命，哪会有今天的败局？”

这话真说到醇亲王心上去了，他始终认为民气可用，士气比枪炮更管用。如果下定与洋人见雌雄的决心，再配上洋枪洋炮，要胜洋人有何不可？当年天津教案的时候他这样认为，英国人在云南闹马嘉礼案的时候他也是这样认为，小日本侵台湾谋琉球的时候他更是这样认为，如今法国人又在越南闹，恭亲王还是一味避战求和，他心里的不服、不甘已经让他几天睡不着觉。泱泱大清，怎么能让人家如此欺负！爱新觉罗的子孙，怎么能如此窝囊！

“莱山，你也这么认为吗？你说句实话，咱们要是铁了心与法国人战一场，咱们难道就无一点胜算？”醇亲王这样问孙毓汶，似乎在下决心。

“那还用说？人家刘永福不过是一帮要饭的叫花子，当年造反怕被剿，跑到越南，同治十二年击毙了法国主将安邨，去年又击毙了法国主将李维业及以下军官三十多名，打死法兵两百多名。有人说他是侥幸获胜，能连续两次侥幸，这就不能叫侥幸。”孙毓汶一副愤愤不平的神气，“王爷，连刘永福都能获胜，我堂堂天朝之师，不应该这么窝囊啊！原因是什么？中枢腰板不硬！俗话说，兵熊熊一个，将熊熊一窝，中枢都是窝囊废，要能打胜仗才怪了呢！”

“你这话说到我心里了。”醇亲王拿出一份奏折，递给孙毓汶说，“莱山，这是盛伯熙的折子，上头交代我看的，让我拿主意。”

醇亲王让孙毓汶看的，正是盛昱的密奏。

孙毓汶一边看，一边连连赞赏，读到得意处，不禁朗朗出声：“我皇太后皇上付以用人行政大柄，言听计从，远者二十余年，近者亦十余年，乃饷源何以日绌，兵力何以日单，人才何以日乏！这话问得多好啊王爷！”

“是，盛伯熙算是八旗中有血气的人，不是提笼架鸟的纨绔子弟可比。莱山，实不相瞒，伯熙的折子让我读来，真个是热血冲头啊。”醇亲

王感慨万千。

“这就对了王爷。您再看这话说得到家了，‘有臣如此，皇太后皇上不加显责，何以对祖宗？何以答天下？唯有请明降谕旨，将军机大臣及滥保匪人之张佩纶，均交部严加议处，责令戴罪图功，认真改过。’不过，要让他们戴罪图功，恐怕很难。”孙毓汶也大声附和。

“是啊，二十多年了，他们要是能改改想法，早就改了。”醇亲王也是一阵感叹。

“王爷，上头是什么意思？”孙毓汶转地问道。

“上头让我琢磨一下，应该怎么让他们戴罪图功。这让我很为难，毕竟那是亲兄弟。不严惩，没用，严惩的话，怎么惩罚，又该怎么让他们图功。正如你所说，让他们图功，恐怕很难。”醇亲王看起来也是毫无头绪。

孙毓汶把折子放到一边，郑重其事道：“王爷，您必须清楚，为国家大计，就顾不得兄弟亲情。其实上头的意思已经很明确，应该是动了换中枢的意思。这些年来，下面经常把上头的意思顶回去，上面其实已经烦了，只是在等待时机。如今就是一个最好的时机，有前线大败，又有盛伯熙的折子，王爷应该善加利用。”

“你的意思，是让那边出军机？”醇亲王惊讶地问道。

“不是让那边出军机，而是要来个全班撤换。”如果只让“那边”一个人出军机，醇亲王顶上，一个萝卜一个窝，还是没有孙毓汶的份。因此，他目光炯炯、语气决绝地回道。

“全班换军机，我朝从来没有过！”醇亲王显然没有这样的预想，像被火烧了手指头，丢下密折。

“王爷，如果只换上您，下面的人还是原来的老脑筋，到时候您纵是有锦囊妙计，人家不执行您也没办法。或者表面上执行，变着法应付，仍然是无可奈何。再或者，他们左劝右劝，把您也劝到他们那条道上，您力图振作的设想，是不是全要落空？那时候人家才真的会说，爱新觉罗氏难道只出窝囊废？”孙毓汶发觉自己出言无状，补救道，“王爷，我话说得难听，这只是在您面前说，要让人家在茶馆酒肆这样说起来，可就就动摇国本了！”

“你说得也有道理。”醇亲王不以为意。

见醇亲王有些动摇，孙毓汶又劝道：“这样办理不仅是为您好，也是为那边好。您想，如果只让那边一人出军机，岂不把所有责任都让一个人来背？倘若你想把军机中留几位，那你留谁？中枢本是一个整体，怎么可能出了这么大的毛病，而某些人没有责任？所以，必得快刀斩乱

麻，将来才能真正指挥如意，也才真正有振刷局面的可能。”

“莱山，我的折子就由你来备，将来，就是朱谕的底稿。”醇亲王终于下了决心。

孙毓汶压住兴奋，响亮地“噓”了一声。

初十召见军机，并无大事商议，散朝后太后又召见醇亲王和孙毓汶。到了下午，几份折子发了下来，都平常得很，仍然没有盛昱的密折。宝鋆更加生疑，听说恭亲王下午就能回府，所以他早早就去等，一直等到晚上恭亲王才回来，原来他的车在路上出了点毛病。宝鋆把这几天的疑惑说给恭亲王听，这一切好像早在恭亲王预料之中，他语气十分平淡：“明天早朝后再说吧。”

第二天早朝，恭亲王早就到了军机处等着召见。他从东陵回来要交差的，虽然不是要紧的差使，但按常例第一起就应该召见他，或者与军机们一起觐见，由他先把祭陵的事回奏。但后来传来消息，说太后正在召见御前大臣、大学士、六部满汉尚书，而军机大臣兼六部尚书的都不在召见之列。

一直坐到午正时刻，大家正要散去，领班军机章京沈源深传来消息，说内阁已明发上谕，军机大臣全班撤差！

所有军机大为吃惊，恭亲王对自己将有不测早有预感，但没想到会是全班军机尽撤，而李鸿藻自觉慈眷正隆，还以为将有喜事临头，万没想到自己也在撤差之中。大家正在惊疑，李莲英前来宣旨，众人纷纷跪倒听宣——

慈禧端佑康颐昭豫庄诚皇太后懿旨：现值国家元气未充，时艰犹巨，内外事务，必须得人而理。而军机处实为内外用人行政之枢纽，恭亲王奕訢等，始尚小心匡弼，继则委蛇保荣，近年爵禄日崇，因循日甚，每于朝廷振作求治之意，谬执成见，不肯实力奉行，屡经言者论列，或目为壅蔽，或劾其萎靡，或谓昧于知人。法越事起，举措失当，北宁、山西相继失陷，军机大臣更是难辞其咎。着恭亲王开去一切差使，撤去恩加双俸，家居养疾；宝鋆开去一切差使，原品休致；李鸿藻、景廉降二级留用；翁同龢革职留用，退出军机，仍在毓庆宫行走。

众人谢恩后，恭亲王呆呆地跪在地上，李莲英已经远去，大家竟无一人起身。沈源深当时来不及回避，也跪在地上，但比众军机超然事外，所以提醒道：“王爷、各位大人，请起啊！”

恭亲王坐到自己的位子上，黯然道：“终于解脱了，这二十余年多累啊！”

“我也七十四了，老了，正好回家钓鱼去。”宝鋆如此自嘲。

李鸿藻心有不甘，问道：“王爷，您不为自己争一争？”

恭亲王一直提防李鸿藻，但现在同撤军机，因此也推心置腹道：“李师傅，这些年来许多事没办到太后心上，又有人早就盯着军机首辅这把椅子，我还能争得回来吗？前年起我的身体就不太好了，尤其法越事发以来，我已是心力交瘁。居家养疾，正是太后的体恤，我也求之不得，又何必再争？”

恭亲王说得不错，这些年有些事的确办不到慈禧心上。尤其是修园子的事，恭亲王一直暗暗抵制。重新修复圆明园的念头慈禧十几年前就有了，无奈内忧外患，实在拿不出钱来。后来改为修三海工程，但也未能大兴土木。自从收复新疆后，慈禧自觉国家已无大的用项，所以多次去三海游玩，走到一处就说这该修一修了，恭亲王总是应得很好，却再无下文。慈禧又是个自尊心极强的女人，当然不能甘心。醇亲王向来对外持强硬态度，对恭亲王“外敦信睦，隐示羁縻”的政策十分不满，自从儿子当上了皇帝，更有不少大臣巴结，虽然没兼多少差使，但其影响已越来越大。因此恭亲王明白，军机易枢，势成必然，争也无益。

“诸位都走吧，这个位子已经不是我们的了。”说罢，恭亲王很轻松地摇了摇头，脸上带着微微的笑意，自顾出门走了。

到了下午，又发布上谕——

礼亲王世铎，在军机大臣上行走，户部尚书额勒和布、阎敬铭，刑部尚书张之万，均在军机大臣上行走，工部左侍郎孙毓汶，在军机大臣上学习行走。军机大臣有大事不能决，与醇亲王共商。

这就相当于在军机处之上设了一位“太上军机”，醇亲王完全代替了恭亲王。

这两道上谕一发，自然是有人欢喜有人愁，但清流们以惊愕居多，因为新军机并不理想。户部尚书阎敬铭以理财闻名，毛病是为人过苛，但总算差不到哪里去；张之万也勉强；工部侍郎孙毓汶为人太阴，也众所周知。最要命的是军机首辅世铎，他是礼烈亲王代善七代孙，同治年间授内务府大臣，右宗正，为人懦弱无能；户部尚书额勒和布，满洲镶蓝旗人，由咸丰年间的户部主事累迁至理藩院尚书、户部尚书、内务府大臣等职，为人讷讷寡言，被同僚讥为“酒囊”。

当天坊间也有评判，说恭亲王为首的班子算弩马，有欠振作，但无论怎么说还算得上马，而新任军机连骡子也算不上，只能算驴子。

上折的盛昱愧悔不安，他本意只是希望惩处张佩纶、李鸿藻，没想到给朝廷带来了一场地震。所以他当晚起草了奏折，连夜誊清，又要递折子。

倒头睡了一会儿，夫人就推醒他。匆匆梳洗完毕，他乘着轿赶往

景运门。奏事处内外有别，内奏事处设于宫禁内，由太监承值，一般只有军机大臣奏事和内阁票拟可直送内奏事处，此外有所呈递无论京内或京外都交外奏事处，然后外奏事处再转内奏事处。盛昱赶到景运门时，外奏事处的大门刚刚打开，那里的章京和笔帖式都认得他，问道：“哟，盛大人又有折子要上？”

这本是极平常的言语，不过今天在盛昱听来，却好像在说：您可真厉害，一折就参倒了全部军机。盛昱也不回答，直接将折子递上道：“拜托两位，今天务必呈到御前。”

“我们回去马上转内奏事处，至于何时送到御前，我们无从置喙。”

盛昱知道多说无益，但还是忍不住拱手道：“拜托两位，和内奏事处美言几句，拜托尽早送到御前。”

晚膳后，慈禧看到了盛昱的奏折——

宝璠年老志衰，景廉、翁同龢谨小慎微，均不能振作有为。然恭亲王才力聪明，举朝无出其右，只因沾染习气，不能自振，李鸿藻昧于知人，暗于料事，唯其愚忠不无可取，国步阽危，人才难得，若廷臣中尚有胜于该二臣者，臣断不敢妄行渎奏，唯是以礼亲王世铎与恭亲王较，以张之万与李鸿藻较则弗如远甚。臣前日劾章请严责成，而不敢轻言罢斥，实此之故，可否请旨饬令恭亲王与李鸿藻仍在军机处行走，责令其戴罪图功，洗心涤虑，将从前过举认真改悔，如再不能振作，即当立予诛戮，不止罢斥。

慈禧看罢大为震怒，把盛昱的折子掷到地上道：“盛昱岂有此理，参老六的是他，保老六的又是他，朝廷用行政难道要他来指手画脚？”

之后又有四五位言官上折，拐弯抹角为恭亲王说话，慈禧一概不理。而且随后她又对部院大臣进行了调整，李鸿藻的吏部尚书一职由礼部尚书徐桐接任，礼部尚书由左都御史毕道远接任，景廉的兵部尚书一职由理藩院尚书乌拉喜崇阿接任，理藩院尚书由左都御史延照接任，都察院左都御史则由吏部左侍郎昆冈、祁世长接任。总理衙门事务由贝勒奕劻管理，内阁学士周德润、军机大臣阎敬铭、许庚身亦在总理衙门行走。此外，她对八旗都统也都做了更动。这一番人事变动，十天内便交接完毕，至此众人才知道，天意已不可挽回。

这一更换中枢的事件发生在农历甲申年，后来就被称为“甲申政潮”，亦称“甲申易枢”。

“甲申易枢”的真正原因只有极少数人能够明白，绝大多数人不容置疑地解读为朝廷要对法国强硬起来，就连《申报》也发表评论员文章说：“中国有句俗话，兔子急了也咬人，蛮横的法国把中国人逼到了奋起反击的地步。”

最为敏感上海已经露出了躁动的苗头，人们对存在钱庄里的银子放心不下，开始提现。后来发现并没有想的那么严重，又不甘于白白损失利息，于是再重新存回去。这样，中国人的钱庄和洋人的银行门前都空前热闹起来。

此时，马建忠秘密到了上海，找盛宣怀商议完成李鸿章交代的一件大事——轮船招商局“换旗”。

自从中法局势紧张后，上海各种谣言满天飞，有的说法国人要炮击江南制造局，有的说要把轮船招商局的货栈烧掉，流传更盛的则是，中法一旦开战，法国将扣押轮船招商局的轮船作为战利品，如果反抗，将开炮击沉。因为这些流言的缘故，轮船招商局的生意大受影响，大家不敢坐轮船招商局的轮船，也不敢把货交给轮船招商局来运输。轮船招商局举步维艰，主持轮船招商局的徐润连续给李鸿章拍电报，请示办法。李鸿章让马建忠打听，像这种情况，万国惯例到底如何？招商局要避免损失，应当采取何种办法？

马建忠查阅资料，请教在上海担任律师的英国好友担文，向李鸿章上了一个禀帖，答复说如果中法真的开战，那么法国很有可能要扣押轮船招商局的轮船，不但正常业务不能开展，而且法国人可以据为己有。解决的办法就是，要趁两国未开战之前，将轮船招商局卖与第三国。当然这个卖可以是真卖，也可以是双方达成秘密协议，等战争结束后再收回来。此时轮船招商局成为第三国的财产，改为悬挂第三国国旗，法国就不能再采取任何行动。

李鸿章决定采取第二个办法，只为换旗，一旦中法和解，立即收回。他让马建忠立即与担文联系，可否将轮船招商局“卖给”英国。担文回复说，英国法律十分烦琐，如果仅是为了“换旗”，最好与美国人商议，因为美国法律十分简便易行。于是李鸿章再与美国公使密商，决定将轮船招商局“卖给”旗昌公司。上海纷传主持轮船招商局的会办徐润挪用局款搞房地产，因为上海房地产崩盘，赔累巨大。李鸿章信不过徐润，具体事宜则交由马建忠前来上海与电报局总办盛宣怀办理。

具体的办理办法说起来也并不麻烦，旗昌公司以五百二十万两买下轮船招商局，将银票交给中方，中方则将轮船招商局的经营权交给旗昌。作为对旗昌的酬谢，“卖给”旗昌期间，经营所得为旗昌所有，旗昌洋行的密斯利作为名义上的“总办”经办相关事宜。一旦形势好转，中国可随时将轮船招商局收回，届时全部奉还旗昌的银票。为了双方都放心，由英国律师担文作为见证人，为双方担保。

事情办得十分顺利，闲谈的时候密斯利不经意地笑道：“中国的财神胡雪岩，非要大赔一笔不可了。”

盛宣怀对胡雪岩的话题非常感兴趣，连忙追问详情。

胡雪岩的生意，主要是钱庄、当铺、药店，近几年他又参与生丝生

意。生丝与茶是大清最大宗的出口商品，约占出口总额的四分之一。洋商合起伙来垄断生丝价格，十年间丝价降低了一多半，由十年前的每包五百多两银子，降到二百多两，养蚕的百姓和丝商惨淡经营，而又无可奈何。胡雪岩气不过，他认为如果大清丝商和养蚕百姓联起手来操控了生丝市场，洋商非得提高生丝价格不可，那样，丝商与百姓都能得利。胡雪岩这些年积攒了上千万两的身价，钱庄、当铺和药店互相挹注，调动资金的能力相当强。他又与湖州的大丝商关系密切，由他牵头，在生丝上市前就从蚕农手中定购生丝，前年，他囤积的生丝占到了大清出口总额的四分之一，逼得洋人只得抬高价格，与他联手的丝商狠赚了一笔，丝农们也比往年收入增多，所以去年他又如法炮制，投资二千万两几乎收尽江浙生丝。洋商托人给他传话，希望加价一千万两，从他手里转购，但胡雪岩非坚持加价一千二百万两不可，双方就僵持了下来。

听得胡雪岩仅生丝一项，就能从洋人手里赚取一千万两，盛宣怀又是敬佩，又是嫉恨。他知道胡雪岩经商手面相当大，而且也知道他与洋商在生丝上斗法，但没想到竟然到了如此惊人的地步，遂问道：“那我不明白了，胡雪岩既然垄断了生丝，如何又说非要大赔一笔不可？”

密斯利笑道：“因为洋商不像中国人，他们能够团结。所有的洋丝商都达成协议，谁也不准私下与胡雪岩交易，不买他的一根丝，逼着胡雪岩降价。”

“如果胡雪岩也坚持不卖，不就成了僵局吗，双方是两赔俱伤，怎么会是胡雪岩赔钱？”

密斯利解释道：“这有两个原因，生丝是不能久放的，超过一年，便会变色，价格就没有新丝好了。如果挺到新丝上市，陈丝那就非降价不可。胡雪岩要想继续垄断，他必须再把新丝控制起来。可是，他手里的资金已经全部押在陈丝上，没有能力再控制新丝了。”

“慢慢，胡雪岩手里有大把生丝，他完全可以此为抵押向钱庄借款，继续定购今年的新丝。”盛宣怀对商场也颇为熟悉。

“你说得不错，不过，自去年以来，中法局势紧张，上海的钱庄信誉动摇，已经有好多家钱庄被挤兑倒闭，没倒闭的也是现银奇缺，而如今蚕农非现银不可，而胡雪岩拿不出这么多现银来。更重要的则是，今年意大利、日本生丝获得丰收，价格虽然略高于中国，但从这些国家购买，依然有利可图。各国丝商已经和意大利、日本在谈判。”密斯利道出了个中缘由。

盛宣怀豁然开朗：“照此说来，胡雪岩非降低丝价不可，否则他手里的生丝就要赔累巨款。”

“是，洋商比中国商人最大好处就是能抱成团。他们说到做到，没有一人私下与胡雪岩交易。而中国商人虽然嘴上说要团结起来，一致对外，但已经有丝商私下与洋商交易，价格比两年前还要便宜。因为他们

也需要现银支付购丝款。”密斯利又透露了一个消息。

“哦，那这一仗打下来，胡雪岩非大败不可！”

“非败不可。问题还不仅出在丝上，胡雪岩的阜康钱庄目前信誉还能维持，可是他钱庄里现钱没有几个，因为全都押到生丝上了，如果他的钱庄产生挤兑，那他非倒闭不可。他想救钱庄，非低价抛丝不可。这两件事情同时发作，胡雪岩非大赔特赔不可。”

“看来，胡财神非倒闭不可！想来真是可怕。”盛宣怀倒抽一口凉气，而他的心里则是狂喜，因为他想到了一个扳倒胡雪岩的绝好办法。

等回到电报局，盛宣怀把签押房门关上，并吩咐任何人不得打扰，转头便问马建忠道：“眉叔兄，你说中堂最大的心愿是什么？”

马建忠毫不迟疑道：“那还用说，是大办洋务。”

“眼前呢？”盛宣怀又问。

“当然是中法不要开战。”

“对，为大清争取几十年的和平是中堂最大的心愿。中堂不但不希望中法开战，与哪个国家最好也不要开战，我们就应该为中堂的这个心愿出谋划策。而朝野上下，主战声音最响的就是左大帅，中堂奈他不得。老根动不得，修剪枝叶却是做得到。”

马建忠听不太明白，催促道：“杏荪有话不妨直说，咱们是什么关系，何必遮遮掩掩？”

盛宣怀连连点头，脸上是称赞的笑意：“是，应当如此。左大帅最重要的臂膀是胡雪岩，如今胡雪岩危如累卵，我们只要伸出一个小指头就可以把他压垮，正是所谓四两拨千斤。用洋人的话说，我们可以加上‘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那样有可能引起连锁反应，最终倒霉的是大清商人，得利的是洋商。”听了盛宣怀的计划，马建忠有些担忧。

盛宣怀摇了摇头：“胡某人神通大得很，不过是给他一个教训，让他无暇与左大帅胡掺和，要想整倒他，根本不可能。”

“这事太大，必须得请示中堂。”

“那是当然，我们两个联名给中堂发个电报。”盛宣怀满口答应。

阜康钱庄的伙计照例在八点卸下排门，一打开门便把他吓了一跳，排门外已站了黑压压的一片人。排门一打开，他们立即拥进来，一边向柜上挤一边问道：“阿原，听说你们胡大先生做生丝生意赔了七八百万，

是真的吗？”

“胡扯，我们大先生什么时候做生意亏过？”叫阿原的柜上伙计道，“您老可别听风是雨，大先生的丝等着卖大价钱呢！哪来亏了七八百万的谣言？”

“也不知是谁说的，好像是从堂子里传出来的，说大先生的丝已经屯了两年了，洋人根本不买，再屯下去就要全部坏掉了，能不赔吗？人家还说，胡大先生把阜康的存银都拿去买了丝，这下要把阜康给拉倒了。”一个五六十岁的老者这样道。

“真是笑话，阜康是上海最响的钱庄，就是洋人也把银子存到阜康来生息。你手里多少银票，我立马给你兑了。”阿原接过银票看了看道，“不过是二百两银子。老叔，您老这是三年期，还有两个月就到期了，二百两就变成三百两，现在兑了只能得两百五十两，实在可惜了。”

这人正在犹豫之中，突然后面有人喊道：“你不兑我们兑，已经倒了两家钱庄了，跳水的也有好几家了，还是把银子拿出来放在自己枕头下放心。”

经后面的人这么一嚷嚷，他也不犹豫了，兑走二百五十两本息。眼看着人越来越多，情形有些可疑，前柜的档手马上去见掌柜老刘。此刻老刘正躺在炕上过烟瘾，一骨碌爬起来问道：“怎么，比往常多多少人？”

“不知有多少倍，问题是提款的人越来越多，都排到大街上去了。”

“稳住，大先生不在，你们一定要稳住。这些日子市面不稳，人心惶惶，如果咱们稳住了，大家放了心，也许就过了这一关。要是我们先乱了，那就是自己搬石头砸自己的脚。”老刘想了想又叮嘱道，“此时我不能出面，我一出面，就显得我们太拿这事当回事了。前面由你顶着，你要当没事一样，该说就说，该笑就笑。”

打发走前柜，老刘立即叫库房管事前来问话，管事道：“库里现银只有二十几万两。”

老刘心惊肉跳，九江、汉口解过来的十几万两银子，他都拿出去堵了窟窿，本来以为个把月就周转回来，谁料事情来得这么快。他强按住慌乱道：“二十万两足够了，汇丰的票子还有多少？”

阜康的存银，一部分入库，一部分拿到汇丰存上生息，关键时候这部分也可以提出来，只是要损失点儿利息。

“汇丰的银票，有十二万两，一票是八万，一票是四万。”

“这个是不必动的。你到典当那边去打个招呼，把现银盘盘，准备救

急，你告诉他们这是我的主张，我们都是根绳上的蚂蚱，这边出了事，那边也没好处。”老刘叮嘱道。

他说的那边，是指胡雪岩在上海开的四家典当。库上管事从后门走了，老刘再打发人叫柜上的人前来说话。

“前面怎么样了？”

“不好得很，已兑出去了五六千两，可是人越来越多。”

“看你这么慌慌张张的，没事也得慌出事来。”老刘责备柜上的档手，“你们要动动脑子，银子照兑，人人有份，但你们就不能把时间拖长一点吗？”

前柜档手知道自己有些人慌无智，把这茬给忘了。七八年前，因为英国人在云南闹马嘉礼案，上海也曾经紧了一阵子，有几天来提现的人也多了不少，胡雪岩让算息的、包银的都放慢速度，从容应付过去了。自己是阜康的老人，一开始就应该想到这一点，他连忙说道：“我已经吩咐了，比平时已经慢了不少。再慢要是让人看出来，那就弄巧成拙了。”

“你这么办很好，分寸由你掌握。”老刘拿空话给前柜吃定心丸，“放心吧，我已调着头寸。”所谓头寸，就是款子。调着头寸，就是筹到了现银。

吃午饭的时候，前柜的档手让伙计们慢慢吃，只留两个人应付，这么轮流着吃饭，又延宕了些时候。到了两点多，汇丰银行来人了，前柜立即把他请进客厅，老刘亲自来应付。

“那笔五十万的款子今天到期了，不知为什么海关没拨银子过去，我特意来问问。”

左宗棠当年西征借款，是胡雪岩担保从汇丰银行借的，每年由上海海关定期还款，如果不能及时还上，则胡雪岩必须垫还。而这笔款子恰好到了还款的时候，而海关今年不知为什么迟迟不打款子，所以汇丰银行来问。所谓问问，就是催款。这种时候也曾经有过，垫个十万二十万根本不在话下。老刘问道：“海关拨过去了多少，缺多少我们补多少，这个你们放心就是。”

“海关一两也没拨。”

“是吗？”老刘发觉自己的声音有些抖了，努力控制着道，“前些日子胡大先生与邵观察商议过了，银子已到了四十几万，汇票我们都看过了。也许邵观察忘记了，我们帮你催催。”

“我们已经催过了，邵道台不在衙门，据海关的办事人员说，并没有协饷解到。”

“你看，胡大先生回杭州去办大小姐的喜事了。你看我的面子，请宽限几日，如果海关还不拨银，我们阜康照付就是。”

“好，那就以明日为限，如果明天十二点前我们还没收到银子，就来阜康提现银。”

“好，明天十二点为限。”

老刘亲自去上海道台衙门，里面有个书办，平日交情不错，他悄悄地问邵大人是否在衙门。书办道：“大人今天有事到吴淞口了，明天就回来。”

“那我想问一下，各省协饷不知到了没有？”

“应该到了，我听大人说，等到齐了就立即解到汇丰去。”

“邵大人明天一定回来吗？”

“这不好说，不过大人走的时候特别吩咐，我手里的几件文书要办好了放到他的案上，明天早起他要。”

“看来，邵大人明天应该回来。”老刘心里稍稍轻松了，“邵大人一回来，还请老兄给我传句话，我有要事找大人。”

“好，老哥的事还不是一句话。”书办答应得很痛快。

老刘回到阜康，依旧从后门而入。刚坐下，前柜气喘吁吁地拿着一张两万两的银票来见他：“来人口口声声要提现银，怎么办？给还是不给？”

老刘铁青着脸，悄悄到前柜看了看，门内门外，人头攒动，吵吵嚷嚷。挤在前排的扬着手里的票子问道：“怎么回事，怎么不兑了？”

“不是不兑了，有一位大客户也要提现银，正在给他包银子呢。”前柜伙计这样回道。

“大客户要提现银，他都提走了我们怎么办？”后面的人着急地嚷嚷。

“对，我们怎么办？”大家齐声责问。

后面的全嚷起来，把伙计的声音都压下去了。老刘不敢露面，他一出面非将他的军不可，他不去，伙计们说什么都还有挽回的余地。他回到后室，与前柜档手商量，二万两银子不是小数，如果兑，无异于雪上加霜，可是要是不兑的话，一传出去更是难以收场。最后老刘一咬牙说：“兑！但是一定要慢慢过数，慢慢包装，下排门前办完就成。”

发完二万两现银，阜康伙计全体出动，嘴里说银子有的是，明天继续兑，一面把人向外挤，终于上了排门。

老刘晚上遍访胡雪岩开在上海的四大当铺，一共调齐了六万两银子。等现银入了库，他这才去睡觉，那时已快两点了。翻来覆去，好不容易睡着了，可睡着没有不久，他又被砰砰的敲门声吵醒了，阜康的伙计拿着刚出的《申报》给他道：“掌柜的，有人造咱们的谣。”

老刘拿过报纸，伙计指着《阜康现银吃紧，洋债请求展期》让他看，竟然把昨天汇丰来催款的事发了出来。说阜康作保的一笔洋债已经到期，可是因为胡光镛大笔现银被生丝屯住，所以现银吃紧，只好请求洋行展期还款。

老刘倒抽一口冷气，显然有人在后面做手脚，要置阜康于死地。洋债到期是真，阜康没有还上也是真，如果今天十二点前还不上，汇丰银行那里不好应付是一，更要紧的是肯定有人要大肆宣扬，那时候就是调多少现银来也无济于事。

“还下不下排门？”阜康的前柜、库房、账房的管事都围在老刘身边，等着他拿主意。

“下，如果不下，那会更糟。你们兑的时候，先给那些小户兑。我现在就去道台衙门，如果汇丰的银子拨过去了，我就有把握过这一关。”老刘这么说，既是安慰大家，也是安慰自己。

他忐忑不安到了道台衙门找到书办，书办的回答无疑是兜头浇了他一瓢凉水：“邵大人到现在还没有到衙门来，今天来不来，我给老哥打听一下。”

书办东打听西打听也没有确信，因为能说准邵道台行止的人都不在衙门。老刘又求书办去问一下，能不能把汇到的协饷先拨给汇丰。这有些强人所难了，不过看老刘那副着急的样子，书办不忍拒绝，去通融了好久，一脸沮丧地回来道：“老哥，对不住得很，有几笔银子到了，可是大家都说不清是什么银子，没有邵大人发话，谁也不敢动。”

老刘不知怎么回到阜康，只觉得脑袋木得很，明明听到大家在说话，却听不清他们在说什么。伙计告诉他，汇丰又来催款了，请他去见面。他先回到自己屋里，胡乱点上一个烟泡过足了瘾，整个人这才活过来了。他到客厅去，显然汇丰的人已经等得不耐烦了。他一进门就拱手道：“老哥，得罪了！我有一点急事外出，刚刚回来。”

“刘老板，你们阜康这是怎么了？这么多人来挤兑，再不想办法，多大的秤砣也压不住。”汇丰派来的是中国买办，洋文说不好，中国话也说得拗口。

“压得住！压得住！老哥只要想想阜康的东家是谁就知道了。不过，

这时候确实需要老哥帮忙，钱庄有的是银子，只是都在路上，还请老哥回去说说，再给展期三五天，利息加倍。”

“利息是小事情，问题是我说了不算。”

好说歹说，汇丰的买办总算答应回去商量。汇丰的大班与他的助手们商议，以目前阜康的情形看，被挤倒的可能性很大。但以胡雪岩的本领，绝处逢生又是极有可能的，将来还有用得着他的时候，所以没必要把事情做绝。再说，洋债是海关税做抵押，谁也赖不掉，只是胡雪岩这个担保人一点责任也不担也说不过去。所以，他们最后决定，可展期七天，但阜康在汇丰的十二万两的存银要先扣下抵债。

老刘听说汇丰允许展期，不禁一喜，但听说要把十二万的汇票收走，又是一忧。原本他指望关键时候把这笔钱提出来救急的，现在指不上了。没办法，他只得打发账房先生带上汇票到汇丰去过账。

看门前的人变少了，大家都松了一口气。此时有六七个彪形大汉，带着四辆独轮木车停到门前。两个人蛮横地把人群拨开一条道，簇拥着一个穿裘皮袄的来到柜前，把一摞银票往柜上一放：“先给我们兑银子。”

伙计接过去说：“这位爷，您是要兑多少？”

“都兑了，”来人拉长声音道，“八万两都兑了，等着用呢！”

前柜的档手见来者不善，过来应付道：“这位老哥，您到里面说话。”

“不必，你只要说能不能兑。”

“兑自然能兑，只是老哥，这八万两银子那得五六千斤，运起来不方便。您说一声在哪里用，我们阜康专门有送银的，直接给您送到府上去就行了。再说这么多银子，你都放在府上也不方便，随时用我们随时送到岂不更好？”

“不劳您费心，人和车子我都带来了，不要说几千斤，一万斤也运得走。实话说，主家要用是个原因，现在上海市面不稳，银子还是攥在手里更放心。”

看他没有通融的余地，前柜档手请他到后面休息，等库房备好银子。老刘在后面得了报便道：“是有人故意与阜康过不去。你们和他商量一下，能否先少兑一些。不能再拖了，我要立即给胡大先生发报。”

到了晚上，老刘终于等回了胡雪岩的电报，让他立即把生丝卖掉。当晚老刘去找德国商人爱姆生，但一个月前商定的价格已经不作数，每包只肯出价三百五十两，而且只要上等丝，而胡雪岩收丝的成本在四百

二十两左右，而现在的价格出手一包就要赔五六十两。但天时、地利不占，人和更无从说起，不赔又能如何？老刘派人半夜去电报局坐等，两点多胡雪岩回复一个字：卖！

然而，第二天一早，《申报》就发出了惊人消息——《阜康钱庄濒临倒闭，胡雪岩忍痛贱价卖丝》。此消息一出，上海阜康的挤兑已经势不可挡，老刘当天晚上吞鸦片自杀。挤兑风波立即蔓延到杭州、苏州。两江总督左宗棠试图帮胡雪岩渡过难关，并派江宁藩司亲往杭州与胡雪岩商讨办法，但胡雪岩自知大势一去，不愿再连累左宗棠，便婉言谢绝了。

因为京城与上海已经通电报，消息非常便捷，因此上海阜康挤兑倒闭的消息很快波及京城，京城阜康银号也发生了严重的挤兑。此时正赶上御史参劾刑部尚书文煜贪墨，说他在阜康存有巨款。当时顺天府尹也是清流中人，借挤兑之机给阜康贴了封条，派精通钱谷的师爷去查，果然查出文煜存有七十万两巨款。文煜见事已败露，干脆拿出十万两银子来报效朝廷，朝廷白得了十万两银子，就放过了他。

顺天府尹与户部尚书、新晋协办大学士阎敬铭关系密切，于是将查封阜康的详情向他禀报，精于理财的阎敬铭立即从里面听出了一个斗大的窟窿。近年来多有公款存在阜康，或通过阜康汇解，如果阜康倒了，就有大量公款难以追回。所以他上奏朝廷，建议锁拿胡雪岩进京，以免他卷财逃走，并飞飭各有关省份立即查抄胡雪岩的典当、钱庄、丝栈等生意。文煜立即派人前往杭州，抢先一步把胡雪岩的大宅院据为己有，以抵欠款。

阜康钱庄的倒闭引起了一连锁的危机反应，他的当铺、药店纷纷倒闭，胡雪岩负债累累，慈禧更下令革职查办，严追治罪，胡雪岩只得遣散家仆妾姬。一年后，胡雪岩在孤寂潦倒中去世，可叹富可敌国的一代财神，去世时连棺材都是庙中施舍。更为严重的是，胡雪岩的破产波及其他钱庄、布庄、粮庄等行业，使本来岌岌可危的上海金融信用体系崩溃，引发了19世纪中国最严重的经济危机。洋务企业股票价格暴跌，开平矿务局的股票从1883年5月的每股二百一十两跌到了1884年5月的三十两；轮船招商局的股票从二百五十三两暴跌到三十四两。

轮船招商局徐润也被这次危机拖累破产。徐润是不亚于胡雪岩的财神，他不仅在轮船招商局是大股东，而且经营茶叶、生丝和棉花等，尤其是与人合股开设了名为“地亩房产”的公司。因为中法局势紧张，上海富商纷纷逃离，房地产市场严重萧条，徐润与各位合伙人因为现银紧张，不得不低价抛售房产。他挪借轮船招商局的十六万两银子不能偿还，被盛宣怀汇报给李鸿章，李鸿章对徐润完全失去信任，撤去徐润会办之职，同时将唐廷枢调离轮船招商局，专办开平煤矿，任命盛宣怀为招商局督办，马建忠也成为招商局会办。

盛宣怀一石三鸟，四两拨千斤，挤垮了胡雪岩，挤走了徐润，实现

了自己督办轮船招商局的愿望。

第十九章 无主见和战不定 书生气马尾丧师

在中法剑拔弩张的时候，李鸿章却看到了一丝和平的希望。他收到了来自法国舰长福祿诺的议和信件，信件是由深得他信任的德籍税务司德瑾琳转呈的。

德瑾琳回国休假半年，三月初假期结束时决定回中国。总税务司赫德对德瑾琳早就十分忌惮，一直在找机会把他排挤出税务司。机会来了，此时粤海关税务司美国人吴德祿生病回国，赫德立即安排德瑾琳接替他的职务。赫德认为法国人或许会占领广州，到时候自然会驱逐德瑾琳，这就是借刀杀人，而且不着痕迹。

然而赫德的算计全部落空了，德瑾琳搭乘法国海军舰队的窝尔达军舰从欧洲出发，旅途期间与舰长福祿诺成了无话不谈的朋友。福祿诺得知德瑾琳与李鸿章的特殊关系后，告诉他法国政府不想与中国作战，只要中国承认法国在越南的权利。法国外长与福祿诺私人关系极好，临行前委托他，如果有机会能够促成和议，法国政府将乐见其成。

德瑾琳非常感兴趣，因为他知道李鸿章是坚定的主和派。于是他催促福祿诺写了一封密信，由他转呈给李鸿章。到达广州后，德瑾琳安排好粤海关的工作就偕同福祿诺到达烟台，只身带着密信来见李鸿章。

福祿诺的密信提了四个要求，一是将中国驻法公使曾纪泽调离，法国人认为他好战；二是云南要通商；三是要早日议和，兵费好商量；四是要承认法国是越南的保护国。

李鸿章觉得这几条并不苛刻，可以和福祿诺谈。但他与周馥、薛福成、马建忠三位心腹商讨，三人都反对，道理很简单，军机大换班，主战派醇亲王成为事实上的军机领班，那就说明朝廷已经下定主战的决心，此时李鸿章提议议和，是自讨没趣，白白招人责骂。

薛福成先劝道：“中堂，我军在越南吃了亏，朝野上下都要求报仇雪恨，您这时候站出来说要议和，立马成为明枪暗箭的活靶子，那又何必呢？”

“招骂是肯定的，但要说朝廷下定了决战的决心，我不信。我被人骂了几十年了，也不怕这一时。关键是现在法国人还没进入大清界内，此时议和，不至于割地赔款，总比弄得两败俱伤，骑虎难下来得容易。”李鸿章解释道。

周馥也劝道：“中堂，要议和也要好好打一仗后再说，败后议和，吃亏的是大清。”

“兰溪，好好打一仗的话好说，可是不到一个月就丢了那么多地方，再打一仗要是败得更惨呢？事关国运，我不敢赌。”

周馥还是不甘心，再苦口婆心地劝道：“中堂，先败后胜的例子也多得。山西、北宁之败，各种原因都有，这些问题解决了，咱们的战斗力上来了，打败法国人也不是不可能。我们在家门口打仗，总比法国人万里迢迢来得有把握。”

“何来把握？这些年与洋人打仗，洋人都是万里迢迢，可是我们胜了吗？兰溪，你听我的意见，帮我起草封密函，告诉总理衙门，这是个难得的议和机会，机不可失。”

“中堂，这个稿子我起草不了，怕说不明白。”周馥不是说不明白，是他压根就不同意李鸿章的观点。

周馥的忠诚不容怀疑，但他不能理解李鸿章的苦心、不能有丝毫的迁就也令李鸿章极为不快：“好，你们都不愿当这恶人，我来当好了。写个几百字，还难不倒我。”说罢，他拂袖而去。

马建忠见状又劝道：“兰公，你又何必非拗着中堂不可呢？你即便不同意，也可以好好说嘛，你们二十多年的交情，有什么话说不透？”

“咳，我这人一着急拗脾气就上来。算了，江山易改，禀性难移。你们哪一位替中堂起草密函？”周馥也有些后悔。

“我来吧。”薛福成自告奋勇。

总理衙门大臣、刚升郡王的奕劻接到李鸿章的密函，“咦”了一声：“李少荃真是好胆量，这个时候还敢议和。”

在密函中，李鸿章简单叙述了事情的来由及福祿诺的四点要求，然后建议道——

此时议和，兵费可省，边界可商，若待法军深入我境，甚或用兵舰夺取沿海，恐求此而不可得。与其兵连祸结，日久不解，待至中国饷源匱绝，兵心民心摇动，或更生他变；似不若随机因应，早图收束，有裨全局。福祿诺与税务司德璀琳约定，八日内在烟台候信，如廷议许其讲解，应请先给回信，再由鸿章察看福祿诺如何议论，倘彼国有大员来津，届时当奏请钦派大臣前来会商，相机筹办。鸿章身任疆事，分应备兵御侮，不敢专主和议，伏乞鉴原。

奕劻揣着密函去见醇亲王，他一口拒绝道：“法国人这样不讲道理，还和他议什么和？再说，李少荃已经与他们议过一次了，他们不是照样开战？”

醇亲王指的是一年前李鸿章与法国驻华公使宝海签订的条约，当时双方约定，撤退越北的清军；法国声明没有侵犯中国主权之意；中法两国分巡红河两岸，共保越南独立；中国允许法国人经由红河到云南贸易通商。虽然清议一片反对之声，但在恭亲王的坚持下，朝廷同意了这次

和议。可是谁也没有料到，法国内阁换班，好战的茹费理当了总理，推行强硬的殖民政策，他期望完全独占越南，而不允许中国在越南有任何影响，所以推翻了宝海与李鸿章签订的协议，先是进攻河内，然后又进攻山西、北宁，直接与中国军队开战。

奕劻比醇亲王更了解实情，提醒道：“王爷，如果继续打下去，若万一不幸再败，法国人从西南打开了国门，那可就更难收拾。”

醇亲王一瞪眼道：“那也得着实振作一番，打一仗后再说。我就不信大清振作不起来！再说，六哥就是因为不能振作，一味软弱才被换班，我上来还是像一个软柿子，那成什么话？”

奕劻又劝道：“王爷有这番心思当然很好，不过，李少荃的密函不妨照递。这是两码事，上头也不会怪王爷。现在想议和的是法国人，又不是王爷，王爷还是把李少荃的密函递上去，看上面怎么说。不然，如果上头知道有这么一封密函，却没有见到，会怎么想？”

“上面的意思，不想可知。她这些天正在气头上，肯定也不会准。不过你说得有道理，不递上去不合适。”

隔日召见军机的时候，慈禧说起法国人想议和的事情，问军机们是什么意见，世铎说应该增派兵马到边境去。

慈禧不解地问道：“现在法国人表示要和谈，我们却大增兵马，这话怎么说？而且现在北圻的官军已溃不成军，增调兵马也不是一天两天就能赶到，这个时候法国人再进攻的话，能不能抵挡得住？”

闻言，世铎又改口道：“那就让法国人到天津来谈。”

“官军丢了那么大的面子，朝野上下都嚷着要战，现在坐下来和谈，怎么向朝野交代？”慈禧又皱着眉头反问。

的确没法交代。不但世铎，其他军机也一时哑口无言。

慈禧没再说什么，挥了挥手，大家跪安退出。回到军机处，一帮人唉声叹气，太后到底是什么意思，大家也无从把握。世铎当领班军机首次议大政，结果就这样没头没脑，他垂着头，一句话也不想说。

孙毓汶建议道：“此事还是要与醇王爷商议为妥。”

“对对对，大事不决请示醇亲王。”于是几个人一起前往醇王府。

门房认得众位新贵，告知道：“众位不巧得很，七爷刚走，太后召见。”

众人只好再回军机处。

醇亲王一到宫中，慈禧便责问道：“老七，你们是怎么议政的？一大帮人拿不出个明白章程。”

慈禧这话很宽泛，军机们回奏的事情有好几件，不知是哪件没有一个明白章程。最近贵阳有一件教案十分棘手，醇亲王只好猜测道：“这几年教案日多，原因是教民挟洋自重……”

慈禧打断他的话道：“我让你帮军机们拿主意，事大事小、轻重缓急你也分不出？我说的是法国人求和的事！”

醇亲王只恨自己没头脑，昨天一夜睡不好，就是为和战大计，怎么进了宫全忘掉了？有这一问，他头上汗就下来了。

“世铎一会儿说要增兵，一会儿说要让法国人到天津来谈。战有战的办法，和有和的办法，他们是战和都没办法，你到底是什么主意？这样大一件事，他们该不会没与你商量吧？”

“商量了，奴才昨晚一夜没睡，一直在想。”

“是吗？那你想出了什么主意？给我个干脆话。”

干脆话，那就是要么战，要么和。虽然没有最后拿定主意，但醇亲王脱口而出：“战！”

“噢，那你说说，为什么战？怎么战？”

为什么战，理由多得很，可怎么战却有点麻烦。醇亲王被逼到墙角，不得不说出他的见识：“北圻那边，朝廷需严令官军坚守阵地，不可再失一寸。沿海各省要在要紧处挖掘地沟，一旦洋人来犯，勇兵都躲进沟中，待洋人登陆后与之短兵相接，这样洋人的巨炮洋枪都没有用了。”这个办法，是前些时候他与张佩纶、孙毓汶等人商议时想出来的。

听醇亲王说完，慈禧并不去评价，而是盯着他的眼睛问道：“老七，你是不是以为老六是因为太过软弱，总是向洋人让步而被撤了差，所以你要反其道而行之，一味强硬？告诉你，撤老六的差并不是因为他总立足一个和字。国家之间，是战是和，并无定规，也无高下之分。当战不战，一再退让，让洋人得寸进尺，丢城失地，当然难辞其咎！可如果明明可以化干戈为玉帛，却一味要打，结果真像李鸿章所说，弄的兵连祸结，更生变乱，那也是罪不容诛！”

这位醇亲王别看有时意气用事，甚至有些鲁莽，但在慈禧面前却真正是诚惶诚恐，不像老六那样事事都有自己的主张，这也正是慈禧要用他的原因。要论才具，老七的确不如老六，但天下没有十全十美的事情，又要一个人才能卓著，又要他俯首帖耳，这办不到。既然好驾驭，就要容忍他的平庸。

慈禧看到醇亲王肩膀抖了一下，额上的汗珠滚下一串，所以缓和了语气：“老七，你从前当闲散亲王，说话做事由着自己的性子，要打要杀凭自己的好恶都行，可如今你是事实的上军机首辅，说话做事就要从全局着眼，不仅要考虑你心里的感受，更要考虑朝廷的难处。”

“来人，赐七爷座！”慈禧打一巴掌后再给个枣子，“不是我说你，要论才具，你不及老六，可要论忠心，老六不及你。才能固然重要，可忠心更重要，一个人再有才能，但他自以为是，不听节制，那留他何用？既然用了你，那你就得尽心尽力，我的眼睛是亮的，大家的眼睛也是亮的。有天大的难事，咱们叔嫂商量着来，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

这番话好比一双温柔的手抚过醇亲王的心胸，他匍匐在地，连连磕头道：“奴才愚钝，蒙太后天恩，有幸为朝廷办差，奴才定当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鞠躬尽瘁是应当的，死而后已的话就不要说了，不吉利。老七，你觉得李鸿章的意见如何？”慈禧的意思已经十分明确，那就是要和。

“李鸿章的话也不是没道理。从前奴才只从个人感受行事，现在太后把担子放在奴才的肩上，奴才才知道世事艰难，也就对李鸿章的苦心更有体会。奴才以为可以让李鸿章与法国人谈，但谈之前要给李鸿章几条框框，谈归谈，不能超出朝廷的范围。”

“这才是公忠体国。”慈禧称赞道，“是要给李鸿章几条规矩，这是大事，要让大家发表一下意见。”

这就是要组织廷议。慈禧的意思是将李鸿章的密函交御前大臣、军机大臣、总理衙门大臣、大学士、六部九卿、科道、翰詹官员一起来讨论。

“和有和的办法，也要有和不成准备。一旦谈不成，那就难免要战。所以要简任敢战、能战、知兵的人去备战督战。”

“敢战、能战、知兵，左宗棠算一个，他现在两江，不能动；彭玉麟算一个，他已去广州督战；李鸿章也是知兵的，但北洋离不开他；潘鼎新是李鸿章的旧部，也是能打仗的，已接任广西巡抚；原来广西提督冯子材，打过长毛和捻子，也是能打仗的，可他是被黄桂兰排挤走的，一直称病……”醇亲王一边想一边说，这些真正知兵的大员，都已各司其职，“对了，还有一个人，也是李鸿章的旧部，从前就是一员悍将，现在居家养疾，就是刘铭传。”

“刘铭传是能打仗，到时朝廷要用他的。”慈禧若有所思，“老七，你不能只盯着这些老人。比如张佩纶对法越兵事多有建言，也是知兵的。还有吴大澂、陈宝琛他们也都曾上折言兵，而且头头是道。再有山西巡抚张之洞，更是雄心万丈。这几个人，说到敢战更没问题，他们向来是主战的。”

慈禧说到的是这几个人，醇亲王感到有些意外，如果让这些人带兵，他不无担忧：“他们都是书生，从来没真刀真枪打过仗。”

“谁说书生不能打仗？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胡林翼这些人不都是书生带兵吗？没人生来会带兵，能打仗那也是锻炼出来的。”慈禧边踱步边说她的意思，“朝廷要和谈，难免有人要大发议论，如今我们把知兵敢战的人起用起来，也显示朝廷战和两手准备的意思，朝廷也不是一意要和，也有和不成就打的意思。”

醇亲王不由得佩服慈禧的英明，她把平时主战最坚决的清流干将派去带兵了，大家自然不能再指责朝廷软弱。

“我的意思，张佩纶就去会办福建海疆事务，陈宝琛会办南洋事务，吴大澂会办北洋事务，都准他们专折奏事。张之洞呢，我看就放两广总督。两广总督张树声今年以来身体不行，不是已经请辞了吗？我看就准了他。”慈禧太后这样做了决定。

丢城失地的广西提督黄桂兰是张树声的旧部，挤走前提督冯子材张树声是策划者之一，所以今年以来张树声备受攻击。有人说他是假病，有人说是真病，是被气病和吓病的。

“冯子材曾经发誓，张树声一日在两广他一日不出山，让张之洞去再好不过。请太后示下，这道旨意何时发下，是明发还是廷寄？”醇亲王又问。

“那你说何时发？明发还是廷寄都有讲究，说说你的见识。”慈禧这就有些考校的意思了。

醇亲王不能不认真思考，想了一阵，觉得较有把握了才道：“奴才觉得还是明发，而且宜早不宜迟。”

明发的好处，就是让天下人尽知，朝廷一力主战。而早发下去，一则便于鼓舞士气，二则抢在与法国人和议前，不至于届时法国人指责说没有诚意。不然，一面和谈，一面调兵遣将，谈判的时候要多费口舌。

慈禧称赞道：“老七，你这么考虑事情就很对头。福祿诺说八日内要有个确切回话，至迟后天就要拿出主张，所以这个明发，就在今天好了，你回去后交代他们承旨就是。”

醇去年王得了称赞，身心舒泰，回去立即张罗明发。消息传出后，清流们如饮醇酿，如醉如痴。

两天后廷议如期举行，争论自然十分激烈。但现在是法国主动求和，泱泱中华，自然不能连和的机会也不给洋人，而且和战操于我手，洋人若无诚意求和，那就战场上见，朝廷已把知兵敢战的大员派到福建和南北洋去了。有了这样几条理由，争论再激烈，最后还是同意和谈的。

意见占了上风。不过谈归谈，有几条框框不能越雷池一步。

朝廷给李鸿章四点指示，一是云南内地不能通商；二是不赔兵费；三是不改变大清是越南宗主国的地位；四是对刘永福要略加保护。李鸿章觉得这四条总有变通的办法，因此立即给德璀琳发报，告诉他朝廷已经批准讲和，请福总兵到天津来。

李鸿章与福祿诺的会谈很顺利，朝廷所提的四条，只是大清宗主国的地位有些谈不拢。法国所求，就是完全占有越南，中国不能插手。而大清在这一条上非常看重，甚至宁愿通商也不能放弃这一条。最后，李鸿章建议，在文字表述上下点功夫，法国与越南所定条约，不要把否定中国宗主国的意思写进去，这样保住了脸面，他也就有法向朝廷交代了。

结果，两人只用一上午的时间，就达成了《中法简明条约》，共四条：第一款，中国南界毗连越南北圻，法国约明无论遇何机会并或有人人侵犯情事，均应保全助护；第二款，中国约明将所驻北圻各防营即行调回边界；第三款，法国既感中国和商之意，并敬李大臣力顾大局之诚，情愿不向中国索赔偿费。中国亦许以毗连越南北圻之边界所有法、越与内地货物，听凭运销，并约明日后遣其使臣议定详细商约税则，务须格外和衷，期于有益法国商务；第四款，法国约明现与越南议定条约之内，决不插入伤碍中国威望体面字样，并将以前与越南所立各条约关涉中国体面者尽行销废；第五款，此约既经彼此签押，两国即派全权大臣，限三月后悉照以上所定各节，会议详细条款。

福祿诺唯一不满足的是，茹费理总理希望中国军队不要帮助刘永福，应尽快驱逐他离开越南，而条约中未有载明。李鸿章解释道：“这一条无论如何办不到，刘永福在越南我们如何驱逐？不过你想想看，条约载明大清北圻驻军撤回边界，那时候我们也鞭长莫及，就是想助刘永福也不可能。”

闻言，福祿诺急急地问道：“那么，中国驻北圻的军队应当于一个月后撤回边界，法国军队将如期接收这些地方。”

李鸿章明白法国人是急于驱逐刘永福，因此希望中国早日撤军，但朝廷不可能答应，所以他又道：“这一条不可能写入条约，我只能说动朝廷尽快撤军。”

条约一公开，京中一片哗然，参李鸿章的折子五十多本。从前以敢言著称的张佩纶此时却噤了声。其实，这些年来他参劾的大员不少，但对李鸿章却从来不曾参劾，这也是清流所共知，所以有人讥讽说：“张幼樵官越做越大，胆子却越来越小。”

张佩纶新授会办福建海疆事务，不亚于钦差大臣，雄心万丈，自然不愿被人如此挖苦，而且他对李鸿章签订的这个条约也的确不满，因此慈禧召见的时候，他自告奋勇，说南下福建顺路到天津请教一下李中

堂：“如果要战，到底有没有把握。”

慈禧欣然嘉许，并让他向李鸿章请教一下海防事务。

张佩纶兴冲冲到了天津，他的身份，一半是前来请教，一半则是代清流兴师问罪。

“幼樵，你被朝廷委以会办海疆的重任，可见朝廷的信任，慈眷尤隆。”李鸿章首先表示祝贺。

“太后皇上天高地厚之恩，晚生只有以身相报。”张佩纶兴致很高，大谈太后的英明。

“幼樵，实话说，我听到你放海疆的消息，真是喜忧参半。到前线去非同小可，可不是趴在案上写篇文章那样容易。”李鸿章话题一转，扫了张佩纶的兴。

闻言，张佩纶大声道：“中堂放心，晚生已经以身许国，无所畏惧。”

“无所畏惧当然好，置生死于度外，勇气也可嘉。可是朝廷这次派出的全是书生，简直如同儿戏。”李鸿章这话实在太难听了。

张佩纶立即反驳道：“中堂此言差矣，就算晚生无才，其他三人却都是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人才。”

“幼樵别怪我说话难听，你们四个人，除了张香涛去山西任巡抚两年，经历过实务磨砺，你们三位都未出京门半步，一跃而为前线大员，我真是不敢空欢喜。”李鸿章依然摇头。

“我们未出京门半步，但都有颇为国牺牲的决心。”张佩纶豪气不减。

“打仗不能光靠决心。”

“气为兵神，勇为军本。战场上武器固然重要，可是将士都有不畏强手、所向披靡、战无不胜的骁勇之风，则更为重要。也恕晚生直言，中堂这些年太缺敢战的精神头，连淮军也都暮气太深。”张佩纶清流脾气依旧，对李鸿章毫不客气，“不但暮气深，而且用人也很成问题。中堂身边多是唯唯诺诺之辈，没有铁骨铮铮之士；将帅以克扣为能事，兵勇以混饭吃度日月，晚生深为中堂的淮军忧虑。”

李鸿章觉得自己完全出于好意，没想到引来张佩纶如此一番指责，禁不住勃然大怒：“幼樵，你把我淮军说得如此不堪，哪位将领不称职，你倒指出一个来。”

“别人不说，北洋水师的丁提督不过是马队统领出身，何曾识得海军

为何物？您任命他为北洋水师提督，外间说法多得很。会说合肥话，就把洋刀挎，这话中堂想必听说过。”张佩纶立即举出了一人。

“你们对丁提督了解多少？他不是海军出身不假，可是谁说只有海军出身的人才能统帅海军？你张幼樵又何曾了解海军，如今不是福建海疆会办？”李鸿章这话把张佩纶堵得无话可说，终于把火气压下去。他努力平心静气地道，“丁禹廷不是海军出身，可他久经沙场，我总不能让北洋水师从上到下都是嘴上无毛的小子吧？丁禹廷自入海军，天天读海军兵书，向水师管带请教，如今论起海军来，我你都望尘莫及！”

张佩纶也检讨道：“刚才晚生是口不择言，请中堂勿往心里去。可是晚生还是要说，有敢战的勇气和必胜的决心，对一支军队、一个国家实在太重要。比如这次议和，晚生就不能苟同。大清的属国，法国人说占就占了，我们还要撤回军队，还要允许通商，中堂，这样的和谈是不是太没有骨气？”

“我知道，京中的清流都骂我是卖国呢！”李鸿章的语气是不屑一顾。

张佩纶又解释道：“中堂不能只怪清流，就连总税务司赫德也说，这个条约分明是告诉各国，谁能抢就抢，谁抢到手就算是谁的了。他还说这是大清给了法国一张空白支票，法国人在越南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李鸿章哼了一声道：“幼樵你不知道内情，这位赫德一心要主导中法谈判，可是这次他没伸上手，和议就签订了，他是吃醋才这样胡说。云南早已经对英国人通商了，再与法国人通商不过是早晚的事情。越南是大清的属国，可是大清不过是图了个虚名，无非是每隔几年他们前来进贡，为之兵连祸结实在不值。至于撤军，也是议和的应有之义，各国无不如此。”

“既然是撤军，我们撤回边界，那么法国人也应该撤出越南，至少应当撤回河内吧？”张佩纶依然不能服气。

“是应当如此，可是不现实。我们如今吃了败仗，不如早早把人马撤回来合算，避免再起冲突。幼樵，你们这帮年轻人总是从应当怎么样去发议论，我是从大清如此国力能够怎么样去想办法。这就是咱们的不同。我还是那句话，与其将来兵连祸结，不如现在早做了断。现在法国人总算没有讨兵费，如果再打一仗，我们还是败了，或者法国人开着军舰去占据了台湾，向我们狮子大张口，那时候我们是割地还是赔款？”

张佩纶没吱声。

“不仅仅是法国，更令人担忧的是朝鲜。朝鲜与我大清的重要性不用我多说，如今日本人又在朝鲜做手脚，他们千方百计讨好朝鲜，并在朝鲜大员中培植自己的势力。日本人在列国中是可鄙可恶，他比狼还要狠，比狐狸还要狡猾，他当着你的面又是鞠躬又是笑脸，可抓住机会就

扑上来撕你一块肉。中法如果开战，以我对日本人的了解，他们肯定要趁机在朝鲜动手。那时我们南北两面腹背受敌，怎么应付得了。北洋水师到现在还未成军，定购的铁甲舰还在德国，北洋有警，我靠什么来保天津，保京师？幼樵，我这番苦心，有谁理解？”

李鸿章一番肺腑之言，让张佩纶无话可说。

“还有幼樵，福建与台湾隔海相望，法国人要是与我们海上争锋，福建首当其冲，你这个海疆会办比其他三个风险都大！左季高当年建船政局，全是用的法国人，法国人对船政情况太熟悉，如果他們要报复，就去毁船政局，你这海疆会办将不得不直接与法国舰队对阵。我说句大实话，福建水师要与法国水师对阵，那真个是鸡蛋碰石头。”李鸿章完全是一副为张佩纶打算的语气。

“就是鸡蛋碰石头，晚生也要碰法国人一身蛋黄。”张佩纶豪气万丈。

李鸿章劝道：“幼樵，这不是闹意气的事。”

“中堂，晚生也不是闹意气。晚生也知道去海疆不比坐在书斋中空发议论，可法国人得寸进尺，一遍再逼，如果我们连一个不字也不敢说，一味退让，这与束手待毙何异！如果我们一味妥协让步，列强不费吹灰之力就能得到利益，他们又何乐而不为呢？他们只能是得陇望蜀，舐糠及米。一个任人宰割，连叫一声都不敢的国家是没有希望的，独立和富强将永远是黄粱一梦！所以，即便是反抗不能胜，即便是鸡蛋碰石头，也让我来碰一碰好了，让法国人知道，中国人宁愿被打死，也不会被吓死。朝廷的上谕一发布，晚生一夜没睡。除了激动，就是刚才所说，做好粉身碎骨的准备。”张佩纶也是一番慷慨激昂。

话说到这里，李鸿章不能不佩服。两个人一个要战，一个要和，谁也说服不了谁，但说到底，都是为了这个国家，都不是自私自利之辈。

见李鸿章沉默，张佩纶又建议道：“太后说得不错，有和的机会当然要争取，可是不能不做好和不成打的准备。现在虽然签订了和议，可法国人还陈兵越南，虎视眈眈，我们也不能示弱。中堂应当主动提议，召你的手下大将刘铭传出山督师，也可堵一堵天下悠悠之口。”

“我已经给省三写信，他也回信表示，只待朝廷召唤。”李鸿章也早有此意，不过他灵机一动，不如借张佩纶的力把左宗棠也从两江调离。左宗棠早就把亲信大将王德榜派到了越南，而且军械粮饷源源不断。他手握两江，到时候朝廷要和，他却要战，而且要兵有兵，要饷有饷，岂不成议和的一大障碍？“要论备战，有一个人不能不用，那就是左季高，而且他是真正的知兵，如果把他调到京中，参赞军务，必有大益于朝。”

张佩纶自告奋勇道：“对，这个折子我来上。还有前广西提督冯子材，当年镇守镇江，长毛四年也攻不下来，应该让他到广西督师。”

李鸿章等着法国人派大臣来议定中法和议的详约，没料到前线突起变化。

和议签订一个多月后，光绪十年闰五月初一（1884年6月22日），法军指挥官杜森尼率领几百人来到观音桥清军驻地前，派人来传话说，这里已经是法国人地界，要求清军立即撤出。

驻守在这里的是桂军黄桂兰的手下参将万重暄，他并没接到撤走的命令，于是派出姓胡的哨官去与法国人交涉，结果法军捉住了胡哨官的三位随从，杀了两名，只放一名通事带话，而且话说得很狂妄：“我奉有开赴谅山的命令，和与不和，三日内定要谅山。我的这支军队能够直捣北京。”

北宁失守后，广西提督黄桂兰接到张树声手书，核桃大的字只有一句话：你的败绩令所有淮军将领蒙羞！

黄桂兰羞愧难当，当夜吞鸦片自杀。其实黄桂兰有自己的苦处，手下总兵赵沃自恃是广西巡抚徐延旭的亲信，根本不听他的将令。黄桂兰愤而自杀，下属都为他鸣不平，万重暄是黄桂兰一手提拔，憋着一口气要为他争回面子，所以决定要好好教训一下法国人。

第二天杜森尼率军进攻观音桥，因为他觉得中国军队太不经打，所以连炮兵都未带，只率四百余步兵和两百多名越南兵前来。一接战，万重暄部杀声震天，气势如虹，越南兵首先溃逃，桂军夺营而出，奋勇冲杀，打得法军丢盔弃甲。万重暄一面加紧修筑工事，一面向谅山请援。

当时驻守谅山的是左宗棠的爱将王德榜，他跟着左宗棠东征西杀，曾经横渡大漠，打得阿古柏落花流水，他又学来了左宗棠的英雄气，根本不把法国人放在眼里。他亲率千余人到达观音桥，在阵地前埋设地雷，又赶筑了长墙。他把自己的部队摆在正面，而把桂军分成五路，让他们随时准备绕到法军侧后袭击。次日法军再攻，清军数路并发，王德榜亲率所部杀向法军，个个都不要命地猛打猛冲，结果杜森尼部再次大败，被清军一气追出五十余里。

醇亲王收到两广总督张之洞的电报，十分惊讶：“这是怎么回事？法国人怎么这时候就去接收军营？”他立即穿好顶戴袍服赶往总理衙门，吩咐人立即请法国公使过来说话。

法国临时驻华公使谢满禄到了总理衙门，张口就是责问的语气：“王爷，我接巴黎电报，我军在谅山被清兵四千人打劫。”

醇亲王故作糊涂问道：“谅山是大清驻兵之地，贵国军队怎么到那里去了？”

“天津所定之约，谅山应归法国，中国军队一个月后撤回边界，所以我国派兵前往。”

“条约中哪来这一说？把条约拿出来。”醇亲王说着，便把条约铺到谢满禄面前，“请问贵使，哪来一个月内撤回边界之说？”

“有续约三条，规定了具体的撤兵日期，按条约要求，现在北圻应当没有一名清兵了。”谢满禄的话让大家摸不着头脑。

“贵国福总兵与李中堂签字的条约就是五款，何来续约之说？”醇亲王反问道。

“大法国外交部接到的报告是李中堂答应了撤军日期。你们没有听说，那就去问李中堂。”谢满禄拿出一份照会递给醇亲王，“本使今天来是向贵国衙门提出一份照会。”

为知照藐视和约，本大臣不得不历陈下情事：前于本年四月十七，北洋大臣与本国福总兵在津约定画押。领兵总兵按约遣兵收取谅山，竟被四千清兵攻打。今奉本国特发之命，声明不服之意。此等明明许定之事，复又变更，且攻打之责任在中国，无论明暗攻打，法国定欲暂存应得赔补之权，本大臣特恳贵王大臣等，立飭华兵迅速复回交界，及早退出北圻全境可也。

“本使等着贵国的答复。”说罢，谢满禄戴上帽子扬长而去。

醇亲王看罢这份照会大声道：“马上给李少荃打电报，问他到底是怎么回事？他许没许撤兵日期？”

天津的李鸿章也正在懊恼，好不容易签订的和约，不到一个月边境又起冲突，处理不好，两国就面临决裂开战的危险。他走到地图前，指着观音桥道：“观音桥离谅山至少还有百里，不是说已经退到谅山了吗，怎么这里还有军队？”

当时天津海关道周馥被李鸿章叫来商议筹办天津武备学堂的事情，他猜测道：“想必这是个要隘，潘大帅因此留人在这里驻守。”潘鼎新因为带兵出身，所以周馥一直尊称他“潘大帅”。

“不会，我苦心经营和局，琴轩是知道的。而且与福祿诺签订协议后，我就写信给他，让他酌情后撤，尽量不要与法人冲突。对了，这一定是姓王的主张。”李鸿章拿出潘鼎新的电报，指着王德榜的名字说，“这个王德榜是左季高的手下，一样的骡子脾气，只知道要打要杀。”

“这怪不得王军门，按潘大帅的说法，王军门是连夜赶了一百多里前去增援的。”

“坏就坏在他的增援上。”李鸿章气咻咻道，“如果没有他的增援，观音桥的一千多人自然抵不住法军，自然会后撤，法国人吃亏小一些，就不会这样气急败坏。”

李鸿章竟有如此一说，周馥抿了抿嘴唇，心想也不能怪人家骂李中堂是汉奸，说出这种话来不是汉奸是什么？但他终于没有忍住：“中堂，这样说不公道。前线将士打了败仗被人骂，如今打了胜仗也落埋怨，这太说不过去。我反而觉得王将军没有门户之见，全力去增援桂军，比见死不救或者闻敌而溃的人不知强了多少倍。”

李鸿章解释道：“兰溪，你误会我的意思了，不是说增援不对，打胜仗不对，而是有些不值。如没有这次冲突，两国达成详议，我们有几年和平，可以抓紧自强、发展，有何不好，外面的人不理解我的苦心，你应当清楚的。”

“我觉得中堂有时候太看重条约了，有些时候条约不过是一纸空文。”

“你这话怎么和日本人森有礼的说法一样？有万国公法在，有条约在，列强还多少有所顾忌。所以就弱国而言，有了事在条约上动脑筋是最合算不过。如果一味去打，或可能小胜，但最终归之于败，原来他是要你几根毛发的，结果打下来，非要剔你几根肋骨不成。”李鸿章有些生气，指了指自己的肋骨，仿佛洋人正在磨刀霍霍。

弱国更需要条约的说法，的确有些道理。周馥点点头，表示赞同。

“现在糟糕的是，因为这一次小胜利，法国人肯定要狮子大开口，索赔偿、索兵费；而京中的那些清流们肯定大受鼓舞，鼓噪着要开战。醇亲王要是头脑一热，真是麻烦得很。”

“法国人如果要战，我们有什么办法？只能奉陪到底。我们怕也没有用，怯懦换不来和平。”周馥与李鸿章的观点仍然无法一致。

李鸿章看一眼周馥，没有说话，心想周馥这种脾气，与一味逞强的清流没有区别，让他来办外交，根本不行。天津海关道这个位子得非所人，非换不可了。天津海关道是李鸿章的洋务助手，凡是与外国人打交道的东西，都离不开天津海关道，而周馥出任还不足一年。

李鸿章要和，但法国人此时已经打定了要战的决心。法国议会批准了增拨军费的计划，令海军司令孤拔占据中国沿海某地为质，逼迫中国做出让步。同时为了争取时间，派出新任驻华公使巴德诺作为全权大臣前来谈判。法国人提出了中国立即退兵到边界并赔款八千万法郎（约和一千二百万两白银）的要求。醇亲王与慈禧商定的底线是可以退兵，但不可赔款，因为一赔款就说明观音桥事件责任在中国。然而法国人已经做了不惜一战的准备，因此咬住巨额赔款不松口。清廷先是派税务司赫德去协调，又派两江总督曾国荃作为全权大臣去谈，继而请美国驻华公使出面斡旋，都是毫无结果。这样两个月一晃而过，法国人的战争准备已经完成。孤拔的计划是占据福州船政局和福州城，逼迫中国在越南让步，并赔偿巨额军费。

孤拔先派六艘军舰溯闽江而上，目的地是福州船政局的马尾港。此时中法关系紧张，他拿不准中国守军会不会开炮，但他的担心是多余的，福建前线得到的指示是“衅不自我开”，意思就是要打的话，我们也不能开第一枪。所以法国军舰一路畅通，直抵马尾港。

按万国公法，外国军舰到某国港口停驻，最多只允两艘，最多只能停两周，否则便可驱逐出口，不肯出口者立即驱赶。但朝廷有“衅不自我开”的指示，当然不能随便驱逐，于是会办福建海疆事务的张佩纶给总理衙门发电请求，结果总理衙门回电：“仍宜持以镇静，不得稍涉张皇。”

张佩纶接到朝廷的电旨，请闽浙总督何璟召集船政大臣何如璋、福建巡抚张兆栋及福州将军穆图善商议对策。

“现在进驻马尾的法舰已达六艘，看来还有增加的趋势，而朝廷又不许驱逐法舰，那我们只有设法阻止更多的军舰到马尾来了。”张佩纶首先发话。

何如璋建议在闽江入海口沉船数艘，使法舰进不来。但穆图善反对这样做，他认为福州是通商口岸，如果堵塞海口，各国商船就不能到福州来，会引起各国抗议，反而对大清不利。最后大家议定，岸上要增设炮台，募勇防守，张佩纶自告奋勇驻到马尾去，与何如璋一起商议如何对付法舰，保护船政局。

张佩纶到达马尾，看见泊在江中的法国军舰和福建水师的扬武号，仅从个头上看，福建水师已明显处于下风，心中不禁暗自吃惊。当年坐在书斋中，痛恨前线将士害怕洋人的坚船利炮，如今面对黑洞洞的炮口，他才知道正如李鸿章所说，当初纯粹是纸上谈兵、书生之见。但他素以主战闻名，虽然心里紧张，但在何如璋和水师诸将面前，脸上始终挂着对法舰不屑一顾的神情，他指着江中的法舰问道：“我们的军舰为什么离法舰那么远？”

扬武号管带陈英回道：“回大人话，法舰炮火射程比我们远，我舰远泊，是为了防备法舰突然进攻。”

“法舰射程比我们远，我舰远泊，岂不是也不能击中敌舰？”张佩纶反问。

“的确如此。”

“这没有道理，正因为我舰射程不远，所以应该泊在法舰附近，到时候开炮才能击中它。而且远离法舰驻泊，明显是示弱，有失我大清水师的体面！”

那时在马尾附近的福建水师舰船共有七艘，四艘在法舰上游，三艘在福建海关附近。张佩纶要求把七艘军舰集中起来，与法舰针锋相对，就近驻泊，以示大清的盛威。

陈英解释道：“如果离得法舰太近，就成了法舰的靶子，七艘军舰都集中泊在一起，到时候根本无法摆开阵势，难以互相照应。”

但张佩纶不听，甚至拿出他会办福建海疆事务的身份压制陈英，不让他说话。

福建水师七艘战船突然集中过来，让法国远征舰队司令孤拔大为紧张，只怕中国舰队会突然发起攻击，所以他命令各舰亮起探照灯，把马尾附近照得亮如白昼。

次日一早，他又打发副官前来责问陈英为什么舰船突然集中起来？这是明显的挑衅。陈英回道：“这里是大清的江面，大清的舰船怎么行动，概与法舰无关。”

张佩纶得知消息，便让陈英派人去告诉孤拔，让他放心：“大清乃堂堂大国，贵提督不必多疑，如果真要开战，大清也会预先约期。”

孤拔回道：“既然大清有礼，我也退两船到下游去，以示友好之意。”

张佩纶得到这样的回应，大为得意，对何如璋道：“法人也不过是外强中干，只要我大义凛然，不向他示弱，法人必定气馁。”此时张佩纶的心情与刚到马尾时又有不同，认为勇气和信心的确可抵千军万马。因此他建议把福建水师所有的船只都调过来与敌舰混泊，法人必气沮而去。

何如璋也同意这个办法，但陈英却不同意，他坚持认为军舰集中驻泊已是失策，再把所有军舰集中过来更有全军覆没的危险。

“这我就不明白了，”张佩纶见陈英如此不给他面子，十分生气，“既然我舰不及法舰，所以才调更多的舰船来。敌舰多，敌胜，我舰多，我胜，这有什么好说的？”

“话不能这么说，”陈英见张佩纶是外行，不得不详细解释，“舰队作战不同于陆上，并非谁多谁就能打胜，关键是双方舰只的强弱。舰强，则可以一敌众，舰弱则众难敌一。弱舰是不能与强舰直接对阵的，更不能集中起来，那就是当了靶子，想跑也跑不了。”

张佩纶打断他的话道：“尚未作战，就打了跑的主意，管带畏敌如此，如何带全舰将士奋战？你这样的贪生怕死之辈，就应当革职！”

“革职末将也要说。”陈英倔强得很，一梗脖子道，“末将并非贪生怕死之辈。福建经营多年，才有了这样一支水师，怎能白白葬送？末将不是不敢与法舰作战，而是要扬长避短，巧妙与敌周旋。”

张佩纶已拿定主意要杀鸡儆猴，扭转水师畏敌的情绪，同时也树立他会办的权威，于是厉声说道：“你这全是花言巧语！我们怎会白白送

死！我看你是畏敌如虎，不思杀敌报国。来呀，摘去他的顶戴！”

此时，福星号管带张成挺身而出，支持张佩纶的主张：“末将支持张大人的主张。我舰与敌舰近距离驻泊，到时候纵使炮火不能奈何，就是去撞，也能把法舰撞沉。”

张佩纶见他一表人才，满脸正气，当即做了决定：“福星号管带张成，即日起接任旗舰扬武号管带，陈英听候处置！”

实际上张成是俗话说的空心大萝卜，他根本没什么真本事，只因是前任船政大臣的表弟，所以才得到福星舰上当管带，平时他一发话，众人看他表哥的面子都是“喳喳”连声，他也自以为有统带千军万马的本事。得此任命，张成十分得意，拱手道：“谢大人栽培，末将定率全舰官兵，拼力杀敌。”

陈英平日人缘极好，现在大家见他被张大人撤了差，都为之求情。张成怕犯了众怒，也帮腔道：“陈管带胆略稍欠，但对管驾兵舰还是内行，请大人开恩，可否就令陈管带去福星号？”

众人也都如此请求，张佩纶与何如璋商议决定，给陈英降两级记录在案，前去管带福星号。

他接受何如璋的提议，上奏请朝廷请派南北洋及浙江、两广的军舰支援福建。可他盼了六七天，总理衙门回电说，南洋兵轮不敷守口，实难分拨；北洋以现有兵轮较法人铁甲大船相去远甚，尾蹶无济，且津门要地，防守更不敢稍疏；浙省亦以船少尚难自顾电复，唯粤省同意拨去两船。

张佩纶看到这样的结果，大骂南洋浙江是混蛋，只顾自己，不顾大局。但他没有骂李鸿章，他与李鸿章的交情已非同一般，宁愿相信他有难处。随后李鸿章就来电报，解释说：“此前在烟台，曾上法铁舰看操，其船坚炮巨，实非南北各船所能敌。今法两铁甲驻闽港口以堵外援，我船铁板厚仅五分，易被轰沉。若开衅，彼必在海面寻战，倘挫失，徒自损威，于事何济？”而且建议张佩纶，与其将舰集中在马尾与强敌对峙，不如立即将各舰调走，将船政局的机器掩埋地下，留给法国人一个空厂，那时他们无从要挟，便只好撤走。

李鸿章竟然也说军舰不宜汇集一处，张佩纶不得不重新思考自己的对策，但想了一夜，他觉得如果把军舰撤走，未免太向法人示弱，而且也说明处分陈英错了，到那时清流同僚会怎么看自己？张佩纶自负得很，他认为李鸿章毕竟没见过福建的实情，现在说胜负还为时尚早。而自己倘若一战胜之，从此中外刮目，开府封疆便指日可望。他又找张成悄悄商议，他也是如此意见。

于是张佩纶再次给张之洞发报，请他快派军舰前来。两人都是清流干将，私谊极深，张之洞复电两舰已自广州起程，不日可到。何如璋也

发报命令到上海去公干的两舰立即返回马尾。七八天后，四舰陆续赶来，马尾山下福建水师舰船达到十一艘。

张佩纶认为现在己方舰船已明显多于法方，孤拔肯定被吓住，就是不被吓跑，也不敢轻举妄动，待时机到来，他亲自面见孤拔，劝他撤出闽江，那时候是何等的荣耀？但孤拔并没有害怕，也没有撤走，反而陆续增加舰船。原来十几天前，法国远东舰队副司令利士比率舰三艘前去攻打基隆，没想到刘铭传防守严密，又善于扬长避短，结果登陆的法军中了埋伏，死伤数十人。眼看基隆一时拿不下来，利士比便奉命率舰来支援了。

现在，福建水师战船共十一艘，它们是木质兵轮“扬武”“福星”“伏波”“振威”“飞云”“济安”“艺新”，木质商轮“永保”“琛航”“建胜”“福胜”，总吨位约一万吨，装备大小各种炮五十尊。

法舰也是十一艘，其中“凯旋”号为装甲战列舰，“野猫”号为铁甲炮舰，“德斯丹”号、“杜居士路因”号、“费勒斯”号为一级巡洋舰，“窝尔达”号为轻巡洋舰，“益士弼”号、“蝮蛇”号为炮舰，“南台”号为运输舰，还有四十五号和四十六号鱼雷艇以及四艘小汽艇。法舰总排水量将近一万五千吨，除“南台”号和两艘鱼雷艇不计外，其他八舰的总炮数为七十二门，各舰艇还配备了每分钟可发射六十发子弹的机关枪。

停泊于法舰巨炮之下，福建水师的管带们都发现情况不妙，他们先是找到张成，希望他能改变部署，疏散诸舰，但张成不肯答应。于是这些管带们一起到福星号与陈英商量，大家一齐去见张佩纶，请他改变敌我连舰的作战部署。见到张佩纶后，由陈英代表众管带劝说张佩纶，理由很简单——现在十一艘舰船集中泊在一起，船多江窄，难以转动，一旦开战，肯定要吃亏。军舰应该与艇船、木哨船相间，首尾分列，胜则可截可追，败则相援相救；尤其是朝廷一再指示不能衅自我开，必须法舰先开炮我才能还击，这就更不应该集中在一起当人家的活靶子。

张佩纶不但不听他们的意见，反而指责他们道：“你们为什么没有广东水师将士勇敢？人家也是在法舰的炮口下，他们都镇定自若，毫无惧色。”

陈英解释说：“张大人，广东水师的舰船才到不久，尽管心里不安，他们怎么好指手画脚？人家不说，未必就没有想法。”

“如果谁胆怯了，要做临阵逃跑的胆小鬼，不妨说出来，我立即换上敢战的管带！”张佩纶厉声呵斥。

话说到此，大家无话可说，叹息着各自回舰。

第二天，孤拔的副官送来一份照会，说如今两国军舰近距离驻泊，为防误会，请中国舰船不要随意离开，否则法方便以开战论，届时一切后果由中国自负。张佩纶这才警觉起来，发觉敌我连舰正中法国人下

怀，但他依然不想让别人看出他的胆怯。他怕到时候被法国人俘虏，便命令把行辕设到马尾山上，说这样是为了居高临下，便于指挥。

这时左宗棠从京中发来一个电报，让张佩纶转交给闽海关的法国人德克碑。德克碑当年帮助左宗棠创办船政局，后来又干起老本行，到闽海关当差。闽海关在马尾东南方向的闽江南岸，德克碑的家就在船政局后院，每天都是坐船过来，所以张佩纶派人送到他家里。左宗棠的电报是让德克碑去找孤拔，劝他撤离马尾，不要损毁船政局，否则左宗棠“将白头临边，誓与法国死战到底，到时候法国想罢战亦不可能”。

德克碑被一只小驳船送上远征军旗舰“窝尔达”号。他与孤拔早就认识，两人私交不错。孤拔看了左宗棠的电报便扔到桌子上道：“真是可笑，中国人都喜欢拿大话吓人。他要白头临边，难道白发能抵御大炮吗？”

“将军，这位左大人是很善于打仗的，当初收复新疆，没人相信他会胜利，但是他胜了。就我私人感情来说，我也很尊重左大人。”

“法国不是阿古柏，中国能抵抗远征军的将领还没有出生。”孤拔很自负，“而且私人感情也不能代替国家利益。”

“将军，福州船政局是法兰西帮他们创建起来的，我希望万一不幸两国开战，将军不要去破坏船政局。”德克碑觉得自己的理由太过牵强，所以又补充道，“我的妻子儿女在船政局生活了十几年，他们对那里很有感情。”

“你的要求我不能答应。正因为是法国帮他们创建的船政局，所以更应该毁掉。我们就是要以这样的方式警告中国，我们能帮他们建，也能轻易地给毁掉，弱者的命运必须掌握在强者手中。”

晚上八点钟，孤拔在“窝尔达”号上召开军事会议，并邀请德克碑参加。

“这将是一个激动人心的会议，将会永远载入史册。”各舰舰长汇集到“窝尔达”号后，孤拔十分兴奋地宣布道，“中法谈判已经破裂，三天前驻华公使福满禄已下旗回国，议会已批准了新的法案，拨款三千八百万法郎支持远征军，不论采取何种办法，必须迫使中国人屈服。”

大家听到这个消息都非常兴奋。

“我已接到命令，可以向马尾的清军发动进攻了！”孤拔的大手掌向空中一劈，他的舰长们顿时发出雷鸣般的掌声。

“我知道你们已等得不耐烦了，明天就请你们进行一场实弹演习，打光你们的炮弹！”孤拔没有把福建水师放在眼里，他认为一切都将像预料的那样，就像是进行了一场没有悬念的演习。

他的部署是，在明天下午约两点的时候，闽江就开始退潮。军舰因为头重尾轻——因为火炮集中在舰首，在水流的推动下，福建水师的舰尾会自然地摆动到下游方向，而位于下游的法舰则正好舰首对着福建水师的舰尾，这正是发动进攻的好时机。

“你们都要牢记，当福建水师的舰尾移过来的时候，我会升起第一面旗，那时鱼雷艇便立即进攻敌旗舰扬武号。第二面旗升起的时候，所有军舰一起开火，击毁你们面前的靶子。”说这话时，孤拔的双目炯炯地望着前方，仿佛那里有待打的靶子。

“这么说我们要不宣而战，发动突袭了？”一个舰长问道，他用的是突袭，而不是偷袭，对这样一个不堪一击的对手发动偷袭实在不是件光彩的事。

“当然不是。”孤拔的安排是，明天九点将向福建水师送一份宣战书，但不是就近送给张佩纶、何如璋，而是送到福州去，给闽浙总督何璟。

“大家请想，福州接到我们的战书，翻译需要时间，再将命令发回又需要时间，那时他们就没有多少时间准备了，也许我们的大炮打响之时，他们身边还没有炮弹呢！”孤拔又自以为是地补充了一句。

“将军，”另一位舰长又问道，“如果福建水师在退潮前突然向我们发动进攻呢？”

“不会的。”孤拔十分肯定地摇头，“中国人没有那样的胆量。而且据我所知，他们得到的命令是不准首先开炮，只有我们开炮后他们才能还击。”

法国人约期开战的电报，先送到福州，再由福州送回马尾，所以，当张佩纶收到电报已一点多了，他有些不信，如果法国人要开战，何不直接向他下战书，反而递到福州去了？朝廷早有电谕，要海疆加紧备战，但是否可以主动向法舰进攻，朝廷并无明确指示。他也曾就马尾局势请教李鸿章，李鸿章回电认为，此事终究要归于和，和议离不开万国公法，因此不可衅自我开，彼若不动，我亦不发。

此时事到临头，张佩纶才知道战和两字实在重若千钧，能不能向洋人开炮，远不是他当初写奏折洋洋千言那样简单。他着人请何如璋过来商议，他想趁现在主动进攻，打法国人一个措手不及，福建水师还能占点优势，不然等法国人进攻，水师肯定要吃大亏。

“问题是朝廷让不让我们先开炮，如果先开炮，到时法国人把开衅的责任推到我们头上，我们可就是千夫所指了。”

“朝廷已下旨备战。”

“备战是一回事，能不能打是另一回事，大人不妨把旨意拿出来再推敲一番。”

上谕就在手边，他拿出来再次逐字逐句细看——

电寄各省将军督抚等：此次法人肆行不顾，恣意要求，业将其无理各节，照会各国。旋因美国出为评论，而该国又复不允。现已婉谢美国，并令曾国荃等，回省筹办防务。法使似此逞强，势不能不以兵戎相见。着沿江沿海将军督抚，统兵大员，极力筹防，严以戒备。不日即当明降谕旨，声罪致讨。目前法人如有蠢动，即行攻击，毋稍顾忌。法兵登岸，应如何出奇设伏，以期必胜，如何悬赏激励，俾军士奋勇之处，均着便宜行事，不为遥制。

“均着便宜行事，不为遥制。”张佩纶指着最后一句话道，“便宜行事就是允许我们自己决定。”

“我不这么看。”何如璋指着“法人如有蠢动，即行攻击”一句，“这是说法人先动了，我们才能动，还是衅不自我开。还有，怎么算‘蠢动’？是法国人开炮才能算蠢动，还是他们备战就算蠢动？大人请想，到时候朝廷会说让我们便宜行事，不是让我们开衅，那时我们就百口莫辩。”

说得也有道理，但人家战书已下了，怎么办呢？为了慎重起见，两人决定打发船政局总工程师魏翰——他在法国留过洋，法语说得好——乘一艘水雷艇去见孤拔，询问是否真要开战。

闽江退潮已经开始，孤拔突然发现一艘水雷艇向他的旗舰驶来，以为清军要先开战了，所以立即下达了炮击的信号。按照事先的部署，所有法舰集中火力攻击旗舰“扬武”号，因为“扬武”既是福建水师营务处所在，也是最为坚固先进的舰船。击毁了“扬武”号，福建水师就失去了统一指挥，其他舰船便无法战斗。

法舰开炮的时候福建水师正是舰尾向敌，根本来不及调头。“扬武”号用尾炮向“窝尔达”号开炮，一炮击中舰桥，孤拔的副官被当场炸死，数人受伤。但法舰的两轮炮火打过来，“扬武”号多处受伤，又中了一颗鱼雷，船身因大量进水而开始下沉。管带张成早已慌成一团，见舰体下沉，便乘小艇逃跑了。

“福星”号尾部也中鱼雷起火，见“扬武”号危险，在陈英的督带下冲过来救援。孤拔在“窝尔达”号上看到“福星”不退反进，命令三艘军舰围攻，陈英被密集的机关炮击中，牺牲在指挥台上。“福胜”号、“建胜”号也随“福星”号冲进敌阵，但根本不能接近敌舰，就全被炸沉了。

马尾山上的张佩纶看到法舰炮火所及，福建水师舰船纷纷起火，后来更是敌开一炮，我沉一舰，早就惊讶得闭不上嘴巴了。随身护卫都劝他快走，不然被法军俘虏，就有辱国体了。

下笔千言、倚马可待的张佩纶于是仓皇逃跑，他一口气跑出了二十里，在一个叫彭田的村子停下来，那时他已听不到炮声了，心才稍稍安定下来。

跑了二十几里地，张佩纶感到饿了，吩咐勇丁到村里弄点吃的。一会儿勇丁回来了，说船政局卫生队住在这里，饭菜都有，请他今晚就住在这里。张佩纶没有同意，心想海疆会办大臣临阵而逃，这话要传出去，他的脸还往哪里搁？另一个勇丁心眼活，见状便道：“大人，您把红顶子收起来，穿小的衣服，没人认得您。”

张佩纶连连称赞这个勇丁：“对，对，还是微服的好，不要打搅大家。”

那时马尾之战已基本结束，福建水师十一艘舰船全部沉没，死难官兵七百余人，而法舰未沉一舰，仅死五人伤二十余人。之后，法舰从容地对付拱卫马尾的岸上炮台，在强大的火炮攻击下，三座炮台相继被毁。下午四点多的时候，闽江中已没有了炮声。

当夜幕降临的时候，闽江上游漂来一艘艘火船，把江面映得一片通红。小小的火船对巨大的军舰几乎构不成威胁，所以法国水兵们都轻松地站在甲板上看热闹。

“这是中国人为我们庆祝的焰火。”一个水兵道。

“他们真是生活在另一个世界，竟然用这样的方式来攻击我们。”另一个水兵感到惊奇。

可孤拔却不这样乐观，他指着满江的火船道：“这些火船对我们的军舰不起任何作用，但它却告诉我们，中国的百姓比他们的朝廷更难对付。四万万人的大国，如果他们的百姓觉醒了，实在是一件可怕的事情。”

“将军多虑了，现在已不是冷兵器时代，人多也没有多大意义，有时候不过是多具尸体。”他刚刚选拔的副官不以为然。

孤拔说：“不可轻敌。明天我们炮轰船政局后立即离开马尾，若被堵在闽江中，我们就是死路一条。据福州城和船政局为质的计划根本不可能实现，我们改变计划，集中兵力去攻打台湾。”

第二十章 袁世凯再平政变 李鸿章连签两约

马尾之战的第二天，李鸿章就得到消息，立即电告总理衙门。但他所知也仅限于开战，至于战况如何，是胜是败，他无从得知。醇亲王得到消息后十分着急，让总理衙门的官员到各国公使馆打听。次日便得到较为详细的电报，说我沉七船，敌伤三舰，船厂被毁严重。

有了这个简报，他就可以去见慈禧了。慈禧看了电报，铁青着脸道：“岂有此理？法国真是欺人太甚！”但只怪法国是没有用的，法国挑衅已非一日，主战的呼声已经叫了半年，但朝廷却一直依赖和议，就是整体撤换了军机处也没有下定与法人决战的信心。可这个责任她不能往自己身上揽，所以第二句话就是，“总理衙门一帮人怎么办的差？福建有何璟、张兆栋，船政有何如璋，海疆有会办张佩纶，尤其是张佩纶，向来是能言主战的，怎会损失如此惨重？”

“福建水师与法舰相比实在太弱。”醇亲王这样为前线诸文武辩解。

“那陆路呢？船政局被炸毁了，如果海军不登岸，怎么会把船政局给炸毁了？”慈禧气急败坏地追问。

法军登没登陆，现在实在无从知道。但法舰巨炮射程远，可以在江中轰击岸上目标，醇亲王是知道的，所以他说：“等详细战报来了，该治罪的一定要治罪。”

他这样说是怕慈禧盛怒之下做出处分决定来，弄得功过不分。慈禧也很精明，虽然盛怒，但脑子依然清醒：“将来查清了，该杀的杀，该革的革，该降的降。现在要紧的是抚恤殉难官兵，振作前线士气，鼓舞军心民心。法国人已逼到这个地步，朝廷必须有个态度，不然没法向朝野交代，就是洋人也会笑话我们。”

“奴才已草拟了对法宣战的谕旨，请太后慈览。”醇亲王说罢，便把宣战书递上去了。

宣战书首先指出法国步步紧逼，继而表明抗法决心，要求“沿海各口，如有法国兵轮驶入，着即督率防军，合力攻击，悉数驱除。其陆路各军，有应行进兵之处，亦即迅速前进。”“刘永福即收为我用，着以提督记名简放，并赏戴花翎，统率所部出奇制胜，将法人侵占越南各城，迅图恢复。”

慈禧看了却还不满意：“老七，这还不够，你只说了应该怎么办，但如果文武各员不能谨遵，抑或阳奉阴违，那应该怎么办？”

醇亲王明白，那就是要加几句话强调各文武大员必须认真执行。正在考虑之时，慈禧又说话了：“我看就加这么几句：凡我将士，奋勇立功者，破格施恩；退缩贻误者，军前正法。”

醇亲王重复一遍，表示已经记清。

“今后倘有再敢以赔偿和解之说陈奏者，也要着即交刑部治罪。”慈禧又加一句。

醇亲王暗暗佩服，这一句其实就是告诉大家，上面是一力主战的，只是有个别人热衷和议，以致有今日之败。醇亲王让太监取笔来，添上这几句，速送去军机处请章京誊清了送来，慈禧看过后立即交内阁明发。

随后，闽浙总督何璟、船政大臣何如璋、会办海疆大臣张佩纶的详细奏报陆续到了。虽然战败的事实已无可更改，但仍免不了玩文字游戏，铺叙自己的功绩。只有张佩纶的奏折，虽然不免为自己辩解，却老老实实向朝廷请罪。看了数人陆续到来的奏折，朝廷也有了基本的判断，用醇亲王的话来说，就是“请功的无功，请罪的罪轻”。因为已有消息说法国人根本没有登陆，所以何璟等人说陆师如何苦战纯是冒功，张佩纶明确请罪，倒比何璟等人更见忠纯。

福州籍官员大多接到老家来信，福建大员如何畏战无措、临阵脱逃的笑话广为流传。据说接到法国人的开战照会时，何璟正在抽大烟，等他过完瘾后已过了半个时辰。他明知道法国人肯定要在马尾打仗，却不向马尾派一兵一卒，而把数十门大炮调到总督府专责自卫。巡抚张兆栋听到要开战的消息，以为法国人会进攻福州，所以微服逃出福州城，让一个失宠的妾在家应付，无论谁来，都说巡抚病重在身，唱了一出空城计。在马尾督战的何如璋和张佩纶都唯李鸿章之命是从，将士们屡次要请求先发制人，两人却寄望于和谈，怕出意外搅了和局，竟不向水师发一颗炮弹。等收到开战照会后才匆匆给各舰分发弹药，但为时已晚。开战后张佩纶、何如璋根本没有指挥作战，而是仓皇逃走。张佩纶一气逃了二十里，靴子跑掉了一只，在彭田村躲了三天才回到船政局。何如璋躲进施氏祠堂里，不肯出门。施氏是当地望族，子弟多人在水师服役，马尾正在激战，船政大臣却临阵脱逃，他们一气之下将狗放进祠堂，把何如璋赶了出来，何如璋的裤腿也被狗撕去了半片。福州百姓气愤不过，把总督府的大门卸去了一扇，更有人写了一副对联贴到总督府门前：“两张无主张，二何没奈何”，讽刺四大员懦弱无能。

慈禧闻言后道：“两何两张如此不堪，如何督率地方？尤其闽浙总督，非派知兵大员不行。”

知兵大员有谁可去？京中现成就有一个——左宗棠。而且他早年任过闽浙总督，被毁的福州船政局就是他亲手创办。醇亲王一征求他的意见，他立即答应，而且七十四的人了，依然豪气冲天，对醇亲王说：“王爷您放心，我把法国人全赶到海里喂王八。”次日朝廷下诏，授左宗棠为钦差大臣，督办福建军务，福州将军穆图善、漕运总督杨昌濬帮办。左宗棠心急火燎，立即整理行装，启程南下。

弹劾两何两张的奏折依然不断，李鸿章爱才心切，给醇亲王写信，替张佩纶辩解，说“宁失船厂，不可失张学士”。张佩纶曾经请示沉船堵塞闽江口，但因为顾虑到福州是通商口岸，因此朝廷未准；他也曾经要求先发制人，但朝廷的指示是“衅不自我开”，而张佩纶奏折无一语指责中枢，尤显出他的心地纯厚。醇亲王极力维护张佩纶，何璟、何如璋、张兆栋三人都被革职拿问，而张佩纶反而升官，出任福州船政局大臣。李鸿章给他去信，让他忍辱、耐烦、负重、勿急躁。同时让他注意收拢被打散的水师人才，“管轮、管队、炮首等，如有材武无烟癖者，无分闽粤，择优挑送北洋，以实北洋水师”。只要张佩纶推荐过去的，李鸿章一概照单全收，并立即安排到北洋水师中。

李鸿章又给醇亲王写信，提议建设山海关电报线。近几年，趁着越南局势紧张，李鸿章奏请朝廷大办电报，沿海津沪、浙、闽、粤以至广西龙州，沿长江由上海至汉口，天津到通州再到京城，都开通电报。两广到京师虽然相隔数千里，但军情响应迅捷，如在户庭，全是电报的功劳，就连向来反对办电报的人，也都闭上了嘴巴。李鸿章此次又建议修建由天津向东北方向至芦台、乐亭、昌黎、山海关，经营口直达旅顺的电报线，同时给醇亲王写一封信，说明日本人在朝鲜蠢蠢欲动，将来可将电报线续接至朝鲜。醇亲王深以为然，说动慈禧照准。

法国人雄心勃勃，要占据台北为质，但在台湾他们碰上了淮军宿将刘铭传。刘铭传为了收缩兵力，主动放弃基隆，把基隆煤矿炸毁，留给法国人一片废墟，然后集中六千人，在淡水大败登岸的法军陆战队，法军伤亡百余人。淡水是进入台北的要道，法军无法攻取，占据台湾北部的计划就成画饼。法军转而寄望于越南北圻的陆路战斗能够出现奇迹，但清军将领得到朝廷不得畏缩避战的指示，放开手脚与法军周旋，虽然伤亡是法军的数倍，但再也没有出现从前那样的不战而溃，法军要夺取一个要地，相当不容易。

然而，此时日本人却在大清的背后朝鲜，再次鼓动兵变。

这次兵变是由朝鲜开化党发动。朝鲜自从开港后，不断有公派或私费的青年贵族子弟东渡日本，他们亲眼看见了明治维新之后的崭新景象，叹为观止，深受感触，产生了改革国政，使朝鲜成为“亚洲法兰西”的志向。这些贵族子弟便是所谓的“开化党”，因为他们亲近日本，因此又称“日本党”。闵氏集团以开化维新的名义把大院君赶下台后，政治上亲近日本，开化党的活动影响日大。但后来清廷帮助朝鲜平定大院君发动的兵乱，他们转而亲近大清，被称为“事大党”。“开化党”与“事大党”的矛盾加深，日本则一直在寻找机会，利用“开化党”实现扩大朝鲜利益的机会。

中法战争爆发，驻朝清军调走一千五百人回国，“开化党”以为有机可乘，而日本政府也认为正可借中法战事兴风作浪。等福建水师几乎全军覆没，法军又攻占基隆、澎湖等多处地方后，清廷在朝鲜的威望大大降低，原想托庇于清廷保护的朝鲜国王和闵妃也开始动摇。“开化党”准

备发动政变，频繁与日本驻朝大使竹添进一郎联系，托日本使馆设法购买日本刀、炸药和步枪等武器，走私输入朝鲜。日本外务省则与法国驻日大使秘密联系，希望法国关键时刻能够支持日本在朝鲜的行动。法国当然希望分散清军的精力，因此两国一拍即合。

帮办朝鲜军务袁世凯非常敏锐，意识到朝鲜将有变，他向北洋大臣李鸿章报告说：“朝鲜君臣为日人播弄，执迷不悟，欲离中国，更思他图。探其本源，由法人有事，料中国兵力难分，欲乘此时机，引强邻自卫，即可称雄自主，并驾齐驱，不受制中国，亦不俯首他邦……”袁世凯请求增加朝鲜驻军，然而台湾、福建、越南军事同时吃紧，北洋派军舰、援军入台，抽不出兵力兼顾朝鲜。

开化党人正是看准这一时机，派金玉均对高宗游说称中日如果交战，清朝必败，朝鲜当自图万全之策，并夸口说会得到日本的全面协助。高宗觉得有道理，于是亲书密旨交给金玉均，授予其“便宜行事之权”。日本驻朝公使为“开化党”设计了兵变方案。

光绪十年十月十七日（1884年12月4日），朝鲜汉城邮政局落成，在当晚6时举行的落成仪式上，开化党骨干、邮政局总办洪英植举行宴会款待朝廷大臣。他们趁机纵火，制造混乱。金玉均则向高宗报告说：清军作乱，邮局失火，形势十分紧急，请国王去易于防守的景佑宫避难。正当高宗犹豫不决时，开化党人在宫中引爆炸弹，火光映红了殿宇。高宗果然害怕了，同闵妃、世子、世子嫔、王大妃等王室成员立刻随金玉均前往景佑宫，途中，金玉均建议请日军来保护，惊恐不定的高宗用铅笔写了“日使来卫”四字。早就准备好的日军二百余人冲进王宫，控制了宫中局势，捕杀“事大党”大臣，发布了十六条新政。

袁世凯等人只知道宫中有变，但具体情况不明，他同提督吴兆有、总兵张光前等联名致书国王，请求入宫护卫。但高宗已经被“开化党”控制，根本见不到这份至书，金玉均等人矫旨拒绝清兵入宫。第二天，朝鲜右议政沈舜泽致函袁世凯等清军将领，恳请其出兵解救国王。提督吴兆友等认为，此事关系极大，必须请示北洋大臣李鸿章。然而，形势紧急，如何容文牒往来？袁世凯再次表现出了他的敢于担责、果断刚毅的个性，说道：“我军驻扎朝鲜，就是为保朝鲜局势稳定，必须立即进宫平乱，一切责任袁某一入担之。”当天夜里，向他帮助训练的朝鲜亲军左、右营发放上等成色黄金六百两，与他们约定次日入宫，共同护卫国王。

次日下午三点，清军和朝鲜亲军左右营共两千多人同时进攻昌德宫。袁世凯从敦化门入昌德宫，直接交战；吴兆有从宣仁门入昌庆宫，包抄左路；张光前殿后策应。清兵一入宫门，便遭到士官生徒组成的“忠义契”和日军的猛烈射击。清军果断还击，双方展开了激战，宫内顷刻大乱，闵妃携王世子趁乱逃出昌德宫，其他宫中女眷也纷纷逃走。日军和叛军抵挡不住强大的攻势，竹添进一郎和金玉均胁迫高宗要他逃出汉城去日本，高宗坚决不从。竹添进一郎和金玉均等人仓皇逃出王宫躲进使馆。汉城百姓憎恨开化党和日本人，围攻日本使馆，与日本商人互相攻

杀。竹添打算带着开化党人撤退，临行前烧毁公使馆机密文件，却不料失火将整个公使馆烧毁。在逃离汉城的途中，日本人受到朝鲜百姓的围攻，日军步兵大尉矶林真三以下四十名日本人被杀死，多名开化党人也被朝鲜人打死，另有三十八名朝鲜士兵阵亡、九十五名汉城市民为日军所杀。竹添带着金玉均等人仓皇逃走，在仁川搭上日本邮轮“千岁丸”号，才得以逃回日本。

消息传回国内，李鸿章一则以喜，一则以忧，喜的是政变很快平定，忧的则是怕事态扩大，中日再起纷急，那可真就腹背受敌。于是他立即电告驻日公使黎庶昌，令他迅速劝息日本，不要采取过激行动；而同时又急令袁世凯，“坚壁勿动，以待调停。”

竹添进一郎狼狈逃回国内，日本政府大肆宣传中国和朝鲜无故损害日本的权益和尊严，将政变的责任全部推到中国和朝鲜身上。日本朝野为之愤怒，农商务卿西乡从道在内阁会议上提议对中国宣战。日本学生在东京上野公园举行“清国膺惩大会”，游行示威抗议中国的“暴行”。一些日本人甚至组织义勇军，要求日本和法国联合进攻中国。日本政府自知理亏，也深知眼下还不是中国的手，便暂时不准备动用武力，而是以外交手段来争取损失最小化，并趁机扩大日本在朝鲜的侵略势力。日本派外务卿井上馨为全权大臣，率陆军两个中队、军舰七艘，载三千士兵，借口“使馆被焚”“侨民被害”而向朝鲜“问罪”。在重兵压境的情况下，朝鲜答应与日本谈判。井上馨的要求是只谈善后，不谈政变，因为一谈政变，日本责任难逃。同时又提出，两国谈判，不容中国参与，他的理由是将专门派重臣到中国去详谈。光绪十一年十一月二十九日（1885年1月9日），日朝签订了《汉城条约》，朝鲜派重臣赴日谢罪，赔款十三万元，惩办杀死日本人的“凶徒”，并允许加建兵营，扩大驻军。

临近中国春节，法军加大了进攻力度，希望在春节前给中国人一个大大的教训，腊月二十九日，远东舰队司令孤拔率七艘战舰在浙东海岸拦截南洋水师援台的战舰，击沉了两艘，并将另三艘堵于镇海口内。而越南的法国陆军则在远征军第二旅旅长尼格里的统率下，一举攻克谅山，广西巡抚潘鼎新、广西提督苏元春率部退入镇南关。正月初九，法军又对镇南关猛烈炮击，云南提督杨玉科阵亡，潘鼎新再退到广西凭祥。接到战报，清廷震怒，严旨责备潘鼎新，同时命张之洞督促老将冯子材驰赴镇南关。

冯子材（1818年7月29日—1903年9月18日），号萃亭，是广东钦州人（今属广西），幼年父母双亡，与兄长跟着祖母长大。后来与哥哥做点小本买卖，结果被天地会的人劫持，他一气之下投奔官军，参加剿灭天地会的战事，积攻得了个小小的八品顶戴。随后洪秀全在广西造反，他就跟随广西提督向荣与太平军作战，一直追杀到南京城下，属江南大营的一个小统领。江南大营两次被踏破，他后来以三千人马驻守镇江三年，太平天国平定后得赏黄马褂、骑都尉世职。随后出任广西提督十八年。等张树声任两江总督后，要重用淮系的人，冯子材受排挤，一

怒之下辞官回乡。法越事起，朝廷想起用老提督冯子材，但他有言在先，只要张树声任两广总督，他就决不出山。后来前线连吃败仗，张树声忧惧而死，清流干将、山西巡抚张之洞调任两广总督，未到任就与信给冯子材，让他招募一军准备到前线督师。此时，冯子材已经六十有六了，却是毫不推辞，真正是白首临边。

镇南关位于广西凭祥市西南三十里处，东有大青山，西有凤尾山，关城就建在两山之间的隘口上，扼守通往越南谅山的南北要道。冯子材轻装简从赶到镇南关，眼前是一片残破景象，关门已被法军炸塌，关楼也被付之一炬，只剩几根柱子和断壁残垣。关内的营帐全被焚烧，关两侧高地上的营垒也全被炸毁。冯子材等人登上关楼，一截被烧得焦黑的柱子旁赫然立着一块木牌，在刺眼的白底上法军留下了一行歪歪扭扭的大字：“尊重条约比边境关门保护国家更为安全，广西的门户已不存在了。”

冯子材的亲兵骂道：“狗日的法夷，真是欺人太甚！”

他要把木板扔到关下烧掉，却被冯子材阻止了。他抽出佩剑把木牌上的字全部刮掉，让人拿来笔墨，饱蘸墨水，在木板上写下十几个大字：“我们将用法夷的头颅，重建大清的门户。”

冯子材在镇南关前后转了两天，然后发函邀请广西巡抚潘鼎新、广西提督苏元春、恪靖军统领王德榜等人到镇南关商议军事。第二天上午，众人陆续赶到，他对广西巡抚潘鼎新拱手道：“把潘大帅叫到军前，实在不该，不过事关军务大计，不能不劳潘大帅大驾。”

潘鼎新丢城失地，屡被朝廷斥责，幸亏冯子材到来，军心得以稍稳，他哪还敢摆统帅的架子，拱拱手道：“冯老军门不要客气，广西军务还要多多仰仗，将军有何妙计，我与众位将军无不支持。”

前线清军，有桂军、滇军，王德榜率领的恪靖军、苏元春率领的毅新军则属湘军，而潘鼎新本人又是淮军出身，各军不能配合作战，是清军屡屡战败的重要原因。冯子材入桂后，一路上与各军联络，协调各军关系，力求各军能够消除隔阂，协调一致。他向众人拱拱手道：“妙计实在谈不上，今天把众位将军请过来，是请诸位参照镇南关的地势，在这里打个翻身仗。我再次声明，我这个军务帮办，仅是提个建议，行不行得通，最终还是要请潘大帅定夺。”

冯子材是广西德高望重的老提督，战功赫赫，虽然是军务帮办，但他一入广西，其影响力就超过了潘鼎新，而且冯子材从大局出发，尤其顾及潘鼎新的脸面。

潘鼎新明白冯子材的好意，而且当前军情已经到了退无可退的地步，便拱手道：“冯老军门不必客气，有何妙计，我与诸位将军一定协同作战，正如您所说，打个翻身仗。”他又对众人拱拱手说，“从前因为文报不便，调度多有不周之处，也请各位将军海涵。如今我们已被法夷逼

到墙角，已无路可退，恳请各位摒弃前嫌，和衷共济，好好打几个胜仗，给朝廷也给我们自己一个交代。”

主帅有如此姿态，众将都表示一定恪遵军令，共同对敌。

大家随冯子材登上镇南关城楼，冯子材问潘鼎新：“官军总是失利，大帅认为最大的原因是什么？”

“最主要的原因是法军炮火太猛。每次法军总是先以火炮狂轰，营垒都被炸毁，如果落在人堆里，那就一死一大片，再勇敢也没用。”潘鼎新当然不能承认他指挥有误。

冯子材点点头表示赞同，又问：“大帅，如果我们能想办法让法夷的大炮发挥不了大作用，那咱们是不是就有了必胜的把握？”

能让法国鬼子的大炮发挥不了作用，那当然好，但能有什么办法让大炮都没用呢？冯子材并不回答，指着关前的形势道：“各位将军，镇南关一带地形狭窄，要打起仗来，对我们有利还是对法夷有利？”

恪靖军统领王德榜回道：“我们装备不及法夷，所以必须靠人多势众，镇南关地形狭窄，不便于大部队运动，真打起仗来，对我们并没有好处。只是这里是清国国门，无论如何都要死守。”

“国门要守，但不能死守。如果在关前打仗，对我们不利。不过，众位再看后面。”冯子材转身指着关北让众人看。

镇南关往北，西边是凤尾山脉，由南而北，越来越高，绵延七八里处就是凤尾山的最高峰，有七八十丈高。镇南关东边，由南往北，五座小青山连绵不绝，也是越往北越高，到七八里处就是大青山，也有七八十丈高，与凤尾山遥遥相对。两山之间则是宽二三里、长四五里的一段狭长平地。

“那里叫关北隘，我来的时候专门看过。此地荒芜，藤萝丛生，山上则树木茂盛，附近也没有多少人家，是做战场的好地方。”冯子材介绍道。

“不错，的确不错。”潘鼎新点了点头，“如果我们占了西边的凤尾山和东边的大青山，再在山谷中布下重兵，法夷如果进入关北隘，就进了我们的伏击圈，我们正好三面进攻，发挥人多的优势，打他个措手不及。担心的还是法夷的大炮，老军门说让法夷火炮不起作用，是怎么个办法？”

“为了对付法夷的火炮，山上要修建坚固的营垒，山下谷中要与关墙平行修筑一道东西向的长墙；墙内的空地上，挖几百个地营，法夷开炮就躲进去，法夷进攻就登上长墙拒敌。两边山上再设奇兵，节节阻击，挫敌锐气。去凭祥的大路提前修好，到时方便后路援军驰援。我们有长

墙地营可挡炮火，有千军万马可供调遣，正可以发挥我们人多的优势，把法夷困在谷中，歼于墙下，报仇雪耻！”

五天后，镇南关工事基本完成，众将领再次齐聚镇南关，冯子材领着大家察看他的工事。关北隘长墙长约三里，用土石混筑而成，连接着东边大青山和西边凤尾山。长墙高七尺，底厚丈余，墙顶宽六尺，外墙筑有雉堞，以备兵勇向外瞭望和射击。墙上每隔四五丈留有栅门一个，冯子材告诉大家，此栅名“先锋栅”，以备敌人近前时拥出杀敌。

墙外还挖了一条宽四尺深五尺的堑壕，以阻拦法军攀爬。在长墙后面约一里处，又筑起一道与长墙平行的土墙，土墙上开有数个栅门通向后方，兵勇进出都要凭腰牌令箭。萃军就驻在两墙之间，里面除营帐、仓库外，还挖有地垒二三百个。

地垒是宽六尺、深五尺的坑道，曲折成形，每距六尺开一垛口供出入，两个垛口之间留有原土做阻隔。冯子材告诉大家，战时每垛驻兵十人，如果法军开炮，则躲进坑道内，炮火过后再出来守长墙。因为坑道深藏地下，炮弹根本伤不到人。就是偶尔有炮弹恰巧落进坑道中，因为坑道曲折，又有垛口相隔，顶多也只伤一垛人。冯子材则亲自在此指挥。

对这个部署潘鼎新有些不放心：“老军门，你是关北隘的总指挥，不该亲临前线，万一有失，对全军不利。”

“将来法夷进攻，长墙必是重点，我在此居中指挥，可方便调度长墙及两山炮垒，还可兼顾后路。再说，主将如避重就轻，将士们怎么想？我已年近七十，死不足惜。还有两个儿子也都跟我守长墙，我就是要告诉各军，我等没有退路，只有拼死一战。”

众人都备受感染，大声道：“我等誓死与冯军门共进退。”

“那就拜托各位了。”冯子材拱手拜谢。

潘鼎新不再劝阻，承诺道：“法夷进攻时，请老军门飞檄给我，我亲率大军来援。”

冯子材再次拱手：“到时候少不得劳动大帅。”

他们一行人又察看了东西山岭上的地堡群，下山后天已经黑了，潘鼎新开始部署作战计划，这个计划是与冯子材反复商讨过的——冯子材驻守关北隘；王德榜驻扎镇南关东南的油隘，一方面防敌东扰，一方面到时策应关北隘；苏元春部及广武军驻扎龙州西南的茆葑，以防法军绕攻龙州；他自己则率淮军十营继续驻在海村，居中调度。

众将都无意见，冯子材沉思了一会儿道：“我有个想法说与众将听听，看是否可行。目前能否给桂军加饷，不分主客军，一律同酬同饷？”

桂军的月饷每人只有二两多，这是多年的老规矩了。法越事起后，恪靖军、毅新军、萃军、勤军先后入桂，他们的月饷都是四两多，几乎是桂军的两倍。一样打仗卖命，拿的饷银却不一样，这对桂军士气影响很大。桂军多次遇敌即溃，与此不无关系。潘鼎新从前上奏过，但没获准。

“我意是请潘帅、苏帮办与我一同上奏，请朝廷允准。只是文报往来又需时日，大战在即，急需振作士气，所以在朝廷旨意到达前，就先按一样的标准发下这月的饷银，出了问题，我们三人承担。”冯子材一边说一边看着潘鼎新和苏元春，两人都表示同意。

“这件事，我安排李藩台立即办理。”潘鼎新答应得很痛快，不过又有担忧，“老军门，法夷狡诈异常，只怕将军建成了长墙，法夷不来进攻，反倒去进攻别处。”

“他不来进攻，逼着他来。”冯子材笑道，“从前法夷总是牵着我们的鼻子走，咱们这回也让他们听听潘帅的指挥如何？”

潘鼎新眼睛一亮，问道：“让法夷听咱们的指挥？那怎么可能？难道老军门有什么妙计？”

“我想派出小部队夜袭文渊，袭而不占，攻而不陷，以激怒法夷。他们连胜之余，气焰嚣张，稍激即怒，怒则失控，如法夷倾巢而出攻长墙，我军则集中全力，围而歼之。”冯子材说出办法。

“好计！好计！”潘鼎新连连点头。

“诱敌来攻并非难事，我担心的是我军到时士气不振，临阵溃逃，再好的计也没用。”

“老军门有什么想法尽管说出来，只要能打翻身仗，以雪前耻，万事都好商量。”潘鼎新对即将到来的胜利都有些迫不及待了。

“都是花银子的事。”冯子材说，“俗话说狭路相逢勇者胜，还有句俗话叫重赏之下必有勇夫。我想请大帅答应分别给参战部队以赏格，以二万两银子为限。如果法夷来攻而胜之，到时根据各部作战情况论功行赏。”

“好！就二万两！如果能够打胜仗，以后都可以悬赏格。守住关北隘赏银两万，将来如果收复谅山，那就赏三万！”潘鼎新也十分慷慨。二万两银子如能换一场胜仗，那也值。

众人也都跃跃欲试，对即将到来的大战充满期待。

二月初六，法国远征军二旅旅长尼格里亲率两千法军对镇南关发动进攻。他观察了镇南关的形势及清军的布防，决定先以重炮轰击两侧山

岭的石堡，解除两翼的威胁，然后集中全力进攻长墙。然而攻了一天，两侧最高峰的石堡并未攻下，当天夜里他召开军事会议，决定第二天兵分三路，两路分别进攻两侧山峰最后的石堡，他则亲率主力，进攻长墙。

当天夜里，冯子材的大帐里也是灯火通明，把将领们的脸映得棱角分明。冯子材首先说道：“今日一战，虽然失去了三个堡垒，所幸守将英勇，关键的大堡垒没有被法军攻破。估计明天法夷会强攻，到时必有一场苦战。”

王德榜大声道：“冯军门，整个部署都是您的主意，如今战事到了最关键时期，无论湘、淮、桂、粤各军都愿以您为帅，有什么吩咐，我等无不从命。”

“好，我就说说想法。今天丢了三个堡垒，我看最主要的原因是新兵没经战阵，勇气不足，被法夷大炮一轰就四散而逃。这样下去不行，如果敌炮一响就怕，那咱们人再多也没用。所以各军要设督战队，有临阵逃跑者，军前正法！敌人的特点是炮火猛但兵员少，我们正相反。敌人发挥优势，我们则不能硬抗，也要发挥我们的优势。明天除了守住长墙外，我们再派出几队人马从两面包抄，那样势必能分散敌人的炮火。”冯子材一口气说完，大家深以为然。

按照部署，王德榜连夜去了文渊，他要设法阻止法军向镇南关运送军火。他摸黑回到油隘，命令部队立即吃饭，吃完饭出队时天已快亮了。

法军23团负责运送军火的连队应该在天亮前往返文渊两次，将一天所需军火运到111团所在的谷地。但111团担心夜里受到攻击，便把营地迁到了第二峰堡垒上，结果运送军火的部队找不到他们，就把军火运回镇南关下。这一折腾，天亮前才完成了运输一趟的任务。他们匆忙起运第二批，刚出文渊不久，就被王德榜的部队包围了。

23团负责军火运输的只有两个排，而王德榜的部队有一千余人，所以他们稍作抵抗就扔下军火逃回文渊。王德榜这次行动收获颇丰，共有四十多头骡子和十几匹马，所运军火有四门田鸡炮和大量弹药。王德榜派人送到油隘，他则亲率部队去攻文渊。

镇南关上的尼格里终于等到大雾散尽，举起望远镜向清军阵地观察，见旗帜比昨天更多了，难道清军又增加了援军？

“这一定是中国人的把戏，他们善于虚张声势。”他的参谋副手这样分析。

“不错，中国人最喜欢这样。不过他们后方还有大量援军可以调动，所以今天应尽快解决战斗。”

“爱尔明加团长那边怎么一点动静都没有？”他的参谋又提醒。

爱尔明加团长奉命偷袭大青山的石堡，半夜里就出发了。

“我想爱尔明加一定得手了。今天早晨这样大的雾，他们趁雾的掩护突然出现在中国人面前，会把他们吓坏的。就像进攻北宁时那样，我们还没到，中国人已经逃光了。”尼格里一面说，一面拿望远镜向大小青山方向观察。他看到爱尔明加的部队正在登上大青山，“不错，那就是爱尔明加，他不费一枪一弹就占领了大地堡，而且正在向大青山攀登。只要登上大青山，炮弹就可以直接打到长墙后面了。传我命令，111团先炮击长墙十五分钟，然后再发动进攻。”

冯子材正在长墙上巡察的时候，头顶上便响起了炮弹飞过的呼啸声。他的亲兵大声喊道：“冯军门，炮弹！”

“轰”的一声巨响，一颗炮弹在长墙后面爆炸了。

“你们快在地堡去！”冯子材挥着手臂命令。

炮火更加猛烈，亲兵架着冯子材跑到长墙尽头的山崖后，那里着弹很少。

十几分钟后，炮击刚停，法军就哇哇叫着冲了过来。

“命令部队上墙！”

一位亲兵吹起牛角号，老兵们最先爬出地堡，然后是新兵，大家纷纷登上长墙，一部分则聚集在先锋栅后，每人手里提个先锋煲，准备随时向外突击。

先锋煲是冯子材的发明，用民间装鸡蛋、油盐的罐子，装上火药，点着后扔出去，爆炸力虽不强，但烟熏火燎，也有一定的杀伤力。

法军还距长墙很远，就已有新兵开枪了，冯子材命令等法军接近长墙了再开火。法军越来越近了，一直到了有效的射击距离，冯子材才大手一挥，命令：“打！”

林明敦、来复枪、鸟枪、抬枪一起响了起来，冲在前面的法军倒下了一片。但他们不愧训练有素，稍稍后退后又重新冲了回来，一边冲一边向长墙射击，几乎压过了清军的火力。有的法军士兵已靠近了长墙，冯子材大声命令道：“开栅，冲！”

先锋栅一打开，事先挑选出的先锋手冲出栅去，把手里的先锋煲投向敌群，先锋煲发出噗噗的声响，腾起烈焰黑烟，冲在前面的法军有的被熏了眼睛，有的被烧了衣服，一片慌乱。冲出先锋栅的勇士手里只有大刀，见法军已溃不成形，胆子也大了，一直追到壕外几十米。腿脚慢

的六七名法军士兵被他们砍倒，但法军立刻摆出前蹲后立的阵形，从容地开枪射击，掩护部队后撤。

镇南关上的尼格里看到111团退回来，十分生气，命令法军炮击二十分钟，不惜代价拿下长墙！

这次炮击十分猛烈，长墙多处被轰塌，地堡也有七八个被轰毁，兵勇被埋在里面。炮声一停，兵勇们又钻出地堡，登上长墙。法军的这次冲锋十分勇猛，而且配备了几挺机枪，他们一直冲到壕前，同时卧倒向长墙猛烈射击，清军伤亡十分严重。胆小的士兵嗷嗷叫着跳下长墙向回跑，后面的预备队见状也向后跑。在后面土墙的出入口，迎接他们的是冯子材的儿子冯相华所率领的督战队，每人手上一柄大刀。冯相华厉声喊道：“马上回去，逃跑者斩！”说话间手起刀落，跑在最前面的七八个人被当场砍死，溃兵们被镇住，只得扭回头又向长墙上跑。

冯子材见不少法军已越过长壕，战场形势十分危急，于是他抽出佩剑高声命令道：“弟兄们，如果让法夷再次破关，我们无颜见广西父老，跟我冲出去杀敌立功，必有重赏！”

他带着二儿子冯相荣打开先锋栅，冲向法军，兵勇们则将手里的先锋堡尽数扔进敌群。趁法军慌乱的时候，冯子材挥剑冲进敌群。法军对先锋堡已有领教，没像刚才那样乱不成军，他们保持队形，连续不断地向清军射击。他们认出红顶花翎的冯子材是个大官，所以集中火力射击。他的亲兵冲到前面，当胸中了十几枪。冯子材好像没有意识到危险，继续向前猛冲，他的十几名亲兵毫不畏惧一起冲过来保护他。

冯子材高喊：“取首级一个，赏银十两，斩一画法目二十两，二画五十两，三画一百两！”所谓一画两画，是指法军肩膀上的衔牌。

他推开亲兵，仗剑冲进敌阵。兵勇见主帅拼命，无不奋勇，嗷嗷叫着杀向法军，前面的倒下后面的仿佛没看见，依然呐喊着向前冲。清军如此拼命，法军没曾遇到，心里恐慌起来，边打边撤。此时又有哨探来报，潘鼎新率援军赶到，清军更加奋勇。

镇南关上的尼格里看到法军再次溃退，气得大骂道：“爱尔明加呢？为什么还不发起进攻？”他正在着急，爱尔明加的通信兵前来报告，说143团还没有占领大堡垒，请先不要进攻长墙。

尼格里气得嗷嗷直叫，但也没办法，对通信兵吼道：“你去告诉爱尔明加，我不管他在那里，要他立即直接向敌人的大堡垒发动进攻！”

这时候，参谋又发现东西两面山岭上有大批清军正在向谷底运动，显然是要包围他们，尼格里又大叫道：“命令炮兵向两侧山岭开炮，把可恶的中国人轰回去，轰回去！”

炮声响起来，西山上的清军停止了前进，纷纷趴在地上。但炮声一

停，他们又爬起来继续向山下冲，可是再也没有听到炮响。

“怎么回事，为什么停止炮击？”尼格里怒吼着问道。

“炮兵没有弹药了。”参谋回答。

尼格里这才意识到巨大的危险正在临近，他立即命令在横坡岭组成阻击阵地，掩护111团和143团撤退。追击的清军被法军阻击部队密集的火力压制在横坡岭下，眼看着111团撤走。143团则从小青山上直接撤到横坡岭东，清军没有火炮，无可奈何。冯子材于是命令收兵回营。

潘鼎新带来的援军一到镇南关就参加了对法军的进攻，但没打多久法军就退了。追着法军的屁股猛打，一次就歼敌近百人，这样的战绩自开战以来还几乎没有过！大家都非常高兴。冯子材问道：“大帅，这一仗没给你丢脸吧！”

“岂但没有丢脸，而且是一雪前耻！”潘鼎新十分兴奋。

“现在，咱们第一件要干的事是什么？”冯子材故意问道。

“你说呢？”潘鼎新笑着不答反问。

“当然是向朝廷报捷！”

此言一出，两人哈哈大笑。

一会儿捷报拟就，潘鼎新出声念道：“计自初六至初八日之恶战，实历三昼夜之久，而后大获全胜。此次大捷，斩敌千余，并夺取枪炮、弹药、饼干无数，法夷尸横遍野，器械尽弃，魂飞胆破，足以慑敌胆而振天威。”

斩敌千余明显是虚夸，但虚报战功一贯如此，何况以此上报正可慰九重之心。所以潘鼎新欣然命笔，与苏元春、冯子材联衔上奏。

战场的形势从镇南关大捷开始发生了逆转，清军三天后攻克文渊，再三天又攻克谅山，尼格里也受了重伤。而进攻镇海的法军舰队，不但不能攻克镇海，而且舰队司令孤拔也受了重伤。法军水陆皆败，消息传回巴黎，舆论大哗，在一片反对声中，发动战争的茹费里内阁倒台。

李鸿章得到消息，立即上书总理衙门，希望乘胜即收，尽快与法国人和谈。驻英公使曾纪泽也发电报，建议尽快议和。清廷指示赫德，令巴黎的金登干与法国人商谈停战议和。

赫德自从中法形势一紧张，就开始活跃起来，希望能在这一重大事件中发挥作用。一开始的时候，他极力反对中国因越南问题与法国开战，他对中法军事实力十分了解，认为中国若与法国开战，必败无疑；同时他也不希望战争影响中国的贸易，那样英国在华的商业利益必然受

到影响；他作为中国海关总税务司，也不希望因战争而导致海关收入锐减。然而他的建议并未得到总理衙门的关注，倒是他的下属德璀琳从中牵线，使李鸿章与福祿诺达成了和议，令他又失望又嫉妒。然而，很快因为观音桥冲突，中法战火再起，赫德又看到了他业余外交家的舞台。他决定越过总理衙门和李鸿章，不再受他们的约束，指示驻伦敦的代表金登干到法国巴黎去，直接与法国政府接上头。

四个月前，法国宣布封锁台湾海峡，当时海关负责为台湾海面灯塔供应给养的巡船“飞虎”号被法军扣押，他令金登干以讨还“飞虎”号为名，赶赴巴黎，直接与茹费里接触，并自作主张提出了中法和议的草案。但是，当时茹费里寄望于军队获得更大的胜利，因此根本不理睬金登干。

当法军攻克文渊、谅山、镇南关等地后，朝廷议和的声音又起，总理衙门也开始注意起赫德来，慈禧则下口谕，可给赫德全权，让他以津约为基础，与法国人谈。赫德非常得意，给茹费里写一封亲笔信，说：“目前的谈判，完全在我手里，我要求保守秘密，并不受干预，皇帝已经下旨，令津、沪、闽、粤各方停止谈判，以免妨碍我的行动。”

赫德获得清廷如此信任，茹费里对他十分欣赏，并让金登干转达他的意思：“我对赫德爵士给我的希望，感到满意。我同意只通过一个唯一的居间人——即赫德爵士来发挥桥梁作用，并对每一件事保持极度秘密，直到我们恢复公开谈判为止。”

茹费里内阁倒台后，谈判搁置，等新内阁一成立，总统立即命外交部次长毕乐与金登干谈判，并立即草签了《中法停战条款》，约定双方立即停战，以李鸿章与福祿诺签订的天津条约为基础派出全权大臣谈判。

朝廷接到金登干已经签订停战条款的电报，立即电令前线停战，并撤回边界。张之洞首先反对，他回电说：“停战可，但撤回边界不可。若攻克河内，全局可振！”

最受不了的是前线将士，正在势如破竹，进军河内，却收到停战撤回边界的严旨。冯子材给张之洞拍电报，要他奏请朝廷，“诛议和之人”，并以岳飞朱仙镇大捷后被十三道金牌召回自比，在电报中叹息，“不使黄龙成痛饮，古今一辙使人哀”。

慈禧也想趁胜既收，下令道：“严旨给张之洞，若不遵旨停战，必严惩。”

李鸿章也发电报给张之洞，劝他“必须遵旨办理，不可失信。法国新执政与议院商定，若不照津约，即集饷二百兆法郎，添兵大战，全局利害所关，未便徇于偏隅偶胜”。

法国全权公使巴德诺到达天津，李鸿章立即与他谈判。不过谈判完

全是深得慈禧信赖的赫德在背后操控，他提出的每条建议，总是先通过总理衙门呈递慈禧，慈禧同意后再由总理衙门电告李鸿章。李鸿章大发牢骚，称自己无异于“二赤”（指赫德）手中的玩偶。

光绪十一年四月二十七日（1885年6月9日），李鸿章与巴德诺在天津签订《中法会订越南条约》：

（一）中国承认越南是法国的“保护国”，凡有法国与越南自立之条约、章程，或已定者，或续立者，现时并日后均听办理。

（二）在中越边界上指定两处为通商口岸，一处在必胜以上，一处在线山以北。法国商人可在此居住，法国亦可在此设立领事。

（三）法国所运货物进出云南、广西边界，应纳各税，照现在通商税则较减。

（四）订约后6个月内，由中法两国各派官员赴中国与北圻交界处，会同勘定中越边界。

（五）中国日后修造铁路时，应与法国商办。

（六）法军撤出基隆和澎湖。

这是中国近代史上与列强作战后唯一没有割地赔款的条约。李鸿章虽然对赫德不满，但能够签订这样一个条约，结束两国的战争，已经是不幸中的万幸。他上奏朝廷说，数年来法越纠葛，一朝结束，从此和平可期、徐图自强，值得额手称庆。

对这个条约，周馥很不满，他对李鸿章道：“中堂，我们打了胜仗，还是丢掉了越南，承认越南是法国的保护国。法国人三年前就是这么个要求，我们没答应，打了两年仗，我们却答应了，这又是何苦。”

李鸿章摇头道：“是啊，真是自讨苦吃。当初我就反对为越南与法国人开仗，如果当时朝廷采纳我的建议，结果和现在一样，可是免了两年的战事，省了千把万两银子的开销，可是都嚷嚷着要打，骂我是汉奸，是卖国贼。”

“中堂，我的意思并不反对当初与法国人开战，为了大清的藩属国开战是应当的。我反对的是，明明已经把法国人赶出了北圻，这时候却议和。议和也无不可，那就要法国人退出越南，至少要保住宗主国地位。法国人败了，反而他想要的都得到了。”

“兰溪，你这个想法就有问题，法国人陆地上败了，可是台湾还在他们封锁当中，如果继续打下去，我们水路必然要败，他们提出割让台湾，我们岂不损失更大？”

周馥不同意李鸿章的观点：“中堂，打下去我们未必败，台湾海峡那么宽，他想封锁没那么容易。”

“就算我们未必败，那么朝廷让你长年累月打下去吗？中法失和以来，朝廷和战不定，一会儿要打，一会儿要和，一边打又一边和，我正是看到朝廷没有定见，才索性支持趁早议和。我就问你一句话，到时候法国军舰把天津海口一封，京师震动，太后皇上难道再次秋狩热河？绝然不可能，定然又是要和，那时候和，恐怕又要大笔赔款了。所以，我宁愿背骂名，也不能眼看着国家再蒙难。”

周馥无话可说，但心里却想：中堂不过是怕法舰北上，你这北洋大臣招架不住罢了。

中国在越南战场上的胜利也震撼了日本，让他们不敢狮子大张口。全权大臣参议卿伊藤博文认为，中国在朝鲜驻有重兵，是日本难以谋求更大影响力的主要障碍，因此他所负使命，就是设法让中国军队退出朝鲜。然而在伊藤博文看来，这个要求恐怕很难达到，因为朝鲜奉中国为宗主国，一旦有事请宗主国出兵，是几百年的传统，而且国际社会也普遍认同中朝的这种特殊关系。

时年四十五岁的伊藤博文，出身贫寒人家，幼年时当过仆役，后来赴英国留学，回国后积极参与倒幕运动，成为明治维新的知名干将。此后又游历欧美，因明了世界大势，被任命为参议卿。他长于外交，而且非常了解中国人怕战求和的心理，因此建议天皇下令征召士兵，做出一副要决战的架势，而他随行人员中，添加了与谈判无关的武职多人，而且特别叮嘱，这些武官一路上要不断打探清军的军情情况，到天津大沽下船登岸，第一件事就是去大沽炮台侦察，有意让清军发现并遭驱赶。

伊藤博文先到北京与总理衙门交涉，正赶上中法和约签订，总理衙门一片喜气洋洋。总理衙门的人都知道日本人难缠，谁也不愿与他多说话，出于礼节，总理衙门大臣孙毓汶出面，告诉他朝廷在已经任命李鸿章为全权大臣，请伊藤博文到天津与李鸿章谈。

伊藤博文一行入驻日本驻天津领事馆，一行人都为此次谈判发愁，因为中国在越南战场上的胜利，无疑使日本人谈判失去了一个大筹码。几个人商议是否要修改明天谈判的要求，伊藤博文则道：“是要修改，但不是降低我们的要求，而是要让我们的要求更苛刻。”众人都不解，他解释道：“很简单，你想得到一个次等的结果，非提出一个上等的要求不可。”

第二天，伊藤博文一行赴天津总督署，李鸿章并未出面，而是让帮办北洋事务吴大澂及天津海关道周馥出面。伊藤博文提出三条要求：一是撤走中国朝鲜驻军；二是议处中国驻朝统将，因为他们挑起朝鲜事端，而且军律不严，纵容士兵抢劫日本商民；三是偿恤日本难民。周馥看了这三条后道：“真是异想天开，你日本人在朝鲜做见不得人的手脚，

却来大清要这要那，真正是岂有此理。”

伊藤博文回道：“我们不与你谈，你没有资格，要谈就见全权大臣。”

第二天李鸿章会见伊藤博文。伊藤博文把他的谈判要求增为五条，亲自交给李鸿章。李鸿章接过去看也不看，扔到一边道：“听说贵使曾经周游欧美，可谓见多识广。不过我要问贵使，可有哪国公使人员教唆发动政变，又有哪国公使像贵国一样，三四年间两次自焚使馆，仓皇逃回国内，贻笑万国？”

伊藤博文早就听说李鸿章口才好，不好对付，今天一开口果然是咄咄逼人。便回应道：“我国公使并无教唆朝鲜政变，更没有自焚使馆，本次使馆被焚，全是朝鲜乱民所为。”

李鸿章鼻子里“哼”了一声道：“中国有句俗话，吃烧饼喝凉水，各人心里有底。贵国公使没有参与朝鲜政变，那么为何会与朝鲜的乱党在一起，而且是与乱党一起逃回日本？如你所说，如果日本使馆是被朝鲜百姓所焚，那我倒要问一句，贵国公使为何令朝鲜百姓如此憎恨？如果不是贵国公使行为不检，两次使馆被焚又该如何解释？”

伊藤博文要插嘴，李鸿章根本不给他机会：“你也不必解释，此次朝鲜变乱，原因如何，日本公使是否参与其间，大家心里都清楚。不过我已经说过，此次谈判只议善后，不再计较这些细枝末节，之所以如此，是向贵使表达善意，也是为了两国和好之意，希望贵使也拿出诚意来。”

伊藤博文立即接道：“我国派我前来，就是为了两国和好之意。”

李鸿章打断他的话道：“当然是为和好，不为和好，贵使就会带着千军万马来了——听说贵国正在征召兵马，而且一路上贵使的随员一再打探我国军备情况，不知这些作为与和好之意有何联系？”

李鸿章把伊藤博文驳得张口结舌后，突然一转话题，请教起欧美各国的吏治民生。等伊藤博文介绍完了，李鸿章又问他日本近年来效法欧美成效如何。这样信马由缰，一上午的时间就打发完了，李鸿章立即结束了这次谈话：“今天就谈到这里，明天接着谈。”

整整一上午，李鸿章牵着伊藤博文的鼻子，谈判的主题竟然一句也没有谈及。

等伊藤博文一行的背影消失了，李鸿章拿水烟袋指着他的背影道：“伊藤非等闲之辈，听他谈西洋万国头头是道，有治国之大才。”

周馥有些疑惑地问道：“中堂，一上午没谈一句正题，不知是何讲究？”

李鸿章回道：“有什么讲究，就是让他明白，我堂堂大清国，并没把朝鲜的事情当回事，要谈什么，想谈什么，能让什么，一切尽在我大清手掌之中。”

伊藤博文回到领事馆，一行人对李鸿章的无礼都非常不满，他摇手道：“这不过是中国人死要面子的小把戏，不必去计较。当年森有礼说过一句话，让中国人要面子，我们要里子。我们的目标就是让中国撤除朝鲜驻军，其他都无所谓。”

次日见面，伊藤博文准备再听李鸿章天马行空的胡扯，没想到李鸿章开门见山，直奔主题：“贵使说吧，你最想谈什么？”

伊藤博文应道：“我有五条照会，中堂想必已经看过。”

“我忙，没工夫看，他们看过了。”李鸿章指指吴大澂、周馥等人，“什么要求，你直接说吧。”

“这次误会，两国军队不幸交火，是因为贵国在朝驻有重兵。为了和平之意，贵国必须把驻军撤回。”

伊藤博文等着李鸿章驳回，对驳回的理由，以及怎么应对，他已经设想了若干种可能，没想到李鸿章回道：“两国军队交火，不能只怪中国驻军。如果日本没有驻军，何来两军交火？中国可以撤回驻军，但日本也必须把军队撤走。”

伊藤博文以为自己听错了，他万万没有想到，事情会如此顺利，李鸿章几乎不假思索，就这样轻松答应了。他努力绷住脸，把惊喜压回去，皱着眉头道：“李中堂可能误会我的意思了，我是说，从今往后，贵国撤回军队永远不能再驻扎。”

周馥插话道：“这不可能，日本军队必须撤出朝鲜，大清军队撤与不撤与日本无关。”

“永不派兵不可能。朝鲜是大清的属国，朝鲜遇有叛乱等事项，我朝必须派兵。”李鸿章摇手不让周馥再说。

伊藤博文则立即回道：“朝鲜已经与各国通商，各国在朝都有利益，如果贵国出兵，他国难保不受损失。因此我国也要出兵。”

两人争执很久，最后达成协议：如果朝鲜有事，一国或两国派兵，必须知照另一方，而且事平后必须立即将军队撤回。

然后又议另两项要求，惩办中国朝鲜驻军统将、抚恤日本商民，李鸿章自然不答应：“我军将士应朝鲜国王之请平叛，凭什么要惩办他们？这种要求毫无道理，你说我军杀掠日民，有何证据？”

没想到伊藤博文早有准备，拿出一摞材料，交给李鸿章，说是朝鲜和日本商民的证词。

李鸿章连看也不看就道：“这种证词不看也罢，你们自己给自己做证，谁能相信？我要拿你这些证词去惩办将士，哪个能服？”

伊藤博文又道：“中堂大人坚持不相信，我也没有办法。不过贵军击伤我军数十人，而且焚毁我国国旗，我军威国威俱损，我国深以为耻，群情汹汹，已动公愤，如果不给个说法，我无法复命，更难以息众怒，恐怕与两国和平之意无益。”

李鸿章想了想道：“我军保护藩属名正言顺，各位统领所办并无不合，断无议处的道理。不过，为了两国和平之意，我有个办法双方都下得了台面。朝鲜的驻军都是我的部曲，就由我行文戒饬，这算不上处分，前线的将领们能够接受；贵使回国也有法交代。”

伊藤博文装出十分不情愿，而又不得不勉强答应。

等伊藤博文一行出了门，周馥就忍不住道：“中堂，此议不可！朝鲜是我藩属，我朝出兵天经地义，为什么要撤回？”

李鸿章解释：“日本这几年也以保护使馆的名义派兵入朝，两国军队难免擦枪走火，再说，我军隔海远役，将士苦累，本非久计，正好趁机撤回，日本也一同撤军，省去不少麻烦。”

周馥又问：“就算我们撤兵有道理，可是，将来派兵入朝，又何必知照日本？这样一来，我们出兵朝鲜岂不是受到日本监督？”

“此言差矣，不是日本监督我们，是我监督日本。将来他想出兵朝鲜，必须先知照我们，恰是对日本的限制。”

周馥不顾吴大澂一再使眼色，大声道：“中堂，话不是这个说法。朝鲜是我属国，我们出兵名正言顺，各国也都认可。日本出兵，则没有道理。如今有这条约定，岂不是给予日本同等的出兵权？将来日本出兵，更会肆无忌惮！袁项城说得不错，对日本这个国家，示以必战，则和局可成；示之以和，则战事必开。对日本，不能一再退让，退让换不来和好！”

李鸿章忍不住发火了，呵斥道：“兰溪，你也来教训老夫？亏你还是办洋务的人，还咬定徒有虚名的藩属国不放，越南是我们的藩属，法国不是一样出兵？朝鲜是我们的藩属，日本不是早在使馆驻兵？与其让日本随时可以出兵，不如以此条约来约束，有何不对？示之以战说得容易，真打起来就没那么容易了结。”

“中堂，我们何必那么怕打仗？中法之战，朝廷一力主战，两广张香帅一力主战，前线冯老将军也一力主战，结果取得了一连串大捷，可见

敢战必胜的决心于战局关系极重！如果不签和约，也许已经收复河内，也许就不会丢失越南属国！”

周馥有如此想法令李鸿章又惊又怒，他指着周馥道：“我看你比清流还清流！”说罢拂袖而去。

李鸿章不会受周馥影响，谈判的情况当天电告总理衙门，第二天就发回上谕：依议。

签约当天回到领事馆，并不善饮的伊藤博文吩咐一定要上酒，他要一醉方休：“这次真是意外之喜，不但使中国撤兵，而且意外获得与中国同等出兵权，将来我们在朝鲜就可以名正言顺地与中国针锋相对！”

李鸿章当天上书总理衙门《密陈伊藤有治国之才》，赞赏中透着忧虑：“该使久历欧美各国，极力模仿，实有治国之才，专注于通商、睦邻、富民、强兵诸政，不欲轻言战事，埋头强兵富国，大约十年内外，日本富强，必有可观。”

天津海关道周馥向李鸿章请辞，表示他不能胜任关道一职，只求做点实事。所谓不能胜任，其实是不同意李鸿章的委曲求全，周馥是他的心腹幕僚，是共过生死的老友，也是这番心思，这让李鸿章心境更灰。周馥这样的心态，的确不宜再当外交助手，天津海关道不做也罢，但毕竟是老交情，依然要倚为手臂，这正有一个很好的去处，正可发挥周馥所长：让他去筹办天津武备学堂。

第二十一章 西太后大兴园工 李中堂望洋兴叹

时年二十七岁的翰林院编修梁鼎芬上书朝廷，称李鸿章与法日两国签约是卖国贼，“有六可杀”之罪，此折一时传遍京城，人心大快。有人说，翰林新人梁鼎芬早就有志要做个骨鲠之臣，也有人说，奇人给他看过相，说他二十七岁有性命之忧，非受个大挫折不能免祸，所以他严参李鸿章，是自求贬谪以自保。

无论是什么原因，梁鼎芬的奏折递了上去，慈禧震怒，让军机处严议。孙毓汶以为，从前清流干将对朝政肆意评判，掣肘中枢，必须大加裁抑，杀鸡儆猴。醇亲王深以为然，因为他已经看出来，从前为了约束恭亲王，慈禧极力培植清流，如今恭亲王的班底已经全班尽撤，慈禧对清流也不待见，所以授意孙毓汶拟旨严斥梁鼎芬，并交部议罪。结果是梁鼎芬降五级留用。编修是正七品，降五级调用，只能当个从九品的小官，堂堂天子门生，就从来不曾有人做过这样的微末小官！他愤而辞职，回了广东惠州老家。

这件事的处理，看得出朝廷对李鸿章相当维护，但李鸿章却无论如何高兴不起来。一个新进的翰林，不顾丢掉大好前程骂他是汉奸，认为他“六可杀”，那么普通百姓更不会体谅他的难处，肯定都认为他是人人得而诛之的“卖国贼”。

梁鼎芬弹折中有这样几句话：“器械不能坚，海防不能固，军威不能振，未和之前已可杀，既和之后尤可杀。”李鸿章不能不心惊，尤其是海防不能固，实在是他的心病。回想此次中法之战，法国水师是如果来北洋，他的北洋水师也将是全歼的命运，那时京师震动，后果真是不堪设想！

“所以，我不能消沉，必须振作起来，必须把北洋门户加固起来，不然到时候真就国人皆曰可杀！”李鸿章暗暗提醒自己。

北洋水师的建设如何才能更快一些？当然必须要朝廷真正重视起来，必须有最为亲贵的大臣直接来管，不然受到各部掣肘，求东告西，还是难得大展拳脚。几经思考，李鸿章决定上一个《请设海部大办海军折》。

这份奏折先说明为什么要建海部，“中国海疆辽阔，局势太涣，畛域太分，非事权归一不可。”“查泰西各国外部、海部并设衙门于都城，海部体制与他部并尊，一切兵权、饷权与用人之权，悉以畀之，不使他部掣肘。”

然后提出他的主张，“鄙见外患如此之甚，时势必须变通。应请径设海部，即由总理衙门兼辖，暂不必另建衙门。凡有兴革、损益、筹饷、用人诸事，宜悉听主持。”他这北洋大臣自然应当参与海部，以便直接与

醇亲王等亲贵大臣沟通联系，“如以臣老马识途，使之勉效驰驱，则外省督抚本有兼京衔故事，请援同治十三年沈文肃督办台防，兼总理衙门大臣之例，予臣以海部兼衔，俾得随时随事互相商榷。天津距京不远，控制外洋亦尚得地。凡力所能及，见所可及者，敢不竭虑殚精。”

大办水师，加强海防，无不需要巨额经费。他以英、法、德、日为例，说明水师建设不可能一蹴而就，“各国皆以分年筹款，逐渐添船为经始根本，此西国一定办法，中国甫经开办，极应依照为可大可久之谋。”李鸿章将马建忠等人翻译的《德国海部述略》《日本海军说略》附录一份呈上。

如何增购兵舰、如何解决人才问题，李鸿章都有筹划。他仍然担心朝廷不能振作自强，因此语重心长地再次强调水师的至关重要：“我若加一分整顿，敌即减一分轻藐，我若早一日备预水师，敌即早一日消弭衅端。及今实力大办，尚可强之日；及今而仍托空言，恐无再强之时。臣虽垂老无能，甚愿引端竟绪，襄兹盛举，以期我朝富强之日。”

李鸿章的奏折到京，第一个动上心思的人却是李莲英。

李莲英早已经是慈禧的心腹，不过有安德海的前车之鉴，他做事非常低调，而对手下太监又十分维护。因此，同是慈禧的宠监，却并未像安德海那样惹来众人的嫉恨。而慈禧也特别喜欢他不事张扬、谦卑圆通的性情，愈加宠信依赖。

早在同治十三年，内务府就通过李莲英鼓动同治帝大修三海工程，结果被恭亲王生生拦下。一晃竟然十年了，朝廷未兴大的园林，仅靠修修补补，内务府从上到下哪个能够满足？如今中日中法都已经讲和，总可以动点工程了吧？可是，不久前在福建督师的钦差大臣左宗棠上了一个折子，建议朝廷修复船政局，兴建炮厂，恢复造船，仿造克虏伯巨炮，加强海岸防守。这让内务府十分泄气，如果准奏，大修园林又成空想，所以他们派出心腹与李莲英密议。

“看吧，不光左大人上了折，我看沿海的各大员都要上折了。”李莲英说。

“上折干什么？”内务府派来的人叫那尔海，官不大，却是内务府总管的心腹，为了避嫌，向来是他私下里与李莲英联系。他人很聪明，但两眼直盯着园林工程，所谓一叶障目，对大政不甚了了。

“大办海防啊。福建水师全军覆没，台湾被法国兵舰封锁，正见得我朝水师不行，他们能不一窝风的上折要求大办水师吗？”李莲英反问。

“大办水师，那又要花多少银子！这些年南北洋再加福建广东，都办水师，那银子花得海了去了。可是到头来仍然抵不住洋人的兵舰，几百万两银子都打了水漂了，还真不如拿来修个园子。”那尔海三句话不离本行。

“你这是什么话，要让清流听到，非严参你们总管不可。”李莲英唬道。

“我说的是实话，外头都知道内务府阔，可是他们那些搞海防的，手指缝里漏掉的银子也比我们多。”那尔海只顾发牢骚。

“手指缝里漏掉的银子”这句话让李莲英入了脑，他琢磨了一下，有了一个绝好的主意，道：“好了，没用的话就不必说了。回去告诉你们总管，我想着他的事，抽机会我帮你们说话就是。可是你们不能这么猴急，心急喝不上热豆浆，这话总该记得。别像十年前，弄得沸沸扬扬，到头来狗咬尿泡一场空。”

李莲英在内外奏事处都有自己的心腹，只要不是密折，他无不尽知。所以李鸿章的折子一到，他就知道了，因此要把握机会，设法进言。

午睡过后，慈禧开始看折子，一般一看就是一个时辰。在大家看来，这真是一件苦差事，不知慈禧何以孜孜不倦？慈禧看折子的时候，没人去打搅，只有最信任的宫女悄悄地奉茶。李莲英看看西洋钟，太后已经看了一个半小时的折子。等太监端茶过来的时候，他接过来，摇摇手让他退下，自己悄悄进入暖阁。宫女要接茶，李莲英摇摇手，亲自把茶双手举到慈禧的面前道：“老佛爷，您该喝口茶歇一会儿了。您这一看，就是一个时辰，眼睛如何受得了。”

慈禧的视线离开奏折，瞟了一眼李莲英道：“哦，是连英啊，你怎么亲自奉茶来了。”

“奴才们见老佛爷看折子这么长时间了，她们又不敢提醒，就都央请老奴来。”李莲英这话无形中把宫女们也夸奖了。

慈禧放下折子，揉着太阳穴道：“那就歇会儿，还真有些累了。”

“老佛爷，老奴和崔玉贵经常说，外间人不清楚，只知道老佛爷锦衣玉食。可是奴才们清楚，老佛爷天天除了看折子就是见军机，这样的日子，奴才们看来，简直是苦不堪言。奴才们私下里说，老佛爷这二十多年真个是不容易。早年长毛、捻子闹，前线丢城失地，老佛爷一夕三惊。后来长毛捻子都玩完了，洋人又闹教案，十几条兵舰就堵在天津，然后英国人又在云南闹马嘉礼案，小日本侵台湾、占琉球，法国人又在越南闹，封锁台湾，真个是没有一天能让老佛爷清静心。”

这话在李莲英是恭维，但在慈禧却真正触动了心事。不说别的，她的整十大寿，就从来没有舒心过一个。三十的时候金陵战事吃紧，四十的时候日本人在台湾闹、阿古柏在新疆闹，五十的时候福建水师全军覆没。

“咳，内忧外患，都让我赶上了。”慈禧叹息一声，为自己深感委

屈，眼角都有些湿润了。

“如今总算和约已签，无论海疆还是边界，都算平静下来了，太后也该有个静静心的地方。”李莲英准备引入正题。

慈禧的心愿，并不瞒着李莲英，她也明白李莲英是说修园子的事。

“太后也要为万岁爷想一想，再有几年万岁爷就到了亲政的年龄，到时候皇上要亲政，却没有地方让太后颐养天年，知道的是太后节俭不让修，不知道的以为皇上没有孝心。咱们大清朝以孝治天下，太后抚育了两位万岁爷，却没有一个养老的地方，让天下人怎么看？”李莲英这样说，是找一个好听的借口，“还有，这也是为了七爷好。七爷虽然未入军机，可他的地位与军机领班原没有两样。皇上没有亲政不便提议，七爷阅历深广，自然应当想到。如果太后硬压着不让修，外人也会说七爷的闲话。”

“当年老六曾经说，不能大兴园工，让洋人以为我大清有的是银子，恐怕会诱发他们的贪欲，妄生事端。”慈禧说起当年，就有不甘。

“老佛爷，六爷的说法也不是没有道理。但有时候，道理未必只有一个。”李莲英继续道，“以奴才看来，当年洋人一把火烧了万园之园，咸丰爷就是为这园子心痛才伤了龙体。如今咱大清再建起一个富丽堂皇的园子来，既能安慰咸丰爷的在天之灵，又可明白告诉洋人，咱大清地大物博，他们烧掉了，咱们又可建起来，让他们不要小瞧咱大清。就是六爷也不会反对。”

李莲英这么说，无非是为修园子找理由。“就是六爷也不会反对”这话，慈禧感觉豁然开朗，如今已经不是当年，老六成了闲散亲王，想反对也没用。

亲贵中无人反对，而清流也威风扫地，两位首领李鸿藻、翁同龢已经逐出军机，张佩纶充军，吴大澂已经去黑龙江与俄国人勘议边界，张之洞总督两广，正是春风得意，盛昱有了一封奏疏撤掉全班军机的教训，如今已经锋芒尽收，梁鼎芬因为妄参李鸿章连降五级已经羞愧回籍，清流掀不起大浪来了。想想此后办事无牵无绊，一言九鼎，真正是痛快至极。

“话说得不错，可是无奈朝廷没有钱。与法国人打了两年，军费像流水样花出去。左宗棠上折要恢复船厂，仿造大炮，李鸿章也上折要朝廷设立海部，大办水师。想想这次中法之战，陆军大捷，水师大败，不大办水师的确是不行。”慈禧叹了一口气道，“一艘铁甲舰就要上百万两银子，要修园子，难就难在银子上。”

“铁甲舰当然要购，不过，也未必非得花那么多银子。老百姓上集买青菜萝卜，还要讨价还价，订购铁甲舰当然也应当讲价。听说如今洋人做买卖，都有佣金可拿，而且数目还相当大，这些钱都是入了办事人的

腰包。”李莲英说，“海防的事情将来少不了七爷来办，外面的大臣也少不了李中堂，他们两人也都是能体谅朝廷难处的，到时候好好和洋人讲讲价，紧紧手也就省出来了，他们办海防手指缝漏掉的银子，也够修个有模有样的园子。”

“这话说起来容易，办起来难，海防事关国家存亡，哪能在这上面省钱？这事，慢慢说。”慈禧一字不漏地听着李莲英的话，她是何等聪明人，稍一琢磨明白李莲英的意思，节省购舰经费是假，从海防项下设法弄修园子的银子是真，这真正是条妙计。她说是慢慢说，但第二天就召见醇亲王。

“老七，李鸿章的折子你看了吧？”慈禧心情不错，问话时脸色也相当祥和。

“奴才看过了。李鸿章的意思，一是设海部，目的是一统海防事权，免受掣肘。二是要筹饷大办海防。”醇亲王一年多的历练，议起政来已经有模有样，所阅奏折，也能抓住要害。

“大清万里海疆，沿海各省各行其是不行，必须统一事权。设海部的建议不错，我看李鸿章的意思，是想让你主持海部，想想亲贵大臣中，也只有你来主持，才能镇得住外面的督抚。”慈禧立即把海防的事情放权给醇亲王。

醇亲王跪在地上，把他的红宝石三眼花翎王冠放到一边，以头碰地，砰砰有声：“奴才领旨谢恩，只是奴才智短力穷，恐怕有负慈恩。”

“海部怎么设，水师怎么大办，你们拟旨，让李鸿章、左宗棠等人议议，再拿个章程。”慈禧话题一转说，“皇帝再有五年就要亲政了，我总算可以享几天清福了。”

醇亲王复又跪倒在地道：“皇上年轻，典学未成，总要皇太后多教导几年，亲政还早着呢。”

“老七，你别老是跪。一家人说说话，哪来那么多规矩？你们饶过我吧，我已经操了二十多年的心，应该退居后宫颐养天年了，只可惜园子被洋人一把火烧了。”

醇亲王立即明白慈禧的心思，道：“奴才等已经议过几次，三海工程总要像模像样地修起来，这是替皇上行孝心，天下人说不上二话。奴才请旨，是否让内务府拿个样子出来。”

老七果然不像老六那样总是拗着她的心思，她摇摇头道：“先别让内务府插手，内务府太招眼，别事情还没眉目，已经闹得沸沸扬扬，像同治十三年那回，白生一场闲气。”

这是告诫醇亲王，园子要修，但不能惹起清议的反对。

“那奴才先派出勘估大臣，拿出个总体盘算来，再找内务府去办不迟。”醇亲王又斟酌道。

“行，这个勘估大臣也由你牵头。三海工程不必大办，万寿山前也有昆明湖，将来我能在那里养老就好了。大办海防花银子，修园子也花银子，都是花钱的事，你一人把这两件事都抓起来，到时候如何轻重缓急，都由你去操心好了，省得户部为难。”

慈禧所谓“省得户部为难”，其实是避开户部的阻挠。户部尚书阎敬铭，当年跟着胡林翼当过湖北藩台，有铁算盘之称，精于理财；为人又极其刚正，曾经逼着官文杀掉了飞扬跋扈的男宠。军机一班人，无不怵阎敬铭的头。将来海部将海防经费一把抓，如何用、用在哪里，阎敬铭都无从过问，的确是个不错的办法。

“这两件事，你们尽快拟旨，尽快明发。”

醇亲王领了旨回到军机处，着人把孙毓汶叫来，讲了慈禧召见的经过，然后道：“莱山，这两份上谕，别人弄我不放心，还是劳驾你吧。”

孙毓汶回道：“修园子的旨意不必多说，多说无益。叫人知道皇帝要尽孝心，为太后修建颐养天年的地方就成了。大办水师这一道旨意，要好好琢磨。坊间有种说法，说中法之战，中国不败而败。所以这道旨意文字不一定长，但一定要让朝野明白朝廷一心求治的意思。”

“好，你就辛苦辛苦。”醇亲王吩咐。

谕军机大臣等：现在和局虽定，海防不可稍弛，亟宜切实筹办善后，为久远可恃之计。前据左宗棠奏：“请旨飭议拓增船炮大厂”，昨据李鸿章奏：“仿照西法，创设海部”各一折，规划周详，均为当务之急。自海上有事以来，法国恃其船坚炮利，纵横无敌，我之筹划备御，亦尝开设船厂，创立水师，而造船不坚，制器不备，选将不精，筹费不广。上年法人寻衅，叠次开仗，陆路各军，屡获大胜，尚能张我军威，如果水师得力，互相援应，何至处处掣肘？当此事定之时，惩前毖后，自以大治水师为主。船厂如何增拓，炮台应如何安设，枪炮应如何精造？均须破除常格，实力讲求。至于遴选将才，筹划经费，尤应谋之于豫，庶临事确有把握。总之，海防筹办多年，靡费业已不貲，迄今尚无实济，由于奉行不力，事过辄忘，几成痼习。该督等俱为朝廷倚任之人，务当广筹方略，行之以渐，持之以久。毋得蹈常袭故，摭拾从前敷衍之词，一奏塞责。着李鸿章、左宗棠、彭玉麟、穆图善、曾国荃、张之洞、杨昌濬各抒己见，确切筹议，迅速具奏。

李鸿章没想到朝廷反应这样快，三天时间就下发上谕。对海防建设，此时他所最关注的有两点，一是他要成为海军衙门的组成人选，二是要优先建设北洋水师。他写一封信给正在东北勘定中俄边界的北洋帮办吴大澂，请他代表北洋上折复奏，自己不便说的话就由他来说。

文牍往来需要一个多月的时间，当他收到吴大澂的复奏时，已经到了七月底。同时收到的，还有福州发来的电报：左宗棠已经于七月二十七日去世。左李不和，天下尽知。不过李鸿章对左宗棠有些方面还是十分赞赏，左宗棠第一次入军机，曾经主持治理永定河，七十多岁的人冒着酷暑到天津与李鸿章商讨，事后李鸿章评价左宗棠：“精力甚健，心地光明，耐劳好强，固君子也。”对左宗棠的英雄气概，李鸿章也是十分佩服，当年西北变乱，朝廷想派李鸿章出任陕甘总督，李鸿章千方百计固辞，结果左宗棠豪气冲天，说“国家不可一日无陕甘，陕甘不可一日无总督”，慷慨西行，并向朝廷打包票，用五年平定西北，结果恰在五年上收功；然后他又主张收复新疆，李鸿章认为只军粮转运一项就千苦万难，大漠用兵，不可能获胜，但左宗棠用了两年就收复了新疆；到了中法开战，朝廷派左宗棠到福建督师，他向朝廷夸下海口，要把法国人赶到海里喂王八。虽然没把法国人赶到海里，但陆路却连续大捷，所以不少人认为，中法之战坏就坏在李鸿章的议和上，如果朝廷一开始就重用左宗棠，结局一定不会如此之糟，让李鸿章又愤又妒又无奈。

李鸿章最佩服左宗棠的，就是他在洋务事业上的霸气推动。不管有多少人反对，他都敢于出头去办。李鸿章认为，如果左宗棠一直在沿海，也许他洋务上的成就要超过自己。左宗棠的去世让他很伤感，他对周馥道：“就像走夜路，两个人虽然吵嘴不和，但是能够互相壮胆。”

左宗棠在遗折中提醒朝廷要大办铁路等洋务事业，“凡铁路、矿务、船炮各政应及早举行，以策富强之效，上下一心，实事求是，则臣虽死之日，犹生之年。”

朝廷惯例，对重臣遗折所提事项尤为重视，左宗棠提出在建清江浦至通州铁路，虽然朝廷不太可能立即筹建，但对李鸿章来说是一个借力的难得机会，至少他要趁机把开平煤矿的铁路延长。今年中日谈判时，伊藤博文听说唐胥铁路几年来一直在用骡马拉车厢，笑得把茶都喷了出来，这让李鸿章非常没有面子。这次无论如何要争取改用机车。那段铁路只有十几里，必须趁机向南延伸。他示意开平矿总办唐廷枢，写一个奏请延修铁路的奏折，由他代奏。

唐廷枢的折子还没递来，盛宣怀却上了一个大办铁路的条陈，他的建议是沿着运河，从济宁修到临清，这一段运河因为水浅，几乎不通，有铁路代运，便相当于打通了运河。因为运河不通，这些年来实行漕米海运，去年因为中法战事，法国人封海，漕粮全靠雇洋轮转运，想起来相当可怕。盛宣怀的意思，借这个由头把铁路修通，开了大办铁路的风气，将来南北延伸，无疑又建了一条大动脉。李鸿章深以为然，决定以盛宣怀的条陈为底稿，起草办铁路的折子。

他又给醇亲王写信，推荐重用袁世凯。驻朝商务总办陈树棠因病回国，再回去复任已经不可能。朝鲜两次政变都是袁世凯果断出兵，此人胆略非同一般；他又借为朝鲜训练新军的机会，与朝鲜国王及大员建立了很密切的私人关系，在笼络人心上也很有手段。

信还未交发，他就收到进京的上谕：“遵议海防事宜一折，言多扼要，唯事关重大，当此创办伊始，必须该督来京，与在事诸臣熟思审计，将一切宏纲细目规划精详，方能次第施行，渐收实效。着李鸿章尽快晋京陛见。”

李鸿章十分高兴，朝廷遇有大政让他亲自赴京征询，这是多大的荣耀？这说明朝廷对他倚重有增无减。想想也是，左宗棠一去世，阖朝上下，论资历论能力，无人堪与匹敌。他把要办的几件事，分别安排人起草折稿，到时一样样详议。

北洋事情太多，不可能说走就走，而且醇亲王来信说这次面议总要有半个月以上。所以李鸿章把手头的事情交代好，八月十八日起程进京，照例住在贤良寺。陛见之前，照例一概不会客。

次日早朝，第一起就是召见李鸿章，由领侍卫内大臣景寿带领，进养心殿东暖阁。李鸿章也算是老臣了，又是天下第一督，因此慈禧特让太监准备了一个棉垫。光绪已经十五岁，端坐御案后面，一句话也不说。黄纱后面就是慈禧，话虽然说得客气，但声音里透着凛然不可轻慢的威严。

问过了天津地面是否安定，路上有何见闻，慈禧话题一转，入了正题：“这回咱们吃亏就吃在海军上，明明镇南关大捷，可还是不敢硬撑下去，虽然没割地没赔款，大家怨气都重着呢。已故的左宗棠不用说，张之洞也是上折子一再请战，言官们自不必说，心里头还不知怎么想呢，怕是卖国的话背后也说得出。”

李鸿章磕头谢罪道：“都是臣等无能。”

“这也不能全怪你们，可也不能不怪你们。就说你吧，办洋务都二十多年，海军也练了十几年了，怎么还是这么不顶用？”

慈禧这样问，李鸿章必须解释清楚，不能磕头请罪了事，他说道：“回太后话，海洋水师经营十几年，但船炮多是自造，自造总是落人一着，实不足恃。虽然也购买了镇南镇北等蚊子船，但无法与铁甲巨舰相比。从德国定购的两舰铁甲舰，是目前最为先进的战舰，可惜越南事起后，德国为了表示中立，不肯交付，否则有此二舰，法兰西就不会如此狂妄。”

慈禧问道：“这铁甲舰有这么厉害吗？”

李鸿章回道：“这两艘铁甲舰，吃水都是七千余吨，相当于七艘蚊子船。铁甲厚十四寸，炮台甲厚十二寸，一般炮弹根本打不透。两艘军舰装炮二十门，舰首主炮口径一尺多，一般舰船一炮足以轰沉。再过二十几天，两舰就可以到天津了。”

“如果那样，北洋的实力就该大增了。这次海防之议，有人建议办四

洋海军，有人建议办三洋海军，左宗棠则提出建十大军，你怎么说？”慈禧又问。

“建三洋水师或四洋水师都可行，至于建十支海洋水师，不但不可行也没必要。海洋水师所费甚巨，一条铁甲舰就需要一百多万两，两条就近三百万，每支水师至少需要两条铁甲，仅此一项，便要筹一千多万两巨款，仓促之间，如何能够筹得？臣认为，四支水师或三支水师也应当先急后缓，次第兴办。”

慈禧赞道：“这是老成谋国的规划。我看就先办北洋一支，待北洋成军，再陆续办理其他。现在最愁的就是银子，中法一战，左宗棠主持借洋债四百万两，张之洞在广东借洋债七百余万两，都指着海关洋税来还，怎么得了？”

李鸿章应道：“借洋债利息高不必去说，国之大计操之于洋人之手，终非长久之计。总要通盘筹划，多开利源才好。”

“我知道你的意思，我也听老七说过，铁路、矿山、银行、邮驿，你有好些个想法。只要于国有利，你和老七商量着去办。”

“臣办的这些事，总是惹来无穷议论，有骂臣是汉奸的，也有骂臣该杀的。老臣托庇太后皇上得以保全，唯有格外出力，以报答太后皇上天高地厚之恩。”

慈禧知道李鸿章是指梁鼎芬弹劾他“六可杀”，便安慰道：“凡是实心办差的人，有我在，定会一力保全。这些年言路上太过分，尤其是这些少年新进，不知道咱们二十年来如何苦心经营，把事情看得太容易，昧着天良，信口胡说，我已经告诉老七，非好好整顿不可。还有几年皇上就要亲政了，还有几件大事要办，全靠你和老七他们实心办理，咱们再苦几年，到时候把一个大好江山交到皇上手上，也不枉咱们苦了这二十几年。”

“臣定然鞠躬尽瘁，尽心竭力。”李鸿章这样表示。

“尽心竭力是应当的，鞠躬尽瘁却不必要。你也要善自珍重，保重了身体，才能为国宣劳。”慈禧话锋一转，“左宗棠好大言，但他也是威望素著，国家的柱石。可惜天不永年。”

“都知道臣与左宗棠不和，我们两人的确在公事上多有分歧，但谋国之忠，为国宣劳的心思是一样的。臣比左宗棠小十几岁，如今也是六十岁的人了，体力日衰，精力渐弱，只怕为国效劳的日子越来越少。”

这话让慈禧也有些伤感了，她说道：“李鸿章，你不要这样说，这话让人伤心。你们这些文宗显皇帝手下的老臣，曾国藩、左宗棠、沈葆楨、张树声一个个都去了，如今最为得力的就是你了，不然，朝廷也不会专门召你来商议大政。你要善自珍重，海防、洋务，都离不开你。”

两人叹息一阵，话题又回到水师上，慈禧问道：“你有个折子，提议建海部，你是怎么个想法？”

说起这个，李鸿章侃侃而谈：“回太后，大青海疆辽阔，海防涉及数省，而各省另有疆臣，迁调无常，意见各异，自开办水师以来，迄无一定准则，操法令参差不齐，需有一衙门统一事权，否则各省意见不一，购造船舰不一，只能是虚耗帑金，而水师仍有名无实，永无振兴之日。而且海防是国家大政，自应朝廷一柄大权，避免内轻外重。”

“统一事权，朝廷调度，这话听起来不错，你们好好商议。你既然来了，就在京里多待些日子，好好与军机大臣、总理衙门的大臣们商议一下。”慈禧又问御座上端坐的光绪，“皇帝，你还有话问李鸿章吗？”

光绪把腰板挺得更直，说道：“李鸿章，这些年来皇爸爸经常为海防不固发愁，你们要好好办理，让皇爸爸放心。”

李鸿章伏地磕头，表示一定鞠躬尽瘁。

随后，李鸿章磕头谢恩，唯唯退出，在养心门正遇上要进见的醇亲王。醇亲王来不及客气，拉着李鸿章的手道：“少荃，晚上到我府上小酌，那时候详谈。你上午先去会客，不知有多少人要挤着门见你。”

李鸿章拱手道：“恭敬不如从命，晚上一定讨扰。”

醇亲王一边往里走一边回头道：“到时候我的轿子去接你。”

李鸿章出宫，想想自己的奏对好像并没有不妥处，只是铁路、矿业、银行等事情未来得及回奏，太后也没问，实在不甘。李鸿章仔细回顾今天的陛见，太后好像说过“你没有私心最好”“这话听起来不错”等等，不禁有些心惊肉跳。旁观者清，今天陛见到底如何，还得等见了醇亲王问个实在话。

李鸿章出了宫，先去拜客，首先要拜的就是五王爷醇亲王，他少问政事，不过他混迹民间，坊间轶闻掌故却很丰富。他说话又向来是想到哪里说到哪里，有时很让人尴尬。不过，他人心底倒醇厚，只要事理弄明白了，就肯出头说话。李鸿章并不指望他能帮忙，但求把他几件大政略有透露，让他到时不捣乱就行。只是不巧，他出城“踏秋风”去了，也许今天不回城了。于是，李鸿章改去鉴园拜访闲居的恭亲王。

去年恭亲王被撤去一切差使，郁郁不得志，心病又加身病，盛夏时只因贪吃几块冰镇西瓜，肠胃不和，至今不能痊愈。

两个老朋友见面，李鸿章发觉恭亲王比从前消瘦了许多，胡须斑驳，白了多半。他心里感伤，又不能表现出来，一时感慨，只说了一句：“王爷，近来可好？”

恭亲王回道：“我是生闲病——不去谈他。少荃，这一年多如何？”

李鸿章摇头道：“办事更难。”

“如今清流真如秋风扫落叶，没那么多怪话，老七办起事来，比我那时候应当掣肘少多了，自然应当事事顺心。”恭亲王这话当然有些调侃的味道。

李鸿章摇了摇头道：“现在掣肘是比从前少了，不过，帮手却不得力。从前是中枢看准了的事有人掣肘，现在是中枢看不准该办何事，不但七爷这副担子挑起来吃力，我就是想帮办也不易下手。一句话，上头忙的不是地方，我有劲不知往哪使。”

“看人挑担不腰疼，老七现在领教了。不是我自夸，军机这几个人，除了阎丹初还算有点本事，其他的人伴食而已。孙莱山人聪明，不过用心太阴。”恭亲王这样褒贬人物，可见依然把李鸿章当作知己。

“去年收拾清流，就是孙莱山的主张，为了让清流闭嘴，不惜拿军国大计当儿戏，想来真是令人愤慨！”恭亲王虽然闲居，但对朝局却看得很明了，“葬送了福建水师，也可惜了张幼樵。”

如果张佩纶不到福建督师，福建水师虽然照样难逃全军覆没的结局，但至少张佩纶不会落得个充军发配。

“少荃，当时张幼樵应该到你北洋帮办军务，在你的羽翼下，起码能够善得保全。白白让吴清卿捡了便宜。”吴清卿是指帮办北洋军务的吴大澂，“当然，我不是说吴清卿就应当倒霉，清流当中，要论真才实学，张幼樵属可造之才，只可惜骤然承担大任，就像给一棵树苗压上千钧重担，非压折了不可。”

这是李鸿章深为后悔的一件事，他说：“王爷，如果当初我知道朝廷有此番部署，就提前把张幼樵要到北洋来当我的帮手，那样就是办了件一举数得的好事，可惜我没有先见之明。”

李鸿章所说的一举数得，不仅指能够保全张佩纶本人，还为自己保全一个北洋的好帮手。李鸿章秉承曾国藩“办大事以找替手为第一要义”的至理名言，这些年一直在物色北洋的接班人。北洋的接班人，第一条当然必须是洋务干将，有才能，有眼光。第二条必须是正途出身。因为直隶总督号称天下第一督，很少用没有功名的人。这一条，就把他淮系的干将几乎完全排斥在外。淮军不同于湘军，当初为了能够打仗，李鸿章选将用人不重功名，草莽居多，武职尚可，要转为文职的督抚却是很难。至于李鸿章手下的洋务干将，办洋务是好手，但多是致力于世人所谓的“奇技淫巧”，同样绝少正途出身。张佩纶曾经为马嘉礼案来天津“兴师问罪”，从此两人交往密切，李鸿章得以发现张佩纶的潜质。李鸿章认为，清流中人，多是叫驴——本领不大，嗓门却高，而张佩纶却是匹野马，虽然也尥蹶子撒欢，但善加训练，就是千里驹。尤其是让他

参观北洋海防、巡游旅顺、威海一遭后，他如顽童忽然开窍，在铁路、海防上提了许多建议，俨然清流中的洋务派。李鸿章已经有衣钵相传之意，谁料有福建督师这番挫折。如果当初他提前向朝廷要人，早已经是他北洋的好帮手，想来实在可惜可叹。

“这也怪不得你，张幼樵命中有此一劫。不过，这样的大事，老七应当先与你商量。”恭亲王此话说得轻巧。那时候，醇亲王初柄大政，雄心勃勃，事事想自己拿主意，除了对孙毓汶言听计从，恐怕未把李鸿章放到眼里，哪里肯将用人行政的大事相询？“少荃，你要是不想操心，做你的甩手总督，就不必去理会他们。”恭亲王说，“你要是想有一番作为，对这两个人必须好好敷衍，不然只凭济宁那位，就让你防不胜防。”

恭亲王蘸茶水在案上写了个“七”和“孙”，自然是指醇亲王和孙毓汶。

“王爷教导得是，惹不起，躲不开，只好屈意结交。鸿章这些年，别的没学会，隐忍的功夫倒是学了不少。今天太后召见，说到文宗显皇帝手下的老臣一个个故去，甚是伤感，鸿章真是不忍独善其身，做甩手总督。”

“你呀，操心的命。”恭亲王说，“少荃，老百姓有句大俗话，叫费力不讨好，好人无好报，我就是前车之鉴。你有这番效忠朝廷的心，那就不能去计较得失，更不必觉得委屈。不然，累不死，委屈死，不值。”

“王爷放心，鸿章只会累死，不会委屈死。笑骂由人笑骂，我自泰然处之。这些年，参我的折子不下百余个，只要朝廷不要我死，我就不死。”李鸿章掏出怀里的金表一看，已经十二点多，便道，“王爷，只顾说话，耽误你午膳了。”

恭亲王笑道：“不知有多少人等着见你，我也不虚留你了。”

李鸿章这才从靴页里抽出一个封套，递过去道：“王爷，眼看您的生日就要到了，还有太后的寿都要花银子，我从廉俸里取一些与王爷分享。我的兼差多，廉俸比王爷多，我要装回阔佬了。”

“少荃，还要破费吗？”恭亲王抽出银票一看，惊讶道，“这太多了。”

李鸿章解释：“王爷，不光孝敬的我的廉俸，还有招商局、电报局、开平矿务局的股息，自从签订和约，股值又是暴涨。”

恭亲王不再争执，目送李鸿章的大轿出了鉴园。

下午四点多，醇亲王就坐着他的轿车亲自来接李鸿章。轿车里面很宽阔，两人对坐，中间还摆着四个精致的小果盘，有瓜子、蜜饯、水果、洋糖。

李鸿章问道：“王爷，今天见驾，不知有无不妥当的地方？”

“哪里话，你走了太后还夸你——今天晚上没叫别人，只有荣仲华、孙莱山作陪如何？”荣仲华是荣禄，孙莱山是孙毓汶，是醇亲王一文一武两个心腹。

李鸿章拱手道：“那就讨扰王爷了，我也很想借花献佛，与两位讨教讨教。”

醇亲王说：“向他们讨教谈不上，中法之战，真是让人感慨良多，上面也极想振作，有许多事情商量，你们几位都是我的臂膀。”

“王爷，这样好啊，鸿章盼着上下振作，放开手脚干一番事业。”

“要说到洋务，六哥是好手。可是他自打当了闲散王爷，兴头不在这上头，我也就没去扰他的清静。你进京了，抽空去看看他，你北洋的许多事业，都是六哥一力支持的。”醇亲王这样说，可见其心地纯厚，与他的封爵也算名实相副。

李鸿章拱手道：“王爷，今天上午我已经到五爷和六爷府上拜过了。”

醇亲王赞道：“这样好，他们都是我的兄长，你先来我府上反倒不妥。”

荣、孙二人早就在府内恭候。四人进了客厅，先坐下喝茶，两个衣着光鲜的仆不停地斟茶、点烟。李鸿章从靴页子里抽出三个封套道：“都不是外人，我就一块恭送了。”他先把其中装着一万两银票的一个封套递给醇亲王：“王爷，如今不比从前当闲散王爷，应酬开销的场面太大，多少一点意思，请您赏人。”

醇亲王并不推辞：“少荃，节敬你已经破费不少，还要花吗？”

“王爷要是不收，真正如同打我的脸。”

醇亲王接过递给身边的仆人，对两个人道：“少荃说到这份上了，你们两个也不必推辞，再推辞就是矫情了。”

李鸿章备给荣、孙二人的都是二千两，给荣禄的说法是“带兵的人总要赏小兵”，给孙毓汶的说法是“拿去打发上门打秋风的名人雅士”。两人笑嘻嘻接过，皆大欢喜。

醇亲王见状，又发话道：“我替少荃发话，你们不能只收礼不帮忙，往后北洋有事，你们谁也不准打哈哈，给少荃侍候慢了我也不答应。”

李鸿章连忙起身拱手：“王爷，哪担得起‘侍候’二字。”

荣禄和孙毓汶都表示，将来有事不必客气，吩咐一声定当效劳。

这时仆人来请，说菜已备齐。四个人入餐厅坐下，醇亲王知道李鸿章洋气，特备一瓶红酒。醉翁之意不在酒，一边喝酒，一边谈正事。

“少荃，海军衙门的事还要议，但总的想法我可以给你透个底，这个衙门跑不了你。不但海防事务都归到这个衙门，我看铁路、电报这些洋务事业，也都归过来咱们一齐推动。”醇亲王先给李鸿章吃颗定心丸，“今天叫仲华过来，也是有他的差使。我有个想法，想恢复昆明湖水师操演。”

昆明湖在圆明园南邻的万寿山前，那里是清漪园，乾隆年间，曾经在昆明湖里操练水师。

“如今朝廷要大办水师，八旗不能置身事外，不能只当旱鸭子。我想在昆明湖畔办水师学堂，将来就从神机营中挑选聪颖子弟入学，主要学习管驾火轮船。这事少荃是内行，将来你要多帮仲华。”醇亲王继续道。

乾隆年间在昆明湖操练内河水师，尚能说得过去，如今是行驶于万顷波涛之上的海洋水师，在昆明湖里操练，那不是要贻笑万国？但李鸿章心中的疑惑不能挂在脸上，应和道：“王爷指到哪，我就打到哪，没有二话。”

醇亲王又道：“如今八旗兄弟饷银实在太少，开销又贵，真是不足以养家糊口。如今幸而和约已成，太后想给旗营加恩，银子呢想从裁撤部分绿营兵额中省出来。这事我们都说不上话，行与不行，商议时少荃意见很关键。”

李鸿章明白，其实要裁军，岂止只裁绿营，他的淮军自然也少不了。可是，与法国议和了，并不能万事皆休，尤其海防不固，全靠陆营来防守，如何能够骤然大批裁撤？他回道：“王爷，给旗兵加饷，这是应当的，不过银子怎么来，未必就只裁军一条路。如今海防未固，还要指着陆营镇守，不过，总会有办法的。”

李鸿章没有拒绝，但也不是痛快的表示，自然有他的难处。荣禄立即插嘴，以免场面尴尬：“王爷，李中堂好不容易进京来，您也听他诉诉苦，听听他有什么事要王爷帮忙。”

“对，少荃你说。”醇亲王点头道。

这时候说太大的事也不可能立即拍板，于是李鸿章提了一个要求：“还真有事要王爷拍板。一是开平矿的铁路，自打修起来，就没有跑火轮车，全是靠骡马拖拉，伊藤博文听了笑掉了大牙。机车早就造好了，王爷发句话，让他们用起来吧。”

醇亲王很痛快地说道：“好，一句话的事，就让他们用火轮车。现

在不同从前，没那么多闲言碎语来掣肘了。”

李鸿章没想到如今的醇亲王这么果断，马上得寸进尺：“王爷，开平的煤一年多比一年，但那条运煤的河不但淤积得厉害，而且每天要到上潮的时候才能行船，二十四小时，倒有一半时间不能用，干脆沿着运煤河，把铁路修下来，如果修到大沽口，直接就可以装轮船运到上海。”

“为了解决运煤问题，可以先把这一段修起来。不过，少荃，要大办铁路，还得从海防上做文章，我之所以建议把铁路也归到将来的海军衙门来办理，就是这个意思。铁路有助于海防，办起来就容易得多，少说废话，也少生闲气。”

李鸿章没想到醇亲王执政一年，思想变化如此之快。他离座拱手道：“王爷，鸿章真是受教了。铁路方面我专门有个折子，不光我北洋地面上有铁路计划，最好能把济宁到临清的铁路修起来，那时候恢复漕粮河运就有可能了。”

“少荃，这是大事，恐怕要好好商议。”醇亲王又指了指孙毓汶说，“莱山，铁路要从你家乡修起，到时候你的意见很重要。”

孙毓汶并不愿修铁路，因为沿途要掘坟砍树，家乡父老肯定要找他设法阻止。不过，现在还不到时候，没必要此时就得罪李鸿章这位威武富贵兼备的封疆大吏。

酒桌上气氛非常好，大家都有醉意。后来醇亲王对荣、孙二人下了逐客令：“你们两位先走一步，我还有点私事拜托少荃。”

两个人告辞而去，醇亲王拍拍李鸿章的手道：“少荃，没别的事为难你，我要给你说说昆明湖水师。我看你没问，其实心里有话。”

“逃不过王爷的法眼，鸿章确实有些不解。”

“还是从我的差使说起。上面已经交代，将来海军衙门和园工两项，都由我来拿总，都是花银子的事，一个字，难！打仗借的洋债要还，再过几年皇上就要大婚，又要几百万的开销，哪里弄这么多银子。海防事关国家门户，园工又是皇上尽孝心，两件事都重要，都误不得。到时候少不得要分轻重缓急，左右腾挪，先把差使应付好。”

李鸿章虽然有酒意，但头脑还清醒，立即明白，将来园工恐怕要挪借海防经费。

“可是，海防的银子必定得用在海防上，不然对上对下都没法交代。所以，我要办水师学堂，在昆明湖训练水师将才。”醇亲王点到为止。

李鸿章也立即明白，这是真正的巧立名目，以办昆明湖水师的名义，挪借海防经费去修园子。最亲贵的醇亲王把最机密的计划透露给自

己，那是拿自己没当外人。如果自己再装聋作哑，就太不识好歹。何况自己将来要办海防办洋务，没有太后和醇亲王的支持，那真是寸步难行。所以他立即表示：“王爷，鸿章对您的苦心非常明白。八旗毕竟是国家的柱石，让八旗子弟也投身水师，是为国家的长治久安，无论满汉，都无二话。鸿章定然全力支持。”

李鸿章的话真正漂亮极了，既表了态，又没有捅破那层窗户纸。醇亲王拍拍他手道：“一切尽在不言中。”

李鸿章提出的建议有三大项，铁路、海防和银行。银行的事醇亲王怕自己弄不明白，因此把军机大臣、户部尚书阎敬铭叫来，一起听听李鸿章的意思。

“王爷现在所愁，就是没有银子，丹初每天所烦心的也是银子。我这次提的三项大政，倒有两项是为你们两位筹银子。”李鸿章这样开场，立即把醇亲王和阎敬铭吸引了。

醇亲王好奇地问道：“少荃，按你的说法，修铁路有助商旅、货物流通，日子久了就能赚来银子，我能理解，不过，那也要等若干年后，所谓前人栽树，后人乘凉。银行为什么也算是筹银子办法？你得仔细说说。”

李鸿章接过话道：“银行之所以能为两位筹银子，关键在于它可以发行钞票。比如你向百姓发行一万两钞票，便可收回一万两银子，便可打发一万两的开销。”

醇亲王发话打断道：“慢，慢，少荃，这不是与历朝发宝钞一样吗？宋朝的时候滥发交子，以一张白纸盘剥百姓，为世人所唾骂。”

“这不一样，关键就是您所说，不能滥发。按照洋人银行的规矩，比如你户部里有一万两银子，你才能发一万两钞票，部库里的一万两现银，就是你这钞票的信用保证。”

醇亲王又不解地问道：“既然部库里有一万两银子，直接拿银子去花好了，何必再印钞票，这岂不是像少荃你来挖个坑，然后再请丹初来填上？”

“王爷，不一样。印钞票，就等于一个钱当了两个花。”李鸿章伸出一个手指头在醇亲王眼前一晃，又伸出两个手指头，再一晃，“为什么这么说呢？户部用钞票从百姓手里换来的一万两银子，可以安排一万两的花销。而百姓手里的一万两钞票，同样如现银一样，可以安排一万两的花销，这岂不是一个钱当了两个花？”

醇亲王有些明白了，但还是有顾虑：“少荃，就那么一张纸，百姓能当银子花？”

李鸿章打包票道：“当然能，山西票号、江南的钱庄开出的银票，不就是一张纸吗？不要说北京、杭州这些通都大邑都畅行无阻，就是穷乡僻壤，您拿着‘四大恒’的银票一样可以用。关键是有信用。也就是我说的，您库里有银一万两，才印一万两的钞票。个人办的钱庄、票号都能通行南北，丹初堂堂户部开出的钞票，难道能比不过钱庄、票号？”

“以大清的户部信用来做后盾，当然比银票要更可信。”阎敬铭以理财著称，点头称是。

“还有一点，可以减轻钱粮征收中的弊端。”李鸿章照着阎敬铭关注的事情去说动他。

朝廷征求钱粮，一种是收实物稻米，一种则是收银子。收实物有种种弊端，淋尖、踢斛、称斗上玩把戏，总之要从百姓手里多收；收银子也有火耗、折色等名头，以银子成色不足等理由，从百姓手里多收。

“丹初你想，百姓手里有面值一两的钞票，他去交一两的钱粮，那些蠹吏还怎么去多收？是不是对百姓有好处？还有，当兵的领饷，又有减平的说法，减少银子的成色，领到的是一两，其实不顶一两用。将来如果是发钞票，哪里还有银子的成色问题？”

阎敬铭其人状貌短小，二目一高一低，一大一小，当年参加大挑，就因为相貌如乡间老农而未被挑上。今天李鸿章侃侃而谈，他一直在眨巴着一大一小两只眼睛仔细听，此时禁不住拍案而起道：“说得好，我倒从来没想到这一层。”

见两人如此，李鸿章得意地说道：“开办银行的意义还不止在此。比如你有一笔收入，要过几个月才到，但你现在又急于开销，那你完全可以先拿钞票去开销掉，几个月后那笔银子到了再充上。不要小看几个月的时间，在商人眼里，那就是钱生钱、利生利，真正的值钱。再比如国家要买兵舰、修铁路，户部暂时拿不出银子，那也不必去借洋债，用钞票去买就是了，何来调不到银子的苦恼。而且钞票相当于从百姓手里借了钱，却没有利息的支出，这是不是于百姓无害，而于国家有利？这样左右腾挪，好些个大事都能得以提前办理，几十年下去，国家岂有不富强的道理？洋人国家都大办银行，巧妙就在这里。”

李鸿章说得浅显易懂，醇亲王也听明白了，赞道：“少荃的见识，的确非同一般。”

“看来银行一事，非办不可，而且越快越好。”阎敬铭也由衷地佩服。

“可是有一样，必须请洋人来经理，才能办得成。”李鸿章又乘机提了一个问题。

阎敬铭问：“这是为何？”

“洋人国家办银行已经数十年百年，他们有一套非常完备的制度，以杜积弊。用洋人来办理，事半功倍。就比如海关，赫德来管理确实比我们管得好。这是其一。其二，我们办银行不仅要用钞票换百姓手里的银子，更要设法拿我们的钞票去买洋人的东西。而要想钞票在洋人那里有信用，非得用一个他们熟悉且信得过的人来打理。帮办银行的西洋人选我已经考察过几个人，尤以英国上海汇丰银行的经理克米隆为最佳。如果用他当银行的经理，与洋人办理业务毫无问题。再说，以丹初的铁算盘，还怕洋人与你耍心计？简直就像白骨精在孙大圣面前，如何能逃过你的火眼金眼？”

李鸿章的这番恭维很起作用，阎敬铭定了定神道：“只要瞪大眼睛，用洋人也无不可。”

有阎敬铭这句话，醇亲王和李鸿章都放了心。

然而过了两天，阎敬铭跑到贤良寺来见李鸿章，见面便道：“中堂，银行的事黄了。”

原来，户部满尚书崇绮到太后面前来了个哭谏。崇绮是满洲镶黄旗人，他的父亲就是咸丰初年倍受宠信而后被革职的文华殿大学士、首席军机大臣赛尚阿。在父亲没落后，他发愤读书，同治三年中状元，也是有清一代唯一的旗人状元。他的一妹一女都嫁给同治帝，女儿就是同治帝的皇后，因为不受慈禧的待见，连累崇绮仕途蹉跎。后来阎敬铭出任户部尚书，敬崇绮是正人君子，力荐他出任户部满尚书。办银行的事情阎敬铭兴冲冲去告诉崇绮，谁知道从来言听计从的崇绮坚决反对，他反对的理由就是，请洋人来办银行，简直就是开门揖盗。

“洋人为了掠夺我朝的白银，不惜以鸦片害人来换取，让洋人来办银行，无疑就是把我们的部库交给洋人，就如同让猫来看守鲜鱼，岂有不被吃掉的可能！”而且崇绮在慈禧面前完全是一副死谏的样子，额头都磕出血了，太后当时发话，“告诉老七，银行不要办了。”

“丹初，我听说崇文山唯你之命是从，部务他都是画诺而已，为什么偏偏在这事上反对如此激烈？”李鸿章十分失望，“丹初，是不是你心里不同意办银行，让崇文山来唱这出戏！”

“中堂，我阎敬铭是那样的人吗？”阎敬铭连忙分辩，“我要不同意，那天当着醇亲王的面我就反对了，何必多此一举！”

太后已经发话，金口玉言，便无起死回生的可能了。

“黄了”的还不仅仅是银行，铁路也出了问题。修济宁到临清的铁路，孙毓汶也不同意，他对醇亲王道：“王爷，要说先修开平矿的铁路，没大问题。可是从济宁到临清，沿着运河，全是商、民繁盛之地，要拆房，要挖坟，一时间白骨露于野，弄不好要出大乱子。”

“我已经答应支持李少荃了，再变卦不好吧？”醇亲王有些犹豫。

孙毓汶出主意道：“当然不能让李少荃怪到王爷头上。我让人去向山东陈抚台陈情，他来一封电报，坚决反对，朝廷便是无可奈何。”

山东巡抚陈士杰是湖南人，是曾国藩幕府的得力助手，受曾国藩推荐而入仕途，与李鸿章也是老相识。但他对洋务不以为然，因此对李鸿章颇有微词。他听了济宁士绅的陈情，果然向朝廷发电报：“众情汹汹，势有大变，铁路之议不可行。”慈禧被这份电报吓住了，单独召见醇亲王，让他暂时搁置济宁到临清的铁路计划。

而开平矿的铁路延伸计划也“黄了”，因为醇亲王听坊间说，如果开平修铁路，将震动东陵，祖宗难安。于是他递牌子请见，坚决不同意修铁路。醇亲王很少上折言事，慈禧特别看重，而且震动陵寝是大事，因此让醇亲王传旨，开平延修铁路的计划，“着毋庸议”。

开平距东陵八百里，铁路如何震动得了东陵？上次修唐胥铁路时早已驳斥，五年后又以此荒唐理由阻拦，真正岂有此理！但此理无处可说。李鸿章满怀希望的几件事情全部“黄了”，醇亲王深感不安，他对李鸿章保证道：“少荃，你放心，开平的铁路明年一定让你修起来。就是抗旨，我也不能食言。”

话说到这个份上，李鸿章只有叹息，反过来劝慰醇亲王道：“王爷，好事多磨。伊藤博文曾经对我说，中法之战，中国人能够猛然振作一下，但很快又会睡着。他说得一点不假。”李鸿章醒悟这样说连醇亲王也包括了进去，因此补救道，“王爷是醒了，可是京中诸公不知何时能醒。”

“少荃，事缓则圆。”醇亲王只好这样安慰。

而京中对李鸿章各种批评已经是沸沸扬扬。即将出使美国的总理衙门大臣张荫桓受李鸿章明荐暗保，心存感激，不忍见李鸿章受如此打击和排斥。他跑到贤良寺劝慰李鸿章道：“中堂，济宁到临清的铁路又不在直隶范围，你何必操这份心。办银行的事，办不成也未必是坏事。”

李鸿章问：“何以见得？”

“如果开了银行，上头要花钱，说，让银行印点票子来先用。老子花钱儿还账，如果没有节制地印起来，到头来就如同废纸一张，受苦的还是百姓，那时候大家岂不都骂中堂出的馊主意？”

“我知道你是来安慰我，不过你的话也有道理。”李鸿章叹了口气，默认了。

比较顺利的是海防建设采纳了李鸿章的主要建议，九月五日发布上谕：

钦奉慈禧端佑康頤昭豫庄诚皇太后懿旨：前因海防善后事宜关系重大，谕令南北洋大臣等筹议具奏。嗣据该大臣等各抒所见，陆续奏陈。复经谕令军机大臣、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王大臣会同李鸿章妥议具奏，并令醇亲王奕訢一并与议。兹据奏称，统筹全局，拟先从北洋精练水师一支，以为之倡，此外分年次第兴办等语，所筹深合机宜。着派醇亲王奕訢总理海军事务，所有沿海水师，悉归节制调遣；并派庆郡王奕劻、大学士直隶总督李鸿章会同办理；正红旗汉军都统善庆、兵部右侍郎曾纪泽帮同办理。现当北洋练军伊始，即责成李鸿章专司其事，其应行创设筹议各事宜，统由该王大臣等详慎规划，拟立章程，奏明次第兴办。

还有一件也算喜事，李鸿章奏请袁世凯为驻朝商务总办的事情，朝廷也正式批准。

李鸿章即将回天津，临行前他去见醇亲王，当然不单单是告辞，要为北洋海防要银子。醇亲王一听要银子，就皱眉头道：“少荃，太后已经三次召见样式雷，三海工程马上就要开工，银子哪里来我还没想出辙，北洋海防，你先自己想办法。”

李鸿章又道：“王爷，就算海防工程可以缓缓，定远、镇远、济远三舰马上就到天津了，洋员需要发遣，新兵要登舰，每条铁甲都需要二百多人，饷银、燃煤、洋人薪水，一年要增开支二百万两，年前最少得有三十万两银子才能应付下来。”

醇亲王苦笑道：“少荃，你握着北洋，办法总比我两手空空的空头王爷多，你先容我筹划到园子开工的银子，再给你想办法。”

李鸿章大失所望，虽然海军衙门总算成立了，但又有多大的实际效果呢？他只有向两江总督、南洋通商大臣曾国荃求援，他在信中说：“海军一事，条陈极多，皆以事权归一为主。鸿章事烦力疲，屡辞不获，虽得两邸主持，而仍不名一钱，不得一将，茫茫大海，望洋惊悚，吾丈何以教我？”

第二十二章 天皇节款造军舰 慈禧一心建园林

日本长崎码头停靠着四艘挂着龙旗的军舰，分别是定远、镇远、济远和威远。定远和镇远两舰，其巨大的舰体令人生畏。即便是千吨的货船在两舰面前也显得身单力薄，就连驻泊的西洋军舰官兵，也对定、镇两舰发出惊叹。

大清即将于秋季举行北洋舰队会操，届时最具权势的醇亲王要亲自前来巡阅，因此奉李鸿章之命，北洋舰队开春之后就开始做着各种准备。因为定、镇两舰体形巨大，国内尚没有可供维护的码头，连给机器上油这样的例行保养，也要到日本的长崎来。当然，李鸿章还有另一个意图，就是展示定远、镇远的威力，威慑日本。

舰队出海已近两个月了，一到长崎丁汝昌就与四舰管带商定，分批放假上岸，让官兵们“放松放松”。今天是济远舰“放松”的日子，管带方伯谦带着四五星名亲信护卫上了岸。他们先找了一家饭馆大吃大喝，然后在街上装模作样买了些小玩意，眼睛却一直在向妓楼瞟。管带好嫖，大家都知道，而且又是酒后，岂有不嫖之理？

长崎是开放口岸，如同大清的广州、上海，妓院林立，几个人挑了一家看上去门面最热闹的走了进去。这家妓院的确非同一般，嫖客太多，以至于要排队等候。可有几个日本男人没有排队就昂然直入，方管带的一位亲信去与老板理论，老板说那是他们的老主顾，向来不用排队。几个人等了半个多时辰，生了一肚子闷气。

等几个人风流过后，算账的时候老板却要求加价三分之一，理由是几个人超过了约定时间。方管带则以女子不够漂亮为由拒绝加价，于是双方起了争执。几个人本来进门就生了闷气，此时心火再次被挑拨起来，便动手打了老板，而且把大堂砸了个稀巴烂。之后，几名日本警察冲了进来，与几个人扭打在一起。方管带手下对付个头矮小的日本警察本不在话下，但几个人刚刚耗尽体力，因此几招过后渐居下风。结果五个人被扭住了三个，另两人仓皇回舰报告。

听说方管带被抓，济远舰的官兵百余人肩扛清一色的崭新洋枪浩浩荡荡冲进了警察局，警察局长见势不妙，只好下令放人。被众人簇拥着回舰的方管带却没有凯旋的得意，他自知为舰队惹了麻烦，亲自去向丁汝昌报告。丁汝昌是出名的好脾气，训斥了几句了事。定远舰管带刘步蟾却有些看不过，见他对方管带太过纵容，就道：“军门，方管带如此荒唐，这样轻易放过，以后如何约束舰队官兵？”

“子香，他也算得了教训，得饶人处且饶人。何况出门在外，大家都不容易。”丁汝昌觉得此事没什么。

这话说得太没道理，这是堂堂的水师，又不是山野村夫走亲戚，不

容易就可以不顾军纪吗？于是，刘步蟾赌气道：“军门这样说，属下没什么好说的。别人的兵我不管，定远舰的官兵属下定当好好约束。”随后，他传下军令：定远舰官兵上岸，要严守“四个不得”——不得扰民，不得饮酒，不得嫖妓，不得携带武器。

第二天，定远舰官兵三五成群陆续上岸。当他们感觉有些不对劲的时候，发现已经无法脱身。一百余名日本警察把他们分别堵在几条街道中，挥着军刀向他们进攻。定远舰官兵手无寸铁，被追得四处乱窜。此时，街道上游荡的浪人也参与进攻，而楼上的日本人则向北洋官兵浇沸水、投掷石块。

手无寸铁的定远舰官兵只好随便抓起拖把、木棍甚至花盆等防身，处处落了下风。这次有预谋的袭击持续了一个多小时，双方互有伤亡，但定远舰官兵则死伤更多。回到舰上清点人数，定远舰船员被打死5名、重伤6名、轻伤38名，还有5人失踪。丁汝昌脸色蜡黄，命令所有官兵即日起不得登岸。刘步蟾则进言道：“我们巨舰就在海上，应当给日本人一个教训！”

“中堂有令，只可威慑，不可起衅。”丁汝昌摇了摇头。

但总教习英国人郎威理也在一旁道：“按照国际惯例，此时完全可以开战，因为日本人已经向我们的舰队官兵发动了进攻。”

开战是不可能，但展示一下实力却有必要。在刘步蟾的一再要求下，定远舰打出信号旗，四舰同时鸣响警报，所有舰炮退去炮衣，炮口指向长琦市区，一副临战的阵势。

消息传回天津时，李鸿章正在与张佩纶闲谈。

当年出尽风头的“清流四谏”之张佩纶，中法开战后南下福州会办海疆事务，却因福建水师全军覆没成为众矢之的，先是被流放察哈尔，后又被流放到张家口。李鸿章欣赏他的才气，始终有衣钵相传的打算。流放期间对他仍是百般照顾，流放期近便为他谋出路，先是代他向海军衙门捐纳二万两，希望以道员简放，但被醇亲王严词拒绝。后来又打算让他主持保定莲池书院，可书院的学子听说张佩纶要来主讲，联合上书反对，表示若请张某人，则全院学子便集体请辞。见此，李鸿章便不再做他谋，干脆把张佩纶收入北洋幕中，掌管文案。

这天，李鸿章略受风寒，张佩纶前来探望，见案头有几页诗稿，字体娟秀，便顺手翻阅。上面一共有五首诗，其中一首是这样写的：

痛哭陈词动圣明，长孺长揖傲公卿。

论才宰相笼中物，杀敌书生纸上兵。

宣室不妨虚贾席，玉阶何事请终纓？

这首诗分明就是写他张佩纶。“长孺长揖傲公卿”“杀敌书生纸上兵”“豸冠寂寞丹衢静”不是他张佩纶又是何人？而“功罪千秋付史评”，显然是对他的同情和抱屈。

当初张佩纶在福州也曾想先发制人发动进攻，无奈朝廷有“衅不自我开”的上谕，而李鸿章也希望他隐忍不发，尽量避免水师开战。可等福建水师全军覆没，弹劾他的奏章便如雪片一样递进宫中，只因他当年笔锋税利，得罪人太多，不知有多少人非要他倒霉不可。而他为指挥失当的中枢当了替罪羊，无一语为自己辩驳，最后落得充军的下场。

人人都以为他张佩纶志大才疏，纸上谈兵，但他的委屈又有谁知？可不想却有如此知音，要将他的功过“付史评”。张佩纶百感交集，想想三年间，身居边塞，遭受白眼，禁不住涕泪交流。

李鸿章正在看奏稿，听到吸吸溜溜地声音，翻眼一看，这才发现张佩纶已经哭得一塌糊涂了，惊讶地问道：“幼樵，好好的何故痛哭流涕？”

张佩纶抹抹眼泪，扬扬手里的诗稿问道：“中堂，这是谁的大作？”

“是菊耦，她不过是初学写诗，生涩得很，没想到能把你这大才子感动了，真是难得。”

李鸿章的女儿李菊耦，张佩纶第一次见她时，是十多年前到天津兴师问罪。当时意气风发、恃才傲物的张佩纶被十来岁的李菊耦训斥得连连拱手，她明眸皓齿、睫毛闪动的形象深深刻在他的心里。从此每次到天津来，他见到李菊耦总是恭恭敬敬，背上虚汗直冒。卤水点豆腐，一物降一物，大才子怕菊耦小姐的事情督署中人人皆知。

张佩纶把诗稿念了一遍道：“小姐大作，不仅词句俱佳，且立意不俗，真称得上是晚生的知己。”

“女子无才便是德，女儿家有诗才并非善事。小女已经二十好几，却尚未出阁，上门提亲的人无数，无奈小女都看不入眼，都是所谓的诗才害的。幼樵，你也帮我物色着，有合适的不妨做个月下老。”李鸿章听了虽然高兴，但还是说了自己的担忧。

张佩纶又问：“不知小姐对未来夫婿地位、才学方面如何要求？”

李鸿章看一眼张佩纶，笑道：“像你一样就可以了。”

张佩纶好像正等这句话，扑通一声跪倒在地道：“谢中堂谬赞！晚生已经丧偶，与小姐又是诗文知己，晚生对小姐仰慕已久，求中堂成全。”

张佩纶的第一任妻子是军机领班章京、藏书大家朱学勤的女儿，但只做了三四年夫妻，便留下一双儿女暴病而亡。继室是翰林院编修边宝泉的女儿，结婚不久，张佩纶便充军边关，继室独守空房，受尽世人白眼，去年忧郁而终。张佩纶孤家寡人，如今遇到诗文知己，真是求之不得。

李鸿章虽然欣赏张佩纶，但因为两人年龄相差太大，菊耦时年二十二，而张佩纶已经四十多。李鸿章何事不曾经历过，但偏偏这样的情形是第一次遇到，不禁有些手足无措：“幼樵，一句戏言，何至如此！”

张佩纶说：“中堂是戏言，却是当真。从前晚生有家室，小姐又是中堂的掌上明珠，从来不敢有非分之想。其实晚生第一次见小姐，就仰慕非常。如今读了小姐的诗作，更知小姐是知己。”

剖白心迹，这正是张佩纶所长，李鸿章禁不住有些感动。不过，这么跪着对他喋喋不休实在不像话，于是便道：“你先起来，这么跪着成何体统？”

“中堂给晚生一句话，晚生才好起来。”张佩纶这就有些逼亲的味道了。

“你这话好无道理，即便我赏识你，我也要与夫人、小女商量。虽然父母可定儿女终身，可我就这一个女儿，不想委屈了她。”

“中堂请问一下小姐，如果小姐不答应，晚生也不敢强求，更不想委屈小姐。”张佩纶这才站了起来。

李鸿章这才觉得此事处理得有些欠妥，好像他已经答应了张佩纶。他心里没底，不要说女儿是否答应，就是夫人那关也很难过。道理很简单，张佩纶一个革职之员，前途黯淡，夫人如何肯把掌上明珠相嫁？而且，如果真招他为东床，成了翁婿关系，将来也没法帮张佩纶出头了，将北洋衣钵相传的打算更会落空。这一点非同小可，但又不可与张佩纶道尽。他斟酌再三后道：“幼樵，我一直对你寄予厚望，虽然有此挫折，但在我北洋幕中效力几年，再设法复出并非难事。可是，如果你成了我的女婿，我便一句话也不好为你说了。为你自身前途计，还是别存这份念头。”

“富贵于我如浮云！经过这番挫折，顶戴花翎对晚生来说已经味同嚼蜡。不要说抛弃所谓前途，就是赴汤蹈火，晚生也在所不辞。”

这话说得李鸿章连反悔的余地也没了，他只好硬着头皮去跟夫人商量。果不出所料，夫人坚决反对：“你堂堂大学士、直隶总督，要寻个女婿，什么样的人家寻不到？要招一个革职的人，说出去不让人笑掉大牙？”

“幼樵革职，一言难尽，也不全是他的责任，有一多半是为中枢和我

分谤。”李鸿章此时反而要为张佩纶说好话。

李鸿章虽贵为督抚之首，但在家中夫人说话却极有分量，他对夫人也十分敬重，从来不存“夫为妻纲”的念头，凡事都好商量。

“他为你分谤的话从何说起！他在福建，你在直隶，八竿子打不着。何况真就是为你分谤，你也不能拿女儿来回报吧？”夫人却不肯让步，只因关系女儿一生的幸福。

“夫人何出此言，我视菊耦如掌上明珠，怎么会拿她回报别人？不要说张幼樵一个革职的才子，就是皇亲国戚，女儿不高兴，我也不会答应。”李鸿章有些急了。

“你明白就好。你也不为女儿想想，两人相差二十多岁，再下去二十年，女儿四十不到，他已成了六十多岁的干巴老头，何苦来哉？”

谁也没想到此时李菊耦从内室走了出来道：“爹，娘，你们别争了，我答应他。”

李鸿章和夫人都吃了一惊，几乎异口同声道：“婚姻大事，不能儿戏。”

“女儿没有儿戏。爹爹为女儿择婿，才学第一，革职又何妨！如今那些居高位拥万金的人，在我看来多是行尸走肉，别人羡慕，女儿不羡慕。”

十余年前，情窦初开的李菊耦第一次见张佩纶，虽然把他训斥得满面流汗，但张佩纶风流倜傥、挥斥方遒的风采却早已打动了她。后来张佩纶家庭、仕途连遭变故，又让她心生怜悯。尤其读到张佩纶逆境中那些痛彻肺腑的真情诗作，更是让她黯然伤神，恨不得跑到他身边去抚慰他。这些年她迟迟不嫁，其实一个主要原因就是总拿张佩纶去比较。张佩纶从张家口回来，人苍老了不少，但眉宇间的傲气犹在，而且平添了几分男人的沧桑，反倒更让她倾心。如今张佩纶竟然也对她情有独钟，这难道不是冥冥中上天的安排？

李鸿章见女儿原来对张佩纶也是久已有情，真是一喜一忧。喜不必说，他在张佩纶那边好交代了。忧的则是张佩纶的前程，他直言道：“女儿，你可要想好了，他真成了你的丈夫，我可就没法保荐提携他了，他的前程真就没指望了。”

李菊耦笑了笑：“有爹爹当督抚之首，什么样的前程女儿也不稀罕了。”

可夫人却无论如何也不答应：“娘是过来人，听娘一句劝，才气不能当吃喝！等他六十多了，你才四十多，侍候一个入土半截的老头子，你就知道才气全是中看不中用的东西，那时后悔也来不及。”

“两情若是长久时，又何必计较他老我少？”

“我在外面听太后皇上的，在家里就听你们母女俩的。你们两个商量，出了结果告诉我一声就行。”李鸿章此时超然事外了，抬腿向门外走去。

夫人冲着李鸿章的背影喊道：“女儿年少无知，你就这么放心让她胡闹？”

“女儿已然不是小孩了，你不要总想挂在裤腰带上好不好？”李鸿章打趣道。

“你还病着，要去哪里？”

“我病早好了，去签押房看看。”

说是去签押房，李鸿章却不由自主去了文案房。在路上，他正遇到急匆匆赶来的张佩纶，他扬着手里的电报道：“中堂，麻烦了，定远舰官兵被小日本打死打伤好多人。”

李鸿章惊得瞪大眼睛，问：“怎么回事？开战了？”

“这倒没有，是被日本警察和流氓浪人打了。”

“堂堂舰队官兵怎么被小日本警察打了，真是丢我北洋的人！”李鸿章一边往签押房走，一边吩咐，“把兰溪叫来，他这北洋水陆营务总办要参与交涉，还有天津海关道，让他们立即过来议事。”

有这件突如其来的麻烦事，两人早把谈婚论嫁的事丢到了九霄云外。两人仔细推敲了驻日公使发来的电文，取得了一致看法，李鸿章道：“事情起因本是小事，日本人是存心报复，预设狡谋，北洋官兵手无寸铁，才吃了大亏。”

“小日本向来是欺软怕硬，这次无论如何不能示弱。更不要抱着‘衅不自我开’的念头一再退让。”经过马尾一战，张佩纶对“衅不自我开”深恶痛绝。

“此次错在日本人，谅他们也不敢再生事端，我们自然不能向日本示弱！”李鸿章有此底气，完全是因为北洋已经有了一支力量可观的舰队，对付欧美国家不敢说，但对付日本绰绰有余，说这话时，他把腰板挺得笔直，“我忍气吞声这么多年，这回对日本得挺直了腰杆与他说话。”

张佩纶看了一眼李鸿章道：“中堂总算说了句硬气话。当初如果您也这么硬气，我就敢对法国人先发制人，总不至败那么惨。”

“幼稚，那时候你我凭什么说硬气话？一艘铁甲都没有，说硬气话人家也不怕，正如俗语所言，巴狗喝醋嘴牙硬。”当初张佩纶向北洋求援，

希望北洋派舰去支援，李鸿章不愿拿北洋兵舰去送死，以北洋吃紧为由一舰也未派，这件事他有愧于张佩纶，“如今你也明白，有实力才能说话硬气，人也才能挺直腰杆。当初北洋如果有定、镇两舰，不要你说，我早就派到福建去，有此两舰，谁胜谁负还真不好说，至少，法国舰队不敢那么张狂。”

这时，北洋水陆营务处总办周馥来了，看了电报，他所关注的与李鸿章、张佩纶不同：“中堂，济远舰官兵竟然上岸嫖妓，还因此与警察发生纠纷，可见济远舰官兵视军纪如无物，外间种种传言可见不虛。”

“兰溪，武人好色，大都如此。再说一出海就是两个月，你总不能指望他们都是坐怀不乱的柳下惠吧？各国海军，也多是默许官兵嫖妓的。他们战时能听号令，能奋勇杀敌，平时这些细故不必计较，不然就没办法带兵了。”李鸿章为自己的属下辩护。

“中堂，我并不是计较细故，我还是想说丁军门并不是统领水师最好的人选。我听说各国水师统领都是水师出身，就连日本的水师，也都是出洋的人来统领。我不是说丁军门人不好，而是他的马队出身很难服众。我在想，如果他有足够的权威，有济远舰官兵的前车之鉴，就不会再有定远舰官兵上岸被打的事情。”周馥又借此事发表了一通看法。

俗话说江山易改，禀性难移。流放三年，张佩纶也没改掉恃才傲物的个性，想到什么说什么：“周观察，现在不是讨论济远舰官兵的问题，而是定远舰手无寸铁的官兵被日本人杀伤五十余人的问题。如果揪住嫖妓这样的细枝末节，就是有意把责任往自己的头上揽。”

周馥是脚踏实地的人，与张佩纶的性情恰好相反，因此对他非常反感：“是非功过，岂是因为一句话就可以揽到自己头上的？张老弟大概没明白我想说什么。我要说的不是济远舰的问题，也不是定远舰官兵的问题，而是事关北洋舰队未来命运的统领问题。”

“丁军门未必不是最好的统领，中堂选丁军门统领北洋水师自然有他的道理，外人未必能解其中深意。”张佩纶这话说得实在不高明，不但把周馥当成外人，而且还有嘲笑他愚钝的意思。

“我这个外人也明白，外行指手画脚，只会越办越糟，比如马尾之战，如果是真正懂水师的人去当会办，何来全军覆没的结局！”周馥罕见的勃然大怒。

福建水师全军覆没，这是张佩纶解不开的死结，周馥话已至此，纵使张佩纶巧舌如簧，也只有气血冲头，张口结舌。话不投机半句多，周馥把电报扔到桌上，在李鸿章和张佩纶惊愕的目光中愤然而去。

两个人一时不知从何说起，李鸿章看张佩纶脸色苍白，知道这一气非同小可。不过，张佩纶口不择言，也算咎由自取。于是，他又劝道：“兰溪这人向来是刀子嘴豆腐心，二十多年了，我了解他。”

张佩纶长吁了一口气：“这种钻牛角尖的人，只看到脚下的三尺天地，分不出轻重缓急，如何能够谋大事！”

“幼樵，你不能这么说兰溪，我看重的就是他敢直言。现在察言观色的人多，能当诤友的少，兰溪难能可贵。”

张佩纶不再开口，因为他知道周馥在李鸿章心中的位置。

两人沉默了几分钟，李鸿章又道：“定远舰的事，你去天津海关衙门与他们商议，还有，叫上伍文爵，他懂万国公法，让他出主意，按万国公法与日本人交涉。万国公法我不懂，但这件事错在日本却是毫无疑问。那么多日本警察同时出现在定远舰官兵出现的街区，而且人人带刀，不是预谋是什么？他们是挟嫌报复，趁我不备，预设狡谋！你们与日本人交涉，一定要抓住此点不放，不要被日本人如簧巧舌蒙蔽。还有就是，要把这件事情通报给各国公使，让各国都来评理。我交代你们个底线，日本人必须赔偿抚恤我死伤官兵，否则中国当自行处理此事，一切后果由日本承担。”

伍文爵名叫伍廷芳，文爵是他的字。他是广东人，父亲是商人，他自幼对科举不感兴趣，十几岁入香港圣保罗书院读法律，毕业后在香港高等法庭供过职，后来又与人合伙办过报纸。年近而立之年自费赴英国留学，入林肯学院学法律，毕业时通过英国律师考试，是中国取得英国大律师资格第一人。李鸿章慕名把他招至北洋，用他熟悉万国公法的优势帮办外交事务。

东京皇宫，明治天皇召见刚刚上任的枢密院议长伊藤博文。

光绪十一年（1885年），伊藤博文作为全权大臣到中国谈判，与李鸿章商讨因朝鲜政变引发的中日纠纷，双方约定同时撤兵，以后朝鲜有变，任何一国出兵需要照会另一国，这使日本在朝鲜获得了与中国同等的出兵权。日本朝野对此非常满意，伊藤博文声名鹊起。随后日本参照欧美实行内阁制，伊藤博文出任首任内阁总理大臣。日本的政治改革从未停步，伊藤博文出任内阁总理大臣后，又主持起草和制定确立日本天皇制度的《明治宪法》及相关法案。宪法完成后，今年又推行枢密院制，由国家元勋组成枢密院，作为天皇的最高国务顾问机构，伊藤博文辞去内阁总理大臣，出任枢密院议长。

伊藤博文出任枢密院议长，正是天皇所期望，因为他不仅有出洋留学经历，而且掌握政府权力中枢十几年，同时又擅长外交，尤其擅长与中国打交道，与中国最具外交权威的李鸿章私人关系很好，可以说，内政、外交无所不能，正是天皇顾问的最佳人选。

正如伊藤博文所料，明治天皇召见就是为了长琦事件。

“今天召见爱卿，是为长琦事件。国人都以为，长琦事件完全是因中国水兵无理取闹又打伤我国民而起，错在中国，主张对中国强硬，甚至

有人主张不惜一战，军方也有人持此言论。而中国却认为是我国警察有预谋地伏杀中国手无寸铁的水兵，责任完全在我方，态度十分强硬，驻华公使发来电报，李鸿章此次非常强硬，甚至有不惜一战的可能。如果为了维护我国颜面，维护国民士气，朕也觉得应当对中国强硬下去，甚至不惜一战。可是又有人劝朕当前不应当与中国开战，因为我们实力尚不足以必胜。朕深感矛盾和困惑，想听听爱卿的高见。”

伊藤博文并不回答天皇的发问，而是反问道：“在回答陛下的垂问前，臣先请教陛下一个问题。当初陛下提出要‘开万里之波涛，布国威于四方’，吉田松阴则提出日本应当自强不息，北取朝鲜，南取台湾，进而夺取满洲，以至整个中国，不知陛下这番雄心壮志还有没有？”

时年三十六岁的天皇，坚定、刚毅而富有激情，他大声道：“爱卿这是什么话，开万里之波涛，布国威于四方，是朕毕生所求，如今我们正向这个目标迈进，怎么会丢失了这份雄心壮志？难道朕有什么地方做得不对，让爱卿以为朕是个沉湎于享乐，不思进取的昏君吗？”

“不，臣不敢有这样的揣测。臣的意思是，我们的一切内政外交如果都以是否有利于实现陛下的雄心壮志为标准，那一切争论都可迎刃而解。”伊藤博文解释道。

“哦，应当如此。请爱卿直言。”天皇对伊藤博文的开场白非常满意，而且急迫地想知道他的意见。

“我的意见就一句话，我国不宜对中国强硬，此时对中国强硬，对其有利，而对日本有害，而且将直接影响陛下的自强大业。”伊藤博文非常冷静，语言条理清晰，“以我对中国的了解，中国君臣依然抱着天朝上国的陈旧观念，真正能放眼看世界的并无几人，虽然早在四十多年前林则徐就提议应当向西洋国家学习，但至今大多数人与四十年前的思想并无多大变化。所以，中国一直有个有趣的现象，他们挨次打，就振作一下，但稍微和平，便又不思进取。我曾经比喻，中国就像一只没睡够的狮子，用针扎一下，它会翻一下眼皮，但很快又会闭上眼睛。”

明治天皇笑了笑：“爱卿的比喻非常形象有趣。”

伊藤博文接着道：“近三十年的实际情况，恰恰说明臣的这个比喻非常准确。二十多年前，英法两国打进中国都城，火烧圆明园，中国受此刺激，开始设立总理衙门，推行洋务，办了一些兵工厂，仿造洋枪洋炮。八年前，俄国人占据伊犁不还，中国人又一次割地赔款，这才办成了电报。三年前，中国人因为越南问题与法国开战，结果福建水师全军覆没，他们这才决心大办水师。陛下请想，如果我们此时强硬，让中国人再次感到危机，是不是催其速强？果真如此，那么我们要想赶超中国，将需要更长的时间。最明智的办法，应该是再给中国数年平静，我敢断定，中国便会有人站出来阻止试图振作的努力，像李鸿章这些谋国者将受到更多的掣肘，中国又会舒舒服服地睡着。”

“为什么会这样？”天皇对中国如此“嗜睡”颇不理解。

“臣觉得有三个原因。一个就是刚才所说，中国人依然以泱泱大国自居，不屑于学习列国，从高官大员到孜孜于科举的学子，腹中所装不过是数千年之古书，据此为治国要典，所以视西洋文明为‘奇技淫巧’，以为不必学，也不能学。第二个原因，则是中国的洋务自强从来没有一个坚定的态度、明确的目标和全国一致的规划，通常的情况是像李鸿章这样的封疆大吏提出一件事情，进行反复讨论，反复权衡，往往是今天准了，明天又改了主意，今天进两步，明天又退一步。比如早在十几年前，李鸿章就提出修筑铁路，可是至今不过修了不足百里，连我国的十分之一都不到。第三个原因，则是中国官场利益分割严重，各打各的算盘。从朝廷来讲，从前洋务派与清流派互相掣肘、彼此攻击，如今亲政的皇帝与训政的太后也正在暗中形成各自的势力。地方大员更是心存畛域之分，就是所谓的洋务派也各有派系。中国这样一个大国，如同一艘巨舰，掌舵的人目光短浅，又没有明确的目标，一会儿东，一会儿西，只能是瞎折腾，而难以真正自强。这也是上天给日本的机会。”

“话虽如此，中国的自强运动毕竟已取得了很大成就。比如北洋水师，听说如今是亚洲第一。”明治天皇谈到这个话题，便一脸忧愁。

“是的，中国的北洋水师的确远超过我们。他们舰队的总排量是我们的两倍，尤其定远、镇远两舰，排水量都是七千余吨，我们排水量最大的战舰也不及它的一半，它装备的主炮十二英寸，威力十分惊人。这也是我们现在不能与中国开战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此时开战我们的舰队必败无疑，作为一个岛国，海军战败，就等于举国战败。”

闻言，明治天皇叹息了一声：“中国的国力毕竟比我们强大得多，他们四万万人，一人献出一两银子，便是四万万两。”

伊藤博文又劝慰道：“陛下不必过于忧虑，国大不等于强大，就像肥胖不等于强壮。我们正在与中国赛跑，中国无论国土面积还是人口都远远超过我们，可是他们没有我国万众一心的图强精神，最终我们会赢得这场赛跑。但我们需要时间，我们现在最期望的就是中国继续酣睡，而我们则应当速节冗费，多建铁路，赶添海军，数年后，我国官商皆可充裕，海陆各军都不输于中国，那时的亚洲就不是现在的形势。而我们一旦与中国发生战争，则必须一战而胜，让中国永无翻身的可能。也唯有如此，大日本才能屹立于亚洲，布威于四方。”

“听君一席谈，胜读十年书。为了日本国运，朕受得了任何委屈，只是国民的一片爱国赤诚，实在不忍拂逆。”明治天皇还是有些顾虑。

“国人的一片赤诚，不仅不能拂逆，还要善加发扬，要把他们的赤诚引导到举国自强上来。三景观舰刚开始建造，海军又提出了二期扩军计划，必须有巨额经费才能得以实现，而政府实在力不从心……”伊藤博文说出了自己的想法。

定远、镇远两舰装备北洋舰队后，日本惧于两舰的巨大威力，聘请法国设计师白劳易帮助建造战舰，专门对付定远、镇远。白劳易认为日本不能以巨舰对巨舰思路来对付定、镇两舰，那样投资太过巨大。他提出的理念是小舰巨炮，建议建造排水量四千左右的战舰，但要安装上比定镇两舰更为巨大的舰炮。这一方案得以批准，日本决定建造三艘舰，并以著名的“日本三景”（宫城县仙台湾的松岛、广岛县广岛湾西南的严岛神社以及京都府宫津湾的桥立）将三舰命名为“松岛”“严岛”“桥立”。去年日本海军拨出七百多万元特别经费，启动了三舰的建造工程，再加新的扩军计划，海军经费缺口两千多万元。伊藤博文的意思是，应该通过发行公债，满足海军的造舰计划。

“好，朕也有此意。”明治天皇把一纸诏书递给伊藤博文，那是他亲笔书写的从内库拨款三十万日元作为海防补助费的明诏，“伊藤爱卿，朕要以此向全日本国民表达大办海军的决心。”

“陛下平日生活已十分节俭，还要再拨库款，真是让臣等心碎。”伊藤博文读过诏书，眼睛有些湿润了。

明治天皇此时心情开朗，重新恢复了惯有的坚定、刚毅：“伊藤爱卿，让中国再酣睡的建议真是高明至极，朕很受教益。朕决定要召见中国驻日公使，亲自为长琦事件向中国致歉，并决定从优抚恤中国伤亡者。”

伊藤博文劝道：“这些事情由外务省去办就行了，陛下又何必如此委屈自己。”

“这谈不上委屈，是朕为日本的富强尽份心意。”明治天皇又有些孩子气，“这样，中国就能睡得更香甜，让中国的皇帝和太后都做个好梦。”

“我明白陛下的意思了，陛下的圣明可一举两得，既向中国示弱，又可激发国民的奋发意志。等陛下的明诏一发，日本国民无不愤慨，此时再颁布《海军公债征输条例》，我国万民必然踊跃认购。”

“还有，朕近期要去小学校看望师生，朕要让日本的孩子们从小就明白，一定要打败定远，打败中国！”明治天皇抬头望着前方，仿佛眼前就是一群孩子，“孩子是日本的未来，十年之后，他们中有许多人必定会成为大日本的陆海军战士，从现在起，就应该让他们懂得肩上的使命！”

长琦事件最后的处理结果，是彼此不再追究责任和是非，按照伤多恤重的原则互相进行了赔偿，日方共付恤款五万两千余元，中方付恤款一万五千余元。而且日本外务省还通过中国驻日使馆向清廷提交一件带有致歉性质的照会，表示此次事件是由于双方语言不通导致误会，日方对此表示遗憾和歉意。

对这个结果，慈禧心里还算满意，所以与醇亲王说起这件事情来，

脸色比较温和：“这次日本人赔的抚恤款是咱们赔出的三倍，还算公道，毕竟咱们伤亡的人数也多。日本人总算讲了点道理。”

醇亲王恭维道：“总是太后皇上天威远播，才能威服倭寇。”

“日本人是被威服一点不错，大家都议论说，日本人是吃硬不吃软的德性。听说他们很惧怕北洋的定、镇两舰？”外面酒肆茶楼得意忘形的说法很多，盛传定、镇两舰只需十发炮弹，就可把小小长琦夷为平地。有李莲英沟通宫内外，这些能哄太后高兴的说法不难传入她的耳朵。

醇亲王解释道：“定、镇两舰坚甲巨炮，的确令倭寇生畏，这也是倭寇没有胡搅蛮缠的一个原因。”

“看来这几百万两没有白花。老七，海洋水师这件事你办得有声有色，我也算放心了。”慈禧话题一转，“皇帝已经长大了，去年我撤帘归政，你们不肯放过我，非要我再训政数年。数年是几年？总要有个头！我已经辛苦了快三十年了，我是真心想把这个国家完完全全交给皇帝，我呢，也清清闲闲过几年舒服日子。”

光绪快满十六岁的时候，慈禧就数次表示要归政。醇亲王却几次力劝，理由是皇帝典学未成，还要多读书历练。等后来军机处正式奉旨，醇亲王才知道这件事情必须想个两全的办法。所谓两全，第一是担心慈禧是在试探年轻的皇帝是否急于亲政，如果让她得出这样的结论，皇帝和醇亲王都将大祸临头。所以，既要不得违背旨意，又要表现出皇帝绝不急于亲政之意；第二则是醇亲王的私心，因为如果皇帝正式亲政，他作为皇帝的父亲必须回避，只能回家继续当闲散亲王。

他与孙毓汶、荣禄、翁同龢等心腹密议，想出了“训政”的主意，训政期间慈禧仍然可以在召见内外臣工的时候升座，前面设纱屏为障，凡是臣工的升降罢黜的人选，仍然按照垂帘时候的规矩，都要太后审阅，由太后发布懿旨，由内外臣工奏下。“训政”比之“听政”，不过是换汤不换药。而且训政的日期是“数年”，这就进退自如，完全看将来慈禧的意愿。她不止一次说过希望过几天清闲日子，不再为政务操心。她这样说，但醇亲王却不敢相信，所以这次他仍然跪地磕头道：“皇帝年纪尚轻，为了大清的基业，无论如何还要请太后多辛苦几年。”

“辛苦总要有个头，皇帝再过一年多就十八岁了，十八岁还不大婚，在我大清前所未有的。老百姓还有个成家立业的说法，如果皇帝大婚了我还要训政，外人不知道怎么说呢！”慈禧说得推得心置腹，“老七，你也要为我想想是不是？我们年纪都大了，总要有一个地方去养老。你有北府，我呢？总不能一年四季闷在这紫禁城里。”

“奴才一直靠在园工上，只是银子有些不凑手，幸亏李鸿章去年底帮着从德国银行借了五百万马克，不过，也撑不了多少日子。奴才正在想办法。”醇亲王这才醒悟，太后想说的还是修园子的事。

慈禧语气突然有些冷淡：“老七，你左手抓着水师，右手抓着园工，两项大差都在你手上，我早就说过，银子你协调了用，两面都不能耽搁。可是不能让外间说，为了赶园工又借了多少银子，如果那样，还不如停掉园工。”

“都怪奴才无能，但请太后放心，园工一日也不会停。”

“我也知道你为难，都是花银子的事。皇帝就要大婚了，宫中多年没有喜事了，这件事要办得热热闹闹，银子该省得省，可该花的时候又不能不花。你告诉户部，先为皇帝大婚筹款四百万两，户部和外省各二百万。着派李莲英总司大婚一切传办事件。”慈禧这话无异于头上响了一个炸雷，醇亲王一时有些蒙了。不仅仅因为四百万两巨款难筹，还在于派李莲英总司传办事件，实在出乎意料。李莲英越来越得太后的宠信，让他总司传办事件，意味着这笔钱的开销都掌握到了李莲英手里。

“老七，我的话说得不明白？”慈禧见醇亲王茫然跪在地上，有些不满地发问。

“奴才谨遵慈谕。”醇亲王连连以头碰地。他退出大殿，刚开春的天气竟然出了一身毛汗，经风一吹，打了个冷战。这一激灵，人反倒清醒了些。他决定先与翁同龢商量通气，翁同龢是帝师，又兼着户部尚书。一个小太监奉命飞跑着去找翁同龢，请他到朝房去见醇亲王。

翁同龢的大部分时间是在宫内教授光绪读书。光绪已经亲政，但书房未撤，每天都要完成师傅留给的作业。醇亲王不能去皇帝的书房，又不宜让并非军机大臣的翁同龢到军机处，因此选择乾清门外的朝房作为会见之地。到了朝房，早就有太监侍候，醇亲王吩咐道：“我这里不用侍候，翁师傅到了立即请他进来，任何人不要打扰。”

大约一刻钟后，翁同龢到了，他一路小跑，额头上汗都出来了。两人熟不拘礼，醇亲王指了指炕桌对面：“叔平，坐。”

翁同龢是极为谨慎谦虚的人，哪肯与王爷平起平坐？他把一个圆墩挪到醇亲王对面，坐下问道：“王爷，上面又有什么差使交代下来了？”

醇亲王叹气道：“上头交代，先为大婚筹款四百万两。户部二百万，外省报效二百万。”

翁同龢安慰道：“四百万两不为过分，好在皇上尚未选后，等选后再确定大婚日子总有一年多的时间，户部想办法筹钱就是。”

“恐怕没那么多时间让你从容去办了，依我揣测，此话不传六耳，上面的意思是想先把这笔钱用到园子上。园工开销太大，上面犹嫌进展慢，差使实在难办。”

内务府不怕园子修得大修得好，所以挖空心思出了许多新鲜主意。

太后对园子热心得很，亲自看图，亲自审烫样，审过了往往就是一句话：“这个不错，就照这样子造起来。”造起来是需要银子的，太后却从不说一句银子哪里来的话。

“难办也要办，太后辛劳二十余年，等皇上大婚正式亲政后，总要有个地方颐养。此事对皇上的重要不言而喻，王爷自然也清楚。”皇上已经亲政，而翁同龢特意点出“正式”二字，意思其实很明白，以一座颐和园换慈禧完全交权。

醇亲王摇了摇头：“我自然明白，可是北洋经费已经挪用上百万两，我正愁着如何把欠账还上，不料又有这四百万两的交代，真要让人上墙揭瓦。”

“王爷，北洋那边你不用急，少荃有的是办法，他手下有轮船招商局、开平矿务局、电报总局，去年又新开漠河金矿、热河铜矿，还有淄川铅矿，按他的说法，都是求利的行当，要论腾挪的余地，北洋赛过我这户部尚书。”翁同龢对李鸿章张口闭口不是求利就是求富甚为鄙夷，而且又有老哥被李鸿章一纸奏章参倒的私怨，因此说到北洋的事业，不免讽中带刺，“这些不去说它，倒是北洋水师应该多下点功夫约束一下官兵，不要再闹笑话。王爷听说了吗？外面都传丁军门好嫖，是专门驾着军舰去长琦嫖妓的。”

“这真是无稽之谈！让丁禹亭率北洋四舰去长琦是李少荃与我商议好的，是为了展示一下定镇两舰的实力，让日本人不要轻举妄动。用李少荃的说法，是不战而屈人之兵。”闻言，醇亲王有些不悦。

“王爷，可是你知，我知，外人未必能知，他们只知道北洋官兵在日本嫖妓，被人打死打伤四五十人。北洋必须好好整顿军纪，不然会闹更多的笑话。听说丁军门和方管带为争一个妓女，两人闹得不痛快。”翁同龢又不知从哪里听来的故事。

“我已经给李少荃去信，要他严加管束。不过我要替李少荃说句公道话，叔平你没带过兵，武人好嫖，实在禁无可禁。何况水师官兵一出海就是两个月，又不能像陆军，每天可以回家。”醇亲王顺带为李鸿章辩解了一下。

“外面的说法不仅这些。”翁同龢对北洋成见很深，“李少荃是一头扎进钱眼里，北洋水师官兵也很受影响。有人说，北洋军舰私自夹带，各舰管带争相做买卖，把舰队当成了走私商船。从朝鲜的高丽参，到营口的大豆，上海夷场的洋玩意，他们什么也倒腾。”

醇亲王摆了摆手道：“叔平，道听途说的话我不信，你最好也不要信。看人挑担不腰疼，李少荃主持北洋，着实不易，可是掣肘、等着看他笑话的人也多得很。我们能拉一把，就拉他一把，不能拉，声援他一声也是应当的。我知道你看不惯少荃的一些做派，可是，暂且把个人恩怨抛到九霄云外吧。”

翁同龢知道醇亲王对李鸿章十分维护，没想到连一句批评李鸿章的话也不愿听。这个话题两人无法继续下去，醇亲王转到另一个话题：“太后把大婚传办事件交给李莲英，这实在出乎我的意料，或者是内务府，或者是户部，都说得过去，从来没有把这样大的事情交给太监去办理的先例。”

翁同龢有些书生气，但有些事情却又看得十分明白，他反问道：“王爷，内务府和李总管难道有什么区别吗？”

李莲英和内务府关系极密，这在宫中已经不是什么秘密。三海工程和颐和园工程，都少不了李莲英与内务府的勾连。

醇亲王抿了抿唇道：“当年六哥杀了小安子，那可真是大快人心。李莲英可不要得意忘形。”

“王爷，此一时彼一时。那时候有东太后，可助六爷一臂之力，如今王爷却是孤掌难鸣。”翁同龢连连摇手，又伏到王爷耳边道，“何况再过一两年，皇上就正式亲政了，小不忍则乱大谋。得罪李莲英倒没什么，得罪了上面就是天大的事。为了皇上，您也得一忍再忍。”

醇亲王点头道：“这个我自然明白，说句公道话，李莲英办差为人还是很不错的，不仅太后夸奖，就是在宫女太监中口碑也相当好。他可不像小安子那样张狂，惹得人怨沸腾。”

“此人不但不能得罪，还要抓在手中，为王爷所用为妙。”

现在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皇上将来能够顺利接掌大权，翁同龢的劝，醇亲王也听得进，何况，他也不过是心中愤愤罢了，要说采取断然措施，他连想也没想过。

翁同龢从怀里掏出几页纸又道：“王爷，万岁爷的学问是日见精进。这是皇上最近的诗作，臣抄录了下来，请您过目。”

第一首写的是：

畿辅民食尽，菜色多辛苦；

遥怜春舍里，应有不眠人。

“王爷，这是前些日子臣给皇上讲了直隶、山东旱荒的情形，皇上有感而作。皇上毕竟还是个少年，竟然有这样一份爱民惜民的心意，实在令老臣感动。”

“都是翁师傅辅佐教导之功。”醇亲王也很是欣慰。

翁同龢谦虚道：“皇上天纵聪明，我等哪敢贪天功！王爷您再看第二首。”

第二首是光绪皇帝巡视颐和园工程后而作，写的是：

有道唯闻守四夷，筹边端合驻雄师；

昆明池水无多地，安用区区习战为。

这显然是对昆明湖里练水师的不满。本来昆明湖水师就是挂羊头卖狗肉，为的是以建水师的名义用银子方便。可是光绪皇帝终日居于书斋，如何能够看透这其中的玄机，又有何人会告诉他？

看了这首诗，醇亲王脸色非常凝重，为了表示郑重相托，他拱手道：“叔平，这种诗千万不要流传出去，尤其不能传到上边。切记切记！这其中的苦衷皇上难以尽知，全靠你从旁相劝。皇上是最听你的话，也只有你最了解皇上的心思。我和福晋常说，要论起对皇上的关心和照顾，我们夫妻真是自愧不如。他从四岁进宫，饿了病了全靠你，我们这当父母的，真是……”说到这里，醇亲王情不自禁，哽咽得说不下去。

醇亲王说得一点不假，光绪帝进宫后，慈禧有意割断他与亲生父母的联系，让太监宫女还有帝师们都让皇上知道，她就是皇上的皇额娘。醇亲王夫妇要想见儿子一面，也是难上加难。慈禧也想对光绪好，但是没有抚育幼童的耐心和温情，又加上吸取了同治帝不成器的教训，对光绪要求非常严格，动辄呵斥。这让光绪从小就胆小怯懦，听到慈禧的脚步声就紧张，后来甚至听到锣鼓声也会紧张得手心出汗。

太监是最势利的小人，他们见太后并不把心思放在小皇帝身上，便偷奸使滑，不好好照顾。皇帝进膳的时候摆了一桌子菜，但能吃的却没有几个，有些菜已经酸腐不能食。皇帝吃不饱，有时跑到太监的住处翻箱倒柜找吃的。有几次饿着肚子上学，翁同龢见他读书有气无力，便问原因，这才知道皇上经常挨饿。有时候皇上病了，太监只让他喝点水，连太医也不请。有一次翁同龢见皇帝脸色发红，一摸额头滚烫，就给皇帝放假，让太监仔细照顾。次日太监把皇上送到书房，翁同龢见皇上精神依然不佳，追问之下，太监竟然连太医也没请。他勃然大怒，把总管太监训斥得不敢抬头，而且晚膳时递牌子请见，求慈禧撤换了毓庆宫的总管太监。

在幼年光绪的心里，翁师傅就是他的保护神，有什么难处，翁师傅总会为他出头。翁同龢是俗语所说的天阉，不能生育子嗣，他的一腔父爱完全倾注到光绪身上，两人虽是师生，其实情比父子。有一年翁同龢常熟老家的房子需要维修，请假两月回籍。翁同龢临走时，光绪就闷闷不乐，在这两个月中，光绪终日无精打采。等翁同龢回到京城，来不及安顿就进宫觐见。光绪一见到他就哭着扑到他的怀里，师生两人抱头痛哭，那份感情胜过亲生父子。光绪愿听翁同龢的课，对翁同龢的话也最能听得进。需要对光绪有所劝谏的时候，大家都推请翁同龢出马。所以，规劝皇上不要对园工不满的差使，醇亲王也愿郑重相托。

翁同龢当仁不让，拱手道：“王爷放心，这也是职责所在。”

第二天上午，光绪帝读完书后，说起为大婚筹款四百万两的事情。

“翁师傅，听说定远舰花了还不到一百万两，大婚就要花掉四百万两，是不是太多了？”光绪帝并不知道这几百万两未全部用到大婚上。

“皇上，四百万两并不算多。现在园工上缺银子，如果大婚的银子暂时用不到，也可先应应园工上的急。醇王爷为银子的事天天发愁。”翁同龢解释道。

“翁师傅，园工上花的银子已经有几百万两，听说一千万两恐怕也不够用。这是不是太奢靡了？”光绪帝对园工一直并不赞同，但除了在翁同龢面前，他从来不会流露，“师傅给我讲授《治平宝鉴》《资治通鉴》都反对奢靡，尤其反对大兴土木。大学士倭仁当初还专门上过折子，反对三海的园工，而且太后和先帝都采纳了他的建议。如今不但修三海，还要兴建清漪园，工程是不是太大了？”

“皇上，此一时彼一时。当年有长毛和捻匪作乱，云南有英国、越南有法国虎视眈眈，所以不能兴园工。如今天下太平，又当别论。而且，我朝以孝治天下，园工是为太后颐养天年，是皇上尽的一份孝心，算不上奢靡。而且太后为国操劳，撤帘归政后享几天清闲之福，天下万民也无不如此盼望。如果等皇上大婚后亲裁大政了，却没有太后颐养的地方，皇上想想，是不是心里有愧？”翁同龢决定利用这个机会，打消皇上反对园工的念头。

“对皇爸爸尽孝心，也是我一直想的。不过，银子能省的还是应当省。李鸿章上折子说，各国水师都没有一劳永逸，都是及时补充新式兵舰。如今欧洲各国水师都开始配备高速巡洋舰，李鸿章希望北洋水师也应当随时添置，不然舰速低于人家，胜不能追，败不能撤，朕觉得他的话有道理。朕最近一直在读老师推荐的《海国图志》，欧罗巴的英国、法国等，很早之前就建立了水师，他们能在世界各地用兵，靠的就是海洋水师。朕又看几年前的上谕，说北洋成军后，还要再建南洋水师和福建广东水师，都要花银子，都需要师傅去想办法，能省一分则省一分。”光绪帝的一门心思都在国事上。

“皇上说得不错，但事情总要分轻重缓急。再有一年多，皇上就要大婚了，如果那时候太后的园子还不能入住，皇上如何对得起太后？太后陪着皇上在紫禁城中受闷热，皇上如何能够心安？如果太后移居凉爽的清漪园，皇上在宫中办公是不是也能更加专心致志？”翁同龢恨不得直抒胸臆。

光绪帝并不能完全领会翁同龢的言外之意，但他信任翁师傅，因此点头表示赞同。

“等园工完成了，皇上亲政了，那时候再拿出几百万建海军，也为时不晚。如今北洋水师的实力已经十分可观，定、镇两舰已经令日本胆寒，因此京畿安危暂时可保无虞。园工、海军，都是醇王爷在办理，皇

上大可放心，银子的事情您也不必去管，有醇王爷和臣想办法就是。皇上抽时间也多到园上看看，讨太后个欢心，也算是皇上尽的一份孝心。”

光绪帝再次点头，表示翁师傅说得有道理。

“臣所担心的，是北洋水师的军纪。一支军队如果军纪败坏，士气低落，枪炮再先进也归于无用。北洋正在制定《水师章程》，应该借此机会让他们好好整顿。将来他们拜上折子的时候，皇上不妨多留心。”

光绪帝回道：“这件事情不必等到他们呈递《水师章程》，朕要亲自拟道旨意给李鸿章，让他好好整军。”

长篇历史小说经典书系

李鸿章

张鸿福◎著

③ 帝国烽烟

泰山出版社
（北京）

• 帝国烽烟

- 第一章 醇亲王巡阅北洋 李莲英循规蹈矩
- 第二章 多尔齐大闹威海 西太后巡视园工
- 第三章 痴情郎跪求醇王 李鸿章进献火车
- 第四章 光绪帝违心立后 顽固派谏阻铁路
- 第五章 光绪大婚宠珍嫔 鸿章嫁女固靠山
- 第六章 失援手友朋频逝 扩园林停购舰船
- 第七章 日本增兵谋决战 大请求和失先机
- 第八章 赖调停一误再误 敢冒险不宣而战
- 第九章 箭在弦中日宣战 士气低株守待敌
- 第十章 谋换将交章弹劾 无战志弃守平壤
- 第十一章 海战失利丢主权 万寿将至生和心
- 第十二章 恭王复出无雄心 辽东溃败多逃将
- 第十三章 乏良将旅顺失守 无决断和战分歧
- 第十四章 断后路威海危急 赴广岛求和被逐
- 第十五章 丁汝昌自杀殉国 李鸿章赴日议和
- 第十六章 马关签约留骂名 三国还辽埋祸根
- 第十七章 义和团迷信神功 太子党别有用心
- 第十八章 行废立列国反对 怀私欲利用神团
- 第十九章 太激愤火烧教堂 受怂恿轻率宣战
- 第二十章 拒矫诏东南互保 起内讧天津失守
- 第二十一章 假神功难抵洋炮 真凶残联军屠城
- 第二十二章 辛丑签约国权丧 屈辱忧愤鸿章歿

帝国烽烟

第一章 醇亲王巡阅北洋 李莲英循规蹈矩

这天早朝后，慈禧对醇亲王道：“老七，北洋又有四条军舰从外国回来了，李鸿章奏请朝廷派人去巡阅的折子你看过了吧？”

“看过了，军机上说已经向太后请旨。”醇亲王应道。

“旨意很快就有。我的意思，你是海军衙门大臣，这趟差使非你莫属。”慈禧说罢，意犹未尽的语气。

“奴才遵旨。”醇亲王微微弓一弓腰，“只是巡阅海军，奴才还是头一遭，只怕办砸了差使，太后有没有特意要吩咐的，请训示。”

“我看与陆路阅操也没什么两样，自然是为了提振士气、张我军威。”慈禧一副欲说未说的样子，“要说特别，海军办了十来年，花了上千万两的银子，有人说卓有成效，也有人说三道四，到底办得怎么样？总要亲眼见了才好说。”

醇亲王心生警惕，这次巡阅是要对北洋水师下个评语，这个评语却不好下。他是海军衙门大臣，下评语便不能超脱。何况太后疑心甚重，总担心臣下欺瞒。三海和颐和园工程经常派李莲英去现场勘验，就是他在神机营南苑阅操，也派太监悄悄去看多次。巡阅北洋水师这样的大事，仅自己回奏如何能够令她放心？

慈禧见醇亲王心有所思，就问道：“老七，你也算知兵的王爷，无论水陆各军，道理是一样的。是好是坏，你总看得明白，难道还有什么顾虑？”

“回太后的话，奴才没什么好顾虑的。刚才奴才在想，海军毕竟是新鲜事物，太后不能亲见实是一大憾事。奴才笨嘴拙舌，恐怕不能一一向太后描述。可否请李莲英随同前去，一则可以将巡阅所见新奇事物，慢慢讲给太后听；二则也是见识一下风涛之险，将士之苦，将来好好当差。”

醇亲王自判笨嘴拙舌，的确不假，要讲应急的本领，嘴上的功夫，的确非他所长。他所说的这两条理由，第一条还勉强说得过去，第二条则有些驴唇不对马嘴，让太监去见识风涛之险，与他们好好当差如何联系得上？但这个主意却不错，慈禧好像也有此打算，十分痛快地答应了：“这个主意不错，就让李莲英同去。”又对门外喊，“让李莲英过来。”

李莲英就在殿外侍候，进门俯首道：“奴才侍候太后。”

“七爷让你陪他去巡阅北洋海军，你还不谢过七爷？”

“太后，奴才不敢。我朝家法森严，太监不可预问政务，更不可私自出都。”李莲英连忙跪下。

慈禧训诫道：“你还知道规矩，可见七爷没白疼你。是七爷请你去，也就不算私自出都。再说，你也算是去侍候七爷。”

“侍候七爷是奴才的福气。既然是侍候七爷，奴才恳请太后再派个侍卫同行，这样外间的闲话就少一些，奴才也就不致太惹人侧目。”李莲英请求道。

慈禧点了点头赞赏道：“这个主意也不错，那你说派哪个侍卫去合适？”

“奴才不敢妄言，一切听太后安排。”

“让你说就说，你看宫中的侍卫，哪个比较灵透顺眼，就让他一起去。”

于是，李莲英不再推辞，说道：“乾清门的三等侍卫富察·多尔齐很有眼力见儿，而且他阿玛是当年亲手捉拿肃顺的侍卫之一。”

“好，那就是他了。”慈禧丝毫没有考虑就同意了。

醇亲王出宫回府，他即将巡阅北洋水师的消息就传开了，令大家惊异的是，储秀宫总管太监李莲英竟然也随行。同日还有一道慈谕：“醇亲王奕譞、醇亲王福晋，均着赏坐杏黄轿。钦此。”

下午，谟贝勒前来拜访。谟贝勒是嘉庆第五子惠端亲王绵愉的第六个儿子，喜欢诗文应酬，与文人墨客、清流翰林多有交往，与醇亲王关系也十分密切。他一进门，醇亲王已经猜到他所为何来。

果然，他开口便道：“七哥，你要巡阅北洋了？我不明白，你这个海军衙门大臣去巡阅是名正言顺，李莲英一个无根之人却也要出都同去，这算怎么回事？这些阉寺越来越不像话了。”

“是我恳请太后让李莲英随行。”醇亲王连忙声明。

“那又是为何？”奕谟有些不相信，“七哥难道不记得唐朝太监监军之祸，前明阉寺祸国的教训吗？”

“我只是想让他们这些深宫中人出去见见世面，回来给太后解解闷。”醇亲王勉强解释。

奕谟当然不信：“七哥忘了安德海的教训了。六哥当年诛杀安德海，人心大快。七哥如今却纵容阉寺气焰，真不知七哥是怎么想的。原来六哥主政时大家都怪他太过迁就，如今大家觉得七哥更迁就。三海工程没人问，颐和园工程也都装聋作哑，朝廷大兴土木，哪里是振作求治之道！现在是清流中没有倭相，主政的七哥也没当年六哥的敢于担当。”

这话真让醇亲王无地自容。当年他是以敢于担当的形象入主中枢，可当他当上“太上军机”后，发现对洋人强硬不是口空白话就能做到的，而纱帘背后的女主人原来是那么难侍候，他发觉自己当年的强硬完全是无知无畏，当他面对的是国之安危和擅权的慈禧时，发觉自己比六哥更懦弱。但他嘴巴上却不想承认，强辩道：“我与六哥的身份不同，有些事情不能不格外慎重。”

“七哥的难处我当然明白，不过，你越是避嫌越不能释嫌。”奕谟话题一转道，“上面突然赏给杏黄轿，七哥这次要带去天津吗？”

醇亲王连连摆手：“逾格之赏，何敢承受！杏黄轿只有内廷公主有之，外藩亲王何敢僭越，我正打算上折请太后收回成命。”

“七哥有这份戒惧心就好了，当年的年羹尧也曾经受异数之恩……”奕谟提醒道。

当年雍正为了试探年羹尧是否有不臣之心，屡加异数之赏，年羹尧不知戒惧，结果惹来杀身之祸。

慈禧赏杏黄轿，醇亲王只想到这是逾格之赏，却没往深处动心思。旁观者清，奕谟的话让他陡然警惕，回想近来的一些事情，奕谟的猜测的确有道理。他诚惶诚恐道：“老六，从前我想简单了，皇上快亲政了，我该如何急流勇退？”

见醇亲王如此惶恐，奕谟反而有些不忍心了：“七哥，我只是提个醒，你的忠心上头总是有数的。我的意思你也不必太避嫌，该反驳时就该反驳，该挺直腰板时就要挺起来。你是事实上的辅政大臣，不能凡事都由着上头来。”

这话听上去就矛盾，而且如何挺直腰板？说起来容易，办起来就不是那么回事了。奕谟告辞后，荣禄接踵而至。

“仲华，李总管跟我去巡阅北洋，是我向太后恳请的，这事，我该没办错吧？”醇亲王向荣禄求证。

“当然没错。王爷不开口，恐怕太后也会做此安排。”荣禄赞同道。

“何以见得？”醇亲王也有这种预感，所以急于得到证明。

荣禄比证道：“王爷只要想一想，南苑阅操上面都悄悄派人去，巡阅

北洋这样的大事，太后能不派自己信得过的人吗？”

“我难道还不值得太后信任吗？”每想至此，醇亲王就觉得委屈和不解。

“王爷不必苦恼，太后的性情永远不会有完全信任的人。想明白了这一点，王爷就会释然。”

“你说得不错。这大约就是赵家天子说的，卧榻之侧不容他人酣睡，无论这人对他没有危险。我也觉得上面大约早有让‘皮硝李’去的想法，只是现在我要弄明白他去的目的是什么？”李莲英出身制皮子的贫苦人家，终日拿硝水去揉皮子，因此人称“皮硝李”。

“太后派李莲英同行，首要的就是监督您。您手握神机营，如果再与李鸿章有非同寻常的关系，太后如何能够安枕？第二就是看一下北洋水师，花了这么多银子值不值。至于见识一下新奇，给太后解闷，这其实是最不重要的。”荣禄分析道。

“那么，应当让李少荃把北洋水师的军威好好展示一下，让太后觉得这钱没白花。第二条，那就是不可张扬，随行的人必须守规矩。”醇亲王也说出了针对的办法。

“王爷性情就不是张扬的人。需要约束的其实是随行的人，尤其是宫中出去的太监。太监出都本来就令人侧目，如果像当年安德海出都那样一路招摇，少不了有言官要上折子参奏。”荣禄话锋直指李莲英。

“对极了，我打算出个告谕，让随行的人规规矩矩，不要闹出笑话来。你帮我起草个文告，到时候让他们每人一张，做个提醒。”

“其实王爷只要抓住两件事，就出不了大毛病。一是不要索需地方，人吃马嚼全部自备，即便有人想趁机索需也没了借口。二是严禁随行人员私自接触地方官，不给他们索贿受贿的机会，尤其是‘皮硝李’，不要让他捣什么鬼。”

“好，临行前厚加给饷，出行的嚼裹全部自己负担。至于‘皮硝李’嘛，我把他放在眼皮底下。”醇亲王拿定了主意。

荣禄又补充道：“这样做还有一个好处，避免‘皮硝李’与外官接触，省得他听到不该听的，到时到太后面前乱讲，无论对王爷还是对李少荃都不好。”

“对，李少荃在北洋不容易，做事多的人受的批评也最多，别让别有用心的人在‘皮硝李’前乱告状。”醇亲王心里总算有了底，心情稍稍松了口气，不过对奕谟的话仍然不能释怀，“仲华，刚才奕谟过来了，他有些怪我太过软弱，该顶的要顶回去，不能一切都由着上头。他还拿出当年六哥反对三海工程的例子和杀小安子的事来比较，我真有些无地自容。”

“王爷，谟贝勒是站着说话不腰疼。今昔形势不同，如何能够相比？当年内忧外患，反对修三海有过硬的借口，如今虽不能说四海安澜，但国家安定却是前所未有；那时候诤臣里有倭文端为首的清流、大儒，如今清流已经烟消云散，又有谁肯出头逆上头的龙鳞？最重要的，那时候东宫还在，她虽然不善言语，但在大事上却毫不含糊，而且地位尊于西宫，只要占在理上，西宫不能不有所收敛。试问王爷，当年六爷诛杀小安子、反对三海工程不都是亏了东宫施以援手？王爷如今可有这样的援手？”荣禄是醇亲王面前的红人，他的荣华富贵也都系于醇亲王一身上，他的立场和态度与奕谟又有不同，他最不愿意醇亲王在太后面前失势。

“的确没有。”

“所以，王爷不可为浮言所惑。皇上顶多再有两年就要大婚，那时候上面必然要完全归政，不然如何对天下人交代？等皇上顺利亲政，王爷您便修成了正果，这些年来如履薄冰便没有白费。如果王爷这时候非要扫上头的兴，您对富贵就算不在意，连累了皇上不能顺利亲政，那又是何苦来哉！”荣禄把利害说得十分清楚。

“你说得有道理，顶多再过两年我就急流勇退。别人误会也罢，埋怨也罢，我都不计较。眼下一是辞杏黄轿，二是告谕随从人员的训示，都劳仲华大笔。”

两人就此进行商酌，荣禄领命而去，晚饭前就来交差。辞谢杏黄轿是官样文章，情词恳切就足矣，醇亲王匆匆看罢，就让文案去誊录。

《醇王出都巡阅严飭随从人等各谕》共有三份：

管事处传奉爷谕：交管事处：此次赴天津查看海军，事属创始，本府随往人众，必当恪守历次诫谕，谨慎体面，除本分差使外，不准干预他事。着派怀他布、湖图哩、明顺、吉成实力稽查，无论事之大小，务须一一禀知，不准少有瞻徇及私出主见等情弊，果能遵守传谕，回京后优加奖励，若稍不遵循，无论事之值与不值，何时发觉，即将该四员交地方官递解回京，从重惩办。此谕。着管事处于随往之官员人等及首领太监，每人各放一张。特谕。

为剖切晓谕事：照得本爵堂此次前赴天津，因看海军船只、炮台，所有随带章京等员，随同总办由陆路行走，车辆马匹务当严加约束，免滋弊端。且沿途经过地方，正值麦初秀穗，大田播种之时，务循大路行走，不得任意驰骤，致有践踏田畴情事。其本爵堂随带之护卫、戈什哈、并兵人役，及总办、章京各员随带之戈什哈、跟役、车夫人等，虽分前后两起，着统归总办管辖查访，倘有前项情事，一经查出，或被农民告发，即行从严惩办，决不姑宽。切切。特示。

谕：此次赴津，除赴旅顺口等处系李中堂饬备厨房外，其往返途中及在津数日均由口分自买食物，马匹草料亦均自备，一切概不由地方官供应，更不准稍有需索，致干惩处。着总办、帮总办于起程之先，通行

晓谕，俾归划一。再，抵津后，地方文武各员及各营统领、各局官员等，令赴营务处报到，投递职名。倘此内生有弊端，擅收银物及请托私情等事，唯将翼长祥普、明惠立即发折严参，并将总办、帮总办附参，决不姑息徇纵。至本爵堂府宅护卫家人等，已自行严加钤束，如仍有倚势招摇，或假借名目肆行欺骗，总办、帮总办及营务翼长务刻即禀知，勿稍瞻徇。特谕。

醇亲王看罢很满意，稍改几笔，便交由王府文案处印制备发。

李鸿章接到会同醇亲王巡阅北洋水陆各军的上谕后便把周馥叫来，两人密议一上午。整个巡阅的方案，李鸿章总结为八个字两句话，一是“盛陈军威”，把北洋的水陆各军的实力展示出来，让朝廷觉得钱花得值；二是“礼敬有加”，就是让醇亲王一行所到之处都受到礼遇，但又不能逾制，这是醇亲王在信中一再叮嘱。

周馥保证道：“中堂放心好了，我与天津镇郑总戎、水师丁总戎还有营务处诸公仔细商酌，拟出方案再请中堂过目。”

天津镇郑总戎即是指天津镇总兵郑国魁，丁总戎即是指北洋水师的丁汝昌，因为醇亲王此次巡阅水师为重点，但同时巡阅陆军、炮台，因此水陆各军都要预备。

两天后周馥便拿出了方案呈请李鸿章阅，唯有一条特意请示：“水师交战，双方军舰皆在行驶中，因此命中率并不太高，有时开十几炮未必有一炮能中。可是如果以此请王爷阅操，局外人不懂其中道理，或许会有误会，以为战斗力不强。丁总戎的意见，可否舰动靶不动，或靶动舰不动，这样命中率会高一点。”

“届时列国水师少不得前来观操，会不会让他们说三道四？”李鸿章有些担忧。

周馥回道：“我问过丁总戎，他说我们是阅操，不是实弹演练，列国水师还不至于有什么说法。”

“好，那就舰与靶一动一静，届时如何操练，由丁禹亭视实际而定，总之既要盛陈军威，又不要让王爷看出破绽。”

周馥原来对北洋水师统领丁汝昌成见颇大，但近年与他交往增多，发现此人虽是陆军出身，但这些年来刻意学习海军，并不像外间所传是门外汉。而且他为人谦和，能够居间协调舰队中闽籍与粤籍官兵的矛盾。而北洋舰队中那些少壮军官骄气太重，个性刚强，实在没有人可胜任北洋水师统领一职。之后，周馥对丁汝昌的看法大为转变，觉得北洋水师由丁汝昌统领也算是恰当的人事安排。

等方案确定后，周馥亲自去京城请醇亲王审阅。醇亲王着眼的是“不招摇、不逾制”，对一些过繁的礼节加以删减。又特别叮嘱，天津海光寺

行轺所陈设器具皆取朴素简便，一切秊丽及黄、赤诸色，概置不用。

醇亲王一行的计划是从京城赶到通州后，分水陆两路赴天津。四月初六，李鸿章先后命制造局总办潘骏德、水师营副将郑崇义等率舢板三十多只，座船三十余只，小火轮两艘，伙食船五只，沿水路前往通州迎候；又派督轺武巡捕杨福同、萧万有从陆路赴通州，照料由陆路来津车马。

四月初十上午，陪同巡阅的帮办海军正红旗汉军都统善庆、海军衙门文案总办副都统恩佑先行出都，为醇亲王打前站。随从二十余人、王府内外随侍戈什哈等四十余人、马七十余匹由陆路赴天津。

醇亲王一行包括海军衙门、神机营文武官员，戈什哈，兵弁，夫役，王府护卫，太监等一百余人，十一日一早骑马行四十余里，九点多到达通州。他穿着五爪金龙石青褂，头戴三眼花翎宝石顶凉帽，身后是身穿黄马褂的乾清门三等侍卫富察·多尔齐，还有给他端着烟袋的三品总管太监李莲英。不过，他的顶戴却是六品，这是他的主意：“奴才是太后打发来侍候王爷的，三品顶戴太过招摇。”

早已候在码头的长龙座船见醇亲王驾到，立即升起巨大的“帅”字旗。醇亲王登上座船，由小轮船拖带，水师营副将郑崇义带着杉板三十余只前后左右护行，沿河下驶。一路上所有船只全部贴岸停泊，王驾过后才准行船。沿岸都有直隶驻防绿营兵布防，醇亲王驻泊休息，驻地军官便早早到码头跪迎。无论官阶大小，醇亲王一概到船头立而望之，夜里则秉烛而眺。

十三日上午九点，醇亲王的长龙座船到达天津。各军统领营官均行装挂刀，领队在二十里内外沿途跪接。李鸿章坐小轮船出迎，到浦口登上醇亲王的长龙座船，跪请圣安。醇亲王答称“圣恭安”，然后拉起李鸿章，握着他的手不放，连道：“少荃辛苦了。”

两人说着话就到了天津北门外红桥，弃舟登岸，先到天津的醇亲王随行人员，直隶提督、天津镇总兵、直隶布政使、按察使、长芦盐政、天津道、天津营务处、支应局等处四十余人立岸恭迎。醇亲王含笑向大家点头道：“辛苦诸位了！”然后乘黄辇四人肩舆由北门进城，再出南门，到达海光寺行轺。

海光寺原名普陀寺，始建于康熙年间。后来康熙帝南巡，驻蹕天津，见此地庙宇宏阔，兴会所至，赐名海光寺。不但赐写了匾额，而且御书两副对联，一副是“香塔鱼山下，禅堂雁水滨”；另一副是“水月应从空法相，天花散落映星龛”。寺庙因此名声大噪，随后进行了扩建，并专门建了御书楼，把康熙御书对联刻制在柱子上。此后乾隆皇帝下江南，数次驻蹕天津，每次都有御笔题赠，陆续御书匾额“瀛蠕慈荫”“普门慧镜”“镜澜普照”，御题对联“觉岸正光明如水如月，法流大自在非色非空”“春物薰馨含慧业，名禽宛转人闻思”“不生波处心恒定，大寂光天相

总融”“欢喜白毫光妙明合印，庄严香水海安隐同参”，海光寺成为直隶名刹。

第二次鸦片战争的时候，英法联军两次占据海光寺，当成联军司令部，而且《天津条约》就在海光寺签订，此地被视为屈辱之地。后来捻军兵锋又曾两次到达海光寺，于是此处风光不再。

李鸿章主政直隶后，在海光寺外空地扩建天津机器局，设铸铁厂、锤铁厂、锯木厂、洋枪厂、枪子厂，除制造新式枪炮等军械外，兼制民用设备以及各种军用船只，并能自行制造车、刨、钻等机床。工匠六七百人，办公生产等用房百余间。

此次醇亲王巡阅天津，随行二百余人，天津任何衙门都无法接待，李鸿章最后决定把醇亲王行辕设在海光寺，用寺内殿宇及寺外机器局的办公用房接待王爷一行。

海光寺南门外搭起布帐作为文武官厅，天津府县官员及候补道四十余人已经在此迎候。醇亲王乘坐肩舆进寺，到大殿前下舆，迎候的官员请安后，他再进大殿进香，然后到御书楼对着乾隆皇帝当年坐过的宝座行礼。

午饭就在海光寺内，李鸿章早就安排妥当，但醇亲王自带厨师，表示不扰地方，随行各员也不敢就席，打发人出去自买吃食。李鸿章见状，对醇亲王道：“就是普通官员过境，天津也要尽地主之谊。王爷大驾光临，如果非要坚持自己供膳，让天津官员如何能够心安？”左劝右劝，醇亲王总算答应下来，让王府总管传下话去，午饭就由天津供应。

醇亲王就在海光寺御书楼居住，环寺墙外机器局的八十余间办公用房暂时改为都统善庆、总办恩佑等人的寓所。因为随员太多，又新建瓦房五十二间。为了加强护卫，环寺架设巡更兵棚十六架，并支起席棚以停车马。除神机营、王府护卫外，皖南镇总兵史念祖带马队百名驻于寺后，掌守寺内各门。南门外道路经护卫营、亲兵营修筑，入夜则点亮汽灯，照耀如白昼。

第二天一早，各国领事拜见醇亲王。周馥和李鸿章的洋务顾问候补道伍廷芳、罗丰禄早早赶到御书楼等待。法国领事、副领事最先赶到，周馥带领他们进见。御书楼阶下是司道各官，台阶上站立的是神机营、海军衙门随员，王府护卫则侍立在大殿两侧。大殿上，醇亲王居中站立，李鸿章和都统善庆一左一右，这是礼节性的会见。接下来醇亲王又会见了俄、美、英、德、日等国领事。

九点后，醇亲王视察天津武备学堂。武备学堂是李鸿章于光绪十一年设立，聘请德国教官，培养陆军人才。除了学国文、算术、几何、三角、代数、地理、中外历史、政治学、格致等，重点是军事课，学习基本战术、应用战术、图上战术、战略学、孙子兵法、管子兵法、沟垒学、弹道学、军制学、野外勤务、步兵操典、气球学等。醇亲王亲自观

看学生测绘画图，阅看毛瑟枪法步操，暗叹李鸿章总是先行一步，与之相比，他的神机营操练只能算是花架子。

午饭后，李鸿章陪醇亲王及随从乘小轮船走水路，另一部分人员则骑快马走陆路前往大沽。天津文武官员跪在岸上相送，看热闹的百姓更是人头攒动。醇亲王很高兴，让随行的德国摄影师拍照留念。两个小时后到了海河下游，河面变宽，水也更深，“海晏”号轮船已经在江中停泊恭候多时。

“海晏”号原为美商旗昌公司海轮，光绪三年招商局购并旗昌时纳入船队。本轮载重两千八百吨，载客二百八十一人，航速十二节，是轮船招商局航速最快的客轮之一。中法战争中，刘铭传就是自上海秘密搭乘该轮突破法舰队封锁赴台上任。此次醇亲王巡阅北洋，就以该轮为座船，此时巨大的帅旗已在该舰上竖起。

醇亲王与李鸿章、都统善庆及王府护卫、太监登上“海晏”号，盛宣怀跟随照料。海军衙门、神机营各员，戈什哈等登上“保大”号轮船，周馥随船照料。帅船起航，盛军列队南岸跪送，旌旗迤迤二十余里；北岸则有仁军及楚军马队，也是沿岸跪送。

当天夜里，船队到达大沽，醇亲王一行的船只都停在大沽炮台下，附近五里全部警戒，口外则有炮船巡逻。

晚上就住船上，李莲英被轮船招商局的听差领到住处，那是两间很大的客舱，陈设也十分讲究。他看了之后道：“这个房间太大了，我哪里敢住？”

听差告诉他，王爷的住处更大。

“那李中堂呢？李中堂住的是什么房子？”李莲英又问。

“李中堂的客舱略小一些，但也差不了多少。”

李莲英一听就推辞了：“那不行，我怎敢比李中堂住得还宽敞？劳您的驾，我要和李中堂调换一下，不然睡不着。”

听差见李莲英说得坚决，做不了主，只好去找盛宣怀。盛宣怀过来见李莲英道：“李总管，这是中堂吩咐的，他说您是客人，理应住得比他宽敞些，您总得让中堂略尽地主之谊。”

“盛大人，使不得，使不得。我算什么客人？我是太后打发来侍候王爷的，哪敢住得比中堂还要宽敞？就算是客人，我也不敢忘了规矩，李中堂毕竟是封侯拜相的国家勋爵，非比寻常。”李莲英还是坚持自己的意见。

盛宣怀以为李莲英不过是客气一番，只要理由充分，他必然会答

应，因此劝道：“总管说得不错，可中堂已经歇息了，再打扰中堂休息恐怕不合适，无论如何您将就一宿，明天再换也不迟。”

李莲英一听也是，便又道：“盛大人说得有道理，那就不必打扰李中堂了。我看王爷的房间特别大，我就到王爷的套间里去住吧，侍候王爷也方便。”

盛宣怀见是动真的，连忙阻止道：“李总管，你且等等，等下官回了李中堂再说，不然中堂会怪下官办差不力。”

盛宣怀去见李鸿章的时候，他的确已经休息了。不过盛宣怀不是外人，可以在卧房里见客。等盛宣怀说了李莲英的要求，李鸿章郑重其事道：“杏荪，此人不简单，你们要好好应付，可不要只把他当一个太监。他与当年的安德海不同，只从这一件事上就看得出来。不过越是这样的人越不能得罪。我出面不合适，你想办法接近他，或者他的亲信，看看他有没有什么要求，或者太后有什么安排，只管答应。”

盛宣怀当然不能再提李莲英要与李鸿章换舱的要求，就道：“中堂，如果李总管还坚持，我就拿自己的舱给他。我到别的地方挤一宿，反正不过两个多时辰。”

“行，如果他非要到王爷舱里去也随他，不必太强求。”

盛宣怀回到李莲英的客舱时，他已经抱着被褥去了醇亲王的客舱。醇亲王的客舱是整个船上最大最豪华的，有一间卧室，有一个很大的客厅，还有单独的卫生间。李莲英所说的套间就是指那间颇大的卫生间，便说道：“王爷，李中堂给奴才备了一间大房子，奴才如何能住得？奴才看王爷这里有个套间也蛮大的，奴才就和王爷住到一起，侍候王爷也方便，还请王爷恩准。”

醇亲王笑道：“莲英，你来也是客，李中堂给你安排大房间，你就踏踏实实地住下。客随主便嘛！”

李莲英分辩道：“王爷，李中堂是敬太后和您，因此才对奴才客气。如果奴才认为受之应当，那就大错特错。人家笑话奴才事小，如果传出话去说，太后和王爷面前的李某某真是不知好歹，一点规矩也不懂，那可就有损太后的英明和王爷清誉。这种半吊子事，奴才不能做。”

醇亲王见他说得诚恳，点头道：“好，那就依你吧。”

李莲英“喳”了一声，就把铺盖卷搬到卫生间里。

“王爷，奴才替您洗脚。您辛苦一天了，用热水烫烫脚睡得踏实。”重新回到醇亲王卧室，李莲英不等醇亲王答应，已经自作主张，要热水，要毛巾。

醇亲王的贴身太监端来热水，李莲英亲自接过来，端到王爷脚边道：“王爷，奴才给您洗脚。”

“万万不可。”堂堂三品总管、太后心腹太监给醇亲王洗脚，他哪敢消受？

可李莲英已经把毛巾搭到肩上，把醇亲王的双脚搬到热水木盆里，边洗边道：“王爷，平时在宫里想侍候您都没有机会，这次托王爷的福出来开眼界，奴才不能放过侍候您老的机会，请王爷务必赏脸让奴才尽尽孝心。”

醇亲王感动得不得了，想起出京前还千方百计要提防他张扬跋扈、索需地方，如今看来，真是多虑了。自从出京以来，李莲英几乎是寸步不离，始终站在他身后，一手提着他麂子皮烟袋荷包，一手提着他的长杆烟袋，往侧边一站，低眉敛目，完全是一个贴身侍候的小太监，丝毫看不到总管太监的影子。等洗完了脚，醇亲王笑道：“莲英，反正我也睡不着，你陪我唠唠嗑。”

看李莲英在对面的洋沙发上坐下了，醇亲王感慨道：“你这差当得真是挑不出一丁点毛病，你们也都不容易。莲英，你是怎么进宫的？听说吃这碗饭的，都是穷苦人家的孩子。”

“那真是一点不假，奴才这种人，都是家里穷得叮当响。”

李莲英是河间府大城县李家村人，紧靠在子牙河边上。与当年的总管太监安德海、如今的二总管崔玉贵都离得不远。李家村地势低洼，是个蛤蟆撒泡尿就能发水的地方，十年九涝，几乎年年都有人饿死。有一年夏季发水，庄稼颗粒无收，李莲英的爷爷活活饿死，到了秋上又闹瘟疫，他的祖母又去世了，只留下一个十九岁的儿子李玉，也就是李莲英的父亲。

李玉人还灵透，被一个远房的族亲收为义子，后来义母又把娘家的侄女嫁给他当了媳妇，接二连三生下了五个小子。顶聪明的是老二，一双眼睛不大，但滴溜溜乱转，很得爷爷奶奶的疼爱，给他取名李机灵，他就是后来的李莲英。李家有几百顷地，积了点家产，本族都十分眼馋，对他们收一个八竿子打不着的李玉当儿子，十分不满。等老爷子一过世，本族的侄子都来争家产。

李莲英的奶奶很有主见，打发干儿子和侄女到京城投奔亲戚，做一点小买卖。老太太则把家产陆续变卖，对外说是还账，其实是倒腾给干儿子做买卖。不料李玉不是做买卖的料，只赔不赚，后来开了个制皮作坊，把收来的皮子用硝水泡了，再揉制成熟皮，卖给皮衣店。皮子被硝水一泡，腥臭难闻，尤其夏天更是奇臭无比，苍蝇成团。硝有毒，辣眼睛，呛鼻子，腐蚀手。揉皮子就是把皮子固定在地上或墙上，用硝揉完了后再泡进大缸里涮洗，皮子见水后很重，捞皮子很辛苦。一家人就埋汰在龙须沟边一个臭气熏天的破院子里淘生活，只能勉强糊口。

李机灵看着母亲为一家操劳，决定自己为家庭做点事。那时候，最好也最无奈的出路就是进宫当太监。河间一带以出太监闻名，辗转相传，亲朋相托，许多人净身进了宫。李机灵所能想到的，就是这一条路。

“王爷，奴才的父亲只知道怎样挣钱养家，把钱看得很重，对我们这些孩子感情很淡漠，这也是没办法的事。母亲对我们兄弟几个，感情都很重。奴才自求净身的时候，母亲难过得浑身颤抖，唯一的安慰是给奴才找了个好的净身师傅，托来托去，最后请到小刀刘的门下。他做净身，算这一行最好的。”李莲英说起伤心事，禁不住长吁短叹，“自从奴才决定净身后，母亲每天晚上跪香，求菩萨保佑，一跪就跪到深更半夜，在奴才净身前一天晚上，母亲在佛前起誓，要长年吃白斋，保佑我平安，打这以后，她再也一点荤、一粒盐也没沾过。奴才净完身回家，养了一年伤，这是母亲最累最苦的一年。这一年，也是母亲和奴才说话最多的一年。她是含着泪教奴才做人，告诉奴才打人一拳，防人一脚的事千万不能干，自己吃饱了，也要想着别人。但行好事，苍天不会辜负好心人；不光修这一世，还要修来世。所以奴才打进宫后，总结了两句话，算是奴才侍候主子的原则，事上以敬，事下以宽。”

醇亲王是第一次听李莲英讲这么多话，更深夜静，只有海浪有规律地响着，这样的夜晚，正宜促膝相谈。两个人都忘记了彼此的身份，醇亲王由衷地感叹道：“你的老母亲真是一个受苦受难的好人。”

李莲英也是十分感慨：“是啊，在奴才所有的亲人中，最记挂的也是老母亲。奴才进宫那天，老母亲哭了一整夜，父亲拉着排子车，母亲追着车子一直送我到西直门，最后给奴才口袋里塞了两个鸡蛋。王爷，奴才如今看不得鸡蛋，一看到就想起老母亲来。”

“哎，你们这些人，都是些苦命人。”

“苦也是从前。如今奴才很知足。奴才这是上辈子修来的福分，有机会侍候太后和王爷。”说到这里，李莲英从刚才忘我里清醒过来，恢复了自己的身份，“奴才如今很知足，今昔对比，真个一个天上一个地下。当年的‘皮硝李’，如今是三品总管太监，这都是皇恩浩荡！”

此时，炮台附近传来梆子声，李莲英醒悟过来，“啊呀”一声道：“王爷，都怪奴才多嘴，明天一早还要出海，耽误王爷休息了！”

“不碍的，你也歇息去吧。”

李莲英“喳”了一声蹑手蹑脚回到套间，听着王爷发出均匀的呼吸声，自己这才放心睡去。

半夜里，大海潮起，“海晏”号趁着海潮起锚出海，开往旅顺。三点多的时候，醇亲王的贴身太监轻手轻脚来敲李莲英的门，说道：“李总管，王爷昨天说要看海上日出，刚才盛大人说，再过一两刻钟，太阳就

要冒出海面了。”

李莲英想了想道：“不要打搅王爷，昨晚王爷睡得晚，让他好好歇息。反正在海上十几天，看日出的机会多得很。”

“李总管，到时候王爷怪罪，请您老帮着奴才说话。”

“放心，王爷要怪罪，一切有我擎着。”

醇亲王一觉醒来，睁开眼，第一眼看到的是床前躬身而立的李莲英，他手上捧一块雪白的毛巾道：“王爷您醒了，奴才侍候您洗面。”

“莲英，让他们侍候就是了。”醇亲王推辞道。

李莲英示意王府太监把一盆冒着热气的水端过来，他把毛巾在里面泡一会儿，捞起来略拧一下，把王爷一双手包裹住道：“王爷，用热毛巾敷半刻钟，把您的手指关节都捂活络了，再洗手那才叫舒服。”

醇亲王见状，朝一旁王府太监说道：“你们都向李总管学着点，看李总管是怎么当差的。”

“王爷，您可别尽是夸奴才，奴才还要向您请罪。昨天您说要看日出，奴才看您睡得正香，自作主张没让他们叫您，害得您看不成日出了。您要怪罪，就怪奴才一个，可别怪他们。”

醇亲王不以为意道：“哦，我早就忘了这茬了。在海上十几天呢，看日出有的是时间。”

李鸿章陪醇亲王吃过早膳，又陪他到甲板上去看海。茫茫大海无边无际，根本辨不出方向，好在天气晴朗，根据太阳的方向，判断出轮船是向东北方向行驶。定远、镇远两艘铁甲巨舰，一左一右，济远、超勇、扬威以及南洋的南琛、南瑞、开济以及镇南、镇北、镇东、镇西、镇中、镇边六艘炮舰，分为前后左右编队，把海晏、龙大护卫在中间，劈波斩浪向前航行。

醇亲王是第一次在大海上航行，而且是乘坐洋轮，又有如此庞大的护卫阵式，他兴致很高，拿着李鸿章给他的千里镜前看后看，兴致勃勃。风浪大起来，船身颠簸得厉害，随员中不少人开始呕吐。醇亲王问道：“少荃，这样的浪在海上算不算大？”

李鸿章回道：“这算不得大，要是遇上风暴天气，浪头比舰还要高，能打到桅杆，海水能冲到甲板上。”

醇亲王感慨：“这么一点浪，他们都已经吐得不行，可见水师官兵长年累月行驶于惊涛骇浪中，实在是辛苦得很。”

当天在海上行驶五百多里，下午五点多到达旅顺，口内外号炮连

天，岸上跪满了迎接王驾的兵勇。李鸿章指着旗号给醇亲王介绍道：“宋字旗下，是毅军统领四川提督宋祝三名庆，黄字旗下是庆军统领记名提督吴孝亭名兆有，那边是旅顺口护卫营统领都司张德三名文宣。”

醇亲王坐着小船登岸，宋庆身穿黄马褂，头戴花翎，率众将请安。因为一路劳顿，而且又将晚膳，一切繁文缛节一概全免。旅顺是军港，兵营多，能接待醇亲王一行的房子却很少，旅顺港坞工程总办袁保龄的公所做了醇亲王的行辕，李鸿章以下众人各自回船住宿。

第二天早晨七点多，醇亲王到校场阅兵。他先是坐一顶凉轿赶到校场边，然后换乘一匹从京城运来的菊花大青马。此马是正黄旗蒙古都统西凌阿所送，是真正搏杀过的战马。满洲人以马上得天下，以弓马娴熟为最得意的事情。醇亲王喜欢骑马，神机营阅兵向来是骑马，到北洋阅兵，依然是骑马。这匹马经过专门调教，四蹄翻卷，似乎走得很快，而实际步子迈得很小，同时摇头摆尾，威风凛凛，坐在马上的醇亲王腰臀随之扭动，姿态相当不错。在连天的号角声中，醇亲王到了演武台前，宋庆一身戎装，走到台前报告校阅的军队名号以及受阅人数，请他下令演操。

先演阵法，进退离合，无不整齐划一。又演枪法，一百余人同时放枪，几乎同时响起。醇亲王拿着千里镜看那红色靶心，枪声过后全是密密小孔，可见准头相当不错。李鸿章则趁机介绍宋庆，他虽是山东人，却是淮军宿将，打过太平军、捻军，后随左宗棠西征，硬仗打了不下百回。八年前被调来驻守旅顺要塞，按德国步兵队操练守军。所部毅军都是百战余生的勇丁，不屑学西洋操法，年逾六十的宋庆亲自按德国步兵操典踢正步，练卧姿，勇丁们见老将军如此，只好认真操练，至有今天的出色表现。醇亲王很高兴，下令打赏毅军一千五百两银子。

下午接见完守军将领，醇亲王又接见英国驻烟台领事及英国舰队司令及各舰舰长，然后又接见北洋雇请的两位洋人：一位是英国海军出身的琅威理，李鸿章请他做北洋水师的总教头，负责水师的训练；一位是德国人汉纳根，他是天津税务司德璀琳的女婿，李鸿章聘他任陆军教官兼充他的副官，并负责设计和建造旅顺口、大连湾、威海卫炮台。李鸿章介绍，世界水师英国第一，而步军则德国第一，因此聘请此二人分任水师和陆师教官，可谓各取所长。

会见完洋人，李鸿章提议与洋人照相。英国领事和舰队司令等人人都很高兴，一起与醇亲王照完相后又单独与他合影。醇亲王兴致很高，下令在事文武，上自提镇道府，下至护卫队长，每人都照一张。

十七日是旅顺阅操的重头戏，要看舰队操练和炮台打靶。早上九点，醇亲王在众人陪同下登上黄金山上的阅操台。山下南面深水处，北洋定远、镇远、济远、超勇、扬威及南洋的南琛、南瑞、开济共八艘军舰已经集结完毕。先是操演阵法，旋转离合，不断变化。醇亲王是门外汉，问身边的李鸿章道：“少荃，我看这八条战舰，前进后退，左右转

变，或分或合，呼应如一。他们离得那么远，是如何互通信息？”

“禹亭，你来回禀王爷。”李鸿章当然知道，但他让身后的丁汝昌来回答，为的是让他在王爷面前露脸。

丁汝昌趋前一步，拱手道：“回禀王爷，白天全靠打旗子来互通信息，叫旗语；晚上则靠灯光变化来传递，称灯号。”

“那么，这个号令是由谁来发？”醇亲王又问。

丁汝昌回道：“舰队命令全由旗舰来发布号令，今天的旗舰是定远舰。”

“那么，今天的操演是由谁在指挥？”

当然是定远舰管带刘步蟾，但话不能如此回答，所以李鸿章接道：“今天当然是王爷指挥。”

醇亲王指着舰队阵形道：“少荃，现在的阵形首尾相接，鱼贯而行，好像一字长蛇阵。可否让他们改为八字雁行阵？”

“王爷，我立即让人追上定远，传达您的命令。”丁汝昌说毕转身而去。

一只小艇离岸去追定远舰，果然，醇亲王在千里镜里看到定远舰上的旗子在变化。再看八舰阵形，一分为二，慢慢变成了八字，如雁之双翼，醇亲王看得连连点头。舰队开始实弹打靶，一艘轮船招商局弃用的小轮船停泊在海面上，定远舰上打出开炮攻击的旗语，八艘战舰一齐开炮，轰隆隆惊天动地，烟气升腾，一刻钟后，靶船被炸得无影无踪，海面上只余木板碎片和一片油渍。

此时，有五艘小艇在口外列阵。李鸿章告诉醇亲王，这些小艇是鱼雷艇，可以施放鱼雷击沉巨舰。这时，一艘广东水师废弃的木壳轮船被拖至口外，鱼雷下水，直向靶船射去，水面上只看到鱼雷激出一道白色的浪纹，箭一般射向靶船，轰隆一声巨响，水面激起数十丈高的浪柱，而靶船已经化为齑粉。

“真是守口利器！”醇亲王见状感叹。

“鱼雷是克铁甲舰的利器，理法最密，西人视为不传之秘。记名关道刘含芳督率鱼雷艇五年来，昼夜讲求，又得到德国顾问的悉心指导，如今鱼雷艇官兵皆能熟练运用。”李鸿章一边向醇亲王介绍，一边建议应当向德国顾问颁发二等宝星奖章，以示奖励。醇亲王当即答应。

当天下午，醇亲王巡视旅顺炮台，在李鸿章及旅顺口水陆军务总办袁保龄等人的陪同下登上黄金山炮台。此地居高临下，旅顺形势尽收眼

底。

旅顺炮台从光绪五年（1880年）开始修筑，目前口门东西炮台群已经完成。西海岸炮台包括威远炮台、黄金山炮台、黄金山下炮台、馒头山炮台、城头山炮台、老虎尾炮台，东海岸炮台包括摸珠礁炮台、老砺嘴炮台。两个炮台群总计炮台九座，克虏伯后门钢炮四十八门，口径包括八公分、十二公分、十五公分、二十四公分。

旅顺口外海面上，已经准备了废旧渔船、木排等各种炮靶几十处。醇亲王下令开炮，从西炮台开始，各炮台逐次开炮，连环打靶，周而复始。旅顺口东西两岸，炮声震天，烟焰成云。尤其是黄金山炮台开炮时，脚下都在震动。两刻钟不到，海面上的靶子全部被轰毁，只有一些零碎的木板。

袁保龄又让水雷营表演水雷。水雷布在口内，作为旅顺口的最后防卫。水雷全部由电线连接，施放的办法是按动电钮。袁保龄布置周到，已经将电线拉到了黄金山炮台，请醇亲王亲自施放。醇亲王按动电钮，几乎同时，海面上轰然一声巨响，蹿起近十丈的水柱。袁保龄告诉醇亲王，就是铁甲巨舰被水雷炸到，也难免舰沉人亡。

李鸿章也极力夸奖袁保龄：“王爷，袁子久您可能不熟悉，说起他的老父亲您一定知道，就是做到漕运总督的袁甲三。如今在朝鲜监国的袁慰亭世凯，便是子久的侄子。”

醇亲王笑道：“子久我也了解，是大才子嘛，参编过《穆宗实录》。办赈故去的袁侍郎是你的兄长还是弟弟？”

袁保龄应道：“是臣的兄长。”

没等醇亲王说话，李鸿章插话道：“王爷，子久自从总办旅顺水陆营务后，几乎天天在施工现场。先是建船坞，后是建炮台，几无一日清闲。旅顺瘴湿甚重，寒苦异常，子久年不到五旬，已是疾病缠身，已经多次向我请辞。旅顺关系京畿门户，我如何能够准他的假？只好勉为其难。”

醇亲王点了点头道：“袁世一门，真正是人才辈出。像子久这样的干员，少荃做保案的时候不要漏掉。”

第二天上午，醇亲王又巡视水师学堂、鱼雷学堂，午饭后登上海晏轮，起航前往威海卫。旅顺各炮台依次皆开三炮，驻军则一律开三枪送行，泊在旅顺口外的法、俄等国军舰皆开炮二十一响致礼。海晏轮已经驶出三十里，还能听见旅顺口方向的炮声。醇亲王情绪很好，邀李鸿章到甲板上闲谈。

“少荃，说起来惭愧，当年我不将洋人、洋务放在眼里，曾以为只要我们不买洋货，洋人便不战而败，自会退出中国。六哥主政的时候，我

对你们推行的洋务也都颇不以为然。古语说得好，绝知此事须躬行。自从太后让我与军机大臣商讨军政大计三年多来，越来越明白推行洋务是最重要的急务。此次巡阅北洋，我真是感慨良多！”

“王爷，鸿章洗耳恭听教谕。”醇亲王的感慨肯定事关对北洋的评价，李鸿章竖起耳朵倾听。

醇亲王却不说了，看了看身后的李莲英道：“先说说你有何感想？”

李莲英躬身道：“王爷，奴才只会看个热闹，哪能看得出门道？”

“要用一句话来概括，海军办得不错！”醇亲王对李莲英道，“你回去给太后说，这些年在海军上的钱没白花，如今有李中堂办的北洋海军，大清不再像从前有海无防，京师门户深固不摇，洋人已经不能轻易撼动。”

李莲英垂手“喳”了一声，不多说一句话，然后微弓着腰，右手握着长杆烟袋，左手提着烟袋荷包，恭恭敬敬站在醇亲王身后。

此人绝对不能小看，因为李鸿章注意到，看似低眉顺眼的李莲英，一双小眼睛却非常锐利，只看一眼他的目光，就知道此人绝非泛泛之辈。他将目光从李莲英身上收回来道：“王爷谬赞，北洋海军都是太后皇上和王爷鼎力支持才有今天的局面。可要说京师门户深固不摇，实在不敢这样说。与英法俄等国相比，我们差距大得很。”

醇亲王接话道：“这也是我要说的，比如鱼雷艇，目前北洋只有五艘，像旅顺这样的海口，没有几十艘恐怕无济于事。”

“王爷看得准极了，总要有五十艘，将来守口、出海才能略具规模。”

醇亲王又提醒道：“还有旅顺后路好像也太空虚，如果敌军从侧背进攻，炮台便有被抄后路的危险。”

“袁子久已经筹划修筑后路炮台，金州、大连湾也计划驻军，拱卫旅顺的后路。”李鸿章又介绍。

“北洋水陆防务都不能放松。”醇亲王话题一转，“少荃，除了海军，还有哪些洋务你认为是最紧要的？”

“最紧要的就是铁路。目前唐山到阎各庄已经通车，经塘沽到天津秋后大约能通车。两段加起来不过二百余里，对泱泱大国来说，简直是九牛一毛。请王爷主持大办铁路，先修通天津至通州，京津之间无论商旅还是运兵，都极为便利……”随后，两人就铁路的话题谈了很久。

此时，盛宣怀奉李鸿章之命，也正与李莲英的干儿子、太监刘瑞兴

闲谈。李鸿章早就有交代，李莲英是太后身边顶红的人，一定要抓住这次机会，套一套他有什么事情想办，或者太后有什么事情想交代。总之一要好好巴结，设法连上李莲英这条线。可李莲英一直跟在醇亲王身后，几乎是片刻不离，根本没有巴结的机会。不过盛宣怀脑子活络，搭不上李莲英，就从他带来的人身上想办法。他很快发现，刘瑞兴是李莲英心腹兼耳目，所以一直设法与他套近乎。几天下来，两人已经很熟悉。

“刘公公，你们在宫中当差，一定很辛苦。”盛宣怀这样开始他的话题。

“那是。就是我们这些普通当差的，已经有些吃不消，像李总管几乎天天在太后面前侍候，那更非一般人所能承受。”

如何当差，刘瑞兴讲了不少秘辛。不过他人很机警，一讲到太后、皇上起居细节，便以“我们这种人哪有福分到太后跟前”为由不肯泄露一字。盛宣怀几次暗示，李莲英有事需要北洋效力而又不便说，他可以想办法。而刘瑞兴十分谨慎，总是以“李总管没什么吩咐，将来少不得麻烦”搪塞。盛宣怀费了不少功夫，却是毫无进展。

“盛大人，我这次到北洋，真是跟着长见识了。”刘瑞兴反客为主，“我有许多事要向盛大人请教。”

盛宣怀连忙自谦道：“指教谈不上，刘公公有何见教，宣怀是知无不言。”

“盛大人，听说您和李中堂都极力主张兴办银行，银行与咱们北京的票号都是存银子的地方，有啥不同吗？”刘瑞兴要请教的是银行的事。

闻言，盛宣怀侃侃而谈道：“经营存款的机构，外国人是银行，咱们国家是票号和钱庄。票号、钱庄都一样，只是习惯叫法不同，江北称票号，以山西为发源地；江南称钱庄，以上海最发达。票号、钱庄与洋人的银行都是存银子的地方，有很多相同点，但又有不同。第一点不同，无论江南的钱庄还是江北的票号，最初都是为了银子保存和运输方便。比如你从上海到北京，要是带现银一千两那就非常不方便且不安全，你可以把银子存到上海的钱庄，取一张存折，到北京他的分号里取出来用。所以相当一部分钱庄和票号，你存进银钱不但不付利息，还要收取保存费用。而外国的银行，主要是为了把散户的银钱聚集起来，投资生产或者经营，所以，外国银行的股东，同时大都办着实业，或者对实业非常有研究。第二点不同，就是钱庄、票号一般是一家一户或一个家族兴办，规模较小；而外国的银行，都是通过股份制，吸引大量的股东共同兴办，有的甚至是几个国家商人投资，比如汇丰银行，大股东是英国商人，但同时还有俄国人、法国人的资金在里面。他们资金雄厚，要办大事也容易得很。我打个比方说，北洋要买铁甲舰，需要几百万两银子，放在我国，无论哪家钱庄还是票号，都拿不出这么多银子来，可是对外国银行来说，简直是小菜一碟。”

“多找几家钱庄或票号不就行了吗？”刘瑞兴还是不太明白。

“当然也可以那样。不过你要一家一家去找，去谈，那就耗费许多时间。而且人多口杂，难以统一，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外国人无论经商还是办实业，是最讲究时效的。你行动慢了，上个月可能挣钱，你拖到这个月可能就赔钱。所以有没有银行，是一个国家商业发不发达的一个重要标志，没有实力雄厚的银行，你和洋人在商业上竞争，便短了一条腿。”盛宣怀感叹道。

“哦，盛大人你看是不是这个意思，钱庄、票号办小事方便，如果要办海军、办铁路这样的大事，非有银行不可。”

“瑞兴兄说得对极了。”盛宣怀激动地一拍桌子，连称呼都变了。

“哦，比如购买铁甲舰这样的一笔大款子，是否也可以存在外国银行，等谈妥了由银行把款子划给洋人就是？这样不但方便，而且还有利息可赚。”刘瑞兴又问。

“那是当然，不但北洋的款子可以存在银行，就是电报局营业收入也是每天随时存入银行生息。”盛宣怀说起银行来头头是道，“存在银行的好处是安全，而且还保密。”

刘瑞兴又问道：“这我就不明白了，如何保密？”

“外国银行的规矩，客户存的银钱多少，任何人是打听不出来的。”

“如果是地方大宪比如李中堂下令去查某人在银行多少存款，银行难道也不让查。”

“那是当然，外国银行都是按自己的规矩办事，不要说北洋大宪无法干预，就是奉旨去查，他们也无可奉告。因为咱们的圣旨，在洋人那里行不通。”

“洋人规矩，果然与咱们格格不入。”刘瑞兴一脸的惊讶。

盛宣怀笑道：“刘公公有款子要存银行，或者您与李总管有急需手头不便的时候，我可以从银行想想办法，十万八万不是难事。”

“谢盛大人好意，眼下我和李总管都没什么急需。将来要麻烦盛大人的时候，一定会找盛大人帮忙。”刘瑞兴拱了拱手，又转移了话题问，“盛大人，听说洋人做买卖，也都兴给中间人佣金？”

“是的，像外国在大清开设的洋行，买办除了工资，每成交一笔生意都有丰厚的佣金。这在洋人国家，是公开的而且是合法的。”盛宣怀依然谈笑风生。

“所有的买卖都是如此吗？”

“差不多，很少有例外。”

“那像从洋人国家买军舰、购枪炮，是不是也都有佣金？”刘瑞兴微笑着望着盛宣怀，等着他回答。

盛宣怀陡然警惕，自己只顾卖弄见识，没想到中了刘瑞兴的圈套。好在他脑子转得快，笑了笑道：“我没有参与购买铁甲，不好说三道四。不过这都是通过驻外公使与洋人国家联系，那就是国家与国家的交往，与普通商人之间的交易又有不同，怎么可能有佣金呢？”

“是我孤陋寡闻了。”刘瑞兴依然是一副笑脸。

第二章 多尔齐大闹威海 西太后巡视园工

醇亲王在威海的日程包括检阅镇字号六艘炮舰打靶、巡视在建的炮台、听取《北洋水师章程》起草情况报告。等丁汝昌报告了日程安排，站在李鸿章身后伺候烟袋、茶水的那个水兵开口说话了：“白白，又是炮船打靶，我不想看了，我要去逛威海城。”她一张口，大家才知道这英俊的小厮原来是名女子。

“王爷恕鸿章欺瞒之罪，这是小女馨如，非要跟着来看海。”李鸿章向一脸诧异的醇亲王拱了拱手，又转脸厉声对馨如道，“还不快向王爷请罪？”他虽然疾言厉色，但慈父的神情却无论如何也掩盖不住。

“请王爷叔叔恕罪。”馨如满脸笑容跪到醇亲王面前。

王爷叔叔，这算什么称呼？李鸿章嗔怒道：“真是不知好歹！”

醇亲王却很高兴，摇了摇手道：“孩子嘛，你较什么真？”

“你快到一边去，我要和王爷谈正事。”李鸿章又挥了挥手，“你们也下去吧，我有事向王爷禀报。”

见李莲英也要退出去，李鸿章只怕他误会与醇亲王有什么不可告人的机密，因此说道：“李总管就不必回避了，此事也不瞒你。”他又向醇亲王靠了靠说，“王爷，馨如并非鸿章亲生，是我部下的女儿。当初为了救我，她父亲被捻子杀死了，她娘伤心过度，也撒手西去。那时候馨如只有几个月，我就抱给内人，当亲生女儿抚养。我有愧于她的父母，所以不免有些溺爱。”然后简略讲了当年张秋城遇险的经过。

“少荃真是有情有义。”醇亲王感叹了一阵，又冲门外喊道，“多尔齐，你来。”

富察·多尔齐应声进来，单膝跪地请安，听醇王爷吩咐。

“李中堂的千金想去威海城里看看，你今天不必跟着我，我给你的任务就保护李小姐。李小姐可是中堂的掌上明珠，有半点差池，拿你是问。”醇亲王向多尔齐交代。

多尔齐兴奋地“喳”了一声便退了出去。

李鸿章拱手推辞道：“王爷，哪敢劳驾您的护卫，我打发人陪她去就是了。”

醇亲王笑道：“多尔齐并非是我的护卫，他是乾清门三等侍卫，是李总管向太后请的恩典，降恩让他出门见见世面。”

“王爷，那更不敢造次了，天子卫率，如何能够劳驾？”李鸿章连连摇头。

“不碍的，就算咱向烈士表达点心意。”醇亲王摆了摆手，又转头对李莲英道，“莲英，这没什么不妥吧！”

李莲英哈腰道：“王爷，瞧您说的，您老下令，什么事也是妥妥的。”

多尔齐一身便装，陪着男装的馨如去威海城。周馥心细，又选几个干练的亲兵陪同。多尔齐一见就不高兴了：“怎么着，对爷的身手不放心？那你们都来试试。告诉你们，就你们这样的废物点心，再来十个爷也不放在眼里。”

那几个亲兵见讨了个没趣，转身就回去了。

威海城并不大，因为这里连县城也算不上，只是明代开始在这里设的卫城，专为防备倭寇。倭寇威胁解除后，威海城便日渐衰败。不过，自从北洋水师在这里设立海军基地后，便空前热闹起来。

威海北、西、南三面环山，只有东面开口面海，而且开口处偏北一侧又有刘公岛，如果在山上和刘公岛上添设炮台，此地便成了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军港。北洋舰队舰只增多，尤其是定远、镇远两舰舰体巨大，旅顺港作为维修基地尚可，但作为北洋舰队的驻泊之地，则显然太过局促。几经考察，李鸿章决定将此地作为北洋海军永久驻泊之地，并将北洋海军提督衙门设在刘公岛。

德国人汉纳根为威海卫设计了南北两个炮台群，同时在刘公岛上建提督衙门、铁码头、子药库、船坞，南北两岸设水雷营，并在南岸建水雷学堂。为了加强威海防卫，李鸿章先后调来护军十营，自然又要修筑营房。因为工程浩大，需要大批人工、物料，附近青壮男子都聚集到威海来，餐馆酒楼、洗衣房、日用百货等生意也都空前兴隆起来，无孔不入的痞子、游娼及各色闲杂人等也都闻风而来。威海小城，真有些藏龙卧虎的味道了。

多尔齐与馨如乘一只小木船，由刘公岛向西驶到岸边，登岸后走不远就到威海城东门。进了城门，便是横街。威海大街小巷二十余条，大街道只有两条，连接北门和南门的称为直街，连接东西两门的称横街。街的两侧遍布商号和店铺，百货、小吃、典当、衣铺，应有尽有。两个人沿着横街自东而西，到了与直街交叉路口，路中间是一座大戏台，两个人一句也听不懂。看了几眼，便右转沿着直街北上。

馨如对铺面上的小玩意意味十足，看中了就卖，随手交给跟在后面的多尔齐，到了城北门，他两只手就不够用了。馨如又要买一只贝壳做的小渔船时，多尔齐不得不提醒道：“小姐，您已经买了两只小船了，再买，我可就拿不过来了！”

馨如看一眼多尔齐已经挂满东西的两手，禁不住笑道：“你拿得过来，听我的准没错。”

多尔齐抖抖两手，示意已经没法拿了。

馨如命令道：“来，张开嘴。”

“这不就有地方拿了嘛！”多尔齐张开嘴巴，馨如把小渔船的挂绳挂到他的门牙上，哈哈大笑。

多尔齐一摆头，把辫子甩到胸前，咬着牙齿含混地说道：“好，你再买什么东西，还可以挂到我辫子上。”

馨如闹归闹，哪能把小渔船挂在多尔齐的嘴上？她摘下小渔船，又把多尔齐手上的一只杞柳小鱼篓提到手里道：“我看你在王爷跟前一句话也不说，像尊门神，累不累？”

“累什么累，咱在乾清门上一站就是两个时辰，眼睛都不兴眨一下。”

“乾清门不是宫里的吗？你不是王爷的护卫？”

“我不是王爷的护卫，是乾清门三等侍卫。”

馨如惊叫道：“啊，你是大内侍卫！那你是几品？”

“芝麻粒的四品小官。”

“您和道台一样的官儿啊！”馨如这下真吓着了，连忙去夺多尔齐手里的东西，“我怎么敢让四品官帮我拿东西，让白白知道了，非骂我不可！”

多尔齐却大大咧咧道：“这点东西在我手里玩儿似的。再说了，我是王爷派来侍候小姐的，管它什么三品四品。”

馨如连连拱手道：“求大哥成全小妹，东西还是让我自己拿吧，您见过四品官帮别人拿东西的？他们连自己的东西也不拿，都是哼哼哈哈跟一帮人。”

“哪有你这么较真的，我现在穿着便服呢。”多尔齐被她逗笑了。

馨如如释重负：“好，你说的，你帮我拿，回去不许告状。”

多尔齐是二十多岁的愣小子，哪里有那么讲究，两个人继续说说笑笑逛街。等逛到直街南头，两个人都有些累了，看看太阳，也到了吃午饭的时候。

“多大人，咱们就不回去了，尝尝山东的小吃如何？”馨如自从知道多尔齐是四品武官，改口称他“多大人”，半是认真，半是玩笑。

“喳！”多尔齐也是半认真半玩笑。

南门不远处就有一个小馆子，挂的招牌是于记酒家。两人进了门，小伙计连忙上来招呼：“两位爷，你们吃点啥？”

“你们小店有啥？”多尔齐反问。

“时鲜青菜样样都有，要说小店的特色，则是虾酱菜团子，健脾益气；油焖大虾，益气滋养；银鱼蒸茄子，补气壮体；还有鱼锅饼子，可当菜，可充饥，能健脾也开胃。”

馨如笑问道：“这位小哥，你这是开饭馆还是开药铺？”

“客官您说对了，我们老板从前开药铺，如今改行开餐馆。我们小店食药同源，在威海卫城小有名气。”伙计也是笑着回答。

看看小店的人气，就知所言不虚。馨如点一个油焖大虾，多尔齐点一个蒸羊蹄，小伙计推荐鱼锅饼子，饭菜皆全。东墙下一张桌子光线好，位置不错，馨如指了指道：“伙计，我们就用那张桌子。”

“客官，那张桌子有老主顾定了，天天来的，要不您到北面的桌子如何？”伙计面有难色。

北面也无不可，两人到北面坐下，等着上菜。

这时，两个人进来了，派头很大，大大咧咧在东墙根的桌子上坐下来，张口就喊：“人都死绝了，也不招呼老子。”

小伙计从里面奔出来招呼道：“狄爷，您老来了？今天吃点啥？”

“按昨天的上好了，再加个葱爆花蛤。”

小伙计应声而去，两个人则旁若无人，大肆笑谈。

馨如是堂堂直隶总督的千金，又是初到小城镇，不免有些鄙夷道：“真是没有教养，大呼小叫的。”

两张桌子挨得很近，馨如虽然声音小，但近邻也听得清楚。姓狄的走过来吼道：“说爷没教养，爷让你知道啥是教养！”说着，他抬手就是一巴掌，馨如一躲，脸算躲过去了，但瓜皮小帽被扇到了地上，长发便落了下来，披到肩上。

“哟，还是个雌的！”姓狄的还要动手，被多尔齐抹住了手腕，动弹不得，嘴上却硬，“你敢动老子。”

“还没人敢在我面前称老子。”多尔齐手上一用力，姓狄的便跪到了地上。

另一个人搬起凳子就向多尔齐头上砸，多尔齐一蹲身，向那人膝上一勾脚，那人就仰面朝天摔倒在地。多尔齐一手拧着“狄爷”的手腕，一脚踏在另一个的胸脯上道：“爷不愿多事，识相的快滚，不然打得你们满地找牙。”

两个人灰溜溜出了小店，这时，坐在西边桌上的一个二十多的年轻人站起来拍着巴掌道：“好身手，这位小哥肯定是个练家子。”

这时掌柜的出来了，连忙说道：“这位客官，您还是躲躲吧，您惹的这帮人不会罢休的。”

多尔齐有些诧异：“怎么，你的意思他们还回来？”

“肯定要回来，那时候客官想走也走不了了。”掌柜的一边劝一边解释，“这帮人号称西关帮，是从县城文登过来的，仅威海城里就有二十余人，还有几个是专请的练家子——武行师傅。他们很霸道，威海卫所有的海防工程，无论用料还是用工，他们都要伸手。”

“竟然有这种事？官府难道就不管？”多尔齐问道。

“怎么管，他们又不犯大法，无非是打架斗殴。”掌柜的又低声对多尔齐说，“听说他们与官家有勾连，与登州府、文登县太爷都是亲戚。”

“这我更不能躲，我倒要会会他们。”多尔齐一听便来劲了。

掌柜的劝道：“客官，劝您走不光是为您，也为小店。把他们惹恼了，您可以拍屁股走人，小店还要在威海城混下去的。”

“这就更不能走了，他们也太无法无天了，我倒要看看，这威海是不是大清的天下。”掌柜的苦苦相劝，多尔齐的牛板筋脾气上来了，越劝越不肯走。这时，门外吵吵嚷嚷，想走也来不及了。

“听说有一对私奔的狗男女，还敢打人，瞎了你们的狗眼，滚出来让爷瞧瞧。”为首的一脸凶相，站在门外冲着店内叫阵。

多尔齐跨到门外大声道：“是谁的嘴巴不干不净？”

“程爷，就是这人把我们打了。”姓狄的对那为首的說道。

“你小子也不打听打听，在威海城，谁敢跟我程爷过不去。爷给你条活路，向我这两个兄弟磕头道歉，便饶你不死！”那程爷也不分青红皂白。

多尔齐说也针锋相对道：“给我磕头道歉，爷也饶你不死。”

程爷见状便一挥手，七八个人跳到多尔齐身边把他团团围住。

“还有一个女的，兄弟们跟我去抓她。”姓狄的带着几个人就向店里闯。

多尔齐的功夫那真不是闹着玩的，被七八个人围在中间，毫无惧色，闪展腾挪，一会儿就放倒了三个，但他也并未占据上风，剩下的四个人功夫也都不赖，双方打成势均力敌的局面。

姓狄的带着两个人蹿到店内要抓馨如。馨如没有功夫，只有一张嘴巴，她躲在桌子后面不饶人：“你们试试，谁敢动我，吃不了兜着走。”

“弟兄们给我上，剥了她的衣服，让大家开开眼。”姓狄的一把掀翻桌子，三人扑过去，吓得馨如惊声尖叫。

“欺人太甚！”这时西桌的小伙子纵身跳过来飞起一脚，把姓狄的踢翻在地，又一拳打在另一个脸上。两个人都放开馨如，来对付小伙子。小伙子身手也不错，姓狄的打软腿，站不稳，吆喝着让另两个人上，但两个人也都不肯轻易向前。

这时，馨如发现挂在脖子上的玉坠不见了，连声问：“我的玉坠呢……”

小伙子指着两个人道：“是不是你们拿去了，快还给人家！”

馨如眼尖，指着脸上有个大瘡子的道：“大瘡子，你手里拿的什么？”

大瘡子手里攥着的正是馨如的玉坠，他把露在外面的挂绳盘到手里道：“有本事拿回去！”

馨如冲着小伙子喊：“喂，你帮我拿回来，那是我爹给我的礼物！”

小伙子抓住大瘡子手腕，要把玉坠夺回来，另一个人搬起一条长凳就向小伙子头上砸来。小伙子本能地抬胳膊去挡，只听到胳膊咯吱响了一声，他后退两步，抱着胳膊疼得头上直冒冷汗。

三个人占了上风，围上来乱打。只听外面吵吵嚷嚷，有人冲进屋里来喊道：“黄少爷，别怕，我带人来了。”

进门的是三个水兵，拿着洋枪乱打，把三个人打了出去。外面的争斗还未分胜负，三个水兵冲天开枪警告：“都停手，否则别怪子弹不长眼！”

“刚才谁把老子胳膊打断了，我非一枪毙了他！”黄少爷夺过一支洋枪便将子弹上膛。

那水兵劝道：“少爷，别闹出人命！”

两个人夺枪的工夫，程爷见势不妙，打了一声呼哨，便冲着南门逃走了。

馨如小姐被抢，幸亏济远号炮手黄浩胜相助才夺回玉坠的事情，多尔齐不敢隐瞒，如实报告给醇亲王。

听完后，醇亲王教训道：“多尔齐，你好歹也是乾清门三等侍卫，侍卫是干什么吃的你不明白？我让你保护李小姐，又不是让你去打擂，不是让你去显摆你的功夫。你打得再好有什么用？你把李小姐一个丢到店里，反倒让别人去保护，你想想是不是失职？”

多尔齐羞愧难当，跪在地上请罪。李鸿章连忙把他拉起来，又对醇亲王道：“王爷请息怒，多尔齐对付十几个人，难免顾此失彼，换了谁也没法两全。好在没出什么大乱子。”

醇亲王气消了些，问道：“多尔齐，你没亮出身份吗？好汉不吃眼前亏，你亮出身份他们早就吓走了。”

多尔齐这才应道：“开始奴才觉得能不亮身份就不亮，传出去不好听。后来奴才把腰牌亮出来，他们也不怕，还说是假的。”

“真正是无法无天！听说他们是威海城里一霸，而且还把持海防工程？”醇亲王有些怒意。

“店老板是这样说的。”多尔齐又小声地应了一声。

“抢劫民财，殴打侍卫，干扰海防，该当何罪！”醇亲王转身对李鸿章道，“少荃，威海也在你北洋大臣的治下，你该请出王命旗牌，严惩此帮匪徒！”

“王爷，杀鸡不用牛刀。就让威海卫护军总统戴孝候带人去办就是。”

李鸿章说的戴孝候，名宗骞，安徽寿州人，淮军老人，当年曾经跟随他剿捻。去年从天津调到威海，总统绥军八营，负责威海卫陆路防守。

这时，多尔齐又请命道：“王爷，奴才愿随军前往。”

醇亲王一锤定音道：“好，摸清他们巢穴，今夜务必一网打尽！若有反抗，格杀勿论！”

周馥奉李鸿章之命，陪馨如去看望受伤的黄浩胜。黄浩胜在刘公岛上刚启用不久的水师医院，他胳膊上打了石膏，此时有一个水兵陪着，正在院子里闲逛。周馥按照李鸿章的吩咐，并没有透露馨如的真实身

份，只说是他亲戚的孩子，并留下二百两银子以表谢意。

黄浩胜推辞道：“大人，这银子我不能收，我不过是路见不平，拔刀相助。”

两人正在争执，济远舰方管带闻讯到了，一进门就连连谢道：“周大人，这么点小伤，何劳您亲自来探视，派人问一声就是了。”黄浩胜叫方管带“舅舅”，原来是他的外甥。

“还疼吗？”馨如把黄浩胜叫到一边说话。

“这点小伤算什么，早不疼了。”黄浩胜还充硬气抬了抬胳膊，其实疼得龇牙咧嘴。

“你真傻，拿胳膊去挡凳子，能挡得了吗？”

黄浩胜不答反笑道：“嘿，你可真行，出门还带个皇家侍卫？”

“别瞎说，他是护卫王爷的，不过是借保护我为名，上岸逛威海城罢了。”

黄浩胜由衷地羡慕道：“他那一身功夫，真不是吹的。”

馨如对黄浩胜的一切都感兴趣，问他哪一年上的舰，在舰上做什么，浪是不真的比船还高。两个人叽叽呱呱谈得高兴，这时周馥打发人过来，说要回海晏轮了。馨如才依依不舍道：“明天就要走了，明天上午我再来看你。”

回到舰上，馨如一直魂不守舍，脑子里全是黄浩胜。他浓密的眉毛，那双又黑又亮的大眼睛，总是带着笑意的嘴角，他挺身而出，飞脚踢倒歹徒的干净利落，他忍着剧痛把玉坠递给她时皱紧的眉头……越来越多的细节从她脑子里冒出来，以至于晚饭也毫无食欲，吃了几口就回到船舱早早躺下，却又翻来覆去不能入睡。等她入睡时，已经隐隐听到威海城里的鸡鸣了。

第二天上午九点，舰队要起航赴烟台，却发现馨如还未回船。一打听，原来半个时辰前就下船去了。

此时，馨如正在刘公岛水师医院与黄浩胜话别。她听到轮船汽笛长鸣，从脖子上解下那只玉坠道：“我要走了，不知今生还有没有机会相见，留给你做个纪念吧。”

“这么贵重的东西，我不能收。再说，不就是胳膊受点小伤嘛，哪敢担得起你这般重谢。”黄浩胜不肯收。

“你真是个榆木疙瘩！”馨如气得咬牙，赌气扔下玉坠就跑了。

她气喘吁吁赶到船上，盛宣怀在甲板上亲自等她，一见面就着急道：“我的大小姐，您可回来了，中堂的火可发大了。”

“你告诉白白我不舒服，不去侍候他了。”馨如不正眼看盛宣怀。

“小姐回船了，可以起航了。”盛宣怀连忙去回话。

李鸿章怒道：“真是岂有此理，她说去哪了吗？”

盛宣怀回道：“说是去岸上捡了一只唐冠螺——小姐说不舒服，就不过来侍候大人了。”

多尔齐听说馨如病了，脱口而出问道：“馨如病了，不要紧吧？”

“不要紧，她说晚上没睡好，眼睛睁不开。”盛宣怀笑了笑。

“这事就这样了，不去管她，按时起航。”李鸿章摆了摆手。

醇亲王于四月底回到京城，路上已经吩咐文案起草奏稿，奏报此次巡阅北洋的情形。为了这个奏稿，他已经与李鸿章、善庆等人多次商讨，回京前奏稿已经多次修改，回京当天就先上折。

这份奏折的名称是《奏巡阅北洋复陈水陆操演情形及请奖叙将领颁给洋人宝星折》。奏折开头简要奏报巡阅行程，接下来，便对北洋海防办理情况有一个评价，这也是李鸿章最关注的。奏折说旅顺、威海炮台“均得地势，仿照西法，工程坚固。所设克鹿卜后膛大炮多尊，皆能攻坚及远，布置均属合宜。各军操演枪炮有准，鱼雷、水雷施放得法，堪当大敌。”对海军会操的评价是“布阵整齐，旗语灯号如响斯应，各将弁讲求操习，持久不懈，可期渐成劲旅。”

如何评价北洋海防，李鸿章和醇亲王颇费心思，因为如果说北洋水师仍然不可恃，那这么多年花费巨资岂不是打了水漂？又不能说得太好，如果太后说一句“哦，北洋水师已经很像样了，那就先别往里花银子了”，岂不更坏事？斟酌起来费功夫，但落到纸面上，就没那么复杂了，因为醇亲王上折，向来是有事说事，直截了当。奏折语气一转说：“然北洋舰船尚嫌单薄，铁甲只有定远、镇远、济远三舰，镇中、镇边、镇南、镇北、镇东、镇西炮舰六只，炮巨船小，行驶甚缓，只可护炮台以守海口。仍俟筹款有着，再行续商添购。鱼雷艇虽小而速，雷行水中，无坚不破，实为近时利器，亟宜多购多操。以一铁舰之价，可购四五十雷艇。如南北各口有鱼雷艇百只，敌船必畏而却步。”

除了舰船需要添购，旅顺、威海后路都要加强防守，这也是李鸿章一请再请的：“唯旅顺宋庆所部仅步队五营，扼扎后路，尚嫌力薄，有事时必须添调。金州、大连湾系旅顺后路，宜须派兵驻防。威海卫亦海滨澳区，适当烟台来路，水师屯操皆宜。唯南北两口宽各数里，筑台布雷，需费颇巨，南北炮台后路也需巩固，仍须量力次第经营。”

最后就是为水陆出力将领请奖，并为外国人请颁奖章，列了名单附片进呈。同时，随行的画师创作北洋巡阅图一并奏呈。

五月初一日早晨见起，第一起就是醇亲王。慈禧见面便道：“老七，你的折子我看过了，北洋海防办得不错。今天就有旨意。”

醇亲王希望再将添购舰船、巩固后路等事项面奏，但慈禧的心不在此：“北洋海防的见闻，让李莲英慢慢说给我听——老七，后天我要到园子里去看看，你也去，其他该哪些人随行，你拟个单子。”

醇亲王明白，慈禧是要督促园工，哪些人随行他心中自然有数：“随行的人也不必太多，内务府、户部以及负责园工的人是必不可少的，样式雷父子俩也应当随驾。皇上是否随驾，请太后慈谕。”

“皇帝就不必随驾了，他还要读书。天也热了，我要在园子稍住几日。”慈禧回道。

如果在园里稍住几日，东看西瞧，少不得又提出许多要求，因此醇亲王极力打消她这个念头：“太后，园工尚未完成，起居简陋，于礼不合。而且施工的皆是粗蠢之人，关防不密冲撞了太后，如何了得？请太后三思。”

“去一趟来回七十八里路，总不能当天回来，怎么着也要住三四天。关防不密，让他们加强就是了。”

“奴才这就安排人准备。”醇亲王没法再讨价还价了。

太后移驾颐和园，需要准备的事项实在太多，起居、饮食、护卫，样样都有诸多细务。好在用不着醇亲王亲自过问，他吩咐下去各司其职就是。他所考虑的是如何叮嘱内务府不要乱出花样，而话又不能明说，而且他不宜亲自出面，这就费了一番周折。再就是太后既然要在颐和园小住，那么军机大臣自然要随行。既然军机大臣随行，那么六部堂官干脆也一并随驾。吃喝住宿，又要再行安排。

第二天，关于巡阅北洋海防的上谕下来了，醇亲王所奏几项几乎照准。上谕是这样说的——

醇亲王奕譞奏巡阅北洋覆陈水陆操演情形及请奖叙将领员弁及颁给宝星各折片，览奏均悉。精练水师，前经谕令，先从北洋开办。此次醇亲王奕譞亲赴天津会同李鸿章、善庆周历旅顺等处，将南北轮船调集合操，并将水陆各营一律校阅，技艺均尚纯熟，阵法亦极整齐。除各军统带管带各员及哨弁兵勇由该王奖给物件银两外，四川提督宋庆、署湖南提督周盛波、广东陆路提督署通永镇总兵唐仁廉、天津镇总兵丁汝昌、皖南镇总兵史宏祖、大沽协副将罗荣光、候补副将郑崇义、记名总兵黄春元、总理北洋营务处周馥、津海关道盛宣怀、直隶候补道刘含芳、袁保龄，均着交部从优议叙，候补道潘骏德，分省补用知府龚照玛，均着

交部议叙，已革总兵吴安康，留营效力，统带南洋轮船尚称得力，着加恩赏给四品顶戴。至洋员教练兵舰，卓有成效，亦应一体奖励。除分别给予宝星外，琅威理教练水师尤为出力，着再加恩赏给提督衔，汉纳根监造炮台坚固如式，着再加恩赏给三品顶戴，以示鼓励。海防关系紧要，必须逐渐扩充，历久不懈。据奏练兵先须选将，陆军人才以武备学堂为根本，水师人才以驾驶管轮学堂为根本，洵属扼要之论。并据王面奏，各学堂于讲求战备外，兼习经史，尤属合宜。经此次巡阅之后，醇亲王奕譞务当会同李鸿章等，物色将才，实力整理，并督饬现任管带各员，认真练习，力求精进。应如何筹集巨款，续添船炮之处，并着随时会商，奏明办理。钦此。

醇亲王和李鸿章最关注的几件事情，上谕都一概照准，醇亲王很高兴，当即给李鸿章一封亲笔信，让他着手拿出购买舰船、增建炮台的详细计划，并让他加快制定《北洋水师章程》，争取下半年出奏。

隔日一早，慈禧鸾驾出西华门前往颐和园，十点多到达，从大东门入园，直接排驾乐寿堂。乐寿堂在昆明湖北角，临水而建，堂前稍西就是码头对鸥坊。乐寿堂本是乾隆十四年乾皇帝为母亲庆祝六十岁生日而建，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时被焚毁。园工重兴后，首先建筑的就是乐寿堂。它背靠万寿山，南临昆明湖，东边紧邻皇后的寝殿宜芸馆和皇帝的寝殿玉澜堂，稍东就是召见臣工的仁寿殿。

乐寿堂庭院内放置了铜鹿、铜鹤和铜花瓶，取意为“六合太平”。院内植有玉兰、海棠、牡丹，取的是“玉堂富贵”之意。慈禧小名兰儿，因此对兰花情有独钟，园里的玉兰花很有名，都是从圆明园废园中挑选移植而来。

因为已经进了五月，万寿山上树木花草繁密，门前又临昆明湖，因此乐寿堂一带蚊虫渐多，内务府已经在乐寿堂搭起了天棚。所谓天棚，就是在院子里搭起一个大蚊帐，与殿堂连为一体。天棚四面都有窗户，启闭非常方便，更妙的是与乐寿堂相接的地方几乎是天衣无缝，一个蚊虫也进不来。慈禧非常满意，对醇亲王道：“老七，他们准备得不错。尤其这天棚，搭得真是巧。”

“太后燕居的地方，他们不敢不上心。”

“他们有这份心就好。老七，今天太阳真够大的，下午等太阳稍善和些了再去看园工。到时候我打发人去叫你。”说完这些，慈禧又叮嘱道，“让内务府和负责园工的人跟着就成，其他人就不必了。”

下午不到四点，太阳还老高，慈禧就打发人来叫醇亲王，说要看园工。等醇亲王一行赶到乐寿堂时，慈禧已在乐寿堂前的“水木自亲”厅等着了。一见面就道：“老七，咱们先沿着湖往西走。”

为了说话方便，醇亲王跟随在慈禧身边。往西走是迎着太阳，走了没几步，慈禧便道：“老七，这沿湖往西应该建一道长廊，热了可以遮

阳，下雨又可挡雨。”

“是应当建一道长廊。”醇亲王“喳”了一声。

“从乐寿堂到西边，有多长？”

慈禧这一问无人能答，内务府堂郎中立山回道：“奴才回禀太后，如果东起邀月门，西到石丈亭，共有二百三十一丈。”

“你怎么知道得这样清楚？”慈禧立即对立山刮目相看。

立山解释道：“奉内务府大臣令，奴才时常前来查勘工程。有一次沿湖西行，奴才被太阳晒得满头大汗，当时就想，将来如果太后到湖边走走，太阳晒或者下了雨怎么成？奴才当时就想，应当建一道长廊，只是还没来得及报告内务府堂官。”

“你办差很上心，叫什么名字？都在何处当过差？”

立山回道：“奴才立山，蒙古正黄旗人，内务府笔帖式出身。光绪五年以员外郎出监苏州织造，光绪十一年迁奉宸苑郎中，十三年迁内务府堂郎中。”

慈禧很少问臣子履历，尤其是郎中这样的五品官。大家都明白，立山今天得到太后赏识，恐怕要官运亨通了。其实，立山的名字在慈禧早就熟悉，因为他与李莲英是把兄弟，他从奉宸苑郎中调任内务府堂郎中就是李莲英推荐的结果。内务府大臣向无定员，且都是兼差，心思多在本职上，与遥领虚衔无异，因而实权便落到堂郎中手中。内务府堂郎中多从广储、都虞、掌仪、会计、营造、慎刑、庆丰七司的郎中内选干练者充任，全称“坐办堂郎中”。不但主管内务府堂上事务，查核、督促七司等处承办的一应事务，而且负责府属文职官员的铨选，虽是正五品官，其实权却不亚于正二品的内务府堂官。

众人见立山受太后赏识，自动让出地方，让他到醇亲王身后，专备慈禧询问。到了排云门，慈禧又道：“往上走走看。”

排云门是排云殿的正门，排云殿是颐和园中轴线的主体建筑，正在建设中。听说太后驾临，工匠小工等闲杂人员都已经回避。宫殿已经快完工，但脚手架都在，醇亲王劝太后安全起见，不必入内，便从一侧登山。快到山顶，是一个六七丈高的高台，上面残垣断壁，满目凄凉。

“这是什么地方，这么荒凉，看了让人心里难受。”

立山代为回答：“回太后，这里是佛香阁，原本是仿杭州六和塔建的佛阁，八面三层，高十三丈，建在六丈高的石台上，非常气派，可惜咸丰十年被西洋鬼子烧毁了。”

慈禧微怒道：“想来真是可气！这里是颐和园的中轴线，前面就是排云殿，总是这么荒着也不是办法，将来就按原样修起来。”

“奴才记下了。”醇亲王心想，要按原样修起来，没有几十万两银子肯定办不到。

慈禧又有话问，这次直接问立山：“立山，园子里有看戏的地方吗？”

“回太后的话，目前没有。不过到时可临时搭，排云殿、仁寿殿前都行。”

“一派胡言。”慈禧说得严厉，但听语气中却没有真生气，“仁寿殿、排云殿都是议大政的地方，怎么可以搭戏台？这附近，有没有合适建戏台的地方？”

“回太后话，山下稍西的听鹂馆，原本就是听戏的地方，可惜也被西洋鬼子毁了。”

“那就按原样先建起来。当年陪先帝在圆明园听戏的情形，想起来就让人又留恋又伤心。”慈禧这番感慨，一半是真情，一半则是说给醇亲王听说，言外之意修戏台也是为了怀念先帝。

这样一路走下来，慈禧指指点点，增加的园工大大小小十几处，没有几百万两银子恐怕拿不下来。醇亲王为银子发愁，一路上几乎没说一句话。

下山回到乐寿堂，天已经快黑了，醇亲王往住处走，他把立山叫到身边道：“立山，你今天应对得好极了。我知道你这些年积了点银子，就都拿出来先垫到园工上吧，我是没办法给你弄银子了。”

立山字豫甫，平时醇亲王都叫他的字，而今天直呼其名，可见十分不满。

“王爷，小人哪有那么多银子往里垫。今天小人应对唐突，只是不敢不实话实说，不然太后怪罪下来，难免连累王爷受牵连。”立山自然也知道醇亲王的心思。

“豫甫，你真得想想法子做好这无米之炊。”立山说得不假，太后亲自问话，他哪敢撒谎？其实醇亲王也并没打算为难立山，只是表达一下不满罢了。

“太后口谕，叫七爷。”刚到住处还没进门，小太监便来传话。

醇亲王只好再回乐寿堂，一面急匆匆赶路，一面寻思慈禧所为何事，估计应当与园工有关。进了乐寿堂，慈禧就在天棚里的御座上坐

着，脸色有些的不悦：“老七，你一下午兴致不高，几乎没说一句话，是为什么？”

醇亲王解释道：“刚才巡阅北洋受了风寒，一直没好利索，下午总是头晕。”

“那是我不够体谅你了。”

“奴才不敢。”醇亲王跪下回道。

“你巡阅北洋的时候意气风发，又是作诗，又是唱京戏，在威海还要请王命旗牌杀人。到了陪我看园工却像霜打的庄稼，无精打采，这不能不让我往深处寻思。”

巡阅北洋，巨舰破浪，舰炮轰鸣，那情形当然令人意气风发，怎么与看园工相比？但这话无论如何不能出口，而且以慈禧的精明，一味撒谎反而不妙，所以醇亲王老实回答：“回太后的话，奴才不是兴致不高，是为银子发愁。”

“这才是实话。这些个园工也没让你立即就动，陆续来办，总有办法。你先给李鸿章传个话，让他提三十万两来用。”

“北洋饷银还欠数十万两，李鸿章手头也很紧。”醇亲王有些为难。

“他不紧。老七你人老实，不好意思逼李鸿章。他北洋海防款子一直存在外国银行生息，每年总有几十万两，你先让他提出三十万两来用着，难不倒他的。”慈禧不容辩驳。

醇亲王只有“喳喳”连声。

“还有，我听说洋人借给的债利息一分多，一百万两银子一年光利息就十万两。这倒启发了我，建园工没银子，何不弄一笔银子放到银行或钱庄生息，只把利息拿来建园工，有时候也可解你燃眉之急。”慈禧又提了个建议。

如果能有大笔闲银放在银行生息，他又何必为银子愁白了头？醇亲王心里这样想嘴上却道：“到处都等着开销，从哪里腾挪银子，实在无法可想。”

“银子总会有的，大清国十八行省，省不出几百万两银子来？北洋不是还要添购巨舰吗？那就让各省报效二百万两，先存到银行生息，等买舰的时候再提取本金。我听说洋人做买卖都兴给佣金，北洋买的那些舰，原本花不了那么多银子，这些年下来，入了私囊的怕也有几百万两。与其入他们私囊，不如建园子，建了园子总归还能给后人留下点东西，入了私囊，全让他们挥霍了。”

醇亲王不记得自己如何回到住处的，他晚饭也没吃，只觉得胸中憋闷。自己刚给李鸿章写信让他提交购舰计划，太后却又要各省集款二百万，说法是只取利息用于园工，到时候太后一句话，先借来用用，谁又能挡得住？把各省也罗掘殆尽，海军购舰经费又从哪里来？回想太后召见情形，她对北洋购舰中的弊病以及北洋公款私存的底细掌握得比自己还清楚，显然是李莲英已经做了密报。巡阅北洋期间李莲英与自己形影不离，又是如何罗掘到这些机密？此人真是不可小瞧。回想自己曾经与他深夜畅谈，不知有无不合适的话被他传到太后那里，想来真是后悔。太监不可交，真是至理。他这样越想越烦恼，以致胸侧疼痛，不能安眠。太医来看了之后问道：“王爷，您是肝火太旺，可否是生了什么人的闲气？”

醇亲王辩道：“没有，自从巡阅北洋后，大约受了风寒，一直有这毛病，时轻时重。不过是小毛病，本来不想劳动你们。”

“受风寒不会是这样的症状。王爷切记，不可再生气，您肝火太旺，再火上浇油，对身子是大不宜。下官给您开服疏肝去火的药先试试，明天下官再来请脉。”太医坚持自己的判断。

第二天一早，醇亲王感觉轻松了些，太医的药果然效验。但生气致病之说，无论如何不能传出去，所以早晨太医来请脉时，醇亲王道：“不必请脉了，原没什么大碍。”

一会儿太监来请，说太后要看园工。醇亲王记着太医的嘱咐，努力克制不去生气。好在太后也没再兴大的念头，几处小修补花不了多少银子。隔了一天，慈禧就下旨起驾回宫。

醇亲王回府后当天晚上，胸侧疼痛再次发作，按太医的方子煎药服下，次日醒来感到轻松了些，看来太医诊脉极准，自己确实是因生气伤肝。他打算请病假休养，但又怕太后误会他是撻挑子，因此他先得把太后吩咐的事情办理出个眉目再说。最愁的就是二百万两银子，从哪里来？要各省报销，刚刚要各省报效大婚用银二百两万，再要求报效，如何开口？关键是各省哪有这么多银子来报效？

坐困愁城不是办法，于是，醇亲王派人请大学士阎敬铭和户部尚书翁同龢来商议。阎敬铭是前任户部尚书，升大学士后仍管理户部，筹措银子的本领无人可比，因此必须把他请来。

两人到了醇亲王府，立即被请进客厅。客厅悬挂着王爷手书的治家格言——

财也大，产也大，

后来子孙祸也大。

若问此理是若何？

子孙钱多胆也大，
天样大事都不怕，
不丧身家不肯罢。
财也少，产也少，
后来子孙祸也少。
若问此理是若何？
子孙钱少胆也小，
些微财产知自保，
俭使俭用也过了。

阎敬铭指着铭言对翁同龢道：“叔平，王爷能有此见识，实在难得。眼下风气，哪个不是在拼命地捞银子？”

“是，王爷这点上真是让人佩服。我刚才进府的时候，看到檐下还有自制的煤球。在京城，稍有点门面的人家，都是请外面送煤球，堂堂王爷自制煤球，实在意想不到。”翁同龢也极力赞同。

“不错，一叶可知秋，管中可窥豹。”阎敬铭是耿直清廉出名，特别看重操守，“当年六爷千好万好，就是在这方面让人诟病。”

这时醇亲王到客厅来了，阎敬铭、翁同龢要行大礼，醇亲王一手一个拉住他们说：“丹初、叔平，不必多礼，让你们久等了，实在不好意思。福晋非让我喝了药再来见客，这不就耽搁了。”

阎敬铭回道：“王爷，臣和叔平稍等片刻又有何妨？俗话说熟不拘礼，您要这样客气，倒像把臣当外人了。”

“好好，不再拘这些虚礼了。”醇亲王一边回应一边伸手让两人坐。

翁同龢坐下后便问：“王爷，听说你巡阅海军受了风寒，好些了吧？”

“时好是坏，等我办完这件事，就向太后请假，在家静养一段时间。”

“王爷不妨请薛大先生来瞧瞧，他看病有些与众不同，却总能收到奇效。”

阎敬铭所说的薛大先生，就是薛福成的大哥薛福辰，已调任宗人府

丞。他当年曾经医好慈禧的病，赏加头品顶戴，后来调补直隶通永道，又任顺天府丞，再任宗人府丞，仕途算得上一帆风顺。

“先让太医看看再说，现在不急于劳烦他人。丹初、叔平，我又遇到难题了，所以把你们两位请来。”醇亲王摆了摆手。

阎敬铭接道：“我和叔平早就想到了，王爷请吩咐，上头又有什么交代？”

于是，醇亲王把慈禧让再筹二百万两存到银行生息的要求一说，两人都吸一口冷气。阎敬铭有些怒道：“王爷，园工是个无底洞，这么修下去何时是个头？”

“现在有谁能开口劝阻，又有谁能劝得了？”醇亲王也有些无奈。

翁同龢知道醇亲王以园工换光绪顺利亲政的苦衷，因此插话道：“中堂，现在情形不同，王爷孤掌难鸣，实在也没法劝。您老还是帮着王爷想想这二百万两银子能从哪里弄到。”

二百万两银子说少不少，说多不多，户部银库秘密存银何止二百万？历任户部尚书都有为国聚财的责任，而且这笔钱不是用于维持正常运转的开支，而是用于国有大事之时——比如大征伐、大天灾。咸丰年开始，十几年连年征战，户部早就一扫而空。阎敬铭任户部尚书这几年，发挥他理财的特长，悄悄地为国聚财，已经积有一个很可观的数目，就是慈禧也未必知晓。他交代给翁同龢的时候说得再清楚不过，这笔钱轻易不能动。而且他告诫翁同龢，当户部尚书善于理财并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敢顶，不该支的钱绝对不能支，哪怕得罪人也不能做和事佬。在阎敬铭看来，慈禧交代的就是一笔绝对不能由户部开支的银子。

“王爷，今春上谕说得清楚，园工一概不用正项，这笔银子不能从部库打主意。”阎敬铭说话向来不拐弯。

“太后的意思也不想动用库款，而是让各省报效，名义是海军购买舰艇的特别款项。让各省报效也无不可，只是怎么与各省沟通，需要好好琢磨。”

醇亲王之所以要琢磨，依然出在这笔银子的用途，如果说是用于北洋购买舰船，各省少不得讨价还价，而且必定会一拖再拖，园工如何拖得起？如果直接说是要用于园工，那更不妥当。所以，如何向各省开口，是个难题。

“王爷，要各省报效，其实与动用正款没有区别，各省还是要从正款里腾挪。”阎敬铭对筹措这笔银子压根就不赞同。

“只要不是从户部取银子，姑且就不算正款吧。之所以叫你们两个

来，就是商量一个妥当的办法。”醇亲王又勉强解释。

“王爷，这事恐怕公事公办行不通。起码户部正式行文是行不通的，各省也公事公办，只说没有余款，户部便束手无策。如果有一个人半公半私，既不能明说此款用于园工，又要让他们知道是报效园工，反而比公事公办来得更合适一些。”阎敬铭说了一些理由。

“我也是这样想。你们两个能不能担起这副担子，或者你们有什么合适的人选来办这件事？办好了，将来调差使包在我身上。”醇亲王点头道。

两个人都觉得自己不合适，正在沉默的时候，翁同龢突然道：“这事让李中堂来办，再合适不过。”

醇亲王摇头道：“他一再要求添购舰船，如今不但无钱购舰，还要他来为园工筹款，实在张不开口。”

“王爷，叔平的建议不错，李中堂最合适不过。这笔款子是以海军购买舰船的名义筹措，按理说让海军衙门来办是正途。可是海军衙门里身份够格的只有王爷，其他人办这件事只能办砸。可王爷自然不宜出面，那么外面的督抚，无论威望与身份，非李中堂莫属。他不但是北洋大臣，还是海军衙门大臣，更重要的，他与两江、闽浙、两广、湖广等省份的疆臣关系都不错，说浅说深，说轻说重，把握起来游刃有余！何况王爷对北洋鼎力支持，他心中自当有数。”阎敬铭也是极力赞同。

“也罢，只好再托李少荃了，他如能筹得一百五十万之数，我勉强就可过此难关。太后还要北洋先拿三十万两银子出来，这如何向他开口。”醇亲王想了想也没其他办法。

没法开口也得开口。等送走阎敬铭和翁同龢，醇亲王给李鸿章写信。先对巡阅北洋的周到安排和细致照顾表达感谢，再说园工于皇上尽孝心的重要，然后笔锋一转——

万寿山园工，原为太后颐养之所，无奈咸丰十年，为英法夷军所毁，次第恢复，工程甚巨，上又督责甚严。弟经费实在棘手，既不敢琐渎天听，又无法商诸同事，唯与立山蹙额相对，是可愁亦可笑也。部款既不可动，愚见又不借洋债，即使可借，将来还款亦难，且受滥语訾议，殊为不值。太后口谕，可由各省报效海军特别用款，筹足二百万两，存银行生息，用于园工，本金二百万两，或购舰船，或暂借园工，将来视情形而定。虽是公事，可不宜行诸公文，万不得已，商诸台端，愚意借台端之威望、交情，函商两江、两广、湖广、四川四督，湖北、江西两抚，如能筹得二百万两之数，弟可过此关。

李鸿章先后接到醇亲王两封亲笔，第一封要他提报购舰计划，接着第二封又要以购舰名义筹措二百万两，真是一喜一忧，先喜后忧，正如俗语所说，狗咬尿泡空欢喜。很明显，以海军特别经费的名义从各省罗

掘二百万两，再想让各省支持北洋购舰，那连想也不用想。一两年内，购舰计划全成泡影。但醇亲王放下身架求援，自己断然没有袖手旁观的道理，何况北洋海防、铁路、人事哪一件都离不开王爷的支持。

李鸿章反复思索，拿定主意后着人叫周馥过来。周馥看罢醇王亲笔信后道：“人都称七王爷敢于担当，可是在修园这件事上太纵容上面了。当年六爷当政，两次大兴园工的计划都被他挡下了。”

“所以六爷才被弃之不用。”李鸿章与周馥早就到了可共机密的程度，说话不用拐弯，“而且现在七爷身边没有拿大主意的人，清流言官也缺倭相国那样的忠介之士。还有，七爷是今上的生父，身份特殊，修园工是皇上尽孝心，他更不好说什么。”

“只是这样下去，北洋购舰、海防都要受影响。日本这些年憋着劲在与我们赛跑，我们慢了，就有可能让日本跑到前面去。”周馥自从出任北洋营务总办后，对各国海军尤其是日本海军的发展一直十分关注，“听说日本天皇从宫中拨款三十万给海军，全国官员都拿出一个月的薪俸献给海军购舰。咱们朝廷却一再以海防的名义建园子，两相对比，真是让人泄气！”

“兰溪，不要泄气！我们北洋海军毕竟已经粗具规模，不再是从前有海无防的局面了。我想，等皇上真正亲政了，少年天子，血气方刚，必定要一心求治，只要我们抓住时机，北洋必定会再有一个大发展。”李鸿章压低声音，下面所说，事关机密，“所以，我们与王爷的心思应当一致，那就是维持着局面，维持到皇上全面接掌了大政，那时候王爷以生父之尊，对朝廷的决策必然有更大影响。所以，目前帮王爷也便是帮我们自己。”

“中堂的远见我真是自愧不如。”周馥由衷地感慨。在处理与朝廷权贵的关系上，他不得不佩服李鸿章。

当年恭亲王执政，李鸿章与恭亲王关系极为密切，以至于朝廷的洋务外交，王爷总是先与他通气。就是清流领袖李鸿藻，虽在洋务上一直与恭亲王拧着走，但与李鸿章的私人关系又相当密切。醇亲王与恭亲王性格、政见大为不同，以对列国强硬出名，都认为他主政后李鸿章的好日子要到头了，谁知道没有多久，李鸿章与醇亲王的关系便密切到不输当年的恭亲王，更让人大跌眼镜的是，醇亲王竟然也在外交上与李鸿章亦步亦趋，在洋务上办铁路、办海防比恭亲王手笔更大。这让耿直忠介的周馥像看万花筒一样弄不明白，李鸿章何以在处理关系上如鱼得水？

“兰溪，要成大事，结交人就不能以一己好恶取舍，事关大业存亡的人物，必须要好好巴结。比如六王爷和七王爷，他们性情差别很大，我不能因为欣赏六王爷就不与七王爷交往，他们掌握着中枢大权，我不与他们交往岂不是自寻死路？那些个风流名士，可以对看不惯的人连正眼也不瞧，还美其名曰名士风流，还可自诩为一身傲骨。李太白让杨国忠

磨墨，高力士脱鞋，多少文人墨客津津乐道，当年我也是无比向往。可如今就是有机会让杨国忠磨墨、高力士脱鞋，我也绝对不会如此行事，而是趁机与他们交好。为什么？为了他们能支持我的北洋大业！李白是名士，是纯正的诗人，他可以蔑视权贵；我们这些俗人，要想办点实事，就得把你的傲骨收一收，把什么风流、风骨抛到一边。”李鸿章借机长篇大论，一则是有感而发，一则是有意教导有点名士气的周馥。

因为最近疆吏将有一番变动，直隶藩司有可能出省任巡抚，按他的设想，直隶臬司升藩司，而空出的臬司之职，则由周馥升任。因为此次醇亲王巡阅北洋对周馥印象很好，此番安排，应当没有意外。臬司乃是一省大员，名士风流、风骨之虚名，不要也罢。

“中堂教训得极是，我已经五十有一，孔夫子说，五十知天命，我不敢说已经知天命，不过最近有些想法的确已经不同。诚如中堂所言，什么名士风流，傲骨虚名，想来真没什么意思。人生七十古来稀，能多办点实事就多办一件，后世有人说，某某是在谁任上办起来的，也就心满意足了！”

“孺子可教也！”李鸿章笑了笑道，“兰溪，无论办什么事，要想人家支持你，必须让人家知道你所办之事的益处。所谓不知者不怪，人家不了解，反对你，也属常理。比如我，如果不是当初带兵去上海，不接触洋人，不接触洋务，必然也会像他们一样反对洋务。七爷当初反对洋务，也是因为见识未到，他主政后对洋务了解多了，对北洋的支持比六爷还果决。再比如，当初反对电报的人多不多？可如今不但没人反对，边疆省份也都纷纷要求开通电报。为什么？大家都看到电报的好处了。”

“是啊，电报、轮船、开平煤矿都称得上赢利累累！”

“曾老师当年教导我说，成大事以培养替手为第一要义，我作一引申发扬，那就是要办大事，就要帮人成事。俗话说得好，帮别人就是帮自己嘛。有人攻击我李鸿章保人太滥，不错，只要我了解的人，跟着我办事的人，一有机会我就推荐出去，这既是成人之美，也是为了将来办事有人支持。有官位，卡在手里的不放官员，是最没出息的。”

“是，这一条对我启发也很大。办小事，可以凭一己之力，可以靠鞠躬尽瘁，要办大事，非有一帮人追随不可。我有时只想独善其身，现在想来是大错特错。”周馥也是深有体会。

“现在我再说帮七爷就是帮我们自己，你应该没有异议了吧？兰溪，我要给两广、两江、湖广、四川总督还有江西的德晓峰各写一封信，请他们为万寿山筹款，你帮我起个稿子。大体意思差不多，说明园工缺款，王爷叠次书信，请他们伸援手就是了。再根据各地不同情况，措辞略有不同就成。此事宜密，不足为外人道。”

“好，我斟酌个初稿，中堂再改。”

“你的大笔，何须我再改。兰溪，除这二百万两外，太后口谕要北洋从存款利息中取三十万两用于园工。北洋哪来这么多利息，都是杏荪说话不过脑子惹的麻烦。”盛宣怀与刘瑞全谈话中无意把公款私存等事情透露出去，事后觉得不妙，如实向李鸿章做了报告。

“那这三十万包不包在二百万里？”

“当然不包在这里面，北洋非单独报效不可。我的意思，让轮船招商局、电报局和开平矿务局各报效十万，这几年他们的利润也很可观。这事我不出面了，电报局你直接和杏荪说，就是我说过的，十万只能多不能少。至于轮船招商局、开平矿务局，先试探一下他们的态度，别弄得满城风雨，说以官欺商，侵夺商利。”

李鸿章一番交代后，周馥领命而去，到了下午，他亲自拿着函稿过来了。周馥文案老手，分寸把握得极好。李鸿章简单修改几个地方，便交给周馥去抄录，想了想之后又要回来道：“兰溪，此事关系极大，还是我亲笔吧。”

他先写给两广总督张之洞——

香涛仁兄年姻大人阁下：

径启者，昨接醇邸来函，以万寿山工程用款不敷，嘱函致各处，共集款二百万，存储生息，以备分年修理等语。邸谓目前海署、神机营两处余款暂可支用，然工巨费绌，不得不预为筹谋。今年二月朔日，上谕以万寿山大报恩延寿寺，为将来慈圣颐养之所，关系典礼尤重。窃维雍、乾两朝，庆典之隆，震今烁古，今日财力，诚非当时可比。伏读春间诏书，圣怀冲抑，既不动部库正款，复不开奉献之门，仅此工程，量加茸治。今醇邸以贤王之尊，再三谕垂，手书殷肫，我辈受国厚恩，自当竭力代谋，各尽臣子之义。顾念两年以来，大工未竟，大礼方新，各省支绌尤甚。直隶本缺额之省，事事仰食于人，收不敷支，自惭绵薄。生息一节，极应代筹。饬闻邸意所注，唯在粤东，以为岭海大藩，台端魄力，雄视九牧，近古罕伦，年来文武并兴，造作宏运，大气包举，称盛一时，若得大力主持，便有过半之望。此外南洋各处，一二善国，从而附益，便可观成，其余瘠区，竟毋庸布告。此为功力，岂可测量。兹将邸函抄呈察鉴，并望早日赐复，以便转达。专泐布臆，敬颂勋祺，诸唯爱照。不宣。附抄函。年愚弟鸿章顿首。

张之洞是清流出身，好大喜功，不妨给他一顶高帽。李鸿章希望他能承担一百万两，因此有“过半之望”的说辞，就是打个折扣，有七八十万两也可。

第二个承接大头的就是两江，给两江总督曾国荃的函中有这样的话：“各省支绌尤甚，实已无可罗掘，唯屈指著名富庶，粤东而外，便属两江。邸意所注，首望香帅，次则台端，能于江、粤集得大宗，此外略加附益，便有成数。”因为曾国荃的兄长曾国藩是李鸿章老师的缘故，因

此李鸿章自称“愚侄”，语气极诚恳、谦逊。

有两广、两江承担大头，给湖广总督裕禄、四川总督刘秉璋、江西巡抚德馨的信函，词句斟酌大同小异，告诉他们醇亲王希望这几个省份筹款之意就够了，十万二十万随他们的便。

几乎用了一下午才写完五封信，李鸿章累得手腕疼痛。他一面活动着手腕，一面大声吩咐道：“四百里加急，立即发出。”

第三章 痴情郎跪求醇王 李鸿章进献火车

宫中新进一批侍卫，要进行为期近两个月的“学规矩”。先是礼部司员来讲，之乎者也，空话连篇，让这些毛头小子不胜其烦。今天换由乾清门三等侍卫多尔齐前来，他们都满怀期待，都指望他来展展身手，谁料他所讲仍然是枯燥的礼节。

“坐有坐相，站有站相。我先给各位讲站相。站相首要的是站得直，要挺胸举头，含胸拔背，提臀紧肛。”随后，多尔齐一项项分别讲解。

新侍卫们本盼望着多尔齐亮几手，谁料还是嘴皮子功夫，大失所望，以频繁的咳嗽表示不满。而多尔齐也对自己的表现非常不满，他已经准备多日，谁知道一讲起来还是磕磕巴巴，越往后越混乱。好不容易熬到休息喝茶，他又多次犯傻，像俗话说说的“掉魂”了。

这都是那个叫馨如的女孩子害的。多尔齐自从陪侍王爷巡阅北洋回来，脑子里全是馨如，她的聪明、刁钻，笑起来明亮的眼睛，还有那颗小虎牙，都让多尔齐夜不成眠。

“内爷，多爷！”李莲英连喊几声，多尔齐端着茶碗发呆，竟然没有听到。

乾清门的笔帖式平时与多尔齐相熟，推了他一下道：“多爷，李总管给您请安呢！”

李莲英虽是太后面前的红人，可一直谦和得很，平时见到多尔齐他们总是点头口称“内爷”。乾清门侍卫守卫的是内廷门户，因此被称为“内爷”。多尔齐的阿玛阿巴力翰外放锦州当副都统，在醇亲王的帮助下，他进宫当了侍卫。阿巴力翰曾拜托李莲英多关照多尔齐，这次他能去北洋，也是得其关照的结果。在巡阅北洋的时候，李莲英照顾王爷的同时，对多尔齐也十分关照，两人关系已经算得上密切。只是在内廷，侍卫向来看不起太监，因此多尔齐也没法与李莲英走得太近。

“哦，是李总管，有何吩咐？”

“多爷，哪敢吩咐您老？储秀宫监奴才崔玉贵托我向您老请安。”李莲英相当客气。

“是会拳脚的二总管吗？”多尔齐问道。

“是，正是他。”

崔玉贵是李莲英的老乡，两人之间还有点拐弯亲戚，李莲英还要叫崔玉贵表叔。崔玉贵本来在庆王奕劻府上当差，庆王府有一位武功相当有名的尹太监，是八卦拳创始人董海川的大弟子，崔玉贵拜他为师，苦

练六年，成为尹太监最得意的弟子。后来宫中为了加强护卫，从各王府中专门招了一批有功夫的太监，奕劻也把崔玉贵推荐到储秀宫当太监的把式教头，深受慈禧器重，如今已经是储秀宫的二总管。

景运门的箭亭，原来是侍卫不当班时练功夫的地方，后来崔玉贵成了太监的总教头，便把东边一块砖甸子划出来专归太监练武用。每逢三六九，崔玉贵就带着太监在那里转木桩，练拳脚。侍卫们对此嗤之以鼻，不过多尔齐远远地观摩过，知道崔玉贵有些真本事。

“崔总管无缘无故向我问什么安？”多尔齐又问道。

“他有事要请多爷帮忙，自己不敢前来，怕您老一口回绝。”李莲英边恭维边解释原因，“太后吩咐，要对宫内会功夫的太监来个检阅，功夫好的太后有赏，崔玉贵想请您出任总裁。”

多尔齐心里高兴，但嘴上却道：“崔总管的功夫号称宫内一流，外号‘小罗成’，他自己当这总裁得了，何劳外人插手？”

“咳，那都是别人瞎传，有多爷您，他敢称宫内一流？”李莲英一边自谦一边道，“他当不了这个总裁，一则是他功夫没您好，二则都是他的徒弟，手心手背都是肉，他评起来难免有失公正，所以非劳您大驾不可。到时候太后要是有兴致，可能也要去看看热闹。”

“李总管，看您的面子我答应了，可是如果时间不凑巧，我当班的话就去不成了。”这后一句话很管用，如果在太后面前露脸，对多尔齐也是难以抵挡的诱惑。

李莲英见事情办成，高兴道：“您老只要答应了就成，领侍卫大臣那里我去说，保证不让您老为难。”

领侍卫大臣与这些侍卫不一样，他们要巴结李莲英还来不及，没有不答应的道理。这就是李莲英的高明之处，他要先找多尔齐商量，而不是以官压人。

李莲英临走的时候，突然又问了一句：“多爷有什么吩咐，只要奴才们尽得上力，必当效劳。”

多尔齐心思一动，都说李莲英手眼通天，自己的事他也许真帮得上忙，所以很客气地问道：“李总管，还真有事要麻烦您。您什么时候方便，我去找您？”

“哪敢让您老找我。这样吧，午膳后太后要睡午觉，那时候我没事，便来找您，不知您老有没有空？”

“那就在这里见面。”

多尔齐完成上午的“讲规矩”，午饭也没胃口，勉强吃了几口，味同嚼蜡。其他侍卫不当值的开始睡午觉，他坐在椅子上，眼睛不时向外瞅，等着李莲英。等了很久——其实只有一刻钟，李莲英向值房走来，他连忙迎上去道：“李总管，咱到南边说话。”

南边就是保和殿，此时太阳正南，殿后正有一片阴凉。两个人到了阴凉地里，李莲英便拱手道：“多爷，您老吩咐！”

身边没有别人，多尔齐对李莲英客气多了：“李总管，您别那么客气，要论品级，您正三品，我才正四品，您那么客气，让我不好开口。”

“好，咱们谁都甭客气，有什么我能帮上忙的，您吩咐。”

“哪里说得上吩咐。”多尔齐想了一上午，到此时仍然有些张不开口，支吾半天说，“李总管，您还记得轮船上见到的李中堂的女儿吗？”

“哦，您是说馨如小姐。”李莲英当然记得，“她穿着男装，一句话也不说，五六天我愣是没看出来。”

“我想能不能还有机会，见她一面。”多尔齐说得平淡，但他心里如翻江倒海。

李莲英猜到十之八九，但不去点破：“多爷，那就难了。无缘无故，怎么见得上面？”

“自从天津回来后，我天天睡不着，总是想着她。”多尔齐此时神情大变，像个无助的孩子，而眼前的李莲英，是可共机密的知己，“李总管，您知道，我阿玛在锦州，很少回来，我弟弟又是小孩，我的事，没人商量。”

多尔齐把心底最机密的事说给李莲英，他很感动，问道：“多爷，如果我没猜错，您是喜欢馨如小姐？”

“喜欢得不行，此时她要我的命，我都愿送上。”多尔齐急急地点了点头。

李莲英叹了口气道：“多爷，您把这么重要的事情说给我，是对我的最大信赖。为了您和馨如小姐着想，您最好还是把她忘掉。”

“忘不掉的。”多尔齐也叹了口气道，“李总管，您没这样的经历，不知道我心里多难受。”

“多爷，当年我九岁进宫的时候，被一辆骡车拉到西华门，我母亲一路追来，把两只鸡蛋塞到我手里。进宫后，我天天想家，想娘，吃不下饭，睡不着觉。多爷，此时您的感受，大约和我那时的情形差不多。”李莲英是太监，他当然没这样的经历，但对亲人刻骨铭心的思念他也是经

历过的，他估计和这个差不多。

“我可能比您更难受，我觉得心里像有一团火，天天在烧着。如果能娶到她，对其他女人我不会正眼瞧了。”多尔齐有些垂头丧气。

李莲英还是劝道：“多爷，您还是打消这个念头。满汉不通婚，这个规矩您不是不知道。”

“是，我知道。可不是有许多旗人娶了汉家女做妾吗？”多尔齐仍不死心。

“旗人可以娶汉女子做妾，可是多爷，李中堂的掌上明珠能甘心给人做妾吗？”李莲英反问道。

“不是还有抬旗的说法吗？”

“是有抬旗的说法，可李中堂连汉军旗都不是，谈什么抬旗？”

“李总管，那有没有什么办法，把馨如变成旗人女儿？比如，先认在旗下做干女儿，然后再正式入旗？”

“这个我还真没仔细琢磨过，不过，以我的了解，恐怕难比登天。”

“那我娶了馨如，从此什么人也不娶了，没有什么福晋、侧福晋，馨如与福晋又有什么不同？”

李莲英见多尔齐如同走火入魔，此时怎么劝他也未必听得进，便道：“多爷，我知道您的心思了。您容我想想，也打听打听，过几天再帮您出出主意如何？”

“好吧，李谥达，请您一定帮忙。”多尔齐一高兴，连称呼都变了。谥达在满语中是朋友、兄弟的意思。

李莲英被眼高于顶的乾清门侍卫称谥达，心里很受用，郑重地说道：“我一定尽心。”

多尔齐心急如焚地等了四天，才等到了李莲英。可一见面李莲英便一头泼了一瓢冷水：“多爷，这事最好还是别想了，希望太小。”

“李谥达，再小我也不放弃。我上次给您说过了，就是要我的命也行，只要能娶馨如。”多尔齐语气近乎哀求。

“多爷，别命不命的，到不了那分上。我不明白，您就是陪她逛了一次威海城，就这样抛心撇肺的。您得问问您自己，您是真的喜欢她那个人，还是您自个在屋里想出的这么个人。一面之缘的人，往往把她想得太多，等您和她处长了，新鲜劲一过，就后悔自己看走眼了。”李莲英一边劝一边又提醒道。

“绝对不会。李谄达，我是让您帮我拿主意，不是让您泼冷水。您就给一句痛快话，给想辙了没有。要没有，您就立马走人，从此谁也不认得谁。您要有辙就快说，我受不了。”多尔齐这时也有些着急上火了。

“多爷，这事难题太多。我琢磨了一下，这事如果哪怕有一丁点的希望，还非得找个身份极重的人来帮忙。谁的身份能让李中堂看重？只有七爷。也只有七爷帮您向李中堂过话，李中堂才能好好掂量。将来您想让馨如小姐入旗，也只有七爷出面才有那么点儿可能。”李莲英见多尔齐急了，便把自己想的办法说了出来。

多尔齐听了有些泄气，道：“李谄达，您不是想这么个辙应付我吧？我和七爷过不上话。”

“怎么过不上话？二十多年前，七爷还是年轻气盛的醇郡王，那时候他顶喜欢库布，总来箭亭找人较量，每次都是您阿玛陪，他和您阿玛的交情厚着呢！您阿玛是个耿直人，不肯走王爷的门路，否则早就外放了。王爷对您印象也非常好，在李中堂面前多次夸您。还有啊，七爷最讲义气，您要打动了，他一准给您上心。”

“好，那我就去找七爷。”多尔齐一跺脚，算是下定了决心。

“慢着，”李莲英连忙劝阻，“多爷，还有两条要谨记。第一，现在七爷病着，已经两个多月不上朝了，您这时候不能去找他。第二，您千万别在七爷面前提我，要让王爷知道是我给您出的主意，太后非打发我出宫不可。”

“李谄达，您放心吧，害人的事多尔齐不能办。”

但多尔齐却没法完全按李莲英的要求办，等他下值出宫，回家一天就待不住了，他要去见七王爷，便问额娘道：“额娘，我想去看看七爷，他病了。您知道，这次去北洋见世面，是七爷特意关照才得到了这份美差。我阿玛每年都要到七爷家里去，那时候他都拿点儿啥？”

“能拿啥，王爷家里啥也不缺，咱也没值钱的东西。你阿玛去，就是园子的土物，啥顺手拿啥，有时提着篮子青菜萝卜就去了。”

“额娘，王爷府上的门子很刁，不是说没门包进不去吗？”

“那是六爷门上的毛病，七爷那里不大兴这个。不过，那也看啥人去，他们都知道你阿玛和王爷熟，从来没拦的。”

“额娘，如果我上门，会不会被他们拦住。”

“你有乾清门的牌子，再多说几句好话，应该能见得上。”

多尔齐的额娘给他准备的是一竹篮鸽子蛋，还有一布袋黑豆。醇亲

王喜欢马，黑豆是马最好的嚼料。

多尔齐骑着马，黑豆驮在马鞍上，鸡蛋篮子则挎在臂上。好在他骑术好，那匹马又听使唤，十点左右就到了后海边上的醇亲王府。醇亲王府有南府与北府两处，南府在太平湖畔，但因为光绪皇帝出生在这里，是潜龙邸，因此太后将这后海边上的原成亲王府赐给醇亲王做新王府。但今天多尔齐还没看到王府大门，就被步军统领衙门的兵给拦下了，原来皇上探视醇亲王，王府周边的几条街全部戒严了。

醇亲王的病曾经非常严重，两手颤抖，双腿不能挪动，吃不进东西，尤其不能沾荤腥。人消瘦得厉害，双眼也蒙昧不清。李鸿章极力推荐西医，醇亲王却坚决不肯让“西夷鬼子”进府。御医的方子又不能见效，认为只能拖日子而已。太后曾带着皇帝到醇亲王府视疾，当时醇亲王被两名身强力壮的侍卫架着才能勉强见驾，连跪下磕头也办不到了。慈禧回到宫中，召见军机时甚至议及醇亲王的丧礼。

然而谁也没有料到，醇亲王的病却突然好转。军机说是太后视疾带去的福佑，而实际情况是，有一个在京捐班候补的司官叫徐延祚，平日酷读医书，不但读本草、伤寒论，还读日本、朝鲜以及西洋的医籍。他跑到醇亲王府毛遂自荐，说有把握治醇亲王的病，若无效验，宁愿领罪。此事无人敢做主，福晋亲自说给醇亲王听，醇亲王道：“反正这样了，就姑且一试。”谁料三服药下去，醇亲王手不抖了，胃口也健了。而负责给醇亲王看脉的御医却群起而攻，说徐延祚的方子不好。醇亲王心里有数，嘱咐表面上用御医的药，而实际上一直按徐延祚的方子治疗。一个月下来，竟起死回生。慈禧听说后有些半信半疑，就让皇上再来视疾。

此时，醇亲王府内所有人都跪在地上向光绪磕头，包括醇亲王和福晋也不例外。虽是亲生父子，但首先是君臣。光绪赐座后，醇亲王和福晋才得以坐下说话。光绪询问饮食、用药等情况，醇亲王一一作答。几乎生离死别的父子竟然又能相对而谈，而醇亲王福晋则是百感交集，一个劲地哭。

自从光绪四岁入宫，福晋想念儿子而难得一见，就经常以泪洗面。上次视疾，有慈禧在，虽然是亲姐妹，但惧于太后之威，强忍着不敢落泪。今天醇亲王已经提前告诫，但她面对年轻英俊的少年天子时，依然控制不住夺眶而出的热泪。光绪从小就叫慈禧亲爸爸，小太监们告诉他慈禧就是他的亲额娘。但随着年龄增长，他也知道眼前的这位才是他的母亲。毕竟血浓于水，父母对自己的那份感情他完全感受得到，但随侍的太监、宫女和侍卫肯定有慈禧的眼线，因此，他只能端着皇帝的架子，不能有普通人家亲人相见的亲切和随意。他要强忍着不让眼角的热泪滚出来，这实在有些难，因此不得不尽快结束这难得的相见机会。

“七叔，亲爸爸说你的身子已经大见好转，打算到十月就给朕选皇后，明年就要大婚，亲爸爸说让你养好身子，为朕的大典拿拿主意。”光

绪是承继咸丰帝为嗣，因此称父亲为“七叔”。

“奴才遵旨，请皇上转禀太后，奴才的身子已经好多了，定然能够为皇上的婚庆大典效力。”

“七叔，亲爸爸说你虽然在病中，可是对国家大政有什么建议，随时可以上折子。”

“奴才暂时没有折子可上，但请皇上勿忘海军。当今各国都以海军为武备之最，东邻日本更是大治海军。奴才此次巡阅北洋，海军大见成效，但与列国仍有差距，而且各国海军不断推陈出新，北洋门户要想真正固若金汤，海防、海军建设仍然要不惜巨资。”

醇亲王此次大病，起因就是园工一再扩大规模，而海防经费一挪再挪。但此中缘由如何能够告诉皇上，只希望他能体会，将来亲政了能真正大办海军。

“朕知道了，一定记在心上。你们跪安吧。”光绪说罢，站起身来。

醇亲王和福晋以及府内人等全都跪下，高呼“恭送皇上”。福晋再也忍不住，喊了一声皇上后放声大哭。光绪在门口站住了，回身看看跪在地上的一对老人道：“你们都要保重身体。”

等光绪皇帝的圣驾出府，王府周围的侍卫陆续撤走，多尔齐这才得以走到府门前说明来意。

门政是个五十多岁的人，看上去很和善，他看了多尔齐的腰牌后道：“多爷，我劝您还是明天来吧，王爷一上午忙得不轻，这时候他如何能见客？为王爷的身体着想，我也不能放您进去不是？”

“那我下午来好了。”

“多爷，您还是明天上午来吧，稍早一点。您是来给病中的王爷请安，下午来不合适。”京中习俗，看病人只有上午，太阳过正南便非吉时。多尔齐见门政说得诚恳，只好回家。

他回去后把事情对额娘说了，他额娘也点头道：“门上说得对，你既然上午没见上，下午就不合适了。明天去吧，也不急于这一天。”

第二天九点多，多尔齐就到了。门政却道：“多爷，昨天我就给王爷说了，王爷说他有郎中照料，身体恢复得很好，请大家放心，就不必见面了。”

“我还有事要面禀，请您一定设法让我见到王爷。”多尔齐一听着急了。

门政想了想道：“这样吧，空口说您是乾清门侍卫那也不合适，我也

不认识您是不是？您要信得过我，就把腰牌交给我，我让王爷看一眼，也趁机再向王爷陈请。”

侍卫腰牌按说是不能交给别人的，但多尔齐现在的心情不容犹豫，他摘下来递给门政道：“请您一定多费心。”

过了一会儿，门政出来了，把腰牌还给多尔齐道：“多爷，您随我去见王爷。我提醒您，王爷病中，不宜久谈。”

多尔齐跟着门政进府，走了很远，才走到王爷居住的院子，进门首先听到有人在唱京戏。醇亲王爱听京戏，若高兴了还会哼两句，府里还养着个“安庆班”。

多尔齐被领进王爷的居室。醇亲王正斜靠在炕上，他挥挥手，唱戏的伶人就站到一边。多尔齐进门就跪下行大礼，醇亲王并不阻拦：“看座。”

多尔齐谢过了，表示自己不敢坐，就站着回话。

“听说你拿来了一袋黑豆，那可是好东西。回去谢谢你阿玛。你阿玛当值的时候一年总要进府三五趟，自打他当了锦州副都统，就来得少了。都是旗下兄弟，你以后也像你阿玛一样，常到府里来坐坐。”醇亲王完全是拉家常的语气，“听说你还有事？”

多尔齐连忙跪下，将心事回禀给醇亲王。醇亲王一边听一边皱眉头，等多尔齐说完了，他便拧着眉头一口回道：“这件事情，你连想也不要想。你不是不知道，满汉不通婚，为的就是八旗的种性不乱。而且李中堂的女儿给你做妾，不要说李中堂，我也不答应！”

“王爷，我宁愿不娶福晋、侧福晋，必定不让馨如受委屈！”多尔齐在砖地上磕得头砰砰直响。

“你不要再说，让她做妾就是天大的委屈。”醇亲王态度坚决。

“王爷，多尔齐二十一岁不娶，就是想找一个自己喜欢的女人，如今遇到了馨如小姐，我是非他不娶！”多尔齐激动得有些失态，说话声音嘶力竭，门外的戈什哈跑进来好几个人。

“你们把他打发出去。”醇亲王指了指地上的多尔齐，几个人架着他就向外走，醇亲王又吩咐，“别忘了给他谢礼。”

回赠相当丰厚，是一支长白山上的小山参。门政把它塞到多尔齐怀里道：“多爷，您体谅体谅奴才们。王爷还在病中，也生不得气不是？进门时我就嘱咐了，您没进耳朵啊？”

多尔齐被客气地推出王府，他扑通一声跪在地上道：“王爷不答应，

我就跪在这里。”

门政跑进去汇报，醇亲王怒道：“真是岂有此理，他这是要挟本王吗？别理他，爱跪就跪。”

午觉醒来，醇亲王睁眼看到府里总管拿着一份电报站在榻边，便问：“哪里的电报？”

“北洋李中堂。”

醇亲王接过来一看，上面写的是——

王爷钧鉴：万寿山工程集款，粤东百万，南洋八十万，湖广四十万，四川二十万，直隶二十万。仅粤东不动正款，余皆由正杂款内腾挪，请约略奏明，年内可分批解津转解海署。

如今这个结果实出意外，醇亲王所盼望能够筹得一百五十万两就谢天谢地了，没想到竟然能筹得二百六十万两，比他的预期整整多了一百万两。他拍着电报吩咐总管道：“少荃真是不容易，真是了不得。马上派人去请阎丹初和翁叔平。”

半个多时辰后，阎敬铭和翁同龢赶到王府。两人给醇亲王请了安，又问病情，醇亲王摇手道：“我的病已经好了多半，你们先看这个电报。”

阎敬铭接过去和翁同龢同看，惊讶地说道：“李少荃竟然筹措到了这么多，真是太意外了！”

“看似意外，其实也不意外。少荃做事用心，真是无人可比。他在北洋这些年办成了多少大事。轮船、电报、铁路、开平煤矿、漠河金矿，哪一样不是阻力重重？哪一样不是被人弹劾？你们想想，大清上下还能找得出第二人吗？”醇亲王感慨道。

阎敬铭一听这话，连忙自谦道：“我是自愧不如。”

“我这户部尚书在王爷为难的时候全然束手无策，倒是让少荃筹得如此巨款，真是羞愧难当。”说这话时，翁同龢眼角湿润了。

醇亲王一见两人如此，反过来劝慰道：“叔平，何必如此。我知道你的难处，并没有责备你的意思。”

“正因为王爷没有责备，我等才更加惭愧。”

“少荃主持北洋，需要你们支持的事情很多，将来能多帮他一把就是了。”醇亲王转换了话题，“皇上曾御驾亲临，说明年就要举行大婚典礼。典礼的费用，你们要尽快筹措。”

阎敬铭接话道：“王爷放心，我和叔平一定想办法，必定办一个风风光光的大婚典礼。”

醇亲王笑道：“有你们两位，我有什么不放心的。我淘换到了一匹好马，走，陪我去看看。”

这时，翁同龢又插了一句话：“王爷，我和阎中堂来的时候，在府门上见到多尔齐跪在那里。”

醇亲王愣了一下道：“这小子原来是个牛板筋，不用管他，让他跪个够。”

送走了阎敬铭和翁同龢，福晋来见醇亲王，说道：“王爷，那个侍卫还跪在门外呢。”

“让他跪！”

“王爷，李中堂的女儿给咱旗人做妾，也算不上多么委屈。再说，那孩子不是说，他宁愿不再娶福晋吗？”

“这种话你也信？男人哪有不好色，哪有不喜新厌旧的？让李少荃的女儿做妾，已经委屈了人家，到时候他多尔齐遇到漂亮女子再娶回家当福晋，我怎么向少荃解释？这种荒唐事我不能做，你也不要管闲事。”醇亲王提醒福晋。

到了晚上，多尔齐还跪在府门外，门政过去劝他：“多爷，您回吧，您都跪了一天了，这膝盖如何受得了？再说，马上就关府门了，您跪在这里也没人知道不是？”

多尔齐回道：“你关你的门，你关了门我就走。”

之后，府门便吱呀呀关上了。

第二天一早，醇亲王福晋正在府里遛弯。王府长史急匆匆向府内走，看到福晋后小跑过来低声道：“福晋，不好了，多侍卫在外面跪了一夜，膝盖怕是跪坏了。”

福晋吓了一跳，问道：“怎么回事，让他跪了一夜，门上没劝他走吗？”

“劝了，他说府门一关就走，谁知道他没走，一开府门，看到他还跪在那里。门上都吓坏了，不敢向您回。”

“人呢？”

“已经抬进门房里了，请郎中过去看了。”

福晋匆匆赶到门房，郎中正在看多尔齐的膝盖，血糊糊一片，看了让人心惊。福晋把头扭到一边，心疼得落泪了：“你这个孩子，怎么这么傻！”

多尔齐挣扎着还要跪，郎中叫道：“你再跪就不要这双膝盖了！”

多尔齐斜着身子，在铺上给福晋磕头，哭着说道：“福晋，您帮我说话，我没有其他的路可走。福晋，我说到做到，保证不委屈了馨如小姐，保证不再娶福晋，我这一辈子，只娶馨如小姐一个！”

“孩子，我一准给王爷说。可是你要听话，不能再这么跪了。王爷病还没好，不能生气，我得抽机会慢慢和他说，你明白吗？”福晋动了恻隐之心。

多尔齐点了点头。

福晋又劝道：“听我的话，你先回家去，等有了结果，我立即派人给你个口信。”

于是，王府长史安排用一辆马车把多尔齐送了回去，还送上了一些药膏。

醇亲王因为李鸿章筹得二百六十万两银子，心情舒畅，饮食也大增。到了晚上，福晋就把白天的事说给醇亲王：“有件事告诉你，你可不要生气。”见醇亲王不作声，福晋继续说道，“还是多尔齐那个孩子的事。王爷，我看这孩子不像心浮气躁的人，他说得到定能做得得到。能帮，就帮他一把吧。”

醇亲王乜福晋一眼道：“你少替别人打包票，你又不是男人，怎么知道男人的心思？他这个年纪，遇到可心的人要死要活，可是新鲜劲过去了，弃之如敝屣，这样的例子还少吗？”

“这孩子不像说话不算数的人，他昨晚在府门外跪了一宿。”

醇亲王一听多尔齐竟然在外面跪了一夜，也是非常吃惊，问道：“他膝盖怎么样？没出毛病吧？”

福晋回道：“郎中说还好，用药外敷，再好好休息，也许能保得住膝盖。我是好歹把他劝走了，他要是再来跪，跪出毛病来，传遍四九城，都说醇亲王府欺负人，这话好不好听？”

“这哪里是王府欺负他，简直是他欺负王府！”

“说好不生气的，你又生气。”福晋看醇亲王气消了些，又为多尔齐求情，“王爷，这孩子的眉眼与老大有些像，我心一软就答应他了。你就帮他问一句，人家李中堂不答应，那也不是咱的事了，他死了心，也许

就不这么魔怔了。”

“你看谁都像你儿子，真是！你派人去和他说我答应了，但要等机会，我只管问，能不能成我不敢说，到时候别再出什么岔子，本王可不吃他这一套。”

第二天，福晋就打发一个稳妥可靠的人去多尔齐家报信，一再申明，请一定耐心等待，如果多尔齐再胡闹，王爷不但不管了，还要把多尔齐交给他们镶蓝旗的旗主来惩治。多尔齐闻讯后喜笑颜开道：“再也不敢了。”

毕竟年轻，五天后多尔齐行走就无大碍了，便道：“额娘，我还要去谢一个人，您能给凑点银子吗？”

额娘一听要去答谢太监李莲英，老大的不高兴：“多尔齐，你阿玛最讨厌的就是太监，他当值的时候，连正眼也不去瞧他们，你可别辱没了咱的身份。”

“额娘，您这说的是哪里话，我入值的时候，阿玛也托李总管关照我呢。实话说吧，这次去北洋，是李总管帮我请的恩典。”

“送银子少了拿不出手，多了也没有，你看七爷只带了一袋黑豆和几个鸽子蛋，去看一个太监，你拿多少银子合适？我看不如找样玩意儿送去，表达一点心意罢了。”他额娘翻箱倒柜，找出一只镶了一红一绿两块玉的烟袋荷包，不记得是宫里赏的还是旗兄送的，值不值钱娘俩也不清楚，多尔齐拿上就走。

李莲英兄弟六人，除了老五李升泰在老家经营李家庄园外，其他兄弟子侄都到北京投奔了“二爷”。他在京城建了多处房产，供兄弟子侄居住，他最常去的是西直门内棉花胡同的宅子。他是大孝子，他把老母亲奉养在棉花胡同，太后特准逢五、十出宫回家侍奉老母。有投李莲英门路的，也都是在逢五、十的日子前往。

李莲英的宅子门脸并不起眼，但门上的人却很霸道，接待多尔齐的是个二十多岁的小子，问他是几品，多尔齐说正四品侍卫。他听了后笑道：“李总管怕没空见您，一二品的大员还排不上号。”

“一二品大员从我面前过，我说搜身就搜身。和你说着话，请你们说了算的出来。”多尔齐有些生气。

这小子见多尔齐说话很霸道，就去回门上管事的。门上的管事一听是乾清门侍卫，不敢怠慢，连忙出来道歉：“多爷，他们不懂规矩，您别和他们一般见识。您先到门房喝着茶，我去给你通报一声。”

门上说得真正不错，前往李宅的的确不缺一二品大员，多尔齐喝茶的工夫，就有一位仓场侍郎前来求见，也是规规矩矩递帖子。

喝第二杯茶的时候，门上管事的出来说道：“多爷，李总管吩咐，先请您老到花厅喝茶，等他把那些人打发走了，好好和您说话。”

多尔齐在花厅等了足有半个时辰，有些不耐烦的时候，李莲英到花厅来了，老远就说道：“多爷，让您久等了。真是没办法，我一回家，他们就像苍蝇样扑过来。”听他的语气，半是炫耀半是不奈其烦。

多尔齐没接他的话，直接说道：“李谕达，我去过王爷府上了。”

“哎哟我的多爷，不是让您过些日子去吗？王爷还病着呢！”

多尔齐把见王爷的经过简要说给李莲英听，他眉毛一会儿聚一会儿散，一会儿垂一会儿扬，听完了他大声道：“多爷，您竟来这一手。您没提我的贱名吧？”

“不能够啊！不管成不成，您出的这主意奏效了。我没什么值钱的东西，这是我阿玛的一件玩意，额娘让我送给您，您可别嫌弃。”

李莲英双手接过，仔细端详着说道：“多爷，您知道这荷包来历吗？”

多尔齐笑道：“我还真不清楚，我阿玛的东西值不了多少钱，一点心意罢了。”

“多爷，这东西不能用银子来衡量。我记得很清楚，这是六爷赏给您阿玛的，您说得值多少银子？”李莲英把荷包塞回多尔齐手里，“蒙您看得起我，我感激得很。这东西您要好好给都统大人留着。实话说，要是那些贪官污吏送我东西，万儿八千的银子我都不放在眼里。为什么？他是刮地皮刮来的，再说，他们都是为头上的顶子来的，他们的银子我毫不客气。可是多爷，您是靠饷吃饭的人，我要收您的东西，那我真正不是东西了。”

“李总管，您帮了忙，我怎么着也得报答一下是不？”

“多爷，不敢受报答二字。我就是侍候太后的一个奴才，帮您的忙是我应职应分。我不求别的，只求别人背后骂我李莲英时，您能说句公道话，我就感激不尽了。”李莲英也是一脸的诚恳。

“您门上一二品大员踏破门槛，我的话哪有他们的分量大。”多尔齐有些不信。

李莲英笑道：“多爷，此言差矣。他们说好说坏大家都不信，都知道他们为了顶戴什么话也说得，什么事也做得。可是您和内爷们就不一样了，从来用不到我们这些奴才，您说话，大家觉得公正可信。”

多尔齐的荷包不但收回，而且李莲英还送给他茶叶、干菜两竹笼，

又派了一辆马车把他送回家。

醇亲王两个月后销假重新入值，他走过乾清门的时候，多尔齐总是眼巴巴地看着他。其实醇亲王并没有忘记自己的承诺，但他需要一个合适的机会。

机会说来就来了。津沽铁路通车，李鸿章邀请海军衙门派员参加通车典礼。海军衙门大臣，醇亲王为首，庆郡王奕劻、北洋大臣李鸿章为会办，按道理，奕劻去比较合适，但王爷出都比较麻烦，且铁路为清议所反对，太引人注目也非善策。于是醇亲王想到了一个人，那就是曾国藩的大公子曾纪泽。兵部侍郎曾纪泽有两个兼差，一个是总理衙门大臣，一个是海军衙门帮办。让他去，从公事上说，铁路归海军衙门管理，他这海军衙门帮办参加典礼是职责所在；从私谊论，曾国藩是李鸿章的老师，有这层渊源，曾纪泽与李鸿章说话比较方便。

于是醇亲王特意把曾纪泽请到府上，说明派他去天津不仅是为公事，还有私事相托。曾纪泽听了醇亲王相托的私事，觉得此事太过难办，因为李鸿章的掌上明珠，要嫁给人做妾，这事张口都难。但王爷所托，他又义不容辞。

津沽铁路从天津往东通到大沽，是天津通往唐山铁路的一段。当初李鸿章与开平矿务局总办唐廷枢以运煤的名义建成了唐胥铁路，本来计划再接下来一直修到大沽，但因为清流的极力反对，此事拖了四年多。

后来中法战事紧张，李鸿章以便于军舰用煤为由，把唐胥铁路向南延伸。修建的办法是商股商办，为此成立了开平铁路公司，专事铁路建设。周馥任督办，李鸿章的法律助手伍廷芳任总办，开平矿务局总办唐廷枢任经理。他们用了两年时间，将铁路一直修到了芦台附近的阎庄。李鸿章的铁路计划当然不止于此，他提出再将铁路从阎庄往南修到大沽，从大沽往西修到天津，理由是便于将天津的军火器械运到海口，从而加强海防。

海军衙门一上奏，慈禧竟然当即批准了。李鸿章大受鼓舞，觉得铁路建设一片光明，于是他将开平铁路公司改为中国铁路总公司，计划将铁路向西通往天津，再往北修到通州，把京城和天津连为一体；然后再从唐山往东，一直修到盛京甚至大连旅顺，计划十分庞大。他之所以如此大办津沽铁路通车典礼，就是想为下一步修筑津通铁路造势。

九月初四，曾纪泽一行到达天津，周馥及中国铁路公司总办伍廷芳出城迎接。他不住驿馆，而是按李鸿章的吩咐直接住到总督署。晚上，李鸿章亲自宴请曾纪泽，宴后又作了一番密谈。

李鸿章所谈，就是他的津通铁路计划。李鸿章急于修筑津通铁路，一是便于京津两地交通，而更重要的，是为了尽快收回津沽铁路的投资。从唐山到大沽的铁路是一条运煤专线，因为开平矿煤的产量不断增加，回报可观，商股踊跃，集资不难。但津沽铁路则不单单是客货运

输，还兼着加强海防的功能，“招股章程”有“便于调兵运械，兼筹利益商贾”的说法，结果商人为之裹足，因为大家对能否保证商贾利益非常怀疑。原计划招股一百万两，实际只招到了十余万两，李鸿章从北洋海防中筹集了十六万两，仍然有七十多万的缺口。

“劫刚，那时可真是骑虎难下。最后只有向洋人借债一途，最终以周年五厘轻息向英商怡和洋行借银六十三万七千余两，德商华泰银行借银四十三万九千余两，一百八十余里之铁路始得告成。但每年利息总数也需要六万余两，而津沽铁路年利润大约只有一万两千两，以此还债，仅利息也不够。所以必须尽快修筑津通铁路，京津之间人流、物流极其繁重，铁路一通，利润必厚，正可以此偿还洋债。”李鸿章侃侃而谈。

曾纪泽与李鸿章关系实在算不上密切，当年对俄交涉、与法国开战，曾纪泽都持强硬立场，为李鸿章所不满。曾纪泽是大力主张办洋务的，但对李鸿章办洋务中重用操守不佳的人又十分反感，甚至认为他大办洋务，无非是聚敛的手段，因此不免有些敬而远之。

如今李鸿章开口就谈洋债的事，曾纪泽心生戒备道：“中堂，这是大事，也只有七爷和太后能决，我这小小的侍郎人微言轻，想帮您也帮不上。”

“劫刚何必如此谦虚？你是总理衙门大臣，又是海军衙门帮办，哪项洋务离得了你的支持？”李鸿章已经感觉得出曾纪泽不甚热心，但他的习惯是千方百计让不热心的人热心起来。所以大谈当年与曾国藩创办金陵机器局、江南制造局的往事，最后归结说，“如果老师活着，他必定会全力推动铁路建设，可惜他去得太早，这份担子我这当学生的必须担起来。”

李鸿章的口才的确好，又是忆往事峥嵘岁月，不乏真情实感，曾纪泽不能不受感染：“中堂，英法美俄等国铁路都是几万公里，就连日本也有几千公里。大清国必须大办铁路，这毫无疑问。您应当尽快上折子，或者你先写封信，由我代呈七爷。”想到醇亲王所托，他对李鸿章不能不热情一些。

“我准备请七爷请旨，不过我还在等待机会。我给太后的一份特殊礼物不日就到了。”

李鸿章给太后的礼物是西苑小火车。三海工程完成后，慈禧经常移居西苑，以仪銮殿（今怀仁堂）作寝宫，勤政殿作议政处所，镜清斋作进膳之地，三地相隔甚远。李鸿章就向醇亲王提议可在西苑开通小火轮车，方便太后游览。当然更重要的目的，是让太后以及权贵们直接感受一下火轮车的好处，以便于中国铁路的发展。

慈禧没说行也没明确反对，醇亲王做主就先在西苑开始准备工程，李鸿章则让周馥与法国新盛公司德威尼订购机车一辆、车厢六节和七华里铁轨。法国商人为了将来在中国的长远利益，几乎是赠送火车与铁

轨，一共花费只有六千两，连从法国运来的运费也不够。

铁轨早已经运来，大约已经铺筑完成了，根据法国商人拍来的电报，再有十几天火轮车就该到了。李鸿章的意思，等小火车开通，太后感受到了火车的好处，他再提出修建津通铁路的请求。

曾纪泽却大摇其头道：“中堂，您想过没有，那样太后会不会觉得您献小火车纯粹就是为津通铁路？我看倒不如顺其自然，津通铁路计划该提就提，不必刻意等火轮车。”

李鸿章用心一想，一拍桌子道：“劼刚说得对极了，等你回京的时候，就把我的亲笔信呈给王爷。至于火轮车，一到天津立即起运，争取在太后万寿节前能够开通。”

这时，曾纪泽才说他此行的另一个任务。果如所料，李鸿章听说侍卫多尔齐一心要娶馨如，惊讶得半天回不过神来。

曾纪泽只怕李鸿章一口回绝，他回去没法交差，所以提醒道：“中堂，这是关系小姐的终身大事，您不必急于下决断。我回去就回七爷，说您要征求夫人和小姐的意见，您看这样如何？”

“也只有这样了。真是没想到，王爷为一个四品侍卫如此上心。”

这件事实在伤脑筋，一口答应倒是痛快，可是夫人那里怎么说？馨如对多尔齐印象到底如何？给人做妾，如何开得了口？一口回绝可以了却许多烦恼，可是倚仗王爷处还多得很，得罪了王爷，北洋的事业和自己的前程都难免受到影响。这样反复权衡，一夜几乎没有睡着。

第二天早早吃过饭，李鸿章赶到天津西的火车站，参加津沽铁路开通典礼。伍廷芳介绍了津沽铁路的基本情况，在鞭炮齐鸣中，李鸿章为天津火车站揭牌。这时一列披红绸插彩旗的火车驶进站台，众人按次序登上火车，开始查验津沽铁路。许多人是第一次坐火车，又紧张又激动，一路上个个兴致勃勃。午饭在塘沽吃，吃过饭后转而往北，下午三时到了终点唐山。在众人簇拥下，李鸿章参观了唐山煤矿。当晚住在煤矿，第二天吃过早饭返回天津，没耽误在督署吃午饭。二百多里路，半天时间竟然就赶回来，众人都感慨万千。

曾纪泽回到京城就直接去醇亲王府，简单报告了津沽铁路的情况，并把李鸿章的亲笔信呈上。信并不长，客套话后，切入正题——

津沽铁路告成，鸿章于九月初五前往查验，直抵唐山，并就便复勘唐山煤矿，出产既旺，销路亦畅，北洋兵、商各船及各机器局无不取给于此，规模宏阔，机器毕具，自中国有煤矿以来，殆未见有如此局势者。唯煤矿商人及铁路各商均以铁路便益，力求由天津接造至通州。鸿章查看情形，通州铁路似不能不就势接做，于国计民生大有裨益，关系匪浅。该商所禀均系实情，复令司道公议，亦议如所请，特具牒咨呈钧

署核夺。铁路未造之先，疑阻者众；风气既开之后，争趋者多，人言不足信，于兹益见。现在具禀之商即系开平津沽入股之商，成效已著，如蒙奏准接办，鸿章当遴派印委各员督饬该商董等妥为料理，购地兴工。此外尚有愿办通州铁路之人，多勾结洋商在内，未敢倚赖，且路仅四五百里，若容两公司掺杂其间，必致争挤顷跌，亦与上年原案不符，似不如仍准津沽铁路公司承办，敬乞大力主持为幸。

待醇亲王看完了信，曾纪泽又道：“李中堂希望尽快修筑津通铁路，其实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希望依靠津通铁路的盈利归还津沽铁路的洋债。”随后，他又将洋债的情况向醇亲王做了个详细报告。

“本来就该如此。”醇亲王近来对铁路颇有研究，“我听总税务司赫德说，西洋各国的铁路都修在交通要地，这样铁路才能赢利，商股也易于筹集。李少荃一再说明是商人所请，就是着眼于商贾利益。从前我们耻于言利，可是没有利商人便不肯入股，招不起股金，便是寸步难行。从前李少荃总是说要以商富国，以商强国，我不太相信，觉得他不过是言过其实。这几年来，天天为银子发愁，与洋人接触得多了，我觉得李少荃是对的，如果都耻于言利，国家穷困不堪，谈何自强？”

“王爷说得极是。我回国前曾用英文写了一篇文章叫《中国之睡与醒》，发表在《亚细亚季刊》上，算是驻外多年的一个总结。我把中国比喻成‘睡狮’。中国很强大，可惜他正在睡着。中国必然有猛醒的一天，但需要时日。像王爷、李中堂是已经醒来的人，但可惜还是太少，因此无论电报、轮船、开矿还是铁路，都遇到重重阻挠。操守好的人对洋务敬而远之，办洋务的人多数又操守太差。”曾纪泽趁机表明了自己的观点。

“你说得切中要害，可是操守好的人往往又是没睡醒的人，真是没有办法。少荃在信中说‘人言不足信’，就是怕我们被这些没睡醒的人阻拦住了。津通铁路的事，我会安排他们拿出奏稿，尽快上奏。”醇亲王说完这些，话题一转又问，“我托的那件事，少荃怎么说？”

曾纪泽回道：“李中堂对王爷的关心感激得很。正因如此，他不能不慎重稳妥。他的意思是要与夫人商议一下，也要顾虑小姐的心思。”

“那是应当的，应当的。”李鸿章没有拒绝，醇亲王松了口气。

“依我观察，李中堂大概有意玉成。王爷出面，他不能不格外看重，北洋事业，哪一项离得了王爷的支持。”曾纪泽又猜测道。

“劫刚，这话你只说对了一半。北洋对我对朝廷的支持更大，洋务、外交、海防哪一项离得了少荃？就是万寿山园工，离了少荃我也是寸步难行。”醇亲王摆了摆手。

醇亲王行事迅速，数日后就上折奏请续建津通铁路。他建议分两段进行，第一段先由天津往西北修至通州，以利京津客货运输；待此段完

成，则由唐山向东北，修到山海关，便于运兵运饷，以利海防。

这是大政，自然要请慈禧拿主意。慈禧看罢留中，不说行，也不说不行。醇亲王急得不得了，但留中的折子连问也不能问，急也没用。

到了月底，李鸿章敬献的火车运到西苑，醇亲王觉得这是一个难得的机会，因此请旨是否试运行。

慈禧批道：“李鸿章费了老大功夫从法兰西弄来了，那就试试吧。你们试好了，我再去看看。”

西苑的铁路只有三华里多一点，南起中海的瀛秀园门外，沿中海西岸往北，过福华门，入北海的阳泽门，经北海的极乐世界，折而向东，终点为慈禧进膳的“镜清斋”。

铁路早就安装好了，只需把机车和坐车扣到铁轨上就可试行。周馥带着法国技术人员和火车司机都来了，调试大半天，火车在铁路上往返三四个来回，一切顺利。醇亲王亲自前来试坐，也是交口称赞，他晚膳时递牌子请见，请慈禧明天去坐火轮车，慈禧一口答应。

次日九点多，慈禧鸾驾到了勤政殿，光绪帝、醇亲王、军机大臣、御前大臣、毓庆宫师傅已经在殿前恭候。慈禧笑道：“十几年了，天天听李鸿章说火轮车，今天叫你们来都坐坐火轮车，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又转头问，“老七，火轮车呢？”

“只等太后口谕，火车就可开过来。”醇亲王应道。

“那就弄过来吧。”慈禧也有些期待了。

李莲英大声宣旨：“太后口谕，把火轮车弄过来。”

一会儿，听到南边有哐哐的声音，勤政殿前的铁轨也微微地颤动，小火车就拖着六节车厢过来了。

周馥向太后介绍道：“臣直隶按察使、北洋水陆营务处总办周馥，启奏太后：小火轮车系在法兰西国精心制造，包括丹特火机车一辆，坐车六辆。六辆坐车，上等极好车一辆，专供太后乘坐；上等坐车二辆，皇上和皇后各乘一辆；中等坐车二辆，可供大臣随驾。尚有行李车一辆，可以搭载各种行李、物品。”

“这真是新鲜物件，来，你们都来看看。”众臣跟随慈禧先参观了她的专车，又参观皇帝和皇后的坐车，再参观大臣们的中等坐车。

太后的专车最为豪华，御座、凤榻一应俱全，窗口是明黄色窗布。皇上和皇后的坐车次之，是杏黄窗布。大臣的坐车也很精致，但里面全是座椅，两行十四排，每节车厢可坐二十八人，窗布是蓝色。

大家上了车，小火车一声长鸣，车身一抖，开始启动。随着哐哐哐的声音，平稳地向前行驶。铁路两边，由侍卫着黄马褂警戒。行驶不久，火轮车缓缓停下，李莲英报告太后，镜清斋到了。

慈禧诧异道：“这么一会儿就到了？！比坐鸾轿快多了。”

“太后，园子里的铁路短，只有三里多一点，咱们从勤政殿过来，二里还不到，火轮车还没来得及加速呢。外面的火车跑得更快，从天津到唐山，二百五十余里，一个半时辰还用不了呢。”醇亲王此刻又应道。

“哟，原来这么快。老七，这坐火轮车比轿子又快又平稳，就是前面那车‘呜呜’地叫起来让人心里不舒坦。”慈禧有些嫌弃它的噪音。

“那是拉汽笛，让行人远远地避开。外面的火轮车比这个还要响，能听出十几里地呢。太后不喜欢，让他们以后不要拉汽笛就是了。”

慈禧又道：“也不光是叫得太难听，前面机车声音太大，还冒着黑烟，不好。以后就让奴才们拉得了。”

法国工程师听说要让人拉火车，连忙解释道：“火轮车太重了，靠人拉拉不动的。”

对洋人乱插嘴，慈禧很不高兴：“拉多了拉不动，只拉我这一辆车还拉不动吗？人少了拉不动，人多了还拉不动？”

“好，那就让他们这样安排。”醇亲王怕扫了慈禧的兴致，一口答应。

“老七，看来这火轮车还不错，又快又稳当，风吹不着雨淋不着，这要是走远途比坐轿子坐马车都强多了。”

“是，英吉利、法兰西、俄国、花旗国铁路都上万公里，日本国也有几千公里，就是为了运货、乘客方便。这些铁路又都要按运输量向国家纳税，这些国家之所以富强与大造铁路关系极大。”醇亲王趁机把话题向正题上引。

“是吗？”

见状，醇亲王对法国工程师说道：“你向太后报告一下法兰西铁路一年能有多少厘税。”

法国工程师回道：“如果折成白银，每年大约要有一千多万两。”

“哦，那还真不少。怪不得洋人船坚炮利。”慈禧抬头看着树上的一对黄鹂道，“老七，前一阵海军衙门上了个折子，北洋那边要求把铁路修到通州，我看就让李鸿章他们先修起来吧。”

“是，奴才马上让军机处拟旨。”醇亲王满心欢喜。

慈禧又道：“李鸿章想得真是周到，皇后还没选呢，就把坐车也预备了。我看，就在我的万寿前给皇上选后吧。”

第四章 光绪帝违心立后 顽固派谏阻铁路

光绪十四年七月二十七日（1888年9月3日），朝廷发布懿旨：“皇帝大婚典礼，定于光绪十五年正月二十七日举行。”但那时候秀女还没选，皇后会是谁？这是朝野内外许多人关注的问题。

到了九月份，宫中最大的事情就是选秀了。选秀每三年举行一次，只从八旗年龄十三至十六岁的健康女子中选，选中者“或备内廷主位，或为皇子、皇孙拴婚，或为亲、郡王及亲、郡王之子指婚”。这次是为光绪皇帝选后，朝廷自然更加重视。符合条件的六十余名秀女，在九月初陆续赶到京城。初选前一天，日落时按既定顺序乘骡车出发，入夜时分进入地安门，停在紫禁城神武门外，等宫门开启后，她们按次序下车跟随宫中太监进入顺贞门，宫中选秀才算正式开始。经过一选再选，最后只留下了五名，将由皇帝亲自从这五人中选定皇后和妃嫔。

这五个人的基本情况记录在黄云纹花绫面、大红纸内心的秀女名册上，墨笔楷书秀女归属佐领、旗籍、生辰、年岁、姓氏，还注有曾祖父、祖父、父亲三代的官衔以及与皇族的关系。

第一名秀女，镶黄旗，满洲，副都统桂祥之女，辰年，二十一岁。嵩昆佐领。叶赫那拉氏。原任郎中景瑞之曾孙女、原任道员惠征之孙女、慈禧端佑康颐昭豫庄诚皇太后胞弟之女。

第二名秀女，镶红旗，满洲。巡抚德馨之女，未年，十八岁。富森布佐领。富察氏。

第三名秀女，镶红旗，满洲。巡抚德馨之女，申年，十七岁。富森布佐领。富察氏。

第四名秀女，镶红旗，满洲。原侍郎长叙之女、原主事萨郎阿之曾孙女、原任总督裕泰之孙女。戌年，十五岁。惠昆佐领。他他拉氏。

第五名秀女，镶红旗，满洲。原任侍郎长叙之女，子年，十三岁。惠昆佐领。他他拉氏。原任主事萨郎阿之曾孙女、原任总督裕泰之孙女。

醇亲王一直在关注宫中的选秀，等到这五人名单确定下来，他已经明白慈禧心中的皇后人选，那就是她的胞弟副都统桂祥的女儿，小名叫二妞。秀女的年龄是十三到十六岁为宜，再大也很少超过十八岁，而二妞年已二十有一，而能过五关斩六将，而且排名第一，不是再明显不过了吗？醇亲王深为自己的儿子摇头，因为这个未来的皇后，实在难如人意。

首先，这个二妞的模样实在不受看，连中等也算不上，个头虽高，但含胸驼背，继承了她母亲蒙古人的麦黄皮肤，稀疏的眉毛有些发黄，

眼睛很大很圆，瞳孔里有一道黄圈圈，薄嘴唇，大嘴角，颧骨又高，天庭则又鼓又亮。这倒也罢了，最让醇亲王不满意的，就是芳嘉园的家教实在差得太远。

芳嘉园胡同在朝阳门城墙根下，慈禧的胞弟桂祥的承恩公府邸就在那里，所以说到慈禧的娘家，都以芳嘉园代指。芳嘉园家教不好，一则是承恩公桂祥太窝囊，天天除了抽鸦片，没有任何正经事情好干，他倒是有机会见到高官显贵，但他所能谈的只有大烟泡、养鸽子和斗蟋蟀。芳嘉园当家的是桂祥的霸道福晋，她的霸道和缺乏家教一件事可知。人家是“丈母娘看女婿，越看越欢喜”，她是“丈母娘打女婿，一五一十”。

丈母娘打的是正正经经的龙子龙孙——九爷孚郡王的儿子载澍。孚郡王是道光帝的第九子，载澍也就是道光皇帝的亲孙子，由慈禧指婚，娶了芳嘉园的三妞，今年十八岁，春天已经结婚。结婚后夫妻两个经常吵嘴，载澍口无遮拦，闺房拌嘴说气话，褒贬三妞娘家，又对指婚人露出不满。三妞回家学舌，桂祥福晋挽起衣袖到孚郡王府兴师问罪。

孚郡王短寿，已于十几年前去世，当家的是郡王福晋。她只想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因此好言相劝道：“小夫妻吵嘴是常有的事。俗话说床头吵嘴床尾和，咱们当老人的只有从旁相劝，实在没必要分出个是非来，也没法分出是非。总之，只劝和不拱火就成了。”

可是桂祥福晋是怀着为女儿出气的目的前来，见孚郡王福晋没有责备自己儿子的意思，就道：“好，你不管，我管。”她跑进宫去，向慈禧添油加醋告了一状。慈禧勃然大怒，请出宗正及所有的王爷出来议罪，慈禧坚持以大不敬处死，亏得众王爷求情，才改为褫职夺府，并杖责一百，发往宗人府圈禁。

本来内务府杖责有一套办法，只是做足杖责的样子，一五一十地唱数，人基本无甚大碍。但桂祥福晋却亲自监刑，说如果要是行刑捣鬼，她就再次禀报太后。结果行刑的人不敢耍花样，只好一五一十地打，几乎把载澍打死，然后被投入宗人府圈禁起来。桂祥福晋气也出了，但女儿从此守活寡，何苦来哉？

芳嘉园家教如此，如何能够教出淑德贤惠的女儿来？慈禧执意要以二妞为后，将来帝后难洽，可想而知。

慈禧最信任的荣寿公主当然也看出她的立后意图。荣寿公主是恭亲王奕訢的女儿，宫中都称“大格格”。当年为了酬谢恭亲王辅佐垂帘的功绩，慈禧把她接进宫去，封为固伦荣寿公主。向来只有皇上的亲生女儿才封固伦公主，王府格格只能封和硕公主。恭亲王代女儿辞而不受，两宫只好封她为和硕荣寿公主。但恭亲王被罢黜后，荣寿公主反而更受信任，重新封为固伦公主。

荣寿公主当年由慈禧指婚给额駙景寿的儿子志端（荣寿公主的姑家表哥）为福晋，谁料志端短寿，结婚未育子嗣就一命归西。荣寿公主从

此入宫，一直陪伴慈禧。太后视她为心腹，觉得荣寿公主说话办事不偏不倚，没有被人利用的嫌疑。

荣寿公主心里明镜似的，太后是要把自己的侄女立为皇后，但皇上肯定不喜欢这位表姐。而最终的结果她也能预见得到，十有八九皇上会被迫接受慈禧的选择。既然这一点没法改变，何不让事情更顺利一些，对太后皇上都好呢？所以她问道：“皇额娘，立后是件大事，皇上弟弟还年轻，您有没有什么需要提醒他一下？”

慈禧摇头道：“我抚养了他十几年，他应当明白我的一片苦心，我看没什么需要提醒的，皇帝应该长大了。”

钦天监选定的立后吉日是十月初五，吉时则是寅时，也就是早晨四点钟。李莲英来提醒道：“老佛爷，吉时快到了，您该起驾了。”

“大姐，告诉他们，走。”慈禧说的这个“他们”，包括皇上，还有内务府大臣福锟的福晋，领侍卫大臣荣禄的福晋。不知是巧合还是有意为之，这目前当红的一公主二命妇，恰合福、禄、寿三字。

慈禧在前，光绪帝紧跟，然后是荣寿公主，再后是福锟福晋、荣禄福晋。慈禧身边则是斜着身子，一会儿看前面，一会儿看脚下的李莲英，他嘴里不断说道：“老佛爷，您走好，不急，您到的时候，保准是吉时。”

太后和皇上的前前后后还有许多人，大臣、太监、宫女和侍卫，最前面是喝道的太监，着黄马褂的侍卫，然后提灯的，打扇的，抱手炉的，拿痰盂的，掌茶水的……随驾的行列极长，慈禧还未出储秀宫宫门，前导已经到了选后的地点体和殿。

体和殿位于西六宫的储秀宫和翊坤宫之间，原为储秀门。光绪十年，为庆祝慈禧太后五十大寿，对储秀宫进行大修，将储秀门和翊坤宫后殿拆除，在旧址上建体和殿，两宫一殿连为一体，是慈禧进膳、玩牌的地方。

此时殿内设了御座，御座前设御案，除御座铺的是黄缎外，其余全是披红，手臂粗的蜡烛也是大红的，殿内的几盆炭火，此时也发出红红的火光，整个大殿内被喜气洋洋的红色笼罩着。

体和殿前后开门，中间一间其实就是贯通南北两宫的过道。慈禧一行从后门进了大殿，在御座上坐下，几座西洋钟几乎同时敲起，都是四下，恰是选定的吉时“寅时”。

慈禧吩咐道：“把东西摆上来。”

两个太监各抱一只锦盒上来，李莲英把里面的东西摆到御案上。一件是莲花柄首玉如意，这是选后的信物，皇帝交给谁，谁就是统摄六宫

的皇后；然后是两对红缎上绣交颈鸳鸯的鲜艳荷包。按大清会典，与如意一样，一般荷包也只会有一只，皇帝交给谁，谁便会被封皇贵妃或妃，从来没有四只的时候。最直接的推测，是太后想把这五个秀女都留下。

看李莲英摆好了，慈禧又吩咐：“让她们进来吧。”

李莲英到殿门前喊道：“福大人，太后口谕，让她们进来。”

已经恭候在体和殿廊下的内务府大臣福锟“喳”了一声，冲着西边的小房子拍三下巴掌，五个秀女各有两个内务府的嬷嬷陪着，再一次整理衣冠，也再一次被嘱咐：“沉住气，不要慌，回话的时候一定要响亮干脆，声音又别太大。”五个秀女由桂祥的女儿叶赫那拉氏打头，然后是江西巡抚德馨的两个女儿富察氏，最后是侍郎长叙的两个女儿他他拉氏。福锟领她们进殿后退到一边，五个人从左往右排为一行。

慈禧拿起御案上的如意道：“皇帝，这下面的五个人选谁做皇后，你自己裁决，选中谁，就把如意交给谁。”

光绪帝推辞道：“这是大事，请亲爸爸做主，皇儿不敢自主。”

“皇后必是你如意的，应当你自己来选。”

光绪帝接过如意，向五名秀女走过去，他走到慈禧侄女也就是他的表姐面前，大家都以为如意必是非她莫属，没想到皇上稍做犹豫后，一侧身子将如意递向江西巡抚德馨的大女儿。就在德馨的女儿就要伸手的那一刻，慈禧用力咳嗽一声，严厉地叫了一声“皇帝”。

光绪帝被吓了一跳，回头看“亲爸爸”。烛光摇曳里，“亲爸爸”的脸色异常难看，右嘴角向下挂，而左侧的眉毛微微上扬，这是她震怒的表情。她向自己侄女方向努努嘴，光绪帝稍做犹豫，把递出的如意收回，把头扭到一边，递给含腰驼背的叶赫那拉氏。

叶赫那拉氏跪下去，举起双手接过如意道：“妾叶赫那拉氏谢恩。”

光绪帝仿佛眼里没这个人，转回身回到原来的地方，一句话也不说。叶赫那拉氏只好自己站起来。

慈禧看在眼里，知道皇上心仪的是德馨的两个女儿。这对姐妹的确称得上是国色天香，如果入宫，将来后宫宠爱集一身，自己的侄女必被冷落。慈禧对这两姐妹立即从心底厌恶，把两人的绿头签丢到一边，这就是所谓的“擦牌子”，淘汰了。干脆剩下的也不用皇帝选了，她拿起一对荷包道：“大格格，把这对荷包给侍郎长叙的女儿。”

荣寿公主拿着一对荷包，递给长叙的两个女儿。大的十五岁，小的只有十三岁。但大的反而没有小的反应快，两个人跪下接过荷包，小的先道：“给太后、皇上谢恩。”大的这才也跟着说一遍。

站起来后，小的又道：“给大公主谢恩。”她甜甜地一笑，圆脸上两个酒窝非常迷人。

“回宫。”慈禧谁也不看，就起身离开了。

荣寿公主扶她离开御座，光绪帝不声不响跟在后面。回到储秀宫，慈禧冷淡地对光绪帝道：“你跪安吧。”

光绪帝退出后，李莲英也跟着退了出去，他把乾清宫总管太监黄天福叫过来问道：“好好的一件喜事，弄得两宫都不高兴了，你们是怎么回事，没提醒皇上一句？”

黄天福叫屈道：“大总管，我真是大意了，秀女的名单皇上御览了的，皇后的名字就是排在第一位，不是很明显的吗？都以为万岁爷必定也明白呢。”

李莲英叹道：“当局者迷，旁观者清，这话你没听说过？哎，现在后悔也没用了。接下来皇上应该递如意了，你们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李莲英提醒道：“过会儿递如意，提醒万岁爷高兴点儿，不然从此两宫心里搁了事，我们当差就更难了。”

黄天福诺诺连声。

此时殿里只剩下慈禧和荣寿公主，慈禧闭着嘴，鼻子里只出粗气。沉默了老大一会儿，她气道：“我养了他十四年，简直是养了一只白眼狼。他对我的苦心竟然一点也不体谅！我朝选后，首重德行，他竟然全然不顾。”

芳嘉园的家教如此，德行云云实在也说不着。但荣寿公主不去接慈禧的话，这话也实在不好接，她仿佛是自言自语道：“六叔说得对，男人总是在色字上看不开。”

荣寿公主既然当成咸丰帝的女儿封固伦公主，自己的生父恭亲王也只能称“六叔”了。她现编的“六叔”这番话来说皇帝，真正是大不敬。但最大的好处，却把光绪心仪德馨女儿的原因归结到男人好色上，而不是有意违拗慈禧的心愿。

闻言，慈禧有些诧异：“你的意思是，皇帝也是好色之徒，不是故意气我？”

荣寿公主帮光绪开脱道：“女儿不敢说皇上是好色之徒。俗话说，英雄难过美人关。那对姐妹的确是勾人魂魄，怪不得皇上走神。要说皇上故意气皇额娘，那绝对不可能。”

“但愿如此。”慈禧叹了一口气。

“皇额娘，外面等着喜讯呢，皇上献了如意，就该明发立后上谕了。”

荣寿公主的提醒慈禧听得进，如果不马上发喜诏，外面的猜测会更无边无沿，但她还是有点不舒心：“递什么如意，我看皇帝的意思，这皇后好像全是我的意思，一点不如他的意。”

荣寿公主又劝道：“皇额娘教导了十四年的亲儿子，您还不了解他吗？这会儿一准想明白了，肯定高兴还来不及呢。历朝以貌取胜的皇后，淑德贤惠的有几个？不是女儿自夸，女儿还是了解这位皇上弟弟的，他读了这么多年的书，这点道理哪能想不明白？”

“他能明白就好。行了，让他进来吧。”

“李总管。”荣寿公主到殿外喊了一声。

李莲英就在廊下，马上应道：“大公主，该递如意了。”

“太后口谕，让万岁爷进如意。”荣寿公主又小声道，“提醒皇上，递如意的时候高兴些。”

“大公主放心，已经提醒了。”

皇上双手捧着如意满面笑容进了殿，跪到慈禧面前，双手高举过顶，高兴地说道：“亲爸爸，皇儿感谢您帮着选出中意的皇后，皇儿进献如意，略表孝心，请您赏收。”

慈禧问道：“这如意，可是真如你的心意？”

“是，皇儿此时满心欢喜。”

慈禧接过如意，转递给荣寿公主，对光绪道：“喜诏也该马上颁布天下，让天下臣民都沾沾你的喜气。”

“是，皇儿遵旨。皇儿请旨，另两个是封妃还是封嫔？”光绪又问道。

“选后都是你自主，封妃封嫔自然也应当你自己决定。”

当天巳时，也就是十点钟，举行金凤颁诏仪式。立后诏书放在太和殿黄案上，光绪帝亲自盖上御玺后，由礼部尚书奎润用云盘承接诏书，捧出太和殿，在侍卫的护卫下走到午门外，那里早有午门护军抬着龙亭，待诏书放进龙亭后在鼓乐仪仗的引导下一路抬到天安门城楼上。工部已经预先在天安门正中垛口设置备有黄案的宣诏台，并准备好“金凤朵云”——漆成金黄色的木雕凤凰和雕成云朵状的木盘。奉诏官和宣诏官等

人衣冠楚楚，早已恭候在那里。奎润将诏书亲自放到宣诏台上，奉诏官再将诏书呈给宣诏官，天安门下金水桥南，文武百官和耆老按官位序列依次面北而行三跪九叩大礼，然后洗耳恭听宣诏官朗声宣诏：

皇帝寅绍登基，春秋日富。允宜择贤作配，佐理宫闱，以协坤仪而辅君德。兹选得副都统桂祥之女叶赫那拉氏，端庄贤淑，着立为皇后。

原任侍郎长叙之十五岁女他他拉氏，着封为瑾嫔；原任侍郎之十三岁女他他拉氏，着封为珍嫔。

诏书读完，由奉诏官把诏书卷起，衔放在木雕的金凤嘴里，再用彩绳悬吊“金凤”从天安门正中垛口徐徐放下。城楼下早有礼部官员双手捧着“朵云”等在那里，“金凤”嘴中的诏书也就落在“云盘”中了，这就是“云盘接诏”。

接诏后，诏书仍要放回天安门前的龙亭内，然后由黄盖、仪仗、鼓乐为前导，浩浩荡荡抬出大清门，送往礼部衙门。这时，奎润早已从长安左门赶回到礼部衙署门前跪迎诏书，并将诏书恭放在大堂内，行三跪九叩礼。随后，用黄纸誊写若干，交由兵部驿递，颁告天下。

因为光绪帝转过年就要大婚，各种应景工程及物件采购，使京城众商家都沾了光，进了腊月后尤其热闹。又加明年是春闱——也就是会试，不少举子为了赶上皇帝大婚的庆典，纷纷于年前赶到京城，因此进了腊月后，京城比往年不知热闹了多少倍。

然而，煞风景的事情就在此时发生了。腊月十五日夜，先是下了一场大雪，后半夜寒风呼啸。禁城南端的贞度门突然火起，火借风势，相当猛烈。贞度门在三大殿之首的太和殿南面，是太和门的右侧门，太和门东边是昭德门，东西庑则是皮库、茶库、甲库、鞍库、瓷库、衣库、缎库等，皇宫日用几乎全储于此，尤其为光绪帝大婚采办的大量物品也都暂存于此。贞度门大火很快燃着太和门、昭德门，茶库、皮库等也被烧掉。

大内被灾，百官都应赴救。满蒙王公贵族、军机大臣、内阁大学士、各部院尚书、侍郎、各旗副都统暨翰詹科道、军机章京、各部院衙门司员、各旗营侍卫章京以及神机营兵丁、步军统领衙门兵丁及护军官役等几乎倾巢出动，内外城水火会众也纷纷赶来，奋力扑救。闲居的恭亲王闻讯也乘轿赶来，年已八十一岁的宝鋆紧随恭亲王而来，恭亲王只有五十六岁，但也如宝鋆一样须发皆白。两人连连顿足，恭亲王直呼：“奈何奈何！”

太和门实在太高大，虽然人多，但有力使不上，眼看着火焰蹿上殿顶，而金水河结冰太厚，凿开后水不盈尺，近水也救不了近火。工部官员指挥工匠将昭德门东的两间配房，斧之锯之，费了两小时尽行拉倒，这才断了大火东延的火道。大火一直延烧三天，到十七日才被完全扑灭。

皇帝大婚在即，天子正銮却遭此大火，大不吉利，无论慈禧还是光绪帝，都极为震怒，命令刑部严查。失火原因很快查清，是值守贞度门的护军睡着后，挂在柱子上的一盏老油灯惹的祸。因为木柱已经两百多年，里面被虫子蛀得全是木屑，木屑被油灯烤着后，顺着柱子蔓延到房顶，等发现时已经无从施救。

正所谓城门失火，殃及池鱼，李鸿章的津通铁路计划竟然因此被搁置。

津通铁路计划已经朝廷批准，但反对者大在有，太和门失火给了他们一个难得的机会。天象示警，说明治国理政有大弊存焉，而首当其冲就是火轮车竟然要修到天子脚下！反对修铁路的奏折雪片样递进大内，御史余联沅、屠仁守、吴兆泰、张炳琳、林步青、徐会澧、王文锦、李培元、曹鸿勋、王仁堪、高钊中、何福，国子监祭酒盛昱，户部给事中洪良品，左庶子朱琛，礼部尚书奎润，仓场侍郎游百川，内阁学士文治，大学士恩承，尚书徐桐，侍郎孙毓汶……

这些奏折，光绪帝是一一翻看，越看越觉得困惑矛盾。于是他把翁同龢叫来请教：“师傅，朕读过郑官应的《盛世危言》，他说大清版图广大，相距万里之遥，必须仿造火车铁路，大则转饷调军，有裨于国计；小则商贾贸易，有便于民生。而且邮传信息，不虑稽迟，警报调征，无虞延误。可是大臣们的折子都反对修筑铁路，朕到底该信谁的？”

翁同龢掌国家度支，近年来又是园工又是黄河大灾，明年皇上大婚，如今又有太和门大火，将来复修又是一大笔银子，户部真正捉襟见肘。再修津通铁路，银子从哪里来？阎敬铭曾经说过，户部尚书如何筹钱固然重要，但不该花的钱能顶住不花更重要。因此在他看来，目前修津通铁路这笔银子就该顶住，至少可以拖一拖再说。

有了这个打算，他说话便有数了：“皇上决断，当然应当是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好事办得不是时候，也未必是好事。”

“那么，民意到底如何？朕只从这些奏折上读来，实在无从判断哪些是真正的民意。”

“历朝历代，民间疾苦总是不易上闻。臣听说天津百姓递到通永道的呈诉不下二百起，数百人聚集衙门不肯散去也是常事，他们所求只有一样，就是停修津通铁路，可是通永道衙门一概不收。”

通永道领通州、三河、宝坻、蓟州、遵化、丰润、玉田、永平等州县，津通铁路过境皆在通永道辖境，因此民有所求，便先向通永道呈递。按翁同龢的说法，对民间的诉求，通永道竟然置若罔闻。

“真是岂有此理！”光绪帝十分生气，“朕转眼就要大婚，天津民怨如此，算怎么回事？李鸿章知道不知道？”

“李鸿章想来应当知道，不过他是能办事的人，成大事，不较细故。”翁同龢这听上去似夸奖的话，其实是在告诉皇帝，通永道所为，恐怕也是李鸿章有意放纵。

光绪帝又问：“师傅，那你的意思呢？这铁路是修好还是不修好？”

“臣不反对修铁路。臣反对的是修津通铁路。臣以为，铁路适应于边地，而不适于腹地，尤其不适宜于津、通这样的通都大邑。边地修铁路，有运兵之利，而无扰民之害；腹地修铁路，则坏田庐，平坟墓，民间哗然，祖宗朽骨露于野，后世子孙情何以堪？是未见其利，先现其害。若于边地兴修，待风气渐开，腹地也不以为忤，民情洽然，那时再在腹地兴修，便可事半功倍。”

“师傅说得好极了，都是修铁路，先修边地比先修腹地好，师傅也该上个折子。”

翁同龢听了光绪帝这句话后立即后悔了，因为醇亲王是极力主张修津通铁路的，自己一上折，先把醇亲王得罪了。但天子是金口玉言，他只好应道：“好，臣与户部的堂官商议，看能不能联衔呈奏。”

果然，醇亲王看到翁同龢的折子很生气，一看还有满尚书、孙家鼐、满汉四侍郎的联衔，就知道这不仅仅是翁同龢的意思了，看来要好话驳一驳了！

在醇亲王看来，这些理由无论对错，津通铁路都不能罢修。他深悔自己当年理直气壮地反对洋务，如今看这些上折子的人便如从前的自己，坐井观天。他写信给李鸿章，又让海军衙门把所有奏折抄录一份，请他进行归纳驳斥，他将依据李鸿章的意见上奏朝廷。

李鸿章翻看这些奏折，虽然反对的人变了，但反对的理由与十几年前几乎一样，真是懒得与他们费口舌。

最堂皇的理由就是铁路一通，京津门户洞开，由津至京长驱直入，毫无阻碍，失王公设险之意，为外敌入侵提供便捷。李鸿章反驳道：“津通大道平日所设何险，又因铁路所失何险？窃所未解也。”至于为外敌入侵提供便捷，更无道理，因为如果外敌入侵，我们完全可以把火车都收回，只余下一条空空如也的铁路，外敌怎么利用铁路入侵？他们要用自己的火车吗？那得用轮船运过来，少了不管用，多了则装不胜装。当年我们没有铁路，外敌不是照样入侵吗？可见，修不修铁路与外敌是否入侵并无关联。

其次是扰民，李鸿章解释道：“关于这个问题，修铁路前就反复讨论过，修筑铁路必须尽量避免拆迁民间庐舍坟墓，不光津通铁路如此，唐山至大沽，大沽至天津的铁路也都是如此。偶有一屋一坟，关碍大势，而不能回避时，就给以重价。现在津通铁路勘路工作还未完成，哪来要迁坟数千以上？到目前为止，只有两人呈诉，哪来呈诉二三百起？纯粹

是凭借传闻失实之事，为危言耸听之词。”

第三，则是剥夺小民生计问题。理由是京津之间向以车船为主，铁路一开，靠商旅谋生的人，必将全行歇业，数十百万众绝无生计，不是被饿死就是啸聚山林为匪为盗。李鸿章认为即便开通铁路，京津之间商旅也不可能全都坐火车，仍然有不少人要坐船、雇木车。就像开通了轮船，沙船、舢板照样行驶水上。而且铁路也需要大量人工，修铁路、看守、卖票、巡查，都需要人力。至于说失业者要么被饿死，要么啸聚山林，更是无稽之谈。去年白河决口，北运河旁溢，津通之间不通舟楫者半年，未闻有一失业者乞食于路。自津至京，陆路行车不便，水路逆流而上亦不便，赴选之官员、应试之士子、贸易之商贾，急于赶路时，常有狡黠之舟车居奇抬价，比比皆是。自津至京沿途痞棍惯以偷米吃漕为事，南粮百余万石皆因偷窃掺水入仓，易致霉变，仓储亏短巨案迭出，仓场官员坐视无术。铁路即通，而借舟车居奇者不能无戒心，倚漕仓以作奸者不能无恐惧，因此造作蜚语，惑人听闻。但国家重臣议论朝政怎么可以这么危言耸听？道听途说怎么可以不加察查就信以为真？

对于户部尚书翁同龢等人铁路宜于边地而不宜于腹地的说法，李鸿章觉得简直可笑，他这样辩驳道：“铁路利于运兵，诚然；谓只宜于边地则又不然。用兵于边地，士马刍粮皆在腹地，所贵铁路者，贵其由腹及边耳；若将铁路设于边地，其腹地之兵与饷仍然望尘莫及。且铁路设于腹地，有事则运兵，无事则贸易，商股方易筹集，经费方能措办；若设于荒凉寂寞之区，专待运兵之用，造路费几何，养路费几何，户部从何筹此巨款？无论中国、外国，焉得此巨额经费以供铁路之用耶？”

逐条反驳了，李鸿章觉得还不解气，因此又写道：“明年亲政伊始，正宜长虑却顾，扩建宏谟，铁路实为今日时势富强大计，殿下之崇论阔识与皇上之新政远猷，自必息息相关，岂可因局外浮议而摇之？鸿章更有请者，铁路一事竟至交章谏阻，皇太后、皇上深宫垂拱，或于外省实情未尽深悉，此次会议复奏，务将历次奏办铁路缘由一并带叙。臣备员海署，备防北洋，铁路海防，是非所在，利害所关，不敢不辩。总之，办天下大事贵实心，尤贵虚心，非有真知灼见不能办事，道听途说不能论事，闭目塞听、闭门造车最足误事！鸿章一片愚忱，一腔热血，不自知其言之过也。万罪，万罪。”

醇亲王读了李鸿章的长函，觉得说得已经很明白，他着人把曾纪泽叫来，指着李鸿章的长函道：“劄刚，这一阵不少人上折反对修津通铁路，少荃已经逐条反驳，颇解气。我打算以海署的名义上奏，请朝廷坚持定见，把铁路修起来。不过，只凭少荃说还不行，毕竟他没有迈出国门。你是出过洋的人，了解外国的实情，你再把外国的见闻补充一下，这样会更有说服力。还有，对这些喋喋不休的井底之论，不仅要批驳，还要严厉申饬，不然他们会没完没了。”说完这些大事之后，醇亲王又低声道，“你也要和少荃多通气。多尔齐每次见我都是眼巴巴的，虽然一句话也不曾问，我心下实在不忍。”

铁路之事还好，闻听多尔齐的亲事，曾纪泽只有暗暗叫苦。但叫苦也无用，他只有痛痛快快答应下来。

对曾纪泽而言，以外国见闻反驳谏阻铁路并非难事，铁路的益处国外的事实俱是明证。比如反对者说铁路夺民生计，曾纪泽补充德法英等国为例，“铁路非但不夺民生计，民之生计且因之而益广，乃更裕于未修铁路之时。德国自有铁路以来，陆续添开运河十三道；法国自有铁路以来，陆续添开运河九道，则水路生理因铁路而更旺，铁路无害于驾船之业可证也。英国伦敦都城自有铁路以来，城中陆续添设单马坐车八倍于前，运货车辆亦是增加甚广，他城亦无不如此，则陆路生理因铁路而更旺，铁路无害于御车之业可知也。铁路如干，干盛而枝茂，铁路兴而生计广。西洋各国之所同，然中国何至相反耶？”

曾纪泽觉得只反驳还不够，他又总结了“两利、两害”。修铁路的两利，一是利于防务。“圣朝幅员广大，超越前古，如欲令沿海各省逐处皆屯重兵，即使财赋所入足资供给，设敌以偏师相扰，我即须全力因应，长年不休，何以堪此。有铁路则运兵神速，畛域无分，粮饷煤械，不虞缺乏，我灵而敌钝，守易而攻难。”二是利于天庾正供。“河运日滞，海运多险，因循不变，则天庾正供或有窒碍之虞。有铁路则举重若轻，霎时千里，风雨无阻，昼夜可行，奸伪无所施，沉失无可虑，岁丰则积储无缺，岁欠则赈济易办。至于通货物、销矿产、利行旅、便工役、速邮递，利之所兴，难以枚举。”

停修津通铁路，则有两害。一是铁路忽然中止，主见不定，朝令夕改，外洋讥诮固无足论，海防铁路失此资助，恐难久存，遇事分防抵御，岸长兵少，设有疏失，咎将谁归？且已成之功无端废弃，虚掷款项，失信商民，而后再兴他事难于招徕。二是津沽铁路已经借洋债百余万两，罢津通之路则商情畏阻，断难再招商股以清洋债，势须户部动拨正款，以有用之财掷无用之地。

最后，曾纪泽写道：“现当大婚归政举行在即，礼仪繁重，诸赖慈虑亲裁，臣等以本分应办之事，若任局外浮议屡屡抵牾，哓哓不休，以致重烦披阅，实非下恤所安；而关系军国要务，又不敢为众咻牵制，唯有将臣等所见所闻确切可查之事，据实胪陈，伏乞圣鉴。以上所陈，臣奕□与臣世铎等函商面议，意见相同，谨合词恭折复陈，伏乞皇太后慈鉴，训示遵行，谨奏。”

曾纪泽费了一天多的工夫，终于起草完奏稿，他的意思一式三份，自己留一份，寄李鸿章一份，交给醇亲王一份。他把兵部堂郎中叫来，希望他安排人帮忙抄写。堂郎中翻了翻说道：“曾大人，这都是说西洋鬼子的事，咱们兵部的那些个文案连京城的门都没出去过，哪懂洋人的事？让他们抄错了弄出笑话，给大人丢脸是小事，再丢到海军衙门那里，更不值当。我看大人还是从海署那边请高明的好。”

曾纪泽的正差是兵部侍郎，海军衙门帮办则是兼差。兵部堂郎中如

此推托，并不是因为这是海军衙门的活他们不愿干，而是因为曾纪泽在兵部常受排挤。曾纪泽没有功名，不是正途出身，袭荫曾国藩的一等毅勇侯爵，踏上仕途是以荫生补户部员外郎，后来派充出使英国、法国公使，回国后先任户部侍郎，去年才改任兵部侍郎。在正途出身的官员眼里，曾纪泽完全是靠老子的功劳当上的官，而又因出使西洋——就是所谓的“鬼使”，而获升擢，因此更为守旧大臣所轻视。他在户部时如此，到了兵部有过之而无不及。

朝廷六部，向来有富贵威武贫贱之说，户部掌天下度支，油水最多，以一个“富”字排在第一；吏部掌官员升调，因此以“贵”字称之；刑部坐堂理案，动不动大刑侍候，因此得一个“威”字；兵部不用说，自然是“武”字；礼部掌管的是礼仪事项，最穷，得一个“贫”字；工部天天和匠役人等打交道，当然以“贱”字相赠。

曾纪泽从以富出名的户部调到兵部任侍郎，在大家看来，他的官是越做越出溜，因此就怀了一份轻视。兵部的堂郎中年龄比曾纪泽长，而且是正正经经的进士出身，而如今还是个五品郎中，因此轻视中又加以不服，平时对曾纪泽安排的事情就有意怠慢，今天则干脆拒绝。

曾纪泽听了堂郎中这番说辞，气得眼前一片红雾，等他镇定下来，不耐烦地冲堂郎中摇了摇手道：“那我自己来好了，不敢麻烦你老兄。”

他一边伏案奋笔疾书，一边生着闷气。奏稿有几千字，到了申初，也就是下午三点，一份还没抄完。宫中是真正下钥，也就是四点关宫门。外面的衙门，四点前基本就没人了。何况现在是腊月，已近年关，三点左右就陆续走光了。曾纪泽收拾一下文稿，决定回家抄录。走过堂郎中办公房时，听到里面笑语喧天，好不热闹，气更是不打一处来。

回到家里，他只觉得胸口发闷，晚饭也吃不下。勉强吃几口，晚上挑灯抄录，一直到了亥时才算抄完。他放下笔起身，伸了一个懒腰，只觉得胸口突然发热，连吐了几口血。他从年轻时就有吐血的毛病，医生说是肺病。不过这次吐血太多，夫人刘氏吓得不轻，连夜去请郎中。曾纪泽习惯找西医，但西医夜里难找，而郎中一听说是给喜欢鬼子医生的曾侍郎看病，都拒绝出诊。好不容易请来了一个，开了服润肺止咳的药就走了。

曾纪泽半夜才睡着，第二天未去兵部，等醇亲王下朝后直接去王府。醇亲王看罢连连称赞，略改几笔后道：“劾刚，辛苦了，我让他们今天就递进去。”他又看曾纪泽脸色苍白，便问道，“你脸色这么难看，是不是一夜未眠？”

曾纪泽应道：“没有，睡得很好。老毛病又犯了。”

醇亲王听曾纪泽说了自己的“老毛病”，有些放心不下，他把王府总管叫来，吩咐让府中的郎中看一下，有没有治肺的好成药，曾侍郎走时赠几服。

“王爷，明天就是冬至，要封印了。”曾纪泽提醒道。

“嗨，这些天都忙昏头了。那就等开印后再拜进。”

曾纪泽说明想将折稿抄一份给李鸿章，醇亲王明白他的意思，是想借机催一下馨如亲事，便道：“少荃是聪明人，你不必急也不必催。本是一桩喜事，逼出来反而不好了。”

醇亲王这样说，但曾纪泽却不必这样想，行或不行，李鸿章总要明白回句话，这样不明不白拖着算什么？所以他将折稿寄出的同时，附信说明醇亲王在铁路一事上是如何支持，并将提及亲事时，王爷说的原话也写入信中。

李鸿章接到曾纪泽的信，觉得此事不能再拖，饭后与夫人赵小莲商议。赵小莲对馨如真是视如己出，她一听要给人做妾，便极力反对：“咱们何必去巴结满人，而且是给他们做妾，我不能让孩子受这桩委屈。”

李鸿章硬着头皮道：“多尔齐的意思，他宁愿不娶福晋，也要对馨如好，想来也受不了委屈。”

赵夫人一晒道：“这种话你也信。男人想要女人的时候，哪个不是甜言蜜语，到手了便翻脸不认账，这样的事比比皆是，更不要说满人。”

“你找个合适的机会问一下馨如，听听她对多尔齐印象如何？我看她好像对那小子也蛮喜欢的。”李鸿章的语气有些短了。

“要问你问，我不问。”赵小莲又觉得这样与丈夫说话有些过分，缓和了语气道，“要是我的亲生孩子倒也罢了，你想过没有，让人家说咱拿人家的孩子去巴结王爷，保你的顶戴，这话多难听！又如何对得住她九泉下的父母？”

李鸿章想想也是，叹了口气不再说话。

过了年，正月十四，醇亲王与军机大臣礼亲王世铎联衔的折子便递了上去，与年前曾纪泽起草的奏稿略有不同，在结尾部分，加上了请求将各大臣反对津通铁路的原折及奏稿发交沿江沿海将军督抚讨论的意思。这是世铎的建议，很少有见解的他认为，只有海军衙门和李鸿章一力支持修津通铁路，力量还显单薄，让沿江沿海将军督抚各抒己见，估计支持的人会比较多，这样那些顽固反对的大臣便无话可说。醇亲王从善如流，在折尾加上这一请求。第二天慈禧就发话了，准醇亲王所请。

军机处遵循醇亲王的意图代拟的上谕，直接肯定了海军衙门的奏议，说：“所陈各节，辩驳精详，敷陈剴切，其于条陈各摺内似是而非之论，实能剖析无遗。”而反对意见，则说：“在廷诸臣，于海防机要，素未究心，语多隔膜。”正因如此，要广泛征求意见，“该将军督抚等身膺疆寄，办理防务，利害躬亲，自必讲求有素。着庆裕（盛京将军）、定

安（东三省练兵大臣）、曾国荃（两江总督）、卞宝第（闽浙总督）、裕禄（湖广总督）、张之洞（两广总督）、崧骏（浙江巡抚）、陈彝（安徽巡抚）、德馨（江西巡抚）、刘铭传（台湾巡抚）、奎斌（湖北巡抚）、王文韶（湖南巡抚）、黄彭年（护理江苏巡抚），按切时势，各抒所见，迅速覆奏，用备采择。”

这份上谕皇上太后竟然都照准了，于是交由内阁明发。

在提了反对意见的大臣看来，醇亲王外联李鸿章，内与军机大臣串通一气，如今又想联合沿江沿海的将军督抚合起来欺负人。看到朝廷明发的上谕，大家无不气愤难平。此时，有个叫屠仁守的御史决定上折冒险一谏，来个釜底抽薪的解决办法。

屠仁守是湖北孝感人，他的祖父当年经商成为巨富，后来捐官道台，一直当到直隶布政使，但非正途的出身仍然为人所轻。有一次参加御宴，被大臣当众讥讽。他发誓要子孙用功，不当官则已，只要当官，一定要正途出身。结果屠氏一门出了多名举人进士，成为一脉相承的书香门第。屠仁守也在同治十三年中进士，此后点翰林，迁御史，以刚直、清廉自许，多次犯颜直谏，算得上后起的清流健将。尤其去年以来，他请停园工、废冶游、远宦寺，连上数折，劝谏慈禧，胆子之大，令人咋舌。谏阻津通铁路而不成，李鸿章能够屹立不倒，靠的是醇亲王，他釜底抽薪的办法，就是让醇亲王从此没有问政的机会。

于是他遣家人去找“康先生”来说话。

康先生叫康有为，字广厦，广东南海人，人称“康南海”。时年三十一岁的康有为，去年来京城第三次参加“北闱”——顺天府乡试，结果又是名落孙山。但此人自诩甚高，落第后硬是装出一副对功名无所谓的神气，说自己的学问已经不可进益，也无须进益。他不甘心回籍，拿着自己的《上清帝第一书》遍访权贵，希望他的变法主张能够转呈给光绪帝，最后转到翁同龢手中。翁同龢粗略浏览这份五千余字的上书，大体内容分两部分，第一部分讲外夷交迫、内政败坏、天灾示警的形势，以此说明变法的紧迫性；第二部分的主题则是朝廷该如何“变法”，概括为三点：变成法、通下情、慎左右。

这份上书气势恢宏，但在如何变法上，平淡苍白几近空洞无物。虽然五千余字，如果剔除重复罗列的内容，实际没有多少东西。翁同龢的评价是，此人不过是玩文字游戏而已。尤其是言辞太过犀利，只看前面一部分，里面许多话已经让他心惊肉跳：

臣到京师来，见兵弱财穷，节颓俗败，纪纲散乱，人情偷惰，上兴土木之工，下习宴游之乐，晏安欢娱，若贺太平。

窃观内外人情，皆酣嬉偷惰，苟安旦夕，上下拱手，游宴从容，事无大小，无一能举。有心者叹息而无所为计，无耻者嗜利而借以营私，大厦将倾而处堂为安，积火将燃而寝薪为乐，所谓安其危而利其灾者。

顷奇灾异变，大告警厉，未闻上疏引罪，亦无战兢之意，而徒见万寿山、昆明湖土木不息，凌寒戒旦，驰驱乐游，电灯、火车奇技淫巧，输入大内而已。天下将以为皇太后、皇上拂天变而不畏，蓄大乱而不知，忘祖宗艰大之托，国家神器之重矣。

翁同龢又打听到康有为是一副不屑功名的名士派头，但其内心却十分热衷功名，在京中一直钻营，以求正途之外的终南捷径，而《上清帝第一书》便是他的敲门砖。于是他心生警惕，拒绝代呈。康有为碰了壁，却依然不肯南归，而是转投屠仁守门下。因为他觉得屠仁守大胆敢言，可引为同道。屠仁守对康有为的犀利言辞果然十分欣赏，惺惺相惜，奏折都拜他代为起草。这次他决定向醇亲王发难，自然要找康有为来商量。

听完屠仁守的意思，康有为问道：“梅翁觉得，为一条铁路开罪醇亲王，值吗？”屠仁守字梅君，因此康有为称之为“梅翁”。

“也不仅是为一段铁路。皇上归政在即，可是醇亲王外联疆臣，内控军机，又可直接影响太后，将来皇上即便亲政，又如何能够展布？”屠仁守说道。

“皇上年轻，总要听从别人的意见。你就是赶走了醇王爷，翁师傅一样可以把持朝政。”康有为在京中听多了皇上如何信赖翁同龢的话，而翁同龢又不肯代呈自己的万言书，因此对这位翁师傅没有好话，“到时候翁师傅以帝师之尊，恐怕有过之而无不及。”

“那以你的意思，我这折子恐怕上也无用了？”屠仁守觉得康有为的话很有道理。

“不是不可上，可依然不是釜底抽薪的办法。”

“怎样才是釜底抽薪？”屠仁守急切地问道。

“只有请太后依然过问大政。太后何等聪明，阅历又深，有太后在那里，无人敢把持朝政，更无人能摆布皇上。”康有为一针见血道。

“这是请太后当太上皇！太后已明告天下，要归政皇上。”屠仁守听了心惊肉跳。

“以太后的性情，她甘心吗？皇上为什么迟迟未能立后大婚，要拖到十八岁，不想可知。嘴上说归政，也是被逼无奈。也许正巴望有人出奏，请再过问大政。”康有为认为自己已经洞悉了其中的原因。

“这是以幸进，我所不耻。如果被驳斥，脸面何在？”

“如果太后准了呢？如果采纳，便有了拥立大功，太后必然另眼相看。那时候你再上折，以皇帝生父应避政请醇邸退养，便极容易获准。

退一步说，即便太后不准，也不过是留中不发。梅翁年前年后揭龙鳞的折子还少吗？顶多是留中，而无一语责备！而且梅翁上的是密折，外人何从得知？”

“皇上总会读到的。”

“梅翁连太后都不怕得罪，还怕得罪皇上吗？皇上如果因此要治你的罪，恐怕还要看太后的脸色。”

听了这话，屠仁守决定依康有为所言。

慈禧正在看军机处拟的八九道上谕，全是嘉奖施恩。

第一道是嘉奖醇亲王，说他“志虑忠纯，经猷闳远，凡可以利国家安社稷者，罔不综揽大纲，竭诚助助。从前挑立神机营，规制整肃，训练日精。近年创办海军，运筹精密，规划周详。所称亲贤重臣，罕有伦匹。着赏给金桃皮鞘威服刀柄，王所用弓刀，均准饰用金桃皮。并着赏给御书懋德嘉绩匾额一方。以示优异。”

第二道是关于军机大臣，现任军机大臣，“礼亲王世铎着赏给御书果行育德匾额一方。交宗人府从优议叙。大学士额勒和布着赏给御书言行恒匾额一方，张之万着赏给御书进德修业匾额一方，兵部尚书许庚身着赏给御书居德善俗匾额一方，刑部尚书孙毓汶着赏给御书经德秉哲匾额一方。均交部从优议叙。”就连垂帘以来的所有前军机大臣也都获恩赏。

第三道是施恩各省封疆大吏。排在第一位的是大学士直隶总督李鸿章，“着赏用紫缰”。紫缰是乘马用的紫色缰绳，是清朝“入八分”王公的待遇之一。“入八分”是指八种待遇，朱轮、紫缰、背壶、紫垫、宝石、双眼、皮条、太监。有些公爵也享受不到紫缰，因此李鸿章这个肃毅伯赏用紫缰是莫大的荣耀。此外两江总督曾国荃、云贵总督岑毓英均着赏加太子太保衔。陕甘总督杨昌浚、山东巡抚张曜、甘肃新疆巡抚刘锦棠、台湾巡抚刘铭传均着赏加太子少保衔。总之，现任及曾任的文武二品大员都有恩赏。

第四道是独赏科尔沁博多勒噶台亲王僧格林沁。他是在平定太平军、捻军中功勋最著的蒙古王爷，“着于京师建立专祠，春秋致祭”。

第五、六道则是追恩曾国藩、官文、骆秉章等所有过世的督抚及武职总兵以上大员，“均着赐祭一坛”。

第七道则是现任军机章京、六部大部分主事、员外郎、郎中以及侍读学士、御史等，或升一级即补，或加一级记录。

第八道则是各国驻华公使，“着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庆郡王奕劻等于二月内择日在署设燕款待，并颁给如意缎疋等件。”

第九道则是专门恩赏头品顶戴花翎总税务司赫德。称赞他“久办洋税，精明切实，事事尽心，近来收数，逐年加增，确著明效”，对他的恩赏是“着赏给三代正一品封典”。

以上受恩人员，总在三百人上下。这是慈禧的主意，在她看来，赏这些人也便如同赏她自己，是对她垂帘近三十年来的肯定，只是自己无法下一道上谕，称赞自己如何而已。不过，想一想只需自己一句话，便可让数百人欢天喜地，也是件十分痛快的事情。

然而，看到下面的一份密折，她就痛快不起来了。

这份奏折正是屠仁守的密奏《归政届期谨溯旧章直抒管见折》，折子中说：“归政伊迩，时事方殷，请明降懿旨，依高宗训政往事，凡部院题本，寻常奏事如常例，外省密折，廷臣封奏，仍书‘皇太后圣鉴’字样，恳恩披览，然后施行。”

“恳恩披览，然后施行”，这话让慈禧心里暖暖的。看来，皇帝虽然已经成人，但还是有人明白，他没法与秉政近三十年的皇太后相比。然而这样的念头只是在心中稍微一荡，慈禧的眉头就微微皱起。屠仁守从去年开始，一直在扫她兴头，劝谏她停园工、少游宴、远宦寺，凡是她高兴的事情，他都反对，为什么单单此时上了这么个折子？人有反常，必有所欺。对了，他是拿这样一份折子来试探，试探我是否真的要归政！慈禧像被人一眼洞穿了心底，不由得勃然大怒，此人居心实在可恶！他平日标榜刚正耿介，原来也是心怀奸诈之辈，非要严惩不可！她让人立即去传懿旨，请皇帝过来说话。

光绪帝进殿请安。

“起来吧。”慈禧晃晃手里的折子，“屠仁守的这份折子，你看了吗？”

“看过了。”光绪帝老实答道。

“你是什么想法？”

这何须问？他十六岁名义上亲政，太后却又训政了两年多，难道还不放手？但这真实想法绝对不能说，便回道：“皇儿觉得，应当准他所请。”

“你糊涂，他居心叵测，你难道还看不出来？”慈禧把折子扔到地上，非常生气的样子，“别人不明白，你总该明白我的苦心。”

光绪帝重新跪在地上，说话有些结巴了：“皇爸爸息怒，皇儿是觉得有些事情拿不准，有皇爸爸从旁提携，儿子才出不了大错。”

“我自然要提醒你。可是归还大政早已经颁布懿旨，难道我是出尔反

的人？他这样来揣测，就该交部严惩。”

光绪为屠仁守求情道：“他还算正直忠诚的臣子，向来上折子说话言辞不检点。他不明白皇爸爸的一番苦心，一时糊涂就上了折子，皇爸爸就饶过他吧。”

“别的事情可饶，此事不可饶。如果不严惩，不知会有多少人胡乱猜测，那样非搅乱朝局不可。我既然决定把大政交还给你，绝对没有不放手的道理。按说两年前我就该清清静静去养老，可是你七叔他们一再请求，我也不忍拂他们的意。我也是怕你年轻，看不透人心的复杂，被心怀叵测的人钻了空子，所以再训政两年。我和你六叔、七叔他们苦心经营这小三十年，终于有了今天还算安静的局面，我不能有半点疏忽，总要把大清的江山完完整整交到你手上，这也不枉我们三十年的心血。”

慈禧很少这样推心置腹和皇帝说话，光绪帝眼角一热，几乎要落下泪来：“皇爸爸一心为儿子着想，儿子感激不尽。”

“我一直把你当亲儿子。”慈禧伸出手去，光绪帝膝行几步，把手交到慈禧的手上，“你四岁进宫，那时候还是个冷暖不知的孩子，我把你抱在怀里就想，我一定把他抚育成大清的一代圣明天子，不辜负了社稷重托。我对你要求特别严，甚至有时候大声呵斥你，对你读书更是不敢放松半分。没人知道我的苦心，没人明白我为什么那么狠心。有一位享年不永的皇帝，已经伤透了我的心，不能在我手上再出那样一位皇帝。十几年来，我是如履薄冰，今天，你总算长大了。”

光绪帝此时已经泣不成声，他觉得自己平时对慈禧的不满实在太不应该。

随后，慈禧又笑了笑道：“再过几天你就大婚亲政了，我躲到一边去，只希望帝后和和美美，大清平平安安，也让我真正舒开心安享天年。”

“皇儿一定好好孝敬皇爸爸。”光绪帝又道。

“我记着你的话，你跪安吧，屠仁守必须交部严惩。”慈禧在他临走时又提醒道。

光绪回到乾清宫，立即见军机大臣，安排起草严惩屠仁守的上谕，并于当天下午与九道恩赏上谕同时明发——

钦奉慈禧端佑康颐昭豫庄诚皇太后懿旨。御史屠仁守奏归政届期，直抒管见一折，据称归政伊始，时事方殷，请明降懿旨，外省密折、廷臣封奏，仍书皇太后圣鉴，恳恩披览，然后施行等语。览奏殊深骇异！垂帘听政，本属万不得已之举。深宫远鉴前代流弊，特饬及时归政，上符列圣成宪，下杜来世口实。主持坚定，用意实深。况早经降旨，宣示中外，天下臣民，翕然共遵。今若于举行伊始，又降懿旨，饬令仍书圣

鉴，披览章奏，是出令未几，旋即反讦，使天下后世视予为何如人耶？该御史此奏既与前旨显然相背，且开后世妄测訾议之端，所见甚属乖谬！此事关系甚大，若不予以惩处，无以为逞臆妄言紊乱成法者戒。屠仁守着开去御史，交部议处。原折着掷还。

第五章 光绪大婚宠珍嫔 鸿章嫁女固靠山

清代皇帝登基后大婚的，只有顺治、康熙、同治和光绪四帝，而同治、光绪两帝都是在慈禧当政中，她也视为莫大的荣耀，而光绪帝的皇后又是她的亲侄女，因此她极力要把光绪大婚办得风风光光。

按照大清会典，清代皇帝的大婚礼仪十分隆重烦琐，婚前有纳采、大征礼；大婚时有册立、奉迎、合巹、祭神礼；婚后又有庙见、朝见、庆贺、颁诏、筵宴等礼。

光绪帝的纳采礼于光绪十四年十一月初二举行，皇帝派出使者向后家赠送薄礼，有文马四匹（披挂鞍辔的马匹）、鞍辔十副、甲冑十副、缎一百匹、布两百匹以及金银茶筒等等。清朝特重骑射，因此马匹、鞍辔、甲冑作为必不可少的礼物。

一个月后，即十二月初四行大征礼，皇帝将数量极为可观的礼物送达后家。给皇后的礼物，盛在七十四座龙亭内，赐给后家的礼物装了五十八座采亭。

过了年，正月二十四、二十五日两天，皇后和珍、瑾二嫔娘家将嫁妆送至宫内。皇后的嫁妆极为丰厚，除了大征礼时赐送皇后的礼物要全部抬回宫中外，皇后娘家也倾尽家财采购大量嫁妆。只可惜连续两天天下大雪，嫁妆要全部用油布盖起来，百姓无从观瞻，出门看热闹的人也少了许多，桂祥连连顿足：“花瞎了我一辈子的积蓄。”

二十六日行册立、奉迎礼，也就是册立皇后和迎接皇后入宫。午正三刻——上午十二点四十五分，奉迎正使军机大臣额勒和布，副使礼部尚书奎润以及特派的奉迎大臣十员率奉迎队伍自太和殿起行，紧随使节之后的是盛放金册、金宝的龙亭。金册是皇后的册封文书，金宝则是皇后的印玺，用五百两纯金打造。龙亭后面则是十六人抬的皇后凤舆，再后则是奉迎命妇四人——礼亲王世铎、肃亲王隆勳、豫亲王本格、怡亲王载敦的发妻。奉迎命妇都要骑马，她们为此已经苦练一个月。无奈连续下雪，路面湿滑，骑在马上胆战心惊，毫无荣耀可言。

仪仗队伍迤迤两三里路，出太和门，过金水桥，经午门，出大清门，转而往东，去朝阳门城墙根的芳嘉园后家。奉迎的仪仗到了后家，也不能立即接皇后进宫，一直要等到钦天监官员宣布子正（晚上十二点）吉时已到，才正式行册立礼。正使额勒和布向桂祥宣读迎娶皇后的制文，然后将皇后金册、金宝放到宝案上，引礼女官引导隆裕皇后到宝案前，由侍仪女官宣读册文、宝文，皇后接过金册、金宝，行三跪三拜礼毕，册立大礼即告完成。然后皇后身着龙凤同合袍，一手持如意，一手持苹果，坐上凤舆向皇宫进发。

当夜寒风呼啸，而仪仗队伍扣着预定的时间行进，龙舆中的皇后逐

渐感到阵阵寒意，而骑马的奉迎使臣和四命妇，又冷又紧张，真是苦不堪言。皇后是正宫，进宫一路要走皇宫正门，从大清门中门进入紫禁城，到天安门外金水桥，正副使下马持节步行，穿过天安门中门、端门中门，到达午门中门时钟鼓齐鸣，响彻京城，这是告诉京城万民，皇后已经进了紫禁城。然后由太和门中门进入太和殿前广场。年前被火焚的太和门、贞度门、昭德门，由扎彩匠人费四十余天的时间照原样扎起来，飞檐勾角，俱照原样，竟然可以乱真。进了太和殿广场后，折而往东北，过中左门、后左门，便到了乾清门前，这里是内廷与外廷的交界，正、副使至此完成使命，与内大臣、侍卫退下。皇后凤舆进乾清门中门，直接抬到乾清宫阶下。此时已经是寅初二刻，即早晨三点半，这一路上费了三个多小时。

四位奉迎福晋此时终于得以下马，迎接皇后走出凤舆，接过皇后手中的苹果与金如意，同时又递给皇后一个宝瓶，宝瓶内装有珍珠、钱币等金银财宝。皇后怀抱宝瓶进入乾清宫内，先要跨过火盆，去邪避灾。然后出乾清宫后榻扇门，改乘孔雀顶轿，由交泰殿前往皇后中宫坤宁宫。进坤宁宫前也有一个讲究，门槛上设有一个马鞍，马鞍下压着两个苹果，寓意平平安安，皇后从马鞍上跨过，才得以进入设在东暖阁的洞房。

进入洞房时，天已经快亮了。早已在洞房等待的光绪帝与皇后坐在龙凤喜床上，面向正南方天喜方位，行坐帐礼，又称为坐床，其意是让远路迎来的新娘歇息一下。接着，皇帝揭去皇后的盖头，一起吃半生不熟的“子孙饽饽”（即饺子），寓意多生子嗣，繁衍万代。此时，四位命妇进殿，侍候皇后更衣梳头。要卸去龙凤同合袍，改穿朝服——明黄色朝袍、石青色八团龙朝褂，颈戴朝珠、领约，将长发梳为旗人已婚女子的两把头发式，这标志着皇后由女孩子正式成为人妇。御膳房早已经准备好合卺宴，都放在宫外屋檐下以黄幕布罩起，待四命妇退出，便将合卺宴一样样传进洞房内。合卺宴不在桌上，而是在喜床前铺羊毛毡，皇帝与皇后席地而坐，对饮对食。同时，由结发的侍卫夫妇在洞房外用满语唱《交祝歌》。两刻钟后，歌声停止，殿门轻轻关上，宫女太监一律远离，因为皇上皇后真正入洞房了。不过，此时天已经亮了。无论帝后都已经疲惫不堪，何况眼前并非期待中的佳人，光绪帝的洞房花烛夜，真正是名不副实。

接下来还有庙见礼，与百姓习俗相同，新媳妇进门后要去夫家祖宗坟上祭扫，以求得祖先接纳。皇帝皇后首先要到供奉列祖圣容画像的寿皇殿祭拜上香，然后回到宫内，依次到供奉先皇、先后的各宫殿中上香行三跪九叩礼。其他时间，光绪帝还要到储秀宫陪慈禧看戏，天天疲惫不堪。

正月二十七日进宫的珍、瑾二嫔，按慈禧的懿旨住进了西六宫的翊坤宫。慈禧当年就是住在翊坤宫的时候生下了同治皇帝，五十寿辰的时候对储秀宫进行修缮，又曾在此居住过。翊坤宫的后面就是储秀宫，两宫中间以体仁殿相连通。这可以视作是慈禧对两姐妹的关照，而深悉宫

闹的则解读为太后把两姐妹放在眼皮底下，便于监督。

两姐妹进宫后一切都是陌生的，宫中规矩又多，一时也学不完，两人时时小心，只怕出错露丑。姐姐瑾嫔住东配殿延洪殿，门上有慈禧御笔“庆云斋”，因此太监宫女都称庆云斋；妹妹珍嫔居西配殿元和殿，门上也有慈禧御笔“道德堂”，因此西配殿便叫道德堂。珍嫔平时都在姐姐的庆云斋，很少在道德堂。两人进宫后，到目前也只见过皇上一面，就是选后的那天早晨。因为紧张，烛光摇曳中根本没看清皇帝的脸。听首领太监王得寿说，二月初三要举行归政大典，皇帝要亲祭社稷坛，大典前三天都要斋戒，绝不能召幸妃嫔，因此月底这几天皇上不可能到翊坤宫来。想想真是令人感慨，已经成为夫妻，结了婚却要六七天后才能见上面，哪如寻常百姓家结婚当天就能团团圆圆同饮同食同床第？不但夫妻没那么方便，就是要见婆婆慈禧一面，也要等六七天后。

谁也没想到，快到申正也就是四点时，宫门就要下钥了，敬事房总管太监却来通知，皇帝要摆驾翊坤宫。珍瑾二姐妹是第一次面君，因此必须正装见驾。首领太监王得寿立即叫宫女为两位主子更衣，要先换下常服，再穿上朝袍，外面再穿下幅“八宝立水”两肩前后绣正龙的朝褂，再披上肩约，挂上珊瑚朝珠，然后再戴上满镶珠宝的朝冠，另外还要配首飾。

两人都慌得不得了，只怕皇上进宫了还穿戴不完。领头的宫女一面指挥着四五个宫女团团转，一面安慰道：“主子不要急，还来得及。”

的确还来得及，因为皇上行动不像寻常人一样说走就走，更不可能三蹦两跳就赶过来。皇上出行，前面有两名太监开道，嘴里喊着：“起——起——”提醒闲人躲避，隔着几丈远，又有两位太监斜身而行，注意观察周围，有特殊情况应急处理。然后才是皇上的暖舆。暖舆前后又有太监、宫女，压着步子，走得并不快。所以当光绪帝的暖舆进翊坤宫时，珍瑾二嫔没有耽误大妆跪迎。皇上的暖舆一直抬到正殿前，光绪帝进殿落座，两姐妹进殿行三跪九叩大礼。

“起来吧。”光绪帝语气平淡地说道。

姐妹站起身来。姐姐谨守礼仪，微微低头，不敢直视，而妹妹却仰脸直接去看光绪帝的眼睛。光绪帝反而有些羞涩，躲开珍嫔的目光，去问姐姐：“你住在哪里？”

瑾嫔回答道：“妾住在庆云斋。”

光绪帝道：“很好，太后五十大寿时，就在庆云斋住过一段时间。”

“哦，怪不得姐姐的住处比我那边好，原来是太后住过。”珍嫔插嘴道。

光绪帝这才转脸看着珍嫔道：“那你是住在西配殿了。”

“是，妾住西配殿道德堂。”

光绪帝没话找话道：“朕来过这里好多次，还真没去过道德堂。”

“那妾今天就领皇上去看看。”珍嫔话来特别快。

顺口就要安排皇上的行程，不是“请”皇上而是“领”皇上去道德堂，这本来就有些失礼，众人都有些惊愕，但光绪帝却不以为意，笑笑道：“那好，就去瞧瞧。”

珍嫔在前，光绪帝居中，瑾嫔在后，应当前面带路的太监反而派不上用场，竟然有些手足无措。进了道德堂，棉帘一放，便把太监等众从隔在外面。皇上往椅子上一坐，指指外面说道：“总算把他们甩掉了，让朕清静一会儿。”

瑾嫔吩咐宫女上茶，光绪帝接过茶碗又问：“还住得惯吗？”

瑾嫔回答：“还好，住得惯。”

珍嫔却道：“就是太冷了，这地上应当铺地毯才好。”

宫中的一切都有规矩，铺不铺地毯，更不是一句话的事。

“那就多加个火盆。”光绪帝闻言，便朝外面喊一声，敬事房的总管太监应声进来，“你记着了，翊坤宫多加个火盆。”

等总管太监退出去了，光绪帝又问道：“你们俩想不想家？”

姐姐说不想，而妹妹眼泪却在眼眶里打转，不用问，肯定是想家了。

光绪帝问道：“好好的，怎么哭上了？”

姐姐连忙咳嗽，提醒妹妹不要失礼。珍嫔反应非常快，一抹眼睛，泪就收回去了，笑道：“本来想的，一看见皇上哥哥，就不想了。”

在珍嫔眼里，年轻的皇上额头光洁，目光和善，的确像自己的哥哥，不过脱口而出，却是极大不敬。瑾嫔连忙跪下请罪道：“妾替妹妹请罪。妹妹年龄小，冒犯了皇上。”

光绪帝其实一点也不生气。有些顽皮、一笑起来就显出两个酒窝的珍嫔的确像一个小妹妹。

“不碍的。”光绪帝心情非常愉快，转头看到案子上摆着笔墨问珍嫔，“你还练字吗？”

“妾会两手写字。”珍嫔这下高兴了。

“哦，听人说过，还没见过，你写几个我看。”光绪帝很感兴趣。

宫女连忙侍候笔墨，珍嫔果然左右开弓，写的是“万岁万万岁”五个字。功底不是很好，但难得的是左手写的字竟然也有模有样。

珍瑾二姐妹跟着曾任广州将军的伯父长善在广州读书，光绪帝是从翁师傅那里知道的。长善附庸风雅，聚集不少文人才俊，向来为清流所称道。不过年前长善刚刚去世，实在可惜。

“你们的老师是哪一位？”光绪帝问道。

珍嫔回答：“是文老师。”

“翰林院有位姓文的，是他吗？”

“我们文老师不是翰林，是举人，但他可不是没有学问，只是考运不好罢了。他十岁能作诗，十五岁学词，学问大着呢！”

“好，朕知道你们文老师很有学问，可是你们文老师到底是哪位？”珍嫔着急为自己的老师辩白，在光绪帝看来又好笑又可爱。

瑾嫔代为回答：“回皇上话，是文廷式，广西萍乡人。其实妾和妹妹只跟文先生学习一年，算不得读书，只能算跟着认认字罢了。”

光绪帝开玩笑道：“你们这位文先生，肯定是风流倜傥的才子。”

闻言，没想到珍嫔却忍不住咯咯大笑。

原来，文廷式其人又矮又胖，不修边幅，毫无斯文像，长善曾道：“大名鼎鼎的萍乡文三哥，不开口的话很容易让人当成是屠夫。”

听了这番缘由，光绪帝也笑道：“看来这位文廷式，还真是非比寻常之人。你们在广州读过书，广州开风气之先，那边读书与京中有什么不同。”

“也是读四书五经，好像没什么不同。”瑾嫔细声答道，可珍嫔却有不同意见，“南边的人有好些不去考秀才考举人，而是跟着洋人学洋语，学成了到洋行去当买办，给洋人当翻译。与洋人打交道，离了这些人还真不成。”

“这就跟同文馆学洋文差不多。要了解洋人，是得懂洋文，朕将来也要学洋文。”光绪帝自言自语道。

珍嫔比自己要学洋文还兴致高，追问道：“皇上要什么时候学洋文？”

“等以后再说。朕要与翁师傅商量下，反正不会太久。”

“南边新鲜东西多得很，最奇妙的是照相机，能把人一丝一毫不差地照下来。”珍嫔兴致很高，又说了一些新鲜的东西。

光绪帝听说过照相机，也见过洋人给醇亲王照的相。珍嫔在广州的时候就多次照过相，还跟洋人学过照相。就这个话题，又热热闹闹谈了许多。

敬事房的太监请光绪帝起驾，光绪帝有些依依不舍的意思：“过些天，朕再过来。”

二月初二举行朝见礼，皇后和珍瑾二嫔向慈禧递如意，并由皇后率领，向太后捧觞献饌，与民间献茶意思一样，表示从此媳妇要侍候婆婆。然后再行三跪三叩礼，这就算婆媳正式见面，以后就是一家人了。当天还有庆贺礼，光绪帝先是率王公大臣到慈宁宫向太后进表庆贺，然后再御临太和殿接受王公大臣进呈如意和贺表。

当天下午，太后召见翁同龢，而且是与光绪帝一同召见。

光绪帝大婚遍赏群臣，翁同龢列为内廷诸臣之首被赏花翎，是独一无二。大清定制，文官非有军功不赏花翎，翁同龢未出京门，自然没有军功，得此大恩，实为异数。因此见到太后，首先叩头谢恩。

慈禧语气平淡道：“皇上已经大婚，明天就要举行归政大典，一切大政将要皇上亲裁。有今天这副局面不容易，你这当师傅的功不可没。”

翁同龢谦虚道：“全是太后十余年来谆谆教导、皇上用功的结果，臣不敢贪天之功。”

“我和皇上都知道，你一向是忠实的。”

“臣世受皇恩，自当肝脑涂地。”

“俗语说，一日为师，终身为父。皇上成年了，亲政了，不过，你这师傅还要从旁提醒规劝，不能像一般臣子一样，事不关己，漠不关心。”

“臣自当全力辅佐。好在太后春秋鼎盛，可随时教导皇上。皇上亲政后，无论洋务、外交、海防，都应当秉承从前章程。”翁同龢仔细琢磨着慈禧话里话外的意思回道。

“亲爸爸的章程都极妥善，儿臣断不更改。”光绪帝也在一旁回道。

“我把大政交到你手上，从此你们君臣商量着办去。我是不想再过问了，我的这份心思没人真正懂的，所有才有屠仁守那么荒唐的奏折。”

翁同龢顺着慈禧的话道：“屠仁守不能体会太后的苦心，但他人品还是好的。他所言也是天下臣民所欲言，就是臣也深以为然。”

“你也这么想，可见你们都不知道我的真心。垂帘本是不不得已而为之，历代都是弊政，所以我急急归政，省得人家说我恋栈。”

翁同龢又奉承道：“前代垂帘而为弊政，是因为太后皇上隔绝的缘故，今圣慈圣孝，哪里有什么嫌隙？如果不是垂帘，哪有今天的局面！”

“你这是公道话。这三十余年，真是不容易。”慈禧回忆当年的种种危机，真是感慨万千。感慨之后，慈禧又道，“正因为这番局面来之不易，所以不能任由浮议干扰大局。屠仁守的处分，吏部竟然是想让他换个地方继续做官。这不成，一定给他一个教训，也给世人一个警惕，必须革职永不叙用。明天我最后召见军机，就这样交代下去，皇上可不要再更改。”

“儿臣遵旨。”光绪明白，慈禧是拿屠仁守开刀，来证明她归政的决心。

太后归政前不召军机而召见翁同龢，军机大臣和醇亲王很快都知道了，他们明白此后皇上有所兴革必然征询翁同龢的意见，翁师傅说话的分量恐怕要超越军机大臣了。

众人的推断，很快在铁路问题上得以验证。

关于津通铁路建设，朝廷发给沿海沿江将军督抚征求意见。两江总督曾国荃最先复奏，非常明确地全力支持：“乾嘉以来，士大夫但知诵习诗书，不知机器为何物。道光季年而外衅起，咸丰年间，各国通商不能不讲求洋务。同治初年始制轮船，光绪初年始兴电线。风气一开，即法令亦不得而遏。泰西铁路之利，各国皆同。中国所欲模仿而收其利权，已非一日。臣以为不开于今日，必开于将来，势必为之也。与其毁已决议之工程而不足取信，不若坚自强之定见而先立始基。”

李鸿章非常高兴，立即写信给曾国荃，对他的支持表示感激。到了二月底三月初，复奏陆续到京，结果不容乐观，除台湾巡抚刘铭传、署理江苏巡抚黄彭年等明确支持外，大部分复奏都是玩文字游戏，模棱两可，态度暧昧。到了三月初，两广总督张之洞的复奏到了，他建议停筑津通铁路，而改建卢汉铁路——从北京卢沟桥通到湖北汉口。他认为铁路之利，以通土货厚民生为最大，征兵、转饷次之，汉口地处腹地，向称九省通衢，卢汉铁路开通，对内地货物流通作用极大，“一路可控八九省之冲，人货辅辏，贸易必旺，将来汴洛、荆襄、济东、淮泗，经纬纵横，各省旁通四达不悖，实可裕无穷之饷源。”

光绪帝读到张之洞的奏折，先为他气势磅礴的行文所震撼，继而为他的主张而动心。在腹地修铁路，既有便利贸易的利处，又无扰民、资敌的坏处，比修津通铁路强得多。他把翁师傅叫来，听一下他的意见。翁同龢看了张之洞的计划，真是吓了一大跳。从卢沟桥到汉口近三千里，那要花多少银子？张之洞不是痴人说梦？不过，等他静下心来想一想，台谏出身的张之洞向来喜大言，他这个两广总督未必实心想修卢汉

铁路，不过是出了一个与众不同、雄心勃勃的主意，让世人刮目罢了。至于是否可行，他未必在意。翁同龢的心思此时反而活了，不妨赞同张之洞这个宏阔的计划，最直接的效果就是可以立即停掉李鸿章的津通铁路计划。至于卢汉铁路宏大的修筑计划，哪能会立即实施？所以，他对光绪帝道：“臣以为张之洞的计划很好。”

当折子递到醇亲王手中时，他也觉得这个计划好。因为坚持修津通铁路，他已经把清流得罪光了，如果改修卢汉铁路，很容易获得清流的认同，因为张之洞被清流视为同道。退一步说，就是卢汉铁路修不成，先以此名义筹集一千万两，将来购军舰、修园工，都可以应急。所以他立即给李鸿章写信，连同张之洞的奏折抄件急递到天津，让他考虑兴修卢汉铁路的章程。

李鸿章看了张之洞的奏折后气得七窍生烟：“张香涛这哪里是要修卢汉铁路，他分明是搅局，目的就是让我津通铁路修不成。”

直隶按察使周馥却有不同见解：“中堂，不见得张香帅就是为了搅局。他做事喜欢场面大，这个雄伟的铁路计划也许打算扎扎实实去办。”

“如果他真这么想，更可见书生意气。我修这么几百里的铁路费了十几年的周折，他大约在舆图上顺手一划拉，就要修两三百里长的铁路，不是纸上谈兵是什么？他这个人，谋国似忠，任事似勇，秉性似刚，运筹似远，实则志大而言夸，力小而任重，色厉而内荏，有初而无终。”李鸿章盛怒之下口不择言，对张之洞的评价或者过苛，但也确实击中了张之洞的要害。

“看来醇亲王的意思也支持卢汉铁路。年前去京中致节敬，听人说王爷因为支持修铁路得罪了不少人，有人认为王爷是代中堂受过。王爷大约觉得，张香帅的这个计划，容易获得清议的支持。”周馥字斟句酌道。

“我得立即给王爷去封信，劝他坚持定见，不能为浮议动摇。不说别的，就资金一条就难以筹划，必定胎死腹中。”

根据修唐津铁路的经验，李鸿章粗略算了一下卢汉铁路的费用，铁路每里占地六十亩，每亩二十多两，一里便需要一千多两，三千里大约四百多万两。铁路造价每里合银七千余两，三千里便需要两千余万两。沿线跨越直隶、河南、湖北三省，知名的河流二十余条，小河更是近百条，修桥费用也要两千万左右。仅此三项，便近五千万两，何处筹此巨款？

然而，李鸿章的信到京时，醇亲王已经拿定主意，他特意把翁同龢请到府中，执礼甚恭道：“叔平，修铁路这件事情真是刻不容缓。津通铁路言路上意见太大，实在不能强求。我决意采纳张香涛的建议，改修卢汉铁路。香涛说得不错，沟通腹地交通，便利贸易，与民有利，而无诸多弊病。香涛当年是清议健将，他的计划言路上不致太过反对。叔平是名副其实的清流领袖，清议唯你马首是瞻，太后皇上又特别依重，我请

你到时候能帮我说话，玉成此事。不知你意下如何？”

翁同龢心里矛盾得很，但王爷屈尊相商，岂有不答应的道理？

“王爷放心，到时候我一定帮着王爷说话。可是有一条，这个计划太过宏阔，一时间哪里筹得了巨资？部库是拿不出多少银子的。”翁同龢表面上同意，实际也摆出了自己的困难。

“眼下最要紧的就是能够旨准，具体的事情多得很，要一步步来，银子的事也得一步步说，招商集股借洋债都无可，肯定不会只指着部库。”醇亲王是先走一步看一步再说。

等海军衙门的奏折递上时，光绪帝果然找翁同龢商量。最近他已经把冯桂芬的《校邠庐抗议》读了两遍，对效法西洋、大办洋务也是跃跃欲试。这是他亲政以来的第一件大政，如果卢汉铁路开通，纵贯近三千里，那时是何等的气魄！

“皇上，应当批准七王爷的折子。修卢汉铁路还有一样好处，不至于让洋务全落在北洋手里。”

光绪帝对李鸿章洋务、外交插手太多早有烦言，但他藏在心里，轻易不流露出来，但在翁同龢面前，他有一次就说道：“李鸿章的手伸得太长了吧？直隶的洋务，开平矿务局、天津机器局、中国铁路公司不必说，两江的轮船招商局、江南制造局、金陵机器局、电报局以及山东淄川的铅矿、漠河金矿都是李鸿章的人在经营，我大清一半天下在他手里吗？”所以，翁同龢说的这条理由，也让光绪帝深以为然。不过这是大政，他打算向慈禧面奏。

“翁师傅，你陪朕去，也帮着朕说话。”

“皇上意思，是拿着旨意去吗？”

“当然不是，我们片纸不带，只去面禀。”

翁同龢用心一想，这样最好。拿着上谕去，岂不是等于亲政后的皇上发布上谕还要等太后批准？因为是面禀，一切不行诸文字，便有回旋的余地。

慈禧已经移居颐和园，正在中海岸边散步。两人跟随在她身后把张之洞的复奏简要说明，没想到慈禧一口答应了：“洋务、海防都是大事，必须切实去办。你们觉得张之洞的提议好，就采纳好了。”

两人回宫后，光绪帝便召见军机大臣，当天下午修建卢汉铁路的上谕就交内阁明发：

谕军机大臣等：朕钦奉慈禧端佑康颐昭豫庄诚寿恭钦献皇太后懿

旨，总理海军事务衙门奏，遵议通筹铁路全局一折。据称拟照张之洞条陈，由卢沟桥直达汉口。现在先从两头试办，南由汉口至信阳州，北由卢沟至正定府，其余再行次第接办，并拮据筹款购地各节。所奏颇为贻备，业据一再筹议，规划周详，即可定计兴办。着派李鸿章、张之洞会同海军衙门，将一切应行事宜，妥筹开办，并派直隶按察使周馥、清河道潘骏德随同办理，以资熟手。此事造端闳远，实为自强要图，唯创始之际，难免群疑。着直隶湖北河南各督抚，剴切出示，晓谕绅民，毋得阻挠滋事，总期内外一心，官商合力，以藏全功，而裨至计。将此各谕令知之。

李鸿章收到上谕的同时，还收到了醇亲王的电报，意思是卢汉铁路计划非常顺利，清议几乎无人反对，因此请李鸿章督促周馥等员，悉心办理。

李鸿章心情非常不好，一则是他的意见看来在醇亲王那里没起任何作用，二则他从修唐胥铁路开始，一直波折不断，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只修成了三百余里，最关键的津通计划仍然搁浅；而张之洞这样一个不切实际的计划竟然从中枢到清流，几乎无人反对。张之洞的风头，看来要压过他了。这样一个不切实际的计划，却要他负责直隶地段的修建，怎么修？拿什么修？津沽铁路一百万两洋债还没着落呢！李鸿章的执拗脾气犯了，亲拟电稿，向醇亲王撂挑子：

上年殿下力排众议，奏准兴修津通铁路，鸿章额手称庆，千载一时，为中国自强之基。前造津沽至唐山铁路，限期紧迫，因以五厘息借洋款赶成。今停造津通，则津沽自养不给，何从归本？改建卢汉，需款更亟，鸿章年迈力衰，不能肩此重任，求另派重臣督办。

对李鸿章的电报，醇亲王只字未回。卢汉铁路的计划却在加紧部署，到了七月初，朝廷对两广、湖广的人事进行了调整。湖广总督裕禄才识能力均属中等，无力承担卢汉铁路大任，因此调他出任盛京将军；卢汉铁路是张之洞提出的计划，就调他接任湖广总督，负责南线铁路的兴修；而他空出的两广总督，则由漕运总督李瀚章接任；而漕运总督，则由直隶布政使松椿署理。这几项疆臣变动在十天内完成，可见朝廷推进卢汉铁路计划的决心之大。

令李鸿章不安的是，这一切人事调整他事先毫不知情。虽然他老哥获得美差，直隶藩司提拔都是喜事，但他依然心中惶恐难安。此前疆臣有变动，醇亲王大多会征求他的意见，而皇帝亲政后第一番最大的人事调整他竟然事前一无所知，不能不令他特别警觉。接下来直隶藩台的职缺替补，关系极大，按以往的规矩，都是由他出奏人选，朝廷照章批准。如果朝廷不理他的茬，直接调人顶缺，那他李鸿章的面子就丢尽了。所以他立即给醇亲王发电报，推荐周馥接任藩台，同时正式出奏。他的奏折到京后的第三天，朝廷便照准了他的奏请。他总算松了一口气，看来他的地位在新中枢那里，依然稳固。

李瀚章调任两广，对他本人而言更是件大喜事，因为治军理政比漕督要威风得多，何况两广富庶不输于两江！他进京陛见的请求获准后，立即乘招商局的轮船北上，七月十四日到达天津，周馥亲带一只小轮船到大沽去接应，李鸿章则亲自出城相迎。

李氏六兄弟已经陆续去世四人，而今只余最年长的两兄弟。李瀚章时年六十九，比李鸿章年长两岁，兄弟两人都是须发皆白的老人了。两人模样十分相像，李瀚章名气没有李鸿章大，但也没李鸿章的诸多烦恼，看上去反而还显年轻。两人码头相见，四手互握，久久不放。

席间，李瀚章见李鸿章闷闷不乐，便问他缘故。桌上全是心腹，不必隐瞒。李瀚章听了大不以为然：“老二，论爵位论荣耀，我这当大哥的不及你，可要论人情世故，我倒要劝你两句。张香涛要修卢汉铁路，就让他修去；不让你修津通铁路就不修，不修怎么了？你还是你的直隶总督嘛！对着镜子照照，我们都是白毛老头了，能少操一份心便是福气。要我看，你是自寻烦恼，惜福吧老二！”

李瀚章才具一般，但他是会做官的人，只要有珍馐美味以饱口福，有官派威仪可张脸面，众人巴结有贿可纳，他便志得意满。

李鸿章无法苟同老哥的观点，但老哥是为他好却毫无疑问，所以敷衍道：“看来我也得跟着大哥学学，知足常乐才是。”

“你别不信我的话，在官场上，干事多，出错就多，反对的人也越多。你为大清国办的事操的心够多的了，再操下去，恨你的人就越多。你总该留出点大事让人家做做嘛！”

李鸿章觉得大哥这话说得有道理，他揽事太多，招多少人嫉恨！这也是他烦恼不断的一大根源。说归说想归想，但要他像大哥一样安于禄位无所事事，自问无论如何是做不到的。

李瀚章是进京请训，当然不能在天津久留，所以第二天便乘小火轮逆流而上赶往通州。

他北上，而当天翁同龢就南下而来，他是朝廷赏假，衣锦还乡。

自从光绪帝亲政后，翁同龢真是风光无比。皇上倚为臂膀，凡事必先听他的意见，其地位大有超越军机的势头。四月二十七日，是他六十整寿生日，光绪帝特旨赠寿——这也是慈禧太后酬谢师傅的意思，皇上派出上驷院卿德庆（选中他就是因为名字正适合庆寿）为正使，带人携礼品送至翁府，包括“谟明谐弼”匾额一块，对联一副，御笔福寿各一，镶玉如意一柄，铜寿佛一尊，绣蟒袍料一件，绸料八卷。内阁、六部、九卿官员都前往祝贺，开宴席十余桌，一时成为京中美谈。到了六月底，他奏请回籍修墓，光绪帝立即准假两月，并且“翁同龢修墓工竣后，着加恩赏给驰驿回京”。

“驰驿回京”，就是沿驿路回京，一路上吃喝拉撒全部由驿站负责供给。翁同龢回乡是私事，驰驿回京就是莫大的恩典。

李鸿章从上谕中得到翁同龢要回乡的消息，就安排人打探好他的行程，并派人带一只小火轮到通州码头迎接，他本人则率盐运司、天津道、天津海关道以及幕府里与翁同龢有渊源的人到吴楚公所码头迎接。

翁同龢一上岸，李鸿章率众人跪迎并“恭请圣安”。翁同龢连忙把李鸿章扶起来，反过来再拜。因为论爵位论品级，翁同龢都不及李鸿章，因此要行大礼。李鸿章自然不肯，双方拱手互拜。

翁同龢向前来相迎的每个人拱手致意，然后入吴楚会馆休息，李鸿章与他约定，申初请赴北洋宴请。到了申初也就是下午三点，李鸿章派来轿子把翁同龢接到北洋督署后堂，以家宴招待。作陪的有李鸿章的女婿张佩纶，与翁同龢有得话好谈。另外三人全是李鸿章北洋幕府，一个是于式枚，翁同龢于光绪六年主持会试所得进士；另一个是刘传祁，曾是翁家西席；第三个是汤纪尚，则是翁同龢的内弟，本来翁同龢推荐于李鸿章谋求招商局差使，被李鸿章留于幕府中。这一桌坐下，都与翁同龢有渊源。诗酒唱和，十分热闹。

喝到酒酣耳热之际，李鸿章问道：“叔平，我有些不明白，北洋修一段津通铁路，言路上群起而攻之，不得不缓办。为什么张香涛提出卢汉铁路，纵贯三千里，清议无人反对，中枢也顺利通过。是何故？我想破了脑袋也不明白。”

翁同龢早就想到李鸿章必有此一问，因此如何回答也早已成竹在胸，他答以四个字：“因人成事。”

李鸿章又问道：“香涛是清流前辈，容易获得清议认同，这也是顺理成章。不过我不明白，叔平可是户部正堂，掌国家度支，不会不明白香涛的这个计划实在庞大，支出浩繁。”

“岂止是庞大，简直大得没边了。”听翁同龢的意思，原来对卢汉铁路也并不认同。

“卢汉铁路，部里打算每年拨付多少？”李鸿章又好奇道。

“部款一两也没有，而且不许借洋债。”

“那卢汉铁路怎么修？要几千万两银子呢。”

“这就要看张香帅和中堂的了。不是可以集商股吗？”

商股是那么好集的吗？商人看不到利之所在，怎么肯轻易入股？李鸿章心里这样想，嘴里却道：“津沽铁路本来计划召集商股一百万两，结果只招到十几万两，就是津沽之间客货物流太少的缘故。卢汉铁路纵贯

腹地，可是无论从京城到正定，还是从汉口到阳信，客货物流如何能与京津之间相比？如此浩大的投资，何时可以归本？我们自己想想都觉得茫然，商人如何肯集股？”

翁同龢摆摆手道：“中堂，那是直隶与湖广的事，将来你与香帅有的是时间推敲，今天咱们只讲私谊，不论公事，如何？”

“叔平，我们都是办公事的人，公事私谊又如何能分得清？我修津沽铁路，是借了洋债一百万两得以修成，本指望津通铁路开通盈利后拿来还债，如今朝廷又令暂缓，那这百万两洋债朝廷必得想办法还上才是。”李鸿章想让朝廷替他还钱。

“我最反对就是借洋债，这事中堂可与别人去说，我是不愿与闻。”翁同龢轻轻一句话就把此事敷衍过去。

第二天十点，翁同龢自天津起程，李鸿章率众人再到吴楚会馆送行。他把翁同龢叫到一边，有五千两银票相送：“你回籍修墓开支少不了，而且是衣锦还乡，对贫弱族众少不得有所馈赠，就不必固辞。”

“中堂各节敬都有翁某一一份，已是十分丰厚，怎么好意思再收馈赠。”翁同龢稍作推辞。

“以后仰仗翁师傅的地方还多得是，没有翁师傅鼎力支持，我便是寸步难行，你不收，我反而不能心安。”

因为津通铁路的事两人已经有抵牾，如果此赠不受，则很容易让李鸿章认为以后的事情他还将继续为难，所以翁同龢只好道：“愧领了。”

望着远去的轮船，李鸿章对周馥道：“兰溪，这是朝中新贵，此人得罪不起，你代我发电给杏荪、小村，都要以钦差之礼隆重接待，书生最看中的是这些东西。”

有李鸿章的安排，翁同龢一路上备受礼遇，十分得意，日记中都有记载——

二十一日：出大沽，五处炮台排队升旗鸣炮，落日红霞，微风蹙浪。

二十二日：午正泊燕（烟）台，东海关道盛杏荪来见长谈，送席受之，却其他物。

二十四日：卯正入吴淞口。招商局道员马建忠、沈能虎，厘金总办道员吴承璐，上海县裴大令先后来见。回舟，邵小村中丞候道请圣安，告以途次无此礼，可不必；伊坚请，乃登岸就金利源栈房行之。

到了七月底，李瀚章陛辞南下，再到天津见李鸿章。到了直隶总督

署后堂坐定，他第一句话便是：“老二，醇亲王对我们兄弟真是恩重如山。”

李瀚章此次进京请训，名义是住贤良寺，但多半时间是住醇亲王府，照顾得十分周到细致。他得以总督两广以及直隶藩司接任漕督，都是醇亲王力荐的结果。他还了解到，因为坚持修津通铁路，醇亲王在清议中的威望受损极大，论者都说是代李鸿章受过。而李鸿章在清议中的名声，比起从前差得更多。

李瀚章很为自己的兄弟着急，所以第二句话就是：“老二，亏得还有醇亲王护着你。不然……七爷这座靠山，千万不能丢掉。”

醇亲王是李鸿章在朝中的靠山，当然丢不得，大哥何出此言？

“老二，我听王爷说，你三番五次给他写信不肯接卢汉铁路的差使？王爷有些不高兴，他说，好不容易清议闭嘴了，你又撂挑子，让他很难做人。”

“我不是撂挑子，是卢汉铁路根本行不通。”

“你管他行得通行不通？先接下来再说。到时候行不通，自然有行不通的说法。俗话说事缓则圆，如今七爷、张香涛都是一头露水，只有你一反常态起劲反对，让七爷怎么想？大家会不会说，李某人所谓办洋务，不过是为了北洋揽权，你看，卢汉铁路有益于他省，所以李某人就撂挑子了。这种话一传起来，老二你怎么做人？”李瀚章三言两语说出了其中的关联。

这一条李鸿章并未去深想，所以态度有所转变：“大哥说得对，事缓则圆。我先接下这副担子来。”

“这就对了。你先接下来，到时候修不动了，你再重提津通铁路，那时候谁还能反对？俗话说，不撞南墙不回头，那是说不明事理的人。咱们官场上办差的人，遇到南墙不能撞，你要绕过去就是了。”李鸿章连连点头，李瀚章还有话说，“老二，曾劼刚看过我两次，听他说醇亲王托他提了一门亲，是想把馨如嫁给宫中的侍卫，你一直没答应？”

“满汉不通婚的规矩大哥是知道的，馨如嫁过去只能做小妾，这如何让人心甘？如果王爷做主嫁给别的什么人家，哪怕家世一般，只要进门做正妻，我早就答应了。”李鸿章说出了自己的想法。

“老二，王爷自然也知道这其中的委屈，可他既然来做这个媒，肯定也是再三思虑。我听说人家说得很清楚，宁愿不娶福晋，也不会委屈馨如。我在王爷府上见过那个侍卫，一表人才不说，说话做事都没得说。我想，在王爷府上见到乾清门侍卫应该不是巧合，王爷是有意让我见到他。我觉得这门亲，恐怕推辞不得。”李瀚章又说出了一些事情。

“李府的老小姐，挑来挑去挑到二十岁，末了却给人做妾，这说出去实在难听。孩子那里，我开不了这个口。”

“是你开不了口，还是弟妹不同意？你把弟妹请出来，我跟她说。你们是当局者迷，我旁观者清，如何能够因小失大？”李瀚章揽下了这个事。

赵小莲被请了出来，她先给李瀚章道喜，然后又道：“大哥，您也知道这孩子的身世，如果是我的亲娃子，我就不会这样为难了。”

其实夫妻两人已经悄悄讨论过若干次，李瀚章劝说的理由、分析的利益，夫妻两人也都想到了，唯一的就不能下决心。

三个人说来说去，仍然不能痛快地下个决断。谁也没想到，这时馨如走了出来，她说道：“大伯，白白和娘的话我都听到了，你们不必为难，我同意。”

“孩子，你别看我们为难就委屈了自己，让你白白和王爷说明白，王爷也是明白事理的人。”听了她的话，赵小莲反而不同意了。

馨如挤出笑容道：“我是打心里同意的，多尔齐陪我逛过威海城，他那个人不讨厌。”

“老二，你们两个就不必再反对了。孩子的亲事向来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你们当父母的没逼孩子，如今孩子都同意了，你们又何必反对？”李瀚章决定趁机帮李鸿章解决难题，又对馨如说，“侄女，我这次进京见到那小子了，人不错。他是个有一句说一句的人，他说不再娶福晋，就只娶你一个，这话他不是说着玩的。”

“我知道。”馨如说完后就告退了。她回到自己的闺房，哭了整整一夜。她的眼前一会儿是多尔齐，一会儿是黄浩胜。两个人她都不讨厌，但她知道自己心里装的是黄浩胜。

她迷迷糊糊睡着不久，被敲门声惊醒，外面敲门的是姐姐李菊耦。菊耦姐姐与张佩纶结婚后，张佩纶一直就职于李鸿章幕府，因此她一天也没离开总督府，她是馨如最知心的姐姐。

菊耦进门看到馨如哭肿的双眼，就知道她一夜没睡。她也很容易猜到馨如的心思，便问道：“小妹，你和爹娘说你喜欢那个侍卫，可又哭成这样，可见不是真心话。你心里是不是有别人？”

馨如开始不承认，但禁不住姐姐的追问，就把去年威海城与黄浩胜相遇的经过说给菊耦听。菊耦为自己的粗心深感后悔，馨如从威海回来，一直戴在身上的玉佩不见了，轻描淡写说丢了，自己竟信以为真。如果那时多加一份心思，弄清妹妹的心事，何至到今天的地步？看馨如伤心的样子，她真想托人去问那个姓黄的到底心里有没有馨如。但理智

告诉她，事到如今，一切都已晚了，她能做的就是让馨如彻底对姓黄的炮手死了心。

“傻妹子，你是害单相思，人家心里根本没你。不然你把那么贵重的东西交给他，他却无动于衷，只有两种可能，一是他只当你是报答他的救命之恩，没往别处想。没想，就是心里没你。或者他明白你的心思，那为什么没有任何回音？只能是他心里有别人，所以装作糊涂。”菊耦劝道。

“姐姐，有没有可能，他是被咱的家世吓住了，不敢来提亲？”馨如心存一丝侥幸。

“那绝对不可能。男人如果喜欢上一个人，胆子就大得没边。比如你姐夫，当年只是个刚发配回来的革职之员，连自己的饭碗在哪里都不知道，还敢向白白求亲，他的胆子大不大？至于这个姓黄的，堂堂管带的外甥，向我们求亲有什么不敢的？所以，听姐姐的话，把那个无关紧要的人忘掉就是了。”菊耦又劝。

“不忘掉又能怎样？”馨如仿佛自言自语。

“妹妹，姐姐是过来人，嫁给一个喜欢你的人，是你的福气。”菊耦现身说法，“比如你姐夫这个人，年龄比姐姐大，要官职也没有，不过是在白白羽翼下混口饭吃。可姐姐过得很舒心！为什么？因为他是打心里喜欢姐姐，什么都依着姐姐，我们诗酒唱和，天下没有比姐姐幸福的人了。”

“姐姐，我很羡慕你和姐夫。我不知道，他会不会真的对我好。”馨如对未来充满种种担心。

“肯定会有的，姐姐听说，他为了求七王爷给他提亲，跪在王爷府外一天一夜，膝盖都差点跪坏了。对你这样上心的人，肯定对你好。”菊耦眼里全是羡慕。

馨如得到肯定的答案，稍稍放心，但新的担忧又堵上心头：“姐姐，我怕我喜欢不上他，那样，人活一辈子多别扭。”

“你一定会喜欢上他的。我对你说，女人要喜欢上一个男人并不难，为什么？因为天下女人都心软，只要人家对你好，你就会喜欢上他。你姐夫说过，女人就像……”

“就像什么？”馨如心里已经轻松多了，这样追问姐姐。

话实在不雅。有一次张佩纶喝得微醺的时候，说女人总是容易认命，还说了一句大俗语：“女人就像猪，拉到谁的圈里也好喂。”

菊耦当时痛驳，甚至两人闹得不痛快。但她私底下也不得不承认，

这个粗俗的比喻其实非常准确。女人，的确很容易认命。就是眼下伤心得要死的妹妹，可以想见，与那个侍卫结婚后，用不了几年，就会死心塌地了。

馨如依然要追问那句话，菊耦只好现编现卖道：“你姐夫说，女人天生就是当娘的料，拿自己的男人也当孩子，只要一哭闹，就忍不住要尽全力去哄他高兴。要是你真不甘心，那姐姐去和白白说，大不了咱得罪王爷一回，他总不能给白白治罪。”

“姐姐不必了。白白拿我比亲生的还要亲，如今只有我能为他分忧，我不能只顾自己。”

“妹妹，你知道你的身世了？”菊耦听馨如这样说，便问道。

“我知道。你们都瞒着我，以为我不知道，其实我早就知道了。”

“那你心里是不是怪白白，为自己委屈？”

“不，我没什么好委屈的。如果我是亲生的，或许白白就不这么为难了。我很知足，白白和娘对我比对姐姐还要亲，我委屈什么？姐姐，放心吧，下半辈子是刀山是火海，我都认了。”馨如下定了决心。

李鸿章很受大哥的教，馨如又答应了亲事，他决定给醇亲王写封长函，表明自己不但挑子，还要与张之洞携手修筑卢汉铁路。

写信之前，他自然要先与心腹幕僚商议一番，结果自然是要表明全力支持卢汉铁路的态度。不过，李鸿章不能全让张之洞牵着鼻子走，是他建议的缓修津通铁路，那么津沽铁路一百万两的洋债只能靠官款来归还。怎么还？翁同龢极力反对拿部款还债，但也有变通的方法。周馥认为轮船招商局还有八十万两的待还官款，这笔款子不还了，拿来还津沽铁路的洋债，算是各省支持了北洋海防。剩余的二十多万两，直隶从练兵费用中设法筹措。

李鸿章十分赞同，连夸周馥办事圆通多了。

“中堂先不要夸我圆通，我还有不圆通的建议。”周馥的建议是不赞同推荐叶志超出任直隶提督。

叶志超是李鸿章的合肥老乡，绰号叶大麻子，自幼父母双亡，在舅舅家放牛、干活。他饭量惊人，力气也惊人，但脑子好像有些不太灵透。后来参加团练，投奔到张树声帐下当了一名伙夫。有一次攻打圩子，伙夫也调上前线，激战中心叶大呆子中土铳倒地，别人皆以为叶大呆子死了，没料到他忽地从地上站起继续战斗，原来子弹击中的是他的腰刀，没伤到身体。张树声觉得此人大难不死，必有后福，所以对他格外关注。叶志超作战勇敢，每次冲锋都是不管不顾，但从未受过致命伤，反而官越做越大。此时，他已是正定镇总兵。李鸿章最近推荐一批将领，

拟推荐叶志超为直隶提督。

“中堂，我有老乡就在叶总镇帐下，据说他这些年耽于游乐，军人血气已经磨光，似乎不堪大用。”周馥听到的话很难听，他说得已经十分委婉。

“要说别人没有血气我信，说叶曙青没有血气，我绝对不能苟同。他外号叶大呆子，就是说他打起仗来不顾死活。至于吃空饷，哪位将领不吃空饷？如果只靠那点俸银，谁还愿出生入死带兵打仗？至于逛逛窑子，我早就说过，武人好色，没什么大不了的。只要能听招呼，比什么都重要。”李鸿章最不愿别人说淮军的不是，即便心腹周馥也不例外。

周馥当然知道，李鸿章执意要用叶志超，最主要是因为他淮军出身，而且叶志超非常巴结，手面很大，舍得花钱，很得李鸿章赏识。每逢节敬，叶志超所赠总有周馥一份，但周馥并不昧心说话：“叶总镇是跟中堂打仗打出来的，中堂自然格外念旧。不过，您用人的视野不妨再开阔一些，未必非要出自淮军，淮系而外有出色者，中堂也应当破格提拔，这样淮军才不至暮气渐深。”

“若用外人还称什么淮军？外人批评我李鸿章滥保非人倒也罢了，兰溪你不应该这样说。你要不是我淮系的人，这直隶藩台也未必能轮得到你。”

这话太伤情面，周馥把顶戴扔到案子上道：“中堂若要这样说，我宁愿不当这个藩台。”

李鸿章这些年越来越固执，但有时候反而越能屈能伸了，他见周馥真生了气，连忙把顶戴端起来递到他手上道：“兰溪，你别生气了。要论治水、理政、牧民，你都当得了这个藩台，这与你的淮系出身实无关系。”

第二天，叶志超亲自到总督署来了，李鸿章自然知道他所为何事，冷着脸问道：“你一个总兵大员，私离讯地，难道不知道军法森严？”

身材魁梧的叶志超弓着腰道：“属下听说朝廷要修卢汉铁路，第一期据说先修到正定。属下驻防正定，到时用得到属下，大帅只消一句话。有人不肯迁坟搬屋，或者有人闹别扭，属下亲自带兵去弹压。长夫不够，属下也可带兵去修铁路。”

真是哪壶不开提哪壶，李鸿章一拍桌子，又指着门骂道：“去他贼娘的卢汉铁路，你的耳朵倒是尖得很，可心思就没用在本职上！还不快滚得远远的，别在这里丢人现眼。”

叶志超碰一鼻子灰，灰溜溜去找李鸿章心腹文案，也是他的老乡。

“中堂这些天正为卢汉铁路上火，你真是哪壶不开提哪壶。”

“我哪里是为卢汉铁路，不过是跑了来让大帅别忘了我，直隶提督出缺，不知有多少人来找大帅，我坐在正定死等，黄花菜也凉了。”叶志超一肚子委屈。

“中堂骂你了？”

“骂了，让我滚。”

“中堂骂你这是吉兆，这个你该听说过吧？”文案一听笑了。

“大帅这个习惯我当然知道，不过这次好像是真骂。我真后悔找了这么个借口，我回去，立马让我的文案滚蛋。”叶志超颇有些吃不准。

“不急，不急。你先在天津住一天，也就一两天内，中堂肯定出奏，得了准信再走。”

到了第二天就有结果了，李鸿章放炮拜折，密荐一批文武人才，叶志超果然是推荐直隶提督。

李鸿章给醇亲王写的亲笔长函，几乎与他的密折同一天到京。醇亲王看罢，心情大好，立即吩咐要看戏，还要请几个人过来喝酒。

李鸿章在信中表示，既然朝廷决定兴修卢汉铁路，他就与张之洞详细筹划。至于津沽铁路所借洋债，断不能久借不还，失信于人，请将招商局应还各省官款八十万两用于还债，不足之数，可延长海防捐一年，所得款项，除用于还债外，剩余部分可用于颐和园园工。最后他还告诉醇亲王，有意将小女嫁与多尔齐，请王爷托可信任的人说媒。

醇亲王所托的人就是曾纪泽，曾纪泽亲自跑一趟天津，把大事说定。接下来双方按照各自习俗办理。李鸿章这边无意张扬，因为馨如嫁人做妾，实在不是件得意的事情。多尔齐年已二十，这个年纪的都当了爹了，他母亲急于抱孙子，因此到了十月份就把馨如娶了过去。洞房花烛，多尔齐自然十二分满意。馨如却心中说不上什么滋味，当多尔齐揭开红盖头时，看到馨如梨花带雨，心疼得不得了：“馨如，大喜的日子，你怎么哭了？”

馨如问道：“你真的不娶福晋，一辈子对我好吗？”

多尔齐捋起裤脚，让馨如看他膝盖的伤痕：“你看，这就是最好的见证，我一辈子对你好，绝对不娶福晋。”

卢汉铁路的事却并不顺利，因为正如李鸿章所料，张之洞的确只提出了一个计划而已，实在没想到朝廷会让他总督湖广主持修铁路，所以接到朝廷任命，他闷闷不乐了好些天。张之洞倒不是只说不做的人，他总督两广后，在广州大办洋务，试造浅水兵轮，开办广州缫丝局、广州制钱局、广州银元局、广州枪弹厂、广州枪炮厂、广州织布局，今年刚

刚从英国订购炼炉，他还要开办炼铁厂。

湖广是内陆行省，哪有广州开化，更没有两广的财力，如何能办得了大事？李瀚章到广州办交接，对张之洞兴办的洋务一概不感兴趣，说道：“你能带走的尽管带走好了。”这话让张之洞真是哭笑不得，他在广州多年的心血，看来只能付诸东流。

而卢汉铁路，朝廷决心虽大，但修路款项却没着落，上谕说着户部每年拨二百万两用于筑路，而翁同龢私信却表示，这二百万也没有把握，请另想办法。张之洞这才觉得后背发凉，自己挖了个坑本来只想给李鸿章添堵，没想到却把自己也坑进去了。如果自己再督粤五年，定在洋务上大有成效，堪与李鸿章叫板。这一旨上谕把他调到湖广，一切要重打锣鼓另开戏。而这戏的开头，就是一个难啃的硬骨头。

张之洞后悔得只想扇自己巴掌，但这份心思还不能让别人看出来，更不能让朝廷觉察到。好在他擅长的是奏章，到了十一月份，他上了《遵旨筹办铁路谨陈管见折》，提出了四点主张，概括为：储铁宜急，先要在汉口建炼铁厂，自造铁轨，以省费用；勘路宜缓，在铁轨自造前，不急于勘探路线；开工宜迟，因为现在开工，万事不备，徒靡饷项；竣工宜速，一旦能够自造铁轨，便南北同时开工，并争取尽快竣工，早见利益。

李鸿章看了张之洞的电报，冷笑一声道：“真没冤枉张香涛，他果然打起了退堂鼓。那就先让他办炼铁厂，等他造出铁轨再修卢汉铁路吧。”

周馥也打趣道：“这个人果然笔上功夫了得，本来是打退堂，竟然也打得气壮山河。”

“卢汉铁路是他的画饼，可是七王爷以及中枢诸公都以为画饼可以充饥。现在张香涛又说开工宜迟，这是先把我涮了，又想涮七王爷。我得发封电报给他，让他这张厚脸红一下。”李鸿章顺手取过一张，提笔写道

复调鄂督张：

阳电及复海署电均悉。津通本可急办，试行有利再筹推广，此各国铁路通例。乃因群言中止。鄂、豫、直长路实自公发端也，事绪极恢宏，时艰言路杂，须面面顾到。局外议论纷如，亟宜定局开办，免至枝节横生。鄙人几于束手，公智珠在握，谅有成竹在胸，万勿吝教，仍乞拨冗速示。

第六章 失援手友朋频逝 扩园林停购舰船

光绪十六年元宵节前，李鸿章收到驻朝总理交涉通商大臣袁世凯的密电，密报两件事——

一是俄罗斯即将修筑西伯利亚大铁路。西起莫斯科，东到海参崴，从东西两端分别修起。

二是朝鲜国王已令美国人李仙得充朝鲜内署协办，将收回海关权，并计划向美国贷款，拟挟美以自重。

而几乎同时，吉林将军长顺向李鸿章密报说：“朝鲜将位于该国东北隅之庆兴府所属温海口沿岸地方租让于俄，辟为口岸，该处在我吉林琿春府属沙草峰对岸，却不与中国商议，难保别无用意。”

这几件事都让李鸿章暗自心惊。俄国疆域辽阔，地跨欧洲和亚洲，一直谋求在东北亚建立立足点，以争雄于亚洲东方。第二次鸦片战争中，俄国通过《璦琿条约》《北京条约》割占了黑龙江以北、乌苏里江以东一百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从而在东方得到了海参崴这样三面临海的港口。然而，俄国人还不满足，一直在觊觎大清的满洲和属国朝鲜。西伯利亚大铁路一个重要的目的，就是冲着朝鲜和满洲而来。

而朝鲜国内有一批亲日派，近年又有亲俄派，现在又与美国人走得很近。被国王李熙聘为内署协办的李仙得曾经帮助日本策划侵略台湾，如今他又在朝鲜挑事，肯定没安好心。

朝鲜与大清的龙兴之地满洲山水相连，而且拱卫着渤海门户。李鸿章立即密电总署，提议加强对朝鲜的宗藩关系，强化大清的宗主国地位。政务上要控制，外交上要监督，而经济上要援助。而袁世凯深得李鸿章赏识，认为他是驻朝最恰当的人选。赴朝办理商务人员每三年一期，由北洋大臣进行考核，李鸿章正好借此机会上奏朝廷重用袁世凯，作为加强对朝措施的一项重要。他在《办理朝鲜商务请奖折》中历数袁世凯的成就，称赞说：“升用道袁世凯血性忠诚，才识英敏，力持大体，独为其难，拟请旨免补知府，以道员分省候归补班尽先补用，并赏加二品衔，以示鼓励。”

朝廷很快准奏，但李鸿章觉得仅有这些还不够，还必须在加强东北防务上采取具体切实的措施。他首先想到的就是铁路，他要趁此机会把筑路大权夺回来。张之洞出任湖广总督后，对卢汉铁路如何建设仍然没有实际行动，全部心思都放在兴办炼铁厂上，说是为自造铁轨做准备，这让醇亲王及光绪帝都有些不满。而李鸿章本来就不赞同卢汉铁路，因此也是表面上积极，实际上一一直在应付。如今，朝鲜局势的变化以及俄罗斯的新动向给了李鸿章机会。他上书醇亲王建议暂缓卢汉铁路，先造关东铁路，与俄罗斯抗衡。李鸿章的计划是把唐山的铁路修到山海关，

再从山海关修至锦州、沈阳，向南修支线直通营口、大连和旅顺，向北通到吉林，再通到与海参崴毗邻的珲春。他给醇亲王发电报说：“东路即可举办，有裨大局，拟派吴炽昌带熟手工匠驰往勘路。按舆图，营口至吉林约千五百里，每年尽部款二百万造二百里路，逐节前进，数年可成。”

醇亲王收到电报，很快回电说：“路事即可举办，祈先核里数帑数，俾上达慰廑。”

李鸿章立即请英国工程师金达、办理津沽铁路的吴炽昌及帮工程师詹天佑等人前去实地勘探。詹天佑是当年曾国藩、李鸿章联手派出的赴美留学幼童之一，可惜后来因为担心学生洋化，光绪七年（1881年）他们被提前撤回国内，大学毕业的只有两个人，詹天佑就是其一。他先是在福州船政局任教，后来被张之洞聘任广东博学馆教习。光绪十四年（1888年）由开平矿务局留美同学邝孙谋介绍，到天津中国铁路公司任帮工程师，参加了塘沽到天津、唐山到古冶铁路的铺轨工程。

詹天佑学问很好，就是洋人工程师也对他刮目相看，而且他丝毫没有架子，经常到工地上去，与筑路工人吃一样的饭菜。负责津沽铁路工程的吴炽昌对詹天佑非常赏识，专门向李鸿章推荐，请他一起参与勘探工程。

勘探人员还没回来，京中却传来噩耗——曾纪泽去世了。李鸿章与曾纪泽关系不是太好，因为两人在外交上分歧很大，曾纪泽偏于强硬，而李鸿章一味退让。但在办洋务上，曾纪泽却是全力支持，而且经常拿外国的例子来反驳顽固派。

李鸿章分别给曾国荃和曾纪泽的两个儿子至书吊唁，又奏陈曾纪泽事迹，请朝廷优恤。他对曾纪泽的外交成就称道备至，“尤其伊犁交涉，中外论者，咸谓此举殆中国办洋务以来所无，即泰西交涉亦未尝有也。对他励志勤学，论述群经，兼通西洋语言文字，则誉为当代士大夫所罕见。回国后勤于职守，就是病中也不肯请假，忠爱之诚，临危不改，实为国之忠臣，请特旨予谥。”

李鸿章奏折入京，朝廷准奏，着将曾纪泽事迹宣付史馆立传，赐祭葬，予谥惠敏。

在金达的带领下，李鸿章派出的勘路人员用了一个多月时间，从营口到珲春进行了初步勘查，并拿出了粗略的预算，大约需要三千万两。

李鸿章办事总要多往前走一步，他不仅提供大致预算，而且资金如何筹措也提出办法。他的办法就是不能等，借洋债先把路修起来再说，国外也无不如此。奥地利银行曾多次表示可以年息四厘半借款。这是历年来借洋债最低的利息，借三千万两的话，每年利息一百三十五万两。户部已经答应卢汉铁路每年拨款二百万两，转挪到关东铁路上，还利息后每年还剩六十五万两可以还本。三千万两洋债还本也不用太过发愁，

等铁路修通了，客货运输肯定会越来越繁荣，那时可拿盈利还本，如果商人看到有利可图，那时再集商股就变得可行，商股用于还本，也许用不了多少年就可偿清。如果仅靠部款二百万，有多少钱修多少路，这是最不合算的，因为这样进展缓慢，自然见效慢，而对于日渐紧迫的东北局势尤其缓不济急。

收到李鸿章的长函，醇亲王禁不住感叹，李鸿章才是办实事的态度，不管他的办法行不行得通，他的用心却是尽快开工，绝对不是说说而已，这就是他与张之洞卢汉铁路提议的最大不同。他找了一帮人商量，大家都觉得关东铁路应当立即开工，但对借洋债却都不赞同。

“如果曾惠敏还在就好了！”醇亲王一边感叹，一边不顾大家的反对，让海军衙门大臣奕劻主持，起草借债修路的奏折。

海军衙门的折子递上去时，光绪帝正在召见刚从美国回来的卸任公使张荫桓。张荫桓是捐班知县出身，曾到山东巡抚丁宝桢的幕府掌管文案。他虽然读书不多，但办事能力很强，而且心思缜密，尤其是他自学洋文，能与洋人简单对话，更让丁宝桢大为惊叹。所以一保再保，不几年就到安徽任道台，后来又升安徽按察使。到了光绪十年，他上书对法越事件发表意见，被慈禧赏识，授三品卿衔，入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行走，跻身京堂并居要职。光绪十一年由李鸿章推荐出使美国，担任驻美国、日斯巴尼亚（西班牙）、秘鲁公使四年，去年底卸职回国。

翁同龢很早就认识张荫桓，而且很赏识他。除了张荫桓精明能干，还因为两人有共同的爱好——收藏。翁同龢显宦世家，爱收藏自不必说。张荫桓因为捐班出身，为了增加点文气而收藏，虽是附庸风雅，天长日久，竟然也成了半个行家，而且他家资殷实，手里颇有些好东西。更重要的原因，翁同龢如今特别留意给光绪帝笼络人才，尤其是洋务人才，因此极力鼓动皇上召见张荫桓。

见过礼后，光绪帝很随和地说道：“听说你自学洋文，能读能写，还能与洋人对话，实在难得。”

张荫桓谦虚道：“臣当年为了谋生，跟洋人学过英文，到了美国后，为了方便履职，多下了点功夫，但实在不敢说学得好。”

“朕也在学洋文，有时候觉得舌头打不过弯来。”

“皇上也在学洋文，真是国之大幸。”张荫桓立即跪下恭贺道。

“何为国之大幸？”光绪帝觉得张荫桓恭维得有些没边。

“林文忠公五十多年前就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学习洋文是识夷长技最根本也是最基础的一个功夫，如果我大清识洋文的人越来越多，把洋人的长处都学到了，自然就能赶超洋人。如今万岁带头学洋文，正是万民之福，大清之福。”

就着这个话题，两个人交流了近十分钟，之后光绪帝又问：“驻日公使参赞黄遵宪写了本《日本国志》，对日本明治维新以来的新政记载十分详尽，朕读了受益丰浅。你在花旗国四年有没有什么著述？可呈给朕。”

张荫桓回道：“臣有记日记的习惯。打算把光绪十二年二月初八到达美国至去年十一月十三日离开美国期间的日记抄录整理成《三洲日记》，到时呈请万岁御览。”

“朕不能出国门，外国的情形全靠你们这些驻外使节讲给朕听听。你有日记很好，尽快抄录出来。”

张荫桓叩头遵旨。

说过这些，光绪帝突然又问：“美国人修铁路，钱是从哪里来的？”

“大多是商人集股兴建。”

“如果商人不愿出资，而这条铁路又比较重要，美国人会怎么办？是不是全靠他们户部拨款。”

“当然不是。目前美国铁路总里程折算成我们的里数接近五十万里。一般都是美国联邦、州和商人投资。美国的联邦政府，大约相当于大清朝廷，州大约相当于咱们的行省。美国为了开发西部，在那边修的铁路最多，大约占百分之七八十。西部人烟较少，投资大而收效慢，全靠商人投资不行。所以美国联邦政府和州政府都要出钱，为的是让商人放心，这条路一定修得成，将来一定有钱赚，这样商人才肯投资。”

光绪帝点头，若有所思地问道：“如果钱不凑手，美国会不会向其他国家借款？”

“洋人国家，互相借款是很平常的事。”

于是，光绪帝向张荫桓咨询借洋债修关东铁路的事，张荫桓认为这个办法也可行，但尽量不要全靠洋债，应该发动商人集股。

翁同龢送张荫桓出门，边走边道：“樵野，你怎么能说借洋债是很平常的事，我们借了洋债靠什么还？”

张荫桓拱手道：“翁师傅，皇上垂问，下官当然只能据实回答。再说，您也没提醒，哪里知道您反对借洋债。”

“好，此事以后再说，你刚回来，先回家见见老婆孩子，后天我请你吃饭。”

张荫桓精于厨饌，而且不可思议的食材颇多，经常呼朋邀友聚饮。翁同龢最乐得赴张荫桓的饭局，两人已经四年不曾相聚，因此张荫桓笑

道：“还是我请吧，后天到我家里来，我从美国弄来了不少好东西，您也没见过。”

“好，到时候一定叨劳。”翁同龢熟不拘礼。

翁同龢回到养心殿，光绪帝问道：“师傅，张荫桓也说可以借洋债，这洋债到底该不该借？”

“老臣一切听从皇上的旨意。不过，借洋债还有另一个问题，不能不预先设想。”

翁同龢的意思是，如果几千万两的洋债真借了过来，老佛爷说那么多银子，先拿点来修园子。那时候没有不答应的道理。修园子是个无底洞，只进不出，花起来好花，将来怎么还？

光绪帝一想的确如此，便道：“那借洋债的事，就等等再说。”

借洋债的事没指望了，李鸿章又来电报，希望先将今年的二百万两拨付给北洋用来定购铁轨，先从唐山往山海关铺轨。醇亲王安排奕劻与翁同龢商议，翁同龢的意思先让北洋垫支，等各省田赋解部后再拨。醇亲王闻言皱着眉头不说话，第二天是端午，连节也过不成了，因为他病倒了。

醇亲王的病状与前年相似之处是疲倦，头昏，胸口发闷，不同之处是经常虚汗淋漓。慈禧派来太医诊治，几乎没有效果。到了六月初，似乎好些了。这时奕劻才拿出李鸿章的电报让醇亲王读阅。李鸿章的电报说，他的儿子李经方出使英国担任参赞时与奥商银行就有交往，奥商银行有意低息借洋债的事情李经方十分清楚，若有必要，可让他赴京与户部面商。

醇亲王指示道：“修铁路是我最牵挂的事情，去年白白浪费一年，卢汉铁路最终画饼。朝廷已经同意修关东铁路，李少荃也急于促成，既然部款不能拨，那就允许李少荃借洋债。你告诉少荃，让李经方立即进京去与翁叔平谈，事关洋务，事关海防，叔平不能袖手旁观。”

奕劻回道：“翁叔平的意思——当然，也可能就是皇上的意思，用于铁路的部款二百万两一定可保证，但洋债不能借。”

“如果每年只凭这二百万两，最多只能修二百里，关东铁路两千余里，那要十年才修完，俄国人、日本人能给我们十年时间？就说是我说的，哪怕少借点，洋债势必非借不可。”醇亲王一锤定音。

李鸿章接到电报，立即令李经方进京。时年三十五岁的李经方其实并不是李鸿章的亲生子。同治元年（1862年），李鸿章率淮军在上海打了虹桥、北新泾等大胜仗，荣升江苏巡抚，美中不足，四十岁的他膝下尚无子。当时李昭庆跟随李鸿章在前线征战，知道二哥的苦恼，便将自

己七岁的儿子李经方过继给二哥。两年后，赵夫人生嫡子李经述，但鸿章仍以李经方为嗣子，称之为“大儿”。李鸿章对儿子的教育很重视，聘请名师，潜心科举，同时又请朱静山、白狄克教习英文。李经方科举不太顺，没有中进士，但通五国文字，性格沉稳，勇于任事，李鸿章很器重他。李鸿章把自己的部旧大把大把推上高位美差，对自己的至亲却不太关照。李经方的亲爹李昭庆当年就是不满于此，才扔掉顶戴回了老家。到了李经方这里也是如此，二十七岁了李鸿章才推荐他出任驻英公使馆参赞，但这在当时绝对不是美差，因为大多数人视出洋为畏途，视外交为汉奸。

李经方出使英国回国后，仍然没有美差可任，在北洋幕府中参与外交事务，被李鸿章的大翅膀罩着，觉得憋屈。因此，他总想办件实实在在的大事证明自己的才能。为关东铁路筹款，在他看来就是一个难得的机会，因此对进京面见翁同龢十分重视，摩拳擦掌，希望成此大事。

他悉心做了准备，娓娓道来，希望能说动翁同龢。翁同龢耐心听完之后便表达了自己的意见：“当年左大帅西征，不得已借洋债，光利息就花了上千万两。如今修铁路如何能够借洋债？我还是一句话，借洋债修铁路，极为荒谬。”

翁同龢态度如此坚决，李经方挨了当头一棒，垂头丧气，无话可说。

第二天，翁同龢叫上奕劻的密友协办大学士、内务府大臣福锺一起去见奕劻，请他力持大体，坚决不能同意借洋债。

奕劻说道：“叔平，你总该知道，借洋债并非只是李少荃的主张，是七爷一力支持。”

“请王爷见七爷的时候，一定将我两人的意见上达，部款二百万两可以保证，但洋债不能借。借洋债的害处还不仅在损失利息，怕的是洋人借此窥破我虚实，再起觊觎之心，为害无穷。”翁同龢态度十分坚决。

福锺也帮忙说话，因为两人关系密切，奕劻不等他说完就摆手道：“这件事你就不必插嘴了，与你内务府何干？就是我也不好在七爷面前说三道四，七爷病了两个月了，稍好了点，万事不问，单单安排借洋债的事，足见此事在他心中的分量。其意已决，让我说什么？再说你叔平，反正部款还是二百万两，又不让你多拿银子，你又何必非要反对借洋债？”

翁同龢个性谨慎随和，屈己而从人，虽然心有不愿，但奕劻话说到这分上，便不好再反对。于是再次声明，部款每年只拨二百万两。李经方没想到借款一事会绝处逢生，欢天喜地回了天津。李鸿章指示他与驻法参赞陈季同具体经办，条件是三千万两要在三年内全部付齐，大清则自全款付齐后开始归还本息，每年额度不超二百万两为限。

此事说起来简单，除讨价还价外，还涉及购料及雇请洋人施工，函电交驰，颇费功夫。可偏偏此时，醇亲王病情转而加重，有一次晕眩近一小时，又加彻夜失眠、左边身体麻木等症。李鸿章有种不祥的预感，请奕劻将醇亲王病症密电发给他，他再请西医斟酌。看了醇亲王的病症，李鸿章觉得单靠中医恐怕难以奏效，给醇王府总管候福绥发去电报，推荐西医：

查英医伊尔文在敝署诊治年久，应手奏效。渠愿亲往看视缘由，不用峻剂，必能设法调和。若蒙行，即令星夜赴京，就近候诊。此则较中医实有把握，望速代请示，电知遵办。

在当时相信西医的人少之又少，甚至民间盛传西医挖眼剖心。李鸿章担心醇亲王拘于成见，拒绝西医。果不其然，次日即收到电报：

王爷谕，并道谢。洋医入府向无成案，恐启惊疑，拟俟中医查诊后，再酌洋医行止。候福绥禀。

进了十月，京城已经是冰天雪地，生病的人越来越多。最令人想不到的是，此时两江总督曾国荃竟然因为小病而去世。开始只是头疼，咳嗽，流涕，以为是通常的感冒，不以为意，谁料病情很快加重，不到一周竟然不治。

两江总督出缺，朝廷很快发布上谕，调在籍闲居九年的刘坤一重掌两江。两江湘军势力庞大，总督驻地金陵又是湘军苦战才从太平军手中夺来的，因此历任两江总督非湘系出身的大员不可。朝廷调湘军出身的刘坤一出任两江也是顺理成章，何况他赋闲前就任过两江总督。更重要的，朝廷不愿李鸿章的手伸到南洋，选李鸿章的对头刘坤一出任两江，便是最好的牵制。

对李鸿章而言，刘坤一出任两江实在糟糕得很。当年他总督两江，上任第一件事就是要从北洋手中夺取轮船招商局的控制权，突破口就是拿盛宣怀开刀，弹劾他在购买旗昌轮船公司中营私舞弊。李鸿章当然不能袖手旁观，费了诸多周折最终保住了盛宣怀。后来彭玉麟弹劾刘坤一嗜好即深（吸食鸦片），广蓄姬妾，江防疏失，李鸿章借机落井下石，终至刘坤一去职赋闲，两人的私怨已经难以化解。李鸿章感慨，以后南北洋声息互通、彼此应援的局面再也不会有了。

到了十月底十一月初，工部尚书潘祖荫、户部侍郎孙诒经、宗室宝廷、怡亲王载敦先后病逝，其病状如出一辙。锦州副都统阿巴力翰的夫人也患病去世，而奔丧的阿巴力翰竟然也患上了相同的病症。阿巴力翰就是馨如的公公、侍卫多尔齐的阿玛。

馨如受李鸿章影响，笃信西医，拍电报给李鸿章，希望他派西医前来诊病。李鸿章接到馨如电报的同时，正被《万国公报》的一篇报道所震惊：

近日疫气应始自俄罗斯，去年入冬，自俄而西，流行于欧洲各国，各国死亡人数动辄十数万。本年正月七日疫盛时，伦敦总书信局一万三千人中病者一千八百零六人，内分送电信之幼童一千九百人中，病者一百三十二人。又培明罕一城病者共五万人，可谓多矣。今冬又由俄而东传染于日本、中华。环一地球，几无一国之境，一种之民，不触是气而成病者。此大灾也，不知天是否佑我中华。

啊，原来是全球传染的时疫，那更非西医不可。李鸿章对此不能声张，只能悄悄有所布置，西医太少，而且不被国人信任，只能让中医郎中配几服防治时疫的中药，在集镇上当街架锅煎熬，免费供人饮用，尽人事听天命而已。同时立即派伊尔文星夜兼程进京去馨如家中救人。

一星期后，传来好消息，馨如公公已经痊愈。西医果然疗效非凡！李鸿章再次给醇亲王府发电，希望派伊尔文为醇亲王诊治，然而醇王府回电：

老爷谕谢。已请江苏候补知府张新知前来诊治，拟俟张来诊数天效否再酌。候福绥。

李鸿章明白，其实醇亲王还是不相信西医。江苏候补知府张新知看了些医书，懂点医术，在民间传得很神。但李鸿章打探的结果是，“偶有奇效”。所以他对这位也不抱多大希望，他打算等无明显效果，再次推荐西医，或者他亲自带伊尔文到王府去。

然而，还未等李鸿章再次推荐西医，醇亲王已于十一月二十一日去世了。李鸿章闻讯心疼得刀扎一般，除了醇亲王对李氏两兄弟格外关照外，还因醇亲王一死，宗室中再也无人堪与之比。当年恭亲王当政，了解外洋情形，全力支持洋务自强；后来慈禧罢黜恭亲王，代之以醇亲王，醇亲王以排外、强硬著称，但等他对洋务有了深入了解后，很快转而大力支持，虽然在慈禧面前太过软弱，但仍不失为有操守有担当的王爷。而将来替代他的，必然是庆郡王奕劻。然而，燕雀鸿鹄，怎堪相比？

庆郡王奕劻是乾隆第十七子永璘的孙子，父亲是不入八分辅国公爱新觉罗·绵性，他自幼承继给五叔绵悌为嗣。道光末年，因为永璘诸子争郡王爵位激怒道光帝，结果把爵位降至辅国将军，由绵悌承袭。第二年绵悌卒，奕劻得以承袭辅国将军。清制，朝廷所赐府第和爵位不相符合的，皇家如有需要，可以收回而以它处抵换。咸丰初年，咸丰帝将此府收回，转赐恭亲王，辅国将军奕劻按照内务府的安排，迁往定阜大街原大学士琦善的空闲宅第中。永璘一支自此家道中落，年轻的奕劻经历了祖父、父亲、伯父、堂兄们荣辱沉浮，他没有正式差使，只靠辅国将军年俸，一家人过得贫苦不堪。

但奕劻是个非常精明的人，对朝廷的局势看得十分明白，他一直在寻找机会。咸丰帝驾崩后，两宫垂帘，恭亲王当政，他知道自己翻身的

机会来了，便千方百计巴结，得到恭亲王赏识，逐步得以升迁。到同治帝大婚的时候，加郡王衔，授御前大臣，已经成为宗室中的红人。他对恭亲王和慈禧之间的矛盾看得十分清楚，而且对恭亲王的罢黜早有预料，不动声色自寻出路。他打发自己最得宠、善打麻将的侧福晋进宫陪慈禧聊天，并教太后身边人打麻将。她每次都带大把银票，从来是输多赢少，太后及身边的人无不喜欢。恭亲王被罢黜后，醇亲王掌权，奕劻非但没有受到牵累，反而得以管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海军衙门成立后，他又帮办海军事务，主要职责便是协助醇亲王赶建颐和园工程。他从园工中捞了大笔银子，但也更会花，一出手便送给李莲英一套宅子，离颐和园不远，名头是便于李总管侍候太后。

“真是黄鼠狼子生老鼠，一代不如一代！”李鸿章对心腹周馥感叹，“今年庆王府的年敬恐怕要加倍。此后办事，只能与此辈打交道了。”

不但要打交道，而且要好好巴结。奕劻有个亲戚几个月前就任天津道，此前他致书李鸿章请加关照，李鸿章立即给奕劻写一封亲笔信，专说此事——

前奉钧函，祇聆一是。令亲子望观察，多年旧交，津门情形尤熟，得资臂助，慰惬良深，此后遇有机缘，自当随时留意，以副谆属。前月下旬，惊闻醇贤亲王之逝，尊亲功德，中外同悲。此后洋务、海军各事宜，殿下更责专任重，企赖莫名。附泐再勋绥。鸿章谨启。

醇亲王去世对洋务的影响很快展现出来，一过了年，元宵节当天第一道上谕，便是关东铁路借洋债一事暂缓，理由是醇亲王过世，无人主持。其实，这完全是借口，因为借款已经定议，只等奥商付款，谁料结果竟然是前功尽弃！

二月又一道上谕，令李鸿章与山东巡抚张曜会同检阅北洋海军。根据北洋海军章程，每三年检阅一次。光绪十四年北洋海军正式成军，今年恰是三年会校之期。上一次检阅的时候，醇亲王亲自出海，巡阅旅顺、大沽、威海等地，不但提振士气，而且借机加强了旅顺的后路防卫以及威海的海防建设。如今，总理海军事务衙门大臣醇亲王已经去世，按资历递推，庆郡王奕劻如果能以钦差大臣的身份前来巡阅，自然也是增色不少。

李鸿章先是给奕劻去一封亲笔信，说明此意。奕劻却不想当这个钦差大臣。不是他不贪权，而是对朝局正在发生的微妙变化已经察觉。太后归政后，大部分时间在颐和园，但是她的威势还在，许多大臣依然视她为大清的最高主宰。然而，年轻的皇帝却希望朝纲独断，无时不在盼望成为一言九鼎的真正天子。在翁同龢的帮助下，皇帝不动声色提拔了一些人，这些人以清流台谏为主，比如去年恩科高中的文廷式、内阁学士汪鸣銮、武英殿纂修黄绍箕、宗室盛昱等人。坊间已经有后党、帝党的说法。

奕劻自问：我是帝党还是后党？我应该追随帝党还是后党？帝党羽翼未丰，且都是些穷酸读书人，能成什么大事？然而，从长远看，帝党的势力必将增长。后党呢？太后虽然归政，但大政依然要征询她的意见后才能施行，官员任命，只要太后发话，光绪帝无不照准。奕劻现在的处境十分尴尬，帝党不敢相信他，而太后对他的态度也不明朗。醇亲王去世已经几个月，而总理海军衙门大臣却迟迟没有上谕，便是最好的说明。所以，在前景不明的情况下，他宁愿什么也不做。翁同龢对李鸿章的掣肘已经越来越明显，皇上对北洋也颇多微词，自己此时又何必去蹉浑水？当然，更不能去当什么巡阅海军钦差大臣。

奕劻亲笔回信李鸿章，委婉拒绝他的提议，让他不必多此一举，一切听朝廷的安排。

李鸿章与山东巡抚张曜商定，于四月中旬开始巡阅北洋水师。然而，在这节骨眼上，北洋水师总教习琅威理又以撂挑子相威胁。

这件事的起因出在正月里。按惯例，北方封冻后，北洋海军南下到东南亚一带进行训练。正月二十日，北洋海军提督丁汝昌下舰登陆香港办事，定远舰管带刘步蟾降下提督旗，升起他的总兵旗，表示目前舰上最高指挥是总兵刘步蟾。

总教习英国人琅威理不同意，他认为提督登岸，有他副提督在，不应该换升总兵旗。

琅威理的副提督是怎么回事呢？李鸿章治军，陆军学习德国，海军则崇尚英国。筹建北洋海军的时候，他就确定了借才于西洋尤其是英国的方略。琅威理一直在英国海军服役，当初李鸿章从英国定购镇字系列四艘蚊子船，就是琅威理负责带到中国，并操演给李鸿章看，李鸿章见他精明干练，就提出聘他出任总教习。琅威理有些犹豫，担心在中国任职会影响他在英国海军的前程，因此提出了三点要求，第一，须有调派弁勇之权；第二，须向英国海军部请假并获允准；第三，中国方面须与英国海军部商妥，将他在华服务年限作为英国海军服役年资，不能影响他在英国海军中的升迁。

李鸿章请驻英公使曾纪泽向英国海军部协商，1882年秋天，琅威理来北洋任职，头衔是副提督衔北洋海军总查，负责北洋海军的组织、操演、教育和训练。由于陆军出身的提督丁汝昌不懂海战，实际上琅威理肩负起北洋海军日常训练的全部事宜。他完全按照英国海军的条令训练，治军严格，办事勤勉，有时在厕所中还会发布训练命令，对北洋海军的操练倾注了大量心血，为海军官佐所敬惮，就连丁汝昌也评价说：“洋员之在水师最得实益者，琅总查为第一。”李鸿章在发给琅威理的文电中，常用“提督衔琅威理”或“丁琅两提督”的称呼。

北洋水师管带多是少年新进，年轻气盛，经过几年训练，自觉已经青出于蓝，对琅威理多有不服，以致心生排挤。因此，丁汝昌下舰后刘

步蟾便立即换他的总兵旗，认为是理所当然。刘步蟾和琅威理都打电报给李鸿章，各自强调各自的理由。

李鸿章却从换旗事件中，一眼看出了问题的根本：琅威理所争，并非仅仅是面子，而是北洋海军的指挥权。如果琅威理也能挂提督旗，便等于承认他有指挥舰队的权力。这是李鸿章绝对不能答应的，北洋海军只能有一位总指挥，那就是丁汝昌。因此他给丁汝昌去电，可以考虑设计一面有别于提督的旗帜，偶尔他离舰时悬挂。

丁汝昌认为不必多此一举，他在中间当和事佬，一头劝刘步蟾退一步海阔天空，另一头又让老琅不要计较，大家对他的训练言听计从，不就是对他的最大敬重吗？琅威理到北洋任职时，在英国海军的职务是少校，此时早已升为中校，而在北洋还是“提督衔”，为此牢骚满腹。这次北洋会操，一到天津，爱较真的琅威理非要面见李鸿章，讨个公道。李鸿章却回道：“丁提督下舰，刘管带升总兵旗，也没什么不当。”

琅威理一听火就冒起来，责问道：“大人在公文中把我与丁提督并列，为什么却又说升总兵旗没有错？当初我入职北洋，说好我有调派弁勇之权，不就是可以调动整个舰队吗？”

“我称你是提督，不过是客气话。你是提督衔，和提督是两回事。比如，”李鸿章指了指周馥说，“周藩台现在是巡抚衔，可他的职务实际是藩台。”

“那好，如果大人认为我连一个总兵也不如，又不给我提调权力，我宁愿辞职。”琅威理以辞职相威胁。

李鸿章办洋务，最讲究“权自我操”。听琅威理如此要挟，立即答复道：“你要辞职就请辞，本部堂概不勉强。”

琅威理没想到李鸿章如此答复，气得一跺脚就走了。

李鸿章本来也是说气话，没想到琅威理如此强硬，他瞪着丁汝昌问道：“禹廷你说，你们自己能不能操练？”

已经练习了七八年，成军也已经两年有余，如果说自己不能操练，岂不太窝囊！丁汝昌应道：“刘步蟾他们都已经熟手，大洋角逐，毫无问题。”

“那好，琅威理不用再见我，他辞职好了。”

周馥对爱较真的琅威理非常赏识，连忙劝阻道：“中堂，都是话赶话赶到了墙角，琅总查尽职尽责，人人尽知，为一件小事让他辞职，实在可惜。”同时给丁汝昌使眼色，希望他能为琅威理求情。

丁汝昌十分会意，也连忙劝道：“周大人说得极是，为这么一件小事

让他辞职，传到列国也不好听。”

“没什么好听不好听的，洋人是我们聘请来给我们效力的，不听招呼，就让他走好了。如果琅威理不交辞职报告，这事就到此为止。如果他提交报告，那就直接批准。”李鸿章也是吃了秤砣铁了心。

第二天，琅威理果然交了辞职报告，李鸿章赌气批了一个字：准。

琅威理当天就住到了英国驻天津领事馆，不再回北洋舰队。

巡阅的日子已经到了，李鸿章没心思去管这事，他起程到大沽口，开始巡阅北洋水师。从四月十八日开始，在旅顺校阅宋庆等部操练德国陆操，查看旅顺船坞、两岸炮台、水雷演放以及大连湾后路防务；到威海卫查看新筑炮台，考校刘公岛水师学堂学生；又赴胶州湾青岛等地，详阅形势，发现此地环山蔽海，为旅顺、威海以南第一大要隘，应当在此设防；五月初一日，山东巡抚张曜从胶州湾登陆，经青州回济南，李鸿章则北驶烟台，视察烟台防务；乘军舰回大沽，查看炮台，校阅守军，最后乘火车回到天津。

前后往返十八日，周历海道三千里。六十八岁高龄的李鸿章，海上颠簸，又受风寒，回到天津就病了，幸亏西医又是电疗，又是输液，一周后才下了病床。

此时，日本政府正式邀请北洋海军访问日本。李鸿章觉得机会难得，立即同意。他创建北洋海军，一个重要的目标就是防备日本。但仅仅是防备而已，实在没有真正见仗的打算。他有个形象的说法，叫“猛虎在山”，意思是让日本人知道山上有猛虎，不敢轻举妄动就行。而日本邀请北洋海军访问，正好让猛虎到日本去溜一圈。他一面向朝廷报告，一面令丁汝昌于五月二十一日（西历6月26日）率北洋舰队的精华“定远”“镇远”“致远”“靖远”“经远”“来远”六舰编队从威海卫出发起程前往日本。

朝廷很快回电：

李鸿章电奏已悉。日本既有意修好，着严饬丁汝昌加意约束将弁兵勇，不得登岸滋事。长崎前轍，务当切鉴。其巡历情形及回伍日期，并着随时电奏。

“长崎前轍”便是指前次北洋舰队到日本，官兵上岸嫖妓引发纠纷，与日本警察、浪人互殴，死伤多人。李鸿章也有电报严责丁汝昌，务必严肃军纪。

日本不仅仅海军，可以说整个国家都在为访问做着准备。海军大臣桦山资纪召集部属开会，他提了一个问题：“诸位说一说，我们请中国海军访问，目的是什么？”

有的说促进中日友好，有的说增加彼此了解，有的说互相学习借鉴。对这些回答桦山资纪都不满意，他说道：“你们都记住，对海军而言，请北洋海军访问，唯一的目的是让我我国朝野都了解到中国海军的强大，让他们受到震撼，让他们感到恐怖，从而形成大办海军的共识。”

今年初，海军部提出的海军发展预算遭到了否决，大家这才明白了桦山资纪的用心。

“我们的各项准备工作，要围绕这个目标来进行。一是要让社会各界尤其是公职人员，有机会参观中国的海军，二是不管你们用什么办法，要让新闻界把中国海军可怕的实力渲染充分。”

北洋舰队航行两天后到达马关，次日到达神户加水添煤，七月五日下午到达横滨港。“定远”舰鸣二十一响礼炮向日本海军致礼，日本海军方面负责接待的“高千穗”舰也鸣二十一响礼炮作答，当时停泊于港中的英、美军舰皆鸣十三响礼炮向北洋舰队致敬，一时间礼炮轰鸣，此起彼伏。

次日上午，日本海军参谋部长井上良馨少将、海军省军务局长伊东祐亨少将专程从东京赶来会面。午后，丁汝昌赴日舰“高千穗”拜访，然后率六舰管带乘火车赴东京，拜访日本外务大臣榎本武扬。

现任驻日公使是李鸿章的嗣子李经方，他是今年正月到达东京任职的。当天晚上，他设宴欢迎丁汝昌一行，榎本武扬应邀出席。接下来的两天，李经方陪同丁汝昌拜访日本总理大臣松方正义、宫内大臣土方元、内务大臣川弥二郎、内大臣德大寺实则、海军大臣桦山资纪等要员及各国驻日公使，并参观东京的学校及监狱。

七月九日上午十时，日本天皇亲自接见丁汝昌及各舰管带，表示中日两国一衣带水，友谊源远流长，日本决心与中国世代友好，并请丁汝昌向中国大皇帝转达日本友好之意。接下来的几天，李经方陪同丁汝昌拜访炽仁、威仁、彰仁亲王以及内阁诸大臣，参观兵工厂、农科大学、医院、图书馆、植物园、天文馆，亲王、内阁大臣分别设茶会或宴会款待，所到之处，都受到了超乎意料的热情接待。

在桦山资纪举办的招待会上，他举杯提议道：“中日同属亚洲，同种同心。中日海军应当联合起来，共同对付西方列强，争取亚洲的荣誉和尊严。中日兄弟之间如不团结，势必给外人以可乘之机。”

丁汝昌积极响应，举杯为中日友好干杯。

七月十六日，丁汝昌在泊于横滨港内的“定远”旗舰上举行招待会，邀请了包括国会议员和记者在内的日本各界人士出席。“定远”放出小艇迎接参观者，丁汝昌和驻日公使李经方在舰门迎接，和来宾们一一握手。在军乐队的演奏声中，“定远”舰甲板上准备了柠檬水、冰块以及各式各样的卷烟等招待品。随即，来宾们在向导的引领下首先参观了口径

三〇五毫米巨炮。然后参观舰长室、军官舱，日本客人都注意到舱内装饰着各式各样的美术品，还有盆景、照片等。舰上治疗室清洁异常。北洋海军将领都懂英语，为参观者一一讲解舰上设施。中午十二时开始，“定远”舰甲板上举行了西式冷餐会，宾客们边吃边谈，最后在十分满意的气氛中被送回了码头。

曾登上定远舰参观的日本法制局长宫尾崎三郎次日在报纸上发表观感：“同行观舰者数人，回京火车途中谈论，谓中国毕竟已成大国，竟已装备如此优势之舰队，定将雄飞东洋海面。反观我国，仅有三四艘三四千吨级之巡洋舰，无法与彼相比。同行观舰者皆卷舌而惊恐不安。”被誉为“日本近代教育之父”“明治时期教育的伟大功臣”福泽谕吉在《时事新报》上发文道：“中国海军舰体巨大、机器完备、士兵熟练，值得一观之处颇多。”

丁汝昌也率北洋舰队官兵先后参观了日本的兵工厂、军港以及军舰。在横须贺造船厂，惊讶地发现日本人正在自造四千多吨的巡洋舰“桥立”，已经辞退了所有的外聘欧美技师，日本技师制造技艺非常精湛。他们还考察了海军医院，看到一切布置皆效洋风，极其清洁。军港司令官福岛敬典少将在午宴时告诉丁汝昌，天皇常行幸此地，与诸官员“研究一切利害得失，别其勤惰，慰其劳苦，故当事者亦以上意所属，赏罚分明，各竭力致精，献技图报，是以成事较易”。他们还参观了开工仅两年的吴港，衙署洋楼，巍然高耸，一大船坞已经建成，各个工厂，包括机械所、帆缆所、模型所、铸铁所、打铁所，正在相继落成中。他们还发现，日本海军的主食已由米饭改为西式面包牛肉，使得官兵身体强壮。他们还参观了“金刚”“严岛”“葛城”“磐城”“满珠”等军舰。

八月六日上午十点半，在日本访问四十天的北洋舰队启程回国。在“定远”舰上，丁汝昌对刘步蟾道：“子香，你是海军行家，你参观了日本人的军舰，有何感想？”

刘步蟾据实回道：“日本海军正在快速发展，尤其是他们新定购和自造的军舰，都比我们新，航速快，速射炮多，实际战斗力恐怕会超过我们。”

“有那么严重吗？”

“双方都在憋着劲赛跑，真是刻不容缓，我们应当尽快添购新舰，更换速射炮。”刘步蟾说出了想法。

“此次访问，日本各方都非常热情友好，好像无意与中国为敌。”

“我也觉得日本人这次出乎意外的热情，但无论日本是不是中国的敌人，我们正在被日本赶超，这一点不容忽视。李中堂经常说要取‘猛虎在山’之势，猛虎如果爪牙都不及人锋利，猛虎在山也归于无用。”刘步蟾还是坚持自己的观点。

“好，我打算回去后立即上条陈，请李中堂专奏朝廷，尽快为北洋添舰换炮，就请子香军门辛苦如何？”

刘步蟾是船政学堂的高才生，又出过洋，对丁汝昌从来不曾服气过，他哪里肯为丁汝昌代草条陈？便道：“军门上条陈，我也上一个条陈，各人上各人的，更容易引起李中堂重视，岂不更好？”

“好，那就各上各的。”丁汝昌从善如流。

几乎同时，明治天皇正在召见内阁总理大臣松方正义和海军大臣桦山资纪，他指着手边的一摞报纸道：“朕这些天一直在看中国海军访问的新闻，真是让人忧虑啊！桦山你说，我们的差距真有那么大吗？”

桦山资纪回道：“比他们报道的还严重。中国的定远、镇远两舰，不要说在亚洲，就是在全世界，也是最无敌的巨舰！”

明治天皇皱着眉头不说话，过了好大一会儿才又问松方正义：“你说，该怎么办？”

“没有第二个办法，唯一的办法就是加快发展海军，在三五年内赶上中国。”松方正义斩钉截铁地答道。

“不但要赶上，而且要争取在三五年内与中国决战，并且要战而能胜。否则，拖得越久，我们便越没有战胜他们的希望。如果错过了时机，日本将永无出头之日。”桦山资纪的想法更进一步。

松方正义趁热打铁道：“内阁提出了十万吨造舰计划，总投入需要五千八百多万日元。此项计划关乎国运，非请陛下裁夺不可。”

“朕同意你们的计划，国会那边朕会向他们打招呼。”

桦山资纪接着道：“一定要打败定远和镇远，一定要打败中国，要让在校的学生就树立起这样的责任和信心。这事关未来海军士兵的素质，海军部请人编了‘打败定远’的游戏，正在与教育大臣沟通，希望能在学校推广。”

“好，到时候朕要去观看孩子们游戏。”

松方正义又道：“教育大臣正在主持制定《小学教育大纲》，特别要求以《教育敕语》之精神启发引导儿童修心，从小培养起‘效忠天皇’的思想，要让他们从小明白天皇乃是‘万世一系’的神，长大之后能够绝对服从天皇，无怨无悔地为天皇为国家而献身。”

“尚武、忠勇精神应当从孩子入手培养，师范学校的学生将来就是教导学生的老师，对他们的教育要特别加强。”明治天皇十分支持。

松方正义补充道：“教育大臣已经有计划，打算在所有师范学校中全

部实行寄宿制，日常生活仿效兵营组织，把未来的小学教师培养成‘准军人’，唯有如此，才能担负起培养小学生尚武、忠勇精神的重担。”

“好，这件事容以后详议。”

同一天，光绪帝召见翁同龢。一天前，户部上奏《酌拟筹饷办法折》，因库款支绌，亏短甚巨，建议南北洋购买外洋枪炮、船只、机器暂停两年，所省价银解部充饷。

“翁师傅，户部所奏开源节流办法，朕看过了，尚属可行。只是七叔在时，多次提醒朕‘勿忘海军’，如今停购舰船枪炮两年，是否会影响海防？朕有些不安。”

“老臣心里也有些不安。这是没办法的办法，根源还是库款支绌。关东铁路每年要二百万两，东北练军每年要五十万两，三年后太后六十整寿又是一大笔开销，前天听庆王说，太后的意思要建德和楼大戏台，内务府预算要三十万两，新增的园工当然不会仅此一项，老臣左支右绌，实在没有办法，只好出此下策。”翁同龢也是没有办法。

光绪帝很体谅翁同龢，道：“朕知道师傅的难处，都是花钱的事项，进项却没有增加。停购两年船炮也不是不行，就是不知道对北洋海军有没有太大的影响。”

“影响自然是有，但也不会太大。李少荃多次说过，北洋海军目标是巩固京津门户，并不必争雄海上，取的是‘猛虎在山’之势。现在看，这只猛虎已经足以震慑群小。这次李鸿章巡阅北洋，场面很大，各国无不惊叹于北洋海军的精锐，他在奏折中说，北洋兵舰合计二十余艘，规模略具，将领频年训练，远涉重洋，并能衽席风涛，熟精技艺。陆路各军勤苦工操，历久不懈，新筑台垒凿山填海，兴作万难，悉资兵力。就渤海门户而论，已有深固不摇之势。”翁同龢早有准备，把李鸿章巡阅北洋各口后的上奏抄件中的关键词句，都加了圈点。

“这个奏折朕已经看过。看李鸿章的奏折，北洋海防稍可放心，不知实情到底如何。”

“大约也差不到哪里去，李鸿章办事向来扎实。”翁同龢应道。

丁汝昌率舰队回国后，亲自到天津向李鸿章报告。听到日本热情接待的经过，李鸿章非常满意：“不虚此行，看来这次敲山震虎的效果超出你我预期。如果日本能够改弦更张，真能与中国和好，真是中日两国之幸。”

李鸿章心情很好，提笔给日本外务大臣榎本武扬和枢密院长伊藤博文各发一份电报。发给榎本武扬是这样说的：“丁军门统率北洋兵舰道出东溟，渥承瀛洲贤大夫殷勤款接。而台端筦领外部，屡得周旋，风采言辞，弥足钦重。一时盘敦之雅，传布五洲，咸知我两国同文共域之邦，

交谊日亲，至为可喜。”

他与伊藤博文私交很不错，经常通信，话说得更直接：“亚洲唯我二邦，但能联合交亲，异域强邻，何敢予侮。迩来邦交情谊日密，传播五洲，好我者欢，恶我者惧，唯当永持此局，内奋富强之术，外杜窥伺之萌。”

丁汝昌又奏请道：“这次访日，参观了日本的军舰、造船厂还有学校、医院等，日本的发展之快也是出乎意料。尤其是他们的海军，新添舰船虽然不及定、镇两舰船大炮巨，但航速快、速射炮多，不能大意。我和刘子香都有条陈，请中堂上奏朝廷，应当拨巨资添舰换炮。”

李鸿章叹道：“拨巨资是不可能，但再购几条快速兵舰、更换一下火炮应当没有问题。”

打发走丁汝昌，李鸿章立即着人请周馥过来，把丁汝昌、刘步蟾的条陈交给他，让他起草扩充舰船的奏折。

第二天下午，周馥就带着折稿过来了。李鸿章连看也没看，铁青着脸把两份上谕推到周馥面前道：“兰溪，你先看这两份上谕。”

第一份是明发，一看就是好事——

谕内阁：李鸿章、张曜奏，会同校阅海军，并查勘各海口台坞工程事竣一折。该大臣等周历旅顺等处，调集南北洋轮船会齐合操，并将水陆各营，以次校阅，技艺均尚纯熟，行阵亦属整齐，各海口炮台船坞等工，俱称坚固。李鸿章尽心筹划，连年布置，渐臻周密，洵堪嘉许，着交部从优议叙。张曜会同筹办，着交部议叙。各将领训练士卒，修建台坞，不无微劳足录。着准其择优保奏，以示鼓励。海军关系至要，必须精益求精。仍着李鸿章、张曜切实讲求，督饬提镇各员，认真经理，以期历久不懈，日起有功。另片奏，拟在胶州烟台各海口添筑炮台等语，着照所请行。

“哟，胶州湾炮台朝廷照准了，可喜可贺！”周馥满脸笑容，向李鸿章拱手。

“你先别说可喜可贺，你看第二道上谕。”

第二份上谕是密谕，只廷寄给相关人员——

谕军机大臣等：户部奏，库款支绌、亏短甚钜，酌拟筹饷办法，开单呈览一折。所拟各条，于筹补库储，尚属切实，着依议行。唯筹饷一事，部臣虽尽心擘画，全赖各省疆臣，认真督办，不避怨嫌，庶一切诿卸掩饰之弊可除，克臻实效。现当库存奇绌，各直省将军督抚等受恩深重，必应顾全大局，共济时艰，无待谆谆详谕也。户部原摺并单内应由处办四条，均着钞给阅看。将此谕令知之。

再看户部原奏清单，前三条与北洋关系不大，第四条就是北洋舰、炮停购两年，将所省价银解部充饷，并裁减勇营。看完这份密谕，周馥惊呼道：“朝廷也玩仙人跳！一面说海军关系至要，要精益求精，一面又停购船炮，这到底是啥意思？”

李鸿章怒道：“啥意思？明发上谕是给天下看的，全是表面文章。密谕才是玩真的，真正卡住了北洋的咽喉！不但不拨款，还要北洋将省下的价银解部，真是岂有此理。北洋购船炮并无专款，何来省出价银？”

周馥拍着密谕道：“都知道户部是翁某人当家，皇上那里他也能做一半主，我敢肯定这全是他的主意。翁某人恐怕是没忘当年中堂参他大哥的私怨，挟私报复。不过，他怎么可以拿国家的安危当儿戏！”

李鸿章愤愤道：“清流中人，哪个不是高唱爱国的高调，干的却是害国的勾当！”

“中堂，此事必须据理力争！北洋目前的舰船照外国海军例根本不成其为一军，如果真起战事，北洋恐怕仍然不能抵挡西洋巨舰。这些年来北洋海军名义上花了数千万两，实际用到海军是多少？恐怕一半也不到！中堂必须将此事讲明白，不然到时候有口难辩。不如趁现在还算安定，痛陈海军宜扩充，经费不可省，时事不可料，各国交谊不可靠，请饬部枢通筹速办！”

“难！海军经费如何能够讲明白！最明白的就是七王爷，如今他已经作古。正因为现在还算安定，所以朝廷才停购舰船，如何痛陈海军宜扩充？朝中说我挟洋自重的大有人在，如果我再痛陈扩充海军，必定有人要参我抗旨、揽权。”李鸿章大摇其头。

“中堂，现在的安定也不过是表面上，就拿日本来说，中堂总不会认为他是真的要与中国好吧？日本这个国家，是左手握刀准备要捅你，右手还能紧紧握住你的手不放，口中连称要睦邻友好。”周馥打了个形象的比喻。

“这次丁禹亭他们访问，日本人的确十二分热情。”李鸿章语气十分平淡。

“依我看，他们不过是放了一个烟幕弹。”周馥一眼就能看穿他们的心。

“不管他是真情还是假义，总之敷衍着不撕破脸皮就好了。”

周馥见李鸿章无意与朝廷相争，更失望加无奈：“中堂，今天你不争，将来后悔晚矣！你今天力争，万一不行，将来也有话可说。”

李鸿章叹息道：“我就是上奏，肯定要交户部议，结果肯定是行不通。朝廷形势如此，我也就力止于此了。”

第七章 日本增兵谋决战 大请求和失先机

天津老城东南、海河西岸的英租界有一家松昌洋行，是英国商人的产业。洋行大堂的领班是一个叫石川的年轻人，时年二十五六岁，人看上去很和善，其实十分精明。

这天下午，一个清兵弁目到店里来，掏出五个五十两的银镲子往台上一摆道：“给我换点英镑用用。”

英镑并不能随意换，店里的伙计陪着笑脸道：“军爷，要换英镑，非等大班回来才行，小的做不了主。”

弁目不耐烦道：“多大点事，还非要你们大班。去，找个说了算的过来和我说。”

“怎么回事？”这时，石川听到说话声到前堂来了。

小伙计回应道：“这位军爷要换英镑。”

弁目又道：“我要换点英镑用用，还非要等大班回来，你们这哪像做生意的？为难人不是？”

石川解释道：“这是店里的规矩，其他洋行也都是如此，想来军爷一定清楚。不知您要换英镑何用？”

“我们统领要用，我哪里晓得要干啥，只让我把这件差使干好。这屁大的事我都办不成，回去怎么交差。”弁目有些着急。

石川想了想吩咐小伙计道：“你只管给军爷换好了，等大班回来我来解释。”

小伙计换算的工夫，石川向弁目打听军营的情况。

弁目有些奇怪，反问道：“你对军营怎么这样热心？”

石川笑着解释：“我打小就想长大了当兵拿饷，可我爹不同意，嫌我身子单薄，非要我学生意。军爷如果方便，啥时候带我到你们护卫营瞧瞧，让我也开开眼。”

“带你进去不可能，你要想听营伍上的事，我满肚子都是。你请我喝茶，我给你讲三天三夜。”

石川高兴道：“那太好了，我今天没空，咱们君子约定，后天我请你吃饭。”

“一句玩笑话，你还当真了。”

“大哥是玩笑，我可是当真。我就盼着有个军营里的朋友，后天我请大哥吃酒，好好请教一下军营里的故事。”

弁目听说有酒喝，心里高兴，便道：“后天不行，我要上值。这样吧，我们定准四天后见。”

两人互相报了名号，弁目叫王开甲，是天津护卫营哨长的跟班。四天后两人如约相见，石川把王开甲带到一家日本酒店。王开甲是第一次吃日本菜，喝日本清酒，兴致很高。尤其是低头弯腰的日本女招待更是让他大开眼界，一双眼睛不舍得躲开片刻。

石川见状便笑道：“大哥喜欢外国女人？过会儿我带大哥去个更好玩的地方。”

一听有更好玩的地方，王开甲酒兴就减了，道：“酒喝得差不多了，就去你说的好地方。”

石川把王开甲领到工部局西南小巷的日本妓馆，告诉他慢慢玩乐，石川自己则在外面喝茶。足足一个时辰，王开甲才满脸笑意一身慵懒走出来。石川连忙迎上去问道：“大哥玩得高兴吧？”

“高兴，高兴极了，那滋味，别提了。”王开甲拍拍石川的肩膀说，“无功不受禄，你对哥好，哥心里有数。说吧，有什么能帮上你的，尽管开口。”

“我说过了，只想交个军营的朋友。”石川把王开甲领到角落的榻榻米上坐下，“大哥也是热心人，我也不客气，但绝对不会给大哥出难题。我将来打算倒腾点儿军火，多少赚点外快。”

王开甲有些为难道：“这可就难了，兄弟还真帮不上忙。我们的军械都是由军械局统一供应，那不是一般的买卖，我这种人根本挨不上边。”

石川笑道：“大哥领会错了，我哪有那本事去和军械局争生意。我的意思是，小打小闹地弄点，手头活泛点就行了。比如军营里有没有报废的洋枪替换下来了，作价卖给我，我再倒腾给老家的土财主，他们拿来看家护院。”

“哦，是这个意思。”王开甲明白了，“比如有当兵的开小差了，顺带着拿一支洋枪出来，你也可以收了去。”

“这个当然好得很，但犯忌讳的事咱不做，只图大家都有好处，不能给大哥惹麻烦。总之我的原则，做朋友第一位，赚点外快是第二位，而且有钱大家赚，我不吃独食。”

王开甲拍了拍石川的肩膀道：“你这个人有意思，我可以给你引见个人，将来他必能帮到你。”

“哦，大哥的这位朋友也在军营里？”石川眼睛放光。

“不，他不在军营里，但与军营关系极大。”王开甲贴近石川的耳朵说，“我这个朋友在军械局当书办，虽然办不了大事，但消息灵通得很。”

“那太好了，大哥随便什么时候方便，把你这位朋友约出来，我做个小东，大家认识一下如何？”石川非常高兴。

“好说，他也好这一口，”王开甲眨了眨眼，朝周围瞄了一圈，“那也是个热心肠的人，保准咱们做得成朋友，闹不巧，来个桃园三结义！”

石川闻言，立即顺水推舟道：“那我以茶代酒，先敬大哥！”

端午节这天，有人到松昌洋行来告诉石川一个地址，说有重要人物要见他。

晚上，石川如约到了一家日本人开的酒店。进门后，榻榻米上坐着一位四十多岁的日本人，眉毛浓重，目光如炬，留着浓密的八字须。他欣赏地打量着石川，面露微笑。站在中年人身边的是个三十多岁留短须的，石川认识，是日本驻华公使馆武官神尾光臣少佐。

“将军，这就是赫赫有名的中国通石川伍一。”神尾光臣指着石川向中年人介绍，又对石川伍一说，“这位就是参谋本部参谋次长，川上将军。”

石川伍一深鞠一躬道：“今天终于见到将军，真是三生有幸。”

川上操六感叹道：“真是年轻有为啊！听说你十八岁就到中国来了，那时候我随大山岩陆军卿赴欧美考察军制，虽天各一方，但都在为大日本的崛起而奔波。后来我又赴德国留学，所以一直未曾见过你本人。我看过你们编写的《中国通商综览》，还有你亲自绘制的四川地图，非常精致！特别是那些分区图，信息量非常大，有些村庄的水井都标注了出来，这非常必要，你的作图技术已经在整个谍报系统推广。”

石川伍一，1866年出生于日本秋田县，青少年时期就致力于学习中文，十八岁到中国继续学习中文并研究中国问题。后来到汉口乐善堂药店——在华日本间谍聚集的大本营，参加了名为“四百余州探险”的间谍活动，上百名谍报人员周游江苏、浙江、江西、广东、广西、四川、陕西等省，调查山川土地、人口分布、民生贫富、风俗人情、军营位置、粮秣运输等情况，编成了《中国通商综览》两个分册，长达两千三百多页。石川伍一还率领一个谍报小组，对四川盆地进行调研，最远甚至到达了西藏东部。调查结束后，他提交了非常详细的调查报告和精心绘制的四川地区精密地图，令参谋本部刮目相看。去年以来，石川伍一租了一条中国帆船，由烟台出发，游历长山岛、庙岛、小平岛等，并查看了旅顺炮台，回程又途经大沽山以及朝鲜的大同江、平壤和仁川口等处，

经由威海卫返回烟台。

石川五一汇报道：“朝鲜西海岸、胶东半岛以及辽东半岛，我所经过的海面和海口，每一百海里，都用千斤砣试水深浅，详细收集地理水文数据。详细的报告我已经完成，正准备交给参谋本部。”

“石川君的业务能力在业界是首屈一指的，我非常期待看到你的报告。”川上操六话题一转，“作为一个谍报人员，不仅要提供具体的情报，更可贵的是对大势能有精准、独到的判断。假如，我是说假如，中日两国开战，你认为帝国有几成胜算。”

“帝国必胜。”石川伍一不假思索。

“哦，你这样认为？何以见得？”川上操六有些怀疑的语气。

“我只说一条理由，中国已经腐败透顶，不只是官场腐败，而是全民腐败。中国的年财政收入仅有九千万两银子外加五百多万石米，以中国之大，这是很不般配的。据我调查推算，实际税赋应当是岁入额的四倍，如此大额的赋税一钱不入国库，去了哪里？都入了各级官吏的私囊。中国历来贿赂之风盛行，近年来尤其为烈，地方官肆意刮削民众膏血，逞其私欲，而中国百姓也认为，办事送钱、打官司要送钱都是天经地义。”

川上操六还是有些不信：“这只是你的一家之言。其实列国中有不少人看好中国即将崛起，坚信以中国之丰富物产，如能积极变革，不难成为世界最大强国，雄视东西洋，而且十几年来中国也的确发生了许多变革。”

“观察一个国家和观察人一样，应当洞察其心腹，而不仅仅看到表面。中国虽然表面上在不断改革和进步，但不过如同一间老屋废厦加以粉饰而已，经不起大风大浪。中国全民丧失信仰，社会风气江河日下，人心腐败已达极点。民众是国家组织的一‘分子’，‘分子’一旦腐败，国家岂能独强？国家的元气丧失消亡，这比国策的失误还要可怕，国策的失误尚可以扭转过来，而国家元气的腐败就是真正病入膏肓了。孟子说：‘上下交征利，则国危’。尤其是中国官场腐败导致司法不公，甚至刑罚乃至性命都可以被金钱所左右，普通百姓申诉无路，民怨积压，百姓还会为这样的国家去奉献吗？将领们则争相克扣军饷，士兵们还会为国献身吗？”

神尾光臣也在旁反驳道：“石川君，你不觉得把看不见的‘人心’说得作用太绝对吗？你的观点倒有些像中国的清流。你不要忘了，中国有定远、镇远这样的巨舰，他们的陆军也准备了先进的洋枪洋炮。”

石川伍一笑道：“大刀长矛与洋枪洋炮较量，当然‘人心’的作用微乎其微，可是当双方的武器差不多的时候，‘人心’便成为决定性的作用。说到中国的北洋巨舰，我还有话说。中国两年前就决定北洋停购舰炮军

械，原因是没有银子，而专为太后六十大寿所扩建的颐和园工程，每年都要花掉数百万两银子。专掌皇家用度的内务府，咸丰年间每年所费大约四五十万两，而如今每年大约四五百万两，是从前的十倍多。中国不知排解地方之紊乱，不能消除民庶之怨数，更不知施加仁惠休养民力，依我看，早则十年，迟则三十年，中国必将支离破碎。与其到时列国都来瓜分，不如我们趁早全力踹上一脚，把这个泥足巨人踩在脚下，帝国将因之雄居东方，无人再敢小瞧。”

这几乎是狂妄的梦呓，但川上操六却为石川伍一鼓起掌来：“我完全赞同石川君的判断。我这次考察了朝鲜的釜山、仁川、汉城以及中国的旅顺、烟台，我也确信中国战则必败。我安排人正在起草《征清大计划》，如今与中国决战的时机已经成熟，我们只需一个恰当的时机！当然，战争有许多的意外，因此在准备上不能有丝毫懈怠。谍报工作非常重要，一个优秀的谍报人员可以抵一个甚至两个旅团！石川君，打起百倍精神，为帝国的全胜而努力啊！”

石川伍一挺直腰板头一低道：“谨记将军的教诲。最近，我有新的收获，我在北洋军械局抓到了一条鱼，此人贪财好色，根本没有国家观念，只要有银子，就能得到想要的情报。”

川上操六叮嘱道：“这条鱼的确很重要，我们可以通过军械的调拨知道清军的动向。不过，这条线不要急，更不要暴露，到时候发挥最关键的作用。”

“只是要把此人抓在手上，所费有些吃不消。”石川伍一也顺带提了一下眼前的困难。

川上操六承诺道：“经费的事，我回国后就想办法。不仅你这里，北京、上海、汉口、威海、烟台、大连、旅顺等地都一样，我会想办法为诸位增拨经费。”

第二天，日本驻华使馆武官神尾光臣带着外交照会来到直隶总督署面见李鸿章，告知日本参谋本部参谋次长川上操六将军已经到达天津，希望拜会李中堂，并希望参观设在天津的武备学堂和军械制造厂。

“你回去转告川上将军，就说明天我宴请他。申时我将派人去接，具体参观哪些地方，届时会告知将军。”李鸿章亲自接见了神尾光臣。

下午，李鸿章召集直隶布政使兼北洋水陆营务处总办周馥和天津海关道盛宣怀等人商议如何接待川上操六。宴会不费周折，无非隆重、热情，但请他参观哪些地方却颇费脑筋。武备学堂、军械制造局等都涉军事机密，该不该让川上参观？允许参观，便有泄密的可能；若拒绝，就有些失礼，因为两年前北洋舰队访问日本，不但参观了日本的军舰、学校、海军医院甚至正在建设的军港也请北洋舰队提督丁汝昌和六舰管带共同参观。最后李鸿章拿定主意，让川上操六参观，而且比他所要求的地方还要多：“武务学堂、天津机器局、北塘炮台都让他参观，而且还要

让他检阅炮兵、步兵操练。当初丁禹亭在日本受到举国欢迎，我们对川上当然也要尽到地主之谊，来而无往非礼也。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参谋本部长向来由亲王挂名，川上虽然是参谋次长，但实际是参谋本部的主持者。他的态度对日本战和决策影响很大，应当让他看到我大清军备的充实和水陆各军的战斗力，让他打消开战的念头。不战而屈人之兵，为上上策。”

接下来的几天，李鸿章把川上待为上宾，毫不戒备，全程陪同他参观武备学堂，观看炮兵、步兵操练，参观天津机器局和海防要塞北塘炮台。川上操六一路惊叹、赞赏，一再表示大清不愧是亚洲雄主，军备之盛无人可及。李鸿章很得意，觉得这番安排非常值得，与丁汝昌率舰队访日有异曲同工之妙，川上操六已被北洋的气势所震慑，谅他不敢轻举妄动。

参观完后，川上操六又提出要游览一下天津的山水，希望提供方便，李鸿章一概照准。接下来几天，川上操六在神尾光臣和地方官员的陪同下，遍游天津周边。每天晚上，他都撰写考察笔记。这天他写道：与神尾少佐视察天津城外围堤之南、西、北三面，周长四日里，高二间或二间半，厚二间或一间半。西面开阔，利于进攻，北面多水洼，不利于进攻……

在天津完成考察任务后，川上操六南下上海，参加日清贸易研究所举办的间谍培训班第一批学生的毕业典礼。他对九十六名毕业生说道：“日中之战迫在眉睫，此战系以自诩富强之清帝国为敌手，不容乐观，希望诸君暗查敌军军情及其他内情，为皇国效力。”

结束了三个月的“考察”回到国内，川上操六立即去拜访老上级枢密院院长山县有朋，希望得到他的支持。

山县有朋下级武士出身，在倒幕维新中他站在维新派一边，率军作战，屡立战功。明治政府成立后，他赴英、法、德等国考察军事，归国后历任兵部少辅、大辅、陆军大辅、陆军卿、参军，成为军界独一无二的实力人物。他一手创建了陆军参谋本部直属天皇独立于政府和议会之外，摆脱了政府对军方的干预。1890年他出任日本首相，立即在他的《外交政略论》中提出守卫主权线，扩展利益线的主张。所谓主权线，就是日本本土，所谓利益线，就是同日本本土安危紧密攸关之地域，首先是朝鲜，其次则是中国。他信奉的是“强兵富国”策略，认为日本这样的岛国只有通过军事上取胜，像西方列强一样取得殖民地，才能真正实现“富国”。因此，他极力主张占据朝鲜，并与中国决战。

川上操六详细向山县有朋报告了他的中国、朝鲜之行，最后说道：“经过此番考察，我确信中日如果开战，帝国必胜无疑，我们应当做好战争准备，只等时机一到，便可乘势而起。”

山县有朋赞道：“你我真是不谋而合，我正在起草《军备意见书》，

建议海陆军必须做好准备，以应付突发事件。如今，可以说是万事俱备，只欠东风。”

川上操六和山县有朋等待的时机很快便到来了：朝鲜发生大规模的起义。

起义最先发生在全罗道古阜郡。此地是朝鲜的主要产米区，水利灌溉至关重要。当地有一种叫作“泐”的水利设施，以木石或土沙筑成，用来截水灌溉农田。农民从泐中引水浇地，需要缴纳一定的水税。此项收入按惯例只用于泐的维修和养护，并不上缴国库。

新上任的郡守赵秉甲从中发现了发财的门路，他不但增加水税，还将水税收入攫为己有。百姓不服，找他论理，他闭门不见。百姓向全罗道观察使申述，观察使早就收受了赵秉甲的贿赂，便把上诉的百姓抓了起来。百姓走投无路，于是找东学党首领商量办法。

朝鲜的东学党已经创立了三十余年。朝鲜开国后，与中国情形相似，天主教教堂几乎遍布朝鲜城乡。一个不得志的士子创立了号称集儒、释、道三教合一的“东学”信仰，号召反对洋教，救百姓于水火，但被朝鲜政府视为邪教而大加镇压，创始人也被斩首。东学党的活动转入地下，但星星之火，从未熄灭。去年他们汇集各地党徒数千人齐聚朝鲜都城汉城，要求为东学党创始人平反，承认东学党的合法地位。朝廷见东学党势大，虽然没有答应他们的要求，但也没有强硬镇压，而是劝说他们解散回乡，东学党因此名声大噪。

全罗道古阜郡的东学党首领叫全琫准，出身书香门第，可惜到他这一代时已经家道中落，一家六口人只有三亩地，生活相当贫困。每当冬春青黄不接，他就要离家游历，其实与乞讨差不多。在游历的过程中，他发现到处都一样，外国人横行，朝鲜人贫穷，他认为只有起义一途，百姓才有活路，国家才有希望。

百姓找全琫准评理，他认为这是个好机会。他分析上次不能成事的教训，是因为当时所求只是为东学党平反，与普通百姓关系不大，因此不能得到广泛支持。这次如果想成事，那就必须吸引更多的百姓参加。当时朝鲜以闵妃外戚集团为首的统治者贪污腐败，奢靡无度，宫廷长夜之宴无日不有，倡优妓女演呈百戏，酒池肉林靡费巨万。再加各种赔款和外国贷款本息的偿还、日益庞大的军政开支、王室费用无止境的增加，使国库空虚，赤字猛增。地方官吏和农村土豪更是巧取豪夺，横行霸道，贫者更贫，富者鲜耻，百姓已经是怨声载道。进入朝鲜的外国商人，尤其是日本商人，以廉价收购朝鲜大米、大豆、棉花等农产品，从中牟取暴利。同时，又在朝鲜市场上高价倾销纺织品、煤炭等，导致朝鲜粮食奇缺和物价飞涨，农民和靠手工作坊谋生者生计更加艰难。

全琫准了解百姓的心思，提出了“忠孝双全，济世安民”“逐灭倭夷，澄清圣道”“驱兵入京，尽灭权贵”“不杀人，不伤物”四大纲领，用来号召

百姓。至于起义的时间，则推迟到年后正月里，一则需要时间准备，二则百姓过完年，又无农活，参加的人会多一些。

光绪二十年（1894年）按中国历法是甲午年，这年的正月初十，古阜郡上千百姓在东学道首领全琫准、崔景善、金道三、郑益瑞等人的率领下，高举着鸟枪、长矛、大刀、铁叉、锄头、木棍，蜂拥向衙门冲去。郡守赵秉甲闻讯，在几个亲信的护持下从后门逃走。全琫准带领起事的百姓占领郡衙，杀掉来不及逃走的贪官污吏，把地契、奴婢卖身契一擦擦抱到院子时，一把火烧光，然后又打开牢门，释放狱中数百名囚犯，打开粮仓，把库存大米全部分给百姓。

衙门外并摆下几张桌子，全琫准跳上桌案大声道：“如今贪官当道，洋夷横行，凡此种种，万民涂炭，村村哭声连天，人人怨声载道，八道民心惶惶。两班官吏以至富豪，彼之生存，全仗百姓，何故置我等百姓于死地？我辈举义至此，非他故。所希望者拯百姓于涂炭，尊国家于磐石，内斩贪虐之官吏，外逐横暴之强敌。我等须团结一心，杀奔全州，杀向京都。”

随后，又宣布军纪十条，不准吸鸦片，不得奸淫妇女，不得损坏农田，不得夺民财物，不得滥杀人命，违者严惩不贷。起义军一面向全罗道首府全州进军，一面发展队伍，沿途百姓纷纷参加，很快发展到一万多人。

全罗道首府全州号称“三南重镇”，地理位置极为重要，而且是李氏王朝发祥地，供奉有太祖李成桂的祖庙庆基殿。朝鲜国王李熙立即派出招讨使，带京兵八百携洋枪洋炮前去征剿，不料还未到全州，士兵已经逃走过半。很快全州城被起义军占领，官军以洋炮轰城，无奈义军坚守不降，而且附近东学党纷纷响应，眼看要燃遍全境。

日本参谋本部在朝鲜派遣了大批间谍，东学党举义的情况不断传回。川上操六认为这是出兵的大好机会，一面命令间谍向义军中渗透，一面去请山县有朋去见首相伊藤博文，请政府以保护侨民和使馆的名义，派兵入朝。

“兵肯定要派的，但现在还不到时候。如果我们以保护使馆的名义出兵，那么列国都可以这样的理由出兵，那时候朝鲜局势必然涉及多国，实在不甚高明。”伊藤博文行事十分谨慎。如果多国在朝鲜起纷争，日本便疲于应付，要想占主动便比较难。

山县有朋脾气急，问道：“那请首相说，怎样才算得上高明？”

“最高明的办法，就是把朝鲜之争控制在中日两国之间，避免引起第三国纠纷，尤其是不能让俄国参与进来。”伊藤博文知道俄罗斯对朝鲜早已虎视眈眈，如果他们参与进来，日本便难以应付，“按照《天津条约》规定，朝鲜若有变乱重大事件，中日两国或一国要派兵，应先互相行文知照。这就是说，中日两国在朝鲜有同等的派兵权，如果中国向朝鲜派

兵，我国再派，便是师出有名，我国所争，便只是针对中国，与其他国家便好解释。”

川上操六还是有些着急：“李鸿章是只老狐狸，如果他不向朝鲜派兵，我们难道就白白错过这次机会？”

“当然不会。朝鲜肯定要向中国请兵，就是李鸿章不同意派兵，中国朝廷中那些以天朝上邦自居的大臣们，也会逼着他非派不可。李鸿章所担心，不过是我国也会借机出兵，我们不妨给他吃颗定心丸，让他确信日本绝对不会出兵，帮他下这个派兵的决心。”伊藤博文自信地说道。

闻言，川上操六又道：“兵贵神速，派兵的决心必须尽早下定，而且要做好准备，随时可以派兵入朝。我建议立即上奏天皇，请天皇早下开战的决断。”

根据宪法，开战、媾和、军事统帅大权集于天皇手中，出兵朝鲜这样的大事，必须奏请天皇裁准。山县有朋也是此意。

伊藤博文有自己的想法：“那也要等内阁商议后，我再奏请天皇。”

闻言，山县有朋催促道：“不，首相应当先奏请天皇，避免内阁议而不决。首相的作用不仅仅是奏请，而是要让天皇有充足的信心做出决断。”

“那就必须好好做一番准备，先要说服我自己，才能去说服天皇。”

山县有朋一锤定音：“我和川上今天就帮首相做准备。”

当天下午，伊藤博文将奏折递进皇宫。第二天一早，他被天皇召见。一见面明治天皇就有些担心地问道：“朕看了你的奏折，现在与中国开战，是否为时尚早？恐怕陆海军都没有做好准备吧。”

“现在时机最好，朝鲜内乱是个最好的借口。陆海军都已经做好准备，只等陛下的敕令。中日一战，时不我待。随着时间推移，中国的实力会不断增强，而且俄罗斯和中国都在修筑通往朝鲜的铁路。尤其俄罗斯的西伯利亚铁路一旦筑成，不但可以控制太平洋上的国际贸易，而且能摆脱英国制海权的控制，从前他的军队经欧洲乘轮船到中国东方，大约需要四十多天，如果改乘火车沿西伯利亚铁路东来，则最多只需要十四五天。一个最基本的事实是，西伯利亚铁路完成之日，即朝鲜多事之秋；朝鲜多事之秋，即东洋发生一大变动之时。这不仅要冲击我们的利益线，而且将直接威胁帝国的主权线！因此经略朝鲜，非善用此机不可。”

明治天皇仍然有顾虑：“中国毕竟是东方大国，人口有四万万之众，国土面积则有我国十几倍，而且他们的洋务运动成效可观。”

伊藤博文解释道：“国大不一定国强，就如同肥胖不等于强壮。中国与吾之战，犹如大力士与柔术手格斗，中国拥有四万万人口，力量胜于我国，但柔术高手可以四两拨千斤，轻松击倒大力士。”

“爱卿的比喻虽然形象，但与中国这个巨人作战，我们所倚仗的柔术又是什么？毕竟我国兵源不及中国广，战舰不比中国强。”

伊藤博文一一分析道：“我国所倚仗，第一就是皇国上下，万众一心。只要陛下发布敕令，无论陆海军，无论士兵平民，都将万众一心，共图国计。而中国却永远做不到这一点，年轻的皇上和太后不能一心，清流派和洋务派不能协调，而南北洋大臣又各分畛域，中国看似强大，其实一盘散沙。

“第二是我主动取攻势，彼被动取守势。帝国自明治维新以来，便确定了‘开万里之波涛，布国威于四方’的目标，效法世界强国，不仅要保卫主权线，还要扩张利益线。而中国则只求自保，观察中国近五十余年来的战争，每次都标榜‘衅不自我开’‘不开第一枪’，美其名曰‘外敦和睦’，看似遵守国际公法，其实是懦弱而已。李鸿章的军事策略，曰猛虎在山，曰不战而屈人之兵，他的北洋海军，只为守口，从未打算争雄海上，他常说列国争雄，终归于和。战事遇到困难的时候，帝国必能硬紧牙关坚持到底，而中国则会妥协求和，将帅丧失信心，士兵失去士气，未战先败也不鲜见。

“第三是皇军忠勇，清军懦弱。陛下的《军人敕语》，我陆海军将士都铭记于心，忠节、礼仪、武勇、侠义、质素五项武士道精神已经融入军魂，人人皆是忠勇敢死之士。而中国朝廷只派文官担任军队统帅，文弱之风已成。这些文官平时不是贪污受贿，就是在诗酒之间较量指甲长短，向来不留意军务。军中高级将校大多目不识丁，平时沉溺于酒色与赌博，毫无志气与操练。向称精锐的北洋淮军，任人唯亲，任人唯钱，贿赂成风，克扣成习，此种将校、军队又有何惧？中国人总喜欢标榜自己勇敢，把牺牲、献身挂在嘴上，写在文章中，而当需要他挺身而出的时候，却总把这副责任推给别人，觉得中国人多得是，不缺我一个。中国的军队不过是一群羊，无论个头再大，也就是看起来吓人，面对凶猛的狼时，哪怕只有一只，他们也会集体发抖、两股战栗，只会发出咩咩的哀鸣。”

明治天皇笑道：“爱卿好口才，我都被你鼓动得热血沸腾。可战争毕竟不是儿戏，如果万一战败，帝国如何能够承受得起？”

“帝国必胜无疑。万一战局于我不利，只要我巧使外交手段，帝国仍然可以败中取胜，因为中国一定会比我们更急于求和。比如当年谋略台湾，帝国战争、外交两手并用，不但迫使中国赔款，而且还为最终获取琉球暗奠基础。因此，战端一开，不论胜负，帝国都会是获利者。”

随后，君臣就双方陆海军的实力又进行了一番分析，伊藤博文

道：“北洋海军看似强大，其实已不足惧，成军五年来，再无可观投资与重大建树，而帝国海军近年来奋起直追，无论舰只数量还是总吨位，已经完全超过北洋海军。我军战舰多是新添，航速比中国舰队要快，尤其是新购的吉野等巡洋舰，不但航速一流，所配速射炮更是清军所无。李鸿章曾经打算从智利海军购买一艘可与吉野争雄的快速巡洋舰，但因为中国皇帝下谕停购舰炮军械而作罢。今年初，他又曾经向朝廷要求为北洋舰队增添速射炮，可是他们的皇帝又未批准。因此，帝国海军虽然不敢说强于北洋海军，但战斗力已与北洋不相上下。”

明治天皇有些奇怪地问道：“要论财力，中国远远强于我国，为什么他们连更换速射炮的银子也没有？”

伊藤博文摇头道：“这不是银子的问题，是国家战略问题，是中国朝廷胸无大志，没有眼光，自满自足造成的。就是银子再多，他们也只会用在颐和园或者其他不可思议的地方。从前醇亲王在的时候，中国还有与我争胜的雄心，而如今最显贵的庆郡王只知贪财纳贿，上至军机大臣，下至末流小吏，无不宴饮观剧成风，他们往往从下午三时就在酒桌上坐下，要一直醉饮至夜深。就是以清廉自守标榜的翁同龢，有时一天要赴宴两场。陛下请想，中国风气败坏如此，完全是末世景象，能有取胜的可能吗？”

“爱卿曾经说中国是一头贪睡的猪，看来的确如此啊！”

伊藤博文雄心万丈地说道：“中国如此不争气，大好河山不知珍惜，我们不但要取朝鲜，还要取台湾、取满洲、取山东，那时候，帝国就真正布国威于四方。”

“朕意已决，具体如何派兵，爱卿与内阁去决议。朕还是要提醒爱卿，与中国开战无异于拿国运相赌，卿等宜切实筹划，不负朕望，不负国民所托。”

伊藤博文此刻也说出了自己的担忧：“陆军和海军军令不统一的问题，战前必须设法解决。”

日本陆海军互不服气由来已久，倒幕维新战争中，天皇主要依赖的就是陆军，因此陆军一直压海军一头。后来陆军成立参谋本部，参谋本部长由亲王出任，并担任天皇的幕僚长，这无形中又使陆军地位更高。海军自然不甘心，后来成立海军参谋部，为了区别于陆军，更为海军军令部。近年来海军发展迅速，陆海军难以协同的问题更加突出。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去年日本制定了《战时大本营条例》，战时由陆海军要员组成大本营，作为天皇指挥军队的最高统帅部，由参谋总长参与筹划最高统帅部的军事机密事项，负责拟定帝国全军的重大作战计划。这个制度初步解决了陆海军军令统一问题，但因为大本营完全由武官组成，伊藤博文等文职要员不能参与其事，这就带来军政不能统一、外交与军事不能协调的问题，无疑会对战局、政局都带不利影响。

明治天皇劝慰道：“爱卿少安毋躁，总会有办法解决。”

第三天，日本内阁通过决议，决定派兵赴朝。同日战时大本营正式成立，参谋总长、参谋次长、陆军大臣、海军军令部长等参加，而身为文职的首相伊藤博文和枢密院院长山县有朋也奉特诏参与大本营的决策。

万事俱备，只等中国向朝鲜派兵。

其实，就朝鲜而言，是否向清廷借兵，也是件颇伤脑筋的事情。当时朝鲜宫廷是剿是抚意见并不统一，有的大臣认为起义者大部分是良民，被地方官逼迫无奈才造反，请外国军队前来镇压怕有失民心；更有大臣向国王进言道：“中国军队如果进驻朝鲜，日本亦势必出兵，故请求中国援助，是非常危险的办法。”

然而朝廷剿抚的办法都用尽了，起义的百姓反而越来越多，李熙走投无路，只好派兵曹判书闵泳骏深夜造访袁世凯，正式提交请求中国派兵平乱的文书：

案照鄙邦全罗道所属之泰仁、古阜等县，民习凶悍，性情险谲，素称难治。近月来附串东学教匪，聚众万余人，攻陷县邑十数处，今又北窜，陷全州省治。前经遣军前往剿抚，该匪竟敢拼死拒战，致练军败挫，失去炮械多件。似此老顽久扰，殊为可虑。倘滋蔓日久，其所以贻忧于中朝者尤多。查壬午、甲申敝邦两次内乱，咸赖中朝兵士代为勘定。慈拟援案请贵总理迅即电恳北洋大臣，酌遣数队，速来代剿，并可便鄙邦各兵随习军务，为将来捍卫之计。

袁世凯在朝鲜一直设法加强宗主国的地位，此时派兵帮朝鲜平定内乱，就是再好不过的机会。而且他有今天的地位，全是靠两次带兵平乱，如果这次北洋再让他平乱，必将又是一个绝好的立功机会。因此，他对闵泳骏道：“如果朝廷派兵前来，让我来策划，只用十天时间，定能讨平乱贼。”

闵泳骏连连点头，恭维道：“我国王盼天朝大军如望云霓，只等天朝大军一到，袁大人运筹帷幄，鄙邦安定有望。”

袁世凯对此也颇为自信，从前两次平乱，都是三下五除二相当麻利，基本一天内解决。如今，对即将到来的平乱行动他都有几分期待了。他立即给李鸿章拍电报，建议派兵入朝：

朝归华保护，其内乱不能自了，求华代戡，自为上国体面，未便固却。如不允，他国人必有乐为之者，将置华于何地，自为必不可却之举。各国官员均告以中国有弹压责任，请求凯速调兵船，以防意外。此自然属好事，乞即电令水师，迅速派遣两舰运兵来仁（川）。

李鸿章收到袁世凯的电报，召集幕僚们商议，意见无法统一。周

馥、盛宣怀、李经方等人主张应该立即派兵。周馥认为大清是朝鲜的宗主国，派兵理所当然，不必去管日本人。这些年日本得寸进尺，是因为大清太软弱的缘故，大清应当借此时机向日本表明坚定的立场。盛宣怀希望派兵入朝，一方面受周馥的影响，一方面则是从经济上考虑得多些。他认为大清的对朝政策是图了面子，丢了里子，经济上的利益都让日本占去了。借此派兵入朝的机会，改变一下中日朝的格局，以便在经济上有所作为，把电报、铁路、煤矿诸业向朝鲜延伸。而李经方支持派兵，则有一番不小的野心在里面。他出使日本近三年，后来朝廷派汪凤藻出使日本后，他重新回到李鸿章幕府，继续当外交助手，他如何能够心甘？如今有出兵朝鲜的机会，他很希望效法李鸿章当年带兵入沪，在军功上有所建树，也让人瞧瞧，他绝不是只会耍嘴皮子功夫。

反对出兵的人也不少，尤其是张佩纶极力反对派兵赴朝。他是在战事上栽过大跟头的人，知道战争不是儿戏，能避免则尽量避之。李鸿章一时下不了决定，张佩纶又出主意道：“拖一拖，也许朝鲜的乱民会自行解散，因为马上就要农忙，地里的庄稼总要先收了再说。”

李鸿章觉得有道理，电示袁世凯少安毋躁，留意日本有无出兵的计划，同时又令驻日公使汪凤藻注意观察日本，看有无出兵朝鲜的可能。

袁世凯接到李鸿章的电报时，日本驻朝鲜使馆译员郑永邦正好前来拜访，一见面就道：“你看土匪闹得这么厉害，商务大受影响，真是让人担心。朝鲜人自己肯定解决不了，时间拖得越长越难解决，贵国为什么不快一点帮着朝鲜平定叛乱呢？”

“朝鲜的确有这样的请求，不过，我国暂无出兵打算，还是希望朝鲜能够自己解决。”袁世凯也想趁机探听日本人的态度，因此问他，“如果我国出兵的话，根据约定，应当照会贵国，这个照会应当由何处知照呢？”

郑永邦很随意地答道：“由总署知照我国驻华使馆，或者北洋知照我国天津领事馆都可，我国必无他意。”

“贵国有无出兵的计划呢？”袁世凯又问。

郑永邦回道：“朝鲜有乱，向来是贵国出兵帮助，我国从来无此义务。而且出兵这样的事情需要国会讨论，国会不批准，连军费也无处筹措。”

到了下午，日本驻朝鲜临时公使杉村濤来见袁世凯。两人私交很好，说话更随意。杉村濤问道：“有传闻说匪徒有可能到汉城来，实在让人担心。听说朝鲜已经向贵国请援，贵国为何不尽快答应？”

“我想应该会答应的。”

“那就好。最近人心惶惶，商业停顿。我国商人又多从事大米、棉花等收购生意，全罗道一乱，所受损失最大，商人都来使馆诉苦，打听中国为什么还不出兵。”杉村濬说出去的话就像是替别人问一样。

两个老朋友交谈达三小时之久，告辞时，杉村濬再次“真诚”地告诉袁世凯，无论中国是否出兵，日本都不会派兵入朝。袁世凯确信无疑了，立即给李鸿章拍发电报说：“杉村与世凯是老朋友，察其语意，重在商民，并无他意。”

李鸿章不但从袁世凯的电报中了解到日本不太可能出兵，驻日公使王凤藻的电报也说日本内阁与议会不和，恐无力他顾。而日本驻天津领事荒川已次直接前来拜访李鸿章，表达了相同的意思。至此，李鸿章确信日本不会出兵，于是电令水师提督丁汝昌率济远、扬威二舰赴仁川、汉城护商，直隶提督叶志超率太原镇总兵聂士成抽选淮军一千五百名，乘坐轮船招商局轮船赴牙山驻扎。同时电令驻日公使王凤藻照会日本，中国已经向朝鲜派兵。

驻日公使馆的密电码已经被破译，日本不但得知中国已经出兵的消息，而且照会的全文也提前译出。伊藤博文连夜召集内阁会议，并邀请参谋次长川上操六、枢密院院长山县有朋参加。川上操六和外相陆奥宗光等人认为，朝鲜壬午兵变和甲申政变都被袁世凯平定，日本两次失利，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兵力上不占优势，而且没有把握先机。因此这次出兵朝鲜，一定要从人数上超过清军，仁川和汉城是朝鲜的要地，必须以重兵据之，以把握先机。会议决定正在休假的驻朝公使大鸟圭介立即由四百名海军陆战队护送，乘坐“八重山”号巡洋舰回汉城，派出一个混成旅团七千五百人分批入朝，外相陆奥宗光奉命连夜起草日本出兵照会。

第二天，即光绪二十年五月初四（1894年6月7日），驻日公使王凤藻照会日本，大清应属国朝鲜之请，已经派兵入朝。

同日下午，日本复照王凤藻，为保护使署、领事及商民，日本已经决定派兵赴朝，而且对中国称朝鲜为属国提出抗议，说中国出兵朝鲜，虽称系保护属邦，然帝国从未承认朝鲜是中国属邦。

李鸿章也接到了照会，他非常生气，责问荒川次已不是说过日本不会出兵朝鲜吗？如今为何又派兵入朝？

面对李鸿章的愤怒，荒川平静地回答道：“那仅是我个人的观点，本国的立场应以照会为准。我国在朝鲜商民为数众多，派兵入朝并无他意，的确只是为保护使署、领馆和商民的安全，请中堂不必多疑。”

李鸿章也只好压下火气，好言相劝道：“我国出兵，是为了对付东学匪党，所以不会进驻汉城、仁川等要地，而是驻扎牙山，完全是为了方便平定乱党。汉城、仁川局势稳定，希望贵国不必担心而出兵。如果已经出兵的话，希望不要太多，也不要进驻汉城、仁川，以免朝鲜朝廷惊

疑。再说，万一中日两国士兵相遇，言语不通，再发生什么纠纷就不好了。”

“中堂多虑了。此次我国出兵朝鲜，系根据相关条约之权力，关于出兵事件除已按天津条约行文知照外，至于军队之多少及进退动止，我政府之行动毫无受中国掣肘之理。至于中堂担心言语不通，军律互异，恐有意外之事纯属多虑，我国军队军律森严，决无随意发生冲突之虞，希望贵国训令军队勿生事端，予以注意。”

荒川的回答，无异于当面教训李鸿章。李鸿章气得脸色铁青，又不好发作。等荒川走了，他气得大骂：“日本人就是典型的狡诈小人！我竟然相信他们不出兵的鬼话！”

日本驻朝公使大鸟圭介在四百名海军陆战队士兵的保护下到达汉城日本使馆，立即在使馆门外构筑工事，并将四门野战炮架在院子里。接下来的几天，日本驻朝公使馆几乎天天都收到军队出发赴朝的电报——

6月10日，东京电告：步兵一大队、工兵一小队，从宇品出发；

11日，东京电告：熊本丸、木津川丸、近江丸等舰载陆军若干人从宇品出发，大鸟旅团长也在其中；

12日，东京又电告：山城丸、仙台丸载剩余的兵士若干从宇品出发……

当日本大军陆续登陆朝鲜的时候，引发中日两国出兵的东学党起义军却与朝鲜政府讲和了。听说宗主国的大军已经在牙山驻扎，起义军已经没了斗志，纷纷逃离全州回家。朝鲜政府趁机招抚，完全接受了义军提出的十余项要求，6月12日，义军全部撤出了全州。“匪”乱已平，朝鲜国王立即派大臣向袁世凯和大鸟圭介通报情况，请撤兵回国。

李鸿章得到朝鲜内乱已平的消息，非常高兴地对周馥道：“这无异于釜底抽薪，日本人再狡猾，如今出兵的借口没有了，我看他只有乖乖地退兵回国了。兰溪，你给袁慰亭发个电报，让他去与大鸟圭介谈，两国相约撤兵。让他派人去牙山转告叶提督，准备打点行装回国。”

“中堂，要撤兵也要日本人先撤，我们是应朝鲜之请出兵，他日本凭什么？师出无名嘛！至少也要同时撤。”周馥对李鸿章的话有些不满。

“我们先撤便占据主动，看日本人还有脸在朝鲜待下去？到时候他不撤兵，列国公使也不答应。”

日本屯兵汉城，各国公使都感不安，如今朝鲜内乱已平，袁世凯又放出风来说，已经派人去牙山通知清军准备撤回国内，所以各国公使都去日本使馆，打听何时撤兵。面对各国询问，大鸟圭介也觉得军队再入汉城的确理屈词穷，所以他给外交大臣陆奥宗光发报，大量的士兵登陆

反而招致外交上的困难，因此建议尚未登陆的士兵停止登陆，已登陆的士兵除留下适量保卫使馆外，其余的请暂时回国。

陆奥宗光接到大鸟圭介的电报，决定暂时不让首相伊藤博文看到，因为伊藤博文对中国仍然有所顾虑，如果他准了大鸟圭介所请，岂不前功尽弃？

陆奥宗光与伊藤博文称得上患难之交，对伊藤知之甚深。他八岁的时候，父亲因为参与政变失败，家境一落千丈，十四岁的时候远离家乡，奔赴江户求学，得以结识了当时日本的年轻志士——伊藤博文、木户孝允等人。明治维新后，在伊藤博文的推荐下，他走上从政之路，后来又赴欧美考察。但陆奥宗光重步父亲后尘，因为对明治初年实权人物排除异己不满，参与了西乡隆盛的叛乱，被判入狱五年。后来，监狱发生大火，差点把陆奥宗光烧死。出狱的时候，陆奥宗光年近四十，而一无所成，十分迷茫，伊藤博文劝他说，你还是去欧洲留学吧。出国后陆奥宗光发疯似的学习，研究西方宪政，钻研外交知识。等他回国后进入外务省工作，不久主持与墨西哥签订了日本外交史上的第一个平等条约，令朝野刮目，因此伊藤博文组阁时请他出任极为重要的外交大臣。陆奥宗光两番出国，对西方列强的外交之道十分赞赏，强硬而果敢，与老谋深算的伊藤博文堪为最佳搭档。

陆奥宗光发电指示大鸟圭介，如果袁世凯与他约定退兵，尽管答应他好了，但中国要撤就撤，日本绝不撤兵，不妨先派人去调查全州的造反情况，以此为借口拖延，至于更合适的理由，外务省很快就会有训令。

话虽如此，但找一个什么样的理由陆奥实在没有底，于是他去找川上操六商议。

“绝对不能撤回，好不容易得到出兵机会，如何能够撤回？在此千钧一发之际，成败的关键取决于兵力的优劣，所以已入汉城的兵不但不能撤，尚未登岸的要按计划登岸，并占据仁川、汉城的军事要地。”川上操六也不同意撤兵，而且还认为要按计划进行。

陆奥宗光问道：“如果外交上陷入被动，军方有没有决战的决心？”

“这还用说吗？战争的事情到时候大本营负责，战争的借口，你这外交大臣自然要负责。你不但要找理由不撤兵，而且要设法与中国决裂。”

陆奥宗光想了想说道：“那我们提出的理由，一要能为我们不撤兵找到借口，二要中国肯定不会答应，他们不答应，我们便容易把局势弄到决裂。”

于是两人冥思苦想，为驻兵寻找借口。

过了一会儿，川上操六一拍桌子道：“乱民退了就算完事大吉吗？如

果他们卷土重来怎么办？”

“对，必须设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朝鲜一再发生内乱，根源就是内政不修。我们可以提出与中国共同改革朝鲜内政，而中国自诩为朝鲜宗主国，必然不答应共同改革，那时候我们就有与之决裂的借口。”陆奥宗光深受启发，眼睛发亮。

川上操六也觉得此计甚妙，接下来就由陆奥宗光在内阁会议上提出这一计划。他解释了改革朝鲜内政的必要性，然后慷慨激昂道：“固执的中国朝廷不会同意这个善意的方案，但我国政府决不能因中国朝廷不同意就将此项方案投入废纸篓中。总之，无论与中国的商议能否成功，在获得结果以前，我国决不撤回目下在朝鲜的军队；若中国不赞同日本提案时，帝国当独立使朝鲜政府实现内政之改革。如果中国政府拒绝我国提案，不问其理由如何，我政府皆不能漠视，并由此可断定中日两国的冲突将不可避免，不得不实行最后之决心。这个决心，帝国政府在最初向朝鲜出兵时业已决定，事到如今就更无丝毫犹豫之理。”

第二天，日本约见中国驻日公使汪凤藻，谈论改革朝鲜内政问题，同时日本驻华公使小村正式照会总理衙门，驻天津领事也正式照会李鸿章。日本人的照会有三条：

一是朝鲜内乱，应由中日两国军队共同尽力迅速剿办；

二是乱民平定后，为改革朝鲜内政起见，由中日两国向朝鲜派出若干名常设委员，调查该国财政概况，淘汰中央及地方官吏，设置必要的警备兵，以维护国内安宁；

三是整顿该国财政，尽可能地募集公债，以便用于兴办公益事业。

真是岂有此理！李鸿章电告驻日公使汪凤藻，朝乱已平，何须中日军队共同剿办？朝鲜内政中国向来不问，由朝自主，日本有什么资格插手？

直到此时，李鸿章依然没有看出日本人准备与中国开战的意图。当时袁世凯和叶志超都提议驻牙山的清军去汉城，李鸿章分别给袁世凯和叶志超发电，认为日本意在逼使朝鲜搞好善后，并无与中国开战的意思，如果牙山的清军去汉城，反而会积疑成衅，贻害大局。

总理衙门综合李鸿章等人的意见，电令汪凤藻就改革朝鲜内政的提议照会日本：

朝鲜内乱，现已平定，目前中国军队已无须代朝鲜讨伐乱党，中日两国合力平乱一节，可作罢论；日本政府对朝鲜谋善后之策，用意虽善，但朝鲜内政，只可由朝鲜自行改革，中国尚且不欲干预，日本既认为朝鲜为独立国，当更无权干预其内政；变乱平定后应即撤兵一节，天津条约即有明文规定，今亦无再议必要。

中国拒绝共同改革朝鲜内政，正是日本所期望，陆奥宗光亲自起草照会，不但不同意撤军，而且表示要自行改革朝鲜内政：

对于朝鲜目下的情势，中日两国，所见各异，甚为遗憾。征诸已往事迹，朝鲜半岛之所以常为朋党争斗、内讧暴动之渊藪，而屡起事变，实在由于完全缺乏其为独立国责守之要素。鉴于我国与朝鲜疆土接近，仅隔一苇之水，在贸易方面固然具有重要关系，总的来说，日本帝国对于朝鲜的利害关系，极关重大。因此，如对该国此种惨状，袖手旁观不加援助，不仅有乖睦邻友谊，且与我国自卫之道而驰。日本政府为保障朝鲜之和平安宁，毫无疑问地必须实施各种计划。是以在获得足以保证该国之安宁及政治走上轨道办法以前，深信撤退驻在该国的帝国军队并非得策。此不但符合天津条约之精神，且为朝鲜的善后事宜，亦不得不然。本大臣如此披沥胸襟，开诚相告，纵令贵国政府仍不能府鉴此意，帝国政府亦断不能下令撤回现驻朝鲜之军队。

川上操六看到这个照会，拍案赞叹道：“这就是一份与中国绝交书，痛快至极！陆奥大臣的一支笔，真抵得上一个师团。”

陆奥宗光得意道：“改革朝鲜内政，本来就不是为了调和中日关系，而是以此促成破裂之机，变阴天使降暴雨，使中日终决高下。”

日本不断增兵，到了6月26日（农历五月二十三），驻朝日军达到万余人，其中八千余人驻汉城。

身处汉城的袁世凯已经看出日本的野心，他们并非要改革朝鲜内政，而是有意与中国争夺朝鲜。当年他曾经两次平定朝乱，但那时候他手里有军队，如今，清军只有两千余人，根本无法与日军较量，就是这两千余人，尚在两百里外的牙山。

他驻扎朝鲜十余年，朋友、耳目遍朝野，但随着日军不断增多，而清军却不见一兵一卒，朝鲜朝廷中依靠日本摆脱中国自立的议论大兴，从前倾向大清、与袁世凯交往密切的朝鲜大臣也不敢到使馆来了。而且安插进东学党中的日本间谍，鼓动东学党人除掉袁世凯，因为镇压东学党起义的过程中，袁世凯一直是朝鲜朝廷的主心骨和军师。而日本人要想控制朝鲜，非去除袁世凯的影响不可，但袁世凯是外交人员，日本人不便公开出面，便想借刀杀人。

使馆周围经常有不明身份的人员出现，以至于袁世凯不能出使馆一步，使馆内薪米缺乏，幕僚们纷纷请辞，最后只剩下袁世凯和副使唐绍仪两人及两个打杂的朝鲜人，文牒电报，都需要袁世凯亲自处理。

身陷朝鲜，危险万状，袁世凯再次请示李鸿章，要么派重兵到汉城来，要么他就撤回去了，不然束手待毙，难免受辱。

日军分扎汉城和仁川，已经占据地利，如果派兵过去，容易生事；如果驻扎较远，则多派兵和少派兵没有区别，于是李鸿章发电给袁世凯

说：“日索三端，总署与我均力拒。彼若借兵胁朝允行，则断不可允。朝欲我先撤兵亦谬妄，原议华、日同时撤最妥。此外如有别项要求，任他多方恫吓，当据理辩驳，勿怖勿馁。”

李鸿章既不添兵赴朝，又不允许撤回？他到底打的什么算盘？

原来，他正在请俄、英两国调停，希望日本迫于英俄压力而撤兵回国。但他的这番如意算盘，在精明的日本人面前，打得响吗？

第八章 赖调停一误再误 敢冒险不宣而战

眼看着日本不断增兵，袁世凯急得要上房揭瓦，王凤藻也多次来电，认为日本这次气势汹汹，看来不增兵是不行了，前敌营务处的周馥也数次建议应该增兵入朝，但李鸿章却一再推脱：“兰溪，少安毋躁。”

李鸿章是真不愿打仗，因为他清楚这几年日本一直在增船添炮，而北洋的底子他最清楚，真打起来胜负难料。还有，再过几个月就是慈禧的六十大寿，已经热热闹闹准备了近三年，她如何愿意在这大喜的年头动枪动炮？所以，能和则千方百计谋和，不到万不得已不能开战。

再想想，日本没有开战的理由。大清派兵是为朝鲜平乱，乱民已散，你没有理由增派那么多兵吧？再说，列国在朝鲜也都有利益，如何能任由日本把局势搞乱？大清的话不听，欧美强国的话你不能当耳旁风吧？

李鸿章与洋人打交道多年，对列强之间错综复杂的利益纠葛有比较深刻的认识，他最擅长也最为得意的是在外交上的“以夷制夷”，利用列强之间的矛盾保护自己，因此，他最先看中的是俄国。

俄国与朝鲜接壤，大有野心，当然不愿坐视朝鲜落入日本之手。正好俄国驻华公使喀希尼路过天津，李鸿章专门设宴款待，席间对他说道：“日本人这次派兵这么多，恐怕没有那么简单，贵国与朝鲜为近邻，不能坐视不管。英国已表示他们愿意出面调停，但我对他们说，此事俄国更应当有优先权。”

喀希尼回应道：“俄朝近邻，当然不能任由日本妄行干预朝鲜。我立即发电回国，请政府出面调停。”

听了这话，李鸿章满怀希望等待。隔了一天，喀希尼派参赞来告诉李鸿章：“沙皇已电令俄国驻日公使照会日本，劝他们与中国同时撤兵，然后再商议善后办法。公使还让我转告中堂，如果日本人不听劝，我国将不惜用压服的办法。”

李鸿章很高兴，俄国要对日本用“压服”的办法，日本人能不撤兵吗？

陆奥宗光看了俄国驻日公使的照会，亲自去拜访俄国驻日公使希特罗夫，说明日本不打算撤兵，只是希望中日能共同劝导朝鲜改革内政：“日本和朝鲜相邻，利害相关，因此绝不可能坐视朝鲜内乱而不管，所以非得彻底改革其内政不可。中国一向用阴险手段干涉朝鲜内政，以口是心非的策略欺骗日朝两国的事例比比皆是，现在如果日本撤兵，难保中国没有再次出兵朝鲜、置朝鲜自主独立于不顾的野心。因此，如果中国不答应和日本一起改革朝鲜的内政，或者任由日本单独改革其内政，日本实难撤兵。但日本可以向贵国保证，除存有希望确立朝鲜独立

和平的目标外，绝无他意，而且绝不作攻击性的挑衅。”

日本不给面子，令俄国有些恼火，于是沙皇下令再次照会日本应与中国同时撤兵，否则日本应自负重大责任。如果俄罗斯参与进来，局势真就麻烦了。陆奥宗光也觉得关系重大，不敢贸然拒绝，立即去见首相伊藤博文。

伊藤看罢俄国的照会，沉思很久，然后语气缓慢而坚定地说道：“事已至此，我们怎能接受俄国的劝告从朝鲜撤兵呢？”

朝野都指责伊藤博文对中国太软弱，而且他与李鸿章的私人关系一直很好，现在他的态度竟然如此坚决，有些出乎陆奥宗光的意料。见状，他喜忧参半地说道：“是啊，这时候撤兵实在不甘心，只是俄国人的态度有些让人担忧。朝鲜的问题最好控制在中日之间，避免第三国参与。”

“那是当然。阁下对俄国的态度也不必过于担心，俄国人不愿我们独占朝鲜，他也未必愿中国在朝鲜如此强势，更不大可能为中国而与我国失和。一是把我们两国间的照会向英美等国公开，让他们知道俄国在协助中国逼迫日本，让他们去劝劝俄国人；二是对俄国人一定要客客气气，给他们足够的面子。如果俄国人还坚持强硬，我们再斟酌下一步的对策。”伊藤博文提供了对付办法。

陆奥宗光依计而行，而且亲自去拜访英美驻日公使，说明日本只想与中国共同改革朝鲜内政，让朝鲜步入文明国家的轨道。英、美等国也不愿看到俄国在朝鲜太过强势，因此都向俄国驻日公使提交照会，说明他们都支持改革朝鲜内政，无意协助中国逼迫日本撤兵，也希望俄国多做有利朝鲜局势稳定的事情。

此时，俄国驻日公使馆的一位武官向希特罗夫提出建议：“我们何必要站在中国一边与列国都失和呢？中日两国真在朝鲜开战，对俄国未必是坏事，中国有句古语，叫鹬蚌相争，渔翁得利，俄国何不做渔翁？”

希特罗夫深以为然，当即向国内发电，说明多国公使反对俄国站在中国一边，建议不要逼迫日本太甚，只要面子上过得去，应当适可而止。

日本再次给俄国的照会，相当尊重客气，一再声明日本只为改革朝鲜内政，绝无侵略领土之意，等到朝鲜内乱完全平定、祸乱已无再起时，当然立即将军队撤回，同时表示“日本政府对于俄国政府友谊的劝告，深表谢意”。这份客客气气的照会，连陆奥宗光也承认，表面上虽然冠冕堂皇，但不过是以外交辞令委婉拒绝俄国政府的劝告。

对调停抱着巨大希望的李鸿章在六月初七（7月9日）终于等来了俄国的答复，喀希尼派参赞巴福禄亲自到天津对李鸿章道：“俄国只能以友谊力劝日本撤兵，不便使用武力强迫，至于朝鲜内政改革与否，俄国也

不愿与闻。”

李鸿章委托喀希尼从中调停历时半个月，却得来这样的结果，又失望又愤怒，责问巴福禄道：“上次也是你来告诉我，俄国勒令日本撤兵，如果不听，尚有第二层办法，今天却又说不再管了，这是不是与前意不符？”

“的确与前意不符，恐怕是我国政府听了别国的说法，喀公使也很失望，但也是没办法的事。中堂知道外交人员的苦处，一切要听政府的训令，本人无法改变。”巴福禄也略微有些歉意。

“喀使一句一切要听政府训令，就算是给我的答复吗？半个多月来日本一直在增兵，而我国一直克制，完全让日本占了先机。”李鸿章有些气恼。

“我国的调停未能达到大人的期望，实在抱歉。不过，中堂是带兵出身的外交名家，应该明白作为第三国只能积极斡旋，是战是和，是增兵还是撤兵这样的大事总要自己拿主意，和不成就打，打不赢就和，和战两手都要准备，以中堂的智慧肯定早有布局。”

这话软中带硬，把李鸿章堵得一肚子怒火而又不能发作。的确，是和是战这样的大事，如何能完全指望别人？只是此时增兵，好像也来不及了。

总理衙门也得到了俄国正式答复，奕劻不敢像李鸿章那样埋怨俄国人，只有连连顿足：“这可如何是好？”

总理衙门中自然也有翁同龢的人，俄国调停无果的消息翁同龢很快也知道了。最迟明天，皇上肯定要征求意见。应该如何奏对，他必须事先有所准备。因此一下朝，翁同龢立即派人分头去通知礼部侍郎志锐、翰林院侍读学士文廷式、翰林院修撰张謇到他府中说话。

志锐是广州将军长善的儿子，也就是最受光绪宠爱的珍妃的堂兄。光绪六年（1880年）进士及第，以世家子弟科举入仕，授编修，时年只有二十七岁。他自恃有才，性格刚傲，仕途并不得志。等堂妹入宫后，才得以简在帝心，光绪十八年（1892年）春由詹事升礼部右侍郎。

文廷式是珍瑾二妃的老师，珍妃一入宫时便曾向光绪帝推荐“文老师”。次年会试，虽然文廷式卷中将“閨閭”误为“閨面”，但光绪帝仍授意主考翁同龢擢其为榜眼。今年三月翰詹大考，光绪帝又命太监传旨拔文廷式为一等第一名，由从七品的编修连越五级超擢为从四品翰林院侍读学士。

张謇是江苏通州（为与北京通州区区别，称南通州）人，也是有名的才子，十六岁中秀才，但此后五次参加江南乡试均落第。直到光绪十一年（1885年）赴顺天府乡试（俗称北闱），才取中第二名举人。他曾经

入吴长庆幕府，与袁世凯在朝鲜同过事，被称为吴长庆一文一武两条臂膀。吴长庆的奏疏多是张謇手笔，受到“清流”首领翁同龢的赏识。当时北洋大臣李鸿章和两广总督张之洞都争相聘其入幕，但张謇一概婉拒，“南不拜张北不投李”，回到通州故里继续攻读应试，打算靠自己实力考取功名，名正言顺地踏入仕途。

不过他接下来的科考又相当不顺，连续四次会试均落第。这四次落第完全是他才气太大，翁同龢太有意延揽，结果都是把别人的卷子误为张卷而加以青眼，而导致真正的张卷名落孙山。今年因慈禧六十大寿而特设恩科，张謇第五次参加会试。这次翁同龢不敢大意，他命收卷官坐着等张謇交卷，然后直接送到他手里。匆匆评阅之后，他便劝说其他阅卷大臣把张謇的卷子定为第一，并特地向光绪帝介绍：“张謇，江南名士，且孝子也。”因此四十一岁的张謇终于得中一甲第一名状元，被授以六品的翰林院修撰官职。

翁同龢号为帝党之首，近年来一直在为光绪帝笼络人才，不过，他所笼络的多是翰詹词臣，这与他的清流领袖身份有关，所欣赏、接触的也多是以文章著称的人物。他笼络人才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向下而非向上，多从低级官员中物色。当然这也有原因，上层的官员职位已尊，且多为太后提拔，要笼络他们自然很难，而且即便光绪帝想加恩，也因为已居高位而难以提拔。而下层小官就不同，要提拔加恩甚至像文廷式一样连升五级也非难事。年轻而又受到皇帝的天恩，自然格外感恩图报。

三个人陆续赶到，也都知道所为何来，都不约而同地表示请他国调停就是大错特错，早就应该增兵与日本人一决高下。

张謇曾经随吴长庆驻扎朝鲜两年有余，在朝鲜问题上最有发言权，所以他先说话：“朝鲜是我大清属国，朝鲜有乱，向来请大清代为平定，我救属国，是仁义之举，出兵名正言顺，列国也都无异议；日本则是师出无名，朝鲜百姓视为敌寇，列国也不以为是。彼逆我顺，彼曲我直，现在日本不肯撤兵，实在毫无道理。日本向来狡谋叵测，断非口舌所能争，请列国调停也没用，早就应该增兵，也只有增兵一途，才能救目前危难。”

翁同龢提醒道：“李少荃的意思是尽量维持和局，担心战而不胜，反成僵局。”

“日本偏僻处于东洋，全境不过中国一二省之大小，岛夷小丑，外强中干。我中华讲求海防已三十年，创设海军亦七八年，北洋海陆军历次巡阅，都说技艺纯熟，行阵齐整，区区一日本，大兵一到，必然一鼓荡平。”文廷式似乎有些不屑一顾。

志锐也从旁附和道：“我以为谋求和局就是大错特错，与日本开兵见仗，我们应当求之不得。”

闻言，大家都拿眼睛看他，不明白何以把兵凶战危视为“求之不得”。他不得不又接着解释道：“如果一战扫平日本，既可除卧榻之患，又借以震慑西夷，岂不美哉！？如果因此刷新格局，振奋精神，以图自强，从此便可昂首迈向强国之路，这便是于国有大利；战而胜之，建立奇功，皇上的威望便会如日中天，从此后谁还敢小看皇上，那些骑墙的大臣必定倒向皇上一边，那时朝纲独断，天地何其大也！”

翁同龢还是稳重一些，担心地说道：“要论打仗，我们都是纸上谈兵。你们只看到胜了如何，万一败了呢？”

“国人士气正旺，茶楼酒肆，无一人不言战，也无一人认为中国会败。不但国人如此，就是总税务司赫德也认为现在世界除极少数人外，其余的人都相信中国可以打垮日本。”文廷式信心满满。

“即便战局稍有挫失，责任也在北洋，未尝不是好事。”志锐突然没头脑地说了一句。

战事不利而未尝不是好事，是因为李鸿章事权太重，而且眼里只有太后。借此战事削弱北洋实力，甚至把他赶下北洋大臣的位子，翁同龢嘴上不说，其实也正是心里所盼。只是志锐把这本应埋于心腹的话说得太过明白，反而不美，所以他沉着脸申斥道：“你这种话只能在屋里说说，战局不利，损失的是我大清，不仅仅是北洋，皇上的威望难道不受影响吗？”

“朝鲜两次内乱，袁慰亭快刀斩乱麻，解决得十分漂亮，最关键的还是我们兵力占优势。这次日本连续增兵，已经占据先机，目前挽救的办法只有尽快增派大军。到时要谈要战，才能主动。不然，只把袁慰亭一人扔在汉城，战固然不胜，就是想和，恐怕也没那么容易。”张謇又分析了一下现在的形势。

翁同龢赞道：“这是公忠谋国的正论，如果皇上有所询，我将力请皇上下旨增兵。你们也要准备上折，督促李少荃赶快派兵入朝。”

第二天翁同龢入值南书房，上午近十点的时候，召见完军机的光绪帝亲自来了，胸脯一起一伏，显然心情激动。不问可知，肯定是为朝鲜的事情。

见状，翁同龢劝道：“皇上，先喝口茶，不要着急。”

光绪帝喝完茶，挥了挥手，除翁同龢外的所有人都退出去，随后说道：“翁师傅，李鸿章指望俄国人调停，结果现在俄国人不管了。朝鲜的日本兵达到一万多人，我们却只有两千人，这算怎么回事？”

“李鸿章是担心我们增兵会刺激日本人，他的意思是尽量不要弄僵了，能坐下来谈最好。”

“日本人一个劲地增兵，我们为什么要一直按兵不动？李鸿章胆子也太小了，连兵也不敢派。要谈可以，双方都把兵撤回来再谈。他们不撤，就没什么好谈的。太后也主张不能对日本人太过软弱，李鸿章不顾大清的脸色，朕还要呢！”光绪气呼呼地说道。

翁同龢解释道：“如果能和当然好，李鸿章的想法也不是全无道理。不过，无论是和是战，目前最要急的是增兵，不然真动起手来，我们要吃亏。”

“你起草上谕，让李鸿章备战增兵。”

“皇上，上谕还是让军机处拟定，臣可以去传旨。”起草上谕，向来是军机大臣奉旨后安排军机章京草拟，翁同龢是谦谦君子，不愿越俎代庖。

“军机一班人太因循，翁师傅，你要准备入军机。”光绪帝又说了一句。

翁同龢明白光绪帝的意思，现在的军机大臣礼亲王世铎、额勒和布、张之万、孙毓汶，都是恭亲王罢黜后慈禧搭起的班底，位居要枢近十年，疲沓懈怠，因循守旧，且凡遇大事总是先从太后处着想，尤其是孙毓汶，一切唯太后之命是从，外通李鸿章，简直视皇上如无物。

“臣入不入军机都会全力辅佐皇上。臣希望李鸿藻能够入军机，他也是有骨气的。”

光绪帝明白翁同龢的意思，只有他入军机力量还是太单薄，李鸿藻与翁同龢性情相投，而且是前清流领袖，同入军机，可以互相奥援。

“好，朕记着就是。”光绪帝点头应道。

三天后，李鸿章收到军机处的上谕：

李鸿章近日电信均经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呈览，前经迭谕李鸿章，酌量添调兵丁，并妥筹办法，均未复奏。现在倭焰愈炽，朝鲜受其胁迫，势甚岌岌。他国劝阻，亦徒托空言，将有决裂之势。李鸿章督练海军有年，审量倭韩情势，应如何先事图维，熟筹措置。倘韩意被逼携贰，自不得不声罪致讨。彼时倭兵起而相抗，亦在意计之中。我战守之兵及粮饷军火必须事事筹备，确有把握，方不致临时诸形掣肘，贻误事机。李鸿章老于兵事，久著勋劳，即详细筹划，迅速复奏以慰廑系。南洋各海口均关系紧要，台湾孤悬海外，倭兵曾到番境，尤所垂涎。并着密电各督抚，不动声色，豫为筹备，勿稍大意。将此由四百里谕令知之。

李鸿章依然没有增兵的打算，他还是希望能和则和，已经托英国驻华公使欧格纳出面调停，希望能够出现奇迹。对于朝廷的催促，他上了一份名为《预筹韩倭情形折》，想以此打消中枢增兵的念头。一是让朝

廷知道日本厚集兵力，不是那么好打的，“臣前因朝鲜国王之请派兵赴韩，专为剿匪，非以防倭，自无须多派军队。不意倭人乘机构衅，遂以重兵胁韩，连日接据龚照璠、赫德函电，倭拟筹备五万人候调。先在英国订购最精大铁甲船两艘，并雇买英国商船多只，以备装运兵械，兼有图犯长江、台湾之语。”二则是告诉朝廷北洋能调动的兵力实在有限，这些年来朝廷一直不让北洋购舰炮，现在出毛病了，必须把责任说明白，“查北洋铁快各舰堪备海战者只有八艘，余船尽供运练之用。近数年来部议停购船械，未能续添。而日本每年必添铁快新船一二艘，海上交锋恐非胜算。”然后再说陆军也并不敷用，“若就陆路而论，沿海各军将领均久经战阵，器械精利、操演纯熟，合计仅二万人，分布直、东、奉三省海口，扼地炮台，兵力本为不厚，若令出境援韩击倭，势非大举不可，征调添募至少要备二三十营，需饷实属不貲，就请饬下户部先行筹备的饷二三百万两，以备随时指拨。”户部停购船械，理由就是没银子，二三百万两的饷银足以吓退翁同龢的好战。三是再次说明他为什么一再避战，“臣久历兵间，深知时势艰难，边衅一开，劳费不已。但使挽回有术，断不敢轻启衅端，其缓急轻重，当随时叩禀，妥为措置。唯倭情叵测，不得不绸缪未雨，思患预防，冀收能战能和之效。”

朝廷一看李鸿章说北洋海军能战的军舰只有八艘，那北洋舰队搞了这么多年，都是干什么？养兵千日，用兵一时，怎么临战了陆军还要再募二三十营，又是什么道理？于是军机处发来密谕，让李鸿章做出解释。这对李鸿章来说不是难事，反正文牒往来，需要时日，也许那时候英国的调停就有结果了。

身陷朝鲜的袁世凯处境越来越艰难，使馆门外天天有人探头探脑，而且又听说蛮横的日本兵在街上殴打法国的外交人员。如今他已经看清楚，日本真正的目的就是要与大清决战，要想避免战争，除非大清放弃朝鲜的宗主国地位，并从朝鲜撤军。而这两条朝廷和李鸿章都不答应，那么他在朝鲜只有受辱的结果。他又急又忧，发烧病倒了。病倒了也好，李鸿章一直以无人可替他为由，不肯让他下旗回国，如今病倒了，就没有让他继续留在朝鲜的理由了。他再次致电李鸿章，要求回国：

凯等在汉城，日军围困月余，视华仇甚，赖有二三员勉可办公，今均逃避。凯病如此，唯有死，然死何益于国事，痛绝。至能否邀恩拯救，或准赴义平待轮，乞速示。倘蒙允许即刻成行，以唐守暂代。唐有胆识，无名望，日本也不忌恨他，打探消息，密谋助韩较易。

袁世凯说的唐守，是他的得力助手唐绍仪。唐绍仪时年三十二岁，是当年留美幼童之一。回国后在天津税务司办税务，后来被李鸿章派到朝鲜负责税务，得到袁世凯的赏识。两人私谊很深，他也赞同袁世凯尽快脱离险境，因此也发电报给李鸿章，汇报袁世凯的病情：

袁道病日重，发高烧，心跳厉害，左肢痛不可耐。韩国事务以袁道最为熟悉，调回尚可就近商办一切，无论和战，当可图报。若弃置不顾，可惜。

李鸿章觉得如果真是让日本人把袁世凯拘禁起来，则有辱国体。再说，袁世凯在朝鲜十余年周旋于列国之间，两次挫败日本奸谋，虽然有急躁、傲慢等毛病，但又不失为难得人才。因此他请示总署后，电令袁世凯回国。

袁世凯得到电报如蒙大赦，立即准备回国。唐绍仪给他联系好汉江口一艘英国商轮，打算趁夜登轮离朝。但晚上临行时，得到消息说日本人和东学党人已经在去汉江的路上设伏，准备暗杀袁世凯。于是临时改变行程，两人各乘一匹快马，唐绍仪手持双枪，腰插快刀，护送袁世凯到仁川，登上北洋舰队的平远号回国。袁世凯看到仁川港有日本七八艘战船停泊，感到局势已经十分危险，他让唐绍仪回到使馆立即给李鸿章发报，建议撤回驻朝清军，避免被日军围歼。

李鸿章接到电报，立即把周馥叫来商量：“兰溪，我觉得袁慰亭的建议很有道理。以现在的情形看，日本在朝鲜已明显占据了优势，此时我们撤兵，是避免冲突的最好办法。俗话说，退一步海阔天空。”

“中堂，你这不是招骂吗？现在京中清流一直鼓动着要增兵，你却要撤回来，这不是向日本示弱？不但京中清流不答应，就是我也无法理解。”周馥一脸的不可思议。

“不是向日本示弱，以目前的局势我们比日本已经弱了很多。两千对一万多，就如羊入虎口。”李鸿章无奈道。

“这事怪不得别人，一个月来中堂不肯增兵，这才造成了今天的局面。”周馥对此很有看法，今天不能不一吐为快。

“这事怪我大意了。”密室中只有可供机密的两个人，李鸿章不必掩饰，“可是你想，咱们开始就是为了帮朝鲜平定内乱，平定内乱有两千人足矣，所以我坚持不再增兵。谁知道日本居心叵测，他开始说绝对不出兵，可是我们出兵后，他们却以保护领馆的名义连续派兵入朝。日本的真正目的是什么？现在看已经很明白，他就是要将朝鲜从我们手中夺过去。他们已经夺了两次，都败在袁慰亭手里。这次他们是不惜一战，也要把朝鲜拿到手里。在朝鲜他们已经占了先机，我们现在撤还来得及，失去的不过是朝鲜；如果我们不马上撤走，这两千人就有被日军全歼的危险。那时候面子就丢大了，两国好战的舆论鼓动起来，彼此骑虎难下，两国失和，从此兵连祸结，其害大矣。”

“中堂错就错在怕战二字。我们是宗主国，出兵朝鲜理直气壮。日本增兵，我们也增，旗鼓相当的话，哪容日本如此嚣张？如果我们也派兵进驻汉城，再交给袁慰亭，也许快刀斩乱麻就把日本人赶出了朝鲜。可是我们按兵不动，袁慰亭两手空空，英雄无用武之地，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不得不落荒而逃。”周馥心中憋闷已久，索性一吐为快，“如今结果怎么样？中堂越怕战，人家越逼上来，越想避战求和，越是难以和。袁慰亭说得不错，抱定必战决心，反而易和；避战之情被人窥破，越是难

得和平。如今，不幸都应验了。”

“你说我怕战，的确如此。水师官兵一直要求添快舰换快炮，可是数年来未增一舰，未换一炮，日本人却每年都添一两艘碰快船，真动起手来，北洋水师能不能取胜实在没有把握。北洋水师镇守京师门户，实在败不起！所以我一直说要取猛虎在山之势，就是千方百计保船制敌，让外人轻易不敢寻衅。北洋水师就是用来看家的，你让它到大洋中去打没把握的仗，不是太轻率了吗？我打个比方，北洋水师就好比拴在家门口的一条狗，有贼靠近家门时叫几声，把贼吓走就行了，如何能够解开锁链，让它去咬贼人？咬人不成，反被人当头一棒，从此门户岂不重新洞开？”李鸿章这样辩解。

“中堂的心思当然也不能说错，可让北洋水师与日本人放手一战，未必不能取胜！中堂一味避战，对前线将士士气影响太大，‘夫战，勇气也’，军队没了士气，比什么都可怕。”周馥对李鸿章的解释并不能苟同，“俗话说，没事不能惹事，事来了就不能怕事。左文襄公向来是豪气冲天，‘绝口不谈和议事，千秋唯有左季高’，跟着他打仗，绵羊也能成猎狗。我觉得，中堂在这一点上应当学学文襄公。”

“我学不来，也不去学。”李鸿章最反感别人拿他与左宗棠比，他实在不明白，只是一味强硬的左宗棠如何能得到这么多的赞誉？可见所谓的公论，也并不真正的公，“兰溪，还有一条你也应该想到，太后今年六十大寿，她肯定不愿兵连祸结；而围在皇上身边的就是一帮纸上谈兵的书生，动不动就要打。有人要和，有人要打，朝廷已经没有主见，势必要影响将来的战局。而那帮嚷嚷着要打的，就是从前限制北洋最起劲的那帮人，最看我李鸿章不顺眼的那帮人，也是停购北洋船械的那帮人，他们对我北洋深怀偏见，而且又不知兵，他们来主战，到时候不过是瞎指挥，于战局又有何益？我夹在中间受气，如何能够战而胜之？这也是我请列国调停、一力避战的主要考虑。”

“我反正说不过中堂，既然中堂拿定了主意，我就赴汤蹈火去办就是了。”

“我也不是非逞口舌之利非要说服你，我是想让你知道我的苦心，因为外人更不会设身处地地为我着想。不管别人说什么，能让北洋少吃点亏，能让大清不掉到火坑里，我也就问心无愧了。”

周馥心有不甘，但既然是李鸿章的助手，就要为他分劳分忧，因此皱着眉头起草请求撤兵的电报。

正如周馥所料，李鸿章撤回朝鲜清军的建议被严旨驳回，上谕说：“我军撤回一节，尤为荒唐。彼按兵不动，我先行撤退，既先示弱，实在有伤朝廷体面。着李鸿章体察情形，如牙山地势不宜，即传谕叶志超，先择进退两便之地，扼要移扎。”

撤军是有伤体面，将来恐怕是伤筋动骨！李鸿章心里虽这样想，但

他对调停还不死心，派人去英国驻津领事馆打听，欧格纳与日本调停有无新进展。

欧格纳的调停也无实质的进展。英国人在中国和朝鲜都有商业利益，中日冲突，商务利益肯定受影响，因此他们不希望中日开战；当时在远东，英俄两国也在对峙，俄国宣布修筑西伯利亚铁路后，英国在远东的优势地位受到挑战，颇想利用日本来牵制俄国，因此绝对不可能为了中国而强逼日本撤军。当时日本与英国正在为修改《通商航海条约》讨价还价，为了获取英国在朝鲜局势上的支持，陆奥宗光顺水推舟，不顾国内强硬派的反对，指示在英国的谈判人员满足英国提出的某些要求，使谈判取得了突破性进展，而英国也做出了实质性的让步，比如取消在日本的租界和租界行政权；废除在日本的领事裁判权；提高关税税率等等。

新条约签订对日本不仅有重大的经济意义，而且意味着日本取得了与世界强国平等的地位。条约签订后，英国驻日本公使对陆奥宗光说道：“这个条约的性质对日本来说，比打败中国的大军还要有利。今后中日若不幸发生战事，上海为英国利益之中心，希望得到日本政府不在该地和附近作战的保证。”并正式提交了照会。

陆奥宗光兴致勃勃拿着照会让伊藤博文看，他笑着道：“由此可见，与其说英国政府有坚决采取一切手段维护东亚和平的决心，毋宁说是英国政府认为中日两国的战争已经不可避免，而且抱着无从制止的看法。我看，可以放手在朝鲜大干一场了。”

“最后还要与中国人进行一次谈判，谈判最好以失败告终，而失败的责任，应当让中国人来负。”陆奥宗光到最后还不忘耍诡计。

谈判经过细心策划，由驻华临时代办小村去总理衙门谈，而不与天津的李鸿章谈。日本提出两个条件，一是中日两国共同改革朝鲜内政；二是若中国不愿参与，日本可独立承担此项工作。

与小村谈判的是总理衙门大臣奕劻，他在外交谈判上几乎是门外汉，他只记住上谕的说法：先撤兵，后谈判。因此小村一直在讲改革朝鲜内政的细节，而奕劻则一直咬定先撤兵一条不放。最后结果如日本所愿，谈判破裂。

次日，小村向清廷提交了一份强硬的照会：

查朝鲜屡起变乱，实因其内政紊乱之故。我政府认为对于该国具有密切利害关系之中日两国，有帮助其改革内政之必要；因此曾向中国政府提出此项建议，不料中国政府断然予以拒绝；近日驻贵国的英国公使顾念睦谊，善意居中周旋，努力调停中日两国之间的纠纷，但中国政府除依然主张我国应由朝鲜撤兵外，并未提出任何新提案；似此情形，非中国政府有意滋事而何？事局至此，将来如果发生意外事件，日本政府不负其责。

次日，也就是光绪二十年六月十五日（1894年7月17日），日本大本营举行御前会议，决定对华开战，并制订了作战计划。天皇特诏以主战著称的预备役海军中将桦山资纪恢复现役，接任海军军令部长，组建以伊东祐亨为司令官的联合舰队，并迅速到朝鲜西海岸巡弋，在丰岛或安眠岛附近占领适当地点作临时基地；命令入朝的大岛义昌做好战斗准备，并授以独自决定开战的权力。

陆奥宗光电示日本驻朝公使大鸟圭介：“大本营已经做出决战的决议，促成中日冲突，实为当前急务，为实行此事，可采取任何手段。”

大鸟圭介接到国内训令，次日就照会李熙，要他驱逐中国军队离开朝鲜，限三日内答复。一边是不甘顺从的宗主国，另一边则是野心勃勃、虎视眈眈的日本。一直谋求独立自主的李熙采取了中间站的策略，他回复大鸟圭介，说中国退兵一事，应当由中国核办，朝鲜无力驱逐。大鸟圭介暗示他可以请求日军帮助驱逐，那样日本就兴师有名，但李熙不肯向日本请兵。

大鸟圭介大为不满，他顾不得一再标榜的尊重朝鲜为“自主之国”的伪装，立即召城外的日军于凌晨入城，他则亲率一个联队冲进朝鲜王宫，废除了朝鲜国王，扶持大院君重新入宫主政。

在控制王宫的同时，大鸟圭介又派兵攻占大清驻朝鲜总理通商事务衙门，扯下大清国旗，代办唐绍仪仓皇避入英国使馆。被废的国王李熙派出亲信化装乘轮船到天津报告李鸿章，说五百年来中国所赐御玺印物完全被日兵掠去，兵库里数十年所藏的洋枪洋炮也被夺走，内政完全由日本操纵。

如此重大的事件李鸿章不敢隐瞒，立即报到总理衙门。消息一经传出，舆论一片哗然，自明代就归属中国的藩属国朝鲜已经失之于日本。这一切怪谁？千夫所指，皆聚于北洋大臣李鸿章。帝党的骨干和清流连夜集会商议对策，认为当前最关键的就是促成朝廷主战。两天之内，主战的奏折就有五件。有的是联衔，有的是独奏，意思只有两个，一是必须下定决心，对日一战，认为“综计中日交涉以来，于台湾则酬以费，于琉球则任其灭，朝鲜壬午之乱，我又代为调停；甲申之役，我又许以保护。我愈退，则彼愈进，我益让，则彼益骄，养痍遗患，以至今日。于今之计，应急治军旅，力敌势均，犹冀彼有所惮，不敢猝发”。二是指责避战求和的外交政策。李鸿章首当其冲，文廷式在奏折中说因为李鸿章是靠洋人起家，“故始终以洋人为可恃，而于中国治法本源，军谋旧法，皆不甚留意”。志锐则批评他“辄藉口于边衅不自我开，希图敷衍了事”。主战派笔锋所扫，除李鸿章还有前线将领，如叶志超等是“首鼠不前”“纵敌玩寇”；有中枢大臣，如孙毓汶等人则是“因循苟且、消极避战”，甚至还有奏折直指慈禧，说她“狙于庆典不开边衅”。

赫德也在总理衙门里说道：“日本人在万不得已时有断然采取最后手段的决心，而中国徒知在形势上威吓日本及朝鲜，缺乏在中日两国纷争

一旦不能和平解决时最后诉诸武力的决心，而把太多的希望寄托于外交。外交把中国骗苦了，因为依赖调停，未派军队入朝鲜，使日本人一开始就占了便宜。”

光绪帝是忧中亦有喜。忧自然不必说，日本嚣张，而我束手无策。忧中之喜，则是眼见得因为主战，舆论几乎一边倒地支持他，而后党的成员皆被批得灰头土脸。他意识到，这一场战事是一个必须好好把握的机会。如果战而能胜，正如师傅所言，他将成为一言九鼎的真正天子。他将主战的奏折呈给慈禧看，慈禧自然不愿得罪清议，对光绪帝道：“他们说对，对日本不能太示弱。”

光绪帝异常高兴，觉得太后已经与他一样开始主战，更让他欣慰的是清流的力量竟然可以改变一向强势、固执的太后！他为自己能终于找到一股抗衡太后的力量而沾沾自喜。这天，他与总署大臣商议完后，下达的口谕相当强硬、自信：

现在倭韩情事，已将决裂，如势不可挽，朝廷一意主战。李鸿章身膺重任，熟谙兵事，断不可意存畏葸。着慎遵前旨，将布置进兵一切事宜，迅筹复奏。若顾虑不前，徒事延宕，贻误事机，定唯该大臣是问！

至此，李鸿章已经没有选择，只有增兵朝鲜了，但他依然幻想着中国军队能够通过克制而避免战争。他认为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一直效法欧美，一定会坚守国际法。他电令入朝的清军统领直隶提督叶志超：“日虽竭力预备战守，我不先与开仗，谅彼不动手，此万国公例，谁先开战谁就理屈，切记，切记。”

空口白话无用，现在入朝清军最盼的就是援军。李鸿章已经决定增兵，但如何运兵入朝？走陆路要绕渤海一个大圈，太慢，缓不济急，最快的办法就是用轮船从天津运兵入朝，而且不能用中国轮船，因为有可能遭到日本袭击。天津海关道盛宣怀建议可以高价雇请英国商船，日本绝对不敢袭击。李鸿章深以为然，并责成盛宣怀高价雇请英国“爱仁”“飞鲸”“高升”三艘商船，盛宣怀参与制定了赴朝日程：

爱仁号，六月十九日（7月21日）下午开，载兵一十人，其他人员一百一十五人。

飞鲸号，六月二十日（7月22日）晚上开，载兵八百人，其他人员约三百人。

高升号，六月二十一日（7月23日）早晨开，载兵九百三十人，其他人员一百六十五人。

北洋舰队派济远、广乙、威远三舰组成护航队，由济远舰管带方伯谦带队护航。黄浩胜也随舰护航，他提醒方伯谦道：“舅舅，我是管枪炮的，到时候如果遇到日舰，我就下令开火。”

方伯谦一口回绝：“那怎么行？如果我们先开炮，就会落下衅自我开的口实，李中堂怪罪下来，我们吃不消。”

“那非要等日舰先开炮吗？日舰都是速射炮，本来就比我们射速快，我们岂不是吃亏更大？”

方伯谦没法回答外甥的问题，于是他向丁汝昌请示。丁汝昌回道：“现在中日两国并未公开宣战，各位切不可轻举妄动。但若日舰首先开炮，你等可纵兵回击，岂有束手待毙之理。”

听了这话，黄浩胜愤愤不平道：“还是要等日本人打了我们，我们才能还手。其实，日本人已经占领了我们的驻朝衙署，而且占据了朝鲜王宫，这和开战有什么两样？依我，见到日舰就打他狗日的。”

方伯谦警告道：“朝廷向来是坚持衅不自我开，谁敢开第一炮惹麻烦？你可别自作主张，到时候我也保不了你。”

中国将运兵入朝的情报，很快传回大本营。一份是从总理衙门获得，知道李鸿章已经决定增兵朝鲜；一份来自天津，石川伍一从天津军械局的一名书吏手中买到了运兵船的确切行期；还有一份则是潜伏在威海的宗方小太郎提供，这个精通汉语与中国文化的间谍冒充中国农民多次进入威海卫军港，哪一艘军舰何时出港，他都及时发报。

大本营对情报进行分析后，基本判断出了中国的增兵计划，立即命令联合舰队司令官伊东祐亨率松岛、吉野、秋津洲、浪速等十五艘军舰，从佐世保港向朝鲜西海岸进发，准备袭击中国运兵船队。五十八岁的海军军令部长桦山资纪昂首挺胸站立在“高砂丸”轮船上亲自为联合舰队送行。

时任“浪速”舰舰长的东乡平八郎在7月23日的日记中写道：“7月23日，星期一，晴天。晴雨表三十度一分，寒暑表八十六度四分。午前七点五十分，旗舰发出请来舰的信号。各舰长齐集，会议结束后，互祝健康，然后各归本舰。午前十一点开船。午后五点进入战斗准备状态。从午后八点，哨兵开始四轮班流警戒。”

对于仅派“济远”“广乙”“操江”三舰护航，三舰管带都有些担心，北洋舰队提督丁汝昌也觉得力量过单，他致电李鸿章，请求率海军大队跟进护航，并令各舰“升火起锚，戒严将发”。然而李鸿章认为日本虽然竭力备战，但我不先开仗，谅他们也不会动手，再说雇佣的是英国轮船，各船悬挂英国旗帜，日本舰队断不敢贸然行事。丁汝昌只好下令北洋舰队熄火。

济远、威远、广乙护航队与爱仁、飞鲸两艘运兵船先后顺利抵达牙山湾，方伯谦派威远舰去仁川发电报。威远舰管带林启颖在仁川遇到一位英国朋友，得到日本舰队可能于明日进攻中国舰队的消息，立即回牙山报告方伯谦：“方管带，听说日本舰队有十几条舰，咱们只有三舰，如

何能够应付得了？”

方伯谦说：“等武器、兵马驳运完，我们就立即返航。这样吧，你的舰太弱，你先到大同江口，济远、广乙留下来协助驳运，等运完了咱们在大同江口汇合返航。”

牙山湾水浅，运兵船无法靠岸，全靠小驳船驳运，颇费时间。当天没有完成，连夜继续驳运，一直到六月二十三日（7月25日）晨四点左右，三艘运兵船才陆续驳卸完毕，方伯谦不敢再耽误时间，率“济远”“广乙”两舰立即离开牙山。而此时，日本舰队第一游击舰队司令坪井航三率浪速、吉野、秋津洲三舰向牙山湾一带侦察，并奉命“遇有清朝增兵舰只，即行攻击”。

牙山湾外有个岛屿，叫丰岛。济远舰驶到丰岛时，站在舰首的枪炮手黄浩胜首先发现了日舰，他立即跑去报告：“舅舅，发现日舰。”

方伯谦夺过望远镜，果然，有三艘日舰正迎面而来。其中一艘，首尾皆有舰楼，而两楼之间则有纵跨整个主甲板的天桥，这是日本舰队去年才入列的“吉野”高速巡洋舰！

“吉野”的武器系统相当先进，4门6寸主炮和8门4.7寸副炮全是速射炮，此外密布军舰各处还有22门47毫米口径哈乞开斯单管速射炮，而且还配备上了刚刚问世不久的专用火炮测距仪，这意味着“吉野”舰火炮的瞄准、测距更为准确、便捷，战力可以得到倍增。

北洋舰队各管带都知道，“吉野”是目前世界上最先进的巡洋舰，济远遇到这样的强大对手，方伯谦心里不禁有些怯了。但他不想让大家发觉他的担心，大声对黄浩胜说道：“这里不是摆家宴，没有舅舅，只有管带。”

黄浩胜一挺腰板回道：“是，请管带指示，我们是不是先开炮？”

方伯谦眼睛一瞪道：“朝廷有谕，衅不自我开，我们绝对不开第一炮。”

“好，日舰若开炮，我不能等管带下令，就会立即还击。”

大副沈寿昌、二副柯建樟都到主炮台来临阵指挥。

由南而北迎来的日本舰队，突然转而向东航行，给济远、广乙让出了航道。大家都松了一口气，看来，日舰也没有开战的意思。然而，等济远、广乙进入丰岛南侧海面宽阔处后，日舰突然转舵返回，迎面扑来，“吉野”一声号炮，3艘日舰火炮齐发，集中火力突然轰击济远。

时任“浪速”舰长的东乡平八郎在战时日记中写道：7月25日，星期三，晴天。晴雨表二十九度九十分，寒暑表七十九度。午前七点二十

分，在丰岛海上远远望见中国军舰济远号和广乙号。即时下战斗命令……

这是一场实力悬殊的战斗。日本三艘战舰总吨位11126吨，中国只有3300吨，不足日方的三分之一；日方舰炮82门，中国只有29门；日方平均时速20.3海里，中国16海里；日方总兵员1051人，中方只有314人。

大副、二副都到炮台来，大副沈寿昌亲自下令还击。一时间，丰岛海面上炮声轰鸣，硝烟四起。敌我五艘军舰，往来奔驰，互相轰击。速射炮的威力非常惊人，济远发射一发炮弹，吉野至少要打来五发。更令人震惊的是日舰炮弹的威力，它们灵敏度出奇的高，即便命中细小的绳索都会引发剧烈的爆炸，爆炸后还会伴随着熊熊大火，而且火焰会四散流动，所过之处一片火海。

与之相比，济远发出的炮弹就逊色得多。当时北洋海军各舰使用的炮弹主要有两种，一种是开花弹，另一种则是实心弹。开花弹的弹头内填充的火药，击中目标后会发生爆炸；而实心弹的弹头内则很少装药或不装药，更多时候是填充泥土、沙石来配重，击中目标后当然不会爆炸，只能借重力加速击穿敌舰引起进水。北洋舰队所用开花弹全靠进口，而已经停购船械三年，各舰所配开花弹极少，大多是购舰时所赠配。而且这些开花弹远远没有日舰炮弹的猛烈，更不会燃起熊熊烈火。济远的炮弹多次命中“浪速”和“吉野”，其中有一发炮弹击中吉野右舷，击毁舢板数只，贯穿钢甲，打坏发电机，落在机器间的防御钢板上，最后又落进了机器间，只可惜那是颗实心弹，不能爆炸。

“济远”舰的舰首主炮位置成为日舰攻击的重点，舰首的将士们不被炮弹炸伤，也会被烈火烧伤。黄浩胜连连跳脚大骂：“他妈的小日本，这是什么炮弹！”

又一发炮弹击中济远舰前炮台，大副沈寿昌不幸头部中弹，牺牲在炮台上。二副守备柯建章立即代替指挥，敌炮再次击中前炮台，一块弹片击中柯建章的胸脯，又从后背穿出去，当即倒地身亡。黄浩胜立即代替指挥，无奈前炮台被烈火久焚，炽烈的高温导致钢铁融化变形，火炮不能运转，形如废物。方伯谦见势不妙，下令撤退。

前来追赶的“吉野”舰时速23节，比济远快8节，当两舰相距3000米时，“吉野”舰开炮轰击。方伯谦惊恐万分，下令悬挂白旗，但“吉野”舰根本没有停止攻击。黄浩胜已经来到舰尾，指挥以尾炮还击，连发四炮，三炮命中，“吉野”舰首起火进水，被迫转舵慢行。

眼看“广乙”舰被两艘日舰围困，而“济远”舰则仓皇逃走，黄浩胜跑到指挥塔，请方伯谦下令回航救援。方伯谦指着“济远”舰多处正在燃烧的火焰和被击毁的前炮台，大声道：“你靠什么救？回去不是白白送死？回到你的岗位上去，否则不要怪本管带不客气！”

“广乙”是福州船政局1890年制造的小型巡洋舰，系铁骨木皮，没有护甲，防御能力极差，所以开战后损失惨重，伤亡70多人。管带林国祥指挥“广乙”冲向“吉野”，准备实施鱼雷攻击，不幸被侧翼的“秋津洲”击中桅楼，鱼雷发射管也被击毁，连中重炮后林国祥下令降下龙旗，向东北方向撤退，驶至朝鲜十八岛搁浅。林国祥为免军舰被俘资敌，将舰上未毁的数尊大炮自行击毁，点燃火药库将舰自焚，率残卒登岸，前去找牙山清军。

此时，载银20万两的运饷舰“操江”号和载有士兵1220人、炮12门及来复枪等军火的“高升”号进入丰岛海战区域，他们并不知道这里中日海军已经进行了一个多小时的激烈战斗。败逃中的“济远”舰向“操江”号发出“我已开仗，尔须速回”的信号，操江舰转舵西返。但这艘1865年下水的老船航速只有9节，旧式舰炮5门，既无法快速逃命，更无力与敌舰抗衡，很快就被日舰秋津洲追上了。管带王永发将重要文件悉数焚毁，并命人将送往牙山驻军的饷银投进水中，但二十万两为数甚巨，一时间如何投得完，舰上人和饷银俱被日军所俘。

运兵船“高升”号则被浪速舰拦截。浪速号要求“高升”号听从指挥，随他们走。船长英国人高惠悌（Galsworthy）对船上的清军说抵抗无用，只要一发炮弹就可将船击沉，不如听从日军的吩咐。但船上的清军官兵都不同意，说宁愿死，决不服从日本人的命令。浪速舰6门炮一齐开火，并施放水雷，先后击中了船上的煤库和锅炉，顿时白天变成黑夜，空气中全是煤屑、碎片，有些士兵被锅炉中喷出的水蒸气活活熏死。

炮击开始后，洋员们很快跳海逃生。清兵除少数跳海外，大都勇敢地在用枪向日本军舰射击。高升号沉没后，日军并没有放过水里毫无抵抗能力的士兵，除了炮舰继续炮击外，还驾着小船于海上往来捕杀。船上一千多人除了洋员及少数清兵被法、德等国舰只救起外，其他人全部都殉身大海。

日本海军在丰岛袭击清军运兵船的这天，大岛义昌率领驻汉城日军四千人进军牙山，向叶志超、聂士成率领的清军发动进攻。

叶志超、聂士成两人都是李鸿章的安徽老乡，两人都是早年投身淮军，先后与捻军以及热河金丹道起义军作战，都因功赏穿黄马褂。此时，叶志超任直隶提督，聂士成任太原镇总兵。两人率军入朝后，东学党起义军就与政府讲和了，除了发了几张告示、赈济一下贫困百姓外，再无多少作为。聂士成曾经要求效法日本，带洋枪队四百人入汉城保护清廷驻朝公署，袁世凯怕惹起纠纷未准；他们又要求回国，以免日本借口寻衅，清廷未允；回国不成，又多次要求增兵，但李鸿章正寄希望于列国调停，迟迟不肯增兵。在此地毫无作为地驻扎了六十多天，直到几天前，才接到李鸿章关于速备战守的电报。

他们所驻扎的牙山县城三面环山，一面临海，不利于防守。聂士成

建议由他率主力移师牙山以东的成欢驻扎，叶志超则率一千多人去成欢南部的公州城以为后路，万一战事不利，还可以绕道撤走，叶志超同意了这一计划。

聂士成率军赶往成欢，匆匆布防。成欢位于牙山东北二十公里处，北距汉城七十公里，有两条驿道纵横而过，是汉城至全州大道的必经之地，地势易守难攻。根据成欢的地形，聂士成将人马分为左右两翼防守。左翼阵地是清军防守的重点，位于成欢西北的牛歇里高地一线，构筑堡垒工事两座，配备武毅军老前营炮兵。右翼阵地以成欢东面的月峰山为依托，沿山修筑堡垒工事。他们还将成欢北面沼泽地的下流堵塞，使沼泽泛滥，水漫路面，以阻遏日军的运动。两处阵地所筑工事都很简单，不过是在山上掘土筑起胸墙，外面再乱放些树枝作为鹿砦。胸墙很薄，顶部不过五六寸厚。

7月29日凌晨，日军分两路进攻，清军右翼很薄弱，又没有大炮，堡垒先后被日军攻占。聂士成亲自带兵增援，骑马率军在阵地上冲击，日军两股部队集中火力轰击，聂部伤亡很大，清军两翼阵地都被占领。

在《日清战争记事》一书中，日本人对占领成欢作了这样的记述

五时半，左右共六个堡垒全被我军攻占。在牙营中，缴获署有提督叶志超、副提督聂士成名字的中军大旗等大小军旗数面，大炮数门。本来文明国家以丢失军旗为最大耻辱，而中国军队是对此不介意呢，还是因情况紧急而来不及收起来呢？后来得到副提督聂士成军中日记，得知敌军丢失军旗完全是因为来不及收起来。

战斗结束后，我军检查敌军营垒中之情形。死尸枕藉，碧血横流。左翼第二堡垒看来是敌将聂士成的驻处，竖着署有他的名字的将旗，周围有数十个帐幕围绕。想必敌军因疲劳战斗暂停，欲休息，未想到我军主力又从左侧发起进攻。

敌军受到攻击时，似正开始吃早餐，尚未吃完，碗、碟、筷等散乱各处，碗里的饭，吃了一半，盘里的肉汤还没有凉，锅里的米已经熟了，铁壶里的水正在开着，有炖整猪，有吃剩的黄瓜，真是狼藉不堪。敌军士兵等来韩已五十余日，似颇感无聊。帐幕里有骨牌、双陆，下层士兵似耽于赌博。在角落里有韵书，有唐诗选，大概是有文学思想的人，或在信笺上写诗，或在寿山石等印章材料上篆刻，由此可看到中国人的特点。但也有藏着镜子的，携带妇女相片的，散乱于各处，清兵的懦弱，可想而知。

聂士成一路召集残卒赶到公州，打算在这里驻守，但叶志超没有同意，认为公州不可守，最后决定绕道去平壤与大军会合。至此，朝鲜南部清军再无据点。

第九章 箭在弦中日宣战 士气低株守待敌

光绪二十年六月二十五（7月27日），济远舰回到威海，方伯谦立即发报电告李鸿章丰岛海战的情形，除报告广乙中炮、操江被俘、高升被击沉外，重点报告了济远舰的勇敢表现：“敌先开炮，敌之三船聚攻济远，密如雨点，望台、炮架、三舵机均受伤”，但在此情况下，济远“还炮不惧，而吉野督船尾后，连追不止，济远停炮使诈，待其驶近，猝发后炮，一弹飞其将台，二弹毁其船头，三弹中其船中，黑烟冒起，吉野乃移逃”。

接此电报，李鸿章亦忧亦喜。忧的是日本不宣而战，朝廷主战论肯定高涨，避战求和已经不可能，而战事一旦扩大，则胜负实在难料。喜则有两个原因，一是济远舰击伤日舰吉野，可见日本舰队也并非传闻中那样厉害；二则是高升号系英国怡和公司的商轮，日本将其击沉，英国必不答应，如果英国出面向日本施压，日本也许会有所收敛，如果知难而退，和平可望，就再好不过了。

接下来他要办的事情很多，向总署电报丰岛海战的情况，同时建议撤回驻日公使，向各国布告日本不宣而战，有违公法，衅非自我开。再向丁汝昌发报，让他率舰队到朝鲜海面巡航；电告旅顺船坞营务处总办龚照珩，做好维修济远的准备。北洋舰队弹药尤其是开花弹匮乏的问题十分严重，不能再等朝廷拨款，电告驻俄国、德国、英国公使，设法尽快代购。听说日本从英国定购一艘快船，现在中日已经处于战争状态，按国际公法，英国不能再交付，请驻英公使龚照璠设法阻止……

丰岛发生海战，叶志超一军到底如何？是否受到日军攻击？李鸿章一无所知。因为日军已经将仁川、汉城、釜山等地的电报全部控制起来，平壤等地电报还通，但离牙山太远，无从探听。过了两天就有消息了，是一个叫王香圃的商人传回来的。他在仁川经商，因为局势不稳，与众多华商一起乘坐德国轮船回烟台，临行前遇到一个从牙山回来的朝鲜熟人，说叶志超与倭军在牙山开仗，倭兵三千死了一千多，叶军伤亡仅百人。一到烟台，他立即将消息报告东海关道刘含芳，刘含芳则立即电告李鸿章。

敌人死一千，我伤亡百余，那可真是少有的大捷。李鸿章很高兴，立即电告总署，并特别说明“此信当确”。英、法等国公使也向总理衙门报告牙山大捷的消息。李鸿章派到仁川的密探也从英国驻仁川领事馆得到消息，结果是“叶军屡胜，倭死两千人，叶军伤亡二百余人”。而且随后李鸿章又收到叶志超从平康县发来的电报，说他已经率军迂回朝鲜东海岸，准备赴平壤与大军会合。夜里日军偷袭，他设伏以待，毙伤日军一千余。

几天内，李鸿章得到的全是大捷的消息，他不禁也乐观起来，在给总署的电报中说：“已饬海军舰齐往迎击，南北合势，水陆并力，以冀及

早驱除，此时之胜倭或易。”

京中更是大捷的消息满天飞，甚至有消息说日本吉野舰已经沉没，他们的水师提督已经阵亡。光绪帝十分兴奋，觉得正是决胜日本，树立权威的大好时机。而清流们轮番上折，请求对日宣战，纷纷要求北洋舰队要大张挞伐，甚至有人建议北洋舰队只需派出定、镇两舰，直捣黄龙。

今年恩科新中进士王伯恭，便以门生的身份经常到翁同龢府巴结。不过，他十几年前就曾跟随袁世凯到朝鲜去过，因为看不惯袁世凯的做派，后被李鸿章札委到北洋水师营务处掌文案，因此对海军有所了解。他对清流众口一词要北洋海军出战有自己的看法，所以当志税、张謇等人在翁府慷慨陈词时，他就不以为然道：“北洋海军器械阵法，百不如人，好像不能不慎重。”

翁同龢驳道：“这话不对，如今北洋海陆军，如火如荼，哪能不堪一战？”

王伯恭以他所知详细说与翁同龢听，但众人皆不以为然。最后，翁同龢下定论道：“李少荃花了数千万两的银子，弄海军，办海防，他的北洋陆军也自称天下最精锐，是骡子是马，到了让他拉出遛遛的时候了。到时候不争气，就别怪朝廷无情。”

向来说话谨慎的翁同龢，今天说话如此直白，众人都无话可接。

其实，想打一仗的又何止清流？面对京中一片喊战的声音，又传来的全是大捷的消息，慈禧也愿意在她万寿前来一个更大的胜仗，因此也同意不能再对日本人软弱。

光绪二十年七月初一（8月1日），光绪帝下诏正式对日宣战：

朝鲜为我大清藩属二百余年，岁修职责，为中外所共知。近十数年来，该国时多内乱，朝廷迭次派兵前往勘定，并派员驻扎该国都城，随时保护。本年四月间，朝鲜又有土匪变乱，该国王请兵援剿，情词迫切。当即谕令李鸿章拨兵赴援，甫抵牙山，匪徒星散。乃倭人无故派兵，突入汉城，嗣又增兵万余，迫令朝鲜更改国政，种种要挟，难以理喻。我朝抚绥藩服，其国内政事向令自理。日本与朝鲜立约，系属与国，更无以重兵欺压强令革政之理。各国公论，皆以日本师出无名，不合情理，劝令撤兵，和平商办。乃竟悍然不顾，迄无成说，反更陆续添兵。朝鲜百姓及中国商民，日加惊扰，是以添兵前往保护。诎行至中途，突有倭船多只，乘我不备，在牙山口外海面，开炮轰击，伤我运船。变诈情形，殊非意料所及。该国不遵条约，不守公法，任意鸱张，专行诡计，衅开自彼，公理昭然。用特布告天下，俾晓然于朝廷办理此事，实已仁至义尽，而倭人渝盟肇衅，无理已极，势难再予宽容。着李鸿章严飭派出各军，迅速进剿，厚集雄师，陆续进发，以拯韩民于涂炭。并着沿江沿海各将军督抚及统兵大臣，整饬戎行，遇有倭人轮船驶

入各口，即行迎头痛击，悉数歼除，毋得稍有退缩，致于罪戾。将此通谕知之。钦此。

日本海军击沉英国商船的消息传回国内，伊藤博文非常担心，立即找陆奥宗光商议。

陆奥宗光应道：“我们既然已经下定决战的决心，自然不必为此后悔。我们既然已经确定不引起第三国纠纷的原则，当然不能与英国为敌，我们应当主动向英国致歉并赔偿，以换取他们的支持。”

英国得到本国商船被日舰击沉的消息后，向日本递交了一份措辞强硬的照会，陆奥宗光立即邀见英国驻日公使，向他表示道：“经充分调查以后，如果发现日本军舰有失当之处，本国政府当给予适当的赔偿。”

其实英国也不愿与日本闹僵，他们远东政策中重要的一条，就是利用日本反对俄国的东进，当然不会为了一只被击沉的商船跟日本翻脸。陆奥宗光既已表示愿意考虑赔偿，英国政府也就借坡下驴，外交大臣金伯理伯爵亲自劝告怡和公司不要向日本要求赔偿，而应该向雇主清廷索赔。

与英国的危机已经化险为夷，日本没了后顾之忧。但伊藤博文仍然有些犹豫，他把海军大臣叫来询问道：“中方只有两艘战船，我方是三艘，而吉野却受了伤，海军的战力究竟如何？”

海军大臣回道：“海军的战力绝对没有问题。开战不久，济远的前主炮就被我炮火击毁，因此仓皇逃走，而且挂出了白旗，在追击的过程中中国人耍了个诡计，让吉野误以为它的尾炮已坏，结果追得太近，被尾炮击中。根据坪井航三的电报，我舰队炮火优势明显，尤其是苦味酸开花弹效果令人满意。”

“何为苦味酸开花弹？”伊藤博文又问。

于是，海军大臣得意地向伊藤博文介绍开花弹的不同装药。

目前各国海军的开花弹填充的都是黑火药，那是中国古代方士在炼丹时偶然发现的，主要成分是木炭、硝石和硫黄，民间按一硝二磺三木炭的比例，就能自制黑火药。用这种黑火药来充当炸药，只能通过爆炸时产生的冲击波和炸开的炮弹碎片杀伤敌军、破坏敌舰，其威力极为有限。

欧洲一直在苦苦寻找可以取而代之的“猛炸药”。终于，他们找到了苦味酸，这本是一种黄色的染料，有浓烈的苦味。后经反复试验，被证明可以通过纯化成为烈性炸药，俗称“黄色火药”。1885年，法国正式将苦味酸炸药装填弹头，大大提高了爆炸威力。但这种炸药有一个缺陷，就是不稳定，震荡稍大就可自爆，因此不敢用于颠簸于惊涛骇浪中的舰炮。日本希望大量购进这种炸药，因为价格问题与法国人谈不拢，日本

人决定自己研制。

1888年9月，工程师下濂雅允着手研究苦味酸，经过不懈努力，至1891年终于成功配制出了廉价提取苦味酸并制作炸药的办法，定名“下濂火药”。苦味酸炸药之所以不稳定，是因为容易与炮弹金属壳发生反应，下濂的办法是在炮弹内壁刷上漆，又在苦味酸和炮弹内壁之间灌上一层蜡，巧妙地克服了苦味酸极易与金属反应的不稳定特性。1893年，“下濂火药”开始装填舰炮开花弹，实验证明其威力极大，而丰岛海战则在实战中予以验证。

海军大臣进一步介绍道：“这种填充了下濂火药的炮弹威力极大，它灵敏度高，即便命中细小的绳索都能引发爆炸；爆炸后除形成冲击波和炮弹碎片外，还会伴随着熊熊大火，火心温度可以高达千余度，足以把钢铁点燃，这也是开战不久，清舰炮架就不能运行的原因；爆炸形成的火焰还会四散流动，就算在水中都能持续燃烧一段时间。”

“中国也从欧洲订购军火，他们肯定能买得到这种开花弹。”伊藤博文还是第一次听到这样专业的开花弹知识，说道。

海军大臣得意地说道：“他们买不到，因为目前就是欧洲各国也没有解决苦味酸的不稳定问题。下濂火药开花弹，唯有我们大日本装备到海军中！”

“你是说从欧洲订购的开花弹也不如我们的下濂开花弹威力大？”

“正是如此。而且中国已经停购船械多年，他们所存的黑火药开花弹也没有多少。此次海战后，他们肯定要向欧洲订购，但总要个把月才能到货，因此，海上决战宜早不宜迟，如果能在一个月内决战，帝国海军将胜算更大！”

要不要对中国宣战？伊藤博文还是有些犹豫，于是他召集内阁会议，并邀请军方人员参加，一个是陆军参谋本部次长川上操六，一个是海军大臣，但海军大臣恰巧生病，于是改派海军省官房主事山本权兵卫参加。官房主事算是海军省的中层官员，相当于现在的机关办公室主任，军职只是大佐，而川上操六是中将，两人相差太远，所以几乎无人关注他。

说到是否正式宣战，内部也有不同意见，主要是担心战争的最终结果。对于中日之战，世界各国大都看好中国，认为中国必胜。道理很简单，中国地大物博，人口四万万，现有兵员一百余万，双方差距太大。日本海军近年来发展很快，战舰较新，航速快，但是舰龄短，官兵受训时间也短，联合舰队刚刚组成，而北洋海军已经成军六七年，年年进行实战训练，而且日本海军仍然没有一舰可与中国的定远、镇远匹敌，三景观舰船小炮巨，就是三打一也未必有把握。日本国内，民众也都没有必胜的信心，而且大部分民众对中国人仍然十分友好，并不希望与中国开战，在长崎等港口，最受优待的仍然是中国商人。

川上操六看大家心志不一，站起来说道：“我认为诸位这些议论毫无意义。我提议在座的诸位重新温习一下明治二十年小川又次将军提交的《征讨清国策案》。”

小川又次多次到中国从事间谍活动，1887年时任参谋本部第二局局长的他完成《征讨清国策案》，提出用五年的时间完成与中国决战的准备，被天皇采纳。如今，他已经升任少将。

川上操六对此策案十分熟悉，随口就能说出来：“《征讨清国策案》第一部分说，‘若维护我帝国独立，伸张国威，进而巍屹于万国，保持安宁，则不可不分割清国，使之成为数个小邦国。清国优柔，显然不能一举成为强国，但只要努力不懈，理应达到此境界，以当前形势看，二十年后可能完备。趁清国还幼稚，我们应断其四肢，伤其身体，使之不能动弹，我国才能保住安宁，亚洲大势才能为我掌握，由我国维持。’大家都已经看到，中国推行洋务运动三十余年，无论军事还是经济实力，都已经大增，已经是亚洲最强国；中国皇帝年少气盛，雄心勃勃，可以预见，中国照此发展下去，必将崛起于东方，那将是帝国最大的威胁和灾难，布国威于四方便成为空谈。所以，我们必须趁中国尚在发展中，打断他的脊梁骨，让他爬不起来。七年前就已经说得明明白白的道理，为什么今天又在这里浪费时间？”

伊藤博文听了这话，连忙解释：“说到底大家还是为帝国的未来负责，毕竟大部分国家都认为中国必胜，大家不能不担忧。”

“欧洲各国只是看到中国的表面。中国有一百余万军队，可是能打仗的有多少？《征讨清国策案》也早已说明白，中国军队‘八旗兵大约三十万人，绿营兵大约四十七万人，蒙古兵大约十万人，勇兵大约三十万人，合计大约一百一十七万人’。不过，这一百多万人也并非全是能战之士，其中，防勇、练军四十万，战力较强，但‘由各省总督、巡抚分而辖之，教育之法各不相同，虽然多聘请外国教练，可惜者，并非全然委任于外国教师，而是采用半洋、半中式之战术，非但无益，徒生烦杂’。更何况，‘以此四十万之兵员，布于我十倍之土地面积，特别是道路粗糙恶劣，交通甚为不便，故而假令一方有事，也难以直接调遣邻省之兵。’也就是说，分散的四十万众，战斗力未必能超过我四万之兵。至于余下的军队——朝廷之八旗，地方镇台之绿营，皆是‘携带家眷之兵，其薪饷本极有限，已到了不从事兼业，则不足以糊口的程度。今查中国军备金额，大约七千五百余万元，数额虽大，用于八旗、绿营者，恰如救助贫民，仅算勉强糊口，至于军备训练，完全无从谈起，实乃有名无实之兵员’。”川上操六又把手里的《征讨清国策案》放到桌上继续说道，“军队的战斗力不能只看数量，军制的优劣也非常关键。在这里，我要特别向诸位介绍一下中日两国军制的不同。诸位知道，帝国军队是以德国为师，兵员征集上，采用的是兵役制，凡帝国臣民，无分贵贱，符合要求者都要服兵役，接受严格的军事训练。所以，帝国的现役、预备役和后备役都是训练有素的真正军人。中国的八旗、绿营采取的世兵制，刚才已经说了，不堪一击，淮军和练勇采取的是募兵制，花钱雇

佣，当兵的多是穷苦子弟，为的就是吃饱肚子。而且中国一到承平，就裁撤勇丁，到了战时，才临时募集，真正能够经历严格训练的，实在十不及二三，这样的军队有何可惧？再看编制。帝国的军队编制基本的战斗单位是师团，一个师团由步兵、骑兵、炮兵、辎重兵优化搭配而成，平时兵额一万人，战时足额则超过两万人。而中国的军队编制采取的还是古老的营制，一营人员不过五百余人，再加上吃空饷，有的连三百也不到。这样的编制适合镇压内乱，而大规模的作战却非常不适宜，再加上临时派大员前往指挥十几营或几十营作战，这些人便形如乌合之众。诸位请想，我一个组织严密的师团，对付同样兵力的乌合之众，优劣可想而知。再说军官。帝国的军官都是经过军事学校进行了系统教育，军方大员都曾出国考察学习。而在中国，出洋的人本来就少，即便出过洋的也未必能够得以重用。中国将校的晋升凭的是关系，靠的是贿赂，堪称良将者实在罕见。”

一连串说了这多话，川上操六抓起茶杯猛喝了一口茶，把杯子顿到桌上接着道：“至于帝国民众对中国人有好感，那有什么好怕的？民众能左右什么？只要在座的各位下定决战决心，陛下一声令下，又有谁敢不遵？而且我帝国臣民，虽然战前反对，但只要战端一开，人人必踊跃从军，为国献身。反观中国的人民，他们傲慢自大，对天下形势毫不知情，这帮无知愚昧的人民大多不知爱国是何物。诸位应当明白，今日世界乃优胜劣败弱肉强食之时，完全不能以道理、信义交往，所谓我乃东洋小国，财源不富，兵员不足，宜敦厚信义、避免干戈之类的见解实在是荒谬至极，我国现在最要紧的，莫过于战而胜之，使帝国国运隆盛。”

有人提醒道：“听说中国朝廷主战的声音很大，尤其是中国皇帝和他的心腹大臣都极力主战。”

川上操六不屑地一笑道：“言过其实是中国人的特点，他们主战的声音和为国牺牲的决心总是超过他们内心的真实想法，只说不做，拿空话吓人，动不动抗议、谴责、愤慨，这是中国人惯用的伎俩。而且，中国主战的是帮书生，而掌握军权的李鸿章和将领们都贪污了大量兵饷，只想过安稳日子，不想打仗。我打个比方，他们不过是只巴儿狗，动不动就龇出獠牙，其实腿却在打哆嗦。我们日本人，彬彬有礼，与人为善，可我们不习惯用空话去抗议、指责，一旦我们要还击，一口就要咬断他们的骨头。”

又有人说道：“比喻毕竟只是比喻，日本海军与北洋海军差距很大这是不容争辩的事实。”

“海军的强弱不足以左右战局。我四万陆军皆是精锐，打到中国的直隶平原，刺刀一见红，清军必四散而逃。”川上操六大声道。

大家都觉得川上将军对陆军太自信了。这时，一直没有说话的山本权兵卫大佐问道：“请问川上将军，陆军有没有优秀的工兵？”

“帝国陆军的工兵非常优秀。”川上操六回答。

“那好，现在开始就赶快在九州到釜山之间架一座桥起来，要不然陆军过不了海；还要在汉城和山东烟台之间也架一座桥起来，不然陆军到不了直隶平原，因为你要走陆路，实在太远。”山本权兵卫似笑非笑地看着川上操六。

川上操六和山本权兵卫都出自萨摩藩，他太了解山本，如果换了别人，他这个陆军中将肯定狠狠训斥这个海军大佐。但对山本没用，而且他也不怕。

山本权兵卫十一岁时就参加了萨摩藩与英军的战争，在弁天炮台帮着搬炮弹，在一起搬炮弹的同伴就是刚在丰岛参战的浪速号舰长东乡平八郎，炮手则是现在的陆军大臣大山岩。山本权兵卫是海军兵学校第二期最让教官头疼的学生之一，动不动“老子来自战场”，根本就没把那些没有实战经验的大鼻子教官放在眼里，他成天喝醉了酒打群架，火气上来了连英国教官都敢打。最出格的是他到娼馆里去喝花酒看上了一个雏妓，当天晚上就找了几个帮手在妓院后墙上架上梯子把人偷了出来。后来妓院找上门来，他的一帮狐朋狗友帮他凑份子帮雏妓赎了身，而那个雏妓后来就成了他的夫人。他进入海军后，得到海军大臣西乡从道的赏识，一路高升，1892年升任海军省官房主事。

在他主导下成立了相对独立于海军省的海军军令部，相当于陆军的参谋本部，使海军地位得以提升。最令川上操六等人佩服的是，他对海军官僚机构进行“瘦身”，解除了八个将军和八十九个校官的职务。不服气、反对的人当然很多，他将一把短剑放到桌上，挨个接见被裁的军官，对那些怒吼的，他把短剑递过去说：“你有胆就把我杀了，不然还是要裁你。”对那些苦苦哀求的，他则是冷下心肠，不为所动。像东乡平八郎、斋藤实等一批海军优秀人才被提拔起来，解除了萨摩藩出身的人独霸海军的问题。

对山本这样的人物，川上操六颇为欣赏，因此对他明显的讥讽并未生气，而是认真地说道：“我的确是忽视了制海权问题。”

“征清作战是渡海作战，制海权问题至关重要，没有制海权，与清军决战都是空谈。海军不能置于陆军从属的地位，不能只当陆军的运输队、护航队。如果海军不能夺取黄海的控制权，运兵运粮的所有船只都在北洋水师威胁下，如果北洋水师切断陆军的兵员、军火、粮草补给线，不管在朝鲜登陆了多少人，也不管这些人如何善战，就只有失败这个唯一的结果。所以这次作战，海军最大和最终的任务就是夺得并且确保制海权，而且要以夺得制海权的情况决定整个战争的方案。”山本权兵卫一口气说出了自己的想法。

川上操六也是一口赞道：“好，制海权的问题我们大本营重新考虑。山本大佐，今天是讨论对中国宣战问题，您有什么意见？”

“这是一个不必考虑的问题，必须向中国宣战，而且，事实上，我们已经开战了。”山本权兵卫对此问题显然有些不屑。

第二天，七月初一日，日本也正式宣战：

保全天佑践万世一系之帝祚大日本帝国皇帝示汝忠实武勇之有众：朕兹对清国宣战，百僚有司，宜体朕意，海陆对清交战，努力以达国家之目的。苟不违反国际公法，即宜各本权能，尽一切之手段，必期万无遗漏。唯朕即位以来，于兹二十有余年，求文明之化于平和之治，知交邻失和之不可，努力使各有司常笃友邦之谊。幸列国之交际，逐年益加亲善。詎料清国之于朝鲜事件，对我出于殊违邻交有失信义之举。朝鲜乃帝国首先启发使就与列国为伍之独立国，而清国每称朝鲜为属邦，干涉其内政。于其内乱，借口于拯救属邦，而出兵于朝鲜。朕依明治十五年条约，出兵备变，更使朝鲜永免祸乱，得保将来治安，欲以维持东洋全局之平和，先告清国，以协同从事，清国又设词拒绝。帝国于是劝朝鲜以厘革其础政，内坚治安之基，外全独立国之权义。朝鲜虽已允诺，清国始终暗中百计妨碍，种种托词，缓其时机，以整饬其水陆之兵备。一旦告成，即欲以武力达其欲望。更派大军于韩土，要击我舰于韩海，狂妄已极。清国之计，唯在使朝鲜治安之基无所归。查朝鲜因帝国率先使之与独立国为伍而获得之地位，与为此表示之条约，均置诸不顾，以损害帝国之权利利益，使东洋平和永无保障。就其所为而熟揣之，其计谋所在，实可谓自始即牺牲平和以遂其非望。事既至此，朕虽始终与平和相终始，以宣扬帝国之光荣于中外，亦不得不公然宣战，赖汝有众之忠实武勇，而期速克平和于永远，以全帝国之光荣。

日本宣战后第五天，大本营经过数次讨论，终于确定了新的作战计划，由大本营参谋总长有栖川炽仁亲王亲自向天皇报告。

有栖川炽仁亲王是天皇最信任的皇族成员，他禀报道：“陛下，大本营经过反复讨论，认为对清作战制海权至为重要，因此以制海权为中心，制定不同应对方案。”

新制定的方案要点是将日军送过渤海湾，在中国直隶登陆并在此平原地带与中国军队进行决战。这一军事目标能否实现，主要取决于双方海军的海战结果。双方海战的结果现在还难以预料。所以将此次作战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以广岛之第五师团进入朝鲜半岛，牵制赴朝的中国军队，同时派遣联合舰队在海上寻找北洋舰队的主力进行决战，以夺取黄海以及渤海湾的制海权。第二阶段，根据上一阶段海军的作战结果分为甲、乙、丙三种方案。甲方案，如果日军在海战之中获胜，就会将军队送过渤海湾，登陆中国的直隶平原地带，与中国的军队进行主力决战。乙方案，如果海战胜负不分，日本海军不能控制渤海，而中国舰队也不能控制日本近海，则向朝鲜派遣陆军主力，击退中国在朝鲜之军，力求扶植朝鲜“独立”。丙方案，如果海战失败，日本军队完全丧失制海权，则应尽可能增援第五师团，同时加强国内之守备，以击退来袭之敌。

天皇听了有栖川炽仁亲王的报告后说道：“朕完全赞同大本营的方案，日本全民应当进入战时状态，人人皆有抗清之责。伊藤曾经建议将大本营迁至广岛，朕认为很有必要，可以向臣民显示举国决战之决心。朕也将亲往广岛。”

伊藤主张将大本营迁到广岛，表面是离战场更近，便于指挥，其实更重要的原因是这样可以避免受到各国公使和日本国内反战声音的干扰，使天皇和本营毫不动摇地决战到底。

有栖川炽仁亲王当然明白伊藤的意思，也非常赞同这个意见：“陛下能够亲临广岛，将给前线将士以极大鼓舞，也对帝国全体臣民以极大激励。”

同样是宣战，中国这边就不像日本那样目标明确、方案周密，更不像日本那样上下一心，决心坚定。

在朝廷的督促下，李鸿章派出四路大军入朝，目标是进驻平壤。这四路大军，一路是盛军卫汝贵部马步兵十三营六千余人；一路是毅军马玉昆部四营两千人；一路是奉军左宝贵部步队六营，马队两营，炮队一营共四千余人；一路是盛军丰升阿部盛字营马队和吉林马队，共一千五百余人。

光绪帝希望四路大军迅速入朝，与叶志超一军南北夹击，大败日军，因此几乎是一天一促，问行程，催进军。而李鸿章对所谓南北夹击大败日军认为根本不可能，因为朝鲜日军总数超过清军，而且他们的舰队在朝鲜西海岸巡航，如果他们把北路援军后路截断，便有粮草断绝、后退无路的危险，所以他给北路援军的指示是稳扎稳打，探清前路无埋伏、后路要隘设兵固守后才可前进。

更让李鸿章苦恼的是，军前缺乏统军将才。他曾经发电请刘铭传出山，但刘铭传心灰意冷，而且旧病复发，因此拒绝出山。他寄予厚望的叶志超又暴出虚冒战功的问题，这消息是唐绍仪带回来的，他在英国驻朝使馆的帮助下回到天津，说根据英国使馆得到的确切消息，成欢之战清军并未大捷，日军伤亡不及百人，而清军伤亡超过五百余人，清军是兵败而走。

丰岛海战吉野受重伤、日本水师提督战死也经证实是假消息。驻日公使王凤藻发回电报，说吉野舰只是受轻伤，不要说提督就是舰长、副舰长也无一受伤。而陆续回到天津的外国人带回了济远舰弃高升号不顾仓皇而逃的证言，更让李鸿章懊恼。

此时奕劻给李鸿章写信，问是否给他推荐军务帮办、襄办，协助办理军务。这显然不仅是庆王的意思，可不论是谁的意思，帮办、襄办都不必设，理由很简单，众议纷杂，反而误事。那接下来的战事如何应对，必须有个交代，于是他召集幕僚商议。

参加会议的有周馥，再是天津海关道盛宣怀，天津海关道例兼北洋行营翼长，事涉军务，且是李鸿章的亲信，当然要参加。还有一个就是李鸿章的亲信文案、女婿张佩纶。

大家首先讨论未来战事防守的重点。李鸿章认为，由远及近，平壤、盛京、京津为防御重点。平壤是朝鲜旧京，也是北部重镇，日军已经在汉城、仁川等地站稳脚跟，平壤就是清军在朝鲜最理想的驻扎地。占据平壤，可阻止日军北进。盛京是清朝龙兴之地，又是东部屏障，是必须确保的根本重地。京津是大清的心脏，必须水陆严防，不可有半点疏失。因此当前一是力求在平壤站稳脚跟，二是加强中朝边界尤其是鸭绿江防线，三是北洋水师保船制敌，在京津与海口炮台互依，确保近海防御。而对制海权的问题，他根本不曾议及，派北洋舰队到朝鲜海岸去与日海军决战更是连想也不会想。

周馥建议道：“要与倭寇争雄朝鲜，非有三万人入朝，另以一万人屯后路，以备接应。人马未动，粮草先行，水陆都应设转运局，全力筹备饷械。此时军需全未预备，切勿开战，应当一忍再忍。”

“兰溪所谋，正如我意，只怕朝廷等不及，一再催促。”李鸿章连连感叹。

“那也不能去管他，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周馥依然是直通通性子。

盛宣怀消息灵通，这时插话说道：“有人给皇上出主意，要朝廷直接调动军队，不必经过中堂。”

“让那帮纸上谈兵的人来指挥，只会败得更惨。”张佩纶听了不以为然。

“朝廷要给我派帮办、襄办，看来是想分北洋的军权。我顶回去了，如何处理，必须想个办法。”李鸿章还是有些忧虑。

盛宣怀建议道：“中堂已七十有二，自然不能亲赴前敌。可是前敌如果没有够分量的人坐镇，恐怕朝廷那边也不好交代，如果派个不相干的人来，更是掣肘坏事。中堂倒不如派信得过的人去前敌统军。”

听了这话，李鸿章叹息道：“能坐镇的人哪里有？兰溪也一再推荐省三，可他不肯出山，有什么办法？”

“中堂的目光，未必只落在行伍人身上。到前敌去，只要能领会中堂的谋略，并能迅速贯彻就足矣。”盛宣怀有意卖个关子。

闻言，李鸿章惊异地问道：“杏荪，前线督师，可不是闹着玩的，莫不是你想在军功上弄点名堂出来？”

盛宣怀连忙解释道：“卑职替中堂坐镇天津海关，又兼着电报局、轮船招商局的差，哪里能抽得出身来，而且晚辈到前敌去，谁肯买账？晚辈看大公子完全胜任。”

大公子就是指李经方，在李鸿章幕中当他外交助手，因未得实职而深以为憾事。这次朝廷有意让李鸿章推荐军务帮办、襄办，他就动了心思，因此找盛宣怀商议，希望他能帮忙。

张佩纶不等李鸿章说话，打断盛宣怀的话道：“中堂，此议万万不可！战事不可预料，不是闹着玩的，小婿如果不去督战也不至于被摔个半死！”

张佩纶虽然屡经挫折，但恃才傲物的毛病并未根除，在李鸿章幕中经常自作主张，甚至李鸿章改定的文稿他也随意修改，令起草文稿的幕宾大为不满。李经方对他的自以为是、好出风头早有烦言。

盛宣怀也认为张佩纶不过是个文人，仗着笔头子自傲，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罢了。因此，他回敬道：“张大才子不必与大公子相提并论，而且此一时彼一时，那时你在福建，中堂身居北洋，不便指点，也不便伸援手。可是大公子不同，后面有中堂老成谋算，前敌有中堂部曲支持，哪能像福建海战那样不堪？”

张佩纶一副不容置疑的语气：“正因为有福建海战的不堪，我才极力反对！如果换作别人前敌统军，万一前线不顺，中堂还有卸责余地。可是如果大公子统军前敌，若有疏失，那些唯恐天下不乱的人，必定连中堂一起参劾。如此，则有功未必能赏，有过则父子皆获重咎，何苦来哉？”

闻言，李鸿章点头道：“幼樵说得不错，瓜田李下的事不能做。李家有我一个人挨骂就够了，何必再把老大搭上？”

因此，众人都不再说话。过了一会儿，周馥又道：“中堂把我们叫来，大约胸中已有布置，让我做什么，中堂吩咐就是，刀山火海，在所不辞，只要不让我带兵打仗就成。”

“哪能派你去带兵。我的想法是，派你出任前敌营务处，到辽东去协调参战各军，这样，对朝廷就有所交代。”李鸿章说出了自己的想法。

周馥知道这是份费力不讨好的差使，因为参战各军，淮军是主力，但还有直隶练军，奉天练军，吉林、黑龙江的八旗、绿营，下一步鸭绿江布防，必然还要征调部队，那时将更加混乱，协调难度可想而知，立功不必想，获咎却是必然的。但周馥为人不争功不诿过，毅然担责道：“中堂信得过，再难我也奉命。”

“我知道这份差使费力不讨好，但前线有统军将领，后面有我给你撑着，你居中联络就是了。我把袁慰亭配给你当副手，他对朝鲜情形熟

悉，而且又懂得带兵，办事干练，具体事情多让他办就是了。”李鸿章又这样交代。

袁世凯从朝鲜回来已经有二十余天了，李鸿章对他有意冷淡，原因有好几个方面。当初是他连续发报，认为日本人不会出兵，李鸿章这才决定派兵入朝，结果日本人以此为借口也派大军入朝，推原追始，袁世凯难辞其咎。但这还不是主要的，让李鸿章反感的是，朝鲜局势紧张后，袁世凯不顾“要坚贞，勿怯退”的电示，一再要求回国，后来甚至以病为由，撂挑子不干，李鸿章这才准他回国。谁料他回到天津后精神头很好，根本不像病人，李鸿章心里就大不高兴。派四路大军入朝的时候，就有意让他驰赴平壤，协筹粮运。袁世凯喜欢的是带兵打仗，协筹粮运这样的事情他兴趣不大，所以百般推托。最近听说他跑到京城去，到处钻营，不知想干什么。李鸿章非常不满，着人把他找来，说已经有差使派给他，不可再离津乱走。李鸿章派给他的差使，就是当周馥的副手。

“袁慰亭是办大事的人，前敌营务处这种办杂事操闲心的差使恐怕不适合他，中堂还是考虑给他别的差使好了，我有没有副手无所谓。”周馥对袁世凯的人品多有微词，不愿配一个这样的副手。

“不，就是要他办些琐碎差使，磨炼磨炼他的性情，省得他太浮躁。让他跟你去辽东，也省得他三天两头往京城去撞木钟。”

李鸿章是有意把袁世凯打发出去，周馥便不再说什么。不过，袁世凯的心思盛宣怀却很清楚，他两次顺利平乱，对自己的军事才能颇为自负，因此希望的是带兵入朝，发号施令。此前盛宣怀帮他谋划，如果李经方到前线督师，就设法让袁世凯随赴前敌，做李经方中军统领。现在看这条路子走不通了，但盛宣怀还是不死心，劝李鸿章道：“中堂，袁观察在带兵上有一套，不如给他一军，或许能奏奇功。”

“袁慰亭不过是胆子大而已，要说知兵却未必。当初他两次平乱顺手，完全是赖吴武壮的声威和支持。交给他一军，将不知兵，兵不服将，恐怕不是那么好带的。”李鸿章却比盛宣怀考虑得更仔细。

吴武壮就是吴长庆，已经去世十年，武壮是他的谥。淮军营伍的特点，是兵为将有，父死子继或兄终弟及，如果把一支淮军交给毫无渊源的袁世凯，未必玩得转。

袁世凯从盛宣怀那里得到消息，知道带兵无望，心里非常失望，但他知道李鸿章这座靠山无论如何不能丢，所以主动去与周馥联系，表现出对中堂的安排欣然接受的态度。

比袁世凯更加失望的是李经方，对张佩纶坏他好事恨得咬牙切齿。他身边有一个文案，佩服张佩纶的诗才，不忍他蒙在鼓里，悄悄去透露消息：“你这次把大公子得罪透了，连要杀人的话都说出来了。”

“这又是为何？”张佩纶相当惊讶。

“大公子一门心思要去前线督师，你坏了他的好事。”

张佩纶诧异道：“我觉得是至亲，这才极力反对，完全是为他好，这不是狗咬吕洞宾吗？”

“大公子不那么想，觉得你毁了他立军功成大业的希望。”

“他发狠要手刃我，我在北洋是待不下去了。”张佩纶极其苦恼。

“他敢！我去找他。”

“大哥，你妹夫全是为你好，这才极力劝阻不让你前线督师，你不该把他的好心当了驴肝肺。”李菊耦仗着父母的宠爱，而且与大哥关系一直很好，因此说话毫不客气，一副兴师问罪的语气。

“我不需要他对我好，好心就是好心，驴肝肺就是驴肝肺，我又不是三岁孩子，掂得清。”没想到李经方肝火更旺。

李菊耦气道：“就算他好心做了坏事，挡了你的道，你也不应该连要杀他的话也说出来，杀了他，我就守活寡，大哥你狠得下心？”

“这话我没说。不过，北洋中生他气的又何止我一个？他仗着会写一两首无病呻吟的诗，自以为才倾天下，北洋幕府哪一个他看得上眼？北洋是办实事的地方，不是耍笔杆子的私塾学堂，人贵有自知之明。”

李菊耦听李经方如此说话，完全没有冰释前嫌的意思，她与丈夫诗酒唱和，也视张佩纶为才人，怎容李经方这样贬低，而且她也是嘴上不饶人的个性，回敬道：“北洋需要不需要他，不是你说了算，他有没有用也不是你一句话就能把他打入阎王殿。北洋还是白白说了算，还轮不到你来当家做主。”

李经方受了这顿呛白，想想自己的话说得也有些过分，就势回避道：“我不与你争，不过小妹你也打听打听，北洋中也就是父亲和你拿他当个宝，他身上那些穷酸毛病得改改了，四十六七的人了，不是少不更事的毛头小子了。”

李菊耦原本指望向大哥说明原委，李经方不感激的话，起码不该再怪罪。但从结果看，张佩纶在北洋幕府已经到了无可立足的地步。但这番担心她又不能让张佩纶知道，还要回头来劝慰，说等李经方想明白了，就知道谁是真心对他好了。

张佩纶恃才傲物，但人并不傻，李经方这般态度，北洋幕中的群小必定落井下石。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张佩纶原籍是直隶丰润，但出生和成长却在杭州，他喜欢南方秀丽山水和温润气候，因此决意到江

南去闲居。但杭州不能去，他督师福建丧师辱国被杭州人视为耻辱。理想的去处是南京，于是他悄悄写信，托南京的朋友帮忙物色寓所。

增兵朝鲜的北路清军冒着酷暑，忍着饥渴，到8月中旬先后抵达平壤。丰升阿、卫汝贵、左宝贵、马玉昆联名给李鸿章发了一份电报，汇报了平壤的防守情况后，建议先定守局，再图进取，以求进退自如。这正合李鸿章的心意，他向总理衙门转发这份电报，认为目前的确不是急于进军的时候，军士十数天急行军，劳苦过度，需要休整；由平壤南进的要隘日军都埋了地雷，需要探明虚实；辎重尚未到齐，后勤尚不能保障等等。

光绪帝心急火燎，本希望四路大军挥师直下，到汉城去驱逐日军，如今李鸿章又说需要休整。可休整了五六天还没有动静，于是他再让军机处电谕李鸿章，命令平壤各军迅速南下进兵。

不过，四位统领认为平壤到汉城相距千余里，山极险峻，路径崎岖，有许多险关陡隘已被敌人占据，攻取不易不说，就是攻下来了也必须留兵防堵，后勤也要留兵保障，必须有三万多人，大军才能无后顾之忧。李鸿章完全同意，原文上报四人的联名电报。

光绪帝接到这份电报非常不满，李鸿章和平壤守军总是立足一个“守”字，这才处处需要留军防守，如果立足的是个“攻”字，迅速挥兵南下，又何须这里要留守那里要防军呢？

军机处连下两道谕旨，让李鸿章和平壤各军迅图进剿，先发制人。若迁延不进，坐失事机，日军汉城防守加固，各处险隘布置周密，剿办起来就会更加棘手。要求“各军统将务必克期进发，直指汉城，奋力攻剿，倘敢退缩逗留，即以军法从事”。

皇上火烧眉毛，恨不得大军弹指间攻入汉城，但李鸿章却不能不考虑前线实际，因此依然按兵不动，等待厚集兵力后再说。

李鸿章一味迁延，终于把大家惹怒了，主战派纷纷上折批评他，要求另易统帅。河南道监察御史易俊鼎批评李鸿章一味迁延，导致入朝南路清军叶志超部陷于绝地，北部大军云集平壤，因为险关要隘都被日军占据，“虽聚六州之铁，不能铸此错也！”

御史陈有懋在他的条陈时务呈文中，批评李鸿章衰病不堪，难以胜任统帅之职。他说李鸿章“每日须洋人为上电气一百二十分，时用铜绿浸灌血管，若不如此，则终日颓然若醉”。病成这样，还能运筹帷幄，决胜千里？因此，他建议派一位重臣到天津，如果李鸿章确实病得不成样子，就由该重臣代为指挥。

翰林院侍读学士文廷式在《奏请振刷军士激励帅臣折》批评李鸿章军事布置、用人方面的失误后，感慨道：“（李鸿章）何乃欺朝廷则智，筹攻战则愚；抗廷议则勇，御敌兵则怯？甘受凌侮，屡失事机，晚节末

路之难，臣不能不为该大臣惜也。”

御史余联沅《奏疆臣贻误大局历陈危急情形折》列举了李鸿章贻误大局的五个方面：一是花费了大量钱财创办海军，而至今不能一战；二是中日冲突以来，事事听洋人的主意，堕入了洋人缓兵之计；三是牙山大捷后没有趁此声威，添兵迅剿，海路运兵又因泄密而导致高升号被击沉；四是平壤屯兵不动，显违诏旨；五是一味主和，心无战志，损国威而懈士心。他也谈到了李鸿章的身体，说李鸿章日服洋人之药，苟延旦夕，尸居余气，一筹莫展，天下之人无不痛恨，让他当此大任，又怎么能够取胜呢？

笔锋所至，连张佩纶也受到影响。御史端良弹劾他建议李鸿章把入朝的叶志超部调回国内，干预公事，一心苟和。

这样的建议张佩纶的确提过，当时的目的是想让日本人失去进兵的借口。事涉机密，知道的并没有几个人，端良又是怎么知道的？不想可知，是北洋幕府中有人把消息透露了出去。张佩纶彻底绝了继续留在北洋的念想，而且很快朝廷有电报，要求李鸿章将他逐出幕府。

张佩纶无颜继续逗留天津，第二天便匆忙搭乘招商局的轮船南下金陵。庆幸的是朋友已经代他觅到一处寓所，是康熙年间江南提督、靖逆侯张云翼的旧宅。侯府甚大，且有精致的园子，只是闲置已久，因此价格亦不太贵。张佩纶心情竟然不错，路上为寓所题好名字，叫“训鸥园”。他对李菊耦道：“听说宅子不小，到时我买上几只鸥，我著书，你训鸥，神仙也羡慕！”

但主战派们对李鸿章等人的攻击并非完全出于公心，派系斗争、争权夺利的成分不少，这本来也是司空见惯的事情。何况中日起冲突后，李鸿章措置不当、留人口实处的确不少。主战派们的目标是换帅，可另易主帅谈何容易。最有战斗力的军队就数淮军，李鸿章是淮军的创始人，别人去如何能够指挥自如？何况他又是太后的肱股之臣，如何能够轻易换掉？

首先军机处的一班人几乎无人同意换帅，光绪帝要他们商讨后，得出的结论是：“李鸿章身膺重寄，历有年所，虽年逾七旬，尚非衰耄；且环顾盈庭，实亦无人可代此任者。”

李鸿章不能动，那么为平壤的大军物色一位敢战的总统对战局也许有所匡正。目前驻扎平壤的四支大军互不统属，各统领地位又都差不多，如果没有一个德望高于四人者亲临前敌，统一节制，根本没法展开军事行动。

前敌急需“总统”！此时，叶志超率军到达了平壤。

叶志超退出公州后，不敢直接北上，怕遇到汉城的日军，而是绕道朝鲜东海岸去平壤。一路上因为中暑、逃亡等原因，士兵减员严重，于

是他又虚拟战事，向平壤众将和李鸿章报捷。

途中写给平壤左宝贵、卫汝贵、马玉昆、丰升阿等人的信中说，日军夜间偷袭，被毙一千多人，天亮后一万六千多日军赶到，我军寡不敌众，只好撤走。他是8月22日到达的平壤，当夜拟了一份长电，次日发给李鸿章，继续铺排他莫须有的战功——

前在途呈两电，同报战状行程，想已上闻。七月十四行抵王京西北之金化，适倭兵四千余由元山赴韩都，经此欲行拦截。我军整队前进，迭放排枪，将倭队冲作两段，已过者疾奔前途，退后者仍回旧路，我军以跋涉劳顿，子弹不充，故未分途追剿。收队少休半日，次晨复循途前行。沿路所屯倭兵或隔一二十里，或仅隔数里，皆退避不出。此次途中复击退清州、忠州、金化所过倭军，且战且走，几及一月，周历千数百里，烈日暑雨之中，陟崇山，宿野次，人惫马乏，忍饥负病，艰苦万状，凡此血战苦役，从军三十年所未经见。再，六月二十七成欢之战，倾探实倭兵将死亡确有三千内外，我军以少击众，酣战六时之久，伤亡仅二百余名。拟将在事尤为突出之员，请从优叙奖，以资鼓励。记名提督山西大同镇总兵聂士成已有头品顶戴、黄马褂，请赏清字勇号；记名提督江自康拟请赏穿黄马褂；记名总兵谭清远拟请以提督总兵交军机处记名，遇缺请旨简放，并赏加头品顶戴……

叶志超在电报中请奖的有功人员从总兵、副将、参将、游击到守备，共二十一员，“系出生入死，异常出力，实无冒滥”。另外还有阵亡将领六人，也请优恤，以慰忠魂。

这份电报送到李鸿章面前，他看罢后递给盛宣怀。盛宣怀越看越皱眉头，之后说道：“中堂，这封电报名堂太多。”

“你且说来我听。”

“牙山驻军共三千人。按他三次电报算下来，被毙倭兵不下五千，以区区三千人毙敌五千，不是太诡异吗？早就有消息说牙山并未大捷，叶提督如今又说成欢一役倭兵将死亡确有三千，比上次的战报又多了两千人，这也太不可信了。”盛宣怀分析道。

“当然不可信。这封电报的重点其实不是铺叙战功，而是为了后面这二十多个人。”李鸿章指指电报上列出的请功人员，“叶曙青五十有六，已是提督大员，军功对他来说已经不稀罕，他是为他人作嫁衣，希望跟着他的部下能够换顶戴。还有那些阵亡的将士恤典从优，他也能心安。这些虚冒战功的把戏，带兵的人都玩过。”

“可是，这也虚得太多了。”盛宣怀不解。

“他总算是带着人马到了平壤，如果平壤一仗能够大捷，这些虚冒的战功也就无人计较了。”

可盛宣怀依然担心道：“可是如果实情暴露了，笑话就闹大了。”

“你注意这句话，‘现当进兵之始，非及时优奖无以激励将士。’他也是希望朝廷的奖赏能够激发士气，接下来作战的时候大家才肯卖命。”

于是，李鸿章将叶志超的电报原文转发总署，并附上自己的意见，“叶志超督军血战，以少胜众，冒险突围，厥功甚伟，请特旨赏颁物件，以昭优异。其余所请奖恤员弁，恳恩俯准，凡在戎行，当知感奋。”

李鸿章的电报到京，光绪帝非常高兴，对翁同龢道：“翁师傅，李鸿章总是说要厚集兵力才堪一战。叶志超一军不过三千余人，在倭兵重围中纵跨一千余里，连连大捷，可见只要将士奋勇，是完全可以击溃倭寇的。”

“皇上，叶志超看来是知兵敢战的人，他到了平壤，军威大震，南进有期，大捷可望。”翁同龢也相当高兴。

光绪帝念念不忘的就是平壤大军迅速南下，与汉城日军决战，可是李鸿章一再拖延，如今叶志超脱颖而出，让他看到了希望：“翁师傅，平壤的大军总统，朕看他可胜任。”

“但凭皇上圣断。大捷的消息皇上应该去面禀太后，让慈圣也高兴高兴。”

光绪帝明白，翁同龢的意思是平壤大军总统人选应当取得太后的支持。有大捷垫底，他也乐得去见太后。

慈禧看了李鸿章的电报后说道：“这个叶志超也是李鸿章的老部下，淮军还是能打仗的。大热天的，他们也真是不容易，又是到朝鲜去，再加水土不服，可是苦了他们了。让太医院准备四十匣平安丹，以六百里加急递到军前，让将士们避暑祛病。”

听了这些，光绪帝趁机建言：“亲爸爸的恩典体恤，前线将士们必将激励天良，感恩图报。亲爸爸，这个叶志超的确给大清争了脸面，皇儿想给他压压担子，让他总统平壤各军。”

慈禧建议道：“你是皇帝，你和军机们商议着办。他是李鸿章的部下，最好看看李鸿章的意思。”

光绪帝“嘘”了一声，但心里老大不爽快，一个平壤总统，他还要听李鸿章的意见，这皇帝当得真憋屈。

因为颐和园离京城有数十里，接发电报不方便，因此第二天一早光绪帝就回紫禁城。他第一件事就是让军机立即发布奖赏叶志超的上谕，随后便与翁同龢商量平壤总统人选的事：“太后的意思，平壤总统人选要听听李鸿章的意见。如果李鸿章迟迟没有说法，总不能这样一直等下

去。”

“等一天，如果李鸿章再不推荐人选，皇上直接下旨就是。”翁同龢脸上出现了很少见的果断。

8月24日，平壤的叶志超收到两份上谕。

军机处奉上谕：此次叶志超督军力战，以少击众，自六月二十三日以后，迭次歼毙倭兵不下五千余人，该军将弁奋勇御敌，异常出力，自应优加奖励。叶志超督师御敌，能使将士用命，力挫凶锋，着再赏给白玉翎管一支、小刀一柄、火镰一把、大荷包一对，以示优异。

钦奉慈禧端佑康颐昭豫庄诚寿恭钦献皇太后懿旨：现在大兵进驻平壤，各军将士冒暑遄征，备尝艰苦，恐因水土不服，致生疾病，深宫轸念殊殷。着发去平安丹四十匣，由李鸿章祇领，速递叶志超军营，颁给各军将士，以示体恤。

皇上与太后都给恩赏，叶志超的脸真是露大了。左宝贵、马玉昆、卫汝贵、丰升阿都来祝贺。左宝贵是山东费县人，回族，为人刚直，见叶志超虚报战功，得此恩赏，颇不服气道：“依我看，朝廷的恩赏太少了。”

叶志超应道：“皇恩浩荡，我觉得已是愈格之赏，与众将士感恩戴德。”

“叶提督以两千人毙敌五千余，真是以弱胜强、以寡敌众的典范，应当记入史籍兵书。所以我说，这点恩赏太少了。”左宝贵语气中有些讥诮之意。

“激战之中，毙敌人数难以精确，只是粗略而算。”叶志超弄了大红脸。

当天下午，聂士成率军到了平壤，左、马、卫、丰四统领亲自到城外迎接，左宝贵一见面就假意恭贺道：“聂提督成欢大捷，真是鼓舞人心！”

“哪来的大捷，仓皇而逃罢了。”聂士成实话实说。

等见了叶志超，聂士成这才明白左宝贵为何连讽带刺，诧异道：“叶帅，这也虚得太没边了吧？毙敌五百，或者一千尚能说过去，我们三千余众，如何毙敌五千？倭寇难道都是酒囊饭袋？我在成欢与他们交过手，那是绝对的强悍之敌！”

叶志超也觉得这事有些荒唐了，但又不肯承认自己有不妥，辩解道：“我是到平壤后，听百姓传说倭寇在牙山死了三千人。”

“倭兵一共去了三四千人，总不会让我杀得一个不剩吧？百姓恨日本人，自然乐意传播这种夸大其词的传闻，叶帅如何以此入奏！”聂士成摇了摇头。

“我都是为吃尽苦头的兄弟们，还有那些捐躯异国的将士。”叶志超拿出上次的电报，指着长长的请奖名单让聂士成看。

聂士成看那份名单，全是跟着叶志超的北上将领，便道：“我也要给中堂发个电报，成欢之役牺牲的兄弟也应该有个说法。”

叶志超立即附和：“是，是，这是自然。成欢之役的详情，请聂老弟多斟酌。”

多斟酌，就是两人的说法不要穿帮。既不能虚报，又不能揭穿，聂士成知道其意，便安其心道：“叶帅放心，我的电文中不提毙敌人数就是。”

第二天，聂士成的电报还没发，又收到了上谕：

上谕：现在驻扎平壤各军，为数较多，亟须派员总统，以一事权。直隶提督叶志超，战功夙著，坚忍耐劳，即着派为总统，督率诸军，相机进剿；所有一切事宜，仍随时电商李鸿章，妥筹办理。

当时聂士成就在叶志超身边，见他看了上谕脸色灰白，接过一看，也情不自禁脱口“啊”了一声。

第十章 谋换将交章弹劾 无战志弃守平壤

叶志超虚冒战功，只想为自己和部下在军功上捞些实惠，万没想到朝廷竟然会以总统朝鲜大军的重任相托。

这差使不能干啊，一是日军的战斗力令人心惊。撤往平壤的路上虽然他没与日军交手，但的确有两次与日军擦肩而过，他是带兵出身，趴在山岩后观察，见日军准备精良、训练有素，双方实力如何，他心里已经非常清楚。

第二个原因，则是他很难总统得了平壤各军。他虚冒战功，四统领其实都有看法，尤其是他的部下把一路实情透露出去，更为众军所不齿。何况四人的资历也都过硬，一个败军提督来总统，又怎能服众？

几经权衡，叶志超向李鸿章发电请辞：

握荷圣上优容，过加宠任，当此圣忧臣辱，正疆场效命之秋，苟可从事，何敢言辞。唯超望浅才庸，实难当此重任，况诸将才智均胜超数倍，深惧指挥未协，督率乖方，贻误大局，必须威望卓著，老成练达知兵大臣方可胜任，务求详叙超不能胜任实情，奏请收回成命，另派知兵大臣总统此任，将超改为前敌营务处或翼长名目。

上谕已颁，如何能够收回成命？而且李鸿章以为就平壤目前局势，叶志超出任总统较为合适，因为从资历来说，目前五个统领只有叶志超是实职提督。因此李鸿章回电，请他不必再辞，而且请尽快自行刻制“钦派总统诸军”关防，总统行辕就设在平壤城内，以便与诸统领协商事情。

叶志超请辞的电报李鸿章没有转奏朝廷，他很着急，再次发报，不再说能力问题，而是说身体问题。他说自己冒暑行军一月，操劳过度，气血全亏，又增头眩心跳的毛病，日犯数次或十数次不等，请转奏朝廷，恩准开缺，回津就医调养，愈后再求赏委差使，他的部众则全交给聂士成统领。

李鸿章见叶志超请辞心切，一面将他请辞的电报转奏，一面复电让他留营调养，不要固辞。他估计朝廷不可能同意。果然，第二天军机处发来电报：

又谕：电寄李鸿章等。本日据李鸿章电称，叶志超因病恳请开缺就医，复恳收回成命，另派总统等语。叶志超孤军御敌，冒险突围，督率有方，堪胜总统之任，现虽暂时患病，着毋庸开缺，在营安心调理。一俟痊愈，即统率全军，合力进剿，毋许固辞。

李鸿章又专门发电报给他：“吾弟冒此大险，幸得全师而出，朝野欢呼。新奉特派总统之命，责任愈重，因劳至疾，深堪惦系，望暂留平调养。荷此巨肩，分我劳勤，切勿稍存退志。”

叶志超请辞无望，只好勉强打起精神，与众将商议下一步的军事行动。朝廷一再发电，还是督促他率军南下，到汉城与日军决战。

坐守平壤，以逸待劳，能不能守得住他都没有信心，怎么可能率军南下？他认为目前最好的办法就是坚守平壤，其他五位统领也都赞同。他发电给李鸿章，说现在由盛暑入秋，不少勇兵得了霍乱、脾寒等症，而且锅帐、军装、子弹不齐，由陆路转运，总要月余。

但这个借口行不通，朝廷让他把伤病兵留在平壤，带兵南下。他于是再电告李鸿章，现在正是秋收时节，若进兵交战，农民收获无望，我军就地筹粮恐怕更难。建议秋后进军，先让农民收了地里的庄稼。而军机处很快回电，由北洋舰队护航，尽快向平壤运送军粮和军械。叶志超又说，就是有了粮食和军械也无用，因为现在人马太少，要厚集四万人，留一万留守平壤及后路，三万人南下，才有胜算。

阅过两份电报后，光绪帝很不满意，对叶志超的统率能力开始起疑。当初他率孤军在牙山，兵少敌众都能获得大捷，如今与大军会合了，怎么反倒犹豫怯懦了？是不是平壤各军统领不服调度？军机处奉旨让李鸿章传谕叶志超力矢公忠，破除情面，如平壤诸将或有各存意见之处，或不服调度，即行据实电告李鸿章，立予严参惩办，不得一字掩饰，致误戎机，是为至要。

这时平壤附近已经发现日军的侦察骑兵，李鸿章电报叶志超，应当派兵对这些小股日军迎头痛击，使他们不敢深入。根据各方的情报，李鸿章判断日军的下一目标将是在平壤会战，他告诉叶志超日军很可能在两三个星期内攻打平壤，援军无法在近期到达，请他协调诸军，就眼前的兵力“同心奋勇，出奇制胜，勿为所算，勿中诡计，实为至要”。

出奇制胜，如何出奇，如何制胜？话好事，事难办。此时，日军数路大军合围平壤的意图已经十分明确，叶志超提出不如现在放弃平壤，退回国内，以免孤军作战。人数最多的卫汝贵认为这不失为保存实力的好办法，但丰升阿不置可否，左宝贵、马玉昆、聂士成都极力反对，尤其是聂士成，认为平壤有坚城可据，以逸待劳，后援一到，足有实力与日军一战。

叶志超发现直属部下都不支持，非常懊恼，于是以派聂士成回直隶募勇为借口，把他调离平壤，连他的芦台军统领的职务也给撤了。聂士成也是李鸿章的老乡，是铭军有名的战将，追随刘铭传与太平军、捻军作战，中法战争期间又渡海援台，平定热河金丹道叛乱时擒斩叛军首领杨悦春，随后出任芦台淮军练军统领，拱卫天津。他对边防很上心，曾经游历东三省及韩俄交界，历时八个月，行程两万余里，并将要隘绘图立说。李鸿章将他与王孝祺、章高元并称“淮军后起三名将”。如今叶志超却把他打发走，这不是自断臂膀？李鸿章认为不妥，请叶志超妥善措置。

光绪帝也不赞同此时让聂士成离开平壤，令军机处直接电谕李鸿章：

叶志超前在牙山。兵少敌众而词气颇壮。今归大军后，一切进止，反似有窒碍为难之象。聂士成打仗素称勇往，今忽拟回直募勇，均难保不另有别情。现在敌氛已逼，所有分布进剿机宜，着即妥筹具奏，不得以兵未全到，束手以待敌人之攻。聂士成募勇，尽可遣员弁代办，何必自行？着仍留营剿贼，如已起程亦电令速回，毋庸来直。

叶志超没办法，只好取消聂士成募勇的计划，但却不让他回平壤，而是令他到义州去防守后路。他又发电给李鸿章，请快派援兵。李鸿章告诉他已经限令金州的铭军刘盛休五天内做好准备，乘船到义州登岸，从陆路增援平壤。

丰岛海战中受伤，济远舰在旅顺港修了二十多天，到八月中旬才修好归队。归队后依然泊在威海，很少出港。

正炮手黄浩胜早就不耐烦了，发牢骚道：“天天泊在港里头，能孵出蛋来还是怎的？”

枪炮三副回应道：“听说李中堂不让远航，让近海守口。”

“人家的海军都在海上巡航，咱们天天泊在岸边，和炮台有啥区别？”黄浩胜一副讥诮的样子。

枪炮三副说：“听致远舰的枪炮二副说，从前也出过几次海，到过大同江口，你说怪不怪，我们去碰不上日本人的军舰，可是我们一出港，日本舰队就到威海来开炮，或者到旅顺去开炮，李中堂吓得可不轻，连夜发电报让舰队回航，让海军大队从此不必远出。”

黄浩胜奇怪道：“倭瓜穰子莫不是有千里眼，对我们的行踪为什么了如指掌？”

枪炮三副解释说：“千里眼没有，但日本有几条舰航速很快，专门用来海上侦察。想必他们经常偷偷到威海和旅顺打探，掌握了我们的行踪，和我们捉迷藏。丁提督也曾经打过报告，要求购几条快船当侦察舰用，可是朝廷没银子，李中堂根本不向朝廷上报。”

“就算侦察舰可以不买，开花弹也不买，那不是要人命吗？丰岛那次交手你也在炮台上，倭瓜穰子那炮弹太厉害了，连爆炸带燃烧，哪里见过那样的炮弹？”黄浩胜大声感叹。

枪炮三副又道：“可能是西洋人发明的新炸弹小日本买来了。我给致远舰的枪炮二副说过，他不信，说我们是瞎编了哄他们，为自己的胆小找借口。管带下令挂白旗，人丢大发了，听说李中堂都知道了。”

黄浩胜听不得别人说自己舅舅的坏话，争辩道：“真是岂有此理。挂白旗是缓兵之计，倭瓜瓠子真要不开炮了，我们就少吃几个炮子。我们挂了白旗，倭瓜瓠子才敢追那么近，结果吃了咱们三炮。”

“黄老弟，你去方管带那里打听打听，啥时候能领到开花弹？咱们舰上可没有多少颗了。”枪炮三副换了一个话题。

“不用你催，我比你还急，到时候只打填沙子的实心弹，中看不中用，我这主炮手也憋屈。”一提这茬，黄浩胜的心就烦。

枪炮三副又说道：“也不光这事，你也悄悄打听一下，柯二副已经牺牲一个多月了，他的二副位置还空着呢，总不能这样空下去吧？”

“你想当这个二副是吧？”黄浩胜笑望着枪炮三副。

“在黄老弟面前不说虚话，我是想。再说，我空出三副来，老弟也就顺势往前挪一步嘛。你也知道，我家里穷，俸银都寄回福建养家糊口了。想到方管带那里尽份心意，可是拿不出银子，只能靠老弟多帮着美言几句。”枪炮三副也不掖着藏着。

这事黄浩胜不敢乱答应，舅舅爱银子他是知道的，空口白话，他的面子也不管用，只能应付道：“我尽量试试吧。按理说，你升这个二副最合适不过。”

吃过晚饭，黄浩胜到管带室去见方伯谦。他说整个舰队泊在威海，大家都有看法。

“什么看法，你可别听他们瞎嚷嚷。前些日子军机处也是三天两头发电，要舰队到朝鲜海面上去巡航。结果去了几次，每次是一走开日本人的军舰就来沿海骚扰。如今军机处也怕了，皇上也下旨给丁提督，不让远行了。”

方伯谦把上谕抄件让黄浩胜看，上面写的是：

上谕：倭船前在威海旅顺等处，施放空炮，旋即远扬，难保不乘我之懈，再来猛扑，威海、大连湾、烟台、旅顺等处，为北洋要隘，大沽门户。海军各舰，应在此数处来往梭巡，严行扼守，不得远离，勿令一船阑入。倘有疏虞，定将丁汝昌从重治罪。

“你瞧瞧，让出海的是朝廷，不让远离的又是朝廷，动不动就要治罪。如今朝中一班人专门与北洋过不去。你们这些年轻小子哪知道其中厉害，别乱发议论。”方伯谦语气中十分不满。

黄浩胜又转弯抹角打听枪炮二副的空缺问题。

方伯谦回道：“中堂已经下了札子，大副、枪炮二副都已经补缺。这

次丁提督帮着说话，李中堂关照，你破格升了二副。”

“那不可能，枪炮三副怎么摆布？”黄浩胜一脸的不信。

“他升了枪炮二副。管轮二副升了大副，你升的是管轮二副。”

“我是弄舰炮的，升管轮二副，那不是驴唇不对马嘴？”

方伯谦听了训斥道：“上面有大管轮，下面有三管轮，你怕什么？枪炮上你已经是熟手，再在管轮上长长见识，将来对你没坏处。”

黄浩胜自以为傲的是舰炮本事，如今虽是破格升了管轮二副，却有些失落。方伯谦自然看得出来，安慰道：“实话给你说吧，让你多岗历练是一个原因，最主要的是枪炮上面太危险，一开战，双方首先要毁的就是对方的舰炮，是最容易招炮弹的活靶子。上次海战你也经历了，想来都后怕。你是家里的独子，总不能让你家断了香火。”

黄浩胜垂头丧气回自己的舱，枪炮三副立即前来打探，听说自己已经稳坐二副，喜气洋洋。当他听说黄浩胜也升了管轮二副，便恭贺道：“你从把总一下跳到守备，有什么不高兴的。”

“我担心让人笑话，说我是靠裙带升官。”黄浩胜说出了自己的担心。

枪炮三副心情不错，回护道：“这话他们谁能说得出口？在丰岛那儿，谁不知道是你击中吉野舰。他们躲在下面，连日舰的影子也没见到，没资格说别人。”

两人正在讨论，传令兵前来传令：“管带命令，接李中堂急电，明天一早起锚，赴金州为运兵船护航，各职司连夜准备，不得有误。”

这几天李鸿章可以用焦头烂额来形容。每天军务方面的电报要发几十封，威海的丁汝昌，平壤的叶志超，已经到达九连城的周馥，还有总署，真正是军书旁午；直隶地方政务，也有大量事情要办理；还有旧部亲朋，私情公谊都要联络。大部分文牍有文案来办理，但都要他拿主意，而有些重要信件则非他亲笔不可。更让他寝食难安的是，朝中又掀起一股弹劾北洋的恶浪。

日舰屡次出现在威海、旅顺，而丁汝昌到渤海巡航，总是见不到日舰的影子。有御史弹他畏敌避战，光绪帝便动了更换丁汝昌的心思，发给李鸿章的上谕：

现在倭船屡窥海口，海军防剿、统带亟须得人。丁汝昌畏葸无能，巧猾避敌，卿贰科道连章纠劾，异口同声。前据李鸿章电称，因叶军接济难通，屡商该提督用海军护送，辄以恐堕奸计为词，迄不照办。倭船纵横无忌，乃丁汝昌报称统带各船，往返渤海，并无所遇。其为捏饰，

显而易见。参以众人公论，断难胜统带之任，若不早为更换，直待债事之日，虽治以重罪，亦复何济于事！兹特严谕李鸿章，迅即于海军将领中遴选可胜统领之员，于日内覆奏。丁汝昌庸懦至此，万不可用，该督不得再以临敌易将及接替无人等词，曲为回护，致误大局。

见了这份上谕，李鸿章吩咐道：“去，让晦若过来。”

晦若是他的得意文案于式枚，十几岁就有才子之誉。十年前庶吉士散馆，他被列于二等之末，没能留在翰林院，而分到兵部任主事，不甚得意。李鸿章爱惜他的才华，奏调至北洋差遣，一直是他倚重的文案。张佩纶离开北洋幕府，于式枚成为北洋当之无愧的第一才子。但他与张佩纶有同样的毛病，恃才傲物，有过之而无不及。在北洋幕中七八年，他对李鸿章的事业和心思摸得十分清楚，起草的奏折，语气、风格与李鸿章如出一辙，以致有人误为李鸿章亲笔起草。

于式枚瞥一眼李鸿章递过来的上谕道：“临阵换将，兵家大忌。中枢如此轻率，可笑可叹。”

“醉翁之意不在酒，矛头所指不过是我李某人。晦若，上谕不让我曲为回护，可我的得力部下我不回护，谁来回护？你帮我起草折子，详述一下北洋海军的战备与战略，省得他们指手画脚。”

李鸿章敲着桌案一条条说，于式枚运笔如飞，一条条记录，大致五个意思：一是北洋海军可用者，八舰而已，定、镇两舰最可恃，但质重而缓；济远、经远、来远三舰亦不速；致远、靖远定造时号称时速十八海里，而实际只有十五六海里，超勇快船装甲不厚，海战亦无把握。二是日本新旧舰船可用者二十余艘，且多是近年购造，船速且多备快炮，最快者二十五海里，次亦二十海里上下。三是光绪十四年后，我军未增一船，丁汝昌屡求添购新式快船，仰体时艰款绌，未敢渎请，鸿章当躬任其咎。海上交锋恐非胜算，即因快船不敌而言。四是今海军力量以攻人则不足，以守口尚有余，故以保船制敌为要，不敢轻于一掷。五是丁汝昌前经大敌，创办海军，简授提督，情形熟悉。海军将才无出其右者，若另调人员，情形又生，更虑债事贻误。

这样回奏，不但为丁汝昌辩解回护，而且再次说明贻误北洋水师发展的责任，虽然说“鸿章当躬任其咎”，但其实非常清楚，主要责任不在北洋，而是以翁同龢为首的阻挠北洋购船械，大肆挪用北洋海防经费的人。

光绪帝其实也明白，北洋水师未添一舰一炮原因出在哪里，因此此折一上，便很快有上谕颁下：

朝廷赏功罚罪，一秉大公。李鸿章所奏，自系实在情形。丁汝昌暂免处分，着李鸿章严切诫饬。嗣后务须仰体朝廷曲予保全之意，振刷精神尽心防剿。倘遇敌船猝至，有畏缩退避情事，定按军法从事，决不姑宽。

丁汝昌保住了，但接着又有人弹劾平壤的盛军统领卫汝贵在赴朝途中，军纪败坏，严重扰民，而李鸿章掌握的情况也的确如此。他上奏朝廷依然是为卫汝贵辩解，认为大战将至，不宜处分大将。同时致电平壤各军统领，严申军纪：

昨钦奉电旨，严禁兵勇骚扰，业经转电钦遵。顷据委员禀报，由义州至平壤数百里间，商民均逃避，竟有官亦匿避。问其缘由，因前大军过境，被兵扰害异常。竟有烧屋强奸情事。定州烧屋几及半里，沿途锅损碗碎情形，闻之发指。查由义至平各军，转运不绝，若官匿民逃，不但夫驮难觅，且途中饭铺皆无，将来有无穷之苦。后路转运为行军命脉根本，倘竟阻碍，何堪设想？各统领宜派公正大员破除情面，前往密查，严行整顿，并抚恤各民苦况，以安民心。沿途民牛数千条究落何军何营？查交地方官，饬还于民，以便沿途按站换拨转运。必得严饬各将领，速整营规，勿稍扰民。各统领宜各自顾声名，收拾人心，谨防后患，是为至要！

同时，他单独给卫汝贵一份密电：

除行军途中军纪败坏，令人发指，又闻盛军在平壤兵勇不服，警闻数次，连夕自乱，互相践踏，所部狼狈至此，远近传说，骇人听闻。临行时，再三申诫，乃不自检束。敌氛逼近，若酿成大乱，汝身家性命必不保！吾颜面声名何在！希设法安抚军心，勿玩忽自误误人！

淮军这些毛病不查可知，李鸿章心里明镜似的。当年他统领淮军的时候，这些毛病就养成了，他当时也不过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那时他认为水至清无鱼，如果军纪严明，将领无战争财可发，谁还跟随他征战？而勇丁军饷有限，还遭到克扣，更把打仗作为趁机抢劫发财的机会。好在那时候胜仗不断，一俊遮百丑。然而此次是与日军较量，军前又缺乏当年刘铭传、杨鼎勋、郭松林那样的悍将，平壤会战能否取胜实在无把握。如果战败，那新账旧账将一起算！所以李鸿章心中焦灼万分，又给叶志超发一份密电，让他警告卫汝贵，如果酿成大乱，即请旨军前正法！

可事情还没有完，又有人参劾天津军械局总办张士珩盗卖军火，请李鸿章严查。这更让李鸿章苦恼，因为张士珩是他的外甥。张士珩的父亲张绍棠是李鸿章的表弟，又是他的大妹夫，真正是亲上加亲。

张家颇有家资，当年李家未发达时，李鸿章兄弟经常依靠张家接济度日，连婚嫁也要靠张家资助，因此李家兄弟对张家非常尊重感激。张绍棠的大儿子张席珍、二儿子张士瑜都在淮军办理粮饷军械，这在以血缘、地缘成军的淮军里，算不得稀奇，当然也有李鸿章予以关照的情分。

光绪十六年张士珩乡试落第，就去天津投奔李鸿章，被安排到军械局跟大哥张席珍管理军械。几个月后张席珍病故，张士珩得以当上军械

局总办。不过，平心而论，在李鸿章眼里，这个外甥算得上争气，对军械业务非常上心，每得一件新式军械，必考辨其形质、度数，研究施放、穷幽洞微，掌管军械三年，已经成了半个军械专家。而他突然被人参盗卖军火，李鸿章认定是有人故意给北洋难堪。于是，他把张士珩叫来问道：“老三，你给我句实话，你到底盗没盗卖军火？你要瞒着我，将来吃亏的是你。”

“二舅，我薪水银子本来就很丰厚，再加各项陋规，每年收入可观，我又何必再盗卖军火？再说，我真要急需银子，向二舅开口就是，也用不着搞这些下三烂。”张士珩矢口否认。

“好，朝廷那边我去对付，你们一门心思供应好军械，尤其是舰队的开花弹，要多多益善。”

李鸿章向总署发电，先是说明“治军三十年来，视军械为最紧要，必择人经理”，几任军械总办都相当称职。然后称赞张士珩：“该员于西洋精械探讨久而精细稳重，实无偷盗抵换、质劣不堪应用等弊。”然后对言路一再与北洋过不去，直言批评，“近来言路庞杂，吠声吠影，多无确据，若朝廷信以为实，诚虑任事者手足无措。”

第二天李鸿章打算告诉张士珩一心办差就是，别受言官捕风捉影的影响，一切由他撑着呢。可张士珩却迟迟没到总督署，到了十点多，他才匆匆前来请辞，原来是他父亲张绍棠去世了。闻听这个消息，李鸿章惊讶地问道：“怎么可能，你父亲的身体不是一直很好吗？”

张士珩回应道：“父亲已经病了好几个月，可是知道二舅为日本的事闹得烦心，所以一直没告诉您。”

丁忧要三年，可是北洋事情这样多，哪能让张士珩丁忧三年？所以李鸿章又道：“非常时期，只能从权。给你三个月的假，三个月后立即销假当差。”

张士珩前脚刚走，盛宣怀后脚就进了签押房，汇报说：“中堂，石川伍一抓到了。”

石川伍一是日本间谍，一个多月前李鸿章就知道了。当时两国即将宣战，日本领事馆人员乘坐英国怡和轮船公司的重庆号撤离天津。在塘沽码头，突然被一个“六品顶戴”的人带着一帮人押到船下。这个“六品顶戴”叫贾长瑞，他有个哥哥叫贾长和在天津当兵，奉派去支援朝鲜，没想到他所乘的高升号商轮被日本人击沉。

消息传到家乡，贾长瑞受一家人所托到天津打探情况，结果证明哥哥已经阵亡。他收拾了哥哥遗留下来的破旧军帽和腰刀等，日夜兼程准备回家。没想到走到塘沽码头附近时，忽然听见街上人声鼎沸，说一艘英国船上装了许多日本奸细。

贾长瑞一听到有日本人，立即要给哥哥报仇，他戴上哥哥的破旧军帽，挂上腰刀，冒称“六品顶戴”振臂一呼，码头上一大帮人便跟他拥上客轮，将十几名日本男女推下船来。还没想明白怎么处置这些日本人，城守营的官兵闻讯而来，贾长瑞等便在混乱中一哄而散。城守营的兵把日本人押到岸上，对他们进行搜查时发现了一封密信，其中提到日本驻华人员撤退后，石川伍一要继续潜伏天津，搜集情报。

事情报告给李鸿章，他考虑所扣押系外交人员，按国际公法把他们放走，但潜伏下来的间谍石川伍一，限令盛宣怀半个月抓到。盛宣怀奉命严查间谍，但石川伍一就像人间蒸发了，一个多月毫无结果，今天却突然抓到了。

“在哪里抓到的？”李鸿章急切地问道。

“中堂，您无论如何都想不到，原来他躲藏到军械局书办刘葵家里。”

一听与军械局有瓜葛，李鸿章立即警觉起来：“这个刘葵是如何与他相识的，有没有给石川提供情报？”

盛宣怀回道：“石川伍一是先认识了城守营的人，又通过城守营的人牵线认识了刘葵。刘葵不但给石川伍一提供天津驻军情况，而且把每次军械调拨都通知了石川伍一。石川伍一就是据此推断出高升号等运兵船的起行时间，通报给日本舰队的。”

“该死！仔细审，审完了按国际公法处决！”李鸿章一拳砸在桌上，又问，“这事与老三有没有关系？”

“绝对没有。”老三当然就是指军械局总办张士珩，盛宣怀定不会把脏水往他身上泼。

李鸿章这才放了心，又叹口气说道：“奸细的事情一定当大事认真查办，估计不仅天津有，而且也不仅是石川一人。老三这下更说不清楚了，就算说得清人家也未必信。”

还有让李鸿章更愤慨的事情，御史安维峻反对急购快船、弹药。他的意思是北洋海军所患，将不得人，有船与无船同，有炮与无炮同。北洋水师提督不换，则购快船、开花弹都无济于事，不如把巨款用来发饷。

安维峻之名，李鸿章略有耳闻，听说是甘肃人，今年以来连番上奏，在京中风头很盛，人称“陇上铁汉”。可是他见识如此浅陋，真是可笑至极：“杏荪，依我看，这个‘陇上铁汉’是沽名钓誉之辈。御史言官以弹折邀誉，以弹折得官，今年以来此风犹盛。十年前中法之战，言官也是放言高论，弄得朝廷和不和战不战，没想到十年后竟然旧调重弹，而且有过之而无不及。皇上身边被这样一帮纸上谈兵、信口雌黄的人围

着，真是国之不幸！”

“大战在即，朝廷不把精力放在如何筹措粮饷，如何帮助中堂策划前线御敌，却盯着北洋的将帅、大员不放，肆口攻击，真不知他们是怎么想的。”盛宣怀也觉得他们不可理喻。

“他们的可恨之处，总是站在道德的高台上，一副赤胆忠心的面孔，很容易一呼百应，而我这七十三岁的老翁，军书旁午，手忙脚乱，反倒是人人可骂的卖国贼！”李鸿章无奈地摇了摇头。

“想来真是让人心寒，卑职真想撂挑子，躲起来享清静。”盛宣怀也跟着叹了口气。

李鸿章发觉自己的颓丧情绪影响及下属，立即警觉起来，他必须打起精神来，下属更应该打起十二分的精神，于是捋了捋胡须说道：“杏荪，天道昭彰，不必灰心。还有好多大事要决，咱们不能像他们耍嘴上功夫，做笔头子文章。你去把晦若叫来，让他起草折子，我要向朝廷力争，购快船、购开花弹。”

到了下午，李鸿章接到叶志超的电报：

明后日必有血战，今日左宝贵右偏中风，超亦头眩心跳，马玉昆最勇而人数少，丰升阿之兵不足恃。日势方张，又以四万人四面围困，虽隔一江，上下游处处可渡。日兵不带锅碗笨重之物，唯仿西法身负皮包干粮，零星四散，剿不胜剿，且韩奸太多，后路电线恐被割断，此后无论电线通否，星夜急催援军速来。此处钱粮艰难异常，转运不及，万一后路被阻，大局难支，超受恩深重，固当尽力，恐各军虽说同心坚守，必有不堪设想之处，不敢不先行说明。

大战在即，叶志超有率兵弃城而走的意思！李鸿章立即发电报，用各种他能想出来的“好消息”鼓舞叶志超，“义州府尹采购米万石，已报购齐”“刘子征统四千人赴东沟，十六七开驶，如能安抵安州，可商令相机援剿”“前几日，倭有受伤、受病之四百三十人在仁川回国。以我揣度，似倭人亦畏我兵之强”，要求叶志超和平壤各守将“坚忍，力持大局、共奋勉，同心以御此寇”！

但叶志超一再声称“此处钱粮艰难异常”，运往平壤的粮饷辎重到底如何？他着人叫盛宣怀来回话。

“真是急得人要上房揭瓦，但急也急不上去。”盛宣怀面露难色，仔细向李鸿章说明原委。向平壤运兵、运物资，距离最近、效率最高的线路，就是用轮船从天津、旅顺等北方港口，直接横渡黄海，进入大同江卸载。然而，丰岛海战后这条横渡黄海的路线，因为过于危险而放弃使用。赴朝四大军的后勤辎重及粮饷都是各自派员起运，除高州镇总兵左宝贵统领的奉军以及副都统丰盛阿统领的奉天练军和吉林练军可以直接从陆路运输物资前往平壤外，记名提督卫汝贵统领的盛军驻防天津，山

西太原镇总兵马玉昆统领的毅军驻旅顺，后路转运仍需要走海路，被迫采用的是由轮船从天津、旅顺载渡，航行到鸭绿江大东沟卸载。

后来因为日本海军活动日益频繁，北洋海军舰只有限，天津、旅顺至大东沟的海上运输线，被缩短成只运输到营口，然后再雇民船紧贴军舰无法深入的海岸线运到中朝边界的鸭绿江口，然后再雇更小的民船驳运过鸭绿江，运到对岸的义州。

义州就成了转运平壤的总中转站，从此地运往平壤，全靠从朝鲜征用的牛车、马驮运输，速度相当慢，而最近因为平壤后路出现日军骑探，百姓纷纷逃避，因此大批物资在义州堆积，四路大军入朝后只有奉军和东北练军有一批粮械运到，其他各军基本都是入朝时自带的粮械。

李鸿章敲着桌子道：“杏荪，打仗打的就是粮饷，我委你转运后路重任，你一再说加紧催，加紧催，还是如此不济，将来平壤有失，你罪责难逃。”

“中堂，卑职记下了。周臬台和袁观察已经去了义州，现场督办各军转运。”盛宣怀闻言大汗淋漓。

“杏荪，日本军队那么快赶到平壤，他们又是如何转运？”李鸿章知道只怪盛宣怀没用。

盛宣怀应道：“卑职这些天也向洋人朋友打听，日本军队学习德国的办法，后路转设兵战，有专门的运输兵，因此效率相当高。他们的士兵每人自带熟食干粮，最多可支撑五天，比我们各营每天都要埋锅造饭方便得多。”

“我们落后了，这些办法以后都要学。”

李鸿章心绪难安，晚饭也顾不得吃，踱到签押房给刘铭传再写了一封亲笔信，自然是劝他出山带兵。“现前敌各军相继前进，苦于有将无帅。兄年逾七十，愧不能为渡海之行。回想甲申法越之争，宿将起自田间，南北相望。俯仰十年，顿有文武欲尽之感，可为太息。倭人倾国以图韩，兄职司所在，不敢不奋日暮之行，扣囊底之智，力与相搏，诿易言和？征调频兴，正不知如何结束耳。”

因为刘铭传已经因身体原因，辞不出山，朝廷也已旨准，如今李鸿章想再让他出山，自知强人所难，所以话说得很客气，“执事劳苦功高，陈情得遂，岂肯垂向火坑？况以贞疾未愈，再请远从征役，实非人情所堪。正当事机紧迫之时，以三十余年患难与同，不深揣度，辄欲牵挽，亦自知其不情也。”

刘铭传告病还乡后，在大潜山筑室闲居，因此李鸿章在信中说，“秋风渐凉，山居多暇，尚望善持药饵，早日复元，至为企盼。”

饭后他又踱至签押房，闭目靠在椅背上，用力摇摇他白发近半的脑袋，似乎要把满脑子的烦恼甩出去。这时，门吱呀一声开了，刘铭传走了进来，他虽然清瘦，但是精神矍铄，大声说道：“大帅，我的病已经好了，可以带兵出征了。”

李鸿章激动地站了起来，叫道：“省三，你可来了。”

他身上的一匹毛毯落到地上，原来是南柯一梦。坐在一边的李经方站起来问候道：“父亲，您醒了。”

李鸿章幽幽说道：“老大在这里啊。刚才我梦到你省三叔了，他说病好了，能出征了。可惜是南柯一梦。”

“是啊，若有省三叔带兵，可增几分胜算——父亲，平壤已经不通电报，可能被倭人割断了。”

李鸿章久久无语。他招了招手让李经方坐到跟前，拍着他的手道：“我很担心前方战事，心里很乱，只能关起门来，咱爷俩说说话。”

李经方劝慰道：“父亲也不必担心，平壤有坚城可守，以逸待劳，取大捷也未可知。”

“叶曙青来电，说日本人不带锅碗，以皮包自带干粮。怪不得他们行军迅速，连后路也不顾。看来，日本人在学习西人上，比我们彻底多了。”李鸿章叹了一口气。

“自带干粮，顶了天也就带四五天，四五天后他们没了吃的，不战自溃。”

“对对，立即给叶曙青发电，让他无论如何坚守一星期，日军便会因断粮而撤兵，那时候我乘胜而追，便可反守为攻，大捷可期。”

李经方又提醒道：“父亲，平壤已经不通电报了。”

李鸿章颓然坐回，语气轻轻地说道：“老大，不让你到前敌去，其实不能怪张幼樵，完全是我的主意。打仗兵凶战危，那是脑袋掖在裤腰带上的营生。当年为父年轻，且被困在上海，不进则困，不战便无生路，所以书生带兵，成就一番事业，我不希望你们再去吃这番苦。这是其一。其二则是，今昔不同。从前与长毛、捻子作战，朝廷是全力支持，募兵筹饷、官员任免，全权交给前线大员，因此才能指挥裕如，如今朝廷和战不定，又对北洋百般猜忌，百般刁难，你要购船炮，他们怕你拥兵自重，不给钱；你要用的将领，他说你任用私人，交章弹劾。从前父亲手下猛将如云，他们个个能够独当一面，如今有将无帅，而且你也看到了，这些统将承平多年，家资巨富，大都贪生怕死。从前是敌取守势，我取攻势，每下一城，从将领到勇丁都有浮财可掠，所以他们每逢攻城，人人奋勇，如今却是在域外困守孤城，又被我严申军令，无财可

获，谁还肯拼命？从前是与长毛、捻匪作战，官军无论装备还是粮饷，都占优势，而如今却是与准备精良的日军交手，日军战力究竟如何、他们打仗长处是什么、短处又是什么？我们几乎一无所知。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如今我们不但不知彼，而且对自己也不能算尽知，这仗如何有胜算？正因今非昔比，我不能让你出去，不然，到时候你我父子都有身败名裂之虑，何苦来哉。”

“儿子已经知道父亲的苦心。”

“平壤之战至关重要，战而胜之，可乘胜而和；战而不胜，对我大清士气将产生致命打击，日人必将更加嚣张。而且现在越来越看明白，日人所求并非朝鲜一地，而是要与我决战。这是关乎大清国运的一场决战，可惜朝廷并无此识，还把日本当成弹丸小国来看，盲目自信，太过轻敌。”

这时，西洋钟敲了十二下，李经方劝道：“父亲，已经深夜了，您睡会儿吧。”

“如何睡得着啊！平壤，也许已经开战了。”李鸿章摇了摇头。

为了决战平壤，日军决定增配第三师团入朝，与先期入朝的第五师团合兵一处组成第一军，由山县有朋任司令官，统一指挥对平壤作战。然而，由于朝鲜老百姓对日军的抵制，日军的补给极其困难，不利于持久作战。同时考虑到清军也在不断增援，待其防御加强后进攻会更加困难。因此，先到汉城的第五师团长野津道贯决定不等第三师团开到，就以所部一万六千人四路合击平壤。

第一路，由大岛义昌少将率领三千六百人，从汉城出发，经开城、金川、瑞兴、风山、黄州、中和，正面进攻平壤，吸引清军的精锐部队聚集于平壤东南方，掩护其他部队强攻；第二路，由师团长野津道贯中将率领五千四百余人，自汉城出发，到黄州后折而西行，从十二浦渡大同江绕到平壤城西南进攻；第三路，称朔宁支队，由步兵第十旅团长立见尚文少将率领两千四百余人，由汉城出发，经朔宁、新汐、遂安、祥原、江东，由麦田店渡大同江，绕攻平壤北面；第四路，称元山支队，由佐藤正大佐指挥从元山登陆的四千七百名援军，西进平壤，一部分参加攻城，另一部分攻占平壤清军后路顺安。各队务必于9月15日前到达平壤，发起围攻。

日军的这一作战计划极为冒险。很简单的道理，分路合击，配合不好合击不成反而很容易被对手各个击破。特别是四路大军彼此声息不通，进军路上又有易守难攻的舍人关、马息岭、飞虎岭、留去岭、麒麟岭，要渡过湍急的赤壁河、柳绿河及大同江。如果清军占据有利地形对艰难行进的日军进行阻击，日军就有可能全线崩溃；即使仅击败其中的一路，也能瓦解日军对平壤的合围攻势。

然而，第五师团长野津道贯对他的对手研究透了，他认为清军有据

守险要的习癖，缺乏主动进攻的勇气，肯定会株守平壤，因此大可放心进军。事实的确如此，一路之上险关重重，日军除了遇到一触即溃的清军哨探外，几乎没遇到任何像样的抵抗。

日军更大的冒险在于他的后勤供应严重不足，四路大军匆匆成行，后勤保障十分薄弱，加上沿途朝鲜群众都不支持，粮草征集难度很大，连第五师团长野津道贯也有数日没有米吃，仅食小米充饥；元山支队也因为粮食缺乏，就是受到优待的军官一天也仅喝两碗稀粥。如果连续激战两天以上，那么弹药和粮食将同时失去补给，只有放弃围攻，实行退却。

最先到达平壤外围的是大岛混成旅团。这支部队于9月12日到达平壤东南，直到15日凌晨总攻发起前，他一直在进行佯攻，成功地将清军主力吸引了过去。朔宁支队也于9月12日到达大同江，它从北面包围了平壤。13日，元山支队一部分占领顺安，切断了清军归路，另一部分进占平壤背面坎北山，抢占了制高点，并与朔宁支队会合。

9月14日晚，四路大军全部如约到达平壤城下。晚上，野津道贯召集四路指挥官开会。会前，他宣布一个好消息：“诸位，天皇陛下已经到达广岛大本营，亲自坐镇指挥。陛下在此关键时刻御临大本营，正是君临每个国民的心中！天皇陛下万岁！”

诸位与会者同声高呼。

野津道贯又命令道：“还有一个消息，第一军总司令山县将军已经到达汉城，他派专人送来训令：‘我军此举，英勇冠绝军史，也是极大冒险之战。万一战局极端困难，也绝不为敌人所生擒，宁可清白一死，以示日本男儿之气节，保全日本男儿之名誉。’我在此宣布，此次作战，严禁军官投降，若诸位不幸有被俘的危机，就以剖腹向天皇尽忠。”

同一天晚上，叶志超召集众将，商议战守事宜。除四大军统领外，还有平壤城内的朝鲜最高官员、平安道监司闵丙爽。叶志超首先说道：“敌人乘势大至，锋芒正锐，我军子药既不齐，地势又不熟，有人建议不如整饬各队，暂退安州，养精蓄锐，以图后举。”

当时卫汝贵、马玉昆表示赞同，丰升阿不说话，而左宝贵气愤地站起来，大声反驳道：“敌人悬军而来，正宜出奇痛击，令其只轮不归，不敢再正视中原。朝廷设机器，养军兵，岁靡金钱数百万，正为今日。若不战而退，何以对朝鲜而报效国家？大丈夫建功立业在此一举，至于成败利钝暂时不必计也。”

叶志超无法反驳，望着闵丙爽问道：“闵监司，你是平壤父母官，说说你的意见。”

闵丙爽回道：“卑职不懂军事，不敢影响钦差大人的决断，只从平壤百姓的心思上说说想法。自从大军入驻平壤，百姓便视大军为保护平壤

的天兵天将，为了筹集大军军粮，百姓把自己的粮食都献了出来，如果大军不战而走，百姓问起来，卑职实在无话可说。”

叶志超见弃城的意见难以获得赞同，便道：“那就拜托各位将军同心协力，共保平壤。”

9月15日夜，日军对平壤城发起总攻，战斗在三个战场同时展开。

平壤南面大岛混成旅团分左中右三路向大同江南岸船桥里一带发起进攻。马玉昆率领的毅军在此驻守，他们依托筑好的工事，一直抵抗到正午一点，防线未被攻破。日军的随军记者对此战作了记录：

全军凌晨三时出发。此时，残月尚悬于空，四顾如同白昼，人马无声，三军寂然前进，听到的只有小虫在小草露水上高声鸣叫。

时间正值凌晨四时三十分，刮着黎明前的战风，残月发出淡淡的月光，东方稍露光亮。这时我军右翼前卫已经前进到船桥里敌军堡垒附近。突然炮声齐鸣，打破了天地间的寂静，战斗开始了。继之，大小火炮不断地射击，中队亦继之，全军一齐乱轰敌军堡垒。敌军亦应之，大小炮弹如雨点般连发，炮声隆隆，震天动地，立即硝烟涌起如云，遮住了前面的视线。只见我军炮口喷火，如同闪闪的电光，由此方知我军炮垒之所在。此时，我军在耕地里的炮垒，由永田炮兵大队长指挥，在河岸上的炮垒，由柴田炮兵联队长指挥。火炮精锐，操作熟练，发射的炮弹，如流星掠空，远远落在敌军堡垒上爆炸，无不准确命中无误。

我军原以为，在这样的猛烈炮击下，敌军会立即溃散，然而，我军前进一步，敌军亦前进一步，相互步步接近，现在，除了使炮击更加猛烈以外，别无他顾了。战斗越来越激烈，乾坤似也要为之崩裂……清军多数人携带无比精锐的毛瑟连发枪，并通过舟桥，与对岸部队遥遥取得联系，互相呼应，有劳有逸，依据地利，实行防御。敌军在坚固的堡垒里，仅伸出手和枪既能射击，而可供我军隐蔽的良好地物较少，若强行逼近，则势必把身体暴露于敌弹之正面。如此继续激战，月亮不知何时已经落到了西山的后面，红日出现于东面的山顶上，敌我形势益发明显可见，这对于我军的进攻，越发不利……

直到正午一点，也没有攻下清军阵地，于是只好撤退。将校以下死者约一百四十名，伤者约二百九十名。其中中队长级大尉军官阵亡四名，少尉军官阵亡二名。第九混成旅团长大岛义昌少将、第二十一联队长西岛助义中佐、炮兵第五联队第三大队长永田龟少佐均被击伤。

平壤北部的战事更加激烈。

进攻平壤北面一线的是日军朔宁支队和元山支队，这一线是日军的主攻方向，也是平壤保卫战最激烈的战场。这个方向由左宝贵率三营奉军一千五百人，江自康率仁字营二营四哨计一千四百余人，共同抵御。

平壤城北高南低，左宝贵率军在內城北角山头牡丹台上修堡垒一座，城外北山上自东向西修堡垒四座。这天凌晨四时半，元山支队和朔宁支队同时发起进攻，列炮猛轰城外四个堡垒。清军凭垒固守，以连发枪向日军猛烈还击，坚持三个多小时后，四个堡垒全被占领。

接下来就是牡丹台了。牡丹台是位于玄武门外的一个山头，是平壤城的制高点，此台如果落入敌手，全城都会受到威胁。因此日军占领外侧四个堡垒后，立即集中炮火轰击牡丹台，掩护三路步兵进攻。

据守牡丹台的是左宝贵所率奉军，配有克虏伯炮三门和格林速射炮、连发毛瑟枪，给进攻的日军以猛烈的打击。但经不住日军集中炮火的轰击，堡垒胸墙被毁，速射炮被击坏，士兵伤亡严重。日军乘机发起进攻，在坚持半个多小时后，牡丹台失守。

此时左宝贵正在玄武门指挥战斗。平时行军打仗，他都穿士卒号衣，行进在前。这次他知道凶多吉少，便身穿黄马褂登城督战。仆从左全劝他摘去头上翎顶，脱去黄马褂，以免引起敌人的注意。他说道：“今天一战非比寻常，我已经决意把平壤当成自己的坟墓，哪还怕被炮击中。我就是要让奉军将士们看到我就在战场上，誓与倭奴决战到底。”又郑重对老仆人说，“我所托之事，一定帮我办好。”

左宝贵亲自登上玄武门炮台，指挥向日军开炮还击，日军三次进攻都被打退。那代表着无上权威的明黄色太过明艳，日军炮火集中向玄武门轰击。一位姓杨的营官要扶左宝贵躲一躲，被左宝贵一掌推开。清军大炮被击毁，一块铁片崩伤左宝贵肋下。他裹伤继续督战，又一弹片飞到，正中胸脯，他扑倒台上，登时阵亡。

左宝贵阵亡，清军大炮又被日军炮火炸毁，斗志锐减。日军趁机派一小队士兵潜奔城下，由玄武门侧攀绳梯进入玄武门，守军惊散，日军占领玄武门。但在向内城推进时，遭到內城清军的猛烈射击。日军不知城内虚实，未敢贸然进攻，退守牡丹台、玄武门。

时近下午一时，日军全线停止进攻。

借停火的间隙，清军埋锅造饭，叶志超则召集众将议事：“今天上午一战，左将军不幸阵亡，牡丹台失守，平壤城便在日军炮火轰击之下。下一步守城更加艰难，而且各军消耗太大，如果再像今天这样的大战，子药恐怕难以支持。”

卫汝贵附和道：“盛军的确如此。据军械委员粗略统计，今日一战已经消耗子药七十五万发，库存所余只有五十万发，无法支持今天这样的激烈战斗。盛军各类火炮二十门，今天消耗炮弹两千八百余发，库存只有六百发，更是无法支持。军粮也是难以支撑。盛军匆忙开赴平壤，所带粮食很少。犬子在天津专门负责盛军粮运，已经筹集了三千石军粮，从天津运到义州，费了半个月的時間，如今堆积在义州，根本无法运到平壤。虽然平壤百姓帮忙筹到一批军粮，可是平壤有两万余百姓，这些

粮食恐怕也支撑不了多少日子。”

马玉昆今天一战大胜日军，因此有不同看法：“我军粮饷军械不济，日军远道而来，恐怕也好不了哪里去，我们有坚城可守，不如再与日军周旋下去。”

叶志超转头再问平安道监司闵丙爽，他回应道：“诸位将军都知道，平壤城北高南低。如今北山、牡丹台、玄武门尽陷敌手，日军火炮俯击城内，卑职的衙门中炮最多，炸毁衙署数间，中炮而死伤的百姓已近百人。如果不能夺回城北阵地，要守平壤，实在太难。”

随即，叶志超又问道：“哪位将军有把握夺回城北阵地？”

众将都无人应声。

“我建议暂时撤出平壤，到安州驻扎。这是不得已而为之，同时也是骄敌之计，安州离义州近，待粮饷辎重一到，我们再与日军大战一场，反而更有胜算。”叶志超说出了自己的想法。

撤退的办法，是明修栈道，暗度陈仓。今天下午向日军投递照会，约定明天上午撤出平壤城。而实际的撤离时间，则是今晚八点。

众将无人再反对。

但如此重大的决定，叶志超不愿独任其责，他起草一份电报，请众将联名发给李鸿章，说明不能久守的原因。众将也无异议，于是叶志超派出专差，潜出平壤城，到安州去给李鸿章发报。

城外的日军也相当紧张，野津师团长召集各路指挥官商议下一步的战事。各路指挥官都表示，没想到清军抵抗会如此激烈，更没想到弹药消耗会如此之大。以目前的军粮和弹药，最多只能支持到明天下午。

“平壤一战是陆军与中国军队的首次大战，事关陆军的荣誉。海军已经在丰岛取得令人赞叹的战绩，联合舰队也已经驰入黄海，寻找机会与北洋舰队决战。陆军是帝国的骄傲，如何能够输给海军？因此，平壤一战只有决战到底，战至一兵一卒，也不准撤退，更不准投降。我已经把平壤当作自己的墓地，不能取胜，我就战死在平壤城下。”野津师团长立下了军令状。

众人见此，都表示要战死在平壤城下。

下一步的策略，就是要发起自杀式攻击，以帝国军人无畏的精神，压倒对面的敌军。

当天下午，日军几乎人人都在写遗书。

下午四时，城中忽在西海门、七星门、大同门等城楼上悬起白旗。

这时，大雨骤至，雷声隆隆，咫尺难辨。平壤内城城门打开一道缝隙，一个朝鲜官员手持一封信来到牡丹台下。因为雨太大，信已经被泡得无法辨认。朝鲜官员告诉这里的指挥官立见尚文少将，清军决定投降，他是奉平安道监司闵丙爽之命，前来递书。

立见尚文少将于是驱马到平壤内城城下，让副官朝城头高喊：“如果你们投降，我军可以接受，应速速打开城门，交出武器。”

由于言语不通，日军的喊话没有得到什么回应，于是双方通过笔谈，用汉字来交流。最后清军提出要求：“城内人众非常杂乱，且雷雨大至，希望延迟到明日拂晓开城。”

立见尚文答应这一要求，他满怀惊喜策马去报告野津师团长。

野津却没有立见尚文的惊喜，他凝视地图良久，怀疑道：“上午清军还如此激烈的战斗，下午却忽然请降，实在不可理解。这一定是中国人的诡计，有两种可能，一是夜里突然向我阵地反攻，尤其是你的防区，是平壤城的制高点，他们可能拼命夺回。二是可能于夜里悄悄逃走。不管怎样，都要做好戒备，尤其是平壤城北、城西，要在险要路段设好伏兵，防备清军突围。”

夜里九点，清军冒雨出逃，行至埋伏圈内时，日军枪炮齐鸣，清军死伤惨重。平壤一战，日军伤亡仅698人，而清军2000余人，而大部分不是在战斗中伤亡，而是在逃跑中被杀！

被日军俘虏的盛军军官栾述善在被送至日本拘押期间，撰写了名为《楚囚逸史》的回忆文章，记录了惨不忍睹的中伏情形：

阴云密布，大雨倾盆。兵勇冒雨西行，恍如惊弓之鸟，不问路径，结队直冲。而敌兵忽闻人马奔腾，疑为劫寨，各施枪炮拦路截杀。把守严密，势如天罗地网，数次横冲，无隙可入。且前军遇敌，只得回头向后，而后兵欲逃身命，直顾前奔。进退往来，颇形拥挤。黑夜昏暗，南北不分。如是彼来兵不问前面是为敌人抑是己军，放炮持刀，混乱砍杀，深可怜悯！士卒既遭敌枪，又中己炮，自相践踏，冤屈谁知？当此之时，寻父觅子，呼弟唤兄，鬼哭神嚎，震动田野。人地稍熟者，觅朝鲜土人引路，均已脱网。惊惧无措者，非投水自溺，即引刃自戕，甚至觅石碣碰头，入树林悬颈。死尸遍地，血水成渠，惨目伤心，不堪言状。

第十一章 海战失利丢主权 万寿将至生和心

叶志超派出的信使一路狂奔，赶到安州时已是早晨八点多。他找到电报局，正巧遇上中国的职员——朝鲜电报局中多有中国技术人员，一把抓住他道：“快发北洋李中堂。”说完，人就软软地倒在地上。

这位受重托的中国人一面安排发报，一面招呼人把信使抬到后堂，又是掐人中，又是拍胸脯，总算把人救了过来。他端来一碗稀饭，信使推开粥碗问道：“兄弟，电报发了吗？”得到肯定的回答后，他这才狼吞虎咽，三两口把一碗粥喝下。

这份北洋转发的电报由总理衙门递到军机处时已经十点多，皇上见起刚结束，众人正准备各回本署，见此急电都停住了脚步。礼亲王世铎看了一半，跺脚说道：“平壤怕是难保了。”

闻言，额勒和布追问道：“怎么回事？”

“莱山，你读一下，让大家听听。”世铎将电报递给了孙毓汶。

孙毓汶朗声读道：“叶提督咸午专足递安州转电云：电线已断，日军四面合围，自十二日起，无日不战，超带兵督战已三昼夜，实不能支。平壤城低且圯，现日架炮百余尊俯击，城中人马皆糜烂，又无处汲水，万不能守。盛军人多不足恃，后路韩民竟接应日兵。如此之速，援军恐来不及，求中堂先将情形奏明。”

“怎么会这样？”

因为大家都觉得，日军从汉城到平壤，一千余里，处处险关，不可能这么快就兵临城下，而且架炮百余尊俯击城中，那城外的制高点先前就没派兵据守吗？

翁同龢、李鸿藻虽然不是军机，但皇上却有口谕，遇有要务参与商讨。

闻此，翁同龢跺着脚道：“前些日子叶提督就发报说粮饷子药俱缺，我军粮少，利在速战，朝廷屡发电旨让他主动出击，断敌粮道，看来正好相反，他被倭兵断了后路。粮食、号衣都堆在义州不能发运，前线将士如今还穿着夏衣，想来真是让人忧心如焚。”

“四路大军已经到平壤一月有余，粮饷辘重却不能起运，我看是李少荃有心贻误！”李鸿藻终日看到的都是清流慷慨激昂的弹折，对李鸿章偏见很深。

东阁大学士、管理户部的张之万已经八十有四，对李鸿藻如此指责心有不满道：“兰荪，李少荃也是带兵出身的人，何至于有心贻误？”

“朝鲜事起，日本不断增兵，李少荃却一直依赖各国调停，白白浪费一个多月，结果倭寇兵已过万，我却只有叶军两千余孤驻牙山；七月底就已经宣战，如今已经是八月十六，四大军入朝也有月余，粮饷辎重运至平壤者十不及一，不是有意贻误，那又做何解释？”李鸿藻为自己的判断找论据。

“平壤大军多半是他的淮军，又如何会有意贻误，这话说不过去。”

说不过去就是没有道理，但李鸿藻有他的道理：“这话当然说得通。李少荃办洋务三十年来，无非是一个和字，天津教案、日本侵台、俄国占我伊犁、法国夺我越南，李少荃哪一次不是一味主和？如今与倭寇争雄朝鲜，他心底依然是打和的主意，虽然勉强进兵，心里所计还是能不打则不打，能拖一日是一日，所以不肯把粮饷尽快运去。”

孙毓汶当年攀附醇亲王得以入军机，他与李鸿章私交很深；而他又是太后最信得过的人，最知道太后内心也是主和，因此从心底也支持李鸿章：“高阳相国，能和也未必就是坏事，兵连祸结，也未必就是好事。”

世铎、额勒和布被人称为伴食军机，一直闷不作声，因为他们根本没有主张。还有一位六月入值，吏部左侍郎、在军机上学习行走的徐用仪，在总理衙门多年，深受恭亲王“外敦睦信，隐示羁縻”的影响，被孙毓汶引为同道，荐入军机，他也附和道：“李中堂用心良苦，如果事事不肯让步，未必能有今日的局面。”

五位军机三位反对李鸿藻，翁同龢看不下去了，驳斥道：“朝廷已向倭寇宣战，你们却还存着和议的念头，这就是最大的贻误。”

接着翁同龢的话，李鸿藻气愤道：“北洋事事贻误，非严厉处分不可，应该拔掉李少荃的花翎、褫夺黄马褂！”

今年是太后六十万寿，正月初一加恩中外群臣，李鸿章得赏三眼花翎，为文官之首，是莫大的殊荣。定制只有贝子以上才可戴三眼花翎，李鸿章以伯爵膺此懋赏，表明他的地位高于公爵。黄马褂如今已经不稀罕，但在此节骨眼上剥去黄马褂，则是莫大的羞辱，因为文官有军功才能得赏黄马褂，褫夺黄马褂，则有否定他赫赫战功的意思。

对李鸿藻的这个提议，张之万、孙毓汶、徐用仪都反对，而翁同龢则支持。

“你们也别争了，把兰荪的提议奏上去，请圣上决断不就成了？”世铎这看似不偏不倚的建议，其实是帮了李、翁的忙，因为两人的建议在皇上那里没有通不过的可能。

孙毓汶不肯动笔，于是世铎只好亲自安排军机章京。共拟两道，一是严议李鸿章，一是让叶志超与安州的聂士成前后夹击，打通后路。

果然，递上去不到一个时辰，散值前就发下来，给叶志超的是密谕，对李鸿章的则是明发，让朝野中外都知道李鸿章的处分：

谕内阁：倭人渝盟肇衅，迫胁朝鲜，朝廷眷念藩封，兴师致讨。北洋大臣李鸿章，总统师干，通筹全局是其专责。乃未能迅赴戎机，以致日久无功，殊负委任。着拔去三眼花翎，褫去黄马褂，以示薄惩。该大臣务当力图振作，督催各路将领，实力进剿，以赎前愆。

因为是明发，当天下午连各国驻华使馆也知道了，大都感到惊讶。美国公使立即将这一情况发报国务院：

两国战事迫近，中国年轻的皇帝和京官不但不帮助李鸿章，反而与之为难，甚为奇怪。听闻日本国自天皇至臣民，举国与战，万众一心。各国皆以中国能胜，结果到底如何，须拭目以待。

李鸿章是第二天上午九点多接到拔去花翎、褫夺黄马褂的电谕。他并不知道，更大的挫折将在这一天发生——中日黄海大战已经拉开帷幕。

平壤战役之前，日本海军的主要任务是牵制北洋海军、护送陆军登陆。因此主力舰队主要在朝鲜西海岸巡航，同时派出吉野等高速巡洋舰不定期到威海、旅顺、大沽窥探，并且故意让清军发现，甚至有时候故意开炮示形迹，目的只有一项，就是迷惑北洋海军，让他们不敢离开两大基地，而使日本陆军得以安全登陆。等第五师团完成登陆后，日本海军便完全不再管平壤的战事，而是全力搜寻北洋舰队主力，以求决战海上，夺取制海权。

日本联合舰队司令伊东祐亨以大同江口的渔隐洞为临时根据地，部署了从渔隐洞到海洋岛、小鹿岛、大鹿岛、威海卫、大沽口、山海关、牛庄、大连湾、旅顺口的巡弋计划，力求找到北洋舰队进行决战。平壤战役结束的当天下午七时，他就亲率十二艘军舰开始向黄海北部一带巡弋。军令部长华山资纪也乘坐“西京丸”号跟随舰队考察。

这天半夜，丁汝昌则亲自率领北洋舰队十二艘军舰、二艘炮艇、四艘鱼雷艇，护送刘盛休八个营的铭军从大连湾乘坐招商局三艘轮船支援平壤。与粮饷辎重运输路线一致，这八营铭军并非直接运到离平壤最近的大同江口，而是运到鸭绿江口的大东沟，然后再雇小船运过鸭绿江，陆路赶往平壤。近五百里的航程，用了一天多。舰队驻泊口外，担任警戒，三艘商轮则靠驳船驳运官兵和大批辎重。

次日早晨，天还未放亮，大东沟外北洋海军水兵们就起床了。济远舰管轮二副黄浩胜起得更早，他一个舱一个舱地看下去。水兵们都已经起床，他们的吊床已折叠到军舰两侧的舷墙内，这样既可以节省空间，战时又能起到抵御弹片作用。他登上甲板，水兵们已经排成一行，开始用“圣经石”打磨甲板。

黄浩胜卷起袖管，从一个水兵手里拿过一块“圣经石”，弓着腰去磨甲板。身边的水兵打趣道：“打磨甲板的二副，整个北洋海军恐怕没有第二个。您老如今也是堂堂守备了，得端点架子了。”

“端什么狗屁架子，我磨惯了，一天不磨腰上还不舒服。”黄浩胜发完牢骚又问，“这次舰上带的开花弹多不多？”

水兵回答道：“多什么哟！比上次带得还少。原本说到大沽运一批军火，可是全耽误在军械局那帮土鳖虫手里了。”

黄浩胜骂道：“瞎，这不是瞎糊弄吗？要是遇上倭舰，看这仗怎么打。”

“您老管轮了，何必再为枪炮上操心？”

六点半的时候，打扫完舱面和甲板后，士兵们开始早餐。此时，定远舰上军乐铿锵，五色团龙提督旗在朝阳中缓缓升起。丁汝昌派人乘小船上岸，催促登陆部队加快速度，争取中午饭后返航。

天气晴朗，水波不兴，朝霞映海。足穿长筒布靴，外衣上缀有龙徽彩钮的军官们悠闲地凭栏眺望，欣赏海上景色。自九时起，舰队开始战斗操练。十点半左右，舰队操练完毕，厨房正在准备午饭。此时，镇远舰桅楼上的哨兵从望远镜里发现西南方海上有淡淡的白烟，但实在太远，看不清是舰队烟气还是海上雾气。又过了一个小时，海上的白烟更近了，他警觉起来，又仔细观察一会儿后，确定那就是一支舰队，但因为太远，不能确定是不是日本舰队。随后，其他各舰也都发现了这支舰队。各舰立即发出战斗警报，响声震彻海空。工作在舰内深处的轮机兵，已将机室隔绝，施行强压通风，储备饱满火力、汽力，以备战斗时需用。甲板上，士兵们则铺上细沙，防止作战时滑跌，救火机与引水管也都接好，随时准备救火。全体乘员，各就战斗岗位。

定远舰上，丁汝昌正在与刘步蟾紧张商讨。

此前，因为日本舰队一直与北洋舰队捉迷藏，丁汝昌几次巡海一无所获，光绪帝数次下旨严斥他“畏缩贻误”“巧滑避敌”，多亏李鸿章极力辩白，才没有被革职。这次如果避而不战，恐怕朝廷放不过他，所以他对刘步蟾道：“子香，看来与倭寇海上决战，在所难免了。”

刘步蟾觉察出丁汝昌心底的紧张，其实他自己也紧张，不过，他不想在丁汝昌面前示弱。而且在他看来，丁汝昌作为提督，或战或走，自应一语而决，现在却来征求他的意见，无疑是要让他来分责。因此他慨然道：“战与不战，全凭军门决断，我们唯命是从就是。”

刘步蟾这样说，丁汝昌更不好说不战的话，他解释道：“机会难得，当然要一战。只是各舰弹药都显不足。致远、靖远、来远三舰到大沽本来要载一批弹药，谁料军械局没有备好，时间又紧，所以就跟大队出巡

了。真是没想到会碰上倭舰。”

其实从威海出发时，因为库存炮弹不多，为了以备万一，各舰所领炮弹也只有战时载弹量的一半多一点。刘步蟾曾提出异议，但丁汝昌认为大沽有一批弹药可以补充，何况威海作为北洋基地，也必须有库存以资保卫。此时他又担心弹药不够，为时晚矣！

“炮弹少那就节约着用，这怪不得别人，只能怪我们自己，出门不带足弹药。”刘步蟾想想此时赌气已经没用，又道，“军门应当快做决断，敌舰越来越近了。”

总教习汉纳根在定远舰的舰桥拿望远镜观望一会儿，快速下了舰桥，跑到丁、刘两人跟前说道：“是日本舰队无疑，他们已经升起日军军旗。舰队至少有十二艘战舰，最新的战舰都在编队中，我看到吉野了，他独一无二的舰桥从舰首通到舰尾，很容易认出来。”

丁汝昌接话道：“总教习，我和刘镇决定迎敌，我将命令各舰在战斗中保持舰首对敌、同队姊妹舰不能远离、各舰必须始终跟随旗舰运动。”

“很好，我们舰队主炮都在舰首，自然应当舰首对敌。”汉纳根十分赞同。

于是定远舰悬出信号旗，令各舰立即起锚迎敌，并召唤停泊在大东沟口内的平远、广丙前来参加战斗。然后再打出旗语，发布丁汝昌的三条命令。定远和镇远居中，十艘战舰迎着日舰驶去，广丙、平远及四艘鱼雷艇因为舰速太慢，离大队还有一段距离。

因为北洋舰队所用煤炭低劣，黑烟升腾，吉野舰更早前就发现了北洋舰队，并发出了警报。无论士官还是水兵，都兴奋地各自去换上了新衣服，他们以为还会像上次丰岛海战一样，以众击寡，对付几艘北洋战舰。

十一点四十分，吉野舰向其他舰艇发出信号：“发现敌舰十艘！”

显然，这次是北洋海军的主力，绝不会像丰岛海战那样轻松了。一想到定远、镇远两舰的巨炮坚甲，士兵们都紧张起来。伊东佑亨发布命令，下士以下全体就餐，因为很快就要进行战斗准备，进餐有助于镇定精神。为了让大家镇静，他打破军舰上严禁吸烟的规定，允许随便吸烟。同时，他命令赤城、西京丸转至舰队左侧非战斗行列，以躲避炮火。

日舰十二艘，吉野、高千穗、秋津洲、浪速四艘快速巡洋舰编成第一游击舰队，松岛、千代田、岩岛、桥立、比睿、扶桑六舰航速较慢作为本队，第一游击舰队在先，本队在后，首尾相接，驶向北洋舰队的方向。

丁汝昌发现日军舰队以单纵队驶来，下令改变为夹角雁行阵，定远之左翼依次是靖远、致远、广甲、济远，镇远之右翼依次是来远、经远、超勇、扬威，依次横排，一律舰首向敌。这样的好处，是北洋舰队舰首主炮的火力能得到较好发挥，坏处是超勇、扬威等弱舰就被排到了易被攻击的舰阵最外围。

日本舰队的速射炮主要集中在侧舷，要充分发挥火力必须尽量船舷向敌。接近北洋舰队后，伊东祐亨命令舰队左转，继续保持首尾相接的阵形，从北洋舰队正面驶过。又下令第一游击舰队尽快驶过北洋舰队正面，右转围攻北洋舰队右翼的扬威、超勇，而本队则主要对付定、镇两艘巨舰。

十二时五十分，双方距离五千多米时，刘步蟾下令定远305毫米主炮发炮，轰然一声巨响，重达300公斤的巨弹飞向日军第一舰队，但因为距离太远，没有命中目标，掠过吉野舰上方，落在海中，激起数丈高的大浪。其他各舰相继开炮，几分钟后有一发150毫米炮弹击中日本舰队旗舰松岛号。

日军舰队速射炮多，射速高但射程却短，因此计划进入三千米后方可开火，可是见北洋舰队集中攻击旗舰松岛号，在双方相距三千八百米时，纷纷提前开炮还击。日舰的目标也是北洋海军的旗舰，定远舰成为众矢之的。日舰速射炮威力此时得以显现，第一轮速射，便将定远舰的舰桥击中，帅旗打落，信号索具也被摧毁。当时丁汝昌正在舰桥上观战，被炸伤摔下舰桥，左脚又被炸坏的甲板夹住，身体不能动，日舰炮弹爆炸后伴随着熊熊烈火，将丁汝昌的衣服烧着，虽然水手撕去他的衣服，但右边头面以及颈项都被烧伤。

汉纳根半蹲到丁汝昌身边，握住他的手以示安慰。丁汝昌问道：“总教习，倭舰的炮弹爆炸后怎么像鬼火一样乱窜？”

汉纳根猜测道：“日本人很可能使用了苦味酸炸药。这种炸药被称为猛炸药，不但爆炸猛烈，而且还会有燃烧的火焰。目前各国只有陆军使用，日本舰队怎么也使用这种炮弹，实在不可思议。”

“我想起来了，丰岛战后，济远舰曾经报告日舰炮火凶猛，可大家都以为他们是开脱之词，没人相信。”丁汝昌此时无法挪动身体，只好坐在甲板上，向往来奔跑的水兵们示意、鼓励。

日舰从北洋舰阵前直攻右翼的做法极为冒险，因为北洋舰队的舰首主炮正对准日舰舰腹，特别是比睿、赤城两舰，航速较慢，受到了沉重打击。比睿被打得走投无路，冒险闯入北洋舰队阵中，企图穿过北洋舰阵取捷径与本队会合，结果陷入定远、靖远、广甲、济远等舰的包围之中，受到四面猛烈轰击，以至舰体、帆樯、索具几无完肤。悬挂在樯头上的军旗亦被击碎。接着又被定远305毫米巨弹击中，击毁军官室，十余人被炸得血肉横飞，三十二人负伤。随后又一颗305毫米巨弹击中军

医室，可惜是颗实心弹，没有造成任何人员伤亡。如果又是一颗开花弹，比睿舰可能会爆炸沉没。

形势从下午两点后开始发生了变化。

当日舰比睿、赤城受到猛烈攻击处境危险时，桦山中将乘坐的西京丸立即发出信号，召唤其他军舰救援。第一游击舰队立即回救比睿、赤城，一面高速迎回，一面猛烈炮击北洋右翼军舰，比睿、赤城于是乘机逃出生场。此时日军联合舰队本队已经驶过北洋舰队右翼，继续向右转舵，绕到了北洋舰队背后，与游击舰队形成对北洋舰队的夹攻之势，形势开始对北洋舰队不利。

由于定远舰的信号索具被击毁，战前又没有规定代理舰，因此整个舰队缺乏统一有效的指挥协调，再加各舰航速不一，阵形混乱，各舰处于各自为政的状态，对受伤的敌舰不能围攻痛击，让它们能够死里逃生，而对处于危急中的己舰不能及时相救。而且双方舰炮不仅在射速、爆炸力上差距巨大，在瞄准设备上也不可同日而语。北洋海军的火炮射击还延续着较为复杂原始的六分仪“水平测距法”，需要军舰桅杆上的观测人员手持仪器进行观测测距，然后报告给炮手，但战场上的煤烟、硝烟、爆炸激起的海浪和横飞的弹片，都会极大地影响实际操作。日本最新锐的吉野等舰上却已经装备了划时代的先进测距仪，操作者只需像使用望远镜那样对准目标，让目镜合焦，就能快速显示出目标距离。因此日舰在保持速射的同时，准确度也并不逊色。北洋四艘鱼雷艇前来助战，这是比对手明显多出的优势，然而由于技术差，几乎没有发挥作用。进入战场的时候，他们正巧与西京丸相遇，福龙号鱼雷艇高速逼近，施放鱼雷。桦山资纪和六名军官在舰桥上万分绝望，以为一定会被击沉。不料，三颗鱼雷竟然一发也没有命中，西京丸侥幸逃离了战场。

腹背受敌的北洋舰队损失越来越大。超勇、扬威两艘弱舰受到日舰的猛烈炮击，先后起火，得不到有力的掩护，扬威管带林履中驾驶烈火熊熊的军舰驶向浅海扑救搁浅，失去了战斗力。而超勇随后沉没。当战斗持续到十三点十分时，日舰扶桑号240毫米口径大炮击中了定远舰前部的军医院。军医院内部有大量木制构件和家具，引发了熊熊烈火，浓烟滚滚。而其位置紧邻定远主炮，浓烟导致主炮几乎无法射击。日军数艘战舰迅速接近定远舰，准备近距离施以最后的攻击。

北洋海军最新锐的巡洋舰致远驶到定远之前，保护正在燃烧的旗舰。致远舰虽然拥有北洋舰队最高的航速，却没有重型装甲防护，在保护定远时中弹累累，而且炮弹用尽，无以为战。此时，日本最精锐的吉野舰就在前方，致远舰管带邓世昌决定撞向吉野，与之同归于尽。他大声对大副陈金揆和士兵们道：“吉野是日军最先进的战舰，撞沉它对我军非常有利。我们从公为国，早置生死于度外，今日誓与吉野同归于尽。”说完，便命令奋勇鼓轮，冲向吉野。

吉野一边逃跑一边施放鱼雷，致远舰被击中，锅炉爆烈，舰身破

裂，十五时三十分，右舷倾斜，在东经123度34分，北纬39度32分的黄海海面上沉没。全舰二百五十余人，仅七人遇救生还。邓世昌落水后，他的爱犬太阳犬咬住他的手臂试图救他，他无意生还，抱着爱犬一同沉没。

见致远沉没，济远舰管带方伯谦更加紧张，他对帮办大副何广成道：“这样硬拼不行，是白白送死。”

“主炮炮盘熔化，钢饼、钢环不堪用，后炮炮针及螺钉俱振动溃裂，炮身已经不能旋转。本舰已无战力，可否退出战场，为北洋保此战舰？”何广成是方伯谦一手提拔起来的。三年前，原济远驾驶二副调离，舢板三副何广成升署，半年后就实授。丰岛海战中帮带大副沈寿昌阵亡，何广成很快替补，成为济远舰的二号人物。数年之内他连升三级，可谓官运亨通。他对方伯谦的心思一摸即准，因此建议先回旅顺修理，修理好了再回战场参战。

这是好听的借口，回旅顺总要八九个小时，一去一回还谈什么参战？

方伯谦决定退出激战，下令向西北方向沿浅海航行。回旅顺最近的距离应该是往西南，但西南方向有日军战舰，因此舍近求远，先折往西北。

发现战舰离开战场，管理炮务的德籍洋员哈富门首先跑来询问，听说要回旅顺修理，他坚决反对道：“其他战舰都在苦战，我们为什么要临阵脱逃？实在可耻。”

何广成告诉他，这不是逃跑，因为炮械损坏严重，不可再战。

哈富门气怏怏走出指挥室，嘴里还在喋喋不休：“可耻的逃兵，我再也不受这种舰长的指挥。”

这时管轮二副黄浩胜也要去指挥室询问，正遇上大发牢骚的哈富门，便问道：“老哈，怎么回事？”

“他们要回旅顺。”哈富门气不打一处来。

“为什么？”

“说是炮械损坏。”

“那么炮械到底如何？”

“有损坏，但再战毫无问题。而且，此时逃走，会影响军心。”

哈富门说了炮械受损情况，黄浩胜不等他说完，跑进指挥室大声说道：“我们不能逃走！”

何广成见是方管带的外甥，脸上堆起笑容道：“黄公子，我们不是逃走，是回旅顺修理。我们受损严重，既不能自保，也不能助战，白白受损。”

黄浩胜反驳道：“老何，你这话糊弄不了人，济远舰首两门主炮，一门受损，还有一门可用。尾炮只是炮身不能转动，照样可以发炮，何况舰上还有47公厘（毫米）炮两门、37公厘炮九门和金陵造钢炮四门都毫发无损，怎么说炮械俱毁？”

方伯谦训斥道：“回你的管轮岗位，这里没有你说话的份！”

“方管带，我不是以你外甥的身份说话，我是以管轮二副的身份劝你，不要临阵逃走，马上返回战场，如果炮械都不能用了，那时候我第一个赞同撤离。”

方伯谦怒容满面，指着外甥的鼻子道：“你别帮着洋人来和我作对，那些小炮中看不中用，能起什么作用？”

“我宁愿回战场战死，也不当逃兵。你们要是逃跑，我就跳海！”

方伯谦没好气道：“随你的便，跳海也行，冲桅杆撞死也没人管你！”

一会儿，一个水手冲进来报告：“方管带，黄二副要跳海。”

方伯谦冲出指挥室，果然，黄浩胜正爬到舰舷上。他知道这个外甥的拗脾气，只好拉下脸皮说道：“你快下来，咱们再商量。”

“我就站在这里，等你回航了我就下来。”黄浩胜不愿意下来。

甥舅两人正在对峙，突然轰的一声，舰身剧烈抖动，黄浩胜跌到海里。

方伯谦登上舷梯，茫茫大海，哪里还有黄浩胜的影子。再看船头，原来撞上了搁浅的扬威。扬威排水量小于济远，扬威搁浅，那么济远更容易搁浅。何广成下令立即转舵离开浅滩。

“我们去找黄二副。”两位平时与黄浩胜要好的水手说罢，一人一个救生圈，纵身跳到海里。

此时，众人发现有日舰似乎要向这边驶来，方伯谦于是下令：“加足马力，返回旅顺。”

搁浅的扬威号经此一撞，不但陷得更深，而且船侧被撞开了一个大洞，水汨汨而入，结果半小时后侧翻，除六十五人获救外，舰上其他官兵全部殉国。广甲舰管带吴敬荣见济远逃走，于是随之也逃。

此时，致远、经远、扬威、超勇四舰沉没，济远、广甲两舰脱离战场，战场上只剩下定远、镇远、来远、平远四舰，而日军还有吉野、高千穗、秋津洲、浪速、松岛、千代田、岩岛、桥立、扶桑九舰。伊东祐亨发出命令，第一游击舰队聚歼来远、靖远二舰，本队五舰聚歼定、镇两舰。

第一游击舰队发挥航速快、射速快的优势，以四舰围攻两舰，靖远、来远都受伤起火，但两舰毫不退缩。靖远炮手执牵索正在瞄准之际，被打来的敌弹击飞头颅，粉碎的头骨打在周围炮手的身上。身边的士兵立即伸手将其扶住，然后将躯体移交给后面士兵，自己取而代之，紧握牵索，矫正标尺，继续发炮射击。来远舰尾起火，火势炽烈，不得已关闭通风管。两舰退向大鹿岛方向水浅处，一边应战，一边救火。第一游击舰队吨位都超过靖远、来远两舰，不敢靠得太近，怕搁浅。靖、来两舰抓紧时间救火，十几分钟后大火扑灭，来远舰内轮机人员长时间身处高温的包围之中，无不焦头烂额、双目俱盲。

此时定、镇两舰弹药将近，不得不放慢发炮速度。日军舰队的三景观舰虽然巨炮超过定、镇两舰，但由于船身小，头重脚轻，舰身不稳，尤其转弯时歪斜严重，因此瞄准很难，有时一个小时才能发射一炮。定、镇两舰装甲极厚，因此虽然中弹百余发，却依然能够应战。后来定远主炮击中日军旗舰松岛号四号火炮炮身，穿过上甲板和右舷侧，并引爆了附近的弹药。松岛所存装填“下濑火药”的开花弹发生剧烈爆炸，日军死伤一百一十三人。一位军官记录了爆炸后的惨状：“头、手、足、肠等到处散乱着，脸和脊背被砸烂难以分辨。负伤者或俯或仰或侧卧其间。从他们身上渗出鲜血，黏糊糊地向船体倾斜方向流去。滴着鲜血而微微颤动的肉片，固着在炮身和门上，尚未冷却，散发着体温的热气。此情此景，已经使人惨不忍睹。但更为凄惨的，是那些断骨……这不是普通的小炮弹，而是三十公分半巨弹的爆炸。因此，被击中的人，自然要粉身碎骨，肌肉烧毁，形迹无存，仅余断骨而已。这些断骨，已无皮肉，好像火葬场火化后拾到的白骨……”舰长只好把乐队拉来充当炮手，但各炮都已不能使用，伊东祐亨只好下令改以桥立为旗舰。

战斗进行至午后五时左右，伊东祐亨见比睿、赤诚和西京丸不知去向，扶桑先已受创，松岛完全丧失作战能力；千代田、岩岛、桥立虽受伤略轻，但此三舰决非定远、镇远对手，且松岛受创后，日军士气低落，斗志涣散，实已无力再战，只好发出信号，命令第一游击舰队归航。下午五时三十分左右，伊东率残余日舰主动向南退走。

历时五时之久的黄海大战至此结束。

临阵逃走的济远舰，于九月十八日夜里两点左右回到旅顺，方伯谦一路如惊弓之鸟，水米未进，此时进了港内，又饿又渴又困。他匆匆饱餐一顿，然后和衣小寐。他告诉亲兵，五点时叫醒他，他要向旅顺营务处总办龚照珩报告战况。

亲兵如约叫醒他，虽然睡意仍沉，但他强打精神起身，匆匆洗刷后去见龚照玠。如何报告，他已经想了若干遍。龚照玠也已经听说济远舰回来的消息，但仅此而已，所以见到方伯谦便先问道：“方管带，怎么回事？遇到倭舰了？”

“岂止遇到，是一场大恶战。”方伯谦描述战况，自然是越激烈越好，“昨天十一点钟，我军十一舰在大东沟外遇倭船十二只，彼此开炮，打得非常激烈。我舰队先把日舰冲散，到了三点钟，我又被彼冲散。日舰航速快，开炮又快，炸弹不但爆炸，还带着烈火，我定远舰首桅杆折断，致远被沉，来远、平远、超勇、扬威四舰已经不见，想来凶多吉少。”

“丁提督他们呢，为什么没一起回来？”龚照玠又问。

这是最关键的，也是最尴尬的，但方伯谦要表现得坦荡自若，他一拍大腿道：“噫，别提了，济远阵亡七人，炮手几乎全部死的死伤的伤，炮械全部毁坏，船头又漏水，我就是想在战场上帮忙也帮不上，反而要连累他们来保护我，所以大家都说，不如赶紧回旅顺修好，至少能保住一条舰。”

听话听声，龚照玠就语带责备地问道：“方管带的意思是，战斗还没结束，你就带着济远先回来了？”

方伯谦字斟句酌地回道：“战事也快结束了，丁提督他们，大约不用多久也该回来了。”

就是退出战斗，也该等丁提督他们一块回来。龚照玠心里这样想，嘴上却道：“方管带辛苦，你先休息，我安排人赶紧帮助修理，我还得立即给李中堂发报。”

李鸿章早晨七点多就接到龚照玠的电报，知道大东沟外发生海战，致远已沉，来远、平远、超勇、扬威四舰“已不见”，到底是受伤退出战场，还是被击沉？看来方伯谦也不清楚。那么方伯谦为什么先回旅顺？即便济远受伤，那么也应该与舰队一起返回。要么就是战斗还没结束，不然他一条受伤的舰何故能够先回到旅顺？总不至于其他各舰都沉没了吧？

李鸿章急切地等待消息，到十点多，终于等到丁汝昌的电报，丁汝昌是上午九点到达旅顺的，他与各舰管带核对情况，清点损失，上报李鸿章，“昨日在东沟外，十二点与倭船开仗，五点半停战。我军致远沉，经远火，超勇、扬威一火一驶山边，烟雾中望不分明。”战果则是：“倭军十一船，各员均见击沉彼三船。”但我军至少已沉四舰，比日舰多沉一舰，何故？丁汝昌在电报中说，“倭船快，炮亦快且多，对阵时，彼或夹攻，或围绕，其失火被沉者，皆由敌炮轰毁。”

随后又收到汉纳根电报，战况与丁汝昌所报一致，损失情况且更为

详细明确：“我军失船四艘，致远沉，经远火，超勇、扬威搁岸并被火。倭船被我击沉者三艘。我军船炮皆经受伤，军火亦经用罄，乘夜驶回旅顺。我军阵亡受伤者甚众，丁军门、泰尔乐及本人皆受轻伤，定远船上管炮尼格路斯、余锡尔皆阵亡。我军船只加工修理，三十五日方可再战。”然后又请求派快轮接他及受伤洋员回天津。

李鸿章分析两人电报，初步判断双方损失差不多，我方多损失一艘。而失利的原因，则可从丁汝昌电报中找到蛛丝马迹，“倭船快，炮亦快且多”，恰好说明主要问题在于我舰性能及火力不及倭舰。而这些问题，则责任不尽在北洋。李鸿章将丁、汉两人电报，转发总署，同时发给丁汝昌：

接电，此战甚恶，何以方伯谦先回？各船损伤处赶紧入坞修理，防日舰复扰。北洋运兵船在东沟恐日往拿，如“高升”故事，深为危虑。

到了晚上十点，又接到盛军统领吕本元从义州发来的电报，说义州已经有平壤溃兵赶到，平壤已经陷敌，左镇尽节，溃兵纷逃，叶、卫安州、定州皆不守，正往义州赶来，他已经派兵火速前往接援。

李鸿章气得把电报撕碎，又觉不解恨，连拍桌案大骂：“叶志超胆小如此，丢尽我淮军脸面！”

李经方连忙捶背，劝他息怒。

现在唯一能补救的，就是让叶志超停止溃退的势头，务必能够防守义州，因为大量军需屯在义州，如果落入敌手，无异于资敌。所以李鸿章亲笔写道：

平壤溃退后，各军情形狼狈可知。收集溃兵若干，粮械、子药能否设法？务相机妥办。义州为根本咽喉，铭军日内可到，必当留义布守，否则一溃再溃，大局不保，负咎更重！

李经方安排人去发电报，一会儿门外有脚步声，李鸿章头也没抬就问道：“这么快，已经安排好了？”

来人小声回应：“中堂，是我，汝昌。”

李鸿章抬起头来，才发现站在面前的人不是自己的儿子。来人右臂用白纱吊在胸前，左臂也裹着纱布，而半边脸上敷着西洋紫药水，所以根本认不出来。来人眼里涌出泪来，再说了一遍：“中堂，卑职是丁汝昌。”

李鸿章终于认出来，这的确是北洋海军提督丁汝昌。他连忙示意，让他不必行礼。丁汝昌双腿一屈，因为两臂受伤，不能做任何支撑，因此跪得特别实落：“中堂，汝昌无能，损失四舰，特来请罪。”

“来了也好，正好有些事听你细说。”李鸿章过去把他拉起来。

这时，李经方也回来了，李鸿章告诉他说：“这是禹廷，多处受伤，我也没认出来。”

李经方惊异道：“丁军门，哎呀，我真是没认出来，你从旅顺赶过来的？”

丁汝昌解释道：“是，卑职接到中堂的电报，知道中堂十分挂念，文电往来无法说清，所以就借了海关管理灯塔的快艇赶过来了。”

为了便于航行，海关在各通商口岸设立灯塔，并有专人管理，而且配有一艘快艇，专门往岛上送给养、物资。今天恰巧在旅顺，因此丁汝昌得便借用，能够八九个小时赶过来。

听丁汝昌这样一说，李经方便问道：“丁军门肯定还没吃饭。”

丁汝昌也不隐瞒：“不瞒大公子说，真是饿坏了。”

“是我疏忽，赶快先吃饭。”李鸿章边说边让李经方带丁汝昌下去吃饭。

大约一刻钟不到，丁汝昌就回来了，向李鸿章详细报告接战情形。

“禹廷，这是一场苦战，我在电报中也说了。一看你的模样，就知道战况之激烈。我有几个问题，你要如实给我说，不要隐瞒。”李鸿章的第一问题是，“我损失四舰，主要是什么原因损失，是我们将士不勇敢，还是技术不如人？还是船械不济？”

“中堂，主要是船械差距太大。各舰将士都是舍生忘死，特别是炮台上的将士，真是前赴后继，后继者的军衣往往沾着牺牲在前的炮手的鲜血，此言绝无半分虚假，各舰都可证明。我们坚持舰首向敌的阵形，也是为了发挥舰首主炮的优势，这也完全恰当。可是倭舰舰速太快，发炮也快，尤其是他们的开花弹，不但爆炸猛烈，而且每弹必燃起大火，我的脸上、颈上的烧伤，全是他们的炮弹燃起的烈火所伤。他们在海上乱窜，我们想追不上，要躲的时候却又躲不及。”

“日本近年来一直添购舰船，而我北洋自成军后就未添一舰，想换速射炮、想购开花弹都不得如愿，有此结果，早在预料之中。可惜朝中无人做此设想。”李鸿章说，“第二个问题，你说倭舰被击沉三舰，是你看到的，还是听说的？”

说到这个问题，丁汝昌就不那么理直气壮了：“大家都说日舰被击沉三艘。海战后期，我只有四舰还能战，而倭舰有九舰，的确三舰不见了。”

“不见了，不一定就是沉了。比如济远舰，不是回到旅顺了吗？”李鸿章要肯定的结果。

“我亲眼看到松岛舰被定远击中，爆炸连天，燃起冲天大火。”丁汝昌说道。

“你看到它沉了吗？”

“这倒没有。”丁汝昌实话实说。

“我不是不相信你，是怕说了满话，将来闹出笑话来。叶曙青当初信誓旦旦说倭兵死伤实有三千，结果连一千也没有。就是倭沉三舰，也比我们少沉一舰。假如倭舰没沉那么多，那么北洋的损失岂不更大？那时候如何向朝廷交代，禹廷你想没想过？”李鸿章思虑得更远一些。

“我也正设法打探消息。”丁汝昌应道。

“第三个问题，济远舰为什么提前回到旅顺？你们是九点回去，方伯谦是夜里两点就回去，相差七个小时，那他是一开战就走了？”李鸿章突然问道。

“这倒没有，三点多钟的时候，他挂出信旗，说济远受重伤了。”丁汝昌如实作答。

“那你同意他了吗？”

“没有，定远信号旗被打坏，没法回话。”

“那他就是私自脱逃！你应该知道，打仗的时候士气最重要，有时候几个人的逃跑就会引发大队溃逃。当年虹桥大战，我亲自在桥头督战，就是怕有人逃跑。这个方伯谦真是可恶，即便他的船受了伤，他不脱离战场，对舰队也是个鼓舞，他私自离队，岂不影响军心。”李鸿章当即大发雷霆。

见李鸿章大怒，丁汝昌也不敢护短：“是的，他一走，他的僚舰广甲也跟着走了。听说，他撤走的时候还撞坏了扬威。”

“仗打到这个分上，只说船炮不如人恐怕说不过去，如果方伯谦是贪生怕死，临阵脱逃，那他就死有余辜！你回去好好查查，一是他的船受伤情况到底如何？炮械可否还能用？二是扬威舰是如何被撞的。”

丁汝昌明白，李鸿章要拿方伯谦杀人立威。

“禹廷，下一步你是什么打算？”李鸿章突然转移了话题。

“最要紧的是修理受伤的舰船。再就是，开花弹太少，必须尽快购买。”

“汉纳根来报，说各舰要修理好，恐怕需要一个多月。朝廷不会给你那么多时间。”

“卑职的想法，先把定、镇两舰修好。”

“修好以后呢？”李鸿章问道。

“修好以后，北洋的实力也比日本舰队大损，恐怕很难再与他们争雄海洋。”这就事关下一步的海军战略，丁汝昌不能不认真思考。

李鸿章点头道：“这是实在话。我早就说过，我之购舰，以守口为主，并无意争雄海上。不是不想争，是无力争。从前主要是为了对付西洋列国，当然无力与他们争雄。如今主要是防备倭寇，也无实力与之争雄。北洋海军成军之时，尚比日舰有优势。之后几年，各国海军新技术层出不穷，速射炮，高速舰，都是近年来的新东西，可是恰恰这几年，朝廷上下觉得我们对付小小的日本已绰绰有余，所以购舰不许，购速射炮也不许，就是开花弹也不让购。有人对我说，这是翁常熟以私怨而有意为难北洋。其实，这事不能只怪翁常熟，如果朝廷中还有人抱着几份警戒之心，也不至于翁常熟能够如此无所顾忌。现在海陆军皆失利，就足以证明不该与日本仓促开战。日本是磨刀霍霍，扎扎实实准备了十几年。我们是喊得响，说空话多，做得少，可实际备战几于儿戏！我正是看到这一点，才一直抱着能不打则不打的想法。赶着鸭子上架，如今战败了，恐怕他们一帮人又都来指责我李某人了！”

“中堂的苦心无人能解，中堂的苦处也无人体谅。如今北洋海军损失四舰，下一步怎么办，还请中堂指示。”丁汝昌明白，李鸿章的意思还是主和。可是如今已经骑虎难下，下一步他的北洋海军应该怎么办？

“四个字，保船制敌。”李鸿章站到地图前，在旅顺与威海之间画一条线，“以后北洋海军，绝不允许过此线一东，专意守卫京津门户。舰队不得轻出浪战，不轻易离口，要以旅顺、威海为基地，与陆路炮台互为依靠，敌舰若来，我便收进口内，敌舰射程不如我远，要进口寻衅更不可能。只要北洋舰队还在，日本就不敢轻于一掷，这就是保船制敌，也就是我平时说的取猛虎在山之势。如今猛虎已经受伤，更不能离山。”

“卑职明白。”丁汝昌应道。

然后，两人又商量如何向朝廷报告军情，一直商量到十二点。

第二天，李鸿章把于式枚叫来，让他起草《据实陈奏军情折》。奏折一开始，先说明海陆失利，自己难辞其咎。但接下来笔锋一转，“至此事本末及统筹全局情形，有不敢不披沥直陈于圣主之前者。”李鸿章是不吃哑巴亏的人，首先便说明，他对中日开战一开始就是反对的，“倭事初起，中外论者皆轻视东洋小国，以为不足深忧。而臣久历患难，略知时务，夙夜焦思，实虑兵连祸结，一发难收。”然后再说明，日本一意备战，而大清却未能放手举办，“倭之蓄谋与中国为难，已非一日，揣度彼

此优绌，则利钝悬殊。倭人于近十年来一意治兵，专师西法，倾其国帑，购制船械，愈出愈精。中国限于财力，拘于部议，未能撒手举办，遂觉稍形见绌。”而这种局面，主要责任并非在北洋，不言而喻，矛头所指，就是翁同龢。他不能既不让购船械，又咬着牙强硬开战，开了战却又对胜败概不负责。“海军快船、快炮太少，仅足守口，实难纵令海战，臣前奏业已陈明。至陆路交锋，倭人专用新式快枪、快炮，精而且多，较中国数年前所购旧式者尤能灵捷及远。此次平壤各军，倭以数倍之众，布满前后，分道猛扑，遂至不支。固由众寡不敌，亦由器械之相悬，并非战阵之不力也。”关于平壤失利的理由，其实是不成立的，因为日军人数与平壤守军不相上下，不存在寡不敌众的问题。李鸿章也并非巧言伪饰，因为他是根据叶志超的报告而言，前敌的情形他也不甚明了。海陆皆失利，下一步怎么办？他认为北洋各海口关系至重，不可能再抽调人马出省作战，而从其他各省调集，多属零星凑集，又难克期到防。至于新募勇丁，非有几个月训练不能参战。因此他认为，下一步要想战，就必须打持久战，“伏愿圣明在上，主持大计，不存轻敌之心，责令诸臣多筹巨饷，多练精兵，内外同心，南北合势，全力专注，持之以久，而不责旦夕之功，庶不堕彼速战求成之诡计。故就目前事势而论，唯有严防渤海，以固京畿之藩篱，力保沈阳，以顾东省之根本。然后厚集兵力，再图大举，以为规复朝鲜之地。”李鸿章所提持久战建议，算得上远见卓识，如果坚持不懈地打下去，倒真是取胜之道。不过李鸿章自己也明白，朝廷是不可能打持久战的。所以最后他请求朝廷另简重臣，“际此时艰方亟，断不敢自请罢斥，致蹈规避之嫌，唯衰病之躯，智力短浅，精神困惫，以北洋一隅之力，搏倭人全国之师，自知不逮。且奉天地广兵单，与臣处相距过远，且为将军及练兵大臣驻扎处所，一切调度未便遥制，应请特简重臣督办，以便调遣而专责成。”

翁同龢已经病了五天，发高烧、牙痛、肝火上升。光绪帝无人可商，急得暗自跺脚。而且慈禧从颐和园回到了西苑，在勤政殿单独召见庆亲王奕劻、礼亲王世铎。奕劻是今年正月初一因太后六十万寿大赏群臣时而晋为亲王的，兼着海军衙门大臣、总理衙门大臣，掌着军事、外交大权；礼亲王世铎是军机领班，太后召见，所询肯定是军国大事。这两次召见，光绪帝事先都一无所知。过后奕劻和世铎也都没有提及，他自然也没法问。太后已经归政，而忽然召见重臣，无异于二次垂帘，因此光绪帝火速召翁同龢销假入宫办事。

翁同龢进宫，在南书房见驾，光绪帝先让他看两份奏折，一份是军机全班请辞，原因是海陆战事不利，难辞其咎。翁同龢认为这自然不能准，军事失利，罪在李鸿章。第二份是南书房翰林李文田等奏请起用恭亲王。这件事翁同龢最清楚，李文田登门向他请教过，意思是恭亲王辅政二十余年，请他出山辅佐，无论是军机、庆王还是李鸿章，都无不会唯唯遵命，而恭亲王是为慈禧所黜，必然感恩皇上而一力辅佐，皇上无疑又增一个大帮手。但翁同龢认为，恭亲王是慈禧所忌惮，也是她所憎恶，因此请用恭亲王由他与李鸿藻向太后恳请，而皇上必须表现出坚决反对起用恭亲王。这样一旦太后反对，也不至于殃及皇上。

这时太监来传懿旨，说太后在勤正殿请皇上过去。光绪帝不敢耽搁，立即起驾，临走时说道：“翁师傅，你先在书房看看折子，朕回来后要有要事商议。”

翁同龢看了近日军报及上谕，真是令人泄气。叶志超已经退到义州，考虑到义州也难防守，已经有上谕令他过江到九连城一带驻扎。而海军已经确定我损失五舰，而日方重伤三舰，却一舰未沉。李鸿章请旨旅顺斩了临阵脱逃的济远舰管带方伯谦，这在翁同龢看来这是丢车保帅之举，海军如此失利，李鸿章、丁汝昌还有刘步蟾等人都难辞其咎，何故只拿一个方伯谦应付了事？最令人气愤的是，李鸿章等人皆安然无恙，军机奉太后旨意，以光绪帝的名义下旨道：“叶志超等督剿不力，本有应得之咎，唯念该军深入异地，苦战连日，此次退出平壤，实因众寡不敌，伤亡甚多，尚无畏蒞情事。除本日明降谕旨将左宝贵赐恤外，叶志超等均着加恩免其议处。李鸿章自请严议，着一并宽免。”

这时太监来传旨，说太后在勤政殿召见。翁同龢问还召见谁？小太监说还有李师傅。两人在勤政殿外相遇，翁同龢说道：“兰翁，如果有机会，你我当恳请起用六爷。”

两人此前已经有多次商议，李鸿藻应道：“局势一团糟，不能再拖了。”

两人进殿，太后皇上并坐，太后居左，皇上居右。御座前跪着庆亲王奕劻，礼亲王世铎。他们便在庆、礼两王后面跪下。

见二人进来，慈禧说道：“奕劻，让他们俩看看李鸿章的电报。”

翁同龢接过来，与李鸿藻同看：

沪局电：闻倭顾问官大隈条陈，东三省为中国发祥地，定鼎时有旨，岁拨六百万两交该处库储，于今二百五十年，虽中国好说大话，不可尽信，以极少计之，总有数百万。驻韩兵马宜注意东三省，一面与平壤华军交战，一面攻夺东三省，一面以大队誓不罢休攻打旅顺，相机登陆，袭取牛庄，封禁海口，使彼三面应接不暇。

看罢，翁同龢惊讶地说道：“怎么，倭寇占据朝鲜还嫌不够，还要覬覦我根本之地？”

慈禧不满道：“这早就应该想到。陆军一退再退，他们就快跟进来了。倭寇过了鸭绿江，兵锋就可直指盛京，这如何得了！惊扰了祖宗，我们都是罪人！”

“奴才再请到九连城督师。”所谓再请，是此前奕劻已经向光绪帝请求过，当时还有承恩公桂祥也请求去当奕劻的副手。这当然只是做姿态罢了，奕劻不曾带过兵，桂祥除了抽大烟，百事不问，让他去前线，只那份跋涉之苦他也受不了。

“你们也别再说这些现成话，你们几时带过兵？”慈禧毫不客气地回道，大约觉得这太伤奕劻的面子，她又说，“你管着总理衙门，还有海军衙门，洋务外交，如今像一团乱麻，你拍拍屁股走了，这一摊子扔给谁？”

见慈禧指责，翁同龢接话道：“李鸿章及前线大员贻误太深，应当严议！”

看着眼前一味强硬的翁同龢，慈禧心里有些反感道：“李鸿章七十多的人了，听说天天晚上十二点多还不睡，一天光发电报就二三十件；前线将士，冒暑苦战，寡不敌众，器械不如人，光一味处分人有什么用？就连普通小兵还知道临战斩将，不是好兆头，我就不信你们不知道？淮军也真是，当年收拾长毛捻子，捷报频传，如今怎么这样不顶用？”

这样指责下来，太后袒护李鸿章的意思已经十分明显了，翁同龢憋了一肚子的气只好咽回去。

慈禧缓了缓语气又道：“有一件事，翁师傅倒可以去天津走一趟，面告李鸿章，这件事既不能廷寄，也不能发电报。”

“是何事，请太后下旨。”翁同龢问。

“俄国的喀希尼几个月前曾说俄国可保朝鲜，如今倭寇占据了朝鲜，他们俄国总不会袖手旁观吧？听说喀希尼要回天津，你去问问李鸿章，他能不能设法。”

“能不能设法”，自然是要李鸿章设法请俄国人出面调停，看来太后已经有意主和。喀希尼回天津这种事，军机大臣们也未必能知道，而太后竟然有消息，可见是有人报告，这个人只能是奕劻，因为他管理总理衙门。说不定李鸿章是事先与庆亲王商议好了，再鼓动太后主和。

翁同龢连忙进谏道：“此事万万不可，俄国也对我东北觊觎已久，如果到时他们要索取报酬，是前门拒狼，后门进虎。此时水陆失利，举国愤慨，万不可议和。”

开战前，慈禧也是主战的，曾说不能向日本示弱，所以她不承认自己是主和的：“我不是要议和，只是想暂时息兵罢了。你既然不愿传话，那就问问李鸿章何以贻误如此？朝廷不治他罪，下一步他打算怎么收场？淮军一败再败，他这淮军创始人总不能置之不问吧？”

这样去问李鸿章，就是要听了他的意见，再决定是战是和，与翁同龢的立场也不冲突，所以他回道：“如果是这样，臣不敢推辞。”

“这些话你可以当你自己的意思，从容相询。”

把这些话当翁同龢自己的意思，与李鸿章从容相询，那其实还是希

望翁同龢与李鸿章商讨议和的办法。翁同龢是主战的领袖，也是清流领袖，他如何能留议和的骂名？所以他回道：“臣只有向李鸿章传旨责问，他如何回答，臣如实回奏，不加论断，也更不与他商议。臣是天子近臣，不敢以和局为举世唾骂。”

慈禧见翁同龢如此固执，便不再强求，问身边的光绪帝道：“皇帝，你还有什么要嘱咐的？”

光绪帝回道：“没有，翁师傅要尽快起行。”

这时，翁同龢又说道：“太后，臣奏请起用恭亲王。”

“臣附议。恭亲王辅政二十余年，勋望夙隆，且又是懿亲重臣，如今国家有难，岂可置身事外，臣请太后可否适当给予恭亲王差使，参赞国是。”李鸿藻也附和道。

“皇帝，你说呢？”慈禧不置可否，而是转脸问光绪。

“断然不可，恭亲王当年一味主和，贻误太深，为清议舆论所不容，才全班更换军机。此时中日战事方酣，正是整备再战之时，起用恭亲王岂不被清议认为朝廷要议和？”光绪帝断然否决。

慈禧听了光绪帝的口气，的确是真心不愿起用恭亲王，不像是与翁李唱双簧，于是便道：“皇帝这样说，是从大局出发，也不是没有道理。这事，搁搁再说。”

第十二章 恭王复出无雄心 辽东溃败多逃将

九月初二（9月30日），翁同龢赶到了天津，李鸿章在督署大堂接旨。

翁同龢走到大堂案前，站着传着口谕：“太后问，李鸿章何以贻误至此？”

“老臣惶恐，缓不济急，寡不敌众，此八字无可辩也。”李鸿章跪在地上回道。

翁同龢又问：“淮军一败再败，李鸿章能置之不问吗？”

“老臣惭愧，已经严令前线将士，收拾溃卒，整顿纪律，以备朝廷征召。”

翁同龢再问：“盛京乃陪都重地，陵寝所在，若有惊扰，奈何？”

“奉天兵实不足恃，北洋又鞭长莫及，此事真无把握。”

奉天兵不能依赖，而且盛京防务又的确不归李鸿章，北洋鞭长莫及，那么盛京岂不真有陷敌的凶险？陪都重地，陵寝所在，这可比丢失平壤、黄海战败更严重得多。翁同龢希望李鸿章知耻而后勇，在太后皇上的责问下能够说一句“老臣拼却老命，也要率淮军健儿与倭寇决一死战”的话。可惜，他寥寥数语，没有一句血气忠勇的话，连一个“战”字也未出口，流露出的反倒是毫无把握、畏敌避战的心态。水陆失利，数千兵勇捐躯异域、葬身大海，此人仍然如此不振！翁同龢又失望又愤怒。

但翁同龢是喜怒不轻易形于外的谦谦君子，心里不满，却要表现出对李鸿章的尊重和体谅，他趋前一步一边去扶李鸿章，一边说道：“中堂，太后、皇上的话问完了，该我给中堂行礼了。”

“叔平，话问完了，可你还是钦差，哪里说得着给我行礼。”李鸿章拉住他的手，而后做了个请的手势，“叔平，到后堂说话。”

大堂威严，是公事公办的地方；后堂随意，可以放开闲谈。戈什哈在前面带路，把翁同龢带到西花厅，那里水果、茶水、水烟都已备齐。

“叔平，升升冠吧，随意些。”李鸿章说完，又对门外喊，“给翁师傅更衣。”

顶戴袍服，太过冠冕堂皇，如果想掏李鸿章心窝里的话，也只有换上便装才能谈得随意，所以翁同龢也不反对。两人都换了便服，翁同龢先开口道：“中堂，水陆开战，你运筹帷幄，军书旁午，辛苦了。太后还说，你也是七十多岁的人了，真个是不容易。”

“可惜敌我悬殊，战况不佳。”李鸿章指指水烟，示意翁同龢不妨先抽几口，然后从容相谈。

抽完一袋水烟，翁同龢又问：“中堂，我不明白，北洋海军被洋人评说是亚洲第一，为什么黄海一战会如此失利？”

这就有些兴师问罪的意思了，李鸿章也正好借此机会，一抒近年的窝囊气：“亚洲第一的说法的确有过，不过那是七年前北洋水师刚成军的时候。海军是各国最看重的军种，所以是你追我赶，日新月异。速射炮，推力更强的蒸汽机，最新式的开花弹，都是近年来的新发明。可是我们恰在这几年停购船械，而日本却一直勒紧裤腰带购舰换炮，北洋水师的亚洲第一，早就连虚名也挂不住了。”

停购船炮是翁同龢的主导意见，但此时他却不肯承认自己应负其责：“停购船械全因无款可用，个中原因中堂也是旁观者清。中堂，在海军衙门里你是局中明白人，你就该据实力争。”

李鸿章没想到翁同龢嘴一撇把责任推到他身上，把水烟袋在几上重重一顿说道：“叔平，有人让我说话吗？多少人怕我北洋尾大不掉，说北洋要船要炮是有意拿外国人吓唬朝廷。不光是海军，北洋举办的洋务哪一件不是惹来连篇累牍的参折，骂我李鸿章可杀者大有人在。比如说铁路，如果早修到了盛京、旅顺，直通到鸭绿江边，运兵运饷何其速也！何至于出现大批粮饷堆在义州，大批兵勇不能及时过江的情形？如果援军和粮饷转运及时，平壤城厚集兵力，又如何会因寡不敌众而溃散失守？”

反对洋务，尤其是反对铁路，翁同龢都有一份。李鸿章虽然不点名，但无疑是在指责他。翁同龢不接这茬，转换话题道：“中堂，此时再说已然无用。现在最要紧的是鸭绿江防线，宋祝三已经出任帮办，带兵去了鸭绿江，依克唐阿的八旗劲旅镇边军也在九连城集结，总不至于让倭寇轻松过江吧？”

宋祝三就是指驻军旅顺的四川提督宋庆，他已被任命为北洋军务帮办。虽然宋庆有能战之名，但他只带区区九营北上，又如何能指望发生奇迹？何况宋庆时年已经七十岁！至于依克唐阿的镇边军，李鸿章更不抱希望。淮军都不是日军对手，翁同龢却对八旗抱着热望，真是书生之见，所以他问道：“叔平，如果八旗能战，当年对付长毛、捻子，何须要招募湘勇淮军？”

闻言，翁同龢接着李鸿章的话茬问道：“中堂，说到这里，我正有话请教，淮军洋枪洋炮精锐无比，剿灭长毛功不可没，剿平东西两股捻子更是淮军莫大功劳，何以如今这般节节失利？”

在翁同龢看来，陆军的失利主要是“调度无方、将帅貽误”，但没想到李鸿章却回道：“说起原因来很多，当年我剿捻，朝廷放手将帅，用人筹饷，无一掣肘，不惜以江南膏腴之地以供淮军。如今我前线将士在拼

命，朝廷中那般年轻书生却横加指责，交章弹劾，弹劾我李鸿章老不中用也倒罢了，大战在即，却图谋临阵换帅，幸亏皇上英明决断，未对丁汝昌等人遂行革职。我这边在苦苦支撑，那边人家在一心拆台，想来不仅让人伤心，更让人愤慨，真不知他们是爱国，还是在帮倭寇。”

李鸿章口口声声说的“那帮年轻人”，但那帮年轻人的首领正是眼前这位两朝帝师。翁同龢心里火烧火燎，好在他修炼功夫深，故作心平气静道：“中堂，这也怪不得他们，他们也是希望能够激励起将士的血气。”

“这我理解，年轻人嘛，没经实务，血气方刚。叔平问现在的淮军为何节节失利，还有两点我要说明。一则是从前对付的长毛和捻子，说到底不过是帮乌合之众，如今对付的倭寇，却是十数年来孜孜以西洋为师、训练有素；当年的长毛、捻子以人多取胜，洋枪洋炮没有淮军精锐，可是如今的倭寇，洋枪洋炮皆是最新，而淮军用的还是当年剿长毛的枪炮，新式枪炮少之又少。”

这个话题如果再深下去，势必又归到近年来停购船械一样的理由上，翁同龢又转移话题道：“中堂，不管怎么说，如果倭寇真敢犯东北，我在鸭绿江布防，以逸待劳，我有援军源源不绝，粮饷就地供应，总比倭寇跨海而来，长途跋涉要强得多，只要前线将士振作，不难一鼓而胜之。”

“叔平，你不要受那帮书生纸上谈兵的影响，打仗哪有那么容易？当年张幼樵主战叫得最响，结果在马尾丧师辱国，好好的人才就此埋没，教训何其深刻！”李鸿章又举出当年的例子。

“中堂，张幼樵丧师不足为训，他也不能代表所有读书人。中堂对书生偏见太深，虽说百无一用是书生，可他们有一腔热血，外敌入侵，难道不应该拍案而起？书生只有一支笔，他们用这支笔为国鼓与呼，难道有错吗？”

“爱国当然没错，可是方法和效果却有对错。翁师傅问我书生应该不应该拍案而起，我只能说，书生们只考虑应该不应该，可是我更要考虑行不行得通、现实不现实。喊一喊爱国容易，写一篇宣战檄文容易，振臂一呼打打打也容易，等前线吃了败仗，指责将士不用命、统帅调度乖方也容易，反正都占在理上。可是局中人则不能这样轻率，战端一开，花银子如流水倒在其次，一仗下来，便有千数人甚至数千人抛尸沙场，多少妻子失去丈夫，多少孩子失去父亲，为将帅者不能不考虑。”李鸿章针锋相对。

“国有大难，为国捐躯，马革裹尸，这有什么好说的，难道都要做缩头乌龟？”翁同龢再也憋不住，颤抖着嘴唇与李鸿章争辩。

李鸿章的好处是，别人生气他不生气，别人激动他能够平静，他看着翁同龢的眼睛，以示他并没有心虚胆怯：“翁师傅，听我把话讲完。为

国牺牲，这没什么好说的，一将功成万骨枯，自古如此。我怕的是如果败了，要割地要赔款。从道光年间虎门销烟开始，五十余年间，我们几乎是逢战必败，每败必割地赔款，这番耻辱您也都经历过，我也都经历过。所以林文忠公才提出要师夷长技以制夷，所以这么多年来，我们忍气吞声，就是要尽快把洋人的本事学到手里。可是到目前为止，我们学得还不够，就连东洋的日本，我们也赶不上。”

翁同龢对李鸿章这样崇洋媚外实在看不上，打断他的话道：“中堂，我泱泱中华，圣圣相承四千年，有一统天下的强秦，有虽远必诛的大汉，有边疆贯通西域的大唐，有康乾盛世，为什么在你眼里，竟连小小的东洋倭寇也不如？”

“翁师傅说得不错，可那都是从前。自从道光年间国门被列强炮舰打开，我们才知道外边的世界已发生了巨大变化，这就是我说的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一个国家的强盛和实力，不再以国土之广狭、人口之多寡为依据，小小的英吉利国，战舰横行五洲四海。就是你说的小小倭寇，如今已是铁路纵横，工厂林立，实力真不可小觑。而且日本野心极大，我是怕万一战而不胜，野心勃勃的日本会狮子大张口，以其凶狠贪婪，会咬断我们的脊梁骨！”

翁同龢面红耳赤，大声道：“中堂，你这话让翁某感到羞耻！我中华儿女，铮铮铁骨，怎么会被小小日本咬断脊梁骨？只有崇洋媚外的软骨头才会被咬断骨头！”

这无异于指着鼻子骂李鸿章是崇洋媚外的软骨头，李鸿章也拍案而起道：“翁师傅，你一口一个小日本，你了解日本吗？不知彼知己，只有这些空话，明为爱国，其实害国！”

翁同龢也是拍案而起，两手颤抖，指着李鸿章道：“李中堂，翁某两朝帝师，就是皇上也尊我一声师傅，太后也曾赞我忠诚谋国，你说翁某害国，翁某可以把一颗心挖出来让中堂看看，是黑是红！”

西花厅声音越来越高，早在门外静听多时的李经方见局面糟糕如此，连忙把仆人手里的茶壶夺过来，进了花厅劝道：“翁师傅，您请坐，喝茶。你们年龄都大了，万万不敢太过激动。”

李鸿章也为自己口不择言后悔，坐下亲自端起茶来递给翁同龢：“叔平，我口不择言，可是要说你害国，我实无此意，只是打了个比方。此非待客之道！我今年七十有一，你也六十多了，实在不宜生气。且消消气，喝杯茶。”

翁同龢见李鸿章顷刻之间已恢复平静，而自己还在气愤难平，既悔自己失态，又有被李鸿章玩弄于股掌间的羞愤。自己本想激出李鸿章的雄心，无奈他疲、软、滑三字俱全，明明是他不对，自己却辩不过。此人大奸似忠，自己这种正人君子真不宜与他计较，更不必与他纠缠。因此他以疲劳为由，气怏怏回了住处。李鸿章在总督署给他备了一个小院

子，一切备置周到细致，门外有督标营放岗，院内鲜衣俊仆，等清静下来两杯茶喝罢，他已经有些失悔自己忠恕功夫不到家。所以中午李鸿章自来请他入席时，他的火气已经全然消失。

到了下午，军机处发来电报，谕李鸿章、翁同龢，喀希尼不日到津，李鸿章如与晤面，可将详细情况告知翁同龢，由翁同龢回京复奏。朝廷意思很明确，是希望俄国能够出面讲和，而李鸿章与喀希尼晤面的情况不要求他以电报速报朝廷，却要由翁同龢回京复奏，显然是希望翁同龢能够与李鸿章一起商议。翁同龢是清流领袖，而主战最坚决的又是清流，因此要想议和顺利，非有翁同龢来劝导清流不可。

李鸿章稍用心思，就知道这份上谕是出于太后之意。因为年轻的光绪帝深受翁同龢的影响，是一力主战的。而翁同龢也明白，如果他一旦与李鸿章商议，无异于参与了和议，这是万万不可能的。他不但自己不愿请俄国人调停，而且不希望李鸿章与喀希尼会面，便道：“中堂，我出京时曾奉慈谕：现在断不讲和，亦无和可讲。喀使即便愿意出面，我劝中堂也不必行此无益之举。”

“喀希尼病了，并没来天津，昨天我倒是见过俄国驻华公使参赞巴维福。据他说俄国非常憎恶日本侵占朝鲜，他们也有意出面劝说日本，可是听说中国朝廷议论参差，因此中止。”

“中国朝廷议论参差”其实就是指清流一再主战，所以俄国才没有出面调停。无论真假，李鸿章是借俄国人的口来敲打翁同龢以及清流派，意思是假如俄国人不愿出面调任，责任也是在他翁同龢及清流。

“即便俄国人出面，也未必是好事。到时候他以调停居功，要取偿于我国，奈何？再说，俄国人对我东北也是觊觎已久。”翁同龢并不吃这一套。

“这一点不必顾虑，我就可以保证俄不会占我东北。”李鸿章应道。

“我回京就按中堂的意思回奏。我没兼总署大臣，此事未知利害所在，不敢妄加一语评论，也不敢与中堂参与和议。”

翁同龢回到住处，觉得天津不宜久留，一则公事已可交代，二则二人政见相去太远，久居无益，而且以自己的口才根本不是李鸿章的对手，想劝说他能够振作主战，无异于缘木求鱼。想想此行甚是失望而且失败，不但未对李鸿章产生任何影响，反而被他警告敲打。他决定即日起程，无论李鸿章怎么劝说，不顾太阳已快落山，执意到码头登轮回京。李鸿章亲自相送，轮船鸣笛起行，看着越来越远的李鸿章，翁同龢连连摇头，心想：将不易，帅不易，何论其他！

回到京城，次日翁同龢在南书房见到光绪帝，也是如此大发感慨。

光绪帝听说李鸿章不但不思振作，而且还有意主和，十分震怒，中

日海陆都已开战，李鸿章却幻想和议，真是不识时务；而我海陆皆受重大损失，却不思奋战雪耻，真是毫无心肝。翁同龢则再次建议，应当尽快请恭亲王复出，以恭亲王的影响力，必成为皇上的一大帮手。至于前线统帅，翁同龢建议请淮军宿将刘铭传出山：“刘省三虽是李鸿章的部曲，但他是员战将，有血气，不像李少荃那样耿耿于和。当年他在台湾，把法国人打得都服气了。”

“李鸿章的淮军向称精锐，他却如此态度，真是可恨至极！翁师傅，如果打下去，我们能不能赢？”

“怎么不能赢？大清四兆臣民，怎么会打不过小小的倭寇？淮军不顶用，关键是士气不行，主帅如此萎靡不振，全军必然受影响，临阵前会想，反正早晚要和议，何必苦战送命？皇上请想，这还怎么能够打胜仗？如果换了统帅，一力主战，前线将士知道绝无退路，拼力死战，平壤也不至于不守。再说，就算他淮军真的打不起精神，还有八旗、边军、练军，对了，湘军这些年虽然已经散尽，但湘军战将还在，将来实在不行，就起用湘军宿将做统帅。”

“湘军可做统帅的还有什么人？”

翁同龢想了想道：“还有刘锦棠，他是跟左文襄打过阿古柏的战将，如今在湘乡养病。再就是两江总督刘坤一，也是湘军出身。”

光绪帝考虑了一下道：“刘坤一是督臣，到时候也不能亲临前敌。不知刘锦棠病体如何，还能不能出征？倒不如先给刘锦棠旨意，让他即刻起行，到前线统军。”

“嘛，那就让军机上给湖广总督张之洞一道旨意，让他到湘乡传旨，督促刘锦棠召集旧部，赶赴辽东。”君臣两人只能长话短说，因为翁同龢还要向太后复旨。

慈禧依然驻蹕西苑，在仪銮殿召见翁同龢。翁同龢把李鸿章的回话原样回奏，慈禧听了之后道：“哦，那就是说李鸿章还没见到喀希尼。”

“是，但俄国的意思，不想过问。”

慈禧又道：“你写信或者发电报给李鸿章，让他见到喀希尼时再设法。他只见到了俄国公使馆的参赞，各国使馆里说了算的是公使，参赞是什么主意也不敢拿的。”

“太后，臣为天子近臣，不宜参与和议。此后和议之事，臣概不闻。”

翁同龢这话让慈禧直皱眉头。还有一个就是她的六十大寿，炮火连天，她能过得好吗？如今水陆皆败，可见日本并非那样容易对付，有机会和，有什么不可？如今輿情汹汹，谁也不敢公然提和议的话，原指

望借翁同龢在清流中的影响力能够安抚一下舆论，协助李鸿章促成俄国或其他什么国家出面调停，没想到翁同龢如此固执。

“你说得也有道理，毕竟是皇上身边的人。我也没有说非要和议，让李鸿章设法，也不是说一定就是想和议的法子。如果俄国人愿意出面压服日本人停战，也不是不行。毕竟俄国曾经说过这种大话。”慈禧语气里却听不出丝毫的不满，等翁同龢一出门，他就下令道，“莲英，你打发人传旨，下午召见六爷。让皇帝也一起召见。”

几天前翁同龢、李鸿藻曾经请求恭亲王复出，皇上坚决不同意，太后也面有愠色，今天怎么突然改了主意？尽管李莲英最擅揣摩慈禧的心思，但此时他实在弄不明白太后到底是什么设想。但根据以往的经验，她既然决定召见，必定有操纵于股掌间的算盘和手段。

午睡起来后，慈禧用了两刻钟重新梳洗，在镜子前后左右都照一遍，这才问道：“莲英，皇帝来了吗？”

李莲英回道：“万岁爷早就过来了，见您还在午睡，就没打扰。”

“那就让皇帝到东暖阁，在那里见六爷。六爷也来了吧？”

“六爷来了半个多时辰了。”李莲英又轻声应道。

“好，准备叫吧。”

慈禧、光绪一左一右坐在御座上，等恭亲王走进来跪在地上，慈禧都有些不认识了，几乎脱口而出道：“老六，你怎么老了这么多！赐座。”

恭亲王再次磕头谢恩。

赋闲十年的恭亲王的确老了。须发皆白，脸色黑黄，眼窝深陷，左右腮上有榆钱大小的老人斑，走路也有些蹒跚。人太辛苦容易老，太清闲也容易老。尤其像他，从掌着朝廷军事、外交、洋务、人事大权的军机领班上退下，诸职皆无，无所事事，精神头先颓唐了。官场失意，若能家庭和美也算失中有得，而偏偏家庭也迭遭变故。他有四个儿子，长子载澄、次子载澂、三子载浚、四子载潢，其中三、四两子俱幼殇。从小受他钟爱的长子载澂越大越不成器，胡作非为，纵情酒色，年不及二十五而死。而他的福晋、妾室四人也都弃他而去。亦敌亦友的七弟醇亲王和最知己的宝璽、董恂也在同一年去世。当政时门庭若市，车水马龙。而一从权力巅峰落下，便立即门可罗雀。他六十大寿时，请戏班名角演剧三天，可是只有六人到府祝贺，他修炼功夫再好，也难掩心境的凄凉。他靠闲游西山、写诗绘画打发时间，静极思动，也曾经幻想东山再起，但慈禧却毫无起用他的迹象。

光绪十八年腊月底，慈禧按例分赏王公大臣“福”“寿”御笔，竟然把

他的福字撤而不赏。今年三月，奕劻曾吁请准恭亲王参加十月的太后六十万寿庆典，慈禧却道：“我听到这个名字就头疼。”当然上谕很委婉：“奕劻代奏，恭亲王吁恳祝嘏，现在病尚未痊，毋庸进内，以示体恤。”所谓体恤，便是拒绝。三十多年前，因为英法联军进北京，他以闲散亲王留京办理和局，从而得以成为最有权势的亲王；如今，大清又有大难，再次为他创造了机会，但物是人非，如今的恭亲王已经不复当年的英气逼人。

恭亲王这副模样反而让慈禧太后放了心。当年那个侃侃而谈、瞪着眼睛与她相争的议政王无论如何与眼前的这个“老头”联系不起来了，便说道：“六爷今年六十多了吧？这个年纪，有你这副身板就算不错了。”

“奴才年老体弱，苟延残喘罢了。太后青春依旧，看起来只有不惑之年。”

慈禧被奕劻说只有四十岁，明知是恭维，但女人的天性使然，慈禧脸上飞过一抹红晕道：“我已是花甲之年，哪来的年届不惑，六爷真会笑。”

“六叔，如今国家有难，你要出来办事，帮帮朕的忙。”光绪帝这时插话道。

恭亲王明白，太后要他出来，无非是借他在外交上的影响与各国周旋，给日本施压。但皇帝年轻气盛，一味主战。而朝廷寄予厚望的北洋海军已经沉了五舰，陆军更不用说，也不是日军对手。虽然十年不在政坛，但旁观者清，他还是从前的老观点，中日之间，终归于和。太后愿和，皇帝要打，他出而办事，夹在中间受气，何苦来哉？何况自去年以来，他已经心如止水，所以推辞道：“奴才不豫朝政多年，且风烛残年，昏聩愚钝，大清人才济济，就不必让奴才尸位素餐了。”

慈禧以为恭亲王是客气话，劝道：“现在皇帝身边就是缺你这样德高望重、又有经验的人来帮助，你就别再推辞了。这样吧六爷，洋务、军务这两块，你先帮皇帝搭把手，上谕马上明发。”

当天下午，就有军机章京颠颠地跑到鉴园把明发的两份上谕抄件提前给恭亲王报信兼报喜：

朕钦奉慈禧皇太后懿旨：本日召见恭亲王奕劻，见王病体虽未痊愈，精神尚未见衰。着管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并添派总理海军事务，会同办理军务。

第二道更简单，只有一句话，“着恭亲王在内廷行走”。但这句话并非可有可无，有这句话，慈禧便可随时召见恭亲王，而恭亲王也可随时“请起”。

恭亲王复出，有一位翰林院编检立即上书说：“乃者欣闻殿下蒙圣恩

复用，敬读邸报，狂喜累日，以为殿下懿亲元功，与国休戚，苟当此而不言，则更无立言之日。”接着便大谈主战，“此时宜出正兵与奇兵。所谓正兵是在直隶以京师为根本，以宁远陆军为大营；水师以天津为根本，以大沽为大营；山东水师以济南为根本，威海为大营；盛京以奉天为根本，凤凰城为大营；水师以牛庄为根本，以旅顺为大营。各路会攻朝鲜牙山、仁川，最后合取朝鲜王京汉城。所谓奇兵，则以江南水军直捣日本长崎，以闽广水军直捣日本横滨……”

书生之见——这是恭亲王看罢后下的断语。他主政时就对这种纸上谈兵、一味主战的人敬而远之，如今年老气衰，对这种议论更不以为然。

这天，光绪帝在南书房召见恭亲王，有两份折子给他看。一份是礼部右侍郎、珍瑾二妃的堂兄志锐的折子，建议以两三千万两白银的报酬，联合英国讨伐日本。另一份则是翰林院侍读学士、珍瑾二妃的老师文廷式联合三十五人上折弹劾李鸿章，参他不为事先之防，掣肘诸将；信任私人，不设粮台；删改电奏，奸欺蒙蔽；广蓄私人，欺罔朝廷；利令智昏，为倭牵鼻。李鸿章昏庸骄蹇，请予以罢斥。

对这两份奏折，恭亲王心里都颇不以为然。堂堂大英帝国，能为两三千万两白银收买，与大清联合抗日？也只有对外交毫无经验的书生才能出此奇策。至于要求罢斥李鸿章，更是毫无道理，前线如今依靠的就是淮军，罢斥淮军统帅，仗怎么打？而且他当政时与李鸿章里应外合，诸多洋务、外交都依靠李鸿章的协助而促成，他居闲十年，每年李鸿章的节敬都不曾断过。

无论公谊私情，他都倾向李鸿章。他复出时间虽短，但冷眼旁观，这个当年在洋务上一直掣肘的翁同龢，如今已是皇上面前最炙手可热的人物。以他对清流的了解，翁同龢一定是一直在鼓动皇上强硬主战。他也看得出，皇上被清流包围，也是斗志昂扬。

翁同龢见恭亲王久久无语，便催问道：“王爷，这两份折子您如何看？”

“道理当然有道理，奴才听皇上的吩咐。”恭亲王也不想与翁同龢走得太近，他希望的是当个明眼旁观者。

光绪帝又问：“六叔，朕觉得志锐的折子可以一试。您与各国公使打交道多年，朕希望您能与英国公使谈谈，看英国态度如何？”

恭亲王觉得可能性不大，便回道：“此事倒不必急于会见英国公使，我可以先与总税务司赫德谈谈，听听他的意见，如果他觉得可行，再与英国公使谈不迟。”

“好，这样最好，以免到时被英国公使拒绝，大家脸上都不好看。”

恭亲王为了让光绪帝先有个心理准备，便预先说道：“也没什么好看不好看，就如同做生意，双方总要各取所需，买卖不成，也伤不着面子。”

此时，翁同龢又从旁插话道：“李中堂年纪大了，军书旁午，实在不容易，不少人觉得，应当让李中堂歇歇肩，从旁协助抗倭更好一点。”

这是要罢斥李鸿章的意思，恭亲王对这一点毫不含糊，表示反对：“叔平，胜败乃兵家常事。尤其战事开端的时候，胜负往往出人意料。比如剿长毛和捻子的时候，曾国藩和李少荃也吃了不少败仗，最后还是收了全功。如今前线依靠的还是淮军，我觉得一动不如一静。”

“六叔说得有理。如今日本人虎视眈眈，有可能进犯东北，李鸿章也在调兵遣将，且看他下一仗如何，如果到时候再不振作，就不能怪朕不给他留面子。”光绪帝最后这样说道。

恭亲王到总理衙门，打发人联系赫德，约定隔日会谈。

第二天，慈禧召见恭亲王，问道：“六爷，皇上给你派差使了？”

“是，让奴才与赫德谈中英合作的事情。”恭亲王老实回答，将皇上召见的情况如实报告。

“花两三千万两银子，如果能与英国联合制住日本，也不是不行。你就试试吧。反正我的想法是，日本人如此猖狂，当然要给他们点教训，可是，如果有机会和，也不能一味不肯转圜。”

“是，奴才觉得打不是办法，能和就不能打，能小打就不大打。”恭亲王听得出慈禧话里的真实想法，还有二十几天就是她的六十万寿，哪怕暂时息兵也是值得的。

“六爷是老成谋国的盘算。前些日子李鸿章说俄国公使喀希尼有意出面调停，翁同龢去了一趟天津，回来说俄国人不愿出面。到底如何，你不妨给李鸿章一封信。”

恭亲王回道：“奴才遵旨。不但俄国，英国、美国或者法国，都可以让李鸿章与他们谈。”

“你和李鸿章也算是老搭档了，你们俩撑着，我就放心了。”这很合慈禧的心意。

约定的日子到了，恭亲王先到总理衙门等赫德，没想到赫德早到了。赫德是因为恭亲王的赏识和重用，才当了大清总税务司，而且又是在恭亲王的支持下，创办邮政、管理港务，而且在外交方面也得出尽风头。他一则对恭亲王心怀感激，二则熟悉大清官场规矩，让堂堂王爷等他，是失礼的行为。他虽是洋人，但顶戴袍服，完全是大清官员的打

扮，连脑袋后面也弄了条假辫子挂着。听到外面喊王爷驾到，他就走出门去，在滴水檐下等着，一看到恭亲王，他趋前几步要给王爷请安。洋人是不会下跪的，他屈屈右腿，手在膝盖上一抚。恭亲王连忙接住他的手道：“鹭宾，好多年不见了。听说你已经是正一品的大清官员了。”

“鹭宾”是赫德给自己取的中国名字，以符合他身份。

“托王爷的福。王爷精神矍铄，身体硬朗，真是国家之福。”赫德中文虽然还有点“鬼子腔”，但对中国官场语言驾轻就熟。

两人进了总理衙门大堂，分宾主坐下。恭亲王把志锐奏折的意思大体告诉了赫德，随后说道：“今天请你来，就是奉皇上旨意，听听你的意见。”

“王爷，恕我直言，这种想法很幼稚，鄙国政府如果答应这样的事情，岂不是说明大英帝国是唯利是图的国家？国与国之间的重大关系，如何会被两三千两银子而改变？”中国化了的赫德依然还有洋人直截了当的性格。

恭亲王觉得此法也不妥，又提了一个想法：“中日战事扩大，势必要影响英国的商业利益，英国似乎也不宜袖手旁观。”

“当然，本国很希望中日能够友好，中国能够安定。这件事可以与我国公使谈，晓之以理，动之以情，但如果想拿几千万两银子来收买，是对大英帝国的侮辱。”

恭亲王又道：“谈不上侮辱，其实你也很明白，这些年来贵国为了利益，也做了不少对不住中国的事情。”

赫德笑了笑：“但大英帝国从没出过这样的馊主意。”

“是啊，英国是文明国家嘛，就是抢，也要以文明的方式。”恭亲王这就有些讽刺挖苦的意思了。

“王爷，鹭宾是英国人，但也是大清的官员，所以我知无不言。如果您觉得我的建议不正确，也可以向本国公使提出这个方案。”

“既然你认为不可能，我也不去自讨没趣了。”恭亲王恢复认真的表情，话题一转说，“鹭宾，你对中日战事有什么看法，我想听听你的意见，别拿虚弄的话来敷衍我。”

“我向来对王爷只说真话。日本在这场战争中肯定要勇猛进攻，它所希望的是速战速决，而且不客气地说，它有成功的可能。中国要想战胜日本，就要能经得住失败，要慢慢利用持久的力量和人数上的优势，中国如能发挥持久的力量，在三四年内必将取得最后胜利。就怕贵国政府不能坚持下去。”赫德说出了自己的想法。

“你说得极有道理，可如果战事拖延三四年，不知会出现什么意外情况，这个险，实在不敢冒。”

打发走赫德，恭亲王给李鸿章写一封亲笔信，说明希望他寻求列国调停的意思。但他又觉得寄信太慢，于是改为发电报。

李鸿章收到恭亲王的密电，不问可知，他所代表的肯定是太后的意见。于是先与正在天津的英国公使欧格纳会谈，问他英国政府对中日战事到底是什么态度。

欧格纳回应道：“两国战久，不但两国伤人伤财，于各国商务也大有影响，英国政府希望两国早日和谈。”

“要和谈，总要先停战。贵国政府可否出面劝日本先停战，然后再议朝鲜善后事宜。”

李鸿章觉得日本人发动战争，就是为了朝鲜，实在不行，把朝鲜让给日本，只要两国息兵也行。但欧格纳却看得明白，他说道：“日本节节胜利，今要讲和，非赔兵费不可。”

李鸿章知道，此时如果要赔兵费，朝廷根本不可能接受，而且就是他也觉得赔日本兵费太说不过去：“与其赔兵费，不如留此兵费用兵，这一条是无论如何没法答应。”

“那本国就爱莫能助了。”

第二天，李鸿章又与俄国公使喀希尼会谈，两人关系比较密切，说话也随便得多，一见面先责备他屡次失信：“你曾经说过，俄国断不许他国占据朝鲜土地，而且说俄国有压服日本的办法。后来日本人承诺说，没有侵犯朝鲜领土的意思，俄国就袖手不管。如今日本已经完全占据了朝鲜领土，贵国依然袖手，从前所说，尽属虚谈吗？”

喀希尼回道：“从前没有诳你，现在也没有诳你的意思。不过，现在正值中日用兵之际，局面未定，如果中日议和后，日本久据朝鲜的话，俄国必照前议出来干预，目前只能暂守局外之例。”

“日本占据朝鲜，已如法国占据越南，将来必与中俄两国权利有碍。今俄国不照前约，实在让我诧异！俄国不为中国打算，为自己打算的话也应该出面阻止。”

喀希尼笑了笑：“现在形势已经发生很大变化，俄国也是无可奈何。日本人自以为水陆之战皆甚得手，现时议和，中国须吃亏。”

闻言，李鸿章又建议道：“吃不吃亏，总要先听听日本有什么要求。贵国政府应当电令驻东京使臣向日本政府商议停战并议和。”

喀希尼则一口回绝：“这不可能。俄国与各国约有约在先，应当会同商办，不便独办。”

看来英、俄调停都无希望，李鸿章只好如实电告总署会谈失败。同时他又收到刘铭传的电报，他依然是不肯出山，因此他也将这份电报转发总署：

铭传两耳聋闭，左目早废，右目一线之光，畏见风日，兼之入秋，家中又复死亡相继，忧郁气结，肝风愈重，左肢麻木难行，请代奏赏假调养。

朝廷接到李鸿章转奏的刘铭传电报时，也收到了湖广总督张之洞发来的电报，刘锦棠抱病起程，准备到湘乡县城招兵，谁料刚到县城就病情加重，不日去世，朝廷更换前敌统帅的希望完全落空。

慈禧看了李鸿章关于调停失败的电报，却有不同的看法，单独召见恭亲王道：“英国公使也并没完全拒绝调停，只是说须赔偿兵费。你不妨再见见英使，具体商酌。”

恭亲王知道，皇上并不愿和，尤其要赔偿兵费更不可能答应。但他没法拒绝太后，就说道：“奴才遵旨，但此事须先与枢臣商议后再与英使会谈，或者一起与英使谈都行。”

慈禧知道恭亲王担心的是清议有意见，而且皇帝尤其重视清议，先与翁同龢等人商议也是个办法。果然，翁同龢等人极力反对，表示如果英国出面调停也行，但绝对不能赔偿兵费。恭亲王再与欧格纳谈，恳请他联合法、俄、美、德等国出面调停。欧格纳答应试试。俄国最不希望朝鲜落入日本手掌，同意联合调停；法国因为与俄国有盟约，追随俄国也同意调停；但德国希望借中日战争浑水摸鱼，现在毫无所得，断然拒绝参与调停；美国希望单独主持中日调停，因此也拒绝参与联合调停。

陆奥宗光收到三国的联合照会后去见伊藤博文，伊藤博文道：“帝国已经取得了可观的胜利，而且第一军已经到中朝边境鸭绿江边集结，第二军马上就要到辽东半岛登陆，此时议和，军方肯定通不过。”

陆奥宗光得意地说道：“是的，军方士气冲天，他们普遍认为，将来的胜利已没有丝毫的怀疑，余下的只有我旭日军旗何时进入北京城的问题。”

伊藤博文表情严肃道：“他们太小看中国了，要把军旗插上北京城头，谈何容易。不过，现在不是议和的时候，你起草个照会，委婉拒绝三国就是。”

隔日，日本外务省向英、俄、法三国驻日公使馆提交了一份照会：“帝国政府十分感谢贵国政府询问中日停战的友谊。截至今日，战争的胜利一直在鄙军方面，但是帝国政府考虑到目前事态的进展，还不足

以获得满意的谈判结果，因此，帝国政府认为公开发表关于停战的条件，不能不暂俟他日。”

翁同龢与光绪帝看到这份照会，本在意料之中，但平添了一份怒气：“明明知道和议不可行，偏偏要请出洋人去议和，不是自取其辱吗？皇上，老臣觉得中枢缺乏带兵出身的人，议政不免太过软弱。今天老臣在朝房见到荣仲华了，此人是当年七爷最赏识的，可考虑让他参与军务。”

荣仲华就是荣禄，仲华是他的字。他与翁同龢都曾得到醇亲王奕譞的赏识和提拔，同治帝驾崩后，正是醇亲王的推荐，两人在光绪元年一起为同治帝“相度山陵”，同居共醉，结为异姓兄弟。那一年，荣禄三十九岁，官居工部侍郎，可谓头角峥嵘；翁同龢四十六岁，署刑部侍郎，随后即出任帝师。两人在官场上都春风得意，翁同龢后来入了军机，而荣禄则出任九门提督并兼着醇亲王管理的神机营左翼总兵。

荣禄不仅办事利索，而且一表人才，气宇轩昂，据说为太后所喜。但令人不解的是，醇亲王一去世，荣禄立即失势，被遣出京城，去西安做了将军。这次是为祝贺太后万寿，才奉诏进京。

光绪帝对荣禄印象也不坏，便道：“朕记着了，到时候你再提醒。现任九门提督已经七十多了，老眼昏花，脚步蹒跚，如果机会合适，不妨让荣禄替补，他从前就当过九门提督。”

黄海、平壤两战之后，日军已经取得制海权，大本营决定执行第二期作战计划“甲案”——运输陆军在渤海湾登陆，决战直隶平原。但此计划作了调整，不是到直隶登陆，而是先攻取旅顺，这样北洋舰队便失去了北方基地。大本营以第一师团及第六师团的一部分编成第二军，以大山岩为司令官，执行攻取旅顺的任务。而取得平壤战役胜利的第一军则渡过鸭绿江，牵制清军，配合第二军的行动。

清廷最担心的是日军向北攻取沈阳，那是祖宗的龙兴之地，也是大清的陪都；又怕日军在塘沽登陆威胁京师，因此把鸭绿江作为第一防线，把塘沽作为第二重点。为了加强鸭绿江防线，清廷把旅顺、大连守军主力宋庆等北调，并下旨令宋庆帮办北洋军务，并节制东边道各军。

宋庆是李鸿章的老部下，以能战出名，现年已经七十有四，须发皆白，人称“白头将军”。等他赶到鸭绿江边，发现形势实在不妙。当时鸭绿江防线已经聚集了三万余人，分别为依克唐阿镇边军十二营，淮系吕本元盛军十八营，刘盛休铭军十二营，江自康虎勇九营，还有从朝鲜退回来的溃军，再就是宋庆所部九营。从朝鲜退回来的各军已成惊弓之鸟，而新招的各营又未经战阵，最严重的是各营统领素无节制，都不想听命于人。

宋庆没办法，只有致电李鸿章：“若贼至各军政令不一，兵勇掺杂，恐又蹈平壤之辙，其不能展布情形，务乞电奏，请饬依克唐阿将军专顾

北面长甸河口一带。”于是李鸿章上奏朝廷，鸭绿江防线分为左右两翼，宋庆、依克唐阿各负责一段。

宋、依两人分工后，立即以九连城为中心，沿鸭绿江岸各城镇修筑了大量的堡垒工事。垒高三四米，厚达一米，日军山炮也难以摧毁。堡垒外挖了深壕，设置障碍。垒后高地设置炮台，可以俯射江面，宋庆寄予厚望的坚固的堡垒能够抵挡得住日军的进攻。

10月23日，第一军司令官山县有朋率幕僚登上鸭绿江对岸朝鲜义州的统军亭，仔细观察清军布防阵地后，他确定25日拂晓发动进攻。望着一江之隔的满洲，这位精于柔道、剑术、有着良好私塾底子的陆军大将禁不住陡生豪情，诗兴大发：

对峙两军今若何？

战声恰似迅雷过。

奉天城外三更雪，

百万精兵渡大河。

他的作战部署，是在清军虎山前哨阵地前的鸭绿江架桥进军，第一步攻占虎山，然后以全力进攻九连城。

10月24日上午11时，为了迷惑牵制清军、掩护夜里架设军桥，日军派出少量部队向九连城上游的安平河口进攻。这一带水位较浅，容易徒涉，而且这里清军防御薄弱，只有倭恒额的齐字练军春字营两百五十人和一哨骑兵五十人，外配两门大炮。下午一点半左右，日军大炮一响，这三百余人就弃守逃命去了，倭恒额、依克唐阿率军向北退往宽甸，清军鸭绿江左翼防线就这样轻易被日军攻破了。

驻义州的日军大队于24日晚乘夜在虎山对面的鸭绿江上架起两座浮桥，驻守江对面的清军竟毫未察觉，部分日军在夜里渡过江桥迂回抢占虎山东方高地。天助日军，25日早晨大雾。日军乘着大雾于六时越过军桥，从正面向虎山高地发起进攻。早已埋伏在虎山周围的日军也发动了攻击。同时，列队于鸭绿江对岸朝鲜义州高地上的日军炮兵也向虎山清军阵地猛烈轰击。

虎山位于九连城东北，形如蹲虎而得名，东临鸭绿江，南隔暖河与九连城相望，是日军进攻九连城的最大障碍。而如果虎山落入日军手中，则可居高临下，炮击九连城。守卫虎山的是聂士成的两千人，还有李鸿章的老乡、蒙城人马金叙率领的六七百人。两人督战甚勇，抵挡了两个多小时，无奈日军人多，三面围攻，九连城中的宋庆几次命令刘盛休派铭军支援，刘盛休抗命不遵，只是隔河放炮，而且发炮误伤清军甚多。十一点半，日军占领虎山。

虎山虽然易手，但进攻九连城尚有暖河相隔，而且九连城北、东北都沿山脊建有堡垒数座，与城防炮台相呼应，想攻下来也非易事。然而虎山失守后，只是隔河放了几炮的刘盛休所部首先“惊溃”，接着与日军一个照面都未打的吕本元所部盛军十几人乘势哗溃，纵火焚烧军械，全军大乱，不战而逃。宋庆的毅军营哨官们见友军都弃城而走，便连劝带哄，逼着宋庆放弃九连城，连夜逃到凤凰城。

攻必占、伐必胜的日军并没敢过于小瞧清军。次日凌晨，分三路同时行动进攻九连城。他们首先用炮火进行轰击，但城中却寂然无声，唯见鸟雀惊飞。日军派出士兵攀越城墙侦察，发现全城一空，到此方知清军已弃城逃跑。

进攻安东县的日军也同样没遇到任何抵抗，因为驻守的清军闻听九连城弃守，也于夜里全部逃向大东沟及大孤山一带。至此，苦心经营半月有余、重兵防守的鸭绿江防线，不到两天就完全崩溃。

接下来，重兵驻扎的凤凰城又是不战而陷。

凤凰城是大清东边道道台驻地，人口两万，是商业繁盛之地，也是奉天至朝鲜的要道。凤凰城的清军计有吕本元、孙显寅所部盛军，刘盛休所部铭军，聂士成所部芦榆防军，宋庆本部毅军以及江自康之仁字虎勇等二十余营。

凤凰城地势平坦，城墙高整，凭险固守，完全可以抵挡一阵。宋庆原也想背城一战，以挫敌锋，但大多数清军将领却没有这样的想法，士气沮丧，队伍混乱，加之兵杖器械多数遗失，已成惊弓之鸟，无心再战。

为了能够继续抢劫并溃逃，夜里溃兵与土匪在南门纵火，高喊日军到了，乘势抢掠城中。在退出凤凰城时，他们又在城外到处纵火，大火烧了一昼夜，城南千余户化为灰烬。

10月30日，立见尚文率领混成旅团不费一枪一弹占领凤凰城，并在道台衙门设立了旅团司令部，整个东边道不到半月的时间内完全被日军占领。11月8日，日军在安东县设立民政厅，开始实行“文明治理”。

此时，宋庆奉到李鸿章急电，让他南下驰援，因为日军第二军同样势如破竹，兵锋已经直指北洋军港旅顺。

日本第二军编成后，立即向国外运兵，10月22日前，大部已运致朝鲜大同江口渔隐洞集结，目标是在辽东半岛登陆，最终占领北洋舰队军港旅顺。旅顺位居辽东半岛顶端，建有完备的防御体系，第二军决定不做正面进攻，而抄旅顺后路。旅顺后有重要港口大连湾和城墙厚实的金州城，袭击旅顺后路，必须在金州附近抢滩登陆。他们在海军的协助下，决定在花园口登陆。

花园口位于今大连庄河市明阳镇的花园口村，附近海滩为泥沙底面，浅而平坦，涨潮时深约三米，便于登陆。据说唐朝时征辽东，就是从这里登陆；明朝时倭寇也经常从这里登陆滋扰。

10月23日9点，日军第二军第一师团分乘二十只运输船在联合舰队十六余艘军舰护送下分四队向花园口进发。24日凌晨联合舰队先于运输船到达，大部分军舰停泊在附近海面上以防北洋舰队袭击，并派海军陆战队一小队首先登陆侦察。让日军感到惊讶和欣喜的是，花园口竟然没有清军一兵一卒防守。运输船到达后，立即放心大胆地开始登陆。

花园口因滩平水浅，锚地距海岸有三四海里。日军登陆只能用汽船牵引小舢板，一昼夜仅能往返二三次。退潮时又有一千五百余米的浅滩，淤泥过膝，跋涉困难。马匹辎重必须等待满潮时用舰只运送。且海岸岩礁罗列，登陆地点面积狭窄，因此登陆非常缓慢。日军在花园口登陆人员24049名，马2740匹，前后历时达14天之久，而“我陆海军无过问者”！

是清军没有发现日军登陆吗？

当然不是。日军在花园口登陆的当天，金州副都统连顺的手下就捕获了一名间谍，经审讯确知日军一万数千人花园口登陆，进攻目标就是金州和大连。他立即与大连湾守将赵怀业、徐邦道联名向李鸿章求援，希望速派北洋舰队北上，并遣二三营陆军协助防守金州、大连湾。

金州是盛京将军裕禄的防区，李鸿章不愿让自己的兵去为别人立功。接到大连湾守将赵怀业等人的电报，他十分生气，回电斥责道：日军尚未过篱子窝，你们只管各守营盘，来路多设地雷埋伏。你们并无守金州城的责任，而且旅顺兵单，同样吃紧，怎能分兵，可谓糊涂！盛京将军裕禄的回电也让连顺大失所望，裕禄说闻倭人早已由花园口上陆，距金州境界极近，尊处只可以现有兵力与赵（怀业）、徐（邦道）两军联合，竭力防御。

连顺再向旅顺水陆营务处会办龚照玠求援，龚照玠当然不愿分旅顺之兵，经请示李鸿章，将支援旅顺的福建提督程之伟的大同军改援金州、大连。此时大同军已到复州，距金州不过八十公里，如果快速进军，定能助一臂之力，但听到日军已近金州，程之伟反而滞留复州不再进军，连顺函催七次，也催不动程提督的大驾。

李鸿章发电报指示丁汝昌，率舰队北上到大连湾一带巡航，以威胁日军后路，而丁汝昌却以威海有日舰出没为借口，率舰南下。日军兵马源源不断登陆，没受到北洋舰队的丝毫干扰，这令他们喜出望外，认为是不可思议之事。

金州危急，援军无望，连顺来到大连湾跪求赵怀业出兵抗敌，赵怀业以大连兵单为由不肯赴援，正定镇总兵、拱卫军统领徐邦道看不下去了，对赵怀业说道：“赵军门，唇亡齿寒，倭寇攻破金州，必然来攻大

连，我们帮连都统，便是帮我们自己。”

赵怀业为人贪鄙，且自作聪明，眼高于顶，他对徐邦道道：“我奉中堂令守炮台，后路与我何干？我劝你也别做傻事，帮别人去打仗，有功不赏，有过必罚，何苦来哉。”

徐邦道一怒之下，带自己的两千人去支援连顺。赵怀业觉得不派人有点说不过去，就派哨官周鼎臣率二哨约三百人去意思意思。

连顺与徐邦道商定的金州城防御部署是，他率所部七百人守金州城，并在城外埋设地雷；哨官周鼎臣率二哨约三百人在城西北择险驻守；徐邦道率部约两千人在金州城东北石门子一带布防。这里是日军进攻金州城的必经之地，清军在大道两侧的孢子山和台山高地上各建炮垒一座，每垒设大炮四尊，俯瞰貔子窝日军来路。石门子附近的群众听说日本人要来，纷纷上山协助官兵修筑工事，向山顶拉炮，搬运弹药。

第一旅团长乃木希典所率前卫部队于5日上午十时向石门子清军阵地发起攻击。因为清军占据有利地势，日军强攻三个多小时没有攻下石门子，于是决定避实击虚，下午四时主力向西迂回，到金州西北宿营，准备第二天早晨六时向金州城发起进攻。

当天夜晚，徐邦道在寒夜朔风中到阵地视察，从十三里台子到刘家店十余里一片灯光突现眼前，那是日军的营地，他不禁大吃一惊，日军比料想的还要势大，他焦灼万分，再函赵怀业请求援兵两营；又寄书连顺，嘱其加强警惕。

次日凌晨，日军各部队由露营地分头向清军阵地进发。一部日军向徐邦道防守的石门子台山阵地发动攻击，清军抵抗十分顽强，日军第一次冲锋被打退。日军在清军阵地对面高地上布置了炮兵，向清军炮垒轰击，四个中队同时向台山进攻。防守台山的只有一营清军和八门山炮，而且士兵多是新募，坚持四十多分钟后失守。总兵徐邦道渴望一夜，不见赵怀业援兵，感到大势已去，于是命副官烧毁重要卷宗，退向旅顺。

接下来数路日军集中进攻金州城，以三十六门大炮轰城半小时，又派工兵炸开城门，两个多小时后，金州城被攻陷。

当天晚上，第一师团长山地元治就制定了进攻大连湾的作战计划，确定次日拂晓分三路进行攻击，海军于海上支援。大连湾位于金州东南二十多里处，是旅顺后方要地，建有炮台六座，配备各种大炮三十八门，而且在湾口布置了水雷。炮台全部采用欧洲最新式的筑城法，周围是极厚的花岗石，并用混凝土固定，而且每一炮台都装置欧洲最新式的大炮。

日本间谍提供的情报认为，如果有精锐勇武的兵士一个连死守，足以抵御一个师团的士兵。日军预料到将有一场激烈的苦战，军官兵士互相决心死战，有的把行李托付给战友作为遗物，有的把卷烟分得一支不

剩，也不带午饭和干粮，做好了牺牲准备。

一名日军记者记录了那场奇特的“战斗”——

第一团的步兵午前四点出发，从金州方面，各营分别一个营一个营地从一条道衔枚而进。敌军从山上向金州方面，即我军进路开了两炮，一发落于我军前方立刻爆炸，硝烟滚滚，然而万幸我军无一伤者。不久，山上营内频起一阵一阵的钟声，这也许是敌军开启炮门准备射击的信号，颇抱疑惧之念。时天尚未亮，众人乘暗屏息，攻到山麓立即向山上炮台进攻，如果现在敌军的巨炮在脚下轰响，身躯将立即化为粉末。各自分外小心，逐渐逼近垒壁，阒然无有人声，巨炮空向天空，犹如蛟龙睡着了一般。于是破大栅门，打开铁门侵入，搜检炮台及兵营，敌人已踪影皆无，只有步枪及其军械散乱在各处。木然自失良久，于是我军不放一枪，兵不血刃，先攻陷和尚岛炮台，其他各炮台也被我军全部占领……上去之后这才到了有大炮的地方，配备有炮口为21厘米35口径炮两门，其两侧有15厘米35口径的克虏伯炮两门，其巨炮为能回转360度的机械，就是说有一个人操纵方向盘使之回转，前后左右转动炮可随心所欲。炮口之下有炮弹及弹药累累堆积如山，火药有6万公斤之多。清兵在这天早晨，往大炮里填药以后原封未动就逃了。现在炮膛里的炮弹尾栓根本没动，只是装填进去而已，从而其狼狈相可想而知……

大连湾形同无防，守将赵怀业将军呢？三千多名守湾清兵呢？

赵将军早就跑了。

赵怀业，安徽合肥人，早年从刘铭传与捻军作战，累迁至总兵，是铭军统领刘盛休的妹夫。他平日克扣军饷，侵吞公款，家资拥巨万。贪财者必然惜命，他根本没有坚守大连湾的决心，金州失守的当天他收拾细软乘船逃到了旅顺。

大战在即，主将先逃，纵使有雄兵百万又有何用？何况他手下的三千人马，只有六哨是老兵，其余都是才参军数十天的新兵，不要说严格的军事训练，就是普通的军事常识也没有，他们就是留下来，先进的海岸炮也不会用，也许，称之为乌合之众并不为过。

第十三章 乏良将旅顺失守 无决断和战分歧

陈兵三四万人的鸭绿江防线崩溃，辽东重镇接连失守的消息陆续传入京城，翁同龢的结论是李鸿章指挥不力，淮军已经不可依靠。庆亲王奕劻也认为再靠李鸿章指挥已是力不从心，但他不像翁同龢一样单纯认为是李鸿章的能力问题，他认为目前参战的还有八旗、绿营、练军，都非李鸿章能指挥得动，而且从山西、河南等地调往京师的军队正在云集，非德高望重者不能指挥。于是他有一个主意——成立督办军务处。

他的设想是，督办军务处由恭亲王任督办，他则任帮办；会办则有翁同龢、李鸿藻，这两人深得光绪帝的信任；另一个是荣禄，已经代替福锟出任九门提督，而且荣禄又深受太后信任；再一个是兵部侍郎长麟，职责所在，自然少不了他。奕劻先与翁同龢密商，翁同龢无不赞同。近来太后已经到了无事不过问的程度，因此奕劻递牌子进宁寿宫密陈他的建议，太后也立即同意。

翁同龢、李鸿藻的地位已有深固不摇之势，进军机是势所必然。目前的军机班底是醇亲王和慈禧十年前奠定，世铎是领班军机，不宜轻动；孙毓汶为太后赏识，也动不得；徐用仪是孙毓汶六月份才荐入军机上学习行走，没有逐出军机的必要。剩下的就是额勒和布、张之万，两人年龄已大，体面地休致回家，其空位就由翁、李两人替补。

翁同龢还力荐一个人入军机，此人名刚毅，字子良，他他拉氏，满族镶蓝旗人。他是刑部笔帖式出身，用心钻研大清律例，光绪元年翁同龢任刑部侍郎，对他十分赏识，派为“秋审处总办”，主持死刑犯的勾决。轰动全国的杨乃武和小白菜案就是他具体审理平反，随后升江西按察使，后为广东、云南布政使，擢山西巡抚，后又任江苏巡抚，广东巡抚。他与翁同龢关系极厚，这次也是奉诏进京祝寿，与荣禄一样，在翁同龢的力荐下留京任职，出任礼部侍郎。翁同龢称他是“结实人”“清廉明快”，认为可借他来整饬吏治。此事太后也无意见，所以当天内阁就明发上谕，公布了新军机的人选。

接下来就进入太后万寿“花衣期”，诸事不办。所谓“花衣”，就是指蟒袍，遇有庆典，朝官够资格者均须穿着。太后万寿是十月初十日，前三后四，从初八到十四日共七天，听戏，举宴，公事基本停办。所以金州、大连失守的败讯也都只好压下来，无人肯报忧败坏太后的兴头。太后万寿，京外臣工报效廉俸的四分之一，各省大吏另各报效三万两，甚至宫女太监也各有数百两以尽孝心，再加各种庆典工程，所费近千万两。而前方战事正酣，饷械都需巨款，户部捉襟见肘。恭亲王心里着急，却毫无办法，王公大臣、御史台谏都无人发声，他一个刚复出的闲散亲王也懒得多嘴。

光绪帝听说旅顺危机，连忙召集军机大臣和军务处众人商议军事：“前线一败再败，如今大连失守，旅顺危机，你们有何良策，赶紧

说。”

新入军机的刚毅首先道：“应当重新训练虎衣藤牌兵，他们刀枪不入，是洋枪洋炮的克星。”

闻言，恭亲王笑道：“子良，哪有什么刀枪不入？如果真有这样的技巧，各国又何必孜孜于洋枪洋炮？”

“王爷，我可不是瞎说，藤牌兵是抗倭名将戚继光创设的，康熙年间雅克萨大捷，也是全靠虎衣藤牌兵。”

刚毅的确不是瞎说。当年戚继光抗倭，在福建招募年轻、健壮、勇敢的土著组成军营，手里拿一面用油浸过的巨大藤牌，进攻时躲在藤牌后，可以抵挡弓箭。而且这些人身形矫健，翻滚腾挪，有一套独门操法，战斗力极强。后来郑成功收复台湾的时候，藤牌兵的藤牌加为两层，中间填加棉絮，战前浸水，能抵挡霰弹，结果又立下汗马功劳。康熙年间与俄罗斯雅克萨大战中，藤牌兵又有出色表现，被作为独特兵种留了下来，身着虎衣，虎头虎脑，称虎衣藤牌兵，而且有种种传奇的说法，刀枪不入，洋枪克星就是其一。但在虎门销烟后的鸦片战争中，藤牌兵的藤牌再也挡不住子弹，因为此时的洋枪洋炮威力已经不可同日而语，藤牌兵从此从军营中消失。

恭亲王对藤牌兵也有了解，但他绝对不肯相信刀枪不入的神话：“子良，从前的霰弹枪，藤牌可以勉强抵挡，现在的洋枪何其锐利，不然当年林文忠在广东，何至一败再败？”

刚毅其人自视甚高，说话总是一副斗鸡的状态，在恭亲王面前已算是收敛了：“王爷既然不肯相信，我也没什么好说的，不过广东有种拖网渔船，渔民非常勇猛，当年英法联军犯北京的时候，就重金雇他们随舰队到天津，大沽炮台被毁，就是他们动的手。他们每艘船上架有大炮，灵捷异常，铁甲舰也无可奈何，如果雇上几百艘，可赴日本为捣穴之计。”

恭亲王觉得这又是无稽之谈，但光绪帝和翁同龢都很感兴趣，并决定下旨给两广总督李瀚章，让他招募数百艘拖网渔船直捣东京。

这时兵部尚书长麟也献了一计：“前天同文馆有个教习，叫肖开泰，他上疏给兵部说太阳是天地真火，如果制造一面厚一尺、方八尺的大镜子，引日光发火，则敌人的军舰在三十里外就被烧成灰烬。”

恭亲王再也忍不住，叫着长麟的号道：“桂棠，这是什么计？简直是关公战秦琼。外国新闻纸说过，曾经用镜子反光烧过兵船，但那是帆船，不是现在的铁甲舰。炮弹都打不沉，靠太阳光来照，简直儿戏得很。”

见恭亲王越来越气，光绪帝劝慰道：“六叔，你也别着急，行与不行

且让他们说说。”

大家都不说话，沉默了一会儿，光绪帝转脸问翁同龢道：“翁师傅，十几天前你说一定能打得赢，可是前线一败再败，你有什么好建议，不妨说说。”

“德国人汉纳根有一个练兵计划，要聘请上千名外国军官，为大清练十万精兵，他确保一定能够打败倭寇。”

中日开战后汉纳根先是跟随“高升”号运兵船前往朝鲜，“高升”被日军袭击时跳海逃生。随后又被派遣到旗舰“定远”舰上当丁汝昌的助手，黄海一战中受了轻伤。在北京治伤期间，四处游说他的练兵计划。他两次参战并负伤的经历，很令中国人佩服，翁同龢对他更是高看一眼，对他的计划也确信无疑。

没想到荣禄极力反对道：“让汉纳根来练兵，根本不可行。”

翁同龢是荣禄的荐主，万万没想到荣禄会第一个反对他的建议，他脸有愠色地问道：“仲华，你当年任神机营翼长的时候，就是用西法练兵，醇贤亲王还多次称赞卓有成效，汉纳根本来就是西人，让他按西法来为我们练兵有何不妥？北洋里面不也雇了许多洋人吗？”

“那不一样。汉纳根是个工程师，根本不懂军事。而且他的计划是由他招募外国军官统带这十万军队，将我们现有的军队全部解散，可谓丧心病狂！他这是要把大清的军权抓到他手里，真是岂有此理。如今海关权被赫德抓在手里，兵权再抓到汉纳根手里，我大清还能称之为国否？”荣禄对汉纳根的计划是一副深恶痛绝的态度，语气也相当激动。

翁同龢便不再说话，一副不屑一辩的神情。这时李鸿藻说话了：“目前六爷已经督办军务处，中枢这一块总算可以放心，可是前线没有统军帅才，恐怕也是至败的重要原因。现在看来，帮办北洋军务的宋庆也不过尔尔。”

光绪帝见状问道：“前线统军乏人是个大问题，李师傅，你可有合适的人选？”

李鸿藻所说，与翁同龢此前的建议一致，请湘军出身的刘坤一出任前敌统帅。

“好，那就立即下旨召刘坤一进京，两江总督可由湖广张之洞署任。”光绪帝当机立断，又客气地问了一句恭亲王，“六叔，你还有什么好主意，不妨说说。”

恭亲王回道：“奴才没什么好说的了，现在有些人当面主战，喊得震天响，好像只有他最爱国，可背后却在把家人细软悄悄迁出京去，这种人最可恶！皇上不要信他们的一面之词，要听其言，还要察其行。”

闻言，刚毅插话道：“对这种人就该千刀万剐，都察院和刑部应当暗中查访，当面一套，背后一套的，都应当关进天牢里。”

光绪帝最大的支持者，其实就是那些纷纷建议主战的人，他不愿相信这些人会人前一套背后一套，所以回护道：“这种人应当是少之又少，不过实在可恶，如果确有实据，一定严惩。”

等散了会，恭亲王一边走一边想，现在窃居高位的都是些什么人！由这样愚顽的人占据要津，大清前途堪忧！对中日战事的前景，他更加没有信心。打不赢就和，要和就要趁早，不然越晚损失越大。于是，他决定递牌子见太后。

此时已经十点半，慈禧应该正在进午膳，如果太后愿见他，膳后的时间就可能召见，所以他没有出宫，暂在军务处候旨。果然，一会儿有太监来请，说太后召见。

按清代的传统，太后一般居慈宁宫，而归政后的慈禧却喜欢居宁寿宫，其中自有深意。宁寿宫是乾隆为退位之后准备的太上皇宫殿，在紫禁城外东路，也分前朝、后寝两部分。慈禧在乐寿堂西暖阁召见恭亲王，问道：“六爷，这时候递牌子，想必是有要紧的事？”

“是，今天奴才参加皇上主持的军务会议，前线形势不容乐观，倭寇对旅顺虎视眈眈，野心不小。只怕旅顺有失，渤海门户洞开。奴才觉得应当有两手准备，一手当然要调兵遣将，另一手应当设法探听一下，比如要讲和的话，日本人到底是什么想法。”

“你能这样想，我很欣慰。皇帝被一帮书生包围着，骑虎难下，一味要打，可是前线却是败而又败。打不赢就该想和的辙，可是他们不撞南墙不回头。我已经归政，也不好干预太多。你有什么想法，我无不支持。”这正对慈禧的心思。

恭亲王建议道：“要论外交，无人可胜李鸿章，奴才觉得可以派个什么人去听听他的想法。”

“行，可是不能再派翁同龢那样的人，去了也是白去。”慈禧一口答应。

“既然是往和的方向去想法子，当然要派懂洋务外交的人去，总理衙门的张荫桓出使过美国，有外交才能，可派他去走一趟。只不过是奴才告诉他悄悄去，还是……”如今主战声音压倒一切，恭亲王的意思是如果公然派张荫桓去天津，很容易泄露意图，招致不必要的麻烦。

慈禧有自己的主意：“不必偷偷摸摸的，我下一道懿旨，就让他去责问李鸿章，旅顺如何守，下一步作何打算。”

以兴师问罪的名义行求和问路之实，是明目张胆，但又堵上清流的

嘴。恭亲王一想如此也好，如果悄悄去，消息泄露，反而显得做贼心虚。

第二天，懿旨发布。当天下午张荫桓就南下天津，而日军则开始由大连南下攻取旅顺。

旅顺军港自1881年开始修建，到1890年9月完工，前后历十个年头，东西两岸建有海岸炮台，后路要地也建有炮台，战争爆发后又在海岸新增四座炮台；在陆路修建松树山、二龙山、东鸡冠山、椅子山、案子山、望台六座半永久性炮台、四座临时性炮台以防守后路，一百四十余门火炮（重炮七十六门、轻炮四十九门、机关炮二十四门）将旅顺港内、港口及港外海面覆盖了起来，时人称之为“铁打的旅顺”。

但是，守卫旅顺的却是“流水的兵”。此时，驻守旅顺的清军共有三十三营一万四千人，其中有九千人是新募的士兵。新募士兵战斗力实在有限，很容易一溃而散。另外的五千人算老兵，但也没有经历多少战阵。更为严重的是，这一万四千人隶属于七位统领。平壤大战时清廷还明颁谕旨，任叶志超为前敌总统，而旅顺诸军连名义上的总统也没有明确。一支没有统一指挥的军队，其战斗力是要大打折扣的。十月十三日（11月10日），北洋舰队接到军务处电报，奉命撤出旅顺前往威海，旅顺守军更加人心浮动。

旅顺船坞工程总办龚照玠兼任北洋沿海水陆营务处会办之职，负有联络各军的责任，向有“隐帅”之称。如果“龚隐帅”是个有责任心、能够临机独断的将才，亦可以担当起总统的职责，但他没有这份德才。

龚大人也是李鸿章的安徽老乡，1871年投效北洋制造局当差。他一路升上来，既不靠科考、政绩，也不是靠战功，靠的是银子。他由监生捐纳府经历，加捐同知，保知府，1885年再捐道员，1890年保二品顶戴，直接捐了直隶的官职，被李鸿章派为旅顺船坞工程总办，并会办北洋沿海水陆营务处。

龚照玠的官是靠银子捐来的，花银子是为了挣更多的银子，大敌当前，如果连老命搭上，在他看来实在不划算。所以金州失守后，他就以请援为名，乘雷艇逃到了烟台。山东巡抚李秉衡打算扣留他治罪，当时任山东登莱青兵备道、监督东海关的刘含芳就是从旅顺调任的，与龚照玠是老相识，他就将李巡抚的意图透露给了龚照玠。龚照玠一听，吓得逃到了天津。

大敌当前，“隐帅”先逃，李鸿章勃然大怒，劈头盖脸骂他一顿，命令他立即星夜回旅顺，“离旅顺一步即汝死所”。龚照玠无奈，只好再回旅顺。在他逃离期间，手下官吏、亲兵无人节制，动手抢劫公私财物。船坞工程局大小官员，则各挟库储贵重物料争雇民船载逃内渡。最恶劣的是旱雷营队长张启林为了窃走电箱，竟把控制水雷、旱雷的电线割断，使旅顺口布下的水雷、旱雷全部失去作用。龚照玠回到旅顺的第二

天，日军就兵分三路向旅顺后路炮台发起了进攻。

战斗先后在椅子山、案子山、二龙山、鸡冠山展开。

椅子山、案子山是旅顺后路的重要高地，清军在这里建有多处炮台。日军从凌晨开始行动，先后将十二门山炮、二十四门野炮、四门攻城炮布置在了椅子山北部、西部的高地上。七时开始向清军阵地炮击，守军程允和指挥炮台还击。东侧的松树山炮台、东南方的黄金山炮台也用远距离大炮向日军进行轰击。日军步兵在炮火掩护下向椅子山发动进攻，受到清军各种火力的猛烈射击。日军停止冲锋，重新部署，集中所有炮火向椅子山清军炮台轰击，步兵从椅子山两侧迂回前进。7时30分，日军距炮台只有百米，清军冲出堡垒，与日军展开肉搏，8时左右，椅子山炮台失守，15分钟后，相邻的案子山炮台也失守。不到一个半小时，旅顺后路西部防线崩溃。

日军随后向松树山炮台发动进攻，而另两路日军则分别向紧挨松树山的二龙山炮台和鸡冠山炮台发起了攻击。11时左右，松树山炮台弹药库被日军击中，连续爆炸，烈火熊熊，清军支持不住，炮台失守。这路日军便前去支援进攻二龙山炮台。二龙山炮台由安徽亳州人姜桂题指挥，他是旅顺守军中难得的尽职敢战的淮军统领，率领部属依托险要地形凭垒俯射，日军死伤颇多，但仍然踏尸猛进。双方战至11点30分，姜桂题见日军势大，清军已无力抵抗，于是在火药库里点燃地雷后率队撤退，二龙山炮台失陷。

所有的日军都向徐邦道指挥的东鸡冠山炮台集中，徐邦道率拱卫军顽强抵抗，诸炮台连发速射炮，纷纷簇簇，如骤雨不绝，指挥作战的日军十四联队第一大队长花冈正贞少佐也在冲锋中中弹。然而，随着日军火炮、步兵全部集中过来，拱卫军腹背受敌，11时45分，东鸡冠山失守，随后，大坡山、小坡山等相继失守。

此时，清军还有支预备队驻守白玉山，但统领卫汝成（他的亲哥就是以退缩逃跑“留名”的盛军将领卫汝贵）见后路炮台失守，惊慌失措，去找前敌营务处会办龚照珩商议。

龚照珩扮成商人模样正准备逃走，卫汝成拉着他道：“旅顺看来不保，大人应当立即到天津或山东报告详情，我愿保护大人起程。”话说得好听，其实就是要一快逃走。

龚照珩便顺水推舟道：“我也正有此意。”两人会同几个心腹僚属，心急火燎地由小平岛乘舟顶浪出海。因为船小浪大，四天才到达烟台，卫汝成装成船户模样上岸潜逃。龚照珩不敢登岸，让人到刘含芳处乞羊裘御寒，后逃至大沽。

因为卫汝成逃走，白玉山的清军不战而溃，不到12点，旅顺后路全部失陷。英国人詹姆斯·艾伦站在白玉山上观看了发生在眼前的战斗。他对清军这么轻易地失去阵地大惑不解：“这些工事均设在陡峭的山上，处

于居高临下的地位，来犯的军队在该处无法保持规则的队形，当他们奋力攀登这些险要的山坡时，将被能干的炮手们成千上万地撂倒。我怀着这种迷惑不解的心情，看到了如此坚固的防御工事竟这样丢失了。前面的那条小溪中有许多满载难民的舰只和小筏子，而大多数难民是胆小如鼠的官兵，他们在逃跑时扔掉了武器和军服。他们的无能和胆怯，使我对中国军队的未来具有很深的印象。”

日军开始向旅顺市区和海岸炮台推进，东海岸黄金山炮台成为日军行动最大的威胁和障碍。黄金山炮台位于市区东南，居高临下，俯瞰全城。主炮台配备火炮九门，副炮台配备火炮八门，这些火炮都可作三百六十度回转，可以向任何方向射击。而且防守炮台的清军有一千六百余人。然而，负责防守的总兵黄仕林也没有死守旅顺的打算，早就把值钱的东西装好船准备逃走，见后路炮台失守，他慌慌张张从老砺嘴炮台易服逃跑。守台兵勇人心惶惶，开始不断逃亡。部分将士留了下来，居高临下向日军射击，坚持到傍晚五时后也放弃炮台。见黄金山炮台失守，东海岸诸炮台将士全部逃跑。

日军攻战一天，极其疲劳，而且天色已晚，于是停止了进攻。这天夜里，天气奇寒，彤云密布，风雨大作，四顾漆黑，咫尺莫辨。西路清军及各路溃军在徐邦道、姜桂题等人率领下，乘黑夜沿西海岸向金州退走，前去与围攻金州的宋庆军会合。

次日一早，日军准备向海岸炮台发起进攻，遥望清军阵地已寂无人影，便兵不血刃地占领了海岸各炮台。据日军统计，攻占铁打的旅顺共计死40人，伤241人，失踪7人，死伤失踪合计288人；而清军伤亡约2500人，被俘355人。随后，日军对旅顺进行了4天3夜的抢劫、强奸和屠杀，全城两万余人被杀，只留36人帮助抬尸而得幸免。

张荫桓已到天津一天多了，但李鸿章一直忙，两人未得深谈。因此晚饭的时候，李鸿章特意关照与张大人共进，为的是边吃边说话。刚坐下，李经方送来一封急电，李鸿章看罢脸色大变，连连拍着桌子叹息：“旅顺休矣！旅顺休矣！”

张荫桓拿过电报，是刘含芳发来的：

本日申刻，挪威国商船于昨日自旅顺老铁山救来溃勇三名，馒头山亲军左营前哨勇丁寇知贤、徐德驩，蛮子营庆副营中哨勇丁刘保。据称，二十一、二、三日水师营北面每日开仗。二十四日天明，倭大队进攻各炮台，战至午后四点钟，送饭不及，官勇败散。又据金龙轮船探称，日舰已经进入口内，陆路炮台皆见日军旗帜。

张荫桓惊讶地说道：“中堂，昨天不是还接龚观察电报，说连日皆捷吗，怎么旅顺又丢了呢？”

李鸿章心里恨恨地想，这又与叶志超虚报战功如出一辙。但在深受光绪帝信任的张荫桓面前，他不能这样说，便道：“昨天的电报，报的是

前天的战事。一天之间，军情大变，也早在预料之中。”

“中堂早就知道旅顺守不住吗？”张荫桓奇怪地问道。

李鸿章解释道：“是啊，只因后路太弱。樵野，旅顺位居辽东半岛南端，海口有鱼雷，山上有海岸炮，倭寇要从正面进攻，非付出大代价。但旅顺后路却极为空虚。大连、金州是旅顺的后路，我早就建议要在这两处驻扎重兵。可是，他们都认为我是过虑了，朝廷又没有钱，因此这两处地方都没有加强，尤其金州城只有连顺副都统的七百余人。结果，这次倭寇还真就是从金州登陆。”

听了这话，张荫桓又问道：“日军从花园口登陆，先后十几天，丁提督的军舰怎么没去轰沉他们的运兵船？”

这是北洋舰队最受诟病的失误。当时李鸿章也曾命令丁汝昌去金州一带巡航，可是丁汝昌却回了威海。等李鸿章数次严令他回到旅顺后，又窝在旅顺不出港，说是定镇两舰受伤太重，还没完全修好，定远巨炮旋转不能如常，镇远起碇机不能使用，其他各舰也都难以正常巡海，如果与日舰相遇，实在没有胜算。因此，李鸿章借用他的话对张荫桓说道：“黄海一战，北洋诸舰受伤严重，当时汉纳根就说，非有三四十天不能修好，定、镇两舰都不能正常参战，要他们去与倭寇海军对决，无异于寻死。”

张荫桓点头表示理解。

“旅顺难以坚守，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新兵太多。当初为了严防鸭绿江，宋祝三带着驻守旅顺的精锐北上，旅顺只好再招募新兵。旅顺守军一万五千人，近万人是新募。新兵既没有训练，又没有胆量，而且旅顺火炮皆是新式，非熟手不能操纵，战斗力便打了大折扣。”李鸿章说着这些话，心里有些遗憾。

李经方这时插话道：“我朝这个临时募兵制最不好。为了省钱，平时不养兵，到了战时才临时抱佛脚，让握锄头的农夫去扛枪。新勇总要训练几个月才略有效果，可中日战事事起仓促，如今是今天募起来，明天就拉上战场，如何能取胜？不但不能取胜，有时候一听枪响就溃逃，反而把整个队伍都拖累。”

张荫桓是出过洋的人，对外国的征兵制很熟悉，以新兵对精兵，的确容易溃败。大清不是没有常备军，八旗和绿营就有六七十万，可早已经腐败不堪，徒费粮餉罢了。朝廷却不能下决心裁汰，省出钱来训练新式军队，结果是花钱养了大批废物。

“樵野，不是我发牢骚，如今我是以北洋一隅敌日本一国。黄海海战后，我曾经奏请调派南洋军舰四艘来北洋助战，皇上已经旨准，可是刘砚庄说南洋是用兵饷源，需加强海防，请免于派去。后来张香涛署理南洋，六七天前再给他发报，请派舰救援旅顺，他说船朽人庸，不能出

洋。我又电商两广、福建，他们都以种种借口拒绝，好像与日本人打仗，只是我北洋的事情。想来真是令人丧气。”李鸿章也大发心中不满。

此外还有武器不如人，援兵行动慢等原因。当然，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原因，李鸿章却不愿说，那就是将领贪生怕死。叶志超、赵怀业、龚照玠已丢尽淮军的脸，旅顺一战，肯定又有将领不战而逃。周馥曾经提醒过李鸿章，用人要放开眼界，不要局限于他的安徽老乡，更不能重用贪财好利之辈，自己听不进去，如今后悔晚矣。

“中堂，以你之见，下一步到底该如何办理？”

“日本人占据了旅顺，便卡住了北洋的脖子，我估计他们下一步很有可能要到山东半岛去攻打威海，威海若失，北洋海军便没了栖身之地，日本人便卡死了渤海的咽喉，后果真是不堪设想。”

“中堂，威海能不能守得住？倭寇人数毕竟有限，他分散在辽东半岛和胶东半岛上，兵分则单，只要威海能守住，各路援军一到，就可能反败为胜。”

李鸿章却没有那么乐观：“樵野，援军往往指不上。九连城、金州、凤凰城，无一不是援军催而不到，作壁上观。山东的驻军已经调到关外，威海又远居胶东半岛，无论鲁军回援，还是从邻省征调，恐怕又是缓不济急。威海的弱点还是在后路，难免又步旅顺后尘。”

张荫桓严肃道：“既然中堂有此预见，应当未雨绸缪。”

“四处捉襟见肘！日本人也很有可能到塘沽登陆，京津门户，不敢有失，所以可调之兵，又要先充实渤海湾内，樵野，朝廷应当做两手准备，一面调兵遣将，一面谋求停战。越早停战，越对我有利。”李鸿章也是无可奈何。

“中堂的意思，是应当与日本媾和？”

“是，这话恐怕会招人骂，可是明知打不赢又不肯和，不是误国害民吗？我现在真后悔，当初这一仗就不该打。”

“不是中堂想不想打的事，日本人一再在朝鲜增兵，大清不增兵无论如何说不过去。”张荫桓对中日失和的前因后果非常清楚。

李鸿章叹息道：“当初我们不增兵，顶多丢失朝鲜，如今，噫，日本人恐怕吞下朝鲜也不能满足贪欲了。”

“难道日本人还要割地或者赔款吗？”

“日本人的野心大得很。樵野，前天美国驻华公使田贝说，他已经给美国总统写信，希望美国能出面为中日讲和。他的条件是，中国对朝鲜

不予置问，而且，要赔日本人一笔兵费。”李鸿章不予正面回答。

张荫桓知道光绪帝的强硬态度，连忙摇头：“中堂，这恐怕很难。失去朝鲜大清已经难以接受，如何能够再赔款？”

“难就难在这里。现在恐怕就是赔款日本人也不一定愿意收手。”李鸿章也无奈地摇头，又恭维张荫桓道，“樵野，你深得皇上信任，又与翁叔平关系极密，太后又很欣赏你的才干，你应当居中折冲。”

张荫桓连连推辞：“中堂，我哪有那么大本事？你也知道，总署向来被人诟病，被骂为汉奸的也大有人在。我要说一句议和的话，非被参劾的折子把我淹了。”

“总不能一帮人都像斗鸡似的，打没有打的办法，和又不想和的办法。我知道这事难，但你是办外交的，总知道国家利益为重。你如果不便在皇上面前说，可以对恭亲王和太后说。行与不行，总署与田贝商议一下，让美国人摸一摸日本人的底总成吧？”

两个人只顾说话，菜都凉了，李经方在一旁提醒道：“父亲，边吃边谈，菜都凉了。”

“对对对，再急也要先吃饭。反正局势如此，饿死、愁死都没用。”

晚饭后，两人又密商一个多小时，张荫桓去休息，李鸿章却还要继续忙。旅顺失守，对他打击相当大，他只是不想在张荫桓面前流露出来。等签押房里只剩下父子两人，他忧惧地对李经方说道：“老大，我北洋难道要全军覆没吗？我一生功业，难道要毁在这一场战事上吗？”

李经方安慰道：“父亲不必过虑，樵野说得有道理，倭寇兵分则单，只要威海能够守住，日军就是强弩之末。”

“你不要安慰我，要守住谈何容易？旅顺的防御比威海要坚固得多，旅顺不守，威海岂能幸免？我淮军将领怎么如此不争气！当年虹桥大战，我就搬把椅子坐在桥头，长毛枪弹在我身边嗖嗖地响，我都不管他。可如今这些将领，怎么都是贪生怕死之辈！叶志超弃守平壤，一溃就是几百里，赵怀业敌兵未到就弃守大连，卫汝贵在九连城、凤凰城一枪不放就逃散，龚照珩是敌未至而先逃……这是要丢尽我淮军的脸，丢尽安徽人的脸！”

“父亲不必太过烦恼，如今宋帅、聂军门都是能战的，左军门更是忠勇可嘉。”

宋帅是指宋庆，聂军门则是指聂士成，左军门则是指平壤战役中牺牲的左宝贵。宋庆身先士卒，攻金州、守盖平，聂士成则在摩天岭组织防御战，利用山高路险，设疑疲敌，雪夜奇袭连山关，继而收复分水岭，击毙日军将领富刚三造。这两人足为淮军骄傲，但宋庆虽是淮军却

并非安徽人，左宝贵连淮军也不是，两人都是山东人。

“这些败类，真是丢尽安徽人的脸。只怕再打下去，还有更多的败类临阵脱逃，我真就百口莫辩了。老大，我要给丁禹亭发个电报。”

李经方连忙拽过一张纸，拿起一支西洋自来水笔，等着李鸿章口述。

“旅失威亦吃紧，湾、旅敌船必来窥扑，诸将领等各有守台之责。若人逃台失，无论逃至何处，定即奏拿正法。若保台却敌，定请破格奖赏。闻日酋向西船主言，甚畏定、镇两舰及威炮台厉害。有警时，丁提督应率船出，傍台炮合击，不得出大洋浪战，致有损失。戴道等但各固守大小炮台，效死勿去。且新炮能击四面，敌虽满山谷，断不敢近，多储粮药，多埋地雷，多掘地沟为要。半载以来，淮将守台、守营者毫无布置，遇敌即败，败即逃去，实天下后世大耻辱事。汝等稍有天良，须争一口气，舍一条命，于死中求生，荣莫大焉！”戴道即是指威海卫陆路统领戴宗骞，安徽寿州人，他负责威海整个陆路炮台的守卫。

李经方记完抄录下来，李鸿章一字未改，说道：“照此发出。”

李经方要走，李鸿章又把他叫了回来说道：“老大，把刘道台的电报转发给总署。旅顺失守，我是难辞其咎，别等朝廷发话，咱知趣点先请处分吧。”他闭目想了一会儿说，“你在后面加上‘旅顺已失，救援无及，愧愤莫名，应请从重治罪。’”

第二天一早，张荫桓前来辞行，见李鸿章脸色很难看，便问：“中堂夜里没睡好吗？”

“这几个月天天只睡三四个小时，有时候累得不行，躺下却又睡不着。”

张荫桓劝道：“中堂要休息好，你是淮军统帅，更是北洋统帅，千万不能累倒了。”

李鸿章笑了笑：“多少人盼着我立马完蛋呢！可是我非要好好活着。樵野，今天一早收到丁禹亭电报，真是令人丧气，镇远舰回威海的时候被暗礁划伤，管带林泰曾内疚自杀。”

日军进攻旅顺前，丁汝昌奉上谕率舰队撤出旅顺去威海。进港的时候，定远在前，镇远在后，结果定远安全进港了，镇远却触了礁。本来进港航道很宽，根本不存在触礁的危险，中日开战后，港口布了水雷，收窄了进出航道，设了四个浮鼓作为标志。可因为连日大风，浮鼓向东边刘公岛方向偏移，又加战时载弹吃水深，镇远贴着东边浮鼓航行，结果被刘公岛下的礁石划出了好几道口子。洋人下水检查，说最长的划伤有六米多，没有一月不能修好。管带林泰曾平日就谨慎小心，如今出现这样大的失误，深感内疚，服鸦片自杀了。

听了这个坏消息，张荫桓叹息道：“真是屋漏偏逢连阴雨。那么，镇远舰月内不能出海了？”

“泊在港内当炮台用还可以，出海非等修堵好了才行。樵野，北洋舰队实力因此又将大减，谋求与日议和刻不容缓，为国家计，请一定向当道进言。”

张荫桓拱手辞别：“中堂放心，我一定把话带到。如果朝廷同意请美国出面，我会立即与田贝联系。”

“拜托了，拜托了。”李鸿章连连拱手。

张荫桓回到京城，已是次日下午四点多，宫门早就下钥，要复旨也要等到明天。刚进门管家就告诉他，翁师傅派人来说，若今天回来，请务必到翁府说话。张荫桓是奉懿旨去天津，在向慈禧复旨前，按说不宜会客。但若不赴翁同龢之约，又怕他想多了。太后主和，皇上主战，臣子夹在中间真是作难。梳洗休息片刻，他让仆人收拾了些从天津带回的特产，再加上从琉璃厂淘到一方砚台，便着青衣小帽，乘一顶小轿，从翁府后门进去。

两人熟不拘礼，翁同龢开口就问道：“樵野，旅顺丢了，镇远又险些沉了，李少荃怎么说？”

这话题太大，张荫桓只能小心应道：“自然是自责很深，又要调兵遣将，让宋帅回师盖平，以防日军进攻奉天，又电令威海诸将用心防守。”

“皇上听说旅顺失守，镇远受伤，震怒，已经下旨斥责李鸿章调度乖方，革职留任，摘去顶戴。这个处分说小不小，说大也不大。以李少荃贻误如此，革职不为过；他居督抚之首二十余年，每届大计都是优叙，这次也算给他个不小的教训。皇上也是想以此振作士气，以示与倭寇决战之决心。”

张荫桓不得已说了一些自己的想法：“翁师傅，主战当然没错，可到底应该如何去战得有切实的办法，如今一败再败，毛病出在哪里，怎么补救，非有扎扎实实的措施才行。”

翁同龢顺口便回道：“措施当然有，先把李某人革职，皇上已经下旨派刘砚庄为钦差大臣，到山海关去督战，节制关内外各军。”

张荫桓有些不以为然：“刘帅一直是主战的，可是要他上前线，他未必肯去。”

“为什么？”

“主战的话好说，可到前线那可是胜败立显的事情，而且前线多是淮军将士，刘帅是湘军出身，指挥起来恐怕没那么如意，他又不傻。”张荫

桓分析道。

“淮军不行了，非起用湘军不可，吴清卿已经奉旨帮办军务，还有魏午庄也奉旨招募湘军，跟随刘帅出关。湘军宿将也将陆续起用。”翁同龢又说出了一系列的名字。

吴清卿是湖南巡抚吴大澂，魏午庄是湘军老将魏光涛。张荫桓认为，湘军早已败落，如今起用几个湘军老将恐怕也无济于事。但他不愿给翁同龢泼冷水，委婉地劝道：“翁师傅，李中堂的意思，不妨两手准备。”

“哼，我知道他就是这话。他一开始就抱着幻想，不肯扎实备战，至有今日之败，实在令人切齿！樵野，你不会被他的迷魂汤灌糊涂了吧？”翁同龢的声音开始大起来。

“我没有成见。李中堂说美国人有意出面调停，我必须把话回奏太后。”

“那么调停的条件呢？是要我们割地，还是要我们赔款？”翁同龢咄咄逼人。

张荫桓实话实说道：“说不上割地，但田贝建议对朝鲜可以置之不问，可能还要适当给日本点兵费。”

“这就是割地赔款，朝鲜是我藩属，置之不问就是割给日本。”翁同龢气愤难平，白胡子直抖，“是日本先起衅，却要我们赔款，真是岂有此理！外间传说李某人有大批款子存在日本银行，所以不愿中日失和。以此看来，倒有可能是真的。”

“翁师傅何必如此生气，我且复了旨，听听太后和皇上怎么说。”张荫桓不接翁同龢的话。

“樵野，你不能帮着李某人当卖国贼，你应当对太后说李鸿章在调兵遣将。美国人调停的事，连说也不必说。等刘帅出关，如能大捷，那时候要求和的恐怕是日本人。”

张荫桓觉得翁同龢对刘坤一抱如此大的希望就有些不切实际，又要求他不如实复旨，简直有些可笑，便反问道：“翁师傅，你觉得我敢隐瞒太后吗？”

当然，有谁敢欺瞒太后？太后虽然归政，但正如李鸿章常说的，依然是“猛虎在山”，相当多的大臣依然以太后为清最高主宰。

第二天，张荫桓在乐寿堂晋见慈禧，简要报告了会见李鸿章的情况，并把李鸿章分析旅顺失守的原因也逐条向太后奏报。慈禧听了后问道：“李鸿章所说也不是没有道理。这样打下去，到底有没有取胜的可

能，何时是个头？总不能一直打下去，让倭寇打到北京来，难道我和皇上要再巡狩热河？如果美国人愿意出面，也不是不可以。”

张荫桓以头碰地說道：“臣遵懿旨，回去后就与美国公使田贝商议。”

“也不必这么着急，你把李鸿章的意思也向皇上奏报，听听皇上怎么说。”慈禧想和，但又不愿惹怒清议，落个卖国的骂名。

张荫桓出了宁寿宫，到上书房找翁同龢，说明太后的意思。

“太后的意思是想和，可是又想把这议和的责任推给皇上。”翁同龢一语道破天机，“恐怕皇上未必能够愿意和议。”

“臣唯上命是从。”张荫桓这个回答相当机巧，“上命”可以理解为皇上，也可以理解为慈禧。

“反正我不闻和议之事，你非要与美国人交涉，就递牌子吧。”

“翁师傅，我无定见，和与战皆听上命，但话总要回奏给皇上。”

翁同龢知道张荫桓是耍滑头，明明他心里支持和议，却又一再表明无定见。这时，听得太监喊“起开起开”，知道皇上到南书房来了，于是张荫桓跪到门外迎驾。翁同龢是帝师，得恩旨书房不必下跪，恭恭敬敬站在门外。

进了门，皇上坐定，翁同龢首先说道：“皇上，张荫桓从天津回来，有事回奏。”

光绪帝听完张荫桓的回奏后问：“李鸿章还是不肯振作，意思还是想与倭寇讲和是吧？”

张荫桓据实回奏道：“李鸿章年已七十二岁，每天只睡三四个小时，调兵遣将还是很尽心的，他的确希望美国人能帮着摸一下日本人的底。”

光绪帝斥责道：“什么摸日本人的底，无非就是求和而已——请美国人出面的事，太后怎么说？”

“太后没说什么，只说让臣回奏给皇上。”

光绪帝真的以为太后没有成见，便道：“听说倭寇怕冷，他们都穿大皮靴，冬天冻得硬邦邦，走路就摔跟头。冬天三个月正是我们反攻取胜的时机，何必请美国人多此一举？”

张荫桓不做任何说明，只“噫”了一声，以头碰地。

翁同龢觉得张荫桓总算有点良心，没有帮着李鸿章一味议和，他附

和光绪帝的话道：“朝廷已经起用湘军老将刘坤一，魏光燾等也都在募勇，等刘坤一出关了，战事当有起色。还有汉纳根练兵十万的办法，臣以为不妨一试，纵使不练十万，先练三五万也行。德国步兵独步天下，届时可望有大用。荣仲华一味反对，不知是何居心。”对荣禄的恩将仇报，翁同龢非常不满。

“朕看就不必再议了，议来议去空耗时光。翁师傅你拟道旨意，汉纳根练兵十万不必再议，按原议办理，任何人勿得再行阻拦。”光绪帝求胜心切，急急下旨。

慈禧归政后，为了打发时间，除了画画外，还热衷于养生那一套。西便门外白马观住持高同元便在拜把兄弟李莲英的举荐下，入宫为太后讲养生之道，深得赏识，封他为“总道教司”。其实，他还有另一个更重要的作用，就是为李莲英、慈禧卖官鬻爵居中牵线。

大清卖官鬻爵是明码标价，叫捐纳，何需牵线？原来，捐纳只能捐候补，要谋到实缺，非再花一笔银子寻门路不可，尤其是海关道、盐茶道等肥缺。最有效的门路当然是能直通太后那里，所谓直通也不可能直接找太后谈，只能寻李莲英的路子，而李莲英也不与当事人直接见面，而是由这位高道士谈妥，再由李莲英去运作。

慈禧其实心里明镜似的，不过他知道李莲英办事稳妥，不会闹得太不像话，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也算是对奴才的一份恩赏。当然，李莲英也不傻，每笔交易后总以恰当的方式、恰当的时机对太后有所进献。

这天高同元出宫的时候，李莲英照例奉太后命送“高道长”，走了一会儿，高同元有些丧气道：“二弟，玉铭那件事黄了。”

玉铭是广隆大木厂老板，这些年靠着内务府在颐和园和西苑园工上发了一笔大财，突然想过过坐堂审案、排衙摆威的官瘾，于是托内务府的人与高同元联系上，要谋四川盐茶道的缺。那是出名的肥缺，李莲英开出的价是十二万两银子。玉铭有的是银子，但李莲英要他等机会，一等等了二十几天没准话。

玉铭求官心切，结果又通过内务府另一个熟人与珍妃面前的宠监高万枝联系上了，珍妃答应给想办法，只要八万两银子。珍妃爱照相，爱漂亮衣服，爱排场，花销很大，靠卖官弄银子已不是第一次。光绪帝也知道，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男人总是希望宠爱的女人高兴，无论庶民还是天子，概莫能外。

李莲英知道了这事的来龙去脉，便劝道：“高大哥，莫烦恼。银子拿到了未必是好事，拿不到也未必是坏事，福兮祸所伏也。”

这天，慈禧召见恭亲王，见面便问道：“老六，李鸿章说美国人想帮忙调停，张荫桓也向皇上奏报过，可怎么一直没动静，皇上是什么想法？”

恭亲王回道：“奴才听说，皇上认为冬三月是大胜倭寇的时候，等大捷之后再议和反而易成。”

“怎么冬三月就是大胜倭寇的时候？有什么讲究？”慈禧有些不解。

“不知什么人告诉皇上说倭寇畏寒，其实日本冬天比咱们东三省还冷，以为冬天就能取胜，简直是扯——”恭亲王复出不及一月，对翁同龢等人一味主战而又毫无章法甚为失望，一想起他们那些可笑的建议心里就上火，差点说出“扯淡”的话来，“汉纳根弄了个十万人的练兵计划，无非是要从中取利，翁叔平竟然相信他的话，坚持要让他练兵。荣禄不同意，反对理由很有道理，怕汉纳根窃取了大清的军权。可是翁叔平借皇上去南书房的机会，也不经军机商议，就下旨让汉纳根全权负责练兵，荣禄气得在奴才那里大发牢骚。”

慈禧叹了口气道：“现在皇上那里全是一帮主战的人围着，我归政了，也不好紧着说。主战也没错，能打胜仗也成啊，可是一败再败。大清这些年多不容易，十几年来总算没有战事，这里头也有你还有老七的功劳了。我是盼着尽量别打仗，等皇上一切都老成了，我也就放下心了。可是没想到来了这么一场泼天大战。”

“现在朝廷里的官员不管懂不懂军事，都在喊打。外面的老百姓，也都是喊打。可从上到下都没有用心了解日本，自己闭门造车，总觉得大清比日本厉害，就一定打败小日本，这不是添乱嘛！”恭亲王说着朝野的现状。

“老六，我不好紧着说话，不然被人指责归政后还干政。可是你得说话啊，你是他六叔，又是军务督办，又管理总理衙门。我让你出，就是为朝廷分忧，你不能只顾自保，看着皇上带着大清往火坑里跳。”

恭亲王连连道：“奴才土埋了半截的人了，功名利禄早就看开了，不会只顾自保不管爱新觉罗的江山。”

慈禧对恭亲王总算放心了，觉得他的心思总是与自己不谋而合，便道：“老六，你不进军机，说话有时候也缺分量，等着吧，我找个机会和皇上说说。”

“谢太后信任。进不进军机，奴才都尽心竭力。”

等恭亲王走了，慈禧要出去遛弯，李莲英跟在后面，再后面是一帮宫女，提水的，搬痰盂的，拿手炉的，不远不近，慈禧有何需要，她们立即就能追上，而又不影响慈禧想事。一边走，慈禧一边问：“莲英，最近外面有什么有趣的事情，说说我听听。这一阵全是败讯，说得我头都大了。”

李莲英早有准备，有趣的事情不少。等走了一多半的时候，他才似不经意地说出一件事：“奴才还听了一件奇事，有人花八万两银子，要买

四川盐茶道的缺。”

“哦？”慈禧惊觉起来，“是什么人，从谁手里买？”

“是个叫玉铭的木匠，斗大的字不识一升。从谁手里买，到时候真有其事，奴才再奏明老佛爷。万一是误传，岂不是害人？”

慈禧点了点头：“好，那就看看你说得准不准。”

当然准得很，第二天，光绪帝拿着一张简放补缺的单子，来征求慈禧的意见，四川盐茶道下面，果然写着“玉铭”二字。

“别的都没什么，四川盐茶道是个要缺先放放再说，你也打听一下此人官声如何。”慈禧打发走了光绪帝，便把李莲英叫来道，“果然你说得不假，你说，是谁在卖这个缺。”

李莲英小声回道：“听说是珍主子。珍主子得万岁爷专宠，万岁爷也不忍拂了她的面子。据奴才所知，安徽的臬台、江苏的粮道也都是走珍主子的路子。”

“好大的胆子，她就不怕我拿家法治她！”慈禧板着脸道。珍妃集万千宠爱于一身，皇上连皇后的宫门都不踏，她早就生着闷气。

李莲英又趁机煽风点火道：“珍主子年纪小，有些事掂不起轻重。其实卖一两个道台的缺，也没什么大不了的。”

“这都大不了，那什么才是大事？”这话让慈禧很生气。

“老佛爷不要生气。一些善于钻营的人借珍主子的门路被引荐到皇上身边，那才是大事。”

慈禧又问：“你的意思是皇上身边那些主战的人，都是她引荐的？”

“也就几个人，比如文廷式是珍主子的老师，志锐是珍主子的堂兄，这两个人又各自向珍主子推荐了一些人，到底有哪些，奴才就不敢猜测了。那些工于钻营的人一看，只要主战，就能得皇上赏识，难免有人为了前途随声附和。”

“她这是要坏我大清社稷！”慈禧气咻咻道。

第二天，皇上来请安时，慈禧问道：“皇帝，昨天你说四川盐茶道要放个什么人？”

“是玉铭，镶蓝旗人，很能干。”光绪帝回道。

“你觉得能干，就放他的差吧。不过，你召见他的时候可要仔细考校一下，让吏部的人也一块去听听。”

光绪帝满心高兴，珍妃所托，昨天陡生波折，今天突然又峰回路转，一想到珍妃笑起来的一双酒窝，他心里就春风荡漾。

官员外放，皇上照例要召见，多是几个人一起磕头，皇上说一番勤政爱民的空话。因为慈禧有话，光绪帝对玉铭不能不格外注意，等吏部官员把一个胖乎乎、一脸憨厚的中年人领上来时，他便问道：“你就是玉铭？过去在何处当差？”

“臣在广顺号做事。”

光绪帝听说过有广顺号这种衙门，惊诧地问道：“什么是广顺号？”

“啊，广顺号，皇上不知道吗？就是西直门外最大的一家木匠铺子。”

“你那个铺子还赚钱吗？”

“托皇上洪福，赚钱不少。”

“既很赚钱，你何必花那么多钱来捐个官呢？”

“启奏皇上，臣听说这四川盐茶道比广顺号赚钱要多十倍哩！”

有吏部官员在场，光绪帝实在没法为这种人掩饰，让他写履历根本写不来，费了半天工夫，只在一页纸上写出八个核桃大的“臣玉铭广顺木匠铺”。

下午慈禧召见光绪帝，脸上满是讥诮的表情：“玉铭学问操守到底如何啊？”

光绪帝闷闷地说道：“一个草包，皇儿已经下旨不让他去四川补缺，由四川总督先派人署理。”

“我听说这个人是珍妃推荐的，没错吧？”慈禧又问。

“她也是受了别人愚弄。”光绪帝不敢隐瞒。

“这可不是小事，如果你身边都是这样的臣子，祖宗的江山我看就不保了。来人，把珍妃叫来，还有瑾妃、皇后，都来。”

慈禧的想法是责备珍妃一顿，让她以后不再胡乱向皇上推荐官员，免得皇上被主战的人包围。珍妃聪明伶俐善于应对，与木讷的隆裕皇后相比，慈禧其实更喜欢珍妃。珍妃的字写得好，这几年，慈禧赐群臣的福、寿、龙、虎等字，均由珍妃代笔。所以，她并没有想过要处分珍妃，只要她服软，再借机训诫几句达到敲山震虎的目的也就够了。可珍妃不仅不害怕，还向隆裕投去了一个恶毒的眼神。

慈禧见状，气道：“你不要胡乱瞎猜，这事与皇后没有关系。我是问了皇帝的，是皇帝亲口承认的。皇帝你说，是不是？”

光绪帝白着脸道：“是，皇儿不敢隐瞒。”

“好，那回答我，为什么要这么做？”慈禧怒视着珍妃。

包括光绪帝在内，大家都盼着珍妃能够磕头认错，然后众人求情，慈禧高抬贵手，也就过去了。可是谁也没有想到，珍妃梗起脖子、翻着白眼道：“祖宗家法也是有人破坏在先，臣妾何敢？我也不过是跟太后学的罢了。”

在慈禧听来，珍妃口中的破坏祖宗家法，无疑是指责她曾经两度垂帘听政，这是她所最不能容忍的。她少见的半张着嘴惊讶得出神的表情，然后双眉紧拧，额头青筋暴跳，这是震怒的前兆。李莲英连忙提醒：“珍主子，还不快向太后请罪！”

包括光绪帝在内，都跪下为珍妃求情。但珍妃依然直挺着身子，不肯认错。

慈禧大怒道：“谁再求情，一起杖毙！来呀，把这个不知好歹的东西廷杖四十！”

廷杖之刑，是要扒掉裤子打屁股，有清一代，对后宫还从未施过此刑。两名太监拿着竹杖进了殿，真就打了起来。两人手下留情，慈禧一眼就看穿了：“你们两个胆敢弄虚作假，一起杖毙！”

闻言，两个行刑太监一激灵，下手立即狠了起来。隆裕皇后吓得当时昏倒在地，慈禧大声道：“就是吓死皇后，你们也别指着另立新后！”

这是警告光绪帝，就是有机会，也绝不会再宽恕珍妃。

等打够四十，珍妃已经昏死过去。慈禧余怒未消：“珍、瑾二妃，着降为贵人！把珍贵人关起来，没有我的旨意，任何人不得探望！”

第二天又有旨，将珍贵人宫中太监高万枝杖毙。

外面盛传的消息是珍妃因主战被杖责，文廷式听到后非常不满，上折弹劾孙毓汶，孙毓汶是慈禧的心腹军机，所谓打狗还要看主人，弹劾孙毓汶其实就是与慈禧叫板，何况他的字里行间不难琢磨出是在指责太后。同时还有御史高燾曾，他也上折指斥军机，不该阿谀取荣，无所匡救，并有挟私朋比，淆乱国是，若不精白乃心，则列祖列宗在天之灵必诛之等语。最为权贵的军机何须阿谀？所阿谀者又是何人？不问可知，是指太后。

慈禧心生警惕，皇帝身边的人已经丧心病狂，毫无所惧，如此放任

下去，将有更加令她难堪的行动。所以她下懿旨对文廷式、高燮曾严厉斥。

而光绪帝一腔怒火无处发，下旨将卫汝贵立即斩决。卫汝贵的盛军军纪差，已有许多不堪的传闻，他被拘拿到刑部牢房。但前线统帅宋庆上折对卫汝贵多有辩白，说他在平壤之战中，与马玉昆一样勇挫敌锋，自凤凰城溃逃后严加整顿，所部颇有战力。但光绪帝依然不听，道：“宋庆也是淮军，自然要为卫汝贵说话。斩！”

慈禧的反应则是逼光绪帝撤掉南书房，因为翁同龢已入军机，军机见皇上向来是同进同退，一般不独对。而翁同龢经常借书房向光绪帝进言，众军机颇有微词，九门提督荣禄更是愤怒。撤掉书房，对翁同龢是一个警告。同时，恭亲王又复入军机。恭亲王复出并未如主战派所愿成为光绪帝的助手，反而是主和的倾向越来越明显。

可还是有人不怕倒霉，御史安维峻上《请诛李鸿章疏》：“李鸿章贪墨成性，私财存于倭国银行，恐付之东流，故不欲战。李鸿章之子李经方乃倭王之女婿也，系张邦昌之流尔！李鸿章平日挟外洋以自重，固不欲战，有言战者，动遭呵斥，闻败则喜，闻胜则怒。中外臣民，无不切齿痛恨，欲食李鸿章之肉。而又谓和议出自皇太后，太监李莲英实左右之。臣未敢信。何者？皇太后既归政，若仍遇事牵制，将何以上对祖宗，下对天下臣民？”最后，义正词严地提出要将“倒行逆施，接济倭贼”的李鸿章“明正典刑，以尊主权而平众怒。”

光绪帝和翁同龢都非常紧张，因为奏折直指太后，安维峻又是翁同龢的学生，两人只怕慈禧误会是他们授意。所以光绪帝召见军机，安维峻着即革职，发往军台效力。

恭亲王因为生病，第二天入宫才知道有这样一道奏折，他看罢后讥讽道：“真是书生之见，杀一个李鸿章对局势有何益？历朝战事，战败就归罪于一二大臣，谓之汉奸，奸臣，举国痛骂，人人都慷慨激昂，都标榜自己忠君爱国，只有这一二人应负其责。真是可叹复可恨。”

慈禧与光绪帝召见军机大臣，对安维峻的处分很不满，问道：“如此悖逆之言，就如此轻轻放过吗？”

众军机都不发声，恭亲王跪奏求情：“太后，本朝数百年来从未杀过谏臣，乞太后原谅他。”

“老六，不是给你恩典不必跪吗？为了一个狂悖的书生你又何必如此！好，我给你个面子，就流放算了。你管着总理衙门，前些日子美国说要帮着调停，你们为什么不听听人家的意见？”慈禧又转脸问皇上，“皇帝，你说该不该？”

“六叔，你就见见美国公使，听他说些什么。”光绪帝见形势如此，也无可奈何。

第十四章 断后路威海危急 赴广岛求和被逐

威海卫海边渔村宋家庄的地保敲着一面破锣走街串巷，一边走一边吆喝：“村里的青壮听清了，威海卫炮台征募新勇，月饷六两，穿新军装，顿顿有肉菜，杀敌有赏银。”

南帮炮台一个哨官带着两个亲随，在老槐树下架起一张条桌，上面放着成串的制钱，还有一摞新军装。

已经有几个年轻人围拢过来，一个人问道：“军爷，咱们和小日本开战了，听说日本人就要来打威海，这时去当兵不就是送死吗？为六两银子不值得卖命。”

哨官笑道：“打什么打，朝廷正在让外国人帮着讲和，马上就要停战了，日本人跑威海来干什么？再说，威海卫固若金汤，日本人想打也打不下来。打胜仗，凡是当兵的都有功立，发赏银事小，太后一高兴，给你个顶戴，立马就是个官了。”

“军爷，我现在要当兵，能不能先发一个月饷，转眼就过年了，我得先把家里安抚住是不？”有人动心了。

哨官向那堆制钱努努嘴：“只要当兵，立马发半个月饷，当天就穿新军装。”

“宋小三，年二十，身体健壮，无恶习。”地保帮着登记完了道，“小三，安抚好了，明天就去报到，你要昧了这两串钱，可就是坑你老叔，我可就把你家的房子、地都卖了顶账。”

“您老小看我了，我还值两串钱。”宋小三白了他一眼，拿上两串制钱便回家了。

路过邻居老宋家，他抬脚进了院子，在外面喊道：“浩胜老兄，我要当兵去了。”

宋浩胜迎出来问道：“小三，是炮台上募勇吗？”

“可不，一月六两银子呢，挣两个好过年。浩胜，你原来就是当水兵的，不愿再上船，到陆地上当兵比海里安全多了，咱们兄弟一起去也有个照应，怎么样？”宋小三应道。

“我得和我爹说一声，他不同意我去不成。”

宋小三嬉笑道：“是和秀荷说一声吧，她可不舍得你去。”

“你要这么说，我干脆就不去了。”宋浩胜假装生了气。

宋小三连忙讨饶：“好好好，不说你了。听说老兵总是欺负新兵，咱俩一块去，到时候有个照应。”

这宋浩胜就是黄浩胜，黄海大战时他从济远舰上跌落海中，正好落在一块木板上，左臂骨折，后脑勺受伤。他在昏迷中被海浪冲走，不知漂了多久，幸好被一艘贩卖豆饼的沙船救起。沙船要回上海，把他一直捎到威海。他不愿回到威海卫，便谎称自己家就在威海卫海边的渔村。他下船后无家可归，就饿晕在宋家庄外，被出海归来的宋氏父女救起。他认了老宋为干爹，已在宋家养伤两个多月。宋家只有一个女儿秀荷，做饭洗衣收拾家当，全是她一个人忙。两个月下来，两人难免儿女情长，只是宋浩胜故作糊涂，让秀荷又爱又恨。

赶海的父女俩快回来了，他到村头去等。父女两人挑着鱼篓过来了，宋浩胜迎上去接老宋肩上的担子。老宋不让，推开他的手说道：“伤筋动骨一百天，你这才两个多月，别再伤着了。”

他又去接秀荷的担子，秀荷却毫不客气，看他歪歪扭扭不像样，便笑道：“你不会挑担子。”

回到家吃过饭，一边帮着收拾鱼一边道：“爹，和您商量个事，炮台上募勇，我想去当兵。”

老宋有些意外，因为当初宋浩胜受伤，想把他送到威海卫海军公所医院，一则不用花钱，二则那里条件也好，可是他却死活不去，今天怎么又要去当兵了？便问道：“儿啊，你不是不愿当兵吗？再说，你的胳膊也没好利索，当兵哪成？”

“炮台上是陆军，我烦的是海军。我的胳膊已经好利索了。”宋浩胜站起来转两圈，让老宋看。

老宋又道：“马上就打仗了，听说日本人已经占了旅顺口。接下来就该咱威海卫倒霉了，你这时候去当兵何苦呢？我收你这干儿子，还盼着我给我养老呢！”

秀荷在一旁赌气道：“你拿人家当儿子，人家没拿你当老子，他要去送死，你管他干啥？”

宋浩胜没有吱声。

“浩胜，我打算等风声一紧就回鲁北老家，省得在这里担惊受怕。”老宋觑着老脸继续说，“不怕你笑话，我是想认你当女婿的，秀荷的心思你也该知道。她娘去得早，她又不肯和我说，可我心里明镜似的。”

“爹，你胡说啥？”秀荷嘴上否认，脸却热得像火烧。她见宋浩胜沉默不语，好像在下什么决心，又像有意装傻，心里发恨，赌气道，“人家

要去当兵，也许就是为了躲开你我。”

宋浩胜知道此时必须说清楚，他突然跪在地上，把老宋吓了一大跳，连忙去扶：“哎呀，这是哪一出。”

“爹，我从前瞒了您……”

宋浩胜被救后，只说自己是致远舰上的水兵，后来听说舅舅方伯谦因为临阵脱逃被斩首，更不敢承认自己是济远管轮，当然更从来没说他是方伯谦的外甥。他不敢回水师去治伤，就是熟人太多，怕被人嗤笑。但他不想这么隐姓埋名窝窝囊囊一辈子，听说炮台征兵，他就动了心。威海卫海岸炮多是从德国进口，与舰炮操作应该大同小异。如今他最期望的就是到炮台上亲手操炮轰狗日的小日本，为自己争口气，也不枉当回海军。

“噢，是这么档子事。不过，儿啊，桥归桥路归路，你舅舅被斩，与你没有任何牵连。”老宋听完了他的话，就说了这句话。

“我心里不甘。我只想痛痛快快杀鬼子一场，对自己有个交代。”宋浩胜说出了心底的想法。

秀荷知道错怪了他，但嘴上还是不饶：“你只顾自己痛快，枪炮无眼，你想过我吗？”

“想过，当然想过。”宋浩胜解下脖子上的佩玉——那是李鸿章的女儿馨如匆忙离开威海时留给他的，他不知道馨如是感谢他的救命之恩，还是对他有儿女之情。他在犹豫中错过，但心里却不能忘记那个鬼精灵的姑娘。有一次秀荷问他是不是哪个女子的定情物，他撒谎说不是。今天，他依然要撒谎，把玉双手捧给秀荷说道：“秀荷，这是我娘留给我的唯一物件，我今天交给你。我去当兵，痛痛快快打一仗，了却我一番心愿。如果我能活着回来，一定娶你。如果我回不来，就留给你当个念想。我父母去世得早，舅舅又被斩首，如今，你就是我最亲的人。”

秀荷放了心，因为他心里有她；正因为放了心，才更不能安心，如今他去当兵最不是时候，便劝道：“你只顾去当兵，你不为我想想。”

宋浩胜安慰她道：“日本人不一定到威海来，到威海来的话，也不一定去攻海岸炮台。就是攻的话，我命大，一定没事。”

第二天，宋浩胜早早就去老槐树下报了名，他把两串制钱交给秀荷道：“往后，发了饷银一定如数上交。”

下午他们就到了炮台，他和宋小三分到了巩军新右营，营官是周家恩，中等身材，很结实，一脸麻坑。此人很有血性，脾气急，约束部下很严。他原来是巩军右营哨官，驻扎威海城南长峰村。威海南帮炮台共有三座，只重防守海上，后路没有任何防守。日军抄后路攻占了旅顺，

李鸿章这才意识到威海港也可能被日本人抄后路，一旦海岸炮台落入敌手，就可以轰击港内军舰。因此他急电戴宗骞再新募两营，即后营和新右营，新建摩天岭和杨枫岭临时炮台两座，以拱卫南帮炮台后路。周家恩升任新右营营官，负责新建摩天岭炮台。

炮台正在加紧建造中，周家恩带领新招募的勇丁前往炮台参观。摩天岭北有条路，是在原路基础上拓宽加筑。登上山顶，有一片较平坦的开阔地，地面已经整平，共有八门火炮停在那里，附近村民和新右营勇丁正在赶筑胸墙。

天寒地冻，寒风呼啸，但他们都干得满头大汗。胸墙由土石混筑而成，用石夯砸筑结实，十来步留一个垛口，便于火炮射击。而在胸墙外面的山坡上，又挖一道深壕，挖出的土石一半运到山顶筑墙，一半堆在壕外增加坡度，提高防御能力；壕沟外面又用山顶砍掉的松树做成鹿砦，而在鹿砦与壕沟之间，将布设地雷。

这些工程都刚刚开始，这些新募的勇丁首先就要下一番苦力。勇丁之所以肯吃苦，据说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周家恩从不克扣军饷，而且他有一张好嘴巴，很会鼓舞士气。他指着刘公岛南的海岸说道：“弟兄们请看，从东北往西南，最远处是皂埠嘴炮台，也就是你们当地人叫的赵北嘴，接下来是鹿角嘴炮台，最近的这个是龙庙嘴炮台。这三座炮台，都没有后路防卫，炮台之间又隔太远，不能互相照应，连造炮台的德国人也承认这炮台‘只能顾及海中，不能兼顾后路’。小日本要是进攻南帮炮台怎么办？全靠我们摩天岭的兄弟来救他。所以，咱们摩天岭炮台，就是南帮炮台的关老爷，专门给他守后路，你们说要紧不要紧？咱们八门炮是德国造的，你们每人再发一杆洋枪，小日本不来则已，来也是送死。”

没见过世面的新兵们问道：“周统领，这炮叫啥名堂？厉害不厉害？”

没等周家恩回答，宋浩胜在一旁介绍道：“这是德国造克虏伯75行营炮，是克虏伯公司光绪十四年才造出的新炮种，射程十里，随炮配有弹药车，可装弹24发。使用的炮弹有单层开花子、层叠开花子、子母弹、群子弹，是德国陆军最喜欢的火炮，因为不轻不重，用骡马拖拉，十分方便，准头又好。”

闻言，周家恩大吃一惊，没想到新兵中有人比他还懂行，便指着宋浩胜问道：“你，叫啥名字，报上来，我记住了，将来提拔你。”

“宋家庄的女婿，宋浩胜。”宋小三帮着回答。

“好，你怎么这么懂洋炮？”

宋浩胜解释道：“不瞒统领说，小人从前在烟台帮着修过炮台，听人介绍过，还跟人学着放过几炮。”

周家恩连连赞道：“好好好，你将来就当主炮手，负责一门行营炮如何？”

“统领放心，我一定带好兄弟们。”宋浩胜一口答应。

占领旅顺后，日军下一步怎么走？第一军司令山县有朋主张大军进入山海关，在直隶平原与清军主力决战，这也是大本营原先的计划。

然而，伊藤博文却有自己的主张。他虽然对军事不是内行，却比日军将领们更具战略眼光。他向大本营提出一个《进击威海卫、攻略台湾方略》的意见书，反对在直隶作战。他认为冬季在直隶作战，其志可谓壮矣，但又谈何容易？在即将天寒冰冻的渤海，运输来往是难以顺利进行的。即使在直隶作战获得成功，并占领了北京的话，那么中国将是满朝震惊，暴民四起，土崩瓦解并陷入无政府状态。日本便失去了和谈的对手，而且很容易引起其他列强的联合干涉，所以从策略上来说反而是不利的。他提出不进行直隶作战，而是以陆军之一部和整个舰队进行威海卫作战与台湾作战，歼灭北洋舰队，控制台湾，以造成有利的和谈条件，并获得割取台湾的“根基”。

隔了一天，联合舰队司令伊东祐亨也向大本营提出了相似的建议。他认为，辽东半岛目前气温已降至摄氏零下七八度，冬季西北风达五至八级，沿岸冰雪封冻，不仅登陆困难，人马也有冻毙的危险。他建议大本营进兵山东半岛，海陆夹击，歼灭北洋水师。

大本营决定接受伊藤博文和伊东祐亨的建议，以大山岩指挥的第二军第二师团及在国内的第六师团编成“山东作战军”，由海路运输，在山东半岛登陆。留在辽东半岛的部队宿营休整，暂停进攻，只需牵制住辽东的清军就成。

位于山东半岛顶端的威海港，三面环山，南北两岸如巨臂前伸，突入海中。港前又有刘公岛，将海港分为东西两口，天然形胜，易守难攻。在南北两岸、刘公岛、黄岛、日岛建有炮台十五座，备炮八十五门，而且在刘公岛与南北两岸间装置铁链木排，并布水雷两百四十多颗，日军要从海上直接进攻难度很大。

无孔不入的间谍已经把威海的情况摸得十分仔细，日军决定像攻取旅顺一样，实行后路包抄。联合舰队派军舰数次侦察后，决定将登陆点选在威海东边八十余里的荣成湾。

荣成湾位于成山角西南面，湾口宽阔，能避强烈的西北风；湾为泥底，适于受锚；北岸有长约千米的沙地，舢板可直接靠岸；沿岸丘陵起伏，适于掩护陆军上岸。联合舰队只待准备就绪，就立即从大连起航。

此时天津城里的李鸿章被拔了三眼花翎，褫夺了黄马褂，手下的淮军将领，卫汝贵被斩，叶志超、赵怀业、龚照琦被朝廷下旨捉拿问罪，同时要求捉拿的还有北洋水师提督丁汝昌。

对怯敌的将领严惩能够鼓舞士气，可丁汝昌并没有大罪，拿他治什么罪？北洋海陆军感到不可思议，东海关道刘含芳、威海海岸炮台统领戴宗骞、威海卫北洋护军统领张文宣以及刘步蟾、杨用霖等管带纷纷上书李鸿章，力保丁汝昌。

面对老大李经方，李鸿章不满道：“朝廷这帮书生真是疯了，他们只图趁机打击我李鸿章、打击我北洋大员，痛快倒是痛快，却不去想想会对战事产生的影响。他们只顾要捉拿丁禹廷，拿了他有没有更出色的人？他们连想也不去想。让我另选统帅，我选谁？必须保下丁禹廷，不然，下一个该拿我来问罪了。”

李经方安慰道：“朝廷有太后在，您不会怎么样的。弹劾父亲的安姓御史不是被发配到张家口了嘛。”

“那是恭亲王和太后在保我，皇上未必心里痛快。听说安维峻出京时，万人空巷，大刀王五还亲自护送他去张家口。凭骂了我李鸿章一顿就成了万人景仰的英雄，真是可叹可恨又可笑。沽名钓誉之辈，竟然借我李鸿章的骂名得逞！”李鸿章说这些话时也是无可奈何。

“这样的人父亲不必去理他，徒增烦恼，有害无益。”

“他要朝廷杀我谢罪，朝廷没准。可是，如果战事再有大的挫败，可就难说了。现在我最担心的就是威海，如果倭寇故伎重演，只怕也是凶多吉少。你给禹廷发封电报，无论如何要依托威海，保船制敌。”李鸿章还是有些担心。

“是，孩儿马上起草。父亲，要保丁军门，除了北洋文武外，倒可以借助一下洋人的力量。比如，汉纳根可否也给朝廷发个电报。”

闻言，李鸿章点头道：“这个主意不错，可是汉纳根现在不在威海，说话难免隔靴搔痒，他正一头露水要给翁某人练五万精兵呢。真是笑话，一个工程师来练兵，亏翁某人想得到。胡眉云也是牢骚满腹，说汉纳根不但要夺大清的兵权，而且还想通过购买枪炮赚钱。”

胡眉云就是广西按察使胡燏棻，安徽泗州人。他被朝廷派到天津为大军办理粮台，同时负责募勇。他提出所募新勇要按西法进行训练，正与翁同龢借重汉纳根练兵的计划不谋而合，所以鼓动光绪帝下旨，让汉纳根到天津与胡燏棻商同办理。办了没多久，胡燏棻已经颇有烦言，据他说汉纳根心思并不在练兵上，而是借练兵推销德国枪炮谋利。

李鸿章又道：“保丁禹廷，汉纳根起不了作用，但威海的马格禄可以出头。”

马格禄是英国人，汉纳根受伤辞去北洋海军总教习后，李鸿章聘请他继任。

到了第二天，马格禄的电报来了，说丁提督“才能出众，忠勇性成，所有参劾各节，均与无涉。如果鞫问，诚恐海军中外各员，均以赏罚未能出于至公，海军局势必至万分艰难。”

“好，有这几句话就够了。”于是，李鸿章原文转发总署。

下午，朝廷上谕到了：

谕军机大臣等，电寄李鸿章：据电称戴宗骞等稟请暂留丁汝昌办理防务等语。丁汝昌着仍遵前旨，俟经手事件完竣，即行起解，不得再行渎请。

“父亲，朝廷还要拿丁提督治罪。”李经方扬了扬手中的电报。

“朝廷已经准了，只是要面子上好看。”李鸿章看罢电报，分析说，“上谕说的是‘经手事件完竣’，‘经手事件’多得很，包括防务都算经手事件，所以朝廷不会再逼迫拿问禹廷了，给他发电，让他把全副心思放到战守上来。”

威海卫的丁汝昌约请海陆各军统领开会。威海卫的海陆军互不统属，丁汝昌只管海军，张文宣只管刘公岛上的守军，而海岸炮台则由戴宗骞统领。论官职，丁汝昌最高，但他并没有总统海陆军的任命，因此只能和大家商量着来。

会议之前，他先向大家致谢，抱拳加鞠躬，相当诚恳：“我这条命算是众位和中堂从朝廷刀下救了下来，可朝廷的刀还悬在丁某头上。如果威海有失，我必死无疑。丁某决心以身许国，我把三小子留在身边，以便日后料理后事。”

三小子是他最喜欢的三儿子，已经携妻儿到威海居住两年。

刘步蟾接着表决心道：“步蟾也已经下定决心，与定远共存亡，舰在人在，舰沉人亡。”

“众位将军不必如此悲观，咱们既然凑在一起，那就好好商议一下如何防守威海卫。”戴宗骞将话题拉到了正题上。

“是，戴观察说得不错。今天邀请各位，正是商议战守大计。中堂得到消息，倭寇可能趁过年的时候登陆，大战就在十几天内。”丁汝昌也言归正传。

“如果日军登陆，我等应率舰队去攻打他们的运兵船。”刘步蟾憋着一口气，想出海寻敌。

“现在日舰数量比北洋多，舰速又快，如果你们都出了港，日舰来封锁港口，那时候恐怕你们想回也回不来。”戴宗骞首先表示反对，他知道

自己部下的战斗力，舰队出港，他自己就没有坚守海岸炮台的信心，“也不光是舰队危险，你们出了港，岸上的兄弟心里也没了底，那时候被日舰列炮轰击，海岸炮台恐怕难保。”

鱼雷艇管带王平也认同戴宗骞的观点：“如今能战的军舰只有定、镇、来、靖、济五艘，数量上已经远远落后于日本，北洋海军所依赖的是定、镇两舰，如今镇远又受伤不能出海，舰队实力已经打了大折扣。日军登陆，肯定舰队要全力护航，我们出舰少了没用，都出去的话，日舰真有可能来断掉舰队回港的后路。”

“问题是如果我们不出海，任由日军登陆，局外人肯定要大加指责，说我们株守不战，那时候主战的书生们再上参折，丁提督恐怕有口难辩。”镇远舰临时管带杨用霖说出了进退两难的局面。

“李中堂和朝廷都有保船制敌的要求，如果你们出海作战，胜了还好说，如果再有船被击沉，人家照样会参劾你们出海浪战，同样是有口难辩。既然出海不出海都会留人口实，那倒不如不管他们，只考虑咱们的优势是什么，怎么最有利怎么来。”戴宗骞见大家都聚精会神听他说话，很受鼓舞，“我们的优势是什么？就是能够海陆配合。日舰要来攻我们，海岸炮和舰炮同时开火，日军想攻进来，恐怕没那么容易。他们要是攻打炮台，港里的军舰又可给予支援。所以，我认为威海最好的防御就是军舰不出海，与陆路炮台互相依托，看倭寇还有什么办法。”

张文宣也同意戴宗骞的想法：“戴观察说得有道理，只有海陆互依，我们的战斗力才能达到最强。是不是出海，我们也要根据实际情况而定。如果日舰只有两三艘，那么我们五舰不妨全部出动，如果日舰数量比我们多，实力比我们强，那就收舰入口，与陆上炮台共同御敌。这样朝廷那里也好说。只要后路守得牢，援军能够及时赶来，日军就无可奈何。”

最令人放心不下的还是后路，于是，丁汝昌问戴宗骞道：“孝候，后路两个炮台很要紧，不知进展得如何？”

戴宗骞回道：“炮台已经建完，只是山腰的壕沟、鹿砦还没有最后完成。摩天岭炮台的营官周家恩很有一套，把一帮新勇训练得有模有样。”

丁汝昌拱手道：“旅顺的教训就是后路不固，威海也要防备倭寇故伎重演。孝候，威海的后路就拜托给你了。”

“兄弟一定竭尽全力。如果后路不保，戴某也只有自裁。”戴宗骞同样躬身拱手。

“先不要说丧气话，大家齐心协力保住威海，一切都好说。”

众人都发表一番意见，但最后基本同意海陆配合、舰炮互依的作战方案。丁汝昌将这个方案电报李鸿章。

吃过午饭，丁汝昌和三儿子到码头送儿媳和孙子回安徽老家，丁汝昌对儿媳道：“我已经以身许国，三儿要留下来为我打理后事。战事说来就来，如果老天有眼，我们还有相见的时候。如果天不佑我，威海不保，我必不能苟活于世。小孙我很喜欢，你要好好抚养他成人。”说罢，丁汝昌俯下身亲了一下孙子的小脸蛋，禁不住老泪纵横。

光绪帝召见军机，商讨李鸿章上报的威海作战方案，他将电报递出去道：“徐爱卿，你读一下李鸿章的电报。”

徐用仪时年六十八岁，但在军机中他资历最浅。他接过电报，朗声阅读，他怕自己的浙江口音大家听不懂，因此放慢语速，听上去声音有点怪，刚毅差点笑出来，费了好大劲才绷住——

闻倭已组织第三军，将在胶东半岛择地登陆，其目标必威海无疑。倘倭只令数船犯威，我军船艇可出口迎击，如彼船大队全来，则我军船艇均令起锚出港，分布东西两口，在炮台地线水雷之界，与炮台合力抵御，相机迎剿，俾免敌舰闯进口内。即使日陆军包抄南北两岸，我师船可于港内炮火支援陆路炮台。若两岸全失，台上之炮为敌用，则我军师船与刘公岛陆军唯有誓死拼战，船沉人亡而已。

翁同龢首先表示不解：“倭寇要在山东半岛登陆，海军就应该前去兜剿，阻敌登岸，李少荃对此为何只字不提？”

“山东半岛可登陆处甚多，而且倭寇必倾其舰船前往保护，北洋舰队已受重创，镇远又受伤，恐怕是力不从心。”孙毓汶与翁同龢的分歧也不再隐瞒，翁同龢所支持，孙毓汶必反对。

翁同龢反问道：“难道就让倭寇轻轻松松登陆不成？”

“除威海外，山东防务全归李秉衡，翁师傅觉得有什么好办法，可与李巡抚商议。”孙毓汶再次讥刺了一下。

新任山东巡抚李秉衡是因翁同龢赏识而由安徽调任。

翁同龢还是坚持自己的观点：“无论倭寇在哪里登陆，山东驻军应该立即去阻拦，这没得说，北洋海军也应当去击沉日寇的运兵船。”

孙毓汶也丝毫不相让：“山东驻军去阻拦也不是随口说说那么简单，山东半岛两万驻军分驻从成山头到烟台六百余里的防线，届时要聚起几千人来恐怕也非易事。至于北洋海军该不该出港，只有前线将领最有发言权。朝廷已经多次谕令丁汝昌，让他保船制敌，不得出海浪战。”

李鸿藻这时插话说道：“朝廷也有上谕，要丁汝昌相机兜剿。”

“相机兜剿，相机二字当然只有让丁汝昌来把握，提前命令他该怎么办恐怕就不是相机了。”孙毓汶玩了个文字游戏，“而且，丁汝昌如今还

是戴罪之身，他不能不有所顾虑。如果出海击敌，反受损失，被人参一本出海浪战，他脖子上的脑袋恐怕保不住了。”

严惩丁汝昌，也是翁同龢的主张。

“你们就是这么议政吗？”光绪帝见双方又斗起嘴来，气得一拍龙案。众人鸦雀无声，他看了一眼一语不发的恭亲王道，“六叔，你说话。”

恭亲王回道：“李鸿章的方案没什么不妥当的，如果大家没有更好的办法，就应该同意。威海与旅顺一样，弱点是后路。山东驻军已经调走了最能战的章高元一军，李鸿章给奴才发电报，希望能从天津调十营驰援山东。”

“王爷，这恐怕不合适。天津关乎京师门户，如果倭寇来攻怎么办？山东还没见到倭寇的影子，就要从天津调兵，也太张皇失措了。”翁同龢立即反对。

孙毓汶对翁同龢的见识大不以为然：“天津到威海上千里路，等山东见到日军的影子再调兵，就晚了三秋。”

“千里迢迢从天津调兵，合不着。山东人好武，何不让李秉衡就地募勇？”刚毅此时说了一句。

“刚毅此议甚好，电告李鸿章不必张皇失措，让李秉衡加紧募勇，到驰援威海。”光绪帝对刚毅此议颇以为然。

“奴才刚刚收到李鸿章电报，他从《泰晤士新闻纸》上看到洋人文章，日本攻取旅顺时杀害百姓四日，甚为残酷，全城几无幸免。又有兵勇数百人被绳索捆绑，先用洋枪打死，然后用刀肢解。奴才不忍言。”恭亲王又说了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

众人听了，都无比惊骇。光绪帝问道：“旅顺已陷敌一个多月了，为什么才得到消息？”

恭亲王回道：“日本人封锁了旅顺，是几个洋人逃后才发电报给英国报纸的。”

翁同龢闻之落泪：“倭寇竟然如此凶残，倭寇怎能如此凶残！”

“我们都低估了倭寇，必须妥筹应对办法。”

大家都听得懂恭亲王的意思，他虽然不说，但一直希望翁同龢等人能够说一句谋和的话。如今的舆论是谁谋和便被千夫所指，所以别人不说，他也不说。

孙毓汶早被人骂得不亚于李鸿章，所以他敢说：“臣以为，为了避免

旅顺的惨剧再演，应当做两手准备。”

翁同龢颤抖着手指头，泪眼婆娑道：“莱山，刚听到我大清子民被屠的噩耗，不思为之报仇，你难道还有议和的心思吗？”

“我不是有议和的心，而是为百姓不遭屠戮操心。”

孙毓汶这话别人也没法反驳，光绪帝转移话题问道：“翁师傅，刘坤一被授钦差大臣快一个月了，他何时出关？”

翁同龢回道：“臣已经恳请好几次，可是他说要等魏光燾的兵勇北上后，他再相机出关。”

“什么叫相机出关？前线急需统兵大员，他却迁延不行，非要朕下严旨才行吗？”光绪帝闻言大声道。

“刘坤一当初也是主战最有力的，结果真让他去统兵，却也畏难发愁。可见说和做完全是两码事，站着说话不腰疼，就是说他这种人。”

人人都听得出，孙毓汶嘴上说的是刘坤一，其实指责的是翁同龢。

恭亲王从养心殿出门，准备回军机处，宁寿宫的太监前来传懿旨，说太后召见。他便问道：“是召见全班军机吗？”

“回王爷，太后只说请王爷过去。”

恭亲王不想可知，一定是问议和的事。果然，到了乐寿堂，慈禧张口就问道：“老六，美国公使说出面调停，这又过了二十多天了，到底是怎么个情况？”

“回太后的话，日本人想让咱们派全权大臣去日本谈，李鸿章认为在大清谈比较合适，先是建议在天津，后来又想在上海，可是日本人不答应。”

“从前都是日本人跑到天津与李鸿章谈，如今他们也长行市了，要去他们国家谈。”慈禧说，“去他们国家谈也不是不行，准备让谁去？”

“还没定人选。”恭亲王如此回答。

“还没定人选，还是一直没商量？”慈禧很明白恭亲王吞吞吐吐的原因。

“没商量人选。”恭亲王只好实话实说，“在那边，没人敢开口谈和议。”

“别人不谈，你应该谈。老六，你可不能在皇上那里就主战，到我这里就主和。都知道主和招人骂，你们都不谈，是不是非要我来背这个骂

名？”慈禧有些不满了。

恭亲王无奈道：“实在是主战有主战的道理，主和也有主和的道理。奴才以为，也只有边打边和。”

“边打边和，话好说，如果打下去吃了更大的败仗，那时候想和恐怕也没那么容易。听说日本人要去打威海，要是再把威海占了去，老六，那时候要和，恐怕他们要狮子大张口了。美国那个田贝，现在是什么说法？”

恭亲王据实回道：“田贝很不高兴，在总理衙门对奴才说大清办事无果决之才，恐难成事。且待日军夺取北京然后再议和。”

洋人说话向来口无遮拦，直来直去，“夺取北京”的说法让慈禧陡然一惊，问：“他为什么这么说？是觉得日本能打到北京？”

“洋人说话向来夸大其词，他是嫌大清迟迟不派和谈大臣的缘故。”

“那就立即点派全权大臣。到时候皇上不愿发上谕，就以懿旨发，我为了大清的江山，有人怪就怪去好了。”慈禧果决地说道。

“李鸿章曾经推荐，由张荫桓为正使，邵友濂为副使出使日本。张荫桓出使过美国，邵友濂当年参加过中俄谈判，而且当过上海道，是外交人才。”恭亲王乘机又说出了出使的人选。

“不能再拖了，尽快发布。你再和田贝谈，还是要他居中调停才是。”

日本山东作战军已经做好进军威海的准备。腊月二十三（1895年1月18日），正是中国人的小年，灶王爷上天言好事的日子。联合舰队司令伊东祐亨派出吉野、秋津洲、浪速三艘巡洋舰到登州游弋，并进行炮击，一副要攻打登州的架势。同时，派高千穗到威海卫港外，确定北洋舰队是否全在港内。腊月二十四日，联合舰队主力护送第一批运船十九艘，满载第二师团一万五千人由大连出发，于二十五日中午到达荣成湾。负责监视威海北洋舰队的高千穗也前来会合，报告北洋舰队全部在港内，并未出港。日军决定在龙须岛实施登陆。

龙须岛有数条长礁挺入深海，似龙须之状而得名。此岛有一片海岸，地势平坦，全是沙滩，适于登陆。自古以来，这里就是南北往来船只避风的好去处，也是渔船的聚泊之所，故当地称为“划子窝”。

明代的时候倭寇常常从此地登陆骚扰，因此曾驻重兵。后来随着倭患解除，此地军事地位便被忽视。此前日军舰只多次在划子窝一带活动，李鸿章已经得到消息，结合大连、旅顺大批运输船集中，他初步判断日军有可能在荣成湾登陆。

这里已经不在威海港的防务范围，属山东巡抚李秉衡的防区，李鸿章连忙向他通报，希望派重兵防守，但李秉衡只派河防营一营前来。河防营并非正规军队，是为了防治河患而设，水涨则集合以备抢险，水患一消则解散，平时军事训练谈不上，武器更差，每人只有一只老土铳。虽称一营，其实只有三百余人。

李鸿章放心不下，又督促戴宗骞派兵前来。戴宗骞职责是防守威海海岸炮台，荣成湾不是他的防区，因此只派巩军中营两哨人马前来。

日军的先遣队登陆后，被巩军发现，以洋枪和行营炮轰击，河防营也开枪壮胆。等清军位置暴露后，联合舰队开炮轰击，河防营首先溃散，巩军两哨也沿着北岸回了威海，荣成湾很快便无一兵一卒。日军毫发未伤，轻松占领滩头阵地，得以从容登陆。

溃散的河防营回到荣成县城，报告了日军登陆的确切消息。荣成县城有电报，立即分别报给威海戴宗骞和驻烟台的李秉衡。李鸿章再次发电报给李秉衡，请他派重兵前去阻挡日军登陆。当时威海城、宁海、文登等地的山东驻军有一万两千余人，但李秉衡只派孙万龄率两营前去。

李秉衡到山东后判断，除威海外，日军最可能攻击的是烟台，然后是登州，因此不敢把重兵派到荣成，要留作向烟台方向集中。即便接到日军已经于荣成登陆的消息，他依然认为有可能是日军的诡计，因为登州的日舰一直没有离去。

他不愿派兵去荣成，还因为派系的原因。他是浙江人，捐班出身，曾经在直隶做过一任知府，被弹劾离职。后来又捐班知府，到山西候补，受到巡抚张之洞的赏识，从此一帆风顺。中法战争爆发，张之洞南下两广，李秉衡也跟着改调广西高钦廉道，后又升任护理广西巡抚。中日开战后，在张之洞的力荐下，任安徽巡抚不久的李秉衡来到北京面圣，并受到翁同龢的赏识，大赞他“兵事将才均极留意，良吏也，伟人也”。随后朝廷下旨，与李鸿章关系融洽的山东巡抚福润调任为安徽巡抚，而李秉衡则调任山东巡抚。

到山东后，他首先撤换了一大批不称职或渎职的文武官员，其中相当一部分是李鸿章麾下人马。接着又随京中的清流一起弹劾淮军将领，“非立诛一二退缩主将统领，使人知不死于敌必死于法。”后来朝廷要拿问北洋海军提督丁汝昌，更与他关系密切，因为他也上了弹折，“伏乞皇上立赐睿断，降旨将丁汝昌、龚照珩、卫汝成、卫汝贵各照贻误军机律，明正典刑。”他追随主战派，与李鸿章几乎水火不容，如今李鸿章和他商议派重兵去荣成，他如何听从李鸿章的指挥？

朝廷下旨，也是让李秉衡厚集兵力，前去堵剿，又令李鸿章督促戴宗骞固结兵心全力截击，不得临敌畏却，致误大局。又令北洋舰队将定远等船齐出冲击，去攻击正在登陆的日军。张之洞也发电李鸿章，认为“就现有铁舰快船四五号，疾驶至成山头一带，顷刻可到，袭其运兵运

械接济船及游弋之船，得利则进。如彼大队来追，则收至威海，船台相依，倭必受伤。”

然而丁汝昌与戴宗骞等人商议，日本战舰云集，北洋舰队如果出港去荣成，恐怕会遭到围攻，无济于事，反而有可能受重创，因此回电李鸿章：“昌即同张镇到南岸晤刘镇等，据云除死守外，无别策。旨屡催出口决战，唯出则陆军将士心寒，大局更难设想。”

“汝即定见，只有相机妥办，廷旨及刘岷帅均望保全铁舰，能设法保全最妙。”李鸿章回电默认丁汝昌株守威海港的策略。

日军共约三万五千人，马三千八百匹，分三批在荣成湾前后登陆四天，没受到任何骚扰。伊东祐亨既庆幸更觉意外，他对部下道：“中国人胆小如鼠，不敢有任何冒险，如果北洋舰队前来，遣数只雷艇，对我进行袭击，我军岂能安全上陆。”

休整几天后，大年三十这天，日军主力在大山岩指挥下从荣成出发，分南北两路向威海卫进犯。当晚七点，先头部队到达距威海卫五十里的白马河东岸。

正面阻击敌人的是孙万龄的嵩武军。孙万龄是安徽人，个头矮小，三次投军，都因为身高不足未被淮军招募。同治初年，十九岁的他跑到山东德州投入嵩武军张曜麾下，打起仗来不要命，人送外号“孙滚子”，深得张曜赏识，几年间便升至总兵，任嵩武军统领。

日军在荣成登陆后，李秉衡急令孙万龄率嵩武中军右营兼福字炮队，前往荣成阻击日军。他接电迅即率军踏雪东进，在羊亭遇到从荣成溃退而来的阎得胜，绥军首领刘澍德也率两营人马前来助战。三股清军兵合一处，由孙万龄统一指挥，决定以白马河为防线，在此阻击日军。

日军先头部队三千多人来到了白马河东岸的姚家圈村。趁敌站脚未稳之际，孙万龄立即下令攻击。然而阎得胜却没有按计划向敌人包抄，擅自带兵逃走，配有四门行营炮的两营绥军也只是漫无目的地放炮，最后借口威海炮台总统有令撤回，率军西去。抵御日军的只剩孙万龄的一千二百人，其中七百多人都是战时招募，而且装备也很差，配备的是旧土枪及旧式来复枪。

这天夜色漆黑，无法瞄准射击，而敌人却有行军探照灯。清军沉着应战，在临时工事的掩护下，巧妙地利用敌人的灯光，向敌人瞄准射击，激战约两小时，毙敌军官一名、士兵百余名，俘虏三名，而清军仅牺牲一名士兵和伤一名军官，迫使日军向东败退。但天快亮时日军增援大队随后赶到，孙万龄寡不敌众，只好撤退。

日军继续西进，目标直指威海南帮海岸炮台。

五月初四日晚饭前，摩天岭南的九疃村村民向周家恩报告，日军先

头部队已经驻到该村，百姓正四散而逃。周家恩立即召集所有哨官开会，通报了这一情况：“兄弟们，据我估计，日军大部队今夜肯定要攻打我们摩天岭，从现在开始，轮班休息，至少要有三分之一的兄弟守炮台，一旦有警，全体立即参战。”

大家都不说话，紧张得只喘粗气。这早在周家恩的预料之中，他说道：“弟兄们也不必害怕，怕也没用。我们居高临下，倭寇要想攻上来也没那么容易。”

一位哨官担心道：“周军门，咱们新兵太多，只怕临阵哄逃。”

“养兵千日，用兵一时，既然拿饷当兵，就不能临阵脱逃。”周家恩拿出一个名单说，“这个单子上的人都是家里需要照顾的，他们谁愿走，可以走。但其他的人包括我在内，如果临阵逃跑，执法队立即临阵行刑。”

周家恩的执法队一共二十人，配最好的枪，平时督促训练，而战时专为执法，对临阵脱逃者立即击毙。

宋小三也在可以回家之列，他对周家恩说道：“周军门，宋浩胜也是独子，为什么不让他走？”

“浩胜兄弟主动要求不走，他想走我也不放他，还要他指挥炮兵呢。”

宋浩胜拉着宋小三对他说道：“小三，回去告诉秀荷一声，等战斗一结束，我就抄近道回家看她，让她不要惦记。”

名单上列出三十一人，有二十三人从炮台北面下了摩天岭，其他八人则坚持留了下来。周家恩一一拍打他们的肩膀谢道：“谢谢兄弟们。”

夜里五点多，埋伏在岭腰的哨兵鸣枪报警，说明日军已经开始攻山。等哨兵气喘吁吁爬上山来，所有的枪炮一齐开火。密密麻麻向岭上冲锋的日军被清军炮火压制在山脚不能冲锋，日军山炮猛烈轰击十分钟后，日军再次发起冲锋，冲到半山腰时重新被压了回去。

这时天已经亮了，九疃村、岭南村里密密麻麻全是日军。指挥官是第十一旅团长寺安纯，见两次进攻都被打退，他十分着急。他从金州打到大连，攻克旅顺，从来没有遇到这样的抵抗。摩天岭炮台区区五百人，竟然挡住他三个大队的进攻，传扬出去，有损威名。他把三个大队长叫过来命令道：“这次要以密集队形向山顶攀登，在冲上敌人阵敌前，战至最后一兵一卒，也不许后退。如果你们都为天皇尽忠了，那么下一次我就亲自冲锋。”

三位大队长都表示，这次一定能够打垮清军，夺下山岭。

摩天岭上，宋浩胜看到日军列为三队，沿着南山岭以密集队形向山顶攀登，便对周家恩道：“周军门，我们弹药有限，要把敌人放近了打。我指挥炮兵先对山脚敌人进行集中轰炸，把山上与山下敌人割断，然后用步枪集中对付爬上山来的敌人。”

八门行营炮，已经被炸毁两门。宋浩胜指挥还打得响的六门行营炮集中向山脚敌人开炮，日军被猛烈的炮火炸得无法冲锋。已经向山上攀来的日军，又遭到步枪的密集射击，伤亡很大。但他们只有战死者或受伤者，几乎无一人后退。二十余个日军攀过了鹿砦，跳进了壕沟，踏响了地雷，引起了连环爆炸，震彻山谷，十几名日军伤亡。日军被强烈的爆炸震撼，开始纷纷溃退。

大寺安纯改变进攻方向，从西面迂回进攻，以密集炮火掩护。摩天岭守军伤亡惨重，而且弹药不继，有几十名日军冲上岭顶，周家恩指挥幸存的五十余人以佩刀与日军格斗，再次把日军赶出山顶。

日军发现清军弹药将尽后，停止了步兵冲锋，只以山炮轰击。岭顶上幸存者只余五六人，周家恩身受多处枪伤，肚子也被炮弹炸出一个大口子，肠子都流了出来。他撕开外衣，把肚子扎住，对幸存的几个人道：“兄弟们，我们已经尽职了，你们能逃的逃吧，我不怪你们。”又对宋浩胜说，“宋兄弟，你当过水兵，会不会旗语？”

宋浩胜回道：“会，但请吩咐。”

周家恩说道：“你向港内的军舰发信号，告诉他们摩天岭已经失守，让他们向山顶开炮。”

“遵令，请周将军和兄弟们赶快撤走。”

“你们撤，我死也要死在阵地上，不然对不住这些战死的兄弟。”周家恩不愿意离开。

“周将军，你如果被日军俘虏了，更对不起这些战死的兄弟，也对不住你自己。”宋浩胜向另外几个人努努嘴，大家架起周家恩就走，向摩天岭西南方向而去。

宋浩胜走下炮台，拿两面炮兵指挥旗，向着港内军舰连续打出信号：“摩天岭已失守，向炮台开炮。”

他连续打六七遍，军舰仿佛都没发现他，一直没向炮台开炮。他知道也许军舰不相信他的旗语，以为是日军的诡计。于是他把旗语改为：“我是济远枪炮二副黄浩胜，摩天岭已经失守，向我开炮。”终于，来远舰首先向炮台开炮，但第一炮打得有些偏，在宋浩胜左侧爆炸，宋浩胜被气浪和沙土掀翻，滚下了半山腰。

此时，日军已经冲上摩天岭，大寺安纯登上山顶，与士兵们一起欢

呼胜利，他招呼跟在身后一起登上山顶的《二六新报》随军记者远藤飞云，指着山下的威海军港道：“来，给我照张相，记录这胜利的时刻。如今我们已经居高临下，占领威海，只是时间问题。”话未说完，突然一颗炮弹在他身边爆炸，他被炸得胸口鲜血直流。他被抬下山去在九疃村救治，数天后死亡。

日军占领摩天岭后，用大炮向杨枫岭炮台轰击，掩护步兵进攻；清军海岸炮台及港内的军舰则远距离支援杨枫岭炮台，日军随军记者这样记述：“敌军海岸各炮台全部把炮口指向陆地。这些海岸炮一齐发炮轰击，其猛烈程度是不可想象的。许多像杵一样的炮弹旋转着飞来，形成交叉火力，炮弹碰到岩石上，岩石飞向空中，落到数百间的地方。像这样的炮弹，我还是第一次见到。旅顺战斗虽然激烈，但是这样大的炮弹如雨点般射来，却未曾见过。岂止有敌军海岸各炮台的集中射击，镇远、定远等八艘敌舰也开到海岸，轰击我军……军舰上的大炮不同于野炮和山炮，炮弹从头上掠过，草木也为之颤动；炮弹落在距数十间的地方，硝烟弥漫，看不到任何东西。一个弹片迅猛飞来，把敌军遗弃的军马肚子打穿，肠子也流到肚子外面。一个弹片就打一个一尺多的坑，由此可知其一斑。炮弹爆炸时，霰弹飞向四方，不知打坏了多少石壁和树木……”

防守杨枫岭炮台的守军只有一营，统领陈万春也像周家恩一样是条硬汉，他督率兵勇打退了日军的多次进攻。据说战斗到最激烈的时刻，多年跟随他的侄子（或者是表弟）曾劝他逃走，他拔出佩刀，当即亲手处斩了这个动摇军心的亲人。日军步兵强攻不成，最后集中炮火轰击，炮台周围树木全部中弹起火，弹药库也被击中，子药横飞，烈焰升腾。从早晨八时一直坚持到十一时，最后守军伤亡大半，被迫撤离。

攻陷南帮陆路炮台后，日军立即进攻海岸炮台。海岸炮台自北向南有皂埠嘴、鹿角嘴和龙庙嘴炮台。海岸炮台守军没有近射武器，而日军却可以用占领的陆路炮台进行轰击，并派出大量步兵冲击。海岸炮台逐个陷落，统领戴宗霖下令后撤，自己逃到了北帮炮台。

恶劣的天气暂时阻止了日军的攻势。当日天气非常冷，夜里又降大雪，日军连夜在野外露宿，不少人被冻伤，号兵要吹传令号，也因为管口冰冻不能吹响。日军为烤火取暖，将附近各村居民的木器抢掠一空，连民房的门窗也拆除无余。

休整一天后，日军开始继续进攻，他们的目标是威海卫城和北帮炮台。沿海岸进攻威海卫城是近道，但是在北洋舰队的射程之内，日军已经尝过北洋舰队炮火的苦头，不敢沿海岸进攻，于是绕到城西从后背进攻。

当时防守威海西路的有孙万龄、李楹、阎得胜等十营清兵，驻扎在威海城西双岛河附近。孙万龄率军防守双岛河南岸大堤，正面阻击敌军；李楹率军驻守南港，防备敌军迂回包抄；阎得胜率军五营驻守小西

庄和港口村，防备敌军偷渡，并负责接应孙万龄。阎得胜在白马河之战中未战而逃，李秉衡曾下令就地处决，孙万龄考虑正在用兵，为他求情，依旧令他率军。

正月初七黎明，日军在贞爱亲王的率领下开始进攻。孙万龄所部阵地设在河堤附近的树丛里，士兵们利用树丛的掩护射击敌人。从早晨至下午，激战七八个小时，击退了日军的数次进攻。当时双岛河结冰如镜，风雪扑面，日军“一步一颠，匍匐前进”，进军十分困难。日军企图从南面包抄孙万龄军队的后路，因遭到李楹军队的截击，亦未能得逞，于是改向阎得胜部进攻。阎得胜是贪生怕死之辈，未待日军进攻，就擅自撤退，导致孙万龄两面受敌，最后不得已撤退。

这一战，孙万龄等清军又一次以少胜多，击毙日军五百多人，缴获枪四百多支，而清军伤亡仅八十七名。如果阎得胜能够按计划出击，必定还会创造更大的战果。第二天，孙万龄在隆福寺召集将领会议，亲手处斩了两次临阵脱逃的阎得胜。

清军撤退后，日军渡过双岛河，威海城内清军早已弃城逃跑。日军兵不血刃，占领威海城，同时分兵进攻北帮炮台。

北帮炮台位于威海卫城东北一带，由西至东，依次为祭祀台、黄泥沟、北山嘴三个炮台，形势险要，由戴宗骞率绥字军六营驻守。然而，在日军进攻威海卫前，他就想把炮台交给丁汝昌，自己率军游击。而且他将北帮炮台存银八千两运寄烟台，令其子携往安徽寿州老家。他所统带的六营绥军在南帮炮台作战时溃散两营，当晚又溃散一营，在虎山战斗时他又解散两营，最后一营也因为他扣压军饷哗变溃散，如今只剩下身边几十名亲随，成了光杆司令。

丁汝昌派人带两百名水勇登岸，但看到守炮台的士兵已经溃散，他们干脆也随之逃走。丁汝昌亲自上岸劝戴宗骞召回溃兵，他嘴上答应，但知道溃散的士兵不可能再招回。

北帮炮台失陷已经不可避免，为了防止为日军所用，丁汝昌再次亲往北岸，用船将戴宗骞接到刘公岛，派敢死队炸毁炮台及弹药库。结果，日军不战而胜，大量物资尽归敌手，包括行营炮五十余尊，还有水雷营电光灯、枪弹、饷银等。

“中堂有言在先，守将要与炮台共存亡。如今兵败地失，我只有一死报国。”当天夜里，戴宗骞以酒泡鸦片喝下，也许量太小，他痛苦地满脸大汗，却不能死去。他让康济舰管带萨镇冰再泡一杯给他，吞下后仍然不能立即死去。丁汝昌闻讯去看，他还在痛苦中挣扎，“丁军门，海岸炮台失陷，北洋舰队株守港内，恐怕也难得善终。”

丁汝昌安慰他道：“朝廷已经派人去日本议和，如果和议成功，北洋舰队还有一线生机。”

清廷赴日议和全权大臣张荫桓、邵友濂是大年初一从上海乘船，踏上了赴日求和的行程。得到消息天皇立即召开御前会议，伊藤首相与外务大臣陆奥宗光都认为目前和谈条件还不成熟，对日本威胁最大的北洋舰队还没有覆灭，中国未必真心议和，如果议和不成，却把和谈条件传播了出去，那样就被动了。御前会议最后商定，中国谈判代表往往并没有真正的全权，可以从这方面做点文章，使谈判中断，以等待对日本最有利的和谈时机。

张荫桓、邵友濂到达广岛当天，接到了日本政府的正式通知：内阁总理大臣伊藤博文和外务大臣陆奥宗光已被任命为全权大臣，与清廷全权大臣谈判，明天上午11时将在县署会见。

正月初七上午11时，中日两国全权大臣会晤于广岛县厅。按照惯例，彼此首先查阅对方的全权委任书。陆奥宗光仔细查阅光绪帝的诏谕，其中有句话说张、邵两人“经商一切事件，要电达总理衙门，转奏裁决”。他立即抓住了把柄，说一切事件都要电达转奏，这还算什么全权大臣？分明没有谈判诚意，只不过是探听我国政府意见！他要求中国全权大臣尽快提供是否真正具有全权的书面答复，并宣布第一次谈判结束。

第二天，中日继续谈判，中方代表提交书面答复，说明皇帝已经授予全权。伊藤博文没打算与中国代表谈判，而是侃侃而谈，发表起演讲来：“从来中国与世界各国几乎完全背道而驰，有时加入国际团体就是为了享受利益，而在外交上应负的责任，则往往不自顾及。中国钦差使臣对于外交上与人定约，有时在公开表示同意后，却突然拒绝签字；或对业已严肃缔结的条约，不声明任何明确理由，即随便加以废止，这样的实例举不胜举。故今日之事，我政府鉴于以往事实，对于未合全权定义的中国钦差使臣，决不与之举行一切谈判。中国政府虽做出全权保证，但两贵使的委任权很不完备，足见中国政府尚无真正求和的诚意。因此，中国如真诚求和，必须对其使臣授予确实全权，并遴选负有重望、官爵足以保证实行缔结条约的人员当此大任，我国才不拒绝再开谈判。”

中国使团尚未说一句话，就受到了这番刻薄的羞辱。而且外交大臣陆奥宗光不容中国使臣辩解，立即宣读了一份早已备好的中止谈判的备忘录，明确表示：日本帝国全权办理大臣，不能与没有全权的中国钦差进行谈判。因而，日本帝国全权办理大臣不得不宣告此次谈判至此停止。

中国的两位全权大使认真做了种种谈判准备，万没料到日本会因委任书的问题而如此坚决地结束谈判，他们恳请如果因为所携全权委任状有不完备之处，可电请本国政府授予更完备的全权，希望能继续谈判。伊、陆两人毫无商量的余地，让他们立即退往长崎，等船归国。

当中国使团退离会场即将出门时，伊藤博文却把中国使团随员头等参赞伍廷芳留下。伍廷芳是李鸿章的洋务幕僚，熟悉国际法，伊藤在

1885年赴天津时与之识。伊藤博文说道：“足下归国后，请将我的衷心之言转达李中堂，使李中堂完全谅解，此次我们拒绝与中国使臣谈判，绝不是因为日本好战，不愿和平。如果中国真正希望和平，能够任命具有相当资格的全权使臣，我们对于再开谈判，当不踌躇。”

伍廷芳表示感谢之意后，问道：“为充分了解阁下的真意，请阁下明言，阁下是否对此次来日的中国使臣官位名望有所不满？”

“不是，我政府素来不论对任何人，只要携有正式全权委任状者，即可与之谈判，当然其爵位名望愈高，对谈判愈为有利。例如任命恭亲王或李中堂担当此项任务，最为适宜。”这当然不是伊藤的即兴之作，而是事先谋划好了，目的是即断然拒绝谈判扫了大清的面子，又不至堵了和谈之路。

日本借口广岛是军事重地，不准敌方人员滞留，要求张荫桓等人早日出境。张荫桓、邵友濂等人乘船驶往长崎，通过美国驻日使馆向清廷电报被拒的情形，清廷回电表示国书可以修改，使团要留在日本以便继续谈判，但日本不答应，再下逐客令，使团在长崎登船回国。

伍廷芳目睹中国使节备受污辱，感慨万分，对张荫桓道：“我们的将卒如果能奋勇于疆场，不容日军猖獗，何致受此欺慢？欲消此恨，关键在将领与士兵！和局易成与否，也关键在战争之胜负也！”

第十五章 丁汝昌自杀殉国 李鸿章赴日议和

自从南北帮炮台被日军占领后，威海港每天都处于日军水陆夹攻之下。

然而，日军想攻占威海却非易事。刘公岛周长约二十里，周围海岸百分之八十以上为悬崖峭壁，附近海面礁石星罗密布，地扼要冲，易守难攻。刘公岛上建有旗顶山、迎门洞、公所后、南嘴四座炮台，此外，东口有东泓炮台、日岛炮台，西口有黄岛炮台，东西两口布有水雷，水雷后又以铁链木排封口。日军连续进攻两天，北洋舰队与陆路炮台互相配合，击伤日舰“筑紫”“葛城”。

日军强攻不成，改变战术，晚上派鱼雷艇偷袭。出发前，将各艇烟囪上所涂白线以灰布遮蔽，以免暴露目标。夜里北洋舰队也未放松警戒，探照灯连续向港口照射。但灯光反而使日艇得以看清北洋舰队哨艇及军舰所在位置，便利了敌方鱼雷艇运动。十艘鱼雷艇乘夜色进入港内，北洋舰队立即还击，击伤五艘鱼雷艇，但定远舰却中鱼雷，轰然一声巨响，舰体剧烈震荡。丁汝昌急令关闭防水密门，但为时已迟。海水汹涌从升降口喷出，舰体很快开始倾斜。丁汝昌知道舰已不能久浮，于是东驶至刘公岛南岸浅滩搁浅，只能当炮台使用。

此后日军继续采取偷袭战术，先后击沉了“来远”号装甲巡洋舰以及“威远”号练习舰、“宝筏”号辅助船。北洋舰队能够作战的只有靖远、济远、平远、广丙四舰及镇字系列炮艇。

连日偷袭已使北洋海军主力舰只几乎消耗殆尽，日本联合舰队出动二十三艘军舰，在南帮炮台炮火配合下大举强攻威海湾，丁汝昌亲率“靖远”等军舰进行顽强抵御。日舰依然无法攻进威海港，但日岛火炮和弹药库被日军炮火击毁，形势更加不利。

乘战斗间隙，丁汝昌给刘含芳写信告急：“昌等现唯力筹死守，粮食虽可敷一月，唯子药不充，断难持久。求速将以上情形飞电各帅，切恳速饬各路援兵，星夜前来解此危困，以救水陆百姓十万人生命，昌等感大德矣。”威海已经不通电报，他派水手教习李赞元携带密信乘坐“利顺”轮船，由北洋海军鱼雷艇队护卫冲出威海湾前往烟台。鱼雷艇管带王平向丁汝昌请战，愿率大小鱼雷艇十三艘全部出港，不但要掩护“利顺”号，还要前往袭击敌舰。丁汝昌答应了王平的要求。谁也没有想到，王平率鱼雷艇冲出威海港，立即弃“利顺”不顾，仓皇逃向烟台。日军几艘巡洋舰立即追赶，结果，除王平的鱼雷艇逃到烟台外，其余舰艇不是被击沉就是被俘获。

近一个星期来，刘公岛清军白天进行激烈的炮战，夜晚又要防备敌艇偷袭，昼夜苦斗，疲惫不堪，伤亡不断增加。而岛上医疗设备简陋，连麻醉药都没有，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还要做许多截肢手术，手术中伤

兵声嘶力竭地哀号，卫生所地上的残断手足已经堆了高高的一垛。如今王平又率鱼雷艇逃走，守军士气备受打击。当天晚上，日军用火药炸开了威海东口拦坝大约四百公尺长的口子，日军的军舰将可以直驶港内。坚守无力，援军无望，刘公岛上近千名士兵和百姓聚集到海军公所门前，向丁汝昌恳请活路。

“丁大人，给条活路吧，不要让我们老百姓陪死。”这是岛上的百姓在哀求。

“丁军门，朝廷都不管我们的死活了，我们何必再为他们卖命！”这是炮台的兵勇在发牢骚。

“丁将军，没有战斗力的时候投降，是各国通例，并不丢人。这是对生命的尊重和尊严的维护。”洋员也掺和进来，说的是国际公法。

.....

丁汝昌不得不强打起精神，劝慰、鼓励大家：“各位请听我一句，李中堂和山东李抚台正在向威海调兵，十七日援兵必至。到时候，我们水路夹击，就会转败为胜，倭寇的兵舰就会撤走。那时候，我向朝廷为诸位请功，封妻荫子。”

“丁大人，不要再骗我们了，朝廷的援兵不会来了。日军从荣成登陆已经二十多天了，如果有援兵，早就该到了。”

丁汝昌安慰大家，也是安慰自己：“大家放心，援兵一定会来。朝廷已经命令丁槐、陈凤楼、李占椿三位总兵共三十营驰援，十七日一定能到。”

“到了有什么用？当初后路炮台在我们手里都没有守住，如今炮台已经落入敌手，就是这一万援军到了又有什么用？他们根本夺不回来。临时招募的新兵，根本不是日本人的对手！”

这一点丁汝昌心里十分清楚，但他自欺欺人地相信，只要援兵一至，威海之围就可以破解，因此许诺道：“诸位就相信我一回，我们只要再坚持三四天，援军就会到来。如果十七日援军还不来，我自会给大家一个交代，必定给大家一条生路。”

众人散去后，丁汝昌与心腹幕僚商议，大家一致认为，士气低落是最大的问题，又加洋人又在背后鼓动，希望投降的人越来越多。

“宁为玉碎，不为瓦全，我是宁死不降。一开始我就说过，如果炮台失守，唯有船尽人亡而已。”丁汝昌长吁短叹。

“现在最要紧的是援兵，如果援兵到了，无论多寡，都会振作官兵士气。”

“对了，修武总兵的马队比其他的步兵总要快一些，如果他能如期赶到，再好不过。”丁汝昌所说的修武总兵，就是徐州镇总兵陈凤楼，字修武。在与太平军、捻军作战中他的马队屡立战功。当年丁汝昌就是铭军马队统领，两人关系相当不错，“对，我给修武写一封信，请他务必驰援。”

求援信不必啰嗦，丁汝昌提笔写道：“修武老兄：此间被困，望贵军极切，如能赶于十七日到威，则船、岛尚可保全。日来水陆军心大乱，迟到，弟恐难相见，乞速援救。”

写完，如何把信送出去又成了问题。前天还能派鱼雷艇护送轮船出港，如今鱼雷艇全部逃走，港外二十余艘日舰围困，就是一只小划子恐也难以出去。

这时，丁汝昌亲信护兵夏老大道：“军门，我弟弟在康济舰上当水手，他从小水性好，就让他游到岸上，从陆路赶往烟台请援。”

“天太冷，如何能够游到岸上？”丁汝昌觉得不可行。

“一定能行。上次修镇远舰的时候，洋人工匠下水穿的皮衣忘下了一套，让老二穿上能够游过去。”夏老大非常肯定。

夏老二很快被叫来了，丁汝昌交代清楚任务，给他二百两银子道：“你带在身上，如果上了岸，无论贵贱，一定买匹马，快马加鞭赶往烟台。如果陈总兵就在附近，你就亲自去送信，如果陈总兵还在路上，就请刘道台立即给陈总兵发报求援。”

夏老二保证道：“军门放心，无论办理结果如何，属下一定回来给军门一个准话。”

丁汝昌说：“这一趟异常辛苦，你到了烟台，先好好休息几天。如果，如果威海不保，你就不必回来了。”

夏老二哽咽道：“不，属下一定回来，无论别人怎么样，我们夏家两兄弟，生与军门同生，死与军门同死。”

“一切拜托了。”丁汝昌拍着夏老二的肩膀。

第二天是元宵节，日本联合舰队又发动了第六次进攻。上午八时，日本第一游击舰队吉野、高千穗、秋津洲三舰及本队千代田舰在威海卫东口海面警戒。第三游击舰队天龙、大和、武藏、海门四舰在前，葛城为殿舰，驶近刘公岛东泓炮台，“纵横左右行驶，猛烈射击”。十时，日本第二游击舰队扶桑、比睿、金刚、高雄四舰加入战斗，南岸三炮台也向港内军舰、炮台轰击。

日军还在北岸架起十二门大炮，向刘公岛排轰。刘公岛各炮台奋力

还击，击毁鹿角嘴大炮一尊，击中日舰两艘。丁汝昌亲登靖远舰，率平远及炮舰至日岛附近向日舰开炮。战至中午时，鹿角嘴炮台发射的两颗炮弹命中靖远，炮弹穿过了铁甲板，又穿过了右舷船首，船头先沉了下去，弁勇中弹者血肉横飞入海。在舰上督战的丁汝昌、管带叶祖珪决定与船俱沉，但被水手们抢救上岸。丁汝昌涕泪横流道：“老天爷呀，丁汝昌只求阵前捐躯，你怎么不开眼啊，炸死我的兄弟们，却让我苟活。”

靖远一沉，北洋舰队只余三舰，要守住威海港已是不可能了。晚上英国人泰莱和德员瑞乃尔来劝丁汝昌投降，丁汝昌没有答应。他与刘步蟾商议，定远舰装上火药自爆炸沉，以免资敌。刘步蟾在战前就曾经说过“苟丧舰，当自裁”，定远舰爆炸的轰鸣声响起时，他吞下鸦片酒，数小时后痛苦死去。

丁汝昌也做好了自杀的准备，他请了六名木匠，在院子里加紧打制一具棺材。“笃笃笃”，铁锤敲击、长钉入木的声音在月光下的刘公岛上空回荡。丁汝昌徘徊到院里时，就叫停木匠，自己躺在棺材里，一试大小。

他向大家许诺的最后期限——正月十七到了，他两眼血红，盯着威海陆路方向，但没有援军的影子，岸上始终飘扬着日军的旗帜。下午，夏老二渡水回到了刘公岛。定远舰已经炸沉，丁汝昌将旗舰改在镇远舰。在镇远甲板上，夏老二见到了两眼布满血丝的丁汝昌，气喘吁吁说不出话，从怀里掏出一根蜡封的竹管，里面是李鸿章发给刘含芳转交的电报：

水师苦战无援，昼夜焦系，前拟派人往探，有回报否？如能通密信，令丁同马格禄等带船乘黑夜冲出，向南往吴淞，但保铁舰，余船或毁或沉，不至资敌，正合上意，必不至干咎，望速图之。

“这时候如何能够冲出去？我舰航速不及日舰，到不了吴淞，必被击沉。”丁汝昌又急切地问，“援兵呢？为什么还没到？”

夏老二哭道：“没有援兵了，陈总兵的马队已被中堂调往天津。”

丁汝昌惊讶地瞪大眼睛，一句话不说，突然吐出一口血大哭：“中堂，为什么弃汝昌于不顾，为什么要调走援军！”

夏老二解释道：“军门，这也怪不得中堂。鱼雷艇王管带到了烟台，说日舰已攻破威海港，他才率鱼雷艇突出重围。中堂以为威海已失，日寇必进攻天津，因此这才奏请朝廷将陈总兵的马队调往天津。”

“姓王的，你害丁汝昌不要紧，你害了威海港数万军民！丁某化作厉鬼与你没完！”丁汝昌顿足骂道。在大家的劝慰下，他情绪稍为平静，又问夏老二，“你见没见到李巡抚，他驻节烟台，你没求他督促丁、李两位总兵，火速驰援威海吗？”

夏老二回道：“李巡抚已经不在烟台，我到烟台时，他已经去了莱州，要回济南了，丁、李两位总兵所部，已经改为驻守烟台。听刘道台说，两位总兵连烟台也不愿驰援，以种种理由延迟进军，如今还未到潍坊，距此还有六七百里。”

丁汝昌捶着桌案哀号：“天不佑我北洋水师，天亡我北洋兄弟！”

援兵无望的消息已经在军官中传开，刘公岛水陆营务处提调牛昶昞与洋员浩威、马格禄等人已经秘密商定多次，战至不可再战，唯有投降一途，可保刘公岛军民数万人性命。

浩威建议道：“援军已经无望，再坚持下去已经毫无意义。人的生命是最宝贵的，我们应当去劝说丁提督，遵从文明通例，向日军认输，请日军不可妄杀军民。”

牛昶昞摇了摇头：“丁提督早就说过，要与舰共沉，他大概做好了一死了之的准备。就我们几个人劝恐怕不行，应该请德三总兵同去。”

“德三总兵”即刘公岛护军统领张文宣，岛上的炮台及守卫都是他负责。更重要的是他的身份特殊——李鸿章的外甥。如果他出面劝降，成算更大。

牛昶昞去约张文宣，张文宣不愿去劝降：“水师不降，我就率弟兄们奉陪到底。军人只有捐躯一说，降敌是自取其辱。牛大人不怕背上降敌骂名，就请便好了。”

牛昶昞劝道：“德三，不是我牛某人不知道投降会背骂名，实在是形势逼人，不得不降。日军打下旅顺，屠城三天，旅顺百姓数万人全被杀害。我们这些文武官员死了没什么，可是百姓何辜？如果投降能保数万生灵免遭涂炭，我们就是背上骂名也值。”

张文宣拗不过，随众人去镇远舰见丁汝昌。

听几个人说明来意，丁汝昌拒绝道：“你们要杀我现在就杀好了，我岂能吝惜一身？可是要我投降，办不到。”

瑞乃尔语带威胁道：“兵心已变，势不可为，不如沉船毁台，徒手降敌算了，这也是万国公例。”

“我未能为朝廷保住铁舰，已经罪孽深重，丁某只有一死谢罪。但向日人投降，辱没祖宗，汝昌断然不会。”说完，丁汝昌又对张文宣说，“德三，你是中堂的至亲，你若降敌，不但辱没你张家，也累及中堂。”

牛昶昞以换数万人性命的道理相劝，丁汝昌依然不答应：“你们让我清静一下，我原来说正月十七给大家一个交代，我必定遵守诺言。现在

十七日还未结束，何必逼人太甚。”

众人散去后，丁汝昌再次拿出正月初三下午英国军舰“塞文”号转递来的伊东祐亨劝降书。当初丁汝昌不屑一顾，而今穷途末路，他不由得再次审读——

大日本海军总司令官中将伊东祐亨致书与大清国北洋水师提督丁军门汝昌麾下：

时局之变，仆与阁下从事于疆场，抑何其不幸之甚耶？然今日之事，国事也，非私仇也，则仆与阁下友谊之温，今犹如昨。仆之此书，岂徒为劝降清国提督而作者哉？大凡天下事，当局者迷，旁观者审。今有人焉，于其进退之间，虽有国计身家两全之策，而目前公私诸务所蔽，惑于所见，则友人安得不以忠言直告，以发其三思乎？仆之读告阁下者，亦唯出于友谊，一片至诚，冀阁下三思！

清国海陆二军，连战连北之因，苟使虚心平气以查之，不难立睹其致败之由，以阁下之英明，固已知之审矣。至清国而有今日之败者，固非君相一己之罪，盖其墨守常经，不通变之所由致也。夫取士必以考试，考试必由文艺，于是乎执政之大臣，当道之达宪，必由文艺以相升擢。文艺乃为显荣之梯阶耳，岂足济夫实效？当今之时，犹如古昔，虽亦非不美，然使清国果能独立孤往，无复能行于今日乎？

前三十载，我日本之国事，遭若何等之辛酸，厥能免于垂危者，度阁下之所深悉也。当此之时，我国实以急去旧治，因时制宜，更张新政，以为国可存立之一大要图。今贵国亦不可不以去旧谋新为当务之急，亟从更张，苟其遵之，则国可相安；不然，岂能免于败亡之数乎？

与我日本相战，其必至于败之局，殆不待龟卜而已定之久矣。既际此国运穷迫之时，臣子之为家邦致诚者，岂可徒向滔滔颓波委以一身，而即足云报国也耶？以上下数千年，纵横几万里，史册疆域，炳然庞然，宇内最旧之国，使其中兴隆治，皇图永安，抑亦何难？

夫大厦之将倾，固非一木所能支。苟见势不可为，时不云利，即以全军船舰权降与敌，而以国家兴废之端观之，诚以些些小节，何足挂怀？仆于是乎指誓天日，敢请阁下暂游日本。切愿阁下蓄余力，以待他日贵国中兴之候，宣劳政绩，以报国恩。阁下幸垂听纳焉！

贵国史册所载，雪会稽之耻以成大志之例甚多，固不待言。法国前总统末古未哑恒（帕特里斯·麦克马洪）曾降敌国，以待时机；厥后归助本国政府，更革前政，而法国未尝加以丑辱，且仍推为总统。土耳其之哑司末恒拔香（奥斯曼·努里帕夏），夫加那利一败，城陷而身为囚虏。一朝归国，即跻大司马之高位，以成改革军制之伟勋，迄未闻有挠其大谋者也。阁下苟来日本，仆能保我天皇陛下大度优容。盖我陛下于其臣民之谋逆者，岂仅赦免其罪而已哉？如榎本海军中将（榎本武扬）、大鸟枢密顾问（大鸟圭介）等，量其才艺，授职封官，类例殊众。今者，

非其本国之臣民，而显有威名赫赫之人，其优待之隆，自必更胜数倍耳。第今日阁下之所宜决者，厥有二端：任夫贵国依然不悟，墨守常经，以跻于至否之极，而同归于尽乎？亦或蓄留余力，以为他日之计乎？

从来贵国军人与敌军往返书翰，大都以壮语豪言，互相酬答，或炫其强或蔽其弱，以为能事。仆之斯书，洵发于友谊之至诚，决非草草，请阁下垂察焉。倘幸容纳鄙衷，则待复书赉临。于实行方法，再为详陈。

谨布上文。

明治二十八年一月二十日

伯爵大山岩 顿首

伊东祐亨 顿首

丁汝昌看了数遍，依然看不出“国计身家两全之策”在哪里。

此时，牛昶昞与英国人马格禄、美国人浩威等已经密议良久。威海是守不住了，如果被日军攻破，难免又是一场屠戮，就是洋员也未必能幸免；而此时降敌，谈妥条件，至少可保数万人的生命，这是当初伊东祐亨招降丁汝昌时就许诺的。几个人商议，必须策动更多的人去劝说丁提督，让他看到人心所向，只有投降一途。

晚上十一点多，数百人拥到镇远舰，因人数太多，数十人作为代表登舰，目标只有一个，就是请丁提督给大家一条生路。这些代表当中，增加了岛上的百姓代表，两位垂垂老者，一齐给丁汝昌磕头；还有几位炮台士兵和广丙舰水手，他们说弹药已经消耗殆尽，就是想打也打不成了。

广丙与广乙都是广东水师的舰船，春天到北洋参加会操，因为朝鲜局势紧张，广丙舰管带程璧光上书李鸿章，表示愿留北洋助战，经李鸿章奏请，两舰调入北洋。广乙在丰岛海战中受重伤后自焚，广丙则参加了黄海大海战，在威海保卫战以来，表现也很出色。管带程璧光本来怀着杀敌立功的想法归入北洋参战，谁料会落到株守待亡的结局，因此也同意投降的意见，广丙舰的水手就是他安排前来的。

“丁军门，我们南洋水师舰船是前来助战的，我们已经尽力了，请给兄弟们一条活路。”程璧光对丁汝昌说，“等和议达成后，兄弟再以广丙并非北洋的理由把舰要回去，也算为南洋保一条战舰。”

丁汝昌知道是降是战已经到了必须决断的时刻，他请北洋各舰管带前来议事。

等镇远代理管带杨用霖、靖远管带叶祖珪、济远管带林国祥以及镇字号六艘炮舰管带都到齐了，丁汝昌问道：“大家觉得，我们再打下去，还有取胜的可能吗？”

大家都无话可说。

丁汝昌见状，叹了口气说道：“原来我寄希望于陆路援军，如今援军无望，在座诸位，都难免败军之将的命运了。”

镇远代理管带杨用霖回道：“形势如此，用霖只有以死殉国。”

“生非容易死非甘。我是北洋舰队提督，我以死殉国就够了，你们不必如此。”丁汝昌又叹了口气，又转头叫着靖远管带叶祖珪的字，“桐侯，你是出过洋的人，你说像现在这种情形，洋人舰队会怎么做？”

叶祖珪回道：“洋人军队，在弹尽粮绝的情形下，是有情愿输服之例。”

闻言，丁汝昌沉默良久后道：“他们劝我投降，以我们的骂名换取数万人的生命，细想也有几分道理。”

众人仍然无语以对。

丁汝昌心有不甘的样子，又问杨用霖道：“雨辰，中堂让我们趁夜冲出包围到吴淞去，我没执行中堂的命令，你觉得我们能冲出去到吴淞吗？”

“我们舰速慢，又都受了伤，如何能够冲得出？如果早几天的话，大约只有靖远能够到得了吴淞。”杨用霖回道。

靖远是致远的姊妹舰，航速十八点五节，是北洋诸舰中最高的。靖远舰管带叶祖珪摇了摇头道：“靖远也到不了吴淞，日军第一游击舰队的航速都高于靖远。”

大家这样说，丁汝昌心里好受一些，他又问道：“后世评价，可能怪我们株守威海，如果我们冲出去与日舰决战，结果会不会更好？”

如今，除了丁汝昌，官阶最高的就是杨用霖，他回答道：“后世的评价我们顾不上了。我们冲出威海与日舰决战，名声会好一些，可会败亡得更早。黄海一战后，我们实力差人家太远。我们与威海炮台互相依托，是最明智的选择。”

“雨辰，你要说实话，不必安慰我。”

“这的确是实话，外人不懂实情，说什么的都有，我们顾不上了。”

叶祖珪也附和道：“就是不经黄海一战，我们的实力也弱于日本舰

队。可惜这一点世人知之甚少，还是以成军之时的实力，认为北洋战舰雄视亚洲，所以才有种种妄议。”

济远管带林国祥恨恨道：“如果后路不失，海岸炮台还在我们手里，威海无论如何能守得住。可恨后路贪生怕死之辈太多。”

戴宗骞治军无方，弃守海岸炮台，为北洋诸将士深为痛恨。丁汝昌为人忠厚，替他回护道：“戴孝侯已经殉国，再埋怨他也没用了。如果当初日本人在荣成登陆的时候，我们冲出港去，会不会阻止他们登陆？”

众人都不说话，也就证明大家在此事上有看法。

“我好后悔，如果当时我们所有舰船都到荣成去，可能损失会很大，但一定能够阻止倭寇登陆的速度。哪怕毫无效果，也不致留人口实。如果那时候我阵亡，也比现在等死强得多。”

“丁军门，现在后悔也没用了，外面还在等你决断。”杨用霖也心有不甘。

“战不能胜，降必背骂名。我是北洋舰队提督，我不能降，我降，便会让整个舰队蒙羞。我只有以死殉国，但你们不必步我后尘。我闭上眼后，任他们弄去吧。”

他们，便是指外面劝降的那些人。

等他们进来了，丁汝昌又道：“我是北洋水师提督，只有以死报国。我不能降，我降，便会令水师受辱。”又对威海水陆营务处提调牛昶昞说，“深斋，我死后立即将我提督印戳角作废。”再对杨用霖说，“雨辰，定镇两舰是北洋的骄傲，不能资敌，定远已经沉了，你立即安排人装好炸药，等我闭眼后就炸掉镇远。”说到这里，丁汝昌已经哽咽不能出声。

杨用霖走到舱外吩咐道：“来人，到底舱安装炸药，准备沉船。”

但十几个兵勇一齐围到杨用霖身边，抽刀出鞘威胁道：“杨管带，镇远不能炸。已经和日本人议好，以战舰换活命，如果炸了镇远，日本人生了气，大家还是没有活路。”

“人怎么苟且如此！”杨用霖连连跺脚，他回到自己舱里，不久传来一声枪响，大家跑进去一看，他垂头坐在椅子上，胸前一片血迹，他吞枪自杀殉国了。

丁汝昌听到枪声，问大家是怎么回事，听说是杨用霖自杀了，哭道：“雨辰，你应该让我先走。”

招招手，儿子丁代禧跪下，把一杯和着鸦片的酒高高举起。丁汝昌端起来一饮而尽。毒效发作还要过些时候，他嘱咐道：“三儿，把我扶到

岸上去，叶落归根，我得死在陆地上。我一走，就让他们炸舰。”

吞鸦片求死的过程也相当痛苦，折腾了半夜，天快亮时丁汝昌才停止了呼吸。当天夜里，李鸿章的外甥、北洋护军统领张文宣也吞鸦片自杀。

丁汝昌的护卫亲军头领夏老大见丁汝昌服毒，他对亲军说道：“丁提督平日对我等不薄，如今他被日本人逼死，我们也不能苟活。我要去南帮海岸炮台与日本人拼命，不怕死的跟我走！”

一共有二百余人愿意与日本人拼个鱼死网破。他们乘坐十几只小皮艇，悄悄登上南帮炮台，但被守炮台的日军发现，双方展开激战，无奈日军武器好，枪法又准，又有迫击炮助战，一个多小时的时间，二百余人全军覆没。

牛昶昞并没有按丁汝昌的叮嘱将提督印截角作废，他与洋员及诸将们立即开始讨论投降问题。浩威建议对丁汝昌之死严守秘密，以免影响谈判。他以丁汝昌的名义用英文起草了投降书，然后译成中文。上午八时三十分，派丙舰管带程璧光为军使，乘镇北炮舰，竖起白旗，由西口出港，将乞降书送到日本舰队旗舰——

革职留任北洋水师提督军门丁，为咨会事：

照得本军门前奉贵提督来函，只因两国交争，未便具覆。本军门始意必战至船没人尽而后已，今为保全生灵起见，愿停战事，所有刘公岛现存船只及炮台军械，委交贵营，但冀不伤中西水陆官兵勇民人之命，并许其离岛还乡，如荷允许，则请英国水师提督为证。为此具文咨会贵军门，请烦查照，即日见履施行，须至咨者。右咨日本海军提督军门伊东，光绪二十一年正月十八。

伊东接到投降书后，立即召集幕僚商讨，回复丁汝昌（日军尚不知丁汝昌已死），同意清军投降，并将于明天接收所有舰船炮台及其他军用品。他再次写信劝丁汝昌暂到日本，还赠送丁汝昌香槟酒蛎黄等礼品。

次日上午九时，程璧光再乘镇边炮舰持伪造的丁汝昌复信到日本舰队，诡称丁汝昌昨夜写完复信后自杀，复信请求日本接受舰船及军品日期能够延迟五天，因为有许多事情要安排。伊东复信同意，要求中方派员于下午六时前到旗舰上详商细节。

《日清战争实记》较为详细地记述了牛昶昞、程璧光到日本舰队谈判的情形：

午后四时过后，牛昶昞与程璧光一起来到我旗舰上。牛昶昞是河南人，二品顶戴，北洋候选道，是相当的高官，当年五十七岁，鼻下蓄白髯，不胖不瘦，中等身材，颇具长者风度。此日着用绒布制作的中国式

服装，穿缎子坎肩，眼边透红色，可见数日来之疲劳。程璧光是广丙号舰长，举止非常活跃，善于说英语，着少佐服装，佩带长剑。在旗舰上，先招待二人于一个房间里，然后伊东司令长官与之见面。牛昶昞对伊东司令长官说：丁提督临死，把后事全委托给了马格禄，因此，提督死后，刘公岛和威海卫的陆海军全靠马格禄指挥。但是，阁下已经明示来者必须是中国人，丁提督的下面就是小官，所以我来了。小官地位低下，而且不善于应酬，请阁下多多关照，务使谈判有一个顺利的结局。

牛、程两人基本同意日军提出的条件。正月二十日午后，两人再到松岛舰上，缴出威海卫清军海陆投降军官及洋员名册和兵勇军属统计表。计投降官兵陆军二千零四十人，海军三千零八十四人，合计五千一百二十四人。当夜，牛昶昞与伊东祐亨签订投降条约，岛上所有军械、舰船归日本人，军事人员限期登岸，百姓或留或去可自便，自杀或战死的军官灵柩乘康济舰离开，日军要给予礼遇。

正月二十三日（1895年2月17日）上午十时三十分，日本联合舰队正式占领了威海卫港，并举行“捕获式”，将威海卫港内北洋舰队残余舰船镇远、济远、平远、广丙、镇东、镇西、镇南、镇北、镇中、镇边全部俘虏，扯下中国军旗，升起日本旗。

当天午后四时，康济舰载运丁汝昌、刘步蟾、杨用霖、戴宗骞、张文宣等人的灵柩出港，日本联合舰队降下半旗，鸣响礼炮，为康济舰送行。康济舰在潇潇春雨之中，汽笛哀鸣，凄然离港。

真是祸不单行，北洋舰队全军覆没的消息传到京城时，辽东的战事也是一败涂地，翁同龢力主起用的刘坤一、吴大澂、魏光燾等，也未能挽救败局。

钦差大臣、前线统帅刘坤一年老多病，并嗜鸦片，借口亲兵未到，坐镇山海关而不赴前敌指挥。而日军在山东攻打威海的同时，侵入辽宁的第一军六千余人孤军深入占领了海城。当时海城周边聚集了两将军（吉林将军长顺、黑龙江将军依克唐阿）、一提督（宋庆）、一巡抚（吴大澂）、一藩司（魏光燾）所部共一百余营，六万余人。然而，他们一个多月间发起五次进攻，竟然不能攻克几近弹尽粮绝的海城。除了徐邦道、李光久两军尚能力战外，依克唐阿、长顺两军历经三次失败，根本未真正进攻，只是远距离放炮，而吴大澂闹的笑话更多。

自请参战的吴巡抚本是一介文人，写得一手好篆书。他眼睛近视，需要戴近视镜才能看得清楚，但枪法却不赖，百步外能百发百中。这一长处让他自己也觉得“虽古今名将不如也”。但他实在没有带兵经验，出关后天天招引算命、风鉴诸色人等互相附会，算计哪一天能克敌制胜，进位宰辅。到田庄台后，他不到前线了解敌情，全凭汇报处理战事，把所有军务都交给他的门生、志大才疏的户部主事晏安澜。而且他不知彼不知己，让人送给日军一封信，吹嘘自己“本大臣讲究枪炮准头十五六年，所率堂堂之阵，正正之旗，能进不能退，能胜不能败，若与本大臣

接战三次，胜负不难立见，迨至该兵三战三北之时，本大臣自有七纵七擒之计。惲尔辈虽生岛国，性命则同，因而本大臣于战场立免死牌数面，尔等走跪牌前，即不加刃，事定送还本国。”他派人张贴投诚免死告示，又令人多制白旗，均写吴字，将旗偷插山上，他说日军一看到他的旗子就会吓跑。

随着山东战事的步步顺利，辽东的日军大受鼓舞，第一军司令官野津道贯向大本营提出了“辽河平原扫荡作战”方案，第三师团从凤凰城、九连城踏雪西进，与海城日军会合，并迅速占领了海城东北方向的鞍山、西南的牛庄，海城之围破解，然后挥师南下，营口、田庄等先后陷落。尤其是吴大澂不战而弃的田庄台，是扼守辽河下游的水陆要津，一个相当繁华的集镇，在日军疯狂烧杀抢掠下，几被夷为废墟。宋庆退走双台子，吴大澂仓皇退往锦州。北自鞍山、海城，南到大连、旅顺，西至牛庄、营口、田庄台大片领土尽被日军占领。

如果山东的日军北上天津，辽东的日军南下山海关，京城两面受敌，该派谁去御敌？光绪帝召见军机，说到这个严峻的话题时，无人能接茬。恭亲王如今在军机中地位最尊，他不能不开口，但他开口就把球踢给了翁同龢：“皇上，派谁去御敌，可问翁同龢还有无合适的人选。”

最近，复出后一直低调的恭亲王，对翁同龢的不满已经溢于言表。

翁同龢十分窘迫，喏喏半天后道：“臣实在没有人选。”

恭亲王不满道：“如今战不能胜，和又不能和，到底该怎么办，今天必须拿出个主意，不然后果实在难料。”

向来敢冒天下之大不韪、主张和议的孙毓汶今天却一句话不说，直拿眼睛瞟翁同龢，一副看笑话的神情。

翁同龢索性撂挑子道：“战不能胜，就只能议和。日本人不是想让李鸿章去议和吗？那就派他为全权大臣好了。”

“李鸿章已经被摘了花翎，剥了黄马褂，又被骂得里外不是人，他哪里有资格去议和？恐怕要劳驾六爷了。”孙毓汶这时说话了。

日本人曾经暗示，如果派恭亲王或李鸿章议和最好。但恭亲王贵为懿亲，如何能够远渡重洋去议和？孙毓汶不是不知，这样说，还是要翁同龢难看。

“这好说，那就恢复了李鸿章的翎顶马褂。”光绪帝出面为老师找了台阶。

等大家鱼贯退出养心殿，孙毓汶故意叹息道：“从前李少荃被骂得狗屁不是，现在又让他去当尊贵无比的全权大臣，这上谕不好起草啊，我看就别难为那帮章京们了，翁师傅辛苦辛苦算了。”

翁同龢与李鸿藻一同回到军机处，一进门就老泪纵横，颤抖着双手问道：“兰翁，外敌入侵，我力主抗敌，难道有错吗？他们为什么这样作践我！淮军湘军都不争气，怎么能怪到我们头上？这是什么道理，难道我们都该当秦桧、张邦昌之流他们才满意吗？”

李鸿藻最近主战的兴头不那么热了，原因是他听了下人的一句话。他家中下人们，也分成了主和主战两派。有一天，他听到主和的下人道：“主战当然没错，可是你得拳头硬。拳头不硬，却到处放狠话，不是自己找揍吗？”

这话对李鸿藻刺激很大。尤其是起用湘军后依然不能挽救局势，他不能不冷静思考。军队统帅不愿战，军队亦无战斗力，而不知兵的人却一再主战，这是不是于国于社稷不负责任？一想到这一点，他就暗自心惊。因此，他今天没有附和翁同龢指责前线将士，而是平静地说道：“叔平，局势如此，不得不然。”

光绪二十一年正月十九日奉上谕：

前派张荫桓、邵友濂为全权大臣前往日本会议条款。诂日本意存延宕，借敕书有请旨之语，谓非十足全权，不与开议，送回长崎。迨令田贝再询，乃又答云：无论何时可以再行开商和议，总须中国改派从前能办大事、位望甚尊、声名素著之员，给予十足责任，仍可开办等语。李鸿章勋绩久著，熟悉中外交涉，为外洋各国所共倾服。今日本来文，隐有所指。李鸿章着赏还翎顶，开复革留处分，并赏还黄马褂，作为头等全权大臣，与日本商议和约。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着王文韶署理。李鸿章着速来京请训，切毋刻迟。一切筹办事宜，均于召对时详细面陈。该大臣当念时局阽危，既受逾格之恩，宜尽匪躬之义。谅不至别存顾虑，稍涉迟回也。起程日期并着即行电闻，以纾廑注。将此由六百里谕令知之。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李鸿章看罢军机处的廷寄，递给李经方道：“老大，朝廷让我与日本议和。”

“父亲不能去。当初您不愿打仗，他们非逼着打。如果当初他们听您的，最多失去藩属国朝鲜，如今日本人战事顺利，恐怕狮子大张口。这时候议和，谈何容易？”李经方不同意。

“总要有个了局，越拖只会越坏。”李鸿章的心思还是在大局上。

李经方一副事不关己的样子：“坏就坏去，反正湘军他们也起用了，总不能再一味责备淮军无能。”

李鸿章摇了摇头道：“这只能当赌气话说说罢了。我办了二十多年的外交，此次和议，恐怕想脱也脱不了。”

李经方心中十分不满：“从前签约，父亲已经招了太多骂名。这次议

和条件恐怕更苛刻，您又何必再招人骂。翁师傅一直在唱高调，不如让他去与日本人周旋，看国人骂不骂他。”

“到时候我自然要将他一军，不过招骂名的事他是不会去的。要让他去办理，恐怕丧权辱国更甚，他哪里会谈判？”李鸿章想了想又说，“就算他去，也许骂名还是让我来背。他会说，是因为我们仗没打好才谈不好。”

李鸿章手头要办的事情很多，北洋、直隶事务要交代，军务要部署，还要为东行议和做准备。他上奏朝廷由袁世凯代替周馥办理前敌粮台，周馥则立即回天津商办事情。又致电刚回到上海的张荫桓，让他帮忙代聘熟悉国际公法条约而有智略文笔者襄助。张荫桓很快回电报，建议聘请美国人科士达作为法律顾问。

科士达是律师出身，曾任过美国驻西班牙、墨西哥、俄国公使。张荫桓出使美国时，曾经聘他为公使馆法律顾问，两年前又任过美国国务卿。张荫桓评价科士达“人极公正，熟谙各国条例”，因此极力向李鸿章推荐。科士达开出的月薪相当高，每月三万两白银。张荫桓还建议李经方可以作为议和人员，因为他出使过日本，精通英文、日文，伊藤博文对他印象也很好。再有一个是江苏候补道徐寿朋，讲求公法条约，对邵友濂十分巴结，邵友濂建议就近调用。李鸿章一概接受。

等忙完这一切要务，已是正月二十五，与王文韶办完交接，立即起程赴京。两天到就，第二天一早，李鸿章就和军机大臣们一起觐见。几天前，美国驻华公使田贝已经向总署转交日本人的议和要求，朝鲜要独立，要赔偿军费，还要割让土地。派出的全权大臣，必须有让地之权，否则连去也不要去。

李鸿章知道割地与卖国无异，定会留下骂名，因此他早就有了主意，割地之权非由其他人说出，并由朝廷授予，否则宁愿不去日本。

光绪帝憎恨李鸿章的淮军一败再败，但如今又不能不依靠他去议和，而且李鸿章时年已经七十三岁，作万里之行，也实在不容易，因此语气相当温和。问了直隶可否安定，路上可否顺利，话题立即转到议和上。

李鸿章回奏道：“日本媾和条件太过苛刻，割地之事，臣万不敢承担。就是赔款，也难以筹措。”

翁同龢在一旁叫道：“赔款由户部千方百计筹划，也是臣等职责所在。哪怕就是多赔点款，也不能割地给倭寇。”

其实李鸿章心里明白，日本贪欲极奢，不割地恐怕没有了局，但他也装糊涂：“臣也以为割地万不可行，如果日本坚持要割地，那宁愿不去议和。”

孙毓汶语气甚急道：“局势已经危如累卵，怎么能不去议和？如果威海的日本舰队北上天津，京城立即就受震动。和议之事一天也不宜拖。”

光绪帝问道：“天津海防可有把握？”

“北洋舰队已经不复存在，天津仅靠几门海岸炮，实无把握。”李鸿章一副无奈的样子。

孙毓汶在一旁又催促道：“趁着局势还没糟透，应当尽快达成和议。割地的要求，到了万不得已之时，也不能不加以考虑。”

对割地的说法，光绪帝相当反感，翁同龢也不同意：“多赔款可以，割地一说，万不可行。”

见翁同龢这种态度，李鸿章乘机要求道：“议和事关重大，臣请派翁同龢为会办，与臣一同去日本。”

翁同龢立即反对：“我如果办过洋务，此行必不推脱。无奈洋务外交我都是新手，怎么能胜任会办？”

光绪帝心里明白，翁师傅是不愿担此骂名，他也不愿让老师为难，所以对李鸿章道：“既然委你为全权大臣，自然就不必再有什么会办。当初北洋军务朝廷要派会办，后来未派，也正是此意。”

意思很明确，当初你不答应派军务会办，如今议和你也别想有会办分谤。

李鸿章又奏请聘请科士达为法律顾问，李经方也随同赴日，光绪帝当即答应。

李鸿章和军机大臣们退出养心殿，他以十分体谅的语气对翁同龢说道：“叔平，你不肯去日本是对的。议和必然招致骂名，你是清议领袖，清誉万不可受毁。我被人骂卖国贼已经十几年了，虱子多了不咬，债多了不愁。”

翁同龢板脸严肃道：“李中堂善办外交，和议这样的外交大任非中堂莫属。如果中堂据理力争，不丧权，不辱国，不但不留骂名，必受朝野称颂。”

真是站着说话不腰痛，这种时候去议和，不丧权，不辱国，谁做得到？李鸿章反唇相讥：“如果翁师傅肯当会办，也许能够不丧权辱国，只是翁师傅不肯屈己。下去若干年，世人必称颂翁师傅是铮铮铁骨的爱国者，而李某，必被骂为头号卖国贼。”

出了宫，李鸿章先去拜访恭亲王，这几日恭亲王因为身体不好，没有入宫办差。他已经老态龙钟，见面就对李鸿章道：“少荃，这次少不得

你为大清忍辱负重了。”

李鸿章摇头道：“割地一说，我不敢提。不然一切罪责都将聚污于一身。”

恭亲王应道：“我明白，关键时候我出来说话，我老了，无所谓了。”

第二天，世铎、翁同龢、李鸿章一起觐见。还是商议议和的事，最关键的割地一条，谁也不敢答应。李鸿章倒是勇于任事，表示拼却老命也要为皇上分忧，但就是在割地问题上，他也是坚持不能向日本让步，否则宁愿不和。怎样让日本放弃割地的要求，大家都无良策。还是李鸿章提议尝试一下“以夷制夷”的办法，就是把日本的割地要求通报给英法俄美等国，请他们出面劝说日本放弃这一要求。光绪帝承诺道：“李鸿章，你在外交上办法多，这件事就交给你了，如果能够不割地，朕一定重赏。”

李鸿章亲自拜访各国驻华公使，请他们帮助居中调停，打消日本割地的念头。他对俄使喀希尼道：“割地对中俄都没有好处，如果把辽东割给日本，则直接威胁俄国的在华利益。”

“现在日本还未提出具体割地要求，俄罗斯不好现在出面阻止。”但喀希尼答应李鸿章，发电本国政府，若方便出面调停必为中国效力。

拜访德国公使，德使惊讶道：“开战之前各国都以为中国必胜，没想到中国军队如此不堪一击。不过，中国毕竟是大国，如果坚持下去，时间一久，胜利必然属于中国。中国为什么不迁都再战？”

李鸿章解释道：“迁都再战，也许能够战胜日本，但怕的是本国乱民趁机作乱，中国只怕永无宁日。您应当知道，当年长毛、捻匪正是趁英法两国入侵而造反，征战十余年才得以平复。如今，疲弱的中国实在经不起大乱。”

德使摇了摇头道：“中堂所虑，也有道理。既然中国没有迁都再战的决心，那就势必要割地赔款，他国无从帮助。”

李鸿章再访美使田贝，田贝说话十分直接：“听说这几天中堂一直在谋求列国干涉，我可以告诉中堂，趁早放弃这些不切实际的念头。战争的胜负是决定因素，既然中国军队不能在战场上获胜，不割地恐怕永无了局。”

这时候，张之洞上了一份奏折，说最近日本兵舰三番五次到台湾去游弋，看来对台湾有野心。他献计，不如把台湾抵押给英国，这样英国就会帮助中国阻止日本。众人都觉得很有道理，都请李鸿章去与英国驻华公使欧格纳商议。

李鸿章与英国人的交往最多，在列国中大清最亲近的也是英国，不但总税务司是英国人，北洋海军以及各洋务局厂中聘请最多的也是英国人。因此，李鸿章对英国抱有很大期望。但欧格纳听完李鸿章的意思，觉得有些不可思议，头摇得像拨浪鼓：“李中堂，您应该明白，银行家都是商人，他们怎么会以一个极有危险的抵押物贷款？”

“那么，我国愿意给英国更多的商业利益，以换取贵国出面，阻止日本割地的企图。”

对李鸿章这一建议欧格纳也不感兴趣，因为如果英国获取更多的商业利益，必然引起各国的反感，英国立即会成为众矢之的。而且各国也会要求同样的利益，中国那时候答不答应？答应，必受巨大损失，不答应，列国又怎肯罢休？当然，还有一个重要的理由欧格纳没说，那就是英国希望以日本制衡俄国在东北亚咄咄逼人的气势，怎么会在此时得罪日本？

日本知道李鸿章在谋求列国干涉，也针锋相对采取措施。外务省训令驻俄公使向俄国说明，日本将坚决维护朝鲜的独立，而绝对没有领土要求；又向各国尤其是英国表明，日本绝对不会谋求超过各国的商业利益，这使得最有可能出面干涉的英、俄两国都打消了干涉的念头。李鸿章忙了数天，最终是一无所获，只有俄国表示将来根据事态的发展，会出面调停。

光绪帝再次召见李鸿章与众军机，由李鸿章介绍谋求列国干涉的情况。恭亲王听了之后说道：“昨日接到军报，日军频繁向锦州派出骑探，有攻打锦州的迹象。议和的事情不能再拖了，实在不行，就授予全权大臣以割地之权。”

孙毓汶、徐用仪支持，翁同龢依然坚持割地万万不可。

不想割地但又没有不割地的办法，大家徒然争辩，毫无结果。光绪帝道：“要给全权大臣割地之权，此事太过重大，必须向太后请旨。”

光绪帝亲自去见太后面奏，很久却没有回音，他在乐寿堂丹陛上焦急地徘徊往复。终于奏事太监出来了，跪下回话：“回皇上，太后昨日肝气发作，肾疼腹泻，不能见，一切请皇上做主。”

自从前线战事不顺，太后就病了，不再召见枢臣，传话说一切由皇上做主。从前一个海关道的人选太后也会干预，如今割地丧权的大事却让皇上自主，推卸责任、不担骂名的意思再明显不过。光绪帝回到南书房，见到翁同龢就禁不住热泪横流道：“师傅，你还有什么办法吗？朕实在不愿做卖国之君。”

翁同龢跪在地上，也是泪流满面，哽咽道：“臣无能，不能为皇上分忧。要绝倭寇奢欲，除非前线能够取得大捷，可是，无论湘淮，都令人失望。”

光绪帝愤愤道：“朕本想好好振作当一个有为之君，没想到要经朕手割地于倭寇，将来朕有何脸面见祖宗于地下！”

翁同龢劝慰道：“罪责不在皇上，是前线将士不争气。如果淮军没有那么多贪生怕死之辈，如果海军提督得人，战局绝不会如此无可挽回。淮军将领腐化堕落，李鸿章难辞其咎。”

“翁师傅，如今还要李鸿章去议和，再责备他又有何益？”君臣两人相对啜泣，最后光绪帝说，“你传朕旨意，授李鸿章商让土地全权。”

“臣……遵旨。”翁同龢匍匐在地，泣不成声。

二月初八上午，光绪帝在养心殿召见李鸿章。等李鸿章磕完头，将花翎顶戴放在身边，光绪帝便说道：“李鸿章，朕已经授予你商让土地的全权。”

“今天恭亲王和军机大臣，已经传谕给臣。”李鸿章回奏。

“这次议和，除了赔款、朝鲜独立，日本人注意尤在割地，现在时机紧迫，非此不能开议。朕，也真正是没有办法了。”

光绪帝不愿割地，不愿做丧权辱国之君，不想可知。李鸿章有一番道理来劝慰皇上，是临觐见前就想好的：“此皆臣之罪过。臣任职直隶二十余年，海防洋务皆是臣职司，强敌猖獗如此，皆由臣之不力，上贻君父深忧，百咎集于一身，臣无可推辞。割地谋和，古所恒有。唐弃河湟之地，而无损于唐之中兴；宋有辽夏之侵，而不失仁英之全盛。就是西洋各国，最近的普法之战，即互有割让疆场之事。现在日本乘屡胜之势，逞无厌之求，如果不暂时答应，便无法渡过眼前难关。只要有力图自强之计，暂时委曲求全，将来也就有收回失地的希望。天下臣民，也能体谅朝廷的难处。”

“朕知道你是在安慰朕，不过你所说也不是没有道理。将来咱们君臣励精图治，不知可否有望重振大清。”

“一定能。皇上天纵英明，假以时日，效法列强，大办洋务，必能赶超日本。”李鸿章的话铮铮有声。

“但愿如此——此次议和，外人不能理解，你难免要受委屈。”

皇帝有这句话，李鸿章的万般委屈都可以化解了，他激动得一边磕头，一边落泪：“臣受恩深重，具有天良，苟有利于国家，何暇更避怨谤。现当时势艰危，但望于事有济，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敢于担责，不避怨谤，这一点尤其让光绪帝感慨。自己所敬重的翁师傅，在这一点上远不及李鸿章，明明知道再打下去也无益，但他从来不放松主战的立场；明知道不割地难以谈和，但他却一直声称割地万万

不可。他像爱惜羽毛的鸟一样，太过爱惜自己的声名。因此吩咐道：“李鸿章，议和的事别人指望不上，你要为大清力争，能争一分是一分。”

“是，臣一定力争。让地一节，最为要紧。论形势有要散，论方域有广狭，有暂可商让者，亦有万难允许者，臣必定斟酌轻重，力与争辩。至兵费多寡，并当相机迎拒，但能争回一分是一分。倘彼要挟过甚，臣绝不能曲为迁就，贻后日之忧；也不敢稍有游移，以速结目前之祸。”

“现在最担心的就是敌大股北扰，你到了日本，一定先与他们商定停战之法。”

君臣两人又就直隶防务谈了近十分钟。最后李鸿章表示，等日本人确定了谈判地点，他就立即出都，取道天津，乘轮东渡。

日本人确定的谈判地点是本州西南端港口马关。光绪二十一年二月十八日（1895年3月14日）晨，德国商船“礼裕”号、“生义”号悬挂着德国国旗和“中国头等全权大臣”旗帜，从天津起航，驶向大洋的彼岸——日本。

这两艘轮船上乘坐着“中国头等全权大臣”李鸿章及其随员：参赞李经方，兼任日文翻译；二品顶戴记名海关道罗丰禄，任英文秘书、外交顾问兼翻译；翰林院编修张孝谦、兵部候补主事于式枚，两人是李鸿章的文案；二品顶戴江苏候補道徐寿朋、二品顶戴候选道马建忠、二品顶戴候选道伍廷芳三人则是法律助手；前美国国务卿律师科士达是张荫桓为李鸿章特聘的法律顾问；此外还有美国副领事毕德格、四品衔直隶候补同知林联辉、直隶州知州罗庚龄、分省补用知县卢永铭、同知衔候选盐大使陶大均，学生、供事、差弁、跟役、厨丁等一百二十余人。

李鸿章一行于五天后到达马关港，当晚宿于船上。次日，根据日本的安排，上岸去春帆楼举行第一次会谈。当时的日本报纸对李鸿章一行上岸情形作了颇为详尽的描述：

李鸿章于20日正午3时5分，乘小船小野田丸到达阿弥陀町镇守神社前临时栈桥，即乘中国肩舆至会谈所藤野方（春帆楼），其间距离约二町许。另有李经方、罗丰禄、伍廷芳等随员9人，舆丁6人，随轿徒步的3人。罗丰禄郑重地携带着用罗纱布包装的一卷，多半就是国书。李经方与其当年离开东京时相较，颇显苍老。李鸿章虽称病后，但颇不相似，脸色壮健，架金边白玉眼镜，从船上经过栈桥，攀登一段长约一间之石阶，然后乘轿。出船室时和上石级时，都有二名从者，左右挟持，但这只不过是侍从大国大员的仪式而已。服装穿棕黄色长褂，加黑色上衣，薄底靴。身长约五尺六寸左右，高于其他诸人。当他出船室上栈桥，仰见观众如山时，面色似在讲：“好家伙，看的人真多。”但立刻恢复威严，进入舆内。李经方上陆时，和接待的官员招呼，频现笑容。自李经方以下，余人都坐人力车，中途经二町许距离，站满巡警，以资警卫。

李鸿章一行步入春帆楼，楼里摆放着一张硕大的木方桌，围着方桌摆着十几把椅子。李鸿章一行被安排在桌案的左侧，还专门为李鸿章准备了痰盂。李鸿章坐在中间，左手边是他的儿子李经方和头等参事马建忠，右手边是参事罗丰禄和伍廷芳。相对而坐的是伊藤博文，他的右手边是外相陆奥宗光，左手边是外务书记官进上胜之助。陆奥宗光右手边依次是内阁书记长官伊东已代治、外务大臣总事官中田敬义、外务省翻译官陆奥广吉。

李鸿章与伊藤博文算是老相识，因此坐定后伊藤博文先问李鸿章一路是否顺利，又略带歉意说道：“这个地方偏僻，现在还没有与您钦差大臣地位相配的公馆，实在抱歉。”

然后双方互相查阅全权委任状，认为完备，彼此交换。李鸿章不待伊藤博文说话，先入为主道：“按国际惯例，议和前先要停战。”

罗丰禄宣读拟请停战的英文节略：“现于议和约之始，拟请两国水陆各军即行一律停战，以为彼此议商和约条款地步。”

伊藤博文没想到李鸿章一上来就有这一手，他并没有停战的计划，一心想的是先议和，后停战，以便日本借助军事上的胜利谋求最大的利益。他与陆奥宗光交换一下眼色后道：“中堂一行舟车劳顿，既然已经交换了国书，今天的任务就算完成了。何况停战一事，也不是立即就能答复。我们明天给中堂一个答复如何？”

“好，那就明天商议停战的细节。”李鸿章一口答应了。

为了转移话题，伊藤博文又问：“中堂可知，此地为何叫春帆楼吗？”

李鸿章猜测道：“山下就是港口，想来必是帆樯林立而得名吧。”

“中堂一语中的。这个名字还是我帮他们取的呢！”

据伊藤博文讲，春帆楼原是一个医生的产业，但医生不幸英年早逝，遗下妻女无以为生。下关盛产河豚，味极鲜美，但是有剧毒，每年都有人因之送命。医生的妻子就想，要是开一间专门料理河豚的店，请专人制作，让大家既享美味又无性命之忧，一定生意兴隆，我和孩子的生计也就有保障了。很快，这里便因河豚料理闻名日本。伊藤博文有一年春天路过下关，慕名来品尝河豚，遥望窗外白帆点点，联想到自己又号春亩，于是欣然名笔，题写春帆楼三字，从此，这家河豚店更名为春帆楼。

“恰当至极。我进门的时候，就看到春帆楼三字，书法不同凡响，原来是阁下的大笔。”李鸿章连声赞叹，但他并不想在此多费口舌，而是借机转入正题说，“中日两国，同文同种，常为列强所忌，希望讲和以后，成为更亲密之友邦。方今西力东渐，能看透此种情势者，天下更有谁

能出阁下之右者。”

伊藤博文接道：“此事当年某在天津时，曾经奉告中堂，希望中国能够自强，不想十年过去了，仍完全不变。”

李鸿章称赞道：“贵国近年改革，无论在兵制或政治方面，都招招奏效，全由阁下努力所致。鄙国仍为吴下阿蒙，深为惭愧。”

“贵国推行洋务比鄙国之维新时间更久，但是不及鄙国见效卓著，何故？中堂曾经对我说，贵国之洋务，只取法西洋之机器、军械，而于制度，则中国尽善。日本则不同，完全效法欧美，包括政制、军制无不如此。我打个不恰当的比方，贵国之洋务，只是从欧美借了一件外衣，御寒有效，但是不能根本上强壮体质；而鄙国之维新，则将欧美文明像米饭一样吃下去，体质因此更强，因此能够取胜贵国。贵国之败，并非仅是前线将士不能用命，追根溯源，恐怕还要从军制、政制等方面去找原因。天道无亲，唯德是亲，贵国如欲振作，更有何忧。”

“受教匪浅。此次交战，诚属不幸。但亦意外地带来两个好结果，即贵国陆海军组织，效法欧洲成功，证明虽我为黄色人种，亦不让白种人一步之事实，此其一；另一方面，则为鄙国因失败而如长夜梦醒，获得奋起之机会。于此，日本以其学术知识，中国以其天然资源，互相结托，虽欧美白色人种，更何所惧哉！”李鸿章的话真假参半，但用心良苦却是不折不扣的。

等李鸿章离开后，陆奥宗光对伊藤博文道：“首相曾说过，李鸿章仪表谈吐足以服人，今天一见，诚非虚言。他不像古稀以上的老翁，身躯魁伟，语言爽朗，不怒而有威仪。而且，他也不失为外交能手。今天他所以不断表示羡慕我国的改革进步，赞美总理的功绩，又论东西两洋的形势，主张中日同盟，其目的是想借此引起我国的同情，间用冷嘲热讽以掩盖战败者的屈辱地位，他狡猾，却也令人可爱，可以说到底不愧为中国当代的一个人物。”

伊藤博文也表示同意：“不错，在大清国，讲外交恐怕无人可出其右。没想到今天他首先提出的就是停战问题。”

“现在不能停战，必须让他时刻心神不定，才有利于我们。而且现在我军正势如破竹，停战军方也不乐意。”陆奥宗光不同意即刻停战。

伊藤博文思索道：“那就要想办法，让李鸿章自动放弃停战的要求。”

陆奥宗光建议道：“海军部主张，台湾全岛必须划归日本版图，辽东半岛必须让给朝鲜，将来帝国再从朝鲜‘租借’。李鸿章既然提出停战，我们就提出以台湾为质，他自然会知难而退。”

“海军正在谋划进军台湾，而且台湾是帝国必须割取之地，此时千万

不能让李鸿章知道我们的目标。所以，台湾只字不提，要提，就要在李鸿章的直隶地面上做文章。”伊藤博文决定声东击西。

第十六章 马关签约留骂名 三国还辽埋祸根

第二天下午两点半，双方在春帆楼进行第二次谈判。

“所备馆舍甚佳，有宾至如归之乐，非常感谢。”李鸿章首先感谢日方的周到准备。

伊藤博文则直接进入主题：“昨天中堂提出停战问题，我国政府今天准备一份节略，中英文各一份，英文比较简洁明了。”

罗丰禄将英文稿翻译给李鸿章听：“根据目下军事形势，考虑到因停战的后果，兹声明应附下列条件：日本国军队占领大沽、天津、山海关及在该处的城垒；在上述各处中国军队，须将一切军器、军需品移交给日本国军队。天津、山海关间的铁道，由日本军务官支配管理之。中国政府担负休战期间日本的军事费用。若对以上条件无异议时，可即提出休战的日期、期限、中日两军之经界线及其他细目。”

大沽、天津是北京的门户，再把山海关及铁路拱手让给日军，那不是在北京的脖子上套了一条绞索？李鸿章听了这样的停战条件，脸色大变，口中连呼：“过苛过苛！现在日军并未至大沽、天津、山海关等处，何以所拟停战条款内，意欲占据？”

伊藤博文道：“凡议停战，两国应均沾利益，停战对贵国有益，故我军应据此三处为质。”

“天津系通商口岸，日本难道也要管辖吗？”通商口岸涉及多国利益，日本占据列国必然反对，李鸿章以为日本会知难而退。

伊藤博文笑了笑说道：“可交日本暂时管辖，而且肯定能管好。”

李鸿章又问：“日本兵到了天津，住到哪里？”

“这好说，就住贵国士兵的营房，如果不敷可再添盖兵房。”

“如果这样，日军不是要久居天津吗？”李鸿章又疑惑地问道。

“视停战时间而定，不会太久。”

“既然不会太久，又何必非要中国让出三处地方？且三处皆系险要之地，若停战期满和议不成，则日军先已据此，岂非反客为主？”

伊藤博文解释道：“现在停战，对日本不利，所以议及停战，必须有险要为质方不吃亏。”

争来争去没有结果，李鸿章便想以自己的苦衷打动伊藤博文：“应贵国之请，我是诚心讲和的，我国家也是如此。未议停战，贵国先欲据有

三处险要之地，我是直隶总督，三处都是我的辖区，试问伊藤大人，设身处地想一想，这让我的脸往哪搁？”

伊藤博文丝毫不让：“中堂为国计，故议停战。我为本国计，停战只有如此办法。”

李鸿章恳求道：“务请再想一办法，以见贵国真心愿和。”

“我实在别无办法，两国相争，各为其主。国事与交情，两不相涉，停战系在用兵之时，应照停战公例。”

李鸿章反驳道：“议和，则不必用兵，故停战为议和第一要义，如两国尚相争战，议和似非诚心。”

伊藤博文趁机鼓动李鸿章放弃停战的要求：“若论停战，当然应该有条件，如不能允，不妨搁起，先议和约。”

“先议和约也行，但日本应当保证不进攻天津、大沽、山海关三处地方。”李鸿章不得不退让了一步。

伊藤博文就是要以军事压力迫使李鸿章就范，因此说道：“战端即开，谁能预料？我实在不敢保证。”

李鸿章认为不妨先看一下议和条款，如果不是太苛刻，不停战也可，所以问道：“现在如果不议停战问题，议和条款可出示否？”

但伊藤博文需要的是首先确保李鸿章不再提停战的要求，便追问道：“中堂之意，是否欲将停战节略撤回，再议和款？”

“停战之款未免过甚，万做不到；但既请我来，必有议和条款。”李鸿章对伊藤博文的要求不置可否。

“议和之款，业经办好。中堂所交停战节略是否撤回？或者明确说明，中国不同意停战的条件？”

伊藤博文担心李鸿章看了议和条款，又提出停战的要求；而李鸿章最需要的是停战，所以一时不能下定决心。两人反复辩驳，谁也不肯让步，最后商定，三天内李鸿章给予答复。

这次谈判颇费了一番口舌与心智，但李鸿章没有达到先停战后议和的目的。

送走李鸿章，伊藤博文点上一支烟深吸一口，复又吐出，看着椭圆形烟圈越飘越淡，对陆奥宗光道：“今天真是痛快极了。十年前，我在天津与李鸿章有一次交锋，他言辞犀利，目光敏锐，不怒而威，谈判后我的背上被汗湿透。今天，看他走投无路的窘相，十余年的憋屈，终于一扫而空。”

陆奥宗光有些担心：“李鸿章的确是谈判好手，可是面对帝国军队的节节胜利，徒有口舌之利已于事无补，所以他一直坚持先停战。如果他答应了停战要求，我们该怎么办？”

伊藤博文不容置疑地说道：“未议和先失要地，他不会答应，清廷也不会答应。我们应该帮清廷一把，让他们尽快下定和谈决心。”

“总理的意思，是在军事上再给中国压力。”

“对，应该请大本营命令海军舰船，到天津海面上游弋。”

李鸿章与总署函电往来，两天后总署回电，停战条件不可接受，先议和款。二月二十八日（3月24日）下午三点，李鸿章亲自将中英文备忘录交给伊藤博文。伊藤博文阅英文，陆奥宗光阅华文数遍，并将后半部分译出日文。

如今李鸿章已明确不再提停战的事情，接下来的谈判该如何进行？伊藤博文点上烟卷，好像在反复推敲备忘录的日文版，其实在思考对策。等他想清楚了，抬起头来道：“所议之事，一经议定，必须实力践行。我发现贵国与外国交涉以来，有些答应的条款却没有认真执行。我国以此事所关重大，派我来办，两国既派头等大臣会商议定，若不施行，有伤国体，而战端必致复起。我忝为鄙国内阁总理大臣，凡所议定必能实践；希望中堂答应的事情也能践诺。”

伊藤博文以复起战端相威胁，又以守信义相逼迫。李鸿章虽然急于和谈，但作为外交老手，他不能让伊藤博文摸到他心急火燎的真实心态，便故作轻松道：“我忝派钦差头等大臣，临行前进京，召见数次，实因此事重大，奉有明白训条。日后和款，必须体谅本大臣力所能为。果可行者，当即应允；其难行者，必须缓商，断非三数日所可完议，还是先请贵大臣即将和款出示再说。”

“明天就交给中堂。”伊藤博文答道。

“明天几点？”

伊藤博文与陆奥宗光一商量，确定明天十点交。

然后，伊藤博文说起对中国百姓的印象：“我们的军队现驻金州等处，发现中国人比朝鲜人容易管理，易听调度，而且做工勤苦，中国百姓实在是容易统治。我们现在正在进攻台湾，不知台湾之民如何？”

李鸿章大吃一惊，马上明白日本人要打台湾的主意，但此时他并没有多好的办法，只好继续用他以夷制夷的老办法：“台湾系潮、漳、泉客民迁往，最为强悍，不是随便哪个国家可以侵犯的。听贵大臣的意思，好像要打台湾的主意，我可以告诉你，这样英国人是不会甘心的。”

伊藤博文笑道：“有损于华者，未必有损于英也。两国相争，不会损及他国。”

“台湾距香港极近，英国早有不愿他人盘踞台湾之意。”

伊藤博文见李鸿章还想拿英国来牵制日本，感觉有些好笑：“贵国如将台湾送与别国，别国必将笑纳也！”

李鸿章严肃道：“台湾已立一行省，不能送给他国。”

伊藤博文不愿再谈台湾问题，感慨道：“我总理庶政，实在是太忙了。”

“我来相扰，有误贵大臣公务；但此事商办，恐需时日。”李鸿章不想这么快就进入到下一阶段。

“本大臣因此事所关至重，所以一切国务暂由他人代办，此地实在未便久居。”未便久居，其实还是催逼李鸿章尽快画诺。

李鸿章推脱道：“那得看贵大臣所议和款如何。倘易于遵行，和议即可速成；否则，仍须细商，需时必多，唯望恕罪！”

“和款一事，两国人民盼望甚殷。愈速愈妙，万不能如平时议事延宕。且两军对垒，多一日则多伤生命。”伊藤博文依然是催促语气。

这天谈判结束，已是下午4点15分。李鸿章心事重重，乘轿返回下榻处。途经外滨町郵便电信局前，到他的行馆还有七八十步的地方，突然从拥挤围观的人群中挤出一个青年人，用手摁住轿夫肩膀，趁轿夫惊讶停止前进之际，举枪朝李鸿章开了一枪。枪手击中了李鸿章的左眼下颊骨，血流不止。李鸿章感到头部猛地一震便晕了过去，但时间不长，他就被儿子李经方叫醒了。

“父亲，您没事吧？”李经方着急地问道。

“左脸疼得厉害。你放心，他们打不死我。”李鸿章被李经方等人扶着走出轿子，“我不能让日本人看笑话，你们不用扶，我自己走。”

回到行馆，李鸿章立即支撑不住了，大家扶他躺下。

“把这件血衣好好保存，不要洗掉血迹，此血可以报国矣。现在尚未停战，能早一天缔结和约就减一分伤亡。不能因为我受伤耽搁了谈判进程。你们准备个照会，尽快提交给日本，希望他们能够如约于明天提交和款。”李鸿章说完，然后又叹息一声，“如果日本人一枪打死我，倒也壮烈，和约不必经我手，还能博一个以身殉国的美名。可惜，天不怜我。”

消息传到春帆楼，伊藤博文和陆奥宗光还在商议明天的谈判策略。

听到消息，伊藤博文惊讶得一时没有反应过来，陆奥宗光先问道：“李中堂伤得重不重？”

“好像不要紧，李中堂自己下轿走回行馆。”

“真是可恨至极！李鸿章以七十三岁老翁受此袭击，必然博得各国同情，如果各国因此出面干涉，我们会有无穷麻烦。”陆奥宗光恨恨道。

“这比两个师团的溃败还要可恨！”

伊藤博文立即安排应变，一是立即派最好的医生去行馆为李鸿章医治；二是立即电告广岛大本营；三是立即责令警方捉拿凶手。

两人一同赶到李鸿章行馆探望。伊藤博文向李鸿章致歉，同时也一再声明日本人民对李鸿章非常尊重，对如此丧心病狂的人，日本国民无不痛恨，并一再表示一定捉拿凶徒，给李中堂一个交代。

“感谢总理和外相的关心，我身体没有大碍，但需要休息。”李鸿章这是下了逐客令。

两人走出行馆，伊藤博文对陆奥宗光道：“内外形势，已至不许继续交战。若李鸿章以负伤作借口，中途归国，对日本国民的行为痛加非难，巧诱欧美各国要求他们再度居中周旋，我国对中国的要求不得不大为让步。现在最重要的就是要防备李鸿章与他国人员接触过密，你与下关地方联系，所有地方官员、社会团体，都要去行馆探望，即使李鸿章拒不见客，也要保证探望的人络绎不绝。我今晚就去广岛觐见陛下，商议对策。”

广岛行宫接到李鸿章遇刺的电报，天皇十分震惊，立即派侍医到马关为李鸿章治伤，皇后还亲自制了绷带，并派两名护士前往照料。第二天，天皇颁布诏谕：

中国现在与我国兵争未息，而按照仪节格式，钦派头等全权大臣前来缔结和局，经朕派遣全权大臣等，前赴马关会议，我国应有责成，确遵万国通例，优待中国钦使，方与国家体面相符，并应优于护卫，以资保安。朕业已选降特旨，飭文武官员懍遵办理，现查遽有不法凶徒，下贱至极，竟敢伤及中国头等全权大臣之身，朕心深为忧愁惋惜。其凶犯自应飭吏按照国律内最严之刑办理。兹特明降谕旨，通飭官民，钦遵旨意，保我国家荣誉声名，不致再有此等狂悖不法情事，而损我国之荣誉也。

李鸿章遇刺的信息传出，日本各方团体代表纷纷到马关表示慰问。远处的，就发慰问电或赠送种种物品。当时李鸿章行馆门前，人来人往如同集市。

伊藤博文到达广岛后，建议天皇一定要将李鸿章留住，避免他国干

涉、谈判搁置：“现在李鸿章还未提出回国的要求，如果他以伤病为由回国，我国将十分被动。”

“爱卿有什么建议，不妨直说。”

“中国人最讲你敬我一尺，我敬你一丈。谈判一开始，李鸿章即提出停战的请求。请陛下命令陆海军，进行无条件停战。只有这样，才能把李鸿章牢牢地拴在谈判桌前。”

天皇当即同意了伊藤博文的建议。

陆奥宗光接到伊藤博文的电报，起草了停战照会，亲自送到李鸿章行馆。李鸿章行馆非常热闹，慰问、送礼的络绎不绝。法、德、英驻日使馆的医生正在与天皇派去的医生商议治疗方案，李鸿章所受枪伤在左眼下一寸许，没有伤及眼睛，但是找不到子弹的位置。日本医生建议开刀取出子弹，以免日后生变；法、德医生反对，担心贸然开刀会有不可测的危险，认为既然对眼睛没有妨碍，不如暂时留在体内。而李鸿章坚决反对再做手术，恐怕贻误谈判。见陆奥宗光到来，医生请他发表意见。他同意法、德医生的建议。

卧房内除了李经方，还有天皇派来的两个女护士。陆奥宗光对站在李鸿章卧榻前的李经方道：“中堂身受重伤，幸未致命，中堂不幸，中国举国之大幸。此后和款必易商办，中日战争，将从此止。”

听到这个消息，李鸿章万分惊喜。陆奥宗光在回忆录里这样写道：“李鸿章的半面包有绷带，绷带外面仅露一眼，流露出十分高兴的神情，对我天皇的仁慈旨意表示感谢，并对我说，虽然负伤未愈，不能亲赴会议地点商谈，但如能在他的病榻前举行谈判，则随时都可以。”

“伊藤总理即将从广岛返回，待他回到下关，立即签订停战协定。”

李经方又问凶手的情况，陆奥宗光怒道：“是一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凶徒，已经被警察捕获。”

凶手小山丰太郎，是一位二十六岁无业青年。他之所以向李鸿章行刺，是因为在他看来，日本国之所以不能遂愿吞并朝鲜，踏上大陆，都是因为有了李鸿章。现在，李鸿章又来日本进行议和，更是凭其三寸不烂之舌阻止日本对中国的进攻、对北京的占领。为了日本前途，为了激励日本军人向中国发动全面进攻，他坚决反对议和，因此才刺杀李鸿章。

“现在帝国对停战非常不满，伊藤总理是费了很大功夫才说服海陆军，为中日友谊起见，也是尊敬中堂的爱国热情，决定限期停战。”陆奥宗光又将停战说得十分艰难。李鸿章则再次表示感谢，并希望尽快签订停战协定。

陆奥宗光走后，李经方建议道：“父亲受伤责任全在日本，如果您以伤病为由回国，再请英俄调停，日本将不得不做出让步。”

李鸿章摇头道：“能早一天是一天，我如果回国，议和再有波折，那些人肯定要骂我为一己之私，不顾国家安危。”

第二天，日本提交了停战协定，在直隶、奉天、山东等地方实行停战，双方现驻扎该地方军队不得互相前进，也不得再调兵前往第一线，但停战区域不包括日本正在进攻的台湾、澎湖。

李经方根据李鸿章的意思进行力争，日本寸步不让。当天下午，停战协定签订，时间为本日起二十一天内有效。

因为停战时间有限，李鸿章希望早日开始谈判，他向日本提议，或者将谈判地点设在他的行馆，或者由日本将条款送到他的行馆，由他仔细斟酌。但日本人对他的两个提议都不答应，认为如此有损日本尊严，而是让李经方到春帆楼去取文件。

和议条款非常苛刻：清政府承认朝鲜独立；割让奉天南部的凤凰厅、安东县、宽甸、岫岩州、辽阳、田庄台、营口等地以及台湾、澎湖列岛；赔偿军费库平银三亿两；缔结新的通商行船条约；给日本以最惠国待遇和新的特殊权益；开放北京、沙市、湘潭、重庆、梧州、苏州、杭州七处为通商口岸，扩大内河航路，准许日本在中国通商口岸从事工艺制造；为了保证条约得到切实实行，日军占领奉天、威海卫，占领期间，军费由中国负担。而且规定必须要在三日内答复。

李鸿章立即用两封电报将和谈条款上报清廷，同时与律师科士达商谈如何回复这份苛刻的条款。大清重金雇请的这位科士达律师是有名的亲日派，他与日本人互相配合，劝诱李鸿章接受这些条款。他告诉李鸿章，日本外务状师德理生来晤，密称：伊藤见李鸿章伤重，驰往广岛求天皇暂行停战，而左右武员不允，伊藤经过力争这才准了。至于约内赔费、让地各节，皆由武员力持，伊、陆不能强阻。空言开导，亦属无益。

清廷接到李鸿章的电报，经过了一番激烈的争论，回复李鸿章说：日本要挟过甚，索费奇重，索地太广，万难迁就允许。

于是，李鸿章向日本提出了第一份长篇说帖，对和谈条件逐条驳复。但语气相当委婉，他希望以情动人，寄望于日本“通情达理”，放中国一马。

对割地要求，李鸿章认为和谈就是为和平，而割地只能增加中国人的反日情绪，“我国土地，列代相传数千年，是我无价之基业，一旦割去，举国上下必定饮恨含冤，日日思谋报复，以日本为永久之仇敌，对日本又有何益？”

对日本提出的三亿两巨额赔款，李鸿章分析中国的财政收入，说明实在无此财力；再分析日本所费，不过一亿多两，而战争中俘获中国大批舰船军火，也应当折为现银，因此应该大大删减。对于日本提出的通商要求，李鸿章拿中国与列国通商条约对比，说明日本提出的条件太不合理，而且会引发列国效仿，中国损失太大。

最后，李鸿章提醒说：“今和局将成，两国将来数世造化命运，皆在两国全权大臣掌握之中，所以双方应该遵循天理，保全两国生人之利益福泽，方能克尽全权大臣之职分。日本现在国势正盛，赔款或多或少，占地或广或狭，都无关紧要。真正关系日本国计民生者，乃中日关系，到底是仇敌相向还是友好相处，为长远计，贵大臣不可不深思熟虑。”

看了李鸿章的长篇说帖，伊藤博文道：“李鸿章真是老奸巨猾，这篇文章笔意精到，仔细周详，必须加以彻底驳斥，不然列国会以为日本以武力欺负中国，我们会在道义上受损。”

陆奥宗光却有不同看法，他认为李鸿章精于辩论，如果日本回一个长篇驳斥，李鸿章必然又有辩解机会，反而有可能让他更占道理，博得他国同情，便道：“割地赔款本来就是霸道的要求，没有道理好论，也没有情面可讲。我们干脆就霸道到底，只要他表明接受还是不接受。反正只有二十一天的时间，他比我们更着急。”

伊藤博文仔细一想，拿烟斗敲着桌子道：“妙极了，应当如此。”

次日，日方提交一份照会：

现在查阅中国全权大臣所交之说帖，将中国自家为难之事详细陈述，并嘱日本全权大臣将和局条款再行细想，日本全权大臣殊为失望！总之，中国自家为难之事，并不在此次会谈应列之项，用兵以后所索之款，并非寻常议事所可比。中国全权大臣毋庸再有拖延，即将已交之和约底稿能否全数应允，或某某款不能应允，实在说明，如欲有更动之处，亦请写在条款中。

割地赔款这样的大事，李鸿章当然不能更不愿自作主张，因为稍有自主之嫌，必定被扣上卖国贼的帽子，因此他将日本态度强硬、不好通融的实情电报朝廷。同时说明他自己的看法，日本所重在割地赔款两项，赔款恐怕要在一亿两以上，割地也恐怕不仅是台、澎。

接到李鸿章的电报，全班军机立即递牌子请见。光绪帝看罢李鸿章的电报后道：“李鸿章好像没有就台湾问题与日本人力争。”

“从电报上看，李鸿章大约有割台澎给日本的意思。奉天是大清龙兴之地，当然不能割，可是台澎两地，日军并未占据，凭什么要割给他们？”翁同龢对割地一向是极力反对。

“李鸿章去日本前就一再说明，割地恐怕难免，现在看日本人态度非

常强硬，不割地恐怕没有了局。如果非要割地，割台湾与奉天相比，孰重孰轻，一目了然。”孙毓汶则为李鸿章辩护。

翁同龢又道：“日军未占据台澎，却将此地割让，恐怕会失去民心！”

“割去台湾，则天下人心都离我大清而去，朕又有何脸面为天下之主。”光绪帝也深以为然。

翁同龢见状，矛头又对准李鸿章：“议和全权大臣自当为我国利益力争，朝廷应当给李鸿章旨意，让他能不割地就不割。”

“话不能这样说，李鸿章都挨了一枪了，忍着伤痛与日本人谈，还要让他怎么力争？能争他自然要争，这还用说吗？现在的问题是时间有限，日本人要我们答复是答应还是不答应。”孙毓汶对此话甚是不满。

“答应不答应，答应什么地方，朝廷已经给李鸿章全权，他应当相机办理，总不能把一切都推给朝廷。”翁同龢又道。

闻言，孙毓汶则讥讽道：“我明白翁师傅的意思，我们只管在这里高谈阔论，骂名让李鸿章去背。不割地当然好，可是如果日本人打过来，京城不保，又该如何？”

看两人争执不下，恭亲王出来打圆场：“你们两个各有各的道理。应该让李鸿章全力与日本人争，同时又应该给他个答复，起码朝廷的底线应该让他知道，不然他一概否定日本人的和款，恐怕谈不出结果。”

底线是什么？如果非要割地，台湾远离京师，孤悬海外，被日本占据，威胁当然比奉天要小一些，奉天若被占领，那可是悬在京城后脑勺上的一把利剑。

“割让台湾是大事，必须面奏太后。”光绪帝说这话，是默许的意思。

第二天，李鸿章收到朝廷的电报，先是责问李鸿章究竟有没有为台湾申辩过？然后又说“南、北两地，朝廷视为并重，非至万不得已，何忍轻言割弃。若敌愿太奢，不能尽拒，该大臣但将何处必不能允，何处万难不允，直抒己见，详切敷陈，不得退避不言，以割地一节归之中旨也。”李鸿章完全可以想象得出，翁同龢等人必定是极力反对割地，但如何能够不割地又能阻止战争，他们却一点办法也没有。不愿割地，但又不能不割，所以把难题推给李鸿章，“着李鸿章派李经方前往，让地应以一处为断，赔款应以万万为断，与之竭力申说。”

收到这份电报，李经方、伍廷芳、马建忠等人来到李鸿章病榻前商讨对策。李经方不满道：“朝廷真是站着说话不腰痛，父亲已经挨了一枪，他们还怪我们没有好好争辩。不想割地，又没有阻挡日军的办法，

让我们空口白话，怎么竭力申说？”

“朝廷是非要我戴上一顶卖国贼的帽子不可了。既要割地，但割哪里让我李某人说，到时候割地的责任我想脱也脱不了。”李鸿章感到眼睛有些发胀，然后开始头晕。他闭上眼睛休息了一会儿，睁开眼睛又说，“我被骂为卖国贼没什么，我老了，可不能让你们受累。你们放心，到时候我把责任揽到我一个人头上。”

其实这几个人临行前家人无不反对，因为签订和约必定是有过无功的差使。马建忠上前表示：“中堂放心，我们既然跟着前来，早就做好了挨骂的准备。”

李鸿章让于式枚起草一份电报，说明自己绝对不敢退避不言，必定竭力申说，能争回一分是一分。

李鸿章与朝廷的往来电文，虽然是用密码，但是早被日本破译，因此清廷的底线以及李鸿章的态度伊藤博文十分清楚。他决定再给李鸿章施加压力，把李经方约到他的寓所会谈，责备中方至今对和款没有一个明确的答复。

李经方说割地赔款两项，双方恐怕要进行一次会议。

“这不可能，你们必须明确回答行或不行，哪一条不行，想怎么改，必须明确地答复，明天是最后期限。现在休战期限仅余十一日，如因徒然浪费时日，以至于再动干戈，我一声令下，将有六七十艘运输船只搭载增派之大军，触舳相接，陆续开往战地。如此，北京的安危亦有不忍言者，中国全权大臣离开此地，能否再安然出入北京城门，恐亦不能保证。”伊藤博文以重新开战相威胁。

李鸿章与众人再行商议，向日本提出第二份说帖，指出中国允让地的范围，奉天省南部的凤凰厅、安东县、宽甸和岫岩州四处，而辽阳、田庄台、营口等地，则决不答应；南边只能允让澎湖列岛，台湾则不答应。赔款则以一万万两为限。

伊藤博文收到李鸿章的说帖，不愿再做文牒往来，约请他到春帆楼会谈。

三月十六日，距离停战期限还有十天，李鸿章脸上扎着绷带，亲赴春帆楼与伊藤博文举行第四次会谈。陆奥宗光因为患感冒，没有参加。

客套话后，转入正题。

伊藤博文提议：“现谈应办之事。停战多日，期限紧迫，和款应从速定夺。我已备有改定条款节略，以免彼此辩论，空过日光。中国为难光景，我原深知，故我所备节略，将前次所求于中国者，力为减少，此案再难更动丝毫，故中堂见我此次节略，只明确答复允与不允而已。”

李鸿章惊诧道：“难道不准分辩？”

“时限既迫，你愿辩请便，但我方条件不再改动。”

李鸿章仔细阅读伊藤的节略，日本提出的条约稍作了让步，但赔款依然要二亿两白银，台湾、澎湖、辽东半岛必须割让。

李鸿章看罢后道：“赔款二亿两，为数甚巨，难道没有减少之意吗？”

“减到如此，不能再减。如再战，则所费更巨。”

“此次赔款，必借洋债，洋债为数既多，本息甚巨，中国如何还得起？”

伊藤博文略含讥诮道：“中国之地，十倍于日本。中国之民四百兆，财源甚广，开源尚易，无须特别担心。”

“中国的事情没你想的那么简单，请你到中国当首相如何？”

伊藤博文笑着说道：“可奏闻皇上，若蒙允准，自不推辞。”

“贵大臣当设身处地，将我国为难光景，细为体察。如果照此数写明约内，与外国商借洋债，势必以重息要挟。债不能举，款不能付，失信贵国，又将宣战。何苦相逼太甚。”

“此乃贵国目下之责任，无可奈何。”

“请再稍减。”

“无可再减。”

.....

赔款问题毫无余地，李鸿章只好再议割地的事：“各国交兵，从来没有将占据之地全部割去的，日本这样做太过分了。英法联军也曾占据中国城池，但未割去寸土尺地。”

伊藤博文驳道：“英法也许另有深意，不能拿他们与我们比。”

李鸿章又道：“营口设关收税，是中国一个重要财源，你们又要我国偿款，又要夺去重要的财政来源，就像小孩子，你夺其所含之乳，岂不是要让他饿死吗？”

“堂堂大清帝国，决不可与孩提并论。”

“台湾全岛，日兵并没有占领，为什么要强索？”

“军事占领与割地无任何关系，我军已经深入山东省，我们并没有要求割让。凡我方所能让者，已经减让，此外辩驳，更无用矣。”

“难道不许我辩驳？”李鸿章又问。

“驳只管驳，但我方主意不能稍改。广岛现有六十余只运输船停泊，计有二万吨运载全部整装待发，所以没有马上运出，是因为两国没有停战之约。”

李鸿章将谈判情况电报总署。朝廷经过商议，指示李鸿章如果能够通过多赔款不割地最好，如果实在不行，可否将台湾的地下矿藏归日本，而领土和人民仍然归于中国。伊藤博文当然不答应。清廷又提出，可否将台湾分为两部分，北部归中国，南部割让给日本。伊藤博文给李鸿章一封信，告诉他日本不会再有任何让步，如果再拖延几天，有可能就不是现在的条件了。

当天下午，被任命为征清大总督的小松宫彰仁亲王故意率运船三十余只，浩浩荡荡通过马关。李鸿章十分紧张，唯恐战事再起，再次电报清廷说若谈判决裂，事态极为严重。如接受日本之要求，京师尚可保全，若不然，事必出意外。

第二天，清廷回电李鸿章：原冀争得一分有一分之益，如竟无可商改，即遵前旨，与之定约。接到电报的当天下午，李鸿章与伊藤博文在春帆楼再次谈判。

李鸿章说道：“现已奉旨，令本大臣酌量办理。此事难办已极，还请贵大臣替我酌量，我实在无法酌量！”

伊藤博文应道：“我处境与中堂相似，许多事情也是身不由己。”

李鸿章恭维道：“你在贵国所论各事，无人敢驳。”

“我处境地，总不如中堂容易。中堂在中国位高望重，无人可能摇动；本国议院权重，我做事一有错失，即可被议。”

伊藤博文滴水不漏，寸步不让，李鸿章打算以两人的交情打动他：“去年我因为不希望与日本冲突，满朝言路屡次参我，说我与日本伊藤首相交好。”

伊藤博文讥笑道：“他们不懂时势，所以妄参中堂；现在光景他们都已明白，必定已经后悔。”

李鸿章无奈道：“如此凶狠条款，签押又必受骂，奈何？”

伊藤博文依然不肯相让：“那就任他们胡说，不用去理会。如此重任，他们也担当不起，中国只有中堂一人能担得！说便宜话的人到处皆

有，我的境地和中堂一样。”

“我来议和，皇上令我酌定，如能将原约酌改数处，方可担此重任。请贵大臣替我细想，何处可以酌让？即如赔款、让地两端，总请少让，即可定议。”

伊藤博文不同意：“初时说明，万难少让。我将中国情形细想，已减至无可再减地步。议和不是市井买卖，彼此争价，不成事体。”

“前次临别时我曾经恳请让五千万，当时贵大臣似有欲让之意；如能让此，全约可定。”

“如能少让，不必再提，业已让矣！”

李鸿章觑着脸皮道：“五千万不能，让二千万可乎？现有新闻纸在此，内载贵国兵费只用八千万。”

然而伊藤博文还是不答应，李鸿章终于忍不住发牢骚道：“又要赔款，又要割地，双管齐下，出手太狠，这让我太过不去！”

伊藤博文板着脸道：“这是战后之约，不是平常交涉。”

“讲和即当彼此相让，你办事太狠，才干太大。”

伊藤博文回敬道：“这无关办事之才，战后之款，不得不如此，如果与中堂比才干，万不能及。”

“赔款既不肯减，割地方面不能不请减让。”李鸿章不得不压着怒火恳求。

“前已言明，两件俱不能稍减。”

“我并非不定约，不过请略减，如能少减，即可定约。就算贵大臣留别之情，将来回国，我可时常记及。”

“三万万减为两万万，就是看在与中堂的情谊上。”

李鸿章赌气道：“你如此口紧手辣，我会记一辈子！”

伊藤博文摇了摇头：“开罪中堂也没办法。我与中堂交情最深，已经多让，国人必将骂我。请于停战期前速即定议，不然，索款更多，此乃举国之意。”

“赔款既不肯少减，所出之息当可免吧？”

然而，就是利息也不肯免。

谈判从2时半一直到7时，李鸿章唯一的成果是日本驻威海费用从200万两减为100万两，减少的100万两中日各担50万两；这区区50万两，日本不是白白让步，条件是批准换约期限，由1个月减至20天。

李鸿章觉得时间太紧张，道：“头绪纷繁，两月方宽，办事较妥；贵国何必着急，台湾已是口中之物！”

伊藤博文毫不掩饰地说道：“尚未下咽，饥甚。”

李鸿章讽刺道：“两万万足可疗饥了。”

双方议定三天后签字。

当天晚饭，李鸿章难以下咽。因面颊又开始隐隐作痛，又加心事重重，躺在床上翻来覆去不能入睡。他于是坐起来，半靠在床上和儿子李经方说话：“我这把年纪，应该在家含饴弄孙，安享天伦，谁知道竟有这番劫难。马关议和，是大清的灾难，也必将让我身败名裂。”

李经方劝慰道：“这是没办法的事，总是因为大清太弱，不能抵挡日本军队，又怕日兵进攻京城，不得不如此。再说，也是朝廷批准的，要骂，连朝廷一起骂。”

李鸿章摇头道：“朝廷就是皇上，皇上如何骂得？皇上骂不得，就只有我李鸿章这出气筒了。”

李经方不知道如何劝说，只有沉默。

李鸿章连连摇头，好像在自言自语：“最让我悔恨的是，我错看了日本，错看了伊藤博文。我与他十几年书信不断，交情自以为不浅。我在他面前低三下四，就是想让他看在我们交情的分上，能够做些让步，让我有脸面回去交差，可是他竟然寸步不让。我一再把中国的种种困难说给他听，也是希望他能体谅中国的难处，稍做让步，可是他是一分不让。”

“外交人员，总是以国家利益为重。”

“我也是以国家利益为重，觑着脸和他说话，就差给他跪下了。他不看在十几年交情的分上，看在我一个七十三岁老翁的分上，看在我不顾舟车劳顿，看在我挨这一枪的分上，总该让我几分，可他没有！”李鸿章想想这些天的委屈，老泪纵横。

李经方连忙把手绢递过去，李鸿章擦完了泪后继续道：“我与洋人交涉二十余年，从来没有在洋人面前低三下四过，从来没在洋人面前屈膝过。在这个小小的日本，我几乎是向他伊藤博文屈膝了，只为讨回几分利益，能让我回去好交代。日本啊！日本人啊！我算看透了，这是个豺狼国家，他对弱者不会同情，只会吞了你。他对善良不会感恩，只会嘲

笑。你记住，如果有一天，中国能够雪耻，对日本人千万不要心软，千万不要善良，要把他打残！打残他，他会佩服你，他会膜拜你；要让他赔款，也要像他们对我一样，寸步不让，一分也不要让，你不让他赔款，你可怜他，他只会背过身去嘲笑，他不知你的情，他只会觉得你更可欺。对付恶狼，只能用棍棒，其他一概没用。”说完这些话，李鸿章心情好像好了些，又继续道，“老大，我饿了，你陪我再吃点。”

三月二十三日（1895年4月17日）上午10时，中日全权使臣在春帆楼上举行了最后一次谈判。实际上，这一次称不上是谈判，不过是举行签字仪式而已。历时29天的中日马关谈判，以清政府丧权辱国而结束。中日两国全权大臣签订了《中日讲和条约》（即《中日马关条约》），包括《讲和条约》十一款、《议订专条》三款、《另约》三款、《展期停战另款》二款。主要内容包括：

一、中国承认朝鲜完全“自主”。正约第一款规定：“中国认明朝鲜国确为完全无缺之独立自主，故凡有亏损独立自主体制，即如该国向中国所修贡献典礼等，嗣后全行废绝。”

二、中国割让台湾全岛及所有附属各岛屿、澎湖列岛和辽东半岛给日本。

三、赔偿日本军费二万万两。

四、开放沙市、重庆、苏州、杭州为商埠。

五、中国不得逮捕为日本军队服务的汉奸。

六、日本军队暂行占守威海卫，清政府须每年贴交库平银五十万两作为日军驻守经费。

马关，这个让李鸿章受尽屈辱之地，他是一天也不愿多待，因此和约签订的当天下午，他就率众人乘船回天津。回到督署，已有数封电报、廷寄、邸报摆在案头。粗粗一看，真正是触目惊心，因为全是要求拒签和约、整军再战。他非常担忧，自己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忍辱负重谋得的和局，难道又要毁于一旦？

更让他烦恼的是，在日本受日本人的欺负，而回到中国才发现，他已经是全中国的罪人，参劾的折子已经一大堆。有御史，有六部官员也有李秉衡这样的封疆大吏，更有大批官职低微无上奏之权的无名之辈由都察院代奏……

刘坤一军幕中有一个叫易顺鼎的，曾两次上书反对和议，并因未被采纳而投河自尽，一时间名声大噪。他在上书中痛骂李鸿章父子：“与敌议和，大约稍有心肝之人，皆必不肯为之，稍有知识之人，皆必能见及之。而渥蒙国恩，深悉时务之李鸿章，竟悍然不顾，冥然罔觉，行人之所不肯行之事，出人所不忍出之言，恐宋臣秦桧、明颜仇鸾之奸，尚未

至此也。”又说“李鸿章冒天下之大不韪，窥见皇太后、皇上与诸臣畏日之心，而后藉词保京，反自托为忠爱之忱，以巧遂其奸诈也。”最后主张“将李鸿章交刑部问罪，并将李经方革职严办。”

李鸿章父子的罪名，除了签订卖国条约外，还有诸多传闻也都写入参折，直达天听。有的说李经方用八百万两在日本开了一家银楼，还认了日本某王的女儿为义女，并聘定为儿媳。有的说李鸿章将百万两银子寄放在日本茶山煤矿公司，李经方又在日本各岛开设洋行三所，所以李鸿章利令智昏，和日本相勾结，听到日本军队打败了清军就高兴，听到清军胜利就为日本人担忧。翰林院联名参折中，说李鸿章“倭米船则放之，倭运开平煤则听之，倭谍被获，非明纵则私放。倭奸石川氏及军械所刘姓被抓，供词牵涉李鸿章及军械局员，而某观察述李鸿章之意，勒令天津县李振鹏改供，为李振鹏驳斥而止。台湾拿获倭船，又为之请旨释放。军械所历年所储枪炮，多被监守盗卖。及东事已起，犹检出不合用之前膛枪子，卖与日本，得银十四万两，局员朋分，而李鸿章为之补给领字……”

这些堂而皇之的上书，有的纯粹是胡编乱造，捕风捉影，有的则是误会，但如今他是百口莫辩。

国内局势如此，他这个签约之人，便成了最尴尬之人。他决定一动不如一静，以伤病未愈为由，躲在督署，闭门谢客。草约的全稿则打算派伍廷芳和特聘的律师科士达进京呈送。当然，他还要有一个奏稿，也由两人一并带呈。而他在督署中也并没有闲着，而是在寻求俄国干涉，逼迫日本放弃割占辽东。他去日本前就与俄国驻华公使喀希尼密商过，假如日本提出割占辽东，希望俄国能够干涉，喀希尼答应不会坐视。所以一回到天津，他就急电恭亲王，希望总署出面请俄国设法。

俄国一直在关注中日谈判，对日本割占辽东的要求十分警惕。素有“东方通”之称的俄国财政大臣维特认为，如果日本占领辽东，将对俄国远东发展极为不利，为俄国本身的安全和前途着想，绝不能允许日本以中国东北为根据地。他向沙皇建议，必须对日本的野心坚决阻止。沙皇向来重视维特的意见，命令外交大臣立即联合德、法，共同干涉。俄外交部照会德、法：“俄国政府决定，立即以友谊方式直接向日本政府提出不要永久占领中国本土的请求。我们的计划是，如果日本不接受此项友谊的忠告，俄国正考虑三国对日本在海上采取共同军事行动——切断日军在中国大陆与本国间的一切交通。”

法俄是联盟国，而且法国一直在觊觎台湾，因此答应与俄国一起干涉中日和约。而俄法联盟动摇了德国在欧洲的地位，德皇威廉二世希望得到俄国的支持，一则改善德国在欧洲的地位，二则更希望俄国支持其在东亚的扩张。三国驻日公使联袂至东京外务省送交备忘录。俄国公使希特罗渥说道：“日本永久占领辽东半岛，恐怕会招致冲突。希望贵国政府善体此意，采取保全名誉之策。”

德国公使哥特斯米德也道：“日本必须让步，因为对三国开战是没有希望的。”

经反复商讨，日本决定不与三国起冲突，回复愿意放弃金州以外的辽东地方。金州地方包括大连、旅顺口。俄国仍然不答应，坚决维持原议。日本君臣心有不甘，但刚经过大战，再来对付俄、法、德，肯定打不过，只好忍了这口气，向三国发出备忘录：“日本帝国政府，本于俄、德、法三政府之友谊忠告，约定抛弃辽东半岛之永久占领。为体面计，仍按原定日期与中国换约，中国须给予五千万两的补偿。”

日本作了让步，三国也作让步，回头劝中国如期换约，归还辽东的细节待换约后进行。

是否批准马关条约，光绪帝一直在犹豫，因为内外臣工纷纷上折反对，以致在京会试的举子“公车上书”，要求迁都再战。然而，如果不批准条约，怎样对付日本，却没有可行的办法。恭亲王认为迁都再战的话好说，但一旦迁都，必然民心震荡，那时候恐怕日本不仅占据了台湾、山东、奉天等地方，再向京津、沿海进军，从此将兵连祸结。最可怕的是再出一个洪逆秀全、李逆秀成，大清的江山恐怕都要易主！那么光绪将是亡国之君。如今俄、法、德三国也劝中国批准条约，光绪帝最终下了决心。

四月初十他含泪在和约上签字、用宝。随后见大起，军机大臣、六部九卿、科道翰詹齐集养心殿，由军机大臣孙毓汶宣读上谕及和约全文，众臣纷纷落泪，有人甚至号啕大哭。

四月十四日（1895年5月8日）伍廷芳在烟台与日本全权大臣伊东美久治互换和约，马关条约正式起效。

中日换约，台湾已成日本国土，如何交割，派谁交割成了大问题，因为这又是一件令人痛骂的差使。刑科给事中谢隽亢奏请派李鸿章父子去，“以遂他父子素志”。朝廷果然下旨“着李鸿章飭令李经方迅速往台”，这是要把所有的骂名都压在李鸿章父子身上。李鸿章立即回电，说李经方担负不了这样的差使，李经方也以病为由请辞。但朝廷不答应，发电给李鸿章，“李经方随同李鸿章赴倭，派为全权大臣，同订条约。昨派令前往台湾商办事件，又复借病推诿，殊堪诧异。李鸿章身膺重任，当将此事妥筹全局，岂得置身事外，转为李经方饰词卸责。仍着李经方迅速前往，毋得畏难辞避，倘因迁延贻误，唯李经方是问，李鸿章亦不能辞其咎也。”

让人背骂名也说得这样义正词严、冠冕堂皇、责无旁贷，李鸿章知道，有翁同龢之流位居中枢，他父子身败名裂已经难免。当时李经方人在上海，李鸿章给他发电报说：“现在日本派子爵桦山资纪做台湾巡抚，而台民风凶悍，交割事务十分棘手，然我父子独为其难，无可推诿，汝应妥善办理。”

骂名果然是滚滚来。天津直隶总督署门外有人乘夜贴上一张《申报》，报纸上有一篇《檄李鸿章、孙毓汶、徐用仪文》：

痛哉！吾台民，从此不得为大清国之民也！吾大清国皇帝何尝弃吾台民哉！有贼臣焉，大学士李鸿章也，刑部尚书孙毓汶也，吏部侍郎徐用仪也。台民与汝李鸿章、孙毓汶、徐用仪有何仇乎？大清国列祖列宗与汝有何仇乎？太后皇上与汝有何仇乎？汝几将发祥之地、陵寝迫近之区割媚倭奴，祖宗有知，其谓我太后皇上何？尚且不足以快汝意，又将关系七省门户之台湾，海外二百余年戴天不二之台湾，列祖列宗深仁厚泽不使一夫失所之台湾，全输之倭奴！我台民非不能毁家纾难也，我台民非不能亲上死长也，我台民非如李鸿章、孙毓汶、徐用仪无廉耻、卖国固位、得罪于天地祖宗也。我台民父母妻子、田庐坟墓、生理家产、身家性命，非丧于倭奴之手，实丧于贼臣李鸿章、孙毓汶、徐用仪之手也。

我台民穷无所之，愤无所泄，不能呼号于列祖列宗之灵也，又不能哭诉于太后皇上之前也。均之死也，为国家除贼臣而死，尚得为大清国之雄鬼也矣！我台民与李鸿章、孙毓汶、徐用仪，不共戴天，无论其本身，其子孙，其伯叔兄弟侄，遇之船车街道之中，客栈衙署之内，我台民族出一丁，各怀手枪一杆，快刀一柄，登时悉数歼除，以谢天地祖宗、太后皇上，以偿台民父母妻子、田庐坟墓、生理家产、身家性命；无冤无仇，受李鸿章、孙毓汶、徐用仪之毒害，以为天下万世无廉无耻、卖国固位、得罪天地祖宗之炯戒。

除京都及各省码头自行刊刻告白外，凡有血气者，恐未周知。贵报馆食毛践土有年，主持公论有年，向为我台民所钦佩。兹奉上《申报》《沪报》新闻报刊资各四元，请为连日用大文字刊登报首。乱臣贼子，人人得而诛之，圣训昭然。贵报馆如一一照登，我台民有一线生机，必图衔报；如将贼臣名字隐晦，我台民快刀手枪具在，必将所以待李鸿章、孙毓汶、徐用仪者，转而相待。生死呼吸，无怪鹵莽，贵报馆谅之。

大清光绪二十一年四月台湾省誓死不与贼臣俱生之臣民公启

李鸿章看到这篇檄文大为惊慌，很为前往台湾交割的儿子担心。台湾民情激愤，李经方一行根本无法也不敢登陆，只好与日使桦山资纪在基隆口外交接手续。

为了平息民愤，光绪帝下旨将徐用仪逐出军机处、总理衙门，孙毓汶知趣以病请辞，光绪帝照准。而李鸿章被罢直隶总督、北洋大臣之职，只保留大学士，入阁办事。内阁本来事情就少，何况他又是举国痛骂的卖国贼，不但无事可办，而且人人避之，他唯一的差使就是与日本交涉还辽的事情。

日本提出的赎辽费用是五千万两，李鸿章通过请俄、德、法三国说

和，减少到三千万两。到交涉还辽的具体细节时，李鸿章又希望再减半，但这一次，三国都很干脆地拒绝了。

等还辽事情一办完，他就无事可办了，闲居贤良寺，终日与古书为伴。

这天，周馥突然来看他，这让他十分高兴和意外，拄着杖迎到院子里：“兰溪，你怎么敢来看我，不怕被人骂卖国贼吗？”

“管他们骂什么，我该看中堂还得看。”周馥说完，又安慰道，“中堂，身体要紧，别把那满嘴喷粪的人当回事，气坏了身子不值当。”

李鸿章拍了拍胸脯道：“嘿，兰溪，瞧你说的，天下人都被气死了，我李鸿章也不会气死。自打我进了官场，小弹劾年年有，大弹劾三五年一回，我只当耳旁风。”

两人进了客厅，李鸿章还在调侃：“我李鸿章就是塌了台，也还有用——他们可以靠骂李鸿章邀宠升官啊。俗话说，鱼找鱼，虾找虾，乌龟爱王八，他们聚的这帮人啊，全是纸上谈兵，连骂人也是纸上谈兵，骂不到要害。”

李鸿章喝口茶，在嘴里呼噜噜响，然后一口喷到地上，一副极其痛快的样子：“他们可不是不会骂嘛。他们骂我与敌议和，大约稍有心肝之人皆必不肯为之，可他们忘了，我是奉旨而行，当时我也不愿去，可是不去不行啊。我邀某人去，某人说自己不会办洋务，坚决不去。人家不是不会办洋务，是不肯担这骂名。只有我李鸿章是个傻大个，带着儿子去为国谋和，我唇焦舌干自不必说，还挨了一枪。他们在家多舒服，天天酒宴侍候，忙着弄戏子、买小妾，一边酒色财气，一边琢磨着如何选一个新角度骂李某人。他们骂人也不会骂。当初我不愿打，他们非要打，打败了，没辙了，只好议和，议和又不肯去，让我去。他们骂一个有功无过的人，那些个真害国的人，他们却奉为忠君爱国的模范，这个社会，真是黑白颠倒了！”

周馥劝道：“中堂刚说了不生气，何必呢？”

“对，不生气。兰溪，这些天我也在想，我错在哪里了。我对照着他们骂我的一条条想。他们骂我开始就不敢和日本人打，这有没有错？我办了一辈子的事，练兵也，海军也，都是纸糊的老虎，何尝能让我实在放手办理，不过勉强图饰，虚有其表，不揭破犹可敷衍一时。他们非要爽手扯破，又未预备何种修葺材料、何种改造方式，自然真相破露，不可收拾，我这个裱糊匠又何术能负其责？六爷被人骂鬼子六，可他是聪明人，知道大清实力不行，要积蓄力量，可这需要时间。但日本人不给时间，他们在一意发展武备，我们在埋头建园子。人家逼着咱打，我想退后一步，避其锋芒，可是一帮人不同意，非要碰个头破血流。”

“的确如此，可至今没人反思问题真正出在哪里，反倒是一个劲地骂

中堂。”周馥也大摇其头。

“兰溪，咱们有个传统，一个朝廷出了毛病，往往推出一两个奸臣来，大家痛痛快快骂一通，反而把真正的原因掩盖了。把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衰弱归罪于一个人，是安抚民心最有效、最简单的办法，可这也是最无耻的办法。如果大家都不坐下来反思一下，反省一下，吃一堑也未必能长一智。”

周馥认真地说道：“大家都反思了，反思的结果就是，全怪李中堂卖国。”

闻言，李鸿章哈哈大笑：“你说得对极了，有些人连反思的能力也没有——我翻来覆去想啊，用人不贤，把一些贪生怕死的人提拔成了提镇大员，结果临阵而逃，这个责任我得认。方伯谦、叶志超、赵怀业、龚照玟，这些人真是丢尽了淮军和海军的脸。可是，也不能把淮军失利完全归罪于将领贪生怕死。军制是个大问题，新募的兵勇对付严格训练的日军，多头指挥的一万人去对付集中指挥的一万人，胜负不问可知。可没人相信，只相信是淮军将领不行。淮军许多将领是受冤枉的，比如卫达三，他就是被冤杀的，宋祝三有调查，可是没人信。丁禹廷也窝囊，死了不能下葬。”

丁汝昌死后，家产被抄没，家人流落他乡，而他的棺材上光绪下旨加三道铜箍，以示戴罪，且不准下葬。

“兰溪，你如果方便，打发人关照一下丁禹廷的后人。”李鸿章又长叹一声说，“大清，这往后可怎么办？”

周馥又劝道：“中堂，你何必操这么多心。”

“操了一辈子心，闲下来了，心却闲不住。我回来后给朝廷上了一个折子，提醒朝廷及早变法、求才，自强克敌。科士达进京的时候，又提了几项具体的事情，第一要练兵，第二要建铁路，第三要改革赋税。大清若能痛加改革，十年内或可大见成效。可是，大清的事情又急不上去，因为反对的人太多。咳，真是急也不是，不急也不是。不过，在外交上，以夷制夷还是颇有成效的，利用列国的矛盾图存，值得好好利用。三国干涉还辽，便是明证。将来对付日本，要在这上面做一篇大文章。”说了这一大通，李鸿章这时才想起来问道，“兰溪，你进京有何公干？”

周馥回道：“特来向中堂辞行，我已经向朝廷请辞，咳病加剧，回籍养病。”

“你的咳嗽又犯了？”

“不打紧，找了个由头。中堂进京赋闲，我在直隶指臂益孤，没意思得很，干脆不伺候了。”

“也罢。”李鸿章长叹一声。

甲午之败影响巨大，对中国而言，被蕞尔小国打败，不仅背上了沉重的财政负担，而且严重挫伤了民族自信，开启了列国轻视中国、覬觐中国之心。三国干涉还辽让整个清廷更加亲俄，后来李鸿章又奉命赴俄签订中俄密约，自以为可保中国三十年无事，然而前门拒虎，后门进狼，俄国势力迅速在东北扩张，后来又强租旅顺、大连，引发了列国瓜分中国的狂潮。德国强占胶州湾，法国强租广州湾，英国强租新界和威海卫……中国严重的民族危机，皆源于此。

也正是迫于这一危机，年轻的光绪帝启动维新变法。然而，所赖非人，法不得当，阻力重重，以103天的短命而夭折。

洋务不成，变法不成，中国何去何从？于是又将希望寄托于人心，民气，和虚无缥缈的盲目自大。这一次的教训，更加痛彻骨髓——这就是庚子义和团之变。

第十七章 义和团迷信神功 太子党别有用心

鲁北李家屯的老宋正在吃午饭，南邻家的牛小二跑进来喊道：“宋大爷，二毛子又要拆玉皇庙了。”

“二毛子”是本地百姓对信教屯民的称呼。二毛子拆庙，是又要建教堂。

老宋吩咐道：“敲锣，把大伙叫起来都去护庙。”

李家屯的这宗纠纷有些年头了。早在乾隆年间，屯里的富绅捐款买了三十多亩地，建了义学和玉皇庙。到了同治年间，因为闹捻子，义学与玉皇庙都废毁不堪。后来屯里的住户商议把这片公产分掉算了，不然荒废了可惜。屯里三百户均分三十多亩地，其中二十多户“二毛子”分得三亩，就是玉皇庙及几间破房子。

二十户教民商议后，想将此地捐给法国天主教传教士，将玉皇庙拆掉建教堂。屯里百姓不答应，认为玉皇庙能保佑全屯人的平安，拆掉不祥，而且洋教不认祖宗，男女淫乱，建天主堂是对全屯百姓的污辱。而教民们则认为，这是他们分得的土地，捐给传教士建教堂合情合理。

解决的办法不是没有，比如另购地建教堂。本来有几次村民和教民已经达成一致，但总因为教会的插手，官府迫于压力而不得不顺从教会的意思。结果，双方各执一词，二十年间，拆了庙建教堂，教堂又被拆了建成庙，闹了好几个回合，地方官深以为苦。

一年前，经过新任韩知县的调解，并带头捐出二百两银子，劝说教民另找地方建教堂。虽然本地民教互仇已久，但全屯人还是都捐了点钱，给教民购地建教堂，相当于把玉皇庙的地皮从教民手里赎了回来。

可是，两个月前鲁北教区换了主教，他又坚持原议，还是要拆掉玉皇庙建教堂。他的理由是，教民无权处置玉皇庙的地产，因为这片地方既然捐给了教会，就是教会的财产，教会想在上面建什么都可以。于是矛盾再起，民教重新对立。

老宋在村里辈分高，当年在村里就以敢出头出名，而且，玉皇庙就在他的家门外，如果建起高高的教堂，将直接压他家的风水，所以大家都鼓动他能站出来带头保庙。

老宋开始说什么也不肯，他之所以从威海回到老家，叶落归根是一方面，最重要的是想带着女儿女婿过安生日子。为了保庙，屯里已经有好几个人坐过牢，有一个还被革去秀才功名，他们对得起李家屯了。老宋一出村二十几年不回，他的房子、土地，都好好给他留着，屯里人对得起他，他也得对得起屯里人。

经不住大家劝说，老宋又是性情中人，一拍大腿答应了。答应了自然就要操心，他把年轻人分成几拨，轮流到玉皇庙放哨。约定有情况以锣声为号，全屯人都要出动。

锣声一响，凡是在家的男人们都向玉皇庙集中。二十户教民也几乎全体出动，手持镐头、锄头或绳索，正在玉皇庙前乱刨。他们大约心里没底，没敢在玉皇庙上动手。

老宋指着教民的头目李三歪道：“三歪，已经说好你们另找地方建堂子，凭什么又回来胡鼓捣？”

李三歪回道：“可我们说了不算，教会说这是他们的财产，非要在此地建教堂不可。”

老宋又问：“可是，你们已经收了县太爷的钱，说话怎么不算数。”

“钱我们可以退回，这片地皮早就捐给教会了，所以去年的调解不管用，我们没有权力替教会做主。”李三歪一副不讲理的样子。

老宋的女婿宋浩胜出来道：“你没有道理，如果现在你没有权力代替教会做主，那当年你也没有权力私自将土地转给教会。”

“我们的财产，凭什么不能转给教会？”李三歪叫道。

“同治十一年总理衙门与洋人商定的传教条款中规定，传教士要建教堂，必得当地民人众口同声，无怨无恶，方可定章。大家既然都不同意，这个教堂就建不得。不信，你可以去看朝廷的条款。”宋浩胜是有备而来，他是阅读过有关条约的。

宋浩胜说得头头是道，有没有这个条款，可李三歪不感兴趣，他们有教会做靠山，官府又终究会向着教会，所以很嚣张地说道：“谁裤腰带没扎紧，把你露出来了。这没你说话的份，你一个上门女婿，李家屯的事轮不到你插嘴。”

李三歪是村里有名的痞子，当年偷鸡摸狗，无人不嫌。可是他自从入了教，不但找上了老婆，还在教民中说一不二，而且仗着教会的势力乱管闲事。李家屯的民教互仇，一半是他闹出来的。

这话把宋浩胜的火彻底激出来了，谁也没看清他怎么窜到了李三歪面前的，更没看清他如何赤手空拳把手握铁锨的李三歪打倒在地。他骑在李三歪胸脯上，连抽几个大耳光，抽得他口鼻蹿血。李三歪的儿子手里拿着一根木杠，向宋浩胜横扫过来。宋浩胜毫无准备，被打倒在地。老宋看女婿吃了亏，喊了一声：“打这些狗日的二毛子！”

民教相仇，何止一日。村民怒火，也非一日，哄的一声围上去，二十多个人哪里是对手。李三歪和他的儿子被打得爬不起来，其他人则带

着伤逃走了，一气向村西逃去，不用说，是逃到张庄的教堂去了。

李三歪父子都是皮外伤，两人互相搀扶，狼狈地回到家中。

宋浩胜伤在腰上，众人卸下一扇门板把他抬到家中。郎中来看了后道：“如果是硬伤，大约养些日子就好了。如果伤着腰子，那就麻烦了。”

“腰子”就是肾，男人的肾要是受了伤，那可是一辈子的大事。宋秀莲一听，先哭起来，他们两岁多的儿子也吓得号啕大哭。

众人散去，夜深人静，宋浩胜的腰依然疼得不敢动。老宋深感后悔，他回家来本是为了过安生日子，却强出头拖累女婿和女儿，何苦来哉。他抽着旱烟，长吁短叹，弄得一屋子乌烟瘴气。

当年苦战摩天岭炮台，宋浩胜被来远舰发射的炮弹炸晕，醒过来已是下午，脸上被弹片划伤，流出的血已经结冰；更重的伤在腿上，小腿骨折。那时候已经傍晚，天气奇寒，日军已经停止了进攻。他拄着树枝，拖着断腿，顺着山沟向宋家庄的方向回去，在路上遇到正在苦苦寻他的秀莲。养了两个月的伤，他能够下地活动了。老宋就决定回鲁北老家，他觑着脸开口问宋浩胜愿不愿跟他回鲁北。宋浩胜已经没有亲人，所以答应跟老宋走。老宋又问，同不同意当他的上门女婿。宋浩胜也痛快地答应了。临走之前，一家三口割了肉，炖了鱼，办了一个极其简单的婚礼。当晚，一对小夫妻入了洞房。

老宋卖了威海的所有家当，推着木轮小车长途跋涉回鲁北，走了近两个多月。回到家不久，秀莲就发觉自己怀上了。怀胎十月，生了个胖小子。老宋当了外公，相当知足，从此含饴弄孙，日子越来越舒心。没想到，因玉皇庙的事，眼看要把他的好日子葬送了。

他把烟袋锅在鞋底上磕掉烟灰，下定决心道：“往后这事我不管了，任他盖教堂还是盖鸡窝。”

但事情却由不得老宋。第八天，县府陈师爷带着两个捕快来了。陈师爷戴一副近视眼镜，个头不高，见什么人先笑眯眯地看着你，确定你注意到他的笑脸了，才开口说话：“老宋，无事不登三宝殿，你可要给我碗茶喝。”他先不说来意，先发牢骚道，“狗日的洋毛子太可恶，状子告到毓巡抚那里去了，毓巡抚发电报给府里，府里又打发人给韩太尊一纸公文，让‘妥善处理’。”

毓巡抚是山东巡抚毓贤，在山东待了八九年了，先是任曹州知府，以善治盗闻名，三个月杀掉两千多人，颇得上司赏识。然后任兖沂曹济道、山东布政使，去年署江宁将军，还未上任，李秉衡因曹州教案免职，他就直接接任巡抚了。

陈师爷又道：“毓巡抚又是新官上任，韩太尊不能不特别巴结。上宪

中说‘妥善处理’，可怎么算妥善？没个章程。老哥也知道，韩太尊是个老好人，不愿向着洋人和‘二毛子’。”

老宋应道：“这个我知道，上次调解堂庙纠纷，他亲自捐银子，让二毛子另找地方建教堂，全屯人都念韩太尊的好，都说他能够一碗水端平。”

“噫！”陈师爷长叹一声说，“好人难做。洋教士逼得韩太尊没办法了，这才让我来走一趟，和你老哥商量。”

“陈师爷说哪里话，有何吩咐，您老说就是了。”陈师爷如此客气，老宋反而不好意思了。

“教会提出，一是要给被打的教民治伤，二是要向受伤的教民道歉。”

“好，我可以说服大家出钱给他们治伤，我也可以去向李三歪道歉。但是我女婿也受了伤，而且比他们重，李三歪也得向我女婿道歉，也得给我女婿治伤。”

“这就是洋人的不讲道理！”陈师爷长叹一声，“韩太尊也向洋人提出这些要求，可是洋人不答应，说是我们先动的手。你看这样行不行，我给你女婿道个歉如何？”

“这怎么行，此事与师爷无关。”

“老哥，你总得让我办得下这趟差。”

“那好，我不要求他们道歉，但他们得答应，以后不能拆庙建堂。”

陈师爷不置可否，只说一切好商量。他又去李三歪家里商量，半个时辰后回来了，道：“李二毛子答应得很痛快，你道歉，给他父子还有其它被打跑的二毛子共五十两银子治伤。”

“五十两？他做梦！”老宋一听便火冒三丈。

“你慢慢听我说。不是你女婿也受了伤吗？从这五十两里扣除二十五两，你只需赔二十五两。”陈师爷又道。

二十五两也不是小数目，但老宋咬咬牙认了。

大家听说老宋要赔二十五两银子，咽不下这口气，有人出头聚到老宋院子里，主张和李三歪打官司，是他儿子先骂人才被揍，有前因才有后果，凭什么赔他钱。但老宋愿意息事宁人，于是大家改为帮老宋凑银子。凑够二十五两，老宋去李三歪家里。李三歪站在台阶上，人五人六。由陈师爷作证，老宋递上二十五两碎银子，然后拱手说道：“老李，我动手打你和大家，是我不对，你大人有大量，不要计较。”

跟在身后的人看老宋委屈如此，而李三歪一副吊儿郎当的样子，都非常生气。可李三歪根本不买账：“老宋，这样道歉不行。”

“怎么道才行？”

“你到我屋里，我来给你说。”老宋到了屋里，李三歪才道，“在李家屯，敢和我唱对台戏的都没好果子吃。你敢伸头，就要吃点苦头——你得跪下给我磕头。”

“你他妈找死！”老宋抓住他的领子吼道。

李三歪冷笑道：“你当年当过捻子，我如果告诉官府，你吃不了兜着走。”

老宋一愣，不由得松了手。他当年的确当过捻子，跟着捻军与官军打仗，烟台、日照都去过。后来眼见得捻军要完，他一路向东跑到了威海。当年他和李三歪一起向捻军献过军粮，捻军给两人打过收条，还有一张奖励状。如今都在李三歪手里，他威胁道：“我一告一个准。官府肯定要杀你的头，而且还要连累你的孙子。”

“咱们半斤八两，你不怕，我怕什么？”老宋有些色厉内荏。

“咱俩不一样。我是在教的，有教会出头保护我。你泥腿子一个，砍你的脑袋官府连眼也不眨。”

就这样过了十几分钟，老宋垂头丧气地出来了。

“三哥，我对不住你，给你请个安，道个歉。”在众目睽睽中，老宋竟然真的跪下去，膝盖一沾地就站了起来。

李三歪嬉笑道：“老宋，你磕得有些勉强，可我不计较。往后别逞能，总和我较劲，胳膊拧不过大腿。”

老宋回到家就病倒了，大家都知道，这是气的。左邻右舍都来看望，到了晚上，有几个二毛子悄悄来了，他们也致歉道：“老宋，老李这样对你，我们也没想到。要去的银子，都是他独吞了。低头不见抬头见，俺们这些人也不想弄得太僵，可我们都被老李压着，得听他的。”

老宋摆了摆手道：“我知道，不怪你们。事情已经过去了，我往后不再管闲事了，你们回去吧。”

然而，树欲静风却不止。这天老宋从麦地里回来，远远看到两辆骡车拉着砖瓦往玉皇庙方向。等他走近了，只见玉皇庙前堆了一大堆砖头，屯里的二毛子全聚在那里。

“老三，你这是要干啥？”老宋便问李三歪。

“干啥？修教堂啊，看不出来？”

“不是说好不修教堂了吗？我给你道歉的时候，你亲口答应的。”

“不错，我是答应了，可是我答应没用，教会说要建教堂，而且县太爷答应了。”

老宋怒道：“真是岂有此理！陈师爷当时也见证了，说好不再建教堂。我非要去县里问问。”

李三歪威胁道：“你不用去县里，陈师爷马上就带着衙役过来，他来可是保护我们建教堂的。老宋，我再提醒你，别出头找不自在。”

老宋咽不下这口气，拄着锄等着陈师爷。果然，天快晌午时，陈师爷带着一帮衙役过来了。老宋见面便问：“陈师爷，怎么说话不算数？为啥又要建堂子？”

陈师爷告诉老宋，洋人逼得紧，韩知县只好答应洋人在玉皇庙的地方建教堂，再另找地方建玉皇庙。

“韩太尊说了，除了上次捐的二百两转给屯里建庙，他愿再捐一百两只求息事宁人。”

这时已经聚了不少人，大家七嘴八舌，都不同意，几百年前这里就是玉皇庙，凭什么给洋毛子建教堂。

老宋则觉得受了欺骗，怒道：“你们不能这么耍着我姓宋的玩！你们欺人太甚！只要我姓宋的有一口气，你们就别想建成堂子！”

李三歪则吼道：“姓宋的你别张狂，你入过捻子事还没和你计较！”

老宋脸气得发白，李三歪真不是东西，上次以此要挟让他磕头认错，说好以后不提这茬，今天他竟然又当众揭短。众人都吓了一跳，看着陈师爷，无人搭腔。

陈师爷摆了摆手道：“李三你少说一句，我正和老宋商议呢。官家早有文书，当年入过捻子的只办主犯，胁从不问，老宋的事早就过去了。二十年的事情了，你说这个还有意思吗？”

“陈师爷，你这话当真？”老宋听陈师爷如此说，十分惊讶，因为他还为此事半夜醒来不能安眠，没想到官家早就不追究了。

陈师爷回道：“当真，如假包换。公文我入的档，绝然假不了。”

老宋指着李三歪，脸色发白，人是直挺挺地倒了下去。

众人都不知道老宋为什么突然如此生气，七手八脚把他抬回家，醒

过来已是眼歪嘴斜，话也说不清了。郎中一看便道：“吊线风，这是急火攻心。”

秀莲抹着泪问要不要紧。

郎中回道：“看造化，如果重了，就会半身不遂，如果老天可怜，也许嘴歪眼斜的毛病会有所改观。”

牛小二听了，跑出去喊道：“李三歪把老宋气成半身不遂了，老少爷们，给老宋讨个公道！”

这么一吆喝，大家冲上前去打李三歪，六个衙役根本没用，看事不好都躲了，李三歪领着二十多个二毛子又跑到张家庄去了。玉皇庙前的砖瓦石块，被大家哄抢一空。

到了第三天，来了五十多个兵，其中有十几人扛着洋枪，把玉皇庙围了起来。李三歪带着二十几个二毛子神气活现地冲到玉皇庙，把一块大牌子咣咣竖起来，上面写的是：大法国鲁北教区李家屯教堂。然后，他们动手拆庙，把砖头拿去砌大门。屯里的人聚过来，十几支洋枪朝天鸣放，领头的宣示道：“韩知县令我等来保护建教堂，有敢抗法者，格杀勿论。”

众人都陆续散去了。洋枪，那可不是闹着玩的。

晚上，牛小二来到老宋家，把宋浩胜叫到院子里说道：“浩胜哥，要想保住玉皇庙，有个办法，请义和团过来。”

宋浩胜听说过二十里外闹义和团，他们专与洋人做对，洋人和二毛子都怕他们。牛小二有个亲戚在梁庄入了义和团，昨天他去走亲戚，他们说义和团一到，不管什么传教士、二毛子，统统滚蛋。

牛小二语带兴奋地说道：“义和团神得很，念了咒喝了符，可以刀枪不入。”

“那是唬人的，现在的洋枪，一打一个血窟窿，哪来的刀枪不入？”宋浩胜不相信。

“咱不管是真是假，先保住玉皇庙再说。”

宋浩胜又问：“那他们要不要饷银？”

牛小二愣道：“要什么饷银，管他们饭就行了。”

“那行，你去听听大家的意见。我爹就不用问了，我代他同意了。”宋浩胜答应一试。

隔了一天上午，十点多的时候，屯外大路上唢呐齐鸣，锣鼓喧天，

二百多个头扎红巾的人浩浩荡荡向李家屯开来，打头一面大旗，竖排六个大字——神助拳义和团，横着四个大字——扶清灭洋。旗子后面是匹高头大马，走近了，看清了，上面的人戴着墨镜，口衔洋烟卷，身穿青布长衫，腰束红带，足蹬乌缎靴，腰间插着小洋枪，背负快枪，他就是大师兄。

大家都指望义和团过去把那帮二毛子赶走，可大师兄却道：“不急，那几个二毛子我手一挥就让他们滚蛋。首先，我要讲法。”

义和团里有人出面张罗要来一张桌子，桌子上摆放香炉，先烧香祭祀神灵。然后大师兄站到桌前道：“我先给大家讲讲道理。俗话说，有理走遍天下，无理寸步难行。大家看我神团旗上写的什么？扶清灭洋。为什么要灭洋？因为洋人办的坏事太多了！”

大师兄说的洋人坏处，大家有的早就听说过，有的则是第一次听说。比如，洋人只相信上帝，不相信祖宗，男人都是兄弟，女人都是姐妹，没有长幼尊卑，所以洋人没有人伦。信教的人男女混杂，乱伦混交。洋人雇了一批人拍花子，把小孩子拍了去，挖了眼睛做药材。因为洋人的眼睛是蓝的，做药不灵。德国人已经占了大半个山东，金矿、煤矿都被德国人占了去，他们要在全山东修铁路，就是要把山东人的好东西全部运走……朝廷怕洋人，官府怕洋人，二毛子也借洋人的势欺负人。所以义和团来出头，洋人要怪就怪不到官家。义和团是义民，毓巡抚也称赞有加。将来要把洋人彻底赶出大清，就要靠义和团了。

接下来，表演刀枪不入的功夫。两个人站出来，叽里咕噜地念咒，然后大师兄龙飞凤舞，在一张黄表纸画出一串看不明白的怪符，点着了，烧成灰，把灰撒进碗里，倒上凉开水，两人接过咕咚咕咚一饮而尽。一个跳到中间，扎下马步，哇哇大叫两声，另一个持一柄钢刀，先在桌子上砍两下，让人上来看，是否真刀，是否真砍伤了桌子。验罢无欺，向扎马步的人肚子连砍两刀，竟然毫发无伤，众人齐声惊呼。

又要换洋枪打人。一个胖子站出来，摘下红头巾，解下腰里的红布带，袒胸露乳，站到二十步外。大师兄抽出腰里的洋别子，让屯里人取一块木板，他装上钢球，向木板开了枪，木板立马打出一个大窟窿。然后，他再装上一粒钢球，向远处的胖子瞄准。大家屏住呼吸，砰的一声响，胖子手腕一拧，好像抓住了什么东西。再看他的肚腹，白肉滚滚，并没有被打出血窟窿。他舒开手掌，大家看到他掌心里有一粒钢珠。啊，钢珠竟然被他接住了！众人连声惊叹。

节目还未完，二师兄要表演上法，就是请神仙附体。大师兄问道：“师弟，今天你打算请哪路神仙？”

“今天时辰好，请不到齐天大圣，定能请到天蓬元帅。”二师兄恭恭敬敬上香，然后盘腿坐在地上，嘴里叽里咕噜不知念什么。念着念着突然倒在地上，不省人事。

有人要上去扶他起来，大师兄非常紧张：“千万别扶，二师兄元神出窍，正在请神附体，一动就有性命之忧。”

大约有一袋烟的工夫，二师兄还是昏睡不醒。大师兄非常着急，搓着手道：“怎么回事，今天上法这么难？是不是有人带了秽物？”

所谓秽物，包括洋人的稀奇玩意、经期的女人、黑狗血污等。义和团四五个兄弟对每一个在场的人进行检查，没发现秽物。

突然，二师兄一个鲤鱼打挺翻了起来，手遮在额头上，一蹦一跳，一伸手从人手中夺过一根木棍，飞快地耍了起来，花样百出，人群中喝彩不断。然后他开始翻跟头，一个接一个，一直翻下去，最后一堵土墙竟然也拦不住他，扑通一声翻了过去，没了声音。众人跑过去，见二师兄又躺在地上，昏睡不醒。大师兄吩咐道：“谁也不要拉他，他的元神要回来，齐天大圣已经走了。”

见状，大家便求道：“大师兄，你们这么厉害，快去把二毛子赶走，夺回俺们的玉皇庙。”

“小事一桩，小事一桩。”大师兄摇着手说，“我们先礼后兵，给他们去一封信，限他们明天上午十点钟撤走，不听招呼，到时候准要他们好看！”

早就有人准备笔墨，但大师兄并不写，由一个面色白净的义和团兄弟代笔，写罢后，大师兄拿大拇指蘸红油泥按上一个指印，代表这封信是由他签发，然后由两个最健壮的义和团兄弟给村东北玉皇庙的二毛子送去。

就在刚才，护堂子的兵勇已经有好几个人过来看过热闹，对义和团的神勇佩服得五体投地。义和团交过来的信，他们的小头目先过目后道：“是个麻烦。”

二毛子们一听这话有些丧气。他们也听说过义和团，已经抢了好多教民的家，还放了火。李三歪不肯轻易认输，咋咋呼呼道：“别信他们那一套，装神弄鬼的。”

“来时大人有话，只要我们‘以资震慑’。以资震慑知道什么意思不？就是只吓唬吓唬，不真刀真枪地干。而且，毓巡抚也说义和团是义民，要妥为保全。谁去惹这麻烦？我告诉你，明天如果义和团真要来寻麻烦，我们必定要跑，到时候你们可要灵醒着点，别怪我们顾不上你们。”

听官兵这样交了底，李三歪他们士气大挫，当天下午，盖教堂的劲头就不那么足了，是真正的磨洋工。

当天的午饭相当丰盛，家家户户几乎把自家最好的吃食献了出来。下午，大师兄安排传法帖，鼓动年轻人参加义和团。有现成印好的传

单，除了在李家屯发放，还派人到周边村子去发。法帖是红纸上印的黑字：

收到法帖，请务必抄录传递十人。你若照办，就会有好运降临；如果你偷懒不办，将有无妄之灾。

神助拳 义和团 只因鬼子闹中原
劝奉教 自信天 不信神忘祖先
男无伦 女行奸 鬼孩俱是子母产
如不信 仔细观 鬼子眼珠俱发蓝
天无雨 地焦旱 全是教堂止住天
神发怒 仙发怨 一同下山把道传
非是邪 非白莲 默念咒语法真言
升黄表 敬香烟 请下各洞诸神仙
仙出洞 神下山 附着人体把拳传
大法国 心胆寒 英美德俄尽消然
洋鬼子尽除完 大清一统靖江山

当天，凡能写字的人几乎都在抄义和团的法帖，你传我，我传你，一家要收到好几份。真有年轻人心动，跑来找大师兄，问收不收他们。大师兄回道：“要到子时，看神仙是否同意。”

现在天已经很热，年轻人懒得回家睡觉，都聚在义和团的住处，看他们练拳习武，或者听年老的讲古。热热闹闹到了子时，大师兄开始请神收徒。燃灯焚香，取新汲井水供在桌上。十几个人，分成两排跪在案前。大师兄跪在前面，嘴里叽里咕噜不知念的什么。念完了，他站起来说道：“前排第三位，后排第四个，周公祖说暂时不能收。”

其他的人都欢天喜地，不能收的两个人则垂头丧气。二师兄则安慰他们道：“今天不能收，不一定明天不能收。你们要是诚信，从此好好习武强身，周公祖会同意的。”

于是众人皆大欢喜。

大师兄以黄表纸画符箓，然后又授他们咒语。每人念诵三遍，焚符冲水众人跪饮。大师兄又手持灯烛，从烛火上吸仙气，向每个人身上吹一遍，从头到脚，一丝不苟。然后二师兄教他们练习强身功夫，每人拿

段木棍，在二师兄的指点下，在胸脯、大腿、内肘等处抽打。二师兄说，这样练下去，不用多久，再念咒饮符，便可刀枪不入。

第二天九点多，义和团在村南集合，向东北玉皇庙进发。离玉皇庙百十步的地方停了下来，大师兄喊话：“神助拳，义和团，灭洋教，保平安。玉皇庙的人听着，马上撤走，不然，神团所到，玉石俱焚。”

然后吩咐二师兄，向庙前的木牌打洋枪警告。洋枪只有一支，大师兄交给二师兄，二师兄交给一个会打洋枪的兄弟。但他准头实在太差，瞄了半天，却没打到牌子上。

“大师兄，这里有股邪气。”二师兄把打不中的责任推到莫须有的事情上。

大师兄回道：“二毛子一贯装神弄鬼，有邪气不足为奇。”

宋浩胜就在打枪的人身边，摇着头道：“恐怕没什么邪气，是你拿枪的姿势有问题。”

那人不服气，一撇嘴道：“你是站着说话不腰疼，你见过洋枪吗？”

“不但见过，还打了上千发枪子。你这支枪叫雷明敦滚轮式连发步枪，是美国雷明顿公司于同治五年生产，同治十一年至光绪元年大清国主要进口的就是这种枪，光绪三年后江南制造局开始仿造，因为精度不太高，现在已经不再装备部队。”

“这位兄弟一听是行家，你能打一枪让兄弟们瞧瞧？”宋浩胜这番话让大师兄也不得不刮目相看。

“对，不能只要嘴皮子。”刚才打枪的兄弟附和。

“好，我可以打一枪。”宋浩胜接过枪道，“这种枪有个毛病，向上跳得厉害，所以瞄准时要向下瞄。你看，我现在瞄的是大法国鲁北教区的区字，我开枪后应该能击中北字。”

说话间，宋浩胜砰的一枪，果然木牌猛的一晃，显然是中枪了。大师兄派人过去一看，那人大声喊道：“百发百中，打中北字。”

大师兄连竖大拇指，对着玉皇庙的人喊道：“限你们十点前离开，否则，我这边的枪手百发百中，让你们有来无回。”

不一会儿，那边有人喊道：“义和团的兄弟，我们要换防了，不要开枪，我们马上就撤。”二十多个二毛子夹在他们中间，狼狈地逃走了。

大师兄吩咐道：“二毛子跑了，可他们的秽物还在屯里。下面，要把二毛子秽物统统毁掉。”

大家不知道如何毁二毛子的秽物，义和团的兄弟却相当兴奋，摩拳擦掌，兴高采烈。

毁秽物需要屯里人配合，指明二毛子的家。早有人自告奋勇，分别指引着义和团前往。家家都已上锁，但有的用镢头砸，有的用锤子敲，很快破门而入。十字架，神像，西洋钟，经书，教袍，火柴，火油灯，小洋伞……秽物果然不少，堆到院中把火油倒上，付之一炬。然后开始分二毛子的不义之财，但凡能拿得走的都被争抢一空。有人要放火烧掉李三歪的房子，邻居不同意，不是不愿烧，是怕殃及池鱼。

义和团名声大振，要求入团的上百人。大师兄和宋浩胜已经十分熟悉，问道：“浩胜老弟，你在李家屯设坛如何？我派个人来当大师兄，你当二师兄。等你们站稳了脚跟，你就来当大师兄，如何？”

宋浩胜婉拒道：“不行，我没空。”

大家都劝他出头，牛小二也附和道：“在咱屯立了坛，往后大毛子二毛子都不敢来惹咱了。”

大家劝得宋浩胜不胜其烦，他把大师兄叫到一边道：“我看你们刀枪不入的把式玩的是障眼法，装神弄鬼糊弄人。”

大师兄不反驳，也不承认：“有几个兄弟会金钟罩，矛枪也伤不了这是真的。刀枪不入，本来就是说的矛枪。不过，如果功夫练到火候，洋枪子打不伤也是真的。我可是亲眼见过。我的兄弟现在做不到，只能说俺们法力不到，不能说是装神弄鬼。再说，有刀枪不入的由头，年轻人才愿来嘛。先把队伍拉起来，才能成得了事。”

宋浩胜不屑道：“你们成的啥事？我看是借破秽物之名，抢二毛子的财物。”

“的确是要破二毛子的秽物，顺手再把他的财产分了，反正也是不义之财。”大师兄又低声说，“这也是为了兄弟们，不然大家图啥？抛了荒，误了地，他们终是要养家糊口。”

“那你们干脆做土匪，多利索！”

大师兄这下恼了，怒道：“宋浩胜，你怎么可以把神团比作土匪？土匪专门祸害人，俺们是专门对付洋毛子，二毛子。你拍着胸脯说，这些年中国人被洋毛子、二毛子欺负到啥样了？远的不说，你老丈人现在还躺在炕上，他怎么躺下的你总该比我清楚。你现在还捂着腰，你的腰怎么伤的，你也比我清楚。你们都拿二毛子没办法，结果神团一到，他们屁滚尿流。就是毓巡抚也说，中国将来对付洋人，为国报仇，希望就在义和团。等义和团势大了，一呼百应，杀尽洋人和二毛子、三毛子，那时候洋人还敢欺负中国人？”

这番话，真让宋浩胜无话可说。

没有紧急要务，军机大臣见起向来是最后一班，为的是先让其他臣子发表政见，最后召见军机一锤定音。等世铎带领军机大臣荣禄、刚毅、王文韶、启秀、赵舒翘进入养心门时，正与日前慈禧驾前的大红人端郡王载漪相遇。军机大臣中，载漪与刚毅、启秀、赵舒翘三人走得近，与荣禄却来往很少。但今天他却屈尊一笑，很亲热地说道：“仲华，散值后到我府上小聚，为佐臣接风，请务必赏脸。”

堂堂王爷，说出赏脸的话来，也是相当意外。

“只要太后没有吩咐，一定到。”荣禄这话说得诚恳，但已为自己留了余地。

载漪是惇亲王奕訢的二儿子，后来过继给瑞敏郡王为嗣，光绪十五年加郡王衔，本来是加封为瑞郡王，可是军机处拟旨时误将瑞写为端字，上谕一颁，就不能改了，因此成了端郡王。

端郡王有些像他的父王惇亲王的性情，不好读书，喜欢结交江湖人士，并经常穿上法衣，与卖艺的人一起耍枪弄棒，人家抛赏钱的时候，他也与艺人一同跪地磕头。好多人知道他的身份，一等他粉墨登场就去瞧热闹，抛几个制钱，换他一个叩头。

慈禧也有耳闻，有一次严重警告他，再如此荒唐，就把他的郡王免掉。不喜欢归不喜欢，但他的福晋是慈禧二弟桂祥的小女儿，从娘家说是内侄女婿，从皇室这边说，他又是咸丰帝的侄子、光绪帝的堂兄。正因为这两层关系，他的儿子溥儀极有可能成为新皇帝。

废立之议，从慈禧一手打碎光绪的维新变革后就有人悄悄议论了。光绪帝竟然传出密旨要袁世凯发动兵变、囚禁太后，这令她非常愤怒，因此囚禁光绪帝于瀛台，日日请太医把脉、写脉案，对外界称皇帝身体越来越差。这显然是要废掉光绪的前兆。那么谁将成为新皇帝？当然，最好是载字辈的，与光绪同辈，慈禧得以太后的名义继续训政或垂帘。她最早属意的是庆亲王奕劻的儿子载振，但放出风来一听，宗室皆不以为然，认为奕劻的庆亲王都当得有些勉强，他的儿子载振不学无术，唯好女色，这样的人如何能当得了皇帝？慈禧只好作罢。

载字辈中再无合适的人选，于是只好从溥字辈中选，好在宋朝有宋太后，本朝有孝庄太后，都是以太皇太后的身份辅佐孙子成就帝业，她以太皇太后的身份训政也未尝不可。从溥字辈里选，第一条关系要近，第二条则是年龄要合适，不宜太小，太小要十几年才抚养成人；也不宜太大，太大则来不及调教就亲政，亦不合适。第三条则是要身体健壮，既然以身体差的原因废掉光绪，新皇帝当然要身体好。

恰好载漪的次子爱新觉罗·溥儀都合条件，经李莲英放出话来试探，宗室中反对的意见不大。太后召见过他们母子一次，十三岁的溥儀人高

马大，嘴唇有些厚，又喜欢噉嘴，看上去一副憨相，很容易玩弄于股掌，慈禧就满意了。

但洋人却有看法。光绪帝不但学习英语，而且对西洋文明颇为向往，后来的变法也都是以洋人为师。因此欧美各国对光绪帝都比较欣赏，对朝廷宣称光绪身体不好很是怀疑，曾经执意派医生进宫为光绪诊病，实则表达支持之意。顾及列国的态度，慈禧迟迟未能下定决心。

眼看着皇帝的宝座摆在前面，却因为洋人的原因自己的儿子不能登基，载漪对洋人的愤恨可想而知。这位准太上皇的身边，已经聚起了一帮反对洋务、反对洋人的权要，天天帮他谋划着，如何尽快画饼成真。

毓贤因为在山东放纵义和团，杀教民、烧教堂，最后引起列国干涉，美国公使康格出头，一月内向朝廷连交五份照会，而且还有几十张照片，有义和团打的“毓”字旗，有毓贤奖叙义和团为义民的告示。

荣禄将两幅照片转呈慈禧，慈禧认为毓贤不能在山东待了。于是朝廷下旨免去他的巡抚职务，内调回京。山东巡抚一职，在荣禄的极力推荐下，由袁世凯出任。

端郡王宴请毓贤，陪同的必然是反对洋人最起劲的人，朝野称之为“太子党”。

被慈禧依为心腹的荣禄并不是太子党，对废立之举也不赞同。而他的意见慈禧又特别看重，因此，端郡王不能不纡尊降贵，有意笼络。

荣禄散朝回家，吃过午饭，小睡一觉醒来已是下午三点半。他连忙吩咐准备轿子，要赴端郡王家宴。荣府在紫禁城东北的东厂胡同，端郡王府则在西直门东南，两地相距八里之遥，乘轿前往，总要个把钟头。

荣禄不想赴约，只怕话不投机半句多。但他为人深藏不露，做官最讲左右逢源，对端郡王的盛情相邀，他没理由拒绝，也没必要得罪这个大红人。等他赶到时，客人已经到齐，坐在首席的是庄亲王载勋，他也是个仇洋派，如今是领侍卫内大臣。接下来是大学士徐桐，是有名的道学先生，是闻洋字而掩鼻的人物。他家住在东交民巷，后来这里成为使馆区，出门就碰上洋人，于是他把大门堵了走后门。他上朝非常费周折，往西走是东交民巷，使馆林立，不能走；往北走，花市胡同有洋人教堂，也不能走；往南则是八大胡同，君子所不耻也。于是只好先往东走，然后再往北，绕过洋人教堂，再往西，然后折而往南入东华门。李鸿章倡导的洋务他是极力反对，光绪维新变法他更是深恶痛绝。慈禧扫除了朝堂上的维新派，当然就要起用守旧大臣，要行废立之事，更须得到徐桐这种人的支持，因此帘眷正盛。最近又被载漪礼聘为儿子溥儀的老师，正是借重他的道学身份。满人尊师重教，徐桐的座位是仅次于庄亲王。接下来，是蒙古状元崇琦，也就是同治皇帝的岳父，因为慈禧厌恶同治帝的皇后，因此对崇琦也不待见。但将来如果立溥儀为皇帝，势必要继承同治为嗣，因此，他就成了未来新皇的外公。载漪加以笼络，

也聘他为溥儀的老师。接下来的位子空着，是留给荣禄的。空位的下面是载漪的胞弟辅国公载澜，本事没多少，喜欢与别人抢女人，唯端郡王之命是从。人虽不成器，却是辅国公，如果不是尊师的缘故，他应当居庄亲王之后。毓贤是今晚的主宾，被尊为“最不怕洋人的英雄”，却只能屈居末坐。

荣禄当然不能去坐那个空位，虽然他是军机大臣，深得太后的信赖，但国家体制所在，他无论如何不能坐于辅国公的前面。理由堂皇，载澜推让一番，上位而坐，荣禄接他的位子坐下，载漪也在主位上坐下，宴会正式开始。

军机大臣中载漪最交密的是刚毅等人，但这几个人与荣禄不一路，今天都不在座，一则是避免与荣禄尴尬，二则是关系已经密到不必笼络的程度。满桌当中，不能共机密的只有荣禄和毓贤，怎么边吃边开始话题，应当提前有所谋划。

“这几年举步维艰，真是不堪回首。李少荃弄了三十多年洋务，甲午一役，他倚为长城的北洋海军灰飞烟灭，可见洋务靠不住。康梁又搞维新，祖宗成法尽皆抛弃，结果弄得民怨沸腾，可见维新也靠不住。”先开口的是徐桐，他喝口热汤，又拿餐巾抹一抹白胡须上的汁水继续说道，“我好悔！当初穆宗驾崩，为文宗继嗣非人，我没有力谏。现在看，什么也靠不住，只有人心最可靠，礼义廉耻最可靠，人都知礼义廉耻，从军者便不惧死，文官便不贪财；礼教蒙尘，人心堕落，便是铁甲在手，也不过徒资敌耳。”

穆宗便是同治帝，文宗便是咸丰帝，光绪皇帝是继咸丰为嗣，继嗣非人，便是说当今圣上不配为君。这种话若在从前说出来，便是可杀头的大不敬。但如今光绪失势，墙倒众人推，道学如徐桐者竟然也如此口无遮拦，在荣禄听来，都有些伤感。

载漪也长叹一声道：“我读典籍，常见侠客剑仙为民除害，匡扶正义。如今大清蒙尘，侠客剑仙们却不见踪迹，想来真是令人悲伤。”

侠客剑仙类书籍在载漪口中竟称为典籍，荣禄忍住笑道：“侠客剑仙在洋枪洋炮面前也不顶用，就是出现了，也于事无补。”

载漪接过话头，亲热地叫着毓贤的字道：“佐臣，听说义和团能够刀枪不入，是真还是假。如果是真的，那可真是对付洋人的依靠。”

“当然是真的，我曾经叫大师兄到巡抚衙门里演试，千真万确，刀枪不入。”毓贤回道。

“到底怎么刀枪不入，不可思议，说来听听。”闻言，载澜非常感兴趣。

毓贤于是将义和团如何刀枪不入，讲得绘声绘色。

荣禄听了后笑道：“我倒是听说，山东义和团的首领朱红灯也是被一刀斩讫。按说，他可是最能刀枪不入的。”

毓贤解释道：“那不一样，因为他杀洋人烧教堂，惹恼了洋人，朝廷又不能为之做主，我也是被逼无奈下令杀他。他呢，也算是为国受屈，甘愿受缚，不曾作法，当然刀枪皆入。”

很少说话的崇绮，赞叹道：“真义士也。”

“我又听人说，有义和团师兄跑到聂功亭的军营中，要求以洋枪演示，结果被打了几十个血窟窿。”荣禄还是不信。

聂功成就是聂士成，甲午之战中以能战著称，战后回驻天津芦台，奉命总统直隶淮、练各军。维新变法失败后，直隶总督荣禄被重用，入军机，最为破例的是北洋各军仍归节制，新任直隶总督裕禄只是帮办军务。

为加强京师和近畿防务，威内御外，荣禄奉命编组北洋各军为武卫军，聂士成部准军武毅军编为武卫前军，仍驻芦台（今天津宁河）；董福祥部甘军为后军，驻蓟州（今天津蓟县）一带；宋庆部毅军为左军，驻山海关内外；袁世凯部新建陆军为右军，驻天津小站。另招募勇丁、抽调八旗兵组成中军，由荣禄亲统，驻南苑（今北京大兴）。

在众军中，荣禄最赏识的是聂士成，聂士成也是倾心结纳，所以他营中的事情荣禄消息颇多。义和团跑到他营中求以洋枪演示的事情，就发生在几天前。

毓贤摇头解释道：“荣中堂也只是听闻而已！俗话说耳听为虚，眼见为实。再说个别失手的也有，可能是修炼不够，也可能有秽物破法。”

毓贤对刀枪不入那一套已经深信不疑，荣禄懒得与他争论。

“这些年国势日衰，根本原因是民气未伸。曾文正我样样佩服，但他却办了一件大错特错的事，就是在天津杀义民抵罪，还严办地方官员。辱国太甚，民气不舒，何谈为国效死，何谈马革裹尸，所以甲午之败也是情理之中。”

徐桐能将甲午之败归罪于曾国藩当年办理教案不善，荣禄还是第一次听说，他真是老而不衰，尽是奇思妙想。

“对，如今却又要杀义和团，助长洋人的骄气，是自剪羽翼，可叹可恨。我也不是一开始就支持义和团。当年我任曹州府，大家都知道我杀人多。我杀的是什么人？多是闹教案、烧教堂的百姓。可是后来怎么样？洋人还是照样进了山东，德国的势力更是侵占了大半个山东，传教士最不像话的也是山东。我这才悔悟，当年我是杀错了，把敢于反对洋人、二毛子的百姓杀了，不正是帮了洋人？再说，只要是洋人还在，只

要是洋人还在咱大清国土上耀武扬威，就会有百姓出头反对。尤其山东，自古多豪杰，谁主政山东，要想靠杀人立住脚，那是根本不可能的。你总不能把他们都杀光。所以，我觉得前任李鉴堂抚台、张翰仙抚台，包容拳民的办法是对的。我把义和拳改为义和团，视为团练，就是想借机约束他们，进而训练他们，使之成为劲旅，可惜朝廷不给我时日。”毓贤一口气说了不少。

一直找不到话头的载勋，此时却语出惊人：“应当奏请太后重用义和团，对付洋人。荣中堂，你在太后那里一言九鼎，应当出头。”

这才是今晚的重点，就是希望荣禄支持包容甚至利用义和团。但载勋用词实在不当，荣禄连连推辞道：“庄王爷，您这话可真够砍掉荣某的脑袋，只有太后一言九鼎，除此之外，大清还有谁配用这个词？”

这下把载勋的热情打了回去，他立即闭嘴，不敢再开口。

徐桐又接着道：“今上圣躬不豫，又无后嗣，这才是最可忧虑的事情。仲华，你们这些军机大臣应当为国早谋。”

所谓为国早谋，就是行废立，以溥儀取代光绪。荣禄不赞同，但又不能让这帮太子党觉得他在挡路，便道：“徐中堂所忧虑不无道理。可是此等大事，做臣子的只有秉命而行，圣明不过皇太后，慈圣必有措置。”

这话回得相当漂亮，就是徐桐也无法继续这一话题。于是话题重新转回到义和团，毓贤说道：“荣中堂，你该提醒袁慰亭一句，不可逼得义和团走投无路，得饶人处且饶人。”

袁世凯接任山东巡抚，未上任就发布告示，要采取最严厉的手段，打击杀洋人、烧教堂、惹麻烦的人。他是武卫右军统领，正正经经的荣禄手下。可荣禄却道：“将在外军令有所不受，我实在无法遥制。”

载漪见状，便建议道：“佐臣，这件事并非单纯的军务，让仲华来提醒反倒显得是私相授受。应当由军机处请旨发一道上谕给袁慰亭，不能滥杀义民。”

看荣禄对此也不置可否，大家只好谈今年的天气。勉强应付到席终，荣禄终于得以脱身。他整晚睡不着，想明天一定去贤良寺见李鸿章。

第二天一早，荣禄先打发家人送名帖去贤良寺，约定下午拜访。午饭后小睡一觉，他立即驱轿前往。

一见荣禄眼圈发暗，一脸苦相，李鸿章惊讶地说道：“仲华，你怎么这副模样？”

“嗐，真正是油煎水煮，苦不堪言。我真是羡慕中堂能够站在岸边，

看我们这些人在水里乱扑腾。”两人一坐下，荣禄就大吐苦水，“中堂，废立之事已势在必行，我真不知道要怎么应付。已经拖了快一年，不光那帮人鸡叫等不到天明，太后也催问过好几次。刘砚庄最近可能内调，原因说到底还是不同意废立生的嫌隙。”

荣禄曾奉命打听疆臣对废立的意见，刘坤一回电说：“君臣名分久定，中外之口宜防。坤一所以报国在此，所以报公亦在此。”明确的反对废掉光绪帝。所以慈禧有话，不行就给他挪挪地方。

李鸿章非常严肃道：“仲华，刘砚庄此事做得对极。国家疲弱如此，怎能再生他变。你要记得，大清目前境地，内争易至外侮。你如今位居中枢，前面虽有礼邸，可大主意都是你拿，你是实际上的首辅，如同当年的王文忠，有些话，你该出头说。”

王文忠就是同光之际的军机大臣文祥，他辅助恭亲王对内平定太平天国和捻军之乱，对外邦交各国，是口碑极好的名臣。李鸿章以之相比，荣禄倍感激动：“我是想如王文忠那样为国尽力，可惜德才不及，而且军机枢府都让人有劲使不上。”

如今的军机大臣，世铎是首辅，但向来没有主张。王文韶事事看得明白，但明哲保身。刚毅是个仇洋派，甲午之战时就曾经提出要大练藤牌虎衣兵，说他们刀枪不入，如今对义和团也是相当感兴趣，是载漪的铁杆臂膀。他自视甚高，觉得自己处处比荣禄强，可是地位总是落在荣禄后面。有一次军机聚餐时，他把筷子往案上一拍，叹息道：“我何日才得出头！”

“子良，你想怎样出头？”荣禄问道。

刚毅倒是说得直通通：“有你挡在前面，我如何能出头？”

内阁设四位大学士，两位协办。荣禄、刚毅都是协办。前面的四位大学士，李鸿章、昆冈、徐桐都是风烛残年，出缺不过是两三年间的事，但论资替补，荣禄仍然居前，刚毅想要得首揆之位，猴年马月不得而知。

“子良，我给你把刀，你把我和三位大学士手刃掉，你立马就做得首辅。”当时荣禄是笑着说，但心里的不满和鄙夷可想而知。

而另两位军机大臣，礼部尚书启秀是徐桐的弟子，为人方正，但也是仇洋一派；刑部尚书兼管顺天府的赵舒翘也是刚毅把军机上学习行走的廖寿恒排挤掉后引入军机的。整个军机的形势，基本是荣禄一人对付刚毅、启秀、赵舒翘三人，大有不能招架的趋势。

而清流，翁同龢被罢官，李鸿藻去世，徐桐俨然成为领袖，但他不但无法与当年的倭仁比，与翁同龢、李鸿藻比也差一截，因为他见识太浅，又太做作，且又自以为是。总理衙门那边，庆亲王奕劻主要精力放

在捞银子，比较能干且有见识的也就许景澄等几人而已。

“仲华，这些难处你不必说，我旁观者清。打个比方说吧，甲午之前的军机与中枢，虽然难尽如人意，被人骂崇洋媚外，看上去疲弱不堪，但总体上还是驾着车奔着一条大道去的，方向总没有错。甲午之后，人人都可骂我李鸿章，个个都可攻击洋务。尤其维新派被打得落花流水，朝堂上更成了老顽固的天下，他们既看不起洋人，也不肯学习洋人，更没有对付洋人的办法，只知道一味排外，喊打喊杀。如今的枢廷看上去腰板直得不得了，人人口出狂语，我毫不客气地说，他们是在把大清国这驾老车往悬崖峭壁上拉，用的劲越大越危险！甲午战前，我警告翁某人，如果战败，会被人打断脊梁骨；如今如果再败，仲华，那可就是被人掐住喉咙，是要我大清的命！”

荣禄无奈道：“中堂警言，令人汗流浹背，可是我一个人，力不从心。”

“仲华，力不从心也要勉力为之。听端王、庄王还有刚子良之辈的意思，是有意借义和团成事。义和团是打出了扶清灭洋的口号，可是听其言，还要观其行。靠他们扶清灭洋，我不敢相信。他们杀教民、烧教堂，就能扶得了大清？别忘了，教民皆是我大清子民，虽然有不肖之辈，但不过是少数，不加分别一概滥杀，那是灭清，不是扶清！他们说自己刀枪不入，这更是奇谈。仲华，你是带兵的人，你说，洋枪排放，开花弹乱炸，哪一个能够刀枪不入？这么浅显的道理，他们却不明白？还是故作糊涂？如果故作糊涂，把这些人驱上战场与洋人作战，就是让他们送死！”

“义和团之所以闹，是因为洋教士太可恶，教民借洋人横行乡里。毓佐臣认为义和团杀洋人烧教堂，是爱国义士。”

“我不敢苟同。这些年来，我国教案不断，每次教案后无非是赔款惩凶，赔款是从百姓腰包里搜刮，惩凶杀的还是百姓，受损失的总是大清，因为太弱的缘故。我曾经问过伊藤博文，都是被炮舰打开了大门，为什么日本不像我们发生那么多教案？他说，日本从天皇到最小的官员，都不允许闹教案，各级官员要把相当一部分精力用于引导百姓，化解对教士的仇恨，因为日本要把全部精力放在效法欧美、维新自强上。可是我们没这样做，我们相当一部分官员认为，杀教士、烧教堂，是痛快至极的爱国行为。仲华我问你，就譬如一家人，孩子们都未长大，有一个孩子却天天出去惹祸，你是该教训他安分守己，还是鼓动他惹恼邻居？如果你鼓动他天不怕地不怕，痛快倒是痛快，你这一家人要么被人家痛揍一顿，要么就在村里无可立足。一个国家，又何尝不是如此？”

“中堂的比方精当。可大多数人会说义和团的心是好的，是为了给百姓出气，也是为了大清。”荣禄又叹了口气。

李鸿章摇手道：“仲华，不论一件事情的理由多么堂皇，目标多么

好，如果方向错了，你做得越用力，将来的灾难就越大。现在局势很不妙，如果朝廷行废立，列国必然干预。而载漪之流，出于私心，必放纵义和团去杀洋人、烧教堂。那时候列国以保护教士和教民的借口出兵，便又是一场泼天大祸。当年天津教案，差一点酿成战争，是多亏曾老师忍辱负重，总算安抚下去。曾老师因此外惭清议，内疚神明。他是以自己身败名裂，避免了一场灾祸。如今的义和团可不是一个小小的天津城了，山东、直隶甚至奉天，明的暗的，不知有多少人。那时候如果这些地方都放任杀教士、烧教堂，你想，借机起兵的恐怕就不是一两个国家。而朝廷中的气氛，是由不得半点软弱，无人肯为国委曲求全，那么只有把国家带上悬崖了。”

“中堂，我明白了，无论如何，我得劝太后。”荣禄下定了决心。

“仲华，文死谏，武死战。咱们这些人，紧要关头，还真得要有一番不惜死谏的勇气。在废立一事上，我送你八个字：事缓则圆，徐图变化。太后也不是不听劝的人。”李鸿章赞许地点着头。

荣禄又问：“中堂，依你看，如果真有废立之事，洋人到底会是什么态度？中堂可否探听一下各国公使的口气，我将来也可拿这个由头劝太后。”

“这就有些难了，我现在是个闲人，总不能觑着脸去问各国公使。”李鸿章笑道。

几个月前，太后托荣禄向李鸿章说过：“朝廷忘不了李鸿章平定长毛、捻子的功劳，不会总是让他闲着，总有他为国宣劳的日子。”

当时荣禄向李鸿章透露，两广总督已经多次上书请求开缺，太后认为两广洋务至重，非懂洋务的人不能胜任，有意让他去。而老于世故的李鸿章自然看得出，宗室争权，政局难免动荡，他希望离开京城这是非之地，广州天高皇帝远，何乐而不为？但是一直没有动静，今天李鸿章是在委婉催问。

荣禄一拍额头道：“中堂，只顾向您诉苦，把正事忘了。两广总督出缺，太后请您去坐镇，让我问一下您有什么想法。”

“真人面前不说假话。我是说话作数惯了的人，这个两广总督，我总要做一半的主，否则，我还不如在这寺里读读古书。”

荣禄听李鸿章这么说，笑了：“中堂自然至少能做一半主。”

李鸿章笑道：“哦，那我希望年前便能成行。如果朝廷颁布上谕，各国公使必然要来为我辞行，那时候我再打听他们的态度，方便得很。”

第十八章 行废立列国反对 怀私欲利用神团

光绪二十五年十一月十七日（1899年12月19日），朝廷下旨，召两广总督谭钟麟入京，李鸿章署理两广，未到任前，先由广东巡抚德寿署理。

李鸿章递折子谢恩，并请求觐见。当天有旨，准李鸿章于次日觐见。

次日一早，李鸿章早早进宫，排在第二起。他进殿磕头，太后专门关照给李鸿章备一个棉垫子。当年垂帘听政，皇帝在御案后面就座，御座后面设纱帘，太后在帘内听政。如今训政，则是后帝并坐。光绪帝脸色苍白，一语不发。

“李鸿章，两广是洋务至重的地方，让你去坐镇，就是考虑你办了多年的洋务，总比别人明白。还有一条，康逆二贼组织什么保皇党，听说在香港、广东上蹿下跳，你去了要好好用心，总要捕获二贼及其党羽。”慈禧一见面就说出了心里的意思。

李鸿章回应道：“听说康梁已经逃到国外，臣恐怕也是鞭长莫及。如果他的党羽在两广活动，臣自然是责无旁贷。”

“李鸿章，听说你对康逆十分赏识，说他的才能超过你十倍。还有人说，你赞同废科举、废六部。这些折子，都是参劾你的，说你是康党。”其实慈禧也知道捕捉康梁没那么容易，又转移了话题。

“改革科举，臣在二十年前就曾提议；六部皆可废，臣也赞同，若旧法能富强，大清早就富强了。臣认为可效法西洋国家，设朝廷办事机构。尤其商务、实业，更应单设部院以资促进。日本早就行之，而有今日之富强。如果主张变法，便是康党，臣无可逃，实是康党。”听李鸿章如此说，光绪帝嘴角抽动两下，但未说话。

慈禧并未生气，叹了口气说道：“皇帝身体病弱如此，我本来是颐养天年的人，还要再出来操心。这总不是办法。”

李鸿章明白慈禧这是问废立之事，他对此极力反对。在荣禄面前，他不隐瞒想法，在太后面前他也不想隐瞒，因为想隐瞒也瞒不过。他往下磕头，而理由却说得很好听：“废立之事，臣不与闻。国家贫弱如此，一动不如一静。何况皇上本是太后从小教导，再教导几年又有何妨？”

甲午之役前后，光绪帝对李鸿章曾极为痛恨。但几年后，他也认识到国家之弱并非李鸿章一人之过，反而对他倡导的洋务极感兴趣，要迫切学习欧美，推行维新变革。今天听到李鸿章坚决反对废立，他不禁心生感激。甚至心中有些后悔，如果当初能够耐心听听李鸿章的意见，也许不会有甲午惨败。

“左说右说，总是你李鸿章的理。你刚说了支持废六部，效法西洋，接着又说一动不如一静，这不是自己打自己的嘴巴？”听了这话，慈禧有些不悦。

“回太后的话，臣不敢在太后面前逞口舌之利，妄加狡辩。列强环伺，实不宜有废立之举。有臣子以一己之私而策动废立，若引列国干预，是遗祸于社稷，太后宜察之。”

李鸿章虽然把废立之举归罪于别人，但慈禧仍然十分愤怒：“李鸿章，你不要总是拿洋人来吓唬朝廷，我大清内政，他们凭什么干预？是洋人告诉过你，还是你与洋人勾结，要妄加干预？”

李鸿章连忙磕头：“太后息怒，若是因臣语无状让太后有伤凤体，臣罪莫大焉。臣今年以来大部分时间在考察治黄办法，回京后又闲居贤良寺，洋人既未见过臣，臣更不敢与洋人勾结。臣只是凭多年对洋人的了解，而不能不直言。请太后恕臣出语无状。”

“算了吧，我知道你一向忠心耿耿。同光老臣不多了，当年平定长毛和捻子的功臣也没几个了，我每每念及你们的功劳，总不忍心责备。”慈禧叹了口气。

“老臣感激莫名。”李鸿章又磕头。

“你别总是磕头，七十八九的人了。”慈禧又转头问光绪，“皇帝，你还有话问李鸿章吗？”

“没有。”光绪帝摇了摇头。

李鸿章打算跪安了，慈禧又问：“你打算什么时候离京？”

“臣正请人选日子。”

闻言，慈禧笑道：“你是笃信西法的，怎么也兴这一套？”

“日暮途远，风涛不靖，臣不能不求稳当。”李鸿章一语双关。

“是当如此。你总要在年前接任才好。”慈禧若有所思。

“是，臣打算腊月初就乘船南下。”

“你洋人朋友多，他们少不得要给你辞行，你也顺便打听一下，他们对朝廷有什么看法和建议。”

李鸿章稍一用心，就知道慈禧是要他打探各国对废立的态度，因此回道：“臣遵旨，洋人有什么说法，臣当随时奏陈。”

李鸿章回到贤良寺，果然，英国公使窦纳尔正在等他。李鸿章留他

吃饭，席间，窦纳尔便问道：“听说贵国要废掉开明的大皇帝，中堂可有此闻？”

“这是谣言，我国绝对不会行此废立之举。”李鸿章也要打探英国的态度，因此问道，“公使阁下，你刚才所说，我的确没有听说过。假如，我是说假如，我国朝廷果真有此事，这也不过是我国内政，想来贵国不会干预吧？”

窦纳尔从李鸿章的话里判断，中国朝廷将有废立之举，绝非空穴来风，他直截了当地说道：“作为友好国家，我国当然不会干预贵国内政。但我作为大英帝国的使臣，将来如有交涉，只认光绪二字。至于其他皇帝我国政府认不认，这就只有我国政府来决定了。而且，我可以告诉中堂，这可不仅仅是大英帝国的想法。贵国的大皇帝极为开明，他所行的变革虽然没有实行下去，但各国都认为是极有意义的行动，如果坚持下去，中国定能富强。如今朝廷中的掌权者，年龄太大了，思想太老旧了，他们好像是在努力把中国这辆车往回拉。”

李鸿章立即把窦纳尔的态度写一封密信送给荣禄。他知道，以荣禄受信任的程度，密信的内容慈禧很快就会知道。

除非召见军机大臣，一般并不避讳太监。而御前太监里面，就有端郡王买通的耳目。李鸿章也反对废立的消息，很快就传到他耳中。他恨李鸿章的同时，觉得必须有进一步的行动。于是他召集心腹密议，觉得李鸿章已经没了兵权，放他去两广，不过是太后酬庸老臣的意思，倒不必过虑。最大的绊脚石就是荣禄，他既是军机大臣，又手握武卫军。可此人又唯太后之命是从，向来谨小慎微，如果太后决意废立，他最终也要顺从。

最后又回到讨论了若干次的问题上：如何策动太后下定决心。最后商量的办法并不新鲜，但是很有用，就是以群臣的名义上一份折子，恳请太后行废立。现在是十一月下旬，很快就要进入腊月，必须在年前能够有个结果。而且年关将近，太后心情会好一些，也正是容易听劝的时机。

这件事，由徐桐和崇琦出头。眼下的大臣，多是太后训政后重新起用的老臣，他们在光绪帝维新变法前不是被斥退，就是因维新行动缓慢受到训诫，因此对光绪帝的不满可想而知。附在折尾的签名，就有四页纸。有的是亲笔，有的则是拖不过情面，随口答应，让徐桐他们代签。

看看分量足够，两人拿着奏折和签名，递牌子求见。慈禧看了看后面的签名，六部九卿等堂官相当一部分签了名，很高兴道：“这个折子很好，不过，这件事你们要和荣禄去商量。”

一旦拥戴新皇成功，两人便是新朝功臣！一想到可望亦可即的荣华富贵，两个须发皆白的人激动得有些语无伦次。太后支持毫无疑问，但荣禄呢？他如果不答应又当如何？

他们到端王府又是一番密议，结果有两项：一是见到荣禄，只说太后让荣禄阅折，而没说“商议”；二是一旦荣禄反对，那就暂不回奏太后，而是找两个御史结结实实参荣禄一折，让他知难而退。

打定主意，两人冒雪赶到荣府。荣禄已经猜到两人来意，让心腹幕僚不要走开，若是棘手，他一定设法先与大家商议妥当后再与两人摊牌。

室外寒风呼啸，荣府的客厅却是温暖如春。两个老头进门连呼太热，把外面的貂裘脱掉。

“两位前辈有事打发人叫一声，我过府讨教就是，冒雪登门，真是折杀荣某了。”荣禄头上包着块头巾出来了。

徐桐问道：“怎么，仲华，你不舒服？”

“真是一年不如一年，今天上朝时，出门打了个冷战，心里说不好，果不其然，在宫里就出虚汗，头晕眼花，回家请郎中开药，中午已经喝了一碗，没太管用。”

徐桐叹了口气又道：“我俩来得真不是时候，不过这是大事，仲华只好勉为其难——大家联名上了个折子，太后很高兴，口谕说让仲华看。这是于国体有关的大事，仲华可要附赞。”

“徐中堂，字这么小，你如何能够看得清？”荣禄接过折子，眯着眼睛。

徐桐诧异道：“这字不小，我都看得清，仲华不会昏花到不如我这老朽吧？”

“啊，我这双眼睛，难道要瞎掉？”荣禄又作势用力揉了两下，勉强看下去。

这时一个胖丫鬟进来恭请道：“老爷，药煎好了，福晋请您趁热喝呢！”

“两位，失陪一会儿。”荣禄摇摇晃晃地站起来，又吩咐下人说，“你们好好招待客人，要招待不周，看我怎么要你们好看。”

“噓！”三四个仆人一起应声。

奶茶、点心、水果，变着花样上，却就是不见荣禄。崇琦奇怪道：“咦，荣仲华这碗药喝得也太长了点。”

他让仆人去催，仆人回来后道：“郎中开的这药叫子母汤，先喝母汤，然后再加几味药，再熬，所以特别费工夫。老爷说，请两位大人再稍等。”

又等了老大一会儿，荣禄还不露面。仆人一个劲地劝茶、递水果，两人灌了一肚子茶水，终于忍耐不住了，徐桐叫道：“荣仲华搞什么鬼，把我们扔在这里不管，真是岂有此理！”

正在发牢骚，荣禄一边出来，一边赔罪：“徐中堂，刚才折子我没看完就走了，到底是怎么回事？”

荣禄接过徐桐递过来的折子，看得很仔细，一边看一边道：“屋里太冷，火盆火太小，他们也不知道加点炭。”

“仲华，你是感冒的缘故，屋里已经热得受不了了。”徐桐阻止道。

荣禄充耳不闻，他左手拿起火盆盖，用两个手指夹着折子，右手拿夹子去夹炭，一失手，当啷一声，火盆盖掉到地上，而两个手指夹的那份折子则掉到火盆中。火盆里的炭火正是燃到最旺的时候，奏折轰的一声全着了，他“哎呀哎呀”叫着拿夹子往外捏，反而把火挑动得更旺，很快，折子便化为灰烬。

没想到荣禄会来这一手，徐桐大怒，吼道：“荣禄，你好大的胆子，竟敢把太后御批的折子烧掉，你该当何罪！”

“该当何罪请太后决断，我即刻递牌子进宫。”荣禄对着外面喊一声，“来呀，备轿，我要进宫。”随后，他不理徐、崇两人，撩开棉帘就出了门。

雪已经下得没过脚面，轿夫走起来一步一滑，用了半个多时辰才到了永寿宫。冒着鹅毛大雪在丹陛前徘徊，荣禄心情相当激动、悲凉还有几分恐惧。想想自己世代忠烈，远祖费英东是辅佐清太祖努尔哈赤打天下的开国元勋。祖父曾任喀什噶尔大臣，征伐张格尔时阵亡。父亲甘肃凉州镇总兵长寿，伯父天津镇总兵长瑞，咸丰元年与太平军作战中同日阵亡。叔父长泰则在追随僧格林沁王爷与捻军作战时阵亡，真正是满门忠烈。自己谨慎巴结，终于获得慈禧的完全信任，既入军机，又掌武卫军，而这份地位的得来，却与光绪帝的被囚密切相连，每想至此，便心有愧疚。听说光绪帝囚在瀛台，窗纸破了也没人敢糊，寒冬腊月，天寒地冻，天子蒙难如此，想来真是可怜。自己并非反对维新，光绪帝欲推行的新政，他也是深以为然。但他反对的是康梁的维新方式。李鸿章说得不错，为官行政，不能只论该不该，还要看能不能。所办事情正确很重要，方法正确更重要。康梁变法，有时一天下数道圣旨，恨不得立即把大清这座大厦掀翻，但新房子却没盖起来；一帮清流书生，手无一兵一卒，却要杀一批一二品大员；许多衙门三下五除二就被裁掉，而官员的生计却不予考虑，不论这些人是守旧派还是维新派，你打掉了他的饭碗，却不给他出路，他如何不恨？不要说太后出面，就是太后不出面，维新变法也必定失败无疑。所以当袁世凯把维新派密谋兵变的消息告诉他时，他很快决定站在太后一边，因为皇上必败无疑。而不站在太后一边，事情败露，自己则死无葬身之地！如今，又一个关头卡在眼前。仓

促废立，不但封疆大吏多不支持，更会引来列国干涉，刀兵再起，国家蒙难，追根溯源，他荣禄何辞其咎！

而想当太上皇的载漪手握虎神营、神机营，地位如同当年的醇亲王，却没有醇亲王的德行，只有一颗贪婪的私心和大破天的胆子。他手下聚集的那帮仇洋的人大多与他格格不入，他们得势，何能给他一线生机？政权只有掌于慈禧手中，才有他的好日子，无论为国还是为私，都应当阻止废立之举。李鸿章的八个字不错，至于以后如何，也只有走一步看一步，随机应变罢了。

等太监传旨叫进，荣禄进殿趋前几步，在金砖地上把头磕得砰砰直响，然后放声大哭，本来是假哭，但一想到不测天威，以及半年多来所受的排挤和委屈，作假成真，哭得涕泪滂沱，“奴才给老佛爷请安”这句话竟然不能完整呼出。

慈禧吓了一跳，连忙问道：“怎么回事，你别哭，好好说话。”

荣禄抽泣道：“刚才徐桐、崇琦到奴才家里，拿出一份折子逼奴才表态。”

“没逼你表态，说的就是跟你商议。”

“此事急不得，目前不可行，如果硬来，恐怕国有大难。”

闻言，慈禧皱眉问道：“是不是洋人有什么说法？你见过李鸿章了？”

于是荣禄把李鸿章的密信捧给慈禧。慈禧看罢，丢在地上，气得直喘粗气：“洋人真是狗拿耗子！他凭什么管我大清的事情？”

“洋人向来没有道理好讲。他们认为皇上身体没有大毛病，不应当被废。”

“这个白眼狼，要弑杀养了他二十多年的母后，难道不应当被废？”

“可是皇上不承认，康梁把罪责都担了过去，洋人也宁愿相信康梁二逆。如果太后非要行废立，在洋人面前首先输了理。”

“那你说，怎么办才不输理？”

“李鸿章送臣八个字，事缓则圆，徐图变化。皇上身体不好，又无子嗣，不妨先立储，徐图大统，过了这一关再说，时机一到，便名正言顺。”

慈禧沉默了一会儿，吐了口气说道：“这也是一法。不过，本朝没有立太子的规矩，这话不好说。”

荣禄见慈禧松口，连忙建议道：“总能说得通。原来说好，今上有子，先过继给穆宗。今上至今无子，且身体不好，从宗室中选溥子辈给穆宗继嗣，兼祧皇上，也说得过去。”

“好，你先拟旨预备着。此事只有你知我知，不传六耳。”

荣禄磕头，爽快地应一声：“噫！”

事情并没拖多久，过完小年，腊月二十四日下午，六部九卿王公百官，凡有资格上朝的都得旨次日大朝，人人都知道是废立大事。近支宗室已经在当天下午被慈禧召见，知道是立载漪的儿子为大阿哥，而不是先前估计的立为皇帝。而相当一部分官员还以为是要行废立，第二天一早朝房相见，互相一打探，才知道事情有变。

慈禧在养心殿正殿升座，皇帝则侧立一边，下面跪的是载漪的儿子溥儀，他独占一排，后面是按班次跪着的王公百官。

慈禧满面笑意地说道：“当年穆宗驾崩时说好，待皇上生子后，继承穆宗为嗣。皇上年届三十，尚无子嗣，多次对我说，应当从近支宗室中为穆宗立嗣。我也觉得有道理，今天就是来宣布这件大喜事。奕劻，你来宣旨。”

光绪帝掏出亲笔朱谕，奕劻跪接，然后起身宣读：

朕以冲龄入继大统，仰承皇太后垂帘听政，殷勤教诲，钜细无遗。迨亲政后，复际时艰，亟宜振奋图治，敬报慈恩，即以仰副穆宗毅皇帝付托之重。乃自上年以来，气体违和，庶政殷繁，时虞丛脞，唯念宗社至重，是以吁恳皇太后训政。一年有余，朕躬总未康复，郊坛宗社诸大祀，弗克亲行。值兹时事艰难，仰见深宫宵旰忧劳，不遑暇逸，抚躬循省，寝馈难安。敬念祖宗缔造之艰，深恐弗克负荷，且追维入继之初，恭奉皇太后懿旨，俟朕生有皇子，即承继穆宗毅皇帝为嗣，此天下臣民所共知者也。乃朕痼疾在躬，艰于诞育，以致穆宗毅皇帝嗣续无人，统系所关，至为重大，忧思及此无地自容。诸病何能望愈，用是叩恳圣慈，于近支宗室中慎选元良为穆宗毅皇帝立嗣，以为将来大统之归。再四恳求始蒙俯允，以多罗端郡王载漪之子溥儀承继为穆宗毅皇帝之子。钦承懿旨，感幸莫名，谨当仰遵慈训，封载漪之子溥儀为皇子以绵统绪。将此通谕知之。

溥儀向光绪帝行三跪三叩谢恩礼，又向慈禧行同样的谢恩礼。慈禧招了招手道：“过来过来，让祖母看看。”

溥儀侧身站到慈禧身边，与光绪帝一边一个，倒有些祖孙三代其乐融融的样子。慈禧给溥儀正了正头上的红顶太子冠道：“大阿哥才十五岁，已经这么高，真是不像。”

溥儀受父亲教导，努力保持微笑的样子，此时他的嘴唇自然地噘起

来，有点憨，又有点顽皮的样子，不像腹有诗书的样子。慈禧也听说过，大阿哥像他阿玛一样，不喜欢读书，只知道提笼架鸟，吃喝玩乐。不过，喜欢读书又能怎样？像她身边的光绪帝自小用功，可还不是让她伤透了心，她宁愿扶助一个不愿读书却肯听话的大阿哥。这样想着，脸上无端增加了慈祥，显得心情相当好。

奕劻善于察言观色，以他为首，王公大臣们跪下齐声祝贺：“恭贺皇太后有了皇孙，恭贺皇上有了阿哥，恭贺大清福祚绵长。”

“这是皇家的喜事，也是大清的喜事。你们明天就给大阿哥递如意吧。”慈禧的脸上挂着盈盈笑意。

众臣“噤”了一声。

“大阿哥已经十五岁了，应该请师傅好好教导。师傅的教导至关重要，还是得道德文章老靠的才行。崇琦是蒙古状元，也没什么要紧的差使，精神头也好，算一个。书房得有人照料，就派徐桐去。”

徐桐出班叩谢：“臣领旨谢恩。臣建议，大阿哥的书房就设在弘德殿，这是当年穆宗读书的地方，正好子承父志。”

“好，驻蹕西苑，就将书房设在万善堂。你要管好书房，非有旨外人不得擅入。你还要监督大阿哥所学，那些不讲人伦的洋玩意一律不得进书房，省得将来数典忘祖。”慈禧这是在指桑骂槐。光绪帝对西学感兴趣，不仅请了英文老师，而且还喜欢读介绍欧美国情的书籍，她认为正是这些东西教坏了皇帝。

光绪帝只是抿抿嘴，微微抖抖肩，不知是心有所动，还是无意识的反应。自从被囚瀛台后，他的肩膀、脑袋经常不可控制地微微抖动。

出了大殿，大臣们自然分成几堆。军机、总署大臣一伙，闲散的宗室一伙，以载漪为首的又一伙。载漪看上去情绪有些不太高，因为本来是热望中的继位，如今成了立储，他当然有些失望。荣禄凑过去恭喜道：“端王爷，大喜啊。”

“拜你所赐，不然怎么平白无故成了大阿哥。”载漪脸拉得老长。

“我知道王爷肯定会这么说，这话要让太后听到，恐怕就大煞风景吧？”荣禄拉拉载漪的衣袖道，“王爷，借一步说话。”

载漪不情愿地被拉到一边道：“有什么不好当着大家说。”

荣禄开口便问：“王爷，我只问你一句话，咱大清国，谁还能比皇太后精明？”

“你的意思是，这全是皇太后的意思，与你荣中堂无关。”

“当然与荣某有关，可荣某不敢更不能左右太后的意愿。王爷应当知道，洋人对皇上非常认可，他们表示如果骤然废立，他们将不予承认，而是只认光绪二字。如果今天不是立储，而是继位，而列国都不承认，那么继位之日便可能是退位之时。而立为大阿哥，洋人无话可说，将来时机一至，阿哥继位也是名正言顺，难道不是最妥当的安排吗？那些只图拥戴之功的人，管头不顾腩，哄得王爷高兴，却未必晓得其中厉害。”

载漪以知兵自居，但他提笼遛鸟，声色犬马，胸中墨水实在有限，荣禄几句话便把他说动了：“如此说来，我倒要感谢荣中堂了。”

“我说什么都没用了，您只要想一想，皇太后的主意何时打错过？”

“那是，那是。”载漪又改口极为亲切的邀请，“仲华，等散了值，到我府上小酌。”

荣禄推辞道：“今天怕是不行了，有好几道上谕要起草，立大阿哥的喜讯要向各国发照会，够我忙的了。改天吧王爷，只要你能理解荣某，喝不上您的酒也无妨。”

当天下午，立大阿哥以及与之相关的几道上谕交内阁明发，同时交电报局发给各省督抚。

上谕一颁，西直门内不远的端王府便成了全京城最热闹的地方，宗室王公、文武大臣都送贺礼、递如意，贺宴一开就是二十几桌，且是流水席，终日不辍。然而，端王脸上满是笑意，但心里却有隐隐的不快和不安：因为没有有一个洋人前来祝贺。如今的形势，洋人在朝廷中的影响很大，得不到洋人的支持，不但是丢面子的事情，而且还有可能生变。譬如本来是废立，却成了建储，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洋人不赞同废除光绪。而如今太后已经向洋人退了一步，只建储，暂不行废立，但洋人仍然不给他载漪面子！他恨不得提把刀，把公使馆的洋人一个个如砍瓜切菜般全部杀光。所以，他满面笑容的脸会突然露出杀机，让前来祝贺的人弄不清这位端王爷脑子里哪根筋搭错了。

他打发人去总理衙门打探，有没有收到驻华公使给朝廷发的贺电，或者送的礼物。结果更让他愤怒，一纸电报也没有。非但没有贺电，反而收到了上海电报局总办经元善挑头发来的联名反对电报。

几天前，建储的电报发到上海，上海电报局总办经元善不禁皱起眉头。市井早就有传闻，慈禧有废掉光绪继续垂帘的意思，如今建储上谕明发，明眼人一想就明白，这是为废除光绪帝做铺垫。他对心腹说道：“我要出头为皇上说话。”

“你为皇上出头说什么话？八竿子打不着啊。”心腹为这句没头脑的话大惑不解，经元善把电报丢给了他。

经元善是浙江上虞人，父亲是当地有名的大善人，给他取名“元

善”，也是希望他能够继续行善。他不负父亲所望，乐善好施，以他在钱庄中的影响力邀集江浙沪绅商首创“协赈公所”，每逢灾荒，牵头筹募善款，持续十余年，得到朝廷的嘉奖达十余次，朝廷还赏了江苏候补知府的虚衔。他与郑官应等巨商关系密切，后来进入上海电报局，被李鸿章任命为会办，业绩不俗，得到中国电报总局督办大臣盛宣怀的器重，不久出任上海电报局总办。上海开风气之先，他又与康有为、梁启超等旅居上海的维新人士多有交流，因此对维新变法抱有热望。维新失败，光绪帝被囚，但他依然认为中国出路只能在维新，而不是一任顽固守旧大臣闭门造车。他所盼望的就是有一天光绪帝能够重新执政，再行新法。如今见慈禧步步紧逼，他不禁拍案而起。

然而，他一个候补知府，又如何能为皇上出头？心腹不以为然。

“我无足轻重，但朝廷不能不顾忌上海士绅的心愿。”经元善的意思，要策动上海士绅联名上书，为光绪帝说话。

“上海名流云集，如果大家肯上书，倒是个好办法。”心腹说，“不过，总要先听听盛大人的意思，他若怕惹麻烦就要三思而行。”

的确如此。经元善亲自去电报总局见盛宣怀，但他此时已经去了福州。他发电说明意图，盛宣怀只回一句话：“大厦将倾，非一木可支。”

盛宣怀的态度不明朗，不支持，但亦不明确反对。经元善见了之后一力承担道：“我名字叫元善，赈灾济困、开办义学固然是善行，当此国家政治逆潮流而动，敢于挺身而出、仗义谏言，虽一木粉碎而不惜，当更是首善、大善。”

于是，他在报纸上呼吁联合上谏，群起而响应，包括章炳麟、蔡元培、黄炎培、马裕藻等一千二百三十一名旅沪维新绅商纷纷签名。

十二月二十八日，经元善以上海电报局总办的职名领衔向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发出了电文：“卑局奉到二十四日电旨，沪上人心沸腾，探闻各国调兵干预之说，务求王爷、中堂大人公忠体国，奏请皇上力疾临御，勿存退位之思，上以慰皇太后之忧勤，下以弭中外之反侧。宗社幸甚，天下幸甚。卑局经元善暨寓沪各省绅商士民一千二百三十一人合词电奏。”

总理衙门接到电报，一看事关重大，立即呈送军机大臣。军机处荣禄、王文韶、刚毅都在。

刚毅一开口就要杀人：“经元善何许人，竟敢妄议朝政！这些人我看抓起来杀一批就好，省得他们满口胡说！”

王文韶是浙江余杭人，与经元善的父亲是老相识，经元善三节的节敬及夏天的冰敬、冬天的炭敬都相当丰厚，因此一贯装聋作哑的他这次开口说话了：“这也算不得妄议朝政，他主要是担心洋人以此为借口调兵

干预，也是一番拳拳护国之心。再说，也不见得真是他挑头，沪上民气浮躁，也许是他们借经元善之名，为了省几个电报费。”

荣禄算是赞同王文韶的意见：“妄议朝政着实可恶！不过，洋人调兵之说不可小视。”

刚毅一晒道：“洋人有什么好怕的，有义和团在，只要朝廷下旨，把洋人全部赶到海里喂王八不过是小菜一碟。”

“子良，你不至于认为装神弄鬼的义和团能挡得住洋枪洋炮吧？”荣禄心生警惕，看来不仅是端郡王，就连刚毅等军机大臣也对义和团抱着热望。

刚毅反驳道：“中堂怎么能认为义和团是装神弄鬼？他们刀枪不入是千真万确，金钟罩、铁布衫这些功夫从前就有，侠义仙客小说中无不记载，就是大栅栏也日日有江湖人士表演铁枪刺喉的功夫，这哪里是装神弄鬼？”

“那不一样，经过多年苦练，个把人练成刀枪不入的硬功夫也许有可能，可是人人都凭喝符念咒就能刀枪不入，这是糊弄小孩子呢，指望他们抵挡洋人军队，更是形同儿戏。”荣禄大不以为然。

“中堂此言差矣！也不必人人都刀枪不入，只要他们一身胆气，不像当年的淮军那样一触即溃，我大清四万万人，一人一口唾沫就能把洋人淹死。”

“这件事涉及洋人，是总理衙门的职责，我先与庆王商议。”荣禄不愿与刚毅费口舌。

荣禄立即去庆王府密商，因为在他看来这件事不可小看，必须尽快设法消弭，如果刚毅等人的想法影响了太后，非弄出乱子来不可。奕劻也认为应当尽快拿出办法来，两人立即一起进宫递膳牌求见。

慈禧看了电报问道：“电报局是盛宣怀在督办，你们看，是不是李鸿章在后面捣鬼？”

荣禄回道：“这不可能，李鸿章有想法会直接给太后上折子，不会背后做手脚。再说，他人在广州，函电往来，也来不及。”

“一件喜事，何来人心沸腾，京中不是其乐融融吗？经元善纯粹是危言耸听，让刑部立即到上海拿人。”人心沸腾不沸腾好对付，慈禧也不太在意。但“探闻国有调兵干预之说”她却不能不重视，愤愤地说道，“洋人真是狗拿耗子，他们凭什么调兵干预？”

奕劻字斟句酌道：“他们说的是探闻，可见未必是实有其事。”

慈禧还是觉得小心为好：“到实有其事的时候就晚了。好几次与洋人动刀兵，都是吃了不上心的亏。荣禄你是带兵的，你有没有听说洋人调兵舰北上的消息？”

荣禄据实回道：“有几艘，不过是例行的巡航。再说，朝廷刚刚发布上谕，洋人不可能反应这样快。”

“哼，想来真是可恶！要过年了，偏偏有这种事添堵。上海消息灵通，也不见得就是空穴来风，此前洋人就说过这等混话。他们商人来赚我大清的银子，传教士来传他们的什么天主教基督教也就罢了，还要对朝政指手画脚，真恨不得把他们赶到海里去！”大清建储是大喜事，但各国公使就像约好了一样，没有一国前来祝贺。慈禧虽然嘴上未说，但她耿耿于怀是肯定的。

荣禄思索了一会儿道：“得想个便当的办法，让他们闭嘴。”

“有什么办法？洋人一张大嘴，总是喜欢乱说。”慈禧像个孩子似的发牢骚。因为眼前的两个人都是心腹，不必像平时一样端着架子。

奕劻提议道：“奴才与荣大人商议，外间都是传闻，如果让他们知道深宫之中母慈子孝，他们便都无话可说。”

“你往下说。”太后皇上势如水火，何来母慈子孝？但在权力场中操纵自如四十余年的慈禧自然知道表面文章有时却有大作用。

奕劻和荣禄商议的办法，是借明年皇上三十万寿的名义搞庆典，开恩科，这便向中外表明，皇帝不会被废——至少万寿前不可能，而且还能惠泽士林，是个收买人心的好办法。

慈禧当即答应，但表示庆典当从简，届时督抚将军都不必到京祝嘏。年前就把上谕明发，以安定人心。

慈禧对洋人不满，而洋人对朝廷也越来越不满意，原因主要是因为朝廷对义和团的态度。

本来毓贤被调回京，由袁世凯出任山东巡抚，他一上任就发布了一道严厉的告示，劝令义和团解散，否则对那些焚烧教堂、滥杀教民的人将严厉镇压。英、美等国听到这一消息，都非常高兴。但朝廷却连续给袁世凯三道上谕，意思都差不多，警告他对待拳民要“慎之，慎之”。

袁世凯不敢妄动了，义和团看到新巡抚不过是嘴皮子功夫，因此胆子重新大起来，又发生几起烧教堂、杀教民的事件。袁世凯相当烦恼，与布政使张人骏商量，到底该如何对待义和团。

张人骏建议道：“朝廷现在正是用人之际，义和团如果能真成事，自然应当善待之。可自古以来，靠装神弄鬼成大事的有多少？如果看准了

他们必定失败，就必须早决大计，拿出明确的态度，不然最终会贻误事机，受其牵连，难免获重咎。”

袁世凯一拍桌子道：“对极了。不管端郡王那一套，只要拳民再乱来，我带来的七千武卫军不能白吃干饭。”

为了对端郡王等人有所交代，袁世凯先对义和团进行劝谕，编印了大量顺口溜，劝他们早日解散归田。对不听劝告的，派出武卫新军前往严剿，而且给地方官严令，对杀人放火的拳匪“匪至则必放炮，必不咎汝；若匪至不痛剿，则将领以下一概正法。”对捕到的义和团大师兄，则当场试验“刀枪不入”的神功，排枪一放，自然是打出一个个血窟窿，神话不攻自破。结果，用了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山东义和团基本销声匿迹，有一部分则跑到直鲁交界，或者跑到山西投奔毓大人去了。

因为纵容义和团被英美等国强烈要求免职的毓贤，在京中却被誉为“最敢反对洋人的英雄”，闲职两个月后又被任命为内地最为富庶的山西省的巡抚。这一任命很容易看出朝廷对义和团宽容、保护的态度。列国对此极为不满。

毓贤一到山西，立即给端郡王写信道：“山西的洋教堂很多，需要斩尽杀绝，然后才能想下一步。我作为地方官，必须为您分忧，为朝廷尽忠，对地方尽力，对义民尽信，对天下后世无愧。”

端郡王则回信盛赞毓贤是难得的尽忠报国的地方官，毓贤因此更加踌躇满志。他让人铸造了几百口钢刀，并在上面刻上“毓”字，全部赠送给义和团，并发给义和团赏钱。因此山西盛传“习拳可以得富贵”，不但本地人纷纷参加，山东、直隶等地的义和团也跑到山西去。

义和团民骤增，仅供应吃喝一项，州县就承担不起。毓贤就招义和团大师兄商议，大师兄给他出了个主意，将来抢教堂、抢二毛子所得，一份留给义和团，一份则留给官府。毓贤大喜，下令州县照此办理。结果，山西成为教民被抢、教堂被烧的重灾区。

而直隶的义和团发展更是惊人。尤其是天津，教堂林立，民教相仇由来已久，当年的天津教案让曾国藩身败名裂，至今大部分人仍然认为曾国藩处理办法大错特错，当时就应该杀尽教士，烧尽教堂。自入冬以来，直隶未降一片雪，未降一滴雨，民心更加浮动，纷纷传言是洋教惹怒了上天，只要把洋人赶到海里，必然天降甘霖。大批收成无望、前途渺茫的农民、船夫、失业的小伙计纷纷加入义和团，直隶南部几乎各县都有义和团在活动，烧教堂的事件层出不穷。

直隶总督裕禄开始处置还相当严厉，但军机处却一再给他寄谕，让他要“区别良莠”。心腹幕僚给他出主意说，在朝廷态度不明朗的情况下，直隶对义和团的态度也应当亦抚亦剿，留条后路。因此裕禄的办法只抓为首的义和团，而且投入狱中也是好吃好喝供着，对其他人则基本不究。结果义和团蔓延得更快，骚乱不断，变本加厉。到了阴历四月中

旬，终于发生了“涑水事件”。

涑水县的高洛村，一年前有个士绅与教民闹矛盾，发动族人痛殴教民，并抢劫了教堂。官府判他向教民赔偿损失，并请席五桌，当面磕头道歉。今年他看义和团成了气候，觉得报仇的时机到了，请了几个义和团师兄在村里设了好几个坛，有几百人。他放出狠话，要好好教训二毛子。教民们通过教会请官府出面保护，县令带四个衙役前去处理，刚到村口就被义和团包围，说尽好话才被放走。

二毛子竟然敢让官府来捉人，义和团气不过，当天晚上就放火烧掉教堂和所有教民的家，打死五个教民，伤了二十多个。事情闹大了，官府派兵前往镇压。直隶练军分统杨福同率马队八十余人前来捕人，第一仗小胜，杀死一人，活捉两人。但这是义和团的骄兵之计，随后杨福同陷入埋伏，他与马队二十个弟兄被杀死，他本人死状非常之惨，四肢被砍掉，肠子也被挖了出来。

此事报到朝廷，载漪和刚毅则认为是杨福同先杀“义士”，才引来后面的报复。因此杨福同不但未得恤典，而且还背上革职处分。

义和团士气大振，为了阻拦官兵有可能乘火车前来，便将涿州附近的铁路线拆毁，还放火烧掉了离京城相当近的琉璃河火车站，拔掉了电报线杆。随后数万人以抵御洋人名义进军涿州城，知县知道无力抗拒，只好拱手让城。义和团占据涿州，四门遍插旗帜，任何人出入都得进行搜查。然后贴出告示，号召百姓烧铁路、拔线杆、毁教堂，没收教民财产。数万人拥上铁路，破坏自高碑店到涿州、琉璃河、长辛店的铁路设施，枕木被烧，铁轨掀翻，桥梁被毁，甚至离京城极近的丰台火车站也被烧光，就连慈禧的专车也未幸免。

直隶提督、武卫前军总统聂士成派专差送信给荣禄，认为如果不对义和团采取措施，将会酿成大祸，看他们的行径，不但会惹来国际干涉，而且将来尾大不掉，将危及江山社稷。

聂士成对义和团装神弄鬼那一套根本不相信，曾有义和团大师兄到他营中表演刀枪不入，被他一眼看出了猫腻。他认为指望义和团灭洋形同儿戏，“扶清灭洋”不过是障眼法，他们参加义和团，有人是为了凑热闹，有人是喜欢在人群面前表演，有人是为了能够练武，而相当一部分人是为混口饭吃，真正能与洋人军队对阵的，恐怕没有多少人。他认为朝廷必须立即拿定主意解散义和团，不要挑衅洋人，一旦挑起战事，清军根本无取胜可能。

聂士成在甲午战争中表现相当出色，以勇敢能战著称，他的武卫前军也是武卫军中的精锐。荣禄对聂士成非常器重，对他的判断自然也特别赞同，决定面见慈禧。

此时慈禧驻蹕颐和园，荣禄因为生病已经多时不曾上朝。他乘车赶到圆明园递牌子请见，等他说完了，慈禧问道：“你说他们是乱民，有人

说是义民，你让我听谁的？”

“有人”不想可知，定是刚毅、载漪等人，荣禄多日不上朝，太后深受这些人的影响，显然对义和团很看好。

“是不是义民，要看他们行的义不义。像这样毁铁路，拔线杆，杀教民，实在太不像话。”荣禄这样分析。

“俗话说，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一颗老鼠屎坏了一锅粥，义和团中混入一些为非作歹的人也难免，不能一概而论。但毁铁路，拔线杆，这无论如何不能乱来，你得派兵保护。”

“是，奴才已经发电报给直隶提督聂士成，让他派人保护津保、芦保铁路。光这样不行，太后得拿出大主意来。”荣禄又求道。

“你要我拿什么主意？”

“解散义和团，如果抗命不遵，就派兵进剿。”

慈禧摇头：“这行不通。义和团扶清灭洋，是一副拳拳爱国心，如何能够剿灭？而且义和团聚起这么多人，也是因为洋教士平时纵容教民欺人太甚的缘故，朝廷如果只责罚义和团，对教民却无说法，这不公平。”

荣禄得到消息，义和团所谓的扶清灭洋，是为了躲避朝廷进剿的策略而已。但此时他如何能够与太后争辩？不能下旨解散义和团，那对为非作歹的行为有所限制也行，所以他磕头请道：“要保护铁路、线杆，难免会与义和团冲突，总得有道旨意，到时候能够对为首闹事的严办，否则前线将士实在难以尽到保护的责任。”

“当然应当有道旨意。你下去后去找刚毅他们商量，写好旨意后拿来我看。”慈禧答应了。

荣禄“噓”一声，磕头跪安。来到宫门口军机直庐，他听到里面一帮人正在议论，刚毅的声音最大，而且底气十足。不想可知，自己生病这些日子，刚毅在军机处肯定是指点江山，志得意满。依世铎和王文韶的个性，是不会与他争执的。自己病的真不是时候，太后态度如此，与自己多日不曾入值关系极大。

他进了值庐，除世铎外大家都站了起来，礼亲王问道：“仲华，你总算销假了，这一阵扒不开麻了。”

“义和团闹成这个样子，我在家躺不住。”荣禄应道，接着又说了太后的意思。

“义和团是义民，不能剿。”刚毅不同意。

“毁铁路、拔线杆、杀教民，这算什么义民？听说有些人连土匪也不

如。”荣禄大声道。

“毁铁路、拔线杆，是为了防备洋人乘火车到京城来。如果真有人连土匪也不如，那一定是假义和团。”刚毅也毫不退让。

“朝廷修铁路、兴电报，花了多少银子？借的洋债还没有还完，他们却一毁再毁，这哪里是防备洋人？更何谈爱国？”荣禄一连串地质问。

争论的结果是，上谕中不提义和团，以免坏了他们的名声，这是刚毅所力持；作为让步，他同意在上谕中加入保护教堂、教民的意思，这也是荣禄所力争。

旨稿拟定，全班军机请见。世铎将旨稿呈上，慈禧接过仔细审读：

谕内阁：邇来近畿一带乡民，练习拳勇，良莠错出，深恐别滋事端。业经谕令京外各衙门，严行禁止。近闻拳民中多有游勇会匪，藉端肆扰，甚至戕杀武员，烧毁电杆、铁路。似此警不畏法，其与乱民何异？着派出之统兵大员及地方文武，迅即严拏首要，解散胁从。倘敢列仗抗拒，应即相机剿办，以昭炯戒。现在人心浮动，遇事生风，凡有教堂教民地方，均应实力保护，俾获安全，而弥祸变。

慈禧一字未改，说道：“就这样发下去。不过，要说毁铁路的都是游勇会匪，那也为数太众，破坏了那么多铁路，游勇会匪能办得了？可见义和团也参与其中。涿州的义和团连县城都占据了，听说官衙也被他们盘踞，成何体统？”

荣禄补充道：“还有更不像话的，有些义和团的大师兄，文官见了要下轿，武官要下马，如果不照办，就说是通洋的奸细，烧几张黄表纸，就决人生死。”

“有这等事？他们怎么决人生死？”

“办法很简单，烧几张纸，如果纸灰不动，说明不是奸细，如果纸灰飞起，则立即杀头。”荣禄做了说明。

“这不是胡闹吗？人的一条命就决于几张黄表纸？”慈禧觉得有些荒唐。

“并不奇怪，义和团中奇能异士极多，他们发了功，虽是几张黄表纸，也能辨忠奸。还有更奇的，大师兄在人的脑门上拍几掌，如果通洋的奸细，额头上就出现十字，那可是洋教的标志。”刚毅给慈禧这样解释。

荣禄认为这些办法不足信，而刚毅则坚信不疑。

慈禧最后说道：“你们别争了，眼见为实，耳听为虚。我看应当派人

到涿州去一趟，义和团到底是好是坏，是好人多还是坏人多，是不是真的可以依靠，都要考察一番才是。”

闻言，刚毅立即建议道：“涿州是顺天府的辖地，就让顺天府何乃莹去好了。”

顺天府尹何乃莹与徐桐、刚毅等人是一路，派他去自然极力为义和团说好话。荣禄当然不愿意，也建议道：“太后，事关重大，何乃莹一人去恐怕看不周全，应当再派大员一名前往。”

“赵舒翘，你是刑部尚书，看事情比别人明白，你去一趟，如果时间来得及，最好今天就走。”慈禧看了一眼跪在地上的一班军机，目光落在刑部尚书赵舒翘身上。

赵舒翘是陕西西安人，任过安徽凤阳知府、浙江温州道、浙江布政使、江苏巡抚，官声相当不错。刑部任上秉公执法，查明了河南王树汶临刑呼冤案，将无辜王树汶释放，处死真犯胡体安，并将制造冤案的河道总督梅启照、河南巡抚李鹤年及开封府、镇平县一批官员革职论处，从而一案成名。

“来得及，臣出宫后立即与何乃莹起程。”赵舒翘立即回道。

回军机处的路上，赵舒翘追上刚毅询问道：“中堂，我今天下午就起程，您有什么吩咐？”

“看问题要看细故，也要看大势。如今大清能对付洋人的，唯有民气可用。义和团正资借用，士气可鼓不可泄，否则就是大清的罪人。”刚毅这样吩咐。

赵舒翘个头高大，微微一屈腰道：“下官明白。”

赵舒翘因为下午要起程，因此先出颐和园回城。荣禄也以回家服药为由随后驱车回京，一边登车一边吩咐车夫：“快马加鞭，赶上赵尚书。”

车夫拿出看家本领一路急追，快到西直门时追上了。荣禄车夫停下马车，跑到赵舒翘车前道：“荣中堂请赵大人到他车上说话。”

荣禄起居豪奢，他的马车也不例外，两个人对坐毫无问题，而且里面水果、茶水俱全。只是天气有些热，荣禄又将车帘放下，实在无福消受。

赵舒翘一上车，荣禄便问：“展如，你知道太后为什么亲自点你的将吗？因为你办事认真，看事情明白。”

“多亏中堂平日关照。”赵舒翘这话纯粹是客气，刚毅视他为自己的

私人，别人谁敢关照？

“谈不上关照，不过，能提醒一句的时候我必是言无不尽。太后非要派人去涿州查看，是因为她对义和团那一套实在不相信。他们装神弄鬼那一套，既不能扶清，也不能灭洋，任由他们胡闹，只能给大清惹来祸端。”

“中堂放心，下官去自然是冷眼旁观，不发表任何说法。回来后如向太后回奏，可不可用，请太后明断。”赵舒翹明白，荣禄与刚毅的看法正好相反，一个对义和团赞赏有加，一个却是异常反感。

荣禄点头道：“你有这番话，我就放心了。实不相瞒，我这病完全是义和团闹的。夜不能寐，虚火上升，阴虚内燥，非药石所能起效。但愿你回来后，太后能够下定决心，解散义和团。”

各国公使一直在关注着清廷对义和团的态度，等上谕发布，仍然看不到解散义和团的迹象，他们决定坐下来好好讨论对策。

今年以来，各国公使已经多次聚集会议。正月中旬，美、英、德、法四国联合向总理衙门提交过一份照会，希望朝廷能够明确镇压山东和天津的义和团。朝廷态度暧昧，拖了两个月仍然没有结果，反而是义和团迅速发展，而袒护义和团的毓贤又被任命为山西巡抚。于是除前次四国外，意大利也加入进来，再次召开会议，决定提交请求镇压义和团的照会，如果中国无动于衷，不采取实际行动，五国海军将在天津举行联合示威性军演。

总理衙门回复说，朝廷一直在解决义和团问题，但需要时间。而事实则是，教民被杀，义和团激增。四月初，英、美、法、德四国第三次提交照会，要求限两个月内解决义和团，否则列国将出兵帮助剿灭，随后四国举行海上示威。

两个月期限即将到了，义和团的行动更加疯狂，毁铁路、拔线杆，大有失控的局势，而中国朝廷这次发布的上谕，甚至连义和团三个字也没提，只说游勇会匪藉端肆扰，显然还是有意袒护。奥、德、法、俄、英、美、日、意八国联合提交照会，决定调集使馆卫队入京，请提供运输便利。

总理衙门大臣许景澄出面解释，说已经派出大员前去巡查，请不要调兵进京。但英国公使窦纳尔则威胁道：“如果拒绝使馆卫队入京，人数将还会增加，中国政府将面临严重后果。而如果允许卫队进京，则人数还可减少。”

事情很严重了，许景澄立即向奕劻报告，奕劻则立即递牌子向慈禧面奏。慈禧召军机商议，直接问荣禄道：“各国要派兵来自己保护使馆，你怎么看？”

荣禄回奏道：“如果他们派兵不多，答应也无妨，也不是没有先例。此事涉及外交，应当听一下庆亲王怎么说。”

“他的意思和你差不多，说是洋兵大约有三四百人，进京也无妨。”

“奴才不同意，天子脚下任由洋兵出入，国格何在！”刚毅一开口就反对。

一听这话，荣禄便反驳道：“这还不都是因为义和团惹的麻烦？义和团毁铁路、拔线杆、烧教堂、杀教民，早已经国格扫地。”

慈禧一锤定音道：“你们不用争了。让总理衙门的人回复列国，允许他们使馆卫队进京，但数量不能多。义和团到底怎么样？你们也都是道听途说，赵舒翘今天也回不来，我看不必等了，刚毅你出京一趟，沿铁路线去涿州巡查，回来给我个准话。”

刚毅对这个差使相当乐意，出了颐和园立即去找端郡王载漪商量。载漪分析道：“这是好事，太后明知道你赞成义和团，却派你去巡查，意思不是很明白吗？大清国多年来深受洋人欺负，太后也希望能好好教训一下洋人，她从义和团身上看到了希望。”

“洋人要派兵进京保护使馆，太后竟然也答应了。真不知道洋人意欲何为！”刚毅对此也有些担心。

“不管他们，反正洋人是夜猫子进宅——没安好心。他们可以调兵进京，咱们就让义和团进京，一物降一物，这回非让洋鬼子知道厉害。”

“可荣禄一伙还是坚持认为，义和团对付不了洋人，他极力怂恿太后解散义和团，幸亏太后没有答应。”

载漪十分自信道：“太后圣明。我大清四万万一人一口唾沫就能淹死洋人，我就不明白，他们为什么那么怕洋人！义和团发展迅猛，京津已不下二十万人，如果放手发展，三十万、五十万也不在话下，洋人万里迢迢，他能来多少人？所以我们必胜无疑！”

“我也是如此想，可是他们不这样认为，就连聂士成也认为洋人枪炮厉害，大清不是对手。”

“姓聂的是汉奸，他不打洋人，专门与义和团过不去。洋人枪炮虽然厉害，可是义和团有刀枪不入的神功。就算义和团的法术不能抵御洋枪洋炮，可是他们都不惧死，前赴后继，洋人总有弹尽粮绝的时候。那时候我们展开反击，杀尽洋人，从此我大清再也不必看洋人脸色。洋人早就该死，如果不是他们，大阿哥……”载漪下面的话不必再说，如果不是洋人干涉，大阿哥早就是皇上了。而他也已经像当年的醇亲王一样，是实权在握的太上皇，“你这次巡查，要让太后确信义和团可用，还要劝说义和团进京，让太后看到义和团的力量，那时候满朝上下，就没人再敢

多嘴多舌。”

刚毅一路上每遇到义和团，就与他们的大师兄见面，称赞他们是义民，鼓动他们进京，保卫京城。

这样一路走一路停，第二天下午才赶到涿州。涿州的义和团刚刚接待了赵舒翹一行，知道刚毅地位比赵舒翹又高一大截，因此更加用心，他们在四门遍插“扶清灭洋”的大旗，城头上站满红头巾、红肚兜、红腰带的义和团，城里要道也全是义和团在站岗，全城上下，红彤彤一片。

这里的义和团大师兄是个叫密喜的和尚，据说法力极高，能够撒豆成兵。他亲自到城门接刚毅，又亲自率人在坛口表演法术，比昨天向赵舒翹一行的表演规模更大，也更热闹。

所谓坛口，就是四周香炉飘烟、红旗招展的空地，原本是绿营的操场，义和团进城后，选这里做了坛口。今天聚集到坛口的义和团不下三千人，气势相当震撼。

先是发誓。在密喜和尚带领下，数千人同声念念有词，声音非常嘈杂。赵舒翹告诉刚毅，这是他们在诵义和团团规，无非是不贪财、不好色、不抢掠。刚毅赞道：“真是义民，团规森然。”

“但是他们都没做到。”赵舒翹直言。

然后是上法。密喜和尚把一张张纸条分发给团民，这就是义和团的符，那上面还写着神仙的名字，无花八门，比如铁拐李、孙悟空、猪八戒等等。团民们跪在地上，按过“符”咒，塞到红头巾里，然后听师父念咒：“天灵灵，地灵灵，奉旨祖师来显灵，一请唐僧猪八戒，二请沙僧孙悟空，三请二郎来显圣，四请马超黄汉升，五请济公我佛祖，六请江湖柳树精，七请飞镖黄三太，八请前朝冷于冰，九请华佗来治病，十请托塔天王率神兵。”

念完咒语后，刚才还挺着腰板站着的十几个人，突然都直挺挺向后倒下去，就像摔倒一截木桩一样，踏踏实实，毫无虚弄。观看的人群禁不住发出惊叹。过了半袋烟的工夫，突然，一个鲤鱼打挺，他们陆续蹦了起来，开始耍弄手里的棍棒刀枪，嘴里也不闲着，啊啊大叫，表情也是极为夸张。

这时，密喜和尚突然身子一抖，像变了一个人，迈着舞台四方步，边走边念：“我乃玉皇大帝，今天下凡前来，率领尔等，将那洋人，赶尽杀绝，扶清灭洋，共享太平。”他走一步，后面的人跟一步，这个嘴里说，我乃齐天大圣，那个说，我乃铁拐李是也，一时之间，坛上众仙云集。

他们神情姿态，也都随着附体的神仙有所不同，齐天大圣则是手搭眉骨，左顾右盼的猴相；自称铁拐李的，立即成了瘸子；何仙姑附体的

粗壮男子，则扭扭捏捏，一副女人像。

这时，一个腆着肚子的大汉走上来，自称是刀枪不入的托塔天王，另一个团民在离他六七步的地方，向他的肚子开了一枪。“砰”的一声，刚毅吓得站了起来，但那个团民毫发无伤。

第十九章 太激愤火烧教堂 受怂恿轻率宣战

表演完毕，义和团请钦差大臣评判。刚毅让何乃莹先说，于是他站起来道：“我什么也不说了，掌声代表我的看法。”说罢，拼命鼓掌。

刚毅示意赵舒翘说话，赵舒翘嗫嚅半天才道：“各位义士表演得不错，可地里庄稼不能误了，我看大家还是散了回家种田吧。”

刚才表演的几位义和团员怒目而视，其中一个说道：“你这是什么话，洋人还没赶出去，我们不能散！”

闻言，刚毅站起来问刚才刀枪不入的团民：“这位义士，你等练拳意欲何为？”

“原为保护身家。”那人回道。

“你们这么多人齐聚，又是为什么？”

“洋人、二毛子欺人太甚，要把他们赶尽杀绝。”那人又道。

“真义士也。”刚毅竖起大拇指，又转头问密喜和尚，“假如朝廷与洋人开战，你们能不能为国效力？”

“这何须问？”密喜和尚指了指身后的大旗，“扶清灭洋是我们的本分。”

“好好，国之幸也。”刚毅连连点头。

“但是有一样，必须把聂士成革职，他拿了洋人的好处专与义和团作对。”密喜和尚乘机提出了条件。

原来，聂士成奉命保护铁路，率兵巡视到涿州一带，正赶上义和团在扒铁路，烧枕木。他派人前去劝告，义和团自然不听他的招呼。结果聂士成命令属下向义和团开枪，号称刀枪不入的义和团死了十几人，其他人则纷纷逃走了。

刚毅承诺道：“聂提督那里我去交涉，以后不许他擅自攻打义民。聂提督当受何处分，朝廷自有决断，到时定然会给大家一个交代。”

到了晚上，刚毅与赵舒翘促膝长谈，问道：“展如，看你的意思，好像对义和团成见颇深。”

赵舒翘应道：“不是下官有成见，实在是觉得他们有些儿戏。”

“展如此言差矣！你大概不知道洋兵要进京了。聂功亭糊涂至极，此时还要与义民自相残杀。他号称武卫军的精锐，可也得了恐洋症，说无

法与洋兵争锋。那我大清靠谁抵御外侮？只有义和团了。你看他们一呼百应，不是忠义之士，何来如此浩然之气？端王说得不错，如今没有别的办法，只有招抚义民，借助他们的神拳剿灭洋人。即便不能全数剿灭，给他们一个教训，让他们知道大清有办法治住他们，让他们自知收敛，想做生意也好，要传教也好，总得依靠朝廷，听朝廷的招呼，不要动不动就干涉大清的国事。”刚毅一口气说了不少。

赵舒翘知道劝也无用，就回道：“如今中堂前来主持抚局，我在此也无多大用处，不如回京复命。”

“也好。你回京后，若太后询问，你应当让太后安心，义和团是可资利用的。”眼见赵舒翘皱眉，刚毅又郑重地警告道，“如果你实在不愿多说，回京后我自然给太后一个切实的回奏。展如，关键时刻你可不要铸成大错。”

赵舒翘躬身告辞：“中堂放心，下官掂得出轻重。”

“那就好。”刚毅放了心。

第二天晚上赵舒翘回到京城，次日一早乘车赶往颐和园，递牌子请见。太监传出话来，说与军机一起召见。

等讨论完了几项事情，慈禧问道：“赵舒翘，在涿州你看到的情形到底如何？”

赵舒翘讲他在涿州所见，尤其是义和团的表演，讲得眉飞色舞，还兼以模仿，不亚于说书。军机大臣奏事，从未如此事无巨细。荣禄只拿眼睛瞟他，希望他按正常套路简要回奏。但赵舒翘视若无睹，依然兴味盎然地表演。

慈禧又问：“那依你所见，义和团到底可不可用？”

“臣看到的就是刚才给太后表演的，义和团可不可用，臣实在无从判断。刚中堂叮嘱，说若太后问起，一切由他向太后明白回奏。”

这时候荣禄才明白，赵舒翘何以有这番表演，原来他希望太后能够明白义和团的道法形同儿戏，心里不禁暗自赞许：真聪明人也。

散朝回城，刚到府门，门政连忙附耳相告：“老爷，庆王爷在客厅等您，已经老大一会儿了，肯定有急事，脸色也相当不好。”

肯定是有急事，不然堂堂王爷不会屈尊到荣府。

荣禄一路小跑到了客厅，一看冰镇西瓜、茶水糖果摆了一桌，招待上已经尽了最大本事，先略略放心。奕劻听到他的脚步声，也站了起来急急道：“仲华，你可回来了。”

“王爷，何劳您亲自移驾，招呼一声，我上门就是。”

“此事甚急，必须当面与你商量。”

奕劻说的的确是件急事，而且相当棘手——日本公使馆书记官在永定门被董福祥的甘军杀死了。董福祥部是刚刚奉命驻守永定门，对进出人员进行盘查，恰好遇上一辆东洋马车要出城。一听是日本人，守城营官抽刀便刺，而且命令下属将“日本奸细”剖腹挖心，塞入马粪，再弃尸于路旁。

荣禄禁不住皱起眉头，董福祥是他的部下，而这样一件大事竟不向他报告。他连忙向奕劻诉苦道：“王爷，说来真是惭愧，董星五虽是我的部众，可最近与端王爷走得近，我的号令在他那里行不通。”

董福祥是当年左宗棠平定西北时招抚的统领，后来授甘肃提督，甲午战争时奉命率部进驻直隶。再后来改编为武卫军，董福祥部也编为武卫后军。董福祥与北洋实无渊源，其人勇武有余，且刚愎自用，气量又不大，荣禄不喜欢他，其他三人也都不太待见他，他也不甚服气三人，因此觉得在武卫军中总是受委屈。而统领虎神营的载漪与之脾气相投，对他又相当笼络，而董福祥则想借重载漪提高自己的身份，因此，两人的关系迅速热络起来。

奕劻对此也很清楚，因此解释道：“这个我自然知晓，并无责备你的意思。日本公使馆已经向总理衙门提出抗议，而总理衙门的处置实在有失妥当，这才是最令人头疼的。”

几天前慈禧竟派载漪管理总理衙门，他推荐礼部尚书启秀等人进入总理衙门，他们不懂洋务而又自以为是，很为总理衙门的人看不顺眼。日本公使馆派人到总理衙门反映书记官被杀的事情，接待的正是启秀，他一味强硬：“你们说甘军杀人，有证据吗？你们要朝廷抓凶手，那好，你告诉我凶手是谁？”

日本公使馆前来交涉的人从未见过这种办外交的人，气得二话不说就走了。启秀却自鸣得意，以为日本是理屈“羞愧而逃”，对人说“办外交无他耳，据理力争就无往而不胜。”

总理衙门是奕劻在管理，如今载漪横插一杠子，他叹息道：“真不知太后是如何打算的，让端老二也来管理总署。”

荣禄猜测道：“太后大约是想让端王知道一下办外交的难处，到时候能够体谅。”

“这个安排，真是大错特错。端老二自打管理总署，见人就总署里汉奸太多，要是让他管理总署，就不至于处处让着洋人。他甚至还认为如果甲午年他在总署，绝不会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听他的语气，比李少荃本事都大。”奕劻说起来有些愤愤不平。

“井底之蛙，夜郎自大罢了。”荣禄闻言，也说得毫不客气。

“可问题还不仅如此，从日本使馆人员口中知道，西洋组织了一支远征军，由英国舰长西摩尔率领，已经向北京赶来了。”奕劻真正忧心的是这个事。

“这是要起战事！必须赶紧让太后知道。还有就是，这支远征军有多少人？”荣禄大为惊讶。

“到底多少人哪里知道！当然应当尽快向太后面奏，问题是如何奏陈很费脑筋，如果太后勃然大怒，反而坏事。更怕端老二借机煽风点火，弄得不可收拾。”奕劻为这事十分忧心。

“这件事，必得咱们三人一同向太后面奏。”三人当然是奕劻、荣禄还有端王，奕劻是总理衙门王大臣，事涉外交，离不开他；载漪如今也管理总理衙门，而且与董福祥关系又密切；荣禄更不用说，董福祥是他的部下。三个人一同面奏，载漪想要耍花招就不太容易。荣禄打定主意，继续道，“反正祸已经闯下了，想让太后不发怒也难。我觉得应该让太后明白，杀外交官这种行为是所有文明国家所不耻，何况以礼仪著称的中国。西摩尔远征军之所以要进京，借口就是保护使馆的安全。而使馆最大的威胁就是义和团，釜底抽薪的办法就是解散义和团，洋人便没了进兵的借口。那时候再向日本赔款、抓凶手等等，总有办法安抚下去。”

“咱们想到一家了，所有麻烦的根源都在义和团。如果太后同意解散，那当然是万幸，可是如果万一太后不准，将来纠纷越来越大，总得有人来办交涉。我是办不了这件差使，你看谁能担得起？”奕劻到关键时候就想撂挑子。

荣禄其实晚上睡不着时，也曾想过这个问题。他装作认真思考了一番的样子说道：“论资历，论威望，自然是王爷您。”

“我弄不了，光端老二就让我头疼。”奕劻连连摇头。

荣禄推荐道：“还有一个人，可以给王爷当帮手——就是李少荃。”

“英雄所见略同。只是，如果不让他兼着直督，他恐怕不肯来。”

“当然要让他出任直隶总督，就是北洋，只要太后一句话，我求之不得，立马交给李中堂接手。”当年李鸿章任直隶总督，同时兼北洋大臣，北洋海陆军全归节制。荣禄辞掉直隶总督入中枢后，却继续掌控北洋的军权，要说甘愿交出军权给李鸿章，这绝对是违心之语，“只要太后一句话”，其实是在说，除非太后要他放弃军权，否则谁也别想染指。

奕劻醒悟这个话题好像是在夺荣禄的兵权，而且荣禄为人心眼特别小，让他误会了就是一件大麻烦，所以解释道：“这是万万不能的，武卫

军是你创办，谁来也没用，太后断然不会有这种安排。李少荃所长是外交，朝廷借助的也正是这一点。甲午大败，十年怕井绳，他哪里肯再掌兵？”

费了这一大番周折，才转到正题。两人又就明天的面奏，进行一番详细计议，觉得妥当了，奕劻这才打道回府。

第二天一早赶到颐和园，荣禄在朝房找到奕劻，说了他一晚上重新思考后的看法，认为还是先由庆亲王向太后奏明，有些话才能说得更透彻。奕劻明白军机处是不愿惹麻烦，也不强求。

第一起见的是奕劻，第二起见的是端王，时间很短，第三起见的是董福祥，也不超过一刻钟。第四起不是见全班军机，而是先见荣禄。

荣禄进殿，很少说话的光绪帝却先开口了：“荣禄，董福祥手下杀死日本外交官的事情你知道吗？”

“奴才是昨天才知道。”荣禄磕头回答。

“这件事情很坏，洋人进兵就会更有借口。董福祥是你的部下，你的武卫军就没有军纪吗？”慈禧阴着脸问道。

“董福祥野惯了，不同原来北洋的诸军，自从他奉调永定门后，奴才一直没见着，这件事情他也从来没向奴才报告，听说，他只向端王报告了经过。”荣禄这是在委婉地告诉太后，董福祥有些不听他的招呼。

“哼，你不要推脱责任，董福祥总之是你的部下。”慈禧见荣禄一脑门子汗，心有不忍，“他们两个根本不承认杀了外交官，我看董福祥也一副桀骜不驯的样子。他自己说，不会别的，就会杀洋人。现在听说洋人又有个什么西摩尔远征军正往京中赶来，董福祥能不能挡得住？”

“武卫军最精锐的是聂士成部，如今他在保护铁路，义和团要烧铁路，两家闹得很不像话，聂士成一面要对付洋人，一面又要防备义和团，抽不开身。奴才想请把宋庆帐下的马玉昆部调到京城来防守，董福祥部还是回驻南苑。”荣禄说了自己的安排。

慈禧又问：“调马玉昆来也无不可。可现在洋人的军队怎么办？如果让聂士成去挡，能不能挡得住？”

“应当能够挡一阵，现在最担心的是一旦与洋人开战，义和团会从背后攻他，两面受敌，就不好说了。最好还是不要开战，洋人派兵来，借口无非是保护使馆安全，如果尽快解散义和团，他们也就没了借口。”荣禄把事先说好的办法乘机说了出来。

“你的话和奕劻的一模一样，如果解散了义和团，洋人却继续派兵来怎么办？再说，如今事情越来越麻烦，谁去办交涉？”

荣禄建议道：“奴才请太后叫李鸿章北上，由他去与洋人交涉比较妥当。”

慈禧想了一会儿道：“李鸿章去广东还不到半年，再让他回京，来回折腾，他都快八十的人了，等等再说吧。总不能一遇到缠手的事就让李鸿章去办，你们就不能为朝廷分忧？”

光绪帝这时插话道：“恐怕李鸿章未必愿意北上。义和团这样闹，谁去议和也难。”

“谁说要议和了？难道对洋人，我们只有求和的份？”慈禧不满地看了光绪一眼，又对荣禄说，“载漪说他和义和团的大师兄切磋过，他们武功确实了得，刀枪不入的法术也灵得很。”

荣禄劝谏道：“太后，义和团最近大批进了城，端王府、庄王府还有载澜、载濂的贝勒府也都请义和团设坛，此风断不可张！进城的义和团，已经烧了好几处教堂。”

“这事我知道，载漪说他是想按兵法来规矩义和团，把他们训练成精兵。这法子不妨让他试试，到时候不行，再赶他们出城不迟。”

荣禄退出来，心里更加烦恼，他的建议太后几乎一样也没采纳，太后对义和团寄望极深。

宋浩胜的义和团进入京城时，教堂几乎已经烧光了，余下的洋建筑就集中于东交民巷的使馆区。但那里谁也不敢去烧，就是义和团的靠山载漪也警告不能胡来。

大师兄对宋浩胜道：“我们总得露一手，没有教堂好烧，且出去转转，看还有什么二毛子的东西该烧掉。”

一打听，京中繁华的地方在正阳门以西大栅栏一带，市口林立，精华所萃，有名的戏楼广和园、三庆园、庆乐园都在这里。此地原来称廊坊四条，附近还有廊坊头条、二条、三条。为了防治盗贼，朝廷下令在大街曲巷设立栅栏，并派士兵把守，廊坊四条一带因为商家众多，繁华所在，因此栅栏建得比别的廊坊都大，所以久而久之“大栅栏”的名字取代了廊坊四条。

大师兄带领二十几个兄弟雄赳赳地来到大栅栏，转得眼花缭乱。再往东走，突然眼睛一亮，看到一家洋式建筑的大药房：老德记大药房。透明的玻璃橱窗上，摆满写着洋文的药瓶。

大师兄吩咐道：“叫他们的人出来。”

自从义和团进了城，凡是与洋字有关的东西都倒了霉，先是要改名，比如洋油改称火油，洋货店改为广货店，火柴改为取灯儿，现在就

是改了名也不敢公开摆出来卖。凡是卖洋货的店面，几乎都关门歇业了。而老德记大药店的老板是洋人，早就吓得跑到英国使馆去了。店里的伙计自作主张继续营业，是想赚几个外快。但在义和团看来，简直有意与他们对着干。

伙计一看到义和团在药店门前驻足，已经吓得脸色惨白，连忙给大师兄作揖：“各位英雄好汉，小店的店主不在，小的只是个伙计，混口饭吃。老板已经按照各位英雄好汉的要求，将洋药店改成大药店，与洋人撇清了干系。”

大师兄语带威胁：“你卖的都是洋人的玩意，还说撇清了关系？肯定是洋毛子或二毛子开的，你说是不是？”

“小店是咱中国人开的，真不是洋毛子，也不是二毛子。”

“卖洋毛子的药就是奸细，烧！”大师兄大吼一声。

小伙计连忙抓住大师兄的手哀求：“英雄好汉，这些药虽然有些是洋人所产，可是治病管用，各位英雄若有头疼脑热，吃一片药保管立即见效。”

大师兄瞪大眼睛道：“呸，神团兄弟个个法术在身，从不得病，更不吃洋毛子的药，来呀，给我烧！”

放火是他们的拿手戏，早有兄弟提着一桶洋油在店中抛洒。小伙计一看要坏事，急得跪下磕头如捣蒜，把额头都磕破了。宋浩胜看他可怜，便求情道：“大师兄，他也说了不算，今天就饶过他，把洋药瓶全撤掉算了。再说这里商铺太多，如果引燃大火，损失太大。”

大师兄不同意，两个人起了争执，宋浩胜虽然是二师兄，但权威不在大师兄之下。这时候，周边的商铺看这边要放火，只怕殃及自己，连忙过来求情。正在争执不下，另一伙义和团过来，大师兄比宋浩胜还高出一头，咋咋呼呼道：“你们婆婆妈妈的真是不利索。来呀，给我烧！”

众商家又给刚过来的大师兄一起跪下，请不要放火。

“放心放心，一百个放心，我的法术极高，说烧哪里就烧哪里，不想烧了只需一个咒语。我今天只烧二毛子的东西，你们的商铺绝对不会殃及。”这位大师兄对手下的一个团民下令说，“看我作法，立即开烧。”

他嘴里念叨一通，左手伸出两指，从眉毛前划过，突然向店里一伸，好像把他的法术刺进了店里。一个团民跑进去，划着一根取灯儿扔在地上，立即大火熊熊燃烧起来。

小伙计急得跺脚大哭，其他商家一看火越烧越大，只怕火烧连营，急急跑回店里抢东西。大师兄拍着胸脯保证道：“不必慌张，我有把握控

制神火。”

“神火烧，神火烧，烧完大毛烧二毛。”他的手下也拍着巴掌喊。

还有几个商家迷信大师兄的法术，也跟着看热闹。可是眼看苗头不对，火延伸到店顶后，只往东扑，这下商家急了眼，哀求道：“大师兄，赶快作法，让火不要烧东面，往东可都是炉房、钱庄。”

大栅栏一带，不但商业荟萃，也是银钱业最集中的地方，不但有经营银钱汇兑的钱庄，也有铸造银元宝并兼营存贷及汇兑、票据的炉房——也称之为银炉。钱庄、银炉一烧，不但百姓存款血本无归，整个银钱流通受阻，市面就有垮掉的可能。

众人哀求大师兄作法灭火，但德记药店窗口的火还是落到东面的商铺上，立即延烧起来，而且火苗无可控制，在鳞次栉比的商铺上跳跃着向东、向北烧去。

“不好，有秽物，破了我的法术。走，快去找秽物。”大师兄边叫边走。所谓找秽物，全是借口，这帮刚才还趾高气扬的义和团眨眼间逃得干干净净。

水火会敲锣呐喊，招呼大家救火，但火已经蔓延几条商业街，水会的水龙真是杯水车薪。这场大火一直烧到第二天早晨才自行熄灭，由大栅栏庆和园戏楼延及齐家胡同、观音寺、杨梅竹斜街、煤市街、煤市桥、纸巷子、廊房头条、廊房二条、廊房三条、门框胡同、镐家胡同、三府菜园、排子胡同、珠宝市、粮市店、西河沿、前门大街、前门桥头、前门正门箭楼、东荷包巷、西荷包巷、西月墙、西城根。火由城墙飞入内城，延烧东交民巷西口牌楼以及部分商铺。这场大火，将正阳门外四千余商铺烧得干干净净，就连正阳门城楼也被烧着。

当天夜里，宋浩胜和大师兄登上住处的楼顶凉亭，望着一片火光的南城道：“这哪里是扶清灭洋，真是祸国殃民！那个团兄最可恨，竟然溜之大吉了！”

大师兄分辩道：“有二毛子破坏，拿秽物破了法术。”

“狗屁法术！外人不知道，你我不知道吗？那法术，你信吗？”宋浩胜怒斥。

“老二，你干吗对我发火，那火又不是我放的。”大师兄也有些不高兴了。

“不是我拦着，这场大祸就是你我来闯！”

宋浩胜和大师兄，各有一帮贴心贴肺的兄弟，大师兄的人看不过去了：“二师兄，这火毕竟不是咱们放的，你不能紧着怪大师兄。”

宋浩胜叹道：“我算看清了，照这么下去，准比土匪还可恨！大师兄，咱们带着兄弟撤出北京，回家种地去。”

“那不行，咱不能两手空空来，两手空空回去。人家都攒了不少好东西，就是咱们团，这不行那不许。”大师兄的人立即反对。

宋浩胜他们这支义和团的确纪律很严，因此眼看别人以烧教堂、抓二毛子为由趁火抢劫，他们却不准下手，相当一部分人已经不满。但这个借口摆不上桌面，大师兄忙打圆场：“老二，咱们来就是要保护京城，和洋鬼子干仗，洋鬼子正在往京城赶来，咱们临阵逃了不合适，无论如何打一仗再走也不迟。”

众人同声相应。

宋浩胜见众意难违，便道：“好，当初我是看在扶清灭洋的分上才入的伙，那就听大伙的，打一仗再走。可是，咱们这个团不能祸害百姓，到时候别怪我不客气。”

“那是当然。”大师兄嘿嘿干笑了几声。

第二天一早，荣禄赶到西苑准备见起。因为京中形势异常，需要随时商量的事情太多，慈禧、光绪已经从颐和园移驾西苑，召见的地点就在勤政殿。第一起就是召见全班军机，不想可知，必是为正阳门外的大火一事。

以世铎为首，荣禄、王文韶、赵舒翘、启秀鱼贯而入。刚毅在涿州招抚义和团，两次请旨缓回。光绪帝、慈禧并坐，光绪帝抿着薄薄的嘴唇，一语不发，慈禧也是一脸忧戚，眼圈发暗，可见夜里不曾睡好。

众人磕头跪着，慈禧推了推光绪帝的手臂，示意他说话。这个小小的动作让荣禄心中疑惑，太后对皇帝的态度是否发生了改变？只听光绪帝道：“这场大火你们都看见吧？朝廷三令五申，对乱民要解散，要弹压，可是你们都推诿扯皮，无人扎实去办，以致闹出这样一场奇祸！不知有多少商家要倾家荡产！连太后一晚都不曾睡，你们想想，对得起朝廷，对得起百姓吗？”

光绪平时说话有气无力，慢条斯理，今天不但一个结巴不打，而且语气相当严厉，很有皇帝的味道。众军机磕头请罪，自承奉职无状。不过，要说对乱民要弹压、要解散，朝廷并没有明确的态度。

慈禧一开口就十分生气：“问载漪，他一直说暴民是假义和团，如今看来，这假义和团也太多了，假的太多，那真的还能算真的吗？”

“奴才责成步军统领衙门好好弹压。”世铎连忙回应。

“还说什么弹压，要严拿正法！”慈禧厉声道，“荣禄，你现在怎么

说？”

“奴才还是从前的主张，要办就要快办，迟则生变。”荣禄回话干净利落。

“好，你立即调兵进城，切切实实办理。”

“奴才可以调武卫中军进城，不过，兵力还显单薄，请太后责成虎神营、神机营也添派人马，由奴才和端郡王办理。”

“当然，这个意思也写入上谕中。”慈禧明白，武卫中军兵力单薄只是借口，如果不责成端王参与，武卫中军进城便陷入虎神营、神机营和义和团的三面夹攻。

既然要严惩义和团，那么洋人那边就要奔着和的意思尽快办理。于是荣禄建议道：“奴才建议应该派人去天津劝阻西摩尔的远征军，告诉他们朝廷全力保护使馆的意思，请他们不必进京。”

“好，派谁去？”慈禧问道。

这是外交，派谁去必须与奕劻商量，于是荣禄又回奏道：“奴才回去与庆王商量了再回奏。能不能劝得住西摩尔暂且不说，将来肯定与洋人有一大番交涉，跟洋人交涉，非李鸿章不可；要办义和团，非袁世凯不可。”

听到袁世凯三字，光绪帝抿抿嘴唇。维新变法失败，袁世凯透露机密是关键，光绪帝对他恨之入骨，他在瀛台做了个靶子，上面写着袁世凯的名字，天天拿箭射，这已不是秘密。慈禧自然知道，问道：“皇帝，你认为荣禄的意见如何？”

“很好，就让李鸿章北上，袁世凯带兵进京。”光绪帝说得很平静，无从知道他的真实想法。

“好，那就这样了，下去后你们立即拟旨。”办完了这事，慈禧又道，“既然如此，刚毅就没必要再待在涿州了，让他立即回京。”

接下来，又商议如何救市，这场大火把二十余家钱庄、炉房都烧掉了，银钱流转不灵，会立即影响市面，必须马上拿出办法。这样一商议，又用去了半个时辰。

载漪对这场大火却有不同见解，他对小怡亲王溥静侃侃而谈：“这未尝不是好事，这正说明义民对洋毛子、二毛子之恨已经到了不可扼制的程度。如今洋鬼子军队正往京城赶来，如果对义民善加利用，便是抵抗洋人的力量，只要太后答应招用义和团，京城便如同在我们掌控之中，荣某人等，只有乖乖一边凉快去。”

这番见解，让溥静佩服得五体投地：“二叔，我现在是越发佩服您了，当初我对义和团实在是懒得理会，自从听了您的教诲，我家中设了拳坛，那真是热闹非凡。”

溥静开始对义和团并不热心，但在载漪的鼓动下，他在朝阳门内北小街的怡亲王府中设了坛口。平日冷清的府邸突然热闹起来，义和团师兄出出进进，对他则是毕恭毕敬，他的府邸仿佛成了运筹帷幄的中军帐。这种感觉很过瘾，如果将来义和团能在抵御洋鬼子中立下功劳，那他怡亲王也便得一份功劳。他一改从前冷淡的态度，不但开设坛口，还供义和团免费吃住。

因为拳民太多，他的家底又不厚实，能吃上面条也不是件容易的事，但溥静毫不计较，面条管饱，只是用来下饭的调料不够用，他编出顺口溜鼓舞士气——

吃面不搁酱，炮打江米巷！

吃面不搁卤，炮打将军府！

吃面不搁醋，炮打西什库！

江米巷使馆云集，西什库有京中最大的教堂，都是朝廷严禁滋扰的地方，将军府则暗指荣禄。

载漪非常满意，鼓励道：“你等着吧，与洋人早晚必有一仗。有神拳相助，这一仗必定能大获全胜，再也不受洋人的窝囊气。那时候朝廷论功行赏，我自然会为你铺垫。”

“谢二叔栽培，将来给我个差使干就行，当个闲散王爷，实在没意思得很。”溥静连连拱手。

“这都是小事。”载漪摇了摇扇子。

这时，军机大臣、礼部尚书启秀匆匆赶来了，因为天热，一脑门子汗。载漪大声吩咐：“来呀，给启大人拿冰镇西瓜，再拿把扇子来。”

“王爷先别管我，您看这几份上谕。”启秀递上的是几份明发上谕的抄件。

谕军机大臣等：李鸿章着迅速来京。两广总督着德寿兼署。袁世凯着酌带所部队伍，迅速来京。如胶澳地方紧要，该抚不克分身着拣派得力将领，统带来京。此旨着裕禄迅即分别转电李鸿章、袁世凯，毋稍迟误。将此由六百里加紧谕令知之。

李鸿章是以主和著称，而且此前已经多次上奏，请朝廷解散义和团，调他进京，显然是为了和谈；而袁世凯更不用说，在山东严厉处置

义和团，让他带兵进京，目的再明确不过。朝廷态度要变！载漪禁不住抽了口冷气。接着看第二、三两道，全是调兵入京：

谕军机大臣等：现在京城内外拳匪肆扰，着马玉昆统率所部马步各队，星夜来京，毋许延误。将此由六百里加紧谕令知之。

又谕：近因民教寻仇，匪徒乘机烧抢，京师内外扰乱已极。着各直省督抚，迅速挑选马步队伍各就地方兵力饘力，酌派得力将弁，统带数营星夜驰赴京师，听候调用。根本之地，情形急迫勿得刻延。将此由六百里加紧各谕令知之。

不但调袁世凯，还调马玉昆，还又调各直省兵马，朝廷这是要对义和团动手了！接下来，倒霉的不仅是义和团，还有他这个刚刚红起来的端郡王，甚至就连大阿哥也可能受到不测之祸！第四道是着刚毅、何乃莹迅速回京，与上面意图完全一致，是不让两人再做招抚义和团的事情了。第五道无所谓，是关于这场大火对相关官员的处分。

载漪看罢叫着启秀的字问：“松岩，这是谁在太后面前捣的鬼？”

“是荣中堂，我是孤掌难鸣，没有说话的份。”

载漪又问：“这个我知道，你不好说什么。展如呢，他应该为义民辩几句。”

“赵大人也是一句话没说，散朝后听他的意思，对义民也多有不满足。”

“所托非人，没想到他这样糊涂。”载漪一拍大腿，想了想又问，“松岩，你觉得天心可有转圜的余地吗？”

“很小，但亦不是不可能。如果能够说动太后，别人再反对也没用。”

“有道理。马上去请李先生，到我书房说话。”载漪不是读书的料，所谓书房，其实就是密室，有所密谋策划，自然应当行于密室之中。

启秀见状，便告辞道：“王爷，那我告辞了。”

“不要泄气，这位李先生是奇人，必有解困的妙策。”载漪这样安慰启秀，其实也是安慰自己。

启秀走了几步又回头道：“王爷，还有一事忘说了，总理衙门要派许癸身和袁爽秋去天津，劝说西摩尔的军队不要进京。”

许癸身就是许景澄，先后出使过五个国家，如今是工部侍郎，任总理衙门大臣，一直反对与列国失和；袁爽秋就是太常卿袁昶，从前任过总理衙门章京，也反对义和团烧教堂、杀教民的行径。奕劻与荣禄商

议，派两人去天津走一趟。

“哼，洋人能听他们的劝？真是异想天开。”载漪哼了一声，走进书房。

载漪所请的李先生，叫李来中，是义和团的军师。此人在山东时与毓贤关系密切，后来又天津与裕禄有过交往，随后毓贤到山西后，他又去山西待了两个月，一个多月前来到北京，经人介绍成了载漪的座上宾。此人不同于痴迷法术的义和团，眼界相当开阔，而且结交人极为广泛，有与人一面而成挚友的本领。如今，载漪待他一口一个李先生，显然到了言听计从的程度。

两人进了密室，载漪开口便道：“太后想法有变，想对洋人服软。”

“王爷，太后想服软无关紧要，关键是你想不想服软，你想不想与洋人一战。”李来中看罢几份上谕，一点也不着急。

“那还用说，我当然宁死不愿向洋毛子低头，我做梦都盼着太后下令与洋人开战，我率领大军和义军，将洋鬼子全都赶到海里喂王八。可是太后服软，我有什么办法？老太太的手段，没人敢和她叫板。”

“王爷不必忧虑，山人自有妙计，让太后重新对洋人强硬起来。”

李来中分析，太后对洋人是又恨又怕，因为怕才服软，因为恨又想强硬。如果恨大过了怕，就会重新强硬起来。而太后最恨的就是洋人支持光绪帝，如果洋人逼她归政光绪帝，将足以让她不顾一切。他的办法是，伪造一份洋人逼太后归政的照会，让荣禄交到太后手上，大事便成功了十之八九。

“慢，慢，李先生，洋人如何能够听我们的？再说，荣仲华把公使馆的洋人叫来一问，立马穿帮。”载漪觉得此计虽好，但没法实行。

“王爷不必着急，且听我仔细说来。”

关于洋人国家的动向，有两个重要来源，一是京中各国驻华公使馆，二是上海各国领事馆及洋商。上海开埠早，洋商最多，消息甚至比京中还灵通。荣禄当了直隶总督后，也学李鸿章的办法，安排自己的心腹江苏粮道罗嘉杰在上海做他的耳目。自从义和团毁铁路、拔线杆之后，京津电报早就不通，所有电报都是靠通到山海关的海线收发，然后像从前一样靠驿卒骑马飞递。李来中的办法，是以罗嘉杰的名义将伪造的电报交给荣禄。

“这恐怕很难，他们都是密电往来，如何冒充？”载漪觉得还是很难，摇了摇头。

“山人自有妙计。”

原来，负责掌管荣禄密码电报的心腹老邱特别好色，除养着外室外，还经常光顾八大胡同，他那份非常优厚的薪水也不够挥霍。李来中的办法是花一万两银子请他将伪造的电报恢复为密码电报，然后由假驿卒送到荣禄府上，老邱再公事公办译出来交给荣禄。这样荣禄不会起疑，而老邱也不会暴露。

“妙极妙极！等会儿你到账房去领一万两银子就是。”载漪连拍大腿。

“王爷，这笔银子您不能出，这件事您也从来不知道。由我和董大帅去办理就是。”董大帅就是董福祥，荣禄想把他撵回南苑，而调袁世凯进京，他早已牢骚满腹，完全投靠了载漪，妄想联合义和团打败洋人，在荣禄面前来一个扬眉吐气。李来中与董福祥联手，足以完成此项大事，而且还可以把载漪从这件事中摘出来。

“承情之至，感激之至！李先生如此帮本王，本王绝不敢忘此情义。将来打败了洋毛子，你就是大功臣，本王一定给你请顶戴。”载漪拱了拱手。

李来中辞谢道：“谢王爷提携。不过李某无意做官，我与佛有缘，如果大功告成，我要到终南山中建个寺院，清灯孤佛，了此余生。”

“这是小事一桩。打败了洋人，朝廷上下本王的地位就不是目前的样子了，那时候要拨给你几百万两银子，只要本王一句话。”载漪又想起来说，“老庆派了两个人去天津，劝洋人军队不要来京。如果此行有效，事情难免又起波折。”

“小事一桩，我让城外的团民把他们俩截住就是，保证他们到不了天津。”

载漪又担心道：“朝廷要把李少荃调到京里来，肯定就是让他来议和。此人很受洋人尊重，而且北洋各军都是他的老部下，如果他北上，真是个大麻烦。”

“那好办，把他吓回去。”李来中仿佛什么事情都料到了，又仿佛什么麻烦也能化解。他的办法是在义和团中放出狠话，要杀一龙二虎三百羊。一龙就是光绪帝，当年他搞变法，就是学洋毛子那一套，该杀；二虎一个是荣禄，一个就是李鸿章；三百羊，则是那些办洋务外交的京中大员。

载漪拍手道：“好得很，李少荃京中有不少眼线，这些消息立即会传到耳朵里。”

这些话的确很快传到李鸿章的耳朵里，不仅仅是这几句话，京津的形势他基本了如指掌。这些消息，大多是他的心腹、坐镇上海的盛宣怀随时以电报发来。

盛宣怀对义和团相当反感，他们毁铁路、拔线杆，遭殃的全是他为之骄傲、获大利、成大名的洋务事业。而烧教堂、杀教士，在他看来更是野蛮无耻的行径。他对朝廷纵容义和团的策略非常不满，认为拳匪酿祸，贻误国家，朝廷如此纵容，是自招灭亡之策。他发电给庆亲王奕劻，认为“今匪罪已著，若再故容，恐各省会匪愈炽，内外勾结，或有举动，更恐各国推广保护使馆之议，派兵分护商埠、教堂、铁路，何堪设想！似宜趁各省土匪尚未联合，克期肃清畿辅，消外衅而遏效尤。”

朝廷发给南方各省的电报都是由上海电报局分别转发，看到朝廷命李鸿章北上的电报，盛宣怀不以为然道：“此时让老中堂北上又有何益？拳匪这样胡闹，董军这样滥杀无辜，谁去也没用！”所以他发电报给李鸿章，建议他暂观风色，不必急于动身。

李鸿章的态度与盛宣怀完全一样，不过他比盛宣怀忧虑更深一层，担心义和团之祸向全国蔓延，将来会不可收拾。他刚刚收到张之洞电报，证明他的担心并非多余，英国人已经有派兵到汉口的意图。

在长江流域，英国人有极大的商业利益，他们非常担心义和团蔓延到这一带，不但教士、教民遭殃，更会导致商业停顿。英国驻汉口代理总领事法雷斯奉英国外交大臣的指令去见湖广总督张之洞说：“如果长江流域发生动乱，英国政府可以提供切实的军事援助。”这个外交辞令的含义很明白：如果义和团蔓延到长江流域，洋人的生命财产受到威胁，英国将向这个地区出兵。

“如果需要援助的时候，本督会与贵领事协商。但这里不会发生什么严重的事情——我已添重兵，贴出告示，严饬各州县禁谣拿匪，敢有生事者立即正法，所有洋商教士，有我力任保护！”张之洞立即回答。但他还是非常担心英国军舰深入长江水道，此例一开，各国军队就会随之蜂拥而至，后果不堪设想。他随后立即给两江总督刘坤一发了一电报，在两人观点达成一致后，联名致电驻英国公使，请他们转告英国政府，大清有足够的力量维护长江流域的安全。他又单独给李鸿章发电，指出如果义和团运动蔓延将带来巨大祸患，希望他能向朝廷进言，尽快解散义和团，消除祸国乱源。

岂止是长江流域，如果各国都借口保护教堂、侨民和领事馆，纷纷要求派军队来，大清沿海各省将永无宁日。他两广总督所辖的珠江流域，也难免成为列强派兵的“保护范围”。

李鸿章又得到消息，大沽炮台已经失守，京中义和团大肆放火焚烧教堂，这样的局面，他就是到了京城又有何益。然而，北上的姿态还是要做的，他先是发给山海关守将一封电报，请他准备车马，他将从秦皇岛登陆，乘车去北京。并请他专函飞递贤良寺和尚代搭凉棚。又给盛宣怀一电，告诉他已经定了“英国皇后”号轮船票，十天后乘船先到吴淞小憩。他再与袁世凯讨论，朝廷调兵进京，到底是为抵御洋人，还是打算剿灭义和团，上谕意思含糊。袁世凯认为，朝廷恐怕还在犹疑，需等朝

廷下定决心，他才率军入京。李鸿章打定主意，先劝朝廷下定解散义和团的决心，然后再定行止。他将自己的意思急电军机处和译署：

据各处探电，京城洋兵、团匪交哄，大沽炮台又失，鸿章唯单身诣阙，以赴急难。但众议，非自清内匪，事无转机。仰恳宸衷独断，先定内乱，再弥外侮。鸿章心急如焚，但使水陆路通，无不相机前进。仍候续奉谕旨，俾有遵循。请速代奏。鸿章。

李鸿章的电报到京时，形势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本来，朝廷已经在部署解散义和团，然而正在调兵遣将的时候，却接到直隶总督裕禄送来的六百里急报，多国舰队向他发出最后通牒，二十四小时内把大沽炮台交出。真是岂有此理！慈禧召集御前会议，听取大家的意见，主和派和主战派争论非常激烈，到底是战是和，相持不下。此时，荣禄又接到了江苏粮道罗嘉杰发来的密电，据确信，多国将向朝廷提交照会，一是要求指明一地，令中国皇帝居住；二是天下钱粮由列国成立的机构收取；三是军队调动之权归于列国；四是太后归政皇上。

荣禄徘徊一夜，第二天一早进西苑，递牌子求见，将密电呈奏。慈禧勃然大怒，下令立即叫大起，她将做重大决定。

六部九卿，翰詹科道，全部接到通知，太后及皇上在西苑太后寝宫仪鸾殿召见。五十余人与会，根本跪不开，一部分官员只好跪在外面。外面有风，反而凉快。而殿内，不但闷热，而且气氛异常沉闷。

慈禧首先说道：“今天接到密报，洋人要夺我兵权，尽收天下钱粮，这不是要亡我国家吗？洋人如此无礼，是可忍，孰不可忍！你们都说，该当怎么办？”

事涉军权，总理衙门大臣、兵部尚书徐用仪不能不出头：“外衅不易轻开，还可再与洋人商量。”

徐用仪甲午战前就是军机大臣，因为一力主和，深为光绪帝痛恨，甲午战败后，他被罢出军机、退出总理衙门。维新变法失败后，太后训政，重新起用徐用仪为总理衙门大臣。这次他还是一心主和，但是不合太后的心思。

慈禧怒斥道：“祖宗江山都快没了，还如何商量？你的意思是要我和皇上把大清的江山拱手相让？我死后还有何面目见列祖列宗！”

雷霆震怒，众人都不敢发话。这时大阿哥的师傅崇绮放声大哭：“洋人这样欺负我们，我们不能再和他们讲仁义，奴才怎么也没法相信，这么多义民就打不胜洋人！应当放手让义民去攻打使馆，把京城的洋人全部杀绝！”

“臣不敢苟同！”太常寺少卿张亨嘉磕个头，大声道。但他说的是福建话，说了一大堆，大家都听不明白。

慈禧问太常寺卿袁昶：“袁昶，他说的是什么意思？”

袁昶回道：“所讲甚多，总而言之四个意思，邪术不可用，边衅不可开，使馆不可攻，公使不能杀！”

“这到底是他的意思，还是你的意思。”

“他是臣的下属，他的意思，也即是臣的意思。”

载漪站起来，指着袁昶骂道：“袁昶是汉奸！大局坏到这个地步，就是因为汉奸太多，事事迁就洋人！”

袁昶争辩道：“臣是汉奸，两广总督李鸿章，湖广总督张之洞，两江总督刘坤一，也都来电报这样说，难道他们也是汉奸？中国是礼仪之邦，春秋之时已有明约，两国相争不斩来使，如今攻使馆，杀公使，一背礼仪之邦，二背国际公法。拳术不可恃，外衅不可开，杀公使，悖公法，事将不可收拾！”

载漪大怒道：“洋人欺我太甚，割香港，占澳门，租借威海卫，巧取我大连旅顺，他们讲过公法吗？有十几万义民，再加董福祥的甘军，万事可成。”

像这样的廷议，枢臣很少说话，反而是小臣会畅所欲言。因为平时难得见驾，有此机会，当然必抒胸臆。侍讲学士朱士遵也出列奏道：“董福祥不可用！其部下军纪极差，不遵号令，指望不得。”

“你说董福祥不可用，那你说谁可用？”

朱士遵只知道董福祥的部下虽兵似匪，至于谁可用他不曾想过。所以被慈禧的话问了个跟头，但他并未退缩：“拳术也不可恃，欺神弄鬼的邪术，自古难成大事。”

慈禧没想到主和的势力竟然如此之大，她禁不住又气又恨：“邪术不可恃，难道人心也不可恃吗？我大清样样落后于人，如今唯一可恃的就是人心！若人心失尽，何以为国？”

载漪也起劲地大声道：“李鸿章、张之洞、刘坤一等人主张要剿义民，这就是失去人心的最好办法！他们这是向着洋人，他们就是汉奸！尤其是李鸿章，自打甲午战争就丧权辱国，就是举国皆知的汉奸！”

这话题慈禧不愿提及，因为当年她是力主和议的，所以打断载漪的话道：“没用的话少扯。今天的情形，诸大臣都看见了，我为江山社稷，不得已主张与洋人一战，结果到底如何，实在难以逆料，如果战后江山不保，诸公今日都在这里，你们可见证我的苦心，别归罪我一个人，说是我断送了大清的江山。奕劻，你是总理衙门大臣，如果要宣战，有什么讲究？”

“回太后的话，两国交战，先要通知交战国公使下旗出都。”奕劻还希望能够有所转圜，所以想能拖一天是一天。

“这样也好，让他们都回到天津，看他们的军队还有什么借口进京。”慈禧点了点头。

此时，荣禄又插了一句话：“务必要以重兵护送。”

各国公使收到总理衙门送来的二十四小时内撤出北京的照会，连忙在西班牙公使署召开会议。争论相当激烈，要不要离开北京，如果离开，中国派出的使馆卫队会不会与拳匪勾结路上袭击他们？如果不离开，中国已经表示对他们此后的安全不予负责，那也就意味着清廷将任由义和团攻击使馆。可是如果离开，使馆人员再加跑到使馆避难的教民，人数相当多，一时间哪里弄那么多交通工具？他们争论了六个小时，最后形成了一份照会，派人交给总理衙门。其时已经是晚上十点多，好在总理衙门两班章京黑白值班，所以十一点多的时候这份照会递进庆王府。奕劻因为明天还要参加早朝，因此已经睡下，来不及穿衣服，短衣短裤又不宜见下属，因此他让下属在窗外回话。

领班章京挑要紧的报告：“洋人的意思有三，一是时间太紧迫，希望延期至四十八小时；二是希望朝廷帮忙解决交通工具；三是希望明天九点能够给予明确答复，若得不到答复，各国公使将到总理衙门面见大臣。”

“展期的事明天早朝我会请旨，问题不大。交通工具我会请旨由顺天府解决。至于明天九点能不能答复，现在说不准。但你告诉他们，展期绝无问题，各国公使千万不要到总署去，如今到处都是义和团，正阳门内外全被董军控制，董军最不能约束，到时候如果再演一出杀日本书记官的事，那就更添乱了。有了结果，会立即通知他们。”

第二天两点多，奕劻就起了床。洗刷、吃早点，赶到西苑时已经快四点了，一打听，第一起见军机，他要在最后才得召见，不如干脆让军机大臣上奏。于是找到荣禄相托，荣禄一口答应。

又是军机大臣第一起，依然在太后寝殿鸾仪殿东室。只有太后一人在，她把跪在面前的军机看了一遍后道：“今天就要叫大起，要告诉他们朝廷主战的意思，那时候少不得众说纷纭。千锤打锣，一锤定音，总不能完全听由众人的意见。你们军机是真正的内阁，是朝廷最值得依靠的人。现在皇上仍然拿不定主张，我是忍无可忍了，叫大起前想听听你们的意见，都没有外人，你们要如实说心里话。”

世铎向来没有主意，唯太后之命是从，他用胳膊肘碰一下荣禄，示意他开口。荣禄会意，上前一步道：“自打辛酉年起，太后宵旰沥胆，教导辅佐两位皇帝，心担了不少，苦也吃了不少，委屈自不必说，尤其是洋人得寸进尺，欺人太甚。无奈国力不如人，太后只好一忍再忍，委曲求全，天下臣民，无不为太后叫屈。可是，奴才依然不能主战。当年甲

午一役，日本一国尚不能战胜，如今有十一国之多，我们的实力断然不能抵挡。因此，若为和议，无论何时，奴才都为太后效犬马之劳；若是主战，奴才不敢参与机谋。奴才今天说这番心里话，明知太后会震怒，但也不得不说，请太后仔细体谅奴才的苦心。”

荣禄的观点与皇帝的意思几无差别。慈禧非常生气，但荣禄的任何想法，她都确信是为她好。而仔细琢磨荣禄的话，明白了他的意图，是坚持主和的立场，留下转圜的余地，以便将来他出面议和。慈禧四十年的从政经验，什么样的事情没经过，万事都要留后路的道理她非常明白。反正不缺主战的臣子，且把荣禄留下来，万一义和团不顶用，收拾不了局面的时候，再起用荣禄与李鸿章他们去与洋人交涉。想明白这一点，她表现得非常愤怒，厉声说道：“我白信任了你这么多年，没想到你会这样不顾大局，为了一己之私，不体谅我的一番苦心。别再让我看到你，你马上给我出去，离我越远越好！”

荣禄一副诚惶诚恐的样子，但心里明白，太后已经体味到他的真意，因此虽然一边哭一边出了鸾仪殿，但心里却十分高兴。等他出了殿，这才想起奕劻所托忘了回奏。于是赶紧找到奕劻道：“我因为主和，被太后赶出来了，王爷所托，未得面奏。”

奕劻看他一副狼狈相，也以为他真在太后面前失宠，安慰道：“等太后消了气，就不会怪你了。”

五点多，太阳已经高过三大殿的脊顶，金黄的阳光斜铺在勤政殿前的台阶上。台阶前翎顶辉煌，跪在最前的是光绪帝的堂兄子侄辈，接下来是世袭罔替的诸王，然后才是六部九卿、八旗都统、内务府大臣、科詹翰道。皇帝的轿子先抬到台阶前，光绪帝下轿跪在前面，等慈禧的凤舆抬到殿门口，进殿升座，他这才起身，有气无力地进殿，站到太后身边。

慈禧先开口说话，慷慨激昂，义愤在胸。她是早就看过载漪等人起草的宣战上谕，如今变成她的话来说。

“我朝二百多年，深仁厚泽，凡远人来中国者，列祖列宗，都是待以怀柔。从道光咸丰年间，准许他们在中国经商，又看在洋教劝人为善，允许他们传教。谁料他们得寸进尺，三十多年来，欺凌我国家，侵犯我土地，蹂躏我人民，勒索我财物。我国赤子，仇怒郁结，人人欲得而诛之。这就是义民之所以焚教堂、杀教民的原因，洋人可谓咎由自取。但朝廷还是仁至义尽，一再下谕保卫使馆，加恤教民。可是，他们竟然开口要我大沽炮台，真正是岂有此理。”

说到这里，三十余年来洋人岂有此理的事情说了一大堆，越说越气愤，上谕中她认为画龙点睛之语禁不住脱口而出：“洋人欺人太甚，与其苟且图存，贻羞万古，孰若大张挞伐，一决雌雄！”

此话出口，她身边的光绪帝禁不住双手一抖。慈禧不满地看了他一

眼问：“皇帝，你手抖什么？有什么好怕的？”

“与十几国开战，皇儿只怕朝廷力不从心。”光绪帝回道。

慈禧大喊道：“今昔不同，今有义民同仇敌忾，京津不期而集者，不下数十万人，至于五尺童子，亦能执干戈以卫社稷。彼尚诈谋，我恃天理；彼凭悍力，我恃人心。我国以忠信为甲冑，以礼义为干櫓，人人敢死，何难翦彼凶焰，张国之威！”

“对，人心齐泰山移，我恃人心，有何惧哉！”载漪也附和。

“人心何足恃！”光绪帝痛心疾首，“士大夫喜欢谈兵，朝鲜一役，朝议主战，结果大败。现在各国之强，十倍于日本，何况如今有海无防，与各国开衅，决无侥幸之理！”

“不然，当年所用非人，至有甲午之败。甘军董福祥部最能杀洋人，如果当年起用董福祥，就不会败给日本。”

载漪公然反驳，光绪帝再软弱，也不能不生气，“哼”了一声问道：“董福祥从未抵挡过大敌，他又怎可与兵精器利的洋人军队相比？”

这时，吏部侍郎许景澄出列奏道：“董军的确不可恃，义和团也不可恃。臣昨天看到东交民巷的拳匪，中了洋人的枪炮，立即不死即伤，余者便纷纷溃逃，可见其法术不可恃，应当将他们逐出京城，保护使馆，与洋人和谈！”

“许景澄是汉奸！”载漪怒视着许景澄。

许景澄当庭抗辩：“臣主和，但不是汉奸，主战者也未必就是爱国！”

这句反驳相当有力量，载漪霍地站起来，慈禧厉声道：“载漪，你这成何体统？”

载漪气鼓鼓跪下，又有太常寺卿袁昶、翰林联元等人反对与列国开战。户部尚书、总管内务府大臣立山也主和：“要与十几国开战，胜败不说，绝非数月可有了局，试问饷银在哪里？甲午之役，赔偿日本两万万三千万两，尚是借的洋债，户部捉襟见肘，只此一项，便不可轻开衅端。”

慈禧没想到主和的人会这样多，看众人的神情，真正主战的连三分之一也不到。她不想再任由大家议论下去，以斩钉截铁地语气道：“现在不是我们和不和的事情，是洋人欺人太甚，逼得大清不能不战。”她又转头望了一眼光绪，“皇帝，你亲口给大家说明白。”

光绪帝一直反对开战，他以为开战必败无疑，甚至有可能断送大清

江山，他如何能背此亡国之君的黑锅。但他没有反抗的胆子，几近绝望地望着下面的臣子，目光落到了许景澄身上，他跪在边上，但是很靠前。光绪帝走过去，流着眼泪拉住他的手道：“许景澄，你是出过洋的人，又在总理衙门当差，外间情形你应当熟知，到底能不能战，国家存亡，百姓安危，都在此一举，你要告诉朕实话。”

许景澄也落下泪来，哽咽道：“皇上，攻打使馆，伤害使臣，是国际法所不容，也是文明国家所不耻。与十几国开战，万难取胜，请皇上格外慎重。”

跪在一边的袁昶也磕头请道：“皇上不可轻开衅端，请皇上宸衷独断，力挽狂澜，救国家于危亡。”

这正是光绪帝所无能为力的，他拉住许景澄的手，君臣相对而泣。

慈禧最恨的是“宸衷独断”四字，厉声斥道：“许景澄，你何人，敢拉皇上的手！君臣哭泣，成何体统！”

光绪帝只好放开许景澄的手，摇摇晃晃走回御座。

等光绪帝重新站到了御座右侧，慈禧下旨道：“义和团这样乱糟糟的也不是办法。载漪、载勋还有刚毅，你们三个从即日起，负责统率义和团。”

载漪等人精神大振，“噫”的一声特别响亮。

第二十章 拒矫诏东南互保 起内讧天津失守

廷议散的时候已经九点多，如何答复各国公使，总理衙门没有动静。按昨天的商议，如果九点前得不到总理衙门回复，十一国公使将集体到总理衙门询问。但各国公使都不愿去，因为万一遇上暴民，便有性命之忧。但不去又太没面子，结果久议无果。德国公使克林德以脾气暴躁闻名，对诸国公使的胆怯十分不齿，决定自己走一趟。

克林德与翻译分乘两顶轿子，前面两名骑马的中国侍从开道，沿着崇文门大街往北，去总理衙门所在的东堂子胡同。他的两名中国侍从穿的是西洋人的制服，一望而知轿内乘坐的必是洋人。一路上遇到不少头裹红巾的义和团，他们怒目而视，但并未动手。

到了西总布胡同口，离东堂子胡同也就只有一百五十余米了，这时一队神机营士兵沿西总布胡同由东而西巡逻而来，为首的是霆字枪队章京恩海。他的姑姑是庄亲王载勋的侧福晋，因此他被委以重任，东华门外南北这一大片要地，包括东交民巷东边的洋操场都是他的防区。前几天演操的拳民被德国使馆士兵打死多人，这让恩海很没面子。又因为中外关系已经十分紧张，而且庄亲王已经发布悬赏令，杀死或打伤洋人都有赏银，他知道轿内所坐是洋人，立即警惕起来，并命手下开枪示警。

克林德发现后，在轿中开枪，他是手枪，距离有些远，结果未打中。恩海手里有长短两支洋铳，左右开弓，连放两枪，两名中国侍从早就拨马逃命，克林德的翻译也弃轿而逃，一路向南逃回东交民巷使馆区。恩海率部下持枪逼到轿前，挑开轿帘，发现克林德胸前中枪，胸前有一块沾了血的洋怀表。恩海顺手扯下来，装到口袋里，其他兄弟则把克林德手上的戒指和手枪瓜分。恩海并不知道轿中的人就是德国公使，只知道是个洋人，便道：“我要去报告庄王，杀了个洋毛子。”

大家庆贺道：“庄王一定有赏。”

德国公使克林德被杀的消息传进西苑时已是下午，同时传进去的还有联军已经开始进攻天津的消息。次日一早慈禧召见军机时道：“洋人已经向天津进攻，我们不想开战也不成了。”她吩咐立即将开战照会发至十一国公使馆，并明发天下。

载漪相当兴奋，他对刚毅等人道：“这一天我们终于等到了，下面可要好好大干一场了。”于是几人简单分工，董福祥负责进攻使馆区，刚毅亲自出马负责进攻西什库教堂。

载漪吩咐道：“你们可要好好露一手，给太后报捷，也给她打打气。”

坐镇上海的盛宣怀看到宣战上谕，对朝廷的轻率非常失望。京津已经无法挽救，而东南半壁必须设法维持。尤其上海、汉口、福州、广州

等地，洋务事业密集，一旦动荡，则损失不可估量。他立即下令各电报分局，宣战上谕只发给督抚。他同时给两广总督李鸿章、湖广总督张之洞、两江总督刘坤一发电，说“以一敌众，理屈势穷。俄已踞榆关，日本万余人已出广岛，英、法、德亦必发兵。瓦解即在目前，已无挽救之法。初十以后，朝政皆为拳党把持，文告恐有非两宫所自出者。将来必如咸丰十一年故事，乃能了事。今为疆臣计，各省集义团御侮，必同归于尽。欲全东南，以保宗社，东南诸大帅当以权宜应之，以定各国之心，联络一气，以保疆土。乞裁示，速定办法。”

李鸿章一直关注着京中局势，与荣禄一直保持函电往来，荣禄请他不必理会宣战上谕，要联络东南各督抚，设法保护东南半壁。其实，不必他提醒，李鸿章一直在苦苦思索办法。但皇皇上谕，如何能够“不必理会”？但如果不能安定各国之心，他们借机将军队派往东南各地，便留下无穷祸患。正在百思不得其法时，盛宣怀的电报到了。李鸿章看罢连连拍案叫好：“盛杏荪，真绝顶聪明人也。”他指着“朝政皆为拳党把持，文告恐有非两宫所自出者”说，“妙就妙在此两句，既然朝政皆为拳党把持，那么宣战上谕就是矫诏。既然矫诏，自然可以不遵，而非抗命也。”

只是，东南各省督抚态度到底如何？他不得而知，发电盛宣怀，务必随时转告。

此时，张之洞给李鸿章发来一封电报，原来他倡议川、闽、苏、浙、皖、豫、湘、粤、鲁各督抚搞一个联衔通电，以安各国之心：

拳匪作乱，致召洋兵。大沽失险，京城扰乱，两宫震惊，大局危急，北望焦灼，赴援入卫均来不及。窃思唯有各省督抚联衔电告各国外部，代朝廷表明并无开衅之意，请其按兵停战，俟李傅相到京妥办，以纾两宫目前之急。台端愿列衔与否，望即刻电复，以便发电。此电系请英、美、日三国劝各国，或应合俄、法、德三国外部一并电致，并请中堂酌示。叩禱。之洞启。

张之洞有此态度，若其他督抚也能如此，则东南互保当可有望。于是他立即回电张之洞，表示完全同意他的联衔电报，同时强调，自己暂时无法入京，“水陆梗阻，不能奋飞，焦急万状”。

随后，刘坤一也发来电报表明态度：

北直已经糜烂，南方必须图全，所有长江一带地方，坤与香帅力任，严办匪徒，保护商、教，并飭上海余道与各领事妥筹保护租界之法，立约为凭，以期彼此相安。尊处情形相同，计已布置周密。此外有无方略，尚祈电示为荷。坤绝。

长江流域湖广、两江两大总督都是如此态度，李鸿章觉得东南互保时机成熟，于是致电盛宣怀，说“二十五矫诏，粤断不奉，所谓乱命也。希将此电密致岷、香二帅。”他的意思是希望东南各省都以“矫诏”为理由，不为朝廷的宣战上谕束缚，放开手脚设法实施东南互保。之所以要

盛宣怀来传话，是避免各督抚以为他李鸿章强人所难。

盛宣怀与东南各督抚、驻外大使函电交驰，同时频频与各国驻上海领事磋商，终于有了结果，到了六月初七，由上海道余联元出面，与各国驻沪领事签订了《保护东南章程九款》，并全文发给李鸿章：

一、上海租界归各国共同保护，长江及苏杭内地均归各督抚保护，两不相扰，以保全中外商民人命产业为主。

二、上海租界共同保护章程，已另立条款。

三、长江及苏杭内地各国商民教士产业，均归南洋大臣刘、湖广总督张，允认真切实保护，并移知各省督抚及严饬各该文武官员一律认真保证。现已出示禁止谣言，严拿匪徒。

四、长江内地中国兵力已足使地方安静，各口岸已有的外国兵轮者仍照常停泊，唯须约束人等，水手不可登岸。

五、各国以后如不待中国督抚商允，竟至多派兵轮驶入长江等处，以致百姓怀疑，借端启衅，毁坏洋商教士的人命产业，事后中国不认赔偿。

六、吴淞及长江各炮台，各国兵轮不可近台停泊，及紧对炮台之处，兵轮水手不可在炮台附近地方练操，彼此免致误犯。

七、上海制造局、火药局一带，各国弁兵勿往游弋驻泊，及派洋兵巡捕前往，以期各不相扰。此军火专为防剿长江内地土匪，保护中外商民之用，设有督巡提用，各国毋庸惊疑。

八、内地如有各国洋教士及游历洋人，遇偏僻未经设防地方，切勿冒险前往。

九、凡租界内一切设法防护之事，均须安静办理，切勿张皇，以摇人心。

李鸿章看罢大为欣慰，总算东南可保。京中电报阻断，他已经多日收不到京中电报，京中形势，多是靠袁世凯电报间接了解。京中官军、义和团正在攻打教堂和使馆，天津租界也正在开战，张之洞、刘坤一以及各国驻沪领事频频给李鸿章发电，希望他尽快起程赴京。他自知是责无旁贷，但自己此时进京，又有何益？义和团要杀“一龙二虎三百羊”，他只身入京，岂不是羊入虎口？

正如李鸿章所料，京中情形已经糟糕到了极点。

刚毅亲自指挥六万义和团进攻西什库教堂，已经打了十几天，竟没有攻下来。西什库教堂俗称北堂，是康熙四十二年两位天主教士治好康

熙的疟疾而得以恩准建造。原来建在蚕池口，紧邻西苑，高大的哥特式建筑居高临下，且钟楼定时鸣钟，令慈禧十分不满，后由李鸿章交涉，让他们到西什库大街新建。教堂三层，尖顶高耸，远远地就能看到。院墙是水泥、砖头混筑，非常坚固。自从义和团进京，教民及家属两千余人拥进了教堂。义和团要攻打教堂的消息传来后，主教樊国梁从使馆请来了四十多个士兵帮忙守卫。

西什库教堂在北海以西，紧邻西安门，而他的西侧便是皇城西墙，北面是明朝所建的十个储库之一，异常坚固。因此，只要守住东墙和正门就行了。四十个兵虽然不算多，但他们在墙上挖了枪眼，人一靠近就开枪，而且是百发百中。开始的时候，大师兄向刚毅夸下海口，一天之内必定攻下。他们念了咒，喝了符，一手持钢刀，一手捏着香，喊着杀杀杀向教堂冲过去。等他们离教堂二百米左右时，教堂连番开枪，中枪的人竟然没有倒下。果然义和团是刀枪不入！一旁督战的刚毅连连称赞。其实，中枪的人早就死了，只是被后面的人簇拥着继续向前。维持不了多久，前面的死人倒了下去，满脸满胸的血涌出来，后面的被吓到了，都退了回去。这样一天之内义和团作法三次，死了一百六十多人，竟然连教堂的大门也没挨近。

第二天还是如此战术，依然没有攻下来。刚毅有些沉不住气，问道：“大师兄，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大师兄拍着胸脯道：“这两天日子不好，法力弱，转过后天，必能攻破北堂子。”但又过了两天，依然攻不过去，以致周围看热闹的人对义和团的法术都有些怀疑了。

刚毅开始还陪着义和团一起攻，有一次被裹胁着退下来后，一位看热闹的老者劝道：“看你这把年纪了，还跟着瞎胡闹，拳民那些骗人的话你也信？”当时他是穿着义和团的衣服，所以老者不知道他是个威风八面的军机大臣。

刚毅很受打击，又受不了教堂前面难闻的尸臭，就没热情陪着冲锋陷阵，回家摇着蒲扇、喝着凉茶只听消息。每天都有好消息，大师兄一再给他希望，但就是攻不下来。连端郡王也沉不住气了，把大师兄叫来问怎么回事。

大师兄依然是一副胸有成竹的神情：“王爷，我们法术没有问题，可恨洋鬼子弄了阴招破了我的法术。”

端郡王问道：“他们用的什么阴招？”

大师兄煞有其事地介绍道：“洋鬼子弄了无数女人，赤身裸体，手持秽物站在墙头，又把孕妇剖腹后钉到墙上，所以我等请神上身，攻至楼前，被邪秽所冲，神就下法，不能前进。另外，教堂的大毛子用女人阴毛制作了一把羽毛扇，他在尖顶上指挥，各路神仙都不能附体，所以久攻不胜。”

“难道就没有破解的办法？”

“当然有，我已经派人去五台山请一个和尚，请他前来坐镇，便可破解洋毛子的邪术，到时候攻破教堂易如反掌。”

进攻东交民巷使馆区也不顺利。西班牙、比利时使馆人员提前撤进了英国使馆，意大利、奥地利使馆力量薄弱，第二天主动放弃，也退到了英国使馆。整个使馆区有战斗力的人员大约两千余人，他们放弃四座使馆后，防线收缩，反而易于防守。攻打使馆区的是朝廷的正规军，董福祥的甘军进攻英国使馆和东面的肃王府，荣禄的武卫中军负责进攻法国使馆，载勋指挥虎神营进攻俄国使馆。

荣禄根本不到现场，负责指挥的左翼总兵下令只向使馆墙上和树上开枪。发一声喊向前冲一冲，立即撤回工事。见状，有士兵问道：“咱们这是打的什么仗，这样子一个月也攻不下使馆。”

“真攻下了使馆，你打算怎么办？”左翼总兵不答反问。

士兵被问得无话可说。

其他各军见武卫中军这样打仗，便照猫画虎，更加不肯出力。阵地上有人用芦席围起一片地方来，里面铺着席子，为的是躺在上面抽鸦片。靠墙的也铺着席子，有人靠在上面睡觉，有人在上面吃东西、喝酒、聊天。有人睡累了，醒来，慢慢走到大炮前，摸了摸炮筒便道：“有点凉，再来他几下？”炮兵跑到跟前摸了摸说：“是有点凉，那就再来几下。”然后点火，大家把耳朵捂起来，等着炮响。

载漪亲自到董福祥的甘军去督战，甘军被逼着往前冲，可是肃王府的墙又高又厚，日本兵和美国兵负责防守，洋枪齐放，甘军伤亡很大，于是纷纷撤回，不肯上前：“义和团刀枪不入，让他们来。”

端郡王逼着大师兄调来一支义和团，又是念咒，又是喝符，蹦蹦跳跳往王府前冲，又是一阵洋枪齐射，义和团扔下一片尸体向回逃。义和团平日耀武扬威，又受到端王重视，甘军早有不满，看他们向回逃，就开枪逼他们回去，结果死了一百余人。甘军嘲笑道：“大师兄，法术不灵啊。”

大师兄解释道：“此地风水不利，诸神不能附体。”

“那有无破解之法？”端郡王又问。

“使馆区北面是翰林院，它位于上风口，是英国使馆的天然屏障。如果将翰林院烧毁，风水立即逆转，使馆不愁攻不下。”大师兄出了个馊主意。

要火烧翰林院，载漪不禁心头打怵。董福祥却很赞同大师兄的看

法：“英国使馆的北墙与翰林院南墙相邻，翰林院如果着火，再由大师兄作法，不难将英国使馆一把火烧掉！”

翰林院不仅是大清储才之地，更以巨量藏书著称于世，被当时西方人比作中国的牛津、剑桥、海德堡和巴黎大学。翰林院内藏有卷帙浩繁的各类古版善本，举世罕见的《永乐大典》和《四库全书》的底本就珍藏于此。教民和其他使馆人员纷纷避到英国使馆，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北面毗邻翰林院，他们认为，无论如何翰林院绝无被焚的可能，因此无形之中增加一个安全屏障。

“翰林院是清议最重视的地方，如果被焚，将得罪天下读书人。”载漪有些犹豫。

“总比攻不下使馆被太后责问强。”董福祥立即抬出慈禧。

董福祥的师爷也附和道：“董大帅的话有道理，如今最支持杀尽洋人的，正是读书人。大学士徐桐不是比谁都厌恶洋人吗？他可是翰林院掌院学士。到时候攻下了使馆，教训了洋人，给大家出了气，谁还在乎翰林院被烧？”

“烧，只要能攻下英国使馆，一切责任我来担。”载漪一跺脚。

大师兄看好时辰，次日一早宜于放火。于是第二天甘军十几人，匍匐进入翰林院，偷偷开始放火，他们向树上、门上浇煤油，以助火势。大火很快延烧起来，当时东北风起，火直向英国大使馆扑去。然而，很快风向大转，变为东南风，大火在翰林院内越烧越旺。英国使馆中有不少汉学家避难，他们看到珍贵典籍焚于一炬，无不痛惜。当时英国驻华记者毛里逊亲见翰林院在大火中焚毁，记述道：“灰烬中大堆的残骸、木本与残枝败叶一齐飞散，装点着这个帝王中国的辉煌书馆的废墟……为了向外国人泄愤雪耻，不惜毁灭自己最神圣的殿堂建筑。而这座建筑数百年来是这个国家及其学者们的骄傲与荣耀所在！对于做出这等事的民族，我们能够做何感想？这是一次辉煌的灾难圣奠。如此亵渎神圣，骇人听闻！”

中国海关北京总税务司署官员朴笛南姆·威尔在他的日记中记道：“英国水手志愿兵均已成列，其往外线者亦皆闻信赶来，破墙而至院中，跨越许多障碍物，上面木屑纷纷下落，有时止放步枪一排，将院之内外搜查肃清。敌人所遗之铜火药帽约有半吨之多……此时火势愈炽，数百年之梁柱爆裂做巨响，似欲倾于相连之使馆中。无价之文字亦多被焚。龙式之池及井中，均书函狼藉，为人所抛弃。无论如何牺牲，此火必须扑灭。又有数十人从英使馆而来……人数既加，二千年之文字遂得救护。”

这些水兵是英国公使窦纳乐逼迫着前来救火的。但火热太猛，根本无能为力。一些汉学家也冒险进入翰林院，捡拾孤本珍籍残章。那些水兵对此不感兴趣，他们把比砖头还厚的《永乐大典》搬到墙上，用来加

筑他们的工事。窦纳乐用使馆专线向总理衙门报告翰林院被焚的情况，希望派人前来保护珍籍，但没人理会。

翰林院烧了，但使馆仍然攻不下来。载漪到了寝食难安的地步。而荣禄这时又查明了伪造电报的真相。他异常痛悔，犹豫再三，决定向慈禧奏明。

慈禧极为震怒，但荣禄一个劲磕头请罪，反而有气也没法撒了。两人分析，幕后主谋很可能是载漪之流，但苦无证据。

“有证据也不能动他，还指望他统率义和团攻下使馆、教堂呢！”慈禧决定暂时不动他。

“太后，义和团的法术大有问题，而且他们以捉二毛子为由，肆意扰民，十分可恶。”

据荣禄掌握的情况，义和团对教民非常残酷，先用绳子绑住手脚，以抬猪的方式“游街”，警示众人，然后采用诸如“锉、春、烧、磨、活埋、炮烹、肢解、腰杀”等方式杀害，有的拳民甚至挖坑将女教民倒栽填土，而裸其下体，插入蜡烛，取火燃之，以为笑乐。

大街上有六位秀才被拳民搜身时搜出一支铅笔、一张洋纸，这六位倒霉的秀才当场被砍死。有户人家中被搜出一枚“洋火”（火柴），全家八口被杀；另一户人家中被搜出一袋刚剥好的荔枝，在场的人都不知道这是什么，有人突然想起了传教士挖小孩眼珠子的传言，于是愤怒的拳民把房子一把火烧了，户主被暴打。更可恨的是，他们中许多人参加义和团就是为了抢劫发财，如今京城已经流传着一首童谣：“大师兄，大师兄，你拿表，我拿钟；师兄师兄快附体，我抢麦子你抢米。”

不但教民被抢，普通百姓也被抢，甚至大宅门也不能幸免。协办大学士孙家鼐维新变法时被光绪任命为京师大学堂提调，因此有新党之嫌，家里被抢劫一空，他短衣逃难，避到安徽会馆，有个儿子被剥得只剩下一条裤衩。尤其外城，百姓更是苦不堪言。被杀者不知多少，正阳门外的御河边上，腐尸遍地，臭不可闻。

“毓贤在山西更过分，他把山西洋人四十多名骗到太原，在巡抚衙门前全部杀死，妇孺皆不免，其中还有婴孩。山西被杀洋人已经超过一百多名，中国教民及其家属子女被杀者更是超过万人，这样的行径……”

“洋人难道不该杀吗？这是你的一面之词，载漪告诉我，拳民既不滥杀‘无辜’，也不扰民，大部分人都还住在庙里，不冲击官府衙门，还自发组成了治安巡逻队伍，帮助官府维护稳定。至于个别不法，也是假冒义和团。”慈禧打断荣禄的话道。

“太后，如今使馆已经被围得水泄不通，洋人已经领到了教训。奴才以为，不妨只围不打，留作与洋人谈判的余地。”荣禄见慈禧依然对载漪

深信不疑，只好不再说这个话题。

“你住口。”没想到慈禧勃然大怒，“天子脚下小小的洋人使馆，攻打十多天竟然攻不下来，岂不让洋人看了笑话？我告诉你，就是要和，也要把使馆攻下来再说。”

“太后，就是攻下来又如何？难道要把他们都杀光不成？使馆内真正能打仗的洋兵不到两千人，我们就是攻下来，也是胜之不武。打而不破，反而收放自如。”荣禄不能不犯颜一争。

慈禧不作声。不作声，就有接受的意思。

“且不论胜负，早晚要与洋人坐下来谈，没有哪个国家会终年打仗。奴才觉得，还是应该让李鸿章尽快北上。”荣禄又劝道。

“不是已经给他谕旨了，现在是他没有消息，何时起程连个回话也没有，他到底什么意思？”一提这事，慈禧又气不打一处来。

李鸿章的意思荣禄十分清楚，一是保护公使和使馆，二是要剿灭义和团。朝廷不答应这两条，他便不肯北上。但这样的意思，如何敢直言相告？如果太后认为李鸿章是在要挟朝廷，一怒之下不让他进京，将来更是麻烦。所以他转圜道：“现在京津之间电报不通，联系起来颇不方便。设身处地为李鸿章想一想，两广总督到直隶来办事，大约会顾虑掣肘太多，不易见功。”

“你的意思，是让他总督直隶。”慈禧惊讶地问道。

“不但总督直隶，而且还要兼着北洋大臣，只有这样，他办起事来才方便。”荣禄话说得十分无私。

“我听说李鸿章他们在搞东南互保，不把朝廷放在眼里，这事你该清楚。”慈禧觉得李鸿章不可靠了。

闻言，荣禄不得不为他们回护道：“他们不是不把朝廷放在眼里，而是为保住东南半壁，保住大清的财赋之地，将来无论是战是和，朝廷都有底气。”

慈禧警告道：“你可别为他们说话，朝廷三令五申要他们勤王，要他们筹饷，他们有一个行动的吗？哦，只有山东的袁世凯答应带兵前来。那也不过是受你节制，给你面子。”

“奴才何敢贪天之功。袁世凯一贯顾大局，而且又离京城最近，因此派兵前来。而东南数省隔着长江，他们带兵勤王，真正缓不济急。奴才以为，能保住东南不乱，不让洋人干涉，也是大功一件。”荣禄连忙磕头。

“这次，朝廷的面子丢大了。是啊，连北京城内小小的洋人使馆都攻不下来，让人如何看得起。真不知道载漪他们都是干什么吃的，当初向我拍着胸脯，说义和团只要上阵，小小使馆不出三日就可攻下，如今五个三日也过去了吧！哼！”慈禧叹了口气。

这时候，李莲英小跑着到慈禧身边小声道：“老佛爷，端王爷求见。”

“他不知道我在召见荣禄？”

李莲英回道：“跟他说了，端王爷大概喝了点酒，粗声大气的，都拦不住。”

“真是越来越不像话了！我正要找他，他自己送上门来了。荣禄，你跪安吧，李鸿章的事就按你的想法去拟旨。可他要再不识抬举，不肯北上，那就别怪朝廷不顾全老臣的脸面。”慈禧见烦心事一件一件，语气也重了许多。

荣禄跪安退了出去，在殿门外的台阶与端郡王擦肩而过。端郡王果然是喝过酒，红光满面，酒气熏天。

慈禧对这个侄女婿并不喜欢，当初之所以提拔他，是因为他在神机营带兵有模有样，想培养个掌兵的亲信，谁料他不长出息，没有半点王爷的稳重和城府。她斜瞅了他一眼道：“你是越来越不像话了，来见我还敢喝酒，要不是看在大阿哥的面子上，立马拖出去打你二十大杖！”

“奴才再也不敢了。”端郡王虽然越来越跋扈，但在慈禧面前，他却是本能的胆怯。

“我听说，义和团在外城胡乱杀人，御河边都是腐烂的尸体，你是怎么约束义和团的？”

端郡王壮了壮胆子说道：“荣禄的话不可信，有些教民攻击义民，义民不得不反击。”

“你凭什么以为是荣禄奏给我的？死尸都在那躺着，南城天天起火，莫不是别人都看不见，听不见，闻不见？”慈禧一副不屑于驳的神情，“荣禄的话不可信，你的话可信吗？你当初说义和团有神功附体，攻克使馆是小事一桩，结果怎么样，使馆攻下来了吗？”

这一问，端郡王不由得气馁，勉强解释：“已经攻下了四个。荣禄的武卫中军不肯实力进攻，所以……”

慈禧打断他的话道：“你别管武卫中军，你不是说董福祥最能杀洋人吗？他怎么也攻不下使馆，反而把翰林院烧了？他的甘军作恶多端，烧杀抢掠，你别以为我不知道。我给你们留面子，是看在你们与洋人交战

的分上。你们要是这么不成器，到时候别怪我不留情。”

看端郡王已经收敛了刚进门时的傲气，慈禧语气也缓和了：“如今先帝的兄弟中，你还有点担当，我这才把神机营、虎神营交给你，你可别不知惜福。说吧，今天见我，想干什么？”

“要想攻进洋人使馆也不难，只要把武卫军的洋炮拉到正阳门上，居高临下，开花弹一炸，洋人立马完蛋。”端郡王一开口就要大炮。

“你甭想，武卫中军由荣禄指挥，要用炮也是他去调拨。”慈禧警告道，“往后说话办事过过脑子，想明白了再说。别跟我耍心眼，当心聪明反被聪明误。”

“奴才不敢，奴才只想一门心思为朝廷分忧。奴才奏请调长江水师巡阅大臣李秉衡进京，他与义和团渊源很深，由他统率义和团，必能大破洋人。”

李秉衡在山东时，对义和团多有庇护，后来因为发生教案，德国人逼迫朝廷罢免了他的山东巡抚之职。随后朝廷任命他为四川总督，但因为德国人抗议，只能取消这一任命。他在家赋闲两年多，今年初在刚毅的推荐下出任巡阅长江水师大臣。他向来主张对洋人强硬，慈禧是知道的，便一口答应了：“好，我准你的奏，可是如果李秉衡到时也不顶用，咱就老账新账一起算。”

回到王府，端郡王心情相当不好。慈禧今天一点好脸色也没有，而且警告的意味非常明显。晚上他召集心腹密议，一致的看法是，如果使馆久攻不下，义和团法术露馅，众人便有欺罔之嫌，那时候不测之危就要临头。

“董大帅，使馆何时能够攻下，你心中该有数。”端郡王问道。

董福祥无奈：“洋人枪炮太厉害，甘军擅长的是对阵厮杀，如今见不到洋人的面，有劲使不上。”

“依我看，胜负倒是次要的，最要紧的就是大阿哥能够登基。一登基，您老就是太上皇，胜负都无关紧要。如果久拖不决，夜长梦多，就是胜了，也未必于王爷有益。所以，趁着现在王爷占尽天时地利人和，不如果断一试，我们保大阿哥提前登基。”

李来忠这话如晴天霹雳，众人都惊得不敢说话，但载澜却兴致相当高：“对，现在借义和团的法术把一龙拉下马，大阿哥登基，以后的事，都是二哥说了算。”

“这事怎么办？让谁来办？”载漪瞪大眼睛问。

李来忠指了指王府银安殿前高高飘扬的“扶清灭洋”大旗道：“人是现

成的。义和团专杀大毛子、二毛子。他当年要效法洋人，而且自己还学洋文，不是洋人的孝子贤孙是什么？只要交到他们手上，他们没有不敢干的事。”

冒险归冒险，但相当让人心动。一想到将来在老太太之下，万万人之上，什么荣禄、奕劻、李鸿章之流，都要唯命是从，端郡王不禁心潮澎湃，问：“行得通吗？必得好好计议一番。”

景运门外的砖甸子，原来太监在此练武，如今太监们全是练拳。练拳就练拳吧，还要叽叽咕咕念咒，还要烧香，然后装死装活的。太监们练得着迷，在乾清门二等侍卫富察·多尔齐看来，简直是装神弄鬼，糊弄小孩子的把戏。

大家正在对太监们的把戏评头论足，李莲英急步跑来高喊道：“皇太后懿旨，着侍卫三班持械扈从，速速到涵元殿护驾。”

连用两个速字便是十万火急。侍卫们跪地领旨，起身时迅速整理好鞋襪、裤脚、裹腿，手握腰刀，立即起行。十几人排成两列，出隆宗门向南飞奔，后面还有几十个护军，銮仪卫拿着装样子的刀枪，呼呼啦啦跟着跑。过了断虹桥，绕过武英殿前的金水河，往西直出西华门，一路往西直入西苑门，飞跑着跨过一道道门，终于到了南海，看到了水中的瀛台岛，光绪帝就软禁在这里思过。

瀛台岛四面环水，只有北面有吊桥相通。多尔齐等人赶到时，却发现吊桥已经被吊起，有两个王府护卫在看守，瀛台岛上的黄马褂侍卫垂手站在一边。岛上人头攒动，全是裹红头巾的义和团，已经把涵元殿北门堵得水泄不通。

多尔齐认得两个黄马褂，问道：“你们两个怎么回事？吊桥怎么交由他们看管？”

两个人结巴地回道：“端王爷带人来，正在为难皇上。”

闻言，多尔齐厉声说道：“我等奉太后懿旨前来护驾，立即把无关人等扔到水里。”

那两个侍卫得此命令，立即动手，拎住王府侍卫的领口扔到水里，然后放下吊桥。多尔齐带人冲上吊桥，几个红头巾、红兜肚的义和团冲过来，嘴里大叫道：“奉旨义和团在此，谁敢胡来。”

多尔齐挥刀一劈，把其中一个砍掉半边膀子，他自己的脸上、黄马褂上喷满斑斑血迹，面目看上去异常狰狞，厉声喝道：“我等奉皇太后懿旨前来保护皇上，有敢阻拦者，无论王爷还是庶民，一概格杀勿论。”

“格杀勿论！”后面的侍卫也齐声高喊，这气势一下把十几个义和团镇住了。

这时銮仪卫的近百人气喘吁吁赶到了，互相击打着手里中看不中用的刀枪，帮腔喊道：“肃静，大清国圣母皇太后驾到。”

虽然这么喊，但慈禧太后并未到。

这时，端郡王晃着膀子走到前面来，蛮横地呵斥：“大胆，皇家禁苑，瀛台重地，谁叫你们侍卫过桥的，不知道本王在此吗？谁敢无礼？”

多尔齐刀一横，架在端郡王的脖子上：“乾清门侍卫奉旨护驾，无论王爷庶民，敢有阻拦，格杀勿论。”

这时载澜摇着扇子走过来，阴阳怪气地说道：“啊哈，这是谁呀，还着明黄，原来是大内侍卫。”

“再多言，把你的舌头割下来，一边凉快去！”多尔齐一副六亲不认的架势，用刀背一拍，把他的顶戴打到了一边。载澜一缩脖子，再不敢多言。

见状，端郡王挺一挺脖子后道：“好大的胆子，敢把刀架在本王的脖子上。洋毛子正在攻打天津卫，有真本事去和洋人拼命，在本王面前抖什么威风！”

“你好大的胆子，你又凭什么在这里摆威风！”慈禧不知什么时候已经驾到，厉声呵斥，“载漪，你好大的狗胆，私闯禁地，该当何罪！”

这时，一个不知好歹的义和团大师兄喊道：“要把二毛子皇帝废掉。”

慈禧厉声呵斥：“废皇帝是你们能干预的吗？要谁当皇帝，我自有主张。别以为立了大阿哥就该他当皇帝，不成器照样撵出宫去！现在是什么时候，洋人就要进京，你们却在这里胡闹，真正是荒唐至极！载勋！”

庄亲王载勋“噓”了一声，跪到慈禧身边。

“我看你没跟他们一起胡闹，这很好，你带他们立即出去，我不重罚，一人罚俸半年。”此时看到荣禄带着荷枪实弹的武卫亲军登岛，慈禧脸色阴沉得吓人，厉声吩咐，“荣禄，登岛的拳民，只要是头目，无论大小，一概正法！”

荣禄“噓”了一声，一挥手，武卫亲军把四十多名义和团员看押起来。

处理完这些，慈禧才向殿内问道：“皇帝，他们没为难你吧？”

“回皇爸爸的话，侍卫护在殿门，皇儿没受伤。”殿内传出光绪帝虚弱的声音，两名黄马褂扶持着他出来给慈禧磕头。

慈禧用护指向载漪等人划了一圈道：“没受伤就好，要是他们敢伤了你，我灭他的九族。”

此时载漪已不敢摆端郡王的威风，跪在地上身子直抖。

慈禧怒视着他道：“你给我放明白点，趁早把你当太上皇的心思扔掉，告诉你，有我在一天，你就甭想！你再不安分，造假电报、私闯西苑，咱新账老账一起算！到时候别怪我抄你的家，革你的爵，把你赶到宁古塔去！”

这时，李莲英给端郡王一个台阶：“王爷，快谢罪回府省过去，别在这里惹太后生气。”

端郡王磕头谢罪，灰溜溜走了。

“你是乾清门的侍卫吧？”这时，慈禧目光转向多尔齐。

多尔齐立即跪下，答道：“奴才富察·多尔齐，给太后老佛爷磕头。”

李莲英介绍：“老佛爷，他阿玛就是阿巴力翰，当年跟着七爷去密云捉拿的肃顺。”

“果然是虎父无犬子。你今天做得很好，乾清门侍卫，皇家卫率，就该有这一身胆气和血性。”慈禧点头，又转头问李莲英，“莲英，你看赏他点什么好？”

“老佛爷，任您赏什么，都是天大的恩典。”

多尔齐磕头恳请：“老佛爷，奴才不敢请赏，奴才想请老佛爷恩准，到天津卫去打洋毛子。”

慈禧问道：“哦，你有这样的想法。是因为刚才载漪说你吗？”

“不是，洋人老是欺负咱大清，奴才要去战场上为老佛爷出口气。”

“荣禄，这件事你来办好了。”慈禧指了指荣禄，这就算答应了，多尔齐惊喜得磕头谢恩。

晚上，多尔齐回到家，兴致勃勃给馨如讲今天自己如何在太后面前露脸，两个孩子大的四岁，小的两岁，听不太明白，但见阿玛高兴，也是欢天喜地。馨如却比他清醒，责备道：“你倒是痛快了，如今端郡王正得势，当心他找你麻烦。”

“他敢，太后都称赞我有一身好胆气，我怕他一个郡王？”旗人好面子，尤其是乾清门侍卫人称属鸭子的，煮熟了嘴还照样硬。其实多尔齐心里也有些发怵，但不肯在馨如面前承认。

“好，你是乾清门侍卫，了不起的黄马褂，不怕他一个郡王，可你干吗逞能要到天津卫，那可是与洋人动真刀真枪。我白白常说，不敢小看洋人，你该没糊涂到也以为自己刀枪不入吧？”馨如与丈夫感情极好，不像一般家庭那样，女人在丈夫面前大气也不敢出。

“我当然没糊涂。馨如，在侍卫当中我也算是顺溜的了，可如今不过是个二等侍卫。从前有醇亲王赏识，还有点奔头，如今领侍卫大臣都是端郡王一伙的，和咱不是一道上的。当一辈子侍卫，说破大天，也就还是站大门的。我阿玛当年有机会去捉肃顺，立了一功，又得两位王爷赏识，这才有出头之日；去天津和洋人干一仗，就是我的机会。你放心，荣中堂说，我去是督战，类似巡查的钦差，让我不必上前线。而且十天为限，扣除来回，在天津不过就是六七天的时间，你用不着担心。”

“我担心有什么用？这种事情你从来不和我商量。”馨如去套间翻箱倒柜找东西，多尔齐问找什么，她回道，“阿玛不是送了你一件软甲，你带上。”

多尔齐欲阻拦：“咳，那东西也就挡挡没了劲头的箭矢，挡不了洋枪子。再说，现在天这么热，再套上那玩意，还不让人热死。”

可馨如已经找出来了，不容置疑道：“热死你也要穿上，不然，你就别去。”

“听说朝廷又给咱白白下旨意了，要他速来京和洋人交涉。”多尔齐接过了，在胸前比划一下，放到包裹里。他随馨如的习惯，称岳父李鸿章为“白白”。

“哼，朝廷一惹了祸就把白白推出来，临了再举国痛骂他是卖国贼。我都和白白说了两百回了，让他别管闲事，可是他总是不听。眼下义和团闹得正欢，要杀尽洋毛子、二毛子，连皇上他们都敢动，白白这时候来京城，那还了得？你电报局有没有熟人？给白白发个电报，让他无论如何别到京城来。”

多尔齐摇了摇头：“算了罢，老爷子能听你的劝？放心吧，京中的情形，他比咱们清楚。”

第二天一早，多尔齐等一行四人骑马前往天津。两个三等侍卫，外加一个义和团的二师兄。派一个义和团员随行，是载勋的主意，为了路上交涉方便。那个二师兄不是别人，正是宋浩胜。两人都觉得彼此熟悉，但不敢贸然相认，尤其是宋浩胜脸上有伤疤，已非当年威海城中那个鲁莽的军官了。略经试探，彼此便认了出来。一路上边走边拉呱，旅途便不那么枯燥了。

三人于当天下午赶到天津，从西门进城。官军正在围困租界，时有枪炮声。义和团与官兵联合守城，到处可见头裹红巾的义和团。直隶总督衙门俨然义和团的大本营，守门的是义和团，衙门里出出进进的也都

是义和团。直隶总督裕禄看了军机处的行文，对多尔齐非常热情，晚上又亲自陪餐，作陪的还有义和团大师父张德成、曹福田。

张德成原来是直隶高碑店白沟河畔的一个船户，穷得不能再穷。他闹义和团并不早，也并没有多少更特别的本事，但在静海独流镇成立义和团时，起了个好名字，“天下第一团”，结果附近百姓纷纷加入，不到两个月，竟然聚起了近两万人。此人特别善于造势，派人向裕禄极力推荐自己，等裕禄飞檄请他进城时，他又拿架子不肯入城，并让人传话给裕禄，他是太白金星下凡，要入城，非有王爷的仪仗不可。王爷仪仗裕禄哪里有？后来变通改为总督的全副仪仗，裕禄亲自出城迎接。

曹福田本是一个兵油子，也是在静海闹义和团。他比张德成进天津早，入天津城后，他问租界在哪里？众人告诉他在东南方。他登上城墙，身后树一面大旗，大书曹字，向东南方连拜，嘴里念念有词，然后起身说道：“租界洋楼毁矣！”果然，租界有一处浓烟滚滚，他的神通立即传遍天津城。

后来有人说，是他提前安排徒弟在租界里放火，但大家宁愿相信是他的法术高超。此时张德成入城抢了他的风头，他心里有些的不悦，席间不愿多说。当张德成说到自己是太白金星下凡时，他就说自己是奉玉帝之命前来。两人明争暗斗，很有意思。

席间裕禄告诉多尔齐，他正在部署对租界进行三面围攻：“武卫前军直隶提督聂功亭部一万人，武卫左军浙江提督马荆山部六千人，还有淮军三千余人，督标营也有两千人，义和团则不下五万人，天津水火会招募一万余人。租界里洋鬼子兵不过区区六七千人，必能一战胜之。”

听了这些，张德成和曹福田都表示，就是官军不出动，只用义和团作法上阵，攻下租界也是小菜一碟。

多尔齐对两个大师父非常不以为然，不明白裕禄作为天下督抚之首，何以如此深信不疑？看宋浩胜的脸色，显然也对两位师父不甚佩服，冷眼看两人胡吹海侃。

裕禄的部署是三面围攻，他问多尔齐愿到哪一路督战。多尔齐回答，说哪里战斗最激烈，就到哪里去。

“现在不好说，因为我们现在对洋军的战斗力摸不清。我建议第一仗，你不妨到西南方向聂提督部去瞅瞅，他部下炮多，打起来更热闹。”裕禄建议道。

第二天吃过早饭，多尔齐一行由督标营营官郑扩廷送到天津南门外聂士成军营。聂士成参加过中法之战，在台湾与刘铭传并肩战斗过，甲午战争中又表现非常出色，多尔齐早闻其名，不过初见之下，颇为失望——聂士成肥头大耳，不像一个职业军人，倒更像一个脑满肠肥的员外郎。他翻眼看了一下多尔齐身后的二师兄宋浩胜，一副不屑的神情

道：“多侍卫如果相信义和拳装神弄鬼那一套，去他们那里督战好了，那里有热闹好瞧。”

多尔齐回道：“我不是来瞧热闹的，是来陪将军上阵的。”

“上阵没问题，只要没人在后面打黑枪就行。”聂士成发过牢骚，就带多尔齐去看他的阵地部署。

果然是名不虚传，多尔齐佩服得只有点头的份。正走着，突然蹿出来一队义和团拿着刀向聂士成扑过来，大喊：“聂鬼子，拿命来。”

聂士成拨马就跑，义和团看追不上，这才作罢。多尔齐见状很奇怪，问宋浩胜道：“浩胜，你问问他们是怎么回事？大战在即，怎么要杀聂提督？义和团不是专杀洋人吗？”

宋浩胜以二师兄的身份很容易和他们沟通。据他们说，聂士成是汉奸，是二鬼子，专门帮洋人。当初他们为了挡洋兵而毁铁路，聂士成不答应，还向义和团开炮，炸死了不少人。廊坊大捷的时候，聂鬼子又在背后开枪，杀死了义和团五百多兄弟。

这是义和团的说法，多尔齐决定再听听聂士成的说法。聂士成大喊冤枉：“他们是恶人先告状。”

按聂士成的说法，他奉命保护铁路，可是义和团烧枕木、拔电杆，非常嚣张。他派人去劝，他们不但不听，还向他的武卫军进攻，他当然要还击。双方就此结下梁子，可是朝廷只听一面之词，一再袒护义和团，指责他激化矛盾。

“我为什么主张解散义和团？因为靠他们装神弄鬼根本救不了大清，只能惹来列国干涉。大清连一个小小的日本都打不赢，又如何胜得了列国？至于廊坊大捷，全是颠倒黑白。”聂士成这样解释道。

西摩尔联军坐火车去北京，但到了廊坊，发现铁路破坏得相当严重，修了几天也修不好，决定返回天津，但回天津的铁路也被毁，近两千人被阻于廊坊一带。一万多义和团和聂士成的武卫军联合，决定灭掉这股洋鬼子。义和团大师兄把胸脯拍得山响：“神仙一上身，刀枪不入，这点洋鬼子不够塞牙缝的。”

聂士成非常反感道：“打起仗来只许进不许退，我要成立执法队，如果有人临阵退缩，我可就不客气了。”

义和团作法后往前冲，结果马克沁机枪一响，前面的人像割谷子一样倒下一片。他们退下来，又重新作法，把一些孩子排到前面，再往前冲，结果机枪一响，又死了几百人。退下来后，他们还是不肯承认自己的法术有问题，又作法又是送死，机枪一响又四散奔逃。聂士成命执法队开枪，打死了几百逃跑的义和团员。

“聂军门，这就是你的不对，你怎么能真开枪？”多尔齐虽然对义和团的法术不以为然，但还是可惜他们的命。

“他们不是刀枪不入吗？我就是看不惯他们骗人不眨眼的嘴脸。你刀枪不入，我就要看一看，到底入不入！我就是要让他们明白，以后在我聂某人面前，少他妈装神弄鬼。他们跑光了，我的武卫军不能跑，我就是要让他们看看，仗是怎么打的。”

聂士成的这一仗打得很勇猛，两千人对两千人，打死打伤联军四百余人。但逃跑的义和团向裕禄报告，说他们打死了一千多洋鬼子，要不是聂鬼子捣鬼，早就把洋鬼子全灭光了。裕禄据以上奏，说义和团取得廊坊大捷，对聂士成的功劳只字不提。

“这些拳匪很可恶，他们总是鼓动孩子打头阵，孩子们死了，他们解释说是因为法力不够，真是畜生不如。可如今要真正与洋人开仗了，裕总督一再要我与他们和衷共济，我只好忍气吞声，让着他们。今天的情形你们看到了，不要说帮着打洋人，到时候别背后捅我刀子就谢天谢地了。如今我是上不谅于朝廷，下见逼于拳匪，非一死无以自明。”聂士成对义和团没有好感，但对宋浩胜则刮目相看，“这位兄弟我看不像他们张狂奸诈，像个明白人，你说，你们装神弄鬼能抵挡得了洋兵？简直是笑话嘛！”

宋浩胜受不了聂士成的耻笑：“我不会法术，从不装神弄鬼，当年我在威海摩天岭炮台，打了不下百十个鬼子。”

聂士成肃然起敬：“兄弟在摩天岭炮台打过倭寇？这一仗我知道，很了不起，周营官死得更更是惨烈。”

宋浩胜解释道：“我参加义和团是想笼络一帮兄弟，真刀真枪和洋人干一仗。”

聂士成又道：“你这样的人，拳匪里没有多少。”

“你不要一口一个拳匪，团里真心打洋鬼子的大有人在，你不要一竹篙打翻一船人。”宋浩胜也真有些不高兴了。

第二天，三面围攻租界的战斗打响，聂士成命炮兵将炮架到小西门围墙土台上，居高临下向租界开炮，租界内的英、俄军队被迫撤进跑马场的地道。但炮击一停，他们立即钻出地道设防。双方你来我往，激战一天，彼此仍然坚守着各处防线。接下来的几天，聂士成部一点点向租界压缩，联军步步后退。终于推进到八里台、跑马场一带。

八里台位于天津老城西南八里的地方，是水洼中的一片高地。聂军推进到此地，离租界更近，在此设炮兵阵地，对租界的威胁非常大。双方都知道此地重要，仗打得非常激烈。

六月十三日（7月9日）早晨天未亮，聂士成召集部下部署任务，要求所部务必于今天攻进租界，将炮台建到租界内。他将指挥所建到八里桥，连他住处的护院兵丁也调到前线来。天亮后兵分三路发动猛攻，聂军冒着联军激烈的炮火，前赴后继，打得联军手忙脚乱。聂军的阵地不断向前移动，租界外的联军最后一道防线也被攻破，即将攻入租界内。附近百姓冒着枪林弹雨将白糖饼、绿豆汤、西瓜、冰水等食物送到阵前。到了十点多，守卫住处的士兵仓皇跑来报告聂士成，说义和团绑走了他的妻子和两个孩子。聂士成骂道：“狗日的拳匪，果然背后捅我刀子。来呀，前营两哨兄弟，跟我去把妻儿夺回来。”

“聂鬼子叛变了，要向义和团进攻了！”聂士成带人前去追赶，义和团便摇旗呐喊。他勒住马，仰天长叹，“他们这是要逼我聂某走绝路！”

宋浩胜自告奋勇道：“聂军门请一心指挥战事，我去把你的家属要回来。”

多尔齐陪着聂士成返回阵地。此时战斗更加激烈，联军人数突然大增，炮火也更加猛烈。这时负责侦察的骑兵报告聂士成，说租界内来了大批援军，近万人，已经全部投入战斗，东面攻打老龙头火车站的官军和南面攻打租界的官军已经撤进城内，义和团正在放火抢劫商铺，建议聂士成下令撤退。

“往哪里撤？我今天只有为国捐躯而已！”聂士成红着眼睛吼道，他穿上黄马褂，骑马赶到阵地最前沿。

多尔齐劝道：“聂军门，你不能太靠前，再说，你这身打扮太惹眼，会成为炮兵的靶子。”

“多侍卫，你不明白，聂某的处境，只有一死报国是最好的结局。”聂士成苦笑一笑。

护卫队长拉住他的缰绳哭劝他不要到阵前，他摇着头说道：“你年轻，不懂。”聂士成一马鞭抽开他的手，骑马奔到阵前。果然，联军枪炮集中向他打来，他换了两匹战马，双腿和脸颊中弹，但依然强撑在马上。

多尔齐冲过去，想把他劝回来，此时一颗炮弹在聂士成的马前爆炸，他被炸下马来。多尔齐感到胸口被人推了一把，扑倒在地。聂部见主帅阵亡，纷纷溃退。而义和团则高声喊道：“聂鬼子完蛋了，把他的狗头砍下来！”

义和团向阵地上冲，要去夺聂士成的尸体，而联军以为义和团要发起进攻，集中炮火向义和团轰击，把他们轰了回去。多尔齐昏了过去，被两个侍卫冒死抬下阵来，等他醒过来时已是下午。原来，他的胸口被炸起的泥块击中，当时被打昏了。还有一块弹片被软甲挡住，只是划破一点皮。他听闻后庆幸道：“幸亏听了馨如的话——聂军门怎么样？”

“聂军门已经战死，身中三枪，肠子被炸了出来。是联军打着白旗，用一床红军毯盖着把他的遗体送了过来。他们说，对聂军门这样的真正军人，他们由衷地敬重。”侍卫回道。

宋浩胜也回来了，告诉多尔齐聂士成的妻、子已经被释回。

“那些装神弄鬼的人呢？”多尔齐对义和团的想法已经完全改变。

“他们说天下雨了，要回去种地，许多人都进城去抢劫商铺，发点财好回家。”宋浩胜也无奈地摇了摇头。

多尔齐叹息道：“浩胜兄，天津城恐怕守不住了。我们的期限快到了，咱们得回京奏报朝廷，赶紧正正经经备战，不能再指着义和团了。”

四人一行当天下午向京城返回，因为多尔齐胸口疼痛，不敢走得太快，一下午只走了三四十里，到了一个叫双口的镇子，找了一家客栈住下来，又请了一位中医把脉，开了去淤补血的中药。不知是药对路，还是休息一夜的缘故，第二天一早，多尔齐感觉轻松多了，便道：“今天务必要赶回京城。”

正在吃早饭，听得街上有人吵嚷。四个人出去看热闹，一大堆人围在街口，听得里面人说道：“本座在天津城里，坐的是裕总督的八抬大轿，你们弄这么一顶破轿子，本座如何能坐？”

有位老者回道：“本镇只有庙里有请关老爷时才用的八抬轿子，你敢坐吗？”

只听那人大言不惭地说道：“有什么不敢坐，本座是太白金星下凡，你们立即抬过来。”

多尔齐挤进去一看，果然是张德成，身边有七八个小喽啰，脚边是三个木箱。多尔齐讥笑道：“这不是天下第一团的大师父吗？洋人正在攻天津，你有刀枪不入的本事，打着扶清灭洋的旗号，怎么临阵脱逃了？”

“你们不懂，我要去光华寺请天兵天将。”张德成面不改色。

“是吗？恐怕是要携财逃走吧？”

“你不懂不要乱说，当心得罪神灵。”张德成见行藏被人识破，又对两个喽啰丢眼色，“没有八抬大轿也就算了，两人抬的也行，还是早日赶到光华寺。”

“打开他的箱子看看是什么！”多尔齐一声令下，两个三等侍卫三下五除二把几个小喽啰放倒，一刀砍掉箱子上的锁，里面果然是金银珠玉。众人哄的一声扑上去，顷刻间抢了个精光。张德成气得跳脚大骂，再也没有天下第一团大师父的气度。

多尔齐笑道：“这个人号称刀枪不入，大家不妨试试真假。”

刚才张德成骂得太难听，早有人拿着镰刀前来试验，一镰下去，张德成鬼哭狼嚎，趴在地上磕头告饶。

“可恨你们这些无赖装神弄鬼，误我朝廷，害我国家，不杀你对不住我大清江山！”多尔齐手起刀落，张德成已经身首异处。

回京后，多尔齐向荣禄作了详细报告，荣禄立即进宫向慈禧奏报，并建议应当立即停火，并派重兵护送各国使节到天津，以避免联军进京。慈禧答应明天见军机时再说。

可是，第二天召见军机时起了变化，原因是刚毅坚决反对，他认为多尔齐带回来的消息不确。

“据裕禄快马送来的战报，说义民作战非常勇敢，不顾洋鬼子的枪炮奋勇直冲，前赴后继。而且张德成善用兵法，他佯败把洋鬼子引入埋伏圈，消灭的洋人甚多。他又率部驱赶水牛十几头，把洋鬼子埋设的地雷全部踏响，所部已经逼近租界，也许现在已经攻了进去也未可知。至于多尔齐所斩携财逃走之人，十有八九是冒充，多尔齐只见过张德成一面，认错也有可能。至于说义和团借机抢劫民财，那一定是假团所为，京中义和团也出现了假团，端王爷正在设法甄别。再说，抢劫民财的也不一定仅仅是义和团，官军也未必能干净。甲午年，入朝的淮军先是在朝鲜抢劫，退回国内后又在辽宁抢劫，为此朝廷还斩了好几员大将。聂士成所部，据说当年抢劫民财也不少。”刚毅先说了战报，然后又不忘戳戳淮军的毛病。

“这时候不必计较细故，只要能打胜仗，就可既往不咎。刚毅，如果你所说有虚，到时候义和团不顶用，看我怎么和你算账。”慈禧不愿翻旧账。

刚毅磕头后道：“奴才所言句句是实，有裕禄给端王爷的亲笔信为证。奴才是觉得此时向洋人求和，不免有些让人瞧不起，以为联军一上岸，朝廷就怕了。要讲和，也要在天津打个胜仗，给联军一个教训，那时想和也容易。”

“你是说，天津有可能再来个大捷？”慈禧有些心动。

“极有可能，裕禄说，西摩尔的联军不过两千人，已经在廊坊被消灭了一千余。所以，租界里的洋鬼子不过千把人，而官军加义和团不下四万。洋人虽然枪炮厉害，可是总有弹尽粮绝的时候，那时官军再攻，必可全胜。”

慈禧连连点头：“有道理。那就再等等，等天津再报大捷的时候，使馆里的洋人也没了指望，那时候再和他们谈。”

接下来谈聂士成的恤典问题。聂士成是荣禄最赏识的将领，主张从优抚恤。而刚毅则认为聂士成敌我不分，不顾大局，一再杀害义民，但不应该给恤典，而且应当革职。

“奴才绝不同意！”荣禄非常气愤，“甲午一战，聂士成坚守摩天岭，挡住了日军去盛京的去路，厥功至伟，后来又屡次苦战，这次他毕竟是与洋人作战捐躯，如果连这样的英雄也不得恤典，试问天理何在，公道何在，良心何在！”

“你们也别争了，恤典照给，但他的毛病也不能不指出。”慈禧双方各打五十大板。

军机退出后，刚毅扬长而去，对荣禄连理也不理。当天有一道明发上谕：

武卫前军直隶提督聂士成，从前著有战功，训练士卒，亦尚有方。乃此次办理防剿，种种失宜，屡被弹劾，实属有负委任。昨降谕旨，将该提督革职留任，以观后效。朝廷曲予矜全，望其力图振作，藉赎前愆。岂意竟于本月十三日，督战阵亡。多年讲求洋操，原期杀敌致果，乃竟不堪一试，言之殊堪痛恨。姑念该提督亲临前敌，为国捐躯，尚非畏葸者比，着开复处分，照提督阵亡例赐恤，用示朝廷格外施恩，策励戎行之至意。

过了四天，直隶总督裕禄派专差送来天津失守的战报，他已经率残部撤往杨村。助守天津的“义民”也纷纷奔走天津城外州县“分散御敌”。慈禧勃然大怒，将军报扔到地上道：“裕禄可恶，前几天还天天报捷，没过两天天津失守，他竟然还有脸活着！到现在还信口胡扯，义和团分明是溃逃，还说什么‘分散御敌’！载漪、刚毅你们一直说义和团可恃，天津义和团不下五万人，怎么挡不住几千洋兵？”

任两人巧舌如簧，这话也没法回答。载漪硬撑着不肯承认义和团不可靠：“想来是天津义和团法力不够。奴才敢担保，京城义和团必能挡住洋鬼子，太后不必忧虑。”

“你就会给我吃宽心丸！京城义和团法力大，怎么连几个使馆也攻不下来？还有你刚毅，你不是亲自去北堂子督战了，怎么如今也没攻下来？”慈禧连连怒斥。

刚毅以头碰地道：“奴才领罪，从五台山请的和尚已经到了，正在研究新的战术。”

慈禧命令道：“你们两个立即去整顿义和团，要派人出城到通州去设防。”

两人一退出殿门，载漪就气急败坏地骂道：“裕禄真没用，五六万人挡不住几千洋鬼子！咱们要把京城的义和团好好整顿一下，把真能打仗

的用起来，只知道杀人放火的，让他们滚蛋！”

殿内，慈禧看了一眼余下的人问道：“你们几个，都是主张把使馆人员送到天津的，现在还能不能和使馆的洋人联系得上？”

奕劻回道：“自然联系得上，只要双方停战，总理衙门派人去就是。”

“停战的事奴才安排武卫中军去接洽，总理衙门去使馆的人奴才负责护送。”荣禄也接话道。

“围了这二十多天，估计他们吃的喝的都成了问题。派人去的时候问一下他们有什么需要，只要不过分，朝廷都满足他们。”慈禧一副关心的样子。

“奴才让他们告诉洋人，粮食、蔬菜还有瓜果，朝廷都可以给他们。”奕劻又应道。

慈禧突然转了话题：“让李鸿章北上的上谕已经发了不下三份，他怎么还没动静？”

“奴才立即给他发电报，让他设法乘洋轮北上。如今招商局的轮船已经停航，不到天津来了。”奕劻回奏，顺带把原因说了。

第二十一章 假神功难抵洋炮 真凶残联军屠城

早在联军攻陷大沽炮台的时候，朝廷就有旨令李鸿章北上主持对外交涉，等天津失守后，军机处更是急如星火，催促他起程北上。

“前迭经谕令李鸿章迅速来京，尚未奏报起程，如海道难行，即由陆路兼程北上，并将起程日期先行电奏。”次日又有一电，说“或陆路或海道，着李鸿章自行酌量，如能借坐俄国信船由海道星夜北上，尤为殷盼，否则即由陆路兼程前来，勿稍刻延，是为至要。”

两江总督刘坤一也致电李鸿章，说“危局唯公可撑，祈早日启节，以慰两宫焦盼，天下仰望。”驻德公使吕海寰也发电报来，说“窃思北事危急，务请中堂早日北上，以维大局，而孚夷望。”上海的知名绅商，也纷纷发电，请李鸿章北上主持交涉，以维和局。

然而，李鸿章却不为所动，他的行事风格，是先要有几分把握才行动。他所顾虑的有两个方面，一是洋人国家是否希望他李鸿章北上，如果洋人一点面子也不给，那又如何交涉？二是朝廷的态度，尤其是端郡王等皇亲国戚还在一味主战，他进京主和能有好果子吃？弄不好让人家砍了头来祭旗也不无可能！这两方面没有把握，他是无论如何不能起程的。

他已经发电给驻德、俄、英、法、美等国公使，让他们打听各国对他北上的态度。不久陆续就有了回音，都支持他北上。尤其德俄两国，德皇让中国驻德公使吕海寰告诉朝廷和李鸿章，唯有李鸿章能够胜任交涉大任，德国也只愿与李鸿章交涉；而俄皇则让中国驻俄公使杨儒电告李鸿章，俄国对中国绝不失和，而且愿意出兵保护李鸿章北上。

洋人这边李鸿章放了心，而朝廷这边仍然不明朗，虽然已经停止攻打使馆，还送去了瓜果蔬菜，但对义和团及主战大臣如何处置并没有明确态度，那就随时有可能重新攻使馆、杀教民。这一点不明确，他北上也是枉然，因此他让幕僚起草了一份电报，让盛宣怀发给东南各督抚，希望他们联名电奏朝廷，逼朝廷明确表态。他正在准备，就收到张之洞的电报，两人真是不谋而合。张之洞的电报有四个意思：

请明降谕旨，飭各省将军督抚仍照约保护各省洋商、教士，以示虽已开战，其不预战事者皆为国家所保护，益彰圣明如天之仁。

请明降谕旨，将德公使被戕事切实惋惜，并致国书予德皇，并请致英、法两国，以见中国意在敦睦，一视同仁。

请明降谕旨，飭顺天府尹、直隶总督，查明除因战事外，此次匪乱被害之洋人教士等，所有损失人命物产，开具清单，请旨抚恤，以示朝廷不肯延及无辜之恩义。不待外人启口，将来所省实多。

请明降谕旨，飭直隶境内督抚统兵大员，如有乱匪乱兵，实系扰害良民，焚杀劫掠，飭其相机力办，一面奏闻。从来安内乃可攘外，必先令京畿安谧，民心乃固。必先纪律严肃，兵气乃扬。

这份电文，每一条都是要求朝廷“明降谕旨”，如果这些要求朝廷都能答应，将来交涉则少费周折。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闽浙总督许应骙、四川总督奎俊、福州将军善联、大理寺少卿盛宣怀、浙江巡抚刘树棠、安徽巡抚王之春、山东巡抚袁世凯、陕西巡抚端方等立即回电同意联名电奏。各督抚有此态度，李鸿章很是欣慰，无论朝廷听不听得进去，至少说明他的提议得到广泛支持。

此时，朝廷又有一份严旨给他：

谕军机大臣等电寄李鸿章：现在事机日紧，各国使臣，亦尚在京，迭次电谕李鸿章兼程来京，迄今并无启程确期电奏。该督受恩深重，尤非诸大臣可比，岂能坐视大局艰危于不顾耶？着接奉此旨后，无论水陆，即刻启程，并将启程日期，速行电奏。

李鸿章知道不能再拖了，六月二十一日，他在广州城外天字号码头登上轮船招商局“平安”号轮船，将军、巡抚率文武大员到码头相送。在等待开船的时候，南海知县裴景福得以到甲板上与李鸿章面谈。

裴景福一个小小的知县何以有如此面子？首先他是安徽人，他的父亲裴大中得到李鸿章赏识，曾任过北洋武备学堂监督。裴景福历任广东陆丰、番禺、潮州、南海诸知县，深谙官场门路，为历任督抚赏识。

李鸿章着蓝布短衫，斜倚在小藤榻上，李经方陪侍在侧。裴景福首先赞叹道：“外洋有电，得知中堂将北上办理交涉，无不额手称庆。”

“大清上下，舍我其谁也？”李鸿章不脱自负的性情。

裴景福又问：“这次祸乱，中堂以为下一步会如何发展？”

“东南幸有香涛、岷庄定力主持，必能联络保全，不至于一蹶不振。只是聂功亭已经阵亡，武卫精锐受挫，其他诸军零落，牵制必不得力。以我国兵力，危急当在七八月之交，日本调兵最速，英国助之，数国皆出兵，一国之力如何抵挡。京城恐怕挺不过八月份。”李鸿章说到这里，愈加痛心，他用手杖触地，眼含热泪说，“主战大臣如此糊涂，把国家拖入混乱之中，内乱不止，外患交加，如何了得？”

裴景福又不放心地问道：“中堂明知都城不守，入京后又当如何办理？”

“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我这一辈子都是如此。联军一旦占据京城，必有三大问题，一是剿拳匪以示威，二是纠首祸以泄愤，先以此要挟我，而复索兵费赔款，势所必至也。”李鸿章分析道。

“中堂以为，兵费赔款大约数目是多少？”

“这如何能够预料，只有竭力磋磨，展缓年份，不知能不能办得到。甲午之败，赔款两万万三千万，这次大祸，列国难免狮子大张口。”李鸿章摇了摇头。

裴景福不明白地问道：“众人都明白，此次入京，必被列国逼签和约，中堂何不拒绝入京，不担此骂名？”

“我被人骂了一辈子，骂就骂吧。到底谁在卖国，不是一眼就能看明白吗？他们把金瓯打碎了，让我来修补，然后再骂我卖国，岂有此理？后世的史家自有良知，他们分得清黑白。”李鸿章叹了口气。

“所谓史家，笔下冤枉的人最多。”裴景福仿佛是专门来抬杠的。

“那我也无可奈何了。如果史家的良心也被狗吃了，我又有什么办法？我能活几年，当一日和尚撞一日钟，钟不鸣了，和尚亦死了。”说到这里，李鸿章止不住泪流满面。

裴景福见状，安慰道：“中堂不必伤心，有您北上，大难毕竟会了。往后，中堂以为大清最要紧的是什么？”

“甲午赔款尚未了，又将加一笔赔款，自然是要专心财政，而又不能杀鸡取卵，若求治太急，反以自困。我百姓何辜，要为这些糊涂人买账。大清地大物博，岁入尚不及泰西大国之半，将来理财须另筹善法。”

李经方看到李鸿章太过伤心，而且开船时间将到，就对裴景福道：“裴大令，开船时间将到，家父也需要休息，不要怪我下逐客令。”

“好，好，准备开船，准备北上去当卖国贼。”李鸿章以杖触地，又对儿子说，“你代我与各位大员话别吧。”

四天后，李鸿章到达上海，盛宣怀及上海地方文武到码头迎接。刚到住处下榻，俄国驻上海领事就前来探望。

“俄国人最狡诈，此次北上，恐怕最难对付的就是他们了。”李鸿章有此感慨，实在是教训深刻。

甲午战后，俄国牵头与德、法联合干涉，逼迫日本归还了辽东半岛。朝廷上下对俄国人大起好感，不少人都主张联合俄国，以抵制日本。当时中国战败，北洋水师覆没，全国上下一片恐慌，急于找到自保的办法，李鸿章向来是主张以夷制夷，自然是极力赞同与俄国结成盟友，以他的打算，不仅可以此制约日本，甚至可以制约英、法等诸国。

1896年借祝贺俄国沙皇尼古拉二世加冕之机，李鸿章奉命到俄国秘定中俄密约。俄国上下给李鸿章以超规格的礼遇，不但沙皇两次殷切接

见，而且祝贺时又与英法美德等世界上最强国使臣排在第一班。沙皇的亲信、俄国财政大臣维特更是对李鸿章礼敬有加，无微不至。他一再向李鸿章声明，俄国地广人稀，对中国绝无领土野心，与中国结盟，主要是为了扼制日本在东北亚的野心，一旦日本有侵略中国之举，俄国将调兵干涉。为了便于运兵并接济中国军火和粮食，他们希望远东铁路穿越中国黑龙江、吉林，直接通到海参崴。一旦发生战争的时候，希望中国能够提供驻泊军舰的港口。

老谋深算的李鸿章也觉得这些要求并无损中国主权，中俄密约签订后，他十分得意，说“至少可保中国二十年无事”。然而，俄国采取的是一步步收紧绳扣的办法，中俄密约好像无损中国权益，但随后俄国通过修建中东铁路的有关合同，取得了铁路沿线驻警察、开采矿产等权益。德国侵占胶州湾后，中国请俄国出兵干预，没想到俄国军舰进驻旅顺、大连后既不南下，也不撤走，坐视德国逼迫中国签订了《胶州湾租借条约》。俄国等的正是这一机会，立即提出租借旅顺、大连的要求，理由是德国可以租借胶州湾，作为盟国当然更应该在中国租借地方。从日本口中夺下的辽东半岛，转眼成了俄国的势力范围。俄国随后以旅顺为首府，建立关东省，俨然将东北视为俄国的一省。李鸿章悔恨没看清俄国的嘴脸，可惜为时已晚。

义和团事件爆发后，东北也发生了烧教堂、杀教民的事件，俄国借中东铁路之便，运输数万军队进了东北，一路由旅顺进攻盛京和关内；一路由伯力进攻哈尔滨，一路由阿穆尔进攻宁古塔、吉林，很快控制了北起瑗辉、南至锦州的整个东北。

接下来的谈判中，最麻烦的恐怕也是俄国，李鸿章不得不对俄国领事热情接见，并加倍小心。

俄国领事非常客气，一再向李鸿章声明，他接到国内训令，俄国最希望中国和平，将全力协助中国与列国交涉，而且愿意派出军舰保护中堂北上。俄国人没有提出过分的要求，让李鸿章感到欣慰。他告诉俄国领事，他北上的日期还未定，是走水路还是陆路也未定，届时若有需要，一定请俄国友好相助。

送走俄国领事，盛宣怀送来李经述的电报。李经述是李鸿章的亲生子，时年三十五岁，极有文采，且为人至孝，母亲赵小莲病重时，他几乎衣不解带，陪侍在侧，李鸿章对他颇为器重。只可惜中举后科举不顺，后来又受甲午战败的影响，曾连续两次已经拟录为进士，可是因为是“卖国贼”李鸿章的儿子而名落孙山。

此时他正携家眷南归，走到南京，听说老父已经到上海，立即发电报，劝他不要冒险北上：“天津十八日午刻失守，裕督逃不见，溃勇拳匪沿途抢劫，难民如蚁。津亡京何能支，大事去矣。伏望留身卫国，万勿冒险北上。”

李鸿章已经半月没有李经述的消息，接到这封电报总算放了心。同时接到的还有天津海关道的电报，说联军攻进天津后，将道署、府署、县署及其他各官署的银库存银洗劫一空，铸造厂四十万两白银也被洗劫。

李鸿章恨恨地说道：“裕禄真是愚不可及，他策动拳匪进攻紫竹林租界，就应该想到会遭报复，联军已经在天津登岸，他为什么不提前安排，将司道局款运到省城？巨款被抢，我这直隶总督两手空空，如何应对？此人造孽大矣！实在可恨至极！”

原本他还指望裕禄能够把联军挡在天津，如今看来，此人如此糊涂，真是指望不上。他和张之洞、刘坤一联名的电报也没有结果，看来朝廷至今还不肯清醒，还在纵容主战的载漪之流：“可叹我经营北洋二十余年，经此大祸，京津难免要成废墟，想来真是让人丧气！”

此时，袁世凯转来朝廷急电，让李鸿章乘俄国信船即刻北上。李鸿章把电报掷到一边道：“北上，北上，只知道北上，让我北上干什么？他们如今还在糊涂锅里，我就是想拉也拉不出他们！不去，坚决不去，我且要在沪盘桓几日，他们何时明白了我再起程不迟。”

于是他亲笔起草一份电报：

仰蒙倚任优隆，曷胜感悚。唯念前在北洋二十余年，经营诸务，粗有就绪，今一旦败坏扫地尽矣。奉命于危难之中，深惧无可措手，万难再膺巨任。连日盛暑驰驱，感冒腹泻，衰年孱躯，眠食俱废，奋飞不能，徒增惶急。至俄国并无信船在沪，现值奉天、黑龙江开衅，俄船必不肯借。罗丰禄电称，英外部请将各使护送到津，再北上与之会议，未知都中能派队伍送各使赴津否。容俟调养稍愈，即由陆路前进。请代奏。鸿章。

因为义和团大肆破坏电报线杆，又加上天津陷落，俄国又控制了锦州，山海关海线因此也不通，京中电报已经无法发出，只能恢复从前驿递办法。李鸿章这份电报只能发到济南，请袁世凯派专差飞递京中。他希望朝廷能够答应将各国公使护送到天津，他北上与之谈判，京城或可能保。

李鸿章的电报由袁世凯派出的专差递到京中时，慈禧正在生洋人的气。

天津失守后，慈禧又想走和议的路子，让奕劻派总理衙门大臣许景澄去公使馆与洋人谈判，并送去瓜果蔬菜。目的有两个：一是洋人承认错误，并停战；二是走出使馆，由武卫军派兵护送至天津。但十一国公使开会商议，认为使馆没错，而且不存在停战的问题，他们是在自卫，只要中国人不进攻，他们就不还击。至于走出公使馆，他们认为是中国人的阴谋，是想把他们一网打尽。而且他们得到消息，联军即将到北京来解救他们，因此以种种借口推托。

慈禧觉得很丢面子，而且义和团又抓住使馆派往天津的一个人，从他身上搜出一封信，是请求联军尽快进京。她勃然大怒，命令重新向使馆开战。许景澄、袁昶等人还是极力反对，并道：“如果公使被杀，城破之日联军的报复会极其疯狂。”

闻言，端郡王厉声呵斥：“许景澄，你凭什么说京城一定会破？你就是汉奸。”

“载漪，朝堂上大呼小叫像什么样？让人把话说完。”慈禧见载漪有失体统，训道。

许景澄的话很简单，就是不能攻打使馆，留一步退路。载漪则认为应当攻破使馆，把洋人攥在手上作人质，到时候谈判也多一个筹码。

彼此针锋相对，议而无果。

散朝后，袁昶相约到许景澄家里。两人当堂坐下后，许景澄就道：“爽秋，那个折子应该上了，你怕不怕？”

袁昶一副义无反顾地样子：“反正已经把他们得罪了，上与不上他们都恨你我入骨。如果太后看清了他们的面目，不再任由他们胡闹，你我就是一死何惜？”

许景澄从柜中取出折子来，与袁昶作最后一次推敲。折由是“奏为密陈大臣信崇邪术，误国殃民，请旨严惩祸首，以遏乱源而救危局，仰祈圣鉴事。”

窃自拳匪肇乱，甫经月余，神京震动，四海响应，兵连祸结，牵掣全球，为千古未有之奇事，必酿成千古未有之奇灾。昔咸丰年间之发匪捻匪，负隅十余年，蹂躏十数省，上溯嘉庆年间之川陕教匪，沦陷三四省，窃据三四载，当时兴师振旅，竭中原全力，仅乃克之。至今视之，则前数者为手足之疾，未若拳匪为腹心之疾也。盖发匪捻匪教匪之乱，上自朝廷，下自闾阎，莫不知其为匪。而今之拳匪，竟有身为大员，谬视为义民，不肯以匪目之者。亦有知其为匪，不敢以匪加之者。无识至此，不特为各国所仇，且为各国所笑。查拳匪揭竿之始，非枪炮之坚利，战阵之训练，徒以“扶清灭洋”四字，号召群不逞之徒，乌合肇事，若得一牧令将弁之能者，荡平之而有余。前山东抚臣毓贤，养痍于先，直隶总督裕禄，礼迎于后，给以战具，傅虎以翼。夫“扶清灭洋”四字，试问何从解说？谓我国家二百余年深恩厚泽，浃于人心，食毛践土者，思效力驰驱，以答覆载之德，斯可矣。若谓际兹国家多事，时局艰难，草野之民，具有大力，能扶危而为安，扶者倾之对，能扶之即能倾之，其心不可问，其言尤可诛。臣等虽不肖，亦知洋人窟穴内地，诚非中国之利，然必修明内政，慎重邦交，观衅而动，择各国中之易与者，一震威棱，用雪积愤。设当外寇入犯时，有能奋发忠义，为灭此朝食之谋，臣等无论其力量何如，要不敢不服其气概。今朝廷方与各国讲信修睦，忽创灭洋之说，是谓横挑边衅，以天下为儿戏。且所灭之洋，指在中国

之洋人而言，抑括五洲之洋人而言？仅灭在中国之洋人，不能禁其续至。若尽灭五洲各国之洋人，则洋人之多于华人，奚啻十倍？其能尽灭与否，不待智者知之。不料毓贤、裕禄，为封疆大吏，识不及此。裕禄且招揽拳匪头目，待如上宾，乡里无赖棍徒，聚千百人，持义和团三字名帖，即可身入衙署，与该督分庭抗礼，不亦轻朝廷羞当世士耶？静海县之拳匪张德成、曹福田、韩以礼、文霸之、王德成等，皆平日武断乡曲，蔑视官长，聚众滋事之棍徒，为地方巨害，其名久著，士人莫不知之，即京师之人，亦莫不知之。该督公然入诸奏报，加以考语，为录用地步，欺君罔上，莫此为甚。又裕禄奏称：“五月二十夜戌刻，洋人索取大沽炮台屯兵，提督罗荣光，坚却不允，相持至丑刻，洋人竟先开炮攻取，该提督竭力抵御，击坏洋人停泊轮船二艘。二十二日，紫竹林洋兵分路出战，我军随处截堵，义和团分起助战，合力痛击，焚毁租界洋房不少。”臣询由津来京避难之人，金谓击沉洋船，焚毁洋房，实属并无其事。而我军及拳匪，被洋兵击毙者，不下数万人，异口同声，决非谣传之讹。甚有谓：“二十日洋人攻击大沽炮台，系裕禄令拳匪攻紫竹林先行挑衅”等语。此说或者众怨攸归，未可尽信，而诋报军情，竟与提督董福祥，诈称使馆洋人，焚杀净尽，如出一辙。董福祥本系甘肃土匪，穷迫投诚，随营战力，积有微劳，蒙朝廷不次之擢，得有今职，应如何束身自爱，仰答高厚鸿慈？乃比匪为奸，形同寇贼，迹其狂悖之状，不但辜负天恩，益恐狼子野心，或生他患。裕禄屡任兼圻，非董福祥武员可比，而竟昏愤乃尔，令人不可思议。要皆希合在廷诸臣谬见，误为我皇太后皇上圣意所在，遂各倒行逆施，肆无忌惮，是皆在廷诸臣欺饰锢蔽，有以召之也。大学士徐桐，索性糊涂，罔识利害；军机大臣协办大学士刚毅，比奸阿匪，顽固性成；军机大臣礼部尚书启秀，胶执己见，愚而自用；军机大臣刑部尚书赵舒翹，居心狡狴，工于逢迎。当拳匪甫入京师之时，仰蒙召见王公以下，内外臣工，垂询剿抚之策。臣等有以团民非义民，不可恃以御敌，无故不可轻与各国开衅之说进者。徐桐、刚毅等，竟敢于皇太后皇上之前，面斥为逆说。夫使十万横磨剑，果足制敌，臣等凡有血气，何尝不欲聚彼族而歼旃。否则自误以误国，其逆恐不在臣等也。五月间，刚毅、赵舒翹奉旨前往涿州，解散拳匪，该匪勒令跪香，语多诬妄。赵舒翹明知其妄，语其随员人等，则太息痛恨，终以刚毅信有邪术，不敢立异，仅出告示数百纸，含糊了事，以业经解散覆命。既解散矣，何以群匪如毛，不胜枚举？似此任意妄奏，朝廷盍一诘责之乎？近日天津被陷，洋兵节节进逼，曾无拳匪能以邪术阻令前进，诚恐旬日之间，势将直扑京师。万一九庙震惊，兆民涂炭，尔等作何景象？臣等设想及之，悲来填膺，而徐桐、刚毅等，谈笑漏舟之中，晏然自得，一若仍以拳匪可作长城之恃，盈廷惘惘，如醉如痴。亲而天潢贵胄，尊而师保枢密，大半尊奉拳匪，神而明之。甚至王公府第，闻亦设有拳坛，拳匪愚矣，更以愚徐桐、刚毅等。徐桐、刚毅等愚矣，更以愚王公。是徐桐、刚毅等，实为酿祸之枢纽，若非皇太后皇上，立将首先袒护拳匪之大臣，明正其罪，上伸国法，恐廷臣盍为拳匪所惑，疆臣之希合者，接踵而起，又不止毓贤、裕禄数人。国朝数百年宗社，将任谬妄诸臣，轻信拳匪，为孤注之一掷，何以仰答列祖列宗在天之灵？臣等愚谓时止今日，间不容发，非痛剿拳匪，无词以止洋兵。非诛袒护

拳匪之大臣，不足以剿拳匪。方匪初起时，何尝敢抗旨辱官，毁坏官物？亦何敢持械焚劫，杀戮平民？自徐桐、刚毅等称为义民，拳匪之势益张，愚民之惑滋甚，无赖之聚愈众。使去岁毓贤能力剿该匪，断不至为蔓延直隶，使今春裕禄能认真防堵，该匪亦不至阑入京师。使徐桐、刚毅等，不加以义民之称，该匪尚不敢大肆焚掠杀戮之惨。推原祸首，罪有攸归，应请旨将徐桐、刚毅、赵舒翘、启秀、裕禄、董福祥、毓贤，先治以重典，其余袒护拳匪，与徐桐、刚毅等谬妄相若者，一律治以应得之罪。不得援议亲议贵，为之末减，庶各国恍然于从前纵匪肇衅，皆谬妄诸臣所为，并非朝廷本意。弃仇寻好，宗社无恙，然后诛臣等以谢徐桐、刚毅诸臣。臣等虽死，当含笑入地。无任流涕具陈，不胜痛愤惶迫之至，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

慈禧烦恼异常，洋人可恶，恨不得一网打尽；而洋兵可怕，又不能不预留后路，因此对战和大臣如何处置也拿不定主意。于是把这份密折下发军机大臣先议。军机大臣荣禄因为感冒未能入值，实际主事的就是刚毅。他一看主战的大臣包括他在内全要治罪，心里大惊，嘴上却道：“此事太过重大，不宜匆忙下结论，而且荣中堂又未入值，且稍放放再说。”

转身他就安排亲信抄录一份，亲访主战派的首脑载漪。载漪看罢后道：“他们还算识相，没敢弹劾亲贵大臣。”

最该参劾的首先是载漪，然后是载勋以及载澜等人，这些亲贵大臣的确未列参折。刚毅是刑部出身，长于梳理案卷，指着“不得援议亲议贵，为之末减”回道：“不然，他们实际未参而参，王爷看这一句，不能议亲议贵，也就是与参劾诸臣一同问罪，王爷请想，您能置身事外？”

所谓议亲议贵，实际是“王子犯法不与庶民同罪”。既然不得议亲议贵，那么亲贵大臣也同等问罪，端王之罪当排祸首。

“果然毒辣！”载漪一拍桌子怒道。

刚毅怂恿道：“王爷，现在是你死我活的境地了，必须来个鱼死网破。”

“那非老太太下决心不行。这份折子中，能不能找出激怒老太太的话来？”

刚毅信口拈来：“自然有。‘拳匪愚矣，更以愚徐桐、刚毅等。徐桐、刚毅等愚矣，更以愚王公。’那接下来没写的话应该就是，‘王公愚矣，更以愚太后皇上。’换句话说，就是太后皇上愚不可及。”

“好，就这一句，也够他们喝一壶。”

“还有一个人，王爷宜善加利用。”刚毅蘸着茶水，在桌上写一个“鉴”字。

“你是说，刚进京的李鉴堂？”李鉴堂就是巡阅长江水师的李秉衡。此前端郡王载漪推荐他入京统领义和团。他到京才两天，已经两次被太后召见。

刚毅又道：“鉴帅对李少荃、张香涛、刘岷庄等人搞东南互保最为反感，而东南互保与许、袁两人关系极大。”

许景澄、袁昶两人与张之洞关系极为密切，等同于张之洞在京中的坐探，是京师士人皆知的秘密。张之洞作为东南互保的重要倡导者，自然与许、袁两人脱不了干系。而在宣战后所发的上谕中有这样几句话，“各省督抚，均受国厚恩，谊同休戚，时局至此，当无不竭力图报，应各就本省情形，通盘筹划，于选将、练兵、筹饷之大端，如何保守疆土，不使外人侵占；如何接济京师，不使朝廷坐困？应事事均求实际，统筹谋划。”这段话，看似是要求督抚竭力挽救危局，其实留着玄机，张之洞等人正是将“如何保守疆土，不使外人侵占”作为东南互保的一项依据。

这份上谕刚毅等人都是看过的，但是没看出毛病，因此吃了个哑巴亏。而据后来探听，荣禄与王文韶起草上谕前，曾经与许景澄、袁昶等反复推敲。

刚毅煽动道：“许、袁两贼是否与荣某人商议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让鉴帅确信东南互保与这两贼关系极密就行。鉴帅第一次见太后就主张非杀东南一二大员不足以振士气，太后未准。地方大员杀不成，拿此二人试刀太后当下得了决心。王爷应该知道，太后虽然未明说，可是对东南互保也是一肚子火气。”

“好极，我先见鉴堂，再见太后，非拿下两颗人头不可。”载漪遂起了杀心。

第二天上午，许景澄正在总理衙门忙得焦头烂额，刑部一帮人来了不容分说，用红绳子把他捆了起来。

被判死刑的高官才用红绒绳捆绑，许景澄见状问道：“我何罪之有？”

“大人与我们说着，到了部里再说。”

但他们去的方向却不是去刑部，而是一直押到菜市口，那里早就用芦席搭了刑棚，刑部左侍郎徐承煜——体仁阁大学士徐桐的三儿子当监斩官，满面得意之色。

袁昶也早被押来了，两人见面，互相点头致意，知道今日必死无疑。许景澄仰脸对徐承煜说道：“人生百年，终须一死，死本不足惜，不过，我们到底犯了什么罪？”

徐承煜见许景澄如此镇定自若，不由火起，问行刑的公差：“待斩的囚犯，还朝服顶戴，成何体统？”

袁昶讥讽道：“我等并未奉旨革职，自然要着顶戴袍服，你刑部堂官，不会连这一点也不知道吧？”

徐承煜恼羞成怒，厉声呵斥：“真是死到临头，还在巧言令色！来呀，立即行刑。”

许景澄怒道：“慢，慢，你还没告诉我二人所犯何罪。”

徐承煜冷笑道：“自然有罪名。本日内阁奉朱谕，吏部左侍郎许景澄、太常寺卿袁昶，屡次被人奏参，声名恶劣，平日办理洋务，各存私心，每遇召对时，任意妄奏，莠言乱政，且语多离间，有不忍言者，实属大不敬，若不严行惩办，何以整肃群僚。许景澄、袁昶均着即行正法，以昭炯戒。”

许景澄笑道：“离间者，是尔等佞臣。徐承煜，你们父子崇信邪术，祸国殃民，离死不远了。我两人且在地下等你们！”

京中舆论，已经不像从前那样一味支持主战大臣，尤其义和团在京中连续放火，随意杀人，已经为正直清醒者所深恶痛绝，对一味纵容义和团的主战大臣越来越多的人认为，正如许景澄所说，他们是在祸国殃民。

“许大人、袁大人是忠臣！不能杀！”围观的人群中有人一喊，引来许多人的附和。徐承煜怕引起众怒，闹得不可收拾，慌忙下令处斩，见两人人头落地，钻进轿中仓皇而走。因为事起仓促，许袁家人赶到时，亲人已经身首异处。

其时荣禄正抱病拉上庆亲王递牌子进西苑见慈禧。慈禧面色阴沉地说道：“你们不必多言，我知道你们要说什么。我告诉你奕劻，外交办到这分上，总理衙门中充斥着崇洋媚外的小人，你罪责难逃，你不要以为你脖子比许、袁两人硬多少。”

奕劻在太后面前的得宠不亚于荣禄，而今天竟然也有这番狠话，他顿时吓得噤了声，后背上冷汗直冒。

“还有你，荣禄，载漪说攻不下使馆，全是在你在捣鬼，你武卫中军有最精锐的大炮，却不肯借给董福祥，可有这事？”慈禧接着道。

荣禄不能不承认，但又不能全承认，他磕头回道：“奴才确实不肯借大炮给董福祥，不是不想借，是不能借。”

“这是何道理？”

“洋炮最为精密，不同于土炮，非专门炮兵不能操纵。董福祥所部从未用过洋炮，他借了去也没用，操作不当，难免炮毁人亡。”荣禄自圆其说，“要用炮，非奴才的炮队亲自操作不行。”

“那行，我今天就要听到炮声。”

两人战战兢兢出了西苑，奕劻担心道：“仲华，你武卫中军的大炮真要轰公使馆，一炮下去，便不知有多少人要死掉，真把公使馆夷为平地，将来真是连一步余地也没有了。”

“那怎么办，太后是铁了心了，我再阻拦，颈上的脑袋也要搬家。”荣禄也没有办法。

“太后现在气头上，恨不得把洋人杀个片甲不留，等冷静下来未必不后悔，我们做奴才的总要想想办法，不能把事做绝。两国交战，不斩来使，攻打使馆就是大错特错，真把各国公使轰个死无全尸，各国的报复不必说，大清在国际的声名也将从此狼藉不堪。”奕劻也在设法转圜。

可办法实在难想，荣禄让人把炮队长张怀芝叫来。张怀芝是山东东阿人，时年三十八岁。他家境相当贫寒，二十岁时到舅舅家里借年受了屈辱，一怒之下到天津投军，为李鸿章的淮军养了五六年马，但人很上进，后来竟然考进了天津武备学堂炮兵科。袁世凯在小站练兵，他被编入新建陆军炮队，无奈无人提携，久不升迁，如今才只是炮队的队长。

他被荣禄招见，是破天荒的事。一听让他向使馆开炮，心里就打嘀咕。他略知外交规矩，炮打使馆不是闹着玩的，将来追责，他必被第一个拉出来当替罪羊。

“大帅下令，属下当然不能不从。”张怀芝说话相当从容，“可属下不能不为大帅着想。我的炮队几炮下去，使馆中难免伤亡惨重。倘或朝廷将来追责，我受诛菜市口事小，恐怕也会连累大帅。当然，如果大帅手中握有白纸黑字的圣旨，再给属下一纸手令，那就另当别论。”

好聪明的人，他这是要为自己卸责找退路。荣禄心中暗叹，可最苦恼的就是手中并无上谕，将来追责，他真是有苦难言。如果再给张怀芝一纸手令，更是作茧自缚：“上谕没有，手令我也不会给。”

张怀芝一挺脖子道：“大帅不给手令，属下难以从命。如果是与洋人军队开战，属下不必奉命，就可以猛打猛轰。可向使馆开炮，属下以为荒唐至极。”

“太后口谕，要立即听到炮声。”

张怀芝笑道：“西苑这么近，要听到炮声容易得很。”

荣禄细琢磨张怀芝的话，真是心花怒放，对，让宫中听到炮声还不

容易？可是，这话无论如何不能说破，全靠张怀芝心有灵犀，到时候自己也有推卸的余地：“你奉命就是，到时候有你的好处。”

张怀芝单膝碰地，打了个千道：“是，属下包管大帅很快听到炮声。”

荣禄只怕他领会不透，张怀芝一走，立即打发亲信尾随到炮兵阵地上，看他如何办理。

一袋烟的工夫，听到西南方向传来异常响亮的炮声，非寻常土炮可比，是他武卫中军的洋炮无疑。他脖子一缩，只怕炮弹落在了使馆区。又先后响了十余炮，亲信才回来报告：“张怀芝亲自检查洋炮，并亲自调校，一声令下，炮弹掠过使馆区，飞到东边去了。”

此人孺子可教，将来必可大用。荣禄放了心，挥挥手让心腹下去，背着手在室内踱步。

巨大的炮声也让家中的馨如吓了一大跳，她问道：“不是停战了吗，怎么又开炮了？”又打发家丁说，“你快到胡同口去迎一下，看琼斯夫人来了没？”

琼斯夫人在京中开了一家洋门诊，馨如受李鸿章影响，笃信西医，家有病人，总是请她来诊治。自从义和团进京，洋人如惊弓之鸟，全都逃进了使馆。琼斯夫人一些医疗设备来不及搬运，就托馨如藏到家中。几天前馨如的孩子病了，幸亏已经停战，总理衙门的人进使馆时，带着中国人的衣服给琼斯，她冒险出使馆来给孩子治病。今天是第二次出诊，好端端的又响起炮来，难道又开战了？

一会儿，家人领着一身中国服装的琼斯夫人进了院子，开口便道：“坏了，听说太后又下旨又打洋人了。义和团和甘军正在向使馆集中。”

馨如指挥家人关牢大门，这才请琼斯夫人进屋。琼斯夫人拿听诊器给孩子听过，露出微笑道：“夫人放心，孩子已经快好了，再服两天药就可以了。”

正在这时，大门被砸得山响，家人慌慌张张进来报告，说义和团突然把大门围住了，说要进来抓二毛子。这里二毛子没有，但有个正正经经的女洋毛子，如果让他们抓到，琼斯夫人便死路一条。馨如果断地指挥道：“你立即把夫人藏到后花园。记住，就你一个人去。”

后花园假山里有个暗道，藏十几个人都没问题，琼斯夫人的医疗器械都存在那里。

义和团在外面用力砸门，口中骂骂咧咧，馨如好话说尽，就是不开门，故意拖延时间。等家人从后园过来，知道一切妥当，这才示意他打

开门。一帮红头巾红胸兜的义和团闯进来，为首的是个小头目，瞪着两眼问道：“为什么不开门！”

馨如回道：“如今兵荒马乱，谁敢乱开门？”

“有人举报，你家里有二毛子，有秽物，必须搜查。”小头目不容分说，众人已经四处乱搜，屋里屋外，正房偏房，翻箱倒柜，弄了个底朝天。带洋字的东西搜出一大堆，洋表、洋伞、洋油炉、西洋蛤蟆镜，孩子服的洋药更是当罪证扔到院子里，一边搜，一边把值钱的东西往各人身上藏，小的装进口袋中，大的就挂在脖子上，一匹洋布小头目披在肩上。馨如见状怒道：“你们这哪里是搜二毛子，分明是土匪硬抢。”

“你敢污蔑神团！定是二毛子，来呀，拍拍她的额头，看出不出十字。”

小头目一声令下，两个人上来就要动手动脚，馨如吓得大叫。这时听到院子一声断喝：“你们好大的胆子，敢来搜查乾清门侍卫宅。”

多尔齐下值回来得正是时候，他已经脱了黄马褂，但挺胸举头，沉肩坠肘，双脚分开，恰与肩齐，左手按住刀柄，右手虚掐腰际，还是一副乾清门站班的架势，目光把一院子的义和团扫一圈，全然不放在眼里。

小头目看到多尔齐只有一人一刀，胆子大了起来：“奉旨神团，搜查二毛子，你不要干预，否则连你一并拿下。”

多尔齐冷笑一声道：“我看你们是假团，最近端王爷已经杀了七十多个假团，你们就不怕我报告端王爷？”

最近义和团与端郡王的关系也闹僵了，原因是有一支义和团抢掠了虎神营一位总兵，而且要把总兵杀掉，端王派人去营救，结果义和团不给面子。端郡王大为恼火，于是以查假团为名，把参与抢劫的义和团先后杀掉了近百人作为报复，而对外却宣称，杀掉的全是土匪假冒。

“报告谁也没用，私藏洋毛子的物件就是二毛子。”小头目不讲道理，挥手让众人教训多尔齐。

多尔齐没打算伤人，只拿刀背磕，很快就打趴下了七八个。但好汉难抵众手，最终被五六个人按倒在地，押着就走。临出门时多尔齐大喊：“馨如，到魏家胡同关帝庙去找宋浩胜！”

多尔齐被押到十字路口碾棚前，大师兄早就过来了，他焚香念咒，然后说道：“你是不是二毛子，神灵自有决断。”

大师兄的办法也是义和团常用的办法，拿一张黄表纸就着蜡烛点燃，如果燃烧时纸灰飞扬，则无罪释放，若纸灰不飞，则被立即砍头。

“你们这是草菅人命，凭这种办法如何能够分辨？我在天津督战，亲手杀死了四个洋人，怎么可能是洋毛子？”多尔齐盯着黄表纸，燃烧后飞了一半，还有一半留在地上怎么也不飞，遂问道。

“你在天津真杀过洋毛子？”大师兄不是蛮不讲理的角色。

多尔齐：“千真万确，不信问我这口刀。”

刀当然不能问，大师兄决定给多尔齐一个机会，于是再燃一张，结果纸灰飞扬。但刚才被拍了一刀背的小头目不甘心，坚持再试一次，结果纸灰又一次飞扬。他亲自来试，把纸揉成一团，点燃后纸灰没有飞。这时宋浩胜赶到了，好说歹说他们才答应放人，但掠走的财物却不肯还。

大师兄回道：“本来要当二毛子杀掉，已经给了他一条命，就是看你老兄的面子，再把财物要回，绝不可能。吃下肚子的东西，你见有吐出来的吗？”

宋浩胜算是救了多尔齐一命，多尔齐非要请他到家中做客。家中糟蹋得实在不像样，大家一齐动手，费了老大工夫总算收拾得勉强可以待客。清点损失，譬如直皱眉头。她对红巾裹头的义和团本来就无好感，经此一劫，已经是深恶痛绝。眼前的宋浩胜就是威海城中她所倾心的黄浩胜，但如今在她眼里，完全没了当初的感受，他脸上的伤疤令人心惊，而他一身义和团的打扮，也让她心底那点好感丧失殆尽。

“黄大哥，你还是把这身衣服剥下来吧，让人看了不舒服。”譬如说道。

客随主便，宋浩胜穿上多尔齐的一身家常便衣，这就顺眼多了。谈到这些年的际遇，不胜唏嘘。譬如就想，假如当初两个人终成眷属，如今她就与这些头裹红巾的成了一类人，真是不敢想象。但她又想，如果自己成了他的妻子，他的命运便十有八九会改变，至少在淮军中当个统领问题应当不大。

人的命运真如神仙把握，自己当年寻死觅活想嫁的人，如今相遇，却会是这样的心平气和，几乎激不起一点涟漪。

譬如亲自下厨，等忙得差不多了，她进去说道：“黄大哥，我说话你可别生气，都是你们义和团闹得市面不稳，什么东西也买不到，你们俩将就着喝吧，好在没有外人。”

两个男人喝得越来越有酒意，譬如静静地在外面听着两人吹牛聊天，渐渐地，她听得出宋浩胜还是从前的性情，只是多了些生活的磨砺。他依然有一身正气，有一腔爱国忧民的热血。他不像那些抢劫放火、装神弄鬼的义和团，他是真的想凭一己之力，为国效劳。

最后，他喝得有些多了，说话有点磕巴：“多老弟，我是真想与洋人干一仗，我是真想为国尽忠。你不要把我看扁了，义和团中，我这样的兄弟大有人在。”

多尔齐劝道：“我知道你是真想上阵打洋人，你骨子里还是个北洋水师枪炮二副。可你手里只有一把刀，怎么去与洋人枪炮对仗？你要真想打，到武卫军去，拿杆洋枪，那才是正辙。”

“不，我带出来的兄弟，不能抛下他们不管。”宋浩胜连连摇头。

“你要真想打仗，很快就有机会。听说李鉴帅已经多次向太后请缨，他要统领大军去路上拦截联军。”

“到时候给我个信，我第一个出城迎敌。”宋浩胜拍着多尔齐的肩膀说道。

八国联军攻陷天津后，因为谁来做进攻北京的指挥官问题争论不休，一直拖了二十多天，到了七月初十（8月4日）组织了两万人开始向北京推进，并于次日对清军第一道防线北仓发动进攻。在此驻守的是马玉昆及聂士成等部众共万余人，义和团也有数千人。但马玉昆与聂士成一样，对义和团的刀枪不入那一套很看不惯，在他看来只不过充点人数。马玉昆是在平壤苦战过的，他的部众全都配备洋枪洋炮，于北仓以南横跨运河构筑了两道防御阵地，垒墙、壕沟、地雷及火炮阵地互相补充。

联军从夜里二时发动进攻，遇到了顽强的抵抗，尤其是聂士成的五营部众，怀着为老师报仇的心思，打得非常英勇。联军打了七八个小时不能攻克，以致使用了低列炮——也就是毒气炮，清军闻之者不死即伤。再加马玉昆的后路被抄，又无援兵，只好撤走。北仓一战，联军伤亡九百余人。

联军接着进攻清军第二道防线——由宋庆驻守的杨村。结果刚一开战，宋庆部众就哗溃了，连同从北仓撤来的马玉昆部仓皇逃往通州。直隶总督裕禄率督标营二百余人驻在杨村西北十几里的南蔡村，他的行辕设在一个姓孙的秀才家里。这个秀才见他的第一句话就是：“总督大人何等英明，怎么把乡间无赖倚为长城？如果真能刀枪不入，天津机器局又何必孜孜于仿造枪炮？”

裕禄被问得张口结舌。

当天下午，他又从溃勇口中听到大军不战而溃的消息，连连叹息：“智穷力竭，辜负国恩。”

督标营的营官郑扩廷建议道：“大帅，您应该让朝廷督促勤王各军立即前来救援！”

“来不及了，兵败如山倒。我真是悔恨误信人言，以为神团可恃。洋枪洋炮装备的宋祝三都不战而溃，靠刀矛又如何能胜？”裕禄开始对义和团也是主张剿灭，但朝廷后来三番五次下旨要招抚利用，他才变了主意。当然也不能全怪别人，自己怎么就会对装神弄鬼的那套东西深信不疑？

“大帅，既然大势已去，您不如改变态度，向各国发一封信，历数拳匪的恶行，表明直隶将剿灭拳匪的态度，请各国先行停战。”郑扩廷又建议。

“谈何容易！”裕禄又将昨天收到的一份廷寄递给郑扩廷说，“朝廷还要利用拳民，以为可倚为长城。你看我现在，头上无官职，手中无兵权，脚下无袜子，哪还像个统帅？想吸一口皮丝烟，都无处去买。”

“卑职还有一包上好烟丝，多余的袜子也还有几双，卑职这就去取来献给大帅。”

“感激不尽。”裕禄拱手道。

郑扩廷出门后先去找裕禄的儿子熙元，叮嘱他道：“我看大帅神情有异，你要看好他，别让他做傻事。”

话还未说完，只听得裕禄长啸：“智穷力竭，辜负国恩！”然后砰的一声枪响。两人三步并作两步跨进上房，发现裕禄朝自己胸口开了一枪，但并未死去，痛苦地在地上翻滚哀求：“给我一枪，来个痛快的。”

“大公子，请转过脸去。”郑扩廷眼里泛着泪花又开了一枪，裕禄这才死去。

杨村失守，裕禄自杀的消息是第二天上午传进京中。当时刚毅等人齐聚端王府，军机章京气喘吁吁跑来叫道：“刚中堂，太后叫起。”

“不是才散了朝，怎么又叫起？”因为刚毅是散朝回刚赶过来，心里已经紧张得不行，预感天津那边不妙。

章京回道：“杨村失守，裕大人自杀。”

刚毅面如土色，张大嘴巴合不上。

“我等误听你言，说拳民是神兵，到了这个地步，我手中要是刀，非劈了你不可！”载澜是无赖脾气，说话间已经扑过来，照刚毅劈面就是一记响亮的耳光。

刚毅时年六十三岁，挨了三十六岁载澜一记耳光，而且是在军机处下属面前，不能反驳，亦无可辩驳，只恨没有地缝可钻。

载漪心里有数，弄到今天的局面，不能只怪刚毅。他瞪了载澜一眼

道：“老三，你发哪门子疯，太过分了。”又对刚毅道，“子良，别和他一般见识，他就是狗熊脾气。你快去见太后，如今已是箭在弦上，是骡子是马，总要把神团拉出去遛遛。我去找李鉴帅，他与神团渊源颇深，由他统军，未必不能转败为胜。”

义和团攻打西什库教堂一个多月没有了局，天天喊杀声不断，太后嫌太吵，从西苑移驾紫禁城东北的宁寿宫。刚毅乘轿到了东华门，早有太监等在那里：“刚中堂，不必去军机处了，各位军机已经去宁寿宫，请您务必快走。”

刚毅气喘吁吁，一路狂奔，在慈禧寝殿乐寿堂外追上了众军机。荣禄看他一眼没说话，世铎则道：“子良，你先抹把汗咱们再进，别失了仪。”

此时刚毅已没了平日的威风，从袖子里抽出汗巾抹汗，无奈跑得太急，汗如雨下。李莲英这时走了出来，身后一个小太监端着一块冷水浸过的毛巾，他努努嘴，示意小太监把湿毛巾递给刚毅：“各位大人，今天可要小心说话，太后生大气了。”

众军机鱼贯而入，慈禧脸色铁青，目光像锥子一样锐利，看到谁谁心里就一颤。她声音有些沙哑道：“世铎，杨村失守，裕禄自杀，你知道吗？”

“奴才也是刚刚听到消息。”

平时世铎就是摆设，要赏要罚其实与他关系不大。慈禧将目光转向荣禄，问：“荣禄，你说，现在该怎么办？”

荣禄几乎不必考虑，简洁而干脆地说道：“一，立即停止攻打使馆。二，立即授李鸿章全权大臣，让他即刻北上与洋人交涉。”

“刚毅，是你说义和团法力无边，是洋人的克星，天津一败再败，义和团的神通呢？”慈禧盯着刚毅又问。

“奴才建议让李秉衡率义和团出京去抵挡洋人，他与义和团很有渊源，他来指挥，或可能转败为胜。”刚毅硬挺着不让自己倒在殿上。

“如今也只有死马当活马医了，但愿李秉衡能如你所说，能够转败为胜。传旨，李秉衡着帮办武卫军事务，张春发、陈泽霖、万本华、夏辛酉四军均归该大臣节制。”

湖北提督张春发部武卫先锋左翼十营、江西按察使陈泽霖部武卫先锋右翼十营都是荣禄的部下，如今已经在京外布防；总兵夏辛酉部嵩武军六营，总兵万本华部晋威军四营，是山东、山西派来的勤王之师，两位统领都是李秉衡的旧部，此时也在京外布防，具体位置不甚了了。

李秉衡从南京起程时，两江总督刘坤一曾经派给他两哨亲军，可是未到北京已经逃跑殆尽。统军大帅没有一兵一卒，不要说打仗，自己的安全如何保障也成问题。

慈禧又道：“义和团不是都愿听李秉衡的话吗，刚毅你帮他组织几千义和团随行，就当他的中军。”

接下来再商议京城布防，一直到一点多才散，众军机又累又饿，先跑到军机处小厨房随便找了点吃的果腹。

刚毅出宫，立即赶到端王府，告诉他太后的意思。端郡王鼓气道：“李鉴堂很有信心，就把义和团调集三千人给他。事不宜迟，明天最好就起行。”

第二天上午，李秉衡在永定门外设坛拜将，从庄王府请来的大师兄坐在临时搭建的木台上，怀中抱着一柄拂尘，佛不佛，道不道的状貌。将坛两边，是八件镇阵宝物：一面黑色长幡，名“引魂幡”；一面绣着风云的红旗，名“混天旗”；一把长柄红布大扇，上绣雷电，名“雷火扇”；一白一黑一对瓷瓶，名为“阴阳瓶”；一串铜制的连环，互相环套，名“九连环”；一把形似如意的雪亮铜钩，名“如意钩”；再有一把上画火焰的木牌，名“火牌”；还有一把宝剑，据说是昨天太后召见李大帅时所赐，可以阵前斩将，无须请旨。

李秉衡朝服顶戴，在将坛前行一跪三叩大礼。有人说，朝廷一品大员，拜一个装神弄鬼的，有失体统；其实李秉衡所拜，是后面的天坛和先农坛，因为永定门内，东边是天坛，西边是先农坛。至于八件镇阵之宝各有何用，无人说得清，但既然一品大员郑重其事，必定有神效。

李秉衡郑重其事出师，不少人抱着极大的热望，盼着从此捷报频传，京师转危为安。然而传来的全是败讯：张春发、夏辛酉在河西务大败；陈泽林部溃退张家湾；马玉昆部溃退南苑……

仅存的一点希望破灭了，几乎没有人再相信义和团的神话。京官们开始逃亡，衙门里十岗不足二三。而没逃的大臣，开始议论谁是这场大祸的首祸。矛头所指，自然是亲贵中的载漪、载勋、载澜，军机里的刚毅、启秀、赵舒翘，大学士徐桐虽然没有多少决策权，其一味排外，假道学为害更深……而这些人，正是十几日前被杀的许景澄、袁昶所参之人，更可见许、袁两人是老成谋国的忠臣。这样的舆论令载漪等人十分恐慌，他近乎疯狂了，吼道：“看来非要杀几个人不可了。”

他要杀的人，第一个就是内阁学士联元，此人三次廷议都极力反对向列国开战；第二个是兵部尚书徐用仪，他兼总理衙门大臣，一直是徐桐的部属，但因为喜谈洋务，深为徐桐憎恶，非杀之不能气顺；第三个则是内务府大臣立山，是载澜主张必杀，因为两人在八大胡同争一个妓女，闹得形如世仇，而且载澜带着义和团以抓二毛子为名，把立山极为丰厚的家底抄了个底朝天，如果不安上个罪名将他杀掉，将来如何交

代？

载漪递牌子进宫，说这三人勾结洋人，证据确凿，非杀不能平民愤。又说此三人与门人故旧天天谈论谁该是祸首，词锋所指，不仅限于亲贵大臣，甚至暗示宫中也难辞其咎。这一条诬告立即见效，慈禧让载漪传旨刑部即刻正法。

当天下午四点在菜市口将三人一同问斩。徐用仪问监斩的徐承煜罪名是什么，徐承煜竟然说：“总会有的。”

人头落地后，上谕才颁下：

谕内阁：兵部尚书徐用仪屡次被人参奏，声名甚劣。办理洋务，贻患甚深。内阁学士联元，召见时任意妄奏，语涉离间，与许景澄等厥罪唯均。已革户部尚书立山，平日语多暧昧，动辄离间，该大臣受恩深重，尤为丧尽天良，若不严行惩办，何以整饬朝纲。徐用仪、联元、立山均着即行正法，以昭炯戒。

杀人可以堵上大家的嘴，但挡不住联军的进攻，李秉衡率领的义和团也没有出现奇迹。等他赶到离河西务不远的马头时，已经逃跑了近两千，只有一千余人还跟在他的身后。而官军只是一味溃逃，一路抢劫，他所指挥的四路大军都已经溃不成军，只有武卫军先锋左翼总兵夏辛酉还跟随他一同行军。

在马头，夏辛酉劝李秉衡道：“大帅，大势已去，兵无战志，先退到通州再说吧。”

李秉衡是仓促出师，根本没有后勤保障，不但无从补充弹药，就是粮食也颗粒无备。本来打算退回张家湾的路上采购军粮，但一路之上溃军抢掠放火，百姓逃亡，有钱也买不到粮食。

晚上到了通州东南的张家湾，李秉衡身边只有夏辛酉亲兵一哨及宋浩胜他们的义和团二十几人跟随。李秉衡相当沮丧。他将夏辛酉、心腹幕僚还有一直没有逃走的宋浩胜叫到面前道：“诸位，今晚我们就此别过，各奔前程吧。”

一位叫王钟祺的心腹幕僚问道：“大帅此番北上，本是自投罗网，在南京我就劝过大帅，大帅难道就对此毫无预料吗？”

“当然有预料，甲午一役，大清连一个小小的日本也不能胜，如何能够胜得了十余国！我自知是陷坑，而鼓勇而上自陷绝境，是为国家争一口气而已。我刚入京，徐相国一见面就说：‘鉴翁，万世瞻仰，在此一举。’太后、端王，无不是抱着莫大的期望。食君之禄，忠君之事，冀卫京师，以纾君父之难，是一个臣子的本分，成败利钝，岂暇计哉！只是没料到世事会如此冷漠沧桑。宋祝三、马三元号称名将，竟然也是溃败如此，官军不堪实在出乎意料。义和团的兄弟，我原来是想，纵然不会

像传得那样神奇，但如此鼓动人心，应该不会是无根之谈。谁料全是凡胎肉身，他们逃命我也就不以为怀，也不想让他们手持刀矛去送命。既然都是凡人，都是为人父为人子为人夫者，又如何能够强求？”李秉衡说到这里，他指指宋浩胜等人说，“这几位兄弟，能够保护李某至此，已经感激不尽，今晚就此别过，诸位还是回家种地去，不要枉送性命。”

宋浩胜请命道：“如果我们人手一杆洋枪，也是能战的。”

“这话我信，可哪里弄洋枪呢？我曾经请荣中堂拨给部分洋枪，他一口回绝。而且就算有洋枪，也不是拿来就能用，需要进行训练。武卫军号称精锐，枪炮不比洋人差，可是也如此不堪。没到战场前还抱着许多幻想，当看到溃勇络绎之时，我就明白已经没有取胜的可能。我只是想不清楚，从前可以怪枪炮不如人，如今枪炮在手，还是如此不堪，大清国，到底是哪里出了毛病？”李秉衡边述说实际情况边又像自言自语。

没人能回答上李秉衡的疑惑，他对儿子说道：“张家湾就是我的马革裹尸之地，你留下来给我收尸，但不许从殉，从殉无益，是大不孝。”又对王钟祺说，“春圃，我有一份遗折，拜托你设法递进京去。”

李秉衡关起门来，一边写一边叹息。等写完了，他把王钟祺叫进去，突然跪下道：“春圃，这是我终生最后一次上折，拜托务必递进京去。我的身后事，有犬子在，不必挂怀。”

王钟祺也跪下去，含泪接过，让李秉衡放心。但他并不打算立即就走，出了门立即把宋浩胜拉到一边说道：“宋兄，几天相处，知道你是讲义气的好汉，李大人的遗折就拜托您递到京中，我不忍抛下李大人。”

王钟祺受李秉衡信赖器重，两人有十余年的交情。此人虽是舞文弄墨之辈，却极讲义气，他必须把李秉衡的身后事办妥，不然不能瞑目。

宋浩胜不忍推辞，征求弟兄们的意见，有七八人愿意随他回京，而其他人都希望趁夜逃走，尽快回乡。

1900年8月13日午夜，俄军最先对北京城东便门进行攻击，随后英、美、日、法军队陆续投入进攻北京城的战斗。清军和部分义和团进行了顽强抵抗，付出了惨重牺牲，也没能守住京城。15日当联军进攻东华门时，慈禧挟持光绪帝分别着青衣素服，同载澜、载漪、刚毅等王公大臣以及内监李莲英等人，在两千余名八旗兵的护卫下，仓皇出西华门和德胜门，经颐和园、居庸关等处，往太原方向出走。17日，联军占领北京全城，展开了为期三天的特许抢劫。

因为义和团大都将红头巾红肚兜丢弃，摇身一变为平民，联军便对所有的中国人进行随意屠杀。仅在庄王府一处，就屠杀烧死了1700多人。而在各坛口被杀者则更为惨重。手段极其残酷，枪杀、刺死、绞刑、烧死、棍击、勒死、奸杀……德军因为公使克林德被杀之故，特别疯狂，遇到中国人一律格杀勿论。日军杀人时故意朝非致命处射击取

乐，有时候还拿活人试验子弹。一队法军胁迫一批逃难的百姓到一条死胡同里，然后用机关枪扫射达十五分钟，直至不留一人。北京街头到处都是砍下的人头和被肢解的尸体，百家之中，所全不过十室，街巷尸首堆积如山，腐肉白骨路横，人皆踏尸而行。

妇女被强奸者更是有以计数，大量的妇女为免受辱，或投井，或悬梁，有一室之内婆媳数人共悬一梁，也有人跳井求死而不能，因为井中已被浮尸填满。尤其主战官员之家，受害尤烈，安徽巡抚福润的九十老母被污辱致死。直隶总督裕禄的七个女儿都被联军抓到天坛轮奸。崇绮的妻、妾、女、媳老少十人也遭此厄运，回家后他的妻子指挥仆人在屋内掘了两个大坑，男女老幼，按昭穆为序，命仆人填土掩埋。仆人不应命，惊慌逃出。儿子葆初便自己点燃了窗棂，全家人被活活烧死。当时崇绮与荣禄已经跑到保定，闻知消息如五雷轰顶，五内俱焚，当晚自缢于莲池书院。

抢劫更是持续数月，从驻京公使、各级军官到教士以及中国教民，几乎无一例外地参加了抢劫活动。从皇宫、颐和园、三海、坛庙、王公府第、各部衙署直至民居商店，同样无一例外地遭到抢劫。一位外国记者记载，英国公使窦纳乐的夫人抢劫的珍宝装了八十七个木箱。一位女性尚且如此，抢劫之规模可想而知。日军直扑户部，一举掠走库存白银近三百万两和大量绫罗绸缎，并焚烧户部以毁灭罪证。此外，日军还抢走了内务府三十二万石仓米，掠走藏在宝鋈府井内三十万两白银。

京城幸存下来的人，无论官员还是草民，几乎都在打听：李中堂何时到京？李中堂快来吧，他与洋人交涉好了，赶快把洋人打发走，一切就都会好起来的。

此时，李鸿章已经不再是卖国贼，是万众翘首的救星。

第二十二章 辛丑签约国权丧 屈辱忧愤鸿章歿

因为京城电报不通，身在上海的李鸿章比朝廷的节奏总是慢半拍。他收到朝廷任命他为全权大臣的上谕时，已经是七天之后，而此时，正是慈禧逃出北京的日子。

但李鸿章并不知道京城已经失守，他请袁世凯转奏，增派庆亲王、荣禄、刘坤一、张之洞为全权大臣。议和是挨骂的差使，不能只让他李鸿章来担。然后再电告护理直隶总督、直隶布政使廷雍，通飭文武官吏不准擅离职守，土匪溃兵生事以军法从事，各军约束队伍，静候调遣，团民滋事者一律痛剿。

五天后李鸿章才得到京城已经失守的确信，随后他联合刘坤一、张之洞，先后向朝廷上了《时局变迁急求补救折》《大局急宜挽救不可再失事机折》，要求朝廷明降谕旨，声明拳匪罪恶，并令各直省将军督抚，遇有拳匪滋生事端，尽力痛剿，以靖地方，而快人心。又在附片中要求朝廷下罪己诏。

八月十五日正是中秋节，李鸿章收到了由行在发来的上谕，不但完全同意李鸿章等人的建议，而且对李鸿章赞赏、劝慰有加：

谕军机大臣、电寄李鸿章等：李鸿章、刘坤一、张之洞等会奏摺片，暨李鸿章初九日电奏，同日览悉。七月二十一日之变，罪在朕躬，悔何可及。该大学士等与国同休戚，力图挽救，宗社有灵，实深鉴之。所陈各节，悉系目前最要机宜。庆亲王奕劻，计初十日可以到京，本日复有旨加派荣禄会同办理。该大学士应即借俄舰，驶赴天津，先行接印。仍即日进京会商各使，迅速开议。至罪己之诏，业于七月二十六日明降谕旨，播告天下，该大学士此时当已接到。自行剿匪一节，该大学士未到任以前，已责成廷雍认真办理，本日亦有明发谕旨矣。其余皆当照请施行。唯事有次第，不得不略分先后耳。朕恭奉慈舆，一路安善，现距太原两站，驻蹕久暂俟抵太原后，体察情形，再定进止。此次变起仓猝，该大学士此行，不特安危系之，抑且存亡系之。旋乾转坤，匪异人任，勉为其难，所厚望焉！仍着端方转电李鸿章等知之。

端方此时任护理陕西巡抚，李鸿章的奏折、电报都是他负责转达行在，因为山西闹义和团很凶，电报线杆早被拔光，已不通电报。接到这份上谕，李鸿章知道不能再拖延了，朝廷给足了面子，再不北上说不过去。于是，他开始筹划北上的行程。

他原本是计划乘坐俄国军舰北上，但怕与俄国走得太近，惹得他国嫌隙，于是改乘轮船招商局的轮船。但现在是交战时期，轮船招商局早已停航天津，因此给庆亲王发了一份急电，告诉他自己将于八月二十一日乘轮北上，请他知会各国公使，转告各国水陆提督共同保护。否则在海上被一炮击沉，他向哪里喊冤去？同时，他也将自己的行期电告廷

雍，让他准备到天津去办交接。

临行前，又接到张之洞的电报，根据他多方得到的消息，各国希望重惩首祸大臣，方能开议。这正合李鸿章之意，在上船前，李鸿章密电护理陕西巡抚端方，请他密呈行在：

太原行在密呈御览：全权大臣大学士李鸿章、南洋大臣两江总督臣刘坤一、湖广总督臣张之洞、山东巡抚臣袁世凯跪奏：为事机万紧，恭折密奏，仰祈圣鉴事。德新使致臣之洞电，必欲先办主持拳党之人而后开议。臣鸿章在沪晤德使、荷兰使及副总统司裴式楷、各国总领事等，所言皆同。是知各国公愤所在，断难偏护。若迁延不办，恐各国变其宗旨，愈久愈不可收拾。臣鸿章本日已将登舟北上，适接臣坤一等来电，均称伏读八月十五日电旨：“罪在朕躬，悔何可及”，不禁感愧涕零。实则罪在臣下，中外皆知，无可掩饰。欲求救急了事之法，唯有仰恳圣明立断，先将统率拳匪之庄亲王载勋、协办大学士刚毅、右翼总兵载澜、左翼总兵英年及庇纵拳匪之端郡王载漪、查办不实之刑部尚书赵舒翹等，先行分别革职撤差，听候惩办，明降谕旨，归罪于该王大臣等，以谢天下，以昭圣德。臣鸿章即可宣告各国，与之克期开议。是否有当，伏乞皇太后、皇上宸断施行。事关宗社存亡，不敢稍避嫌怨，谨合词电护理陕西抚臣端方缮折驰奏，冒死沥陈，不胜迫切待命之至。谨奏。光绪二十六年八月二十一日。鸿、坤、洞、凯。

李鸿章北上，除了文案、仆役、西医、随从等，还特别采购了大量干鲜果蔬及粮米，因为袁世凯特意来电告诉他，京中万物俱缺，留京官员、百姓生活非常困苦。海上航行四天，八月二十五日到达大沽，俄国派一位军官前来迎接，第二天一早乘火车赶往天津。

李鸿章在天津的行辕设在紫竹林租界东侧的水师公所，是北洋水师设在天津的办事处，东临海河，与老龙头火车站隔河相望。老龙头火车站是联军进攻天津时的主战场，如今战争的痕迹还随处可见。尤其是天津城，被战火毁得面目全非。过海河桥的时候，他向西北望去，从前一眼可见的老城城墙已经荡然无存。

他的心腹幕友周馥已经提前赶到，两人一见面，恍如隔世。

“兰溪，一路上十室九空，断壁残垣，一片荒芜，这就是你我经营了二十余年的天津吗？真是……”李鸿章已经说不下去了，摇着头哽咽落泪。

晚饭前，李鸿章在院子里遇到一个很干练的马姓男子前来送菜，有心从他嘴里探听一下天津的情况。李鸿章穿戴的是青衣小帽，老马以为他是钦差行辕的一个师爷，因此说话相当大胆：“老先生放心，天津城里好多了，洋人比官府强，洋军队比官军好。”

“这话怎么说？”闻言，李鸿章有些好奇地问道。

“战前的时候，义和团把天津闹得不像样。裕总督是个糊涂蛋，把那些个乡井无赖奉为神明，任由义和团以抓二毛子为名，放火抢劫。我原本开着一个洋货店，被改成广货店，可照样还是被他们抢个精光，临了还放了一把火，还差一点把我杀了。天津烧成这样，一多半是义和团搞的鬼。”老马说起来就生气，“你说堂堂的一个总督，连天津市面都不能维护，还有个球用？洋人进了城后成立了都统衙门，组织巡捕营巡行，又在街上安了路灯，放了垃圾箱，谁乱倒垃圾，抓住就重罚，如今天津城里，虽然破烂不像样，但市面比从前安定多了，街上也比从前干净了多少倍。天津老城墙拆掉了，在路基上建成四条马路，正在安电灯，还要沿海河再修一条大马路。洋人办事真是利索，说办就办，所有拆迁的住户，公共工程局前去核定损失，房屋有补偿，每亩宅基地地基另给银七十五两，还要在别的地方免费供给同等大小的宅基地，还与每户签订协议。这样好的条件，从前从未见过，如今是拆到谁谁高兴。关键是洋人办事明白，凡事都公开贴出来，也没人从中捣鬼，更没人伸手向你耍。这要是大清官员来办，能有一半落到百姓手里就不错了。”

“老哥怎么只为洋人说好话？”李鸿章些微有些不满。

“我是有嘛说嘛，好就是好，坏就是坏。洋人进攻天津那会作恶够狠的，真是杀人如麻。但如今强多了，我们这些经商的私下都说，啥时候大清官员能像洋人这样办事就好了。”老马低声对李鸿章道，“眼下洋人正在鼓捣自来水，说是直接喝白河的水不干净，有细菌。从前李中堂是最能搞洋务的，可是他都没为天津人弄自来水，结果洋人来弄了。要我说，洋人比大清的官员强多了。”

这话让李鸿章非常吃惊，也令他陷入思考。等吃饭的时候，他没有胃口，和周馥说起下午的对话感慨道：“兰溪，联军杀人放火，可是百姓却说他们比大清官员强。可见百姓对大清是多么失望，才能说出这样的话来。大清，真是扶不起的阿斗了吗？”

“亲贵如端王，权要如刚毅，一个王爷，一个堂堂大学士，竟然相信刀枪不入的神话，这样的朝廷，可不就是无可救药了！”周馥摇头道。

“我就纳闷，这么明白的事情，他们能看不明白？还是揣着明白装糊涂？竟然举朝上下一片癫狂！”

周馥笑了笑：“中堂当然明白，他们不少人是装糊涂，为了不可告人的目的，再套上一个堂皇的名头，把这些癫狂的百姓当了自己的棋子，以致举朝癫狂。大清这样的事情不乏前例，也必有后例。”

“你说得也有道理，是有人装糊涂。但我觉得还有一个原因，中国人的自大心理作怪。到现在他们仍然不以外洋为然，仍然觉得你洋人那一套没什么了不起，你有洋枪洋炮，我有四万万人，一人一口唾沫也能淹死你们，我泱泱五千年大中国，没有什么不可能的，所以有人连刀枪不入这样的荒唐事也能相信。林文忠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已经六十余年，

六十余年还换不来我们的清醒；我搞洋务搞了近三十年，最终还是这样的结果，让这一帮蠢货葬送殆尽，想来真是让人无奈。”李鸿章听不进劝，心情十分恶劣，吃了没几口，胃就疼得厉害，一点食欲也没了。

李鸿章暂时还进不了京，因为载漪、刚毅等人还随扈行在，没受到任何处分，洋人认为朝廷不惩办祸首，没有和谈的诚意，拒绝李鸿章入京。等到了闰八月初二，朝廷终于明发上谕，承认排外是极大错误，向被害外国使节表示惋惜，答应惩办祸首，将庄亲王载勋、怡亲王溥静、贝勒载瀛、载滢革去爵职，将端郡王载漪撤去一切差使，交宗人府议处，载澜、英年均交该衙门严处，刚毅、赵舒翹交都察院和吏部议处。

朝廷有了这样的表态，李鸿章觉得可以进京了，此时护理直隶总督廷雍派人送来直隶总督关防，国难时期，一切从简，草草举行了交接仪式，李鸿章就算正式出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

李鸿章让人带一封密信给荣禄，说洋人不希望他出任议和全权，因为当初他是围攻使馆的总指挥。另外，联军近期有进军保定的可能，请转告廷雍，速将府库存银转移。

慈禧逃出北京的时候，本来是打算带荣禄一起走的，但刚毅反对，建议留荣禄在京与洋人议和。当时行在护军全是载漪一帮人的虎神营、神机营和步军统领衙门的兵，慈禧对载漪的反对不能不认真考虑，而且荣禄随行反而有可能被载漪等人谋害，所以口谕让荣禄留京。

荣禄虽然没有全力攻打使馆，但毕竟是当时的军事指挥，他不敢留京，和崇绮等人弄了几顶大轿，狼狈逃到了保定。洋人不愿意宽恕荣禄，刚毅等又被议处，李鸿章趁机建议不如召荣禄赴行在。荣禄总算头脑清醒的人，有他主持中枢，将来办事总容易些。

这天，联军统帅德国参谋总长瓦德西到达天津，李鸿章派人去接洽，希望能够晤谈，但瓦德西很干脆地拒绝了：“奉大德国皇帝陛下之命，只管武事，不管交涉，概不与中国大臣会晤。”

朝旨一再催促，庆亲王奕劻也已回到北京，让李鸿章立即赴京与洋人开议。李鸿章一行乘坐帆船沿运河进京，因为直隶久旱无雨，运河水浅，靠纤夫拖拉，费了四天多才到。在贤良寺下榻后，李鸿章当即打发人给奕劻送信，约定明天会晤。

奕劻的府邸先遭义和团抢劫，联军进京后又进行三番五次罗掘，几乎到了家徒四壁的境地。北京城内外联军已经不承认是中国的土地，因此即便是住在自己家里，奕劻的行动也很受限制，出门必须事先告诉守卫的日本兵。

两人见面，不胜唏嘘，奕劻说道：“少荃，听说你那里是俄国兵保护，也像我一样，不过是体面的囚徒。”

“自取其辱！王爷，真是自取其辱！”李鸿章以杖拄地，“我从大沽登岸，一路上十室九空，一片荒凉。中枢如此轻率，以致今日大祸，你我这全权大臣，只有坐蜡为难的份。”

“一言难尽。好在你总算进京了，我真是如释重负。你系国家柱石，实为当今不可少之人，凡事均须借重，我拱听指挥。”奕劻重重叹了口气。

“指挥王爷，鸿章哪来的胆子？”李鸿章当仁不让，“我既然入京，自然极力与王爷分忧分谤，只要王爷不责备鸿章‘大权独揽，左右无人’就行了。”

两人的首要任务是请各国尽快坐下来谈，商量半个时辰，拿出议和大纲五条，无非惩凶、赔款、道歉、停战等。当天下午分别送到各国公使馆，但第二天各国回话，几乎异口同声：中国需先惩凶犯，否则一切免谈。

驻美、英、德等国使臣也都传回消息，朝廷对祸首的处分太轻，只有严惩才可开议。而且据英国使馆传来的消息，联军已经向保定府进攻，如果中国再不严惩祸首，不是没有继续西进的可能。“西进”自然是指西安，那是两宫驻蹕之地。两人于是联名电奏行在，请尽快严惩祸首。

然而，数天后朝廷回电，责令奕劻、李鸿章商阻联军西进，并诘询详情。两人看罢只有苦笑，如何商阻，又如何诘询？李鸿章分别至书英、法、美等公使，要求单独与他们会谈。但各国都拒绝了，说没有接到本国训令。实际是列国统一了口径，都不准单独与中国媾和。

李鸿章已经入京的消息此时已经传开，滞留京中的官员和百姓无不额手称庆，甚至有人凑几个粗劣的小菜置酒相贺。自觉有点身份的官员都到贤良寺来看望李鸿章，有的见不上就对站门的仆役道：“告诉李中堂，我们终于把他盼来了，他来就好了，留京官员欣慰至极。”

来见他的官员无一例外诉苦求助，家中被抢，缺粮无米，极其困窘。李鸿章建议奕劻行文各省赈济各自在京人员；京中百姓则请上海、汉口、九江、福州等海关先筹银接济。

“幸亏东南半壁保了下来，不然谁顾得上京中百姓，中堂与张刘袁诸督抚功莫大焉。”庆亲王无不赞同。

这天上午，仆役来报，有一个叫馨如的妇人求见。

“你说的是谁？”

仆役重复一遍，李鸿章惊喜道：“快请快请。”同时，他也拄着杖向外走。

父女两人在院子里相遇。馨如叫一声“白白”跪到地上，放声哭起来。李鸿章抛掉拐杖，亲手去拉馨如，哽咽道：“好孩子，你还活着，这比哄个都好，白白放心了。”

馨如站起来，父女两人互相打量，馨如见李鸿章须发白了多半，脸颊消瘦，眼圈黑暗，半年多不见，又苍老了许多，眼泪禁不住又滚出来。这时，站在馨如身后，一身西洋制服、头戴缠头帽的多尔齐重新跪下给李鸿章磕头：“小婿给岳父大人请安。”

李鸿章示意馨如拉他起来，皱着眉头问：“你是多尔齐？怎么这副打扮？”

馨如代多尔齐回答：“内务府安排他到德国人的‘华捕局’帮助巡街，就给了这样一套行头。”

八国联军占领北京后，唯独没有进紫禁城，是怕万一紫禁城被毁，朝廷上下一致对外，列国反而难以招架。各国划分防区，并成立巡防机构，紫禁城没有跑掉的护军、侍卫，一部分就参加到巡防队伍中。皇城东北由德军占领，成立“华捕局”，组织华人帮助维护治安，多尔齐等皇宫侍卫编入“华捕局”，由德军一个小军官带领巡街。

三人进了客厅，李鸿章对多尔齐道：“你来见我，不该穿这身西洋皮，我看见就来气。”

多尔齐回应道：“岳父大人不必生气，实在没办法，穿咱们的衣服，说不准就被洋兵抓住，打一顿是稀松平常，一句话不对就当义和团杀掉。这身洋皮，如今成了护身符。不过我拿着衣服呢，马上换下来。”

“么女，我已经两个多月没有你的音讯，我一到京城就着人去找，可是京城毁得不像样子，派去的人找不到你的家。洋兵进城，烧杀抢掠，你不要紧吧？”李鸿章问道。

洋兵进京，妇女多数难逃污辱的命运，馨如明白父亲的意思，安慰道：“多亏琼斯医生在咱家里，她出面和洋兵交涉，幸未遭难。”

李鸿章又叹息道：“这我就放心了。城破前你们怎么没逃走？”

馨如不是没想逃，是来不及。阴历七月中旬，京中人家已经纷纷出城，馨如把孩子送到西山潭柘寺附近的老院，那是多尔齐阿玛在半山腰一片树林后盖的几间茅屋，本来是预备年老回家后当别墅看山景，没想到成了避难所。那里备了不少粮食还有油炒面、酱肉和整坛的咸菜疙瘩。

家人劝馨如也留下来，她没同意，要回去照顾多尔齐。多尔齐是乾清门侍卫，不到最后一刻是不能离职的。李秉衡带义和团出京后，多尔齐从宫中带回来的都是捷报，可是突然联军就打到城下，他们想逃也来

不及了。幸亏被困在他们家的琼斯与洋人交涉，要来了英军的一个保护牌挂在门口，她和多尔齐总算有惊无险。

“么女，我来北京这几天，各国公使都不肯见我。今天也没事，就出去走走，到你家里看看，午饭呢，就请你和女婿赏我一口喽。”李鸿章兴之所至，提出要到馨如家中看看。

“就是家里没什么吃的，缺油少酱的。”馨如非常高兴。

“不要紧，有一口老米饭吃就满足了。”

李鸿章坐上他的绿呢大轿，轿边跟着一个长随，轿后是两个仆役，推着一架独轮木车，装满了果蔬干菜之类，如今在北京这是最稀罕的东西，轿前轿后各有一队高大笨拙的俄国兵荷枪实弹随行保护。一路上断壁残垣，到处是火焚炮击的痕迹，而有些倒塌的房屋里显然还有尸体，野狗在里面撕咬，不时飘来一阵阵恶臭。

有人住的院子，门外多有一面西洋国旗，有许多是手绘的，五花八门，唯有日本的太阳旗是例外，全是精心制作的旗子，空白处还无一例外印有“大日本顺民”的字样。一路上多是巡街的洋兵，还有教民也跟在洋兵后面，胳膊上缠着红布，写着“巡街”字样。偶有行人，多是蓬头垢面，衣衫褴褛，被洋兵、教民随意盘诘。

馨如的院子在皇城东南，属英军占领区。俄军与英军进行了一番交涉，李鸿章一行才得以进入胡同。馨如家的院子显然被炮击中过，门楼被焚一半，院墙也倒塌了一丈多，还没来得及垒，只在废墟上堆了些乱树枝。

李鸿章四处转转，不胜感慨。馨如下厨，幸亏李鸿章带来的东西，勉强做出一桌酒菜。李鸿章对馨如道：“么女，今天咱是家宴，不必拘礼，你也坐下。家中还有什么人也一块坐下来热热闹闹吃顿饭，好久没这么高兴了。”

“白白，当年在威海城救我的黄浩胜——现在他叫宋浩胜，也在咱家里，让他一块来吃饭吧。”馨如和多尔齐对了一下目光。

李鸿章还记得当年的事情，捋着胡须道：“好好好，我还没见他一面，今天该当面致谢呢。”

宋浩胜一瘸一拐进来了，双手高举作揖道：“大帅，草民的腿受伤了，没法给您跪了。”

“不碍不碍，你怎么叫我大帅？”李鸿章招了招手。一般，行伍中人惯称总督为大帅。

“草民曾经在北洋舰队待过，当一名炮手，后来受了伤。”宋浩胜不

想说得太详细。

“哦，北洋舰队，提起来让人伤心。”李鸿章摇着满头白发，“如今这伤又是怎么回事？”

“洋兵进城时，他和洋兵打巷战，受了伤。”多尔齐代为回答。

宋浩胜受伤后被洋兵追得走投无路时，正巧到了馨如门前，被馨如藏到后园的地窖中捡回一条命。

李鸿章感叹道：“十年前你救了小女一命，如今小女救你一命，这就是天意。”

多尔齐又道：“宋兄弟还救了我一命，我被义和团捉了去，是他把我要了回来。”

“这些个拳匪，作恶多端，真正是祸国殃民！”李鸿章对义和团没有好感，“一开始我就建议朝廷要剿灭拳匪，可是朝廷不听，任由他们胡闹，这一场泼天大祸，追根溯源，就是拳匪闯出来的。”

宋浩胜听了插话道：“大帅这样说义和团，不能让人心服。”

“我说错了吗？他们烧教堂、杀教士、杀教民，洋人没杀几个，却惹来了八国联军。教民皆是我大清子民，他们却随意加害，不是祸国殃民是什么？”李鸿章说起来毫不相让。

“大帅应该想想，他们为什么烧教堂、杀教士、杀教民？教民仗着教堂、教士的势力为非作歹，而民教一有纠纷，官府就向洋人卑躬屈膝，只向着教民，不能为百姓做主，义和团这才能一呼百应。”

“可这也不能成为他们为非作歹的理由！”李鸿章已经按捺不住火气，“譬如一个人骂了你一句，他是不对在先，可你不能一刀把他杀了吧？”

宋浩胜反唇相讥：“中堂是要我们打不还手，骂不还口，窝窝囊囊过一千年吗？面对恶狼，难道不应该给他一棒吗？”

“当然不能，除非你足够强大。如果你面前有一只恶狼，明智的办法就是先避其锋芒，到一边去强身健体；明明知道面前是一只会吃人的狼，而自己还是个瘦弱不堪的小个子，却要逞一时之勇去踢他一脚，那不是勇敢，那是找死！什么叫君子报仇十年不晚，什么叫韬光养晦，你懂不懂年轻人？”李鸿章意犹未尽，“你再看看这些去踢恶狼一脚的是些什么人，他们打着扶清灭洋的旗号，残杀教民，抢劫财物，四处放火，连京城最繁华的大栅栏也烧成一片白地，干的全是土匪的勾当！他们中间真正灭洋的有几人？装神弄鬼那一套能抵挡得了洋人？我倒是听说，洋人一攻进北京城，满城的义和团都扔掉头巾，装成了平民，一下都变

成了孙子，真敢去拼命的，有几个？”

馨如和多尔齐都示意宋浩胜不要再辩，但宋浩胜忍不住了，“哧”的一声撕开上衣，大声说：“你眼前就有一个！我胸脯的伤，是在黄海海战中留下的，我左腿的伤是在威海摩天岭炮台上被炸的，我右腿的伤，是被进城的联军打坏的！我就是个义和团！是有人抢劫，是有人逃跑，但我亲眼看到成千上万的义和团兄弟迎着联军的机枪向前冲，他们只为了能把长矛刺上敌人的胸口。他们全都倒下去了，真正是血流成河，把整条街都染红了……”

宋浩胜哽咽着说不下去了，等他情绪平复了才道：“大帅，如果他们手里有洋枪，洋人不会那么容易就打进北京来。他们战死了，虽然没有改变结局，可是他们的一腔热血，不能只换来一句‘祸国殃民’。”

“年轻人，或许我说得有些绝对。你们中间也许有人真的为国捐躯，可是，武卫军的洋枪洋炮并不逊色于洋人，一样兵败如山倒，这些相信刀枪不入的山野农夫，又能于事何补？”李鸿章此时也平静了下来。

“武卫军装备最精锐的武器，却遇敌即溃，是因为他们没有为国牺牲的心思，他们的心出了问题。当年甲午一战，那么多将领临阵脱逃，那么多坚固的炮台被弃守，与武卫军的情形一样，是军心出了问题。义和团中有许多败类，但我在他们中间也发现了一种不可战胜的力量，如果这种力量被引发出来，再配上精锐的武器，我们完全可以把联军挡在天津，甚至消灭在北京城下。”

李鸿章沉默很久才道：“年轻人，你的话让我深思。当年我在上海，看到了中外军队枪炮上的巨大差距，我大半辈子都是在缩小这个差距。我淮军当年号称大清最精锐的军队，就是因为装备了最新式的枪炮。可是，甲午之战，仍然一败涂地。不瞒你说，我对大清的军队已经失去了信心，这次武卫军的溃败，再次证明了我的预感，也让我几乎绝望。我殚精竭虑辅佐大清三十余年，最后却如同扶不起的阿斗。说起来赔点银子没什么，大不了再挣。可是如果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精气神没了，血性没了，那真就没有希望了。这也是入京以来我心绪败坏的主要原因。”

“大帅，咱泱泱五千年的大国，精气神不可能没了，血性不可能没了，希望更不可能没了。恕我直言，大清从上到下贪腐成性，已经把民心民气耗尽，如果有一天政治清明，文官不贪财，武官不怕死，大清就会重新振作起来。”宋浩胜的话句句掷地有声。

“这样的话，从前清流天天讲，尤其是倭相国，天天说以忠信为甲冑，以礼义为干櫓，我听得耳朵都起茧子，从来不以为然。不过，今天我想，这话也不是没有道理。军队只有忠义之气而无精锐装备不行，只有精锐装备而军心败坏更不行。最简单的道理，却要耗尽我一生的阅历才有深刻体味，真是令人感慨系之矣！至于官场风气，我是无能为力

了。”李鸿章端起酒杯说，“来，年轻人，我敬你一杯，让我这将死之人，看到了国家、民族还有未来，未来还有希望，我心情好多了。谢谢你，这杯酒专门谢你。”

李鸿章和庆亲王见不到各国公使，但联军行动多少还是有些消息，大多是外出讨伐，向南竟然已经到了山东的德州，向北已接近张家口。过了几天，突然传来消息，联军在保定枪决了直隶布政使廷雍，城守尉奎民恒、营官王占魁等，理由是他们纵容义和团仇杀教民。

廷雍是从二品大员，联军竟然擅自杀之，真是令人震惊。李鸿章对奕劻道：“王爷，朝廷如果再不严惩祸首，洋人要是自己要去行在拿凶，那可真就兵连祸接了。”

奕劻想了想道：“只把消息报给行在就是了，荣仲华应该快到行在了，他掂得出轻重。”

直隶正在纷乱中，而布政使被杀，急需有人充任。人选是现成的，就是被李鸿章招来帮忙的周馥。但周馥对出任直隶藩台却兴致不高：“大帅，我应召是来当你的帮手，真无意官场。”

李鸿章知道周馥不是惺惺作态，便劝道：“兰溪，我给你的不是个官位，是一份责任，是一肩重荷。如今直隶纷乱如此，非要扎实办事者不可。你就勉为其难吧。”

周馥不好再推托，于是为赴保定做准备。

荣禄在路上费了一个多月的工夫，才赶到西安行在，正赶上李鸿章两份电报递到，立即去见慈禧。慈禧对调周馥出任直隶布政使没有异议，但加重对祸首的处分却颇不情愿。

荣禄劝道：“这也是没办法的事，如果不主动惩治载漪等人，联军派兵到陕西来拿祸首，那可就麻烦了。”

“大清腹地，雄关重重，他们就那么容易来得了？”慈禧不相信。

“即便来不了，从此兵连祸结，没有了局。乱久了，只怕生变。”荣禄点到为止，真是乱久了，再出来个洪秀全，振臂一呼，这江山姓不姓爱新觉罗那可就两说了。

慈禧最怕的是这一点，于是便退让道：“奕劻、李鸿章只知道逼朝廷严惩祸首，我们一再让步，洋人还是不满意又该如何？枝节迭生，所求过苛，如何收束？如今你到中枢来了，议和的事你要先和奕劻、李鸿章他们商量，尽力与洋人商讨，要是有什么万难应允之事，可事先驳去。”

慈禧的话看似不着边际，但荣禄最善于话外听音。如今人为刀俎，我为鱼肉，奕劻、李鸿章连开口的机会也未必有，哪还有讨价还价的资

本。太后口中的“万难应允之事”是什么？当然不是怕联军对载漪等人的处置提出过分的要求，怕的是把慈禧列为祸首！

荣禄揣着明白装糊涂道：“奴才明白，刑不上大夫，何况载漪等人都是亲贵王大臣，议亲议贵，总不能太不像话了。”

他与王文韶等人闭门商量，拿出了新的惩处方案，交给慈禧一看，只字未改，立即发给奕劻、李鸿章。

李鸿章他们收到的第二次惩办祸首的上谕，决定削去载漪的王爵，已经革职的庄王载勋、怡王溥静、贝勒载瀅均交宗人府圈禁，已革贝勒载瀅闭门思过，辅国公载澜停俸一级调用，左都御史英年降二级调用，前吏部尚书刚毅病故免议，刑部尚书赵舒翹革职留任，已革山西巡抚毓贤充边，永不释回。

如今有了这个惩处结果，李鸿章和奕劻可以去见联军统帅瓦德西元帅了。瓦德西是德意志帝国参谋总长，奉德皇之命率两万德军到中国来，被各国推举为联军总司令。不过他登陆的时候战争基本结束，因此联军私下里称他为“空头司令”。他到北京后，把西苑慈禧的寝宫仪銮殿当成了司令部。住了没几天，不料一场大火把仪銮殿烧了个精光，他总算没烧死，但他的卫队长被烧成了一堆黑炭。他有点迷信，害怕是东方神秘的咒语起了作用，再不敢住威严的东方宫殿，搬到一排平房中去住。

李鸿章和庆亲王见到他都极力拉交情。尤其是李鸿章，大谈当年访德时与铁血宰相俾斯麦的友谊，以及毛奇将军陪同他参观克虏伯兵工厂的经历。毛奇将军是瓦德西的老上司，也是前任参谋总长。但瓦德西对两人非常冷淡，一直在不耐烦地应付。李鸿章希望联军不要再扩大行动范围，而瓦德西则表示，如果李鸿章能够保证把直隶的清军全部撤走，他则不再派兵。李鸿章又希望他能劝说各国使臣，尽快拿出议和大纲，他则表示各国正在讨论，将来会有一个大纲。

两人一无所获，出门后李鸿章非常气恼，对奕劻道：“王爷，他瓦德西算什么鸟东西，我当年访问德国时，他连见我面的资格都没有，是他的老上司一直陪着我。”

奕劻劝道：“少荃就不必生气了，我堂堂王爷，不也是看他的脸色吗？打了败仗，国家都辱没至此，何况咱们这议和大臣。议和大臣，就是个里外不讨好的差使。”

两人回到奕劻王府商议对策，李鸿章建议还是以夷制夷的老办法。如今各国要联合起来与大清谈判，大清则必须从中拉拢一两国私下沟通，这样他们有所顾忌，不至于提出太苛刻的条件。

奕劻问道：“少荃，你说，什么算最苛刻的条件？”

惩凶、赔款、道歉，这些都免不了。最苛刻的条件，也就是太后最不能接受的条件是什么？一是不能把太后列为祸首，二是最好不要提归政的事。这两条太后肯定不答应，不答应就难免战火复燃，永无了期。

“王爷，要下功夫的地方恐怕就是这两条，换句话说，议和大纲不能动摇太后的地位。否则，你我这全权便将一事无成，国家的祸乱真不知要到何时方休。”

奕劻拱手道：“少荃一语中的。此事就拜托了，你知道，我是不擅与洋人说话的。”

李鸿章依然是当仁不让，他建议应当在俄国公使身上多下功夫。他频频与俄国公使格尔斯接触，效果相当不错。格尔斯答复，只要中俄就东北问题单独谈判，俄国将全力协助中国。

各国都提出了苛刻的条件，彼此争论不休，一直到了十一月初三，十一国拿出了一个十二款的议和大纲，通知中国必须由全权大臣亲自到西班牙使馆取。

因为进入十一月后天气奇冷，李鸿章下轿受寒，又兼胃疼，已经病倒不能下床。于是，庆亲王奕劻只好亲自去西班牙使馆。十一国公使坐在一条长桌的上首，庆亲王的位置安排在他们对面，而且连一把椅子也没有。各国公使各发一通议论，相同的意思就是，如果不答应这个条款，各国就不会撤兵。

奕劻拿回的议和大纲，包括惩办祸首，为克林德立碑，赔款十亿两白银，拆毁京津之间的一切防御措施，各国在京城驻兵等。他看罢连连叹息，派人告诉李鸿章，他为国受辱，列国不容辩驳，他毫无办法。而朝廷绝不会答应这样的条件，不知怎么办才好，请李鸿章想办法。

李鸿章对来人道：“说是谈判，哪有我们说话的机会？两个月来，都是各国关起门来商议，我和王爷何曾插得上嘴？没有什么办法，只能请朝廷尽快批准，然后再一项项细磨。”

他口述电报，让儿子李经述记录：

各国公使词气决绝，不容辩论，宗社陵寝均在他人掌握，稍一置词，即将决裂，存亡之机，间不容发，唯有吁恳皇太后、皇上上念宗社、下念臣民，迅速乾断，电示遵行。

他把电报交给来人：“你回去交给王爷，议和大纲必须立即电奏西安，奏稿非用此重笔不可。人为刀俎，我为鱼肉，久拖无益。”

议和大纲和奕劻、李鸿章的联名电报由行在军机处的荣禄呈给慈禧，他跪在地上不能抬头看太后的脸色，但听得出太后呼吸相当急促，透着紧张和不安。但随着翻动几页电稿后，太后的呼吸均匀了，语气却

相当严厉：“这样苛刻的条件，我不敢答应，你去和皇帝商量吧。”说罢，她很生气地把电稿掷还给荣禄。

荣禄带着电稿再去见光绪帝，光绪帝回道：“朕当初反对向列国宣战，可是载漪、刚毅他们非要进攻使馆、火烧教堂，朕的话有人听吗？既然没人听，又何必来问？”

慈禧听了荣禄的奏报后道：“两个全权大臣只知道责难君父，不肯向各国据理力争，我既不管，皇帝也不管，由他们办去吧。”

荣禄心里再清楚不过，奕劻、李鸿章两位全权大臣其实在列国面前无任何权力，谈判要有筹码，两宫流亡在外，大局岌岌可危，一有风吹草动，便可能大火燎原，大清手里哪还有什么筹码？最好的办法就是接受议和大纲，尽快开始和谈。而且，他有预感，时候一到，太后必然会批准议和大纲。他也不必急得上墙揭瓦，且拖一拖再说。

可是，不能再拖了，两位全权大臣发来电报，瓦德西已经警告，朝廷不肯批准议和大纲，祸首还盘踞在皇帝身边，他要亲自带兵进西安，把祸首捉过来。看过这份电报，慈禧召见行在的军机大臣、御前大臣道：“洋人这样不讲道理，你们说怎么办呢？”

荣禄回道：“奴才以为，应当批准大纲，由全权大臣一项项力争。”

大家都盼着早日回京，因此也是极力附和。

慈禧还是不肯轻易答应：“这样大的事情，总要让天下臣民都知晓朝廷的难处。你们先起个上谕来，等我看了再说。”

十一月初六，奕劻、李鸿章接到西安行在军机处发来的电谕，诏允议和大纲，只是要在细节上磋磨补救，同时收到的还有一份长达一千七百字的明发上谕。这份上谕既是给全国臣民看，更是给十一国看的。因此，开头首先表明朝廷与各国修好之意，有一句话广为流传，“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然后详述此次失和的原委，把责任完全推到义和团和祸首众臣的身上。接下来对列国恳求，对两位全权大臣提出期望，语气相当委婉，“唯各国既定和局，自不至强人所难。着奕劻、李鸿章于细订约章时，婉商力辩，持以理而感以情。各大国信义为重，当视我力之所能及，以期其议之必可行。此该全权大臣所当竭忠尽智者也。”而后又分析此次战祸的教训，检讨朝廷的过失，最后当然是号召举国振作，“所以谆谆诰谕者，则以振作之与因循，为兴衰所由判；切实之与敷衍，即强弱所由分。固邦交，保疆土，举贤才，开言路，已屡次割切申谕。中外各大臣，其各懍遵训诰激发忠忱，深念殷忧启圣之言，勿忘尽瘁鞠躬之谊，朕与皇太后有厚望焉。将此通谕知之。”

接下来开始谈判，列国还是坚持，先惩办了祸首再办其他，各国的要求是载漪、载澜、载勋、刚毅、赵舒翘等祸首都要斩首，而朝廷认为，亲贵大臣非大逆不加死刑。拖到腊月二十五，瓦德西又召集联军军

事会议，决定正月初五率八万大军去西安惩办祸首。奕劻、李鸿章连忙再急电西安。

往年过年都是最热闹的时候，今天则是李鸿章最烦恼、忧惧的时候，瓦德西以兵胁迫，而俄国提出了十二款撤兵条件，包括中国不得在东北驻军，如果需要驻军，则需俄国同意；中国政府任命东北大员，如果俄国认为不合适，即行撤换；从东北经蒙古到新疆所有矿产及其他利益，不经俄国允许，不得转让他国人开采，铁路亦不得由他国修造等等。

李鸿章深悔当年的《中俄密约》，他本意是结盟保护，反而是引狼入室。他奏请朝廷由驻俄公使与俄国谈判，他则腾出精力应付十一国公使。

朝廷终于同意加重惩办祸首，载漪、载澜为斩监候，加恩发往新疆，永远监禁；毓贤正法，载勋、英年、赵舒翘赐令自尽，启秀、徐承煜正法，刚毅虽死，追判斩立决，徐桐、李秉衡也已自杀，仍追判斩监候。各国公使随后又拟定了第二批、第三批战犯，先后惩处一百三十余人，当初仇洋主战的大臣至此基本诛尽，而其中不乏冤死鬼。

接下来谈判赔偿，最为艰难，十一国提出了共计十亿两白银的赔偿要求。磨了几个月最后才确定为四亿五千万两，李鸿章问他们依据是什么。

德国公使回道：“何须依据，各国都认为此数最合适。中国向来自大，号称是泱泱大国，人口有四万万五千万，一人一口唾沫，就可以把洋人淹没，一人一两赔款，就是让你们明白，人多不等于国强，如果愚昧不开化，人多反而易肇祸。”

其他的几项谈得也非常艰难，各国知道中国无力抵抗，因此不肯让步。而俄国人借中国忙于应付列国之际，步步紧逼，驻俄公使杨儒因为不肯在条约上签字而受尽欺凌。有一天受了俄国外交大臣的呵斥，返回使馆途中伤心落泪，心口疼痛，下马车时又在雪地上滑了一跤，一病不起，十几天后含恨去世。于是，李鸿章建议改为在国内谈判，认为不要急于与俄罗斯签约，以免各国攀比。对付俄国人的办法还是以夷制夷，把俄国的条件向列国公开，策动各国向俄国施加压力。

李鸿章的苦恼不仅来自各国公使，还来自朝廷上下的重臣，尤其是张之洞和刘坤一，当初东南互保时大家非常默契，但自从他出任全权大臣后，就不断指手画脚，对和议提出种种指责和挑剔。李鸿章以为，这本就是城下之盟，国家利益岂有不受损之理？两人纯粹是看人挑担不腰疼。他在上奏朝廷的电文中痛批张之洞：“张之洞封疆几十年，犹不免书生之见。”张之洞非常气愤，在电奏中模仿李鸿章的语气，说“李鸿章议和多少次，仍然是辱国丧权。”

李鸿章正在发张之洞的牢骚，奕劻府上来人请他立即过府说话。

李鸿章问道：“什么事情，这样着急？”

来人说道：“英国的副使到王府了，气势汹汹。王爷怕应付不了，请中堂立即过去。”

李鸿章进了庆王府客厅，果然年轻的英国副使与庆亲王并坐，趾高气扬，夸夸其谈。

李鸿章进去先给奕劻请了安，然后翻眼看了副使一眼后道：“副使阁下与王爷并坐，有失体统吧？”

“我是客人，坐这里有何不妥吗？”副使强辩道。

“妥不妥你有数，如果我国副使与贵国亲王并坐，贵国会怎么看？如果把副使的失礼拍了照发到新闻纸上，恐怕贵国外交部也会责备副使的失礼吧。”

英国副使尴尬地坐到一边，正准备要说话，李鸿章挥挥手，示意先不必说，他不紧不慢坐下来，伸长脖子，喉咙里发出“呕呕”的声音，外面立即跑进两个随从，一个把水烟递到他嘴角，一个弓腰点火。等他悠闲地抽完一口烟才道：“说吧，副使见王爷，有何见教？”

“今天来见王爷，是向贵国提出抗议。”副使此时的气焰已经收敛。

原来，大学士昆冈向朝廷报告翰林院被焚情况，请示拨款修复，而被焚的原因，说是英国使馆和联军进京后所为。而翰林院是当时官军为了进攻英国使馆而放火焚掉，就是北京的百姓也大都清楚。

“当时我就困在使馆中，我亲眼看到贵国士兵在翰林院放火。使馆还曾经派水兵去救火，抢救被焚烧的珍贵典籍，并给总理衙门发电，要求他们派人救火，保护书籍，可是没人回应。”英国副使拿出西方报纸上刊登的被困在使馆中的记者、汉学家所发表的文章，还有当时发给总理衙门电报的副本。事实俱在，不容辩驳。

但李鸿章却不以为然：“战争期间，诸事纷纭，昆大学士也许是听别的什么人说的，因此据此上奏。联军对平民不加鉴别，概以拳匪杀害，列国新闻纸也多有记载，我国并无提出抗议。”

副使反驳道：“这不一样，毕竟义和团都脱掉衣服，混入百姓中，难以鉴别。而且，我国尤其重视保护珍贵文献，说使馆人员放火烧翰林院，是极大的羞辱。”

“贵国是文明国家，向来以人权标榜，再珍贵的文献也没人命更珍贵。妄杀百姓的行为更应该引为羞辱。”李鸿章把英国副使驳得无话可说，但他不想把局面弄僵，“你说的事情王爷会向朝廷奏报，弄清事实，会做出更正。”

“应该在贵国新闻纸上正式发布你们的更正。”副使要求道。

李鸿章回道：“一切奏明朝廷后再说。”

副使走后，奕劻由衷地称赞道：“少荃，你对付洋人真有一套。”

“我对洋人从来不客气。”李鸿章并不高兴，“王爷，昆中堂这事做得不漂亮，也是一个不好的苗头。我在想，这次教训够惨重了，可是，如果我们都像昆中堂一样文过饰非，把我们粉饰成一个弱者，一个单纯的受害者，只记载列国的残暴可恨，未必是好事。我们说，吃一堑长一智，如果这一切全然归之于我们是弱者，是受豺狼欺负，心里只有仇恨，却无任何反省，那还有何智可长？还有另一种可能，就是把丧权辱国的条约，归罪于你我这全权大臣，归罪于你我是卖国贼，那我们所受屈辱真是白受了。”

奕劻摇头道：“噫，这有什么办法，你说的，十有八九都成了事实。”

“我已经是得不偿失的卖国贼了，不去说了，还是商量一下怎么对付洋鬼子。”李鸿章也不想再说这事。

耗了整整九个月的时间，七月二十五日（1901年9月7日），奕劻和李鸿章与英国、美国、日本、俄国、法国、德国、意大利、奥匈帝国、比利时、西班牙和荷兰十一国代表签订《北京议定书》，因为本年为辛丑年，因此又称《辛丑条约》，共十二款及十九个附件，主要内容包包括：派专使到受害国道歉；惩办祸首，伤害外国人的所有城镇停止文武科举五年；中国赔款4.5亿白银，分39年还清，本息共计约9.8亿两；划定北京东交民巷为使馆界，允许各国驻兵保护，不准中国人在界内居住；清政府保证严禁设立仇视外国人组织；清政府拆毁天津大沽口到北京沿线设防的炮台，允许各国派驻兵驻扎北京到山海关铁路沿线要地。

十几天后，各国军队开始撤出北京，马玉昆、姜桂题奉命率部进驻京畿。李鸿章上《和议会同画押折》，奏报谈判和签约情形，最后提醒朝廷：

臣等伏查近数十年内每有一次构衅，必多一次吃亏。上年事变之来尤为仓猝，创深痛巨，薄海惊心。今和议已成，大局少定，仍望我朝廷坚持定见，外修和好，内图富强，或可渐有转机，譬如多病之人，善自医调犹恐或伤元气，若再好勇斗狠，必有性命之忧矣。伏乞圣明垂察。

九个月的磨难，彻底拖垮了李鸿章，签约后，他病情加重，饮食不进，忽冷忽热，痰咳不止，经常头晕，无法坐立。然而，他还要抱病继续与俄国人谈判。各国已经开始撤兵，但俄国人却以中国皇帝没有回京、东北不安定为由，拒绝撤兵，并提出的撤军条件是清军两年内撤出东北，须由俄国将校训练。李鸿章主张签约，以求俄军尽快撤走，不然夜长梦多。但朝廷却不同意，要求俄国人立即撤走所有军队。俄国人坚

决不同意，谈判陷入僵局。

真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道胜银行又提出了一份苛刻的合同。道胜银行是甲午战后以俄国为首多国入股的银行，目标是获取中国的筑路权，中国也有股份，但完全是由俄国人说了算。俄国人这次提出的要求是，中国政府应该优先向华俄道胜银行提供满洲全境铁路和一切工业的租让权，如该行确定放弃某一项租让权，中国才可以同样条件提供给别人承办。

李鸿章对俄国财政大臣维特派到北京的代表鲍斯尼夫道：“这岂不是等于将东北送给俄国了吗？我与贵国财政大臣维特是极好的朋友，你告诉他，这样的合同无论如何本使不敢签。”

鲍斯尼夫回道：“我正是奉财政大臣之命来北京。维特大臣说，李中堂向来对俄友好，要趁着李中堂尚健在，尽快签订友好合同。”

这话等于说，趁着李鸿章没死，他要多为俄国捞点好处。李鸿章一口气堵在胸口，脸憋得青紫。他愤怒地拄着拐杖，不辞而别，鲍斯尼夫追到门口道：“李中堂，你不签条约，俄国军队就不可能撤出东北。”

李鸿章回到贤良寺，下轿的时候一阵冷风扑面而来，他只觉得倏忽胸口一热，连吐几口血。众人七手八脚把他抬进屋内，连忙请琼斯来诊治。

琼斯看了之后告诫道：“大人是操劳过度，饮食无常，导致胃小管出血。现在大人身体极为虚弱，应当安心静养，不应当再操劳了，否则有性命之忧。”

但要李鸿章闲下来仍然不可能，感觉稍好些后，他强撑着离开病床，与比利时公使谈判在天津划定租界的合同。结果下午病情加重，再次吐血。譬如急得直哭，对他说道：“白白，明天我非要拿把刀来，谁要再来向你回公事，我就先杀了他。”

“白白不接公事了，想接也接不了了。”李鸿章勉强一笑，又对李经述说，“快给你周叔发电报，让他来，我有话交代。”

周叔自然是指直隶布政使周馥，此时他人在保定。

过了两天，李鸿章又吩咐道：“二儿，庆王爷已经去迎驾，应当让他立即回来。我说，你记：臣病十分危笃，京师根本重地，非庆亲王回京不足以资震慑，敢乞天恩，电飭庆亲王无论行抵何处，迅速折回，大局幸甚。已电令周藩司来京，乞代奏。鸿章。”

到了下午，李鸿章喝了一口参汤，感觉精神好多了，又对李经述道：“二儿，我大约没有多少日子了，该准备遗折了。”

李鸿章口述，李经述含泪记录，然后稍作整理，抄录出来请李鸿章过目：

全权大臣直隶总督李鸿章奏为臣病重垂危，自知不起，口占遗疏，仰求圣鉴事：窃臣体气素健，向能耐劳，服官四十余年，未尝因病请假。前在马关受伤，流血过久，遂成眩晕。去夏冒暑北上，复患泄泻，元气大伤。入都后又以事机不顺，朝夕焦思，往往彻夜不眠，胃纳日减，触发旧疾时作时止。迭蒙圣慈垂询，特赏假期，慰谕周详，感激涕零。和约幸得竣事，俄约仍无定期，上贻宵旰之忧，是臣未终心事。每一念及，忧灼五中。本月十九夜，忽咯血碗余，数日之间，遂至沉笃，群医束手，知难久延。谨口占遗疏，烦臣子经述恭校写成，固封以俟。伏念臣受知最早，蒙恩最深，每念时局艰危，不敢自称衰病。唯冀稍延余息，重睹中兴。赍志以终，殁身难瞑。现值京师初复，銮辂未归，和议新成，东事尚棘，根本至计，处处可虞。窃念多难兴邦，殷忧启圣。伏读迭次谕旨，举行新政，力图自强。庆亲王等皆臣久经共事之人，此次复同更患难，定能一心效力，翼赞谏。臣在九泉，庶无遗憾。至臣子孙，皆受国厚恩，唯有勸其守身读书，勉图报效。属纆在即，瞻望无时，长辞圣明，无任依恋之至。谨叩谢天恩，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谨奏。

李鸿章看罢点了点头，他大约是累了，闭上眼睛睡着了。等他醒过来时，见周馥正坐在病榻旁。李鸿章伸出手，周馥连忙握住道：“中堂，万望保重。”

“兰溪，我是床底下放飞箏，怕是起不来了。你我相知一生，我李某的功业，哪一项也离不开你。直隶新复，百废待举，你肩上担子不轻。我没什么好说的，善待你治下的百姓。经此一劫，直隶百姓受难最深。”

周馥握握李鸿章的手，表示他已经记下。

李鸿章又道：“我一生功业，若甲午前死去，将留名青史；可惜甲午一役茫然无存，身败名裂。可我最悔恨的，并非中日之战，而是中俄密约。可恨俄罗斯人欺我太甚，尤其是维特，我视为密友，却是一直在算计我。如今俄国不肯撤兵，我如何能够瞑目！”

众人都劝他，不必多想，俄国人早晚得撤出去。

这时，鲍斯尼夫来了，他来到李鸿章病榻前道：“中堂大人，告诉您一个好消息，经维特大臣周旋，我国政府在撤军、赔偿方面将做出重要让步，我奉维特大臣之命，特向您照会。”

李鸿章的眼睛像突然被火光一照，绽出亮光，惊喜道：“都有哪些让步？”

“让步甚大，大约明天就会发来正式照会。为了维特大臣的好意能够变为现实，希望能够尽快签订银行合同。”鲍斯尼夫打开公文包，取出合

同，“您只要盖上您全权大臣的关防，中俄之后的一切事情都好商量。”

“你难道还要骗一个将死的人吗？不怕你信奉的上帝惩罚你吗？”李鸿章的脸色阴沉起来，眼里的亮光变为愤怒。

李经述这才明白鲍斯尼夫的真实来意，向门外一指道：“请你立即离开，这里不欢迎你。”

李鸿章随后陷入昏迷，有时候会突然说话，但含混不清。周馥对李经述道：“二公子，我看中堂不太好，把他的寿衣穿起来吧，省得到时候来不及。”

晚上十点多，总理衙门送来行在军机处发来的电报：

奉旨：朕钦奉慈禧端佑康颐昭豫庄诚寿恭钦献崇熙皇太后懿旨，李鸿章病尚未愈，朝廷实深悬系。该大学士为国烦劳，忧勤致疾，着赏假十日，安心调理，以期早日就痊。俟大局全定，荣膺懋赏，有厚望焉。钦此。

“等中堂醒过来时，再让他看吧。”周馥又叮嘱李经述说，“二公子，今夜可要多照料。”

李经述回道：“周叔请放心，我已经好几夜没合眼了。”

“你不能这样，得空总要迷糊一阵。”

夜里李鸿章一直在睡，似乎又一直没睡着。他会突然说起话来，但大家只有两个词能听懂，“白白”和“娘”。到了五点多，他醒过来，看上去非常清醒，一身轻松。他示意李经述扶他起来：“二儿，我梦到你爷爷、奶奶了。你奶奶说，老二，你到这里干哄个，这里不是你来的地方。推了我一把，就醒过来了。看来，我还不到死的时候。”

大家都很高兴，李经述拿出昨天晚上的电报给他看，他叹了口气道：“皇恩浩荡，我拼上这把老骨头也要把俄国从东北磨走。四十年，九万万两白银，这真算得上飞来横祸。”他喝口参汤，随口吟道：

劳劳车马未离鞍，临事方知一死难。

三百年来伤国步，八千里外吊民残。

秋风宝剑孤臣泪，落日旌旗大将坛。

海外尘氛犹未息，请君莫作等闲看。

吟完诗，李鸿章的精神很快就委顿下去，随后就昏迷了。到了七点多，李鸿章睁开眼睛想说什么，但却说不出，嘴角好像也有些歪了。这时周馥过来了，李经述道：“白白，周叔看你来了。”

李鸿章眼角滚出一颗泪，摇摇欲坠。周馥拿手指在他鼻子前一拭后道：“二公子，中堂已经去了。”

一屋人放声大哭。李经述去合父亲睁大的眼睛，却总是合不上。

“中堂，你放心走吧，俄国公使说，中堂去后，俄国一定不做为难中国的事情；两宫不久就要从西安回京了。”周馥一边编造谎言一边去合李鸿章的双眼，总算把他一双圆睁的眼睛合上了。

当天下午，李鸿章去世的电报到达河南荥阳，当时慈禧的心情不错，正在行在赏菊。当地官员告诉她，这些菊花皆是从洛阳移植，共移来九百九十九株，全部都成活盛开：“花有灵性，知道太后皇上驾临，因此都盛开迎驾。”

慈禧对这明显是恭维的话很受用，脸上笑容很灿烂。等她看完电报，脸上的笑容立即像被秋风吹走的落叶，禁不住落下泪来：“李鸿章殁了。”

“皇爸爸不是刚赏他十天假吗？怎么就殁了？”光绪帝闻讯也大吃一惊。

“大局未定，倘有不测，这千钧重荷，更有何人分担。”慈禧叹了口气，闭上了眼睛。

后 记

历时将近三年，一百多万字的《李鸿章》（全三册）终于完成了，创作算得上十分顺利。敲完最后一个字，我想，首先应该感谢本书的责任编辑田敦国老师。《左宗棠》（全二册）完成后，田老师就问我下一步的创作计划，并帮我确定了《李鸿章》（全三册）这个选题，并建议我创作“近代名臣系列”。

中国近代是一个极为震荡的时代，中国近代史是一部屈辱史，同时也是一部探索、奋斗的历史，迸发过思想的火花，也曾有过富强崛起的希望和民主自由的曙光。中国的强国之路是从近代就开始探索的，中国梦也是从那时起就在部分先行者的心中开始跳跃了。

林则徐在与洋人的交往中，发现了中西差距，并受到了极大震撼，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企望开启中国的强国梦。但他来不及实施，就被发配新疆。随后的曾国藩、左宗棠、张之洞尤其是李鸿章，把富国强兵之梦付诸实施，办电报、筑铁路、建轮船、筹划近代海防，卓有成效。当定远、镇远等铁甲巨舰傲然海上的时候，骄傲和自豪曾在不少国人的心中荡漾。

然而，机遇总是擦肩而过，当中国尚未真正崛起之时，就因“甲午战争”一败涂地，又因《辛丑条约》一蹶不振。袁世凯有能力更有野心，他认为民主那一套亦不能使中国富强，更因根深蒂固的皇权思想，从而使他走上了恢复帝制的不归路，使中国前进的步伐又增挫折。

这一段历史，先行者的奋斗和探索是值得尊重和肯定的，也有许多的教训至今仍有警示意义。比如近代改革缺乏顶层设计、没有形成举国一致的理念；比如严重的腐败销蚀了军队的战斗力和国民的爱国热情；再比如不知彼知己却一味好战，至有甲午之败、辛丑之耻。今天，中国正在崛起，面临着更多的风险，更需要保持警惕、清醒和慎重。

历史小说，总要关照现实。创作“近代名臣”系列，回望那段历史，可与读者共忆、共思、共勉，更希望对现实有所警示和助益。一想到正在做的是一件有意义的事情，便无形中增加了创作的动力和热情。

在创作过程中，田老师一直在关注、支持，有时深夜之中网聊之句，总能给我莫大的信心和毅力。还要感谢富察·建功先生。他祖辈是清代显赫家族，他是乾清门侍卫之后，创作的《父子同侍乾清门》《晚清侍卫回忆录》中有许多宫廷政治及侍卫履职的细节，对我更感性、细致地触摸历史有莫大的启发。创作中每遇到问题向他请教，他总能及时答复。而我每出版作品，他总是极力通过网络及人脉资源给予褒扬和推荐。

感谢中共莱芜市委常委、宣传部长毕玉惠，他对我的文学创作和文化活动一直给予莫大的关心、关注和支持。感谢《莱芜日报》常务副总编张全宝、文联副主席陈文中、工艺美术大师王千钧一直以来对我的创作给予鼓励。莱芜一中谢斐老师纠正了我作品中的许多硬伤，深表谢意。

我尤其要感谢读者朋友。他们在当当网、京东网或者通过微信、QQ给我留言千余条，多是宽容、肯定和褒扬。看了这些留言，总能让我鼓起创作的欲望和信心。

希望下一部作品能更好。

作者

2015年8月

全新修订珍藏版
长篇历史小说经典书系

孝庄皇太后

淋漓再现大清兴国太后的柔情与智慧
全景展示宫廷深处的权谋与尔虞我诈

颜廷瑞◎著

① 血泪清宁宫

孝庄皇太后 ① 血泪清宁宫

孝庄皇太后 ② 风云山海关

孝庄皇太后 ③ 悲欢紫禁城

版权信息

书名：《孝庄皇太后：全三册》（长篇历史小说经典书系）

作者：颜廷瑞

目录

版权信息

雍正皇帝①：九王夺嫡

内容提要

- 第一回 瘦西湖他乡逢故知 天光楼布衣窘宦
第二回 虎踞关冤家巧聚头 入市口小童偶作戏
第三回 赈粮难筹敲山震虎 往事堪忆潦水烟沙
第四回 桃花渡口故地寻旧 微服皇子误宿黑店
第五回 狭路相逢鬼魅相斗 猢猻用智孩儿倒绷
第六回 钝书生误投虎狼穴 奸翁婿设计谋人命
第七回 情场潦倒栖身古刹 文士热衷闲论时艺
第八回 大觉寺虚情哭假友 畅春园贤臣说弊政
第九回 畏艰途能吏辞重任 清库银明君呈愁颜
第十回 刻薄贝勒恶宴刁客 硬弓射鸟鞭骡马惊
第十一回 冷面王夜宿江夏镇 热肠郎仗义铲不平
第十二回 讨没趣溜须碰硬壁 恶作剧拍马踏筵席
第十三回 畏闾墙胤祥争出头 敲木钟御苑学驴鸣
第十四回 明庭训胤戒子弟 献良策小酌试才人
第十五回 清库银贝勒晋王位 观贵相王子延妖人
第十六回 怀叵测乱言天子气 泄私意胤辱大臣
第十七回 放厥词浪子受鞭责 明是非慈父行家法
第十八回 议巡狩起心废国储 拒谏诤太子抖威风
第十九回 庸太子中流辍桨舵 邬思道智鉴识皇心
第二十回 背水一战英雄讨债 功亏一篑釜底抽薪
第二十一回 拼命郎酒肆会弱女 菩萨王刑堂接皇差
第二十二回 冷胤禔初萌登龙志 热胤禩知难退激流
第二十三回 皇帝失意悠游巡幸 群雄逐鹿煞用心机
第二十四回 情重阿哥情牵一线 昏懦太子昏夜失道
第二十五回 大故骤起波浪翻涌 风云色变鱼鳖惊慌
第二十六回 蓄险心胤进密言 抱恶意移祸社稷臣
第二十七回 落井下石诚王摇舌 杯弓蛇影雍王惊心
第二十八回 邀功名叔侄存芥蒂 拦乘舆孤臣逞强项
第二十九回 谣诼四起帝辇纷乱 指挥若定王府划策
第三十回 嘉兴楼侑歌警痴人 上书房厉声斥妄言
第三十一回 意难消存心欺君父 稳大局复辟再还宫
第三十二回 颠倒口令福儿驯马 淆乱视听胤祥谈诗
第三十三回 斗蟋蟀兄弟犯口舌 有恻隐救弱浣衣局
第三十四回 换谋略八府整旗鼓 说天命四王立门户
第三十五回 谒廷臣年羹尧入觐 破贼穴江夏镇遭焚
第三十六回 行诈谋胤稳阵脚 遵密令福儿访当铺
第三十七回 明修栈道雅令赏雪 暗度陈仓恶擒魑魅
第三十八回 抢功劳胤枉行权殉 气节紫姑染黄泉

第三十九回 皇心不测宠辱难辨 玲珑机宜暗布间谍
第四十回 祸转福谏说齐家道 仆变主李卫入宦途
第四十一回 嫌吏治胤禩嗟世路 恨不肖二次废太子
第四十二回 重雾漫嶂歧路彷徨 密云未雨智士观局
第四十三回 忙党争孝子忘母寿 对陵丘兄弟叹世情
第四十四回 鼙鼓西震兵败青海 警钟东应八王用谋
第四十五回 邬思道精微析时局 二阿哥图圉盼将军
第四十六回 忠王谏忠谏胤禩 烈郑氏烈殒答胤初
第四十七回 十四阿哥拜帅西征 十三阿哥缘继逢兄
第四十八回 鄂伦岱倒戈回帝都 康熙帝染恙中和殿
第四十九回 雍亲王撤差担惊忧 隆科多受命入穷庐
第五十回 邬思道当机决大事 康熙帝寿终赴泉台
第五十一回 丰台营胤祥夺兵权 畅春园雍正登大宝
第五十二回 高鸟已尽良弓宜藏 书生明哲克保全身

雍正皇帝②：雕弓天狼

内容提要

第一回 太行道雪阻娘子关 山神庙邂逅救贫女
第二回 结巴驿丞顺口道情 倒运王爷递解回京
第三回 探虚实闯宫大哭 丧乌雅氏柩前正位号
第四回 新君天牢释旧臣 宿敌聆旨恶作剧
第五回 孙嘉淦公廨挥老拳 十三王金殿邀殊宠
第六回 伯伦楼才子行雅令 买考题试官暗留心
第七回 吃饭宰辅访国士 诉肺腑君相互赠联
第八回 能吏潦倒误用“忌讳” 官场隐士拯难约法
第九回 图里琛奉旨巡并州 元宵反诮语讥忠直
第十回 愚巡抚掩过触国宪 智部曹巧取滥赃证
第十一回 雷霆作色雍正惩贪 细雨和风勉慰外臣
第十二回 十七皇姑关说遭拒 母子相疑隐情难言
第十三回 惊舞弊自逐出棘城 逢旧交谈笑封贡院
第十四回 三法司会讞两巨案 托孤臣受逼上贼船
第十五回 全大局诺敏拟腰斩 求贤能名儒入机枢
第十六回 吏情堪嗟公忠难能 纤纤弱女面斥帝君
第十七回 众门生设酒送房师 失意人得趣羁旅店
第十八回 尴尬客忽成青云士 进贺表骨牌惊状元
第十九回 证前盟智士谋馆席 祈母寿佛堂追喇嘛
第二十回 辩偈语斗法钟粹宫 感前因下诏释贱民
第二十一回 吃胙肉兄弟生嫌隙 蓄险心王府策宫变
第二十二回 九阿哥谪戍买人心 十侍卫恃宠受窘辱
第二十三回 施肉刑纨绔惊破胆 拟凯歌权且献良谋
第二十四回 争功劳将军存私意 忧爱子太后归渺冥
第二十五回 密室划策丧中造变 防范周匝难遂乱心
第二十六回 草灭蛇线雍正游疑 盗铃掩耳相臣负诤
第二十七回 养心殿议封年羹尧 王爷府允遭贬斥
第二十八回 孤嫔皇姊深宫染恙 芥蒂兄弟御园交心

第二十九回 范时捷造膝弹悍将 刘墨林游戏弈围棋
第三十回 魑魅魍魉戏法汴京 心意不投逐走金陵
第三十一回 雍正帝夜巡风雨堤 田文镜恃旨恭后倨
第三十二回 飘零客重返金陵地 聊官箴闲吟卖子诗
第三十三回 游戏公务占阉分账 忠诚皇旨粗说养廉
第三十四回 黄泛难行舟圉沼泽 金蝉脱壳潜返京师
第三十五回 隆科多擅兵闯禁苑 憨马齐镇静斥非礼
第三十六回 露华楼悠然吟《风赋》 丰台营洒脱议政务
第三十七回 千乘万骑将军凯旋 泪尽露干弱女饮泣
第三十八回 忘形骸功臣显骄态 衡大势谋士精筹局
第三十九回 才士呈才天外有天 红颜薄命命归黄泉
第四十回 廉亲王武断触霉头 年羹尧演兵遭疑忌
第四十一回 史貽直正言弹权臣 刘墨林受命赴西疆
第四十二回 徇成法循臣谏拗主 降甘澍午门赦詹事
第四十三回 汴梁城抚衙释旧憾 郑州府佞人撞木钟
第四十四回 逞严威酷吏决刑狱 镇邪狎举火焚柴山
第四十五回 络人心天子赐婚姻 消反侧相臣议除奸
第四十六回 忧烹狗将军生异心 惊谜札钦差遭毒手
第四十七回 暗传消息王心思动 膏雨茫茫死离生别
第四十八回 遂心愿哲士全身退 情无奈痴人再回京
第四十九回 天威不测反目成仇 枢臣用谋釜底抽薪
第五十回 贬爵秩迷途失真性 赐自尽犹自侃轮回

雍正皇帝③：恨水东逝

内容提要

第一回 孤弱女羁押归京师 守陵督客旅逢异人
第二回 贾道士挟术演神技 李制台行医救畸零
第三回 黑嬷嬷闲说江湖道 奉天王违制进京华
第四回 澹宁居雍正会风尘 畅春园飞语惊帝心
第五回 谆谆语旧主慰旧僚 关关情仇兄会仇弟
第六回 情怡王情说图圉人 雄心主雄谈治世图
第七回 心意不投引娣抗颜 背水一搏密室划策
第八回 隆科多贬官忧罪谴 廉亲王晤对侃治术
第九回 李巨来沽清判遗案 宝亲王奉诏下江南
第十回 政见不一黑猫黄猫 志趣相投无情有情
第十一回 巡河防风雪会故交 论政治歧道天津桥
第十二回 钱师爷幕府展狡计 贾士芳酒肆逞异能
第十三回 悌党争枢臣谋善策 怀私意诸王议整顿
第十四回 揣叵测弘时会庄王 狱文字名士遭奇辱
第十五回 世袭王庙见消息气 雄猜帝朝会颁新政
第十六回 论朋党明堂起纷争 弹幸臣允闹龙庭
第十七回 赫然天威雍正惩弟 怀刑畏祸弘时下石
第十八回 弥反侧议政清梵寺 念亲情允褫蒙宽典
第十九回 活出丧贝勒逃命劫 承严旨廉王遭抄检
第二十回 感途穷允散余财 统全局雍正息狱讞

第二十一回 妙手空空投诗报惊 天潢贵胄巡视粥棚
第二十二回 仁义皇子挫强救弱 诰命夫人闲说邪教
第二十三回 督署堂李卫设祖饯 驿馆店大员互攻讦
第二十四回 察吏情弘历巡河务 抗酷政秀才罢科考
第二十五回 感皇恩抚台效孤臣 恪圣道学台纵首犯
第二十六回 风涛黄水弘历遇险 同舟共济倩女显能
第二十七回 槐树屯阿哥尝果报 析案情手足惊相残
第二十八回 遮掩周张信口雌黄 曲心魑魅随意酬唱
第二十九回 避暑庄君臣论世情 热河宫乾纲抑党争
第三十回 弄神通道士疗沉疴 逞巧智阿哥迁家奴
第三十一回 八福晋撒泼闹御苑 乔引娣承恩会旧情
第三十二回 贾道士蒙宠入宫闱 废太子染恙归大梦
第三十三回 雍正帝苛察论人心 诚亲王政暇娱府邸
第三十四回 俞鸿图得意忘形骸 雍正帝折节 抚远臣
第三十五回 慰名臣妾庶封诰命 析谣言父子生疑猜
第三十六回 隆科多囚狱告御状 雍正帝冥筵明孝心
第三十七回 杀名优皇帝严宫禁 诛妖僧士芳邀恩宠
第三十八回 庸阿哥暗会落难生 失意客撒手绝尘嚣
第三十九回 莽张熙游说西宁城 智东美苦肉诳真情
第四十回 泄郁忿再兴文字狱 明心志颠倒奇料理
第四十一回 意未尽怡亲王骑鲸 情恋误雍正帝种祸
第四十二回 举丧嬉戏允祉削位 奉旨还京都院训顽
第四十三回 考校刑讯啼笑皆非 名臣强项片语释怀
第四十四回 文盘武功弘历纳土 持正割爱弘时被擒
第四十五回 义灭亲挥泪诛亲子 勤躬倦忧时托政务
第四十六回 当断不断畏祸失机 邪道伏诛血溅红楼
第四十七回 烽火起西疆再传惊 神思昏御苑扰邪祟
第四十八回 军情失利边将讳败 亲情乍变鸞君董忧
第四十九回 鼎丹烛影千古谜案 白虎玉兔同赴大真

① 血泪清宁宫

目录

代序《孝庄皇太后》：政治史的战争风俗画——兼谈长篇历史小说的当代启示性

一 “杭爱”长啸一声，离开大清门，向铁背山的方向奔去

二 黑夜里，官道上颠簸着一辆黄幔金顶马车

三 他的仇恨太多了，太深了！他要夺回自己失去的皇位，他要除掉唯一的对手

四 皇太极猛力推开庄妃的手，身着戎装，直立在大清门的华灯下

五 皇太极一切都有了，他还需要什么呢？

六 从未唱过的歌，从未跳过的舞，从未有过的豪饮。 可怜的帝王啊.....

七 是悔恨？是担心？是恐惧？难以捉摸的未来，使这个来自科尔沁草原的女儿泪湿枕巾

八 皇太极昏倒在清宁宫，把珍珠鹿皮绣花荷包交给了皇九子福临

九 狂欢之夜。十王亭里的赌博和交易，在传统的“嘎啦哈”游戏中，豪格与阿济格打了个平局

十 皇太极“回光返照”，但他什么也没有说

十一 凤凰楼上传出消息：清宁宫那么多妃子，为什么没有一个殉葬的？

十二 在睿亲王府的后花园里，海东青鹰飞上天空，叼着血肉模糊的小白鸽又飞回“龙槐”上

十三 情感、利益、前途使两黄旗公开亮出了旗帜

十四 庄妃啊？两天来你为什么不说一句话？索尼在“案卷”中夹了一张“便笺”

十五 “三王密议”与“红、白联盟”

十六 情感啊？神秘得难以捉摸，隐蔽得不露一丝颜色

十七 那颗亮晶晶的星星下，就是碧绿芳香、清澈见底的阿鲁坤都伦河吧？

十八 礼亲王代善抛出的“铁球”和睿亲王多尔袞设下的“陷阱”

十九 庄妃悟出了一个绝妙的道理，历史把她推上了凤凰楼

二十 礼亲王代善走下凤凰楼，汗水顺着大腿流进长筒靴子里

二十一 “徙”易拒，“卫”可据，人间的风云难测啊？

二十二 阿巴泰带着皇后的懿旨去了宁远前线，庄妃在懿旨上加了一句：“接应援兵，随后出发。”

二十三 青藤在寻找攀附的大树。但愿这一次也没有看错人

二十四 一天没有听到“杭爱”的嘶鸣声，睿亲王多尔袞惊慌起来

二十五 庄妃不是可怜的梅花鹿啊，她得到了一把打开大政殿金锁的钥匙

二十六 月色朗朗，青草茵茵，野花朵朵。蒙丽花.....

二十七 “杭爱”倒在大清门前的台阶下，庄妃为它盖上了细纱白绸

二十八 这就是宁远城？这就是吴三桂吗？

二十九 五里河沙尘滚滚.....

三十 庄妃啊，没有想到，多尔袞的对手原来是你啊？

三十一 飞龙阁飞起了凤凰。这个女人，也许是决定明天大清命运的人

三十二 多尔袞的失误，不是因为对手的狡猾，而是由于谋臣的忠诚

三十三 福临啊，这个巧遇机缘的幸运儿

三十四 多尔袞不仅要打垮对手，而且要打垮对手的支持者。但胜利就是他的吗.....

三十五 婉儿，可怜的南国女子，送来了蒙丽花的红缎镶金斗篷

三十六 何洛会，俄莫克图，引弓待发的箭.....

三十七 豪格用酒滋润着不解的“谜底”

三十八 违心曲意中的“现在”，大树阴凉下的“未来”

三十九 天雷像一团火，顺着“龙槐”滚动。“龙槐”下，蹦出一个紫檀木箱子.....

四十 人们都说天上住着王母娘娘，但愿她会偏袒人世间的妇人

四十一 火红大马，银鞍金镫，倜傥潇洒的吴克善来到广宁城.....

四十二 为了赢得未来的十个时辰，多尔袞交出了伊罗根

四十三 三官庙里有一盆珍奇的绿菊花，原来是庄妃栽培的

四十四 阿巴泰，好个蹶子的“骡子”，被济尔哈郎“笼”住了

四十五 对付一个确有雄才大略的对手，太祖皇帝那杀斩、囚禁、血淋淋的手段，也要继承吗？

四十六 婉儿和伊罗根向着中宫的灯光跪倒。庄妃穿上了绣有绿菊花的白绸紧袖旗装长袍

四十七 多尔袞在庄妃面前跌了跤子，倒在府邸门前的台阶上

四十八 礼亲王代善射向对手的利箭，反而伤了自己

四十九 麝香粉、牛黄末和王妃阿尔桑的眼泪，引出了多尔袞痛苦的“自白”

五十 屈伸术的精彩表演

五十一 碧海青天，跳动着一颗嫦娥心.....

五十二 中秋之夜。多尔袞得到了黄金、白银、信任和处置叛逆的特权

五十三 郡王阿达礼和礼亲王代善的“忏悔”

五十四 皇九子福临登上了鹿角宝座。“入主中原”的战鼓敲响了

代序《孝庄皇太后》：政治史的战争风俗画——兼谈长篇历史小说的当代启示性

黄国柱

关于清宫后妃的文学艺术作品，已经汗牛充栋，泛滥成灾。即便是一部很优秀的同类题材作品，也非常容易受着胃口已经败坏了的读者的疏远和冷遇。长篇历史小说《孝庄皇太后》的问世，一直没有引起文学界的重视，我认为主要原因并不在于作品本身缺乏激发当代人兴趣的内在机制，而在于受大量艺术品位不高的同类题材作品的“株连”。当然，我并非绝对地扬此抑彼，清宫后妃题材中也不乏优秀之作，但就反映时代的广度、深度以及对当代启示的深刻而言，能与《孝庄皇太后》比肩的并不多。

许多清宫后妃题材的作品旨在揭露后妃生活的奢侈腐败，还有以刻画描摹其性压抑、性苦闷及至淫乱内幕为务的，不能说这些写不得，写得好同样很有意义，问题是“一窝蜂”，把波澜壮阔的社会历史归于几个后妃的专权甚至性压抑的结果，那就失之偏颇了。我之所以推崇《孝庄皇太后》，首先在于作者敢于避开时尚的创作角度和路数，后妃的生活史只是一种表层的现象，作者瞩意的是明末清初的政治史的关节之处，由于立足的高远，一两个后妃的生活便在全局中有了她恰如其分的分量。由此生发开去，一个广阔的历史时代便被揭开了帷幕，这是政治繁复、战云密布的时代，由于一个女人的出现和作为，大清王朝才写下了众所周知的最初的史章。

孝庄皇太后，是清太祖努尔哈赤的儿子、清太宗皇太极的妃子，清世祖顺治皇帝福临的生母。在长达六十余年的宫廷生活中，她历经三朝，辅立了顺治、康熙两个幼帝，她始终运筹后宫而未临朝擅政，审时度势而不固执旧制，为女真这个人数很少的民族“入主中原”做出了鲜为人知的贡献。老作家颜廷瑞执迷于这个人物和大清王朝发达的历史，以孝庄皇太后为轴心，展开了横纵舒卷的历史风云，其当代的启示意义是相当深刻的。

政治的拼搏，权力的角斗，王朝的更迭，战争的胜负，是《孝庄皇太后》描绘的中心。其中所有人物的登台与下场，出现与消亡，莫不与此有密切的关系。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孝庄皇太后的命运便是清王朝的命运，反之亦然。这部挥洒之间百万言的小说，并不是一部完整的传记性作品，它只截取皇太极突然驾崩到多尔衮于顺治七年死于狩猎的喀喇城这一段时间，前后约八年。第一卷《血泪清宁宫》以皇位的争夺为中心线索，以福临继位，吹响了“入主中原”的号角；第二卷《风云山海关》，从清朝发动“宁远战役”，到百万满洲人迁移北京，展示了清王朝与明王朝、与李自成的大顺王朝之间的激烈而又错综复杂的军事的、政

治的斗争；第三卷《悲欢紫禁城》描写了随着大清政权的稳固而展开的内部权力斗争，最终导致“太后下嫁”这一复杂的婚姻事实。由于作者始终把孝庄皇太后作为其小说描写的中心，所有的复杂斗争，所有的人物命运都和她的思想情感联系到一起，显得脉络分明，清晰可鉴。

在近年来关于历史题材的创作评论中，“用灵性激活历史”这一提法颇受人称道。其实，在所谓“灵性”中，除了艺术的想象力，对于历史的识见是其主要内涵。如果没有对明末清初中国各民族政治军事态势的清醒而又独到的见解，如果没有对清王朝内部文化和政治系统的独到的考察了解，那么，关于孝庄皇太后及其时代的描写将难以被赋予蓬勃的生命活力。我认为，在《孝庄皇太后》这部处处闪烁着真知灼见的历史小说中，至少有三是十分独到的。一是对于满族“入主中原”的看法。满族是一个不足百万人的少数民族，历来被归于“夷狄”、“鞑子”一类，出于封建统治阶级长期的偏见，把他们的入侵，视为蛮族对文明礼仪之邦的践踏，以至于孙中山先生在革命之初，用“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作为唤起民众的口号。应该说，作为中华民族成员之一的任何一个少数民族都具有平等竞争的机会。尤其在汉民族的中央统治集团已经腐败到极点的情况之下，被强悍的、充满活力的少数民族的统治所替代，除了咎由自取之外，还有什么话可说？！至于清王朝进关之后的统治是更落后愚昧还是更开明，至于其统治阶级日益被腐朽的汉文化所同化，最终丧失了开拓的活力，导致了近代史上的大屈辱，那是另外一个问题。可以肯定，即便是李自成的大顺朝得以成功，或者是太平天国、捻军、义和拳之类政治势力建立统治，也难免近代史的悲剧。第二点，作者对满族开创基业时的创造精神、开拓精神、气度和胸怀显然是持一种十分赞赏的态度的。一个人数不足中原十分之一之数、崛起于白山黑水的村莽之间的弱小民族，竟能在短短的时间里，励精图治，奋发图强，成为上亿人的辽阔疆土的统治者，这本身便是一首壮丽的史诗。孝庄皇太后在这个事业的起点上，显然起着一种积极的凝聚作用。在皇太极突然驾崩，清朝贵族内部面临一场争夺皇位的内讧、互相残杀的危机时刻，是孝庄皇太后为了全民族的大局利益，斡旋于王公贵族、各派政治力量之间，并以科尔沁草原上其父兄所统辖的精锐铁骑为筹码，成功地化干戈为玉帛，推出福临为帝，协调各实力派贝勒、亲王的关系，明确地高举“入主中原”的旗帜，使清朝从东北进攻中原形成了新的更强大的合力。即便抛开汉民族和满民族的狭窄的功利心理，孝庄皇太后难道不是一位顾全大局、维护大局、推动大局的女杰吗？第三点，关于清入关成功的原因和满汉关系的处理，《孝庄皇太后》的描写体现了一种恢弘的历史眼光和气度。吴三桂显然是常被人唾弃的“引狼入室”的“汉奸”一类的人物，但在《孝庄皇太后》中，吴三桂的首鼠两端，翻云覆雨，除了性格上的原因之外，更有着客观形势上的制约因素。就拉拢吴三桂手段来说，穷途末路的崇祯皇帝也远远不及清王朝的多尔衮、孝庄皇太后们来得大方和长远，至于李自成的大顺朝则更显得目光短浅。显然，即便没有吴三桂，大清的“入主中原”也是定局之势，历史的必然已无可更改。初入京，多尔衮为崇祯皇帝按明朝的礼制、皇帝的规格发表，各级汉官各安其位，官晋一级，这两招，便足以看出这个民族的胸

襟、手段至少是大于、高于进城之后便忙着追索珠宝赃物的李自成们的。在满汉关系上，孝庄皇太后一方面不拘于“不蓄汉女”的祖制，大胆地在自己身边使用婉儿等贴身侍女；另一方面，则鼓励“以汉制汉”的总策略的施行，她不仅力主重用范文程、宁完我等早期来归、有真才实学的汉人，而且重用投降的明朝重臣如洪承畴、祖大寿、吴三桂等。可以说，清朝高于元朝的地方正在于“以汉制汉”的正确方针的确立和施行，这保证了他们夺取全国的统治权并获得了长达三百年的统治，此举也从另一个方面证明了汉民族自身的软弱和可悲。

一部历史小说的成功，必须借助于其内在的精神气韵和当代精神的契合、融汇。三百年前一个弱小民族的强盛之路无疑具有巨大的现实启示性。而历史的回顾和描绘，如果失去其当代启示性，那么便会变成一堆毫无意义的故纸堆。一位著名的西方历史学家沃尔什说过：“历史之光并不投射在‘客观的’事件上，而是投射在写历史的人身上，历史照亮的不是过去，而是现在。毫无疑问，这就是为何每一代人都觉得有必要重写他们的历史的缘故。”（《人心中的历史》第177页）对于文学家、小说家来说，历史是有灵魂和血肉的，而只有在深厚的当代精神的感召之下，才能真正把握住历史那丰富而搏动着的活的灵魂。当然，这里说的和“四人帮”所说的“古为今用”、“借古讽今”，乃至阴谋文艺风马牛不相及。每一个民族都不能割断自己的历史，不论这历史是光荣还是屈辱，历史都是一面镜子，照出过去，辉映未来。过去呈现出一种规律、有序和必然，而未来却是莫测、无序和偶然，谁能真正准确地预测未来的历史呢？正如谁也无法全盘复制历史一样。正因为历史无论之于过去和未来的终极奥秘是无法企及的，所以永远会有史学家和以描绘历史为己任的文学家存在。然而，要探寻历史的奥秘一方面是熟悉过去，另一方面则是洞察今天。历史小说之所以有其存在的价值，正在于过去可以为镜，今天可以为戒；过去可供思考，今天可以图强。如果一部历史小说没有对于今天的思想冲击力，那么纵然是学富五车的博学者，其作品仍无法唤起今天读者的共鸣。新鲜的史料可以使作品轰动一时，唯有深刻独到的见解才能使后人永远地咀嚼回味，从而保留下一段特定历史时期的关于某段历史及其人物的最有代表性的见解和描述。人们不是常常钦羡文学的“永恒价值”吗？那么，历史小说的“永恒价值”便在这每一个不同历史阶段的“当代意识”之中。

从《孝庄皇太后》中不难听到这样的内在的声音：任何一个民族都不可能没有内部的纷争和矛盾，但是为了民族的整体利益，绝对需要克制乃至牺牲局部、小集团、个人的利益。而孝庄皇太后在平息皇太极死后的争帝位危机的时候，所使用的正是这个思想武器。每个民族都必须产生自己的英雄人物，为了民族的大功利，有时必须容忍他的某些缺点和错误。多尔衮是小说着力描写的主要人物。对于清王朝来说，他是真正的开国元勋，未称帝的帝王，尽管他也专横，也残忍，也好色，也贪婪，但是他在关键时刻，后退一步，避免了自相残杀，他有一万条错误，但开国之功足以弥其过。尽管他死后尸骨未寒便受到清算，“诏削爵，撤庙享……黜宗宝，籍财产……”甚至坟墓掘毁，破棺鞭尸。他的罪过正在于他生前功高势盛。小说在结尾处以孝庄皇太后的清醒话语，表

明了对待历史人物功过是非应有的理智和客观的态度。对于一个民族来说，永恒的开拓精神才是其活力的源泉。尽管清王朝后期腐败，但其前期和中期的疆土开拓为中华民族带来了多大的利益！至今我们仍享用着。试想，如果明朝苟延残喘到一八四〇年，其已经萎缩到三百余万平方公里的疆域大概要丧失殆尽，站在中国历史的高峰回眸鸟瞰，清王朝较之明王朝给中国带来了更大的完整和统一，这未尝不是汉民族的幸运。

《孝庄皇太后》在政治斗争描绘上无疑是成功的，小说不仅描写重大政治决策会议的剑拔弩张，也描写了幕后政治活动的细微的风吹草动；既有实权派的满族王公贝勒们的飞扬跋扈，也有汉族降臣们小心翼翼的察言观色；有宫廷之上的唇枪舌剑，也有宫帷之内的出谋划策；有围猎场上的喜怒哀乐，也有酒席筵中的荣辱悲欢……其间，关于满族生活的许多风俗描写是相当引人入胜的。这多少得力于作家长期住在盛京（沈阳）的天时、地利，当然更有赖于作家对满族典籍和人民生活的深入研究和体验。

如果说上述有关政治、风俗的描写来自作家的精深研究和调查，那么关于数百年前的战争战场的描绘则更要仰仗于作家军人的职业生涯和直觉。他固然可以到宁远、锦州、山海关的古战场去凭吊流连，但是古代的冷兵器为主的战争毕竟和现代战争是另一码事情。大战宁远城的“宁远战役”和吴三桂、李自成、多尔袞三支军队的山海关、一片石之战可谓惊心动魄。李自成的农民军虽然横扫大半个中国如秋风卷落叶，对付吴三桂的明军也还可以打个平手，但对陌生的八旗铁骑却既无心理上的准备，更无战略战术上的准备，其强弩之末之势已经十分明显。一片石之战使大顺军一蹶不振，兵败如山倒，李自成也仓皇离京而去，已成燎原之势摧垮了大明王朝的农民起义军终于败在了更强悍的满汉八旗军手下。小说中描写了将帅们的运筹帷幄，也细致描写了攻城、防御、突袭、智取等不同的战法。对于吴三桂作为狡猾的军事将领的描写，也是入木三分，颇为可信的。

显然，战争的描写并非本书的用力之所在，作为长期从事戏剧创作、年逾五十之后才进入长篇历史小说创作的颜廷瑞来说，他更习惯于那种莎士比亚式的冲突性情节构置和大段的抒情性的心理独白式的描述，这使他的小说十分显著地区别于许多当代其他的长篇历史小说，显得很有气势，引人入胜。孝庄皇太后的心理流程是很鲜明突出的，其他主要人物如多尔袞、济尔哈朗、代善、豪格、多铎、阿济格、阿巴泰、索尼、范文程、宁完我、洪承畴、崇祯、李自成、刘宗敏、吴三桂等，也都是性格鲜明、栩栩如生的。

也许作家对孝庄皇太后过于偏爱，也许作家做“翻案文章”的急切心情所致，孝庄皇太后在他的笔下是显得过于完美了。对她不可避免的文化视野及阶级属性上的局限性缺乏应有的揭示，作为一个被高度净化和纯化了的形象，其内心深处的自私乃至阴冷狠毒的一面亦缺少相应的描写。相反，对雄才大略、英年早逝的多尔袞却过多地展示了他野心家、

阴谋家的一面，而对于他的积极贡献也多从谋略角度加以渲染，多少令人感到失之公允。当然，话又说回来，如果作家没有对其主人公强烈的爱憎情绪，恐怕也就没有《孝庄皇太后》这部力作的问世，这大概也如历史本身一样：进步、前进总要付出些许的代价吧！

一 “杭爱”长啸一声，离开大清门，向铁背山的方向奔去

大清崇德八年八月初七的黄昏，绚丽的晚霞从西边天际飞展而出，成堆地、成片地在高空变幻着、飘忽着、扩展着……

在霞光的辉映下，盛京城里的皇宫，显得更加肃穆辉煌。大清门外两个高耸的哨亭，在霞光中闪闪烁烁，托出了哨兵们威武的身影；大清门内的崇政殿、飞龙阁、凤凰楼和坐落在高台上的清宁宫，从巨树浓荫中伸出金顶飞檐，闪烁着五颜六色，使人感到神秘而迷幻。大政殿拔地而起，宏伟壮丽，金碧辉煌：亭子式的八角重檐，黄色的琉璃瓦，绿色的剪边，十六道五色琉璃屋脊，殿顶上的相轮宝珠和由八个力士擎托的宝顶，显示着这个新建王朝的性格和威严。

在大政殿内，高踞着一个奇特的鹿角宝座。这是皇太极用一架特大的、完整的鹿角制作的。“逐鹿中原”，鹿是政权的象征；“鹿角列阵”，鹿角是武力的象征。鹿角宝座，托出了皇太极一颗称霸天下的雄心和野心。

大政殿前东西两侧，依次排列着十个亭子，叫“十王亭”，一律飞檐斗角，闪着红光。在十王亭中间的广场上，临时架起十顶雪白的帐篷。一队镶黄旗士卒，佩带腰刀，警戒于奏乐亭前。明天，这里将举行盛大的宴赏会，皇太极要亲自主持，褒奖他的同父异母兄长——饶余贝勒阿巴泰率师伐明，毁长城，入蓟州，战山东，破城八十八座，掳掠人丁三十七万的赫赫战功。

突然，大清门打开，十二匹战马飞奔而出。在那匹名叫“杭爱”的银白色马上骑着一个年轻的妃子。她着战袍，佩宝剑，身材不高，但举止敏捷。在霞光中，她那清秀端庄的脸上，浮现着一层焦虑的神态。她挥起手中的白玉红丝马鞭向“杭爱”抽去，“杭爱”长啸一声，腾空而起，飞也似的离开大清门，飞出抚近门，向铁背山的方向奔去。

她，就是皇太极永福宫二十九岁的妃子——博尔济吉特氏·布木布泰，通称庄妃。

晚霞消失了。夜幕降临了。一弯弦月昏暗地挂在西天的夜空，放着淡淡的光泽。马队在通往抚顺的官道上急速地奔驰。紧跟在庄妃身后的是她的侍女苏麻喇姑和蒙丽花。

苏麻喇姑，比庄妃小三岁，是从蒙古科尔沁草原陪嫁来的。她中等身材，长相一般，但性巧黠，极聪明，弓马娴熟，最使人们赞叹的是她那一双极其灵巧的手。她的手不仅能漂亮地写出汉字的正、草、隶、

篆，而且能为庄妃制作各种花样翻新而又不脱旗装特点的裙袍衣冠。特别是后者，常使各府福晋们羡慕、赞叹不已。传说，后来清代皇宫里，王妃与侍女的衣服上，春绣牡丹，夏绣荷花，秋绣菊花，冬绣蜡梅的服装朝制，就是依据苏麻喇姑的创制规定的。

蒙丽花，今年二十岁，娇小秀气，性格泼辣，喜爱武艺，骑射都很熟练。她原是科尔沁贝勒寨桑福晋的侍女，在宸妃出嫁皇太极时，她陪嫁侍候宸妃。宸妃死后，蒙丽花来到永福宫，深得庄妃的爱怜。

今天，太阳快要落山的时候，苏麻喇姑正在永福宫教六岁的皇九子福临练写汉字，庄妃焦急不安地等着皇太极从铁背山围猎归来。这时，启心郎索尼急急走进永福宫，神色慌张地悄声禀报说：

“庄妃，铁背山飞骑禀报，皇上在今天早晨围猎时，一阵头晕，跌下马来。”

庄妃听了，红润的脸庞立即变得苍白。她一面严令索尼立即看管报信的士卒，免得泄露消息，一面吩咐苏麻喇姑备马出发。

此刻，弯月慢慢地落向西山，抚顺城的轮廓在前面显出。苏麻喇姑提了一下马缰，冲到“杭爱”的身旁，借着即将消失的淡淡的月光望着庄妃：在紧锁的双眉下，一双晶莹流盼的眼睛凝聚着探索的目光，薄薄的嘴唇紧闭着，连唇上那粒淡淡的黑痣也变得明显了，突出了。苏麻喇姑知道，这是庄妃遇到重大难题时聚精会神思索的神态，也是自己不该说话的时候。

庄妃在马上思索。思绪像奔腾的马蹄不停地变幻着，总是不能集中到一点上。

她是蒙古科尔沁贝勒博尔济吉特氏·寨桑的第二个女儿，十三岁时，嫁给了三十四岁的四贝勒皇太极。在这以后的十七年中，伴随她的，是欢乐和恐惧，微笑和眼泪，抗争和忍让，连年不停的征战和诸王贝勒的内争，层出不穷的谋杀和妃子们哭哭啼啼的殉葬……

马队奔到抚顺城下，苏麻喇姑轻声问道：

“要不要歇息一会儿？”

庄妃没有回答，只是用脚猛磕一下马肚，径直向琉璃河方向奔去。刚绕过一道山脚，前边出现了一队黑乎乎的、缓缓行进的骑兵，“杭爱”突然停住飞奔，前蹄腾空两立，发出一声震荡夜空的嘶鸣……

皇太极就在前面。

二 黑夜里，官道上颠簸着一辆黄幔金顶马车

大清皇帝皇太极，躺在四匹马拉着的一辆黄幔金顶马车里。他闭着眼睛，任马儿慢步缓行。一盏昏暗的油灯挂在车顶的支架上。随着马车的不停颠簸，皇太极也在颠簸中不停地思索：

他是努尔哈赤的第八个儿子，继承了父亲的“汗”位，也继承了父亲的事业。在执掌政权的十七年中，伴随他的，是征战和冒险，胜利和失败，传统的继承和悄悄的改革，战场的拼杀和宫廷的暗斗……

在征战上，在尊奉父亲“慑之以兵”的遗言的同时，他还坚定地实施了“怀之以德”的策略。就是依靠这八个字，消灭了武力强于自己十倍，称雄大漠一时的察哈尔林丹汗，征服了漠南蒙古，消除了北边的威胁；与朝鲜结为“兄弟之邦”，保证了南边的安宁；使蒙古各部举众来归，并与蒙古科尔沁、札鲁特等部联姻结盟，壮大了自己的力量。大凌河、松锦等几次战役的发起与结局，已使明朝处于被动挨打的境地。如今，山海关外，东至库页岛，北至漠北，南至鸭绿江的广大地区，都处于大清的旗帜之下啊！

在内政上，他按照父亲的规定，维护了诸王贝勒、八旗将领以武力掠夺财富的特权，却坚决地改变了父亲“屠城杀戮”的做法；实行“满、蒙、汉相安”的政策，并向汉人作了一些让步，对待汉族的读书人和明朝的官员，尽量加以安抚和重用。所有这些，不仅消除了关外汉人的反抗，而且削弱了明朝关边上的防守。松锦战役中蓟辽总督洪承畴的被俘和归顺，就是他一生中最得意的一笔。

在国体朝制上，他是依据父亲“八大贝勒共治国政”的汗谕登上汗位的，随着汗位的巩固和权力的增长，他不声不响地、悄悄地改变了汗谕的精髓。没有一个驾驭一切的主宰者，要打败明朝是不可能的。经过十多年的争斗和较量，并采纳了汉族奴隶宁完我“参汉酌金”的建议，自己终于成了这块天地的主宰者……

皇太极想到这些，心里充满喜悦和慰藉。他睁开眼睛，看着车里摇摆不定的灯火，听着车外缓慢无力的马蹄声和那刺耳的、咯吱咯吱的车轮声，一股冷意透入了他的心肺，使他不寒而栗。他今年五十二岁，按照民间的传说，五十二岁是能否长寿的一个门槛。近两年来经常头疼、胸闷、心慌的征兆，使他隐隐感到，这一年是自己事业发展的顶峰，也可能是自己生命的终点。想到这里，他的长子豪格、九子福临、十一子博穆博果尔，他的兄弟诸王，代善、多尔衮、多铎、阿济格、阿巴泰等，都浮现在他的眼前。他怨恨豪格只知其武，不知其文；他担心野心勃勃的多尔衮无人驾驭得了；他惧怕心眼灵活的多铎会在他死后兴风作浪；他断定只长个头、不长脑袋的阿济格一定会闹出什么事来；他更害

怕自己和父亲几十年浴血拼杀而创建的基业，会在他死后的一场血与火的自相残杀中土崩瓦解……

正在这时，“杭爱”的那声震荡夜空的嘶鸣，闯入了颠簸的马车里。

因为苏麻喇姑已经询得皇太极的病情并不十分严重，所以庄妃走近马车时，心绪稍微平静了一些。她正要上车，苏麻喇姑轻轻地拉了她一下，为她取下了宝剑，脱下了战袍，卸下了软盔，庄妃立刻变成了另外一个模样：白色的衬袍，窈窕的身躯，蓬松的乌发，红扑扑的脸上挂着汗珠，在淡淡的月光中是那样的娇美。她用汗巾擦了擦脸上的汗水，便揭开帘布进入车内。

在微弱的、忽明忽暗的灯光下，皇太极脸色苍白，仰倚在车背的棉垫上。他看见庄妃进来，神情一震。皇太极挣扎坐起，凝视着庄妃，微微一笑，什么也没有说。他拉住庄妃的手，身子一靠，倚在她的怀里，像是舒坦了许多。庄妃的眼泪一下子滚了下来，落在皇太极的脸上、胸前。

弯月落下山去，大地一片昏黑。马车又开始了颠簸，马蹄声缓缓地响着。庄妃问候皇太极的病情。皇太极用轻抚庄妃的手作为回答，他不愿多说话，也许是无话可说了。庄妃用手臂和前胸垫托着皇太极的上身，以减轻马车的颠簸。一个英武、倔强、沉着、勇敢的汉子，如今像一只负伤的羊羔倚在她的怀里。庄妃的心真要碎了。

皇太极此时的头脑还是很清醒的。他有许多话想说给自己年轻的妃子，只是当庄妃的眼泪落在他的脸上、胸前时，他的鼻子酸了，心在微微地颤抖，话，说不出来了。他闭上眼睛，含住眼泪。这个妃子十七年来的种种往事，一件一件地浮上他的心头：

天命十年（1625 年）二月，在蒙古科尔沁草原一片白玉般的世界里，自己第一次见到科尔沁贝勒寨桑的这个女儿。那时，她只有十三岁。她穿着什么衣裳，说了些什么话，已经记不起来了，可那张秀丽甜人的笑脸，那双晶莹机灵的眼睛和那什么也不畏惧的性子，使自己至今难忘。当时在自己眼里，她还是孩子啊！可与科尔沁联盟的需要，这个称自己为姑父的女孩子，成了自己的妻子。她带来的嫁妆，不是别的，是一支八千人的科尔沁铁骑啊！

庄妃也在想：

那时，他三十四岁，高鼻梁，大眼睛，相貌堂堂，一表人才。那天，他是骑着马、带着护卫来的。战马一色火红，护卫一身金黄，在银白色的雪上出现了。吉祥的、喜庆的光辉落到了科尔沁贝勒寨桑家的门口，全部落都欢腾起来。爸爸和各部首领们在门前迎接他，畅谈，欢宴，比武，结盟。在人们的欢呼声中，他的大妃——自己的姑母，也就是今天中宫的皇后，把自己带进了清宁宫。那天，他喝了很多酒，这病

根，该不是那时种下的吧？

“杭爱”在车外发出两声长啸，像是在问候和安慰它的主人。

听到“杭爱”的长啸声，皇太极突然想起天聪三年（1629年）与蒙古喀尔喀五部的结盟：

天聪元年（1627年），自己执掌政权不久，声称是成吉思汗后裔的蒙古察哈尔部林丹汗，带领十万骑兵攻打喀尔喀部。喀尔喀部派人求援，自己答应出兵，共同对付林丹汗，但没有立即发兵，要坐收渔人之利啊！到天聪三年（1629年）三月，林丹汗与喀尔喀五部联军，双方二十万兵马，在土默特部落赵城地区，进行了最后的决战。在两败俱伤的相互对峙时，自己以五万精骑突然向林丹汗杀去，结束了赵城会战，一举而成为蒙古喀尔喀各部的盟主。在“刑白马乌牛，誓告天地”的结盟仪式上，喀尔喀首领举起酒杯恭敬地说：

“喀尔喀五部献给汗王的，除了白雪般的友谊而外，还有草原上一颗罕见的‘珍珠’。它温顺时，就像大青山的白玉；它奔驰时，就像蓝天上的苍鹰；它发怒时，就像兴安岭的猛虎；它对信服的主人，就像偎依在妇女裙边的绵羊。它是一匹马，一匹通灵性的神马！它的名字叫‘杭爱’。今日献给汗王，请汗王试一试它的脚力。”

“杭爱”被牵了出来。凤头，狮腰，龙肚，鹿腿，削笋般的双耳，元宝似的四蹄。马头昂起，鬃毛翻动，四蹄刨地，突然一个回身前蹄腾空，发出一声裂石穿云的长啸。真是一匹罕见的千里马啊！自己走近一看，果然浑身雪白透亮，上下没有一根杂毛。自己正要跃身上马，二十九岁的济尔哈朗喊了一声：“汗王，我来！”飞身跨上马背。“杭爱”把头一扬，飞奔而出，不出百步就把济尔哈朗摔下马背。人们来不及惊叫，二十岁的豪格奔上前去，飞步跨上马背，“杭爱”不奔不跑，只是在原地猛烈地旋转，突然一跃，豪格也从马上跌了下来。这时，十七岁的多尔袞急了，一把抓住马鬃，飞身跃起，两腿像一把铁钳，紧紧地夹住马身。“杭爱”先是后蹄倒踢青天，继而是前蹄欲攀山岩，多尔袞像是长在马背上一样。突然，“杭爱”箭一般地向前奔去，又猛然停止，把头向下猛烈一摆，多尔袞一时失措，从马背上滑落下来。一阵笑声立即从观看的人群中飞起，像一把沙子打在自己的脸上。自己刚要脱去战袍，站在身后的庄妃，轻步盈盈地向“杭爱”走去。她手抚马头，一跃而起，轻轻地落在马背上。人们没有看清她是怎样上马的，连“杭爱”也似乎没有发觉它已经置于这个年轻妃子的胯下。“杭爱”发作了，但庄妃随着“杭爱”的旋转起伏，轻捷巧妙地坐在马背上。“杭爱”震怒了，扬起马尾，嘶鸣着，向三里外的河边奔去。人们惊呆了，连自己的额头也沁出了汗珠。

“杭爱”奔到河边，突然停住，前蹄一跃而起，欲向河心扑去，但在这刹那之间，它回转身来，把前蹄稳稳地放在地上，然后长啸一声，昂首缓步向人群走来。在草原上腾起的一片欢呼声中，“杭爱”已经是汗水

淋淋，庄妃的脸色似乎在刚毅中多了一股秀气，而自己的脸上，浮起了一层荣耀的光彩。就这样，自己把“杭爱”赐给了庄妃。

在返回盛京的途中，自己悄声询问身旁的庄妃：“今天结盟试马，几乎使我下不来台。你有这样好的骑术，何不早出来？”庄妃的回答，使自己至今也感到震惊。“这是跟着汗王学的。汗王援助喀尔喀五部，不是等了两年才发兵制胜吗？试马和打仗一样，都要看准时机。”多么精明的妃子！那时，她才十七岁啊！

听到车外“杭爱”的叫声，庄妃不安的心情更多了一层凄苦。她在想：

是“杭爱”提高了自己在清宁宫的地位。嫁给这个人的最初几年，自己住在永福宫，但这个汗王似乎是视而不见。自己曾暗暗地想，汗王需要的是科尔沁的铁骑，不是倔强的女人，只好把自己关在屋子里，看书、写字以消磨时间。当时已经三十多岁的姑姑，像对待女儿一样地关照自己，要自己留心宫中的一切，教自己如何应付周围发生的事情。在与喀尔喀五部结盟回来的晚上，汗王才第一次住在自己的房里。第二天早晨，姑姑送来了一坛甜脆的醉枣，盼望自己能生一个儿子。因为，姑姑与汗王婚配十六年来，生的两个都是女孩啊！从那天晚上以后，自己才赢得了这个男人的心……

庄妃借着昏暗的灯光，久久凝视着皇太极苍白的脸和闭着的眼睛。她抽出手来，拿起自己的战袍，盖在皇太极的身上。这是怕夜风吹着他，还是爱的自然流露？她没有细想，可皇太极感觉到了。他突然想到，也许只有这个妃子，才能完成他未竟的事业；也许只有这个妃子，才能设法避免他死后那一场可怕的内部残杀。他抓起庄妃的手，放在自己干裂的嘴唇上，亲着，想着：

崇德元年（1636 年），自己改国号后金为大清，设立五宫，封她的姑姑哲哲为中宫皇后，封她的姐姐海兰珠为关雎宫宸妃，封她为永福宫庄妃，还有麟趾宫贵妃、衍庆宫淑妃。在赐封的大典上，赐赏中宫皇后蟒缎十匹，妆缎十匹，石青素缎十匹，羽缎十匹，宝珠十颗。赐赏宸妃、贵妃、淑妃、庄妃每人妆缎五匹，细黄绸五匹，罗纱一匹，宝珠五颗。这在当时，确是从未有过的重赏。宸妃、贵妃、淑妃，就连皇后都喜形于色，叩头谢恩。只有她，庄妃在叩头领赏时竟然大胆地提出：愿以赏赐的绸缎珠宝，换取一部刚刚刊印的、专门发给诸王贝勒和大臣们阅读的汉文小说《三国志演义》。这一请求，使贝勒大臣们目瞪口呆，自己也在惊异中答应了她。

从此以后，她变得更加沉静了，更不注重梳妆，更少参加宫中的嬉戏。那时，自己与她的姐姐——二十四岁的宸妃婚配不久，宸妃的美貌、温柔、懂事和那丰满白嫩而富有弹性的肌肤，使自己迷恋，沉醉，忘却了中宫、永福宫、麟趾宫、衍庆宫的存在，一有空闲时间，就急忙走进关雎宫，厮守着心尖上的宸妃。这几年，庄妃在自己的心里也渐渐

地淡漠了。直到松锦战役结束，洪承畴归顺投降，冷落了五年的庄妃，突然神奇般地出现在清宁宫，出现在自己的心头，出现在诸王贝勒、文武大臣的面前。

前年，崇德六年（1641 年），自己抱病出征，亲自指挥具有决定意义的松锦大战，不仅打垮了明朝蓟辽总督洪承畴率领的十三万军队，而且捕获了洪承畴。这个猎物的分量是很重的。如果洪承畴归顺投降，为我所用，明朝在精神上、心理上就会完全垮台，以后将无人可用，对崇祯皇帝的打击将是毁灭性的；如果洪承畴拒绝投降，死节尽忠，明朝可能在精神上、心理上得到激发和鼓励，还会有一些将领蹈洪承畴之步为崇祯皇帝死节。而囚禁在三官庙的洪承畴却采取了后者。他辱骂劝说归顺的使者，声称“愿作断头将军”，要求早死，穿上污血斑斑的明朝服装，朝着北京的方向跪倒，向崇祯皇帝告别，并断然绝食，三天不进滴水。自己在凤凰楼上召集诸王贝勒、内院学士商议对策，大家都认为崇祯皇帝把明朝和自己的命运寄托于洪承畴，洪承畴必以死节回报崇祯。洪承畴在明朝官员和读书人中声望很高，断不会归顺投降，自毁名节；而且，他的全家性命都捏在崇祯皇帝的手里，也断不会贪求一命而遗祸九族。他们都劝自己放弃“招降”的打算，就连老谋深算的大学士范文程也认为“招降怕是难于成事”。自己在失望与无可奈何的情况下走下凤凰楼，信步向左一拐，走进永福宫。庄妃迎了上来，关切地问道：“洪承畴肯归顺吗？”自己没有回答，疲惫地躺在炕上。这个妃子也坐在炕边，悄声地说：“洪承畴若肯归顺，夺取中原的大门就打开了！”她也看到了这一点？可这是难于成事的幻想啊！这个女人似乎猜透了自己的心事，悄声说道：“可不可以叫范文程来一趟？”自己同意了。不大一会儿，苏麻喇姑带着范文程来到永福宫。庄妃没有询问洪承畴在三官庙的情况，而是查询了洪承畴的家世、经历、爱好、脾气和处世为人的微情细节，直问得范文程汗流浹背，自己也听得含笑点头。范文程退出去了，庄妃悄声而坚定地请求说：“皇上，我去为你降伏他，为你打开夺取中原的大门。”……

庄妃去了，没有带一兵一卒，只带着一个苏麻喇姑去了三官庙。不到两个时辰，她用才智，用雄辩，凭着对洪承畴的了解，看准了洪承畴的弱点，以柔克刚，用一壶人参汤，打开了洪承畴的嘴巴，降伏了这位明朝的兵部尚书、声威赫赫的蓟辽总督。此时，心爱的宸妃已经病故一年。当庄妃返回永福宫时，自己突然发现：庄妃长大了，长高了，那秀丽的容颜像宸妃一样的美，那晶莹流盼的眼睛像宸妃一样温柔，那薄润逗人的嘴唇比宸妃更为秀气，那丰满细嫩的肌肤比宸妃更为动人。她还有宸妃不具有的许多东西，刚毅，机敏，沉静……自己当时完全忘记了苏麻喇姑就站在一边，猛然上前，一下子抱起了庄妃，放在床上。苏麻喇姑赶紧走到门外，轻轻地拉上了永福宫的门……

马车颠簸着，躺倚在庄妃怀里的皇太极，突然感到双肩后背是那样的舒坦和温暖。啊！原来是庄妃的心在急剧地跳动，丰满的胸脯在急促地起伏，心潮似乎透过起伏的前胸，带着滚烫的热流，穿过他的后背，注入了他的心胸。他明白，这个年轻的妃子，此刻也在颠簸中思索着，

也在沉默中痛苦着，也在泪水中担心着。皇位，江山，事业，几十年的心血，即将爆发的内争.....他的泪水流了出来，流过脸颊，流过嘴边，滴落在前胸.....

他思索着心中的难题.....

他舔尝着嘴边的苦泪.....

他打开衣襟，从腰间解下一个珍珠鹿皮绣花荷包，像是要向庄妃诉说什么。

突然，一片喧闹声传来，打断了皇太极的思绪。他急忙把珍珠鹿皮绣花荷包放进怀里，睁开眼睛向车外看去：大清门华灯点燃，人群肃立。

他带着愠怒询问庄妃：

“我的病，他们知道了？”

庄妃摇了摇头，什么也没有说.....

三 他的仇恨太多了，太深了！他要夺回自己失去的皇位，他要除掉唯一的对手

皇太极在铁背山犯病落马的消息，当天晚上就为和硕亲王们探知。第一个知道的是和硕睿亲王多尔衮，第二个知道的是和硕肃亲王豪格。随后，和硕礼亲王代善、和硕郑亲王济尔哈朗也知道了。

在庄妃离开清宁宫奔向铁背山迎接皇太极之后，睿亲王府、肃亲王府、郑亲王府都在悄悄地商议，预测着事态的发展，都在为皇太极死后争夺皇位做着准备。

睿亲王府，坐落在皇宫北面庙后的街巷里，是一套五重府第建筑，高低起伏，设计有致。正门五间，筑于三尺高台之上，朱门丹柱，门钉纵七横八，灿若星辰；正殿五间，筑于四尺五寸高基之上，屋脊横空，吻兽高踞，琉璃瓦闪着绿色的光泽；翼楼左右各九间，相对而立，石栏环绕于前墀，回廊曲折于半空，飞彩鎏金，巍峨壮丽；后殿五间，基高二尺；后寝七间，基高二尺五寸；后楼五间，基高一尺八寸。后殿、后寝、后楼隐于正殿、翼楼之后，回廊相接，红柱绿瓦，精巧而雅丽。从后殿东出，便是睿亲王府苍翠而神秘的花园了。

睿亲王府虽居盛京城的核心地段，又处于内治门通向外攘门的主要街道旁边，但由于高墙隔绝，院内十分幽静。

今晚，睿亲王府更是悄然无声，从外面望去，前后院都是一片漆黑。但在后寝的一间侧室里，在闪动的烛光下，瘦小剽悍的睿亲王多尔衮，正在手捧茶杯，徘徊沉思。等待着他的同母哥哥——和硕英亲王阿济格、同母弟弟——和硕豫亲王多铎的到来。

睿亲王多尔衮，是努尔哈赤的第十四个儿子，今年三十一岁，满脸的短髭，显示了他倔强的性格；炯炯的目光，显示了他的精明干练；两道浓黑的剑眉，显示了他内心的深沉；紧紧收缩的腮帮肌肉，显示了他的狡诈与凶狠。听到皇太极在铁背山犯病落马的消息，他的感觉是复杂的。皇太极对他来说，既是头顶的彩云，又是头顶的乌云。他攀着这片彩云上升，又时时受到这块乌云的压制。他对皇太极既怀有敬意和感激，又怀有憎恨和畏惧。他怕皇太极突然离去，使大清蓬勃发展的局面遭受挫折，又希望皇太极赶快离去，让自己来主宰山海关外这片天地。二十年的历史老账啊，一直在搅动着他的心：

天命十一年（1626 年）八月十一日，父亲努尔哈赤病故，他的母亲乌喇纳喇氏·阿巴亥被迫殉葬。那时，他十三岁，他的弟弟多铎十一岁，失去父母荫庇的孤儿，在互相倾轧的皇宫里，日子是难熬的。可是，继承了汗位的皇太极，对他和多铎格外照顾。在练习武艺上，要求

特别严格，有时亲自执教；在生活上，异常优厚，一切赏赐，总是高于诸王子侄。有时，还把蒙古藩王和朝鲜国王送来的贡品赏给自己。他感受到了这位兄长的温暖和可亲。

天聪二年（1628 年）三月，皇太极亲自征伐蒙古察哈尔多罗特部，特意把他与多铎带在身边。在与多罗特部决战的敖木轮战斗中，在两军厮杀的关键时刻，多罗特部首领扎巴鲁出现在红石嘴上。皇太极发现之后，命他与多铎带一百骑兵隐于山下树林里，自己带一队铁骑奔向红石嘴，经过几番冲击，皇太极佯装负伤勒马而回，扎巴鲁率领飞骑追下山来，他与多铎从树林里杀出。他一箭射中了扎巴鲁的咽喉，多铎飞马前去，一刀割下了扎巴鲁的头颅，皇太极率领铁骑返身杀回，赢得了敖木轮大捷。在宴赏诸王贝勒的大会上，皇太极赞扬了他和多铎的功绩，赐他以“墨尔根戴青”（意即“聪明王”）的美号，赐多铎以“额尔克楚呼尔”（意即“勇敢王”）的美号，并将镶白旗交给了他。过了几年，让多铎接替阿济格掌管了正白旗。

天聪五年（1631 年），设立六部，让他掌管吏部事。特别使他难忘的是大凌河战斗：明将祖大寿据城死守，累攻不下，他披重甲，骑双马，率领“死兵”直扑大凌河城下，刚跃过城外堑壕，城上三门火炮齐发，一声轰鸣，双骑同时跌倒，他被摔下马来，血透绵甲，前胸几十处中了铁碎。皇太极闻讯，飞马赶到他的镶白旗大营，看他成了血人，眼泪夺眶而出，亲手剪开他的绵甲，擦洗污血，敷上药膏，指着他前胸上的几十处伤口，责备站在一旁的将领说：

“朕弟亲自带领‘死兵’冲锋，你们为何不加阻拦？以后倘再如此，朕必将尔等加以严刑，决不宽恕！”皇太极说完，抱着自己上马，特意留在主帅营里，精心治疗。

想到这些，多尔袞的心微微地颤抖，一种兄弟情谊，使他感激，使他敬重。

可在他的心底，有一件难于启口的事在隐隐作痛，那就是他母亲的死。

他的母亲乌喇纳喇氏·阿巴亥，是努尔哈赤十六个妻子中最受宠爱的一个，称“大妃”。从他记事的时候起，只有母亲一个人有资格陪父亲在一个桌子上吃饭，只有母亲一个人见到父亲可以不行大礼，只有母亲一个人在贝勒们议事的时候，可以坐在父亲的身旁。母亲是美丽的，那时三十岁，已经生了三个孩子，阿济格、他、多铎，可还是那样漂亮：脸是白嫩的，眼是清亮的，眉是弯弯的，笑是甜甜的，身材是袅袅娜娜的。他记得在母亲的住房里，父亲总是抱着母亲，摸着母亲的脸蛋高兴地笑着。有一次，母亲带着他与多铎陪父亲吃饭，父亲笑呵呵地对母亲说：“你给我生的孩子，这两个像我。”母亲甜甜地一笑，把菜夹到父亲的碗里。

突然，有一天，记得是天命五年（1620 年）三月十二日晚上，母亲陪父亲吃饭时被撵了出来，母亲当时就昏了过去。这是因为父亲的小福晋代音察告发母亲与二兄长、大贝勒代善夜里私通。父亲震怒了，母亲失宠了，代音察坐在母亲的位置上陪父亲同桌吃饭了。大贝勒代善也因此而失宠。那时人们议论纷纷，说父亲已经六十二岁，母亲才三十岁，大贝勒代善才三十七岁，并且奉父命临朝摄政……年轻的母亲对年龄相当、精力充沛的大贝勒代善偷送情意是可能的。他从小心里痛恨母亲。但在一年以后，父亲虽然仍与代音察一桌吃饭，但又复立母亲为“大妃”。看来，母亲是受了冤枉。他从小可怜母亲！

谁想到几年之后，也就是天命十一年（1626 年）八月十一日，父亲在病故前，竟然当着四大贝勒代善、阿敏、莽古尔泰、皇太极的面，留下了让母亲殉葬的遗言：

“大妃乌喇纳喇氏·阿巴亥，怡态丰姿，心怀机变，留之恐为国乱，俟吾终，必令殉之。”

可怕的父亲，这是出于对母亲的惩罚，还是出于对代善的警告？抑或是出于一颗即将死去的心对红尘韵事的恋恋不舍？他真的糊涂了，将来问谁呢？代音察也随着母亲一起殉葬了。父亲留下了一个诱人争夺的汗位，也留下了一个令人难解的谜！

父亲死去的第二天，也就是八月十二日，母亲被召进崇政殿，四大贝勒代善、阿敏、莽古尔泰、皇太极坐在堂上。堂下的一张桌子上，放着饰满珠宝的凤冠、礼服。二贝勒阿敏向母亲宣读了父亲的遗言，母亲听后惊呆了。三贝勒莽古尔泰高声喊道：“先帝有命，你敢不从！”母亲从惊呆了中清醒过来，知道死不可免，便提出在死之前见一下自己的两个幼小的儿子。四大贝勒同意了。

当他与多铎被带进崇政殿时，母亲已穿好了殉葬的礼服。母亲抱着他俩无声地哭，他吞声地哭，多铎放声地哭。突然母亲推开他小哥俩，冷笑了几声，从容地戴上那顶珠光斑斓的凤冠，声音异常平静地对四大贝勒说道：

“我从十二岁服侍汗王，与他同桌共饮。好衣裳穿了，好饭食吃了，陪着汗王过了二十四年，一切都满足了。你们看，我不老吧，脸上还没有皱纹吧！汗王去了，我当然应该相随。我的两个儿子多尔衮、多铎，年岁还小，拜托四大贝勒，念其是汗王骨肉，多加照看。”

母亲说完，转身向门口走去。走到门口，她回头久久地望着大贝勒代善，想要说些什么，可大贝勒代善赶快低下了头，回避了母亲的目光。母亲“哇”的一声哭了，疯了一样地跑出了崇政殿。至今，他还记得母亲戴凤冠时那冰冷瘆人的笑声和奔出崇政殿时那裂心断肠的哭声啊！

后来，他听人说，代音察对母亲的告发，是出自皇太极争夺汗位的阴谋。他对皇太极的敬意消失了。

前两年，又听人说，父亲在临终时，曾对大贝勒代善说：“九王多尔袞当立而年幼，你可摄政；后传于九王。”他对皇太极的仇恨产生了。

前年，他读汉文《资治通鉴》，当读到汉武帝杀钩弋夫人以传位于其子时，他对母亲的殉葬找到了解释，对父亲遗言传位于他的传说找到了佐证。父亲逼母亲殉葬的遗言中不是有“留之恐为国乱”一句吗？他对皇太极的仇恨加深了。

想到这些，多尔袞的心一阵绞痛。他的仇恨太多了，太深了！他要夺回自己失去的皇位，他要除掉唯一的对手——皇太极的长子——肃亲王豪格！愤怒与仇恨使他下意识地举起手中的茶杯向门上砸去。

在茶杯的碎裂声中，阿济格与多铎走进了多尔袞的侧室。

阿济格，努尔哈赤第十二个儿子，封和硕英亲王，三十八岁，性格的鲁莽和体格的粗壮十分协调地融合在一起。他一进门，就大声骂道：

“妈个巴子，早该死啦！事不过三，这是阎王爷第三次叫他！”

阿济格的叫骂声，倒使虑事精细的多尔袞立即清醒过来，他马上意识到：不到时候，任何打算是不能让这个有口无心的莽汉知道的。

“哥，桌上有一瓶朝鲜世子今天送来的上等甜酒，我给你留着，喝吧！”

阿济格往椅子上一坐，顺手掂起浅蓝色的凸肚瓷瓶，用牙咬出泥封的瓷盖，猛喝一口，照样高声骂道：

“好酒！为皇太极早日完蛋，喝个痛快！”便独自喝了起来。

二十八岁、办事精细的多铎，把一张纸条悄悄地递给多尔袞。多尔袞拿到灯下一看，上面写着：

礼亲王代善、贝子硕托、郡王阿达礼、正蓝旗固山额真何洛会、正红旗总管旗务大臣巩阿岱，皆可为援。

多尔袞看完，心里一热，紧缩的腮帮松弛了。是啊，硕托是代善的第二个儿子，现为正红旗固山额真；阿达礼是代善第三子萨哈璘的儿子，现为镶红旗总管旗务大臣。祖孙三人“皆可为援”，这就是说，自己手里已经握有四个旗的兵力。而在肃亲王府里，自己早已安下了“钉子”，豪格的任何举动都是逃不脱自己的眼睛的。

“有绝对把握吗？”多尔袞仍不放心地问了一句。

多铎点头。多尔袞拿起“纸条”，用灯火点燃，看着飞起的纸灰对阿济格说道：

“哥，皇太极福大命大，这一次也会逢凶化吉。对他的病，我们是什么也没有听说，什么也不知道。你多喝一点儿，今晚睡个好觉！”

阿济格睁大眼睛，把酒瓶往桌上一顿：

“怎么，他会逢凶化吉？老子明天就用酒灌他！”

“酒……”多尔袞像是得到了启示，望着桌上的酒瓶沉思起来。

肃亲王府，坐落在盛京城南门德盛门内的一条街巷里，距离大清门不远，也是由五重院落组成。院内高耸的正殿，是肃亲王府活动的中心。

今晚，正殿大厅里灯火通明。肃亲王豪格正与他的心腹俄莫克图、罗硕、伊成格、杨善、何洛会等议论皇太极的病情，也在为皇位绞着脑汁。他心爱的猎犬“黑豹”也跑进大厅，颈毛竖起，两耳竖立，利爪抓地作响，脖颈上一圈带有钉刺的项链，在灯光下闪着蓝光，依在他的身边。

和硕肃亲王豪格，是皇太极的长子，浓眉大眼，身躯健壮，面铁鼻直，今年三十四岁。他现领正蓝旗，掌户部事；性豪爽，有勇力，为人正直。因从小随祖父、父亲驰骋疆场，二十二年的战火硝烟，锻炼了他战场上的见识和胆略，也养成了他不重文事的鲁莽习性。他在皇太极十一个儿子中，算是一个佼佼者。

当他听到父亲在铁背山犯病落马的消息，在一阵震惊之后，头脑里出现的不是父亲那衰老虚胖的身躯，而是多尔袞那瘦细轻捷的身影。他立刻意识到，一场风暴很快就要到来，他与多尔袞之间酝酿已久的决战马上就要展开。他坐在大厅里的一把铺着虎皮的椅子上，双手抚摸着—把镶有宝石的短刀，微微闭着眼睛，听着他的心腹们的议论。

他手里的那把短刀，是明朝万历皇帝为了安抚努尔哈赤特意赏赐的，刀柄上镶着宝石，宝石上刻着“飞虎将军”四个汉字。努尔哈赤死前，把这把短刀赐给这个作战勇敢的孙子。在豪格看来，这把短刀就是努尔哈赤家族的“玉玺”，他是努尔哈赤事业的无可争议的第三代继承人。

他的心腹们的议论是漫不着边的。什么“肃亲王战功赫赫”呀，什么“文武大臣对肃亲王是诚心信服”呀，什么“继承皇位是天命所归”呀……都使他十分厌烦，心里暗暗地骂道：“都是一通好听的废话！”但他还是闭着眼睛，没有打断他们。可他的心却飞到肃亲王府的高墙之外，去搜寻诸王贝勒们的行踪，特别是心怀诡诈的多尔袞和办事精细的多铎的行踪。

忽然，有人说“睿亲王府”四个字，他睁开眼睛一看，是何洛会。何洛会，今年三十岁，正蓝旗的固山额真，是豪格统领正蓝旗的副手。

此人早已投靠多尔衮，是多尔衮安在豪格身边的“钉子”，可惜豪格至今仍无所知。豪格把下颌一扬：

“把你刚才讲的话，重说一遍！”

何洛会起初一愣，继而明白了自己刚才说的那些话，豪格根本没有听，便笑着谄媚地说道：

“皇上犯病的事，睿亲王府不一定知道，我们应该到大清门外迎驾，以表示肃亲王对皇上的忠心。”

豪格失望了。他把询问的目光移向坐在一边的俄莫克图。俄莫克图，今年四十多岁，是豪格的智囊，以老谋深算闻名。其人傲慢懒散，不修边幅，直肠热血，敢作敢当。他知道豪格此时想些什么，形势也确实到了亮牌的地步，便抬起头来向豪格提了几个问题：

“肃亲王，在六个和硕亲王中，论地位，你与睿亲王相比如何？”

豪格不假思索地回答：

“我是皇帝的长子，他嘛，只是一个叔王。”

“在实力上，你与睿亲王相比如何？”

豪格认真考虑了：

“我掌管一旗兵马，他与多铎掌管两旗兵马。”

“在智谋上，你与睿亲王相比如何？”

“他比我聪明。”

“在人缘上呢？”

豪格完全明白了，俄莫克图寥寥数语，就摆出了双方的短长。他把手中的短刀向桌上一拍，大声说道：

“伙计，直说吧，咱们该怎么办？”

俄莫克图走到豪格身边，一字一句地说道：

“眼下急需要办的：第一，立即摸清两黄旗的态度。皇上若有不测，正黄旗固山额真谭泰，就是两黄旗的马头。第二，礼亲王代善，年龄最大，资格最老，而且掌管着两红旗的兵力，最好能与我们为伍，最坏也要使其保持中立。第三，郑亲王济尔哈朗，虽属旁支，但在大臣将领中德高望重，他的镶蓝旗与我们关系较好，对睿亲王亦有所不满，应立即与其联系。”

俄莫克图一口气说完，大厅里突然异常寂静，都在等待着豪格的反应。豪格两眼闪光，突然吩咐长史：

“快去，把楼上那个楠木箱子抬到这里来！”

长史刚刚离开，豪格年轻的福晋博尔济吉特氏·阿尔寨，端着一碗羊汤轻步盈盈地走了进来。她向豪格微微一笑，把羊汤递到豪格的手里。霎时间，一个奇特的念头涌上豪格的心头。人们都说，阿尔寨的长相、个头、性情都很像永福宫的庄妃。她这个时候到来，不就是一个吉兆吗？

长史带人把楠木箱子抬进大厅，放在灯边的桌子上，然后退了出去。豪格上前，用铁钳般的手，拧断了箱子上的铁锁，猛然打开箱子。万缕金光从里面射出，使通明的大厅变成了光驳灿烂的宝库。他的心腹们也是第一次看见这样多、这样美、这样珍奇的珠宝，都惊呆了。豪格纵声大笑：

“多尔袞有两旗兵马在手，我要用六旗兵马对付他！这些珠宝，你们随便使用吧！”

俄莫克图笑了……

何洛会也笑了……

郑亲王府坐落在盛京西门外攘门的南面，与礼亲王府对门而居。与豪华的礼亲王府相比，郑亲王府约有礼亲王府的一半大。礼亲王代善在建府置房上是从来从不马虎的，在萨尔浒时，代善住房的豪华和宽敞，都在努尔哈赤之上。而济尔哈朗却与代善相反，总是就简而居。有人说这是出于谦恭，有人说这是出于旁支的身世原因。

今晚，在郑亲王府后院的葡萄架下，坐着两个人。一个银须飘飘，身穿一件细纹黑缎长袍；一个沉静健稳，身穿一件白绸短衫。他们手里都拿着蒲扇，在悠悠地扇着。此时快到戌时时分，弯月挂在西天，凉风习习，他们谈话的圈子也越兜越小了。

穿黑缎长袍的是和硕礼亲王代善。他今年六十岁，是努尔哈赤的第二个儿子，掌管正红、镶红两旗，是大清贵族集团中的元老，居大贝勒之位。在努尔哈赤晚年，他曾经临朝摄政，因与大妃乌拉纳喇氏·阿巴亥的暧昧关系，很快失宠了。这次事件的打击，使他完全丧失了年轻时的锐气。虽然几十年来，一直居于大贝勒之位，但在皇太极执掌政权的十七年间，他处处谨小慎微。他知道，不论在那一方面，他都不是皇太极的对手。

今天晚上，他的儿子硕托、孙子阿达礼急忙回到府邸，禀报说皇太极在铁背山犯病落马，并劝他在皇太极死后拥立睿亲王多尔袞继承皇位。硕托还特意转达了豫亲王多铎对他的敬意和问候。他的心一下子轻

了，思维也像是敏捷了，大妃阿巴亥的影子又浮现在他的眼前，尤其是殉葬那天的情景，那走出崇政殿时的回头凝视，那疯了似的哭声，使他至今不能自持。他觉得拥立多尔袞继承皇位，也许会对死去的阿巴亥做一点良心上的补偿。但残酷的宫廷争斗提醒他，事情绝不会像硕托、阿达礼讲的那样简单。豪格不是容易对付的，郑亲王济尔哈朗也是个城府很深的人。任何一个偶然因素的出现，都可能引火烧身。他严厉地斥责儿子和孙子，要他们“勿轻举妄动”之后，便来到这郑亲王府。一个时辰的交谈，郑亲王济尔哈朗像是对皇太极的犯病落马一无所知，只是毕恭毕敬地听着。他的心里犯疑了：

“济尔哈朗啊，你真的一点消息没有听到吗？”

这穿着白绸短衫的，便是郑亲王济尔哈朗。今年四十三岁，他是努尔哈赤二弟舒尔哈齐的第六个儿子，领镶蓝旗，掌刑部事，是八大贝勒之一。他九岁时，父亲舒尔哈齐因与努尔哈赤争夺对八旗兵的领导权，被努尔哈赤幽禁，两年后，死于禁所。他从九岁起，就为努尔哈赤抚养，后来又把二贝勒阿敏所领的镶蓝旗交给了他。由于他处于旁支的地位，无权参与“皇位”的争夺，因而受到诸王贝勒的推重。几十年来，从贝勒到和硕亲王，他的地位一直是随着功绩的增多而上升，他的权力和财富也随着地位的上升而扩大。他聪颖机敏，但不善言谈；他多谋善断，但含而不露。

今晚酉时，他的长史禀报皇太极在铁背山犯病落马，他的心立即震动了。他知道，皇太极的日子不会太长了，从骑在马上用银盘接着滴答的鼻血指挥松锦大战以来，在两年的时间里，三次犯病落马，这说明皇太极的身体已经到了极其衰弱的程度；对宸妃病故的过度悲伤和对庄妃的过度迷恋，说明皇太极的心理已感到死亡的临近；而经常的、不是为了练兵纯属为了消愁解闷的围猎，只能是故作健康的一种表演。虚弱欲垮的身躯，怎能长久地经受好胜的虚荣心的折磨呢！

皇位与济尔哈朗是无关的，但这个事业与他有关，他的地位、财产都在这个事业之中。因而，他也从大清的前途和自己的需要考虑皇位的继承人。他想到豪格，也想到多尔袞、多铎、阿济格、阿巴泰和年满六十岁的大贝勒代善，他发现还没有一个人能像皇太极十七年前那样，处于绝对有利的“继承”地位。豪格嘛，为人正直，也会打仗，但缺少皇太极的谋略和驾驭这驾马车的能力。多尔袞嘛，精明，能干，文才武略都是难得的，但那阴险的心计和那独断专行的脾气，是诸王贝勒最讨厌的。如果要在这两个人之间做出选择，他会毫不迟疑地站在豪格一边。他觉得，如果豪格继位，自己可能成为一个有益于大清的贤臣；如果多尔袞继位，自己可能成为一个“叛逆”，因为任何一个暴君，不需要任何理由都可以使他的臣子成为“叛逆”的。

就在这个时候，礼亲王代善来了。济尔哈朗用谦恭的态度迎接这位兄长，用一无所知的神情询问这位大贝勒。经过一个时辰的兜圈子，他大致摸清了礼亲王代善屈尊前来的意图，心里暗暗地说道：

“礼亲王，我的大贝勒啊！你原来是多尔衮的‘说客’啊！”

深夜亥时的钟声敲响了，天凉了，弯月快要落山了。代善扔下蒲扇，单刀直入地说话了：

“郑亲王，如果皇上真有不测，你看谁可以继承皇位？”

济尔哈朗谦恭地说道：

“大贝勒告诉我皇上犯病的消息，我心里一直惊慌不安。何人继位？我还没有来得及考虑。若真的发生这样的不幸，小弟一定跟大贝勒的马头走。我想，大贝勒看中的人，大概是不会错的。”

济尔哈朗扔出的高帽，使代善感到满意。但话里留下的小尾巴，又使代善不完全放心，便试探性地追问了一句：

“肃亲王豪格，皇帝长子，战功也多。你觉得他怎样？”

济尔哈朗笑了：

“大贝勒讲得很是。可现在不是十七年前。那时，我们的局面小，只要能打仗就行。现在，山海关外都是大清的疆土，我们的对手，不再是叶赫、乌拉、察哈尔、札鲁特那些部落，而是崇祯皇帝的明朝。”

“那么，豫亲王多铎如何？”

济尔哈朗决定不再和代善兜圈子，他现在需要的，是摸清多尔衮在争夺皇位上的实际做法。他把椅子挪到代善的身边，低声说道：

“豫亲王多铎，年轻有为，办事精细，自掌礼部以来，按照中原规矩，定礼制，分等级，申明法令，创立朝制，使我大清法纪焕然一新。只是年轻一些，恐难孚众望。大贝勒，你不认为睿亲王多尔衮，在文才、武略、资历、人望上更合适吗？”

“你也这样想？”代善脱口而出。

济尔哈朗不容代善思索，紧追不放：

“大贝勒，如果皇上在临终前，遗诏指定豪格继位，事情怎么办？如果皇上暴病而崩，没有留下遗诏，事情怎么办？如果诸王相争，互不相让，又怎么办？”

代善站了起来，神态极其严肃地说：

“不论是谁，不论出现哪种情况，都得按照太祖皇帝天命七年三月三日发布的汗谕中关于‘八大贝勒共治国政’的遗训办。”

“能选准大贝勒心中所想的人吗？”济尔哈朗追问了一句。

代善信心十足地说道：

“八大贝勒，除阿敏、莽古尔泰病故外，现在就剩下你、我、豪格、多尔袞、多铎、阿济格六个人了，还怕不能择贤而立吗？”

“如果有人不服呢？”

代善看了济尔哈朗一眼，觉得此时给他一点压力是必要的。于是，便杀气腾腾地说道：

“太祖皇帝在汗谕中讲得清楚：‘八和硕贝勒内，择其能受谏而有德者，嗣朕登大位。若不乐从众议，艴然变色，岂遂使不贤之人，任其所为耶！’”

济尔哈朗完全明白了，八大贝勒所剩下的六个人中，代善、多尔袞、多铎、阿济格的联盟已经形成，他与豪格已处于危险的境地。

这时，大清门外隐隐传来喧闹的声音，长史走近禀报说：

“肃亲王府的人，已在大清门列队，准备迎接皇上大驾从铁背山归来！”

代善从椅上站起：

“这……我们也去迎驾！”

济尔哈朗没有回答，心里暗暗地叫苦：

“糊涂的肃亲王啊！”

四 皇太极猛力推开庄妃的手，身着戎装，直立在大清门的华灯下

皇太极在深夜丑时的钟声里，在光亮耀眼的华灯下，在和硕亲王们觊觎皇位的阴谋中，乘着黄幔金顶马车向大清门走来。

诸王贝勒、文武朝臣、各旗将领肃然站立于大清门外。宫里的太监、近臣静侍于崇政殿前。各宫的妃子及其侍女，都站在各自的宫门前恭候着。

和硕亲王代善、济尔哈朗、多尔袞、多铎、阿济格、豪格站在迎驾人群的最前面。此刻，他们有着一个共同的心情，都想知道皇太极的病情究竟如何，都想从皇太极瘫软的身躯、痛苦的呻吟和惨白的脸色中，得出一个确切的回答，以便确定自己行动的时间表。他们睁大眼睛，死死地盯着那辆缓缓走近的、落满尘土的黄幔金顶马车。

马车停下了，车帘掀起了，庄妃从车上走了下来。不等他们上前，皇太极一跃而下，直立在华灯之下。代善、豪格、阿济格一时惊呆了，多尔袞、多铎、济尔哈朗的脸上也出现了惊异的神色。他们迅速调整一下目光，只见皇太极身着金色战袍，披着红色斗篷，挎腰刀，执弯弓，在灯光下，威风凛凛，没有一丝病态。霎时间，代善的心凉了，阿济格的心慌了，多铎、豪格的心乱了，多尔袞的心陷入了更深的沉思。只有济尔哈朗看出了皇太极这样做的用心，他的心酸楚了，颤抖了，眼泪几乎流了出来。

皇太极猛力推开庄妃搀扶的手，大步向和硕亲王、贝勒、文武朝臣、各旗将领走来。庄妃紧紧跟在身边。只有庄妃知道，皇太极此时靠的不是体力，而是意志。亲王贝勒们急忙跪倒迎驾，皇太极拱手说道：

“围猎回来是不迎接的。这是谁的主意？散了吧，明天请大家吃野味。”说完，纵声大笑，转身走进了大清门。

庄妃走在皇太极的身边，听着皇太极两腿关节在“吱吱”作响，她的心“怦怦”地跳个不停，她担心皇太极会在突然之间摔倒在地。皇太极穿过崇政殿，走过飞龙阁，来到凤凰楼内庭门的台阶前，转过身来对跟随在身后的六位和硕亲王说道：

“有事，明天再议。休息吧！”

和硕亲王们恭敬地弯下了腰。皇太极一步一步地踏上了凤凰楼前的二十四级台阶。庄妃看得清楚，皇太极每登上一层台阶，一层汗水立即渗出额头，牙关咬得“咯咯”直响，两腿在急剧地发抖。可她，近在身

边，却不敢伸手搀扶。当跨越凤凰楼下内庭门的门槛时，皇太极的两腿打晃儿了。他眉头紧皱，用最后的力气一搏，右脚跨过去了，但左腿却被二尺高的门槛绊了一下，踉跄几步，险些跌倒，被身边的庄妃和苏麻喇姑急忙架住了。

皇太极痛苦地瘫软在庄妃和苏麻喇姑的手臂上……

但这些，是身在凤凰楼下的和硕亲王们无法看到的。

皇太极被扶到清宁宫里，无力地躺在炕上。贤淑温情的皇后坐在炕边服侍着他。麟趾宫的贵妃、衍庆宫的淑妃、永福宫的庄妃都站在炕边关切地望着他。这时，宫女们送来了人参汤和各式点心。皇后接过人参汤，看了一下皇太极。他点了点头。皇后便一羹匙一羹匙地喂着。喝完人参汤，皇后又拿起点心，皇太极摇了摇头。宫女们退出去了。

皇太极看了看他身边的后妃，就少了一个关雎宫的宸妃，他的心情更加黯淡了……

苏麻喇姑走进中宫，悄悄对庄妃说：

“太医傅胤祖来了。”

皇太极听了，冷冷地瞥了庄妃一眼：

“我此时很好，不劳他了。”说完，挥了一下手，示意庄妃、贵妃、淑妃离开中宫。

皇太极自知病情不轻。他讳疾忌医，在病情面前胆怯了。

这时已是四更时分，弯月早已落山，窗外一片漆黑。皇后心疼地说道：

“你是太累了，睡一会儿就会好的。”她习惯地把椅子挪到炕边，坐下来，把手轻轻放在皇太极的身上，侍候着皇太极入睡。

可皇太极没有一点睡意。刚才大清门外和硕亲王们的神态，使他心中的疑团难解难消。他清楚地知道，他们在等待着什么！他想起父亲努尔哈赤的晚年，为了避免儿子争夺汗位，亲自带领子侄盟誓告天的情景：

那是天命六年（1621 年）正月十二日的深夜。寒风已在苍翠的松枝上挂下了冰凌。冷月照着冰封的雪原。六十二岁的父亲，拖着沉重的脚步，带着代善、阿敏、莽古尔泰、德格类、济尔哈朗、阿济格、岳托和自己，登上了萨尔浒城头。父亲站在冰冷的夜空之下，伸出颤抖的手，把点燃的香火插入雪中，跪在雪地之上。父亲流着眼泪，念着事先准备好的祷文：

今祷上下神祇：吾子孙中纵有不善者，天可灭之，勿令刑伤，以开杀戮之端。如有残忍之人，不待天诛，遽兴操戈之念，天地岂不知之？若此者，亦当夺其算。昆弟中若有作乱者，明知之而不加害，俱怀礼义之心，以化导其愚顽。似此者，天地祐之，俾子孙百世延长。所祷者此也。自此之后，伏愿神祇，不咎既往，惟鉴将来。

夜，是那样的静；月，是那样的明；风，是那样的冷！父亲的情感是那样的沉痛凝重，使雪原、莽林、圆月、夜空都显得悲怆凄楚。父亲当年的心绪，自己今天也感受到了。

皇位啊，原来就是骨肉的相残！

皇太极看见身边四十四岁的皇后，心里涌出了一种从未有过的特殊感情：

二十九年来，这个女人一直陪伴着自己，每当负伤、生病的时候，她总是这样柔情地坐在身边，喂水，喂饭，喂药……

二十九年来，自己迷恋过她，漠视过她，粗暴地对待过她。可她总是默默地、柔情地侍候着自己。她是皇后，是这清宁宫里的主人，却像一个大姐姐一样，对待宸妃和庄妃自不消说，就是对待贵妃、淑妃，也总是百般的照顾和关心……

二十九年来，她生了三个孩子，可都是女儿，一种歉疚的心意总是压着她。这是命运啊！人生在世，哪能十全十美呢！她是美丽的，她的美，在于美的外形和美的心肠糅合在一起；她是软弱的，软弱在对清宁宫以外的事情一无所知啊……

此刻，皇太极真的为他这个美丽、善良、顺从、温柔的妻子担心了。他叫皇后躺在自己的身边，让她枕在自己的臂膀上，深情地说道：

“前世有缘，我与你科尔沁贝勒一家姑侄三人成亲，我也满足了。宸妃走了，我大概也要走了……”

皇后用手捂住皇太极的嘴，不让他说下去，眼泪一下子流了出来。皇太极握住皇后的手，安慰着：

“不怕，不怕……听我说，你的地位是显要的，可你的心太好，太软，斗不过他们。记住，我走了以后，你事事听庄妃的……”

皇后抽泣着，泪水沾湿了皇太极的脸颊和臂膀。皇太极紧紧地搂着抽泣的妻子，安慰地重复着一句话：

“听庄妃的。她是你的亲侄女啊！”

庄妃此时在永福宫和衣而卧。她虽然很疲劳，但一点睡意也没有。

刚才大清门外的一切告诉她，争夺皇位已经开始了。揭开这个黑幕的，不是别人，正是重病在身的皇太极。

在黄幔金顶马车里，当皇太极执意要着战袍、披斗篷、佩腰刀、执弯弓时，她还没有猜透皇太极的用心。当皇太极突然全副戎装出现在大清门外的霎时间，她全明白了。代善由惊慌而失神的脸，豪格由惊讶而松弛的脸，多尔衮由吃惊而沉思的脸，多铎由震惊而恐惧的脸，阿济格由惶恐而失望的脸，济尔哈朗由担心而悲愁的脸和眼角里滚动欲滴的那颗泪珠，都没有逃过她的眼睛。而揭开这块黑幕的皇太极，也落下了自己一生的帷幕。她看得清楚，那走向和硕亲王时的大步，那穿过崇政殿、飞龙阁时的急行，那登上凤凰楼二十四级台级时的挣扎，那跨越内庭门门槛时的一搏，皇太极在用自己最后的生命，来维系大清暂时的平静。

一个“不敬”的念头突然浮现在庄妃的心头：

皇上用最后的生命，换取这暂时的平静，明智吗？划得来吗？皇上生命延续的本身，就是大清平静的象征，何必去强行换取呢？人到老年的时候，性格、脾气往往胜于理智和常情。如果是这样，今晚皇上的用心和对生命的损耗，反而会使大清的平静更快消失……

想到这里，庄妃翻身而起。她喝了一口浓茶，集中心思，分析亲王贝勒们在大清门外的一举一动。礼亲王代善的神情变化和举止失常，使她格外狐疑。这时，苏麻喇姑推门进来，悄声说道：

“礼亲王来到崇政殿，说有事情禀奏皇上。启心郎索尼已经到中宫禀报去了。”

庄妃听了，又急又愁。大贝勒此时请见，是出于好心善意吗？皇太极异常虚弱的身体能经受住这样的折腾吗？她焦虑地叹了一口气：

“这不是要他的命吗？”

八月八日寅时的钟声敲响了……

五 皇太极一切都有了，他还需要什么呢？

礼亲王代善来到崇政殿，并不是存心要损耗皇太极濒于枯竭的精力。在大清门外，皇太极威风凛凛，没有一丝病态，使他害怕起来。他追悔自己今夜的孟浪，追悔在郑亲王府的葡萄架下与济尔哈朗的一席谈话。回到府邸之后，这个追悔使他无法入睡。他回想今晚济尔哈朗说的话，忽然觉得每一句话几乎都是模棱两可的，特别是最后几句对多尔衮名字的敲点，完全是对自己的一种试探。他的身上“嗖”的一下冒出了冷汗，急忙从炕上爬起来，悔恨不迭地用手敲打自己的头，连声叫苦：“糊涂！糊涂！”如果济尔哈朗连夜禀奏皇太极，把自己的话和盘托出，这不就是谋反作乱吗？他在惊恐与慌乱中来到了崇政殿。

在崇政殿等候召见的时间内，经过反复的思虑，他觉得，只有在明天午前的临朝议事中，寸步不离皇太极，不让济尔哈朗单独接近皇太极，自己就安全了。自己是大贝勒、是兄长，又是今天宴赏会的负责人，身世给了自己这个条件，历史给了自己这个权力，时机给了自己可以占用皇太极这段时间的缘分。等到明天午时宴赏大会的钟声敲响，皇太极就会陷入热闹的、应接不暇的、烦琐的朝拜礼仪之中。这一天就会平安地度过了。

那么，后天呢？

“后天嘛，看事情的变化再说吧！”

天亮了。启心郎索尼走进崇政殿，把礼亲王代善请进中宫外面的神堂里。

和代善一样，多尔衮、多铎也没有安闲地等待。在大清门外见到皇太极之后，他俩避开鲁莽的阿济格，悄悄地走进了豫亲王多铎的府邸。多铎是努尔哈赤的第十五个儿子，今年才二十九岁。他吩咐侍女备酒备菜，就与多尔衮走进了他的书房。

豫亲王府，坐落在皇宫御膳房北面墙外的街巷里，也是由五重建筑组成。由于旁边是踞于高台之上的巍峨皇宫，它的气派就显得有些逊色了。

多铎的书房不大，但书籍不少，除窗子和门占据的一面墙外，其他三面墙都是书架，堆满了书。这些书都是入边寇明时，在掠夺中搞到的，有的书缺篇少页，有的书还留有战火烧烤的痕迹。豫亲王多铎爱书，并且认真读书，这在大清初期，在诸王贝勒中是很少有的。多尔衮站在书架前看了一遍，有关中原历朝历代的朝制、法典、刑律方面的书籍确实不少，特别是那套崭新的《永乐大典》，几乎堆满了整整一面墙。多尔衮知道，多铎就是依靠这些书，在掌管礼部的十多年间，为大

清确立了比较完备的朝制，赢得了皇太极的赞赏，也把皇太极推上了独一无二的君主地位。他从书架上顺手抽出一套书，打开一看，是一部《史记》，正要翻开看看，侍女把酒菜端了进来。

多铎斟满酒，放在多尔袞面前，有些泄气地说道：

“哥，你说对了，皇太极又逢凶化吉了！”

多尔袞喝了一杯酒，笑着问道：

“你还看见了啥？”

“威风凛凛，盛气凌人。”

“还有呢？”

“腰刀，弓箭，战袍，斗篷，真像出征打仗的样子！看来，我们还得等待。”多铎说着为多尔袞斟满了酒，自己也斟了一杯，一饮而尽。

多尔袞举起酒杯，但没有喝。

“多铎，你说，他的刀鞘打开过没有？他的箭囊里有几支箭？他的战袍上有汗渍吗？”

多铎愣住了。他根本没有注意这些。

“你再想想，他既然满身戎装，为什么不骑马？马车一路颠颠簸簸的，他好受？”

多铎佩服多尔袞的细心，微微点头。

“你注意没有？他披的斗篷上连个皱褶也没有，说明是下车前才披上的。”

多铎放下了手中的酒杯。

“你看见没有？他跃下马车向我们走来的时候，用力推开了庄妃搀扶的手……”

“那是为啥？”多铎急急地问。

多尔袞饮了口酒，放下酒杯，狠狠地说：

“他是强打精神做样子给我们看。这个老奸巨猾的狐狸！”

多铎完全明白了。睿亲王啊，真不愧是聪明之王，智慧之王！

“哥，难道我们不能也做个样子给他看吗？”

多尔衮拿起酒壶，连饮三杯，眼睛里闪着凶狠的光芒：

“多铎，你看了不少书，知道中原历代帝王的不少事情。你说，皇帝最需要的是什么？”

多铎认真思索着：

权势？皇帝有。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土地？皇帝有。普天之下，莫非王土。银两？皇帝有。朕即天下。美人？皇帝有。三宫六院，七十二妃……皇帝什么都有了，还需要什么呢？他抬头看了一下多尔衮。多尔衮用不满的目光盯着他，训斥地说道：

“书呆子，书叫你读‘死’了！”

多铎的思索离开了读过的书本，一下子反而明白了，像发现一个秘密一样大声喊道：

“皇帝们到了晚年，都需要吹捧，抬轿啊！”

多尔衮阴险地笑着说：

“皇太极也是这样。权势？他凌驾于诸王贝勒之上，成了大清十全十美的神。土地？山海关外的田野，草原，山林，不都是他的！银两？父亲在位时，是八份均分，如今，八份加起来，也不及他的一个零头。美人吗？皇后，庄妃，宸妃，贵妃，淑妃，还有那些侧妃、庶妃，哪一个不似天仙，都叫他一个人享用了。妈的！他需要吹捧，我们就死命地吹！他需要抬轿，我们就高高地抬！”

多铎走近书架，迅速抽出几十本书，在桌上一扔：

“哥，这里都有。什么‘英明’呀，‘圣武’呀，‘尧仁舜德’呀，‘应天倡义’呀，‘怀仁怀义’呀……这样吹捧的话，有的是，历朝历代，虽然名堂很多，其实都是变来变去骗皇帝玩儿的。”

多尔衮端起酒壶，为多铎斟了一杯：

“你掌管礼部，这个由你干。从现在起，你从这些书里多找几句，吹他，捧他，抬他！不光我们吹，让将领们都吹！明天的宴赏会，要吹得红火，吹得热闹，吹得他昏头涨脑！记住，最重要的是，明天多找几个人给他‘敬酒’。”

“敬酒？”多铎不解了。

“酒能消愁！你忘了，三贝勒莽古尔泰就是在酒后倒下的。”

多铎明白了。

在清宁宫中宫外面的神堂里，皇太极坐在南窗下的黄绫棉垫上，听着礼亲王代善关于今天宴赏会安排情况的禀报。

皇太极因为身体很弱，昨天夜里又没有很好睡觉，在代善来到之前，他听从了皇后的劝阻，已经决定不参加今天的宴赏会了。他召代善进宫，是要让礼亲王代他操劳，并代他向阿巴泰赐赏。但是，当听到朝鲜国王已派使臣携带贡品来到盛京，蒙古各部藩王也带着大臣、子女前来，他们都请求会见时，他的“决定”动摇了。他在想，如果朝鲜国王和蒙古各部藩王，知道自己抱病卧炕，他们会怎么想呢……

是啊！他是大清皇帝，他总是把自己的一举一动和大清的事业连在一起考虑啊！

正在皇太极犹豫的时候，豫亲王多铎走了进来。他恭敬地向皇太极行了抱见礼，向代善请了安，然后像小弟弟一样站在一边，谦恭地向皇太极禀奏道：

“禀报皇上，七哥阿巴泰正在屋里痛哭呢！”

皇太极听了，心里有些不快。代善急忙问道：

“为了什么事？”

多铎故作情深地说道：

“七哥阿巴泰边哭边说，皇上对他像父亲一样亲，像母亲一样爱，他前几年没有为皇上尽心尽力，实在对不住皇上。去年皇上力排众议，信任他，他曾对天发誓，要为皇上争气。离开盛京八个月，这次回来，还没有见到皇上，心里憋得慌啊……”

代善听了，觉得好笑：

“这个阿巴泰呀，都五十多岁的人了，还是不定性！”

皇太极也笑了：

“这就是阿巴泰呀！他原本就是个透明的玉石人。这次伐明，他没有使朕失望！”

饶余贝勒阿巴泰，是努尔哈赤的第七个儿子，今年五十四岁。他性格坦直，没有心计，武艺精，会打仗，但平日懒散，纪律性差，好酒贪杯，嘴上无门，经常小错不断。所以，几十年来，晋升很慢。连比他年龄小的济尔哈朗、多尔袞、多铎、阿济格、德格类、硕托，都领了全旗，有的还成了和硕亲王，入了八分，他仍在贝勒的位置上一直未动。因此，他心里不痛快，到处讲怪话，什么宴会也不参加；有时，牵着马不骑，独自一个人在浑河岸边的树林溜达，有时躺在沙滩上，眼睛瞪着

蓝天，自言自语地说：“还不如死了好呢！”但打起仗来，他照样冲杀拼搏，从不避危就安、弄奸耍滑。去年秋天练兵的时候，他竟然装起病来。一天早晨，皇太极去校场巡视，发现他蹲在校场墙角抽着旱烟。皇太极追问，他说手痛不能执弓。皇太极叫他当场试射，他射出三箭，全部脱靶。皇太极大怒：“你这个样子，还能带出精兵！”下令夺去贝勒爵位。他急了，说他的病是心里不痛快故意装的。皇太极令他再射，结果，三箭都中红心。皇太极从“死兵”中选出十人，要他比武，他一杆长矛对十把腰刀，顷刻之间，十个“死兵”都被他打倒在地。皇太极大喜。去年十月，命他为奉命大将军率师伐明。当时，诸王贝勒反对，认为阿巴泰不定性，不可重用。皇太极力排众议，并把自己掌管的镶黄旗交给他。

阿巴泰率师伐明的八个月中，皇太极一直惦念着他，怕他失败而回，更怕自己的权威受到戏弄。今年五月，当阿巴泰以全胜之师凯旋时，皇太极立即令济尔哈朗和多尔袞郊迎三十里。

今天的宴赏会是为阿巴泰开的，也是为皇太极开的。他在自我陶醉中改变了原来的主意，对站在一旁的多铎说道：

“告诉阿巴泰，朕要亲自主持今天的宴赏会，要亲自为他赐赏！”

在代善惊慌恐惧的防御和多尔袞居心险恶的进攻中，皇太极的生命接近了尾声。

六 从未唱过的歌，从未跳过的舞，从未有过的豪饮。 可怜的帝王啊.....

八月八日午时，天色晴朗，天上没有一丝云彩。时节虽近中秋，但在这个时分，天气仍然是热的。

今天的会场，是豫亲王多铎亲自安排的。他充分发挥了组织才能，从会议人数到位置划分，从鞭炮点燃的时间到人群欢呼的姿态，从诸王贝勒、文武朝臣、蒙古藩王、朝鲜世子朝拜的顺序到饶余贝勒阿巴泰的上台，从歌舞的时机到颂歌的内容等等，都以礼部的名义，通告了所有的与会者。

这样一来，完全消除了以往集会时的混乱陋习，使人们预感到这次集会的庄严，首先在心头蒙上了一层新鲜、好奇的神秘色彩。而新奇和神秘，才能抓住人们的心。

大清门外的哨亭上，站着担任警戒的两黄旗士卒，他们着甲胄，挎腰刀，像钉子一样钉在那里，显得十分英武。镶黄旗护军统领塔胆，骑着马，带着护军来回地巡查，更增加了一层神秘的气氛。观看的平民百姓，都被赶到远远的警戒线以外。

在十王亭广场，各旗将领都规规矩矩地站在自己的位置上，就连各旗的固山额真也戎装整齐地坐在椅子上等待着。十王亭中的两个翼王亭，今天另作了安排：右翼王亭里，挤满了蒙古各部藩王和他们的子女；左翼王亭里，端坐着朝鲜世子、大君和使者。大政殿丹墀下前几行，是满族的郡王、贝勒、贝子、大臣和内院学士；后几行，是汉族的内院学士和一大群剃掉头发、换了服装的明朝降官降将；再后边，就是各旗官佐以上的将领。大政殿的台基下，面对人群站着一排身着甲胄、手执腰刀的镶黄旗护军，既监视着会场，又装点了威严。这也是从来没有过的。在九条珠龙盘绕的台阶上，铺着一条长宽适度的红色地毯：在丹墀上矗立的两根朱红圆柱中间，放着那张奇特的鹿角宝座。这也是从来没有过的。由大政殿盘龙台阶直至奏乐亭前，是一条宽约十步的人行通道，通道两旁二十顶白色帐篷里的桌子上，摆着杯盘、酒坛和烧熟的整羊。

多么别致的宴赏会啊！多铎一出手就抓住了人们的心。

午时的钟声响了。整个会场鸦雀无声，人们知道，皇太极要来了。

皇太极着金黄色盘龙帝王服，乘朱红敞篷雕龙镶金御轿，由代善、豪格、阿济格、多尔袞、多铎、济尔哈朗扶轿护驾，从凤凰楼前起轿，穿过飞龙阁、崇政殿，出大清门向东一拐，走进了十王亭广场。在皇太

极出现的一瞬间，两侧奏乐亭上长号吹响，鼓乐高奏，广场上鞭炮齐鸣，欢呼声雷动而起，“皇上万岁”的声浪从四面八方向皇太极卷来。他在霎时间的震惊之后，心里舒坦了。他的轿子在通道上徐徐向前，两边的人群波浪式的向他弯腰致敬。鞭炮声、鼓乐声、欢呼声在他的四周轰响着，交替着，冲撞着。他的心里，从未有过这样的快意和满足。

多铎打出的第二手，征服了皇太极的心。

皇太极的轿子停在大政殿的丹墀下。站立在台基下的一排镶黄旗护军，一齐跪倒，向他祝福。这也是从来没有过的，他觉得新鲜而有趣。他微笑着，踩着猩红的地毯，登上了大政殿。

当看到在两根朱红圆柱之间只有一把鹿角宝座时，他愣住了。此时，豫亲王多铎突然跪在他的面前，大声禀奏道：

“禀奏皇上：礼部多次商议，皇上文武齐天，大清兴盛，实系皇上一身。诸王贝勒与皇上并肩而坐，实属不当。况且，皇上方略已定，计日进关，入主中原。中原之礼制，应先行于今日，以免来日因朝礼不周，惹中原人士窃笑。礼部已明令诸王贝勒，从今日起，皆列座于阶下，以符为臣之道。”

多铎的话音刚停，多尔袞和阿济格立即跪倒禀奏：

“臣等当列座阶下，恪守臣礼。”

多尔袞、阿济格的忠心感动了人们，会场立即响起欢呼声。

代善一愣，心里后悔地嘀咕：“我又晚了！”随即，两腿一弯，跪在地上。

豪格心里骂了一声：“妈的！真会拍马屁！”也跪在地上。

济尔哈朗斜视了多铎一眼，也跪倒了。

在人群的欢呼声中，皇太极陶醉了。他抬手说道：

“诸王请起！就座！”说完，自得地坐在鹿角宝座上。

多铎打出的第三手，奏效了。

接着是朝拜仪式：

鼓乐声中，首先是由郡王、贝勒、贝子组成的队伍登上大政殿，向皇太极行三跪九叩之礼。皇太极站起答礼，然后命他们坐于阶下和硕亲王之旁。

第二队上来了，是满族文武朝臣、内院学士。他们向皇太极行三跪

九叩之礼。皇太极站起答礼。

第三队跟着来了，是蒙古各部落王和他们的子女，也行了三跪九叩之礼。皇太极答礼时与他们交谈了几句以示抚慰，请他们坐于大政殿丹墀的左侧。

第四队来了，是朝鲜世子、大君和使臣，也是行三跪九叩之礼。皇太极扶起世子、大君，与使臣说笑几句，并请他们转达对朝鲜国王和王妃的问候，请他们坐于大政殿丹墀右侧。

此时，皇太极已经是汗流浹背了。

他刚坐下，第五队又来了。他们是汉族内院学士和归顺的明朝官员，也是行三跪九叩之礼。他本来不想站起，但突然发现新归顺的洪承畴也跪在恭顺王孔有德、怀顺王耿仲明、智顺王尚可喜之后，他急忙站起，上前几步，扶起洪承畴。正要宽抚与嘉勉几句，正黄旗固山额真谭泰率领的本旗大臣已登上台阶，他只好让洪承畴弯腰走开，去迎接谭泰等人的朝拜。接着是镶黄旗、正红旗、镶红旗、正白旗、镶白旗、正蓝旗、镶蓝旗、汉军八旗的固山额真或总管旗务大臣率领本旗将领的朝拜。他们依次走上，叩拜，走下，皇太极依次迎接，答礼，送下。时间已过了一个时辰，皇太极的两腿已经发软了。

多铎打出的第四手，也没有落空。

突然，一队着旗装、踩寸子的宫女歌伎袅袅娜娜地由大政殿后厅舞出，在皇太极面前轻歌曼舞：

安哲，纳尔浑……

彩云飘在蓝天，

骏马奔在草原，

鸟儿唱在枝头，

月亮爬上东山。

鄂罗罗，英明的皇上啊，

纳尔浑，功德无边。

安哲！草原绿了，

鄂罗罗！是皇上的雨露浇灌。

安哲！花儿红了，

鄂罗罗！是皇上的血汗浸染。

安哲！土地宽阔了，

鄂罗罗！是皇上的马鞭开拓。

鄂罗罗！是皇上的龙旗飞卷！

纳尔浑！纳尔浑！纳尔浑！

安哲！我们的皇上啊！

功德无边。

这是从未唱过的歌！这是从未跳过的舞！像神仙洒下的甘露，像萨满布下的福音，滋润了皇太极的心，滋润了人群的心！满、蒙贵族欢呼起来，汉族学士和明朝的降官降将也跟着附和，朝鲜世子、大君、使臣也随着呐喊，各种不同的语言唱起同一首颂歌。皇太极坐不住了，他那虚弱的身躯已经受不了强烈的激动，头有些晕了，眼前闪着金花。但他在陶醉中，根本没有想到这是病发的前兆。

可怜的帝王啊，被狂热的颂扬搞昏了头。

多铎打出的第五手，也成功了。

这时，披红戴花的饶余贝勒阿巴泰出现了。他走上大政殿，匍匐在地，爬到皇太极的跟前，行了三跪九叩之礼，然后站起，再行抱见礼：抱皇太极的腰，表示心心相交；贴皇太极的脸，表示亲切和睦；抱皇太极的腿，表示以身相托；摸皇太极的脚，表示恭顺服从；吻皇太极的袍边，表示乞求赐福。皇太极无比激动，紧紧抱着阿巴泰，久久地凝视着阿巴泰，拍抚着阿巴泰的两肩，为阿巴泰擦去了高兴的眼泪，突然挽起阿巴泰的臂膀，对着诸王贝勒，蒙古各部藩王，朝鲜世子、大君、使者，文臣武将，发表了他一生中的最后一次讲话：

“阿巴泰，好样的！这次奉命伐明，八个月里，克城八千八座，降城六座，俘官兵人丁三十六万，得金一万二千，得银二百二十万。真是朕的好兄长！朕封你为饶余郡王，明天为你举行册封大典！”

人群一齐欢呼，阿巴泰抱着皇太极的腰，亲皇太极的衣边，感动得流着眼泪。他没有想到皇太极封他为王啊！

皇太极向人群挥手，大声喊道：

“中原明朝是什么？是一棵长了几百年的大树，树干有十几围粗，我们一下子扳不倒它。可我们要像阿巴泰一样，先砍掉它的枝枝杈杈，剥光它的树皮，一批一批砍，一层一层剥，叫它枯死干死，成为一棵光秃秃的歪脖柳。那时，把它砍倒烧火，煮咱们的羊肉！八旗将领们，好好干，入主中原，夺取明朝江山！”

全场沸腾了。狠斗凶杀的八旗官佐，听到皇太极气壮山河的呼喊，尽情地欢呼起来。有的把腰刀举起，像是要马上砍倒明朝这棵大树一样。

多铎抓住这狂热的气氛，带领正白旗的将领大臣，举起一大杯酒，跪在皇太极面前。皇太极正在情绪高昂的顶峰，接过酒杯，一饮而尽。

其他各旗的固山额真、将领大臣，也不甘落后，都代表本旗兵马，举杯而来，跪在皇太极面前。同是自己的兵将，同是一旗兵将的心，同是一杯酒，哪能厚此薄彼，分近分远呢！皇太极纵声大笑，挽起衣袖，豪情满怀，一口气饮完面前的八大杯酒。

这也是从未有过的豪饮啊！

皇太极喝完八杯酒之后，胸闷、心烦、头疼、眼花等病症接踵而来了。

多铎最后的一手，击中了皇太极的要害。

皇太极毕竟是个硬汉子，他知道自己病就要犯了，但还是倔强地站着，很有礼貌地对诸王贝勒，蒙古各部藩王，朝鲜世子、大君、使臣拱手说道：

“请大家尽情畅饮，尽情嬉戏，朕向诸位告退了。”

皇太极乘轿回清宁宫去了……

宴赏会的狂欢开始了。

七 是悔恨？是担心？是恐惧？难以捉摸的未来，使 这个来自科尔沁草原的女儿泪湿枕巾

皇太极在和硕亲王的扶轿护驾下参加宴赏会去了，清宁宫的妃子们，在一夜紧张、担心之后，又开始了悄悄地争宠。

麟趾宫贵妃，名叫娜木钟，坐在菱花镜前，打开楠木红漆梳妆匣，让侍女精心地为她梳妆打扮。她猜想，宴赏会之后，皇太极也许会到麟趾宫来。

麟趾宫贵妃，是蒙古阿巴垓郡主额齐格诺颜的女儿，在五宫中年龄最轻，只有二十五岁。她长得娇秀俊美，知音律，善歌舞，很会讨皇太极的欢心。近几年来，每当皇太极病情好转或者难事排解之后，总是到麟趾宫过夜的。三年前，她曾为皇太极生了一个儿子，就是皇十一子博穆博果尔，现已三岁多。这个孩子，长得极像贵妃。每当皇太极来到麟趾宫，博穆博果尔便扑到皇太极的怀里，“父皇”、“父皇”地叫个不停。皇太极高兴地用胡子扎他，他便乖觉地抱着皇太极的脖子大笑，有时躺在皇太极的怀里打滚，给麟趾宫增添了另一番情趣。

在清宁宫五宫中，只有贵妃和庄妃为皇太极生了男孩。关雎宫宸妃也生过一个男孩，不到 7 个月就死了，过了几年，连宸妃也病故了。也许因为贵妃和庄妃生了皇子的缘故，皇太极总是到麟趾宫和永福宫多一些。

今天，她特意让侍女为博穆博果尔洗了澡，换上了一件短装紧袖骑马服。她自己在洗漱之后，也换上了一件白底缀花细绸袍。她站在菱花镜前细细端详：紧身合体，轻柔如纱，洁白透亮，身形线条都显了出来，特别是凸起的、丰满的胸脯和两个乳房。

这件旗袍是皇太极最喜欢的，每当她穿起这件衣裳，拿起琵琶弹奏时，皇太极总是称她为“娇秀玉人”。此刻，她拿起琵琶，特意系上了一条红丝带，等待着皇太极的来临。

衍庆宫淑妃，名叫巴特玛·璪，也在为迎接皇太极的来临忙碌着。她是蒙古阿巴垓塔布囊博第塞楚祜尔的女儿，今年二十七岁，温柔娴雅，好静好洁，举止持重，和她的美貌一样，丽中含秀，楚楚动人。由于她的出身不甚显赫，而且一直没有生育，所以，在清宁宫里，处事谦恭，待人和气，大家都喜欢她。就连皇太极也称赞她“淑娴雅秀，温柔可人”。

今天，她让侍女点燃了皇太极喜欢的济州人参销魂香，泡好了中原南国君山茶，换上了新的被褥和帐子，铺上了黄色满花方格凉席，并叫

宫中执事太监从冰窖里取回几块冰砖，放在室内的银盘里。

衍庆宫清爽了，凉快了，飘溢着芳香。淑妃坐在窗前，望着凤凰楼下的内廷门，想着，盼望着。

“但愿像庄妃、贵妃一样，也能为他生下一个儿子。”

永福宫里的庄妃，完全是另一种心境。当皇太极乘轿参加宴赏会之后，她的心一直不安，总觉得像有什么事情要发生一样，在屋子里毫无目的地徘徊着。

半个时辰之后，皇后走进了永福宫，向她透露了皇太极昨天夜里极其悲凄的心绪。庄妃的心紧缩了：大政殿前此时的轰轰烈烈，也许就是清宁宫凄凄惨惨的开头。她看着皇后心神不安的样子，正想宽慰几句，苏麻喇姑推门走了进来。

对待皇后，庄妃和苏麻喇姑是从来回避什么的，她们单独在一起的时候，一向比较随便。苏麻喇姑向皇后请了安，就直来直去地说道：

“昨晚酉时，贝子硕托和郡王阿达礼回到礼亲王府，与大贝勒谈论继承皇位的事。戌时，大贝勒去了郑亲王府，约摸到亥时才回来。”

皇后一听，脸色苍白：

“听谁说的？”

“大贝勒的侍女阿尔巴莎。”

庄妃问道：

“他们议论由谁来继承皇位？”

“他们是在礼亲王的卧室议论的，阿尔巴莎没有听清，好像是说到睿亲王。”

苏麻喇姑的回答，使皇后更加震惊了：

“他们这不是暗地谋反吗？”

庄妃没有回答皇后的问话，忙向皇后问了一句：

“要皇上参加宴赏会的主意是谁出的？”

皇后想了想说：

“大贝勒倒像没有说什么，豫亲王多铎倒是说了不少话……”

“是他？”庄妃的疑虑更深了。

“怎么，豫亲王多铎也和大贝勒一样？”皇后感到事情的复杂，她的精力不够用了。

这时，苏麻喇姑又说出一个消息：

“睿亲王府看门的老大爷札鲁噶说，睿亲王昨晚迎驾之后，一直没有回府。”

听到多尔衮的名字，皇后更怕了，可庄妃的心境却似乎平静一些，不像刚才那样无着无靠了。她担心的事情，到底还是露出了一点线索。她悔恨这些情况自己知道得太晚了。如果早知道一些，她会想出各种办法不让皇太极参加今天的宴赏会的。

追悔不及啊！

皇后见庄妃半晌没有说话，心里更没有底了，急急问道：

“我们怎么办呢？”

这句话提醒了庄妃，后悔已经没有用了，今后怎么办？她需要细细地想。

此刻，她首先想到的是她六岁的儿子——皇九子福临。福临是她的一切。假若失去儿子，今后什么也就没有了。

“皇后，从今天起，皇九子福临住进中宫，由你看管他。”

皇后明白了。皇后的一切，科尔沁贝勒寨桑家的一切，都在这六岁的皇九子身上。

庄妃看着苏麻喇姑说：

“没有皇后的话，皇九子不得离开中宫，更不许走出清宁宫。你把他的一切用物，送到中宫去。”

苏麻喇姑扶着皇后离开了永福宫。

永福宫里只有庄妃一个人了。她关上门，倒在炕上，眼泪一下子滚了出来。她怕哭出声，用牙紧紧地咬着枕巾，强忍着，抽泣着……

是悔恨？是担心？是恐惧？难以捉摸的未来，使这个来自科尔沁草原的女儿，泪湿枕巾。

眼泪流出来了，心里的苦楚在抽泣中倒尽了。庄妃拿起枕巾擦了擦泪水，站在菱花镜前理了理纷乱的黑发。她知道，在这明争暗斗的宫廷

里，在这皇位更迭的重要时刻，作为清宁宫里皇九子福临的生母，要想在这场风暴中安然度过，就必须挺起腰来，对付周围的一切人，其中包括宠爱自己的皇太极。

她首先想到十七年前可怜的阿巴亥的“殉葬”：

太祖皇帝为什么那样对待他的妃子？是恨？是爱？也许是爱得太深吧！帝王啊，谁能摸准他的心思。尤其是年老的帝王，在临终之前，都有一些不合常理的、非常愚蠢的想法，都会干出连世上最愚蠢的人也不愿干的蠢事。听天由命吧！但愿皇太极不像他父亲努尔哈赤那样的糊涂和绝情。

今后怎么办呢？庄妃在想：

带着姑姑、福临、苏麻喇姑、蒙丽花，回到科尔沁草原回到那绿草、白雪的怀抱中去？回到阿鲁坤都伦河岸边的苇塘、松林去？父亲能收容吗？哥哥能收容吗？嫁出的女儿泼出的水，泼水难收啊！再说，这身上“妃子”的烙印，也走不出这四面高墙的皇宫啊！

像可怜的阿巴亥一样受诸王贝勒摆布吗？不，倔强的庄妃在寻找自己的力量所在：

在清宁宫五宫中，科尔沁贝勒寨桑一家就占据了三宫。中宫皇后是自己的亲姑母，是自己的靠山，是关照自己的母亲；关雎宫宸妃，是自己的亲姐姐，虽然死去了，但姐姐的灵魂仍然占据着皇太极的心。自己不仅继承了姐姐的精神遗产，也继承了姐姐的感情遗产。皇太极宠幸自己，这“宠幸”里面，也有他心上的宸妃啊！

她想到父亲寨桑。由于三个科尔沁草原女儿在清宁宫的显赫地位，父亲的地位也显赫了，成了蒙古各部的马头。十多年来，科尔沁八千铁骑和蒙古各部的几万兵马，为大清出过多少力啊！难道这不可以要挟诸王贝勒吗？现在，中原明朝挡着大清前进的路，是大清求助于蒙古各部的时候啊！

她想到掌握着清宁宫命运的两黄旗。这是一支决定命运的御林军啊！皇太极坐了十七年的鹿角宝座，仍然亲自掌管着这支兵马，一旦撒手而去，由谁来充当这支队伍的马头呢？也许只有谭泰能取得他们的信服。谭泰啊，这个皇太极的亲信侍卫，总不会把刀枪弓箭对准清宁宫的孤儿寡母吧！

清宁宫的特权，蒙古各部的铁骑，两黄旗的忠心，在庄妃心上汇成了一股奔腾翻涌的急流，冲去了她的烦恼和悲愁，给了她搏斗的力量和信心。

“礼亲王、睿亲王、豫亲王，你们都是一旗之主。都是拥兵为帅的强者，都是决定大清命运的天神。在你们眼里，哪有妃子们的地位！可

是，清宁宫的特权，蒙古的铁骑，两黄旗的刀剑，你们总不能视而不见吧.....”

执事太监“迎驾”的喊声，打断了庄妃的思索。

皇太极已回到凤凰楼下。

八 皇太极昏倒在清宁宫，把珍珠鹿皮绣花荷包交给了皇九子福临

皇太极被抬进清宁宫，脸色通红，双目紧闭，牙关紧咬，额头渗出一层冷汗。最可怕的是，他已经不能说话，右肢瘫痪，坐不起来，只能仰面躺在炕上。庄妃急忙挪动被子，把他的头高高垫起。

中宫的皇后，麟趾宫的贵妃，衍庆宫的淑妃，都慌张地拥进清宁宫。她们看到皇太极这般模样，都傻呆了。皇后首先哭出声来，贵妃、淑妃也随着哭泣起来。皇太极突然睁开充满血丝的眼睛，狠狠地瞪了一下后妃们，她们立即把哭声吞咽下去。皇太极瞥了一眼穿着白底缀花细绸袍的贵妃，脸上露出不悦的神色。

忽然，他喉头一动，“哇”的一声，一股酒气喷出。庄妃急忙拿起窗下的银盆，皇太极便大口大口地呕吐起来。酒气充斥了慌乱的永福宫。皇太极吐完，心里似乎舒坦了些，躺在床上大口地舒气。皇后端起桌上的金杯，让皇太极用凉茶漱了口。皇太极这时才发现皇九子福临站在门口，目光一下子变亮了，神志也像是清醒了。他久久地看着，脸上浮起一丝痛苦惨然的笑，张了几下嘴，却说不出一个字来。六岁的皇九子福临奔到炕边跪倒，皇太极紧紧抓住福临的手，眼泪流了出来。庄妃的心似刀绞，眼泪流个不停。

皇九子福临，是皇太极的爱子，是满族和蒙古族的混血儿。在相貌上，集中了皇太极与庄妃的优点，脸盘像皇太极，眼眉像庄妃，显得十分精明和聪颖；在性格上，也集中了皇太极和庄妃的长处，大胆而机敏。

福临跪在皇太极面前，既没有啼哭，也没有流泪，睁着大大的眼睛，急切地等待着皇太极说出的每一个字，注视着皇太极的每一个眼神。他看到皇太极欲言不能的痛苦神态，便安慰地说道：

“天神地神保佑，父皇的病会很快好的。”

皇太极的眼圈红了，脸上露出一丝苦楚的笑意。

“孩儿刚才在神堂，烧了三炷香，打了三副卦。父皇，三副卦都是吉祥的。”

皇太极的眼泪又流了出来。他挣扎着从内衣中取出一个珍珠鹿皮绣花荷包，想要交给他的爱子福临。

这个珍珠鹿皮绣花荷包，只有庄妃知道，是姐姐宸妃亲手为皇太极做的。

珍珠是姐姐从阿鲁坤都伦河捞得的；鹿是姐姐在科尔沁草原捕获的；花是姐姐亲手绣的。珍珠是心，鹿皮是温柔，花是姐姐的美丽。姐姐把她温柔美丽的心交给了皇太极，换来了皇太极不衰的宠爱。

珍珠鹿皮绣花荷包啊，除了永生不死的“爱”而外，还有什么呢？

皇九子福临伸手去接，皇太极突然握紧不放了，并用询问的目光看着皇后和庄妃。皇后、庄妃急忙跪倒，贵妃、淑妃也随着跪下。皇太极想要说什么，却仍然说不出来。皇后急忙猜测地说道：“留给皇九子做个念记？”

皇太极摇头。

“把它埋在宸妃的墓里？”

皇太极摇头。

“那……你要带走它？”

皇太极失望地看着皇后，苦笑着摇头不止。

庄妃猜出了皇太极的意思：科尔沁仍在他的心里，科尔沁的铁骑是大清缺少不得的，科尔沁的力量是皇九子的护身符。庄妃含着眼泪，声音凄楚地说：“科尔沁贝勒寨桑一家，万世不忘皇上的恩德……”

皇太极听着，笑了。

“科尔沁贝勒手下的臣民，不论什么时候，都跟着皇上的马头。”

皇太极听着，笑着。

“科尔沁贝勒手下的兵马，会保护皇上的骨血……”

皇太极微笑了，点头了，放心了。他把珍珠鹿皮绣花荷包交给皇九子福临，身子向后一仰，倒在高垫的被子上，头又疼了起来。

珍珠鹿皮绣花荷包啊，在皇太极看来，是科尔沁力量的象征，也算是皇太极的“遗诏”吧。

这时，苏麻喇姑带着太医傅胤祖走进永福宫。

傅胤祖，汉族人，今年五十多岁，长眉细眼，脸色青黧，神态文雅。他原是沈阳城里一个有名的郎中，明朝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四月，努尔哈赤攻取抚顺，他随儒生范文程奔往抚顺谒见，深受努尔哈赤的欢迎与器重。二十多年来，他担任太医。因他是第一批投奔努尔哈赤的汉族读书人，又经常出入为皇太极和后妃们看病，所以他进宫来，后妃们是从来不回避的。

他看到皇太极病痛的样子，来不及请安，便扶起皇太极的头，要来一杯凉水，洒在皇太极的脸上。皇太极打了一个冷战，长吟一声，似乎安静了一些。傅胤祖仔细端详了皇太极病态，向皇后询问了皇太极的病情，就势坐在炕边为皇太极切脉。皇后拿起湿毛巾，不停地为皇太极擦拭额头上的汗水。庄妃紧紧盯着傅胤祖切脉时神态的变化。

傅胤祖一触到皇太极的脉，立即大惊失色。皇太极的手指厥冷青紫，脉微欲绝，和当年三贝勒莽古尔泰断气前的情形完全相同，血气已冲上“天庭”，阴阳隔绝。他明白，皇太极再也没有逢凶化吉的希望了。他更明白，自己的生命也要面临险境。因为，帝王是应当长寿的，一个帝王死后，用“治疗有误”、“用药不当”等理由而治罪御医，几乎成了历代王朝的“定规”。想到这些，一种内心的恐惧使他神情不安，脸色忧郁。

他当然更加清楚，皇太极这种病，可以说是努尔哈赤家族的遗传病，与大块吃肉，大碗喝酒有关，往往在酒后发作，猝然死去。二十多年来，死于这种病的诸王贵族，已经为数不少了。为了治疗这种病症，他曾注意搜集各种民间药方，也曾走遍千山、孤山、医巫闾山的古刹名寺，寻访和尚道士，得到的回答也只是两个字：“吃素。”前年，皇太极得病时，他曾借和尚道士之言，劝皇太极“吃素养身”，得到的回答，是戏弄性的笑骂：

“那些和尚道士，都是明面吃素！哪个暗地里不吃荤？不吃肉，怎么长筋？不喝酒，怎么生血？那些和尚道士，个个膀大腰圆，他们的血肉哪儿来的？那些真吃青草的和尚道士，一个个细骨瘦肉，只能敲打木鱼，连尼姑也不理他们。你也要我敲木鱼啊！”

傅胤祖借切脉之机，迅速地想好了对策：药方要开，但不能快；药汤要服，但不可真服。因为根本没有治疗这种病的药方。不治病的药方，只能给那些奸佞小人提供把柄，只能为自己挖掘坟墓。况且，宫廷里对这种猝然死去的事情，都有一个合理的解释：是某某人用毒药害死的。对三贝勒莽古尔泰之死不就是这样解释吗？

傅胤祖神情的变化，没有逃脱庄妃的眼睛。

傅胤祖切完脉，站起来恭敬地对皇后说道：

“皇上病重，血气冲上‘天庭’，万万不可移动。臣这就去御药房，亲自煎制药汤，如果药物齐备，可保皇上无虞。”

傅胤祖刚走出清宁宫不远，就被庄妃叫住。庄妃的目光，严峻，锋利，逼人，他知道自己的心计被这个女人看穿了，立即恐惧起来。

“太医，皇上的病情究竟怎样？”

“这...”

“说吧！”

“庄妃，皇上福大命大，已经有两次逢凶化吉了……”

“这一次呢？能保皇上无虞吗？”

“我这就去御药房煎制药汤……”

“如果药物不全呢？”

“这……”傅胤祖心慌了。这句话是他为掩护自己留下的巢穴，被这个女人一语捣毁了。

“傅老先生，你是我的长辈人，又是皇上信赖的御医，我求你，讲出真情，我要有个准备。”

多么知情知理的庄妃啊！傅胤祖觉得自己在这个女人面前变矮了。他的泪水夺眶而出：

“庄妃，恕我直言。皇上的病，虽华佗复生，也无回春之术……”

庄妃默然了。

狂欢的鼓乐声和人们的吵闹声越墙而来。

突然，清宁宫传来一声惊叫，皇太极的头又剧烈地疼痛起来。

九 狂欢之夜。十王亭里的赌博和交易，在传统的“嘎啦哈”游戏中，豪格与阿济格打了个平局

灯笼高悬，火把高举，大政殿前的宴赏会正进入狂欢的高潮中。帐篷里的酗酒猜拳声，此起彼伏，声音越来越高，有人已喊破嗓子，发出尖怪的号叫。一些八旗将领，已经酒醉如泥，横七竖八地仰卧在地上，更加肆无忌惮地瞎扯着，胡闹着，叫喊着，从地上拾起羊骨头啃嚼着，抱起酒坛倒灌着。什么“蓟州小妞”呀，“天津姑娘”呀，“登州媳妇”呀，争着夸耀自己在战场上的战功和在女人身上的武功。

阿巴泰，现在是饶余郡王了，已经喝得醺醺大醉，光着膀子在各帐篷里乱窜，见肉就吃，见酒就喝，对着醉倒的和快要醉倒的将领们叫喊着，笑骂着。

在十王亭之间的广场上，龙舞也要开了。那龙在夜空之下，火把之间，人群之中翻腾蜿蜒。因为人群拥满广场，加上这样的宴赏狂欢根本不需要约束，这些剽悍粗野的官佐士卒们随着龙的翻腾也跟着呐喊跳跃起来。有的因脚被踩了，腰被搯了，就相互叫骂，以至于动手厮打。但这些都完全是高兴的表现，即或有的头破血流，也都是以笑开始，以笑结束。

在大政殿的丹墀上，朝鲜歌舞正在演出。这是朝鲜国王为了取悦皇太极，特意从汉城送来的。今天，专门安排给贝勒、贝子、文武大臣、蒙古藩王、明朝降官降将观看，既可以显示皇太极对朝鲜国王的重视和友好，也可以显示满族贵族的兴致和优雅。朝鲜姑娘们的歌声是甜的，舞姿是柔的，腰身是软的，情态是媚的。文臣们点头，武将们叫好，蒙古藩王和明朝降官争着凑趣，贝勒和贝子们都在瞪着眼睛，琢磨着歌伎们的身形、个头、长相和神采，以确定自己猎取的目标。音乐响着，歌伎舞着，贝勒和贝子们的心跳着……

在这纷乱、狂热、豪爽、沸腾的级情欢乐中，和硕亲王们的心是紧张、沉重和不安的。

礼亲王大贝勒代善正在正红旗亭子里喝着闷酒，亭子外面的一切声音都使他感到厌烦。皇太极今天在宴赏会上长达两个时辰的接见、赏赐和思路清晰、声音洪亮的讲话，使他惊讶，而最后的八杯豪饮，使他心寒胆战了。皇太极的精力如此充沛，使他感到威胁、可怕。当他想到今天宴赏会上那独占殿堂的鹿角宝座，那令人肉麻的颂歌，那低微谄媚的敬酒，那趋若仆役的神态，他对多尔袞与多铎的希望完全落空了。多尔袞嘛，为了他自己，什么事情都干得出来！多铎嘛，就是利用执掌礼部的职能，以健全朝制为借口，背弃了“八大贝勒共治国政”的遗训，把皇太极推上了权势的顶峰，他自己也混入了“八分”，居于豫亲王的高位。

代善想，如果济尔哈朗揭发于前，多尔袞、多铎控告于后，他的生命、财产、地位就会立即失掉。他喝着闷酒，思索着摆脱眼前困境的办法：一个抢先告发多尔袞的念头涌上心头。他还没有来得及仔细考虑，启心郎索尼走进了亭子：

“请礼亲王速进清宁宫议事！”

代善望着索尼，心里打了一冷战：抢先告发多尔袞的念头在刹那之间决定了。

在正蓝旗亭子里，桌椅都被搬到亭子外面去了。肃亲王豪格和英亲王阿济格跪在一张满花方格竹皮凉席上做“嘎啦哈”游戏。竹席的两端，堆放着五十两白银。这是他俩投下的赌注。

其实，他俩投下的真正赌注都藏在自己的心里。豪格的愿望是：如果这场游戏获胜，他将击败多尔袞而登上皇位。阿济格的愿望是：如果这场游戏获胜，他与多尔袞、多铎的密谋准能全盘成功。他们的亲信将领，似乎猜着了各自主子的用意，都分别站在豪格与阿济格的身后，屏着呼吸观看着战斗。

“嘎啦哈”，就是猪后腿上的关节，呈椭圆形。在玩法上，类似现在孩子们的“抓子”。就是在一张席上，散放着几十个，上百个嘎啦哈，玩者抛起一子，在其落下接住的短促时间内，玩者抓起的嘎啦哈越多越好。两人轮流进行，落子易主。最后以抓起的嘎啦哈的多少确定输赢。

努尔哈赤在世时，每当打了胜仗，召开宴赏会后，必与将领们玩嘎啦哈，一则借此以联络相互间的感情，二则以此而寄托兴致。传说，努尔哈赤手很大，是玩嘎啦哈的能手。如果在游戏中，有谁能赢他，他便特别高兴，或赏宝珠，或赏骏马，或赏银两，决不吝惜。据说，额驸纳喇氏鄂托伊就是努尔哈赤在玩嘎啦哈中看中的，所以努尔哈赤把女儿嫁给了鄂托伊。因此，嘎啦哈游戏，就成了宴赏会后的保留节目。今晚这场嘎啦哈游戏，完全是另外一种情景。阿济格脱去了上衣，光着膀子，一道道刀箭伤痕在隆起的肌肉上发亮，他面色阴沉，眼珠突出，大有“来来来，与我一搏”的气概。豪格也脱去上衣，穿着一件白色短褂，腰间挂着那把从不离身的祖传短刀，两道眉毛拧到一块，两腮上的短髭横张着，只有在战场冲杀时，才能看到这样凶猛的神态。

他俩跪在竹席两端，汗水已经滴湿了膝盖下的凉席。他们两腿之间，收藏着各自抓起的嘎啦哈，如同在战场上抓到的俘虏一样，生怕丢失了一个。

“战斗”已经进行了半个时辰，满花方格竹皮凉席上只剩下十几个嘎啦哈，阿济格占了上风，而且又轮到他抓子。这真是决定性的一抓啊！阿济格挪动了一下位置，松动了一下因跪的时间太久而有些麻木的两腿，一双出了汗的手在裤子上狠狠地擦了几下，便集中精力，投入了这

最后的一搏：他把一个嘎啦哈高高抛起，但在抓子的时候，由于求胜心切，用力过猛，一片竹刺刺进他的指甲缝里。他本能地一缩手，抛起物落下，砸在他的手背上，阿济格失手了。他背后的亲信将领们发出了惋惜声。竹刺直立在几个嘎啦哈之间，如同几个横卧的伏兵举起一根长矛指向扑来的敌人。阿济格急了：

“这次不算，重抓！”

豪格当然不让：

“叔王，你怎么耍赖啊！”

“竹刺扎了我的手，你看，血都流出来了！”

“那也不行！自古抓嘎啦哈没有这个规矩。你记得吧，我们小的时候看太祖皇帝抓嘎啦哈，竹片扎破了手心，落了子，也没有重抓嘛！”

豪格端出努尔哈赤权威性的先例，阿济格无话可说了。豪格要把竖起的竹刺压倒，阿济格不干了：

“慢！这根竹刺不能动，它是立着的！”

“叔王，这根竹刺是你刚才抓起来的，不是原先有的……”

“这几个嘎啦哈刚才我也动了，也不是原来的样子，你能动吗？”

“竹刺立在嘎啦哈中间，我怎么抓子？你想让它也扎破我的手啊！”

“那就看你的本事了。前年，我与皇上抓子，一个嘎啦哈滚到席子边，席边伸出的竹刺有四五根，比这大多了，皇上就没有动。你能动吗？”

阿济格端出皇太极的先例，豪格也无话可说了。

豪格看着那根竹刺和竹刺周围的几个嘎啦哈，挪动了一下位置，往手心里喷了一口唾沫，抛物一起，翻手向嘎啦哈猛扫而去，反手接住了落下的抛物。

他身后的亲信将领同声喝起彩来，豪格一抓成功了。他高兴地把手张开，那根竹刺和几个嘎啦哈一起，被他握在手心里，竹刺把手心划开一寸长，鲜血染红了嘎啦哈，从他的手指缝里滴落在凉席上。

阿济格幸灾乐祸地笑了。

在极其严肃的气氛中，各自清点两腿间的“战俘”，结果，得子相同，不分胜负。他们心里都不痛快，又都不服气，都在暗暗地想着：

“这皇位能是你的？老子不信！”

阿济格大声喊道：

“豪格，还敢来吗？”

豪格用舌头舔了一下手心里的血，脱下短褂，用力向席一摔：

“来！”

这时，执事太监走进亭子，向豪格宣诏：

“肃亲王豪格，立即进清宁宫见驾！”

豪格、阿济格都愣住了。

在镶白旗亭子里，睿亲王多尔衮正在宴请洪承畴。

洪承畴归顺大清一年多来，皇太极一直让他居于深宅大院之中，白日品茶饮酒，弈棋赋诗，晚上听歌看舞，美女侍寝。一年多来，皇太极虽然也有几次宴请赏赐，但都没有问计于他。起初，由于战场奔驰、鞍马劳顿和三官庙绝食，精疲神累，对这终日无事养尊处优的生活还觉得称心，尤其那些悉心奉迎的满族侍女，使他觉得更有一番趣味。但日子一久，心里越来越觉得空虚了。他很想把自己一生的所学和十多年来对明朝的了解，全部奉献给皇太极，为自己开拓一条新的道路。但皇太极对他，仍然是囚鹰于笼，不让展翅。他心里弄不清楚是时机未到呢，还是皇太极仍存疑心？当想到后者时，他的心是凄苦的，绝望的。

是啊！不能矢志到底的人，哪个帝王放心呢！历史学家笔下的贰臣传，不都是用笔墨敲打自己这样的人物吗？他盼望在三官庙给他人参汤的那个女人能再出现在他的面前，给他指点迷津，排除这心底之苦。可那只黄鹤楼上的仙鹤，一年多来，竟然杳无踪迹了。

今年五月，皇太极突然下令，命洪承畴为内院大学士，准予参议朝政。他觉得时机到了，可以一鸣惊人、一飞入天了，便连续三日三夜，奋笔疾书，拟订了一份《中原定鼎十策》的奏折，准备亲手呈给皇太极。谁知皇太极近半年来总是有病，终不能作倾心之谈，使他深有“长门月冷”之感。

昨天，洪承畴接到礼部邀请参加宴赏会的通知。他思虑良久，断定皇太极一定会亲自主持，便连夜把《中原定鼎十策》从头到尾细看了一遍，觉得没有什么不妥之处，决定携带在身，以便朝拜时，视机会呈于皇太极。谁知今天的机遇奇缘，竟被似虎如狼蜂拥而上的八旗将领给冲散了。他心里很不痛快，暗暗地叹息道：

“难道就这样老死沧州吗！”

今晚，当接到多尔衮的邀请走进这镶白旗亭子时，一种“知遇”之感使他激动不已。他已在盛京待了一年多，知道多尔衮的地位和力量，对多尔衮这个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人物，他心里早有几分敬重和畏惧。他看得出来，当多病的皇太极死去之后，这个人很可能坐在那把鹿角宝座上。但他毕竟是一个饱经沧桑的人，知道在什么时候应当说些什么。他竭力控制着自己的感情，以雍容自若的态度，等待多尔衮开口。

多尔衮此时的心情是紧张的，充满着喜悦的。皇太极已经跌入他的圈套，活着的日子不会太长了。他当然知道，在他登上皇位之前，与皇太极的长子豪格还要做一番较量，但他怀有必胜的信心。豪格是一介武夫，胸无城府，有他的弟弟豫亲王多铎一个人对付也就够了，用不着自己更多地操心。他现在考虑的是：在登上皇位之后，应当先干些什么？他明白，一个没有作为的皇帝，是没有人佩服的，也是维持不了多久的。皇太极继承父亲汗位之后，东抚女真诸部，北征林丹汗，南抚朝鲜，西取松、锦，使关外群雄折服，归于一统，从而成了无可争议的皇帝。现在，留给自己驰骋的空间，只有长城以内的中原了。

那辽阔的、纷乱的、人才辈出的、群雄逐鹿的中原啊，是一块肥肉，也是一块钢铁，更是一座奇雄峻险的高山！要吞下去，爬上去，不是容易的啊！

多尔衮邀请洪承畴前来，就是想摸一摸这位崇祯信任的蓟辽总督的肚子里，究竟有多少货色。范文程是皇太极的心腹智囊，多尔衮也需要自己的心腹智囊啊！

多尔衮斟满一杯酒，高高举起：

“先生的道德文章，我是早就听说过的，只是没有机缘长谈。今日幸会！请饮此杯！”

多尔衮的谦恭态度，使洪承畴心中十分奇异：“难道有所询问吗？”他急忙站起，深深地鞠了一躬：

“谢谢睿亲王！”说完，接过酒杯，一饮而尽。

明朝的许多降官降将，参见多尔衮时，都是战战兢兢的样子，都说过许多低三下四的话，如“再生父母”呀，“感恩戴德”呀！可今天，洪承畴一句简单的回答，使多尔衮觉得新鲜，别致，立即产生了敬重的念头：“到底是洪承畴啊！”随即为洪承畴斟满第二杯酒。一番谦让之后，与洪承畴同时落座。

“先生久居中原，对关内情形，当了若指掌。大清兴衰成败，在先生一语之间。望先生不弃，多多赐教。”

洪承畴明白了，这大概就是多尔衮今天邀请自己的主要目的。几十年的官场生涯告诉他，一说就售的东西是要折价的，刘备三顾茅庐，不

是才换得一篇《隆中对》吗！他要吊一吊多尔衮的胃口，试探一下多尔衮的口味究竟如何。

“睿亲王春秋鼎盛，资兼文武，中原人士都仰目而望之，明朝官员，都捧心而服之。逐鹿中原之策，想睿亲王思之必熟。洪承畴乃败军之将，一介书生，胸中实在是墨汁而无谋略。请睿亲王鉴谅。”

多尔衮举起酒杯，微微地笑着。

“十几年来，中原盛传先生之贤，难道都是假的？”

“俗语说‘十里无准信’。睿亲王可以这样看待。”

“崇祯皇帝对先生希望之大，委托之重，信任之深，难道也是假的？”

“崇祯深居简出，凭文书塘报治理朝政，故而所作所为所言，实不足取。睿亲王也可以这样看待。”

“先生三官庙死而复苏，难道我们的皇上看错了人？”

多尔衮这既含讥讽，又含威胁的一问，使洪承畴突然处于进退维谷的境地。他若依问而答，不是欺君，就是谄媚，同样都会带来不利于自己的结果。他立即决定用圆滑的回答对付这位可怕睿亲王：

“三官庙死而复苏，乃天神启我于愚昧，出我于迷津……”

不等洪承畴说完，多尔衮哈哈大笑：

“使先生死而复苏的，不是天神，是永福宫里的庄妃！”

洪承畴哑然无声，但心里翻动了：

三官庙里，使他迷恋人世、不愿徒然死去的那女子是谁？一年多来，在他的心里始终是个谜。那女子的美丽，那目光的晶莹，那话语的柔和，那才智的纵横，是他从来不曾见过的。但从那天见过之后，就像奔月的嫦娥一样，蓦然消失了。他曾多次向侍女打听，得到的回答都是“不知道”。庄妃，皇太极的妃子！人们都说长得很美，原来就是你啊！

多尔衮收住笑声，举起酒杯，走到洪承畴面前，低声而坦率地说道：

“中原之事，难道先生真的不愿置一词吗？范文程几十年来，为我的父兄执囊设谋，统一了山海关外，位居文臣之首。据我所知，先生对于中原内情的了解，十倍于范文程，愿先生能效诸葛于蜀汉，周郎之于东吴，谋助于我，以定中原。”

多尔袞说完，把酒杯置于洪承畴面前，然后深深施了一礼。

洪承畴惶恐了，感动了，手足无措了！他听得出来，多尔袞此刻已经以皇上的身份说话了！“知遇”之感使他两腿发软，他急忙跪倒，受宠若惊地掏出《中原定鼎十策》，跪呈于多尔袞：

“臣一年多来，无所事事，酒后茶余，拟订一份奏折，名曰《中原定鼎十策》，欲献皇上。奈何皇上日理万机，无片刻之闲，机缘不遇，臣常叹无福。今蒙睿亲王错爱，感恩戴德，无以为报，仅以《中原定鼎十策》王献，以表臣耿耿寸心。此乃臣一孔之见，供睿亲王参阅裁决。”

这时，豫亲王多铎神情紧张地闯进亭子：

“大贝勒奉旨进宫了！”

“噢？”

“豪格也奉旨进了清宁宫！”

多尔袞面色阴沉，在亭子里徘徊着，思索着。突然，他停住了脚步：

“让外面的锣鼓敲得更响一些！让这狂欢之夜更热闹一些！再弄些鞭炮来放！”

多铎、洪承畴愣住了。

十 皇太极“回光返照”，但他什么也没有说

礼亲王代善，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走进大清门。崇政殿两边昏暗的灯光，给他的心投上了阴影。一阵夜风从树丛吹来，灯光忽地一下暗了。他突然想起在这个殿堂里被逼殉葬的乌喇纳喇氏·阿巴亥，立即毛骨悚然起来。

当走过崇政殿、飞龙阁，来到凤凰楼下，爬满围墙的青藤黑蒙蒙一片，使他更觉得阴森恐怖。凤凰楼上没有一丝灯光，清宁宫没有一丝声响，而警戒在凤凰楼下的正黄旗士卒，在台阶前笔直地站着，他的心在跳：这些士卒是为自己而来的吧？他的两腿立即颤抖起来。

此时，飞龙阁飞檐上的驼铃被风吹动，发出凄悲的“叮咚”声，在他的耳边低吟着，眼前的凤凰楼显得更加阴沉压人。

“告发？只有抢先告发，才有出路！”

告发多尔衮，对他来说是痛苦的。尤其当想到多尔衮的母亲乌喇纳喇氏·阿巴亥的时候，一种说不出的苦楚，揪扯着他的心。

可有什么办法呢？事关他的儿子硕托和孙子阿达礼的性命，关系到他的一切，他不能不这样做啊！

他想好了告发多尔衮的充分证据，也想好了如何把昨晚与济尔哈朗的谈话变成对济尔哈朗的考察。他觉得，自己以年老兄长的身份，是会取得皇太极信任的。

当他穿过内廷门，走进清宁宫，眼前的情景使他呆住了：在昏暗的灯光下，皇后、庄妃、贵妃、淑妃和皇太极的儿子们都围在床边，皇太极仰躺在垫起的被子上，两眼紧闭，脸色蜡黄，呼吸短促。后妃们见他进来，都站了起来，皇子们都退了几步，给他让出一条道来。由于眼前的情景与他刚才的思想准备完全两样，太突然了，他需要调整一下因为担心和恐惧而过度紧张的神经，呆呆地站在门口，不知所措。

大政殿前狂欢的锣鼓声敲得更响了，越高墙和屋脊闯进清宁宫。

在锣鼓声中，代善的心一下子轻松了……

在锣鼓声中，代善领悟了多尔衮、多铎狂热吹捧的用心……

在锣鼓声中，代善像是年轻了十岁……

在锣鼓声中，代善恢复了大贝勒的威严与气派，大步走到床边，连

声呼唤皇太极。

皇太极的生命已经到了最后的一瞬。“回光返照”的现象出现了。皇太极慢慢睁开了眼睛。也许是调动了全部精力要对这人世作最后的告别，也许是对年老的兄长怀有更重要的嘱托，也许是人体固有的机能在停止活动前必然的反应，皇太极的眼睛变得特别明亮，和往常一样炯炯有神；他的神情，变得像往常一样精明严峻。他凝视着代善，像在透视代善的心，但什么也没有说，只是痛苦地摇了摇头……

他看着皇后、贵妃、淑妃，然后把目光凝聚在庄妃的脸上，仔细地端详着那晶莹的眼睛，那长长的眉毛，那秀气的鼻子，那薄薄的嘴唇和唇吻上那颗淡淡的黑痣。庄妃忍不住哭了。他像是要说什么，难道是要庄妃殉葬吗？庄妃在担心地等待着。但他什么也没有说，只是痛苦地摇了摇头……

他把目光转向炕边的皇子们，一个一个地看着：庄妃生的福临，贵妃生的博穆博果尔，侧妃生的硕塞，庶妃们生的高塞、韬塞、常舒、叶布舒。他用目光在皇子们中间寻索……噢！在寻找他的长子豪格。他失望了，不能等待了，寻索的目光黯淡了，没有光泽了，模糊不清了……

大政殿前狂欢的笑声，叫声，唢呐声，赛马的马蹄声和海浪般的“噢——噢——”的呐喊助兴声飞入清宁宫，加剧了人们的紧张，增添了清宁宫的混乱。

在纷乱的喧闹声中，皇太极的长子闯进了清宁宫，大声地呼唤“父皇”。也许是心灵感应，也许是喊声的刺激，也许是谁也不知道的某种因素，皇太极突然眼睛一亮，用全力伸出手来。豪格急忙去抓，皇太极全力一抖，手臂落下，头颅像脱开了身骨，耷拉到胸前……

豪格号啕大哭。皇后昏了过去。妃子们和皇子们都哭了起来。

大政殿前的鞭炮声，响如雷霆、经久不息，震荡着夜空，淹没了清宁宫的哭声。

八月九日子时的钟声敲响了。

皇太极猝然病逝，终年五十二岁，谥号太宗。

决定大清今后命运的人是谁呢？

十一 凤凰楼上传出消息：清宁宫那么多妃子，为什么没有一个殉葬的？

八月九日卯时，皇太极的梓宫被安放在崇政殿里。香烟在梁间缭绕，蜡烛照着白幡，萨满的超度声从崇政殿里传出。大清门、崇政殿、大政殿和四城八门：天佑门、德胜门、抚近门、内治门、福胜门、地戟门、外攘门、怀远门都挂上了白幡。盛京城里的笑声、歌声、唱戏声和沿街叫卖声都被严令禁止。从皇宫四周走过的市民们，都必须表现出悲哀的样子。

紧急的诸王贝勒会议于八月九日辰时在凤凰楼举行。参加会议的有：和硕礼亲王代善、和硕郑亲王济尔哈朗、和硕睿亲王多尔衮、和硕豫亲王多铎、和硕英亲王阿济格、和硕肃亲王豪格。启心郎索尼因掌管朝政文书、传谕诏令、懿旨，沟通各部政情，按以往惯例，也列席了会议。和硕亲王们都坐在自己的位置上，只有长桌上端那把铺有虎皮的楠木椅子空着。凤凰楼会议失去了主持人，就像一个人失去了头颅，留下身体和四肢伸展在长桌两边，显得没有一点生气。

因为皇太极死前没有留下遗诏或遗言，按照努尔哈赤制定的“八大贝勒共治国政”的原则，会议由大贝勒礼亲王代善主持。

在亲王们表面悲痛，内怀杀机的气氛中，大家漠不关心地通过了三个文告：《国葬的仪制和安排》《通告藩王友邦书》《告大清臣民谕示》。在启心郎索尼宣读这三个文书的过程中，亲王们谁也没有仔细去听，他们知道，人死了，总是要让亲人、友人、敌人知道的，至于文书怎么写，那是内院学士和启心郎的事；人死了，那是自然要埋葬的。能不埋吗？陵墓早就在城西北十里的林子里修了。至于什么时候埋，怎么埋，那是礼部的事，随便好了！他们此刻关心的，是由谁来继承皇位。

酝酿已久的冲突，由粗鲁性急的英亲王阿济格挑开了：

“皇上驾崩了，在地下挺孤单的，清宁宫那么多的妃子，怎么没有一个殉葬的？庄妃、贵妃、淑妃，留这么多的妃子干什么？总得有两个跟着去吧！”

豪格与济尔哈朗迅速交换了一下眼色。他们知道，阿济格要报十七年前乌喇纳喇氏·阿巴亥“殉葬”之仇了。但他俩谁也没有作声，注视着多尔衮和多铎的反应。

多尔衮不动声色地沉默着……

多铎十分悲痛的样子，说话了：

“皇上生前，最宠爱的是宸妃和庄妃，宸妃已在地下迎候皇上，如果庄妃也能殉葬而随，皇上在阴间也会心满意足的。再说，皇上这次在铁背山犯病，就是庄妃迎驾而回，这也许是天意的安排，我们成全天意吧！”

豪格怒目圆睁，看着多铎，压着愤怒，坐在椅上说道：

“什么‘天意’？我看是弯着肠子害人！皇上没有遗诏，凭什么要妃子殉葬？别说两个，半个也不行！”

豪格的断然反对，使会议一下子紧张起来，代善急忙说道：

“是啊，皇上没有留下遗言，能随便让妃子们殉葬吗？再说，皇位空着，谁能做这个主呢？”

阿济格虎地站起：

“那好！今天和硕亲王都在，我们现在就来议定由谁继承皇位！大贝勒，现在皇上死了，你是诸王之首，你说，由谁来继位合适？”

代善没有想到，阿济格一开口就端出了这个问题，而且把自己一下子推到前台，要自己直接提出人选，当然是提名多尔衮了。他觉得也太不含蓄了，心里暗暗骂道：“真是个蠢人啊！”他瞥了一眼豪格，豪格短髭横张，怒目直指阿济格。他看了一下济尔哈朗，济尔哈朗似在闭目养神，对阿济格的话根本未加理睬。他偷偷瞟了一下多尔衮和多铎，他们都在用期待的目光看着自己。他为难了，犹豫了。在他犹豫中，豪格从椅子上站了起来：

“请问大贝勒，皇上驾崩前，关于由谁继承皇位，有遗诏吗？”

“没有。”

“你征询过八旗将领的意见吗？”

“还没有。”

“你与清宁宫皇后商议过吗？”

“皇后正在悲哀之中。”

“你知道朝鲜国王和蒙古各部藩王的态度吗？”

“这……”

豪格一连串的强硬询问，代善一连串的软弱回答，早已使阿济格不耐烦了。他一脚把椅子踢到墙角，涨红着脸放开嗓子嚷道：

“太祖规定‘八大贝勒共治国政’，谁嗣皇位，由我们和硕贝勒商定，根本用不着问那些穿大裤裆的朝鲜人和那些穿羊皮的蒙古杂种！”

豪格追问：

“八旗将领的意见可以不听吗？”

“愿意听就听，不愿意听就不听！”

“清宁宫的旨意也可以不管吗？”

“清宁宫那些搽脂抹粉，哭哭啼啼的娘儿们懂得什么朝政？她们都应当殉葬！”

豪格也火了，拿起腰间的短刀，“啪”的一声摔在桌上：

“那好！仗由你一个人打，国由你一个人治，皇帝由你一个人去选，这会，由你一个人去开！”说完，抬脚要走。

会议乱套了，阿济格一时卡了壳，代善急忙劝阻豪格，济尔哈朗开了口：

“皇上刚驾崩，尸骨尚温。你们听，萨满正在超度，他的灵魂还没有离开清宁宫，他的眼睛，还在看着这凤凰楼！”

众人都被济尔哈朗的这几句话噤住了，室内异常寂静。

萨满的超度声传来，显得十分凄凉。豪格停住了脚步，眼泪夹在眼眶里；阿济格也似乎收敛了一些野气。

济尔哈朗走到皇太极经常坐的虎皮楠木椅跟前，继续说道：

“这把虎皮楠木椅，总得有人来坐，反正轮不到我郑亲王。可谁来坐？要看他能不能聚拢住大清的文武朝臣，能不能带动剽悍的蒙古铁骑，能不能取得朝鲜的大米和黄金，能不能带着大家打败中原明朝。他有这个本事，大伙又都信服他，他就可以坐。如不能使大家信服，他坐了也坐不稳！”

多尔袞听到这里，心里稳不住了。他觉得济尔哈朗的每句话，都是对着自己来的。他隐隐地感觉到：这个人可能是自己的真正对手。

多铎也被济尔哈朗的这几句话震动了。他觉得，这出戏一开头，就被阿济格唱砸了。看来这皇位，不是很容易弄到手的。在他思索时，济尔哈朗走到他的面前：

“豫亲王，你是执掌礼部的。记得在崇德三年，礼部曾经议定：凡违定制，不行礼义变乱法制者，则王、贝勒、贝子等议罚。刚才，英亲王

阿济格，不遵定制，在这凤凰楼上，公然辱骂皇后；违背皇上心愿，提出妃子殉葬。这应当如何处置？”

济尔哈朗突然一击，使多铎一时无措，也使阿济格木呆了。代善从济尔哈朗的话中听出了分量，察觉到自己刚才的失职。豪格一时也恍然大悟：阿济格露出的“马脚”不是大有文章可做吗？多尔袞当然知道济尔哈朗这一击的厉害，如果阿济格辱骂皇后的事张扬出去，不仅会引起清宁宫全力反抗，也会引起八旗将领的不满。皇上刚死，就侮辱孤儿寡母，在臣民心里，也是令人讨厌的。他不等多铎回答，从椅子站起来，决断地说道：

“英亲王阿济格出言不逊，违背定制，当罚白银五千两。请启心郎记录在案，并派人去英亲王府提取罚金！”

他看到阿济格意欲争辩，就狠狠地瞪了阿济格一眼。不能让这个鲁莽之人再捅娄子了，也不能让济尔哈朗再抢大旗，更不能让豪格借此反扑。他迅速地提出了稳定眼前局势的几点对策：

“皇上驾崩，全国都在悲哀之中，由谁继承皇位，应征询各方想法，从容商议，不宜操之过急。眼前有几件事情，实属当务之急：

“一、皇上葬礼，应隆重举行，以彰太宗功绩，以显大清威势；

“二、宁远城明军集结日久，明将吴三桂也不是平庸之辈，若知皇上驾崩，必然举兵相扰，可能危及塔山、连山，应速派一亲王前往，以防不测。现镶蓝旗驻守塔山、连山，若郑亲王能负重前去，则可保万无一失；

“三、蒙古各部藩王，现在盛京者不少，应速与之议商，以安其心，此事可由礼部办理；

“四、朝鲜国王与明朝仍有联系，当优先安抚，以防离散。”

不等代善表态，济尔哈朗站起补充道：

“睿亲王所言，实出于一片至诚。我也有两点考虑，请大贝勒酌定：

“一、各旗兵马，都应驻扎原地，一律不许私自调动，以保大清安宁；

“二、在嗣君登极之前，凡事应呈‘笺表’，由中宫皇后决定，以免乱蜂为王。”

代善听了，心里极为不快：这两条不就是要束缚自己的手脚吗？但转念一想，这样也好，清宁宫的女人们懂得什么，只不过是一块招牌罢了。他立即命启心郎把多尔袞和济尔哈朗的提案，呈报中宫。

多尔袞、多铎看清了代善的心思，会心地笑了。豪格决定抓住阿济格辱骂皇后的事情，大做文章。济尔哈朗思索如何拔掉多尔袞提案中的“钉子”。阿济格呢？他晦气窝火，举起茶杯，狠命地摔在地上……

十二 在睿亲王府的后花园里，海东青鹰飞上天空， 叼着血肉模糊的小白鸽又飞回“龙槐”上

凤凰楼会议之后，各和硕亲王都动了起来……

在睿亲王府里，多尔袞把两白旗的将领、大臣、谋士召集到后殿，简单地讲了一下凤凰楼会议的经过和情况，命令长史阿努思取出五千两白银送往英亲王府，并特意叮咛带上两瓶上好的朝鲜甜酒，亲自交给英亲王。他委托豫亲王多铎留在后殿与将领、大臣们仔细议论，自己便离开后殿，向宁静的后花园走去。因为有几个重要问题，他要在毫无打扰的环境中深思熟虑，做出决定。

睿亲王府的花园很大。红色的围墙里树木森森。中间有一座假山，假山上有一座凉亭，亭子四周摆满了各种花卉。秋菊已经结出花蕾，有的已经张开苞蕊。亭子前是一泓池水，池边有几株巨大的古槐，左边的一株昂首蓝天，右边的一株躯干盖地，中间的几株或高，或低，或弯斜，或蜷伏，互相搭配，成了一个长长的整体。由亭子上看去，宛若一条苍龙伏在池边。多尔袞对这几株古槐极其珍重，视为自己命运的象征。因此，除几个心腹谋士外，他严禁任何人进入花园，更不准登上凉亭。这几株搭配成“龙”的姿态的古槐上，栖居着他豢养的几十只海东青鹰。这些鹰是他狩猎时的伙伴，由专人驯养，似乎都通人性。其中有一只海东青鹰，因为浑身铁青，头上长了一圈血红的羽毛，取名“红头海青”，更是灵性突出，凶猛异常。每次狩猎，当多尔袞跨上马背，“红头海青”便腾空而起，直落在他的肩上。马飞奔，人踊跃，鹰展翅，为年轻英武的睿亲王多尔袞增添了令人羡慕的光彩。

今天，他的心是紧张的，也是轻松的。皇太极死了，十多年来压在他头上的一块乌云消逝了。他看天，天是蔚蓝深远的；他看路，路是平坦干净的；他看凉亭，凉亭像是悬在半空之中；他看古槐，“苍龙”真像要飞动了。就连这座花园，他也觉得像是第一次看到了它的秀气与美丽。

他刚走进假山上的凉亭，几十只海东青鹰一飞而起，像忠勇的护卫一样落在亭子的四周。“红头海青”直飞亭内，落在他的肩上。他坐在躺椅上，身子向后一靠，闭上眼睛要思考问题了。几十只海东青鹰知趣似的一齐展翅而起，飞上了古槐。只有这只“红头海青”轻轻一跳，站在他的膝盖上。他用手轻轻地抚摸着，思考着头脑中盘旋的第一个问题：

“如何对待郑亲王济尔哈朗呢？”

在今天的凤凰楼会议上，他看得清楚，郑亲王济尔哈朗是靠在豪格一边的。豪格有着“皇长子”的优势，又有赫赫的战功，如果得到济尔哈

朗智谋上、威望上、军事上的帮助，两蓝旗结合起来，其财力、兵力、智力都是难于制服的，豪格就有可能取得皇位。

他也看得明白，在六位和硕亲王中，英亲王阿济格的意见，从来是不被人重视的。而礼亲王代善，从今天的凤凰楼会议来看，也是不足信赖的。若由诸王贝勒会议确定嗣君人选，自己并不占有绝对优势。

他后悔在今天的凤凰楼会议上，让济尔哈朗去塔山、连山的话说得太早了。济尔哈朗不是傻瓜，如果借故不去，又怎么办呢？

他突然想到饶余郡王阿巴泰。阿巴泰现在正是得意忘形的时候，用他来对付济尔哈朗，不是现成的吗？让阿巴泰去塔山、连山指挥镶蓝旗，首先在心理上对济尔哈朗是个威胁，因为，任何一旗主帅都怕大权旁落啊！

济尔哈朗啊！如果你不怕阿巴泰挖你的墙脚，你就留在盛京吧！

“饶余郡王阿巴泰愿意去塔山、连山吗？”阿巴泰今年已经五十四岁，至今仍然靠借别人的兵马打仗，够寒酸的了。现在给他一块肥肉，他能不上钩吗？

经过反复地推敲酌量之后，一个用阿巴泰对付济尔哈朗的方案，在多尔袞的头脑里形成了。

“红头海青”跳跃着蹦上他的胸脯，他用手一摸，这个玩物又轻轻一跳，站在他的手背上。他托着“红头海青”，手扪心胸，开始思索盘旋在头脑中的第二个问题：

“怎样才能把正白旗从广宁城调进盛京呢？”

在今天的凤凰楼会议上，当济尔哈朗提出“各旗兵马，驻守原地，不许私自调动”时，他的头脑忽地一下亮了。

长期以来，两黄旗驻守盛京，警卫着皇宫。按传统规定，皇帝兼任两黄旗主帅，盛京与皇宫的安全，都掌握在皇帝自己的手里，诸王贝勒的生命家室，也都置于两黄旗的刀剑之下。近几年来，他对两黄旗中的一些年轻将领很讨厌，这些不知进退的后生小子，眼睛里只有一个皇太极，又凭借着皇太极的权威，常常咄咄逼人。其中镶黄旗固山额真图尔格，更是一个胆大妄为的叛种。

他非常清楚，眼下指望得到两黄旗的支持是不可能的，只是希望能够“井水不犯河水”地维持一段时间。

但这“井水不犯河水”的局面能够维持多久呢？一旦自己处于主动或被动地位的关键时刻，两黄旗都可能有所行动。在财力、智力和兵力三者之间，最具有决定一切的力量是兵力啊！

如果能把正白旗调到身边，这篇文章就好做得多了。他苦苦思索着正白旗进入盛京的办法：

“突然入京？”

从广宁城飞马来到盛京，只需要一天一夜的时间，所有的难题，在一天一夜之间就解决了。但是，其他各旗的兵马，也会立即会师盛京。再说，两黄旗的实力他是清楚的，那是皇太极亲自训练了十七年的一支劲旅，也许不等正白旗走进怀远门，就会一个不剩地倒在地上。他断然否定了这个念头。

“护制入京？”

在今天的凤凰楼会议上，豪格拔刀相对，这是可以借用的一个口实。以维护“八大贝勒共治国政”为理由，声讨豪格，调正白旗进入盛京。他仔细探索这样做的可能性和可能出现的后果：

“八大贝勒共治国政”的遗训，早被皇太极埋葬了。自己和多铎，就是埋葬这个遗训最积极的掘墓人，从而招致了大贝勒代善、二贝勒阿敏、三贝勒莽古尔泰和八贝勒济尔哈朗的不满。现在这样做，不仅引不起他们的同情，反而会引起他们的恶感，使自己处于尴尬的地位。况且，那短命的“八大贝勒共治国政”的局面，仅仅存在过三年。在征战中，谁需要那种凡事商议，互相扯皮，没完没了的“共治”呢？再说，就是侥幸地赢得他们同情，难道以后真的与他们“共治”吗？多尔袞无可奈何地也否定了这个想法。

“借故入京？”

这也许是一条走得通的路。如果盛京能发生一场暴乱，那就好办了……

这时，“红头海青”尖叫一声，飞落在躺椅的扶手上。多尔袞睁开眼睛一看，阿济格大步向凉亭走来。

阿济格收到多尔袞送去的五千两银子和朝鲜甜酒，怒气消失了。他明白多尔袞的意思，也知道自己在凤凰楼会议上的急言坏事，他是来向多尔袞道歉和致谢的。

他刚登上假山，崇政殿里的钟声响了。萨满在为皇太极做第三次超度。钟声惊起了崇政殿屋脊飞檐上的一群白鸽，向西北方向逃逸。这群白鸽刚要飞过睿亲王府，“红头海青”看见了，一鸣而起，直插鸽群。古槐上的几十只海东青鹰，也一齐飞起，扑向惊慌的鸽群。空中一阵哀鸣，白色的羽毛散满天空，几十只海东青鹰叼着血肉模糊的白鸽飞回“龙槐”。

“红头海青”把一只雪白的雏鸽甩到多尔袞的脚下。多尔袞高兴地笑

了。

阿济格“扑通”一声，跪倒在多尔衮的面前：

“这是天兆！多尔衮，你就是‘红头海青’，皇位是你的……”

多尔衮急忙搀扶，阿济格大声喊道：

“我要杀掉豪格，杀掉济尔哈朗，杀掉和我们作对的杂种！要像海东青鹰一样，干掉那一群发骚的小白鸽！”

多尔衮看着阿济格，一个“借故入京”的行动轮廓，在他的头脑里逐渐清晰了。

十三 情感、利益、前途使两黄旗公开亮出了旗帜

在阿济格跪请多尔袞继承皇位的同时，两黄旗将领谭泰、图尔格、图赖、鳌拜、塔胆等骑着五匹蒙古大马，后随三十匹护卫铁骑，驰过大清门外的哨亭、奏乐台，穿过德胜门内的大街，直抵肃亲王府门前下马。此事立即震动了异常敏感的盛京居民。

两黄旗这些将领，都是皇太极一手提拔起来的年轻人。皇太极兼任两黄旗主帅，他们是两黄旗的实际统治者。十多年来，他们受到皇太极的信任、偏爱和提拔，是一群由皇太极的绝对权威扶持起来的、敢作敢为的幸运儿。

今天，皇太极死了，他们失去了靠山，觉得自己的命运正处在吉凶莫测的境遇之中。从崇政殿吊唁皇太极归来，共同的心情、利益和前途，驱使他们迅速地交换了看法，迅速地统一了意志，决定采取最显眼、最具有震动性的措施，来表明两黄旗的态度：皇太极虽然死了，但两黄旗还在，大清的事情不是你们几个和硕亲王可以任意决定的。尤其当听到在今天的凤凰楼会议上，英亲王阿济格竟然提出妃子殉葬，并且肆无忌惮地侮辱皇后时，他们更加恼怒了。特别是镶黄旗固山额真图尔格，更是怒不可遏，力主严惩阿济格以保护皇后。

图尔格，三十岁，性情粗犷而豪爽，勇力过人。他原是镶白旗的护军统领，崇德四年（1639 年）在锦州前线与明朝锦州总兵祖大寿的战斗中，他与阿济格同领一支兵马攻城。他率领前队攻破城池后，阿济格率领的后队迟迟不至，使他陷入重围。经过一场激烈的战斗，他带的前队兵马，损失了十分之七，他自己也负伤七处，被护卫们架着退出了锦州城。事后，阿济格死不认账，多尔袞存心偏袒，他被撤掉了护军统领之职。崇德五年（1640 年），皇太极弄清了是非曲直，处罚了阿济格，让他担任镶黄旗的固山额真，成了为皇太极直接负责的镶黄旗主将。因此，他对多尔袞的仇恨是刻骨的，对皇太极的感激是深沉的。

两黄旗的其他将领，谭泰、图赖、鳌拜、塔胆，对皇太极都有同样的感情。加上十多年来，他们常因军务政情出入于清宁宫，温顺、善良的皇后，关心他们的衣着冷暖，过问他们的婚事配偶等等。在他们心中，皇后是一个好心人，是一个不问军务而又关心他们的南海菩萨。侮辱这样的好人，是天理不容的。当他们知道，在今天的凤凰楼会议上，当阿济格撒野时，是肃亲王豪格首先站起来与阿济格对抗，以至拔刀相争。他们对这位皇太极的长子更加敬重了。他们决定：全力支持豪格，向阿济格发出警告。

肃亲王豪格亲自到大门之外迎接两黄旗将领，他的心腹大臣俄莫克图、杨善、伊成格、何洛会等都立于身后恭迎。谭泰、图尔格、图赖、

鳌拜、塔胆立即被请进正殿。因为皇太极病逝，不能用酒接待，只好以香茶代之。

在寒暄中，两黄旗将领盛赞了皇太极的功绩，并向豪格在凤凰楼上的“拔刀相争”表示赞赏。豪格向两黄旗将领表示感谢。在他略述了今天凤凰楼会议的经过后，巧妙地抓住了这个时机，发表了自己的宣言：

“诸位知道，我是继妃乌喇纳喇氏所生，我的生母没有住过清宁宫，而且早已去世。我的母亲就是中宫皇后。当有人无端侮辱她的时候，我能不说话吗？”

“大家都知道，英亲王、睿亲王、豫亲王都是我的叔王，我一向以侄儿的身份侍候他们，尊重他们。图尔格知道，在大凌河战斗中，睿亲王和我共同指挥攻城，我比他大三岁，可我以晚辈的身份，每日晚上给他拿尿壶。可我的父皇刚死，他们就不敬重皇后，你们说，我能敬重他们吗？他们对皇后都这样无情无义，日后还能容得下两白旗以外的人吗？祖汗和父皇创建的基业，不是要完蛋吗？”

“我们谁没有打过仗？谁不是热胸脯顶着冷刀子闯过来的？我就不信，离开他睿亲王、英亲王就打不败明朝！就占不了中原！”

豪格的话打动了两黄旗将领的心，烧旺了他们心中的火。图尔格忍不住了，大声嚷道：

“我们两黄旗，吃皇上的粮，穿皇上的衣，骑皇上的马，拿皇上的刀。皇上的尸体还在崇政殿，皇上的灵魂还在清宁宫，谁敢做对不起皇后的事，我们决不饶他！谭泰，你说，咱们两黄旗该怎么办？”

谭泰是正黄旗的固山额真，三十多岁，一直是皇太极的爱将。他原是皇太极的侍卫，随着皇太极权力的增长，他的职位也一步一步地升高，于崇德三年（1638 年），晋升为正黄旗主将。其人办事沉稳，木讷寡言，很有心计。

谭泰和豪格从小时起，就一同追随于皇太极左右，两人关系极好。他担任正黄旗固山额真后，因顾及诸王贝勒之间的矛盾，很少与豪格来往。但两人心底相知，互相照应。前天晚上，豪格派心腹俄莫克图送来珠宝，他连夜分送可靠将领，但未说明是肃亲王所赠，怕万一有人泄露或告密，豪格的一切就会全盘落空。他对俄莫克图当时所讲的“帝有长子，当承大统”的口号开始并不赞同，因为这个口号很可能引起两红旗将领的不满，容易勾起十七年前的老账。如果按这个口号，努尔哈赤的长子褚英被处死之后，这个汗位应当是礼亲王代善的，而皇太极却继承了汗位。但在当前的情况下，他还是赞成俄莫克图的提法。这个口号，也许可以约束多尔袞的野心，防止代善公开地倒向两白旗，从而稳定这场动乱的局面。

当图尔格询问他“怎么办”时，他看了一下俄莫克图，轻声向图尔格

说道：

“我有八个字，可作为我们两黄旗的共同提案。”

“哪八个字？”图赖问了一句。

“帝有长子，当承大统。”

“好！”图赖、鳌拜、塔胆叫了起来。

谭泰对塔胆说：

“把这八个字写成帖笺马上送给大贝勒，拥立肃亲王是两黄旗的心愿。”

塔胆答应一声，带着二十名护卫直奔礼亲王府。

豪格激动不已，大声喊道：

“我，我德小福薄啊！”

颤抖的声音，分不清是同意还是推辞。大家向豪格看去，泪珠在他的眼睛里闪动。

十四 庄妃啊？两天来你为什么不说一句话？索尼在“案卷”中夹了一张“便笺”

凤凰楼会议上的争斗，同样惊动了清宁宫，到了午后申时，也就是两黄旗将领奔向肃亲王府的时候，后妃们也动了起来。

午前辰时凤凰楼会议召开时，中宫的皇后、永福宫的庄妃、麟趾宫的贵妃，带着皇九子福临和皇十一子博穆博果尔去崇政殿为皇太极守灵。衍庆宫的淑妃，因皇太极之死，体力不支，卧病在炕上，皇后令她留宫将息。庄妃也特意令苏麻喇姑照顾淑妃。

衍庆宫在凤凰楼下东面不远处。淑妃正要服药，阿济格询问“清宁宫为什么没有殉葬的”的喊声从凤凰楼传来，这个一向不关心朝政的女人，立即被吓呆了。特别是听到多铎喊着庄妃的名字时，一种对“殉葬”的恐惧使她战栗起来。她急忙叫侍女打开门窗，自己也挣扎着从炕上起来，坐在窗前的楠木垫椅上。这时，阿济格与豪格的争吵开始了。她不知如何才好，急忙打发侍女去叫永福宫的苏麻喇姑。

侍女去了，阿济格粗暴的侮辱声传来了，她的脸立即红了，心里觉得十分委屈。她今天才知道，在和硕亲王眼里，她们不过是几个搽脂抹粉、供人玩弄的“娘儿们”。长期来养成的“妃子”尊严，受到了从未有过的伤害，她的眼泪“唰”地流了出来。

这时，苏麻喇姑跟在侍女后边走进衍庆宫，见淑妃泪珠滚滚，来不及请安，急忙上前。淑妃拉着苏麻喇姑的手未及开口，凤凰楼上就传来豪格愤怒的吼叫声，抽刀击案声，代善的劝解声和阿济格、多尔袞、济尔哈朗慷慨激昂的议论声。苏麻喇姑明白了，她紧紧扶着全身颤抖的淑妃，像护卫着一个在风雨雷电中担惊受怕的、离开了莽莽森林保护的小鹿，静听着凤凰楼上和硕亲王们的争吵。

午后申时，皇后、庄妃、贵妃回到清宁宫，皇后不让皇九子福临和皇十一子博穆博果尔离开她，要他们到中宫休息。一天一夜的劳累，使这个四十四岁的女人像是老了许多。庄妃和贵妃为了宽慰皇后，也跟着进了中宫。

皇后落座未稳，淑妃在苏麻喇姑和侍女的搀扶下，慌张地走进中宫，她不及行大礼，就跌坐在皇后面前的垫椅上……

后妃们听了淑妃关于凤凰楼上阿济格叫喊“殉葬”和侮辱皇后的叙述，听了苏麻喇姑关于济尔哈朗和多尔袞议论的补充，都恐惧得说不出话来。皇后抱着六岁的福临和三岁的博穆博果尔，脸色苍白，眼泪不停地流。她担心这两个降生在清宁宫的皇子，不论谁继承了皇位，他们都

将是遭受忌恨和折磨的对象。他们的不幸，就是因为皇太极在世时，他们太幸运了；他们的罪过，就是因为降生在这众人瞩目的清宁宫。

麟趾宫贵妃，是一向贪恋嬉戏的人，根本没有想到会有今天。她过去也有苦恼，那是因为皇太极不来麟趾宫或因为她需要的衣着食用不舒心时产生的。今天，眼前发生的事情，使她心慌意乱，根本不知如何应付。她看到皇后落泪，又看见福临和博穆博果尔都睁着惊慌的眼睛，一颗心不知搁到哪儿才好。此刻，她才知道：自己是多么的无用啊！

衍庆宫淑妃，此时已冷静了一些。她虽然没有儿女的牵挂，平日处事也比较通达，但在这关系到自己命运的大事上，她的心不能不紧张，不能不微微地发抖。她知道自己无能为力，也知道皇后是一个本事不大的好心人，而贵妃呢？是平静生活中跳舞唱歌、逞强争宠的尤物，但在风旋屋倒的时候，是个呆头呆脑、毫无主见的笨鹅。她把希望完全寄托在庄妃身上。

皇后让苏麻喇姑把福临和博穆博果尔带走，然后声音悲凄地说道：

“你们都知道了，都看见了，自古以来，哪个帝王驾崩后，后妃们不都是这样？也许明天我们就会被人撵出清宁宫。今天，当着你们的面，我把话说清楚：前天晚上，皇上从铁背山回来，就在这个炕上嘱咐我，他死后，清宁宫的一切，听庄妃的。庄妃，你做主吧！”

皇后哭了，庄妃哭了，贵妃哭了，淑妃哭了。后妃们的哭声连成一片。

清宁宫这些后妃们，平日互相之间，常为那些龌龊事争风吃醋，斗心卖眼。现在皇太极死了，龌龊事的根源消失了，她们共同的心愿，是要保住清宁宫的安静，保住她们已有的特权。因为她们都是蒙古各部的女儿，都希望保住蒙古与努尔哈赤家族通过婚姻而结成的联盟。

坐在门口垫椅上的庄妃，此刻，心也在翻江倒海。她知道会有这场争斗，但没有想到会来得这样快，这样猛；她看到和硕亲王们活动的蛛丝马迹，但不了解幕后究竟是什么；她打算一言不发，冷静地观察几天，看看事情究竟如何发展，没有想到今天的清宁宫已经成了大水将要淹没的小岛，后妃们的命运，已经像凤凰楼飞檐上的驼铃，高高挂在空中，任凭东西南北风吹打，发出凄楚的哀鸣。不能再等待了，在清宁宫的权力还没有完全丧失之前，她要运用这个权力，为自己的生存去搏斗。

这时，执事太监走进中宫：

“禀奏皇后，启心郎索尼求见。”

后妃们紧张起来，不知将要发生什么事情，她们都沉默地看着庄妃。

庄妃说话了：

“着启心郎索尼入宫晋见。”

执事太监刚要退出，庄妃请示皇后下了一道懿旨：

“召郑亲王济尔哈朗飞龙阁议事。”

执事太监带着懿旨退下了。

庄妃问道：

“皇后，皇上的金印现在哪里？”

“在中宫。还没有交给大贝勒。”

庄妃放心了。

“在嗣君登极之前，按祖制，皇上金印由中宫保管，我们谁也不给。皇后和姐妹们放心，若有差错，我追随皇上于地下！”

后妃们望着庄妃……

启心郎索尼走进了中宫。

启心郎索尼，今年三十多岁。由于长时期为皇太极掌管文书诏令，参与皇宫里的各种会议，熟知各和硕亲王之间的微妙关系，所以，处事持重，从不多言，城府极深，往往简短一语，能使皇太极速决其事或者速改其事。但在表面上，为人随和，对诸王贝勒，执礼甚恭，因而人缘很好。

和硕亲王们这几天来的活动，他都有所风闻，也看得出来。肃亲王豪格和睿亲王多尔袞之间的最后决斗已经开始；他更清楚礼亲王代善和郑亲王济尔哈朗的为人。不过，到底谁胜谁负，现在还很难说。所以，这几天来，他虽然出入于清宁宫，但对重病的皇太极没有做过任何一点暗示，因为皇太极已经没有精力处理这件事了；也没有向皇后透露过一句口风，因为时机未到，过早的泄漏只能使皇后惶恐不安。他知道，这一切都不是玩的，如果一步走错，他就会粉身碎骨。

今天，凤凰楼会议上的一场风波，标志着这个时机的到来。和硕亲王们的每一句话，他都记录在案，他们的每一个眼神，他都牢记在心。在会议上，他一言未发，可在会议之后，他关起房门，重看了一遍会议记录，结合几天来掌握的情况，分析了当前事态的发展，在他的头脑里，很快出现了一个大体的轮廓：

他看得清楚，由于十七年前皇太极与代善争夺汗位的具体原因，两白旗与两红旗已经暗暗地联合起来，多铎与硕托、阿达礼的频繁接触就

是证明。

他看得清楚，今天凤凰楼会议上，阿济格的抢先发言，分明是在大贝勒代善的支持下，想一举而取得主动。但这场戏，被鲁莽的阿济格唱砸了。而豪格的反击，也可能是郑亲王济尔哈朗的意思，济尔哈朗的发言，完全补充了豪格的不足。如果说两蓝旗还没有正式结成同盟，但他们在心里早就沟通了。

他判断，由于多尔袞平时的专横暴戾，和近几年来与两黄旗固山额真谭泰、图尔格的矛盾，失去主帅的两黄旗，会很快站在豪格一边。这样，在大清朝廷的上层，很快就会出现两个对立相峙的集团，红白集团与黄蓝集团。这是两个势均力敌的集团啊！

这个长期置身于大清最高层决策机构中的启心郎，在这两个对立的集团中寻找自己的地位：

肃亲王豪格是勇敢的，坦率的，对待部下也是宽厚的。但他缺少皇太极的才智韬略，缺少那种“朕即天下”的决断、狂妄和博大的情怀。这样的人就是登上皇位，也是不会长久的。

睿亲王多尔袞，具有“朕即天下”的那种气度和威严，也具有皇太极那样的才智。但他那专横的脾气，阴险的心计，是令人可怕的。一旦登上皇位，他可能成为一个什么事都明白，什么事都专断的暴君。这样的暴君比那些平庸的暴君更难侍候啊！

启心郎索尼处于苦闷之中，他要在两个对立的集团之外，寻找自己的出路……

他想起了永福宫的庄妃。

这个深居简出、默默无言的女人，曾多次引起皇太极的惊叹与赞扬。这个女人，从前天晚上迎皇太极从铁背山归来后，一步没有走出清宁宫，表现了异常的镇静。皇太极的重病，没有使她惊慌失神，皇太极的驾崩，没有使她举止失措。特别使自己惊异的是，从前天晚上起，皇九子福临就搬进了中宫，直接抚育于皇后膝下。而她，庄妃，时至今日仍然没有说过一句话，没有询问过一件事情。这个令人猜不透的女人啊！

他要试探一下这个女人的才智，要试探一下这个女人现在都想些什么。索尼取出一张红格宣纸便笺，提起笔来，沉思一会儿，在纸上写了几个字。他拿起看了一下，觉得还算得体，便夹进凤凰楼会议记录的“案卷”里，向清宁宫走来。

索尼走进中宫。他看见在烛光之下，坐着悲痛的皇后、贵妃、淑妃和满脸肃穆之气的庄妃。他向皇后请了安，并向妃子们问了好，便双手捧起“案卷”，恭敬地说道：

“这是午前辰时凤凰楼议事记录，呈皇后参阅。”

皇后接过“案卷”。

索尼接着说道：

“睿亲王的四点提案和郑亲王的两点提案，都是当务之急。遵照大贝勒的指示，报请皇后裁定。”

皇后命索尼就座，顺手把“案卷”交给了庄妃：

“你看吧，有什么需要办的，可由启心郎转告办理。”

庄妃接过“案卷”，想仔细看看睿亲王多尔衮的四点提案和郑亲王济尔哈朗的两点提案，这可是和硕亲王们的宣言啊。她刚打开“案卷”，一张红格宣纸“便笺”展现在眼前。她认识这清秀的字是索尼写的，便抬头瞥了索尼一眼，神情专注的启心郎正在注意着自己。她低头看着“便笺”，上面分两行写着十六个字：

鹬蚌相争，谁主沉浮？

山穷水复，自有坦途！

庄妃看罢，“啪”地一下合上了“案卷”，晶莹的目光扫了一下索尼。索尼一时摸不准庄妃的心思，急忙站起。庄妃走到皇后、贵妃、淑妃面前，让她们看了“便笺”，然后，放在灯光上点燃了……

苏麻喇姑走进中宫，低声禀报道：

“郑亲王在飞龙阁等候皇后召见。”

皇后点点头。庄妃吩咐苏麻喇姑：

“赏赐启心郎索尼黄金五十两。”

索尼一颗心落下了，惊服了！

皇后、贵妃、淑妃都有些茫然了。

十五 “三王密议”与“红、白联盟”

两黄旗将领在肃亲王府计议的一切，很快由参与会见的正蓝旗固山额真何洛会暗派心腹偷偷告知了豫亲王多铎。两白旗最核心的“三王密议”在睿亲王多尔袞的卧室里开始了。

阿济格听到这个消息，非常震怒，主张立即召集和硕亲王会议，严惩谭泰、图尔格，并迅速设法干掉豪格，除掉这个惟一能够争夺皇位的政敌。

多铎听到这个消息，心情变得更加沉重了。他看得清楚，在这个时候，任何和硕亲王会议，都是白费口舌。两黄旗将领既然敢于这样做，就敢反对不符合他们心愿的任何决定。盛京和皇宫是他们警戒的，这里是他们的地盘，他们是这块天地的主宰者。多铎主张立即策动大贝勒代善掌管的两红旗公开表态，打出拥立多尔袞的旗号，与两黄旗形成对峙的局面。这样，不仅对两黄旗将领是一种抑制，对慌乱的支持者是一种稳定，对朝鲜世子 and 蒙古藩王是一种安抚，而且对他们两白旗也是一种保护，使自己处于引而不发的有利地位。同时，也会使清宁宫处于左右为难、两边应付的难堪境地。

多尔袞听到这个消息，开始也感到震惊，他没有想到两黄旗会来这么一手，他后悔对两黄旗将领们判断的失误。

多尔袞毕竟是多尔袞，他没有惊慌，而是冷静地在失算中寻找补救的办法。他知道两黄旗这个爆炸性的做法，肯定会震动盛京，震动清宁宫，使八旗将领都动荡起来。但他也看到，动荡越大，越有文章可做。正白旗“借故入京”的文章正难于起头，两黄旗却给自己送来了一个很好的题目。想到这里，他心上浮起了一种微妙的、深藏在意识下层的喜悦。但他不愿把这个底数和盘托出，他要人们在不知不觉中按照他的安排走。特别是对成事不足，败事有余，而又缺少不得的阿济格。

多尔袞有一个突出的、别人很难具备的习惯：在决定一件重要事情时，他总是让别人在他耳边争吵，议论，叫嚷，他悄悄地从人们的争吵、议论、叫嚷中听取好的或坏的想法，暗暗地充实自己考虑的方案。他看了看阿济格和多铎，若无其事地说道：

“两黄旗这‘招’真狠，把我们搞乱了！你们说得都在理。哥，你说怎样惩罚谭泰和图尔格？怎样干掉豪格？多铎，你有啥法使两红旗公开表态？怎样才能稳住内院学士、朝鲜世子 and 蒙古藩王？你们都拿出‘招’来！”多尔袞说完，踱步于室内，一面听着阿济格和多铎的发言，一面思索着这些问题的结论。

阿济格想出的“招”是简单的，即兴的，也是勇敢的，冒险的。他建

议，以商谈军务为名，把谭泰、图尔格请到睿亲王府，突然以努尔哈赤制定的“从令者饷酒，违令者斩头”的八旗军纪，把他们干掉。对待豪格，他提出用暗杀的办法。派出的刺客，可以打扮成两红旗的佐领或士卒，把赃栽到大贝勒身上，让他们互相之间打杀去。他最后说道：

“你们觉得这‘招’怎么样？要行，这个活我干！”

尽管阿济格的议论有时漫不着边，有时老天荒地，中间又加插了许多难听的脏话，多尔袞却一直没有打断他的话，还从中提取了可用的精华。

多铎提出的办法是细致的，慎重的，有条理的，有的确实是精辟的。

他提出用“国基未固，当立长君”的口号对付两黄旗的“帝有长子，当承正统”的口号。他认为，这个口号，显示了以国为本的内容，符合努尔哈赤关于“八大贝勒共治国政”的精神，容易取得诸王贝勒的同情。

他提出，以豪格的正蓝旗为代价，换取两红旗的支持。事成之后，让硕托兼任正蓝旗主帅。或者现在把大贝勒抬出来，作为多尔袞的陪衬。因为六十岁的代善是不可能继位的。

他提出，以多尔袞个人的名义与朝鲜世子、蒙古各部落王联系，以便造成众人拥戴睿亲王的既成事实，增加与豪格决战的力量。

最后，多铎提出了一个更加大胆的想法：

“在与豪格的对峙中，应使宁远城的吴三桂有所行动，用来牵扯住正蓝旗与镶蓝旗的兵力，使清宁宫处于惊慌状态。”

多铎的发言，多尔袞一字不漏地听着，并在头脑中迅速加以提炼，形成了一个完整的进攻方案。这就是传说中的“三王密议”。其主要内容是：

一、对肃亲王豪格的争位和两黄旗的压力，决不退让。

二、以“国基未固，当立长君”为号召。必要时，借重礼亲王代善的马头。

三、以最大代价，换取两红旗尽快地表态。必要时，承认硕托为两红旗、正蓝旗的主帅地位。

四、采用一切办法，扩大两红旗与两黄旗的不和。

五、凡认为需要时，睿亲王可机断决定特别措施。

关于利用饶余郡王阿巴泰对付郑亲王济尔哈朗的方案，和正白旗“借故入京”的想法，多尔袞都没有说明，只是含蓄地放进最后一条“密议”中。

不论“三王密议”的传说是否可靠，也不论“三王密议”的内容是否就是以上五条，但在睿亲王、英亲王、豫亲王三人商议之后，多尔袞的进攻全面展开了：

贝子硕托和郡王阿达礼，被请进豫亲王多铎的府邸；

多尔袞的心腹、镶白旗总管旗务大臣苏克萨哈，悄悄走进了饶余郡王阿巴泰的府邸；

多尔袞的护卫头目伊罗根，带着三名护卫，飞马奔出怀远门，奔向广宁城。

英亲王阿济格，带着二十匹铁骑，飞奔在大街上，向礼亲王府奔去。

礼亲王代善的心，在一夜半天的松弛平静之后，又紧张起来，陷于极度的苦闷之中。

今天的凤凰楼会议，使他完全看清楚了，通过和硕亲王会议拥立多尔袞继承皇位，是根本不可能的。济尔哈朗已经与豪格站在一起。现在惟一的办法，就是按照多尔袞的提案，借塔山、连山前线的需要，把郑亲王济尔哈朗调离盛京，使肃亲王豪格处于孤立无援之地。但这一切，都必须经过中宫皇后的同意。所幸的是，中宫皇后一向不问朝政，而且又是一向敬重自己的。

这时大约是夜里酉时，他点着蜡烛，伏在桌案上，拿起笔来，想写一份关于塔山、连山前线急需派郑亲王济尔哈朗前去督师的奏折。但老眼昏花，笔下写出的字都是双影，手也不住地发抖，双影字变成了歪歪扭扭的爬虫。他扔下笔，不写了，想用口头禀奏的方法取得皇后的赞同。但再一想，没有皇上金印的口头赞同，是调动不了郑亲王济尔哈朗的。他派人立即去叫他的次子硕托。他以往的奏折，大部分是由他口授，由硕托笔录写成的。

贝子硕托，是代善的第二个儿子，今年四十二岁。从天命六年（1621年）到崇德五年（1640年）这二十年间，攻打奉集堡，讨伐大凌河，克永平，围汉城，取皮岛，战宁远，都立有战功，在诸王中排列第七位。其人轻浮急躁，骄傲僭越，依仗父亲的权势，威酷暴戾，心狂才疏。

崇德四年，其兄岳托死后，他不经皇太极允诺，自任镶红旗固山额真。因此，受到皇太极严厉处置，对皇太极怀恨在心。

崇德五年六月，他跟随多尔袞围攻锦州城，不听调遣，私自派士卒返回盛京。皇太极大怒，欲削其爵，但念其作战有功，严令责之。并警告说：

“尔罪多矣！朕屡宥，尔屡犯，若不关己者。后当任司法治之，不汝宥也。”并罚银千两，以服其众。

从此以后，硕托对皇太极的怨恨更深了。

硕托刚从豫亲王府回来。他已经知道凤凰楼会议的情况。多铎答应他的条件是诱人的，未来的正蓝旗将和两红旗一样，都在他的掌管之下，他将具有父亲代善、哥哥岳托、肃亲王豪格三人的权力和财产，心里有着说不出的喜悦。多铎还向他透露，多尔袞对代善在今天凤凰楼会议上的软弱表现有所不满，把希望寄托在他和阿达礼身上。他内心里也赞成多尔袞的看法，父亲年老了，锐气大减了，完全失去了大贝勒的气派。在皇宫里，在朝廷里，除皇太极而外，父亲享有绝对的权力，但在处事上，却越来越优柔寡断了。“优柔寡断”，多少事情坏在这四个字上啊！

硕托走进代善的书房，看见桌案上放着铺开的纸和蘸满墨汁的笔，他知道父亲又要写奏折了，便请了安，静坐在桌案前面。

代善像往常一样，一面踱步，一面口授。从塔山、连山前线的形势，讲到对明朝宁远总兵吴三桂的估计；从镶蓝旗的现状，讲到郑亲王济尔哈朗去宁远前线的必要。真是字字斟酌，一语三思。但硕托根本没有认真去听，他觉得父亲真是一个迂腐到家的糊涂人，现在到了什么时候，还在咬文嚼字。

硕托放下手中的笔，真想把刚才在豫亲王府听到的一切和盘托出，让老头子清醒一下。但当看到父亲满头白发时，他的心软了，便低声说道：

“父王，这个奏折还有用吗？”

“噢？”代善愣住了，沉吟的句子在嘴边停住了。

“父王，我想知道，当年皇太极是靠什么登上汗位的？”

代善疑惑地看着儿子，心头浮起一种不祥的预感。

硕托从桌案边站起来，和盘托出自己的想法：

“父王，皇太极登上汗位，是诸王贝勒会议拥立的，可为什么不拥立别人而拥立他呢？”

代善心里痛楚了。

“你不讲，我也知道。因为他手里的兵力大，内有两黄旗拥护，外有东海女真扈伦四部的支持，所以，你们只能选他。什么‘唯贤而举’？假的！没有力量的贤者，屁也不顶！今天凤凰楼会议，阿济格凭啥拥立多

尔衮，因为睿亲王掌管着两白旗！豪格凭啥敢于对抗，因为他得到济尔哈朗的支持，也有两旗的兵力作底牌！我们也拥有两旗兵力，为什么不敢表个态度？”

“你，你也想涉足皇位？”代善的声音有些发抖。他知道争夺皇位失败后的结局意味着什么。

“父王，我没有那份心思，我们也没有那个力量。我们既然心里拥立睿亲王，为什么不立即亮出旗子？现在是两旗对两旗，势力相当，如果我们立即公开站在睿亲王一边，豪格也许会看到大势已去，退出战场。这拥立嗣君的功劳，不全是我们的？父王，这是极好的时机，不能再优柔寡断了！”

代善明白了儿子的意思，也猜想到这些话可能来自睿亲王府或者豫亲王府。刹那间，他觉得儿子很可怜，在王府里长了四十二岁，还是这样的幼稚，就像一匹毛色光滑的御马厰里的马驹，根本不知道草原上风暴的厉害。这样胸无城府的儿子，与浑身都是心眼的多尔衮、多铎打交道，是极其危险的。对与两白旗的联合，他突然觉得像是上了贼船一样，心里犹豫了，害怕了。

硕托见代善沉默不语，以为他的慷慨陈词打动了父亲的心，便直言不讳地说出了多铎允诺的条件：

“多铎说，睿亲王坐上鹿角宝座后，豪格的正蓝旗可以由我们掌管。他要求我们两红旗立即表明态度，拥立睿亲王继承皇位。刚才，我已令阿达礼传示两红旗将领：速作准备，拥立睿亲王……”

不等硕托讲完，代善一个耳光向硕托打去：

“混账东西，你要毁掉我一生的心血啊！”

硕托趑趄了几步，抬头望着盛怒的父亲，立即跪倒。代善狠狠地踢了他一脚：

“不长脑袋的东西，不等你掌管正蓝旗，你的骨头就会被野狗啃掉！起来！立即传谕两红旗将领，没有我的命令，谁敢乱说一句话，乱动一个指头，立即处斩！”

硕托从地上爬起，正要出门，又被代善喝住：

“把阿达礼给我抓回来，我要剥他的皮！”

这时，一阵马蹄声停在礼亲王府大门前。长史慌张地跑来禀报：

“镶黄旗护军统领塔胆将军，带二十匹铁骑，请见礼亲王！”

“有什么事情吗？”代善不安地问。

“这是塔胆将军上呈的帖笺，要礼亲王当面谕示。”

代善揭开帖笺，上面写着：

崇德八年八月九日，两黄旗将领谭泰、图尔格、图赖、鳌拜、塔胆等敬呈大贝勒礼亲王：帝有长子，当承大统。两黄旗铁心盟誓，拥立肃亲王豪格继承皇位。

代善脸色苍白……

又一阵急促的马蹄声停在礼亲王府的大门前，接着是两群战马敌对似的嘶鸣，给这礼亲王府增添了更加不安的气氛。长史神色惊恐地又闯进书房：

“礼亲王啊！英亲王阿济格带领二十匹铁骑，要求会见大贝勒。”

代善惊呆了……

“这是英亲王送来的帖笺，要求王爷面复。”

代善用颤抖的双手揭开帖笺，上面写着：

崇德八年八月九日，两白旗将领阿山、詹岱、苏克萨哈等敬呈大贝勒礼亲王：国基未固，当立长君。两白旗将领铁心盟誓，拥立睿亲王多尔袞继承皇位。

代善看了长史一眼，尖叫了一声“天哪”便昏了过去……

礼亲王府邸门前，两群对峙的战马，发出更加敌对的嘶鸣！

十六 情感啊？神秘得难以捉摸，隐蔽得不露一丝颜色

飞龙阁里，灯火通明。皇后、庄妃和郑亲王济尔哈朗已经进行了长达一个时辰的谈话。

宫廷里诡诈的欺骗，和硕亲王们一环扣一环的阴谋——礼亲王代善深夜葡萄架下的访问，豫亲王多铎宴赏会上的祝酒，多尔袞与洪承畴在镶白旗亭子里的会见和多尔袞在凤凰楼会议的提案中企图排挤济尔哈朗等等，经过郑亲王详尽的叙述和出于猜测的渲染，使皇后如堕五里雾中，使庄妃紧张得喘不过气来。

庄妃定了定跳动的心，根据郑亲王济尔哈朗讲的情况和启心郎索尼呈上的凤凰楼会议记录，迅速提出了三条措施，以应付政局的变化。经皇后和济尔哈朗研究补充，内容如下：

一、皇上驾崩，人心浮动。盛京、皇宫、和硕亲王府邸的安全，由两黄旗负全责。各旗不得擅自调动一兵一卒进入盛京。

二、嗣君未立，朝政无主，凡和硕亲王一律不准离开盛京，以便皇后随时召询。

三、着豫亲王多铎负责与朝鲜世子、蒙古各部藩王联系商议，听询嗣君人选意见，呈报中宫。

这三条措施，均以皇后懿旨加盖皇太极金印，下发诸王贝勒、内院学士、文武大臣。关于授权两黄旗控制盛京、皇宫与和硕亲王府邸一事，庄妃特意叫郑亲王济尔哈朗带着懿旨前往两黄旗大营，以表示对郑亲王济尔哈朗的信任，并叮咛郑亲王道：

“事情瞬息万变。今晚子时以前，盛京、皇宫、各和硕亲王府邸的安全，都必须置于两黄旗控制之下。请郑亲王传谕谭泰实施。”

郑亲王济尔哈朗带着皇后懿旨，奔向地载门和外攘门外的两黄旗大营去了。留给皇后和庄妃的，是感情上从未有过的震动……

夜里酉时的钟声敲响了。盛京在一天的喧闹之后，渐渐平静下来，崇政殿里萨满的超度声停止了，皇宫显得更加苍凉悲凄。弯月挂在凤凰楼的西天飞檐下，像是在凭吊崇政殿里的皇太极。

皇后的心在剧烈地跳动：

皇太极还在铁背山围猎，和硕亲王们就在图谋皇位，这是她没有想到的；皇太极刚刚犯病，和硕亲王们就谋划于密室，串联于黑夜，这是

她更没有想到的；皇太极刚死，和硕亲王们胸中积压的不满就一股脑儿发泄出来，这是她连想也不敢想的。人啊，为什么长了一副能够变化的面孔！

当她听郑亲王说到代善、硕托、阿济格、多尔袞在十七年的岁月里，都受过皇太极这样那样的处罚，都对皇太极有着诉说不出的怨恨时，她的心真的发抖了。这个身处权力顶峰而又不关心政事的女人，立即按照自己的想法，得出了一个她认为合理的结论：

自己的丈夫生前得罪的人太多了，积怨太深了。死后让人家骂娘鞭尸，真是划不来啊！生前什么事情也不管，什么人也不得罪，那多好啊！人生在世，事事逞能，有什么用处呢！

但她毕竟是中宫的皇后，是许多事情的见证人。今天对皇太极不满的，不就是当年那些最亲近他的人吗？那时他们笑脸谄媚、流泪认错的面孔上，怎么看不出一丝不满的颜色呢？想到这些，她觉得有些恶心，似乎一下子开窍了：这种人可信吗？

庄妃的心也在剧烈地跳动。两天来，许多事情令她百思不解，此时终于找到了症结的所在；前几天看到的一些蛛丝马迹，此时总算知道了一些内情。但她与皇后不同，这个女人以她剽悍的草原气质，却得出了与皇后截然不同的结论：

他，皇太极，能恨能爱，敢赏敢罚。恨时，能置人于死地；爱时，能把人托上天；赐赏时，不惜珠宝，不吝官位；惩罚时，不讲情面，不论亲疏。这些和硕亲王们，哪一个善茬子？哪一个不是以努尔哈赤的子孙自居？哪一个不是拥有一旗兵马横行天下的主儿？在这样一些强者面前，不恨，不爱，不赏，不罚，行吗？没有霹雳手段，没有铁石心肠，没有一抹就变的面孔，没有六亲不认的眼睛，能当皇帝吗？能驾驭这一群趑趄跼蹐的野马吗？他，皇太极，也许就靠了这些，才当了十七年的皇上，才使大清有了今天这样的局面。

他，皇太极，积怨太深了！历史上有作为的帝王，哪一个不是在“积怨”的咒骂声中，背着“残暴”的灵牌离开人间的？太祖皇帝努尔哈赤幽弟杀子还不“残暴”吗？

这“积怨”中为什么交结着那么多纠葛不清的往事，那么多复杂的感情，那么多微妙的关系啊！如果说大贝勒代善拥立多尔袞，是出于对死去十七年的大妃乌喇纳喇氏·阿巴亥的感情偿还，那济尔哈朗站在豪格一边，又是为了什么呢？难道是出于对皇太极的感恩吗？多尔袞是诸王贝勒中的佼佼者，有着极大的权势，他醉心于皇位的感情又是什么呢？自己此刻的感情难道能够理得清吗？人啊，真是复杂的！情感啊，神秘得难以探索，隐蔽得不露一丝颜色。

启心郎索尼陪着满头大汗的正黄旗固山额真谭泰走进了飞龙阁。

“皇后，我飞马而来，就是为了见你一面。”说着掏出盖有皇太极金印的懿旨：

“这可是皇后的意思？”

“谭泰，你……”皇后不安地问。

“皇后，我怕有诈。”

皇后放心了：

“谭泰，清宁宫如今是孤儿寡母，无以为靠，郑亲王还想着我们……”

“皇后，两黄旗忠于皇上，忠于皇后！皇后有旨，谭泰就是粉身碎骨，也要依命而行。”

“按照郑亲王讲的办吧！皇上在崇政殿的灵魂也会感谢你的！”

谭泰叩头站起，走到门口，突然转身跪倒，大声说道：

“禀奏皇后，两黄旗将领，今天午后申时，铁心盟誓，拥立肃亲王豪格继承皇位。帖笺已送交大贝勒礼亲王，以表示两黄旗对皇上、皇后的忠心！”

皇后惊慌了，一时不知如何回答。庄妃也被这意想不到的举动震惊了，她的头脑“嗡”的一下，一时也不知所措。她极力控制自己，声音平和地问道：

“礼亲王有什么谕示？”

“塔胆还没有从礼亲王府回来。礼亲王的态度并不重要。”

“两白旗知道吗？”

“谭泰、图尔格、图赖、鳌拜、塔胆，只知有皇上、皇后，不知有两白旗。”

庄妃听出谭泰话中的刀枪声。她明白，盛京的火药库快要爆炸了，心里更加不安起来。她郑重地说道：

“你们的忠心，皇后知道了。皇后懿旨，要两黄旗在今夜子时以前，分兵控制皇宫、各和硕亲王府邸和整个盛京。事关大清命运，你要格外细心。”

“谢皇后信任。谢庄妃叮咛！”

谭泰急忙走出了飞龙阁。

庄妃急忙对索尼说：

“快去打听，两白旗有什么动静？”

她哪里知道，当她说这话的时候，两白旗与两黄旗的两支铁骑，已经在礼亲王府的门前厮杀起来。

十七 那颗亮晶晶的星星下，就是碧绿芳香、清澈见底的阿鲁坤都伦河吧？

由于连日劳累和政局的急剧变化，不等索尼打听两白旗的动静回来，皇后的身体就支持不住，病倒在飞龙阁里。庄妃和苏麻喇姑急忙把皇后搀扶到中宫。太医傅胤祖看病、煎药、侍候皇后服药之后，已经是八月十日子时了。

庄妃侍候皇后卧炕歇息，嘱咐执事太监，凡一般事务不许打扰皇后，直接向永福宫禀报。她还询问了崇政殿的祭祀和有关清宁宫的一些具体事务，然后返回永福宫。

庄妃刚走到关雎宫前，淑妃从衍庆宫急匆匆走出叫住了她，神情紧张地要她到衍庆宫坐坐。她虽然觉得浑身无力，非常疲劳，但为了安慰淑妃，还是点头答应了。

走进衍庆宫，她看见一个十五六岁的汉族女子站在门边向她请安。

庄妃不认识这个女子啊！

淑妃说道：

“她叫婉儿。”

庄妃有些疑惑了。

婉儿，河北保定府辛各庄一个农家女儿。父亲叫辛克勤，母亲鲍氏，哥哥叫辛怀俭，比她大三岁。五年前八月的一个晚上，也是八月中秋的前几天，父亲干什么去了，她不知道。在入夜的时候，风凉了，地也凉了，月亮从村外的树林后边升起来，她与哥哥爬上房顶，躺在凉席上，等待着父亲回来。她和哥哥说着，笑着，数着天上的星星。星星亮晶晶、密麻麻的，多极了，她一遍又一遍地数，总是数不清，数不完。哥哥说她笨，她哭了。妈妈爬上屋顶，给她送来红枣，责怪哥哥欺负妹妹。哥哥把满盆的红枣都给了她，哄她，逗她，夸她。哥哥还轻轻地打了自个几个耳光，说是给她赔情，她笑了。红枣真甜啊，她吃了一个又一个，让甜水从嘴角流出来，馋哥哥，气哥哥呀……就在这时，一阵马蹄声、呼喊声从村外树林里传来，满洲兵来了！村里响起了惨人的叫声、吓死人的哭声和满洲兵的喊声、狂笑声。妈妈背着她、拉着哥哥下了屋顶，跑到门外。村子起火了，满街是死人。一群马队冲来，妈妈倒在乱马蹄下，哥哥不见了，一个高大的满洲兵，一把抓住她的衣襟，把她抡在马鞍上。她吓得昏了过去……哭啊，叫啊，走啊，几个月后，她被带进了睿亲王府。

淑妃看着庄妃疑惑的样子，急忙说道：

“婉儿是其丽格的侍女，是前几年睿亲王从中原掠来的。”

庄妃听到是睿亲王府的侍女，连日的倦意立即消失了。

淑妃入宫以来，一直没有生育，她很苦恼，皇太极也十分着急。按照古老的传说，没有开怀的女人，如果收养一个孩子，就会生育的。皇宫里也没有摆脱这种俗习。崇德三年（1638 年），皇太极命淑妃将陪嫁的蒙古侍女其丽格收为养女。因为其丽格在长相、性格、喜好方面都极似淑妃，所以，皇后、庄妃、贵妃都很喜欢她。崇德六年（1641 年），其丽格十七岁，出落得体态丰满，艳丽多姿。在一次凤凰楼开会时，被睿亲王多尔袞看见，便乞求皇太极赐婚于他。皇太极允诺，几天之后，其丽格便成了多尔袞的福晋。谁知不到一年时间，其丽格竟被折腾得面容消瘦，红淡花萎。加之皇太极在松锦大战后连连犯病，多尔袞再也不理睬其丽格了。

淑妃看到庄妃有些惊愕的神色，急忙说道：

“婉儿，这是庄妃，你自己说吧！”

婉儿向庄妃跪倒：

“我家福晋，要我禀奏娘娘，我家王爷派人去了广宁城。”

“什么时候？”庄妃震惊地问。

“入夜酉时。”

“你知道有什么事情吗？”

“伊罗根对我说，睿亲王给了他一件重要差事，限他明天中午以前到达广宁城。还说，就是跑死马，也不怪他。”

“什么重要的差遣？”

“说是送一封信给正白旗固山额真阿山将军。”

庄妃的心突然乱了。要阿山干什么呢？她的耳边像是响起了暴雨般的马蹄声。为了弄清这件事，她严厉地追问道：

“伊罗根是谁？”

“是我家王爷的护卫头目。”

“他为什么对你说？”

“这……”婉儿有些胆怯了。

庄妃用严厉的目光逼着她。淑妃急忙督促婉儿：

“婉儿，你放心地说，庄妃为你做主。”

“这……伊罗根对我好。他说，这趟差遣关联着性命。睿亲王告诉他，如果把信丢失，决不宽恕！”

婉儿说着，解开外衣，拿出一条精致的紧腰宽带，上面有鲜血浸染的痕迹。她含着眼泪说：

“这是他离开时留给我的。”

满族古老的风俗，锦带常常是男女间定情之物。庄妃接过，看着腰带上的血痕，看着婉儿眼里的泪花，心头涌起了一种说不清的感情，鼻子也有些发酸。她把腰带还给婉儿，对淑妃说道：

“现在外面都是两黄旗的士卒，请你派人带上清宁宫的腰牌，送婉儿回去。”她顺手把婉儿搀起，叮嘱地说：

“给你主子其丽格带好，我和淑妃都很想她。”说完，走出衍庆宫，快步走进自己的宫闱。

苏麻喇姑也从肃亲王府的侍女那里得到消息，低声对庄妃说道：

“肃亲王豪格派正蓝旗护军统领伊成格也出了城。”

庄妃没有回答，一头倒在炕上，双手抓住自己乌黑油亮的发丝，闭着眼睛，一动不动地躺着。苏麻喇姑急忙走到炕边：

“不舒服吗？”

“泡一壶浓茶来！”

苏麻喇姑端来浓茶，庄妃仍然闭着眼睛，对苏麻喇姑说：

“传令马厩，备十匹快马，给‘杭爱’加三升豌豆，饮一桶奶汤。”

苏麻喇姑惊异了，但又不敢询问，迟疑了一会儿，走出了永福宫。

庄妃从炕上爬起，理了理乱发，坐在桌案边，取出纸笔，为摆脱自己眼前的困境，也为大清的前途，她写下了关键性的一笔。

这封信是写给她的父亲——蒙古科尔沁贝勒寨桑的。这是她思虑已久的一着，也是皇太极留下珍珠鹿皮绣花荷包的全部含意。现在，凤凰楼会议的争斗，两黄旗的公开表态，多尔袞的争夺皇位，伊罗根去了广

宁城，豪格的活动……就像一排排恶浪向她扑打而来，她只好求助于父亲了。

她在信中写道：

“当天平失去平衡的时候，只有外来的力量，才能使它恢复平稳。当秋千在横杆下飞荡的时候，只有外来的力量，才能使它停止摆动。科尔沁是蒙古各部的马头，科尔沁铁骑是大清冲锋陷阵的盟友。诸王贝勒也许在看到他们争夺皇位的结果只能是众叛亲离，共同毁灭的时候，才会放弃煮豆燃豆萁而同舟共济！”

她在信中，提到父亲在蒙古各部中的威望。父亲的威望不是皇太极给的，而是在长年的征战中形成的。努尔哈赤因父亲的威望而联姻，当然，父亲也因为联姻而提高了威望。为了排除父亲的犹豫不决，她写道：

“科尔沁贝勒寨桑一家，有三个女儿住进清宁宫，父亲有权讲出自己应当讲的话。如果父亲能够登高一呼，阿巴亥郡王额齐格诺颜和阿巴亥塔布囊博茅塞楚祜尔，都会立即响应的。因为他们也有女儿居于麟趾宫和衍庆宫啊！”

在信中，她请求父亲以援助塔山、连山之师抵抗明将吴三桂为理由，亲率一支精骑，直插广宁城东沙河东岸，驻军于广宁城外。这样一来，聪明的睿亲王多尔袞总不能无动于衷吧！她含泪写道：

“科尔沁贝勒一家的三个女儿，用青春、生命为博尔济吉特氏家族换得了权力、地位和财产，难道博尔济吉特氏家族就不能为他的三个女儿，付出几石马料和几副马掌吗？”

最后，她蘸满墨汁，发出揪心的乞求：

“父亲啊，你把自己的女儿送进了大清的皇宫，你就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你的女儿在绝望中死亡啊！”

在紧张气氛中提出的问题，总是突出关键的；在精力专注中思索的答案，总是简单明了的；在困难中喊出的声音，总是情真意切的。当苏麻喇姑传令备马回来，庄妃已经写好了书信。

庄妃端起茶壶，为苏麻喇姑斟了一杯茶，放在桌上，要苏麻喇姑坐在她的对面。苏麻喇姑觉得奇异，也觉得心里热乎乎的。这样的情景，在孩子的時候有过，在科尔沁草原时有过，但自从进入清宁宫后，早已消逝了。她坐在椅子上，看着神情凝重的庄妃：这两天，瘦多了，脸上已失去了红润，但一双眼睛显得更晶莹，更明亮，更有神采了。她等待庄妃说话。

庄妃凝视着面前的苏麻喇姑，一种悲切凄惨的笑浮在脸上，眼睛里

含着闪亮欲滴的泪花。是啊，此时只有这个陪嫁的侍女仍然忠心耿耿地跟着自己。十七年的妃子生活，改变了原来的一切，留下的也许只有这一点科尔沁草原的情意了。她把信交给这个贴心的姐妹，要苏麻喇姑仔细地看了两遍，又要苏麻喇姑背诵了一下信的主要内容，然后把信封好，亲自缝进苏麻喇姑的内衣口袋里。

“我离不开这里，只得辛苦你了。”

“什么时候走？”

“现在就走。不要让任何人知道。”

“那……‘杭爱’留下！”

“不！‘杭爱’你骑！让蒙丽花跟着你，她武艺不错，也是个帮手。再挑选四个武艺高强的内兵，一人双骑。这儿离科尔沁王府塔尔禅四百八十里，明天中午能赶到吗？”

“能。”

“记住，如果路上有人堵截，你让蒙丽花她们五个人应付，你骑上‘杭爱’急速飞奔。这信，就是咱们的命啊！”

“记住了。”

庄妃从墙上取下自己的宝剑，交给苏麻喇姑：

“明天，八月十日，后天，八月十一日，是皇上的三日大祭，朝鲜世子、大君，蒙古各部藩王都会来的。我们的命运，也许决定于后天。”

“后天天亮以前，我一定把寨桑王爷的答复带回清宁宫。”

庄妃取出自己的红缎镶金斗篷，交给苏麻喇姑：

“这个给蒙丽花披上，夜里凉了，路上你多照应她。”

苏麻喇姑接过。

庄妃举起手臂，用力褪下手腕上的玉镯：

“把这带给王爷，就说，皇后和我，还有我那死去的姐姐，都在盼望听到他的声音。”

苏麻喇姑接过玉镯，眼泪也流了出来。她怕庄妃看见，低头转身，奔出了永福宫。

庄妃静静地站在永福宫门前的台阶上，听着崇政殿前的马蹄声远

去。夜真静啊！她仰望星空，繁星点点，夜空无垠……

“那颗亮晶晶的星星下，就是碧绿芳香、清澈见底的阿鲁坤都伦河吧？”

执事太监出现在她的面前：

“禀奏庄妃，礼亲王来到飞龙阁，说两黄旗护卫和两白旗护卫在礼亲王府门前械斗厮杀，伤亡多人，特连夜请见皇后。”

庄妃知道，与亲王贝勒们的直接交锋开始了。

十八礼亲王代善抛出的“铁球”和睿亲王多尔袞设下的“陷阱”

礼亲王府门前的厮杀声，震动了盛京城，撕碎了遮掩皇宫里争夺鹿角宝座的一层轻纱。但这只是更加激烈的争夺的前奏。

礼亲王代善，当两黄旗与两白旗几乎同时送来帖笺，从两面向他夹击的时候，他为难了，害怕了。他灵机一动，立即用“金蝉脱壳”的办法，尖叫一声，“昏”了过去。

但他的猝然“昏”倒，却诱导了这场厮杀的爆发。历史上任何一场战争，当然都不是由一个偶然的因素引起的，但都是由一个偶然因素触发的。代善的“昏”倒，立即被双方用来指责对方。阿济格以和硕英亲王的高大优势，首先挥刀向塔胆砍来。聪明的塔胆，知道自己地位低下，不能在明灯之下、众人之前与和硕英亲王厮杀，便以应付招架之势，把阿济格引到王府远处的月光下，毫不留情地厮杀起来。在阿济格挥刀的同时，他的二十名护卫，也一齐挥刀向塔胆的护卫砍来。护卫们是不分高低的。塔胆的护卫早已做好了准备，一齐抽刀应战。由于长期对两白旗的不满和对阿济格辱骂皇后的怀恨，所以，两黄旗护卫杀得异常凶狠。刹那间，叫骂声，号叫声，兵器的相撞声，战马的嘶鸣声，交织在一起，鲜血喷溅在礼亲王府的围墙上、大门上、台阶上和门边的两个石狮子上。

礼亲王代善在头脑清醒的“昏”倒中，听到门外的厮杀声和长史惊慌的传报声，开始时他有些紧张，几乎想翻身而起。但他明白自己是“昏”倒了，不能提剑而出制止这场冲突了。同时，一个因祸得福的念头出现在他的脑海里：

厮杀吧！这样规模的厮杀死不了几个人，没有什么了不起。但对中宫那个软弱的、一向不问朝政的皇后，却是一个难啃的、发烫的铁球。郑亲王提案不是要凡事由中宫决定吗？这个铁球让中宫那个女人啃去。皇后应当明白：朝政不是搽脂抹粉，诸王贝勒不是清宁宫的侍女、太监。要维持这个摊子，年老的大贝勒比你们这些后妃们，具有更实际的权威和力量。

大门外的厮杀声渐渐地低落了，死去的已经无法呐喊，受伤的只能低声呻吟。奉皇后懿旨警戒各个王府的两黄旗士卒向礼亲王府飞奔来，不明情况的阿济格以为是两黄旗派来的增援人马，他怕寡不敌众，会吃亏的，便当机立断，大喝一声，带着自己剩下的七名护卫脱离了战场。

礼亲王府里，“昏”倒的代善“清醒”过来。他要抓住时机，把这个发

烫的“铁球”向清宁宫抛去。

在睿亲王府的后殿里，多尔袞与多铎刚接到皇后发出的盖有皇太极金印的懿旨，心中十分不安。懿旨中除第三条外，其余都是针对自己来的。他们正在纳闷与焦急中，殿堂外传来阿济格粗野的叫骂声：

“操他奶奶个巴子，老子非宰了塔胆不可！你们都他妈的瞎了、聋了，在被窝里睡死了！”他一脚踢翻后殿门边的一把椅子，走进殿堂，看见多尔袞和多铎站在灯下，他把腰刀往地上一扔，气呼呼地喊道：

“集合咱三府的护卫，踩平两黄旗大营，为死去的护卫报仇！”

多尔袞没有吱声。多铎急忙迎上，看见阿济格左肩绵甲已被刀剑砍裂，鲜血浸出，便急忙帮助阿济格脱下绵甲。看到伤口不深，放下了心，顺手挪动一把椅子，让阿济格坐下。

“大贝勒有什么回话？”

“大贝勒是个王八蛋！咱一去，他就昏倒了。塔胆那小子说是咱逼的，我狠狠地教训了他一顿。妈个巴子，这个狗杂种，竟敢和咱爷儿们对刀！”

多尔袞拿起皇后的懿旨，递给阿济格，深沉阴险地说道：

“对刀？还想把咱们捆起来宰掉呢！”

“什么？”阿济格睁大了眼睛。

“你看看就明白了。”多铎补充了一句。

阿济格拿起懿旨，看了前边两条，就一拳打在桌上：

“去她个蛋！这准是济尔哈朗和豪格搞的鬼，中宫那个娘儿们知道个屁！要不，就是小白脸索尼搞的。咱们不理！”说完，把懿旨揉成一团，向地上砸去。

多铎拾起懿旨：

“这上面可盖有皇太极的金印。”

“皇太极死了，他的金印是一块铁！咱们认多尔袞的金印。多尔袞，你怎么不说话，哑巴啦？”

多尔袞当然知道，中宫的皇后没有这么大的本事。他也不相信济尔哈朗和豪格会出这样的主意。因为懿旨的第二条，实际上是把各和硕亲王囚禁于盛京城里，使之不能直接掌握各旗兵马。这也包括济尔哈朗和豪格在内，他们愿意在这里受人摆布吗？而懿旨中的第一条，更为厉

害，实际上是把诸王贝勒的性命家室交给了两黄旗。这也是济尔哈朗和豪格不会主动提出的。至于启心郎索尼，一个笔杆子，肚子里有几滴稀汤寡水的墨汁，根本不会有如此暗伏兵力的城府。

多尔袞开始搜索这个懿旨的决策人，就像在战场上、在千军万马中搜索敌营中的主帅一样。突然，他觉得永福宫的庄妃很可疑。他和这个女人接触不多，但每次看到庄妃，除了这个女人的美丽使自己心跳而外，还有一种说不清的东西，使自己心神不宁。他集中全部思维的神经琢磨这个女人：她的眼睛是晶莹的，但晶莹中含有一种令人战栗的冷气；她的面容是美丽的，但美丽中含有一种难于接近的神韵；她的体态是诱人的，但似乎从头顶到脚下都笼罩着一层看不透的无形铁甲。这个女人啊，也许就是自己搜索的那个主帅！

多尔袞决心要试探一下这个女人。如果是她主宰着清宁宫，那就必须战胜她！必要时，除掉她！决不能让一个女人阻挡着自己通向皇位的脚步！

他看了一下阿济格，目光停留在那浸着血迹的左肩上，脸上露出了一丝不易为人察觉的狞笑：

“塔胆啊！这一刀砍得好，你砍的是和硕英亲王啊！”

他迅速把这次厮杀事件和这道懿旨联系在一起，使这场偶然发生的厮杀变成了清宁宫与两黄旗的预谋。而这个预谋的主宰者，按照大清的刑律，是必须砍头的。他心里暗暗地叨咕：

“庄妃啊，多尔袞送给你的第一个礼物，不是争吵，不是厮杀，而是一口看不见、摸不着的陷阱。如果你杀了塔胆，两黄旗就会抛弃你，怪罪你；如果你放了塔胆，诸王贝勒就会咒骂你，反对你。你逃不出多尔袞的手心！”

天亮时，一份由睿亲王、英亲王、豫亲王联名签署的笺表，送进了清宁宫。

代善抛出了发烫的“铁球”，多尔袞又淬了一次火。在八月十日寅时钟声敲响的时候，“铁球”和“陷阱”同时摆到庄妃的面前。

十九 庄妃悟出了一个绝妙的道理，历史把她推上了凤凰楼

八月十日丑时，一夜未眠的庄妃，用凉水润了一下面颊，走出永福宫，欲去中宫。当她发觉天色还没有放亮，中宫、麟趾宫、衍庆宫都没有灯光，便停住了脚步。是啊！几天来人们都太累了，连中宫值夜的侍女，也坐在门外的矮凳上打起盹来。

她信步走到凤凰楼下，抬头看着楼上东端的议事厅，窗子开着，黑乎乎，像一个高深莫测的洞穴。她的心骤然紧张起来，今天，就要在那里与礼亲王代善进行有生以来的第一次交锋。

为了这次交锋，她用了一个时辰，仔细琢磨了大贝勒的为人和特点，回想昨天郑亲王济尔哈朗所谈的大贝勒的往事和现实。她决定用安抚的办法，使大贝勒仍然处于表面上的中立地位。她想到，这次交锋，无论如何是不能失败的，如果失败了，清宁宫今后的日子，将更加难熬；但又不能全盘摊牌，把大贝勒逼到公开站在多尔衮一边。

她想到的这一切，都必须事前禀奏皇后，取得皇后的赞同。没有皇后的支持，她这个一向很少会见和硕亲王的妃子，谁理睬呢！除了这个原因外，皇后毕竟是她的亲姑姑啊！

她走出内庭门向凤凰楼台阶下看去，飞龙阁前站着一队警戒的士卒，她数了一下，整整二十人。在灰蒙蒙的夜色中，虽然看不清他们的神态，但那笔直威武的身影和那比往日多出几倍的人数，使她明白两黄旗已经行动了。她的心稍为平静一些。

天色放亮了。寅时的钟声敲响了。凤凰楼下那棵凤凰树的枝叶在晨风中摇动。麟趾宫的窗内亮起了灯光，接着衍庆宫的灯也亮了。凤凰树上栖居的鸟儿发出叫声，有的“扑棱棱”翅膀一展，飞向黎明中的天空。鸟儿惊醒了坐在中宫外矮凳上打盹的侍女，她们看见庄妃站在庭院之中，立即显出惊慌和不安。

庄妃正要走进中宫，启心郎索尼急匆匆穿过内庭门，走进清宁宫，神色紧张地把一份笺表交给庄妃：

“这是睿亲王、英亲王、豫亲王联名写的笺表，要求依法处斩镶黄旗护军统领塔胆。”

庄妃的头“嗡”的一响，额头渗出了一层冷汗：多尔衮竟然如此迅速地利用“厮杀事件”进攻了！她借着晨曦的光亮，看着三个和硕亲王联名送来的笺表。

笺表是这样写的：

崇德八年八月十日，臣和硕亲王多尔袞、阿济格、多铎，稽首顿首上言：

蒙太祖皇帝洪福，太宗皇帝曾颁定朝制：“和硕亲王，乃先父之骨肉，孤王之手足，社稷之倚重，朝廷之基石。贝勒、贝子、朝臣、学士，当以事孤王之礼，尊之重之。”

今镶黄旗护军统领塔胆，身无创业之功，竟借皇后发出懿旨之机，挥刀行凶，伤害和硕英亲王。毁太宗之法制，乱朝廷之伦理，不知所恃何势？所倚何人？此罪不罚，朝制何在？此恶不斩，法纪何存？

今皇上驾崩，皇后决事。当遵从太宗皇帝制定之法，勿分亲疏，勿别远近，严惩倚势作乱之徒，保全太宗手足。

含泪跪奏，静候懿旨。臣等不胜惶恐之至。

庄妃看完，一颗心颤抖起来。这份笺表的字里行间，闪动着阵阵杀气，杀气之中又隐藏着一时捉摸不透的雷、电、雨、雪。但矛头所指，是十分清楚的。

索尼低声提醒庄妃：

“项庄舞剑，意在沛公。睿亲王这一招，毒啊！”

庄妃拿起笺表，又重新看了一遍。她发觉自己对代善的估计太简单了。今天她要对付的，不只是一个大贝勒，在这个大贝勒背后，还有一个更厉害的“和硕亲王集团”。她知道代善是支持多尔袞的，也知道他们之间历史上、心理上的微妙关系。所以，她怀疑这份笺表是多尔袞伙同代善一起搞的。要真是这样，如果与代善的交锋失败，清宁宫也许会因此而立即倒台，后妃们的命运也许比十七年前大妃乌喇纳喇氏·阿巴亥更惨。

她看了一下索尼，立即向中宫走去，并吩咐中宫门外值班的侍女，立即去请麟趾宫的贵妃和衍庆宫的淑妃。

皇后经过几个时辰的休息，精神稍好了一些。贵妃与淑妃也急急走进中宫，向皇后请安问好。皇后仰倚在炕上，猜想必定发生了紧急重大的事情，要不，庄妃是不会这样急地来打扰自己。她看着庄妃疲惫的样子，不禁怜惜起来。

庄妃让索尼详细禀报了礼亲王府门前“厮杀事件”的全部经过，和两黄旗伤亡七人、两白旗伤亡十三人的姓名与伤情，着重禀奏了礼亲王代善可疑的“昏倒”和现在又可疑地来到飞龙阁要求会见。最后禀奏了睿亲王府一夜的动静，并向皇后宣读了睿亲王、英亲王、豫亲王联名上呈的笺表。这一环扣一环的事件，使皇后、贵妃、淑妃心惊肉跳，几乎屏住了呼吸。尤其当听到大贝勒现在飞龙阁等候会见和三王联合上呈的笺表

时，贵妃、淑妃完全失去了自持能力，瘫软在垫椅上，挺不起腰来；皇后也觉得胸口气闷，两个太阳穴阵阵颤抖，她抬头看见熟睡在中宫北面炕上的皇九子福临和皇十一子博穆博果尔，禁不住眼泪流了出来。贵妃、淑妃也跟着抽泣了。

庄妃在索尼禀奏过程中，没有去听那猛烈厮杀的叙述和那杀气腾腾的笏表，也没有注意皇后、贵妃、淑妃的神色变化，她在神情专注地思索对付代善的办法。

她改变了原来“安抚”的设想，考虑如何能一举而降服礼亲王。只有降服住这个年老的、居于诸王之首的大贝勒，才会有与多尔衮、阿济格、多铎等周旋的余地。

她追忆努尔哈赤制定的朝制和天命七年（1622 年）三月三日发布的汗谕……

她回想崇德三年（1638 年）皇太极颁定的朝制等级、法令、刑律……

她思索十七年来看到的、听到的关于诸王贝勒不断沉浮起落的具体事例……

庄妃终于从中悟出一个绝妙的、永远不败的道理：太祖的汗谕和太宗的朝制，你们和硕亲王们能够利用，我就不能利用吗？你们能够引据以制我，我就不能引据以制你吗？谁给了你们独占汗谕和朝制的权力？

一个降服大贝勒代善的方案，在庄妃的头脑里形成了。

贵妃和淑妃的抽泣声惊动了沉思的庄妃，她抬头看见皇后不断的泪珠，愤怒和一股不甘屈服的刚烈之气一齐涌上心头。女人啊，难道只有眼泪和哭声吗？她霍然站起，对皇后和贵妃、淑妃说道：

“杀也杀了，死也死了，大贝勒来了，笏表也呈上来了，事情既然落到头上，不躲，不让，不怕！大不了，被撵出清宁宫，囚禁、杀头由他们。请皇后下旨，我就在这凤凰楼上见一见大贝勒。”

皇后从庄妃的话里得到鼓舞，便用手擦去泪水，对启心郎索尼说道：

“告知大贝勒，我在凤凰楼见他。”

索尼走出了中宫，皇后对贵妃、淑妃说道：

“你俩就留在这里，照看皇九子和皇十一子，我陪庄妃上凤凰楼。”

贵妃、淑妃急忙扶着皇后，庄妃看着皇后病的样子，心里一热，跪在床下，叫了一声“皇后”，眼泪滚了下来。

庄妃，这个聪明而美丽的女人！这个年轻而机敏的妃子：当处在灯红酒绿、脂艳粉白、轻歌曼舞的生活中，给皇太极的，只是多情的眸子，甜蜜的笑脸和迷人的神态。她是聪颖的，也是平庸的；她是勇敢的，也是软弱的；她出生于辽阔的科尔沁草原，却活动在这四周高墙之内。这几十丈方圆的皇宫，囚禁着她的肉体、心灵和才智。

今天，萨满的超度声代替了轻歌曼舞，烟云烛泪代替了酒绿灯红，泪水洗去了脸上的脂粉，厮杀声、咒骂声、死亡的脚步声轮番地敲打着她的心灵。历史的风暴起了，时代的浪潮向她扑来，她挣扎、搏斗、斗争。聪明、机智、勇敢、果断、才能和她那迷人的姿色，都成了她冲杀战斗的武器。

历史选择了她，把这个二十九岁的科尔沁女儿，推上了凤凰楼。

二十 礼亲王代善走下凤凰楼，汗水顺着大腿流进长筒靴子里

凤凰楼议事厅里，空空荡荡。初升的太阳透过窗子射了进来，给这华丽的厅堂涂上了一层透亮湿润的光泽。

礼亲王代善，身着甲胄，脚踏长靴，端坐在自己以往坐的位置上。胄顶的素金宝盖闪着亮光，胄底的镂花金带在一束阳光中，形成了一个光圈，衬托着他那威严的面孔，其肃穆之态，像尊凛然不可侵犯的神人。

在平时这种非军事性的会见中，礼亲王是不穿这样的服装的。况且在中秋节之前，天气还在“秋后二十个火老虎”之中，穿这样的甲胄会闷热难熬的。但为了显示大贝勒的威严与权势，在今天这样的场合，在未经过战阵的女人面前，这样的服装还是大有用处的。

在离开礼亲王府的时候，代善已经想好了制服皇后的方案：

首先，把两黄旗与两白旗对立的口号抛出，使皇后明白，八旗将领都在向大贝勒禀报他们确定的嗣君人选，他不讲话，这个难题是不容易解决的。

其次，再把两黄旗与两白旗的“厮杀事件”抛出，并要皇后立即做出决断。他猜想，一向不注意朝政的女人，在这个难题面前，其尴尬之状，可想而知。

最后，他将要求皇后明确嗣君继位的日期。国不可一日无主，军不可一日无帅，诸王贝勒、八旗将领、文武朝臣们的等待是有限度的。

在飞龙阁长时间的等候中，他觉得受到了从未有过的冷遇，心头的怒火烧了起来，除上述想好的三点而外，他又想出了一招：以大贝勒的身份，追究这次“厮杀事件”发生的根本原因，然后归结到皇后的懿旨上。

楼梯上响起了脚步声。他想，这个女人到底还是来了！但他装着不曾听见的样子，正襟危坐，目视前方，等着这个女人首先开口。脚步声走进了议事厅，停落在他的身后一侧，只听见椅子“咯吱”一响，脚步声消失了。他疑惑了，回头一看，心头骤然一惊，进来的根本不是皇后，而是正黄旗固山额真谭泰。这个凶搏狠斗的年轻将领来到这里干什么？一片阴影浮上他的心头。接着，启心郎索尼走进议事厅，径直走向自己的位置，把文书案卷向桌上一放，任何表示也没有，沉默地坐在椅子上。代善心头的阴影立即变成了一片不祥的云霭，他开始感到今天的会

见也许比他想的要复杂一些……

在代善胡乱的猜想与推测中，皇后在两个侍女的搀扶下走了进来，后面跟着年轻的庄妃。既没有太监开路引导，也没有侍卫跟随。谭泰、索尼急忙站起请安，他也在慌乱中离座而起，随着谭泰、索尼请安问好。皇后答了礼，坐在代善对面的椅子上。庄妃坐在皇后的身边。

“交锋”就在这无声无响中开始了。

“礼亲王有急事要求会见，我偶尔身体不适，怠慢了！请大贝勒讲吧！”

皇后不冷不热地开了头，使代善一时反而为难了。他看到皇后疲惫的神情和缺少血色的面容，在慌乱与疑惑中消失的勇气又恢复了。他立即抛出了准备好的第一个难题：

“皇上驾崩，皇后决事。昨天夜里，镶黄旗护军统领塔胆，代表两黄旗送来帖笺，以‘帝有长子，当承大统’为理由，拥立肃亲王豪格继承皇位。同时，英亲王阿济格代表两白旗送来帖笺，以‘国基未固，当立长君’为理由，拥立睿亲王多尔衮继承皇位。两份帖笺呈上，请皇后一决。”

代善说完，把两份帖笺放在皇后面前，昂首挺胸，立目而视，等待皇后回答。

皇后一时显得有些慌乱，但很快镇定下来，淡淡地说了一声：

“两份帖笺，统由启心郎索尼归入案卷保存。”

皇后未予重视的回答，使代善愣住了。启心郎索尼走了过来，收起帖笺，放进案卷之中。

“大贝勒还有什么事禀奏吗？”

代善看到皇后的态度是如此的轻慢，对待帖笺中的难题，根本不予一顾，不觉火气上升。他离座站起，提高嗓音说道：

“有！还有禀奏！昨夜，镶黄旗护军统领塔胆与英亲王阿济格，在我的府邸门前，率领护卫厮杀，伤亡二十人。这违犯了太祖皇帝与太宗皇帝颁定的朝制，败坏了八旗的军纪法规，扰乱了盛京的安静，开创了内争的邪风。在国丧期间，似有图谋不轨之嫌，请皇后秉公裁决，以安诸王贝勒之心。”

皇后不露声色，仍然平静地说道：

“启心郎索尼记录在案！”

索尼站起，平静地回答：

“禀奏皇后，已经记录在案。”

“大贝勒，还有什么事情禀奏？”

这平静的一问一答，使代善震怒了。皇后又一次可有可无的询问，简直使代善不能忍受。他大声嚷道：

“皇后，这次‘厮杀事件’的发生，使得人心惶惶，军心不稳。代善处大贝勒之位，受太祖皇帝委托，协助太宗皇帝十七年，见今日情景，心中不寒而栗。国不可一日无主，军不可一日无帅，皇后既然决事，就应当早定嗣君人选，以符臣民将领之望，若拖延时日，导致不测之举，何人负责？”

“还有吗？”

“还有。代善大胆直言，诸王贝勒都想知道，这次‘厮杀事件’发生的根子，到底在何处？”

代善说着，双手卸下胄盔，置于桌上，满头白发耸起，大有听不到皇后对上述问题的回答，就不离开凤凰楼之势。

“还有吗？”

代善在愤怒与无可奈何中，再无难题可出了。他莫名其妙地看着皇后，茫然了。

皇后的“柔”，终于制住了代善的“刚”。代善准备的“弹药”，在有问无答中全部倒了出来，既没有引起这个女人的惊慌，也没有引起这个女人的重视，如同满弓射出的利箭，碰在捆扎起来的稻草上，既没有射进去，也没有弹回来，似乎就像没有这么回事一样。突然，一个奇怪的念头，在代善的头脑里蹦了出来：

“真是她妈的女人，既没有火气，又不懂朝政，和这样什么不懂的女人打交道，真是白费力气。”

在他正无可奈何、自我解嘲的思索中，皇后说话了：“这两天过于劳累，我的身体很不舒服。庄妃，大贝勒谈了这么多的事情，你把咱们想的，说给大贝勒听听。大贝勒，你坐下，站在那儿挺累的。”

代善听了，几乎笑出声来，这哪儿像处理政事？糊里糊涂、婆婆妈妈，还是在中宫那副倒茶拿点心的样子。他坐到自己的位置上，等候庄妃开口。

庄妃一开口，就使代善紧张起来：

“一个皇位，使多少人费尽了心思。这几天，他们明里暗里耍出了多少把戏，大清的宫廷，倒像是外攘门前面的杂耍场。大贝勒，你说是吗？”

代善一时不知如何回答，瞪大眼睛看着庄妃从容地坐在他的对面，那晶莹的、大胆的、坚定的目光直逼而来。代善的目光收敛了，退缩了，移开了。

“皇后为了清理这些不成体统的杂耍，发了一道懿旨，可有的人心中不服。如果都能像大贝勒这样，大胆直言，有话说在当面，也许就用不着皇后带着有病的身子，登上这高高的凤凰楼。大贝勒，你说是吗？”

代善听出了话里有话，他立即感到自己抛出的“铁球”碰到的是一团发蓝的、看不到一丝黑烟的、纯青的炉火。他重新鼓起勇气，准备迎击这个很少出头露面的妃子。他正要定下心来思索，庄妃的声音又逼了过来：

“大贝勒刚才讲了三条，皇后也有四点不甚明了。大贝勒居诸王之首，又是朝廷两代的重臣，自然熟悉太祖皇帝和太宗皇帝颁定的朝制，明白宫廷宗室的等级和刑律，请大贝勒予以逐个解释：

“一、两黄旗与两白旗提出拥立嗣君的理由和人选，不论是‘帝有长子，当承大统’也好，还是‘国基未固，当立长君’也好，不论是肃亲王豪格也好，还是睿亲王多尔衮也好，为什么不直奏皇后，反而都把帖笺送至礼亲王府呢？

“二、塔胆与阿济格率兵厮杀，发生在礼亲王府的门前。当时大贝勒身在府内，身边有护府内兵一百二十人，为何不加制止？纵然大贝勒近来诸事劳累，熟睡未醒，难道手下的将领，像硕托、阿达礼等，都是白吃干饭的吗？

“三、皇上驾崩，谁继皇位，昨天凤凰楼会议已有议案，皇后已下了懿旨，要豫亲王速与朝鲜世子、蒙古藩王商谈，并要各和硕亲王留京，以便召询。前后只有一个夜晚，根本说不上‘延误时日’！至于大贝勒质问‘若有不测之举，何人负责’，负责的，当然是皇后。可是，大贝勒，你真的知道会有‘不测之举’吗？

“四、说到这次‘厮杀事件’发生的根子在哪，皇后也想知道。大贝勒刚才所奏‘诸王都想知道’，不知是哪些亲王、郡王？他们都向大贝勒提供了哪些情况？

“大贝勒，皇后不明以上四点，事关大清命运，你总不能置身事外，作壁上观吧？”

庄妃态度从容，字如滚珠，侃侃而谈，语无间歇。强硬处，如陡峰笔立；讥讽时，如携雨挟风，使代善的神经异常紧张，大有应接不暇之

势。尤其在各处反话中，设有寓意精巧的暗示，更使代善心神不宁。庄妃把代善逼到了后退无路、欲罢不能的境地，代善只好硬着头皮，向这个妃子撞去：

“太祖皇帝早有汗谕：凡违定制，不行礼义，阴谋篡权者，不论亲王、贝勒、贝子，都当幽禁杀斩；凡变乱法制者，不论亲王、贝勒、贝子，都当议罚处置；凡属官员，均应罪加一等。两黄旗和两白旗，私提口号，乱送帖笺，是不是‘变乱法制’？护军统领塔胆，竟然挥刀砍伤和硕亲王，是不是‘不行礼义’？两黄旗战马结队，探望肃亲王豪格，是不是‘不测之举’？‘厮杀事件’与皇后的懿旨同时出现，算不算原因？……”

代善的声音未落，谭泰拍案而起，正要开口，皇后说话了：

“谭泰！我正在听大贝勒参奏，不许你打扰大贝勒的话！”

谭泰瞪了代善一眼，坐了下来。

“大贝勒，接着讲！”庄妃从容地提醒代善，代善满脸怒气，大声讲道：

“这些‘不行礼义’、‘变乱法制’、拥兵串联的‘不测之举’，不可不防，不可不追！”

“大贝勒请看，这是不是也属于‘不测之举’呢？”庄妃顺手把睿亲王、英亲王、豫亲王联名呈上的笺表放在代善的面前，平静而严肃地说道：

“这份笺表上写的，比大贝勒刚才讲的似乎更明白一些。”

代善拿起笺表，首先跳入眼帘的是睿亲王、英亲王、豫亲王的名字，他不觉一震，抬头看了一眼庄妃，庄妃正在似笑非笑地注视着他，像是在注视着他的心。他急急忙忙浏览了一下笺表的全文，一下子清醒过来：

自己跌进了庄妃的圈套！这个笺表上写的和自己刚才讲的正不谋而合啊！如果皇后认定这份笺表是逼宫，是谋反，是不测之举，自己不就成了睿亲王的同谋者了吗？不！也可能把自己当作“逼宫”的急先锋看待。他想到身后的谭泰，想到刚才那可怕的“拍案”声，想到皇后刚才那不软不硬对谭泰的制止声，想起凤凰楼下那二十名全副武装的镶黄旗护卫，他在胆怯中领悟了。这所有的一切，都是永福宫这个妃子精心设计的。他的额头冒出了冷汗，急急向皇后拱手说道：

“皇后，这份笺表，我，我真的一点也不知道啊……”代善退怯了。

庄妃拿回笺表，冷冷地一笑，声音仍然平静地说道：

“其实，这也没有什么。我们大清自太祖皇帝以十三副遗甲创业至

今，几十年间，这样的事情也不是一起了，大贝勒比我们都清楚。

“三十三年前，有个舒尔哈齐，是太祖皇帝的胞弟，是全军的副帅。但他贪心不足，对副帅的地位不满意，对占有的那么多的财产不满足，在一次接待朝鲜使臣申忠一的时候，竟然对申忠一说：‘你以后进贡礼品，应把我与汗王同等看待。’大贝勒，你说，这不是昏了头吗？以后在乌碯岩战斗中，他又不听调遣，被太祖皇帝，幽禁而死。

“三十年前，有个褚英，是大贝勒的长兄，二十八岁执掌国政。按理说，该心满意足了！可他，心胸狭窄，没长好羽毛就想爹翅，唆使朝臣不和，欺凌自己兄弟，谋取诸王财物。结果，被太祖皇帝囚禁于高墙之中，处死于刑场之上。

“以后，二贝勒阿敏谋反，三贝勒莽古尔泰下毒要药死太宗皇帝，都落了个身败名裂的下场！远的不说了，就在这几天内，何尝不是这样？皇上还没有驾崩，就有人谋划于密室，企图篡夺皇位。有人就充当说客，三更半夜，站在葡萄架下，也不怕中风着凉！”

庄妃讲到这里，停住了。代善的精神状态全垮了，他知道，郑亲王济尔哈朗把自己“卖”了。谭泰也被庄妃如此精细地掌握情况震惊了。

庄妃继续说道：

“细想一下，舒尔哈齐只不过是想要多得一些财物，要求与太祖皇帝享受同样的礼品。在那三十多年前，大清还在草创之时，只有巴掌大的地盘，也许他还没有篡位称王的野心！褚英呢？他已经执掌了国政，成了汗位的继承人。他只是对那时的五大臣费英东、额亦都、扈尔汉、何和里、安费扬古等人不放心，怕这些威望高、战功多、势力大的元老重臣将来不好摆弄。他根本不想篡夺汗位，汗位已经是他的了。就是这样，太祖皇帝还是断然地囚禁、处死了他们。

“可今天，哪一个和硕亲王的财产、权势不比当年的舒尔哈齐、褚英大过十倍！大贝勒，就拿你来说，除去两红旗的兵马、械杖、鞍甲不算，战争中的私得不算，仅就东海女真四部，就占有诸申五万户吧？牲畜八万群吧？占有的银两，少说总有五十万两吧？别的和硕亲王也许比你更多，可他们还是贪心不足！哪一个参与阴谋活动的亲王的罪过，不大于舒尔哈齐十倍，难道还不够杀头吗？”

代善的心颤抖起来，这不就是对自己的最后判决吗？他此刻才意识到这个年轻妃子的厉害。他惊恐了：

“难道她要拿我开刀……”

庄妃看着代善，站了起来，继续说道：

“皇后，菩萨心肠，大慈大悲，顾全大清的前途，为了太祖皇帝创立

的基业，考虑到皇上驾崩、群龙无首的情况，主张对这几天发生的事情，一律不加追究。但对昨夜的‘厮杀事件’决不放过，特颁发一道懿旨。”

庄妃见启心郎索尼已经备好纸笔，便凝思片刻，开始口授：

奉天承运。崇德八年八月十日。听大贝勒礼亲王禀奏，阅睿亲王、英亲王、豫亲王共同上呈的笺表，懿旨决定：

一、皇上驾崩，各旗议立嗣君，事在情理之中，中宫甚慰。不论何种主张，中宫都乐于听闻。

二、礼亲王府门前，萁豆相煎，中宫甚忧。伤亡士卒，厚其抚恤。事情发生原委，特着大贝勒礼亲王细心查询，报请中宫，秉公处置。

三、英亲王乃皇上手足，为刀所伤，中宫甚为挂念。特赐白银两千两，以示宽慰。

四、镶黄旗护军统领塔胆，刀伤亲王，有违朝制，罪当议罚。着大贝勒礼亲王收押暂管，俟事由查清，再作处置。

庄妃一气呵出，索尼随笔而就。皇后过目后，问道：

“大贝勒，你觉得如何？”

代善在庄妃口授中，竭力捕捉每一个字句，他以负罪待罚之心，等候着对他的判决。但听到的，却是对自己的信任与委托。在这个年轻的妃子面前，他真的有些糊涂了。当听到皇后的询问，他急忙回答：

“皇后处理得极是。”

“你真的没有异议吗？”

“中宫的信任与委托，我一定竭尽全力，不负皇后。”

“你是朝廷倚重，诸王之首，德高望重，应以国事为大。大清的后世皇帝，不会忘记你的。塔胆是我看着长大的，你不要亏待了他。”

“皇后恩德，永不敢忘。”

皇后把懿旨交给索尼：

“加盖皇上金印，立即发出！”

索尼匆匆走出议事厅。

代善向皇后辞别。他走出议事厅，忽然发觉浑身透出的汗水，在甲冑之内，顺着大腿流到了高筒靴子里，每走一步，脚下就传出响声。

庄妃看着代善缓缓地、步履艰难地走下凤凰楼，也跌坐在皇后身边的椅子上。

皇后扶住庄妃，心疼地说：

“孩子，你太累了。”

“姑姑，刚上凤凰楼，看见大贝勒的气派，我是真有些怕啊！”

这时，阿巴泰闯进清宫，带来了明朝宁远总兵吴三桂向连山、塔山进攻的消息……

二十一 “徙”易拒，“卫”可据，人间的风云难测啊？

宁远城在山海关外二百里的交通要冲上，东制松锦，北拒蒙古，南依大海，西屏关门，是一座两重城郭的重镇。内城周围五里，城高三丈，设有四门，东门叫东和门，南门叫延辉门，西门叫永宁门，北门叫威远门。据说建于明朝宣德三年。外城周围九里，城高三丈三尺，也设有四门，东门叫远安门，南门叫永清门，西门叫迎恩门，北门叫大定门。四周城河环卫，深一丈五尺，宽二丈三尺。真是金城汤池！大明天命十一年，明朝抗清名将袁崇焕大败努尔哈赤于此，并使努尔哈赤饮恨终身，疽发身死。

宁远总兵吴三桂的大营，就设在宁远内城的西南角。

八月九日入夜酉时，吴三桂正在书房设宴迎接父亲吴襄由北京派来的亲信家臣袁懋功。因为事情极为秘密，吴三桂没有让任何将领谋士参加，只要两个宠爱的歌伎陪席添酒。

吴襄，原籍徽州人，后迁居辽东；是明朝天启二年，也就是大明天命七年（1622 年）的壬戌科武进士。天启四年任大凌河都指挥使，明朝崇祯三年，也就是大明天聪三年（1629 年）任锦州总兵。两年后的大凌河战役中，他临阵脱逃，拔营先走，被崇祯皇帝削职。但在宦官高起潜的提携下，很快就官复原职，提升为都督同知。他是拥有江南、满洲大量土地的封建主和联络江南、满洲封建贵族的政治掮客。吴三桂就出生成长在这样一个家庭里。

家庭的特权，使吴三桂从小就以“将门之后”自居，喜欢玩枪弄棒，摆阵谈兵。他武艺虽然平常，但闪光的家世给他涂上了一层传奇的斑斓色彩。豪门堆积如山的财富，又为他提供了用之不竭的财力。他结交名士，舞笔弄墨，文略才情虽然一般，但被周围的“轿夫”抬上了“儒将”的高台。他凭借着父亲吴襄和舅舅祖大寿的权势，二十八岁任松山总兵，二十九岁任宁远总兵。在中原四处起火、八方冒烟的农民起义的声浪中，三十二岁的吴三桂竟然成了明朝统治集团的军事靠山。

袁懋功千里而来，带给他的只是父亲的一个口信，简简单单八个字：

“据卫拒徙，以观风云。”

他在与袁懋功的饮酒中，询问了“闯贼”李自成的情况，询问了“西贼”张献忠的情况，仔细询问了朝廷的动态和崇祯皇帝的情况。袁懋功尽其所知，做了回答。当谈到崇祯皇帝可能接受谏臣们关于“撤卫内徙”的议论，撤回宁远之师以护卫京畿时，他恍然大悟了：父亲送来的这八个字，与自己的生命、前途至关重要啊！

袁懋功去客室安歇之后，吴三桂独自留在书房里，静心地思索着父亲的训示，思索着自己今后的安排。

“据卫拒徙”这四个字，自己是清楚的。

宁远卫是自己的老窝，是自己经营多年的王国，有大量的庄田、奴隶、家丁、财产在这里。金银珠宝可撤，田庄、土地能撤吗？这个权势的王国能撤吗？

宁远卫又是自己要挟朝廷的出发点。这里地处要害，东通松锦，西屏京都。抗清，可断进攻山海关之路；降清，可引八旗入关。此乃身价起落之地，自己能轻易丢弃吗？

“撤卫内徙”！尽管朝廷谏臣们天天叫嚷，但没有自己的赞同，皇帝的“诏令”是下不来的。崇祯皇帝以敢于杀斩傲臣骄将而闻名，傲臣是杀了不少，而骄将被杀的，都是那些死尽了兵将的倒霉蛋，对握有重兵的骄将，皇帝的手腕，从来是软弱的。松锦战役中，自己为保存实力拔营先走，难道皇帝不知道？结果，还不是当了宁远总兵！因为自己手里有八万兵马啊！

吴三桂对崇祯皇帝是看透了，摸准了。

但对“以观风云”四个字，他还是既没有看透，也没有摸准。他在思索着：

明朝是没有希望了。但李自成如何？张献忠如何？皇太极如何？这一部新的《三国演义》自己还没有看懂。李自成据西安，建朝“大顺”；张献忠据武昌，建朝“大西”；皇太极据满洲，破长城。鹿死谁手？还很难说。这人间的风云，确实难以捉摸啊！

对皇太极，自己是佩服的。一个边隅野蛮部落里出生的猪狗狼孩，搞成了这样的局面，成了不容忽视的“气候”，像一轮滚动的红日从辽东这块土地上升起。而这块土地，正是自己大部分财产扎根的地方啊，尤其在松锦战役之后，连山、塔山、杏山、松山、锦州全部失守，宁远城像一个孤零零的棋子摆在山海关外，单靠武力是难以长期固守的，况且自己又没有袁崇焕的才略和威望，不得不依靠投降大清的舅父祖大寿和洪承畴向皇太极传递尊重与向往的信息。皇太极是个聪明人，也不断把信息通过这个渠道送了回来。靠着这些心领神会的信息，才维持了目前这个不战不和的局面。

对崇祯皇帝，自己是可怜的，留恋的。一个捉襟见肘、惶惶不可终日的皇帝，居住在危危乎欲将倾倒的大厦之中，前景是暗淡的。一阵乌云翻滚，就会使这弯西天上的残月沉入云海。追随这样晦气的皇帝，前途是不会乐观的。但又不能马上离开他啊，父亲和家小入丁都在北京，一部分财产也在北京，这些都是崇祯握在手里的人质。再说，风云变幻无常，谁知道一个拯救大明朝廷的奇迹会不会出现呢？

对李自成，是憎恨的，恨之欲绝的！看到“闯贼”这个字眼，就像一场噩梦压在心头，可怕，恐惧，但又无能为力。当想到明朝外藩诸王人头纷纷落地的情景，当想到那些王冠被当作便溺之具抛向墙根、茅厕、草丛的时候，觉得一场难以躲开的灾难正在靠近自己和自己那金碧辉煌的府邸。李自成啊！真有帝王之相吗？真是一个难于理解之谜啊！

“据卫拒徙，以观风云”！“徙”易拒，“卫”可据，这人间的“风云”难测啊！

在吴三桂决定自己未来命运的思索中，副将杨坤急急走进书房，低声禀报说：

“皇太极在今天清晨，猝然病亡！”

吴三桂感到吃惊：

“噢？”

“祖大寿将军的亲信家丁飞马从沈阳来到大营。”杨坤说着，呈上一封用火胶加封的书信。

吴三桂迅速拆开书信。这封舅父祖大寿亲笔写的信，除告知皇太极猝然病故的情况外，还嘱咐吴三桂应抓住时机，举兵轻扰，以邀崇祯皇帝之功等等。吴三桂脸上露出了笑容，时机难得啊！这个消息，明天崇祯皇帝就会知道的。“举兵轻扰”肯定会使走投无路的皇帝满意的，父亲在北京会更安全一些，“撤卫内徙”的议论也会跌价。但对大清有什么好处呢？……

看着吴三桂沉思的神态，杨坤说道：

“皇太极死去，清营一定很乱，末将愿为大人夺回连山、塔山！”

吴三桂猜想到了：“举兵轻扰”也许是舅父在沈阳所需要的。

八月十日清晨寅时，一阵激烈的鼓声、喊声，由宁远城传出，震动了连山、塔山……

二十二 阿巴泰带着皇后的懿旨去了宁远前线，庄妃在懿旨上加了一句：“接应援兵，随后出发。”

皇后与庄妃刚走下凤凰楼，饶余郡王阿巴泰就闯进了清宁宫。他穿着一件白绸长衫，头上扎了一条五尺长的白绶带，双膝跪倒在皇后面前，神情异常激动。

“皇后，你可知道，吴三桂那小子昨晚从宁远城杀出来了！”

他粗犷如洪钟般的喊声，使屋角飞檐上歇脚的几只白鸽轰然飞起。贵妃、淑妃吃惊地拉着皇九子福临和皇十一子博穆博果尔走出中宫，麟趾宫、衍庆宫、永福宫的侍女们也都震惊地站在门前。所有目光都注视着这个跪倒在庭院当中的饶余郡王。皇后和庄妃，因为思想上没有一点准备，也被这突然而来的情景震住了。

阿巴泰跪在地上，仰望皇后，两腿上的短髭横张着，两眼瞪得像铜铃，眼睛里带着血丝，等待着皇后的回答。

皇后脸色苍白，一时觉得腿也有些软了。宫廷里的事情已使她心力交瘁，这前线发生的事情更使她魂不附体了。庄妃急忙扶住皇后，低声说道：

“请饶余郡王神堂叙话。”

皇后点头。阿巴泰叩头站起，径直走进中宫外面的神堂里。

清宁宫一时鸦雀无声，贵妃、淑妃与侍女们都回到自己的屋里，静听着神堂里传出来的声音。

阿巴泰在破口大骂：

“妈的！兵马放在连山、塔山，自个儿在这儿抢权夺位，算他妈的什么本事！皇后，让我到连山、塔山去，我不想当皇帝，我只想要吴三桂那小子的脑袋！”

皇后有些明白了，阿巴泰的火是对着郑亲王济尔哈朗来的。因为在连山、塔山驻守的，都是镶蓝旗的兵马。

庄妃也有些明白了，她明白得比皇后更深一层。吴三桂借这个时机出城骚扰是可能的，但不会重兵杀出，更不会危及连山、塔山。几个月前，皇太极写信招抚他，这位三十二岁的宁远总兵“犹豫不决”的回答，就是他当前的态度。而性情粗野、直爽、作战勇敢的饶余郡王，是不会抓住这个题目大做文章的。眼前的情景只能有一种解释，那就是阿巴泰

已经站在睿亲王多尔衮一边，他的枪头不仅指向郑亲王济尔哈朗，也指向了昨天晚上皇后发出的懿旨。

阿巴泰见皇后一时无语，以为不同意他的请求，便恳切地说道：

“皇后，你的懿旨我看了，不准和硕亲王离开盛京。可我不是亲王，留在这里没有用。让那些亲王们在这儿争吵吧！吴三桂的兵马要是真的来了，妈的，大家一起完蛋！”

皇后听了，心里更加着急，她不安地看着庄妃。这时，启心郎索尼走过神堂，把一份塘报呈到皇后面前：

“这是镶蓝旗固山额真济度送来的塘报，请皇后参阅。”皇后接过塘报，两手不停地颤抖，便顺手交给庄妃。

庄妃念起塘报：

“镶蓝旗固山额真济度八月十日子时勒马禀报：八月十日子时，宁远城鼓声大作，明军重兵杀出，似有进攻连山、塔山之势。详情待奏。”

庄妃念完，阿巴泰大声喊道：

“皇后，让我去杀这帮南蛮子吧！我刚才去了崇政殿，给皇上烧了三炷香，磕了三个头，求皇上的灵魂保佑我。皇后，你看，我就是穿着这一身孝服去的啊！”

皇后感动了，流着眼泪说道：

“饶余郡王这一片忠心，皇上的灵魂会知道的。你们兄弟一场，难得在他死后，还有这样一番情意。吴三桂重兵杀出，咱们总得有一个大将去，你有这份忠心，你就辛苦一趟！”

阿巴泰高兴了，向皇后谢恩！

“我这就回去准备，等候皇后懿旨。”

阿巴泰走到门口，突然被庄妃叫住：

“饶余郡王，吴三桂从宁远城杀出的消息，你是什么时候知道的？”

“昨天晚上。”

“什么时辰？”

“入夜酉时。”

“谁告诉你的？”

“苏克萨哈。”

“镶白旗总管旗务大臣苏克萨哈？”

“怎么，你不相信？”

“不！我信。可是，连山、塔山驻的是镶蓝旗的兵马，这事得和郑亲王商议一下。”

阿巴泰的脸上立即显出几分不满：

“皇后懿旨，他敢不听吗？”

庄妃赶紧说道：

“皇后懿旨，谁敢不听，郑亲王会把镶蓝旗交给你的。你赶快回府准备，午后未时，带着懿旨出发。”

阿巴泰高兴地走出了神堂。

索尼低声禀奏：

“皇后、庄妃，此事应多方考虑。饶余郡王插手镶蓝旗，郑亲王是断会同意的。再说……”

庄妃打断索尼的话：

“你立即亲自去各城门哨楼查实，昨天皇上驾崩之后，都有哪些人出城？”

索尼愣住了，皇后也有些蒙了。庄妃催促道：

“快去办理。查实之后，立即禀报。”

索尼急忙走出神堂。皇后不安地问道：

“怎么，事不对头？”

“皇后，你想想看，济度在塘报上写得清楚，今日子时，宁远明军似有进攻连山、塔山之势。可在昨晚入夜酉时，苏克萨哈已经知道宁远明军杀出，进攻连山、塔山。这不是怪事吗？”

皇后点头。

“吴三桂夜袭连山、塔山，本应人含枚，马勒缰，出其不意，可他先鸣鼓而后发兵，这是为啥呢？”

皇后点头。

“饶余郡王一向与郑亲王无冤无仇，可今天……”

“你是说，有人从中捣鬼？”皇后担心地问了一句。

庄妃沉思片刻，忧郁沉重地说：

“但愿吴三桂的进攻，不是家里的鬼勾引的。但愿饶余郡王的请战不是别人撺弄的！”

皇后听了，瘫软在垫座上，声音颤抖地说道：

“如果真是这样，连山、塔山会丢失的。我们怎样向亲王们交代？”

庄妃急忙宽慰皇后：

“皇后放心，连山、塔山不会丢失。宁远城里吴三桂的兵马，名义上是八万，实际上只有三万人马，能打硬仗的也不过一万多人，吃不了咱们连山、塔山的兵马。再说，吴三桂是个开花秧子，不一定有这个胆。他也明白，一旦把他在宁远的兵马拼光了，他那个总兵的职位，也就没有了。”

庄妃正向皇后谈论吴三桂，索尼急急走进神堂。

“皇后、庄妃，查清了。昨天午前辰时，各王府人丁都到大清门祭祀皇上，只有祖大寿的一名家丁骑马出城，至今没有回来；昨晚入夜酉时，睿亲王的护卫头目伊罗根，带领三名铁骑出城，至今未回；正蓝旗护军统领伊成格，昨夜酉时出城，今晨丑时返回。”

皇后不安地问道：

“难道是祖大寿？……”

“苏克萨哈昨天午后，曾去祖大寿住处。看来，饶余郡王的请求，可能与睿亲王昨天在凤凰楼的提案有关……”索尼补充说道。

皇后后悔了：

“都怪我一时性急，答应了阿巴泰。现在看来，他还是不去连山、塔山为好。”

庄妃急忙说道：

“皇后的决断是对的，饶余郡王应当立即去塔山大营，懿旨也必须让他带走，要不，他怎么调动镶蓝旗。启心郎，你立即按照皇后的旨意发出“懿旨”。最后，一定要加上这么一句：‘接应援兵，随后出发’。”

索尼不解地问道：

“还要派援兵去吗？”

庄妃重复了一遍：

“接应援兵，随后出发。”

皇后以为这是庄妃为了鼓舞镶蓝旗的士气故意虚写一笔，便说：

“写上这样一句也好，连山、塔山的将领心里也就不空了。”

聪明的庄妃，为了对付睿亲王，也抓住多尔袞搅动的这股风云，为科尔沁铁骑奔向广宁城铺设了一条合法的道路。

二十三 青藤在寻找攀附的大树。但愿这一次也没有看错人

宁远城明军进攻连山、塔山的塘报和饶余郡王阿巴泰前往宁远前线的懿旨，于八月十日午后未时送到内院学士们手里，像一声炸雷引起山谷回响一样，打破了谋臣们几天来一直卡在嗓子眼里的沉默。

这些内院学士——范文程、刚林、罗硕、洪承畴等，都是一些凭嘴皮子过活的“清客”。他们名义上是皇太极的“智囊”、“顾问”，待遇上也相当于六部大臣，而且被皇太极、亲王、贝勒、贝子称为“先生”，但实际上，都像一根又细又长的青藤，不依附在一棵大树上，就连自己的腰杆也挺不起来。尤其在这大清的草创时期，在一般将领眼里，刀枪胜于言谈，厮杀重于谋略，这些咬文嚼字、斯文虚弱的书生，还不如一匹顶用的好马。

今天，皇太极死了，“大树”倒了，他们从梢到根都窝爬在潮湿的墙脚，无人理睬。而且，皇太极生前结怨的一些亲王、贝勒、贝子，又把对皇太极的不满，迁怒于他们这些谋臣身上，认为一切坏事，都是这些歪嘴和尚念出来的。谁不想在他们的身上狠狠地踩上几脚呢！

这几天，他们都在寻找一棵新的、能够攀附的大树，以便重新挺起腰杆，昂起头来。他们已经选中了自己依附的“大树”，都在暗中担心这棵“大树”会不会在风暴中被雷电劈倒。但他们都不在宗室之列，都无权参与嗣君人选的议论，只能站在旁边眼睁睁地看着，或者在别人不注意的时候，偷偷地给自己心中的人选递一个眼神。

现在，说话的机会来了。在战争问题上，出谋划策是他们独占的话题，“分析敌情动态”呀，“猜测敌帅意图”呀，“提供敌人情况”呀，“进行策反招降”呀等等，他们都有许多主意供皇帝选择。今天皇太极没有了，只能说给中宫那位压根儿不懂打仗的皇后。其实，他们也没有许多话要说，因为这次敌方的统帅，不是别人，正是大家早已熟悉的宁远总兵吴三桂。他们此刻相同的想法，就是借这次吴三桂进攻之机，把自己心中的“皇上”推上皇位。

八月十日午后申时，洪承畴接到内院大学士刚林的邀请，来到刚林的住宅。刚林短衣短裤，跣履而迎。

洪承畴虽然投降清廷的时日不长，但他知道刚林这个五十多岁的满族大学士是多尔袞的心腹智囊，他为人虽然粗俗，但在打仗上极为精明，多尔袞每次出征，总是把他带在身边。多尔袞曾多次给人讲：“如果老天爷给刚林一桶墨水，那就比范文程厉害多了。”

洪承畴猜想，今日刚林之邀，也可能出于睿亲王多尔衮的指使，所以，他珠冠加顶，朝服在身，想以严格的装束和肃穆的仪表，提高自己的身价。在第一次会晤中，要刚林明白，洪承畴原是明朝的兵部尚书啊！

宾主在客厅里一张方桌前坐定。一壶清茶，一把蒲扇。几盘瓜果，几声寒暄之后，刚林就海阔天空地扯了起来。从连山、塔山的塘报，到皇后的懿旨；从宁远总兵吴三桂，到饶余郡王阿巴泰；从正在北京受困的崇祯皇帝，到躺在崇政殿里的皇太极；从洪承畴身边的侍女，到永福宫的庄妃。汉语、满语、粗语、脏语交相使用，听得洪承畴面红耳赤。最使洪承畴惊讶的是，刚林谈到皇太极时，竟然直呼“洪台吉”，谈到庄妃时，竟然称作“迷人妞”，吓得他浑身大汗。在明朝哪怕是这样一个字，也得掉脑袋啊！最使洪承畴难以忍受的是，刚林在兴致高涨之时，竟然抬起一双长久不洗的脚板，搁在方桌之上、瓜果清茶之间，蒲扇一挥，一股尿臊屎臭之气，直扑洪承畴，钻入肺腑，而刚林依然侃侃而谈，根本不看洪承畴一眼。这时，洪承畴才意识到，明朝的兵部尚书洪承畴早已不存在了。他的心全凉了。

正当洪承畴心中五味翻腾之际，刚林突然收回双脚，话入正题：

“洪先生，你说，要收拾当前这样乱哄哄的局面，哪个亲王最合适？”

洪承畴急忙收住心中奔腾的思绪，没有想到如此重大的问题，刚林竟然脱口而出。他略假思索，遂即周旋了一句：

“皇后懿旨，已令饶余郡王出马，连山、塔山的局势，会很快扭转的。”

刚林笑了，轻蔑地说道：

“阿巴泰是个别人吹气他蹦跶的蛤蟆，一个郡王，算个屁！宁远前线的事，你洪先生怎样折腾的，我不管。我只想知道，皇宫里当前的局面，谁能收拾？”

洪承畴听得出来，祖大寿派人给吴三桂送信的事，多尔衮可能告诉了刚林。但他要知道今日之邀，是不是多尔衮指使的。他佯装震惊地站起来，急忙说道：

“如此大事，洪承畴不敢妄想，不敢妄言。”

刚林看洪承畴害怕的样子，一只大手“啪”的一声拍在洪承畴的肩上，把洪承畴按在椅子上：

“洪先生，你这明朝的兵部尚书，芝麻大的胆啊！‘不敢妄言’？可能是真的。你们明朝那个皇帝，真他妈的不是物，谁说错一个字就杀头。

我就不信，他一辈子不说溜嘴？咱们这儿，没有那个规矩。前几年，二贝勒阿敏、三贝勒莽古尔泰，经常和‘洪台吉’骂架。这几年，倒是慢慢向明朝皇帝学了。这都是范文程那老儿撺弄的！可你说‘不敢妄想’，那是扯蛋！你在肚子里想的，谁能钻进去看看！你那个《中原定鼎十策》，还不是想出来的？别他妈的老驴拉磨绕圈子，说一说你到底是怎么想的？”

洪承畴听明白了，这一切都是多尔袞安排的。多尔袞不仅要自己在宁远前线出力，还要自己在皇宫争斗中设谋。前天宴赏会狂欢之夜的会晤，真的是君臣龙云之会吗！一个辉煌的前景突然展现在他的面前，他的心禁不住跳动起来。但当看到刚林那舒展痛快的神采和那直言直语的气派时，自卑、高傲、愤懑、不服的心情沸动起来：

“一个粗俗的鞑子，一个文墨不通的莽汉，一个不懂礼仪、不分尊卑的狂徒，都是这样活灵活现、无拘无束地做人。可自己呢？倒落得这般地步！”

洪承畴不想直接回答刚林的问题，他要用“佐臣”起码的知识，煞一煞这位满族大学士的威风。

“大人有问，洪承畴只好从命。皇上驾崩，诸王争位，历史上各代王朝，均有此等事情发生。而收拾此等混乱局面者，综观几千年历史，其人必须具有‘四会’的本领。”

刚林有些不懂了：

“‘四会’？什么‘四会’呀？”

“‘四会’者：会隐，会吹，会变，会断。也叫‘王者四术’。”

刚林更加糊涂了：

“洪先生，慢慢讲！我要好好听一听。”

刚林认真专注的神态，使洪承畴觉得心底十分痛快，觉得自己一时高大了许多，便清了一下嗓子，侃侃而谈：

“‘会隐’，就是精于韬晦之术。在君王执政期间，静若处女，隐其锋芒，不顶撞上司，不评论同僚，大巧若拙，大智若愚，不招君王猜疑，不引群臣忌恨，积德之事莫让，结怨之事莫为。这叫‘观时机以待风云’。”

刚林默默点头，似有所悟。

“‘会吹’，就是精于‘轿夫’之术。君王执政期间，不仅要工于臣服，而且要精于臣道。君王未语，先得其心；君王未言，先出其声；君王不便

言者，当率先而导众。急君王之所需，投君王之所好。君王悦，则人臣之望自然而至。这叫‘打基石以待未来’。”

刚林皱眉深思，似有所寻。

“‘会变’，就是精于权谋之术。君王驾崩，诸王并起，善善相助，仇仇相克；在风云旋转之际，不仅要以友制仇，也要以仇制仇；不仅要以外制内，也要以内制内；该屈即屈，当伸即伸，进退予取，存乎一心。这叫‘乘风云以济时’。

“‘会断’，就是精于霸道之术。时机来临，切忌优柔寡断；两军决战，莫存妇人之仁。出奇制胜，方显霹雳之威；剪除异己，乃是王者之路。败者为寇，谁论是非曲直；胜者为王，谁问冤魂多少。”

洪承畴端起茶杯，浅尝即止，淡然一笑，轻声问道：

“大人认为，朝廷诸王之中，谁具有这等本领？”

刚林拍案而起，大声喊道：

“老洪，睿亲王有眼力，没有看错人！你他妈的真有两下子！”说完，取出纸笔，摆在洪承畴面前：

“来！写一份笺表，给中宫送去！”

“这……”

“以我们两个大学士的名义，呈奏中宫：只有睿亲王多尔袞，才能收拾当前这个局面。文辞怎么写？由你来！”

洪承畴知道，这是多尔袞眼前最需要的。他略带推辞地说：

“此等大事，还是请大人提笔！”

刚林双手按着洪承畴的双肩说道：

“多尔袞有‘四会’的本领，你老小子也有‘四会’的本领啊！写！”

刚林后面的一句，使洪承畴脸上火辣辣的。他装作没有听见，提起笔来……

在洪承畴走进刚林住宅的同时，罗硕也走进了范文程的住宅。

罗硕，四十多岁，是内院年纪最轻的学士。他原是正蓝旗总管旗务大臣，崇德三年调内院任学士。其人很聪明，以师礼事范文程。因与豪格共事多年，关系极为密切。今天，他受豪格之托，带着两件东西——一颗绿色祖母珠，一份他起草的呈送中宫的笺表，来拜访范文程。

范文程从皇太极铁背山犯病之后，一直心神不宁，情绪极为忧郁。昨天清晨，皇太极猝然病亡，忧郁的情绪立即变成了忧伤和绝望。除了昨天午前去崇政殿吊唁皇太极外，一直闭门不出，拒绝会见任何来访的客人。他独自躺在卧室的蚊帐里，闭着眼睛思索着朝廷里的这场争斗和自己应当迅速做出的选择。

他回想自己二十五年的谋士生涯，心里浮起骄傲和自负。

二十五年前，对刚刚崛起于赫图阿拉的努尔哈赤，他没有看错。抛弃家室，投奔一个前途未卜的异族草寇，在当时，是一般汉族儒生不敢做的。他做了，而且成功了。

十七年前，对当时居于四贝勒之位的皇太极，他没有看错。在八大贝勒竞相争宠的时候，他把一切都押在年仅三十五岁的皇太极身上，是一般谋臣不敢冒险的。他“冒”了，而且成功了。

努尔哈赤在满洲站住了脚跟，皇太极成了一方的霸主，这个事业中也有自己的一份心血啊！

也许由于这个原因，他对目前诸王贝勒进行的这一场争斗特别关注。他长期以来不动声色地观察着，并联系到二十多年来历史上的许多纠葛，分析判断未来可能出现的结局。他也曾多次揣摩过皇太极关于嗣君问题的内心意图，他发现皇太极在这个问题上犹豫的，苦恼的，甚至有时是听天由命的。是啊！豪格是他的长子，是诸多皇子中的佼佼者，而且年富力强，待人坦直宽厚，但才力不足，不懂帝王统治术。皇太极曾多次没有理由地对豪格大发脾气，其根子就在这里。多尔袞才气横溢，很受皇太极的喜爱，而且春秋鼎盛，是大有作为的；但深藏不露的心机，使皇太极有时也难知深浅。

想到多尔袞，他立即联想到多铎，心上的鸡皮疙瘩又发作起来。他觉得这床榻，这被褥，这蚊帐，都给自己带来了永世难忘的耻辱。他翻身坐起，掀开蚊帐，离开床榻，在室内不安地走动。

那是四年前中秋节的晚上，皇太极在清宁宫庭院里宴请诸王贝勒、内院学士赏月。在赏月宴会上，他的爱妾张莺，弹奏歌吟以谢皇上之恩，不料被多铎看中了。当时，张氏三十岁，多铎只有二十四岁。这个混蛋亲王，以他的年轻与权势，夺得了张氏的欢心。自那晚以后，在他跟随皇太极出征作战的时日和他进宫议事的空隙，这两个畜生就在这床榻之上、蚊帐之中寻欢作乐，持续两年之久。去年，一次进宫议事，他中途有事返回，就在这屋子里，看到了那两个赤条条的、一丝不挂的狗男女……可那混蛋的多铎，竟然当场抱着张氏宣布，要娶张氏做王妃。而多尔袞，竟然支持他那畜生一样的弟弟。要不是皇太极亲自干预，他真的下不了台啊！这样一伙禽兽也能当皇帝吗？

唉！皇太极死了，留下了一个没有揭开的谜底，一个棘手的、当务之急的难题啊！

难题总是要解决的。两黄旗动起来了，他们拥立豪格；两白旗也动起来了，他们拥立多尔衮；礼亲王代善战战兢兢地躲闪着，郑亲王济尔哈朗十分离奇地沉默着。而意想不到的皇后，竟然脱颖而出，连下三道懿旨，维持着这两天的政局。

范文程逐字逐句地琢磨了每道懿旨的含义。他惊恐地发现，这些懿旨的决策人，在平和简练的字句背后，隐伏着随时都可以出击的劲旅士卒。这个人也许才是这场角逐中的高手。

这个决策人是谁呢？皇后？贵妃？淑妃？他都断然地否定了。但他想到那个美丽、倔强的庄妃时，他的心震动了。

对豪格，他是有保留的。

对多尔衮，他是断然拒绝的。

他在想：难道就没有一个更好的办法吗？

这时，仆役推门走进，悄声禀报说：内院学士罗硕前来拜访。范文程犹豫了一阵，他觉得近日的一些事情也需要询问罗硕，就答应会见这位年轻的同僚。

在客厅里，罗硕以师礼向范文程请了安，并转达了肃亲王豪格的问候，接着取出闪着绿色光彩的祖母珠，说是肃亲王的一点敬意。然后恭敬地站立在范文程的面前，像一个学生一样，等候着老师的开导。

罗硕这恭谨知礼的态度，首先满足了范文程的自尊心，尤其在回忆起那段令人咬牙切齿的往事之后，对豪格的好感也随之增加了几分。他看着罗硕，语气平和地说道：

“到了家里，不必行内院的礼节，坐下来谈。我这两天也闷得慌。”

罗硕知道，顺毛摸得老头子舒服了，便开始了这次拜访的主题：

“范老，肃亲王有些事情拿不准，很想得到先生的开导。怕别人来惹先生生气，特叫学生前来请教。”

范文程听了，心里有持不住的感动，皇太极虽然死了，但在豪格眼里，他仍然是皇上的谋臣啊！便亲切地说道：

“说吧！”

“昨天凤凰楼会议情况，范老知否？”

“已知。阿济格首先发难，意在为多尔衮亮出旗号，形成既成事实。肃亲王反击，深得人心。”

“皇上驾崩不到两日，皇后三下懿旨，其中奥秘何在？”

“皇后懿旨，似乎意在抑制‘三王’。睿亲王、英亲王、豫亲王三位一体，势力之大，有摇撼清宁宫之势。皇后起而抗之，势出必然。是否还有其他奥秘，我也在细细品琢。”

罗硕知道，四年前多铎夺妾之恨，老头子至今未忘。看来在豪格与多尔衮之间，老头子无疑会支持豪格。他决定挑开直说：

“范老，昨天午后未时，两黄旗将领结队来到肃亲王府邸，盟誓拥立豪格。据悉，镶蓝旗亦有些微表示。但两白旗声言反对，两红旗态度不明。肃亲王处此境地，当如何区处？”

范文程不假思索，侃侃而谈。

“皇位者，势力与人心之象征。自古无力量而称王者，没有。无人望而久居王位者，也没有。现在，肃亲王已得两黄旗支持，镶蓝旗赞成，加上自己的正蓝旗，已拥有四旗兵马，势力初具。应抓住时机，凭借‘帝之长子’之优势，以当仁不让的气派，依靠清宁宫，全力对付‘三王’。”

罗硕得到了明确的答复，便抓住时机，抛出了此行的最后请求：

“肃亲王一定按照先生的指点行事。时机一到，愿范老登高一呼。”

范文程没有正面回答。他思索一阵，笑着问道：

“皇后近日怎样？”

“听说，皇上驾崩之后，身体欠安，宫中诸事，委托庄妃处理。”

“三次懿旨，何人决策？”

“听说，均由庄妃口授，启心郎索尼笔录，皇后过目发出。”

范文程清癯的脸上浮出一股虎气，两眼闪着亮光。庄妃、福临的影子，在他心头闪动、更迭……

“先生有为难之处吗？”

范文程停住思索，断然答道：

“请回报肃亲王，靠地利、人和以胜天时。时机一到，老夫将带头呐喊！”

罗硕立即拿出自己起草的笺表，放在范文程面前：

“先生，这是学生起草的一份笺表。借重先生德望，上呈中宫，肃亲

王将永世不忘！”

范文程看过笺表，朗声大笑：

“你先得我心！好！好！”说完，提笔在笺表上签了自己的名字。

罗硕满意地离开了。

范文程急忙返回卧室，关上房门，提笔写了另一份笺表。他仔细地看了三遍，用火胶封好，放在桌上，久久地凝视着。

“但愿这一次也没有看错人……”

二十四 一天没有听到“杭爱”的嘶鸣声，睿亲王多尔袞惊慌起来

宁远总兵吴三桂进攻连山、塔山的“塘报”，饶余郡王阿巴泰插手镶蓝旗的“懿旨”，朝鲜世子李滢寓意深刻的“贡品”，蒙古各部贝勒虽不明确但属非常友好的“回答”，洪承畴签名的“笺表”，塔胆被扣、阿济格受到“慰问”和“赏赐”等等，这一连串的捷报佳音飞进睿亲王府，使多铎、阿济格欢欣若狂。多尔袞也觉得很满意：事情都在按照自己的设想进行着。

晚上，睿亲王府表面上依然是宁静的。前后庭院没有灯光，没有声响，没有杂役走动。只有一弯明月，照着花园里郁郁苍苍的林木，照着半空中发亮的屋脊飞檐，照着府邸四周执戈警戒的士卒。

但在后寝那间隐蔽的侧室里，一个小型宴会正在进行。多尔袞、多铎、阿济格、苏克萨哈、詹岱、刚林、洪承畴等，围坐一张方桌边边饮边谈。洪承畴因为是第一次参加这样的核心决策会议，被安置在席上的首位，坐在多尔袞的身边。阿济格是第一次和洪承畴会见，几次举杯要与洪承畴猜拳斗酒，都被多尔袞婉言阻止了。大家知道，这个小型宴会会有两层意思：一是睿亲王表示对大家的酬谢，一是多尔袞要布置下一步行动了。所以，虽然不行酒令，但情绪还是炽热的。

多尔袞举起酒杯，向大家礼让了一下，什么话也没有说，就坐下来仔细听着心腹们的详细禀报：

刚林谈了蒙古各部贝勒的态度，讲了这些蒙古人如何称赞睿亲王的智谋和胆略，认为只有睿亲王才配继承皇位。但要等蒙古各部贝勒在一起商议之后，才能给一个明确的答复。刚林认为，这些蒙古人的态度非常友好，看来不会出现任何问题。

苏克萨哈谈了饶余郡王阿巴泰对郑亲王济尔哈朗的不满，谈了皇后听到吴三桂进攻连山、塔山的消息后的窘态。

詹岱讲了镶黄旗护军统领塔胆被押以后，两黄旗将领情绪低沉。着重讲了与贝子硕托、郡王阿达礼商议了暗中整治塔胆的办法。

听到这里，阿济格兴奋得坐不住了，他举杯对苏克萨哈喊道：

“吴三桂进攻个屁！他进攻的是清宁宫那几个娘们儿。咱们给那小子记一功！来，干了！”喝完，他放下酒杯，拿起酒壶，走到詹岱跟前，端起詹岱的下颌灌了一口酒说：

“你明天告诉硕托，多变几个法儿，整治整治塔胆那个狗杂种！老子

睁大眼睛看着，看中宫那个娘们儿怎么惩治他？妈的，皇后要是袒护塔胆，老子就踹了她的中宫！”

洪承畴听到阿济格这些话，起初感到十分紧张，但他慢慢地品出来了：

在这一切都处于草创阶段的大清宫廷里，皇帝的权威还没有达到神化的程度，这些鞑子们还不懂为臣的道理。这个地方，也许就是自己建立功勋的场所……

当多铎拿出朝鲜世子李愼献给多尔衮的细黄绢时，席间沸腾了。大家都知道，细黄绢这种东西是干什么用的。阿济格抢先地喊了出来：

“做一套龙袍，给多尔衮穿！”

人们的目光，一齐向多尔衮看去。

多尔衮在大家边饮边谈中，悄悄地把座椅向后移动了两步，拿起一支牙签依靠椅背闭着眼睛慢慢地剔牙。他听着心腹们的议论，也在寻找事情进展中可能出现的漏洞，正像在战场上指挥冲杀时，寻找意外情况一样。

他高兴事情的进展，但没有沉浸在高兴之中。当多铎拿出细黄绢，心腹们欢欣鼓舞地把目光投向自己时，他没有搭理。他知道，这些都是重要的，但不是决定性的。正像战场上一样，小的冲杀，即或处处取胜，也不能决定全局。决定全局的，是在小的冲杀引起敌军的混乱中，突然派出一支铁骑，直捣敌军的大营。

此刻，他对两个问题很不放心。一个是护卫头目伊罗根去广宁城至今未回。他担心如果万一出了纰漏，将是致命性的。因为写给阿山的那封信，把事情谈得太明白了，如为豪格所得，不仅会使全盘计划落空，而且会落一个“叛逆”的罪名，连性命也会丢的。另一个是蒙古贝勒们的态度很不明确，为什么要等到明天答复呢？这些蒙古贝勒是极为狡猾的。他想起父亲努尔哈赤生前曾多次感慨地说过：“蒙古人就像天上的浮云一样，散如轻烟，系之甚难；合则致雨，暴雨成灾。”不紧紧抓住这块浮云，就很难预测全局的结果啊！

多铎、阿济格等看着多尔衮在闭目思索，都停住了声响。室内顿时异常寂静，在烛光的跳跃闪动中，听到的，只是多尔衮均匀的呼吸声。看到的，只是多尔衮不紧不慢地从牙缝里剔出菜梗和肉丝，然后轻轻地弹落在地上。突然，室外传来急促的脚步声，多尔衮睁开眼睛，忽地站起。房门被推开，满头大汗的护卫头目伊罗根站在多尔衮的面前。不等多尔衮询问，伊罗根立即从怀里掏出一封信呈上。

多尔衮一把接过，快步走到灯下，扯开信封，取出信纸，贪婪地看着每一个字。人们紧张地等待着，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情。多尔衮脸上露

出了笑容，他担心的第一个问题解决了，正白旗已经做好准备，只要他号令一下，就可以疾驰盛京。多尔袞把信放在烛火上点燃，用手捋了一下袖子，大声喊道：

“酒，大碗的！”

詹仿立即斟满一大碗酒，多尔袞接过：

“伊罗根，好样的！来，喝下去！”

伊罗根接过酒，向多尔袞道了谢，然后一饮而尽。

看着多尔袞高兴的样子，大家猜想，多尔袞该谈下一步行动方案了。可多尔袞突然用炯炯的目光盯着刚林问道：

“今天，都见到蒙古各部哪些人？”

“奈曼部贝勒袞出斯巴图鲁、敖汉部贝勒塞臣卓礼克图、喀尔喀部贝勒老萨、喀喇沁部贝勒塔布，他们都称赞睿亲王的恩德。”

“为什么要等明天答复？”

“袞出斯巴图鲁和塞臣卓礼克图、老萨都说，他们需要在一起商议决定。塔布说，他们要看着科尔沁贝勒寨桑的马头走……”

“什么？”

“塔布说，寨桑是皇亲啊！”

多尔袞的脸色一下子变了，变得铁青，厉声地斥责道：

“混蛋！为啥不早些禀报？”

刚林霎时间失魂落魄。苏克萨哈、洪承畴、詹岱等吓得垂首而立，连大气也不敢出。

多尔袞在室内急速地走动，脚步声敲打着刚林惊慌的心。其实，多尔袞此刻完全是在悔恨自己的疏忽和失误。是鬼迷心窍，还是智力减退？偏偏忘掉了寨桑这个可怕的老狐狸。他真想捶打自己的脑袋。噢，想起来了，之所以忘掉寨桑，是因为从来就没有看重过清宁宫啊！

“清宁宫今天都有哪些异常现象？”

众人不知如何回答。沉默了。

“都他妈的哑巴啦！”多尔袞骂了起来。

多铎、阿济格、詹岱都谈了一些清宁宫近来发生的情况，如：清宁宫的警戒增加到二十人，皇九子和皇十一子都住在中宫里，索尼今天三进清宁宫等等。多尔袞认真地听着，一直不停地走动，当苏克萨哈低声说了一句“今天一天没有见到庄妃的侍女苏麻喇姑，也没有听见‘杭爱’的叫声”时，多尔袞突然停住了脚步，脸上露出一丝不易察觉的惊恐。他转过身来，神秘地一笑，轻声对大家说：

“明天是皇上的三日大祭，都歇息吧！”

众人悄然离去。

多尔袞独自留在屋内。他吹灭烛光，推开窗子。满天繁星，闪烁闪烁，银河如一条官道向北伸去。他凝视着，思索着：

“庄妃啊，你也会来这一手！调兵谋反之罪，是要杀头的。只要抓到科尔沁谋反的只字片纸，就跑不了你！多尔袞会减刑处置的，你为皇太极殉葬吧！……”

八月十日最后的一个时辰——亥时的钟声敲响了，护卫头目伊罗根带着十名铁骑，佩带腰刀弓箭，向铁岭方向驰去……

二十五 庄妃不是可怜的梅花鹿啊，她得到了一把打开大政殿金锁的钥匙

当伊罗根带着十名铁骑向铁岭方向风驰电掣般奔去的时候，庄妃正在永福宫的桌案前，为刚林和洪承畴、罗硕和范文程上送的两份笺表发愁。当范文程个人写的笺表送来时，她以为是奏请别的事情，便顺手放在一边，没有立即阅览。

内院学士们动起来了，多尔袞和豪格都准备最后摊牌了。这个局面将如何收拾呢？

庄妃推开窗子，皇宫一片寂静。中宫、麟趾宫、衍庆宫的灯光全熄灭了。

提心吊胆的皇后，担惊受怕的贵妃和淑妃，在度过这漫长的、紧张的一天之后，都极度疲乏地躺下休息了……

皇后，姑姑呀！你也许在这寂静的夜里，偷偷地流着眼泪？能歌善舞的贵妃啊，你还在追寻昔日那欢歌曼舞的往事吗？温柔娴静的淑妃，你不是正在做一场可怕的噩梦吧？

明天，明天的崇政殿大祭和飞龙阁答谢会，可怎么过啊！

也许由于太紧张、太劳累了，一股灰色的、懊丧的、自怨自艾的情绪占据了庄妃的心：

“人，为什么不同啊！皇后几十年来，不管宫廷是非，不管朝政得失，万事不急，听天由命，不也挺好吗？贵妃，十多年来，欢歌曼舞，打扮梳妆，不也活得轻松，过得愉快，越长越年轻吗？娴静秀雅的淑妃，燃香品茶，与世无争，不正是神仙一般的生活吗？而自己呢？不迷恋宫廷的享受，不屈服命运的压力，弄剑骑马，习文识书，不让须眉，逞强争胜，手上的五指粗糙了，脸上的皮肤晒黑了，眼角的皱纹出现了，连一颗女人的心，也变得有些硬了，野了，不那么温柔缠绵了。这又何苦呢？

“人，不都是要离开这个世间吗？皇太极怎么样？厮杀一生，征战一生，作威作福一生，不也是匆匆地离去，正如同匆匆来临一样，什么也没有带来，什么也没有带走吗？他留在人间的，只是皇太极这个名字。可这个名字，不也有人怀念，有人憎恨，有人称赞，有人咒骂吗？几十年后，几百年后，能有几个人知道他呢？”

这时，天上的一颗流星，拖着一条光焰，匆匆地落向大地。

“这，也许就是我的星宿吧！”

一阵夜风吹来，使她沉重郁闷的心绪更加寂凉了。她仰望夜空，弯月下坠，河汉楚楚……

“月宫里的嫦娥啊，你逃离人世，孤零零一人，占据了瑶台蟾宫。你是神仙，难道你就没有苦衷吗？”

“人生？人生原来是一个飘忽不定，难以捉摸的梦。你着力寻求的欢乐，也许就是一个苦海；而你厌烦抛弃的天地，也许就是世间最好的乐园。有权有势的生活，给人们提供了年轻、长寿和创造业绩的条件，却反而使有些人暗淡无光而早衰早死；艰难困苦的境遇，时时在摧残人们的身体、心灵和才智，却反而使许多人火花四溅、坚强长寿。这个‘梦’，谁来说破呢？”

“天地的安排，命运的力量，是谁也无法改变和阻挡的。皇太极不匆匆离去，亲王们不匆匆杀来，皇后能发出懿旨，能抱病登上凤凰楼吗？贵妃能脱下‘白底缀花细绸袍’，整日守护着皇九子福临和皇十一子博穆博果尔吗？就是淑妃，这个清宁宫里的神仙，不也在黑夜里把睿亲王府的动静叫婉儿告诉自己啊！命运的力量使一切人都在变啊！”

“科尔沁草原上的梅花鹿，当被猎人追逐到即将死亡的时候，也会自行撞毁自己的桂冠，保留不屈的贞节，何况人呢！”

“清宁宫，这是可怜的梅花鹿的葬地啊！”

但庄妃毕竟不是可怜的梅花鹿啊！

庄妃顺手拿起范文程的笺表，打开一看，一股热潮冲上心头，像驰马在茫茫的草原上，突然发现一泓清泉一样。她立即拨亮烛光，逐字逐句地重看了一遍。

范文程的笺表是这样写的：

崇德八年八月十日，臣范文程稽首顿首，奉表上言：

二王势均力敌，和不可得，拼则两伤。其他诸王，各有依附，各怀怨恨，亦难脱颖而出。

天时如此，可借太祖皇帝“八王共治”之魂，扶皇九子登临皇位。驾诸王之力，平诸王之争，行诸王之事，符诸王之望。此其时也。

庄妃看完，急忙翻开罗硕与范文程联名上呈的笺表，发觉是罗硕的笔迹，范文程只是签名。她明白了这个年老谋臣的真实思想，也佩服范文程行事的沉稳与诡诈，更为难得的是他给了自己一把打开眼前困境的钥匙。这也是一把打开大政殿金锁的钥匙啊！

“二王势均力敌”，是明显摆在眼前的，而且将有一场更加激烈的决战。

“诸王……亦难脱颖而出”，自己也想到了，看见了。

“借‘八王共治’之魂”，是自己偶尔想到但没有认真考虑过的。

“驾诸王之力，平诸王之争，行诸王之事，符诸王之望”，却是自己根本没有想到的。范文程啊，你是怎样想出来的！

她突然想起启心郎索尼昨天在“案卷”中夹的那张“便笺”，那上面的四句话，不也是这个意思吗？

她的心在跳。她的性格、才智、勇敢促使她去进行一次冒险的尝试。时势给了她一个神奇的机会，她决定豁出一切，去驾驭历史给她的这一次难得的机遇。如果说在这之前，福临的继位，只是一个渺茫的、自我宽慰的憧憬，而现在呢？已经成了她全力追逐的目标。

她不再犹豫，不再忧伤。一个新的目标，给了她一种难以抑制的力量。这种力量，似乎一下子调动了她潜在的、尚未爆发的才智、胆略和藐视一切的勇敢，使她的头脑异常活跃起来。

她泡了一杯浓茶，迅速调整了今后的斗争方略。如果说在这之前，她的主要精力，是防止多尔袞继位，从现在起，对豪格也要加以抑制了；如果说在这之前，她思考问题的出发点是如何保住清宁宫的特权和安全，从现在起，她要充分运用清宁宫这个特权了；如果说在这之前，她只是消极地防御，从现在起，她就要组织进攻了，她知道，这需要两黄旗的全力支持，需要范文程与索尼的通力合作，需要郑亲王济尔哈朗的诚心扶助，需要豪格在无可奈何情况下的谅解，更需要科尔沁八千铁骑和蒙古各部藩王贝勒们的援助。她盼望苏麻喇姑立即回到自己的身边，告知她科尔沁的消息……

钟声响了，打断了庄妃的沉思。她以为是苏麻喇姑回来了，叫着苏麻喇姑的名字奔出永福宫……

月夜悄悄。

繁星点点。

钟声——八月十一日的第一个时辰——子时的钟声响着，报告了新的一天的到来。

庄妃没有想到，正在这个时刻，她的苏麻喇姑，在铁岭东南的石鸡山下的官道上，遭到了伊罗根带领的十名铁骑的堵杀。

二十六 月色朗朗，青草茵茵，野花朵朵。蒙丽花……

苏麻喇姑和蒙丽花等内兵带着科尔沁贝勒寨桑的书信，于午后未时离开科尔沁塔尔禅，一路上快马加鞭，经过五个时辰的驰骋，奔至开原城外。

这时，已是深夜亥时，月亮已转到西天。野地里青草茵茵，草丛中黄色的、白色的、紫色的、红色的野花昂首招展，在月光下散发着芬芳。夜间的微风轻轻吹拂，花儿在月色中摇曳，像在召唤这些赶路的过客下马休息片刻。

苏麻喇姑转头看了一下身边的蒙丽花，汗珠在她那粉嫩的、圆圆的脸庞上滚落，长长的睫毛上似乎飘着一层汗雾，秀巧的鼻子上闪烁着几滴汗珠，身上的“红缎镶金斗篷”被风吹起，随着战马的飞驰，摇曳着，浮动着，像一片神奇的彩霞在月色中飘展。多美啊，蒙丽花！这个名字不就是“芬芳的小黄花”吗？

蒙丽花突然发觉苏麻喇姑看着自己，忙问：

“看什么呀？”

“穿上这件‘红缎镶金斗篷’，还真有些像庄妃呢！”

“天生的侍女命，总忘不了你的庄妃！都快累死了，也不歇一会儿！”

苏麻喇姑暗暗地计算了一下时间和剩下的路程，觉得就是休息一个时辰，在天亮寅时以前，也会回到清宁宫的。于是，便勒住了马缰。

“怎么，不走啦？”蒙丽花问。

“‘庄妃’累了，能不歇吗？”

蒙丽花笑了。

苏麻喇姑起身跳下马鞍，大声说道：

“歇一会儿。人吃一点干粮；马饮一些水，吃一点料，啃一阵夜里的青草。”

一天两夜不停地奔驰颠簸，马累了，人也累了。内兵们纵身下马，一拐一拐地走到路边的野地里，放开马缰，躺在草丛中休息了，累得连

话也懒得说了。

苏麻喇姑躺在松软的草地上，闻着脸颊旁、耳朵边野花的芬芳，觉得十分惬意；仰望着蔚蓝深邃的夜空，觉得心旷神怡；浑身的骨头酥软下来，真是从未有过的舒服。她头一摆动，一朵淡淡的、鲜嫩的黄花正巧伸到她的嘴角，她就势一抵，含在嘴里，慢慢地嚼着，细细地品着，苦涩中那甜丝丝的香味，使她陶醉了。她轻轻地呵了一口气，觉得连这呼出来的气息也是香的。最使她兴奋的是，这一趟鞍马劳顿没有白费，喝了阿鲁坤都伦河的水，吃了阿鲁坤都伦河的鱼，带回了科尔沁那颗不忘女儿的父母之心。

庄妃啊，舒展你那弯弯的双眉吧！拂去你那晶莹的眼睛中那层忧郁的神色吧！科尔沁草原没有丢弃自己的女儿。

苏麻喇姑舒了一口气，向身边躺着的内兵们看去。蒙丽花笑吟吟地把几朵野花插在头上，脱去了绵甲，解开了内衣的衣襟，让夜风舔舐着浑身的汗水。苏麻喇姑打趣地说：

“蒙丽花，在这荒天野地里，又是晚上，没有人看得见啊！”

蒙丽花不解地问：

“看见什么呀？”

苏麻喇姑顺手采了两朵娇艳的黄花，不偏不斜地扔在蒙丽花袒露着乳房的胸脯上。蒙丽花羞涩地笑了，急忙拉起衣襟，嗔怪地说了一句：

“你真坏！还是姐姐呢？”

苏麻喇姑也笑了，仰望着星空，感叹地说道：

“在清宁宫十七年，老了，什么都老了。我要是像你那样，我也会……”

聪明的蒙丽花听出了苏麻喇姑心中的悲哀，连忙用话岔开。

“我今年二十了，很快也会老的。好吧，乘还没有老，全敞开，让这天上的月亮好好看看！”说完，拉开衣襟，用手拍打着丰满的胸脯，抚摸着隆起的乳房，泼泼辣辣地说：

“看吧！这身上不算黑吧？这乳房不小吧？阿鲁坤都伦河太远了，要是在那儿，我就脱得光光的，跳进去，痛痛快快地洗个澡！”

内兵们都坐了起来，有的笑，有的骂，有的害羞地捂着眼睛。苏麻喇姑赶快说：

“看把你疯的！还不快掩上，小心着凉！”

内兵们在笑，青草在摇，野花在摆……

月光照着，夜风吹着，野花伴着内兵们，在草丛中休息了，有的发出微微的鼾声。

月光照着，夜风吹着。战马有的在挑拣着可口的青草；有的在摆头甩尾，戏弄着清凉的夜风；有的在蹒跚踏步，活动四蹄。银白色的“杭爱”，在夜风中不停地抖动着它那银丝一样的“凤头”，突然跑到苏麻喇姑的身边，昂首夜空，发出一声激昂的嘶鸣。这嘶鸣声在深夜里是这样的响亮，使繁星颤抖，薄云闪动，带着清新湿润的夜风，在这空旷的田野上回旋。

苏麻喇姑笑了。她坐起来，用手抚摸着“杭爱”的前额，亲昵地说道：

“急什么！怕庄妃着急吗？和你的主子一样，不知累的东西！”

苏麻喇姑招呼内兵们上马起程，径直向盛京驰来。

当她们飞马驰过铁岭城，奔过十里甸，来到石鸡山时，突然从山下的树林里奔出一队人马。苏麻喇姑急忙勒住马缰，“杭爱”前蹄腾空而立，发出凄厉的嘶鸣。她身后的内兵们，也都勒住战马，抽出了腰刀。

借着月光，苏麻喇姑看得清楚，杀出的这队人马总共十一人，着黑衫黑裤，黑纱蒙面，弯弓在身，手中的腰刀在月光中闪动。

蒙丽花满不在乎地说：

“是一伙拦路劫道的‘山匪’吧？”

苏麻喇姑也是这样想的，因而，对这队人马的出现并不放在心上。因为，拦路劫道的“山匪”都是为财宝而来，若看到过路人没有财宝可劫，也不会斩尽杀绝，做得那样绝情的。如果遇到强的对手，他们也不愿自己落个残疾或者因财丢命。再说，这些人一般武艺都不精，虚张声势是他们的重要“招数”，突然呼啸而来，气势汹汹，吓得行人丢弃财物逃命，他们并不追赶，拾起财物也就完了。

“大家听着：等他们走近，杀几个，冲过去就是了，不准恋战！”

内兵们都勒住马缰，做好准备，等候着这队“山匪”的逼近。

但是，这队冲来的“山匪”，在距离她们二百多丈时，就分成两路前后堵杀而来，而且，并不虚张声势，甚至连一点响声也没有。苏麻喇姑明白了，这些人不是山匪，可能是一支经过化装的护军士卒。她的头脑一阵慌乱，但很快镇定下来。她知道，六个精疲力竭的姑娘要对付十一个粗壮汉子，无论如何是不行的；就是人有胆量，马也没有力气了。此

刻，她急于要弄明白，这支兵马到底是谁派来的？她借着月光，端详着每个汉子的身影，突然发现前边中间的那个人，在体形、神态上，极像睿亲王多尔衮的护卫头目伊罗根，而座下的那匹战马，不就是甘草黄吗？是他，是伊罗根！她的心沉重起来。带回的书信怎么办？烧毁已经是来不及了。

她带的内兵们都是见过一些战阵的姑娘，一下子也看出了事态的严重。此时，她们只有一个想法，保住苏麻喇姑，保住苏麻喇姑怀里的那封书信。

蒙丽花提马走到她的身边，低声说道：

“我们先冲，杀开一条路，你再放马！”说着，示意四个内兵提马向前。

苏麻喇姑挥手制止了内兵，她知道，如果分开冲杀，是出不去的，只有突然地一起拼杀，也许还能多活两个。

这时，前边六个敌人，后边五个敌人，都冲上了官道，向她们夹击而来！

苏麻喇姑断然下令：

“听着！回转马头，佯装冲杀后边的五个敌人，等前边的敌人靠近，突然回身，杀出包围！不论谁冲出去，见到庄妃。就说：‘科尔沁没有忘记自己的女儿。’”

内兵们默默点头。

苏麻喇姑大喝一声，六匹战马一齐转身杀向后边的敌人，后边的敌人胆怯了，前边的敌人松弛了。就在这一刹那间，六匹战马突然转身杀回，苏麻喇姑挥剑刺向中间的那个高大的汉子，大声喝道：“伊罗根，你别走！”那个蒙面的高大汉子愣了一下，急忙用刀架住苏麻喇姑的剑。这时，“杭爱”发出惊雷般的嘶鸣，同时，四蹄腾空，飞身跃起，如白龙行空，越过伊罗根的马头，跃出了包围圈，落在十丈外的远处。

蒙丽花和四个内兵并没有突围，而是死死地咬住伊罗根和他的伙伴厮杀。蒙丽花的喊声，刀剑的撞击声，叫骂声混在一起……

苏麻喇姑扭转马头，想要看明白，一排利箭向她射来。她一伏身，躲了过去，但一支利箭射中了“杭爱”的前额，“杭爱”身子一抖，几乎倒下。这时，那个高大的汉子——伊罗根，挥刀向她冲来。蒙丽花猛地跃马拦住伊罗根，用急促而断裂的声音喊道：

“‘杭爱’，飞！”

苏麻喇姑看得清楚，伊罗根一刀砍在蒙丽花的前胸，血“唰”地涌了出来，几乎就在同时，蒙丽花的刀也砍中了伊罗根的右臂，血也流了出来。

中箭的“杭爱”听到蒙丽花的喊声，蓦然转身，飞起四蹄，忍着疼痛狂奔起来。苏麻喇姑回头看去，厮杀仍在进行，蒙丽花渐渐不支了，一头栽下马背。她的眼泪流了下来，滚落在“杭爱”的鹿皮鞍鞅上。

二十七 “杭爱”倒在大清门前的台阶下，庄妃为它盖上了细纱白绢

“杭爱”忍着疼痛，用它的全部力气，用最快的速度，跑完了它一生最后的一段路程。当它冲进抚近门，来到大清门前时，八月十一日寅时的钟声敲响了。

天亮了，目的地到了，它的力气也用尽了，来不及长啸一声，便前腿弯曲，整个身躯跌了下来，横卧在大清门前的台阶下。苏麻喇姑在“杭爱”的猝然跌倒中，也被摔落在地。

守卫在大清门的两黄旗护军，都在惊慌中围了过来，都被这突然降临的情景震愣了。其中一个认识苏麻喇姑和“杭爱”的护军，急速地跑进大清门，禀报庄妃去了。

苏麻喇姑从地上坐起，一下子抱住“杭爱”的马头，看见前额中箭的地方，有碗大一块皮毛已经变成了紫黑色。这是一支毒箭啊！她伸手去拔，又突然停住了。她知道，这箭一拔出，“杭爱”的生命也就完全结束了。

这时，身着一件白绢箭衣的庄妃，疾步走出大清门。她深情地看了苏麻喇姑一眼，什么也没有问，便俯身扑向“杭爱”。不用苏麻喇姑说什么，她已猜出发生了什么事情。当她看到“杭爱”前额上的利箭和箭伤周围紫黑色的毒痕时，她的眼泪流了出来。“杭爱”看到庄妃，想抬起沉重的头，但已经没有力气了。它瞪着一双呆痴的眼睛，几滴泪水也滚了出来。

庄妃的心疼痛了，难忍了。她不能让这带着毒液的箭头再折磨“杭爱”，便猛力拔出了箭头。箭头是带着倒钩的，连那块紫黑的皮肉也带了出来，一股血水喷射而出，顺着前额下流，在那雪白的皮毛上，画出了一条紫红的污沟。庄妃立即撕断一只白绢衣袖，擦去了喷出的污血，堵住了紫黑的伤口。“杭爱”的身躯和四蹄一阵剧烈地抽动，它想昂头跃起，在一阵挣扎之后，又倒了下去。

抽动停止了，四蹄伸开了，眼睛闭上了，“杭爱”安静地横卧在大清门前的台阶下，一动不动地歇息了。苏麻喇姑扑在“杭爱”的身上放声恸哭，站在周围的两黄旗护军，也潸然地流下了眼泪。

庄妃没有哭。她扶起苏麻喇姑，用手轻抚着，宽慰着这个贴心的侍女。然后，撕断另一只白绢衣袖，俯下身来，轻轻地，慢慢地为“杭爱”擦拭着浑身湿淋淋的汗水和沾在汗水上的泥沙。像是怕惊醒“杭爱”一样，她慢慢站起，轻声地告诉身边的太监：

“用两匹细纱白绸包缠，谁也不要惊动它。”说完，扶着苏麻喇姑回到了永福宫。

关于“杭爱”的死，经过若干年月之后，变成了一个离奇的、牵动人心的传说，表达了人们对这匹立了功绩的战马的怀念。这个传说的大意是这样的：

“‘杭爱’中箭之后，从石鸡山奔进大清门，撞倒了守卫在大清门的十名士卒。然后，穿过崇政殿，纵上凤凰楼前的二十四级台阶，飞进内廷门，来到清宁宫的庭院里。它站在永福宫门前，一连发出五声悲哀的嘶鸣，嘴里吐出的鲜血，落在地上，变成了五朵梅花，说明庄妃的五个内兵已经全部战死。它又把头一摆，前额上的毒箭飞去，径直插在永福宫门前的红柱上。庄妃一看，箭杆上写着多尔衮的名字。庄妃哭了，‘杭爱’也哭了。‘杭爱’的眼泪落在地上，变成了几行弯弯曲曲的蒙文。这蒙文，就是庄妃的父亲、科尔沁贝勒寨桑写给庄妃的书信。‘杭爱’死后，庄妃用细纱白绸为它缠身，安葬在昭陵皇太极脚下不远的地方。庄妃在永福宫里大哭了一场……”

其实，“杭爱”死的当天上午，就被埋葬了。庄妃下令，不许剥皮，不许吃肉，不许拔取马尾、马鬃，不许沙土灌进白绸之中。她要保护“杭爱”的洁白与干净。庄妃是喇嘛教的忠实信奉者，她深信喇嘛教“轮回转生”的教义。所以，在抬走“杭爱”时，她特意来到“杭爱”的身边，向“杭爱”告别，并亲手用刀剖开“杭爱”的肚皮，祝愿它来生来世转生到人群里来。

在庄妃心里，“杭爱”比这世间的一些人高尚多了。

庄妃与苏麻喇姑走进永福宫，听了苏麻喇姑的禀报，看了父亲的书信，明白了父亲寨桑和哥哥吴克善的精心安排，迅速地形成了一个对付今天诸王贝勒会议的方略，主要是对付睿亲王多尔衮的办法。一颗悬在半空中的心现在才回到了原来的位置上。

科尔沁草原没有忘记自己的女儿啊！

庄妃为苏麻喇姑解开绵甲，让自己的侍女坐在桌案前的垫椅上。她亲手取出糕点，亲手斟满清茶，静静地坐在苏麻喇姑的对面，看着自己的侍女大口大口地吃着糕点，喝着清茶，她的心理才觉得舒坦一些。

庄妃啊！在患难时刻，在需要人冲锋陷阵的时候，也是一个知道冷暖的人，也有一颗常人所具有的、知道是非恩怨的心。

她等苏麻喇姑吃完糕点、梳洗完毕之后，才问起石鸡山下遭到堵杀的详细情况，当听到四名内兵勇敢厮杀时，心里黯然悲伤起来，特别是蒙丽花的死，使她更觉伤心。

蒙丽花，是姐姐宸妃的陪嫁侍女，和苏麻喇姑一样，都是科尔沁来

的贴心人。姐姐死后，蒙丽花来到自己身边，练武，识字，读书，在清宁宫里，很快就成了第二个苏麻喇姑，也是自己可靠的帮手。况且，她比苏麻喇姑长得美，心眼比苏麻喇姑活，性格比苏麻喇姑开朗，虽说武艺和办事本领现在还不如苏麻喇姑，但她才二十岁，再过几年，也会和苏麻喇姑一样的。女人嘛，要是身上有这么几件拿人的本领，就会胜过男人的。可惜她就这样地离去了，使自己失去了一条臂膀。

当苏麻喇姑说到堵杀的人马中，可能有睿亲王的护卫头目伊罗根时，她的心立即紧张了。若果真是这样，那就说明睿亲王多尔衮已经把刀尖指向自己了。她拿起毒箭在灯下仔细察看，这样的箭，各旗、各王府都有，而箭杆上的标记，已被腰刀刮去，没有留一点识别的痕迹。

“你看得清楚吗？”

“体形，神态，都像伊罗根。”

“还有什么？”

“坐的也是一匹甘草黄。”

“还有吗？”

“我在冲杀时，喊了一声‘伊罗根’，他立即惊慌了。”

“还有什么？”

苏麻喇姑沉思着，竭力地回想搜寻着。她突然大声说道：

“对！他杀伤蒙丽花的同时，蒙丽花用刀砍伤了他的右臂。对，是右臂！”

庄妃把毒箭扔在桌案上，仇恨涌上心头，担心也涌上心头：

“蒙丽花，她为咱们舍出了性命，这仇，咱们不能忘！要真是伊罗根，咱们的处境就更加危险了。”

“难道就没有办法对付吗？”

庄妃像是回答苏麻喇姑的问话，又像是自言自语：

“婉儿可用，毒箭可用，崇政殿大祭可用，飞龙阁答谢会可用……路是险恶的，可宽着呢！”

苏麻喇姑似懂非懂……

二十八 这就是宁远城？这就是吴三桂吗？

饶余郡王阿巴泰，于八月十日午后未时飞马离开盛京，于深夜亥时到达塔山前线。

当他抵达塔山脚下时，一切都使他十分诧异。月亮挂在西天，树叶在月色中婆娑，秋虫在草间啾鸣。在山头一棵巨大的松树下，一只梅花鹿伫立在月光下，惊异地望着山下这一队疾行而至的人马，然后，轻轻地一纵，躲入密林之中。寂静的山林，寂静的村庄，寂静的夜色，根本没有丝毫战争的迹象。他怀疑自己深夜走错了路，回头询问身后的护卫：

“这是塔山吗？”

“是塔山。王爷怎么忘了，前年这个时候，王爷还在山顶那棵老松树下喝过酒呢！”

他想起来了：那天喝了一斤酒，他妈的，连一根萝卜条也没有。他挥起马鞭，飞马向塔山西侧的镶蓝旗大营奔去。

他走近镶蓝旗大营的栅门，从寨墙内壕沟里跳出十几个哨兵，一律着甲冑，佩腰刀，背弓箭。虽然人数不多，但披挂还算整齐。当知道他就是饶余郡王以后，立即打开寨门，表现得十分恭敬和热情。

大营内也是一片寂静，没有严阵以待的士卒，没有准备厮杀的将领，也看不到巡逻的游骑。他大为恼火，骂了一句：“这是屎队伍！”就向大营中间的主将军帐冲去。

刚到军帐附近，突然一队镶蓝旗将领，披挂整齐地列队而出，向他拱手请安。而几队精悍的护军，同时从附近的几个军帐拥出，为他的护卫们送来热水、饭食，并为他的随行马匹送来了草料，然后，又迅速地消失了。这种神出鬼没、极有组织的行动，使他极为高兴，脱口大声地骂了一句：“济度这小子，还他妈的有两下子！”说着，便进入了军帐。

镶蓝旗固山额真济度，是郑亲王济尔哈朗的第二个儿子，封贝子，今年十七岁；勇敢，机灵，聪明，在待人接物上很会来事。他知道阿巴泰很会打仗，武艺高强，而且又是个吃软不吃硬的主儿，所以见面之后，便一声一个“叔王”的称呼，一声一个“叔王”的禀报。阿巴泰觉得心里十分舒坦，便招呼所有将领坐在自己的周围，直来直去地说道：

“济度，皇后派我来这儿坐镇，你小子服不？”

济度赶紧跪倒，恭顺地回答：

“叔王，小侄刚学打仗，正盼望叔王来哩！小侄得好好学几手。”

阿巴泰高兴了，从怀里掏出皇后的懿旨笑着说道：

“你小子就是嘴乖，这是皇后的懿旨，加盖着皇上的金印，亲眼看看！”

“小侄不看，也用不着看！”

“看看！免得你他妈的心里犯疑！”

“小侄心里没有‘疑’，还看什么？再说，请叔王还怕请不来呢！”

阿巴泰越发高兴了，把懿旨往济度面前一扔，大声说道：

“浑小子，这是朝廷的王法。你不生疑，还有下面的将领呢！”

济度趁势接过懿旨，看也不看一眼，顺手交给身边的总管旗务大臣，大声说道：

“下面将领谁敢心中犯疑，你就用这懿旨惩治他！通知前哨佐领，叫他们把眼睛睁大，死盯着宁远城里的吴三桂，别让他打锣敲鼓讨人嫌！我叔王一路劳累，要歇息了。”

总管旗务大臣会意，拿着懿旨走出军帐，到外面仔细琢磨去了。

阿巴泰见济度如此恭顺，高兴地忘记了劳累，兴致勃勃地说道：

“来！谈谈吴三桂这两天进攻的情形。他杀了咱们多少人？咱杀了他多少人？”

济度故作严肃地禀报道：

“禀报叔王，关于这两天宁远前线的战斗情形是这样的：八月九日深夜亥时，宁远城传来一阵鼓声，接着吴三桂的兵马五百人，举着火把冲出城来，小侄带领八百兵马等候于黄土岭。可吴三桂的兵马，根本不是对着咱们来的，而是冲向他自个管辖的北面几个村庄，杀了一些老百姓，就回宁远城了。今天午前巳时，宁远城里又是一阵鼓声，接着冲出四百兵马，根本没有朝咱们这边来，而是冲到他自己管辖的西边几个村庄，烧杀了一阵，又回宁远城了。这两天，吴三桂和咱们根本没有见过面，他没有杀咱的人，咱也没有杀他的人。”

阿巴泰听到这里，简直有些糊涂了。他脱口骂道：

“真他妈的胡闹，有这样打仗的吗？”

济度恭顺地说：

“是啊，有这样打仗的吗？小侄也糊涂了。所以，盼望叔王到来，多加开导。”

阿巴泰根本不知道多尔袞通过洪承畴、祖大寿派人给吴三桂送信的事，也从来没有见过这样打仗的，一时陷于迷茫之中，不知如何对付才好。他听说吴三桂是一个年仅三十二岁、出身于将门的儒将，儒将嘛，不仅英勇善战，而且富有韬略，说不定这小子葫芦里装了什么烂药。为了打破这闷葫芦，他决定趁着夜色，亲自到宁远城边走一趟。他忽地从椅子上站起来，大声说道：

“走！到宁远城边看看！”说完，大步走出军帐。济度急忙拦阻：

“叔王，你一天鞍马劳顿……”

“劳顿个屁！主帅不到前线，算什么主帅！”

“叔王，这用不着啊……”

“怎么，你小子有些害怕啦？”

“这……”

“这什么？你他妈的要是害怕，就猫在窝里！”

济度知道，他这位叔王的牛劲上来了，便“嗖”地一下抽出腰刀，大声恭维地说：

“小侄今天学了一招：主帅不到前线，算什么主帅。叔王不怕，小侄怕什么！叔王，今个夜里，一个护军不带，小侄一个人保叔王到宁远城边转转！”说完，飞身上马。

阿巴泰起脚跨上马鞍，高兴地说：

“有种！是济尔哈朗的儿子！”说完，双脚在马肚一磕，与济度并肩飞马向大营栅门外驰去！

夜空如洗，秋月高悬。海风吹散了大地的余热，送来了海上潮汐的凉意。旷阔宁静的田野上，飘荡着稻米、野花的芬芳。

两匹战马在月光下驰骋，宁远城在夜色中出现了，移动了，靠近了，城楼、堞墙、人影都清晰地展现在眼前。寂静的宁远城啊！

突然，一阵江南丝竹之音从城里隐隐飘来，是那样的优雅，动听，柔情，好像是从挂在城堞之间的，即将落去的月亮中传来一样。阿巴泰急忙勒住马缰，诧异地问道：

“这是什么声音？”

济度一听，知道吴三桂又在深夜里与他的姬妾美女宴欢，便神秘地说道：

“叔王，你仔细听一听，什么都明白了。”

马停止了奔驰，人停止了说话，兵器与铁甲不再撞碰，风也不那样响了。一切声音都消失了，只有这宁远城里传出的江南丝竹之音，在夜空里飘荡，回旋，起伏。阿巴泰虽然不解这乐曲的情趣，但那柔和的、缠绵的旋律，不断地抚摸和刺激着他的耳朵、头脑、心脏和周身的汗毛，使他觉得新鲜、舒坦，心里有些发痒和一种说不出的感觉。他自言自语地说：

“这就是宁远城吗？这就是吴三桂吗？”

“叔王，这是没有错的。我刚才不就说用不着来吗，吴三桂那小子花着呢！”

这时，城头上隐约传来明军守城士卒的谈话声，听口音，像是河北人。

“老哥，快来，好酒啊！”

“哪儿弄来的？”

“这两天出城打了胜仗，总兵大人赏的。”

“真的？”

“你听，总兵大人正在玩花的呢！今个儿从山海关弄来的，四个江南小姐，又会弹，又会唱，又会卖俏。今个夜里够总兵大人受啊！来，喝！”

“好酒，好酒呀！看来今个夜里，不会出城了。喝完酒，就在这半空中，睡一个神仙觉。”

“你想得倒美！总兵大人玩够了那四个小妞，还不得玩咱哥们儿呀！上峰讲了，今夜五更出城。喝！喝呀……”

济度低声问道：

“叔王，听见了吧？今夜五更出城。”阿巴泰朝宁远城唾了一口：

“呸！咱们五更见！”

他与济度拨回马头，向塔山大营奔去。

二十九 五里河沙尘滚滚……

八月十一日凌晨丑时，饶余郡王阿巴泰和镶蓝旗固山额真济度，带着四百名骑兵、四百多步兵，借着月光，沿着觉华岛对面的海边，悄悄地来到宁远城南的芦苇塘里、高粱地里和柳条林里。因为，从努尔哈赤创业起，对八旗兵的训练就极为重视，战场纪律要求极为严格，八旗士卒除了一匹马、一把刀、一壶酒外，别无所有。所以，八百人的兵马，潜伏于宁远城南，明军的哨兵和游骑，都没有发觉。

阿巴泰和济度坐在柳条林里的一块黄沙堆起的高坎上，从柳条的隙缝里，可以看见不远的宁远城。他俩警惕地注意着明军的动静，不敢有丝毫的大意。

月亮落山了，夜幕遮掩了宁远城。海雾随着海风缓缓地向岸边涌来，不大一会儿，就弥漫了芦苇塘、高粱地和柳条林。海潮哗哗地响着，宁远城头敲响的四更梆鼓声，穿过夜雾，插在潮声起落的空隙里，隐约地传到柳条林里。济度挪动身子，低声说道：

“叔王，起雾了。你听，是四更梆鼓吧？”

“是啊，四更了，该上水加料了。”阿巴泰说着，从怀里掏出一只粗肥的、烤熟的羊腿，取下腰间的酒壶。济度也从怀里掏出一块约有三斤重的熟牛肉，又从衣袋里掏出一个纸包，小心地放在夹紧平摆的两腿上。纸包打开，是咸盐，约摸有二两。他用手撕下一条牛肉，蘸点盐，大口地嚼起来。同时，问了一句：

“叔王，吃牛肉不？”

“我的牙缝宽，吃牛肉塞牙……哎！你蘸什么？”

“盐呀。”

“妈的，你小子真会过，咋不早说！”阿巴泰说着，把那只粗大的羊腿伸过去，在放盐的纸上一滚，一下子就蘸去了一两多。济度赶快拿起纸包，把剩下的盐全部洒在自己的牛肉上，赶忙吃了起来。

阿巴泰嚼着蘸盐的羊肉，说话了：

“济度，老子心里有个闷儿，你给解一解。”

“叔王，小侄听着呢！”

“吴三桂的人马，前晚是啥时辰出城的？”

“亥时鸣锣擂鼓，子时出的宁远城啊！”

“你小子没有记错吧？”

“叔王，你太小看侄儿了！前晚半夜，我走出军帐撒尿，突然，宁远城里的鼓敲响了，把我吓了一跳。我问护军，这是啥时辰？护军说，刚到亥时。我集合兵马，潜伏在黄土岭脚下的林子里，吴三桂的兵马就举着火把出城了。我又问护军，这是啥时辰？护军说，子时一刻。你说，这能错吗？”

“可前天晚上刚黑，约摸是酉时。苏克萨哈跑到我的府上对我说：吴三桂在连山、塔山发起了进攻。这也对不上茬呀？”

“哪个苏克萨哈？”

“就是睿亲王府那个总晃脑袋的长脖子，想起了吗？”

“是瘦鸭啊！”

“就是他。难道他有千里眼、顺风耳不成？再说，吴三桂酉时还没有鸣锣打鼓呢！”

“长脖子瞎吹呗，你信他的？”

“不！苏克萨哈可不是瞎吹的人。我琢磨这里头兴许有什么道道呢！”

“是吗？”

“你小子知道个屁！睿亲王府那一窝，诡诈着呢！”

“叔王，这里头……”

宁远城里响起了鼓声、锣声。阿巴泰把手里没有啃完的羊腿一扔，忽地站起：

“妈的！打完仗，再说……”

宁远城里，总兵府的夜宴一直开到今晨丑时。将领们吃饱了，喝足了，玩腻了，月亮落山了，四更梆鼓响了，吴三桂也有些困倦了。他斟满金樽，高高举起。大家知道，总兵大人要发布五更“出击”的命令了，便依桌而起，肃然待命。

由于前晚、昨天两次大量杀斩无辜村民，引起了辽东巡抚黎玉田的不满，使吴三桂十分担心。因为黎玉田本非吴三桂所属，原来的关系也浅，松锦战役失败后，虽然仍然是辽东巡抚，但地盘丢光了，只剩下了一个空名。崇祯皇帝也许有别的考虑，让他仍居于宁远辖区，寄居于吴

三桂篱下。但此人抗清之心未泯，在士卒中威信很高。吴三桂因摸不清他与崇祯的关系究竟如何，十分害怕他以“杀良冒功”四字弹劾自己。再说，宁远城附近的农村里，也没有多少青壮男子可杀了。所以，吴三桂决定这次“出击”，要向连山的清兵营地进攻一下，稍经接触，即撤出战斗，有所斩获当然更好，就是无所斩获，也可以平息黎玉田的不满。反正塘报是自己写的，崇祯皇帝也不会来此查核的。在夜宴中，他把这个想法告诉了副将杨坤和游击郭云龙，对其他将领，只字未漏。

他看到将领们都肃立待命，神态威严地说道：

“宁远铁骑，久未出击，故前晚、昨日有两次演练之举。通敌刁民，一荡而清，宁远声威，震慑敌营。现着令副将杨坤，率师三百，游击郭云龙，率师二百，合力踏平连山敌营。以张宁远之威，慰圣上之远念。举杯壮行，立候捷音。”

杨坤、郭云龙早有准备，于是，同时举杯跪倒，干杯亮底，表示决心：

“誓死踏平敌营，不辱总兵大人之命！”

辽东巡抚黎玉田被这种假戏真演的情景感动了，大声请战道：

“踏平连山敌营，黎某怎敢落后。若辱总兵大人之命，愿受军律惩处！”

吴三桂急忙上前，扶起黎玉田，挽手而立，亲切地说道：

“巡抚大人壮心深情，三桂拜领。连山弹丸之地，由他俩试马去吧！请大人坐镇大营，以为后应。”

杨坤、郭云龙奉命起立，拱手告辞。

“请大人静候捷音！”说完，大步走出总兵府。

鼓声敲响了。

黎玉田奔向大营。

吴三桂在四个歌伎搀扶下，向卧室走去。

在薄雾轻展的黎明，副将杨坤率领的三百兵马作为前队，游击郭云龙率领的二百兵马作为后队，走出了宁远城的东门远安门。马在薄雾中嘶鸣，人在薄雾中喧嚷，枪在薄雾中闪光，杨坤、郭云龙在马上发出酒后的笑声浪语。军容纷乱，熙熙攘攘，吴三桂的军队在宁远城东平坦旷阔的田野上，松松垮垮地向连山清兵大营移动。这些，都被潜伏在柳条林里的阿巴泰和济度看得清清楚楚。

当明军的前队人马行进在离宁远城十五里、距连山还有八里的土岭时，阿巴泰率领二百名骑兵，突然从右侧的芦苇塘、高粱地里杀出。薄雾中一面镶边的蓝色龙旗飘动，马群突奔，刀光闪亮，像一股蓝色海啸滚地而来。这队清兵并不呐喊，但“嗒嗒”的马蹄声，立即使不高的土岭震动起来。

当明军副将杨坤发现时，这股奇袭的敌兵距他只有半里远了。这时，清兵发出瘁人的呐喊声，向杨坤冲来。明军根本没有思想准备，见清兵在薄雾中出现，而又不知有多少兵马，立即慌乱起来。带领后队的游击郭云龙，知道中了埋伏，急忙带着身边的三十名亲兵，向阿巴泰迎去，企图从侧面牵制一下，使副将杨坤能够有时间组织抵抗。不等他的兵马赶到，阿巴泰的枪、刀已使明军一百多人倒在血泊之中。杨坤毕竟是一个经过战阵的副将，在遭到突然冲杀之后，立即带领一百多名骑兵，飞上土岭的高处，占据了有利地形。

阿巴泰第一轮冲杀得手之后，看到明军主将迅速占据了土岭高处，知道是一位有经验的将领，便扭转马头向郭云龙杀来，企图一口吞掉这三十名骑兵。郭云龙明白，若稍有迟疑，他就全完了。不等阿巴泰靠近，他立即勒转马头，退回自己的后队，并令弓箭手射杀冲来的清兵。站在土岭高处的杨坤，现在看清楚了，清兵只有三百骑兵，与自己的力量相等，如果在这里厮杀，很难取得全胜。况且，此地距连山清兵营地只有八里，如果敌人增援，后果不堪设想。一个把清兵引到宁远城下，内外夹击、一举歼灭的想法形成了。他大呼一声，率领队伍冲下土岭，杀入战场，与郭云龙合兵一起，叫了一声：“郭游击，跟我来！”便冲出阿巴泰的包围，向宁远城下移动。

阿巴泰猜出了杨坤的意图，并不拼死地拦阻。在放开明军的骑兵之后，迅速回杀明军的步兵，然后才向杨坤、郭云龙追杀而来。

当杨坤、郭云龙退到距离宁远城只有五里的五里河时，柳条林里响起震天动地的杀声，镶蓝旗固山额真济度，率领一百名骑兵和四百名步兵杀出，截断了退往宁远城里的道路。阿巴泰也从后面赶来。

杨坤、郭云龙查点了身边的士卒，五百人马只剩下二百零七人。这时，由于厮杀伤亡激起的滴血仇恨，超过了平日亲近大清的暧昧情感，而且自己的生命又处于瞬息可失之际。这些吴三桂长年豢养的将领，还是有战斗力的。他们知道，虽然剩下了二百多人，但都是骑兵，没有步兵的拖累，五里河地势平坦，便于骑兵周旋，而且宁远城近在眼前，援兵会很快到来。游击郭云龙脱下甲胄，挥起大刀，大吼一声，带着一队骑兵，向追来的阿巴泰杀了过去。

副将杨坤看出从柳条林里杀出的小将，是济尔哈朗的儿子济度，心情稍有一些紧张。他知道，这个年轻的镶蓝旗固山额真，是以善射而闻名的。在十名亲兵的保护下，杨坤也投入战场厮杀起来。

雾散了，太阳跳出海面。在霞光中，五里河沙尘滚滚，杀声不绝，几百匹铁甲战马，追逐，突奔，嘶鸣，跌倒，血染红了黄沙，染红了河水。

坐在宁远城里大营军帐中的辽东巡抚黎玉田，听到五里河传来的厮杀声，急忙奔上内城春和门的城楼，五里河战场，在晨光朝霞中清楚地展现在他的面前。他看见明军的人数不多了，急令参将立即禀报吴三桂。之后，他急忙奔下城头，跨上战马，带着自己的一千骑兵，火速冲向宁远城的外城东门。

当宁远城东门远安门一打开，城池的吊桥一落下，正在厮杀的济度，知道明军要增援了。他撇开杨坤，带着二十匹精骑，向宁远城东门扑来。在飞奔的过程中，他熟练地拿起弯弓，搭上带钩的毒箭。当黎玉田飞马奔过吊桥，济度飞马赶到，趁势放出一支毒箭。黎玉田急忙向右一闪，毒箭射入他的左肩胛骨。他觉得一阵酸麻，知道中了毒箭，用右手猛力一拨，因箭头是带倒钩的，连左肩的肌肉也一齐拔了出来。他大喝一声，举枪向济度刺去。济度没有恋战，拨转马头，飞奔而回。黎玉田一阵头晕，跌下马来，被亲兵们救回城里。

吴三桂听到五里河战斗的禀报，急忙推开怀中的歌伎，穿好衣服奔出。当他走进议事厅的时候，阿巴泰和济度已经退出战场，回塔山大营去了。

五里河战斗，清兵固然丢下了一百多具尸体，但明军伤亡更重。副将杨坤、游击郭云龙都负伤多处，五百名士兵，仅存九十六人，尤其黎玉田因中毒箭而昏迷的事情，使吴三桂的心战栗起来。他觉得，济度射出的这支毒箭，似乎是专门为他而发的。他心里疑惑了：

“难道舅父的消息有诈？……”

突然，宁远城西门迎恩门响起唢呐声、鞭炮声，一个守门小校慌张地跑进议事厅，跪倒禀报说：

“皇上派兵部侍郎王家彦带领二十五名官员，前来嘉慰总兵大人……”

吴三桂听了，大惊失色。

三十 庄妃啊，没有想到，多尔衮的对手原来是你啊？

皇太极三日大祭，于八月十一日午前巳时举行。仪式是由礼部安排的。经过昨天一天的准备，崇政殿完全浸沉于悲哀、凄楚的气氛之中。

崇政殿的东西两侧，搭起了两座高一丈二尺、方圆八尺的超度祭祀台。东侧的一座，是供喇嘛教的喇嘛们祭告佛爷赐降吉祥用的。西侧的一座，是供萨满教的萨满们祭告山川神灵免去苦难用的。

在皇太极时代，喇嘛教虽然已经进入大清的政治生活，并占据了统治地位，但努尔哈赤时代所信奉的萨满教，还没有完全消失，在大清的政治生活中，仍然有很大的影响，特别是在一些满族贵族和臣民中间。

崇政殿前宽阔的高台上，整齐地摆放着工匠们用竹条、白纸扎制的皇帝銮驾、仪仗。旗、伞、罗、牌的大小与实物相同，车、轿、舆、椅比实物略有缩小。在高台两侧，簇拥着一群用白纸裱糊的骡、马、牛、羊、鹿、骆驼等牲畜，等待着皇太极的灵魂享用。

崇政殿门里，挂起了几十顶样式相同的灵幡，下垂飘曳的丝条布带，使人心绪缭乱。在大厅里，几十支用牛油制作的、棒槌粗的黄色蜡烛燃烧着，冒着一股股黑烟。灵堂前的长案上，几十支手指粗的红色蜡烛，闪动着幽暗的火光。香炉里的线香，缭绕着蓝色的烟雾。几十盘各式各样的美味佳肴，摆在长案上，上面已落满了一层薄薄的烟尘。长案后的高台上，是打开盖子的棺木，为了防止尸体腐烂，周围堆放着几十块二尺见方的冰块。

皇太极就躺在这烛光、烟雾、寒冰之中，等待着人们的祭祀。

巳时的钟声响了。崇政殿前热闹起来。

东侧的喇嘛台上，十二个披着袈裟的喇嘛，手数佛珠，一会儿围坐成圈，闭目合掌，嘴里发出含混不清的“喃喃”声；一会儿站起来，在那含混不清的“喃喃”声中，把黄表、纸钱撒向天空，任风吹拂而去。

西侧的萨满台上，却是另一番景象。十二个身穿各色布片缀成的花衣，头戴兽头尖帽，腰扎布条、藤枝、草绳，挂满铃铛的萨满们，唱着古老的、传统的“山川神祇保佑”歌，跳着原始的、粗犷的、很少变化的“萨满求神”舞。随着手舞足蹈，身上的铃铛乱响，使那本来就含混不清的歌声更加含混不清，而且使东侧喇嘛台上的喇嘛们，立即变成了只见嘴动、不闻声响的“哑巴”。

在喇嘛们和萨满们严肃的超度声中，崇政殿两侧画屏前排列的十二

个手擎长筒号角的仪仗号兵，吹响了长号。那浑厚、悲怆的“呜呜”声，镇住了一切声响，使整个的皇宫都沉痛地战栗起来。

大祭开始了：

首先走进崇政殿的，是皇后、贵妃、淑妃、庄妃。苏麻喇姑今天着白绸孝服，搀扶着皇后。她的出现，使人们感到惊奇。因为，按朝制规定，若无特殊情况，侍女们是不准进入大祭场所的。但当人们看到皇后憔悴虚弱的样子，和苏麻喇姑体贴入微的举止时，他们的惊异也就消失了。接着是皇太极的长子、肃亲王豪格和他的儿子富绶、猛峨等，以及皇太极的其他子孙。

皇后流着眼泪，代表各宫妃子、皇子、皇孙，给皇太极上了三炷香。大家依序跪倒，向皇太极行了三跪九叩之礼，便站在香案的一侧，以皇太极遗属的身份，迎接祭祀人们的到来。因为皇后身体欠安，不能长时间站立，礼部特意为她设置了一把垫椅。

不知是民间“祖母偏爱孙子”的传统意识还没有在这个皇后的心上最后消失，还是她为了排除自己心中的悲痛，抑或有别的什么原因，皇后在看到她身后一大群皇子皇孙之后，眼泪又流了下来。她把豪格的第五个儿子猛峨抱在怀里，坐在垫椅上，并让豪格的长子富绶站在她的身边，傍依着她。

这个细微的行动，竟给那些不是出生于清宁宫的皇子皇孙们以极大的宽慰，赢得了他们的好感。特别是肃亲王豪格，他觉得这个一向宽厚的皇后，在这样的场合这样做，是对自己争夺皇位的公开支持，也是对多尔袞的公开抵制。他心里不仅浮起了对皇后的感激之情，也增强了与多尔袞对抗到底的决心。

在“呜呜”的长号声中，诸王贝勒们走进崇政殿。代善、济尔哈朗、阿济格、多尔袞、多铎等依序慢步走向灵堂。

礼亲王代善突然惊疑地发现，坐在垫椅上的皇后，怀里依着的是豪格最小的儿子猛峨。睿亲王多尔袞则被皇后身后的苏麻喇姑惊呆了。郑亲王济尔哈朗对苏麻喇姑进入崇政殿也感到惊奇。他瞥了一下庄妃，庄妃神情镇静，虽然清瘦一些，但毫无病态，这就更加深了他的疑惑。而英亲王阿济格、豫亲王多铎，根本没有注意这些，他们想的是，赶快结束这多余的大祭，省出一点精力，好去对付那些至今还没有表态的蒙古贝勒们。他们都怀着各自需要弄清的问题，站在皇太极的灵堂前。

代善惊疑了：皇后怀里的猛峨，不就是一个讯号吗？清宁宫明确地支持豪格了。昨天凤凰楼上的会谈，庄妃那软硬都有、锐不可当的话语，使他至今仍然觉得胆战心惊。从昨天走下凤凰楼起，他已经决定看看风头再说了。自己不登皇位，何必为他人冒险呢？他庆幸自己前几天没有孟浪地公开支持多尔袞，这个弯子不需要转，就是支持豪格，也不会引起别人的非议。但这种违心的、见风使舵的、投机取巧的做法，却

引起自己强烈的内疚。内疚的滋味折磨人时，比悔恨的滋味更难受。因为内疚斫伐的是自己的良心啊！他觉得对不起多尔袞，更对不起十七年前死在这里的乌喇纳喇氏·阿巴亥，那离别时深情的一瞥，那只有他才懂得的、最后的几声惨笑。心里的慌乱，竟使这位大贝勒，在代表诸王贝勒给皇太极上献三炷香时，只插了两炷，另一炷还在手里，就下跪叩拜了。

多尔袞惊呆了：苏麻喇姑的出现，使他的心境完全乱了。他离开府邸来皇宫的时候，护卫头目伊罗根还没有回来，他嘱咐长史阿努思：伊罗根回来后，不论他在哪里，也不论在处理什么事情，都要立即禀报。直至现在，长史阿努思也没有露面。当他发现皇后背后的苏麻喇姑时，以为自己看花了眼。走近以后，不仅看清了苏麻喇姑的装束，而且碰到了那挑衅的目光。他急忙瞥了一下庄妃。那双晶莹的眸子里露出轻蔑和戏弄的眼神，使他立即明白，自己打出的第一拳落空了，也可能被对方抓住了。他觉得，皇后怀里的猛峨、身边的富绶，都成了压在自己心头的铁砧和石块。他的心乱极了，以致在诸王贝勒行完三跪九叩之礼站起来时，他仍然趴在地上没有起来，又叩了一个响头。

代善的失礼，多尔袞的多礼，使诸王贝勒都感到惊异。济尔哈朗虽然不知其中的奥秘，但他断定代善和多尔袞都碰到了他们意料之外的难题。而这个难题是谁给予的呢？皇后？庄妃？苏麻喇姑？

豪格也看到了。他除了恼怒代善的无礼，咒骂多尔袞的虚伪外，这两个亲王的失常举止，也使他陷于思索之中。

这一切当然都没有逃脱庄妃的眼睛。她对济尔哈朗和豪格寄予希望，心里暗暗说道：

“肃亲王，郑亲王啊！从现在起，你们也该动一动脑筋了。”

她对代善感到厌恶和怜悯，心里说道：

“大贝勒啊，你还要观望吗？”

她对多尔袞的惊慌失措感到从未有过的痛快：

“睿亲王啊，你也有心慌意乱的时候！”

在内院学士、文武大臣、各旗将领、朝鲜世子、大君等依次祭祀中，和硕亲王们都立于后妃们的一边，以皇室亲王的身份迎送。但这些人是怎样进来的？是怎样出去的？在祭祀中有哪些需要观察、分析、判断的细微表现？多尔袞都没有注意。他的全部心思，都被苏麻喇姑牵动着：

“伊罗根走错了路，没有碰到这个精灵似的侍女？”多尔袞暗暗地问着自己。

但他立即否定了这个想法。盛京去科尔沁草原只有这一条官道，就是两个瞎子摸路，也会碰到一块的。难道这个侍女会飞不成？如果没有经过一场厮杀，“杭爱”为什么会死？苏麻喇姑刚才那挑战性的目光由何而来？

“伊罗根他们被这个侍女杀掉了？”多尔袞暗笑自己怎么会有这样一个荒唐的想法。伊罗根的武艺他是清楚的，莫说一个苏麻喇姑，就是十个苏麻喇姑也奈何不得他啊！

“伊罗根告密了？”想到这，多尔袞不由得打了一个冷战。如果伊罗根出卖了自己，根本就没有认真进行堵杀，有意放走了这个侍女，那么……

正当多尔袞陷于思索之中，蒙古各部贝勒走进了崇政殿。

在奈曼部贝勒衮出斯巴图鲁、敖汉部贝勒塞臣卓礼克图、喀尔喀部贝勒老萨、喀喇沁部贝勒塔布等人的蜂拥下，一个身穿蓝色箭衣、头戴紫顶金边软帽、脚踏蓝色长靴、身披黄色斗篷的高大汉子，风尘仆仆、大步流星般地奔到皇太极的灵堂前，下跪匍匐，爬了五步，叩头在地，大声痛哭起来。蒙古各部贝勒，也随着跪于身后，有的也痛哭起来。

在闪动的烛光和缭绕的烟雾之中，多尔袞虽然没有看清这个人的面目，但从那些蒙古贝勒亦步亦趋的神态中，从那咄咄逼人的气势中，从那悲痛的哭声中，他断定是科尔沁贝勒寨桑来了。他心中预想的第二个行动方案跳了出来：暗杀！杀掉这蒙古各部的马头！第一拳落空了，这第二拳是断不可误的！他心中暗暗地叫道：

“寨桑啊，你还是亲自来了！你的女儿庄妃，并不聪明啊！”

这时，哭声停止了。痛哭者站起，转过身来，快步走到皇后面前，屈膝跪倒。多尔袞的头脑“嗡”的一震，几乎昏了过去。他看清楚了，来人根本不是科尔沁贝勒寨桑，而是寨桑的儿子、庄妃的哥哥——科尔沁藩王吴克善。

刹那间，多尔袞像是由山峰一下子跃进了深谷，精神状态完全垮了，浑身的力气“嗖”的一下消失了，两腿也有些颤抖起来。他苦思冥想的第二拳，还没有打出去，就被对方识破了，制服了。他偷偷地看了一下庄妃，这个科尔沁女儿，神态自若，双目流盼，异常冷静地观察着周围的一切。那眼角里扫出的余光，似乎已经看清了自己的一切。这个女人是迷人的，也是非常可怕的。

科尔沁博尔济吉特氏·吴克善，三十多岁。天聪六年（1632 年）封外藩亲王。其人生性慧敏，长于谋略。天聪八年，皇太极把蒙古各部臣服的人马和自己原先统治下的蒙古人编为“蒙古八旗”，分为一百二十九个佐领，其兵力约为满族八旗的三分之二，想交给科尔沁贝勒寨桑执掌，寨桑拒绝了。他对皇太极说：

“寨桑若执掌蒙古八旗，就是执行军令的士卒，‘头羊’作用失矣！愿仍处八旗之外，跟汗王的马蹄驰骋。”

皇太极同意了。

吴克善从那时起，依靠父亲寨桑和皇太极的声势，不仅以能征惯战闻名，也以办事干练、轻财好义而驰名于蒙古各部。前天傍晚，寨桑接到关于皇太极猝然病故的讣告，立即召集谋臣商议。大家认为：争夺皇位势不可避，它带给科尔沁的恶果将是灾难性的。新的皇帝的登极，清宁宫特权的消失，也就是科尔沁由盛变衰的开始。如果弄得不好，清宁宫后妃们的遭殃，也许会引起一阵席卷科尔沁草原的风暴，土地、草滩、羊群、财产、奴隶……都有可能一散而空。因为，皇位易主与权力、财产的再分配总是同时发生的。他们正在忧虑的时候，苏麻喇姑飞马来了，送来了庄妃的书信，知道了宫廷里争斗情况。他们决心要为保卫科尔沁的特权和财产而放马搏杀，迅速拟定了一个行动方略，立即派出飞骑与阿巴垓郡王、贵妃之父——额齐格诺颜和阿巴垓塔布囊、淑妃之父——博第塞楚祜尔联系，以便统一行动。并派吴克善星夜赶来盛京，要在这场争斗的漩涡中，再加入一股奔腾直泻的急流，显示一下蒙古各部的力量，首先巩固蒙古贵族集团在清宁宫的特殊地位。

吴克善跪在皇后面前，大声禀奏道：

“皇上驾崩，科尔沁臣民痛不欲生。臣父寨桑，年老多病，不能驰马奔丧，特命下臣吴克善前来祭祀。静候皇后懿旨。”

皇后见到自己的侄儿，心头一酸，泪水流了出来，真想相抱痛哭一场，倾诉这几天来心里的苦楚。但在这崇政殿，只好公事公办。她拭去眼泪说：

“有劳寨桑贝勒。你就代表科尔沁臣民，向皇上的亡灵，表达你们的忠心吧！”

吴克善叩头，声音更加洪亮地说道：

“臣父寨桑，命臣禀奏皇后：科尔沁八千铁骑，随时听候皇后调遣。向皇后请安！向贵妃、淑妃、庄妃请安！向各位和硕亲王请安！”

吴克善叩头站起，退至香案前，燃起三炷香，率领蒙古各部贝勒，一齐向皇太极的亡灵跪倒。

吴克善的话，是说给和硕亲王们听的。和硕亲王们都听懂了。

礼亲王代善，心里不安起来。他知道，科尔沁二十年来，在皇太极的羽翼下，壮大了，强悍的科尔沁铁骑，已经成为大清的一根支柱。科尔沁不是朝鲜，它是蒙古各部的“马头”。它的声音是有力量的。寨桑既然说话了，你就不能不听啊！

肃亲王豪格觉得很高兴。科尔沁八千铁骑听皇后调遣，皇后是谁？不就是正抱着猛峨的中宫吗？

郑亲王济尔哈朗看出了问题的大概。寨桑远离盛京，以保安全，握重兵以待讯息。吴克善的态度表明，科尔沁已下定决心要干预这场争斗。在目前和今后一个时期，要战胜中原明朝，夺取天下，离开科尔沁的支援是不堪设想的。科尔沁，蒙古各部的“马头”啊！天时对寨桑有利！但他还在思索：这是谁出的主意呢？

睿亲王多尔袞，此时完全镇静下来。他看得清楚，寨桑是老奸巨猾的，吴克善公开支持清宁宫了，这一切都是永福宫那个迷人的狐狸精安排的。甚至他觉得皇后今天的表演，也是庄妃设计的。他后悔没有早一点看透永福宫这个女人，让她在暗地里打了自己一个伏击。他决定在这第一轮较量中，先让这个女人一步，然后用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一举置她于死地。庄妃啊，真没有想到，多尔袞的对手，原来是你啊！

崇政殿前“呜呜”的长号声响了，答谢仪式即将在飞龙阁举行。可多尔袞的心，却飞向了广宁城的正白旗大营。

三十一 飞龙阁飞起了凤凰。这个女人，也许是决定明天大清命运的人

午后未时，答谢会在飞龙阁里举行。所谓“答谢”，实际上是清宁宫就皇位的继承问题，向南边的“兄弟之邦”朝鲜和北边的“骨肉屏障”蒙古各部做一些必要的说明，以笼络、安抚这些“兄弟”和“盟友”们。

在飞龙阁宽敞的大厅里，摆了十几张大理石做面的圆桌。每张圆桌周围，摆有四把黄垫宫凳，桌上放着茶点水果及礼节性的赏赐品，如珠宝、锦缎、银两等物。赏赐品均用黄绫包封。在大厅正中的高台上，设有皇后与和硕亲王们的座椅。按照庄妃的意思，这个答谢会，也请了内院学士参加。他们的座位，安放在高台之下。这一切，都是启心郎索尼一手操办的。

这本来是一次简单的、礼节性的聚会，但在今天，却变成了一个极其重要的、令人瞩目的会议。所有参加会议的人，心情都格外紧张，一个个神色凝重地走进飞龙阁，沉默无语地坐在自己的位置上。

代善、济尔哈朗、豪格、多尔袞、阿济格、多铎等六位和硕亲王，经过这几天的明争暗斗，分离组合之后，都想摸一下清宁宫现在的态度，以调整各自的行动方略。特别是睿亲王多尔袞，在受到苏麻喇姑事件的折磨和吴克善突然出现的打击之后，更需要听一听中宫皇后的讲话，更想看看永福宫那个女人到底有多大能耐。

朝鲜世子李滢、凤林大君李淏、蒙古贝勒衮出斯巴图鲁、塞臣卓礼克图、老萨等，都在焦急地等待着这次接见，以便弄清清宁宫在皇位继承上究竟属意于谁。是豪格？还是多尔袞？他们也要以此来判断大清今后的动向，揣度自己今后的吉凶祸福。特别是科尔沁外藩亲王吴克善，他急急星夜赶来，就是要亲自观察一下，清宁宫现在的处境究竟如何，并以此来判断科尔沁集团未来的地位。他身上带着父亲寨桑的一封口气极为强硬的书信，如果需要，他将在这个会上宣读，并交给皇后。内院大学士范文程、刚林、罗硕、洪承畴等，都想知道，他们的笺表上呈以后，清宁宫到底有什么反应。

心情最为紧张的，还是正向飞龙阁走来的庄妃。

也许是皇后有意让庄妃出头露面，也许是皇后怕事情一时弄僵不好收拾，也许是皇后在午前的大祭中太劳累了，当离开中宫去飞龙阁的紧要时刻，皇后的头突然疼痛起来，并急忙派人去召太医傅胤祖。答谢会的事，只能由庄妃一个人去了。

这是庄妃十七年来第一次会见诸王贝勒、朝鲜世子、蒙古贝勒和内

院学士这样一些权势人物，并要接受这些人物的各种挑战：

首先，是地位上的挑战。她知道自己的永福宫，在清宁宫五宫中是最低的一宫，居于关雎宫、麟趾宫、衍庆宫之后。除了皇后，这些亲王贝勒们看得起谁呢？他们是努尔哈赤的龙子龙孙啊！

其次，是年龄和经历上的挑战。和硕亲王地位之高，权势之大，经历之广，自己是比不了的。就是蒙古贝勒，哪一个不是在马背上厮磨了几十年的部落王？哪一个不是刀把上的强者？就连朝鲜世子，自己也比不了，同是被“囚禁”的人，他被“囚”于盛京，自己被“囚”于永福宫，他背后还有一个朝鲜，而自己呢？皇太极一死，什么也没有了。

第三，是习俗心理上的挑战。自己是个女人，而且是个美丽、年轻的女人。女人年轻而美丽，只能引起淫欲的追逐，谁还有心思注意你的才智呢？妃子，妃子不也是女人吗？天底下有一半女人，书本上、故事里有几个有名有姓的？就是留下姓名的，不都是坏事的根源、淫乱的化身吗？

第四，是学识上的挑战。在男人看来，女人都是愚蠢的，除了能生孩子而外，还能干什么呢？今天，自己把内院大学士们请来，就是为了见识见识这些秀才们的能耐啊！

但自己毕竟是皇宫的妃子，是皇宫里的人。怪啊，有“永福宫”这三个字顶在头上，就像顶着一尊神明，也会吓倒人的。再说，自己是科尔沁贝勒寨桑的女儿，这是一个腰杆很硬的家族啊！天地既然安排了这样一条路，自己不能不走啊！

庄妃知道，这是第一次和这些权势人物打交道，就像当年在喀尔喀结盟会上跨上“杭爱”一样，赢了，是它的主人，输了，粉身碎骨。命运啊，时时都在挑战！

启心郎索尼走进飞龙阁，恭立于大门旁边。人们知道，皇后要来了，都急忙跪倒，准备迎接。

庄妃在苏麻喇姑陪同下走了进来，人们惊异了。洪承畴此刻完全陷于痴呆之中。仙鹤！两年未见的仙鹤，飘然而至。他的眼神恍惚了，他那重色轻义的本性发作了，两年前三官庙玉手参汤留下的记忆，在心中又火一样煎熬起来。他用手揉了揉眼睛，目光从庄妃的脸上移到庄妃的手上，还是那样的柔软洁白啊！他的心迷乱了。

在人们惊异的目光中，庄妃快步走上大厅的高台，说了一声“起”，就端坐在自己的垫椅上。

全场鸦雀无声。这时，人们发现，两黄旗的将领谭泰、图尔格、图赖、鳌拜等，着甲胄，佩腰刀，恭立于飞龙阁大厅门口。

庄妃目光炯炯，横扫了大家一眼，轻声说道：

“皇后偶尔身体不适，命我来看望大家。皇后传下懿旨，感谢朝鲜世子李滢、凤林大君李湔及其使者，并问候朝鲜国王和王妃安康。”

朝鲜世子李滢等急忙跪倒谢恩。

庄妃继续说道：

“皇后感谢蒙古袞出斯巴图鲁贝勒、塞臣卓礼克图贝勒、老萨贝勒、塔布贝勒和科尔沁外藩亲王吴克善，并祝愿蒙古各部臣民吉祥如意。”

蒙古贝勒们急忙跪倒谢恩。

庄妃站起答礼。朝鲜世子与蒙古贝勒等回到自己的座位。全场立即活跃起来，阿济格、多铎、刚林等亲王和内院学士们交头接耳地议论起来。他们以为，礼节性的答谢一完，就该像往常那样，山南海北地乱扯了。

不等这种气氛蔓延开来，庄妃用坚定的目光看了一下这几个胡扯的主儿，有意提高声音，但仍然轻松地说道：

“皇上驾崩三天，盛京很乱，道路不安。朝鲜世子、大君，蒙古各位贝勒，你们最好待在府邸里少出门，特别是在晚上，千万不要出来，当心有人从背后给你们一刀，或者迎面给你们一支毒箭！”

庄妃这几句话，立即使会场刚刚活跃的情绪跌落下来。多尔袞、多铎、阿济格没有想到，这个女人一开手就打出了致命的一拳，一时不知所措。内院大学士刚林的脸色立即变得苍白。人们都惊住了。

庄妃不等多尔袞、刚林等缓过劲来，马上用惋惜的口气说道：

“我的坐骑‘杭爱’，昨天夜里，被人用暗放的毒箭射死了，还险些搭上贴身侍女苏麻喇姑！”

庄妃打出的第二拳，一下子把多尔袞置于悬崖的边沿。

人们惊慌了，愤怒了。多尔袞的心吊在嗓子眼儿上。他立即明白了苏麻喇姑此时进入飞龙阁的用意。他猜想伊罗根此时可能握在庄妃手里，如果这个女人一下子把伊罗根亮出来，自己的一切也都完了。刚林的两腿已经发软，开始有些颤抖起来。

大贝勒代善为了表示对清宁宫的忠心，也为了表明这件事与自己无关，突然拍案而起，厉声喊道：

“这样卑鄙的事情是谁干的？庄妃，请你讲明，我们依照朝制，立即议处。”

“感谢大贝勒。干这件事情的人，可能是一伙偷偷摸摸的山匪。”

豪格忽地站起，拱手说道：

“请皇后、庄妃下旨，我愿意带兵前去，剿灭这一伙无法无天的坏蛋！”

“感谢肃亲王。这伙山匪早就逃进了深山。我想，他们也可能是被逼无奈，才干出这样的勾当！这样的人，哪个地方没有？谁有工夫去管他们！我提起这事，是要朝鲜世子、大君、蒙古各位贝勒多加保重。如果万一有个差错，我们如何向朝鲜国王和蒙古各部臣民交代。睿亲王，你看呢？”

庄妃这巧妙地一收，又把多尔衮从悬崖的边沿拉了回来。多尔衮觉得自己在这件事上，像一个系着绳子的风筝，一会儿被这个女人放出，一会儿被这个女人拉回，此刻才真感到这个女人的厉害。他急忙回答：

“庄妃说得很是。”

庄妃立即把话题一转，直逼内院大学士们。她看了一眼洪承畴和刚林，声音仍然是不紧不慢地说道：

“至于宁远吴三桂的进攻，朝鲜世子、大君、蒙古各位贝勒，你们尽可以垫高枕头睡觉。吴三桂有多大兵力？有多大本事？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进攻？这个进攻又是给谁看的？内院大学士洪承畴先生比我们清楚得多。有洪先生在盛京，吴三桂的什么底，我们摸不到？洪先生，刚林先生，你们两位昨天夜里共同署名的那份笺表，皇后看了，知道你们的一片忠心。昨天下午未刻，饶余郡王阿巴泰，已飞马前往连山、塔山。你们笺表中担心的事，完全可以放心了。洪先生，刚林先生，你们觉得如何？”

洪承畴早已神乱魂迷，听到庄妃的呼唤，一种五味之外的感觉，忽然酥遍全身，忙不迭地连声说：“好。”刚林知道，他和洪承畴为睿亲王争夺皇位，煞费苦心的一着，被这个女人轻轻地一抹，全没有了。但发抖的双腿，使他早已失去了争辩的勇气，也连声说起“好”来。

多尔衮心里此时完全明白，这个女人已经从各个方面，向自己包围而来。看来，清宁宫已经把赌注押在豪格身上。他看了一眼身边的豪格，心里骂道：

“别美！事情不会那样容易！”

在一旁细心观察的范文程、罗硕心里完全明白，庄妃把刚林与洪承畴上呈的笺表端了出来，而根本没有提他俩上呈的笺表，这用意不是很清楚吗？尤其是肃亲王豪格，联想到午前大祭时，皇后怀抱他的小儿子的情景，心里觉得十分舒坦。他看了一下范文程和罗硕，三人交换了一

下眼色，微微地笑了。

吴克善看到妹妹沉静自若、软中有硬、收放自如的本领，放心了，便大口地吃起糕点水果来。

朝鲜世子、大君、使臣，第一次见到这样潇洒干练的女人。他们心服了，隐约地感到，这个女人，也许就是决定明天大清命运的人。

蒙古各部贝勒们，看到庄妃处处关心蒙古的利益，既不像豪格那样粗野，也不像多尔衮那样诡诈，觉得与这个女人打交道，也许会好受一些。况且，庄妃是蒙古人，蒙古出了这样一个能干的妃子，一种民族的自豪感和亲近感使他们完全信服了。他们看到吴克善在大吃大喝，也跟着他们的“马头”大吃大喝起来。

鲁莽的阿济格和善于思索的多铎，由于长期以来，根本看不起清宁宫的后妃们，对这次庄妃的出现，也没有精神上的准备，一开始就被这个女人提出的问题镇住了。当看到足智多谋的多尔衮也陷于狼狈的境地时，他们的心里也有些胆怯。谁愿意在这些朝鲜人、蒙古人面前丢丑呢？他们希望赶快结束这场答谢，回到府邸后，再细细地琢磨这个女人。

庄妃逐个询问了和硕亲王和内院学士们还有什么奏请，得到的回答是“听皇后懿旨”。庄妃借机以皇后的名义，提出了自己的主张，抛石问路。她严肃地说道：

“皇后知道，大家心里都有一个悬着的问题，不便开口，这就是由谁来继承皇位？”

庄妃挑开这个难题之后，突然停住了。大家耸起耳朵，睁大眼睛，注视着庄妃。

“挑开说吧，今天，大清的面前摆着两条路：一条是争权夺位，砸锅分伙，各带一伙人马，分土裂地，各自为王，使朝鲜国王和蒙古贝勒寒心，让明朝崇祯皇帝高兴，最后，大伙一个接着一个被明朝吃掉；另一条是，遵照皇上生前的主张，大伙拧成一股劲，不互相掣肘，不互相拆台，不在背后捅刀子，一个心眼一个劲，推倒明朝，入主中原！”

飞龙阁鸦雀无声，只有庄妃的声音在梁间缭绕。

“可谁来继承皇位？皇后说：第一条，这个人，应当像太宗皇帝那样，立志推倒南朝，入主中原，是知路善走的马头；第二条，这个人，应当是大家信服的，他不私吞财物，不专横弄权，不残害自己的兄弟子侄、文武朝臣；第三条，这个人，应当是重仁义，重朋友的，他知道患难之交，不搞过河拆桥，不忘朝鲜国王和蒙古贝勒对大清的好处。

“皇后就是要这样一个人来继承皇位！”

庄妃的话刚停，蒙古贝勒和朝鲜世子、大君、使者都匍匐在地，叩头谢恩。内院学士范文程、罗硕、洪承畴、刚林等，也急忙跪倒。和硕亲王们也站起恭立。在范文程、罗硕的带动下，飞龙阁响起了“皇后千秋”的欢呼声。

庄妃在人们的欢呼声中走下飞龙阁。在飞龙阁外，苏麻喇姑把一盒“宫廷月饼”交给了吴克善，悄声说道：

“这是皇后、庄妃赏赐科尔沁贝勒寨桑的中秋月饼，请亲王呈交。”说完，苏麻喇姑向谭泰示意，二十名护军护卫着吴克善走出大清门，跨上战马，在二十匹铁骑的护送下，急速地离开了盛京。

三十二 多尔衮的失误，不是因为对手的狡猾，而是由于谋臣的忠诚

飞龙阁答谢会结束之后，睿亲王多尔衮独自走进后花园的亭子里。“龙槐”上栖居的一群海东青鹰，习惯地飞落在亭子的周围，“红头海青”习惯地飞落在躺椅的靠背上。

多尔衮心绪极乱，像是有一件东西堵在心口；脑袋也觉得沉重，像是有一件东西箍在头上。他疲惫地躺在躺椅上，既没有给落在亭子四周的海东青鹰喂食，也没有抚摸身边的“红头海青”。“红头海青”似乎知道主人的心绪不好，知趣地飞开了。其他海东青鹰也先后展翅飞上了“龙槐”。

多尔衮在躺椅上闭着眼睛，头脑里翻滚着今天遇到的一切：

崇政殿里庄妃那深沉莫测的眼睛，苏麻喇姑那含愤带恨的眼睛，皇后那茫然失神的眼睛，吴克善那飞扬流彩的眼睛，豪格那微露得意的眼睛，诸王贝勒、朝鲜世子、蒙古贝勒、内院学士那震惊、疑惑、沉思、犹豫、恐惧和呆滞的眼睛。这些眼睛如同黑夜里飞溅跳动的火花，不停地在他面前闪光，飘动，旋转，隐去，出现，使他目不暇接。在这些眼睛中，庄妃那双晶莹的、睫毛长长的、流盼传神而又深沉莫测的眼睛，像是时刻注视着他，使他战栗，恐惧，不敢细看，又不能不看。

他烦躁地蓦然睁开眼睛，眼前什么也没有了，只见那“龙槐”上的树叶在微风中沙沙作响，枯黄的几片叶子，轻悠悠地飘落下来。

他无可奈何地又闭上眼睛，飞龙阁庄妃讲话时的神态、风采和那条优美的、薄薄的嘴唇，又跳到他的眼前。他恨呀！就是这个女人，正在折磨自己；就是这个女人，以皇后的名义，讲出了嗣位者必须具有的三个条件，使自己心神不安，疑虑焦躁。

他反复琢磨她的讲话，觉得全是对着自己来的，是针对自己性格上、作风上的特点而发的，并企图争取诸王贝勒、朝鲜世子、蒙古贝勒的同情和支持。从答谢会上的反应来看，这个女人的目的是达到了。但她的讲话，又不像是偏向豪格的。诚然，豪格与诸王贝勒的关系很好，对朝鲜与蒙古也没有伤害的地方，但他有皇太极的谋略和魄力吗？他能够作为“马头”入主中原吗？

这个女人的话是为谁而讲的？代善？济尔哈朗？还有别的什么人？他拿不准了。他在思索……

这时，他的心腹，镶白旗总管旗务大臣苏克萨哈来到亭子上，向他

稟报说：

“伊罗根回来了。干掉了庄妃的五个内兵，我们也死了四个，伊罗根右臂受了重伤。因流血过多和掩埋尸体，回来晚了。”

多尔袞闭着眼睛没有搭理。

苏克萨哈知道，多尔袞正在思索最重要的问题。他便悄悄地坐在一边的亭台上，不再吱声，等待多尔袞思虑问题成熟之后，再请示对伊罗根做如何处理。

苏克萨哈看着躺椅上的多尔袞，这几天，瘦多了，眼角上的皱纹清晰地伸展下去，直至耳边；两腮也陷了下去，把脸拉长了；太阳穴边上的那根青筋，突出地显了出来。他想，多尔袞近来常说头疼，也许与这条暴起的青筋有关吧！

这时，多尔袞闭着眼睛开了口：

“今天，庄妃的讲话，是为着谁呢？”

苏克萨哈站起来，走到多尔袞的躺椅旁，悄声地回答：

“很明显，是为豪格张目。”

“是这样吗？”

“刚才在客厅里，刚林、詹岱都是这样看的，英亲王、豫亲王也是这样看的。”

多尔袞没有作声，也没有睁眼，在等待苏克萨哈讲下去。

“英亲王、豫亲王认为，皇后怀抱豪格的小儿子猛峨，是有意让大家看的……”

多尔袞仍然没有动静。

“庄妃的讲话，和皇后是一个意思，为豪格吹气挂招牌！什么‘入主中原’，这只是个幌子，豪格能入主中原？但这话谁都可以说，豪格不也常讲吗？可这与朝鲜世子、蒙古贝勒有什么关系？能‘入主中原’当然更好，不能‘入主中原’，他们还不照样过好日子。天底下的事都是这样：事情越大，距人们越远，反正不会立即兑现。所以，大话好说，空话好讲。这些朝鲜世子、蒙古贝勒关心的，是自己的财产、地位、土地、羊群、马群和屋里的奴隶奴婢，所以，庄妃大讲特讲豪格的长处，什么‘待人和善’呀，‘重仁义、重朋友’呀，简直把豪格捧上了天。”

多尔袞仍然闭着眼睛：

“会不会另有所指？”

“我也这样想过。皇太极的儿子中，除豪格以外，再没有一个能端上桌子的。听说，昨天夜里，范文程和罗硕也向中宫上了一份笺表，明确提出拥立豪格。”

多尔袞突然睁开眼睛，坐了起来：

“可靠吗？”

“绝对可靠。”

多尔袞没有说话，太阳穴边上的那根青筋又暴了起来。苏克萨哈提醒地说道：

“永福宫那个女人，在讲话中，用赞赏的口气，把刚林和洪承畴写的笺表抖了出来，扔向墙角，可把范文程和罗硕写的笺表瞒了起来，藏在怀里。这不是在偏袒豪格吗？”

多尔袞站起身来，他不再听苏克萨哈讲了，心里的疑团冰释了，眉头展开了，周身轻松了。他走到亭子边，从亭台上的簸箩里，抓起一把鹰食，向空中一撒，海东青鹰“哗啦”一下飞落而来，“红头海青”飞进亭子，落在多尔袞的肩膀上。多尔袞昂首挺立，看着亭子下的“龙槐”，心里暗暗地说道：

“肃亲王府的花园里，有这样的‘龙槐’吗？”

多尔袞找到了目标，开始考虑进攻的具体方案了。这是极为关键的一步，可惜目标找错了。

多尔袞在刚才的思索中，已经接近了庄妃心中的奥秘，再向前跨越一步，就可能发现正在悄悄地向鹿角宝座走近的皇九子福临。但是，苏克萨哈出现了，说话了，提供了一些准确的、但是片面的情况，特别是关于范文程与罗硕上呈笺表的错误情报，终于把多尔袞引向了一个错误的目标。当然，这个失误的根本原因，还在于多尔袞本身。他到现在，仍然低估了永福宫那个女人，更没有想到那个女人，会把一个六岁的孩子推上皇位。

是啊！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中，哪一个王朝在创业中，在争夺天下的征战中，会让一个六岁的孩子擎举大旗呢？生活中的各种因素，使这个不该出现的现象产生了。多尔袞没有想到这一点，可那个科尔沁女儿做到了。她当然也不是自觉的，但历史把她逼到了这个地步。

多尔袞用手托着“红头海青”，绕着亭子漫步，几十只海东青鹰跟着他的脚步跳跃着。他没有话语，没有停步，没有理睬身边的鹰群，没有欣赏园内的花木，也没有照应他的心腹苏克萨哈。他一圈一圈地走着，

想着。

他想到中宫皇后和永福宫的庄妃。你们不是把赌注押在豪格身上吗？不是用小动作暗示你们的意图吗？在崇政殿和飞龙阁是取得了成功，但不是最后的成功！

他想到大贝勒代善。这个年老的、软弱的、投机的家伙，按照清宁宫的意图转向了。哼，等着瞧吧！

他想到豪格。你得意得太早了！不能再让这个趋势发展下去，要以最果敢、最强烈的行动扭转这个趋势。庄妃，你不是害怕分裂吗？那就立即停止对豪格的支持！你们不愿意，多尔袞将强迫你们这样做！

他想到护卫头目伊罗根。这个勇敢的小伙子，立过多次战功，为自己出过死力，但这次放走苏麻喇姑的过失，是不可饶恕的。不论有意也罢，无意也罢，就是今天自己受到的折磨与难堪，也足以抵消他以前的所有战功了。再说，参与这样秘事的人，终究是不可留的。正白旗“借故入京”不是需要一个借口吗？伊罗根和他带领的六名护卫的生命，可以成为一个轰动盛京的“两黄旗谋杀案”。伊罗根啊，你就充任这个角色吧，你用生命、鲜血把正白旗招进盛京来，功劳也不小啊！

他仔细地考虑着行动的时机。这一行动的关键，在于能否一举而控制皇宫。只有把皇宫捏在手里，皇后、皇子，就连皇太极的尸体也成了无价之宝，都是最强的威慑力量，才有可能避免与两黄旗的拼死厮杀，才有可能与诸王贝勒讨价还价。但这一切又决定于动手的时机。什么时机好呢？如果上奏清宁宫的“通牒”今晚送上，震动的波澜将在明天扩散展开，豪格与两黄旗的反扑，可能会在明天午后出现。如果今晚派人送去正白旗入京的“密令”，队伍最快只能在明天晚上午夜前到达。看来，明天晚上，也许是最理想的时间。

他审慎地考虑着派往广宁城的人选。詹岱，刚林？看来只有苏克萨哈了。

苏克萨哈熟悉多尔袞这样的习惯。每当发起决定性攻击的时候，不论在议事的大厅里，还是在镶白旗的大营里，或者是在靠近敌人的树林、洼沟里，多尔袞都是这样不停地走动。走动的停止，就是重要决策的完成。他默默地站在亭子一边，等待着这漫步的停止。一圈，二圈，三圈……当他数到十五圈时，多尔袞停住了脚步。接着，把手一扬，“红头海青”脱手而出，像一支利箭飞上天空。其他海东青鹰也跟踪而起，在天空盘旋，然后落在“龙槐”的枝干上。

苏克萨哈知道，一个可怕的、凶狠的制敌方案形成了。他疾步上前，等候多尔袞的吩咐。

三十三 福临啊，这个巧遇机缘的幸运儿

在睿亲王多尔袞吩咐苏克萨哈奔往广宁城正白旗大营的同时，郑亲王济尔哈朗却闷在书房里焦虑苦思。他闭门拒客，不喝茶，不吃饭，不许侍女、长史打扰。他的长子富尔敦悄悄地站在书房外，提心吊胆地关切着像是着了魔一样的父亲。

济尔哈朗知道，今天崇政殿和飞龙阁的明争暗斗，是这场争斗进一步激化的表现。科尔沁吴克善的出现，掀起了这场争斗的高潮；而庄妃在飞龙阁的讲话，留下了一个令人不安的悬念，也使人们的心里，充满了许多难以解答的谜底。

苏麻喇姑为什么进入崇政殿？皇后为什么怀抱猛峨？多尔袞为什么那样震惊？皇后在飞龙阁答谢会之前为什么突然病了？庄妃的坐骑“杭爱”是谁射杀的？吴克善为什么飘然而来又飘然而去？英亲王阿济格、豫亲王多铎为什么异常的沉默？都十分奥秘。他隐隐地感到，一场血与火的厮杀可能快要爆发了。

他反复琢磨庄妃的讲话，企图从中找出解释以上疑虑事情的线索。结果，却使他陷于更加模糊的疑虑之中。

今天的一切，固然显示出清宁宫还是有力量的。除了道义上、地位上的优势外，还有两黄旗的保护和科尔沁集团的支持，仍然有力量驾驭目前的局势，维持着这暂时的平衡。但又显示出，各种力量都在沉默中酝酿、流动，做喷发前的收缩。这个平衡很快就会消失。新的皇帝，不是在暗里交易中出现，就是在血火厮杀中产生。

怎么办呢？自己和自己所掌管的镶蓝旗，都必须有所准备。

清宁宫关于皇位继承人的态度，仍然是一个谜。吴克善的飘然而来与飘然而去，肯定与此有关。从庄妃的讲话看，是明显不支持多尔袞的。苏麻喇姑的险些被害，很可能是多尔袞派人干的。这个胆大才高、诡诈阴险的家伙，谁喜欢呢！但清宁宫似乎也不支持豪格，“入主中原”这个首要条件，一下子就排除了“帝有长子，当承大统”这个不分贤愚的笼统提法，把继承皇太极的事业放在了首位。大家都知道，豪格是没有能力完成这个任务的。

他仔细琢磨了有资格继位的代善、多铎、阿济格、硕托、阿达礼等人的情况，没有一个人符合清宁宫所要求的条件。他心里不禁暗暗地问道：

“庄妃啊，你的讲话究竟为了什么，难道是为了导致一场可怕的拼杀吗？”

这时，他的长子富尔敦轻轻地推开房门，悄声禀报说：

“内院大学士范文程来到客厅，请求会见父亲。”

济尔哈朗听了，十分诧异。他知道，范文程是严格按照努尔哈赤制定的“禁止私议”的原则行事的人，是从来不进行“私访”的。

天命七年（1622 年），努尔哈赤为防止诸王因争夺汗位而结党营私，明令规定：诸王贝勒有事须“告于众，勿私往。若入而见君，勿一二人见，其众毕集，同谋以治国。”

二十年来，范文程极少到各个王府走动，就是偶尔走访，也是奉命办事而来，办完事情之后，即匆匆离去，决不谈论无关的事情。他与各和硕亲王之间，既没有深的友谊，也没有深的怨恨。他尊重亲王们的地位，亲王们尊重他的才智，大家知道他是皇太极的“智囊”，也知道他是竭力超脱于亲王们明争暗斗之外的“局外人”。除了去年春天，因“多铎夺妾事件”与豫亲王关系搞僵之外，与其他几个亲王，仍然保持着互相尊重的关系。

济尔哈朗在想：今天范文程的突然来访，是受肃亲王豪格的委托呢？还是受清宁宫的派遣？抑或是为了解愁消闷呢？

富尔敦见济尔哈朗在沉思犹豫，便悄声说道：

“我没有讲父亲在家，如果不见，我回他一句就是了。”

“见吧！请他到书房里来！”

富尔敦奉命而去，济尔哈朗命侍女备茶。

范文程今天着白绸长衫，盘发于颈，手拿一把洒金折扇，显得十分潇洒。他走进济尔哈朗的书房，突然深深一揖，单腿跪倒，神情极其严肃地说道：

“郑亲王，请受范文程一拜！”

济尔哈朗一时失措，急忙搀扶：

“先生，这，这从何说起？”

范文程坐在椅上，双手一拱，笑声朗朗地说道：

“太宗皇帝驾崩三日，盛京上空乌云密布，雷电穿行。今天，大清已渡过难关，来日必将大展太祖、太宗之遗愿宏图。范文程特意造府，向郑亲王恭喜！”

从范文程严肃认真的神态中，济尔哈朗知道这位足智多谋的内院大

学士话中有话。他双手端起茶杯，放在范文程面前，不解地问道：

“如此大喜，从何而来？”

范文程挥起折扇，答道：

“今日飞龙阁上，庄妃讲的一席话，难道郑亲王没有听真？”

济尔哈朗明白了，也失望了。他叹了一口气，忧郁地说道：

“庄妃之语，道路分明，可人事迷离啊！”

范文程含笑摇头：

“非也。人事并不‘迷离’，只是亲王大人没有留心探索罢了。”

济尔哈朗疑惑地看着范文程。范文程收起折扇，侃侃而谈：

“今日庄妃寥寥数语，指出大清今日面临的两种前途：要么‘入主中原’，要么‘逐个覆灭’。言词显然令人战栗不止，但现实情况确实如此，真可谓一针见血。郑亲王刚才所谓‘道路分明’，大约是这个意思？”

济尔哈朗点头。

“但庄妃话语之妙，不在于此，而在于嗣君三条件。实在是强弓利箭，有的而发。”

济尔哈朗拱手问道：

“有的而发？‘的’指何人？”

“郑亲王何妨一猜。”范文程双手一拱，含笑以待济尔哈朗开口。

济尔哈朗试探地问道：

“先生以为睿亲王多尔袞如何？”

“天命七年三月三日，太祖皇帝在汗谕中说：‘继朕而嗣大位者，毋令强梁有力者为之，以若人为君，惧其尚力自恣，获罪于天也。’郑亲王还记得否？”

“记得，汗谕上是这样讲的。”

“睿亲王多尔袞，乃强梁有力之人，清宁宫怎敢让其获罪于天。”

“先生以为肃亲王豪格如何？”

“太祖皇帝在汗谕中说得清楚：‘已既无才，又不能赞成人善，而辄

默坐视者，勿继大位。’郑亲王还记得否？”

济尔哈朗点头。

“肃亲王豪格，虽不拒谏，亦善武功，终为‘缄默坐视’之人，清宁宫怎敢委以大位。”

“难道清宁宫属意于代善、多铎、阿济格？”

“礼亲王代善，耄矣朽矣；英亲王阿济格，勇而无谋；豫亲王多铎，诈而淫乱，此类人物，怎堪继位！”

“那么，庄妃所讲，究竟属意何人？”

范文程看着济尔哈朗，故意停顿片刻。见济尔哈朗凝神等待，便一倒而出：

“一个完全忠于太祖皇帝汗谕的德贤具备之人。太祖皇帝汗谕中说：‘听从人谏，任贤退奸’谓之德。当此多尔衮与豪格势如水火，两白旗与两黄旗势不两立之时，此人能听取各方意见，取得各方拥护。他执皇权而不弄权，居皇位而不压众。是皇帝而行诸王‘共治国政’之实。

“太祖皇帝汗谕中说：‘一人纵有知识，终不及众人之谋’，‘能用才’者谓之贤。来日大清‘入主中原’，非有贤者善于用人不可。此人不会嫉贤忌能，不会以才自悞，更不会以才害才。他任贤而放手，用能而无忌。郑亲王以为如何？”

济尔哈朗听明白了，这样的“德”，不就是只要一个皇帝的称号吗？这样的“贤”，不就是一切委托于人吗？这样“德贤具备”之人，不就是孩子吗？他猜到了，这个人，莫非就是庄妃的儿子——皇九子福临？

在一个特定的时候，一个弱者可能成为十个强者表面上的首领，一个孩子，可以成为一群强者拜谒的国王。他最大的本领，就是什么也不懂啊！努尔哈赤二十年前创立的“八大贝勒共治国政”的朝制，在死亡十多年之后，又突然复活了，而且是变种的复活。这个变种的“共治”，也许是今天惟一能够行得通的东西。

庄妃，这个聪明的女人，竟然在这场激烈的、势均力敌的拼死相争中，看到了这一步棋。皇九子，刚刚六岁的福临，这个巧遇机缘的幸运儿啊！

他断定今夜范文程的来访，是清宁宫派遣来的。而这，又与自己没有资格参与皇位的争夺有关。一个六岁的皇帝，总得有人辅佐啊！他的心骤然兴奋起来，立即以坚定的口气说道：

“先生所言，顿开茅塞，请转奏清宁宫，济尔哈朗惟皇后之命是

从。”

范文程拱手拜谢道：

“有郑亲王这么一句话，皇后可以高枕安席了。”

深夜戌时的钟声响了。济尔哈朗精神抖擞地迎接黎明的到来……

三十四 多尔袞不仅要打垮对手，而且要打垮对手的支持者。但胜利就是他的吗.....

在深夜戌时的钟声中，两白旗将领联名签署的笺表送进了中宫。

此时，太医傅胤祖正在中宫为皇后看病，肃亲王豪格也来向皇后请安，麟趾宫的贵妃和衍庆宫的淑妃，都在中宫侍候皇后，并照看着皇九子福临和皇十一子博穆博果尔。福临正在北面的一张桌子上描红写方，博穆博果尔已经睡去，躺在贵妃的怀里。

两白旗密封的笺表，是由清宁宫执事太监拿进中宫的。执事太监走进中宫，看见太医傅胤祖正在给皇后切脉，便悄悄地站在一边等待着。

傅胤祖切完脉，满面笑容，说了一些“阴平阳秘”、“脉理和顺”之类的吉祥话，大家听了都很高兴。肃亲王豪格也说了一些祝福话，并呈上人参、桂圆、灵芝等上好的补品。六岁的皇九子福临，在一张宣纸上写了“慈星永照”四个汉字，淑妃急忙拿起呈献皇后。皇后看了，十分喜欢。她吩咐贴身侍女重赏太医傅胤祖。执事太监因为不知两白旗笺表的内容，以为是请安问候的嘉言吉语，便趁皇后高兴之际，两腿跪倒，将笺表呈给了皇后。

皇后打开一看，脸色突然苍白，双手发抖，身子向后一仰，几乎跌倒。笺表从手中脱落，飘在地上。

人们都惊慌起来。淑妃急忙扶住皇后。太医傅胤祖也顾不得朝仪的规定，拉起皇后的右手，切起脉来。贵妃急忙把皇十一子博穆博果尔交给身边的侍女，也拥到皇后身边。皇九子福临睁大眼睛，惊恐地看着皇后。豪格见皇后突然如此，断定是这份笺表引起的，他弯腰拾起笺表，一看，心中怒火腾起，愤怒冲口而出：

“混蛋！狗娘养的！”

豪格这一声大吼，使皇后清醒过来，她伸出双手说道：

“给我！你不要看！你看不得.....”

大家都愣住了，连太医傅胤祖也呆了，都用疑惑的目光，望着牙关紧咬、两手捏揉着笺表的豪格。

豪格突然上前一步，跪倒在皇后的面前，呈上笺表，神情痛苦地说道：

“皇后，我，我已经看完了！”说完，向皇后叩头站起，大步走出了

中宫。

这时，庄妃闻讯从永福宫赶来，在中宫外面的神堂里，碰到了怒气冲冲，一闪而过的豪格。她以为是豪格冲撞了皇后，十分担心这位肃亲王是否知道了范文程暗上的笺表，和她在飞龙阁讲话的真实含义，心中不免狐疑起来。

皇后见庄妃走进中宫，像是有了依靠一样，不等庄妃请安，便伸出笺表急切地说道：

“这份笺表，是两白旗送来的，你快看看！”

庄妃接过笺表，念道：

崇德八年八月十一日，镶白旗、正白旗将领阿山、詹岱、苏克萨哈等，稽首顿首上言：

肃亲王豪格，多年来，对镶白旗、正白旗将领，始终怀有吞并杀戮之心。崇德元年四月，彼与硕托结党谋反，降贝勒，彼不知悔改，却迁怒于两白旗；崇德五年，围攻锦州时，离城远驻，遣兵还家，降郡王，再次迁怒于两白旗。彼曾言：后日继位，将尽诛两白旗将领。

此等心怀私怨之人，何堪为主！两白旗将领为生存计，铁血誓盟，反对肃亲王豪格继承皇位。若彼强行继位，两白旗即自行其是，以图自保。区区心迹，皇后明察。

臣等诚恐诚惶，谨奉笺表以闻。

庄妃念完，室内寂然。贵妃红润的脸上失去了血色，一双水灵灵的眼睛变呆了，惊恐地看着每个人，像在寻找一个可以依托的地方；淑妃紧紧地依偎在皇后的背后，那张秀丽的脸庞，托在皇后的右肩上，一双聪慧的眼睛也黯淡了；六岁的皇九子福临，也知道事情的可怕，慢慢挪动脚步，走到皇后的身边，像在寻求皇后的保护；皇后的病也像是一下子痊愈了，拉住福临，痴呆地沉默着，泪水又滴落下来；太医傅胤祖像是忘记了自己正在给皇后医病，弯着颀长的身躯，失神地坐在垫椅上，自言自语地说：

“太祖、太宗创立的基业，就这样完啦！”人们沉默了，清宁宫无声了！

庄妃也跌入惊恐、慌乱与紧张之中。她估计到多尔袞对飞龙阁会议会有所反应，但没有想到会来得这样快，这样猛，更没有想到会这样大胆地、直截了当地抓住豪格下手。她看得清楚，多尔袞这一击，不仅要打垮对手，而且要打垮对手的支持者，打垮清宁宫，并把分裂大清的罪责，放在清宁宫身上。

狠毒的睿亲王多尔袞啊！

她为肃亲王豪格惋惜起来。这个性格坦直、心地忠厚的皇长子，本来是能够继承皇位的，也可能是一个不错的守业皇帝，如果有贤臣辅佐，也可能成为一个有作为的帝王。但老天却给他安排了一个多尔袞，安排了一个可怕的对手。这个对手，比他握有更大的权力，比他多长了一颗机敏、多智、狡诈的心。

两白旗笈表上的理由能成立吗？豪格崇德元年因与硕托结党事，由亲王降为贝勒，是事实，崇德五年围攻锦州时遣兵还家，降为郡王，也是事实。可与两白旗有什么关系？借过去年月中的一件事，加以推测论定，这是多么可怕的手段啊！几十年的岁月中，谁没有可以指摘的地方？就是睿亲王多尔袞，二十年来，可以指摘的地方，何尝比豪格少呢！但这，谁去评说呢？

可怜的肃亲王啊！你的短处，也许是过于忠厚了。

她庆幸自己的想法没有过早地暴露，她非常后悔今天在飞龙阁关于嗣君条件的讲话，虽然赢得了蒙古贝勒和朝鲜世子的支持，但也可能引起诸王贝勒的警觉，特别是多尔袞的警觉。真是得不偿失啊！但从两白旗的笈表来看，多尔袞仍然把矛头指向豪格。这说明还没有发觉自己的意图。是真的没有发觉呢，还是“欲擒故纵”呢？

但愿多尔袞这个狐狸，也有疏忽大意的时候！

庄妃看得清楚，多尔袞这可怕的一击，很可能使豪格垮台。诸王贝勒，谁愿意为了豪格而承担分裂大清的罪名呢！但这皇位就是多尔袞的吗？胜利就准归于他吗？走着瞧吧！

范文程去郑亲王府还没有回来，使她心绪不宁。郑亲王啊，你究竟是什么态度呢？如果范文程带回来的是不好的消息，这样的局面，可怎样收拾啊！

大清真的到了成败盛衰的关键时候。

皇后见庄妃一直没有说话，便提醒道：

“肃亲王已经看了这份笈表，不会闹出别的事吧？”

庄妃听了，心头一惊。如果豪格带领护卫直奔睿亲王府，事情就越发不可收拾了。她急忙禀奏道：

“请皇后立即召见谭泰。”

皇后明白了。谭泰与豪格是一起长大的，关系一直很好，只有谭泰才能劝阻豪格。便对执事太监下旨：

“召正黄旗固山额真谭泰，立即到中宫议事。”

执事太监刚走出中宫，苏麻喇姑就急匆匆走了进来，悄声对庄妃和淑妃说：

“婉儿来了！”

紧接着院里传来急促的脚步声，启心郎索尼走进中宫，大声禀报道：

“饶余郡王阿巴泰飞马送来塘报，十一日晨，在五里河与明军激战，杀敌四百，我们也损失士卒一百多名。北京派兵部侍郎已到宁远城。……”

皇后接过塘报，双手颤抖起来……

三十五 婉儿，可怜的南国女子，送来了蒙丽花的红 缎镶金斗篷

婉儿独自在衍庆宫里，火急火燎地等待庄妃与淑妃的到来。她坐立不安，一会儿看看中宫亮着灯光的窗扉，一会儿看着神堂檐下低垂的竹帘，一会儿摸摸放在桌上的“布包”。汗珠在她的脸上流着，淌着，滚入脖颈，滴答在她的胸前。

她是从英亲王阿济格的府邸奔跑来的。没有告诉守门的扎鲁嘎大爷，没有告诉自己的福晋其丽格，没有告诉任何人。

她什么也没有看见。在英亲王府里，在月光照耀下，隔着木窗，只看见一个人，拖着血糊糊的右臂，站在她的面前。那就是她的伊罗根啊！她的心碎了！

她什么也没有听见。隔着木窗，她只听到一句话：“赶快把这交给庄妃！”这句话是她的伊罗根悄声说的。她听真了，记住了。

她什么也不知道。只知道一只发热的手交给她这个“布包”。那只手，是她的伊罗根的手，这个“布包”，是她的伊罗根交给她的。她紧紧地抱在怀里。

她拿着这个“布包”，噙着眼泪，跑呀，跑！跑完了铺着月光的街道，跑进了大清门，跑进了清宁宫，遇到了苏麻喇姑。

她完全糊涂了。伊罗根不是去了广宁城正白旗大营吗？怎么会突然伤了一只臂膀？守门的大爷扎鲁嘎说睿亲王要宴请他，却怎么关在英亲王府的木房里？这个“布包”与庄妃有什么关系？为什么要“赶快交给庄妃”？伊罗根啊，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你为什么不说清楚呢？难道这个“布包”里有你要说的一切吗？她摸着桌上的“布包”，眼泪扑簌簌地落了下来。

庄妃、淑妃在苏麻喇姑的陪同下，匆忙地来到衍庆宫。刚进门，婉儿“扑通”一声，跪在庄妃和淑妃的面前，放声痛哭起来，哽咽地说道：

“庄妃大恩大德，快救救伊罗根吧！”

庄妃、淑妃都惊异了。苏麻喇姑上前搀扶婉儿，婉儿只是啼哭，叩头不止。庄妃借着灯光看着这个跪在面前的南国女子，头上的发式有些散乱；眼睛通红而微肿，分明是哭肿的；脸颊上尽是泪痕，有的已经蒙上了尘埃；淡红色的短衫，已经湿透了，是汗水和泪水湿的呀！庄妃猜想，这事可能与石鸡山堵杀苏麻喇姑有关，便急忙问道：

“伊罗根现在哪里？”

“在英亲王阿济格的看押房里。”

庄妃与苏麻喇姑都有些蒙了，怎么又出来一个英亲王？难道石鸡山堵杀是阿济格派人干的？庄妃看了苏麻喇姑一眼，然后放缓口气对婉儿说道：

“你起来，有什么事情慢慢讲，我和淑妃都听着呢！”

婉儿向庄妃、淑妃叩了头，站起来，声音哽咽地说：“庄妃，快救救伊罗根，他的右臂已经断了……”

不等婉儿说完，庄妃忽地站起，厉声问道：

“什么？他的右臂受伤？”

婉儿一下子哽咽了。庄妃严峻的神态，苏麻喇姑的满脸怒气，使她糊涂了，一时不知如何回答，也不敢回答。

淑妃不知其中的原委，以为庄妃被英亲王阿济格的残暴激怒了，便对婉儿说道：

“你愣什么！见到伊罗根没有？快回庄妃的话。”

淑妃的话提醒了婉儿，她急忙走到桌前，拿起“布包”，跪在庄妃面前：

“庄妃，伊罗根要我把这赶快交给你……”

庄妃诧异地接过“布包”，双手一抖，“布包”散开，拖在地上的，是一件红缎镶金斗篷。她心头一惊，把斗篷猛力抖开，是自己的斗篷！是蒙丽花披着的斗篷啊！斗篷的两襟与背后，已经浸满了血迹。她低声叫了一句“蒙丽花”，眼泪滴落下来。苏麻喇姑突然上前，抱起了斗篷，伏在庄妃的肩上痛哭起来……

婉儿惊呆了。淑妃茫然了。斗篷，蒙丽花，伊罗根，怎么连在一起？为何这样折磨着庄妃和苏麻喇姑？一种隐隐的恐惧噬嚼着婉儿的心，她呆呆地看着落泪的庄妃和痛哭的苏麻喇姑。一种沉重的，更加不幸的感觉撞击着淑妃的心，她慢慢地走向庄妃，想说几句宽慰话。庄妃制止了她，看着婉儿，愤恨地说道：

“伊罗根！他，杀死了我的蒙丽花！他，用带钩的毒箭，射杀了我的‘杭爱’！他，险些杀害了苏麻喇姑！他是杀人凶手！”

婉儿尖叫一声昏了过去。淑妃也被庄妃的话吓呆了，跌坐在椅子上，说不出话来。苏麻喇姑反而停止了哭泣，扑上前去，抱起了昏迷的

婉儿。庄妃看到瘫软在地上的婉儿，心里却不安起来。

婉儿在苏麻喇姑的怀抱里苏醒过来。她挣扎着，跪在庄妃的面前：

“庄妃，伊罗根该死，他，他不配做人！庄妃大恩大德。奴婢愿意代他受罚。庄妃，你处死我吧……”

听着婉儿微弱无力的哀求声，看着婉儿期待的、泪珠晶莹的眼睛，庄妃的心软了，胸中的怒火，被婉儿的泪水熄灭了。她凝目看着婉儿，心头觉得十分难过……

婉儿，这个可怜的南国女子，被睿亲王多尔袞掠到这里，没有父母，没有兄弟姊妹，连一个家乡的熟人也没有。她在睿亲王府里，度着什么也没有的年月啊！

婉儿，这个可怜的南国女子！在睿亲王府里，其丽格亲近她，那是主子需要奴婢侍候。守门大爷扎鲁嘎可怜她，那是孤老与孤女的同病相怜。只有伊罗根是她的亲人，以身相托的亲人！她怎能不伤心，怎能不昏倒在地呢？

婉儿，这个秀丽的南国女子！这娇小的身躯，这秀雅的脸庞，这动人的眼睛，这真挚而纯洁的神态，还有这微弱的声音和滴泉似的泪水，惹人心疼啊！南国女子啊，你大胆的、泼辣的爱，和为爱而死的倔强性格，在南国女子中，怕是为数不多啊！

是啊！要是没有这个南国女子，自己怎么能见到这个血染的斗篷？自己怎么能够完全看清多尔袞的心肠呢？从这点上讲，难道不应该感谢这个汉族姑娘吗？

是啊！是应该感谢她的！她给自己送来了值得警觉的讯息：阿济格为什么看押伊罗根？伊罗根为什么要把斗篷送来？多尔袞到底还有哪些打算？要是没有这个南国女子，自己还蒙在鼓里呢！

庄妃伸出双手，把婉儿拉起，亲切地对她说：

“你没有罪，也没有错，你还有功劳呢！伊罗根受人指使，劫道杀人，犯了死罪。可他叫你送来斗篷，说明他还有良心，我和淑妃一定宽恕他！”

婉儿含泪叩头，向庄妃、淑妃谢恩。

庄妃问道：

“伊罗根怎么到了英亲王府？”

“听扎鲁嘎大爷说，伊罗根是午后申时回来的，睿亲王传话说，要在英亲王府宴赏他。”

“就宴赏他一个人吗？”

“还有随他回来的六个护卫。”

“你怎么知道英亲王要杀他们？”

“扎鲁嘎大爷告诉我的。”

“什么时候动手？”

“不知道。”

“伊罗根为什么把这个斗篷带进英亲王府？”

“不知道。”

“睿亲王还传了哪些话？”

“不知道。”

“睿亲王下一步想干什么？”

“不知道。”

是啊！一个侍女哪能什么都知道呢？庄妃在思索中沉默了，淑妃在不解中沉默了，苏麻喇姑在疑惑中沉默了，婉儿在竭力回想扎鲁嘎和伊罗根说的每一句话中沉默了……

深夜子时的钟声，却在沉默中敲响了，新的一天——八月十二日来到了清宁宫。月亮悬在凤凰楼的上空，透过纱窗，窥视着这四个沉默的女人；夜风从凤凰树的枝叶中飘来，钻进纱窗，轻拂着这四个在沉默中思索的女人；室内的烛光跳动着，陪伴着这四个在沉默中心神不安的女人。

淑妃刚刚弄清这可怕事情的来龙去脉，身上出了一层冷汗。她佩服苏麻喇姑的胆量，庆幸这个侍女死里逃生；她痛惜蒙丽花的惨死，目光一触及身边的斗篷，就泪水涌出；她诅咒伊罗根的糊涂，怜悯婉儿的苦命；她知道这一切都是对着清宁宫来的，首先是对着庄妃来的，心里对庄妃又多了一层敬重；她痛恨多尔袞的阴险毒辣，不仅用冷酷的心肠虐待其丽格，而且用残酷的手段对待伊罗根。她看着庄妃说道：

“多尔袞这个人，心毒手狠，稍不如意，就是杀头。看来，杀伊罗根是为了解恨呀！”

庄妃没有说话，只是微微地摇了摇头。她在想：

要是为了解恨，杀一个伊罗根就可以了，何必把其他六个护卫都杀

掉呢？多尔衮是睿亲王啊，不是鲁莽的阿济格。

苏麻喇姑看着庄妃，悄声说道：

“会不会是为了杀人灭口呢？”

庄妃还是摇了摇头。她在想：

要是为了“杀人灭口”，何不一个一个地悄悄处死呢？把伊罗根和六个护卫押在一起，安全吗？成批地杀掉不怕惹人耳目吗？再说还在等待什么呢？

庄妃隐约地觉得，可能有一个更加可怕的事情向自己悄悄逼近。但这个事情是什么呢？她不知道。

婉儿突然抬起头来，急促地说：

“扎鲁嘎大爷还说，等苏克萨哈回来就来不及了……”

庄妃突然一惊，忙问：

“等谁回来？”

“苏克萨哈。”

“不就是镶白旗的总管旗务大臣吗？”

“是他。”

“他去了哪里？”

“这……扎鲁嘎大爷没有说。”

庄妃忽地站起，用手把桌上的红缎镶金斗篷一挽，搭在自己的手臂上，晶莹的目光一闪，脸上浮起腾腾豪气：

“他，去了广宁城！”

淑妃、苏麻喇姑、婉儿都有些紧张了。

庄妃继续说道：

“多尔衮声称，如果豪格继位，他就自行其是。没有兵马，他行得了吗？这个人，是什么事情都干得出来的！”

淑妃这才知道事情的严重，神情更加忧郁了。苏麻喇姑低声说道：

“此事不可不防……”

庄妃点头，对苏麻喇姑说：

“快请启心郎索尼进宫！”

苏麻喇姑走到门口，又被庄妃叫住：

“你悄悄去睿亲王府，告诉福晋其丽格，就说淑妃近来身体欠安，要婉儿在衍庆宫侍候几天。”说完，她疾步走出衍庆宫，向中宫走去。

谭泰走出了中宫。

三十六 何洛会，俄莫克图，引弓待发的箭.....

肃亲王豪格，怒气冲冲离开清宁宫，回到自己的府邸。在大门口，开门的士卒稍晚一步，被他重重地打了一个耳光；在通向正殿的走廊里，猎犬“黑豹”不知从什么地方跑出来迎接他，被他一脚踢翻在台基下。“黑豹”从地上滚起，看着主人不高兴的样子，叫了几声，跑到正殿的门前，仍然忠心耿耿地等着他。

豪格跨进正殿，他的心腹俄莫克图、杨善、伊成格、何洛会、硕托等，都站了起来。“黑豹”趁机也进入正殿，站在门口，吐着舌头，迟疑地张望着。

豪格大步走到铺有虎皮的座椅旁，抓起桌案上的一只茶杯，猛力向地上摔去，大声骂道：

“老子不信，就宰不了他们！”

茶杯的碎片，从地上飞起来，落向墙角，桌下，门口。他胸中的怒气，也像泄出了一些，沉重地落座在椅子上。

等待他从清宁宫归来的心腹们，都猜想到，在继承皇位的事情上可能有了变化。但究竟出了什么问题，除固山额真何洛会外，谁都摸不清底细。难道是中宫皇后的态度变了？但谁也不便首先开口。

何洛会也佯装不知，轻步走到豪格身边，悄声宽慰地说道：

“女人的心都像豌豆一样，今天转到这儿，明天转到那儿。清宁宫.....”

豪格猛然抬头，对何洛会怒目一瞥，厉声制止道：

“清宁宫怎么的？清宁宫好！都是多尔袞那个狗娘养的.....”

何洛会不作声了，大家却愤怒了。何洛会话头一转，大骂多尔袞，怎么难听怎么骂，最后总结了一句：

“大妃阿巴亥是个骚货，没有生下一个好玩意儿，就是殉葬死了，在地狱里，还不知道和谁睡觉呢！”

“黑豹”在何洛会的叫骂声中，也跑到豪格的座椅前，看着满嘴白沫的何洛会，伏卧在豪格的脚下。

何洛会对多尔袞的咒骂，使豪格的心里舒服了一些，他便从头到尾讲了两白旗笈表的内容。大家听了，都被两白旗笈表中那种毫不妥协的

架势镇住了，感到事情并不像刚才猜想的那样简单。如果两白旗是真的“自行其是”，大清不就瓦解散伙了吗？

接着，豪格讲了皇后看到两白旗笈表后忧虑痛苦的神态，这更使大家心情沉重了。如果清宁宫对两白旗的要挟束手无策，那么，郑亲王济尔哈朗、礼亲王代善的态度，也会随着变化的。

最后，豪格愤怒地讲道：

“太祖皇帝创业，太宗皇帝继承，子承父业，一脉相传，中原历代都是这样的规矩。今天，两黄旗拥立我，郑亲王拥立我，清宁宫认可我，皇后在崇政殿抱着我的儿子，这是大家都看到的。就是礼亲王，直到今天，也没有公开反对咱们，他今天在飞龙阁上，倒像是慢慢靠近了咱们。可他多尔袞要夺位，要篡权，用两白旗将领的名义吓唬皇后，这不是要谋反吗？现在到了较劲的时候，不是咱们卡住脖子宰了他，就是他抽出刀子宰了咱！你们仔细想想，咱们该怎么办？”

豪格说完，大家都沉默了。现在到了不是鱼死，就是网破的时候，事情关联着在座的每个人的生命、财产和家室。如果豪格胜利了，他们都是拥立皇帝的功臣，什么都会有的；如果豪格失败了，他们都是为乱的叛臣，什么也都没有了。在这之前，他们都认为“帝有长子，当承大统”这个口号，是谁也难于反对的，便充满信心地向权力、地位的高层攀登，而且眼看就要成功了。可现在，两白旗气势汹汹地向他们冲来，而且震撼着清宁宫。他们震惊了，除何洛会外，他们都陷于审慎的思索之中。都在考虑着一个更有效的办法，像在战场上一样，一个反击，打垮敌人的进攻。

豪格在经过一段时间的暴怒之后，现在也平静下来，认真思索了。

他知道多尔袞这一招的厉害，就像杂耍场上那些光棍乞丐一样，走到卖吃食的小摊跟前生吃白拿。你若不给，他就掏出刀子，在自己的脸上、臂上、腿上、前胸上、屁股上划几条血口，然后拿起竹板，打得鲜血飞溅，落在食品上，把食物弄脏。“你不让我吃，你也别想卖！”多尔袞是更大的光棍，他把大清江山和祖先的事业当作食品闹着玩呢！

在这样的政治光棍面前，豪格真有些心神不宁了。

这时，他的年轻美丽的、长得有些像庄妃的福晋——阿尔寨，端着羊汤轻轻盈盈地走进正殿，把汤盏轻轻地放在他的面前。这个女人啊，总是那样的细心，每当豪格夜里议事时，她总是亲手煎制羊汤，里面放几颗红枣，亲自送到丈夫的手里。豪格看见阿尔寨，一颗心猛烈地跳动起来：这就是未来的清宁宫的庄妃啊！帝王的欲望，使他的壮心勃发了，在多尔袞挑战面前，他决心进行拼死的一搏。

内院学士罗硕开了口：

“今日之计，只有采取霹雳手段，也许才能有所收效！”

杨善、伊成格、何洛会都抬起头来。

豪格眼睛一亮，心动了，他也想到这一手，如同在战场上突然夜袭一样。但他没有作声，要看看心腹们的反应如何。

杨善低声问道：

“霹雳手段？怎么搞？”

罗硕站起，这个战场上成长起来的内院学士，仍然带着当年冲杀的豪气说道：

“出其不意，攻其不备，一卒可当十兵。立即挑选一批武艺高强的护军，趁着黑夜，突然杀进睿亲王府！”

豪格仍然没有作声，但他的心中出现了突然冲进睿亲王府的情景：

五十名护军，偷袭而至，来不及叫喊而倒下的哨兵，慌乱奔窜的守卫士卒，庭院里刀光剑影的厮杀，从卧室内仓皇奔出的多尔衮在乱箭与刀剑之下倒下……这一切，前后只需要半个时辰。这是一劳永逸的半个时辰啊！

伊成格的声音突然在他的耳边响起：

“用这个办法对付阿济格，也许可以。对付多尔衮，恐怕行不通。不就是我们冲进睿亲王府，他就会率领护军杀出来。多尔衮，不仅奸诈，而且多谋，射杀庄妃的‘杭爱’，暗杀苏麻喇姑，肯定是他干的。他早就在使用这一手……”

豪格忽地站起，虽然没有说话，但心底的不耐烦已经显露出来。“黑豹”也跳了起来，张着大嘴，竖起耳朵，像在等候着主人的命令。何洛会看出豪格的杀性起了，便打断伊成格的讲话，大声喊道：

“生死界上，顾不得那么多了！如果肃亲王决定这么干，我这就集合兵马，杀进睿亲王府！”

豪格刚要说话，俄莫克图挺身站起：

“慢！”

豪格愣住了，何洛会泄气了。

俄莫克图走到豪格面前，拱手问道：

“请问肃亲王，此举如果不能奏效，下一步怎么办？”

豪格极为不满地反问了一句：

“难道不能争取一举成功吗？”

“那你准备派多少人去？”

“挑选精兵五十人。”

“何人带领？”

“我亲自带领。”

俄莫克图深深一躬，向豪格跪倒，神情惨然地说道：

“恕我直言，若真如此，俄莫克图愿在肃亲王面前引颈就戮。”

“这……”

俄莫克图抬头禀奏：

“肃亲王，事情已到关键时刻，诚如亲王所讲，不是咱们杀他，就是他们杀咱。眼下，只有深夜偷袭，才能克敌制胜。但是，第一，亲王不能出面，更不能亲自领兵前往，应立即进入清宁宫，佯装不知，由我带人前往……”

豪格看着跪在面前的俄莫克图，觉得他的想法比自己的想法深远得多，奥秘得多……

俄莫克图继续说道：

“此事若一举成功，亲王即可登临皇位，收抚民心，依靠清宁宫与两黄旗，治理天下。若此举失败，我负背主作乱之罪，与亲王全然无涉……”

豪格急忙制止：

“不！不能这样！”

俄莫克图断然说道：

“若肃亲王在，此举不成，仍可再举。我为太祖太宗业绩，非为亲王一人。第二，我正蓝旗人马现在觉华岛一线驻扎，城里仅有护军一百二十人。而睿亲王府与英亲王府相距仅一条街巷，共有护军二百四十人，若豫亲王府护军出动，就是三百六十人。况且，多尔袞狡诈多谋，若早作准备，则敌众我寡，敌暗我明，此举后果，可想而知。所以，第三，应速与两黄旗联系，请他们以警戒巡哨为名，封锁豫亲王、英亲王的街巷，助我此举成功。”

豪格一把扶起俄莫克图，眼含泪花，感激之情不能自己：

“日后若得天下，决不忘今夜之情！”

这时，长史走进正殿禀报说：

“正黄旗固山额真谭泰有急事请求会见。”

豪格望着心腹们说：

“太祖、太宗有灵，需要谭泰，他就来了。看来，天意在咱们这边。”

三十七 豪格用酒滋润着不解的“谜底”

豪格把谭泰请进他与福晋阿尔寨居住的卧室，顺手从炕上拿起阿尔寨的粉色洒金喷香折扇，递到谭泰的手里。

谭泰知道，只有对待知心的朋友，豪格才会这样亲切，随便，不做作，不外道，没有任何顾忌和隐瞒，他的心更加沉重了。他明白，今晚要说出的话，对豪格会是什么样的打击。他在犹豫中，豪格开口了：

“你来得正好，帮我一把！”

“对付多尔袞？”

“对！今晚就干！我的护军已经集合好了，只要你下令叫两黄旗三百名警戒士卒封锁住多铎、阿济格的街巷就行了。”

谭泰笑着说道：

“你‘虎口王’的老虎口张得太小了。此刻，两黄旗出动了一千人，不仪暗里包围了阿济格和多铎的府邸，连多尔袞的府邸也暗中包围了。”

豪格高兴地在谭泰的胸脯上打了一拳，大声喊道：

“太宗皇帝没有看错人，算你有种。噯！这是谁的主意？”

谭泰说道：

“中宫皇后。可你别高兴，皇后还下了一道懿旨：既不允许多尔袞、阿济格、多铎带十名以上的护卫出府，也不允许任何人带十名以上的护卫进入这三个亲王的府邸。”

豪格察觉到情况有变，忙问：

“怎么？皇后被两白旗的一份笺表吓住了？为什么不下一道懿旨，宰了多尔袞那个狗娘养的？”

谭泰叹了一口气说道：

“皇后有难处呀……”

豪格忽地站起：

“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皇后特意要我来向肃亲王禀报，要肃亲王也拿个主意。”

豪格心里浮起一丝宽慰，坐了下来。谭泰接着说道：

“方才皇后召我进宫，流着眼泪对我说：‘就是清宁宫全都死了，也不允许多尔袞继承皇位。可为了太祖太宗留下的基业，为了太宗留下的皇子皇孙，在这盛京，千万不能流血呀！’……”

豪格听了，一下子泄了气，头一低，伏在桌子上。

谭泰也沉默了一会儿，接着说：

“皇后要你绝不要起这个头，绝不可用自己的手，毁了太宗皇帝留下的事业。皇后说，她求你……”

豪格伏在桌子上，闭着眼睛，心里完全乱了。他想着皇后的话，想着皇后这个人：

皇后，这个没有生过儿子的女人，在他的心里是善良的，受人尊重的。这个女人，从来没有利用中宫的地位和特权压过人啊！

皇后的话是真诚的。“就是清宁宫全都死了，也不允许多尔袞继承皇位。”就是这么一句话，也给了他极大的安慰。清宁宫的态度，至今没有变啊！

皇后的话是有感情的。“为了太宗留下的皇子皇孙，在盛京，千万不能流血呀！”这句话，引起他感情上的冲撞和回旋。他是皇太极的长子，下面有七个不同母的弟弟，多数现在还是孩子。这活着的八个皇子，没有一个是皇后生的，可这个好心的女人，仍然是如此眷念着。而自己和其他皇子，总是一个父亲的兄弟啊！比起多尔袞、多铎他们，不是更近一层吗？关于“皇孙”，不就是自己的几个儿子吗？他想到在崇政殿大祭中，皇后把猛峨抱在怀里，让富绥依在她的身边，豪格的心，有些发热了。

皇后的话也是有难处的。“决不可用自己的手，毁掉太宗皇帝留下的事业……”这句话里，有多少需要思索的东西啊！

阿尔寨端着牛肉饼和酒坛进来，轻轻地放在桌子上。先为谭泰斟满一杯，说了几句热情的祝福话；再为豪格斟满酒杯，俯在耳边关切地说：

“少喝一点，不要醉了。请固山额真多喝。你们好久没有在一块儿了。”说完，就轻盈地走了出去。

豪格端着酒杯，看着谭泰问道：

“皇后知道我今晚要动手吗？”

谭泰急忙举杯回答：

“不知道。皇后的懿旨，绝不是因你而发。”

“难道还有别人准备在盛京动武吗？”豪格说完，把酒一饮而尽，亮起杯底。意思是说，咱俩都交出“底”来。

谭泰举起酒杯，也一饮而尽，也亮出杯底，然后低声问道：

“睿亲王府近几天有哪些动静，你知道吗？”

豪格没有回答，又为他们俩斟满酒。

“庄妃的坐骑‘杭爱’被人用毒箭射杀，你知道为了什么？”

豪格没有回答，把酒杯举到嘴边停住了。

“镶白旗总管旗务大臣苏克萨哈，今晚悄悄出城了……”

豪格震惊了，酒洒在桌子上。

“贝子硕托、郡王阿达礼准备干些什么，你知道吗？”

豪格放下了酒杯。

“科尔沁外藩亲王为什么匆匆离去，不在盛京停留？甚至连清宁宫也不进？”

豪格坐不住了。

“饶余郡王阿巴泰为什么要求去连山、塔山？……”豪格猛然举起酒杯，灌了下去。然后，用双手抱着脑袋，焦急地思索起来……

谭泰提出的这些事情，有的他风闻过，有的他看到过，有的没有听说过。但看到的，听到的，他都没有仔细考虑过。这个只知骑马弯弓的皇长子，一方面确实缺乏心计，一方面也被他周围的心腹谋臣们弄糊涂了。

这几天来，他的心腹们总是用他与十七年前皇太极继位时极其相似的条件吹捧他，安慰他，并一再论证他的继位是天命所归，是佛爷和萨满的有意安排。他相信了。

不是吗？各种条件都是极其相似的：

皇太极的生母，是叶赫部落的公主；豪格的生母，是乌喇部落的公主。她们都是出身于松花江流域的扈伦四部。

皇太极继位时是三十五岁；豪格今年是三十四岁。他们都处于年富力强的时期。

皇太极是努尔哈赤十六个儿子中的杰出者；豪格是皇太极十一个儿子中的佼佼者。他们都是经过战场冲杀锻炼出来的。

皇太极继位前执掌的是正蓝旗；豪格现在执掌的也是正蓝旗。

皇太极有一个年轻漂亮的妃子——博尔济吉特氏·庄妃；豪格也有一个年轻漂亮的福晋——博尔济吉特氏·阿尔寨。

这些，不都是天命所归的象征吗？

豪格不知道，他的心腹们也不知道，时代不同了。满洲贵族、蒙古贵族和归顺大清的汉族地主们的需要，已随着时间的推移，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十七年前，皇太极之所以能够继承汗位，除了本身的才能条件外，主要的是满洲贵族们需要居住在松花江流域的叶赫部、哈达部、辉发部、乌喇部等扈伦四部的人力、物力、财力来发展他们的事业，来征服居住在黑龙江流域和乌苏里江流域的萨哈连部、渥集部、瓦尔喀部、库尔喀部等东海女真和北方的蒙古各部。他们不仅在努尔哈赤的后宫里形成了一个扈伦四部的后妃集团，而且选中了叶赫部落长杨吉的女儿纳喇氏所生的皇太极继承了皇位。十七年过去了，东海女真各部归顺了，蒙古各部臣服了，皇太极完成了历史任务，扈伦四部的地位也随着岁月的流逝降低了。出身于乌喇部落的继妃纳喇氏所生的豪格，也就被历史削了价。现在，满洲贵族们进攻的主要目标，是山海关内的明朝，他们需要强大的蒙古各部，从北面、西面对明朝进行包围和进攻。历史把蒙古各部的“马头”——科尔沁，推到了十七年前扈伦四部的地位，让它在清宁宫里形成了一个左右全局的科尔沁后妃集团，并将在这个集团的皇子中选出一位代表他们利益的皇帝来。

豪格当然无法解释这个历史的“谜底”，也无法认识这场争斗的结局。他举起酒杯大口大口地喝酒，用酒来滋润这个不解的“谜底”……

八月十二日丑时的钟声敲响了，咣！咣！咣！……像在敲打豪格的心。

谭泰当然也同样无法知道这个历史的“谜底”。但他知道，清宁宫已经把目光从豪格的身上，转移到皇九子福临的身上；他知道，郑亲王济尔哈朗、启心郎索尼、内院大学士范文程，都在为皇九子福临的继位而暗中奔走；他知道，科尔沁贝勒寨桑决心要保持他在清宁宫的地盘；他知道，豪格已经被大家暗暗地抛弃了。但他和豪格一样，当然无法正确理解这个变化的实质，而把这一切的变化，全然归罪于多尔袞的捣乱和反对。他自己和两黄旗非常痛苦地改变对豪格的支持，不正是由于多尔袞像疯狗一样地乱咬，不得不按照皇后的意愿改变吗？

可恨的多尔袞啊！可杀的多尔袞啊！

谭泰看着豪格一杯一杯地喝着闷酒，心里十分着急。他不忍把自己知道的一切和盘托出，也不敢和盘托出。他知道，如果豪格知道这眼前的一切，会立即发疯的。

可怜的“虎口王”啊！至今仍然蒙在鼓里的“虎口王”啊！

但谭泰又不能不说。明天，不，今天几个时辰之后，满朝文武、诸王贝勒都会议论两白旗的笺表。他们的态度，也会随着改变的。他们也许一时还想不到六岁的皇九子福临，但会很快寻找新的人选，有的也许会借此机会，把多尔袞公开地抬出来。那时，仍在梦中的豪格，怎能承受这致命的打击呢？不告诉，够朋友吗？对得起十几年前的“虎口王”吗？对得起躺在崇政殿里的太宗皇帝吗？他看见豪格又举起酒杯，急忙伸手拦住，大声说道：

“别再喝啦，吃牛肉饼吧！”

豪格像是没有听见，用期待的目光看着他，急切地说：

“谭泰，照实说，这几天的情况到底怎样？我真有些糊涂了。多尔袞都搞了些什么鬼？别瞒着我！你我跟着太宗皇帝十几年，冲锋陷阵，一左一右保护他，血流在一起，命绑在一起，虽说你是侍卫，在我心里，你是我的亲兄弟。照实说吧，大哥信你的！”

谭泰一把抓住豪格的手，眼泪滚了下来，心在急剧地跳动。他低声说道：

“这几天情况，对我们很不好。宁远前线正在激战，你的正蓝旗和郑亲王的镶蓝旗都被吴三桂拖着，不可能调回盛京；礼亲王明面不表态，而心里却向着多尔袞，他的儿子硕托、孙子阿达礼，都死跟着多尔袞。他们执掌的两红旗，就驻在内治门、抚近门外；多尔袞的镶白旗驻在锦州，正白旗驻在广宁，都有可能长驱入京。这样，盛京的各亲王府，虽在我们掌握之内，可我们，却处在两白旗、两红旗包围之中。多尔袞与你势不两立，实则是把刀尖指向清宁宫，指向皇后、庄妃，指向太宗皇帝的皇子皇孙，想报十七年前大妃阿巴亥被迫‘殉葬’之仇。你如果继位，他必然搞分裂。若盛京战端一开，两黄旗将与红、白四旗厮杀。多尔袞胜，则清宁宫与太宗皇帝一支，都将无存；我们胜，则两白旗所剩兵马，可能就近西奔，投降宁远吴三桂。太祖皇帝和太宗皇帝几十年创立的基业，也许会一下子垮掉。这在多尔袞、多铎、阿济格他们，可能会毫不可惜，因为江山本来就不是他们的。可在皇后、你、皇子皇孙们，就心疼啊！”

豪格猛力甩掉谭泰的手，举起酒杯一饮而尽，还嫌不足，抓起谭泰面前的一杯酒也灌了下去，接着猛力抓起酒坛，仰面而饮。谭泰一把夺过酒坛，大声喊道：

“你这是怎么啦？”

豪格用手在嘴上一抹，纵声大笑，突然收住笑声，豪气勃勃地说道：

“太宗皇帝留下的江山，是太宗的皇子皇孙的！谭泰，你禀奏皇后，多尔袞不是盯着我吗？我可以不当皇帝，让福临当，让博穆博果尔当，只要是太宗皇帝的儿子，谁当都行！我豪格忠心辅助，决不捣乱，就是不让多尔袞当。他要是当了皇帝，老子也自行其是！”说完，就跌坐在炕沿上，身子往后一仰，倒在炕头的红绫被子上。

谭泰急忙呼唤豪格，豪格睁了睁眼睛，声音喃喃地说道：

“我没有醉，说的都是心里话。谭泰兄弟，听皇后的，在这盛京可不能流血啊！”

阿尔寨闻声推门进来，急忙扶着豪格的头，为他擦拭下巴和衣襟。豪格知道是他的福晋抱着他。他微笑着，舌头僵硬地说：

“快给谭泰兄弟泡茶，给他醒醒酒……”他还在喃喃地说些什么，谭泰与阿尔寨都听不清楚了。

豪格醉了！这个性情坦直的皇长子，醉中说的仍然是实话。

豪格醉了！这个生不逢时的皇长子，醉中还以为自己是清醒的。他仍然在关心着自己的朋友。

豪格醉了！他在糊涂的酒醉中，顺从了历史发展的安排，说出了皇九子福临这个名字。这个名字，正是清宁宫所需要的。

谭泰望着昏醉的豪格，心头浮起同情、惋惜，但又无能为力的苍凉情感。这也许就是从小结成的友谊啊……

三十八 违心曲意中的“现在”，大树阴凉下的“未来”

飞龙阁答谢会之后，礼亲王代善回到书房里，回想着今天的一切，突然觉得形势在微妙地起着变化：

清宁宫真的拥立豪格吗？皇后在崇政殿里，怀抱豪格的幼子猛峨，也许是对豪格的一种安抚。有什么根据吗？没有。只是一种不可言状的“感觉”。唉！在宫廷里，人们的感情是复杂的，尤其在父母兄弟之间。一种亲昵的表示，也许含有一种最残酷、最凄苦的感情；而最凄苦的感情，并不一定是绝情的、不堪回首的。父亲努尔哈赤幽禁和处死了他的弟弟舒尔哈齐，却收养了舒尔哈齐的儿子济尔哈朗，并且格外地加以爱抚，一直把镶蓝旗交给济尔哈朗执掌。这也许是对死去的舒尔哈齐的一种感情上的补偿吧！父亲处死了大哥褚英，但在处决之后，却抚尸痛哭，几乎昏倒。这也许是对大哥感情深处的怀恋吧！豪格、多尔袞、多铎不会有这样的感觉，因为他们都年轻，没有亲眼看见过这种复杂感情的流露……

一个第三者似乎正在向鹿角宝座走来。有什么根据吗？没有，也只是一种不可言状的“感觉”。山林里不是有这样一种情景吗？当两只猛虎为争占一片林子而争斗，谁也不相让，谁也吃不了谁，在两败俱伤之后，都带着伤口悄悄地退出了这片林子，把地盘让给了那些野鹿、山羊、兔子、松鼠……这片林子也就成了安静的世界，羊奔鹿鸣，鸟语花香，兔子、狐狸、松鼠也都跳跃欢舞起来……

这第三者是谁呢？皇太极留下八个儿子，豪格不说了，皇四子叶布舒，是庶妃颜札氏生的；皇五子硕塞，是侧妃叶赫纳喇氏生的；皇六子高塞，是庶妃纳喇氏生的；皇七子常舒，是庶妃伊尔根觉罗氏生的；皇十子韬塞，也是庶妃生的。这些皇子，都生于清宁宫外，都是从地位低下的庶妃的肚子里爬出来的，这就决定了他们不可能继承皇位。其中皇五子硕塞，是地位较高的侧妃生的，也具有帝王之相和帝王之才，可惜在关雎宫宸妃病故之后，他的母亲不会来事，没有乘虚而入，闯进清宁宫，他也就失去了涉足皇位的条件。出生于清宁宫的，只有皇九子福临和皇十一子博穆博果尔，一个六岁，一个三岁，难道能让人抱着走上鹿角宝座吗……

这个第三者也许就是庄妃自己吧？憎恨、反抗、委屈的情绪，一股脑儿涌上心头。野心勃勃的女人啊，这是断乎不行的……

这时，硕托和阿达礼走进书房，把两白旗反对拥立豪格的笺表抄件交给了代善。他看了笺表，脸色苍白。“自行其是”，不就是要分裂吗？他颓然跌坐在椅子上，头脑有些乱了。

硕托见父亲又“泡”起来了，便忽地从椅子上站起，大声嚷道：

“再这样优柔寡断，不只耽误了自己，把儿孙也耽误了！”

代善压着怒火，训诫地说道：

“畜生！在阿达礼面前，你这个样子，也不害羞？”

硕托的驴性子来了，脖子上的青筋暴了起来，对父亲长时期优柔寡断的不满，一并爆发出来：

“我害什么羞？你到外边听听，人家是怎样看咱们两红旗的。胆怯得像个兔子，软弱得像只绵羊，愚蠢得像头母驴，拙笨得像只山鸡。两黄旗打雷闪电震天响，咱们放个屁也是哑巴！”

代善气得两腿直发抖，颤巍巍地站起来。硕托瞪着两只铜铃一样的眼睛看着他，并不退缩躲避。代善扬起右手，一巴掌打在硕托的脸上，血从鼻孔、嘴角流了出来。代善大喝一声：

“滚！”

硕托并不求饶，暴筋的脖子一扭，嘴里嘟囔着走了出去。代善跌坐在椅子上，口里呼哧呼哧地喘气。阿达礼一下子跪倒在代善的脚前，乖觉地乞求道：

“祖爷，孙儿不懂事，你处罚我吧！”

代善伸手摸着阿达礼的头，老泪掉了下来，声音凄凉地问道：

“阿达礼，你告诉祖爷，你认为多尔袞能继承皇位吗？”

“从今天崇政殿大祭和飞龙阁答谢会来看，孙儿看睿亲王继不了皇位。”

“为什么？”

“清宁宫决意阻挠，郑亲王暗中反对，科尔沁也不同意啊！”

“那你们为什么还要拥立他？”

“为了将来。”

“为了将来？”代善真的有些不解了。

阿达礼伏在代善的膝盖上，仰着头，目光坚定地注视着代善，一字一句地说道：

“祖爷，你是打了几十年仗的，战争的胜负决定于天命，决定于人力，也决定于统帅啊！眼下，肃亲王豪格占上风，可能继承皇位，但长不了。他是一个勇敢的战将，但不是一个胸富韬略的统帅。战争本身就能选择人，一个战役的失败，就可能使一个无能的统帅倒台。死尸和鲜血最能刺激人，也最能提醒人。将来，人们会想起睿亲王的！”

“祖爷，你是看着我们大清从山林山沟里走到盛京来的。你知道，我们满人，男女人丁不到百万，不知农事，不事耕耘，世代以狩猎放牧为生，财力不及明朝千分之一，兵力不及明朝十分之二，靠什么与明朝抗衡？靠的就是一个有识有胆的汗王，一个有谋有略的皇帝。肃亲王行吗？他若继位，贻误的不仅是我们的皇室，是我们整个满族人啊！祖爷，肃亲王是不会久居皇位的！”

“祖爷，你是诸王之首。你知道，要‘入主中原’，绝不会像收抚女真、征服朝鲜那样容易。中原地大物博，山灵水秀，藏龙卧虎，非睿亲王无人敢为，非睿亲王不能胜任，就是睿亲王亲自执鞭，胜负也难于预料啊！祖爷，大政殿上那个鹿角宝座，将来一准是睿亲王的。祖爷，你说对吗？”

代善看着二十一岁的孙子，简直有些发呆了。这圆圆的脸上，一层软茸茸的胎毛还没有完全褪尽；这大大的眼睛里，射出的目光还不够狡猾和凶狠；这眉宇之间，还浮动着一股稚气。可他想得多么深刻、多么长远啊！他多么像资兼文武的萨哈璘啊！满人，这几年来，谁还想过以前山林山沟里衣不蔽体的满人啊！代善的心头，升起了闪动的希望之光。

可宫廷斗争是残酷无情的，如果豪格或者庄妃真的继了皇位，那不就是“附王为乱”吗？阿达礼啊，你把一切都寄托于未来，可眼前这个“现在”该怎么过呢？

代善扶起孙子，让他坐在长垫椅上，自己在书房里来回地踱步……

八月十二日第一个时辰——子时的钟声敲响了。这个年老的、软弱的、饱经沧桑的礼亲王，终于想出了一个“完美”的办法：让儿孙去支持多尔衮以占有“未来”，自己年老了，应当为儿孙顶住“现在”，虎老了不吃人，还有一张皮呢！

他停住脚步：

“阿达礼，祖爷要呈一份笺表，我说你记！”

“是公开表态拥立睿亲王吗？”

“不！祖爷拥立豪格。”

阿达礼提笔愣住了……

三十九 天雷像一团火，顺着“龙槐”滚动。“龙槐”下，蹦出一个紫檀木箱子.....

八月十二日酉时三刻。在接连不断的雷声中，睿亲王多尔袞在几个侍女的簇拥下，突然出现在后殿。

他今天穿了一套皂绸短衣，脚蹬一副黑丝吊底紫檀木拖鞋，手拿一把蒲丝编织的凉扇，显得十分潇洒。紫檀木拖鞋在青砖铺垫的地上发出“嗒嗒”的清脆响声，又显得十分威严。窗外不时出现的闪电，和那低空滚动的雷声，也像在为多尔袞助威一样。

后殿里有些昏暗，但他的兴致极好。事情的进展，都在他预料之中，正像在战场上一样，当看到敌人一步一步地走进自己设下的伏击圈时，心情虽然是紧张的，但这紧张是伴随着喜悦同来的。

以两白旗将领的名义向中宫发出反对豪格继位的笺表，只是他一个试探性的行动，目的在于摸一摸清宁宫与诸王贝勒的反应。现在看清楚了：

清宁宫的反应，是惊慌与胆怯。

豪格的反应，是冒险和醉酒，直到现在还没有从酒醉中醒来。

礼亲王的反应，是惊恐、犹豫，最后走起了钢丝。老滑头！

郑亲王的反应，是沉默。

多尔袞感到慰藉和满意，一个试探性的行动，反应是如此的强烈，足以说明自己还是有力量的。

喜悦在他的心头跳动。豪格的酒醉说明什么？说明这个皇长子的神志已经颓然了。借酒浇愁，是愁到绝望时更加绝望的表现。这种人，就是从酒醉中清醒过来，也没有多大的心力了。

喜悦在他的心头跳动。大贝勒代善真是老滑头啊，但在走钢丝中终于表明了态度。他让儿孙率领两红旗上了自己的马车，他却孤零零地站在豪格的船上。真是双保险啊！只要两红旗公开站在自己一边，这个空头人情，为什么不让大贝勒做呢？年老的兄长啊，多尔袞继位之后，决不会怪罪你支持了豪格，还要更加优厚地对待你哩！

喜悦在他的心头跳动。谭泰不再是一个令人担心的“谜”。今天午后何洛会派人来报，两黄旗不再强调对豪格的支持了，调子降低了。一个心腹大患，在这次试探性的行动中，也暗暗地消除了。

喜悦在他的心头跳动。郑亲王济尔哈朗，这个深藏不露的家伙，在豪格跌倒、谭泰等退却之后，也会慢慢就范的。这种城府极深的人，是不能久留的！

窗外一道白光骤然一闪，一阵炸裂的雷声闯进后殿，使多尔袞的神情异常振奋。他疾步走到窗前，推开方格大窗，暴雨瓢泼似的落了下来。他望着注泻而下的暴雨，听着急骤作响的雨声，一种压抑不住的豪情浮上心头：

清宁宫是必须攻克的最后阵地，永福宫那个女人是必须制服的敌营主将。苏克萨哈也该从广宁城回来了……

多铎、詹岱、刚林在谈笑中伴阿达礼走进后殿。阿达礼看见站在窗前的多尔袞，急忙上前请安。多尔袞转过身来，急忙伸手挽住阿达礼。阿达礼急忙把两红旗拥立多尔袞笄表的抄件呈上，并陈述了他与硕托的决心。最后，他以臣孙的身份，恭敬地说道：

“太宗皇帝驾崩已经四天，可继位之事，杳无音信。朝臣不安，黎庶悬念，人心在慌乱与惶恐之中。愿睿亲王以太祖、太宗的事业为重，早定良策，以解臣民之渴。”

多尔袞右手挽阿达礼之臂，异常亲切地说道：

“太宗皇帝在时，曾多次称赞尔父颖亲王萨哈璘，是爱新觉罗家族的千里马。可惜死得太早了。今日看来，你比萨哈璘更加神采飘逸。”

多尔袞拉阿达礼坐在自己身旁，抬头对谋臣们说道：

“我命苦，至今无子嗣，若有子，文才武略有阿达礼一半，也就满足了。”

阿达礼没有想到，多尔袞竟然如此平易近人而富有感情，心头一热，恭敬地说道：

“臣孙年幼，请叔祖多加开导。”

多尔袞微微一笑，侧身问道：

“你管礼部事，当知太祖皇帝的丧仪情况。几日大祭？几日梓宫出宫？”

阿达礼欲起身作答，被多尔袞手抚肩而制止，遂端坐回答：

“天命十年，太祖皇帝驾崩，三日举行大祭，五日梓宫出宫。”

多尔袞抚着阿达礼的手，带着几分感慨说道：

“太祖皇帝驾崩时，你只有四岁，尚记得如此清楚，实属难得。可惜，太祖丧仪之制，竟被许多人忘记了。你还记得太宗皇帝是几日继位的吗？”

阿达礼已被多尔袞不停地夸奖弄昏了头，便侃侃而谈：

“太祖皇帝的丧仪，礼部文书里是记载得清清楚楚的。臣孙刚才所答，均出于朝政实录。太宗皇帝的继位日期，朝政实录中也记得清清楚楚。太祖丧仪三日大祭之后，八大贝勒遵照太祖关于‘八大贝勒共治国政’的汗谕，众议拥立太宗。五日，太宗登极，继承皇位。”

“关于丧仪和继位日期，朝政实录均有所载。此制可变更吗？”

“太祖皇帝，乃我大清之至尊，丧仪只有五日，何人敢逾太祖皇帝之上，变更祖制！”

“可今天，太宗皇帝驾崩已过四日，继位之事，尚未议论。你管礼部，如何处置？难道要变革祖制吗？再说，国不可一日无君，就是一个农家寒舍，也不能这样乱哄哄地过日子。礼部应克尽职守，依制行事。”

阿达礼站起，拱手说道：

“臣孙欲呈笺表，奏知皇后，继位之事，应速作议决。若逾五日，当以违背祖制论责。不知睿亲王以为如何？”

多尔袞心中充满快意，他在不露声色中把一条套扣庄妃的绳索，递到阿达礼的手里，让这个血气方刚、恃才自负的郡王，去碰一碰永福宫的那个女人。他佯装沉思一阵，关切地问道：

“你准备以什么名义发出这份笺表？”

“臣孙主管礼部事务，当以礼部名义发出。”

多尔袞高兴地站起，朝着谋臣大声说道：

“努尔哈赤的子孙，世代都有杰出的人物，拿酒来！我要为爱新觉罗家族中的千里马——阿达礼喝一杯！”

侍女们用银盘托出酒来。这样的饮酒，是一种高兴和祝福的表示，不必另备佳肴，如同在打猎中，一个人猎到一只狐狸或者捕到一只美丽的鸟儿，便举起葫芦喝几口酒一样。谋臣们在睿亲王示意下，围着年轻的阿达礼举杯祝酒，并不断地说着赞美与恭维的话，阿达礼也就慢慢地飘飘然了。

突然，一阵雷声滚来，英亲王阿济格浑身雨水，抱着一个沾满泥水的紫檀木箱子，气吁吁地跑进后殿。他大声嚷道：

“天雷击中了‘龙槐’！”

人们大惊失色。多铎急问：

“‘龙槐’怎么样？”

阿济格说道：

“在刚才那阵瓢泼大雨中，天雷像一团火，从东南方飘来，落在后花园那棵‘龙槐’上。火团顺着‘龙槐’的树身滚动，一直滚到树根底下，‘轰’的一声，天雷炸裂了，一股青烟绕着‘龙槐’飘展，显出各种各样的颜色，真是好看极了。等青烟散去，‘龙槐’完整无损，可地上炸了一个大坑。从大坑里蹦出这样一个紫檀木箱子。”说完，把怀抱的木箱，放在多尔袞的面前。

雷声响着，阿达礼愣了，谋臣们愣了，多尔袞举着酒杯的手停住了。

阿济格喃喃地说道：

“天意，天意！是祸是福，一看便知。多尔袞，打开看看吧！”

多尔袞蹙着眉头，在窗前来回走动，雨哗啦啦地下着，像在敲打人们的心。突然，他转过身来，对注视着他的谋臣们说道：

“基业，天所予也。命运，天所赐也。若天意不在我，我当立即退出朝廷，归身山林，决不作分外之想，连累诸公。”说完，对阿济格微微点头，示意打开箱子。

阿济格用衣袖擦去箱子上覆盖的污泥，镶金的四边露了出来，闪着光；箱面上雕刻涂金的一条飞龙显了出来，像要飞起的样子。人们都诧异起来，屏住呼吸，怕雷声一响，这条金龙就会腾空而起。突然，窗外一声雷鸣，阿济格猛力打开箱子，双手托出一颗碗大的金印，上面雕刻着一条盘绕而立的飞龙，金光闪烁着，辉映着头顶的雕梁、身边的画栋和多尔袞清瘦而异常精明的面孔。多铎高兴地叫了一声：“天赐御宝！”人们都惊呆了。

在人们惊愕的神态中，阿济格从箱子里捧出一袭黄缎龙袍。龙袍上用金线刺绣的无数金龙，点缀在胸前；肩上的无数珠玉，闪着黄色的、红色的、蓝色的、绿色的光泽。阿济格突然上前，跪倒在多尔袞的面前，把龙袍献给了端坐在椅子上的多尔袞。人们一齐向多尔袞跪倒，俯首于地，不敢仰视。

这荒诞离奇的把戏，显然是多铎和阿济格共谋安排的。但在这急雷暴雨的配合下，对一群把自己的一切寄托于神灵的人们，却产生了意料之中的效果。多尔袞的心腹们认为，多尔袞的继位，既然是天意，那

么，把自己的一切都押在顺从天意的多尔衮身上，是值得的。阿达礼在这神奇的雷声、雨声、金印、龙袍面前，完全信服了。当人们正要放开嗓子山呼万岁时，被多铎神秘而又严厉的声音和手势制止了：

“有敢泄露天机者，杀！有敢告知家中老小者，杀！有敢向清宁宫告密者，杀！”

在多铎的“杀”声中，长史阿努思急急走进后殿，向多尔衮禀报道：

“苏克萨哈从广宁城回来了！”

多尔衮忽地站起，两眼闪着坚毅、凶狠和狡诈的目光：

“现在该向庄妃抛出第二条绳索了。”

四十 人们都说天上住着王母娘娘，但愿她会偏袒人世间的男人

已经是深夜戌时，凤凰楼孤悬在急雷暴雨的夜色中。

雷电在顶空轰鸣滚动，暴雨在窗外撒泼横流，黑云从四周拥来，弥漫了屋脊、楼台、窗口和那沾满雨水、沙沙作响的飞檐上的驼铃。

楼上的议事厅里，正在决定着大清明天的命运。

皇后、庄妃、郑亲王济尔哈朗、启心郎索尼、正黄旗固山额真谭泰等，正在密议着事态的发展。庄妃的心里很乱，半个时辰之前，执事太监把阿达礼敦促皇后立即召开诸王贝勒会议的笺表送到庄妃手里。她看了一遍，立刻明白，多尔袞的第二个攻势开始了。她怕打断谭泰的发言，没有立即呈交皇后，也没有表现出丝毫的震惊。

谭泰讲了昨夜与豪格会见的全部经过，着重谈了豪格的愤怒、失望和悲哀。当谈到豪格纵酒大醉而跌倒在炕上时，大家的神情都有些黯然了。

郑亲王济尔哈朗悄悄地站起，一种说不清的感触涌上心头。他走到窗口，深深地吸了一口暴雨中湿润润的空气，感叹地舒了一口长气，似乎在说：是形势毁了这个本来可以继位的皇长子啊！

谭泰像是察觉了济尔哈朗的心情，突然停住了话题，端起长桌上的茶杯，呷了一口带有苦味的凉茶。

窗外的暴雨，猛烈地下着，带着“哗哗”的响声；屋檐上的水，像瀑布一样射向清宁宫的庭院，落在方形青砖铺垫的花纹地上，响起坚实清脆的回声，飞进了议事厅。

皇后忍耐不住了。她拿起礼亲王代善拥立豪格的笺表，声音有些发颤地说道：

“肃亲王豪格，是太宗皇帝的长子，人也忠厚，可他命不好，偏偏遇上了多尔袞这个‘克星’。现时，大贝勒开了口，写了拥立豪格的笺表，你们说，睿亲王还会死着反对吗？”

皇后心软了，拥立豪格的念头又浮了上来。不等人们回答，郑亲王济尔哈朗转过身来，突然跪倒在皇后面前，急忙说道：

“皇后，千万不可相信礼亲王写的这份笺表。礼亲王突然改变主意，拥立豪格，而他执掌的两红旗，却跟着硕托、阿达礼站在多尔袞一边。

他给豪格的，只是一个空名，而给多尔衮的，却是五万兵马。若清宁宫拥立豪格的懿旨一出，两白旗、两红旗都会以此为借口，自行其是；八旗立即就会分裂，局面将更加不可收拾。请皇后三思。”

皇后震惊了，手中的笺表失落在地上。她没有想到，大贝勒代善会有如此的用心啊！

启心郎索尼也跪倒禀奏道：

“郑亲王所奏，实关太祖太宗的基业。现在，人心浮动，朝野不安，如再犹豫不决，骚乱会很快发生。今日之计，只有提出皇九子福临继承皇位，才能稳定人心。请皇后速下懿旨，以安社稷！”

皇后为难了。她用狐疑的目光看了看大家，似乎在说：豪格能同意吗？如果豪格反对，或者与睿亲王、英亲王、豫亲王联合反对，清宁宫就会立即垮台的……

谭泰猜出了皇后的疑虑所在，起身也跪在皇后的面前禀奏道：

“皇后，你知道，臣是与肃亲王一起长大的。臣昨夜奉旨会见肃亲王，看见他确实有一颗忠厚、坦率、善良和孝悌之心！睿亲王威逼中宫，他愤恨难忍，几乎兵戎相见；眼前局势的艰难，他痛心疾首，以酒浇愁。他让臣转奏皇后：为了太祖太宗的基业不致半途沦失，为了清宁宫的安静与声望，他可以不继皇位，但也不允许睿亲王涉足皇位；他愿意拥立皇九子福临登极，并保证忠心辅佐。”

皇后站了起来，命谭泰、索尼、济尔哈朗起立入座。她看了庄妃一眼，充满感情地说道：

“心底宽厚的人，总是从大处着眼的。肃亲王如此深明大义，实在难得。太宗皇帝的后世子孙，不要忘了这个心底宽厚的皇长子。索尼，你记下，从我的多年积蓄中，赏赐肃亲王黄金一千两，白银二万两。人，总不能没有良心啊！”

索尼感动了，点头称是。

谭泰感动了，眼里含着泪花。

庄妃感动了，心里默默地说：但愿皇九子福临，永不忘记他这个好心的皇兄。

济尔哈朗感动了，起身拱手奏道：

“请皇后召肃亲王入宫，亲自予以嘉勉抚慰，以彰其功绩。”

皇后点头。

雨在窗外“哗哗”地下着，一阵雷声滚过，似乎也被豪格的退让感动了。

索尼再次抓住时机，奏请皇后：

“请皇后速下懿旨，训示各亲王贝勒，清宁宫决定拥立皇九子福临继承皇位，明日即于崇政殿，召开诸王贝勒会议，商议议决。”

不等皇后回答，庄妃急忙说道：

“皇后，此事不宜匆忙。我们这些话，只是自己的想法。在礼亲王、睿亲王、英亲王、豫亲王心里，到此刻为止，恐怕还没有想到皇九子福临这个人呢！”

这时，正黄旗总管旗务大臣鳌拜走进议事厅，打断了庄妃的讲话。他走到庄妃面前，请了安，然后低声说道：

“镶白旗总管旗务大臣苏克萨哈，冒雨从广宁城回来了！”

庄妃的脸色一下变得严峻了，追问道：

“还有什么人？”

“带了十五名护卫。”

“都是护卫吗？”

鳌拜愣住了。

谭泰说道：

“昨天夜里，苏克萨哈去广宁城时，只有八个护卫跟随。这十五个人，估计夹插有正白旗的将领。”

济尔哈朗、索尼都有些惊愕了。皇后更显得惶恐不安，提心吊胆地问道：

“睿亲王，他，他真的敢以兵将要挟吗？”

庄妃答道：

“睿亲王足智多谋，在战场上，是以敢于冒险闻名的。他既然敢于以‘自行其是’威逼中宫和肃亲王豪格，别的事情，他也是敢于干的。请皇后看看这个，就知道了。”

庄妃把阿达礼以礼部名义写的笺表呈于皇后。

这份笺表是这样写的：

崇德八年八月十二日，臣礼部承政阿达礼，稽首顿首上言：

太祖丧仪，实录有载：三日举行大祭，五日梓宫出宫，太宗皇帝于五日登极执政。龙位不虚，八方和顺，君无离日，朝政安稳。此太祖遗制，不可变更。

今太宗仙逝，已逾四日，诸王贝勒会议未开，何人继承皇位未定，人心惶惶，朝事紊乱，皆因违背祖制所致。

常言：国不可一日无君，家不能一时无主。请皇后速下懿旨，召开诸王贝勒会议，听从众议，确立嗣君。若再弄权拖延，当负违制之责。

臣诚恐诚惶，仅奉笺表以闻。

皇后看完，气得双手发抖，命启心郎索尼念给济尔哈朗、谭泰等知晓。

济尔哈朗、谭泰等听完，都沉默了。索尼这时才意识到事态发展的严重，觉得自己刚才请求皇后下发懿旨拥立皇九子福临的主意，有些孟浪了。

他们都知道，执掌礼部的是多铎，阿达礼只是礼部的承政，以礼部名义上呈的笺表，显然是以礼部的职能，对清宁宫进行公开的指责。这在以前，是从来没有过的。

使他们感到气愤的是，一个二十一岁的袭爵郡王，竟然如此胆大妄为地对待中宫皇后，天理良心都是不允许的。

最使他们不解的是，多尔袞借重偏师之力发起进攻，而他这个主将，却隐而不露。他在准备干什么呢？

窗外的雨似乎小了一些，但夜色墨一样的黑，淅沥的雨声在黑夜里响着，显得十分苍凉；远处沉闷的雷声传来，增添了几分恐怖的感觉；议事厅四周墙壁上的烛台，堆起了高高的泪泥。摇曳的烛光，照亮了皇后苍白、焦虑而又无能为力的脸；照亮了索尼、谭泰和济尔哈朗担心、焦急而又忧虑伤神的脸；照亮了庄妃愤怒、坚毅而又陷于沉思的脸。

雨声在窗外淅沥地响着，庄妃在烛光下默默地想着：

“多尔袞已经放开了豪格，直接向自己逼来，他不是直接出马，而是派阿达礼冲杀。是借重大贝勒代善和故去的颖亲王萨哈璘的声望呢，还是掩盖自己的真实意图呢？还是两者兼有呢？多尔袞是足智多谋的对手，他的每一招，都必须用智谋来衡量；多尔袞是玩弄诡计的老手，他的每一招，都必须用诡计来对付啊！”

形势逼迫这个科尔沁女儿，也开始运用智谋和诡计了。

她决定用突然袭击的办法，向多尔衮的要害处打去。

雷声在远处沉闷地响着，庄妃在烛光下静静地想着：

“镶白旗总管旗务大臣苏克萨哈从广宁城回来了，危险的讯号发出了。睿亲王啊，你准备什么时候动手呢？父亲寨桑、哥哥吴克善啊，科尔沁铁骑啊，为什么没有一点音讯？胜负并不决定于清宁宫，也不决定于睿亲王府，而是决定于两支主要力量撞击的地方。这远处隐隐滚动的雷声，该不是科尔沁铁骑在突奔吧！”

楼角飞檐上的驼铃不停地响着，庄妃在烛光下不断地想着：

“现在的六位和硕亲王，多尔衮占去了四把椅子，只有郑亲王和肃亲王站在自己一边，这个局面什么时候才能扭转啊！索尼是有才气的，也是可靠的，但只是一个四品官级的启心郎，何年何月才能走上辅臣的位子？谭泰是有谋略的，也是信得过的，但要掌管兵部的事务，还需要多少年月啊！现在，只有一个郑亲王可以借重。当今之计，也只有借着郑亲王的马头，向多尔衮冲击了。睿亲王啊！这是跟你的样子学的。”

深夜亥时的钟声，冲开淅沥雨声的阻拦，闯进凤凰楼，庄妃知道该下决心了：

“上天安排了多尔衮这颗‘克星’，克倒了豪格，也许也安排了庄妃这颗‘克星’，克倒多尔衮。谁知道一定不是这样呢？人们都说天上住着王母娘娘，但愿王母娘娘也会偏袒人世间的的女人。”

庄妃抬起头来，对皇后说道：

“皇后，礼部指责我们‘弄权拖延’。此事不能不答，应立即下一道懿旨，以安朝野之心。”

皇后点头说道：

“我也有这个意思。索尼，庄妃说，你写！”

索尼备好纸笔。庄妃沉思片刻，开始口授懿旨：

“奉天承运。崇德八年八月十三日，皇后懿旨：太祖丧仪，三日举行大祭，五日梓宫出宫。太宗丧仪依制而行，不作变更，以维祖制。关于继位日期，为敬祖行孝，嗣太宗之位者，迟一日确定。即八月十四日，在崇政殿召开诸王贝勒会议，议立嗣君。”

庄妃口授完毕，询问谭泰：

“时间来得及吗？”

谭泰点头。

索尼把懿旨呈交皇后，皇后看后，指示明日发出。

庄妃走近郑亲王济尔哈朗，断然说道：

“请郑亲王以刑部名义签发拘票，立即逮捕睿亲王的护卫头目伊罗根！”

索尼、谭泰、济尔哈朗都震惊了。

庄妃继续说道：

“伊罗根杀死了蒙丽花，射杀了‘杭爱’，险些杀害了苏麻喇姑。他还在太宗驾崩的夜里，去了广宁城正白旗大营。”

大家一下子明白了。济尔哈朗高兴地说道：

“好！突然传讯拘捕，打多尔袞一个措手不及！”

“当然，睿亲王可能拒绝交出。可这样一来，就暴露了他的真实意图。索尼，伊罗根杀死蒙丽花的所有证据，明天全部交给刑部。郑亲王，伊罗根现在关押在英亲王府的看押房里。对他，我和淑妃，请求你予以保护。”

庄妃的话刚落，苏麻喇姑走了进来，高兴地禀奏皇后：“科尔沁王爷派人来了！”

“来人是谁？”

“是皇后的侄孙绰尔济将军。”

皇后走到窗前，推开窗子，双手合十，对着雨天云海，轻声说道：

“天神啊！你大慈大悲，可把他们盼来了！”

闪电骤然炸裂，划破夜空，一阵雷声滚滚而来。

八月十三日子时的钟声敲响了。

四十一 火红大马，银鞍金镫，倜傥潇洒的吴克善来到广宁城.....

广宁城筑于医巫闾山之下，古为幽州重镇。西有乳峰山、虎头山，北有古城山，东有驼房山，东沙河、三岔河，羊肠河绕于东南，形势若盘，俗谓“盘城”。广宁城周围十七里，城高三丈，设有六门：东门叫永安门，南门叫迎恩门、泰安门，西门叫拱镇门、安远门，北门叫靖远门。城头设角楼四座，西北楼叫瞻秀楼，东北楼叫镇朔楼，东南楼叫柔远楼，西南楼叫望京楼。山屏川阻，气势雄伟。

八月十二日上午辰时，苏克萨哈带着八名护卫和七名化装成护卫的正白旗将领，在广宁城东门永安门外，与正白旗固山额真阿山握别。他低声对阿山说道：

“老兄，这次行动，务求机密迅速，千万不要误了睿亲王的的大事。”

阿山回答得十分坚决：

“请复命睿亲王，两天之内，正白旗的精兵，一定按时到达盛京。”说完，从怀里掏出一个紫铜特制的五寸方盒，交给苏克萨哈，悄声说道：

“这是一件王者之物，请老兄转呈睿亲王。”

苏克萨哈接过，本想打开观赏一番，但见紫铜盒已经加封上锁，知道必定是奇异之物，便细心藏于怀内，拱手作别，扬起马鞭，急速向盛京奔去。

正白旗固山额真阿山，现年四十岁，原是镶白旗固山额真，为人机敏、大胆，深得多尔袞喜爱。两年前，多尔袞调开了不听话的图尔格，把阿山由镶白旗调到正白旗，加强自己对正白旗的控制。三天前，多尔袞派护卫头目伊罗根，深夜秘密来到广宁城，送来了多尔袞的亲笔信笺，使他知道了宫廷里的大概情况。昨夜，苏克萨哈到来，谈了睿亲王的全盘计划，使他极其兴奋。再过两天，他也许就是现在谭泰式的人物了，盛京的一切将握在他的手里。他立即从室内取出五年前入关伐明时，在济南获得的一件稀世之宝，呈献睿亲王。这件“宝物”，足以代替他想说的一切话了。

送走苏克萨哈之后，他急忙回到议事厅，召集几个亲信将领，商议队伍如何神秘而迅速地进入盛京的具体事宜。

在苏克萨哈离开广宁城一个时辰以后，也就是中午巳时时分，突然有一支骑兵出现在东沙河东岸。这支骑兵约摸有五百人，一色雪白大

马，在河岸绿色的柳林里，显得特别鲜明。他们在抵达河岸之后，并不渡河，而是迅速上下展开，并在渡口和水浅可涉的地方，架起了白色的帐篷，埋起锅灶，像是要驻扎的样子。守卫在永安门的佐领发现后，立即禀奏了阿山。阿山立即命令派出探哨打探。一会儿，探哨回来禀报说：是一支蒙古队伍，说要开往塔山，增援饶余郡王阿巴泰，因天色转阴，要在河岸稍作休息。阿山看见天空乌云密布、风凉欲雨的样子，也就不在意了。

但到下午未时，在广宁城城南，又出现了一支三千人的骑兵，一色火红大马，在东西十里一线上，占据了所有的通道，并在大路旁、树林里、山冈上，架起了白色帐篷，也像是要驻扎的样子。

阿山得到禀报，觉得十分蹊跷，略略思索之后，觉得可能与苏克萨哈送来的睿亲王的密令有关。他便带着亲信将领，奔出大营，登上柔远楼观望。这时，他才发觉，在城西乳峰山下，城北古城山下，也都出现密密麻麻的白色帐篷，一直伸向远处。凭他多年的战场生活，一眼就看得出来，这支队伍的人数，约为五千左右。他立即紧张起来，不知这支兵马从何而来，目的何在。他一面急令各营严守四门，登城备战，并把所有火炮搬上城头；一面急忙召集所有将领到大营议事，并派出探哨迅速查实这支队伍的情况。

在议事中，将领们都狐疑不解。这支队伍突然出现，并在城的四周扎下营寨，显然带有包围的意图。但为什么都距离城池十里、二十里之远呢？为什么没有丝毫攻城的迹象呢？这时，派往城南的探哨回来禀报说：这支队伍是科尔沁贝勒寨桑的人马，并带回了寨桑之子吴克善的亲笔信，说要来拜访阿山将军。

正白旗的将领们，知道是吴克善的兵马以后，多数不明内情的人，紧张的情绪消失了。许多人因为对这位倜傥潇洒的皇亲，只闻其名，未见其人，听说要前来拜访，反而高兴起来，纷纷提出要隆重欢迎，让这位赫赫有名的皇亲见识一下正白旗的军威和好客的气派。阿山也急于摸清吴克善此行的意图，便命令大营总管清扫南门，摆列仪仗，在议事厅里设宴摆酒，迎接吴克善的到来。

一个时辰以后，吴克善果然出现在迎恩门外一个名叫鸛鹑嘴的土岗上，在凉风吹拂中，带着三十名随从，一色火红大马，银鞍金镫，向广宁城徐徐而来。当走到距离城门约摸二里路的地方，阿山即派出总管和四个护军，纵马疾驰，前往迎接。

总管和四名护军见到吴克善，翻身下马，请了安，表达了阿山将军欢迎之意。吴克善在马上拱手回礼，把头微微一摆，他身边的随从，立即捧出两千两银子，赏给总管和护军。五个人急忙跪倒谢赏。然后留四名护军伴随，总管飞马返回，报告阿山将军去了。

当吴克善带领随从走近广宁城迎恩门时，正白旗三百名精兵，一律

着甲戴胄、腰刀出鞘，排列在城门两边，一百名号兵吹响“呜呜”的长号，阿山率领各营将领五十多人，走出城门迎接。

吴克善今天穿一身白绸紧袖铜镜护胸战袍，脚蹬一双黑缎金边战靴，腰挂一把五尺长剑，外罩一袭猩红紧身长比甲，腰束一条黄缎绣花宽带，头戴一顶缀有一颗鸡心红宝石的软盔，显得十分英俊威武。他那匹红色战马，备着一副白银制作的蒙古式的马鞍，锃亮闪光。马鞍的前桥后桥上，各缀有五颗绿色大宝石。马鞍的一双脚蹬，全是纯金铸成的，闪着金色的光芒。手里的马鞭三尺多长，把柄是一块五寸长的白玉磨洗而成的。他的三十名随从，也是一色黑缎紧身铜镜护胸装束，腰刀柄上都镶有细玉白片，身背着嵌有宝石的硬弓。

在这样一队人马面前，阿山惊愕了，正白旗将领都看呆了。多么富有的科尔沁藩王啊！多么威风的科尔沁铁骑啊！也许只有皇帝才有这样的气派！阿山心里暗暗地骂道：

“皇太极把金银财宝都给了这个内侄加小舅子，真他妈的神气啊！”

阿山与各营将领向吴克善施礼问好，吴克善答了礼。在阿山说了一些敬重皇亲、欠仰皇亲之类的客套话后，吴克善哈哈大笑，对阿山和各营将领说道：

“正白旗是太宗皇帝手中的劲旅，阿山将军是太宗皇帝心中的爱将。今日相见，果然名不虚传啊！”随即转头对身边的随从头目说道：

“赏阿山将军和各位将领白银一万两。赏正白旗上等战马五百匹。”

吴克善的随从中，立即走出八个人，从四匹马上，卸下一万两银子，放在阿山面前。随从头目拱手说道：

“白银一万两，请阿山将军收讫。五百匹上等战马，三天内交于将军。”

阿山和正白旗将领们，根本没有想到吴克善如此豪爽，正要表示感谢，吴克善跨前一步，挽住阿山的手臂放声大笑，望着门外两行持刀恭立的士卒说道：

“好威风的队伍啊！”便与阿山携手并肩，在谈笑中，走进迎恩门。

正白旗受到赏赐的将领们，持刀恭立的士卒们，吹号的号兵们，四名前去迎接的护军们，和看见这等场面的士卒百姓们，都被吴克善的英武、豪爽、富有、潇洒折服了。他们到处传播、议论、渲染、夸张，不到一个时辰，就成了整个广宁城里军民人等议论的话题。夸奖、赞扬、羡慕等溢美之词，遍及街巷和兵营。结论是：真不愧是庄妃的哥哥啊！

在欢迎宴会上，正白旗将领频频举杯祝酒，吴克善亦频频举杯相

应，他决不怠慢每一个将领，决不冷漠每一个士卒，虽每次举杯浅尝辄止，但决不失礼。风度典雅而雍容，给正白旗将领们留下了极好的印象。

酒过三巡，吴克善不等阿山发问，便抢先举杯向阿山问道：

“五里河，饶余郡王阿巴泰与吴三桂之战，将军以为如何？”

阿山一时愣住了。正白旗将领们也不知道“五里河之战”是什么，都面面相觑。吴克善不等阿山反应过来，又问了一句：

“明朝崇祯皇帝，派兵部侍郎带人到了宁远城。将军估计，明军下一步将有什么行动？”

阿山更摸不着头脑了。吴克善故作惊讶地说道：

“将军距宁远城仅二百里之遥，难道没有接到增援饶余郡王阿巴泰的命令？”

阿山睁大了眼睛。这些事情，他确实不知道啊！

其实，像宁远前线五里河那样小的战斗，阿山与他的将领们是不会知道的。当时的大清八旗，还没有互相通报战况的制度，也没有这样的通讯能力。吴克善之所以这样做，是为了一开始就置阿山于被动地位。

在阿山的迟疑中，吴克善向随从头目招了一下手，随从头目立即拿出一份塘报，送到吴克善手里。他顺手放在阿山面前，神情机密地说：

“这是饶余郡王阿巴泰送回的塘报，请将军一阅！”说完，举起酒杯，径直走向正白旗将领的酒桌，祝酒碰杯去了。

阿山看了塘报，十分吃惊。宁远前线确有战斗，为什么苏克萨哈没有漏一点口风呢？吴克善此行难道睿亲王不知道吗？为什么没有说一声呢？宫内的斗争究竟如何？真的对多尔衮有利吗？……他佯装琢磨这份塘报的内容，暗中思索着这中间的奥秘。如果能立即派人去盛京弄清情况就好了。

这时，一阵乌云从西山脚下腾起，墨一般黑，很快吞没了从云缝中下沉的太阳。总管急忙走到他的眼前禀报道：

“黑云吞日，一会儿可能有暴雨，城头上的火炮，要不要撤下来？”

阿山狠狠地瞪了总管一眼，没有回答。因为，他已在思索中清醒过来：比暴雨更可怕的，可能就是那个科尔沁贝勒寨桑的儿子啊！他立即端起酒杯，走到吴克善的面前，把塘报交还吴克善，大声问道：

“皇亲可真是去连山、塔山增援的？”

吴克善笑着说：

“我要是为了围猎，铁背山不是比这广宁城更好吗？”

“那为什么要分兵驻扎于广宁城的东、西、南、北呢？”

“今晚，我只带三十骑进城，这大厅里已经是水满欲溢了。若果我的六千兵马全来，你怎么接待呢？别说是酒，恐怕连饮马的水，你也为难呀！在东、西、南、北距城十里扎营，为的是不麻烦将军。”

“皇亲准备何日启程西进？”

“明天，后天，大后天。三天之内，随时准备拔营。”

“有什么需要我们做的吗？”

“感谢将军。粮秣齐全，弓箭齐备，不劳将军费心。”说完，斟满酒杯，神态轻松地说道：

“我军在此停留一天，两天，三天，但愿我们双方的士卒，都能和睦相处。来！我们干了这一杯！”

阿山举起酒杯，恭敬而强硬地说道：

“请皇亲恕罪，阿山在饮这杯酒之前，先要明白一件事情：皇亲此次西进增援，可有兵符在身？”

吴克善放下酒杯，纵声大笑，对着正白旗将领，大声说道：

“太宗皇帝在时，曾多次对我说：‘阿山将军，胆大如斗，心细如发。’果然不假！我就喜欢这样坦率直爽的人！”他一抬手，从怀中取出盖有皇太极金印的兵符，交给阿山，笑着说：

“这是清宁宫皇后亲手签发的，盖有皇帝金印的兵符，你妥为保管，三天之后，请将军转交睿亲王复命。”

阿山接过一看，傻眼了，急忙跪倒，将兵符呈还给吴克善。

这个“兵符”，是八月十一日午后飞龙阁答谢会之后，吴克善匆匆离开时，庄妃把它放在糕点盒里，让苏麻喇姑在飞龙阁外交给吴克善的。

吴克善扶起阿山，向大家拱手说道：

“今天来访，是专为买路而来，事已办妥，谢谢各位，告辞了！阿山将军，三天之内，我说的五百匹上等战马，一定如数送到。”

乌云滚动，雷声在乌云中轰鸣。

吴克善走出广宁城的南门，握着阿山的手，悄声说道：

“要下暴雨了，东沙河、羊肠河会发洪水的。将军在三天之内，慎勿渡河东去！”说完，飞身上马，在雷电声中，扬鞭而去。

阿山听着奔去的马蹄声，呆了。

暴雨瓢泼似的落了下来。

四十二 为了赢得未来的十个时辰，多尔袞交出了伊罗根

八月十三日清晨寅时，多尔袞在书房里着手处理正白旗进入盛京的问题。这是关键性的一步，决定着自己今后的命运：要么继位当皇帝，要么被清宁宫处死。他让王妃阿尔桑泡了一杯茶，让多铎、阿济格都去休息，让护卫、侍女们离得远远的，以免打扰自己的思索和决定。

苏克萨哈坐在桌边的一把大理石面的圆形凸肚宫凳上，静候着多尔袞的问话。

多尔袞含笑地递给苏克萨哈一杯茶，亲切而低声地说道：

“说吧！越仔细越好。”

苏克萨哈从怀里掏出一个铜制五寸小盒，双手献于多尔袞面前：

“阿山将军说，这是一件王者之物，特意敬献睿亲王。”说完，将一只精巧的钥匙恭敬地放在盒子上。

多尔袞拿起钥匙，打开铁锁，轻轻揭开盒盖，一道光焰喷射而出，直达屋顶，把四周照得通明！啊，稀世之宝啊！

多尔袞和苏克萨哈都惊异得发呆了。几十年来，他们掠来的珠宝不少，见到的珠宝更多，可从来没有见过这炎炎如火的奇物。他们定神细看，这颗宝石，大如鹅卵，径约一寸，长约二寸，呈椭圆形，通体火红，而且晶莹透亮。这不就是神话里传说的“天鹅朱卵红宝石”吗？

苏克萨哈急忙说道：

“真是王者之物！足见天心、民意、物情，均在睿亲王身上。”

多尔袞“咔嚓”一声盖上盒子，屋内马上变得昏暗起来。他用手把盒子轻轻一推，心情沉重地说道：

“天下异物，最能迷人，庸人常常把自己的命运，寄托于异物之上。结果，因物盈满，因物丧志，因物而疏忽世情。若此物灵验，阿山将军岂不早做皇帝了。”

这一番话，使苏克萨哈冷汗涌出，不知如何回答才是。多尔袞看到苏克萨哈惶恐的样子，转换语气说道：

“阿山之心，出于至诚，我很感激。你是我的谋臣智囊。当知‘谋事

在人’四个字。天下的异物是不足信的。”

传说，这颗“天鹅朱卵红宝石”，以后落在吴三桂手里——顺治元年（1644 年）四月十九日，宁远总兵吴三桂，在山海关投降大清，四月二十二日，多尔衮从盛京来到山海关附近的威远台，第一次会见吴三桂时，即以此异物赏赐，缀于吴三桂的帽顶上。遂称“红宝石帽顶”，成了吴三桂珍爱的三大奇宝之一。

苏克萨哈会意，立即详细禀报了正白旗突然入京的行动方案：

“阿山将军准备分两路进发：一路东渡羊肠河，沿着官道直奔盛京。一路出广宁城南门，经过鹦鹉嘴，直奔青松岭，再东拐，渡辽河，直奔盛京。东路是五千精骑，南路是三千精骑，为便于街巷战斗，一律使用腰刀，不带长杆武器。为了在盛京怀远门打开之后，能迅速控制清宁宫，两路先锋营，各配备五百名‘死兵’。两路兵马，于十三日夜初酉时同时从广宁城出发，十四日清晨丑时，抵达盛京西门——怀远门，和南门——天佑门。进城后的作战方案，按睿亲王的安排进行。”

多尔衮听了，没有立即说话，只是在室内不停地徘徊走动。苏克萨哈知道，多尔衮正在细心地寻找这个方案中的纰漏。经过这样不紧不慢徘徊走动之后，便会提出许多出人意料的问题。他不敢丝毫大意，也在竭力思考着有关这个方案的种种理由，以及阿山的种种设想，准备做出恰当的回答。

果然，多尔衮开始提问了：

“他们挑选的八千精骑，都钉的是什么马掌？”

这是苏克萨哈根本没有想到的问题。在广宁城时，他也没有注意“马掌”这样的小事。马掌在当时有两种：一种是“重掌”，是用生铁浇铸的，厚实，耐磨，有力，适于旷野奔驰，尤其在野战冲锋破阵时，飞奔的马蹄，本身就是一种置敌于死命的武器；一种是“轻掌”，是用铁片制成的，很薄，很轻，响声很小，适于夜间偷袭和官道奔驰。苏克萨哈脑子反应极快，他知道，如果不能立即给多尔衮一个满意的答复，后边的一系列问题，就更加难以回答了。他立即伸长脖子，用真诚的神态和不容置疑的语气说道：

“我看过了。东路精骑，一律上的是‘轻掌’；南路精骑，因道路不好，一律上的是‘重掌’。”

从多尔衮的神态中可以看出，对这样的回答，是满意的。

“队伍黑夜长途奔袭，中途在什么地方打尖？”

又是他根本没有注意到的问题，他也没有问过阿山。但他知道，阿山决不会让自己的兵马挨饿的。便应声回答道：

“不打算在中途停步打尖。为了不耽误时辰，又能保住士卒们的体力，准备每人发二斤熟肉，半斤好酒。”

对这样的回答，多尔袞脚不停步，未置可否。似乎也是满意的。

“如果东沙河、羊肠河、辽河突然发生了洪水，怎么办？阿山有什么打算？你们是怎样商议的？”

苏克萨哈在广宁城时，秋日朗朗，天高风轻，他没有想到下雨，更没有想到东沙河、羊肠河会发洪水。在归途中，虽然遭到暴雨的浇淋，他仍然没有想到洪水会延误精骑的突袭。他佩服多尔袞的细心，更佩服这个瘦小精悍的睿亲王在如此重大的行动面前，考虑问题竟是这样的细微。他不敢再漫声说谎了，只得如实地回答道：

“这个问题，我和阿山将军都没有想到。据我看来，东沙河、羊肠河桥身很高，就是发了洪水，也许不会有什么问题。”

多尔袞停住了脚步，稍有不悦。正要继续提问，长史阿努思急忙走进书房：

“禀报睿亲王，刑部管事来到正殿，送来一张传票……”

多尔袞猛然转过身来，目光尖利，闪着怒火，阿努思立即闭起嘴巴，咬住了还没有说完的话。

苏克萨哈也惊恐了。

多尔袞看着惊慌不安的阿努思，厉声说道：

“讲下去！”

“刑部管事送来传票，传讯护卫头目伊罗根。”阿努思说完，战战兢兢地把传票放在多尔袞的桌案上。

多尔袞像是遭到一记闷棍一样，神态有些发愣。苏克萨哈从桌案上拿起“传票”，低声对多尔袞说：

“此事来得突然，我先去正殿看看……”

他见多尔袞没有反对，便与阿努思走出书房，向正殿急忙走去。

苏克萨哈和阿努思离开了，多尔袞的头痛病来了。他觉得两个太阳穴发胀，眉宇间疼得厉害，便坐在书案前喝了一口凉茶，手抚额头想休息一会儿，但刑部管事的影子，在他的脑海里不停地闪动，头更痛了。他站起来，用瓷盆里的凉水浸了浸头，觉得稍微舒坦一些，便集中精力地思索起来：

这是清宁宫的开始试探呢？还是清宁宫的最后摊牌呢？如果是开始的试探，自己还有回旋的余地和时间。从现时起，到明天清晨丑时，还有十个时辰，在这十个时辰里，就是做出一些牺牲，付出一些代价，也是划得来的。明天清晨丑时一到，自己失去的东西，会全部如数地找回来，而且还要清宁宫那些娘儿们，付出足够的利息。如果是最后的摊牌，那就什么回旋的余地也没有了，只有铤而走险，以三个王府仅有的三百六十名护军，进行拼死的一搏。

多尔袞的头脑里，很快形成了一个战斗方案：首先干掉正殿里的刑部管事及其随从官员，这只要一抬手的工夫；接着，迅速召集三府护军，这只需要喝一杯茶的工夫；然后直逼大清门……

想到这里，多尔袞犹豫了。难道两黄旗没有一点准备吗？如果厮杀不能迅速得手，进不了大清门、左右翊门，自己的一切也就全完了。他身上打了一个冷战，自言自语地说：

“伊罗根误我！伊罗根误我！”

在多尔袞的叹息声中，苏克萨哈走进书房，禀报说：

“刑部管事讲，昨天午后未时，永福宫侍女苏麻喇姑告发，伊罗根有拦路抢劫、杀害侍女蒙丽花之嫌。郑亲王昨夜批示：拘捕伊罗根，审讯查实，若确有其事，当遵照太宗皇帝崇德三年颁布的《离主条例》，判伊罗根以‘背主擅杀人命’之罪，依法议罚。刑部管事请求交出伊罗根，以便审讯查实。”

多尔袞沉思良久，问道：

“刑部管事来此，带了多少人马？”

“轻装简服，只带了两个随从。”

多尔袞觉得诧异：

“府外有什么情况？”

“府外除两黄旗巡哨游骑走过外，没有异常情况。”

“英亲王府那边呢？”

“没有任何动静。”

多尔袞的眉头稍为舒展了。

“刑部管事言谈举止如何？”

“其人与往日一样，恭谦和顺，举止自然如常，不似有诈。”

“你对这件事是怎样看的？”

多尔袞这样一问，使苏克萨哈为难起来，但又不能不作回答。他稍作沉吟，便试探性地答道：

“这件事，与正白旗入京像是无关。也许是清宁宫的一种试探吧？”

多尔袞的眼角突然闪了一下。苏克萨哈知道，多尔袞已经闪过这个念头了，便扭转话题，往另一边谈去：

“深一层说，清宁宫想用这件事情，放出流言，给睿亲王府抹黑……”

多尔袞目不转睛地听着。苏克萨哈知道，这些话引起多尔袞重视了，便接着谈了下去：

“再深一层说，清宁宫想通过对伊罗根的审讯，顺藤摸瓜，最后把矛头指向睿亲王。中宫皇后，胸无城府，可永福宫那个女人，是有心计的，我们千万不能大意。我的意思是：干脆偷偷干掉伊罗根，给她来个‘杀人灭口’！”

多尔袞突然放声大笑。这笑声使苏克萨哈糊涂了。

在上面的一问一答中，多尔袞又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仍然低估了他的对手庄妃。他觉得这件事，既不是清宁宫的最后摊牌，也不是开始的试探，而是一次女人式的进攻，是对阿达礼上呈笺表的一种反击。如果是“最后摊牌”，何不动用两黄旗呢？如果是“开始试探”，又何必动用刑部官员呢？“顺蔓摸瓜”，多么周详的安排啊！可当她摸到“瓜”的时候，我的正白旗也该进城了。女人啊，手腕总是白嫩的、柔软的！

多尔袞的心头一下子轻松了。他决定用伊罗根这个该死的家伙，去满足庄妃的心计，去给执掌刑部的郑亲王济尔哈朗增加一点麻烦，去显示一下多尔袞的坦荡与大度，更主要的，是换取这关键的、决定命运的十个时辰。

“告诉刑部管事，伊罗根既有拦路抢劫、擅杀人命之嫌，我这就进行拘捕，午后未时，一定交刑部审讯。”

苏克萨哈更加不解了。

“立即告知启心郎索尼，今天午后申时，我在三官庙会他，商谈有关嗣位人选事宜，请他务必按时到达。”

苏克萨哈似乎有些明白了：

“以‘拖’制胜吗？”

多尔衮笑了。

他们哪里知道，正白旗已在吴克善的四面包围之中，连一匹马也出不来啊！

四十三 三官庙里有一盆珍奇的绿菊花，原来是庄妃栽培的

三官庙坐落在大清门左侧的高台上，是楔入皇宫的一座独特的院落。一道高墙环绕，与宫阙毗邻而隔绝，自成一个独立的园地。院内古木参天，郁郁葱葱。明朝在此建筑的道教寺院，碧墙黄瓦，隐蔽于浓荫之中，显得神秘而幽静。

皇太极执政以来，为了笼络各族贵族，显示他“怀之以德”的和睦政策，利用三官庙寺院长期形成的深远影响，常在这里接待蒙古、西藏、青海来的宾客。明朝投降的官员们初到盛京，也大都在这里居住一个时期，然后再赐给住宅。天聪五年（1631 年）十一月，在大凌河战役中被俘获但拒绝投降的明朝监军兵备道张春，就长期居住在这里；崇德六年在松山俘获的洪承畴，归顺前也居住在这里；崇祯皇帝近几年来，暗暗派出的议和使节，也在这里与大清的代表会谈。所以，这里是各种政治力量斗争和交易的场所。大清内部各集团之间的矛盾，也常在这里得到解决，或者进一步激化。

睿亲王多尔衮，午后未时，把护卫头目伊罗根送交刑部，并对多铎、阿济格作了一些交代之后，便乘轿来到这里。他有许多天没有来三官庙了，想趁着与索尼会谈之机，到这幽静之处散散心，松弛一下过于紧张的神经。

他今天着一件黑色短衫，穿一条黑色短裤，双脚着青丝系底木屐，显得十分懒散，完全是一副无所事事的样子。

当他在苏克萨哈和护卫们的护卫下走进三官庙大门，三官庙的供职官员和担任守卫的士卒，都在门内跪倒迎接。他心里感到一阵欣慰。刚走出轿子，供职官员急忙叩头说道：

“向睿亲王请安！请睿亲王到议事厅安歇。”

他微笑着点了一下头，表示对官员们的满意。抬头看着三官庙东墙一边的花圃，亲切地说道：

“你们各自安位吧，我要随便走走。”

供职官员急忙爬起带路，被多尔衮挥手制止了。

多尔衮缓步向花圃走去，苏克萨哈陪伴着，几名护卫远远地跟在后面，始终保持着十步的距离。

三官庙虽然不是花苑，但清宁宫需要的四季花，都由这里供给。这

里花圃不大，由五名花匠经管，共有花五百多盆，按四个季节分圃。春圃栽牡丹，夏圃栽月季，秋圃栽菊花，冬圃栽腊梅。春圃与冬圃之花，多在暖房莳弄，天气暖和时，搬到圃内；夏圃与秋圃之花，都在圃内莳弄，气候寒冷时，搬入暖房。现时，季节极好，热凉适度，夜晚空气中含有湿气，因而所有的花，都搬到圃内排列。三官庙东面一角，成了一个斗奇争艳的花的世界。

多尔袞走近花圃，五名花匠都匍匐在地，不敢抬头。他没有理睬，缓步走入春圃。

这里真是牡丹的天下，黄色的，红色的，紫色的，白色的，竞放异彩，各逞艳丽。苏克萨哈惊异而谄媚地说道：

“这是牡丹败落的时节，别处牡丹都是以叶代花，以绿代红。这里竟然留春不去，留花不落，真是奇迹。这大约因为睿亲王驾临的缘故吧！”

多尔袞对牡丹并无多大兴趣，什么雍容华贵，艳丽多姿，他觉得，无论人们如何推崇牡丹，他总嫌这种花缺少硬朗和耿骨，虽悦目而不提神。如同一个美丽的女人，太软弱了，也令人发腻一样。但对这些牡丹违时令而开放，却感到极为不俗。他对苏克萨哈的赞辞并不特别高兴，但对花匠们以秋为春的本领，却感到十分惊讶。他看着这盛开的牡丹，颇有感慨地说道：

“各种花都是依时而开，依时而谢，这是常情。可有的花匠，却能颠倒时令，留花不落，以人之才智，夺天工之巧。这样的人，也算是花苑的圣手、花国的君主了。”说着，向夏圃走去。

苏克萨哈跟在后面，急忙说道：

“睿亲王语解玄机，恩泽花匠了。”

夏圃里月季盛开，火红一片，叠叠层层。什么“彩楼望月”，什么“云头八仙”，什么“七女下凡”等等，簇簇朵朵，繁花似锦。多尔袞走近一盆名叫“霸王别姬”的月季花前，停住了脚步。这盆花长得确实特别，下层一圈伸出十多个枝条，每个枝条上都结着一个血红的小花，参差有致，显得斑斑点点，而主干直立，顶着一朵极大的花蕾，刚刚绽开，露出鲜艳的红丝，在微风中袅袅摆动。大约因为这个令人悲怆的花名，引起了多尔袞的注意。他端详了一会儿，微微摇了一下头，不以为然地说道：

“‘霸王别姬’？这盆花大约像美人虞姬吧！太伤感了。叫它‘天女散花’不也可以吗？”

苏克萨哈正要开口迎合，忽然几只蜜蜂飞来，嗡嗡作响，落在刚刚绽开的花蕾上，扇动着薄薄的羽翼，在花蕊上悠悠走动。苏克萨哈找到了话题，高兴地说道：

“花神有灵！睿亲王‘天女散花’四个字刚刚出口，就招来了一群蜜蜂，可见花神也是知恩的。”

忽然，一阵清香飘来，沁入肺腑。多尔袞抬头一看，秋圃里菊花招展，奇葩竞放，五彩缤纷；无数彩蝶，翩翩飞舞，忽起忽落。多尔袞说了一声“好香啊”，便快步走入了秋圃。

秋圃里大约有二百盆菊花。由于花匠的精心栽培，大部分含苞欲放，有的已经提前一个月开放了。黄的金黄，白的雪白，红的血红，黑的墨黑，连紫色的也紫得十分纯正。在那些长长的、弯曲的花瓣上，似乎都闪烁着湿润的、油亮的光泽。

最使多尔袞惊异的，在这些开放的菊花中，有一盆罕见的绿菊花，像一朵绽开的碧玉一样，晶莹剔透，使群芳逊色。他急忙俯下身子，细细观看：

这盆菊花，高约三尺，从根部三寸处，分三杈扶摇而上，至一尺处，每杈又分三枝而立；九枝结蕾，成圆形排列，花呈深绿色，花瓣疏密适度，自然舒展，细长而弯曲，如玉丝飘散，立于枝头，典雅，庄穆，俏秀，蕴藏着一股诱人的魅力；玉丝交错，结成了一个翠绿的玉环，在阳光下，闪烁着绿泉般的晶莹之光，是那樣的柔软而透亮。

多尔袞陶醉了，入迷了。他回头说了一声：“叫花匠来！”便蹲下身子，忘情地观赏起来。

几年前，他就听人说过，菊花中有一种绿菊花，是极难培育的一个品种，也是最珍贵的一个品种。得到绿菊花的人，命中注定要大富大贵的。几年来，他处处留意，都不曾遇到。今天在三官庙里，不期而遇，尤其是在与启心郎索尼会谈之前，一种“吉兆”的念头涌上心来，使他格外高兴。要不，高贵的睿亲王，怎么会蹲踞在这盆绿菊花的绿阴旁呢？

苏克萨哈在惊异中，也就势蹲在多尔袞的旁边，小声赞美地说道：

“绿宝石易得，绿菊花难寻。这种菊花，犹如马中赤兔，人中西施，均属珍品神物啊！你看，它与其他菊花相比，肃穆而雅丽，庄重而多姿，庄严而动人……”

他正说着，突然发现多尔袞目光凝滞了，走神了，注意力离开了面前的菊花，而想到别处去了。他便停住了话头，悄悄地注视着多尔袞神情的变化。

多尔袞是走神了。他听到苏克萨哈说到“庄穆而雅丽，庄重而多姿，庄严而动人”时，这几个连续不断的“庄”字，使他突然想起了庄妃：

“难道这盆绿菊花就是她的化身吗？这个美丽而棘手的女人！可这株绿菊花上，不曾有一根棘手的刺啊！”

这时，护卫把一个年老的花匠带进秋圃。护卫刚一禀报，花匠就在离多尔袞五步远的地方跪下叩头，匍匐于地，不敢仰视。多尔袞站起来，打量了一下跪在地上的花匠：满头白发，瘦小单薄，额头上布满了皱纹，大约已有六十多岁了。他高声问道：

“春圃里的牡丹，是你栽培的吗？”

“是奴才。”花匠低头回答，声音有些发抖。

“夏圃里的月季，也是你栽培的吗？”

“是奴才。”

“这秋圃里的菊花，也是你栽培的吗？”

“是奴才。”

“为什么提前一个月放花？”

“是奴才。”

多尔袞笑了。他知道老花匠有些发蒙了，便声音平和地说道：

“抬起头来，不要畏惧紧张嘛！”

老花匠重重地叩了一个头，然后仰起头来。多尔袞这才看得清楚，老花匠的年纪已经是七十开外了。

“我问你，这满圃菊花，怎样使它提前一个月放花？”

“奴才回王爷的话。这九月菊花八月开，全靠梳根、制叶、温水、曝光、选肥、护蕾啊，奴才养花五十多年，摸得准花儿的脾性……”

这些话，多尔袞是听不明白的，他也不需要明白，便随口说道：

“好！好！这盆绿菊花是怎样栽培的？”

老花匠见问到绿菊花，情绪来了，话也多起来了：

“这盆绿菊花是神物啊！我师傅说过，绿菊花是天宫里司花仙子青女的化身，是历代圣女的灵秀之气凝成的，是几十年才发现一次的花中珍宝。奴才养花五十多年，这是第二次看见，第一次是三十年前，在北京城里的花市上……”

多尔袞不耐烦了，打断了老花匠的话，厉声问道：

“你是怎样栽培出来的？”

老花匠听明白了，声音喃喃地回答：

“奴才不会。”

“不是你栽培的吗？”多尔袞追问了一句。

“不是奴才。”

“是谁？”

“回王爷，是永福宫的庄妃。”

多尔袞震惊了，迟疑地看着老花匠。

苏克萨哈急忙订正了一句：

“是庄妃？”

老花匠如实回答说：

“这盆神物，是庄妃栽培莳弄的。前几天，启心郎送到这儿，让奴才照看。只有庄妃那样的人，才能培出这样的花啊！”

多尔袞心凉了。他本来想把这盆绿菊花带回睿亲王府，现在断了这个念头。更使他心凉的是，在这个老花匠心里，庄妃也不是一个寻常的女人啊！他挥手让老花匠走开。老花匠叩头之后，后退离去。这时，多尔袞才发现，这个能颠倒时令的能人，原来是一个驼背。他自言自语地说：

“人，真是不可貌相啊！”说完，便不再赏花，径直向议事厅走去。

苏克萨哈跟在后边，他猜不透多尔袞这句话，是因老花匠而发，还是为了庄妃而发？

多尔袞走进议事厅，启心郎索尼早在室内等候着。看见多尔袞进来，他立即跪倒，恭敬地给多尔袞请了安，也向苏克萨哈问了好。多尔袞落座在茶几一边的型椅上，打量着这年轻的启心郎。

索尼今天着一件白绸短衣，穿一条黑绸长裤，登一双黑缎布鞋，盘发于顶，显得十分干练。他没有带任何随员，也没有带平日不离身的那个鹿皮文书包，手里拿着一把黑色折扇，但没有打开，态度异常冷静，没有丝毫惊慌的样子。多尔袞立即猜到，这个由皇太极提拔起来的启心郎，来到三官庙前，一定见过了皇后和庄妃。多尔袞觉得，自己第一个目的达到了。约索尼来此会谈，不就是为了拖延时间，摸清皇后和庄妃的底吗？不就是为了消磨未来的十个时辰吗？

三官庙供职官员献茶之后就退了出去，苏克萨哈也借故离开了。议

事厅里就剩下他们两个人。多尔袞在举杯品茶，索尼端坐在多尔袞的对面，等待着睿亲王的询问。

多尔袞没有立即说话，他脱去了黑缎短衫，露出了一件丝织背心，让窗口吹来的凉风，拂了拂全身的热气。然后，摇起手中的扇子，像是漫不经心地问道：

“你没有看一看三官庙的花圃吗？”

索尼感到纳闷：他现在还有赏花的闲情逸致啊！便恭敬地回答道：

“臣在此恭候睿亲王，不敢轻离。”

“你应该去秋圃看看，那儿有一盆异花神物，若不见识见识，将是终生憾事。清宁宫虽然雅静，但也闷人啊！”

索尼心里一惊：连前几天去秋圃的事，他也知道了。便佯装不知地问道：

“睿亲王的关心，索尼铭记在心。可不知秋圃里有一盆什么样的异花神物，使睿亲王如此感兴趣？”

多尔袞眯着眼睛，注视着索尼，轻声而缓慢地说道：

“一盆绿菊花。”

“可是九珠相连、玉伞撑空的那盆？”

“你见过？”

“禀报睿亲王，那盆绿菊花，是庄妃前几日，命臣送到这儿来的。”

“噢！”多尔袞笑了，狡猾的目光一闪，声音仍然平和地说道：

“那你一定知道庄妃是怎样栽培的，用什么办法培出了这样一株神奇的异物？”

索尼此时完全弄清了多尔袞的用意，在这轻松地品茶谈花中，早就开始了“会谈”。他心里也安定下来，从容地答道：

“索尼近几年来，常在清宁宫走动，虽然没有亲眼看见庄妃如何莳弄这盆绿菊花，但也有一点风闻。”

多尔袞笑了笑，把下颏一扬：

“说说看！今日无事，我倒想仔细听听！”说完，闭起眼睛，手中的扇子又摇动起来。

索尼也打开折扇，沉思了一会儿，讲起了这盆绿菊花的来历：

“听永福宫侍女们讲，这株菊花，原是科尔沁草原上一般的野菊花。它长在阿鲁坤都伦河岸边的一个鱼凉子边。一天，一个渔夫突然发现这株菊花长得十分异常，主干茁壮，呈深褐色，叶子肥厚深绿，呈椭圆形。渔夫十分诧异，暗暗留心观察。他终于发现，一只仙鹤在清晨和黄昏，总是悄悄飞到这株菊花旁，用羽翼上的水珠，浇灌它的根茎，用清香的口液，滋润它的枝叶，天天如此，从春到秋。果然，这株菊花，竟在千万株黄的、白的、红的、紫的花朵中，独独放出了一朵碧玉晶莹的绿色花朵……”

多尔袞手中的折扇停止了扇动，聚精会神地倾听着索尼说出的每一个字。

“两年，前，苏麻喇姑奉命去科尔沁传送关雎宫宸妃病故的消息，她骑着庄妃的坐骑‘杭爱’，带着聪明的蒙丽花，当走到阿鲁坤都伦河岸边，碰巧遇到了那位有心的渔夫。这位渔夫是谁？原来是蒙丽花的爷爷。当老人知道宸妃病故后，心里十分悲伤，便把这株绿菊花带土挖出，栽在盆里，带给了永福宫的庄妃……”

多尔袞睁开了眼睛，用捉摸不透的神态，注视着索尼。

“两年来，庄妃用思乡的眼泪浇灌它，用哭宸妃的眼泪滋润它，用悲哀愁苦的眼泪抚育它；欢快时，用写字作诗的墨汁喂养它。这株生长在科尔沁草原的绿菊花，竟然冬不落叶，夏不歇枝，结出九朵绿色的蓓蕾，如玉伞撑空，逞雄于秋圃。”

索尼讲完，注视着似笑非笑的多尔袞，心里暗暗在问：“睿亲王啊，你此时想些什么？”

多尔袞正在想：

索尼明明是杜撰胡扯，可在这胡扯中，把一切都讲清楚了。科尔沁、渔夫、仙鹤、苏麻喇姑、蒙丽花，还有“杭爱”，都是惊目刺心的字眼。对这个精明年轻的启心郎，不能再抱任何幻想了。这个一心一意拜倒在庄妃裙子底下的家伙，是不会说出任何可靠消息的。他心里狠狠地骂道：

“妈的！等我收拾了永福宫那个女人，一定让你去荒野为她守灵看墓去！”

多尔袞微微一笑，收藏起心中的仇恨，对索尼说道：

“启心郎对这株绿菊花知之甚详啊！经你这么一讲，我才明白，绿菊花的奇异与珍贵，不仅需要仙鹤清香的口液和阿鲁坤都伦河的水珠，还需要庄妃的眼泪和墨汁啊！看来，我们这些凡夫俗子，是断不能养活绿

菊花的。”说完，他突然站起，目光一闪，发出瘆人的冷笑，两眼盯着索尼，单刀直入地问道：

“清宁宫对继位问题，究竟作何打算？”

索尼也随之站起：

“皇后今天已经下了懿旨，明日午前，在崇政殿，召开诸王贝勒会议，从众议，确立嗣君。”

“清宁宫意属何人？”

“太宗皇帝有皇子在，必立其一。”

多尔袞突然感到，索尼的口气像是有些变了，不再是专指皇长子豪格而言，便追问了一句：

“是肃亲王豪格吗？”

“太宗皇帝有皇子在，必立其一。”

多尔袞有些茫然了，皇九子福临的影子，突然浮现在他的心头。难道皇九子就是庄妃培育的“绿菊花”吗？他心里打了一个寒战，这个难以捉摸的女人啊！他佯装轻松地问道：

“难道要在其他皇子中另作选择吗？”

“太宗皇帝有皇子在，必立其一。”

多尔袞气急难忍，但他还是忍了：

“启心郎，今日约你前来，难道只有这一句话吗？”

索尼走近多尔袞，双膝跪倒，坦然说道：

“睿亲王，你是知道的，此事决非绿菊花。索尼除‘太宗皇帝有皇子在，必立其一’之外，别的就一点知道了。”

多尔袞陷入沉思：绿菊花，难道真的是皇九子福临吗？时间，这漫长的一天啊！

这时，苏克萨哈匆匆走了进来，向多尔袞禀报：

“饶余郡王阿巴泰，从宁远前线回来了！”

多尔袞愣住了。索尼也愣住了。

四十四 阿巴泰，好尢蹶子的“骡子”，被济尔哈郎“笼”住了

饶余郡王阿巴泰突然回到盛京，使皇后、庄妃和多尔袞都不安起来。他们担心的，并不是宁远前线的战斗，因为吴三桂是不会认真打仗的。而是担心这个坦直鲁莽的饶余郡王，在这关键的时候回来，谁知道他会干出什么事呢？

在现时——八月十三日傍晚酉时，不论是皇后和庄妃，还是多尔袞，都认为自己一方处于有利地位，都担心这个新的因素的出现，会打乱现时的格局。所以，他们都希望很快会见阿巴泰，摸一摸这位饶余郡王的“底”。

但是，阿巴泰在进入盛京以后，就一直没有露脸，既没有去清宁宫，也没有去睿亲王府。平时吊儿郎当的阿巴泰，关键时候还是吊儿郎当，真是秉性难改啊！

在和硕亲王中，只有一个人不着急，只有他盼望阿巴泰很快回到盛京，而且果然回来了，还睡在自己的书房里。这个人，就是郑亲王济尔哈朗。

济尔哈朗，此刻完全沉醉于胜利的喜悦之中，沉醉于如何向皇后报功的思索之中，沉醉于如何使用这支“奇兵”的谋算之中。他听着阿巴泰均匀的鼾声，看着阿巴泰熟睡的面孔，心里舒坦极了。这头好尢蹶子的“骡子”，终于被自己“笼”住了。

八月十一日深夜，当内院大学士范文程与济尔哈朗密谈之后，熟悉宫廷斗争的郑亲王，觉得是自己出头露面的时候了。如果拥立皇九子福临继位成功，自己将居于宰辅的地位，在他看来，就心满意足了。但他不能赤膊上阵，需要一个有力量、有身份的人，替自己冲锋陷阵。送走内院大学士范文程之后，他经过反复认真的思考，终于选中了饶余郡王阿巴泰。

他知道，皇太极死后，阿巴泰请求去连山、塔山坐镇，是多尔袞暗中撺弄的。名义上是对付宁远总兵吴三桂的进攻，实际上，是以自己的镶蓝旗为诱饵，拉拢阿巴泰，为来日收拾自己做好准备。用心可谓毒矣！但他没有上当，他按照皇后的懿旨和庄妃的意思，让了一步，并暗中派人去塔山，嘱咐儿子济度，要事事依从阿巴泰，处处讨好阿巴泰，用软的办法，“笼”住这头好尢蹶子的“骡子”。他心里有数，镶蓝旗是自己一手带起来的。而且济度是固山额真，又住在大营，阿巴泰就是有天大本事，也不能一去就抓走这支队伍。

他当时分析了八旗兵可能出现的态势：两白旗与两黄旗对峙着，两红旗已公开站在两白旗一边。正蓝旗已与两黄旗结成联盟。只要自己的镶蓝旗公开站在两黄旗一边，双方的兵力，在八旗内部就摆平了：四旗对四旗。在这摆平的天平上，清宁宫的特权，科尔沁的力量都押在一边，态势会马上倾向于皇九子福临的。如果让阿巴泰出头，为镶蓝旗执掌喇叭筒，既可显示自己的大度，给阿巴泰以崇高的荣誉，又可以从多尔衮身边拉开这头骡子，还可以在一大群王公、贝子中起个头羊的作用。这样，整个局面，就从根本上改观了。如果弄得好，阿巴泰这头“骡子”在离开多尔衮时，说不定还会给睿亲王一蹄子。那才痛快呢！

于是，他谁也没有告诉，连皇后也不知道，便连夜派人去了塔山，把他的上述想法告诉了他的儿子济度。

这个时候，五里河激战的塘报还没有到达盛京。如果他看到这份塘报，也许会犹豫起来，改变这个主意的。但历史使这份塘报晚到了几个时辰，使他成功地实现了这个安排。真是天意啊！

五里河战斗于八月十一日午前辰时结束，正午巳时，阿巴泰和济度率领队伍，返回塔山大营。他们清点了一下人数，损失士卒一百人、战马六十匹。有的战马在主人跌落之后，自己跑回大营；有的战马，是随着大队马群回到大营的。

这次战斗，是阿巴泰坐镇镶蓝旗大营的第一仗，打赢了，他十分高兴。在军帐里，他除了派飞骑把塘报送往盛京报捷外，还提出要在大营设宴摆酒，犒劳全体将士。

济度当然惟命是从，尽量讨阿巴泰的欢心。他立即招来大营总管，当着阿巴泰的面，对总管说道：

“没有我叔王指挥，能打这样痛快的胜仗吗？今晚，设宴摆酒，大吃大喝，酒要好酒，菜要好菜。给我叔王的座位上，加三层四爪蟒纹蓝缎垫，我叔王要犒劳全体将士呢！”

总管应声之后，刚要离开，又被济度叫住，大声叮咛道：

“我叔王牙口不好，牛肉要煮烂一些，羊肉要羔羊的。宴席摆好以后，立即禀报，我要亲自检查。”

总管应声，见再没有别的吩咐，急忙离开操办去了。

济度这才掏出一张纸，递给阿巴泰，恭敬地说道：

“叔王，我想叔王一准要下几道命令，侄儿替你写上了，你看行不？”

阿巴泰听了，拿到手里一看，有些字不认识，便把“命令”还给济

度：

“你叨咕一遍，老子听听！”

济度念道：

饶余郡王阿巴泰着令镶蓝旗各营将领士卒：

一、今晚宴会，不许喝醉。醉酒者，打二十皮鞭；

二、宴会时，大营寨门外，放鞭炮三千响，是专门给宁远城里吴三桂听的，不许咱们自个儿乱营；

三、前锋营就地警戒，提防吴三桂黑夜摸营。明天，为前锋营单独补宴。

济度的声音刚停，阿巴泰大声喊道：

“好！你小子还真行咧！老子就担心吴三桂今晚偷偷地来摸咱们的屁股眼，你他妈的也想到了。是我的侄儿！发给各营将领，看他们谁敢不听！”

济度拱手答应，就走出了军帐。

宴会在阿巴泰主持下，一直闹到深夜戌时，也就是内院大学士范文程离开郑亲王府的时候。别人都严守军令，没有喝醉，阿巴泰自己，却被济度和镶蓝旗将领们灌醉了。直到第二天午后申时，阿巴泰还躺在自己的军帐里，打着“呼噜”。

阿巴泰醉了，郑亲王济尔哈朗派来的亲信赶到了。在济度的军帐里，来人详细禀报了盛京这几天的形势，并传达了郑亲王思之已熟的想法。济度听了，心里亮堂了许多，便令来人迅速回盛京复命。自己也立即召来几个亲信将领进行商议，以便把阿巴泰推向郑亲王为他设计安排的位置上。

傍晚酉时，阿巴泰从酒醉中醒了过来。济度早就侍候在他的身边，为他打好了洗脸水，泡好了一杯解酒的浓茶，并一口咬定他没有喝醉，只是因为前天一夜的马上劳顿和宁远城下的侦察，以及昨天的五里河激战，实在是太劳累了，所以，觉睡得实在一些。阿巴泰觉得，也应该是这样的。要不，就是昨晚那一点酒，能把老子灌醉？笑话！

这短短两天来，阿巴泰高兴极了。济度是恭顺的，将领们是听话的，仗打得也是顺手的。他觉得镶蓝旗很好，不像两黄旗那样骄傲，也不像两红旗那样疲沓，更不像两白旗那样小心眼儿。五年前，他有一次带着镶白旗入长城攻明，那帮家伙，张口睿亲王，闭口多尔衮，根本不把自己放在眼里，真他妈不是玩意儿！想到这些，他端起茶壶给济度倒了一杯茶，特别高兴地说道：

“今晚没有事，咱爷俩好好聊聊！”

这正是济度现时最高兴的。他急忙给阿巴泰装满一锅烟，双手献上，然后十分熟练地用火石点着卷好的纸煤，恭敬地为阿巴泰点着烟。阿巴泰美美地吸了一口，开始聊了：

“济度，盛京今日的情形，你可知道一些？”

济度佯装悲哀地唉了一声：

“唉！听说皇上死得很快，大伙都没有想到，所以，都很悲痛。听说，当时睿亲王都悲痛得昏了过去……”

不等济度说完，阿巴泰把烟锅往桌上一磕，骂道：

“净他妈的扯蛋！”

济度故作惊讶地说：

“是啊，这话不准啊！”说完，马上给阿巴泰装满第二锅烟，吹着纸煤，把烟点着。阿巴泰吸着烟，继续说道：

“皇上死得很快，不假。午后在大政殿宴赏会上，亲口封我为饶余郡王，还说，明天要为我举行诏封大典。谁知晚上就咽气了，你能说不快吗？可说‘大伙都没有想到’，那是他妈的做贼心虚！还说‘多尔袞昏了过去’，那是他妈的放屁！多尔袞才高兴呢。这个，老子知道。”

济度睁大了眼睛，故作惊慌地问道：

“叔王，你可不是骗你侄儿吧？”

“骗你干屁！咱们那些和硕亲王，心里鬼着呢！礼亲王大贝勒代善，要不是满头白毛，走道掉裆，他才不拥立多尔袞呢！肃亲王豪格，甭说了，亲老子在铁背山犯病摔下马来，他却和心腹们在家里喝酒，谁知安的是什么心！英亲王阿济格，多少年来，一看见皇太极，眼睛就发绿，像狼一样，你说能有眼泪吗？豫亲王多铎，顶他妈的会拍马溜须，可那嘴里、手里没有别的，尽是蜂蜜拌着的砒霜；睿亲王多尔袞，是脚心长疮头顶冒黄水，坏得出奇，恐怕连龙袍都准备好啦！”

烟锅里的烟末燃尽了，发出“滋滋”的烟油子煎熬的声音，阿巴泰猛地一吸，把烟油子吸进嘴里，“啪”的一声吐了出来，边擦着嘴边骂道：

“妈的！这烟真不禁抽。”

济度乖觉地急忙给阿巴泰装满第三锅烟，吹着纸煤，阿巴泰又吸了起来。济度小声问道：

“叔王，你说的可都是真的啊？”

“怎么不真！长脖子苏克萨哈亲口对我说的。他还说，只要我拥立睿亲王继承皇位，他就把……”

阿巴泰险些说漏了嘴，几乎把他因何来到镶蓝旗的事说了出来。他急忙用手摸了一下自己的嘴，笑了笑说道：

“济度，你还小，听叔的，没错！”

“叔王，侄儿一定听叔王的。可叔王呀，你说，睿亲王继位以后，能封你为和硕亲王吗？”

“谁知道呢？长脖子苏克萨哈没有说。”

“能让你执掌兵部，指挥八旗吗？”

“够呛！有多铎呢，轮不到咱头上。”

“能把两黄旗交给你吗？”

“两黄旗是御林军，多尔袞不会交给别人的。再说，还有英亲王阿济格呢！”

“能把两白旗交给你吗？”

“两白旗是多尔袞的命根子，他绝不会撒手的。”

“那么，他给叔王什么呢？”

“长脖子苏克萨哈说……说什么来着？他什么也没有说。”阿巴泰说完，自己先笑了，这话说得多别扭啊！

可济度像是根本没有从他这别扭的话里发觉什么，也没有笑，神态仍然是极其恭顺地说道：

“听说，睿亲王已经答应把肃亲王执掌的正蓝旗，给了硕托，把咱这镶蓝旗暗地里许给了阿达礼……”

阿巴泰忽然站起，想说些什么，突然又停住了。济度装着没有看见，继续说道：

“皇后一看，这事睿亲王做得太差劲了，便下了懿旨，把镶蓝旗交叔王指挥。庄妃对我爸说：‘郑亲王，你不能离开盛京，先把镶蓝旗交给别人指挥，如何？’我爸问：‘交给谁呀？’庄妃试探地说：‘交给郡王阿达礼，你觉得怎样？’我爸说：‘一兵一卒不交，阿达礼敢去镶蓝旗大营，我叫济度把他轰出去。’庄妃这才说：‘交给饶余郡王阿巴泰如何？’我爸

说：“这没有说的！阿巴泰是条汉子，太宗皇帝都称赞他，别说把镶蓝旗交他指挥，就是给他，我也高兴。”叔王，你要是不来，咱镶蓝旗也许早就被睿亲王吞到肚子里，消化一阵，又吐给阿达礼了。所以，将士们都敬重你，服从你。你也看得出，这几天大伙情绪高，打仗出力，全靠叔王你这主心骨啊！”

阿巴泰听了，没有说话，拿起旱烟锅，狠狠地在桌上敲了几下，一块发红的大烟梗落在他撸起裤子的大腿上，“哧”的一声烧了大腿上的肉皮，冒起一股青烟，可他像是毫无知觉一样。其实，他正在想着前两天的事情：皇后没有打奔儿地把镶蓝旗交给他，庄妃答应和郑亲王谈。济度说得都对茬啊！他又想到多铎和硕托、阿达礼，平日里鬼头蛤蟆眼的关系，觉得多尔袞在玩弄自己。加上平日里对多尔袞为人行事的了解，他突然明白了：如果多尔袞继了皇位，自己别说吃肉，恐怕连汤也喝不上啊！这个生性鲁莽、武艺高强的汉子，说干就干。他大喊一声：“给老子备马！”

济度知道阿巴泰起火了，忙说：

“叔王，这……”

“回盛京，老子非把多尔袞从鹿角宝座边拉开不可！”

“叔王，那咱们镶蓝旗拥立谁呢？”

“这？老子还没有想呢？”

“叔王，这可是比拉开睿亲王更为紧要的事。如果英亲王、豫亲王瞅个空子坐上了鹿角宝座，咱们也够受啊！”

“可也是，换汤不换药，熬出来的，还是一样的苦水。你说，谁合适？”

济度附在阿巴泰耳边，悄声说道：

“叔王，侄儿大胆说一句，你看皇九子如何？”

阿巴泰眼睛睁大了，他根本没有想到这个六岁的孩子：

“你他妈的疯了！一个光知道吃饭、拉屎的孩子，能当皇帝？”

“叔王，他的长处，就是只知道吃饭、拉屎啊！他不会有坏心眼，不会老琢磨着整人，我看，比睿亲王他们强多了。要不，把咱们的将领叫来，一来给叔王壮行，二来听一听大伙儿的想法。反正拉开谁、拥立谁由叔王一人决定，咱镶蓝旗一心跟着你，你打闪，咱们给你打轰隆。”

阿巴泰举起拳头，击桌而定：

“行，叫他们来！把马给老子备好！”

济度传令召集各营将领。

阿巴泰穿起甲胄，佩上腰刀，登上战靴。他突然想到，自己也应当像庄妃试探郑亲王一样，先摸一摸将领们的想法，叫大家知道，阿巴泰也是一个有韬略的人。

镶蓝旗的将领们，走进了军帐，向阿巴泰跪倒请安。他不等大家站起，便开口说话：

“咱们在这里打仗，亲王们在盛京争夺皇位，咱们镶蓝旗也要说句话，说句公道话！你们说，谁继承皇位合适？”

将领们同声回答：

“听从饶余郡王决定。”

“多尔袞怎么样？”

将领们默不作声。

“豪格行吗？”

将领们低头不语。

“阿济格，多铎呢？行不行？”

将领们没有回答。

“皇九子福临如何？”

将领们抬起头来，同声欢呼：

“跟着饶余郡王，拥立皇九子。”

阿巴泰走到一个小校眼前，一把将这个小校从地上提了起来，厉声问道：

“你说，为什么要拥立一个六岁的娃娃？”

这个小校开始有些惊慌，喃喃地说：

“这……”

“这什么？说呀！”

这个小校听到阿巴泰的声音是严厉的，但看到眼神是柔和的，便大

胆说道：

“回禀饶余郡王，自古都是长君杀功臣，幼主爱老将啊！”

阿巴泰听了，心里觉得特别舒坦，也觉得这话说得特别明白。怎么和济度讲的意思一样？难道是济度教给他的？

“这话是谁教给你的？”

小校笑着说：

“咱从小爱看皮影戏，戏文里有这么两句，咱记住了。”

阿巴泰使劲拍了一下小校的肩膀，纵声大笑：

“妈的，你还真有点小聪明，这两句戏文好！老子也记住了。”

他的战马在军帐外长啸一声。阿巴泰转身走出军帐，正要飞身上马，突然停住，对济度说道：

“济度，你他妈的要用两只眼睛盯着吴三桂，可别粗心大意，等老子回来收拾他！”说完，跃上马背，飞奔而去。

济度派出二十名护军，保护这个飞奔而去的饶余郡王。

四十五 对付一个确有雄才大略的对手，太祖皇帝那杀斩、囚禁、血淋淋的手段，也要继承吗？

八月十三日入夜，索尼在神堂里向皇后、庄妃、贵妃、淑妃详细禀报在三官庙与多尔袞会谈的经过。谭泰正在中宫，也坐在一旁听了。索尼认为，多尔袞对这次会谈并不重视，长时间的赏花消遣，对绿菊花的兴趣，说明睿亲王用心可疑。他强调说：

“在三官庙，睿亲王一切都显得安逸闲散，胸有成竹。只是在听到饶余郡王返回盛京时，才表现出一刹那间的焦虑。看来，他像是在等待什么，也许是等待阿巴泰吧？”

索尼讲完，大家谁也没有作声。任何事情临近决定的时候，都会有一个或长或短的沉默。在这沉默中，成功与失败、幸运或悲哀、欢乐与痛苦、进攻与退却的各种因素，都在主动与被动、自觉与不自觉中产生、撞击、壮大或者消亡。

贵妃与淑妃听到“多尔袞像在等待阿巴泰”时，心里有些紧张了。阿巴泰是个粗鲁的人，容易被人利用。前几天去镶蓝旗大营，就是受多尔袞撮弄的。现在，又打了一个胜仗，头脑也许更加发昏了。她们知道，一个盲目而鲁莽的人，做起坏事来，比一个聪明人更为残酷与凶狠。她们的心里不禁战栗起来。

皇后心里也有几分紧张。阿巴泰突然返回盛京，使她吃惊和担心。按照朝律，前线主将是不允许私自离队回京的。他这次回京，既没有事前请示，回来后，又没有及时禀报，显然是不把清宁宫放在眼里。皇后狐疑了，畏惧了。难道他现时在睿亲王府？如果他真的成了多尔袞手里的刀子，这可是灾星啊！

庄妃此时把她的全部智慧和精力都用在多尔袞身上。索尼的禀报，为她提供了思考的线索。多尔袞的安逸闲散，显然是装出来的，正白旗还在广宁城，他能安逸吗？皇位没有到手，他能闲散吗？交出伊罗根，长时间的赏花，毫无兴趣的会谈，又是为了什么呢？

夜晚酉时的钟声敲响了。皇后、贵妃、淑妃都用焦急的目光看着沉思的庄妃。谭泰站起来，想说些什么，见庄妃没有抬头，又悄悄地坐了下来。

索尼低声说道：

“现在是酉时，离明天的诸王贝勒会议，只有七个时辰了。”

庄妃仍然在低头沉思着：

多尔衮等待的，绝不是饶余郡王阿巴泰。阿巴泰只是一个带头冲战的战将，其作用与阿济格相似。多尔衮等待的，是正白旗，这是他的力量所在，也是他的全部希望啊！只要收紧这根网绳，不让正白旗渡过羊肠河、辽河，就算捆住了多尔衮的手脚。午前，她让科尔沁副将、她的侄儿绰尔济返回广宁城，带话给哥哥吴克善：对正白旗只能围而不攻，压而不逼。千万不要真的动用干戈；抓住正白旗的送信士卒，要优容相待，重金收买，千万不要拷问审讯，以免伤了和气。她知道，对付多尔衮这样的强者，不仅需要更强的手段和更强的力量，更需要强于对手的智谋。

她猜想多尔衮突然知道这一切之后，可能做出的反应。这个倔强凶狠的汉子，这个资兼文武的亲王，这个不曾栽过跟头的“墨尔根代青”，会低头屈服吗？强者与强者的撞击，总有一方要粉碎的，犹如天空中两颗流星的撞击一样，一道闪光，什么也没有了。

想到这里，她心里突然惋惜起来。在诸王贝勒中，在努尔哈赤的十六个儿子中，在大清龙腾虎跃的战将中，只有多尔衮是既知文又知武。皇太极重用他，爱惜他，不是没有原因的。况且他年龄不大，今年才三十一岁。大清今后如果囿于山海关外，不思发展，他也许是个多余的人；但若入关决战，逐鹿中原，如此人才，是缺少不得的。在诸王贝勒中，没有第二个多尔衮啊！

此时，一个奇怪的念头，突然涌上她的心头：能不能使这个凶狠的对手，成为自己的助手呢？击败对手，粉碎对手，置对手于死地，或者用高墙铁窗圈禁起来，是容易的。太祖皇帝、太宗皇帝都这样做了。但制服对手，使其按照自己确定的路子走，能不能办到呢？对付一个确有雄才大略的对手，难道只能用杀斩、圈禁的办法吗？太祖、太宗的这个血淋淋的手段，也要继承吗？庄妃陷于沉思之中。

这时，郑亲王济尔哈朗走进中宫，打破了这长时间的沉默。淑妃站起来，坐在皇后身边的炕沿上，把靠近门口的垫椅让了出来。济尔哈朗向后妃们请了安，不等皇后说话，便从怀里掏出一份案卷呈于皇后，低声禀报道：

“这是睿亲王的护卫头目伊罗根的供词，是他自己写的。”

皇后接过，把案卷顺手交给庄妃。她看大家都关切地注视着，便用询问的目光看了一下郑亲王。济尔哈朗急忙说道：

“杀害蒙丽花、射杀苏麻喇姑而箭中‘杭爱’，都是奉睿亲王之命干的。”

大家对此早有估计，如今证实了，都极为愤恨。谭泰说了一句：

“就是这么一条，也可以杀睿亲王的头了！”

济尔哈朗继续说道：

“最使人不能容忍的，据伊罗根供称：太宗皇帝刚刚驾崩，睿亲王就叫他去广宁城，送信给正白旗固山额真阿山，要正白旗做好入京的准备。”

这个供词，像一声炸雷，使谭泰、索尼、贵妃、淑妃都惊呆了。连济尔哈朗在讲述时，面色也变得苍白。皇后因早已知道这个情况，现在被证实了，便叹息了一声：

“唉，人心不足蛇吞象啊！”

谭泰忽地站起，大喊道：

“请皇后速下懿旨，除掉这个叛逆！”

不等皇后说话，庄妃急忙说道：

“可惜，这些都是伊罗根的口供，我们连睿亲王的一个字也没有弄到。”

大家都愣住了。是啊！凭伊罗根一个人的口供，是定不了多尔袞的罪的。反过来，多尔袞还会反咬一口，说你是蓄谋陷害。

庄妃站起，把案卷交给皇后，坚定而果敢地说道：

“皇后，我这就去睿亲王府，会一会睿亲王。”

皇后愣了，贵妃和淑妃呆了，连索尼、谭泰、济尔哈朗也没有想到，有些慌了。

淑妃喃喃地说：

“这，这可不行……”

皇后醒悟过来，断然说道：

“不可，多尔袞现在恨的就是你！”

贵妃抱住庄妃，忙说：

“你去不得……”

庄妃拉起贵妃的手，安抚地说道：

“睿亲王，他也是人，一个脑袋两只手，没有什么可怕的！他就是一只老虎，天底下也有虎口拔牙的人呢！”

谭泰忍不住了，大声说道：

“皇后，你相信我不？”

“相信，你说！”

“两黄旗要是放正白旗一兵一卒进入盛京，你砍我的脑袋！”

“这样就好，我放心了！”

“如果今晚一定要会睿亲王，我去！有他无我，有我无他！”

不等皇后说话，庄妃推开贵妃，大声对谭泰说：

“胡说！既要有他，更要有你！”

谭泰立即向庄妃跪倒：

“庄妃，你不能冒这个险啊！”

庄妃扶起谭泰，说道：

“有你谭泰在，皇后、贵妃、淑妃和我，都很安全。你起来，听我说。”

谭泰站起，庄妃对大家说道：

“正白旗进不了盛京，他们连羊肠河也过不来！科尔沁六千铁骑，正在广宁城外围猎呢！”

谭泰、索尼都睁大了眼睛，心头上的一块石头落地了。济尔哈朗惊异地望着庄妃，心里暗暗地说道：

“好厉害的女人啊！”

庄妃继续说道：

“睿亲王多尔袞，是太祖皇帝钟爱的儿子，是太宗皇帝喜爱的弟弟，他有才，有智，有勇，有谋，有战功，我们不能丢下他不管，看着他走上一条绝路。这阵子，他确实头脑发昏，鬼迷心窍。他几次上表，要挟中宫，反对肃亲王，拉拢两红旗，撮弄阿巴泰，想削弱郑亲王的兵权，依靠两白旗，图谋不轨，搅得人心惶惶。亏得皇后亲自坐镇，郑亲王忠心维系，才没有群马乱营，车架散坍……”

人们静静地听着。

“但细想起来，也不值得大惊小怪。太祖皇帝驾崩，太宗皇帝继位后

的头几年里，这样的事情，何曾断过？二贝勒阿敏谋叛的事，不去说了，就说三贝勒莽古尔泰吧，不仅与太祖十子德格类串通一气，拥兵对抗，还私刻了一个‘大金国皇帝之宝’的玉玺，准备自成国家，裂土为王。这中间还加插了一个女公主——莽古济格格。什么‘歃血为盟’呀，‘祝寿’呀，‘酒里放毒’呀！真够演一台戏瞧瞧。所以，我想去睿亲王府，见识一下睿亲王的阵营，领受一下睿亲王的威风。大不了，就是个腰刀子饮血，水杯里放毒呗……”

贵妃、淑妃都有些害怕了，眼泪偷偷地流了出来。

“再说，离明天的诸王贝勒会议，只有六个时辰了。想来睿亲王也不一定睡觉，见见面，谈一谈，免得明天的会议，开成一个全武行，让天下人耻笑。”

庄妃的话，虽然说得很轻松，但大家的心情却更加沉重了。皇后、贵妃、淑妃的心，猛烈跳动不止。她们不知道应当赞成还是应当反对，只是睁着眼睛，看着面前的三个亲信大臣。

济尔哈朗听了庄妃的打算，十分震惊。他震惊于这个女人的勇气，更震惊于这个女人用心的深沉。他仔细思索着、揣摩着这个女人要达到的目的……

索尼深知多尔袞的狡诈与狠毒，在人们的沉寂中，他首先开口反对：

“庄妃，这是断乎不可的。当睿亲王知道正白旗被科尔沁铁骑包围于广宁城，会甩掉一切伪装，奋起拼命。就像山林里的猛虎，当发觉虎崽被人抱去之后会追来报复一样。你此时进入睿亲王府，不是以身饲虎吗？”

庄妃微微一笑：

“睿亲王是比猛虎更厉害的人面虎。他不仅会追来报复，还可能与阿济格、多铎结伙而起，大闹京城。与其让他们在暴怒中合伙发疯，不如及时地、面对面地指给他们一条生路。”

“什么生路？”索尼急问。

“我要告诉他：猎人抱走虎崽以后，把虎崽放在窗前的笼子里，让虎崽‘嗷嗷’的叫声引诱猛虎前来。迎接猛虎的，是在窗外的空地上，设了一个伪装极好的陷阱。我还要告诉他：这时的猛虎，还是少安毋躁为好！猎人抱走虎崽，并无恶意。只是想逗玩几天，会送回它的身边的。”

济尔哈朗明白了庄妃的用心，他十分佩服这个女人的胆识。急忙说道：

“庄妃所讲极是。难道不可以召多尔衮进宫，面谕训诫吗？”

“郑亲王知道，此时睿亲王表面上可能是安逸闲散的，但他心里，是十五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就像草原围猎中失惊的狍子。清宁宫有两黄旗警戒，在他看来，是绝境，是陷阱，是千万来不得的。你用好心待他，他却看成是驴肝肺。他熟知‘兵不厌诈’，莫说用懿旨召他进宫，就是皇后亲自去请，他也未必能来。皇后，为了明天诸王贝勒会议能够开得顺利，去睿亲王府一趟，还是划得来的！”

皇后看了看大家都不再有反对的表示，便迟疑地问道：

“别人去一趟不行吗？”

“皇后，睿亲王现在恨的是清宁宫，看的也是清宁宫。皇后万乘之尊，用不着屈驾进入一个王府。贵妃、淑妃一向面软，紧要的时候，又拉不下脸。别人去，又不能取信于他。我是皇后的亲侄女，他会想到这一点的。”

“如果非得你去不可，那就让谭泰多带些人马跟着你。”

“不，我去不带一兵一卒，只带一个苏麻喇姑！”

大家都惊愕了。

庄妃舒了一口气，轻松地说道：

“两个女人，赤手空拳，进入睿亲王府，睿亲王大概不会怀疑是去逮捕他的吧！谭泰，你今晚亲自带人，警戒清宁宫，我没有回宫之前，不准任何人进宫！对郑亲王府、肃亲王府，也要增兵保护。”

谭泰答是。

“郑亲王，请你把伊罗根立即带进宫来，我要见他一面，亲眼看看这个人。”

济尔哈朗点头。

“启心郎，请你立即派人迅速查明饶余郡王阿巴泰的去处，他是一匹乱蹦乱踢的‘骡子’……”

济尔哈朗急忙说道：

“不！他是一匹随时准备为皇后出力的‘好马’！”

“他在哪里？”皇后急问。

“在臣的后殿里，正在召集几位王公、贝子商议拥立皇九子继承皇位

之事。”

大家都惊异了。皇后舒了一口气说：

“这个阿巴泰啊！”

庄妃向济尔哈朗点头，向皇后禀奏道：

“这都是郑亲王的功劳啊！”

深夜的钟声敲响了，八月十三日只剩下最后一个时辰了。

四十六 婉儿和伊罗根向着中宫的灯光跪倒。庄妃穿上了绣有绿菊花的白绸紧袖旗装长袍

庄妃离开中宫回到永福宫，苏麻喇姑端起一杯凉茶，放在庄妃的面前。庄妃接过茶杯，急急地呷了几口，低声说道：“你快准备一下，随我去睿亲王府。”

苏麻喇姑像是没有听清，用吃惊与询问的目光看着庄妃。庄妃知道，这目光不是出于胆怯，而是出于不解，便补充了几句：

“离明天的诸王贝勒会议，只有六个时辰了。胜负成败，就决定于今晚与睿亲王多尔衮的会谈。”

“带多少人去？”苏麻喇姑问了一声。

“就你一个。”

“没有危险吗？”

庄妃没有马上回答。

这里不是中宫，用不着以轻松的话语为大家壮胆；这里是自己的宫闱，面前是自己二十年来的侍女，了解自己一切的侍女啊！

庄妃看着苏麻喇姑，想摇头作答，表示没有危险，但那是假的，她不能那样做！她想点头作答，表示确有危险，又怕给这个与自己共命运的侍女增加沉重的压力，她不忍那样做啊！她想说什么，心里的话很多，但一时又无从说起，只是惨然地一笑，故作轻松地说道：

“有你跟着我，大约不会有危险的。”

苏麻喇姑的心情也沉重起来。她知道，如果不是形势逼迫，庄妃是不会亲临险境的。她微微一笑，走出了永福宫。

苏麻喇姑走后，庄妃迅速装束起来。她着一件绣有一朵绿菊花的白绸紧袖旗装长袍，头戴一顶镶有五颗绿色宝石的高顶王妃帽，脚蹬一双黄缎飞云高装靴，对着镜子整理装束。铜镜里映出她那因过度劳累而疲惫的容颜，瘦了，苍白了，眼神里失去了湿润的光泽，眼角两边微微现出了一道皱纹。这短短的四天，真像过了四个年头啊！一丝苦涩的、心酸的笑，浮现在铜镜里她的脸上。她急忙闭上眼睛，心里翻腾起来：

“这就是宫廷里的生活啊！钩心斗角，明争暗斗。生命在这明争暗斗中成长、闪光；又在这明争暗斗中衰老、死亡。心血在这明争暗斗中突

奔、沸动；又在这明争暗斗中涸竭、消失。今天，自己才懂了，暗斗比明争更为伤神，明争比暗斗更为残忍。在科尔沁草原上牧民的帐篷里，也有苦恼，也有悲哀，也有缺衣少食和琐事口角，虽说都是泪汪汪的，但比这皇宫里血淋淋的斗争，温和得多，轻松得多啊！退出这场斗争吧！回到科尔沁草原去，去寻找那草原上的花草、轻风、清泉、露珠！去寻找天上那羊群似的白云，和地上那白云似的羊群！去寻找那无忧无虑的童年……

“这就是宫廷里的生活啊！既触目惊心，又习以为常；既摆脱不掉，又离开不得。庭院、甬道、朱门、绿窗，都是奔腾着激流的闸门，这清宁宫就是百川江集的漩涡。沉没的，万劫不复；挣扎的，带死不活；脱险的，才是真正的强者。科尔沁博尔济吉特氏·寨桑一家，把自己的三个女儿，抛进了这个漩涡，姐姐宸妃，在宠爱与柔情中沉没了；姑姑皇后，在尊荣与恭顺中挣扎着，随时都可能沉没；自己呢？在眼前的六个时辰里，将决定今后的命运，不是脱离险境，就是沉没到底。其实，沉没的何止自己一人，是科尔沁博尔济吉特氏家族，是皇太极留下的子孙啊！”

这时，一阵脚步声传进了永福宫。庄妃睁开眼睛，见一个英武的“侍卫”出现在铜镜里。她转过身来一看，是苏麻喇姑。

苏麻喇姑，脱去了她那雅洁讲究的侍女服，着一身黑缎紧身夜行衣，穿一双黑缎镶边高装战靴，头裹一条黄绫侍女巾，显得十分英武。庄妃心里为之一震，暗暗说道：

“聪明的苏麻喇姑啊！你真知道我的心，就是跌入万劫不复的深渊，也应当是硬朗朗的烈女。”

苏麻喇姑看着庄妃的装束，心里禁不住一阵收缩。她知道，这件绣有绿菊花的白绸紧袖旗装长袍，是关雎宫宸妃病故时，她与蒙丽花从科尔沁带回那盆绿菊花，交给了庄妃，庄妃为了纪念宸妃，缝制了这件长袍。宸妃入葬时，庄妃穿过一次，以后一直没有穿过。大约是怕睹物伤情吧！今晚，庄妃穿着这件衣裳去睿亲王府，其心境是再明白不过了。她心里暗暗说道：

“庄妃啊，难道今晚真是一场生死搏斗吗？”

苏麻喇姑走近庄妃，轻声说道：

“轿已备好，在凤凰楼前候驾。”

庄妃与苏麻喇姑走出永福宫，发现贵妃和淑妃都站在庭院里，等待着为她送行。皇后虽然没有出来，但中宫的灯光仍然亮着，说明皇后也悬着一颗担忧的心。她快步走下门前的台阶，拉住贵妃和淑妃的手。她们都没有说话，只是默默地看着。

月光是那样的洁白。月光下，她看见贵妃的眼神里充满了惊恐，淑妃的眼神里充满了忧郁。自己的眼神呢？该不是充满了凄凉吧？这三个蒙古族女儿，命运相同的妃子，在这个时候，都把心思和精力，放在未来的几个时辰里了。

这时，一阵急促的脚步声由内廷门传来，启心郎索尼走进清宁宫，他发现庭院里的庄妃，便请安禀报道：

“遵庄妃旨意，郑亲王派人把伊罗根送来了。”

庄妃想起来了，她要在去睿亲王府之前，见见这个护卫头目，以便在与多尔衮交锋中，不致因一语失误而影响全局。再说，自己已经答应婉儿，宽恕伊罗根。在离开清宁宫前，实现了自己的诺言，心里也许会舒坦一些，也免得婉儿把心吊着。

她点头问道。

“伊罗根现在哪里？”

“在凤凰楼外，等候庄妃旨意。”

“带他到这里来！”

索尼向凤凰楼外走去。庄妃问淑妃：

“婉儿在吗？”

“我这就去叫她来！”淑妃说着，向衍庆宫走去。

索尼把伊罗根带进清宁宫。伊罗根看见庄妃，立即跪倒，连连叩头，并爬着来到庄妃的脚下。

借着月光，庄妃发现伊罗根原来是一个高大的、粗壮的、英气勃勃的汉子。他七尺高的身躯，比婉儿高出一头；虎背熊腰，比婉儿大过一圈；一张棱角分明的脸庞，一双炯炯吊角的眼睛，两道又黑又长的剑眉，两片厚厚的嘴唇，英武中带有忠厚。刹那间，她觉得这个人，也许是诚实的。

这时，婉儿从衍庆宫跑出来，也跪在庄妃的脚下，不停地叩头，含着眼泪说道：

“庄妃大恩大德，奴才永世不忘。能见到伊罗根一面，奴才就心满意足了。”

伊罗根也抬起头来，含着眼泪请罪：

“奴才有罪，罪当死。太宗皇帝驾崩，奴才没有吊丧祈祷，一当死；

为睿亲王偷送书信给正白旗固山额真阿山，二当死；在石鸡山堵杀庄妃的侍女内兵，三当死；杀死蒙丽花，四当死；射杀‘杭爱’，五当死；追杀苏麻喇姑，六当死；从蒙丽花身上解下斗篷，向睿亲王报功，七当死；知睿亲王图谋不轨而没有告发，八当死……”

庄妃听着这七尺汉子的请罪忏悔，看着脚下的婉儿，心里突然涌出一股怜惜与敬意：士卒侍女，下等奴才，心底磊磊落落，言谈清清爽爽，比诸王贝勒中那些两面三刀之辈，强多了，好多了。她接着伊罗根的话头说道：

“你是满族士卒，竟然爱上了一个南国女子，九当死；你身为睿亲王的护卫头目，竟然与睿亲王福晋的侍女私通，十当死！”

伊罗根听了，向庄妃重重叩了一个头，毫无怨恨地说道：

“奴才十罪当死，就是死十次也没有一点怨恨。婉儿是南国女子，在这里无亲无家，求庄妃赦她无罪，罪在奴才一人。若蒙准允，奴才就是在阴曹地府，也会念着庄妃的天高之恩。”

伊罗根说完，向庄妃、贵妃、淑妃各叩三个响头。然后，双手伏地，等候处置。

婉儿也向庄妃、贵妃、淑妃各叩了三个响头，抬头向庄妃哀求道：

“奴才得娘娘怜惜，感恩不尽。今天，已得罪于睿亲王，今后更难存身。奴才愿与伊罗根结伴死去，来世来生，变驴变马，孝敬娘娘。”

贵妃、淑妃都被婉儿的话感动了，连索尼也惊讶了。但因伊罗根确实杀死了庄妃的侍女和坐骑，论罪当死，都不便说什么。他们都望着庄妃。庄妃看着婉儿，大声说道：

“我答应你，你们俩一块走！但不是去阴曹地府，而是去科尔沁草原！”

伊罗根与婉儿愣住了，贵妃、淑妃、索尼也都不知所措，苏麻喇姑低声对婉儿说道：

“还不赶快谢恩！庄妃连马都为你们准备好了！”

伊罗根和婉儿从惊疑中醒悟过来，忙给庄妃叩头。庄妃扶起婉儿说道：

“我不要你们来世来生报答我，我要你们活下去，日后还要重用你们呢！这是皇后的旨意，也是贵妃、淑妃的意思。你们向皇后谢恩吧！”

伊罗根和婉儿，向着中宫亮着的灯光跪倒，重重地叩了三个头，也向贵妃、淑妃叩了头。

庄妃对伊罗根说道：

“你有十罪当死，可婉儿有十功可嘉！她忠于主子其丽格，不负落魄之人，一可嘉；她禀报了你去广宁城的消息，二可嘉；她从扎鲁嘎老人那里得知睿亲王的一些活动，告诉了淑妃，三可嘉；她说你右臂受伤，证实是你杀了蒙丽花，四可嘉；她冒险去英亲王府看望你，五可嘉；她告发了苏克萨哈去广宁城的阴谋，六可嘉；她禀报睿亲主要杀你灭口，七可嘉；她送来蒙丽花的斗篷，八可嘉；她是汉人，却爱上了一个满族男子，九可嘉；她忠于情意，愿意和你同生共死，十可嘉。记住！是她——婉儿救了你。你今后如果有负于婉儿，天地不容！”

婉儿跪在庄妃脚下，泣不成声。

伊罗根突然站起，向着天上的月亮，猝然跪倒，双手抱着脑袋起誓：

“天神地神，星星月亮，伊罗根今生今世，若忘记庄妃恩德，天诛地灭！若有负于婉儿，天地不容！”

庄妃扶起婉儿，深情地说道：

“你们赶快走吧，马在西侧门外的林子里。一个时辰以后，也许就出不去盛京了！”

苏麻喇姑从永福宫里拿出一盒糕点，交给伊罗根，叮咛道：

“到科尔沁，见到寨桑贝勒，把这亲手呈上，他老人家会替你们安排的。快走吧！”

伊罗根接过糕点，与婉儿一起，向庄妃、贵妃、淑妃叩头告别，也向索尼叩头告别。苏麻喇姑带着他们走出清宁宫，拐进了西侧的便门，有两匹鞴好鞍鞯的战马，拴在一棵松树上。伊罗根一跃跨上马鞍，回头看到婉儿为难的样子，才想起婉儿根本不会骑马，便弯腰用左臂轻轻一挽，把婉儿提上马来放在怀里。他低声对苏麻喇姑说道：

“大姐，请转奏庄妃：伊罗根不是忘恩负义的人！”说完，用脚磕了一下马肚，战马长啸一声，飞奔而去。

苏麻喇姑返回的时候，庄妃已在凤凰楼的内庭门下一顶黄幔金顶八抬轿旁等着她。贵妃、淑妃站在凤凰楼的台阶上，无言地看着庄妃。索尼走到庄妃的面前，心情沉重地禀报说：

“英亲王阿济格、豫亲王多铎，都在睿亲王府。要多加小心。”

庄妃微微一笑，什么也没有说，便走进了黄幔金顶八抬轿。苏麻喇姑飞身跨上自己的坐骑——“长白雪”。

月光一片银白，夜风吹动林木，发出“索索”的响声……

四十七 多尔袞在庄妃面前跌了跤子，倒在府邸门前的台阶上

多尔袞一声令下，大门内外，华灯齐燃，睿亲王府立即变成了一座五光十色的世界。

静立在府邸门前台阶下，肩负銮舆的轿夫们，眼睛昏眩了，心儿跳动了；依马而立的苏麻喇姑，疑惑了，惊讶了！

睿亲王府！夜里总是黑沉沉的睿亲王府啊！原来是这个样子。这不是在变戏法吧？

当朱红的大门“哗啦”一声打开，十盏特大的宫灯迎面而来，长廊两边栴比相连的朱红圆柱上，挂起两行五色相映的牛角灯，使长廊成了一条灯光辉煌的甬道。这种牛角灯，全是用一尺长、棒槌粗的牛角磨制而成，薄如蝉翼，晶澈透亮；分别以五色涂染，置红烛于内，点燃之后，放出红、白、绿、黄、蓝五色光彩，使长廊显得深邃而迷离。在长廊两侧低矮粗壮的杉松上，挂满了用各类贝壳粘制而成的小灯，内置一寸蜡烛，放出荧荧的、若隐若现的光彩，宛若繁星落于绿叶之间。在杉松下，两行着甲戴胄的护卫，佩刀恭立，显得十分英武。苏麻喇姑暗暗想：

“睿亲王多尔袞真是能人啊！这气派比清宁宫豪华多了。但在这之前，谁知道一点风声呢？”

更令苏麻喇姑惊讶的是，在短短的时辰里，睿亲王府上下人等，行动如此迅速而卓有成效，若非事先有所准备，那就神奇了。而庄妃这次行动，完全是临时决定，睿亲王根本不可能知道。这使她更加感到睿亲王府的神秘，同时一个疑问也浮上了心头：

“多尔袞为什么要这样迎接庄妃呢？是敬重，是显示，还是有意恐吓呢？用心深沉的睿亲王啊！”

在大门打开之后，睿亲王府的长史阿努思快步穿过长廊，走出大门，跪倒在庄妃的轿前，大声说道：

“禀奏庄妃，睿亲王惊梦而起，正在着装束发。请庄妃驾进正殿，睿亲王立即迎驾请罪。”

苏麻喇姑说了一声“起”，轿夫们便挪动脚步，跨进大门，进入长廊。五彩华灯，照耀着銮舆向前移动。两边恭立的护卫，一齐跪倒，用节奏强烈的请安声，把銮舆送到了正殿的台阶前。

这一切精心刻意的安排，轿子里的庄妃，全都看在眼里，想在心里。睿亲王善用心计，善于伪装，她是有所察觉的，但伪装得如此巧妙，却大大出于她的意料之外。皇太极在世时，曾多次赞扬多尔衮生活简朴，不喜豪华，真算是糊涂到家了。这几十只牛角灯，这数以百计的贝壳灯，没有几十个工匠，耗用一年的时间，是做不出来的。可惜皇太极已经看不见这些了！

庄妃的心也随之沉重起来：看来，多尔衮已经做好了继位的一切准备。这一套华灯，放在大清门、飞龙阁、清宁宫，不是更合适吗？谁能保准，睿亲王没有制作一袭更为辉煌的龙袍呢？

銮舆落地了，苏麻喇姑揭开銮舆前的黄绫绣花门帘，庄妃走了出来，后边的轿夫很有分寸地把銮舆托起，庄妃跨过前面低落的轿杆，在苏麻喇姑的搀扶下，走进了正殿。

睿亲王府的正殿是五间殿宇建筑，宽敞而整洁。十六盏洁白的纱灯，把正殿照得通明，宛若白昼一般，一道五尺宽的绿色地毯，从正殿门口，一直伸向中堂的桌案前，在灯光的照耀下，像一道绿色的草坪；正殿两厢，排列着十六个紫檀木座椅，两个座椅之间，置一方形高机，均用绿绒铺衬，上置奇异珍宝，在灯光下，闪着绿色的、红色的、黄色的光泽，给这光亮的殿堂，带来了一派生气与活力；特别引庄妃注目的，是中堂后三副绘金云龙的屏风上端有一条匾幅，上写四个大字：“宛若游龙”。这四个字，是用汉文草书写的，每个字斗大见方，笔力道劲潇洒，秀里含锋，刚中有柔，龙飞凤舞，异常生动。尤其是那个“龙”字，态势雄伟，走向自然，笔锋洒脱而墨棱削利，神韵透骨而跃于纸上。庄妃不禁脱口而出：“好一手书法！”她快步走近一看，原来是洪承畴所写。她情不自禁地称赞道：

“真不愧是明朝的兵部尚书！这一支笔，在南国不知如何？在我们这里，大约算是圣手了。”

苏麻喇姑看到庄妃入迷的样子，便笑着说道：

“洪先生在南国当兵部尚书时，把心思都用在笔尖上了，所以，在打仗上，就没有多少精力了。”

庄妃回眸看了苏麻喇姑一眼，也嗔怪地笑了。苏麻喇姑继续说道：

“其实，看了这几个字，洪先生的精力还是有的。您看，这四个字选得多好，写给睿亲王是再合适不过了。尤其是这个‘龙’字，就像要飞起来一样。可惜，是纸上的东西。”

苏麻喇姑的话，庄妃听明白了。她何尝不是这样想呢？连洪承畴这样一个新归顺的明朝主帅，都投进了多尔衮的怀抱，并且毫无顾忌地以“龙”而誉，多尔衮势力之大，可想而知了。

她庆幸自己今晚到这里来。要不，哪能知道清宁宫外气候的变化呢！平心而论，以多尔袞的文韬武略，用“宛若游龙”四个字相誉，也不算过分；把睿亲王府看作“龙居之所”，也是够格的。但这“龙”真要飞起来，呼风唤雨，主宰一切，那是断然不可的！传说，龙有九个儿子，性格各不相同，本事也各不一样。睿亲王多尔袞，大约是那条喜斗好杀、凶残暴戾，名叫“睚眦”的凶龙吧！

庄妃刚走近正殿，睿亲王府的侍女们都跪在地毯两边迎驾，并分批呈上了茶点、糖果，显得十分隆重而热烈；多尔袞的几个福晋，也都浓妆艳抹地走进正殿，侍候在庄妃周围，这个赞美庄妃的仁慈，那个称赞庄妃的恩德，这个请求庄妃教诲，那个乞求庄妃赐福，就连对待苏麻喇姑，也是一声一个“大姐”地叫个不停，显得十分尊敬与亲热。庄妃仔细一看，在这几个福晋中，惟独没有淑妃的养女其丽格。庄妃的心黯然了，一种不祥的预感浮上心头。她担心因为婉儿和伊罗根的事情，其丽格也许正在受折磨呢！睿亲王啊，真是凶狠残暴的“睚眦”！

睿亲王府的长史阿努思也在殿前殿后地奔忙着。他把庄妃的轿夫安置在正殿一侧的偏房里，一会儿呼喊“端水”，一会儿呼喊“进茶”，一会儿呼喊“进膳”，一会儿呼喊“赏赐”，显得十分轻松和热闹。

但在这隆重、炽热、尊敬、亲切的气氛中，睿亲王多尔袞却迟迟没有露面。庄妃明白，这隆重的冷落，尊敬的慢待，亲切的嘲弄，是多尔袞有意安排的，借以拖延时间，把来者置于难堪的境地。这个局面是不能再继续下去的。她看了一下苏麻喇姑，苏麻喇姑立即召来了长史阿努思，声色俱厉地问道：

“国丧期间，睿亲王府的上下人等，都是这样浓妆艳抹，谈笑风生吗？”

阿努思愣了。

“如果你们高兴，过几天再来这一套。你就是这样替睿亲王管家治府吗？”

阿努思慌神了。

“庄妃传旨，所有人等，一律退出正殿。庄妃要一个人在这儿等候睿亲王见驾。今晚不来，等到天明！”

阿努思叩头不迭，正想说些什么，多尔袞着朝服，从后厅走出，跪倒在庄妃面前，异常恭顺地叩头称罪：

“臣多尔袞，不知庄妃深夜驾临，不及迎驾，死罪！死罪！”

庄妃微微一笑，从容说道：

“我来得突然，惊了你的好梦。起居装束，总要用一些时间，这是常理之事，何罪之有？再说，长史、护卫、福晋、侍女，都出来迎驾了，又点了那么多的华灯，已经是破格的隆重了。我正要感谢睿亲王的好意呢！”

多尔衮急忙叩头谢恩：

“臣不敢当。”

“现在，华灯我也看了，护卫我也见了，福晋、侍女的礼我也受了，睿亲王你也出来了，我看，他们也该休息了。”

多尔衮佯装十分惶恐地说道：

“庄妃十多年来，头一次驾临臣府，臣惟恐迎驾不周，有负皇恩。既然庄妃性喜素静，臣用心错了。乞庄妃宽恕。”

多尔衮说完，挥了一下手，福晋、侍女、长史迅速离去，长廊的华灯，相继熄灭，庭院里留下一层惨白的月光和月光中杉松那一簇簇漆黑的影子。睿亲王府恢复了寂静，变得空旷而惨人。

这时，亥时将尽，天上的圆月已升到中天，高耸殿宇的阴影，遮掩了正殿的朱窗和窗下的台阶，屋檐的黑影落了下来，形成了一圈黑幕，衬托着殿堂里的两个对手。

此刻，庄妃正站在殿堂一侧的珠宝玉器前，佯装观赏这些珍奇的珠玉。多尔衮恭顺地跟在庄妃的后面，准备随时回答这个女人的提问。

今晚，多尔衮决计不急躁暴烈，他要用恭顺谦让的态度，对付这个女人；在忍气吞声中度过他需要的时辰，直至正白旗阿山的马蹄声传来。但是，当他看到庄妃身穿的一件白绸紧袖旗袍，特别是旗袍上那朵绿菊花时，他的心震动了，一种说不出的恐怖感觉渗透周身。

不知是民间故事的影响，还是戏台上鬼魂的印象，一身素白的庄妃，使多尔衮立即想起月光下女鬼的形象。那惨白、秀丽、坦然、镇定的脸，那炯炯闪亮的目光，那偶然间迷人的一笑……真是一个漂亮的鬼魂啊！在他的印象中，这样的鬼魂，从来都是刚烈的，机敏的，精明的，不畏强暴的。多尔衮明白：这样不怕死的女人，总是难以对付的。

庄妃在沉默中，也在琢磨着跟在身后的多尔衮：

“今晚睿亲王，没有狂妄，只有恭顺；没有骄傲的神态，只有谦和的举止；没有逼人的锋芒，只有周到的朝仪。这不是真实的多尔衮，而是矫饰起来的睿亲王啊！”

庄妃琢磨着，从这颗珠玉走向另一颗珠玉，从这件玉器走向那件玉

器，思索着：

“是等待阿山的到来呢，还是掩盖着另一个霹雳的行动？狡诈凶狠而又难以捉摸的睿亲王啊！”

在沉默的对峙中，多尔袞终于说话了：

“臣多尔袞斗胆请示，銮舆深夜降临臣府，想必有重要的事情要臣办理。”

庄妃一面观赏着眼前的一只五色玛瑙杯，一面似乎是漫不经心地说道：

“如果没有重要的事情，是不敢深更半夜踏进睿亲王府的大门的。”

“多尔袞恭听庄妃谕示。”

“明天就要召开诸王贝勒会议了，睿亲王对嗣君事宜，究竟有何打算？”

多尔袞急忙拱手说道：

“臣惟清宁宫之命是从。”

庄妃心里一愣，她没有想到多尔袞的回答，竟是如此的简单，如此的狡猾，如此的难以捉摸。

苏麻喇姑听了，觉得十分茫然，暗暗地瞟了庄妃一眼。庄妃似乎仍然在注视着那只闪着五色光泽的玛瑙杯，根本没有在意，只是在嘴角里露出一丝轻蔑的微笑。忽然，庄妃说话了：

“皇后命我前来，想听一听睿亲王的想法。”

狡猾的多尔袞，根本没有正面回答庄妃的问话，而是极其殷勤地向前跨了一步，指着琳琅耀眼的珠玉宝器，神态恭顺地说道：

“这个五色玛瑙杯，是天聪九年（1635 年），臣率领轻骑，驱驰万里，在青海滩头，根除了漠北大雄林丹汗，招回其子额哲，夺回成吉思汗遗留的玉玺——‘制诰之宝’，献给太宗皇帝时，太宗皇帝赏赐给臣的。”

庄妃看着，听着，从五色玛瑙杯的折光里，突然发觉殿堂门外，闪动着绰绰的黑影。她向苏麻喇姑看了一眼，苏麻喇姑会意，便伴着她走向另一件玉器，观赏起来。

多尔袞疾步跟上，恭顺地解说道：

“这一套翡翠连环珠，是崇德元年（1636年），臣驾船渡海，攻占朝鲜江华岛，使朝鲜降服，当带着朝鲜世子李滢、凤林大君李湜、麟坪大君李璿，凯旋至盛京时，太宗皇帝赏赐的。”

这一套翡翠连环珠，确实是稀世之宝。九颗绿色的珠玉，在一块洁白玉石中连在一起，形成了一个椭圆形，闪着绿色的光泽。庄妃也是第一次看见，她真有些惊愕了。皇太极爱才，把这颗稀世之宝赏给多尔衮，是发人深思的。她揣摩着多尔衮的心思，走向另一件玉器。

“这是一对东海猫儿眼姊妹珠。长得极其相似，就像人间的双胞胎一样。据说，它生于东海，是从一个特大的贝壳里发现的。崇德三年（1638年），臣毁边墙，越长城，绕过北京而至涿州，击杀明朝骁勇主帅卢象升，一举而震惊中原。太宗皇帝在凯旋的宴会上，亲自把这对东海猫儿眼姊妹珠赏赐于臣，并高声对朝臣说：‘朕与御弟多尔衮，亦人间之姊妹珠也。’”

多尔衮的回答，意思十分明确：这些放着奇光异彩的宝石，就是一部辉煌的历史。这部历史说明，大清的江山，北到漠北，南至鸭绿江，西临山海关，都有多尔衮的心血和汗水。战功赫赫的睿亲王，决不会把皇位让给别人的。

庄妃不再观赏另一边摆放的宝物——那些宝物肯定也是皇太极赏赐的，便在身边的一张紫檀木垫椅上坐下，准备向多尔衮作最后的摊牌。

突然，一个黑影跨进殿堂。庄妃凝神一看，是多尔衮的心腹、镶白旗总管旗务大臣苏克萨哈。她知道，这个长脖子谋臣，是奔走于盛京和广宁城之间的关键人物，心里不免惊慌与狐疑起来：

“难道广宁城有了新的变化？”

苏克萨哈走进殿堂，极有礼貌地向庄妃请了安，然后向多尔衮禀报道：

“禀报睿亲王，贝子硕托、郡王阿达礼，深夜前来，请见睿亲王。”

“有什么事吗？”

“这……”苏克萨哈显得为难的样子。

“说吧！”

“贝子硕托讲，两红旗将士坚决反对豪格继承皇位，请睿亲王以国事为重，勿存妇人之仁，从众议而承大统。若睿亲王再有推辞……”

苏克萨哈故意把话停了下来，用眼角瞟了一下庄妃，突然放大嗓子说道：

“如睿亲王再有推辞，两红旗将士，将效南国宋太祖赵匡胤陈桥之遇，以黄袍加于睿亲王之身！”

庄妃心里骤然一惊，举目向多尔衮看去，多尔衮佯装惊慌的样子，“扑通”一声跪在地上，叩头禀奏道：

“这是硕托、阿达礼意欲谋反，要陷多尔衮于不义。请清宁宫立即发精锐兵马，逮捕两红旗谋反将领，防患于未然。”

多尔衮的奏请，使庄妃反而警觉起来。同时，站在她身边的苏麻喇姑，轻轻一动，用臂肘触了一下她的左臂，送来了关切的暗示，她立即镇定了。苏克萨哈的禀报是真实的吗？多尔衮的奏请可行吗？如果根本没有这码子事情，后果是什么呢？如果把两黄旗调出盛京，又会出现什么样的局面呢？足智多谋的睿亲王啊！

殿堂里出奇的寂静，似乎能听到对方的呼吸；殿堂外也宁静得出奇，似乎连清风也停止了吹动。多尔衮跪在面前，两眼闪着狡黠的光；苏克萨哈站在一旁，嘴角露出得意的笑。庄妃被多尔衮逼到墙角，要么反抗，要么就擒，似乎没有别的路可走了。

庄妃叫多尔衮站起，迎接了多尔衮的这个挑战。她微微一笑，轻松地說道：

“这好办！如果贝子硕托、郡王阿达礼真要谋反，我让谭泰接待他们就是了。只怕他们是恫吓睿亲王吧？”

多尔衮的目光退缩了，苏克萨哈脸上的笑容消失了。

庄妃接着说道：

“陈桥黄袍加身，历史上就那么一次，哪里会那样容易的处处发生呢！几百年前，赵匡胤与赵普、石守信暗中密谋，借口抵御辽兵南下，带着队伍离开后周的京城大梁，在陈桥驿玩了一个小把戏，让将士们把黄袍披在赵匡胤身上，赵匡胤便扭扭捏捏地当了皇帝。咱们这里没有陈桥，只有一个辽河桥。也没有一个和硕亲王离开盛京，带着兵马来抵御大明东来，只有一个饶余郡王阿巴泰去了塔山、连山，可今天，他已经回来了。难道会有人把龙袍披在阿巴泰的身上吗？”

多尔衮心里惊慌起来，什么辽河桥？什么赵匡胤的密谋？难道这个女人知道了正白旗入京的秘密？他不禁脸色苍白，汗湿额头了。

庄妃没有让多尔衮缓过气来，紧接又抛出了更为扎心的刀子：

“其实，赵匡胤他们早就密谋的陈桥兵变，不敢在光天化日之下进行，便放在晚上，编了一个故事，借着一点由头，说什么‘天星下凡’呀！讲什么‘神仙托梦’呀！就搞起了兵变，欺骗天下那些糊涂蛋，和

那些假装糊涂的乱臣贼子！晚上，真是干坏事的时辰啊！”

多尔袞周身战栗起来，什么“故事”呀，“由头”呀！……都像在敲打自己。难道“天雷落‘龙槐’”、“开箱见龙袍”这些精心策划的事情，这个女人全都知道了？他紧握的手心里，沁出了冷汗。

庄妃看着多尔袞神情的变化，没有手软，继续向多尔袞的心灵深处捣去：

“此时，是八月十三日亥时，盛京平安无事。距明天的诸王贝勒会议，还有四个时辰，也不一定就闹出什么大事。两红旗的兵马，都在内治门、抚近门之外，就是想搞黄袍加身，也进不了盛京。两黄旗已经封死了所有的路卡，特别是八个城门。”

多尔袞绝望了，血液向头顶涌去，眼睛发红了，快要发疯了，一个破釜沉舟的念头在心里产生了：与其几个时辰之后束手被擒，跌入监牢，莫如现时骤然而起，先发制人。是啊，在这个正殿里，不用任何人，不用任何武器，就凭这双冷汗浸湿的拳头，霎时间，就会使眼前的这两个女人粉身碎骨……

多尔袞咬紧牙关，目不转睛地盯着庄妃，心在剧烈地跳动，仇恨在不断地增长：这秀丽的容颜，这晶莹的眼睛，这迷人的神态，为什么偏偏长了一颗摸不准、看不透、抓不住、令人可怕的心啊！挖出这颗心来，什么都清楚了！

也许庄妃察觉了多尔袞即将失去理智的神态，也许庄妃对多尔袞的才智仍然寄予希望，也许庄妃准确地、巧妙地掌握了事态发展的分寸，也许完全是一种偶然因素的巧合，就在这十分重要的关键时刻，庄妃拉紧的绳索放松了。她长长舒了一口气，对苏克萨哈说道：

“你去告诉贝子硕托和郡王阿达礼，今晚我到睿亲王府，就是要和睿亲王商议嗣君事宜。清宁宫决意不再拥立肃亲王豪格。他虽然是太宗皇帝的长子，为人又忠厚爽直，但只知其武，不知其文，今后，大清要叩关而入，问鼎中原，这副担子，他挑不起来。两红旗将士尽可以放心。”

多尔袞即将断裂的神经突然松弛了，一股憋在胸中的闷气，悄悄地舒散着；一丝快意，悄悄地浮了起来：

“清宁宫到底还是退让了，忍痛抛弃了肃亲王豪格。女人啊，女人总是软弱的！”

多尔袞抬头打量着眼前的庄妃，那漂亮的脸上流露出的不是惊慌，而是坚定；不是痛苦，犹豫，而是从容，自信。

这使他突然想起今天午后在三官庙与索尼的会见，以及索尼那刻板固定的回答。清宁宫抛弃豪格，难道是为了在另外一个皇子掩盖下，让

这个女人登上皇位？这也是不可容忍的。

苏克萨哈听了庄妃的话，从绝望中醒悟过来，以为清宁宫改变了主意，转向拥立多尔衮了。他正要向庄妃跪倒谢恩，多尔衮却跨步上前，神情更加恭顺地问道：

“清宁宫既然决意不再拥立肃亲王豪格，那么，究竟属意何人？”

庄妃没有马上回答，她看了一下苏克萨哈。苏克萨哈知趣地向庄妃跪倒：

“臣这就去向贝子硕托、郡王阿达礼传谕庄妃的旨意。臣告退。”说完，并不离去，只是用眼睛偷偷地注视着多尔衮。在多尔衮微微点头之后，苏克萨哈才匆匆地离开了。

让苏克萨哈离去，是庄妃处事细心。因为，一向专横霸道的睿亲王，在自己的臣下面前，一直是说一不二的。现在，殿堂里只有一个侍女，政治上的交易更便于进行了。

聪明的多尔衮，也领略到了这个意思，所以，他同意苏克萨哈离去，以便这个一向尊贵的妃子开口。但庄妃精明的用心，多尔衮疏忽了，大意了。苏克萨哈带给后寝书房阿济格、多铎的消息，是清宁宫一个虚假的让步。这个虚假的让步，使多铎和阿济格满意了，从而减少了庄妃此时的危险。多尔衮站在庄妃的面前，目不转睛地等待着庄妃的回答。

“给睿亲王看座。总不能老是站着讲话啊，况且这是在睿亲王府里！”

庄妃这话是说给苏麻喇姑的，但多尔衮听了，一种品味不出的甜蜜感觉，“嗖”的一下散遍周身。这声音的柔和、动听、体贴，与刚才那锋利、尖刻、噎人的言词，真像出自两个女人之口。多尔衮走神了，意乱了，色情太重的睿亲王啊，如痴如呆了。当苏麻喇姑把垫椅移来的时候，他顺从地坐了下来，竟然忘了朝仪，没有给永福宫的妃子谢恩。

“皇后要我来亲自告知睿亲王，清宁宫决意拥立皇九子福临继承皇位……”

多尔衮霎时间像遭到炸雷的轰击，蓦然从垫椅上站起，两眼闪着愤怒凶狠的目光，看着庄妃。

“睿亲王以为如何？”

多尔衮把头一仰，用一串恐怖的笑声，回答了庄妃的提问。然后，戛然收住笑声，大声问道：

“这是谁的主意？”

“大家的主意。”

“大家都是谁？”

“皇后、贵妃、淑妃、我、郑亲王济尔哈朗、肃亲王豪格、蒙古外藩诸王、朝鲜国王、内院学士和镶黄旗、正黄旗、正蓝旗、镶蓝旗、蒙古八旗的将士们。”

“你在撒谎！”

“要是撒谎，我就不会只身带着一个侍女，踏进你这睿亲王府。睿亲王，你战功赫赫，不假！你才智出众，不假！你文能治世，武能制敌，也不假！但你不能继承皇位。你残暴，大家怕你！你专横，大家惧你！你容不得人，大家不信任你！你与英亲王、豫亲王抱成一团，大家厌烦！肃亲王继位，你要自行其是，你若继位，自行其是的人更多，肃亲王、郑亲王、蒙古外藩诸王，都不会跟着你走！皇后思考再三，为了太祖、太宗创建的基业，只好委屈你了。”

庄妃的话，明确，简练，有力，一针见血，无丝毫含混。多尔袞听了，刺耳，愤怒，震惊，字字如刀，但又难以反驳。当他听到有那么多的人可能因他继承皇位而自行其是时，他的心颤抖了，震动了。他爱大清江山，他怕大清江山分裂，因为这个江山也有他的血汗啊！他要发展父兄的事业，要“入主中原”，但没有人跟着自己征战冲杀，能成为中原之主吗？在理智上，庄妃的话使他动心了；但在感情上，他感到屈辱，屈辱于这个女人的真知灼见，屈辱于这个女人的才智胆识，屈辱于一个六岁孩子的驾驭！如果这个女人借此而窃取皇位，那真是永世难以洗刷的奇耻大辱啊！这是绝对不能忍受的。

多尔袞压着怒火反讥道：

“你们就拥立一个什么事也不懂的孩子吗？”

“对。”

“他能治国吗？”

“暂时不能。”

“既然不能治国，为什么立他？难道要用南国唐朝武则天的伎俩，把爱新觉罗的天下，变成科尔沁博尔济吉特氏的天下吗？”

庄妃看着暴怒的多尔袞，微微摇了摇头，从容说道：

“话说清楚也好！科尔沁博尔济吉特氏一家，只要自己应得的利益，决不要爱新觉罗的天下。九百多年前，南国唐朝出了一个女人，叫武则

天，几百年来，大家一直骂她，像是天下的女人，都是武则天似的。其实，武则天也算一个能干的女人，她聪明颖达，才气横溢，性格坚韧，敢作敢当。在当皇后时，协助唐高宗也做了一些事情。可到光宅年间，她野心膨胀，竟然改唐为周，废了太子，自己当了皇帝，干了一件最愚蠢的事情。她晚年，专断独行，信用奸侯，任用酷吏，残害元老重臣，把天下弄得一塌糊涂，落了个千古骂名。你睿亲王放心，我没有武则天那么大的本事，也不干那样的蠢事。这天下，永远是你爱新觉罗家族的！”

多尔袞此时才完全明白，拥立皇九子福临继位的活动，已经在暗地里准备好了，包括肃亲王豪格在内，都参与了这个决定，说不定礼亲王代善也参与其事，阿巴泰肯定也是为了这件事回到盛京的。他感到自己很孤单，被人们蒙在鼓里出卖了。他恨眼前这个女人，更恨那些出卖自己的同盟者！他明白，要挽回这一切，为时已晚了，只有正白旗的战刀与马蹄，才能洗刷今天晚上所蒙受的屈辱。他把最后的希望，寄托在至今仍然没有消息的正白旗的身上。

“阿山啊！你们现在在哪里？”

回答他的，是庄妃清脆的声音：

“皇九子福临继位以后，皇后与我，都将深居宫闱，除参阅笺表外，决不过问朝政。皇九子年幼，将选用贤人辅佐，代行朝政。”

“贤人是谁？是豪格吧？”多尔袞讥讽地问道。

“不！是郑亲王济尔哈朗。还有你，睿亲王多尔袞。”

多尔袞听了，心头一愣……

这时，一阵杂乱的马蹄声停落在府邸门前，接着是战马的嘶鸣声。多尔袞听着，听着，突然发出几声冷笑，笑声可怕而瘆人，庄妃和苏麻喇姑都被这奇异的的笑声惊呆了。

王府长史阿努思慌忙闯进厅堂，向庄妃跪倒，大声禀报说：

“禀奏庄妃，正黄旗固山额真谭泰将军，带人到门口接驾。皇后有旨，请庄妃速回清宁宫。”

多尔袞失望了，精神颓靡了，头脑乱了。

庄妃站起，轻声说道：

“睿亲王，皇后的心意，我都说了。大主意还得你自己拿。”说完，在苏麻喇姑的搀扶下，大步走出了正殿。

在睿亲王府邸门前，庄妃让轿子停下来，拉开轿窗，神态轻松而关

切地对多尔衮说：

“还有一件事，忘了告诉睿亲王：东沙河、羊肠河洪水暴发，科尔沁援助连山、塔山的六千铁骑，也驻在广宁城的四周，还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离开呢！”说完，她关上轿窗，在谭泰的护卫下，消失在街巷的尽头。

多尔衮一切都明白了，绝望了。他呆呆地站在月光下，觉得一阵胸闷、心慌，太阳穴剧烈地疼痛起来。他双手抱着头，跌坐在门前的台阶上。

八月十四日子时的钟声响了，决定大清今后命运的一天到来了。

四十八 礼亲王代善射向对手的利箭，反而伤了自己

当庄妃与多尔袞在睿亲王府进行生死较量的时候，礼亲王代善向清宁宫发起了进攻。他把一份简单明了、以守为攻的笺表，放在皇后面前。

这份笺表是这样写的：

崇德八年八月十三日亥时，臣礼亲王代善，稽首顿首上言：

臣近日身体不适，头昏目眩，耳鸣之疾日重，似有失聪之危，而且思绪迟钝，心力不足。

即将召开的诸王贝勒会议，重大至极，上承太祖太宗之志，下启万代之业。一言之误，愧对先祖；一举之差，罪在社稷。乞皇后悯臣年老昏愦，免臣主持此次诸王贝勒会议之职。

臣无限衷心诚意之至，谨奉笺表跪奏以闻。

这是噘着嘴巴的撂台！这是斜着眼珠的要挟啊！清宁宫立时慌神了。淑妃脸色苍白；贵妃呆呆地瞪着一双大眼；六神无主的皇后，一面要谭泰立即去睿亲王府接回庄妃，一面派人召索尼进宫。她觉得，眼下除了谭泰，就是启心郎索尼可靠了。

启心郎索尼很快到了中宫，看了礼亲王的笺表，也沉思起来。皇后心急火燎地问道：

“你看大贝勒在这个节骨眼儿上，来了这一手，到底是什么意思？”

索尼忧虑重重地回答道：

“在臣看来，如果是礼亲王一个人的要挟行动，事情还可以挽回；如果是大贝勒与睿亲王、英亲王、豫亲王的联合行动……”

贵妃、淑妃更害怕了，皇后看着索尼，声音颤抖而急切地说道：

“你，你讲清楚一些！”

“臣认为，如果是大贝勒一人对拥立皇九子继位不满，因而拒绝主持嗣位会议，那还可以挽救。臣愿意立即去礼亲王府，先宽慰大贝勒，以消其胸中怨气，然后许以特殊条件，给予优异保证，此种僵局，还可以打破，至少可以得到缓解。至于这‘特殊条件’和‘优异保证’是什么？需要皇后面示清楚，臣才可以相机而行。这事说穿了，是礼亲王在敲皇后的竹杠啊！”

皇后舒了一口气，无可奈何地叹息道：

“这个大贝勒也真是的，有什么话，明说就是了，何必用这个办法呢！”

淑妃急忙问道：

“如果是他们的联合行动呢？”

“如果是大贝勒和睿亲王、英亲王、豫亲王商量后采取的行动，那事情就麻烦了。你们想，六个和硕亲王中，他们四个人反对拥立皇九子，我们的打算就会全然落空……”

皇后打断了索尼的话：

“有这个可能吗？”

“两红旗已公开站在多尔衮一边了，这很可能是大贝勒的有意安排。在即将召开的诸王贝勒会议上，他们可能先向清宁宫发起进攻，以消除多尔衮继位的主要障碍。”

皇后似乎一下子明白了礼亲王代善这份笈表的真正意图，脸色苍白了。贵妃、淑妃看到皇后神情的变化，心儿也战栗起来。

其实，礼亲王代善的这份笈表，只是为了保护自己而采取的一个逃避责任的消极行动。他认定，这次诸王贝勒会议，将是清宁宫与多尔衮的最后较量，清宁宫已经占有极大的优势。在这种情况下，一切责任和后果，都将搁在会议主持人的肩上。他明白，如果皇九子福临嗣位，永福宫的庄妃，将是大清的实际统治者，爱新觉罗的天下，将被科尔沁博尔济吉特氏所篡夺。这是他绝对不能允许的。但自己又没有力量制服这个野心勃勃的女人，连多尔衮也可能忍痛让步。因为清宁宫的特殊地位和科尔沁力量的结合，已经形成了左右大清去向的一股势力。他不能成为出卖父亲基业的主持人和签字人，只好以退让来保持自己的名节。他也知道，睿亲王多尔衮即使在这次会议上失败了，但决不会善罢甘休。他的孙子郡王阿达礼的分析很有见地，这天下迟早是多尔衮的。他不愿招惹多尔衮的怨恨，更不愿看到多尔衮在自己主持的会议上被庄妃击倒。他要对得起死去十七年的大妃阿巴亥啊！

礼亲王代善的笈表，就是在这样的心境下写成了，发出了。

历史上有许多事情，在开始时并不复杂，并不那么重要。可是，在各种人物的猜测、推断中，变得复杂和重要起来。在斗智斗谋的生死搏斗中，人们对待一件事情，总是要从事物的各种联系上去考虑，而且是只信其有，不信其无，如果疏漏一角，确有可能招致不可收拾的恶果。于是，多疑的推测出现了，复杂的方法产生了，斗争的规模扩大了，制敌的手段残酷了。礼亲王代善的这份笈表，也跌入了历史上这类事情的

历史上有许多事情，往往在不知不觉中，向决策者意愿的反面发展。向东边射出的利箭，往往会飞向西边；本来是用于制服对手的武器，往往会被对手利用而反制于自己。礼亲王的笈表，没有制服庄妃，反而帮助了庄妃，自己不幸地扮演了第一个挨打的角色。

庄妃离开睿亲王府，在返回清宁宫的路上，听了谭泰简要的禀报，便立即把礼亲王的擂台要挟和多尔袞刚才的表现，联系在一起考虑了。从多尔袞的笑声中，她觉得有一个阴谋正向她逼来，使多尔袞有恃无恐的不作退让。她当时认为，这个阴谋就是广宁城的正白旗。现在看来，还有这个主持诸王贝勒会议的大贝勒。正白旗的威胁已经消除了，如何消除眼皮底下这个威胁呢？

庄妃知道，今天的诸王贝勒会议，是决定胜负的战场，而自己又无权参加。作为会议的主持人大贝勒是个关键人物，只要他稍有表示，多尔袞就会一跃而居上风。她知道，这几天来的幕后活动，只是一种毫无保证的君子协定，不具有任何约束力。一份笈表，一点骚乱，一个事件，都可能使暗中的许诺完全落空。肃亲王豪格的许诺，完全是无可奈何中的一种无可奈何的选择，如果形势有变，也会随着变的。他何尝甘心放弃皇位呢！郑亲王济尔哈朗在多尔袞取得绝对优势之后，还能独立江心，抗拒这股急流吗？他为什么要为了一个根本不存在的希望而倾家荡产、丢官舍命呢？她想到那些无职无权的王公、贝子，那些手握笔杆、头脑异常灵活的内院学士……她知道，如果自己没有力量，没有制胜的把握，他们是不会跟着走的。诸王贝勒会议，表面上是众意拥立，骨子里不就是强者为王吗？

一个大胆的、大清几十年来不曾有过的方案，在庄妃的头脑里产生了：

首先拿礼亲王代善开刀。你不是上了笈表，以不担任主持会议之职来要挟吗？可以。但不是现在，而是在崇政殿里，在诸王贝勒、文武朝臣面前。庄妃决定用突然袭击的方法，让济尔哈朗接替代善主持会议，打礼亲王一个措手不及。

其次，用武力扶皇九子福临继位。硕托、阿达礼不是要把“黄袍”加在多尔袞的身上吗？为什么两黄旗不能把“黄袍”加在福临的身上呢？这里是两黄旗的地盘啊……

当轿子停落在凤凰楼外台阶下的时候，一套完整的应变措施，在庄妃心里形成了。

崇政殿里喇嘛与萨满超度皇太极灵魂的祈祷祝福声形成了高潮。庄妃知道，这阵高潮过后，皇太极的梓宫将移往三官庙，崇政殿要让位于诸王贝勒会议了。

“女人的弱点是什么？是心慈手软。手千万不能软啊……”

庄妃开始了对诸王贝勒会议的“超度”。

四十九 麝香粉、牛黄末和王妃阿尔桑的眼泪，引出了多尔袞痛苦的“自白”

多尔袞在庄妃面前，在控制盛京和皇宫的两黄旗面前，在科尔沁六千铁骑面前，头疼病发作了，跌倒了。当他被阿努思扶进自己的卧室，单独一个人躺在床上时，眼泪暗暗地流过耳边，打湿了黄绫软枕。

他已经服下了王妃阿尔桑从书房里取来的麝香粉和牛黄末，闭着眼睛仰面躺着。王妃阿尔桑静静地坐在床边，为他挥扇驱暑，用凉水冷却，用颤抖的心祈祷。

这是十九年来第一次看到多尔袞落泪啊！王妃阿尔桑虽然不知道多尔袞与庄妃的会谈情况，也不敢询问，但她看得出，多尔袞没有斗过庄妃。她心里十分焦急和难过，眼泪不断地滴落在衣襟上、手背上、床沿上，但又不肯哭出声来。多尔袞本来就嫌弃她的软弱，更何况在这个时候。痛苦而可怜的王妃阿尔桑啊！

八月十四日丑时的钟声敲响了。也许由于麝香、牛黄清热解毒、解痉定惊、通络醒神的药物功能，多尔袞的头疼慢慢地消失了，他的雄心壮志似乎也有些动摇了。经过这次猝然打击，多尔袞真的有些心灰意冷了：

“十多年来，杀啊，冲啊，拼啊！为了谁呢？为了向那个六岁的皇九子叩头称臣吗？皇太极像一块乌云，压在自己头上十七年，现在，又要被一个什么也不懂的孩子，压在自己的头上一直到死吗？勾心啊，斗角啊，声威震动八旗的‘墨尔根代青’竟然跌在一个科尔沁女儿的手里，真是难以忍受的屈辱！这大概是‘天意’的安排，不能忍受也得忍受啊！……”

多尔袞睁开眼睛，看见在惨淡的灯光里，阿尔桑坐在他的身边，为他流泪，为他担忧，为他受怕，眼睛都哭得红肿了。他的心软了，活了，动情了：

“这个女人长得丑吗？和她的妹妹——豪格的福晋阿尔寨——一样，都是难得的美人儿。眼睛是秀气的，容貌是动人的，皮肤是细嫩滑润富有弹性的。婚配后的头几年，有多少甜蜜的情愫至今仍然难忘啊……”

阿尔桑用羹匙把水轻轻放在多尔袞的嘴边。多尔袞睁开眼睛，凝神望着自己的妻子：

“她衰老了吗？没有，她才三十岁啊！因为不曾生儿育女，仍然保持着当年那轻柔娇美的体态和秀丽可人的姿色，只是性格软弱一些。难道

这也是不可原谅的缺陷吗？性格泼辣的女人，有什么好处？像永福宫庄妃那样的女人，不是更可怕吗？毕竟是十九年的夫妻啊，在自己最痛苦的时候，只有她，不记恨往日的不好，坐在自己的身边，喂水，喂药，挥扇和流泪啊……”

阿尔桑拿起凉水浸湿的手巾，轻轻地敷在额头上。

“争什么‘皇位’！入什么‘中原’！夺什么‘天下’！见鬼去吧！让那六岁的娃娃去争，让那些拜倒在庄妃裙子下的酒囊饭桶们去夺！和这个女人厮守在一起，过着清闲的日子，不也很好吗？”

多尔衮拉起王妃阿尔桑的手，轻轻地抚摸着，低声说道：

“不要紧的，现在好多了……”

就是这么一点爱抚，使王妃阿尔桑也经受不了了。近十年来，多尔衮的官越当越大，脾气越来越暴戾，荒唐的事情越来越多，对自己的态度越来越坏。每得一次赏赐，总要发一次酒疯，向自己身上使气；每纳一个新的福晋，总是三五个月不照面，照面之后，总是一阵冷言冷语。像这样的温柔和爱抚，是近十年来不曾有过的。她觉得，这是她婚配后头几年的多尔衮，今晚回到了她的身边。她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终于哭出声来，并且伏在多尔衮身上抽泣起来。多尔衮没有发火，也没有说话，只是用手抚摸着她的头发，为她轻轻地擦着眼泪，并不住地拍抚着她的肩头，要她不要抽泣。阿尔桑把脸贴得多尔衮的胸前，温柔而情深地说道：

“别和他们斗了吧！你这个病，就是因这而引起的。你看大贝勒礼亲王，整日待在府里，妻妾团聚，何等轻松；朝里的事情，不闻不问，开会时，有兴趣，听着，没兴趣，打个盹儿养神，不惹到自己的事，从不开口，就是惹到自己的事，也是从不着急发火。大贝勒今年都六十岁了，还是那么硬朗，不也挺好吗？”

阿尔桑没有想到，她这些温柔的安慰，却勾起了多尔衮性格中最为突出的因素——进取和争斗。

多尔衮在想：

“大贝勒代善，真的生活得‘挺好’吗？十七年前与皇太极争夺皇位失败以后，就处于可有可无的地位了。十七年来，用得着时，拿出来摆摆，让人们知道大贝勒还在；用不着时，谁理睬他呢？身为大贝勒，却像一个小厮一样，围着皇太极转，看着皇太极的眼色行事，时时提心吊胆地过日子。这是生活吗？这是活受罪！今后，多尔衮要是也像大贝勒那样活着，还不如死了痛快呢！”

阿尔桑只知道此刻多尔衮的爱抚是惬意的、舒心的，她并不知道多尔衮此刻在想些什么。她仍然在继续劝慰自己的丈夫：

“早点退出来也好，咱们没儿没女，为谁操心卖命呢！哪一个皇帝，不是今天倚重这个臣子，明天又倚重那个臣子，重用的时候，言听计从，失宠的时候，不都是替罪羊吗？”

这正是多尔衮所担心的。阿尔桑的宽慰，不仅没有消除多尔衮的疑虑，反而增加了他的恐惧。

多尔衮在想：

“如果从此一蹶不振，皇后、庄妃能相信自己吗？肃亲王豪格、郑亲王济尔哈朗能宽容自己吗？礼亲王代善、贝子硕托、郡王阿达礼能不落井下石，把一切罪过都推到自己身上吗？失去权柄的人，历来都是各种人物攻击的对象。公仇，私仇，谁分得清楚呢？又有谁去为你分辩呢？二贝勒阿敏、三贝勒莽古尔泰，他们失去权柄之后，人们都争着揭发他们的过失，而那些猪狗心肝的小人，争着罗织和伪造他们的罪状，谁还去回想他们过去的功绩呢！”

多尔衮抚摸着阿尔桑的双手，停止在妻子的双肩上，微微地颤抖着。阿尔桑错误地理解了多尔衮的心情，以为她深情的劝慰温暖了丈夫苦楚的心，便把脸紧紧地贴在多尔衮的胸口，低声娓娓地说：

“人心都是怎样长的，谁看得清楚啊？别的不说，就说咱们睿亲王府吧，你知道谁忠心可靠呢？伊罗根是你的护卫头目，谁敢保准他不出卖你？别看现时大伙祖宗亲爹似的敬重你，谁知道以后会怎么样？天底下，忘恩负义的小人多着呢，恩将仇报的坏人有的是，卖友求荣的奸人啥时都有。每当看到这些人向你弯腰点头，唯唯诺诺，总是一张笑脸时，我心里就发冷。过咱们的清闲日子吧，我整天陪着你，事事依从你。皇宫里的事情，我真有些看怕了，一时见不到你，我心里就发慌。”

妻子的话是真诚的，是出自内心的。这个软弱女人的心，也是柔软多情的。从她那紧贴在胸口上的热乎乎的脸上，那胆怯急促的气息里，那如泣如诉的声音里，多尔衮实实在在地感觉到了妻子的温情。他双手紧紧搂着妻子的双肩，却得出了一个与阿尔桑的希望完全不同的结论。

多尔衮在想：

“不能坐以待毙，不能任人欺凌，不能丢掉手中的权柄，不能让那些小人、坏人、奸人们把自己当作一架人梯，不能让那些仇人高兴，更不能让永福宫那个女人太得意了。多尔衮不是代善，不是阿敏，不是莽古尔泰。多尔衮是‘墨尔根代青’，是聪明王啊！要报复，要夺回今晚失去的一切。决不放过任何人，包括永福宫那个迷人的、才貌出众的、城府莫测的可怕女人！”

多尔衮抚摸着多情的妻子，思索着今晚在正殿里与庄妃的交锋，回想着庄妃的每一个神态、每一个眼神和每一句话。他知道，清宁宫还没有把自己的路完全堵死，在那鹿角宝座旁边，还给自己留了一个位置。

这是一个显赫而又屈辱的位置啊！

多尔衮在想着：

“要东山再起，就得占据这个位置，作为立足点，慢慢向那鹿角宝座迈步。这几步远的距离，需要度过多少个年月，需要耗费多少心血和精力啊！

“郑亲王济尔哈朗啊！拜倒在清宁宫那些女人裙子下的事，我也会！多尔衮干起来，会比你干得更漂亮、更干脆、更丰富多彩，更会赢得那些女人的欢心。你等着瞧吧！

“礼亲王代善啊！耍滑头的事，我也会！多尔衮会滑得冒油，滑得发亮，滑得令人看不出破绽，滑得惊天动地，震撼人心！你信不信呢？

“那些出主意拥立皇九子继承皇位的亲王、贝勒、大臣、学士啊！这一招，我也会！形势发展到这个地步，多尔衮会玩得比你们更花哨、更逼真，更能引起看客们的掌声和赞扬，更能取得清宁宫那些女人的信任。你们不服气吗？

“庄妃啊，感谢你没有把多尔衮脚下的道路完全堵死，还给我留下了一条生路。在这条路上，多尔衮会比以前更加隐蔽、更加小心，更加深谋远虑地向前走！当石破天惊的时候，你追悔吧！你咒骂吧！但已经来不及了。庄妃啊，你这迷人而可怕的女人！”

在多尔衮神思翻腾，盘算现在、窥视未来的思索中，寅时的钟声响了。星星隐去，天亮了……

五十 屈伸术的精彩表演

八月十四日凌晨寅时。月亮落下了，星星隐去了，大清门外两个高耸的哨亭上，发出一阵“呜呜”的螺号声。在雾蒙蒙的晨曦里，一队两黄旗的“特殊精兵”开进了大清门。

这队“特殊精兵”约摸二百人，由佐领以上的将校和他们的护军组成，年龄都在二十岁以上，一律着甲戴胄，挎弓佩刀。他们进入大清门后，迅速分成五个小队展开，极有计划地控制了大清门、左翊门、右翊门、崇政殿，并在崇政殿四周，按刀，张弓，挟矢，环立待命。一种突然的、紧张的气氛、刹那间漫遍了整个皇宫。

接着，哨亭上又响起了短促的螺号声，两黄旗将领谭泰、图尔格、图赖、鳌拜乘四匹火红大马在大清门的下马石前翻身下马，来到崇政殿前宽阔的台阶上。他们也都着甲戴胄，佩带利剑，神态异常肃穆。各队精兵中的负责将领，听到短促的螺号声，知道谭泰等将领已经到来，便以极快的速度奔到崇政殿前，在台阶下一字摆开，一共二十五人，全部是统领、梅勒章京、甲喇章京。

谭泰横目一扫，知道都到齐了，便放开嗓子说道：

“今天，是崇德八年八月十四日凌晨寅时，我们两黄旗将领，在这崇政殿前，对着天地神祇起誓。”

二十五名统领、梅勒章京、甲喇章京一齐在台阶下跪倒，谭泰、图尔格、图赖、鳌拜也跪倒在台阶上。谭泰率领大家盟誓：

“吾辈十七年来，食于太宗皇帝，衣于太宗皇帝。太宗皇帝养育之恩，与天同大。今诸王争位，互相倾轧，皇后皇子，处境险恶。乌知反哺，人知报恩，有皇子在，决不容外人篡位。若不立帝子，吾辈宁死从太宗皇帝于地下。”

谭泰领诵一句，大家复诵一句，群情激昂，喊声雷动，在雾蒙蒙、静悄悄的凌晨，如阵阵滚雷，炸裂了盛京的宁静。誓词诵完之后，将领们各自拔出腰刀，用刀尖划破自己左手的中指，让鲜血滴落在崇政殿前的台阶上下，以示对死去的皇太极的忠诚。

诸王贝勒会议的序幕就这样拉开了！

这时，皇后带着庄妃、贵妃、淑妃和侍女们来到中宫外边的神堂里，开始了虔诚的神祭。

神堂的正面墙壁上，有两个并列的圆殿。圆殿里供奉着两个神位，

一为朝祭之神菩萨，一为夕祭之神穆哩罕。圆殿上悬黄幡，挂纸帛。圆殿前置献案，献案中间置一青铜香炉，香炉两旁置红烛，香炉前置蜜饯三盘、打糕三盘、搓条特焊六盘。献案前设地毯，上置酒盏及肉食贡品。因为这次神祭不是大祭、报祭、月祭、元旦祭、翼日祭、背镫祭，所以没有掌仪司、司俎官、司祝、司香参加，一切祭仪事务，都由苏麻喇姑等几个贴身侍女代行。祭品也不齐备，但都是皇后亲手呈献的。皇后把一颗心献给了神灵，也献上了清宁宫的命运。

清晨卯时将到的时候，诸王贝勒、议政大臣、各旗固山额真和总管旗务大臣，都离开自己的府邸、家宅，或骑马，或乘轿，或步行；或抱着必胜的信念，或带着忧郁的心情，或怀着观望的态度，或揣着看热闹的好奇心，从盛京的各条街巷，有的急速，有的缓慢，有的冷冷清清，有的趾高气扬，拥向大清门，拥向这最后决战的崇政殿。

来得最早的是阿巴泰。这个从昨天返回盛京后，一直没有露面的饶余郡王，此刻特别威风。他着一件紫色朝服，显得高贵、威严而神秘，在二十名铁骑的护卫下，人欢马叫地从郑亲王府出发，奔过大街，穿过人群，马蹄“嗒嗒”地飞奔而来。警戒在大清门外的“特殊精兵”看见是阿巴泰的人马，都十分客气，一个年轻的统领，急忙迎至奏乐亭前，极有礼貌地对阿巴泰说道：

“禀奏饶余郡王，按照朝仪规定，任何人不得带领护卫进入大清门。谭泰将军有令，在大清门外的朝房里，专门为饶余郡王的护卫备有茶酒糕点，一来表示对王爷的欢迎，二来犒劳从战场回来的兄弟们。”

阿巴泰高兴了，纵声大笑：

“谭泰这小子真会办事！嘿，够朋友！”随即对护卫们把大手一挥：

“到朝房里喝酒去！别他妈的喝醉了，老子开完会，咱们就回塔山大营！”

在两名“精兵”的陪同下，阿巴泰兴冲冲、大咧咧地谈笑着，跨进大清门，向崇政殿走去。

礼亲王、大贝勒代善来了，他是乘坐着一台黄绫金顶红缎镶边八抬轿来的。既没有贝子硕托、郡王阿达礼跟随，又没有镶红旗固山额真叶臣陪同，显得有些孤单和冷清。当轿子走到距离大清门还有二十丈远的奏乐亭时，门前的“精兵”就厉声喝道：

“落轿！”

轿子落地了，代善从轿子里走出来。他着一件金银色朝服，显得富贵、华丽而矜骄，满脸怒气。那位年轻的统领已经站在轿前，大声说道：

“谭泰将军有令，战马到此停蹄，轿子到此落地，任何人不得例外。请礼亲王徒步上殿。”

代善心里十分不悦，很想训斥几句。当看到这位年轻的统领虽觉面熟，但又叫不出名字时，便把滚到嘴边的话咽了下去。是啊，保卫皇宫，保卫诸王贝勒会议是两黄旗的特权，理在他们手里。再说，这个统领，既然敢于挡驾，如果不是有谭泰的命令，这个人准是一个不知天高地厚的野种。皇太极手下这样的野种多着呢！与这种人说不出个究竟来，弄不好，还会招来更大的难堪。他摇了摇头，压住心中的怒火，迈着急促的脚步，走进了大清门。当他踏上崇政殿的台阶时，突然发现台阶上下，有两行散落的血痕，他的头“嗡”地一下乱了。也许他猜出了刚才在这里发生的事情，他的脸色苍白了，脚步有些踌躇了。当走上台阶时，腿肚子在微微发抖。

睿亲王多尔衮、英亲王阿济格、豫亲王多铎结伴而来，并且带着两白旗总管旗务大臣苏克萨哈和詹岱。多尔衮今天着黑色朝服，显得格外庄重，但庄重中似乎带有一些悲凄的神色。多铎着蓝色朝服，给人以沉静、清冷的印象。阿济格着一身戎装，戴一顶缀有红缨的软帽，显得更加剽悍和粗野。他们骑马而来，一路上无说无笑，缓缓而行，似乎都在马背上沉思，连战马也像是懒散了，马蹄的节奏，无力而散乱。到大清门外，他们下了马，散乱地向大清门走来。

在大清门门口，多尔衮突然发觉担任警戒的，不再是往日的士卒，而是两黄旗的将校，他的心紧缩了。他机敏地寻索一眼，发现在这里负责的，是前年攻打松山城楼时，立过大功的那个正黄旗护军统领。他明白，谭泰把手里的尖刀亮出来了。他再向哨亭上瞥了一眼，着甲戴胄的精兵们，一个个张弓挟矢，虎视眈眈，居高临下，那铁甲上的铜钉，那铜盔上的尖顶，那挟在弯弓上的箭镞，都在刚刚升起的朝阳的金辉里闪着亮光。他明白，这里是两黄旗的地盘，今天是两黄旗显示力量的时候，皇宫的一切重要据点，都被两黄旗控制了。他微微一笑，快步向前走去。

突然，身后传来喊声：

“请英亲王把短刀暂时留在这里！”

多尔衮停步回头一看，那个年轻的统领，站在阿济格的面前，目光炯炯地逼视着。

“短刀也不准带吗？”阿济格压着心头的怒火。

“不准。”

“谁的命令？”

“谭泰将军。”

阿济格火了：

“谭泰算个屁！老子是英亲王！”

“末将奉命行事，只知大清王法，只遵从谭泰将军的命令，其余一概不知！”

“老子要是不交呢？”

“末将不敢放行！”

“你敢！”阿济格大喝一声，抬脚向大清门闯去。站在旁边的二十名精兵，“嗖”的一声抽出腰刀，一字摆在阿济格的面前，挡住了他前进的道路。苏克萨哈和詹岱疾步上前，拉住阿济格，多铎上前取下阿济格的短刀，低声说道：

“这是朝仪规定，你带这干什么？尽惹闲气生！”

阿济格自知无理，从多铎手里抓过短刀，扔给了年轻的统领：

“老子这把刀值五万两黄金，交给你啦！”

年轻的统领伸手接住飞来的短刀，极有礼貌地说道：

“就是值十万两黄金，皇后也赔得起。英亲王，请！”

站在阿济格面前的二十名精兵，收回腰刀，迅速散开，阿济格发出几声叫骂，走进了大清门。

多尔袞看着，没有说话，摇了摇头，快步向崇政殿走去。

肃亲王豪格来了。因为肃亲王府距离皇宫很近，他是徒步走来的，跟随他的，有正蓝旗固山额真何洛会、总管旗务大臣杨善。他今天穿一件灰色朝服，显得十分朴实，在这朴实中似乎含有一种黯淡，使他那高大的身躯显得有些平凡了。两天没有见面，肃亲王像是老了许多，那蓬勃豪爽的气概，那坦荡朗朗的笑声，似乎都减弱了、消失了。但步履还是那样的轻捷，举止还是那样的从容不迫。当他走到奏乐亭前，那位年轻的统领跑步迎了上去，正要向他下跪请安，被豪格双手拦住。年轻的统领走到豪格身边，轻声说道：

“两黄旗将领，都很惦念王爷的身体，向王爷请安问好！”

“谢大家了。”

“谭泰将军让末将禀奏肃亲王，皇后和庄妃也十分惦念王爷。”

“谢谢！”

当豪格踏进大清门时，二十名精兵列队恭立两旁，一齐抱拳弯腰，以示敬重。豪格心头一热，连忙抱拳还礼，但鼻子有些发酸了，眼泪几乎滚了出来。他忍住了，惨然一笑，大步向崇政殿走去。

在战马的嘶鸣声中，郑亲王济尔哈朗和启心郎索尼来到大清门。济尔哈朗穿着一件红色朝服，显得火红而坚定。索尼穿着一件黄色朝服，显得诚挚而干练。在互为突出、互为衬托中，都显得十分愉快而又信心十足。济尔哈朗四十多岁，索尼三十多岁，年龄上鲜明的差距，显示了力量的衔接。他们在大清门外的奏乐亭前下了马，把马缰扔给了跟随的护卫，大步流星地走进了大清门。谭泰和图尔格从崇政殿迎了出来，互相拱手之后，并肩走进了崇政殿。

八月十四日卯时的钟声敲响了。诸王贝勒会议就在这钟声中宣布开始。

崇政殿里的一切布置，都是按照努尔哈赤生前召开诸王贝勒会议的传统规定摆设的。大厅正中，是一幅巨大的龙旗，旗下一张长条桌案上，摆放着一个巨大的香炉。龙旗是八旗共同尊奉的神物，不论皇帝、亲王、贝勒，在龙旗下，都必须保证绝对的忠诚和服从。这或许是远古时代“图腾”遗俗还没有在落后的满族中完全消失，或许是努尔哈赤巧妙地利用了这个远古的遗俗来统治他的臣民，使龙旗成了大清最神圣的象征。在香案之前，背靠龙旗，摆放着一把紫檀木高背靠椅，比别的座椅高出一尺，是会议主持人的座位，以便居高临下，通观全局。两旁设有六把座椅，是和硕亲王们的位置。这是会议的权力中心，一切重大问题的最后决定，都取决于这些椅子上的主人。大厅左侧，是镶黄旗、正黄旗、正红旗、镶红旗的位置。大厅右侧，是镶白旗、正白旗、正蓝旗、镶蓝旗的位置。大厅下首，是议政大臣们的座位。

在卯时的钟声中，人们入了座。礼亲王代善犹豫起来。他上呈的笺表，清宁宫至今没有批复，也没有任何表示，还是自己主持这次会议吗？对权力的追逐和留恋，使他在一阵犹豫之后，仍然坐上了那把紫檀木高背靠椅。他的左边，空着一个座位，接着是睿亲王多尔衮、肃亲王豪格；他的右边，是郑亲王济尔哈朗、英亲王阿济格、豫亲王多铎。在正黄旗的位置上，坐着固山额真谭泰、总管旗务大臣鳌拜；在镶黄旗的位置上，坐着固山额真图尔格、总管旗务大臣图赖；在正红旗位置上，坐着固山额真硕托、总管旗务大臣巩阿岱；在镶红旗位置上，坐着固山额真叶臣、总管旗务大臣阿达礼；在镶白旗位置上，坐着固山额真英俄尔岱、总管旗务大臣苏克萨哈；在正白旗位置上，坐着总管旗务大臣詹岱，固山额真阿山未到；在正蓝旗位置上，坐着固山额真何洛会、总管旗务大臣杨善；在镶蓝旗位置上，因固山额真与总管旗务大臣都在连山前线，坐着饶余郡王阿巴泰。

阿巴泰是第一次参加这样的会议，眼睛不停地东张西望，觉得很有意思。当他看到两黄旗与两白旗各据一方，两红旗与两蓝旗对面向时，心里叨咕着：今天准有好戏看，说不准要来一场武打呢！他觉得不

公平的是，镶蓝旗的座位上只有他一个人，在力量上让两红旗占了上风，心里骂道：“妈的，阿达礼都坐了正位，老子还是个假的！”

大厅里鸦雀无声，静静地等待着启心郎索尼来宣谕皇后的懿旨。

钟声停了，索尼走进了崇政殿，身后是两个年老的太监，手托着金盘，盘上放着皇后的懿旨。

人们肃然起立，恭敬待命。索尼从金盘里拿起第一道懿旨，大声宣谕：

奉天承运。崇德八年八月十四日卯时，皇后懿旨：念礼亲王代善，年老力衰，不胜操劳，恩准本人八月十三日亥时呈表请求，免去主持诸王贝勒会议之劳。特命郑亲王济尔哈朗主持嗣位会议。

突然的、霹雳的一击，使代善目瞪口呆了。突然袭击啊！难以容忍的屈辱啊！狠毒阴损的女人啊！人们的目光一齐投向坐在紫檀木高背靠椅上的代善，他颤巍巍地站起，脸色苍白，慢慢地挪动脚步，从高椅上走了下来，跪在地上，声音发抖地说道：

“臣礼亲王代善，承蒙皇后恩准。稽首顿首，不胜感激！”他叩首触地，久久没有抬头。

人们明白：礼亲王失宠了，这是清宁宫发出的第一个讯号。两红旗固山额真叶臣和总管旗务大臣巩阿岱更清楚，这是他们跟随硕托、阿达礼拥立睿亲王付出的代价。硕托、阿达礼此刻已被这突然的打击弄蒙了，痴呆呆地看着从地上爬起来的老人，心里不由得悲怆起来。而多尔袞、阿济格、多铎，却用仇恨的目光看着代善：老滑头又耍滑头了。

代善接过懿旨，无力地回到自己的座位上。他的腰有些佝偻了，显得矮了许多。

济尔哈朗快步走到索尼面前，双膝跪倒，大声谢恩：

“臣郑亲王济尔哈朗，遵奉皇后懿旨，主持嗣位会议，誓以公心，报效朝廷，不负先祖，不负大清。”

他接过懿旨，登上了紫檀木高背靠椅。

索尼大声喊道：

“焚香明志！”

这种仪式，是努尔哈赤天命六年（1621 年）正月十三日创立的。他企图以此来阻止和消除诸王贝勒、儿孙子侄之间的夺位斗争。二十多年来，这种“焚香明志”的办法，不仅没有使皇宫里夺位的残酷争斗消

失，反而使它披上了一层色彩斑斓的外衣，神灵成了这个争斗的庇护人和裁决人。而这燃起的香火，却成了这个争斗公开展开的讯号。

依照索尼的喊声，济尔哈朗、代善、豪格、多尔袞、阿济格、多铎等恭立于香案之前，各旗固山额真和总管旗务大臣恭立于和硕亲王之后。因为镶蓝旗固山额真和总管旗务大臣都没有参加会议，由旗主贝勒济尔哈朗指定阿巴泰代表镶蓝旗参加这一仪式。济尔哈朗焚香三炷，众人一齐跪倒，济尔哈朗对着龙旗明志。誓词是：

蒙天父地母垂佑，承太祖太宗神威，吾辈励精图强，誓与明朝争锋。今议立嗣君，从公从众，有暗藏私心者，天神罪之！有觊觎皇位者，天神诛之！有为祸作乱者，天神灭之。焚香明志，天神察而鉴之。

在济尔哈朗信誓旦旦的过程中，多尔袞知道阿巴泰就跪在自己的身后，他觉得极不舒服，心里暗暗骂道：

“这头乱踢乱咬的骡子，确实被清宁宫收买了。今天，还不知道要干出什么事来！”

香烧过了，誓发完了，良心交给天神了，各人回到自己的座位上，争斗开始了。

索尼从另一个太监托举的金盘里，拿起皇后的第二份懿旨，抛出了清宁宫关于嗣君人选的意见：

奉天承运。崇德八年八月十四日卯时，皇后懿旨：遵奉太祖皇帝遗训，嗣位人选，交由诸王贝勒会议议决。愿诸王贝勒，从公从众，同心谋国，择其能从谏而德行宽厚者，嗣承皇位。

清宁宫审时度势，思虑再三。太祖创立的基业，万不可因萁豆之争而瓦解；太宗灭明之宏愿，万不可因阉墙之斗而落空。一人之才有限，众人之谋无穷。太宗有皇子在，择其一而立之。如何？从众议而定。

索尼宣谕完毕，将懿旨交给济尔哈朗。太监们即离开崇政殿。

济尔哈朗环视大厅，神态庄严地说道：

“皇后懿旨，昭示已明，大家认为如何？”

大厅里死寂一样的沉静，没有回答，也没有喧哗，连呼吸也似乎停止了。济尔哈朗巡视着每个人：

代善盛怒而绷得很紧的脸；

多尔袞阴险而带有嘲弄的脸；

阿济格狰狞而煞白的脸；

多铎阴沉而沉思的脸；

豪格痛苦而凄楚的脸；

议政大臣们惶惶而无所适从的脸。

济尔哈朗的心有些慌了。这长时间的沉默，意味着疑惑的增长，如果这个疑惑是针对皇后的懿旨来的，一旦爆发，将是不可收拾的。他把注意力放在鲁莽粗野的阿济格身上，这个对清宁宫一直抱有敌意的英亲王，很可能是冲向清宁宫的发难者。

坐在门口的索尼也有些紧张了，他以目光频频示意给阿巴泰，希望阿巴泰率先发言，打破这紧张的沉默，争取首倡之利。但这位性情坦率的饶余郡王，理解错了他的意思，朝他点了点头，把到了口边的话，又咽了下去，神情不安地硬是憋着。弄错了意思的饶余郡王啊！

沉默啊，沉默！礼亲王代善在沉默中憋不住了。这道懿旨，不就是在暗示皇九子福临继位吗？不就是要庄妃掌权吗？这是绝对不行的！几天来压在心底的怒火，和刚才受到的屈辱交织在一起，烧毁了他性格中的犹豫、淡漠，也烧毁了他细致周密的思考。他拍案而起：

“清宁宫这道懿旨嘛？……很好！”

这几个字，不是说出来的，完全是号出来的，是用反话叫出来的，声音尖利得完全破哑了。加上火气很盛，把脸烧得通红。这言语神态，使济尔哈朗担心，使多尔袞高兴，使内院议政大臣们惊愕了。年老的大贝勒啊，哪里来的这股劲呢！

“懿旨上不是说‘太宗有皇子在，择其一而立之’吗？这很好，我同意！我选择了肃亲王豪格……”

济尔哈朗一颗心放下了，皇后的懿旨在代善的强烈不满中得到了确认。这个年老的头羊，在稀里糊涂中，把会议引向了庄妃谋划的道路。多尔袞心里更怨恨了：出卖！糊涂的出卖！出卖了十七年来仅剩下的一颗软弱的良心啊！

代善高声地继续说道：

“太宗皇帝十一个儿子，早夭三个，剩下八个。这八个皇子谁配？只有肃亲王豪格！他是太宗皇帝的长子，征战十多年，大清的江山中，也有他的一份功劳……”

阿济格暴怒了，忽地站起，大喝一声，打断了代善的讲话：

“啊！功劳，谁没有功劳？就他一个肃亲王吗？老子的功劳也不

小！”

代善被阿济格雷鸣般的吼声震住了，也清醒了。他忽然意识到自己的一番话可能得罪了多尔衮。他斜眼向多尔衮看去，那铁青阴毒的脸使他战栗，他觉得自己说得太多了，便坐了下来。

多铎知道阿济格是讲不出什么道理的。在阿济格声威震动大厅之后，他暗暗用手拉了一下英亲王的后襟，随即站起来，接着阿济格的话题说道：

“功劳，谁都有的。打了几十年的仗，能没有功劳吗？可今天不是摆功会，是议立嗣君。为了不使太祖创建的基业瓦解，为了不使太宗‘入主中原’的宏愿落空，谁来嗣位，会议应审慎议处。两白旗早已呈笺表给清宁宫，如果肃亲王嗣继皇位，两白旗将士俱无生存之地，我们断难同意。如今天会议强行拥立，两白旗被逼无奈，只好……”

多铎突然把话收住，注视着大厅里人们的反应。

大厅里的气氛紧张了，沉静了，都在等待着多铎咬住不发的话，尤其那些不知道近日情况的议政大臣们，都睁大了眼睛等待着。

济尔哈朗看着多铎，平静从容地说道：

“大厅议事，各尽所言，不必有所顾忌，更不必有所隐藏。豫亲王尽可明言直说。”

“两白旗将领被逼无奈，只好自行其是。一切后果，当由今天会议的主持人负责！”

多铎的话，像滚雷炸裂，使年老的议政大臣们瞠目结舌了，原本那种置身事外的心绪，刹那间消失殆尽，被惊慌不安所替代。如果大清分裂散架了，他们到哪里议政啊！

贝子硕托跳了起来，大声喊道：

“我们两红旗也反对拥立豪格……”他突然发觉父亲代善看着他，话儿卡壳了。

济尔哈朗笑了，他故作惊讶地问道：

“噢！礼亲王拥立豪格，贝子硕托反对拥立豪格。叶臣，你们两红旗到底是什么态度？”

叶臣看着礼亲王，没有回答。

“巩阿岱，你说呢？”

巩阿岱看着礼亲王，也没有回答。

硕托急眼了，大声喊道：

“阿达礼，你说，是不是咱们两旗一块商定的？”

不等阿达礼回答，肃亲王豪格从椅子上站起来：

“用不着阿达礼说话，用不着今天会议的主持人负责，两白旗将领也不必自行其是。我德小福薄，不堪继位……”

豪格主动退让了，人们更加疑惑了。

“说得明白点，我从小好玩，只知使枪弄棍，不知读书写字，肠子没有弯成麻花，心里没有长出眼睛，脑袋里没有生出马蜂窝，能嗣承皇位吗？不能！也不敢！没有那么大的能耐。请大家另择贤能，别在我身上做题外文章。对皇后的懿旨，我不会反话正说，卖假藏真，一句话，从心里赞成！”

豪格的话是真诚的，也是沉痛的，引起了人们的同情。阿巴泰高声喊道：

“痛快！痛快！肃亲王不愧是一条硬铮铮的汉子。”

豪格走到济尔哈朗面前，神态诚挚地说道：

“郑亲王主持今天的会议，我很放心。你的裁决，正蓝旗定然依从。如果有人反对皇后的懿旨，窃取皇位，正蓝旗也会自行其是的。”说完，离开了大厅。

豪格态度的突然改变，是代善、阿济格、多铎完全没有预料到的，也使议政大臣们十分震惊。除了谭泰和济尔哈朗外，只有多尔袞明白，庄妃确实把一切都安排好了。看来，任何反对都无济于事了。

代善在诧异之后，突然觉得，豪格可能是有意为皇九子让路。他清醒了，要阻止庄妃掌权，现在惟一的希望，就是拥立多尔袞。他决定作最后一搏，扶多尔袞上台。

鲁莽的阿济格看到豪格离去，以为时机到了，便大声喊道：

“走得好！早就应当走开！皇子中除了豪格，还有哪一个能端上席来？不是他妈撒尿的孩子，就是连马都骑不稳的软胎。皇子中没有当皇帝的材料，别人就不能继位吗？我看睿亲王多尔袞就行！论功，谁能比？论韬略，哪个有？论领兵打仗，连皇太极，啊，连太宗皇帝也服他七分。多尔袞最有资格继承皇位！”

代善急忙站起，向多尔袞拱手说：

“睿亲王若肯继位，实属大清之福……”

阿巴泰猛然站起，大声喊道：

“福个屁！多尔袞要是当了皇帝，我们这些王公贝子，都得用绳子把脖子扎起来！”他推开窗子，朝窗外的王公贝子们喊道：

“你们说，这他妈的行吗？”

窗外的王公贝子们大声附和起来，乱喊乱叫，反对多尔袞继位。带头的是努尔哈赤的第十一子巴布海——无职无权的镇国将军。

接着，大清门外也腾起了海潮般的喊声，“立帝之子”的声浪跟着王公贝子的叫喊向崇政殿涌来。

代善惊慌了，阿济格蒙了，多铎不知所措了。多尔袞望着窗外的巴布海，眼睛红了，牙关咬得“咯咯”响……

在“立帝之子”的喊声中，环立在窗外的两黄旗精兵，张弓挟矢，直指大厅。

代善气得浑身发抖，大声喊道：

“这成什么体统！他们要干什么？”

阿巴泰站在窗前，顶了一句：

“你耳朵聋了，他们要立皇子！”

阿济格大声呼喊：

“这是武力威逼！是造反！郑亲王，你为什么制止？”

不等济尔哈朗回答，镶黄旗固山额真图尔格迎了上来：

“如果这窗外是从广宁城入京的正白旗，英亲王，你说，正白旗的将士们，会这样斯文吗？”

阿济格一惊，说不出话来。

图尔格指着崇政殿外张弓挟矢的精兵，继续说道：

“他们在大清门外呐喊，在崇政殿外警戒，没有闯入会场，算什么威逼？他们要求‘立帝之子’，算什么造反？造谁的反？两黄旗旗主贝勒太宗皇帝驾崩，两黄旗将士有话向谁说去？又有谁肯听？你们在大厅里吆三喝四，他们就不能在远处喊几声吗？”

这时，两黄旗二十五名将领，着甲佩剑，来到崇政殿门口。领头的，是镶黄旗护军统领塔胆。塔胆是昨夜付出五千两白银的罚金放出来的。塔胆一脚跨进门槛，厉声说道：

“两黄旗全体将领，向诸王贝勒会议申明态度：十七年来，我等食于太宗皇帝，衣于太宗皇帝，太宗皇帝养育之恩，与天同大。若不立帝子，我等宁死从太宗皇帝于地下。”

这决斗的架势，这不屈的决心，这忠于皇太极的情感，在汉族文化和封建伦理日益渗入满洲贵族和皇宫的年月里，使许多人感动了，连粗鲁坦直的阿巴泰也受到感动。他想起皇太极对待自己的种种好处：宽容、信任、重用、赏赐、封王……他大步走到塔胆身边，大声说道：

“镶蓝旗将士派我连夜回京，就是为了向太宗皇帝表示忠诚。镶蓝旗誓与两黄旗站在一起，如不立帝子，宁死从太宗皇帝于地下。”

阿济格泄气了，多铎沉默了，代善退却了。代善结结巴巴地说道：

“我，我有些头疼，我，告退！”说完，站起欲走。

塔胆看着代善，笑了一笑，含蓄地说道：

“大贝勒，你出得了这崇政殿，怕是出不了大清门！大清今后的路怎么走，还得靠你大贝勒说句话呢！”

代善颓然地坐在椅子上。

多尔袞等待的时机到了，他故意咳嗽一声，然后从容站起，用锐利的目光向大厅扫了一圈，发表了一篇为后世人们称赞的讲话：

“有人猜度我多尔袞要继位。不错，我想过，但现在有一个人比我强，比我得人心。我退让，我诚心地拥立他！”

大家惊愕了，茫然了。

“有人拥立我多尔袞继位。不错，有这么一些人。他们只看到我的长处，没有看到我的短处，更没有看到我们大清已经出现了一个最孚众望的嗣君。我请求拥立我的人，不要再把我向火炉上推！”

刚林、苏克萨哈、詹岱、硕托、阿达礼等都糊涂了。

“太祖皇帝为我们大清立了这样一个规矩，大家坐在一块，择贤而立，说也好，叫也好，骂也好，只要能把贤者扶上皇位，为什么一定要斯斯文文地咬文嚼字？要拥立多尔袞也好，要拥立豪格也好，要拥立大贝勒也好，都是可以讲的。只是当一个比我们大家都强的贤者出现时，我们都应当收回自己的摊摊，扔掉自己的成见，大家抱成一团，拥立这个贤者继位。”

大家都被多尔衮这一段话打动了。多么知情知理的睿亲王啊！多么坦率为公的多尔衮啊！尤其在刚刚爆发了一场你叫我喊、刀光剑影的争吵之后，睿亲王的心胸显得更为宽广。他的心境竟然是如此的冷静，他的目光竟然是如此的深远！议政大臣们都感动了，连阿巴泰、塔胆和二十五名佩剑而立的两黄旗将领也有些愕然了。多尔衮抓住了人心，控制了崇政殿里的气氛。

多尔衮突然提高嗓音说道：

“这个最孚众望的贤者是谁？是皇九子福临！”

大厅活跃了，人们蠕动了，两黄旗将领收回了利剑弓矢。

多尔衮一口气讲了下去：

“他，天资聪颖，性情宽厚，敏而好学，爱民尊老；他，仪表秀灵，举止超众，通晓满、蒙、汉语言文字，酷爱弓马兵书，志趣高大，从谏如流；他，年仅六岁，如果我们这些老臣老将，忠心辅佐，定能‘入主中原’，夺取明朝江山！”

会场沸腾了，两黄旗将领们笑了。多尔衮赢得了人心。

英亲王阿济格、豫亲王多铎，脸色变青了，眼睛冒血了。礼亲王代善完全茫然了……

贝子硕托、郡王阿达礼突然拍案而起，大声号叫，向郑亲王济尔哈朗提出了质问……

索尼疾步跨进神堂，打断了皇后、庄妃、贵妃、淑妃和侍女们的祈祷：

“皇后，皇九子继位之事受阻。”

神堂震动了，后妃们惊慌了，虔诚的祈祷变成了沉默的恐惧。

“郑亲王对硕托、阿达礼、英亲王、豫亲王再三申明：皇九子继位之后，清宁宫除按祖制参阅笈表外，决不参与朝政。可他们不信，礼亲王提出：清宁宫必须做出保证。”

皇后着急了：

“那就下一道懿旨，示知满朝文武，皇九子继位后，清宁宫不再参政……”

庄妃急忙阻止：

“皇后，这样的懿旨万不能下！这道懿旨一出，咱们的手脚，就被他

们全然捆住了。那时，用什么对付这些和硕亲王？不说咱们的性命全捏在他们手里，就是大清的命运，也是他们一句话。决不可让他们乱蜂为王！”

皇后、贵妃、淑妃这才明白了和硕亲王们这一招的厉害，索尼也捏了一把冷汗。老奸巨猾的礼亲王啊！

索尼神情紧张地说道：

“贝子硕托、郡王阿达礼，在会上一一直坚持拥立多尔袞，不肯让步。如果我们做不出保证，多尔袞也许会借机继位的。”

皇后挣扎而起：

“这可不行！我去崇政殿，亲口对他们作个保证……”

庄妃急忙拦住皇后：

“皇后屈尊前往，抬举了他们！他们不是要‘保证’吗？我给他们！”

庄妃举手解开头上乌黑油亮的发丝，用手一捋，直铺在胸前，然后取出腰间的短刀，一挥而断，抬手扔给了索尼：

“这总可以了吧！告诉和硕亲王们，皇九子继位后，庄妃立即深居宫闱，决不临朝参政！”

皇后、贵妃、淑妃落泪了……

索尼双手捧着庄妃的发丝，心跳得说不出话来，急忙转身，走出了神堂。皇后突然抱住庄妃哭了起来，引得贵妃、淑妃也失声痛哭。

庄妃扶着皇后宽慰地说：

“有皇后这棵大树在，清宁宫和皇九子就安稳了……”她声音哽咽，说不下去，伏在皇后的肩上，也失声地哭了。

发丝！在古老的风习里，与人体的四肢一样，都是父母的精血，因植于头顶，所以，与头同观。结“发”为夫妻，赠“发”以留别，断“发”以明志，甚至有时“以发代首”。今天，在和硕亲王们的逼迫下，为了皇九子能够继位，为了保住清宁宫的权力，庄妃在别无选择中做出了这样的“保证”。今后，她的才智，她的壮心，她的年华，她的母爱，她那婀娜多姿的身躯，都将在这清宁宫的宫闱里，默默无闻地消磨掉。熟知她的姑母，能不伤心吗？了解她的贵妃、淑妃，能不胆寒吗？况且，她是她们的依靠。再说，谁能肯定，庄妃做出“保证”就一定能使皇九子登上皇位？

清宁宫在惋惜与忧虑中流着眼泪。

“子以母贵”，这是皇宫里一幕悲剧的欢快序幕，皇九子福临才六岁，有文治武功吗？没有。有超人的本领吗？没有。有驾驭群臣的威严吗？也没有。他有什么呢？他有一个永福宫地位显赫的母亲，才貌兼优的母亲，为皇太极宠爱的母亲。于是，他一跃而居于其他皇子之上，成为皇位的竞争者。而最后为他牺牲一切的，也是这个母亲啊！

“母以子累”，才是皇宫里这一幕悲剧的真正结局。当年努尔哈赤曾遗言多尔袞继位，不也在同时遗诏，令多尔袞的母亲、大妃阿巴亥殉葬吗？丈夫对妻子尚且如此，更何况这些心怀怨恨的和硕亲王呢？

庄妃哭了，但她没有忘记崇政殿里的争斗，没有忘记诸王贝勒的用心，更没有忘记心腹大患的多尔袞。她割下了“发丝”，但头脑没有昏沉，壮心没有消退，没有在诸王贝勒的压力下屈服，也没有在古老风习的深渊里沉没。她要反抗，要奋争，要保护自己的儿子，要夺回失去的一切。她确信，割断的发丝会重新长起来，如同科尔沁草原上的野草一样，春风一吹，又会绿遍原野。

突然，大清门外哨亭上的螺号吹响了，接着是沸腾的、卷地而起的欢呼声。随后，震耳欲聋的鞭炮声，在大清门、右翊门、左翊门接连响起。皇宫震动了！镶黄旗护军统领塔胆，在螺号声、欢呼声、鞭炮声中跑进清宁宫。他边跑边喊地闯进神堂：

“皇后，皇九子继位了……”

五十一 碧海青天，跳动着一颗嫦娥心.....

福临即将继承皇位的通告，当天晚上就以快马飞笺送往八旗各营、蒙古各部、朝鲜国王和大清各地的都统。大清的中枢神经，经过一阵剧烈的痉挛疼痛之后，稍稍地平稳了。清宁宫保住了原有的地位，诸王贝勒保住了原有的权力，郡王、贝子、王公保住了原有的特权。表面看来，什么也没有变，只是皇太极消失了，福临出现了。

今晚，天色极好，碧空瓦蓝，深邃无垠。在月光中，星星懒散了，迷醉了，躲进遥远遥远的碧海深处，把这晶莹宁静的夜空，让给了明亮清爽的圆月。

庄妃坐在永福宫的窗前。她吹灭灯光，茫然地望着东升的明月。一种孤独清冷的感觉蓦然浮上心头：

“皇太极离去了！那高大的身影，那朗朗的笑声，那暴烈的呼喊，那刚毅的神情，那叱咤风云的一生，都消失在这茫茫的轻云青烟之中，不留丝毫踪迹了。留下的，是赞扬、咒骂、怀念、怨恨、追索不尽的回忆、雄踞关外的江山和这些冷清寂凉的清宁宫.....”

清宁宫此刻无声无响。皇后、贵妃、淑妃似乎很快地忘记了六天来有增无减的惊慌和恐惧，安然地入睡了。

“今后，坐在大清这驾马车车轱辘上的，就是六岁的福临啊！怎样才能使这驾马车飞奔起来？诸王贝勒看着，八旗将领看着，明朝的崇祯皇帝看着，宁远城里的吴三桂看着。瘫痪不前的马车能维持几天呢？一阵急风暴雨，就会使马毙车倒的.....”

圆月挂在永福宫的窗口，清凉的月光洒了进来，照亮了桌案，照亮了帐幔，照亮了闪光的梳妆台，把庄妃抚抱起来。

“啊！残酷的宫廷争斗，虽然暂时平息了，但已是血渍斑斑、伤痕累累了。清宁宫与诸王贝勒之间、诸王贝勒互相之间的裂痕仍然在滴着血啊！心怀不满的大贝勒、野心勃勃的多尔袞、忍受委屈的肃亲王、沉静不露的多铎、满怀杀机的阿济格，都在瞪着带有血丝的眼睛，虎视眈眈地对峙着，都在准备着再一次更加凶狠的厮杀.....”

“历代帝王在这饿狼争食的境遇里，都是以快刀斩乱麻的霹雳手段，扶其一而杀其众，以血流成河的代价，换取日后的安宁，以千秋唾骂的残忍，为后世子孙着想。汉高祖刘邦不就是这样吗？黄袍加身的宋太祖赵匡胤没有用刀，但他用酒解决了这一难题，谁能保准他在酒里没有下毒药呢？六岁的福临能像刘邦那样吗？他在诸王贝勒眼里，只是神台上一个能出气的偶像，敬的人多，信的人少啊！他能像赵匡胤那样吗？他

就是真的设酒摆宴，和硕亲王们也懒得来啊！”

圆月升到中天，落低了，走近了，挂在凤凰楼飞檐的屋角上。月宫里的一切都显得清晰了。桂树？玉兔？琼楼？玉宇？那是嫦娥吧，你在说什么？难啊！连夫妻也难得同心，何况诸王贝勒呢？庄妃感到一阵凄凉，心不禁发抖了。

“是难啊！皇九子福临就是在赞成与反对、拼搏与观望、投靠和出卖中，在钩心斗角中，在为自身利益的追求中登上皇位的。‘权力重新分配’的事，随着福临的继位提出来了。有功的，瞪着眼睛看着；有过的，斜着眼睛看着；无过无功的，眯着眼睛看着。诚然，洞察奥秘的索尼、暗里献策的范文程、奔走联系的郑亲王、忠心耿耿的谭泰和塔胆、让出皇位的豪格、星夜奔回的阿巴泰、千里驰骋的科尔沁铁骑，他们都没有公开提出来。但这还用公开提出吗？‘新皇即位，大封功臣’，已经是自古相传的定格了。是应该重赏大封啊！让这些忠勇有功之臣掌握更大、更多的权力，不仅是对他们功劳的报答，也是巩固皇位不可缺少的啊！所谓‘一朝天子一朝臣’，谁不需要自己的人马保驾呢！可礼亲王代善能服吗？睿亲王多尔袞能服吗？从英亲王阿济格、豫亲王多铎手里夺去兵权，他们能交吗？这样一来，不又是一场厮杀吗？可是，不重赏有功之臣，郑亲王、索尼、谭泰、阿巴泰等又该怎么想呢？以后，还有谁会死心卖命地保护皇九子福临呢？……”

圆月已爬过凤凰楼，把一道黑幕挂在永福宫的窗前，嫦娥躲开了，不见踪影了，折射的月光，从中宫金黄色的屋脊上洒下来，金光斑斓地闪烁在庄妃的窗前。这也许是嫦娥同情而无可奈何的心意吧！庄妃感到一阵悲怆，心里有些黯然了。

“今后的日子怎么过呢？失去皇位后，任人欺凌是痛苦的。据有皇位后，调遣不灵也是痛苦的。前者是流泪和流血的痛苦，后者是失去尊严的痛苦。难道那鹿角宝座上就只有痛苦吗？如何驾驭这些诸王贝勒呢？靠孤儿寡母的身世？谁理你！靠皇帝的威严？福临没有。靠金银珠宝？他们的财富也许比皇宫还要多！靠什么呢？……也许只有皇太极留下的‘入主中原’这四个字可用了。

“入主中原！这是多么鼓舞人心的前景啊！关内辽阔的土地，富有的财宝，古老的文明，秀丽的山川。黄河，是奔腾的；长江，是浩荡的；泰山，是雄伟的；庐山，是云雾的；黄山，是峻奇的；华山，是惊险的；峨眉，是秀丽的；江南水乡，是如花似锦的。这些传闻中的奇域仙境，是多么迷人和诱人啊！诸王贝勒在那里，会得到更多的财富、更大的权力和更豪华的享受。用中原的脂膏美味，填充诸王贝勒们贪得无厌的欲壑吧！

“入主中原，是太祖、太宗事业的顶点，也是皇九子福临安身立命之所在啊！如果福临入主中原成功，那就功盖太祖、太宗了。那时，他的皇位，谁也休想争夺了。咬紧牙关，忍受着眼前的难堪和委屈，前景是

辉煌的啊！

“入主中原！这是一服医治宫廷隐患的药方，一道驾驭诸王贝勒的灵符，一把锋利无比的宝剑啊！”

圆月从凤凰楼西侧的飞檐上跳了出来，把永福宫的窗扉照得通亮，庄妃心头的阴影随着消失了。她透过殿宇间的罅隙望去，圆月西斜了，依依不舍地停留在飞龙阁飞檐下的青松枝头，多情而缠绵。她凝目望去，寻找那月宫里嫦娥的身影……

突然，窗外人影一闪，走进了永福宫，点燃了桌案上的红烛。啊！是她的侍女苏麻喇姑啊！

“这么晚了，怎么还没有睡？”

“主子没有睡，奴才敢睡吗？”

苏麻喇姑狡黠地、甜甜地一笑，把一张图样放在桌案上。

庄妃一看，是一件龙袍图样。她的心里热了。

“这……”

“这是今晚画出来的，你看行不？”

庄妃站在桌边，借着烛光，仔细地观看着：金黄的色彩，飞动的苍龙，闪光的珠玉……心灵手巧的苏麻喇姑，一定会把皇九子打扮得更加英武的。

苏麻喇姑站在庄妃身后，低声说道：

“我要亲手给皇九子做一件龙袍，登极大典时穿。可登极大典的日子，得赶快定下来，免得夜长梦多……”

庄妃的目光停留在龙袍图样上。她警觉了：

“你这样想吗？”

“诸王贝勒的心谁摸得准呢？”

“有什么动静吗？”

“睿亲王府守门大爷扎鲁嘎说：贝子硕托、郡王阿达礼，入夜时进了睿亲王府。”

庄妃的心紧缩了，沉思了……

苏麻喇姑走到桌案前，拿起了龙袍服式图样，像是若无其事地说道：

“明天是中秋节，太宗皇帝若在，一定会请一些臣子来清宁宫赏月的……”

庄妃突然抬起头来，看着身边的侍女，脸上的愁云消散了。

多有心计的苏麻喇姑啊！

五十二 中秋之夜。多尔袞得到了黄金、白银、信任和处置叛逆的特权

八月十五，中秋之夜，在清宁宫的庭院里，举行了一个小型的赏月会。

赏月会是苏麻喇姑按照庄妃的意思带领几个侍女布置的。不像往年那样，宫廷乐队排列，四周悬灯结彩，三十张酒席分三行从中宫屋檐下一直摆到凤凰楼前。今晚，只是在庭院中间，用八张圆形茶几摆成了一个圆圈。除上首两张茶几旁置放四把高背紫檀木垫椅供皇后、庄妃、贵妃、淑妃落座外，其余茶几旁均置黄垫宫凳。茶几上放着水果、糕点。特意放了一盘熟肉和一盘咸盐。不设清酒，以茶代之。

邀请赏月的人，是由皇后和庄妃确定的。名单上一共十二人：济尔哈朗、豪格、阿巴泰、索尼、谭泰、图尔格、图赖、鳌拜、塔胆、范文程、傅胤祖、多尔袞。索尼接过这个通知名单时，心里诧异了：是为皇后赏月解忧吗？豪格与多尔袞同坐月下，嫦娥也会不欢的。是犒赏有功之臣吗？多尔袞也有功吗？是为了商议重要事情吗？有多尔袞参加，什么事也不重要了，就是皇后想不到，庄妃也不会那样傻呢！索尼心里有些疑惑了。

傍晚时候，肃亲王豪格来到清宁宫。从昨日午前退出诸王贝勒会议之后，他一直待在自己的卧室内，心绪焦躁，头脑乱成一团。既想知道诸王贝勒会议的消息，又怕听到这个消息；既不愿想自己的过去和未来，又总在想自己的过去和未来；既怕孤单寂寞，又不愿任何人靠近他。诸王贝勒会议结束后，谭泰特意来告诉他，皇九子福临继了皇位。他的心绪才平静一些，多尔袞没有继位总是好的。谭泰走后，他感到内心深处的悲哀似乎更为加重了。他和衣而卧，睡不着，不愿起来，不愿出门，周身似乎连一点力气也没有了。今天午后，索尼来到府上看望他，并传达了皇后的邀请，他本想以身体不适来拒绝，但碍于索尼的情面，他还是答应了。是啊，既然皇后哀痛难解，还是应当去看看的。再说，皇九子福临继位了，也应该去表示一下长兄爱弟之情。

豪格带着他的猎犬“黑豹”来了，他决意在看过皇后和福临之后，便以带着“黑豹”为借口匆匆离去。他刚踏进清宁宫，就被从永福宫走出来的苏麻喇姑看见了。苏麻喇姑极其热情地欢迎他，请了大安，并大声说了一句：

“恭迎肃亲王！”

这个聪明的侍女，分明是向后妃们通报消息。果然，庄妃、贵妃、淑妃都先后从永福宫、麟趾宫、衍庆宫走了出来，向他致意，表示欢

迎。这过分的热情使豪格觉得心酸，他很不自然地笑了一下，急忙向妃子们请了安，便快步向中宫走去。

皇后听到肃亲王来了，急忙走出中宫迎接，在中宫檐下的台阶上与豪格相见。豪格正想行礼请安，立即被皇后搀住，请进了中宫。“黑豹”看着豪格进了中宫，便回身看了看四周，忠实地伏在中宫檐下，安静地等待着它的主人。

豪格走进中宫，侍女十分热情地上了茶，皇后立即赐了座。豪格急忙跪倒，向皇后请了安，并询问了皇后近日的病情。皇后看着近日来明显消瘦的豪格，心里一阵凄怆，急忙说道：

“你快起来，我有话说。”

豪格站起，神情黯然地坐在垫椅上。

“我知道，这几天来，你受了委屈……”

豪格的心像是被针扎了一下，憋了几天的眼泪突然滚了出来，落在胸前。他急忙低下头，闭上了眼睛。

“可我有什么办法呢，皇位落到别的亲王手里，我对不起太宗皇帝啊……”

豪格听着，虽然没有睁眼抬头，但他感觉到皇后也在流泪。皇后确实落泪了。是啊，在多尔衮、多铎、阿济格的坚决反对下，这个女人也确实无能为力啊！他不怨皇后，他恨多尔衮，他恨代善的子孙硕托和阿达礼。

“皇九子福临只有六岁，根本不知朝政，不像你跟着太宗皇帝拼杀了几十年。他们容不了你，可容得下福临。因为福临年幼，不懂事，管不了他们啊……”

豪格听着，心里的委屈似乎散开一些。皇后的话是真情，他也想到过，但由这个女人亲口说出，似乎给了自己一种从未有过的宽慰。他觉得自己是这场斗争中的牺牲者，和冲锋打仗死在战场上一样，总会有人怀念的。连皇后不也在怀念吗？

“不管他们是假意拥立皇九子也罢，真心拥立皇九子也罢，是好心也罢，是坏意也罢，也不管以后会发生什么事情，眼下这皇位还是太宗的儿子的。皇九子福临，也是太宗皇帝的骨血啊！”

豪格感觉到皇后的眼泪还在流，为他的委屈而流，为太宗的猝死而流，为皇九子的未来而流。这个没有儿子、心地善良的女人啊，也真难为了她！豪格睁开眼睛，果然皇后泪流满面，见他抬起头来，急忙用手擦拭，可那泪痕依然留在脸上。他急忙宽慰道：

“皇后，豪格虽然生性愚鲁，可这些事情我还懂，我想得开。可我，我不放心啊……”

这时，庄妃带着皇九子福临走进中宫。福临今天穿着一件白色长袍，因为衣装合身，又盘发于顶，脚上蹬着一双厚底靴子，个头似乎比往日高了许多，显得十分素雅，又显得有些单薄。脸是白皙秀气的，显得不够英武，但一双与庄妃一样的眼睛，却神采奕奕，给人以机灵早慧之感。福临走到皇后面前，行了大礼，请了大安。皇后急忙说道：

“快给大阿哥行大礼！”

福临转身向豪格一揖欲行大礼，豪格惊慌了，一把拉住福临，一时不知所措。庄妃忙说：

“肃亲王，在这清宁宫里，不论到什么时候，你都是他的大阿哥。福临，给大阿哥行跪拜大礼，感谢大阿哥成全了你！肃亲王，你就受福临一礼吧！”

这大约是最高、最隆重的礼遇了，豪格心头一热，泪水又流了出来。福临恭敬地站在豪格面前，深深一揖，跪在地上，行了大礼。豪格猛地把福临抱起，放在怀里，流着眼泪，声音发颤地说道：

“莫学大阿哥，要读书习文啊……”

皇后、庄妃都流出了眼泪。中宫沉寂了。皇九子福临虽然理解不了豪格说话的全部含义，但他知道这个大阿哥好，说的是好话，便伸出小手，为豪格轻轻地擦着眼泪。福临这个举动，使豪格感到亲切和宽慰，便紧紧地抱着福临，握着他的手，脸上露出了笑容。豪格笑了，皇后和庄妃放心了。

突然，窗外响起一阵爽朗的笑声，饶余郡王阿巴泰走进了清宁宫。

“我没有来晚吧？”

“饶余郡王是第一个到的。刚才皇后还叨念你呢！”苏麻喇姑回答。

“叨念我什么呀？”

“皇后说，饶余郡王的封王仪式要和皇九子的登极大典同时举行。”

“沾皇九子的灵光，我阿巴泰的脸也觉得大了。皇后的病好了些吧？”

“好多了，就等你来赏月呢！可今天晚上没有酒呀！”

“嘿！嘿！刚才我险些喝醉了，要不，怎么来晚了呢！”

一阵嘈杂的谈笑声淹没了阿巴泰和苏麻喇姑的声音，清宁宫一下子热闹起来，邀请赏月的人们来了。庄妃急忙迎了出去。豪格也站了起来，向皇后告辞：

“我是带着‘黑豹’来的，看到皇后和皇九子很好，心里就踏实了。我就不陪他们赏月了。”

“胡说！太宗皇帝驾崩，你不陪他们谁陪他们！福临年幼，你不保驾谁保驾！”

皇后的话说得这样直截了当，豪格犹豫了。

“庄妃已经向诸王贝勒会议做出保证，皇九子福临登极以后，她就深居宫内，不再参政，诸王贝勒也不允许她再参与朝政。今后，还不得你保护福临，我还能指望谁呢！”

皇后的话使豪格感动了，他不放心的正是这个。大贝勒、睿亲王为什么坚持要清宁宫做出保证呢？还不是今后另有所谋。可惜庄妃上当了。今后，年幼的福临不就在刀尖上过日子吗？此时，福临拉着豪格的手，稚声稚气地说道：

“大阿哥不走，‘黑豹’我看着，我给它肉吃。”

豪格蹲下身子，凝视着福临，点了点头。福临高兴地笑了。

皇后高兴地说：

“走吧！该是赏月的时候了！”

此时，月光照亮了凤凰楼，楼顶上的琉璃黄瓦、楼角上的金色驼铃、楼台上的雕梁画栋都在闪光。凤凰树繁密的枝叶四周，也镶起了一层飘渺迷离的光环，在四周殿宇飞檐的辉映下，随着圆月的上升，变幻着各种斑斓的色彩。

在索尼和苏麻喇姑的照应下，人们相继入座。四把紫檀木垫椅上，坐着皇后、庄妃、贵妃和淑妃，皇九子福临倚在皇后的怀里，皇十一子博穆博果尔坐在贵妃的怀里。范文程和傅胤祖的座位，安放在一旁，以示与诸王贝勒的差别。当人们坐定之后，皇后突然发觉睿亲王多尔袞没有来，她的心骤然紧张起来，一种不祥的预感闯入了她的脑海：难道又要出事？她看着淑妃身边那个空着的宫凳，赏月的兴致一下子消失了。庄妃也感到纳闷：皇后的邀请虽然不是懿旨，但亲王们不按时到达的事是从来没有过的。是因为有事耽误了呢，还是表示对清宁宫的抵制呢？或者是疑虑未消、不敢走进清宁宫呢？她的心里不禁浮起失望之感，今晚的安排和用心，看来是白费了。

索尼看出了皇后和庄妃的焦虑，立即走到皇后面前禀报道：

“睿亲王午后接到通知时十分高兴，感谢皇后邀请，并说一定提早进宫请安。可是……大概因事耽误了。我这就去看看！”

索尼的话刚落，豪格一跃而起，脸色十分阴沉：

“怎么？他也有功？”

伏在豪格脚下的“黑豹”也一跃而起，吐着舌头，环视着周围的人们。清宁宫刚刚泛起的一点欢乐气氛，一下子消失了。

索尼停住了脚步，其余的人都沉默而紧张起来。皇九子福临睁大了眼睛。皇十一子博穆博果尔吓得“哇”的一声哭了，贵妃急忙捂住他的嘴，自己也惊慌起来。淑妃拿起筷子，赶忙夹了一块牛肉，塞到博穆博果尔的嘴里，顺手抱到自己的怀里哄逗着，皇十一子不哭了。皇后一时不知如何处置是好，只见庄妃笑盈盈地站起来，轻声说道：

“谁有功，谁有过，谁有大功，谁有小功，谁有真功，谁有假功，皇后心里还能没有个底？快吃东西啊，饿了有糕点，渴了有水果，馋了有肉，都是皇后亲自安排的……”

紧张的气氛缓和了。

“皇后今个儿还打算请大贝勒来赏月呢，我怕大贝勒年事已高，受不了这夜里的凉风，不敢劳动他的大驾，叫人给他送去了几盒上好的月饼。皇后因为他牙口不好，特意赐给他一筐软梨。就是打麻将，也不能总是清一色啊！”

阿巴泰根本没有听懂庄妃的话，听到“打麻将”三个字，劲头就上来了，伸手抓起一个大鸭梨，咬了一口，大声嚷道：

“好！打麻将，这玩意儿有他妈的半年没玩了，吃完东西，就在这月亮底下干！谭泰、豪格，干不？”

大家非常需要阿巴泰这几声叫嚷，都附和着大笑起来。谭泰说道：

“妥啦！你、我、塔胆、肃亲王，咱们四个干！先讲好，输了不许赖，银两盘盘清，免得转一圈算不过账来。肃亲王，你说呢？”

豪格刚才话一出口就有些后悔了，尤其是皇十一子博穆博果尔被吓得一哭，豪格更觉得过意不去。庄妃的几句话，也使他的心舒坦了许多，皇后邀请赏月，原是图个吉祥高兴，自己何必败大伙的兴致呢！何况多尔袞并没有来啊！他明白，谭泰的话是给自己送来的台阶，便带笑说道：

“只要叔王不耍赖，不欠债，今晚就干个通宵！”说完，拿起一块羊肉，扔给了他的“黑豹”。“黑豹”舔了一下他的手，又伏在他的脚下。

阿巴泰听了，把手中的梨核一扔，嚷道：

“不要赖，我什么时候不要赖？”

大伙“哄”的一声笑了，阿巴泰愣了一下，话说反了，自己也笑了，顺手又抓起一个鸭梨：

“这梨真甜，甜得舌头都他妈的不好使了！豪格，叔王啥时耍过赖，欠过债？叔王口袋里有的是银两！”阿巴泰说着，用手向腰间的口袋拍去，口袋空空，软绵绵的，什么也没有。他的手拍在口袋上抬不起来了：

“银两，真没有带呀……”

大伙都笑了。皇后笑得流出了眼泪，庄妃笑得弯下了腰，淑妃笑得捂着嘴，贵妃笑得前仰后合。博穆博果尔什么也不懂，也随着大伙笑了。皇九子笑着说：“皇后，我笑得肚子疼啊……”此时，苏麻喇姑拿着一件黄缎夹里披风给皇后披在身上，笑着说道：

“饶余郡王，不用发愁，在清宁宫打麻将，还怕没有银两？”

阿巴泰一时没有弄明白，瞪着眼睛看着苏麻喇姑。塔胆一下子明白了，拿出十年前给皇太极当侍卫的身份大声喊道：

“对！皇后叫我们赏月，这打牌的银两应该皇后出。中宫北墙下那个大楠木柜子里有的是银两！啊，还要我们去兵营取银两啊！”

众人大笑，同声附和。

阿巴泰明白了，高兴了：

“皇后叫我来赏月，没有叫我带银两来啊！妥啦，今晚我一定多输一些，决不欠账！”

皇后抱着皇九子大笑起来，高兴地说：

“我出，我出！五千两银子够你们玩儿了吧！”转身接过苏麻喇姑剥好的水蜜桃，嗔怪地说：

“各王府的侍女，都往自己的王府里搂，你倒好，专门往外拐！”

大伙又欢笑起来，苏麻喇姑笑着说：

“其实，五千两银子要皇后一个人出，也太挖心上肉了。依我说，皇后出两千两，庄妃、贵妃、淑妃各出一千两，也免得皇后抱屈。为了不让皇后说我偏袒自己的主子，庄妃除拿出一千两银子外，再把那副象牙麻将牌拿出来，让大伙开开眼界，玩儿个痛快！”说完，到永福宫取象牙

麻将牌去了。

笑声响成一片，清宁宫一时成了欢乐的世界。苏麻喇姑的分派，恭维了皇后，突出了庄妃，照应了贵妃、淑妃，不仅赢得了后妃们的欢心，也赢得了亲王将领们的赞赏。就连一向不苟言笑的太医傅胤祖也哈哈大笑，高声称赞说：

“如此分派，妥帖得当，不偏不倚，真不愧是庄妃的贴身侍女！”

在人们的欢笑声中，睿亲王多尔袞突然急匆匆地闯进清宁宫。他的出现，使满院的笑声戛然而止，气氛一下子凝重起来。不等大家的情绪完全转变过来，他快步走到皇后面前跪倒，大声禀奏道：

“皇后，有人图谋叛乱，要推翻昨天诸王贝勒会议的决定，要废黜皇九子继承皇位！”

人们一下子由欢乐的仙境跌入恐怖的深渊，都在惊恐愤怒中愣住了。谭泰、图尔格、图赖、鳌拜、塔胆踢开宫凳，忽地站起；范文程、傅胤祖碰翻了茶几上的糕点水果；济尔哈朗和索尼凝目注视着多尔袞；豪格满脸杀气，一只手抓住跃起的“黑豹”的带刺项圈，只要稍一松手，“黑豹”就会一扑而上，咬住敌手；阿巴泰一只脚踩在宫凳上，“唰”的一声撸起了衣袖；贵妃、淑妃紧紧地倚在一块，护着三岁的博穆博果尔；皇后身上的披风脱落在地上，双臂紧紧抱着皇九子福临，声音有些颤抖了：

“谁要叛乱？是谁？”

“贝子硕托、郡王阿达礼。”

阿巴泰大声叫骂道：

“这两个狗娘养的，不想活了！皇后，你发话吧，我去宰了他们！”

不等皇后说话，庄妃问道：

“睿亲王，这样的事情可靠吗？”

多尔袞不慌不忙，从怀里掏出一份文稿，交给皇后：

“这是硕托和阿达礼写给文武大臣和八旗将领的一份通告文稿。白纸黑字，罪证分明。”

皇后接过，递给庄妃。庄妃拿在手里，稍作沉思，便交给索尼：

“启心郎，你念给大家听！”

索尼接过，借着月光，念了起来：

崇德八年八月十五日，贝子硕托、郡王阿达礼，稽首顿首，敬告大清文武大臣，八旗将领：

太祖汗谕诏示：基业，天所予也，何以继承？八大贝勒同心谋国，庶几无失。自崇德元年始，汗谕废弃，诏示无闻；一人居上，独断专行；八王共治，徒存言词；八大贝勒，形同虚设。今乃恢复汗谕要旨之时也。

八月十四日议嗣会议，清宁宫暗中操纵，明下懿旨；张弓挟矢，直指会场；奸佞之徒声震殿宇，忠直之士噤若寒蝉；开恶劣之先例，种覆亡之祸根；匡正危局之策受到愚弄，油亮乌黑之发得到赞赏。六岁孩子，竟嗣皇位，什么不懂，怎样治国？如此儿戏，何以对太祖于地下！

今日，议决虽成，登极未举，去邪扶正，时日尚待。切望文武大臣、贝勒将领，念太祖创业之艰辛，怜来日前途之可畏，同心共谋，重开诸王贝勒会议，拥立资兼文武之人嗣继大位，以光祖业，以泽臣民。

睿亲王多尔衮，雄才大略，世人皆知……

豪格听不下去了，突然跃起，大声怒吼，震动了庭院，打断了索尼的声音：

“别念了！如此叛逆之徒，应当扼颈而杀掉！”

济尔哈朗也站了起来：

“硕托、阿达礼叛逆之罪，决不可恕，当处以极刑！皇后，当务之急，是皇九子应早登皇位，昭示天下，以绝狂妄奸佞之徒的叛逆之心。”

范文程随之站起：

“臣夜观天象，八月二十五日，是大吉大利之日，可为皇九子举行登极大典，以杜奸佞之徒觊觎皇位。”

谭泰、图尔格、图赖、鳌拜、塔胆同声喊道：

“请皇后速下懿旨，立即捉拿硕托、阿达礼！”

不等皇后回答，多尔衮急忙禀奏道：

“皇后，臣已令府上护卫拿下硕托、阿达礼，现在臣的府邸看押，请皇后立即派人审讯。”

这时，皇后才发觉多尔衮仍然跪在她的面前，便急忙说道：

“睿亲王快起，请坐！”

多尔衮叩头站起，坐在淑妃身边的宫凳上。皇后像是自言自语地说道：

“我，我真有些糊涂了，硕托、阿达礼他俩为啥这样混啊……”

多尔袞坦然说道：

“皇后想得很是。昨天深夜，硕托和阿达礼突然来到臣的府邸，对诸王贝勒会议极为不满，仍然要拥立臣继承大位。臣当即严厉斥责，并明确告诫说：在诸王贝勒会议之前，不论提出拥立何人，皆可尽心畅言，不为罪过；在诸王贝勒会议议决拥立皇九子继位之后，再起这种邪念，即为叛逆。并劝其来清宁宫向皇后请罪。他俩当时认罪承诺，要臣先莫揭发，给他俩以自身悔过之机。臣念及大贝勒年事已高，颖亲王萨哈璘已经病故，便答应了他俩的请求。谁知他俩阳奉阴违，邪念难除，不仅对臣的斥责劝导置若罔闻，而且变本加厉。一日之内，竟草拟这等叛乱文告，诋毁太宗，诽谤皇后，要推翻诸王贝勒会议的决议，并妄图以拥立臣为诱饵，诱臣上钩。硕托、阿达礼叛逆为乱，死有余辜。臣之所作所为，亦请皇后勘察明鉴！”

多尔袞的一席话，深恶痛绝地揭露了硕托、阿达礼谋反的来龙去脉，巧妙地托出了自己的有情有理和赤胆忠心。善良的皇后觉得：如果不是多尔袞及时揭发，事情还不知道怎样发展呢！如果多尔袞和硕托、阿达礼搞到一起同心谋反，那事情可就真的不可收拾了！坦直鲁莽的阿巴泰觉得：睿亲王不愧是聪明之王，昨天在诸王贝勒会议上，是他首先提出拥立皇九子继位，今晚又断然揭发谋反、拿下叛逆，真是再没有什么说的了。豪格和济尔哈朗看得明白：多尔袞这一手来得狠啊！他在舍车保帅，是用硕托、阿达礼的鲜血染红他的那颗黑心。这样也好，对大贝勒和两红旗也是一个惩罚！让他们自相残杀吧！谭泰、图尔格等此时已经把心放下了：杀吧！杀得越多越好，如果能把英亲王、豫亲王都扯进去，那才解恨呢！

可庄妃在默默地思索着：

“硕托、阿达礼怎么偏偏找你睿亲王呢？说不准这谋反的‘文告’就是你睿亲王授意写的！可怜的硕托、阿达礼，只是祭坛上的替罪羊罢了！捅破这层窗户纸吗？拯救这两个替人受罪的郡王贝子吗？再一次与睿亲王争斗较量吗？何苦呢，自己也没有这份心力了。何况他俩也不是全然无辜的！如今当务之急，是让皇九子早日登上鹿角宝座，何必因小失大呢？唉！历史上哪个皇帝，不是在血泊中站起来的？”

人们在沉默着。庄妃在默默中思索：

“鲜血是不能多流的。有的鲜血可以巩固皇位，有的鲜血可以动摇皇位，有的鲜血可以淹没皇位。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吧，八仙中的铁拐李不也是常常挤弄眼睛，装作什么也没有看见吗？在这皇宫里，装作什么也看不见并不算高明，有时候，故意把白看成黑，那才是真正高明呢！”

月亮挂在凤凰楼角，戌时的钟声敲响了。庄妃仍然在思索：

“这是多么难得的一个事件啊！一切难题都可以在这个事件中解决了。‘大赏功臣’不必忙于搞了，没有时间啊！犒赏不公引起的离心分力、抱怨不满都可以暂时避免了，硕托、阿达礼敲响了警钟，危险并没有过去啊！‘驾驭群臣’也有题目了，可以说出口了，覆灭明朝需要的是‘诏令’和‘服从’，需要的是皇帝的‘独断’，战场上在厮杀，哪有时间让大家坐一起磨牙啊！‘入主中原’也许需要十年、几十年的时间，在战争中总会有伤亡，有些难题在战场上会自然解决的。几年、十几年之后，皇九子福临的翅膀硬了，就不用这样操心、这样提心吊胆了！”

正在这时，传来睿亲王多尔袞的一声咳嗽声。庄妃向多尔袞瞥了一眼，月光下，多尔袞的神色是模糊的、莫测的。庄妃暗暗想着：

“睿亲王，聪明之王，智慧之王，野心勃勃之王！这个难题，什么时候才能解决啊！”

多尔袞谈了硕托、阿达礼谋反的过程之后，回答他的，不是激昂的叫骂和声讨，而是沉默中的沉思和沉思中的沉默，这种沉思与沉默，表示了对自己的怀疑和猜测。他心里恐慌起来，悄悄地斜瞥了一下庄妃。这个深沉的女人，似乎毫不在意地抚弄着手中的一个黄色的金橘，一双晶莹的眸子在月光里显得更亮、更动人、更锐利了。他心里不禁打了一个冷战。如果这个女人识破了内中的奥秘，亲自审讯硕托和阿达礼，认真追究起来，自己点燃的火，很可能烧到自己身上。他的心更加不安了，紧张了……

这时，阿巴泰说话了：

“硕托、阿达礼这样混蛋，大贝勒是干什么吃的？”

“只怕大贝勒就是他俩的后台靠山！要不，就是十个硕托、十个阿达礼也不敢啊！”

塔胆怒气冲冲地点了礼亲王代善，使人们愤怒了，沸腾了，把话题一下子集中到礼亲王代善的身上。多尔袞高兴了，放心了，神态安详地看着愤怒的烈火向大贝勒代善烧去。他顺手拿起一个沙果正要送向嘴边，庄妃突然站起，看着塔胆，神态异常严肃地说道：

“不许胡说！大贝勒绝不会干这样的事。大贝勒是太祖皇帝的次子，是太宗皇帝的兄长，是咱们大清的元老功臣，绝不会让他的儿子硕托、他的孙子阿达礼干这样的蠢事。如果他知道，也会像睿亲王一样进行揭发，亲手拿下看押的。不惟大贝勒不会，就是英亲王、豫亲王、肃亲王、郑亲王都不会干这样的蠢事！”

庄妃突然为和硕亲王们都打了保票，使皇后、贵妃、淑妃、豪格、济尔哈朗和两黄旗的将领都愣住了。多尔袞失望了，手中的沙果失落在地，他用脚轻轻一踩，粉碎了。只有内院大学士范文程明白庄妃的用心，他惊讶这个女人的机敏聪明和把握事态的卓越本领，一语压住了即

将腾起的乌云。如果此事真的追问大贝勒，一场更大的混乱就会接踵而来，凭谁也难以收拾了。他急忙站起，大声说道：

“庄妃所见很是。六位和硕亲王是我大清的六根支柱，几十年来，忠心耿耿，天地皆知。大贝勒乃诸王之首，决不可妄加怀疑！”

庄妃严肃的神态缓和了，继续说道：

“硕托、阿达礼谋反一案，由睿亲王亲自审讯处理，别人不要参与，清宁宫也不过问，为的是缩小影响，及早处理。睿亲王，现在叛逆之徒在睿亲王府看押，你又清楚事情的来龙去脉，或杀？或放？或囚禁？或削爵罚金？由你做主。”

众人更加茫然了：这不是用贼审贼吗？多尔袞立即感到一块石头压在自己的心头，这个女人的舌头轻轻一动，就把自己推到了高台示众的位置。这不是更为残酷、更为严厉的考察吗？他不敢推辞，也不想推辞。他知道，如果跨过这个关口，就更接近清宁宫了。“信任”从何而来？不仅从血泊中来，从患难中来，从心心相印中来，从祸福与共中来，也可以从肮脏的出卖中得来啊！

范文程更加惊讶了：这个女人真有一双收放自如的手啊！硕托、阿达礼必死无疑了。两白旗与两红旗的联盟解体了，永远不能弥合了。睿亲王也许能得到暂时的“信任”，但他的人望也将从此败落了。

庄妃从索尼手里拿过硕托、阿达礼草拟的通告文稿，笑了一笑说：

“这个通告，通篇鬼话。太祖汗谕上讲：‘众贝勒问上曰：基业，天所予也，何以宁辑？休命，天所赐也，何以继承？上曰：继朕而嗣大位者，毋令强梁有力者为。’这段话，竟然被硕托、阿达礼篡改了。只此一罪，就足斩首！至于自崇德元年以来，太宗皇帝的所作所为，河山草原可以作证！大清的地盘，不是小了，而是大了；大清的力量，不是弱了，而是强了；大清的财富，不是少了，而是多了；大清的朝政礼仪、法典刑律、内外方略，不是混乱了，而是完备了。可所有这些，都被硕托、阿达礼用‘独断专行’四个字给抹煞了。这公平吗？说到清宁宫的皇后，她温良恭顺，菩萨心肠，在座的各位亲王将领，请你们摸着自个儿的胸口想想，谁没有受过皇后的恩惠？”

皇后流泪了，谭泰、塔胆、豪格、阿巴泰等哭了，连太医傅胤祖和大学士范文程也连连点头，神态也有些惨然了。多尔袞看在眼里，第一次被皇后的人望震慑了。

庄妃走到皇后身后，拾起脱落在地上的披风，给皇后披在身上，接着说：

“这个通告上，只有一件事说对了。那就是这十六个字，‘六岁孩子，竟嗣皇位，什么不懂，怎样治国？’真是字字有根，句句属实！但这

可以补救。太祖皇帝在汗谕中讲了：‘一人纵有知识，终不及众人之谋。’皇后遵照太祖遗训，已经决定：皇九子登极之后，选几位和硕亲王代福临治理朝政，直到皇九子年长懂事能够治国的时候。”

人们的情绪活跃起来。多尔袞的眼睛也睁大了，摄政王的位置使他的心有力地跳动起来。他庆幸自己今晚走出了决定性的一步。

庄妃没有让人们的情绪冷落下来，她抓紧时机，讲出了关键的话题：

“皇后早就说过，太宗皇帝的遗愿是‘入主中原’。今后大清的一切，都要按这四个字行事。有本事的，给职，给权，给兵，给银两。有功的，封贝勒，封王。不论是近，是远，是亲，是仇，一把尺子量人，一个酒杯敬酒。没有能耐的，做点小事。有过错的，罚！决不有亲有疏！”

沉寂的气氛完全消失了，每个人的面前似乎都展现出一幅光辉的前景：土地、奴隶、银两、珠宝……“入主中原”四个字，像是一道魔法，控制了亲王将领们的心，使他们都沉醉在即将到来的欢乐里。在座的这些屡屡入边寇明的亲王将领们，都是在冲杀、掠夺、抢劫和焚烧中长大、养肥的，他们知道其中的乐趣，都在追求着更大的乐趣。

范文程看得清楚：这个女人悄悄地抓住了这些亲王将领们的心。这也许就是这个不到一百万人的落后民族能够立足于天地之间的好胜心、追求心，也许就是努尔哈赤那种出自山林旷野，毫无畏惧，永不满足的野心吧！更使他惊讶的是：这个女人悄悄地抛出了一根不显眼的绳索，把这许多颗野心连在一起，结成了一股可怕的力量，要向明朝冲击了。

皇后这时才发觉，庄妃已经巧妙地谈到了她们事先商议好的话题。她觉得有话说了，便从容不迫当着众人，对多尔袞说道：

“睿亲王，你揭发叛逆，功在社稷。特赏你黄金一百两、白银五千两。”

多尔袞赶紧跪倒谢恩。

“我今晚把话说在前头，‘入主中原’是太宗皇帝的遗愿，谁能辅佐皇九子实现这个愿望，我就把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位置赏给他！苏麻喇姑，快把象牙麻将牌拿来！饶余郡王、肃亲王，你们尽兴地打牌吧，别让硕托、阿达礼扫了大伙的兴致，睿亲王会处置他俩的！塔胆，你知道银两放置的地方，自个儿到中宫拿去吧！”

圆月升到中天，异常皎洁。

多尔袞匆匆离去。

清宁宫庭院里，象牙麻将牌的乒乓声飞向静悄悄的夜空……

五十三 郡王阿达礼和礼亲王代善的“忏悔”

中秋月沉没了，清爽的凌晨来到盛京。

一阵尖利刺耳的锣声，震动了皇宫四周的街巷，搅醒了憩睡的人们。刑场杀人的消息一传来，人们潮水般地向德胜门外的刑场涌来。

在刑场南端的高台上，站着身穿朝服的刑部官员和监斩官；身着皂色短衣的刀斧手，袒胸露臂站在一角；高台一边摆着一条长桌，上置几杯断头酒；一队执戈操刀的士卒在台上警戒着。在两根木桩和两个绞架之间，士卒们看押着硕托之妻和阿达礼之母。她们是昨晚夜半被睿亲王多尔袞派人捉捕的，据说她们也参与了这次谋反。硕托的妻子年约四十岁，个头虽然不高，却很健壮，看样子倒是一个朴实的女人；阿达礼的母亲年约三十七岁，身材颀长，容貌秀气，显得有些单薄，看样子也不像那种刁毒凶狠的女人。她们都绳索加身，头发散乱，脸上挂着一层疑惑之色，给人以遭受冤屈之感。

在执戈操刀的士卒看押下，硕托和阿达礼被押上高台。他们裸着上体，绳索紧紧捆绑，前胸和后背伤痕斑斑，血迹凝结；背上插着死标，上写“叛逆硕托”、“叛逆阿达礼”字样。他们走上高台，阿达礼突然上前跪在母亲的脚下，母亲尖利悲怆地喊了一声：

“阿达礼，这是为什么呀？……”

阿达礼没有回答，伏在母亲的脚下，失声地痛哭起来。士卒们扑上，架起阿达礼，捆绑在一根木桩上。母亲昏了过去，跌倒在地上。

硕托的妻子几乎与阿达礼同时，跪倒在硕托的脚下号啕大哭，绝望地诉说冤枉。但硕托没有声响，没有回答，被士卒紧紧捆绑在木桩上的身体动弹不得，只是用脚狠狠地踩着脚下的黄土，转过脸去，泪水滚了下来。

因为昨天晚上，硕托、阿达礼跌入睿亲王的圈套被睿亲王府的护卫拿下以后，他们知道上当了，被多尔袞出卖了。阿达礼在经过一段惊慌、悔恨之后，带着极度的悲哀，回溯这场悲惨事件的发起和结局，追索其中不曾见过、不曾想过的奥秘，重新认识他心中崇敬的偶像——睿亲王多尔袞。在经过一阵拷打和审讯之后，他忍着伤痛，躺在睿亲王的看押房里，默默地探索着人生的酸甜苦辣涩……

硕托则完全不同。他被拿下之后，只是不停地叫骂，叫骂多尔袞的歹毒、残忍和出卖。在经过拷打和审讯之后，骂得更厉害了，更花哨了，更混了，直到一块木塞放进他的嘴里为止。

他们在被拿下看押之后，仍然没有想到会有如此悲惨的结局。他们觉得自己身后有一棵大树，这株大树会遮住一切狂风暴雨。如今押上了断头台，硕托的精神状态完全垮了，就是取出口中的木塞，也骂不出声来。阿达礼却在绳索捆绑中，潜心聚意地思索着，正在用心血默写着一篇尚未完成的忏悔。

高台下黑压压的人群移动了，人群突然闪出一条通道。一辆五匹大马拉着的金顶绿缎四轮篷车飞奔而来，停在断头台下，礼亲王代善来了。

代善昨天黄昏在品尝皇后送来的软梨和庄妃送来的上等糕点的时候，听到镶红旗固山额真叶臣透漏：硕托、阿达礼又与睿亲王府的人商谈再次拥立多尔衮了。他听了十分吃惊，但又有些不大相信，诸王贝勒会议已经有了决定，推翻这个决定，就属于谋反了，阿达礼是知道这个规矩的。但事情确实严重，他立即叫来阿达礼询问。阿达礼承认他与硕托去了睿亲王府，并与多尔衮进行了计议。但怕祖父再加拦阻，便隐瞒了向诸王贝勒、文武朝臣发出“文告”的关键情节，隐瞒了与多尔衮举杯饮酒的盟誓，隐瞒了晚上要在睿亲王府碰头举事的计划。代善听了，觉得此事虽然违犯朝制，但只是一般议论，便没有严加追究。他严厉地训斥了阿达礼，令其立即悬崖勒马。

阿达礼离开之后，代善的心神总是不安，他怕事情将来透露出去，对自己和两红旗不利，若主动及时揭发此事，肯定会取得皇后谅解的。他很想立即进宫面见皇后禀奏，也许因为心绪不好，也许因为中秋之夜，怕败坏皇后赏月的兴致，也许因为人老了，腿脚懒了，他却只是坐在桌前，写了一份“奏折”，揭发儿子硕托、孙子阿达礼这个违犯朝制的行为，并命王府长史亲自送往清宁宫。

谁知礼亲王府的长史也是人老腿懒，又与家人吃了几块月饼，赏了一会儿圆月，延误了一些时间。“奏折”送到启心郎索尼的桌前时，硕托、阿达礼已在睿亲王府的看押房里受刑了。如果代善的这份“奏折”先于睿亲王多尔衮进入清宁宫送到皇后手里，硕托、阿达礼的命运，也许会是另外一个样子。

礼亲王代善从车里几乎是跌爬而出，在几个护卫的搀扶下，踉踉跄跄地向台上走去，眼前的一切使他目瞪口呆了。儿子、儿媳、孙子，血淋淋、泪凄凄地站在他的面前。阿达礼惨痛而绝望的脸，硕托悲哀而乞求的脸，儿媳惊恐而疑惑的脸……他心碎了，泪流了，脚步迈不动了。他挣扎着向前走去，几个担任警戒的士卒突然上前挡住了去路，态度威严而又不失礼貌地说道：

“请礼亲王就此止步……”

站在一旁的监斩官急忙上前，挥退士卒，悄声说道：

“事情尚可挽回，速去清宁宫……”

代善清醒了，说了一句“万勿开刀”，便转身奔上马车，向清宁宫飞奔而去……

代善的脸色、神态和艰难的步履，使硕托更加绝望了。他看着飞奔而去的马车，一阵头晕，几乎昏厥过去。阿达礼看到这一切，更加清醒了。祖父的惊慌而来和惊慌而去，帮助他完成了忏悔中的最后一笔：

“我是人世间最愚蠢的人啊！生在皇宫，长在皇宫，却不了解皇宫！巍峨殿宇上的飞檐，原来是诸王贝勒们伸出的触角，那飞檐上的鸱鸢凶兽，原来是诸王贝勒的心啊！它凌空盘踞着，互相仇视着。那琉璃屋脊闪烁的光亮是什么？原来是诸王贝勒们的眼睛，在日夜不眨地窥视着。那朱红的大门，那金色的窗扉，原来是诸王贝勒们的血盆大口啊！皇宫啊，不就是爬动着一群蛇蝎的魔窟吗？可我，把它看成了人世间最高、最壮丽、最神圣的殿堂，结果自己成了这殿堂上祭奠魔鬼的羔羊！

“我是人世间最无知的人啊！汗谕是什么！是太祖皇帝一时心血来潮的幻想，是妄图以多人共治代替帝王独裁的一场骗局，是十多年来争斗不息的祸根。背弃它的是天下的英雄，尊奉它的是人间的傻瓜；既不背弃，又不尊奉，握在手里作弄的，才是天上人间的圣贤啊！可我，自作聪明，把它当作神灵到处兜售，结果套上了这条永远摆脱不了的绳索！

“我是人世间最可怜的傻瓜啊！看不起祖父，瞧不起庄妃，看不起那玩耍于尿泥粪丸之间的皇九子，更看不起那些只字不识、满身伤痕的贝勒将领们，眼睛里只有一个睿亲王多尔袞。睿亲王，聪明之王！智慧之王！我心中的尧天舜日啊！可聪明为什么总和诡诈结合？智慧为什么总与阴险共生？才子与骗子的分界线又在哪里？莫非就在那谁也看不见、摸不着的‘感觉’之中。但这‘感觉’又从何处来的呢？只有血迹、伤痕、绳索、高台、绞架才能使人猛醒吗？如今，心中的‘尧天’消失了，心中的‘舜日’沉没了，心中的偶像毁灭了，只有这伤痕的疼痛、母亲的叫喊、祖父的惊慌所引起的‘感觉’存在着。

“啊！这实实在在的‘感觉’，这血泪交织的‘感觉’，昭示了久远的未来：只要这巍峨的皇宫没有倒塌，殿宇的飞檐将依然钩斗着，鸱鸢凶兽将依然窥视着，朱红的大门和金色的窗扉将依然开闭着！睿亲王，聪明之王，智慧之王，也将要向这高台走来，来品尝这巍峨宫殿为它的每个子孙酿造的这种‘感觉’。年老的、可怜的祖父——礼亲王——大贝勒，不也正在品尝这种‘感觉’吗？”

阿达礼在心中完成了他短促一生的忏悔，闭上眼睛靠在木桩上，等待着那即将敲响的锣声……

代善乘着飞驰的马车来到大清门，他刚下车，就遇见了启心郎索尼。不等他开口，索尼立即把一份文稿呈给他。他翻开一看，是硕托、阿达礼草拟的谋反通告。他匆忙地看了一遍，一股冰冷的感觉凉透了脊背。这真是灭族之罪啊！他立即陷于昏沉和慌乱之中。

索尼从他手里拿过文稿，悄声说道：

“你的奏折是今天早晨丑时送来的，送晚了。昨夜睿亲王检举揭发了硕托、阿达礼并累及大贝勒。皇后、庄妃保了礼亲王，把此案交睿亲王审讯处理。庄妃明确表示，或杀，或放，或圈禁，或削爵罚金，由睿亲王一人决定，清宁宫决不过问，别的亲王也不许参与。现在，睿亲王一人在崇政殿，大贝勒速去一见，事情或可挽回。”

代善痴痴呆呆地点了点头，痴痴呆呆地向崇政殿走去。他刚走上台级，守卫在崇政殿前的两个两黄旗士卒“当啷”一声推开了大门，睿亲王多尔袞一个人端坐在殿堂正中的高背垫椅上。代善跨进门槛，急切地叫了一声：

“睿亲王……”

没有声响，没有回答，只有他自己的声音在空旷的殿宇里回响。他凝目一看，多尔袞的脸上浮着一层捉摸不透的微笑。他心头一凉，低声说道：

“睿亲王，硕托、阿达礼……”

多尔袞立即打断了他的话：

“硕托、阿达礼暗中谋反，辱骂太宗，诽谤皇后，要推翻诸王贝勒会议议决，废黜皇九子继位，罪还小吗？”

“其罪当诛。可是……”

“大贝勒，你忘了，大清的刑律是从来不顾恩情的，特别是在这崇政殿……”

代善的头脑“嗡”的一下炸了，多尔袞话中有话，他听出来了。这崇政殿是天命十年（1625 年）开始建造的，十八年来，在这崇政殿里死过谁呢？只有大妃阿巴亥啊！十七年前的情景浮现在他的眼前。那时，自己坐在多尔袞现在坐的位置上，可怜的阿巴亥就站在自己现在立足的地方。自己当时的心绪、神态说不得了，但阿巴亥那乞求的目光，那悲切的愁容，那难割难舍的情态，那疯了似的一声尖笑，那离开崇政殿时令人心碎的回头一眸……十七年来，一直揪着自己的心啊！

他向前挪动了几步，把头对着多尔袞深深低下，表示内心的悔恨，乞求地说道：

“多尔袞，我，我求你……”

“求我？哈，哈！大贝勒，你忘了，在这崇政殿里，是不允许求情的！十七年前，我的母亲跪在这里求你们，你当时为什么不说一句话

呀？”

多尔袞把十七年来深藏在心底的创伤用刀挑开了。代善心里打了一个冷战：痛苦的往事，不堪回首，也不敢回首！与阿巴亥甜蜜和痛苦的关系不能说，也不好说啊！事情的起因是那样简单，又是那样的必然。父亲比阿巴亥大三十二岁，她虽然是父亲的宠妃，但她也是人，也是一个只有二十多岁的年轻女人啊！自己因此而丢了皇位，失去皇位也就失去了阿巴亥啊！多尔袞，你知道这中间的奥秘吗？

他移步向前，向多尔袞深深地弯下了腰，取下头上的金顶软帽，声音悲怆了：

“多尔袞，你看，我已经是满头白发，六十一岁了……”

多尔袞的脸色更加痛苦和恐怖：

“可我母亲离开时，我只有十三岁，多铎只有十一岁啊！”

代善“咕咚”一声跪倒在地上：

“睿亲王，你知道，硕托和阿达礼都是因为拥立你啊……”

多尔袞发出悲愤而恐怖的笑声：

“嘿！嘿！拥立我？不错，他俩是真心的。可我的母亲不也真心地为了你吗？她把一切都给了你……可你，你还不是为了保住自己的地位而背弃了她吗？你……”

“多尔袞，你别说了！你杀吧，杀了硕托！杀了硕托的妻子！杀了阿达礼的母亲！我只求你，把阿达礼留给我……”

“阿达礼！他聪明，能干，有一颗超人的头脑，而且十分会用。在努尔哈赤第四代后人中，他具有佐王之才。可他，正是这次谋反案件的罪魁祸首！不杀他，天下还有可杀的人吗？”

多尔袞拍案而起，大步走出了崇政殿。代善绝望了，失魂落魄了，手中的帽子掉落在地上，他全然不知，顶着满头的白发，向崇政殿外慢慢移动。当他手扶着门框正要跨过门槛时，刑场上的锣声响了。他呆立在门槛之内，秋风吹打着他的白发。他望着刑场的上空，喃喃自语，发出了痛苦的忏悔：

“报应！天公地道的报应！阿巴亥，我欠你的恩情债，过了十七年，今天总算还清了。不！还有利息没有偿还。这绵绵无期的恩情债啊……”

锣声响着……

刑场上，刑部官员正在宣读硕托、阿达礼的谋反罪状，为皇九子福

临的登极制造天威，为多尔袞的忠诚制造舆论……

锣声响着，代善喃喃地叨念着：

“我这一生是怎么过的啊！大贝勒代善在哪里？在过去的岁月里，在优柔寡断的泥潭里，在软弱多情的迷雾里，在心惊胆寒的皇宫里。在战场上，我能够力胜强敌，智斗千军，可在这巍峨的宫殿里，我却是惊弓之鸟。飞呀，躲呀，藏呀，仍然没有逃出猎人的眼睛，在精疲力竭之时，被利箭穿透了咽喉。我缺少皇太极的刚毅，缺少多尔袞的残忍，也缺少庄妃那样聪敏的心机啊！我只有软弱，十七年前，因为软弱而失去了阿巴亥，今天，因为软弱，又失去了阿达礼！在这富丽堂皇的宫殿里，从来没有弱者的位置啊……”

锣声响着……

刑场上，刀斧手已经祭完了酒，绞架上的绳索已经套在硕托的妻子和阿达礼的母亲脖颈上……

代善在喃喃自语：

“阿达礼啊，我欺骗了你，耽误了你！在这大清门内，没有遮风遮雨的大树，没有道义、良心和怜悯，需要的是力量、权势和诡诈。我知道这个奥秘，但没有告诉你，没有教会你！怨恨你这个年老的、无能的、徒具虚名的祖父吧……”

锣声响着……

刑场上，绞架的绳索吊起，两个无辜的女人竖在空中，风吹着她们的衣衫和散乱的头发，在空中摇荡着……

“我好糊涂啊！跑到这崇政殿来干什么？我为什么没有去清宁宫，找皇后、找庄妃呢？这是命运的安排吧？……”

锣声响着……

刑场上，刀斧手挥刀向硕托、阿达礼的颈上砍去。头颅滚落了，鲜血喷涌而出，高台上增添了两摊殷红的鲜血……

锣声停止了。礼亲王代善跌倒在崇政殿的门槛上……

五十四 皇九子福临登上了鹿角宝座。“入主中原”的战鼓敲响了

经过一番钩心斗角、幕后交易、实力较量、纵横捭阖、叫喊、哭泣、绞杀、流血之后，大清政权经受了一次动荡，重新稳定下来。历史托出了庄妃，庄妃适应了满洲贵族集团的需要，把大清的历史，推向了一个新的时期。

庄妃，这个科尔沁女儿，没有沉醉于这表面的稳定。她知道，八旗集团之间的公开分裂虽然避免了，但这眼前的和解，只是一种妥协，只是更加激烈动荡前的一个间歇。这一切的关键，是可怕的多尔衮站在鹿角宝座的旁边。

庄妃，这个科尔沁女儿，高于诸王贝勒之处，在于她有一双锐利的眼睛，看准了多尔衮性格中的核心：残忍惊人而才智超人；诡诈阴险而精明干练；城府莫测而深谋远虑；既是筹划阴谋的能手，又是指挥战争的高手；可能是福临皇位的颠覆者，也可能是明朝江山的摧毁者。古人所谓的“乱世枭雄”，也许就是这样的人吧！

庄妃，这个科尔沁女儿，高于诸王贝勒之处，在于她有一副敢于冒险的胆量。多尔衮向清宁宫靠拢了，如同一只猛虎走出山林悄悄地向它的猎物走近一样。这个猎物，就是福临，就是皇位，也包括庄妃自己。距离越近，危险越大。但庄妃没有惊慌，没有畏缩，也没有粗心大意，她要骑在这只猛虎的背上，凭借猛虎的脚力和勇力，向“入主中原”这个目标奔进，为儿子福临创立不世之业绩。她可能被猛虎吃掉，也可能跌入山涧粉身碎骨。谁知道呢？走着看吧！她说服了皇后、贵妃、淑妃，说服了索尼、谭泰、塔胆，说服了豪格和济尔哈朗，在人们的惊异中，选择了多尔衮来辅佐她的儿子福临。当然，在多尔衮的身边，她还安排了一个郑亲王济尔哈朗。

庄妃，这个科尔沁的女儿，高于诸王贝勒之处，还在于她有一颗极其清醒的头脑，知道在什么时候该干什么。她把教育皇九子福临熟悉登极大典中烦琐礼仪的任务交给聪明的苏麻喇姑去办，把登极大典的组织工作交给索尼负责，把各种文告书信工作交给范文程来管，她自己以全部精力，狠抓决定全局的环节：

八月十七日，她在凤凰楼召集和硕亲王会议，征询伐明方略，公开打出“入主中原”的旗号；

八月十八日，她在三官庙召见明朝的降官降将，并单独召见了洪承畴，了解明朝的情况，听取他们的看法，大张旗鼓地制造伐明舆论；

八月十九日，她在崇政殿召见八旗主要将领，正式提出“入主中原”的口号，并规定每旗挑选五百名精骑参加登极大典，然后去铁背山围猎，并在盛京校场进行比武；

八月二十日，她在中宫召见礼部官员，以皇太极梓宫尚未安葬为由，决定登极大典不设卤簿，不奏乐，不赐赏，不歌舞欢庆；

八月二十一日，她在崇政殿召见朝鲜世子、大君和蒙古各部藩王，告知大清将再次入边伐明的决定；

八月二十二日，她在永福宫会见了秘密来到清宁宫的科尔沁贝勒寨桑的副将、她的侄儿绰尔济，谈话内容不详；

八月二十三日，她在崇政殿召开诸王贝勒、文武朝臣、内院学士、贝子、郡王、朝鲜世子和大君、蒙古各部藩王大会，宣布皇九子福临登极之后，由郑亲王济尔哈朗和睿亲王多尔袞为辅政王，代皇帝治理朝政。

在这一切安排妥帖之后，庄妃坐在永福宫，为她的儿子福临在登极大典上向大清臣民发出的第一个诏令焦虑深思了。

崇德八年八月二十五日，皇九子福临登上皇位，改明年为顺治元年。尊皇后为孝端皇太后，尊庄妃为孝庄皇太后。

一个别开生面的登极大典在大政殿前举行。它显示了庄妃的性格和用心，拉开了“入主中原”的序幕。

大政殿和十王亭粉饰一新。在大政殿的丹墀上，铺着红色的地毯，鹿角宝座高踞于地毯之上。诸王贝勒、文武朝臣、内院学士、郡王、贝子、朝鲜世子和大君、蒙古各部藩王和贝勒，依次恭立于阶下。十面新铸的碾盘大鼓列成一行，鼓手身着戎装，背弓带箭，显得十分威武。十王亭中间的广场上，摆着八个方阵，每个方阵由五百人马组成。战马一般高大，各逞一色，白、黑、红、黄，色彩鲜明，鞍鞴亦各逞一色，因马而异，鞍、马互为突出，显得十分俊逸。骑手高大粗壮，年龄都在十八九岁，着甲戴胄，挎弓佩刀，手挽着高昂的马头，巍然伫立，显得十分剽悍。每个方阵之前，都飘着一面大旗，镶黄、正黄、正白、镶白、正红、镶红、正蓝、镶蓝，依序而列。

更为壮观的是，在八个方阵之后，排列着一千匹黑色铁骑组成的方阵。马是乌黑的，鞍是雪白的，缰是鲜红的，镫是金黄的。马是良种，高过八旗战马一尺，人是大汉，高出八旗士卒一头，为今天的登极大典增色增威。这是科尔沁外藩亲王吴克善带来的随骑，也应邀参加了登极大典。

这里没有长袖、彩衣、花裙，没有歌声、笑声、闹声；只有战马、战刀、战旗，只有铁甲、铁胄、铁蹄，只有雄壮、威严和庄穆。这不像

是登极大典，倒像是校场阅兵。

午刻正点钟声响了，十面大鼓同时擂了起来，鼓声惊天动地。皇九子福临乘坐的御轿，在奉宝官的引导下走进了十王亭广场，五千士卒同声高呼“皇帝万岁”。在鼓声和有节奏的欢呼声中，御轿穿过方阵在大政殿的丹墀下停落，鼓声也戛然而止。福临走出御轿，在奉宝官的引导下，由中间的盘龙台级登上大政殿。这时，士卒们才看清楚，他们的皇帝还是一个孩子啊！

福临今天穿着一件龙袍。这件龙袍是苏麻喇姑亲手用朝鲜黄缎制作的，瘦长合身，上下左右用金线绣着许多昂首腾空的飞龙，不仅色调鲜艳，而且很显身高。衣领是用蓝色贡缎制作的，镶着无数龙眼大的宝珠，不仅极显华贵，而且极显大方。脚上蹬了一双用黑缎制作的厚底高靴，不仅显得庄重沉稳，而且增加了福临的高度。

由于苏麻喇姑几天的排练和导演，福临今天的表现确实不错。他走上大政殿，从容大方，毫不紧张，站在丹墀上抬头威严地向台下的五千将士、战马巡视一圈，然后大步走向鹿角宝座，坐了下来。

这一下“爆场”了。诸王贝勒都十分惊讶：六岁的孩子这样胆大，少见啊！连多尔衮也微微皱了皱眉头：难道长大了又是一个庄妃吗？大臣将领们都震惊了：真是天纵英明啊！八旗士卒们从来没有见过九皇子，一种神奇的感觉诱发了他们神秘好奇的思想：真是龙子龙孙啊！偏偏在这个时候，排列在最前面的镶黄旗方阵里的一匹战马不知为了什么突然长啸一声，身边的几匹战马也应和起来，引得千百匹战马同声嘶鸣。这偶然的、意想不到的“过失”，却产生了极佳的效果，一下子把福临的身价提高了，使全场震惊起来：世逢英主，马通人性啊！若干年后，竟然变成了一个神奇的传说……

战马的嘶鸣声一停，诸王贝勒立即走上丹墀向福临行三跪九叩之礼。福临泰然受之，并挥手让诸王贝勒分列左右。

奉宝官急忙跪下，向福临献上皇太极留下的“治国之宝”。

福临不慌不忙接过玉玺，离开鹿角宝座，上前几步，举“宝”拜天。然后转授内院官。

群臣高呼“万岁”，行三跪九叩之礼，跪于丹墀之下。

奉诏官从诏案上捧起置有“诏令”的金盘，跪献福临。福临从金盘中拿起庄妃用满、蒙、汉三种文字写成的表文，交给宣读官，向大清臣民发布了他的第一道诏令。

宣读官大声宣诏：

奉天承运。大清崇德八年八月二十五日。朕承祖上恩泽，继太宗遗

愿，登极治国。狂浪之诺，不敢轻许；分外之乐，不敢贪求。惟愿张扬祖风，苛意图强，挥兵越边，入主中原，告太祖于福陵，慰太宗于地下。

愿朕之肱股重臣，消私怨而同心共胆，顾大局而谋立大功。忠贞为国者，朕捧酒以祈永年；乖戾营私者，朕挥剑以除奸侯。昭昭天日，尔等慎之！

愿朕之将领土卒，勇若虎豹，矫若猿猱，迅若羚羊，猛若鹰鹫，以摧枯拉朽之势，克蹶大明，建不世之功，光宗耀祖。朕将于十里长亭，设帐具乐，举杯相迎。昭昭天日，尔等勉之。

愿朕之黎民百姓，克勤克俭，忠顺奉公。躬耕于田野，驯牧于草原；奉银两以强国力，献良马以利战阵。举国一致，同心灭明。徙马群于江汉，寻安乐于江南。昭昭天日，尔等待之！

祖宗保佑，大清必胜！

神灵保佑，大功必成！

宣诏官用满、蒙、汉三种语言连读三遍，会场沸腾了，八旗兵疯狂了，狂呼，呐喊，狂叫，向六岁的皇帝致敬。诸王贝勒再行三跪九叩之礼。福临起身，快步走到阿巴泰面前，搀扶而起，携手而立，面向五千八旗将士，大声说道：

“阿巴泰忠贞英勇，战功卓著，先帝虽已口头加封，但未举典仪。借此之机，朕承先帝之意，封阿巴泰为饶余郡王，为朕带兵伐明！”

这几句准备好的台词，福临讲得极其清楚自然，诸王贝勒更加震惊了，士卒们更加觉得神奇了。阿巴泰跪倒谢恩，然后突然站起，面对五千铁骑大声喊道：

“兴兵伐明，大清必胜！上马！”

五千骑兵一跃而跨上战马，发出震天动地的呼喊……

福临的任务完成了，笑了，端坐在鹿角宝座上。

“入主中原”的战鼓敲响了……

庄妃，这个科尔沁女儿，从登极大典开始，就在苏麻喇姑的陪伴下，悄悄地站在凤凰楼东面的栏栅旁，一直注视着大政殿前的一切。此刻，她流出了眼泪，哭了……

② 风云山海关

目录

- 一 “入主中原”的序幕拉开了，孝庄去了清河汤泉
- 二 江南丝竹弹奏着吴三桂的金戈铁马
- 三 多尔袞思索的结论是：用权有术者才是真正的强者
- 四 袁崇焕不朽的英名，使济尔哈朗作出了错误的决定
- 五 秋风、秋雨和孝庄的秋思
- 六 “雪衣画眉”，福临的保护神
- 七 石头是圆的，谁知它向哪边滚啊
- 八 吴良弼，捉摸不透的“怪物”。中后所，消耗生命的“磨盘”
- 九 历史是什么？是生命延续的江河。孝庄在这条河边，发现了一个“导者”
- 十 宁远决战中的吴三桂和济尔哈朗
- 十一 塔山大营的夜宴和浑河桥头的凯旋式
- 十二 清河汤泉的“马追”……
- 十三 吴三桂，崇祯皇帝心中的希望之星
- 十四 雪夜炉火一席话。言必中的宁完我啊
- 十五 多尔袞在“赠马”仪式上的讲话
- 十六 没有永远的朋友，没有永远的敌人，没有不变的准则
- 十七 祖大寿的忧郁、痛苦和欢乐……
- 十八 多尔袞时代，在灶神上天的时候开始了……
- 十九 风雪故人来。孝庄头上的紧箍圈悄悄地脱落了……
- 二十 历史把一个陌生的课题摆在李自成的面前
- 二十一 时代的折光，在吴三桂脸上变幻着色彩
- 二十二 西安，“逆天作乱”的闯贼北京，“天纵英明”的崇祯
- 二十三 崇祯皇帝流泪了，吴三桂沉醉了，陈圆圆的春心动了……
- 二十四 权力的均衡消失了，孝庄急速返回盛京
- 二十五 盛京的哑剧、悲剧和闹剧
- 二十六 崇祯皇帝的自我悼亡
- 二十七 李自成的梦魂萦绕
- 二十八 吴三桂在临流徘徊
- 二十九 王则尧带着李自成的招抚条款来到山海关……
- 三十 这个价，是孝庄开的
- 三十一 吴三桂在说“梦”，王则尧在梦中
- 三十二 四月九日，出关！
- 三十三 四月十二日，李自成决意东征吴三桂
- 三十四 四月二十日，吴三桂最后的决定
- 三十五 四月二十二日。一片石之战，李自成从顶峰跌落
- 三十六 清兵进入北京，满洲贵族的内争爆发了
- 三十七 “戏中有戏”，戏在哪里？这也是一场苦涩的梦吗？
- 三十八 破釜沉舟，倾家荡产，孝庄作出满族迁移入关的决定
- 三十九 辽阳之乱，孝庄出现在人群面前
- 四十 一个民族的大迁移开始了。烟雨中，孝庄向皇太极的陵寝告别……

一 “入主中原”的序幕拉开了，孝庄去了清河汤泉

大清崇德八年（1643 年）八月二十五日，六岁的顺治皇帝——福临登上皇位，尊皇后为母后皇太后，封生母庄妃为圣母皇太后，以郑亲王济尔哈朗和睿亲王多尔袞为辅政王。半个月后，他们组织、发动了“宁远战役”，拉开了“入主中原”的序幕。

九月十一日，盛京外攘门外的教场上，将台高筑，黄幄张起，设御案御椅，陈銮驾卤簿，敕印置于案头，黄龙大纛竖于台上。正红旗一万五千名将领土卒和正白旗、镶蓝旗四百名将校，组成三十个方阵，跨马排列。济尔哈朗着蓝色战袍、戴蓝色软盔，挎腰刀，蹬高筒飞云战靴，率英亲王阿济格、饶余郡王阿巴泰、正白旗固山额真阿山、镶蓝旗固山额真济度、正红旗固山额真杜雷恭立于队列之前。睿亲王多尔袞、豫亲王多铎、礼亲王代善、肃亲王豪格恭立于高台一侧的黄幄前。他们都在等候着顺治皇帝的到来。整个教场肃穆森严，只有台上那面黄龙大纛在秋风中猎猎作响。

辰时正点，外攘门三声炮响。在鼓乐作导、侍卫护驾下，顺治皇帝——福临走出外攘门。他着明黄色飞龙缀珠龙袍，骑一匹火红袖珍马，经过万寿寺、贤王祠，进入教场。在“咚咚”鼓声中，官兵皆马上伏俯请安，诸王贝勒、各旗固山额真急忙跪倒相迎。福临穿过方阵，来到黄幄前下马，由礼部官引导，登上高台，坐于御座之上，接受诸王贝勒三跪九叩之礼。宣诏官捧起备好的诏令，向福临跪倒叩头，然后站起，走到台前，用洪亮的声音宣读诏令：

……承上苍眷爱，蒙祖上洪福，朕登大位。太宗遗愿不敢忘怀，万民之祈不敢有违。秋高气爽，正值用兵之时；铁骑踊跃，已具克敌之威。诏令辅政王济尔哈朗为奉命大将军，以英亲王阿济格副之，率雄兵五万，攻取宁远。扫脚下之障碍，开入关之通路……

宣诏毕，济尔哈朗和阿济格登上高台，向福临行三跪九叩之礼。福临将奉命大将军敕印授予济尔哈朗，并从礼部官手里接过黄龙大纛，授予阿济格。济尔哈朗跪在福临脚下，抱福临的腿，吻福临的袍边，泪水满面地说：

“臣就是粉身碎骨，也难报皇上之恩啊！”

阿济格举起黄色大纛，朝着列成方阵的八旗将士猛力摆动，用惊雷般的喊声，发出了向宁远进军的命令……

在教场外送征的六部承政、参政、内院学士和文武百官的行列里，突然插进了两个年轻的女人。一个着石青色宫廷常服，戴蓝色头巾；一

个着红色箭衣，戴红色头巾，在这群官员中特别显眼。巡道视察的小校一眼就发现了，他抽刀拍马，直奔而来。当他看清是孝庄皇太后和苏麻喇姑时，他惊呆了，滚下马来，匍匐在地，正要叩头请罪，却被孝庄用微笑制止了。苏麻喇姑一把拉起小校，低声说：“莫作声，别惊动了文武百官！”小校痴呆地站在那里，忘了他的坐骑正蹒跚在官道上。邻近孝庄两边的官员们也都惊呆了，目不斜视地望着前方，但他们的感觉已经全部移到身左或身右了。

孝庄在五天的诸王贝勒会议上，做出了由辅政王济尔哈朗率师出征，攻取宁远的决策后，便当众宣称自己决定于九月十一日在皇上为郑亲王颁诏授印之后，即远离盛京，与皇上同去清河汤泉沐养，实践自己“不参与朝政”的诺言。对此，多尔衮和多铎惊讶而高兴，济尔哈朗和豪格惊讶而担忧。他们都明白，济尔哈朗出征之后，朝政大权自然而然地要落在多尔衮手里。但这是一个月前孝庄为福临继位做出的保证，谁也不好再说什么。这个消息一传到百官的耳朵里，如同出征攻取宁远一样，使朝臣都震动了，在几天的议论中，“言而有信”的传统道德，使孝庄的形象更加高大了。他们哪里知道，孝庄需要有一个安静的环境，去思索她必须弄清的一些问题。

今天，她去清河汤泉的一切准备都就绪了：苏麻喇姑从内院借来了她需要的史籍案卷，侍女们备好了生活用物，侍卫亲兵们已备好马匹，朱栏黄幔御船已停泊于浑河岸边。她拒绝了礼部奏请驾临教场阅兵的安排，在清宁宫里等待着福临归来。

可是，济尔哈朗此行太重要了，不仅关联着“入主中原”大业的进展，也关系着儿子皇位的巩固。她想看看士卒们的情绪、将领们的劲头，更想看看济尔哈朗做主帅的风度、权威，以此来判断此次出征的吉凶。她的心按捺不住了，便带着苏麻喇姑，跨上战马，悄悄奔出外攘门，来到这教场外送行的朝臣行列里。她的侍卫亲兵得知她的行踪后，也悄悄地跟来了。

教场内雷动般的喊声传来，接着是阿济格粗犷凶狠大门大噪的命令声。鼓声也“咚咚”地响了起来。

在“咚咚”的鼓声中，掌旗官坐在马上，高举黄龙大纛走出教场，送行的文武百官急忙跪于官道边，以礼送行。皇太后是不可下跪的。苏麻喇姑扶着孝庄站着，在这跪倒的人群中确有“鹤立鸡群”之势。

鼓声“咚咚”，马蹄“嗒嗒”。多铎陪着阿济格带着五百名护卫铁骑分两列走出教场。他俩低声地交谈着，会心地微笑着，来到孝庄面前，似乎根本没有看见，不屑一顾地向前驰去。孝庄心里突然一凉，一种冷落愤怒之感涌上心头，那挂着喜悦的嘴角突然紧闭了。也许苏麻喇姑看出来，她悄悄地对孝庄说：“皇太后今天的衣着很好，没有人认出来的。”孝庄一丝强笑，算是对苏麻喇姑好意的回答。但一片不祥的乌云已落在她的心头：

“粗野凶狠的阿济格能听济尔哈朗的调遣吗？如果主帅与副帅不和，这仗还能打赢吗？但愿心术不正的多铎，在轻声低语中，没有给阿济格出弯弯道道；但愿正白旗和镶蓝旗的历史纠葛不要在战场上暴露出来；但愿郑亲王能是一个聪明的主帅，善于制人而不受制于人……”

鼓声“咚咚”，马蹄“嗒嗒”。阿山、济度率领着正白旗、镶蓝旗四百名将校驰马而来。因为正白旗驻军广宁，镶蓝旗驻军塔山，他们已在各自的驻地作好出征的准备，只是各旗的固山额真带领二百名佐领以上的将校来参加今天的颁诏仪式。这四百名将校，因为是挑选出来的，所以，马体高大，人体魁梧，甲胄全是新的，显得十分英武。他们驰至孝庄面前，济度突然发现了孝庄，便对二百名镶蓝旗将领大喝一声：“下马！”阿山和二百名正白旗将校愣了一下，当发现孝庄时，也跳下马来，依马而立。济度和阿山跪在孝庄面前请安问好，四百名将校也同时跪倒在路上。

孝庄的心里一热，泪水几乎滚了出来。她急忙扶起阿山，亲切地说道：

“阿山将军，这次打仗，你要多出力。正白旗是睿亲王、豫亲王带起来的，不要给他们丢人！”

阿山大声回答：

“谢皇太后关心。”

孝庄扶起济度：

“济度，你是郑亲王之子，记住，战场上军法无私，千万不要大意。你是会动脑子的人，遇事要多想想。”

“谢皇太后教诲！”

孝庄挽着阿山、济度，望着跪倒在路上的四百名将校，感激地说：

“我谢大家，快上马起程吧！”

阿山发出了上马的命令，将校们飞身上马，向前驰去。

济度拱手向孝庄告别，低声说道：

“清河地处山里，寒潮说来就来，请皇太后和皇上多多珍重。”说完，与阿山跨上马鞍，疾驰而去。

孝庄望着济度远去的背影，心里十分感激：

“寒潮？济度也出来了！秋天过去是寒冬，哪能没有寒潮呢？害怕的是，如果在寒潮中再来一阵北风冒烟雪，那可就难熬了。济度啊！如

果你在宁远城下，能送来一股暖流，清河山里的日子就会好过多了……”

鼓声“咚咚”，马蹄“嗒嗒”。豪格陪着阿巴泰率领一队亲兵飞马而来。阿巴泰老远就看见孝庄和阿山、济度话别，不等走到孝庄面前，就在马上喊道：

“皇太后，阿巴泰给你请安了！”说着翻身下马，与豪格一起跪在孝庄的面前。孝庄不等他们双膝落地，便搀起他们，笑着说：

“我特意来为饶余郡王送行。这次攻取宁远地，全靠你显灵光了。”

阿巴泰信心十足地说：

“皇太后放心，咱决不给太宗皇帝丢人。我还想闹个亲王当呢？”

孝庄高兴地说：

“快人快语。太宗皇帝之灵，会保佑你称心如意的！”

阿巴泰突然降低声调说道：

“听肃亲王说皇太后不管朝里的事了，这何苦呢？把大权让给多尔袞，这，这不是找个老虎哄孩子、弄他娘的险吗？”

豪格从背后拉了阿巴泰一把，低声说道：

“郑亲王和睿亲王来了，你快上马吧！”

阿巴泰抬头看着远处缓缰而来的多尔袞，狠狠地吐了一口，转身对孝庄说了一句“请皇太后好生看护皇上”，便与豪格跨马而去。“嗒嗒”的马蹄声敲打着孝庄的心：

“我在弄险啊！让济尔哈朗挂帅出征是弄险，让多尔袞执掌权柄是弄险，‘不参与朝政’的保证是弄险，‘入主中原’是自己有生以来最大的弄险啊！形势的逼迫、内争的需要、争取人心的许诺和对遥远梦境雄心勃勃的追求，使自己一步一步陷入今天这样危险的境地：一边是‘入主中原’的高山，一边是‘大权旁落’的泥潭。这忧心的纷乱，这隐隐的恐惧，谁知道呢？……

“泥潭！皇宫本身就是血淤的泥潭啊！表面上青萍碧绿，平静无波。可青萍之下，涌动着腥膻的血浆。这涌动的血浆，随时都会吞没一个无所作为的帝王……

“也许只有攀登‘入主中原’的高山，才能避免灭顶于泥潭。可这攀登的道路在哪里？我得默默地寻找啊……”

孝庄在默默地思索中。济尔哈朗和多尔袞来到孝庄面前，他们请安

之后，济尔哈朗神情肃穆地奏请道：

“臣济尔哈朗出征在外，由睿亲王总理朝政。睿亲王必能继承太祖太宗之仁德，辅助皇上，为两位皇太后解忧，为天下黎庶造福，胜臣千百倍矣！至于宁远之事，臣五内惶惶不安，愿圣母皇太后累神焦心，怜悯臣下，随时予以指教。”

多尔袞十分机敏，听出了济尔哈朗话中的用意，便以极其轻松的神态奏请道：

“郑亲王有福，多尔袞命苦。郑亲王总理朝政时，有圣母皇太后为依，故而朝政肃然。我奉命理政之时，恰是圣母皇太后离京沐养之日。五内惶惶，无以为靠，恳祈圣母皇太后时时关注内政，以免臣下有负皇恩。”

孝庄淡淡一笑，漫然回答：

“我已定于今日离开盛京，大清今后的一切，都放在两位辅政王的肩上了。前景如何？其实，人的一生都在弄险，游水者会掀起浪花，攀山者会得到风光，骑马的会摸到急风流云，降龙伏虎的会得到江山。是死于水底？是死于深谷？是死于草原？是死于龙腹虎口？就看个人命的大小了。但愿我们都活着，为大清挣来一个奇大无比的天下。”

济尔哈朗和多尔袞一时都愣住了。这时，福临在礼亲王和侍卫亲兵的护卫下，来到孝庄面前，向母亲请安。

孝庄挽着福临的手，向济尔哈朗送别，向多尔袞和代善告别。

两个时辰之后，浑河岸边停泊的朱栏黄幔御船，扬帆向太子河漂去……

二 江南丝竹弹奏着吴三桂的金戈铁马

郑亲王济尔哈朗率师进攻宁远的消息，于九月二十一日晚上传到宁远城明朝总兵吴三桂的府邸。这个消息是吴三桂派出的细作从广宁城得悉的，由于日夜兼程，又要躲避沿途清兵关卡的盘查，这个细作在奔回总兵府邸禀报后，就当场昏倒了。这时，济尔哈朗已抵达锦州，距离宁远城只有两天的路程。

吴三桂听了细作的禀报，心里十分震惊。他震惊于清廷在皇太极死后的短短时间里，就平息了内部的争斗，又开始向外扩张了；更震惊于这样重大的军事行动，舅父祖大寿事前竟无一语相告。他失悔自己的粗心大意，更憎恨多尔衮不讲交情，一种强烈的抗争情绪在心头产生了，勃起了。

吴三桂毕竟是在大明与大清夹缝中周旋了多年的政客，他隐藏了震惊、失悔、憎恨和抗争的心绪，在副将杨坤、游击郭云龙和辽东巡抚黎玉田面前，神态极其轻松地发布了两道命令：一是派出细作游骑迅速查明清兵的统帅、将领、兵力和行动意图；二是立即召集中后所游击吴良弼、都司王国安和中前所总兵黄色速来宁远城议事。之后，便淡然一笑，转身走进内室，听歌伎弹唱去了。

杨坤和郭云龙是吴三桂的心腹将领，熟悉吴三桂与清廷眉来眼去的内情。他们以为这次清兵来犯和以往相同，只不过是双方约定的战场游戏罢了。当内室江南丝竹弹起，他们便拱手向黎玉田作别，回到自己的大营，按照他们的方式寻欢作乐去了。

辽东巡抚黎玉田却是另一番心境。看着吴三桂神情轻松，飘然离去，他茫然了；听着内室传来的娇滴滴的歌声，他震惊了；想着上月五里河那场糊涂的战斗，他疑惑了。如果吴三桂与东虏“暗通关节”的传闻属实，不仅自己 and 三千士卒处于虎口之中，就连北京城里的崇祯皇帝也处于悬剑之下，这关外重镇宁远城，不就是引狼入室的跳板吗？这个抗清有志的辽东巡抚，在松锦兵败之后，没有气馁，没有灰心，没有丧失抗清的锐气，没有动摇杀敌报国的信心，可今晚，在吴三桂轻松飘逸的神态面前，在轻柔的江南丝竹声中，突然觉得自己的心境黯淡了、前途渺茫了，一颗壮心失去了依托。他呆坐在厅堂里，摸着左肩上仍在隐隐作痛的伤口，神情木然了。

江南丝竹之音从内室传来，黎玉田在默默地想着：出身于将门的吴三桂，雄姿英发的吴三桂，皇上信赖和赏识的吴三桂，真的会认贼作父，投靠东虏吗？他的父亲吴襄被皇上国戚勋臣般地恩养着，难道他不知恩吗？在朝臣接二连三奏请“撤卫内徙，拱卫京畿”的浪潮中，皇上闻而不动，依然把十万兵马放在关外，交给这个年轻的总兵执掌，吴三桂

难道不思恩报吗？黎玉田的心头恍惚了……

江南丝竹之音在耳畔回旋着，黎玉田在默默地想着：吴三桂的母亲是祖大寿的妹妹，祖大寿投降东虏后，皇太极发还了祖家在锦州的全部家产，连祖大寿夫人作浴使用的赤色铜盆也完璧归赵。难道这不是对吴三桂的暗示吗？传闻中，吴三桂与皇太极的书信往返，都是通过祖大寿转达的。甥舅之间的来往内幕，谁能摸得清楚呢？黎玉田的心头沉重了……

江南丝竹之音在耳边泣诉着，黎玉田默默地想着：如果自己猜测的事情不幸出现于宁远，自己该怎么办呢？看来，只有用自己的生命和三千士卒的鲜血为皇上死节尽忠了。他心如刀绞地闭上眼睛，似乎觉得东虏的铁骑正从自己的身边驰过，向山海关冲击而去。辽东！辽东这片大好河山，丢失在自己这个无能的辽东巡抚手里，真是奇耻大辱啊！

江南丝竹之音在耳边碰击着，这个壮心未泯、报国无门的辽东巡抚愤怒了。他要弄清吴三桂的真实意图，决定自己今生今世的最后归宿。他挺直腰板，坐在一把红木椅上，瞪大双眼，等待着吴三桂从内室走出来。大敌兵临城下，当总兵的对部下总得有几句交代啊！

内室里的吴三桂，并没有像黎玉田猜想的那样迷恋于女色而放荡寻欢。他和黎玉田一样也在思索着。思索着这突然而来的军情变化，思索着自己的处境，思索着应敌的对策和谋略。

富有的、尽情所欲的、放荡不羁的生活，使这个三十一岁的宁远总兵从小就养成了一种特殊的兴趣。随着年龄的增长和官位的升迁，他的这种兴趣已经变成了一种特殊的习惯：每次考虑重大问题时，必须有歌伎陪伴，或弹奏，或歌舞，或偎依于怀，以调剂他思索的神经。这种习惯的养成，完全是由于虚荣自负心理的支配，以此来附庸风雅，显露才情，取宠于骚客墨友。

吴三桂斜依于坐榻之上，闭着眼睛，思索着当前各种力量所形成的格局：一个月来，关于李自成在襄阳挥师北上的传说越来越翔实了，这个可怕的凶神恶煞，确实显示了不凡的才能，已经到了振羽腾飞的时候。近来，朝廷关于中原征战的塘报越来越少，也许正好说明闯贼腾飞的时日不远了。北京的情况呢？父亲派人传信说，消沉了几天的“撤卫内徙”，近日又嚣张起来，除了那些多嘴的谏官外，连内阁辅臣们也在暗中酝酿，准备联名上表。这些剿贼无策、治国无能的滑头官僚，眼睛只看到一个宁远城，只看着宁远城里的十万大军，脑袋里除了“撤卫内徙，拱卫京畿”八个字外，恐怕再没有别的玩意儿了。崇祯皇帝的态度呢？父亲派来说，仍然在愁眉苦脸地犹豫着。这个倒霉的帝王，从登上皇位起，一直就在绷着脸皮过日子。“撤卫内徙”的谏言，迟早会被这个倒霉的皇上采纳的。那时，自己怎么办呢？顺从，还是抗拒？

吴三桂的手触及了歌伎隆起的乳房，突然觉得它有些松弛散软了。

变了，一切都在变，变得不如前几天了。他带着惋惜的心情，重新闭起了眼睛。

随着水泉冷涩的曲音，清兵突来的军情浮起在他的心头，他立即感到今日处境的险恶。如果宁远丢失，自己在皇上面前的身价会立即跌落的，清廷的诸王贝勒也会立即改变对自己的态度。对一个打败仗的将领，人们都会鄙视而厌恶，更不用说自己的敌人、仇人了。不战就俯首投降吗？自己是宁远十万铁骑的统帅，是中原朝野名士学者心目中资兼文武的边将，如此轻身许人，不就是自我作践、廉价拍卖吗？清廷的诸王贝勒啊，吴三桂不是洪承畴，要想一口吞掉不是那么容易的！崇祯皇帝啊，要想保住你“天纵英明”的形象，把你的金钱、爵位、恩宠向这儿投放吧！天下许多事情都是这样：任人玩弄的京师名妓比偶尔偷情一次的村姑，不是身价更高吗？

江南曲音冷涩凝绝，吴三桂的手跌落在歌伎的大腿上。他下了最后的决心：打！就在这宁远城下打！就在李自成腾飞之前打！打出一个震动关外、震动中原的惊雷，打出一个威风来！打给崇祯皇帝看，打给清廷的诸王贝勒看。大明、大清的帝王啊，你们都亮出价钱来。

决心下定了，吴三桂的心绪也平和了。他紧抱着怀中的歌伎，在丝弦转急的曲音中，开始了审慎周详的战斗方略的准备。

他冷静地进行战场的选择。中后所位于宁远西南八十里，是清兵进攻的第一个关城，游击吴良弼、都司王国安都是辽东巡抚黎玉田的部下，城池坚固，士气很高，但兵马只有九千，作为决战的战场，调集充实兵马，显然是来不及了。但如果以中后所九千兵力为代价，能换得清兵五千兵马的伤亡，最后决战的文章就好做了。中前所在宁远城西一百多里处，是清兵可能进攻的第二个关城，因为城池多年未修，城堞多处倒塌，根本不具备决战地点的条件。但总兵黄色是自己的亲信将领，所部一万多兵马虽不是家养兵丁，但都是经过一些战阵的，与清兵周旋十天八天谅无困难，如果能消耗清兵五千兵马，写好最后决战的文章就有把握了。就在宁远城下与清兵决战吧！这里不仅城郭坚固，劲旅集中，地形开阔，而且是关外重镇，一举成功，宁远之名可以加重胜利之威。特别重要的是：这里是十七年前袁崇焕打败努尔哈赤的场所，宁远城已与袁崇焕的威名连在一起，这个名字本身，对清兵就是一种心理上的威胁，对自己的兵马是一种鼓舞的神力。

吴三桂在反复考虑之后，决定选用黎玉田为敌前统帅。当然，黎玉田手下的三千兵马，是他打算首先抛出的代价，但他还有更深的考虑：战场上的厮杀是最容易结仇的，这种仇恨往往会深植于将领土卒之中。十七年前袁崇焕在宁远城下，使努尔哈赤兵败身亡，清兵将领土卒一直恨他入骨，而袁崇焕也终于屈死于皇太极的离间计中，清兵借崇祯皇帝之手为努尔哈赤报了仇。留一条后路不是更为妥帖吗？

一阵急促的脚步声停止在内室门外，副将杨坤走进厅堂，惊动了吴

三桂。他推开怀里的歌伎，走出内室。

杨坤稟报说：

“总兵大人，细作和游骑查明，此次进犯的清兵，由郑亲王济尔哈朗率领，英亲王阿济格和饶余郡王阿巴泰随行。兵力是五万，由广宁的正白旗、塔山的镶蓝旗和沈阳的正红旗组成。现已在锦州集结。”

吴三桂听了，心里感到轻松一些。济尔哈朗只是大清的福将，而不是战将啊！他突然发现黎玉田神态严肃地坐在一边：

“黎巡抚，你……”

黎玉田霍地站起：

“卑职一直恭候门外，等候总兵大人下达御敌之策。”

吴三桂听出黎玉田话中的不满和讥讽，他豁然大笑，神采飞扬地说道：

“江南丝竹之音，绝妙无穷，神奇莫测，意境情趣，随人而异。有的从中见到似水柔情，有的从中看到金戈铁马。大人在此听曲始终，感觉如何？”

黎玉田语塞了。

吴三桂笑声朗朗，神情风流潇洒，话语亲昵风趣，上前挽起黎玉田的手臂：

“老兄，中后所、中前所的总兵、游击们快要到了。敌情已经查明，你我同去大营，商议如何与济尔哈朗会猎吧？”

三 多尔衮思索的结论是：用权有术者才是真正的强者

济尔哈朗和孝庄离开盛京后，朝政大权落在多尔衮的手里。但他却没有轻易弄权。

他有着一双明澈敏锐的眼睛，却容不得自己不喜欢的颜色；他有着一颗震撼天地的雄心，却总和私欲混杂在一起；他有着超人的聪明和才智，却孪生着皇室独有的狭隘和残忍。九月十一日，他送走孝庄之后，在突然飘落而来的权柄面前，独自坐在崇政殿那双高背靠椅上，思索着这权柄的运用：

“忘不了那个女人曾经给予自己的难堪和痛苦，忘不了大贝勒代善对自己的背叛，忘不了谭泰、索尼对自己的威逼和蔑视，更忘不了冤家对头豪格啊！要用辅政王这个权柄，剪除这些难于忘怀的敌手。但这需要时间啊……

“她虽然去了清河汤泉，但谁知道这个可怕的女人正在想些什么？她把儿子福临带在身边，不正好说明这个女人对自己存有戒心吗？‘戒心’出于‘疑心’，疑而远去，更应该提防啊……

“济尔哈朗打仗去了，如果凯旋，这个权柄仍然是他操持的。豪格呢？正以皇上监护人的姿态，注视着自己的一言一行。他的心腹将领谋臣俄莫克图、杨善、伊成格、罗硕又死抱一团，保护着这个倒霉的皇太极的长子。也许有一天，这些对头会成为宁寿宫的那个女人依靠的心腹人物。那时，一切都来不及了……

“操权柄而不用者，是傻瓜。操权柄而乱用者，是莽汉。操权柄用而有术者，才是真正的强者。要占据鹿角宝座，不能不在‘权术’上下功夫啊！”

几天之后，多尔衮以他杰出的组织才能，勇于任事、敢于任事的气魄和独断专行的作风，开始了盛京六部的改组。

他每晨四更鼓响，便准时到达崇政殿，依次召见六部承政、参政和内院学士。听奏时，他寻根刨底，不许有半点含糊；需要查实的事情，立即召见有关官员查询证实，使那些平时常以巧言塞责的官员汗水淋漓，神色惶恐；对于那些靠下属写就奏稿，参奏时照本宣科的承政、参政，则没收文本，令其牙舌口述，使那些肠肥腹空、靠人捉笔之徒，心碎胆裂，战栗不已。决断时，他言简意赅，切中要害，绝无拖泥带水、模棱两可之词。他亲自巡视六部、内院，对“恪尽职守”者，迁升；对无能任职者，淘汰；对怠工混事者，严惩。十天之后，百官不再懈怠，六

部焕然一新。

他一方面极力称赞谭泰、索尼之忠贞和两黄旗将领们拥立皇上的功勋，说什么“满朝文武大臣，若都似谭泰、索尼，朝政何愁不清明；大清劲旅，若都似两黄旗之忠勇，天下何愁不太平”。并重赏谭泰白银五千两，迁升索尼为镶黄旗旗务总管大臣。一方面大讲特讲“硕托、阿达礼谋反事件”和“巴布海投帖事件”的种种危害和恶果。在危言耸听中，以“图尔格与巴布海投帖事件有关”为理由，把图尔格调离了镶黄旗固山额真的职位。在早朝中，多尔袞神情沉重地对群臣说：“图尔格在正白旗多年，我深知其性耿言直，忠贞无贰。但有人告发，事关国运，本辅政王不敢因友徇私。待刑部查询清楚之后，再充以重任。”查询？三年亦可，五年亦可，你图尔格还不知恩吗？并以“连坐硕托、阿达礼谋反”的罪名，把阿达礼之弟、代善子孙、正红旗骁骑校、年仅十五岁的“文武神童”勒克德浑废黜宗室，降为庶民。

在短短的半个月里，朝纲重振。多尔袞以“忠君忧国”的姿态，赢得了两黄旗将士的好感，赢得了满朝官员的称赞，赢得清宁宫的赞许，母后皇太后高兴地说：“有功者赏，有过者罚，睿亲王不计前怨，也难为他了。”

在短短的半个月里，伴随着谭泰的微笑，代善、图尔格的惨笑和多尔袞的阴笑，吏部和礼部的一些年轻官员，悄悄地走进各部衙门，掌管了承政、参政、主事的权力。于是，大清朝廷里拖拉、松懈、疲沓的风气改变了，各部之间扯皮、推诿、抵牾的状态消失了，上下之间隔阻、观望、等待的关节畅通了，多尔袞可以一呼百应了。六部衙门呈现了一片勃勃生机。

在这突然改变的气象中，人们似乎没有想到吏部是多尔袞长期经营的，礼部是多铎长期主管的，这些新任的承政、参政、主事，几乎都是多尔袞和多铎信赖的人。也许人们都看到了，想到了，但都没有说出口来。

权力，这个伸屈缩胀的怪物，真有着千变万化的功能。弱者掌握它，是毒杀历史的药剂；强者掌握它，是抽打历史的铁鞭；愚者掌握它，是束缚历史的绳索；贤者掌握它，是推动历史的车轮。多尔袞掌握了它，在消除大清朝廷各种弊端的同时，却在崇政殿辉煌的殿宇里，留下了他靴子上的污泥浊水。

多尔袞毕竟是多尔袞啊！

多尔袞在半个月里的所作所为和隐藏在这些事情背后的神秘用心，肃亲王豪格和他的心腹俄莫克图、杨善、伊成格、罗硕发现了，看清了，而且都说出来了。

罗硕把他们看到的、想到的一切，悄悄地告诉了内院大学士范文程，希望他的老师能代为设谋，制止多尔袞权力的扩展。饱经沧桑的范

文程听了以后，笑着摇晃着脑袋，便“王顾左右而言他”，天南海北地乱扯起来。罗硕失望了，败兴而回。

俄莫克图在一个夜晚，悄悄走进礼亲王府，想试探一下大贝勒代善对这半个月来朝廷变化的看法，以便和大贝勒联合起来对付多尔衮。谁知大贝勒代善已成惊弓之鸟，起初不肯出屋相见，相见之后，竟然脸色苍白，松弛的肌肉在微微颤抖，在没有进入主题的请安问好中，这位年老的、可怜的、一再遭受打击的大清元老，竟然惊慌得有些答非所问、语言含混了。俄莫克图心里很难过，不忍再使这位大贝勒痛苦为难，在转达了肃亲王豪格的请安问候之后，便告辞了。第二天，这位大贝勒，就带着他的孙子勒克德浑，到清河汤泉沐养去了。

肃亲王豪格亲自来到清宁宫。孝端皇太后、皇贵妃、皇淑妃在中宫接见他，并特意备了几样糕点，以家人之礼款待他。豪格谈了半个月来多尔衮的所作所为，并坦率地说出自己的忧虑，担心一场宫廷政变会很快发生。孝端皇太后听了十分震惊，皇贵妃、皇淑妃吓得说不出话来。这些被皇宫一个月前那阵刀光剑影吓破了胆子的后妃们，听说一场新的风暴又要袭来，都不知如何应付。谁来拿主意呢？孝庄远在清河汤泉。找谭泰、索尼吗？据豪格猜测，他俩可能坐上了多尔衮的轱辘车。找范文程吗？罗硕找过了，这位足智多谋的内院大学士，现时也有些怕多尔衮了。也许只有太医傅胤祖是惟一可靠的人，但他是一个医生，能拿什么主意呢？可总比清宁宫的侍女高明吧，太医总归是皇太极留下的亲信啊！傅胤祖被请进宫来，经过长时间的计议之后，按照太医的“药方”，皇淑妃在两天之后，声称身体欠安，也去清河汤泉沐浴疗养去了。

肃亲王府的一切活动，正蓝旗固山额真何洛会都一件不漏地告知了多尔衮。在皇淑妃离开清宁宫的第三天，辅政王多尔衮骑着快马，带着护卫铁骑，也向清河汤泉奔去……

四 袁崇焕不朽的英名，使济尔哈朗作出了错误的决定

阿山带领的正白旗兵马，九月二十五日从广宁城出发，渡过杨郎河、大凌河、小凌河，于九月二十七日抵达锦州城西五十里的锦县。与锦州的正红旗、塔山的镶蓝旗，形成了指向宁远城的三支箭头。济尔哈朗集结兵力的战前准备最后完成了。

就在当天晚上，济尔哈朗在锦州城内正红旗大营的议事厅里，召开高级军事会议，商议“宁远战役”的战斗方案和具体分工。参加会议的，有英亲王阿济格、饶余郡王阿巴泰、正白旗固山额真阿山、正红旗固山额真杜雷、镶蓝旗固山额真济度。

在济尔哈朗讲了宁远前线的敌情之后，将领们在主攻方向上产生了分歧。

饶余郡王阿巴泰近来情绪极好，看到济尔哈朗挂帅出征，他比济度还要高兴：郑亲王真够“意思”，仍然把镶蓝旗交给自己指挥，真应当好好地露一手啊！济尔哈朗的话刚刚讲完，他狠劲拍了一下大腿，豪声豪气地喊了起来：

“妥啦！吴三桂是他妈的软胎子。咱五万兵马，就和他宁远城下干一场。拿下宁远城后，老子头一个打山海关！济度，你小子说呢？”

阿巴泰讲的意思，是在塔山大营时和济度商量的，只是讲得太简略了。济度站了起来，刚要补充在宁远城下与吴三桂决战的理由，英亲王阿济格忽地站起，瞪了济度一眼，怒声怒气地说道：

“济度，闭上你的臭嘴！老子还没有‘狗屁’，哪轮到你小子插嘴！”

济度傻眼了，赶紧坐了下来。

阿济格看到济度惊慌驯服的样子，得意地笑了，接着用狡黠的目光看着阿巴泰，大声问道：

“七哥，你说，吴三桂在宁远城有多少兵马？”

“六万多人啊！”

“在中后所有多少人马？”

“万八人呗！”

“在中前所呢？”

“听说有一万多人。”

“山海关有明军多少兵马？”

“这……济度，你说多少兵马来着？”

济度赶忙为阿巴泰解窘，小声说道：

“大约有七万兵马。”

阿济格以副帅的口气说道：

“我的七哥啊，你啥都知道，还要在宁远城下和吴三桂决战，那不是扯淡吗？不说山海关的七万明军，就是中前所、中后所的明军一增援，宁远城下就是八万兵马。你的镶蓝旗再能打，也吞不了这个数啊！”说着，他伸出“八”字形的手指，突然在空中一捏，打了一个“响笛”。像是做了一个不容争辩的结论。

济度听出来了：这位叔王一开口就在找茬，是有意对着父亲来的。他的心犯疑了：这仗还能打赢吗？

济尔哈朗当然也听出了阿济格话中的意思，只是微微地一笑。他要让这头爱咬槽的“骡子”多蹦跶一会儿，也许能从言谈话语中露出一点多尔袞的意思来。

杜雷也听出了阿济格话中的怪味，他微笑着，心里暗想：我才不凑这个热闹呢！

阿山故作糊涂地帮了阿济格一句：

“英亲王，把你的绝招拿出来，大伙听听嘛！”

阿济格得意地笑了，大声说道：

“咱的‘绝招’就是叫吴三桂那狗崽子‘绝后’！咱不打他的头，不打他的腰，专砍他的两条腿，毁他那传宗接代的卵子。中后所的九千明军，正白旗包了！济度，你小子有种，敢吃掉中前所那块肉吗？……”

阿巴泰忍耐不住了，朝着阿济格嚷道：

“你说的算个屁！打蛇打头，你捅他的屁股顶屁用。中后所的明军会来增援，你不会在女儿河把他们吃掉吗？中前所的明军会来，你不会在东沙河打他们的埋伏吗？老子打宁远城，为的就是诱他前来，还怕他们不来呢！这仗，你是越打越糊涂了……”

在这两头骡子的蹦跶踢蹬中，济尔哈朗的长子富尔敦闯入议事厅，急急禀报说：

“父王，吴三桂差人送来书信，要父王亲自拆览。”

争吵声停止了，议事厅寂然了，济尔哈朗接过书信，疑惑了。

富尔敦低声说道：

“吴三桂派来的人，是一个二十多岁的亲兵，说要等待答复。现看押在大营门房里。”

济尔哈朗扯开信封，是两页红格便笺，上面字迹清秀，分明是一份战表。他顺手交给富尔敦：

“念！念给大家听听！”

富尔敦接过战表，大声念道：

大明宁远总兵吴三桂致书于清兵统帅济尔哈朗郑亲王麾下：

自天启六年正月以来，十七年间，未与大清劲旅相遇于宁远城下，常觉城郭无色，战地寂然。前月五里河之战，牛角儿戏耳！内中情形，你我心中皆明。

今秋高气爽，四野寥阔。闻大军逶迤西来，不胜欣慰，愿与亲王会猎于宁远城下。彼可雪先君努尔哈赤之耻，我可慰袁公崇焕之灵，两得相宜，不亦乐乎！

会猎时日，凭郑亲王定夺。举杯以待，静候复音……

吴三桂这封书信，不仅风雅而自信，而且以袁崇焕第二自居，立即激起济尔哈朗等心中的愤怒。同时也引起他们悲痛深沉的回忆：

天命十一年（1626 年）正月十四日，汗王努尔哈赤统率十三万大军，号称二十万兵马，出发攻取宁远。正月十六日至东昌堡，祭告了山川之神，正月十七日渡过辽河，开始向明军进攻，代善、阿敏、莽古尔泰、济尔哈朗、豪格率领的八旗士卒，冲锋陷阵，连克右屯、大凌河、小凌河、松山、杏山、塔山、连山七座城池，于正月二十二日，抵达宁远城下。可四十二岁的明朝宁远总兵袁崇焕，仅以二万兵马守卫着宁远孤城，并向汗王发出了挑战。记得正月二十三日，汗王勒马于城外吊桥桥头，举鞭向袁崇焕说：“吾二十万之众，云集城下，视尔二万兵马，如细虫蝼蚁。尔肯归顺，将封尔高爵；尔若抗拒，城破玉石俱焚！”回答汗王的是袁崇焕那坚定而带有挑衅的南蛮声音：“老将军所率兵马，号称二十万，实十三万耳！虚张声势，足见老将军有怯于心。袁崇焕手下兵马，诚如老将军所言，仅二万耳，虽不似虎豹熊罴，但决非细虫蝼蚁。今以二万兵马与老将军十三万之众会猎于宁远城下，实属荣幸之至。老将军敢攻城否？”寥寥数语，刺痛了汗王的心。汗王震怒了，攻城开始

了.....

回忆在他们的心头闪动：

那是正月二十三日黎明时分，城头死一般的寂静，没有人影，没有声响，当莽古尔泰和阿敏带领“死兵”向城头攀登时，突然城堞背后万炮齐发，火团纷飞如雨，硝烟翻滚蔽空，城下的埋雷在刹那间炸裂了，沙石飞扬，如火筒飞矢平地而来，“死兵”、铁骑、步卒，伏尸城下，血流成渠啊！据说，此时的袁崇焕正在迎恩门城楼，与两三幕僚谈古论文，似乎置身于战斗之外。韬略在胸的袁崇焕啊！

回忆在他们的心头延伸：

正月二十四日，皇太极亲自率领兵马攻城了，推着楯车，抬礮钩梯，弓马手飞矢如蝗，步骑联袂向城头进攻。城头上射出的毒箭，掷下的礮石，飞下的火球，投下的火药罐，用铁索悬围在半空中的火墙、炸雷，使多少忠勇剽悍的将领土卒皮肉无存啊！皇太极也负了重伤。据说，此时的袁崇焕，正在迎恩门城楼里与幕僚饮茶对弈，似乎身边没有发生战斗一样。袁崇焕，这个令人心惊胆战的怪物啊.....

回忆在摇曳着他们的心灵：

正月二十五日，汗王怒不可遏了，亲自率领代善、阿巴泰、阿济格、济尔哈朗、豪格驱兵攻城，晓骑营涉水越池，火器营开炮轰击，前锋营掘洞爆破。当步骑拥至城下，城头突然从城堞之间推出无数木柜，木柜大而且长，伸展于城墙之外，内伏甲兵，俯泻矢石、炸雷、火药罐，并点燃油棉、油草、油毡，如火云天兵，从空而降，落在士卒的甲冑上、铁骑的鞍鞴上，掘开的洞口上，宁远城下立即变成了一片火海。士卒的嚎叫声，马匹的嘶鸣声，燃物的爆裂声.....汗王流泪了，吐血了，退兵了.....

正月二十六日，当兵退连山，安营休息之际，袁崇焕派来单骑亲兵送信问候汗王。信中只有二十个字：

“老将军横行天下久矣，今日见败于小子，岂其数耶！”

汗王看了书信，无语了，沉思了，挥手送走了袁崇焕的信使，就昏倒在虎皮鞍鞴旁.....

阿巴泰突然愤怒得变了嗓音嚎叫起来，终止了人们的回忆：

“妈的！老子不信明朝还会有第二个袁崇焕！就是有，老子也要扒他的皮！干，就在这宁远城下干！”他一拳捶在茶几上，茶几翻了，茶壶茶碗碎了。

但谁也没有作声。没有赞成，没有反对，似乎连一点反应也没有。

阿巴泰呆了。

济尔哈朗紧握着吴三桂的书信，默默地想着：

“天数？难道这也是天数吗？”

袁崇焕的英名，使他震惊了；痛苦的回忆，使他谨慎了；吴三桂这封风雅、自信而暗藏杀机的书信，使他疑惑不定了：

“宁远，这个惊人、惊心的地方啊！”

阿济格看着济尔哈朗手中的那封书信，不再与阿巴泰顶牛抬杠了。他由死去的袁崇焕想到活着的吴三桂，这些满肚子歪道坏水的文武两性人，总是猜不透的，不好惹的。当年在宁远城下，要不是大贝勒一手把自己推进护城河里，自己早就叫油火烧焦了。

阿山、杜雷在决定方略的关键时刻，都不愿去干扰主帅、副帅的最后决断，他们都在沉默地等待着。

济度憋不住了，他站了起来，拱手说道：

“父王、叔王，就在宁远城和吴三桂打吧！宁远城长期以来，懈于防守，我们突然兵临城下，利于速决。若延缓时日，让吴三桂作从容准备，决非上策！”

“父王、叔王，吴三桂名为儒将，实为迷恋女色之徒。如果我们把花狗看成老虎，自己先怯了胆子，实在是便宜了吴三桂！”

“父王、叔王，中后所距宁远八十里，中前所距宁远一百六十五里，两处虽有明军二万，但路途遥远，未必敢于离城增援，明军总兵黄色、游击吴良弼，未必有赴汤蹈火的胆量。就是他们倾巢出动，也不足为虑，只要我们以五千兵马布防于女儿河、东沙河，起码可使他们在十天内到不了宁远城，这十天之内，我们以四万五千兵力攻一座懈于防备的城池，我看是有绝对把握的。

“父王、叔王，机不可失，向宁远城发兵吧！”

济度的慷慨陈词，济尔哈朗根本没有认真去听。阿济格呢？他倒是注意听了，他的回答是，撇了撇他那四周围着短须的嘴。

济尔哈朗不是一个称职的统帅，吴三桂这封短短的书信，又给了他一个极大的错觉，袁崇焕的英名，又使他的错觉向吴三桂希望的方面发展。他既不了解宁远城的实际情况，又没有认真考虑阿巴泰和济度的建议，于是得出了一个错误的结论：

吴三桂在以逸待劳，宁远的防御也许比自己的估计坚固得多。再说，如果首战失利，自己的声望、地位、权力都会遭受损失，也可能危

及孝庄“入主中原”的设想。于是，他选择了一条自认为稳妥持重的方略，向阿济格的主张靠拢了。

济尔哈朗抬头环视大家一眼，转头对身边的富尔敦说道：

“放走明朝信使。回复吴三桂，后天寅时，本亲王定然赴约，与他会猎于宁远城下。”

富尔敦奉命离开了。

阿济格急了：

“郑亲王，你听信济度混说……”

济尔哈朗挥手制止了阿济格，霍然站起，下达了进攻的命令：

“诸将听令！”

阿巴泰、杜雷、阿山、济度都站了起来，恭立听令。

“阿巴泰、济度率领镶蓝旗攻取中前所。阿山率领正白旗攻取中后所。杜雷率领正红旗待令接应。攻取中前所、中后所的兵马，今夜亥时出发，后天寅时发起进攻。贻误战机者，斩！大军行进，人不许喧哗，马不许嘶鸣，上下人等，一律不许燃灯举火。违令者，斩！”

阿巴泰、济度愣住了。杜雷不解地望着济尔哈朗，连阿济格和阿山也显得意外了……

济尔哈朗收回统帅的威严，亲切叮咛道：

“用兵之事，虚虚实实，实实虚虚。让吴三桂在宁远城等待我们吧！后天寅时，中前所、中后所的两万明军，已经成为我军铁蹄下的肉泥了。英亲王，你随阿山督战吧！”

阿济格笑了。

阿巴泰狠狠跺了一脚，拉着济度走出了议厅，跨上战马向塔山大营奔去。

郑亲王济尔哈朗根本没有想到，他这个错误的决定，不仅帮了吴三桂的大忙，而且给自己带来了可怕的恶果，也加剧了满洲贵族的内争。

英名赫赫的袁崇焕，风流侥幸的吴三桂啊！

五 秋风、秋雨和孝庄的秋思

清河汤泉，距盛京二百四十里，在清河堡西南十里的太子河边，由安园、宁园、泰园、和园四个独立的庭院组成，是满洲贵族集团沐浴疗养之所。这里俗称“狗儿汤”。传说，努尔哈赤在攻打清河堡时，他的猎犬为炮火所伤，周身溃烂，疼痛难忍，在嚎叫狂奔时，失足跌进山间的一个汤泉里，爬上岸后，疼痛全无，溃烂痊愈。努尔哈赤攻取清河堡后，即辟此处为汤泉，并定名为“清河汤泉”。天命十一年（1626年），努尔哈赤在宁远城下为明朝总兵袁崇焕所败，心情沮丧，惭赧痛苦，以致积愤成疾，沐养于此。汤泉的庭院屋宇，高墙回廊，都是那时修饰建造的。谁知努尔哈赤在这里只住了十四天，就因病情转重，急返盛京，病死在距盛京只有四十里的暖鸡堡。如今，这莽莽山林中的红墙绿瓦，玉阶回廊，青藤花草和浴池里的清液温汤，又一次迎来了一个大清名义上的主宰者——顺治皇帝和一个“不参与朝政”的皇太后孝庄。

他们住进了安园。

安园由四座屋宇组成：上房五间，现为福临居住；西屋六间，现为孝庄居住；东屋六间，住着苏麻喇姑等侍女们；下屋六间，住着侍卫亲兵。

这里是神秘的。林木遮蔽，浓荫覆掩，云开显迹，雾起隐形。庭院内回廊相通，精巧雅致；青藤花草，附径攀阶。高高的围墙，隔绝了四野的一切：人迹、人影、人声和人们奇异张望的目光……

这里是宁静的。没有盛京的喧闹声，没有钟鼓的报时声，没有清宁宫悲切的叹息声，也没有凤凰楼飞檐屋角上风吹驼铃的哀怨声。太子河的涛声夜半传来，给这片宁静的天地送来了扰乱梦境的凄凉……

这里是凄凉的。枫叶红了，落了，飘落在屋顶上，庭院里，玉阶红墙下和林木间阴湿的泥土里；青藤败了，花草枯了，松涛萧索而凄厉，鸟声哀怨而悲愁，秋霜在黎明前洒下来，在青葱的松叶上留下了滴滴泪痕……

秋风从太子河面飘起，掠过山顶、林梢、墙头，在安园西屋的窗前哀鸣着，摇曳着窗内的灯光……

秋雨从山林上的云头落下来，淅淅沥沥，不歇不停，敲打着安园的屋宇回廊，敲打着安园西屋朱红的门窗……

这多情的秋风，这缠绵的秋雨啊！

二十天来，孝庄像一个走火入魔的参禅者，把自己关在屋内，潜心

痴意地翻阅辽、金两朝留下的古籍残书。今天，她呆坐窗前，任凭秋风呜咽，秋雨淅沥，默默思索着二十天来辽人、金人给予她的启示：

“辽、金两朝的处境与大清十分相似啊！同属这块土地上成长壮大的人数稀少的部族，同属于以牧猎为主的骑射之邦，同样面对着一个地域辽阔、人口众多、文化悠久的中原。辽人、金人与中原汉人的征战中，曾经占据过极大的优势，但最终还是失败了，消亡了，只留下这些古籍残书，让后人去寻找这不解的历史谜底。如果说，一个人口稀少的、地处边陲的部族，压根儿不可能‘入主中原’，那么，皇太极至死梦寐以求的大业，不都是多余吗？这次济尔哈朗的率师出征，不也是徒劳的吗？辽、金两朝做不到的事情，难道大清也做不到吗？……”

孝庄在闭目思索中，苏麻喇姑推门进来，急急禀奏说：

“皇淑妃来到汤泉！”

孝庄睁开眼睛，蓦然站起，震惊地看着苏麻喇姑……

秋风呜咽着，秋雨淅沥着，缠绵凄苦的秋风秋雨啊！

皇淑妃在来清河的路上，遇到了秋雨，浑身被雨淋湿了。住进汤泉的宁园后，经过沐浴、洗漱、更换衣物，已是申刻时分。她吃过晚饭，便急急来到安园。孝庄把她接进西屋，一阵亲切请安问好之后，便开始了沉重的交谈。

皇淑妃首先谈了孝端皇太后的焦虑不安和遣她来到汤泉的用意，然后详细禀报了多尔袞半个月来的所作所为和盛京发生的一切：六部官员的改组、范文程去了盖州汤泉、图尔格因“投匿名帖”案被停职、勒克德浑因“硕托、阿达礼谋反”案被废黜宗室，谭泰受到多尔袞赏赐、索尼调任镶黄旗旗务总管大臣……她着重谈了肃亲王豪格的担心：宫廷随时都可能发生剧变。她从掌灯的时候开始，一直谈到午夜子刻，孝庄只是默默地听着，偶尔询问几句，但神态似乎一直是沉静的。因为夜太深了，秋风越刮越大，秋雨越下越急，孝庄便留皇淑妃同榻而眠。皇淑妃的忠心毕竟使孝庄深深感动了。

她俩并肩躺着，灯熄了，屋里暗了，她们不再说话了。

但是，谁也没有睡去，都在思索着。

秋风呜咽，秋雨缠绵……

皇淑妃闭着眼睛，思索着今夜与孝庄的交谈：

“她为什么只是听，只是问，而不置一策、不设一谋呢？难道对宫中的一切都冷漠了吗？昔日那斩钉截铁的豪气，那口舌如锋的机敏，那如火如铁的泼辣，难道在这半个月內，都被这凄苦悲愁的秋风秋雨吞没

了？好姐妹啊，你真的‘不参与朝政’了吗？……”

孝庄也在闭着眼睛，仔细琢磨着皇淑妃今夜谈的每一句话：

“为什么这惊人逼人的争斗，总是无休无止啊！难道历代的皇宫，都是建筑在‘生死相克’的风水之上？一个月前发生的‘投匿名帖谋反案’本身就是一桩冤案，凭一个朝鲜女仆的口供，就不经审讯地认定拥立福临的镇国公巴布海是谋反的罪魁，连同子女妻室全被缢杀问斩了。而今又扯出一个图尔格？谁都知道，图尔格与巴布海素无交往，怎么一夜之间就成了同谋者呢？图尔格啊，你的‘罪行’在哪里？也许因为拥立福临时，你曾滴血盟誓于崇政殿外的丹墀上吧！勒克德浑是什么样的人？是高？是矮？自己一点印象也没有，大约没有见过。朝臣们既然称他为‘文武神童’，也许是一个有心计有勇力的少年。要不，多尔袞怎么会忌恨他呢？不论是愚是贤，总不能因为是阿达礼的弟弟就废黜宗室啊！按照这个理由，诸王贝勒不都应当废黜吗？唉！天下为什么总要发生那么多莫名其妙的‘事件’，每个‘事件’为什么总要牵扯那么多的能者贤者呢？……”

秋风呜咽，秋雨缠绵……

皇淑妃在继续思索着她的不解：

“她对谭泰、索尼的变化，为什么无动于衷呢？她应当知道，历来心腹谋臣的背叛，都是要命的。俗话说得好，‘真能治死你的人，就是你平日最信赖的人。’她那漠然的态度，那安静的神情，那毫不惊慌的反应，难道是另有所谋吗？谭泰是清宁宫手里的利剑，索尼是清宁宫手里的盾牌。皇太后啊，利剑和盾牌就要失落了，你还不着急啊……”

孝庄也在继续思索着皇淑妃说的每句话：

“真是令人焦虑不安啊！谭泰、索尼真的会依附于多尔袞吗？银子是白的，金子是黄的，权力是炙手可热的。在皇宫里，人与人的交往，都随着财产、权力、利害而变化，父子兄弟尚且如此，何况谭泰、索尼呢！对谭泰，自己是拿不准了。但对索尼，还没有失去信任。以启心郎行走皇宫、直通皇帝的特权，换了一个旗务总管大臣的职位，是权力的扩张，还是权力的缩小？索尼是个聪明人，心里会有数的。财产、权力既然是左右群臣的圣物，清宁宫和福临的‘圣物’不是比多尔袞更多吗？眼前的一切，是保住姑姑的健康长寿，是使福临安全地成长啊……”

秋风呜咽，秋雨缠绵……

皇淑妃暗暗地抱怨了：

“肃亲王豪格在暗中着急，母后皇太后在度日如年地提心吊胆，连一向古板老实的老太医傅胤祖也执著设谋，谎开‘药方’。圣母皇太后啊，你什么也不讲，我回去怎样向母后皇太后交代啊……”

孝庄在思索中寻得了答案：

“历史上有多少君、臣、壮士、学者曾用韬晦之计逢凶化吉啊！韬晦，不就是藏其锋芒，隐其才智，浊其行踪，污其形容吗？自己是难于韬晦了，多尔衮对自己的了解，正如自己了解多尔衮一样。但姑姑是能够的，她原本就是一个不问朝政的人。福临也是能够的，他还是个孩子啊！在多尔衮眼里，福临应当是一个只知玩乐嬉戏、对朝政寡然无趣的皇上……”

秋风呜咽，秋雨缠绵。

孝庄的心酸楚了：

“谁能想到，母亲为儿子安排的竟是这样一条道路！福临只有六岁，少时养成的毛病，难改啊！如果真的隐了才智，浊了行踪，污了形容，那不就是自毁希望吗？唉！皇宫，连树木也要扭曲成长的地方，何况人呢……”

孝庄心中淤塞着痛苦与愤怨。她不由自主地翻过身来，皇淑妃也急忙翻过身来，悄声问道：

“你也睡不着……”

孝庄伸过臂膀，搂着皇淑妃的脖子，脸贴脸地沉默着……

风声停了，雨声停了。

皇淑妃握着孝庄的手：

“真的没有办法吗？……”

孝庄叹了一口气，宽慰地说：

“不用怕，天塌不下来。就是天塌下来，世间的高个子多着呢，不一定先压死咱们这些软弱的女人……”

六 “雪衣画眉”，福临的保护神

风停了，雨住了，秋风秋雨洗净了一个冰清玉洁般的清河黎明，美丽极了！

一层白沙沙的霜花，覆盖着山峦、林木、红墙、绿瓦，像一层晶莹透亮的轻纱。彩霞飘舞了，太阳出来了，霜花消融着，闪亮的水珠在苍松的枝叶上滚动，微微一抖，跌落在湿乎乎的晨空，消失了。阳光在密密林木的罅隙里，闪动着奇异的光彩，越过高墙屋脊，投射在安园西屋的朱红窗扉上，融化了窗格上的霜花。

在晨光中，苏麻喇姑走进西屋，见孝庄和皇淑妃已经洗漱完毕，便令侍女送来了早餐。那时，大清皇宫的膳食还没有定制，不像后来那样讲究，在这清河汤泉，就更为简单了。侍女奉上的食盒里，是一盆米粥，一盘花卷，四样小菜。二十天来，孝庄的早餐总是由苏麻喇姑陪同的。今天见食盒里只有二碗二筷，便对苏麻喇姑说：

“添一副碗筷来，皇淑妃不是外人，你也在这儿进膳吧！”

皇淑妃知道苏麻喇姑是孝庄的心腹，又一向佩服这个胆略过人的侍女，便顺手拿起一把椅子设座。苏麻喇姑急忙拦住皇淑妃：

“谢皇淑妃。请皇太后和皇淑妃进膳，奴才有件事禀奏两位主子。”说完，把椅子轻轻移开，恭敬地站在一边。

孝庄见苏麻喇姑不愿在皇淑妃面前僭越礼制，也不勉强她，便笑着说：

“你有事说吧，我和皇淑妃边吃边听。”

苏麻喇姑说道：

“大贝勒昨儿也来了这里……”

孝庄和皇淑妃都诧异了。

“今天清早，我突然遇到了大贝勒的侍女阿尔巴莎，她说是陪大贝勒坐船来的。”

“大贝勒身体不舒服吗？”

“阿尔巴莎说，大贝勒没有什么大病，只是腰身关节不大舒坦，做几天汤浴也许会很快好的。”

孝庄沉默了，筷子也停了下来。这清河汤泉也不是世外桃源啊！说不定多尔袞也会很快光顾的。她的心有些沉重了。

皇淑妃对大贝勒的到来也感到吃惊，但她更惊讶于孝庄的神态。

聪明的苏麻喇姑赶紧换了话题：

“阿尔巴莎还说，今儿是十月二日，双日子是清河堡大集，可热闹啦！皇太后来这儿快二十天了，总在屋里闷着。今儿皇淑妃也来了，如果两位主子能去清河堡大集上看看，我们侍女也能沾个光开开眼界。”

孝庄看了苏麻喇姑一眼，猜出了这个侍女的用心，她感激地微微一笑，但没有回答。

皇淑妃也猜出了这个侍女的用心，想借机解一解孝庄心中的烦恼，便笑着问道：

“清河堡离这儿很远吗？”

“回皇淑妃的话，清河堡离这儿只有十里地，还有官道通着呢！”

“那就好！皇太后，清河堡既然距这儿不远，我们就去看看，说不定还能见识一下黎民百姓的实情呢！”

孝庄笑了：

“好！我们去清河堡！让皇上也跟着去。”

苏麻喇姑急忙说道：

“禀奏皇太后，皇上今天还有功课呢。”

“那就停课一天，何必那样紧？往后的日子长着呢！让皇上见百姓也好，免得只认识你、我和周围的几个熟人。传话下去，今日同去的人，一律民服装束，皇上也要着民服，我和皇淑妃也着民服。要不，不仅看不到民间的实情，恐怕连官府衙门的实情也看不到。你去禀奏皇上，我们进完膳就去。”

苏麻喇姑应声离开了。

清河堡是明神宗万历年间建筑的一座城池，周围四里，设四门，南为镇静门，北为安静门，东为缉静门，西为宁静门。城内两条大街十字交叉。因系驻兵之所，故市面并不繁华，大街两侧，除几家粮食店和车马店外，就数东西大街北侧那座油坊引人注目了。清河城四周村社出产的黄豆，天天总是由马车、驴车、牛马运送而来，拉着豆油而去。

大清天命三年（1618 年）七月，努尔哈赤攻取这座城池，市面上

才渐渐繁华起来。随着集市交易的发展，骡马店、杂货铺、茶叶店和一批卖小吃的饭店，也慢慢多了起来，至今已拥满了东西南北两条大街。连那座古老的油坊，也变成山货铺了。

因为今天天气极好，又是在一个丰收季节之后，大集显得比往日更为热闹。四周几十里外的村民们，或乘车坐骑，或拉牛牵马，或扶老携幼，熙熙攘攘地从各条路上蜂拥而来，都想在这入冬之前，办置他们过冬所需要的各样物品。一些卖吃喝零食的，卖珍贵山货的，耍猴的，玩把式的，看相打卦的，卖鸟的，无事逛街的，偷摸拐骗的，专摸姑娘大腿揩油的各色人等，也都拥进城来，都想显一显自己的神通，捞一点他们想要的东西。

孝庄、皇淑妃、福临、苏麻喇姑和六个侍卫亲兵共十人，都骑着高头大马，向清河堡走来。孝庄穿一件蓝色镶边长袍，头裹一条蓝色头巾，安静中有着一股凛凛冷意；皇淑妃穿一件金银色长袍，头裹白色头巾，华贵中带有几分素雅；苏麻喇姑穿一件紫色长袍，头裹红色头巾，显得威严而高傲；福临着一件绿色长袍，头戴一顶虎皮垂条圆顶帽；六个侍卫亲兵一律对襟短褂装束。到了清河堡西门——宁静门外，孝庄看到人流如潮，便叫大家下马，步行入城，并留下两个侍卫亲兵把马匹牵进路边的林子里看管，他们带着四个亲兵，随人流拥进了城门。

市面上人山人海，呼喊叫嚷，打趣嬉谑。各类货物，五光十色，地上堆的，架上放的，空中挂的，形成了一条看不尽的长廊。一向深居皇宫的福临惊奇了：世间还有这样热闹的地方啊！人们说话都高声高调，无拘无束，不像宫里侍女太监低声低语，带死不活。他不明白这些东西叫什么名字，是从哪儿来的，更不明白有些人为什么还穿着薄衣单衫……突然，一个人影从他的身边蹿过，几个壮年叫喊着“小偷”追赶过来，几乎撞着他了。苏麻喇姑赶紧把他抱起，放在肩上。这下子真好，他长高了，什么都看见了。他高兴得大笑起来。

随着孝庄的脚步，一行人来到一家粮店前。一箩一筐的粮食整齐地放在门口，有高粱、玉米、黄豆、绿豆和朱红的小豆。孝庄弯下腰，从箩筐里抓起一把高粱，仔细地端详着，心里暗暗说，民以食为天，今年的收成真的好吗？

五十多岁的店主人赶忙迎上，夸耀地说道：

“今年雨水多，日照足，这高粱粒粒饱满，颗颗滚圆，做出饭来，保管油汪汪、有劲道。要是再放点小豆，那，那味道就更好啦！不信，你看看。”

店主人随即用手一碾，用嘴轻轻一吹，果然一粒红色的珍珠变成了透亮的白玉。孝庄笑着问店主人：

“这高粱是你家种的？”

“不！小人是开店的。这高粱是从四周村社购来的。”

“各村社的庄稼都这样好吗？”

“托皇上的福，今年风调雨顺，庄稼长得都不错。要不，这粮价怎么会落呢？”

“粮价落了多少？”

“前日是五钱银一金斗，今日已是三钱银一金斗了。”

孝庄高兴地把手中的高粱撒向箩筐，对店主人说道：

“凭你这句话，我买三斗高粱，一斗小豆，回去做油汪汪、有劲道的高粱米饭吃！”说完，向身后的侍卫亲兵一招手，叮咛了几句，便笑着离去。

店主人高兴地招呼他的伙计，提斗装粮装豆……

福临悄声问苏麻喇姑：

“我不认识这个老头，他怎么说托我的福呢？”

苏麻喇姑赶紧捂住福临的嘴：

“别说了，快走，他们都到前面看热闹去了。”

孝庄一行随着纷攘的人群向十字街心走去。当走到山货铺前，坐在苏麻喇姑肩头上的福临，突然高兴地喊了起来：

“鸟，红的，绿的，蓝的……”

苏麻喇姑抬头一看，在山货铺屋檐的椽头上，一溜儿挂着五个鸟笼，笼子里的鸟儿叫着、跳着，三两同笼，上下翻腾，十分有趣。皇淑妃也看见了，不禁发出一声赞叹：

“真好看啊！”

孝庄停住了脚步，也被笼子里的鸟儿吸引住了。她拉起皇淑妃，挤过人群，走上山货铺的台阶。苏麻喇姑掂着福临也走了上去，侍卫亲兵们仍然站在台阶下，装作观赏鸟儿。

孝庄走近鸟笼仔细观赏：鸟笼是用秫秸扎制的，约摸一尺见方，十分粗糙。但笼中的鸟儿，却异常美丽，红色的像一团火焰，绿色的像一块碧玉，蓝色的像从天上割下的一段晴空。这些鸟儿，个个体态玲珑，约摸三寸，吱吱而鸣，似乎仍然带着山林里那自然的、湿润的、无忧无虑的气息。

福临坐在苏麻喇姑的肩上，看得真切，他笑着，称赞着，简直是入迷了。

苏麻喇姑移到孝庄身边，悄声说道：

“买一只吧，怪好玩的！”

孝庄回头看着福临入迷的样子，心里打了一个冷战，“玩物丧志”四个字突然升上心头。

“快把他放下来，都看得入迷了！”

苏麻喇姑看出孝庄的不悦，便放下福临，笑着说：

“玩鸟也可以分忧啊！”

孝庄听了，心里一动：“玩鸟分忧”四字不也是“韬晦”吗？这些红的、绿的、蓝的、闪跃跳动的活物，不也可以分散多尔袞的目光吗？她看着福临仰着小脑袋，瞪着入迷的大眼睛，一种奇怪的想法产生了：机缘奇遇，这些鸟儿也许就是福临命运的保护神啊！

“这些鸟儿是谁的？”

“我的。”坐在屋檐下台阶上的一个孩子站了起来。

孝庄打量着这个孩子，年龄有十二三岁，个头不高，但很结实，红脸膛，大眼睛，穿着一条单裤，着一件夹衣，脚上是一双露出大拇指的布鞋，毫不胆怯地走了过来。

“这鸟是你的吗？”

“是的。”

“从哪儿弄来的？”

“网的呀！”

“你会网鸟？”

“会呀，白天把网悄悄张在鸟儿歇息附近的树枝上，夜黑里打锣一惊，鸟准落网。好看的，留着；不好看的，放掉；不过，不带上狗，夜里是不敢进林子的，林子里的狼可多啦！”

“这些鸟儿都叫什么名字？”

“红的叫‘火蛋’，我奶奶说是毛小子变的，叫起来火急火燎，爱打架，两个‘火蛋’不能放在一个笼子里。绿的叫‘苦媳妇’，你听，它叫的声

音又低又小，总像受气的样子。这蓝的叫‘恩娘’，叫声柔和好听，不紧不慢，性子可好啦，在笼子里，从不和别的鸟儿争食。”

“这些鸟儿你卖不？”

“卖呀！”

“多少钱？”

“这些破玩意儿，你随便给呗！”

孝庄笑了，摸着这个孩子的头：

“你还有好的吗？”

孩子迟疑了一下：

“有一只好鸟，怕你买不起。我爹说，没有五两银子不卖。”

“拿出来看看！”

孩子跑进山货铺，站在木凳上，取下一个鸟笼，走到孝庄面前。他把笼子上的黑布掀起，立即传出清脆悦耳的鸟叫声。

孝庄、皇淑妃、苏麻喇姑、福临一看，都惊讶了。这只鸟，浑身雪白，没有一丝杂毛，像一块无瑕的白玉，头上有一团细绒绒的冠顶，呈浅红色，眼睛上有两道墨黑的黛眉，又细又长。漂亮极了，美丽极了，真是鸟中的皇后啊！孝庄知道，这种鸟叫画眉，但这样美的画眉，她可从来没见过啊！

皇淑妃是个爱洁喜净的人，一见这只鸟儿，心就醉了。

苏麻喇姑惊讶天下竟有这样的“神物”，更惊讶这个十二三岁的孩子，竟然握有人间的“珍宝”。

福临见孝庄、皇淑妃、苏麻喇姑惊讶的神情，他也不知所措地惊讶了。

卖鸟的孩子根本没有注意他们神情的变化，神情可爱地说：

“这只鸟叫‘雪衣画眉’——奶奶给起的名字，可能耐啦！它能学十几种鸟叫，还会学鸡叫、猫叫、狗叫，还会学小娃娃哭，和我弟弟的哭声一模一样。你们信不？不信，你们听听！”

他把手伸到鸟笼前，做出各种各样的手势，随着手势的变化，“雪衣画眉”果然发出各种鸟的叫声。有布谷鸟的声音，有杜鹃鸟的声音，有喜鹊的声音，有雄鹰的声音，有麻雀、黄鹂的声音……最后发出娃娃的哭

声。

孝庄他们都给娃娃的哭声逗笑了，连台阶下看热闹的人们，也都发出啧啧的赞美声。

卖鸟的孩子得意了，又做了一个手势，“雪衣画眉”发出鹦鹉的说话声：“吃奶，吃奶！”

这简直太神奇了！笑声哄然而起，引得街上的行人潮水般地涌来。卖鸟的孩子赶紧拉上笼子上的黑布，“雪衣画眉”的叫声消失了。他抱着鸟笼，坐在门口的台阶上。

“画眉”这种鸟，生活在林间群鸟之中，也许为了适应环境，它养成了这种极为杰出的模仿本领；也许它小小的肌体中，有着某种特殊的基因，形成了这种特殊的天赋；也许是人们至今尚不曾揭示的某种原因，使它成为鸟类王国里的语言大师。“画眉”通常是栗色的、灰色的，但这只白色“画眉”的出世，也许是一种变异现象，也许是一种返祖现象，使它成了“画眉”家族中美丽的才女。世间的怪事、巧事多着呢，这个“画眉”家族中的才女，偏偏在这偶然的机会里，结识了“不参与朝政”的孝庄，成了人们传说中的一个话题。

孝庄拉着福临，走到卖鸟孩子跟前，笑着问道：

“你能教会这小哥儿逗鸟吗？”

卖鸟孩子看了看福临：

“这小哥儿挺灵的。能！”

福临高兴地坐在石阶上，拉着卖鸟孩子的手：

“我也能叫‘雪衣画眉’叫？”

“能。”

“你教我鸟语？”

“什么鸟语？用手就行。”

“用手？”

“对。就是手势啊！记住，伸出大拇指，它就学布谷鸟叫；伸出食指，它就学雄鹰叫；伸出中指，它就学杜鹃鸟叫；伸出无名指，它就学喜鹊叫；伸出小拇指，它就学麻雀叫。”

“它不会记错吗？”

“哪能错呢！我训练它三个月，都记牢实了。不信，你来试试！”说着把鸟笼捧到福临面前，掀起了黑布。

“能行吗？”

“咋不行？来！”

福临把手放在笼子边，用力伸出了大拇指，“雪衣画眉”立即发出布谷鸟的叫声。福临高兴地蹦了起来，扑到孝庄的怀里。皇淑妃和苏麻喇姑都笑了，可孝庄摸着福临的头，心里酸楚了。

卖鸟孩子也满意地笑了，大声喊道：

“小哥儿，快来试啊！”

福临转身跑去，坐在石阶上，在卖鸟孩子的指导下，逗起鸟来。各种各样的鸟叫声，不停撞击着孝庄的心。她的眼睛模糊了，眼前的福临变得与卖鸟孩子一般大、一般高，慢慢地合为一个人了……

“这就是我的儿子吗？如果这样下去，要不了几年，就会成为胸无大志、只知嬉戏的浪荡败家子。来日的命运，还不如这山野里的孩子呢！

“这就是当今的皇帝吗？难道用这逗鸟玩鸟的本领治理朝政吗？多尔袞不是布谷鸟，多铎不是黄鹂，谭泰、索尼不是杜鹃和麻雀，中原明朝的君臣，不是月科里的孩子啊！

“母亲，儿子的保护神啊！风雨来了，要为儿子加衣御寒；瘟情来了，要为儿子煎药驱疫。就是一只母鸡，当鹞鹰在头顶盘旋的时候，也知道带着鸡雏往草丛树窝里钻啊！可我，连一只母鸡都不如，带着儿子逃到了汤泉，又求助于这软弱可怜的‘雪衣画眉’！儿子啊！你可知道母亲的心……”

“雪衣画眉”在福临的玩逗下，表演所有的节目。福临得意了。皇淑妃开心了。台阶下观看的人群赞赏了。苏麻喇姑看见孝庄眼噙泪珠，正要讲些什么。孝庄发觉了，惨然一笑，大声对卖鸟的孩子说道：

“你的鸟我全买了。这‘雪衣画眉’，我给你五十两银子。这‘火蛋’、‘苦媳妇’、‘恩娘’我也给你五十两银子。不委屈你吧？”

卖鸟的孩子惊呆了，傻乎乎地站在那儿，说不出话来。看热闹的人们也都呆了，瞪着眼睛看着这个身穿蓝色长袍的女人。

苏麻喇姑立即拿出银两，拉起卖鸟孩子的手：

“这是一百两银子。喂，你怎么拿啊？”

卖鸟孩子清醒了，忙说：

“不要这么多。我爹说，给五两银子就卖。这……”

“你爹呢？”

“在十字街心卖柴呢。”

孝庄转身对台阶下的侍卫说：

“你们去一个人，拿着银两，跟这孩子找他爹，把银两亲自交到他爹手里。告诉他爹，这孩子很聪明，这些银两，供孩子上学读书，将来也许有个出息。”说完，与皇淑妃、苏麻喇姑、福临，下了台阶，向十字街心走去。

人们一时忘记了山货铺屋檐下的五个鸟笼和“雪衣画眉”，忘记了卖鸟的孩子和一百两银子，他们把全部注意力投放在这三个女人和一位公子身上：多么富有啊！这是谁家的妻室子女呢？他们胡乱地猜测着，议论着，不由自主地跟着这三个女人向十字街心拥去。

在这熙攘拥挤的人群中，有两个到处采花折柳的“牛二”，早就被这三个女人折腾得心荡神迷了。凭他们的眼力和经验，知道这三个女人都不是一般的角儿。那个穿蓝色长袍的，准是个带刺的玫瑰；那个穿紫色长袍的，准有几分力气，说不定还有几手功夫呢；那个穿金银色长袍的，倒像一朵招蜂的白牡丹。他俩想遍了四周几十里内的富商大户，根本没有这三个女人，便断定是从远处来的。“强龙不压地头蛇”，玩着看看！他俩挤眉弄眼地沟通了心思，决定先在这朵白牡丹身上试探一下，蹉一蹉路子再说。

十字街心是一个不大的广场，热闹而不繁华，没有什么店铺，遍地是杂耍杂卖的小摊子、小圈子。卖唱的，耍把式的，卖大力丸的，看相算命的，卖祖传膏药的，卖儿卖女的，各式各样的吆喝声在这里撞击、粉碎、凝合，形成了一个混浊的、乱哄哄的世界。一个耍猴的敲响了“当当”的锣声，锣声的音量压倒了其他声响。五只披着各色彩衣的猴子，在高高竖起的木架上翻腾跃攀，比那些卖唱的女孩、耍把式的粗汉、看相的老头、算命的瞎子，更能吸引观众。那耍猴的汉子，高八度的叫喊声，清脆而流利，并富有幽默浪漫的情趣，不仅是五只猴子的天才解说员，而且是人与猴情趣交流的沟通者。广场上的人们，都似乎一下子成了猴子的崇拜者，拥挤呀，冲撞呀，踢腿跺脚呀……似乎都是一种难得的享受。

孝庄她们的四个侍卫亲兵，一个背着高粱小豆跟随卖鸟的孩子给他爹送银两去了，其余三人，每人手里都提着两个鸟笼。秫秸扎制的鸟笼是不敢进入这拥挤的人群的。聪明人也有糊涂的时候，侍卫们此刻把他们的保卫对象颠倒了，为了鸟笼和鸟的安全，他们站在拥挤的人群之外。

孝庄拉着皇淑妃的手在人群中前后移动，苏麻喇姑肩负福临在人群

中前顾后盼，那两个采花折柳的“牛二”在人群中前撞后拱，逐渐地向皇淑妃靠近。“牛二”甲借着人群的拥挤，猛力向孝庄、皇淑妃的中间撞去。她俩牵着的手脱开了，拥上的人群立即把她俩分开。皇淑妃一阵慌乱，用尽力气向孝庄靠拢，忽然觉得有一只手从她的腰侧伸进来。她刚想回头看看，那只手已直入她的大腿根，狠狠地拧了一下。她尖叫一声，扭过头来，“牛二”已满脸淫笑直拱向她的脸蛋，同时，另一只手，已经搂住了她的胸脯……

这时，一阵森严的喊声和急速的马蹄声传来，二十匹铁骑奔进广场。人群惊叫着散开了，“牛二”已松开了手跑掉了。广场中央只留下皇淑妃一人，她已惊骇得瘫软在地上。孝庄和苏麻喇姑急忙走了过来，问她是不是被挤坏了。皇淑妃的眼泪流了出来，支吾地说：

“我，我头晕啊……”

冲进广场的铁骑，一眼就看见了皇上和孝庄，领头的小校跑到孝庄面前跪倒，大声禀奏道：

“禀奏皇太后，辅政王多尔衮来到汤泉请安，请皇太后、皇淑妃和皇上驾回汤泉。”

广场上的人们都吓傻了，一齐跪倒，匍匐在地，不敢抬头。

皇淑妃抬头寻找那个满脸淫笑的“牛二”，连个影子也没有了。她却因为惊吓和羞辱而真的病了。

孝庄心情沉重了：多尔衮，你真的来了！

七 石头是圆的，谁知它向哪边滚啊

十月二日清晨寅时，当多尔袞跨上他的战马，带着十名护卫要离开大清门的时候，济尔哈朗从宁远前线送来了塘报。塘报中说，出征大军已于十月一日攻取了中后所、中前所两座城池。他看了十分高兴，因为这个旗开得胜的喜讯，为他去见孝庄提供了一个极好的话题。他把塘报揣在怀里，提动马缰，风驰电掣般地离开了盛京。二百四十里路程，他马不停蹄，于午后申时到达了清河汤泉。

他歇息在“和园”里。这是一个比较窄小的庭院，只有正屋三间，侧屋三间，院墙不像“安园”、“宁园”那样讲究，而是用青砖砌成，屋内陈设也比较简陋。他心里略略感到不快。十七年前，努尔哈赤来此沐浴疗养时住在“安园”，三贝勒莽古尔泰就住在这“和园”。后来人们都说“安园”不安、“和园”不和。他心里忌讳这个地方。

孝庄带着皇帝福临去清河堡玩去了，这也好，给了他一个从容思考的时间。多尔袞闭着眼睛安然地躺在浴池里，温汤沐浴着他的肌肤，舒服极了。他悠悠地想着：

“半个月来，已使纷乱的朝政改观了，使分散的权力集中了。各部、院官员的淘汰和增补，使处理朝政的时日缩短了。辅政王现在是有言必行，有行必果。人啊，只有把握了权力，才能施展自己的抱负！

“半个月来，世态人情也在变啊！谭泰不再桀骜自负，索尼不再敬而远之，豪格也知道沉默寡言，连老奸巨猾的范文程也溜到盖州汤泉去了。人啊，没有铁心铁腕，谁会信服你呢？

“半个月来，清宁宫不再碍手碍脚，母后皇太后的参阅笺表，不过是一种祖上规定的形式罢了。朝鲜世子、大君更加恭顺，洪承畴终于放下了明朝兵部尚书的臭架子，成了自己忠顺的谋仆，连那些生性多疑的蒙古贝勒，也很少挑剔找碴了。人啊，要是没有乌云压在头顶，该是多么的舒心啊！”

多尔袞用手抚摩着他胸前那片形如短剑的胸毛，心里充满从未有过的快意。

突然，一阵“嗒嗒”的马蹄声闯进浴室，从汤泉大门，经过“和园”的围墙向“安园”驰去，接着是侍卫们的喧哗声。多尔袞听得出是孝庄带着她的儿子由清河堡回来了，一种沉重之感浮上心头，腮帮子上的肌肉又跳动了。他两眼紧盯着浴室顶棚上那个伸向屋角的蜘蛛网，心境变得焦躁烦乱：

“为什么要来到这里呢？不就是要看看心头上的乌云有多少雨雪冰雹

吗？不就是要看看这个女人正在干什么吗？大贝勒来了，皇淑妃来了，清河汤泉成了第二个清宁宫。多尔袞能疏忽大意吗？

“怎样和这个女人打交道呢？用辅政王的身份？这里不是皇宫。用睿亲王的名义？睿亲王在这个女人的眼睛里是一个争夺皇位者。用吏部主管贝勒的身份？这个女人表面上已‘不参与朝政’。看来只有用家人小弟的身份向嫂皇太后请教了。屈辱啊，半个月来使朝廷天翻地覆的多尔袞，今天仍然在这个女人面前心神不安。吞不下这口怨气啊！

“向这个女人‘请教’什么？半个月来严惩的官员，大都是她裙子底下的跪拜者；淘汰的官员，大都是皇太极提拔的亲信；而各部增补的官员，几乎全是吏部和礼部的人，是自己和多铎的心腹，引火烧身，是愚者自讨没趣的蠢举，是断乎不可提及的。‘请教’朝政的处理方略吗？田赋，粮秣，盐课，渔务，银库，织造，农耕，徭役，水运，驿站等事，自己尚未涉及，也讲不清楚啊！再说，急急来到这里，以这些杂务琐事相商，只能引起这个女人的怀疑。怀疑往往是聪明的开始，是看穿事物的前奏！看来，只有用济尔哈朗送来的这份塘报和这个女人周旋了。

“济尔哈朗的塘报是简短的。惟其简短，才掩饰了这次战斗的实情，给不熟悉战地情况的人们一种虚假的喜悦。攻取中后所、中前所，正好暴露了济尔哈朗用兵上的愚蠢。以奇袭精锐之师，不与吴三桂决战于宁远城下，而舍本逐末地与吴良弼、黄色之流厮打，只能是徒费时日，反而使吴三桂处于以逸待劳的优势。愚蠢的郑亲王，打了几十年的仗，连这一点道理也没有弄懂。这正是取代第一辅政王的绝好时机啊！但这个‘取代’，既不能威逼，又不能硬夺，总得有人说话啊！皇上什么都不懂，母后皇太后是个牌子，还需这个女人开口。让圣母皇太后在不知不觉中为我效劳吧！

“狡猾的女人啊，在争夺皇位的较量中，我承认你是心计深沉、善于用人制人的能手，可在战场指挥上，你也有那样的心计韬略吗？……”

多尔袞在思索中走出了浴室。

夜晚酉时，多尔袞身着常服，走进了“安园”。他让五个跟随的护卫，停步在“安园”的月牙门外，以表示他对皇上和孝庄皇太后的尊重。

苏麻喇姑和一个侍女从西屋里迎了出来，向多尔袞请了大安，不等多尔袞询问，便恭敬地禀报说：

“皇上正在屋里读书作课，等候辅政王到来。”说完，为多尔袞引路向正屋走去。

听到福临在读书作课，多尔袞心里沉重了。他佯作笑容登上了正屋的台阶。侍女挑起帘子，苏麻喇姑推开房门，多尔袞跨进屋内。苏麻喇姑和侍女悄悄地离开了。

多尔衮正要向福临行跪拜大礼，却被眼前的情景弄蒙了：福临坐在御案前，根本不是看书，而是在神情专注地逗鸟。他发现有人进来，慌乱地提起鸟笼准备匿藏。当他看清来人是多尔衮时，笑了一下说：

“朕以为是皇太后来，原来是你……”

多尔衮跪倒，叩头禀奏：

“臣多尔衮叩见皇上。”

“叔王免礼，请坐。”

多尔衮谢恩之后，坐在御案前的一把椅子上：

“皇上近来龙体可好？”

“好。”

“皇上的饮食可称心？”

“叔王啊，朕现在知道‘猴头蘑’是树上长的，可香啦！”

“皇上近来读书作课不？”

“每天描两张红，苏麻喇姑给讲一课书。”

“皇太后每天会课不？”

“皇太后两天来一次，我不怕。会什么课，苏麻喇姑会事前告诉我的。叔王，你喜欢鸟吗？”

“这……”

“这儿的鸟可多啦，嘴巧着呢！什么都会叫。”

这时，侍女捧茶进来，献于多尔衮面前。福临对侍女说：

“把门关上，把朕的鸟笼都拿出来！”

侍女从内室里搬出五个鸟笼，一笼一笼地放在御案上。福临掀起鸟笼上的黑布，鸟儿看见灯光，叽叽吱吱地叫了起来。屋子里立即变了气氛。

多尔衮从小迷于弓马，对花鸟鱼虫无多大兴趣，年长以后，乐于征战，对以花鸟娱目之徒，一向鄙视。父亲努尔哈赤经常训诫的“家要穷，玩毛虫”这句格言，早就扎根在他的心底。今晚，看着御案上这些红的、绿的、蓝的、白的毛虫，心里突然觉得快活，特别看到福临高兴的样子。

子，心里轻松了。

福临真聪明啊！白天在清河堡，卖鸟孩子给他讲的一切，他几乎一字不漏地记住了，学会了。今晚，在辅政王多尔袞面前，他照葫芦画瓢地讲述起来，而且还有所发挥。“火蛋”的来历、性格、长处、短处，“苦媳妇”的身世、特点、优点，“恩娘”的仁慈、和顺及声音上的特点都讲得十分清楚，如同多尔袞主管吏部对官员们的了解一样，明确而又清晰。特别是对“雪衣画眉”的讲述，简直使多尔袞惊异而入迷。

多尔袞痴痴呆呆地看着“雪衣画眉”，移情走神了：

“这玲球如玉的风采，这神秘奇特的身世，这醉人迷人的神态，这聪颖超众的才智，这鸟类王国的皇后，莫非就是她的化身？那两道弯弯的黛眉，不很像她的眉毛吗？”

福临真聪明啊！他讲述完这些鸟儿的身世、性格、德才情况之后，开始现场表演。他完全掌握了卖鸟孩子的手势秘诀，而“雪衣画眉”似乎理解主人的心意，也表现了很好的合作精神。多尔袞想入非非了：

“‘雪衣画眉’和她，一个是鸟中皇后，一个是人中皇后。两者是多么不同啊！‘雪衣画眉’是美丽的，柔和的，温顺的，讨人喜欢，听人指使的，给人们带来的是欢乐，是享受，是心旷神怡。而她呢？什么时候才能像‘雪衣画眉’一样啊……”

“雪衣画眉”突然发出的猫叫声、狗叫声，把多尔袞从遐想中拉回。当他听到“雪衣画眉”发出孩子的哭声时，禁不住纵声大笑起来。

多尔袞的笑声，是那样陌生而恐怖，吓得“雪衣画眉”愣神了，竟然没有注意福临做出的手势，发出老奶奶“吃奶、吃奶”的声音。

多尔袞根本不知道“雪衣画眉”的失误，连连称赞说：

“妙！妙！我是第一次开这样的眼界啊！”

福临看着“雪衣画眉”，有些扫兴地放下了笼子上的黑布。演出结束了。

多尔袞急忙跪倒禀奏：

“臣多尔袞禀奏皇上，皇上爱鸟，恩泽山林，百鸟争鸣，以谢皇恩，自然是一桩吉庆喜事。臣奏请皇上，只是不要误了读书作课才是。”侍女在旁，这几句话，多尔袞是不能不说的。

“谢叔王。”

“皇上如果没有别的谕示，臣向皇太后请安去了。”

“叔王讲得很是，请自便吧。”

多尔衮叩头告辞，走出房门。这时，天上繁星点点，闪烁烁烁，夜空神秘而深邃，山间吹来的冷风，在“安园”的屋檐回廊上变为一层薄薄的山雾。多尔衮望着浩渺的夜空，默默地想：

“这是福临的本性，还是她的安排？就是通灵的猴子也不会玩得这样真切啊！但愿福临永远这样的‘聪明’。”

侍女引路，多尔衮大步向孝庄居住的西侧房走去。

对于多尔衮突然来到清河汤泉，孝庄早有预感。对于如何应付多尔衮的这次会见，孝庄在从清河堡返回汤泉的马背上，就开始思索准备了。但心绪仍然是焦虑不安的。

桌案上放着一本《金太宗实录》，书页揭在天会五年（1127 年）金兵第一次进攻宋朝京都汴京、掳走宋徽宗和宋钦宗那次战斗的详情记载的章节上。但她的心却飞到福临身边，关切着福临和多尔衮的会晤。

她突然感到自己的失策：让一个六岁的孩子应付足智多谋的多尔衮，真是自找麻烦啊！如果福临说错一句话，那后果就难以预料了。“大意失荆州”啊！

时间在慢慢地过着，蜡烛燃烧着。孝庄的心急剧地跳动着：多尔衮的谈话能按照自己预想的来吗？任何精细的估计都是估计，总有失误的时候……

苏麻喇姑急急推门进来，打断了孝庄的思索，高高兴兴地说道：

“皇上把今天从清河堡买回来的那套‘玩鸟经’，一字不漏地卖给了睿亲王，‘雪衣画眉’也出了大力。在一个时辰里，睿亲王只询问了几句关于皇上起居读书的事，皇上的回答都十分得体……”

孝庄长长舒了一口气。

一阵有力的脚步声传来。机敏的苏麻喇姑走进内室，端出糕点水果放在茶几上，孝庄顺手拿起桌上的《金太宗实录》佯装看着。室内十分寂静，苏麻喇姑似乎听到了孝庄强行压抑的呼吸声。

脚步声停落在门口，侍女推门进来，悄声禀报：

“禀奏皇太后，辅政王前来请安。”

侍女的禀报声刚停，多尔衮笑容可掬地走了进来，跪倒在地，大声说道：

“臣多尔衮，向皇太后恭请圣安。”

孝庄看到多尔衮身着一件半新不旧的常服，知道多尔衮并不是以朝礼相见，便十分随和地说：

“睿亲王一路鞍马劳顿，辛苦了。”

“谢皇太后。臣方才以为皇太后亲自照拂皇上，便径直去了上屋。请恕多尔衮请安迟来之罪。”

多尔衮顺便一句话，巧妙地推开了他单独晋见皇上可能引起孝庄的猜疑。

孝庄听出了多尔衮话中的意思：

“皇上是一国之尊，理应如此，睿亲王做得很对。快起来，请坐。”

多尔衮落座在茶几旁的椅子上。

苏麻喇姑急忙说道：

“皇上来汤泉后，就与皇太后分屋而居。是奴婢方才没有向睿亲王禀奏明白，罪在奴婢。睿亲王，皇太后早就备好茶点水果，正要听听盛京的高兴事儿！”

苏麻喇姑的话，不仅打消了孝庄和多尔衮之间的拘谨，也使屋里的气氛随和了。多尔衮抓住这个时机，抛出了他早已准备好的话题，向孝庄最不熟悉、最无发言权的薄弱地方打去：

“说起高兴的事，确有一件。皇太后，臣就是为了这件事，专程前来请教的。”

孝庄微微一笑。她立即集中了自己的全部精力，准备迎接多尔衮的挑战。多尔衮高兴的事，不就是半个月来对朝廷各部的改组吗？

孝庄注视着多尔衮狡黠的神态，心儿也有些紧缩了。多尔衮毕竟是一个难以捉摸的人啊！

多尔衮看到孝庄神情专注的样子，知道这个女人正在思谋对付自己的办法，便从怀里掏出济尔哈朗的塘报说道：

“郑亲王在宁远前线打了一个大胜仗，臣带着塘报，特来禀奏。”

孝庄从苏麻喇姑手里接过塘报，仔细地看，她担心的朝廷人事问题躲开了。看来，今晚的会见，也许不会再像一个月前夜闯睿亲王府那样，刀光剑影似的令人心寒。

她明白，关于战场上的临阵决断、冲杀搏斗，自己不甚了了。战争，这个最能检验人的才智的怪物，真是难以捉摸驾驭啊！辽国拼争了二百年，连黄河也没有过去，金国拼争了一百二十年，还是没有渡过长江，都在溃散中退了回来。辽、金两代“入主中原”的利钝得失在哪里？不摸透前人的是非功过，就是打进山海关，又会有什么结果呢？

她明白，多尔衮的“禀奏”不过是“试探”罢了。试探自己对济尔哈朗用兵的看法，试探自己是不是真的“不参与朝政”，试探自己当前在想些什么。只要自己闭紧嘴唇，这场会见就算结束了。但不能这样轻率了事，为了儿子的皇位，为了皇太极的遗愿，自己在对一些事情的成败利钝思虑成熟之后，仍然是要讲话的。你多尔衮不是前来“禀奏”吗？那就开一个不真不假的头，为将来的讲话作个铺垫，不是更好吗？孝庄心绪坦然了。

在孝庄的考虑思索中，聪明的苏麻喇姑端起水果，走到多尔衮面前：

“请睿亲王尝尝清河大山里的山梨。也许因为水土好，这梨可甜啦！”

多尔衮伸手拿起一个山梨，但没有吃，在手里慢慢地玩抚着，等待着孝庄的回答。

孝庄把塘报放在桌上，抬头说话了：

“中后所驻有多少明军？”

“据臣所知，驻兵约一万人。”

“守城的总兵是谁？”

“据臣所知，中后所没有总兵，只有一个游击，叫吴良弼。”

“这个人会打仗吗？”

“据臣所知，吴良弼是明朝辽东巡抚黎玉田的部下，在明朝武将中，还算是勇敢的。”

“中前所的情形也是这样吗？”

“据臣所知，中前所驻兵约一万二千人，总兵是吴三桂的亲信将领，名叫黄色，也是能打仗的。”

“中后所、中前所两座城池已被我军攻取，这两万明军，是不是都被消灭了？”

“郑亲王在塘报里没有说，送塘报的士卒也没有讲。据臣猜想，郑亲

王深知用兵的道理，不消灭敌方兵马，得一座空城是没有什么意义的。塘报中说，两城已得，俘获无数，这两万明军，一定是消灭俘获了。”

“这样看来，郑亲王是要在宁远城下与吴三桂决战？”

“臣就是为此事前来请奏。郑亲王旗开得胜，连克两座城池，宁远决战，即将开始，应当予以重赏，以鼓舞士气，以示皇上之恩。但郑亲王是辅政王，为诸臣之首，臣不敢僭越做主，特禀奏皇太后示知。”

“宁远决战，前景如何？”

“据臣所知，宁远吴三桂有兵马五六万人，也能打仗。但郑亲王以辅政王之尊率师出征，声威夺人，又连克两城，士气正旺，若用兵得当，决战决胜，当无疑义。”

在这平静的问答中，多尔袞把孝庄逼到了必须表态的地步：同意重赏也好，不同意重赏也好，不明确表示态度也好，在多尔袞手里都是有用的。多尔袞举起手中的山梨，慢慢地吃起来，神情也显得悠闲了。

在这平静的问答中，孝庄也摸准了多尔袞的心思：睿亲王啊，你不是要我一句话吗？我马上说给你：

“有功者赏，有过者罚。这是太祖太宗皇帝留下的老规矩，对谁都一样。郑亲王虽是辅政王，但他率师在外；你也是辅政王，但眼下主持朝政。所负责任不同，职权自然有别，将来就是倒过来，也是这个道理，不论是谁，都得听从朝廷的决定。赏罚依功过大小而定，不必有什么顾忌。我已不参与朝政，又在这汤泉沐养，如何行也，可呈笺表上奏姑姑。听到宁远前线奏捷，我只是高兴罢了。”

孝庄没有想到，两天后，多尔袞利用她的这些话，对犯了战略错误的济尔哈朗进行了重赏，从而助长了这个错误的发展。孝庄更没有想到，两个月之后，多尔袞还是利用她的这些话，使济尔哈朗让出了第一辅政王的职权。

多尔袞也没有想到，今晚他与孝庄的会谈，竟是这个女人重新听取朝政的开始。他更没有想到，他利用这些话对济尔哈朗的设谋制约，却为这个女人的公开参政制造了舆论。

多尔袞得到他需要的东西，便起身告辞：

“谢皇太后谕示，多尔袞铭记在心，永远不忘。臣还有一件小事禀奏：臣刚才晋见皇上，见皇上爱鸟心切，心颇不安，请皇太后慈恩关照，以免误了课业。”

“睿亲王说得很是。今天去清河堡，看到几只好看的鸟儿，皇上喜欢，皇淑妃就给买了。以后，我一定加以限制。”

多尔袞离开了。苏麻喇姑有些茫然：

“睿亲王远道而来，就是这样简单啊……”

孝庄也有些茫然了：

“简单？天下的许多事情，越是简单，就越复杂啊……”

“睿亲王对皇上的爱鸟，看来是十分关心的……”

“石头是圆的，谁知道它往哪儿滚啊！明天，明天我俩去看大贝勒，怪可怜的老人，也跑到汤泉来了……”

苏麻喇姑坐在桌案边，陪伴着心情沉重的孝庄。

八 吴良弼，捉摸不透的“怪物”。中后所，消耗生命的“磨盘”

九月二十七日夜晩，济尔哈朗在锦州大营召开军事会议之后，阿济格和阿山带领正白旗一万五千兵马，连夜从锦县出发，直向中后所扑去。同时，阿巴泰和济度带领的镶蓝旗一万三千人，连夜从塔山出发，向中前所袭去。宁远战役开始了。

锦县距中后所城只有一百三十里。九月二十六日黎明，清兵在中后所城东五里处的驼峰岭扎下了营盘，借着清晨浮起的薄雾，阿济格和阿山带着五十匹铁骑，悄悄来到中后所城下察看敌情，以便确定攻城的时间和突破口。但中后所一片宁静，城头没有旗帜，没有守卫的士卒，没有一丝声响，简直像一座空城、死城。阿山疑惑了，悄声对阿济格说：

“奇怪，怎么没有一点动静？”

阿济格也有些纳闷。看到高耸的润和门城门紧闭，护城河上的吊桥竖在空中，他立即意识到：明朝守将吴良弼可能要给自己找一点小麻烦。他毕竟是一个久经战阵的主将，有丰富的战场经验，他要用非常的办法，迫使明军暴露城头的守备情况，便回头对阿山说：

“打出正白旗大旗，围着城池跑一圈，每个城门上，给它钉上五十枚响箭。老子不信，吴良弼他不发出一句喊声。”

阿山立即下令掌旗官亮出大旗，五十匹战马嘶鸣着，五十名士卒呐喊着，绕着中后所城奔驰。白旗在晨雾中飘扬，战刀在晨雾中闪光，五十支响箭，在晨雾中呼啸着钉在四周的城门上。但中后所仍然没有一丝声响，像在酣睡中未醒一样。阿济格没有辙了，只好奔回驼峰岭大营，气得嗷嗷乱叫。

中后所城高三丈，周围三里，池深一丈，宽三丈，有四个城门：南面是歌薰门，西面是说泽门，北面是宁澜门，东面是润和门。

九月十五日，吴良弼和王国安到宁远参加了吴三桂召开的军事会议后，便连夜返回中后所，进行认真的战前准备。中后所的城池是每年都整修的，用不着临阵着忙；中后所的粮食、器械、炸药是充实的，用不着临阵调集制造；中后所九千将士的斗志是旺盛的，用不着临阵杀人树威。只是城头上的火炮近日调到宁远去了，必须想方设法填补这防御上的漏洞。

吴良弼，三十多岁，河北昌黎人，原是辽东巡抚黎玉田的亲兵，据说还有一点亲戚关系。在长期跟随黎玉田的日子里，不仅学会了用兵打

仗，而且懂得一些爱国忠君的道理。因为他出身于农村，又当过几年的亲兵，现在虽是游击大人，却无“大人”的架子，和属下士卒都混得很熟。又因为他的部下大都是河北同乡，家乡常遭清兵的侵扰掠夺，都对清兵有切肤之恨，情感上也比较接近。现在，吴三桂要把中后所变成一座“磨盘”，黎玉田又是这次战役的总指挥，他知道，为国尽忠的时候到了。只有多杀清兵，才能对得起老上司黎玉田，才能对得起自己的属下啊！

王国安，四十岁，也是河北人，原是黎玉田帐下的一个幕僚。两年前松锦战役失败后，黎玉田寄居于吴三桂篱下，宁远城里没有他立足之地，经黎玉田几次向吴三桂求情，才让他来中后所充任都司。两年来，每当他去宁远城办理公务，总要到黎玉田的府邸看望，以诉说心曲。他对吴三桂与清廷的暗中来往也有所风闻，但当问到黎玉田时，得到的回答总是悲愤痛苦的：“我们寄居宁远，东虏还是敌人。我们离开宁远，宁远也就没有敌人了。就在这寄人篱下为国尽忠吧！”黎巡抚啊，寄人篱下的日子是难熬的，牵制吴三桂公开投降东虏的作用是艰难的，你的苦衷，谁知道呢？现在，吴三桂真的要东虏厮杀了，并把指挥重任交给了黎玉田，如果这一仗打赢了，也许能够斩断吴三桂与东虏的勾结，对辽东形势会产生积极的影响。男儿一世，能为国家做一点好事，能为朋友出一分力量，也就不虚度此生了。

敌情，责任，拼死的决心，使这两个鲜为人知的明朝官员，爆发了超人的才能，在中后所这个弹丸之地，演出了一幕悲壮可泣的活剧。

吴良弼为填补火炮调往宁远在防御上出现的漏洞，他率领士卒，用了两天两夜的时间，在护城河里布设了带毒的竹签铁钉；在每个城堞之后，置放了袁崇焕在宁远城使用的那种藏兵木柜；在护城河外各条通路的要冲处，构筑了伪装极好的巨大陷阱，内置火药炸雷，暗伏士卒，组成了中后所的第一道防线。他在积极防御的同时，还根据平日练兵情况，抽出三千健勇者，组成了十个“拼杀营”，配备了全城最好的战马，准备随时杀出城去。这是他手里的十把尖刀啊！

在这些战备工作就绪之后，他在润和门的广场上，在九千将士面前，举起一碗酒：

“士兵捐躯，将军断头，天经地义。先我而战死在沙场上的好汉们，我用这碗酒祝你们英灵归天；后我而战死在沙场上的好汉们，我用这碗酒向你们告别。我吴良弼若贪生怕死，先我死的英雄们变成厉鬼掐死我，活着的每个人，不论将校、士卒、马夫、火头军，都可以在我的背后捅刀子、放冷箭……”

广场上沸腾了。他向将士掏出了一颗心，将士们向他献上了九千颗心。

王国安在这两天里，极其细心地疏散了城里的老幼妇孺。他打开粮

仓钱库，发给钱粮，让城里各户百姓送一男丁出城。让所有独根独苗的男子远走高飞，以免这样的人家断根绝后，却让自己的独生儿子，十六岁的王邦定拿起长矛参加了“拼杀营”。他叮咛离开的人们带上家里的金银财宝，免得被清兵掠去。他亲自站在歌薰门外，看着老幼妇孺一批一批地离开，直至该走的人丁全部走完。

中后所在宁静中等待着清兵，终于等来了阿济格和阿山带领的正白旗。

九月二十八日未时，清兵潮水般地从驼峰岭涌来。他们抬着木板、云梯从各条道路上向中后所奔进。八旗兵勇似猛虎、势如蛟龙、粗犷凶狠的气概，使大地也颤抖起来。当他们冲到护城河边，准备架桥时，城头上的鼓声响了，各条通道要冲处的陷阱拉开，清兵成百累千地落入陷阱。火药爆炸，烟云腾起，缸片、碎石、铁屑像急雨冰雹似的卷起飞滚，上千名清兵在刹那间倒下了，潜伏在陷阱里的二百明军，也尸骨无存。傍晚，清兵发动了第二次攻击。

吴良弼身着士卒装隐于城堞之后，细心观察着这批急奔而来的三千清兵。他明白，如果护城河里的毒钉毒签和城头上射出的利箭能杀伤清兵三五百人，就会挫敌锐气。他下令城头上的弓箭手做好准备，在清兵下马渡河时，突然出现，射杀敌人。

阿山率领清兵冲到河边，挥起腰刀，命令骑兵渡河，根本没有下马停留。当城头上的明军放箭时，清兵一千多人，像急风滚雷一样渡过了汤池。

护城河防线的失灵，使形势起了变化，清兵第二批一千多人也渡过河来。阿山是一个很有经验的将领，他知道，不控制住城头的明军，要登上城池是不可能的；不烧毁润和门城楼，要靠近城门也是不可能的。他一面下令五百名弓箭手集中目标向城楼射出带有硫黄的火箭，一面下令担任爆破的二百“死兵”向润和门冲击。

润和门大火腾起，吴良弼立即意识到：必须马上吃掉城下的这批敌兵，或者把他们赶走，否则，润和门就有被炸开的危险，夜幕会帮助阿山的。这时，守备袁靖跑到吴良弼身边，急促地说：

“游击大人，你看，阿济格出现了！”

吴良弼顺着袁靖的手指望去，果然，阿济格勒马于护城河外二里地的一个小丘上。阿济格骑着火红蒙古马，金甲金盔，身后约有五百白色铁骑，一动不动地望着润和门前，像是等城门一破，就立即放马冲来。

吴良弼心里惊觉起来，一个大胆的破敌方案形成了：他决定用三个“拼杀营”九百人马，进攻敌军的主帅阿济格，动摇城下敌军的斗志，同时用五个“拼杀营”一千五百人，与城头的弓箭手配合，消灭城下的敌

人。都司王国安赞同他的决定，并要求亲自率领五个“拼杀营”出击。

中后所南门歌薰门打开了，吴良弼带着九百铁骑冲出，绕过城角，风驰电掣般地向阿济格冲去。因为双方距离很近，当阿济格发现时，吴良弼带着兵马已冲到他的面前。阿济格身后的四百铁骑，立即迎击上来，另一百铁骑保护着阿济格后退到一百步远的另一个山冈上。

阿济格在一阵慌乱之后镇静下来，已恢复了一向对明军的轻视。他立马冈上，在明军奔袭砍杀的马群中，寻找这支敌军的主将，决定在捕捉目标之后，一跃而下，结束明军这次袭击。

厮杀、砍杀、肉横、血飞，战斗在山冈附近进行。清兵铁骑倒下了，士卒落马了，阿济格的眼皮眨也不眨；明军的战马跌倒了，士兵落马了，阿济格的眼睛看也不看。他睁大眼睛神情专注地捕捉他需要的目标。但在明军的反复冲杀中，根本没有一个着将领服装的人，根本没有一个发号施令的指挥者。明军铁骑像一群凶狠的马蜂，不知死地向他站着的土冈猛冲，几个人倒下去了，更多的人接了上来。他的护卫亲兵也明显减少了。阿济格惊异了，二年多来，也没有遇到这样凶狠的明军士卒啊！

阿济格突然发现在明军冲杀的士卒中，有一个年长的老兵异常凶狠，剑法也十分出众，所向之处，剑不落空。他怀疑这个人是明军游击吴良弼，便大喝一声，带领身边的护卫向吴良弼扑去。

吴良弼看到阿济格要动，便抓住清兵闪开的时机，举起利剑，高呼“活捉阿济格”，勒马向阿济格扑去，明军士兵一齐勒转马头，向土冈冲来。“活捉阿济格”的喊声，震落了天边的夕阳。

中后所，生命的“磨盘”啊！

在吴良弼率九百铁骑冲出歌薰门的同时，王国安率领的一千五百铁骑也冲出了北门宁澜门。他们迅速插向润和门外，沿着护城河外展开，一则切断阿山与阿济格的联系，一则用强弓利箭，配合城头的守军，大量杀伤城下的清兵，这两面夹攻的打击，立即使几百清兵失去了战斗力。阿山是个极聪明的人，他马上意识到处境的危险，便下令停止攻城，回头渡过护城河与明军战斗。明军虽然处于有利地形，并且箭飞如蝗，但训练有素的八旗兵，在一声号令之下，仍然极有组织地渡河而进，双方在护城河外厮杀起来。

王国安虽然不会打仗，但他的勇敢精神和拼死决心，鼓舞了明军的士气。在激烈的厮杀中，他骑马奔驰，大声地呼喊，呼唤杀敌英雄的名字，赞颂杀敌勇士的功绩，他的声音沙哑了。这沙哑声音传到哪里，哪里就出现更加猛烈的冲杀。这沙哑的声音，似乎是指挥明军战斗的号令。

阿山也被这沙哑的声音吸引了，这是他十多年与明军的战斗中从来没有见过的。这声音产生的力量，竟然使明军像着魔一样的勇敢凶狠。他立即意识到，这个不会打仗的人，却是一个可怕的组织者，便挥刀跃马向王国安杀去。就在这时，几十支利箭同时向他飞来，他挥刀拨箭，打落了许多，但还是有两支利箭射中了他。一箭射中他的右臂，震落了他手中的腰刀，一箭射中了他的左腿，使他几乎落马。

王国安的五十名亲兵看见阿山中箭，便不顾一切地扑来。阿山的一百名护卫同时跃马而出，兵器相击声，战马嘶鸣声，厮杀的叫骂声，交织在一起，引起了双方兵马的调动。于是，围绕着这个厮杀的漩涡，一场混战疯狂起来，马倒，血流……夕阳坠落了，天昏地暗了。

中后所，生命的“磨盘”啊！

深夜，一切都宁静了。中后所城，驼峰岭，护城河，突起的土冈高丘和旷阔的原野，都沉浸在夜色中。战场上厮杀的声息和滚起的烟尘都消失了，遍野的尸体在血泊中横七竖八地仰伏着。

在驼峰岭清兵大营军帐里，阿山已经拔出了右臂和左腿上的箭镞，敷上了药膏，因射入的不是毒箭，他放心了。不过，今天的仗打得太窝火了，中后所这个鸡蛋大的地方，却叫正白旗翻了车。他不服，憋着气，要报复，便大声喊道：

“英亲王，天亮就干！我不信，这中后所是一座铁城！”

阿济格没有作声，吴良弼的喊声和身影，还没有从他的心头离去。听到阿山的喊声，他把心里叨咕的事全抖出来了：

“明朝竟然有这样一个不怕死的游击，又偏偏叫老子碰上了，真他妈的邪门！”

阿山摸不准这话是什么意思，没有回答。阿济格像是根本不需要他回答，另提了话题：

“老子打了几十年的仗，什么主儿没有碰过？什么茬子没有啃过？可今儿傍晚这一仗，不知他妈的咋啦，听见吴良弼那小子一喊，我心里就有些发毛，看见那小子举剑向老子杀来，我这心里还真有些发怵呢！阿山，你说这邪门在哪儿呢？”

阿济格是个鲁莽的家伙，但他也有长处，心里想的，不论是好，是坏，是光彩的，还是丢人的，都能当着属下说出，不买面子不作假，不绕肠子不骗人。所以，将士们对他普遍是有好感的。

阿山明白了阿济格正在捉摸吴良弼，便开口说道：

“我看这邪门就在吴良弼身上。头一条，这小子不怕死。你想想，明

朝哪个游击参将有他这样大的胆子？二一条，这小子心眼多。你说，他在各条路上挖陷阱，又覆盖得那样好，不就像猎野猪兔子吗？亏他想得出来。三一条，这小子‘贼滑’。在我们攻城时，他不守城，却溜出城来和咱们干，还穿了一套士兵服，你能想得到吗？这一天，咱就折了一千三百人……”

阿济格大手一挥，不让阿山说了：

“妈的，老子丢了一千三百人，我要杀他个全城不留一条狗！”

“明天用多少人攻城？五千人够不？”

阿济格不作声，思索着……

战场上的血和死尸，是带有腥味的刺激物，能使一些人胆怯畏缩，能使一些人暴怒冲动，也能使一些人变得聪明。应当暴怒冲动的阿济格，此刻却聪明起来。他想了许多办法，最后落到汉军旗恭顺王孔有德的火炮上。孔有德的火炮现在锦州，用火炮轰击中和所，他吴良弼能顶得住吗？再说，老子不要，难道让济尔哈朗调给济度、阿巴泰吗？

“传令，给老子备马！”

阿山愕然了。

“愣着干啥，老子去锦州城，向济尔哈朗要火炮去！”

阿山明白了，高兴了：

“妥啦！用火炮破城！”说着，走近阿济格，诡秘地说：

“咱正白旗伤亡的底不能漏啊！最好能把郑亲王拉到这里来。”

阿济格愣住了……

在阿济格离开驼峰岭的时候，吴良弼和王国安在十几个亲兵手执火把的陪伴下，走出了宁澜门，走遍城外各条道路要冲处的陷阱，在清兵的尸体中，寻找自己死去士兵的遗体。这二百个自愿走进陷阱担当潜伏任务的勇士，在还没有挪动脚步之前，就知道自己有去无回了。但他们是那样的从容、坚定、视死如归，在那些年轻的脸上，没有忧伤和痛苦。吴良弼想从陷阱里找出他们的遗体，安葬在歌薰门外的那片树林里，让他们在地下得到一丝安慰，也释解一丝自己心中的内疚。但陷阱里除了一堆黏糊糊的泥土外，什么也没有了，只是在润和门外的一个陷阱里，找到了几片挂在阱壁上的军服碎片。他拿起军服碎片，揣在怀里，默默沿着护城河走着，看望在拼杀中倒下去的三百多个士兵。

当他看到一个士兵和一个清兵对刺而死，尸体仍被两杆长矛连在一起时，一直强撑着疼痛的心颤抖了，泪水流了出来。他弯下身去，拔出

了清兵刺进的长矛，把死者抱在怀里。这，这不是都司大人的公子吗？是，是他，是王公子邦定啊！他呼叫着名字，没有回答，他抱起邦定，望着身边的王国安：

“你……”

泪水在王国安的脸上流着，嘴唇在颤抖，腰身似乎弯曲了，但仍竭力控制着。吴良弼忍不住了：

“都司大人，我……”他哽咽，两腿一弯，跪在王国安的面前。

王国安也跪了下来，紧紧抓住吴良弼的手：

“他与别的士兵一样，都是大明的子民，这样好，这样好啊！我这个当都司的，也有脸见中后所的父母了。游击大人，对这些死者，你尽到心了……”

十几支火把闪烁在护城河边，照耀着跪倒在地的吴良弼和王国安……

九月二十九日，全天无战斗。入夜，吴良弼独自坐在军营议事厅里，担心着这一天可怕的沉默。阿济格为什么不来进攻？战争，战争中最可怕的是意外，阿济格的沉默就是一种意外啊……

深夜戌时，吴良弼派出的细作急急闯进议事厅，向吴良弼禀报了济尔哈朗和恭顺王孔有德来到驼峰岭清兵大营的消息。吴良弼最担心的情况出现了。

“汉军旗的火炮营到了吗？”

“在驼峰岭清兵大营里没有发现火炮。”

一个在中途袭劫敌人火炮的想法，在吴良弼心头闪动了。虽然这是一步险棋，但值得一掷，即使损失几百人马，也是划得来的。他扶案而起。

“来人！”

亲兵头目郭刚闻声走了进来：

“立即请都司大人来此议事。命令一、二、三‘拼杀营’到教场集合待命！”

郭刚应声跑了出去。

吴良弼束好战袍，提起宝剑，看着一边的细作问道：

“从驼峰岭去锦州的官道你熟悉吗？”

“熟悉。驼峰岭去鸭舌嘴十五里，鸭舌嘴去黑石砬子二十里，黑石砬子到仙人屯十八里。往东就是一马平川了。”

“绕过驼峰岭，直插鸭舌嘴有小路吗？”

“有。出北门宁澜门一直往北，走八里，往东拐，经过老爷岭，由黄羊谷直插过去，就是鸭舌嘴官道了……”

都司王国安急急走进议事厅，吴良弼拱手迎上，正要说出自己的想法，守备袁靖闯了进来：

“禀报大人，清兵四面围城了。”

吴良弼明白，自己的打算晚了一步，孔有德的火炮营已经到了清兵大营。他失悔地摇了摇头，便与王国安急急向城头走去。

孔有德的火炮营刚到驼峰岭，济尔哈朗怕明军夜袭大营毁坏火炮，便立即派出五千骑兵围困中后所四门，然后从容地移动火炮，准备在天亮后发动攻击。

天色放亮了。吴良弼在城头看得清楚，四支清兵，已列阵在四门之外五百步的地方，形成了对城池的包围，既不攻城，又不呐喊，分明在等待孔有德火炮营的到来。他的心沉重了：这座城池即将被炮火轰毁，城里的老百姓怎么办呢？

孔有德的火炮营出现了，在二千骑兵的保护下，炮车徐徐移动而来。吴良弼用心数着，一共三十门炮。接着，一队高擎大纛、条纛、旗枪、豹尾枪的队伍，由驼峰岭脚下闪出。守备袁靖说道：

“济尔哈朗亲自出马了！”

王国安此时也明白了危险的逼近，悄声问道：

“游击大人，我们怎么办？”

“也许只有一个时辰供我们选择对策了。”吴良弼说完，与王国安、袁靖走进了歌薰门的城楼……

济尔哈朗毕竟是打了几十年仗的人，他知道在战场上如何使用拳头，也知道人心和城墙在防御中是同等重要的。他决定用二十五门火炮集中轰击润和门和两边的城墙，打开进城的通路。用五门火炮仰角向城里轰击，扰乱人心，破坏明军守城的士气。他还晓谕正白旗将领士卒，破城之后，准其抢掠三日。在布置了这些具体措施之后，便移动仪仗，来到孔有德的火炮营。

孔有德，现年五十多岁，是天聪六年（1632 年）投降大清的明朝将领。崇德元年（1636 年），皇太极为了笼络这些明朝降将，封孔有德为恭顺王，与怀顺王耿仲明、智顺王尚可喜被称为“三王”。皇太极对这些明朝降将，不仅肥马华屋，优容异常，而且利用他们文化高、知识多的特点，让他们掌管火炮，以示对他们的信任。十多年来的奴才生活，使孔有德的骨头早就软化了，他掌管火炮越是威风，他就越是服帖。奴才，有才智而奴性十足，是孔有德发迹的人生秘诀，也是他为人处世的基本信条。

孔有德见济尔哈朗驾临，急急匍匐在地：

“微臣孔有德，恭请辅政王安好。”

“恭顺王请起叙话。”

孔有德跪地不起，叩头谢恩：

“谢辅政王。臣这样靠近主帅，听令真切一些，请辅政王谕示。”

“这次攻破中后所城，就看恭顺王的本领了。”

孔有德明白，越是在这个时候，越是要恭顺如奴：

“微臣托皇上洪福，蒙辅政王扶植，想来必会炮响城破的。”

“有把握吗？”

“辅政王坐镇中军，人受恩泽，炮披金辉，臣觉得破城是有把握的。”

“你不会怜惜中后所游击吴良弼吧？”

孔有德心里打了一寒战，急忙答道：

“臣与吴良弼素不相识，就是臣原来的属下上司，也当令其焚尸扬灰。”

“好！焚尸扬灰，说得好！恭顺王久经战阵，你看中后所这样的城池，几时可破？”

“臣想，两个时辰之内，一定可以破城。”

济尔哈朗举手下令：

“传令全军，寅时开始放炮，辰时破城。延误战机者，斩！”说完，回到中军去了。

在清兵三十门火炮轮番不停地轰击下，守城的明军无能为力了。留在城里的五千老百姓，集合在西门里的都司府邸前，吴良弼站在高台上，动员大家赶快出城逃生：

“……父老兄弟们，大家快离开这中后所。多活一个人出去，大明多一份生气。父老兄弟们，听我一句忠告吧……”

炮火落在都司府邸的屋顶上，房子起火了。

五千百姓沉默着，流泪了……

吴良弼情急地说：

“父老兄弟们，城马上就要破了，留在这儿，也是白送死。爱国爱土的，将来返回来，把东虏赶走！忠君忠亲的，不论走到哪儿，也别忘了报仇雪恨。大家不能再耽搁了，我求你们……”

炮火落在高台右侧的一棵榆树上，树身折断，枝叶乱飞，地上尘埃腾起。

五千百姓抽泣着，痛哭着。他们不愿丢弃这样好的游击、这样好的都司和这世代居住的中后所啊！

吴良弼向百姓拱手，跪倒在高台上：

“父老们，兄弟们，我身为中后所游击，不能保城安民，罪咎在身；若连累百姓为我而死，则罪深九渊；父老兄弟们，我派守备袁大人率拼杀营六百人，为大家出城开路。父老们，可怜我吴良弼吧！”

袁靖也跪在百姓面前，发誓说：

“游击大人忠君爱民，令我带兵保护百姓出城，我若贪生怕死，死于乱刀之下。”

五千百姓“哇”地哭出声来，也跪倒了。一个年长的汉子站了起来，大声说道：

“游击大人，我们听你的，今日离开中后所，来日回来报冤仇！你如果相信我们，请游击夫人跟我们一起走。夫人留在这里，我们不放心啊！”

吴良弼站起，断然说道：

“谢谢大家。郭刚，请夫人来，跟大家一起走！”

郭刚转身向游击府邸跑去。

王国安也高声说道：

“官仓粮食，能带的多带。银库金银宝器，能拿的多拿。拿不了、带不走的，全部烧毁，决不留给东虏。大家听候守备大人号令，准备出城……”

吴良弼的亲兵头目郭刚痛哭着奔上高台，跪倒在吴良弼面前：

“大人，夫人拔剑自尽了……”

人们愣住了，吴良弼也愣住了。

吴良弼站在高台上，像一个玉雕的石人，他抬头慢慢说道：

“让夫人留在这里，在火焰中守护咱们的中后所。”说完，他拔出宝剑，向歌薰门跃马而去。

在城门被轰毁，城垣倒坍，烟尘尚未散落之际，吴良弼和王国安带领拼杀营二千四百名士卒和六千守军，疾风骤雨般地杀出，直扑济尔哈朗的中军。马在啸，人在喊，刀剑在闪光，一股突然的、势不可挡的钢铁洪流，冲垮了清兵的弓箭手、前锋营和火炮营，使战场上的形势，一下子变了过来。济尔哈朗丢掉大纛、条纛、罗伞，在一群亲兵护卫下，离开了战场；阿济格叫骂着，亲手杀了几个前锋营士卒，也没有制止住一时的混乱，他自己反而被后退的人流推搡着，也向后退去；孔有德急忙组织兵马，在火炮前形成一道防线，并不阻击明军，闪开了通向中军的道路；只有阿山还保持着清醒的头脑，他一面指挥三千兵马进行反击，一面挥动大旗要歌薰门、宁澜门外的两支清兵迅速迂回增援。双方一万六千兵马展开了中后所从未有过的大厮杀。

这时，中后所城里火焰腾起，中后所城毁灭了。袁靖带着五千百姓，冲出歌薰门，向西奔去。吴良弼看着，放心了，他换了一匹战马，一心一意地进行战场角逐了。

英勇的八千明军，在一向凶狠剽悍的八千清兵面前，逐渐占了上风。吴良弼完全掌握了战场的主动。战场的范围扩大了，一直延伸到驼峰岭下，老爷岭边，方圆十几里的原野，滚动着厮杀的人流马群。人流淌过的地方，留下了无数的尸体；马群滚过的地方，映出了一片血泊。从中午到黄昏，杀声不停，烟尘不落。只有散布在原野上的血泊，红了又黑，黑了又红。

夜幕终止了这场厮杀。不是厮杀的人们疲惫了，而是看不清厮杀的对象了。

深夜，在驼峰岭清兵大营军帐里。

济尔哈朗呆坐在灯光下，有些傻痴了。他从来没有见过这样凶狠的

厮杀，当年兵败宁远城下，明军也没有这样不要命啊！当年，袁崇焕用才智聪明取得了胜利，今天，这个吴良弼呢？简直是个怪物啊！自己把握的战场优势，在刹那间消失了，吴良弼才是一个小小的游击啊！他的心有些战栗了。

阿济格一直没有说话，他躺在鞍鞯旁的一张羊皮垫子上，闭着眼睛。也许他太疲劳了，也许因为打了窝火仗在生闷气。他不说话，连济尔哈朗也没辙啊！

孔有德仍然是那样的恭顺。他是恭顺王，只能恭顺啊！但他并不紧张，他心里有数，火炮营虽然死伤了二百多名士卒，但火炮完整无缺，这也是一大功啊！当然，他也明白，吴良弼已经对火炮没有兴趣，才使他的火炮营得以幸免。

阿山走进军帐，向济尔哈朗禀报了今天战斗的伤亡情况：

“这一天，咱们死了三千余人，伤了一千余人。吴良弼可能伤亡得更多……”

阿济格忽地坐了起来，打断了阿山的禀报：

“妈的，你不是吴良弼，你怎么知道他伤亡得更多？这打的是屁仗，不是自己的孩子不心疼！别他妈的扯了，睡觉！”

阿济格“噗”的一下，吹灭了灯。

济尔哈朗是什么反应？阿山和孔有德都没有看清。

深夜，在老爷岭后的黄羊谷里。

风，徐徐而柔和，吹在这狭长而隐蔽的山谷。水，悠悠而清爽，流在这狭长而隐蔽的山谷。河滩上的枯草，山坡上的枫叶，在繁密的星光中铺满山谷，迎接着这些无城可驻、无家可归、疲惫不堪的士兵和战马。

战马在河边贪婪地啃着枯草；士兵躺在树下草丛中，一动不动，像是连喝水的力气也没有了；负伤的士卒咬着牙，忍受着疼痛和饥饿的折磨。狭长而隐蔽的黄羊谷，在神秘中又增添了沉闷凄凉的气氛。

吴良弼走到附近的一棵枫树下，看见十几个血染衣衫的士兵，有的倚树而坐，有的卧地而眠。他们虽然没有呻吟叫苦，但这苍凉的情景，使吴良弼五内震动了，一种愧疚难当的感觉，沁透了他的全身，心也黯淡起来：这种马无草、人无粮、食无炊、居无室、伤无药的境遇，能带队伍吗？能养队伍吗？莫说十天八天，就是今儿个晚上也过不去啊！明天早晨，也许有一半士兵上不了战马，更不用说打仗厮杀了。他吩咐亲兵头目郭刚，到战场去割取死马的肉来。郭刚带人出发了，他便向士兵

们歇息的地方走去。

在战场厮杀的时候，大家什么也不想，只想多杀几个清兵。但在厮杀停歇的此刻，在露宿山谷、饥饿疲惫的境地里，大家都在想：明天怎么办呢？连战马似乎也在思索，要不，为什么听不到那激励人心的嘶鸣声？

游击吴良弼亲自看望他们来了。虽然只是在他们身边站了一会儿，没有说话，没有嘘寒问暖，但他们心里暖和了。多么实在的游击大人啊，冷暖忧愁，你都清楚，还用得着问吗？

游击吴良弼亲自看望他们来了。虽然只是在他们身边坐了一会儿，没有说话，但那眼神他们是理解的。他的战袍上不也浸透汗水、溅满血渍吗？多么亲近的游击大人啊，你的心都亮出来了，还用得着说话吗？

游击吴良弼亲自看望他们来了。虽然只是用手摸了摸他们的衣衫，用眼看了看他们的伤口，他们就心满意足了。游击大人也是人，也是血肉之躯，也有饥饿的胃肠！多么细心的游击大人啊，原来你也是一个冲杀的士兵。

游击吴良弼亲自看望他们来了。虽然没有讲明今后怎么办，但他们心里充实了。多么好的游击大人啊，什么也不用说了，你的马蹄和脚印，不就是地上的道路吗？

吴良弼走遍了河边、山坡，看望了四千五百多士兵，他的心舒坦了一些。草丛里秋虫的啾啾声，小河里流水的淙淙声，像是突然传到了他的耳边。他感到精疲力竭了。

亲兵头目郭刚带着人马高兴地回来了。他们弄回了几千斤死马肉，从清兵的死尸上弄到了三百多个装满白酒的鹿皮囊和猪尿泡，还弄回了二千多斤杂豆马料。吴良弼看了十分高兴，改变他一向不准战时饮酒、不许露宿点火的规定，宣布全军点燃篝火，烤火取暖，烧肉充饥。刹那间，篝火在河边、山坡、路旁燃起，千堆万堆，火光相映，异常壮观。

松枝燃烧时散发的清香，马肉烤熟时散发的醇香，酒囊打开时散发的芳香，溢荡在狭长的黄羊谷里。在山坡上的一棵松树下，吴良弼和王国安围着篝火沉静地思索着。王国安因体力不支，横卧在亲兵为他铺设的一件战袍上，吴良弼倚树而坐，亲兵送来的乌黑的马肉和酒囊放在身边。他们谁也没有理睬。明天，这支兵马该向何处去呢？

王国安虽然累得坐不起来，但思维神经仍然是非常活跃的。今晚，他自愿充任吴良弼的“幕僚”，像过去为黎玉田设谋一样，忠心耿耿地为朋友执著划策。他闭着眼睛，不受外界的干扰，让思绪向那深邃的探索境地逸去……

吴良弼倚树闭目，也在思索着：

“中后所毁灭了，四千多士兵战死了。现在该是‘将军断头’的时候了……”

身边的篝火越烧越旺，松枝木节响着噼啪声。四周传来士兵们的谈笑声和战马的萧萧嘶鸣声。

“可这些负伤的士兵怎么办？往什么地方安置啊？中后所，生命的‘磨盘’，你碾碎了敌人的生命，也碾碎了自己人的生命啊……”

一阵夜风从山口吹来，在山谷里“呼呼”作响，松涛也应和起来。

“让这四千个生命悄悄离开这里吧？哪座山洼里，哪棵青松下，不能收葬自己的躯体，何必累及这些人呢！但济尔哈朗有这样的心肠吗？也许在天亮时，清兵就会包围黄羊谷，这里不再有一个活着的人了……”

王国安思索成熟了，他挣扎坐起，拿起一块马肉，递给了吴良弼，打断了他没有结论的思索：

“这两天来，东虏损失的兵马，该有五千人吧？”

吴良弼微微点头。

“我们也伤亡四千多吧？”

吴良弼默默点头。

“中后所真是一架‘磨盘’，游击大人可以昂首挺胸面对世人了。”

吴良弼心头一热，眼泪滚了出来。

“眼前形势，大人十分清楚。今后之计，我有一个考虑……”

吴良弼急忙挥去泪水，拱手说道：

“请都司大人赐教。”

“立即率领这四千五百兵马，离开黄羊谷这个死地，疾驰宁远，在那里再与东虏厮杀……”

吴良弼静听着。

“这样既可以为朝廷保存一支抗击东虏的兵马，又可以增强巡抚黎大人的实力，对吴三桂也是一个有力的牵制……”

吴良弼眼睛亮了。他没有想到，这个屈居中后所的都司大人，对宁远城里的情况，竟是如此熟悉。

“大人知道，吴三桂这次委派黎大人为宁远决战指挥，是在玩手中的纸牌，为他将来应付东虏留一条后路。黎大人之所以听从委派，不过是想借吴三桂的马头，多杀几个东虏罢了。我们对于这些，可以佯装不知，举兵直入黎大人麾下。黎大人当然会利用职权，顺水推舟，吴三桂纵有猜疑，也不会马上干预。大人以为如何？”

吴良弼十分佩服王国安的周密分析，也承认这是当前摆脱困境的惟一出路，也是一个保存这支兵马的良策。但他是跟随黎玉田长大的，对战场主将的酸甜苦辣了解得太清楚了。对朝廷不分青红皂白地处置失城将领有些看怕了，寒心了。对吴三桂的为人，他始终存有疑虑，到了宁远以后会怎么样呢？谁能保证吴三桂不会以“丢城失地”为借口斩杀自己呢？什么参加决战？什么与东虏厮杀？都会成为一句空话，恐怕连壮烈的死，也不可得了。

“宁远去不得啊！与其在那里糊涂地死去，不如在这里拼杀到底。‘磨盘’倒塌了，还可以当‘滚石’用！正白旗还有一万兵马，再拼它三千、两千，不是同样有功于国吗？让都司大人带三千兵马疾驰宁远吧，留给自己一千兵马就够用了。”

吴良弼知道，如果以自己的想法真实相告，王国安是肯定不会赞同的。为了三千士卒的生命和伤员安全地转移，为了安全送走这个胸怀谋略、勇敢实在的读书人，他只好以谎相欺了。他拿起酒囊，站了起来，恭敬地送到王国安面前：

“大人设谋，拯救四千士兵的生命，吴良弼感激不尽。今生今世，能结识你这个患难朋友，心满意足了。我们不再称职位了吧，以兄弟相称，不更亲切吗？”

“好！早该如此。老弟，兵贵神速，趁天黑行动吧！”

“好！正如老兄所讲，疾驰宁远，是当前惟一的出路。一个时辰后，我们就举兵出发。这里距宁远八十里，但正白旗一万人驻于驼峰岭，游骑布于四周，全军四千多人结队而行，又有伤员拖累，万一被东虏发觉，危险不下于黄羊谷……”

“老弟所虑极是。”

“为了全军安全抵达宁远，我想把人马分作两队。一队由六个拼杀营和守城兵组成，共三千兵马，带着伤员作为前队，由黄羊谷直插鸭舌嘴，绕道去宁远；一队由四个拼杀营组成，约有一千兵马，作为后队，警戒东虏，随机而行，到鸭舌嘴与前队会合……”

“好！战场组织，愚兄不懂，老弟有何吩咐，我一定依令而行。”

“老兄，有你这句话，我放心了。请老兄率领前队兵马，绕道疾驰宁远。为了一路便于调遣，我把亲兵头目郭刚，留在老兄身边。”

“老弟有令，愚兄遵行。有亲兵头目郭刚相佐，愚兄更不敢推辞了。”

吴良弼举起酒囊，拱手作谢：

“请老兄饮此粗酒，以壮行色。”

王国安接过酒囊，痛饮三口……

十月一日丑时，是黄羊谷黎明前最庄严、最凝重的时刻。篝火燃烧着，四千五百名士兵，按照查点校阅的队形整齐地排列在小河两边的滩地上。河东是四个“拼杀营”的一千零几个人的队伍，河西是六个“拼杀营”和守城兵马组成的三千四百人的队伍。两边的士兵都跨上了战马，佩弓执刀，一些负伤的士兵，也伏身马背，静听吴良弼下达命令。

吴良弼站在河心的一块卧牛石上，在篝火的照映下，显得魁伟英武。他着甲戴胄，面色铁青，讲了疾驰宁远的理由，讲了兵力的分配，讲了行军的路线，讲了途中应当注意的事项，讲了应敌的方略……最后，他说道：

“中后所毁灭了，但大明的国威士气是毁灭不了的！‘士兵捐躯，将军断头’，中后所有杀身之人，无降敌之鬼。拼！和东虏拼个两相精光。杀！和东虏杀个命命相偿。中后所这个名字，就是济尔哈朗心惊胆战的克星！中后所的每个士兵，都是东虏望而生畏的天神……”

篝火烧得更旺了。夜风吹动松涛，呼呼作响，战马萧萧，震荡山谷，马背上的士卒齐声呐喊：

“士兵捐躯，将军断头！”

吴良弼挥起宝剑，用全身的力气宣布：

“从现在起，都司王大人就是中后所兵马的统帅……”

突然从河西滩上三千四百兵马中传来一声凄厉的马嘶，一个高大的士兵高呼着“游击大人”飞马而出，直向吴良弼奔来。他翻身下马，跃上卧牛石，跪在吴良弼的面前：

“大人，我不能离开你啊……”

这时，人们才看清楚，他就是亲兵头目郭刚。

吴良弼厉声喝道：

“你……”吴良弼抬起脚向郭刚踢去，郭刚没有躲避，反而抱着吴良弼的腿乞求道：

“让我和大人一起死吧！”

“滚开！”吴良弼飞起一脚，把郭刚踢进河里，郭刚从水里站起，冷水淋淋地爬上卧牛石，跪在吴良弼脚下。吴良弼不忍心了，抬起脚慢慢放了下来。郭刚大声说道：

“大人，我要跟着你在这中后所与东虏周旋。我一定死死咬住敌人……”

王国安明白了，他急忙走上卧牛石，委屈地说：

“游击大人，你没有把我当兄弟看啊……”

“老兄，你……”

“大明十多年来，在这辽东，还没有一个死命报国的幕僚，你成全我做一舍身报国的文臣吧！”

河西滩地上的三千四百名士兵也明白了，同声呼唤着吴良弼。

吴良弼拉起王国安的手，深情地说道：

“老兄，原谅小弟。军令如山，不可更改，我把三千四百兵马交给你了，疾驰宁远城吧！”说完，他拱手告别，推开郭刚，跳下卧牛石，走到“拼杀营”一千名士兵面前，飞身上马，大喊一声，带领一千铁骑，奔出黄羊谷，向驼峰岭清兵大营冲去。

王国安稍一迟疑，也跨上战马，用沙哑的声音高呼：

“士兵捐躯，将军断头，跟着游击大人，出发！”

三千四百名士卒，也冲出黄羊谷，向驼峰岭清兵大营杀去。

三天来，防不胜防的夜袭、捉摸不定的遭遇战和吴良弼飘忽不定的行踪，不仅拖住了济尔哈朗移师宁远的腿脚，而且使他茫然了，疑惑了：

中后所已经成为一片瓦砾废墟，城楼、房舍、街巷，往日的繁华和游击的职位都不存在了，就是有珠玉珍宝，也都埋在地下了。吴良弼啊，你还在留恋什么呢？

一个小小的游击，竟有这样大的魔力，吸引着五千溃散之徒、亲兵为他卖命，都司为他献身。难道吴良弼往日的恩赐会如此的深得人心吗？

在中后所毁灭之后，明军的体力明显的虚弱了，可斗志更加旺盛，杀得更加凶狠，一个个都像是专门找死而来。吴良弼啊，你有什么魔法

呢？

吴良弼，这个摸不透、看不见、抓不住、杀不了的怪物啊.....

十月五日，在红石砬子战斗中，吴良弼负伤落马，被济尔哈朗所擒，杀害在驼峰岭前的土冈上。跟随吴良弼的三百名士兵，也被全部杀害了。

人们传说：吴良弼在被杀害之前，任凭济尔哈朗拷打审讯，始终不发一言，只是站在土冈上，面对毁灭的中后所，跪在地上，叩了三个触地头。也许是向中后所告别，向战死的士兵告别，向焚身在烈火中的夫人告别吧！

济尔哈朗看见了他，抓住了他，杀害了他，但仍然没有摸透他。

吴良弼，捉摸不透的“怪物”！

中后所，消耗生命的“磨盘”啊！

九 历史是什么？是生命延续的江河。孝庄在这条河边，发现了一个“导者”

多尔袞带着“雪衣画眉”的叫声和孝庄的一席夜谈，于十月三日清晨寅时离开汤泉，返回盛京去了。两个时辰后，孝庄带着苏麻喇姑来到礼亲王代善居住的泰园。

泰园是汤泉四园建筑中最紧凑的一个院落，正房五间，间房五间，侧房各五间，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四合院。庭院里有两棵巨大的松树，枝叶交错，如一片绿色的云霞停留在天空，使这个庭院昏暗而幽静。

孝庄和苏麻喇姑走进泰园，像走进一座没有声响的古庙。苏麻喇姑感到无人迎驾的冷漠，孝庄却感到这突然而来的自然。迎驾，跪拜，禀奏，答礼……使人都变得虚假了。她欣赏着这庭院的山石苍松，慢慢走上正房的台阶。

“这里真是幽静啊！”

孝庄的一声赞叹，惊破了泰园的幽静，松枝上栖落的几只灰鹤，扑棱棱飞了起来；正房的朱门开了，两个男子，一长一少，神态惊讶地跪在门口请安；几个护卫从东侧房冲出来，抬头一看，也匍匐在地；阿尔巴莎从西侧房走出，意外而惶恐地跪在台阶下。

“奴婢不知皇太后驾临泰园，请恕没有迎驾之罪。”

孝庄微微一笑，伸手示意站起。苏麻喇姑扶起阿尔巴莎，亲热地说：

“皇太后听说大贝勒近来身体欠安，十分惦念，今特来看望。怪我没有事先告知妹妹，让你为难了。”

“谢皇太后恩典。大贝勒正在浴室疗疾，我这就叫人通报……”

“不要误了大贝勒疗疾。我没有什么事情，只是来向大贝勒行家人之礼，等他一会儿就是了。这两个人是谁？怎么在大贝勒房里？”

阿尔巴莎急忙回答：

“回皇太后。这是大贝勒的孙子、颖亲王萨哈璘之次子勒克德浑……”

孝庄愕然了。

“这是大贝勒府邸的奴隶，叫宁完我……”

孝庄惊讶了。

“大贝勒带宁完我来这里，是为了帮勒克德浑温课。”

勒克德浑和宁完我急忙叩头。

孝庄仔细打量着勒克德浑。他十四五岁的样子，长得很英武，身着一件庶民蓝色夹衣，头戴一顶光秃无珠布帽，一双聪颖光亮的眼睛，十分有神。这就是骁骑校勒克德浑啊，以前确实没有见过。

孝庄看着宁完我。他身着黑色短衣，皂靴皂帽，年约四十岁，精明干练之气并没有因为奴隶的服装而消失。这个人，孝庄以前也没有见过，但多次听皇太极赞赏过。大清朝制的健全，主要是依据这个人“参汉酌金”的主张搞的。在孝庄的记忆里，宁完我是从中原掠来的一个奴隶，颖亲王萨哈璘发现了他，皇太极重用了他，曾被破格提拔为吏部堂主事。萨哈璘病故后，多尔衮主管了吏部，记不清为什么事情，这个汉人又被降为奴隶。以后几年，这个名字也就渐渐地无人提及了。

阿尔巴莎见庄妃审视着勒克德浑和宁完我，心里有些害怕了：让庶民、奴隶出入亲王居室是违背宗室例律的。倒霉的大贝勒啊，你又闯祸了。她想把这件事掩饰过去，便跪倒请孝庄进入正屋用茶。孝庄大约看出了阿尔巴莎的心思，微微一笑，便在苏麻喇姑的搀扶下，走进了正屋。

阿尔巴莎献茶之后，借口通报大贝勒，也急忙离开了。

孝庄坐在桌案前，看见桌上放着一本崇德三年内院刊印的《金太宗本纪》。她有些惊异：十四五岁的勒克德浑也读这样的书啊？便顺手拿起。书正翻在金太宗完颜晟天会年间的纪事上，在书眉和行隙，写着密密麻麻的批注。有的很长，有的很短，都是用汉字工工整整写的。孝庄立即断定这是宁完我为帮助勒克德浑温课用的，便聚精会神地看起来。

清初，一些汉族读书人帮助满洲贵族子弟温课，一般都用这种方法。这样，既便于学习者鉴别自己理解上的深浅正误，又可以维护满洲贵族的尊严。当然，对年幼的满洲贵族子弟，也可以耳提面命。

宁完我对《金太宗本纪》的眉批和夹批使孝庄惊讶了、着迷了。她时而沉思，时而点头，时而喜笑出声，时而拍案叫绝。桌上的茶杯被她撞倒了，水漫在桌上，她急忙用衣袖擦拭。苏麻喇姑急忙上前，想为她收拾擦拭，她却头也不抬地说：

“你站在门口，别让任何人进来！”

“大贝勒来了呢？”

“也不许进来。”

孝庄完全沉浸在宁完我的“批注”里：

“批注”写得多么好啊！对于金太宗在天会五年（1127年，南宋靖康二年）领兵攻打宋朝都城汴京，并于翌年占领汴京，掳走宋徽宗赵佶、宋钦宗赵桓的那个战争，宁完我撇开了战场上的烟云，从书缝里找到了胜利的原因。他用笔写下了启迪后人的八个字：“方、左之功，何人知之？”

寥寥八个字，点出了关键的所在。完颜晟如果不依赖汉人方彦博和左企弓为其设谋，也许连南下的道路也找不到，更不用说兵破汴京了。“何人知之？”完颜晟是知道的，但他不敢明白地写出来，宁完我却一语道破了。大清要“入主中原”，也需要自己的方彦博、左企弓啊！

“批注”写得多么好啊！对于完颜晟在天会六年在各地举行“科举”一事，书上明确记载了完颜晟的谕示：“朕御天下，不分遐迩，科举之开，意在选贤任能。不使才智之士遗于蓬蒿，朕之愿足矣！”宁完我却力透纸背，入木三分，揭穿了完颜晟的漂亮话，用笔写下了发人深思的这段话：“‘以汉制汉’，金胜元多矣！谓予不信，请参阅天会年间六部三司官吏配备，可窥金太宗之用心深也。”

“批”得明确，“注”得透彻啊！不笼络汉族的读书人，谁了解中原几千年来形成的人情世故？不给汉族读书人一个“科举”的机会，谁为完颜晟坐衙施政、歌功颂德？愚蠢的蒙古人只用弓马刀枪治理汉人，不知吸取金朝的优长，结果，在中原仅仅停留了九十二年，就退回了大漠。大清不可再犯蒙古人的错误啊！

孝庄依据宁完我的“批注”，把书翻到天会年间六部官吏一节。在散于多页的记载中，女真人和汉人的任职情况写得十分清楚：

吏部官吏：女真人二十九名，汉人四十名。

户部官吏：女真人十七名，汉人五十五名。

礼部官吏：女真人五名，汉人十名。

刑部官吏：女真人二十二名，汉人二十九名。

兵部官吏：女真人十二名，汉人十五名。

工部官吏：女真人四名，汉人十四名。

三司官吏：女真人十名，汉人四十名。

在六部三司三百零二名官吏中，汉人就占有二百零三人啊！完颜晟驾着车辕，而拉着这驾车辆前进的，大部是汉人出身的官吏啊！

有论有据。宁完我啊，书真叫你看透了，看活了！“金胜于元”，难道大清不能胜于金吗？

“批注”写得真好啊！对于天会五年完颜晟指使降金的宋朝宰相张邦昌建立的傀儡楚国，天会八年完颜晟指使降金的宋朝大将刘豫建立的傀儡齐国两件事，宁完我用笔写下了发人猛醒的惊语：“用人不择人望，制地容其主国。误事矣！”

真是耐人寻味啊！短命的楚国和齐国，虽然在地理上缓冲了宋、金一时的直接冲撞，但也埋下了十年后分裂的种子，而张邦昌和刘豫这两个被汉人视为狗屎的叛贼，不仅没有达到“以汉制汉”的目的，反而促使了“因汉反金”的爆发。完颜晟在这件事上种下的祸根，十年后，金熙宗完颜亶即位，就吞食了苦果。“误事矣！”真是一字千金啊！大清后来的帝王，当牢牢记取啊！

“批注”密密麻麻，似乎字字都在闪光。孝庄掩卷闭目深思了：

“历史是什么？是普天下人的生命延续的一条江河。它闪着浪花，腾着波涛，发出震撼人心的吼叫，奔腾不息地向未来流去……

“有的人站在岸边，歌唱浪花，高吟波涛，和着吼叫的江声，向往那过去的、排山倒海的岁月。也许是盘古开天、大禹治水的岁月吧？可岁月消失了，不再返回，那天地混沌的远古，原是传说中的梦境。他们歌尽了、声哑了，倒下了，延续了奔腾不息的生命之河……

“有的人站在岸边，对着浪花流泪，对着波涛伤神，对着吼叫的江声，叹息人生的短促；逝者如斯，来者如斯，浪花本是泪花，波涛原是坎坷，江声唱着人生的悲哀啊！他们凄凄然倒在江河里，延续了奔腾不息的生命之河……

“可有的人，既不迷恋于远古，也不惊骇于未来，他在浪花中采撷昔日的欢乐，他在波涛中寻找昔日的痛苦，他在江声中，分辨前人的笑声和哭声、赞扬与诅咒。把浪花献给今天，把痛苦抛向过去，把悲壮的教益传给未来的子孙。宁完我，不就是这样一种人吗？

“历史是什么啊？是人生寻觅、结合、仇恨、厮杀、变化莫测的闹市。天南海北的，可以成为密友，朝夕相处的反而成为仇敌；素不相识的，成为倚重的‘心腹’；本是相仇的对手，刹那间成为亲密的手足。这就是历史的奥秘所在啊！

“范文程是汉人，却成了皇太极的‘心膂’，协助皇太极完成了霸业。岁月流逝了，他也老了，不再有昔日的豪气。这就是未来的历史啊……

“洪承畴，战场上的劲敌，竟然成了皇太极眼里的‘导者’——一个带路的向导。可皇太极死了，这个‘导者’会为谁引路呢？历史上只有在位的当权者寻求在野的贤士，没有名满天下的贤士寻求一个不执权柄的帝

王。洪承畴是多尔衮的‘导者’，这就是未来的历史啊……

“历史真会安排啊！谁知在这偏远的清河汤泉，一个不执权柄的皇帝，偏偏遇到了一个善于思索，能窥见历史奥秘的奴隶，又偏偏安排了一个‘不参与朝政’的皇太后，正要为自己的儿子找一个‘导者’！金太宗完颜晟是如何遇到方彦博的？不清楚，又是如何结识左企弓的，也不清楚。可刘备‘三顾茅庐’的事情，在《三国演义》里写得清清楚楚。礼贤下士，是历代帝王求贤的办法，为什么不用呢？只要是贤者，奴隶又何妨？如何起用这个处于奴隶地位的‘导者’呢？”

孝庄从桌案前站起，徘徊着、思索着……

阿尔巴莎离开孝庄之后，急忙来到浴室，向大贝勒代善禀报了孝庄的驾临。代善立即惊慌起来。自从一个月前在凤凰楼上与这个女人打交道之后，他心里就忧这个女人了。她今日突然而来，又要干什么呢？他心绪忐忑不安地向正房走来。

苏麻喇姑看到代善来了，急忙下阶相迎，并跪倒请安问好。然后，轻声说道：

“皇太后谕示，暂不许任何人进屋干扰。请大贝勒稍事安歇，听候召见。”

代善刹那间蒙了，两腿微微地颤抖起来，含混不清地应了一声，便转身向勒克德浑居住的东侧屋走去。

苏麻喇姑见阿尔巴莎有些疑惑，便小声解释道：

“皇太后正在翻阅勒克德浑的温课，不愿意有人干扰。快去告诉大贝勒，不是皇太后有意挡他的大驾。”

阿尔巴莎感激地应了一声，也向勒克德浑的住屋走去。

代善走进东侧屋，看见勒克德浑和宁完我沉闷疑惑的样子，心里突然明白了：一个废黜宗室的庶民，一个削去官职的奴隶，都被自己留在身边，这是违背宗室例律的啊！

这时，阿尔巴莎走进屋来，悄声把苏麻喇姑的解释禀告了代善。谁知这善意的安慰话，在代善耳边反而变成一声炸雷，印证了他刚才的推测。他颓然坐在椅子上发呆了。

一个月来，皇宫里残酷的争斗，和他的子孙儿媳的鲜血，使这个年老的大贝勒神黯情伤，留意安排后事了。他把礼亲王府的一切，都寄托在他的第二个孙子勒克德浑身上。谁知孝庄和济尔哈朗离开盛京之后，一夜之间，勒克德浑就被多尔衮废黜了宗室。他真的有些绝望了。忠诚的宁完我安慰他，要他从长远计议。他听从了宁完我的建议，借口疗

疾，远离皇宫，远离多尔衮，来到这偏远的清河汤泉，让宁完我专心聚意地辅导勒克德浑。他知道，勒克德浑很聪明，武艺也好，如果再有一个善于思索的头脑，也许又是一个萨哈麟！谁知事情刚刚开头，就被孝庄碰上了。天邪！命邪！

“你今天温的什么课？”

“《金太宗本纪》。是内院发给祖王的那本书。”勒克德浑跪倒回答。

“没有在书上写些什么吗？”

“孙儿看不明白的地方，写出了疑问。宁叔写的批注，帮孙儿温故知新。”

勒克德浑称宁完我为“宁叔”，是宁完我在吏部任职时，由颖亲王萨哈麟规定的。几年来，虽然萨哈麟病故了，宁完我也被削职为奴，但在王府里，这一称号一直未改。

“你的批注，没有什么妨碍的地方吗？”

宁完我急忙跪倒回答：

“回礼亲王的话。奴才写的批注，都是针对金朝与宋朝关系上的利害得失而发，意在供小王爷认识前人的功过是非，与本朝毫无关联，没有什么妨碍之处。”

勒克德浑接着说道：

“宁叔的批注，不仅没有妨碍之处，而且有许多地方，我大清也应取其优长，弃其拙短。”

听了勒克德浑的最后一句话，代善心里有些发毛了，忙问：

“你说的是哪些批注？”

勒克德浑的脑子很灵，记忆力很强，他没有注意到代善的神色，便侃侃脱口而出：

“宁叔认为：金太宗完颜晟之所以能驰骋中原，攻占宋都汴京，全赖于汉人方彦博、左企弓的设谋。我大清要‘入主中原’，也需要有自己的方彦博和左企弓……”

代善听了，觉得这样的批注，确是无碍的，便舒了一口气。宁完我听了，十分高兴，勒克德浑对自己批注的理解如此深刻明确，实属难得。不禁赞扬道：

“小王爷理解极是。以史为镜，方能兴邦。”

勒克德浑受到鼓励，继续说道：

“宁叔还认为，完颜晟的成功处，在于大量地重用中原读书人。在金朝六部三司的官吏中，汉人占了三停儿中的两停儿。这些中原读书人，使完颜晟会天年间的政局，出现了蓬勃向上的景象。可我大清六部三院中的汉人，仅有范文程、洪承畴和几个主事，远不如金太宗了……”

代善听了脸色大变。宁完我也有些慌神了：以史为镜，怎么照到盛京的六部三院去了？

“宁叔还认为，南宋绍兴年间，宋朝皇帝为抗金将领岳飞平雪了冤狱，冤狱平而民气顺，民气顺而国运昌。我大清……”

代善忍不住了，发怒了：

“住口！你，你俩糊涂啊！批什么字？注什么文？温课就不能用嘴说吗？什么方彦博、左企弓？没有这些汉人，完颜晟就占不了汴京？没有中原那些读书人，我们还不照样骑马打仗！还有什么岳飞？什么平雪冤狱？真是昏过了头！我们大清只有清明公正，哪有什么冤狱！糊涂啊，糊涂！你俩现在是什么身份，说这样的话，不怕别人猜疑吗？来人，来人啊！”

站在庭院里的护卫跑了进来。

“把这两个畜生给我绑了！”

代善下完命令，自己的老泪却先滚了下来。

苏麻喇姑走进门来，打断了孝庄的思索：

“大贝勒捆绑了勒克德浑和宁完我，跪在台阶下，特来请罪……”

“噢？”

“会不会是刚才挡驾的事？与勒克德浑、宁完我无关啊……”

孝庄心里豁然亮堂了。吉人自有天相，看来福临的运气不错。她挽了一下衣袖，拿起桌上的《金太宗本纪》。

苏麻喇姑急忙说：

“我召他们进来！”

“不！我亲自去迎大贝勒。”

孝庄走出房门，出现在台阶上。代善跪于台阶下声音苍凉地稟奏道：

“臣礼亲王代善，特向皇太后请罪。”

“大贝勒罪在何处？”

“罪人勒克德浑、奴隶宁完我被臣收容身边，有违宗室例律……”

“还有吗？”

“他二人信口雌黄，乱墨涂鸦。臣捆绑在此，请皇太后发落……”

孝庄急步走下台阶，亲手扶起代善：

“大贝勒，这是在清河汤泉，按家人之礼，我向大贝勒请安了。”

孝庄施礼。代善惊慌失措，急忙谢恩，被孝庄拦住：

“大贝勒，宗室例律当然不可违背。勒克德浑被废出宗室，是个庶民，庶民不一定是罪人啊！宁完我是被削去官职的奴隶，奴隶不一定就信口雌黄、乱墨涂鸦。我们大清的各个王府里，能这样乱墨涂鸦的奴隶，大概也没有几个。再说，天下有许多道理，我们不一定讲得清楚，倒叫一些下等奴隶给说穿了，讲透了。这样吧，大贝勒把他俩留在身边，心里总有些不安。叫我发落他们，我这就发落：给他俩松绑！从今天起，勒克德浑和宁完我住进安园！”

代善糊涂了。勒克德浑和宁完我也都茫然了。

孝庄对苏麻喇姑说：

“在安园设酒摆宴，欢迎勒克德浑和宁完我。大贝勒，请到安园叙话！”

代善更糊涂了：这个难以捉摸的女人啊！

十 宁远决战中的吴三桂和济尔哈朗

在吴良弼于中后所城下咬住济尔哈朗拼死厮杀的日子里，吴三桂不失时机地施展了纵横捭阖的才能。他知道，这是他一生中关键的一搏，如果这一炮打响，不仅可以赢得崇祯皇帝的赏识，也可以提高自己在清廷诸王贝勒心目中的身价，今后是进？是退？是东？是西？都会应付裕如的。于是，他推开歌伎，丢下酒杯，身着戎装，在议事厅里与诸将商谈，在书房里与谋臣密议，到兵营里与士卒相聚。他精细深沉地为这次决战准备着。

在军事上，吴三桂听从了黎玉田的建议，完全按照十七年前袁崇焕对付努尔哈赤的办法，部署防御。在周长九里的宁远外城上，安放了一百六十门火炮；在远安门、永清门、迎恩门、大定门及城墙四角的层楼上，集结了四十具装有滑轮的伏兵木柜，以便随时沿城头推出；在城堞背后，堆集了滚木、石、油物和炸药；在宽两丈、深一丈五尺的城池两岸，埋设了大量的火雷。这些足以粉碎清兵的爬城进攻。

吴三桂之所以沿用袁崇焕的战法设防，除了这套战法行之有效的杀伤作用外，还有个聪明的考虑：他要借用袁崇焕的才智，弥补自己才能上的不足；要借用袁崇焕的威名，鼓舞守城的将士，恐吓攻城敌人。他明白，将领的威望，在战场上是无价之宝。果然，袁崇焕的威名与战法，使守城将士的情绪一下子高涨起来了。

吴三桂毕竟是在吴襄、祖大寿身边成长的，他懂得如何利用，又懂得如何扼杀。他不能让来日的功绩被死去的袁崇焕掠去，更不能让给辽东巡抚黎玉田。中后所游击吴良弼组建“拼杀营”的战法启示了他，在与副将杨坤、游击郭云龙计议之后，他决定在济尔哈朗兵败时，亲自率领三万精兵出城追杀，演出宁远决战的最后高潮。他确信，宁远城外腾起的烟云和刀剑的闪光，足以淹没十七年前宁远城下的血肉相搏，足以压倒几天来中后所城的火焰和黑烟。

在政治上，吴三桂毕竟是一个精于权术的政客。在与心腹谋臣计议之后，他向崇祯皇帝写了一份“密奏”，连夜派飞骑送往北京。在这份“密奏”里，他没有提任何要求，也避免涉及“撤卫内徙”的任何痕迹，只是突出地禀奏了济尔哈朗率师进犯的情况，以暗示宁远处境的险恶。他以忠君忧国之心写道：“敌如蝗蚁，卷地而来，浪拍宁远，波震山关”、“若宁远朝遭破夷，则山关夕即陷落，唐榆无险可守，京畿危矣！”最后，他破指滴血，以表忠贞：“臣世受皇恩，守城宁远。城存身存，城破身亡。亡魂当戴罪西归，谢罪都门……”果然，五日之后，崇祯皇帝派兵部官员来到宁远，除嘉勉吴三桂外，并将山海关五万兵马，拨归吴三桂指挥。吴三桂需要的地盘和兵力，在几页笺纸、几滴鲜血中飞来了。但兵部官员们并不即时返京，他们要带着宁远决战的捷报向皇上复命。吴三桂明

白，崇祯皇帝仍然在猜疑啊！

在临阵治军上，吴三桂毕竟是一个心计深沉的人。在决定自己命运的关键时刻，他的决断和措施，也是很有光彩的。对中后所战斗中英勇献身的吴良弼、王国安和九千士兵，他通令嘉奖，并在宁远城头竖起几百面白旗，使宁远城变成了肃穆含恨的哀城；他自己也穿上白衣白甲，以示悼念。对中前所总兵黄色的弃城逃跑，他并不隐讳，而是通令捕捉黄色，并准许捕获者就地斩首，以严军纪。特别使宁远将士惊讶的是，他从自己宁远附近的庄园里，取来粮食三十万斤，充作军粮，并取来白银十万两，充作犒赏之用。

宁远城沸腾了，黎玉田不再担心了，兵部官员感动了，连城头上志哀复仇的白旗，也在强劲的秋风中哗哗作响。吴三桂露出了峥嵘的头角。

十月十二日午后申时，吴三桂听了游骑关于济尔哈朗移师宁远的禀报，便白衣白甲率领杨坤、郭云龙、黎玉田等将领，登上大定门的城楼观察敌情。果然，清兵分两路从北面、东面奔驰而来，约有四万人马，全是骑兵，一人双骑，气势汹涌，在旷野里如两股奔腾的浪涛。在距城五里远的地方，急速展开，对宁远城形成了扇形的包围。突然，从敌队中飞出二十匹黑色铁骑，直奔城下而来，在距护城河五百步的地方，扭转马头，绕城而驰。副将杨坤认出率领这支骑兵的小将，就是济尔哈朗的儿子、镶蓝旗固山额真济度，便大声叫道：

“总兵大人，敌将探营，快下令射杀啊！”

吴三桂若无其事，笑了笑说：

“探营何妨？白旗飘飘，火炮巍巍，为的就是让济尔哈朗知道啊！”

“可他，是济尔哈朗的儿子济度啊！”

济度手执弯弓，伏身马背，蓝色的斗篷飘起，从大定门外疾驰而过，如一片黑云掠过天空。吴三桂不禁赞叹道：

“济尔哈朗有子如此，当无憾矣！”

随着济度飞马疾驰的身影，吴三桂终于发现济尔哈朗的大营驻扎在城东五里河外的土冈上。他举手一指，对身边的将领说道：

“若没有济度探营，我们怎会很快知道济尔哈朗大营之所在？土冈高耸，战场尽收眼底，济尔哈朗真会选择地方啊！”

黎玉田仇恨烧心，拱手禀报：

“总兵大人，清兵扎营未稳，大营已为我知。本将愿率三千铁骑，夜

袭敌营，以挫清兵锐气。”

吴三桂挽住黎玉田的手臂，纵声大笑：

“巡抚大人所见极是，只是性子急了一些。济尔哈朗远道而来，立足未稳，我们猝然加兵，不是太小气了吗？郭游击！”

“未将在。”郭云龙急忙上前。

“你立即派一名会办事的小校，带十名士兵，抬杏花酒五坛、肥羊五只，送往济尔哈朗大营……”

郭云龙、杨坤、黎玉田都愣住了。

吴三桂从怀里掏出一封书信，在手里掂了几掂，交给郭云龙：

“这封书信，叫小校亲手交给济尔哈朗。他会来攻城的。”

郭云龙应声而去。

吴三桂望着清兵阵营，像是晓谕身边的将领，又像是袒露胸中的感触，高声吟道：

“旌旗遍野，风卷黄沙，长蛇蜿蜒，何时开始拼杀？拼杀，拼杀！多少青春年少，草丛沟壑为家……”

在吴三桂飘逸潇洒的声浪中，远处清兵阵营里篝火点燃了，密密麻麻，由东向北拐去，蜿蜒二十多里，使战场刹那间壮阔威武起来。战马的嘶鸣声从篝火的长河里传来，带有一股火辣灼热的气氛……

济尔哈朗在五里河外的土冈上扎下大营之后，就一直站在土冈高处，借着夕阳的余晖，眺望着远处的宁远城。因为距离太远，城头上的防御设施一片模糊，但几百面迎风飘展的白旗，使他心神不安起来。吴三桂为什么遍插白旗呢？难道是为中后所死去的士兵志哀吗？吴良弼的影子又出现在他的心头，他感到恐慌了。由吴良弼再联想到十七年前的袁崇焕，他突然觉得宁远城像一座高山横在自己面前：宁远！真是令人忌讳的城池啊！

这时，济度带着二十铁骑探营回来。他气喘吁吁地禀报说：

“父王，宁远城与十天前大不同了……”

济尔哈朗稳定了一下急剧跳动的心，厉声说道：

“急什么！慢慢讲。”

济度把马缰扔给身边的护军，挥手让护军退下，然后急忙说道：

“宁远城十天来变了个样。护城河两岸，肯定埋有火雷，许多地方的草皮，都是新移来的；城头四周，共架有一百六十门火炮，炮口比咱们的火炮炮口大一圈，像是新调来的；四门城楼和四角层楼里，肯定有伏兵木柜，层楼通向城头两边，都新开了一个宽大的门洞，这也是十天以前没有的；四门外的吊桥，都换上了铁绳索，用硫黄箭是射不断的。看来吴三桂想用袁崇焕的战法对付咱们……”

济度说的每一句话，都像一块石头砸在济尔哈朗的心上。此刻，他真的有些失悔了，失悔犯了一个战略上的错误，给了吴三桂十多天的准备时间；失悔自己贪图小的便宜，轻视了中后所的吴良弼，被这个小小的游击拖住了后腿。更失悔自己十天以前受了吴三桂那封书信的愚弄，便宜了这个花花公子。现在，怎么办呢？是攻？是退？他犹豫了……

饶余郡王阿巴泰噤噤的脚步声和粗犷的喊声打断了他的思索：

“妈的！吴三桂挂白旗给他娘吊孝，真是选准了日子！辅政王，什么时候攻城？就等你一句话了。”

济尔哈朗抬头一看，阿济格、阿山、杜雷都走上了土冈。阿山、杜雷恭顺地行礼请安，而阿济格却像一头噉嘴骡子，一声不吭地蹲在篝火旁。他知道阿济格近来因正白旗伤亡惨重而心头不快，没有理睬，只是向大家打了个招呼。济度急忙搬来几块石头，安设在篝火周围。阿济格、阿巴泰、济度、阿山、杜雷便围火而坐。战前的军事会议就这样开始了。

济尔哈朗走过来，刚落在一块石头上。阿巴泰说话了：

“辅政王，就这么开会啊？风冷飕飕的，大营里真穷得连酒都没有吗？”他不等济尔哈朗回答，便转头对济尔哈朗的护卫头目嚷道：

“把辅政王的酒坛子端来，让咱哥儿们就这么着干唠啊！”

护卫头目笑着摇了摇头。

“怎么，大营里连酒都没有啊！妈的，你怎么不早说，咱镶蓝旗大营里酒坛装了十大车，一色的汾酒，都是黄色弃城逃跑时留下的。济度，派人飞马回去抱两坛来！”

济度早就察觉到阿济格脸色变了，一溜上板牙咬着下嘴唇，便走到阿巴泰身边，悄声说：

“叔王，别……”

不等济度把话说出，阿济格开口了：

“别什么？从你的大营里拉一车来，七哥，你舍不得？”

“一车汾酒算个屁，两车也行啊！”

阿济格从石头上站起，瞪大眼睛喊道：

“还有金银财宝呢？牛羊马匹呢？男丁妇女呢？都往大营里送啊……”

“你这是啥意思？”

“没有啥意思。骨头别人啃，肥肉自个儿吃，专拣别人的孩子喂狼！”

阿巴泰听明白了，一跃而起，大声嚷道：

“妈的，老婆生不出孩子，你倒怪炕沿碍事。攻打中后所，不是你自个儿挑的吗？”

阿济格语塞了。他自知无理，但仍梗着脖子强辩：

“我挑的，我挑的就能去吗？我挑辅政王当，你给吗？”

“我是刚晋封的郡王，给你个屁！妈的，丢了六七千兵马，就乱踢乱咬，还是英亲王呢！阿山、杜雷，你们说，这次正白旗吃亏怪谁？能怪辅政王吗？”

这时，大营总管急匆匆跑上土冈，向济尔哈朗禀报说：吴三桂派人送战表来了。

篝火旁的争吵停止了，阿济格一屁股坐在石头上，脸上的怒气消失了。阿巴泰也坐下来，不再等候阿山、杜雷的回答。他们都注视着一直绷着脸皮的济尔哈朗。

“送来的‘战表’在哪里？”

总管急忙把书信呈上，低声说道：

“吴三桂还送来五只肥羊、五坛杏花酒……”

济尔哈朗没有回答，他迅速撕开信封，借着篝火，念出声来：

大明宁远总兵吴三桂，致书于清兵统帅济尔哈朗郑亲王麾下：

前日相约，会猎宁远，三桂荷戟等待，不意亲王竟赴中后所矣！旬日之内，心情忐忑，登城远望，但见烟云飘渺，草枯路遥。恐亲王之不归，怕今生之难晤也。

今兵车辚辚，践约城下。念鞍马之劳顿，怜秋风之凄苦，仅呈美酒

五坛、肥羊五只，聊表地主之谊，敬请笑纳。

酒香飘飘，当息劳累；肉香醇醇，当解饥渴。明日城下会猎，能重睹亲王虎豹之姿，其愿足矣！

荷戟等待，勿再失约。吴三桂掬心于胸，稽首顿首……

济尔哈朗读着书信，脸色铁青而严峻，声音苦涩而发抖，一股难咽之气塞胸闭噪，几乎不能卒读，但他还是读下去了。阿济格和阿巴泰虽然不解来信中的全部含义，但轻蔑讥讽的味道还是品出来了。阿山、杜雷听得清楚，看得明白，吴三桂这一手，也是照十七年前的袁崇焕学的，想激怒对手，使其失去冷静，以导致战场上的失策。他们看到济尔哈朗铁青的脸色，知道辅政王正在发怒，正在失去冷静，他们的心随着跳动起来；如果济尔哈朗再犯一次错误，后果就更难收拾了。济度看穿了吴三桂的用心，怒火在胸中燃烧，愤怒在胸中奔涌，他忽地站起，对着大营总管吼道：

“送信的明军现在哪里？”

“在寨门看押。”

“全部杀掉，一个不留！……”

济度的吼声，也许道出了济尔哈朗心中的闷气，反而使他清醒了。他毕竟是一个善于思索的人，突然间觉得吴三桂这封书信像是启发了他心里的一个念头。这念头是什么？他还不及仔细斟酌，但这个念头是确实萌生了。他制止了济度的吼叫。神情变得轻松了：

“吴三桂，一个小娃子，也学会来这一手。儒将？大约就是会耍嘴皮子吧！”说完，他把书信高高举起，慢慢投入篝火中，笑微微地看着焚烧了。

阿济格、阿巴泰都愣住了。阿山、杜雷微微点头。济度飞起一脚，把一块斗大的石头踢下了山坡。

济尔哈朗对大营总管说道：

“把吴三桂送来的杏花酒和肥羊拿来！”

管家迟疑了。

济尔哈朗笑着说：

“酒是人喝的，肉是人吃的，吴三桂既然送来了，却之不恭吗！再说，饶余郡王早就馋酒了。”

总管点头而去。济度忍不住了，走到济尔哈朗面前，猛然跪倒：

“父王，这口气不能忍啊！”

济尔哈朗没有生气，没有斥责，反而抚着儿子的头说：

“去吧！让明军送信的士兵回宁远去，要他们转告吴三桂，他的情，我领了。”

济度突然哭出声来。济尔哈朗安慰地说：

“如果你心里的闷气难消，那就割下他们的一只耳朵放生吧！”

济度站起，提刀向寨门奔去。

大营总管带着护卫抬来了吴三桂送来的美酒肥羊。济尔哈朗拿起一根木棍，拨旺篝火，神情肃然地说道：

“中后所战斗的利钝得失，以后再议。宁远这一仗怎么打？边吃边谈。酒，敞开儿喝，但醉酒误事者重罚！英亲王，你把心里的话都说出来吧！”

夜风吹着，篝火燃着，酒坛打开了，肥羊烤上了，军事会议开始了。阿济格的牢骚与不满，阿巴泰的豪气和耿直，阿山对决战带有悲观的估计，杜雷对进攻方案审慎的建议，济度在把明军送信人十一只耳朵扔进篝火后，对宁远城的防御情况作了详细的汇报和分析，都从不同角度谈出了自己的看法。济尔哈朗一言不发，静听着，盘算着……

夜风吹着，篝火燃着，杏花酒驱散了秋风的凉意，肥羊散发着诱人的香气。济尔哈朗在诸将的争论中，慢慢看清了这场决战的前景：

“失去的战机不会再来，优势在十天之后已变为劣势。在一座严密设防的坚城面前，一支内争不休、精疲力竭的队伍，是不可能获胜的。宁远决战的结局，已在中后所城下决定了。吴良弼，这个摸不透的‘怪物’，在城池毁灭之后，仍然死死地咬着自己，原来是为了这个啊……”

夜风吹着，篝火燃着。另一坛杏花酒打开了，肥羊也烤熟了。阿济格挥刀砍下一条焦黄的羊腿，大口大口地嚼了起来。阿巴泰用刀割下了另一条羊腿，咬了一口，烫了嘴唇，他吸了一口冷气，咽了下去，连声叫道：“真香啊！”阿山、杜雷也举刀向肥羊伸去。他们吃着，喝着，谈论着攻城的方法和兵力使用。济尔哈朗在静静的盘算中，终于拿定了最后的决策：

“中后所战斗虽然伤亡惨重，但仍然是个胜仗。城池毁灭了，吴良弼擒斩了，九千明军士兵消灭了，辅政王的声威保住了。中前所战斗，不伤一兵一卒，掠得人丁五千，马匹过万，金银十万两，足以显示辅政王的威风了。这正是体面的凯旋时机啊！……”

“宁远城呢？如今已是沸腾的油锅，城头的白旗，是明军愤怒不屈的士气。那一百六十门火炮，就是他们伸出的长矛利剑。如果真的按照十七年前袁崇焕的战法布防，宁远城就是一座汤池了。何必用辅政王的声音冒险呢？何必把手伸向那沸腾的油锅呢？……”

“吴三桂啊，你在城头等待吧！天亮之后，这里除了篝火的余灰外，什么也不会有了。至于‘失约’之事，自古战争，有谁约定不爽呢？”

夜风吹着，篝火燃着，又一只肥羊已放在支架上，又一坛杏花酒打开了，阿巴泰督促济尔哈朗快拿出最后的决定。济尔哈朗举刀割下一块羊肉，端起一碗杏花酒，畅饮几口，顿觉浑身清爽，愁烦皆无。正要说出撤兵东归、放弃决战的决策时，一阵急促的马蹄声由冈下传来……

飞驰而来的马队，是从盛京连夜赶来的。来者是内院大学士刚林。

刚林飞马奔上山冈，翻身下马，神情威严庄穆地说道：

“郑亲王济尔哈朗接旨！”

济尔哈朗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情，惶恐不安地趋步向前，跪倒在地。刚林宣旨：

奉天承运。大清崇德八年十月十一日，上谕：郑亲王济尔哈朗，奉旨伐明，亲临战阵，旬日之内，连克两城。塘报至京，朕心甚慰。特赏赐黄金五百两、白银三千两。以慰勋劳。

今宁远已成孤城，郑亲王当有酌定，通向中原之路可开，万世不朽之业可启。破城凯旋之日，朕将亲迎十里，以彰功绩。钦此。

济尔哈朗听完，刚刚轻松的心情突然沉重了。他的头深深地垂下，说完“臣谢旨”三个字，接过圣旨，心绪便陷入无法排解的纷乱之中。

刚林恢复了他那狡黠粗犷的本相，上前一步，挽起济尔哈朗，亲切地说道：

“辅政王，微臣向你道喜了！”

济尔哈朗就势挽着刚林，让座于一块石头上，端起一碗酒：

“一路辛苦，先饮一碗酒消劳吧！”

刚林接过酒碗，向阿济格、阿巴泰请了安，向阿山、杜雷、济度问了好，便一饮而尽。然后用手背抹了一下嘴角，高声说道：

“好酒！好酒！看来辅政王和诸位将领的日子过得不错啊！”说完，举起身边的酒坛，自斟一碗，高高举起：

“郑亲王，接到你的塘报，睿亲王亲自赶到清河汤泉，禀奏了圣母皇太后和皇上，这赏赐，就是遵照圣母皇太后和皇上的旨意办的。辅政王，你是皇上登基以来第一个受赏赐的亲王啊！我敬你一碗。”

听说赏赐是圣母皇太后的旨意，济尔哈朗的心情更加沉重了。他竭力镇定自己，举起酒碗与刚林对饮了。

刚林举起第三碗酒：

“饶余郡王，听说你在中前所发了大财，中前所总兵黄色是个驴粪蛋子，听到你的名字，吓得屁滚尿流。来，咱们喝一碗！”

阿巴泰一把抡起酒坛：

“要喝，就连喝三碗！”

“好！谁耍赖，是孬种！济度，你小子运气好，在中前所捡了一个便宜。你也来三碗，别在一边闲瞧着。”

济度乖觉地端起一碗酒，笑着说：

“小侄没有酒量，不敢侍陪老叔，我喝了这碗酒，算是欢迎老叔来到宁远城下。小侄这就去侍候老叔的护军，和他们一块厮混去了。”

刚林被济度恭维得十分舒服，转头对济尔哈朗说：

“济度这小子比他哥富尔敦活多了，越来越会办事。也不像辅政王总是一副不变的战斗脸。阿巴泰，来！”

三碗酒下肚，刚林就有些晕乎了，他想坐在石头上，结果坐空了，跌了一个屁股蹲。

大家哄地笑了。阿巴泰笑着骂道：

“还内院大学士呢！肚子里没有吃食垫底，能这样喝酒吗？真他妈的，在内院这几年，读书读呆了。这三大碗酒在老子肚子里，像凉水一样，一丝热气也没有。”

阿济格憋了半天火了：正白旗损失七千人马，还赏赐济尔哈朗，多尔袞是怎么搞的？他几次想发作，都被刚林暗暗送来的眼神制止了。刚林是多尔袞的心腹，是正白旗出去的人，现在被阿巴泰三碗酒撂倒了，在他看来，如同正白旗在中后所遭受损失一样。他憋不住了，忽地站起，抡起身边的酒坛，放在面前：

“七哥，你有种，咱俩对喝五碗！”

阿巴泰甩掉了上衣，露出黑不溜秋的单褂，用脚把酒碗踢到酒坛

旁：

“卵巴！”

阿济格刚抓起酒坛要倒酒，阿山一把夺去：

“荣亲王，刚林大人醉过去了，在这儿会着凉的。你帐篷里暖和，快扶他歇息吧！这五碗酒，我陪饶余郡王喝了……”

阿济格突然醒悟过来：刚林的醉也许是装的，这家伙弯弯肠子鬼道多，连老子也给骗了。他佯装生气地推开阿山的手：

“滚开！老子要你多嘴！你配陪我七哥喝酒吗？七哥，你看好了！阿山，倒酒！”

阿济格和阿巴泰像两条牴角的公牛，各不相让地喝了五大碗。因为他们先前已经喝了不少，这五碗酒落肚，都有些醉醺醺了。

阿巴泰踉跄地走到济尔哈朗身边，口齿不清地说：

“辅政王，你受赏赐，我也高兴。咱们镶蓝旗这回，这回没有给你，给你丢人，明天打，打宁远，我，我打先锋……”

阿济格摇摇晃晃地把手中的酒碗向篝火砸去，踉跄地走到刚林身边：

“伙计，你不是在，在装醉吧？走！回，回咱正白旗去，咱正白旗就，就剩下八，八千人……”

济尔哈朗心烦透了，令护卫把阿济格和刚林送回正白旗大营去了。

夜风吹着，篝火燃着，济尔哈朗的军事会议，没有“议”完就醉散了。只有阿山、杜雷陪着他坐在石头上。他叹了一口气，又害怕吴三桂夜里偷袭，急忙命令阿山、杜雷带领护卫查哨去了。他的心里塞进了一团乱麻，双手抱头，苦苦地思索着……

夜风吹着，篝火燃着，济度悄悄地走到济尔哈朗身边。

“父王，这一仗不能打啊！吴三桂以逸待劳，宁远决战的时机已经失去了……”

济尔哈朗默不作声。

“父王，正白旗在中后所战斗中吃了亏，在宁远是不会卖力气的，我们实际兵力，只有三万多人……”

“父王，宁远城头上的火炮就有一百六十门，即或中间有伪装的，真

实数也在八十门以上.....”

济尔哈朗没有说话，把圣旨交给儿子，站了起来，离开篝火，望着宁远的方向，自言自语地说道：

“君命难违啊.....”

济度急忙说道：

“父王，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啊.....”

“君命可以不受，可良心、责任、希望不能不受啊！”

济度茫然了。

济尔哈朗一直在琢磨着“谕旨”上的每个字，企图从中发现圣母皇太后和皇上的用心。但他看错了。他认为：皇上刚刚继位，需要更大的胜利来昭服群臣；圣母皇太后已“不参与朝政”，需要一个转机再次获得发言权。他决定在宁远城下与吴三桂作一番较量，打个平局也好。他根本没有想到，皇上的谕旨、赏赐和刚林的一切表演，都是多尔袞一人编排的。

济尔哈朗愚蠢的忠诚，使他放弃了正确的决策，又犯了一个决定全局的错误，这不仅帮助多尔袞攫取了全部朝政，也成全了吴三桂一时的英名。

十月十三日，宁远决战开始了！

十一 塔山大营的夜宴和浑河桥头的凯旋式

十月十三日夜晩，风雪肆虐在关外的大地上，一夜之间，尺把厚的大雪，覆盖了山林、原野、道路，覆盖了激战一天的宁远城。

济尔哈朗仓皇的撤退和吴三桂三万兵马神奇的追击，结束了时仅一天的宁远决战。八旗兵溃散了，一队一伙地向塔山、锦州、盛京溃逃。在宁远至塔山的官道上，散乱的士卒，脱缰的战马，陷入雪坑的火炮，冻僵了的尸体，形成了天悲地哀、触目惊心的混乱。吴三桂在一夜之间成为震动关内关外的风云人物，济尔哈朗在一夜之间失去了一切——中后所和中前所的胜利，辅政王的声威和他几十年来谨慎持重的名望。战场上的风云变幻真是无常啊！

济度带着五百名铁骑，奔驰在这段七十里的官道上，集拢溃散的士卒，捕捉脱缰的马匹，曳拉倒斜的火炮，斩杀了几个不听命令的违抗者。至十四日午后，才封锁了塔山城外通向锦州、盛京的官道，控制住了这场混乱的发展。

大雪仍在飞卷。在没人膝盖的雪道上，一辆四匹马拉着的粗篷平顶大车，艰难地向塔山大营而来。马车里坐着两个人，一个是身负重伤的阿巴泰，一个是心受重伤的济尔哈朗。阿巴泰是近乎昏迷的，浑身十几处炮伤，使他只能拥着毛毡蜷缩着。济尔哈朗完全是清醒的，因为太清醒了，所以，连语言、表情也不需要了，只剩下了沉默的追悔。

马车走进塔山大营。护军们抬着阿巴泰，济度搀扶济尔哈朗走进一个最暖和的房子。等候在大营的医生立即为阿巴泰治伤敷药，因为伤口虽多，但都是碎石打的，并不严重，大家都放下了心。济度便借机向济尔哈朗禀报了收拢队伍的情况。当济尔哈朗得知在塔山被收拢截堵的兵马只有九千人，杜雷生死不明，孔有德不知去向，阿济格和阿山率领正白旗七千兵马，已于今天早晨，冲过塔山奔向广宁时，他高呼一声“耻辱啊……”便口吐鲜血，跌倒在火坑上。

因为已远离战场，济度征得济尔哈朗同意，决定在塔山大营停留两天。士卒需要喘气，战马需要歇息，队伍需要整顿，阿巴泰和济尔哈朗都需要歇息。这一仗败得太惨了，连血气方刚的济度，也需要恢复一下体力和勇气。

半夜里，一队兵马吵吵嚷嚷地来到塔山营外，孔有德带着一千多人马，拖着二十门火炮回来了。汉军旗士卒们的衣甲全都湿透，孔有德的一只鞋子也丢掉了，用一条带血的棉衣袖子里包裹着。济度十分高兴，派人把这一千人带到塔山城里的铺店民房安歇，把孔有德带进父亲的房里。孔有德见了济尔哈朗，匍匐在地，痛哭失声，使济尔哈朗的心境更

加苍凉。

天亮的时候，杜雷带着三千正红旗将士来到塔山，意外地与济尔哈朗会合了。杜雷竭力劝慰济尔哈朗，据他的看法，吴三桂在追击中杀死的士卒并不多，大部分是溃散匿藏起来了，只要不死于这场大雪，都会陆续跑回来的。他主张在塔山多停留几天，以等待那些散落在大山密林里的士卒归来。济尔哈朗点头同意了。

杜雷、孔有德的平安归来，并没有使济尔哈朗情绪好转。集拢的兵马由九千人增至二万一千人，没有使济尔哈朗快意舒心；阿巴泰经过几天的敷药治疗和歇息，已经能站起行动了，也没有使济尔哈朗恢复常态。他整天不发一言，默默地呆在屋子里，追悔着自己的失职和失败。

为了驱散大营里沉闷的气氛，为了排解父亲郁结的愁肠，济度决定在大营自己的住屋里，搞一个小型的酒宴。几天来，他想了许多办法，弄来了潜伏在冰下河底的鲤鱼和泥沙中的鳖鱼，从商人手里用高价买来了北边的飞龙，请来了塔山城里最好的厨师。因为从中前所缴获的汾酒在溃散中全部失去了，寻遍塔山城里的酒店，只得到几坛海州出产的高粱白干。一切准备好之后，他禀报了父亲。济尔哈朗一反几天来的忧郁神态，慨然允诺，并要他把酒宴摆在大营的客厅里，请现在塔山的全部将校参加，济度高兴了，照办了。

十月十八日夜晚酉时，溃散惨败中的宴会开始了。客厅里通明的灯火，桌面上美味的佳肴和高粱白干。客厅中央那堆发蓝的炭火，使大营里腾起了几天来从未有过的热闹。百十名将校，似乎忘记了溃散途中的艰辛和宁远城下的险恶，阿巴泰也像是忘记了伤痕的疼痛。他们谈笑着，打趣着，等待济尔哈朗的到来。

济尔哈朗在富尔敦和济度的陪伴下出现了。他穿着一件普通的黑袍短褂，没有戴帽，胸前搭放一条粗黑整齐的辫子。因为没有穿吉服、补服和戎服，没有朝冠的装饰烘托，人显得矮瘦了一些，但也显得自然、精神、干练了。他摒弃了以往的繁文缛节，迅速落座在一张木椅上，这意外的着装和作风，倒使将校觉得辅政王似乎比往日亲切了。

济尔哈朗没有讲话，也没有让济度讲话。他举起酒杯，向大家拱手，叫大家自便吃喝起来。并笑着揶揄道：

“会猜拳的猜拳，会行令的行令，都不要敬酒斯文了。”

客厅里活跃了，这些五日不喝酒便浑身不舒坦的八旗将校，今晚撒起欢来。阿巴泰因为有伤，又因为阿济格不在，没有逗趣的对手，自然老成了许多。杜雷和济度今晚却成了主角。因为桌上都是镶蓝旗和正红旗的将校，他们以往积怨不多，这次又是并肩作战，患难中相逢，更显得亲热了。他们猜拳斗酒，赏罚逗趣，赢者唱“浑勒”歌，跳“空齐”舞，输者钻桌子，爬圆圈，打屁股，学狗叫。济尔哈朗和阿巴泰时时被逗得哄然大笑，竟然站起，与大家同跳“空齐”舞。

在人们酒足、饭饱、乐够之后，济尔哈朗站起，他神态极其严肃，举杯对大家高声说道：

“我敬大家一杯酒，请大家喝下去，我有话说。”

将校们都诧异了，快要醉的头脑也清醒了，都端着酒杯，望着济尔哈朗。

济尔哈朗惨然一笑，转头对阿巴泰说：

“饶余郡王，大家都在等待你先喝呢！”

阿巴泰没有想那么多，举起酒杯，大声说道：

“还愣着干什么？辅政王给大伙敬酒，还不快喝。”说完，他先喝了。

将校们稍微迟疑后，也喝了手中的酒。

济尔哈朗饮了手中的酒，声音苍凉地说道：

“济尔哈朗有负皇上重托，连累大家受苦受辱。宁远兵败，咎由自取，与诸位将校无涉，一切惩罚，当由我一人承担。宁远兵败，八旗军威不灭，回归之师，也要军容不乱。请诸位回营之后，立即整顿自己的兵马，旗帜要鲜明，装束要整齐，队列应井然有序。进入盛京之日，更应军威大震，虎奋鹰扬。我这里拜托诸位了。”

将校都愣住了。

济尔哈朗高叫一声：

“来人！”

济尔哈朗的护卫头目，含泪拿着一副枷锁走出，跪在济尔哈朗面前。济度扑上，抱着济尔哈朗的腿：

“父王，你……”

“我身为辅政王，败师辱国，罪责难逃，理应如此……”

富尔敦跪倒在地，哭出声来：

“父王，孩儿愿替父王戴罪受罚！”

将校们一齐跪倒，客厅里欢快炽热的气氛无影无踪了。将尽的泪烛，狼藉的杯盘，纷乱的桌椅，呆然失神的人群，在那堆闪着蓝光的炭火映照下，似乎都变了颜色。

“为帅无能，辱及全军，使皇太后‘入主中原’的决策受挫，惟有披枷戴锁，入京请罪，方能消我心中悔恨之万一。济度，起来，给我戴上枷锁！”

济度站起，把枷戴在济尔哈朗的脖颈上，把锁夹在济尔哈朗的双手上。

阿巴泰也感动得流泪了。他抓住济尔哈朗带锁的双手：

“郑亲王，你……”

“饶余郡王，请你替我下令：明晨寅时，全军向盛京进发。”

阿巴泰点头，泪水滴落在胸前。济尔哈朗站起，独自离开了。

将校们喟然叹息：可怜的郑亲王啊！

三天前（十月十五日），阿济格和阿山带着正白旗溃散的、疲惫的护卫亲兵三百人进了盛京的外攘门和怀远门。宁远兵败的消息立即传开了。市民们不明真相，加油添醋，以讹传讹，使整个盛京马上恐慌起来。不到半个时辰，清宁宫和各部、院也知道了。宁远兵败立即成了皇宫、王府、官衙、街巷议论的话题。

阿济格骑马入城之后，直闯睿亲王府，在书房里见到多尔袞和多铎。他顾不上打食充饥，便怒气冲冲地谈了济尔哈朗指挥上的失误和有意挤对正白旗的许多“罪行”，要多尔袞借宁远兵败之机，狠狠整治济尔哈朗。多尔袞听着，笑着，什么也没有讲，便命令王府长史在客厅里设酒摆宴，为阿济格和正白旗将领接风洗尘，并命令长史从王府取出白银五千两，分赏正白旗回到盛京的每个士卒。

阿济格卸甲换装休息去了，多尔袞和多铎开始了对济尔哈朗的谋算。

聪明的多铎立即发现，这是把济尔哈朗从辅政王位子上拉下来的极好时机。从努尔哈赤创业以来，战败受罚已成定例，任何人都不能例外，只是受罚的轻重有所不同罢了。他主张多尔袞立即进宫，面奏母后皇太后，借母后皇太后的许诺对付圣母皇太后和福临，再借圣母皇太后与福临之名，议定处罚，诏示八旗和各部、院知晓，打济尔哈朗一个措手不及。

多尔袞比多铎更为聪明。他知道，在宫廷争斗中，任何巧妙的办法只能使用一次，重复使用就会露出令人猜疑的马脚。这个办法是断乎不可再用的。清宁宫太后之口易开，福临的头易点，“永福宫”的眼睛却不易蒙混啊！

多铎见多尔袞没有说话，知道自己提出的办法被多尔袞摒弃了。便

提出第二个方案：

“如果这个办法不可行，我们可以指使各部承政、参政分别上表参劾。各部都有我们新任命的官员，会形成一股力量的。在众人的参劾下，那个女人就是有心袒护济尔哈朗，也不便开口了。况且，她表面上已经‘不参与朝政’。”

多尔袞仍然没有吭声。他此时考虑的，不再是济尔哈朗一个人，而是如何攫取朝廷的整个权力。多铎提出的第二方案提醒了他，如果不把六部的全部权力拿到手，自己就是当了第一辅政王，步履也将是十分艰难的。他明白，崇德元年（1636 年）皇太极设立六部三院，就是要削弱诸王贝勒的权力。今天，自己虽然把一些年轻的心腹插进各部，但各部的决定权，仍然操在各主管贝勒之手。户部仍然是豪格说了算，刑部仍然握在济尔哈朗之手，工部归饶余郡王主管，兵部在克勤郡王岳托死后，名义上由代善负责，实权操在皇帝之手。不把兵部、户部、刑部、工部的权力拿过来，什么“参劾”，什么“众议”都是一场空热闹。

多铎见多尔袞仍不作声，知道自己的想法不是多尔袞考虑的主要问题，便坐在一旁，不再作声了。书房里寂静极了。

长时间、死寂般的沉静，终于挑动了多尔袞那根大胆而狡诈的神经：能不能利用济尔哈朗攫取六部的权力呢？能不能在不声不响中做到辅政王权力的转移呢？棋在人走啊！多尔袞在书房里不停地走动，十分细心地酌量着，在什么地方让？在什么地方取？在什么时候回避？在什么时候出现？他的脚步越走越快，他的思索越想越深，当他的脚步突然停止的时候，一切都十分贴切地想好了。“取、予、动、静”的变化，在于巧妙地运用了。他转身对多铎说道：

“立即在浑河桥头，扫冰雪，垫黄沙，张幄帐，置卤簿，陈设鼓乐，设酒摆宴，告知六部三院文武百官，出城十里，迎接郑亲王济尔哈朗凯旋。”

多铎一时不解，愣住了。

济尔哈朗披枷戴锁，率领正红旗、汉军旗将士于十一月二十一日午后未时抵达浑河。河对岸架起的幄帐，陈设的卤簿，飘扬的旗帜，排列的仪仗，在四周皑皑白雪辉映下，显得隆重、庄穆而威武。济度远远望见，十分惊异，飞马来到河边，看到浑河长桥上冰消雪净，铺着厚厚的黄沙，心里暗想：这是要举行凯旋式啊！他一阵心慌，便扭转马头，直奔到济尔哈朗的马车前，禀报了所见的一切。济尔哈朗听了，心里很乱：这是多尔袞恶意的嘲弄啊！他呆呆地倚在靠背上，一时不知如何应付才好。同车的阿巴泰也感到奇怪：妈的，有迎接打了败仗的凯旋式吗？他下了车，跳上一匹战马，直向浑河岸边奔去。

这时，六部三院的文武百官，都整装顶冠，分两列恭迎于桥头。身着朝服的豫亲王多铎正从幄帐里走出来。阿巴泰看见了，便扭转马头，

下令队伍停止前进。然后驰马返回，向济尔哈朗作了禀报。

在阿巴泰驰马河边察看究竟的短暂过程中，济尔哈朗镇静下来了。他担心济度年轻火盛，受不了这样的侮辱而发作惹事，便命令济度速去后队掌握队伍，并严肃叮咛：没有召唤，不许前来。济度猜出了父亲的用心，十分难过，低头不语地离开了。济尔哈朗又怕自己的护卫亲兵受不了这个屈辱，做出意想不到的反应，也命令他们跟着济度离开了。当阿巴泰归来禀报是多铎主持这个凯旋式时，他的心稍微轻松一些。多尔袞没有直接出面，看来事情只是一个开头。他决定应付这个挑战，看看多铎的表演中隐藏着什么。

在阿巴泰的陪伴下，济尔哈朗乘坐的马车，穿过停在官道两侧的将领士卒，快速地向桥头驶去。马车行进在黄沙铺垫的长桥上，对岸的鼓乐声、鞭炮声、欢呼声飞扬起来了。

马车驶上对岸，多铎高高举起酒杯，阿巴泰在马上接过酒杯，把酒洒在马车前。然后，在多铎的引导下，停止在金色的幄帐前。

排列在幄帐前的文武百官跪倒请安，多尔袞在护卫的蜂拥下，从幄帐内走出迎接。多铎掀起马车的幔帘，披戴枷锁的济尔哈朗跳下马车，直立在多尔袞、多铎和文武百官的面前。

多铎呆了……

多尔袞愣了。他没有想到济尔哈朗会来这一手……

文武百官不知所措，都用惊异而同情的眼睛看着……

济尔哈朗也愣住了：多尔袞还是来了……

鼓乐声、鞭炮声、欢呼声都停止了，浑河桥头刹那间没有一丝声响。

十二 清河汤泉的“马追”……

当济尔哈朗披枷戴锁，率领败军之师抵达浑河桥头时，蒙古科尔沁外藩亲王吴克善带着他的女儿济林娜和伊罗根、婉儿，冒着大雪来到清河汤泉。家乡的音讯，兄妹的团聚，给孝庄带来了极大的喜悦。安园一下子热闹起来。

这是真实的、不带任何虚假的喜悦。没有鼓乐，没有鞭炮，没有百戏歌舞，没有酒绿灯红，但也没有森严的宫规，没有繁缛的礼仪，更没有虚假的做作和那些呆板苍白的跪立起坐。孝庄像是回到了科尔沁草原，回到了那逝去的自由自在的岁月。

皇淑妃好几天前回盛京去了，宁园空着，正好成了吴克善及其随从的住所。婉儿像回到娘家一样，住进苏麻喇姑的房里。济林娜见了姑妈，十分高兴，被孝庄留在房里住了。这真是远离清宁宫的乡下山区啊，一切都变得亲切、新鲜。皇上福临高兴得撒欢儿了。

婉儿两个月不见，有些变样了。科尔沁草原的水和土，使她长高了，长胖了，脸色也白里透红了，科尔沁草原的风和雨，也使她变得泼辣了，有劲了，手脚放开了，连走路的样子也变了；尤其是那件绿色的蒙古长袍和那一条宽阔而绣有彩云的黄鱼腰带，使她完全变成了一个蒙古少女；那娇小的、婀娜的身形，那大大的、机灵的眼睛，那圆圆的、红扑扑的脸庞和一笑间露出的甜甜酒窝，真像死去的蒙丽花。苏麻喇姑说像，孝庄也说像啊！

伊罗根两个月来，伤情完全好了，显得更加魁伟英武。棱角分明的脸，粗黑直射的眉，高高隆起的颧骨，加上一件黑色的蒙古长袍和软帽，谁敢说他是一个满人？谁敢说他是一个护卫头目？说是蒙古八旗的统领，也够格啊！

最使孝庄爱怜的，是吴克善的女儿济林娜。这个女孩子只有八岁，聪明伶俐，异常活泼，一双大眼睛滴溜转动，极有光彩，而且小嘴乖甜，很会说话，说的都是大人的语言，十分讨人欢心。在长相上，也许由于基因遗传的完全巧合，科尔沁博尔济吉特氏家族的所有优点，都集中在这个女孩子身上，她既具有大姑妈宸妃的娇媚秀美，又具有二姑妈孝庄的敏丽聪慧，而那机灵大方的雅气，肯定是父亲吴克善传给她的。孝庄把济林娜搂在怀里，抚摩着她的小手，高兴地对吴克善说：“老天保佑，科尔沁博尔济吉特氏一家，终于出了一个‘小人精’啊！”于是，在安园里，济林娜立即成了大家称赞、夸奖、议论的话题。

福临从小囿于清宁宫，接触的宫女，都是站的时候少，跪的时候多，微笑的时候少，绷脸的时候多，根本没有见过一个笑脸盈盈、笑声

朗朗、举止自然、言谈尽情的女孩子。他惊异了：有这样一个表姐，母亲怎么没有说过呢？特别使他着迷的是，济林娜披着一件猩红洒金细绒斗篷，戴着一顶金边镶着长长白绒的红色的风雪帽，一条杏色驼绒围巾绕在颈上，真像天仙下凡一样。在纷纷扬扬的大雪里，热气跳在身上，欢乐闪在头上，喜悦笑在脸上。济林娜啊，真像一团火，吸引着福临，温暖着福临啊！

吴克善这次突然来到清河汤泉，是奉父亲寨桑贝勒之命而来。表面上，他为孝庄送来一匹名叫“踏云黄鹂”的千里马——孝庄的坐骑“杭爱”被人用毒箭射杀了，科尔沁不能让自己的女儿用脚量路啊！实际上是探听宫廷内情的。

当济尔哈朗出征宁远和孝庄来到清河汤泉的消息传到科尔沁，寨桑心里不安了：这个饱经风霜的老狐狸，虽然在几百里之外，但对朝廷的气候变化，是非常敏感的：济尔哈朗的出征宁远，给多尔袞以扩展权力的时机；女儿的离开盛京，使清宁宫失去了依柱；而妹妹的才智与心力他十分清楚，根本不是多尔袞的对手，而且还会成为多尔袞“挟天子以令诸侯”的腰牌。他担心大权旁落，更担心大权旁落后宫廷内争的突变。他要提醒女儿：保住福临到手的皇位比争得这个皇位更难啊！他要摸清女儿的打算：女儿啊，难道你真的“不参与朝政”，放心地把自己的命运、福临的命运和科尔沁博尔济吉特氏一家的命运，都交给野心勃勃的多尔袞吗？

吴克善到清河汤泉的当天晚上，当苏麻喇姑和婉儿窃窃私语，谈论女儿家心中隐事的时候，当济林娜向福临讲述科尔沁草原上的奇花异草、珍禽怪兽、芦塘的仙鹤、阿鲁坤都伦河里的游鱼和塔尔禅香火不断的喇嘛庙的时候，吴克善和孝庄在安园西侧房子里进行了密谈，没有人作陪，没有人侍候，他们谈论的一切，决定的一切，都消失在这场一去不返的风雪里，成了千古之谜。历史留下的痕迹是：吴克善从清河汤泉返回后，科尔沁就大力扩充兵马了。

在吴克善与孝庄密谈的时候，居住在安园下屋的勒克德浑和宁完我，在一盏孤灯下，沉默无语地猜测着。他们知道，送一匹“踏云黄鹂”是不会劳外藩亲王吴克善的大驾的。在他们的记忆里，科尔沁寨桑贝勒很少来到盛京，根本没有进过清宁宫，大约是为了避免外戚干预朝政之嫌。但吴克善的每次出现，几乎都是挟着风雨的。这一次呢？宁远决战的风云起了，宫廷内争的气氛紧张了，吴克善来了。他会留下什么？带走什么呢？

勒克德浑开口了：

“宁叔，吴克善亲王这次来，真的是为了送一匹马吗？”

“这是需要用心想的时候，也是增长才干的时候。你说，他这次来是为了什么呢？”

“与宁远决战有关吧？”

“也许有。你觉得什么地方有关呢？”

“是不是吴克善要出兵宁远？前几天你不是说过，郑亲王舍宁远而先取中后所、中前所是失策吗？吴克善是不是也看出了这一步？”

“小王爷从大的事情上考虑问题，思路的开端是对的。所谓朝政，无疑是关系国家兴衰的大端，但许多大事的根子，往往源于细枝末节和各种微妙的关系之中。这是思考、决断问题时断乎不可疏忽的。”

勒克德浑点头称是。他反应极快，略加思索，随声问道：

“宁叔，吴克善此来，难道与盛京六部人事的变动有关？圣母皇太后离开盛京不几天，礼部、吏部的官员，几乎同时进入六部任职。这些人十之八九，都是睿亲王和豫亲王的心腹。两宫皇太后和皇上有架空之危，朝政大权有旁落之虑。难道吴克善是为此而来……”

宁完我听了，心里十分高兴，但他未置可否。他不愿裁定勒克德浑判断的正误，只愿教会勒克德浑这种思索问题的方法。

“圣母皇太后和睿亲王多尔袞，都是我们大清左右风云的强者和能手。小王爷今后观察问题，当注意他们二人的一言一行，直至细枝末节，然后加以比较分析。这样，即使不能窥测久远，也可以知其明天。今晚，外藩亲王与圣母皇太后的密谈，效用也许不在当前，而在未来。愿小王爷潜心观察思虑。”

勒克德浑默默点头。

“小王爷尚需牢记：计于心者不出于口，出口则祸至矣！”

庭院传来谈话声、脚步声，打断了宁完我的话头。吴克善在伊罗根的护卫下，去宁园安歇了。

勒克德浑默默地思索着，思索着宁完我没有说完的教诲……

第二天上午，孝庄传谕清河汤泉总管：三天后，要在雪地上举行一次“马追”，以鉴别“踏云黄鹂”的腿力，并要伊罗根、宁完我、勒克德浑和苏麻喇姑参加。因为他们都是马背上的高手。

“马追”是蒙古族古老的风习，带有游猎民族的显著特点。起于何时，已不可考。如何成俗，也说不清。大约是远古年代男女青年恋情时的一种马上幽会的方法。但到了努尔哈赤时代，这位杰出的军事家、大清江山的奠基人，给蒙古族古老的“马追”活动赋予了新的内容，变成了八旗兵骑术比赛的一个军事项目，常在大雪纷飞的日子进行，以异乎寻常的艰苦寒冷，锻炼八旗兵的性格。今天，也是冰天雪地啊！

“马追”的消息一传出，安园沸腾了，清河汤泉沸腾了。

勒克德浑自从被废黜宗室之后，就失去了战马，礼亲王的马厩里有马，他也无权纵马奔驰了。今天接到孝庄的谕示，他心情激动，手痒了，腿痒了，脚板也痒得站不住了。

同时，一种奇异的感觉浮上心头：难道皇太后此举另有所谋吗？他困惑不解地走进泰园，牵出爷爷的坐骑“菊花青”。

“菊花青”也许因为长期伏于枥下，难得展蹄飞腾，现在，机会来了，它嘶鸣着，翻动着四蹄，用喋喋打笛的嘴唇舔着勒克德浑的手臂、肩头。勒克德浑翻身上马，“菊花青”绕着汤泉奔驰起来。跃起平稳，落蹄轻巧，在厚厚的雪地上，留下了跨度大小一分不差的蹄印。勒克德浑抖了一下马缰，“菊花青”猛力加快了速度，四蹄舒展，快似流星，身边的青松、白桦、蓦然向后移去，不听一丝声响。勒克德浑满意极了。他翻身下马，抚摸着“菊花青”的额头说道：

“‘菊花青’啊，我拿出绝招，你使尽力气，让圣母皇太后看看，礼亲王府也有骏马和勇士。”

“菊花青”似乎听懂了勒克德浑的话，它昂首仰天，长啸了三声。

宁完我毕竟比勒克德浑深沉。他知道，圣母皇太后要一个奴隶参加“马追”，必定有着极深的用心。他和勒克德浑搬进安园十多天来，对这个女人看得更清楚了。

这个女人，确实具有多尔袞、济尔哈朗们所不及的胆略。她远离盛京，摆脱宫廷杂事的纠缠，在这荒僻寂静的山区里，已经把目光移向中原大地了。不满足现状而不断进取的人，是最可敬的。

这个女人，确实具有多尔袞、济尔哈朗们所不及的才智。在炉火旁几次不知疲倦的闲谈中，她不仅牢牢把握着大清的现实，而且从历史上的许多遗事，特别是辽、金两朝的大量资料中，吸取了许多有用的教益，并且，开始思索未来的运用。能将历史得失的经验教训用于现实的人，是最可畏的。

这个女人，确实具有多尔袞、济尔哈朗们所不及的机敏和心力。在该放的时候，她放得下；在该举的时候，她举得起。她的轻松，也许就是她的成熟；她的退让，也许就是她的进攻；她的沉默，也许就是她的力量所在。不露声色而脚踏实地、悄悄进逼的人，是最难制服的！

这个女人，突然决定在冰天雪地里举行“马追”，究竟是为了什么呢？一种知遇之感突然在他的心头浮起。自从离开吏部又当奴隶的四五年里，蛰居冷室，面壁叹气，脾肉生矣，心情冷矣！今天，圣母皇太后以“马上高手”看待自己，岂可欺人，欺己，欺天！但总得有一匹好马啊！可是，马从哪里来呢？大贝勒那里，除“菊花青”外，都是一些形骏

实拙的劣马；吴克善的随从护军中有几匹好马，但科尔沁外藩亲王是客人，自己是一个奴隶啊！汤泉马厩里有几匹迎送客人的走马，都是从骑兵中淘汰下来的，也许有一二匹原来是好马，但已经老了，不中用了。他禁不住一声叹息：“吁！出无车！”

叹息声刚一出口，他突然清醒了，这不是战国时孟尝君门下食客冯的牢骚话吗？他心里一下子着魔似的亮了：自己此时不就是安园的食客吗？向圣母皇太后借马，试探一下这个女人。

宁完我立即写了一份简短的“奏折”送了上去。不到半个时辰，孝庄把自己的一匹名叫“乌麒麟”的坐骑赏给了他。宁完我抚摩着那飘逸神骏的“乌麒麟”默默地说：

“何日何时，才能为皇太后买来天下的‘义’啊！”

苏麻喇姑和婉儿忙于为孝庄准备箭衣、斗篷等物，为福临准备雪野中观看“马追”时御寒的棉袍皮装。伊罗根急匆匆地走来，向苏麻喇姑行礼请安，像有什么急事要告知婉儿。苏麻喇姑看在眼里，笑着为伊罗根倒茶设座，然后，拿起孝庄需要的衣物走开了……

济林娜跑进福临的房里，问福临会骑马不，敢不敢参加“马追”。在美丽的济林娜面前，骑马不精的皇上也夸口了，说自己会骑马，还骑得好呢！这一对小人儿，也在为参加“马追”悄声地商议着……

“马追”激动了清河汤泉的守卫、杂役和侍卫亲兵们，他们准备着、忙碌着，预测着胜负，等待着“马追”的来临。

“马追”的场地，设在汤泉至清河堡之间狭长而起伏不平的雪原上。以官道为界，分上下跑道；汤泉大门前平坦的雪地，是这次“马追”的起点和终点；在平地中央，用林木架起了一座长五丈、宽五尺、高八尺的高台，两侧各插二十面彩旗；平地一端，架起一堆五尺高的干柴，作为骑马返回时跨越的最后一道关门——篝火。这出于何经何典？说不清了。

清河堡西门，是这次“马追”的转折点。设有监察五人，以红旗为证，骑手取得红旗后才能回转。路程全长为三十里。

十月二十五日，离巳时还有半个时辰，二十匹战马列队于高台之下，马色各异，鞍鞴各异，骑手们的装束各异，人马相托，异常英武。站在高台两侧的观众们，赞赏着，议论着。由于骑手们都戴着护耳下垂的软盔，观众们只能认马论人了。

在这一队飞蹄蹒跚的战马中，最令人注目的是一匹高大的黑色坐骑。它暴烈地嘶鸣着，不停地踢跳折腾着。这不是伊罗根的坐骑“黑狮子”吗？怎么马背上是一个娇小轻盈的蒙古少女？“黑狮子”前蹄腾空，立地而旋，这个蒙古少女，却如坐轻舟，若无其事。当她转头向身边的同

伴微微一笑时，人们看清楚了，惊讶了。啊！是婉儿！三个月前，她连马也不敢骑啊！

在这队飞蹄蹒跚的战马中，最令人惊奇的是那匹鬃毛蜷伏的“菊花青”。它背上没有鞍鞯，只有一条五寸宽的皮带束在腰间，一个身着青色箭衣的少年，伏身马背，与“菊花青”浑然一色。是勒克德浑啊！这个丢了官职的骁骑校，为什么不备马鞍呢？

在这队飞蹄蹒跚的战马中，最令人纳闷的是那匹“乌麒麟”背上的骑手。他着一件黑色短衣，一条黑色头巾包着他的头发和脸容，仅露出宽阔的前额和炯炯的双眼。他凝目注视着眼前茫茫的雪原，像一座木漆雕像，威武而自信。他到底是谁呢？

担任“马追”的执令官是清河汤泉的总管，六十多岁，身着一套陈旧的戎装，据说，他原是努尔哈赤的马夫，努尔哈赤死后，便来到清河汤泉做了总管。可敬的资历，丰富的经验，雪白的胡须，使他的神态显得矜持而庄穆。尽管寒风使他的胡须结了一层薄薄的冰凌，他似乎毫不知觉，手执发号施令的火铳登上了高台。预示着“马追”快要开始了。

礼亲王代善和外藩亲王吴克善，在护卫的簇拥下走出了汤泉大门，观看的人们跪倒请安，汤泉总管跪请亲王们登上高台。代善穿石青色紫貂冬服，脚蹬一双黑色毡靴，头戴熏貂冬服冠，显得确实有些衰老了。吴克善着蓝色紫貂冬服，脚蹬高筒飞云战靴，头戴熏貂红宝石护耳软盔，外披一件金银色猞猁皮斗篷，显得十分潇洒和华贵。人们悄悄议论着：科尔沁外藩亲王，无论何时何地，都飘逸如仙啊！

孝庄出现了。她着一件白色紧袖箭衣，腰束青绒飞雪宽带，脚蹬高筒黑绒战靴，红巾裹头，外披一件猩红斗篷，显得飒爽而英武。台上台下的人们一齐跪倒，孝庄骑“踏云黄鹂”缓步而行。苏麻喇姑骑着她的“长白雪”跟在后边，停步在高台之前。人们这才抬起头来，仔细观察着孝庄的坐骑“踏云黄鹂”。

这真是一匹奇怪的马啊！体态不大，但四腿很长；马头很小，但前胸极宽；浑身橘黄，但四蹄如墨；额头上有两个极大的漩涡，使鬃毛蜷缩在一起。它丑吗？不丑。它美吗？不美。它飘逸吗？比飘逸似乎多了一点野气。它雄伟吗？比雄伟又似乎秀气一些。配以吴克善精心制作的金鞍金镫，真如金铸一般。孝庄在马背上，如盘坐于一朵黄云之上，飘飘然，势欲腾空逸去。科尔沁，真是物华天宝啊！

巳时到了。汤泉总管声如雷鸣般地高呼：

“巳时已到，‘马追’开始！制章和过去一样，不分男女尊卑，捷足为胜。勒马！”他左手拿起香火，右手举起火铳，正要点燃“放马”的讯号，突然两匹战马从汤泉大门奔出，马背上是两个年幼的骑手，直冲高台前的马队而来。他们猛力勒住马缰，战马嘶鸣着停住了飞蹄，站在马队之中。

人们愣住了，总管住手了，礼亲王代善在台上看得真切，急忙跪倒，大声喊道：

“皇上，不能‘马追’啊……”

人们听到代善惊恐的叫声，都急忙跪倒，台上的总管呆了，火铳失落在高台上。孝庄回头一看，果然是福临和济林娜，她有些愠怒了。福临和济林娜急忙滚下马鞍，站在孝庄面前。福临大声说道：

“禀奏母后，先祖在马上开创基业，孩儿也要在马上夺得天下。请母后恩准。”

孝庄没有说话，在亲王、侍卫、杂役面前，儿子毕竟是皇上啊！

在孝庄迟疑的刹那间，济林娜乖觉地抓住孝庄的金镫，悄声说道：

“姑妈，恩准皇上吧，侄女会骑马，我保护皇上。要有一点差错，你治我的罪。”

小姑娘说出了大人话，把孝庄逗笑了。同时，一个奇怪的念头浮上心来：“难道科尔沁博尔济吉特氏一家，又要出一个皇后了。”她俯下身子，抓住济林娜的手：

“你能保皇上无虞吗？”

济林娜点了点头，睁大眼睛看着孝庄，是那樣的自信、坚定和大胆。孝庄心里浮起几分快慰，便大声说道：

“你扶皇上上马，让他在马背上颠簸吧！”

济林娜转身扶福临上马，然后自己敏捷地抱着马脖，翻身跨上马鞍。

总管手擎的火铳响了。二十多匹铁骑狂飙似的卷地腾起，扬起皑皑白雪，呼啸着向前奔去。孝庄紧勒马缰不肯放马，“踏云黄鹂”前蹄腾空，嘶鸣着，蹒跚着，人们惊异地注视着。

“放马吧！已让他们五百步了。”苏麻喇姑悄声说道。

孝庄仍然紧勒马缰，没有作声。当飞奔的马队驰入一片丘谷，消失在绿色林木之后，足有一千五百步时，孝庄放开马缰，“踏云黄鹂”一声长嘶，一跃而至三十步外，飞似的向马队追去。苏麻喇姑的“长白雪”也一跃而出，紧紧跟随。人们的欢呼声腾地而起，吴克善得意地大笑起来。

马队从山丘后绕了出来，在洁白如玉的雪原上，在一望无垠的视野里。“菊花青”、“黑狮子”、“乌麒麟”像三只飞鸟，相互追逐着，不停变

化着忽前忽后的位置；马队如一团五色彩云飘展滚动，企图淹没前面的三只“飞鸟”，但渐渐地拉开了距离，被蓝天白雪隔开了。

突然，一支金色的利箭，托着一片红云射出山丘，穿过滚动的“彩云”，直向“飞鸟”奔去。在雪光与阳光辉映之间，闪耀着金色、红色交叠变幻的光芒，从三只“飞鸟”之间掠过，慢慢消失在人们的视野之外。

苏麻喇姑追上马队之后，就离开孝庄，奔到福临背后。年幼的皇上需要随时照应啊！

她看在眼里：年幼的皇上和科尔沁年幼的公主，在奔驰中高兴地呼喊着，尽情地嬉笑着。皇上和公主都是孩子啊，爱这皑皑白雪，爱这纵马奔驰，爱这大自然里的无拘无束，也知道宫墙外有着权势和金银买不到的情趣啊……

她看在眼里：济林娜穿上紧身紫貂箭衣显得更秀气了，那被寒风吹得红扑扑的笑脸，显得更加甜美可爱。这招人喜欢的稚气，已经使年幼的皇上入迷了，听从着济林娜的呼唤，随着济林娜的马头忽东忽西。雪原是洁白的，他们的心也是洁白的，没有遮掩，没有做作。权势，身份，例律，宫规，在这里都消失了……

她看在眼里：皇上和公主玩得太高兴了，忘记了自己已经落后，也忘记了后边还奔驰着一匹“长白雪”。济林娜大笑着把手伸过来，抓住福临的一只手，高兴地携手奔驰。她心里立即感到不安。因为在并肩驰马中，两匹马的挤撞拐带，都会引起马惊和蹄失。聪明而有些浮躁的公主，年幼而不知危险的皇上啊！

果然，福临和济林娜的马头相撞了。公主的坐骑一声惊叫，福临的坐骑蓦然一惊，头向外一拐，惊慌地斜过身子。由于济林娜拉着福临的手不及松开，刹那间，福临被曳离马鞍，只身悬于空中。济林娜慌了，用手猛力一拉，福临斜着身子向济林娜的马蹄落去。苏麻喇姑看得真切，她冷汗涌出，不及惊叫，提马飞去，俯身挂镫，一只手挽住了向下跌落的福临，抱上了自己的马鞍……

福临的坐骑向远处急奔而去，济林娜勒住飞马惊呆了，福临依在苏麻喇姑的怀里吓哭了。济林娜知道了后怕，也哭出声来。苏麻喇姑宽慰着福临，望着济林娜，心里暗暗说道：

“聪明任性的科尔沁公主，你几乎闯下大祸啊……”

“踏云黄鹂”突然出现在汤泉门前人们的视野里，像一支金色的利箭，在洁白的雪原上渐渐变大了，变成了一条金色的飞龙。礼亲王连声叫好，吴克善高声喝彩，人们一齐欢呼起来，篝火点燃了，火光熊熊，腾空八尺。在这炽热而喧嚷声中，“踏云黄鹂”飞过火堆，停留在台前。三十里的路程，不到半个时辰啊！

礼亲王代善、科尔沁亲王吴克善急忙走下高台，总管和侍卫们围了上来，向孝庄施礼祝贺。孝庄没有下马，她扭转马头，卸下斗篷，满脸微笑，等待着骑手们的到来。

三只“飞鸟”在远处出现了，掠地而来，形成了一个编组飞驰的黑三角。人们突然发现，奔驰在最前面的一匹马上，没有骑手。大家都惊恐地议论着，猜测着，以至于忘记了对另外两匹飞马的关注。当人们看清是“菊花青”时，都惊慌起来，连孝庄也有些不安了，礼亲王代善失声地呼唤着勒克德浑的名字，声音悲怆得有些发抖。

代善悲怆发抖的声音传到百步之外，勒克德浑神奇般地从马的侧面滚起，出现在马背上。人们都惊骇了，连风声也似乎消失了。神奇的骁骑校，神奇的马上功夫啊！

在“菊花青”跃过篝火的同时，“黑狮子”和“乌麒麟”也跃过了篝火，停落在“踏云黄鹂”的身边。勒克德浑、宁完我、婉儿翻身下马，向孝庄施礼。

孝庄坐在马上，当着众人，大声说道：

“勒克德浑，资兼文武。从今天起，你为皇上执掌侍卫亲兵！”

礼亲王代善心里一惊：这是真的吗？他以为自己听错了，瞪大了疑惑的眼睛。当他看到勒克德浑跪倒谢恩时，他的泪水滴落下来。宁完我此刻完全明白了，心里暗暗念道：

“这才是今天‘马追’的真正用心啊！聪明而不露声色的女人。”

孝庄在马上继续说道：

“我们满人的‘马追’从太祖皇帝创业开始，就用来选取人才了。宁完我，从今天起，你就教皇上学习汉文吧！”

宁完我急忙跪倒谢恩。代善和吴克善更加惊讶了。孝庄伸手挽起婉儿的手臂，大声说道：

“谁能想到，一个文雅体弱的汉族女子，三个月后，竟然成了一个出色的骑手。科尔沁亲王，感谢你为我送来了一匹好马，也为我教出了一个有用的侍女。又是一个蒙丽花啊！婉儿，从今天起，你就留在我的身边吧！”

这时，伊罗根、苏麻喇姑、济林娜等十多匹战马组成的五色彩云在雪原上出现了，狂涛海潮般地滚滚而来。“长白雪”就是尖利排空的白色浪头。在它那飘逸起伏的马背上，逐渐显出两个人影：苏麻喇姑抱着年幼的皇上啊！人们不安起来，吴克善十分敏感地看了孝庄一眼，在孝庄的眉宇间露出了一丝焦虑。吴克善回头看了一眼婉儿，婉儿会意，腾身

上马，迎着马队奔去。

突然，从北边的山谷里，奔出五匹铁骑，直向汤泉而来。远远望去，战马一色乌黑，甲冑一色深蓝。在人们的惊疑中，宁完我和勒克德浑飞身上马，迎了上去。

孝庄在马上沉静无语，她关注的对象，不再是福临，而是这五个不速之客。从马匹甲冑来看，可能是正蓝旗的人马，他们来这里干什么？难道盛京有了变故？

苏麻喇姑、伊罗根、济林娜等相继勒马越过篝火，停落在高台之前。接着，勒克德浑飞马返回，直奔孝庄身边：

“禀报皇太后，内院学士罗硕来了……”

“噢？”

勒克德浑勒马走近孝庄，低声说道：

“郑亲王兵败宁远，披枷戴锁而回。”

孝庄头脑“嗡”地一响，心里翻腾起来。命运真会捉弄人啊！……

勒克德浑急忙说道：

“宁完我已经把罗硕他们请进了汤泉。”

孝庄竭力控制着自己的情感，提马来到苏麻喇姑马前，关切地询问：

“你怎么落到了后边？”

“禀奏皇太后，这是因为科尔沁亲王给皇太后送来了一匹千里马。”

“皇上为什么在你的马上？”

“皇上想让科尔沁亲王知道，他也需要科尔沁的千里马啊！”

聪明的苏麻喇姑，不仅掩饰了福临险出差错的事情，还恭维了吴克善和科尔沁。孝庄笑了，吴克善笑了，福临和济林娜感激地看着苏麻喇姑笑了，礼亲王代善因勒克德浑和宁完我的升迁也大声笑了。

孝庄笑着说：

“那就请礼亲王和科尔沁亲王代皇上赏赐今天参加‘马追’的所有骑手吧！”说完，她提马向汤泉走去……

十三 吴三桂，崇祯皇帝心中的希望之星

宁远大捷的消息，是十月十八日传进北京的，不仅有吴三桂亲笔写的塘报，还有兵部官员们耳闻目睹的禀奏，更有几面济尔哈朗在仓皇溃散时失落的旗帜。这一切，使崇祯皇帝、国戚皇亲、达官显贵和黎庶细民都高兴了，北京城里的皇宫、王府、官邸、衙门、街巷，都在议论着吴三桂。大明在危难中，一颗希望之星在空中出现了。

宁远城下的这次战斗，根本不是什么决战。严格说来，连一次战斗也不够，只能算是城上和城下近距离的弓箭交锋，济尔哈朗既没有攀城冲锋，吴三桂也没有据城厮杀。如果没有吴三桂十三日夜间的踏雪追击，历史上恐怕不会留下这次战斗的任何记载。时机和需要毕竟把吴三桂捧了出来，使他成了一个叱咤风云的传奇人物。

黎民百姓需要一个能打胜仗的将领啊！十多年来，清兵屡屡入边侵扰，来似狂飙，去如飞蝗，肆虐横行，无人阻挡；所到之处，城郭焚毁，村舍成灰，十室九空，妻儿无存，惨状目不忍睹，哭声千里不绝。北京城里的街巷细民，谁没有几个城外的亲戚朋友，哪年不闻毁于战火兵灾的惨情凶讯。堂堂大明，真的要灭于东虏吗？朝廷养了那么多的将，难道就没有一个顶用的？年年征收无穷无尽的“辽饷”，难道都打了水漂吗？

天空一声霹雳，宁远大捷的消息传来，年轻的宁远总兵吴三桂，打败了东虏的头子济尔哈朗，这是十多年来头一次大快人心的喜讯啊！加上好心人们的锦上添花，“人言可嘉”地编织了吴三桂的神话。至于真正抗清的吴良弼、王国安、黎玉田和几千战死的士兵，因为人微位卑，他们的名字根本就没有传进山海关，早就消失在宁远城下的风雪中了。

皇亲国戚、达官显贵也需要一个能打胜仗的将领啊！由于内忧外患的夹击，国力日弱，国库日空，崇祯皇帝的脾气越来越坏，猜疑越来越多，处事越来越绝。今天下诏“借饷”，明天下旨“筹银”，厂、卫也借故敲诈勒索，使他们的日子也过得焦心。而外藩诸王，今天被李自成处死，明天被张献忠杀头，物伤其类，他们更加心神不安。多么希望有一个从天而降的神灵解脱日夜不宁的厄运啊！

吴三桂恰在这时出现了，他们能不欢欣若狂吗？

朝臣的日子更加难过。由于国事糜烂，忧愁焦心，皇上原有的多疑寡恩，已经成为变态的狂虐暴戾了。内阁首辅走马灯似的上台，跌台，重用，杀戮，使他们惶惶不可终日。如果能有一个意外的奇迹来宽慰皇上惊恐的灵魂，也许会恢复他那“天纵英明”的原态的。

吴三桂突然地冒出来了，简直是十七年前袁崇焕的再世。他们怎能

不弹冠相庆呢？

身居乾清宫心力交瘁的崇祯皇帝，更需要这样一个胜利啊！自从接到吴三桂关于济尔哈朗进犯宁远的奏折后，他天天心神不定地过日子。他为吴三桂在奏折中表示的“城存身存，城破身亡，亡魂当戴罪西归，谢罪都门”的忠心所感动，又为奏折中所讲的“若宁远朝遭破夷，则关门夕即陷落，唐榆无险可守，京畿危矣”的后果而担心。他自信自己不是一个昏庸的君王，但天时不予，命运乖戾，国事日艰，江河日下，李自成建都襄阳，立朝称王，不日将挥师北上，祖宗所传江山，可能毁于此贼之手。而张献忠称王武昌，骚扰四川和江南，已使中原各镇无兵可以勤王，只有关宁铁骑尚可作急需之用。谁知，可恨的东虏，在皇太极死后一个月，就很快消除了内争，又举兵向宁远进犯了。这几天来，他总是偷偷地叨念着：“闯贼、东虏，真要置朕于死地啊……”

今天，起死回生了。宁远大捷，济尔哈朗丧师而逃，东虏的威胁解除了。调关宁铁骑入关对付闯贼的方略可以着手实施了。他看着吴三桂亲笔写的塘报，听着兵部官员的见闻禀奏，手掂着济尔哈朗逃走时失落的旗帜，口里连声说道：

“吴三桂，干城可倚，干城可倚！”

乾清宫顿时沸腾了，太监们拥出，向崇祯皇帝叩头祝贺。宫女们因为梳妆打扮晚了一步，也都从后屋走出，向皇上跪拜祝福。崇祯皇帝心里十分高兴，吩咐宫女们燃灯添香，大有终夜庆祝之意。红纱宫灯点燃了，明角宫灯点燃了，连乾清宫门外檐下的四盏九龙红纱大宫灯也点燃了。新添的龙涎香散散发着香气。乾清宫马上改变了悲愁沉寂的气氛。崇祯皇帝面带微笑，把手中的东虏旗帜扔给太监宫女：

“你们也看看，这就是东虏的旗子！”并转身对站在身边的王承恩降旨：

“明晨寅时，在平台召对群臣！”

王承恩奉旨而去。

在宫女们窃窃笑谈中，在太监们啧啧称赞中，崇祯皇帝忽然想起，已有十天没有去坤宁宫和翊坤宫了。他决定先到坤宁宫把宁远大捷的消息告知周后，然后去翊坤宫与袁妃欢度元宵。

崇祯皇帝走出乾清宫，皇城外繁密的鞭炮声从东西两侧街巷里传来。夜空闪烁着五彩缤纷的火花。他明白，这是皇亲国戚府邸用鞭炮礼花祝贺宁远的胜利，并做给自己看的，心里舒服极了。他站在丹墀上，听着这悦耳不绝的声响，看着这变幻夜空的飞花流彩，舍不得离去，便回头吩咐身边的太监：

“速将宁远大捷的消息禀报皇后和袁妃，说朕一会儿就去。”

一个太监急匆匆地离去。

生活是离奇的，离奇得有时使人不可捉摸。当人们需要什么的时候，哪怕这个东西是水中的明月，镜中的鲜花，空中的海市蜃楼，只要它一出现，就会使智者失去理智，使愚者更加愚蠢。于是，生活的悲剧，就在这微细的满足和幻觉引诱下产生了，发展了。

聪明多疑的崇祯皇帝，此刻对宁远决战的胜利不再有任何怀疑，对吴三桂的了解，表现了罕见的愚蠢。也许他以前曾有过正确的了解，但此刻却被一封塘报、一派胡言、几面敌旗代替了。他决定重赏吴三桂和吴三桂的父亲吴襄，以显示他对有功之臣的优容宽厚；他决定重用吴三桂和吴三桂的父亲吴襄，以显示他识才用才的英明果敢……

皇城外的鞭炮不停地响着，夜空的飞花不断地闪烁着。崇祯皇帝徘徊于丹墀之上，思索着：

“自己登极十六年来，对内年年剿贼，月月剿贼，贼子越剿越多，越剿越强，一至中原糜烂，不可收拾；对外年年抗虏，月月抗虏，东虏入边日频，为害日烈，一至松锦失守，十三万兵马覆灭。时邪？命邪？人邪？天时难料，命运在天，可用人之权掌握在自己手里啊！历代国运兴昌，不惟天时命运，也在选贤任能！洪承畴，人面兽心，有负于朕。吴三桂呢？不会是第二个洪承畴吧……”

皇城外的鞭炮声稀疏了，夜空的飞花也稀疏了。皇亲国戚在欢快一阵之后，都放宽心肠地安歇了，只有那些街巷细民，仍然兴致未尽地把粗制的“二踢脚”送往空中。太监小声禀奏道：

“夜深了，请皇爷进宫安歇。”

崇祯皇帝似乎没有听见，仍然在稀疏的鞭炮声中徘徊着、思索着：

“从万历年间东虏努尔哈赤背叛朝廷以来，在这二十多个年头里，镇守辽东的将领抚臣谁打过胜仗呢？李永芳、李国翰、杨镐、王之臣、毛文龙、熊廷弼、袁应泰、高第、祖大寿、洪承畴……战败的战败，投敌的投敌，二十多年的抗虏史，是一部屈辱和令人发指的纪录。只有两个人打了胜仗，一个是袁崇焕，另一个人就是这个吴三桂啊……”

想起袁崇焕，崇祯皇帝的心头骤然紧缩了，禁不住打了一个寒战。站在一边的太监以为皇上在寒夜里着凉了，急忙跪倒禀奏：

“夜深天冷了，请皇爷珍重龙体，回宫安歇。”

崇祯皇帝这才发觉四周已不闻鞭炮声，夜空已不见火花了。他把手用力一拂，拂走了心头上袁崇焕的影子，抬脚向坤宁宫走去……

坤宁宫的周后接到太监关于宁远大捷的禀奏后，心里十分高兴。她

高兴从此国运也许会有转机，更高兴皇上的心情转好，要出乾清宫走动了。她与皇上是患难夫妻，共同熬过在魏忠贤阉党乱政时，皇上（那时是信王）被囚于信王府的苦难年月。她太了解皇上了，一个本来是情趣丰富、身体健壮、乐于骑射游猎的人，登上皇位之后，硬是被国事日非折磨得寡情少趣、性情暴戾、身体虚弱，甚至有时连饭也懒得用了。现时，宁远打了胜仗，她以前的信王又回来了。她令宫女们张灯结彩，令膳食房做了几样皇上最喜欢的小菜，在暖阁里的雕花紫檀木宫桌上，备好了花束和香茶。她洗漱梳妆完毕，便带着宫女到坤宁宫院子里迎驾。

崇祯皇帝走进坤宁宫的院落，周后和宫女急忙跪迎，为皇上请安祝福。崇祯皇帝挽起周后，微笑着走进坤宁宫。他坐在暖阁里的宫桌旁，品着茶，大声向周后讲了宁远大捷的情况，夸奖了吴三桂，显示了少有的兴致。在喝了两杯美酒，吃了一块点心之后，宽慰了周后几句，便起身走出坤宁宫，向翊坤宫走去。此时已经是深夜亥时了。

翊坤宫的袁妃在宫门口已经等待了一个时辰。每当报时钟声敲响时，她的心都在战战兢兢地跳动着。她怕皇上因事耽搁在乾清宫，又怕皇后留住皇上在坤宁宫过夜。她知道这是皇上心情最好的一个晚上，也是一次难得的“临幸”。因为皇上以往的、少有的“临幸”，由于国事缠绕，心情不爽，几乎都是匆匆而来，匆匆而去。现时，亥时的钟声响起，她的心境越来越黯淡苦楚。

皇上终于来了，面色红润情绪极佳，连走路脚步，也显得十分有力。袁妃不等宫女跪迎，便急步上前，跪倒在皇上面前。崇祯皇帝扶起袁妃，在宫女们的迎驾请安声中，走进了翊坤宫。袁妃便打发宫女离去，然后走进暖阁，放下了红缎五彩绣凤门帘。

袁妃今年二十六七岁，正是春意荡漾之年，她天生丽质，体态苗条，肌肤白嫩而丰满。由于终日无所事事，又十分注意保养，看上去也就是二十二三岁的样子。又因为今晚太监通知得早，等候的时间长，她在汤浴之后，又进行了精心的梳妆，显得比往日更加妩媚动人：秀丽的脸庞白嫩泛红，漆黑的眸子含情脉脉，弯弯的细眉托着情愫，紫色紧衫下突起的乳房浮动着她焕发的青春。崇祯皇帝心旌摇曳了，神不守舍了。

也许由于崇祯皇帝的情绪极好，他觉得袁妃今晚特别懂事，格外温柔，格外能解心意。他紧抱着美丽的妃子，沉浸在幸福之中。

子时的钟声响了，疲劳使崇祯皇帝昏昏欲睡，突然头脑中有一道蓝光“嗡”地一闪，令他害怕的袁崇焕的影子又浮现心头，睡意刹那间全消失了。他抚摸着怀中的妃子，想拂去心头上的黑影，但那个黑影仍然重重地压在他的心头，一种恐惧、歉疚的感觉涌上心来。他闭着眼睛，扪着心口，默默地回想着、忏悔着：

“袁崇焕，这个赤胆热肠、卓有见识的福建省邵武县知事。天启二年

(1622 年)正月,他只身单骑,出塞外,巡历山川形势,体察民情敌态,谈广宁失守的教训,论据关御敌之方略,大胆提出‘以将招练,以将用兵,以将临阵,以将发指’的改革主张,尖锐指出当时辽东‘文官御兵、文官发令’的大弊,震动了朝野。当时自己尚为信王,但为之欢呼,为之振奋,对天空出现的这颗新星,寄予了极大的希望。自己曾暗暗发誓,如果以后登极掌权,用袁崇焕镇守辽东。那时,自己也思贤如渴啊……

“袁崇焕,这个胸富韬略的辽东巡抚。天启六年(1626 年)正月,他在宁远一战,使横行辽东、披靡无敌的努尔哈赤败师愤亡,写下了辽东抗虏史上的雄武篇章,震慑了狂妄悖为的东虏,鼓舞了大明臣民的士气,实为抗虏史上的第一人。谁知宁远大捷之后,袁崇焕竟被阉党排挤离职。糊涂庙里的糊涂神,真是良莠不分啊!那时自己也有一颗为忠良遭陷而鸣愤不平的心……

“袁崇焕,资兼文武的蓟辽督师。崇祯元年(1628 年),自己登极掌权,立即起用袁崇焕督师蓟辽。他离京赴任的那天晚上,君臣在乾清宫进行了长时间的交谈。袁崇焕提出的‘守为正着,战为奇着,款为旁着’、‘守攻相济、款战并用’的方略,深得自己的赞许。在一年多与东虏的周旋中,他既不像原辽东总兵毛文龙那样通牒丧节、媚骨乞和;也不像原辽东督师王之臣那样专事防御,不知议商。袁崇焕的‘款中有备,备中有效,尔和我议,尔攻我战’的方略,使皇太极无隙可乘,望而生畏,保卫了边关的安宁。袁崇焕的名字不仅声震东虏,誉满辽东,成为关宁铁骑将领土卒中的旗帜,而且,誉倾京师,成了将领土卒、商贾细民敬仰的人物。就在此时,自己心里担忧了,害怕听到袁崇焕这个名字了……

“袁崇焕,解救京师之围的功臣。崇祯二年(1629 年)十月,皇太极绕过宁远、山海关袁崇焕的防地,借道蒙古,由龙井关侵扰遵化一带。三屯营巡抚王元雅殉难,山海关总兵赵率教救援不及,杀身自刎。一个月内,蓟州、三河、顺义、通州等城,尽落东虏之手。敌围京师,朝野震惊。自己飞诏令袁崇焕驰援,他‘心焚胆裂,愤不顾死,士不传餐,马不再秣’,日夜驰骋,直奔京师,与皇太极决战于广渠门外。他亲披铁甲,激战三日,解京师之围,破八旗之师,功绩高于九霄啊!就在皇太极退兵的当天晚上,一件令人难解的事情发生了:在德胜门和安定门外,发现了袁崇焕暗通皇太极的议和书。真邪?假邪?自己一时也茫然了。而阉党残余之徒,借机鼓噪,联手疏奏。自己终于在‘只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的思想支配下,以‘引敌兵驱,欲要上以结末,金城下之盟’的罪名,捕袁崇焕下狱,并砾死于狱……

“袁崇焕之死,死于皇太极的反间,死于才高招忌,死于功高震主,死于自己的多疑啊!十三年来,袁崇焕的名字,在朝廷里已经没人再提了,也不敢提了。因‘通敌’而致死的罪名,淹没了他镇守辽东七年的功绩。十三年来,辽东形势的日益恶化,就是对自己的惩罚啊……

“袁崇焕屈死了，自己心里是清楚的。但皇帝历来是英明的，皇帝应当是英明的，皇帝在屈杀忠良之后，更应当是永远英明的……

“唉！事情弄到这样的地步，不能再多疑了，不能再踏十三年前的覆辙。对吴三桂的重赏和重用，也算是对袁崇焕冥灵的一点宽慰吧！”

崇祯皇帝推开怀里的袁妃坐了起来。他叹了一口气，披衣起床，向乾清宫走去。

清晨寅时，崇祯皇帝在平台对群臣时，发出了两道谕旨：一道是迁升吴三桂为山海关总兵；一道是任命吴襄为中军府都督。

崇祯皇帝准备把大明和他的命运，交付于善于纵横捭阖的吴三桂了……

十四 雪夜炉火一席话。言必中的宁完我啊

内院学士罗硕是受肃亲王豪格的派遣悄悄来到清河汤泉的。为了路途上的安全，豪格特意派了四名护卫跟着他。

郑亲王济尔哈朗返回盛京后，多尔袞一连串的、扑朔迷离的表演，使文武朝臣倾倒，使济尔哈朗感动，连孝端皇太后也觉得多尔袞豁朗亲切了。只有豪格出于对多尔袞根深蒂固的戒备，瞪大眼睛，站在一旁默默地观察着。

豁朗亲切的多尔袞啊！在浑河桥头，他急步上前，抓住济尔哈朗戴锁的双手，泪水涌出，情感深沉地说：

“近日天降大雪，战地寒冷，郑亲王怜惜将士，班师东归，甚合皇上爱将惜兵之意。如此深谋远虑，我不及啊！”说着，亲手为济尔哈朗解去了枷锁。

百官惊讶了，阿巴泰糊涂了，济尔哈朗老泪流出，豪格也茫然了。他觉得多尔袞流出的泪珠里，似乎闪动着一丝绿光……

公正无私的多尔袞啊！在浑河岸边的帷帐里，当济尔哈朗谈及中后所的战斗时，多尔袞毫不犹豫地吧正白旗遭受的惨重损失归咎于阿济格和阿山的临阵指挥。他厉声训斥说：

“中后所城毁掉了，吴良弼擒斩了，仗打胜了，说明主帅的指挥决策是妥善的。再说，杀敌一千，自伤八百，任何一仗总有伤亡，原不必大惊小怪。如果要一个主帅对每一仗的士兵伤亡负责，那要你们这些将军、统领干什么？……”

多铎附和着多尔袞的谈话，阿济格意外地默不作声，阿山乖觉地认了错。阿巴泰高声叫好，济尔哈朗感激涕零，在场的朝臣都露出敬仰的神色。豪格犯疑了：这不是梗着脖子说歪理吗？

谋事深沉的多尔袞啊！在第二天崇政殿的朝会中，多尔袞对宁远决战的利钝得失作了一个总结：他表彰了济尔哈朗攻取中后所、中前所两座城池的功绩，赞扬了参战将士的英勇，把宁远决战的失败，归咎于六部工作上的失误。他大声问道：

“中后所战斗中兵马损失惨重，兵部为什么没有及时补给，连个‘参奏’也没有提出。原因在哪里？兵部的承政、参政应当有个回答！从中后所移师宁远城下，粮秣不继，连主帅大营也没有酒喝，户部为什么不在塔山、连山储备充足的粮草酒肉？班师途中，在大清的地盘上，驿站缺马，渡船不足，桥梁未架，工部这几年干了些什么？六部衙门，各行其

是，无统一指挥，前方能打胜仗吗？六部承政尸位素餐，就是天不落雪，也得撤离宁远啊！”

朝臣们目瞪口呆了。兵部名义上是代善主管的，他不在场兵部的承政、参政俯首听命，不敢抬头。户部是豪格主管的，他预感到多尔衮要向自己开刀了。工部是阿巴泰主管的，他根本不在乎：工部是六部中的“孙子”，除了架桥、修路、筑坟、盖房子，有个扁杈，老子早就不想管了。刑部是济尔哈朗主管的，礼部是多铎主管的，吏部是多尔衮主管的，这三个部都是“好事离不了，坏事摊不上，耍尽威风，占尽便宜”的衙门。多尔衮在讲话中，也捎带说了几句，这三个部的承政们虽然也俯首听命，但他们心里明白，头上有遮风遮雨的大伞呢！

朝会结束之后，多尔衮立即派人进入六部，对一个月来各部承办的事务进行查究。济尔哈朗恍然大悟，多尔衮在对自己宁远兵败责任排除的同时，也排解了自己第一辅政王的职权。他明白了，但已经晚了。

豪格回到府邸，立即与他的心腹俄莫克图、杨善、伊成格、罗硕进行计议。这个虽遭失败，但仍然不愿妥协和退让的集团，经过争论之后，很快取得了一致的看法。他们认为：济尔哈朗由于宁远兵败，辅政王之位已名存实亡；多尔衮近日之所为，是攫取全部朝政的讯号，六部权力将落于多尔衮一人之手，皇上和皇太后会处于完全架空的境地。他们觉得，现在谭泰已向多尔衮靠拢，索尼态度不明，范文程已避居于盖州汤泉，朝廷已无可以与谋之人。惟一的办法，只有请圣母皇太后速回清宁宫，扭转这危险的政局。

于是，罗硕奔向清河汤泉来了。

十月二十五日黄昏，“马追”的一切活动结束了，清河汤泉又恢复了它的清冷和寂静。大雪又纷纷扬扬地飘落下来，覆盖了雪原上马蹄践踏的伤痕，还原了一个茫茫的白玉般的冰雪世界。

在安园孝庄住室的外屋，在一盆熊熊炭火旁，罗硕详细禀奏着宁远兵败后朝廷出现的形势格局，并着重禀奏了肃亲王的焦虑和担心。

罗硕，这个满族内院学士，虽居内院多年，仍然保持着满族人重视实际、不尚空谈的特点。又因他在内院与范文程相近，学会了范文程观察事体“以高览全，从微入深”的方法。所以，他的禀奏，以大量具体事实为依据，具有不容置疑的真实性。

罗硕禀奏着，孝庄不动声色地静听着，没有插话，没有询问。济尔哈朗的处境是难堪的，她理解了；谭泰依附于多尔衮是令人痛心的，但她不愿立即与谭泰破裂，使谭泰死心塌地地站到多尔衮一边；索尼的行为是可疑的，她希望是一种有目的的妥协；豪格的焦虑和担心是有道理的，她心领了。她把自己的全部精力，集中在她所关注的两个人身上，一个是多尔衮，一个是吴三桂。

对多尔衮，她太了解了。宁远兵败的机遇，多尔衮是决不会放过的。在短短的几天里，果然轻而易举地控制了六部官员，使济尔哈朗有口难言地处于他的保护之下。这正是多尔衮办事精巧之处，要不怎么是“墨尔根代青”呢！他之所以费尽心机地为济尔哈朗排除宁远兵败的罪责，也许是仍有所忌，仍有所求吧！

豪格的存在，仍然是多尔衮实力上的劲敌；清宁宫的存在，仍然是对多尔衮的制约；六部诸王贝勒所掌握的权力，仍然是多尔衮一时难以摆脱的束缚。在这些力量没有排除之前，多尔衮是不会孟浪行事的。

多尔衮也确实为排除这些力量行动了。济尔哈朗离开盛京之后，他把吏部、礼部的官员插进六部，他成功了；借宁远兵败之机，在实际上取代郑亲王，也成功了；现在又向六部的权力伸手了。攫取六部的权力，不就是向礼亲王代善、肃亲王豪格、饶余郡王阿巴泰下手开刀吗？求助什么人呢？济尔哈朗也许是惟一可以利用的招牌。用心深沉的多尔衮啊！罗硕不紧不慢地禀奏着，孝庄不动声色地静听着。她觉得自己抓住了多尔衮的脉搏，心头似乎轻松了一些。但当她把精力移向吴三桂时，轻松的感觉立即消失了。

“马追”场上听到宁远兵败的消息，像一盆冷水浇在孝庄的头上，她的心在颤抖，一切希望都似乎破灭了。她迁怒于济尔哈朗的才力不足，也迁怒于自己轻率的决定。

出征宁远，是孝庄和济尔哈朗商议后，禀奏孝端皇太后同意实施的。这次出征，决不像一些朝臣讲的，是福临“君临天下”的开场锣鼓。要“入主中原”，必先攻破山海关，要攻破山海关，必先攻占宁远城。天聪三年（1629年）十月，皇太极亲自率领兵马入边，攻占了永平、遵化、迁安、滦州四座城池，作为攻取北京的边内据点。就是因为“关门阻隔，首尾难顾”，才不得不忍痛撤军。这次出征宁远，意在做好来日叩关的准备。宁远，这个山海关外拔不掉的钉子啊！

最使孝庄不安的，是吴三桂态度的变化。宁远城下的追击和中后所城下的“磨盘”，说明吴三桂的态度，已由“犹豫观望”变为“积极对抗”了。难道又是一个袁崇焕吗？这个行事诡诈、善观风云的富贵儿！

孝庄在极力寻索吴三桂态度变化的起因。是明朝崇祯皇帝有了新的许诺和赏赐？是多尔衮通过洪承畴、祖大寿暗地里又做了手脚？还是中原风云又有了新的变化？清河汤泉毕竟是在群山包围中的一个偏僻的山区啊！

孝庄在思索中，陷于了迷茫的深谷。崇祯皇帝在干什么？李自成在干什么？罗硕的禀奏也无一语涉及，大约也是茫然无知吧！此刻，她真正感到了“不参与朝政”的凄凉和艰难了。唉！聪明人是怎样变傻的？大约就是因为听不到外面的声讯。天下的女人为什么不及男人？大约也因为除了做饭、生孩子，什么事也不让知道啊！

孝庄在思索的迷谷里，仍然寻索着对付吴三桂的办法：要么用高价收买他，要么用离间计除掉他！不能再蹈济尔哈朗的覆辙了。

罗硕谈了一个时辰，停住了话题，抬头看着孝庄，等待着孝庄的谕示。室内寂静极了，只有火盆里木炭发出的细微哔剥声和飞溅而起的几星火花……

孝庄突然发觉罗硕不再禀奏，而且用期待的目光望着自己，便曼声说道：

“郑亲王兵败宁远，确属不幸。但他摸清了吴三桂的变化，也算是不幸中之大幸，也是一功啊……”

罗硕茫然了，孝庄也笑了。

“一路冰雪，路不好走，你也辛苦了。今晚安歇吧！明天早餐后再来见我！”

罗硕迟疑片刻，急忙叩头告辞。等待在屋外的勒克德浑，送他去“和园”歇息去了。

罗硕离开后，苏麻喇姑从内室走出。孝庄急切地说道：

“召宁完我来此晋见！”

午后，宁完我把罗硕带进汤泉自己的住室，在等候孝庄召见的时间里，罗硕向他透露了宁远兵败的经过和朝廷近日发生的事情，他就情不自禁地思考起来。当了多年的谋臣，养成了一种遇事思索的习惯，改不掉了！这也是一种自讨苦吃的职业病啊！

当召见宁完我立即晋见孝庄皇太后的懿旨传来，他的心一下子紧张了。传闻中这个女人是非常精明的，谁知道会提出什么难题呢？当传旨的侍卫催促他立即晋见时，他才清醒地意识到：这是决定自己今后命运的一个夜晚啊！

已经是深夜亥时了，大雪仍然在窗外飘落着。孝庄向宁完我提出需要决疑决断的问题后，便手捂着茶杯取暖，安然地等待着宁完我的回答。孝庄似乎看出了宁完我心头的紧张，便十分通情达理地说道：

“先生也有四五年不参与朝政了，对外事内情不尽全然了解。尽其所知，尽其所想，大胆地进言。言中者，我纳其所见，感谢先生。言而不中者，我自有酌处，不怪罪先生。你我都食人间烟火，不是神仙，谁能料事如神？况且，眼下都处于群山阻隔之地，外面声息很少，愿先生勉为其难，尽心尽力吧！”

宁完我顿觉心情清爽，连身躯四肢也像是舒展了许多，思绪随着活

跃起来。

此刻，苏麻喇姑为火盆增添了木炭，火苗更旺了，蓝色的火舌卷动着，火盆铁架上煮茶的铜壶冒起热气，茶水沸腾了。苏麻喇姑倒了一杯热茶，放在宁完我面前。宁完我呷了一口热茶，开口了：

“皇太后一个月前制定的‘入主中原’的方略，决不可因宁远兵败而动摇。郑亲王此次失败，在于指挥失误，更在于天时未到。就是睿亲王亲自出马，也未必能稳操胜券。”

宁完我一开口，就使孝庄惊讶了。皇太极在世时曾经说过：“宁完我木讷少言，但言必中的。”果然如此！她带着请教的口气问道：

“先生所说‘天时未到’四字，应当怎样理解？”

“皇太后明察。明朝气数已尽，如同熟透的果子挂在枝头，只要狂风一吹，就会纷纷落地。但这次风暴毕竟还没有来到。虎随风啸，龙随云腾，天下英雄都在等待这场风暴的来临……”

“这场风暴，何时可起？”

“皇太后明察。闯贼李自成建都襄阳，立朝称王，其志在驭制九宇。闯贼挥师北上之日，即这场风暴腾起之时。吴三桂拥兵宁远，明奉崇祯，暗通我朝，西不勤王，东不归顺，也在等待这场风暴的来临。这次宁远之战，吴三桂虽一反往常，积极与我抗争，并败郑亲王于宁远城下，那不过是想在这场风暴来临之前，显示实力，抬高身价，面西可要挟崇祯，面东可要挟我朝。这是吴三桂纵横捭阖之举，其根本态度，依然如故。请皇太后抓住这场风暴来临前的短暂时机，遵照太宗皇帝制定的方略，不惜高爵厚禄，收买吴三桂。则‘入主中原’之路，畅通无阻了。”

孝庄兴奋了。她没有看到的地方，这个汉族奴隶看到了；她看错的地方，这个汉族奴隶纠正了。“高位不能给人以智慧”，这话真不假啊！她推开手中的茶杯，追问了一句：

“吴三桂的态度，你敢断定没有变吗？”

宁完我声音坚定地答道：

“天下形势未变，吴三桂的态度想变也变不了啊！请皇太后明察：吴三桂的家产财富聚于宁远，他舍得丢弃吗？他的十万兵马离开宁远，就如猛虎离山，他愿意到处漂泊吗？宁远城孤悬关外，距塔山、连山咫尺之遥，他敢同我们断然闹翻吗？他的舅父祖大寿归顺之后，太宗皇帝完整无缺地归还了祖大寿在锦州的庄园、财产、奴仆、珠宝，吴三桂能不解其意吗？……”

不等宁完我说完，孝庄扶案而起，高兴地说道：

“太宗皇帝英明，没有疏漏天下的英才。皇上吉人天相，在清河汤泉遇到了佐命之臣。苏麻喇姑，快拿酒来，替我敬先生一杯。”

苏麻喇姑捧酒走上：

“请先生饮酒。”

“奴才感谢皇太后九天之恩。”宁完我接过酒杯，跪地叩首，一饮而尽。

苏麻喇姑又为宁完我斟满一杯：

“先生，我也敬你一杯。关于如何制服吴三桂，先生还没有讲呢。”

聪明的苏麻喇姑说出了孝庄心里想说的话，宁完我从孝庄赞赏而喜悦的目光中看到了。他思索片刻，叩头禀奏道：

“奴才有个荒唐的想法，请皇太后明察。”

“先生请起。我正为此事犯愁，先生有什么好的办法？”

宁完我没有站起，又重重地叩了一个头，说道：

“请皇太后将科尔沁亲王送来的‘踏云黄鹂’送给睿亲王……”

苏麻喇姑惊讶了，手中的酒洒在地上：昏了头的宁完我啊！孝庄也有些惊骇了，当她看到宁完我认真严肃的目光时，她镇静下来：

“讲下去！”

“皇太后明察。睿亲王志大才高，谋略过人，现为辅政王，居于郑亲王之下、群臣之上。平时极得洪承畴、祖大寿等人的敬仰和推崇。而这些人，有的是吴三桂的亲戚，有的是吴三桂昔日的上司，有的是吴三桂昔日的同僚，以往情趣相近，今日灵犀相通。郑亲王兵败宁远之后，睿亲王正欲励精图治，创建业绩。如果皇太后以天下名马相送，奴才认为，睿亲王是有办法制服吴三桂的。”

反话正说，话中有话，寥寥数语，点透了朝中内争的现状，解答了孝庄需要解决的难题。利用多尔袞的勃勃野心和超人才智，制服精于纵横捭阖的吴三桂，确是极其高明的一招啊！棋在人走，这盘棋叫宁完我走活了。

“先生所言极是，我这就下旨赐马！”

“皇太后明察。奴才认为，送一匹‘踏云黄鹂’，用科尔沁亲王的名义

也就够了。如果吴克善亲王能够劳驾前往盛京，睿亲王会掂出这匹千里马的奇异的。”

“木讷少言”的宁完我，真使孝庄叹服了！对付多尔袞，除了“利用”，还需要“威逼”啊！她对苏麻喇姑大声说道：

“你不是要为先生敬酒吗？要连敬三杯！”

第二天午前，罗硕见过孝庄后，便起程返回盛京。孝庄带给肃亲王豪格的，是一筐青涩的山梨——没有成熟，需要捂软才能吃的麻皮梨啊！

同时，科尔沁亲王吴克善也带着济林娜和他的随从向盛京出发了。披着黄色鞍鞯的“踏云黄鹂”发出萧萧的嘶鸣声。

孝庄在苏麻喇姑、婉儿和伊罗根的陪伴下，站在汤泉门前的雪地里，望着罗硕和吴克善向盛京走去。

大雪还在纷纷扬扬地飘落着……

十五 多尔袞在“赠马”仪式上的讲话

像封建社会所有聪明的政治家一样，多尔袞知道，该在什么时候，用什么样的口号和方法，去利用自己的对手，以达到自己的目的。吴克善千里赠马，给他提供了一个极好的时机。

多尔袞看得清楚，吴克善赠马，实际上是孝庄的一种暗示。这种暗示，是济尔哈朗兵败宁远，使孝庄“入主中原”的设计遭受挫折的反映。他当然更看得明白，如果自己也跌在宁远城下，这个女人同样会以清宁宫的特权，用皇上的诏令，断然抛弃自己的。但他相信自己不是济尔哈朗，不是那位执权柄而不会使用的庸人。将来谁抛弃谁，走着瞧吧！

十月三十日午前，在崇政殿与吴克善的会见中，当着六部官员的面，多尔袞用人世间最吉祥、最美好的语言，称颂了皇上、孝端皇太后和孝庄皇太后，并称赞了科尔沁寨桑贝勒几十年来的丰功伟绩。他要叫满朝文武知道，科尔沁已向自己伸出了友谊之手，不再是两个月前的关系了。

十月三十日晚上，在凤凰楼举行的，有孝端皇太后、皇贵妃、皇淑妃参加的，欢迎吴克善的小型宴会上，多尔袞对吴克善的女儿济林娜表示了长辈特有的关怀和喜爱。他把济林娜抱了起来，放在自己的腿上，为其夹菜取食，称赞其聪明、美丽，并赏了许多精巧的玩物。在喜逗济林娜的时候，他故意不称“公主”，而称“主子”。在与吴克善碰杯的时候，他巧妙地表示出将来要使皇上与济林娜“亲上加亲”，以取悦于孝端皇太后和吴克善。

十一月一日，在崇政殿前举行的，有诸王贝勒、六部官员、内院学士和八旗主要将领参加的，隆重而庄穆的赠马仪式上，多尔袞从吴克善手里接过“踏云黄鹂”，站在崇政殿的丹墀上，在冷风里，在“踏云黄鹂”呼啸嘶鸣之后，发表了题为《誓雪宁远之耻》的讲话，申明了自己的行动步伐，奏起了多尔袞时代即将来临的序曲。

这篇讲话，具有极强的政论性、策略性和煽动性，也闪烁着多尔袞才智的火花。

他首先举起太祖努尔哈赤的旗帜，详细地论述了努尔哈赤一生中亲自指挥的十多次重大的战役，竭力渲染了努尔哈赤所向无敌的雄风。他讲了明朝万历二十一年（1593 年）九月的古勒山战役，叙述了努尔哈赤如何就险设伏、卧榻安寝、巧用精兵，打败了叶赫、哈达、乌拉、辉发、朱舍里、讷殷、科尔沁、锡伯、卦尔察九部联军的传奇业绩，奠定了大清事业的基石。他讲了明朝万历二十九年至四十一年间的哈达战役、辉发战役、乌拉战役，阐述了努尔哈赤利用敌人各部的不和，纵横捭

阖、各个消灭的政治策略，统一了海西女真，扩大了大清的版图。他讲了天命三年（1618 年）的抚顺、清河战役，称赞努尔哈赤顺应天命、举起伐明大旗的雄才英略，拉开了问鼎中原的序幕。他讲了天命四年（1619 年）的萨尔浒战役，歌颂了努尔哈赤的军事才能，以少胜多，扭转了山海关外的整个形势，使明朝由此而转入防御。他讲了以后的开原、铁岭战役、沈辽战役、广宁战役，阐述了努尔哈赤的大无畏精神和不断进取的性格，占据了关外辽阔的领土。

他用铁一样的事实、火一样的情感和亲切动人的语言，夸耀努尔哈赤是八旗无往不胜的统帅，是满洲历史上的英雄。他诚挚的怀念、夸张的颂扬，打动了八旗将领的好胜心，煽动了满洲将士强烈的民族自豪感。

在人们无比崇敬的氛围中，多尔袞讲到了致努尔哈赤于死命的宁远战役。在叙述宁远战役的整个过程中，他的神情庄穆、凝重、深沉。当讲到努尔哈赤宁远兵败，在宁远城下仰天长叹“朕自二十五岁征伐以来，四十三年间，战无不胜，攻无不克，纵横驰骋，万敌披靡，惟宁远弹丸之城，飞马难越，栽于城下。宁远！宁远……”时，他语塞泪流，讲不下去了。诸王贝勒、八旗将领、六部三院朝臣，也随着泪流唏嘘起来。悲痛在变为愤怒，复仇之火在人们心中点燃了。连“踏云黄鹂”也嘞嘞嘶鸣起来。

多尔袞没有忘记皇太极在八旗将领心里的位置。他以敬仰的心情讲到皇太极三征宁远，都是为了“雪洗宁远之耻，报答太祖之愿”，虽然未能攻取宁远，但大量杀伤明军，震动关门，使明朝崇祯皇帝日夜战栗，聊慰太祖地下耿耿之心。

多尔袞也没有忘记郑亲王济尔哈朗。他说：“郑亲王以辅政王之躯，率师亲征，虽兵败宁远，但壮心豪气，足为后代楷模。”

最后，他慷慨激昂地说道：

“宁远，这个弹丸小城，能容许它压在我们三代人的头上吗？能容许它挡住我们‘入主中原’的马蹄吗？太祖愤懑填膺的叹息声响在我们耳边，太宗三征宁远的马蹄声还没有从大地上消失，这次宁远兵败之耻正烧在我们的心头，难道我们连‘知耻近勇’这句话都忘了吗？从今日起，‘誓雪宁远之耻’应当成为满朝文武、上下人等的共同决心！

“你是努尔哈赤的子孙吗？就把兵马拉到山野去，拉到雪原去，拉到莽林去，拉到教场去！围猎，操练，骑射，练好兵马，准备打宁远！

“你是先皇栽培的文臣武将吗？就别待在窝里猫冬！文臣拿起马鞭，到庄田去，到营屯去，到工地去，监督收粮，检查选种，督促疏渠挖沟，再夺明年一个好收成！你是武将吗？就披上甲冑，和士卒一起围猎操练，和工匠一起打制刀枪，制盾做箭，筹集粮秣，选取良马。足兵足粮，准备打宁远！

“努尔哈赤的子孙们，在‘誓雪宁远之耻’上，看我们自个儿的心是怎样长的吧！”

八旗将领被鼓动起来了，“嗷嗷”直叫，“赠马”仪式变成了雪耻大会。肃亲王豪格感动了，第一个站起，声称两天后就把自己的正蓝旗拉到铁背山围猎。郑亲王济尔哈朗投桃报李，表示完全赞同多尔袞的讲话，镶蓝旗虽然刚刚补充了新兵，决不能再待在兵营里。英亲王阿济格和豫亲王多铎，当即向两白旗主将下了命令。叶臣代表两红旗表了态。谭泰代表两黄旗讲了话。八旗兵马在多尔袞一声号令下，行动起来了。

多尔袞能够调动八旗兵马了！

十六 没有永远的朋友，没有永远的敌人，没有不变的准则

十一月二日下午，送走科尔沁亲王吴克善后，多尔袞单独在他的书房里，召见了内院大学士洪承畴。

一盏红纱灯把书房照得通亮，一盆红炭火使书房温暖如春，两把紫檀木座椅摆在火盆两边，旁边的茶几上，放着盐水煮沸烤干的瓜子和特为洪承畴冲泡的武夷山乌龙茶，一切都显得适闲而雅静。这样的气氛，在多尔袞的书房里是少有的。

洪承畴来了。两个月来，显得胖了一些。他依然是衣冠整洁、神态从容、举止稳健，白皙的脸上有一层疑惑之色，但已被强作的微笑冲淡了。他被睿亲王府的长史引进书房，正要向多尔袞行晋见大礼，多尔袞急忙站起迎接，一把挽住他，一边让座，一边说道：

“送走科尔沁亲王，今晚稍微得闲，特请先生前来，作不夜之谈。”

洪承畴急忙道谢，略带恭维地说道：

“辅政王日理万机，为国事操劳，略显消瘦，但更加清癯神驰了。”

多尔袞十分高兴，斟茶相让：

“这是特为先生准备的乌龙茶，是先生家乡出产的吧？”

洪承畴俯首作答，接过茶杯，双手一拱，算是礼仪上的答谢，浅浅呷了一口。乌龙茶早跑味了，至少是两年前的产品，大约是阿巴泰这次入边时掠夺来的。但在这关外，能喝到家乡的茶，也确实不容易了，况且又是多尔袞特意为他准备的，便连声叫好：

“色雅味香，沁人肺腑。喝到家乡的茶不易，得辅政王如此垂爱更不易啊！”

多尔袞也捧起茶杯说道：

“清茶一杯，请先生为我解远方之谜！”说完，也浅浅呷了一口，端坐静听，大有请教之意。

洪承畴一时摸不准多尔袞要谈什么，心中稍有慌乱。但他毕竟是见过大世面的，很快就镇静下来，略作思索，迅速地猜想到可能是有关宁远兵败和吴三桂的事情，心里立即踏实了。他来不及放下茶杯，急忙站起，恭敬地回答：

“蒙辅政王屈尊垂问，微臣将尽其所知，竭诚竭力。请辅政王赐知谜面。”

多尔袞慢慢地说出五个字：

“闯贼李自成！”

洪承畴手中的茶杯晃了一下，茶水漫出，洒在炭火上，“嗞”的一声，化作一缕青烟消散了。他觉得十分尴尬。多尔袞急忙叫他坐下叙话，并托壶为他添茶解窘。

对这样一个突如其来的问题，洪承畴心里根本没有丝毫准备。他归顺清廷近两年来，上至皇太极，下至诸王贝勒，谁都没有提过这样的问题，自己平日也没有关注过闯贼的活动情况。多尔袞为什么对闯贼感兴趣呢？

多尔袞似乎看出了洪承畴的疑虑，特意解疑释虑地说道：

“先生不要有所顾忌。我之所以不在崇政殿问计于先生，就是怕先生有所不便。在我看来，能在中原纵横驰骋，敢于与崇祯作对抗衡的人，不论是贼是匪，大概都是有几分本领的。先生在几年前不是剿过闯贼李自成吗？”

洪承畴猜出了多尔袞的用心：准备在中原对付闯贼了。他佩服多尔袞的深谋远虑，庆幸自己终于等到了施展才能的机会。是啊，在这大清朝野，还有谁比自己更了解李自成呢？他抓住时机，尽其所知，详细地谈了崇祯二年（1629 年）李自成起事的经过；谈了当时陕西天旱地荒，米贵民饥，官吏催逼赋税，百姓卖儿卖女的情况；也谈了高迎祥、张献忠、罗汝才、点灯子、神一元、不沾泥等如何揭竿而起，杀死官吏，焚烧官府衙门。讲着讲着，他不自觉地露出了明朝兵部尚书的身份和口气，痛骂李自成反叛朝廷，扰乱天下，祸国殃民，妄图窃取神器，实有万死难赦之罪。多尔袞静静地听着，有时闭目想着，对洪承畴痛骂李自成的“春秋”词句，偶尔微微一笑，但并不插言。在洪承畴讲完这个段落之后，他颇有感慨地说道：

“我以为明朝皇帝只对我们关外满人一向无情无义，听先生之言，才知道李自成他们和我们满人一样，也受明朝皇帝的欺压啊！”

多尔袞的感慨，使洪承畴心头一惊，头脑“嗡”的一声清醒了：当着和尚骂秃头啊！他十分失悔。但多尔袞似乎没有在意，仍然用热情期待的目光看着他。为了摆脱又一次的尴尬，他立即接着多尔袞的话头，在态度上转了一个大弯地谈了起来：

“诚如辅政王所论，由于明朝皇帝无情无义，中原百姓铤而走险。从崇祯元年到崇祯八年，各地揭竿造反者，多如牛毛，窜扰于河南、陕西、甘肃、湖广地区，人数达几十万之众。其中名气颇大者，有高迎

祥、李自成、张献忠、老回回、曹操、革里眼、左金王、争世王、射塌天、横天王、混十万、过天星、九条龙、顺天王等人，被称统为“义军十三家”。崇祯七年，明朝调集全国各镇兵马，同时在各地进行围剿，打算把他们各个击破，以便在肃清内忧之后，专意对付辽东，也就是对付我们大清。崇祯八年（1635 年）正月，十三家七十二营三十多万兵马聚于河南，高迎祥等十三家首领聚于河南荥阳，共同商议粉碎明军围剿的作战大计。李自成当时只是闯王高迎祥手下的一员闯将，在名分上，根本不能和十三家的主帅相比，在力量上，也只是高迎祥手下的一支，兵马不过三千。但在这次决定十三家命运的会议上，李自成却表现了非凡的才能和胆略。他根据明军的围剿部署和明军各部素不同心的弱点，力排众议，大胆提出‘分兵定所向’的主张，确定了‘联合作战，分兵出击’的战略，以进攻的姿态向明军最薄弱的地方冲击。十三家七十二营的兵马，按照他的主张，老回回、革里眼、左金王率师南下，抵御湖广官兵；射塌天、横天王、九条龙率师西进，抵御陕西官兵；争世王、混十万、过天星、顺天王率师北上，扼守黄河；他随高迎祥、张献忠、罗汝才率师东征，攻占明朝中都凤阳，焚烧了皇陵，掘了朱家祖坟，一举而震动中原，使崇祯皇帝昏倒在乾清宫里。李自成的名字传遍中原，不仅为十三家七十二营的主帅所敬重，也成了崇祯皇帝恨之入骨的仇人……”

多尔袞听到这里，连声叫道：

“好！好！敢作敢当，李自成真是一条汉子。有这样的人混搅乾坤，崇祯的好觉睡不成了！”

多尔袞的叫好，使洪承畴的心神一振。他是在荥阳大战之后，被崇祯皇帝晋升为太子太保，挂兵部尚书衔，兼陕西、三边总督。从那时起，他就直接和李自成在战场上打交道了。李自成那凶狠冥顽、宁折不弯的秉性和军事上善守善攻、随势灵活、不固古法、长于捕捉主要目标的才能，确实是非凡的，而惯于野战的猛打猛追的闯劲，今日思之，犹心惊胆寒。为了显示他对李自成的熟知，便接着多尔袞的话头，谈出了他在追剿李自成五年时间里的深切感受：

“辅政王讲的极是。李自成混搅乾坤，驰骋中原，不仅崇祯难以入睡，也使各地官吏心惊肉跳。李自成在中都凤阳焚烧皇陵之后，便随高迎祥横行湖广、江汉，然后进入陕西。崇祯九年（1636 年）七月，在陕西周至中了臣的埋伏，高迎祥中箭毙命，其所部点灯子、金翅鹏、滚地龙等相继战死，翻山鹞、射塌天、大天王、混天猴投降朝廷。李自成就在这次战乱中继为闯王，率溃散之众，突围而出，入河南，扰四川，走甘肃。于崇祯十一年（1638 年）十月回到陕西，其所部兵马，已达十万之众，又欲进入河南，问鼎中原。臣集三边、五省兵马四十万人，围李自成于潼关南原，此贼于层层包围之中，仍拒不投降。激战三日，贼全军覆没，李自成仅率十八骑突围而出。销声匿迹，音信全无……”

多尔袞神情专注，见洪承畴突停不语，急切地问道：

“李自成又是什么时候露出头角的？”

“此人确实狡诈非凡。他率领十八骑逃到陕西的商洛山区，便龙潜水底，不露声色，收集旧部、网罗人才，苦心经营，静观天下风云。崇祯十二年（1639 年）五月，张献忠、罗汝才复叛朝廷于谷城，与明军激战于湖广。张献忠是极其狡诈的贼子，又有罗汝才相助，他们采用‘以走制敌’、‘避实击虚’的战法，牵着明朝兵部尚书杨嗣昌和总兵左良玉、贺人龙等数十万人马在湖广地区团团打转，最后被牵进四川，造成中原空虚的局面。李自成一在张献忠与明军激战的过程中，率领兵马，悄悄走出商洛山区，进入湖广的郧阳、均州大山之中。当中原空虚的局面形成，他便霹雳一声，跳出郧阳、均州大山，进入河南，连克永宁、宜阳、新安等城，并听从了降贼举人李岩‘行仁义，收人心，据河洛，取天下’的建议，宣布‘闯王仁义之师，不杀不掠’，规定兵马‘过城邑不得室外，妻子外不得携他妇人’，公开提出‘均田免粮’的主张。凭这些收买人心的口号，在一个月內，兵马发展到四十万人。崇祯十四年（1641 年）正月，李自成率师攻占洛阳，杀死了崇祯的叔父福王朱常洵……”

多尔袞忽地站起，情不自禁地叫道：

“石破天惊，石破天惊！李自成之谜揭晓了！先生，李自成已经在襄阳建立新朝，改襄阳为襄京，他已经是新顺王了！”

洪承畴一时反而蒙了。他惊骇地望着多尔袞，连已经习惯的清廷礼节也忘了。

多尔袞看出洪承畴的震惊，淡淡一笑，从容说道：

“先生离开中原两年多来，中原发生了极大的变化。李自成纵横河南，以围攻开封为钓饵，连续不断地在项城地区、襄城地区、朱仙镇地区、柿园地区、汝宁地区和明军进行了五次决战，均获全胜。崇祯手里的兵马，大概快要用尽了……”

洪承畴的思绪更加混乱了，悲哀，惊讶，着急，一股脑儿涌上心头：

悲哀啊，一切都变得陌生了。归顺清廷以来，看不到塘报文书，不敢与别人随意交谈，虽为清廷内院大学士，每日美酒佳肴地优待着，每夜美女佳婢陪伴着，但不知天下大事，过着聋子、瞎子一样的生活。内院大学士，原是清水衙门里的清客啊！他不禁喟然长叹，但当发觉多尔袞正在注意自己时，他把一半叹息声赶紧咽了回去，出口的一半叹息，变成了一个短促的惊讶声。

惊讶啊，中原竟然成了这个样子。没有想到在短短两年时间里，李自成真的“据河洛，取天下”了。大明、大清、新顺三个朝廷，已成鼎立之势，鹿死谁手？很难说了。他此刻突然可怜起崇祯皇帝来。同时，心底深藏的对李自成的仇恨又翻了起来：当年没有消灭此贼，今日果然成

了大祸。

着急啊，自己的身价可能因今晚的谈话而跌落。看来，城府深沉的多尔袞对中原的一切都是了解的，今晚的会见，也许是内紧外松的考察吧？眼前最重要的，是摸准多尔袞的真正意图……

多尔袞早就注意到洪承畴神色的变化，他端起乌龙茶呷了一口，十分随便地问道：

“先生，在此风云突变之时，如果我们大清与李自成联手倒明，你认为可否？”

洪承畴心里打了一个冷战：自古冰炭难以相容啊！但此刻只能按照多尔袞的意思考虑了。战国时不断变化的纵横捭阖，不就是一部互相利用的权谋史？三国时的孙刘结盟，何尝不是同床异梦的表演？唐朝李渊父子不是也曾与突厥暗地结盟吗？谁能把这些联合中的策略和阴谋分得清楚呢？他急忙站起，恭敬回答：

“辅政王明察秋毫，驾驭全宇，所思之策，胜历代帝王多矣！自古以来，在圣明的帝王眼里，没有永远的朋友，也没有永远的敌人，更没有不变的准则。变敌为友、变友为敌的是非功过，只接受后果的核证！若辅政王此策已定，臣手下原有一个幕僚，十分了解闯贼内中情形，可供辅政王驱使。”

“此人可靠吗？”

“他是臣的同族兄弟，为人忠信可倚。”

“他叫什么名字？”

“洪遇霖。”

“现在何处？”

“闲居臣的府邸。”

多尔袞站了起来，拱手说道：

“有劳先生代我草拟一封书信致新顺王李自成，他与我同伐崇祯，当联手而行。怎么写，由先生细加斟酌。书成之后，交我过目。明天晚上，即令洪遇霖随大学士刚林出发。”

“要去襄阳吗？”

“不！听说李自成已向西安进发了。”

洪承畴跪倒应诺。但他心里翻腾着：

“联合倒明，李自成能干吗？……”

十七 祖大寿的忧郁、痛苦和欢乐.....

在多尔袞召见洪承畴的同时，英亲王阿济格在他的府邸里，举行了一个特别的宴会。

客厅里灯火通明，在屏风前的长条桌案上，摆放着许多珠宝玉器。其中有红色的珊瑚树，有绿色的玛瑙杯，有用各色珍珠编织的项链，有赤金嵌着碧玉的首饰，有白金打制的雕鞍，还有一把金鞘飞云龙泉剑。据说这把龙泉剑是十年前明朝监军张春在大凌河战役中使用过的。这些珠宝玉器，在灯光的辉映下闪着光泽，像在迎接一位不寻常的客人。

在客厅正中，摆放着一张红漆楠木八仙桌，几把高背靠椅分四面放定。按照满族的风习，海参、鲍鱼、飞龙、猴头这些山珍海味都大盘金山似的盛着，放在桌子的四边。桌子正中，是一架紫铜火锅，锅里的汤滚沸着。在八仙桌边的一个楠木方几上，放着一盆切好的薄如蝉翼的牛羊肉片。特别是桌上放着的盐末、韭花、芥粉和各色作料和鼓肚长脖的朝鲜甜酒，都显示出客人的重要和特殊。

英亲王府的长史都沙，今年三十多岁，是一个极会办事的人。他带着多铎和阿济格走进客厅。多铎是奉多尔袞之命，来检查宴会的准备情况，阿济格背着手晃悠着，把多铎引到放有珠宝玉器的桌旁。

“多铎，你看摆在这儿行吗？多尔袞真他妈的舍得血本，孝敬娘老子也没有这样尽过心啊！”说着，拿起桌上的龙泉剑，抽剑出鞘，一道寒光，直射屋顶。

“噢，老子拿起来倒顺手！多尔袞不给咱，硬是要孝敬吴三桂那个王八蛋，真他妈的邪了门儿。多铎，把这把剑留给我用吧！”

“你别惹事了。吴三桂是武将，听说十分爱剑，多尔袞专门禀奏母后皇太后，特意从皇库里取出来的.....”

“我听说吴三桂那小子还爱玩女人，多尔袞怎么不禀奏母后皇太后，把永福宫那个.....”阿济格看见多铎向他瞪了一眼，他立即明白那个女人现在是骂不得了。便改口说道：“.....那个侍女苏麻喇姑赏给吴三桂呢？”

多铎放下了心，转过身去，不再理睬阿济格了。长史都沙立即凑趣地说：

“苏麻喇姑呀，我看真的给了吴三桂，那小子还不准敢要呢！”

“你说得对。谁要她，整天绷着个脸，白费了那副迷人的模样！”阿

济格说完，把龙泉剑往桌案上一扔，引着多铎走到八仙桌旁：

“多铎，你看这四盘一锅怎么样？”

“有讲究吗？”

“有啊。”

“怎么讲？”

“你猜猜！”

多铎摇头笑了。阿济格显摆地说：

“猜不出来吧？这是我动脑筋想出来的。都沙，讲给豫亲王听听！”

都沙应了一声，讲开了：

“英亲王说，这鲍鱼就像是祖大寿，这海参就像是祖大弼，这飞龙就像是祖大乐，这猴头就像是祖泽远。这火锅吗？是要把祖家一窝来个一锅烩……”

多铎听着笑了，阿济格神采飞扬地问多铎：

“怎么样？”

“府上没有象牙筷子吗？”

“有啊。”

“怎么不摆上？”

“他祖大寿配用吗？”

“换上象牙筷子，免得祖大寿怀疑你在海参鲍鱼里下了耗子药。”

长史都沙刚要离去，又被多铎叫住：

“不是宴请朝鲜世子，摆朝鲜甜酒干什么？府上没有汾酒吗？”

“有。”

“换汾酒！”

都沙应诺，阿济格舍不得了：

“别！汾酒给老子留着。换竹叶青！”

都沙走后，阿济格不满地说：

“多铎啊，你真不怕折了祖大寿那王八蛋的阳寿啊？”

“哥，今晚这场戏，是你一个人唱，可别唱砸了。”

“你放心，砸不了！我要是不让祖大寿出一身冷汗，算他妈的白活了三十岁！”

多铎笑了，回头看着桌案上的珠玉宝器说道：

“你净吹牛，那些珠宝玉器，明晃晃地放在桌案上，祖大寿一看，什么都明白了，还出什么冷汗！府上连一片红锦缎都没有吗？”

这时，都沙取象牙筷和竹叶青走进客厅，阿济格迎头骂道：

“都沙，你小子是越长越糊涂！拿一块红锦缎来，把那些珠宝玉器盖上。妈的，几乎误了老子的大事。”

宁远兵败，在清廷群臣中，受到震动最大的，就是十多年来陆续投降清廷的祖大寿、祖大弼、祖大乐、祖泽远、祖泽润、祖可法这些兄弟子侄。

宁远祖家，原是山海关外宁锦地区最大的官僚封建主，是明朝在辽东的支柱。当吴三桂的父亲吴襄在明朝天启二年（1622 年）中进士的时候，祖大寿、祖大乐、祖大弼都成了明朝的著名将校。他们率领的“祖家军”，是明朝倚重的一支武装力量。吴三桂就是在这个集团中成长的。祖家是吴三桂的培养者，也是吴三桂的靠山。

这个政治集团的主要人物，在松锦战役失败，几乎全部成了皇太极的座上客，锦衣肥马，安闲地居住在福胜门内几个舒适的院落里。他们不仅是皇太极招抚明朝文臣武将的样板，也是皇太极诱降吴三桂的联系人。一年多来，清廷与吴三桂的密书往返，都是由祖家庭院送出和收回的。

如今，吴三桂的态度起了变化，十多天来使他们惶惶不可终日，既怕郑亲王寻机报复，又怕阿济格无故问罪，更怕失去多尔袞的信任。他们在十多年间与清兵的对抗厮杀中，谁没有可以问罪的由头呢？俗话说，降臣降将是再婚的寡妇，做人难啊！

祖大寿，六十多岁，是祖家财产权势的开拓人，也是这个集团的头子。他一生的活动，都是围绕着他在宁、锦地区的财产进行的。崇祯四年（1631年）八月，皇太极率兵西进，他奉命率锦州、宁远之师迎战，任明朝大凌河总兵。在大凌河战斗中，他亲临城头指挥，用红衣大炮轰击进攻的清兵，曾使多尔袞负伤几十处，几乎丧命。想到这件事情，他常从梦中惊醒。就在这年十一月，皇太极断其粮道，大凌河草尽粮绝，

他出于无奈，杀了副将何纲，与副将张存仁献城投降。到盛京后，他害怕在宁、锦的财产被崇祯皇帝下诏没收，便以思念家小为借口，请皇太极放归锦州，条件是诱使锦州守将献城投降。皇太极似乎看透了他的心，十分爽快地答应了。但他回到锦州之后，背弃了与皇太极的暗约，向崇祯皇帝上表称罪，崇祯皇帝相信了他，并任命为锦州总兵，拦阻皇太极的西进。在前年的松锦战役中，他与洪承畴里应外合，夜袭皇太极大营，几乎使皇太极死于军帐之中。每当想起这次“夜袭”，他总觉得剑悬头顶，不知何时剑落身亡。松锦战役失败后，他第二次投降了清廷，皇太极不计旧怨，仍然优容相待。他心里明白，皇太极之所以如此，因为他有一个外甥吴三桂，仍然拥兵于宁远啊……

祖大弼是祖大寿的弟弟。其人性情鲁莽，勇力过人，在军中称“万人敌”，绰号“祖二疯子”。在大凌河战役中，“奇兵偷袭皇太极”是他抗清史上最光辉的一页。那是崇祯四年十一月初五的晚上，他带领一百名亲兵，穿着清兵的服装，用绳索缒城而出，绕过清兵防地，奇袭皇太极大营。那晚，皇太极正在军帐灯下阅批文书，只有少数侍卫警戒。祖大弼手执大刀，率领亲兵，直扑皇太极军帐，清兵仓促应战，大部分死于刀剑之下。皇太极闻惊提刀从军帐奔出，与祖大弼碰了一个照面，两人便在军帐外厮杀起来。皇太极渐渐不支，只能背倚军帐勉强应战，处境十分危险。这时，阿济格与豪格赶来，祖大弼挥刀砍伤阿济格的左臂，率众呼啸而去，打了一个漂亮的夜袭仗。当时，皇太极抱着负伤的阿济格发誓说：“来日擒得祖大弼，当剥皮雪恨。”几天后，祖大寿献城投降，祖大弼率领亲兵突围而出，奔回锦州城。以后的十年间，他在洪承畴手下任总兵官，进河南，入湖广，趋四川，走甘肃，追剿李自成，并跟着洪承畴的脚印走到了皇太极的脚下。当年的“奇袭”和拒降，如今成了心头推不开的重压。谁知外甥吴三桂在这重压之上，又加上了一块石头。

祖大乐是祖大寿的三弟。他心里比较轻松一些，大凌河战役中，他是明军副将，在突围中，与监军张春一起被俘。张春拒不投降，被皇太极软禁而死。他不似张春，一进盛京，便削发投降了。十多年来，他诚惶诚恐地为皇太极效力，虽然没有惊人的功绩，但也没有丝毫差错。难道清廷会因为吴三桂的变化，就不顾他做牛做马任其驱使的十多年吗？他当然也看得清楚，祖家今后的命运，决定于吴三桂的动向。吴三桂如果与清廷对抗到底，祖家的一切也就完了。

最为惊慌的是祖大寿的长子祖泽远。他现年三十一岁，从小随父亲在军旅中长大，家庭的特权和父辈的荫庇，使他十七岁就成了大凌河明军副将。他是踏着父亲的脚印走的，投降——背约——再投降。有一件事情使他特别害怕：前年在松、锦战役中，他以副将身份据守杏山。一天，皇太极来到杏山城下，他抓紧战机突然用火炮轰击，皇太极的坐骑中弹倒地，皇太极也被掀下马来。今年春节，皇太极在崇政殿召见时提起此事，曾用开玩笑的口气说道：“祖泽远呀，你这个小娃娃，我爱你如子侄，你却以怨报德啊！”当时，济尔哈朗和多尔袞都在场啊！他琢磨：如果济尔哈朗和多尔袞因宁远兵败进行报复，他与祖泽润、祖可法是首先挨刀的人。因为在任何一次政治屠杀中，年轻人总是比年老人吃亏一

些。年轻人因来日方长而得到严惩，年老者因为时日不多而得到宽恕。时间本身就是一把刀子，聪明的杀人者都会借助这把刀子除掉对手，而又不担承杀人的恶名。这是狡诈的仁慈啊！

十多天来，祖家的兄弟子侄们如坐针毡，心烦地沉默着，痛苦地思索着，提心吊胆地混着时日。祖大寿觉得，许多人看见他，都从眼角里、眉梢上、嘴角边和言谈话语里，流露出对他的冷漠，连洪承畴这些天来，也像有意回避他了。外甥惹祸，老舅吃灾，等待命运的安排吧！果然，英亲王阿济格的口谕来了。

阿济格的口谕，是今天午后未时由英亲王府长史都沙传达的。内容十分简单，只有一句话：着祖大寿入夜申时进府议事。

议什么事？向都沙试探，都沙没有透露，只是诡秘地一笑，便告辞离开了。

祖大寿心里有些紧张。阿济格何许人也？一个只知“来，与我一搏”的莽汉，一个连清宁宫都敢骂的魔王，和这种人打交道，可得小心点啊！他急忙把祖大弼、祖大乐、祖泽远、祖泽润、祖可法召集到厅堂里，商议对付的办法。

在一阵沉默之后，祖大乐开了口：

“这都怪三桂啊！什么议事？阿济格的议事，不就是骂人吗？唉！皇太极不在了，这样安闲的日子也快结束了。今晚是好是坏，谁说得准呢？我看，没有多尔袞发话，阿济格总不敢把祖家一网打尽吧……”

这个可怕的想法一说出来，祖泽远、祖泽润的脸色一下子变白了。他们猜想，如果不是多尔袞发话，阿济格能传口谕吗？多尔袞办事又阴险，又绝情，两个月来，“硕托、阿达礼谋反事件”、“巴布海投匿名帖事件”、“勒克德浑事件”，不都放在那儿。多尔袞对待自己的兄弟子侄尚且如此，何况对付降将呢！

祖大弼心里冒着火。他原是一个十分高傲的人，归顺清廷一年多来，坐的总是冷板凳，到现在连个正式的官衔也没有。在明朝时，尽管南追北剿，十分辛苦，又要担心洪承畴手中的尚方宝剑，但毕竟是一个总兵官，说话也是一呼百应，地动山摇。可如今成了龟孙子似的，像一只扔在路边的破草鞋。他站了起来，大声嚷道：

“是好是坏，都他妈一个样，一网打尽倒也痛快！只怪老子跟老洪走了一步错棋，把这二百来斤贱卖了……”

祖大寿赶紧制止祖大弼的喊叫：

“小声点，乱叫什么呀！遇事还是这样的毛躁，如何能应付眼前的处境和日后的变化？‘一网打尽’，我看多尔袞不会那么傻。我担心的不是

一网打尽，而是杀一儆百……”

听到祖大寿这么一说，大家心里都有些凄凉了，厅堂里一下子变得十分沉寂，只有祖泽远睁着畏惧胆怯的大眼睛，骨碌转动地看着祖大乐身边的祖可法，盼望祖可法能想出办法来，解脱父亲眼前的处境。

祖可法，现年三十多岁，是祖大寿的养子，为人十分机敏，在谋事断事上，都在祖家诸人之上。因为他是养子，自知收敛。他看到人们都沉默不语了，才慢慢站起，开了口：

“父帅，你认为郑亲王在宁远败师而回，睿亲王心里确实痛苦难过吗？”

祖大寿抬头看着神情镇静的养子，愣住了。

“父帅，你认为宁远吴帅的态度真的变了吗？”

祖大寿心里像是被什么东西触动了。

“父帅，你认为宁远兵败之后，睿亲王对我们就无所求了吗？”

祖大寿心里突然开窍了，急忙说道：

“可法，你讲下去！”

“父帅，照孩儿看来，眼前的形势，对我们不惟无害，而且十分有利，正是我们施展本领的时候。宁远兵败，为睿亲王提供了一个难得的机遇，使他一跃而居于郑亲王之上，成为诸王贝勒中最受尊敬的人物，连科尔沁亲王吴克善也赠马结交，这显然是取得孝庄皇太后赞同的。但睿亲王多尔袞如果不能解决宁远之事，他也可能步郑亲王的后尘。吴帅在宁远大捷之后，已处于左右可以逢源的地位，面东可以威逼大清，面西可以要挟明朝。睿亲王与吴帅之间，更需要一座暗通的桥梁。这个桥梁，除父帅而外，再无他人……”

厅堂里的气氛活跃起来，祖泽远、祖泽润的脸上有了血色。祖大弼连声说道：“有干头，有干头！”祖大乐赞扬吴三桂这一手玩得漂亮。祖大寿看着祖可法，心里暗暗说道：“此子确实不凡啊！”可今晚英亲王府这一关怎么过呢？他仍然十分担忧：

英亲王阿济格，是个混沌不清的人，这些有关国家大事的道理，他不惟不懂，而且又拒谏不听。他不是多尔袞啊！

祖可法明白祖大寿的担心，他也联想到今晚阿济格的召见，肯定是多尔袞的意思。打一拳，踢一脚，然后给个甜枣，是多尔袞惯用的手法。但他不好说明，便宽慰祖大寿说：“父帅，在孩儿看来，睿亲王有求于我之势，英亲王是变不了的，也是不敢变的。父帅可以放心前往，说

不定重振祖家声威的时日，要从今晚开始了！”

祖大寿连连点头，但阿济格的影子，仍然压在他的心头：今晚这一关怎么过啊……

申时的钟声敲响，祖大寿衣冠整齐，心情不安地在长史都沙引导下，走进英亲王府的客厅。阿济格坐在屏风前的高背靠椅上，绷着脸，瞪着眼，端着身架，看着祖大寿走来。

祖大寿跪地请安。

“罪臣祖大寿，叩见英亲王，向英亲王请安。”

阿济格大嘴一咧，哈哈大笑，伸手挽起祖大寿，大声说道：

“今晚是朋友相聚，用不着行什么大礼。再说，这里是老子的府邸，不是他妈的崇政殿！”说着，挽祖大寿入席就座。

祖大寿纳闷儿了：就两个人这么着吃喝啊？阿济格说话了：

“老祖啊，今晚请你来，是多尔衮的意思。他一时有事不来啦，咱哥儿俩就痛痛快快吃喝一通，尝尝这天上飞的，树上长的，地上跑的，海里游的。都沙，操家伙，开干！”

长史都沙应了一声，十分利落地向碗里斟酒，向盘子里放作料，揭开火锅盖，把牛羊肉片放进火锅。阿济格用筷子一涮，夹起一串，放在口里，连声说：“好嫩啊！”当他发觉祖大寿还傻在那里，脖子一扬，咽下了口里的肉：

“老祖，肉里没有耗子药，你怕个屁！用象牙筷子，你他妈的还不放心？”

祖大寿从踏进客厅的第一步起，就被阿济格变化无常的态度、语无伦次的谈笑叫骂弄蒙了。他听到阿济格的催促，急忙拿起筷子向火锅伸去。因为他的精力根本不在牛羊肉上，加上象牙筷子很滑，夹起的肉刚到嘴边，突然脱筷而落，掉在盘子里，打得酱醋飞溅，溅在桌子上，也溅在他的胸前。他十分尴尬，而阿济格却哈哈大笑起来：

“老祖，你怎么连筷子都不会用啊？是不是在府上吃饭，都是由娘儿们用嘴喂的？来，咱哥儿俩先干了这一碗，谁不见底，是舅子！”

阿济格把酒碗伸了过来，祖大寿急忙端起酒碗相迎。阿济格仰脖一灌，碗清见底，祖大寿不敢怠慢，也硬着头皮喝了。

长史都沙急忙斟酒。阿济格顺手从盘子里抓起两只油炸的飞龙，扔给祖大寿一只，自己把另一只往嘴里一送，“咔嚓”一声，咬掉飞龙的头颅和脖子，大口地嚼了起来：

“老祖，你们祖家几位，在咱诸王贝勒眼里，都不是一般人物，打个比方说，都是天上的飞龙，树上的猴头，金贵着呢！要不，皇太极能那样地看重你们，锦衣肥肉地供着，几个娘们陪着，他妈的，比咱亲王们还神气。来！喝！哎，这竹叶青真他妈的邪门，酒里还带一点药味。妈的，不知中原人是咋鼓捣出来的？”

遇到这能喝、能吃、能唠又没有准性的主儿，祖大寿真的有些发怵。是谩骂，还是夸奖？他也拿不准了。他决定抓住竹叶青酿造的话题，说上几句，一来堵住阿济格的嘴，二来借机思索一下眼前的形势走向。但阿济格根本没有提出问题要他回答的意思，酒碗早已伸过火锅，等着他饮，而且又突然改变了话题：

“老祖，老子在宁远打了败仗，你说是为啥啊？”

祖大寿的酒碗停在嘴边，他惊呆了：这是今晚召见的主题吧？他急忙考虑如何回答才算妥切，忽听“啪”的一声，阿济格把酒碗扔在桌子上：

“妈的！咱朝廷里有人给吴三桂通了消息！”

随着扔碗声和叫骂声，祖大寿双手一抖，酒洒在前胸上，他惊慌地说了一句：

“能有这样的事吗？”

阿济格像是根本没有听到他的这句话，从桌上抓起一瓶竹叶青，在桌沿上一磕，打掉了瓶嘴，给自己斟满一碗，为祖大寿也斟满一碗，顺口说道：

“噯！老祖，你认识中后所的吴良弼吗？还有什么王国安？这两个小子，这一回可把老子治苦了。”

祖大寿心里乱套了。他刚刚想着宁远城，阿济格又跑到中后所了，还拉出个吴良弼和王国安来。他竭力追寻这两个人的形象，确实不认识啊！当看到阿济格注视着自己，他忽然察觉到这个不像是要回答的问话，阿济格却在认真地等待着他的回答。

“回英亲王的话，吴良弼和王国安，罪臣确实不认识。”

阿济格失望地摇了摇头，带着十分惋惜的口气说：

“你老兄在明朝当了那么多年的总兵，又是宁远、锦州的山头王，连这两个人都不认识，怪不得在松锦战役中打了败仗。来！咱俩吃一阵再喝。都沙，你他妈没有长眼睛，火锅里的汤都不滚啦！快加木炭，加肉！”

都沙利落地添了几块木炭，火舌腾起，汤翻滚了，又利落地把肉加入火锅。阿济格拿起筷子，大口地吃了起来。

祖大寿暗暗地舒了一口气，觉得在阿济格大吃的过程中，自己可以轻松一些了。他挽了挽衣袖，拿起筷子，正要伸向火锅，阿济格冷眼看着他，又开了口：

“老祖，你还有一个儿子叫祖泽溥吧？”

祖大寿心里一惊，筷子停在火锅上，急忙答道：

“是。那，那是罪臣的次子。”

“如今在哪儿？”

“在，在宁远吴三桂帐下。”

“当什么官呀？”

“听说是个参将。”

“近来升官了吧？”阿济格停住筷子，用食指塞进嘴里，抠牙缝里塞着的肉筋，斜着眼睛看着他。祖大寿见阿济格的脸色似乎走了形，变得十分可怕，他心里战栗起来。到了此刻，祖大寿心里认定：今晚的召见，完全是阿济格搞的，完全是一场恶意的报复，多尔袞可能根本不知道。他真的有些害怕了，阿济格是个混沌不清的魔王啊！

“回英亲王的话。孽子祖泽溥近来在宁远的所作所为，臣确实不知啊……”

阿济格抠出牙缝里的肉筋，拿在手里攥弄着：

“你确实不知？那我告诉你，宁远副总兵官祖泽溥，跟着吴三桂追袭郑亲王，这个狗崽子也抡一把大刀，像他妈个疯子。郑亲王跑到塔山大营里，就吐了三口鲜血……”

祖大寿急忙离席跪倒：

“孽子祖泽溥助纣为虐，冒犯郑亲王虎威，犯有不赦之罪。臣教子不严，罪愆深重，愧对朝廷，请英亲王降罪严惩。”

阿济格纵声大笑，笑得是那樣的突然，使祖大寿脊背上冒出一股冷气。阿济格突然煞住笑声：

“我说老祖，你怎么老来这一手？快起来，什么‘虎威’、‘猫威’的，打仗嘛，有胜有败，战场上谁不流点血？吐几口血算个屁！我看祖泽溥那小子，长相、武艺都是你祖家的种，就是死心眼跟着吴三桂这一点，倒

像是他妈串了种的玩意儿……”

祖大寿实在摸不清阿济格这话的意思，他不敢起来，只是不停地叩头称罪。

“其实，我对你们祖家一窝从来不记恨。老祖啊，你也明白，这十几年来，我们诸王兄弟，谁没有吃过你们祖家的亏？在大凌河，你在城头放炮，使多尔袞身上开了十几个小窟窿，几乎丧命，至今阴天下雨还在痛呢。祖二疯子更不是玩意儿，那年奇袭皇太极，在老子左臂上砍了一刀，你看，这伤疤足有二寸长。前年，你的义子祖可法，用箭射伤了多铎，还有祖泽远，在杏山城下打死了皇太极的坐骑。这一次，你的次子祖泽溥又追得郑亲王吐了血。你说，我能不生气吗？……”

祖大寿冷汗涌出，两腿瘫软，声称“罪该万死”，不停地叩首触地。阿济格站起，一把挽起祖大寿，扶在椅子上：

“可我还真没有生气，反而更看重了你们祖家。不打不成交，谁叫咱们都生在这块土地上，又都是打仗的呢？来，咱俩连干三碗！”

半个时辰，阿济格不定性地折腾，使祖大寿啼笑皆非，心力交瘁，再也无力应付了。三碗竹叶青溜儿摆在面前，喝不喝呢？不喝，阿济格是绝不会答应的。喝了，这不是要老命吗！横竖一回事，喝下去吧！他端起碗来，想着阿济格今晚讲的一切，做的一切，酸、甜、苦、辣、涩混在一起，硬往肚里咽啊！和这种人打交道，窝囊啊！他仔细想着，抛开阿济格十成话中的九成废话，那一成的意思是非常明确的：十多年来战场厮杀的仇恨，都记得清清楚楚、实实在在啊！

阿济格连饮三碗，亮了底。当逼着祖大寿喝下第二碗酒时，客厅门口传来多尔袞少有的笑声。祖大寿抬头一看，多尔袞和正黄旗固山额真谭泰走了进来。祖大寿突然觉得自己得救了。

多尔袞十分随和地说道：

“我们来晚了。祖老将军，咱们再饮几杯，为将军尽兴。”

祖大寿喉头一动，真想哭啊！他正要跪倒请安，被多尔袞一把挽住：

“谭泰，快来见过你的智囊军师！”

谭泰上前，拱手说道：

“今后一切，全仰仗祖老将军了。”

祖大寿呆了。祸福无常，半个圈子的大转弯使他缓不过劲来。他怀疑自己喝醉了，用牙狠狠咬了一下嘴唇，痛啊！他急忙跪倒！

“罪臣祖大寿，恭候辅政王谕示。”

“什么谕示？我还要借重祖老将军的名威和谋略呢！谭泰即将进驻锦州，专务宁远。锦州宁远乃老将军桑梓之地，宁远明军乃老将军的属下，我把谭泰和宁远战局都交付老将军了。”

祖大寿此时完全明白了。多尔袞毕竟不是混沌不清的阿济格，他比皇太极更大胆，更信任自己。皇太极只把自己当作西房宾客，多尔袞却让自己亲临军旅。重振祖家的声威，真的要从今晚开始吗？他诚惶诚恐地叩头谢恩：

“臣愿肝胆涂地，竭尽心力，以报辅政王天高地厚之恩，誓雪宁远兵败之耻。”

多尔袞笑着摇头，扶起祖大寿，走到屏风前的桌案边，举手揭开红色锦缎，珠宝玉器光芒四射。祖大寿瞠目结舌了。

“祖老将军，此去锦州，我不要你冲锋陷阵，也不要你雪宁远之耻。我要玉帛买干戈，化仇为友。请老将军替我向令甥吴三桂将军致意：我仰慕他，宁远之战，他的思虑是周密的，聪明的，我完全理解。英亲王，重开夜宴，我要与老将军详谈……”

阿济格没有回答。他伏在桌子上醉过去了，发出雷鸣般的鼾声。

多尔袞、谭泰笑了……

祖大寿看着阿济格，啼笑皆非……

十八 多尔衮时代，在灶神上天的时候开始了.....

从十一月上旬起，八旗兵马在“誓雪宁远之耻”口号的激励下，在各地开展了冬季围猎和骑射。寒风里的呐喊，雪原上的马驰，山林猎场的追逐，使一向沉寂的辽东冬天沸腾起来，也使多尔衮的勃勃野心蠕动起来；眼前虽不具有皇帝的尊荣与权力，但八旗兵马听从了调动，现时应向六部的权力伸手了。

一个多月来，由于主管六部权力的亲王郡王都奔向围猎地区，六部政务出现了混乱，所谓“盈庭聚讼，纷纷不决”，没有主管的亲王郡王点头，什么事也定不下来。多尔衮十分聪明地抓住了这个机遇。

多尔衮在与济尔哈朗几次商议之后，于十二月二十三日在凤凰楼召开了和硕亲王会议。礼亲王代善被从清河汤泉请回，饶余郡王阿巴泰因主管工部，也被扩大参加。

十二月二十三日，是过小年的日子。从午时起，清宁宫的侍女们就在神堂里进行着送灶神上天的准备。在灶神老夫老妻的像前条桌上，摆好了烛台、香炉和各式祭品，有糯米糕、黏米饼和苞米灶糖之类。特别是两匹用纸扎成的黄色骏马，精巧神逸，是一般百姓家所没有的。

满族原来崇敬的是云、雨、风、雷四尊天神，因为天气的变化与他们的游猎生活关系太大了，一场风暴，一场雷雨，一场大雪，都会使他们的生命财产毁于一旦。雷雨风暴是他们生活中的凶神，所以，配乡圈丘，岁岁祭祀，以求安宁。天命八年，努尔哈赤进入辽河流域以后，随着农业经济的发展和汉族习俗影响的加深，对于主管全家幸福的灶神，也发生了浓厚的兴趣。到了努尔哈赤晚年，由于诸子争权，结党分派，觊觎大位，骨肉相残，使他心神不安，更为汉人关于灶神传说所吸引，也虔诚地祭祀起灶神，希望能有一个和睦的家庭，解脱他心底的忧烦。到了皇太极时代，这个日子成了定例，只要不是征战在外，皇太极总要把和硕亲王们召进凤凰楼，增进兄弟间的情感，冰释互相间的隔阂，商议有关朝政上的重大事宜。因为这一天灶神要上天报告全家人一年的情况，对大家已成为一种无形的约束，各和硕亲王在这一天的议事中，一般都有所克制，即或有不快之事，也都不在这一天争吵。神权大于王权，王权借助于神权，多尔衮选定了这个日子召开和硕亲王会议。

这一天，也是各旗兵马围猎结束返回盛京准备过年的日子。围猎的收获，总是大家议论的话题，分送猎物已成为定例，大家心情都很舒畅。人在舒畅的时候，心底总是宽厚的。

凤凰楼议事厅的布置也与往日不同。桌案上放着瓜子、炒豆、山梨、红枣，用糯米做的各式糕点和几盘冻得发硬的空心灶糖。大厅四

角，生着熊熊的炭火，炭火上煮着浓香的红茶。完全是一家人团聚的样子。

午后申时未到，多尔袞和济尔哈朗早早来到了凤凰楼，以会议主持人的身份，迎接一个多月围猎在外的亲王郡王们。

首先走上凤凰楼的是礼亲王代善。经过两个多月清河汤泉的疗养，他身体显胖了，脸色也红润了，一套青狐常服和一顶东珠薰貂冬帽，使他显得十分硬朗。他在两个护卫搀扶下走进议事厅，多尔袞和济尔哈朗急忙迎上，在请安问候声中，济尔哈朗扶他坐在首位上，多尔袞急忙献上热茶。弟弟们的谦恭使他心中十分舒坦，便和济尔哈朗、多尔袞谈笑起来。

随着一阵嬉笑的招呼声，饶余郡王阿巴泰走了进来。他的戎装还没有脱去，铁甲铁胄，两手拎着几个小包。多尔袞走上迎接，阿巴泰劈头喊道：

“啊，真要累死牛啊！一回来就开会，老子真想美美睡他三天。大贝勒，过小年了，兄弟没有好东西孝敬你，这是五斤老虎肉，为你壮壮虎威。郑亲王，这是给你的，三斤。多尔袞，这是你的，也是三斤。”说着把虎肉放在代善、济尔哈朗和多尔袞的面前，接过多尔袞端来的热茶，喝了起来。

代善高兴地问道：

“这只虎多大？”

“头尾八尺，妈的，像一头牛。”

“你一个人猎的？”

“要靠别人帮忙，我也没有脸拿来孝敬你大贝勒呀！”

“你也是五十岁的人了，体力不比以前，以后不要这样逞性了……”

代善的话没有说完，肃亲王豪格走了进来。豪格是晚辈，他因穿着戎装，便拱手请安。代善没有起座，济尔哈朗和多尔袞站起还礼。豪格一招手，两个护卫跟了进来。豪格说道：

“这次围猎，山窝里积雪三尺厚，尽是冻呆的獐狍野鹿，没有好东西孝敬各位叔王。孝敬大贝勒熊掌四只，孝敬郑亲王、英亲王、睿亲王、豫亲王、饶余郡王熊掌各两只，请叔王们赏脸。”

豪格的护卫把熊掌分别献给代善、济尔哈朗、多尔袞、阿巴泰，把阿济格和多铎的一份，放在他们的座位前，然后退了出去。

阿巴泰拉豪格落座。问道：

“猎了几只黑熊？”

“十五只。”

“运气不错，发了大财！熊胆呢？”

“献给母后皇太后两副，其余十三副，让各营将士分啦！”

“好！不愧是虎口王，有太宗皇帝的气派，够意思！”

多尔袞急忙接过阿巴泰的话题：

“咱们八旗将领，要都能像肃亲王这样爱兵爱将，就没有攻不破宁远城的！围猎，围猎，不光要锻炼将士们的武艺和吃苦精神，还要练出主将爱兵爱将的习惯。肃亲王这一招，要叫各旗学，大家都应该这么干！你说呢！大贝勒……”

代善刚要说话，英亲王阿济格和豫亲王多铎走了进来。多铎换去战袍，穿了一件紫貂常服，戴一顶东珠垂耳帽，显得格外整洁。阿济格着绵甲，没戴帽子，露出一颗拖着长辮的半光头，显得有些滑稽。他一进门，就骂骂咧咧地嚷道：

“铁岭围场穷死了，从二小姐沟到掏鹿洞二百里，屁毛也没有，尽是他妈的黄羊。老子这一趟白闹了。噯，这熊掌是谁的？肃亲王，你的运气好！我原先就看中了铁背山，晚说一句，叫你抢去了，真他妈的后悔。饶余郡王，你捞到啥啦？”

“老虎。”

“几只？”

“三只。”

“妈的，老天不睁眼，尽和老子作对……”

代善赶忙打断了阿济格的叫嚷：

“英亲王，今儿个是小年节，灶神还没有上天呢？”

阿济格也怕神啊！他吐了吐舌头，停住了嘴。

多铎不满地瞪了阿济格一眼，恭敬地说道：

“大贝勒，郑亲王，饶余郡王，我们这趟猎的东西实在拿不出手，几只飞龙，几只黄羊，我已派人送到府上去了。肃亲王府，我也派人送去了。”

申时的钟声响了。该是祭祀灶神的时间，也是该开会的时间了。

清宁宫里，孝端皇太后在皇贵妃和皇淑妃的陪伴下走进神堂，跪在灶神的像前。孝端皇太后焚了三炷香，叩了九个头，说了几句祈求的话，谈了几句嘱托之后，便闭目祭祀，等待着香火一分一寸地燃烧。据说，这三炷香燃烧的时间，就是灶神夫妇出发前吃饭的时间。在这段时间里，灶神将吃尽家人的贡品，特别是那粘牙蜜嘴的灶糖，吃得越多越好。为了不打扰灶神进餐，在这段时间里，大家都必须保持绝对的安静。

在凤凰楼的议事厅里，大家在沉静片刻之后，郑亲王济尔哈朗以辅政王身份，宣布会议开始。他讲了几句围猎辛苦，诸事如意的话，算是开场锣鼓。下面的戏，就让多尔袞唱了。

多尔袞十分聪明，他从火盆上拿起茶壶，为大家添满热茶，然后端起盘子，把红枣、瓜子、炒豆撒在大家面前，要大家边吃边谈。他顺手从盘子里拿起一根灶糖，边嚼边谈起来：

“这糖真黏呀！中原人真逗，想出这个办法对付灶神，要他‘上天言好事’，真是欺神欺天啊！”

阿巴泰的“灵气”来了，从盘子里拿起一根灶糖，大声问道：

“喂！你们说，中原谁家的灶神，最爱吃这玩意儿？”

大家都蒙了，阿济格不服地反问了一句：

“你知道？”

“当然知道。”

“谁家？”

“明朝崇祯皇帝老儿家。”

“你在乱扯！”

“他家的灶神，是吃灶糖的状元，不光吃得粘了牙，连嘴都蜜住啦。到了天上报喜不报忧，玉皇大帝追问，他嘴张不开，只是‘嗯嗯’点头。所以，崇祯老儿整天吃萝卜，玉皇大帝还认为他的日子过得不错。”

大家都笑了，阿济格指着阿巴泰说道：

“妈的，亏你想得出。我看崇祯家的灶神不错，多尔袞，咱也赏他人丁十口，田地五十亩……”

阿巴泰起哄了：

“对！五十亩地种苞米，十口人丁做灶糖，叫他家的灶神天天吃！”

在大家愉快的笑声中，多尔袞喝了一口热茶，漱了漱粘着灶糖的舌齿，吐在地板上，大声说道：

“咱们这些当亲王郡王的，可不能像崇祯家里的灶神，甜的吃昏了头，光干报喜不报忧的把戏。当家过日子，不光要看到家业的发达，也要看到哪儿屋漏，哪儿墙斜，哪儿有耗子洞，要及时进行修补。治理朝政也是如此……”

大家不再起哄打岔了，吃着瓜子、红枣、灶糖，等着多尔袞讲下去：

“这两个月来，咱们大清确实兴起了旺气，虽说在宁远城下吃了一小亏，但朝野上下没有泄气，民气高、士气旺，‘誓雪宁远之耻’的口号，已深入人心，遍及军营。就拿这次围猎说吧，肃亲王豪格带头，各旗紧跟，不出三天时间，八旗各营都动了起来，这是过去没有过的。这次围猎，也摸到了冬天征战的好经验，人怎么防寒？马怎么喂养？粮草怎么带？仗怎么打？都有了一些办法。再说，士卒吃了这样奇寒奇冷的大苦，以后入关，就会像在春天里驰马一样，不感劳苦了。这次围猎，肃亲王还摸到了一条统率兵马的好办法，他把猎到的十三副黑熊胆，都分给了各营。这个办法好，以后我们入关，除了银两赏赐，一些贵重的珠宝，也要赏赐将领一些，要不，谁肯全力拼杀。当然，暗藏银两宝物还是绝对不允许的，偷藏银两宝物，会瓦解军心。但赏在明处，倒可以鼓励士气……”

听着多尔袞娓娓而谈，大家的心情都十分舒畅。多尔袞对豪格的几次夸奖，使代善、济尔哈朗、阿巴泰也很满意。可豪格对多尔袞的戒心并没有消除，他抬头望着多尔袞，琢磨着多尔袞神色的变化。

“两个多月来，咱们的运气也不错。今年粮食‘造册’上虽然有假，有的‘督田’章京不老实，谎报数字，但确实是丰收了。手里有粮，心里不慌，明年再有一个好年景，咱们的日子就好过了，再添十万兵马，也无须发愁。这一个月来，下了几场大雪，雪兆丰年，老天对咱们还是不错的……”

听到这里，豪格心里打噎了：多尔袞既然明白有些“督田”章京弄虚作假，为什么还要一律赏赐呢？这个人真是不可捉摸啊！但田庄、营屯的选种、积肥、备耕的势头，确实被多尔袞鼓动起来了。他琢磨不透，为什么假的东西，有时候会比真的东西更有力量呢？

多尔袞在继续娓娓地谈着：

“前几天，派谭泰和祖大寿去了锦州，专门用软功夫对付吴三桂。如果此着成功，咱们也可以少伤一些兵马；就是暂时不能成功，先稳住他几个月也好。反正这块绊脚石，迟早总是要踢开的。前几天，还向闯贼

李自成派去了信使……”

听到这里，大家都吃惊了，气氛立即沉寂下来。代善惊诧出声：

“这，这是真的？”

多尔衮点头。

“这样做合适吗？”豪格追问了一句。

多尔衮看出大家的疑虑，十分从容地说道：

“这件事是禀奏过母后皇太后的。闯贼李自成是中原群雄之首，已在襄阳建朝称王，如果能与我们联手攻明，对我们十分有利。首先，他在国体上承认了我们。如果他不愿意联手，对我们也没有坏处，派人去摸一摸他的底细，将来战场上相见，咱们也不至于发蒙。咱们要‘入主中原’，眼睛不能只看着山海关，关里的地方大着呢……”

由于这件事甚为秘密，今天在座的多数人根本不知道，都感到十分新奇，也都认真地思索着，都为多尔衮的大胆、果断所震动。多铎对此事略有风闻，他怕大家提出更多的疑问，把事情弄僵，急忙说道：

“看来，这也许是一步好棋。天下的许多事情，都得走着看。不要认为李自成就是个‘贼’，明朝还叫咱们‘东虏’呢！李自成如果愿意和咱们联手，崇祯肯定完蛋！”

阿巴泰高兴了：

“妥啦！为了打只老虎，咱们还和猎犬交朋友呢？何况李自成也是一条汉子。”

代善不再吃惊，而是微微点头。豪格也觉得多尔衮和多铎说得有理，便大声说道：

“只要能推倒明朝，入主中原，什么办法都可以。”

多尔衮抓住时机，谈出了今天会议上他要解决的主要事情。

“当然，能不能和李自成联手伐明，现在只是咱们一厢情愿，谁知道李自成肯不肯呢？关键还是看我们的力量如何？我们力量小，就是联手了，将来也是白搭；我们力量大，就是不联手，将来也不怕。为了把咱们的八旗兵练成一支天下无敌的雄师，郑亲王和我商议多次，提出一个办法。郑亲王，你讲讲！”

多尔衮处事十分精细，在这样的事情上，必须借重济尔哈朗的力量。谁都知道，郑亲王并不是一个追求权力的人。济尔哈朗不知多尔衮内心的打算，反而以为这种谦虚是对自己的尊重，便咳嗽一声，矜持地

说：

“为洗雪宁远之耻，为‘入主中原’做好准备，对于八旗兵马，必须全力经营。我和睿亲王多次商议：今后各和硕亲王、郡王，应集中全部精力抓好军队，不必再为各部政务操心分神。如果大家不能专心务一，则军务、政务都会受到影响。这次围猎，行动快、规模大、有声势，震动了庄田营屯。但各部政务，却呈现了混乱，许多事情，承政们不敢做主，等待主管的亲王、郡王决定，而亲王、郡王又带兵在外，很难分身，反误了各部政务。今后这种状况，随着战争的频繁和规模的扩大，将有增无减。所以，今后各部政务，由辅政王直接管理，所行善与不善，均由二位辅政王负责。这个提议的宗旨是：摆脱杂事，专心治军，多打胜仗，为国立功。大家觉得可行不？”

在战争年代，军务和政务比较，军务摆于第一位，政务为人所轻视。努尔哈赤的子孙，都是马背上成长的，许多人觉得政务可有可无。他们虽然主管一个部的政务，但实际上亲自过问很少，更没有想到政权的重要性。听到济尔哈朗这么一说，阿巴泰高兴了，他根本没有很好思索，便大声说道：

“妥啦！工部那个烂摊子，你们二位辅政王管去，只要叫我带兵打仗就行了。从现时起，工部的事，我甩手啦！”

阿济格从来不问政务，也看不起文臣。他接着阿巴泰的话开了口：

“饶余郡王这个手用得好！咱们马背上打天下的人，管那些屁事！皇太极当年设立三院六部，没有理我，老子不眼红。这么多年，老子缺啥啦？什么也不缺。大贝勒，你上了年纪，还要为兵部操心啊？我看算了。为那些政务累死，别说护卫亲兵，就连屁股下面的战马也不佩服你啊！”

自从硕托、阿达礼事件发生后，代善的精力确实不如以前了，有时还出现头晕的病兆。在清河汤泉住了两个多月，虽然对孝庄的真正想法还不深切了解，但他看得出，那个女人绝不是甘于寂寞的人，一场新的内争正在酝酿着。他不愿和多尔袞搞在一起，便微微一笑，捋须说道：

“我老了，不中用了。兵部的事，几个月来，实际上也是睿亲王代我操劳的。郑亲王刚才提出的办法好，人多嘴杂，不好决断，莫如二人来得痛快及时。今后，就劳累二位辅政王了。”

多尔袞听出代善话中有话，但不管怎么说，大贝勒总是同意了。眼下就剩下多铎和豪格仍在默默地思索着。他十分后悔事先没有给多铎打个招呼，他这个小弟头脑很活，为人机敏，今日要交出礼部的大权，会甘心就范吗？他正在想着，多铎说话了：

“今天是小年节，我是灶神吃灶糖，开口说好话。郑亲王这个办法好，我同意，有劳二位辅政王费心了。”说完，拿起两根灶糖，吃了起

来。

豪格默不作声地坐着。此刻，他不再思索，而是用戏弄的眼睛看着郑亲王。在济尔哈朗讲话的过程中，他觉得郑亲王很可怜，宁远一场败仗，使其失去了往日的光彩，连腰骨也似乎弯曲了。他本想在济尔哈朗讲完话后，立即站起反驳，但想起孝庄送给他的那筐山梨，便忍耐着，冷眼看着多尔袞心怀叵测的表演。济尔哈朗被他“沉默”得心里发毛，用滞涩的语气道：

“肃亲王，你的看法呢？”

豪格哈哈大笑，使大家一时摸不到头脑：

“感谢辅政王询问我的看法。我也想和饶余郡王、英亲王、豫亲王一样，痛痛快快地说个‘好’，但害怕你们二位辅政王怪罪我们都想偷懒，不乐意管理政务。如果我说一声‘不中’又害怕你们二位辅政王说我‘图谋不轨’。所以，我迟迟没有说话。按情理讲，皇上年幼，即位不久，我们这些亲王郡王，应当管好各部政务，为国家出力，为皇上分忧。可现在，二位辅政王想出了新招，大家都认为这招不错，我想二位辅政王敢于在这会议上提出，一定是筹划至当，有了十分的把握，我遵从就是了。”

济尔哈朗脸上火辣辣的，多尔袞放下了心。这时，清宁宫庭院里喧嚷的笑声传进了凤凰楼……

清宁宫庭院里，烛火通明，侍女们都跪在神堂外的房檐下，皇贵妃和皇淑妃搀扶着孝端皇太后从神堂走出，跪在庭院中，用烛火点燃灶神夫妇的神像和两匹纸扎的黄马，并烧了一沓印有铜钱印迹的黄表，算是路途上使用的银两。纸灰冉冉上升，灶神夫妇骑着黄马上天宫汇报去了……

凤凰楼上，多尔袞正在作最后的结论：

“崇德八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和硕亲王会议议决：罢诸王贝勒管理各部、院政务。从即日起，各部、院政务，概由二位辅政王负责。谕令朝野，上呈母后皇太后……”

清宁宫庭院里皇贵妃清脆欢快的声音传来：

“灶神上天了，你们都吃灶糖，再过七天，灶神回宫，就该降吉祥了……”

豪格推开窗子，看着烛火通明的清宁宫。侍女们高兴地吃着灶糖，说着，笑着，豪格也笑了，但他的笑声中带有几分凄楚……

多尔袞攫取了军政大权。

多尔衮时代开始了。

十九 风雪故人来。孝庄头上的紧箍圈悄悄地脱落了.....

和硕亲王会议罢诸王六部权力之后，多尔袞既没有志得意满，也没有减弱攻势，经过两天的巧妙活动，使郑亲王济尔哈朗于十二月二十五日清晨，十分奇怪地向清宁宫母后皇太后呈了一份笺表。在这份笺表里，他自责宁远兵败，上不罚而自罚，请求在朝政文书上，将睿亲王多尔袞的名字列于首位，今后各部衙门有所奏请，均先启睿亲王。母后皇太后看了笺表，不知所措了。

就在这天午后未时，多尔袞在崇政殿召见了镶黄旗旗务总管大臣索尼。多尔袞十分诚挚地对索尼说：年节就要到了，皇上和圣母皇太后仍在清河汤泉疗养，群臣十分惦念，盼望皇上和圣母皇太后返回盛京，与臣民欢度年节。多尔袞还说：朝廷许多重大事宜，均需圣母皇太后面谕指导。多尔袞十分坦率地说：为了不惊扰皇上，不引起圣母皇太后猜疑，特请索尼带镶黄旗一百名铁骑前往，劝驾迎驾，以表达自己竭诚尽忠之意。

索尼听了，感到诧异和疑惑。他诧异多尔袞的坦率，语中明显地表露出因自己过去是启心郎，常行走于清宁宫，深得圣母皇太后器重的事实。也诧异多尔袞竟然把自己当作亲信而利用。他怀疑多尔袞的用心，如果多尔袞别有所谋，自己不就是为人垫脚的傻瓜吗？他压着心底的诧异与疑惑，神情坦然地答道：

“辅政王谕示，索尼俯首遵从。但迎驾事体重大，臣恐微力难及。”

多尔袞显得十分通情达理：

“这个自然。劝驾迎驾，乃我等臣子敬上之意，妥与不妥，当由圣母皇太后决定。我思之再三，决定着你前往，若对皇上和圣母皇太后有丝毫拂意之嫌，就阴差阳错，使我的一颗忠心变为祸心了。今天是二十五日，天色阴沉，像要下雪，你早早动身吧！”

索尼起身正要离去，多尔袞叮咛道：

“你动身之前，务必去清宁宫一趟，亲自禀奏母后皇太后。清宁宫也许有过年之物带往汤泉。”

索尼应诺，满腹狐疑地离开了崇政殿。

两个多月来，索尼心中十分苦闷：天下事情的发展，为什么这样别扭呢？在继承皇位的斗争中，多尔袞是失败者，可不到两个月的时间，

除了福临坐上鹿角盘龙椅外，福临的拥立者，都不香不臭地跌倒了。范文程避居盖州汤泉，豪格晒干，巴布海被杀，自己被调离启心郎的职位，连圣母皇太后也去了清河汤泉……这难道是胜利者应有的下场吗？而多尔袞的拥立者，却不声不响地冒出头来，洪承畴出入于睿亲王府，刚林有时竟履行监军的职能，连吏部、礼部的一些虾米，也神气起来，一下子变成了翻江龙。这是失败者应有的结局吗？

他怨恨多尔袞的狠毒，用明升暗降的办法，削去了自己才能上的优势，抓住了自己能力上的短缺，在旗务总管大臣的位置上，过着力所不及、毫无兴趣的屈辱生活。苦酒啊，多尔袞设置的苦酒，何年何月才能喝完呢？

他有时也埋怨孝庄，不该在福临即位不久，便离开盛京，避嫌于清河汤泉，为了实践那毫无意义的“不参与朝政”的诺言，使追随清宁宫的将领谋臣处于如此凄凉的境地。圣母皇太后啊，你为什么这样做呢？难道不怕追随你的属下意冷心寒吗？

他更埋怨郑亲王济尔哈朗，多么自不量力的人啊！宁远兵败，毁掉的是皇太后的谋略，是福临的前途和拥立福临即位的将领谋臣的命运啊！

索尼满腹狐疑地走进清宁宫，会见了孝端皇太后。当看到济尔哈朗上呈的笺表时，他突然明白了：争斗仍在继续，多尔袞谋取的六部权力还没有完全到手。多尔袞派自己去清河汤泉的目的，根本不是劝驾迎驾，而是谋求这种权力的早日批准啊！当他听到孝端皇太后要他把笺表带往清河叫孝庄酌定时，他觉得事情尚有可为。同时也感到济尔哈朗此举不凡，在内政上仍然是城府很深的。孝庄是决不会同意这份笺表的。

索尼十分高兴多尔袞给了他这样一个机会，使他能够脱出盛京这个“樊笼”，去会见两个多月没有见到的孝庄。他怕多尔袞改变主意，便带着笺表和孝端皇太后的旨意，离开清宁宫，率领一百名铁骑，像逃跑似的，向清河汤泉疾驰而去。

大雪伴着“嗒嗒”的马蹄声飞落下来……

在飘落的鹅毛大雪中，在盖州至辽阳的官道上，三匹羸弱的坐骑，不慌不忙地前进着。雪片落在坐骑上、鞍鞴上、衣冠上，人和马几乎与白茫茫的四野浑成一色。如果不是几声凄厉的马嘶在飞雪中冲撞、旋转，谁也不会注意雪野里这三个沉静不语的行人。

也许因为黑夜即将来临，也许因为寒冷难以忍受，也许因为沉默的时间太长了，走在前面的长者轻轻提了一下马缰，马儿疲劳懒散地跑了起来。后边的两匹坐骑，也懒散地跟了上去。

这三个雪野的行人，就是大清内院大学士范文程和他的两个侍仆。

两个月前，当孝庄离开盛京去清河汤泉沐养后，范文程也借腰病发作之机，奏请多尔袞同意后，去了盖州汤泉。他之所以与孝庄南北而驰，就是为了避免多尔袞的猜疑。再说，清河汤泉是专供皇上和亲王们使用的，范文程也不够格啊！

两个月来，他虽然野鹿闲鹤似的隐于盖州汤泉，但朝廷的一切动向和趣事，他都了如指掌，甚至比在盛京内院时还要灵通。因为到这里休养的人，大部分是宗室里年老的贝子、郡王和那些死去的开国勋臣的子孙们。这些爷儿们，虽然现时无职无权，但也无拘无束；既不像一般官员那样认真遵守臣道，也不像细民百姓那样怕惹是非；他们是血统上的高贵者，又是职位上的失意者，常借别人的酒杯，浇自己心里的块垒，酒后茶余，专门谈论天下趣事和朝政是非。由于他们身世显赫，消息极为灵通，又都具有补缺填漏、演绎传奇的才能，任何消息经过他们之中三人之口，都会成为一个完整的故事。至于真实性如何？这些爷儿们是从来不屑注意的。所以，“闯贼称王”、“崇祯惊梦”、“宁远兵败”、“藩王赠马”、“济尔哈朗披枷”、“督田章京受赏”等故事，一桩接一桩在盖州汤泉流传着。

范文程在这些爷儿们中间，笑脸盈盈地沉默着，静静地倾听着，回到自己房间以后，辗转反侧地思索着。他当然知道，这些事情，在这些爷儿们无拘无束地讲述中，无疑增添了许多枝叶，有的事情，也许完全走了样，但事情本身，无疑是发生过的。中原形势的变化，使他特别关注，尤其是李自成在襄阳建都称王的传闻，使他十分吃惊，他敏感到一种新的战斗格局即将出现，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即将到来。他夜不能寐，常于更深月明之时，独步于窗前月下，思索着大清的前途，悄悄写下了“入主中原”的《方略刍议》。这就是几个月后他呈给多尔袞的那份著名的《呈摄政王多尔袞书》。但清廷内争的激化，使他感到苦闷和恐惧：如果多尔袞真的控制了朝政大权，自己今后的日子，该怎么过呢？

在反复的思考之后，范文程决定在年节之前赶回盛京，亲自看一看形势的发展，设法摸一摸孝庄的态度，并将自己草拟的《方略刍议》呈献给这个决定大清命运的女人。他断定，在年节里，为了皇上接受朝臣的礼贺，孝庄也会返回盛京的。

黑夜降临的时候，范文程和他的侍仆，走进了辽阳城南左门德胜门，在门内大街尽头一个名叫“春来悦”的客店门前下了马。这家客店是一个姓张的汉人开的，刚一接话，店主就听出范文程是汉人，而且是一个很有身份的汉人，便殷勤热情地把他安置在后院里一溜瓦房中最宽敞的一间房子，让他的两个侍仆，住在他右侧的一间房子里。

辽阳，周长六里，城高三丈五尺，设有八门。东门有二，左叫内治门，右叫检近门。南门有二，左叫德胜门，右叫天佑门。西门有二，左叫怀远门，右叫外攘门。北门有二，左叫地载门，右叫福胜门。天命六年（1621年）三月，努尔哈赤从萨尔浒迁都于此，修建了京城宫殿、坛庙、衙署、城池，只住了短短四年，就迁都沈阳，定名盛京。辽阳又

回到了军事重镇的地位。

在入夜西时钟声敲响的时候，范文程住室左边的房间里，突然大叫大笑起来，斗酒猜拳声，嬉笑叫骂声，搅得范文程既不能入睡，又不能思索。他忍耐着，在屋里来回走动，等待这嬉笑吵闹声的消失。过了半个时辰，这吵闹声反而越来越高，越来越响了。他吩咐侍仆叫来店主，询问隔壁房间里是什么人？竟然如此放泼吵闹？

店主的回答使范文程十分震惊：这斗酒猜拳声，原来是辽阳营屯的“督田”章京们，因受到睿亲王多尔袞的赏赐而聚会庆贺。这个回答同时引起了范文程的思索：在这些“督田”章京的吵闹声中，能不能听到有关朝廷方面的信息呢？

范文程极有礼貌地送走了店主，轻轻拉开了房门，隔壁的吵闹声和寒风的呼呼声一起涌进屋里，他禁不住打了一个寒战，自己倒是失声地笑了：一个大清的内院大学士，竟然偷听起“督田”章京的谈话来，真是有些滑稽啊！他伸头向门外看看，除了漫天的飞雪，什么人没有。何必做迂腐的君子呢？他觉得心安了，便坐在炕沿上，倾听着风声中夹杂的那种吵闹声：

“……喝！咱们今晚聚会，不光为了睿亲王赏赐的人丁十口、田地五十亩，还有更重要的消息呢？来，喝！洛科章京，你先请！”

“喝了不少啦，我来半碗吧……”略带沙哑嗓音的洛科回答。

“不行。为了睿亲王，谁不亮出底来，是他妈的舅子！好，够朋友，巴勒尼，该你的啦！”

“布禄，布禄章京，到底，到底是，是什么消息啊？听了再，再喝，心里不更，更有底吗！”巴勒尼结结巴巴地说着。

“别他妈的啰唆，待一会儿还有三大碗，治你小弟的‘结巴’呢！好，有种！鄂里果章京，你是咱们的老大哥，不会不赏脸吧？你请，好！南北头，你他妈又耍滑了……”

大家起哄催促着。在这起哄声中，一种颇为斯文的声音传来：

“这碗酒放在这儿，兄弟不喝算是小人。可这消息到底是什么？喝了半个时辰了，你还不漏底，还是那十口人丁、五十亩地，都过了一个月了，还有什么味啊！照这样糊里糊涂地喝醉了，就是天大的好消息，我还能听清吗？布禄章京，你亮底吧，要真是好消息，我连喝三碗。”

“你不要赖？”

“鄂里果老大哥在这里，我南北头犯得上吗？”

范文程急忙从炕沿上站起，为了听得真切，他轻步走到门口，倾耳静听。

“好！你们听着：前日盛京开了一个头头会，睿亲王罢了六部贝勒的官，今后，大事小情，都是睿亲王一个人张口算数……”

范文程震惊得几乎喊出声来：多尔衮的动作，出人意料的迅速啊！

“真有这样的事吗？”洛科用沙哑的声音反问了一句。

“没错。”

“谁，谁说的呀？”结巴的巴勒尼有些不放心的。

“别管谁说的，没有准头，我能叫你们来吗？明年，睿亲王说不定会赏咱们二十口人丁，一百亩地呢！”

“那，那肃亲王还，还管咱们不？”

“罢官了，还管什么呀……”声音苍老的鄂里果似乎对豪格还有点同情。他的话没有说完，就被布禄打断了：

“上个月在崇政殿开会，老子没有翻错眼皮，我看肃亲王就不是个‘物’，尽和咱哥儿们过不去。妈的，这下可好啦，‘督田’章京不比那些带兵打仗的野种低一等，只要咱哥儿们名下有一百人丁，五百亩地，吃喝玩乐能比他们差吗？南北头，你他妈的喝！连喝三碗！”

“别美，这事还真得看一看呢！”

“看什么？”

“皇上能让睿亲王一个人说了算吗？”

“皇上？皇上是个啥啊！南北头，你蒙了，如今的皇上，不就是一个六岁的……”

“可清宁宫还有个圣母皇太后呢！”

“我就猜着你小子鬼头鬼脑地卡在这里，托底给你说吧，圣母皇太后和皇上都在清河汤泉养病呢，她压根儿不知道。就是知道了，生米已经煮成了熟饭，还不得跟着吃啊！……”

“别说啦，你布禄章京手眼通天，我南北头服了。三大碗，添满，看我的……”

吵闹声掀起了高潮。范文程心里凉了，腿也有些软了，他关上房门，走近炕沿，跳在滚热的炕头思索着。当天色微微发亮，他唤醒侍

仆，吃过早饭，冒着飞雪，走出了辽阳的龙源门，在十字路口犹豫片刻后，便跨上坐骑，向清河方向走去。

侍仆们没有作声，但都露出疑虑的神色。

翌晨天放亮时，索尼带着一百名铁骑，来到清河堡的西门宁静门。他是个精细的人，一百名铁骑一拥而至汤泉，无处驻扎且不去说，惊驾之罪是吃不起的。他把队伍安置在清河堡城内，叮嘱负责的章京严守军纪，不准放一卒一骑出城，吃过早饭之后，便带着五名护军，向汤泉奔驰而来。

索尼根本没有想到，当他带领的人马在清河堡西南鸦头岭出现时，勒克德浑派出的游骑，已经把这支兵马来，禀给安园里的孝庄。

索尼到汤泉门前禀报之后，便倚马风雪之中，等待着孝庄的召见。守卫的士卒多次叫他进门避寒，他恭敬谢绝，决不踏进大门半步。他要用知礼和诚心，冰释两个月来孝庄对他可能产生的戒备和猜疑。

约摸半个时辰，勒克德浑戎装整齐地走出大门，向他传达了孝庄皇太后召见的口谕。他跪在雪地上谢恩后，便跟着勒克德浑向安园走去。在看到勒克德浑的刹那间，他惊骇了：这个被废为庶民的王孙，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而且还穿了皇上贴身护卫的戎装？当勒克德浑向他传达孝庄的口谕时，他由惊骇变为激动了：礼亲王代善是福临即位的反对者，皇太后却保护了他的孙子；阿达礼是福临即位后第一个颠覆者，皇太后却改变了他弟弟废为庶民的命运。以德报怨，只有皇太后能做得出来，也只有皇太后，才有这样的胆略和权势啊！他突然觉得，这个女人的心胸比多尔袞宽阔多了。无论出于真心，还是出于策略，都使多尔袞显得逊色了。

当他走进安园的门槛，苏麻喇姑迎了上来，向他请安，仍然以启心郎相称。这使他感到十分亲切和高兴。启心郎这个称谓，意味着随时都可以出入于清宁宫，意味着随时都可以晋见皇上。可这两个多月来，由于职务的变动，这个称谓没有人叫了，清宁宫非召不能走进，昔日的光彩体面，都扔进了乱糟糟的兵马大营。他怀念过去的的生活，那令人羡慕的荣耀，那有恃无恐的特权，那随时都在听从皇上召唤的劳累。人啊，不怕操劳，就怕冷落，不怕紧张得汗流浹背，就怕清闲得心寒意冷啊！听到苏麻喇姑的称呼，受到苏麻喇姑的请安，他心头一热，眼泪几乎滚了出来，急忙微微一笑，掩饰了过去。

苏麻喇姑带他走上安园正屋前的八级台阶，一个十分英俊的侍女由屋内走出，替他挑起了棉帘。他抬头一看，是婉儿？他愣神停步了：婉儿怎么在这里？他忽然想起三个月前，在清宁宫院子里婉儿与伊罗根逃往科尔沁的情景，真有隔世之感，心里更是难以平静了：一个汉族女子，得到皇太后这样的恩宠，真是难得的造化啊！婉儿似乎看出了他的心境，微笑着向他请安：

“皇上和皇太后，正在屋里等候启心郎晋见。”

索尼急忙整理了一下衣冠，走进屋里，看见福临着紫貂满花金座吉服坐在桌案前，神情有些拘谨，略显局促不安。孝庄着明黄绣云福寿文彩常服，坐在桌案一端，神色凝重，目光冰冷挟锋。他急忙跪倒叩头禀奏：

“臣索尼，叩见皇上和皇太后……”

福临微微一笑，大声说道：

“两个月不见，听说你已经是镶黄旗旗务大臣了。请起吧！”

索尼再次叩头禀奏：

“臣恭请圣安，恭请皇太后安好！”

孝庄十分客气地说道：

“感谢你在军务繁忙之余，还来看望我们孤儿寡母……”

索尼冷汗涌出，连连叩头，讷讷而语：

“臣，臣已不再是启心郎了……”

孝庄似乎根本没有注意索尼这句话的含意，大声问道：

“旗务总管大臣这次清河之行，是奉命而来，还是自愿而来？”

索尼一听，心里反而镇静了。他害怕的，不是孝庄的冷面，而是孝庄的笑脸。因为在皇宫里的生活中，有时笑脸比冷面更可怕。他决定毫不掩饰地回答孝庄提出的一切询问，如实托出事情的真相。他抬起头来，大声回答：

“臣既是奉命而来，又是自愿而来。奉命而来者，是镶黄旗旗务总管大臣索尼。自愿而来者，是两个月前的启心郎索尼。”

“你奉何人之命？”

“辅政王多尔衮。”

“所命何事？”

“劝驾迎驾返回盛京，欢度年节，与臣民同乐。”

“你带了多少人马？”

“镶黄旗铁骑一百。”

“现在何处？”

“清河堡城内。”

“为什么不来到这里？”

“怕惊动皇上和皇太后的圣驾。”

“皇上和我要是仍然留恋这山沟里的宁静生活呢？”

索尼急忙叩头禀奏：

“臣来清河汤泉时，辅政王多尔袞一再告谕微臣：皇上和皇太后的行止，一切由皇太后裁定，劝驾迎驾，出于辅政王敬上之心，决无丝毫勉强之意。辅政王多尔袞还告谕微臣：如果臣不能知节守礼，辅政王多尔袞的忠心，反而会误为祸心了。”

孝庄微微一笑：

“你很会说话。辅政王多尔袞还有什么话要你代奏吗？”

“镶黄旗旗务总管大臣索尼，奉命而来之事，已如实禀奏完毕。皇上、皇太后，启心郎索尼，确有心底之言，要向皇太后禀奏啊！”

孝庄霍然站起，冷声说道：

“我要是不愿意听呢？”

索尼泪水涌出，抬头望着孝庄，从怀中掏出一份文书，声音哽咽地说：

“母后皇太后，命臣带来一份笺表，请圣母皇太后明察……”

婉儿接过笺表，转呈孝庄。孝庄展开一看，是郑亲王自责自贬的呈文。她冷眼审视着索尼，轻声对婉儿说：

“在客厅摆酒设宴，为启心郎索尼洗尘消劳。”

午间宴会时，皇上和孝庄皇太后都没有露面，而是由宁完我作陪。宁完我在此时此地出现，使索尼更为惊讶，简直如置身梦中。

对于宁完我，索尼是十分熟悉的，也是十分佩服的。这个深受皇太极器重的汉族奴隶，要不是诸王贝勒的挤对陷害，是不会重新沦为奴隶的。几年来，这个奴隶声息泯绝，鲜为人知，诸王贝勒，文武朝臣都似乎把他遗忘了，连自己也以为他已不在人间。可现时却神奇地出现在清河汤泉，而且受孝庄之托来招待自己，他真有些困惑不解了。

宁完我还像过去那样谦逊稳重，那样木讷少言，只是一杯一杯地劝着酒，根本不提朝政事务。在索尼再三询问下，宁完我才张开嘴巴，饶有兴味地谈起清河山区的冬天：冰冻的溪流，雪漫的山川，深谷幽洞中的奇观异景。在谈到窗外正在漫天飘卷的飞雪时，宁完我十分随便地问道：

“离这儿不远的南山里，有个名叫落花崖的地方，崖上有一处罕见的奇景，名叫‘万松滴翠’，不知启心郎可曾见过？”

皇太极在世的时候，索尼曾几次来过清河汤泉，根本没有听过“万松滴翠”之说，他便顺口问道：

“何谓‘万松滴翠’？奇在何处？”

宁完我不慌不忙为索尼斟满酒杯，然后十分恭敬地望着索尼，娓娓而谈：

“天地造化之功，非奴才所能解。落花崖距此十多里，势如斧劈刀削，高逾百丈，宽约半里，万棵青松攀崖而生，郁郁苍苍，或弯曲长浮，或横射而出，或伏波而卧，或倒悬而视。其状如龙，如虎，如青荷横开，如墨菊垂绿，如金钩倒挂，如碧云蔽空。千姿百态，如蔽日锦屏从天而降；鸟鸣其中，如月宫神曲缭绕云头。这只是美，尚不为奇。奇在大雪飞落之时，万山萧索，云蔽苍林，百兽遁迹，百鸟绝音，四周都成了冰雪世界。惟这落花崖下，草不枯萎，花不谢枝，雪花飞舞而不落，白雾冉冉而不绝。白雾与飞雪会于万棵青松之间，突然变作万千银丝冰凌，吊于青松枝头，短者数寸，长者数尺，碧翠晶莹，五颜六色，美如琬瑶争丽，亮若星辰争辉。风停雪住，丽日当空，银丝冰凌倏然隐去，化作霏雨落入崖下，芳草葱绿，百花吐蕊，真是美绝人寰，奇绝人寰……”

索尼听得出神，急忙问道：

“其美如此，其奇如此，缘何而来？”

宁完我微微一笑：

“飞雪有冰结大地之功，终不敌地下热流之力。清河汤泉源于落花崖下，热源在此，何惧飞雪。启心郎是否有兴一游？”

索尼明白了宁完我话中的含意。“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万松滴翠”之美之奇，这个奴隶用最后的几句话点透了。他微微点头，含笑问道：

“除落花崖外，还有神奇的地方吗？”

一向木讷少言的宁完我，此时似乎变成了另外一个人。

“有。启心郎如果不避风雪，距此二十里外有一个地方，名叫‘幽洞神音’，也值得一游。”

“何谓‘幽洞神音’？”

“此去南山二十多里，半山之上有一幽洞，高约三丈，宽约百尺，深不知其数十里。洞内河水碧绿，清澈见底，漾漾荡荡，可行小舟。两边翠玉妙叠，巧夺天工，有的似‘姜子牙钓鱼’，有的似‘赤松子会友’，有的似‘汉王拜相’，有的似‘齐王点兵’，有的似‘八仙过海’，有的似‘蟠桃拜寿’……形似，神似，似是而非，非是似是，灵犀相通之时，无不形神俱似。奴才曾揖小舟，依岸而进，每至先贤成名成业之处，以桨叩石，乞得偈语。果然，桨水轻叩之石，‘嗡嗡’作响，幽洞回应，不绝于耳，细加听辨，似为‘勿负初衷’四字，励人志气，发人深思。奴才前去约五里，怯于极寒，初衷未果，不终而返。因之心神愧疚而不曾向人道及。启心郎春秋鼎盛，风华当年，若能揖舟兴游，胜奴才千百倍了。”

索尼终于明白了皇太后让宁完我今日作陪的用心所在，他觉得脸上火辣辣的。巧妙的提醒、规劝和鼓励，不仅显示了这个汉族奴隶的才智，显示了宁完我在皇太后身边的地位，也暗示了皇太后对自己的希望。他拱手一礼，拿起酒壶为宁完我斟满一杯酒：

“先生所教，令人神往。索尼愿睹‘万松滴翠’，愿闻‘幽洞神音’，请先生为我作导。”

宁完我急忙举起酒杯：

“飞雪迎春，大人会看到‘万松滴翠’，会听到‘幽洞神音’的……”

从午后申时到入夜酉时，索尼被召进孝庄的住室，作了两个时辰的禀奏。在禀奏中，索尼显示了他做了多年启心郎所积累的非凡才能。他的意图是十分明确的，他的态度是十分谨慎的，他的措辞是十分准确的，他所谈事情的根据是十分充分的。他捧着一个十分精致的鹿皮文书夹，把孝庄离开盛京后三个多月里多尔袞的讲话、作为及朝臣的反应，都记载得十分清楚，连日期、地点及有关人等，都记载得十分具体。关于他风闻的一些事情，也都十分具体地阐明了消息的来源，并分析了可信的程度，但都不带有主观上的褒奖或者贬低。这样，他不仅把一颗忠心捧给了孝庄，而且把三个月来朝中的一切，全面地、完整地展现在孝庄的面前，以供孝庄做出准确的判断。

索尼从容地讲着，孝庄冷静地听着。两个时辰内，孝庄什么也没有说。索尼等待的“万松滴翠”和“幽洞神音”始终没有出现。他失望了，在失望中来到宁园安歇。他默默地想着：圣母皇太后为什么不露一丝声色呢？这个玉人般的冷女人！

索尼离开之后，孝庄静坐桌边，闭目沉思。苏麻喇姑把糕点放在她的面前，她没有理睬；苏麻喇姑把热茶放在她的手边，她没有去拿；苏

麻喇姑轻轻呼唤了一声，她站了起来，向苏麻喇姑惨然一笑，便倒在床榻之上，双手抱头，焦思起来。苏麻喇姑十分清楚，这情景，三个月前，她与蒙丽花去科尔沁送信时出现过，她与孝庄夜闯睿亲王府时出现过。她不再做任何事情干扰了，默默坐在桌案边，注视着横卧床榻、抱头焦思的主子。

“多尔袞毕竟是多尔袞啊！宁远兵败之后，他迅速地举起‘誓雪宁远之耻’的旗帜，恢复了士气。鼓舞了人心，掀起了一个更为雄武的征战准备，使各地的‘督田’章京也行动起来，并且向吴三桂和李自成伸手了，其才智、魄力是郑亲王济尔哈朗无法比拟的。自己希望的不就是这局面吗？多尔袞，难得的人才啊……

“多尔袞毕竟是多尔袞啊！用豪言壮语掩盖着悄悄的行动，用甜言蜜语掩盖着险恶的用心。六部官员悄悄地换班了，八旗将领悄悄地调动了。现在，又悄悄地罢去了六部贝勒的职务，攫取了六部政务的实权。下一步该向福临的鹿角盘龙椅下手了。这是绝对不能容许的。多尔袞，你的野心昭然若揭了……

“怎么办呢？立即返回盛京，剪除这个可怕的隐患？按照索尼刚才的分析，两黄旗将士仍然是可靠的，两蓝旗将士仍然可用，两红旗已向自己一边靠拢，大贝勒，郑亲王、肃亲王都会站在皇上一边……那不也是一场血火拼杀吗？在拼杀获胜之后，又有谁来收拾这个局面呢？又靠谁来‘入主中原’呢？在诸王贝勒中，没有第二个多尔袞！多尔袞，缺少不得的睿亲王啊……

“保住儿子的皇位和入主中原真的不能兼得吗？如果只能择其一而为之，那苍天为什么要生下我？为什么又把自己放在皇太后这样一个位置上？多尔袞的所作所为，不也在谋取鱼与熊掌的兼得吗？如果不能在儿子居于皇位之时入主中原，不能在入主中原中巩固儿子的皇位，那活着又有什么意思呢？……

“多尔袞，才智与野心混合，谋略与权术混合，阴谋与阳谋混合的能手，容不得，也少不得啊！对付这样一个对手，只能以谋略对谋略，以权术对权术，以才智对才智。只有当智慧与力量胜过他的时候，才能驾驭这个野心勃勃、才华横溢的枭雄……

“人生都在弄险啊，地上的许多道路，都是从危险的绝壁悬崖中伸展出来的……”

孝庄忽地从床上坐起，拢了拢散乱的头发，走到桌前，挥笔写下了一道诏令，掷笔于桌。因用力过大，笔杆一转，滚落在苏麻喇姑的脚边。当苏麻喇姑拾起毛笔时，孝庄的神色似乎犹豫了。她拿起诏令看了几遍，颓然地放进抽屉，轻声说道：

“召宁完我立即晋见！”

当宁完我跟随苏麻喇姑走进孝庄的住屋时，已经是夜半亥时了。孝庄的神情十分严峻，宁完我请安后刚刚落座，孝庄劈头问道：

“索尼奉睿亲王之命，劝驾迎驾返回盛京，共度年节，与臣民同乐，你觉得怎样处置才是？”

宁完我思索片刻，从容回答：

“奴才以为不可。”

“为什么？”

“睿亲王以辅政王身份，迎驾回京，自然是出于臣道。又派索尼前来劝驾，更显得虑事精细、忠恭可嘉。可现时是严冬，飞雪飘扬，皇上与皇太后舍暖趋寒，似不相宜。”

孝庄十分高兴宁完我的回答，特别是“舍暖趋寒，似不相宜”八个字，托出了这个汉族奴隶忠耿担忧之心。她缓和口气说道：

“这样一来，岂不使群臣失望吗？”

“皇太后明鉴。共度年节，与臣民同乐，自然是朝臣之望，圣德之举，睿亲王派索尼前来迎驾，也自然是从宣扬皇上的威德出发。若皇上体察睿亲王忠恭之用心，在这盛京之外，诏示全国臣民，庆祝年节，不囿于皇宫一地，恩泽于山川细民，岂不更符合睿亲王的用心吗？”

孝庄看得清楚，宁完我虽然口口声声称赞多尔袞忠恭之心，但实际上是正话反说，以虚示实。奴隶的地位使他不敢直接参与诸王贝勒之间的纷争，更不敢议论诸王贝勒的长短，这坚决阻止皇上返回盛京的态度，已经尽其胆略所及了。她拿起郑亲王自责自贬的笺表，递给了宁完我：

“你看看这份笺表吧！”

宁完我仔细地看笺表，琢磨着，沉思着，长时间没有作声。孝庄问道：

“你认为还要待在这清河汤泉吗？”

宁完我的回答更为坚定：

“奴才刚才以为不可返回盛京，看了这笺表，奴才认为，决不能返回盛京。”

“不能？”

“对！为了朝廷暂时的安静，为了‘入主中原’的大业，也为了皇上的

未来，皇上和皇太后决不能返回盛京。”

“多尔袞剑锋所指，异常分明，难道还要忍让吗？”

宁完我目光炯炯，毫不退让：

“对。为成大事，只有忍让。忍常人之所不能忍，让常人之所不能让。在奴才看来，只有皇太后能够做到这一点……”

寒风在窗外“呼呼”地怒吼着，飞雪冒着白烟狂扑下来，院子里一棵古松的枝干，因承受不了积雪的压力，“咔嚓”一声折断了，积雪跌落下来，发出“哗啦”的响声。好一个风雪交加的夜晚啊！

就在这时，勒克德浑推门进来，悄声禀报说：

“内院大学士范文程请求晋见皇太后。”

孝庄、苏麻喇姑、宁完我都感到十分突然。他们都知道，两个月前，这个心计深沉的老谋臣去了盖州汤泉，意在躲避多尔袞的猜疑，为什么又突然来到这里？勒克德浑见孝庄在犯疑，急忙说道：

“范老先生仅带两个侍仆，说是从辽阳绕道而来。当他知道索尼来到这里，神色显得有些紧张，请求连夜晋见皇太后。”

孝庄扶案而起，抖落了身上的薰貂御寒斗篷，对勒克德浑说：

“召范文程晋见！”

勒克德浑应诺而去，孝庄对宁完我说：

“先生刚才所言，容我三思，但愿范文程之所见，与先生不谋而合。”

心计深沉、反应敏捷、善于应变的范文程，当从勒克德浑口中得知索尼来到清河的消息，心里不禁起了一个寒战：多尔袞动作神速，还是赶在自己前头了。他迅速做出了三个决定：决定连夜晋见皇太后，阻止返回盛京；决定直言陈奏，要皇太后以静制动，以谋略制服多尔袞；决定天亮之前悄悄离开这里，决不与索尼相遇。至于如何以静制动，他还没有仔细地思索。他怀着焦虑不安的心情，走进了孝庄的房间。

由于范文程在清廷的特殊地位，他见到孝庄不像一般朝臣将领那样的拘谨，孝庄对他也是以师长相待，免去了许多俗礼。所以，双方都显得随和一些。特别是范文程因风雪赶路，外衣尽为雪水浸湿，毡靴外结满冰层，神色显得十分疲惫，使孝庄感激之情，油然而生。她几次要范文程坐近火盆，脱下靴子，边烤火边交谈，都被范文程知礼守制地谢绝了。多么辛苦的老头啊，这一夜的风雪可累坏你了。好在聪明的苏麻喇姑十分利索地烫热了白酒，在火盆上烤热了糕点熟肉，捧来了发辣的姜

汤，使范文程很快驱走了寒冷，恢复了常态，往日的风采也似乎找回了几分。

范文程向孝庄、苏麻喇姑道谢后，便从怀里掏出了他在盖州汤泉草拟的《方略刍议》呈交给孝庄，对这份《方略刍议》的主要内容，只是作了极其简略的介绍，便提出了他现时急需弄清的问题：

“三个月来，盛京发生的重大事情，皇太后可曾了解？”

孝庄放下手中的《方略刍议》，反问了一句：

“老先生所问，就何而言？”

“听说睿亲王已派人去了关里，打算与闯贼李自成联手伐明，皇太后知否？”

“稍有风闻。睿亲王善于出奇制胜，只怕闯贼未必就范，睿亲王此举，可能是徒劳的。”

“听说谭泰和祖大寿去了锦州，专务宁远之事，皇太后知否？”

“亦有所风闻。睿亲王善于用人，此举也许能够成功。”

“听说索尼来此，奉睿亲王之命，迎驾回京。皇太后作何区处？”

“清河山区，虽然偏僻，但汤泉温暖如春，皇上和我，都不能舍暖驱寒。”

范文程脸上的肌肉松弛了，一股春风上了眉梢，担心的第一个问题消失了。他手捋胡须，端起热茶，用杯盖拂了茶叶，细细地品了一口，极其轻松地说道：

“听说睿亲王近日罢了六部贝勒预政之职，使朝政大权集中于两位辅政王之手。不知这个消息确实否？”

孝庄心中一宽，喜从天降，老谋臣终于问到了这个关键事上了。

“六部朝政大权，不是集中于两位辅政之手，而是攥于多尔衮一人。”

范文程轻松的神色倏然消失了：

“这是真的？”

“这是郑亲王上呈的笺表，请老先生一阅。”

范文程接过笺表一看，大惊失色：

“母后皇太后是否谕批恩准？”

“姑姑一向处事谨慎，她叫索尼带至清河，要我酌定。”

“皇太后作何打算？”

“正在为难之中。天不弃我，风雪故人来，特待老先生赐教。”

范文程沉默了。二十多年的幕僚生活，使他养成了十分谨慎的习惯。一方面因为努尔哈赤和皇太极一贯厌恶汉族谋士参与诸王贝勒之间的内争，另一方面这种内争的结果，总是以生命为代价的。此刻，他虽然有“以静制动”的想法，因为还没有摸出孝庄的意图，不敢贸然托出，他在沉默中思索着如何启口。

孝庄看出了范文程的犹豫，暗暗地笑了。足智多谋的范文程，有时表现得十分世故，人们常骂他“老奸巨猾”，其实他心里何尝轻松呢？披风冒雪而来，没有一团火揣在怀里，能深夜来访吗？但此刻却坐在火盆旁边沉默了，为难了，心中的才智不敢吐露了。多么步履艰难的年老谋臣啊！为了解除范文程的疑虑，孝庄说道：

“有人送给我两个字、两句话‘忍让’‘忍常人之所不能忍，让常人之所不能让’。老先生以为如何？”

范文程抬起头来，急切问道：

“献此策者是谁？”

“宁完我。”

“他，他在这里？”

“老先生三个月来，远在盖州汤泉，我总不能坐以待毙啊！”

范文程突然跪倒，声音战栗，老泪涌出，叩头说道：

“罪臣三个月来，身在盖州，心在朝廷，瞬息不忘皇上和皇太后之恩。现时，睿亲王权倾朝廷，党羽已入六部，其势日炽。宁完我所献‘忍让’两字，极为切当。请皇太后依宁完我之策，以‘忍’为正，以‘让’为奇，正奇相辅，制服睿亲王。”

孝庄离座，急忙搀起范文程：

“可惜宁完我只讲了‘忍让’二字，把正奇之用，留给老先生了。”

“这……”范文程又犹豫了。

苏麻喇姑借为范文程添茶之机，用开玩笑的口气说道：

“老先生又犹豫了，怕自己是汉人，不便参与这样的事吧？”

“不，我不敢忘记太宗皇帝知遇之恩。”

“可你害怕与我们同心同党……”

“不，不，我是，我是正在想啊！”

孝庄看着苏麻喇姑笑了，这个聪明的侍女把范文程逼到了墙角，不容这个老谋臣不讲了。她佯装制止苏麻喇姑，从容地说道：

“老先生不必介意，苏麻喇姑意急心切，言重了。其实，你们汉人早就讲过：‘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先不论谁是君子，谁是小人，‘和’、‘同’是什么？不就是党吗？分党有什么可怕，诸王贝勒谁没有党？睿亲王、英亲王、豫亲王一母所生，又同心为多尔袞谋位，我看就是‘同母党’，你、我、苏麻喇姑、姑姑、皇贵妃、皇淑妃都在为皇上出力，我看就是‘皇上党’。你老先生读书多，又是个汉人，硬是让一个‘党’字吓住了。老先生，你说对不？”

范文程苦笑着连连点头，在这个女人面前，他觉得自己已无须隐藏，也不敢隐藏了。

“皇太后明鉴。党同伐异，臣有三事禀奏：一、请以皇上和两位皇太后的名义，下发诏令，恩准郑亲王自责自贬之请，诏令睿亲王为首位辅政王……”

“这样可行吗？”

“关键之处，在于这份诏令为圣母皇太后所发。此诏一出，诸王贝勒套在圣母皇太后头上的‘不参与朝政’的紧箍圈就自行脱落了。二、请以圣母皇太后个人的名义发出懿旨，诏令首位辅政王代君理政，克取宁远，入主中原。使六部官员皆知，辅政王首位之权，系圣母皇太后一时所托，必要时，亦可下诏收回。三、如果启心郎索尼可以信赖，可将上述诏令，让其带回，当作惊世之功，献于多尔袞；若索尼不足信赖，可让其空手回京，诏令可迟几天派人送回。臣之所言，乃宁完我‘忍让’二字的正奇之用，请皇太后明察。”

孝庄扶案而起，大声说道：

“三人同心，其利断金！”她从抽屉里拿出写好的懿旨交给范文程：

“老先生请看，这是否可用？”

范文程接过一看，懿旨是这样写的：

奉天承运。大清崇德八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母后皇太后、圣母皇太

后懿旨：

郑亲王自责自贬，有诸葛孔明之风，足为朝臣楷模。其不恋高位，不专权势，更堪群臣效仿。笺表所请，特予恩准。现命睿亲王多尔袞为摄政王，郑亲王济尔哈朗仍为辅政王，代君听政，以期克取宁远，入主中原……

范文程看完，向孝庄深深一礼：

“臣一颗久悬之心，落到实处了。臣这就告辞。”

“老先生保重。这次清河汤泉之行，权作风雪夜晚的一场神仙梦吧！”

范文程会意地笑了。他悄悄而来，又悄悄而去，连马蹄足迹，也被大雪覆盖了。

索尼在第二天午后离开汤泉，带走了孝庄的懿旨。几天之后，索尼便接替了谭泰在两黄旗中的权势。

年节清晨，在盛大的朝贺典礼上，多尔袞登上了摄政王的高位。孝庄头上的紧箍圈也同时脱落了。

二十 历史把一个陌生的课题摆在李自成的面前

九月中旬，当郑亲王济尔哈朗率领满洲八旗向宁远进发的时候，在中原战场上，新顺王李自成听取了参军顾恩君关于“金陵势居下游，虽济大业，其策失之缓。直取京师，万一不胜，退无所归，其策失之急。武昌火燹之后，得之无用，舍之亦不为害。关中乃大王桑梓之邦，百二河山，天然险要。不如先定关中，建国立业，然后旁掠三边，资其兵力，攻取山西，后向京师，庶几进有可攻，退有所守，方为全策”的建议，率领百万大军，向陕西关中作战略性的奔进，开始了决定中原形势的郟县战役。

这次战役，在东至襄城西至西安的狭长战线上进行了一个半月，消灭明军十万兵马，招降了明朝将领白广恩、陈永福，击毙了陕、晋、豫、楚四省军务总督孙传庭，攻破潼关、蓝关，占据西安。于十一月中旬完成了“先定关中”的战略奔进。

就在这时，多尔袞派出的使者刚林、洪遇霖、迟起龙、缪尚义等，经过一个多月的打探奔波，于十二月上旬到达陕西北部的榆林城，并在那里会见了李自成的侄儿“一只虎”李过。把一个极其陌生的课题，摆在李自成的面前。

十二月初七，李过北定三边，在攻占榆林城的第二天，他手下的一名小校，在长城边口发现了七个形迹可疑的商人。三个像是南方汉人，其中一个说着一口不易听懂的福建话。四个像是蒙古人，但举止话语却与蒙古人不同。在盘查询问时，那个汉人对义军的情况似乎十分熟悉。他在向义军献出十匹骡子驮的布匹杂物作为慰劳品后，便直接提出有重要事情请见李过将军。他看出小校有几分疑虑，便先发制人地说：“事关闯王千秋大业，不见到李过将军，决不吐露一个字。”小校见事体重大，不敢耽误，除派兵对这七个商人严加看管外，便亲自奔回大营，禀报了正在忙于军务的李过。

李过听了也十分诧异：在这长城脚下，会有什么事情如此神秘？他转而一想，莫非是闯王派往太原的细作，有了极其紧急的军情，来不及奔向西安，就近来到榆林。他是个办事精细的人，不便在大营接待这些身份不明的人，便命小校把七个商人悄悄带到榆林城外的关帝庙里等候。

一个时辰以后，李过带着十名亲兵来到关帝庙。十名亲兵把守了殿门，小校手下的士兵警戒了大庙四周，李过手执马鞭，大步跨进关帝庙的正殿。一走进殿门，他震惊了，七个商人向他行单腿跪拜礼，这不是传闻中满洲鞑子的礼节吗？在他震惊与疑惑的刹那间，那个汉族商人急忙叩头请安禀报：

“祝新顺王万福，祝将爷安好！大清国辅政王多尔衮亲王，特派内院大学士刚林先生，千里而来，祝新顺王旗开得胜，祝将爷建立奇功。”

什么辅政王？什么内院大学士？什么刚林？这些官位和名字，对李过都是陌生的。他很快拂去震惊和疑惑，伸出手中的马鞭一指：

“站起来说！”

在空旷沉静的大殿里，没有接待，没有桌椅，在清冷的气氛里，洪遇霖把刚林介绍给李过。洪遇霖隐瞒了自己的身份，说自己是一个担任翻译的通事。他明白，如果“一只虎”知道自己是洪承畴的同族兄弟，是断不会让自己活下去的。

刚林看到李过英武凛然的样子，又看到洪遇霖惊恐的神态，立即用汉话直接与李过攀谈。这偶然的一招，使李过感到十分惊讶：一个关外鞑子，汉话讲得这样好，意思表达得这样清楚，确实是他没有想到的。当刚林拿出多尔衮致闯王的书信交给他时，一种沉重的感觉涌上心头。

多尔衮的信是这样写的：

……大清国皇帝致书于西据明地之诸帅：朕与公等，山河远隔。但闻战胜攻取之名，不能悉知称号……兹者致书于诸公，协谋同心，并取中原。倘混一区宇，富贵共之矣！不知尊意如何耳。惟速驰书，倾怀以告。是诚至愿也……

李过看完书信，知道事体重大，只有闯王才能作出决断。他便大步走出正殿，吩咐小校把客人请进大营客房，以礼相待，确保安全，不许与任何人接触，不许出任何差错。他回到大营，向副将交代几句之后，便率领五十名亲兵，飞马向西安驰去。

十二月九日，李自成在西安皇城秦王府的正殿里听了李过的禀报，看了多尔衮的书信，感到十分忧虑。一个陌生的敌手，已经闯进了他的生活。他隐隐地感觉到，以往折磨崇祯皇帝的外患，也要折磨自己了。随即感到十分后悔，在过去的年月里，为什么没有注意对辽东情况的揣摩呢？

他打发李过回府看望家小之后，便独自一人冷静地思索起来。对多尔衮的提议，回答是明确的。自古以来，怯于外者必受制，崇祯的老路是决不可走的。他所忧虑的是，谁熟悉东虏的情况，能为自己执著设谋呢？

当天下午，他在秦王府正殿里，召见了谋臣牛金星、宋献策和李岩。让大家看了多尔衮的信，并谈了刚林来到榆林的情况。然后像往常一样，静听着他的谋臣们的议论。

通晓古今历史的牛金星，除了谈论周朝时的“肃慎人”，秦汉时的“挹

娄人”，南北朝时的“勿吉人”、“靺鞨人”，宋朝时的“女真人”都是辽东满人的祖先外，对现实中的大清国，也是知之甚少，甚至连现时大清国的国体也说不清楚。牛金星最后说：

“多尔袞联手之意，是想借我之力推倒明朝，分得一勺残羹。他想利用我们，我们不妨也利用他。联手之说，似可考虑。”

牛金星的回答使李自成非常失望。他微笑不语，没有表示肯定和否定，他想听听军师宋献策的看法。

熟知天文地理、饱读兵书的军师宋献策，十分坦率地说，他既没有浏览过辽东的山川形势，也没有看见过八旗兵的征战操练，当年卜卦算命，浪迹江湖也没有到过辽东，对大清国的情况，确实说不出什么。谈到对多尔袞来信的处置时，宋献策说道：

“为慎重行事，联手之说，可暂不作答。送信使者，也可以留住不放，说不定日后会有用场。”

李自成仍然没有作声。他觉得宋献策的思虑比牛金星深刻一些，也许是可以采纳的一个办法。但宋献策对大清也茫然不知，更加重了他心头的忧虑。

忠耿坦直的右军师李岩，对多尔袞来信的区处，提出了十分尖锐的见解：联手之说，应当断然拒绝，决不可稍有犹豫，崇祯失掉民心，对东虏迁就屈服，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关于大清国的现状，李岩向李自成提出召见新近投降的原蓟辽总兵白广恩的建议。

李自成欣然接受了，并且高兴地说道：

“林泉所言极是。进山问樵，临江访渔，要摸清东虏的底细，就得向与东虏打过交道的贤者请教。林泉，你辛苦一趟，速请白广恩将军前来叙谈。”

当天晚上，李自成召见了白广恩。白广恩，四十多岁，松锦战役中，是洪承畴手下的八大总兵之一。在松锦决战的重要关头，洪承畴手下的五个总兵王朴、杨国柱、吴三桂、唐通、马科，畏敌如虎，拔营先逃，使明军未战先乱。只有白广恩、曹变蛟、邱民仰三营未动，在十三万明军溃散中，保护洪承畴坚守了松山城，表现异常镇静和勇敢。洪承畴为了向崇祯皇帝奏明松锦兵败的实情，并向皇上泣庭求援，便派白广恩率五千精骑突围而出，奔向北京。谁知泣庭求援还没有结果，洪承畴在松山就城破被俘了。白广恩也被兵部调往陕西，又开始了围剿义军的生活。

白广恩由李岩陪同走进秦王府，李自成走下正殿的丹墀迎接，互相见礼之后，进入正殿，在一盆炭火旁坐下来。李自成十分随和，坐在白广恩对面的椅子上，在询问了白广恩近来的生活情况之后，便十分诚恳

地说道：

“我对东虏知之甚少，特向将军请教。海阔天空，不拘一题，愿将军尽其所知，畅所欲言，为我增加一些知识。”

李自成诚挚的态度和朴实的作风，使白广恩异常震惊和感激。一个马上成名的帝王，如此对待一个势穷投降的败军之将，也许是亘古未有的。他感激涕零，尽其所知，详细地谈了自己对东虏的了解。

他谈到皇太极、多尔袞、豪格、济尔哈朗这些大清国的上层人物……

他谈到八旗兵的作战特点：骑兵运动性强，善于乘虚蹈隙，战术灵活。诸王意见常有分歧，但有令必行……

他谈到松锦战役中清兵的部署情况，认为重于进攻，疏于防守……

他谈到松锦战役的失败，认为不是败于清兵的善战，而是败于王朴、吴三桂的临阵脱逃……

白广恩只是一个对清兵作战勇敢的将领，不是一个知山知水的贤者，更不是一个把握时代风云的政治家。他的目光更多地注视着战场上的刀剑、硝烟、厮杀、呐喊，很少注意战场之外的事情。加之他仍以明军总兵的立场，用败而不服的目光，尽量挑剔清兵在战场指挥的纰漏和失误，甚至把皇太极、多尔袞的一些长处，都说成是投敌汉人祖大寿、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等人的设谋献策。这就使他谈话中的许多观点，产生了偏颇的结论。这些偏颇的结论，先入为主地在李自成的头脑里留下了印象，在四个月以后的山海关一片石战斗中，产生了消极的影响。

白广恩一个时辰的谈话，为李自成了解陌生的大清国提供了一些素材，开阔了他的视野。特别是白广恩对汉族叛逆祖大寿等人的痛恨，引起了李自成按捺不住的深思：“中原为什么出了这么多的败类呢？而且是年复一年地增多。如今，洪承畴、祖大弼都投降过去了。一个边远的族类有什么特殊的本领吸引他们呢？仅仅是因为打了败仗吗？……

“近几年来，为什么自己没有注意东虏的情形呢？自己的手下，没有一个通晓东虏事务的人才，看来自己的目光还是短浅啊。白广恩如何？看来只是一个将才。真是捉襟见肘。

“定鼎北京之后，辽东事务也许会是最棘手的问题。两面作战、三面作战的形势都可能出现。多尔袞的来信，不就是一个征兆吗？联手之说，是一个可怕的圈套。如果‘联手’，对内会失去民心，对外会受制于人。如果拒绝‘联手’，不就要动手厮杀吗？这也许是洪承畴、祖大寿之流为多尔袞献的毒计吧……”

听了白广恩尽其所知的谈话，李岩有些失望了。“白广恩，止一战将耳！”他的思绪飞向西安之外，尽其平日所闻，在长期镇守辽东的将领谋臣中，为闯王寻求通晓东虏事务的贤者。他想到为洪承畴执著设谋的刘子政，传说在松锦战役失败后自杀了，觉得十分惋惜。他突然想到宁远总兵吴三桂，传说这个年轻的总兵最近在宁远打败了清兵，声威震动了北京。由吴三桂他想到宁远铁骑，想到吴三桂的父亲吴襄。如果能通过关系抓住吴襄，辽东之急也许可以缓解了。他看得清楚，在崇祯皇帝坍塌之后，吴三桂和眼前的白广恩一样，都不会为崇祯皇帝殉难尽忠的。

白广恩谈完之后，李自成拱手致谢，并声称要组建蓟辽大营，编就一万骑兵交白广恩统率。他拉着白广恩的手，英气勃发地说道：

“将军放心，朕决不会像崇祯那样，使东虏猖獗横行。来日讨伐东虏，将军可为先锋！”

送走白广恩，李自成转身把多尔袞的书信交给李岩，神情异常坚定：

“林泉，按你的意思复信多尔袞，朕非崇祯，岂容他妖魔小丑横行！中原事务，朕自有定策，不容他异邦异种插手。如何措辞，你斟酌吧！态度要坚决，语气要强硬，在这大关节上，咱们不能有丝毫含糊！复信写好后，交给李过，叫刚林赶快滚开！”

李岩应诺，但并不告辞离去。

“你还有什么良策吗？”李自成低声询问。

“来日与东虏决战，臣觉得有一人似可利用。”

“谁？”

“宁远总兵吴三桂。”

“有办法弄到手吗？”

“可以先抓吴襄……”

李自成神情一振，拉着李岩，重新坐于炭火旁……

当李过打发刚林等人离开榆林城的时候，李自成按照李岩“先抓吴襄”的建议，派人携带大量珠宝和贵重药材，悄悄向北京进发了。

二十一 时代的折光，在吴三桂脸上变幻着色彩

在历史发展的特定时期，人们在各种错综复杂的意向支配下，按照各自的需要，塑造着一个共同的“人物”，并企图利用这个“人物”达到自己的目的。宁远总兵吴三桂，就是这个特定时期，由各个敌对的集团共同塑造的一个畸形儿。

明朝崇祯皇帝和统治阶级赏识他、嘉奖他、美化他，把他捧为拯救大明王朝的新星。为了对付逼近北京的李自成农民起义军，在他的头上编织了一个奇异的光圈。

清廷多尔袞和满洲贵族集团看重他，用重金高爵收买他，派专人到锦州拉拢他，连避居于清河汤泉的孝庄也没有忘记他，为了在“入主中原”时能顺利通过山海关，不得不千方百计地讨好他。吴三桂这个名字，在盛京皇宫和满洲八旗的兵营里，也慢慢响亮起来了。

新顺王李自成，为了对付清廷将来可能发动的入侵，保卫辽东边关的安宁，避免将来可能出现的两面作战，也把目光转移到十万宁远铁骑的身上，也在暗地里派人和吴三桂拉上了关系。

在崇祯皇帝、多尔袞、李自成这样几个决定时代动向的代表人物眼里，吴三桂只是一个可以利用的工具，如同洛阳桥头潦倒老人叫卖的一口宝刀，在几个买主的哄抬市价中，抬高了这口宝刀的实际价值。当然，不论是崇祯皇帝、多尔袞，还是李自成，他们谁也没有想到，就是这样一个被视为工具的人物，竟然影响了大明、大清、大顺政权的命运，影响了汉族和满族、贵族阶级和广大人民在以后三百年间的喜、怒、哀、乐。

吴三桂是明、清交替时期的一个二流角色，但他却处于三股力量的交叉点上。时代的折光，此刻正在他的脸上变幻着各种捉摸不定的色彩。

崇祯十六年（1643 年）腊月的最后一天，吴三桂在宁远城里，公开地、秘密地会见了来自各方面的使者。真是历史的巧合啊！

腊月三十日上午，北京兵部侍郎王家彦带着崇祯皇帝任命吴三桂为山海关总兵的诏令和三万两犒银，在三十名随行铁骑护卫下，锦衣皮裘、器宇轩昂地走进宁远城西门迎恩门。吴三桂带领将校谋士一百多人，在迎恩门内跪迎，街面上三步一哨、五步一岗的宁远士卒，操戈执刀，肃穆列队直至大营门内的议事厅。市民们都悄然回避了，宁远城里的悄然无声，更加衬托出了兵部侍郎的声威。

兵部侍郎王家彦，今年四十多岁，高大的身躯，胖胖的面容，有着

一双细长的眼睛。乍看起来，是个精明的人，仔细端详之后，就会从他的眼睛里发现，原是一个毫无才气的庸人。他原是崇祯皇帝十七年前的一个记事官，唯一的功绩是，在崇祯皇帝做信王时，他陪伴崇祯在信王府，过了几年苦难的生活。崇祯即位之后，他迁升至兵部侍郎，实际上是崇祯皇帝派往兵部的心腹。他这次到宁远来，名义上是犒劳胜利之师，传谕皇上诏令，实际上是奉崇祯皇帝的密旨，考察吴三桂的为人和辽东形势的现状。吴三桂虽然不知道这其中的奥秘，但这姗姗来迟的犒军，已引起了他的警觉。吴三桂已经在思索如何对付这个负有特殊使命的兵部侍郎了。

在大营议事厅里，王家彦以矜持威严的神情宣读了皇上任命吴三桂为山海关总兵的谕旨，然后以居高临下之势，挥退了将校谋士。在一阵饮茶歇息之后，便开始了与吴三桂的密谈：

“宁远一战，将军重创东虏，圣上喜悦，京师欢腾。除擢升将军为山海关总兵外，圣上特犒银三万两，以彰宁远将士不朽之功。圣上很想知道，将军对今后的辽东局势，有何卓见良策？”

就任山海关总兵之职，意味着增加六七万兵马，吴三桂当然是高兴的，但区区三万两犒银，却使吴三桂心头不快：这不是打发叫花子吗？但他知道，和这样的京官打交道，最重要的一条是“谨慎”。他对王家彦的询问，根本没有回答，而是非常谦恭地说道：

“谢圣上九天之恩。宁远决战，重创东虏，乃圣上洪福所致，三桂不敢贪天之功。圣上重金犒赏，实在是受之有愧。”

王家彦根本没有察觉吴三桂话中的虚伪和讥讽，反而信以为真，便以教训的口气说道：

“这样很好。为臣下者，应时刻牢记圣上的恩泽，才不至于功大忘本。将军家翁吴老将军，已被圣上任命为中军府都督，诏令在本职离开京师时，就已经发出了。将军可以大胆陈述有关辽东形势的攻守良策，不必有什么顾忌。”

这个消息，真超过百万犒银啊！吴三桂听了十分兴奋。父亲的出职，说明多疑自悛的皇上，在一段时间的犹豫之后，开始重用自己了。但他知道，此刻决不可喜形于色，为了进一步试探这个兵部侍郎的心机和胆略，他立即摆出一副忠君爱国的神情，恭顺地说道：

“圣上山高海深之恩，吴三桂铭刻肺腑，万世不忘。王大人，卑职是个武将，如果有言论失误之处，请大人万勿见怪。”

“这个自然，将军请讲。”

“王大人，恕卑职直言。朝廷用这三万银两犒军，莫说犒劳将士，就是用来抚恤死者的遗属也不够开支啊！如果将士知道朝廷如此薄情，会

由伤心变为生怨的，这对大人这次犒军也不光彩！因为宁远地处关外，将领士卒根本不知朝廷内库短缺……”

王家彦根本没有料到吴三桂一开口就这样提出问题，他机变不足，语塞态窘了。吴三桂看在眼里，刚才那样畏怯的情绪消失了一半。不等王家彦转弯解释，他慷慨大方地说道：

“我看这样吧，卑职从自己的家产中拿出七万银两，凑够十万之数，算作朝廷犒军之用，以安抚将士崇敬圣上之心。因为，普天之下，皇上为尊。卑职的意思，就在明天，大年初一，召开犒军大会，请王大人亲临训示，布圣上之恩德，谕朝廷之厚爱，鼓将士之斗志。一举三得，大人觉得如何？”

吴三桂这一收一放，使王家彦转不过弯了。他既感到愧怍，又感到高兴。朝廷用三万银两犒劳胜利之师，确实显得太寒碜了，但内库拮据，皇上也没有办法！知情知理的吴三桂，器宇不凡的吴三桂，一举而解决了这个难题，真是富有的“宁远王”啊！他非常感激地说道：

“将军忠君忧国，忠心赤胆，体念圣上之忧，谅解朝廷之愁，实亘古之所罕见。本职复命京师，定将将军忠贞之心奏明圣上。使圣上得知，在这主忧臣辱之时，宁远尚存朝廷可以倚重之人。”

王家彦说得十分诚恳，但吴三桂期待的根本不是这些空言泛论。从腰包里掏出七万银两，难道就为了这几句不带盐酱的话吗？他决定再向王家彦捅一拳，看看这个兵部侍郎到底有多少斤两。吴三桂看着王家彦微微摇头，神情仍然十分谦逊地说道：

“大人如此错爱，太看重卑职，也太看轻卑职了。为君解忧，臣之本分；为国捐躯，将之天职。吴三桂不求大人为卑职请功，只求大人代卑职急速向圣上报惊：东虏又要兴师进犯了。”

“这，这是真的？”王家彦脸色苍白了，皇上使者的身价一下子跌落了。吴三桂看得清楚，宾主原来的地位颠倒了，主动权落到了吴三桂的手里：

“侍郎大人久居中枢，不谙边情。东虏济尔哈朗败师宁远之后，已负罪下台，换上了多尔袞执掌朝政。此人精明干练，野心勃勃，才智过人，在满洲有‘聪明王’、‘智慧王’之称。他上台伊始，便以‘誓雪宁远之耻’为号召，率领八旗兵马，围猎于高山、峻岭、荒漠、莽林之中。围猎者，满洲八旗练兵演习的一种办法。现已收营集结，据细作禀报，不日之内，就可能挥师西进，兵临宁远……”

王家彦对军旅之事，根本不懂，听到吴三桂的恫吓，早已肉瘫骨软，忙不迭地问道：

“军情如此，将军可有破敌之策？”

吴三桂神情沉重地说道：

“大人知道，在打仗这件事情上，常胜将军是从来没有的。东虏那一群亲王贝勒，都不是白吃牛羊肉长大的，他们都跟着努尔哈赤、皇太极的马头闯荡了几十年，都是打仗的能手。他们也知道吸取失败的教训，而改用新的战法。可这新的战法是什么？我们至今一无所知。”

王家彦的神态明显的着急了。吴三桂继续说道：

“再说，宁远决战，前后历时二十多天，将士都十分疲惫，急需粮食保养，以恢复其体力。但宁远粮秣所剩不多，四周粮仓农舍已被东虏洗劫一空。如果宁远一旦被围，将士将有挨饿之虑。无粮养兵，其兵自散啊……”

王家彦落下了矜持的侍郎架子，在议事厅里团团乱转起来。

“还有，宁远驻军虽有十多万之众，如果都是卑职的属下，再苦再累，也能坚持。可惜许多将士，都是原来洪承畴统率下的其他总兵的人马。胜利之师好带，败退之兵难治，如果将来万一战斗失利，则后果不堪设想。”

王家彦停止脚步，无可奈何地问道：

“将军难道没有一点办法吗？”

“有。卑职有一个应付此种局面的办法，请大人定夺。”

“好，快讲！”

“为再次重创东虏，保卫京师东面的屏障，请侍郎大人以监军之名，暂留宁远，与卑职并马疆场，合力拒敌……”

“本职，本职不曾打过仗啊……”

“卑职不要大人冲锋陷阵，只是借大人盛名虎威，便于调遣各部兵马。若蒙大人同意，卑职立即奏请圣上恩准。大人以为如何？”

吴三桂这一招，可把王家彦吓坏了。在惊慌中，透露了吴三桂最需要的消息：

“将军勿虑，宁远情况，圣上了如指掌。据本职所知，圣上正在考虑对将军的重用。兵部尚书一职，圣上亦寄希望于将军。若内阁辅臣陈大人、魏大人等不再掣肘，诏将军进京晋见之旨会很快发出。将军来日可以调遣的兵马，何止宁远和山海关的劲旅啊！”

吴三桂的目的达到了，刹那间他心底醉了：三十一岁的兵部尚书，在明朝二百七十多年的历史上是没有任何先例的。宁远一战，终于把自己送

上了云端，可以凌空飞鸣了。他的心向崇祯皇帝一边游动了，靠近了。

吴三桂毕竟有他的鬼聪明。他十分清楚，皇上是一个猜疑成癖的人，你要往东，他偏要你向西；你不想干的事情，他偏让你干，也许这就是他的“天纵英明”！对待这位多疑的君王，必须采用特殊的办法。吴三桂在沉吟片刻之后，神情极其恭敬而庄严地说道：

“侍郎大人真是不了解卑职啊！卑职虽有一腔忠君爱国之热忱，但才力不足，宁远一战，已使卑职筋疲力尽，捉襟见肘，何敢有所奢望。请大人代卑职奏明圣上：吴三桂能在今生今世，做圣上的一名边卒，为圣上执戈巡哨，其愿足矣！卑职这就拜托大人了。”说完，向王家彦深深施了一礼，捧呈了一颗非常诚恳的心。

王家彦被吴三桂玩于股掌之上，全然不知，竟然挽起吴三桂的手臂连声说道：

“‘做一名边卒’？好！‘执戈巡哨’？好！‘其愿足矣’？好，好！本职一定奏明圣上……”

当吴三桂玩王家彦于股掌之上的时候，锦州城里的祖大寿，以多尔袞的名义派来了使者，也进入了宁远城，而且大摇大摆地走进了吴三桂的书房。使者不是别人，正是吴三桂的表兄、祖大寿的长子祖泽远。

祖泽远是化装成商人，绕道中后所，也是由宁远西门迎恩门进城的。因为宁远城东一带是辽东巡抚黎玉田的防区，根本不能通行，也不便通行。而宁远城西的防区，是由副将杨坤负责的。杨坤与祖泽远很熟，交情也不错，以往清廷与吴三桂的书信往返，都是通过这条渠道秘密进行的。更为方便的是，守卫迎恩门的将领，正是祖大寿的次子祖泽溥。所以，祖泽远在弟弟祖泽溥的保护下，可以毫不担心地走进吴三桂的书房。

午后未时，表兄弟在书房里见面了。祖泽远首先献上了多尔袞赠送给吴三桂的新年礼品——那颗曾使孝庄惊讶的“翡翠连环珠”。吴三桂是识货的人，他端详着这九颗翡翠结于一胎的稀世之宝，眼睛也有些发直了：这九颗翡翠中的任何一颗，也比崇祯皇帝犒军的三万银两价高百倍。穷酸的朝廷，富有的大清，真是天壤之别啊！他那颗向崇祯皇上靠拢的心，忽地又向清廷移动了。

祖泽远看在眼里，他没有说话，拿出多尔袞写给吴三桂的书信，轻轻地放在“翡翠连环珠”上。这封信写得十分简单：

……除旧布新，天时难留；旧符新桃，人事可期。宁远将军桑梓天地，物华天宝，愿将军世代怜惜；关宁势如天造咽喉，进退可倚，愿将军世代扼据。若地无越篱之盗，关无更戍之师，多尔袞决不图也。荷戟顿首，勒马颁祺……

吴三桂被这封强硬的书信震住了。他清楚多尔衮的为人，决非济尔哈朗可比。他看着这封书信的每一个字，暗暗地思索起来：

‘除旧布新，天时难留’。这话不假啊！明朝也确实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起死回生的希望太渺茫了，用三万银两犒军就是一个可悲可怜的信号。没有银两支撑的朝廷，是维持不了多久的。看来一个新朝的出现，是不可避免的，像洪承畴那样大杰大贤的人，不也抛弃了兵部尚书、太子太保的头衔，归顺大清了吗？天时既然如此，自己就是在山穷水尽的朝廷当上一名兵部尚书，又有什么意思呢？……

“‘旧符新桃，人事可期’。这话也不假啊！但换掉‘旧符’的‘新桃’就一定是多尔衮吗？听说李自成已在襄阳建朝称王，并进入三秦，手中握有百万之师，不也能够换掉‘旧符’吗？‘人事可期’，这一宝该押在谁的身上呢？”

祖泽远见吴三桂手握书信，沉默不语，脸上显出犹豫不定的神色，便从旁边逼来：

“表弟，不瞒你说，宁远一战，你使济尔哈朗跌了台，现时清廷的权柄，已操在多尔衮一人之手，‘誓雪宁远之耻’的风暴，正在辽东大地兴起，从亲王到士卒，从朝廷到村社，都在为攻打宁远作准备。而这一切的发起人和组织者，就是多尔衮啊！……”

吴三桂像是听到了八旗兵马的围猎声、冲杀声和卷地而来的马蹄声。他心里有些惧怕了。如果多尔衮挥师西进，再来决战，自己刚刚浮上云头的声望英名，就会立即毁灭的。他放下手中的书信，静听祖泽远讲下去：

“表弟，你还不了解多尔衮这个人啊！这个人比皇太极更难对付。他既有宏图大略，也有机关变权谋，现时虽是辅政王，但群臣俯首，众将帖服，其权力声威，绝不亚于万乘之尊，是大清的实际统治者。他总理朝政，巨细分明；恩威赏罚，至明至公；善谋善断，心细胆大；一言九鼎，掷地有声。他特意要我向表弟致意：若宁远与盛京通好，则表弟在宁远的所有家产，将与大清日月同在。若表弟失此良机……”

王家彦带给吴三桂的喜悦和希望，在祖泽远的突然停顿中全部破灭了。吴三桂陷入绝望的苦恼：

“是啊，自己在宁远的全部家产，都明晃晃地摆在多尔衮的脚尖前。崇祯皇帝已无力保护自己，李自成远在几千里外，也是鞭长莫及，只要多尔衮用脚尖猛力一踢，自己的全部家当就全消失了。什么山海关总兵？什么兵部尚书？都是一场五光十色的春梦。‘左右逢源’，真是左右为难啊……”

祖泽远见吴三桂眉头紧锁，知道多尔衮强硬的方针见效了。但他摸不清吴三桂到底会取什么态度，是‘高山流水’呢？还是‘琴碎音绝’呢？他

怕这根弦因绷得太紧而骤然断绝，自己回去不好交差，便以亲切的口吻说道：

“当然，这是表弟生死攸关的大事，多尔袞特意叮嘱我向表弟致意：如果表弟认为时机未到，不便明有所举，也可以再等一些时日。”

这真是几句多余的话啊！如果没有这几句话，吴三桂可能在沉默片刻之后，为了自己在宁远的财产，立即做出向清廷归降的决定，祖泽远也将以游说之功列名于清代的《名臣传》里。由于这几句多余的话，使吴三桂窥见了多尔袞的底牌：原来是一种敲诈啊！他决定用敲诈的办法对付多尔袞的敲诈，要叫多尔袞明白，吴三桂不是低价可以收买的。再说，在这讨价还价中，谁知道天上的风云还会怎么变幻呢？

吴三桂把头一扬，纵声大笑，随手把多尔袞的书信，放在灯火上烧了。转身对祖泽远说道：

“请表兄代我向舅父们拜年请安，向众表兄弟致意问好。你们的心意，三桂拜领，日后自见心迹。请表兄致意辅政王多尔袞：惠书拜读，无任感激，吴三桂人微言轻，没有资格与辅政王议论宁远盛京通好之事，来日若有奇遇，吴三桂当不负辅政王之厚爱。‘人事可期’，请辅政王稍待时日。”

祖泽远惊讶了：

“难道兵部侍郎王家彦至此，有所透露吗？”

“看来表兄的消息还不够灵通。你只知道王家彦前来犒军，尚不知家父在北京闲居十年之后，已被皇上任命为中军府都督了。”

祖泽远立即明白：北京的价钱出得高啊！吴襄已经升官，那吴三桂呢？

“北京对表弟也有所倚重吧？”

吴三桂微微一笑，故弄玄虚地说：

“将相无种。表兄，我们在孩提时，你能知道我今日之为山海关总兵吗？今天是腊月三十，明天是大年初一，黄道吉日，兵部侍郎王家彦要在大营里召开犒军大会，你这远方的商人，也去看看热闹吧！”

祖泽远一时蒙了。

吴三桂得意地大笑起来……

就在大年除夕晚上，当吴三桂周旋于官宴王家彦、私宴祖泽远之间的时候，迎接灶神“回宫降吉祥”的子时到了，宁远城里的鞭炮响了起

来。这时，北京吴襄派来的家臣袁樊功走进了吴三桂府邸的内宅，带来了一个吴三桂意料之外的惊人消息。

在内宅里，袁樊功低声向吴三桂禀报：

“老将军要小臣飞马赶来禀报：老将军已与闯王李自成拉上了关系……”

“你说什么？”吴三桂大惊，以为自己听错了。

“老将军通过中间人，已与闯王李自成拉上了关系。”

“可有老将军的书信？”

“有。”袁樊功说着，立即脱下一只皮底棉鞋，用短刀小心翼翼地启开一层皮底，取出一张折叠的纸片，呈交吴三桂。

吴三桂举在灯下一看，纸片上写着八个字：

马门有客，柳暗花明。

“老将军特意叮嘱，请少将军按纸上所示行事。”

“中间搭桥人是谁？”

“小臣不知。近日密云巡抚王则尧大人曾来府上几次。”

“闯王没有派人来吗？”

“小臣不知。”

“闯王现在何处？”

“听老将军说，闯王已经占领了西安，正在准备登极就位，要当皇帝了。”

袁樊功离去安歇了，吴三桂拿起纸片，看着“马门有客，柳暗花明”八个字默默地发呆：

“闯王，一个令人生畏的名字，一个令人生畏的人，怎么也闯进自己的心里来了？来得是这样的突然，这样猝不及防，一下子就挤走了崇祯皇帝和多尔衮，占据了自己的整个一颗心，而且使人心神不宁。真是不可捉摸啊……”

“闯王，这个陌生的对手，来得又是这样的高傲，除了那风雨雷电般的威名外，什么也没有，只有‘柳暗花明’四个字。真是不同凡响的奇人啊……”

“闯王，现时还是一个需要琢磨的‘谜’！他是什么性格？他有什么嗜好？他的长处、短处是什么？他长着一颗什么样的心？自己都一无所知啊！自己摸透了崇祯皇帝，那是一个自命不凡、刚愎自用、猜疑成癖、志大才疏的帝王，靠龙子龙孙的特权，居于九天之上，对九天之下的事情，似知非知，有时甚至浑然不知。这样的皇上，是容易对付的。自己也摸透了多尔衮，那是一个具有雄才大略的枭雄，才智超人，胆略过人。他的残忍和诡诈，在制伏许多对手的同时，也制造了许多敌手。这样的人，也是可以对付的。两个月来，自己‘模棱两可’的战术，不也使多尔衮感到头疼吗？可闯王呢？……”

“闯王，真是要取代崇祯而成为一代新主吗？到了他君临天下的那一天，自己该怎么办呢？”

宁远城里繁密的鞭炮声响了起来，连成一片。总兵府门外放起的“二踢脚”凌空爆响，宣告新的一年的来临。吴三桂突然想起居住在迎宾馆里的王家彦，想起了居住在驿馆里的祖泽远，想起了即将召开的犒军大会，他的心绪更加纷乱了：

“天意属于谁呢……”

二十二 西安，“逆天作乱”的闯贼北京，“天纵英明”的崇祯

崇祯十七年（1644 年）二月初一，西安北门外的校场四周，旌旗蔽野，马嘶如雷，鼓声喧天，号角动地，几十万骁勇将士，披甲戴胄，佩剑执戈，分中吉、左幅、右翼、前锋、后劲五营，列队于校场和校场四周的田野里。大顺的黄龙大旗，长二丈八尺，宽一丈八尺，飘扬在校场阅兵台前的百尺竿头，劲风吹拂，金丝绣成的黄色巨龙腾空飞舞，在晴空与晨光中闪着亮光，异常威武雄壮。黄龙旗前，按营制规定的前黑、后黄、左白、右红、中青的日月龙凤帜，遍插田野，形成了旌旗的海洋，在晨风中“呼呼”作响，如海涛涌起，使人感到激励和振奋。从西安皇城的大元帅府到西安北门外校场十多里的大道上，几十万夹道伫立的兵马，鸦雀无声，庄穆地等待着大顺皇帝李自成的到来，宣告一个重要时刻的开始。

大顺军各营的正副统帅，都是跟随李自成揭竿起义、在血泊中滚了十多年的老兵，如田见秀、李过、刘芳亮、袁宗第、郝摇旗、马世耀等。他们都有着极为艰难的经历和深沉的情感，看到今天这样的场景，眼泪禁不住地流了下来。郝摇旗、袁宗第、刘芳亮、马世耀等，竟然控制不住沸腾的激情，低声泣咽起来。他们身边的小将亲兵，都有着同他们一样深的感情，也都是从死人堆里滚出来的，谁没有一本艰难困苦、死里挣扎、马上搏斗，把生命扔出去又捡回来的血火战斗史？谁身边没有倒下几十个、几百个难忘的亲人、兄弟和伙伴？今天，欢乐和怀念，喜悦和哀思搅在一起，在他们心里翻涌着，直涌到嗓子眼儿里。感情的传染有时会产生奇异的功能和效果，几个大将默默的泪水和低咽，很快使那些参加义军时间较长的小校士兵也激动起来。他们有的流泪，有的紧咬牙关，有的握紧手中的刀剑，有的把胸中的英烈之气提到胸口，都准备在闯王下达向北京进军的命令之后，便提枪跃马，勇往直前，不攻破北京，死不回头。

士气高涨到饱和的程度，便出现了奇异的沉默。十多里大道两侧的几十万兵马，没有谈笑，没有马嘶。真是令人战栗的沉默啊！

卯时正点，西安北门城楼响起三声剧烈的炮声，预告这庄严时刻的即将到来。大顺皇帝李自成，身穿紧袖袞龙战袍，头戴青绒绣金战帽，下跨乌龙驹，在刘宗敏、牛金星、宋献策、李岩、顾恩君和三百多亲兵的簇拥下，出大元帅府，向城外的校场走来。夹道伫立的几十万兵马和簇拥在大道两旁的关中父老，淤积在心中的激情爆发了，“闯王万岁”、“永昌皇帝万岁”、“大顺万岁”的欢呼声，随着李自成的到来，一波一浪地涌腾起来，直扑校场。半个时辰内，不停不歇，声势越来越激昂，如春雷滚动，震动了关中的大地、天空，震动了渭水、黄河……

风雷动，一条巨龙就要飞腾了。

李自成在阅兵台上，宣布了全军向北京进军的命令。刘宗敏重申了大顺军的军纪军法，右军师李岩宣读了伐明《檄文》。在沿途十多里依次响起的火炮声、欢呼声、马嘶声中，大顺军排山倒海的金戈铁马，以李双喜、田见秀、李过为三路先锋，从西安出发，向明朝的心脏北京城开始了冲击。

李自成向北京的进军，在军事上，政治上，策略上，都做了充分的准备，都是针对明朝的弊端、时代的要求而发的。在军事上，经过整顿和训练，他已拥有骑兵六十万，步兵四十万，这支强大的军事力量，是明朝无力抵抗的；在政治上，他发布文告，公开提出“贵贱均田，割富济贫”的纲领和“五年不征赋税，休养生息”、“一不准杀伤百姓，二不准奸淫妇女，三不准焚烧房屋”等具体政策和措施，以满足广大农民的要求和希望；在策略上，右军师李岩为李自成代撰的伐明《檄文》，集中表现了大顺政权上层领导聪睿的智慧和政治上的成熟。

这篇《檄文》中写道：

……君非甚暗，孤立而炀蔽恒多；臣尽营私，比党而公忠绝少。贿通官府，朝端之威福日移；利擅神宗，閭左之脂膏殆尽。公侯皆食肉纨袴，而倚为腹心；宦官悉龇糠犬豕，而资为耳目。狱囚累累，士无报礼之心；征敛重重，民有偕亡之恨……

非常聪明。大顺皇帝李自成给崇祯留下了一点面子，把打击的重点，放在明朝朝廷的中枢——宦官和特务组织厂、卫的身上。这固然反映了李岩等对皇权敬重未泯的态度，但也公正地评价了并非荒淫无能的崇祯。这对争取明朝上层官员的归顺是十分有益的，他们懂得分别看待，分别对待明朝的官员了。

这篇《檄文》中写道：

……凡兹百工，勉保乃僻，绵商孙之厚禄，赓嘉宾之麻声。克殚厥猷，臣谊靡忒……臣其慎哉，尚效忠于君父，广贻谷于身家……

说得多么明白啊！为了消除明朝各地官员的疑虑，李自成特意将投降的明朝藩王——秦王朱存枢带在身边，封以权将军，让其参议其事。

后来的事实证明，李自成这些正确的政策和策略，立即受到广大人民的竭诚欢迎，极大地支持了李自成领导的进军。当大顺军渡过黄河以后，队伍所到之处，人民壶浆竞迎，有的府县的农民，揭竿而起，杀死知府县令，夺印送款，迎接义军。

就在大顺军誓师东征离开西安的这一天下午，却发生了李自成遇刺未遂的事件：

这一天午后未时，李自成偕刘宗敏、牛金星、宋献策、李岩行至灞桥桥头，突然从桥下蹿出一个十四五岁的少年，护驾亲兵不及拦阻，那少年直奔李自成马前，挥手扔出一把匕首，直向李自成刺去。李自成在仓促之间，挥起手中的马鞭，打落了距离面额只有一尺的匕首。护驾亲兵同时擒拿了刺客，李岩也在同时跳下马鞍，拾起匕首一看，是用剧毒浸泡过的，冷汗一涌而出，失声说了一句：

“毒刀！”

刘宗敏、牛金星、宋献策都跳下马来。那少年并不惧怯，反而破口大骂：

“荆柯刺秦，搏浪飞锤，毒刀恨不能杀死你这逆天作乱的闯贼……”

擒拿刺客的两个亲兵，一个用帽子堵住了刺客的嘴，一个用刀背猛拍刺客的后背。李自成挥手制止，他勒住马头，端详着这个少年，笑着问道：

“听你的口气，不像是农家子弟，小小年纪，胆量倒不小。你为何如此痛恨我李自成？”

刺客朝李自成唾了一口：

“呸！反上作乱，人人得而诛之，毒刀未中，算你闯贼命大。”

“你是谁家子弟？”

刺客未及回答，却被牛金星认出来了：

“你，是秦王存枢的公子！”

刺客并不害怕，反而高声喊道：

“秦王存枢老狗，认贼作父，辱没祖宗，我与老狗父子之情已绝。闯贼，杀刚由你，可北京城，你是进不了的。”

牛金星觉得这次行刺，可能与秦王存枢有关。要不，他的儿子怎么能知道闯王东征必过灞桥呢？他转身走到李自成马前，低声说道：

“顺藤摸瓜，抓起来严刑审讯……”

李自成挥手制止了牛金星，然后提马前进几步，走到刺客面前，俯身温和地说道：

“你的年龄还小，不懂得这些。你的祖先朱洪武，也像我现时一样，用金戈铁马登上了皇位。你们朱家有今天这样的结局，是因为你近几代的祖先作孽太多了，老百姓恨他们，所以要把崇祯拉下马。有朝一日，

我李自成如果也像你的祖先那样祸害百姓，老百姓也会把我拉下马的。”

刺客愣住了，不再谩骂了。

李自成命令亲兵：

“放开他，让他走！”

亲兵迟疑一阵，用力把刺客向河边一推，放开了他。可他呆呆地站在那里，并不逃走。

李自成提马离开了，走了几步，又勒住马头，转身叮咛刺客说：

“不要再回秦王府了。秦王如果知道你挥刀行刺，不会饶恕你的。到民间藏身去吧！我李自成一定会打进北京的。”说完，他招呼刘宗敏、牛金星、宋献策、李岩上马。他们并马而行。李自成诚挚地说道：

“此事与秦王存枢无关。以后谁也不要提及，就算没有发生这一件事。”

刘宗敏、牛金星、宋献策都应诺深思，李岩慨然地说了一句：

“北京城门，已经向陛下敞开了！”

传说在李自成退出北京、重返关中之后，秦王存枢离开了义军，向清廷称了臣，而他的这个儿子，却在关中参加了败退的义军，成了李自成麾下一个勇敢的小校。也许因为这个原因，清代的史官，摒弃了这件事情，没有写进他们的《英烈传》里。

大顺军于二月初三在龙门渡黄河，明朝大同总兵姜瓖在黄河岸边未战即降。大顺军几乎未经激烈的战斗，就占领了河津、静乐、平阳、河曲、阳曲等城，于二月八日攻占太原。太原巡抚蔡懋德战死，明朝藩王——晋王朱求桂出宫投降。李自成在五天之内，席卷了山西大部，闯开了北京的西面屏障。

此刻，北京城里的崇祯皇帝，才知道李自成已经渡过黄河了。

二月十一日，焦急不安的崇祯皇帝，终于看到了宁武关总兵周遇告飞马送来的塘报和李自成发布的《檄文》。太原失守，蔡懋德阵亡，朱求桂投降……他一股怒气塞胸，面色惨白，冷汗涔涔地跌倒在御椅上，塘报脱手而落，在御案边打了一个急旋，然后慢慢落在红木御台下。跪在御案前的秉笔太监王承恩，顾不得飘落的塘报，也顾不得太监不许登上御台的森严朝规，急忙扑上前去，扶住了几乎跌倒的崇祯皇帝。值班的宫女害怕得一声惊叫，使后屋里的宫女纷乱跑出，神色惊慌得不知所措，乾清宫顿时乱作一团。也多亏那个宫女的一声惊叫，才使崇祯皇帝清醒过来。他看到跪在御椅周围的王承恩和宫女们，个个都是失魂落魄

的样子，便用微微的、罕见的笑容宽恕他们。但微笑刚一出现，他的泪水却禁不住地滚落下来。两个年龄稍长的宫女，不知为何，也伤心地流下了眼泪，她们搀扶起崇祯皇帝，崇祯也没有拒绝，顺从地在两个宫女的搀扶下向暖阁走去。他确实有些体力不支了，如同他的王朝一样，经过二百七十七个春秋，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境地。

崇祯皇帝无力地倚在暖阁里御榻的龙凤锦缎软垫上，目光恍惚地看着王承恩跪在脚下，像是有什么话要说，他微微地摇了一下头，轻声说道：

“不要请御医，不要告知皇后和袁妃，不准一字一句泄出乾清宫……让她们都到后屋去！”

王承恩叩头领旨，宫女们轻步离去了，暖阁里只剩下崇祯和王承恩两个人。崇祯闭着眼睛，像在安静地休息着，王承恩弯着身躯，像在专心地陪伴着。其实，他主仆两人的心，都在急剧地思索着。

王承恩看得清楚，眼前这个皇帝，真的有些垮了。往日那矜持、庄严、令人生畏的仪态，此刻已荡然无存。两只眼角的鱼尾皱纹已向耳边伸展；两腮的肌肉更加干瘪下陷，拉长了那颇为英俊的脸型；额头上的抬头纹，更显得深了，长了；紧闭着的眼睛，像是落下了人生的帷幕，收回了血肉之躯的生气和活力。如果不是穿着袞花龙袍，不是倚着龙凤锦垫，不是居于堂皇的乾清宫，谁还能相信这就是当今的皇上呢？老了，这个年仅三十二岁的帝王！垮了，这个十七年来一直自命不凡的“中兴之主”！一种苍凉悲寂之感涌上王承恩的心头，他眼湿鼻酸了。

崇祯皇帝虽然闭着眼睛，但胸口却像堵着一块有棱带角的青砖！他完全明白了，自己近几年一直害怕的事情，终于来到了。李自成啊，这个十恶不赦、死有余辜的贼子！

自己十七年的励精图治，换来什么呢？是这样一个悲惨的结局啊！

自己十七年来，凡事躬亲，废寝忘食，不迷恋女色，不贪杯使酒，不敢稍有放纵，可为什么不能感动上苍呢？上苍啊，是朕有负于你？还是你有负于朕呢？

自己十七年来，用尽了全部精力，耗尽了内库的银两，一次又一次地增征赋税，甚至厚着脸皮向皇亲国戚求措军饷，养活的一百多万将领士卒，为什么竟是这样的不中用呢？

崇祯皇帝闭着眼睛，痛苦地自怨自艾着，他解不开这乱麻搅结的死扣，可他咒骂的闯贼却递给他一把解开死扣的剪刀。神差鬼使地使他想起了李自成发出的《檄文》：

君非甚暗，孤立而炀蔽恒多；臣尽营私，比党而公忠绝少。

他突然感到一阵宽慰：闯贼知我，群臣误我，这也许是十七年来废弛纲纪的根源啊！

他顺着李自成的《檄文》想下去：

公侯皆食肉纨袴，而倚为腹心；宦官悉龇糠犬豕，而资为耳目。

想到这里，那些死去的、离去的内阁辅臣，傅宗龙、薛国观、杨嗣昌、周延儒、温体仁等，一个一个地从他心头闪过。他突然觉得这些曾被自己赏识的股肱大臣，怎么都变成了形象猥琐、呆头呆脑、面目狰狞的怪物？闯贼说得对啊，自己把这些“食龇糠”之徒，视为心腹耳目，能不招致今日之祸吗？

当他想到李自成《檄文》中“狱囚累累，士无报礼之心；征敛重重，民有偕亡之恨”这样几句话时，他的心颤栗了：“狱囚”谁拘？不就是自己直接掌握的厂、卫吗？“征敛”谁开？不就是自己朱笔御批的吗？“士无报礼之心”，是在煽动天下的读书人造反，而“民有偕亡之恨”，简直是向自己索讨性命了。

李自成的铁锤最后还是砸在崇祯皇帝的头上，他坐不住了。一种困兽犹斗的意识和本能发作起来：天无二日，国无二主，闯贼啊，现时只有拼个死活了。

崇祯皇帝一下睁开眼睛，眼前空落落的，只有王承恩泪水满面地弯腰侍候着。他要和李自成拼个死活的锐气突然减弱了：还得依靠内阁辅臣啊，特别在这危急存亡之秋，是逞不得半点能的。他无可奈何地叹了一口气，低声说道：

“传旨下去，明晨卯时，朕要在平台召对群臣。”

夜色降临在乾清宫，又是一个焦急不安的夜晚……

二月十二日清晨，天色阴暗。因为夜半落了一场蒙蒙小雨，在皇宫的甬道、台阶和青砖铺垫的庭院里、广场上，结了一层晶亮的薄冰。冷风飕飕的清晨啊！

内阁辅臣陈演、魏德藻、丘瑜、范景文、方岳贡，太常寺卿吴麟征、新任中军府都督吴襄和六部尚书、侍郎三十余人，在皇极门会齐之后，默默无语地向右后门内的平台走来。局势令他们的心里惴惴不安，加上今晨皇上的集体召对，不知今天的倒霉运，又要落在谁的头上，就都更加惴惴不安了。年老的首辅陈演，从昨天午后得知太原失守的消息后，害怕得一夜没有睡好觉，尽做噩梦，此刻的神志更加恍惚，当走下皇极门内青砖铺垫的长坡时，脚下一滑，着实跌了一个屁墩儿，滑动足有五尺之远。多亏他在朝袍之内穿了一条厚厚的棉裤，更得济于他身躯的瘦小单薄，才没有跌伤筋骨。被同僚搀扶起来之后，他试了一下腿

脚，移动如常。但当走进右后门时，他头脑里忽然闪出一个奇特的想法：如果刚才那一跤摔得爬不起来就好了，为什么自己在跌倒时不用一点力气，使坐骨摔折呢？

卯时刚到，应召的朝臣准时走进了平台，依次恭立在自己以往的位置上。平台地势居高，雨后的冷风一吹，几个体弱的老臣伤风感冒了，连连打着喷嚏。站在台阶上的两个太监，用皱着眉头的冰冷目光盯着打喷嚏的老臣，似乎在说：真是不识时务的倒霉蛋啊！

突然，建极殿前传来尖细高扬的“迎驾”声，朝臣们赶忙跪倒在地。神情疲惫的崇祯皇帝，双手捂着镶有琥珀、罩有绣龙红绒的精巧手炉，强打精神，在王承恩的侍奉下走上。为了这次极其重要的召对，崇祯皇帝一夜没有休息，费尽心机地思索着如何应付眼前出现的危机。他压下对一些大臣的不满，忍住了对内阁首辅陈演、魏德藻的愤怒，决定以优容的态度，与朝臣们和衷共济，渡过这一难关。他决定紧紧抓住新任的中军府都督吴襄，调吴三桂的宁远铁骑来拱卫京师。“撤卫内徙”的议案，该是决断的时候了。

崇祯皇帝毕竟是一个有心“中兴”、无力回天的悲剧帝王，他还没有完全失去一个常人所具有的“歉疚”之心：国事弄到这样的地步，不能把一切责任都推到臣子的身上。人们心里都有一杆秤，文过饰非，只能招来轻蔑；诿过于人，只能招来怨恨。只有知错罪己，才能赢得人心。厄运临头，国将不国，谁首负其责？是自己，是自己这个不中用的皇帝。深夜子时以后，他伏在御案的灯光下，十分认真地写出了历史上不多见的，却不为后人重视的《罪己诏》。

此刻，崇祯皇帝落座在平台的御椅上，看着面前跪拜的朝臣，他特意在人群中寻索吴襄，果然在后一行的中间，发现了这个新任的中军府都督。他的心宽慰了，用略带有沙哑的声音说道：

“平身！”

群臣叩头起立，抬头向皇上看去，皇上确实比前日更加消瘦了。

在群臣的沉默中，崇祯皇帝说话了：

“闯贼东渡，太原陷落。国事糜烂至此，朕不怨天尤人，只怨朕德薄才疏，驭宇无术，上负祖宗之托，下愧黎庶之望，其罪朕当自负。今特下‘罪己诏’，颁行天下，以告群臣黎庶。”

群臣听到“罪己诏”三字，十分震惊，“哗啦”一下，一齐向崇祯跪倒。王承恩接过皇上手中的诏书，向前走了三步，向皇天后土行了三跪九叩之礼，然后站起，用庄穆、苍凉、节奏分明的声音读起了《罪己诏》：

朕嗣守鸿绪，十有七年，念上帝陟降之威，祖宗付托之重，宵旰兢

惕，罔敢怠荒。乃者灾害频仍，寇氛日炽，忘累世之豢养，肆廿载之凶残。赦之益骄，抚而辄叛，甚至有受其煽惑，顿忘敌忾者。朕为民父母，不得而卵翼之；民为朕赤子。不得而怀保之。坐令秦豫丘墟，江楚腥秽。罪非朕躬，谁任其咎？所以使民罹锋镝、陷水火，殄量以罄，骸积成丘者，皆朕之过也……

群臣中有人发出抽泣的声音，崇祯皇帝抬头看去，是内阁辅臣范景文、户部尚书倪玉璐、左都御史李邦华。这三个白发苍苍的老臣，以额触地，忍痛泣咽，使崇祯格外感动，泪珠也在眼眶里打转了。王承恩似乎感觉到皇上的情绪已经有了变化，他的声音也有些发颤了：

……使民输刍挽粟，居送行赍，加赋多无艺之征，预征有称贷之苦者，又朕之过也。使民室如悬磬，田野污莱，望烟火而凄声，号冷风而绝命者，又朕之过也。使民日月告凶，旱潦荐至，师旅所至，疫病为殃，上干天地之和，下丛室家之怨者，又朕之过也。至于任大臣而不法，用小臣而鲜廉，言官首窜，而议不清，武将骄庸，而功不奏，皆由朕抚驭失道，诚感未孚……

王承恩泪流满面，声音悲凄，不能卒读。他仰天而唏嘘，稳定了一下情绪，狠狠咽下了几口虚气，才没有哭出声来。群臣中许多人，也许悲哀更深，难以抑制，放声痛哭了，平台上突然掀起了一阵悲啼。崇祯皇帝也忍不住了，他以袖掩面，侧身伏椅，虽未哭出声来，但两肩的抽动，比哭声更为惨人。王承恩强忍悲痛，集中全部精力，加快节奏地读了下去：

……中夜以思，局蹐无地。朕自今痛加创艾，深省厥愆，要在惜人才，以培元气；守旧制，以息烦嚣；行不忍之政，以收人心；蠲额外之科，以养民力。至于罪废诸臣，有公忠正直、廉洁才干、尚堪策用者，不拘文武，吏兵二部确核推用。草泽豪杰之士，有恢复一郡一邑者，分官世袭，功等开疆。即陷没胁从之流，能舍逆反正率众来返，许赦罪立功。能擒斩闯献，仍予封侯之赏……

随着王承恩激越的情感和有力的语气，崇祯皇帝抬起头来，寻索群臣的反应。他的臣子们都似乎沉浸在悲痛之中，对他今后的打算和许诺，根本没有任何反应。他的心不安起来。这时，王承恩悲壮的声音响起了：

呜呼！忠臣爱国，人有同心。雪耻除凶，谁无公愤。尚怀祖宗之厚泽，助成底定之元功，克免厥愆，历告朕意。

《罪己诏》读完了，抽泣呜咽声也停止了，平台上出现了离奇的沉静。蒙蒙细雨又下了起来，朝臣们仍然俯首触地，像是不曾警觉一样。朝臣仍是极度的痛心呢，还是羞愧难言呢，抑或是思谋破敌之策呢？崇祯皇帝纳闷了。连王承恩也觉得离奇的令人心寒了。

平心据实而论，崇祯皇帝的这篇《罪己诏》，还是说得过去的。他对朝廷的腐败，并没有隐瞒，对天下黎庶的压榨和罪行，并没有推诿。作为一个帝王，敢用这样的文字告知群臣，颁行天下，也算是难得的坦率了。至于这篇《罪己诏》的后半部的许诺和希望，不仅是痴人说梦，而且是自欺欺人了。

他的群臣们，除少数几个人外，大多数人并没有认真去听。内阁主要辅臣陈演、魏德藻，从进入平台的时候起，就在琢磨自己今后的出路，听诏时的跪倒俯首，正好给了他们一个从容思索的时机。只是在有的大臣痛哭的时候，他们也大哭几声，以掩人耳目。他们断定，无论皇上如何“天纵英明”，是决不会分出哭声的真假的。就是在认真听诏的大臣中间，也有像吴襄那样的老狐狸，在捕捉皇上《罪己诏》中的一字一句，思谋着如何敲崇祯皇帝的竹杠。

崇祯皇帝忍耐不住了。他站起来，语气温和但含意强硬地说道：

“国事至此，朕不愿听你们的哭声，也不愿看你们的沉默，更不愿大明的朝臣做女儿之态。都抬起头，站起来！如卿等无破敌之策，朕将亲率卿等与闯贼决一死战，与卿等共同暴死沙场！魏德藻，你身为首辅兼任兵部尚书，难道无一言奏闻吗？”

魏德藻两腿一软，跪倒在地，急忙禀奏：

“臣身为辅臣，愚鲁误国，有负圣上之托，罪当万死。今太原已陷，北路大同、宣府，南路真定、保定，均已首当其冲。请圣上速敕全国各地兵马勤王，驰援大、宣、真、保。并拨发内库银两，犒劳勤王将士。若大、宣、真、保四镇能够挫敌锐锋，则京师无虞矣！”

魏德藻这段参奏，原本就是搪塞应付，气得崇祯皇帝脸色苍白。他本想立即将魏德藻拿下法办，但考虑到自己刚刚颁发了《罪己诏》，便把心中的愤怒强压下去。就在这时，内阁辅臣丘瑜跨出一步，直指魏德藻：

“当此主忧臣辱之时，魏大人发此宏论，是真的为君分忧吗？‘调兵驰援’，兵出何处？‘拨款劳军’，款从何处？魏大人身为辅臣兼兵部尚书，为何不细奏明言？如此巧言误国，不知出于何意？”

魏德藻被丘瑜击中了要害，不敢反驳，抬头偷看皇上一眼。崇祯正在以厌烦的目光注视他，他不禁冷汗涌出，浑身战栗起来。

丘瑜跨前两步，跪倒禀奏：

“臣奏请圣上，立即恩准前日蓟辽总兵王永吉之所奏，速调宁远铁骑，回京拒贼。除此而外，恐再无良策了。”

丘瑜说出了皇上昨夜思谋的决策，崇祯心里十分高兴。他抬头向吴

襄看去，吴襄昂首挺胸，大有一跃而出、自任重命之势。他睁大眼睛等待着，但吴襄未再做任何表示。而大学士兼户部尚书陈演却气势汹汹地大声禀奏：

“臣启奏圣上。闯贼渡河而东，太原失守，贼势猖獗，实在是心腹之大患。但臣以为：大同、宣府、真定、保定四镇，城郭坚固，防御完备，将士忠勇可信，定能挫贼锐气，阻贼东来。况且京师尚有六营精兵，足以制敌。如果依丘大人所奏，调宁远吴三桂将军拱卫京师，则东虏鞑子，势必乘虚而入，山海关外，国家将无寸土矣！无故弃地三百里，臣身为内阁辅臣，实在不敢苟同。”

陈演所奏，抨击了丘瑜，打击的却是崇祯皇帝。崇祯心里震怒了！半个月前，王永吉奏请“撤卫内徙”，以宁远十万铁骑拱卫京师，自己本已依其所奏，在召集阁臣商议时，就是被陈演这一套理由给搅黄了，以致今日捉襟见肘，困坐京师。这样误国的首辅重臣，还能容他占据要津，尸位素餐吗？他正在思索抉择之际，太常寺卿吴麟征参奏了：

“在京师岌岌可危之际，陈大人身为首辅，竟以不变之策应万变，实在令人惊讶不迭。现时，贼我之势，洞若观火，陕督孙传庭阵亡，襄师左良玉远避九江，大同、宣府、真定、保定四镇，除宁武关周遇吉将军还有几分战斗力外，还有哪个将领巡抚，能与闯贼抗衡？以往我们的失败，不在于闯贼的狡诈骁勇，更不在于圣上的决策不周，而在于辅臣大人的自欺欺人，看高自己，看轻流贼。圣上，臣冒死断言，今日能制闯贼者，惟吴三桂将军。请圣上速调宁远铁骑驻于山海关，可先发五万劲旅，西行扼贼，使贼不敢侵扰京师；以五万兵马据山海关而东西两顾。万一京师有惊，山海关五万兵马，可朝发而夕至，京师万全矣！”

陈演气急，攘臂叱道：

“黄口竖子，胡说八道！”

吴麟征亦不相让，举指反讥：

“白毛老朽，蔽上误国！”

陈演和吴麟征的追随者、同情者都投入争论，互相指摘，平台立即纷乱起来。崇祯皇帝十分注意吴襄的态度，但吴襄置身事外，不置一语。崇祯皇帝在愤怒与失望中，把手中的火炉摔向青砖地上。在琥珀的粉碎声中，踩着飞溅的火星，拂袖离开了平台。

朝臣们惊呆了，争执也立即平息了，护驾御林军神奇地出现在平台四周。争执的双方失魂落魄地跪倒在青砖地上。他们闯祸了，等待着皇上的发落。

半个时辰之后，离奇的事情出现了。王承恩来到平台，传达了崇祯皇帝的谕示：

平台召对，朝臣各抒己见，言而无隐，朕心甚慰。意见相左而进行争执，乃为臣下忠国尽职之道，朕心尤喜。着卿等各归其职，再思良策，随时奏朕以闻。特召中军府都督吴襄，于午后未时趋乾清宫晋见……

朝臣们遇此大赦，如死里逃生，急忙叩头谢恩，然后急忙离去。有几位老臣，因跪的时间太长了，在遇赦站起之后，腿脚都有些不听使唤了。

吴襄奉旨谢恩。他默默在想：

“这是决定身家性命的关键时刻啊！”

平台召对的结果，使崇祯皇帝看清了一个问题：除调宁远铁骑入关拱卫京师而外，再没有其他办法可想了。但他觉得陈演的话也有道理，无故丢弃关外三百里土地，是会招惹国人咒骂的。如果不是害怕这个，自己早就与东虏议和了。他思之再三，时局发展到今天这样的地步，在外寇与内贼之间，也只能取一头舍一头了。江山失于闯贼，将会永劫不复；三百里土地失于东虏，也许还有讨回的一天，就是永远沦于东虏之手，也是癣疥之疾。但在平台召对的整个过程中，吴襄一直没有说话。他心里清楚：关外即将丢弃的三百里土地，大部分是吴襄在辽东的家产，不经吴襄赞同，调吴三桂入关的谕示也是行不通的，弄得不好，还会酿成变故。他决定单独召见吴襄，摸一摸这个新任中军府都督的底牌，以便采取对策，或以利诱之，或以法制之。总之，他要抓住吴襄，非把宁远铁骑调到京师不可。

平台召对，同样给了吴襄一个揣摩崇祯皇帝的极好时机。他在一个时辰的冷眼旁观中，十分敏锐地感觉到，李自成的力量已经超过崇祯皇帝了。一个月来，他经过中间人已经和李自成搭上了线，虽然还没有和西安来的使者见面，但李自成赠送的珠宝玉器，都证明中间人没有欺骗自己。当然，他也清楚，李自成的着眼点是宁远的十万铁骑。在这风云变幻的时刻，如何做好这一桩买卖，可真要看自己的本领了。

他也看透了崇祯皇帝。这个自命不凡的帝王，已经扔掉了“中兴之主”的幻想，要在宋朝皇帝赵构的路上向前走了，现时已经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穷光蛋，只有依靠宁远铁骑，才能维持这摇摇欲坠的朝廷。现在不是十三年前自己向崇祯请求饶命的年月，而是崇祯向自己求助保命的时候，主动权操在自己手里。有求于自己的买卖总是好做的。当然，他也明白，此刻自己的生命和在北京的财产，仍然掌握在崇祯的手心，但皇上不到完全绝望的时候，决不会轻易翻过脸皮的。今天平台召对，陈演和吴麟征目无君父，不也平安无事吗？一个临近亡国的君王，有时连一个平民百姓都不如啊！

午后未时，崇祯皇帝和吴襄在乾清宫开始了君臣会谈，只有王承恩一人侍奉。在一番亲切的叩见、祝福、赐坐、问候之后，崇祯皇帝开始

试探了：

“今天平台召对，群情激昂，惟卿未置一词。何也？”

吴襄恭顺谦逊地答道：

“臣人微言轻，何敢在君父面前浪语雌黄。蒙圣上垂爱，令臣列于召对之中，已使吴门生辉，永世难忘。”

崇祯皇帝感到十分满意：这是一个好的征兆啊！

“卿对首辅魏德藻和太常寺卿吴麟征之所奏是何看法？朕愿听卿一裁。”

“蒙圣上垂问。臣的回答若有悖圣意，乞圣上开恩宽恕。”吴襄首先筑起一道保护堤，等待着崇祯皇帝的认可。

“这个自然，卿勿疑虑。”

“圣上英明天纵，近几年来，曾几次断然阻止内阁首辅暗地与东虏议和，赢得了朝野臣民的交口赞誉。太常寺卿吴大人之所奏，臣实在不敢苟同。祖宗之地，尺寸不可弃，臣赞赏首辅陈大人忠君爱国之奏请。”

崇祯一听，心里“咯噔”一下。他没有想到，一谈入正题，吴襄就摆出一副不买账的架势，心里十分不悦，但还是忍着性子，委婉地说道：

“太原失守，贼势甚迫。吴麟征忠心为国，特献此策，苦心可嘉。同时，他寄希望于爱卿之子吴三桂将军，足见诸臣对爱卿父子殷望之深，依赖之大，其意也是值得嘉许的。朝臣如此，朕料吴三桂将军，必有良策，制服闯贼。”

吴襄听得出，皇上遇樵绕道了。这个态度是十多年来不曾有过的。他要再试一试崇祯皇帝的耐性，便佯装不知地说道：

“太常寺卿吴大人，当然是出于一片忠心，也是出于对臣父子的厚爱，臣感激不尽。但吴大人对闯贼行踪的判断，未必十分准确。臣揣摸闯贼占据晋省之后，未必敢于进犯京师……”

“这是为何？卿详言之。”

“臣认为，闯贼占据太原之后，必大力经营，使秦、晋、豫、楚连成一片，先使脚跟站稳，然后才能伸出拳头。闯贼即使来犯，也只能是派出先头部队试探虚实而已。如洪水冲堤，若我堤防决口，则洪水泛滥成灾；若我堤防坚固，则洪水折流他去。所以，有大同、宣府、真定、保定四镇屏障，京畿可保无虞。太常寺卿吴大人之所奏，乃怯敌庸扰之言。”

崇祯皇帝望着吴襄，露出诡秘的微笑，一股令人生畏的杀机从微笑中显露出来：

“爱卿久居北京，没有想到对闯贼行踪的判断，竟然如此把握在胸。”

吴襄从皇上的微笑中察觉了杀机，从几句赞赏的话里，预感到阴森的冷意。他知道该落帆转舵，放出钓鱼的诱饵了：

“圣上，臣以上所奏，只是按常理揣摸。但闯贼为人胆大狡诈，也有可能铤而走险。若闯贼敢于进犯京师，臣子吴三桂必生擒闯贼，献于陛下。”

吴襄这个弯子转得太快了，使崇祯皇帝觉得十分突然。他怕自己听错了，便追问了一句：

“这可是真的？”

“臣怎敢欺蒙圣上。”

崇祯心里十分高兴：吴襄就范了。他笑容泛起，口气温和亲切地问道：

“闯贼已拥有百万之众，又是骄横之师。卿言之何意？”

“圣上，非臣浪语狂言，兵与兵不同啊！闯贼拥兵号称百万，实不过数万精锐之众耳。之所以能够横行中原，是因为没有遇到真正的对手，没有与宁远铁骑交过手。近几年来，朝廷派往剿贼之兵，是无制之兵，是一群豆腐兵，见到闯贼兵马，不战即降，有的甚至没有看见闯贼兵马，便闻风而降。我派去五千，他投降五千，贼增加五千；我派出一万，他投降一万，贼增加一万。遂使闯贼气势日炽，我军日益衰弱。闯贼兵源取于我，武器取于我，粮秣取于我，朝廷近年来征收的‘剿饷’，全部由各地总兵、巡抚之手，养活了闯贼的兵马。故而闯贼是越剿越多，愈剿愈强，屡胜而骄，屡骄而狂。就拿朱仙镇战役来说吧，左良玉可算是英勇善战、富有经验的统帅，为什么一败涂地呢？就败在他手下的士兵上。他手下的士兵，都是由各地收拢来的，抓来的，捆绑来的，一遇战阵，十之八九降了闯贼。一个再有本事的统帅，不也是白费劲吗？再拿前几个月的郟县战役来说，秦督孙传庭，可谓熟读兵书，久经战阵，但在郟县一与闯贼接战，便全军覆灭。原因何在？秦督孙传庭手下之兵，都是陕西士卒，一闻闯贼之名，十之八九，反戈投敌。秦督纵有天大本领，也不能一人御贼百万之众啊！若以宁远之兵剿贼，情况就断不会如此了。”

崇祯皇帝本来就是一个没有经过战阵的人，他登极十七年来，虽然年年都在打仗，但他只是身居乾清宫，凭着塘报指挥战争。纸上谈兵，也使他学会了许多关于战争的军事术语和空谈的知识，如始计、作战、

谋攻、军形、兵势、虚实、料敌等等，但他连一个哨总、游骑也没有见过，哪里知道战场上的硝烟、风雨、血泊和死尸！吴襄这一通关于士兵的论述，简直使他目瞪口呆了，特别是关于“豆腐兵”的说法，使他感到新鲜而气恼。战争的胜负，原来决定于那些执矛操刀的士卒啊！他急切地问道：

“爱卿父子之兵有多少人？”

吴襄突然跪倒称罪，崇祯皇帝更加糊涂了。

“圣上，臣罪该万死！宁远铁骑，号称十万，按册只有八万，核实人头，只有三万多人……”

崇祯惊骇失色了。三万人？不是一直按十万兵马领取粮饷吗？而且领了十多年。这，这不是在说梦话吧！他的头脑“嗡”地一下大了。

吴襄从容说道：

“圣上不必惊骇，没有粮饷是养不住兵马。这种吃空名额的办法，是十几年来边关军队的普遍做法，是一种难于医治的病症，也不是宁远卫独自创造的。除了圣上而外，哪一任内阁辅臣和兵部尚书不知道？这已是朝廷不成文的朝规了。”

崇祯皇帝像是挨了一记闷棍，头脑有些发晕了。他暗暗叫苦：昏庸啊，昏庸！自己原来坐在鼓里，而且坐了十七年。昏庸至此，国事能不糜烂吗？他面色铁青，厉声问道：

“宁远的三万兵马，难道都是骁勇善战的士兵吗？”

吴襄毫不隐瞒地答道：

“圣上，如果臣有三万骁勇善战的士兵，立功何必等到今天。臣手下真正骁勇善战者，也不过三千人。”

崇祯皇帝一下子像跌进冰窟里，冷透了骨髓，原先抱有的一丝希望，突然间完全消失了。他觉得自己受了吴襄的愚弄，连愤怒发作的力气也没有了，说话的声音也变得绝望无力：

“三千兵马？三千兵马何以挡闯贼的百万之师……”

吴襄看得出，皇上已经临近了悬崖之边，该伸手拉一把了，便以坚定的口吻说道：

“圣上，臣这三千兵马，是兵，也不是兵。说他们是兵，因为他们都是为圣上执刀操戈的士卒。说他们不是兵，因为他们都是臣的子侄、亲属、亲兵和他们的子侄、亲戚。俗称‘骨肉连环兵’。臣从天启二年，中得进士蒙受皇恩以来，二十二年间，臣平时吃的是高粱米、苞米、五谷

杂粮，而这三千人，平日吃的是大米、白面、肥羊、美酒。臣平日穿的是葛布麻衫，而这三千人，平时穿的是绫罗绸缎。不这样养兵，到时候，他们肯为臣卖死命吗？”

崇祯皇帝惊呆了，但似乎又开了窍穴，重新看到了希望之光。他心神不安地问道：

“这样养兵，一年需要多少军饷？”

“百万。”

崇祯咋舌了：

“就是养十万兵马，也用不了这么多啊！”

“圣上，臣说百万军饷，是按臣在宁远养兵最少年头的费用讲的。请圣上明察，这三千骁勇士卒，在外都有田庄数百亩，都拥有大批人丁，这些人也要供养啊！今日若丢弃庄田人丁奉调入关，关内能有大量田产给他们吗？每月需要的生活费从哪里来？一些老弱人等不能随军入关，能扔下他们不管吗？总得留点生活费让他们活命吧！臣说百万之数，实际上是不够开支的。圣上乃民之父母，仁慈为怀，臣何敢妄言。”

崇祯皇帝完全失去了主动，被吴襄的荒唐说教唬住了。也许他也知道吴襄在敲他的竹杠，但为了保住他和他的江山，只得依从了吴襄的要求。

“爱卿所言极是。但内库只有十多万金了，近两个月来，户部想尽一切办法，包括变卖内库的金银器皿，才筹得三四十万银两。爱卿放心，朕一定想方设法，凑够百万之数，迎接吴三桂将军入关。”

吴襄以他的奸诈和狡猾，敲定了崇祯的百万银两，志得意满地叩头告辞了。

崇祯皇帝挥起朱笔，签发了“撤卫内徙，拱卫京畿”的谕旨。他把自己的命运押在了吴三桂的身上了。“天纵英明”的帝王啊……

二十三 崇祯皇帝流泪了，吴三桂沉醉了，陈圆圆的春心动了.....

大顺皇帝李自成占领太原后，没有马上向北京进军。他在太原召开了一个十分重要的会议。

越是接近北京，他的心越是不安：对推翻明朝的最后一战，他的将领们在思想上都有着几年的动员和准备，即或前面还有几个硬仗要打，但总的趋势，是不会有大的逆转了。可是，进入北京以后呢？

这个摆在眼前的新课题，他以前忙于战争，没有认真地考虑过，他的谋臣牛金星、宋献策、李岩似乎也没有更多的想法。他的将领们都是揭竿而起的农民工匠，更缺少这方面的知识。如果这样毫无准备地进入北京，取代崇祯皇帝而成为万民之尊，岂不也成了众矢之的吗？

十几天的太原会议，正确地估计了眼前的军事形势。他们看到代州、大同、宣化仍然有几十万明军据险防守，宁武关总兵周遇吉和居庸关总兵唐通都是有战斗力的敌将，进入北京的战斗仍然不是轻松的。江南还有个南京，明朝还有几十万兵马，左良玉仍然是一个不可低估的劲敌。宁远吴三桂的十万铁骑，随时都可能弃卫入关，投入保卫北京的战斗。他们决定了南北夹击的战略方针，迅速粉碎北京的防御，以霹雳之势，抢在吴三桂弃卫入关之前进入北京。李自成在对付明朝的军事措施上，确实达到了得心应手的地步。

但在李自成担心的主要问题上，太原会议却没有做出重大的决定，特别在政策上，没有根据新的形势做出相应的变化来。这也许由于李自成的智力不足，也许由于将领谋臣的影响，也许由于军情的急剧变化，也许由于人们无法解释而惯用的“时代局限”。总之，太原会议在这个至关重要的事情上的忽略，造成了李自成进入北京后一系列的被动。

二月二十六日，农民起义军分南北两路从太原出发，向北京进击。南路由刘宗敏统率四十万兵马，取真定、保定，直逼北京；北路由李自成统率六十万兵马，取代州、大同、宣化、昌平，进逼北京。对明朝的最后冲击开始了。

消息传到北京，朝廷混乱了，一日数惊，越惊越乱。许多大臣，或借病告假，或借故不朝，或私奔出城，跑回老家躲风避难去了。

塘报落在乾清宫的案头上，崇祯皇帝慌神了，连连召集内阁辅臣计议对策。但辅臣陈演、魏德藻等早已心慌意乱，连平时那些搪塞的空言泛论也说不清楚了。有的提出移驾南京的主张，但崇祯皇帝耻于南逃，事实上也逃不出去了。于是，君臣长时间的面面相觑，在沉默中打发着

时间。崇祯皇帝无计可施，除传旨九江、扬州的左良玉、黄得功等北上勤王，命令左都御史张国维驰往江南催督粮饷，任命根本不懂打仗的秉笔太监王承恩为京师六营兵马总监外，唯一有希望的措施，就是一日三诏地敕命山海关总兵吴三桂火速入关，拱卫京师了。

二月三十日午前巳时，吴三桂在崇祯皇帝的千呼万唤中走进了北京城。当一百匹黑色铁骑护卫着金甲金胄、猩红锦缎斗篷的吴三桂在朝阳门至吴襄府邸的十里长街飞驰时，市民们惶惶不安的心平稳了，王公们惊恐紧张的心松弛了。崇祯皇帝听到禀报，一颗悬在嗓子眼的心落位了。

这天晚上，崇祯皇帝坐在乾清宫的御案前，等待着吴三桂的晋见。他已经等待了一个下午，至今仍不见人影，心里十分着急：吴三桂啊，你可知朕在度日如年！

深夜戌时的钟声敲响了。乾清宫外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崇祯皇帝以为是吴三桂来了，急忙站起，准备下阶迎接，但转念一想，这是有失君威的，便坐了下来，顺手拿起御案上的一份文书阅览，用眼角悄悄瞥着乾清宫的门口，脚步声临近了，但走进宫门的，根本不是吴三桂，而是太监王承恩。他的心陡的一凉，思绪反而镇静了：吴三桂今晚是不会来了，这个可杀的东西竟然摆起了架子。愤怒与悲哀的心绪，同时涌上了他的心头。

王承恩深夜见驾，是要向皇上禀奏京师六营的真实情况：京师六营已经腐败到家了，这样的军队，是不可能护卫京师的。他见皇上脸色非常不好，深悔自己来得不是时候，但既然来了，就不能不说。他十分委婉地禀奏道：

“奴才奉圣上之命，巡视了京师六营。实情不敢隐瞒，特来禀奏圣上。”

崇祯皇帝听出王承恩话中有话，心头一惊：难道京师六营也有了变故？这不是要命吗？他故作镇静地看着王承恩，微微点了一下头。

“圣上明察，京师六营定编为六万士卒，都是装备精良之师。可奴才两天的仔细视察发现，京师六营今日实有人数，尚不足三万人……”

崇祯皇帝大骇，失声问道：

“什么！不足三万人？”

“奴才不敢说谎。缺额如此严重，其原因，是各府皇亲王公的家丁，都在六营冒名领饷。这些人根本不到兵营……”

崇祯皇帝怒不可遏，猛击御案，失态地喊道：

“把他们都抓来！要他们执戈上阵，为朕杀贼！”

王承恩一时被吓坏了。他匍匐于地，叩头不止。在叩头中，他暗暗想着：从哪儿抓？抓谁啊？不能这样小媳妇似的应诺下来，就是有再大的风险，这些实情话也得讲啊！他放大胆子，抬头奏道：

“圣上，奴才已经查实，各府皇亲王公冒名领饷的家丁姓名，都是假造的，根本没有其人。有的王府，只报了一个领饷人的总数，连个姓名也没有啊……”

崇祯皇帝傻眼了：没有想到，在自己的眼皮底下，虚报冒领的情况也和吴襄讲的边关情形一样可怕。灯下黑，黑得连自己也看不见啊！京师六营尚且如此，京外府镇的情形如何呢？这十七年，朕都干些什么呢？耻辱啊……他真想哭，却哭不出来。

王承恩见崇祯皇帝没有发作，知道皇上在认真听着他的禀奏，便一股脑儿地讲了出来：

“圣上，更使奴才吃惊的是，城里三大营已经有三年没有操练了，城头上许多火炮的膛子里，都结了蜘蛛网，有的还絮了鸟窝。城外三大营战马总共不到两千匹，而且羸弱不堪，有的小校，私自把战马送人，有的小校，偷偷把战马拉出去换酒喝，换女人……”

崇祯皇帝没有发作，但两行泪水却在那张蜡黄消瘦的脸上流着，流过嘴角，滴落在御案上。他的神情痛苦得痴呆了，嘴唇微微地抖动着：

“京师六营完了！完在灯红酒绿的腐败中，完在皇亲王公的享受中，完在这与世隔绝的宫墙中，也完在自己‘天纵英明’的幻想中。现在，只有依靠宁远铁骑了。吴三桂啊，你在哪里？……”

吴三桂在吴府的密室内，急切地向父亲询问与大顺皇帝李自成暗中通好的情况之后，便集中话题，与吴襄计议着当前应当采用的举止方略。

吴襄虽然也是一只饱经世故的老狐狸，但他是进士出身，年龄又过了冒险的时期，考虑问题还受一些条条框框的约束。尽管他的忠君思想被十多年的冷板凳坐凉了，但汉夷之分的传统观念，却在十多年的怀才不遇中保留下来。他十分鲜明地向儿子谈了自己对眼前三股政治势力斗争前景的看法：

对于崇祯皇帝，他早已失去了希望，改朝换代，只是个时间问题。李自成从太原出发，南北两路夹击北京，也许就是一次改朝换代的交接。在这个交接中，他既不算打算再为明朝效力，更不准备为崇祯皇帝殉葬。在他看来，历史上那些忠君殉节的臣子，要不是愚蠢到顶的傻子，就是沽名钓誉的骗子。对一个通晓权变的才智将领来说，改朝换代只是一个飞黄腾达的时机，原没有什么可怕的。

对于多尔衮，他仍然认为是一个难成气候的野蛮外夷，纵然有一点本事，可以凭着凶暴蛮力横行一时，最终还是要失败的。辽国曾有个皇帝叫耶律阿保机，雄武一时，夺去燕云十六州，最后还不是烟消云散了。金国完颜晟父子，何等厉害，三次南侵，攻陷宋都，掳走了宋朝两个皇帝，占据了半个江山，结果呢？还不是从中原滚了出去。中央之国，天赋为主，夷狄之患，断难长久，这是什么朝代也变不了的。洪承畴是朝廷重臣，九州人望，竟浑然归顺东虏，自毁名节，实在令人惋惜啊！

对于李自成，通过密云巡抚王则尧拉上关系之后，他的心里觉得扎实了。李自成托人找上门来，说明大顺皇帝对自己的重视，在满朝文武畏闯如虎、谈闯色变的今天，自己心神不惊，确实是格外的幸运了。西安使者已有表示，如果自己能在内应义军中略有贡献，保住北京和宁远的家产当无问题。这叫“附贼”吗？自己不是朱家的子孙，何必为朱家殉难呢？谁知朝中有多少大臣，已在暗中通好了闯王？连秦王朱存枢、晋王朱存桂不也投降了闯王吗？当然，对闯王的施政方针，至今还是一个令人难解的“谜”：“贵贱均田，割富济贫”，包括有功于闯王的富家将领吗？“五年不征赋税”，那朝政开支由何而来？难道还要从天下的富户身上抽血吗？前景也难于把握啊！

吴三桂听了，尽管不完全同意父亲对清廷和多尔衮的看法，但对崇祯皇帝和李自成的分析，使他折服了。特别是对李自成的看法，给了他极大的启示。父亲是精明的，在京师厂、卫暗探的监视下，巧妙地周旋于多疑的帝王身边，不仅取得了中军府都督的地位，而且通好了闯王，这需要多大的胆略和才智啊！在政治漩涡里，赤心直言的人从来都是弱者，历史可能会给他以斑斓的光彩，但现实给他的，只能是结痂的伤痕；而笑脸巧言的人，才是真正的强者，历史可能会给他以臭骂，但现实给他的，却是权力和实惠。现实是滚烫的、带血带肉的，而历史呢？只是一页发霉的、冰冷的废纸。在这张发霉的纸上，又都是权势的获得者在书写历史啊！

父亲开拓了一条绝地逢生的路，如果能保住北京、宁远的家产，能保住已有的地位和权势，为什么不可以归顺大顺皇帝呢？历史上许多旧朝的老臣，不都成了新朝的重臣吗？如果改朝换代能像切豆腐一样一刀分明，不留一丝牵连，那几千年的历史又怎么衔接呢？好在自己带兵以来，还没有与闯王对阵厮杀过，在感情上没有什么过节，而自己十多年的辽东抗清史，也许正是闯王所需要的。陈永福、白广恩以败军之将，尚能得到闯王的重用，自己以十万宁远铁骑投资，以辽东江山入股，还怕换不到一个侯爵王位吗？

吴三桂的心，急剧地向李自成一边游移了，靠近了。夜半亥时，当崇祯皇帝对着太监王承恩流泪的时候，吴三桂把话题移到了如何对付崇祯皇帝的谋略上……

两个时辰之后三月一日清晨寅时时分，崇祯皇帝刚刚蒙眬入睡，乾

清宫的值班太监跪在暖阁外大声禀奏：山海关总兵吴三桂于丑时三刻来到皇极门前，跪请晋见圣上。崇祯皇帝骨碌一下从锦榻上坐起，要跪在门外的太监重复一遍。他心里觉得十分欣慰：吴三桂没有使朕失望啊！他急忙走出暖阁，宫女捧来温汤，他草草漱洗，穿上龙袍之后，便坐在御椅上，等候着吴三桂的到来。

崇祯皇帝近年来，虽然多次嘉奖吴三桂，但召见面晤，这还是第一次。当吴三桂在太监引导下走进乾清宫的刹那间，那魁梧的身躯、那轩昂的神态、那英俊的容貌、那潇洒的举止和那装束整洁的仪表，使崇祯皇帝十分惊讶：多么英俊的将领啊！当吴三桂跪在御案前叩头晋见时，崇祯皇帝急忙走下御台，双手扶起，挽臂走向暖阁一边的紫檀木镶金玉石茶几旁。吴三桂在皇上落座之后，急忙跪倒请罪说：

“罪臣吴三桂，昨天奉诏进京，因体带辽东腥膻之气，衣染战场硝烟之灰，不敢晋见圣上。夜间，臣三次斋浴，以洁其体，以更其衣，今晨迟来请罪，乞圣上宽恕。”

崇祯皇帝从来没有见过如此知礼的边将，不禁喜形于色，亲切地说道：

“朕知卿忠耿之心，赐座。”

吴三桂叩头谢恩之后，十分知礼地坐在茶几下方的一个宫凳上。在一阵君慈臣恭的询问、禀奏之后，崇祯皇帝把话拉了正题：

“闯贼猖獗，进犯京师，朕观各镇将领之中，无出卿之上者，特诏卿来京。灭贼之功，如同开疆；拱卫之劳，公侯之赏。望卿勿负朕意。”

吴三桂急忙跪倒禀奏：

“臣乃沙场一武夫，蒙圣上如此垂爱，敢不以肝胆涂地相报。若臣能解圣上疥癣之忧，不枉虚度此生。臣接诏令，即飞马而来，正欲为圣上效命疆场。”

“好，好！有卿如此，朕何忧之有？卿所率宁远铁骑，现居何处？”

“臣所率兵马，住于中军府都督府邸内。”

崇祯皇帝以为吴三桂心情过于激动，没有听清他的问话，便重复问道：

“卿所统率的宁远铁骑，现在何处扎营？”

吴三桂这才抬起头来，大声答道：

“圣上，臣昨日来京，仅带护卫亲兵一百人，现住在中军府都督府邸内。宁远十万铁骑，已在山海关整装待发。”崇祯皇帝“啊”的一声，心里

凉了。他向吴三桂看去，那轩昂的神态里含有诡诈，那英俊的脸上泛着狡黠，那双白多黑少的眼睛里有着一股捉摸不定的神色。他心里紧张了：这个人也许比吴襄更难斗啊！他立即谨慎起来，连说话也注意分寸了：

“朕诏卿前来勤王，难道你的一百名护卫亲兵就能够破闯贼吗？”

吴三桂并不紧张，语气似乎更为坚定了：

“禀奏圣上。闯贼羽毛已丰，拥兵百万，莫说臣的一百多亲兵不能破贼，就是宁远十万兵马，也未必能一战而胜。”

“卿既明此理，何不挥全数兵马入关？”

“圣上，臣也想朝发而夕至，夕至而深夜破敌。但宁远之师，有的非臣之原属，派系之分，由来已久。松锦战役中，洪承畴以兵部尚书衔兼任蓟辽总督之职，尚不能一统指挥，导致全军败溃，何况臣仅为山海关总兵，何敢举师轻移。圣上，臣是有心而无力啊！”

崇祯皇帝听出来了，吴三桂在拥兵要官。一个月前，他曾想给吴三桂挂个兵部尚书衔。后来，兵部侍郎王家彦从宁远犒军回来，曾上表为吴三桂奏请，他犯疑了，便将此事压了下来。拥兵自重者必有异心，这是需要时时警觉的。但今日形势险恶，只能忍隐不发了。他以关切的口气问道：

“卿还有哪些难处，一并禀奏。”

“圣上明察。军旅征战之事，通常是杀敌三千，自伤八百。宁远惯战骁勇之士卒，都有家室拖累，随军入关，势成累赘，京郊亦无处豢养，必然影响士卒破贼；若弃之辽东，生计失落，势必令士卒牵肠挂肚。臣散其祖上存资二十万银，每人仅得二两。二两碎银，如何买得一条不怕死的性命。臣接诏之后，心急如焚，操之过急，怕士卒哗变；从长计议，恐圣上担忧。圣上，手中无钱，办事就难；囊中无银，难指使人。臣手握兵马而难于施展啊！”

吴三桂连连叩头，额头上透出殷红的血斑。崇祯皇帝心里明白，吴三桂要钱了。而且是吴襄式的要法，是明目张胆的敲诈。看来，不拿出百万巨资，宁远铁骑是不会入关的。事到如今，先渡过这道难关，以后再算这笔账吧！他站了起来，扶起吴三桂，十分信任地宽慰道：

“卿勿悲痛，卿勿悲痛！军饷筹措有误，朕之过也。现已筹措八十万两，尚缺二十万两，近日即可全数筹齐。未识卿面，尚存疑虑；君臣相晤，朕意决矣；三日之内，朕在平台为爱卿送行。”

吴三桂豪情陡发，跪倒发誓：

“臣若有负圣上之托，天诛地灭！臣若不能在京师城下歼灭闯贼，尸骨无存！”

吴三桂离开乾清宫后，崇祯皇帝立即下旨召皇亲左都督田弘遇进宫。为了抓住狡猾的吴三桂，他豁出血本了。

三月二日晚上，田弘遇在府邸大厅里，为了欢迎吴三桂，举行了一个奇特的宴会。

田弘遇是已故田妃的父亲，六十多岁，蓄妓成癖。因田妃才貌俱佳，极会处事，是崇祯皇帝最宠爱的妃子。皇上的恩泽，促成了田府的发迹，其家产之殷富，在皇亲国戚中是无与伦比的。田妃病故之后，崇祯皇帝把往日的宠爱变成了无尽的情思，更加袒护田府，授田弘遇以左都督之职，就是皇上恩眷不绝的佐证。田府权势之大，也是令人生畏的。今晚，拥有巨大财产和权势的田弘遇，突然屈尊宴请吴三桂了，真是一件怪事。

吴三桂接到邀请后，心里十分高兴。田弘遇设宴招待，是他晋见皇上后第一个反应，说明他的身价明显提高了。但吴襄心里十分狐疑：皇上此刻虽然面临着闯王兵临城下的威胁，但对付一个仅有一百多亲兵的入京边将，仍然具有生杀予夺的力量，人到诸事不顺的时候，越容易产生猜疑，何况本来就是一个多疑的帝王。吴襄父子悄悄地猜测着：今晚的宴会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宴会呢……

这真是一个奇特的宴会。在田府辉煌的大厅里，在各式彩灯照耀下，在一班女乐的弹奏声中，在美酒佳肴奇香奇味的氛围里，在铺垫的猩红毡毯之上，几十个上下忙碌的角色，都是豆蔻年华的少女。没有一个男人，也没有一个皇亲王公作陪。田弘遇奇特的喜好和风格，一开场就突出地显露出来。魏紫姚黄的田府啊！

吴三桂在锦衣裘袍、倜傥不羁、谈笑风生的田弘遇陪同下，走进了这个女儿的世界，他立即陷入诧异之中。在江南丝竹轻柔缠绵的仙曲里，他觉得四周都有仙女在飘然闪动；一团团摇曳凝聚的秀发，如一朵朵舒展收拢的墨云，一双双晶莹的眼睛，如夜空闪烁嬉戏的星光；逢迎、称颂、敬酒、问候的声波，不绝于耳；起落舒展的衣袖中飞出的温馨奇香，更使他心旌摇荡了。这是从未见过的夜宴啊！吴三桂突然清醒了：和田弘遇打交道可要警惕啊！他十分谨慎地应酬着，连往日纵情豪饮的风采，也暗暗地收敛起来。

酒过三巡之后，田弘遇举手微微一挥，音乐停奏了，少女停舞了，一切都似乎凝固了。几个侍女走到大厅一边，拉开了红绒流金的幔帐，二十箱雪白的银两一溜儿显露出来，闪着亮光。田弘遇举杯说道：

“毁家纾难，人人有责。接圣上谕旨，知将军尚缺军饷百万。内库八十万银两，今天已发往宁远，所缺二十万银两，田府倾其所有，如数补

齐。请将军检验收讫。”

吴三桂这才明白，今晚的宴会，原来是交割自己所敲定的银两啊，怪不得没有任何人作陪，皇上要老丈人出血，确实是应当秘密进行的。他体谅皇上和田弘遇的苦心，急忙举杯作谢：

“左都督如此慷慨大度，举手解三桂燃眉之急，宁远十万将士，将铭记五内，永世不忘。”

田弘遇微微一笑，对身边一个年龄稍长的侍女说道：

“吩咐总管，速将这二十万银两送往吴府。并代我向中军府吴老将军致意。”

吴三桂高兴了，举起酒杯，与田弘遇拱手为礼，同时饮尽杯中美酒，同时发出朗朗的笑声。笑声刚落，吴三桂陡然醒悟了：险啊，几乎上了这个老家伙的圈套：饷银入府，不就是冒侵私吞吗？他心里打了一个冷战，急忙说道：

“且慢！大人，这二十万两饷银，决不可送进小人府邸。知者谓‘就近交割’，不知者岂不以此定小人‘冒侵私吞’之罪吗？请大人训示贵府总管，把这二十万银两，交于内库，速发宁远。”

田弘遇纵声大笑：

“将军请谅。老夫一时虑事不周，几乎玷污将军的高风亮节，有罪，有罪！将军清明如此，虑事精细如此，实国家之福，可喜可贺啊！”

女乐闻声弹奏起来，乐曲悠扬，八个着装艳丽、发髻高悬、羽衣薄裳、宝月祥云似的江南歌伎，右手执着精巧的袖珍银壶，左手托着玲珑的红玉酒盅，踏着乐曲轻盈而出，边舞边唱，歌声清甜秀美：

三月云，三月雾，三月青草铺满路。一夜东风山关来，绿满丹桂树。云雾有情风有意，但愿春常驻……

歌伎们在飞裙舒袖中，各自巧妙地、举止传情地把八只斟满清酒的红玉酒盘献在吴三桂的面前，恰好组成了一朵梅花。好看极了！

歌舞开始时，吴三桂的头脑还是清醒的，他对田弘遇这奇特的宴会仍有戒备。但随着乐曲旋律的酥动身骨，随着传情含嗔神态的挑逗心弦，随着那白嫩手臂的轮番刺激，特别是这首新歌对他的巧妙歌颂，他头脑里那根戒备的神经慢慢松弛了，而那些被压抑的多情种子，迅速地苏醒过来。当八只酒盅组成的梅花开在他面前时，酒未醉人，人自醉了。在歌伎们逢迎、赞颂、吹捧、祝福和传情眼神的督促下，豪饮之情勃发了。八盘美酒，一饮而尽。酒盅太小了，酒不过四两啊！

这时，一个幽艳绝色的女子托着一碗醒酒汤出现在大厅里，乐班停止了弹奏，歌伎们匆匆让开，连四周的红烛银光也显得格外辉煌。她，妙龄十七，玉质娉婷，美发如云，额秀颐丰，两眉如黛，双目顾盼有情，眉宇间闪动着迷人的神韵，浅浅的笑意使人销魂落魄。她也许是遵照田弘遇的安排来的，要不，出现的时机为什么这样凑巧？她也许是慕吴三桂的英名而来的，要不，那神情为什么不带一点忧伤？她也许是奉命与慕名两者结合促使的，要不，为什么舞住曲停，众星烘托，而又是那样的从容不迫，落落大方？她就是历史上有名气的陈圆圆。这个美丽的、可怜的女子，从这个晚上起，几百年来，被当作吴三桂恶行臭名的诱发物而遭到后人不公正的嘲弄。

陈圆圆走着，想着，宽阔的大厅，沉静的氛围，木然的人群，都像是在为她倏然而来的回忆提供了时间和空间：

“太湖边，玉山下，在一个松、竹相映的庭院里，自己降生了。当时也是这样的沉静无声吗？不，妈妈说过，自己是哭叫着来到这个世界的。也许那第一声哭叫，就是自己泪的一生的开始，要不，在童年的记忆里，怎么也忘不了庭院石山旁那丛青青的泪竹呢？……

“酷爱音乐的父亲和通晓诗书的母亲，把他们天赋中最美最佳的骨血精髓传给了自己，对音律的悟性，对诗书的醉性，对棋画的恋性，编织了自己十三年的岁月。若不是父母的潦倒病故，自己也许会成为第二个李清照的。唉！李清照不也是一个可怜的女人吗？……

“三年的歌伎生活啊，喜酒，愁酒，甜酒，苦酒，还有不是酒的酒，自己都喝了。在苏州梨园王国里，自己用泪，用血，用对父母不尽的怀念，用对人间摸不到的爱和推不开的恨，唱出了清越绕梁的歌，把欢乐送给人间，把痛苦留在心头。十六岁时，就与柳如是、董小宛、顾涛、杨宛齐名了。她们都是名妓、娇姬，而自己呢？却成了樊笼里啼血的杜鹃。这是什么样的酒啊？是夜梦送来的‘醒酒汤’吧！

“歌伎是什么？是一种会发出声音的物件啊！如锦，如缎，如猫，如狗，如雨天的蓑衣，如冬天的棉絮，如夏天的一把折扇，是一件满足王侯们千种需要的活物。田弘遇在苏州用五万重金购买了自己，又把自己供养在田府，并让自己熟习已故田妃的种种——田妃的‘德’，田妃的‘容’，田妃的‘言’，田妃的‘工’。田妃的‘工’啊，谁能想得到呢？为什么？不就是为了让自己去填补田妃死去的空隙，去接续皇上对田妃那种不及泯灭的情愫，以维持田府显赫的皇亲之势吗？这也许是天下最美、最奇、最残酷的买卖吧……

“等啊，等！在这辉煌的又冷得寒心的府邸里，等尽了春夏秋冬。如今又是春天了，春风，春雨，春情，春梦，这桩买卖为什么还不成交呢？莫非闯王东渡黄河，南北夹击的马蹄声，已使倒霉的皇上乱了心，失了性，断了情吗？报应啊，天外有天，人上有人，人间还有使皇上害怕的人啊！可那天外的天真是晴朗的吗？……

“这个人就是吴三桂吗？好一个败东虏王于宁远城下的总兵，好一个英俊的汉子啊！命运又把自己推到这个人的身边。人儿啊，你有一颗什么样的心呢？”

三丈之遥的猩红毡毯走尽了，陈圆圆收住了跳动的心弦，略施一礼，把“醒酒汤”献给吴三桂的面前：

“奴婢陈圆圆，请将军饮此‘醒酒汤’。”

吴三桂神态木然。他的眼前，除了这个艳丽迷人、神韵可人、情态诱人的女子而外，什么也没有了。“醒酒汤”何用？吴三桂不是酒醉，是色醉啊！

田弘遇看在眼里，纵声大笑。笑声使吴三桂醒悟过来，痴呆之情变为尴尬之态。田弘遇急忙为吴三桂解窘：

“将军海量，何醉之有？圆圆，快为将军弹奏一曲助兴吧！”

吴三桂急忙站起，端起“醒酒汤”，浅浅呷了一口，举起酒杯说道：

“小姐盛情，三桂拜谢了。酒醒矣，三桂借花敬佛，以田老美酒一杯，换小姐仙音一曲。乞万勿推辞！”

陈圆圆以笑作答。她接过酒杯，一饮而尽。然后，接过侍女送来的琵琶，坐在吴三桂面前，弹唱起来：

暖雨晴风初破冻。柳眼梅腮，已觉春心动。酒意诗情谁与共？泪融残粉花钿重。

乍试夹衫金缕缝。山枕斜，枕损钗头凤。独抱浓愁无好梦，夜阑犹剪灯花弄。

这首李清照写的《蝶恋花》，当时十分流行，江南歌伎多唱此歌。陈圆圆今晚以此歌酬于吴三桂，也许因为此歌曲词雅美，也许因为情有所托，也许是要试一试吴三桂的才情。苍天有意，吴三桂在宁远城里蓄养的几个歌伎，也常唱此歌，这就给了吴三桂显露才情的一个时机。

陈圆圆弹唱开始，吴三桂似在揣摩词中的深意，曲中的奥秘，继而神情凝重，似置身于词曲意境之中，惆怅之情，溢于眉宇。词尽曲终，吴三桂唏嘘叹道：

“李清照的这首《蝶恋花》，唱尽了天下女子的一颗惜春伤怀之心，三回九折，实为绝唱。‘独抱浓愁无好梦，夜阑犹剪灯花弄’，短短十四个字，托出了一个蹙眉忧心的倩影和剪弄灯光的哀怨情状，真是伸手可着矣！此歌难得，此人难得，能与李清照心心相通的歌者更难得啊！噢，小姐，你的泪珠，已经滴湿了锦弦……”

陈圆圆确实是泪湿锦弦了。是为李清照的忧伤而流，还是为自己遇到知音而流？是苦泪，还是喜泪？她嫣然一笑，向吴三桂偷偷一瞥，轻盈地离开了。啊，陈圆圆的春心动了。

陈圆圆的歌声仍在梁间缭绕，田弘遇说话了……更鼓敲响了三更。

陈圆圆的情影仍在吴三桂的心头闪动，吴三桂说话了……更鼓敲响了三更。

五更时分，田弘遇用宝马香车把陈圆圆送进吴襄的府邸。田府里奇特的夜宴，结束在吴三桂的红绡鸳鸯锦帐里……

看错了人的陈圆圆啊！

两天之后，三月五日，崇祯皇帝在平台召见吴三桂，赐蟒玉、尚方剑，封平西伯。吴三桂成了明朝总兵中封为伯爵的第一人。在吴三桂跪拜领封的时候，崇祯皇帝突然问道：

“卿可知朕封你为平西伯的深意吗？”

“以辽东之师，平西犯之贼。”

崇祯皇帝欣然点头：

“卿可与陈圆圆并马而行，马上新婚，亦是人间趣事。”

吴三桂猛醒过来：险些色迷心窍啊！他太了解皇上了，若真的带陈圆圆并马而行，恐怕连北京城也出不去啊！他急忙叩头禀奏：

“圣上，臣不敢忘恩负义，更不敢因私废公。临阵破敌，不带家室。臣已将陈圆圆留在京师了。”

“这样合适吗？”

“圣上，五天之后，臣将率宁远铁骑入关，列阵京师，歼灭闯贼！”

崇祯皇帝满意地笑了。他刚要赞扬吴三桂几句，太监王承恩神情紧张地把一份塘报呈给皇上：代州失守，总兵周遇吉在宁武关被闯王用乱箭射杀了……

崇祯皇帝的脸色陡然变白了，吴三桂看得清清楚楚……

二十四 权力的均衡消失了，孝庄急速返回盛京

由于当时交通不便、信息不灵和吴三桂有意对通往辽东消息的封锁，李自成东渡黄河、占据太原的惊天之举，于三月十九日才传到盛京。传到清河汤泉的时间，已是三月二十日午前巳时了。

三月二十日，已经立夏了，姗姗来迟的春天才真的来到清河山区。大地碧茵，山峦青翠，柳枝飞黄，草蔓呈绿，山桃美若烟霞，飘展在坡岭岭。避寒的鸟儿都回来了，嬉戏在山林花木之间，叽叽喳喳，互致问候，有的在绿荫丛中，诉说着几个月的思念之情。几只阔别已久的喜鹊，落在汤泉安园院子里的那株梨树上，在刚刚绽开的冰雕似的梨花中，欢快地跳跃着，对歌似的奏鸣着。

孝庄推开窗扉，伫立窗前，清冽的芳香迎面扑来，沁入心肺，似雪的花色，映入眼帘。她有些惊讶了，十天不曾留意，换了人间啊！她望着花枝间跳跃嬉闹的喜鹊，心里十分惬意：阳光融融，气色清爽，鸟儿也知春啊！

孝庄欣喜惬意的心绪，是这春天带来的，也是桌案上那一摞书稿给予的。年节后，她遵照皇太极生前的谕示和当前形势发展的需要，以皇上福临的名义，下令内院迅速翻译注释辽、金、元三代残存的朝政实录。两个月来，内院学士们已将辽、金两代的实录翻译注释完毕，于十天前送来审定。她抛开其他一切事务，把自己关在这个小屋里，夜以继日地看了十天，有的地方看了两遍，至昨天深夜，总算看完了。她看后总的印象是：译得通达，注得详细，尽管有的地方浅白冗繁一些，但对一向不重视读书的诸王贝勒、八旗将领来说，也许正适其人。书嘛，只要人们看得明白，能得到教益，就算可以了。她决定不误时机地立即刊印，发给诸王贝勒、八旗将领阅读，对于“入主中原”也是个心头上、道理上的准备。她顺手关上窗子，打开墨砚，拿起笔来，代皇上福临拟写刊印辽、金实录满文译本的诏令：

……其事虽往，可以诏令；其人虽亡，足以镜世。辽、金虽未混一，但利钝得失，均可借观。善我者吾师，不善我者亦吾师，取其善者为法，鉴其恶者为戒，歧路可免，蠢事可减也。诏令诸王贝勒、八旗将领详阅参取，以匡征伐，以完其功……

孝庄正在飞笔就诏之际，苏麻喇姑走进门来，把一份笺表放在孝庄的面前，急切地说道：

“兵部主事飞马送来笺表，说闯贼已渡过了黄河……”

苏麻喇姑声音不大，但在孝庄耳边却炸若雷霆。孝庄心头一惊，手

中的笔失落在纸上，一团墨汁涂盖了刚刚写好的一段诏文。她像是不曾发觉一样，呆立案边，然后低声自语道：

“难道那场风暴起了？”

苏麻喇姑轻轻捡起失落在纸上的墨笔，放在青石笔架上，有些不解地看着孝庄。

孝庄一把抓起笺表，飞快地浏览了一遍，大声说道：

“对！那场风暴起了，明朝这棵大树会连根拔掉的！时机，‘入主中原’的时机来了！”她打开笺表，又仔细看了一遍，字是多尔袞亲笔写的，内容十分简短：

臣摄政王多尔袞，稽首顿首上言：据谭泰自锦州奏闻，闯贼已于上月东渡黄河，占领太原，似有进犯北京之势。吴三桂已奉诏将飞驰北京，但宁远明军未见动静。

臣无任瞻天仰圣，仅奉笺表以闻。

孝庄心里突然诧异起来：多尔袞为什么不申明自己的态度呢？难道还有比这更为紧迫的事情吗？她压着心头的疑虑询问苏麻喇姑：

“兵部主事现在哪里？”

“在门房候旨，勒克德浑陪着他。”

“召见。”

苏麻喇姑开门招手，兵部主事在勒克德浑的陪同下，走进了孝庄的房间，急忙跪倒请安。孝庄见此人三十多岁，似曾见过，但又想不起在什么地方。

“你在兵部任职吗？”

“回皇太后的话。小人是兵部主事。”

“闯贼真的东渡黄河，占了太原城吗？”

“回皇太后的话。谭泰将军是这样禀报的。”

“你们兵部是怎样看法？”

“回皇太后的话。睿亲王认为，入晋流寇，可能是闯贼的一支兵马。占据太原，可能是中原乱民为闯贼张目的谣传。”

“睿亲王的根据是什么？”

“回皇太后的话。内院大学士刚林和归顺明臣洪遇霖上个月才从陕西贼营回来，他们认为：闯贼占领关中，立足未稳，陕甘形势，动乱未定，闯贼当务之急是经营关中，断不敢全师东渡。睿亲王认为，中原形势如何变化，三个月后，也许能够看出一个眉目。”

兵部主事的回答，流利而自信，似乎在替多尔袞回答，使孝庄心里有些不悦。

“睿亲王的判断，你是怎么知道的？”

“回皇太后的话。臣以上稟奏，均系睿亲王亲口所讲。小人不敢妄添一句，妄加一语。”

兵部主事傲慢而机敏的神态，特别是那闪动的狡黠的眼睛，突然使孝庄想起去年八月她和苏麻喇姑夜闯睿亲王府时在正厅外来回张罗的那个人，心里豁然亮了：

“你是睿亲王府的长史？”

兵部主事愣住了。

“你叫阿努思？”

阿努思的神态有些惶恐，急忙叩头回答：

“皇太后明察。臣叫阿努思，三个月前进入兵部的……”

孝庄收回脸上肃穆之气，宛然一笑，不无赞赏地说：

“阿努思啊，你很聪明，也很机敏。睿亲王这样的判断，大约是不会错的。我或许有信要带给睿亲王。勒克德浑，兵部主事一路辛苦，送他到泰园安歇。”

阿努思叩头谢恩，在勒克德浑陪同下走了出去。孝庄神色严峻，推开窗扉，望着阿努思走出安园，若有所思地说：

“多尔袞啊，多尔袞调教出来的人，都很会说话啊！”

“难道这军情是假的？”苏麻喇姑低声问了一句。

“不！军情是真的。可阿努思所讲多尔袞的判断可能是假的。多尔袞啊，他也许在考察我的智力吧……”

“他已经是摄政王了，这又何必呢？”

“是啊，这又是何必呢？……多尔袞浑身都是心眼，我们也得多一点心眼啊！”

苏麻喇姑微微点头。和多尔袞打交道，多想一些不吃亏啊！

孝庄在屋里徘徊、思索着，喃喃自语着：

“当风暴卷起的时候，草原上、旷野里飞沙走石，树倒枝折，林子里发出‘呜呜’的涛声，梅花鹿惊了，傻狍子呆了，痴熊猛虎在仓皇地奔窜。这个时候，精明而勇敢的猎手，会凭借震撼大地的风力，得到虎骨、熊胆、鹿茸、麝香。而愚蠢胆怯的猎手，惧怕这骤起的风暴，他躲藏起来，待到风暴消失，大地平静之后，他能够得到的，只是折断翅膀的山雀和撞死在树根上的山羊。唉，在多尔袞眼里，我不过是个捡取山雀山羊的角色罢了……”

这时，婉儿悄悄走了进来。她是请孝庄膳房用饭的，见孝庄神情沉闷的样子，便站在门口没有作声，疑虑地看着孝庄在走动。她得到苏麻喇姑的暗示后，走到孝庄身边，轻声说道：

“请皇太后膳房进餐。”

孝庄停住脚步，看着眼前两个目光焦虑的侍女，摇了摇头，像是要摆脱心中的乱丝，故作轻松地说道：

“我这右眼皮总是跳个不停，真是右眼跳灾啊！”

婉儿愣住了。

苏麻喇姑急忙从桌案上撕下一点纸片，笑着递给孝庄：

“把纸片贴在眼皮上，压一压就好了。”

孝庄接过纸片，贴在眼皮上，对婉儿说道：

“是灾是祸，压压看吧！还愣着干什么，召宁完我到这里来！”

婉儿还没有走出房门，宁完我带着一个壮年猎手匆匆地走了进来。壮年猎手纳头跪倒，大声说道：

“皇太后，我有急事禀奏啊！”

孝庄愣住了：

“你？……”

“我，塔胆呀！”说着，取下了头上的黑头巾，向孝庄叩头请安。

“塔胆，你，你怎么这样装束？”

“禀奏皇太后，朝里出了变故，母后皇太后命臣悄悄赶来禀报：正蓝

旗几个主要将领和内院学士罗硕，被摄政王多尔袞下令拘捕了……”

孝庄头脑“嗡”的一响，颓然坐在椅子上，一个念头涌上心头：多尔袞下手了。一层冷汗沁遍浑身。

婉儿惊恐得脸色苍白，两腿也变软了，失神地依附在苏麻喇姑的身上，眼泪一下子滚了出来。她觉得心里那股长劲生力的希望，刹那间消失了。

苏麻喇姑扶着婉儿，心也剧烈地跳动。她毕竟在孝庄身边待久了，胆量比婉儿大得多。

宁完我在接待塔胆时，已知道事态的严重，像一块不飘不散的乌云压在心头：皇太后“入主中原”的打算，也许会因此而落空。时邪？命邪？

塔胆见孝庄神色凝重，便收住话头，等待着孝庄的谕示。

沉默啊沉默！沉默中，时间像是停滞了。沉默中，安园像是凝固了。沉默中，孝庄稳定了纷乱的思绪，承受了突然的打击，咬住心中的怨恨，一股英烈之气勃然而生。几个月来隐去的严峻英姿和逼人豪气又回到她的神情之中：目光挟锋了，脸色带冷了，语气带刚了，举止带风了。她举手挥开桌面上的书稿诏文，坚定有力地对塔胆说道：

“讲吧，都讲出来！越详细越好！”

塔胆开始了禀奏：

“这次变故，是月亮地里掌灯笼，明显透了。多尔袞罢六部贝勒的职权后，肃亲王心里横着半截砖头，撑得难受。三月三日那天，他和豫亲王多铎商量外出发鹰散心，给郑亲王打了个招呼，就出城去了铁背山。在铁背山玩了三天，什么也没有猎到，却给多尔袞知道了，便以摄政王的身份，定他俩私自带兵出城之罪。罚肃亲王一千银两，十匹战马，十副鞍鞴，罚豫亲王二千银两，二十匹战马，二十副鞍鞴。这事也就结了。谁知，在昨儿崇政殿早朝中，正蓝旗固山额真何洛会，当众检举肃亲王在三月七日晚上，与俄莫克图、杨善、伊成格，还有内院学士罗硕一块饮酒设谋，想要叛乱。多尔袞当即下令抓捕了俄莫克图、杨善、伊成格、罗硕四个人，肃亲王当场就气昏了……”

“何洛会检举他们的罪状有哪些？”孝庄追问了一句。

“何洛会真他妈的混蛋！他说肃亲王罪状有四条：第一条是，三月七日晚上喝酒时，肃亲王曾骂谭泰、图赖率两黄旗依附多尔袞是忘恩负义。认定肃亲王这话是有意分裂朝廷。第二条是，俄莫克图和杨善曾说多尔袞‘素喜病，岂能终摄政之事’。认定是诅咒多尔袞活不长。第三条是，罗硕当时说：‘多尔袞罢六部贝勒之职，意在篡夺皇位。’伊成格骂

多尔衮是‘狼子野心’，认定是诽谤摄政王。第四条是，肃亲王当时摔了酒杯，骂多尔衮是‘病夫狂人’，说要‘扼颈而杀之’。何洛会的话刚停，多尔衮就一脚踢翻了椅子……”

“他们都招供了吗？”

“当时只有肃亲王和罗硕在崇政殿。罗硕拒不承认，肃亲王气得打了何洛会一个耳光，骂了一声‘狗娘养的’，就昏了过去。刑部正在审讯他们四个人。”

“几位和硕亲王都是什么态度？”

“大贝勒尽闭着眼睛装打盹儿，谁知道他心里是怎么想的？郑亲王虽然没有指摘肃亲王，但他一口咬定俄莫克图他们是‘唆王作乱’，这不是给肃亲王上烂药吗？英亲王阿济格眼珠子都变绿了，恨不得一口吞掉肃亲王。豫亲王多铎倒不错，他说肃亲王是酒后失言，倒有些袒护的意思……”

“朝臣们都有哪些议论？”

“这就别提了，都他妈的墙倒众人推。半年前，大伙儿都把肃亲王当老子，今儿个，都变成了多尔衮的孝子。母后皇太后叫我飞马前来，请圣母皇太后拿个主意。”

孝庄听了，心里像灌铅一样的沉重，崇政殿里的情景浮现在她的心头：何洛会能说会道的嘴巴，多尔衮青筋暴起的腮帮，朝臣们谄媚争宠、扭曲变形的嘴脸和亲王们不同的神态，使她清楚地看到，又是一场令人心惊肉跳的灾难。她苦笑一笑，舒了一口长气，大声说道：

“为塔胆设宴，用这里最好的酒！宁先生，你陪塔胆畅饮几杯吧！”

宁完我知道孝庄要仔细思索对策了，便与塔胆叩头作谢，悄悄离去。

孝庄对苏麻喇姑说道：

“你们俩也到膳房用饭去吧，我要一个人清静一会儿。”

苏麻喇姑知道，几个月安静沉默的生活就要结束了，一场生死的搏斗又要来了。她挽着婉儿走出房门，顺手把门紧紧地拉上。她没有去膳房用饭，留婉儿在门外守候，她亲自告诉安园的人丁，不许大声嬉笑，不许在院子里跑动，包括皇上福临在内。连院子里树上嬉戏的喜鹊，都被她用轻弓短矢赶走了。这个精细的侍女，还特意嘱咐勒克德浑，要用明松暗紧的办法，看住兵部主事阿努思，不要让他走脱或进入安园。然后，她来到孝庄的窗前，拉着婉儿的手，默默地坐在窗前的台阶上。

此时，孝庄正在双手抱头躺在内室的床榻上，用枕巾掩着额头，闭着眼睛思索着。这个女人有个习惯，似乎只有这样，才能集中精力，隔绝外界的一切干扰。她的头发散了，衣裳皱了，床榻乱了。这也许是科尔沁草原留给她的，至今未改的粗犷习性吧！果然，她的思索，无拘无束地驰骋在她习惯的天地里，发挥着全部才智，捕捉着迎面袭来的雷电风暴：

“福临登上皇位的奥秘在哪里啊？在几种力量的相持相克中。如马背上的鞍桥，在两边相同力量的牵制中；如船上的风帆，在数根绳索的制约中。天下的一切事物，何尝不是在均衡之中存在呢？均衡，权力的均衡，是历代雄才大略的帝王苦苦维系的。可现在，宁远一仗，济尔哈朗跌了，权力倒向多尔衮一边，六部变化了，政治上的均衡消失了。如果正蓝旗再为多尔衮执掌，军事上的均衡也将随之消失。这是断乎不可的！如何才能保住肃亲王，维系这力量上的均衡呢？……”

半个时辰过去了。窗外的苏麻喇姑焦虑不安地等待着。她虽然不知孝庄此刻在想些什么，但她明白，这个女人正在为保住儿子的皇位绞着脑汁。她真担心孝庄那根思索的神经，承受不了这长时间的折磨，如果像琴弦一样戛然断绝，那一切都不可设想了。她真想走进屋内，打断这长久的思索，让孝庄得到片刻的安歇。但她知道，这个倔强的主子，是不会因此而分神乱心的。这个为了儿子的母亲啊！

婉儿解事不深，她对孝庄性格中的深沉、坚韧还知之不多，被屋内死一般的寂静吓住了，站起来想进屋内看看，苏麻喇姑拦住了她，悄声在耳边说了一句“别打扰她”。婉儿无奈地坐下了。

孝庄在无人打扰的宁静里，更加深入地思索着：

“多尔衮真会选择时机啊！在闯贼渡河而东、占据太原的时候，雷霆霹雳般的向豪格下了手。这是借‘入主中原’之机的硬性要挟，以除掉政治上的劲敌，用心可谓毒啊！豪格的生命与‘入主中原’的大业相比，是微不足道的。但失去豪格这支力量之后，这‘入主中原’之‘主’，又是谁呢？不就是多尔衮吗？如何既能保住豪格，又能不失时机地向中原进军呢？……”

一个时辰过去了。宁完我陪着塔胆走出膳房，看见苏麻喇姑和婉儿默默地守护在窗下，知道孝庄仍在思索对策，心里十分焦急。他担心这个女人会跌入豪格事件而忽视中原形势的变化；他担心这个女人会对付多尔衮而忽视策略上的机变；他更加担心这个女人会受感情左右而使几个月筹划的“入主中原”的大计落空。他暗下决心，如果这个女人决策失误，他将拼死谏阻，以报清河汤泉知遇之恩。他心里暗暗地说：孝庄啊，可不能聪明一世，糊涂一时啊！

孝庄没有糊涂。她反复琢磨着眼前的形势、对策和自己力量的所在。她想到城府深沉的范文程，想到多谋机变的索尼，想到勒克德浑、

宁完我和两红旗的潜在联系，想到科尔沁日益增多的兵马……她决定用大胆、果敢的行动，联合一切力量，抵制多尔袞的权力扩张，造成一个新的权力均衡。在反复地思索之后，她抓住了一个至关重要的关键环节：

“塔胆可用啊！只有塔胆，才能把抵制多尔袞的各种力量沟通起来。塔胆，皇太极信任的亲兵，姑姑看着长大的，他具有代表清宁宫权力的身份；塔胆，镶黄旗的护军统领，他具有控制皇宫的权力；塔胆，他与肃亲王豪格是表兄弟，具有维系正蓝旗将校的条件；塔胆，与索尼、图尔格有刎颈之交，具有掌管两黄旗的声望。一次新的权力均衡，也许就在塔胆的身上。天公不薄，让塔胆来到了清河汤泉。这也许是上苍有意的安排吧……”

又一个时辰过去了。七岁的皇上福临忍耐不住了。他走出房门，站在台阶上，望着母亲住处寂无声息的门窗和窗下焦虑不安的苏麻喇姑和婉儿，眼泪流了出来。母亲的焦思，牵动着儿子的心；焦思的母亲，牵动着儿子的魂。他快步冲下台阶，向母亲的房间走去。这时，一阵马蹄声传来，清宁宫的执事太监，带着五名内宫护卫匆匆走进安园。他们看见皇上走下台阶，急忙跪倒禀奏：

“肃亲王被摄政王多尔袞拘捕下狱，母后皇太后心焦如焚……”

孝庄闻声跨出房门，福临没有理睬跪奏的太监，急忙扑到孝庄的面前跪倒，大声哀求：

“救救肃亲王，救救皇儿的兄长啊……”

人们都站在院子里呆住了。

当天晚上，在皇上福临居住的正房里，孝庄分别与宁完我、勒克德浑、塔胆进行了长时间的密谈。具体内容，只有苏麻喇姑知道。但这个侍女总是守口如瓶的！

第二天清晨，塔胆悄悄地返回了盛京。婉儿带着五名护卫亲兵向科尔沁奔去……

第三天午前卯时，孝庄和皇上福临起驾返回盛京。勒克德浑带着一百名侍卫护驾，宁完我骑着高头大马走在福临的身后。苏麻喇姑骑着她的“长白雪”，马上携带的，是福临喜爱的七个鸟笼……

二十五 盛京的哑剧、悲剧和闹剧

三月二十四午时正点，孝庄和福临在一百名护卫铁骑簇拥下，由小东关走进盛京的内治门，沿着南北大街，绕过抚近门，经过户部、礼部、工部衙门，来到大清门前。跪拜迎驾的诸王贝勒、文武朝臣在刹那间都惊呆了。

被废黜宗室、贬为庶民的勒克德浑，竟然以皇上福临的贴身亲兵身份，统率着宫廷护卫士卒。这不是有违于宗室的祖制吗？

被皇太极贬为奴隶的宁完我，居然以谋士的装束，骑着孝庄的坐骑“乌麒麟”紧跟在孝庄和皇上的身后。这不是公然为其平反雪冤吗？

更使朝臣们惊骇的是，当孝庄和皇上走近大清门时，带头欢呼“皇上万岁”的，竟然是一向忍气吞声、唯命是从的两红旗将领杜雷、叶臣等，连白发苍苍的大贝勒代善，也含着眼泪，跟着杜雷、叶臣等喊了起来。两红旗将领也居然敢大喊大叫了。

最使朝臣们惊心而又摸不透的是，沉默了几个月的镶黄旗护军统领塔胆，突然以护卫皇宫的姿态，亲自率领两黄旗年轻的将校，出现在大清门内，似乎在监视着每一个迎驾的诸王贝勒，使迎驾的气氛陡然变得肃穆森严了。

朝臣们都以惊愕的心绪，望着孝庄和皇上大步走进大清门，连郑亲王济尔哈朗、豫亲王多铎、英亲王阿济格，也都有些心神不宁了：这个沉静而可畏的女人啊！

在这些突然出现的、异样的急变面前，多尔袞表现了出奇的冷静。他按照朝仪规定，向孝庄和福临跪拜、请安、禀奏、礼送，一直送到凤凰楼的台阶下。但他的心底，却翻滚着狂涛急浪：新的较量开始了！

说来也怪，精明果敢的多尔袞自从去年八月与孝庄第一次较量失败之后，他对这个女人，真的有些发怵了。孝庄像一团猜析不透的云雾，时时压在他的心头，推不掉，散不开，而且在不断地变幻着颜色，有时猩红，有时碧蓝，有时轻柔透亮如纱，有时气象峥嵘如墨。他既仰慕那彩虹的多姿，又畏惧那冰雹的寒冷：艳如桃李，冷若冰霜的女人啊！

事情明摆着，多尔袞看得清楚，孝庄踏进盛京的第一步，就以大胆的袭击占据了上风。勒克德浑和宁完我意外的出现，是孝庄付给两红旗的筹码，而且运用成功了。巧妙的是，勒克德浑和宁完我，现时并没有正式的官职，他们仍然是庶民和奴隶——孝庄的庶民和奴隶，祖制和朝制都是治不了这个女人的。这真是卡在嗓子眼里的两根鱼刺，既吞不下去，又吐不出来。孝庄，这个精明厉害的女人！

事情明摆着，镶黄旗护军统领塔胆又活跃起来了，如果不是孝庄的暗中指使，他不会这样大胆的。两黄旗年轻将领如此推崇塔胆，足以证明，这两旗的兵马，仍然掌握在孝庄的手里。于是，多尔袞对自己几个月来的努力怀疑了。他怀疑谭泰在两黄旗的威信，怀疑索尼、图赖对自己的忠诚，怀疑两黄旗的年轻将领。皇太极在这两旗中影响太深了，太大了，不彻底刷掉皇太极提拔的这些家伙，自己总是不放心的。

事情明摆着，孝庄是为了拯救豪格的生命匆匆赶回盛京的，多尔袞高兴地看到，与孝庄这场新的较量，将在这个事件上展开。豪格已不像半年前皇长子那样神气了，正蓝旗已是群龙无首，两黄旗不再是铁板一块，刑部已不再是郑亲王济尔哈朗的衙门。多尔袞决定佯作不知，以“哑”代答，用无声的沉默，诱使孝庄进入“豪格事件”之中，然后一举而制服这个横在鹿角盘龙椅前的女人。

多尔袞从大清门回到府邸之后，立即晓谕刑部承政，放慢对豪格集团的判决，特别对豪格本人，立即放松看管，准其家人看望，准其与群臣接触，准其与清宁宫的人员来往。他要把孝庄牵进这个案件中来，动摇她居高临下的皇太后地位，后边的文章就好做了。当然，豪格与其接触者的任何举止，都在多尔袞的严密掌握之中。

但是，从三月二十五日到四月一日的六天时间里，孝庄也“哑”了。以“哑”对“哑”，多尔袞迷惘、失望、疑惑、慌乱了。

三月二十五日，孝庄对“豪格事件”没有询问，“哑”得没有任何表示。她在清宁宫的神堂里，陪着孝端皇太后、皇贵妃、皇淑妃，观赏福临精彩的玩鸟表演，听“雪衣画眉”神奇的叫声。多尔袞茫然了：这个女人真是沉得住气啊！

就在这一天，内院几个学士，却把一份联名签署的奏折送到多尔袞的面前。这份奏折，是范文程暗示几个年轻的满族学士写的，他们认为：闯贼东渡黄河，占据太原，是进击北京的前奏，为大清提供了“入主中原”的大好时机。他们猛烈抨击兵部主事阿努思到处散布观望误国的言辞，请求摄政王挥师西进，问鼎中原。多尔袞看了十分生气，抨击阿努思，不就是抨击自己吗？他看了奏折上的签名，都是开国五大臣费英东、额亦都、扈尔汉、何和里、安费扬古的轻浮子孙，便骂了一句“娃娃们懂什么！”把奏折推到一边去了……

三月二十六日，孝庄对“豪格事件”“哑”得连人影也看不到了。清晨起来，她便与孝端皇太后、皇贵妃、皇淑妃，带着福临和博穆博果尔去了昭陵，为皇太极的亡灵焚香祭拜去了，天色已暗，才姗姗回宫。

就在这一天，两红旗主要将领杜雷、叶臣等，却十分奇怪地向多尔袞送上了一份旗务呈文，请摄政王对当前的中原形势做出明确的判断。呈文中说：如果眼下没有大的征战，他们将率领两红旗兵马来叶赫山区进行春季围猎。这份呈文，是宁完我拟定的，虽然语气极其恭顺委婉，

但字里行间，隐藏着不易察觉的陷阱：如果多尔袞批准这个围猎呈文，那就暴露了多尔袞对中原形势估计上的失误。这个失误，要比济尔哈朗的宁远兵败严重得多。也许由于多尔袞把全部精力都放在孝庄身上，没有认真审阅这份呈文，便大笔一挥，同意了那个围猎奏请，并把呈文退给了两红旗……

三月二十七日，孝庄对“豪格事件”更是“哑”得绝情。当豪格的福晋阿尔寨闯进清宁宫，向孝庄哭泣求救时，孝庄竟然一声不吭，皱着眉头离开了。

就在这一天，以塔胆、鳌拜为首的两黄旗将校，却在小北关的教场上举行骑射比赛，而且请了两红旗的将领观看。这不是明显的“黄红结盟”吗？多尔袞惊觉了，“哑”不住了：

他召来兵部承政询问，兵部是事先毫无所知。

他召来索尼询问。索尼的回答十分圆滑：像这样旗务内部的小事，我也是刚刚知道啊。

他召来图赖询问，图赖的回答是耿直的：将校们半年没有打仗，手闲得发痒，比比箭法骑术，也没有什么不好。再说，中原形势剧变，说不定明天就会攻打北京呢！

多尔袞恍然大悟：内院学士的奏折，两红旗的呈文，两黄旗的比武，都是围绕着“入主中原”这个中心来的。他立即意识到，孝庄在“哑”无声息中，通过范文程、塔胆、宁完我、勒克德浑，已经巧妙地掌握了内院和两红旗、两黄旗。他突然想起两个月前范文程偷偷奔往清河汤泉看望孝庄一事，心里不禁动了杀机：这一切也许都是范老头子设谋的，此人断不可久留。醒悟后的痛苦才是最大的痛苦。多尔袞突然觉得，皇权竟有这样的魔力，在短短的几天或者一个暗示中，竟能如此攫取人心，左右形势。一种更强烈的，更紧迫的帝王之欲膨胀起来：一旦自己居于皇位，不是也可以使朝臣仰自己的鼻息转动吗？他看出来了，孝庄在“哑”不作声中，悄悄把较量的战场转移到对中原形势的估计上来了。他佩服这个女人用心的深沉，因为对中原形势的错误估计，势必导致“入主中原”时机的丧失，不论出于何种原因，都会失去朝臣的信任，济尔哈朗不就是因此而跌台的吗？他又厌恶这个女人的狂妄，中原形势是由崇祯皇帝和李自成决定的，你是他们的皇太后吗？

多尔袞对中原形势的估计，是由两个主要因素决定的。一个是通过刚林、洪遇霖对李自成的了解：一个月前，刚林和洪遇霖出使闯营回来，都十分肯定地认为，闯王在一年内尚需经营陕甘，不可能进攻北京。这是从闯营实地考察而得出的结论，多尔袞相信了。一个是通过祖大寿、谭泰对吴三桂的了解：崇祯还没有下令“撤卫内徙”，吴三桂至今仍驻军宁远，说明崇祯尚有力量对付闯贼。他根本没有想到，刚林和洪遇霖看到的只是刚刚攻克的榆林城，会见他俩的只是李过，距离西安还

有千八里远呢！他更没有想到，吴三桂的心已经向闯王靠拢了，对祖大寿已经封锁了一切消息。加之当时通信落后，信息不灵，所以，在李自成已经进入北京的十天之后，多尔袞仍然坚持自己的看法，真是聪明人也有失误的时候。

多尔袞决定向孝庄反击了。

三月二十八日，刑部对俄莫克图、杨善、伊成格、罗硕作了判决，以“附王为乱”之罪处斩弃市。并向皇上附去了何洛会检举豪格谋反的罪状和俄莫克图等人的供词，呈请皇上批准。

孝庄对这一反击根本没有理睬。她“哑”得清静，在苏麻喇姑陪同下，闲悠悠地去了三官庙的暖房里，散心赏花了。据说，孝庄在那株神奇的绿菊花前，竟与驼背的老花匠谈论了两个时辰，还喝了老花匠献上的清茶。多尔袞被激怒了，他决定向孝庄摊出最后的底牌。

三月二十九日，多尔袞以摄政王的名义，上表皇上，奏请处斩“罪过多端，不可悉数”、“阴谋为乱”的豪格。并声称“若徇私匿罪，朝廷将乱无法矣”。就在这份奏表送进清宁宫的当天晚上，谭泰从锦州飞马送来的紧急塘报，摆在多尔袞的面前：

.....军情突变。传闻：闯贼已于三月十八日陷北京，崇祯自缢身亡。吴三桂尽撤宁远之师，布阵于山海关一线，形迹可疑。并有闯贼派兵进驻关门之说.....

多尔袞跌坐在卧室里，头脑“嗡”的一声乱了，并阵阵疼痛起来，豆大的汗珠滴落在手里的塘报上。他的福晋阿尔桑急忙上前关照，被他打了一个耳光，骂了出去。他忍着头痛的折磨，又把塘报看了一遍，心境一下子凄凉了：如果这个传闻属实，自己的结局也许比济尔哈朗更惨。政敌太多了，那个女人、代善、济尔哈朗、豪格.....都会一哄而起。那些被自己刷掉的六部官员，也会翻身向自己扑来。他的心不禁战栗了。他希望这个传闻是谣传，希望吴三桂不会投到闯王的旗下。

多尔袞毕竟是一个机敏果敢、多谋善断的大清摄政王。他知道，能挽回这个失误的，是行动，而不是空想；是利用时间，而不是消极等待；是争取主动，而不是回避后退。他一面派出飞骑，直奔锦州，命令谭泰迅速占据宁远；一面传谕兵部，迅速派出飞骑，传令八旗各营和蒙古各部，“凡男丁七十岁以下，十岁以上者，均带马从征，三日之内，在指定地点，聚集待命。”他要从孝庄手里夺过“入主中原”的大旗，在朝臣中树立自己的形象，以抵消对中原形势判断的失误。

三月三十日清晨，当兵部派出的飞骑拿着令牌就要出发时，科尔沁藩王吴克善率领的蒙古各部的兵马，已聚集于广宁地区。吴克善和蒙古各部贝勒，已经聚集于崇政殿外，等待着多尔袞的早朝。同时，清宁宫传出消息说：因为多尔袞奏请处斩豪格，皇上福临涕泣哀痛，已从昨夜

绝食拒浆了。朝野震动，朝臣惊恐，舆论哗然，多尔衮处于人言议论的中心……

四月一日，清廷得到李自成占领北京，崇祯皇帝在煤山自缢身亡，吴三桂在山海关接受闯王犒军的确实情报，多尔衮完全被动了，在以“哑”对“哑”的争斗中，孝庄完全掌握了主动。多尔衮看得清楚，只要这个女人把心一横，把口一张，自己就会从摄政王的位置跌下来的。在形势的逼迫下，多尔衮以面奏国事为由，走进清宁宫，请求会见孝庄皇太后。

四月一日午后巳时。在中宫外的神堂里，孝庄单独会见了多尔衮。这次会见是重要的，不仅决定着豪格的命运，也决定着大清的前途。这次会见是秘密的，除了苏麻喇姑进入神堂两次捧壶斟茶外，没有任何人参加。这次会见中的争论是激烈的，据苏麻喇姑后来透露：她第一次进入神堂时，看到多尔衮脸色铁青，两腮的肌肉拧在一起，青筋突暴像两条茧虫。孝庄面色冰冷，怒目相对。当她听到孝庄说出“肃亲王反的是你多尔衮，不是皇上，更不是大清”时，她手里的茶壶险些落地。她第二次进入神堂添茶，多尔衮正在暴怒，把茶杯摔在青砖地上。孝庄也霍然站起，声音不高但十分坚定地说：“如果你真的不愿率师入关，别人也可以试试！”多尔衮在这句话面前沉默了……两个时辰以后，这次会见，却成了大清“入主中原”的真正起点。

也许这次会见的结果太重要了，而会谈的内容又是那样的神秘，没有留下文字上的记载。后来的墨士骚客，为了解释这两股敌对力量的神奇融合，为了解释多尔衮在内事外情上的突然改变，便抓住孝庄单独会见多尔衮这个事实，演绎了一段清宫艳史：美丽，寡居的孝庄和正处在三十岁如火的年华，力壮又喜爱女色的多尔衮，旁边又没有第三者，两个人在一起还有个好吗？于是，他们就在中宫外神堂里的大炕上颠龙倒凤起来。大清当时面临的一切难题，就在这颠龙倒凤中解决了。多尔衮在情场上占了便宜，孝庄在政事上取得胜利。他们哪里知道，在这次生死拼搏的会见中，满洲贵族的最高利益，使孝庄和多尔衮都做出了痛苦的让步。孝庄痛苦的让步是，牺牲了四个同盟者的生命。多尔衮痛苦的让步是，放掉笼中的豪格，收敛奔向鹿角椅的脚步。力量的均衡产生了新的妥协。这个妥协，使大清的马车又向前移动了。

哑剧收场了，悲剧和闹剧同时在盛京演出了。

四月四日，在德盛门外的刑场上，豪格的心腹俄莫克图、杨善、伊成格、罗硕，以“附王为乱”之罪，将被推上断头台，处斩弃市。

同时，在崇政殿里，一场闹剧的导火索点燃了。朝冠朝服、铁甲金胄的诸王贝勒、内院学士、八旗将领，都在注视着跪在大殿正中的范文程。他向摄政王多尔衮请安之后，慢慢地、郑重其事地举起他的《呈摄政王多尔衮书》，清了清嗓音，准备禀奏。多尔衮和他的亲信们都知道，这份“入主中原”的奏策，是经过孝庄看了的，范文程此刻，不过是

孝庄的舌头罢了。他们都企图从中找出破绽，乘机搞掉这个拜倒在孝庄脚下的谋臣，像今日处斩俄莫克图等人那样，使孝庄成为一只失去翅膀的秃鹰。多尔袞坐在高背靠椅上，目光阴森地注视着跪在面前的范文程。

范文程神态肃穆，音节顿挫，在奏策的开头，对努尔哈赤、皇太极、多尔袞作了几句套话的歌颂，便信心十足地进入了正题：

“……窃惟成丕业以垂休万祀者此时，失机会而貽悔将来者亦此时。盖明之劲敌，惟在我国，而流寇复蹂躏中原，我国虽与明争天下，实与流寇角也。为今日计，我当任贤抚众，使近悦远来。昔者弃遵化，屠永平，两经深入而返，彼地官民，必以为我无大志，纵来归附，未必抚恤，因怀携贰，是当申严纪律，秋毫勿犯。复宣谕昔日守内地之由，及今进取中原之意，官仍其职，民仍其业，录其贤能，恤其无告，大河以北将传檄而定也……又拔其德誉素著者，置之班行。俾各朝夕纳献，以资辅翼……惟我摄政王察之。”范文程声音刚停，不及叩头站起，阿济格嬉皮笑脸地喊道：

“范老先生，你这玩意儿太文了，老子根本听不懂。你叫摄政王多尔袞‘察之’，那皇太后‘察’过了没有？”说完，发出几声大笑。

代善咋舌，济尔哈朗摇头，塔胆、鳌拜怒目环睨，索尼、洪承畴没有反应，多尔袞的心腹们都放肆地笑了起来。范文程气得脸色发青，他根本没有想到会遭到这样的嘲弄。这时，多尔袞厉声斥责说：

“英亲王，你忘了这是什么地方！若再放肆，必当严惩！”

内院大学士刚林急忙奏道：

“英亲王快人快语，放肆无礼，当受斥责。但是，天高听卑，皇太后咋不来听听范大人的宏论？她在干吗啊……”

孝庄正在永福宫的炕榻边，给她的儿子福临讲述今天的悲剧。她神情忧郁，话语沉重，像是在自责自谴，又像是在求得儿子的谅解：

悲剧啊，是自己点头答应的。不这样做，不能消除多尔袞的私愤；不这样做，不能树立多尔袞的权威，大清需要他率领兵马入主中原啊！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也需要自己忠诚的臣子献出生命。造成这个悲剧的，正是自己这个无用的女人。

悲剧啊，多尔袞分明是一条中山狼，自己却要为他编织一套耀眼的外衣；明知他在谋算着窃取皇位，自己却要把他安置在鹿角宝座旁；明知他是不会久居人下的枭雄，自己却要把全部兵马交给他。这是聪明，还是愚蠢？也许自己是人世间最愚蠢的女人……

辰时的钟声响了，在一队士卒的看押下，俄莫克图、杨善、伊成

格、罗硕被五花大绑地押上断头台，捆绑在四根木桩上。围观的人群拥挤着，喧嚷着，低声地议论着：

“‘附王为乱’，他们的王是谁？”

“肃亲王。”

“啊，是他呀，怎么作起乱来了……”

肃亲王豪格，昨夜被刑部判定罚银五千两，废为庶民，放了出来。此刻他正站在拥挤的人群中。他穿着庶民的夹裤短褂，拖着一条长长的辫子，睁着一双暗浊的眼睛，痴呆地望着断头台上口衔木塞的臣下，泪水在眼眶打转。他的猎犬“黑豹”，忠诚地跟着他，也耷拉着耳朵，似乎也在悲哀之中，有时伸过嘴巴，舔曳着他的裤脚，给他送来一丝安慰。豪格的身边，有一个上了年纪的市民，不知这个眼噙泪水的汉子，就是曾经有可能当上皇帝的肃亲王豪格，悄声问道：

“你认识他们？”

豪格摇头。

“那你为啥难过呢？”

豪格没有回答。

“噢！你是怕啊，怕就别看了。皇宫里的事谁说得清楚？听说这四个人，都是肃亲王的心腹，是很能打仗的角儿，那个大个子叫俄莫克图，是肃亲王的‘主意包’。唉，听说肃亲王这趟也够受了。要不是皇上哭闹着不吃饭，肃亲王大概也和这四个人站在一块儿了……”

豪格心如刀绞。他咬紧牙关，任泪水不住地流……

辰时的钟声传到崇政殿，阿济格和多铎对范文程的嘲弄戛然停止了。人们都在倾耳静听德盛门外刑场上的声响，但那刑场上的声响，已被宫墙隔绝了，使崇政殿显得格外的宁静。索尼坐在墙角，偷眼向多尔袞看去，多尔袞的神色异常冷酷，凶狠的目光在范文程身上停留下来。索尼的心打了一个寒战，悄悄地离开了崇政殿……

在永福宫的孝庄，听到辰时的钟声，停住了话语，神色更加伤感黯然了。她要苏麻喇姑从神堂里取来祭香，亲手点燃香火，在香火前斟了四杯清茶，然后默默地坐在桌案前，虔诚地看着缭绕的烟缕飘向窗外，飘向天空……

刑场上开斩的锣声响了。监斩官走到“罪犯”面前，逐个抓起头发看了一遍，并大声喊着“罪犯”的姓名，表示“罪犯”身份准确无误。当每个名字传进豪格的耳朵，他的心锥刺一样地疼痛难忍。他弯腰抱起“黑

豹”，把脸贴在“黑豹”毛茸茸的脊梁上，露着一双仇恨的眼睛，望着断头台上的一切。刑部官员在宣布“罪状”之后，四个刀斧手以酒祭刀，然后向俄莫克图、杨善、伊成格、罗硕的颈上砍去。头颅滚落了，鲜血喷射了……刀起，刀落，血喷，血流，豪格眼皮不眨，都看得清清楚楚，深深地刻在心里。他的眼泪早已流尽，冒出来的，是不断迸发的火花……

这时，永福宫桌案上的祭香燃尽了，烟缕消失了，孝庄轻声说道：

“不要忘记这么一天啊……”

福临走到母亲身边，神态严肃地回答道：

“今天是顺治元年四月四日。皇儿记住了。”

“那你就给他们跪拜送行吧！”

福临正要跪倒，被苏麻喇姑拦住：

“我代皇上为他们送行……”

孝庄点头。苏麻喇姑跪倒，叩首四拜，然后把四杯清茶洒在地上。

孝庄喃喃地说：

“记住他们的名字……”

福临回答：

“俄莫克图、杨善、伊成格、罗硕。”

孝庄的眼泪流了出来。这时，索尼急急走进内庭门，向永福宫走来……

在崇政殿里，阿济格把这台闹剧推向了高潮。他扯着嗓子对死去的俄莫克图、杨善、伊成格、罗硕进行叫骂，引起了代善、塔胆、鳌拜和杜雷等人的不满，纷纷向阿济格提出质问：难道今天的会议是议论俄莫克图他们的罪状吗？刚林立即扭转了话题，向跪在大殿正中的范文程提出了质问：

“范老先生，请问，你在奏策中讲：‘昔者弃遵化，屠永平，两经深入而返，彼地军民必以为我无大志’等，这是什么意思？”

“我的意思很清楚：古往今来未有嗜杀而得天下者。当年弃遵化、屠永平那样的事，不能再干了！”

“好，痛快！可你在奏策中主张‘官仍其职’。这‘官’指的是明朝的官吧？”

“我认为，只有优抚明朝宗室、官吏和士人，我们才能在中原站稳脚跟。”

“那‘拔其德誉素著者，置之班行’，是不是指明朝的辅臣、尚书、公卿、王侯呢？”

“若明朝辅臣、尚书、公卿、王侯肯真心归顺，为什么不可以‘置之班行’，加以使用？”

刚林皮笑肉不笑地反讥说：

“范大人果然是深思远虑，你的良苦用心，我看明白……”

何洛会立即伸出了触角：“刚林大人看明白了什么？”

“范老先生对太宗皇帝弃遵化、屠永平一事记得很牢，对明朝的大官、小官想得很周到啊！”

范文程头脑“嗡”的一声。他脸色苍白，冷汗涌出，一屁股跌坐在地上。多尔袞发出阴森森的笑声。代善毛骨悚然了，济尔哈朗也呆滞发蒙了，洪承畴的双腿发起抖来。阿济格忽地站起，指着范文程骂道：

“吃里爬外啊！尽他妈的为汉人着想。‘入主中原’，入个屁！官都叫汉人当，老子们干什么？你这不忘老根的汉狗！我……”

孝庄带着福临突然出现在崇政殿门口。阿济格傻眼了，咬住了嘴边的话不说了。多尔袞赶紧离座迎上，跪在孝庄和皇上的面前。人们都急忙跪倒迎驾。范文程匍匐在地，老泪像泉水一般地涌了出来。

孝庄脸色严峻，看着匍匐在地的范文程，心里一阵酸楚：

“他是汉狗吗？不！他是我们大清的功臣！所有辅佐大清开创江山的汉人，都是大清的朋友、兄弟和师长。谁不明白这个理，他不是呆子白痴，就是忘恩负义！”

孝庄眼里含着泪花，声音里带着哽咽，更加重了这几句话的威力和情感。群臣们一时不知所措。福临急忙上前，伸手搀扶匍匐在地的范文程：

“范老先生，朕知你是好人。朕向你赔礼道歉。”

范文程伸手抱住福临的大腿，叩头出血，哭出声来。泪水和血渍滴在他的奏策上。许多朝臣也为之动容唏嘘了。

孝庄拾起范文程的奏策，大声说道：

“这份奏策，我看过，皇上也看过……”

朝臣们都抬起头来，注视着孝庄。多尔衮知道，这是孝庄的最后摊牌，他集中精力捕捉着孝庄即将说出的每一个字。

“这份奏策，我说它好！好就好在它点明了谁是我们进入中原后的对手。你们听：‘我国虽与明争天下，实与流寇角也。’多么明白啊！如今，崇祯死了，明朝给李自成亡了，我们是从闯贼手里夺江山。所以，明朝留下来的那些辅臣、尚书、公卿、王侯，不再是我们的敌人，应当成为我们的朋友。看不到这个，还抱着以前的老皇历，不就是冒傻气的呆虫吗？”

“这份奏策好！好就好在它讲了真话。你们听：‘昔者弃遵化，屠永平，两经深入而返，彼地官民，必以为我无大志，纵来归附，未必抚恤，因怀携贰，是当申严纪律，秋毫勿犯。’真是一针见血啊！你掠了金帛女子就走，是王者的景象吗？你屠城杀人，焚烧房舍，还想要中原人拥护你，不是痴心妄想吗？洪老先生，你放大胆子说，中原人喜欢八旗兵的烧杀抢掠吗？……你不敢说，这一点你就不如范老先生。大家听着：这一次入关，一不准杀人，二不准烧庐舍，三不准抢财物。用严明的纪律，和闯贼争士民，争黎庶，争天下！”

“这份奏策好！好就好在还有这十六个字：‘官仍其职，民仍其业，录其贤能，恤其无告。’你们想想，中原那么大，不用明朝的‘官’，你管得过来吗？不安明朝的‘民’，你吃什么？别说长江以南，就是大河以北，我们的二十万兵马，会像一升黄豆撒在草原上，连个影也会看不到的。你们不用怕，有官给你做，就怕你手下的人都是窝囊废，做不好！所以，这次入关，我们不光要用明朝的‘官’，还要为崇祯皇帝发丧，还要保持明朝诸王归顺后的爵位。要使天下士民黎庶看得明白，能够继承大明江山的，是大清，而不是闯贼！”

“这份奏策好！好就好在它是呈给摄政王多尔衮的。摄政王，你对这份奏策做出决断吧！”

多尔衮明白孝庄称赞这份奏策的用意：这是大清“入主中原”的根本方略，是不容改变的。他更明白，如果自己不赞成这个方略，奉命大将军的大印，也许真的会让别人执掌的。这个目光深远的女人啊！

于是，多尔衮按着孝庄的调子，发挥了他的聪明才智，开始了出征前的准备工作。

一天过去了，盛京的一切都平静了，夕阳如血。在德盛门外空旷的刑场上，豪格孤零零地站着。夜幕徐徐降下来，他慢慢放下怀里的“黑豹”，一步一步向断头台移动。“黑豹”先他而跑上断头台，在四个血糊糊的头颅前低头徘徊，仰头发发出凄楚的吠声……

二十六 崇祯皇帝的自我悼亡

三月十六日，李自成率领的北路大军攻克昌平，刘宗敏率领的南路大军攻占保定，北京南北屏障全部瓦解。农民起义军开始了对北京的合围。

三月十七日，北京陷入一片混乱，前几天，全城已经戒严，北京城四周九门，由城内三大营分兵把守，不准老百姓出城，也不准城外入进城。五城兵马司的兵丁游骑，驰骋于大街小巷。王公贵族们虽然惶惶不可终日，但见兵丁扬武于城头，朝臣出入于宫门，又盛传吴三桂的宁远铁骑即将入京，心里尚有一丝希望，没有作鸟兽散之举，城里的秩序尚能勉强维持。今天，昌平、保定失守，居庸关总兵唐通献关投降了农军，首先使朝廷乱了阵脚。辅臣陈演、魏德藻、丘瑜、范景文已不知去向，各部尚书、侍郎已不早朝，几家王侯已买通守城官员偷偷溜出九门，五城兵马司的将校士兵，也开始了对富商、店铺、茶楼、酒馆的勒索、敲诈和暗地的抢夺。到了午时时分，全城店铺关门，货摊匿迹，可怜的市民们才知道灾难就要临头了。于是，他们提包挑担，拖儿带女，乱哄哄、悲切切地锁上家门，都想离开这兵火之地，到城外寻找个刀枪炮火够不着的地方，保全一家老小的性命。混乱、拥挤、逃亡的人群，几乎同时从千家万户奔出，在大街小巷汇成了滚动的人流。当股股人流冲向九门，遭到五城兵马司和城内三大营的刀枪剑戟拦阻时，立即变成冲撞纷乱的漩涡，发出叫声、哭声、吵闹声、咒骂声。太庙古松上的鸟儿惊了，承天门城楼上的雀儿飞了，万岁山的仙鹤也“哇哇”地叫着，成群结队地向西仓皇逸去。

北京城乱了，散了，无人控制，谁也控制不住了……

在紫禁城玄武门外万岁山山顶一块突起的巨石上，在夕阳的残照中，孤零零地站着一个人影。一袭黑色的长袍，裹着那消瘦颀长的身躯。也许山下的叫声、哭声、咒骂声太刺耳了，使他昂首向天，不敢听闻；也许南边的烽烟和北边的战火太逼近了，使他注目东方，不敢斜视；也许西边的残阳余晖太伤情了，使他凝神聚思，不敢回首。他痴呆地、长时间地眺望着东边天际苍茫的浮云，黯然失神地沉默着。

这个人就是在混乱中，孤独、绝望、举止失措的崇祯皇帝。他微服出宫，爬上山顶，眺望着吴三桂和宁远铁骑杳无音信的踪迹。

从北京通向辽东的官道，在夕阳残照中，弯弯曲曲地伸向远方，路上稀落零散的行人，向沿途几处炊烟轻绕的村落归去，官道在一片莽林中消失了。天际飘展的浮云，也在悠悠游弋之后散去，留下了一个空落落的浩天广宇。崇祯皇帝的最后希望和寄托，也随着浮云的消失而完全破灭了，一种冥灵的悲哀立即占据了心头，含泪的惨笑浮现在他瘦削的

脸上。在夕阳的余晖里，是那样的深重、凄苦和可怜。

站在巨石下的太监王承恩，轻步走近巨石。他想宽慰长时间凝目远眺、沉默不语的皇上，反而被崇祯含泪的惨笑惊呆了。他从来没有见过皇上这近似癫狂的神态啊！他的心揪在一块，不禁战栗起来。崇祯皇帝根本没有注意这个忠诚的太监，他对着茫茫混沌的天际，对着远方影影绰绰的云山雾海，扔却了帝王的矜持、尊严和威风，向着变化着的人间，抛出了一颗活脱脱的、痛苦的、常人一样的心：

“十天啊，焦心焚肝的十天，度日如年的十天！朕傻呆呆地等在宫里，又傻呆呆地爬上山顶，梦境消失了，眼前是一片什么也没有的苍茫黄昏。可这样的黄昏也不属于朕啊……”

万岁山山腰御园里的梅花鹿发出几声“哟哟”的长鸣，在晚风中几经曲折，穿过林木，变成哀怨的悲啼，传进崇祯皇帝的耳朵里。他悲切地闭上眼睛，泪滴流出，滚落在他的黑色长袍上。

“吴三桂，朕不负你啊！松锦兵败，朕宥而不究，反委以宁远总兵重任，你忘怀了吗？一年来，朕对‘撤卫内徙’的奏请，迟不作决，你不知情吗？你要官位，朕破例封你为平西伯，这是将领中不曾有过的恩宠啊！你要军饷，朕何尝不知你在拥兵敲诈，朕还是给了你，一百万银两还填不满你的欲壑吗？你爱女色，朕让田弘遇把天下名妓陈圆圆赏给你，这还不够情分吗？可你的忠义在哪里？你的诺言又在哪里啊？……”

一群乌鸦“哇哇”叫着，扑啦啦迎面飞来，越过崇祯皇帝的头顶，落向万岁山的林子里。在鸟群飞越时，几滴鸟屎冰雹一样洒落在崇祯皇帝的四周，其中一滴碰巧滴在崇祯皇帝的肩头，在黑色长袍上留下了一片白渍。不祥的飞鸟，把不祥的污物投落在不祥的帝王身上。王承恩看见了，肝胆欲碎，禁不住两腿发软，“咕咚”一声跪在巨石下。但崇祯皇帝似乎没有察觉鸟屎落身，不！他察觉了，他不是回头一顾，肩背颤抖吗？他在忍隐不发，承受着这历代传说中“鸟屎落肩，死期不远”的偈语。他的声音变得更为凄厉痛苦了：

“报应啊，天公地道的报应！十四年前，袁崇焕用三天的时间，跑完了宁远至北京的一千里路程，在广渠门外，赶走了气焰熏天的皇太极，解除了京畿之危。可朕忌才妒能，多疑生隙，怕他桀骜不驯，怕他尾大不掉，怕他主宰军心，怕他功高盖主，便以怨报德地屈杀了他。永远忘不了啊，在袁崇焕被磔死的当天晚上，朕去天牢探视，也算是送别吧，袁崇焕曾说：‘臣当死。臣死之谜，君知，臣知，天知。’好一个‘天知’啊！这不就是天神对朕的惩罚吗？朕造就抬举了吴三桂，吴三桂却坑害了朕，‘以怨报德’，一报还一报啊……”

夕阳沉没了，天宇变得一片瓦蓝。居庸关上空的烟云弥漫着长城，昌平似有隆隆的炮声隐约传来，城里的叫声、哭声、咒骂声更强烈了。崇祯皇帝环顾四周，脸色惨白，目光呆滞，举步也有些踉跄了。王承恩

急忙上前搀扶，被他一把推开，着魔似的仰天呼喊起来：

“天知啊，天神的报应显灵了！万民不安，罪在朕躬，罪在朕躬啊！十七年来，朕不出宫墙，不见黎庶，连京城里百姓的喜怒哀乐也不曾听闻。今天，总算听到了。这叫声，是怨怒！这哭声，是控诉！这咒骂声，是对朕的声讨诛伐啊……”

“十七年来，朕年年剿贼，月月剿贼，总兵们杀良冒功，朕佯作不知，监军们的谎报军情，朕知而不究，朕想用刀剑血火保住这万代江山。今天，回赠朕的，正是烽烟北起，战火南来。何处是朕的归宿？也许就在朕所点燃的烽烟战火之中。报应啊，天公地道的报应……”

崇祯皇帝心力交瘁了，险些颓坐在巨石上。王承恩快步上前，抱住皇上，远处的护卫太监也都拥上前来，搀扶着崇祯皇帝向山下走去。崇祯皇帝虽无力行走了，但口里还在不住地叨念着：

“吴三桂坑杀了朕，朕误失了万代江山啊……”

走到万岁山东边的坡上时，崇祯皇帝在一棵弯曲横枝的古槐下停住了脚，他望着这棵古槐出神，神情惨淡而严肃……

炮声从南北两面传来，在北京上空撞击着、呼应着。夜色降落了，崇祯皇帝默默地点了点头，在王承恩的搀扶下，向玄武门走去……

二十七 李自成的梦魂萦绕

三月十七日入夜，当崇祯皇帝进入玄武门，踏上乾清宫的丹墀时，李自成的南、北两路大军，在北京城外会师了。明军城外三大营兵马，根本没有进行任何抵抗，便全部投降了义军。明朝北京的防御，就剩下了一道又高又厚的城墙了。

三月十八日清晨，农民起义军开始攻打九门。他们首先用弓箭把李自成的伐明檄文射入城内，并射进了大量文告，申明大顺政权“贵贱均田”、“五年不征赋税”、“一不杀伤百姓，二不奸淫妇女，三不焚烧房屋”的政策。还大量射入明朝秦王朱存枢、晋王朱求桂的致明朝官员的书信，劝说明朝君臣不要负隅顽抗，以免祸及京都，殃及黎庶。这些政治上的攻势，在市民和明朝中下级官吏中，产生了极大的反响。人心动摇了。

三月十八日傍晚，在外城西南区的回族人民，首先打开了广宁门，迎接义军入城。同时，李自成亲自指挥火炮，轰开了彰仪门，并率领骑兵杀入城内。接着德胜门、西直门相继为义军攻破。经过激烈的战斗，明军城内三大营全部被歼。义军完全控制了外城。

接着，义军一鼓作气围攻内城，明朝辅臣兼兵部尚书魏德藻率领各部重臣三十余人跪迎义军。崇祯皇帝在刺伤自己的两个女儿之后，自缢于万岁山东坡的那棵古槐上。陪同他的，是他那忠顺的太监王承恩。

统治中国二百七十七年的大明王朝倒塌了。历史把统治者的皇位，反馈给揭竿造反的农民李自成，也把一场更为复杂的斗争，压负在这个毫无统治经验的农民身上。

李自成占领北京后，全国各种政治力量，重新进行了组合，形势立即发生了新的变化。一方面由于天地颠倒，黎庶翻身，安居乐业的憧憬使广大农民和市民欢欣鼓舞，各处焚香膜拜，庆祝义军的胜利，连明朝的中下级官吏也纷纷迎降。政治上的声威，使李自成居于高屋建瓴的地位，使义军控制的陕西、湖北、甘肃、山西、河南、河北等地区连成一片，形成了统一全国的基础力量。另一方面，明朝在江南的势力也联合起来，拥立福王朱由崧在南京建立“弘光”政权，与大顺政权分庭抗礼。而拥有强大兵力的吴三桂，盘踞于山海关，在降清与归顺义军之间犹豫不决。更为担心的是，满洲贵族集团也在准备“入主中原”，满、汉贵族阶级的联盟正在悄悄地形成。

李自成三月十八日进入北京后，他的帅府行辕就设置在承天门东面的林园里。所谓行辕，只是几顶蓝色的军帐。一是因为皇宫一片混乱，在修饰之前，不便进驻；二是因为李自成已下令全军战斗结束后，除警

戒兵马外，立即移驻城外。不得扰民，自己总须以身作则；三是因为诸事繁忙，军帐行止方便，不受礼仪的约束。就在这林园军帐里，他依据形势的变化发出了几道谕示，至今仍闪烁着光辉：

为了加强政权组织，扭转动乱的局势，他大胆地留用了明朝四品以下的官吏，以保持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

为了实践对天下黎庶许下的诺言，他重申“均田”、“免赋”的阶级政策，并下令在义军控制的地区实行，给贫苦农民以实惠。同时，他下令对贪官恶霸进行镇压和清算，对明朝三品以上的京官和贵族皇亲进行追赃，以充军饷和行政开支之用。

为了对付江南明朝残余势力的反抗，他分兵南下，一路取滨州、莱州、登州控制山东，一路取济南、宿迁，对明朝将领左良玉、高杰等传檄招抚。

这些果敢的措施，表现了李自成的精明和才智。但对山海关吴三桂的举止，他却忧心忡忡，梦魂萦绕了。

三天来，他反复琢磨，日夜苦思，终于看清吴三桂和十万宁远铁骑，是目前形势中最关键、最迫切的一环。这不仅因为吴三桂拥有重兵，距离北京只有八百里，还因为在这个边将的背后，有着一个野心勃勃的东虏。“为我所用，将成屏障，为虏所用，将为劲敌”，他隐隐感觉到，吴三桂的向背，可能是整个大局的安危所在。但是，三天来，他对吴三桂的举止有着三个不解：

据吴襄供称：他已于本月上旬与吴三桂商定，据卫拒徙，脱离崇祯，然后举兵西进，归降大顺。看来，吴三桂是据卫拒徙了，但为什么不见举兵归降呢？难道吴襄在说谎吗？

据细作游骑禀报：吴三桂前日兵至丰润而突然返回山海关，这是为什么呢？难道还不相信自己的诚意吗？

据降臣反映：吴三桂素与东虏关系暧昧，几个月前，虽有宁远大败清兵之事，但近几个月来，不曾听说辽东有任何战斗。这不是也蹊跷吗？

李自成十多年来，摸透了崇祯皇帝和明朝在中原的各个将领，但对吴三桂，他确实摸不透啊！

三月二十一日晚上，为了最终确定一个对付吴三桂的办法，他推开一切事务的干扰，在他的军帐里，召开了一个小型会议，有刘宗敏、牛金星、宋献策、李岩参加。刘芳亮因来军帐请示率军南下的几个具体事宜，也被李自成留下参加了。

这样的小型会议，类似明朝的内阁辅臣会议和大清的和硕亲王会

议。义军近年来的重大决策，都是先在这样的会议上决定的。

由于李自成已经在襄阳、西安建朝称王称帝，朝制已趋完备，各人所处地位已经明确，刘宗敏、牛金星坐在靠近李自成的椅子上，宋献策坐在李自成的对面，李岩把椅子稍微向后挪了一步，与刘芳亮并肩坐在宋献策的后侧。因为是在军帐议事，又是一个小型会议，在礼仪上就不再讲究。大家进来之后，亲切地与李自成打个招呼，就算是礼节了。所以，显得十分亲切自然。

李自成也没有什么客套话，他像往常一样，直截了当地把事情摆了出来，要大家畅所欲言，然后，神情专注地倾听着大家的议论。

按照以往的惯例，牛金星以丞相的身份开了口。他首先谈了李自成登极的准备工作和皇宫的修饰情况。然后才谈及对付吴三桂的办法。他主张“急进”，并以极大的信心说道：

“崇祯以百万银两召吴三桂而不至，吴军怯也；至丰润而退居山海关，吴军避也。我义师无敌，弹指而北京陷，天下震动。以及播扬天威之机，万万不可错过。应以胜利之师，歼负隅之敌，东挫辽东外寇之锐气，南慑江南余孽之惊魂。”

刘宗敏进入北京后，奉李自成之命，亲自负责对明朝达官显贵的追赃事务，以便筹措军饷，为即将展开的新的征战作财力上的准备，所以没有认真考虑吴三桂的问题。牛金星说出“急进”的主张后，他没有深思，便随口附和道：

“如果决定挑开这个脓包，那就得抓紧时机，不使吴三桂有充分的准备。兵贵神速，八百里路，三天即可到达山海关，这一仗，我去！”

刘宗敏这么一说，宋献策、李岩、刘芳亮就不好说话了。刘宗敏在义军中的功绩和威望很高，仅次于李自成，特别在军务上。会议沉静下来，都期待李自成的决定。牛金星见刘宗敏支持自己的主张，十分高兴，便对李自成说道：

“这一仗，用不着刘侯亲自出马，去一员大将也就可以了。”

李自成没有明确回答，只是微微一笑，不紧不慢地说：“大家都谈谈，看这个办法行不？”

大家都在思索了。

李自成对牛金星的“急进”主张，心里存在着疑虑。关宁两镇，地处辽东，不像左良玉、高杰等拥兵对抗那么简单。他更明白，自己手下的兵马虽然已达百万，但真正能打硬仗的，也不过四十万兵马。如今战线拉长了，实际上能抽出来的兵马，也只能有十万精兵。虽说都是胜利之师，但也是疲惫之师，在力量上很难组织一次大的战役。如果硬要组织

一次歼灭吴三桂的大战，则分兵两路南下的战略均需变更。他同时也朦胧地感觉到，吴三桂兵至丰润而退至山海关，不一定是怯战避战，也许有着更可怕的意图。所以，当牛金星发言之后，他在心里便否定了“急进”的主张。但刘宗敏的发言，却使他犹豫起来。他看着李岩身边的刘芳亮说道：

“明远，说说你的看法？”

刘芳亮是个年轻的大将，今年二十九岁，这次进军北京，他是南路大军的副将，是刘宗敏的助手。在义军第二代将领中，他的文才武略，都很突出，深得李自成的喜爱。他被李自成点名询问，急忙站起回答：

“禀大元帅，我这两天都在琢磨带兵南下的事，没有往山海关那边想，我说不准。不过，近日听明朝降官讲，吴三桂是一条满身黏液的泥鳅。他在北京骗了崇祯百万银两，溜进蛇洞里去了。现时，咱们还看不透他的底细，缓两天看看不行吗？”

李自成微微一笑，没有说话。但刘芳亮的回答，却为军师宋献策提供了一个说出自己主张的时机。他移动了一下身体，接着刘芳亮的话说道：

“明远所说‘缓两天看看’的想法也很有道理。对吴三桂，我也是疑虑重重，听说他以往与东虏关系暧昧，他的舅父祖大寿、祖大弼、祖大乐又都投降了东虏，对这样的人，我们更需慎重对付。今日之势，若操之过急，吴三桂会不会狗急跳墙？……”

不等宋献策说完，牛金星不以为然地插了一句：

“有吴襄和陈圆圆控在咱们手里，还怕他逃到关外去！”

刘宗敏突然醒悟了：

“吴襄、陈圆圆算个啥？富家无孝子，到时候吴三桂照样对吴襄绝情。陈圆圆是个歌伎，就是长了一副好脸盘，吴三桂玩女人多去了，什么圆的、方的、扁的，值不了几个钱！军师说得有理，咱们得好好琢磨琢磨。”

因为宋献策说出了李自成心里的疑虑，刘宗敏突然改变了态度，李自成决定与吴三桂的较量，先放在谋略和机变上。他看着一直沉默的李岩问道：

“林泉，你有什么想法？”

右军师李岩站了起来，迟疑片刻，从容答道：

“禀大元帅，吴襄府邸，臣已派兵保护起来，不许一兵一卒进入。对

吴襄和陈圆圆，臣已转达了大元帅的谕示。他们都叩头谢恩。”

李自成点头。

“密云巡抚王则尧，居庸关总兵唐通，臣已延至军营，优容相待，也转达了大元帅嘉慰之意……”

李自成点头。

“关于对付吴三桂的方略……”

这时谕弘院院长顾恩君走进军帐，打断了李岩的话，高兴地禀报说：

“禀大元帅，崇祯的太子慈烺、永王慈照、定王慈炯已被查获了……”

军帐里立即沸腾起来，李自成神情异常振奋，急忙问道：

“在什么地方查获的？”

“他们匿藏在田弘遇的一个仆人家里，是一个太监透的信。”

“现在哪里？”

“为了不出意外，已带到臣的军帐。”

李自成连声说好。牛金星急忙向李自成祝贺：

“大元帅洪福齐天，又消除了一个隐患！”

李自成大笑：

“什么‘洪福齐天’？是崇祯的太监帮了我们的忙啊！”

宋献策也向李自成祝贺：

“在与吴三桂的较量中，我们又多了一分力量。”

李自成收住笑声：

“说得好！吴三桂不是要做明朝的忠臣吗？太子慈烺会告诉他怎么做的。牛丞相、宋军师，烦你们二位辛苦一趟，对太子和永、定二王，要妥加照应。孩子无罪，不要难为他们。对报信的太监，也要重赏。顾院长，请你速拟一份文告，晓谕天下，孤王要为崇祯保留几支香火。在文告上还要写上一笔，孤王正在为崇祯砍伤的长平公主、昭仁公主医治剑伤。让天下百姓知道，闯贼李自成的心肠比他崇祯仁慈百倍！”

牛金星、宋献策、顾恩君奉命离开了。

“明远，你也动身南下吧！对左良玉，我们去年和他有过一段交情，他的恩师侯恂现在我们这里，内情他都知道，如何区处，你可相机而行。代价再大，我们也认了，只要他能归顺就行。对于高杰这个叛贼，大丈夫从大处着眼，也不必再提过去的事了。你出发前来一趟，我有亲笔信给他。”

刘芳亮也告辞了。

李岩也要起身告辞，被李自成留住了：

“林泉，我和刘侯单独听听你的想法。对吴三桂这步棋走好了，我们就可以专心经营江南了。”

刘宗敏一把将李岩摁在椅子上，笑着说：

“林泉，如何对付吴三桂，听你的！”

三月二十二日清晨，李自成采纳了李岩“缓进”的建议，向山海关吴三桂大营，派出了招抚的使者……

二十八 吴三桂在临流徘徊

吴三桂三月十九日率兵行至丰润，听说北京已陷，崇祯自缢，便仓皇从丰润退兵，于三月二十七日回到山海关。他迅速布置了山海关的防务，命副将杨坤驻守山海关城西的红瓦店和二郎山，摆出迎击义军的阵势；命辽东巡抚黎玉田和游击郭云龙驻守山海关城东的欢喜岭和城北的角山寺、一片石，防御清兵的突然袭击。他感到自己处于东西夹击之中，心绪异常烦乱，一种从未有过的压抑心情，沉重地漫在心头。

为了摆脱心理上的重压，也为了冷静地考虑对策，他把大营安设在山海关城南一里许的宁海城，自己住进了水波之中的澄海楼。

澄海楼是一座二层八角重檐建筑，造型优美，纹饰生动，飞檐斗拱，雕梁画栋，玲珑而秀雅。它坐落在一块礁石上，如荷花临流，雅致极了。

入夜，星斗满天，微风不起，水波不兴，闪烁着星光的万顷碧波，用粼粼的光泽，托抚着这座海天中的琼楼仙阁，在夜色中更加悠闲而飘渺。澄海楼大厅里的灯光跳出窗口，跌落在密密麻麻的星光之中，使海天连在一起，难分难辨了。

吴三桂拖着因连日行军而异常疲惫的身躯，呆坐在灯光之下，突然感到澄海楼静得出奇，静得可怕，烦乱的心，像要跳出胸口一样。他明白自己的镇静能力消失了。在松锦战役溃败时，也没有这样的心神不安啊！

夜静了，吴三桂披上斗篷，走出大厅，凭栏眺望：宁海城在夜色中呈现出朦胧的轮廓，山海关城楼在星光下只留有一个模糊的阴影，通向永平的官道，已看不见一丝踪迹了。海水墨绿，在天际远处，与黑夜混成一色。他注目于海天一色的地方，寻索着自己今后的出路：

“北京，现时到底是什么样的情景啊……”

他想起父亲吴襄，眷念着北京的家产，更眷念父亲现时的处境。如果真像半个月前父子共同希望的那样，父亲被闯王延为上宾，参与国事，现时自己的一切焦虑，都是多余的了。在理性上，他知道这是一种幻想，但在感情上，却希望这个奇迹的出现：

“在历来的改朝换代中，新的帝王都需要前朝的几个臣子为其引马作导啊！历代开国皇帝，对前朝降臣的信任倚重，往往超过几十年并肩征战的伙伴。因为在与伙伴征战的岁月里，总有难忘的芥蒂和难言的曲衷，而归顺的前朝降臣，只有一颗知罪的、战栗的、顺从无违的心啊！父亲是否得到这样的恩宠呢？……”

海天混沌之处，突然闪出一道寒光，隐隐的雷声慢悠悠地传来。吴三桂凝神倾听着，这是什么样的回答呢？雷声远去了，留下了空无着落的怅惘。在天际黑云奔驱的罅隙里，陡然露出一弯残月，海水蓝了，夜风轻拂着蓝色的海面，碧波里的繁星蠕动起来。

他想到新婚的爱妾陈圆圆，那婀娜的身姿，那细嫩的肌肤，那传情的一瞥，那迷人的一颦，那缠绵缱绻的温柔，那酥骨销魂的情趣。他心荡神驰，心慌意乱了：

“‘酒意诗情谁与共？泪融残粉花钿重。’此刻，她也许正在‘泪融残粉’吧……”

黑云吞没了湛蓝的天空和湛蓝的海面，弯月、繁星消失了，涛声“哗哗”作响，一阵焦虑与恐惧交结的情感，在他的心头翻滚着。他迁怒于崇祯皇帝，要不是这个自诩英明的帝王，能有今日如此难堪的结局吗？他眼前似乎浮现出崇祯在平台召对时那张猜忌多疑的脸，在听到闯王炮声时那张惊恐惨白的脸……他心里升起一丝快慰：

“皇上啊，臣的失信，是对你多疑的回答；臣的欺骗，是对你猜忌的馈赠。其实，历代帝王中的傻瓜多着呢，他们都在受臣子的欺骗。有歌功颂德的欺骗，有拐弯抹角的欺骗，有投其所好的欺骗，有玩弄文字的欺骗，有指鹿为马的欺骗，有报喜不报忧的欺骗，还有分明是欺骗的欺骗。什么‘天纵英明’，什么‘圣上万岁’，不都是当面的、公开的行骗吗？可怜的皇上，你的不幸，就在于你明白臣在骗你的时候，闯王已经进城了。这也是时间对你的欺骗啊……”

暴雨落了下来，海风扑了过来，白浪卷了起来，大海沸腾了。澄海楼在风雨浪涛中，似乎也在摇曳震动着。吴三桂的心战栗了：

“闯王真有王者之风吗？他的兵马真的秋毫无犯吗？闯王十多年的行动证明，他对天下黎庶，岂止‘秋毫无犯’，还分粮散金呢！但对藩王、富户、达官、显贵，除了‘拷打追赃’外，不就是人头落地吗？自己的家产，虽不及藩王皇亲，但比那些富户达官总不为少吧……与其断头刑场，莫如丧命马上啊！”

“闯王能改变以往的做法吗？明太祖朱元璋起自民间，成于军旅，居于皇位之后，不也改变了初衷吗？历代的开国帝王，都是借天下黎庶之力，登上了皇位，又都是用天下黎庶的膏血，垫托着自己的宝座。但愿繁华的京都，辉煌的紫禁城和纸醉金迷、轻歌曼舞、丽裙长袖的皇宫，能改变这个起自延安府的驿卒牧童的野烈秉性……”

在吴三桂的焦虑中，驻守红瓦店的副将杨坤，顶着暴雨急风，策马来到宁海城通往澄海楼的桥头。他滚下马鞍，把马缰扔给身后的亲兵，急步向澄海楼走来。

吴三桂得到亲兵的禀报，猜想有急事发生，便走进大厅，一面吩咐亲兵备酒，一面脱下被雨点浪花溅湿的斗篷，等待杨坤的到来。

杨坤雨水淋淋地走进大厅，急忙跪倒，神情紧张地禀报道：

“闯贼兵马逼近红瓦店……”

吴三桂头顶像是炸了一声响雷，禁不住“啊”了一声。

“闯贼兵政府尚书，竟敢以二十名骑兵闯进红瓦店，被我一个夹击，全部开灭，闯贼兵政府尚书已被擒获……”

“是刘宗敏吗？”

“不，是闯贼兵政府尚书王则尧。”

“是密云巡抚王则尧吗？”吴三桂根本不知“兵政府尚书”这个官职，他急于弄清王则尧是不是父亲说过的那个人。

“正是密云巡抚王则尧，前几天投降了闯贼，特奉闯贼之命，前来招抚大人……”

吴三桂霍然站起，声色俱厉地喊了一声：

“叛贼放肆！”吴三桂这一声，是为了掩饰吴襄与王则尧之间的关系，是骂给杨坤听的。杨坤不明内情，急忙说道：

“居庸关总兵唐通也投降了闯贼，现带两千兵马，在红瓦店西北十里的村子里扎营。王则尧说，闯王的敕书和老将军的书信，都放在唐通那里……”

吴三桂佯装大怒：

“一派胡言乱语！”

“大人，我也是这样想的。不如立即斩了王则尧，吃掉唐通这两千兵马，绝了闯贼招降的念头……”

吴三桂没有回答，他离座而起，徘徊于大厅之内。杨坤以为吴三桂在思索处斩王则尧、吃掉唐通的办法，便不再作声地等待着。他哪里知道，王则尧的出现，已引起了吴三桂按捺不住的联想：

“这是一个信号啊！也许闯王的脚跟真的移动了。一个默默无闻的密云巡抚，可以得到兵政府尚书的职位，自己这个手握十万宁远铁骑的平西伯呢？总不会低于王则尧吧！唐通是自己在松锦战役中结识的，虽然不是密友，但也是朋友啊！闯王派他仅带两千兵马而来，也是一个好消息啊……”

窗外飞檐上的雨柱流淌着，“哗哗”的响声传进大厅，惊动了吴三桂。这时他才发现杨坤的甲冑已经湿透，水流仍在滴淌，脚下的猩红地毯，已被浸湿了席大一片，变成黑红色了。

“将军请起！”吴三桂搀扶起杨坤。

“大人，现时大雨倾盆，唐通定然无备，这是一个绝好的时机……”

吴三桂命令门外的亲兵：

“立即请黎巡抚和郭游击来澄海楼议事！”

亲兵应诺离去。吴三桂转身把手放在杨坤的肩上，亲昵地说道：

“你周身已经湿透，快换件衣裳，免得着凉。再说，穿着湿淋淋的甲冑杀敌，也显得我的副将太寒碜了。”

吴三桂立即吩咐亲兵拿出他新制作的一件铜镜护心紫色战袍，交给杨坤。并令亲兵设酒摆宴，为杨坤驱寒。

杨坤看着吴三桂的神情，茫然了……

二十九 王则尧带着李自成的招抚条款来到山海关.....

三月二十七日黄昏，王则尧带着二十名亲兵，向山海关城西八里远的一个小镇——红瓦店走来。

王则尧，原密云巡抚，山西人，四十多岁，中等身材，其貌不扬，性聪敏，有辩才，为官清正，在京畿一带，颇为人们所推崇。三月二十日，大顺军派出一队游骑来到密云城下，向士卒散发檄文和投牌，王则尧得知北京已陷，崇祯已歿，便在城头插起“顺天佑民”的黄旗，归降了大顺。三月二十一日，闯王派专骑把他请进北京，安歇在李岩的军营，当晚即被闯王召见，任以“兵政府尚书”之职，并委以招抚山海关总兵吴三桂之责。这真是他为官二十年来的奇遇啊！

几天来，他的心情一直处于激动和欣喜之中。他的副手唐通将军，又是吴三桂的朋友，更增强了他此行的信心。今天午后，他接受了唐通将军的提议，为了消除吴三桂的疑虑和惊慌，他让唐通率领两千兵马驻扎于红瓦店西北十里的村庄里，自己带着二十名亲兵走进了红瓦店。

谁知王则尧刚走进红瓦店大街，突然有两支队伍，约三百人，从两边杀出。在雷霆般的一阵呐喊声中，他的二十名亲兵全部倒下马鞍，有的连宝剑尚不及抽出。他也被拿下马来，五花大绑地被押进红瓦店西头的一座院落里。

一个身高七尺、满脸络腮胡子的将领，用洪钟般的嗓音，询问他的姓名、职务和来此的目的。他一一做了回答，并郑重说明，自己是奉大顺永昌皇帝之命，特来招抚吴三桂将军的，并申明带有永昌皇帝的敕书和吴襄将军的书信，现在唐通将军手里。那个将领没有听完他的话，就把手猛然一挥离开了，而两个操刀执戈的小校却扑了上来，把他捆绑在院子里的一棵桑树上。他正要询问刚才那位将领是谁，刚一张口，那个挥刀的小校，一把抓下他的帽子，塞进他的嘴里。他的头发也散扑在脸上，真的成了阶下囚。

接着，一阵马蹄声从墙外疾驰而过。是去进攻唐通将军的吧？他急得直跺脚，但有口难言，反招来了小校的一阵臭骂和鞭打。

事情发生得是这样突然，二十名亲兵丧生得又是这样可怕，王则尧原是一个文官，惧愧塞胸，心上只有一个想法在翻滚：

“完了！就这样糊里糊涂地完了，对不起闯王啊.....”

一个时辰以后，一阵狂风暴雨把王则尧从昏迷中惊醒。他觉得身上

冷得出奇，不住地打战，树干上淌下的水流，灌进他的后襟，浸着他的脊梁，迎面扑来的雨滴，打在他的脸上，落进他的前胸，真是从前心凉到后背啊！他睁大眼睛，眼前一片漆黑，只有门洞的刀矛在雷电中闪光。吴三桂的士卒仍在看押着他，他想叫，嘴里堵着湿淋淋的帽子啊！

也许是士兵中有人怜悯他，也许是士兵们也感到雨夜的寒冷，也许是小校怕他这样死去不好向上司交代，他被一个士兵从桑树上解下来，仍然是五花大绑地推进屋子里的土炕上。热炕蒸腾着他湿淋淋的躯体，真是热得发溼，潮得钻心，温烫得关节冒汗！

突然事件的打击和冷热蒸腾的洗礼，王则尧有口难说的委屈，变成了对闯王和大顺政权的思念。他闭着眼睛，默默地想着，追索着归顺闯王几天来心境的变化：

“一个从大明衙门走过来的人，为什么对大顺朝廷这样感兴趣呢？一个前半生咒骂流贼祸国的人，为什么突然对闯王诚心折服呢？是因为‘兵政府尚书’这个职位吗？这个职位给予自己的第一个礼遇，就是这大雨的浇淋和这热炕湿衣的蒸腾啊！就在这样的境遇中，自己不是还在思念闯王吗？

“在旧的衙门里待的时间太长了，官场上的世情变幻，使自己看清了明朝的头脑和内脏。猜忌多疑、不明下情的皇帝，带着一群互相倾轧、撒谎撂屁的文臣武将，能不跌台吗？明朝的灭亡，大势所趋，心底只剩下无可奈何的惋惜了。惋惜是什么？是感情上的一种凭吊吧？

“与义军的接触，是那样令人感到新鲜、惊奇和羡慕。义军将士作战的勇敢，为人的坦直，将领士卒间关系的随和亲切，使自己看到人间的一种新人。这也许是倾心于闯王的第一个机缘吧？特别是闯王三月二十一日深夜的紧急召见，竟然使自己完全倾倒了……

“林园里褪了色的军帐，军帐里粗糙简陋的桌椅，住着一位赫赫有名的、即将君临天下的帝王。当时，自己目瞪口呆了：天下有这样的皇帝吗？”

“在军帐里的木椅上，刘宗敏、李岩竟然和闯王平起平坐，用同样的茶杯饮茶，用同样的口气说话，同样纵声大笑。当时，自己心醉神迷了。天下有这样的君臣吗？

“在军帐门口，闯王竟然亲自拦阻跪倒拜见的降臣，而且挽至身边落座，毫无做作，毫无虚情，坦坦荡荡地说：‘在朝廷里，我们是君臣，三跪九叩自古相传，我不更改。在这里，我们是朋友，如果还要三跪九叩，还有友情吗？’当时，自己茫然了，但也彻悟了：这就是闯王力量的所在吧！

“闯王的谈话，不仅坦率地表示了对自己的信任，也入情入理地阐述了招抚吴三桂的诚意。对吴三桂没有率师勤王，给予了极高的评价，认

为这个拖延不前的行动，不仅帮助了义军，避免了双方将士的伤亡，更重要的，是坚守了关门，防止了东虏的侵扰。历代有这样公允的帝王吗？闯王从明朝对东虏的迁就、退让和暗中议和，谈到吴三桂的观望、疑虑和徘徊，既申明了抗击东虏的决心，又表达了对吴三桂的希望，并对吴三桂招抚后的地位和利益，都作明确的优容安排。闯王向自己展现了一颗光明磊落的心。自己呢？鸟择良木而栖啊……”

在默默的思索中，蒸腾的苦楚减轻了，对死亡的来临轻蔑了，一股倔强不屈的力量在心里爆发了。王则尧猛然翻过身来，口中的堵物脱落了，他仰面高声喊道：

“‘士为知己者死’，未完成闯王的重托，我死而有憾啊……”

屋里屋外看押他的小校士卒，都愣神了。

三月二十八日清晨，王则尧身披绳索，被窝趴在一辆马车上，在三十名骑兵的押解下，走出了囚禁的院落。他以为要去郊外的刑场就刑了，心里充满了愤怒和遗憾，同时，一个奇特的念头也浮上心来，如果唐通此刻能来这里，自己就不会这样糊里糊涂死去了。他抬头向西北方向望去，根本没有唐通的影子。倒霉啊，死在这些只知遵命杀人的小校士兵手里，真是窝囊啊！但他没有忘记自己是闯王的兵政府尚书，不能给闯王丢人，他一“骨碌”猛地坐起，挺胸张目，一股“视死如归”的气概涌上周身。可是，清晨的薄雾笼罩着红瓦店大街，两边的店铺还没有开门，街面上连一个人影也没有，他的心境不禁有些凄然了。

马车走出红瓦店，沿着官道，一直向东行。山海关城楼高耸的影子，在来自海面金色阳光的斜映下，显得十分清晰和雄伟。王则尧心里陡然亮了：不是去刑场就刑，而是押往山海关监牢啊。他紧张的心绪松弛了，肃穆之态也随之缓和下来。

王则尧是第一次来到山海关，对这里的地形是陌生的。从北京出发时，他曾粗略地看了一遍山海关的地舆图，对一些重要的关隘和名胜，头脑里有个粗略的轮廓，在北京至山海关七百多里的行进途中，唐通又为他讲述了这些关隘名胜的历史和传说，引起了极大的兴趣。他与唐通相约，在完成闯王的重托之后，一定要遍游此处的山川形势，访姜女庙、二郎山，游九门口、角山寺、一片石，登长城一览塞北，临碣石以观沧海……现在看来，都是烟云幻梦了。

马车走近山海关的西门，突然向南一拐，绕过城墙的西南角，宁海城和澄海楼出现在他的面前。王则尧心头一振：不是去监牢啊！他在惶恐中思索起来。

吴三桂在澄海楼召集诸将商议之后，对李自成的畏惧、猜疑并没有消失，而投机、揣摩、捭阖的想法占了上风。他一面命副将杨坤立即去红瓦店西北十里的村庄里以礼迎接唐通，表示对闯王的友好，一面在宁

海城大营里，用特殊的方法接待王则尧，以摸清闯王的真实意图和北京的实际情况。他认为，王则尧是个文官，从嘴里是容易掏出东西的。

宁海城大营今天格外森严，在进入辕门的广场上，吊打着两个士兵。据说，这两个人都是在丰润返回山海关的途中，准备逃跑投奔闯王的；在议事厅的台阶下，一队操戈执刀的士兵，正在把一个遍体鳞伤的小校押进囚车，准备在游街示众之后斩首。据说，这个小校，是在军营中散布闯王入京消息的。在议事厅里，身穿黄甲黄胄的亲兵，分作两列，从大厅门口一直排到高台前。宝刀出鞘，在一片闪亮的银光中，吴三桂着甲戴胄坐在高台的桌案前。他神态肃穆，但目光却露出焦虑之色，等待着王则尧的到来。

马车走进大营，王则尧被两个士兵架下马车。辕门内的森严气氛，使他立即明白这是吴三桂的大营。一边被吊打的士兵“嗷嗷”地惨叫着，他定睛一看，一个中年士兵已奄奄一息，旁边是一个不满二十岁的士兵，额头上有一条翻开的鞭痕，血流满面，一双又大又黑的眼睛怒睁着，给他留下了难忘的印象。阶下被囚在木笼里的小校，已在闭目等死，木笼边的叫骂声，使他立即明白了吴三桂的态度。他心头一颤：“完了！一切都无可挽回了……”

也许因为这心头的一颤是一种实实在在的感觉，在这一颤之后，心绪反而镇静了。他抬头向四周坦然一望，挺胸昂首走进了议事厅。

走过穿着黄甲黄胄的行列，在刀剑冰冷的寒光里，他发现大堂上坐着一个三十多岁的英俊将领，这个人准是吴三桂了。一种凛然刚烈之气涌了上来，他直立于堂前，昂首怒目，用犀利的目光，向吴三桂望去。架着他的两个士兵高喊一声：“跪下！”他根本没有理睬，反把胸一挺。士兵抬起脚，随着又一声“跪下”的喝声，向他的两腿弯处踢去，他两腿一弯跪倒在地，但又立即站了起来。士兵恼怒了，正要第二次抬脚，大堂上的吴三桂开口了：

“你是什么人？敢在本帅面前逞强？”

王则尧此刻已经是全豁上了，所以，气也刚了，胆也壮了，连回答也来得刚劲利索了：

“大顺兵政府尚书、永昌皇帝特派使者王则尧。头可断，决不屈膝！”

“可是大明密云巡抚王则尧啊？”

“正是前朝大明密云巡抚王则尧。大丈夫不更姓改名，杀剐由你！”

吴三桂猛击桌案，随而发出几声讥笑：

“好一个不更姓改名的大丈夫，却为何叛国投敌？”

吴三桂这么一问，倒使王则尧憋鼓的“必死”念头缓解了。他转头向吴三桂看去，击案声是响亮的，提问声是严厉的，神态是肃穆的，但眼睛里射出的目光，却是迟疑焦虑的。王则尧熟悉大明官场上的一切，他立即察觉到吴三桂心里似乎在等待着什么，他的态度也随而缓和了。对吴三桂提出“叛国投敌”这类问题，几天来他曾多次想过。也许出于为自己的行为辩解，他已寻找了各种各样的理由。吴三桂这么一提，正好为他提供了一个表白自己心迹的机会。于是，他报以笑声，昂首问道：

“将军责我‘叛国投敌’，请问：我‘叛’何‘国’？”

“堂堂大明。”

“将军差矣！君父崇祯皇帝殁于三月十八日深夜，北京陷于三月十九日黎明，京师朝臣、太监、军民人等迎接永昌皇帝于三月十九日正午。此刻，大明已亡，国在何处？三月二十日，王则尧于密云顺天佑民，何叛之有？至于敌国，自明以来，屡屡入边侵扰中原者，只有东虜。君父崇祯皇帝在临殁之时，亦未忘东虜之害……”

吴三桂冷喝一声：

“一派胡言！”

“不，千真万确。三月十八日，永昌皇帝围攻京都之时，曾派归顺太監杜勋缒城入见君父，转达了永昌皇帝的旨意：若崇祯自行退位，献城纳降，当封以宋王，大顺将以中原社稷为重，即遣重兵劲旅赴辽东，制止东虜入侵。君父当即颌允。此事不惟杜勋一人，是朝廷许多臣子的所见所闻。王则尧前来招抚将军，不惟是奉大顺永昌皇帝之命，也是尊奉已故君父之遗愿。‘投敌’之罪，与王则尧是断然无涉的。”

“利口狡辩。闯王给了你什么好处？”

“王则尧身无寸缕之功，但闯王所赐，十分优厚，除‘兵政府尚书’一职外，还有王则尧二十年来从未得到的信任和重托。王则尧遇到明主了。”

“将军，闯王为人，光明磊落。对将军‘据卫拒徙’之举，给予极高评价，认为不仅有助于大顺兵马入京，而且有益于边关防守。将军不觉有知音相遇吗？”

“将军，闯王行事，至诚至公。三月二十日，明廷官员八百多人，俱向大顺报到，闯王当即录用九十六人。这九十六人，都是为官清廉或稍有功绩的老臣，京城黎庶闻讯而欢呼。将军之父吴老将军，亦在九十六人之列，吴府已由制将军李岩派兵保护。将军，这难道不胜崇祯百倍吗？”

“将军，闯王爱民，亘古未有。三月十九日，闯王入城，拔去箭镞，

连发三矢而传令：‘军兵入城，有敢伤一人者斩之。’果然，大顺兵马入城之后，秋毫无犯，买卖公平。如今，市民欢欣，街衢熙攘，铺店兴隆，万业俱安，京都又恢复了昔日之繁华。而闯王的辕府大营，仍然是林木间的几顶发旧的帐篷……”

这时，一阵急促的马蹄声停落在大厅门外，接着是几声战马的嘶鸣。吴三桂霍然而起，纵声大笑，打断了王则尧慷慨的陈述：

“来人！”

两个执刀的亲兵跪倒听令。

“给兵政府尚书王大人松绑！”

亲兵头目愣住了，王则尧也愣住了。这时，杨坤与唐通挽手而行，谈笑中走进了议事厅……

李自成的招抚条款，吴襄的书信和王则尧、唐通的说词，终于使吴三桂动心了。三月三十日深夜，吴三桂在澄海楼宴请王则尧和唐通之后，独自一人坐在客厅里，看着李自成的“敕书”思索起来。

……一、以五万银两，犒劳关宁有功于边关防守之师。二、宁远铁骑，边关劲旅，吴将军久居关门，谙悉敌情。兵不易地，师不易主，仍驻关门，以御东虜。三、吴府在京财产，当予妥善保护，不使一砖一瓦遗失。四、晋封吴将军侯爵……

“闯王真是出手不凡啊！自己为崇祯卖命十多年，最后才赏了一个‘平西伯’，小气的崇祯，如果不是为了平定西来的闯王，恐怕连这个‘伯’也不给啊！大顺将领们，浴血创业十多年，今日封‘侯’的，只有刘宗敏、田见秀、李过、刘芳亮、袁宗第五人。李岩文武兼备，战功卓著，也不曾封‘侯’啊！与刘宗敏、田见秀并肩而‘侯’，也不屈自己了……

“闯王毕竟比崇祯高明啊！‘兵不易地，师不易主’，不就是承认自己在宁远的王国吗？而对北京家产财富明白无误的表示，足见闯王知人之深。王则尧说‘知音相遇’，也许并非浪语……

“但这些都可靠吗？闯王真的改变了以往的方略，向历代帝王之风靠近了？父亲啊，为什么不派家臣袁懋功前来，通告北京的真实情况呢……”

吴三桂拿出吴襄的书信，一字一句地琢磨着：

……君逝父存，汝宜早降。鸟择良木，臣事英主，朝代更迭，自古依然。不失通侯之赏，犹全孝子之名，此其时也……

“不失通侯之赏，犹全孝子之名”。这是父亲在呼唤自己啊……”

这时，游击郭云龙悄悄走进了客厅。他见吴三桂在抚额沉思，便轻轻关上了客厅的门，轻步走到吴三桂身边。吴三桂发觉了，以为郭云龙关于归顺闯王的事有所密述，便轻轻说道：

“说吧，是降好呢？是抗好呢？……”

“是降是抗？全凭大人定夺。大人，宁远被清兵占了……”

吴三桂陡然站起，看着郭云龙，神情震惊而发呆。

“昨夜，清兵突然由锦州奔袭而来，约五千兵马，天亮时，占领了宁远城。据报，率领这支兵马的，是正黄旗固山额真谭泰。”

吴三桂心里更加慌乱了。他知道，谭泰是在多尔袞提出“誓雪宁远之耻”后来到锦州的，几个月来，总是以书信“招抚”相通。如今突然袭取宁远，说明清廷的方略已变，可能要向山海关进击了。他颓然跌坐在椅子上。

郭云龙见吴三桂陷入更加苦恼的沉思中，便悄悄提醒道：“王则尧和唐通前来，是不是被清廷探知了……”

吴三桂也想到这一点。在自己的大营里，清廷的暗探多着呢，副总兵官祖泽溥是自己的表弟，不就是最大的暗探吗？不，是明探，是自己有意安排的。事情到了这个地步，为了保住宁远的地盘，只有利用闯王的兵力和声威来要挟清廷了。闯王不是要制止东虏入侵吗？那就先收复关外重镇宁远城吧！

吴三桂在反复思索之后，在山海关演出了一出归顺闯王的活剧：

四月二日，宁海城大营彩旗蔽空，锣鼓喧天，关宁铁骑接受大顺永昌皇帝的犒赏。王则尧在大会上宣谕了李自成的敕书，吴三桂跪拜接旨。是日，全军大宴，直至深夜。

四月三日，在一片石的沙滩上，战鼓咚咚，战马萧萧。唐通率领的二千名蓝衣白帽大顺军，接管了一片石防区。大顺军与吴军实行分段联防，摆开了共御清兵的阵势。

四月四日，吴三桂复信大顺永昌皇帝李自成，接受犒赏，臣服大顺。并定于四月五日进京拜职。

三天来形势的变化，使沉闷的山海关沸腾了。市民们燃放鞭炮，结队庆祝，大顺皇帝李自成的名字在街巷衢道传颂，吴三桂的名声也随而大增，“吴侯”的称谓，不仅行于军营，而且行于黎民百姓之中。王则尧更是欢欣无比，他忘了周身的疼痛，忘了几天的惊恐和委屈，完全沉浸

在喜悦之中，连续接见山海关的缙绅、商贾、官员，广布大顺永昌皇帝之德，并与吴三桂约定，于四月五日卯时启程，入京复命，晋见永昌皇帝李自成。

三十 这个价，是孝庄开的

四月四日晚上，在王则尧的极度欢乐中，祖大寿的长子祖泽远，悄悄走进了澄海楼。

祖泽远是穿着明军的服装，由游击郭云龙的防区进入山海关的。到宁海城之后，就由他的弟弟祖泽溥带领进入澄海楼。所以，神不知，鬼不觉，连守卫在澄海楼桥头的士兵，也不曾察觉这个清廷使者已经从他们的身边走过。

吴三桂在澄海楼的卧室里接见了祖泽远，一见面，吴三桂就劈头说道：

“连个招呼也不打，就占领宁远城，你还敢进入山海关？”

祖泽远没有生气，微微一笑，坐在椅子上，以表兄的口气说道：

“占了宁远城又怎么样？不动你的家产，不收你的田庄，不要你的金银财宝和奴隶奴婢，连你在宁远大营的装饰摆设，都原封未动，还派了一个佐领带领二百士卒替你看管，不吃你的草料，不要你的月金，这还不便宜吗？”

吴三桂一下子噎住了，漫问了一句：

“舅父都好吗？”

“有你这么个横踞关门的好外甥，他们还能好？听说你这里新来了几个客人，有这码事吧？”

在这一问一答中，祖泽远透露了清廷在宁远城里的安排，吴三桂放下了心：多尔袞做事也不糊涂啊！他见祖泽远问及王则尧招抚的事，知道他这位表兄此行的真正目的，便端起茶壶，为祖泽远斟满了一杯茶，然后，悠然地往椅子上一靠，微笑着开了口：

“有这么一码事。一个是大顺兵政府尚书王则尧，一个是大顺军总兵唐通，带着大顺永昌皇帝李自成的亲笔招抚信，叫敕书，还有大顺军的几千兵马，都来了这山海关。”

祖泽远听了十分平静，看来他已经知道这个情况。他呷了一口茶，也笑着说：

“可惜那二千大顺兵马，都是唐通的老兵，只是换了一身大顺军的服装……”

吴三桂是纵横捭阖的高手，知道怎样对付这位远来的表兄，他往椅背上一靠：

“你都知道啦，我就甭说了。”

祖泽远笑了：

“还是小时的老毛病，一噎脖子，就放赖！舅父想知道，你真的要归顺闯王吗？”

吴三桂心想：什么“舅父想知道”？是多尔袞想知道吧！便摆出一副无可奈何的样子说：

“舅父哪里知道我这几年的难处啊！外有清廷三年两头的征伐，内有崇祯一年几次的‘撤卫内徙’，我是两头受憋啊！如今，可好了，闯王进了北京，马上就要登极即位，他封我为‘侯’，你说，我能不归顺吗？大顺的官位值钱，从来不自白给，连大顺军的二号主子刘宗敏，也只是个‘侯’啊！”

祖泽远被吴三桂轻松的回答弄得有些紧张了。

“别嬉皮笑脸打哈哈：这条路你真的要走？”

“这条路王则尧可走，唐通可走，内阁辅臣魏德藻可走，京官八百多人可走，我吴三桂为什么不能走？”

祖泽远放下手中的茶杯，认真了：

“王则尧，一个穷得叮当响的密云巡抚，一个迂腐到家的清淡文官，他归顺闯王，闯王给他一个兵政府尚书，可以过一过他八辈子没有过的官瘾。唐通，一个丢了兵马什么也没有的总兵官，他归顺闯王，闯王可以给他一碗饭吃，给他几个兵带，免得跑回老家摆地摊，耍把式，掉落了官架。魏德藻和那些京官，都是肉桌上的挨刀猪，不投降能活命吗？可你，中军府都督吴襄的儿子，辽东首户祖府的外甥，关外宁远王，你归顺闯王，能得到什么呢！”

吴三桂听着祖泽远的话，心里共鸣了，自己何尝没有这样想过？但现时需要知道清廷有什么打算，便以“抬杠”的办法，和祖泽远“抬”了起来：

“闯王给我的也不少啊！‘侯’爵，不小吧？‘文到阁老武到侯’，顶天的官了。还有这关宁铁骑，还有在北京的万贯家产，还有……”

“你心里真的这么想？”

“岂止这样想！闯王的犒劳，我受了。闯王的敕书，我接了。给闯王的呈表，我写了。明儿大早，就和王则尧一起，进京拜职了。”

祖泽远沉不住气了，他一跃而起，跺脚说道：

“你，你聪明一世，糊涂一时啊！闯王的国策是‘贵贱均田，割富济贫’，你地连阡陌，财盈万贯，不‘均’你‘均’谁？等着挨‘割’吧！闯王的方略是‘五年不征，追赃养兵’，你吴家的财产都是哪儿来的？不都是‘赃’款、‘赃’物吗？中原多少富户，都被‘追’破了产，有的人财两空，你逃得过去？就算你有‘侯’的灵光护着，自个儿能够幸免，可你那千百口之家，都喝西北风吗？再说，我们祖家，你的大舅、二舅、三舅，谁没有追剿过闯王，就算闯王肚量大，不记旧仇，可他手下的那些将领，都会忘记以前的仇恨吗？天长日久，他们能让你安居在‘侯’的位置上吗？……”

吴三桂不再是嬉皮笑脸了，“杠”也“抬”不起来了。祖泽远的这些话，句句挑动了心底早已活动的疑窦，如果将来真像祖泽远讲的那样，自己怎么办呢？反抗吗？自己手里还会有这样大的兵力吗？闯王啊，难道还要继续这种可怕的国策方略吗？……

在吴三桂沉默中，祖泽远把一封书信放在吴三桂的面前。信是密封的，信封上没有任何字，吴三桂感到惊异，停止了苦恼的思索，打开信封，是一张无头无尾的清宫笺纸。上面写着：

- 一、犒劳关宁铁骑白银十万两，并以稀世之宝犒劳平西伯；
- 二、平西伯在江南、北京、宁远的财富，纹丝不动；
- 三、山海关到锦州四百里河山，划一半为平西伯的园苑；
- 四、晋封平西伯为平西藩王。并世袭无罔。

吴三桂看完惊愕地抬起头来，恍惚地看着祖泽远：

“这……”

“我星夜由盛京奔马而来，就是为了这个啊！”

“这是谁的决定？”

“你猜？”

“济尔哈朗？”

祖泽远摇头。

“多尔袞？”

祖泽远还是摇头。

“难道是七岁的孩子福临？”

“不，是皇上的生母。”

“永福宫的那位皇太后？”

“对！这个价，是她开的，只有她，具有这样的气派和权力。”

吴三桂不禁惊叹出声：

“好大的手脚啊……”

祖泽远坐了下来，慢慢说道：

“三月三十日晚上，皇太后突然召我进入崇政殿。当时，多尔袞和济尔哈朗都在座。皇太后开门见山地说：大明已亡，闯贼入京，大清决意入关逐鹿，若得平西伯相助，将重重酬谢。这四项条款，就是她亲自开出的。表弟，这可是惊人、惊世、惊天的赏赐啊！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至今只是个郡王，连洪承畴也只是个有职无权的内院大学士。你这可是一飞入天啊！”

正因为这是“一飞入天”的高价，使吴三桂惊愕了。这个价钱是闯王无法比拟的，“藩王”？自己从来不敢奢望，今日居然到手了。藩王的权势和世袭无罔的威风，荫及世代啊！“园苑”，自己从来不敢奢望，二百里的园苑也飞来了。他的心在颤抖了。也许由于这个价钱太高了，使他由沉醉而陷入担忧和疑惑。他镇静了一下心情，望着祖泽远问道：

“这样的赏赐难道多尔袞和济尔哈朗没有反对吗？她不是在酒后说醉话吧？”

祖泽远知道吴三桂正在怀疑这个价钱的真实性，正如他听到孝庄说出这个价钱时心里的震惊和疑惑一样。要解除这个疑虑，任何解释都是多余的，他便如实地谈了孝庄做出这个决定时的情景：

“不瞒表弟说，皇太后说出这个决定时，不仅我感到惊讶，连多尔袞和济尔哈朗也连连摇头。济尔哈朗说，这个代价太高了，除宗室诸王外，外藩只有科尔沁吴克善是藩王啊！多尔袞说得更加明白，汉人没有当藩王的，连洪承畴还没有封王，吴三桂仅洪承畴手下一总兵耳，断不可行；划山海关至锦州四百里之一半作吴家园苑，超过和硕亲王的待遇百倍，也难得到诸王贝勒赞同。皇太后听了，微微摇头，轻声问济尔哈朗：‘中原之大，比锦州至山海关之地如何？’济尔哈朗答：‘中原奇大无比，区区四百里何敢与论。’皇太后又问：‘中原价值几何？’济尔哈朗答：‘地大物博，人间天堂，怎能以银两价值而论。’皇太后宛然一笑，轻声说道：‘这样看来，对吴三桂的赏赐并不高啊，若来日取得中原，当以一省或数省之地酬他，方是赏罚分明。’济尔哈朗沉思了。皇太后又问多尔袞：‘洪承畴松山兵败，身边所剩几人？’多尔袞答道：‘当时洪承畴已众叛亲离，身边侍从亲兵不过数十人耳。’皇太后又问：‘吴三桂现有多少兵马？’多尔袞答：‘号称二十万，实则十五万人耳。’皇太后笑着说

道：“睿亲王聪明多谋，为什么不识数啊！我用这个价钱买十五万兵马和一道关门，并不高啊！如果以两军杀伤、夺取关门而论，这个价钱买的是三十万兵马和十多万将士的生命，是最便宜的买卖了。当然，如果买卖不成，那只有拼杀，这个代价可以不出，但双方都得付出血的代价了。”多尔袞听了，忙向皇太后拜倒，济尔哈朗也拜倒在地……“表弟，你觉得如何？”

吴三桂知道，这才是政治上交易的真实，闯王何尝不是这样想呢？自己何尝不是这样判断行事呢？这个女人把这个交易坦率地说出来了。传闻中这个女人不凡，果然如此。但这真是她开出的价钱吗？他看着祖泽远说道：

“就凭这一张无名无姓的笺纸吗？……”

祖泽远似乎估计到这一点，他不慌不忙地说道：

“当然，一张笺纸是不足信赖的。如果表弟同意，这些条款将以摄政王多尔袞的名义正式行文，公诸天下。再说，这张笺纸也不是无名无姓啊！”

祖泽远说着，举起茶杯，把水洒在笺纸的末尾，立即显出孝庄、多尔袞、济尔哈朗用白矾签写的名字。

吴三桂抓住笺纸，傻眼了，释疑了……

“表弟，事情就这样定了，你也在上面签个名吧……”

吴三桂心头一惊，脸变得血红了：这不就是投降东虏吗？这不就是出卖关门吗？这不就是引狼入室吗？汉族的叛逆，汉奸啊！他心里翻滚着，声音也变得苦涩无力了：

“表兄，这，这是一次千秋荣辱的抉择，我要静心地想一想……”

四月五日卯时，当王则尧请吴三桂启程入京拜职时，吴三桂突然病了……

三十一 吴三桂在说“梦”，王则尧在梦中

由于王则尧对祖泽远的到来和离去毫无察觉，他虽然没有被吴三桂的装病所迷惑，但是错误地估计了吴三桂的病因。他从自己的亲身体验出发，认为吴三桂推迟进京拜职，可能和自己归顺前一样，是出于对大明的思恋和对大顺的疑虑，心里不禁浮起同情之感。

大明的官员啊，十多年来，谁没有咒骂过闯王？吴三桂的舅父祖大寿、祖大弼、祖大乐不都是踩着义军的尸体爬上来的。吴三桂心里能没有疑虑吗？

王则尧自信自己的判断是准确的，并相信自己的“辩才”是武器，自己的经历是榜样，自己的话语是钥匙，一定能够消除吴三桂心头的疑虑。他根本不知道，他的辩才、榜样和话语，在判断准确的时候，可以制服对手，如果在判断失误的时候，就是招来灾祸的“浪言”。王则尧不幸陷于这“浪言招祸”的悲哀中。

此刻的吴三桂，正蜷伏在澄海楼的卧室里，绞尽脑汁思索着。他虽然还没有与孝庄开出的特等高价成交，但他的心已经离开闯王了。只要维系他的那根汉族血缘绳丝一断，他就会旋风般地滚向清廷的怀抱。

汉族千百年来所形成的伦理、道德在吴三桂的身上本来就很淡薄。特别在辽东这块土地上，十多年来，正是大明边将朝臣丧尽了民族气节的时期，连洪承畴不也投降清廷了吗？汉族的血缘绳丝，对吴三桂来说，主要是在北京的亲属家小的命运和高傲恣乐的家势特权。现时这些都握在闯王的手里。

闯王在北京，但闯王的使者王则尧却在身边。这个人谈的情况都确实吗？如果是个靠嘴皮子混饭吃的政客，自己可就惨了。

他决定甩开王则尧，单独入京拜职，摸一摸闯王的底，看一看父亲和家小的处境，然后再考虑与清廷是否成交。再说，掌握闯王更多的情报，也是与清廷成交中讨价还价的筹码啊！

这样做冒险吗？有王则尧和唐通留在关门作人质，自己并以臣服之躯晋见闯王，也许是安全的。再说，关宁铁骑留在这里，闯王会舍弃这十多万兵马吗？要成大事，有点风险也得冒啊！眼下，如何对付王则尧呢……

四月五日辰时三刻，王则尧急急走上澄海楼，走进吴三桂的卧室。吴三桂仰倚在床榻之上，看见王则尧跨进门槛，意欲起身迎接。王则尧快步上前，坐在床边，按抚着吴三桂。在这一按一瞥之间，吴三桂正常的体温，红润的脸色，清亮的目光，使王则尧心中有数了：果然是心病

啊！他看着吴三桂额头敷着一条雪白的棉巾，亲切热情地问候道：

“惊闻吴侯身体不适，万分震惊，特急趋而来……”

“尚书大人的深情厚谊，三桂顿首拜领了。”

“吴侯现觉病恙如何？”

“虚烦心悸，时有头痛，并觉眼前恍惚。”

“军医可曾看过？”

“已经看过。”

“诊为何病？”

“心身劳累所致，休息时日，即可痊愈。”

王则尧拱手作贺：

“军医之言，顿释焦虑。关门甚幸！闯王甚幸！王则尧一颗忐忑之心，总算平稳了。”

吴三桂十分感激，挣扎坐起，拱手作答：

“原定今日入京复命，三桂因病爽约，愧对闯王，愧对大人。罪愆深重，今世难赎啊……”说着，潸然泪下。

王则尧没有想到吴三桂这一招，他惊讶了，也感动了：如果吴三桂心里没有极大的难处，断不会如此沉痛悲忧的。这就更坚定了他那错误的判断。他决定弄清吴三桂疑虑之所在，写好自己山海关之行的最后一笔：

“吴侯昨日尚虎跃龙腾，不期今日如此。不知病恙缘何而起？”

“说来可笑，病起梦中。”

“病起梦中？”王则尧瞠目，有些不解了。

吴三桂呻吟一声，慢慢说道：

“唉！昨夜偶得一梦，十分凶险，惊梦而醒，汗水淋淋，病恙随即而来……”

王则尧感到惊异，急忙抚慰道：

“古人云：不以梦剧乱真，谓之静。只要吴侯静心休养，会很快康复的。不知吴侯梦见何物何事？”

吴三桂拉住王则尧的手，诚恳激动地说道：

“今生有幸，得遇尚书大人，不惟拯三桂于深渊，亦救关宁铁骑于苦海，再生之德，铭记五内。三桂不仅以挚友结大人，亦以师礼敬大人。梦中之事，当剖心以示。”

王则尧被这几句话捧得动了感情，紧握吴三桂的手，亲切地说道：

“视君之状，我心凄然，请吴侯示知。”

吴三桂仰倚被衾，说起“梦”来：

“昨夜梦中，与一仙人西天拜佛。仙人前导，三桂后趋，千里迢迢，经时数日，忽遇一山，不知其名，但见林木苍苍，溪流潺潺，奇花异草，竞放奇葩，幽香醉人耳目。仙人语我：此佛居之山。遂沿蹊径而上，曲折盘桓，景色各异，美不胜收。忽两峰夹峙，断径断蹊，仙人携我侧身而入，忽见天高地阔，园林似锦。桃花如火，梨花如雪，祥云如盖，瑞气如烟，白鹤结队翱翔，群鹿牴角嬉戏。林中亭台楼阁浮起，红墙绿瓦相映，壮观至极，宏伟至极。仙人语我：此佛居之所，速去参拜。语毕，佛光闪烁于亭台楼阁之上，美若星辰；钟声萦绕于祥云瑞气之中，宛若佛音。我急奔而前，高呼佛祖赐福。忽从桃林梨园之中，跳出一群白额吊角猛虎，挟风而至，置我于利爪之下，张开血盆大口……我惊叫一声，梦醒了，汗水脱身，被褥尽湿……”

吴三桂讲完，闭目而卧，似乎已经精疲力竭，连撑开眼皮的力气也没有。

王则尧知道，梦境展现的事物、内容，往往是人们清醒时内心底层潜在的追求、向往、忧虑、猜忌和不能言状的隐秘，在睡着后的反射和复现。光棍小子白天想美事，晚上做梦娶媳妇。吴三桂啊，你也惧怕大顺将领刘宗敏一伙人啊！

王则尧当然听得出来，任何美好的梦境都不应由这样严谨的、含意准确的线索和情节组成。这是明白人在说“梦”啊！他看着闭目养神的吴三桂，突然觉得自己的一切解释都是多余的。闯王的敕书和吴襄的书信都没有完全消除吴三桂的疑虑，自己的几句谈话不是白费劲吗？现在需要的是行动，是以命抵命的保证。想到这里，他觉得古代帝王惯用的“人质”办法是具有最高效用的。“士为知己者死”，能用自己的生命，换取吴三桂和关宁铁骑的归顺，也就对得起闯王了。于是，他自信地开了口：

“吴侯所梦，非凶梦，是大吉大利的征兆啊！古诗曰：‘吉梦为何？维熊维罴。’何况吴侯梦中见虎啊……”

吴三桂微微睁开眼皮，闪着疑惑的目光，心里暗暗骂道：这也能说出花来，真他妈的铁嘴皮。

王则尧见吴三桂神态疑惑，从容说道：

“梦者，心底意想之深化。意想而渴求，乃成美梦；渴求而恐其不可得，苦心索之，乃成噩梦。俗话说：梦为心影。就是这个意思……”

吴三桂睁大眼睛，闪着捉摸不定的目光，脸上的肌肉颤动着，心里暗暗叨咕：随机应变，真不愧为说客。

“古时，庄子梦蝶，志趣飘逸不凡，遂成千古名家；唐时李白，梦笔生花，遂成诗仙，领天下风骚几百年之久，至今不衰。昨夜吴侯梦虎，虎啸龙吟，预示着风云际会，也是一桩奇梦啊……”

吴三桂脸上露出一丝笑意。是喜形于色，还是质疑于色，王则尧分不清楚，他便以庄穆之态，一字一句地说道：

“梦中所示，十分明确。请吴侯速赴京师，践龙虎之会。王则尧愿身居关门，以生命为吴侯作保。”

吴三桂突然挺身坐起，神情惶恐地说道：

“尚书大人这是何意？为何让吴三桂一人入京？”

王则尧以为自己的保证发生了效用，便紧握吴三桂之手坦然作答：

“永昌皇帝命我前来招降将军，承吴侯明察形势，以民族大义为本，慨然允诺，王则尧五内翻腾，更加敬重将军。今永昌皇帝居京候音，想必十分焦急，愿吴侯勿再疑虑，火速进京拜职。以永昌皇帝亘古未有之德，定能慧眼识珠，重用吴侯。君臣结心，定会使辽东形势根本好转。王则尧以身许闯王，也以身酬吴侯，愿作人质于此，换取吴侯信任。再说，吴侯入京，关门缺人，王则尧虽一介文士，不识战阵，但列身于杨坤、郭云龙将军之侧，聊可解他们悬念吴侯之情，于公于私，均有益处。愿吴侯知王则尧一片忠心重谊之心，速作决断，万勿失去良机。”

吴三桂心里窃笑了。愚蠢而多情的王则尧啊！但他流泪了，拉着王则尧的手，俯首痛哭：

“尚书大人于我，仁至义尽啊！三桂明日即进京拜职……”

王则尧跌入了吴三桂的“梦”中。

三十二 四月九日，出关！

四月九日清晨，盛京抚近门外，陈设卤簿，螺号鼓乐置于高台之上，炮车列队，战马勒缰，八旗将领士卒分左右两翼戎装肃立，逶迤十里，直至浑河渡口。济尔哈朗率领留守盛京的亲王、贝勒、王公、百官和朝鲜世子李滢、大君李湔、李濬及蒙古各部的驻京人员，着蟒袍补服，聚于高台之下，列队恭立。禁旅巡视，路上行人断绝，气氛极其森严。

卯时钟声敲响，摄政王多尔袞着白色战袍，戴金色尖顶软盔，外罩一袭杏黄色紧身长比甲，腰束一条黄缎飞云锦带，脚蹬黄缎长筒战靴，佩带腰刀，跨“踏云黄鹂”，在英亲王阿济格、豫亲王多铎、恭顺王孔有德、怀顺王耿仲明、智顺王尚可喜的陪同下，走出了抚近门。刹那间，螺号吹响，鼓乐齐鸣，两翼将士拱手肃立，台下百官跪倒相送。多尔袞没有登上高台，而是立马于抚近门前，以奉命大将军的声威，发出了“入主中原”的号令。于是，炮声雷动，旌旗蔽空，欢呼声滚地而起，迭腾迭落，传向远方。满洲八旗、蒙古八旗、汉军八旗共十八万兵马，开始了“入主中原”的大进军。

多尔袞踞于“踏云黄鹂”之上，接过济尔哈朗的送行酒，连饮三杯，向百官拱手告别。

他策动“踏云黄鹂”，在护卫亲兵的簇拥下，向浑河渡口缓缰而行。

在浑河堤岸离渡口不远的一丛柳条林子边，孝庄悄悄地站在那里，默默地注视着八旗兵马踏桥而过。苏麻喇姑、婉儿、勒克德浑、宁完我悄悄地站在一边，注视着孝庄神色的变化。

满洲八旗的兵马在桥上过着。孝庄的脸上浮现了喜悦的神色，眼睛里闪动着炽热的光芒，一种激奋之情在她的心头滚动：

“多少年来，总是中原的兵马从这座桥上冲过来，杀向城堡，杀向村社，杀向山林，杀向这‘化外愚蠢’的野人。什么‘鞑子’、‘夷奴’、‘东虏’，都是中原官员对这块土地上繁衍生息的黎庶的称呼啊！今天，事情翻了一个‘个’，不再是大明军队杀过来，而是大清的兵马杀过去。这个变化谁给予的？是皇太极、努尔哈赤。还有那些死去的、没有留下姓名的满族先贤啊！……”

蒙古八旗的兵马在桥头上过着。孝庄的眼睛里闪烁着探索的目光。她沉思了：

“二十多年来，剽悍的蒙古各部为什么乐于和大清结盟呢？是风习相

似吗？一个窝里的亲兄弟还杀得你死我活呢？是天意的撮合吗？二十多年前，剽悍的蒙古各部，不也曾使努尔哈赤寝食不安吗？看来，是共同的命运，使这些边远的‘野人’同命相亲了。大明朝廷几十年来对边远臣民的刻薄、鄙视、压制和掠夺，为自己造就了两个联合的对手。大明以往欠下的债，今日该如数偿还了……”

汉军八旗的兵马在桥上过着。马拉的火炮多威风啊！孝庄脸上的神色由喜悦而严峻起来：

“自古以来，中原的皇帝，都是用‘以夷制夷’的办法，统治他边远地域的臣民，只有‘夷邦’的头人智者，为中原皇帝出谋划策来制服自己的同类；很少有中原的贤人学士帮助‘夷邦’制服中原啊！今天，奇迹出现了，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祖大寿，不都是大明的官员吗？洪承畴还是大明的兵部尚书呢！这些头脑灵活、识文断字、熟悉火炮、懂得技术的士卒，不都是从大明那边归顺过来的吗？大清该兴旺了！大明送来这么多的奇士能人，帮助大清夺取天下，如果不知重用这些人才，那才是真的白痴傻瓜呢……”

突然，渡口传来一声马嘶，接着是守桥小校的叫骂声。孝庄转睛望去，范文程和洪承畴被小校喝下马来，急忙站在一边恭候着。几匹战马飞奔而来，横冲直撞地踏桥而过。孝庄仔细辨认，原来是贝子尼堪、博洛、辅国公满达海、吞齐喀和他们的护军们。孝庄明白，在这些将校、贝子、王公的眼里，身为内院大学士的范文程和洪承畴，还不如他们身边的一个亲兵。孝庄有些恼怒了，目光也严峻起来……

这时，多尔袞骑着“踏云黄鹂”，在护卫的簇拥下来到渡口。宁完我的坐骑“乌麒麟”看见“踏云黄鹂”高兴地嘶鸣起来，“踏云黄鹂”也高兴地报以嘶鸣。多尔袞突然发现柳条林子边的孝庄，滚身下马，顺着堤岸向孝庄走来。孝庄礼貌地迎了几步。

多尔袞甲胄在身，拱手为礼：

“臣多尔袞向皇太后告别。”

“有劳摄政王了。”

“臣静听皇太后的懿旨。”

“请摄政王放眼桥头，你看那两个靠边恭立的文官是谁？”

“是大学士范文程和洪承畴吧？……”

“是他们。就因为他俩是汉人啊……”

“这……”多尔袞疑惑了。

“因为他们是汉人，虽然身居内院大学士的高位，也得给贝子王公让道啊……摄政王，此次进军中原，我们是倾力而搏，打赢了，光大祖业，为咱满人出一口憋了几百年的闷气；打输了，我们又要回到长白山的老林子里。想到这些，我心里总有些怕啊……”

多尔衮心里也有些沉重了。他不无担心地说道：

“臣明白，这次出征，功在千古，罪在千古。臣一定遇事深思熟虑，遇战稳作筹划，遇有难解之事，一定飞马奏请。臣一定竭尽心力，以报皇上。”

“愚者千虑，必有一得。今日渡口送别，我有一言相赠。”

多尔衮急忙跪倒：

“请皇太后谕示。”

孝庄低声说道：

“以汉制汉，定鼎中原。”

多尔衮睁大了眼睛……

在孝庄于浑河渡口向多尔衮送别赠言的同时，吴三桂在山海关以霹雳手段，开始了“以汉制汉”。

吴三桂是四月六日带领三千兵马来北京“复命拜职”的，四月八日行至永平，遇到了亲信家臣袁懋功。

袁懋功是在李自成三月十八日攻入北京时逃离吴府的，半个月来，匿藏在北京城里一个远房叔叔家里。四月一日，大顺军“追赃”活动基本结束，明朝官员大部已获释放，城里的秩序已完全恢复，北京四城九门已不再戒严，允许老百姓随便出入。袁懋功于四月一日逃出北京，无处可去，便投奔山海关而来。因为他不再有快马可乘，两腿走了五天，才到达距山海关尚有三百里的永平府。

吴三桂在大营里单独接见了袁懋功，询问北京和家室的情况，袁懋功诡称是奉吴襄之命而来，并把他在北京风闻之事，作为耳闻目睹之实，加以渲染，禀告了吴三桂。

关于大顺的“追赃”活动，袁懋功把涉有嫌疑的八百官吏，夸大为一千八百人；把追赃的银两规定：内阁辅臣十万，部院正堂七万、五万、三万，六科给事中和十三道御史五万、三万、二万，翰林院学士三万、一万，郎中员外郎五千等具体等级数字，一律夸大为十万。把吴襄主动交出赃银五万两，说成是刘宗敏“夹拷所逼”。把大顺军将领，说成是凶杀嗜血的魔王，把北京城说成是一片血泪的地狱。吴三桂相信了：大顺

的政策没有变。永昌皇帝仍然是过去的闯贼啊！

关于吴襄的安全和吴府的财产，袁懋功说：吴府已被大顺军占据，吴府家小尽入牢狱，刘宗敏特制的“追赃夹棍”，已使吴襄奄奄一息。吴三桂愤怒了：闯王的敕书，原是一场骗局啊！

关于吴三桂的爱妾陈圆圆，袁懋功根据刘宗敏在吴襄府邸听陈圆圆弹奏高歌欢迎闯王进京的风闻，演绎为陈圆圆已被刘宗敏夺去做妾，日夜享用。吴三桂绝望了，心底那根细细的血缘绳丝终于断绝了。

也许吴三桂的愤怒、绝望是真实的。他去北京的目的是摸清李自成的底细，而不是“复命拜职”。现在，“底细”摸到了。

也许吴三桂的愤怒、绝望是假装的。因为他早已沉迷于孝庄为他开出的高价。他现时的一切表演，都是给袁懋功看的。

也许吴三桂对袁懋功的话都冷静地想过了，而且知道这些话是真假掺和，不可全信的。但他需要一个为自己投敌行为作辩解的借口，这个借口，他终于找到了。

吴三桂由永平急返山海关，四月九日清晨抵达红瓦店，立即召见杨坤、郭云龙密议。因为唐通带有二千兵马，他决定先收拾唐通。王则尧吗？是个文官，又居住在宁海城大营，是笼中之鸡，伸手就可以抓住脖子的。

午时正点，杨坤派人请唐通至澄海楼商议军情。当唐通走进澄海楼的客厅，就猝不及防地被埋伏在两厢的士兵捉拿下。吴三桂笑吟吟地走了出来。唐通茫然了。

同时，郭云龙带领五千兵马，突然包围了驻守在一片石的大顺军。这支唐通的旧部，在事态突变面前，因为毫无准备，又群龙无首，几乎全部放下了武器，虽然有几十人企图奋起反抗，都被郭云龙毫不迟疑地消灭了。这二千兵马，又换上了黄甲黄胄被分编在吴三桂的队伍里。

当唐通被抓，一片石二千大顺军被包围的时候，王则尧毫无察觉地在宁海城大营住室的餐厅里安进午餐。突然一个不满二十岁的士卒闯进他的住房，他的几个随从闻声围了过来，捉拿了这个不速之客。这个士卒情急地高喊：“我有大事禀告尚书大人啊！”王则尧急忙放下碗筷，走出餐厅，仔细打量这个士卒。一双又大又黑的眼睛和额头上那条结痂的鞭痕，立即勾起前几天的记忆：这不是在大营门内遭受吊打的那个士卒吗？士卒看见王则尧，边挣脱随从们的捉拿，过来大声说道：

“尚书大人，吴三桂回山海关了……”

王则尧一时呆了：吴三桂刚离开三天，怎么又回来了？事态有变啊……

随从们也呆了，松开了双手。士卒立即跪在王则尧的面前：

“尚书大人，今日早饭后，我看见吴三桂微服乔装走进澄海楼，心里有些犯疑，便注意城里的动静。午前巳时，郭云龙将军率五千兵马向一片石方向奔去，而唐通将军却在此时走进了澄海楼。刚才澄海楼里的一个老乡告诉说，唐通被拿下了……”

王则尧踉跄几步，几乎昏倒，倚在身边的红柱上。

“大人，我那个老乡还说，在吴三桂出发的前两天晚上，东虏曾派人进入吴三桂的卧室……”

王则尧“啊”了一声，目光呆滞了，随即发出几声苦笑……

“大人，快回北京，禀报闯王啊！”

王则尧一下子清醒了，连声说“好”，转身急走了几步，突然停住了脚，大声喊道：

“吴三桂，骗子！小人！伪君子啊！”

这时，王则尧一个亲信随从从屋外急急闯入，情急地禀报说：

“大人，杨坤带一队亲兵走进大营，朝这儿来了！”

王则尧突然镇静起来，从怀里掏出闯王赐给他的“兵政府尚书”的敕令，看着眼前的随从，痛苦地摇了摇头，然后，把敕令交给报信的士卒。

“带着这，快去北京，向闯王禀报！”

士卒惶恐了：

“大人，你，你信得过我？”

“信得过。你额头上有一条结痂的伤痕。快从后门走！”

士卒向王则尧叩头：

“大人还有什么要禀报闯王吗？”

“禀报闯王，王则尧误国，惟有以死谢罪……快走！”

士卒从后门逸去。

杨坤带着亲兵闯了进来，王则尧挺胸迎上，立目怒吼：

“吴三桂反复无常，暗通东虏，千古罪人……”

杨坤一拳打在王则尧的脸上，鲜血从鼻孔喷出，瘦弱的身躯，轻飘飘地摔倒在五尺外的青砖地上……

四月九日黄昏，山海关城头遍插白旗。吴三桂打出“为君父报仇”的旗号，发出檄文，公开与大顺政权对抗了。

三十三 四月十二日，李自成决意东征吴三桂

李自成进入北京二十多天来，大顺政权的各项事务进展顺利。在军事上，刘芳亮率师南下，山东各主要城市已归顺投降，大顺军的檄文和投牌，已向左良玉、刘清泽、高杰驻守的长江两岸传去；山海关吴三桂接受招抚的呈表已于昨日到达北京，李自成非常高兴，等待着吴三桂的“复命拜职”。在政治上，大顺控制的地区，已建立了地方政权，河北、山西、陕西、河南、湖北等省的府、州、县的地方官员，已赴任理事。“均田”事务，已在有的州、县展开。永昌皇帝发出的关于“凡被霸占的田产房屋，不论远近，一律归还原主。外逃官绅地主的府第、田庄，由贫苦农民公平分配”的谕告，贴于城镇乡衢，受到农民的热烈欢迎。在经济上，北京城里的“追赃”活动，沉重打击了明朝的大僚勋戚，使大顺政权获得了巨大的财力。

这二十多天，是大顺政权的鼎盛时期。

就在这鼎盛时期刚刚开始的时候，吴三桂叛变的消息，像一声晴空炸雷震动了李自成和他的文臣武将们。

四月十二日清晨，永平、丰润、天津等地的大顺官员和游哨，不断送来吴三桂《为君父报仇》的檄文；北京城里谣言纷起，人心恐慌。正在武英殿里召见京郊各乡耆老了解民情的李自成，不得不匆忙结束这次问政于民的召见，亲自处理山海关的局势了。

入夜，在武英殿里，李自成召开了紧急会议，刘宗敏、牛金星、宋献策、李岩、田见秀、李过、袁宗第、顾恩君等主要朝臣都参加了。李自成像往常一样，在阐明议题之后，便认真听取他的朝臣们的议论。

因为王则尧委托报信的士卒还没有到达北京，他们都不了解吴三桂降而复叛的内情，更没有想到吴三桂此举乃是公开投降清廷的前奏。在一阵沉默之后，便议论开了。

牛金星仍然沉醉于筹措登极大典和不断的登极朝仪演练之中。他认为吴三桂之举是“疥癬之疾”，于大局无损。他主张仍按礼政府正式公布的日期，于四月十七日登临大位，然后派一大将东征。他说：

“只有登临大位，才能名正言顺地号令天下，以免四海鱼鳖虾蟹之徒，再树旗帜，扰乱天宇。”

宋献策也说“帝星不明，宜速登位”。但对吴三桂降而复叛，甚为忧心。他怕明朝各地降官降将，效尤而来，怕招抚左良玉、刘清泽、高杰的事情受到影响。他主张在李自成登极的同时，派兵东征，早日平息吴

三桂的叛变，以儆效尤。

李过、田见秀、袁宗第等大都同意宋献策的主张。李岩因事变突然，心绪茫然，又因“缓进”之策是自己的建议，现在归于失败，心里不免有几分内疚，便一直沉默着。刘宗敏似乎发现了李岩不安的心境，便大声说道：

“吴三桂降而复叛，咱们不能轻看！明朝的降官降将多，要都来这一手，不就乱了套吗？我看，解决这个问题，刻不容缓！”

大家都静下来，听着刘宗敏坚定果敢的发言。

“闯王对吴三桂的恩赐，超过了任何一个归顺的明朝将领，而且已经晋封为侯。按理说不该出现意外。或许是王则尧处事不当，或许是吴三桂听信了瞎嚼舌头的谣传。哼！外边言传咱们夹拷了吴襄，逼他交出五万银两，真是碰到了鬼！咱们要是夹拷他，五十万银两也松不了刑！还言传我刘宗敏抢夺了陈圆圆，放他妈的臭屁，陈圆圆细手细腰的，经得起我刘宗敏捏扒？我抢她干屁！这些风言风语，我看都是那些心里不服的明朝官员放出来的。我看，拿几个收押的死硬大僚开刀，煞一煞这股邪气……”

刘宗敏似乎透了一下心里的闷气，情绪缓和了一些，谈出了他对山海关问题处置的看法：

“如果大元帅决定用兵，我去收拾这个反复无常的杂种。我看吴三桂面前不外乎是两条路：一条是打，他现在手里有十多万兵马，素有‘宁远铁骑’之称，还有资格和我们打一仗，直到完蛋为止，落个周遇吉第二；一条是和，当然，要和也难，但也不是没有希望。俗话说：‘谣言长腿不长命’，当他知道吴襄在北京好端端的，吴府完整无损，陈圆圆不少一根眉毛，这个反复无常的家伙，也许也会向咱们这一边‘反复’一下。林泉，你看吴三桂会转回头吗？”

李岩见刘宗敏点名询问，不好再默不作声了，便把自己思之未熟的想法说了出来：

“刘侯讲得甚是有理，如果吴三桂是听信谣传降而复叛，谣传破灭，真相大白之后，吴三桂也许会转回头的。但如果不是因为听信谣传，那事情就很难说了……”

李自成听出李岩话中有话，便说了一句：

“林泉，你都想到什么，都说出来！”

“臣也只是乱想一气，如果东虏在中间横插一手呢？”

李自成也很担心这个：

“有这方面的迹象吗？”

“没有。还是过去我们议过的那些……”

大家又就这个问题议论起来，你一言我一语，意见逐渐趋于一致：不论东虏是否从中插手，都应采取迅速行动，控制山海关局势的进一步恶化，争取主动，必要时，先控制山海关，以防东虏侵扰。他们根本没有想到，大清的十八万兵马，已经向山海关进发三天了。他们没有想到，孝庄已经向吴三桂开出了高于闯王几倍的价钱。他们更没有想到，那个使崇祯焦头烂额的外患，正在向大顺政权逼近。

李自成在静静地听着，默默地思索着。他明白，不论吴三桂出于何种原因而叛变，要想重新归顺已不可能了，与吴三桂的决战已不可避免。但眼下自己能抽调的兵力只有十万人，没有把握消灭宁远铁骑，更没有力量消灭吴三桂与东虏的联军。但如果坐视山海关局势继续恶化，使吴三桂与东虏公开联手，关门一失，永平一带就难以保全了。现在惟一的办法是，抢在吴三桂与东虏联手之前，迅速出兵，在征讨的声威下，谋求与吴三桂和谈。这个和谈哪怕维持三个月、半年也好。这样对招抚江南的左良玉、刘清泽、高杰都是有好处的。如果和谈不成，自己也可以奇袭山海关，控制关门，切断吴三桂与东虏的联系。

李自成在大家充分议论之后，说出了自己的最后决定。

他决定暂缓举行四月十七日的登极大典，并决定率明太子慈烺、永王慈照、定王慈炯、秦王求枢、晋王求桂亲自东征，使吴三桂为“君父报仇”的借口失去号召力，并为吴三桂的能够“和谈”留有转变的余地；

他决定带吴襄同行，用事实粉碎谣言的传播，并使吴三桂不能轻易决定“交兵厮杀”；

他决定带领六万精兵前往，必要时，奇袭关门；

他决定刘宗敏、宋献策、李过从征，留牛金星、李岩、田见秀、袁宗第等驻守京师，保证大顺政权机器的正常运转。

李自成的决定是周密的，可惜已经晚了。

就在这天晚上，另一个重要会议，在辽河岸边清兵大营的军帐里举行。

多尔袞离开浑河渡口后，便按照孝庄“以汉制汉”的赠言，坐在马背上，再一次看了洪承畴去年呈上的《中原定鼎十策》和范文程前几天在崇政殿里上呈的《致摄政王多尔袞书》。因为担子压在肩上，千秋功罪在此一举，虽然在马背上整日颠簸，他却看得十分仔细，一字一句地琢磨着，觉得有些地方像是第一次看到一样。

洪承畴的《中原定鼎十策》，主要谈的是进入北京以后如何健全朝制，收买人心，治理江南等事宜，真是重要极了！要不，自己来日真的进入北京，还不知道往哪儿着手呢！孝庄的“以汉制汉”，真是平凡而神奇的发现啊！

可如何在战场上与闯贼交兵呢？《中原定鼎十策》里谈得很少。洪承畴在中原追剿过闯贼，曾俘斩高迎祥，数败李自成，不论打赢的甜头，或者打败的苦头，眼下都是十分需要的。挖出洪承畴心里的这块智慧，也是“以汉制汉”的发现啊！

范文程除了这份《致摄政王多尔衮书》外，心里还有什么道道呢？这个拜倒在孝庄面前的老儿，是决不可小瞧的。既然孝庄令他随军而行，自然有深沉的用心，谁能保准他的点子都写在这份呈文上？再说，还有孝庄暗地的嘱托和叮咛呢……

在马背上颠簸、思索了三天的多尔衮，四月十二日傍晚来到宽阔的辽河岸边。因为辽河无桥，河水开封不久，寒冰彻骨，不便士卒涉渡，整个队伍需要两天时间，才能渡船完毕。多尔衮便抓住这个空隙，在辽河岸边的军帐里，召集范文程、洪承畴、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祖大寿、祖大弼、祖大乐等，专门商议与闯王李自成的作战事宜。

多尔衮为消除大家的畏惧情绪，今晚表现得十分随和。他开口就说：

“这十多年来，我曾三次围攻北京城，都是无获而返。闯贼一举而下北京，若无超人才智，断不会如此奏效。如何对付闯贼，在座各位都是我的师长。今晚不是在崇政殿朝会，也不是在内院办公，更不是汉军旗大营视事，大家敞开谈。河岸宿营，一顶帐篷，别来朝廷里那些讲究。大家随便聊吧！”

平时总绷着脸的多尔衮，今晚突然满面春风，倒使这些平日习惯于叩头称“奏”的角儿们受宠若惊了。他们脸上尽量堆出笑容，连声说“好”，而心里却不停地“打鼓”，更加焦虑不安。特别是孔有德，他的营里尽管装备着最好的火炮，但多尔衮平时却很少召见他，所以，他一见到多尔衮就有些紧张。孔有德的紧张情绪立即影响了耿仲明、尚可喜、祖大寿等人，一时也都沉默起来。范文程与多尔衮早有芥蒂，今晚抱定一个“少说为佳”的主意，笑吟吟而不开口。洪承畴在这些汉族同胞面前，一向自视甚高，今晚又不肯放下他那大明兵部尚书的架子，想当一个“压轴”的角色，也环顾左右而等待。

长时间的沉默，冷落了满面春风的多尔衮。他心里十分不快，暗暗骂道：妈的，给一点脸就上鼻梁，便瞪了孔有德一眼，绷起脸皮说道：

“恭顺王，你开个头吧！”

孔有德“扑腾”一下跪在地上，叩头禀奏：

“禀奏摄政王，听说闯贼也有火炮营，来日遇到闯贼，臣一定和他对炮，摧毁他的炮台……”

多尔袞立即从孔有德战栗惊恐的神情中得到了精神上的满足，便笑着说：

“好，好！对炮也是一种战法。恭顺王，我刚才讲了，这儿不是崇政殿，快起来！范老先生，你说咱们应当怎样对付闯贼？”

范文程拱手答道：

“遵摄政王令，臣就不跪奏了。摄政王知道，咱们与闯贼从未接过仗，贼的战法，臣确实不摸底。虽然也有所风闻，但毕竟不是目睹，很难说出管用的话。今后，要在战场上胜过闯贼，就得仰仗洪先生了。臣以为，在战场拼杀之前，先请摄政王在民心上与闯贼厮杀而胜之。”

“噢！讲下去！”多尔袞神情专注了。

“请摄政王暂时收起‘入主中原’的号召，高举‘吊民伐罪’的旗帜。”

多尔袞沉思了。范文程接着说：

“世上的路都得弯着走，天下的事都得弯着办。昨天咱们叫‘入主中原’，今儿个就叫它‘吊民伐罪’，吊大明亡国之民，伐闯贼覆国之罪。大清千里迢迢，入关打仗，不是为了咱们大清，而是为拯救陷于水深火热之中的中原黎庶。你说，天底下还有比咱们心慈的好人吗？摄政王，我敢打保票，这个旗帜一亮出来，明朝的大僚、勋戚、将领、官员都会争着涌到你的麾下……”

多尔袞恍然大悟：汉族人创造的词汇话语，真叫绝啊！这些词汇本身，就是一门深奥莫测的学问，经范文程老儿这么一耍弄，看来面目全变了，其实，什么也没有变。

洪承畴也折服了：范文程也算是一个政治家啊！他接着范文程的话尾说：

“范公一语，价值连城！‘吊民伐罪’四字，足以收揽中原贤士达人之心。臣有几点想法，请摄政王裁定。”

“先生请讲！”

“一、摄政王可先遣派官员沿途宣布王令，使各地官民周知，大清兵马‘吊民伐罪’的唯一目的，是扫除闯贼。有开城归降者，官则加升，民则受抚；若抗拒不服者，城破之日，官则遭诛，百姓仍予安全，不加侵扰；有首倡内应立大功者，则破格封赏。法在必行，此要务也……”

多尔袞点头赞赏。

“二、这次进军，应计算里程，急速驱驰。盛京距北京一千五百里，以山海关居中，里七外八，像现时这样慢步跋涉，抵达山海关也需二十天时间。若闯贼预作准备，沿途设伏，则事倍功半矣！应立即调整行军部署，不分旗营，均以精兵在前，每日以百里计程，疾速前进；辎重在后，亦应计程速进。万勿因惜兵劳苦而贻误时机……”

多尔衮连声称赞。

“三、闯贼用兵，诡诈无比。常以精锐之师，伏于山谷狭处，扼断道路，以铁骑伏于十几里外，或设围打援，或以多胜少，运用之妙，古今罕见。中原将领，多败于闯贼此等伎俩之下。摄政王才逾闯贼百倍，当然不会使我八旗骁勇踏冰履险。请在骑兵中选一些当作步兵，从高处观其贼之埋伏，然后以步兵在前，骑兵在后，必破闯贼之故伎矣！

“四、刘宗敏系闯贼之副手，骁勇无比，剽悍异常，素有‘战神’之称。在中原几次追剿闯贼中，此人若出现于战场，必使贼军化险为夷。对此等人物，如李过、田见秀、刘芳亮、袁宗第等，均要谨慎对付，万万不可大意。请摄政王调集各旗善射者三百人，组成‘神射营’，专门对付刘宗敏等人。‘擒贼先擒王’，若此招成功，贼阵自乱矣……”

在洪承畴的带动下，这群大明降将，都争着谈论以往与义军厮杀的经历和细节，谈论着大顺军的作战特点，详尽描绘着大顺军主要将领的相貌和作风，纷纷提出自己的见解和奏请。

多尔衮静听着，思索着，端详着眼前的这些汉人。在这些汉人身上，他突然发现了自己以往没有注意的许多东西：智慧、才能，对大清的忠心，对中原深刻的了解。他心里蓦然闪动着孝庄的影子：这个女人，大约早就看透了这些汉人的五脏六腑。一双美丽的、令人生畏的眼睛啊……

四月十三日，永昌皇帝李自成带着六万兵马，出北京正阳门东征的时候，多尔衮也带着八万渡过辽河的精兵急速前进了。

大顺、大清的兵马，同时向山海关急驰而来。

三十四 四月二十日，吴三桂最后的决定

四月二十日，李自成率领的兵马进至距山海关一百多里的抚宁，多尔袞率领的清兵抵达距山海关一百多里的连山。他们都在等待着吴三桂的最后答复。吴三桂就在这一天，做出了他一生中至关重要的决定。

四月十七日，大顺军进至永平，遇到了王则尧委托报信的士卒。李自成听了这个士卒的禀报，心里十分沉重。吴三桂与清廷的勾结，使他立即明白，和谈只是自己一厢情愿的幻想。他与刘宗敏、宋献策、李过计议之后，一面叫吴襄写信给吴三桂，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告诫吴三桂不要做汉奸；一面急速向山海关进军，作奇袭关门的准备。因为此时他们仍然不知清兵已经出动，而且已抵达连山了。经过两天的急行军，进驻抚宁后，即察看地形，部署兵力，商议奇袭方案，准备发动奇袭。按照刘宗敏的估计，以六万胜利之师，对付吴三桂十万惊恐之众，还是有把握取胜的。

多尔袞进至连山后，也停止了前进。他等待吴三桂的回答有着深沉的用心。因为在四天前，他已经知道闯王东征了。

四月十五日，清兵进至翁后，吴三桂派副将杨坤、游击郭云龙持书乞援。吴三桂在书馆里写道：

……我国与北朝通好二百余年，今无故而遭国难，北朝应惻然念之。夫除暴翦恶，大顺也；拯颠扶危，大义也；出民水火，大仁也；兴灭继绝，大名也；取威定霸，大功也；流贼所聚金帛女子，不可胜数，义兵一至，皆属王有，又大利也。王以盖世英雄，值此摧枯拉朽之会，诚难再得之事也。乞念忘国孤臣忠义之言，速选精兵，直入中协，西协，三桂自率所部，合兵以抵都门，灭流寇于宫廷，示大义于中国，则我朝之报北朝者，岂惟财帛？将裂地以酬，不敢食言。

多尔袞看了书信，一面让多铎殷勤招待杨坤和郭云龙。一面召范文程、洪承畴商议。范文程看了书信，笑着问道：

“摄政王以为这封书信如何？”

“吴三桂在做梦啊！”

“摄政王明察。什么‘大顺’、‘大义’、‘大仁’、‘大名’、‘大利’，都是一堆废话。吴三桂在以大明代表的身份和摄政王讲话，要大清与他合兵灭贼，然后，以裂地为酬。看来，他的野心不小啊！”

此时，洪承畴已经看完书信。多尔袞问道：

“洪先生有何见教？”

洪承畴急忙答道：

“摄政王明察秋毫，范公一针见血。吴三桂自不量力，近癫狂矣！”

“先生对吴三桂了解至深，此事该如何区处！”

洪承畴稍作沉思，抬头答道：

“吴三桂善机变而无信，重权术而寡义。今派人持书乞援，系闯贼率师东征，被迫所致。臣以为：若拒而不答，会推吴三桂西就闯贼，后患无穷；若以其信中所言而合兵，不惟抬高了他的身价，而且也会后患无穷。臣认为，可用‘答而不答’的态度对待之。”

“请先生详谈！”

“请以大清摄政王之尊，敕书吴三桂，加官封爵，这叫作‘答’，在吴三桂没有明确表示臣服之前，我军可急趋关门，作壁上观，这叫‘不答’。不知摄政王以为如何？”

多尔袞十分高兴，转头问道：

“范老先生有何见教？”

“‘答而不答’？妙！妙在‘答而不答’之中，实为高招！”

多尔袞挽起洪承畴：

“咱俩去为杨坤、郭云龙敬酒。范老先生，辛苦你修书一封，明日让杨坤、郭云龙带回。‘答而不答’之妙，看先生的手笔了。”

多尔袞与洪承畴走出军帐，他相信范文程能写好这封回信的，也相信身在盛京的孝庄，也会很快知道这封回信的内容的。

范文程略作思索，写下了史料上记载的《多尔袞答吴三桂书》：

……及伯遣使致书，深为喜悦。遂统兵前进。夫伯思报主恩，与流贼不共戴天，忠诚臣之义也。伯虽向与我为敌，今亦勿因前故怀疑，昔管仲射桓公中钩，后为仲父以成霸业。今伯若率众来归，必封以故土，晋藩为王。一则国仇得报，一则身家可保，世世子孙，长享富贵。当如带砺河山，永永无极。

多尔袞向吴三桂抛出了要挟的圈套。

李自成派人送来吴襄的书信和杨坤、郭云龙带回的多尔袞的书信，

几乎同时摆在吴三桂的面前。他心焦如焚了。

他明白，父亲的书信是在闯王的手心里写的，任何迟疑和抗拒的回答，都意味着父亲生命的完结和北京家产的丧失。他也理解闯王带着明太子，永、定二王及秦王、晋王前来的寓意，给自己送来了友好的暗示，只要自己稍有表示，仍然是可以封“侯”的。但清廷给自己的是“王”位，给自己的财产是吴府几代不曾有过的，而且是子孙无罔。父亲啊，你的年龄大了，活不了几个年头，为你的后代子孙着想吧！

他明白，多尔衮的回信，断然拒绝了自己以大明代表的身份“联清灭闯”的要求，只有投降充当汉奸，才能得到清廷的援助。这真是噎人难咽的苦药啊！但多尔衮的书信，明确无误地实践了祖泽远传达的孝庄的诺言，用书信形式公布了暗地里开出的高价，这实在是诱人啊！何必坚持已不存在的大明代表的身份呢？气节是什么？随着大明的衰败早已不存在了，自己何必因图虚名而丢弃实惠呢？归顺清廷吧！几天之后，自己就是石破天惊的藩王了。

他看得清楚：闯王东征的声威，已使关宁铁骑的将领忧心忡忡，出现了明显的分歧，倾向于闯王的力量正在增长，在下级军官和士兵中，献城迎闯的活动正在酝酿；清兵的步步逼近，已引起了部分将领的反感。辽东巡抚黎玉田和永平兵备道朱国梓已公开声称要与清兵奋战。如果自己投降清廷的消息传出，也许会引起士兵的哗变。看来，只有用欺骗的办法，把那些不肯听命的将领悄悄拖进来。欺骗啊，自古以来，完成大业的帝王，谁不欺骗人呢？忠耿而不骗人者，不是迂腐的呆子，就是天生的傻瓜。多尔衮在骗，闯王何尝不是在欺骗呢？

四月二十日午后未时，吴三桂在澄海楼召开将领谋臣会议，演出了一场泪水汪汪的骗局：

会议开始，吴三桂率领与会将领杨坤、郭云龙、黎玉田、朱国梓、祖泽溥和各营参将，从议事厅走出，一字排列在澄海楼西北侧的长廊里，面对北京的方向屈膝跪倒。吴三桂焚香燃表，低头致哀，向死去的崇祯皇帝悼念宣誓。誓词是：

闯贼逆天犯阙，朝臣因循误国，吴三桂勤王不及，致使上遭不幸。九庙灰烬，剧寇披猖，往代未有。首阳先贤，耻食山下之粟；关门铁骑，誓雪京师之恨。碎首殒心，刀刃元凶；犁捣贼穴，克复神京，乾坤再整，继大明之将绝；日月重光，慰君父于地下……

吴三桂语出泪涌，声咽肠断。亲近清廷的杨坤、郭云龙、祖泽溥等都有些糊涂了；抗清之心未泯的黎玉田、朱国梓等感动了；各营参将精神为之一振，惶恐纷乱的心定住了。当大家返回议事厅时，不再是散乱松懈的样子。

吴三桂坐在红绒高椅之上，拿出两封书信放在案头，擦干眼泪说：

“闯贼已于十三日离京，率领二十万兵马向山海关杀来，十七日到达永平，今日已到抚宁，山海关危在旦夕。这封书信，是家父为闯贼逼迫所写，劝我献关就抚。条件吗？仍如王则尧所讲，保我家产无损，保家中老小性命无虞，封我为‘侯’。我若抗拒，则满门尽斩，祸及九族。此事有关各位将领的前途家室，三桂不敢擅作决定，恭请诸位商议定夺。”说完，把手中吴襄的书信扔给了身边的黎玉田。意思是说：你们都看看，我吴三桂是全盘托出了。

黎玉田、朱国梓等看了吴襄的书信，心里都沉重起来。吴襄在信里虽然句句都在盛赞闯王的恩德，语气似乎也十分真诚，但核心含意，确如吴三桂所讲，是在用生命呼唤儿子啊！如果儿子拒降，这种哀切的呼唤声就会立即消失的。他们有的在唏嘘叹息，有的在悄悄落泪，有的因摸不准吴三桂的用意何在，就势低头沉默着。

吴三桂泪眼看得真切，自己以攻为守的欺骗生效了。他暗瞥黎玉田、朱国梓一眼，这两个力主抗清的家伙似乎不再有敌意了。于是，他加强了攻势：

“我知道，各位将领都有家室，都有财产，将心比心，都有说不出的难处。朋友相处，决不勉强，有心投奔闯王的，请持这封书信前往，闯王必能按功授职晋爵，享受荣华富贵。谁愿意去，我决不阻挡。大丈夫做事光明磊落，决不设局骗人！”

朱国梓是永平巡抚，是前几天逃亡到山海关来的。现时要他投降闯王，这不是扇他的耳光吗？听了吴三桂这么一说，他受不住了，霍然站起，大声问道：

“请问平西伯，你为何不持此信前往？”

吴三桂心里窃喜。我就等着这句话呢！

“朱大人，吴三桂前日听信了王则尧的说辞，认为闯王是圣明仁慈之人，便接受了犒劳和敕书。谁知闯贼凶残暴戾，杀害无辜，三桂悔恨无尽！听说宫中有一侍女，叫费贞娥，刺杀了闯贼的大将罗虎，以谢皇恩。吴三桂乃大明平西伯，难道还不如一弱女子吗？”说完，抽出宝剑，断发于地：

“吴三桂此头若在，决不降贼！”

朱国梓热血沸腾，大声说道：

“朱国梓虽不及平西伯义薄云天，但决不落于一弱女子之后。”也抽出宝剑，断发于地，“愿扔此头，以伴大人！”

吴三桂抱住朱国梓，情急哽咽说道：

“患难得知己，此生足矣！”说完，双手拿起案头上的另一封书信，交给朱国梓，“这是我回复家父的书信，请大人代我一读。”

朱国梓接过书信，大声念了起来：

……顷读父书，私情隐痛，公愤骤发。何乃隐忍偷生，甘心非义。既无孝宽御寇之才，复愧平原骂贼之勇。夫元道荏苒，为母罪人；王陵赵苞，并著英烈。我父夙宵宿将，矫矫王臣，反愧巾帼女子。父既不能为忠臣，儿亦安能为孝子乎？……

朱国梓声音悲怆，不能卒读。诸将被吴三桂的“大义”感动，唏嘘不止。吴三桂似乎在忍受着锥心的痛苦，泪水夺眶而出。但他牙关紧咬，双目怒视。

朱国梓舒了一口气，继续读出声来：

……儿与父诀，请自今日。父不早图，贼虽置父鼎俎之旁，以诱三桂，不顾也。

好一个“深恶痛绝”的气概！吴三桂的大义灭亲使黎玉田感动了，再也控制不住内心的激动。他挺身离座，跪在吴三桂的面前：

“黎玉田追随大人不久，平日又有意见相左之时，但在这关节紧要处，大人以诚相见，忠君报国，大义灭亲，堪为我武将之表率。末将愿舍身相随，以酬大人。”

各营参将在黎玉田的带动下，一齐跪在吴三桂的面前，同声请命：

“愿随平西伯赴汤蹈火！”

吴三桂见黎玉田上钩了，心里一阵欣慰，慌忙起身，双手扶起黎玉田，拿出了早已筹划的一招：

“有黎大人披胆相助，吴三桂尚有何虑！”说着，向黎玉田深深一礼。

黎玉田惶恐了，吴三桂便以十分诚恳的语气说道：

“今日关门之危，势如累卵。传闻去年冬天，东虏即与闯贼有所勾结。今闯贼率二十万兵马而东，多尔袞率十多万兵马而西，内外配合，夹击关门。此战不仅关系关宁铁骑的存亡，亦关系匡复明室之大业。请黎大人率兵五万应战东虏，三桂即率全军迎击闯贼。大人以为如何？”

黎玉田听了大吃一惊。在两面作战的形势下，不思集中兵马专对一敌，反而分兵出击，这不是自取灭亡吗？他双手一拱，大声说道：

“大人，这样战法，断乎不可……”

吴三桂呈现为难的神色。

“大人，两面作战，兵家所忌，伸出两个拳头打人，若双手被制，连活动的余地也没有了……”

吴三桂佯作忧郁地说：

“我也曾这样考虑过，所顾忌者，连山距关门仅一百多里，若东虏纵马而来，腹背受敌啊！……”

黎玉田上前一步，低声说道：

“恕未将直言。大人与东虏虚与委蛇已有多多年，难道就无人无策使东虏缓行几日吗？”

吴三桂佯装大悟：

“妙啊！多谢大人一言提醒。请大人派人将这封书信于明日清晨送到闯营，以绝闯贼招抚之念。请诸将速回大营备战，准备迎击闯贼！东虏之事，我亲自区处。”

黎玉田等离开之后，吴三桂留下杨坤、郭云龙进行密议，提笔向多尔袞写信作答。信上写道：

……接王来书，知大军已至翁后，救民伐暴、扶弱除强，义声震天地，其所以相助者，实为我先帝，而吴三桂之感戴，尤其小也。三桂承王谕，即发精锐之师于山海关以西要处，诱贼速来……幸王速整虎旅，直入山海，首尾夹击，逆贼可擒，京东西可传檄而定也。又仁义之师，首重安民，所发檄文，最为严切，更祈令大军，秋毫无犯，则民心服而财土亦得，何事不成哉……

杨坤带着这份降表飞马向连山奔去，吴三桂公开降清了。

三十五 四月二十二日。一片石之战，李自成从顶峰跌落

多尔袞接到吴三桂的投降书后，立即率领八万精兵，经过一夜风驰电掣的急奔，于四月二十日寅时，到达山海关外六十里处的老军屯。他一面要杨坤入关复命，一面下令兵马安营歇息，并派出二百名游骑察看山海关的动静。他根本不打算与吴三桂合兵，他要坐山观虎斗。因为吴三桂和李自成的厮杀，不论谁胜谁败，对他来说，都是“以汉制汉”。他要从火中取栗。

李自成进军至山海关城西五十里处的深河驿，接到了吴三桂的复信，恰巧也是寅时时分。吴襄看了儿子的复信后，当场就昏了过去。李自成按照预定的战斗方案，令李过率领二万兵马，由一片石西边的一条山谷出边，绕道插入山海关东罗城外三里许的欢喜岭，截断吴三桂可能出关逃跑的道路，并攻取东罗城。令刘宗敏率领一万五千兵马，占领二郎山、角山寺，攻取山海关的北翼城。他特意嘱咐刘宗敏，攻入内城之后，立即派人寻找王则尧和唐通，如果他们已遭杀害，尽量找到尸体。

闯王自己率领二万五千兵马，占领红瓦店，攻取西罗城，然后博取内城。此刻，他仍然不知道，清兵已到老军屯，正在窥视着这场即将爆发的龙虎斗。

从辰时到午时，大顺军的进展极为顺利。李过率领的兵马出边之后，迅速消灭了几个据点上的吴军，并歼灭了几支巡边的游骑，十分顺利地控制了欢喜岭。并派出三百精骑向连山一带警戒，留白广恩率领三千兵马驻守欢喜岭，午时正点，便开始了向东罗城的冲击。刘宗敏率领的兵马，毫不费力地占据了二郎山和角山寺，他以三千兵马控制通向九门口的隘关险处，防御一片石的吴军增援，也在午时正点，开始攻取北翼城。同时，闯王率领的兵马，以霹雳之势发起了进攻。红瓦店杨坤的驻军，在大顺军马蹄的践踏下，不到喝一碗茶水的工夫，便彻底瓦解溃散。三千吴军，大部被歼，连负责防守的参将，也被马踏为泥。大顺军进至西罗城下，分段消灭了防守的吴军，乘胜博取西罗城。史书上所谓的“连营并进，大声呼伐，鼓震百里”，道出了大顺军当时排山倒海之势。

吴三桂毕竟是经过战阵的，加之清兵已至老军屯，壮了他的底气，在大顺军西、东、北三面雷击般的围攻中，仍然保持着清醒的头脑。他断定西罗城是闯王主攻的方向，便带着黎玉田、杨坤、朱国梓登上山海关西门城楼，并将标营火炮调到西门城头，亲自观察西罗城的防守。

吴三桂站在城楼向西罗城战场看去，大顺军英勇狠斗之势使他震惊了。一批一批蓝甲白胄的大顺士兵，前仆后继地从西、北两面攀着云梯

攻城。在炸药火雷的轰鸣和硝烟尘土的翻滚中，有的带着燃烧的火苗，有的捂着流血的伤口，仍然在勇敢攀登。他从来没有看见过这样不怕死的士兵，脸色一下子阴沉了。

黎玉田看到吴三桂神情的变化，便请求带三千兵马出内城，解西罗城之危，吴三桂同意了。黎玉田领兵出城，与大顺军血战于西罗城下，不到半个时辰，黎玉田的三千兵马，死伤殆尽，黎玉田仅带几十名亲兵退回内城。吴三桂急忙下令城头的火炮轰击，才阻止了大顺军的追杀。

这时，吴三桂突然发现，在西罗城西二里许的一个土岗上，在一片树林旁，有一支威严不动的骑兵，约摸有三十人。他借着夕阳的余晖仔细辨认，一匹乌驳马上骑着一个高大的汉子，身边的一匹马上，是一个矮小的身影，并马站在队伍前，眺望着西罗城的战斗。他惊恐失声，几乎跌倒，杨坤、朱国梓扶住了他。吴三桂指着远处的那支兵马，声音有些颤抖地说：

“你们看！那，那是不是闯贼？……”

吴三桂没有看错。李自成着蓝色缥布箭衣，戴白毡圆笠，佩带宝剑，跨乌驳马，立于土岗之上，注视着战斗的进展。他偶尔和身边的宋献策谈论几句，但始终没有移动注视战场的目光。半天的战斗，自己完全占了主动，只要东、北、西三面有一处突破，吴三桂的最后抵抗就会瓦解的。果然，北翼城的城楼起火了，浓烟冲天，火光映红了傍晚的天空。刘宗敏得手了！他真想大喊一声，因为不知这火光是火炮击中引起的，还是登城的士兵焚烧的，才压住冲向喉咙的喊声，命令一名亲兵立即飞马去北翼城询问。

宋献策看到李自成的神情轻松了一些，便放大声音说道：

“刘侯真行！他的马头所向，敌人没有不披靡而遁的！”

李自成满意地点了点头，不无赞赏地说：

“吴三桂敬酒不吃吃罚酒，他该知道刘侯的厉害了……”

“山海关城破之后，皇上准备怎样打发吴三桂呢？”

“如果他没有死于乱马军中，也没有自杀身亡，我准备留他一条活命。天下已定，不想再杀人了。”

“对吴襄呢？”

“吴襄毕竟不是吴三桂，进入北京，他还是有功劳的，我还准备给他一个官做。如果他不愿意，我们可以养活他。”

“对那个陈圆圆呢？”

李自成听到宋献策问到陈圆圆，禁不住笑了。他转过头来看着宋献策说：

“没有想到，一个女子，竟然闹出个满城风雨，而且还把刘侯硬扯了进去。真是天下之大，无奇不有。你有什么想法，说出来！”

宋献策提马靠近李自成，笑着说：

“听说陈圆圆是个有志气的苦命女子，十年坎坷，十年辛酸啊！她以为吴三桂是抗清名将，才以身相许。可惜她在弹唱上是内行，在看人上可就二五眼了。如果这一仗吴三桂没有死，你又赏了他一条活命，再开恩三分，让他夫妻团圆，也是一件可以传颂的佳话。”

“这是一个好主意……”

这时，几匹铁骑朝李自成飞奔而来，打断了他们的谈话。宋献策发现马上是李过，说了一句“是毫侯！”以为是报捷而来，便随着李自成提马迎了上去。刚走到土岗下，李过翻身下马，神情紧张地说：

“多尔袞率领八万精锐骑兵，已于今天早晨辰时，伏兵于距山海关仅六十里的老军屯！”

李自成脸色突变：

“可靠吗？”

“绝对可靠。”

宋献策惊呆了，竟然坐在马上说不出话来，脸一下子变得煞白。

李自成跳下马鞍，对身后的亲兵下令：

“传令停止攻城！速请刘侯到大营议事！”

宋献策这时才醒悟过来，赶快跳下了马鞍……

刘宗敏接到闯王“停止攻城”、“速来大营议事”的军令，迅速安排了北翼城的军务，便带着几个亲兵来到闯王的大营。他走进军帐，看见李过、宋献策都在，闯王坐在军帐里用门板架设的床边，脸色严峻地低头沉思，他立即猜出发生了重大的军情变化，心里“咯噔”一下也沉重起来。宋献策见他进来，轻步迎上，低声说道：

“刘侯，东虏八万精骑，早已到了距此仅六十里的老军屯。”

刘宗敏听了，十分震惊，两道浓眉一皱，什么也没有说，用马鞭轻轻拍了一下裤脚上的泥沙，坐在一个木墩上。他与闯王一样，在十多年的战火中，练就了异常灵敏的警觉，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也养成了能迅

速捕捉敌情变化关键要害的本领。他立即明白：现时敌我的力量对比，不再是六万对十万，而是六万对二十万；眼前的吴三桂，不再是心怀疑虑的明将，而是投降东虏的叛贼；山海关这一仗，对大顺将是一个可怕的考验。他在沉默中思索着应变的措施。

李过见刘宗敏没有作声，便简单谈了发现清兵的经过。他派出的游骑过了欢喜岭三十里，便与东虏的游骑相撞了。厮杀的结果，杀死清兵一百多人，捕捉了三个虏兵。据这三个虏兵供称：多尔袞率领八万精锐之师，已于今晨寅时到达老军屯……

“这三个虏兵都会说汉话吗？”

“他们都是汉人，都是叛贼祖大弼的士卒。他们还供称：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祖大寿、祖大弼那一窝子都来了。洪承畴也来了……”

刘宗敏忍不住了，大声骂道：

“我们汉人的祖先，不知在哪儿干了缺德事，竟生下这么一些混蛋子孙，吃饱了东虏的牛羊肉，回头刨自个儿的祖坟！”

闯王仍在沉思着，时间越长，越发现眼前形势的险恶；思虑越深，越发觉自己失误的严重。一种从未有过的不安，在他的心头冲撞，懊悔随而涌上心头：

“糊涂啊！这一个多月来，自己都在干些什么呢？健全朝制，追赃筹饷，召见降官，问政于民，注目江南，筹措登极……为什么却偏偏看轻了这山海关？没有想到东虏也会借机兴兵。”

“糊涂啊！对吴三桂为什么总是抱着‘招抚’不放？是欣赏他的‘据卫拒徙’吗？是看重这十万‘宁远铁骑’吗？带着吴襄来干什么？带着明太子、永定二王、秦王、晋王来干什么？与官府豪绅打了几十年交道，竟然干出这样的蠢事，真是自己欺骗自己啊！

“糊涂啊！带着六万兵马，就来收拾这十万降而复叛之敌，不是昏了头吗？在十多年千百次的战斗中，何曾有过这样的轻敌啊！

“该清醒了！进入北京一个多月，不再听到官府的叫骂声，不再听到半夜里战马突然的嘶鸣声，不再睡甲冑在身的囿囿觉了。百姓的欢呼声，降官的‘万岁’声，各地的报捷声和朝臣们的颂扬声，使自己昏了头脑，竟然相信一道谕示，一副投牌，一张招降表，就可以平定天下。愚蠢啊，今日形势的剧变，不就是对这祸根的斫伐吗？……”

在闯王锥心的沉思中，刘宗敏、李过、宋献策都在认真地考虑着应变之策。李过首先开口，打破了这军帐里的沉默。

“现时看来，吴三桂肯定投降东虏了。多尔袞伏兵老军屯，为什么不

进驻山海关？我看这里头有道道。吴三桂可能是个诱饵，山海关是个圈套。如果东虏以精骑绕道入边，断我后路，形势就更险了。我们能不能用‘围点打援’的办法，把手翻过来？”

“怎么个翻法？”刘宗敏追问了一句。

“咱们以山海关为诱饵，伏兵于山海关至老军屯之间，先拿多尔袞开刀。”

宋献策和往常一样，总是在赞同别人的意见中陈述自己的看法。他接着李过的话说：

“毫侯说的办法如果成功，既可挫东虏的锐气，又可动摇吴三桂守城的决心。只是稍微冒险一些。我以为，与东虏周旋的战场，可以选在山海关至永平之间。一、那里是汉人地区，‘人和’于我有利；二、地形我们也比较熟悉，在‘地利’上不弱于东虏；三、我们可以连夜撤兵，从容设伏。山海关至永平四百里，足以消灭东虏的八万兵马……”

刘宗敏对宋献策的想法很感兴趣，觉得是一个持重的方案。但有两点使他有些担心，便直截了当地说：

“目前我军士气正旺，突然撤退，士气如何保持？在人心上也会引起混乱，会不会产生退而生乱的后果；现时北京驻军不多，又是谣言纷起，前方撤退，会不会把后方也弄乱了。如果在这两件事上不会出大娄子，我看可以按军师的主意干。打仗吗，有利就打，无利就走，何必呆虫一般地死盯着一个地方？”

闯王开始也倾向于宋献策的办法，在永平一带与敌周旋。但在反复思虑之后，还是否定了这个办法。一、东虏是勒马待发之师，不像明朝那些拉着架子等着挨打的将领，你的脚跟稍微移动，东虏就会猛扑过来，可能连设伏的时间也不会有，那时，组织战斗更困难了；二、东虏是以骑射发家的，八旗兵的蒙古大马，在速度和力量上，都优于自己，在旷野对阵，正是扬敌之长；三、洪承畴、祖大弼这些老对头都很熟悉自己的一套战法；四、如果撤离山海关而设伏不及，歼敌不果，在老百姓心里，永昌皇帝和崇祯皇帝不都是畏惧东虏的半斤八两吗？

闯王谈了自己的想法，他们对敌我态势和各种利弊反复作了比较之后，形成了一个大胆的方案：抢在东虏之前占领山海关，然后凭借关门之险，与东虏对峙。

四月二十二日丑时，李自成将其兵力作了重新调整。改北翼城为主攻方向，并拨出七千兵马归刘宗敏指挥，加强对北翼城的冲击力量；命李过以五千兵马驻守欢喜岭，阻击清兵突然前来，以一万五千兵马博取东罗城；以一万兵马为总预备队，驻扎角山寺；仅以八千兵马佯攻西罗城。李自成估计，吴三桂重点防御西罗城的计划不会改变。丑时将尽时，他带着几名亲兵来到刘宗敏的住处，准备一举而攻占北翼城。

寅时，天色露亮，一声炮响，大顺军呼喊着向西罗城发起了冲击，攻势异常凶猛。吴三桂急忙奔上内城的西门城头，急令火炮轰击。西罗城下，大顺军与吴军厮杀起来……

在大顺军向西罗城冲击的同时，刘宗敏亲自率领的三百名决死将士，强行登上了北翼城。这支凶猛的神兵，杀向吴军的花炮营，大顺军的后续部队约一千五百人乘机攀上城头。吴军停止了抵抗，献炮投降。寅时三刻，大顺军攻占了北翼城。刘宗敏一面派人向闯王报捷，一面组织兵马博取内城，并指挥吴军投降的花炮营，移动炮口，向内城轰击。

刘宗敏攻占北翼城，并向内城炮击的行动，使东罗城的守军惊慌了。李过的兵马借机越过护城河，开始登城。城头上的吴军，已呈现混乱，不再凶猛地抵抗了。

这时，多尔袞率领的清兵进至欢喜岭下，向白广恩的兵马冲击。因天色刚亮，白广恩想用反击的办法挫败清兵气焰，便率领三千兵马冲下欢喜岭，随即被清兵包围。一阵拼杀之后，三千大顺军大部被歼，白广恩仅带着少数的兵马突围而出，落荒而逃。清兵乘胜冲击上欢喜岭，占领了这个山海关外的桥头堡。正在攻打东罗城的李过，听到欢喜岭失守的消息，十分震惊，急快率领一千兵马向欢喜岭冲来，企图重新控制这个桥头堡。

欢喜岭不高，坡度也小，清兵的前导部队已占领了岭顶。多尔袞的护卫营和祖大弼的标营、孔有德的花炮营已来到岭上，他们尚不及组织有效的防御，李过就率领一千兵马狂飙似的冲来。多尔袞急忙命令祖大弼的标营进行拦击，双方兵马在山坡上厮杀起来。这是汉人与汉人的厮杀，也是老对头之间的厮杀。祖大弼凭借着居高临下的优势，大顺军凭借着发疯似的勇敢，将士一批一批地倒下，战马一批一批地嘶鸣着空鞍逸去。祖大弼的旗帜终于被大顺军夺得，祖大弼的标营几乎全部倒在山坡上。李过大呼一声，率领仅有的五百兵马向岭上冲去。

多尔袞被眼前这场厮杀惊呆了，被大顺军的英勇气概震慑了，被这个高大敌将的勇敢、凶狠和机敏弄得手足失措了。洪承畴在他的耳边惊恐地喊道：

“他，他就是闯贼的侄儿、‘一只虎’李过，花炮，快用花炮轰啊！”

多尔袞被洪承畴一语提醒，急忙下令孔有德用密集的花炮轰击。孔有德的花炮营已做好准备，引火点发，花炮轰鸣，硝烟滚滚，李过不及回避，连人带马跌倒在山坡上……

刘宗敏攻占北翼城，并向内城炮击的行动，使刚刚在欢喜岭上站稳脚跟的多尔袞产生了错觉。他以为山海关已被李自成占据，吴三桂已在城破时完蛋了，连连顿脚叹息道：

“晚了！晚了！关门为贼所据。闯贼果然不凡，果然不凡啊……”

范文程急忙说道：

“禀奏摄政王，你看，宁海城似无动静，西罗城也不见火光，也许山海关还没有被贼占据。请速发兵马，与贼争城。”

多尔袞怒瞥范文程一眼，忿声说道：

“闯贼已派李过出关迎战，还争什么城池！若不在翁后停步，不在老军屯歇脚，就不会望关门而叹息了。”

范文程心头一惊，不敢再有所谏奏。多尔袞怒气未息，大声说道：

“传令左翼右翼各营，停止前进！”说完，转身欲向岭下走去。洪承畴突然大叫一声，跪在地上，拉着多尔袞的裤脚说道：“摄政王，此千载难逢之机，决不可失啊！……”

多尔袞转过身来，洪承畴叩头说道：

“摄政王，据愚臣看来，贼尚未占据关门。若城为贼占，城里必有鞭炮之声，愚顽市民，必庆祝以娱闯贼，这是中原十多年来的常习；贼若据城，必然开仓济民，刁买人心，此亦闯贼行之十年的陈规。现山海关内城仍有喊声，臣敢担保，闯贼尚未占据全城……”

多尔袞犹豫了，用锐利的目光审视着洪承畴。洪承畴泪水盈眶，叩头不止：

“摄政王，贼若占据关门，必会以逸待劳，倚险固守，决不会让‘一只虎’如此冒险。臣愿以头颅作具待罚！”

洪承畴说完，脱下帽子，露出光溜溜的额头和一条长长的发辮。祖大弼、孔有德等都跪倒在地。

多尔袞的怒气消失了，但仍然疑虑重重地走动着、徘徊着：

“吴三桂现在哪里？兵不厌诈，闯贼很会用兵啊……”

刘宗敏攻占北翼城，并向内城炮击的行动，使李自成一夜不曾平静的心平静下来了。战斗的进展，证明自己判断的正确，也证明刘宗敏确有一股无坚不摧的力量。看来，一个时辰内就可结束这一场战斗。只要据有关门之险，就是东虏八万兵马来到城下，也不足虑了。他心里似乎轻松了许多。

宋献策也十分高兴，这一场危机总算挺过去了。为了早一点取得对山海关的控制权，便轻声提醒闯王：

“如果在这个时候把预备队用上去，也许在半个时辰里就能结束这场战斗。只要把山海关握在手里，这颗心才能真正地放下……”

李自成心头一动，挥鞭策马，与宋献策向角山寺预备队驻地奔去。

当李过与祖大弼厮杀的时候，闯王的总预备队投入了北翼城攻取内城的战斗。

刘宗敏攻占北翼城，并向内城炮击的行动，使居于内城西门城楼的吴三桂慌了手脚。他明白上了闯王的当，内城保不住了，便命令黎玉田、朱国梓、郭云龙誓死守城，他带着杨坤、祖泽溥出内城准备向老军屯的清兵乞援。此刻，他还不知多尔袞已占领了欢喜岭。当奔至欢喜岭下看见清兵的旗帜时，他得救似的哭了。当来到多尔袞的面前，便匍匐在地，痛哭哀求起来。

他哭泣着，诉说了山海关的战斗情况……

他哭泣着，诉说自己对多尔袞的敬仰……

他哭泣着，诉说自己如何“大义灭亲”……

他哭泣着，表示自己愿做马前卒，为大清的“入主中原”鸣锣开道……

多尔袞在吴三桂滴着眼泪的哀求声中，消除了疑虑。他抓住时机，命令英亲王阿济格率左翼三万精骑入北水关；命令豫亲王多铎率右翼三万精骑入南水关；他亲率二万兵马，在吴三桂的引导下，向东罗城冲杀而来。

大顺军陷于内外夹击之中……

雄关之险丢失了，手中的预备队派出去了，即将取得的胜利，被八万冲击而来的清兵夺去了。李过身负重伤的消息又接踵而来，李自成在马上一阵头晕，一口鲜血喷涌而出，洒在乌驳马的鬃毛上。

李自成在这极其危急的情况下，表现了超人的冷静。他知道，此时如果稍有犹豫，全军就会在慌乱中覆没。他当机立断，迅速撤回攻城的全部兵马，在一片石附近重新列阵。著名的一片石之战就在这里发生了。

多尔袞占领山海关后，采纳了洪承畴的建议，立即命令吴三桂、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祖大寿等率领吴军与汉军八旗七万多人向大顺军的阵地冲杀进攻，以消耗大顺的兵力；命令多铎率领二万精骑隐蔽于吴军之后，等待大顺军三战而竭时杀出；命令阿济格率三万兵马绕道边外，由一片石附近入边，袭击大顺军的侧翼。从辰时到午时，吴军与汉军八旗轮番冲杀，李自成也派出兵马应战，凡数十交，各有伤亡，一片

石方圆数里，沙尘滚滚，杀声震天。

此时，刘宗敏率领八千精锐骑兵，隐蔽在北山脚下一片丘陵背后。因为两天来的猛烈攻城，这八千兵马已经人困马乏，但险恶的处境，却使他们的心情更为壮烈，爆发了一种与敌同归于尽的无畏气概，现时已变作一种罕见的、逼人的沉默。连战马也似乎知道这一点，俯卧在丘陵后，双耳竖起，昂首注视着立马于一座丘陵上的刘侯。

刘宗敏手握双刀，两眼环睁，脸色铁青，短髭横张，在几个亲兵的护卫下，俯视着杀声腾起的战场。他根本没有顾及眼前忽近忽远的战斗、厮杀、呐喊、追逐，而是在这烟尘滚动的背后搜寻敌方的主帅。他与闯王共同认为：现在是五万兵马对付十万兵马，这样相持下去，自己的力量会很快耗尽的。只有把精锐部队捏成一个拳头，形成局部上的优势，出其不意地向敌方主帅打去，才能摆脱这个险境。他用目光搜集着绿色的丘陵、黄色的旷野和白茫茫的沙地，根本没有清兵主帅的影子。他心里疑惑了：

“难道多尔袞没有来到战场？……”

多尔袞来到了战场，大营就扎在北翼城西二里许的一个高岗上，距刘宗敏立马的丘陵约有三里。多尔袞接受了洪承畴的建议，卷起了帅旗，借着土岗上一棵巨大桑树的掩护，俯视着战场形势的变化。

两个时辰的厮杀战斗，他完全看清楚了：大顺军经受了吴军和汉军八旗的轮番冲击，仍然掌握着战场上的主动权；大顺士卒的英勇善战，是明朝军队根本无法比拟的。特别是李过带着重伤，伏身马背，驰骋于战场，指挥着大顺军进退分合，使他更感到恐惧。闯贼果然剽悍善战啊！他正要命令多铎率领兵马投入战斗，却被洪承畴劝阻了：

“摄政王，闯贼与刘宗敏至今没有露头啊……”

多尔袞认真地听着。

“闯贼是精于思谋的人，而刘宗敏骁勇异常。此二贼深藏不露，必有蹊跷。”

“噢？”

“臣担心闯贼会故伎重演……”

“什么故伎？”

“摄政王，闯贼战场阅历极深，又狡猾异常。以往中原诸将在追剿中，常中贼‘虎口掏心’之计。贼在连续作战中，惯于调集剽悍之徒，组成一把‘刀子’，迅如雷霆似的直扑对方的主帅……”

多尔袞忽地站起，神色显出几分紧张，装着思考问题的样子，频频向四周眺望。洪承畴急忙说道：

“奏请摄政王，速调‘神射营’在岗下设伏，以防万一。”

多尔袞微微一笑，从容说道：

“战场厮杀，生死有命。贼之故伎，在中原可以逞能，今在关门之下，恐无计可施了。洪先生忠心奏请，速调‘神射营’岗下设伏。”

清兵“神射营”的调动，给刘宗敏显示了一个期待已久的信息。他立即断定多尔袞之所在，便大喝一声，率领隐蔽在丘陵后的八千精骑狂飙似的向多尔袞扑来。闯王、李过、宋献策率领三支兵马，各自甩掉眼前的敌兵，扭转马头，像三支利箭，掩护着刘宗敏的精骑冲杀而来。“活捉多尔袞”的喊声如春雷滚动，卷地而起，战场上立即发出神奇的变化：吴军傻呆了，不知出了什么事情；汉军八旗混乱了，一时不知所措；吴三桂在慌乱中镇静下来，立即率领标营三千兵马阻拦，未及排列成阵，就被刘宗敏的铁骑冲垮，几百吴军刹那间跌下马来，散乱的二千多吴军，很快就被奔袭而来的三支大顺军歼灭了；孔有德的火炮营，未及点火引发，就被刘宗敏的铁骑冲散，仓皇向后逃窜，与迎面而来的多铎的兵马相撞，立即乱了阵脚，刘宗敏根本不理多铎，直扑多尔袞站立的土岗。闯王率领的二万兵马，扭头堵住多铎的道路，凶狠地厮杀起来。李过和宋献策的兵马，分头驰向土岗的两侧，意在截断多尔袞逃跑的道路。

站在岗上的多尔袞，把这一切都看在眼里：大顺军的四五万兵马，形成了一股洪流，冲垮了前面的一切，他的十多万兵马，都被甩在四周，已失去了厮杀的对手，成了惊慌失措的观众。他的额头渗出了冷汗，完全被大顺军“虎口掏心”的战法惊呆了。洪承畴脸色苍白，用走了调的福建话大喊：“祖将军，快杀闯贼啊！”祖大弼、祖大乐、祖可法等率领五千兵马从土岗后飞出，在岗下五百步的地方，与刘宗敏厮杀起来。这时，闯王带一支兵马也杀了进来。祖大弼负伤，祖大乐的一只臂膀被刘宗敏砍伤，五千汉军八旗兵马溃散四奔。刘宗敏舞起双刀，带头向土岗上杀来。多尔袞被护卫亲兵扶上马鞍，准备逃离战场……

这时，大风突起，挟着风沙，由东北方向刮来。刹那间天地玄黄，咫尺莫辨，沙尘扑面，大顺军的白毡圆笠被风吹落，战马奔蹄踟蹰，战士双目难睁。大顺军的攻势大减。多尔袞在马上用马鞭抽开亲兵牵马的双手，扭转马头，高呼：“神射营放箭！”刹那间，矢如飞蝗，借着风力，呼啸而来，一批大顺士卒，中箭落马。刘宗敏怒吼一声，带着一队亲兵，跃马拨箭而来，冲至岗下。一阵风沙吹迷了眼睛，他稍一分神，三支利箭射过拨箭的双刀，射在他的左肩和右腿上，另一支箭射中了他的坐骑，战马一声长啸，跌倒在地，他也被摔下马来。

阿济格率领的三万兵马，也绕道入边，出现在大顺军的侧翼……

一片石之战，以大顺军的惨败而告终。大顺政权从此趋于逆转，闯王也从十多年艰难缔造的事业的顶峰上跌落下来。一个遗恨千古的悲剧，就从这里开始了。

四月二十二日入夜酉时，大顺军开始有组织地撤退。

夜色茫茫，海风凄冷，亲兵们用门板扎制的担架抬着重伤的刘宗敏和李过，匆匆地西行着。步兵忍着饥饿疾速地奔跑着。李自成亲自率领五千精骑断后，直到夜半亥时，才摆脱了清兵的追击。

弯月出现在东方的云隙里。昏暗的月色，映照大顺军西行的身影，马不再嘶鸣，人不再欢笑，连各营的旗帜也在夜色中怯风下垂了。只有一层从山峦、丛林飘来的薄雾，灰蒙蒙地轻绕在这支队伍的四周，似乎在洒落着不出声响的泪水。李自成骑马走在队伍的最后，缥布箭衣上的血渍凝结了，全身的热汗变凉了，那股支撑疲惫身躯的豪气散失了。他举目望着默默西行的兵马，心在疼痛，泪在流淌，双手在颤抖起来。

“这一仗败于谁呢？败于东虏吗？两天来厮杀的对手，是吴三桂，是祖大弼，是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啊！这些背叛祖宗的败类，在往日的战场上，个个都畏缩怯战，今日却异常凶狠。这是为什么呢？难道东虏有变鼠为虎的魔法吗？败在这些叛背祖宗的孽种手里，败而不服啊……”

这时，山海关外灯火通明。多尔衮在阿济格、多铎、范文程、洪承畴的护卫下，登上了威远台。四周角号吹响，鞭炮齐鸣，士卒欢呼，声浪惊天动地。

在千百把火炬的照耀下，一颗血淋淋的人头，被吊挂在威远台下的百尺竿头——这是大顺兵政府尚书王则尧的头啊！是吴三桂献给多尔衮的第一个见面礼。

在千百把火炬的照耀下，三百名清兵挥起腰刀，砍落了跪在威远台下的三百名吴军的头颅——这是在北翼城归顺闯王的三百名将士啊！是吴三桂献给多尔衮的第二个见面礼。

在千百把火炬的照耀下，吴三桂走上威远台，跪倒在多尔衮的面前。多尔衮纵声大笑，把一顶饰有九颗东珠的王冠戴在吴三桂的头上。王冠上的红珠，是阿山去年献给多尔衮的那颗稀世之宝——大如鹅卵、炎炎发光的“天鹅朱卵红宝石”。吴三桂叩头谢恩，遵照多尔衮的旨意，率领兵马，连夜向闯王尾追而去。

大顺兵马在缓缓地、疲惫地西行。弯月跌入翻滚的云海，大地一片昏黄。夜风从云头落下，发出“呼呼”的啸声。风，吹冷了李自成痛苦紊乱的心，也引起了焦虑不解的联想：

“风！那场天地玄黄的大风，为什么要在那紧要的时辰紧要的地方刮起？又为什么要挟着黄沙迎面扑来？东虏有祈天借风的魔法吗？不是败于东虏的骑兵，而是败于突起的风沙，难道是天意的安排？天意？天意真的属于东虏吗……”

四月二十四日，吴三桂的兵马尾追而至。永平一战，大顺军又遭失败。东征时的五万兵马，只剩下一万多人了。而十八万清兵，又蜂拥而来。李自成已无力组织抵抗，仓皇地退回北京。

北京，这个帝居之所，这个大顺政权走向高峰的地方，这个李自成为之战斗十多年的京都，已不是半个月前的情景了。一片石惨败的消息，大大挫伤了大顺将领们的锐气，西归关中的舆论已在各营流传，军心散了；清兵十八万兵马逼近京都的消息，已使市民们惶惶不安，崇祯皇帝死前那种逃离、混乱的景象又重现于大街小巷，民心乱了；京郊地主豪绅的反动武装，借机蜂起，杀害闯王召见过的耆老贤达和贫苦农民，杀害大顺官吏，有的公然打起了迎接清兵的旗帜。动荡、恐慌的气氛笼罩着北京城，也折磨着惨败而回的永昌皇帝。

四月二十八日，河南、山东等地降官复叛的塘报传来，唐通和白广恩降清的消息也传到北京，把李自成推到了最痛苦、最艰难的境地。

也许一片石的惨败太突然了，大大超过了李自成的思想准备，使他来不及调集兵力，来阻挡清兵的追击进攻；

也许一片石那场天地玄黄的风沙太离奇了，使李自成跌入迷茫的、落后的、愚昧的“天意”之中，代替了他对自己北京四十天来施政得失的探索，特别是对一片石惨败根源的追寻；

也许是四十天的帝王生活，使李自成已失去了十多年来惯于从失败和逆境中挺身而起的勇气。回顾那漫长的、血火的、艰苦的岁月，他胆怯了，心寒了。上山容易下山难啊！

也许是大顺政权呈现的瓦解迹象，使李自成丧失了战胜清兵的信心。归降的明朝官员的背叛和大顺将领中骄傲腐败情绪的增长，加深了李自成对人世间的种种猜疑，在悔恨中走上了崇祯的老路；

也许有着至今人们仍然无法知道的一些具体原因，使李自成在退回北京之后，根本没有重新动员自己的人才、物力，依靠北京坚固的城郭和京都人民保家保土、痛恨异族入侵的气概，像明朝的于谦那样，组织有效的“北京保卫战”，来洗雪一片石的耻辱。

李自成开始重新杀人了。四月二十六日，在永平范家店杀掉了吴襄。四月二十九日，在北京王府二条胡同杀掉了吴三桂一家三十四口。他放走了陈圆圆——一个苦命的、看错了人的江南女子。

李自成决定撤退了。五月一日，在武英殿举行了永昌皇帝的登极大

典。当晚，他下令焚烧明宫和九门城楼，放弃了北京，向山西撤退而去。

李自成，出于田垄、叱咤风云的一代英雄，以拯民水火为己任。他以超人的才智、勇敢、谋略，推翻了长达二百七十七年的大明王朝，给中原黎庶带来安居乐业的曙光，给人民带来了四十天的舒心生活。但在四十天之后，却使中原黎庶陷于更加深重的苦难之中。历史造就了李自成，也抛弃了李自成！

五月二日，多尔袞率领十八万清兵从朝阳门进入了北京城。吴三桂仍然尾追李自成不放，奔往山西去了。

“以汉制汉”，历史的反馈啊.....

三十六 清兵进入北京，满洲贵族的内争爆发了

和历史上所有的朝代更迭一样，大清政权在全国范围内的建立，也是由剑与火、血与泪伴随的。多尔衮进入北京之后，从满洲贵族的最高利益出发，按照洪承畴的《中原定鼎十策》中的主张，实施了一套与大顺政权截然不同的措施和方略：

他首先以极其隆重的仪式，为吊死在煤山的崇祯皇帝发丧，并按照明朝的朝制，礼葬了周皇后和袁贵妃；对明熹宗的皇后张氏，明神宗的贵妃刘氏，也都以明朝礼制安葬。并下令北京市民，志哀三日。

他大胆地、破格地用高官厚禄优抚归顺的明朝官员，重用明朝辅臣冯铨、陈名夏等，并以故明官衔加封洪承畴。对明朝留在北京的中、下级官员，一律官晋一级。

他下令大清官员拜祭明陵，并将明太祖朱元璋的灵牌列入历代帝王庙，表示对朱元璋的敬仰。

他对清廷一贯重视的衣冠朝制放松了要求，明令宣称：“军事方殷，衣冠礼乐未遑制定，近简各官，姑依明式。”以照顾明朝降官的感情。

这些笼络明朝官吏，适应中原地主缙绅需要的一系列方略措施如一声惊雷，复苏了中原陷于昏沉绝望状态的达官豪绅，勋戚王公和遗老遗少。他们从地上爬起来，镇静了惊恐欲碎的灵魂，召回了昔日的威风，感激涕零地向关外杀来的救世主顶礼膜拜。满族与汉族贵族集团，在这种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迅速结成了联盟，向他们共同的对手追击报复了。

清兵军事上的胜利和方略上的成功，大大提高了多尔衮的权威，也使多尔衮和他的心腹们的野心膨胀起来。五月中旬，正蓝旗固山额真何洛会，悄悄向多尔衮提出借机攫取皇位的建议，他动心了；接着，镶白旗内大臣苏克萨哈又悄悄提出同样的奏请，他沉思了；五月下旬，正白旗内大臣詹岱，要他“及早即位，勿失良机”，他开始谋算了。他谋算后唯一的顾虑是：诸王贝勒、八旗将领能跟着自己走吗？如果此举失败，自己和大清的事业，都会败落难收。

历史总是在不停地雕塑各种人物，急剧变化的风云又为各种人物提供了公平的机遇。清廷将领们用刀剑血火追剿着败退的大顺军，清廷谋臣们用谋略诡计收抚着不屈的贤士文人，汉族富户豪绅用仇恨报复敲打着作乱的庶民。圈田、投充、剃发等暴行和满洲经济上、风习上许多落后的因素，更加重了中原黎庶的灾难。反抗满洲贵族压迫的斗争在中原兴起了。

五月中旬，北京周围的三河、昌平、保定、大名、顺德、广平等地的汉人，相继举起反清的旗帜；

五月下旬，辽东巡抚黎玉田和永平兵备道朱国梓离开了吴三桂，加入了抗清的闯王的队伍，各地明朝的官吏，也发出了抗清的呼声；

六月上旬，北京近郊的农民，组织了反抗清廷圈田的起义，割断了北京通向四处的道路，致使“漕运不通，公私储积荡然无存，谷粮俱乏，人马饥馑”，八旗官兵只能以明朝仓库里陈腐发霉的老米充饥。闯王李自成率领的大顺军，在退至固关以后，也从慌乱中镇静下来，开始东征反攻，一路出固关，攻顺德；一路越太行，出彰德、磁州，直逼大名。清兵占领北京一个月之后，很快面临着能否在北京站稳脚跟的问题。满洲贵族的内争出现了、激化了。

在形势发展不利于清廷的情况下，在满洲贵族一片惊慌中，多尔衮保持了清醒的头脑，除采取一系列措施，如派出精骑保护盛京至北京的通道，命令吴三桂、孔有德抵抗刘宗敏的反攻，派出兵马对京郊起义农民进行镇压，对北京进行戒严控制外，他决定召集诸王贝勒、内院学士、八旗将领会议，听取他们对当前形势的看法，以测试他们对自己现时权威的态度。

六月十一日，诸王贝勒、内院学士、八旗将领会议在武英殿举行。这次会议，在明朝降臣冯铨、陈名夏的奏请下，完全按照明朝帝王之制进行。陈鹵簿，鸣钟鼓，群臣跪于丹墀，然后依次入殿跪拜。往日在盛京崇政殿那种诸王并肩而坐的场面不复再见了，八旗将领的座椅也撤销了。多尔衮以皇帝之尊端坐在昔日崇祯皇帝的御椅上，俯视着大殿里依次跪倒的群臣，心里有些自得了。

这庄严的场面，在洪承畴看来，是理所当然的，也是十分需要的。一个统治全国的朝廷，如果还是在盛京时那样的乱哄哄，还有君臣上下之分吗？但在英亲王阿济格和那些野马跑惯了了的八旗将领看来，简直是浑身不舒坦的约束。在范文程和两黄旗将领看来，简直是多尔衮借机篡位的预演。他们都沉默地低着头。

多尔衮居高临下，环视群臣，一股从未有过的感觉浮上心头：自己虽然不是皇帝，但不正在享有皇帝的权力和威严吗？这也许就是自己在群臣心中所具有的分量。

多尔衮毕竟是一个头脑清醒的人。他知道眼前形势的逆转，已使群臣心有所虑了，特别是军需粮秣不继，已引起了八旗官兵的混乱，思归情绪日益强烈，以往那种入城就掠，掠了就走的老毛病又要发作了。如果任其蔓延发展，也许会导致与闯王退出北京同样的下场。

多尔衮毕竟是一个工于心计的人。他知道，十八万兵马仓促入关，粮秣不继，完全是自己缺乏预见造成的。如果就事论事地谈论眼前的困难，不仅收不到戒备鼓劲的效果，反而会扩大这种逆转形势的影响，甚

至会引火烧身。他在迅速的谋断之后，决定以进攻的姿态，拿出最能震动人心的措施，向跪倒在御座下的诸王贝勒、内院学士、八旗将领发出了谕示：

荷上苍眷助，蒙祖上洪福，赖诸将忠勇，我八旗劲旅，天威振奋，驱逐闯贼，攻取北京，奠定了“入主中原”的基石。北京，势居形胜，自古兴王之地，治驭天下之所，据北京而制广宇，无不通达。为慰天下黎庶之仰望，成太祖太宗之宏愿，锡四海和恒之福缘，本摄政王决意徙都北京。诸王诸卿以为如何？

因为这个问题提得太突然了，人们都需要认真地思索；因为这个问题提得太尖锐了，立即引起阿济格和八旗将领的不满；因为这个问题提得太重要了，立即引起范文程、索尼、鳌拜的猜疑。人们都默不作答，武英殿一时静得出奇，连洪承畴在暗自兴奋之际，也感到沉默得令人惊讶了。

多尔衮第一次遇到这样出奇的沉默，但他并没有在意，“定都北京”本身，就需要人们很好的思索，才能看清这件事的重要。再说，明朝礼制中，帝王令人战栗的威严和臣子们驯服的沉默是相辅相成的，没有臣子们的俯首沉默，帝王的威严何以表现？他感到十分快意，便决定用帝王的谦逊和大度，诱发朝臣们早已想好的奏请。

“自古定天下者，必广开言路，诚心纳谏。余摄政以来，别无所长，惟听从众议，尚可自慰。‘定都北京’一事，关系重大，尔等可畅言所见，以匡大业。”说完，以目光示洪承畴，希望这个熟知中原情形的谋臣，能率先奏闻，带头鼓吹。

洪承畴十分佩服多尔衮这个大胆的决定。他看得清楚，这个既能摆脱眼前困境，又能开拓未来的高招，只有多尔衮才能想得出来。但他毕竟是封为太子太保的人，如果在多尔衮话音刚落之时，便率先歌功颂德，也太有些自作自贱了。他不免犹豫起来。

范文程当然也看得清楚，这确是高明的一着啊！“定都北京”的舆论一出，不仅会粉碎八旗官兵的思归念头，打击那些没有出息的诸王贝勒的因循苟且的想法，也会以统治全国之气势而震慑天下。他佩服多尔衮的远见和胆略，但更担心狡诈的多尔衮另有图谋，借机撇开远在盛京的福临而自己登上皇位。这样一来，孝庄以往的用心，都付诸东流了。他担心阿济格和多铎都参与了 this 阴谋，便斜目瞥了一下身边的索尼，索尼似乎也想到这一点，脸色肃然，双目微闭，正在沉思。他的心有些慌乱了。

在洪承畴的犹豫和范文程的焦虑中，英亲王阿济格突然开了口：

“禀奏摄政王，你真的广开言路，想听听咱的奏请吗？”

“英亲王请平身讲吧！”

阿济格忽地从地上站起，撸了一下袖子，举起手臂问道：

“你是摄政王，你知道北京城里这几天流传的几句顺口溜吗？”

多尔袞不知他这位不着调的胞兄想讲什么，也确实不知道什么“顺口溜”。跪拜在地上的群臣都抬起头来，望着大咧咧的阿济格正在喷着唾沫星子叫喊：

“你知道近十天来有多少八旗士卒被城外的汉人杀了吗？你知道咱们的兵马现时吃些什么吗？”

武英殿肃穆庄严的场面，一下子被阿济格搅乱了。高踞于御座上的多尔袞心里非常恼火，他猜想他这位胞兄又要发牢骚了。有什么办法呢？他苦笑着摇了摇头。

阿济格看见多尔袞笑着摇头，更来劲儿了：

“你不知道，我告诉你：北京城里的老百姓，都他妈的该杀！背地里编了几句顺口溜损咱们。这几句顺口溜是咋说的来着？‘朱家的什么米呀、面呀的……’阿山，你也听到了，是咋说的？你讲！”

正白旗固山额真阿山急忙低下头，停了片刻，才嚅嚅地说道：

“朱家的米，李家的磨，蒸了一锅白馍馍，送给关外赵大哥。”

多尔袞听得真切，心里有些动火了。但阿济格根本没有注意，接着阿山的话大声喊道：

“对！这几句顺口溜倒是他妈的挺上口的！说咱大清是捡老李家的馍馍吃，这不是骂咱们是白吃食的叫花子吗？妈个巴子，有馍馍吃倒也好，可现时咱们的兵马吃什么？是人吃马料马吃草，连发霉的老米也填不饱肚皮。为到京郊抢一点粮食，十天来，咱两白旗就送了几十条生命。你还说北京是什么‘形势’，什么‘通达’？‘形势通达’个屁！根本不是人待的地方。我看，咱们莫如留些兵马镇守北京，大队兵马乘机多抓几把，早回老窝，或者退守山海关也行，免得在这儿受罪。叶臣、杜雷、济度、阿山，你们都说说，别让咱摄政王尽听那些歪嘴和尚念邪经！”

洪承畴已经做好了奏请的准备，他含在口里的一大堆歌功颂德之词，被阿济格最后一句话骂回去了。“歪嘴和尚念邪经”，不就是指着自己吗？他无声地苦笑一笑，低下了头。

范文程焦虑的心，却因阿济格的叫喊宽慰了：看来，阿济格和多铎都没有参与“定都北京”的密谋。阿济格这一通叫喊，使他的心突然同情起多尔袞来，一母同胞，多尔袞何其精明，阿济格何其愚蠢啊！他斜目

瞥了一眼身边的索尼，索尼脸上的肌肉松弛了，眼角里挂着一丝微笑。

高踞在御座上的多尔袞，真想狠狠训斥一下阿济格。但他又怕阿济格的驴性子发作，再来个顶撞，使自己下不来台。再说，自己有言在先，要“广开言路”嘛！他真恨死了这位胞兄，真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啊！

多尔袞压着怒火，极力从阿济格的话中，寻找这股邪气的由来。他含笑审视着范文程、索尼、鳌拜、塔胆。他们神态自若，没有表现出丝毫的异样。是啊，这些依附那个女人的家伙，就是有所不满，也不会向阿济格流露的。他审视着叶臣、杜雷、阿山、济度，他们都俯首视地，从那拘谨的样子看，这些人都是阿济格的支持者。不，是把阿济格推到前台的主犯。是啊，阿济格不是让他们“都说说”吗？他们能说什么呢！不就是“人吃马料马吃草”之类的牢骚吗？这些只知打仗的蠢人！

多尔袞把目光移到皱着眉头的多铎身上。他这位胞弟，是极有头脑的。近半年来，因礼部贝勒之职被罢而心底不快，但在重大事体上，仍然是支持自己的。于是，他看着多铎说道：

“豫亲王，在‘定都北京’这样的重大事体上，你是怎样看的？”

多铎是个极精明的人。他看穿了多尔袞询问的用意，便决定既要支持多尔袞“定都北京”的正确想法，又要限制多尔袞日益扩张的权势。他以极其恭顺的态度答道：

“遵摄政王旨意。臣以为：摄政王‘定都北京’的设想，自然是出于朝政的久远考虑，乃统一全国之根本。但英亲王在坦率鲁莽的奏请里，也说出了当前的实情。八旗官兵的家眷田产都在关外，若‘定都北京’，骨肉离散之苦如何消释？应当有个设谋。现北京驻军，人马饥馁，赖陈腐老米充饥，官兵多有怨言，思归心切，若逆其心愿，不施教导，虽决策前途似锦，亦难服八旗官兵之心。臣大胆奏请：‘定都北京’之事，当从容计议。请摄政王深思。”

如果说阿济格的叫喊，反映了八旗官兵的一般情绪，那么，多铎的发言却说出了八旗将领的心里话，也鼓起了叶臣、杜雷、阿山的勇气。他们相继站起，陈述了正白旗、正红旗、镶红旗眼前的困难和官兵的思归情绪，申述了他们的主张：“留置诸王以镇燕都，而大兵则或还守盛京，或退保山海，可无后患。”济度虽然没有说话，但镶蓝旗的态度，多尔袞心中是有数的。

在叶臣、杜雷、阿山发言之后，索尼把一个极其敏感的问题，摆在多尔袞和大家的面前：

“臣索尼稟奏：‘入主中原’乃太祖太宗之遗愿，赖摄政王运筹指挥，天威无敌。今得北京，当即徙都，以制整个中原，统一全国，断无退还盛京或退保山海关之理。两黄旗将领，不敢依从英亲王和豫亲王之高

论，坚决支持摄政王‘定都北京’的主张。奏请摄政王立即派出飞骑呈报皇上决断。若皇上有旨徙都，臣等当依圣论而行。”

鳌拜、塔胆也叩头禀奏，表示同意索尼的奏请。

范文程赞赏地瞥了索尼一眼：此子机敏干练，绵里藏针，几年的启心郎没有白当啊！他觉得在今天的会议上，自己什么也不需要说了。

洪承畴也偷偷瞥了索尼一眼，心里不禁打了一个冷战：这个熟知宫廷奥秘的人，在歌颂多尔衮的言辞中，偷天换日地把是否迁都的决定权，巧妙地送给了远在盛京的皇太后；较之阿济格的叫喊，多铎的牵掣，叶臣、杜雷、阿山的反对，更是难以对付。他隐隐感觉到，在眼前情势下，皇太后断不会同意仓促徙都，她不会把年幼的儿子放到大权在握的多尔衮手里。他不禁惋惜起来：此事若被皇太后搁置，今后天下的形势，还不知道如何变化呢？

多尔衮看得更清楚：现时自己的权势和威望，还没有得到诸王诸将的确认，那个女人仍然压在自己的头上。有她在，有范文程、索尼、塔胆、鳌拜在，有大贝勒、郑亲王这些心腹将领在，要夺得皇位是困难的。眼前又是用兵之时，离不开这些执著设谋、能征善战的人才，也离不开代善、济尔哈朗这样尸位素餐的老朽，更离不开福临那块有形无神的牌子啊！只有在忍耐中，逐个进行剪除。忍耐，也是对人的特殊陶冶啊！

多尔衮毕竟是聪明之王。他决定因势利导，让事态向有利于自己的方面发展。索尼不是要皇上徙都的诏令吗！那就让那个女人走这一步棋吧！如果她拒绝徙都，或者搁置徙都的奏请，以后的文章就好做了。再说，自己也有力量使盛京四周的力量动起来，阻止皇上诏令的下达；如果她决意徙都，那也好，紫禁城不是清宁宫，前后几百个院落，也是几百个鸟笼，哪个笼子里不装几只鸟啊！

多尔衮从御座上站起来，神态自若，语气轻松地说道：

“明朝之所以倾覆，非臣下之无才，咎由崇祯皇帝刚愎自用，拒纳臣谏，重用厂、卫，断塞言路所取，罪莫大焉。今日武英殿议事，诸王诸将均能畅所欲言，不藏首尾，实乃大清兴盛之象，本摄政王倍觉欣慰。索尼所奏，更是道理分明，言简意赅，本摄政王十分欣赏。‘定都北京’之事，当按照索尼所奏，即派使前往盛京，奏请皇上裁决。特赏索尼黄金五十两，以嘉勉其忠君忧国之心。”

索尼惶恐了……

范文程愕然了……

阿济格、多铎等茫然了……

洪承畴在揣摸着多尔衮的用心.....

多尔衮随即发出谕示：命令正蓝旗固山额真何洛会、辅国公吞齐喀、和托为专使，急驰盛京向皇上请旨。

三十七“戏中有戏”，戏在哪里？这也是一场苦涩的梦吗？

十天之后，六月二十一日，何洛会、和托、吞齐喀率领五十名铁骑，奉多尔衮之命来到盛京。当晚，孝庄在崇政殿召见了何洛会。多尔衮亲笔书写的关于“定都北京”的奏请，强烈震动了孝庄的心。

已经是深夜戌时了，七岁的皇上福临安静地睡在永福宫的床榻上，发出均匀的呼吸声。孝庄坐在桌案前，在烛光下看着多尔衮的呈文思索着。苏麻喇姑陪伴着她。

两个月来，她为八旗兵马的神奇进军高兴，每当捷报传来，她都激动不已，总是亲自拿着捷报去中宫报喜，与姑姑同享这胜利的欢乐。一片石之战的奏捷，她大摆宴席于飞龙阁，当着朝鲜世子、大君和蒙古各部留京贝勒、官员的面，亲自执酒，为出征将士祝福，为多尔衮祝福；为进入北京的胜利，她在盛京祝捷三天，大赦天牢里的罪犯，给出征将士庆功，为多尔衮播扬威名。她似乎丢弃了心头上对多尔衮的怨恨，反而感谢和惦念起多尔衮来了。

两个月来，为了征战的胜利，她何曾高枕安席过一个夜晚啊！为了马匹的征集和补充，有时不得不向贪财的蒙古贝勒施加压力，以至于用犒赏的办法，变相地进行高价收买；为了保证粮秣供应，有时不得不亲临高丽馆，向朝鲜世子催促；为了刀剑弓弩、引信炸药能够及早包装运走，有时不得不亲自执盏向能工巧匠殷勤敬茶；为了不使运送中延误时日，她也曾横着心肠，下令处斩了几个吃酒过量的佐领。这一切，不都是为了这么一天吗？

两个月来，在兴奋与疲劳、欣慰与焦虑的日日夜夜里，一种担心与恐惧曾几度闯入了梦境。她曾梦见多尔衮像一只风筝，突然断线而去，飘入云天，无踪无影；她曾梦见多尔衮成了天宫里的主宰，向凡尘人间洒下了玉液琼浆，用手捧起一看，原来是散发着腥味的、失去颜色的鲜血啊！她曾梦见在一座奇大无比的花园里，一匹长着牛角的野马，在五光十色的花圃里恣肆地奔驰，马蹄践踏的，都是她的绿菊花，而那匹凶残的野马，摇身一变，原来是多尔衮啊！

梦，苦涩的梦！这份呈文，也是一场苦涩的梦吗？

苏麻喇姑看了多尔衮的奏请呈文，也在认真地思索着：多尔衮狡诈阴险，心怀叵测，谁能保准不是一个圈套呢？况且派来的臣子，正是出卖豪格的何洛会，不就更值得提防吗？她想提醒一下孝庄，便斟了一杯热茶，放在孝庄的面前，借机说道：

“听说北京紫禁城极大，里边有几百个院落，每个院落都是一个天下，不像咱们清宁宫，门户相对，抬头就能见到母后皇太后、皇贵妃、皇淑妃，在凤凰楼上一站，宫里的事情都看清楚了。不知这些传闻准不准，主子何不找辅国公吞齐喀、和托打听一下呢！”

孝庄听懂了苏麻喇姑这话的意思，感谢这个侍女的忠心。可辅国公吞齐喀、和托能知道什么呢？他俩根本没有参加武英殿的会议，他俩随何洛会来到盛京，只不过是多尔袞用以掩人耳目罢了。她举起茶杯，呷了一口热茶，苦笑着说：

“紫禁城到底是什么样子？恐怕他俩也说不清啊……”

这时，婉儿推门进来，向孝庄禀报说：

“辅国公和托，独自一人进宫，说有要事请见皇太后。”

孝庄霍然站起：

“现在哪里？”

“执事太监说，现在内庭门外。”

“召见，就在这里！”

辅国公和托，二十六岁，面容清秀，颇为精明，在婉儿的引导下，走进永福宫，向孝庄行了大礼。孝庄也还了礼，轻声问道：

“辅国公一路辛苦，连夜请见，有什么事情禀报？”

和托垂首视地，恭敬作答：

“回皇太后的话，内院大学士范文程有件东西要臣亲自上呈皇太后。”

“什么东西？”

和托从怀里掏出一个蜡丸，双手呈上。苏麻喇姑接过，转呈孝庄。孝庄手抚蜡丸，看着和托询问：

“范文程是什么时候交给你的？”

和托知道，这是孝庄在考察他，便抬起头来，低声而坚定地说道：

“回皇太后的话。武英殿会议第二天，六月十二日清晨，摄政王召臣与吞齐喀于武英殿，命臣等随何洛会速回盛京呈送奏请。召见完毕，臣退出武英殿，行至熙和门，范文程突然由熙和门内闪出，与臣并肩而行，并低声问道：‘辅国公今日启程东行？’臣点头，并低声询问：‘范老

先生可有家书相托？’范文程肃穆而语：‘鸿毛家书，不敢劳辅国公大驾。大清命运，急需辅国公操劳。’臣问：‘老先生有何见教？’范文程说：‘臣有一物烦辅国公亲自上呈皇太后，不知可否？’臣答：‘不负所托。’范文程即将蜡丸塞进臣的手里，倏然离去。”

孝庄用右手三指猛力一捏，蜡丸破裂，里面是一个卷起的纸条。孝庄移到烛下展开一看，确是范文程的字迹，工整地写着四个字：戏中有戏。

孝庄的头脑“嗡”地一响，忽地站起，猛力把纸条握在手里，目光炯炯，一股刚烈之气蓦然而生。和托、婉儿、苏麻喇姑看在眼里，三颗心同时骤然收缩了。少顷，孝庄的眼皮微微一闪，转身对婉儿说：

“赏赐辅国公白银五百两。和托，为人谋而当忠，你做到了。请回府邸安歇吧！”

婉儿带着和托离开了，孝庄闭上双眼，一动不动地站在烛光下，泪水从眼角流了下来，她喃喃地说道：

“这，也是一场梦啊！……”

她深深舒了一口气，慢慢展开了右手，把纸条亮给苏麻喇姑：

“你也看看吧……”

苏麻喇姑看到“戏中有戏”四个字，明白了事态的严重，也明白了孝庄喃喃自语和泪水的含意：难以驾驭的多尔袞啊！为了给孝庄一点宽慰，她低声说了一句：

“‘戏中有戏’，可这戏在哪儿呢？……”

孝庄拿起纸条在烛火上燃烧了，然后拭去泪水，走出永福宫，徘徊在永福宫至关雎宫的长廊里。苏麻喇姑悄悄地跟了出去，倚在永福宫门外的红柱上，看着孝庄来回不停地走着。

她知道：主子与多尔袞一场新的较量开始了。

夜空墨一样的黑，乌云低压着，吞没了繁星、弯月和凤凰楼飞檐上的风铃。只有永福宫里的一支烛光燃烧着，透过纱窗，给这漆黑的清宁宫送来一点幽光。孝庄徘徊着，思索着：

“天下的许多事情，一写在纸上，就什么真相也看不出来了。如同多尔袞送来的‘奏请’一样，不都是堂堂正正的用心吗？可‘戏中有戏’，戏在哪儿？在多尔袞的心底里！在范文程的眼睛里。所以，自己也得认真地动一动‘心眼’啊……”

夜风起了。凤凰树上的枝叶“沙沙”作响，凤凰楼飞檐上的风铃也“叮

咚”地响了起来，把揪心扯肠的凄音送向如墨的夜空，又随着一股旋转的夜风，从凤凰楼顶跌落下来，回荡在四堵高墙的清宁宫里，吹灭了永福宫里那盏孤独幽暗的烛光。清宁宫漆黑了，更加沉静了，只有孝庄的脚步声不变节奏地响着。苏麻喇姑倚柱静听着。

“多尔袞‘定都北京’的决定荒唐吗？不！这是满人自古未有的壮举啊！几百年来，生活在山林旷野里的满人祖先谁想过？太祖皇帝想过，那只是一个遥远的、渺茫的梦，杀了几十年，冲了几十年，最终为这个梦熬尽了心血死去了；太宗皇帝想过，干过，全力以赴地进取过，但终于没有冲破山海关的高墙，在雄心勃勃中倒下了；留下的，只是一句心力不及的嘱托——‘入主中原’。多尔袞啊，实现了太祖皇帝遥远而渺茫的梦想，真无愧于满人的世代祖先啊……

“多尔袞决定‘定都北京’不得其时吗？不！他抓住了极好的时机。眼前形势的‘逆转’算什么？太祖宁远折锋，济尔哈朗宁远溃败，不都是‘逆转’吗？‘粮秣不继’、‘官兵思归’又算什么？如果八旗官兵都成了怕风怕雨、怕苦怕累的‘秧子’，那这支十八万兵马都该死尽丧绝，不配踏中原的圣地，不配吃中原的粮米。只有多尔袞，有一颗进取的雄心和一副震慑人心的胆略啊……

“多尔袞在演出一幕威武、雄壮的大戏啊！可阿济格为什么反对？多铎为什么掣肘？八旗将领为什么不支持？范文程为什么说是‘戏中有戏’？阿济格是愚蠢的人，难道多铎也愚蠢吗？八旗将领短视，难道范文程也短视吗？分明是一出好戏，却被人们喝了倒彩，大概因为角儿唱错了词，演走了样，洒狗血，弄脏了戏台。多尔袞啊，你这在谋略上善于表演的奇才，为什么把戏演漏了呢？……”

夜风大作，推开了永福宫的方格木窗，发出“啪啪”的响声。熟睡在床幔里的福临被惊醒了，发出惊恐的叫声。苏麻喇姑急忙跑进永福宫，关上木窗，点着烛火，宽慰着惊醒的福临；婉儿和几个侍女也走进了永福宫，侍奉惊醒的皇上；中宫的灯光亮了，麟趾宫的灯光亮了，衍庆宫的灯光也亮了，三宫的侍女都开门走出，关切地询问皇上的情况。婉儿作了回答，并跟随中宫的侍女进了中宫，向孝端皇太后禀报去了。孝庄停步在永福宫窗前的长廊里，看着清宁宫这突然纷乱的一切，似乎受到了极大的启迪：

“‘戏’就在这里啊！风势猖獗，祸及邻舍。多尔袞野心已见，大家都不安啊！”

夜风吹着，孝庄徘徊着、思索着，她终于做出了一个比多尔袞更为大胆的决定。

三十八 破釜沉舟，倾家荡产，孝庄作出满族迁移入关的决定

第二天，孝庄禀奏了孝端皇太后，并与皇贵妃、皇淑妃商议之后，便与孝端皇太后一起，在中宫外的神堂里，召见了宁完我。经过长时间的计议，便以皇上的名义，向留守盛京的诸王贝勒、六部官员发出了一份征询意见的谕示。其主要内容是：

……览摄政王多尔衮“迁都”之奏请，朕心甚慰。闻诸王朝臣之疑虑，朕心颇忧。嘉摄政王之深谋远虑，斥疑虑者之鼠目蛙见。大军入关，断无返戈回顾之理；天意在我，敢存因循苟且之心。为决绝畏缩退守之言，警戒半途而废之举，朕将亲率百万将士家口入关，破釜沉舟，以克强秦，迁都定鼎，作京于燕。以绍皇天之祚，永锡蒸民之庆……

谕示发出后，六部震动了，盛京震动了。何洛会立即与兵部主事阿努思密议，他们按照多尔衮的叮咛，一面派出亲信官员奔走于六部官员之间，一面派人去清河、抚顺、辽阳等地活动，消息很快传向了盛京周围的城堡营屯。

六月二十四日，盛京六部官员展开了“迁都”和“迁移”的大议论。结论是：赞成的少，反对的多。

六月二十五日，盛京城里出现了混乱。天佑门外关帝庙门前的骡马市上，一匹马的价格由十两银子涨到二十两，粮食的价格却由一石玉米二两银子跌落到一两。人心慌乱了。

六月二十六日，清河堡衙门送来呈文，说清河一带的满洲声称“清河乃太祖皇帝沐浴疗养之地”，不愿迁移而去，呈请皇上格外开恩；抚顺衙门也送来呈文，声称满洲“安于地，乐于业”，也不愿意漂泊他乡。同时，辽阳城守官海威密报：有督田章京布禄、巴勒尼、洛科等人，窜游营屯田庄，煽动满洲抗拒“迁移”……

六月二十七日，兵部主事阿努思与户部郎中沙和里，联名上呈了一份奏折，公开谏阻“定都北京”和“迁移入关”，把这场风波推向了高潮。这份奏折写得十分尖锐：

……谨遵皇上谕示，臣等思虑再三，斗胆直谏：关内虽奏捷羽，但大局尚未底定，且粮秣不继，士卒多有怨苦。“作京于燕”之策，似为时尚早；“率众迁移”之举，恐徒劳黎庶。狡兔三窟，为避虎豹之患；黄雀多巢，乃知鹰鹯之灾。辽东乃圣业发祥之地，祖灵安息之所，岂可轻动根基。祈皇上天高听卑，以符民望……

五天后，越刮越烈的风暴，搅乱了孝端皇太后的心，也搅乱了礼亲王代善、郑亲王济尔哈朗的心。六月二十七日午后，他俩同时来到清宁宫，在中宫外的神堂里，会见了孝庄和孝端皇太后。

代善和济尔哈朗的到来，立即引起清宁宫上下人等的关注。留守盛京的权势人物会齐了，肯定要对这场风波做出反应。皇贵妃和皇淑妃站在自己的宫门前，苏麻喇姑和婉儿站在永福宫的廊下，各宫侍女都借故走出房门，连守卫在凤凰楼下的士卒，也出现在内廊门里。他们都注视着神堂，静听着从那扇绿色的纱窗内传出的声音。

是啊，这次和硕亲王和皇太后的会见太重要了，他们将决定“迁都”的命运。孝端皇太后在这六神无主之时，希望能从这两位和硕亲王的话里，得出进退的启示。孝庄希望能得到这两位和硕亲王的全力支持，以便更有把握地平息这一场风波。

神堂内外都在等待代善和济尔哈朗的声音。大贝勒代善首先开了口：

他首先斥责多尔衮一贯好大喜功，并提醒两位皇太后不要过于相信多尔衮。从他那激动的神态和愤怒的语言中，可以感到去年硕托和阿达礼被杀的痛苦，仍然在折磨着代善的心。

在谈到眼前这场风波时，代善坦率地说道：

“眼前我们虽然占据了北京，但天下形势离大定还远着呢！中原的地盘是那样的辽阔，怕咱们的战马没有那样大的脚力；中原的黎庶有亿万人，也不是那样容易制服的。十多年来，咱们多次破边入关，占据过河北、山西、山东许多城池，都没有站稳脚跟，又退了回来。今天，迁都北京，百万满洲入关，如果形势有变，连个退窝也没有了，太祖太宗创立的基业，就要遭受大折啊……”

代善忧心忡忡，言真意切，以致老泪纵横。孝端皇太后心里忧郁了，看着代善在流泪，她也有些凄然。

孝庄看得清楚，大贝勒说的是心里话，但也是泄气话，糊涂话。这些话，把姑姑的心搅得更乱了。她盼望济尔哈朗的参奏，能够抵消大贝勒这些话的影响，重新坚定姑姑的心。

济尔哈朗在代善拭干老泪之后，开始陈述自己的看法。

他从辅国公和托的口中，已经尽知多尔衮在北京的所作所为。对多尔衮以皇帝之尊，设卤簿，鸣鼓钟，坐于武英殿的御椅上极为不满。他明确表示，同意皇上谕示中“迁都定鼎，作京于燕”的决策，并奏请皇上早日移驾北京，祭天登极，君临天下，以昭示中原百姓。但对谕示中“亲率百万将士家口入关”的决定，表示有所疑虑。他申述的理由是：一、百万将士家口，老弱妇孺，长途跋涉，是一件极为复杂的行动，不是一年

半载可以完成的。在此时间，若土地荒芜，稻黍滥收，满洲今冬将陷于饥馑，更会扰乱关内的军心。若奸人乘机作乱，后果不堪设想。并举出近几天清河、抚顺、辽阳之乱为例，认为就有奸人操纵。二、百万将士家口，弃安居之地，拥入关内，衣食生计如何解决？现时八旗官兵，尚以腐米充饥，若再增添百万饥饿待食之口，形势就会更加混乱。三、满洲风俗、习惯、语言、文字均与汉人不同，若百万将士家口入关后散居汉人之中，要不了几年，就会随乡易俗，失去祖宗的国语骑射；要不了几十年，都会学成汉人的样子。他最后深切地说道：

“天下未定，人心不稳，兵权散于诸王诸将之手，历代帝王都不能稍有松懈。恭请皇太后熟思决定。”

济尔哈朗的态度是真诚的、严肃的，提出的理由，也是经过思虑的。代善连连点头，孝端皇太后的神情，不再是几分忧郁，而是变得沉重了。窗外的皇贵妃、皇淑妃、苏麻喇姑、婉儿都听得清楚：两位和硕亲王都不同意“迁移入关”啊！

济尔哈朗的奏请使孝庄紧张起来：姑姑支持“迁移”的决心已经动摇了，只要说出“暂缓迁移”四个字，自己的一切想法就会落空。因为姑姑是臣民心中的“完人”。否定一个“完人”的错误想法，比否定十个大臣的正确主张要困难百倍。礼亲王、郑亲王啊，你们的忠心和短视，真是帮倒忙啊！你们只看到多尔袞的狡猾，没有看到多尔袞的聪明；只看到多尔袞会谋取皇位，没有看到多尔袞要独占人心。你们的考虑，在保住福临的皇位上是上策，在争夺人心上，却是下下策。我要让天下的百姓知道，百万将士家口丢弃土地家产，追随的是顺治皇帝，而不是摄政王多尔袞。我也要多尔袞明白，他想到的，我也能想到；他没有来得及想的，我已开始实施了。可这心底的秘密，只能意会，不能言传啊……

孝端皇太后听了代善和济尔哈朗的奏请，对孝庄“百万将士家口入关”的决策，确实有些动摇了。如果“迁移”的结果，真像郑亲王预料的那样，那才是满洲最大的灾难。她抬头看着孝庄，投去了询问的目光。

孝庄不等孝端皇太后开口，立即夺取了主动权：

“大贝勒和郑亲王虑事精细，一片忠心，实在是皇上的福分。眼前这场风波，只是野泡子里几条泥鳅鱼在折腾，掀不起什么大浪。我已派勒克德浑带人去了清河堡，派宁完我带人去了抚顺城，那里的风波会很快平息的。听说辽阳有个叫布禄的督田章京闹得很凶，骑着马在各营屯田庄煽动作乱，我特意让他多闹几天，看看他到底有多大的本事……”

神堂外的人们屏着呼吸静听着；神堂里的代善和济尔哈朗，也惊讶了；孝端皇太后咽下嘴边的话，神情专注地看着孝庄。孝庄为了让人们明白自己的心迹，也为了挽回姑姑的支持，声音变得坚定而响亮：

“为什么要百万将士家口入关？为了让皇上早日登极，也为了大清能在中原站稳脚跟。八旗官兵为什么思归？英亲王、豫亲王为什么要退回

山海关？还不是因为这里有个安乐窝。安乐窝里有田产、奴仆、婢女，有妻儿家室。不砸碎这个安乐窝，谁还会认真去经营中原？现在是破釜沉舟，不留后路的时候了！”

神堂内外的人们惊心动魄了。此时，豪格带着他的猎犬“黑豹”悄悄走进内庭门，因为人们都在静听孝庄的声音，谁也没有注意他。他便站在凤凰树的阴影下，倾听着从神堂纱窗传出的孝庄的声音：

“破釜沉舟是什么？就是倾家荡产，拼上血本去占据中原。大贝勒，你舍得吗？郑亲王，你豁得出去吗？皇上豁上了一个盛京皇帝不当，也要去争一个全国皇帝，你们就舍不得一个礼亲王府、郑亲王府，到北京再建一个更大的王府吗？听说辽阳那个名叫布禄的督田章京，煽动作乱的口号是‘保田庄，保人丁’，真没有出息！他的田庄不就是几百亩地，他的人丁，不就是赏给他的几十个奴隶吗？但愿大清的诸王诸将，不是这种顺着垄沟觅食的豆鼠子！……”

窗外，皇贵妃和皇淑妃的脸上火辣辣的，她们都怕“迁移”中倾家荡产。今儿个上午，她俩还对孝端皇太后吐露过呢！窗内，代善和济尔哈朗震惊了。不仅因为孝庄点名询问他们，而是这个女人的气派、雄心使他们愧怍了。

“有人问：还要不要祖宗传下来的风习？还要不要祖宗传下来的礼制？依我说，好的就要，不好的就不要。如果满洲还像老祖宗那样，在山林里搭几根柴枝遮风避雨，磨几根羊骨头作箭打猎，不学汉人耕作植桑，炼铁烧窑，能有今天的局面吗？你要治理中原，管理汉人，你不懂汉话，不知汉礼，不明汉习，能管得了人家吗？眼前只有一个办法：百万将士家口移进去，学汉人，熟悉汉人，然后才能管理汉人。山林打虎，草原捕羊，河里摸鱼，都得先摸透老虎、黄羊、游鱼的习性，何况管一大堆人呢……”

窗外的人们都向中宫台阶下移动着……

“兵部主事阿努思在奏折上说什么‘狡兔三窟’‘黄雀多巢’，因为他想当兔子黄雀，不愿做猛虎雄鹰！用这种人当兵部主事，真是瞎了眼晴！……”

突然一声吼叫从凤凰树下炸起，人们回头一看，豪格随着喊声急步走到神堂外的窗前，猛然跪倒，大声喊道：

“罪人豪格请见两位皇太后！”

皇贵妃和皇淑妃吓呆了，跌坐在地上；苏麻喇姑和婉儿跳上中宫的台阶；内庭门守卫的士卒震惊之后，“嗖”地抽出腰刀，向豪格逼来；孝庄和孝端皇太后在代善、济尔哈朗的陪同下，出现在中宫门前。豪格叩头说道：

“罪人豪格请见两位皇太后。我有急事请求啊……”

两个月前，正蓝旗主要将领被杀，豪格被废为庶民之后，他再没有进过清宁宫。据说，这两个月来，他常在天佑门外关帝庙前的小摊上喝酒、下棋，要不，便独自一人在德胜门外的刑场上溜达。孝庄曾几次派人邀他进宫，他都以“身体有病，不宜进宫”为托词谢绝了；孝端皇太后曾几次派人看望赏赐他，他在接受赏赐之后，总是派他的长子富绶进宫谢恩。今天，他走进大清门，守卫大清门的小校，同情他悲惨的遭遇，没有让他在大清门候旨，便径直走进了内庭门。

孝端皇太后看着跪在阶下的豪格，身上的朝服没有了，头上的东珠没有了，脚上的高靴没有了，只有一件皂衣和一条粗长的辫子盘在脖子上。她的眼泪“刷”地流了出来。孝庄由于内疚的折磨，眼泪也滚了下来，她急忙说道：

“肃亲王请起！”

豪格叩头谢恩，但仍跪在地上：

“罪人豪格，今日进宫请见两位皇太后，有一桩心愿请求……”

孝端皇太后哽咽出声：

“两个月没有看到你，我和姑姑都很想你，皇上也在念着他的大阿哥。你有什么心愿，尽管说！”

“谢两位皇太后恩典。豪格现为庶民，别无所求，只求两位皇太后像对待奴隶宁完我、庶民勒克德浑一样，使用豪格。这是我三天来思谋写成的一份笺表，请两位皇太后参阅。”说完，双手举起笺表呈上。

孝庄接过笺表一看，是一份关于百万将士家口迁移入关的行进方略，从编组、行军、粮秣、住宿到集结地点、出发顺序等，都写得十分详细。她惊讶了，高兴了。大声问道：

“肃亲王，你是怎样想出来的？”

“回圣母皇太后的话。百万将士家口入关，只有按八旗兵马的样式编组，才能避免出现混乱；只有按八旗兵马的顺序行进，才能避免延误时日；只有按八旗兵马的需要筹措携带粮秣，才能避免饥饿和逃散……”

孝庄连连说好：

“感谢肃亲王，有你这份笺表，我一颗心放下了。你就辅助郑亲王按这份笺表的想法，准备百万将士家口的大迁移吧！”说完，把笺表交给孝端皇太后：

“请姑姑决定吧！”

孝端皇太后走向台阶，扶起豪格：

“什么罪人？什么庶民？成了庶民也是龙子龙孙啊！快起来，郑亲王为正你为副，下个死心，破釜沉舟，倾家荡产，率领百万将士家口入关定天下。”说着，哭出声来。

这时，勒克德浑走进内庭门，汗水淋淋地跪倒在孝庄面前，大声禀奏道：

“禀报圣母皇太后，清河堡的骚乱已经平息。没抓一人，没杀一人，三万将士家口愿随皇上迁移入关。”

孝庄扶起勒克德浑说：

“现在，该割辽阳那个脓包了……”

三十九 辽阳之乱，孝庄出现在人群面前

六月二十八日子时，勒克德浑奉孝庄之命，率领盛京护卫营三百铁骑，悄悄地奔往辽阳。

两个时辰后，天微微亮，孝庄着紧身箭衣，在苏麻喇姑、婉儿和十名侍卫的护卫下，带着兵部主事阿努思、户部郎中沙和里，向辽阳进发。

兵部主事阿努思接到伴随孝庄去辽阳的谕示后，心里就发毛了。辽阳之乱，是何洛会与他密议后，由他指使户部郎中沙和里去辽阳策划煽动的。现在孝庄要亲赴辽阳处理这场骚乱，并让自己同行，是事态暴露了，还是孝庄在考察自己？他无可奈何地上了马，在马背上默默地盘算着。

马队奔出德胜门，天色大亮，他突然看见沙和里也在这支队伍里，心里立即打了一个冷战。他怀疑是沙和里出卖了自己，惊恐失神，几乎跌下马来。

户部郎中沙和里也是孝庄出发时派人召来的。突然而紧急的召见，毫无准备的辽阳之行，使他的精神状态完全垮了，他意识到死期的逼近，脸色发灰，双目呆滞，坐在马背上呆呆地发傻。

马队奔出盛京三十里，刚过奉集堡，忽见三匹快马，疯狂地迎面驰来。苏麻喇姑觉得诧异，看了孝庄一眼，便率领两个侍卫亲兵迎了上去。来人见是内宫亲兵，急忙勒住马缰，跳下马鞍，跪倒在苏麻喇姑的马前。一个年龄稍长的官员抬头问道：

“请问将爷可是盛京护卫大营来的？”

“有什么事情这样匆忙？”

来人听出是女人的声音，十分惊异。也许他们听到过孝庄身边有女兵的传说，在一阵惊异之后，年长的官员立即叩头禀报：

“小人是辽阳城守官海威大人的亲身随从，奉海威大人之命，有重要事情禀报……”

这时，孝庄也赶到了，她打量着马下的三个官员没有作声。苏麻喇姑说道：

“海威大人有什么重要事情？尽说无妨。”

“辽阳城里，今天可能出现骚乱……”

“有这样的迹象吗？”

“有，有啊！昨日夜里，平虏、蒲河、懿路、汛河等地的村社头领，都来城守衙门禀报：各处督田章京正在煽动满洲进城请愿。中固、汛河的上百满洲，已打着火把向城里涌来。海威大人请盛京兵马镇压剿除……”

孝庄打断了他的话：

“你们立即返回辽阳，告诉城守官海威，凡入城请愿的百姓，一律不许拦阻。辽阳城那么大，还怕装不下万把叫喊的人。”

来人虽不认识孝庄，但听到过关于那位皇太后的传闻，眼前三十左右、美丽端庄、言语铿锵的女人，不正是那位皇太后吗？他们不敢询问，便叩头领旨，飞身上马，疾驰而去。

孝庄此刻确实动了杀机：到辽阳后，首先用阿努思和沙和里的脑袋，震慑那些作乱之徒。她回头向阿努思、沙和里瞥了一眼，嘴角露出轻蔑的一笑，然后举起马鞭，向自己的坐骑抽去。马队又飞奔起来。

孝庄的一瞥、一笑、一鞭，使阿努思完全清醒了：辽阳之乱一开始，也许就被这个女人掌握了，说不定自己与何洛会的密议，也没有躲过这个女人的耳目。但他毕竟是在多尔衮身边长大的，险恶的处境，不仅没有使他畏缩待死，反而拨动了 he 凶恶的念头：此去辽阳，如果辽阳防尉巴色纳供出沙和里，沙和里又供出自己，一切狡辩都无济于事了。眼前只要借机干掉沙和里这个关键人物，自己就绝对安全了。他在马背上不再发呆，而是紧紧地盯着沙和里，在飞奔的马蹄声中，急速地思索着下手的时机和如何下手。

孝庄的一瞥、一笑、一鞭，也使沙和里清醒了。他毕竟对生还有留恋，一种需要自脱、自救的想法浮动了，随着飞奔的马蹄声，他暗自盘算：是招供呢，还是不招？

马队又奔出四十里，来到虎皮驿。因为人群熙攘拥挤，孝庄只能放松马缰，徐徐而行。

虎皮驿是一个繁华的小镇，北距盛京七十里，南距辽阳九十里。街道两侧，是数以百计的店铺，街长一里有余，街面身后，是散乱的居民，约有五百户人家，是南北行人商贾歇脚和交易的地方，二十三年前，努尔哈赤曾驻扎兵马在这里，一举而攻陷辽阳。今天，虎皮驿却是另一番景象：热闹中带有凄苦，喧闹中杂有抱怨，笑声中混着哭声。卖牛羊的，卖家具的，卖衣物的，卖椽柱砖瓦的，杀了耕牛卖牛肉的……从街口延伸而出，摆在官道两侧，长约半里。叫卖者几乎都是满洲人。这些叫卖者，毫不隐讳地抱怨“迁移入关”带给他们的灾难，诉说变卖东

西的理由，企图卖个好价钱。特别引人注目的是：一个满洲富户，年约四十多岁，竟在闹市上公开出卖女婢。五个年轻的女孩子，都是十五六岁，穿着整齐的衣衫，站在一辆牛车上，流着眼泪，任凭富有者挑逗捏摸，讨价还价……孝庄坐在马背上，看着，听着，心在跳，手在颤，喉咙在发涩，眼泪滚了下来：

“倾家荡产？天哪，就是这个样子吗？耕牛没有了，用什么耕地？房屋拆掉了，在哪儿居住？要使辽东成为一片荒漠吗？……

“这就是我说的倾家荡产吗？抱怨，叫骂，这都是切切实实的声音。不能不听啊！哭泣，眼泪，是年轻女子的哀怨，是流出心底，流在人间的眼泪啊……

“如果各地满洲都是这样的惨情，还‘迁’什么‘移’？还‘入’什么‘关’？还不如死死地守着老窝，过几天舒心日子呢！……

“不许杀牛，不许拆屋，不许荒芜一块田地，不许毁掉一草一木……得赶紧晓谕天下啊！”

马队走出虎皮驿的街口，孝庄伏在马颈上哭泣起来。苏麻喇姑和婉儿的神情，也有些黯然了。也许就在这马背上的沉痛哭泣中，孝庄重新决定了处理辽阳之乱的方略，从而赢得了辽阳地区后世人们的歌颂和怀念。

马队奔至距辽阳还有三十里路的一个小村，辽阳城守官海威带着十五名随从飞马报惊而来。这个六十多岁的年老城守官，跪倒在孝庄的马前，痛哭请罪：

“罪臣海威，无德无才，有负皇恩。督田章京们煽动骚乱，臣戡治不及，酿成大祸……”

孝庄打断了海威的哭奏：

“现时情况怎样？”

“督田章京布禄、洛科、巴勒尼、鄂里果、‘南北头’等，已率领营屯、田庄三百多个暴民，拥到城守衙门前，请求皇上收回‘迁移’和‘迁都’的谕示。臣命巴色纳防尉虚与应付，请皇太后速回盛京，以防不测。”

孝庄看着匍匐在地的老城守官，发出几声冷笑：让作乱的头子巴色纳应付一群作乱者，真是年老糊涂啊！她勒马向前，年老的海威猛然站起，双手紧紧抓住孝庄的马头，大声禀奏：

“皇太后，去不得啊！辽阳四城八门的驻军，已随摄政王入关，城里治安，已操督田章京之手。现督田章京结伙为乱，暴民已拥入城内，邪

气方炽，皇太后决不可以万尊之体，驾临险地……”

“闪开！”

海威不仅没有松手，反而放声哀求：

“皇太后驾临险地，若稍有惊动，臣万死难赎啊！请皇太后回驾盛京，速派盛京护卫雄兵，歼除奸人，镇压暴民……”

孝庄挥起马鞭，向海威的双手抽去。海威痛叫一声，倒在路边。孝庄双脚一磕马肚，向辽阳飞奔而去，马队也飞奔而过。背后传来海威忠诚的呼叫声……

马队奔驰在太子河的堤岸上，兵部主事阿努思，一会儿与沙和里并马而驰，一会儿跟在沙和里身后。这些都被苏麻喇姑瞥在眼里，她放慢马蹄，在阿努思的身后注视着。当马队奔驰在一边是悬崖，一边是绝壁的险路时，阿努思看准时机，切着绝壁，用铁锥向自己的坐骑刺去。马受惊了，猛力向外一冲，向沙和里的坐骑撞去，沙和里的坐骑毫无准备，震惊的一闪，后蹄踩空了。就在这两马相撞的刹那间，苏麻喇姑跃马上前，伸手抓住沙和里的臂膀，用力一提，摔在阿努思的马背上。沙和里的坐骑，在这刹那之间，跌下了悬崖，落入滚滚的太子河里。

沙和里吓昏了。阿努思傻眼了。孝庄勒住飞骑，回头看着阿努思。阿努思滚下马来，双腿一软，跪倒在孝庄的马前。沙和里没有来得及招供，阿努思却把一切都交代了。

辽阳城守衙门，坐落在辽阳东门内治门内的一块高地上，是一座三栋屋宇组成的院落，虽然规模不大，但是肃穆森严。特别是衙门外两个眦目咧齿的石狮，给人一种悚然生畏的恐怖感。

五天前，辽阳防尉巴色纳听信了盛京户部郎中沙和里的煽动，暗里召集各营屯的督田章京布禄、洛科、巴勒尼、鄂里果、“南北头”等进行计议。这些身居田垄之间的下级官员，根本不知道宫廷里钩心斗角的情况，也无心、无意、无能、无力去探索“迁都”和“迁移”的意义，只凭着对田产、人丁、丰收的贪求和对摄政王多尔袞的好感，便按照巴色纳的意思动了起来。智多星“南北头”反复琢磨之后，在中国传统的表达意见的方式中，选用了“呈万民表”的办法，以便能够有声势的进京请愿。他们分别骑马跑遍了辽阳周围的营屯、田庄、村社，动员、利诱、恐吓各地的满洲人在“万民表”上签名，并煽动大伙儿在辽阳汇合后同去盛京，请求皇上收回“迁都”和“迁移”的决定。

六月二十八日清晨，三百多请愿者拥进辽阳，聚于城守衙门前的广场上，开始叫嚷起来，这几百人一闹哄，整个辽阳城就开锅了，店铺关门，商贩躲避，看热闹的人群从各条街巷拥向广场。几条野泡子里的泥鳅鱼，还真的搅起了一场不大不小的风波。此时，勒克德浑率领的三百

兵马，已悄悄地控制了辽阳的四城八门，等待着孝庄的到来。

城守官海威亲自带人拦驾报警去了。防尉巴色纳为了扩大事态，助长声势，吸引更多的人参加到这一行动中来，他不仅没有“虚与应付”，反而“火上浇油”地紧闭了城守衙门的大门，派出一班衙役守卫在衙门前台阶上，不许请愿者靠近。请愿者愤怒了，叫骂着向衙门冲去，扳倒了石狮子，打伤了衙役，开始捣毁衙门的大门。

也许是防尉巴色纳与督田章京们早有商议，在这紧要的时刻，布禄跳了出来，拦住了冲撞的人群，从近处店铺里搬来一张八仙方桌，摆在衙门外的台阶下，他一跃而起站在方桌上，面对三百多请愿者和四周拥挤的上千市民，高举“万民表”，发表了她的“请愿演说”。在布禄跳上方桌的时候，孝庄已经站在乱哄哄的人群中，并制止了勒克德浑急于干预的请求，等待着布禄“演说”的开始。

布禄的口才很好，是酒肆、娼馆、田头、闹市培养出来的演说家。他口齿伶俐，话语清晰，既有想象的本领，又有插科打诨的才能，而且善于创造通俗、生动、形象、逗眼的语言。有些语言可能是从酒肆、娼馆里完整地搬用过来的，不仅具有极大的煽动性、吸引力，而且带有极其浓厚的腥臊味，引得周围的听众“嗷嗷”叫好，也引起了孝庄的注意和深思：这种人的长处，就在于他的话人人听得懂，而且摸透了大家愿意听什么；他的天才，在于他能和一些深奥的道理，变成人人都能听得懂、记得住的东西，他演说的内容，不就是阿努思上呈“奏折”的通俗译文吗？这一点，还得拜布禄章京为师呢！

孝庄提动马缰慢慢向方桌前走去，苏麻喇姑和婉儿跟随而出，勒克德浑举起手中的马鞭，向广场外的三百护卫兵马和身边的十名侍卫发出了准备行动的信号。

因为孝庄身着紧身箭衣，苏麻喇姑和婉儿都是紧身短装，根本不是人们头脑里华贵的皇太后和长裙广袖的宫女的样子，她们的出现，引起人们的反应，是美的惊讶，而不是怕的惊慌。布禄虽然在去年进过一次皇宫，也受过摄政王多尔衮的召见和赏赐，在辽阳城内外成了冒尖的人物，但对清宁宫的了解，他和眼前上千名群众一样，都是白帽子。他正讲在兴头上，看见三个女人骑马款款而来，只当是富户的小姐丫头，想把自己看得真切一些。于是，他放大嗓门，嬉皮笑脸地讲道：

“……用咱庄稼人的话说，‘迁都北京’是什么？是野猫挪窝瞎折腾，总怕有人偷了它的崽子。‘百万将士家口入关’又是什么？是寡妇改嫁带犊子，怕新老公玩不美一脚蹬了她。你们看，这三位小姐都怕当‘拖油瓶’，愿跟咱布禄去请愿，你们还怕个屁啊！三位小姐，请在这‘万民表’上签个名……”

布禄的话还没有说完，被苏麻喇姑一巴掌打下了方桌。站在桌边的洛科、巴勒尼还没有弄清是怎么回事，就被婉儿用马鞭抽倒在地。同

时，勒克德浑的三百兵马包围了广场，十名骑马的侍卫亲兵喝住了三百多个请愿者。人们都被这突然的行动吓傻了，谁也不敢乱喊一声，乱动一步。这时，带着十五名随从的城守官海威匆匆赶来，滚身落马，跪倒在孝庄的面前，向孝庄皇太后叩头请罪。

皇太后的名字从城守官海威的口里说出，像晴空一声炸雷，使布禄等人吓破了胆，使三百多请愿者吓掉了魂，人们一齐在广场上跪倒，俯首触地，不敢仰视。喧闹的广场，刹那间沉寂了，一切都似乎凝固了，只有护卫亲兵们抽出的腰刀在四周闪光。

孝庄立马于城守衙门前，面对跪倒的人群，厉声说道：

“布禄章京我看到了，可洛科章京、巴勒尼章京、鄂里果章京在哪？你们站出来！还有一个叫‘南北头’的章京，听说是个智多星，也站出来！”

海威的随从，把洛科、巴勒尼、鄂里果、“南北头”从地上拖起，摺倒在布禄的身边。

“辽阳城守衙门里，竟然养了一个作乱的头子，官职是防尉。名字叫巴色纳。他在哪里？也站出来！”

防尉巴色纳被孝庄的侍卫从衙门内拖出，摔倒在布禄的身边。

“大伙儿听着，就是这几个当官的，吃朝廷的俸禄，拿朝廷的银两，穿朝廷的官服，却煽动黎民百姓反对朝廷。我从盛京赶来，就是为了杀尽这些吃食忘本的乱臣贼子，有十个，杀十个，有一百，杀一百，有一千一万，我就杀一千一万！……”

三百多个请愿者吓哆嗦了，其中一些人瘫在地上，布禄等人连偷看孝庄一眼的力气也没有了。手握腰刀的三百名护卫营士兵，都在等待着孝庄的谕示。

“可现在，我改变了主意。六个作乱的主犯，巴色纳、布禄、洛科、巴勒尼、鄂里果、‘南北头’，一个也不杀头；三百多个请愿者，一个也不追究；在这‘万民表’上签名的人，我一个名字也不看，让风吹去！”说着，把“万民表”撕得粉碎，扬向空中。

三百多个请愿者惊愕了，偷偷抬起头来，看着马背上的孝庄。布禄等人疑惑了，心里跳得反而厉害了，当从空中飞扬的“万民表”碎片落在他们身边时，他们才意识到自己耳朵没有听错。苏麻喇姑、婉儿、勒克德浑和护卫营三百士卒惊异了，都抬头望着孝庄。孝庄紧紧抓住人们的疑惑说道：

“为什么不杀他们？他们六个人都是受了别人的欺骗，是上当的傻瓜！刚才布禄的讲话，就是从大骗子、二骗子那里学来的。大骗子是

谁？盛京兵部主事阿努思。二骗子是谁？盛京户部郎中沙和里。我把大骗子、二骗子都给他们带来了！……”

孝庄的侍卫亲兵把阿努思、沙和里拖了出来，扔在人们的面前。人们的情绪，一下子转变了，都在看着阿努思、沙和里，连布禄等人也抬头细瞧着。孝庄指着沙和里转头大声说道：

“把巴色纳拖起来，叫他仔细看看，煽动他作乱的是不是这个人？”

巴色纳被拖到沙和里面前，连连点头说是。

孝庄厉声说道：

“扒掉衣衫，打阿努思一百皮鞭，打沙和里七十皮鞭，打巴色纳五十皮鞭！”

侍卫亲兵扑上，扒去阿努思、沙和里、巴色纳的上衣，抡起鞭子狠抽起来。不到四十皮鞭，阿努思、沙和里、巴色纳已经是血肉模糊了。

苏麻喇姑注视着人群情绪的变化，由惧怕而惊讶，由惊讶而赞许，由赞许而神情轻松了。聪明的孝庄，她用恩威兼施，惩罚有别的一举，赢得了人们的心。

孝庄也注意到人们情绪的变化，她及时放缓语气说道：

“刚才布禄对你们说，‘迁都北京，是野猫挪窝瞎折腾’。那是瞎说，你们别信他的！太祖皇帝创业打江山，最早是在费阿拉建都，后来迁都到赫图阿拉，又迁都到界凡，再迁都到萨尔浒，再迁都到辽阳、盛京。五十年来，六次迁都。兵马越‘迁’越多，江山越‘迁’越大，日子越‘迁’越好。如果我们至今还圈在费阿拉山沟里，别的不说，他巴色纳能当上辽阳防尉吗？他布禄能当上辽阳的督田章京吗？……”

三百多个请愿者的脸上出现笑容，这笑容坚定了孝庄说话的信心，她提马走近跪倒的人群，继续说道：

“布禄还对你们说，‘百万将士家口迁移入关’是寡妇改嫁带犊子。那是油腔滑调，那是臭嘴损人，千万别听他的！你们都是来自村社田庄，都是姑嫂姐妹，寡妇改嫁带犊子有什么不好？寡妇不改嫁就不能搬家？搬家就不能带孩子吗？我们满洲打了几十年的仗，死了那么多的人，谁家没有寡妇？这些寡妇都不带着孩子走，留给谁？难道要喂狼喂狗吗？我们满洲起早在长白山老林里，后来到了图们江、鸭绿江、松花江两岸，又到了乌拉、哈达、叶赫、辉发，再到辽河、太子河、浑河。我们的祖先是一步一步从山林里、山沟里走出来的，其中有许多改嫁的寡妇和没有改嫁的寡妇，她们不光带着孩子，还带着刀子、斧子和吃饭的筷子，这有什么丢人的！如果我们的祖先不迁移，还聚在深山老林的洞穴里，能闯出这一片天地吗？你们这些村社的富户、田庄的头子，能有现

时这样多的田产、牛羊、人丁、女仆吗？今天，我们的八旗兵打进了中原，那里的土地肥得冒油，那里的财宝遍地都是，那里的百姓文明知礼，那里的孩子七八岁就断文识字，那里的天气四季如春。可布禄说，那里去不得，这不是昏了头吗？……”

广场上上千的人都被孝庄的话打动了、征服了，他们现时看到的，似乎不是孝庄皇太后，而是村社里的大姐大嫂；他们现时听到的，似乎不是孝庄皇太后的谕示，而是姑嫂姊妹在劝说；他们现时感觉到的，不再是对“迁都”“迁移”的恐惧，而是对未来更多财产的向往。他们的头昂起了，笑逐颜开了。苏麻喇姑十分高兴，她心里默默地说：聪明的主子啊，你的机变，你的慧敏，你的入乡随俗的才能，都是科尔沁草原给予你的吧？此时的你，更像从前的你——科尔沁贝勒寨桑家的二小姐啊！

孝庄抓住人们激动而高昂的情绪，不失时机地大声说道：

“你若是满洲的子孙，记得祖先‘骑马走天下’的豪气，不怕路远地向中原走！你若是努尔哈赤、皇太极的臣民，就带着兄弟子侄奔向中原，挣一份更加红火的家业！你若是旗官兵的父兄家属，就带全家走向中原，在那里全家团聚，免得你的儿子、兄弟牵肠挂肚。愿意跟随皇上入关的，都站起来！”

三百多个请愿者一声叫嚷，忽地站起，“愿随皇上入关”的喊声，从广场腾起。跪倒在广场四周的满洲，也波浪似的站了起来，发出了“愿随皇上入关”的呼叫。阿努思、巴色纳、沙和里、布禄等也跪在地上，加入了“愿随皇上入关”的呐喊……

辽阳城里腾起的这阵喊声，随着白云，随着轻风，随着辽阳居民的口舌，向辽东各地急速传去。

四十 一个民族的大迁移开始了。烟雨中，孝庄向皇太极的陵寝告别……

辽阳之乱平息之后，孝庄走遍了满洲聚居的城镇村社。盖州、金州、复州、新甸、宽甸、长甸、鞍山、孤山、汛河、石河等地，都留下了她的足迹，也留下了关于她的种种佳话和传闻。

她强令满洲以“倾家荡产”的气概去追逐新的目标，却以皇上的名义颁布诏令，以避免满洲的倾家荡产；她细心地制定措施保证满族老人小孩的衣食生活，却横着心肠烧毁了顽固反抗者的房屋田产；她胆大包天地把整个辽东留给了居住的汉人、蒙古人，却心细如发的整饬各地城池衙门，留兵防守，更加残酷地控制汉人、蒙古人。

经过一个半月的风风雨雨，在济尔哈朗和豪格的辅助下，在宁完我和勒克德浑的奔波下，迅速完成了百万将士家口迁移入关的准备工作。

八月二十日，盛京地区天色阴沉，烟雨蒙蒙。清晨寅时，孝庄把组织宗室王公、格格和清宁宫上下人等的迁移出发事务交给勒克德浑，把照应皇上、孝端皇太后、皇贵妃、皇淑妃和礼亲王代善迁移出发的事务交给豪格。一切安排妥帖之后，她悄悄地带着苏麻喇姑和婉儿，骑马走出大清门，向盛京城北十多里的昭陵走去，向皇太极的陵寝作最后的告别。

昭陵。树木森森，沉寂宁静。如烟的细雨飘落下来，浸湿了青砖铺垫的甬道，浸湿了林间的青草，浸湿了堆积在地上的木石砖瓦，也浸湿了皇太极陵寝上的黄土。二丈高的黄土下就埋藏着皇太极啊！

孝庄坐在圆形的陵寝前，没有焚香，没有祭品，没有礼拜，只有一颗沉痛悲切的心，和从心底流出一掬泪水。

苏麻喇姑和婉儿牵着战马，远远地站在烟雨中，望着烟雨陵寝前的孝庄。

烟雨轻轻地飘下来。孝庄，她在想什么呢？她也许在回想十七年与皇太极酸甜苦辣涩的五味生活。从五味生活中提取甜的恩爱、甜的幸福、甜的时日，深深地藏在心里，作为走向远方的永恒的怀念。

烟雨变作大雨，匆匆地洒下来。孝庄，她在想什么呢？她也许正在向皇太极诉说这一年来的酸辛，孤独的酸辛。宫廷的酸辛，钩心斗角的酸辛和取得成功的酸辛。酸辛，是人生中最难遗忘的情感啊！每当酸辛侵蚀心灵的时候，她总是想到皇太极，爱呀，恨呀，抱怨呀，期望啊，不愿回想的回想呀……今后，就是酸辛的梦，要经过多少关山，才能飞

到这雨色茫茫的昭陵啊！也许为了把这雨色茫茫的昭陵装进心里，带进遥远的紫禁城，去安慰未来的酸辛吧……

大雨动情了，变作暴雨，“哗哗”地泼了下来。孝庄，她在想什么呢？她也许正在向皇太极诉说这百万将士家口迁移入关的决定。这是一个把握不定、吉凶未卜的决策啊！成功了，可保儿孙长久的皇位；失败了，将断送皇太极的事业。风云变幻无常，谁能保准一定能够成功呢？如果任何决策都保准成功，古往今来，就不会有圣人贤人了。人生的道路，是风雨飘摇的路，是荆棘丛生的路，是布满陷阱的路。何况在这条路上，正在走着一个人孤独的女人！

暴雨在下着，战马在雨中发出悲凄的嘶鸣。孝庄，她在想些什么呢？她也许正在想着更为艰难、更为残酷、更为酸辛的将来。但这有声的诉说，已在雨丝雨点中消失了，不曾留下一丝声响。

辰时的钟声敲响了，带着雨点隐约传来。百万将士家口在这湿淋淋的钟声里，从盛京、辽阳、广宁、孤山、鞍山、新甸等几十个集结点同时出发，向着北京开进了。苏麻喇姑和婉儿走近孝庄，她从湿淋淋的陵寝前站起，低声说道：

“此举如果失败，我将自毁自弃，暴死荒野，决不辱没太宗英名；此举如果成功，我定然返回昭陵，陪伴太宗，以娱朝夕。”

孝庄说完，叩首告别。然后走到姐姐宸妃的墓前，献上一束带雨的鲜花，说了一声“姐姐等我”，便从婉儿手里接过马缰，飞身上马，在暴雨中，向钟声召唤的地方，飞奔而去。

历史的发展偏爱了孝庄。她从保住儿子的皇位出发而做出的决策，却加强了我国多民族国家的统一，促进了民族间的融合。这是她不曾想到的。

历史的发展戏弄了孝庄。她的这一决策成功了，但她却没有回到昭陵来，没有陪伴皇太极“以娱朝夕”。这也是她不曾想到的。

未来的事，谁知道呢？

③ 悲欢紫禁城

目录

- 一 五彩缤纷的元旦烟花，闪现在富丽堂皇的多尔袞府邸——南宫王府
- 二 清冷的位育宫里，一盏华盖流苏珍珠灯，照映着一个低头画画的帝王
- 三 僻静迷离的宁寿宫，孝庄的泪珠滴落在皇上福临送来的《觅母图》上
- 四 皇上和侍女的两桩婚事，拉开了一场新的内争的帷幕
- 五 突变前夕。科尔沁王府的嫁妆和酒宴，宁寿宫里的同情和多情，南宫王府里的烟幕和杀手
- 六 二月二日。在这个“龙抬头”的日子里……
- 七 洞房花烛之夜。婉儿和伊罗根无声的对话
- 八 索尼府邸侧室里的烛光、香火和滴血的“交心酒”
- 九 吴拜的“紧急禀奏”和多尔袞的“一石三鸟”……
- 十 孝庄病了。真病？假病？母亲点燃的骨火，煎熬着儿子断肠裂胆的心
- 十一 《五凤楼举事密疏》和孝庄手中的红珠象牙狼毫笔
- 十二 趁那个女人病倒在床，多尔袞用酒擦拭着手中的钢刀——阿济格
- 十三 代善的“意气风发”，济尔哈朗的“深谋远虑”和皇上福临的“自强不息”
- 十四 “他们都说我是铁石心肠，我流的眼泪何尝少啊？”孝庄微服走向慈宁宫
- 十五 慈宁宫里的偶然相遇，强男强女的暂时“妥协”
- 十六 人啊，就怕“陶醉”；人啊，贵在“疑虑”
- 十七 多尔袞深夜闯入宁寿宫，给孝庄带来一个“五更梦”
- 十八 武英殿里的刀光剑影和御花园里的异想奇思……
- 十九 孤独、恐惧、绝望，半天的时间，孝庄像是老了许多
- 二十 多尔袞的“感觉”和梦幻。洪承畴从江南送来了火急密报
- 二十一 懋勤殿里的秘密会谈。局势毕竟比人强，每个人都在改变着自己原来扮演的角色
- 二十二 战争……也制造了一个权势炙热的多尔袞和一个谷底风寒的孝庄
- 二十三 洞房花烛之夜。多尔袞发现了奇情异趣。
- 二十四 五凤楼上的较量。孝庄向多尔袞的权力挑战，便宜了几个造反的俘囚
- 二十五 春去秋来夜复夜，没完没了的愁苦啊……
- 二十六 七月七日夜晚，在牛郎织女相会的时刻，孝庄做出了痛苦的决定
- 二十七 范文程当了“红媒”，带给多尔袞一个醉心的幻觉和一个绚丽的“风流梦”
- 二十八 怀恨含泪，皇上福临写下了他登极七年来第一道亲笔“诏书”
- 二十九 洞房花烛之夜。多尔袞看着孝庄：这个秀、丽、娇、美、狠、酸、甜、苦、辣、涩的女人，舍不得、吞不下、受不了、离不开啊！
- 三十 孝庄啊？选残酷的“女杀手”，聪明的“接生婆”

一 五彩缤纷的元旦烟花，闪现在富丽堂皇的多尔衮府邸——南宫王府

五凤楼夜半震动苍穹的钟声，宣告着大清顺治五年（1648 年）一月一日子时的到来。北京城骤然展现出一幅辉煌奇丽的夜景：密密麻麻的繁星，闪烁在蓝色的天宇；殿宇楼阁上的朱红纱灯，辉映在北京的上空；大街小巷里的五彩花灯，纵横着，交错着，跳跃着，延伸着，织成了一片奔涌的灯的海洋。照亮了紫禁城，照亮了万岁山，照亮了北海、中海、南海，照亮了紫禁城四周黄沙铺垫的一条条金色的道路。突然，鞭炮齐鸣，火花飞溅，北京城喧闹了，沸腾了，开始欢度大清入主中原四年来最热闹的一个元旦节。

三年前满洲迁移入关时住进北京城的十多万满人，按照满洲传统粗犷的习俗，男女成群，持伞举灯，击鼓起舞，和唱秧歌，从各条街巷拥向承天门前的广场，向紫禁城跪拜、欢呼，祝福他们的皇上消灭大西政权张献忠，为大清除掉了一个最可怕的劲敌。

前几天奉诏进入北京的蒙古各部贝勒和他们的随从家眷，也拥出了前门外理藩院的驿房宾馆，在喧闹狂欢的人群中，狂舞高歌，贪婪地欣赏着这不寻常的奇异夜景。

诸王贝勒、王公显贵、达官富绅们，用五彩缤纷的烟花，表示他们的狂喜和富有。那“银河飞瀑”，那“天女散花”，那“黄罗伞”，那“金吊兰”，那“太空游龙”，那“百鸟朝凤”等使人们惊叹倾倒的智慧之花，使紫禁城四周的天空，变成了五彩争艳、飞花流金的仙境。

在这神奇瑰丽的五彩闪光中，多尔衮的府邸出现在紫禁城外东面不远的南宫。它巍峨高耸，气势磅礴，使四周的殿宇楼阁都像断了墙垣，坍了台基。它奇巧瑰丽，金碧辉煌，使紫禁城里新近落成的五凤楼，也像褪了光泽，寡然无色。这艳丽的琼楼玉宇，在变幻莫测的烟花中变幻着、隐显着，使绚丽的夜空更加神秘深邃，摇曳着人们惊异寻索的心神。

在人群狂欢的高潮中，科尔沁亲王吴克善，带着他的女儿济林娜，在伊罗根等亲兵的护卫下，骑着高头大马，走出了设在前门外的京城府邸。吴克善着石青色朝服，头戴饰有东珠的熏貂朝冠。济林娜今晚的穿着十分讲究，头戴一顶垂珠卷檐银白披风帽，身着一件猩红洒金紧身袍，脚踏一双黄缎飞云长筒靴，腰系一条金黄嵌珠带，神采飞逸，窈窕雅秀。吴克善要在丑时正点赶到五凤楼前，和诸王贝勒、议政大臣们会齐，然后一同走向太和殿，向皇上福临行元旦节朝拜大礼。

头顶是神奇灿烂的烟花，两旁是争奇斗艳的花灯，眼前是欢舞高歌

的人群，十二岁的济林娜在惊讶、赞叹、询问中，放纵地发出一串串银铃般的笑声。伊罗根如呆如痴，不断地发出傻乎乎的“啧啧”声。吴克善也万分惊奇，心潮起伏了：

这是吴克善第二次奉诏来京。第一次是顺治元年九月，大清刚刚“定都北京”。参加皇上福临十月一日的“登极大典”之后，在北京住了三个月，也度过了一个除夕之夜。那时，九门城楼被李自成焚毁，皇宫也破损不堪，连太和殿也堆在瓦砾之中，全城寂然，街巷冷清，小巷深处偶尔响起几声鞭炮，立即会有巡逻游骑奔去，接着便是一片哭声和惨叫。惶惶不安的忧愁，不仅侵扰着街巷细民、将领士卒、商贾官吏，也使自己这个外藩亲王心神不安啊！今晚的一切都真的变了，李自成突然死在九宫山，史可法被杀在扬州城，张献忠又倒在四川西充，大清终于度过了三年的风风雨雨，在中原站稳了脚跟……

吴克善周身感到一阵清爽，似乎有一种压抑不住的快意撞击着他的心，使他心旷神怡，忘其所在，竟然在马背上笑出声来。

目不暇接的济林娜突然听到笑声，转过头来，看着父亲乐滋滋的神情，大声问道：

“阿爸，今儿个没有喝酒，您怎么醉蒙蒙的啊？”

吴克善听着女儿娇声的询问，看着女儿甜美的笑容，喜悦和急切的思绪一下子牵动了心：尽早见到姑姑母后皇太后，尽早见到妹妹圣母皇太后，尽早见到皇上福临，济林娜的聪明和美丽，会使她们满意的。这次带济林娜进京，不就是为了这件有关科尔沁博尔济吉特氏家族未来命运的大事吗？他看着女儿笑而不答，顺手提了一下马缰，坐骑知趣地跑动起来。真是手随心动，马如人意啊！

当吴克善的马队奔至承天门外的金水桥时，碰巧从承天门内奔出二十骑执戈的士卒。他们吆喝着清街开路，广场上的人群迅速闪开，吃惊地望着这队兵马。吴克善也急忙跳下马鞍，勒缰而立。少顷，一群身着朝服朝冠的贝勒、贝子、大臣、学士、将领，在大约二百名亲兵的护卫下，由承天门结伙而出，神情昂扬地走过金水桥。借着广场上如星的花灯的光辉，吴克善仔细辨认，除范文程、刚林几个老臣外，其余人全不认识。伊罗根在睿亲王府待过多年，对朝廷官员和宗室王公比较熟悉，急忙提缰靠近吴克善，悄声地逐一介绍说：

“宗室巩阿岱，吏部尚书。宗室韩岱，兵部尚书。宗室吴达海，刑部尚书。英俄尔岱，户部尚书。郎球，礼部尚书。星纳，工部尚书。冷僧机，锡翰，御前近臣。祁充格，大学士……”

吴克善疑惑了：丑时正点不是要到太和殿朝拜皇上吗？为什么要出宫东行呢？当他看到这队东行的六部尚书、近臣、学士突然马头一转，拐进南宫的街巷时，他心里豁然明白了：这是去摄政王多尔衮的王府朝贺啊！

济林娜什么也不明白。她根本没有注意六部尚书、近臣、学士们的去向和父亲神情的变化，而是把所有精力和兴趣都放在肃穆辉煌的紫禁城里。她提缰走近父亲，大声问道：

“阿爸，这承天门里边，就是乾清宫和坤宁宫吧？”

吴克善没有回答，两眼呆呆地望着南宫上空在烟花中时隐时现的摄政王府邸，一颗心下沉了，思索了……

摄政王多尔袞的府邸，坐落在明朝南宫的旧址上，时有“南宫王府”之称。其宏伟壮丽，不仅超过了当时大清对于摄政王府邸建筑的定制，也使紫禁城里任何一座楼阁殿宇失彩逊色。这座王府的建成，据说役工三千，经时两年，耗去库银一百五十万两。

“南宫王府”绕以朱红墙垣，墙高五尺，周长六百四十丈。墙内建筑包括门楼、翼楼、后楼、正殿、后殿、后寝、典司房、库仓、厨廐、花园等十多个部分。殿筑丹墀，楼附回廊，门雕龙首，柱镂龙文，均覆以绿色琉璃瓦。加之长廊曲折，花园幽深，搭配有致，相依相托，气势雄威而和谐。更为壮观的是这群建筑的后楼，台基高一丈七尺，仅低于太和殿台基三尺，但它高为二层，横空而出，反而高过太和殿一丈有余。楼顶覆绿色琉璃瓦，一片碧翠。四周飞檐和屋脊上的游龙、兽吻、驼铃，均鎏金飞黄，闪耀着金色的光辉。置身高楼，举目远眺，可览北京四周之名胜；俯首而视，可察紫禁城内之动静。真是天上宫阙，人间九重！

多尔袞居住的密室，就在这后楼二层之上。

三年来，多尔袞以他的聪明才智，敢作敢为，把握了天下形势的发展，为大清全国性政权的建立和巩固，立下了不世的功绩，表现了一个封建时代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的胆略。

在军事上，当入关之初，面临大清、大顺、南明弘光政权三股势力对峙的局面时，多尔袞审时度势，为避免两面作战，以“和谈”“联合”的策略，迎合南明弘光政权“继续存亡”“南北分治”的幻想，以“合师进讨，问罪秦中，共枭逆贼之首，以泄敷天之愤”为诱饵，与弘光政权周旋；以满洲八旗、蒙古八旗、汉军八旗的主要兵力，合围追剿主要对手大顺农军。果然，在清兵的穷追猛打和南明弘光政权“共枭逆贼之首”的配合下，大顺农军失败了。顺治二年闰六月四日，大顺永昌皇帝李自成在湖北九宫山，被一群汉族团练杀害。汉族地主阶级的武装，为大清除掉了这个心腹大患。在顺治二年二月，大顺农军大败于陕西关中之后，多尔袞命令豫亲王多铎，率师出潼关，经河南，悄悄向南明弘光政权逼近。四月十五日，多铎举兵进攻扬州，演出了“扬州十日”的烧杀惨剧。四月二十五日，史可法在扬州被杀，旋即南京陷落。六月十日，福王朱由崧逃至芜湖，被他的亲信总兵田雄、马得胜缚献于多铎，南明弘光政权随即灭亡。顺治三年八月，南明另一个政权——隆武政权覆灭，唐王朱聿

键在福州兵败被执，绝食而死。同年十一月，大西农军战败于四川西充，张献忠在凤凰山下被肃亲王豪格的部将雅在兰射杀。中原各派武装力量的反抗，从此跌入低潮。短短三年内，多尔袞剪除群雄，用刀剑铁骑控制了全国除西南、东南几省外的全部领土，创建了逐鹿中原的赫赫武功。

在政治上，为了适应新的形势的需要，多尔袞采纳了范文程、洪承畴、冯铨等人的建议，依照明朝的制度和法律，不断完善了中央至地方的政权机构。他树起了吴三桂和冯铨这两个文武榜样，用高官厚禄争取了明朝遗老遗少的归顺。他举起“尊孔崇儒”的旗帜，“怀柔”中原的文人贤士。他“开科举，取贤士”，为汉族读书人敞开了做官为宦的大门。至顺治四年，随着中原武装反抗的消沉，全国的反清舆论也哑然了。许多“旧朝的重镇”，一变而成“新朝的勋臣”；慷慨激昂的文士，有的沉默，有的变调，有的出家当了和尚，有的剃掉头发做了顺民，有的中了科举，成了大清的官吏。短短三年内，多尔袞充分运用了“以汉制汉”的策略，用中原的文化、伦理和道德，取得了短期稳定的“文治”之功。

在经济上，多尔袞为了满足满洲贵族的利益和解决入关满人的生计问题，用暴力圈占民田，把落后的农奴制搬到中原这块封建经济高度发展的地区，严重破坏了农业生产力，造成了汉人大量的“投充”或者“带田投充”为奴。但这种“圈田”的消极恶果，在顺治四年前，尚处于“田地被占，妇孺流离，哭声满路”的苦难时期，“良民失业，铤而走险，宦室无产，渐亦为非”的反抗活动还没有大规模地展开，因而，既得利益的满洲贵族唱出的赞歌，掩盖了农村汉族细民的哭声。同时，多尔袞断然取消三饷（辽饷、剿饷、练饷），摒弃明末沉重的赋税制度，按照明朝万历年间的册额征收赋税，在一定程度上起了“休养生息”的作用，受到了汉族城乡商贾、细民的欢迎。特别是多尔袞下令“严惩贪官污吏”“反对贿赂”和打击明末势力猖獗的太监集团等措施，反映了各族各层百姓的意愿，赢得了朝野的赞扬。

三年来，随着“文治”“武功”的建立，多尔袞的地位与权势得到了提高和扩张。顺治元年九月，被封为叔父摄政王，顺治二年五月，进封为皇叔父摄政王。多尔袞以皇帝长辈之尊，行摄政之职，凌驾于诸王贝勒之上，权倾朝野，天下只知有多尔袞而不知福临。不仅孝端皇太后和孝庄皇太后参政的权力遭到削弱，连皇上福临点头应诺的权力也受到侵犯，用福临的话说，“睿王摄政，朕惟拱手以承祭祀。凡天下国家之事，朕既不豫，亦未有向朕详陈者。”顺治四年六月，多尔袞以郑亲王济尔哈朗建造府邸超过定制之罪，罢济尔哈朗辅政王之职。七月，以其同母胞弟豫亲王多铎为叔父辅政王，进一步削弱了皇太后参政的权力。顺治四年十月，多尔袞以“风疾日重，行动不便”为由，不再入宫视事，南宮王府代替了武英殿，成了群臣早朝和奏请之所。并以“处事急需，削繁就简”为名，将大内贮藏的大清信符印册取出，置于南宮王府。凡事一经思虑成熟，即签署加印发出，不再受大内官员的掣肘。多尔袞权逾皇帝，成了大清的实际统治者。

三年来，在创建这些文治武功的过程中，多尔袞逐步对六部大臣和八旗将领进行了更替和调整，悄悄地为自己登上皇位作准备。他以“完善六部机构”为名，提拔巩阿岱、韩伤、吴达海、英俄尔岱、郎球、星讷为六部尚书。巩阿岱是努尔哈赤五弟巴雅喇之子，吴达海是努尔哈赤二弟穆尔哈齐之子，在皇太极时代，他们都不被重用的人。英俄尔岱长期担任镶白旗的固山额真，是多尔袞的大管家。郎球是礼部的官员，星讷是吏部的官员。这个六部班子，实质上是两白旗势力与反皇太极势力的结合。他以“征战需要”为由，任命拜音图（巩阿岱之兄）为镶黄旗固山额真，接替图尔格的职位；任命多铎的长子多尼为正蓝旗固山额真，执掌正蓝旗的实权；任命努尔哈赤六子塔拜之子额克亲为正白旗固山额真，接替阿山的职位；晋升两白旗年轻将领苏拜、阿尔津、博尔惠、罗什等为护军统领或参领，分别随各旗作战，以便掌握各旗的实际情况。他以“调整内院事务”为由，任命范文程、刚林、祁充格为文官衙门领袖，实际上将内院大权交给了刚林和祁充格。至顺治四年，朝廷所有机枢之位，俱为多尔袞亲信所执掌，连皇上福临身边的御前近臣锡翰、冷僧机、席纳布库等皆依附于多尔袞。福临的一举一动，都在多尔袞的掌握之中。权力的转移，使得福临只剩下“皇上”这两个字的空名了。

三年来，中原战场上的胜利、朝政上的成功、权力转移上的得手和一批忠心追随者的形成，大大刺激了多尔袞的帝王之欲：夺回失去的皇位的时候到了……

今晚，当子时钟声敲响的时候，多尔袞独自坐在南宫王府后楼上的密室里，在红烛银光辉映中，守着面前一盆炭火，冷静地思考着需要决定的几个重大问题。

烟花的闪光照耀着黄檐绿瓦，狂欢的声浪敲打着朱门绿窗……

他明白自己的力量所在。今天的摄政王，不再是崇德八年（1643年）在盛京败于孝庄的睿亲王了，也不再是顺治元年（1644年）六月为孝庄所制的多尔袞了。经过三年的卧薪尝胆，曲意奉迎，终于瞒过了孝庄的眼睛，躲过孝庄的监视，造就了今天这样的局面。他感谢上苍的眷顾，使李自成、张献忠这样可怕的对头，离奇而不明不白地相继死去，成全了自己的英名。他得意朝政大权的悄悄转移，终于使孝妃陷入被困被围的境地。这个护着筷子的母老虎，该是被缚的时候了。他拿起火钳拨弄着闪着蓝光的炭火，火舌腾起，映出了他那虬须清癯脸上的一丝笑意。突然，一块炭火爆裂，“砰”的一声，溅起了几点火星，落在他的手背上。他本能地丢开了火钳，看着手背上烫灼的几个白点，慢慢地变过色来。

烟花的闪光照耀着黄檐绿瓦，狂欢的声浪敲打着朱门绿窗……

他明白，在孝庄的身边还有俩守护神。一是肃亲王豪格，一是两黄旗几个重要将领——索尼、鳌拜、塔胆。战争时期太短了，刀枪利箭太稀疏了，竟然让这帮家伙活着回到了朝廷。

豪格，这个不共戴天的冤家对头，顺治元年四月，在孝庄的庇护下死里逃生，同年十一月，又在孝庄的庇护下，借着“迁移入关”的功绩，恢复了爵位和权力。三年来，平定山东，剿除南明，消灭张献忠，战功赫赫，很得人心，又忠心痴意地充当福临的保护人。若不及早除掉，自己是不会顺利登上皇位的。

索尼、鳌拜、塔胆，这帮家伙死抱一团，上听命于孝庄，下结交于校尉，护卫着皇宫和福临，时时威胁自己。特别是索尼，外柔而内刚，浑身都是心机，又有兵权在握，是断乎不可留的。还有图尔格，开国重臣宏毅公额亦都的儿子，在文武朝臣中有一定的号召力，也是断乎不可留的。

烟花的闪光照耀着黄檐绿瓦，狂欢的声浪敲打着朱门绿窗……

在多尔袞进一步思索除掉这些对手的具体实施方案中，他宠爱的侍女吴尔库尼走进了密室。

吴尔库尼，十八岁，原是蒙古喀尔喀部落一个牧主的妻子。顺治三年，吴拜奉命为多尔袞挑选美人时，在喀尔喀部落发现了这个美人，便杀其夫送入王府。这个女人长得很美：婀娜多姿的身条，乌黑如墨的秀发，洁白如玉的肌肤，细细弯弯的眉毛，长长密密的目睫，顾盼传情的眼睛，凝成了一种含情衔媚的神态，总像是正在渴求、召唤着什么，一见之后，就揪住了多尔袞的心。这个女人极会来事，很会运用自己的魅力为男人消愁解闷，特别是床第帐帏间的本领，使多尔袞神魂颠倒，心醉情迷。一年多来，这个名为侍女、实为宠妃的女人，成了南宮王府真正的女主人。王妃阿尔桑和十几个年轻的福晋，都在以泪洗面了。

吴尔库尼走到多尔袞的身边，娇滴滴的声音，软绵绵的情态，浪悠悠的气息，立即消除了多尔袞心头的忧烦和苦闷。在吴尔库尼的搀扶下，多尔袞顺从地走出密室的旁门，站在雕花镂金的回廊栏栅处，观赏奇异的夜景。此时，各贝勒王府的烟花掀起了高潮，把紫禁城四周的天空，变成了梦境般的、珠玉闪光、晶莹灿烂的海洋，街巷广场上的狂欢声，如触天的浪潮，搅动着这蔚蓝的夜空。多尔袞兴致极佳，放声赞道：

“良辰美景，满天飞花。一元复始，又是一个好的开头啊！”

看着多尔袞愁容散尽，吴尔库尼知道如何去迎合多尔袞的心意，如何去推动这种情绪的发展，如何去赢得多尔袞的宠爱和欢心。她用手轻抚着多尔袞的手心，传送着她那不需启口的语言；她把腰身紧紧贴在多尔袞的怀里，让颤动的肌肤去触动多尔袞的心潮；她用秀发轻拂着多尔袞的脸庞，不停地挑逗着多尔袞的情趣，她轻柔娇甜地问道：

“良辰美景？王爷，可不要辜负这良辰美景呀……”

三十六岁的多尔袞忍耐不住了，弯腰抱起吴尔库尼跑进密室。吴尔

库尼就势搂住多尔袞的脖子，闭着眼睛躺在床榻上，任多尔袞脱下她的长袍，解开她的内衣……

恰在这时，王妃阿尔桑和辅政王多铎推门走进密室。多铎见状呆了，进退维谷，急忙闭上了眼睛。阿尔桑见状傻了，脸色苍白，周身哆嗦起来。多尔袞霍地站起，看着阿尔桑和多铎，脸色铁青，眼睛里闪着凶狠的目光。吴尔库尼翻身站起，脸色绯红，捂着解开的上衣，急忙向门口走去。她刚走到王妃身边，阿尔桑从呆滞中醒来，一巴掌打在吴尔库尼的脸上。吴尔库尼跑出了密室，阿尔桑反而大声哭了。她的哭声刚一出口，多尔袞怒喝一声，阿尔桑赶忙咽住哭声也跑出了密室。

王妃阿尔桑的震怒和气愤，并不是完全出于醋意，也不是因为多尔袞在这红烛银光之下的放荡胡来。这样的事情，在皇宫王府里，是自然而合法的。她是因为身为摄政王的多尔袞，有着十多名福晋，竟然迷上了一个卑贱的侍女，一个寡妇，而且为这个侍女宽衣解带，真是掉了摄政王尊贵的身价。如果此事传出南宫王府，自己的脸上也无光啊！多铎也觉得多尔袞此事干得有些孟浪：对一个卑贱的侍女，用不着如此温柔，皇宫王府有哪一个贝勒贝子为一个侍女宽衣解带呢？

阿尔桑和多铎的到来，是因为诸王贝勒、文武朝臣都拥进正殿，他俩不得不进入密室请求多尔袞出去接见。谁知一走进密室，就碰见了这件风流事。在一阵沉默之后，多铎解释说：

“哥，王妃和我都不是有意的……”

“别说了！有什么要紧事呀？”

“哥，诸王贝勒、文武朝臣都来到正殿朝拜，六部尚书和内院大学士还有重要事情奏请，望摄政王赐给他们一个吉祥。”

多尔袞坐在火盆旁没有作声。多铎也坐下来，低声说道：

“他们都是子时钟声刚敲响就赶来的，已经等了一个时辰，连皇宫还没有进呢！……”

这句话给了多尔袞以极大的宽慰，也迎合了多尔袞深藏的心机：朝臣归心，该是君临天下的时候了。他端起茶杯，呷了一口热茶，没有正面回答多铎的奏请，似乎是漫不经心地说道：

“谭泰还押在天牢吧？过年了，给他送点酒肉佳肴去。”

这突然飞来的话题，立即引起多铎的敏感。顺治二年，谭泰领兵驻扎西安，因争占公主的花园，违反朝制，被正黄旗图赖告发。告发信派塞尔特送往北京。谭泰知道后，贿赂塞尔特毁了告发信，隐匿了案情。顺治三年，图赖弹劾多尔袞并追究此事，塞尔特开始诋称告发信失落于黄河，后又诋称交给了索尼，几陷索尼于死地。后案情大白，两黄旗将

领联名参奏谭泰犯有“忘君背旨”之罪，刑部议罪当斩。多尔袞看得清楚，这是两黄旗将领对谭泰依附自己的报复，便处斩了塞尔特，将谭泰判以死罪，收押天牢。多铎略作思索之后，揣摩多尔袞要释放谭泰了，便悄声说道：

“法是死的，用起来是活的。如果谭泰有悔改的表示，削职罚金也是一个办法。”

多尔袞对多铎的话未置可否，立即提出了第二件事：

“告知科尔沁亲王吴克善，过了破五，我有意为皇上和科尔沁公主济林娜撮合亲事，不知他意下如何？”

多铎有些纳闷了。吴克善进京三日，多次请求晋见，都被多尔袞借故推却。今晚做出这样重大的决定，目的是什么呢？他虽然一时看不透多尔袞的用心，但他确信多尔袞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他点头应诺了。

多尔袞随即谈出了第三件事：

“肃亲王奉诏班师回朝，现在到了什么地方？”

“前日接到禀报，肃亲王已到达西安。估计月底可以进京。”

“立即派出飞骑前往西安，召阿尔津和苏拜务于一月二十五日前赶回北京。”

多铎终于看出了门道。多尔袞关心谭泰，讨好吴克善，可能是要向豪格下手了。阿尔津是正白旗护军统领，苏拜是正白旗护军参领，正白旗随着肃亲王征战，阿尔津和苏拜就是多尔袞安插在豪格身边的耳目。他立即感觉到，宫廷里一场新的较量快要开始了。

多尔袞不再说什么，他站了起来，整理了一下衣冠，带着多铎，走出密室，径直向诸王贝勒、文武朝臣等待的正殿走去。

南宫王府的正殿，基高七尺二寸，九楹七间，丹墀环以石栏，规模小于太和殿。殿内红柱之上，绘金云龙，辉煌夺目，宝座高踞，藻井雕龙绘凤。殿内摆放，与太和殿无异。据说，许多饰物，都是仿太和殿饰物做的。

多尔袞和多铎步入正殿，诸王贝勒、文武朝臣跪地朝拜，同声祝愿摄政王千秋安泰。多尔袞心中一阵舒畅，微笑答礼。当他发现白发苍苍的礼亲王代善和神情憔悴的郑亲王济尔哈朗也在群臣之列时，一阵快意涌上心头，便拱手说道：

“祝大贝勒长寿！祝郑亲王康泰！祝文武大臣安好！”

多尔衮的话刚停，吏部尚书巩阿岱、兵部尚书韩岱、刑部尚书吴达海、户部尚书英俄尔岱、礼部尚书郎球、工部尚书星讷等跪趋于宝座前，祁充格奉表奏请：

……今国家既定，享有升平，皆皇叔父摄政王福泽所致。今皇叔父摄政王体有风疾，不胜跪拜，臣等奏请：元旦节皇叔父摄政王于皇上前行礼及百官行礼时，起立以待，俱应停止。以免形体过劳，有误国政。奏请皇叔父摄政王恩准。

多尔衮接过奏表，正要下谕恩准，忽然看见范文程也在跪请行列之中，他突然警觉起来：险些失于急躁啊！遂将奏表一掷，发出几声冷笑，厉声询问六部尚书：

“现在是什么时辰？”

六部尚书蒙了。多铎急忙回答：

“此时是丑时三刻。”

“丑时三刻，六部尚书不在五凤楼前召集群臣，以便寅时正点朝拜皇上，来到这里干什么？想陷我于不仁不义啊！”多尔衮脸色阴沉，目光犀利，使六部尚书叩首触地，不敢作声。朝臣们惊恐了，胆怯地看着宝座上的多尔衮。多尔衮叹了一口气，语气非常诚恳地说道：

“我多次讲过，昔日太宗升遐，嗣君未立，诸王贝勒大臣等，率属意于我，跪请我即尊位。我当时曾说：尔等若如此言，我当自刎。在崇政殿议政时，我率先奉皇上赞承大统。似此危疑之时，我尚不敢僭越乱为，招世人谴责。今乃不敬皇上而媚于我者，我岂能容忍呀？今后，尔等当知：有尽忠皇上者，我用之爱之；若不尽忠、不敬皇上者，虽然媚我，我绝不宽宥。”

这一段话，文武朝臣听真了，感动了，他们更加敬重多尔衮的人格和忠心。可熟知四年前那段历史的当事人，如代善、济尔哈朗、范文程等，却更加迷惑了，他们都在揣摩多尔衮这段话的真正含意。

多尔衮似乎看出了代善、济尔哈朗、范文程等心中的疑惑，便提高嗓音说道：

“肃亲王豪格，忠国忠君，征战豫、晋、川、陕，消灭献贼，功在社稷。今班师回朝，入京之日，诸王贝勒、文武朝臣，都要郊迎十里，以彰功业。礼部从今日起，即做迎接准备。如果因循误事，定然严惩不贷！”

在代善、济尔哈朗等人惊异的神情中，在朝臣们应诺的声音中，多尔衮拖着“风疾”的身躯，带着叔父辅政王多铎，率先走出正殿，乘轿出府，向皇上福临朝拜去了。

朝臣们一阵慌乱，急忙跨上马鞍，跟着多尔衮向紫禁城拥去。

二 清冷的位育宫里，一盏华盖流苏珍珠灯，照映着一个低头画画的帝王

高高的宫墙，似乎隔绝了紫禁城外的一切声响，今晚的皇宫，辉煌宁静中饱含着凄楚的苍凉。巍峨壮丽的殿宇前檐，悬挂着几盏朱红纱灯，但照亮的只是铜狮、铜鹤、铜龟、铜炉和宽阔而平坦的丹墀。殿陛甬道两侧的石雕龙头上，点燃着一盏盏精致的彩灯，但照亮的只是弯曲的白玉石栏和陛石上浮雕的盘龙飞云。东西长街的莲柱上，挂起了无数的花灯，但照亮的只是狭窄的、夹板一样的红墙和地面上闪着蓝光的青砖。紫禁城像清冷的月宫，没有生气，没有活力，一片惨白的灯光中透出一层凄苦和寒意。

从顺治元年（1644年）九月“迁移入关”起，皇上福临就居住在保和殿。保和殿现改名为位育宫，明确无误地表明年幼的皇帝正在这里接受教育。孝庄为了关照儿子的一切，特意把苏麻喇姑派到位育宫来。孝端皇太后被安置在慈宁宫，皇贵妃居住在慈宁宫西面的寿康宫，皇淑妃居住在慈宁宫北面的寿安宫。这里是紫禁城西部的一隅，僻静深幽，适于皇太后、皇贵妃、皇淑妃修身养性，自然是可以寿安寿康的。孝庄皇太后——庄妃，被置在紫禁城东部的宁寿宫，比慈宁宫还要僻静，当然更会安宁长寿的。由于殿宇隔绝，陛道弯曲，宫制森严，她们之间不再像昔日在盛京清宁宫时那样可以随便串门了。当然，宫制并没有明文规定她们之间不可以自由来往，但皇太后、皇贵妃、皇淑妃出宫时礼制上的规定比宫制更为可怕。再说，在宫廷到处都是值班侍役的眼前走动，无异于自我暴露。所以，三年来，孝庄与孝端皇太后、皇贵妃、皇淑妃以及她们与皇上福临之间，几乎处于隔绝的境地。用福临后来的话说：“睿王摄政，朕离母后独居，每月得准见慈颜一次。”她们都像孤独的鸟儿，被关在一个个笼子里，过着安闲而苦闷的日子。

当子时的钟声敲响，紫禁城外满天飞花、倾城欢舞的时候，年幼的皇帝福临，却在位育宫的书房里，在一盏华盖流苏珍珠灯的照映下，站在桌案边，展开“山阴雪”宣纸，拿着中山兔毫笔，蘸着上党松烟墨，低头画着一幅画。他神色安逸，像是无思、无想、无求，不知元旦节之已至。他神情专注，像是未见、无闻、无欲，忘却朝臣们之将临。他在画纸上勾出了一个回头张望的牛犊的轮廓，然后，端详着，涂抹着，像是完全沉浸在作画的情趣之中。这时，苏麻喇姑端着夜宵的糕点莲子汤走进书房，置于茶几之上，走近桌案，轻声说道：

“听说肃亲王班师回朝已经到了西安，月底就可以进京了。”

福临听到这个消息，眉宇一展，抬头看着苏麻喇姑，什么也没有说，停止了作画，向一旁的茶几走去。苏麻喇姑离开了。

这个消息，使福临非常激动：皇兄归来，朝廷里多了一个可以信赖的亲王，多了一个敢于和多尔衮抗衡的帮手，自己也许能够早日离开这位育宫而走进乾清宫了。他真想向母后吐诉心中的欣慰，但母后住在难于见面的宁寿宫。他想和苏麻喇姑痛快地谈谈心里的欢乐，但这里都是多尔衮安插的耳目。为了安定心中激动不已的情绪，便把陪伴他的弟弟——十一王博穆博果尔召来，边吃夜宵边谈起来。

博穆博果尔，现年七岁，是两个月前摄政王多尔衮下谕住进位育宫的，理由是博穆博果尔已到了熟知宫制的年龄。福临心里明白，这不过是多尔衮开始对博穆博果尔进行看管的借口。福临对弟弟更怜爱了。

博穆博果尔十分聪明，在边吃边谈中问这问那。福临是有问必答，不知道的事情，也加以杜撰，以满足弟弟的心意。慢慢地博穆博果尔累了，困了，不再提问，闭上眼睛倒在椅子上睡着了。福临微笑着，双手抱起博穆博果尔，放在自己的床榻上。这时，苏麻喇姑走了进来：

“十一王年岁小，熬不了夜，我抱他去睡。”

福临谢了苏麻喇姑，随声说道：

“不用了。十一王来了两个多月，只见过一次皇贵妃，今晚让他和皇贵妃过个团圆年吧！把为母后皇太后、皇贵妃、皇淑妃准备的年节礼品拿来，送十一王回寿康宫，顺便把礼品带去，并代我向母后皇太后、皇贵妃、皇淑妃拜个早年。”

苏麻喇姑称赞皇上想得周到，便走出去取礼品去了。福临召来了值班侍卫厄参。

厄参，二十多岁。原是多尔衮王府的司库，经管王府粮秣食用之物，是个头脑灵活、非常势利的人。厄参走进书房，两腿跪地向福临请安：

“奴才厄参，恭候皇上谕示。”

“传冷僧机带人送十一王回寿康宫。”

厄参叩头回答：

“回皇上的话，冷僧机不在宫里……”

“干什么去了？”

“回皇上的话，奴才不知。”

“那就传锡翰带人去吧！”

“回皇上的话。锡翰也不在宫里，听说他的孩子出痘了。”

“席纳布库呢？”福临的声音提高了。

“回皇上的话。听说席纳布库他娘病了，他回家去了……”

福临心里十分愤怒。他猜想，这些多尔袞安插在自己身边的亲信，此刻都跑到南宫王府献殷勤去了。他正想传旨召回这些势利小人，依制严惩，苏麻喇姑走了进来，笑吟吟地说：

“皇上，还是我带两个侍女去一趟。今晚天冷，十一王年幼，照应不周，路上会着凉的。”

福临突然醒悟过来，竭力压着心中的愤怒，对厄参说：

“难得他们都有一片孝心，没有忘记生身的母亲。你下去吧！”

厄参叩头站起，转身露出一丝自得的微笑，走出了书房。福临看着厄参的背影，眉宇间浮起了一层杀气，旋即长长出了一口怨气，走到床榻前，抱起博穆博果尔交给苏麻喇姑：

“只有辛苦你了。见了母后皇太后，就说我一切都——好。”福临说着，泪珠滚出了眼眶。这时，丑时的钟声传进了位育宫。

苏麻喇姑带着侍女送博穆博果尔去了寿康宫，书房里宁静得出奇，福临站在桌案前，提笔默默作画。他神色安然，似乎刚才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他神情专注，似乎把全部情趣都投注在那只回首觅母的牛犊身上……

福临今年十岁，当皇帝已有四年，宫廷里不停的明争暗斗和多尔袞对皇位的虎视眈眈，促成了这个年幼皇帝的早熟。从崇德八年十一月在清河汤泉玩鸟起，他就懂得坐在皇位上不是一件轻松的事。顺治元年十月，他离开母后独居于位育宫，在孤独、害怕、惶恐和晚上睡不着觉的折磨中，不得不独自去适应环境，观察各色人物的嘴脸，揣摸各种人物的心机。皇帝的虚名、优异的奉养和每月一次拱手承祭的木偶般的表演，使他很快明白，自己根本不是皇帝，只是握在多尔袞手心里的一只小鸟。多尔袞手松一些，鸟儿还能够“唧唧”啾鸣。多尔袞手紧一些，鸟儿就会闷死在手心里。多亏苏麻喇姑的照应指点，从顺治二年起，福临不再玩鸟，开始了弄墨作画。他整天地画，默默地画，画鸟，画马，画山水，画牛。他最喜欢画牛，欣赏牛的任劳任怨和闷不作声。三年来，牛画得有些像样了，他也变得沉默寡言了，帝王的身价威严在近臣侍卫眼里越发淡薄了，朝臣们窃窃议论：历代有专门画画的皇帝吗？南唐后主李煜，整天写词，词写绝了，江山也就没有了……

福临在三年的画画中，逐渐学会了保护自己。烦恼时他可以露出笑容，高兴时他可以端出苦脸，心里难过时他可以笑出声来，怒火烧心时他可以不露声色。宫廷里的生活，正在从灵魂深处，塑造着一个深藏不露的年轻皇帝。

顺治四年八月，是福临性格形成的一个重要年月。七月二十八日，多尔衮以“避痘”为名，带着福临围猎于塞外。这次围猎，也许是多尔衮出于对福临才智的考察，也许是出于对朝臣侍卫的测验，也许是多尔衮的漫不经心，围猎中出现的种种坎坷，却使福临窥见了权力的奥秘：

八月六日，在西尔巴台密林围猎时，朝臣、侍卫、扈从、兵丁都蜂拥多尔衮而去，将福临和几个亲兵丢在密林里。他们迷失了方向，在密林里徘徊觅路，黑熊、野猪出没，势孤身危。夜半时候，才侥幸走出险地，回到营帐。这时，多尔衮正与朝臣将领饮酒作乐，根本忘记了皇上的存在。猜拳斗酒之声，终于使福临明白：什么当今皇帝？什么万民之尊？不掌握权力的皇帝，连一个侍卫都不如啊！他咬紧牙关没有作声，悄悄地躺在营帐里，头埋在被子里哭了。

八月十四日，在过石沙滑动的沙磧崖时，道路崎岖，怪石狰狞，战马却步不前。群臣侍卫，争扶多尔衮而行；在道路险峻处，群臣结手护卫，侍卫背负多尔衮而过。但对福临，竟无一个大臣顾及，福临只得下鞍牵马，在巴哈拖曳之下，移步渡险，汗水淋漓，甲冑尽湿。而率领扈从的巩阿岱、锡翰、席纳布库，在护卫多尔衮度险之后，竟然立马于平坦之处，指引扈从观看福临窘迫之状。锡翰大声讥讽地喊道：“平日不练骑射，尽在纸上画画，像这样的路径，也要牵马行走，算是懦怯到家了，还怎么在战场上冲杀啊……”讥笑之声，漫山而起，终于使福临明白：什么君臣？什么尊卑？权力可以使尊卑颠倒、君臣易位啊！他咬紧牙关忍耐着，心里浮起了对权力的崇拜和追求。

八月十八日，在胡苏台驻蹕休息时，多尔衮宴请蒿齐忒部落博罗特额尔德尼，竟然命令福临的司膳到河边垂钓，使福临断膳两餐，饥肠辘辘。饥饿和屈辱，终于使福临明白：什么忠君？什么尊上？都是多尔衮玩弄的欺人言词啊！

一个多月的围猎生活，使福临看到了许多在皇宫没有看到的東西：多尔衮的专横暴戾和刻毒，朝臣们的趋炎附势和谄媚，近臣们的背叛、讥讽和狡诈。这些人情世故，不仅在年幼皇帝的心里埋下了仇恨、残忍的种子，也教会他如何去运用“韬晦”之计，去谋取属于皇上的所有权力。

福临着意于“韬光养晦”了。整天除了作画而外，似乎别无所求。在六部尚书奏请的时候，他在画画；在多尔衮晋见的时候，他在画画；在太和殿接受群臣朝拜的时候，他仍在画画，有时竟然随手勾出一幅幅大臣们的人头小像，当场分赐被画的大臣，要他们评说议论。在朝臣们惊讶、鄙夷、故作感激的谢恩声中，他总是眯着眼睛暗里注视着多尔衮的反应。他看到了多尔衮眉宇间闪动的一丝喜悦之色，心里舒坦了。

苏麻喇姑带着一身冷气走进书房，福临放下画笔表示迎接，并赐了座。苏麻喇姑转奏了皇贵妃母子团圆的喜悦和感谢，禀报了皇淑妃近日的情况和对皇上的祝福，详细诉说了孝端皇太后的惦念、问候和嘱咐。

福临听了，泪花闪闪，离开桌案，对着慈宁宫的方向跪倒，恭敬地叩了三个头。然后，拿起桌案上作好的画，交给了苏麻喇姑。

这是一幅《觅母图》。在昏暗阴沉的草原上，一只牛犊顶着风暴，回头寻觅它的失落的母亲。它体态消瘦，神情焦虑，两眼深情地望着远方，在茫茫的沙尘中，似乎有一只母牛的形影。仔细观看，却是一团欲动的黑云。它失望了，泪珠滚落下来.....

苏麻喇姑看着，心里充满凄楚。她了解福临的处境、情感和内心的痛苦：福临还是个孩子，更需要母亲的爱和保护啊！

“宫墙如山，宫制如刀，我想念母后啊！”福临低声地吐诉着心音。

苏麻喇姑急忙跪倒：

“皇上，圣母皇太后看到这幅《觅母图》，会明白皇上的孝心的.....”

福临一把扶起苏麻喇姑，泪水滴落在胸前，乞求地说：

“大姐，请你去一趟宁寿宫吧.....”

三 僻静迷离的宁寿宫，孝庄的泪珠滴落在皇上福临送来的《觅母图》上

苏麻喇姑带着福临画的《觅母图》走出保和殿，向宁寿宫走来。

宁寿宫坐落在紫禁城东部，原为明代的哱鸾宫和啖凤宫，是宫妃们养老之所。整个宫院，由四座庭院组成：五间单檐建筑的宁寿门，九间单檐建筑的宁寿宫和四周回廊连接的上百间配殿庑房，组成了第一座庭院，有侧门履顺门、昌宁门可通。宁寿宫正厅为孝庄召见群臣之所，西次间设有佛堂，东次间为休憩之地。进宁寿宫东西两侧的垂花门，便是由五间单檐建筑的衍祺门、七间单檐建筑的衍祺宫和一座精巧花园组成的第二座庭院，有侧门蹈和门可通。衍祺宫是孝庄起居之所，正厅为理事之地，东次间为外室，东稍间是孝庄的寝室。衍祺宫后的第三座庭院，由三座殿宇组成，东为“东宫”，中为“中宫”，西为“西宫”，明代为已故皇帝的妃子居住，现已人去屋空了。第四座庭院由十二座玲球配殿和十多间庑房组成，并有回廊相接，宁寿宫值房就设在庑房之中。明代亦为嫔妃住所，现已荒芜凄凉了。宁寿门内的苍莽松林、衍祺宫旁的凋零花园和衍祺宫后荒芜的甬道玉阶、回廊殿宇，组成了一个萧索的整体，在僻静的凄凉中，凝成了一种殄人心神的气氛。

苏麻喇姑走出景运门，穿过宽阔的宫院，来到奉先殿的红墙外。因奉先殿无人居住，殿檐下未挂宫灯，四周昏暗，只有路边莲柱上的一盏花灯闪着亮光，照映着几个巡夜的士卒，使她的心底立即浮起一阵清冷的感觉。宁寿门通常不开，她便快步走进了东二长街。这时，一个人影急匆匆地迎面走来，她没有在意，当来人从她身边走过时，她借着路边的灯光一瞥，原来是多罗贝勒博洛。

博洛，是饶余郡王阿巴泰的第三子，现年三十五岁，崇德年间，深得皇太极器重，二十二岁参与议政，二十五岁主管理藩院事务，在与蒙古各部打交道中，机敏干练，常得皇太极赞扬。顺治元年随多尔衮入关，以战功由贝子晋为多罗贝勒。顺治三年一月，奉命为征南大将军，征抚杭州、浙东、福建等地，经历五十多次战斗，消灭了南明的潞王、鲁王和唐王，为大清的开创建立了卓著的功绩。同年三月二十五日，饶余郡王阿巴泰病故，年幼的福临失去了一个莽撞忠心的保护人，使孝庄深为惋惜。为了酬谢阿巴泰以往的战功和拥立福临继位时的特殊功绩，孝庄按照大清皇室的惯例，曾提出由博洛承袭阿巴泰郡王之爵，但被多尔衮以“征战未了”为由扣压了。顺治四年三月，博洛平定东南数省，班师回京，孝庄又提出博洛承袭郡王爵位之事，多尔衮不知出于何种考虑，却让博洛的弟弟岳乐承袭了郡王。

博洛从苏麻喇姑身边走过时，微微一笑，匆匆离去。苏麻喇姑站住脚跟，回头望着博洛的背影，心里狐疑起来：这个人几个月来，经常出

入于南宫王府，传说已是进入密室里的人物，今夜悄悄来此，是祸是福呢？

苏麻喇姑怀着不安的心绪来到宁寿宫的侧门履顺门，在一座莲柱花灯下停下来。她要整一整衣裳，拢一拢发丝头饰，平静一下纷乱的心绪，舒展一下眼角面颊上的愁意，用宽舒喜悦的神色去见她一个月来不曾见到的孝庄。在她思索如何向孝庄禀奏皇上近况而不致引起孝庄的心悲神伤时，宁完我突然出现在苏麻喇姑的面前，并笑吟吟地低声说道：

“春来雁归，圣母皇太后没有猜错，你果然来了。”

苏麻喇姑急忙行礼问安，宁完我拱手为礼，低头而去。

宁完我，这个汉族奴隶，凭借着他的才智和对大清朝政建设的贡献，现在已是内院大学士了。但在近两年来，他吸取了当年丢官罢职降为奴隶的教训，谨言慎行，“忍性缄口，不复作狂吠之犬”，不声不响地做着分内的事务。平日，他既不行走于南宫王府，也不来往于宁寿宫。既不交往于诸王贝勒，也不结交于文武同僚。闲暇的时候，总是独来独往地走走大街，逛逛庙会，或者是关在书房里翻阅古籍。在内院议事时，他既不像范文程那样，对多尔衮的谕示总是持怀疑审视的态度，也不像刚林和祁充格那样，对多尔衮的一言一语，都视为圣旨，一味盲从。他不卑不亢，不言不语，总是专心致志地倾听别人的议论。在多尔衮偶尔询问时，他言简意赅的禀奏，总会使多尔衮感到满意。加之，他除了朝拜和议事，总是穿着一件葛布皂衣，皂衣上似乎还残留着奴隶出身的印迹，使他在一群趾高气扬、雍容华贵的文武朝臣中，显得十分傻拙古怪。诸王贝勒漠视他，六部官员轻慢他，福临身边的近臣有时取笑他，他似乎毫无察觉，坦然故我。可孝庄注视着，多尔衮提防着他，连足智多谋的范文程，也在悄悄地揣摩着他。

宁完我此刻此地的出现，使苏麻喇姑十分惊异。宁完我那蕴藏着喜悦的情感，那简练含蓄的话语，那低头而去的神情，使她的心头立即闪动了一丝亮光：木讷少言的宁完我开口了，宁寿宫清冷的日子，也许快要结束了。苏麻喇姑快步走进履顺门，穿过昌宁门，进入了宁寿宫。

宁寿宫今晚突然变得辉煌起来。飞黄流金的屋檐下，挂起了五盏华盖流苏红纱宫灯，照亮了宽阔的丹墀，照亮了丹墀上的铜龟、铜鹤、铜炉、铜孔雀、铜日晷和丹墀下那片苍莽的松林。丹墀玉砌的石级上，散落着鞭炮爆响的残片纸屑，五颜六色。天空中似乎还有鞭炮爆响的余音在松林枝头轻绕，然后飘过金黄色的屋脊飞檐，徐徐远去。晦气驱走了，孝庄的心境也许真的开朗了！

苏麻喇姑心里热气腾腾，急忙走上丹墀。碰巧，宁寿宫正厅的朱红大门推开，棉帘挑起。她愣神一瞧，索尼在婉儿的恭送下走了出来。

索尼，盛京时期的启心郎，入关时期的镶黄旗旗务总管大臣，现时的内大臣兼镶黄旗旗务总管大臣，是紫禁城的保护神啊！顺治元年十

月，定都北京之后，索尼拒绝了多尔衮的诱惑，硬朗朗地站在孝庄一边。两黄旗将领在多尔衮的诱惑下分化了，谭泰、拜音图、巩阿岱、锡翰依附了多尔衮，索尼便成了两黄旗的核心人物，取代了谭泰过去的地位，成了多尔衮无可奈何的眼中钉和肉中刺。三年来，索尼理直气壮地说话，公公正正地办事，经过多次与多尔衮的智谋较量之后，他在紫禁城里的地位，终于被多尔衮在忍恨中接受了。

此时此地与索尼的相逢，使苏麻喇姑的心境一下子豁然了。在她的心神激越跳动中，索尼抢先行礼拜年，并恭请皇上圣安。苏麻喇姑急忙还礼。她正想说些什么，却被亲切急情的婉儿一把拉住，“姐呀”、“妹呀”地亲热起来。

婉儿走进东次间向孝庄禀报去了。苏麻喇姑站在丹墀上，贪婪地看着这里的一切：廊檐宝像、角端，香筒里燃放的檀香，在灯光辉映中青烟缭绕，使庭院里芳香弥漫，这是宁寿宫三年来的头一回。身边的铜鹤、铜孔雀、铜炉，在夜色中呈现了神秘的色彩，更增添了宁寿宫的庄穆。仙鹤，引颈昂首，亭亭玉立，是象征着大清江山的久远吧！孔雀，银屏乍开，庄穆温顺，是象征着大清君臣的和睦安宁吧！这重檐亭子式的三足青铜炉，游龙盘绕，玲珑剔透，是象征着大清江山的稳固吧！苏麻喇姑看着，想着，祝愿着，突然，一句呼唤“苏麻喇姑”的声音打断了她的思索和联想。她抬头一看，孝庄身着薰貂青绒披风，出现在正厅门外的宫灯下，笑盈盈地望着她。苏麻喇姑急忙上前向孝庄跪倒请安，却被孝庄一手挽住了。

孝庄今年三十五岁，乍看起来，似乎比三年前更年轻了。薰貂青绒披风托起了柔中有刚的神采，宫灯映照着她秀丽的脸庞，似乎白了一些、胖了一些，身姿也显得丰满了。那双晶莹闪亮的眼睛还是那样的迷人，在宫灯下，似乎更传情了。三年来，宁寿宫清冷的日子，竟然送还了她青春时的姿色，真是奇缘啊！

这个女人在平定中原群雄武力反抗的三个年头里，静居宁寿宫，从容裕如地把握着时代风云的变幻，表现了一个谋略家杰出的才能和历代王妃中罕见的沉静和忍耐。

三年来，为了满洲贵族集团的最高利益，为了达到大清统治全中国这个最终的目标，她以卓越的胆略和宏大的气派，把大清的军权和政权，都交给了她的政敌多尔衮，让多尔衮在中原广阔的天地间发挥其聪明才智。她不因“怨”忌才，也不因“恨”埋才，更不因“仇”害才，而且给了多尔衮以极大的合作。

三年来，她看着多尔衮的权力日益扩张，声望日益隆显，由“摄政王”而“叔父摄政王”而“皇叔父摄政王”，仪仗等同皇帝，王府实为帝居，印信调离大内，谕旨出自南宫，以至党羽日丰，权倾朝野。她隐忍着，装作视而不见，甚至转目不视，任多尔衮僭越专断。她不因小废大，也不因内废外，更不因私废公，而且，多尔衮三年来地位和封号的晋升，

都是她亲自给予的。

三年来，她看着儿子福临在位育宫遭受孤独、冷遇和变相的禁锢。她听到儿子福临在塞外、南郊避痘和围猎中，受着近臣们的戏弄、嘲讽和君臣颠倒的屈辱。她知道儿子的君威和皇位正在遭受着日益严重的侵犯和危害。有时在更深夜半的时候，她似乎隐隐听到儿子的悲叹声和泣咽声。特别是位育宫的近臣锡翰在其兄拜音图、巩阿岱依附多尔衮之后，也完全背叛了福临，成为多尔衮的耳目，使儿子处于危险的境地。她隐忍着，装作听而不闻，甚至背耳不听，任一些朝臣们胆大妄为。她不因愤懑而震怒，也不因怨恨而发作，更不因痛苦而自乱心计。而且在每年夏秋之交，总是主动地把儿子推向多尔衮围猎、避痘的行列里。

三年来，她忍受着精神上的寂寞和心灵上的悲哀，既很少见到位育宫的福临，又很少见到慈宁宫的姑姑，连一度与自己共患难的皇贵妃、皇淑妃也极少见到。盛京清宁宫那种对门而居、隔窗相望、庭院月下聚会的年月，一去不复返了，紫禁城的宫墙、长街、殿宇隔绝了她希望看到的笑脸和欢乐，留下了不尽的清冷和思念。宁寿宫，真是一架华丽而不透风的鸟笼啊！她知道，这是历代王朝留下的宫制，是这座皇城必然产生的奇状怪态，要不，这几千间金碧辉煌的宫殿，不都要空闲置弃吗？可这一切也是多尔衮的精心安排，分散居住，单独控制，可以省去许多担心啊！她隐忍着，在寂寞清冷的宁寿宫里，度过了三个春夏秋冬，度过了一千多个焦心的日日夜夜。

孝庄在这隐忍不发的三年中，冷静地观察着满洲贵族内部诸王贝勒之间，因各自利益需要而出现的微妙变化。她异常敏锐地注视着诸王贝勒因多尔衮权力扩张而出现的疑虑和恐惧，她悄悄适应着这新的分化和组合。谭泰依附了多尔衮，她立即使索尼成了两黄旗的核心；阿巴泰病故了，她悄悄地使阿巴泰之子博洛和岳乐成了自己不露声色的同盟者；济尔哈朗在多尔衮排挤打击下失势了，她决然保住了济度在镶蓝旗的地位；大贝勒年老了，她通过勒克德浑拉住了两红旗。她把六部三院的权力和职位完全让给了多尔衮，任多尔衮安插亲信，以满足多尔衮的权力欲，她悄悄地抓住了八旗中年轻的贝勒、贝子和将领，形成了一个不露形迹的年轻将领集团，以便在新的内争兴起的时候与多尔衮抗衡，保卫福临的皇位。

孝庄看得清楚，张献忠大西农军的覆灭和肃亲王豪格的班师回京，也许就是内争开始的起点。在历代王朝中，外战的销匿往往是内争的开始，“鸟尽弓藏，兔死狗烹”是历代帝王保持权势的一种手段。况且，豪格是多尔衮的宿敌，北京城虽大，也难容两个不共戴天的冤家对头。索尼看到了这个，宁完我看到了这个，连博洛也看到了这个。但他们都不愿意说出一个更为可怕的前景：如果豪格遭到不幸，福临还能安于位育宫吗？

孝庄挽着苏麻喇姑走过宁寿宫的东次间，不等苏麻喇姑行礼请安，便将她按在桌案前青铜薰笼旁的一个矮凳上。她边脱披风边嗔怪地说：

“你来了也要通报，真守这紫禁城里的规矩啊！”说着，转身坐在苏麻喇姑对面的矮凳上，伸手于薰笼之上取暖，凝目望着苏麻喇姑，端详着，微笑着。

看着孝庄沉静而喜悦的神色，苏麻喇姑知道，在与博洛、宁完我、索尼计议之后，孝庄也许已经把应付今后变化的一切对策都思谋好了。她顺手取下茄色狐皮风帽，也伸手于薰笼之上取暖，凝目望着孝庄，端详着，微笑着。

薰笼里的“红罗炭”无声、无烟、无味地燃烧着，熊熊的火光，映红了孝庄亲切的脸，映红了苏麻喇姑关切的脸，把温暖投给了这两个沉静微笑的女人。

在她们的凝目相视中，孝庄知道，这个侍女深夜来此，必定有着重要的信息相告。她几次想张口询问，却情不自禁地停住了。是啊，三年来，苏麻喇姑悄悄来往于位育宫和宁寿宫之间，禀报紫禁城里的动态，禀报诸王贝勒的动向，察报太监宫女们的议论，禀报皇上福临的喜怒哀乐，传递着宁寿宫外的风云变化，真是难为她了！三年来，她都是匆匆而来，匆匆而去，难得有一个相聚相亲的时间，更没有一次轻松舒心的闲谈。今夜是元旦节，放下一颗焦虑疲惫的心吧，谈谈儿时的情谊，谈谈科尔沁草原的往事，谈谈盛京清宁宫的年月，就是谈谈死去的蒙丽花，也舒心惬意啊！孝庄端起桌案上的一杯热茶，放在苏麻喇姑面前，把科尔沁草原上布木布泰的情谊，袒露给了苏麻喇姑。

苏麻喇姑一颗焦急的心也宽松了。三年来，在这宁寿宫里，在她俩单独会见的时辰，从来没有见过孝庄这样的轻松和适闲。是啊，中原平定了，肃亲王快要回京了，博洛、宁完我、索尼来过了，此刻能不舒心展眉吗？从科尔沁儿时起，自己就侍候这个主子，特别是亲身经历了清宁宫争位、汤泉决策、辽阳平叛、迁移入关等生死搏斗之后，自己太了解这个主子了：筹划方略时，沉稳镇静，不露声色；一旦行动起来，必然是迅雷行空，惊天动地。此刻，她心里不托底的是：在即将爆发的内争中，皇上福临的安全如何保证？位育宫虽然在宫廷禁尉兵马的护卫之中，但位育宫殿堂之内，却是多尔衮心腹爪牙的天下。主子啊，你作何打算呢？她正要把福临的《觅母图》呈交孝庄，但转而一想，何必这样着急呢？难得这样一个元旦节，难得这样一个舒心惬意的夜晚，更难得有这样一个围炉取暖、沉静亲昵的时辰，为什么要急匆匆地打碎送走呢？她接过孝庄送来的热茶，浅浅呷了一口，用传神的眸子，向孝庄表示谢意。

突然，五凤楼敲响了寅时的钟声。钟声驱散了薰笼前沉静凝和的气氛和主仆间舒心惬意的沉默。孝庄蓦地抬起头来，像是一下子拂去了室内的安静怡和，重新抖起了精神；目光刚毅而机敏，话语坚定而简练：

“说吧！又该咱们操心了！”

苏麻喇姑急忙取出福临的《觅母图》呈交孝庄。轻声说：

“冷僧机、锡翰、席纳布库今晚都悄悄去南宫王府祝贺去了。慈宁宫、寿康宫、泰安宫的近臣也都去了南宫王府……”

孝庄听了，没有惊讶，没有作声，只是淡淡地一笑，便打开福临的《觅母图》，目光停留在画面上，神色肃穆了。

也许是那漫天低压的黑云，使孝庄想到了什么，她那弯弯的双眉微微地收蹙了；也许是那摇撼草原的风暴，使孝庄看到了什么，她那清澈的双眼慢慢地黯淡了；也许是那风暴中孤独的、回头觅母的牛犊，牵动了孝庄的心，她那托着《觅母图》的双手轻轻地颤抖了；也许是那隐隐响起的“哞哞”的觅母声刺激了母亲独具的灵犀，她几乎不能自持，脸上闪过一种从未有过的凄苦，泪珠在眼眶打转，突然夺眶而出，滚落在《觅母图》上。

苏麻喇姑凝视着孝庄，眼睛也有些发涩，正要宽慰几句，却被孝庄察觉了。孝庄抬起头来，惨然地一笑，挥去脸上的愁意，含着泪花，故作轻松地说：

“这幅画画得还不错。黑云，风暴，枯草，亏他都想到了。这三年来，你这个老师没有白费心血，他终于知道，世上还有黑云、风暴这些可怕的东西……”

苏麻喇姑报之一笑，借机拭去了自己也禁不住滚出的泪水。

“可他没有到过草原，没有见过牛群，他哪里知道牛犊的习性啊！牛犊不是羊羔，它遇到风暴时，决不回首，而是低头睁目，倔强地抗击着，顶斗着。绝不是这失魂落魄的样子！”

“皇上只有十岁，能想得这么多吗？”

“是啊，他还小，牛角还没有长出来呢！牛角不长出来，怎么对付狼熊虎豹啊！”孝庄说着，拿起火钳，揭开薰笼上的罩丝，把《觅母图》扔进薰笼里。她抬头对苏麻喇姑说：

“科尔沁亲王带着济林娜进京了，伊罗根也来了。有件事情要你亲自去办……”

苏麻喇姑放下手里的茶杯，等待着庄妃的谕示。

“中原形势缓和了，大家都松了一口气。在这热烘烘的开春年头，我要为婉儿和伊罗根完了婚事……”

苏麻喇姑眉头一扬，叫出“好”来：

“这是真的？”

孝庄点头。

苏麻喇姑突然愣住了：

“可婉儿是汉人，按照祖制……”

“按照祖制，满人不能和汉人成亲。所以，你亲自去见科尔沁亲王，告诉他：婉儿是他的义女，是他四年前在科尔沁草原收养的女儿。满蒙联姻可是大清的傳統啊！”

苏麻喇姑立即猜想到，孝庄此着必定有着深沉的用心。但这“用心”是什么？她还没有看清，又不敢挑开询问，便拐弯试探说：

“婉儿又要回科尔沁吗？”

孝庄嗔怪地瞪了苏麻喇姑一眼：

“三年不常在一起，你说话也学会拐弯了。婉儿和伊罗根成亲之后，伊罗根就是科尔沁亲王的女婿，科尔沁亲王的女婿，难道不能进入位育宫吗？”

苏麻喇姑高兴地站了起来，忘情地抓住孝庄的手：

“我盼望的就是这个。皇上身边总得有一个尉迟敬德啊！婉儿的婚事准备什么时候办？”

“总得有十天半个月的准备吧？对！就在肃亲王班师回京的时候办，要办得红火热闹！”

苏麻喇姑起身告辞，正要离去，婉儿走进门来，急忙禀奏说：

“摄政王多尔袞、辅政王多铎和六部尚书来到履顺门，向皇太后拜年节大礼，请求晋见。”

孝庄稍作沉思，便吩咐婉儿：

“传令膳房在正厅备宴，我要赐酒摄政王！”

婉儿愣住了。

苏麻喇姑笑了。

孝庄暗暗在心里祈祷：

“但愿此着不要落空啊……”

四 皇上和侍女的两桩婚事，拉开了一场新的内争的帷幕

在宁寿宫正厅里，摄政王多尔袞、辅政王多铎率领吏部尚书巩阿岱、兵部尚书韩岱、刑部尚书吴达海、户部尚书英俄尔岱、礼部尚书郎球、工部尚书星纳，神态肃穆、礼貌虔诚地向孝庄行年节大礼，恭颂孝庄皇太后千秋圣安。孝庄依制答了礼，并说了一些吉祥如意的话，便请大家就座，吩咐侍女赐酒。

多尔袞和多铎就座于孝庄桌案前的一张圆几旁，六部尚书分别就座于两边的长方几案旁，边饮边谈起来。在多尔袞、多铎的带动下，他们同声颂扬皇上“洪福齐天”，使中原“群寇授首，天宇澄清”。吏部尚书巩阿岱极力赞颂孝庄皇太后“运筹帷幄”，使“朝政清朗，天下归心”。多铎更是提高了调子，称颂孝庄皇太后“宽裕慈仁，夙夜恪勤，神思致远”、“佐太宗皇帝缔造基业，佑当今皇上博得天下”……甜言蜜语，赞歌颂词，充斥了宁寿宫正厅，把孝庄层层包围起来。

孝庄静听着，微笑着，神采飞扬，目光流盼，举起酒杯相贺，以回报眼前这些歌功颂德的臣子，似乎沉醉在志得意满之中。但她的心底里，却苦楚地、默默地叨念着：逢场作戏，皇宫原是天下最大的戏台啊！

孝庄看得清楚，这是多尔袞几年来经营的基本班底，是南宫王府里造成的小朝廷。有朝一日，也许就是这些歌功颂德的臣子，将使自己跌入粪坑，浑身屎臭；将使福临身首两异，尸骨无存。

孝庄暗暗想着：巩阿岱、韩岱、吴达海是什么人？是几个少有战功、少有才智、巧于钻营的宗室王公，是混乱年月里的混子，清平年月里的呆子，江河翻滚时的渣子，可如今都是朝廷里的栋梁重臣了。他们唯一的能耐，就是唯多尔袞之命是从。特别是吏部尚书巩阿岱更引起她内心的反感。

巩阿岱，是现任正黄旗固山额真拜音图的弟弟，是位育宫皇上近臣锡翰的哥哥。他的父亲巴雅喇是太祖皇帝的庶母弟。他的祖母纳喇氏·肯姐是个目光短浅、恃宠撒娇的女人，在太祖皇帝开创基业的征战年月里，她总是谎称自己的儿子巴雅喇有病，不让骑马出征。这种溺爱的结果，使巴雅喇终生无所作为，成了谁也看不起的“秧子”。

巩阿岱同拜音图、锡翰一样，从小就是在宗室贵胄们的冷眼嘲弄中成长的，因而养成了乖戾多变、巧于逢迎的习性，长出了一颗善于钻营的脑袋。

巩阿岱终于露出了本相。在四年前那场刀光剑影的夺位内争中，他把赌注押在豪格身上，与谭泰、图尔格、图赖、鳌拜等结盟，公开反对多尔袞。事情发展的结果，多尔袞当了辅政王，他便一头扎进多尔袞的怀抱，杀回马枪，出卖了图尔格、图赖、鳌拜等人，成了多尔袞的心腹，当上了吏部尚书，并利用手中的职权，把多尔袞的爪牙，塞进了八旗六部，织成了一张蜘蛛网。真是该杀啊！

孝庄暗暗地想着：英俄尔岱、郎球、星讷是什么人？都是两白旗中立有战功的将领，都是从血火中拼杀出来的。在这几个人身上，既有战争年月功绩凝成的血花，又有多尔袞贴在他们身上的彩片。他们都是受人敬重而又遭受卑视的角色啊！特别是英俄尔岱，从太祖皇帝创业时起，就驰骋疆场，出生入死，伤痕遍身，才挣得一个旗务总管大臣的高位。在太宗皇帝执掌国事的十七年中，长时期担任镶白旗固山额真，也算是一个功勋卓著的长者，可惜也跟着多尔袞的马头走了。难怪啊，他长期生活在两白旗，多尔袞一直是他的旗主，他不依附于多尔袞，又能依附谁呢？忠于自己的主子，也是做人的一种美德啊！

孝庄压着心头的憎恨和忧虑，满面春风地离开座位，举起酒壶，为多尔袞、多铎添了酒，再转至六部尚书面前，为尚书们添了酒。她笑语吟吟地说：

“你们这些吉祥话，我如何担当得起！皇上年幼，贪玩于位育宫，懂得什么朝政？大清能有今日的局面，还不是摄政王、辅政王和你们几位大臣支撑的？巩阿岱尚书，你执掌吏部，用人有功！韩岱尚书，你执掌兵部，用兵也有功！英俄尔岱尚书，你是这里的长者，这几年掌管户部，为大家的吃穿花用操了不少心，我敬重你忠心耿耿的美德！……现在是大年开头，又不是在太和殿，多年来难得有这样一次聚会，请大家多饮几杯！”

一位皇太后为臣下敬酒，大约是大清开创以来不曾有过的。尚书们受宠若惊，跪地谢恩，多铎、多尔袞也在尚书们的诚惶诚恐中随着跪倒了。

从孝庄走出东次间的那一刹那起，多尔袞就开始观察这个女人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语了。在大家跪倒庆贺时，他发现孝庄的神色是惊觉的、戒备的，似乎带有一点拘谨；在大家众口一词的歌功颂德中，他发现孝庄的神色是矜持的、似信似疑的，笑容也是朦胧难解的；在多铎提高调子的颂扬中，他发现孝庄的神色是兴奋的、坦然的、心安理得的；在孝庄离开座位，举起酒壶，笑意盈盈地为自己添酒时，他突然发现孝庄的神色是含情带意、笑靥迷人、衣袖生香的。多尔袞的目光失去了准性，终于出现了偏差。

人啊，都有自己性格上的弱点，任何精明的人物也不能避免。在风平浪静、一切正常时，这个弱点或许还可以掩饰，但在极度兴奋或者极度苦恼时，这个弱点就会顽强地表现出来。多尔袞现时正处于王权的顶

峰，今晚来此的目的，又是为了由王权向皇权的迈进，他那“多情好色”的弱点又发作了。此时，他不再分析判断孝庄的一举一动隐藏着什么，一言一语中意味着什么，而是沉迷于孝庄的眉眼肌肤了：这个女人真美，比四年前更美了：秀丽的容颜丰满了，更显得容光焕发，甜美可人；晶莹的眼睛含笑了，更显得情愫缠绵，神韵诱人；如黛的双眉微微一动，使他的心胸紧缩；长长的睫毛忽悠一闪，使他的周身发颤；婀娜的身姿轻轻一摇，使他的神魂像是落下了山崖，腾云驾雾了。当孝庄离开他的桌子向六部尚书添酒时，他痴迷地望着孝庄的背影，那如云飘曳的披风，像是卷走了他的心；她举杯执盏的玉指，像是抓走了他的魂。他用神魂颠倒的目光，竭力穿刺着那金丝银线织就的披风，企图发现披风内的那个秘密的世界。他不醉于酒，而醉于“色”了。他想到自己的福晋阿尔桑，觉得只是一具血肉堆成的活死人。他想起自己宠爱的侍女吴尔库尼，觉得简直是俗不可耐。他开始萌生了一个甜蜜的念头：什么时候才能占有这个女人啊！所以，刚才孝庄的讲话，他根本没有认真去听，也就失去了揣摸孝庄心机的一次重要机会。当六部尚书向孝庄跪倒谢恩时，他被大家的行动惊醒了，也急忙跪倒在多铎的身边。

多铎按照事先和多尔袞计议的办法，开始了向孝庄的试探，并用手暗暗拉了一下多尔袞的衣襟。多尔袞这才想起今晚来到这里的目的，急忙收回了放荡的心，静听着多铎的禀奏，观察着孝庄的反应。

多铎禀奏说：科尔沁亲王吴克善已来京三天，请求圣母皇太后准予会见。并禀奏说：科尔沁公主济林娜也来了，十分想念两位皇太后……

孝庄边听边琢磨多铎的禀奏。她故作惊讶地说：

“真是一个好消息！三年没有见科尔沁亲王了，也很想见一见济林娜，该是大姑娘了！何时会见，由礼部安排。诸位请起，为了这个好消息，也该再饮一杯。”说完，挽起了多铎。

在大家重新入座之后，多尔袞不失时机地说话了：

“禀奏皇太后，臣有一事奏请。若有不当，乞皇太后恕罪。”

六部尚书惊异了：有什么重大事务在这个时辰禀奏啊！

多铎放下了手中的酒杯，注视着孝庄。

“摄政王，你以前有事禀奏，并不这样拘谨啊！”

“禀奏皇太后，因为此事关系大清的将来。”

“噢！既然如此，你尽管说。”

“谢皇太后。科尔沁贝勒和亲王，几十年来，功绩卓著，与天同高，万民共见，天地永载。今皇上已满十岁，天资聪敏，圣躬日健，按我满

洲习俗，已到定婚之年。科尔沁公主济林娜，年已十二，淑贤慧敏，姿容超群。臣思之再三，为永固皇室与科尔沁血肉之亲，表彰科尔沁贝勒和亲王天高地广之功，绵延太祖太宗不竭无尽之福，确保皇上子孙连绵之乐，臣斗胆奏请：聘科尔沁公主济林娜主持来日后宫。乞皇太后决断。”

多尔袞的奏请，不仅使六部尚书瞠目，也使孝庄感到意外。她的惊讶不弱于六部尚书，但她迅速控制了自己感情的流露，转入了急速而匆忙的深思：难以理解的多尔袞啊，你为什么要为仇家科尔沁博尔济吉特氏家族做好事呢？你为什么要投你的对手的所望、所求、所好呢？你为什么不去拆散、反而要加强科尔沁与大清皇室的联盟呢？难道你发疯了吗？她向多尔袞、多铎看去：多尔袞神情专注的脸，多铎期待回答的脸，使她心头浮起了一种可怕与恐惧交织的疑惑。她本想一口回绝，免得跌入多尔袞的圈套。但这件事情太诱人了，太重要了，不仅关系着自己的命运，姑姑的命运，科尔沁的命运，也关系着来日后宫的一切权力去向啊！自己多年来寻求的东西，现时多尔袞主动奉献了，为什么却之不受呢？时机，千载难逢的时机啊！可多尔袞是不做赔本买卖的聪明人，他要索取的代价呢？……管他呢，再冒一次风险吧！

孝庄闪电似的思索，闪电似的决断，闪电似的行动起来。她霍地站起，神色坦然地问道：

“辅政王，你认为这个奏请如何？”

多铎急忙回答：

“摄政王思虑极是。若聘科尔沁公主济林娜主持来日后宫，皇上必诸事顺和。”

“六部尚书以为如何？”

六部尚书早就养成唯多尔袞之命是从的习惯，都异口同声地表示赞同。

孝庄随即说道：

“母后皇太后十分喜欢济林娜，而且早有这个想法。我因为怕有些臣子在背后乱嚼舌头，制造宫廷不和，影响前方打仗，劝慰母后皇太后不要当众提出。现时，天下形势稍稍安定一些，摄政王又亲自倡议，辅政王同六部尚书又都同声赞成，我从众议，委托摄政王为皇上和济林娜商议定亲。摄政王，我这杯酒，专敬你这代天行事的大媒。”

孝庄斟满一杯酒放在多尔袞面前，又追问了一句：

“摄政王打算什么时候为皇上举行定婚典礼？”

多尔衮端起酒杯跪倒回答：

“谢皇太后恩准。谢皇太后委托。如果科尔沁吴克善亲王没有异议，臣准备于二月二日为皇上举行定婚大典。”

孝庄暗暗思索：二月二日，肃亲王豪格也该回京了！她对多尔衮此举的用意似乎开窍了。

“好！二月二，龙抬头，就选定这个日子吧！”

多尔衮口称“臣遵懿旨”，站了起来，欲率众人告辞离去，却被孝庄留住了：

“我还有一件小事告知大家：我的侍女婉儿，今年二十二岁，不小了，我打算在这大年开春，为她完婚……”

多尔衮的头“嗡”地大了。他立即想起该杀的伊罗根，牙关紧咬起来。多铎察觉这件“小事”绝不小，立刻紧张了。六部尚书还不及反应过来，孝庄又说话了：

“男方嘛，就是前几年逃离睿亲王府的护卫头目伊罗根，现时是科尔沁吴克善亲王的贴身护卫，这次大约也来了北京。他和婉儿在睿亲王府时就相亲相爱，苦苦拖了几个年头。我是愿天下有情人都成眷属，要为他们办一个热闹的婚事。你们以为如何？”

孝庄把一切都说明白了，便笑微微地望着多尔衮、多铎和六部尚书，等候他们的回答。

多尔衮沉默了：他恨这个女人，在自己的伤口上撒了一把盐；他恨这个女人，又一次把失败的屈辱贴在自己的脑门上；他恨这个女人，公然亲自出面抬举一个出卖自己的叛种；他更恨这个女人，当着六部尚书的面，硬要自己吞下这枚难吞的苦果。他在仇恨中思索着……

多铎也沉默了：他不再想伊罗根和婉儿四年前那次致命的背叛，而是在竭力思考孝庄此刻的用心。这个心机莫测的女人啊……

六部尚书们都看出了这件“小事”背后有着复杂的因素，都在按照自己的想法，追寻着那内涵的奥秘。吏部尚书巩阿岱十分敏感，这几年来，多尔衮通过他的手，收买了位育宫皇上身边的近臣和侍卫，使福临被控制在多尔衮的手掌之中。孝庄难道要把伊罗根当作楔子插进位育宫吗？他心里不禁战栗起来……

在沉默中，礼部尚书郎球经过反复思虑之后，决定用礼部的职能权力，解脱多尔衮眼下的困窘，对孝庄进行一次试探性的抵制。他跪倒禀奏了：

“臣礼部尚书郎球斗胆禀奏：皇太后慈恩被于侍女卫士，亘古鲜有。惜伊罗根贵属满洲，婉儿身为汉女。满汉不许联姻，乃我大清祖制。乞皇太后深思。”

多尔袞立即从窘境中解脱出来，抬头看着孝庄。多铎等也都抬头举目，等待着孝庄的回答。

孝庄看着大家浅浅一笑，开口了：

“郎球尚书的参奏自然是不错的，满汉不许联姻的祖制，几十年来无人敢违。我想，这个规矩创制于关外的那个时候，大约是十分需要的。可天旋地转，几十年过去了，我们也跑进了中原，成了全国的朝廷。如今的臣民，十停儿有九停儿是汉人，如果还是过去的那一套办法，在满汉之间自设一堵高墙，自挖一道深沟，不准联姻，不准亲睦，不准视为一体，这是聪明的办法，还是愚蠢的做法？礼部官员们为啥不用心去想一想，成年吃老祖宗做好的饭食！”

郎球碰了一个软钉子，不敢作声了。多铎却抓住孝庄话里最紧要的一点——变更祖制，软中带硬地进行反击。他急忙跪倒禀奏：

“皇太后的谕示甚是要紧，变更满汉不准联姻的祖制确属重大事宜，臣将召开议政王会议进行商议，制定新的法规，再呈笺表禀奏。”

孝庄看着多铎，心想：议政王会议三年来早已被你哥儿俩弄得名存实亡了，等你的议政王会议商定，我的婉儿也该满头白头发了。她微微一笑，用赞赏的口吻说：

“还是辅政王想得周到，像这样重大的事情，不经议政王会议商定，哪能行得通呢？你慢慢召集他们商议吧！据我所知，这几年来，满汉不准联姻的祖制，实际上已被爱新觉罗家族中的那些胆子大的子孙暗地里变更了。有的人，偷偷纳了汉人的女子做宠妃，却连一个名分都不给人家，真是‘人面兽心’、缺德到家了。有的将领，到了南方，娶江南女子为妻，却不敢带回家里，怕受祖制的惩罚，弄得连夫妻情分都走形。辅政王能亲自召开议政王会议商议此事，可算是功德无量了。至于我的侍女婉儿，四年前已被科尔沁吴克善亲王收为女儿，名分上也算是科尔沁公主了，算不得汉人，自然无碍于祖制。况且，满蒙联姻，是咱们祖上的传统，我不过是按照祖宗规矩办事罢了。”

孝庄这番横竖理喻、左右讥讽的道理，噎住了六部尚书：婉儿已是蒙古人，祖制也管不着啊！敲打了多铎：你把江南美女刘三秀纳为宠妃，还有脸在这里讲祖制！也提醒了多尔袞：婉儿和伊罗根婚事的提出，绝不是这个女人一时的冲动，而是早有预谋，并且把一切都思谋好了。多尔袞也想到婉儿和伊罗根成亲之后，伊罗根很可能进入位育宫。但他觉得是无须怕的，有自己的心腹锡翰、冷僧机、席纳布库等人，难道还对付不了一个伊罗根？为了剪除声威日重、功绩显赫的豪格，为了消除手握实力的两黄旗将领索尼、鳌拜、塔丹，在这件事情上，顺应这

个女人的需要也是划得来的。再说，满汉不准联姻的弊端，也被这个女人看穿了，说着了，理被她占去了。为了大清的根本利益，这个陈腐的祖制，也该变更了。于是，他抖起精神，果断坚定地对多铎和六部尚书说：

“皇太后谕示，十分英明，十分要紧，关系十分重大。囿于祖制而不知变更者，是十足的呆虫。既然看准的事情还要召集议政王会议商议什么？难道他们不赞同，就不能变更吗？真是被‘议政’议糊涂了！古今天下一家，满汉百姓，都是皇上的臣民，若再沿用满汉不准联姻的祖制，不就是分裂臣民，自取灭亡吗？其他诸多事务，亦属此理。若都囿于祖制，大至朝政方略，小至衣食住行，什么事也别干了。六部官员和文武朝臣，若不扔掉这些因循守旧的念头，大清决然兴旺不了。户部、礼部当依照皇太后刚才所谕，拟定关于满汉官民准予联姻的谕旨，呈报皇上谕示天下。婉儿和伊罗根的婚事，礼部亦应隆重承办，以昭示天下：欲其满汉亲昵缔结婚姻者，我朝嘉许鼓励之。”

六部尚书同声应诺。

多尔袞面对孝庄跪倒，恭敬地说：

“臣如此办理，皇太后以为妥否？”

孝庄没有想到多尔袞转得这样快，变得这样自然而谦恭。她佩服多尔袞的机敏、才智和处理的果断，又担心这种机变中暗藏有新的阴谋。这个“阴谋”是什么呢？令人心神不宁的多尔袞啊！她故作轻松地举起酒杯说：

“请摄政王依理裁决吧！至于婉儿的婚事，不劳礼部张罗了。科尔沁亲王收养得起女儿，也就付得起嫁妆。再说，婉儿是我的侍女，我不会让她太寒酸的。”

郎球赶快献殷勤了：

“奏请皇太后，婉儿和伊罗根的婚事打算何时办理？”孝庄望着多尔袞，笑着说：

“二月二，龙抬头，是个双月双日。也在这一天热闹吧！”

五 突变前夕。科尔沁王府的嫁妆和酒宴，宁寿宫里的同情和多情，南宫王府里的烟幕和杀手

皇上福临和科尔沁公主济林娜二月二日定婚的消息一传出，紫禁城立即沸腾起来。礼部忙于选备聘礼，筹办礼典，通告蒙古各部贝勒和朝鲜使臣，并飞马向科尔沁寨桑贝勒报喜。其他各部都在瞎凑热闹，借机向孝庄和多尔袞大献殷勤。慈宁宫的孝端皇太后、寿康宫的皇贵妃和寿安宫的皇淑妃都来到位育宫，分享这有关未来大清后宫权力延续的欢乐。她们都拿出了自己积蓄中最名贵的珍奇宝物作贺。科尔沁亲王在北京的府邸门前，半个月来，车水马龙，络绎不绝，文武朝臣、宗室王公、蒙古贝勒，纷纷前来祝贺。谁不愿意结交这位未来的国丈啊！

在这炽热气氛中，肃亲王豪格于一月二十七日，带着胜利的喜悦回到北京。多尔袞率领六部官员郊迎十里。在并马进城的路路上，多尔袞将皇上与济林娜于二月二日定婚的喜讯告知豪格，并就二月二日在太和殿设宴慰劳豪格的打算征询意见。多尔袞说：“愿肃亲王以平定流贼张献忠之功，为皇上百年之喜作贺。亲王以为如何？”豪格欣然同意了。

一切都在按多尔袞的计划进行着。

二月一日，是大清一场新的内争爆发的前夕。吴克善府邸、宁寿宫和南宫王府都在为明天的轰轰烈烈和凄凄惨惨作最后的准备。

午前辰时，辅政王多铎带着礼部尚书郎球来到前门外科尔沁亲王吴克善的府邸。多铎之所以亲自前来，是要借与吴克善商定聘婚彩礼和明天定婚礼典之机，摸一摸婉儿与伊罗根成亲后的去向，是婉儿回科尔沁呢，还是伊罗根留在北京？这是多尔袞极为关心的事情，他要以此来判断孝庄内心的奥秘。

多铎和郎球的到来，吴克善用蒙古族的礼节隆重欢迎：在府邸门前铺上了猩红地毯，并由两名侍女跪献了奶茶；在正厅里设置了黄案，在黄案上摆上了香火；在后厅里摆设了酒宴，并请了蒙古各部在北京的几位年长贝勒作陪。一切都显示了科尔沁亲王的知礼和豪放。

宾主进入正厅，在礼让、入座、敬茶和几句寒暄之后，多铎开始了正题：

“本辅政王奉两宫皇太后的懿旨，受摄政王多尔袞的委派，特登科尔沁亲王府邸，礼聘科尔沁公主济林娜主持来日后宫。若蒙科尔沁亲王允诺，大清皇室将不尽感激。”说完，向吴克善稽首，以示聘者之诚心。

吴克善当然明白，这是传统习俗中的一种仪式，在皇宫里仍不能完

全免俗。他也按照习俗中的传统规矩，急忙站起，向皇宫方向三跪九叩，行“望阙”跪拜之礼，然后站起，又跪在多铎面前，恭敬回答：

“科尔沁公主济林娜何德何才，蒙皇太后、皇上、摄政王、辅政王如此垂怜，敢不以奴婢报主之心侍奉皇上？科尔沁博尔济吉特氏一家，感谢皇太后九天之恩，感谢皇上不尽的恩典，感谢摄政王、辅政王的赐爱。”说完，叩首起立。作陪的蒙古贝勒，也都弯腰施礼，以示祝贺。

礼部尚书郎球走到吴克善面前，呈上一份红绸洒金折叠的聘婚礼单，恭敬地说：

“这是礼部拟定的聘婚礼单，已经摄政王过目。摄政王谕示：彩礼菲薄，恐难符公主之意，请亲王过目审视，以便再行商定。”

吴克善当然知道，这也是传统习俗中的一种仪式。在民间，彩礼的多寡，常由媒人居中商议而定。郎球今天扮演的，就是这样一个角色。他也按照传统习俗中的规矩，先向郎球敬了一杯茶，以示对“红媒”的谢意，顺手接过聘婚礼单，装作认真的样子看了起来。

这份聘婚礼单，分为三项写着：

聘定礼：马十匹，玲珑鞍十副，甲胄十副，金茶筒一，银盆一，金大簪三、衔珍珠各五，金小簪三、衔珍珠各五，金约领一、衔东珠七，金耳饰三对、皆衔珍珠，金钏二对，农钮者百，银者二百，诸色表里缎百、棉三百斤，貂皮制冠三张，制衣者百四十张，缘朝服獭皮七张，制衾褥狐皮二百五十张。

行大徵礼：金二百两，银万两，金茶筒一，金盆一，银桶一，铜茶筒一，银盆一，缎千匹，布两千匹，马二十匹，玲珑鞍二十副，驮甲二十副，常等甲二十副。

送皇后至时礼：赐后父母金二百两，银五千两，缎五百匹，布千匹，金茶筒一，银桶一，银盆一，上等镀金玲珑鞍二副，漆鞍二副，马六匹，夏朝衣各一袭，夏衣各一袭，冬朝衣各一袭，冬衣各一袭，貂裘各一领，上等玲珑带一，刀一，撒袋一副，弓矢全，甲胄一副。若后兄弟送至，赐漆鞍马各一，时衣一袭。

当时，大清关于“诸王及官民婚姻聘礼”的制度还没有制定，特别是关于皇上婚姻的聘礼更没有定数。在努尔哈赤和皇太极时，婚姻聘礼更为简单，或送几匹马，或送几匹布，或给一些银两。在更早一些的时候，只要努尔哈赤喜欢哪个女人，用马驮回就是了。科尔沁贝勒寨桑一家有三个女儿嫁给了皇太极，据说就是娶宸妃时，皇太极给的金银、马匹、鞍鞴、刀枪多一些。现时的这份礼单，已经高出过去十倍百倍了。再说，富有的科尔沁亲王，希图的根本不是这些。他装作认真的样子草草地瞄了一遍，装作感激地说：

“皇室赏赐，臣俯首拜谢。”说着将聘婚礼单交给作陪的蒙古贝勒们

观赏。蒙古贝勒们看后，纷纷祝贺，同声颂扬皇恩浩荡。

郎球在贝勒们的颂扬声中，谈起了明天定婚礼典的安排：

“礼部遵照摄政王的谕示，明天的定婚礼典，拟在太和殿举行。母后皇太后驾临视事，由辅政王主持，男方长辈为摄政王，女方长辈为科尔沁亲王。六部官员、八旗将领、蒙古各部在京贝勒都将临场作贺。然后共同参加在太和殿为慰劳肃亲王豪格而摆设的酒宴。明天巳时二刻，由臣驱车迎科尔沁亲王入宫，由摄政王亲自呈纳聘婚彩礼，并由摄政王与科尔沁亲王互换皇上和公主的兰谱，呈母后皇太后审视后存入大内。如此安排，是否妥帖，请科尔沁亲王裁定。”

“谨遵礼部安排。感谢尚书大人劳心劳力。”吴克善拱手作谢，并传令后厅开宴谢恩。

后厅里的气氛亲切而随和。吴克善潇洒，多铎机敏，郎球逢源，蒙古贝勒们豪饮，在笑谈、碰杯和颂扬皇恩浩荡的声浪中，开始了智慧的角逐。

酒过三巡，多铎举杯向吴克善祝贺：

“借花献佛。科尔沁王府双喜临门，可乐可贺，请亲王连饮三杯。”

郎球立即凑趣：

“双喜临门，又是辅政王敬酒，三杯太少了，当饮五杯！”

作陪的蒙古贝勒也随声附和，把五杯美酒放在吴克善的面前。

吴克善当然明白多铎所谓“双喜临门”的含意，特别是孝庄对婉儿和伊罗根成亲后的去向仍然沉默不语，使多尔袞十分关心。他猜测多铎可能要在这个问题上试探了，便耐着性子举起酒杯作答：

“谢辅政王。科尔沁王府的一切喜事，都是皇室赐给的。小女济林娜之喜，多蒙摄政王、辅政王悉心怜爱，得有今天，臣永世不忘。义女婉儿之喜，乃皇太后格外开恩，使她这个苦命女子，得有今天的归宿，臣更是十分感激。双喜临门，喜从天降！臣理应连饮五杯，以谢天恩。”说着，一口气喝了五杯美酒。

作陪的蒙古贝勒高声叫好，郎球端起酒杯，接着多铎的话题向吴克善作进一步的试探：

“‘喜从天降’一句，足见科尔沁亲王忠耿之心，真是耀目生辉啊！婉儿原是汉女奴婢，蒙亲王垂爱，一跃而成为科尔沁公主，实乃千古佳话。臣特敬亲王一杯。”

“谢尚书大人。”吴克善接过酒杯，一饮而尽，亮出杯底说，“大人所

谓‘千古佳话’，实不敢当。婉儿出身于汉族农家，门第寒微，又是侍女，位卑人微，现时连朝廷的一些大臣都心怀疑窦，何以能流传千古？正因为这样，在婉儿的终身大事上，我是决计要像一个义父的。”

“亲王准备以何等嫁妆陪送婉儿公主？”

吴克善知道，郎球想从陪送的嫁妆上判断孝庄的意图了。若果不先拿下这个多嘴多舌的礼部尚书，今天也许会遇到更大的麻烦。他瞥了一下多铎，故作犹豫地说：

“婉儿虽是四年前收认的义女，但终非科尔沁骨肉。伊罗根原来虽是一个护卫头目，现依战功已被提升为蒙古八旗的护军参将了。嫁妆当轻当重，正在思谋之中。轻了，怕惹人窃笑，使婉儿和伊罗根心寒。重了，怕遭朝臣们的非议，弹劾我违礼逾制。大人为礼部尚书，熟悉朝制人情，请为我一决。”说着，斟酒一杯，回敬郎球。

多铎心头一愣：妈的，伊罗根怎么成了护军参将了？女成公主，男成参将，真会变戏法啊！

郎球心头一动：草原上的野狐狸，真是又奸又滑啊！

作陪的蒙古贝勒们跟着他们的马头膘上劲了，一溜儿五杯酒放在郎球的面前，大声不停地起着哄。

郎球发慌了：这五杯酒落肚，还不发晕啊！当他看到多铎“鼓劲”的目光时，豁出去了。便举起酒杯喝下五杯酒，笑着说：

“亲王取笑了，我如何敢为亲王一决。不过我可愿意长长见识，听听何者是轻？何者是重？”

吴克善侃侃而谈：

“所谓‘轻’，即陪送马两匹，鞍两副，被褥两床，枕头两个，嫁衣一单一棉，金十两，银百两。发送出门，拉倒。”

多铎看得出，吴克善在诚心扯淡。就是没有别的考虑，这挥金如土的国舅爷的脸上也过不去啊！

郎球这时的头脑已开始发涨了，晕乎乎的两眼尽闪金光，心里琢磨的话，从失禁的嘴巴冒了出来：

“这是什么玩意儿？一个大臣发送丫鬟，也，也不会这样寒碜啊！”

作陪的蒙古贝勒们见郎球的舌头硬了，嘴巴不灵了，便接着郎球的叫喊议论开了。他们都认为这样做太小气了，太掉寨桑贝勒的身价了。

吴克善笑了：

“尚书大人和诸位贝勒都说这样小气寒碜，别人大约要骂我‘抠门’了。按照中原的习俗，汉人重义气，一些贤人义士，对待义女常优于亲生女儿，有的为义女的出阁，不惜倾家荡产，以博取‘重义’之名。我也想向那些汉人学一学，来个‘义嫁婉儿’。所谓‘重’，即陪送战马五十匹，雕鞍五十副，士卒五十人，甲冑五十副，五尺长剑五十把，牛皮撒袋五十个，弓矢全，绸缎被褥八铺八盖，男女衣裳各十套，女婢十人，男仆十人，金百两，银万两，零七八碎的东西，尽婉儿取带……”

郎球心凉了：这不是一个佐领的兵马吗？难道这是圣母皇太后的意思，要在福临身边安排一支心腹御林军啊！他用含混不清的声音喊道：

“有，有这样陪嫁的吗？要，要是个真、真公主出嫁，你、你要陪嫁一旗兵马进京啊……”

作陪的蒙古贝勒们却来劲了。他们与吴克善碰杯，说这样气派，够意思，是科尔沁亲王的架势……

吴克善急忙拦住敬酒的蒙古贝勒们，似乎有点为难地解释说：

“因为伊罗根是个无家无业、母死父丧的孤儿，不得我一个人全兜着吗？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尚书大人，你觉得这样重的嫁妆合适吗？”

郎球已在迷糊中转悠了，多铎只好亲自出马。他纵声大笑，赞赏地说：

“这样的嫁妆好，方显科尔沁亲王重义忘利的本色，足使天下的义女义子赞叹不已。我朝婚嫁彩礼迄今尚无定制，嫁妆多少，随人而异，随情而异，随财而异，更何况伊罗根还是一个无家无业、母死父丧的孤儿。可惜，亲王忘记陪嫁他们一件要紧的东西……”

“恭请辅政王示知。”

“可惜亲王没有在北京为他们建造一座宫院。那么多的兵马无处居住且不必说，连新郎新娘的洞房也没有啊！”

吴克善当然知道多铎这话的含意，他故作失悔歉疚地说：

“我今日喝酒过量，说了许多无关重要的淡话，却漏掉了这个关键的嫁妆。我已在科尔沁给他俩修建了一座庭院，并划出一片庄田足够一百兵马吃住花用。婉儿与伊罗根成亲之后，将随我一起返回科尔沁。”

郎球扶桌站起，口齿不清地问道：

“你，你说的都是真、真话？”

“我离不开伊罗根啊！”

“好！这样，摄政王就……”

多铎打断了郎球的话，把礼部尚书按在座椅上，抬头追问吴克善：

“那圣母皇太后同意婉儿远去了？”

吴克善急忙拱手回答：

“禀奏辅政王，我还不曾请见圣母皇太后。但愿她能舍得让婉儿远去。”

多铎笑了，吴克善也笑了，作陪的蒙古贝勒看着阳笑、阴笑的两个亲王，都惊异了。郎球没有任何反应，他真的醉了。

当多铎和郎球走进科尔沁王府的时候，皇淑妃和苏麻喇姑也先后来到了宁寿宫。

皇淑妃是来关照婉儿的。因为婉儿已是科尔沁“公主”，今天将要回到科尔沁王府，等待明天的出嫁，她特来叮嘱几句女儿家应注意的闺房琐事，代她那被多尔袞折磨死去的其丽格，尽一点主子的情谊。

苏麻喇姑是来为婉儿送行的。姐妹一场，在出嫁这样的大事上，总得有一点表示。

皇淑妃见到孝庄后，被请进衍祺宫的卧室攀谈起来，苏麻喇姑借机来到婉儿的新房。

婉儿结婚的新房，在衍祺宫东侧的一间庑房里。出衍祺宫左拐，走尽前廊，穿过垂花门，再左拐走进回廊十多步便是。这间房子不大，但距离孝庄的卧室很近，隐蔽而又清静。

苏麻喇姑走进新房，婉儿十分高兴，一把拉着苏麻喇姑坐在床榻上，一头扑在苏麻喇姑的怀里，羞涩地笑着哭了起来。婉儿的心情是复杂的，苏麻喇姑是理解的，她抱着婉儿抚慰着，取笑着。婉儿破涕为笑了。

苏麻喇姑打量着这间不大而清静的新房：四壁和顶棚都裱糊一新，地上铺着厚厚的猩红地毯，新漆的红门红窗上贴着纸剪的“喜”字，窗的四角，贴着各式吉祥的窗花，喜气洋洋，热气腾腾。新砌的床榻上，铺着“喜鹊闹梅”图案的棉褥丝罩；床榻顶端，叠放着四床描龙绣凤的绸缎五彩飞云被子，被子上放着一对圆桶形绣顶鸳鸯枕。苏麻喇姑用手向被褥一摸，地笼里的热气已把床榻烧得暖烘烘的。顺着右侧墙壁，摆放着一溜儿四个红漆描凤楠木箱，箱子上贴着牡丹、荷花、菊花、腊梅的暗花图案金片，金色的虎头锁闪着亮光。左侧墙壁一边，是一座紫檀木嵌梳妆台。绿窗前的桌子上，放着一只金茶筒和一只银茶筒；桌子两边，是四只大理石做面的凸肚宫凳，上面是红缎流云红缎垫。这房舍，这布

置，这眼前的一切，当然与一个真的科尔沁公主的府邸摆设相差甚远，但对一个侍女来说，已经是天顶地边了。苏麻喇姑看着，想着，眼睛发涩，泪珠儿滚了出来。

婉儿没有注意苏麻喇姑悄悄滚落的泪花，她正忙于给苏麻喇姑沏茶。在皇宫里待久了，特别是在孝庄身边待了三年，宫廷里的争斗也慢慢看出来了。这件婚事，她除了从心底感激孝庄的恩典外，她弄不清楚，为什么要拐一个弯去充当科尔沁“公主”。以往的几个宫女，不都是看个将校人家嫁出去也就算了，何况自己是一个无根无基的汉族女子。她不敢询问孝庄，难得有这样一个机会，她要请苏麻喇姑消除自己心里的这块疑团。

婉儿把茶献在苏麻喇姑面前，刚要开口，苏麻喇姑顺手打开带来的包袱，取出两套蒙古族式样的服装，放在婉儿面前。

婉儿一看，是两套做工精细、款式新奇的嫁衣：一件是红缎洒金起肩紧腰飞裙长袍，前胸两处用金线绣有两朵含苞待放的牡丹花，精巧而秀雅。飞裙底边四周，是一圈纤细的绿草黄花瑞草。一件是紧身内衣，上衣是用粉色细绸做的，一反蒙古族服装的斜襟侧扣，对襟镶边，既方便而又大方。下衣是用黑色细绸做的，紧身束腿，很显腰身。婉儿暗想：这两套服装，没有半年的时间，是做不出来的。巧手的姐姐啊，难道你早就知道有这么一天吗？

苏麻喇姑看着婉儿高兴的样子，拉起手说：

“这是我五年前为自己准备的嫁衣，现在用不着了。你这几年长高了，我估量你能穿，这几天又思摸着你的身形改做了，算是我的一片心，你莫嫌弃。”

婉儿愣了：

“你的嫁衣？”

“怎么，不信？”

“姐姐，你……”

苏麻喇姑抱住婉儿，苦苦一笑说：

“我也曾遇到过一个好人，也有过你一样的痴想，也想过有你这么一天。可那都成了一场梦，一场破碎的梦……”

听着苏麻喇姑哀怨的私语，看着苏麻喇姑那七分悲切、三分做笑的神情，婉儿的心里沉重了：

“姐姐，这几年来，你一个字也没有说过……”

“说什么呀？不说都忘不了，再说就更难忘了……”

“他是干什么的？”

苏麻喇姑紧抱着婉儿，贴腮而坐，沉浸在那难忘的回忆之中：

“他呀，和你一样，也是个汉人，还是一个读书人，是太宗皇帝从中原掳来的。那是七年前的事，他二十多岁，身子骨很弱，看上去也就是十八九岁的样子。他到盛京后，谁也不了解他，就被拨到三官庙花房里当奴隶。他长得一般，可会写，会画，会吹箫，会下棋，有着一双招人喜欢的眼睛，那是一双会说话的眼睛啊！是他那呜咽的洞箫声，引起了我的注意。那声音，如泣，如诉，如哀，如怨，像他的人一样，既是透明的，又是深沉的。他终日不说几句话，说出的话，就像是心血凝成的，够你思味一宿。是他的画，引起了我的好感。他闲暇的时候，就在地上画牡丹，画月季，画菊花。在我送花取花的一来一往中，认识了他，迷上了他，摸到了他那颗孤单沉郁的心。他的心真热，热得发烫啊……在两年偷偷地交往里，他教会了我画画写字，我把心全交给了他……”

“皇太后知道吗？”

“那时，她是永福宫的庄妃，能不知道吗？开始，她说我劝我，说满汉不准联姻是祖上的规矩，说偷情相爱是要杀头的，劝我赶快断了相好的念头。我不听，偏要好。她就设法帮我遮掩，还借赏花的名义，把那个汉人奴隶召进永福宫，察看那个汉人的人品才智。她也很满意，夸我有眼力。这两套嫁衣，就是在主子看过那个汉人之后，我抽空缝制的。这衣料，就是主子赐给我的。嫁衣做成了，主子去见太宗皇帝，借养花的名义，请求太宗恩准把那个汉人调到皇宫充役，以图在皇上的眼皮底下建立一个讨皇上喜欢的功绩，用赐婚的办法，给我们一个花好月圆……”

“太宗皇帝恩准了吗？”

“皇上恩准了，人也调进皇宫了，可我俩的事情被人密告了。皇上震怒，训斥了主子，并要把我赐给贝子博洛做第四个福晋。我发誓不从，愿意侍候主子到死。主子又为我哭求皇上免于赐婚。皇上答应了，可那个可怜的汉人，却跳进洪水暴发的浑河，永远消失了……”

泪水在苏麻喇姑的脸上流着。她没有痛哭，眼睛里闪着怒火，鼻息中含着愤恨，牙关下咬着痛苦，眉宇间闪动着刚烈之气。婉儿似乎理解了苏麻喇姑平日的那种沉稳、干练和大胆，理解了这个三十多岁的大姐平日对待宗室王公的那种冷眼，理解了这个年长侍女对待孝庄的那种贴心和忠诚。她爱这个大姐，她恨那个告密者：

“那个告密者是谁？”

“睿亲王多尔袞。”

这个名字，苏麻喇姑像是从牙缝里喷出来的，每个字都像是一根钢针刺痛着婉儿的心。主子其丽格遭受虐待的惨状，伊罗根在看押房里那血糊糊的手臂，自己在睿亲王府里几年中提心吊胆的日子，都一股脑儿浮现在眼前。她紧紧抱着苏麻喇姑，惊恐而失声地说：

“又是他啊……”

苏麻喇姑从痛苦的回忆中醒悟过来，急忙拭去眼泪，抚慰着婉儿：

“你的命比我好。今个儿已不是过去的年月，圣母皇太后已不是当年的庄妃，这不就生出个科尔沁亲王收认义女的办法吗？再透给你一个信，伊罗根也要进宫了。你们小两口日夜厮守的日子快到了。”

婉儿的心甜滋滋地急剧跳动着。她叫了一声“大姐”，把头埋在苏麻喇姑的怀里。这时，一个宫女推门进来，高兴地传报说：“内院大学士范文程老先生道喜来了。”

内院大学士范文程于今年正月初六，与刚林、祁充格一起，被摄政王多尔袞任命为文官衙门三领袖。他当然知道，自己虽居于文官衙门三领袖之首，但只是一个徒具虚名的幌子，内院的重要事务，还是要由刚林和祁充格办理的。

今天早朝，多尔袞突然提出要派人去山东曲阜祭祀先师孔子，指名要他前往，并限令今天午后未时出发，以便参加山东学子的一个什么集会。

他知道，近二三年来，孝庄和多尔袞都对先师孔子崇敬膜拜起来，像历史上的各代王朝一样，也慢慢掀起了一股“尊孔崇儒”的热潮。他们需要儒家的说教迎合中原的读书人，也需要用儒家的说教规范中原黎庶的言行。这也是庄妃早就主张的“以汉制汉”啊！

他更知道，多尔袞指名要自己离开北京，是有着深沉用心的。豪格回来了，一场新的内争将会随时发生，自己已属是非之人，应当趁早滚得远远的。有确切的消息吗？没有。有不确切的传闻吗？也没有。只是自己几十年来在皇宫里积淤的一种“警觉”。

此刻离开这是非之地也许是一种“福分”吧？也许是多尔袞对自己的一种“照顾”，也许是一种尚不知道的因素促成的。离开皇宫吧，离开北京吧，看看辉煌的孔府孔庙，游游东岳泰山，也是自己多年的心愿啊！

就这样悄悄地离开吗？他心里总有点不踏实，觉得有一种刺心的歉疚折腾着。他仔细思索，原来是几十年来与皇太极风云际会残留在心中的情分，是近几年来孝庄对自己的信任、尊重和重用淤积在心头的感激。不能撇开孝庄悄悄离去！为人谋而不忠，耻为人啊！

这个心计深沉的老谋臣打定主意之后，便以祝贺婉儿成亲为借口，提笔写了一幅喜幛，顺手抓起桌上的两株盆景，亲手用红绸包装妥帖，吩咐两个侍仆拿着，大摇大摆地走出内院，来到了宁寿宫。

婉儿和苏麻喇姑急忙走出迎接范文程。范文程笑吟吟地拱手道喜，并示意侍仆献上贺礼。婉儿急忙以大礼致谢。苏麻喇姑十分机敏，猜想这位老谋臣的到来，必有深意，便赏赐了两个侍仆，并吩咐宫女带着两个侍仆去客室饮茶，把范文程请进婉儿的新房里。

范文程进屋后不及就座，急忙打开喜幛交给婉儿：

“老夫亲笔书写喜幛一幅，祝科尔沁公主百年之喜。”

苏麻喇姑一看，幛首写着“燕科尔沁公主婉儿新婚”，幛中是“琴瑟友之”四个赫然大字，幛尾署名“范文程”。仅这一幅喜幛，就够婉儿光彩了。

接着范文程亲手打开盆景上的红绸：

“再呈两株盆景为科尔沁公主增辉。这株是‘虬松朝阳’，祝公主寿比苍松。这株是‘葡萄聚翠’，愿公主多子多福。”

婉儿再次跪拜道谢，并请范文程就座，苏麻喇姑急忙献茶。范文程在接过茶杯时轻声说道：

“老夫奉摄政王之命，今日就离京外出，能否向圣母皇太后一别？”

苏麻喇姑机敏地说：

“圣母皇太后刚才还叨念老先生，说你一定会来的，老先生真的来了。”说着便带领范文程向衍祺宫走去。

在衍祺宫东次间里，范文程晋见了孝庄和皇淑妃。着重禀奏了他对近日宫中形势的担心，直言不讳地说出了多尔袞和豪格之间最近可能爆发内争的“警觉”，使孝庄和皇淑妃都紧张起来。特别是皇淑妃，心里一紧张，脸色就变得吓人的苍白，眸子也变得惊恐不安，更加剧了室内紧张的气氛。孝庄虽然对此事早有所思，但没有想到会很快爆发，她觉得多尔袞纵然不能容许豪格的存在，也需要一定的时间和一个人令人信服的借口。现时，她倒相信这个老谋臣的“警觉”了，特别是在这远去山东之前，匆匆赶来提醒自己，更引起了她的重视。她望着范文程赞许地说：

“‘警觉’有时比一些似是而非的事实更为准确。老先生能不能把这种‘警觉’谈得更具体一些？”

范文程沉思片刻，低声回答：

“臣这种‘警觉’，源于月晕柱润：一、近日来刚林、祁充格频繁出入于南宫王府，声称为商议皇上定亲礼典和满汉联姻事宜而奔忙。哗众者难信，欲盖者弥彰。难道不也会以此两事为借口谋划别的事情吗？二、两白旗将领苏拜、阿尔津先肃亲王九日回京，日夜聚于南宫王府，很少回家，连妻儿亦有怨语。现时军情无急，事出无因，亦令人生疑。三、肃亲王征战两年，功绩卓著。而两白旗大营之中，却传肃亲王有指挥失误之举，亦非正常之象。四、臣风闻肃亲王在军中曾有提升杨善之弟机赛为护军统领之事。圣母皇太后和皇淑妃知道，杨善是被处死的叛逆啊！五、摄政王近来行踪乖戾，常态有异。如赞肃亲王之功，迎肃亲王于郊外等，其用心之诡奇，臣闻之不寒而栗……”

孝庄听明白了。多尔衮的诡奇，不也包括“有尽忠皇上者，予用之爱之；其不尽忠、不敬事皇上者，虽媚予，予不尔宥也”的讲话吗？心之所思，情之所急，脱口而出：

“违常情者伪，有矫情者诈！”

“臣担心的就是这‘伪’、‘诈’两字。愿圣母皇太后和皇淑妃有所准备，臣就放心远行了。”说着，跪地叩头告别。

皇淑妃已被南宫王府的活动和多尔衮诡奇的用心吓蒙了，便惶惶失神地说：

“老先生别走，可有对付的办法吗？”

范文程何尝不想拿出应变的方略呢？他确实没有啊！站在那里呆住了。这时，一个宫女走了进来禀报说：肃亲王豪格来到宁寿宫正厅，请见孝庄皇太后。范文程听说豪格来了，一个应变策略浮上心头。他急忙禀奏：

“请圣母皇太后立即召见肃亲王，弄清这两年来征战中的功过是非，更要弄清那些暗里传播的流言蜚语。借明天宴会之机，请肃亲王子力争主动，先发制人，有功莫让，有过莫饰。做人光明磊落，鬼就不敢上身了。可肃亲王心粗气浮，少于计谋，能否做到‘以正压邪’‘以正避邪’，臣是没有把握的。请圣母皇太后决断。”

孝庄点头，感谢这个老谋臣的忠心。她本想留住范文程详作计议，但见范文程行色匆匆，又怕引起多尔衮的“警觉”，便在感谢与祝福声中，送走了这位老谋臣，单独去宁寿宫正厅会见肃亲王豪格去了。

豪格是带着他的王妃阿尔寨来到宁寿宫的。他之所以要带阿尔寨来，是为了表示这纯属一次家人的请安。

豪格的心是疑惑的，苦楚的。回到北京四天来，他听到了许多关于多尔衮的议论，好的，坏的，不好不坏的，不明不白的，都搅动着他的心。大贝勒代善有气无力的反应，郑亲王济尔哈朗躲躲闪闪的反应，多

尔衮和多铎过分热情的反应，英亲王阿济格满脸横肉不走形的反应，都使他两年来松弛自裕的心突然地紧张起来。昨天晚上，他得准晋见皇上福临，在众多的侍卫、近臣乱哄哄的陪同下，他发觉福临的言词是非常谨慎的，而眼睛里闪烁的目光却是焦急、焦虑的，使他的心由疑惑而紧张起来。福临越是讲两年来的愉快和舒心，他的心越是阵阵地发紧：皇上的处境也困难啊！

晚上回到府里，王妃阿尔寨把一切都准备好了。在卧室床榻上的桌子上，准备了美酒佳肴，连床榻上的被褥也铺好暖温了。可他觉得非常孤独。眼前不再有心腹、谋臣和朋友，俄莫克图、杨善、伊成格、罗硕都含冤死了，谭泰也埋葬了友谊跳到高枝上去了。他拉起阿尔寨的手，面对面地坐在桌边，久久地凝视着，默默地端详着，生怕她突然消失似的。温柔多情的阿尔寨，轻轻抚摩着豪格的手，轻声细语地为豪格解忧。

“这是怎么啦？十多年还没有看够！仔细看看，看哪一块不是你的阿尔寨……”说着走到豪格的身边，紧紧依附在豪格的怀里。

豪格紧抱着柔情的妻子，亲着她额头的黑发，舒了一口长气，用手抚着妻子的脸颊，望着那清泉般的眼睛，温存地说：

“两年不见，想得慌啊！你从来不喝酒，今晚陪我喝两杯好吗？”

阿尔寨笑着点头，轻盈地拿起酒壶，为豪格斟满了杯，也为自己斟了半杯，等豪格饮下之后，她也抿着嘴喝了下去。她的脸颊绯红了，拿着酒杯的手哆嗦了。她更艳丽了。豪格急忙夹起一口菜，为她解辣压酒。

阿尔寨天生不能喝酒。也许她长得太美了，怕酒气酒味损伤了她如花似玉的容颜；也许她细嫩的肌肤内有一种美的细胞，时刻保持着对酒的戒备，使她年过三十仍然青春常驻。几年前因为一件特别高兴的事情，她喝了一杯酒，结果，声音也哑了，眼睛也肿了，连舌尖上也长起了米粒泡。此后，她就滴酒不沾了。今晚，她知道自己的丈夫心里不痛快，宫廷里的红火黑烟又要旋天盖地了。为了丈夫心里能够舒服一些，她什么都愿意做啊！阿尔寨噙着泪花，把酒杯放在豪格的面前，娇声娇情地说：

“这酒真清香啊，再给我斟一杯，我陪你喝。不，你喂我喝……”

豪格斟满了酒，端起杯子，望着心爱的妻子。阿尔寨闭上了眼睛，等着丈夫喂她。豪格心疼了，举起酒杯，猛力灌进自己的嘴里，抱着阿尔寨亲昵地说：

“别陪我受罪了。你先睡吧，有些事我得想一想。你放心，酒，我我也不喝醉了。为了你，为了你的心……”

“我真不中用，喝半杯酒，头就有些晕了。我躺在床上看着你，心里也踏实啊！”

“不！我们这就睡。什么事也不会有，我不过是穷操心罢了。”

豪格抱起阿尔寨放在床榻上，他也躺在妻子的身边。阿尔寨在半杯酒力的催促下，头枕着丈夫的臂膀入睡了，豪格在阿尔寨温馨的鼻息声中开始了痛苦的思索：

“新的内争快要爆发了。目标当然是皇上福临，但多尔袞会拿谁开刀呢？郑亲王济尔哈朗已被整下台，跌进猪粪坑里，臭了。大贝勒代善已形同枯木，不装聋作哑也说不出话来，僵了。博洛、勒克德浑、尼堪这些郡王贝子的名气，还没有达到叫多尔袞嫉恨的程度。看来，多尔袞的刀尖所指，就只有自己了。唉，自己为什么总是首当其冲呢？

“是当年那解不尽的冤仇吗？是今天的‘功高震主’吗？阴差阳错，现时，震动的不是皇上，而是有着旧仇新恨的多尔袞。天地安排，为什么总是遇到这个多病而又死不了的对头啊！

“在平定中原群雄的征战中，自己是一个能够号令十万兵马的统帅，可在这场新的内争中，自己只是一只被剪去了翅膀的秃鹰。自己虽是一旗之主，但现时的正蓝旗，天知道还有几个忠心的将领。自己也弄不清谁是多尔袞的爪牙啊……”

豪格突然想到“鸟尽弓藏”四个字。现在看来，求“藏”也难啊！也许只有“兔死狗烹”了……

“为什么要死死追剿张献忠不放呢？又为什么要幸运地一箭射中张献忠的咽喉呢？不该有的后悔，又不能不后悔的后悔啊！”

豪格在寻找保护自己的力量。他想到了孝庄：

“也许只有圣母皇太后能把握这块翻滚的黑云，制服心黑手毒的多尔袞，避免这场内争的爆发，维持宫廷中这暂时的平静，给自己一个喘息的时间。可后天是皇上定亲的日子，也是婉儿与伊罗根成亲的日子。她正在兴头上，用这样的事情去打搅合适吗？这几年来，她的日子过得何尝容易呢？……”

阿尔寨醒了。她用手摸着丈夫，确信丈夫确实睡在身边，并且还搂着她。她放心了，紧紧依偎在豪格的怀里，又甜甜地睡着了。

豪格决定明天带着阿尔寨去宁寿宫请安祝贺。

“让她也着实地快活几天。多尔袞纵然诡诈，也不会在皇上定婚的日子下手吧……”

孝庄走进宁寿宫的正厅，豪格和阿尔寨双双向孝庄跪倒，行家人跪拜大礼。豪格请安后叙述了对孝庄皇太后的眷念，阿尔寨再三感谢两年来孝庄皇太后对自己的怜惜和照应。孝庄急忙搀起豪格和阿尔寨，与他们夫妻同坐在一张几案旁，吩咐宫女敬茶，亲切地攀谈起来。

两年不见的豪格，已经变得开朗随和了。胖胖的脸上，闪动着一双明亮的眼睛，剃去了连腮的短须，也显得年轻了，不再有昔日的忧郁，不再有昔日的沉默，和美丽的阿尔寨坐在一起，更显得英武豪气。阿尔寨长得很像孝庄，孝庄也喜欢阿尔寨，平日她俩的关系就比较亲密，今天更显得亲昵了。

豪格谈论着他两年来的经历和见闻：那惊心动魄的多样战斗，那离奇古怪的各地风情，那瑰丽峻险的秦关蜀道，那汹涌壮阔的大江大河……豪格竭力用山川的壮丽和风情的秀雅为孝庄宽阔的胸怀助兴，阿尔寨极力鼓动孝庄来日作高山大川之游，以施恩于辽阔的国土。

孝庄听着，雄心勃勃了……

豪格接着表达他两年来积累的祝福：祝福皇上洪福齐天，仅用三年时间，就稳定了天下，开创了满洲亘古未有的业绩。祝福两位皇太后圣体安康，维系着大清的兴盛。祝福皇上与济林娜订婚，延续了皇室与科尔沁的骨肉情谊。祝福婉儿和伊罗根成亲，使天下有情人都成眷属。

孝庄听着，心里感动了……

在豪格依次的祝福中，阿尔寨依次恭敬地献上四川的银耳、金橘、腊肉、文君酒作为对孝庄的孝敬，再献上两颗宝石，算作对婉儿的贺礼。然后取出一把剑交给豪格，由豪格亲自呈献孝庄，算作对皇上福临订婚的祝贺。这把剑，就是努尔哈赤死前传给豪格的那把刻有“龙虎将军”字样的传家宝。

孝庄接过剑，她的心紧揪在一起，真想哭啊！

“肃亲王啊，你真的不了解这巍峨皇宫里特有的世情吗？这青砖铺垫的土池，滋生成长的不是一般人，而是神形鬼魂的怪物！华丽辉煌的外衣里，可能隐藏着一颗墨黑的发着幽光的心；居于高位权重的人，也许就长着一颗最卑下的灵魂，而且都在按照皇宫里特有的线轴旋转。这是因为皇宫里有着一把天下最高最火最邪的权势魔椅。可你，却在兴高采烈地谈论着山川名胜、风土人情、雄关险道，笑声朗朗地为别人祝福。范文程说，多尔衮已经挖好了等你跌落的陷阱，你是真的不知，还是佯装不知呢？

“肃亲王啊，你真的没有看到多尔衮失去常态的表演吗？他近来过分的热情，过分的关心，过分的友好，难道就没有引起你的怀疑和惊讶吗？两年来战场上的拼杀使你的观感麻木了？赫赫的战功使你的心神沉醉了？久别重逢的夫妻恩爱使你的神魂颠倒了？你献上了宝石，献上了

短剑，献上了美好的祝福和美酒佳肴，为什么没有献上你对当前形势的看法和你心中的忧虑疑惑呢？哪怕是几句粗鲁的谩骂也好啊！范文程说，苏拜和阿尔津日夜聚于南宫王府，也许别有所图。你是真的不知？还是佯装不知呢？

“肃亲王啊，在这两年的征战中，你真的没有做过授人把柄的蠢事吗？将在外，原可依据敌情我情专断其事，不受君命的约束，可你不同啊！你和福临之间，还隔着一个摄政王——你的冤家对头啊！君是无权的君，王是专横的王，任何一个漏洞差错，都会埋葬你这两年的烜赫业绩。范文程说，两白旗大营里出现了攻击你的流言蜚语，你真的不知道吗？

“你为什么带着阿尔寨来啊？也许是为了回避这些不愉快的奇言怪行，也许是因为明天是福临定婚，婉儿成亲的双喜日子，你是怕打扰我这几天的兴致啊！你哪里知道，我这脸上的微笑，正是我心头的哀愁啊！

“挑开说吧！该问的问个明白，该谈的谈个清楚，拨出一个对策来。像范文程说的，你在明天的宴赏会上，堂堂正正地站在群臣之前，以正压邪地来一个先发制人，赶走逼向你身边的那些鬼魂。”

孝庄打定主意要从“机寨事件”上问起。但当她看到豪格身边沉静贤淑、满目含情的阿尔寨时，她的话停留在嘴边，打定的主意犹豫了：

“两年来担忧受怕、惊梦反侧、衾单被冷的阿尔寨，刚有一个久别重逢的甜蜜梦境，就要被自己冷冰冰地打破了，于心不忍啊！妻子，把一切都放在丈夫身上，自己不也有过那难以忍受、难以排解、难以忘却的时候吗？满腔子的火苗等待着舒心的时刻，一盆凉水浇在心上，什么情绪也没有了。阿尔寨啊，人们都说你长得像我，你的那颗心也长得像我的心吧！”

孝庄久久地看着阿尔寨，终于咽下了口边的话，改变主意了。

女人，女人的同情和多情，终于导致了一个无可挽回的错误。孝庄也是女人啊！

怎么对付多尔袞的“伪”和“诈”呢？孝庄决定利用孝端皇太后的地位和人望，先抑制住多尔袞的冒险，过了明天，再和豪格周密计议。她心里与豪格有着相同的估计：多尔袞纵然“伪”、“诈”，总不会在二月二龙抬头这个日子里发难吧？她轻轻舒了一口气，热情亲切地对豪格说：

“肃亲王立了大功，皇上和母后皇太后很高兴，在明天的宴赏会上，母后皇太后还要当着群臣的面褒奖你。要让群臣知道：皇上虽然年幼，可有一个功绩卓著的皇兄。”

豪格知道，这是孝庄透露出的一个对付眼前政局的一项措施，他的

心稍微轻松了。

阿尔寨不知道这些，但她知道，孝庄在怜爱她，关心着她夫妻久别重逢的欢乐。

豪格和阿尔寨向孝庄跪拜致谢。孝庄呢？微微地摇头、笑着，她心里有些茫然了。

酉时时分，当皇淑妃走进慈宁宫，把孝庄“用重赏豪格以抑制多尔衮冒险”的想法转奏孝端皇太后时，多尔衮在南宫王府密室的床榻前来回不停地踱步，等待着多铎和郎球从科尔沁王府归来。明天就要向豪格发动进攻了，这一仗将决定自己一生一世的荣辱啊！

他宠爱的侍女吴尔库尼，穿着猩红洒金紧身小袄，散发披肩，神情浪荡地坐在床边，痴情地等待着多尔衮踱步的停止。她已摸透了多尔衮的脾气：在这样的踱步思虑紧要事情的时间里，多尔衮是入了魔的铁石人，冰冷无情，刀枪不入，若稍有打扰和触碰，就会冒出烧人的火星。过了这段时间，踱步停止了，事情决定了，常人的一切才会回到这瘦小有力的身躯上来。

经过一个月来反复的、精心的思虑，多尔衮制定了一个雄心勃勃的计划：不仅要剪除凯旋的豪格，还要剪除握有两黄旗实权的索尼、鳌拜、塔胆和垮而不服、图谋东山再起的济尔哈朗。他确信，只有收拾了这些年长的和年轻的政敌之后，孝庄才会低头就范，福临才会乖乖地让出皇位。

鉴于四年前那次功亏一篑的失败，多尔衮把这次行动当作一个重大的战役来实施。他把这个战役分为三个阶段：剪除豪格阶段，剪除济尔哈朗、索尼、鳌拜、塔胆阶段，威逼庄妃就范、福临让位阶段。他准备用一年的时间，递次展开，稳扎稳打，尽量减轻朝廷里的紧张气氛，在人们惶恐而不致动乱的状态下进行。必要时，他准备抛出几个亲信将领的头颅，以扰乱人心的正常思维。在人员调配安排上，为了确保机密，不致因一人背叛而毁了全局，他采取严格分工、专案专用的办法，确定了各个阶段使用的兵力和主将，并与这些主将分头作了交谈，具体商定了行动的方案。在策略上，他决定不与孝庄正面冲突，要更加恭顺地接近这个女人，让多铎以辅政王的身份，亲临前线，指挥和处理这场安排妥帖的宫廷变革。

明天，第一阶段的战斗就要打响了。多尔衮不敢有丝毫大意，他在踱步中一点一滴地思索着孝庄近日的行踪。据皇宫里的耳目禀奏，除了有关福临定婚，婉儿成亲，宗室王公祝贺，孝端皇太后、皇贵妃、皇淑妃的走动和苏麻喇姑的出入外，就是今日午后范文程的祝贺和豪格夫妇的请安了。多尔衮猜想得出：豪格夫妇的请安，绝不会只是献上四川的银耳、文君酒。范文程阔步招摇的祝贺，绝不会只是一幅喜幛、两株盆景。但这些活动的内幕是什么，孝庄有哪些反应？却是茫然不知。多尔

袞心头总是推不开这沉重的阴影。

多尔袞也知道，在宁寿宫里，他没有底线和耳目。这个女人像保护她的肉体一样，总是把衣扣扣得紧紧地，连烧火的杂役、洗衣的女仆、清理屎尿的奴婢，都是经过索尼亲自选定的，宁寿宫成了一块针插不进的禁地。多么需要孝庄的反应啊！哪怕是一个使人胆裂心碎的消息也好。

多尔袞的脚步一直没有停止下来，刑部尚书吴达海带着谭泰在吴拜的引导下推门进来，吴尔库尼赶紧离开了。

谭泰被押在天牢一年多。一个月前，多铎探监时带去了野雉、野豕肉，给了他一个免死生还的暗示。谭泰猜想多尔袞要重用他了，便把握时机悄声对多铎说：“王若拯我已死之身于监禁之中，我当杀身以报。”多铎把这话禀报了多尔袞，经过多铎与吴达海的多次商议，由刑部尚书吴达海宣布罚银五千释放。当然，五千银两的罚金也是南宫王府出的。

谭泰满身污垢，满头乱发，满腮胡须，活像一个从地狱里爬出来的鬼。他走进密室，径直走到多尔袞面前跪倒。

“摄政王救我出狱，再生之恩，终生不忘。唯有誓告天地，杀身以报。”

多尔袞当然高兴谭泰的跪拜和誓言，但他此刻心里琢磨的是孝庄，而且明天打响的第一仗也不需要谭泰参加，便急步上前，猛力抱着谭泰：

“这一年多你受苦了。因索尼、图赖逼我甚急，不得不委屈将军以待时日……”

谭泰抱着多尔袞的腿痛哭失声。多尔袞用力搀起谭泰，抚慰地说：

“往者已矣，来者可追！大清需要将军的才智，我也需要将军的帮助啊！”并吩咐吴拜速为谭泰沐浴更衣，摆酒设宴。用热情和营养把谭泰和吴达海送出了密室。

此时，多铎闯进门来，神色紧张地说：

“郎球被科尔沁狐狸用酒灌醉了……”

多尔袞心头一惊，骤然涌起了对郎球的憎恨。他看着多铎，捕捉着多铎说出的每一个字。

“宁寿宫似乎发觉了我们的意图，从两个方面做出了反应……”

多尔袞撑着不安的心，他渴望的反应终于来了。

“吴克善已经把伊罗根晋升为蒙古八旗的护军参将了……”

多尔袞目光一闪，没有作声。

“吴克善声称，他陪送婉儿的嫁妆里，有五十匹战马，五十名士卒，五十副甲冑，五十把长剑，五十副鞍鞴……”

多尔袞脸色铁青，仍然没有作声。

“慈宁宫的那位皇太后刚才传下话来，她要在明天的宴赏会上，赏赐豪格金五百两，银五千两。”

多尔袞铁青而绷紧的脸皮慢慢缓和了，憋在胸中的一口闷气徐徐地吐了出来：宁寿宫的那位皇太后到底还是说话了。这个城府深沉的女人啊！多尔袞又开始在床榻前踱步了。

多铎站在一旁，默默等待着多尔袞的决定。

多尔袞在想：

“慈宁宫这个反应的用心是明确的：想借明天宴赏会之机，当着朝臣的面，抬举豪格。并给自己一个含蓄的暗示：慈宁宫、宁寿宫、寿康宫、寿安宫是全力保护豪格的。但这个反应也表明：宁寿宫的皇太后在仓促应战中，还没有组织好自己的力量，想用温和的办法谋求和解。美得她！明天的突然袭击，会使慈宁宫那个主儿连抬举豪格的一句话也说不出来的！

“吴克善晋升伊罗根为参将的反应也是明确的：女的身价暴涨了，男的也得涨价啊！可那离奇的陪送嫁妆呢？婉儿出嫁不是‘昭君出塞’，用得着兵马护送吗？用金戈铁马陪嫁一个假公主是荒唐的，在皇宫里驻扎一个科尔沁兵营也是荒唐的，用五十名士卒保护宁寿宫的皇太后和福临更是荒唐的。若果真有其说，只能是戏弄性的玩笑，是一种扰乱性的恫吓罢了。在这玩笑与恫吓之后，又隐藏着什么呢？”

多尔袞确实被孝庄治怕了，凡与孝庄有关的事情，他总是要多想几圈。即使在得出正确的判断之后，也要再三斟酌。他向多铎询问了一句：

“你的看法呢？”

多铎急忙回答：

“这些反应，起码表明她对我们的计划已有所警觉了。慈宁宫传出的话，显然是针对我们明天的打算来的。伊罗根突然变为参将，也许是为进入位育宫制造条件。至于吴克善那离奇的‘义嫁义女’，也许是在扯淡……”

多铎的看法，坚定了多尔袞的判断，也坚定他已经思谋好的措施。他要给孝庄一个错觉，让这个女人过一个满意的、愉快的夜晚。

“立即派人从内库取出金千两、银万两，摆在太和殿最显眼的地方，立即进宫奏请皇上明日重金赏赐豪格。”

多铎一时尚未弄清多尔袞的意图，沉思了……

“立即派人向科尔沁王府送去十瓶上等美酒，祝贺伊罗根荣升参将。”

多铎一下子明白了，急忙点头。

“明天的宴赏会由你主持，我要去参加婉儿的婚礼，向这位科尔沁‘公主’祝贺……”

“要不要把这些喜讯告知宁寿宫那个女人？”

多尔袞移步坐在桌案边的椅子上，浅浅呷了一口茶，神情轻松地说：

“用不着我们张罗，位育宫和科尔沁王府会有人替我们传信，她会很快知道的。田野山谷里的烟雾起了，该命令突击铁骑出发了……”

多铎立即告辞，召见对付豪格的两个杀手——苏拜和阿尔津——去了。

六 二月二日。在这个“龙抬头”的日子里.....

二月二日，天色晴和，皇上定婚、婉儿成亲、豪格受赏三大喜事交织酝酿的欢乐热潮，在五凤楼响亮的钟声中，弥漫了整个紫禁城。

在气象宏阔，构图壮观，走势雄伟曲折，铜鼎、铜狮、铜鹤、银龟、铜日晷、铜嘉量高踞的太和殿丹墀上，皇上福临的定婚礼典已安排就绪。在太和殿檐柱之间，悬挂着十二盏红纱宫灯。在三面三层环绕的白玉石栏上，按照满族俗习，装饰了各色的喜庆彩带，在微风中飘动，在阳光中闪烁。在檐下前廊正中两根红柱之间，摆放着一把金色铺垫龙头扶手高背椅，是为孝端皇太后安置的。距离这把高背椅左右各五步的地方，各摆放着一把红漆楠木椅。左侧的一把座椅，是为摄政王多尔袞安置的。右侧的一把座椅，是为科尔沁亲王吴克善安置的。三把座椅之前，一溜儿摆放着五张长条黄案，中间的一张黄案上，置铜炉、祭香和黄麦，是供祭告天地用的。左右两张黄案上，摆放着部分聘婚彩礼，如金簪、金茶筒、金盆、金耳饰、金钏、金纽扣、貂皮、狐皮、獭皮、绸缎等。丹墀的青砖地上，依序分行排列着几十个黄绫软垫，是诸王贝勒、六部尚书、八旗将领、内院大学士们的位置，过道旁并列有山形范铜，标明了各人的地位。丹墀下广阔的宫院里，摆放着三道威武雄壮、各不相同的銮驾、卤簿和仪仗。孝端皇太后的銮驾居中，计有：二十杆大纛，二十执彩旗，十杆金枪，十个撒袋，十把大刀，黄曲柄伞六，直柄黄伞八，红伞四，蓝伞四，青伞四，白伞四，绣凤黄扇六，绣凤红扇六，吾仗四对，豹尾枪四杆，卧瓜四对，立瓜四对。多尔袞的卤簿居左，计有：十杆大纛，十执彩旗，四杆金枪，四把大刀，四个撒袋，吾仗二对，立瓜二对，卧瓜二对，星二对，青孔雀扇二，青花扇二，红孔雀扇二，红龙扇二，红方伞二，红销金龙伞二，红瑞草伞二，红宝花伞二，曲柄伞一，豹尾枪四。吴克善的仪仗居右，计有：两杆大纛，两杆条纛，十执彩旗，两杆金枪，两杆大刀，绣红罗曲柄伞一，销金红罗伞二，绣团红罗伞二，青罗孔雀扇二，绣团红罗扇二，立瓜二对，卧瓜二对，星二对，吾仗二对。彩旗凌风，刀枪闪光，伞罗晃动，像三朵多彩的瑞霓祥云，飘卷留恋于丹墀之腰，壮观而艳丽。

在辉煌神秘的太和殿里，欢宴吴克善和赏赐豪格的酒席已安排妥帖：在高居的皇上宝座下的左前侧，安放了三个座椅，是孝端皇太后、多尔袞、吴克善的位置，大约是取民间男方双亲陪伴女方亲家之意。在皇上宝座的右前侧，安放着一张座椅，是肃亲王豪格的位置，大约意在突出对豪格的赏赐。在大殿进门右侧，几张红毯桌案上，堆放着朝廷准备赏赐给豪格的黄金一千两、白银一万两，并用红绸一包一包地扎捆着，垒得很高，十分耀眼。在殿内七十二根红漆大柱和缠龙金柱之间，摆放着几十张石面宫桌和几百只石面宫凳，碗筷勺杯已摆上桌面，各种美酒已列阵以待，在室内宫灯和殿外阳光的辉映下，琳琅满目，十分豪华。只待佳肴上桌，太和殿定会芳香四溢的。现时已不是居于关外的年

月，宫廷的宴会也在吸收中原汉族传统的美食精华，著名的满汉宫廷菜谱正在形成发展之中。这次太和殿宴席的高规格和新颖丰富的内容，也将开始大清贵族集团在吃喝享受上的新阶段。气氛是豪华诱人的。

在僻静的宁寿宫，今天炽热的气氛，彻底驱走了往日的清冷。履顺门外四盏红纱宫灯高悬，金色的流苏沐浴着金色的阳光，在春风中闪烁着金色的光纹。十几挂一丈有余的鞭炮被人们用长长的竹竿挑起，等待着花轿一到就响彻天地，迎接新娘。各道门槛上都贴了喜联和斗大的剪纸“囍”字，似乎要长时间纪念这二月二“龙抬头”的日子。

也许因为婉儿已是科尔沁“公主”，也许要为吴克善离奇的“嫁妆”制造声势，也许为了引起朝臣们的重视，孝庄决定把拜天地的花堂放在宁寿宫的丹墀上，并在宁寿宫通向婉儿新房的曲折甬道上铺上猩红地毯。她还特意叫了一班鼓乐吹吹打打，为伊罗根找了四个年轻英俊的伴郎，并吩咐他们要处处尽心，防止大家把伊罗根灌醉。

宁寿宫，喜庆的天空，喜庆的门槛，喜庆的甬道，喜庆的宫院，喜庆的苍翠松林，喜气洋洋的人群啊！

更使人惊喜的是，在今天的早朝中，皇上福临不知出于何种考虑，竟然出人意料地提出，要在定婚礼典之前，召见科尔沁公主济林娜。并说：“既是为朕定婚，朕当亲自会晤，四年未见科尔沁公主了，朕不能看着口袋买猫啊！”早朝的群臣都吃惊了，多尔袞和多铎也没有想到皇上会来这一手，一时都哑住了。礼部尚书郎球急忙依朝制跪倒谏阻，说按照满洲祖制，定婚时男女双方由家长代晤，男女本人是不能见面的。福临反讥说：“满洲祖制睡火炕，你怎么现时也睡床榻啊？”朝臣们都憋不住笑了。福临严肃地说：“过去咱们也不敬孔子，现时不也尊奉孔子为先师吗？”郎球语塞，不再作声了。多铎急忙跪倒禀奏，说：“中原汉人定婚，男女本人也是不能见面的。”福临反问了一句：“汉人没有的事，咱们就不能做吗？”多铎碰了一个钉子，也沉默了。多尔袞心想：这小子画画画邪了，也画呆了，净钻牛角尖，说“棒”话。在群臣面前，既不能训斥，又不能抬杠，只有哄骗一下，混过去算了。便恭敬地奏请：

“皇上谕旨，臣立即禀奏两位皇太后裁定。”

“叔父摄政王所言极是，请速奏请皇太后。若皇太后不允，朕将亲自奏请。”说完，起身回位育宫去了。

多尔袞见福临顶真起来，自己已在群臣面前许下了诺言，为了表示自己“敬重”皇上，便决定派人禀奏孝庄皇太后。但转而一想：宁寿宫的主子为人精明，又一贯藐视祖制，又喜欢搞新鲜名堂，说不定一奏请就会“准行”的。这样，岂不助长了福临的古怪脾气？慈宁宫里的皇太后原是个无主见的人，如果奏明这是违背祖制，她会断然驳回福临要求的。多尔袞随即当着群臣的面，吩咐礼部尚书朗球：立即去慈宁宫奏请母后皇太后，依母后皇太后的懿旨而行。

谁知孝端皇太后近年来思想上也有了变化。大清入主中原后，中原文化伦理的影响和朝廷尊孔崇儒等进取改革之风，也使她受到了感染。她听了郎球的禀奏，觉得福临的要求确是违背祖制的，但驳回福临的奏请，维护这种祖制的意思也不大。婉儿和伊罗根都可以成亲，福临和济林娜就不能会晤吗？况且他俩原是表姐弟。再说，现时“祖制”也不那么吃香了。她断然决定：定婚礼典前，接科尔沁公主进宫，在位育宫里与皇上会晤。

郎球尊奉孝端皇太后的懿旨行动了。半个时辰以后，一顶金顶绿呢八抬大轿和一队披甲戴胄的侍卫铁骑，把着装华丽的济林娜抬进了紫禁城。朝臣们惊讶了，皇宫里上下人等雀跃起来，这桩男女婚姻上的新鲜玩意儿，一下子把紫禁城里今天的奇欢怪乐推到了高潮。

巳时的钟声敲响，宣告皇上福临的定婚礼典即将开始。聚集在太和门的诸王贝勒、六部尚书、八旗将领、内院大学士等，走出太和门，度过雕镂工致的石桥，穿过宽阔的宫院登上三层三折的太和殿丹墀。

首先走上丹墀的，是英亲王阿济格和宗室王公博洛、尼堪、多尼、劳亲等人。阿济格兴致极好，走到摆放聘婚彩礼的黄案前，眯着眼睛端详着，伸手抚摩着，放开嗓子连说带骂着：

“乖乖！这么多的好玩儿啊！金大簪，金小簪，还都衔着珍珠。金约领，金耳饰，金钏子，金纽扣，金茶筒，金盆……这不他妈的都成了金人吗？老子当年定婚，屁毛也没有，给老婆一对耳坠子，还他妈的是鸟骨头磨的。看来，咱们大清如今真风光了。来，你们都他妈的睁开眼界……”

登上丹墀的六部尚书、八旗将领都迎合地赞赏着，使阿济格十分得意。看来，阿济格没有参与多尔袞今天发起突袭的预谋，要是知道，狗肚里装不了二两黄油的英亲王，早就从口里或者脸上冒出来了。

跌了台的郑亲王济尔哈朗和年老的大贝勒代善，在济度和勒克德浑陪伴搀扶下登上了丹墀。也许他们至今还没有捉摸透多尔袞这一招的用心，都在用勉强的笑掩饰着脸上的疑惑。

肃亲王豪格走上丹墀。他穿着戎装，步履敏捷，情绪还好。也许他相信孝庄已经有了应变之策，心里坦然了，当看到代善和济尔哈朗时，急忙躬身请安，大声地攀谈起来。

内院大学士刚林、祁充格和正白旗护军统领阿尔津、参领苏拜等，缓步走上丹墀。也许他们对这里即将发生的战斗有着必胜的信心，所以，态度雍容，眼角生风，频频向周围的人们打着招呼。特别对豪格，表示出突出的尊重和友好。刚林和祁充格同声赞赏豪格近两年来立下的不世之功，神态格外热情和诚挚。

索尼、鳌拜、塔胆和因四年前“阿布海事件”仍在受着勘审的图尔格

走上丹墀。他们虽然不知道今天这里即将发生一场惊心动魄的争斗，但两黄旗两年来的不断分化使他们有着一种不敢松懈的警觉。塔胆保持着一种警觉的镇定。鳌拜立即发现了独自一人站在铜狮前的宁完我，便走了过去。索尼周旋于人群之中，和六部尚书们闲聊起来。吏部尚书巩阿岱、兵部尚书韩岱、工部尚书星讷仍然是油腔滑调，虽令人生厌，却无疑。刑部尚书吴达海，神态热情如故，但目光狡黠有加，使索尼感到极不舒服，问及没有露面的户部尚书英俄尔岱，吴达海回答说：“英俄尔岱卧病在床，不能来了……”

突然，五凤楼上午时的钟声敲响，接着太和门、贞度门、昭德门都响起了“呜呜”的号角声，隆重庄严的时刻到了。群臣们立即在自己的位置上跪倒，丹墀上鸦雀无声。两班太监由中左门、中右门转出，列队于太和殿廊檐下侍候。宫廷侍卫环绕汉白玉栏杆而立，使丹墀上的气氛立即庄穆凝重起来。

几乎在同一时刻，孝端皇太后乘坐的金顶黄盖檐红纬缎毡明窗八抬暖轿走进太和门，多尔袞乘坐的银顶洒金黄檐明窗八抬大轿走进贞度门，吴克善乘坐的红顶蓝檐明窗八抬大桥走进昭德门。三座轿舆在不停的钟声中，缓缓移动，越过横列的石桥，随着钟声的消歇，停落在五出三层、宏壮巍阔、石栏环绕的太和殿丹墀前。

吴克善走出轿舆。他身着深红色月白底洒金披风，头戴红纓东珠软帽，显得十分潇洒；多尔袞走出轿舆，他身着石青色前后正龙两肩行龙金线加边吉服，头戴嵌有十三颗东珠的镂金花座吉服冠，显得十分庄重。他俩见礼之后，拱手行至孝端皇太后的轿舆前迎驾请安，迎着孝端皇太后走出轿舆。孝端皇太后身着明黄色前后绣龙间以五色飞云、镂幅加绿八宝立水长袍，头戴青绒为檐金凤朱纬三层冠，上饰大东珠一、东珠六十三，华丽雍容，光耀宫阙。在礼部尚书郎球的引导下，在多尔袞和吴克善的护卫下，历阶登上了丹墀，在群臣们的请安声中，落座在金色铺垫的龙头扶手高背椅上。

多铎身着朝服由太和殿走出，向孝端皇太后请安之后，开始主持这隆重的定婚礼典……

当紫禁城上下人等为福临召见济林娜这件事震惊、传播、议论时，一座金顶黄幔八抬轿和一队英武的侍卫，把济林娜由玄武门抬进了位育宫。

十天前，吴克善把与皇上定婚的喜讯告诉了女儿，济林娜一颗少女心，甜得颤抖，美得沉醉，她抱着父亲流出了高兴的泪水，撒娇地嗔怪父亲把她扔进了朝制森严的皇宫。吴克善当然知道女儿的真实心意，在说了几句宽慰话后，告诫女儿说：

“因为快要定婚了，你这次进京不能叩见皇上，这是满洲的祖制，直到成亲迎娶的时候。你是来日的皇后，更应德贤知礼。记住，皇宫不是

王府，更不是农家草舍，你自幼任性肆意，胸无城府，实在使我担心。”

十天来，天资聪颖的科尔沁公主，一直在思索着父亲的教诲。对皇宫里的事情，她虽然不曾经历，但那种焦心伤神的生活，从平日祖父、父亲的言谈话语中已感觉到了，从姑姥——孝端皇太后、姑母——孝庄皇太后的书信和派人传递的音讯中也猜想到了，从婉儿的遭遇中也看到听到了，从清河汤泉与皇上、姑母的短暂相处中也察觉到了。这些感觉到、猜想到、察觉到、看到听到的只鳞片甲，在她的心里形成了一个神秘的、模糊的、你争我斗、十分热闹的世界。她根本没有去想这个世界的残酷和艰辛，而是想闯进这个世界，像姑母孝庄那样支配和掌管一切。这也许就是科尔沁草原特有的风土人情所培育的一种勇敢的性格吧！

十天来，情愫早熟的科尔沁公主，总在回想四年前在清河汤泉的那几天生活，特别是那场至今难忘的“雪地马追”。她想着福临：那合身合体的小龙袍，那漾着稚气的笑脸，那骑在马背上又害怕又逞强的神态，那热乎乎的小手，那飞马受惊时的坠鞍，那险闯大祸的一瞬，那事后后怕的哭声……她呀，她真恨自己当时的任性。

十天来，情窦初萌的科尔沁公主，总在猜想着福临现时的样子：个头一定长高了，也许比自己还高！容貌一定长得更英俊了，长得如果全像姑母孝庄皇太后，那才福气呢！不，男人应当更剽悍一些！现时的皇上是什么样子？整天都坐在太和殿的宝座上吗？听说皇上身边总有太监侍候，那晚上睡觉也要太监侍候吗？听说所有的人见了皇上都得下跪，那夫妻在私房里也要下跪吗？神秘的皇宫，多么想进去看看！心上人啊，真想得心焦情急啊！

十天来，任性肆意的科尔沁公主思情难耐了。她不理解满洲这个祖制的形成，怨恨它是故意为难有情的男女。她不理解这个祖制的权力，奇怪一个皇上也要受这个祖制的管束。她向往蒙古族古老的订婚传统，如果能与皇上在马背上订婚，不就可以免去这无尽无休的思念吗？今天是举行订婚礼典的日子，她按捺不住地见到父亲，要求按照蒙古族马追订婚的礼典举行。吴克善听后吓坏了，气坏了，除严厉训斥外，并限令女儿从现时起，不得离开科尔沁王府，直至返回科尔沁的时候。真是任性肆意而不懂事的女儿啊！

谁知吴克善的限令刚刚出口，礼部侍郎就到了科尔沁王府大厅，向吴克善宣读了孝端皇太后的懿旨：召科尔沁公主济林娜立即进宫晋见皇上。

吴克善心神茫然了。

济林娜心花怒放了。

意外的懿旨，火速的召见，颤悠悠的金顶黄幔大桥，拨动了济林娜

甜蜜羞涩的心，也拨动了心头上那片淡淡的阴云。她坐在华丽的轿舆里，思索着这突兀飞来的会见，心儿颤了，胆儿怯了，脸儿热了，连眼睛也懒得流盼了。

“这是一次什么样的会见啊！是喜？是忧？是四年不见的热恋？还是四年不见的担心？民间有‘相亲’之说，相中的，终生美满，相不中的，永世烦心。听说民间的小伙子，在订婚之前，总要躲在大树下、墙根后、人群里，偷偷瞻望未来的妻子，以消除心中的忧虑或加重心头的阴云。难道这次火急的召见，就是在皇宫里眼睛对着眼睛的‘相亲’吗？……”

五凤楼上巳时的钟声敲响了，济林娜知道，太和殿前的定婚礼典即将开始。她下意识地抬手抚摩着自己的脸，心更慌、意更乱了。

“女大十八变。四年来，自己是变美了，还是变丑了？还能赢得四年前福临那亮晶晶、甜蜜蜜的眼神吗？这脸盘说不上丑吧？这皮肤说不上粗吧？这眉眼说不上难看吧？可‘美’与‘丑’的界限谁能说得清楚呢？晶莹多情的眼睛，有的人认为是‘轻俏’；混浊迷茫的眼睛，有的人认为是‘蒙眬’。精巧的薄嘴唇，有的人看作是‘薄命’；粗拙的厚嘴唇，有的人看作是‘多福’。情人眼里出西施，谁知道福临眼里的西施到底是什么样子？今天，如果福临一‘相’而不中呢……”

五凤楼上的钟声突然敲响，震动着颤悠悠的金顶黄幔大轿。济林娜知道，太和殿前的定婚礼典开始了，她觉得自己的手指也有些发凉。

“这是一次什么样的会见啊！此刻自己已不再是福临的表姐，而是皇上的未婚妻了，还能像四年前那样毫无拘束地亲热吗？啊！四年前的那种亲热，是表姐对表弟的喜欢、照应和关怀，心里坦荡荡的。可此刻，这心里既有一团火，火烧火燎地发慌，又有一团冰，冰凉冰冷地发疹。这热冷煎熬不知所措的情怀啊！……”

突然一声军校的吆喝声打断了济林娜的情思，她伸手轻轻掀开轿舆的窗幔，偷偷向外一瞥：轿舆进了玄武门。她恍然明白，是从北门进了皇宫了。她的手松开了窗幔，心儿急剧地跳着，连呼吸也有些短促……

当摄政王多尔衮将黄案上的订婚聘礼一件一件地交给吴克善的时候，济林娜走进了位育宫，迎接她的是苏麻喇姑和一个年幼的宫女。见到苏麻喇姑如同在他乡异地遇到了亲人，济林娜赶忙施礼，却被苏麻喇姑双手拦住，那个宫女却乖觉地借机跪在济林娜的面前行大礼。济林娜扶起那个宫女一看，心里突然紧缩了：这个宫女年龄也有十一二岁，体态婀娜，容颜秀丽，一双闪动着清波的眼睛十分可爱，光彩清柔而晶莹，神情淑静，嘴角有着一股诱人的魅力。一种异样的、从来不曾有过的感觉，从济林娜的心头浮起，使她感到隐隐的不安。苏麻喇姑让座之后，向济林娜请了安，向科尔沁王府全家老小请了安，说了几句亲热话，便匆匆去福临的书房禀报去了。那个机灵的宫女急忙捧来香茶，跪

献在济林娜面前。济林娜扶起宫女询问：

“你叫什么名字？”

“回公主的话，奴婢叫董鄂女。”

“多大岁数？”

“回公主的话，奴婢今年十一岁。”

“你是哪里人？”

“回公主的话，奴婢生在董鄂河，正白旗人。”

“你是什么时候进宫的？”

“回公主的话，奴婢是前年八月进宫的，在寿康宫侍奉皇贵妃。去年六月来到位育宫，侍奉十一王博穆博果尔。”

“你父亲是谁？”

“回公主的话，奴婢的父亲叫鄂硕。现时任正白旗二等梅勒章京。”

济林娜根本没有听说过鄂硕这个名字，二等梅勒章京只是八旗中的中级军官。她心里似乎轻松了许多，便拉起董鄂女的手亲热起来。

董鄂女的父亲鄂硕，今年四十多岁，为人机智大胆，作战十分勇敢，在年轻时，便以前哨侦察活动开始了他的戎马生涯。在皇太极时代，他几乎参加了所有的重大战役，因屡立奇功，由前哨士卒而升为前锋章京、二等甲喇章京、一等甲喇章京兼半个前程。顺治三年，因参加杭州大战有功，晋升为二等梅勒章京。由于长期战争的需要，前哨人员负有侦察敌情、捕俘捉生、刺探情报、化装潜入、刺杀敌方将领等特殊使命。这支队伍，都是由骁勇善战的将士组成，并且直接听命于八旗最高统帅，很受诸王贝勒的信任和宠爱。他们虽然官位不高，但能量很大。鄂硕就是这群将士中的佼佼者，所以，他的女儿也就有幸进宫，并且站到了皇上福临的身边。

济林娜当然不了解这些。她轻视了这个二等梅勒章京，更轻视了这个生于董鄂河、根基不深的董鄂女。所以在以后的年月里，由于别的原因和这个因素的结合，酿成了她终生悔恨不及的悲剧。

在济林娜拉起董鄂女亲热的时候，苏麻喇姑转回来了，说皇上要在书房里会见公主。并吩咐董鄂女速去准备茶点，然后悄悄关照济林娜说：

“公主进宫是皇上执意要求的，足见皇上对公主爱慕之深。两位皇太后破制恩准，更是对公主天高的厚爱。宫里的事情也不是件件都舒心，

皇上的心绪也不是时时都好，圣母皇太后特命我在这里照应公主一声：千万别任性逞强抢尖，要处处讨皇上的欢心。这次不比四年前在清河汤泉的时候，皇上也懂事了。”

济林娜十分感激，把脸贴在苏麻喇姑的怀里，悄声说：

“姐姐，我这心里很乱，也有些怕……”

苏麻喇姑宽慰着济林娜，并为她拢好了发丝头式，理好了珠宝装饰，拉起济林娜的手，向福临的书房走去。

当辅政王多铎焚香燃表、祭告天地、从黄案上拿起福临和济林娜的年庚兰谱呈交孝端皇太后的时候，福临在书房里单独与济林娜会晤了。

济林娜比四年前高了一头，已完全褪去了幼年的痕迹，成了一个亭亭玉立、风采照人的少女。她兼有孝庄和宸妃之美的容颜，洋溢着花蕾初绽的神韵。今天，她着一件大红羽绉白狐狸皮镶边长袍，头戴一顶飞云鹅黄昭君帽，围着一条薰貂风领，腰束雪白双环三寸瑞草带，脚蹬一双鹿皮飞云高腰靴，艳丽而凝重。福临立即感到精神上的满足：这个未来的皇后啊，确如自己所猜想的，比四年前更美丽更动人了。可位育宫三年的囚禁生活，使福临从口舌、四肢到灵魂，都变得十分谨慎。他目不转睛地看着济林娜，控制着心头的冲动，强压着心底的千言万语，端坐地坐在椅子上……

济林娜在走进书房的刹那间，就敏锐地发现福临比四年前长高了，长胖了，更显得英俊了。喜悦在心头荡漾，情愫在胸中跳动：这就是万民之主、天下至尊、自己未来的丈夫啊！这不是一场梦吧？她记着父亲的教诲和苏麻喇姑刚才的叮咛，不敢有任何造次，低着头，屏着气，咬着心头涌出的喜悦，提着一颗忐忑不安的心，坐在福临的对面，等待着，等待着皇上的“谕示”。那决定终生幸福的“谕示”啊……

在相对无语的一阵沉默之后，福临察觉门外已没有一丝动静，悄声地说：

“姐姐比四年前更美丽，更动人了。”

终于等来了。福临的一句赞美，使济林娜激动浮起的心，落回了原位，她沉浸在幸福之中，大胆地抬起头，用含情脉脉的眼睛望着福临，似有千情万愫在默默地倾诉。她柔情地叫了一声“皇上”，便跪倒在福临的面前，把头伏在福临的膝盖上，泪珠滴落了。幸福的泪花啊！

神思压抑了三年多的福临，突然感到一种从未有过的暖流沁遍周身，冲破了位育宫缚在心灵上的绳索，打开了情感上的闸门，他猛力抓起济林娜的双手，悄声说：

“好姐姐，你哪里知道，我名义上是大清的皇上，实际上是这位育宫

里的囚徒。在这座宫殿里，只有苏麻喇姑是我的亲人。我盼望你快来啊.....”

济林娜震惊地望着情真意切的皇上，她突然明白了紫禁城里的可怕，突然明白了父亲所讲“你任性肆意，胸无城府，我很不放心”的含意，突然明白了苏麻喇姑刚才说的“宫里的事情，不都是件件舒心”的所指，突然明白了福临执意召自己进宫的用心。她用双手紧抱着福临的腰，把脸贴在福临的胸前，宽慰着未来的丈夫：

“我把人和心都交给你了.....”

“你不怕在这里受屈？”

“陪着你，再大的委屈也能忍受。”

“也许有一天我们会无家可归。”

“陪着你，到什么地方都行。”

“也许我们会被人暗害，身首两异！”

济林娜身子一颤，抬头怒目：

“有这样的叛逆吗？”

“如果有呢？”

“那就立即除掉他！”

福临精神一振，似乎从济林娜的眼睛里、话语里、神情里，找到了自己需要的皇后，看到了一股刚毅的英气。这股英气不是在母亲断难决胜时也在自己的眼前闪动过吗？他猛力扶起济林娜，高兴地说：

“来日有你这样一位皇后，我心里就不空了。来，让我好好看看.....今天过后，你就要回科尔沁了。”

济林娜此时真的有些羞涩了，她低下了头，依偎在福临的身边.....

太和殿丹墀上的定婚礼典结束了。太和殿里的宴会即将开始。郎球走进位育宫，奏请皇上为肃亲王豪格颁发赏赐。福临望着情意绵绵的济林娜，恋恋不舍，转身走出了书房.....

在太和殿里的宴会开始的同时，迎娶婉儿的花轿离开了科尔沁王府，宁寿宫也排好了迎接花轿的隆重热烈的阵势：朱红的履顺门已经敞开，几个身着戎装的亲兵，站在十挂垂落的鞭炮下，手里拿着点燃的香火；撒花的几个宫女，穿着华丽的服装，站在门内，挎着装满五色彩片的花篮；二十名吹奏手已列队门内；伊罗根已披红戴花，在四个伴郎的

陪伴下走出新房；衍祺宫后院东宫、中宫、西宫里的宴席已经摆好，准备招待送亲的科尔沁王府的来人；来凑热闹的宗室王公的福晋家眷们都登上了宁寿宫丹墀；孝庄、皇贵妃、皇淑妃已走出宁寿宫正厅，落座在正中檐下的三把红漆楠木高背椅上。由喜联、喜幛、红案、红烛、红花、红毯组成的宁寿宫丹墀，喜气洋洋地等待着新郎新娘的光临。

因为朝制规定，除皇上成亲外，任何人不准鸣钟奏乐进入四门、檐陛、长街和甬道，孝庄特意安排了四个年轻的亲兵，来往不断地传报花轿的进程。当一个亲兵禀报花轿已经走进东华门时，人群的热情沸腾起来：燃放鞭炮者挽起了衣袖，提篮撒花者抓起了彩片，迎轿接亲者列队门外，吹奏礼乐者操起了乐器，负责宴席者泡茶摆杯，四个伴郎也把伊罗根推向门口，连孝庄、皇贵妃、皇淑妃也都笑着站立起来，指手画脚地催促着执事的人们。宁寿宫酝酿着一场欢天喜地的轰鸣。

恰在这时，摄政王多尔袞带着几个护卫亲兵走进履顺门，一脚踩冷了满院子的热情，笑容僵在人们的脸上。心里阴森森地发毛，同时弯腰屈膝向摄政王请安。

在太和殿宴会开始时，多尔袞奏请孝端皇太后和皇上福临，说要亲自参加婉儿的婚礼，以示对科尔沁“公主”的祝贺。孝端皇太后心想：有多尔袞亲自参加，不仅会抬高婉儿婚礼的规格，连以后伊罗根进入位育宫的事也好办了，便十分高兴地表示同意。她根本没有想到眼下的宴会就是新的一场内争的开始，根本没有想到这是多尔袞有意躲开，把一个即将发生的难题，推给她这个无能的女人和无权的皇上，更没有想到这个宴会的结果，竟使她从此病魔缠身、卧床不起，直至生命的终结。这个忠厚而可怜的女人啊！

多尔袞的突然出现，立即使皇贵妃、皇淑妃胆怯了。她们不知道多尔袞为什么撇开太和殿隆重的宴会到这里来，也不知道这里会发生什么事情。心里“突突”地跳个不停，都用疑惑和乞求的目光看着孝庄。

孝庄心里也十分惊异，表面上却异常沉静，用似笑非笑的神情看着多尔袞的出现，看着多尔袞向她走来。

多尔袞一脚踏进履顺门，人群由欢乐而戛然沉默的反应，使他感到声威夺人的满足。他迅速瞥了一下四周宫女乐手们惊恐的神色、侍卫亲兵们警觉的神色、伊罗根和四个伴郎愠怒的神色、宗室王公福晋家眷们战栗的神色和皇贵妃、皇淑妃惶恐的神色，心里感到惬意和可笑：一群没有出息的窝囊货，难道我是吃人的老虎吗？当他看到孝庄似笑非笑的神色时，却感到恐惧而又有点味道了：只有这个女人还够分量！他用目光向四周扫了一圈，威严地说了一声“请起”，便从容地走上丹墀，来到孝庄的面前跪倒禀奏：

“臣摄政王多尔袞向圣母皇太后、皇贵妃、皇淑妃请安。”

皇贵妃、皇淑妃赶快站起还礼，并祝摄政王安康。孝庄微微欠身，

算是答礼。

“臣奏请母后皇太后和皇上恩准，特来参加伊罗根和婉儿的婚礼。祝福他俩百年好合！”

孝庄笑了，轻松而风趣地说：

“一鸟入林，百鸟不敢吱声。摄政王突然驾临，把大伙儿都吓坏了。你看，他们的脸色还没有变过来呢！……”

多尔袞尴尬地笑了。

“摄政王既是来参加婚礼的，快请就座，花轿快要到了。”

多尔袞听出孝庄话中的讥讽，便借机对人们说：

“今天的主人是伊罗根和婉儿，我们都是来祝贺的宾客，都要尽兴欢乐，一会儿还要吃新郎新娘的喜酒呢！”说着，就坐在皇淑妃身边新添的一把椅子上。

人们都心定气舒了，气氛又活跃起来。孝庄抓住多尔袞的话题，举手把伊罗根招到跟前：

“伊罗根，快向摄政王谢恩。谢摄政王亲自来参加你们的婚礼，为你们喜庆的日子增光，说不定还会有赏赐呢！”

伊罗根遵照孝庄的暗示，向多尔袞跪拜，并说了几句感激的话。

孝庄的话，也使多尔袞警觉起来：这个女人想借机逼着自己在人群面前拿出具体行动来。可自己对此毫无准备，因为来到宁寿宫的目的，根本不是祝贺这两个该死男女的结合，而是要亲眼看看这场喜剧的悲惨结局。他后悔来时没有带上几颗珠宝，而陷于此时的尴尬。但他有极强的应变本领，在伊罗根跪拜的过程中，他迅速想出了对策，坦然大度地对伊罗根说：

“伊罗根啊，你原是我的亲兵头目，打仗勇敢，立过不少战功。婉儿呢，原是我的福晋其丽格的侍女，侍奉主子忠顺周到，也算是有功之人。四年前，我们中间发生过一件不愉快的事，我怨恨过你，也想处死你，你逃脱了，后来又按照太宗皇帝制定的‘离主条例’离开了我。恩怨相抵，都成了过去的事，我们谁也不要放在心里。今天是你喜庆的日子，我特来祝贺，以图和解。现时，天下大定，我们千万不要两马咬槽，自乱家室。我身为摄政王，岂能鸡肠小肚，总记住过去的恩怨，而辜负两位皇太后的重托，貽笑于文武朝臣和天下黎庶？再说，婉儿现时是圣母皇太后的侍女，又是科尔沁亲王的公主，我纵然不看僧面，但佛面总不能不看啊！”

人们都没有想到多尔袞今天竟然如此的坦率诚恳，脸上的笑容又从僵硬中复苏了，连皇贵妃和皇淑妃也觉得多尔袞的话里有几分真诚。多尔袞察觉因自己的讲话已经起了作用，抬头向孝庄瞥了一眼，似乎在说：怎么样？你满意了吧？

孝庄看着多尔袞微微地笑着。这笑容既不表示赞成，也不表示反对，似在信与不信之间。这种眼神，只有心灵相通的情人或心灵相克的仇人才会察觉其意，多尔袞作为心灵相克的仇人，自然领略到了。他决定戏弄一下这个女人，先给一点甜头，再让这个女人用甜津津的口舌品味太和殿即将送来的那只苦果，那才是真的苦啊！他决定赏给伊罗根一份厚礼：

“伊罗根啊，我今天来为你们祝福，本想赏赐几颗珠宝，可在科尔沁亲王的‘嫁妆’面前，拿不出手啊！本想赏赐你们几匹上等绸缎，可在宁寿宫的皇太后面前，太不敬了。我带给你的礼物是一句话：经与辅政王、六部尚书商议，决定从今天起，调你进位育宫侍奉皇上，以便与婉儿夜夜相聚，永偕百年。”

多尔袞这“招”一出手，立即像春雷滚空一样，使人们都惊愕了：宫女亲兵们睁大了眼睛，宗室王公的福晋家眷们投出了羡慕的目光，乐手和伴郎们相视为喜，连皇贵妃、皇淑妃都大出意外，喜形于色。孝庄也喜上心头：一场智斗，逼着多尔袞赠送了这样一份“厚礼”，谢天谢地，总算避免一场很可能因此事而引起的较量。但她转而一想：自己的这个打算，只有苏麻喇姑和母后皇太后知道，并准备在婉儿成亲之后，由母后皇太后下懿旨令行，多尔袞为什么未卜先知呢？是偶尔的巧合，还是精心的猜测？如果是后者，多尔袞的心机又是什么呢？孝庄的心紧缩了。这时，人们都似乎从惊愕的喜悦中苏醒过来，同声赞颂多尔袞成人之美，纷纷发出笑声向多尔袞表示谢意，连皇贵妃、皇淑妃也高兴地拍起手来。孝庄在人们的掌声与笑声中突然明白过来：多尔袞在这场智斗中占了上风。为了掩饰内心的焦虑，她微微一笑，抬头对伊罗根大声说：

“伊罗根啊，你高兴得发蒙了，还不赶快谢谢摄政王送给你们的‘厚礼’！”

伊罗根叩头谢恩，一个年轻的亲兵跑进履顺门，跑上丹墀，高声禀奏：

“花轿到了！”

十挂鞭炮依次响起，火光闪烁，响声不绝。礼乐高奏，缭绕殿宇。人们蜂拥而上，欢声笑语。履顺门内外形成了一个欢天喜地的漩涡。科尔沁王府陪送的“嫁妆”抬进宫院，抬上丹墀，是二十个红漆大箱，打开一看，全是金银珠宝，各种饰物。五光十色，点缀和美化了丹墀。

婉儿乘坐的花轿，在科尔沁王府十男十女的扶轿护送下，稳稳停落

在敞开的履顺门前。宁寿宫总管急忙端起一筐装着金银镲子的红包走上，把红包撒向花轿的四周，由轿夫任意拾捡，算是对轿夫的酬劳。轿夫们唱起祝福歌，围着花轿起舞，在舞姿中捡去金银镲子，在鞭炮、礼乐声中消去他们的劳累。

皇贵妃、皇淑妃高兴地笑着：好欢快的婚礼！好气派的婚礼啊！

孝庄高兴得泪花蔽眼，眼噙泪花：对这个汉族侍女，自己也算尽到心了。

多尔袞故作高兴地前仰后合，他心里暗暗在想：太和殿里的宴会上，阿尔津和苏拜也该“杀出”了。

在凝聚着喜悦的鞭炮声、礼乐声暂时停歇中，在唱赞官高声的叫唱中，在四名伴郎的陪伴下，披红戴花的伊罗根走到花轿前，深揖三礼，算是对新娘的恭迎。轿夫熟练地、有分寸地抬起花轿的后桥，落低前桥，两名护送的女子，慢慢掀起轿门的凤凰幔帘，婉儿轻步移出，在四名伴娘的搀扶下，跨过花轿的前桥，踏着猩红松软的地毯，走进履顺门，走上丹墀。鞭炮声响了，礼乐声响了，欢声笑语腾起了，撒花女撒花了。花片满天，飘落在新郎新娘的喜装上，飘落在猩红的地毯上，飘落在欢快的丹墀上，飘落在红烛点燃的香案上，也飘落在孝庄、皇贵妃、皇淑妃和多尔袞的衣服上。

婉儿今天头戴金簪飞蝶珍珠缀绕东珠闪光金凤冠，红绸盖首。身穿苏麻喇姑为她制作的红缎洒金起肩紧腰飞裙袍，显出她那婀娜的身姿。胸前两朵用金丝绣出的牡丹花，恰好掩藏着她那丰满的青春，更显得醒目动人。飞裙四周微微摇动的纤纤瑞草，在阳光下若有若无，托起了她那飘逸巧秀的神韵……

人们赞美着。

皇贵妃、皇淑妃夸耀着。

孝庄几分得意地甜甜地微笑着。

多尔袞两眼死死盯着婉儿胸前那两朵含苞待放的牡丹花，心里狠狠地咒骂着：

“浪吧，该浪到头了！”

当宁寿宫履顺门前掀起迎接花轿的高潮时，太和殿里的宴会，正处在乐极生悲的转折关头。

美酒佳肴已改变了丹墀上庄穆拘谨的气氛，使诸王贝勒、六部尚书、宗室王公、文武朝臣的神经和躯体都兴奋起来。他们结伙排队地向孝端皇太后和皇上敬酒请安，向吴克善祝贺，并举杯向豪格庆功。请安

欢笑声绕于梁柱，不歇不落。

孝端皇太后平时很少走出慈宁宫，更少出席朝廷的宴会，今天突然沉浸在这和谐欢乐的气氛中，心里十分高兴，加之喝了几杯酒，脸上泛起了红润，似乎一下子显得年轻了。她说着吉祥的话，夸着赞着每一个前来敬酒的将领臣子，并向吴克善介绍那些崭露头角的年轻将领，不时发出舒心的笑声。

福临因为刚才会晤济林娜的甜蜜仍在心头回荡，往日的沉闷忧郁也散去了。他不仅向孝端皇太后敬了酒，向吴克善敬了酒，还向豪格敬了酒。特别是在向豪格敬酒时，他走下宝座，亲自来到豪格面前，拱手为礼，口称皇兄，不仅使豪格感激涕零，急忙跪倒谢恩，也使朝臣们大为震惊，都急忙跪倒，称颂皇上的圣明。

豪格在这特殊的荣耀中，完全丧失了昨天的疑惑和不安，从拘谨的感觉中解脱出来，举杯向孝端皇太后请安，向皇上请安，向吴克善祝福，并向代善、济尔哈朗、阿济格、多铎敬了酒，表示对这些叔王们的尊重。这一尊长谦逊的举动，立即赢得了群臣们的赞扬，纷纷举杯相庆，赞赏豪格的美德，连孝端皇太后也高兴地吩咐侍女斟酒，特意赐给了豪格。这杯酒的赏赐，真如烈火烹油，使太和殿里的欢乐爆出了火花。诸王贝勒和六部尚书都随之举杯为豪格大唱赞歌了。

多铎知道时机到了，便举杯站起，以辅政王之尊祝词。他用甜言蜜语、明言暗语发动了预谋的进攻，开始了太和殿里乐极生悲的转折：

“……四川，天府之国，战乱之地，物产丰富，山川险阻。若为献贼所据，势必危及江汉，祸及中原；若为我朝所据，则可威及滇黔，制服西南。今天，肃亲王一箭而消灭献贼，一战而平定蜀地。开西南之业，立不世之功，任何赏赐，都属理当。随征将领尼堪、满达海、鳌拜，功绩卓著，朝廷亦将重赏。特别是正蓝旗护军统领希尔昆，作战勇敢，猛打猛追，咬住张献忠不放，为在西充凤凰山下全歼献贼所部，出了大力。朝廷将要重加赏赐……”

突然，左侧席间传出一声“谎言蔽上”的叫喊，打断了多铎的讲话，像地雷爆裂一样，震动了太和殿，人们惊异的目光一齐投向喊声炸起的地方。多铎也在同时摆过头来，寻找着叫喊的人，厉声问道：

“谁在喊？”

一个六尺多高的将领，戎装整洁，神情自若地站起，大步走到多铎的面前，也就是福临高踞的宝座之下，跪倒回答。

“末将苏拜。”

多铎勃然大怒：

“你身为正白旗护军参领，竟然不知法度，在这太和殿里大喊大叫，惊扰皇太后和皇上的圣驾，其罪当斩！来人，拉下去，交刑部议处。”

两名侍卫闻声走进大殿，直逼苏拜而来。苏拜十分惊慌，跪着爬到孝端皇太后面前，用惊恐而嘶哑的嗓子高喊：

“皇太后明察啊！辅政王刚才所讲，全是一派谎言，蒙蔽皇太后啊……”说着，叩头不止。

人们由惊异而糊涂了：怎么两白旗内部也乱了套，苏拜竟然反起主子来了？孝端皇太后更是发蒙了，一时不知如何处理是好。福临瞪着一双大大的眼睛，震惊地看着苏拜。济林娜留在他心中的喜悦，全都消失了。英亲王阿济格不知这其中的奥秘，早就被苏拜的举动激怒了。他忽地站起，骂了起来：

“苏拜，你他妈的还没有长满牙口，就咬起槽来了！拉下去，给我砍了！”

阿济格这一嗓子，苏拜没有着急，多铎倒急出汗了。他瞥了阿济格一眼，心里暗暗说：你多的哪门子嘴啊！多铎猛力推开阿济格，并在推的过程中，狠狠掐了阿济格一把，送去了别人难以察觉的讯号，然后神情痛苦地跪在孝端皇太后的面前：

“因多铎辅佐朝政，素具忠诚，绝无一字一句蒙骗皇太后和皇上。今遭正白旗护军参领苏拜弹劾，五内如裂，十分惶恐，奏请皇太后明察。”

孝端皇太后没有经过这样的战阵，方寸早就乱了，根本没有能力辨别眼前这出刚刚开演的“拐弯戏”。他看着眼前惊慌的苏拜和委屈的多铎，抬手挥去准备捉拿苏拜的侍卫，十分严肃地对多铎说：

“你是辅政王，既知自己无一字一句蔽上，何惧之有！起来，听苏拜当面讲清。如果他确属诬告，当然要治他犯上作乱之罪。”

多铎称颂皇太后圣明，叩头站起，坐在自己的位置上。

“苏拜，你也不要害怕，满朝文武大臣都在这里，你说辅政王‘谎言蔽上’，如果确有其事，他辅政王也不能一手遮天。你放开胆子说吧！”

苏拜称颂皇太后圣明，叩头谢恩，大声禀奏：

“皇太后明察。辅政王刚才讲‘肃亲王一箭而消灭献贼，一战而平定蜀地’。末将认为：一箭射杀张献忠是事实，一战平定蜀地是谎言。四川，不仅一战没有平定，就是两年也没有平定。现时的四川，起码有一半还是西贼的天下……”

“这是真的？”孝端皇太后心惊肉跳了。

“末将苏拜所奏，正白旗护军统领阿尔津可以作证。”

阿尔津，四十岁，原是正白旗护军参领，是多尔袞一手栽培的。他为人精明，很有心计，知道自己该出场了，便装作十分胆怯的样子，弯腰俯首，走到孝端皇太后面前，跪倒禀奏：

“臣阿尔津是西充凤凰山下那场战斗的参加者。那次战斗，射杀了张献忠，消灭贼众只有三千多人，余皆溃散。据臣所知，献贼的义子张可旺，带领贼众十多万人，现在川北活动，献贼的另一个义子张定国，带领贼众近十万人，现在川东活动。四川河山险阻，民性刁顽，离蜀地平定还远着呢……”

张献忠虽然死了，但他的几十万兵马还在四川活动，不仅吓坏了孝端皇太后，也使朝臣们慌乱起来。索尼心里起疑了：这一“揭”一“证”，不就像演戏吗？他瞥了一下身边的宁完我，宁完我像一个毫无知觉的人，呆呆地低着头举着酒杯饮酒，他仔细一瞧，宁完我的酒杯是空的。索尼暗暗向济尔哈朗看去，这位郑亲王的一只手紧紧抓着身边的儿子济度，似乎怕济度惹是生非。而济度身边的大贝勒代善，似乎在闭着眼睛打盹儿，勒克德浑紧紧闭着两片嘴唇，照应着年老的祖父。

苏拜根本没有回头，他似乎用脊梁感觉到了背后人们情绪的变化，不失时机地引爆了多尔袞装好的第二个炸雷：

“辅政王刚才讲：‘随征将领尼堪、满达海、鳌拜，功绩卓著，朝廷亦将重赏。’末将认为，尼堪、满达海、鳌拜，有功不假，但也有过。他们联合举保叛逆杨善的弟弟机赛为护军统领也是事实。杨善结党谋反，已被处死，举保机赛继承其职，不知出于何意。辅政王为什么匿而不奏？”

群臣默然噤声了。这样的事情，人们都极其敏感，因为，一个人只要沾上“叛乱”、“谋反”的边，性命就危险了。大贝勒代善已不再闭目打盹儿，而是目瞪口呆，满达海是他的第六个儿子，如果再有个三长两短，不就是要他的老命吗？孝端皇太后也被这件事吓得心惊肉跳，急忙追问苏拜：

“这，这也是真的？”

“禀奏皇太后，在这样重大的事情上，末将怎敢妄奏：末将所言，正白旗护军统领博尔惠可以作证。”

博尔惠，三十多岁，原是多尔袞的护卫亲兵，依战功而官至护军统领，也是一个精明的人。他快步走到孝端皇太后面前，跪倒禀奏：

“禀奏皇太后，此事发生在由汉中进入四川的途中，尼堪、满达海、鳌拜曾多次联名举保机赛为护军统领。并说，杨善是肃亲王的谋臣心腹，蒙冤而死，应提升机赛，以慰杨善之灵……”

阿济格听到这里，大吼一声：

“妈的，这是要翻案啊！”

太和殿里的气氛立即紧张了。尼堪、满达海低下了头，鳌拜想站起身辩，被身边的塔胆按住了，并小声说：“沉住气，看下去！”豪格此时似乎也发觉了这场戏是对着自己来的，面色十分难看，嘴角上浮着一丝不自然的笑，不时用急切的目光看着孝端皇太后，似乎在希求给自己一个辩驳的机会。孝端皇太后此时已完全蒙了，心里只有一个念头：可别再有一个谋反的团伙。当她看到尼堪和满达海低着头时，心里更慌乱

了。

苏拜一直在注视着孝端皇太后神情的变化。他看到这个女人的神情慌乱了，便引爆了多尔袞装好的第三个炸雷：

“辅政王刚才还说，正蓝旗护军统领希尔艮，作战勇敢，为西充凤凰山下消灭张献忠出了大力，朝廷将要重赏。末将认为，这全是假话。在西充凤凰山下的战斗中，希尔艮贪生怕死，畏敌如鼠，若不是末将与阿尔津统领赶到，莫说消灭不了张献忠，恐怕连肃亲王的命也没有了。希尔艮冒功求赏，是个地地道道的骗子！这一切，镶白旗前锋统领哈宁噶可以作证。”

哈宁噶是个五尺多高的粗壮汉子，年纪约有三十五岁。看来也是一个有心计的人。他急忙走到孝端皇太后面前跪倒，痛哭流涕，诉说冤枉：

“皇太后为末将申冤啊！在西充战斗中，末将奉命与希尔艮一道追击献贼。至凤凰山下，末将率兵杀入敌营，希尔艮畏敌如鼠，竟率兵后退，置末将于绝境，若不是阿尔津与苏拜赶到，末将早已战死沙场。可战后赏罚时，希尔艮不仅没有受罚，反而冒功领赏。今天，辅政王偏听偏信，以假乱真，谎言蔽上。奏请皇太后明察。”

索尼看着这些依次出现的人物和钉对铆的表演，明白了多尔袞为什么不来参加宴会，也明白了这全是为了一举拿下豪格而编排的。一场新的内争如此戏剧般地展开了，他心里感到焦虑和痛苦，急切地思索着扭转这个局面的办法。他突然发现了一个极好的时机：如果在此时，慈宁宫里的皇太后只要说出“这些弹劾证词，着刑部调查勘审”这样一句话，就会挫败多尔袞这个预谋，把多铎挺尸般地挂在空中，使豪格摆脱这被围攻的厄运。他眼巴巴地看着孝端皇太后，多么盼望她能说出这样一句话啊！

可当事者迷！孝端皇太后压根儿就没有往这儿想。她仍然为多铎操心，希望多铎能说明白，保住辅政王的尊严。她看着低头不语、神情懊丧的多铎，带着关切同情的口气说：

“辅政王，这些事请你也讲讲。”

这真是要豪格性命的一句话啊！索尼的心一下子凉了，宁完我手中的空酒杯落在地上，济尔哈朗失望地垂下了头，代善的脸色更苍白了。他们都明白，豪格也许连解释和反驳的机会也没有了。

多铎听到孝端皇太后这句“关键性”的谕旨，神情大变，上前几步，跪在孝端皇太后的面前，声音洪亮，字句铿锵，情绪激越，像背诵戏文一样，一步一步把豪格推向预设的陷阱：

他申明：关于“平定蜀地”之说，是依据肃亲王豪格两年来的塘报得出的。对张可旺、张定国等仍然带着几十万贼兵横行川北、川东之事，塘报上无一字提及，在肃亲王回京之后，也无一语谈到。四川现时的形势险恶，不但自己不知，恐怕连兵部也蒙在鼓里。如此谎报军情，粉饰升平，误国蔽上之罪，应由肃亲王豪格承负。

他申明：关于“机赛事件”，自己一年多来，闻所未闻，吏部也未必知道。肃亲王根本没有向朝廷通气，足见此事不好见人。杨善结党谋反被诛，朝廷不罪其弟机赛，已是最大的宽容，若再让其承袭护军统领之职，岂不是为叛逆雪冤招魂？肃亲王旧志复萌，旧念未除，实在令人震惊。

他申明：关于“希尔良事件”，肃亲王上奏的文书中无一字提及，反而大书希尔良的功绩。若不是今日苏拜、阿尔津、博尔惠、哈宁噶申辩诉证，自己依然被蒙在鼓里。有功当赏，有过当罚，乃八旗制胜之宝，像这样怯敌冒功者赏，杀敌决胜者受屈的荒唐事，竟然发生在肃亲王大营，实在令人惊讶！若非另有图谋，怎么如此利令智昏……

在多铎的进攻中，吏部尚书巩阿岱、兵部尚书韩岱、礼部尚书郎球、刑部尚书吴达海等，都一哄而起，投入战斗。两白旗其他将领也鼓噪而起，揭发弹劾。他们无中生有，小事变大，大事上纲，于是“杀良冒功”、“吞侵军饷”、“怯敌避战”、“指挥失误”、“纵敌为患”、“图谋不轨”等罪名，一齐落到豪格的头上。半个时辰前，立有不世之功的英雄，此时已成为误国蔽上、图谋不轨的罪人，孤单单地坐在被告席上，受着人们的审判，连一个表白的机会也不给他了。

此时，忠厚的孝端皇太后才醒悟过来。她受了多铎的愚弄，跌入了多尔袞的圈套。她今天是特意来为豪格赐赏的，却糊里糊涂、任人摆布地把豪格坑害了。她看着豪格因屈辱而失色的脸，她看着多铎因胜利而变形的脸，痛苦和愤怒翻滚在心头，泪水禁不住地流了出来。她指着多铎喊了一声“你……”，一口鲜血喷了出来，染红了那明黄色的吉朝服。她，昏迷了……

福临惊叫着奔下宝座……

此时，宁寿宫里婉儿和伊罗根的婚礼进入了欢乐的高潮。他俩拜完天地，拜完孝庄、皇贵妃、皇淑妃之后，唱赞官用高扬而权威的声音高

喊：

“科尔沁吴克善亲王的义女婉儿公主，于顺治五年二月二日归蒙古八旗参将伊罗根为妻。”

这庄严的宣告，使人群沸腾起来，欢笑着，高喊着，前拥后挤着，催促新郎揭开新娘的盖首，把隐藏在红绸后的花容月貌亮给大家。按照满族古老的习俗，此时男方的伴郎，开始拥着新郎向新娘靠近，企图一举成功，揭开盖首，而女方的伴娘，此时悉心保护新娘，以拖延时间，意在抬高新娘的身价。人群此时也自动围成一圈，绕着新郎、新娘、伴郎、伴娘击掌起舞，欢呼歌唱，或支持新郎进攻，或支持新娘防御。随着人群的欢舞高歌，伴郎拥着新郎追逐，伴娘护着新娘躲闪。新郎如蝶恋花蕊，新娘似风摆柳枝。当然，伴郎们并不真的追逐，伴娘们也不真的防御，他们和她们都在煽动挑逗取乐，以便把人群里炽烈的热情推向高潮，共同完成新娘那意料之中而又意料之外的亮相。此时，经过几次变化的追逐掩护之后，四个伴郎突然用力把伊罗根向前推去，而在同一时刻，四个伴娘突然闪开，并把婉儿向前一送，婉儿恰好落进伊罗根的怀里，伊罗根轻轻地揭开了婉儿的红绸盖首。

人群中的笑声“哗”地腾起，如炸响的礼花，拍岸的海潮。又“唆”地消失，如露落的晨曦，雨过的夜空。人们乐呵呵的脸上凝住了笑容，用惊异的目光凝视着这熟悉而陌生的仙女：

婉儿今天真美啊！

她那红扑扑的、秀丽的容颜上，隐着笑，藏着甜，含着羞涩，托出了一颗谁都能够猜透的心。一颗喜悦的心，甜蜜的心，称心如意的心啊！

她那亮晶晶的、清莹的眼睛里，含着情，凝着意，闪动着泪花，托出了一副谁都爱怜的神态。缠绵的神态，淑静的神态，知冷知热的神态啊！

她那细弯弯的、似黛的眉宇间，跳着美，袒着柔，伏着刚毅，托出了一股谁都能察觉的英气。倔强之气，不屈之气，仇仇爱爱之气啊！

皇贵妃笑吟吟地端详着婉儿：这容貌，这神态，这风韵，真是美得陌生，美得熟悉啊！婉儿像谁呢？她在各王府的公主里搜寻，没有一个人如此清秀甜美！她与各王府的侍女对比，没有一个人如此楚楚动人。婉儿啊，你像谁呢？谁像你呢？

皇淑妃喜盈盈地端详着婉儿：天啊！天地间的灵秀之气，怎么都凝聚在婉儿的身上，在这宁寿宫里冒了出来。这才是女儿家真正的美啊！柔而不馁，丽而不娇，缠绵中带着一股阳刚之气，温情中闪烁着火的余晖。那双眼睛收敛微微的一闪，不就是阳刚之气的流露吗？比自己胜强百倍了。是这顶凤冠烘托的吗？是这件凤袍装饰的吗？不！珠冠锦衣能

烘托一个人的美，也能淹没一个人的美啊！

多尔袞痴呆呆地端详着婉儿，心里经受着五味的煎熬。他惊讶这个假公主的美丽，那粉嫩甜美的脸蛋，看一眼就足以使人倾倒；那迷人的神态，醉人的风韵，想一想就足以使人销魂。这个美人儿，真有些像豪格的王妃阿尔寨和这身边的孝庄啊！多尔袞偷偷瞥了孝庄一眼，心里更加火烧火燎了。他悔恨四年前，为什么那时在福晋其丽格的住室里没有发现这个小家碧玉，使其疏漏于睿亲王府？也许那时她还没有出落得这样美啊！他嫉妒膀大腰粗的伊罗根，一个亲兵头目竟有这样的艳福，不仅因婉儿而活命，并结交了心机深沉的孝庄。不仅因婉儿而飞黄腾达，而且飞进了皇宫，明媒正娶地占有了这个美人的一切。他诅咒伊罗根，这样的艳福你消受得起吗？祸起床第宫闱，才是最大的灾难啊！他贪婪地望着婉儿，心里突然惋惜起来，一朵鲜花插在牛粪上，硬是活活地给糟蹋了。

孝庄甜滋滋地端详着婉儿。婉儿的美丽使她心甜：这容颜，这眼睛，这弯弯的黛眉，这精巧的鼻子和嘴唇，这微微一笑绽开的两个酒窝，真像死去的蒙丽花啊！这四年来，自己把对蒙丽花的思念和爱怜，都倾注在这个侍女的身上，连这“科尔沁公主”的谋算，何尝没受对蒙丽花情意的启迪呢？心里甜啊，这是主子对待女的夸耀，还是智斗中胜利的喜悦？分辨不清，也无暇分辨啊！婉儿的情态使她心甜：镇静沉稳，落落大方，就是在威逼朝野的多尔袞面前也毫无窘状怯色，真使人提气啊！唉，人啊，都是逼出来的。这从容安静的样子，不正是一个堂堂正正的公主吗？婉儿的风韵使她心甜：丽而不娇，柔中有刚，四年的相处，自己的举止神情果然在这个侍女身上留下了印迹。女人啊，天生命苦，如果再软若棉团，在皇宫里，就别想活了。谢天谢地，婉儿的身上长刺了。刚才多尔袞那诡秘的一瞥，也许就是这棘刺的惊扰吧！

皇贵妃在思索中终于揭开了记忆中的印迹，惊喜地对孝庄说：

“皇太后，你仔细看看，婉儿多像蒙丽花啊！”

一声“蒙丽花”，打断了孝庄的思索，道破了皇淑妃的联想，也惊扰了多尔袞的好梦。

皇淑妃听见了。她是个细心人，也十分迷信，嗔怪地看了皇贵妃一眼：真是玉石透亮的人啊，也不看这是什么日子！她怕扫了孝庄的兴致，更怕这个不吉祥的比喻会给婉儿带来真的不幸。

多尔袞也听见了。他心头一惊：蒙丽花？又一个蒙丽花？真是撞到了鬼！难道刚刚发起的进攻，又要坏在这些女人的手里！他抬头再向婉儿看去：是像蒙丽花啊，又是一个美貌的妖精！

孝庄听见了。在向皇贵妃微笑点头的同时，她瞥见了多尔袞惊异而阴沉的神色，心头骤然浮起一团阴云。也许为了驱散这团阴云，也许为了圆满结束人群持久的狂欢热潮，她站了起来，代替唱赞官，情绪高昂

地喊了一声：

“请新郎新娘喝合卺酒！”

人们应和着，高呼着，欢笑着。唱赞官捧起银盘，把合卺酒捧在伊罗根和婉儿的面前。皇贵妃站起来了，皇淑妃站起来了，多尔袞也站了起来，随着欢闹的人群击掌凑趣，同声呼喊：

“喜啊！喜啊……”

婉儿和伊罗根在人群的呼喊声中刚刚举起酒杯，内大臣吴拜闯上了丹墀，穿过人群，跪倒在庄妃面前，高声禀报：

“禀奏圣母皇太后，母后皇太后在太和殿吐血昏倒！”

真是一声霹雳，宁寿宫沉寂无声了。

酒杯从婉儿、伊罗根手里跌落……

银盘从唱赞官的手里跌落……

皇贵妃、皇淑妃跌坐在椅子上，面色苍白……

人们跪倒在地……

孝庄木然了。冷眼对着吴拜，心里十分清楚发生了什么事情，但一口气憋在胸口，既咽不下去，也吐不出来……

多尔袞也许为了表示这沉寂的宁寿宫里还有清醒的人，也许为了向人群宣布豪格的罪状，也许为了向孝庄震惊的心灵再捅上一刀，便厉声地询问吴拜：

“到底出了什么事情？”

“禀报摄政王，肃亲王豪格谎报军情，误国蔽上，吞侵军饷，图谋不轨。宗人府议定拘捕勘审。母后皇太后怒肃亲王之不忠，吐血昏迷……”

人们都惊恐地抬起头来，望着沉默无语的孝庄，眼含泪水，神情忧愁。孝庄咽下了憋在胸口的那团闷气，移步走到婉儿和伊罗根的面前：

“你俩命不好，偏偏在这个日子，遇上了这样的事。走，我送你们入洞房。”说着，挽起婉儿和伊罗根的手，向新房走去……

七 洞房花烛之夜。婉儿和伊罗根无声的对话

太和殿里豪格的被捕和孝端皇太后的吐血昏迷，像排空摧城的黑云，摇撼群臣的心，使紫禁城锦上添花的热闹刹那间荡然无存。户部尚书英俄尔岱病故的消息恰在此时传进宫来，像一声滚雷在黑云中炸裂，似乎预示着一场更大灾难的来临。

在沉重、沉默、沉闷的当天晚上，大清统治集团的决策人和握有实力的诸王贝勒、八旗将领，都离开紫禁城，回到自己的府邸，与自己的心腹、谋臣开始了秘密的计议。同时，也都加强了府邸四周的警戒。

紫禁城里殿宇楼阁前的灯光灭了，陞辇甬道旁的路灯暗了，一切都隐于漆黑的夜幕中；白天那喧天闹地的声浪，都消失在沉静的夜空里。只有一队队两黄旗的禁卫士卒，悄悄地出现在五凤楼、东华门、西华门、玄武门、位育宫、慈宁宫和宁寿宫，加强了对这些地方的警戒。形成了宁静中的紧张。

宁寿宫在经历了一阵乐极生悲的劫洗之后，沉浸在凄凉之中。孝庄在把婉儿和伊罗根送入洞房之后，带着侍女匆匆地去了慈宁宫，留下的，只是一个沉寂的、冷清的花烛之夜。

沉寂的花烛之夜啊！鞭炮声消失了，礼乐声散尽了，科尔沁王府的送亲人回府了，皇贵妃、皇淑妃也去了慈宁宫，连宫院里的宫灯、彩灯都一齐熄灭了，只有婉儿新房里的烛光透过绿窗射了出来，孤零零地亮在黑沉沉的天地间。窗纸上那清晰耀眼的“囍”字，似乎在欲言无语地张着口，诉说着这皇宫里生活的离奇和残酷。

冷清的花烛之夜啊！窗外没有拥挤欢笑的人群，室内没有祝贺助兴的宾客，耳边没有姐妹们的私语戏言，身旁没有小伙子的嬉戏逗趣。窗户纸平展展的，没有用手指捅破的窥眼。被褥整庄庄的，没有人放进闹房的趣物。喜糖呆在桌案上，喜茶凉在圆几上，喜酒闲在银盘上。没有欢声，没有笑语，连一句喜悦而难听的粗鲁话也没有。冷清的新房里，只有冷清的烛光，伴着冷清的新娘新郎，冷清地坐在床榻边，苦挨着这冷清的花烛之夜。

红烛燃烧着，烛光跳动着，烛泪流淌着……

婉儿垂泪了。她的泪滴似乎不只是为这冷清的花烛之夜而流淌。烛光照映着她秀丽的脸庞，是那樣的动人而诚挚，眉宇间浮动着刚毅的英气，眼睛里闪动着沉思的光泽，脸颊上跳动着柔情的神韵。她的手紧紧地抓着伊罗根的手，像是要通过这两只紧握的手，沟通夫妻间相知的灵犀，把心里的千言万语，传递给她的心上人。

伊罗根叹息了。他的叹息，似乎也不只是对眼前的冷清而发的。烛光照映着他棱角分明的脸，是那樣的英俊和深沉，眉宇间呈现出沉思的神态，眼睛里闪烁着探索的光芒，脸颊上跳动着坚忍的英气。他紧握着妻子的手，在幸福中思索着今夜的甜蜜，在甜蜜中思索着未来的幸福。

红烛燃烧着，烛光跳动着，烛泪流淌着……

灵犀相通啊！伊罗根抬起双手，温情地抚抱着妻子的双肩，深情地凝视着妻子清泉般的眼睛和那点点滚落的泪滴，似乎在说：

亲人啊，我知道你的心。你这泪水是为这冷清的花烛之夜流淌吧？是为这常情遭到戏弄流淌吧？也是为好人遭到不幸流淌吧？爱爱仇仇，在你的晶莹的眸子里，在你的闪光的泪滴里，在这默默相依的情爱里，也在我这颗“突突”跳动的心窝里。亲人啊，难道你没有听见这“突突”跳动的心音吗？

灵犀相通啊！婉儿猛然地扑在丈夫的怀里，把脸贴在伊罗根宽阔的胸膛，她闭上了眼睛，似乎在说：

心上的人啊，我听到了你的心跳，猜到了你要说些什么！“冷清”有什么可怕？我俩不都是在冷清中长大的吗？“热闹”对我俩来说，只是一种奇遇，是一种分外的恩赐啊！人啊，为什么总要怀恋这奇遇的“热闹”呢？因为它温暖了人们冷却的心，知道了人间的冷暖，唤醒了心灵上善善恶恶的知觉，认识了人世间的各种嘴脸。今天，也是一种奇遇：“热闹”得烫人，“冷清”得疼人啊！

灵犀相通啊！伊罗根紧紧抱着周身发抖的妻子，亲吻着妻子的脸颊、额头、眼睛和那滚落的点点泪滴，深情地爱抚着，似乎在说：

亲人啊，冷暖知人心，冷暖识恩仇啊！今天这烫人的“热闹”，是皇太后天高地厚的恩典，永世难忘啊！是她，使一个满洲奴隶和一个汉族女婢躲开了满洲祖制的刀剑而隆重地结合；是她，使一对五年苦恋、千里相望的痴情男女如愿以偿；是她，使牛郎织女渡过鹊桥，日夜相亲；是她，亲自为一对奴隶女婢建造了这个舒适的窝啊！可这疼人的“冷清”为什么来得这么巧，这么突然，这么残酷啊？

灵犀相通啊！婉儿紧抱着她的伊罗根，亲吻着她的伊罗根，把自己的一切都交给了她的伊罗根，默默地亲吻抚爱着她的丈夫，似乎在说：

心上的人啊，你远居科尔沁五年，哪里知道皇宫里的今天？多尔袞已不是当年的睿亲王，多铎已不再是当年的多铎了。权力的魔椅，已使多尔袞丰满了羽毛，正在变幻着心机莫测的戏法。多铎已经当上了辅政王，据说就要接摄政王的班了。唉！一个人一旦被指定为某种权力的继承人，就失去了做人的真诚和良心，不是用蓄意的做作以欺世，就是用违心的允诺以盗名。人们都说多铎和肃亲王有交往、关系好，可今天在太和殿算计肃亲王的，恰恰是多铎啊！

心上人啊，你刚刚回到北京，哪里知道皇太后心底的焦虑？作为一个母亲，最大的焦虑，莫过于儿子的危难；作为一个皇太后，最大的焦虑，莫过于大权旁落。现时，我当“公主”，你进皇宫，不都是这种焦虑心绪的反映吗？就连今天这隆重而热闹的婚礼，也是这种焦虑心绪的变形啊！

心上人啊，你知道你要去的地方吗？位育宫是什么？是帝居之所，也是一所辉煌的囚牢啊！高贵的近臣，都是一群倾耳斜目的坐探，英武的侍卫，都是一伙烂了肝肺的杀手，在皇上床榻锦帐之侧，也许就暗藏着杀人的毒箭，在皇上食用的羹汤香茶之中，也许就掺有致命的毒液。皇太后把大清的现在和未来都交给你了，也把你放进了吉凶难卜的虎狼窝啊！

心上人啊，你可知道今夜的险恶可怕吗？母后皇太后如果猝然病故，圣母皇太后就会失去一张可以借重的王牌，皇宫就会失去一副压邪的灵符，带给我们的也许是一场灭顶的灾难啊！

灵犀相通啊！伊罗根抱起娇美、温柔、多情的妻子，走到银盘前，斟满了两杯合卺酒，把一颗心托给了婉儿，似乎在说：

亲人啊，人活在世上，总得知情、知义、知恩、知仇啊！受恩不还，枉立天地；有仇不报，不配做人。命运已把我们与皇太后连在一起，不说报恩报仇，就是为了我们自己，也得豁出性命拼杀啊！

红烛燃烧着，烛光跳动着，烛泪流淌着……

婉儿和伊罗根喝下了自己亲手斟满的合卺酒。婉儿换上了侍女服，伊罗根换上了侍卫装，他俩携手走出了新房……

古老的土地，养育了这一对痴情男女，久远的历史，铸造了两颗愚忠愚信的灵魂，奴隶奴婢的苦难生涯，长久地禁锢着他俩纯真的情爱，使他俩一无所有。突然，有人同情他们，帮助他们，满足了他们心灵深处最美好、最渴望的要求，他们能不感恩戴德、献出忠心吗？天地悠悠，恰恰是孝庄赢得了这对痴情男女的感激信赖。

早春的夜风寒意飕飕，更增添了宁寿宫里的冷清。婉儿站在衍祺宫的丹墀上，目送伊罗根踏着夜色走出了蹈和门，等待着孝庄的归来。

牵肠挂肚的送行，牵肠挂肚的等待啊……

几盏宫灯走进蹈和门，孝庄从慈宁宫归来了，神态还是那样的刚毅，步履还是那样的轻捷，只是脸色更显得苍白了。婉儿急忙走下丹墀跪倒迎驾。孝庄一时愣住了。

“婉儿？你……”

“奴婢恭候皇太后。”

“伊罗根呢？”

“他去了位育宫。”

孝庄看着婉儿的穿着装束，什么都明白了。她爱怜地看着婉儿，感激地微微摇头说：

“你不该啊！今晚是你俩的花烛之夜……”

“奴婢和伊罗根为母后皇太后祈祷，为皇上祝福，为圣母皇太后……”

孝庄一把搀起婉儿，携手走上丹墀。突然停步，转身吩咐身后随从的宫女。

“从现时起，诸王贝勒、文武朝臣的奏请晋见，一律禀奏科尔沁公主婉儿安排！”

宫女们跪倒应诺，婉儿跪倒谢恩。

孝庄伸手抚摩着婉儿的发髻，望着沉寂冷清的宫院，声音有些悲凄地说：

“冷清的花烛之夜，真委屈你了……”

婉儿哭了，依偎在孝庄的怀里。

八 索尼府邸侧室里的烛光、香火和滴血的“交心酒”

当婉儿和伊罗根喝下他们自己斟满的“合巹酒”的时候，在镶黄旗旗务总管大臣索尼府邸的侧室里，一盏八角飞檐琉璃灯照亮了面色阴沉的索尼、鳌拜和塔胆。

这三个两黄旗核心人物，刚刚做出了一个极其大胆的决定。这个决定，既是一个月来遵照孝庄的谕示反复研究的应变方略，也是今天太和殿“豪格事件”突发后的紧急产物。两黄旗的利益和权力面临着毁灭性的威胁，他们决定进行生死存亡的一搏。

此刻，他们心情沉重地等待着三个年轻将领的到来。因为事关两黄旗的前途和自己的身家性命，他们想先听听年轻将领的意见，并从中选择实施这个方略的最佳人选。他们都在沉默中思索着：

塔胆在怀念两黄旗兴盛灿烂过去：那血溅礼亲王府邸门前的搏斗，那震撼盛京、威逼崇政殿的弓矢，那列角成阵、结马而驰的威风，那语出雷动、决定一切的气势……现在，是重振两黄旗雄风的时候了……

鳌拜在惋惜两黄旗凋零冷落的现在：谭泰趋炎附势，投靠了多尔衮；图赖战死在江南；图尔格因“巴布海投帖案件”被不明不白地挂在勘审架上，整整五年，都快要风干了；拜音图、巩阿岱、锡翰三兄弟已被多尔衮收买，而且都以反戈一击的功绩得到了重用。岁月变迁，两黄旗不再有昔日的力量，此举吉凶难卜啊！但如果此时不举，往后也许连这点力量也没有了……

索尼在思索着此举的结局：如果此举成功，孝庄忧虑的一切问题，两黄旗面临的一切危机，都会在这一举之间解决。如果此举失败，两黄旗、皇上、孝庄也会在这一举之间毁灭。关键在于用人，一个确有把握制服多尔衮的人。巴哈？巴泰？德马护？谁更合适呢？

塔胆在沉思……

鳌拜在沉思……

索尼在沉思……

巴哈、巴泰、德马护三个年轻的统领急匆匆地走了进来。他们挟带的夜风，使室内的灯光闪动，打断了索尼、鳌拜、塔胆的沉思。

巴哈，二十四岁，原是永福宫孝庄的一名护卫亲兵。三年前调进位育宫做皇上福临身边的侍从。他为人忠诚坚忍，很有主见，特别是在位

育宫两年多的时间内，表现出一种疾恶如仇、敢作敢为的虎气。顺治四年八月，在跟随福临、多尔袞塞外避痘围猎时，更表现了罕见的忠贞。当时锡翰、冷僧机、席纳布库等皇上近臣，都趋炎附势地离开职位而献殷勤于多尔袞，并借机嘲弄讥讽年幼的皇上，唯有巴哈终日不离福临，忠心奉侍，并几次与锡翰、冷僧机发生争执。九月上旬返回北京后，被多尔袞以“气浮心躁，礼节不周”为理由，调离位育宫。索尼得知后，即奏请孝庄，将巴哈调入镶黄旗任护军统领之职。

巴泰，二十六岁，原是正黄旗一名骁骑校。在跟随鳌拜这两年入川征战中，表现了突出的文才武略，既多谋多思，又善断善行。由鳌拜保举而晋升为正黄旗护军统领。鳌拜前几天曾向索尼几次推荐此人“才智可用、后事可托”。索尼相信鳌拜的目光是不会错的。

德马护，二十七岁，原是塔胆手下的一名佐领，为人木讷少言，极有心计，遇事不急不躁，看准之后，会不顾一切地扑去，而且十分凶狠。在士卒中素有“闷口狮子”之称。去年由塔胆保举，晋升为正黄旗前锋统领。

太和殿“豪格事件”发生后，索尼为了防止事态的进一步发展，立即向巴哈、巴泰下达了命令，要他们迅速派出人马加强对紫禁城四门（午门、东华门、西华门、玄武门）三宫（位育宫、慈宁宫、宁寿宫）的警卫，摆出了向多尔袞应战的阵势。

巴哈、巴泰向索尼禀报加强紫禁城四门三宫的警卫情况之后，便和德马护同时落座在桌案边的椅子上，等待着会议的开始。他们是年轻的一辈，不敢在三位顶头上司面前放肆，又看到三位上司的情绪不好，便更加谦虚恭顺了。

鳌拜见人到齐了，便提请索尼主持开会，索尼也不推辞，故作轻松地说：

“今天太和殿里的事情，大家都亲眼看到了。两黄旗今后该怎么办？大家都说说。”

鳌拜、塔胆知道，索尼要先考察这三个年轻统领的态度，便静静地等待着。三个年轻人呢，见三位顶头上司都没有说话，他们也不敢放肆僭越，这就形成了长时间的沉默。德马护见长时间无人作声，便木讷地迸出了一句：

“对拜音图该取什么态度，请三位大人明确一下。”

巴哈、巴泰也都抬起头来，等待着回答。塔胆看了德马护一眼，心里抱怨着：你怎么提了一个不咸不淡的事，真给老子丢人。便大声回答了一句：

“拜音图是什么东西？是背叛两黄旗的败类。不理睬他！”

德马护听了，眨了眨眼睛，想说句什么，却又沉默了。

这个细微的表情，索尼看得十分清楚。这个年轻人给了他一个极好的印象。他看着德马护赞赏地说：

“德马护这个事提得很好。拜音图虽然投靠了多尔衮，专门为多尔衮监视咱们，可他在名分上，仍然是正黄旗的固山额真，根本不加理睬，不仅做不到，也不一定有好处。我看……”他本想说出自己与鳌拜商议定的六字方针“欺骗、利用、栽赃”，但觉得在年轻将领面前太失身价了，便舌头一弯，咽下滚到嘴边的六个字，把这件事交给鳌拜了：

“我看，对付拜音图，由鳌拜公一人负责吧！”

鳌拜会意，慨然承诺：

“好！拜音图是我的顶头上司，由我来对付。”

德马护眨了眨眼睛，思索了。塔胆偏偏没有注意索尼神情的变化，抬头追问鳌拜：

“你准备怎样对付他？”

鳌拜诡秘地一笑：

“这好办。五个字：说。不说，硬说。”

巴哈、巴泰、德马护都愣了。鳌拜看着三个睁大眼睛的年轻人，交出了底：

“这五个字说全乎些，就是对付拜音图，该说的话，说；不该说的话，不说；死无对证的要命话，硬着头皮往他的身上说。德马护，你琢磨这样行吗？”

德马护笑着说：

“末将记住了。特别是最后的一句：死无对证的要命话，硬着头皮往他的身上说。”

大家都笑了起来，两辈人之间的鸿沟畅通了，室内的气氛活跃了。巴哈大胆地谈出了自己的看法。

巴哈的看法十分尖锐。他认为：苏拜今天在太和殿点了鳌拜的名，是一个十分值得重视的信号。多尔衮在拿下肃亲王豪格之后，很可能向两黄旗开刀，而打击的主要对象，就是索尼、鳌拜和塔胆。他的根据是：郑亲王倒台、肃亲王被捕，多尔衮通向太和殿的道路上，就只有两黄旗将领是绊脚石了。他强调指出，如果没有多尔衮的授意和同意，苏拜是绝不敢在鳌拜的头上动土的。

巴哈的这个看法，与索尼、鳌拜、塔胆的看法完全相同。他们都向这个年轻统领投去赞赏的目光。

巴哈提出的应变对策是十分大胆的。他认为：在“豪格事件”突发的特殊情况下，最有效的办法是进攻，出其不意地进攻，使敌手发蒙地进攻。他提出的具体措施是：以堂皇的理由，看准时机，一举拿下多尔袞。他说：

“擒贼擒王。用突然袭击的办法抓住多尔袞，定能镇住多铎和阿济格，使两白旗群龙无首。”

索尼心里一激动，脱口说出一个“好”字。他急忙掩饰“同心同案”的喜悦，笑着说：

“好！有这种敢摸老虎屁股的劲头，他多尔袞休想再睡安稳觉！”

鳌拜也笑了，急忙问道：

“有这样的借口和时机吗？”

“有。伸手就能抓到。按照朝制，五凤楼中间的门洞，只有皇上可以出入。可他多尔袞在每次重大节日，走的都是中间的门洞。这不是僭越吗？位育宫后檐的雕龙陛石，只有皇上可以通过，可多尔袞平日由玄武门进宫，几乎都是踏着雕龙陛石来往。这不是违背朝制吗？晋见皇上不朝拜，就算是六部那些龟孙子给他舔腚，可他多尔袞连手也不拱，不也可以抓住问罪吗？他的把柄有的是，一抓一大把……”

塔胆来劲了，手拍膝盖而起：

“好！算你有心计，该咱们两黄旗兴旺了！索尼公，说句话，干！”

索尼面带笑容，既没有点头，也没有摇头。他看着巴泰说：

“巴泰，你的看法呢？”

巴泰略作思索，谈了起来：

“巴哈统领的看法我赞同，做法我也同意。紫禁城四门是我们禁卫军警戒的，这个活交给我干，绝不会让三位大人失望。我认为：在采取最后行动之前，必须周密盘算，务必做到万无一失。如果因为我们一时疏忽，危及皇上和两位皇太后，那就替多尔袞背黑锅了……”

索尼、鳌拜、塔胆都被巴泰的话吸引了，巴哈和德马护睁大了眼睛。巴泰进一步说出自己的看法：

“我觉得多尔袞今天的突然发难也有失策的地方，我们可以抓住利用……”

大家都神情专注地看着巴泰。索尼把桌案上的八角飞檐琉璃灯挪向桌边，避开灯光的照射，以便真切地看清巴泰的神情。

“苏拜不光点了鳌拜大人的名，还点了尼堪和满达海的名，这就把两红旗也扯了进来。当时，我注视着大贝勒，他脸上都没有色了，勒克德浑的嘴唇紧闭，怒气浮在眉间，说不定这会儿他们也在计议对策呢！我看，咱们可以暗地里和他们联手，形成四旗对二旗的局面……”

索尼心里十分高兴：此子确实不凡，鳌拜识人啊！他要再看看巴泰的心机，便插了一句：

“你看正蓝旗会有什么反应？”

巴泰不假思索地说：

“这次肃亲王被整，正蓝旗大概不会有什么作为的。这几年来，肃亲王多次遭难，亲信将领都被杀了，摄政王插进了许多人，固山额真也走马灯似的更换，先是韩岱，后是郎球，肃亲王好不容易把饶余郡王阿巴泰调进去，可不到一年，就病故了。肃亲王虽说是旗主，可下面掌权管事的都是摄政王的人，只有博洛是饶余郡王阿巴泰死时留下的一条根。可博洛是琉璃猴子，根本不可靠。下面的一些佐领校尉，长期对多尔袞记恨，我们可以暗中联络，挖他多尔袞的墙脚……”

“你认为镶蓝旗现状如何？”

巴泰坦然回答：

“镶蓝旗现时还是一个谜。郑亲王和摄政王的仇恨太深了，从这一点看，镶蓝旗是多尔袞潜在的威胁。德马护原是镶蓝旗人，表兄弟都在镶蓝旗，他对那里的情形摸得透。”

索尼、鳌拜、塔胆都看着德马护，用目光催促着。德马护眨了眨眼睛，慢腾腾地开了口：

“我看啊，郑亲王还要倒霉。前天我说给巴哈、巴泰听，可他俩硬是不信……”

索尼、鳌拜、塔胆都感到意外。

“这几年郑亲王也连着倒霉，可多尔袞的人却没有插进镶蓝旗，表面看来镶蓝旗还是郑亲王一统天下，可实际上满不是那回事。郑亲王的几个侄子——努赛、吞齐、尚善、富喇塔、吞齐喀、扎喇纳，都是吃里扒外的主儿，八成都暗地里归了多尔袞。要不，郑亲王的一举一动，多尔袞怎么都知如眼见呢？天底下再聪明的人，都有一个傻处。郑亲王也应了这句话。他老人家有一个不怎么样的主心骨，总认为外姓将领都是两个心，只有他的子侄才是一个心眼。别人向他说：吞齐在背后骂你。

他呀，不光不信，还说别人挑拨他叔侄的关系。这不是邪了门吗？咱们的人反映，这半个月来，努赛、吞齐、尚善等深更夜半走马灯似的出入于南宫王府，你们说，还能有好事吗？今天肃亲王在太和殿挨整时，我以为这几头烂蒜都会冒出来落井下石，可他们一个未动，我注意观察他们的神情，压根儿没有动的意思。我琢磨：多尔袞会用兵，这几股祸水准是为郑亲王准备的……”

塔胆越听心里越急，打断了德马护的话，骂了起来：

“这些吃里扒外狗娘养的，都该扒皮挖心！德马护，你也糊涂，这样重大的事情，为什么不早说！索尼公，赶快派人告知郑亲王。如果他再吃个窝脖，咱们可就孤单了。”

鳌拜看着索尼，也担心地问了一句：

“咱们派往镶蓝旗的人，不会落入圈套吧？”

索尼笑了。他没有正面回答塔胆、鳌拜的询问，大声吩咐管家备酒。

索尼高兴啊！巴哈的忠勇果敢，巴泰的多谋多思，德马护的谨慎细心，给了他极大的鼓舞，坚定了他拼死一搏的信心。当然，他们都还年轻，思索问题还不够深沉，但能在扑朔迷离的宫廷争斗中，窥见多尔袞的阴谋动向，实在不易了。时间、经历、挫伤会使他们姜老成辣的。

索尼接受了巴泰、德马护周密审慎的想法，决定自己一人出头，让鳌拜、塔胆隐于幕后。由巴泰握兵举事，隐蔽巴哈、德马护，为多尔袞埋下两颗尚未察觉的地雷。此举不成，拥兵再举。

他决定由鳌拜负责与两红旗的结盟联手，不惜任何代价，迅速与勒克德浑达成协议。

他决定将五凤楼下定为举事地点。

一个完整的抓捕多尔袞的方案形成了，定名为《五凤楼举事密疏》。

行动的时间呢？要听孝庄的一句话了。

红烛点燃了，侧室变成了红彤彤的战场。香火点燃了，烟雾变成了红彤彤的云霭。六只斟满清酒的青花瓷碗，整齐地排列在香案上，索尼、鳌拜、塔胆、巴哈、巴泰、德马护并肩跪在红烛香火桌案前，当索尼大声讲完了《五凤楼举事密疏》，他们同声盟誓，取下腰刀，刺破手指，把鲜血滴进六只酒碗里，同时饮下了这同心同命的“交心酒”。

两黄旗把刀尖对准了多尔袞……

九 吴拜的“紧急禀奏”和多尔袞的“一石三鸟”.....

入夜酉时，多尔袞从慈宁宫急急返回南宫王府的密室，艳妆柔情的吴尔库尼急忙迎上，被多尔袞一把推开。他厉声吩咐吴尔库尼传令给吴拜，召辅政王多铎立即来见。吴尔库尼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情，又不敢询问，战战兢兢地收起柔情媚态，急忙走出密室传令去了。

太和殿突然袭击的成功，使多尔袞心旷神怡。孝端皇太后的卧床呻吟，使多尔袞心喜意醉。孝庄在宁寿宫里的乐极生悲，使多尔袞心甜情荡。痛快啊，一个月来苦心筹划的这次奇袭，仅用两个时辰，就取得了全胜。真是“谋事在人”啊！

多尔袞毕竟是在长期不断的征战生活中成长的，他有着一个极好的习惯：战斗越是顺利，他越是小心；胜利越大，他越是谨慎。现时，他急于要见多铎，就是要亲自了解太和殿袭击中的每个细节和当时诸王贝勒、文武朝臣的细微反应。祸福相倚，在一举成功之中，就没有隐藏着不利的征兆苗头吗？他心神不安地在密室里踱步，等待着多铎的到来。

多铎在太和殿“宴会”结束之后就来到南宫王府，因多尔袞去了慈宁宫，他也感到心力交瘁的疲惫，便回到自己的府邸歇息。这一天的心神煎熬，使他像是要散落骨架了。

太和殿突然袭击的胜利，使他的心突然打了一个寒战；孝端皇太后的吐血昏倒，使他的心有些紧缩了。特别是看到肃亲王豪格在被告席上任人诬陷，最后被几个侍卫强力架走时，他双手抱着自己的脑袋，不敢再看了。今天的这场戏，是自己按照多尔袞的安排演出的啊！

多铎是多尔袞最亲密的助手，但他们之间也有着感情上的隔阂。多尔袞在削弱诸王贝勒的权力时，多铎的权力也同样受到削弱。多尔袞在树立自己的绝对权威中，多铎的权威也受到伤害。因而，他对多尔袞的心毒手狠也怀有戒备。特别是去年八月，多尔袞也把英亲王阿济格的儿子劳亲接进南宫王府，给了同多尔博一样的待遇，使他产生了一种无法排解的疑虑。今天，太和殿这场闹剧的结束，使他既感到高兴，又感到悲哀。

为什么要干这样的“缺德”事呢？为了报答多尔袞的恩情吗？不错，是多尔袞使自己在四年内由豫亲王而辅政王，而叔父辅政王，地位一次次地提高，财富一天一天地增加。可这心中的歉疚也在一天一天地积聚，人望也在一天一天地衰落。人啊，为什么没有满足的时候？

这都是为了谁呢？为了多尔袞早日登上皇位。可这皇位与自己又有什么关系？未来的皇子就一定是多尔博而不是劳亲吗？辅政王，叔父辅政王已经是人臣中最显赫的荣耀了，何必再去伤天理，丧良心呢？人

啊，总得留一点人缘良心安慰自己吧……

多铎接到吴拜的传令，急忙来到南宫王府的密室。多尔袞停止踱步，神情焦急地劈头训斥了一句：

“刚打了一个小胜仗，就志得意满了！”

多铎心里不悦，但他知道多尔袞现时需要什么，便详细地禀报了太和殿发起袭击的经过，称赞了苏拜、阿尔津、博尔惠、哈宁噶的忠诚，赞扬了巩阿岱、韩岱、吴达海、郎球等人的机敏，也谈了豪格的毫无戒备和孝端皇太后的软弱无能和吐血昏倒……

多尔袞在不停的踱步中静听着，思索着。多铎的禀报刚一停声，多尔袞立即提出了五个问题：

“索尼、鳌拜、塔胆都有什么反应？”

“大贝勒代善和勒克德浑有什么反应？”

“宁完我有什么反应？”

“郑亲王济尔哈朗有什么反应？”

“科尔沁亲王吴克善有什么反应？”

因为当时这些人物都没有说话，多铎当时又处于极其紧张的当事人纠葛之中，根本无暇顾及这些人物神态上的那些细微反应，所以，多铎的回答使多尔袞非常不满。他停步在多铎的面前，压着失望的怒气，神情严肃地说：

“你继我为辅政王，来日也将摄政，当理解我的苦心而更加勤勉，这样才能驾驭群臣，把握未来。我们现时的处境，虽然是花锦火热，拥护追随者不少，但都是趋炎附势而来，极不可靠。一旦情况有变，这些人也会趋炎附势而去，杀回马枪。你如此大意，如何能善后事？”

“索尼、鳌拜、塔胆、济尔哈朗、济度、勒克德浑、满达海这些人，都在沉默蛰伏，窥伺时机。宁寿宫还有那个城府极深的女人。如果我们一时不慎，就会粉身碎骨。

“现时，我们表面上看来轰轰烈烈，而实际势单力薄。多尔博年幼，还不能辅佐你我；过早出头露面，会引起别人的猜测，对他也没有好处。多尼虽年长一些，代我主管正蓝旗，已经是精疲力竭，很难分身再理朝政。劳亲年岁不小，但和英亲王一样，缺乏心机。我把大事寄托于你，万万疏忽不得……”

多尔袞的这些话是真诚的。他看到趋炎附势而来的热闹，也想到趋炎附势而去的凄凉。他感到了政敌潜在威胁的可怕，又感到了后继乏人

的孤单。这些话是他感情的真实流露。

多尔袞的这些话是有感情的。他至今无子嗣，把希望寄托在过继的儿子多尔博身上，对多尔博的关心是远远超过对劳亲的重用的。他的感情是具体而深沉的。

真诚的话总是有力量的。多尔袞的话，驱散了多铎心中刚刚萌生的离心情绪，又把他拉回了权力的魔椅：

“多尔博是自己过继给多尔袞的儿子。过继出去的儿子也是儿子啊！

“多尼是自己的长子，多尔袞把正蓝旗交多尼掌管，也许是一种有意的安排吧！”

多铎的心又向多尔袞靠近了。他急忙说道：

“我这就去查明他们的动静……”

这时，吴拜急匆匆地走进密室，神情惶恐地向多尔袞禀报：

“两黄旗开始行动了。他们出动三百士卒，加强了对紫禁城四门三宫的警戒。”

多尔袞一惊，坐在椅子上，等待着吴拜继续禀报。

“锡翰派人禀奏，伊罗根进了位育宫。”

多尔袞仍然没有作声。多铎感到自己的失职，急忙问吴拜：

“南宫王府周围有新的变化吗？”

吴拜急忙回答，但话是对着多尔袞说的：

“南宫王府周围没有变化。我已经派出五十名护卫加强了警戒。据我们的人禀报，塔胆去了索尼府邸，勒克德浑去了尼堪府邸。”

多尔袞发问了：

“郑亲王府呢？”

“郑亲王和济度都没有动静。”

“宁完我呢？”

“宁完我出了太和殿就径直回家了。半个时辰前，刚林提着两瓶酒进了宁完我的府邸。”

“肃亲王府有什么动静？”

“肃亲王府哭声闹天。听说豪格的王妃阿尔寨哭得昏过去了。”

“宁寿宫呢？”

“圣母皇太后是戌时从慈宁宫回宁寿宫的。没有任何人请见。”

多尔袞不再询问，他站起来，又开始了踱步思索。多铎和吴拜既不敢说话，也不敢离开，更不敢分神他思。因为多尔袞随时都可能提出询问。他们像两个小厮一样，站在桌案边，看着多尔袞来回地走动。

吴拜的紧急禀奏，虽然都是毫无具体内容的信息，但多尔袞以他丰富的政治斗争经验，猜测着可能出现的形势变化。他以超人的才智，修订着原先拟定的方案，以适应新的变化的需要。

两黄旗的反应使他格外重视。加强紫禁城四门三宫的警戒，不只是防御性的措施，而是摆出了进攻性的态势。这个没有彻底摧毁的顽固集团，仍然能够以霹雳之势掐住自己的咽喉。看来，紫禁城是不能随便出入了。索尼、鳌拜、塔胆不除，一切胜利都是保不住的……

勒克德浑对尼堪的走访，同样使多尔袞震惊。入关前，盛京那场可怕的哑剧，就是因为这个勒克德浑，逼成了一个“黄红联盟”，使自己陷于极大的被动。他后悔让苏拜在太和殿里点了尼堪和满达海的名，这是失于谋算啊！尼堪是褚英的儿子，是个不掌实际兵权的破落户，是不足畏的，但他的弟弟杜度，却得到大贝勒的信任，长期担任正红旗固山额真。这不是逼着两黄旗与两红旗再度结盟吗？

郑亲王济尔哈朗的毫无动静，使多尔袞更为闹心。这只老狐狸韬晦成精，却纹丝不动。明知是一个潜在的威胁，却又抓不住新的把柄。吞齐、尚善、努赛等能够谈出的“罪行”，都是一些陈芝麻烂谷子的琐事。真是一块心病啊！

多尔袞被这三个轻重不同的反应困扰着，他在思索着应变的对策……

这时，刑部尚书吴达海走进密室。他见多铎、吴拜在场，稍有迟疑，旋即向多铎、吴拜拱手问好，径直跪在多尔袞面前禀奏：

“禀奏摄政王，刑部连夜对豪格谋反之罪进行议决，现举表呈奏，乞摄政王审示。”说着，举表呈上。

多尔袞停止脚步说道：

“你大声奏闻吧！”

吴达海举表念道：

……据正白旗护军参领苏拜弹劾，肃亲王豪格入川剿寇，时逾两年，谎报‘川寇悉平’，纵贼误国。罪一，侵吞军饷，中饱私囊，致将士有馁寒之灾，黎庶遭苛捐之祸。罪二，包庇心腹，冒功图赏，扰乱军纪，结党营私。罪三，推举叛逆杨善之弟机赛，辅任护军统领，心怀叵测，图谋叛乱。罪四，经宗人府勘审，弹劾有据，旁证充实。四罪俱成铁案，豪格亦供认不讳。依大清刑律，论罪当死。念其乃太宗皇帝骨肉，特恩赐自裁……

多尔衮心头一亮，几乎喊出声来：一石三鸟！这不就是一块现成的“石头”吗？豪格，以前的皇长子，现在的谋反者，诸王贝勒、文武朝臣，谁同他没有几十年的交往呢？好的交往，坏的交往，同心的交往，勾心的交往，都可以演绎出一桩公案来。历史上许多曲折复杂的案情，不都是刀笔吏们按照主子的需要炮制编造出来的吗？除了那么几个啃陈纸当饭吃的史官，谁有闲心管那些案情的真真假假。用这块“石头”向索尼、济尔哈朗、勒克德浑打去，他们能躲得掉吗？多尔衮欣喜地一笑，看着吴达海冷冷地说：

“刑部如此断案，都该鞭打四十……”

吴达海头脑“嗡”地一响，蒙了。

“苏拜弹劾四事，即使件件属实，也是一般失误，何能置人于死地？你们就不怕朝臣侧目，后代子孙咒骂吗？”

多铎、吴拜也傻眼了。

“立即放肃亲王回府听审。此案拿回刑部重议。”

吴达海完全糊涂了，瞪着一双痴呆的眼睛，既不敢争辩，也不敢询问，不知所措地叩头应诺，弯腰退出密室。

多尔衮吩咐吴拜：

“你陪王妃去肃亲王府邸一趟。王妃应当去看看她的妹妹阿尔寨，以尽姐妹相亲之情。你向肃亲王王妃阿尔寨传达我的意思：苏拜检举的几件事，我已经知道了，纵然确有其事，也只是一般失误，请肃亲王安心在府上等候刑部勘审，如果没有新的重大失误，朝廷还是要重赏肃亲王的。”

吴拜应诺离开了。

多铎看出多尔衮的态度有了变化，但摸不准究竟是什么意思，便试探性地问了一句：

“此案要挂起来吗？”

多尔衮阴沉地一笑：

“豪格不是图尔格，挂起来，便宜他了！豪格的弥天大罪是与福临争夺皇位。济尔哈朗、索尼、鳌拜、塔胆、勒克德浑，都是他的死党。这个死党是皇上今天的心腹大患。”

多铎惊讶了！这不是偷天换日吗？怎么忽然之间，全倒了一个儿？

多铎思索了：历史的沉淀物原是一摊烂泥，当需要的时候，就可以捞起来，按照各人的意愿，捏把成各式各样的玩物。四年前，豪格与多尔衮争夺皇位的那段一闪即逝的历史，本来就是一件谁都可以利用的烂泥啊！

多铎大悟了：历史上许许多多的“清君侧”，不都是借着皇帝的灵牌，剪除自己的政敌吗？多尔衮明面上解除了对豪格的囚禁，实际上是要用这块抓在手里的“石头”砸向那些皇上身边的侍卫者。路得弯着走，事得弯着办，用弯弯肠子处理宫廷里弯弯曲曲的争斗，才是执掌权柄者高明的本领啊！

多铎变聪明了：刑部关于豪格的“罪状”，必须按照多尔衮口授的纲目去写。要害是与福临争夺皇位。关键是结党营私。索尼、鳌拜、塔胆、济尔哈朗等正是豪格的死党。于是，他急忙向多尔衮说：

“我这就去刑部，关照一下吴达海。”

多尔衮点头。当多铎转身走到密室门口时，多尔衮喊住了多铎：

“明天放出风去：朝廷准备封尼堪、满达海、勒克德浑为郡王。”

多铎一时又陷于不解。

“告诉吴达海，立即拘捕苏拜，押入天牢……”

多铎更加不解，心里有些战栗了……

十 孝庄病了。真病？假病？母亲点燃的骨火，煎熬着儿子断肠裂胆的心

孝庄走进衍祺宫东稍间的卧室，吹灭了灯，和衣躺在褥被斜的床榻上，她用枕巾覆盖着脸，开始思索面临的一切难题。忠心耿耿的婉儿，在外室门旁的一只宫凳上坐下来，守护着孝庄，冷清地度着她的花烛之夜。

“豪格事件”发生的整个过程，使孝庄感到彻骨的震惊：

多铎的指挥和两白旗将领的揭、证大闹，组织得如此周密，而自己事前竟毫无所知。足以证明，多尔袞对三宫的封锁，已经到了水泄不通的程度。自己也是眼瞎耳聋到家了。

多铎在发难中，六部官员蜂拥而上，紧锣密鼓地配合，使豪格欲言无时，欲辩无机，而文武朝臣竟无一人提出异议，起而抗衡。纵然郑亲王济尔哈朗、宁完我、索尼等有谋于胸、故作沉默，而上百名朝臣，竟无一个血性男儿主持正义，抑强扶弱，也算是可悲可哀到家了。

在孝端皇后吐血昏倒、皇上惊呼急救之时，除太和殿的禁卫将领外，文武朝臣都目瞪口呆，看多铎而迟疑，望阿济格而畏缩，竟无一人上前。当然，朝制森严，臣子们都引以为辩。但他们迟疑畏缩的，不是怯于朝制，而是惧于多尔袞的淫威啊！

在“豪格事件”突发的同时，多尔袞竟然托着笑脸打上门来，捧着苦药逼着自己当众吞下。真是狗胆包天，成心找死！

这一切都明晃晃地摆在眼前，也许是一场皇位易主的预演吧……

孝庄思索着应变的紧急对策：

“再进睿亲王府制止多尔袞这邪恶的念头吗？现时已非当年，没有两黄旗的刀剑，没有科尔沁的铁骑，没有豪格的偏师为应，没有掐住多尔袞的脖子，用什么‘制止’啊！用眼泪？用孤儿寡母的凄凉？用苦苦的哀求？在皇宫里，压根儿没有同情和怜悯。没有力量的哀求，无异于前去送死。自己也做不出来啊……

“要郑亲王济尔哈朗、范文程、宁完我再为设谋吗？没有力量作底的‘谋略’，只是几句安慰心灵的空话。在生活交往的世情中，也许能呈效一时，但在权势的决斗中，只是失败者自我宽慰的鸩酒。‘谋略’终究敌不过‘权势’，而权势恰恰握在多尔袞的手里……

“再向多尔袞做出让步吗？他已经是皇叔父摄政王，具有宗室和朝廷

的双重高位权力，再无官位可封了；他的卤簿仪仗，已与皇上相同，再无朝礼可敬了；他的财产已超过福临，连大内的印信文册都搬进了南宫王府；他的府邸，其壮丽辉煌，已与皇宫无异；他的妻妾有名分的已有十二人，近两年挑选的几十名美女，哪一个不是他的妻妾？除了福临的皇位，再无东西可让了。如果让出皇位，还有福临的命吗？还有自己的命吗？与其在那时窝窝囊囊地死去，还不如现在痛痛快快地一搏！再说，在这次生死搏斗中，死亡就一定属于自己吗？索尼啊，你的应变措施在哪里？为什么没有信息相通啊……”

孝庄想到索尼，心里更加不安了：

“两黄旗近几年来，也不似昔日强大了。外战死的是士卒，内争伤的是将领。多尔衮的分化、收买、整治、迫害，已使两黄旗昔日的将领零落四散，现在站着的，只有索尼、鳌拜、塔胆三个人了。如果不能与两红旗联手，如果郑亲王仍置身事外，索尼敢冒这样的风险吗？”

孝庄不敢再往下想了……

这时，窗纸微微发亮，天快亮了，有人轻轻推门进来。孝庄以为是婉儿来备水沏茶，没有在意。忽然，眼前一亮，蜡烛点燃了，她蓦地睁开眼睛，烛光里出现了两个婉儿：同样的装束，同样的笑脸，同样笑盈盈地向她走来。她诧异了，以为是自己的眼睛骤然吃光，看花了眼，正要抬手揉揉眼睛，床前传来婉儿的声音：

“皇太后，你看谁来了……”

孝庄定神一看，是苏麻喇姑啊！她挺身坐起，一把抓住苏麻喇姑，拉到床边落座：

“你这是……”

“不是宁寿宫的人，能随便进皇太后的住室吗？这么一换装，不就以假乱真了？”

孝庄拍着苏麻喇姑的手，赞赏地说：

“以假乱真？好！真像婉儿，连我也认不出来了……”

苏麻喇姑从怀里取出一卷呈文，情急地交给孝庄：

“这是巴哈借四更巡哨之机悄悄交给我的，要我尽快呈送皇太后。”

婉儿端来烛光，孝庄打开一看，是两黄旗将领索尼、鳌拜、塔胆等拟定的《五凤楼举事密疏》。孝庄神情一振，跳下床榻，不及着履，接过蜡烛，坐在桌案前埋头阅览……

静静的黎明，悄悄地走进衍祺宫，来到孝庄卧室的窗前，淡化着桌

案上的烛光。婉儿端来银盆温汤，苏麻喇姑沏好了香茶，孝庄脸上的忧意愁容在烛光中减退消失着……

雅静的清晨来到衍祺宫，窗外的清风轻摇着宫院里吐黄缀绿的杨柳，送来了几丝缥缈的晨曲。婉儿理好了床榻上的衾枕，苏麻喇姑擦亮了梳妆台上的明镜，孝庄的脸颊跳动着一股勃勃英气，抖落了淡淡的烛光……

玄武门城楼上卯时的更鼓声敲响了，孝庄霍地站起，吹灭烛光，把《五凤楼举事密疏》托在手里掂了一掂，自言自语地说：“又是一场厮杀啊！”她抬头看到婉儿和苏麻喇姑关切震惊的神情，强颜作欢打趣地说：

“别为昨儿的事情抱屈，等你和伊罗根有了孩子，我们就大宴三天，加倍热闹。苏麻喇姑，你也不能总是这样，那个人都死了五年，还总是忘不了他……”

苏麻喇姑也凑趣地说：

“不是忘不了他，我是怕……”

“怕什么？”

“怕到那个时候，还要你皇太后一个人送新郎新娘入洞房。”

“你放心，等你成亲的时候，我让多尔袞和多铎为你抬轿打躬……”

她们都笑了。婉儿急忙端来银盆温汤请孝庄洗漱。孝庄浸湿毛巾，擦了擦粉扑扑的脸颊和略显干涩的眼睛，便走到梳妆镜前，对镜理着纷乱的发丝。苏麻喇姑急忙走到孝庄的身后，帮着主子对镜梳理起来。突然，孝庄的手停止在两鬓上，脸色慢慢忧郁了：

“巴哈还说了些什么？”

“他来去匆匆，什么也没有说。”

“南宫王府昨夜有什么动静？”

苏麻喇姑默然。

“多铎、阿济格有什么走动？”

苏麻喇姑摇头。

“两白旗将领都在干什么？”

苏麻喇姑低声回着：

“我们都不知道……”

孝庄转过身来，望着苏麻喇姑和婉儿，像是说给她们听，又像是自言自语：

“是啊，他们在干什么，我们都不知道。咱们在明处，人家在暗处，能不遭人家的暗算吗？要叫多尔袞把他的招数都亮出来，咱们和他倒个个儿，也暗算他！”

婉儿弄不懂孝庄的话是什么意思，偷偷看了苏麻喇姑一眼。苏麻喇姑虽然也不知道《五凤楼举事密疏》的具体内容，但她猜想两黄旗将有所行动了，便轻轻提醒孝庄几句：

“人啊，都怕麻痹大意。咱们这次吃亏，就在于‘粗心’上。多尔袞昨儿一举得手，正在兴头上……”

孝庄眼睛一亮。她看着苏麻喇姑狡黠地一笑，抬手揉乱了头上的发丝，快步走到床边，伸手弄乱了锦榻上的被枕，对婉儿说：

“立即带几名侍女去太医院，传傅太医快来，就说我病倒在床了。”

婉儿似懂非懂，懵懂地点头，但站着未动。

“愣什么？我又不是真病，看你的脸色都吓白了！”

苏麻喇姑一把抱住婉儿：

“这样更好，神色再慌张一些，准能以假乱真。快去吧，可别露馅儿！”

婉儿彻悟了，点头走了出去。

苏麻喇姑向孝庄告辞：

“你也该‘病倒’了，我也该回去禀告皇上一声，也好叫他放心。”

“不！别告诉皇上，让他也大惊着急吧！”

苏麻喇姑惊讶了，也明白了：好一个硬心肠的母亲啊！

半个时辰以后，婉儿带着太医傅胤祖走进衍祺宫孝庄的卧室。年老的太医，被这突然的“病倒”吓坏了。他是小跑赶来的，连个助手也没有带，气喘吁吁，满头大汗，脸上连一点血色也没有了。他跪倒在孝庄的床前请安问好。庄孝没有回答，他急忙抓起孝庄伸出的手，切起脉来。由于他心跳过速，脉拿不稳，几次移动落座的位置，又深深地呼吸平气，才稳住了心跳，切住了脉理。

孝庄看着傅胤祖忠诚急切的神情，热泪控制不住，扑簌簌地滚落在枕边，心头涌起了难言的歉疚：

“傅老先生啊！真是为难你了！我这病不在脉理上，是在心头上。我在欺骗你，欺骗你这父亲一样的老人啊……”

这泪滴枕边的情景，反而加重了傅胤祖的担心，他调集了自己所有的智慧，诊寻这病情的症状。他察觉到这病症的离奇，眉头微微一皱，闭上眼睛沉思了。

孝庄心头的歉疚，立即变为难言的隐痛：

“高明的太医啊，你察觉了什么？察觉到这是一场假病吧！一个当朝的皇太后，竟然装病卧床，你觉得惊奇可笑吗？可我这心里正在偷偷地哭泣啊……”

傅胤祖切脉的手指正已离开了脉理，滑移在孝庄的手腕上，但他根本没有发觉，仍然以切脉的姿态闭着眼睛沉默着。

孝庄看着这分心神移的老人：脸色肃穆，额头沁出汗珠，手在微微发颤。她的心也发颤了：

“细心的太医啊，你大概也诊出了这病症的起因，切到这病症的根源了。你的汗珠为什么涌出？是根本没有医治这种病症的良药吧？你的手为什么发颤？是写不出医治这种病症的处方吧！唉！你是人间做善事、救性命的好人，哪能医治这自古相传的宫廷绝症啊……”

傅胤祖徐徐地舒了一口长气，抬起头来，望了望孝庄脸上的气色，神情镇静地离开床边，坐在桌案前，提笔开出了一张“处方”。他沉思片刻，转身将“处方”呈奉在孝庄面前：

“皇太后面无华色，情志不舒，肝胀气郁，阳亢阴虚。是劳思过度的一种急症。臣有一方，也许会有奇效。请皇太后审视。”

孝庄听出傅胤祖话里有话，伸手接过“处方”，举目一看，上面写着四个字：

“不负所托。”

孝庄惊喜，掀被而起，低声问道：

“老先生何以得知？”

“臣跟随太祖、太宗皇帝多年，又蒙皇太后慈心拂照，对宫中情形，不敢有丝毫粗心。今天，摄政王祸心已露，意在逼宫。请皇太后善保圣躬，挫败奸佞，以安社稷。”

孝庄整装下床，斟茶以敬，殷切请求：

“今天请老先生来，有一事相求：‘重病卧床’之事，全靠老先生成全了。”

“这……”傅胤祖有些不解。

“老先生，今天宫中情形，你也知之五六。我需要时间思索，需要时间准备，更需要摄政王、辅政王、英亲王放开手脚料理朝政。如果我不‘重病卧床’，他们能放心纵行吗？”

傅胤祖完全明白了。他跪倒在地，连叩三首，以示忠心：

“谢皇太后信任。臣别无所能，但在病症上以假乱真的本领还是有的。特别是在摄政王、辅政王、英亲王面前……”

“事出无奈，只有倚重老先生了。索尼处的一切信息，拜托老先生随时转达。”庄孝向傅胤祖深深一礼，伏拜在老太医的面前……

孝庄“病倒”的消息，随着太医傅胤祖的急急进入宁寿宫立即传遍了紫禁城，很快传进诸王贝勒、文武朝臣的耳朵里，至午前巳时，朝廷六部和诸王贝勒的府邸都议论开了。因为有昨天太和殿里突发的“豪格事件”作底，其震动之大，远远超过了孝端皇太后的吐血昏倒。人们把注意力都转向了宁寿宫。

多尔袞在昨天夜里听到两黄旗加强了对紫禁城四门三宫的警戒之后，便决定近几日不进宫了。今天的早朝，他以“风疾发作”为由，委托多铎主持。当多铎急急回到南宫王府向他禀报孝庄“病倒”时，他出了一身冷汗，第一个感觉就是：这个女人要行动了！他心里一紧张上火，“风疾”真的发作了。他的头隐隐地疼痛起来。

大贝勒代善，因为年事已高，一般早朝都不参加。当听到勒克德浑禀报这一消息时，他长长地叹息了一声，什么也没有讲，坐在椅子上发呆了。昨天满达海被苏拜点了名，他心里一直惶恐不安，为满达海的生命担忧：难道又是一个硕托、阿达礼吗？但他还没有完全绝望。因为在多尔袞之上，还有一个孝庄。可现时，心上仅有的亮点，也骤然暗淡了。

济尔哈朗是在早朝后听到这个消息的，在一阵震惊之后，他突然疑惑了，思索了：如果孝庄的“病倒”是真，大清将遭受一场浩劫，自己也许是在劫难逃；如果孝庄的“病倒”是假，多尔袞将遇到克星，自己也许会时来运转。唉！是真是假呢？权势人物的“病”，也是一种争斗的武器啊！

索尼也是在早朝后听到这个消息的。他乍然一惊，几乎举止失措，要不是塔胆在旁扶他一把，也许会当场出窘的。昨夜制定的《五凤楼举

事密疏》，已由苏麻喇姑转呈孝庄，需要孝庄做出最后的决定。可这一盆凉水泼来，使他突然处于无依无靠的悬崖，心里感到空荡荡的孤单。他急于弄清这个消息的真假……

大清统治集团的权势人物，都被这个消息惊动了。他们有的叹息，有的舒气，有的暗暗担心，有的偷偷高兴。巴哈闻讯落泪了，阿济格闻讯酒醉了。紫禁城在沉闷凄凉之上，又蒙上了一层苦楚的紧张气氛。

午时时分，宁寿宫开始“热闹”起来，人们纷纷前来探望请安。诸王贝勒钩心斗角的战场，转移到这僻静的宁寿宫来了。

文武朝臣来了。他们怀着不同的目的，有的是慰问，有的是探风，有的是为大清的前途担心，有的是出于礼制，有的是想在孝庄病倒的痛苦时刻，在这位皇太后的心上留下一个好的印象。

郑亲王济尔哈朗在吞齐、尚善的陪同下走进衍祺宫正厅。他要亲自看看这里的气氛、动态和孝庄的病情，以判断这个消息的真假，以便决定自己是继续韬晦，还是立即反击。他之所以带着吞齐、尚善来，就是为了利用这两张通风报信的嘴巴，解除多尔袞对自己的猜疑。他知道，孝庄在这样的场合，什么重要的话也不会讲，一切都隐藏在神情目光中。而吞齐、尚善这两个貌似精明的呆虫，是不会察觉的。

大贝勒代善在侍女阿尔巴莎的搀扶下走进衍祺宫正厅。这个大清元老的出现，立即在文武朝臣的心目中，抬高了孝庄的身价，美化了孝庄的为人。谁都知道，代善进入北京后很少走动，一般早朝也懒于参加。今天却拖着颤巍巍的双腿来到衍祺宫，可见孝庄在人们心中的分量了。谁都明白，代善是与孝庄发生冲突的第一个和硕亲王，他的儿子硕托、孙子阿达礼都是至死反对福临继承皇位的。孝庄不计私怨，却重用了阿达礼的弟弟勒克德浑。代善今天的亲自看望，不正说明孝庄行事仁义、感人至深吗？

婉儿在衍祺宫的正厅里，热情接待了这些看望者和请安者，还特意向代善和济尔哈朗行大礼。她正要向宗室王公、文武朝臣说明孝庄的病情，辅政王多铎在内大臣吴拜的陪同下走了进来。

多铎和吴拜是奉多尔袞之命前来探望虚实的。按照多尔袞的估计，孝庄的病可能是一种阴谋病，是以“病”为名会见心腹亲信的一个政治把戏。他叮咛多铎和吴拜，要特别注意两黄旗将领在宁寿宫的一举一动。他还叮咛多铎，要把握时机，在宁寿宫放出各种各样的风声，分扰孝庄的党羽们，也别让孝庄太安静了。

多铎踏进衍祺宫的正厅，一眼就看见了济尔哈朗和代善，心里蓦然一惊：多尔袞言中了。他转眸在文武朝臣中寻索，却没有两黄旗将领的影子，只见文武朝臣一个个惶恐地向他跪倒请安，有几个人的脸上，浮起了很不自然的神情。

代善和济尔哈朗坐在椅子上捧杯品茶，只是把头微微一点，算是对多铎到来的反应。多铎向代善、济尔哈朗拱手请安之后，对婉儿说：

“听说圣母皇太后圣躬有违，心中十分焦虑，特来请安。请速为传报。”

婉儿面色镇定，从容跪倒在多铎面前回答：

“禀报辅政王，傅太医正在内室为圣母皇太后诊病煎药。圣母皇太后吩咐：凡来探望请安者，她心领了。”

多铎碰了一个软钉子，一下子噎住了。吴拜急忙插话说：

“摄政王惊悉圣母皇太后有疾，心中十分不安，本要亲自前来，因风疾发作，行动不便，特命辅政王代为请安。摄政王在等待回报。”

婉儿见吴拜亮出了多尔袞的牌子，心想：多尔袞心里也没有底了。她从容站起，对着吴拜微微一笑，软中带硬地说：

“圣母皇太后如果知道摄政王风疾发作，心里也会十分不安的。吴拜大人，你看大贝勒、郑亲王和在座的诸位大人，都在按照圣母皇太后的吩咐行事，你总不会违旨闯宫吧？”

吴拜撞在巷子上，吓得冷汗涌出。他急忙跪倒，连声谢罪：

“微臣不敢，微臣不敢！”

文武朝臣都傻眼了。

济尔哈朗心中一阵惊喜：好！又是一个苏麻喇姑！

代善心中一阵快意。从昨天起淤积在胸中的对苏拜的怨恨，今天婉儿替他在吴拜身上发泄了。

多铎在震惊中，瞥见了代善和济尔哈朗快意的神色，看着吴拜惊恐失神的样子，脸上火辣辣地发烧。他是个聪明人，知道这是在宁寿宫，只要这个侍女把口一张，几个后宫侍卫就会拥出，拿下吴拜，以“图谋危害后宫”之罪议罚。后宫的朝制比前殿更为严厉啊！不能这样灰溜溜地返回，不能让代善和济尔哈朗太高兴了，不能让这个刚刚破瓜的臭娘儿们春风得意！要从代善、济尔哈朗、婉儿的神色变化中，抓到自己需要的东西。他接过吴拜的话，急忙对婉儿说：

“吴拜心急失言。既然傅太医正在为圣母皇太后诊病，我们等一会儿就是了。请你代为禀奏：肃亲王豪格，今天已被释放回府，摄政王已令刑部详加考察，以免忠良蒙冤。告发人苏拜，摄政王已下令拘捕审讯了。”

代善、济尔哈朗、文武朝臣都被这个意外的变化吸引了，几乎同时把几十道目光投向多铎。多铎完全感觉到了，他目不斜视地注视着眼前的婉儿。这个侍女的脸上毫无反应，那两道弯弯细眉没有一丝抖动，那晶莹秀丽的眼睛，是平静的，清冷的，像是根本没有听到他的话……

此时，傅胤祖走出东次间来到正厅。这个老太医显得十分劳累，神情呆滞，老态龙钟，步履也显得呆迟。多铎急忙迎上询问：

“圣母皇太后的病……”

傅胤祖似乎刚刚发觉是辅政王多铎，惊慌地欲跪倒请安，被多铎双手扶住。老太医含含糊糊地说：

“大清不幸，朝廷不幸啊！”说着，泪水流出。

“快说，圣母皇太后病恙如何？”

傅胤祖为难地沉默了一会儿，低声说道：

“辅政王询问，臣只有以实禀报：圣母皇太后现时面无华色，情志不舒，肝胀气郁，阳亢阴虚，并有惊怪之状，呻吟不止……”

代善和济尔哈朗听清了，心儿沉重了。

文武朝臣们听见了，发出微微的叹息声，有几个六部官员，表现出故作惊讶的神态。

多铎重重叹息一声，追问老太医：

“这种病症缘何而起？”

“这种病症，通常都是由于劳思过度，心情过于紧张引起的。特别是突然的刺激，会使这种病症突发。”

“有治愈的奇效药方吗？”

“唉！病去如抽丝。哪有什么奇效的药方，只能滋阴降火，平肝潜阳，慢慢地调理了……”

多铎看着傅胤祖的神情，心里想着傅胤祖讲的病情和起因，觉得十分真实。他心里暗暗地琢磨着：宁寿宫的那位真的病了。他瞥了一下身边的代善和济尔哈朗：这两个老家伙都低着头，有些打蔫了……

皇宫里的一个老太医，也多长了几个心眼，也学会了逢场作戏，也玩起了手中仅有的一点权力，真是对这权势主宰的世界的一种报应啊！

在皇宫这个鬼地方，也许因为人们都善于绞尽脑汁，所以，任何一

件有响动的事情，都会在众多心眼的勾斗中，变得复杂起来。孝庄的“病倒”经过二月三日大半天的折腾，竟然加剧了形势的恶性发展。

在南宫王府的密室里，多尔袞听了多铎和吴拜关于宁寿宫情况的禀报，他的头疼得更厉害了。这个雄心和野心交织在一起的摄政王，叫侍女吴尔库尼拿来一条浸湿的毛巾，扎在头上，倚着躺椅，不动声色地思索起来。这种不顾生死、带病搏斗的惊人形象，使多铎和吴拜震慑哑口了。

婉儿“挡驾”的举动，并没有使多尔袞气恼。不是连代善、济尔哈朗也被这个侍女挡在正厅吗？而这个“挡驾”所掩盖的“病情”，却引起多尔袞极大的兴趣。是不让他看见宁寿宫那位艳若桃李的假病真容呢？还是不让对方那粉尽花残的真病枯态呢？如果是前者，那就意味着对方确在伏设陷阱。如果是后者，那可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啊！

傅胤祖的“病情诊断”也没有使多尔袞醉心。什么“面无华色”？一宿在床上折腾，脸色能好看吗？什么“情志不舒”？全是废话！豪格跌台，姑姑吐血，身边狗男狗女美滋滋的婚礼，让老子给搅黄了，她心里能舒坦吗？什么“肝胀气郁”“阳亢阴虚”？全是谁也弄不准的糊涂话。皇太后“肝胀”，他傅胤祖摸过皇太后的肚皮？……

可傅胤祖那流出的眼泪和那呆滞的神态，却使多尔袞动心了：这个老家伙原是皇太极的亲信御医，一向受着宁寿宫正主儿的拂照，如果她是假病，他的眼泪为谁而流？如果她病轻，他何至于发呆？这个实心眼的老太医，也许会在医病处方上加三减四，绝没有在辅政王面前瞞五藏六的本领。代善、济尔哈朗不是也被那哭丧的神态弄得失魂打蔫吗？为了鉴别自己的这个看法，多尔袞突然开口询问多铎：

“你不觉得傅胤祖也在弄鬼吗？”

多铎早已看出，多尔袞正在考虑一个重大的行动。如同在战场上一样，第一个攻击得手之后，多尔袞会连续地扑过去，不给敌人一个喘息的机会，即使有几分冒险，他也毫不在乎。现时，似乎也是处于这样一个紧要的关头。他不愿多尔袞因错误的判断而做出错误的决策，便如实地谈了自己的看法：

“傅胤祖关于孝庄病情症状和起因的那些说法，纵然有弄玄医道、投我所喜之嫌，但他的眼泪和举止是装不出来的。他毕竟是一个呆板寡言的太医，不是青楼上的妓女和戏台上的戏子。”

多尔袞把目光转向吴拜：

“你也是这样看吗？”

吴拜当过努尔哈赤的侍卫，对傅胤祖的了解比多尔袞、多铎深刻得多。这个人专于医道，精于医道，似乎对朝政毫无兴趣。但医道的对象

也是人，在揣摸脉理的同时，也在揣摸着人心。在识别病情的变化中，也在识别政局的变化。这个人对当前形势的了解，也许比一些郡王贝子还要清楚，只是藏在心里只字不露罢了。怎么可以拿青楼歌妓和台上的戏子作比！在今天宁寿宫里的接触中，他也看到了傅胤祖的眼泪、神情和呆滞的举止。他觉得那眼泪滚而不急，那忧郁浮而不深，那呆滞的举止稳而不乱，很可能诈在其中。但现时不能这样讲了，多尔袞的考察询问，历来是欲东而西，欲左而右，常以喜好的反面示人。而辅政王多铎，已明确说出了看法，自己何必逆其所言，自讨没趣呢？他便顺着多铎的意思，急忙跪倒回答：

“臣心钝眼拙，但就今日在宁寿宫之所见，傅胤祖的眼泪、神情、举止不似有诈。诚如辅政王所言，他也不会逢场作戏啊……”

多铎和吴拜相同的回答，坚定了多尔袞大胆行动的信心。他决定利用孝庄卧病在床，两黄旗群龙无首，两红旗、镶蓝旗惊魂未定之机，以迅雷之势威逼孝庄就范，一劳永逸地结束这笔算不清的历史账。他猛力撕下头上浸湿的毛巾摔在地上，忽地站起，吩咐吴拜：

“请英亲王前来议事！”

吴拜神情一愣，迟疑地应了一声，急忙离去。

多铎知道多尔袞要行动了，心里不禁打了一个寒战：这不是整治济尔哈朗，也不是整治豪格，这是谋反，这是逼宫啊！此举如果失败，现有的权力、财产、性命、家室……什么都没有了。他惊恐地问了一句：

“有绝对把握吗？”

多尔袞没有正面回答。他吩咐多铎：

“召锡翰晋见。我要知道福临今天都干些什么。”

多铎应诺，正要离去……

“还有，告知巩阿岱、韩依、吴达海、郎球、星讷，要他们轮番去宁寿宫请安。”

多铎奉命离去了。可多铎那惊恐的一声询问却响在多尔袞的耳边。

“有绝对把握吗？关键在于宁寿宫那位的病情是真是假？该杀的老太医傅胤祖啊……”多尔袞思索了，他的头疼又发作起来……

多铎、吴拜、代善、济尔哈朗及文武朝臣刚刚离开衍祺宫正厅，宗室郡王贝子尼堪、满达海、尼克达、博洛、岳乐等就陆续来到了。内院大学士刚林也加插在其中。他们都似乎以虔诚的忧虑请见孝庄皇太后，以便当面表示尊敬和慰问。

婉儿在衍祺宫正厅里接待了这些宗室贵胄。她看得出，有几位郡王贝子的忧虑是真诚的。尼堪是褚英的儿子，对孝庄一向没有恶意；满达海和尼克达是大贝勒代善的儿子，现时依靠着孝庄这棵大树；博洛和岳乐是饶余郡王阿巴泰的儿子，也仗着孝庄的庇护在正蓝旗带兵为将。孝庄“病倒”了，他们能不着急吗？特别是满达海，神情更为懊丧，目光焦虑不安，仍然带着昨天在太和殿被苏拜点名弹劾的恐惧。婉儿按照太医傅胤祖的诊断，讲了孝庄的病情，并答应向孝庄转奏他们的请安。这些郡王、贝子得知辅政王多铎、大贝勒代善和郑亲王济尔哈朗都未获接见，便不再请求晋见，留下几句吉祥的祝福离开了。

唯独刚林没有离去。

刚林毕竟是一位工于心计的谋臣。他对孝端皇太后吐血昏迷后孝庄的“病倒”，感到惊讶。在惊讶中，联想到当前紫禁城里的争斗，他又感到疑惑：昨天太和殿里那场外围战，其威力和影响，都不会使孝庄“病倒”的。孝端皇太后之所以吐血昏迷，是因为她从来没有经历过那短兵相接的争斗，而孝庄呢？是短兵相接争斗中的高手。孝庄之所以有今天的声威，是诸王贝勒在斗智斗勇中的失败衬托了她，是形势发展的胜利抬举了她，特别是在与多尔袞的较量中，显示了她杰出的才智机敏和令人敬畏的胆略。这次孝庄的“病倒”，很可能是四年前“出走清河汤泉”那种策略退让的重演，是一种权术性的戏法。戏法是什么？是欺骗对手的阴谋。成功的阴谋被人们看作是政治智慧，也是能够传世不朽的。

刚林毕竟是多尔袞的心腹之胆。他怕多尔袞再次跌入孝庄的圈套，使四年来卧薪尝胆的努力落空。他决计搞清这次“病倒”的真假，为多尔袞筹划一个万全之策。他断定，如果孝庄真的病倒了，寿康宫的皇贵妃、寿安宫的皇淑妃、位育宫的皇上福临，都会闻讯赶来的。婉儿能够拦阻多铎、代善、济尔哈朗、吴拜和这些郡王贝子们，她能够拦阻皇贵妃、皇淑妃吗？她能够拦阻皇上福临吗？在这三个男女的脸盘上、眼睛里、话语间，会找到自己需要的答案。于是，他蹙着八字眉，下垂着两个嘴角，眉宇间、鼻沟里堆起沉重的忧郁，从怀里掏出一张纸，对婉儿说：

“听说圣母皇太后病倒，心里十分焦急。前年，我也患过‘肝胀气郁’、‘阳亢阴虚’之症，医师调治数月，病不见轻。在山西大同，偶遇一民间郎中，赐一偏方，服药一次，病即痊愈。今特呈献于圣母皇太后，可由太医傅胤祖考察鉴别，看看是否可用。我也算尽到心了。”

面对着多尔袞这个心腹谋臣，婉儿心里紧张了。这张“偏方”是什么？是一块问路的石子，是一种巧妙的试探。不接吧，也许会暴露主子“病情”的真相。接了吧，就得和这个谋臣周旋了。老奸巨猾的刚林啊，婉儿定了定心，接过了“偏方”：

“谢谢大人，这偏方或许有奇效的。”

婉儿打开“偏方”一看，上面写着熟地黄、枸杞子、沙参、菊花之类的药物。字迹端正，墨色清新，根本不是出于民间郎中之手，更不是两年前的墨迹。看来，这个谋臣根本不相信孝庄有病，这个“偏方”不过是逢场作戏罢了。尽早送走这个老瘟神，免得时间一长，看出破绽来。

“请大人放心，这个‘偏方’我一定上呈圣母皇太后，转达大人的一番心意。”

刚林根本没有理睬婉儿的逐客令，反而更加关切地说：

“如果真是‘肝胀气郁’、‘阳亢阴虚’之疾，也没有什么可怕，只是多受点折磨罢了。怕的是‘出痘’啊！”

提起“出痘”，当时的人们莫不闻之变色。这种病在当时属于绝症，根本无药可医。近两年来，北京城里常闹“出痘”，多尔袞下令，凡“出痘”者一律送出京城二十里外，任其死去，以免传染。权势者的生命自然比贱民的生命值钱，每年盛夏，多尔袞的塞外围猎，几乎全是为了躲避这可怕的“出痘”。

婉儿听到刚林说出“出痘”两字，心里一惊，不禁“啊”的一声。这“啊”的一声，是出于对这种绝症的惊恐，也是出于对刚林心机莫测的惊讶：刚林啊，亏你想得出来！

婉儿“啊”的一声，使刚林觉得十分快意，“出痘”两字，撬开了这个谨慎的侍女的嘴巴，也算是试探的一个成功。他决定抓住这条线索扯下去，看看能不能从这个侍女的口里掏出真情。

“关外盛京，天气寒冷，‘痘’不常出，咱们见得不多。可这北京，天气暖和，这‘痘’就闹起来了。出痘的先兆，也是‘面无色’、‘情志不舒’、‘肝胀气郁’、‘阳亢阴虚’。现时是开春时节，阳气上升，阴气下伏，能不‘阳亢阴虚’吗？……”

刚林说到“痘”病的这些先兆时，目不转睛地注视着婉儿的神情。这个侍女，面色如常，微波不起，除了忧郁，似乎又多了一层沉思。刚林失望了，说话也自觉无味了。

这时，衍祺宫的丹墀上传来宫女的请安声，刚林回头一看，皇贵妃、皇淑妃在几个侍女的陪伴下，走进了正厅。皇贵妃神情慌乱，皇淑妃神情凄沉，婉儿急忙跪倒请安。刚林退避不及，心机一转，大胆而恭敬地跪倒在皇贵妃、皇淑妃的面前，叩头禀奏：

“臣内院大学士刚林，跪请皇贵妃、皇淑妃千秋安康。圣母皇太后圣躬有违，内院臣子惶恐不安，臣位卑人微，不敢入内请安，恭请皇贵妃、皇淑妃怜念内院臣子们恭敬惦念之心，代为转达臣等虔诚请安之意。”

婉儿看到刚林这大胆的跪奏，一下子明白了这个谋臣泡着不走的用心，她立即感到为难了：皇贵妃、皇淑妃亲自前来探望，也要挡驾在这正厅里吗？主子没有这样的旨意，连这个“挡驾”的想法，也是犯上作乱啊！可皇贵妃心浅而口直，皇淑妃心善而面软，能保住主子“病情”的秘密吗？……

皇贵妃和皇淑妃刚才听到孝庄“病倒”的消息，吓得心惊肉跳，便结伴匆匆赶来。她们根本没有注意婉儿神色的变化，又不了解刚林的用心，听了刚才忠心坦坦的奏请，心里更加不安了。皇淑妃慎于言谈，皇贵妃开了口：

“内院臣子们的忠心，圣母皇太后会知道的。”说着，拉起皇淑妃的手，向东次间走去。

刚林窃喜了，向婉儿一瞥：眼噙泪珠的婉儿似乎发呆了。突然，婉儿起身，急步走到皇贵妃、皇淑妃的面前跪倒，拦住了去路，大声禀奏：

“请皇贵妃、皇淑妃恕罪。太医傅胤祖嘱咐：圣母皇太后病情正急，不许任何人入内打扰！”

皇贵妃停步了。

皇淑妃惊讶了。

刚林愣住了。

正厅里似乎刹那间变得凝固沉重了。

片刻沉寂之后，皇淑妃也许对婉儿这突兀的举止有所领悟，她没有说话，皇贵妃却被婉儿这突兀的“挡驾”激怒了：

“傅胤祖？傅胤祖的话是圣旨吗……”

皇贵妃一语未了，皇上福临在苏麻喇姑和董鄂女的陪伴下，呼唤着母后奔上了衍祺宫的丹墀。刚林闻声跪伏于地，皇贵妃、皇淑妃也弯腰揖礼，等待着福临的到来。

皇上福临目睹了豪格被整、孝端皇太后吐血昏倒的全过程。这个年幼的皇帝，虽然不可能理解这个突发事件的全部意义，但也感觉到危险正在向他逼近。回到位育宫的书房后，便关闭房门，伏在桌案，泣咽流泪。他怕锡翰、冷僧机等近臣听见哭声，把一片衣袖紧紧咬在口里，让泪水偷偷地洒在桌案上。他怕近臣们突然闯进书房，急忙用衣袖擦拭了桌案上的泪珠，展开一张画纸，提笔注墨，面对画纸发呆。

画什么呢？什么也不想画。他恨多铎、苏拜、博尔惠这些多尔衮的

爪牙，他发誓要在自己亲政之后，除掉这些趋炎附势的奸佞。用他们的血，为孝端皇太后洗雪屈辱……

画什么呢？什么也不能画。他同情豪格，知道豪格遭人诬陷，蒙冤受屈。他发誓要在自己亲政之后，诛杀那些幕后的策划者和幕前的落井下石者，为豪格雪冤平反……

画什么呢？什么也画不出。他觉得心上有一团黑云压着，头顶有一团黑云罩着，眼前有一团黑云遮着，周围都是漫起的黑云，慢慢地吞噬着自己……

突然，一点烛光亮在眼前，董鄂女端着点燃的蜡烛进来，点燃了他桌案上的蜡烛。他清醒了：又是一个漫长难熬的黑夜！

画什么呢？他信笔在纸上行走，笔下飞起了一座高山。把心中的恨压在这高高的山下，把心中的爱藏在这高山之中，用矫情把山头的黑云涂抹成多彩的晚霞，把麻木、滞呆、无知、无耻展示给王公大臣。让他们看个清楚：当今的皇上，是一个没有血性、不知辱耻、没有出息的玩偶呆虫！

冷僧机看着专心作画的福临，当面讪笑地恭维说：“皇上画得真好，画好了赐给奴才吧！”

锡翰看着潜心作画的福临，当面讥讽地赞扬说：“皇上多才多艺，这画画得越发出息了！”

席纳布库看着半夜作画的福临，哼的一声离开了。背后恶狠狠地诅咒说：这小子将来要有出息，老子心里煎鱼吃！

董鄂女看着默默作画的福临，心口上像堵着什么。她真想哭啊！

苏麻喇姑看着沉静作画的福临，酸楚中浮起一丝欣慰。何时才能苦尽甜来啊！

伊罗根来到位育宫，默默地站在书房外，守护着沉静的、咬着牙关、默不作声的年幼的皇帝……

突然，孝庄“病倒”的消息传进位育宫，福临失去了镇静和忍耐，咬紧的牙关松开了。他震惊，他暴怒，他痛哭，他推开门外的伊罗根，向宁寿宫奔来。苏麻喇姑和董鄂女也追着来了。

福临急步闯进衍祺宫正厅，没有理睬跪在地上请安的刚林，也没有理睬弯腰礼迎的皇贵妃和皇淑妃，径直向东次间走去。婉儿突然站起，挡住了福临，挺身跪倒，仰面禀奏：

“皇上……”

“滚开！”福临抬手打了婉儿一个耳光，血从婉儿的嘴角流出。婉儿霍地站起，厉声高呼：

“圣母皇太后懿旨：皇上莫入。”

福临呆了，望着婉儿：

“你说什么？”

婉儿大声说道：

“圣母皇太后懿旨，皇上莫入。”说完，跪倒在福临的脚下，声泪俱下地痛哭稟奏：

“皇上，你千万要听从皇太后的吩咐啊！”

皇贵妃木然了。

皇淑妃凄然了。

刚林茫然了。

董鄂女依在苏麻喇姑的胸前哭泣了。

福临突然跪伏于地，失声地痛哭起来。碎心裂胆的哭声啊！

母亲点燃了焦心焦胆的骨火，煎熬着儿子断肠裂胆的心。苏麻喇姑忍不住也痛哭起来。

在哭声中，谁也没有注意奉多尔袞之命前来的吏部尚书巩阿岱是什么时候到的。他也跪在一边，放大悲声地哭泣着……

十一 《五凤楼举事密疏》和孝庄手中的红珠象牙狼毫笔

当婉儿和刚林在衍祺宫周旋的时候，“病倒”的孝庄正在卧室窗前的桌案边，聚精会神地琢磨着索尼、鳌拜、塔胆等制定的《五凤楼举事密疏》。

这个《密疏》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关于在五凤楼下擒拿多尔袞的兵力部署和联合两红旗、镶蓝旗对付两白旗反扑的具体措施。并明确提出：如果多尔袞及其亲兵进行反抗，将在五凤楼下全部消灭，决不纵虎归山。第二部分，是关于两红旗、镶蓝旗内部分歧情况的陈述和对此举万一失败时的退却安排。明确提出隐蔽两黄旗中一些忠贞可倚的年轻将领，以备东山再起。具体意见是：此次行动由索尼和正黄旗护军统领巴泰出头举事，隐蔽镶黄旗护军统领巴哈和正黄旗前锋统领德马护，并使鳌拜、塔胆置身事外。如果此举不成，由索尼和巴泰承担全部后果。并附有塔胆要求自己出头举事、保存索尼的奏请。

这个《密疏》，把孝庄引入一个极为兴奋的境界，也把她引入一个瞻前顾后的沉思之中：

这是一个极其周密的方案。孝庄头脑里立即呈现出一个风驰电掣紧张威武的场面：五凤楼门外两侧暗伏的二百名甲兵，五凤楼门内拦截的一百名劲卒，五凤楼上左右墙堞后埋伏的三百名弓箭手，突然同一时间行动起来，扑向走近五凤楼门洞的多尔袞。狂飙掠地，剑影刀光，飞矢雨下，鲜血飞溅……刹那间，多尔袞这个人就不复存在了……

这是一个具有远见的方案。在皇宫这个盘根错节、蛛网交织的地方，任何一个周密的设想，都不能保准一定成功。况且，对手是气焰方炽、权倾朝野的多尔袞。也许多尔袞正在审定着一个什么方略等待自己落网呢！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有这样一个保存实力的安排，就主动得多了。德马护是什么样的人？自己不了解，而巴哈，自己却是熟悉的。索尼把德马护与巴哈相提并论，可见也是足以信赖的。索尼是万里之才，来日辅佐福临立大业者，非此人不可，而临阵决机、挥刀拼搏，非其所长。五凤楼下，百丈之地，生命决于瞬息之间，恰是塔胆扬威立功之所。扬其所长，隐其所短，用人之道。塔胆啊，用你的忠勇胆略，在刀光剑影之中，摘取多尔袞那颗头颅吧！

孝庄拿起红珠象牙狼毫笔，注满徽州五香墨，刚要批准这个《密疏》，笔下似乎滚动着多尔袞那颗血淋淋的头颅，一种刺心的感觉在她的心头翻滚起来。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呢？心跳，压抑而莫名其妙。孝庄闭目沉思，默默地梳理着心中腾起的这团乱麻：

朝廷只有一个多尔衮啊！他很坏，野心勃勃，权倾朝野，残害异己，恣意横行，朝臣为之切齿，而且篡位之心，已露端倪，使自己提心吊胆，日夜不宁！可他也很“能”，入主中原，是他带兵实现的；四年征剿，是他运筹制胜的；朝政方略，是他负责实施的；今天的天下初定，是他费神劳思获得的。“天下只知摄政王而不知福临”这句话，是僭越无上的逆论，也是他功高所致啊！可在刹那间，多尔衮人头落地，摄政王政绩全非，朝臣能服吗？天下能服吗？……

人心难欺啊！人心是善良的，总是铭记着一个人的功绩和他做过的好事，甚至有时爱屋及乌，原谅其大过小失，以维持心中偶像的完整。昨天太和殿里突发的事件，也许会被人们看作是多尔衮的一种“过失”吧！如果真是这样，那五凤楼下将要突发的一场厮杀，人们也许会诅咒为一个女人的发狂！人心也是敏感的，第一次只是口是心非的花言，也许能够得到人们的赞赏，第二次口是心非的巧语，也许能够得到人们的默许，第三次口是心非的谎言，就该引起人们的厌恶了。也许多尔衮花言巧语中包藏的祸心还没有完全暴露，还需要待以时日啊！人心毕竟是公平的，既不屈服于权势、高位和武力，也不迷惑于猜测、怀疑和推论，总是以明晃晃的既成事实为依据，去判断一个人的功过是非。在豪格跌台之后，也许还需要一些人连续的跌台，用血、用泪冲刷掉多尔衮身上的层层金粉。只有到那个时候，五凤楼下的厮杀，也许才会被人们称赞为“玄武门之变”！人心啊，毕竟是难欺的。

现时还需要这个多尔衮啊！天下离大定还远着呢，闯贼献贼的所部，只是溃散，还有可能死灰复燃；大明的臣子还没有全部归顺，江南还有一个不死不活的永历朝廷；中原黎庶的心，还在厌恶一个来自关外的、陌生的治理者。在一阵沉寂无声之后，也许还会有一场炸雷滚空、烽火遍野的灾难。那时，靠谁来收拾局面呢？

孝庄掷笔于案，疑惑了，犹豫了。这时，福临断肠碎心的哭声传来了。

哭声急旋着，撞击着门缝窗罅，飘落在桌案，飘落在孝庄的耳边。她的心颤栗哭泣了，双手抓住头上的黑发，扑伏在桌案上，任泪水清泉般地流淌。

“这锥心断肠的哭声，是自己亲自设计的。为了欺骗多尔衮，先欺骗自己的儿子。天不报而人报，天不罚而自罚，自作自受的报应啊……”

“这自斫自罚的哭声，是自己希求的。孝敬的儿子为母亲的‘病倒’担忧，狠心的母亲以儿子作盾而玩耍阴谋。未制敌而先制子，未伤敌而先自伤。人伦沦绝啊……”

“这惨不忍闻的哭声，是自己用‘懿旨’逼出来的。婉儿知道，苏麻喇姑知道，太医傅胤祖知道，儿子很快也会知道的，也许有一天，朝臣们都会知道。一个无能的皇太后，一个残忍的母亲啊……”

哭声抽泣着，悲切地隐现着，裂情地号啕着，孝庄抬起头来，泪水滴答在桌案上。

“别怨恨狠心的母亲！在这生死争斗的关头，不如此，瞒不过南宫王府的耳目；不如此，骗不了趋炎附势的鹰犬；不如此，摸不透多尔衮的心机；不如此，保不住你的皇位。在这皇宫里，诚实的是庸人，狡诈者是奇才。哪个强者，不是强在弥天大谎上？多尔衮如果不以狡诈行事，能使肃亲王跌入陷阱吗？能使母后皇太后吐血昏倒吗？……

“原谅残忍的母亲吧！流泪总比流血强。在这大权旁落的年月，只有多流泪，才能少流血。皇位，原本就是建造在血泪上的，哪个开国皇帝，不是自己流泪流血开创基业，然后再让别人流泪流血而登上宝座？不流泪流血的皇帝也有，那是别人扶上来的‘阿斗’，是无权无威的牌位啊！你也该在泪水中滚动几个年月了……

“哭吧，流干你的眼泪吧！带泪的心肠是软弱的，带泪的心计是柔情的，带泪的欺诈是无力的，带泪的智慧是灰色的。只有把泪泉变为火山的时候，你才配做一个真正的帝王。什么时候，你才能明白这个理啊……”

在福临号啕沙哑的哭声中，突然插入了抽噎不断的哭泣声。这是婉儿在哭，这是苏麻喇姑在哭？这是皇贵妃、皇淑妃的哭声吧？后宫都在泣哭啊，孝庄的心碎裂了，忍受不住了：

“这样的日子还要忍受吗？屈辱啊屈辱！我是一个连‘屈辱’也不知道的女人吗？”

孝庄伸手抓起红珠象牙狼毫笔，婉儿带着太医傅胤祖走进卧室。傅胤祖急急禀奏：

“多尔衮动啦……”

孝庄停住了笔，一丝宽慰浮上心头。

“英亲王阿济格进了南宫王府……”

孝庄的眼睛亮了。

“辅政王多铎正在召开六部尚书议事……”

孝庄的脸上露出了笑容。

“皇上身边的近臣锡翰也偷偷走进了南宫王府。”

孝庄舒了一口气，放下了手中的红珠象牙狼毫笔：

“谢天谢地，谢谢你这位老太医，多尔衮终于露形了。婉儿，快给老

先生看茶！”

傅胤祖急忙跪倒谢恩，听候孝庄的吩咐……

十二 趁那个女人病倒在床，多尔袞用酒擦拭着手中的钢刀——阿济格

英亲王阿济格走进南宫王府的密室，看见只有多尔袞一人在室内徘徊。他知道有重要的事情要商议，便一声不吭地坐在桌案边的一把椅子上，等待着多尔袞开口。

阿济格近两年来，情绪也不太好，对多尔袞，心里也有着不满。他们兄弟之间的龃龉，主要是由于多尔袞厚多铎、轻阿济格引起的。两年前，阿济格追击李自成时十分卖力，曾有八战八捷之功，却没有受到多尔袞的重赏，心里早就不舒服了。顺治二年六月，李自成遇难九宫山，多尔袞才派使者至阿济格军中慰劳，嘉慰阿济格“运筹决胜，茂著勋庸”，并许诺班师回京之时，“当重赏以酬”。谁知后来因为李自成的尸体一直没有找到，江南又腾起李自成并未死亡之说，多尔袞十分生气，认为阿济格“奏报情形，首后互异”，是贪功虚诳。当阿济格八月班师回京至卢沟桥时，多尔袞派人传谕阿济格：“尔等有罪，应议处。故不遣人迎接。尔等至午门会齐后，即各归家。”阿济格在外征战两年，消灭了李自成，结果落了个灰溜溜的下场，心里憋气窝火，一个月没有走出王府，在窝里喝酒、骂娘、打老婆，闹了一阵子情绪。顺治三年五月，蒙古苏尼特部落腾机思等人叛乱，多铎率兵征讨，用了两个月的时间，打了几个小胜仗，多尔袞便借机为多铎吹嘘起来。多铎九月班师回京时，多尔袞亲自出边迎接，到北京时，福临亲自迎接于安定门外，并赐给多铎一匹鞍马。两相对比，他觉得多尔袞有意挤对自己，联想到多尔袞过继多铎之子多尔博为嗣，心里也开始打鼓了：妈的，难道要把两白旗的三股份都归于多尔袞吗？肚子里也暗暗作起劲来。虽然后来多尔袞也把他的儿子劳亲收入南宫王府，他心里的芥蒂仍然没有脱落。

多尔袞见阿济格到来，只是漫应了一声，仍然在踱步中思索着孝庄的“病倒”。这个问题太重要了，关系着他下一个方案的是否可行，在没有弄懂这个问题之前，是一个字也不能向阿济格透露的。他了解这个胞兄，生性外露，行动鲁莽，嘴上无门，肚子里存不住二两黄油，在以往的几次争斗中，都是这位亲哥哥捅了娄子。这样一来，就慢待了阿济格。阿济格坐了一会儿冷板凳，憋不住了，火了：

“摄政王大人，你这是泡我啊，要没有话说，我就不作陪了！”说完，拔腿要蹿。

多尔袞立即醒悟过来，急赔笑脸，但并不着急。他有留住阿济格的办法：

“哥，宁孝宫那位病倒了！”

这一句话真灵，阿济格停住了脚，情绪上来了：

“好啊！这娘们儿早他妈的该倒霉了，眼下还死不了吧？”

“只是听说。真病假病还吃不准呢……”

“管她真病假病，只要有病就好！”说着，一屁股落在椅子上，一琢磨，不对劲，顺口骂道：

“妈的，假病能叫病吗？这个狐狸精，连病也他妈的弄假！”

阿济格的劲头上来了，多尔袞也就放心了，便招呼女侍吴尔库尼为阿济格备酒。用酒堵住这位胞兄的嘴，是最简便、最管用的办法。

也许因为同母的血缘关系，他们兄弟三人之间，有着一一种奇特的凝聚力。也许因为母亲阿巴亥悲惨的殉葬，他们兄弟三人之间，有着心灵上的相互依靠。也许因为两白旗这块土壤里扎着他们兄弟三人共同的根，在对付外来的势力时，他们总是团结一致的。特别是对付强大的皇太极的势力时，他们总是抱作一团，绝不分离。殉葬的阿巴亥生下了这三个儿子，在这一点上，他们都无愧于自己的母亲。

吴尔库尼端来了酒菜，兄弟俩在桌案边坐下来……

酒，使阿济格兴奋了，开窍了。他骂着孺子福临，骂着狐狸精孝庄，向多尔袞提出了许多他想知道的问题。

酒，多尔袞借口“素有风疾”没有喝。他频频地向阿济格添酒，用酒擦拭着这把钢刀。他讲述了近日来发生的一切：福临与济林娜的定亲，伊罗根和婉儿的婚礼，伊罗根进入位育宫，两黄旗加强了对四门三宫的警戒以及代善、济尔哈朗进入宁寿宫的探望请安等。在这些事情的讲述中，他巧妙地阐明了这都是孝庄心怀叵测的安排，都是针对两白旗和他们兄弟来的，目的在于“卸磨杀驴”……

酒力和巧语同时发生了作用，阿济格暴怒了。他猛力摔掉酒杯，破口大骂：

“卸磨杀驴？妈的，咱们先宰了她！”

钢刀擦亮了，闪耀着青光，多尔袞也无须再讲什么了。他急忙为阿济格斟茶解酒，显示对这位胞兄的敬重。

这时，多铎带着巩阿岱和刚林走进了密室。

在宫廷里的钩心斗角中，要冷静无误地做出一个重大决定，确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各种因素的交织和捉摸不定的变化，往往会把人们从正确的轨道引向似是而非的歧途。真是政治斗争中的虚虚实实、实实虚虚啊！聪明而虑事精细的多尔袞，有时也避免不了受皇宫生活中这些奇

特因素的摆布。

吏部尚书巩阿岱关于孝庄“病倒”情况的禀奏，并没有消除多尔袞心中的疑虑。因为多尔袞知道，巩阿岱是奉命去宁寿宫探听消息的。“奉命”是什么？历来就意味“先入为主”。哪个“奉命”者不是竭力证明“命”的正确英明，以投其主子所好呢？况且巩阿岱有这样的所长，是精于揣摸主子意图的行家。多尔袞保持着这种心理上的警惕，所以，对巩阿岱竭力渲染的福临痛哭、苏麻喇姑流泪，并不十分信其真诚：一个是孝庄的儿子，一个是孝庄的侍女，就不会串演一场戏吗？

刚林禀奏的与婉儿的一段交锋，却使多尔袞动心了，特别是刚林关于皇贵妃、皇淑妃被挡驾时的意外情态的讲述，在很大程度上动摇了多尔袞原有的判断，开始倾向于孝庄真的病倒了。是啊。如果孝庄无病，婉儿何必急急接过那个“偏方”呢？如果孝庄装病，婉儿何必对“出痘”心惊神慌呢？如果说巩阿岱是善伺上意、有心无骨的饭桶，易为假象迷惑，那么，专门以心计和目光观察风云的谋臣刚林，也为这样的假象迷惑了吗？多尔袞舒了一口长气，上苍有眼，疾病终于推倒了这个刚强的女人！于是，连福临的痛哭、苏麻喇姑的泣哭，他也觉得合情理，而且具有另一番情味了。但他没有急于表明自己的态度，而是微微一笑，举起茶杯品起茶来。

刚林十分识相，他知道自己该离开了，便跪拜告辞。巩阿岱也醒悟过来，随着刚林也跪拜告辞离开了。

酉时的更鼓声由玄武门城楼隐隐传来。密室里只有多尔袞兄弟三人，烛光融融，显得神秘而凝重。

也许一天的劳神焦思使多尔袞感到十分疲惫，也许孝庄“病倒”之谜的揭开，使多尔袞感到十分惬意。他斜倚在躺椅上，闭着眼睛，恢复着精力，调整着方略，准备投入新的斗争。

多铎是多尔袞这次行动方略的唯一参与者，也是具体计划的执行者。他知道，孝庄“病倒”之谜揭开之后，多尔袞就要以惊人之举向皇位冲击了。现时只是冲击前的沉默，这段沉默之后，将是更为紧张的劳神焦思，更为激烈的明争暗斗，甚至是最为残酷的刀剑相搏。他心头浮起一阵担忧和恐惧：事情真能按照多尔袞的设想发展吗？他偷偷向多尔袞一瞥，看到多尔袞闲适安逸的样子，他的心也慢慢放平了。

阿济格虽然不知道多尔袞与多铎密谋的方略，但孝庄病倒这个事实，已使他感到满足。他是战场上拼杀的能手，知道战机的重要性，现时也开动了脑筋，琢磨着如何把战场上的那套战法，应用于两黄旗控制的紫禁城。

侍女吴尔库尼捧着多尔袞每晚必吃的夜宵——火焖牛筋走了进来，神色飞扬地跪在多尔袞的身边。多尔袞没有起身，只是用手抚摩了一下吴尔库尼的脸蛋，算是一种赞同和回答。吴尔库尼使用羹匙一口一口地

喂着闭目养神的多尔袞。真是一种奇特的享受啊！

多尔袞有的地方很怪。在饮食上，他对宫廷里的珍肴美味都不感兴趣，唯独对牛肉有着入迷的喜好，每餐食牛肉，炒菜用牛油，特别对这火焖牛筋，简直是爱之成癖。传说，这种食品的制作特别费时费事：精选五岁公牛后身的粗筋，洗净，断寸，加入各种滋补性作料，用牛骨作燃柴，文火慢熬三日。据说，味道极其鲜美，有着极强的壮阳健身效用，因而成为多尔袞每晚必食的爱物。

多尔袞吃完了一盘火焖牛筋，拍抚了一下吴尔库尼的手，让这个侍女兼宠妾离开了。然后挺起腰身，望着阿济格和多铎说：

“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你们说，该怎么办？”

阿济格早被多尔袞的“火焖牛筋”惹火了，因为侍女在场，不好发作。多尔袞这一问，正好送上了一个茬口，便没有好气地开了口：

“这是千载难逢的时机，还他妈的黏黏糊糊？我看，趁那个女人卧病在床，杀她一个措手不及……”

多铎正要说话。被多尔袞用目光制止了。他笑着问阿济格：

“怎么个杀法？”

“连夜把镶白旗从昌平调回，趁两黄旗没有准备，咱们先下手为强。紫禁城里那些看门守宫的，都是一群不碍事的鸡巴毛！”

多尔袞笑着摇头。

“你是叫四年前阿山误事那码子事吓怕了？放心吧，昌平离这里只有百儿八十里，中间又没有吴克善的兵马，镶白旗固山额真不再是阿山那个混蛋，而是额克亲。还有咱们的劳亲……”

多尔袞忽地从躺椅上站起，打断了阿济格的话：

“哥，你搬到南宫王府来。”

“干什么？”阿济格蒙了。

“我交给你一个人。”

“谁？”

“皇上福临。”

阿济格睁大了眼睛，惊愕地看着多尔袞。他毕竟是在皇宫里长大的，突然灵犀开窍了：

“他？他会离开紫禁城到这里来吗？”

“皇太后病倒在床，我的‘风疾’发作，行动不便，明天早朝，只有多铎陪着皇上听政了。”多尔袞说着，落座在椅子上，把没有说完的话留给了多铎。

多铎侃侃而谈：

“明天早朝，六部尚书将有几十个重要紧急事宜奏请皇上裁决。你说，他会怎么样？”

“他十岁孺子，懂得个屁，还不得你做主啊！”

“如果有件事情我也做不了主呢？”

“那小子也有几分聪明，你做不了主，他会一声不哼地压起来。”

多铎掏出一份紧急塘报交给阿济格：

“你看，这样一份塘报，他敢留中不发吗？”

阿济格识字不多，他根本没有去接塘报，干脆地反问了一句：

“什么玩艺儿？你说说！”

“这是江南七省总督洪承畴从南京送来的紧急塘报，闯贼的侄儿一只虎李过又树起了旗帜……”

阿济格大惊：

“这是真的？”

“不论是真是假，你说，福临他能稳坐金銮殿吗？那时，锡翰、冷僧机这些近臣，都会劝他进入南宫王府向摄政王求计的……”

阿济格一下子什么都明白了。他佩服多尔袞虑事的精细，在不动声色中，选择了孝庄病倒这个微妙时机，给福临设置了一个粉身碎骨的陷阱。他佩服多铎的组织才能，不仅调动了六部尚书，还制造了一个远在南方的洪承畴来当福临的催命鬼。他心里十分痛快，大声说道：

“妥啦！这招准灵！说吧，派我干什么？”

多尔袞从椅上站起，神色严肃地下达了命令：

“福临进入南宫王府之后，你立即把他抓到手，然后带领三百精骑，把他劫往昌平镶白旗大营。记住，先留下活口，我要逼宁寿宫的交出皇位……”

这时，吴拜闯了进来，情急地禀报：

“慈宁宫太监传谕：母后皇太后病情转急，生命垂危，召摄政王立即进入慈宁宫。”

多尔衮一时愣住了。

多铎一时慌乱起来。

阿济格幸灾乐祸地大吼：

“生命垂危，好啊！都该死绝了！”

十三 代善的“意气风发”，济尔哈朗的“深谋远虑”和皇上福临的“自强不息”

孝端皇太后病危的消息，在到达南宫王府的同时，也到达了位育宫、宁寿宫和各个和硕亲王的府邸。大清统治集团权势人物的应变方略都露出了形迹，进一步加剧了形势的恶化。

礼亲王代善听到这个消息，心里打了一个寒战，几十年宫廷生活的酸甜苦辣，使他养成了本能的敏感。他十分清楚，孝端皇太后虽然是一个不解朝政的女人，但在这三四年里，却是多尔袞和孝庄之间的缓冲人物，是维持诸王贝勒之间面和心不和的形式上的象征。如果这个象征性的人物一旦消失，野心勃勃的多尔袞和胸富谋略的孝庄就该迎头相撞了，紫禁城就是这对男女斗法的战扬。在这场争斗中，满洲八旗都会卷入，不可能再有旁观者。因为，这四年来，由于多尔袞权力的扩张，各旗内部都在悄悄地分化、组合，各旗主的绝对权威都遭到了削弱。两黄旗将领的分化最为明显，许多人依附了南宫王府。也许因为分化得太明显了，反而使索尼、鳌拜、塔胆成了两黄旗实际上的领袖，把固山额真拜音图孤零零地吊在那里，成了上不着天、下不着地的梁上君子。镶蓝旗的分化最不明显，似乎仍然是济尔哈朗的一统天下。也许因为太模糊了，反而使济尔哈朗成了灰蒙蒙的旗主，落在谁也把握不住的五里雾中。自己的两红旗呢，也不似昔日的铁板一块了。自己年过花甲，已成强弩之末，将领敬而无畏，多尔袞又步步紧逼，旗主的声望和控制能力在逐渐丧失。特别是镶红旗，顺治元年十月，多尔袞为牵制福临，以追击李自成为理由，提拔皇太极的第五子硕塞为郡王，把他塞进了镶红旗。这个当时年仅十六岁的皇五子，凭借着皇太极的余荫和多尔袞的偏爱，四年来，结交将领，礼下谋士，不仅在镶红旗站住了脚跟，而且控制了部分实力，成了多尔袞在两红旗的代理人。在这种形势下，就是自己有心作壁上观，在实际上也难于做到了。多尔袞，心机狠毒的摄政王啊！

也许是形势把代善逼到了别无选择的境地，也许是他仔细地估计了孝庄的实力，也许是这位年过花甲老人心理上的回光返照，勃发了年轻时的锐气，他以二十年来不曾有过的果敢，作出了和孝庄站在一起的决定，立即召集他的儿子满达海、尼克达，孙子勒克德浑下达了明快坚定的命令。派满达海去镶红旗大营，派尼克达去正红旗大营，亲自掌握兵马，以应变故。派勒克德浑去两黄旗大营与索尼、鳌拜、塔胆密议，以便联手行动，同攻同守。然后，他带着二十名亲兵，乘着轿舆进紫禁城慈宁宫，看望孝端皇太后的病情去了。

郑亲王济尔哈朗听到孝端皇太后病危的消息后，心情也沉重起来。他对形势的估计，比代善更为深沉。他认为：孝端皇太后这个稳定因素消失之后，多尔袞与孝庄之间的冲突有可能骤然爆发，也有可能产生新

的妥协。“妥协”之举，历来是强者与强者之间相持对抗的办法。因为，两强相撞，总有一方要被粉碎的。多尔衮和孝庄都不是傻子，眼下谁都没有一口吞下对方的实力，谁愿意自我毁灭呢？他希望这个“妥协”局面的出现。这种等待时日的“妥协”，将为自己提供回旋的余地，在沉默的韬晦中，等待东山再起的时机。他心里有着一一种说不出的自信：自己这健康的、悉心保养的身体，一定能够熬过多尔衮那声色无度、风疾屡犯的身躯。被女色掏空了身子骨的多尔衮啊，看咱俩谁活得长远！

老谋深算的济尔哈朗当然不会把自己的命运押在这美好的希望上。他看得清楚，多尔衮的身边，站着多铎和阿济格，这是多尔衮的左膀右臂，也是两个危险人物。多铎接班的权欲追求和阿济格不计后果的鲁莽，都是鼓动多尔衮铤而走险的祸根。孝庄手下的索尼、鳌拜、塔胆，都胸怀怨愤，急于复仇，又握有护卫皇宫的特权，极易使孝庄作出急于求成的决定。如果两强相撞的局面真的出现，自己该怎么办呢？

这个跌了台的辅政王，并没有因失去高位而智力减退。他在反复思索之后，决定在万一出现的两强相撞中，把握时机，重振雄风，开辟一条飞黄腾达的道路。他的具体方略是：在两强相撞的开始，首先除掉暗地投靠多尔衮的吞齐、尚善、吞齐喀、扎喀纳、富喇塔、努赛等六个叛逆，以稳住自己的阵脚。在两强相撞的关键时刻，亮出旗帜，举兵勤王，发镶蓝旗全部精骑，直扑南宫王府，建不世之功，雪四年之耻。

济尔哈朗隐蔽了心中的机算，吩咐次子济度速去镶蓝旗大营执掌兵马，并派出心腹亲兵暗地监视吞齐、尚善等六人的行动。他便带着长子富尔敦骑马至西华门，然后步行向慈宁宫走去。

位育宫里的福临，接到孝端皇太后病危的禀奏后，身上透出了冷汗，心儿颤抖了。但他没有哭泣，没有叫喊，挥走传报的近臣席纳布库之后，默默地坐在桌案边，对着跳动的烛光，发呆似的沉思起来：

午后在宁寿宫那场情真意切而又是虚惊一场的痛哭，使他似乎一下子明白了许多事情。在皇宫里，痛心流泪的悲哀，不一定是对不幸事件的表示，许多不幸的事情，往往是以狂欢喜悦来表达的，一个人的喜、怒、哀、乐，都得学习变态改形啊！在宁寿宫里那场眼泪流出之后，他觉得自己的眼睛干燥了，心肠变硬了，眼前的烛光，似乎不总是红的颜色，有时也似乎变成了黄色、绿色、蓝色了。皇宫里的事情，原本就是这样不可捉摸啊！

是啊，苏麻喇姑说得对，这就是“苦肉之谋”。苦肉之谋，真是血糊糊、泪汪汪而又是恰如其分的字眼啊！母亲用自焚的骨头，煎熬着儿子的灵魂，儿子用泪水的沙粒，揉搓着母亲的慈心。用碎心断肠的痛苦，去换取对手的相信，真是人世间最神圣、最荒唐、最昂贵、最离奇的交易啊！可怜的母亲，为了不争气的儿子，忍受了多少难堪和痛苦啊！懂了，历史上那些“以子作质”、“以女和亲”、“以妾赠人”的软弱的君王，大约也是这样忍泪作欢地送走自己的儿女姬妾吧？懂了！历史上所谓

的“要离断臂”、“聂政毁容”、“荆轲提着朋友的脑袋走上秦庭”，大约也是这样的忍着悲痛、堆起笑脸面对敌手吧？懂了，历史上一切在危难中无可奈何的帝王帝后，大约都在用自己的泪水泡着自吞的苦果，延长着苦涩的岁月吧？苦肉之谋，原是自噬骨肉的惨情惨剧啊！

是啊，苏麻喇姑说得对，要忍受这“胯下之辱”。胯下之辱，令人心冷齿寒的屈辱啊！韩信当年从淮阴恶少的胯下爬伏而过时的心境究竟如何？谁说得清楚呢？他没有惊慌？没有卑怯？没有别的思虑？真是满腔子的“小不忍则乱大谋”吗？后来淮阴侯惊天动地的业绩和太史公笔墨的惊天动地，使这卑怯的胯下一爬成了佳话，流传于庙堂闺阁，给弱男弱女以心灵上的安慰，真是弱者的一服灵药啊！四年来，自己爬在哆尔衮的胯下，玩鸟、画画，靠人提线拱手，看人眼色开口。卑怯啊！四个春夏秋冬的卑怯！屈辱啊，无尽无期、锥心刺骨的屈辱！可前途呢？仍然是一片烟波渺茫的深渊。忍耐，忍耐，这胯下之辱的忍耐，什么时候才是头啊！

是啊，还是苏麻喇姑说得对，要有“悬胆之志”。悬胆之志，君子自强不息之志啊！越王勾践二十年的“苦身焦思，置胆于坐，坐卧即仰胆，饮食亦尝胆”，终于从屈辱中崛起，洗雪了会稽之耻，赢得了苦尽甜来。可自己呢？有勾践深沉的心机吗？没有。有勾践“十年生聚、十年教训”的谋略吗？也没有。在这紫禁城里，在诸王贝勒的面前，在飞扬跋扈的近臣眼里，自己只是一个胸无大志、凭人摆布的木偶，只是一个养鸟画画、玩物丧志的昏虫，只是一个吃饭拉屎、无血无性的痴呆。皇兄被整了，自己不敢作声；母后皇太后吐血昏倒了，自己不敢追究；生身母后“病倒”了，自己不能看望。什么皇帝？什么君王？都是一个空名。这样好，这样好啊！牢牢地记住：今天在这紫禁城里悬挂的，是自己的生身母后，是善良慈祥的母后皇太后，是自己的生命啊！这就是明目清心的“胆”，这就是自强不息的“胆”，这就是知耻近勇的“胆”，耻在眼前，耻在心头啊！……

董鄂女轻步走进书房，微微一礼，把热茶呈献在桌案上。福临两手扶颊，端坐沉思，似乎没有发觉。董鄂女抬头一看，福临泪流满面，两眼发呆，神情痴然。董鄂女震惊，轻轻呼唤了一声“皇上”，福临似乎不曾听见，没有一丝反应。董鄂女神情慌乱了，用手拉了一下皇上的衣袖，福临骤然发怒，甩袖挥落了茶杯，热茶洒在董鄂女身上，茶杯在青砖地上摔得粉碎。董鄂女吓坏了，急忙跪倒请罪，福临却以袖掩面，伏案泣咽起来。董鄂女一时不知所措，急忙奔出书房，找苏麻喇姑去了……

当苏麻喇姑和董鄂女急忙走进书房时，福临的情绪已安静了，他站在桌案前，正在挥笔作画。董鄂女十分惊异，抬头看着苏麻喇姑。苏麻喇姑的眼睛里洋溢着喜悦的光泽，注视着福临手中的画笔在一张宣纸上勾挑涂抹。

这是一幅《羔羊行孝图》。一只羊羔跪伏在一只母羊的肚下，吸吮

着乳汁……

董鄂女看着，看着，心灵触动了，心潮腾起了，眼睛湿润了。这吮乳的羔羊，不正像这眼前围于位育宫的皇上吗？心地孝顺的皇上，软弱无力的皇上啊！

苏麻喇姑看着，看着，心灵坦然了，心潮平静了，眼睛闪亮了：衔哀不愁，遇事不惊，喜怒抑于心底，哀乐深藏不露，为君之道，在这个年幼皇帝的身上出现了。不再浮躁的皇上，自知韬晦的皇上，自强不息的皇上啊！

福临画成，轻轻放下画笔，抬头望着董鄂女说：

“朕闻母后皇太后圣躬有违，心甚悬念。速将这幅画送往慈宁宫。你要亲自恭呈母后皇太后，转奏朕请安问候之意。”

董鄂女奉旨捧画离去。

福临神情惨然地望着苏麻喇姑：

“多尔袞、多铎此刻也许正在慈宁宫流泪叹息吧？朕的忠顺的叔王啊……”

苏麻喇姑急忙跪倒：

“皇上能如此虑人虑事，一定会苦尽甜来。”

“苦尽甜来？苦，什么时候才能尽？甜，什么时候才能来啊？大姐，请你燃烛焚香，我要为母后皇太后祈祷。祈祷母后皇太后转危为安，永享天年。”

当苏麻喇姑燃起蜡烛，点着香火的时候，两红旗、镶蓝旗的兵马都进入了战备状态。

十四 “他们都说我是铁石心肠，我流的眼泪何尝少啊？”孝庄微服走向慈宁宫

在福临为病危的孝端皇太后祈祷的时候，婉儿由慈宁宫急急返回宁寿宫。

半个时辰前，当孝庄集中精力猜测阿济格、锡翰进入南宫王府，多铎召集六部尚书议事可能出现的形势变化和多尔袞突然释放豪格、拘捕苏拜的用意，并密令两黄旗进行戒备时，慈宁宫的太监来到宁寿宫，禀报了孝端皇太后病情转危的情形，使孝庄的思绪，突然由才智横溢的顶峰，跌落到心神纷乱的峡谷，彻骨寒心的震动，甚于豪格被整的打击，甚于福临痛哭的侵扰。天哪，这真是祸不单行啊！她急忙打发婉儿去慈宁宫察看究竟，自己慌乱地来到东次间等待着。夜很深，孤独幽幽，玄武门城楼上戌时的更鼓声传来，接着是东长安街报更的梆子声，敲得她心神焦虑惶恐。她坐在孤灯之下，竭力稳定自己翻腾不定的思绪，寻求应付这突然变故的办法。可心乱如麻，不思量，自难忘，二十多年来姑姑的声音容貌不断地浮现在心头：

笑容盈盈的姑姑，在那联婚嫁娶之初，是你把侄女迎进盛京清宁宫的内廷门，送进了日后得封的永福宫。科尔沁草原上十三岁的布木布泰成了庄妃，开始了宫廷酸甜苦辣的生涯……

美意甜甜的姑姑，在那初逢恩泽之时，是你披着晨曦的柔光，送来了甜甜的醉枣，祝福侄女早生儿子。天遂人愿，过了几年，福临降生了。这也许是你虔诚的祝福感动了上苍吧……

泪流满面的姑姑，在那山陵崩颓之日，是你当着贵妃、淑妃的面，把清宁宫的权柄交给了侄女，使五宫中地位卑微的庄妃，成了后宫的主宰，给布木布泰插上了飞翔的翅膀。这是历代后宫里绝无仅有的让权啊，没有这次让权，能有今天的福临？能有今天的宁寿宫吗？

形容憔悴的姑姑，在那生死一搏之际，是你拖着有病的身躯，伴着布木布泰登上了高高的凤凰楼，把谁也看不起的庄妃，推到了诸王贝勒面前，推到了朝政面前。为侄女开辟了参政的道路，使侄女有了与诸王贝勒抗衡的机缘，成全了布木布泰的抱负啊……

恩比天高的姑姑，在决定大清进退的关键时刻，是你信赖你的侄女、支持你的布木布泰，一言九鼎地恩准了定都北京、满洲迁移入关的决定。使你的侄女赢得了这千古一举的成功……

佛面慈心的姑姑，在这天下初定的喜悦中，你却血染朝服，昏倒在新的内争的蛛网里，跌进了奸佞们阴谋的陷阱……

婉儿走进东次间，烛光在一阵摇曳欲灭之后，光焰勃发，室内显得明亮了。孝庄捏着一颗忧郁而惶恐的心，听着婉儿急促而沉痛的禀奏：

“……母后皇太后的病情确实不轻。现时，心悸气短，肢冷体寒，嘴唇已显青紫，在呻吟中不时用含糊不清的话语，呼唤着皇上和您的名字。傅太医讲：这样的病症是因为气血不通，阴阳隔绝所致，实在是一种病危的征候……”

孝庄的心境惨然了，仿佛听到了姑姑凄哀欲绝的呼唤声，突然觉得四年来不曾有过的恐惧涌上心头，像要天坍一样，心里空落地失去了依托，两手似乎一下子也瘫软了。是啊，失去姑姑的支持和保护，失去这个声望孚众的护顶灵牌，失去这心灵上的依靠，今后，这孤儿寡母的日子可怎么过啊！她脸色苍白，默默无语，泪珠扑簌簌地滚落下来。这个以胆略震动皇宫的刚强女人，内心深处何尝似钢如铁呢！

婉儿继续禀奏着：

“礼亲王、郑亲王、豫亲王都去了慈宁宫。礼亲王神情不似往日，有着一一种不常见的凶悍之气，探望了母后皇太后的病情，说了几句宽慰的话，就带着亲兵离去了。郑亲王只是带着长子富尔敦，神情异常沉闷，探望母后皇太后的病情时，什么也没有说，然后在正厅里，足足坐了有半个时辰，也默默离去了。多铎进慈宁宫最早，和郑亲王是同时离开的，他说：摄政王风疾发作，行动不便，不能进宫听旨……”

孝庄惶恐无依的心立即警觉起来，默默地琢磨着多铎这句话的所有含意……

婉儿继续禀奏：

“奴婢在永康左门，遇见了巡哨的巴哈。他要奴婢禀奏皇太后，据巡城将领报告，西直门内的正红旗大营、阜成门内的镶红旗大营和宣武门内的镶蓝旗大营，似乎都有所戒备。东直门内的正白旗大营和安定门内的镶白旗大营，已经禁止士卒随便出入……”

警觉的思维立即挤走了孝庄心头的恐惧，产生了一股探索进取的敏感，去把握紫禁城里可能出现的微妙变化。是啊，在历史上，当一个声望孚众的偶像消失之后，必然会出现人心上、力量上的重新组合，礼亲王代善情绪的反常和郑亲王济尔哈朗情绪的深沉，不就是这重新组合的征兆吗？如果两黄旗与两红旗、镶蓝旗的暗地联手，因孝端皇太后的消失而解体，自己的一切打算都将付诸东流。祸福莫测，天真要坍了吗？孝庄似乎一下子又跌进四年前皇太极猝然病卒的那种艰难的境遇里……

婉儿禀奏了孝端皇太后的病情和诸王贝勒的动态之后，便压低声音说出了孝端皇太后病情转危的起因：

“慈宁宫里的宫女私下对我说，母后皇太后的病危来得很怪。入夜时

分，皇贵妃曾去看望母后皇太后，还说了一阵悄悄话。皇贵妃离开之后，母后皇太后的病就转危了。宫女怕皇贵妃见怪，不敢乱讲。刚才，奴婢去了寿康宫，叩见了皇贵妃，原来是皇贵妃把您的‘病倒’和皇上的‘痛哭’告诉了母后皇太后……”

“噢？”孝庄霍然站起。

“奴婢寻思，母后皇太后的病危，会不会是因这而引起的？”

孝庄一把抓住婉儿的臂膀：

“你，你为啥不早说啊！快，我们去慈宁宫！”说着，欲向宫外走去。

婉儿愣住了：

“皇太后，你，你泪痕满面啊……”

孝庄停住了脚，抬手拢了拢散乱的发丝，用衣袖拭了拭泪痕：“他们都说我是铁石心肠，我流的眼泪何曾少啊！快，传令备轿！”

“皇太后，朝里谁都知道你‘卧病在床’啊……”

孝庄颓然坐在孤灯下，沉默了，为难了。她呆呆地凝视着婉儿，自疚、自艾地说：

“‘卧病在床’，心机枉费啊！我，始作俑者，使儿子碎心断肠，使姑姑病情转危，罪愆深重啊！我吐丝作茧，缚住了自己，连这宁寿宫都出不去，真是自造的报应啊……”

“皇太后，奴婢有个主意，不知是否可行？”

孝庄望着婉儿，微微点头。

“历代帝王常微服私访。今晚，皇太后也可以微服探亲啊！”

孝庄站起，抱住了她的侍女：

“聪明的婉儿，你解开了我身上的镣铐啊……”

十五 慈宁宫里的偶然相遇，强男强女的暂时“妥协”

多尔袞经过反复的思虑，在派出多铎探清了紫禁城的警戒情况和孝端皇太后病危的虚实之后，决定进入慈宁宫，应旨听取孝端皇太后的“临终嘱咐”。他猜想得出，这个女人死前是不会有有什么重要的话要说，顶多不过是几句“照应皇上”之类的滥词。这样的话当然可以不听，但这样的机会是绝不可错过的。

多尔袞明白，如果这个女人今晚真的死去，这场应旨晋见，将会产生特殊的意义和作用。在皇宫里的争斗中，谁占有这个女人的“临终嘱咐”，谁就占有了道义上、政治上的优势。这个女人讲的话，没有讲的话，经过篡改的话，都会成为制服对手的依据。四年前皇太极猝然病故时，如果自己一个人在场，也许就不会有现在的孝庄了。

多尔袞十分高兴，多铎从慈宁宫归来证实：郑亲王济尔哈朗和大贝勒代善确实去了慈宁宫，孝端皇太后昏迷不醒，他们什么也没有听到，就失望地离开了；孝庄病倒在床，动弹不得，只有派婉儿传奏了请安和问候；两黄旗的鳌拜、塔胆等也去了，面对着幔帐里气息奄奄的僵尸，垂头丧气地返回了；皇上福临派董鄂女送来了一张《羔羊行孝图》，真是呆虫冒出傻气啊！上苍把这个神秘而重要的时机留给自己，也许是一个好的征兆。

玄武门城楼上亥时的更鼓恰在这时敲响。浑厚低沉的鼓声传进南宫王府，激励着多尔袞的勃勃雄心。他向阿济格和多铎谈了自己的想法。

多铎听了坚决反对，认为两黄旗已在紫禁城的四门三宫加强了警戒，犯不上举足履险，若万一有失，连老本也搭进去了。他特别强调说：

“这两天，索尼、鳌拜、塔胆沉默得出奇，而大贝勒代善今晚却像吃了耗子药一样，出奇的活跃，真令人心心里犯疑。说不准这场兵刀相搏会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发生，摄政王的行动举止，还是以审慎为好。”

阿济格却极力鼓动多尔袞前往。一则他厌恶多铎那副谄媚的样子，二则他也确实认为这是一个可用的时机。只要与这个女人单独一见，以后的许多事情，都可以栽在这个女人的身上。谁要是不相信，让他到阴曹地府找这个女人对证去！他拍着胸脯说：

“多尔袞，你要去，我就亲自保驾。妈的，在哪儿动刀动枪都行，两黄旗那些杂种都是屎毛灰！”

多尔袞经过沉思之后，对哥哥弟弟说了几句宽慰话，吩咐他们在此歇息等候，便传令吴拜备轿护驾，起身走出了南宫王府。

在二十盏红绸宫灯的引导下，一百名铁骑劲卒，一色硬弓宝刀，护卫着多尔袞乘坐的金顶黄幔绣龙镶边八抬大轿，出南宫街南口，向西一拐，向承天门方向走去。至承天门前，多尔袞传令兵马停步，他在轿内掀起窗幔，向承天门望去：楼台上的灯光已熄，楼殿飞檐黑乎乎地横于夜空，十分宁静，三座门洞铁门紧闭，门缝里透出一丝亮光，显示着两黄旗的禁卫士卒仍在执戈待旦。多尔袞心头一动：瘁人的宁静中，也许潜伏着两黄旗的劲旅甲兵啊！他脸上浮出一丝不屑一顾的神情，微微一笑，传令吴拜由西华门入宫。

这支兵马继续向前，然后向北一拐，停止在西华门门前。

西华门两黄旗的警卫士卒原为一百人，昨天增加到一百五十人，由一个年轻的参领负责。因西华门距离南宫王府最远，多尔袞从来不从这里入宫，而索尼、鳌拜、塔胆拟定的《五凤楼举事密疏》尚待孝庄批准，整个行动意图还没有丝毫透露。所以，这个参领对多尔袞的到来感到十分意外和惊讶，急忙打开大门，恭敬地向吴拜请安，并回答了吴拜有关警卫情况的询问。多尔袞听了吴拜的禀报，从这个参领的言行中，迅速做出了“今晚不会出事”的判断。为了暗里控制西华门警戒士卒的活动，便以遵从朝制的堂皇理由，留下了九十多名护卫于西华门，带着吴拜和几名亲兵，乘轿向慈宁宫走去。

慈宁宫坐落在紫禁城的西部，由三座庭院组成。慈宁门、慈宁宫、佛堂及东西两侧数十间庑房配殿组成了第一道庭院。慈宁门上满、蒙、汉三种文字书写的额牌，显示了它的高贵；九间宏伟的双檐建筑，显示了它的威严；慈宁宫丹墀上的铜龟、铜鹤、铜炉、铜孔雀、铜日晷，显示了它的权力；慈宁宫正厅是孝端皇太后理事之所，东次间为息憩之地，东稍间是她的卧室，西次间以内，是贴身宫女们听旨的住房。佛堂之后为第二道庭院，由东宫、中宫、西宫和称为一所、二所、三所、四所的四座精巧的殿宇组成。明代是年幼的皇子皇孙居住之地，现已人影消失，声息杳无，留下的，只是四年前鸟飞人散的踪迹和风雨斑驳的梁柱。第三道庭院由瀛春门、雨花阁、昭福门、昭福宫、延庆门、延庆宫、中正殿、延福阁、吉云楼等亭台楼阁组成。据说，明代为皇太后游乐之所，现也荒芜衰败，枯草塞径，蛛网悬檐了。四年来，由于征战频仍，把财力、物力、人力都用在战场上，偌大的慈宁宫，只有第一道庭院，还维持着昔日的几分热闹情景，后面的两道庭院，反而比四年前进入紫禁城时更为荒芜凄凉了。

今晚的慈宁宫，灯火通明，呈现了一种异样的气氛。由于孝庄深夜的微服来临和孝庄到来之后孝端皇太后病情的神奇好转，使慈宁宫上下人等神秘而紧张，喜悦而惊讶，肃穆而不安。宫中的几个太监，聚集于慈宁门的住房里，虽然严于宫制，默不作声，但都在思索着孝庄这毫无病态、飘然而至的奥秘；宫女们都集拢在慈宁宫的正厅里，虽然囿于宫禁，不敢大声言谈，都在窃窃私语着孝庄侍女装束的用心和孝端皇太后病情的神奇好转，有的竟然编织着孝庄是天宫青女下凡，心热命硬，不怕风霜、不避寒冷，有驱魔祛鬼之力，有逢凶化吉之术，以致后世演绎

为离奇故事。几个身份较高的贴身侍女，忙进忙出，传出懿旨，要大家各守其位，各司其职，不许任何人走进慈宁宫正厅，并神色严肃地守护在东稍间门口；慈宁门外一溜庑房里担任警戒的军校士卒，都走出房门，在夜风中，守卫着永康左门至永康右门的宽阔甬道，为孝庄的微服来临尽职警戒，打听宫内的信息。慈宁门内外，都浮动着紧张和不安。

孝端皇太后今晚病情的突然转危，确实是听到皇贵妃说出“圣母皇太后病倒”的消息之后开始的。这个心地善良、才智不足的皇太后，虽然在名分上、声望上高于孝庄，但在参阅笈表、行使后宫权力上，一向以孝庄为主心骨，驾驭着诸王贝勒和桀骜不驯的多尔衮，驱赶着大清的这驾马车。前日，太和殿里“豪格事件”的突发，使她愤懑积胸，和血而泄，以致昏倒。在苏醒之后，她只是憋气闹心，悲愤伤情，怨恨多尔衮的奸诈、多铎的虚伪和两白旗苏拜等的心术不正。但她并不悲观绝望，因为她心里还有一个孝庄，她确信孝庄会有回天之术，能够再一次挽救豪格的生命，阻止这场内争的爆发。当皇贵妃心慌意乱，情急不慎中说出“圣母皇太后病倒”这句话时，她心冷了，情急了，希望绝灭了，一阵急火攻心，声嘶力竭地喊了一句“摄政王”，便急迷过去，不省人事。慈宁宫的总管乱中出错，误解了她意思，错把怨恨当召见，便把懿旨传到了南宫王府，并向位育宫、宁寿宫和诸王贝勒府邸通报了孝端皇太后“病危”的消息。

其实，孝端皇太后这种急火攻心的昏迷，在一阵心血平稳安宁之后，自然会苏醒的。碰巧在这个当口，孝庄来到了她的身边。孝庄情急的呼唤，触动了她疲惫的神经，她苏醒了；孝庄突然的出现，驱散了她心里的恐惧，她放心了；孝庄情真的宽慰，满足了她的心愿，她哭出声来；孝庄说明了自己“病倒”的心计，给她送来了希望。她转忧为喜，挣扎坐起，看着侍女装束的孝庄，心疼了，爱怜了，欣慰了：“我的布木布泰啊，你可来了……”

在姑侄相亲相依的交谈中，总管匆匆走进内室，神色惊慌地禀奏了多尔衮到来的消息。孝端皇太后问明情况之后，来不及责怪乱中出错的总管，惊恐地颤抖起来：狠毒的多尔衮，这深更夜半而来，是要逼命收尸啊！她睁大了眼睛，呆呆地看着眼前的孝庄……

孝庄沉思了：

冤家路窄，偏偏在这儿碰了头。是无心的巧合，还是有意的追踪？多尔衮，真是神秘莫测，动若雷电啊！

难道碎心断肠的“病倒”就这样败露了吗？回避？悄悄地从旁门溜走，丢丑于慈宁宫，貶笑于太监宫女，今后怎么做人啊！迎击？使慈宁宫成为争斗的场所，使姑姑再次吐血昏迷吗？又会有什么样的结果呢？

天意既然作了这样的安排，也许在这条狭窄的道路上，能够找出一

种符合自己需要的办法来？这真是一次祸福难测的狭路相逢啊……

多尔袞走进永康左门，立即感觉到一种异样的气氛：慈宁门外担任警戒的护卫士卒看到多尔袞到来，突然神色紧张地手按剑柄，如临大敌。多尔袞一时发蒙了，吴拜大声喊了一句：“摄政王应旨进宫！”护卫似乎清醒了，但手仍然没有离开剑柄。这时，慈宁宫总管仓皇地走出慈宁门，虽然躬身请安，恭敬相迎，但是把他带的几名护卫阻挡于慈宁门外，使他感到疑惑。总管解释说：皇太后病危，这些人进入内宫，恐有几分不便。他寻思有些道理，便点头认可了。

多尔袞和吴拜走进宁寿门，在登临丹墀的玉阶前，总管很有礼貌地将吴拜请进配殿饮茶，使他感到不安。总管解释说：皇太后可能会在住室里接见摄政王，吴拜是不能随行的。他默然同意了。

多尔袞在总管的引导下，登上丹墀，走进慈宁宫正厅。正厅里一片沉寂，两个宫女神色惶惶地跪倒迎接，使他像是走进了一个没有声息的死地。烛台上几支惨白的烛光，更渲染了悲凄苍凉的氛围。他以为召见他的那个女人真的要瞑目气绝了，便悄声询问总管：

“母后皇太后的病情现时怎样？”

“母后皇太后的病情入夜转危，太医看过之后，服了一剂药，现仍不见好转，时昏时醒，更显危急。现时摄政王抱病驾临，母后皇太后的病也许会有转机的。请摄政王在此屈驾稍等，臣这就去禀奏母后皇太后。”总管说完，躬身离开了。两个宫女立即捧来香茶糕点献上，恭敬而拘谨地侍奉着。

多尔袞心里感到一种满足：慈宁宫里的宫女，也变得温顺有礼，不同往日了。他举手微微一挥，两个宫女悄悄地走进了东次间。

宁静的正厅，似乎是特意为多尔袞提供了晋见前沉静思索的佳境。他在闪电般地回味了进入慈宁宫后一连串的异样感觉之后，迅速得出一个结论：自己来得正是时候，这个女人的病情，确实到了使慈宁宫上下人等惊慌失措的程度。他抓紧这个暂短的空隙时间，思索着即将到来的这次会见，隐隐觉得这次会见对于自己诱骗福临进入南宫王府也许是至关重要的：慈宁宫的这位留有遗诏，皇上能不进入南宫王府听旨吗？想到这里，他心头浮起了一种奇怪的念头：

如果这个女人昏厥失语，什么话也说不出呢？……

如果这个女人神志不清，语无伦次呢？……

他失望和沉闷的脸上突然浮起一丝不易察觉的笑意：无声无语的“嘱托”，语无伦次的“嘱咐”，不正是一种可以随心所欲的“嘱咐”吗？

如果这次会见有这个总管或者别的第三者在场呢？……

他脸上狡黠之态倏然消失了，随之而起的，是阴沉的肃杀之气，两腮的肌肉抽动着，两眼闪动着冰冷的目光……

这时，总管走出东次间，跪倒在多尔袞的面前，恭敬地说：

“摄政王抱病入宫，忠贞感动上苍，母后皇太后恰在这时苏醒了。不过，母后皇太后圣躬虚弱，说话时清时迷，请摄政王耐心听闻。臣就不随驾作陪了。”

多尔袞觉得这个总管还算知趣，便收回冰冷的目光，微笑点头，忽地站起，大步向孝端皇太后的住室东稍间走去……

多尔袞走进孝端皇太后的住室，借着幽暗的烛光，向敞开幔帐的床榻看去。孝端皇太后倚枕而卧，面色惨白，一个侍女侧身向里，坐在床边，手持药碗，用羹匙侍候孝端皇太后服药。多尔袞心里骤然一愣：病不见危啊！他急忙跪倒请安：

“臣摄政王多尔袞奉旨叩见，向皇太后请安，祝皇太后圣躬康复，永享天年。”

卧病在床的孝端皇太后微微点头，算是对多尔袞到来的迎接，然后停止服药，用有气无力的声音对“侍女”说：

“给摄政王看座……”

多尔袞叩首谢恩，正要站起，“侍女”开口说话了：

“摄政王抱病入宫，辛苦了……”

好熟悉的声音啊！多尔袞迷茫了。

好从容的语气啊！多尔袞疑惑了。

好一副居高临下的气派啊！多尔袞惊讶了。

多尔袞抬头一看：一件藕色绫子侍女服，托着一张红扑扑的、秀丽的、似笑非笑的容颜；一双晶莹的、冷意闪动的眸子，投来了似怒非怒的目光；薄薄的、精巧的嘴唇紧闭着，嘴角上挂着似讽非讽的神韵。是她？宁寿宫的那个女人！多尔袞头脑里“嗡”的一响，心神骤然纷乱了，跪倒的双腿似乎承受不了那瘦小身躯的重压，颓然跌坐于地，仰面结舌瞠目了：

“你……”

孝庄在多尔袞这刹那间的迷茫、疑惑、惊讶中，从床边站起，移步于多尔袞身后，挪动了座椅，请多尔袞落座，并轻声盈盈地说：

“前日太和殿的宴赏会，却弄出了个吐血见红，把我吓个半死，病倒在床，气息奄奄，寻思这辈子要了结了。谁知姑姑病危的消息，雷击电劈般地传到宁寿宫，像神使鬼差一样，我倒爬起来了。此情此理，摄政王想必也有同感。刚才听说摄政王风疾发作，行动不便，现时不也挺好吗……”

多尔衮此时完全清醒了：震动皇室的“圣母皇太后病倒”，原来是这个女人太医傅胤祖和婉儿的配合下设置的一场骗局，欺骗了大贝勒和郑亲王，欺骗了吴拜和多铎，欺骗了她的亲生儿子福临，最终欺骗了自己。不！也许大贝勒、郑亲王、福临都是这场骗局的参与者，真正受骗的，只是自己一个人！他心中腾起了被人捉弄的愤怒和仇恨，把牙关咬得“咯咯”作响。

多尔衮此时完全醒悟了：这个心机深沉的女人，在一天一夜的“病倒”中，悄悄地组成了这个十分严密的连环套，做出了对太和殿突发事件的攻击型反应，其才智谋略令人生畏啊！他忽然想起今晚慈宁宫总管步步设卡的安排，心头浮起了跌入陷阱的恐惧：难道这个女人要抢先动手吗？

多尔衮此时完全明白了：诱骗皇上福临进入南宫王府的打算，只是一个痴心的妄想。诱骗福临未遂，却被人家诱骗到这里来了，他感到一种失算的悲哀。在判断失误前提下产生的一切行动，不仅是徒劳的，而且是有害的，不仅会暴露马脚，而且会丧失自己几年来在位育宫里的经营安排。愚蠢的失误啊，得赶快停止这自取灭亡的蠢举。

多尔衮的聪明，使他正确认识了自己的对手，也使他过分地估量了孝庄的举动，把皇宫里近日出现的许多与孝庄无关的异样变化，都纳入了孝庄的谋略之中，因而，更加重了心理上的压力，增添了内心的恐惧，使他在不利于自己的情况下，更审慎地考虑后果。这也许正是多尔衮超出常人的地方，是政治智慧的成熟，从而使他在多次的政治危机中，避免了孟浪和莽撞，取得了最大的成功。当然，宫廷里的钩心斗角，毕竟不是弈棋对垒，色彩斑驳下的暗斗，谁也不可能准确地掌握对手的一切，任何周密的思索，在把握自己命运的同时，都会给对手留下可乘之隙。多尔衮是这样，孝庄何尝不是这样呢？

多尔衮在后悔的思索中，迅速确定了应变的对策：现时的处境像战场上突然遭到伏击一样，需要镇静，需要硬撑，需要摸准对手的真实意图，需要看准对手的弱点，然后再进行拼死的一搏。他咬住愤怒，按住急促跳动的心，紧握着发抖的双拳，一动不动地等待着孝庄讲下去。他本能地感觉到，孝庄就在他背后三步远的地方，正在观察着自己的反应。果然，室内变亮了，这个女人又点燃了几支蜡烛。他在烛光闪亮中霍地挺起腰身，着意用坚强的意志，顶住来自背后的压力。

孝端皇太后在多尔衮的沉默无语中，挣扎着从枕上抬起头来，倚伏在枕边叠起的锦被上，注视着多尔衮神色的变化。她隐约地看到，多尔

袞的两道浓黑的眉毛在颤动，双道目光凝聚而冰冷。她的心“腾腾”地像是要跳出胸口，感到憋闷而惶恐。

孝庄确如多尔袞猜想的那样，从移步于多尔袞的背后开始，就注视着这个对手的反应。她用女人的细心和早已调动的警觉，从多尔袞颤动的双肩、紧握的双拳、急促的气息和听觉后移的反应中，抓住了多尔袞心情沸动的脉搏。她虽然不可能把握多尔袞现时正在想些什么，但她本能地确信，多尔袞的镇静和忍耐已经达到了顶点。这种愤怒无依的情绪如果找不到依托，就可能转化为失去理智的疯狂。天下那些发狂的权势占有者，不都是由于欲壑难填、心境无依而变为疯子吗？为了改变室内幽暗低沉的气氛，让多尔袞的心境晴朗一些，她特意点燃了两支蜡烛。在烛光闪亮中，她以孝端皇太后的名义，讲出了自己要说的话：

“现在征战告捷，天下初定，本是大家享清福的日子。可母后皇太后时刻铭记太祖、太宗皇帝的遗愿，为大清的江山着想，在重病之中，劳神焦思，有两件事情很不放心，特请摄政王前来商议……”

孝端皇太后蒙了。她明白孝庄抬出自己名分的用心，但她不知道孝庄要讲些什么。现时孝庄还能讲什么呢？不就是恨人的太和殿的阴谋袭击吗？不就是豪格的冤屈吗？孩子啊，你站在多尔袞的背后，看不见他脸上浮起的险恶杀机，看不见他的眼睛里闪烁着凶狠的目光，可不能因图一时的痛快而扩展事态啊！这个好心的女人挺着身子，扶着锦被坐了起来，急得冷汗湿身，舌压气喘……

多尔袞根本没有注意眼前的孝端皇太后，他把注意力全部移向身后，他知道孝庄要最后摊牌了。是为豪格叫屈，还是为满达海、尼堪、鳌拜鸣冤？是要揭露锡翰等在位育宫里的僭越，还是为孝端皇太后的吐血昏倒追究？他把心一横：来吧！看你究竟能打出什么牌来？

孝庄从容而冷静的声音响起：

“母后皇太后想到的头一桩事，是漠北蒙古各部的动静。漠北蒙古各部的头领，虽说早已臣服，有的还娶了皇室的格格为妻，但他们桀骜不驯的性子，还是没有改正；为逆作乱的心肠，还是没有绝根。前年，苏尼特部落头领腾机思，身为摄政王的额驸，竟然忘恩负义，起兵作乱。多亏豫亲王亲自出马，才把这些叛逆一荡而平。可他们有些人还是不思殷鉴，不知悔改。近日听说喀尔喀部落头领札萨克图汗送来书信，措辞横蛮，甚失礼体，竟然‘尔我’相称。这种心怀叵测之举，母后皇太后甚为担心。望摄政王在日理万机之余，能抬头北顾一眼，勿使腾机思事件再次发生……”

孝端皇太后根本不知此事，望着神情镇定、口若悬河、字若吐珠的孝庄，茫然若呆了……

多尔袞一时也转不过弯来。前几天确有这封书信，札萨克图汗确实表现了心怀叵测的无礼，但宁寿宫里的那个女人为什么在此时此地借此

事而做起文章呢？他心里根本没有这个准备，此刻又想不进去，心绪像错乱了的线头，有些乱套了……

“母后皇太后想到的第二桩事，是和乌斯藏的通好事宜。乌斯藏中原人都称西藏，以后朝廷行文，就统称西藏吧！西藏虽然远在西南边陲，崇德七年（1642 年），达赖喇嘛就派使者到盛京和咱们通好，前年，他们知道咱们入主中原成功，达赖喇嘛、班禅呼图克图、巴哈呼图克图、鲁克巴呼图克图、萨里夏喇嘛等人，都上表祝贺，贡献方物，朝廷也以甲胄、弓箭、银器、锦缎等物赏赐。这些，摄政王都是知道的。现在，母后皇太后思虑的是，方今天下初定，朝廷也有了精力，应当重视边远地域的黎庶了。再说，我们的脚步，也总不能为中原的富庶繁华所羁绊，而丢掉远处的山山水水不管。母后皇太后遵奉太祖、太宗皇帝‘天下一家’、‘各族亲昵’的遗训做出决断：朝廷应当下旨邀请达赖喇嘛和班禅呼图克图来京，广布朝廷恩德，以固西南边陲。摄政王以为如何？”

多尔袞灵犀开窍了，心神倏然惊服了。这些思虑，显然不是慈宁宫里的皇太后力所能及的，分明是眼前这个女人深沉心机的有意披露。

“这是一个耐心思索的暗示啊！宁寿宫里的女人用天边的彩霞，掩盖了太和殿里的鲜血，是一种谋求妥协的表示吧？妥协，也许是当前有利于自己的出路，现时自己也确实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啊！这是她的仁慈吗？不！她现时也觉得力不从心啊！暂时言和吧，等到剪除了索尼、鳌拜和塔胆，再向这个女人讨还今晚的这笔债吧！

“这是一个深谋远虑的治国方略啊！这个女人以自己的聪明，她不仅用这个方略排解了迎头相撞的危机，而且展示了大清未来的锦绣宏图。从漠北蒙古广袤的草原到西藏高耸的雪山，纵马奔驰，也需要几个月，辽阔而令人神往的疆土啊！这个女人比自己精明，她敢想，敢作，不因循，不苟安，不满足现状，更富有进取，而且比四年前更加精于谋略，更加深沉难测了。她抛出这深谋远虑的方略，使人不能不动心，不能不接受，不能不折服啊！她隐藏了对当前宫廷争斗的底牌，不露不显，不动声色，使人不能不疑虑，不能不焦心，不能不担忧啊！

“这也是一个惊心动魄的信号啊！这个才貌俱佳、才智超群的女人，才是真正可怕的对头。女人，才貌俱佳的女人，终究是一股祸水啊……”

多尔袞的脸皮缓和松弛了，随即浮起了一丝微笑。他没有糊涂，更没有心软，他在微笑中暗暗思谋着对付孝庄的办法……

孝端皇太后恍然大悟了：镇定的侄女，用精明的心智，降服多尔袞；聪明的侄女，用宽阔的胸怀打动了多尔袞；机敏的侄女，用深沉的胆略，避免了这场即将爆发的刀剑相搏。她觉得浑身瘫软，筋疼肉酸，一点力气也没有了，身子一仰，倒在锦被上。同时，用无力而轻松的声音说：

“圣母皇太后，快给摄政王看茶。”

当孝庄捧起茶杯时，多尔袞恭敬地向倚躺在床榻上的孝端皇太后叩头禀奏，以退为进地向孝庄抛出了一条迎合应付的彩带：

“臣摄政王多尔袞禀奏母后皇太后，镶白旗护军统领苏拜，违制扰乱殿堂，诋毁和硕亲王，臣已下令拘捕审讯。肃亲王豪格，臣已下令释放回府，着令刑部对其案情重新勘查，以期查明真相，申雪冤情……”

孝庄舒了一口气，把手中的茶杯放在桌案上，向多尔袞说出了一个“请”字……

子时的更鼓声隐隐传来，接着传来西长安街清脆的梆子更点声。

新的一天开始了。

十六人 啊，就怕“陶醉”；人啊，贵在“疑虑”

孝庄和多尔袞在慈宁宫狭路相逢的消息，第二天上午就传遍了紫禁城。紧接着，一连串离奇而重大的事情，陆续展现在人们的面前：

——孝庄的“病”，神奇地痊愈了。

——孝端皇太后的“病危”，离奇地好转了。

——肃亲王豪格突然被释放回府。

——镶白旗护军统领苏拜被拘捕审讯。

——摄政王多尔袞连续三天主持议政大臣会议，决定组成两个使团。一个前往漠北蒙古各部，准备用“和亲”的办法，安抚桀骜不驯的喀尔喀部落头领，巩固边远北方的屏障。一个使团西越雪山，向西藏达赖喇嘛和班禅呼图克图送去“请柬”，以巩固西南边陲。

——理藩院大张旗鼓地进行各项准备工作：起草文书诏令，筹集缎匹、银器、甲冑、弓箭等赠礼，从六部、八旗中抽调谙熟蒙语、藏语的通事……

这突然的、变幻莫测的风云，立即使大清统治集团内部的各色人物惊讶而疑虑。他们当然知道，孝庄与多尔袞产生了新的“妥协”，但这个“妥协”的内情是什么？除了阿济格、多铎、索尼、鳌拜、塔丹这几个对立双方的中坚人物而外，多数人都不甚了了，他们都在忧心忡忡地猜测着。就是阿济格、多铎、索尼、鳌拜、塔丹等人，也都在疑虑重重地等待着。所以，尽管紫禁城御花园里的杨柳青了，草儿绿了，桃花红了，但寒风冷流，仍然在楼台殿宇的飞檐屋角上暗暗地滚动着。

大贝勒代善在昙花一现的意气风发之后，很快发现这次宫廷里的争斗，并不像自己想的那样简单，孝庄与多尔袞突然的“妥协”更使他茫然不解。他不是谋略家，看不到孝庄在力不从心的境遇中采取此招的心机，更看不到这个女人在被多尔袞逼到无路可走的死角之后仍然企图驾驭这个敌手的雄心。他不是阴谋家，看不到多尔袞有着一个周密的、剪除所有敌手的方略，更看不到这就是多尔袞为实施“第二个战役”放出的烟幕。所以，他不解，他着急，他束手无策，回光返照的锐气和豪情，刹那间消散殆尽了。“唉！老朽了，迟钝了，头脑僵硬了！看着吧，看着这对男女又要玩出什么戏法来……”

郑亲王济尔哈朗看得比较清楚。孝庄的理智和多尔袞的聪明两相结合，导致了这个局面的出现。这个局面也是他所希求的。但他不放心的，在这个“妥协”中，孝庄和多尔袞究竟把自己和镶蓝旗放在什么样的

位置？自古以来，两个强手之间的“妥协”，总是以牺牲第三者的利益为前提的。他既担心自己被孝庄甩掉，又担心自己被多尔衮吃掉。“唉！夹在两强之间过日子，如履薄冰啊……”

肃亲王豪格，完全被这突然出现的事情迷惑了。几天中忽而天上、忽而地下的遭遇，使他在愤怒、怨恨、痛苦、绝望中产生了一种错觉：孝庄最终还是制服了多尔衮，再次拯救了自己的生命。特别是对苏拜的拘捕审讯，他完全看作是“硕托、阿达礼事件”的重演，是多尔衮又一次的“舍车保帅”。他决定在返回正蓝旗之后，以旗主的权力整饬内部，重整旗鼓，伺机报仇，根本没有想到更大的危险正在向他逼近。

索尼奉旨在宁寿宫会见了孝庄，明白了这次“妥协”中孝庄的想法：“天下初定，野火未灭，谁知道什么时候又会烽火连天？还离不开多尔衮这个人啊！”他赞同孝庄的看法，佩服孝庄目光深远，安不忘危。但他不赞成孝庄对多尔衮的估计，什么“四年来，两次对抗、两次撞击，两次都化仇为友，难道就不能第三次化仇为友吗？”真是妇人之见！现时的多尔衮不再是睿亲王，不再是执掌两白旗的旗主，不再是诸王贝勒中的一员，而是皇叔父摄政王，是八旗兵马的统帅，是权倾朝野的操刀人。彼一时也，此一时也，要重温昔日的旧梦，难啊！

索尼对孝庄搁置《五凤楼举事密疏》的决定，更有着强烈的保留。什么“优容功臣”，什么“不开杀戒”，什么“不令文武朝臣寒心”，全是心神陶醉的糊涂话！太祖、太宗皇帝私下不止一次地说过：紧要关头时的一刀，胜过千军万马啊！

索尼的这些思虑，在孝庄面前却无一字提及。也许他处的地位受着某种传统观念的制约，也许启心郎出身的忠顺太根深蒂固，也许他对孝庄的信赖已近于盲从，也许汉族君臣间的伦理道德已改变了满洲君臣之间议事可争的俗习，他在与孝庄的整个会见中，仅仅坚持了紫禁城四门三宫现已加强的防卫，同意搁置了《五凤楼举事密疏》的实施。并在离开宁寿宫之后，说服了鳌拜、塔胆、巴哈、巴泰、德马护，忠实地执行了孝庄的旨意。

孝庄确实被多尔衮抛出的“彩带”缠住了。豪格的被释回府，使她觉得脸上多了一层光彩；苏拜的被捕审讯，使她觉得身上多了一股威严；孝端皇太后病情的好转，减轻了她心头的重压，觉得命运的保护神又回到自己的身边；“北上”、“西行”两个使团的迅速组成，使她感到欣慰，心里浮起了奔腾不羁的联想：

“人啊，都长了一颗不安分的脑袋。当战马停止奔驰，甲冑不再缠身，身骨得其舒，胃肠得其饱，神志得其乐时，诸王贝勒就该‘窝里斗’了。‘窝里斗’，历代宫廷不治的顽症啊！说来也怪，一个漠北蒙古，一个边陲西藏，竟然使朝廷这架机器又轰隆隆地转动起来。中原古往贤者所谓的‘流水不腐’，大约就是这个意思吧？‘流水不腐’，至理名言，‘修身’如此，‘治国’何尝不是如此呢……”

“大秦始皇帝，兼并六国，统一天下，雄武极矣！修筑长城，蜿蜒万里，其磅礴之势，宏伟山川，千古一绝啊！但以沙石代替才智，划地牢以图安逸，目光短浅啊！起步于苦役黎庶，归宿于以邻为壑，实不足取啊……”

“大唐太宗君臣，深谋远虑，智逾前朝，以亲和番，开辟雪山冰路，连接西南边陲，遐迩一家，亲如一体，措施精明而得当啊……”

“大秦之失可鉴，大唐之功可循。若‘北上’、‘西行’之举成功，大清将比肩大唐而逾越大秦了……”

人啊，就怕陶醉。陶醉滋生自负，自负孕育疏忽，疏忽是聪明人跌跤的前奏。孝庄此时不幸地陷于这种境地之中。她尽管精细地注视着位育宫侍卫权力逐渐向伊罗根手里转移，尽管细心地观察着“北上”和“西行”两个使团在紧张进行着出发的准备，但她忽视了大贝勒代善和郑亲王济尔哈朗情绪的变化，忽视了索尼心底的思虑和这次“妥协”带给两黄旗将领心理上的影响，更忽视了多尔袞在南宫王府里进行着不露声色的活动。她根本没有想到，在慈宁宫里与多尔袞的狭路相逢，她得到了一个便宜的胜利，也得到了一个可怕的错觉。

多尔袞此时却异常的清醒和冷静。四年来多次与孝庄较量失败的教训太深刻了，他不敢轻视这个女人，心底有些憊这个女人，甚至在这个女人面前，常常出现心情上的混乱和思虑上的停滞，这次在慈宁宫里的“妥协”，就是这种不可言状心绪的仓促表现。人啊，只有胸怀疑虑，才能谨慎小心，只有谨慎小心，才能避免失误。多尔袞此时正以担心和谨慎的心情，悄悄地实施着他整个方略中的第二个战役。

他指使多铎和六部尚书，每日三次地向慈宁宫、宁寿宫上呈笺表。凡属重大的事务，都呈请两位皇太后裁定，恭顺地尊重着皇太后预政的特权，以满足孝庄的自尊心，投合这个女人的需要。

他五日一次地去慈宁宫向孝端皇太后请安问好，亲自过问太医们为孝端皇太后的医治情况，并指使他的几个宠爱的福晋，不停地向慈宁宫送去补药补品。以图病情好转的孝端皇太后能在孝庄耳边说几句好话，至少不说引起怀疑的坏话。

他对敏感的位育宫不再以皇叔父摄政王的权力指手画脚、说三道四。暗里吩咐锡翰、冷僧机、席纳布库等御前近臣，立即收束手脚，嘴上加锁，凡事让伊罗根七分，对苏麻喇姑的一言一语，更是要百依百顺地执行。他决定在位育宫这块敏感的地区，做出权力上明显的退让，给孝庄送上一服睡安稳觉的宽心药。

他要以恭顺的、殷勤的、知礼知制的、有声有色的姿态，向孝庄、索尼、代善、济尔哈朗和忌恨他的侍男侍女表明：多尔袞在孝庄的突然“病愈”面前，鼠迷了，害怕了，行动规矩了。

在这鼠迷、害怕、规矩的背后：

他在南宫王府的密室里，亲自与走出监牢的谭泰密议着。他要把这把曾经几乎置自己于死地的“尖刀”倒转过去，刺向索尼、鳌拜、塔胆的心窝。他确信谭泰的反戈一击，会使两黄旗将领破胆断肠、五脏俱裂的。他付出的代价是：谭泰重新回到镶黄旗担任固山额真的职务。谭泰答应了。

他在南宫王府的密室里，亲自与何洛会商议着。他要借何洛会如簧之舌，把四年前拥立福临继位的那场公案颠倒过来。抓过这面“拥立幼主”的大旗，使济尔哈朗、索尼等成为拥立豪格的死党，而且这个死党至今仍在分裂朝廷，为豪格争夺皇位。他确信，何洛会以身居豪格之侧近十年的历史，定会拿出震动朝野的秘闻的。他付出的代价是：何洛会将担任正黄旗固山额真，并进入议政大臣之列。何洛会答应了。

他指使多铎在辅政王府邸与镶蓝旗将领吞齐、尚善、吞齐喀、努赛、富喇塔、札喀纳等分头密议着。他要借用这股力量从镶蓝旗内部杀出，置济尔哈朗于内外夹攻的境地，从根本上消除这个潜在的威胁。他确信，这些济尔哈朗侄子们的揭发讦击，将使济尔哈朗在心理上、感情上遭受毁灭性的打击。在直接作用上，将使镶蓝旗完全解体。他付出的代价是：晋升吞齐为贝勒，并担任镶蓝旗固山额真的职务；晋升尚善为贝勒，并执掌理藩院。其他四人，均晋升为贝子。尚善、吞齐等答应了。

他指使多铎在辅政王府邸与刑部尚书吴达海密议着。反复斟酌大清刑律的有关法令，灵活运用刑律的酷严威力，拟定对所有政敌的处置方案：豪格是决计不能让其活命的；济尔哈朗也不能留在人间；索尼嘛，为除后患，亦当论死；鳌拜、塔胆吗？打下去，晒干，熬干，风干……

他指使吏部尚书巩阿岱和礼部尚书郎球，不停放出关于“北上”、“西行”两个使团正副使节人选的口气，忽而英亲王阿济格，忽而肃亲王豪格，忽而贝子吞齐，忽而勒克德浑……这些朝起夕改的人选传闻，不停地扰乱着诸王贝勒心情的平静。

三条战线上的“铁骑劲旅”，在“北上”、“西行”两个使团准备工作的掩护下，悄悄地向孝庄包围而来。多尔袞确信：当这第二个战役打响之后，慈宁宫里的那个女人，该把这一个月来吃下去的补药补品吐出来，也该柔肠寸断了。

三月三日傍晚申时，多尔袞做出最后的决定：明日辰时，以商定“北上”、“西行”两个使团正副使节的名义，在武英殿召开九卿会议。多铎会意，即刻发出了通知。

战场准备好了。

进攻的时间确定了。

这时，吴拜匆匆走进密室，神情紧张地禀报说：

“户部尚书巴哈纳被圣母皇太后召进了宁寿宫。”

多尔袞、多铎都惊呆了……

十七 多尔袞深夜闯入宁寿宫，给孝庄带来一个“五更梦”

户部尚书巴哈纳，跟着宁寿宫的总管，心神不安地向宁寿宫走着。他的腿肚子都有些发软了。

巴哈纳今年四十多岁，原来曾任正白旗固山额真，一直在外作战，对皇宫里的事情虽然有些了解，但从来没有见过孝庄。孝庄曾几次制服多尔袞的声威，使他从见到宁寿宫总管的一刹那起，心里就发憷了。他猜不出孝庄要询问什么事情，害怕孝庄提及近半月来多铎对户部事务那些不能公开的谕示，更害怕孝庄追问近半月来与吴拜的几次深夜密谈。他心里有鬼，胆子就被鬼的五爪抓弄着，当他跨进履顺门的二尺门槛时，险些被门槛绊倒。

孝庄今晚之所以急急召见户部尚书巴哈纳，是因为在今日午前参阅户部上呈的一沓笺表时，发现了夹带在笺表中的一份文书，准予保定府所辖州县可以继续“圈地”，拨给东来的满洲人丁。孝庄看后十分生气，怀疑户部尚书与保定府官员暗通关节，弄权作弊，便指派身边侍卫去户部办事官员中私访查询。查询的结果，使她大吃一惊。户部一位官员悄悄透露，近京各府四十二州县，近几个月来，“圈地”仍在进行，圈占田地已达九十九万余垧。内院一位官员深为忧虑地说：“圈地占房，去冬今春更甚。朝廷徒有禁圈谕旨，州县尽握圈地绳索，妇孺流离，哀鸿遍野，控吁天听者声嘶力竭，但宫墙难越，徒呼奈何……”

孝庄震怒了。她震怒于诸王贝勒、宗室王公的贪得无厌，不计后果，更震怒于多铎、多尔袞的阳奉阴违，重蹈覆辙。她决计严加追究，首先从户部尚书开刀。因为户部是“圈地”政策的具体实施者。

“圈地”和随之而产生的“投充”、“逃法人”，是满洲贵族集团入主中原后，对中原汉族人民残酷压迫的野蛮政策。所谓“圈地”，就是借战争胜利的威力，强行侵占中原地区汉人的田地房屋。他们每到一地，由两人骑马，手执户部颁发的绳索，飞马而奔，绳索所到之处，即圈占田地为其所有。即民间所谓的“跑马圈地”。圈内的房舍、场圃，也都归其所有了。所谓“投充”，就是这些失地失业的汉人，迫于生活，携带妻儿，投于八旗占有者手下，成了满洲贵族生产劳动、出征服役的奴仆。这些投充的汉人，主人可以随意出卖，子女婚姻不能自主，主人杀死不需偿命，他们已沦为十足的奴隶。还有一些汉族地主和农村里游手好闲之徒，为了寻找靠山，借势欺人，或躲避官府的麻烦，也举家带地投入旗下，成为满洲贵族的爪牙。他们是奴隶，也是奴隶主的帮凶。所谓“逃人法”，就是满洲贵族为巩固其占有奴隶的特权，而制定的残酷镇压奴隶逃亡的法令。“逃人法”规定：查获的逃人，鞭打一百，归还原主。隐藏逃

人者，从重治罪，本犯处死，家产没收，邻佑九家、甲长、乡约各鞭一百，流徙边远。这个法令，基本上是努尔哈赤时代的初期，统治辽东各族人民的法令，现时又搬到中原来了。

这种“圈地”政策，始于顺治元年（1644年）十月。当孝庄和福临率领百万满洲迁移入关之后，这些东来人丁的生计，便成了首要的问题。这年十二月，为满足满洲贵族及东来人丁的需要，清廷做出了“圈地”的决定：

我朝建都燕京，期于久远，凡近京各州县民人无主荒田及明国皇亲、驸马、公、侯、伯、太监等死于寇乱者无主田地甚多，户部可概行清查。若本主尚存，或本主已死而子弟存者，量口给与，其余田地尽行分给东来诸王、勋臣、兵丁人等……今年从东先来诸王、各官、兵丁，及见在京各部院衙门官员，俱著先拨给田园，其后到者，再酌量照前与之……

此令一出，“圈地”风起，至顺治三年，北起长城，南至河间，东起山海关，西达太行山，广大农民的田地被圈占。在农民战争中，由大顺王朝分给农民的田地，又被满洲贵族夺了过去，连一些汉族的中小地主，也难免其灾。据史学家统计，三年来被圈占的汉人田地，达二百七十七万九千多顷。

随着土地的丢失，汉人被迫“投充”为奴者日多，诸王贝勒、宗室王公的奴隶主特权日益扩大。据史学家估计，仅近京地区，“投充”为奴的汉人，约有七万之多。

残酷的“逃人法”，不仅为“投充”的奴隶戴上了枷锁，更为收容逃亡奴隶的汉族中小地主、缙绅、黎庶架上了屠刀。这样就把逃亡的奴隶逼上了绝路：聚众自保，揭竿求生。

随着“圈地”的进行和“投充”的风起，满洲贵族集团内部的争斗也尖锐起来。诸王贝勒、宗室王公的庄田享有不纳赋交税的特权，“圈地”越多，朝廷获得的赋税越少，朝廷的财源越是受到损害，形成了诸王贝勒日富，国库银两日少的局面。皇权受到了削弱，王权得到了膨胀，握有实权的多尔衮兄弟已成为王权的代表，成为皇上权力的最大威胁。皇权与王权的斗争，也就随着“圈地”、“投充”开始了。

满洲贵族集团把辽东的奴隶制推行于封建制的中原地区，在经济上，严重破坏了生产力，使汉族人民陷于水深火热；在政治上，迅速激化了汉满之间的民族矛盾。从顺治元年至顺治四年，先后爆发了三河起义、昌平起义、河间起义、淄川起义等。起义农民攻县城，杀官吏，断粮道，抗官兵，杀了降清的明朝户部侍郎王鳌永，使降清的明朝兵部尚书孙之獬人头落地，也震动了满洲贵族集团的佼佼者。孝庄和多尔衮为了大清统治集团的根本利益，在残酷镇压这些农民起义的同时，不得不做出适当的让步。顺治四年三月，清廷做出停止“圈地”的决定，并以皇

上的名义正式发布了谕旨：

……今闻被圈之民，流离失所，煽惑讹言，相从为盗，以致陷罪者多，深可怜悯。自今以后，民间田屋，不得复行圈拨，著永行禁止。

孝庄坐在宁寿宫正厅里的桌案前，翻阅着户部上呈笺表中夹带的那份文书，等待着户部尚书巴哈纳的到来。她思索着内院官员关于“朝廷徒有禁圈谕旨，州县尽握圈地绳索……控吁天听者声嘶力竭，但宫墙难越，徒呼奈何”的反映，心头浮起了一阵惶恐和不安。

“喜鹊还有个巢架在树上，麻雀还有个窝絮在檐下，人啊，无地落脚，无屋栖身，还不铤而走险吗！圈地、占屋，愚蠢之举，智者不为。摄政王有失，自己的罪愆更重啊……”

在孝庄沉思的自责中，总管把巴哈纳带进正厅。巴哈纳抬头一看，鎏金锃亮的朱红巨大楠木桌案后的一架高背椅子上，坐着一个女人。他不敢正视这个女人的面容和装束，但他猜想必定是孝庄了，便“扑通”一声跪倒，叩头请安：

“臣户部尚书巴哈纳，恭请圣母皇太后圣安。”

“谢你了。给巴哈纳尚书看座。”

这一声亲切和蔼的回答，使巴哈纳疑惑而惊讶：这就是传闻中令人生畏的圣母皇太后吗？他察觉到有轻轻的脚步声停落在他的身边，接着是一句客气的招呼：“请大人就座。”他低头一瞥，见是一个侍女把一把座椅放在他的身边，他急忙向孝庄叩头谢恩，慢慢爬起，落座在铺有黄绫软垫的椅子上，借机瞥了侍女一眼：原来是婉儿啊！

因为孝庄正在自责以往的失误中，又因为这是第一次召见这位新到任的户部尚书，而且巴哈纳又表现得十分拘谨和惊慌，所以孝庄没有立即提出询问。她上下打量着这位朝政大臣，希望能在自己的心里留下一个固定的印象，以便在日后的接触中，能牢固地记住这位户部尚书。

这沉默的时间只有片刻，也就是说三五句话的工夫，但在巴哈纳的感觉上，似乎有半个时辰。他额头的冷汗直流，频频用衣袖擦拭，婉儿笑了，孝庄也笑了，巴哈纳更加慌神，胳膊腿脚似乎放错了地方，浑身上下都拘谨不安起来。

但愿巴哈纳的拘谨和不安，是因为首次召见心情过分紧张所致。孝庄微微一笑，更加放缓口气说：

“巴哈纳尚书，今晚召你前来，想就一件事情向你询问。你莫紧张，如实回禀就是了。”

孝庄这几句宽慰的话，不仅没有消除巴哈纳的紧张，反而击中了他

心中的疑病。“一事情”，是多铎的谕示呢？还是吴拜的密谈？他声音发抖了：

“回皇太后的话。臣，臣知道的，一定，一定如实回禀。”

“那好！你仔细看看，这份文书是谁写的？”

孝庄说着，顺手把那份文书推到案边。婉儿上前拿起，交给了巴哈纳。巴哈纳接过一看，是户部批复保定府奏请的一份文书。内容是这样写的：

……为安抚近来东来的官兵人丁，仍按摄政王顺治四年六月口谕：近京四十二州县，不论有主无主之田地，均可拨换所圈薄地，给予东来满洲。尔等亦可照此办理……

巴哈纳看完，傻眼了。

他确实不知这份文书的来历，也确实不知是谁写的，但这确实是户部的文书啊！他突然想到，近几天来，多铎谕示他多向孝庄呈送文书笺表，这份文书大约是夹带在其他文书之中送来了。刚上任几天，就捅了个大娄子，他的脑袋一下子出现了空白，目瞪口呆了。

“这件文书是你写的？”

巴哈纳闻声离座跪倒，慌张回答：

“臣，臣不敢啊……”

“那是谁写的？”

“臣，臣确实不知……”

巴哈纳战兢兢地作了两句回答，抬头惊慌地向孝庄看去，这一下子全看清了孝庄的容颜神态：秀丽的脸上浮着一层怒气，晶莹的眼睛里闪动着严厉的目光，眉宇间跳动着逼人的神情，两袖轻轻拂上桌案，似乎袭来一阵寒风。巴哈纳心头一惊，一丝冷意凉透了脊梁骨。他急低下头，避开了孝庄逼来的目光，突然觉得这个女人的可畏。

巴哈纳的头低下了，孝庄的疑虑上来了：多尔袞选这样的人当户部尚书，自然是用心良苦的。看来没有多尔袞点头，这样的人是什么也不会说的。她冷冷一笑，转个小弯问道：

“近京各州县的‘圈地’还在进行吗？”

巴哈纳更蒙头了。自他接替英俄尔岱任户部尚书半个多月来，一头就卷入皇宫现时的暗斗之中，不是多铎的召见谕示，就是吴拜的邀请密

谈，再不就是为“北上”、“西行”两个使团瞎张罗，根本没有顾及户部本身的事务。至于近京各州县是否还在圈地占田，他压根儿没有想过，也没有听到手下的官员提及过，现在，就是瞎编乱造也来不及了，况且，他此刻已经六神脱位，连瞎编乱造的能耐也没有了。

“臣，臣该死。臣确实，确实不知……”

巴哈纳惊恐嗫嚅的回答，使孝庄再也不能忍耐了。她厉声叱道：

“混账东西！身为户部尚书，竟然昏庸至此，要你何用！来人，拉去……”

巴哈纳四肢瘫软，手中的文书失落于地。宁寿宫两个侍卫闻声闯入，架起死人般的巴哈纳正要离开，总管情急地走进正厅：

“禀奏皇太后，摄政王多尔袞驾到，说有急事请见。”

孝庄听了，感到十分意外：多尔袞竟然亲自出马了。她嘴角露出一丝微笑，瞥了巴哈纳一眼，对侍卫说：

“留下这个混账东西，让摄政王看看，他给皇上选了一个什么样的货色！”

侍卫闻声把巴哈纳向桌案前一推，巴哈纳瘫软在地，连哼一声的力气也没有了。

孝庄吩咐总管：

“召见摄政王！”

多尔袞当然知道，在此时突然来到宁寿宫请见孝庄，肯定会引起这个女人的警觉和猜疑，但不能不冒这个风险啊！

“一个月来，自己绞尽了脑汁，放出了一连串烟幕，为的就是明天突然的一击！是她真的没有发觉，还是佯装不知？在战场上玩的是虚虚实实，在皇宫里何尝不是这样！宁寿宫里的皇太后啊，也是惯于玩弄虚虚实实的女人！”

“为什么要突然召见巴哈纳呢？宴请新任的户部尚书？她厌烦这一套玩艺儿。询问户部事务？巴哈纳刚进户部，知道个屁。了解明天武英殿会议的情况，多铎一手操办，不是更清楚吗？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就怕这个女人抓住这个不谙皇宫虚实的新任尚书开刀。宁寿宫里的皇太后啊，也是个惯于搞突然袭击的女人！”

“为了确保明天‘进攻’的成功，必须亲自摸一摸这个女人的动静，如同在战场上发起冲击之前一样，必须亲赴前线，不仅要用眼观察，而且要用心盘算，不仅要把死物看活，而且要从飘忽不定的烟幕中估量厮杀

的前景。宁寿宫里的皇太后啊，也是个惯于施放烟幕的女人！

“借口是现成的，理由是充分的。明天就要在武英殿议事了，使团的正副使节人选不正应事前向皇太后禀奏吗？皇太后预政之权受到尊重，尽管不能迷住那颗猜疑的心，但总可以堵住那张巧利的嘴了……”

多尔袞在履顺门听到总管传达“召见”的口谕后，为显示自己的恭顺，便留下了吴拜，只身在总管的引导下，走进了宁寿宫正厅。

跨进正厅的门槛，厅里的情景使多尔袞骤然一惊，心神慌乱了。孝庄高居座椅，面色阴沉，眉宇间跳动着一股杀气；巴哈纳瘫软在桌案前，伏地叩首，额头红肿；婉儿脸上是讥讽和冷漠的神色，两个英武的侍卫肃然守护在一旁。多尔袞以为他所担心的“万一”暴露了，头脑里“嗡”的一响，几乎叫出声来。他毕竟是“聪明之王”、“智慧之王”，竭力控制了自己的失态，迅速摆脱了心头恐惧的干扰，把心一横，把头一抬，托出满面笑意，快步走到巴哈纳身边，向孝庄跪倒请安：

“臣摄政王多尔袞恭请皇太后圣安。”

多尔袞在叩头请安的刹那间，突然看到落在地上的那份文书；这不是自己口授、由英俄尔岱笔录的“圈地”谕旨吗？怎么会到她的手里？他心神又紧张起来。这时，孝庄开口了：

“摄政王此刻请见，该不是为这位新任户部尚书开脱吧？”

多尔袞急忙稳住紧张跳动的心，从容回禀：

“禀奏皇太后，臣有急事前来禀奏：明天拟在武英殿召开九卿会议，商定‘北上’、‘西行’两个使团的正副使节。现朝臣意见不一，臣特在会议召开之前报请皇太后裁定。臣来得突兀，确实不知巴哈纳此刻晋见，也不知巴哈纳因何获罪，更不敢为其开脱。臣为摄政王，用人不当，有负皇上和皇太后委托，当负有不可推卸之责。”

“那好，你就代户部尚书巴哈纳解释这份文书的来历吧！”

多尔袞故作惊讶地迟疑片刻，急忙捡起地上的文书看了起来。

此刻的巴哈纳，也许因为多尔袞跪在身边，心里有了依仗，也许因为多尔袞主动分担了责任，心里的惊恐减弱了，他慢慢地调整了四肢跪伏的位置，低着头，竖起耳朵，倾听着身边即将发生的一切。

此刻的婉儿，停止了为多尔袞斟茶，注视着多尔袞的一举一动，品味着多尔袞貌似恭顺的禀奏和解释，心头浮起了一种十分不安的预感。她太了解这位睿亲王了，过去几年睿亲王府邸透不过气的侍女生涯，造就了她一种敏感的直觉：多尔袞又要动动机杀人了。

此刻的孝庄，正在貌似从容轻松地调动了全部精力，注视着这突然而来的对手。她没有疏漏多尔袞的一举一动，也没有放过多尔袞的一顾一盼。她从多尔袞沉着的举止和严谨的话语中，察觉到多尔袞已经有了准备，也断定多尔袞的到来，肯定与召见巴哈纳有关。她猜想在这样的時候，多尔袞可能会故伎重演，让巴哈纳当替罪羊。她在理智上厌恶多尔袞这种移祸于人的为人，但此刻在感情上却盼望这种事情的发生。让两白旗出身的大臣也流出冤枉的鲜血吧，这样一来，两白旗的有些将领就会头脑清醒了。她镇定地沉默着，等待着多尔袞开口。

此刻的多尔袞，眼睛虽然看着手里的文书，心里却在琢磨如何回答孝庄提出的难题。

他有着足够的官场经验。他知道，如果再找替罪羊，把罪责推给躺在棺材里的英俄尔岱和跪在身边的巴哈纳，不仅会引起孝庄更大的怀疑，还会引起两白旗将领的不满。兔子不吃窝边草，还要依靠青草掩盖自己的穴窟呢！

他熟知孝庄的为人。凡是这个女人提出询问的事情，大抵都是经过了详细的察讯，所以，在这个女人面前，既玩不得假，也不能奉迎附和。奉迎附和是乖觉奸诈的臣子对付桀骜暴君的妙法，可孝庄是精明的皇太后啊！

他更熟悉孝庄处理事务的作风。对待处理事务上的失误，这个女人的斥责是严厉的，但在惩罚上总是宽容的。孝庄也许就凭借这个长处，赢得了朝臣们的好感。

他决定把责任全揽过来，完全解脱巴哈纳，令其对自己感恩戴德，并去赢得户部官员的感激。同时，向孝庄低头认错，主动请求惩罚，用一颗“忠诚”的心，掩护明天在武英殿发起的进攻。

多尔袞开口了：

“禀奏皇太后，这件事情是臣决定的。”

“噢？”孝庄感到意外，目光紧盯着多尔袞。

“啊！”巴哈纳放心了，转头凝视着多尔袞。

“嗯？”婉儿惊异了，侧目睨视着多尔袞。

多尔袞感觉到自己的回答产生了预想的效果，便不失时机地继续禀奏：

“这份文书是臣今年正月上旬口授原户部尚书英俄尔岱拟定的，也是臣批准下达近京四十二州县的……”

孝庄霍然站起，厉声斥责：

“你身为摄政王，手执权柄，就是这样为皇上摄政吗？”

孝庄的声音虽然不高，却像一声响雷落在正厅，巴哈纳失魂落魄，俯首触地，不敢仰视。多尔袞也俯首于地，声音嚅嚅地说：

“臣有罪……”

“罪在何处？”

“臣罪在蔽上妄为，未呈笺表……”

“不！你的罪不在于‘蔽上妄为，未呈笺表’，而在于言行不一，失信黎庶！”

多尔袞瞠目结舌，心头发凉了。他十分敏感，孝庄撇开了“蔽上妄为，未呈笺表”而引申为“言行不一，失信黎庶”，追究的调子升高了。这可能意味更为可怕的结果。

婉儿心里浮起一阵快意。几年来，当多尔袞整治对手时，总是撇开事件的本身，而引申出更为可怕的罪行，以证实其出于公正心而非私怨，使残酷的迫害神圣化、合法化。今天，主子“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真是爽人心神啊！

巴哈纳虽然不甚了解孝庄话语中的含义，但他从多尔袞和孝庄鲜明对比的神态中，看到了孝庄的机敏威严和多尔袞的畏缩躲闪。他的心也随之紧张了。

孝庄居高临下，语如滚珠，直逼多尔袞飞落而来：

“说你‘言行不一’，你不服吗？去年三月，经议政王大臣会议决定，立即停止圈地占房，改正我们前几年愚蠢的做法，以平息中原汉人的不满，稳固皇上刚刚夺得的江山。并以皇上的名义发布了‘著永行禁止’的诏谕。可不到三个月时间，你就私下口谕，准许近京四十二州县继续圈地。今年正月，又下达这份圈地文书，使圈地占房之风再度兴起。请问，你的言行一致吗？”

“说你‘失信黎庶’，绝非虚词！皇上诏谕发布一年来，各处圈地仍在进行，根本没有停止。有人反映：‘圈地占房，去冬今春更甚。朝廷徒有禁圈谕旨，州县尽握圈地绳索，妇孺流离，哀鸿遍野。控吁天听者声嘶力竭，但宫墙难越……’宫墙难越，宫墙在哪？不就是户部那些混账东西和你这位失信于黎庶的摄政王吗？”

多尔袞心里发憊了，果然这个女人已经掌握了此事的全部经过。他庆幸自己没有推诿和撒谎。他断定有人在这个女人面前告了御状，这个

人不在户部，就在内院。妈的，老子饶不了你，会慢慢查出来的。他把咬紧的牙关和抽动的腮帮，很快地变成了认错忏悔的神情，以他特有的性格和方式，在请罪中袒露了他心底的委屈：

“皇太后的谕示至明至公，臣‘言行不一，失信黎庶’之罪，有负皇上和皇太后之恩德，服罪服罚。但臣也有痛心的难处……”

“什么难处，你可以讲！”

“去年九月以后，又有五万满洲相继迁移入关。其中三万余人是诸王贝勒、宗室王公在辽东庄田里的大小头目。因北京城里无法安插，俱分往近京四十二州县居住。这些新来满洲，生计无着落，举家无栖处，怨声载道，群情愤懑，日夜烦扰各处官员，使多处衙门无法视事。各州县官员纷纷告急，臣亦焦心如焚。为抚慰东来满洲追随皇上的忠心，广布皇上慈爱满洲的恩泽，臣明知此事可能失信于汉人，但不得不为。

“臣也曾想上呈笺表，请两位皇太后裁定。但满、汉黎庶皆皇上子民，事在两难之中，让两位皇太后为此事而劳神焦心思，亦觉不妥。臣更怕因此而遭受‘有意为难皇太后’之非议。

“臣目光短浅，铸成大错，愿受严惩。”

多尔袞坦率地陈述了事情的真相，使孝庄几分心动，几分同情。是啊，百万满洲迁移入关以来，朝廷至今没有一个妥善的解决办法，作为总理朝政的摄政王，不这样办，又能在哪儿找出路呢？“民以食为先”，田亩垄沟，历来是作乱的根源啊！孝庄也知道，关于未呈笺表的解释，纯属狡辩，其根子，在于诸王贝勒都想多占些田地，多捞些财产，其中就包括这个贪得无厌的摄政王。但狡辩归狡辩，难题总归是难题啊！她心情沉重地问道：

“去冬今春，近京四十二州县，到底圈占了多少田地？”

多尔袞稍作沉思，叩头回答：

“据臣所知，去冬今春，近京四十二州县，共圈占地九十九万多垧。”

多尔袞没有说谎，孝庄坐在椅子上，三分责备，七分感慨地说：

“摄政王，你这是逼着汉人作乱啊！你用心盘算一下，圈占九十九万多垧田地，得有多少户汉人破碎家业？近京各州县人多地少，每户按一垧田计，就近一百万户，每户按三口人丁计算，就是几百万人流离失所。他们或投充为奴，或流窜乡村，或聚啸山林，或铤而走险。摄政王，这样一来，我们还想过安生的日子吗？”

多尔袞叩头不迭：

“臣一时糊涂，铸成大错，请皇太后从严惩罚……”

“‘从严惩罚’，能使几百万流离失所的汉人重返家园吗？能保准他们明天不揭竿而起到处作乱吗？你是摄政王，我不愿你背着包袱走路，也不愿叫那些聚啸山林的汉人看朝廷的热闹。愿你知错必改，拿出补救的方略来。”

多尔袞知道，自己的“忠诚”取得了孝庄的宽恕。为了使孝庄更加放心，他略作思索，立刻提出了一个补救的方略：

“臣罪愆深重，蒙皇太后格外开恩，臣将铭记五内。为改正臣铸成的大错，臣有几项考虑，供皇太后裁定：

一、立即发出谕旨，着令近京四十二州县即刻停止圈地占房。违者严惩。

二、顺治四年三月以后各处圈占的有主之地，着令一律退回。若原主已死，可按无主之地由户部收回处置。

三、对因失去田地而流离失所、生计无着落的汉族妇孺，着令各州县衙门，可效仿中原历代放粮赈济之举，平息民怨，以解燃眉之急。

四、从速召开议政王大臣会议，依据中原历代的田亩制度，制定新的田亩法令，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难题。

五、现户部主事官员，尸位素餐者甚多，应予彻底更换，以利皇上谕旨的遵行。

臣仓促所思，谬误难免，请皇太后明察谕示。”

多尔袞在提出的这个方略中，暗藏了两根带刺的棘条，等待孝庄去抓。着令退还顺治四年三月以后圈占的田地，诸王贝勒、宗室王公能听从吗？更换户部大部官员，皇上的算盘珠子能打得灵光吗？孝庄啊，此诏一出，有你好看的了。

孝庄既没有为多尔袞的“忠诚”所感动，也没有为多尔袞提出的“方略”所迷惑，她立即意识到这个“方略”中有着棘手的难题。多尔袞本人就是“圈地”中最大的暴发户，占有“投充”的奴隶已达万人之多。要这样的人用自己手中的刀子挖掉自己的筋肉，难啊！现时，多尔袞既然提出退回一年来圈占的田地，何不加以利用呢？如果能借多尔袞之力，限制住诸王贝勒贪得无厌的欲望，大清就万幸了。她望着多尔袞意味深长地说道：

“唐太宗李世民说过许多话，有一句话使我时刻难忘：‘水可载舟，亦可覆舟。’真是把老百姓看透了。请摄政王向诸王贝勒、宗室王公传谕：暴民的钢刀能砍掉王鳌永、孙之獬的脑袋，也能砍掉我们的脑袋，

也许砍起来更为凶狠，不连一丝肉皮。我劝他们别再贪得无厌，当心撑破肚皮，一个饱嗝儿打不出来，活活憋死。至于户部官员，好的还是多数。你摄政王有旨，他们能不遵行吗？像巴哈纳尚书这样的人，虽然今儿晚上是一问三不知，可他不撒谎，不造假，不胡说八道，也算是难得了。所以，户部官员，一律不作更换。他们熟悉户部事务，只要坐在车轱辘上的执鞭人不乱甩鞭子，他们就走不上歪道。巴哈纳尚书，今晚委屈你了，回去安歇吧！我要听摄政王关于‘北上’、‘西行’两个使团正副使节的安排了。”

多尔袞心里一块石头落了地，虽然孝庄拔掉了他在“方略”中暗藏的两根棘条，但总归没有发觉明天的“进攻”。在巴哈纳感恩戴德地向孝庄告辞之后，他兴致勃勃地向孝庄作了关于两个使团正副使节人选的禀奏，并申述了充分的理由，取得了孝庄的同意，于亥时三刻离开了宁寿宫。

疲惫的孝庄独自躺在衍祺宫的卧室里，却毫无倦意。也许她的思索神经太紧张了，还没有完全松弛下来，也许她今天头脑里的负担量太重了，在扔掉这些重压之后，头脑里出现了短促的空白和兴奋，直到五更时分，才迷迷糊糊地进入梦乡。

她梦见辽阔无边的草原，碧茵茵开遍了一片一片的红花，走近一看，原是英亲王阿济格率领的和亲马队……

她梦见一道一道的雪山像翻滚漫卷的白云，伸向无边无际的天边，走近一看，原是国库里触梁埋柱的银两，白花花的遮目耀眼……

她梦见……

在孝庄甜蜜的睡梦中，武英殿里的九卿会议开始了。

十八 武英殿里的刀光剑影和御花园里的异想奇思.....

武英殿是多尔袞摄政时期处理朝政的主要场所。他精心策划的第二个战役，于三月四日午前辰时在这里打响。

此时的武英殿庄重而神秘。在武英门直达武英殿丹墀白玉栏杆环绕的宽阔的陞道上，布列着摄政王多尔袞的护卫；在武英殿内方台高踞的座椅上，坐着面带笑容的多尔袞；方台下边，站着内大臣吴拜等人；殿顶去年增设的金色盘龙藻井和多彩的轩辕镜闪耀鲜亮的光彩。人景衬托，抬高了多尔袞短小精干的身躯，强化了摄政王权倾朝野的威严。

这是一次九卿会议。根据会议进展的需要，辅政王多铎精心安排了每个人的座位：

在方台的前两侧，八字形地摆放着四张高背软垫座椅，左侧坐着多铎和阿济格，右侧坐着代善和济尔哈朗。这样就明显地突出了四位和硕亲王的地位，是谁也看不出什么和说不出什么的。（肃亲王豪格虽被释放回府，因其案情尚未查清，故不能参加这次会议。）

在四位和硕亲王之下，并排放着六张座椅，坐着吏部尚书巩阿岱、兵部尚书韩岱、刑部尚书吴达海、户部尚书巴哈纳、礼部尚书郎球、工部尚书星讷。这些手握六部实权的人物，都是朝廷的重臣，落座于诸臣之前，是谁也看不出什么和说不出什么的。

六部尚书之后，是内院大学士，理藩院官员和八旗主要将领的座位，他们每行六人，分三排坐定。索尼、鳌拜、塔胆、济度、宁完我等，分别安插在其他官员之中。这种插花安排、公平对待的办法，也是谁也看不出什么和说不出什么的。

最后两排，坐着锡翰、冷僧机、何洛会、吞齐、尚善、吞齐喀、札喀纳、富喇塔、努赛等人。他们或是皇上御前近臣，或是宗室王公，或是议政大臣，但因不在九卿之列，应邀参加，就座于此，更是谁也看不出什么和说不出什么的。

多铎就这样用心精细地把多尔袞组织的三支力量——以锡翰、谭泰、冷僧机、何洛会四人组成的突击力量，以吞齐、尚善、努赛、吞齐喀、札喀纳、富喇塔六人组成的借用力，以六部尚书巩阿岱、吴达海等人组成的裁决力量——布列成阵，形成了对所有敌手前后夹击的局面。关于谭泰，因其出狱不久，又无正式职位，为了避免人们的猜疑，多铎把他安置在武英殿西侧的一间庖房里，以便随时调用。

多尔衮坐在方台座椅之上，用目光扫了一下这“战场”上的布局，十分满意多铎的安排。因为锡翰在这场争斗中扮演着一个十分奇特而重要的角色，他的目光本能地留在锡翰的脸上：这个皇上的御前近臣，正在不停地与周围的人点头招应，但笑得十分勉强。这完全是一种心情紧张的反应，只能招惹有些人的怀疑，他感到很不放心，心里骂道：妈的，这出戏可别叫这小子唱砸了！因为何洛会是这场争斗中的主要“杀手”，他急忙转动眼珠向何洛会看去：何洛会神态肃穆，脸上笼罩着冷意，目光凝聚着凶狠，仰望着藻井上的金色盘龙，眉宇间有着一股杀气。这完全是身临战场那种决战的神情，使他感到宽慰，心里暗暗在想：靠自己心机爬上来的杂种，比那些站在父兄肩上升起来的软胎强多了。他眯着眼睛在中间几排的人群中寻找极不放心的索尼，很快在多尼和劳亲之间看到了：这个生性机敏的启心郎，正在左顾右盼地与多尼、劳亲低声交谈，显出一副轻松的神情，但眼角上聚集的注意力，似乎一直放在身后斜侧的何洛会身上。他心里不由得一阵紧张：这个人太精明了，是断乎不可久留的。在他的目光收回的中途，突然看见坐在刚林身边的宁完我。宁完我低着头，闭着眼睛，右手食指在左手背上不停地画着圈圈，他心里纳闷而不安了：哼，四年来的许多事情，都是败在这个话语少、心眼多的奴隶手里啊！他由宁完我而想到范文程：那个老儿幸而去了山东，如果身在北京，今天的事情也许就不会这样顺利了。他松了一口气，把目光移向他的主要对手济尔哈朗的面上，济尔哈朗正举目注视着吞齐、尚善等人，脸上笼罩着一层忧郁的薄云，目光涩暗而不安，他心里觉得十分痛快：郑亲王啊，你终日无言，潜心韬晦，等待反扑的时日，今天，将要捣碎你那颗老奸巨猾的心了！

玄武门城楼上辰时的鼓声传来，吹响了多尔衮“进攻”的号角……

孝庄从睡梦中醒来，是辰时的鼓声惊醒了她。

因为这一觉睡了足足有三个时辰，孝庄感觉到心境清爽，周身轻松舒坦。她霍地推枕坐起，看着窗纸上艳丽的阳光，眼睛扑腾腾地几眨，惬意地自言自语：

“好觉消乏啊……”

外室的婉儿和宫女，闻声掀帘而入。婉儿抬头一看，孝庄脸颊红润，双眉舒展，双目晶莹闪亮，神态安怡，嘴角似乎仍然挂着梦中的微笑，和昨儿那沉郁焦虑的神情相比，真是判若两人。笑吟吟地请安问好：

“皇太后一个月来，难得睡这样一个好觉。”

“岂止一个好觉？还做了一个好梦哩，可惜在梦中笑醒了。好梦难寻啊！”孝庄说着披衣下床，顺手抓起枕边的一条脸巾，不待宫女侍候，向梳妆台走去。婉儿急忙走上，一面吩咐宫女进呈早膳，一面帮着孝庄洗漱起来。

对镜梳妆。孝庄也惊讶自己今天神色的安怡，凝目脉脉地端详着，似乎在鉴赏岁月留下的迹痕，又似乎在寻觅昔日年华的神韵。她微微摇头一笑，手扶双颊，不无感慨地说：

“人啊，都是因为操劳而衰老的。什么时候才能清静超脱地过个安生日子啊……”

细心的婉儿，看着孝庄此刻惬意的神情，听着这舒心希求的感叹，心里十分高兴。她一面梳拢着孝庄乌黑油亮的秀发，束理盘结，一面轻声说道：

“刚才苏麻喇姑派人禀报：御花园里那株梅杏兰今天出奇的放花了。梅杏兰，可真是一个怪名字，想必是一种奇异的花吧？”

孝庄心神一动，立即明白了婉儿体贴入微的用心。是啊，住进这紫禁城四年，几乎忘却了还有一个御花园。四年前刚住进紫禁城时，去过一次御花园，特意去看那株梅杏兰，什么梅杏兰啊，只剩下半尺高的一段树根了。御花园留在自己心头的印象，除了树断、亭坍、园毁，就是满目苍凉的秋风落叶了。梅杏兰，不曾见识过的梅杏兰今天放花了，这也是一个好的征兆啊！她看着镜中正为自己巧结发式的婉儿，会心地笑了：

“现时朝臣们都在武英殿里议事，倒是个清闲的空当儿，咱们去御花园，看看那株梅杏兰到底是什么样子。”

婉儿道谢。急忙从梳妆盒里取出龙凤金钗宝石玉簪。孝庄摇头制止：

“顶着一圈珠光玉气赏花，花神会感到俗气的。”

婉儿急忙把取出的金钗玉簪放进梳妆盒里。

“传话位育宫，要皇上，苏麻喇姑，伊罗根都去。奇花共赏，让他们也开开眼界。”

婉儿应诺，忙为孝庄拂肩理衣。

“传谕膳房，准备一桌酒席，送往御花园。”

“要请皇贵妃、皇淑妃一同赏花吗？”

“不！准备在御花园里，宴请摄政王共赏梅杏兰……”

婉儿一时愣住了。孝庄从座椅上站起，转身看着发愣的婉儿笑着说：

“别犯傻发愣了。今个儿可是个大吉大利的日子，摄政王现时正在武

英殿召开九卿会议，等会议开完，咱们的马蹄就该北上漠北、西进西藏了。别小心眼儿，人啊，总得想着别人的功劳和长处……”

这时，两个宫女捧着食盒进来，婉儿急忙服侍孝庄进膳，并吩咐两个宫女分头向位育宫和膳房传谕去了。可一团疑虑重重压在她的心头：主子啊，你记着多尔袞的功劳和长处，可多尔袞能记着你的恩德和心意吗？

辰时的鼓声刚刚停歇，摄政王多尔袞笑容可掬地从椅子上站起，他有意轻轻咳嗽一声，算是发言的前奏，也是对朝臣们发出的信号。果然，四位和硕亲王都抬起了头，六位尚书都挺起了胸，文武朝臣都睁大了眼睛，众星拱仰北斗似的望着他，等待他发出谕示。多尔袞突然感到权威上的满足，他微微点头，用庄重而沉稳的声调，开始弹奏他精心策划的第二个战役的前奏曲：

“奉两宫皇太后懿旨，为巩固漠北、西南边陲，广布皇上恩德，朝廷已组成两个使团。一个使团北上漠北蒙古各部，准备‘和亲’友好。一个使团西行西藏，邀请达赖喇嘛和班禅呼图克图来京，永修友好。事关大清千秋不朽之业，使团正副使节至关重要。本摄政王虽然奉命总理朝政，但在这等重大事体上，一向不敢独断专行，特请诸王贝勒、六部尚书、宗室王公、八旗将领、内院大学士共同商定。尔等应出于公心，勿存高下之隔，勿念职位之别，大胆直言，本摄政王极乐听闻。请诸位各抒己见吧！”

多尔袞组织的三支队伍接到了即将冲杀的信号，都紧张地在各自的座椅上准备着。人们一时摸不着头脑，都在紧张地琢磨着这简短的开场白。会场上出现了以往罕见的沉默，形成了十分难堪的冷场。

这种冷场，似乎在多尔袞的意料之中，他从容地趋身于前，声音平静而亲切地问道：

“大贝勒有何高见？”

大贝勒代善近两年来，常以年老多病为由，很少参加这样的会议。近几天来，在使节人选的传闻中有他的儿子满达海，出于对儿子的关心，便来到了武英殿。因他对派出使团的事情没有认真地考虑，也懒得考虑，当多尔袞首先向他征询意见时，他以为只是礼貌上的表示，便以礼貌的表示回答：

“好，好，先听大家的想法。”

代善“好，好”的回答，使会场上的紧张气氛松动了，连多尔袞也似乎变得更为随和了：

“郑亲王有什么高见？”

济尔哈朗步入武英殿后，就感到今天这个会议的异样：名曰九卿会议，许多人并不属九卿之列。当然，近两年来，多尔袞已习惯开一揽子会以商议重大问题，减少会议的层次。但今天只为商定两个使团的正副使节，值得这样的兴师动众吗？完全是小题大做，制造声势，摆出一副忠顺的样子，给宁寿宫看的。特别当看到他的侄子吞齐、尚善等进入会议以后，他的心头骤然产生了一种不安。他正在凝神焦思，多尔袞的询问打断了他的思索，他急忙欠身回答：

“我，正在想……”

济尔哈朗欠身回答时，多尔袞特别注意这个对手的眼神，因为距离很近，看得十分清楚。多尔袞断定，这个对手现时想的，不是使节的人选，而是如何应变。他微微一笑，转头询问阿济格：

“英亲王，你有什么想法？”

阿济格虽然参与了多尔袞这次行动的总体设计，但对这一仗的具体打法并不了解。他不满多尔袞一切都听信于多铎，更讨厌多铎那种凡事藏头藏尾、附耳低声的神秘鬼态。听到多尔袞这么一问，便有些冒火：

“我有什么想法？我看还是辅政王多铎先端出个想法来。辅政、辅政，遇事连个想法都没有，还辅个屁政！再说，弄这么多的人来，不事先挖个坑，能尿到一块儿吗？”

反打正着。阿济格的不满正符合多尔袞的想法，也为多铎的发言敲响了锣鼓。多铎急忙站起说道：

“关于使团正副使节，我和吏部、理藩院商议过几次，因意见不一，禀奏摄政王后，摄政王谕示由九卿会议商定。巩阿岱尚书，你先谈谈咱们几次商谈的情况。”

吏部尚书巩阿岱按照事先与多铎商议的办法，心平气和地引爆了第一颗预伏的炸雷：

“……关于‘北上’使团正副使节人选，大家的想法是一致的：以英亲王阿济格为正使，以冷僧机副之。理由是：英亲王是皇上的叔王，冷僧机是皇上的御前近臣，足以体现皇上爱抚漠北蒙古各部的隆恩圣德。同时，英亲王尚有一子二女没有成亲，在商议‘和亲’时，不论迎送嫁娶，均可相机而行。

“关于‘西行’使团正副使节人选，大家想法不一：有人主张以锡翰为正使，以满达海副之。理由是：锡翰是宗室贝子，又是皇上的御前近臣，满达海是大贝勒礼亲王之子，是皇上的叔兄，足以表示皇上对西藏达赖喇嘛和班禅呼图克图的诚意。有人主张以何洛会为正使，以满达海副之。理由是：何洛会是议政大臣，处事机敏，能言善辩，又通晓藏语，更有利于关系的打通和公务的开展……”

巩阿岱的话刚停，会场就叽叽喳喳地议论起来，接着出现了热烈的争论。多尼、劳亲、刚林一伙儿主张锡翰担任正使，吞齐、尚善、努赛一伙儿主张何洛会担任正使。在双方各不相让的高声争论中，多尼、劳亲、刚林等人，极力宣扬锡翰的身世和忠诚，夸大其词地往锡翰的脸上涂抹油彩，使其成了一个稀有的忠臣。吞齐、尚善、努赛等人，则尽其所能地宣扬何洛会的机敏和大胆，夸大其词地往何洛会脸上涂脂抹粉，使其成了一个罕见的权臣。在双方拥护者的吹捧贬砸中，捧得锡翰容光焕发，砸得何洛会脸色煞白。在双方殊途同归地完成了两个截然不同的脸谱之后，多铎起身走到代善面前，极其恭顺地征询意见：

“请大贝勒说句话吧！”

代善在双方激烈的争论中，虽然觉得气氛有些异样，但他没有深思，只是觉得何洛会为人狡猾，狂妄贪功，若与满达海同去西藏，满达海是要吃亏的。便大声说道：

“还是锡翰合适吧！”

多铎急忙点头称是。然后走到济尔哈朗面前：

“郑亲王以为如何？”

济尔哈朗虽然对双方争论中离奇的吹捧与贬砸产生了怀疑，本不想说话，但由于一向对何洛会的鄙视和仇视太深，竟耐不住地说了一句：

“还是锡翰好些。”

多铎立即抓住代善和济尔哈朗的两句话，停止了人们的争论，转过身去正要向多尔袞禀奏时，议政大臣何洛会霍地站起，插了进来：

“请问大贝勒、郑亲王，你们真的认为锡翰大人能忠于皇上之事吗？”

会场的文武朝臣都被这来自背后的一声询问震住了，纷纷回头望去：何洛会脸色煞白，额头青筋暴起，两眼充血，凶狠地看着代善和济尔哈朗，等待着回答。人们发蒙了，扭着腰身，梗着脖子，睁大了眼睛，刹那间，几排座椅上，排列着几十颗“回头望”的脑袋和几十双凝滞惶恐的眼睛：这小子急眼了，竟然冲撞起和硕亲王来了。

代善因事发突然，应接不暇，目瞪口呆了……

济尔哈朗突然醒悟：跌进了多尔袞的陷阱。失悔地闭目思索了……

宁完我坐着未动，但手指已停止了画圈……

索尼在刹那间的震惊之后，立即镇定下来，眯着眼睛注视着方台上的多尔袞……

锡翰在何洛会突如其来的弹劾下似乎慌了手脚，但很快恢复了常态，霍地站起，摆出一副决斗的架势……

多铎突然转过身来，似乎要挺身仗义地为代善和济尔哈朗解围，他迎着何洛会凶狠的目光，神情坚定地开了口：

“贝子锡翰，宗室裔胄，是朝廷重臣拜音图、巩阿岱之弟，现为皇上御前近臣，一贯忠于皇上，当然可以胜任皇上委托之事。”

何洛会发出一声冷笑，张口反讥：

“辅政王尽管心若明月，眼若星辰，但也有被云彩遮掩的时候。锡翰是有一颗忠心，但可惜不是忠于皇上……”

多铎哑然，向多尔袞投去求助的目光。

多尔袞一声冷笑，全场惊骇。他把目光投向何洛会，厉声说道：

“这两个月来，朝纲松弛，麻雀耗子也作起威风来了。上月，苏拜咆哮太和殿，已被本摄政王拘捕审讯。今天，你又在咆哮武英殿，竟然冲撞起和硕亲王来了！看来，不砍下几颗人头，是刹不住这股邪风的！”

何洛会惊恐失声，跪倒叩头高呼：

“摄政王明鉴，臣有忠言禀奏啊……”

“拉下去，鞭打五十，再行禀奏！”

两名护卫闻声而入，架起何洛会奔出殿门。少顷，传来何洛会的号叫声。

多尔袞面色铁青地坐在方台的椅子上，用冰冷凛然的目光审视着面前的文武朝臣们，似乎在用殿外传来的号叫声告诫大家：都他妈的老实一点。

何洛会被两个护卫架进殿门，摔倒在方台之下，由于后背、屁股已被鞭得皮开肉绽，血肉模糊，活像一个血人。人们心神一下子惊慑了，暗淡了，发冷了。何洛会挣扎爬起，跪伏于地，把头一仰，慷慨激昂地禀奏起来：

“摄政王明鉴：臣乍听锡翰被委以‘西行’重任，不胜惊恐战栗，思之再三，决定冒死参奏。臣绝非与锡翰争夺‘西行’使团正使之职，而是为皇上的不朽江山着想。锡翰确有一颗忠心，但不是忠于皇上，而是忠于肃亲王豪格啊！

“四年前，太宗皇帝驾崩，朝野悲痛欲绝。可在太宗皇帝驾崩的第二天深夜，有人来到正蓝旗大营，与俄莫克图、伊成格、杨善密谋，企图

拥立肃亲王豪格继位。这个串联谋反者，正是贝子锡翰。请问锡翰大人，这是忠于皇上吗？

“大军入关前夕，豪格的心腹俄莫克图、伊成格、杨善、罗硕再次谋反，锡翰早知其谋，不予揭发，若非睿亲王当机立断，防患于未然，其后果不堪设想。请问锡翰大人，这是忠于皇上吗？

“近两年来，锡翰身为御前近臣，侍奉于皇上左右，本应竭其心力，事君若父。可他阳奉阴违，有时蓄意刁难。去年八月，皇上塞外之行，曾有失落山林之危。前年五月，皇上南苑围猎，曾有箭落马前之险。请问锡翰大人，这也是忠于皇上吗？

“西藏远离北京，藏人鲜知朝廷实情，使节出自天庭，一言一行皆系祸福。选用锡翰大人传谕圣恩，臣确不放心。若锡翰大人阴为豪格张目，后果不堪设想。臣冒死参奏，实出于公心而非私怨。若摄政王心存疑虑，现锡翰大人在此，臣愿与其对质。”

何洛会带着背上真的鲜血烂肉背诵的这段台词，如同战场上几十门红衣大炮突然响在人们的四周，烟尘弥漫，铁屑如雨，火药味塞鼻灌耳，呛人肺腑。

大贝勒代善神魂茫然了，在这海外奇谈面前思绪转不过弯来。他怀疑何洛会病成癫狂，也怀疑自己听觉失灵，暗暗用牙狠咬下嘴唇，以判断自己的知觉，他的下嘴唇疼痛了。天哪！人为什么长一个圆的嘴巴和一条软而灵便的舌头呢？

英亲王阿济格恍然大悟了。嘴巴回归了原位，嘴角挂起了微笑，眼睛恢复了常态，而且闪烁着喜悦的亮光。他诡秘地一笑，向何洛会送去了赞赏的眼神：有种！是条硬汉子。

郑亲王在意外、惊骇、胆寒、心冷中完全明白了：这个光棒，捧着血肉在“跳加官”啊！一场编排就绪的血腥迫害就要开始，四年前福临继位的历史将要重写，拥立福临继位的功臣将变为罪人，谋反的罪人将变为功臣，豪格将重新进入监牢。多尔衮啊，这个狡诈的历史篡改者。

索尼在这突发的事件面前，表现了出奇的镇定。他没有理睬何洛会和锡翰，也没有照应他的伙伴鳌拜和塔胆，仍然端坐在椅子上，眯着眼睛注视着多尔衮，似乎这一切都在他的意料之中，又似乎这一切都与他毫无瓜葛。其实，他此刻心急如焚：肃亲王豪格被这条疯狗咬上了，而且将置于死地。但他现时把握不准的是：多尔衮安排的这场演出，究竟要走多远？

内院大学士宁完我，此时却不再弯腰低头，形同打盹儿。他昂首挺胸，沉静无比，用熠熠闪亮的目光，寻索着会场上每个人的神情变化，将其迅速而准确地收入眼底。他倾听着何洛会那惊动鬼神的奇谈怪论，一字不漏地纳入脑海。他特别注视着多尔衮神情上，目光中喜怒哀乐的

细微变化，和那种似有似无、瞬起瞬失、极难捉摸、极耐品味的情绪流露，采撷聚拢地藏于心中：人啊，真是“万物之灵”，可这灵性为什么因时、因地、因人而变化无常呢？

人们都被何洛会“理直气壮”的参奏吸引了。参奏中透露的扑朔迷离的内幕，引起了人们极大的兴趣，他们都似乎忘却了自己也是四年前那场争斗的目睹者或参与者，似乎都忘却了那场争斗的实情或部分实情，而随着何洛会的指引，去寻索那桩公案中的隐秘，希图看到一个不同于四年来已经定格的新图景。他们把目光投向锡翰，希望这个被弹劾者能说出惊人的隐情秘闻，满足他们的好奇心。人们对隐秘的追求，立即强化了武英殿内紧张而森严的气氛，把舞台上两个打闹的小厮，推到了舞台的中心。

从何洛会开始背诵第一句台词起，多尔袞就把注意力移到济尔哈朗、索尼和宁完我的身上，并注视着人们情绪上的变化。他看得清楚：济尔哈朗慌神了，眼睛里射出的目光是绝望的仇恨，这种目光，只有被押上刑场的囚徒才会有的。他看得清楚：索尼心乱了，这异常的镇定，只是内心异常惶恐的折射，是这个启心郎十多年来练就的特殊本领。四年前在三官庙的那次会见，自己就领教过了。他看得清楚：宁完我在冷静地思索着，那骨碌转动的眼睛，那不停探索的目光，那毫无表情的面孔，是在洞察着每个人的心机？还是在摄取着每个人的表现？是要把这风云突变的一瞬，禀报给宁寿宫那个女人吧！他心里悠悠地浮起几丝快意：

“宁寿宫的女人啊，多尔袞昨晚在宁寿宫的卑躬屈膝，就是为了这个时辰的到来啊……”

早膳之后，孝庄由婉儿和两个宫女伴随走出了宁寿宫。啊！风和日丽，春光融融，杨柳吐黄缀绿，松柏碧翠葱茏。“春不负人人负春，竟忘了快到清明节了。”孝庄抬头望着奉先殿墙内几棵高大的苍松翠柏和松柏上空的蓝天流云，心旷神怡，目眩情溢了。

那时的紫禁城里，古树极多。明代二百余年在宫苑广植林木，除城垣四周、宫苑空处、殿宇前后林木森森外，几乎每座宫院里，都有几棵姿态奇异的古松、古柏、古槐。紫禁城被遮掩于浓荫之中，幽静、深邃而壮美。

孝庄今天着一件银白色洒金旗装长袍，上罩一件藕色掐牙坎肩，肩披一条紫绸长巾，脚蹬一双褐色鹿皮飞云浅口鞋，在着红戴绿的婉儿和宫女衬托下，显现素洁淡雅。她们沿着奉先殿前的宫苑陛道，轻声谈笑着向西缓步而行。至景运门外，受到皇上福临、苏麻喇姑、董鄂女、伊罗根的迎接。福临欲向孝庄跪请大安，被孝庄搀住，婉儿和宫女急忙向福临行了大礼。同时，苏麻喇姑、董鄂女、伊罗根都向孝庄请了大安。

福临今天着蓝色便服，显然是对母后恭顺的表示。但在孝庄看来，

却是儿子的聪颖和机敏。武英殿会议之后，多尔衮很可能前来禀报会议情况，自己也准备用酒宴招待，儿子这样的穿着，在御花园里甚为得体，会使摄政王感到舒意宽心的。唉！没有握有朝政实权的帝王，遇事隐形敛迹、藏而不露，是至关紧要的。但愿儿子这样做，不是出于偶然，而是出于心机。

苏麻喇姑今天穿着一件紫色旗装长袍，显得端庄而沉稳。孝庄伸手挽起苏麻喇姑，嗔怪地说：“你呀，怎么穿得这样老气！”说着，移目看着董鄂女问道：

“这个宫女是谁？”

苏麻喇姑急忙回答：

“她就是上个月给皇太后禀奏过的董鄂女。”

董鄂女急忙叩头请安：

“奴婢董鄂女恭请皇太后千秋安好。”

这大胆、从容的请安，引起了孝庄的好感。她仔细打量着这个跪倒在面前的宫女，正在闪动着一双晶莹秀丽的眼睛，眸子里洋溢着活泼可爱的笑意；头上缀有红丝的乌黑发结，托出了少女的几分稚气；桃红色的紧腰细绸短衫，勃发着少女的诚挚和炽热；墨绿色的细绸洒金裤，显露了少女的沉稳和含蓄。孝庄心里十分喜欢，爱怜地说：

“你小小年纪，心灵倒巧！这身衣着，是你自己缝制的？”

董鄂女急忙禀奏：

“奴婢这身衣着，都是苏麻喇姑姐姐教奴婢缝制的。今儿个，也是姐姐为奴婢穿戴的。”

孝庄看着苏麻喇姑笑了：

“我说呢，这宫里怎么又出了一个苏麻喇姑。”

苏麻喇姑指着跪在十步外请安的伊罗根，打岔儿地笑着说：

“皇太后，你看，还有人在那儿给你跪请大安呢！”

孝庄看了一下婉儿，笑着说：

“伊罗根，你倒跪得实在！快起来，我有话说。”

伊罗根叩头站起，趋步向前：

“请皇太后谕示。”

“你走一趟宁寿宫，告诉管家，摄政王如果前来请见，传我口谕，请他到御花园赏花！”

伊罗根、苏麻喇姑、董鄂女、福临都愣住了。孝庄看了他们一眼，微微一笑，搀起福临，举步向御花园走去。

在武英殿里，多尔袞借着何洛会搅动起的风云，趁着人们胡思乱想的迷离时机，利用人们好奇追索的复杂心理，按照何洛会要求与锡翰对质的请求，以居高临下之势，厉声说道：

“参奏属实者赏，参奏无据者罚，诬陷忠贞者，本摄政王决不宽恕。贝子锡翰，你可以详加解释。”

何洛会惶惶然低头伏地，锡翰悻悻然昂首起立。人们都把目光投向神情愤懑的锡翰，等待着一场舌战的爆发。武英殿寂静极了，似乎连空气也停止了流动。人们沉默着，似乎刹那间都屏住了呼吸，造成了一个绝了声息的殿宇。突然，锡翰放声痛哭，奔伏在方台之前，叩头请罪：

“臣、臣有罪，罪不容诛啊……”

锡翰一副决斗的架势，突然间变成了认罪服罪的痛哭。人们全蒙了，面面相觑，神情茫然。多尔袞立即抓住人心迷茫的时机，用惊讶、疑惑、惋惜、同情的语气追问道：

“贝子锡翰，你、你真的如何洛会所参奏的那样吗？”

锡翰哭得更加厉害，声泪俱下，断续不清地禀奏：

“臣愧对皇上恩泽，愧对摄政王的一片苦心啊……”

这抽泣的哭声，这滚落的泪珠，这含混不清的哭奏，似有难言的委屈，更加重了人们的猜疑。多尔袞故意把绳索放松，摆出一副不敢轻信的神情询问锡翰：

“这，这难道都是真的？”

锡翰停止了哭泣，伏地认罪招供了：

他编造了与豪格、俄莫克图、伊成格、杨善的多次阴谋串联……

他编造了奉肃亲王之命对皇上的种种不敬的活动……

他编造了豪格及其心腹对摄政王的种种恶毒攻击……

言者话语确确，听者心胸怦怦，一个以豪格为首的谋反死党，被锡

翰活脱脱地端了出来。

人们惊愕了。

冷僧机、拜音图、多尼、苏克萨哈、刚林等声讨了。

吞齐、尚善、吞齐喀、札喀纳、富喇塔、努赛等起哄了。

阿济格高声骂娘了。

锡翰为了证实自己言之有据，也表示自己“洗心革面”、“迷途知返”的决心，在这股骤然腾起的疯狂叫喊中，引爆了多尔袞预伏的第二颗炸雷：

“臣冥顽无知，罪行深重，以上所作所为，都是谭泰指使……”

谭泰的被供出，确如一声炸雷滚动，震动了人们的魂魄，推动了事件的急速进展，多尔袞一声令下，几个佩刀的护卫立即奔出武英殿提取谭泰去了。会场的气氛急剧地一变，恐怖代替了肃穆，森严代替了宁静，人们把心提到嗓子眼，把气憋在胸口，不再理睬何洛会和锡翰，都在等待着谭泰这位神秘而关键人物的出场。

济尔哈朗听到谭泰这个名字，突然清醒了：多尔袞一个月前从监牢里放出这条变色龙，原来就为了这个啊！他心头一凉，知道自己将陷于绝境，也许再无出头之日了。等待、韬晦，还是没有躲过多尔袞的暗算！失悔使他冷汗湿身，也使他的仇恨凝聚，凝聚成不再有丝毫怜悯的报复心。他恨谭泰的趋炎附势，他恨多尔袞的狡诈弄权，他急速地思索着应变的办法，以对付谭泰可能进行的出卖。

索尼听到谭泰这个名字，心里打了一个冷战，立即意识到厄运即将降落在自己头上。四年来，谭泰步步投靠多尔袞的行径，不仅自绝于两黄旗，而且把与两黄旗的友谊，变成了两不相容的仇恨。当年并肩战斗的历史，也成了谭泰卖身投靠的本钱。特别是两年前自己与图赖联手对谭泰的弹劾，迫使多尔袞把谭泰押入监牢，也使自己和图赖成了谭泰和多尔袞的眼中钉。今天，图赖已战死疆场，自己将承担全部政治债务了。债务，皇宫里的政治债务，历来都是由胜利者来结算的。他知道自己不是宗室裔胄，没有特权的“护身符”，可能在即将出现的出卖中丢掉脑袋。但他也知道，最终决定这场争斗胜负的，不在这武英殿，而是在宁寿宫。他唯一的希望是，愿孝庄能丢弃“妇人之仁”，采取非常措施，扭转今日的败局。因为孝庄手里还握有一把隐蔽的尖刀——巴哈、巴泰、德马护掌握的两黄旗兵马，仍然是可以左右全局的王牌。他心神不安地向鳌拜和塔胆望去，多尼和劳亲在他的左右两侧，似乎有意识地挡住了他的视线。他鄙夷地一笑，两手分别挽着多尼和劳亲的手臂，左顾右盼地低声攀谈起来。

鳌拜和塔胆听到谭泰这个名字，心头立即紧张起来。塔胆想得比较

简单，他痛恨谭泰的为人，怕这个势利鬼乱咬一通，把两黄旗将领都牵扯进去，那就全乱套了。鳌拜比塔胆细心，他已察觉到这个会议的动向：多尔袞在用“苦肉计”顺蔓摸瓜，谭泰这个变色龙的出现，势必把火引向济尔哈朗和索尼，甚至会逼向圣母皇太后。他心里暗暗叫苦：

“圣母皇太后啊，事急矣！你真的浑然不知吗……”

孝庄、福临一行，沿着玉砌的曲径陞道，绕过乾清宫、交泰殿、坤宁宫，在坤宁宫的后檐陞石下，受到了御花园主事孙树万的跪迎。

孙树万，六十多岁，深州人，略知诗书，生性聪颖，老实勤恳，清心寡欲，对花木有着极高的悟性和极深的痴情。传说，明代万历年间，“深州蜜桃”作为供品送进皇宫，立即吊起了皇上和后妃们的胃口。于是，一道圣谕飞进深州知府衙门，要选送一个侍弄“深州蜜桃”的行家里手进宫栽种“深州蜜桃”。出身于蜜桃世家的孙树万，就离开了滹沱河边的桃、梨、杏、枣之乡，被送进了紫禁城，在御花园里充当一名园丁。在哭别父母妻儿时，他带来了“深州蜜桃”的树苗，也把他多年来杂交培育的一株幼小的梅杏兰带进了紫禁城。

在孤独的、漫长的、囚徒般的皇宫生涯里，孙树万把思乡之情、骨肉之爱、阔别之苦、心血之精，全部寄托于那株梅杏兰，借春华秋实安慰自己的心魂，闪现自己生命的光辉。传说，崇祯五年春天，皇帝朱由检带着周后、田妃、袁妃游园赏花，恰逢那株梅杏兰繁花挂枝，妖娆异常。其株，炎如光焰，高达丈余；其状，弯枝环抱，形如麦积；其花，千朵万朵，争奇斗丽，红白相托，似融雪缀火；其芬芳，清冽郁爽，飘逸满园。远看，似珠玉叠垒、群星聚集，闪光生辉。近看，似桃花，桃花有其红而无其秀；似杏花，杏花有其粉而无其娇；似梨花，梨花有其洁而无其雅；似梅花，梅花有其香而无其丽。细看，花朵五瓣聚拢，突然一卷，织成五星，巧妙排列；瓣蒂洁白如雪，瓣茎浅粉淡雅，瓣顶血红如火。瑶池仙葩落地，帝王后妃迷离。崇祯皇帝惊异了，周后如痴了，袁妃神迷了，田妃心醉了。周后说是桃花，向崇祯皇帝祝贺说“国运兴昌，连桃花也变了神韵”。袁妃说是杏花，向崇祯皇帝道喜说“皇恩浩荡，连杏花也知道戏春”。田妃说是梨花，悄声向崇祯皇帝说了一句“梨花也知君王意，脱去素裙露彩衣”。崇祯皇帝知道后妃都在借花争宠，但他确信这是梅花的变异，便以一言九鼎之态，口吟“三色梅”五绝一首，以喻身边的三位后妃。多才多艺的田妃，借在万春亭歇息之机，即兴挥笔画就《三色梅》一幅，以谢君王。崇祯皇帝大喜，立即召来孙树万询问，以证实自己的“天纵英明”。孙树万不知皇上已金口玉牙地将此花定名为“三色梅”，只是据实回答：“这是一株梅杏兰。”“梅杏兰”三字一出口，崇祯皇帝脸红了，周后脸白了，袁妃脸青了，田妃脸冷了，后妃们同时跪倒，冷汗沁出，噤若寒蝉，而孙树万却神色坦然，望着后妃们骤变的神色发愣。触犯了龙颜的糊涂蛋，真是不知死的鬼啊！也许是孙树万的傻劲、呆劲、愣劲起了反劲，也许是后妃们的恐惧起了邪劲，也许是皇上登基不久还有一点开明劲，崇祯皇帝突然放声大笑，坦然而亲切地说：

“好一个梅杏兰，原来是梅杏兰！你很会养花，朕赐你为御花园主事之职……”

孙树万就这样成了一名空头的“御花园主事”。

春天来了，去了。

梅杏兰开了，落了。

田妃病故了，崇祯皇帝上吊了，周后自缢了，袁妃死节了。

孙树万流泪了。可他的眼泪不是为帝王后妃的死亡而流，而是为他的梅杏兰而下。因为在大顺农军围攻北京城的时候，守卫在玄武门城楼上的皇帝御林军，为了加固内城的防御，硬毁御花园以纾国难，那株梅杏兰也和其他的树木一样，都被砍作杀敌樗木搬上城头了。

大顺农军打进了北京，闯王进了紫禁城，孙树万没有死节、逃跑和躲藏，而是归顺了新朝。他整天徘徊于御花园里，看着一片墓碑似的树桩流泪，抚摸着梅杏兰的残根叹息。不忠君王忠花木，他盼望能遇到闯王，让御花园的林木再度葱茏，让梅杏兰的繁花重上枝头。可闯王啊，根本就没有走进这御花园一步……

闯王败了，走了。

满洲胜了，来了。

孙树万没有死节、逃跑和躲藏，他又归顺了又一个新朝。这个新朝真怪，凡归顺者一律官复原职，而且加薪三等，他又当上了“御花园主事”。不忠君王忠花木，他不贪恋新朝的官位和俸禄，只盼望皇上能给他一个梅杏兰的春天。可是，除了各个王府的护卫家丁轮番地、不停地从这御花园里，挖走、搬走、抬走残存的奇木怪石外，没有任何人再来关注这块曾经是美极人间的天地。他老了，老泪干涸了，心灰意冷了，绝命于这无花无香、枯木荒草之中，真是一生最大的悲哀啊！谁知前年春天，那株梅杏兰的残根上，竟然悄悄地冒出了新芽，又悄悄地抽枝成长起来。今年春天，突然爆发出点点花蕾。昨天经风一拂，又突然地爆出一树花来。晶莹的、含着泪珠的梅杏兰啊，你是特意来安慰这颗苍老而僵硬的心吧！

孙树万刚才接到孝庄和皇上要来御花园赏花的谕旨，心情紧张而惶恐：御花园一片荒芜啊！他忐忑不安地来到坤宁宫后檐陞石下跪倒迎驾。在腰酸腿疼的等待中，竭力寻索传闻中孝庄和福临的身影。听说这个女人很厉害，有威慑诸王贝勒之力，他便在凶蛮和泼野的枝干上猜度这个女人的嘴脸，心里不禁浮起一阵厌恶和恐慌；听说这个皇上是个乳臭未干、玩鸟画画的呆胎，他便在蠢笨和荒诞的骨架上想象这个君王的傻气，心里不禁冒出一阵鄙夷和可怜。他突然觉得今天也许是劫数降临之日。泼妇呆童能知园林之美，能解花木之香吗？能悟梅杏兰之奇吗？

希望就要毁灭，生命即将终结了……

突然，一行七人出现在高高的后檐陞石上，孙树万抬头仰视，六女一男，既无侍卫蜂拥，又无太监开路；看衣着，没有皇太后的龙凤玉冠，没有皇上的金冠龙袍；看神态，男无凶顽之气，女无狐媚之色。他的心神茫然了。这时，忽听耳边响起“迎驾”之声，他一时分不清谁是孝庄，便对着人群慌乱地叩头请安。

孝庄对孙树万茫无目标的叩首感到诧异，便注目审视着这个奇特的“御花园主事”，发现这个老头双目有神，茫然而不惊慌，紧张而不卑怯，确有几分奇特。苏麻喇姑似乎看出了老园丁茫然的心绪，疾步上前，大声对孙树万说：

“老人家，圣母皇太后和皇上今儿个游园赏花，等着你扶驾引导呢！”

孙树万叩头领旨。抬头望着孝庄和福临，目光闪亮而凝滞了：

这就是传闻中“威慑诸王贝勒”的圣母皇太后吗？美丽、和蔼，脸上无刁蛮之气，眼睛无邪媚之光，与前朝后妃相比，衣着没有周后华贵，穿戴没有袁妃讲究，神情没有田妃矜持，但身上有一股说不清的神韵和魅力，比周后精明，比袁妃干练，比田妃更为逼人。传闻，传闻真是不足信啊！

这就是传闻中“玩鸟画画”的皇上吗？宽阔的前额，明亮的眼睛，挺直的鼻梁，薄薄的嘴唇，英气勃勃的神情，微服之上，没有纨绔之气，举止之间，倒有儒雅之色。傻在何处？呆在哪里？传闻，传闻有时也能骗人啊！

这个意想之外的皇太后和皇上，也许能给御花园带来春天，也许能给花木带来福音，也许能给梅杏兰带来一个阳光雨露的奇遇。倒出心底久藏的忧郁吧，与其伤心憋闷而死，不如为花请命而终……

孝庄在孙树万刹那间的迟疑和沉默中，发现了这个“御花园主事”的不俗，便开口问道：

“你就是‘御花园主事’孙树万？”

“臣是。”

“你见过前朝的崇祯皇帝？”

“见过。就在那御花园里。”

“你原先的‘御花园主事’之职，听说是崇祯皇帝亲口赏赐的？”

“是的。”

“听说你很会侍弄花木？”

“圣母皇太后明察。臣于明朝万历年间来到这里，至今已三十多年了。臣酷爱花木，甚于生命。谁知甲申之乱，臣三十年的心血劳作，荒毁无遗。皇太后请看，御花园已是一片荒芜啊！”说着，老泪涌出，不胜怆然。

孝庄四年来第一次遇到这样一个不卑不亢、敢于吐露心声的下层汉官，而且为其酷爱花木的真情所感动，便以赞赏的口气安慰说：

“花木无声无言，但却有情有义。深知花木奥秘，能令其缤纷灿烂者，我一向以智者贤者待之。老人家，快起来，带我去看看你那荒芜凄凉的御花园吧！”

几个佩刀的护卫，押着谭泰走上武英殿的丹墀，人们几乎在同一时分里，都不约而同地把目光投向门口。两年未见，谭泰变了一个模样：由于身着黑色粗服便装，个头儿显得矮小了，脸色清瘦而惨白，失去了昔日英俊的风采，但一双眼睛还是那样的炯炯有神，而且似乎多了几分机敏和犀利。在跨入武英殿的门槛的刹那间，他的神情一振，昔日的矜持和傲慢，又神奇般地出现他的双肩上、脖颈上、胸脯上和神态上。

谭泰毕竟和何洛会、锡翰不同，他虽然也投靠了多尔袞，但不愿做完全受人摆布的奴才；他虽然对多尔袞的拯救出狱感恩戴德，但他知道这不是出于多尔袞的仁慈，而是出于利用；他虽然参与了多尔袞这次行动的部分密议，并接受了多尔袞的暗示和委托，但他是从自身的利益出发，也是对多尔袞权力的利用；他虽然趋炎附势地攀上了多尔袞这根高枝，但他对孝庄的才智和力量仍有着足够的估计。他是一个权力的追求者，他在悄悄地利用各方的力量，走着自己心中暗暗确定的道路。

谭泰在鸦雀无声中跨入武英殿的门槛，从人们惊异、疑虑的神态中迅速确定了应付的对策；只有镇定的沉默，才能引起人们的注意和重视，才能有机会观察济尔哈朗和索尼的精神状态，才能把握眼前变化的形势。

谭泰在武英殿门内站定，既没有理睬护卫们的催促，也没有理睬方台上的多尔袞，而是用犀利快速的目光扫了一下殿内的人群：

何洛会和锡翰期待的目光……

鳌拜和塔胆愤怒的目光……

索尼讥讽挑战的目光……

宁完我深沉含蓄的目光……

济尔哈朗愤懑仇恨的目光……

人们惊讶、疑惑、探索的目光……

谭泰迅速做出了判断：多尔袞得手了，济尔哈朗慌神了，索尼仍在抗衡着。索尼的抗衡表明，孝庄对现时的一切不是毫无准备的。

谭泰在这稳定情绪的一瞬间，极其迅速地确定了供认罪责的界限，然后快步走到方台前，向多尔袞跪倒请安：

“谭泰奉命晋见，恭请摄政王安好。”

多尔袞从吴拜手中接过锡翰供状的记录，声色俱厉地问道：

“谭泰，你知罪吗？”

“谭泰两年前犯有争占公主花园之罪，已被削职夺爵，监禁两年……”

“还有何罪？”

“除此而外，谭泰实在不知。”

“那好，你看看这份供状吧！”

多尔袞把锡翰的供词扔到谭泰面前，谭泰捡起看后，沉默不语。

谭泰的沉默，立即中断了事态的进程，一下子抓住了人们的心，给多尔袞营垒里的大小人物带来了危机感：

何洛会惊慌了：此人如果变卦，可就前功尽弃了。

锡翰傻眼了：如果事情到此打结，自己不是要全兜着吗？

吞齐着急了：如果这场戏到此收场，半个月的准备全泡了汤，今后在镶蓝旗如何安身啊！

多铎也显出了不安的神色：此人原非善良之辈，如果食言反悔，这盘棋可就输光了。

阿济格憋不住了，大声喊道：

“谭泰，你他妈的哑巴啦！”

谭泰瞥了阿济格一眼，面对多尔袞禀奏：

“谭泰入狱两年，削爵去职，现已成为光杆一条。锡翰现为皇上御前近臣，张口供出谭泰，当然无所顾忌，而谭泰就不敢孟浪开口了。若结怨于豪强，必遭暗害；若触怒于王公，刑必断头；若获罪于当朝握有生

杀权柄之尊，必定要粉身碎骨。如果摄政王不能保障谭泰的生命安全，谭泰愿噤声钳口，凭朝廷任意处置。”

谭泰这辛辣老练的一手，不仅向多尔袞提出了强硬的要挟，在人群面前提高了自己的身价，而且抛出了一个更大的哑谜，抓住了人们的心。“豪强”是谁？可能是索尼和两黄旗将领。“王公”是谁？可能是郑亲王济尔哈朗。“当朝握有生杀权柄之尊”是谁？难道指的是宁寿宫的那位皇太后吗？人心浮动。

代善脸上失去了血丝，冷汗从额头上吧嗒滴下：又是一场血肉横飞啊！他的手脚不禁战栗起来。

阿济格脸上出现了喜悦，兴奋的神情使嘴角、眼角堆起了微笑：好啊，要揭老底了！他双手一握，十指关节“嘎嘎”作响，清脆得像一溜儿小鞭燃起。

多铎脸上浮起了疑惑和焦虑，目光紧紧地盯着谭泰：吉凶未卜啊，过犹不及，捅了马蜂窝和不打马蜂一样，都会坏事的。他的眼睛快要冒火了。

济尔哈朗脸上呈现出更深更重的悲哀，目光呆滞在谭泰的身上：倘若祸及圣母皇太后，自己死中求生的一丝希望也要泯灭了。他绝望地闭上了眼睛，弯下了腰身。

索尼的脸色阴沉而严峻，突然间目光一闪，愁容消失：好啊，只要谭泰说出圣母皇太后，这盘棋就算活了，豪格也会因此而得救的。多尔袞啊，胃口太大会闹肚子的。他举目向谭泰看去，盼望这条出卖灵魂的变色龙赶快开口。

多尔袞的脸上露出一层捉摸不定的狡黠诡谲的神色。谭泰的强硬要挟，在他的意料之中：谭泰之所以为谭泰，就在这“服而不服”、“顺而不顺”之间。但谭泰可能供出宁寿宫那位皇太后的暗示，却大出他意料之外，心儿也“突突”地跳动起来：如果此种局面出现，后果将是不堪设想的。他用犀利的目光凝视着谭泰，送去了一种无声而严厉的警告，但谭泰似乎毫无察觉，气势汹汹地低着头，仍然在盘算着胸中的机关。多尔袞着急了，决定在满足谭泰要挟的同时，送去一个明白无误的暗示：在这关键时刻，多尔袞是不允许任何人开任何玩笑的。

“我再重申一遍。参奏属实者赏，参奏无据者罚，诬陷好人、胡说八道、无事生非、蓄意挑拨者，本摄政王决不宽恕。谭泰，你听真切：对忠于皇上、举贤除奸者，本摄政王不仅绝对保障其生命安全，还准予将功补过，以至赦罪而彰功。”

人们都听出了多尔袞的弦外之音，都在极度的宁静中等待着谭泰开口。谭泰开口了：

“禀奏摄政王，朝廷既已明令保障谭泰生命安全，谭泰愿将四年前阴谋拥立豪格一事和盘托出，以图将功补过……”

方台下的吴拜等人，立即捉笔记录。

“摄政王知道。谭泰与豪格自幼并马追随于太宗皇帝左右，情谊很深。太宗皇帝驾崩之后，我确实拥立豪格继位，并进行了各种暗地活动。锡翰所供之事，件件属实，我不敢抵讳隐瞒。愿承担其全部罪责，接受惩罚……”

锡翰终于放下了心，长长舒了一口气，昂起头来，变成了精神清爽的观众，观看着谭泰的独角表演：

“摄政王知道。谭泰自幼玩弄刀枪，是个粗人，四年前拥立豪格的种种计谋韬略，绝不是谭泰力所能及的。今天，就是谭泰混充大个儿，全部承认，摄政王也未必相信。与其心负歉疚，代人受过，莫如静心清欲，全盘吐出。当时为我支招儿设谋者，不是别人，正是当时的启心郎——索尼大人。”

会场哄然了，人们把目光一齐投向索尼。前几排的人们骤然回头，后几排人们骤然站起，立即形成了前托后拥的漩涡，索尼一时陷于这种漩涡之中，成了众目睽睽下的罪犯。在人们哄然的刹那间，索尼的神情出现了慌乱，但很快地镇定下来。他昂起了头，挺起了胸，脸色铁青而肃穆，如一副铸造的铜像。

谭泰的继续参奏声，中止了人们的哄动，又把人们拉进了深入发展的事态之中。

“摄政王知道。谭泰原是镶黄旗固山额真，论职位，在六部尚书之下。论才智，只知其武不知其文。论人缘，虽与众人无夺妻杀子之仇，但也无扶危济难之功，何以能带动两蓝旗将领而得助于两黄旗？说起来十分简单：在谭泰身后有两根支柱。这两根支柱是谁？一个是肃亲王豪格，一个是郑亲王济尔哈朗……”

豪格没有在场，济尔哈朗刹那间也成了众目睽睽下的罪犯。也许他心里早有准备，在谭泰点出他的名字之后，他的神态，反而坦然了。他慢慢举起双手，取下了头上的朝冠，放在膝盖之上，一层微笑浮上面颊，嘴唇紧闭，目视前方，显得从容而镇定。

阿济格喜形于色，大嘴一咧，乘胜追击了：

“谭泰，你的后台老板，除了肃亲王、郑亲王而外，还有谁？不管男的女的，一块吐出来！”

这声追问，立即使会场上紧张的气氛凝固了：

索尼、宁完我睁大了眼睛……

济尔哈朗突然醒悟了，眼睛闪着希望的光芒……

代善气得浑身发抖……

多铎和多尔袞都慌神了……

人们都明白阿济格追问的所指，都在等待着谭泰即将喷出的那声霹雳供出“圣母皇太后”这个名字……

孝庄一行在孙树万的引导下，走进了御花园的琼苑西门，举目一看，除了钦安殿和四周的红墙外，真是一片荒芜啊！冷落的亭台楼阁，色彩剥落，雨迹斑斑，展现着失宠的泪痕；曲折的朱栏幽径，枯藤缠绕，杂草丛生，呈现着苍冷的愁容；雕花砌玉的澄瑞亭两侧的清池，青苔遮掩，杂物漂浮，死水里沉没了鱼群的踪影；玲珑巧秀的池馆水榭，竹帘倾斜，形容不整，倚立在萎缩的桥头呻吟；庄穆清雅的翠竹，泪斑点点，临风蹙眉，发出沉郁的叹息；千秋亭散裂了华盖，袒露着玉砌的台基；秀丽的堆秀山萝锦失落，碧翠凋零，裸露着嶙峋的肌肤；钦安殿东墙外的几株古松古柏的断体残根，把这御花园的荒芜，推向了触目惊心的惨境……

侍女默然了，福临叹息了，孝庄惆怅了。战乱啊，毁掉了人间的娇美巧秀，也毁掉了多少人的才智心血啊！

“这墓碑似的断体残根，都是毁于闯贼之手吧？”

“回皇太后的话，毁坏这些古松古柏的，不是闯贼，而是前朝那些守卫皇宫的京营官兵。”

孝庄愕然了：

“这座堆秀山满目疮痍，也是毁于前朝的京营官兵吗？”

“回皇太后的话，毁坏这座堆秀山的，不是明朝的京营官兵，而是诸王贝勒府邸的长史、护卫。这座山上的奇木、怪石、香花、瑞草，都被他们挪到各王府的花园里去了，山顶上原有一尊‘寿’字形状的五色巨石，被摄政王府邸的护卫弄走了。”

孝庄的神色骤然凝重了。抬头望着四周荒芜的一切，怆然地闭上了眼睛，一丝不悦之色浮于眉头。婉儿察觉了，悄悄拉住正欲上前的宫女。福临察觉了，忙给董鄂女送去了眼色。苏麻喇姑在孙树万坦率的回答中，早就察觉到孝庄神色的细微变化，猜想是老园丁“为流贼开脱”、“举诸王罪过”的话语引起的，便示意身边的老园丁快向孝庄告罪，但老园丁似乎毫无察觉，望着神色不悦的孝庄发愣。糊涂的老人啊，你这是何苦呢！

苏麻喇姑猜错了。孙树万坦率的回答，并没有引起孝庄的不悦，反而使孝庄心头荡起了一阵冷风酸雨：

“明朝历代君王，精心修饰，苦心雕琢，使这块平淡无奇的土地，成了高低冥迷、廊腰缦回、脱俗入胜的仙境。而他们的后代子孙，却守成不足，自毁美秀，制造了荒芜和凋零。这是为什么呢？”

“真是人们常说的‘玩物丧志’吗？千古遗训啊！隋炀帝失江山于江南赏花，唐玄宗败社稷于骊山柔情，妩媚繁花的仙境真是产生愚蠢与昏庸的土壤吗？如果真是这样，就让这荒芜凋零永远作福临的鉴镜吧！老园丁，辜负了你的一片热心。儿子啊，牢记着明朝末代君王的遭遇吧！”

“可这一切都是花木山石的过错吗？美的亭台，美的楼阁，美的藤萝翠竹，美的池馆水榭，美的香花瑞草，为什么就必然要导致败政亡国的后果呢？难道古往的先哲先贤、诗家文人，用全部心血追求的美的意境、美的物景、美的情趣惬意都是荒谬的吗？就是眼前这位创造花木之美的老园丁，为什么至今仍然保持着对美的坚贞的憧憬，和对这花木山石不衰不改的钟情呢？”

“有些人啊，总是‘聪明绝顶’的。千百年来，一些糊涂的‘圣人’和一些冒充圣人的‘聪明人’为了维护主子的尊严和讨得主子的喜欢，硬性裁赃式的总是把一种事业的衰败、一代君王的昏庸、一个王朝的灭亡，归咎于美景美色。于是，花园就成了滋生淫乱的温床，美女就成了亡国的祸根，真是省力而又便当的升官术，简明而又讨人喜欢的经典啊！可真正败亡的罪因，谁也不去认真地寻觅了。所以，就惯坏了那些贪吃、贪玩、贪睡、贪色的帝王，使其成了吃坏胃肠拉肚子，看见美女不要命的混蛋暴君……”

孝庄的不悦和沉思，使孙树万的心情惶恐不安、悲戚难过；难道这诚实的回答，要毁灭自己心头刚刚萌生的希望吗？唉！哪个帝王后妃愿意听到仇家敌手的好事呢？哪个帝王后妃又愿意揭开自家臣子的疮疤呢？如果这个女人也是厌恶实话的主子，今天的弯腰打躬也就毫无趣味了。孙树万气堵心胸，泪涌眼眶，他不甘心让刚刚萌生的希望倏然破灭，便大胆上前，跪倒在孝庄面前，发出声泪沧然的哀求：

“皇太后明察。这二十多座大小有致的亭台楼阁，当年曾烟斜雾横，烟雾中辉映着江南绮丽的风采啊！这廊腰缦回的曲栏幽径，当年曾雷霆乍响，礼花中曾闪烁着永乐年间的繁荣啊！这玲珑巧秀的池馆水榭，当年曾朝歌夜弦，笑声中回荡着百鸟朝凤的乐曲啊！那碧翠生辉的藤萝青竹，当年曾临风弄影，月色中筛落了多少婆娑倩影啊！这些芬芳盈盈的花坛盆景，曾为这块天地附上了美的灵魂！这堆秀山的细流瀑布，曾为这美的灵魂附上了美的声响！这美的一切，一切的美，熬干了多少花匠、工匠的心血啊！”

“皇太后明察。自古中华大地，花木与世情相通，清明与繁华并举，

历代英明之主，武功寄予旷野，文治归于园林，神韵风骚呈现于诗坛文苑、花木山石之中。秦有阿房宫，汉有上林苑，唐有兴庆宫，连明朝也修建了这座御花园啊！

“皇太后明察。四野若无花，山川也觉暗淡，皇宫若无花，鸟雀也感凄然。借皇太后的天威大德，给臣一个百花争艳的御花园吧！”

孙树万匍匐在地，泪湿泥土，等待孝庄的回答。

宫女们被老园丁的大胆直言吓呆了，用胆怯的目光望着孝庄。

婉儿被老园丁的倔强精神震动了，用焦虑的目光望着孝庄。

苏麻喇姑被老园丁突发的才智打动了，用关切的目光望着孝庄。

福临被老园丁坦率的真情感动了，用期待的目光望着孝庄。

孝庄蓦地转过身来，用惊愕的目光打量着跪伏在地的孙树万：奇异的老人，痴心的老人，其貌不扬的老人，其智超人、其语惊人的老人啊！孝庄的心头腾起了紫电青雷：

“是啊，四野若无花，那还有这清风暖日的春天吗？皇宫若无花，那才是一副倒霉败落的样子呢！‘花木与世情相通，清明与繁花并举’，真是惊人醒人的哲理啊！老人啊，你窥见了花木与朝政的奥秘，解开了这花木荣枯之谜，你也算是花木园中的圣人贤人了。

“是啊，不知神韵风骚的君王是愚昧的，是治理不了中原的。眼前这个老人就是一面镜子。在征服中原人心的大业中，不能取得身边一个老园丁的信服，还能取信于中原的文人贤士吗？可怜啊，这个其貌不扬的老人眼里看的、心里想的、口里说的这些道理，自己却一无所视，一无所想。可悲啊，诸王贝勒正是毁坏这神韵风骚的‘凶手’，而自己这个皇太后呢？不也是不知神韵风骚的愚昧野人吗？

“是啊，没有神韵风骚的王朝是灰色的，没有光彩的。覆盖三百余里的阿房宫，耗尽了天下的人力、物力、财力，导致了秦王朝的灭亡，合情合理啊！可‘楚人一炬，可怜焦土’，不也在‘可怜’阿房宫的毁灭吗？后世的人们，在诅咒秦王朝暴虐的同时，不也在追寻阿房宫的遗迹、赞叹阿房宫的壮丽辉煌吗？如果阿房宫还留在人间，秦王朝的神韵风骚当惊慑天下了。

“是啊，阿房宫是搞不得的，没有那么多的银两，可总不能让这小小的御花园荒芜凋零啊！大清也应当是一个神韵风骚不朽的王朝……”

孝庄跨步上前，双手扶起孙树万：

“你能记得当年这御花园的模样吗？”

孙树万目瞪口呆，如在梦中，不知如何回答。孝庄笑了，声音亲切地说：

“你是御花园主事，你能按照明朝的模样修复这座花园吗？”

“能。这里的一切臣都记得。皇史宬收藏着御花园的图样……”

孝庄打断了孙树万的话，高声说道：

“明朝有的，大清要有。明朝没有的，大清也要有。要让天下人知道，满人和中原汉人一样，爱花木山石，爱亭台楼阁，爱江南烟雨，爱塞北风情，爱碧海波涛，爱高原异彩，爱天下一切美的东西。大清的神韵风骚，就从这御花园开始！”

福临、苏麻喇姑、婉儿和宫女们，急忙向孝庄跪倒，叩首谢恩祝贺。孙树万一愣，醒悟过来，急忙跪伏于地，叩头不止。孝庄神采飞扬地对孙树万说：

“修复这御花园的差事，我就交给你了。要修得比明朝的御花园更秀丽、更壮美。我要在这里接待漠北蒙古各部的头领和西藏的达赖喇嘛、班禅大师！”

孙树万再次叩头谢恩，被孝庄扶起：

“现在，该看你的梅杏兰了……”

在阿济格含有暗示的追问下，在武英殿紧张寂静的气氛中，谭泰精细地注意到各色人物的反应，确定了自己在这关键一瞬的对策：

他十分清楚阿济格追问的所指。愚蠢而不计后果的英亲王啊，你真是乐昏了头。他鄙夷地瞥了阿济格一眼，就不再理睬了。

他十分清楚多尔袞和多铎此刻慌神的奥秘。摄政王啊，你正在“挟天子以令诸侯”，是怕天子离开你吧！他向多尔袞投去一个捉摸不定的微笑，让多尔袞操一会儿心吧！

他十分清楚人们等待的、多尔袞害怕的那句话，原是一个祸、一团火，是不能说出口的。谁说出口来，就会招祸及身，在劫难逃。谁点燃这团火，不仅会烧毁多尔袞的如意打算，也会使自己化为灰烬。这团火是玩不得的。

他打定主意要借多尔袞的力量和这个难得的时机，除掉自己的冤家对头索尼和济尔哈朗。这也是符合多尔袞愿望的。把这团“火”让给索尼去点吧，把这个“祸”让给济尔哈朗去闯吧，把这个“人情”卖给多尔袞去享用吧，也在圣母皇太后的心头为自己留一条后路吧。紫禁城里的风云谁知道又会怎么变幻呢！谭泰在有意延长这阵紧张的沉寂之后，大声回

答：

“禀奏摄政王，谭泰乃一介武夫，位卑人微，在阴谋拥立肃亲王继位的活动中，能听计于索尼，受命于郑亲王，就万分难得了。至于有无另居幕后提线操纵之人，谭泰不敢丧尽天良，妄加猜测。英亲王的追问，也许只有郑亲王和索尼大人能够回答。”

多铎放心了。

多尔袞领悟了。

索尼更看清谭泰了。

济尔哈朗的一丝希望落空了。

代善松了一口气，举手擦拭着额头上沁出的汗珠。

人们都醒悟了：只要索尼和济尔哈朗张口说出圣母皇太后的名字，就会被多尔袞以“诬上”之罪立即处死的。变幻莫测的钩心斗角啊！

狡猾的谭泰，在一阵口舌张合转动之间，把一条逼命的绳索套在索尼和济尔哈朗的脖子上，一下子把事态推向了高潮。

多尔袞立即抓住这个有利的时机，缩小了包围圈，以猛烈的攻击，开始捕捉敌方的主帅。

“郑亲王，你有什么解释？”

济尔哈朗挺身站起，神情失常，高声呼喊：

“天日昭昭，天日昭昭啊……”突然昏倒在座椅上，代善急忙伸出手来，照应着他这位昏迷的堂弟。

“索尼，你还有什么说的？”

索尼闻声站起，神情异常镇定：

“是非曲直，神鬼有知。摄政王，这一切都在于你的明察决断了。”

多尔袞发出阴森的笑声，使人们的心神战栗，他戛然收住笑声，厉声说道：

“‘天日昭昭’、‘神鬼有知’，好一副忠贞坦荡的心肠啊！多尔袞乃凡夫俗子，不配‘明察决断’，也不敢‘明察决断’！只有请在座的文武朝臣评说这‘是非曲直’了！”

多尔袞发出围攻的命令，围剿对手的最后冲杀开始了。

冷僧机首先发出讨伐檄文：

他以皇上御前近臣的身份，在肯定“豪格——济尔哈朗——索尼逆党”确实存在的前提下，以严谨的逻辑，论证了“逆党”“滋生于太宗皇帝驾崩之日，繁衍于大兵入关，定都北京之时，显形于中原逐鹿之期。现已成为威逼皇位之敌……”

他以无比愤恨的情绪，揭露了这个“逆党”的谋反策略，是“以巧言蔽皇上，以流言陷忠良，以谎言欺朝野。羽毛已丰，窥时而动……”

他以丰富的想象和耸人听闻的言辞，描绘了这个“逆党”的罪行是：“拥兵自重，威胁宫苑，互相勾结，彼此呼应，居外则抗拒朝廷旨令，入内则藐视宫廷之制。‘内库鼓琴’，使人有‘鼙鼓动地’之忧。‘禁门垂钓’，使人有‘玄武奔马’之虞……”

他以激越悲愤之情含泪高呼：“大清千秋之业，决于今日。凡太祖太宗之遗子、遗孙、遗将、遗臣，皆应撙锋冒矢，剪除‘逆党’，以报皇恩，以固社稷……”

在冷僧机这一套声势逼人、吓人、夺人的“理论”指导下，吞齐、尚善、努赛、札喀特、吞齐喀、富喇塔等六位“杀手”突然跃出，从四面八方轮番地向济尔哈朗“杀来”。这些出自镶蓝旗而杀向镶蓝旗主帅的将领，由于内情熟悉，路数清楚，准备充分，所以，回刀杀去，刀刀见血，十分凶狠。由于他们都是济尔哈朗的侄子，“大义灭亲”更能取信于人，昭义于世。从“拥立豪格”到“迁都北京时私将后行的镶蓝旗立营于皇上身边”，从“同情豪格”到“迁都北京时私将后行的正蓝旗置于镶白旗之前”，从“违制造第”、“擅立铜狮、铜龟、铜鹤”到“讥刺摄政王”、“援比皇上”，从旗务会议的争执到茶余饭后的闲谈，从宴会座次的排列到奖赏银两的多少，从儿女成亲时的接待到王妃去各府串门等等，无一不是阴谋活动，无一不带“逆党”色彩，四年岁月，罪状千条，一笔不漏地全被抖了出来。一向矜持、沉稳、庄重的济尔哈朗，突然间被他马前马后的侄子们，扒下了甲冑，撕开了短衫短裤，从马背上揪了下来，光溜溜地摔在地上。羞、辱、气、愤一并涌上胸口，一口上不来，几乎憋死。当下就瘫软在人群面前。

接着，锡翰、谭泰再次操刀杀人，在拜音图、巩阿岱的策应配合下，把刀尖一齐指向索尼。从“拥立豪格”到“笼络图赖、鳌拜、塔胆”，从痛骂“谭泰背主”到攻击多尔袞“所攻克的燕京，不过是空城一座，剩下的只是流贼，何功之有”，从“内库鼓琴”到“禁门捕鱼”，从“库院收马”到“朝门击鼓”，从“拥兵自重”到“加哨四门三宫”等等，无一不是别有企图，无一不是谋反迹象。这些昔日的盟友，彼此熟知脉络，所以，下刀落枪之处，准确深入，足以毙命。这位十多年来周旋于宫廷王府之间、洞悉其中奥秘、练就了一副应变答对硬功的启心郎，今天也应接不暇、防不胜防，刹那间被弄成了千疮百孔的战俘，献给了高居于方台之上的多尔袞。

在这两支兵马各有重点的突击冲杀中，多铎的见缝插针，专门补漏；阿济格的高声骂娘，荤汤溜缝；一些趋炎附势、被迫附和、违心做戏、成心浑搅之徒，竞相真揭、假揭、胡揭、乱揭，不到半个时辰，就织成了济尔哈朗和索尼难逃法网的谋反罪状，并将鳌拜、塔胆、挂了四年的图尔格、死去两年的图赖打入了“逆党”之列。褚英之子尼堪、代善之子满达海、阿巴泰之子博洛，也被牵进“同情逆党”之内。

方台上的多尔袞，准确地掌握着“战斗”的进展。他知道，冲杀已获全胜，该让“裁决力量”来处置这些“战俘”了。在处理这些“战俘”中，像尼堪、满达海、博洛这些受牵连的人，必须尽早予以解脱，以缓解宗室王公们心里的疙瘩，突出地打击索尼、鳌拜、塔胆和济尔哈朗，以便尽快地恢复朝廷里的平静。于是，他趁着硝烟未散、高潮尚未跌落之际，忽地从座椅上站起，用威严冷森的声音，停止了已属多余的“追杀”，如同战场上取得全胜的主帅，披着全身硝烟，突然出现在冲杀的士卒面前，神奇般地使整个战场沉寂起来。

“逆贼豪格，狼子野心，我曾三次戒饬，但他仍不引咎收敛。着令刑部立即收监拘审！”

对豪格闪电般的判决，使人们都惊慑了。多尔袞至高无上的权威和凶狠有力的铁腕，又一次在沉寂中得到了确认。

刑部尚书吴达海像一个恭顺的小厮，闻声急忙站起应诺。

守护在武英殿丹墀上的摄政王护卫，立即抽出腰刀，拥向门口，一阵杀气从门口涌入，烘托了多尔袞言出法随的声威。人们都呆然发蒙了。

多尔袞眯眼睛，看着索尼和济尔哈朗，沉默着，脸色冰冷而铁青。

朝臣坐不稳了，心儿悬在胸口，但屁股都不敢离开座椅，似乎怕因一星点儿的骚动，引起一场飞来的屠杀。他们偷偷地、不约而同地把目光投向索尼和济尔哈朗，似乎带着同样的惊叹：这两个人完了。

多尔袞沉默着，脸上的杀气在凝聚，目光变得更加狡黠而凶狠……

门外的护卫握着腰刀，悄悄拥进门内，睁大眼睛，注视着多尔袞的目光和脸色……

索尼已预感到一切，他抬手整理了一下衣冠，轻轻地拍弹了两袖上的灰尘。其实两袖上什么也没有。他昂首端坐，似乎在等待着多尔袞说出他的名字。

济尔哈朗此刻已经清醒了。他轻轻推开代善的手，在代善的膝盖上轻轻拍抚，以示对这位年老兄长的感激，然后抬头向济度看去，似乎在向他的爱子告别。

鳌拜、塔胆、济度都脸色阴沉，怒目环睁，神态上已出现了异样。他们虽然分散在朝臣之中，但似乎都在作铤而走险的准备。塔胆用怒目的余光，扫了一下身边的苏克萨哈，然后把目光投向多尔袞，似乎在寻找突然扑向多尔袞的通路，鳌拜把座椅轻轻地向后移动，让脚下的空间稍大一些，似乎想一跃而起，跃过前排的二道人墙，以接近多尔袞；济度的座位距门口较近，他一直把注意力放在门口的一群护卫身上，似乎在捕捉冲出武英殿的时机。

阿济格此刻也做好了应变的准备。他机敏地移动了座椅，把脸转向人群，双脚已着实地踏在地上，双手直接按在座椅的扶手上，完全是一跃腾空的架势。

多铎为防止意外事件的发生，举目向安置在朝臣背后的锡翰、冷僧机、吞齐等人看去，锡翰等都做出了他盼望的回答。

武英殿在沉寂中酝酿着一场血腥的厮杀……

孝庄一行在孙树万的引导下，走过藻堂、浮碧亭，刚走近万春亭，一缕缕清冽爽郁的奇香，穿过曲径篱笆上的藤萝绿屏，蓦地地扑鼻而来，润滋滋、轻悠悠地沁入肺腑，酥抚了筋骨，透爽了肌肤，人们的一颗心啊，像是沐浴在柔媚多情的朦胧雾雨之中，清爽而舒坦。孝庄停住了脚步，闭起眼睛品味着这若飘、若散、若雾、若酒的清香，似乎沉浸在一种缥缈超脱的梦幻之中；福临惊异了，举目瞻望四周，似乎在寻觅这脉脉奇香的来去踪迹；婉儿扶着孝庄向老园丁看去，一层喜悦欣慰之色隐隐在孙树万的脸上浮起；董鄂女在这香荡心怀中赞叹出声：“清香醉人啊！”苏麻喇姑急忙扯动董鄂女的衣襟，制止了董鄂女的情急失礼，接着董鄂女的话头说：

“花神有知，大约是梅杏兰在迎驾啊！真是清香醉人，我看皇太后真有些沉醉了。”说着，走过来扶着孝庄，示意孙树万带路，向清香飘来处走去。

在万春亭南面约摸二十步的花坛里，在幽径藤萝篱笆之后，一株五尺高的梅杏兰娉娉婷婷，扶绿而出。啊！点点火花，烧遍枝头，映红了四周的藤萝碧草，映红了远处的绿树青石，映红了花树前专为迎驾赏花摆设的藤椅竹凳，映红了万春亭上薄云躲闪的碧空。一阵轻风从花树隙罅拂过，彤云摇曳，繁花点头，似乎在向这群爱花惜花的人们致意问候。人钟情于花，花也钟情于人啊！

“天生丽质难自弃”啊！梅杏兰丽容初展，立即垂青于孝庄，取宠于福临，得恋于花一般的侍女宫女，他们在奇异、惊讶、爱怜、赞叹和梦幻般的心境中，默默地落座在藤椅竹凳之上，静悄悄地观赏着这陌生而奇丽的仙葩，心头荡起了绚丽的奇思异想：

福临在想：

“奇葩异彩，动人魂魄呀！这碧翠挺拔的身姿，这亭亭玉立的神态，这艳若桃李的容颜，多么像妙龄少女临风抒情、娇娇怜人啊……”福临禁不住偷偷向董鄂女看去，“花似人，人似花，人花相映啊！”

董鄂女在想：

“妩媚多姿，惹人羡慕啊！这疏朗别致的枝芽，这春意荡漾的花色，真是春风得意，楚楚动人……”董鄂女闪着水灵灵的眼睛低下了头，“什么时候，我也能有这样一个春天啊！”

婉儿在想：

“瑰丽奇秀，撩人心弦啊！桃花的艳丽，杏花的娇美，梨花的洁雅，梅花的神韵，在这柔枝细桠之间融为一体，构成了炽热、清爽、坚贞的美，美化了自身，美化了人心，美化了这块天地啊！”

苏麻喇姑在想：

“庄穆炽热，暖人心胸啊！愿春风和畅，天遂人意，给它一个丰满繁花的躯体，繁衍更多的苗，更多的花、更多的美！”

孝庄在想：

“气宇轩昂，催人奋进啊！植进皇宫殿宇的围墙吧！植进诸王贝勒的府邸吧！植进文武朝臣的庭院吧！植进八旗兵马的营地吧！用这美的风采，美的神韵，美的气派，净化人们的灵魂，驱散心头的愚昧，为大清招来一个文治风骚的好运吧……”

一个年幼的宫女，在这奇异的梅杏兰面前看呆了，入神了，纳闷忘情地说出声来：

“这是啥兰花？分明是一棵树啊……”

这惊疑询问的声音，打断了人们宁静的沉思，也扰乱了孝庄的思绪。说话的宫女，自知多言失礼，急忙跪倒向孝庄请罪。孝庄从沉思中醒悟过来，笑着对宫女说：

“你问得好！凡事总得弄个明白，你说说，它怎么不像兰花？”

宫女没有受到责备，反而受到赞扬，心里高兴，话儿也就多了：

“回皇太后的话，慈宁宫里的剑兰，寿康宫里的墨兰，寿安宫里的蕙兰，奴婢都看见过，虽说叶子宽窄有别，但都是一个样子；开的花，虽说大小不同，但都是淡黄色的，而且都是一根茎上一朵花。可这株兰花，繁花满枝，像挂满了星星，红的、粉的、白的，三色三层，如同雪上着火，火下有雪，真不知它是咋地长成的。南宫王府有一盆江南米兰，说是名贵得天下少有，奴婢也见过一次，虽说米粒小的黄花很香，

也像个小树，但只有尺把高，和这株兰花一比，那花色、香味、模样、气派，都显得小气萎缩了。奴婢心里纳闷：世上有这么大、这么美的兰花吗？”

“你倒有心机，见过的东西不忘，还会比较，会琢磨，这也是难得的。”孝庄说着，把目光移向董鄂女：

“你也说说！”

董鄂女被孝庄点名询问，心里十分紧张，急忙跪倒。她感觉到大家都在看她，皇上正在关心她，突然意识到这也许是取悦于皇太后的一个难得的机会，心机一动，放大胆子禀奏道：

“回皇太后的话，奴婢拙笨浅鲁，怕是说不好的。刚才这位姐姐说的剑兰、墨兰、蕙兰怕是草本兰花，说的米兰，怕是木本兰花，但都不会成为树的。今儿清晨，奴婢为皇上送温汤洗漱时，皇上正在读书，奴婢听到皇上诵出‘芝兰玉树’一句，想必就是这梅杏兰了……”

孝庄笑了，苏麻喇姑笑了，福临也笑了。

婉儿不解，宫女蒙了，董鄂女有些发窘了。

福临收住笑声，忙为董鄂女解窘：

“不幸自言而中，真是拙笨浅鲁啊！‘芝兰玉树’，是对别人家有出息子弟的褒称，你怎么连到这梅杏兰上来了？但你说的兰花有草本、木本之分，还是对的。”

董鄂女急忙向福临叩头谢恩：

“皇上教诲，奴婢记住了。”

福临拱手向孝庄说道：

“母后，皇儿前几天读苏麻喇姑姐姐点读的苏东坡的《前赤壁赋》，赋中有这么两句：‘桂棹兮兰桨，击空月兮溯流光。’这‘兰桨’不就是兰木做的船桨吗？也许就是梅杏兰这样的兰木做的……”

孝庄十分高兴儿子的联想，考问道：

“能背诵了，会讲吗？”

“会的。这两句文章里说：摇起桂木做的棹啊兰木做的桨，划开清澈的流水，去追寻江面上那粼粼闪烁的月光。”

“好！好一个‘桂棹兮兰桨，击空月兮溯流光’！赤壁月夜之情景，令人神往啊！苏麻喇姑，你好好教他，不仅要他会弄棹划桨，还要他把我

们送到月光粼粼的仙境中去。婉儿，快折几枝梅杏兰花要伊罗根送交摄政王，武英殿议事一完，就请摄政王来这里赏花。”

婉儿应诺折花送给伊罗根去了。孝庄回头对站在身后的孙树万说：

“你别心疼几枝花，要叫这御花园重现芳华，还得摄政王拨给银两呢！”

孙树万高兴得忘了自己站立的位置，急忙跪倒，在孝庄的背后谢恩，而且叩头不止。

孝庄笑了，大家都笑了。笑声中，宁寿宫膳房的领催、厨役，抬着备好的酒宴向万春亭走来……

武英殿在沉寂中酝酿着一场血腥的厮杀，多尔袞都看在眼里。他深知这种沉寂意味着什么：武英殿处于两黄旗势力控制之内，任何一点风声泄出，都会招致不堪设想的后果，特别是宁寿宫那个女人，绝不会对今天的会议不闻不问。他决定尽早结束这场战斗，便在这紧张气氛即将爆炸之前，用阴森可怖的微笑作前导，打破了这紧张的沉寂：

“四年前盛京继位的那桩公案，今天该了结了。四年来流传于朝野的种种猜测，今天该得到澄清了。我感谢当时当事的知情人揭开了内幕，更感谢索尼和郑亲王亲临现场，这样，就免去了朝臣们的‘偏听则暗’，不再装着满肚子的狐疑了。我感谢今天到会的所有的人……”

这阴阳怪气、迷离凝重的话语，从多尔袞的嘴里进出，比往日摄政王的厉声训斥更为可怖，使人们惊诧而心神战栗。人们感到陌生而捉摸不透。

多尔袞拂去了脸上的微笑，张口送出了一阵轰响的雷鸣：

“四年来，许多人在背后议论我，咒骂我，说我是‘阴谋篡位的野心家’，是‘皇上继位的争夺者’，骂了我整整四年。今年，大家看得清楚，听得明白：在太宗皇帝驾崩之后，确实有人图谋继嗣篡位，但不是我多尔袞，而是豪格和他的这群死党，而且直至今日，还在用各种阴谋伎俩，企图篡夺皇位……”

人们醒悟了：多尔袞把自己与皇上福临连在一起，占据了最有利的阵地。凡是反对多尔袞的人，都自然成了图谋篡位的叛逆。

“请问：四年前，是谁首先反对豪格继位？是我多尔袞。是谁在崇政殿首倡皇上登极？是我多尔袞。是谁拒绝了诸王贝勒的跪请继续？还是我多尔袞。多尔袞何罪？不就是从太宗皇帝驾崩之日起，就毅然站在皇上一边，和这个‘逆党’作对吗？……”

人们惊愕了，也看清楚了：多尔袞重写了四年前那段历史，剥夺了

索尼、济尔哈朗赖以生存的资金，抓去了拥立福临继位的大旗，就可以“理直气壮”地处置这些对手了。

“不错，四年前，我处死了反对皇上继位的硕托、阿达礼。大贝勒，为了这件事，你至今还在怨恨我吧？四年来，我处死了豪格的心腹俄莫克图、伊成根、杨善、罗硕。郑亲王，这就是你咒骂我‘残忍成性’的由来吧？四年来，我还撤换了一些同情这个‘逆党’的六部官员。索尼，这就是你叫嚷‘多尔衮在大换班’的依据吧？可这一切，都不是为了我多尔衮，而是为了年幼的皇上。

“我现时再一次郑重申明：俟皇上春秋鼎盛，多尔衮即行归政，永干预朝事。但在归政之前，决不允许这个觊觎皇位的‘逆党’存在！决不允许任何人为非作歹！皇天在上，后土在下，我要交给皇上一个忠诚效力的朝廷和一个稳固的江山……”

杀气腾腾，信誓旦旦，人们全明白了：多尔衮又开了杀戒，屠刀会很快落到豪格、济尔哈朗、索尼的头上，也许还要带走一大堆人的生命。

果然，六部尚书们立即挥动大清朝律之剑，向这群“俘囚”杀来：

吏部尚书巩阿岱的讨伐声震动着武英殿……

刑部尚书吴达海“依法论处”的吼叫声摇撼着武英殿……

兵部尚书韩岱深恶痛绝的叫骂声污染着武英殿……

户部尚书巴哈纳、礼部尚书郎球和工部尚书的附和声充斥着武英殿……

在阿济格露骨的胁迫和多铎精心的引导下，参加九卿会议的议政大臣们最终做出了“公正”的判决：

肃亲王豪格，论罪当死。

郑亲王济尔哈朗，论罪当死。

镶黄旗旗务总管大臣索尼，论罪当死。

鳌拜、塔胆、图尔格，论罪当革职削爵，流放边远。

图赖虽已死，论罪当革去爵位，掘墓鞭尸。

尼堪、满达海、济度、博洛，论罪当降职罚金。

刑罚之重，人数之多，处置之迅速，使人们目瞪口呆，连吞齐、尚善等也陷于瞠目结舌。武英殿沉寂恐怖，大家都在等待着多尔衮的最后

裁定。门内执刀的护卫们，做好了拘捕罪犯的准备，用警觉而凶狠的目光，死死地盯着济尔哈朗、索尼、鳌拜、塔胆、济度……

突然，大贝勒代善发出一声惊恐而痛苦的尖叫，身子一抽动，滑滚落椅，昏迷在多尔袞高踞的方台下。人们在这突然出现的凄凉悲惨的事态面前，似乎都心神麻木了，手脚僵硬了，谁也没有反应，也不敢有所反应，只是呆呆地望着满脸杀气的多尔袞。只有满达海扑向年老父亲时的痛断肝肠的哭声，在武英殿里孤单地回旋缭绕着……

御花园里，梅杏兰旁，万春亭中，欢愉喜悦的气氛高涨了，弥漫了。

孝庄倚在梅杏兰旁的藤椅上，听着孙树万关于梅杏兰栽植、培土、剪枝、浇灌、灭虫、催花的技艺和明朝末代帝王后妃在这梅杏兰下的种种逸闻趣事，不时发出舒心惬意的询问声、赞叹声和欢笑声。

福临在通向万春亭的曲栏幽径里，和董鄂女低声细语着，把一朵梅杏兰花插在董鄂女的头上，目不转睛地端详着。

苏麻喇姑在万春亭里，帮着送膳的领催、厨役迅速摆好了膳桌、椅凳和餐具。因为今天是皇太后、皇上、摄政王同桌进膳，在座位安置上颇费思索，经过反复斟酌，她指使领催把孝庄和皇上的座椅安置在餐桌正面的主位，把多尔袞的座椅放置在餐桌左侧的客位。这样就明显地表示出上下的差别；你摄政王到什么时候也在皇太后和皇上之下啊！为了不使这畸形的座位安排过分地刺激多尔袞，她指使领催在餐桌的右侧安置了一个座凳，准备破例地请孙树万侍坐，以便皇太后的询问。这样一来，既解决了座位安排上的均衡，又降低了多尔袞的身份：你摄政王在什么地方，也都是皇上的臣子啊！在进膳前的一切准备就绪之后，她要领催、厨役打开盛置膳食的红漆食盒，仔细地验看起来。

两个宫女奉孝庄的旨意折了几枝梅杏兰，准备送给慈宁宫的孝端皇太后，寿康宫的皇贵妃和寿安宫的皇淑妃。她俩说笑着穿过花坛走向万春亭时，惊扰了一群戏花的蝴蝶，蓦地飞起，凌空盘旋，把花坛里百花绚丽的色彩，带到了绿树碧叶之间，在阳光下展现了一个百蝶争妍的奇观。她俩高兴地叫了起来，叫声惊动了幽径上低声细语的福临和董鄂女，惊动了万春亭上验看膳食的苏麻喇姑、领催和厨役，惊动了梅杏兰旁听闻禀奏的孝庄和孙树万，人们都为这奇观异景所吸引，聚集到万春亭边，观赏着，指点着，议论着。

百蝶戏春，百年难遇啊！那轻盈的身影，那飒爽的神姿，那草绿色的身躯，那金黄色的双翼，双翼上那五色闪亮的花纹，衔着春意，漾着春色，荡着春风，在春光中轻飞曼舞，徐徐移动，飘过曲径篱笆，飞过碧树绿屏，在万春亭的飞檐画角上绕了一个圈子，又回身落向了那株亭亭玉立的梅杏兰……

孝庄站在万春亭上看着，指点着，赞叹着，心里禁不住地叨念着：“百蝶戏春，又是一个好的征兆啊……”

苏麻喇姑似乎猜中了孝庄的心思，大声说道：

“皇太后今几个设宴赏花，百蝶结队助兴，可见花鸟鱼虫也是知恩知情的。皇太后，这是皇太后和皇上的座位，这是摄政王的座位。今个儿不是内廷宴、宗室宴，奴婢在这里为‘御花园主事’孙大人安置了一个座凳，以便皇太后有所询问。不知这样妥当不。”

孝庄一眼就看出苏麻喇姑这样安排的用心，嗔怪地看了苏麻喇姑一眼，似乎在说：请人家吃酒，还要给人家一个耳光，亏你想得出来。随即笑着说：

“你想得对，赏花不请养花人，还赏什么花！我还要叫孙主事给摄政王敬酒呢……”

这时，婉儿急急走进琼苑西门。董鄂女眼尖，发现了，立即禀奏了孝庄。孝庄以为多尔袞即将来临，便吩咐苏麻喇姑上膳。

那时，清宫虽然成立了光禄寺这个机构，并设立了大官署、珍馐署、良酿署、掌醢署等专管筵宴吃喝的部门，但筵宴的等级还没有最后确立，膳谱还没有最后定型，肴馐的花色形味还没有后来那样讲究；满席分六等、汉席分五等的细则内容，光禄寺的专家们尚未著书立说，成为法典。所以，宫廷筵宴并不像后来那样豪华，一桌膳食竟达几十种、上百种之多。当然，和大清在山海关外时的情形相比，满洲贵族已开始向美味佳肴进军了。

苏麻喇姑一声令下，领催和厨役们用熟练的动作，迅速在万春亭里摆好了一桌酒宴。领催随即向孝庄跪行大礼，高声禀报了菜单：

“大碗菜四品：燕窝锅烧鸭子、燕窝白鸭丝、燕窝红白鸭子、燕窝什锦攒红。

“中碗菜四品：燕窝肥鸭丝、熘鲜虾、三鲜鸽蛋、烩鸭腰。

“碟菜四品：燕窝炒熏鸡丝、肉片炒鱼翅、口蘑炒鸡片、碎熘鸡。

“片盘二品：挂炉鸭子、挂猪肝。

“玉泉酒四瓶。”

孝庄听着、看着，心里十分满意，传谕领催起立，抬手招呼站在台阶上的孙树万：

“孙主事，快来入座。你坐在我的对面，皇上坐在摄政王的对面，我们四人各占一方。给摄政王敬酒时，你把刚才对我说的再重复一遍。皇

上、你、我，我们三人联手，逼他摄政王掏出银两来……”

孙树万如痴如呆，脸上堆满了笑，忘记了回答，忘记了谢恩，受宠若惊地笑啊！

这时，婉儿奔上万春亭，神色惊恐地跪倒禀奏：

“皇太后，武英殿出事了……”

一声惊报，人们呆然：孝庄手扶座椅愣住；福临一把抓住身边的董鄂女，脸色苍白了；孙树万一时发呆了，笑容变僵；宫女、领催、厨役傻了；连胆大机敏的苏麻喇姑也有些蒙了。

“出了什么事情？”孝庄的声音有些发抖。

“听说郑亲王被拘捕，索尼也被拘捕了……”

“还有谁？”

“奴婢不知。伊罗根带着十名侍卫去武英殿查问，要奴婢速报皇太后……”

孝庄的心一下子乱了、冷了，发颤了。她觉得两眼发花，周身像散了骨架，一种被欺骗、被愚弄、被侮辱的感觉涌上心头，凝成一口闷气憋在胸口。她真想哭，但哭不出来，急忙闭上眼睛，怕泪水夺眶而出。

福临在一阵惊恐之后，立即明白了事态的严重。他猛力推开董鄂女，想要发作，被苏麻喇姑一把拉住。福临转身扑在苏麻喇姑的肩头，咬紧牙关，咬着愤怒，眼泪却流了出来。

伊罗根带着十名侍卫赶到了。他跪倒在万春亭下，向孝庄禀报：

“皇太后，多尔袞骗了皇太后。武英殿会议是个圈套……”

孝庄睁开了眼睛。

“他翻了四年前阴谋争夺皇位的案，纠集何洛会、冷僧机、锡翰、吞齐、尚善、努赛一伙，把肃亲王、郑亲王、索尼、鳌拜、塔胆打成了‘叛逆死党’……”

孝庄的脸上腾起了杀气。

“宗人府和议政王大臣会议议决：肃亲王，论罪当死；郑亲王，论罪当死；索尼，论罪当死；鳌拜、塔胆……”

突然，一声疯了似的惊叫打断了伊罗根的禀奏：

“天哪！我的梦……”

人们抬头一看，孙树万喊声未尽，身子向后一仰，直挺挺地跌落到万春亭的台阶下。婉儿急忙搀扶，抱起来的是一具脑后出血的死尸。婉儿痛哭失声，人们拥了过来，看着口目不闭的老园丁，眼泪唰地流了出来。

孝庄没有动，像一尊石像站着。她的眼睛没有泪，却冒着火。她猛力掀翻堆满美味佳肴的餐桌，在杯盘撞击碎裂声中，奔下了万春亭。

两个宫女手中的几枝梅杏兰花，在人们的哭声和杯盘碎裂声中，失落在孙树万的身旁。

十九 孤独、恐惧、绝望，半天的时间，孝庄像是老了许多

孝庄走进蹈和门，宁寿宫的总管、侍卫、宫女，都神色紧张地聚集在衍祺宫的丹墀上，向她投来焦急期待的目光。这些由索尼挑选、经孝庄亲自审定调进宁寿宫的上下人等，都是孝庄身边的亲信，他们的命运早就和孝庄连在一起。他们得知武英殿可怕的突然变故之后，都在震惊中意识到是为主子尽心出力的时候了，便不约而同地来到衍祺宫丹墀，等待着孝庄归来。总管是一个饱经沧桑的老人，在得知这惊人的消息之后，立即派出几个会办事的太监去各个王府打探消息，了解事态的发展，以备孝庄的询问。在人们紧张的神色里，显露出压抑不住的愤怒。这愤怒在孝庄出现的刹那间，变成了一股刚烈的豪气，使宁寿宫紧张的气氛更加凝重。

孝庄面色煞白，双眉如剑，双目闪着怒火，在这群肃立待命的亲信面前停住了脚，脱口告诉紧跟在身后的婉儿：

“传谕巴哈，立即加强四门三宫的警戒，没有我的话，任何人不得进入皇宫。”

婉儿应诺离去。

“你……”孝庄看着总管，话刚出口，突然停住了。总管急忙跪倒：

“皇太后，臣在等候懿旨……”

孝庄久久地看着年老的总管，剑眉低落了，目光收敛了，脸上浮起一丝苦笑。她正要走开，几个侍卫同时挺身跪倒，请求孝庄派遣。接着几个宫女也跪在孝庄面前，听候孝庄吩咐。

孝庄看着跪在面前的这些人：年老的总管、年轻的侍卫、尚未绾髻的宫女，一张张熟悉可亲的面孔，一颗颗忠诚可倚的心啊！可她的嘴像是被什么东西堵着，说不出话来；她的心像是被什么东西搅动着，乱丝难理；她的鼻子发酸了，眼睛湿润了。她噙着泪珠向人们微微一笑，顺手在一个年幼宫女头上爱怜地一抚，便快步走进了衍祺宫，走进了东次间。

总管、侍卫、宫女们，都似乎理解了孝庄此刻的处境，重重地低下了头，两个年幼的宫女，竟然忍耐不住，双手掩面哭出声来。总管制止了宫女的泣哭，指挥侍卫警戒各处门户，吩咐宫女正厅候旨，宁寿宫立即处于戒备状态。

孝庄走进东次间，顺手闭上了房门，突然觉得连挪动脚步的力气也

没有了。她倚着紧闭的房门，泪珠扑簌簌地滚落下来。

“年老的总管，你管不了宁寿宫以外的事。年轻的侍卫，你们还挑不起这副担子，尚未留头绾髻的宫女，你们还小啊……”

随着这喃喃的低声自语，孝庄踉跄地挪动脚步，走进了东稍间卧室，跌坐在桌案边的椅子上，心里空落落、乱纷纷，才智似乎消失了，思索似乎停止了，在一片无依无托的心境里，沉浮着一种不可言状的酸楚。她终于撑持不住，伏在桌案上，任泪珠偷偷地流……

孝庄哭了。

总管派出的打探消息的太监回来了。宫女把一件件寒心裂胆的消息，低声地送到孝庄的耳边：

——大贝勒代善，从武英殿返回府邸的途中，从马背上跌下来，骨折昏迷，现正在急药治疗。

——原镶黄旗固山额真图尔格，听到武英殿变故的消息，大口吐血不止，生命告危。

——肃亲王豪格已被收监，王妃阿尔寨也被刑部看押。

——郑亲王已被拘捕，郑亲王府邸一片哭声。一团混乱。

——索尼、鳌拜、塔胆已被押至刑部受审。

——两白旗将领和六部尚书都去了南宫王府。据说，多尔袞要大摆酒席，欢宴朝臣。

宫女们急急地走来，切切地禀奏，恋恋地离开了。

孝庄忍泪听着，忍恨想着，忍痛思索着。她突然觉得自己像一只受伤失群的孤雁，跌落在茫茫的荒漠，在一场天地玄黄的风沙里，畏缩在枯草丛中，忍受着孤独的煎熬：

孤独啊，地老天荒的孤独！当年的科尔沁在哪？在山隔水断的天边，在音讯渺茫的云海，在高墙圈围的理藩院里。科尔沁的声音，在进入北京的欢呼声中减弱了，在征服中原的祝捷声中消失了。在这辽阔的新天地里，不会再有科尔沁当年的雄风了……

孤独啊，骨冷心寒的孤独！当年的两黄旗在哪？在风袭雨蚀的变化中，在云来雾去的离散中，在物换星移的血泊中，谭泰离开了，图赖战死了，图尔格挂了四年，快要风干了。就剩下一个鳌拜、一个塔胆，今天也遭灾落难了。人生如梦，这真是一场梦啊……

孤独啊，搓心揉肠的孤独！当年的同盟者在哪？正蓝旗有功的将领

谋臣，四年前被冤死了，被自己昧着良心，为迎合多尔衮的野心出卖了。饶余郡王阿巴泰啊，两年前病死了。肃亲王豪格，今天又进了大清自设自造的监牢。愚蠢啊，一个月前在慈宁宫与多尔衮心照不宣的协议，原是一场眼花缭乱的骗局啊！可悲啊，四年的岁月转了一个圆圈，自己这个愚蠢的女人，还是把肃亲王推上了冤枉的绞架。今后，在福临身边，也许不会再有一个诚心扶持的皇兄，在这紫禁城里，也许再看不到这位皇长子了。太宗皇帝，我愧对你的亡灵啊！郑亲王济尔哈朗啊，四年来，你在职位的一再降落中沉默，在权力的一再丧失中忍耐着，最终还是没有逃脱这场灾难。这些都怪谁呢？怪自己这个自恃聪明的女人，把所有权力都交给了一个野心勃勃的亲王。具有亲王的特权和追逐皇位野心的结合，造就了今天的多尔衮。这个始作俑者，正是自己啊！

孤独啊，心慌意乱的孤独！当年的谋臣在哪？范文程啊，你为什么在这个时候去了曲阜？又为什么迟迟不归？是迷恋于孔府的宏大辉煌？还是回避你早已预见到的这场灾难呢？宁完我，你这木讷少言的智者，为什么没有一点讯息相告？是蔽于封锁浑然不知？还是怯于淫威而噤声钳口？你这令人焦急的闷葫芦啊！索尼，你正在遭受审讯吧？紫禁城这个大庙里，也在炮制着屈死鬼啊！你对皇上的忠贞，就是你“叛逆”的缘由。你超人的才智胆略，就是你陷于“逆党”的罪证。历史上那些“莫须有”的神秘遗案，今天总算见识了，明白了！历代王朝那些“清君侧”的辉煌壮举，今天总算领教了、彻悟了！可在这“见识”、“明白”、“领教”、“彻悟”之后，又能问计于谁呢？……

在孝庄孤独、酸楚的思索中，苏麻喇姑推门走进孝庄的卧室。

苏麻喇姑走出御花园后，让伊罗根和董鄂女护卫福临返回位育宫，她径直奔向武英殿询问会议的经过。武英殿的负责官员叫阿里贝，六十多岁，在盛京时，负责三官庙的接待事务，和苏麻喇姑十分熟悉，便毫无顾忌毫无保留地讲述了今天会议上发生的一切，突出地讲述了何洛会、锡翰、冷僧机的表现；绘声绘色地讲述了英亲王阿济格对谭泰“意在沛公”的追问和谭泰“留有后路”的回答；仔细讲述了多尔衮关于四年前盛京争位公案的辩解和结论。阿里贝在讲述中，明显地表现出对多尔衮的不满和对豪格、济尔哈朗、索尼的同情，使苏麻喇姑十分感激。她在仔细地询问了济尔哈朗、索尼、鳌拜、塔胆被捕的具体情况之后，便告辞了阿里贝，回到位育宫，悄悄地带着福临、董鄂女、伊罗根，走进了宁寿宫。

苏麻喇姑的到来，极大地安慰了孝庄那颗陷于孤独的心。她深情地凝视着苏麻喇姑，挪动身边的一把椅子让座，然后惨然地一笑，算是向这个贴心的女仆敞开了酸楚苦闷的胸怀。苏麻喇姑用强作的笑容回报孤独的主子，随即走到梳妆台前，拿起脸巾在金盆里浴水拧干，回身递到孝庄的手里，落座在孝庄的面前。两个女人默默地相望着，谁也没有说话，但似乎什么话也都说了。灵犀相通，一时的沉默，胜过千言万语啊！

孝庄举起脸巾擦拭泪痕，苏麻喇姑开了口：

“我把皇上带来了，由伊罗根和董鄂女服侍，这几天就住在这里吧……”

孝庄手中正在擦拭泪痕的脸巾停住了。从苏麻喇姑的决定和话语中，孝庄感到事态变化的险恶，可能比自己意料的更为严重。她拿开脸巾，用感激的目光看着苏麻喇姑。

“锡翰和冷僧机，今儿个大清早向我告假，一个说他娘病了，一个说孩子出痘，想回家看看，我答应了。可他俩却跑到武英殿去了！刚才我传出皇上的谕旨：皇上以孝治天下，特恩准他俩在家多住几天，照看病入，不必忙于进宫听差了。”

孝庄心里“咯噔”一下，脸巾失落在桌案上。多尔袞安插在位育宫里的耳目露头了，一个可怕的讯号啊！

也许是孤独的思索追悔，加深了孝庄对多尔袞的认识，也许是苏麻喇姑说出的决定和情况，触动了孝庄那根最敏感的神经，孝庄霍地站起，忧伤的神色中浮起一层杀气，目光变得犀利了：

“讲吧，越仔细越好！”

苏麻喇姑详细地禀奏了她从阿里贝那里获悉的情况：武英殿会议纱幕的揭开，何洛会和锡翰合演的双簧，谭泰戏剧般地出现和揪动人心的表演，吞齐、尚善等的突然“杀入”，多尔袞自吹自擂的臭表功和翻案，六部尚书众口一词的议决……

多尔袞巧妙的伪装，周密的安排，不失时机的奇兵出击，迭次不断的猛烈进攻，风雨不漏的全面合围和一网打尽的杀伐，在孝庄心头掀起了一阵狂涛惊浪。多尔袞啊，你的心也忒狠毒了！

也许因为这场看不见的刀光剑影太误人了，一下子就拂去了孝庄心头的酸楚。

也许因为这场嗅不到的硝烟沙尘太呛人了，一下子就驱散了孝庄心头的慌乱。

也许因为这场听不到的刀锋相击太逼人了，一下子就排除了孝庄心间的犹豫。她推开座椅，走到床边，仰面而卧，双手抱着乌黑的发髻，闭上了眼睛……

苏麻喇姑熟悉孝庄的习惯，她知道，孝庄又恢复了往日的刚烈，准备迎击多尔袞的挑战了。她更知道，此刻最需要的是安静，没有一丝声息干扰的安静。她悄悄地走出卧室，倚门而立，为这个高贵而命苦的皇太后操心担忧。

门内的孝庄和门外的苏麻喇姑都在这瘆人的安静中寻找着走出这个险境的出路：

苏麻喇姑倚门静听室内的一切动静，关切着处境孤独的孝庄：

“主子啊，你可想到这次变故的秘密？何洛会的皮肉流血，锡翰的流泪招供，谭泰的准时出现和吞齐、尚善等人的结伙杀入，充分显示了多尔袞秘密集结力量的成功。而宗人府和议政王大臣会议众口一词的议决，实际上是一次宫廷政变啊……”

孝庄躺在床上，下意识地抓起枕边的一条丝巾揉搓着，她琢磨着今天武英殿会议上的每个片断，剖析着每个出场表演的角色，特别是可怕可恨的多尔袞：

“历史上有许多宫廷政变，‘割掉头颅’的政变，‘酒中投毒’的政变，‘兵逼皇宫’的政变，‘黄袍加身’的政变和那些‘不明不白’、‘稀里糊涂’的政变，这一次也算是‘留头挖心’的政变吧？‘心’都挖了，留下一颗僵死的‘头颅’干什么？怕是要‘悬头示众’吧！多尔袞啊，亏你想得出来……”

苏麻喇姑在想：

“主子啊，你可看出多尔袞诡诈的用心？多尔袞的公开翻案和炮制‘叛逆死党’，是两把刀子并用啊！一把刀子在为自己雕塑神像，一把刀子在为政敌挖掘地狱。等一个寒蝉噤声的朝廷形成，他就该披挂登基了……”

孝庄在想：

“人常说月晕而风，础润而雨。这叫见微知著啊！多尔袞翻了四年前的铁案，一变而为大清的‘神’，一切反对这个‘神’的人，一变而成为人间的‘鬼’。神就龛住，鬼入地狱，合情合理啊！也许豪格、济尔哈朗、索尼断头之日，也就是多尔袞登极之时吧！可这‘神’能够自封吗？地狱里最底的十八层，不就是专押那些化‘神’不成的魔鬼吗……”

苏麻喇姑在想：

“主子啊，你可看见今日形势的险恶吗？在肃亲王豪格收监，郑亲王济尔哈朗、索尼、鳌拜、塔胆被押，尼勒、满达海、济度、博洛降职被罚之后，朝廷忠于皇上的将领，就只有巴哈、巴泰、德马护了……”

孝庄在想：

“在这‘鬼变神、人变鬼’的微妙时刻反击吧！在这鬼笑人哭的纷乱时刻动手吧！在多尔袞志得意满的狂欢声中发起突然袭击吧！一报还一报，公平合理！索尼啊，你的忠心，你的深谋远虑，你的才智，你磨炼隐藏的三把尖刀——巴哈、巴泰、德马护——该脱鞘而出，崭露光彩

了！”孝庄霍地坐起，走到桌案前，打开抽屉，取出一个月前索尼拟定的《五凤楼举事密疏》正要下达懿旨召见巴哈、巴泰和德马护，婉儿神情紧张、汗珠涔涔地闯进东次间，向倚门而立的苏麻喇姑说出了一个可怕的消息：

“谭泰进了正黄旗大营，接替了拜音图固山额真的职位……”

如一声沉雷轰顶，苏麻喇姑呆住了。室内的孝庄听清了，手中的《五凤楼举事密疏》失落于地。室内室外的震惊啊，多尔袞捷足先登，孝庄和苏麻喇姑思谋的反击，被多尔袞不动声色地粉碎了。

苏麻喇姑从刹那间的呆滞中醒悟过来，忙问婉儿：

“这消息可靠吗？”

“我见到了巴哈。巴哈说：刚才正黄旗护军统领巴泰派人告知，谭泰已经到了正黄旗大营。巴泰带口信说，何洛会也将返回镶黄旗任固山额真。巴哈请示孝庄皇太后如何处置？他在大营恭候懿旨……”

“路啊，全给多尔袞封住了！”苏麻喇姑拉着婉儿，望着内室，心情沉重地说，“眼下，就靠她孤零零一个人和多尔袞斗了。别打扰她，但愿她的聪明才智，能使咱们化险为夷……”

苏麻喇姑和婉儿在外室的一切言谈，孝庄都听真切了，一种被人暗算的痛苦，像一团炭火，烫着她的心胸，烧着她的脸颊。但她没有惊慌，没有焦躁，只有苦涩的沉思，出现在她的眉宇、鼻翼、嘴唇和唇吻上那粒浅浅的黑痣上。

“时不再来，《五凤楼举事密疏》眼下是难以实施了。谭泰杀回旧营盘，是为了重握权柄，泄愤报复，他能容许巴哈调动兵马吗？何洛会进入镶黄旗，是为了立功求赏，再往上爬，他能对巴泰、德马护宽容仁慈吗？唉，在历代宫廷争斗的反复较量中，真正出于‘公仇’的杀伐，总是有限的，借口‘公仇’而进行‘私愤’的报复，却是血流成河的。眼下最紧要的是保住巴泰和德马护的职位和权力，千万不能让两黄旗忠贞之士绝根啊……”

“该怎么应付这燃眉之急呢？让巴哈、巴泰、德马护合力拒谭泰、何洛会于两黄旗大营之外？也许多尔袞正在等待他们露头呢！用皇上的谕旨制止兵部命令的执行？福临还是一个没有亲政的皇帝。看来，只有用皇太后的特权进行干预了。孝端皇太后，姑姑啊，现时就靠你的佛面灵光为福临驱灾祛邪了。”

孝庄正要亲自去慈宁宫叩见孝端皇太后，董鄂女情急失态地闯进东次间，看见苏麻喇姑和婉儿，不及行礼，大声说道：

“快禀奏孝庄皇太后，慈宁宫来人禀报……”

婉儿看到董鄂女神色惶恐的样子，一时愣住了。苏麻喇姑急忙挥手示意，董鄂女一愣，立即意识到自己的高声打扰了孝庄，便急忙压低声音，情急悄声地说：

“慈宁宫来人禀报：母后皇太后突然犯病，瘫痪失语，生命垂危……”

婉儿惊恐失声，不能自持，悄声自语。

“又是一场灾难啊……”

苏麻喇姑害怕打扰孝庄的思索，急忙拉起董鄂女走出东次间，询问了孝端皇太后的发病情况后，回身给婉儿打了一个招呼，便跟着慈宁宫的宫女，去慈宁宫看望孝端皇太后去了。

室内把一切希望寄托在孝端皇太后身上的孝庄，在董鄂女的一句高声“报警”中并没有分神去听，只是隐约听到“慈宁宫来人”几个字和突然的低声时，才引起了她的注意。她倾耳一听，“瘫痪失语，生命垂危”几个字像乱箭穿心，头脑“嗡”的一响，心全乱了。无依无靠的乱，绝望失神的乱啊！她突然觉得自己像跌入一个四壁无缘的陷阱，手足无措了。

“多尔袞啊，你真的布下了天罗地网吗？你真要斩尽杀绝吗？后宫里仅有的这点权力，也要在这倏然之间丢失吗？……”

“后宫的权力是什么？不就是通过参阅笺表过问朝政、保护皇上的权力和皇室的利益吗？在后宫里，这种权力的体现者，是慈宁宫里的皇太后，而不是宁寿宫福临的生母啊！‘瘫痪失语’，多尔袞是不会放弃这个机会的，如果借口母后皇太后的病情，通令六部停止上呈笺表，自己和福临不就被活生生地囚禁在这宁寿宫吗？苍天啊，你为什么要帮着多尔袞横行肆虐呢……”

在孝庄绝望的思索中，董鄂女急匆匆来到婉儿面前，把一份密封的笺表交给了婉儿。婉儿打开一看，是摄政王多尔袞和辅政王多铎上呈的笺表。婉儿神情紧张地看完内容，脸色苍白，双手发抖，像是捧着一块无烟无味的火团，烧着心胸，烧着五脏六腑啊！董鄂女年幼，虽然不知道笺表上写了些什么，但她猜想必定是危及孝庄和皇上的事，看见婉儿刹那间的心慌意乱、手足失措，感到十分害怕，“哇”的一声哭了起来，婉儿急忙用手捂住董鄂女的嘴。孝庄突然从内室走出，出现在婉儿和董鄂女面前。

婉儿和董鄂女一时愣住了。婉儿撑持不住，哭出声来，流着眼泪，急忙跪倒，双手擎起笺表禀奏：

“皇太后，多尔袞打上门来了……”

孝庄没有说话，没有接取笺表，神色肃穆，目光冷静，她伸手把董

鄂女拉在怀里，安抚着，轻声对婉儿说：

“念吧！”

婉儿咽泪读起笺表：

顺治五年三月四日，臣摄政王多尔袞、辅政王多铎稽首顿首稟奏：

武英殿九卿会议于今日辰时举行。会中群臣忠心烁灼，神情激愤，纷纷弹劾郑亲王济尔哈朗长期与肃亲王沆瀣一气，阴谋争位篡位之罪，并涉及索尼、鳌拜、塔胆、图尔格、图赖等人。臣等乍闻甚惊，疑惑难信，遂令其当面对质，以辨是非真伪。孰料豪格、济尔哈朗、索尼、鳌拜、塔胆、图尔格、图赖等，外似忠诚，内藏诡诈，狼狈为奸，彼此呼应，散布流言，扰乱朝廷，拥兵自重，别有所图。群臣弹劾之事，件件属实。其罪危及社稷，令人发指。罪行列目附后，呈上参阅。

经宗人府和议政王大臣会议依律议决：豪格、济尔哈朗、索尼均为首恶，实不可宥，论罪当死。鳌拜、塔胆、图尔格，附逆为乱，论罪当削爵革职。图赖虽殁于疆场，论罪当掘其坟，破其棺，鞭其尸，为叛逆者戒。

为京师安宁、社稷安泰，议政王大臣会议议决：由谭泰、何洛会分别担任正黄旗、镶黄旗固山额真之职。臣等无任衷心诚意之至，谨奉笺表跪奏以闻。

“笺表，屈杀忠良的笺表，颠倒黑白的笺表，血肉横飞的笺表；但毕竟是一份笺表啊！”孝庄在仇恨交织的愤怒中，在万箭穿心的痛苦中，在咬牙钳口的忍耐中，在感性煎沸和理性剖析的思索中，终于窥见了多尔袞勃勃野心隐藏的怯弱和犹豫：“多尔袞啊，此刻你也有所顾忌啊！”

孝庄从这份笺表中，摸着了多尔袞这个隐隐跳动的脉搏，便大胆冷静地从这个隙缝中向深处看去，路并没有绝尽，仍有宽阔的天地可以驰骋：八旗制度几十年来形成的特定框架和人事关系，不是你多尔袞一个会议能够彻底摧垮的；两黄旗上下人等十万之众，不是你多尔袞一个早晨能够吞下消化的；六部满汉官员成千上万，不是你多尔袞一个号令能够随意摆布的；四年来福临“君临天下”的这个全国皆知的定局，也不是你多尔袞一句话能够改变的。也许就因为这些或大或小、或弱或强的因素，才使多尔袞不得不上呈这份笺表吧？

“挟天子以令诸侯”，是历史上那些野心家谋取更大权力的惯技，也是他们最终夺取皇位的阶梯。如果“天子”不受其“挟”呢？“诸侯”们能听令于他的调遣吗？多尔袞啊，咱们就在这“挟”也“不受挟”之上周旋吧！

孝庄默默地站在这个基点上思索着，一个应变的计谋、策略、权变、阴谋涌上心头。她默默地琢磨着，思考着，盘算着……

董鄂女倚在孝庄的怀里，睁着恐惶惶的眼睛看着孝庄……

婉儿捧着笺表跪伏在地，睁着泪汪汪的眼睛望着孝庄……

孝庄突然推开董鄂女，接过婉儿手中的笺表，转身走进内室，落座在桌案前椅子上，提笔蘸墨，在多尔袞上呈的笺表，写上了“不可行”三个字，然后用笔一涂，写上了“再议”的懿旨。

站在一旁的婉儿和董鄂女不解地愣住了。

孝庄拿起笺表扔给董鄂女：

“传谕总管，立即派人把这份笺表退回南宫王府！”

董鄂女应诺离去。

婉儿急忙提醒孝庄：

“皇太后，这……咱们是毫无准备啊……”

“现时就得和多尔袞斗智了。快去，从银库里提取五千银两，悄悄送往正黄旗，向巴泰、德马护传我懿旨：大摆酒宴，欢迎谭泰回到正黄旗。”

“对何洛会也是这样吗？”

“不！传谕巴哈，没有我的懿旨，不许何洛会进入镶黄旗。”

婉儿不解地点头应诺，刚要离去，又被孝庄叫住：

“派人看望大贝勒和图尔格，多带些礼品。派人看望图赖的妻室儿女，赏赐银两一千。现在就去，做得红火一些，要让多尔袞知道……”

婉儿刚刚离去，苏麻喇姑回来了。她向孝庄禀报了孝端皇太后听到武英殿变故后的病情突发和恶化情况。最后说：

“奴婢大胆地以圣母皇太后的名义下达了一道谕示：母后皇太后的病情，不许任何人泄漏出慈宁宫，也不许任何人请见母后皇太后……”

孝庄一把将苏麻喇姑按在座椅上：

“好，好，你知我心，我怕的就是这个。失去母后皇太后，咱们的处境就会更加艰难。今儿晚上，我们就搬进慈宁宫处理政务，那儿距寿康宫、寿安宫近，皇贵妃，皇淑妃都在那儿，有事也便于商议。唉！又是一次四年前，又是几个孤儿寡母啊……”

苏麻喇姑急忙掏出一封密信放在庄妃面前：

“还有一个汉人想着我们……”

“谁？”

“宁完我。傅太医说：宁完我离开武英殿后，写了这封书子，托他呈送……”

“宁完我！汉人重义，我知道，他不会让我们孤独无援的！”庄妃急忙打开宁完我的书信，贪婪地看了起来……

苏麻喇姑坐在一边，看着聚精会神的孝庄：脸色失去了红润，双眼呈现了疲惫，眼角上的皱纹浮出了，午前御花园里那种与春争妍、与花比美的风采，不留一丝踪迹了。半天的时间，孝庄像是老了许多。

宫廷里的生活啊！

二十 多尔袞的“感觉”和梦幻。洪承畴从江南送来了火急密报

多尔袞离开武英殿，回到南宫王府的密室之后，没有大意，没有手软，他屏退警戒的贴身护卫，立即向跟随而来的多铎、阿济格、吴拜、韩岱、吴达海下达了几项重要的谕示。

他指使英亲王阿济格在南宫王府正殿里大摆酒席，慰劳锡翰、冷僧机、吞齐、尚善等人，表明自己将论功行赏，暗示自己对皇位是志在必得。

他指使兵部尚书韩岱立即拟定下发关于谭泰、何洛会分别担任正黄旗、镶黄旗固山额真的命令，并指示韩岱亲自送何洛会、谭泰进入两黄旗大营。趁孝庄惊魂未定之时，迅速攫取两黄旗的领导实权。

他指使辅政王多铎和刑部尚书吴达海，立即拟定上呈关于处置豪格、济尔哈朗、索尼、鳌拜、塔胆、图尔格等人的笺表，把一个既成事实扔向慈宁宫和宁寿宫，逼迫孝庄默许。他强调指出：上呈笺表必须突出豪格叛逆死党的要害——结党谋反，危及皇上。

他指使吴拜立即派出可靠人丁，迅速探明皇宫、各个王府和各旗大营的反应，以把握事态的新的的发展。

阿济格、多铎、吴拜、韩岱、吴达海奉命离去，多尔袞的心境一放松，精神一松弛，疲乏的感觉出现了：腰骨酸痛，太阳穴发胀，两条腿沉重无力。他提起裤脚一看，脚面和脚踝又浮肿了，用手指一按，出现了深深的指压窝。望着这慢慢浮起的指压窝，一种刺心的懊丧浮上心头：精力日衰，力不从心啊！接着，一股潜伏在心底的历史怨恨翻腾起来：四年前争夺皇位跌在那个女人手里的耻辱，是心身损伤的病根。今天，是洗雪耻辱的时候了！

多尔袞把手一抖，裤脚下落，掩盖了腿脚的浮肿，似乎也拂去了他心头的懊丧。他就近仰倚在床榻前的一张躺椅上，为恢复精力而闭目养神，为确保已经取得的胜利而思索着孝庄可能做出的反应。

多尔袞的思索刚刚开始，密室的门“吱”的一声开了。他感到焦躁和厌烦，不悦地微微抬起眼皮看去，只见他宠爱的侍女吴尔库尼闪身而入，笑盈盈地出现在门内。这个美丽的侍女啊，上着一件浅红色掩衿紧身洒金短衫，使那洁白如玉的容颜多了二分艳丽；下着一件米色细绸散脚飞云裤，使那婀娜多姿的身条多了三分浪气；漆黑的秀发绾结于顶，像一团如墨的云霓娟秀山岩；使那细细弯弯的黛眉更为动人，使那长长密密的睫毛更为妩媚，使那蒙眬含情的眼睛更为传情。多尔袞的心骤然

一动，倦意消散，情欲勃动了。

吴尔库尼嫣然一笑，轻步悠悠地走到多尔袞身边，跪倒在躺椅旁，手捧着一个黄绫包裹向多尔袞请安祝福：

“奴婢恭请皇上万岁，万万岁！”

吴尔库尼的声音很轻、很低、很甜，却像一声炸雷响在多尔袞的耳边，荡在多尔袞的心间。多尔袞挺身坐起，双手抓住吴尔库尼柔软而富有弹性的双肩，惊愕地端详着，兴奋地打量着，当目光停落在面前的黄绫包裹时，双手激动地发抖了：

“你，你好大胆啊……”

“王爷，这一天真的就要到了！”吴尔库尼说着，双手利落一抖，黄绫包裹散开，一袭黄缎龙袍落在多尔袞的身上。

多尔袞愣住了，一把抓住龙袍，心潮塞胸，激动难抑，慢慢闭上了眼睛，沉浸在难以忘却的回忆中：

“龙袍，四年前满怀信心的希望啊！这金线刺绣的无数金龙，是自己梦中的身影。这无数闪着黄色、红色、蓝色、绿色的珠宝，是自己跳动的心啊！可这个希望，曾被那个女人毁灭了，这颗心，曾被那个女人揉碎了。

“龙袍，梦寐以求的夙愿啊！四年前由多铎和阿济格共谋安排，借雷风电风雨以假天意出现于心腹将领之前，曾使谋臣诚心俯首，曾使阿达礼顶礼膜拜啊，可忠心的膜拜者，被自己昧着良心处决了。

“龙袍，压在箱底的灵物啊！今天由这个女人托捧而出，是福？是祸？是喜？是忧呢？……”

吴尔库尼的甜言浪语撞击着多尔袞的心：

“皇上，你还记得这神物授受之夜的情景吗？”

多尔袞心头一震，想起来了：两年前初秋的一个晚上，吴拜把这个蒙古女人送入卧室，在一夜的酥骨舒心之后，自己不仅沉迷于这个女人的美丽和柔情，更沉迷于这个女人那种不可言状的感觉——未卜先知的感觉，体贴入微的感觉啊！清晨，当这个女人开箱更换衣裳时，发现了这袭藏在箱底的神物。啊！那惶恐的神情，那痴呆的情态，那如醉的神韵，那赤条条跪在床榻之上的柔姿，那口称“皇上”的膜拜、亲昵和尽其所能的奉应和侍候……她啊，成了南宮王府实际上的女主人，也得到了保存这袭神物的特权，并获得了自己的许诺——有朝一日登临皇位，由她以这袭龙袍为自己加身。感觉聪敏的美人啊，你真的感觉到那个“有朝一日”就要来临吗？多尔袞猛烈而亲昵地用手抚摩着吴尔库尼的双肩和脸

颊，悄声询问：

“你真的感觉到我们盼望的那一天快要来临了吗？”

“感觉？”吴尔库尼茫然了。对那样的一天，她什么“感觉”也没有。此刻，她所能“感觉”到的，是多尔袞的激动、震惊、沉思和心神不安的询问。她在多尔袞身边生活了两年，已经摸透了多尔袞多变的脾气，也学会了应承多尔袞的办法。她“扑哧”地一笑，先滋润了多尔袞焦虑的心，然后悄声说：

“这还用得着‘感觉’吗？正殿里那些吃酒猜拳的将领谋臣都喊出口了……”

“他们都喊些什么？”

“喊王爷万岁，喊王爷要穿上龙袍登极了，喊这大清的江山原本就应该是王爷的……”

吴尔库尼的甜嘴香腮使多尔袞的心醉了。他搂着吴尔库尼粉嫩雪白的脖颈，神迷地躺倒在躺椅上。口里喃喃地说：

“好，好！这一天果真到来，定不负两年前那夜之情……”

吴尔库尼柔情地俯伏在多尔袞的胸前，送去了多情的爱抚和多尔袞迷恋的那种“感觉”。

“他们还说，豪格的妃子阿尔寨正在刑部受审，眼睛都哭红肿了。王妃正在为她的这个妹妹着急呢……”

听到阿尔寨这个名字，多尔袞的心分神了：这个长得极像宁寿宫那个女人的女人，曾是豪格引以为荣、引以为福的骄傲，豪格的谋臣们曾以阿尔寨喻宁寿宫那位，以天意的安排鼓励豪格争夺皇位。天意如果真的要阿尔寨充当“宁寿宫”那样的角色，自己为什么不可以享用呢？制服对手，占其妻妾才是最彻底、最完美的胜利啊！皇太极占有了科尔沁博尔济吉特氏一家姑侄三人，自己就不能占有阿尔桑和阿尔寨姊妹两人吗？多尔袞的手在吴尔库尼的肌肤上停止了抚摩，他在盘算着占有豪格王妃阿尔寨的时机和办法。

吴尔库尼并没有“感觉”到多尔袞心绪的变化，她依然俯伏在多尔袞的胸前，诉说着使多尔袞舒气解恨的趣闻：

“他们还说，宁寿宫那个女人今天可是失魂落魄了。有人看见，武英殿会议结束之后，那个女人独自从御花园奔往宁寿宫，脸也青了，气也喘了。大伙正在议论王爷登极之后怎么打发她呢？……”

吴尔库尼还在叨叨咕咕地讲述着听来的趣闻，她根本没有“感

觉”到，当她说出“宁寿宫那个女人”这句话时，多尔袞的心立即离开了她和她刚刚讲到的阿尔寨，飞到宁寿宫去了。

多尔袞想到孝庄，心绪立即变得复杂起来，情感也变得混沌不清了。

他高兴：终于打了她一个措手不及，报了四年前睿亲王府败落跌失之仇。

他欣慰：经过四年的周旋，心血没有白费，终于使相处的地位颠倒了。现时处于困境的，不再是自己，而是她了。

他眷恋：在四年来的争斗离合和频繁的接触中，那个女人的美丽像磁石，那个女人的才智像书卷，那个女人的心胸像草原，那个女人的神韵像三月的雨、六月的风、九月的金菊、腊月的红梅。人世间的一切情感——爱慕、憎恨、倾心、厌恶、冷漠、追求、若即若离、似恋非恋——似乎都搅和在一起了。

他期望：眼前的压力，能改变那个女人刚烈的性格，保持其不衰的美色和迷人的神韵，在自己未来的后宫里，充当昔日在盛京永福宫的角色。这违背祖制吗？祖制中原本就有“兄死娶其嫂”这么一条，只是后来被皇太极改掉了。违背中原的儒家礼教吗？唐玄宗宠爱的杨贵妃，不就是他儿子寿王李瑁的妻子吗……

吴尔库尼关于将领谋臣们对孝庄的议论讲完了，多尔袞根本没有去听，而且早已厌烦。当吴尔库尼的话语一停，多尔袞立即斥责了这个侍女的孟浪和急躁，严令其秘密保管龙袍，不准再有泄漏。并借口自己需要休息，打发走了这个多情的侍女，继续琢磨他心坎上的女人。

封建社会历代帝王的特权，在占有女人上表现得更为明显和突出。对绝代佳人的占有，似乎是幸运帝王传世不朽的功业之一。历代的文人墨士、诗家骚客，以颂扬之笔写下了不朽帝王后妃的风流韵事，以批判之笔，写下了腐朽帝王后妃的色情臭闻，从正面和反面都反映了这个客观事实的存在。尽管一些忠实严肃的史学家，用春秋之笔诛伐那些昏庸贪色、祸国殃民的帝王，企图为后来的帝王们提供借鉴的明镜，但英明的、昏庸的、半明半昏的、先明后昏的、昏明难分的帝王们，都似乎不大理睬这些史学家的白纸黑字，都要找几个漂亮的女人玩玩。英明的唐太宗李世民，不也看中了年轻的武则天玩了几年吗？

多尔袞在沉迷于孝庄的长时间的、绞尽脑汁的思索中困倦了，蒙眬了，似睡非睡了：在紧闭着眼睛的视野里，出现了缥缈虚幻的彩霞烟云，在这忽隐忽现的烟云深处，出现了一个影影绰绰的少妇。他凝神望去，这个女人身着一件白绸旗装长袍，长袍忽而化作片片白云在飞舞，飘逸如仙啊！脚蹬一双黄缎飞云高靴，高靴忽而化作一双金色的车轮飞动，轻疾如电啊！头戴一顶王妃帽，帽上嵌有五颗绿色的宝石，忽而化作五颗星辰，闪着晶莹的亮光。多么熟悉的身影，多么熟悉的装束啊！

轻柔的烟云忽而变作瓦蓝瓦蓝的晴空，彩霞拥着熟悉的身影，舒悠悠迎面而来。是谁？白绸旗装长袍上那朵丝绣的绿菊花闪光了，王妃帽下那秀丽甜美的容颜清晰了，容颜上那种迷人醉心的神态展现了。是她，宁寿宫的主人！四年前深夜进入睿亲王府的美丽的女人啊！

多尔衮幻觉如真了：

“迷人心神、乱人心神的人儿，你真的来了：是谋求和解？化恨为爱？还是以情还债啊？人间没有永远的冤家，天下没有不解的怨仇，世间的强男烈女本是相斥相吸，恩爱与仇恨原是相依相伏啊……”

孝庄走近了，分明了，真切了……

“啊！甜美秀丽总是伴随着你。这晶莹生情的眼睛，依然闪动着摄人魂魄的情愫；这妩媚甜美的丽容，依然漾溢着乱人心神的春意；这婀娜多姿的身影，依然跳动着撩人情思的神韵啊！你原来是美，美的眉眼，美的脸庞，美的肌肤，美的身形，美得使人心旌摇曳啊……”

孝庄笑了，眉宇生辉的笑，嘴角生香的笑，双目生情的笑……

“令人销魂夺魄的笑，令人心醉神迷的笑啊！是不知武英殿刚刚发生的变故吗？不，你这聪的耳、明的目，哪天不在察巡听取着紫禁城里的树摇草动？是你的触角失灵了吗？不，你的经络是电，你的灵魂是火，你的心是一泓明镜般的湖泊，断不会为一道宫墙隔绝的。你这令人捉摸不透的女人，为什么笑得这样甜，这样美，这样诱人，而又听不到一丝笑的声响啊！”

孝庄靠近了，暗香沁人了。多尔衮按捺不住伸出手来，孝庄倏然远离，忽而回头一瞥，笑盈盈地又停住了。真撩人逗人啊，多尔衮迷了，醉了，疯了，用尽全力向孝庄扑去，在捕捉到的刹那间，孝庄却像烟云一样消失了。多尔衮从梦幻中惊醒过来。

一层冷汗湿遍全身的多尔衮，蓦地睁开眼睛：黄昏时分，初燃的烛火照亮了空旷的屋宇，照亮了辉煌的四壁，照亮了发暗的绿窗。这是自己的密室啊，他清醒了，刚才的一切都是虚幻的梦，一个情趣迷人、启迪怕人的梦啊！

“那晶莹流盼的目光，那春意荡漾的脸庞，那轻柔婀娜的身姿，那撩人逗人的情态，原是装出的模样！美的蛇蝎！美的魑魅，美的狐狸精啊！她的‘怒’不可怕，她的‘恨’不可怕，她的‘争吵’不可怕，她的‘叫嚷’不可怕。可怕的正是这迷人的笑，甜蜜的笑，撩人逗人的笑，捉摸不透的笑啊……”

一阵急促的脚步声传来，驱散了多尔衮心头残留的那段梦幻的最后几丝斑斓的光环。兵部尚书韩岱急匆匆地推门而入，神色惊慌地跪倒在躺椅旁，道出了新的争斗：

“禀奏摄政王，何洛会被镶黄旗将领堵回来了……”

多尔袞停止了对梦境的追忆和思索，没有惊慌，没有作声，只是把眼珠稍稍一斜，侧目而视，流露出一副轻蔑的神色。韩岱硬着头皮讲了下去：

“镶黄旗护军统领巴哈声称：没有圣母皇太后的懿旨，任何人不得进入镶黄旗大营。这，这简直是抗命谋反啊！”韩岱说完，俯首触地不敢仰视，等待着多尔袞的斥责。

多尔袞却没有发怒，在一阵沉默之后，斜视的目光收回了，冰冷的眼珠归位了，脸上闪动出一丝自得的笑意：巴哈何人？原为那个女人的护卫亲兵。犬为主吠，仆为主忧，情之所在，理之所至，不足为怪。此种坦直鲁莽之举，表明她还不及挥手应变啊！在这丝笑意闪过之后，便以轻松的口气问道：

“谭泰之行如何？”

问到谭泰，韩岱心头轻松了，回答也流利从容：

“禀奏摄政王，谭泰已进入正黄旗大营，巴泰已在大营设宴欢迎谭泰……”

多尔袞忽地从躺椅上坐起，两道目光，直逼而来，厉声喝道：

“重奏！”

韩岱被这突来的一喝吓蒙了，瞠目结舌，喃喃而语：

“谭泰已被巴泰接进正黄旗大营，寒暄半个时辰之后，巴泰和德马护便为谭泰设宴接风……”

多尔袞一跃而跳下躺椅，不及着鞋，厉声询问：

“巴泰、德马护是什么人？”

韩岱更蒙了：

“巴泰是正黄旗护军统领，德马护是正黄旗前锋统领。”

“混蛋！他俩原为何人所部？”

韩岱不知道，语塞了。

“是谁把他俩弄上来的？”

韩岱回答不出，傻眼了。

多尔衮起脚踢翻躺椅：

“混账东西！身为兵部尚书，连执掌兵马将领的来龙去脉都全然不知，要你何用！立即查明巴泰和德马护的身世、经历、喜好、才智、所亲何人、所倚何人，若有疏漏和不实，我砍你的脑袋！”

韩岱急忙弯腰离去，多尔衮开始在室内走动起来。在一场蒙眬的梦幻之后，他突然发觉自己追逐的目标，仍然很远很远。

他有着政治家那种极其敏锐的政治嗅觉。巴泰、德马护这两个不知名的人物的出现，可能是影响这场争斗的一个重要因素，连刚才所蔑视的巴哈及其鲁莽的举止，也可能是自己的一个错觉。在两黄旗这块宁寿宫那个女人直接控制的地盘上，出现了两种不同的反应，耐人寻味啊！他预感到那个女人已经指挥了两黄旗的应变，巴哈的强硬对抗也许是对巴泰、德马护的一种掩护。兵不厌诈啊！

他有着政治家的那种极其准确的形势判断。如果巴哈、巴泰和德马护的反应真是出于她的旨意，那么，她的谋略，索尼的才智，鳌拜、塔胆的凶狠，三者的结合，也许早就有了一个可怕的应变准备，不过隐蔽得更为严实罢了。他预感到对方可能已组成了一个极为秘密的预备队，准备在急需的时候杀出，如同四年前科尔沁六千铁骑出现在广宁城一样，把自己置于死地。这个预备队是谁呢？也许就是这个不知名的巴泰、德马护和早已露头的巴哈！宁寿宫的主人，这个谋略过人的女人。

他有着政治家那种极其深沉的天赋猜疑。巴泰和德马护对谭泰的设宴欢迎，迫使他再次对谭泰进行审思。这个皇太极的贴身侍卫，毕竟不是锡翰、冷僧机，谭泰和后宫那些女人有着谁也说不清的联系。谭泰也不是何洛会，十多年来，谭泰有着一双左右全局的铁腕。他想到谭泰今天在武英殿那种不卑不亢的神态，那种绵里藏针的要挟，那种故弄玄虚的对那个女人的掩护，他突然惊恐起来，也许这个难以驾驭的投靠者，就是那个女人故意设置的一个棋子。皇宫原本就是一座戏台，天天都在忙碌着一群戏子，这些戏子中有着不少“盗书的蒋干”啊！自己不也把锡翰、冷僧机派进了位育宫吗？

在多尔衮疑惑不解的思索和难决难断的徘徊中，吴拜走进密室。吴拜是南宫王府的近臣，有着多尔衮赋予的随时禀奏的特权。他看见多尔衮正在徘徊思虑，便像往日一样地弯腰恭立于多尔衮来回踱步路线的中间右侧，用平稳的声调和简练的话语，禀奏着武英殿会议结束后的新的反应：

“大贝勒代善在五凤楼外落马骨折，现时正在急救。”

多尔衮没有反应，脚步的节奏毫无变化地响着。

“紫禁城四门三宫加强了警戒，兵力增加一倍，都是镶黄旗的士卒。”

多尔袞步履如常，这个反应似乎早在意料之中。

“内院大学士范文程从山东回来了，是午后酉时抵达的。”

多尔袞的脚步节奏稍微减慢，忽而又如常地走动起来。

“位育宫苏麻喇姑传皇上谕旨，诏锡翰、冷僧机回府照看生病之母、出痘之子，不必急于进宫听差。”

多尔袞的脚步节奏加快了，脚步声变得急促而慌乱。

“圣母皇太后已移驾慈宁宫理事，婉儿也跟去了……”

多尔袞突然停住脚步，面对绿窗站住了。

吴拜急忙走上前去，低声说：

“皇上也移驻慈宁宫。听说现时慈宁宫的内外事务，分别由苏麻喇姑和伊罗根执掌。”

多尔袞脚步踉跄一震，手扶窗台站定，神色冷酷而阴沉，目光凶狠而冰冷，腿帮上的肌肉急剧地抽动着：一切都明白了，她确实早有准备，四年前清宁宫那个决心抗争的局面又出现了……

吴拜从多尔袞这骤然出现的震怒中，看出了多尔袞心中的焦虑和痛苦，正想说出“巴泰和德马护设宴欢迎谭泰”的喜讯为主子驱忧解愁，辅政王多铎兴冲冲地走了进来。

多铎手拿着一份笺表进门就喊：

“宁寿宫那个女人动摇了，退让了，在笺表上批……”当他抬头发现多尔袞阴沉而严峻的神色时，把没有说完的话咽下去了。

多尔袞回答他的，是威逼的目光。多铎急忙奉上笺表说：

“你看，这份笺表上先是批了‘不可行’三个字，划掉了，又批了个‘再议’。那个女人心里也没有底了……”

多尔袞根本没有去接笺表，更没有理睬孝庄的批示，劈头问道：

“你知道巴泰这个人吗？”

多铎一时惶恐而发蒙，茫然不知为何，便如实回答：

“是正黄旗护军统领巴泰吗？原是鳌拜手下的一个骁骑校……”

“德马护呢？”

“原是塔胆手下的一个佐领……”

多尔袞猛然转过身来，用发火的目光盯着多铎，牙关咬得“咯咯”响，终于压住了心头的恼怒，深深地叹了一口气，心情沉重地训斥多铎说：

“我们好容易制服了索尼、鳌拜和塔胆，可巴哈、巴泰和德马护却早已掌管了两黄旗的实权。他们已经手握刀枪等待着我们。这个隐蔽的、接替了索尼、鳌拜、塔胆权力的年轻死党，也许更大胆，更凶狠，更敢于冒险。那个女人走在我们前头了。可这些凶杀狠斗的骁骑校、佐领是谁把他们弄上来的？……”

多铎和吴拜都被多尔袞这个突然的发觉吓呆了。多铎再看笺表上那个女人的批示，在划掉的“不可行”和重写的“再议”的字里行间，突然感到是那个女人故意设置的陷阱，显露了对方不可捉摸的心机。

多尔袞看着面前发呆的多铎和吴拜，心软了：不能全怪他们啊，把这些年轻对手提拔上来的，归根到底是战争。战争需要打赢，需要这些凶杀狠斗的野种率领兵马冲杀啊……

这时，兵部尚书韩岱惊慌地走进密室，“扑通”一声跪倒在门内，神情惊恐地大声禀奏：

“摄政王，洪承畴送来了火急密报，闯贼余部在湖广举事了……”

天外飞来一声霹雳，使吴拜震惊失声，使多铎手中的笺表落地，使多尔袞刹那间头脑里成了空白。他呆呆看着门内失魂落魄的韩岱，半晌才说出一个字：

“念！”

韩岱结结巴巴地念起《密报》：

“顺治五年二月二十七日，臣江南军务总督洪承畴稽首上言：

江南局势，近有逆转，流贼闯、献余孽李过、郝摇旗、孙可旺、李定国诸贼，猬集于伪明桂王朱由榔翼下，壮大何腾蛟、瞿式耜之声威，肆虐于湖广；江西总兵官金声桓叛变于南昌，作乱于赣闽；广州总兵官李成栋已露叛迹，祸事将成。江南危急，人心沸动，冥顽缙绅、桀愚寒士、山野刁民闻风骚动，情势堪忧，臣不得不捧心陈奏。

臣以居父丧守制之躯，面北泣血顿首，乞天庭帷幄圣断，以绥寇乱，以安社稷。臣无幸一睹天颜，心焦如焚，不胜惶恐之至。”

多尔袞从更猛烈的震惊中醒悟过来，似乎神奇地恢复了沉静、刚毅和敏捷，他疾步向前，从韩岱手里抓过《密报》，飞快地览了一遍，江

南风云、敌军旌旗、叛军阵列、遍地烽烟都似乎涌进他头脑之中，一股无形的重压骤然落在他的双肩和心头，使他全身的毛孔都紧缩凝聚了。他不及仔细思索征战的方略，但他隐隐地感觉到，一个新的争斗格局已经出现，一个新的时期已经到来，而这新的震动，也许对自己是有利的。他突然觉得，眼下最紧要的措施，是稳住孝庄，稳住孝庄手中的尖刀——巴哈、巴泰、德马护，可能还有谭泰，赢得一段时间来弄清江南形势的变化，并利用这个震动朝野的外力，迫使孝庄就范。

“给宁寿宫上呈的笺表，一字不改地重新抄写，再次上呈宁寿宫，请求圣母皇太后恩准。”

多铎一时摸不着头脑，没有作声。吴拜和韩岱都发呆了。

二十一 懋勤殿里的秘密会谈。局势毕竟比人强，每个人都在改变着自己原来扮演的角色

各个政治集团的人们，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按照各自利益的需要，创造着历史。历史却不偏袒任何一个政治集团的人们的愿望，按照自己的规律，走着自己的路。人们在历史车轮的滚动面前茫然了，清醒了，壮大了，消失了，糊里糊涂地混过来了。于是，人间的正剧、闹剧、喜剧、悲剧就诞生了，成了酒肆茶馆里的传说，成了史学家笔下的资料，成了文人墨士们杜撰演义的话题和趣闻。

洪承畴的密报到达南宫王府几天后，广州总兵官李成栋果然叛清了，而且打出南明的旗帜，与江西总兵官金声桓一起，成了南明永历皇帝朱由榔的朝臣，分别向柳州、象州、抚州、赣州进发，向清军收复疆土。南明主帅何腾蛟所部和联明抗清农民起义军郝摇旗、袁宗第的兵马，粉碎了清兵向桂林的进攻，已向空虚的湖南腹地进击。联明抗清的另一支农民起义军兵马，在李过、高一功的率领下，出夔州而东下，占据湘潭、益阳、湘乡，进逼长沙。从三月到闰四月的两个月内，反清风暴迭起，席卷湖广、赣、闽。江南各地的火急塘报，纷纷飞向北京，落在大清统治者的案头上。

在这些塘报飞向北京的同时，民间南来北往的行人和南明派往各地联络举事的使者，更迅速、更准确地将江南反清起事讯息传到了北方，中原汉人反抗“圈地”、“投充”暴政的斗争重新掀起：

保定府塘报惊呼：“农匪揭竿聚众，千百成群，毁村破县，聚啸山林……”

临洮塘报告急：“回民造反，巩昌、兰州失守……”

济南塘报禀奏：“曹州、定陶等县失落，乱民有与河南乱民合股之势……”

大同府密报呈奏：“总兵官姜瓖，举止乖戾，形迹可疑，恐有不测之举……”

天子脚下也要着火了。

一场南北呼应、骤然而发的反清风暴，动摇着大清政权的统治，冲击着满洲贵族集团，冲击着满洲贵族集团正在斗法的多尔袞和孝庄，冲击着紫禁城和南宫王府两相戒备、两相对峙的森然壁垒。

多尔袞被这突然的、猛烈的风暴惊醒了：四年来经过血与火的争削

砍伐，在消灭了闯、献流贼和南明鲁王小朝廷、唐王小朝廷之后，汉人的反抗势力仍然如此顽强地存在着，令人震惊啊！人心，中原的人心远没有归顺，大清在中原能否站稳脚跟的难题，远没有解决。稍有懈怠，还会覆车翻船的！

他沉默了。拒绝任何人晋见，包括他的左膀右臂多铎和阿济格。

他思索了。不许任何人来打扰，包括他宠爱的侍女吴尔库尼。

他要做决定了。把自己关在南宫王府的密室里，整整关了三天。

也许因为大清在中原的天下是他亲手开创的，他对这块天地有着血肉相关的情感，他不愿这个天下毁于战乱，毁于内争，毁于自己之手。

也许因为他是摄政王，是大清现时的实际统治者，对满洲贵族集团负有名分上、道义上的责任；他不愿成为爱新觉罗家族中的不肖子孙。

也许因为他仔细估量了自己与孝庄的力量对比，觉得自己并不占有绝对的优势。他清楚，愿望在血火的拼杀中等于零，不起任何实际作用。

也许因为他心底有着一股阴险的暗流：借刀杀人，利用这次风暴消灭身边的对手，借这场战争扩展权力，为自己来日登上皇位制造无所抗拒的条件。

也许因为满洲入关不久，努尔哈赤那股图强进取的精神还没有泯灭沦失，让多尔袞仍然保持着少数民族那种“息内争以御外敌”的优良传统。

也许.....

他终于决定：在这场风暴面前，暂时搁置了对皇位的争夺。

三天以后，多尔袞走出了密室，用全部精力迎接第三次中原征战的来临。

他详细地查阅每份塘报.....

他精细地估计着各地敌军的兵力和作战意图.....

他亲自召集将领谋臣研制征战方略.....

他果断地调整了六部官员以适应战争的需要，并急令洪承畴由南京北上，以佐理政务.....

他多次召集多铎、阿济格密议，内容不详。

他单独召见范文程，向孝庄发出和解的信息……

他以日益虚弱之躯，挑起了迎接战争的重任，以刚毅无畏的气概，去把握这场战争。他要第三次赢得中原征战的胜利。

这场风暴同样惊醒了孝庄：南明势力的反扑，归顺将领的叛变，中原黎庶反抗“圈地”、“投充”活动的复起，大同总兵官姜瓖的巨测动态，使她心惊肉跳，不寒而栗。四年来的征剿、镇压、安抚、收买、开科取士、尊孔崇儒，仍然没有熄灭汉人反抗之火，仍然没有取得中原黎庶的心，其最终结局，仍有可能走上辽代、金代的老路，退出中原，消失在山海关外的莽莽山林和皑皑白雪之中。一个落后而人少力单的边陲部族要治理一个文化悠久而人多势众的中原，真难啊！

孝庄有着多尔袞同样的聪明，但她比多尔袞更敏感，更果断。她突然感到这场风暴有着一种离奇的功能：可能使自己摆脱困境，可能使福临暂免祸殃，也可能使豪格、济尔哈朗、索尼、鳌拜、塔胆得到拯救。谢天谢地，谢谢南明的王侯将领们，你们反抗大清，却拯救了大清，这个理，你们怕是没有想到吧！天下的怪事真多啊！

不是吗？这场风暴，将使诸王贝勒在惊慌中清醒过来，他们在中原获得的土地、人丁、地位、权势和优于关外十倍百倍的富裕生活随时都有丢失的可能。天下并不安宁啊！

不是吗？大清要在中原存在，就得打赢这场战争。要打赢这场战争，就得同心协力，拧成一股劲。要拧成一股劲，多尔袞就得停止眼下的逼宫篡位和正在进行的残酷杀伐。这个道理多尔袞是懂得的，他不是糊涂人，更不是不计后果的昏虫。

如果多尔袞不是这样，诸王贝勒将会影响他，规劝他，强迫他。如果他拒绝规劝，人们将会背弃他，冷漠他，反对他。就是不敢公开地反对，他的话也要失去分量了。那时，权力、威望和信任，都将离开南宫王府，而走进别的一个王府里。

孝庄窥见了这场风暴挟带而来的这种神秘的魔力，便以果断的行动，迅速采取了一连串震动朝廷的措施：

她趁多尔袞沉默不语之时，抢先以孝端皇太后的名义，向诸王贝勒、文武朝臣发出了“同心御敌、平乱安民”的懿旨，争得了诸王贝勒的赞同和信任。

她趁多尔袞犹豫思索之际，连夜召见巴哈、巴泰和德马护，阐明了自己对局势变化的看法和对宫廷内争可能“和解”的估计，下令两黄旗撤走对紫禁城四门三宫加强的警戒，向文武朝臣展示自己的心迹，缓和两相对峙的紧张气氛，并借此向多尔袞发出和解的讯号，赢得了文武朝臣的同情和拥护。

她亲自召集内院汉官大学士冯铨、李建泰和六部中的汉人侍郎及钱益谦、陈名夏等人，详细询问了现时的南明桂王永历小朝廷和灭亡的南明福王弘光小朝廷、唐王隆武小朝廷的差别异同，着重询问了桂王永历小朝廷的中枢谋臣、主要将领和兵力的组成情况，并仔细地询问了大同总兵官姜瓖的为人……

她亲自召集六部尚书，详细询问了江南各省近年来的田垄耕作、五谷收成、徭役税赋及旱涝灾荒情况……

她亲自召见吏部尚书巩阿岱，详细询问了现时汉官的人数和任职状况，着重垂询了满汉官员职权上的差异……

她调阅了近两年来各府各镇的密报，着意了解各地汉人对朝政的不满和反映……

她秘密召见了范文程和宁完我。内容不详。

她不声不响地准备着。准备与多尔袞的“和解”，准备“同心御敌”新的局面的出现，准备朝政的必要改革，准备在江南、中原进行征战。

随着江南、中原反清风暴的日益高涨和满洲贵族集团恐惧心情的日益加重，经过范文程的暗中斡旋，孝庄与多尔袞在懋勤殿里举行了一次秘密会谈。

顺治五年闰四月二月深夜戌时，是决定大清命运又一次转机的重要时刻。在漆黑宁静的天宇下，懋勤殿内四角矗立的青铜圆盘烛台上，点燃了粗大的红皮蜡烛，缓缓闪动的烛光，使辉煌的四壁远离，使多彩的顶棚升高，使不大宽阔的殿堂空旷起来。在烛光环映的殿堂中央，摆放着一张绿呢覆盖的长桌，两边摆放着四把高背座椅。长桌上摆放着枣、金橘、鸭梨和精巧的成窑青花茶具，承受着烛光的照射，为空旷的殿堂增添了几丝生气。

内院大学士范文程独坐桌边，灰色的长袍和腰间那条缀有黄色流苏的蓝色束带，使他呈现了衰老疲惫的神色。他手抚着一只青花带盖茶杯，在惨淡的烛光中，面对长桌，寂寞地思索着近日来生活给予的启迪和这眼前即将出现的难以排解的纠葛，心绪烦乱而又心切如焚地等待着戌时更鼓声的敲响，等待着孝庄和多尔袞的到来，等待着这次秘密会谈即将产生的那个捉摸不定的结果。

“两个月前自己的曲阜祭孔之行，原是多尔袞为剪去圣母皇太后的羽翼而做出的安排。谁能料到，两个月后的今天，自己却竟然成了多尔袞和圣母皇太后之间的调解人。形势毕竟比人强，由嫉恨而给予自己的猜疑，竟然派生出一个幸运的机遇，使自己成了这场政治交易的见证人……

“两个月来，宫廷里演出的这场悲喜剧真是耐人寻味啊！喜庆的鞭炮

锣鼓，招来的却是有声无声的眼泪；漾溢着百花芬芳的理想，刹那间却化作湿阶污地的血痕；执掌兵权的王孙贵胄，原是一群‘论罪当死’的‘逆党’；剑拔弩张的对峙，却要产生一个‘和解’的婴儿。形势毕竟比人强，人啊，都在改变着自己原来扮演的角色……

“两个月来的明争暗斗，双方积淤的怨恨太深了，要在一次会谈中拍板‘成交’，谈何容易啊！进攻的多尔袞绝不会放弃已经攫取的地盘和俘囚——吞并了的正蓝旗，控制了镶蓝旗，捕捉到的豪格、济尔哈朗、索尼、鳌拜、塔胆。而防御的圣母皇太后，绝不会容许多尔袞插手两黄旗，绝不会再容许多尔袞通过爪牙对位育宫的控制。在这些极其关键、极其敏感的事体上，双方都是不会轻易让步的。更为担忧的是，辅政王多铎一直对这次‘和解’持反对态度。谋求接替摄政王权力和企图确立儿子多尔博为未来皇位继承人的野心，使这个混账辅政王成了这次和解的破坏因素，并不时地影响着野心勃勃的多尔袞……”

玄武门城楼上敲响的深夜戌时更鼓声打断了范文程的思索，懋勤殿外急促紧张的脚步声传来，范文程急忙走出殿堂。几盏红纱宫灯把丹墀照得通亮，多尔袞的二十名护卫亲兵，着甲戴胄，佩刀执弓，在吴拜的率领下，雄赳赳地奔上丹墀。多尔袞和多铎从护卫亲兵的行列中走出，被范文程迎进了懋勤殿。

多铎的出现，使范文程感到焦虑和不安：一个不祥的征兆啊！在四周烛光的映照下，他仔细打量着多尔袞的神色：一袭黑色的披风内，是一件黑色对襟柔软钢丝甲，显得剽悍和英武，冰冷的目光掠过懋勤殿内的一切摆设，显示了多疑的狡诈，细心的警觉和镇定的不安。范文程的心嗖地一下凉了：疑虑重重，难以相知相让啊！但转而一想：此地处于两黄旗控制之内，深夜涉险，他能不谨慎小心吗？

在多尔袞环视殿内、范文程喜忧未定之际，孝庄不声不响地走了进来，神奇地出现在多尔袞、多铎、范文程的面前。她身着一件银白色洒金旗装长袍，外罩一件藕色掐牙坎肩，肩披一条紫绸长巾，脚蹬一双褐色鹿皮飞云高靴。没有总管引路，没有侍卫护驾，只有一个婉儿提着一盏宫灯跟随，此刻婉儿已远远停步在门外的丹墀上。这潇洒的举止，淡雅的装束，镇定自若而微露喜悦的笑容，和眼前多尔袞的举止神态，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多尔袞在心慌意乱中拱手请安……

多铎在眼花神迷中躬身请安……

范文程在凝神思索中跪倒请安：以静胜动，以淡制浓，出人意料！力是什么？力从何来？圣母皇太后深悟其奥秘啊！

多尔袞在刹那间的慌乱中镇定下来：这淡雅的装束，这潇洒的举止，这自若的笑容，不过是自我做作的权谋表演罢了。他堆起笑脸，恭敬地说：

“一个月没有叩见皇太后，心愧神惭，惶恐不安。今日拜见，臣心甚愉，圣躬比往日更加福安，神情比往日更加慈朗了。实乃大清之福，臣捧心以祝贺。”说完，双膝跪倒，作戏般地叩头祝福。

一丝讪笑从孝庄的眉宇掠过，她伸手示意请起，神情轻松地说：

“谢摄政王。一个月来，你为朝政劳神焦思，我原以为形容也许要憔悴一些。今日相见，摄政王身体更加康健，神采更为飘逸。这也是大清之福啊！”

一来一往，两人都会意地笑了起来，多铎和范文程都附和着发出了笑声。

暗藏讥讽的笑，针锋相对的笑，违心凑趣的笑。笑声拉开了会谈的序幕，笑声把人们送到了各自的座位上——孝庄和多尔袞相对而坐，范文程坐在孝庄的身边，多铎坐在多尔袞的身边，笑声也使四周生辉的烛光，忧喜难分地跳动起来。

在笑声刚要停落之际，多铎突然拱手站起，用自责的“请罪”向孝庄发起了进攻：

“一个月来，臣处理朝政事务，由于急躁鲁莽，思虑不周，给皇太后和摄政王增添了不快，酿成了一些不该出现的误会，心神惶惶，时感不安，特向皇太后请罪。恭请皇太后教诲训导。”说完，向孝庄躬身为礼，并向范文程投去了求助的目光。

范文程素来厌恶多铎的人品，此刻也有着心理上的戒备。但在多铎求助的目光下，他突然觉得多铎的这种机敏和圆滑，对缓和刚刚开始会谈气氛还是有益的，而且明确表示了对孝庄的尊重。便附和地说：

“是啊，人生有许多不快，都缘误会而生。往者已矣，来者可追。请皇太后先作个谕示吧！”

多尔袞脸上闪过一丝由思虑而变为快意的微笑，伸手从银盘里拿起几颗殷红的醉枣，在手里玩抚起来。

在多铎攀着跌落的笑声拱手站起的刹那间，孝庄就进入了短兵相接的临战状态。她怀疑多铎名为“请罪”的进攻，可能是多尔袞预谋的企图，并很快从多尔袞闪过快意的一丝微笑中得到了证实。她望着面前的两个对手，浅浅地一笑，神情轻松地开了口：

“我原打算先听听摄政王的高见，可辅政王作了自责，范老先生又出来圆场，摄政王虽然没有说话，但从他的眼神看得出，也是要我先说。三个对一个，我认输了，就先提一个我最关心的事情，请摄政王回答……”

孝庄突然停住了，用沉静锐利的目光瞥了一下多铎，目光停落在多尔衮阴沉冰冷、毫无表情的脸上。

多铎露出了惬意的微笑：什么最关心的事情，不就是那个“逆党”吗？只要说出口来，就有戏看了。

多尔衮屏住了呼吸，他当然知道孝庄最关心的事情是什么，他把手抚醉枣的衣袖向上一撄，做好了回答和争论的架势。

范文程恍然大悟：上了多铎的当，帮了多尔衮的忙，使圣母皇太后处于被动的地位。政治争斗中，后发制人是取胜之路啊！他歉疚而忧虑地向孝庄看去，孝庄坦然一笑，从银盘中取来一只金橘，抬头向多尔衮提出了她最关心的事情：

“请摄政王说说，江南战场近来都有哪些变化？”

多尔衮愣住了，手里的醉枣停止了转动。

多铎茫然了，以为自己的听觉失误。

范文程放心了，长长舒了一口气，腰身一展，倚在椅子的靠背上。

“球”落在多尔衮的面前，该多尔衮表演了。

多尔衮反应极快，从孝庄巧妙的躲闪中，发现这个女人不愿在“逆党”这个关键事情上与自己交锋，也许是害怕刚刚开始会谈匆匆决裂。他决定利用孝庄此时的心理，逼迫孝庄接受何洛会进入正黄旗担任固山额真的安排。于是，他在刹那间的沉思之后，以极其强烈的忧郁心情，谈论起江南形势的变化：

“……总之，江南战场，贼寇气焰方炽，局势在继续逆转。南明桂王三万余人，窜入湖南，占据衡州、宝庆、永州、湘潭、湘乡、益阳之后，现正围攻长沙。广州李成栋叛变时，只有三千兵马，占据柳州、象州之后，兵马已达七千。江西金声桓叛变时，兵马只有五千，占据抚州、赣州之后，兵马已多达万人，金声桓并派人联络闽浙海贼，企图控制东南。湖广、赣、闽等地，确处于万分危急之中……”

多铎从多尔衮忧心忡忡的谈论中，心领神会地得到了启示，在多尔衮话语停歇的刹那间，他马上插了进来：

“如果皇太后能让谭泰、何洛会率两黄旗一部劲旅南下，臣以为，江南局势会很快好转。一年之内，即可消灭李成栋、金声桓和南明桂王小朝廷。”

多铎屏气停声，等待着孝庄的回答……

多尔衮睁大眼睛，等待着孝庄的回答……

范文程心里紧张了：一台双簧戏，其意不在江南，而在黄旗啊！他冷汗涌出，趋身向前，忐忑不安地看着孝庄。

孝庄神色如常，用手慢慢剖开了金橘，慢慢梳理剔取着橘子瓣上细细的筋丝。她看得清楚，如果不能制服多铎，今晚的会谈只能是白费蜡烛。她放下手中掰开的金橘，看看多铎轻声询问：

“辅政王的话，我全听明白了。辅政王，你真能在一年之内平定江南的叛乱吗？”

多铎一笑，迎了上来：

“皇太后忘记了，当年的南明福王弘光小朝廷、唐王隆武小朝廷，都有几十万兵马，都占有江南的富庶之地，不都是用不到一年的时间消灭的吗？”

孝庄微微一笑，不无感慨地说：

“辅政王记性真好！那是我们大清意气风发、叱咤风云的年月，令人怀念啊……”

多铎兴奋的神情消失了：这个女人对提出的问题，既没有赞成，也没有反对，夹插在一句感慨声中混过去了。一条泥鳅啊，明明是抓在手里，低头一看，早溜走了。

多尔袞脸上浮起一层清霜，一种暴烈的焦躁在心头翻滚着。

范文程微微点头，心里暗暗叨念：滑啊，诡啊！权谋之术，被这个女人吃透了。

孝庄注意到多尔袞神色的变化，她决定抓住多铎不放，向多尔袞逼去：

“辅政王，你说不用一年时间就可以消灭李成栋和金声桓，我相信。因为他俩都是反复无常的小人。他们原是明朝的将领，后来降清反明，今天又附明反清。像这种在战场上来回翻跟斗、杀回马枪的人，不会有多少汉人相信他，拥护他，就连现时的南明桂王朱由榔本人，对他们的上表称臣，恐怕也是三分相信，七分猜疑，更不用说像何腾蛟、瞿式耜那些将领谋臣了。可你说在一年之内消灭南明永历小朝廷，我可不敢相信，我们现时还没有那么大的能耐……”

多铎不服气地露出了讪笑。多尔袞用狡黠探索的目光审视着孝庄。范文程看得出，圣母皇太后要反击了，但他弄不清楚，圣母皇太后何以要强调江南形势的危急严峻？这不更证明多尔袞调两黄旗南下的需要吗？圣母皇太后啊，你到底打什么主意呢？

孝庄继续向多铎逼去：

“顺治二年，我们用了不到一年的时间，消灭了南明福王弘光小朝廷。可那个小朝廷为什么完蛋得那样快？我们心里总有个数吧！说穿了，是糊涂的弘光小朝廷的掌权人，上了摄政王的当，抱着一个‘分江而治’的幻想，把主要力量用于征剿闯贼，和我们搞‘联兵西讨’。结果，被你辅政王打了个措手不及。而且，弘光小朝廷的决策人都是明朝的遗老，除史可法那样的忠烈之士外，多数是吓破了胆子的软胎。就是那样一群‘软胎’成全了你辅政王的英名！……”

多铎听着有些刺耳，但事情确实如此，不好反驳啊！

多尔袞听得舒心：帷幄决战之功，这个女人也不敢忘啊！

范文程惊骇了：圣母皇太后寥寥数语，总结了一个王朝的败亡。胜自己多矣！

“顺治三年，我们用了几个月的时间，消灭了南明唐王隆武小朝廷。那个小朝廷，原本就是一个不成形的早产儿，又遇上了几个嘴馋贪吃不下奶的奶娘，如马士英、阮大铖之流。他们整天嘁嘁喳喳，自相水火，闹个不停，把剩下的一点力气，全用于整治那些依附他们的闯贼余孽上。摄政王帷幄决胜，在派出博洛征剿的同时，又派洪承畴老先生南下招抚。那些混饭吃的官们，不顾他们主子唐王朱聿键饿肚子，都潮水般地降了过来。博洛也就捡了一个便宜……”

多铎不再焦躁。多尔袞的神情也稳定了许多。范文程忘了观察多尔袞的神情变化，聚神凝目地注视孝庄。

“可现时的南明永历小朝廷，不似弘光小朝廷那样糊涂，更不似隆武小朝廷那样混乱。这个摊子，是一群亡命之徒和农军余孽的混合体，桂王朱由榔不过是他们举起的一个牌子罢了。四年来，经过征剿、杀伐、招抚、收买，识时务的明朝官吏、缙绅、文人、学士，归顺了我们；不识时务而又胆小怕事的明朝官员、缙绅、寒士，都消沉躲藏了，有的跑进庙宇当了和尚。剩下的都是我们大清的仇敌。看看桂王朱由榔手下的一些人物吧！何腾蛟，什么人？松锦大战中突围而出的明军骁将。瞿式耜，什么人？明朝的一个进士，虽不似史可法那样有名，但也是横了心肠、死不归顺的汉子。李过、郝摇旗、袁宗第什么人？是闯贼手下纵横天下的大将。这些叛贼，你能一战而定、一招而抚吗？再看看桂王朱由榔手下的兵马吧！现时不是摄政王讲的三万，而是五万。在这五万兵马中，何腾蛟所辖的明朝官兵，只有一万左右，而闯贼余孽所部的兵马，达三万多人。最近加入贼伙的一万黎庶，多是无地无业的刁民盗匪。这五万兵马，也许比南明弘光小朝廷的几十万兵马更难对付。如果献贼余孽孙可旺、李定国所部数万之众，东出川、滇而会合，敌兵可达十万之多。辅政王，你说，我们在一年之内能消灭这个对手吗？”

多铎沉默了，沉默于这个女人对江南形势的精辟分析，沉默于无言

答对的困窘。

多尔袞沉思了：沉思于这个女人的消息来源，沉思于这个女人的真知灼见，沉思于思绪烦乱的难决难断。

范文程醒悟了：圣母皇太后耐心地绕了一个大圈，已经摆脱了多铎的干扰，可能要与多尔袞直接对话了。

果然，孝庄不再理睬多铎，看着多尔袞说：

“中原形势更为险恶。大同总兵姜瓖，手握重兵，虎视京都，南明密使已抵大同，变在旦夕。保定府暴民为乱，聚众万人，据说领头的是闯贼留下的一个小校，极有组织才能。如果大同、保定同时发难，步闯贼甲申年间进逼北京的老路，咱们可要丢人现眼了。现时，诸王贝勒、文武朝臣，包括汉族官员都在看着我们，他们嘴里不说，心里却在询问：大清治理中原已有四年，为什么出了这么大的乱子？”

为什么出了这么大的乱子？多铎没有想过。多尔袞忙于内争，也没有认真想过。孝庄这么一问，他俩都哑然了。在这个“哑然”中，也包括了对孝庄这一提问的不解。

“叫我看，这个乱子的总根，就在我们身上……”

孝庄这一声回答，使多尔袞为之一震：自己是摄政王，首负其责啊！他感到有一股重压落在心头，是自己的心底浮起的，还是对方的目光送来的？他无暇分辨，只是聚精会神地捕捉着孝庄说出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字。

“广州总兵李成栋为什么叛乱？据说，我们派驻广州的一个参将，硬是要李成栋的女儿做他的暗房小妾。依仗满人的特权胡作非为，连一点面子也不留，人家能不反吗？江西总兵金声桓为什么要反？据说，他那个总兵还得受我们一个贝子的节制，连送给朋友一匹马也不能做主，他能不起兵作乱吗？洪承畴是我们派往江南的军务总管，听说出入城门还要验看腰牌，真是活见了鬼！当然，他们的举兵作乱，绝不会是为了这些小事小节，自有大的企图作底。但我们应当自省：这些狗眼看人低的规矩不统统改变，就休想过安生日子……”

多尔袞也听到过这些反映，但他是当作趣闻听的，没有深思，更没有想到会引起孝庄这样的重视。“见微而知著”，也许就是这个女人难于对付的地方。

“辅政王，你主管的六部衙门里，那些汉官侍郎都有实权吗？有个侍郎私下发牢骚说：他是辅政王案头的一个古玩，是摆样子给客人看的。这话虽然难听，可道出了实情。如今天下的百姓，十停有九停是汉人，为什么汉人就不能当六部尚书？为什么洪承畴就不能佐理政务？这些老规矩若不改变，你还想取得汉人的信服吗？……”

“江南和中原的黎庶为什么反对我们？‘圈地’、‘投充’种下的苦果且不去说，徭役赋税繁重也是一个原因。明朝的‘三饷’要了崇祯皇帝的性命，我们的徭役赋税也往自己的脖子上套绳索。辅政王，我们制定的丁赋是多少？是一丁纳银一钱至二钱吧，可山东有些地方，竟然一丁纳银二两，这还让百姓活不？我们规定的田赋是多少？是每亩地纳银九厘到一钱吧，可陕西、山西两地，有些府县竟然收到了五钱到七钱。这不是剥人皮、挖人心吗？听说湖广有些地方的税赋，已经收到了顺治十年，真是天下奇闻！河南有的地方不是征收赋税，而是派兵去抢，抢光为止，连个老母鸡也不留给百姓。汉人骂我们实行‘暴政’，骂得对。你强征抢夺，横征暴敛，还不是‘暴’吗？如果我们不及早轻徭减赋，与民生息，怕是真的要走上辽、金两代的败亡老路了……”

这些政治上、经济上、满汉关系上的严重弊端，被孝庄一口气抖了出来，震惊了多铎、多尔袞。范文程看着身边的孝庄，心里有些发热：这些弊端明摆在那里，谁看不见啊？可谁也不敢讲，怕逆拂了摄政王的威鳞，怕招来辅政王的怨恨，怕跌入“逆党”的深渊。只有这个女人有这个胆量，能讲得这样直，这样露，这样深，这样不顾情面，这样义正词严。如果说大清还有一个敢讲真话、实话的人，那就是这个女人了。

多铎心里感到难以忍受的委屈和不满，斜眼看着孝庄，觉得这个女人事事挑刺、找岔子，处处为汉人说话，一股脑儿地否定了几年来的朝政事务，简直像个造反的汉人。但他明白，自己是无力与孝庄抗衡的，他把眼光投向多尔袞，盼望多尔袞拍案而起，堵住这个女人专门挑刺的嘴巴。可多尔袞正在拧着眉头、咬着牙关、神情肃穆地静听着孝庄越显尖刻的话语：

“要取得这场战争的胜利，要扭转眼前的危急局势，出路只有一条：改变现时的田赋丁税规矩，先给老百姓一点甜头，让他们松口气，活下去；改变现时的官吏任免规矩，任命汉人为六部尚书，扩大汉官的人数，并给他们以实权，让天下汉人知道：这个朝廷也有他们的人，也有他们的份；改变现时满汉不准通婚的规矩，要准许满人和汉人结亲家，不要再画地为牢，把自己孤立起来。至于六部汉族尚书的人选，由你摄政王选定，我绝不干预。现时的朝政大权是你掌管的，我绝不讨嫌没趣地使你为难！

“历代的帝王将相，都酷爱权力、迷恋权力和不停地扩展权力。他们都依靠权力这个魔杖，发挥着自己的各类才智。在权力的使用中，完成了‘英明俊贤’和‘昏庸愚蠢’的分野。英明俊贤的帝王将相，用权力谋求江山的开拓、黎庶的安乐和国家的兴盛，而昏庸愚蠢的帝王将相，却用权力谋求私财、私产、私情、私欲，使黎庶涂炭，国家败亡。权力啊，能成就人，也能毁灭人！

“摄政王，我把心里的想法都摊出来了。大清的兴衰存亡，就要由你来决断了。”

殿宇里极度的宁静，四周的烛光也停止了闪动，孝庄的话语似乎仍在梁间环绕。

多铎被孝庄提出的大胆改变朝政的方案吓住了，吸引住了。尽管他仍然在猜度着孝庄可疑的意图和动机，但他已无法否认孝庄提出的方案，确是征服中原人心的当务之急。

范文程被孝庄的真知灼见和高明策略折服了。高屋建瓴的攻势，已使多尔衮产生了心理上的动摇；大胆地改变朝政的方案，已使多尔衮陷于极大的被动。对摄政王权力的尊重、确认和殷切的希望，又使多尔衮不能不动心。相形对比之下，那些在具体问题上的争论计较，似乎都降低了身份。一场激烈的讨价还价的政治交易，也许就在这个女人“论势疏心”的谋略论述中定型了。他满怀喜悦地向孝庄看去，孝庄正在拿起桌案上那只掰开的金橘，取出一片橘瓣放进嘴里，在慢慢地品味中注视着多尔衮。

多尔衮仍在拧着眉头思索着。他的手仍在不停地玩抚着几只醉枣。枣皮脱落了，酒汁沾手了，他似乎毫无察觉，心神专注地琢磨眼前的这个女人。

他熟悉这个女人。才貌俱佳，冷暖难测，轻松中隐有严峻，平淡中含有诡奇。有时十分坦荡，坦荡得令人心神不安；有时极其诡诈，诡诈得令人难以察觉。她在言语神情之中，巧妙地发出了和解的条件，也在言谈话语之中，表示了对几个关键争执的看法，只能使你心领神会，但又都是可伸可缩的承诺。聪明而难以驾驭的女人啊！

他嫉恨这个女人。在纷乱如麻、万事缠绕的困境中，具有居高临下、综观全局的目光；在帷幄决断中，具有快刀急火的气派；在实施方略中，具有谨慎入微的细心。今晚所谈论的一切，乍听是平淡无奇，可细加琢磨，却是一幅施政要目图。聪明的女人，比自己看得高，看得远，看得深啊！

他需要这个女人。在这风暴袭来的年月，需要她的才智，需要她的决断，需要她的细心，需要她主持象征威严稳固的紫禁城，更需要她随时指出自己的疏忽和失误。将来呢？将来也需要她的美丽啊……

突然，多尔衮把玩弄醉枣的手掌一抖，醉枣滚落在桌案上。他猛然抬起头来，果断而坚定地说：

“‘叛逆死党’一案，证据确凿，无可争议，但可以从轻处置；豪格监禁，索尼贬守昭陵，郑亲王济尔哈朗复亲王爵、出师湖广，鳌拜、塔胆、图尔格革职。锡翰、冷僧机原来也参与其谋，亦作革职处置。皇太后，这总可以了吧？”

“豪格监禁”，不就是要他的命吗？“索尼贬守昭陵”，不就是赶出北京城吗？政治交易，有得有失，也只好如此了……

在孝庄的思索中，多铎叫了起来：

“锡翰、冷僧机揭发‘逆党’有功，这样处置是不公平的……”

孝庄微微一笑，堵住了多铎的嘴：

“这个好办。锡翰、冷僧机革职之后，再下一道命令复职，让他俩跟随谭泰、何洛会率领两黄旗二万劲旅去征剿李成栋和金声桓吧！”孝庄投桃报李，在多尔袞插手两黄旗上也作了让步。“如果摄政王愿意，也让鳌拜、塔胆随军出征。与其留他们在北京闲住，不如叫他们去战场杀敌。”

多尔袞点头称是。但心里在想：让战争决定鳌拜、塔胆的命运吧！

范文程急忙插话，以确定这迅速的“成交”：

“两人同心，其利断金。南明桂王的覆亡，必定无疑了。臣问皇太后和摄政王……”

多尔袞挥手制止了范文程的话，狡黠地询问孝庄：

“听说正黄旗护军统领巴泰、前锋统领德马护、镶黄旗护军统领巴哈，都是骁勇多谋的年轻将领，皇太后是否也让他们随军出征？”

孝庄不假思索地回答：

“如果英亲王阿济格能前往大同府一带戒备姜瓖，以确保北京的安全，巴泰、德马护当然可以随军南下，征战江南。”

“那巴哈呢？皇太后要派他去保定府征剿那些暴民，以确保北京南路的安全吗？”多尔袞追问着。

“不！我想派伊罗根去保定府征剿暴民，也许比巴哈更为合适。再说，摄政王总不能把我熟悉的将领都调光啊！”

多尔袞笑了。他恨伊罗根甚于巴哈，他怕伊罗根更甚于巴哈。他得到了需要的东西和一个辉煌的前景。

孝庄笑了。她取得了和解，她摆脱了困境，她赢得了时间去准备她要达到的目标。

范文程笑了。他又一次参与了大清命运的一次转机，在他的谋臣生涯中，又记录了一次伟大的成功。

多铎也笑了。他的笑是勉强的。

会意的笑，舒心的笑和无可奈何的笑撞击着，迎来了四月三日子时的更鼓声……

二十二 战争.....也制造了一个权势炙热的多尔衮和一个谷底风寒的孝庄

在顺治五年闰四月四日议政王大臣会议召开之后，大清统治集团就雷厉风行地进行了军事调动和朝政改革，用软硬两手对付江南、中原日益猛烈的反清风暴。

五月上旬，谭泰、何洛会分别就任两黄旗固山额真之职，率领两黄旗两万兵马南下江西，会同南京各镇的“驻防”八旗，向李成栋、金声桓领导的反清军发动进攻。

五月中旬，江南军务总督洪承畴奉诏回到北京，以内院大学士的身份佐理政务。清廷为汉族官员树起了一个有职有权的榜样。

六月下旬，大清户部重新颁发“永行禁止”圈地、投充的谕示。并发布了“赈济流民”、“减轻赋税”的几项措施，以缓和汉族人民的反抗情绪。

七月上旬，伊罗根率领五千兵马直奔保定府，镇压造反的农民军。

七月中旬，清廷发布“增设六部汉人尚书，其品级俱与满洲尚书划一无差”的通令。提高了汉官的身价，显示了“满汉并用”、“满汉一体”的官吏新制。明朝降清重臣陈名夏、谢启元、李若琳、刘余祐、党崇雅、金之俊进入六部尚书之列，徐起亢也担任了都察院左都御史。几个月后，清廷又发布了尊重汉官职权的规定，明确提出：“满洲诸大臣如有干预各衙门政事及指摘内外汉官者，即行治罪。”以抑制满洲官吏的特权。

八月下旬，清廷礼部发布准予“满汉官民联姻”的谕示，明确规定：“自后，满汉官民有欲联姻好者，听之。”以缓和满汉之间的对立。

九月上旬，封大贝勒代善之孙勒克德浑为多罗承顺郡王，封褚英之子尼堪为多罗敬谨郡王，封饶余郡王阿巴泰之子博洛为多罗端重郡王。以缓和满洲贵族内部的纷争。

九月中旬，任命郑亲王济尔哈朗为定远大将军，出师湖广，征讨南明永历政权和附明抗清的闯王李自成的余部。同时，任命英亲王阿济格为平西大将军，以北上漠北蒙古各部安抚使团的名义，出师浑源、桑乾河一带，专门对付大同总兵官姜瓖。

十一月中旬，封多尔衮为皇父摄政王，标志着多尔衮权力的扩大和集中，也标志着大清统治者对江南、中原汉人第三次征剿镇压的开始。

顺治六年（1649 年），又是一个血火交织的年月。满洲八旗奔腾的铁蹄、撞击的刀剑、飞蝗的羽矢、滚动的烟云、烧杀的烈火、砍伐溅起的血雨、横卧疆场的腐尸，毁着山林村庄，污着原野山川，使江山伤痕累累，使大地血迹斑斑。

二月，金声桓兵败南昌，投水自尽。赣江水面漂浮着成百上千南明士兵的尸体，压住了汹涌的波涛。

三月，李成栋兵败信丰，死于疆场。山冈上是成百上千的无头死尸，血污着南明的戎装。

八月，起兵反清九个月的大同总兵官姜瓖被部下杀害。阿济格进入大同，血洗全城，毁了城池，留下的是一片瓦砾和一圈二尺高的墙基。

十一月，伊罗根平定了保定府的农民起义。起义者九千余人，被杀者十之八九，逃散者十之一二。几个造反头领，负伤被俘。

十二月，南明永历政权兵马主帅何腾蛟在转移中被清兵俘获，用叫骂回答了济尔哈朗的劝降，被砍掉脑袋，就义于长沙。附明抗清的闯王余部，由高一功、李来亨率领到达巴东的西山，与另一支附明抗清的闯王余部郝摇旗、刘体纯会师，联络郧西王光兴等部，称为夔东十三营，继续进行更加坚决的抗清斗争。

战场上的伤亡和战场外的损耗，同样摧残着满洲贵族集团：

顺治五年十月，大贝勒代善病死床榻。临死前十分可怕和恐怖，瞪着血红的眼睛，有气无力地、不断地呼唤着他的子孙硕托、阿达礼、勒克德浑的名字，人们都不解其意，无法使他安静。这时，孝庄急来看望，见状，心如刀绞，泪珠滚落。她悄声对代善说：“大贝勒放心，勒克德浑在湖广安然无恙，日后也不会落入别人的陷阱。”六十六岁的代善才平静下来，合上眼睛咽了气。

顺治六年二月，正黄旗护军统领巴泰，被金声桓的守军射杀在南昌城下。前锋统领德马护中了金声桓的埋伏，丧命于赣江岸边。传说，当这个消息传进宁寿宫，孝庄正在进早膳，她大惊失色，手里的粥碗失落，米粥弄脏了衣襟，她毫无察觉地闭上眼睛呆坐着，半天没有动静。

三月，三十六岁的辅政王多铎，因出痘病亡于豫亲王府邸。征战在外的多尔袞，不得不扔下拒不投降的姜瓖，从大同前线匆匆返回。失去“左膀”的痛苦，使他行至居庸关就脱去戎装，身着素缟，疾驰入京。

四月，孝端皇太后病亡于慈宁宫。这个在皇宫里生活了三十四年的女人，一直不愿过问朝政，却被朝政弄瘫了肢体，夺去了言语。在弥留之际，她痛苦地看着坐在床边的孝庄和跪在床前的福临，嘴不能说，手不能写，心里憋着的话，化作泪水流个不停，直到泪水流干，眼窝深陷。苏麻喇姑用手抚合了孝端皇太后至死仍不放心的眼睛，才落下了这

个女人眷念亲人的帷幕。孝庄流着泪跪在床前叩了三个叩地头，送别四十九岁的姑姑离开了钩心斗角的紫禁城。

十二月，多尔袞的王妃阿尔桑病亡。多尔袞下令两白旗牛录章京以上官员去纓祭告。半个月后，多尔袞以玉册玉宝追封阿尔桑为敬孝忠恭元妃。

十二月，肃亲王豪格死于狱中。死因不明。有忧郁气结而死的公开议论，有被多尔袞谋杀而死的暗地传闻。当孝庄亲自去天牢视尸时，尸体已经埋掉了。孝庄从天牢返回宁寿宫，就病倒在床。肃亲王府的财产，俱为多尔袞攫有了。

战争，战争迅速地改变着一切。人们在战争中用特殊的才智、追求、胆略和艺术，制造了一个恐怖的中原和一个流血的江南，也制造了一个权势炙热的多尔袞和一个谷底风寒的孝庄。

顺治七年春节破五刚过，广州、南昌、大同、保定等地征战将领凯旋班师即将回到北京的消息，像春风一样吹遍全城，为诸王贝勒、宗室王公和居住在北京的十多万满洲，增添了年节喜庆的新内容，给出征将领士卒的家眷送来了喜讯福音，也给街巷细民百姓送来了安定的感觉和希望。人们相传着，谈论着，成了见面寒暄的主要话题。正月初十左右，崇文门外、东直门外、西直门外、德胜门外，相继搭起了十里郊迎的高大牌楼和彩棚，立即强化了这次征战胜利的分量，无声地宣告了大清第三次征战中原、江南的胜利。紧接着，皇父摄政王多尔袞决定正月二十六日在五凤楼前举行“献俘受俘”隆重典礼的消息又哄传起来，立即把人们已有的兴致推向了高潮。这是大清入关六年来第一次“献俘受俘”啊！诸王贝勒高兴了：早就该这么干。杀一儆百，镇一镇那些不服管的汉人。满洲官员高兴了：一年来，朝里的汉官，有几个翘尾巴了，该浇他们一盆冷水了。迁来的满洲人高兴了：北京城里汉人多，满人少，该显显满人的威风了。街巷里的细民也高兴了：明朝年年喊“献俘宫阙”，可连一个“俘”也没有看到。今年能看到这少有的热闹，也算开眼界了。一些半桩小子更为高兴，见识见识那些造反作乱的好汉硬种，也不枉生在北京。人们各种各样的情绪交织着、冲动着，借着一年一度的元宵节喷发出来。

诸王贝勒、宗室王公们，不再在府邸门前玩花灯了，而是成群结伙地奔往南海、北海、什刹海、积水潭大放花灯，名曰：“放海灯”。圆月东升，水波粼粼，各样花灯，无奇不有，大者如箩、小者如盅，密密点点，不计其数。灯若星辰，水若碧天，随波而动，天上人间。借以抒其情怀，昭示武功……

官绅商贾们大玩“散灯花”以辟晦迎祥，各式花灯悬于门前，不夜烛火照亮堂奥，燃鞭鸣炮，内外交响，始于月升，终于月落，不知夜之来去……

数万满人拥往街头，成群结伙，彩衣戏装，举灯起舞，和歌而唱。街巷细民，蜂拥而出，观赏助兴，终夜不息……

正月十五、十六两个晚上，竟然折腾得全城沸动，昼夜不分，晨鸡不鸣。在这沸动的“海灯”、“灯花”和歌舞中，皇父摄政王多尔袞的声望功德随之而闯进臣民们的心目中。

正月十七日，谭泰统率的正黄旗部分官兵和押解的三十名俘囚抵达北京。

正月二十日，何洛会统率的镶黄旗部分官兵和押解的二十名俘囚抵达北京。

正月二十一日，阿济格统率的两白旗、正蓝旗部分官兵和押解的五十名俘囚抵达北京。

正月二十二日，伊罗根统率的镶黄旗部分“禁旅”和押解的十名俘囚抵达北京。

连日不断的文武百官十里郊迎，连日不断的押着俘囚游街夸功，连日不断的演戏般的祭告天坛、拜告太庙，把一幅天下大定的图景呈现在北京居民的面前，突出地强化了皇父摄政王多尔袞的恩德和声威。

正月二十五日，兵部和礼部完成了“献俘受俘”隆重礼典的一切准备。黄昏时分，五凤楼以庄穆、威武、辉煌、森严的气派，引起了承天门广场上游人们新奇的关注，都蜂拥金水桥头猜测着，谈论着。这时，从人群中走出一个五十多岁、身着蓝色长袍的长者，默默地穿过人群，与守护的禁军几句低语，便走过金水桥，走进了承天门，向五凤楼走去。

五凤楼前宽阔的、青砖铺垫的广场，已经用水洗刷干净，青砖露出本色，在夕阳的辉映下，泛着点点蓝光。他注视着砖地上标明的文武百官和正黄旗、镶黄旗、正白旗、镶白旗、正蓝旗“献俘”的位置，望着晚风中猎猎飘展的各旗旗帜，不禁对陷于湖广，正与南明闯贼余部对峙的济尔哈朗和勒克德浑担心了：此时此地，已没有两红旗和镶蓝旗的位置，也许是一个不祥的征兆啊！他抬头向五凤楼城楼望去，正中的楼檐下，张着一顶金顶黄盖，下边想必是皇上“受俘”的御座了；两边是两张银顶黄盖，想必是摄政王多尔袞和英亲王阿济格的座位了。是啊，代善病故，豪格屈死，多铎病亡，济尔哈朗征战在外，崇德年间存留的六位和硕亲王，现时只有多尔袞和阿济格两个人，还能有谁能够列于皇上左右呢？他慢慢移动目光注视着五凤楼东西两侧的城楼，千百面五色彩旗送来了“哗哗”的响声，似乎在诱发他对明天的“献俘受俘”礼典真情实意的猜测和联想，又似乎在提醒他，这千百面五色彩旗之后，将伏有千百名弯弓搭箭的神射手。他心里一阵疑惑和惶恐：这刀兵暗伏、左右夹击的安排，不正是今后一个时期宫廷政局格式的写照吗？他忧心忡忡地在五凤楼前徘徊着，思索着，任凭夕阳落下，夜幕降落，繁星出现。当

入夜酉时的更鼓声敲响，他心里终于涌现出一个应付眼前事态突变的想法，便急速地走进五凤楼门洞，向宁寿宫走去。

木讷少言，胸有城府的宁完我啊！

宁寿宫依然宁静庄穆地矗立在夜色之中，乍看起来，什么也没有变：衍祺宫的宫门上，依然亮着两盏红纱宫灯；丹墀上依然摆放着铜鼎、铜炉、铜鹤、铜孔雀；殿檐下的回廊里，依然走动值班着的宫女；东稍间孝庄的卧室里，依然辉映着跳动的烛光；东次间的宫凳上，依然坐着忠贞做伴的婉儿，忠贞的婉儿啊，依然穿着那件红缎洒金对襟衫，忙里偷闲地做着针线活。可仔细一看，一切又都全变了：宫门上的宫灯，似乎失去了去年的艳丽；丹墀上的铜鼎铜炉，似乎泛着清冷的寒光；檐廊下宫女脚步，似乎变得趑趄迟缓；孝庄卧室的烛光，似乎显得有些昏暗；东次间里的婉儿，似乎消瘦了许多；婉儿的那件红缎洒金对襟衫上，似乎有着几点隐隐的泪痕；婉儿手中针线走动的节奏，也似乎有些迟疑了。宁静清雅的衍祺宫，似乎多了一层不安和忧怨，变得清冷凄凉了。

在这清冷凄凉的气氛中，在一盏跳动的烛光下，孝庄正在卧室窗下的桌案前，参阅着兵部上呈的俘囚名单。乍看起来，她什么也没有变。容颜依然秀丽甜美，神采依然楚楚动人，发丝依然漆黑如墨，双目依然流盼生辉，衣着依然合体飘逸，举止依然轻盈自若，一年的雨雪风霜似乎不曾侵扰过她，使她那动人迷人的神韵，依然保持着昔日的魅力。可仔细一看，一切也都变了：秀丽甜美的容颜上，不只是秀的轮廓、丽的光彩、甜的微笑、美的魅力，而是多了一层深沉、冷漠和残酷。那饱满宽阔的额头上出现的一道浅浅的皱纹，也许是大贝勒代善病故时留给她的印迹；那洁白细嫩的双颊上出现的一层冷漠，也许是巴泰、德马护的阵亡留给她的纪念；那精巧动人的嘴角上浮起的一丝狡黠，也许是孝端皇太后有手难写、有口难说的死，留给她的嘱托；那晶莹迷人的眸子偶尔露出一丝寒光，也是豪格的死因不明，使她在不歇地寻索；漆黑如墨的发丝中，偷偷生出的几丝白发，也许是她对贬守昭陵的索尼深沉的怀念；合体飘逸的衣着显得有些松宽，也许是她对陷于湖广的济尔哈朗和勒克德浑急切的冀盼。她确实有些变了，在那秀丽甜美和诡诈冷漠的融合中，显露了一年来的雨雪风霜留在她心头的痛苦和忧思。

孝庄看完俘囚名单，用手猛力一推，俘囚名单落下桌案。

“活见鬼了！这样一些俘囚，也要搞‘献俘受俘’，真想得出来！”说罢，她站了起来，在室内走动思索着，俘囚名单上留下了她来回走动的脚印。

“这是一些什么样的俘囚啊？一百一十个罪犯，够得上‘献俘受俘’的有几个呢？谭泰要献的三十个俘囚，最大的是一个参将。何洛会要献的二十个俘囚，连一个参将以上的贼子也没有。阿济格要献的五十个俘囚，只有一个副将，还是姜瓖帐下一个挂着副将虚名的幕僚。伊罗根要

献的十个俘囚，倒有四个是保定府造反的头目，其中一个叫‘草上飞’的只有二十六岁，根本没有什么名气。把这样一些人弄到北京，献俘阙下，是张扬征战的功绩呢？还是要贻笑天下？真是一场儿戏啊……可这儿戏般的‘献俘受俘’明天就要举行了，决定前，不呈笺表，决定后，不见禀奏，连这样荒唐的俘囚名单也是刚刚送来的啊……”

孝庄停止了走动。权力遭到削弱、尊严受到嘲弄的屈辱感化作怒火中烧，一种不能容忍的报复感涌上心头。几乎就在同时，一种更为强烈的孤独感跟踪而来，笼罩了她整个的心。她颓然地跌座椅子上，心情沉重而凄然了：

“战争，这场战争啊，消灭了李成栋、金声桓、姜瓖，失去了豪格、代善、巴泰、德马护和姑姑，也打垮了自己。真正的胜利者，只有多尔衮。他获得功名、声望、权力和征战前所梦想的一切。自己种下的‘瓜’得到的却是‘豆’，不，哪里有‘豆’啊？手里抓到的，只是一把扎手的蒺藜……”

“俘囚是什么？是战败了，被缚了，失去了原有的权力，失去了按自己意志行事的可怜虫。自己现时的状况呢，不也是一个俘囚吗？一百一十个枷锁在身的俘囚，明天将在五凤楼前，为造就多尔衮的文治武功而失去头颅。自己呢，也许会在明天以后的某一天，为完成多尔衮的登极大典而走上祭坛……”

“屈辱啊，愧对死者的屈辱，愧对生者的屈辱，锥心刺骨难以忍耐的屈辱啊……”

孝庄面对烛光，怀念着贬守昭陵的索尼。心头隐约出现了苍茫的昭陵和高大陵丘前一个皂衫皂裤、低头徘徊的身影……才思敏捷的启心郎啊，你何日才能回到我的身边？

孝庄面对烛光，思念着远在湖广的济尔哈朗和勒克德浑。心头隐约出现了险峻的山峦、绿色的深谷和无数蓝色帐篷组成的一片营地……手握重兵的盟友啊，何时才能班师回朝呢？

玄武门城楼上酉时的更鼓声传来，接着是东长街传来的梆子更点声，敲打着孝庄的心……

苏麻喇姑轻轻地推开衍祺宫东次间的门，婉儿一愣，急忙放下手里的针线活迎了上来。往日见面时的嬉戏取笑，已被无声的相亲相依的一笑所代替。但此刻的相视一笑，细心的婉儿察觉到苏麻喇姑的笑意似乎是故意装作的，而且在这装作的笑意中，含有不易察觉的爱怜。唉，在这百哀聚集的宁寿宫，谁还能真的笑逐颜开呢？她急忙挪动宫凳请苏麻喇姑落座，苏麻喇姑端详着婉儿，眸子里露出大姐姐细微的关切和爱抚，像是有什么话要说。但在眸子微微转动之后，转过头去，望着内室，悄声询问：

“她在干啥？”

“午后，镶黄旗护军统领巴哈来过，不知谈了些什么。巴哈走后，她一直在想，连晚膳也没有吃。刚才兵部送来一份笔表，说是明天‘献俘受俘’的俘囚名单……”

“那个名单你看过？”苏麻喇姑急忙询问。

“没有看，也懒得看。什么‘献俘受俘’，不过是给别人脸上贴金罢了。”

苏麻喇姑舒了一口气。为了打发婉儿离开，低声打趣地说：

“伊罗根和我一起进宫的，或许要取些银两、换换衣裳什么的，你快回去看看，我在这里照应她……”

婉儿急忙捂着苏麻喇姑的嘴，嗔怪地说：

“也不看是啥年月，还有心闹着玩……”

苏麻喇姑挥掉婉儿的手，笑着说：

“啥年月？折腾的年月！热闹的年月！不就是各路兵马班师回朝、摄政王要演出‘献俘受俘’的大戏吗？凡是戏，里头总有假，要都是真的，就不叫戏了……”

这时，孝庄开门走出。她听见苏麻喇姑进来，急切地想知道苏麻喇姑带来的新消息，当听到两个贴心侍女在低声打趣的亲切话语时，她感到宽慰；当听到苏麻喇姑对眼前形势无惧无畏的讥讽时，她受到鼓舞。这个伴嫁而来的侍女啊，心总是和自己相通的。

苏麻喇姑看见孝庄，急忙请安问好，并呈上了一份文书：

“这是兵部为皇上拟定的一道谕旨，要皇上在明天的‘献俘受俘’礼典上宣示。兵部来人还说，这道谕旨，是摄政王看过的……”

孝庄接过文书，没有立即展开，抬头对婉儿说：

“伊罗根既然回宫取银两、衣物，你快回去看看吧。”说完，转身走进了卧室，在烛光下审视着兵部拟定的“谕旨”。苏麻喇姑把婉儿推出东次间后，便转身进了孝庄的卧室。

兵部拟定的这道“谕旨”是“献俘受俘”礼典中最后的一个项目：总督官向皇帝献上俘囚名单后，皇上必须说几句话以决定俘囚们的命运。如果是年长执政的皇帝，或“杀”、或“赦”、或“交刑部议处”，张口说出就是了，用不着兵部操心，他们也不敢操这份闲心。可现时的皇帝，是个年幼而不亲政的牌位，这几句话必须由兵部事先拟定，再由福临的嘴巴

说出，变成决定俘囚命运的“谕旨”。

这道“谕旨”很短，是这样写的：

朕冲龄践位，习知于宫，赖皇父摄政王英明天纵，躬任劳怨，帷幄决胜，以周公之德，孔明之忠，吐哺握发，致治升平。挥师入关，定鼎燕京，收拾明疆，中原承统；剪除流贼，扫荡残明，天下归心，功耀日星；叛逆绝迹，暴民俯伏，恩被四野，禹域澄清。所献俘囚，一律斩首，昭皇父摄政王之功烈，仰皇父摄政王之雄风……

孝庄气咽心胸，不能卒读，脸色苍白，双手也颤抖起来：君臣颠倒，丧心病狂，这是逼着福临下跪啊！

她恨多尔袞的飞扬跋扈，竟然如此放肆地颐指气使！

她恨兵部的趋炎附势，竟然如此的谄媚无耻！

她明白：这样的话，福临是一个字也不能说的。此等话语一出，还有什么皇帝？连一个人的尊严也没有了。

她提起笔来，在这道“谕旨”上用力画了一个大“×”，把所有的愤怒都倾泻在一百一十个俘囚的身上，抓起“谕旨”扔给一边的苏麻喇姑：

“杀吧，杀吧！所获俘囚，一个不留！一个不留！”

苏麻喇姑接过“谕旨”没有说话，也没有离去。她为孝庄添了一杯热茶，默默地坐在桌案边的一张椅子上，等待着怒气在孝庄心头消失。

也许是苏麻喇姑沉静的举止使孝庄对一时的暴烈急躁感到内疚，也许是那种绞心的屈辱感迅速为长期形成的情谊所代替，孝庄双手抚着乌黑的发丝，闭目沉默片刻，长长舒了一口气，对着苏麻喇姑赧然一笑说：

“你看，我都快叫人家逼疯了……”

苏麻喇姑看着孝庄，心疼了，鼻酸了，泪水几乎滚了出来。难啊，母后皇太后病故了，失去了靠山；索尼流放了，失去了智胆；豪格屈死了，失去了帮手！巴泰、德马护战死了，失去了隐藏的尖刀利剑；济尔哈朗和勒克德浑陷于胡广，失去了可以借助的力量。如今就剩下这个孤独的女人要对付凶狠奸诈的多尔袞和多尔袞掌握的朝廷了。苍天不公啊，是她几次主动完成了与多尔袞的和解，是她几次决定了大清命运的转机，是她做出了巨大的让步确保了这次征战的胜利，是她极力倡导了消弭汉人不满意的朝政改变。可结果呢？苍天偏袒了心狠手毒的多尔袞，亏待了这个心高命薄的女人。

苏麻喇姑知道，此时她需要的不是同情和宽慰，不是叹息和怜悯，

更不是笑声和眼泪。她需要力量，需要鼓舞，需要拼杀的勇气，需要铁的胆、火的心：

“疯？谁逼疯谁还难说呢！说不定咱们没有疯，别人就先疯了！”

“你这样想？”

“咱们死了人，他也死了人。咱们失去帮手，他也失去了帮手，还是一个抓实权的大帮手。再说，他那身板，病是越来越多，越来越重，朝里现时为他烧香火的香客，又都不是瞎子……”

孝庄心里热了。尽管她清楚苏麻喇姑的话里，有许多是出于情感和愿望，但摆出的那些火辣辣的看法，不是没有道理的。唉！人在心冷的时候，一星火焰也暖心壮胆啊！她端起茶杯呼了一口茶，舒了一口气说：

“借你的吉言，但愿我们能熬过这道难关。”

苏麻喇姑看见孝庄脸上出现了宽慰的神色，说话的口气也缓和了，便轻声问道：

“皇太后看到的俘囚名单中，有个叫‘草上飞’的人吗？”

“是保定府那个造反的头目吧？今年才二十六岁。”

“也要斩这个人吗？”

“噢？……”孝庄疑惑地看着苏麻喇姑。

“他的真实名字叫辛怀俭……”

“你怎么知道？”

“他是婉儿的亲哥哥。”

孝庄手中的茶杯一斜，茶水洒在地上，神色变得异常严峻，目光变得异常凶狠。苏麻喇姑急忙跪倒禀奏：

“为了明天能够顺利献俘，伊罗根今天午后对保定府的十个俘囚又进行了一次审讯，才弄清楚‘草上飞’的真实姓名叫辛怀俭，是婉儿的亲哥哥。伊罗根不敢隐瞒真情，又不敢直接向皇太后禀奏，刚才要奴婢转禀皇太后明察……”

孝庄霍地站起，厉声问道：

“伊罗根要废公徇私吗？”

“不，伊罗根只是想向皇太后表明心迹：任何事情，绝不对皇太后隐瞒丝毫。因为此事关系重大，若被摄政王探知，事必涉及宁寿宫。伊罗根让奴婢私下奏明之意，是请皇太后有所防备。伊罗根表示：如果皇太后需要，他愿与婉儿负株连之罪，为皇太后献身。伊罗根发誓说：在皇太后没有谕示之前，他绝不向婉儿吐露一个字。皇太后，你误解了伊罗根的忠心。”

孝庄一下子跌坐在椅子上，心里全乱了。

“天耶？命耶？这样的事也闯进宁寿宫来了……”孝庄一声叹息，双手掩面，无可奈何地伏在桌案上，默默梳理着这突然浮起的乱麻般的思绪……

辛怀俭的造反起因十分简单：九年前，妹妹婉儿被清兵掳去之后，母亲哭瞎了眼睛，每晚黄昏，总是站在村口，呼唤着婉儿的名字，等待着女儿归来。九年啊，三千三百个黄昏，等来的不是婉儿，而是迁移入关的满洲，是飞马圈地的绳索，是失去一切的“投充”。顺治四年，眼睛泪尽的母亲被满洲庄主撵出田庄饿死了。父亲具状诉官，被县衙知事打死在大堂上。家破人亡的仇恨，逼着二十四岁的辛怀俭拉起杆子造了反，不到两年时间，聚众五千多人，在保定府掀起了震动清廷的风暴，成了农民起义的头目之一。

孝庄当然不会想到这些，也不愿知道这些。她在按照自己的需要思索着：

“宁寿宫也沾上了贼味匪气啊，真是阴错阳差的安排。这个草丛里蹦出来的俘囚，可能毁掉自己的一生，刑部里布满了多尔袞的爪牙，能闻不到一点味、听不到一点风吗？杀掉这个俘囚，也许是最为安全的办法。可是，怎样向伊罗根说呢？婉儿能不起怨恨之心吗？难道也要株连杀掉吗？……

“需要伊罗根啊！需要伊罗根对多尔袞不解的仇恨，需要伊罗根高强的武艺为自己出力，需要伊罗根知恩不忘的忠心保卫自己的儿子福临啊！……

“需要婉儿啊，蒙丽花死了，婉儿是自己心灵上的慰藉。不仅因为她长得像蒙丽花，还因为她与蒙丽花有着酷似的聪颖和泼辣。再说，苏麻喇姑去了位育宫，婉儿成了自己的帮手，她有着与苏麻喇姑同样的忠心。她是自己六年心血培养的啊……

“战争杀掉了巴泰、德马护，多尔袞逼死了豪格和姑姑。自己也要亲自杀死婉儿和伊罗根，让多尔袞舒心顺气地看热闹。天下有这样傻的女人吗？可是，大清的皇太后，却要保护一个反对大清的贼子，天下又有这样愚蠢的皇太后吗？……”

孝庄抬起头来，一把抓住苏麻喇姑：

“你说，我们该怎么办？……”

在孝庄伏案思索中，苏麻喇姑也在低头思索。因为她肩上没有孝庄那么重的包袱，心里没有孝庄那么多的感情冲撞，又处于客观的地位，所以，她的思索的结论，比孝庄更为明确和现实：保住这个俘囚的生命，换取婉儿和伊罗根更深、更厚、更牢固的忠诚，以对付多尔衮。孝庄的询问，给了她一个极好的时机：

“皇太后明察。摄政王搞的这个‘献俘受俘’，原是一场跳加官，不能让他太顺心了。你一味退让，反而露了咱们的底。对待这个‘草上飞’，要奴婢看来，只有两个字……”

“两个什么字？”

苏麻喇姑正要低声讲出，婉儿惊慌地闯了进来：

“皇太后，出了大事了……”

苏麻喇姑一把搀住婉儿，孝庄霍地站起，她俩都以为伊罗根把“草上飞”的情况告知了婉儿，一时都愣住了。孝庄在刹那间的迟疑之后，厉声问道：

“出了什么事？……”

婉儿双膝跪倒禀奏：

“快救救肃亲王的王妃阿尔寨吧！今晚，摄政王要纳她为妃……”

孝庄蒙了，苏麻喇姑傻了，她俩都呆住了。婉儿放慢声音说道：

“刚才肃亲王府总管禀报：王妃阿尔寨已不在天牢，被人抬进了南宫王府，今晚就要纳为摄政王的妃子了。”

孝庄听清了。头昏，胸闷，心里像堵着一块带棱带角的五色石，难受得想吐，可又吐不出来，无力地坐在椅子上，沉默了，泪滴了。

苏麻喇姑听清了。震惊，慌乱，愤恨，怜悯，想叫，想骂……各种心情搅在一起，汇成了控制不住的泪水，顺着面颊滚落下来。

婉儿讲清了。她是从睿亲王府逃出来的，知道多尔衮的凶狠残暴，特别是对软弱善良的女人。她瘫软在地，无力站起，双手掩面，弯下腰去，以头触地，咬紧牙关地呜咽起来，泪水湿面了。

宁寿宫里，三个女人都在流泪。

孝庄的泪水为谁而流？为了豪格在地下那不安的灵魂，为了阿尔寨难堪而可怜的遭遇，更为了自己日后难卜难定的命运啊！

历史上残酷的权势之争，其结尾，总是在可怜的女人身上，留下了难以洗刷的血花。胜利者跃马于失败者的妻妾肉体之上，发泄其心灵上、精神上、肉体上的报复，在这种曲扭人性的特殊享受中，施行人间最为残酷的肉刑。历史上这种令人心神战栗的传闻，终见于今夜的南宫王府，而且是胜利的叔王跃马于他的侄媳肉体之上，真是罕见的残忍啊！天哪！自己与多尔衮这场较量失败之后呢？也是这样的命运吗？……

苏麻喇姑的泪水为谁而流？为了肃亲王悲惨的结局，为了皇宫里无奇不有的惨剧，为了可怜的阿尔寨，更为了她的主子孝庄：

“红颜薄命啊！都说阿尔寨的长相、个头酷似皇太后，这也是一种不祥的征兆啊！六年来，主子高贵的皇太后身份，震慑着多尔衮贪婪好色的目光；主子手中紧握的后宫特权，压制着多尔衮心中淫乱成性的邪火。如果有那么一天，高贵的身份遭贬了，手中的权力失落了，可怜的主子，不也是多尔衮的猎物吗？天哪，但愿在这皇宫里，别再出现第二个阿尔寨……”

婉儿的泪水为谁而流？为了她死去的主子——多尔衮的福晋——其丽格，为了苦命的、俘囚一样的阿尔寨，更为了长相、个头都酷似阿尔寨的孝庄：

“但愿天上的雷电，头上的流星，胯下的坐骑，能显露灵光，劈死、砸死、摔死那个没有人性的淫鬼，让阿尔寨得到拯救，让皇太后免于横灾……”

一盏泪烛，映照三个流泪沉默的女人。

一个值夜的宫女急急走了进来，向孝庄跪倒：

“禀奏皇太后，内院大学士宁完我大人请见皇太后……”孝庄心头一热，站了起来，正要下旨在宁寿宫正厅召见宁完我，一阵急剧的、有节奏的“二踢脚”鞭炮的响声隐隐传来。她仔细一听，是从南宫王府的方向传来的。她神情凄然，脸色苍白，手扶桌案，喃喃自语：

“阿尔寨，我……”孝庄咽下了要说的话，泪珠又滚落下来。

深夜戌时的更鼓声响了，显得格外的惨人……

二十三 洞房花烛之夜。多尔衮发现了奇情异趣。

“砰啪”不停的“二踢脚”确实是在南宫王府门前腾空爆响的。它向深夜未睡的人们宣告：一个奇特的纳妃拜堂仪式，正在南宫王府的正殿里举行。

说它“奇特”，因为这桩婚姻的大媒是大清的刑部尚书吴达海。一个月前，肃亲王豪格不明不白地死在狱中，在多尔衮亲自主持的议政王大臣会议上，在决定举行“献俘受俘”隆重礼典的同时，也决定了对“逆党”罪魁豪格拥有财产的处置：豪格的巨大财富归多尔衮所有；豪格的妻妾子女分给英亲王阿济格和弹劾豪格有功的大臣为奴。多尔衮当即就“号”上了豪格的王妃阿尔寨，并私下叮咛刑部尚书吴达海，把阿尔寨看押在一个特殊的牢房里，进行耐心的“训导”。吴达海遵照多尔衮的谕示，先用慢功温火改变阿尔寨寻死上吊的念头，再用长袖清音驱散阿尔寨心头的悲哀，继而用美味佳肴丰满阿尔寨消瘦的肌体，最后用幼儿幼女、亲朋故旧的一大串性命改变阿尔寨的坚贞……刑部尚书吴达海用尽了一切不属于刑部职能的办法，为多尔衮制造了一个称心如意的洞房花烛之夜，完成了对这个女人的特殊“判决”。

说它“奇特”，是因为这个纳妃拜堂的时机，也是由刑部尚书吴达海提出的。今天清晨，坚持了一个月不屈斗争的阿尔寨，在消沉不语、不吃、不喝之后，突然神奇地改变了强硬的态度，痛快地答应了多尔衮纳妃的要求，使吴达海一个月来焦头烂额的操劳修成了正果。今天午前巳时，吴达海向多尔衮禀奏了“牢房大捷”，并大胆提出了在“献俘受俘”的前夜举行纳妃拜堂仪式的奏请。多尔衮当即同意，并谕示吴达海具体办理。这样匆忙的决定，在吴达海来说，也许怕夜长梦多，阿尔寨会变卦反悔，使他的前功尽弃，不好交差。在多尔衮来说，也许是情急难耐吧！总之，皇父摄政王“纳妃”这样重大的事情，竟如此匆忙举行，也算是奇特了。

说它“奇特”，还因为这桩婚事进行得十分秘密。不仅皇上福临和皇太后孝庄事先不知，六部官员除吴达海外事前无人知晓，连南宫王府的上下人等也都蒙在鼓里。至于新纳的王妃是何许人，连担任主婚的政务佐理洪承畴在新娘子的头盖被揭开之前也茫然不知。后来，刑部尚书吴达海解释说：不让皇上、皇太后知道，是怕他们横加干涉；不让六部尚书、侍郎知道，是怕这些人泄密坏事；不让南宫王府上下等人知道，是怕正在受宠的吴尔库尼吃醋胡闹。吴达海偏偏没有说明，这个新纳的王妃，原是摄政王的侄媳妇，是一个被押在监狱里的俘囚。要不是这样，你刑部尚书插得上手吗？

今天午后，吴达海悄悄地把阿尔寨从牢房里转移到他的府邸，指派两个可靠的婢女为阿尔寨梳妆起来，悄悄告知吴拜在南宫王府的正殿里

摆设花堂，并向多尔袞信得过的六部尚书、侍郎二十多人发了请柬。时间定为深夜戌时，由洪承畴担任主婚。

传说，这是多尔袞一生中按照中原汉人习俗办理的唯一的一件事。当时，中原民间的习俗是：寡妇改嫁，要在夜间进行，而且仪式十分简单。天黑以后，男方牵一匹马或一头毛驴，在寡妇居住的村外等候，寡妇借着夜色悄悄出村，被男方抱上牲口，仓皇接来，几个亲朋举杯祝酒之后，男女即进入洞房。这种隐蔽简单仪式的形成，有着两种解释：一是寡妇再嫁，有违“三从四德”的礼教，极不光彩，只能避开众人耳目，在黑夜里偷偷进行。一是寡妇再嫁，背叛死去的丈夫，必然会引起地下死者的愤恨，伺机报复那个抢去老婆的活人，只有在黑夜里悄悄进行，才能瞒过阴间的那个厉鬼，就可以免去这阴阳情场上的灾祸。

大约炙手可热的多尔袞也没有免俗，他也惧怕豪格阴魂的报复。

今天黄昏时分，当宁完我徘徊于五凤楼前的时候，六部尚书、侍郎突然接到参加皇父摄政王纳妃拜堂仪式的请柬，在惊讶、意外、兴奋、感激的心情中，急忙准备庆贺礼仪，拿出平时敛取或祖传的宝物，赶往南宫王府。特别是六部汉人尚书陈名夏、谢启元、李若琳、刘余祐、党崇雅、金之浚、赵起元等人，都是第一次受到这样的隆重礼遇，一时不知如何报答才好。空手前往吗？怕拂了主人的兴致。拿出暗藏的珠宝玉器作贺吗？怕引起摄政王和满洲官员对自己居官的猜疑。他们在诚恐诚惶地反复斟酌之后，便从祖传的或自己多年收藏的历代名家书画中拣出几件珍品，借画颂功，借字颂德，以高雅风洁之态，拥进了南宫王府的正殿。在几盏红烛、一顶香炉、一张红幔香案、两座红缎垫团的简单花堂前，在与满人尚书、侍郎的闲聊等待中，心里暗暗琢磨着最适当、最高雅、最能引起多尔袞欢欣和重视的祝词和笑语。

入夜酉时三刻，一群佩带腰刀的护卫拥进正殿，进行了严密的警戒。接着，摄政王多尔袞在刑部尚书吴达海和政务佐理洪承畴的陪同下步入正殿，在异常森严静穆的气氛中，朝臣们跪拜迎驾。多尔袞今晚着蓝袍黑褂，戴黑呢红顶圆帽，披红戴花，蹬青缎厚底宽鼻高装靴，面带微笑，对着跪拜的群臣，拱手致意，连连声称：“快起、快起！”可谁也不敢率先站起。因为这种亲切礼让的举止是从来没有过的。

吏部汉族尚书陈名夏，原是明朝翰林院修撰兼户、兵科给事中，是个官场上的老手。他看得明白：战争把多尔袞的权势推到了顶峰，也把多尔袞的威严推到了顶峰。一年来，多尔袞在任何场合的出现，都会凝重气氛，震慑混乱，停止朝臣们的自我思维，使文武百官的心肌随着多尔袞的举止跳动。岁月造成了这个奇特的宫廷现状，现状又在强化着多尔袞的自我感觉。随着这种奇特状况的稳固，一个新的皇帝就要出现了。眼前的这个人，不是正在向人间的最高阶梯迈步吗！

户部汉族尚书谢启元，也是一个老于世故的政客。他看得清楚，朝政改革的种种方略，特别是缓和满汉冲突的种种决策，尽管都出于皇太

后的倡导，但多尔袞亲自实施的成功，已使多尔袞成了大清的 actual 统治者。今晚这个奇特的纳妃仪式，甩开了福临和皇太后，就是一个值得深思的现实：皇上的权力转移了，皇太后的权力消失了，多尔袞登基的时日不会太久了。

刑部汉族尚书党崇雅，是一个比较正直的官员。他看得明白，时机对多尔袞有利，宫廷里政敌的死亡、流放，使多尔袞处于得天独厚的地位。代善死了，少了一块名分上的绊脚石；豪格死了，去了一个力量上的对手；索尼离开了北京，少了个智谋上的劲敌；济尔哈朗远在湖广，去了一个权变上的威胁；特别是孝端皇太后的病故，甩掉了道义上、礼制上、舆论上的约束。大清这座宝塔顶上，草木凋零，就剩下多尔袞这棵攀云松了。当然，一年来多尔袞也遭受了打击，也有着痛苦：多铎的病亡，使他感到孤单。但忠顺多谋的洪承畴，似乎已填补了这个真空。王妃阿尔桑的病故，曾给他带来了悲哀，二十多年的结发夫妻，总有着忘却不了的情愫。但一道追封为“敬孝忠恭元妃”的谕示，已安抚了阿尔桑那长眠于地下的亡灵。现时不是正在追逐新的欢乐和胜过旧人的情趣享受吗？……

望着恭谨忠顺、跪拜不起的六部官员，多尔袞感到权威上的满足。他纵声大笑，打趣地说：

“今晚，诸位大人不是我的臣下，而是我的宾客。多谢了，多谢了！”说着，跨步上前，亲手搀扶起陈名夏。陈名夏抬头一看，多尔袞刮掉了络腮胡髭，显得年轻而精干；换去了往日那副威福无常的“战斗脸”，显得亲切而随和。他觉得这是一个极好的时机，张口吟出刚才想好的一首七言诗作贺：

红烛飞花夜色晴，
巫山云雨恨天明。

……

他刚吟出两句，忽见多尔袞的脸色骤变，“战斗脸”又露出了端倪，他急忙住口跪倒请罪。恰在这时，正殿门外响起了鞭炮声和“砰啪”的“二踢脚”声，新娘子到了，陈名夏得救了。

鞭炮声“乒乒”地响着，吴达海急忙向门口走去，洪承畴急忙整理衣帽装束，吴拜急忙点燃了三炷香火插入香炉，多尔袞神色缓和了，朝臣们急忙站起，迅速而自觉地拥向门口，排列两边，望着身穿红缎洒金描龙绣凤飞云金边瑞凤袍、头戴缕金镶玉百珠垂帘飞凤冠、面遮红绸洒金头盖的新娘子，在两个侍女的搀扶下款款移步而入。多尔袞快步上前相迎，在洪承畴洪亮嗓音的唱礼下，多尔袞和新娘子站在香烟缭绕的香炉红烛前，向列祖列宗行了大礼，互相间行了跪拜礼。在六部官员提心吊胆、放大嗓音的凑趣声中，多尔袞突然上前，揭开了新娘子的红绸头盖。“啊”的一声，六部尚书、侍郎都发傻了。连主持婚礼的洪承畴也目瞪口呆了：

是她？

是阿尔寨？

是肃亲王豪格的王妃啊！

正殿里刹那间沉寂无声，花堂刹那间变成了恐怖的坟场。

在这刹那间，新娘子阿尔寨却惨然地露出了微笑。这微微一笑，立即把朝臣们推向更加迷惘的境地，都呆呆地望着这美丽的女人，堵住了咽喉，屏着气息，连多尔袞也被阿尔寨这意外的大方、从容、沉静弄蒙了。

阿尔寨抬起头，微笑地望着六部官员，望着吴达海，望着洪承畴，似乎在说：

“我有幸，我有福。我喝下了宫廷里最美、最醇、最浓、最甜的苦酒，看穿了皇宫这个戏台上最大、最厚、最华丽的帷幕。刑部尚书吴达海，这就是你执掌的大清刑律？洪承畴洪大人啊，这就是你佐理的政务……

“啊，无尽无休的权争，我领略了它的真谛实情。六年啊，日日夜夜为丈夫操心担忧，盼望能有一个失去权力后的安静。饮恨地白头到老，含羞地抚育子女，这样的盼望不算过分吧？可连这个不算过分的盼望也落了空……

“啊，牵肠挂肚的冤狱，体现了大清皇室的‘深厚恩情’。晚上，焚香祈祷，白天，送水送食。用泪水宽慰丈夫，用笑脸迎合狱卒。把珠宝玉器送进南宫王府，把希望祈求寄托于宁寿宫。盼呀，盼，只盼望苍天有眼，人间有情，赏一个夫妻团聚、劫后余生。可一切都是梦，都是空，都是散去的烟云，都是水火无情……

“啊！谁能说得清什么是死？什么是生？丈夫不明不白的死，也许是一种生，自己这锦缎珠玉的生，也许是一种死。特殊的牢房，特殊的俘囚，大清的刑部，在一个女人身上用尽了功夫。讲什么贞节！讲什么辈分！讲什么感情！昨天深夜，叔王已传下了谕旨：若拒不成婚，将失去子女、亲朋的几十条性命。生有何求？死有何惧？用这一身白皙的细皮嫩肉，玩一玩这权倾朝野的摄政王！讲什么失身？讲什么耻辱？讲什么道德？讲什么伦理？大清的文治武功，都在这南宫王府之中……”

微笑在阿尔寨的脸上绽开了，扩展了，像花朵一样开放了。她笑吟吟、娇滴滴地依附在多尔袞的怀里，浪声浪气地说：

“叔王，我们该入洞房了……”

沉静中的“惊雷”，迷茫中的“霹雳”，惶恐中彻醒彻悟的“金石之

声”啊！

满洲官员啼笑皆非，终于强迫着咽喉声带上的笑声和哭声沉默了：这异样的沉默，也许是对十五年前皇太极明令禁止的满洲贵族这种“婚姻陋习”重新复活的嘲弄，也许是对阿尔寨神情异样的惊讶……

汉族官员气噎欲哭，但不敢哭，噙着泪珠苦笑了。这气噎的苦笑，也许是对儒家伦理道德遭到损伤的一种义愤，也许是对多尔袞荒唐行为的一种惋惜……

洪承畴硬着心肠唱出了“新郎新娘入洞房”的礼赞，扭转了刹那间出现的奇特气氛，挑起了看客们的奇特兴趣，他们一齐跪倒，欢送新郎新娘向后楼上的洞房走去……

多尔袞的新婚洞房，就是他平日理事的密室。因为办事仓促，室内除了床榻上换了新的锦帐、被褥、枕头，四周蜡台上点燃了新的红烛，桌案上摆放了两瓶美酒和几盘佳肴糕点外，几乎没有什么变化。

搀扶阿尔寨的两个侍女离开了，陪送多尔袞的吴达海和洪承畴告辞了，负责警戒多尔袞安全的几个护卫也搬到了楼下。这块天地里，只有新郎和新娘两个人了。

烛光亮着，这是一个真实的洞房花烛之夜。

阿尔寨已经脱去了凤袍凤冠，露出了紧身合体的粉红内衣，斜倚在床榻一头叠垒的红绫锦被上。多尔袞送洪承畴返回，急忙关上洞房的门，转过身来，忙不迭地脱着蓝袍黑褂，眼睛里燃烧着情急的欲火，抬头向床榻上的阿尔寨看去，立即惊愕地呆住了：

“美啊！倾城倾国的美，绝代绝世的美，酥骨销魂的美！女人都有最美的时辰，这也许就是那个时辰吧……”

多尔袞凝视着，心潮翻滚着。他已脱去了蓝袍黑褂，剩下一层宽松的白绸衣裤，像饿虎扑食一样，慢慢地移动脚步，品味着这个即将吞下的猎物：

“真是天造的尤物啊！神色中没有羞怯，没有恐惧，没有乞求。头上是乌黑的秀发，像一团柔软的云朵轻轻地颤动着；脸上是藏而又露的微笑，像绽开的梨花，含着浅香和柔情；婀娜的身姿上，突出了应当突起的地方，恰到好处地承受着烛光的照射；那袒露在衣外的洁白细嫩的手，洁白细嫩的臂，洁白细嫩的脖颈，更增添了她的美的真实，美的魅力，美得令人追寻的诱惑啊……”

多尔袞目不转睛地凝视着，移动着脚步，品味着：

“真是人言可嘉，人言可信啊！像！真像！真像宁寿宫那个女人！脸

盘像，眉眼像，嘴唇像，神态像，连那眉头微微地一动也像啊！那粉红内衣里藏着的一切，也许更像吧！蒙古草原造化了两个酷似的女人，也是千年奇迹啊……”

多尔袞凝视着，移动着脚步，品味着：

“绝妙啊！这斜倚锦被的姿态有着令人沉迷而分辨不清的情趣啊！安静中流露着羞怯，庄穆中蠕动着诱惑，不睬不理的矜持中跳动着若隐若现的期待。那隆起的乳房不是在微微地颤动吗？那乍露的舌尖不是正在舔舐着嘴唇吗……”

多尔袞欲火中烧，耐不住了，扔下手中的衣裳，扑向了阿尔寨。

阿尔寨巧妙地一闪，躲开了多尔袞，远远地站在桌案旁，笑吟吟地说：

“叔王，我们拜了花堂，成了夫妻，还用得着这样匆忙吗？”

阿尔寨戏剧性的躲闪，使多尔袞情急难耐。阿尔寨挖苦性的浪声浪气，使多尔袞神魂颠倒。他急忙赔情说：

“你可知道我这心里……”

“知道，知道，我怎能不知道你那火烧火燎的心呢！叔王，咱俩已经是生米做成了熟饭，那就在一块儿黏糊吧！来，先喝酒，后上床。这叫无酒不喜啊！”阿尔寨说着，顺手打开酒瓶，把酒倒满了一只金樽。

多尔袞完全被阿尔寨的泼辣劲、痛快劲、热火劲和不曾见过的这样的洞房花烛之夜的情景迷住了：

“二十五年前与她姐姐阿尔桑的花烛之夜记不清了。那时都是孩子啊！与福晋其丽格的花烛之夜，在自己面前的是一只吓得发抖的小鹿。与十几个福晋的十几个花烛之夜，面前是一个个哭、叫、哀求的笨鸡、傻鸭和呆鹅。与吴尔库尼的花烛之夜，面前只不过是一只百依百顺的绵羊罢了。今晚，这人，这情，这景，真够味啊……”

多尔袞扑到阿尔寨面前，阿尔寨笑盈盈地举起酒杯，堵住了多尔袞的嘴。

“叔王，人常说：酒色才气，男人之宝。你‘才气’两个字算是占了。才思横溢，朝廷无二。颐指气使，群臣低头。可这‘酒色’两个字，我还不曾领教呢！来，为了你的色情发作，我敬你一杯酒。”说着，把一杯酒灌进多尔袞的嘴里。

一杯酒落肚，多尔袞再也耐不住了，抱着阿尔寨亲着，摸着，掐把着，阿尔寨并不躲闪，反而从容地坐在椅子上，娇声娇气地说：

“叔王，悠着劲来，离天亮还早着呢！我问你一句话。”

多尔袞停止了疯狂的亲吻，静听着：

“你可见过女人在床榻上的如醉如痴吗？”

“如醉如痴？你有这样的本领？”

阿尔寨笑着说：

“无酒不醉，无酒不痴！上床之前，我要饮酒。来，给我斟酒！连饮五杯，陪你玩个通宵……”

多尔袞发狂了，抓过酒瓶，斟了第一杯酒，举到阿尔寨的嘴边。阿尔寨喝了：

“这是第一杯。叔王，今天晚上，我可把自己的一副身子交给你了，任你烹煮煎炸吧！可你别急忙吹灭烛光，这可是你的洞房花烛之夜啊！”

多尔袞答应着，斟了第二杯酒，举到阿尔寨的嘴边。阿尔寨喝了：“这是第二杯酒。叔王，今天晚上，我可把自己一辈子名声交给你了。你手里有权，来日能封我什么好听的王妃吧……”

多尔袞答应着，斟满了第三杯酒，举到阿尔寨的嘴边。阿尔寨喝了：

“这是第三杯。叔王，你真柔情耐心啊，我会以柔情报柔情的。今晚的床第之乐，我会使你一辈子忘不掉的……”

多尔袞连声说“好”，斟满了第四杯酒，举到阿尔寨的嘴边。阿尔寨喝了：

“这是第四杯。酒力发作了，我也要如醉如痴了。快来第五杯……”

多尔袞急忙斟酒，酒瓶空了。多尔袞打开第二瓶酒，被阿尔寨一把夺过：

“叔王，快去铺好褥垫，把枕头垫高一些……”

多尔袞急忙走到床边，铺好褥垫，垫高枕头。当他返回的时刻，阿尔寨已经喝完了一瓶酒，把空瓶扔到脚下，笑着对多尔袞说：

“叔王，抱我上床吧，我都快要过劲了……”

多尔袞根本不知这个女人不能喝酒，反而以为阿尔寨在装醉撒娇。他猛力抱着这“撒娇”的女人，放在床榻上，动手解着粉红内衣上的暗扣。阿尔寨有气无力、喃喃不清地说：

“多尔衮，你这个不得好死的坏蛋，靠权势得到的，只能是一具死尸……”

多尔衮根本没有去听阿尔寨的喃喃低语，就是去听，也是听不清楚的。他撕开阿尔寨的粉红内衣，发现洁白细嫩的肌肤上，布满了成片的红点。再向阿尔寨的脸上看去：眼睛红肿了，嘴唇红肿了，双颊红肿了，迷人的阿尔寨突然改变了模样。他怀疑自己的眼睛发花了，便伸手去摸这个女人的乳房，两个乳房，两个乳房都红肿变硬，失去弹性了。

多尔衮呼唤着阿尔寨的名字，摇动着阿尔寨仰面而卧的身躯。阿尔寨什么反应也没有，只有急促的呼吸声和痛苦的呻吟声回答着多尔衮的叫喊。

多尔衮傻了，什么情绪也没有了，望着这洞房里跳动的花烛，气急败坏地坐在床沿上……

传说，这个可怜的女人在这次酒醉之后再也没有醒来。她是胜利者，皇父摄政王多尔衮是她临终前最驯服的侍役。多尔衮的华丽床榻，是她得意舒心的绝命之地。南宫王府的洞房花烛啊，是她用生命安排的辉煌的葬礼……

二十四 五凤楼上的较量。孝庄向多尔衮的权力挑战，便宜了几个造反的俘囚

顺治七年（1650 年）元月二十六日，经过一个月的筹备，“献俘受俘”隆重礼典，定于午前巳时正点在五凤楼前举行。从天还没有放亮的寅时开始，在兵部传令飞骑的督察下，卤簿已在五凤楼阙门内外陈列就绪。二十门典礼火炮已在阙门外的东侧架起。满洲八旗分别从自己的大营出发，押着各自的俘囚，来到五凤楼前，按照兵部指定的位置集结。担任警戒和护卫的镶黄旗皇城“禁旅”，按照兵部的安排，已分头奔赴金水桥、太和门和五凤楼。担任吹奏的宫廷乐部，在礼部官员的率领下，带着金鼓铙号，已在五凤楼阙门外左右两侧排列。至卯时三刻，五凤楼前已做好“献俘受俘”的一切准备。

寅时时分，孝庄也起了床。她一宿也不曾合眼。

昨晚宁完我的深夜请见，使孝庄感到欣慰。宁完我提出以“弱中示强，守中取攻，巧布疑阵”的方略对付多尔衮的进逼，使孝庄感到兴奋。这个木讷少言的汉人，具有超人的才智，是名副其实的“大智若愚”，不仅看穿了多尔衮扩张权力的用心，也看透了多尔衮性格上的弱点。真是一语千金啊！

孝庄在反复思虑之后，决定利用“献俘受俘”这个隆重的时机，向多尔衮的权力挑战。并决定以兵部为福临拟定的“谕旨”为筏，赦免保定府的十名俘囚，在五凤楼上闹出一个大动静，震动群臣，布恩天下，为儿子张威扬德。赢得婉儿和伊罗根的更大忠诚，逼多尔衮多疑退却，多疑收敛。她也知道，这件事万一弄巧成拙，必将加速事态向更坏的地步发展，多尔衮是聪明之王、智慧之王，现时又执掌杀斩砍伐的绝大权力，聪明智慧与杀斩砍伐的结合，将会产生人间最残酷的屠杀。也许那十个被福临赦免的俘囚，在身上的绳索还没有解开之前，就会遭到凌迟处死的报复。福临得到的，也许是更大的难堪和看管。但她还是决定走这一步险棋，与其这样不死不活地忍受折磨，不如让多尔衮来个大暴露。但愿在这“示强”、“取攻”之中，使多尔衮扑朔迷离、摸不清底细。

夜半子时送走宁完我和苏麻喇姑之后，她回到衍祺宫躺在床上，吹灭了烛光，可怎么也睡不着。想着儿子福临，想着多尔衮，又由多尔衮想到可怜的阿尔寨，想到婉儿，由婉儿而想到那个二十六岁的俘囚……想着，想着，寅时的更鼓敲响了。

住在东次间的婉儿，也是一宿未睡。当孝庄从床上坐起，点亮了烛光，婉儿就走进内室，出现在孝庄的面前，服侍孝庄洗漱梳妆。值夜的宫女醒了，也走了进来，为孝庄备奶备茶。当孝庄坐在桌案饮茶时，苏麻喇姑拿着一个布包走了进来，向孝庄请了安，顺手打开布包，拿出两

套王公子弟的男装，笑着对婉儿说：

“走，换衣裳去！”

婉儿一时愣住了。

“皇太后今个儿放了你的假，随我看热闹去……”

“去哪儿？”

“去五凤楼。看摄政王的文治武功，看一百一十个俘囚，看献俘的伊罗根……”

听到伊罗根的名字，联想到昨晚的事情，婉儿以为苏麻喇姑又在逗她，忙向孝庄求助：“皇太后快管管她，她要发疯了……”

孝庄笑了：

“不是她发疯，是你傻了。‘献俘受俘’这样的热闹，百年不遇，谁不想见识见识？连我这心里都有些发痒了。你俩一块儿去，有什么趣闻趣事，回来告诉我。”

婉儿立即明白，苏麻喇姑的这个举动，原是孝庄安排的。派出亲信人去探知事情的真实情况，是孝庄近几年来理事的主要办法，以免被人蒙蔽。她不再迟疑，向宫女嘱咐了几件有关孝庄衣食上要办的事情，便和苏麻喇姑更换衣装去了。

要苏麻喇姑和婉儿乔装打扮上五凤楼的举动，确实是孝庄的意思。但不是派她俩去掌握动态，这个任务，孝庄已托付给宁完我了，而且，巴哈直接控制着五凤楼，已在诸王贝勒、王公百官的身边，布下了几十个身着甲胄、担任警戒的探事人。孝庄此举的用心，是想让婉儿亲眼看一看那个分别十多年的同胞兄长，亲眼看一看那个随时都可能被多尔袞处死的亲人。究竟为什么这样做？也许是主仆间情意的驱使，也许是为了免去日后的歉疚和后悔，也许是一种不安心绪的流露。她不让苏麻喇姑告知婉儿，究竟为了什么？也许是怕婉儿经受不住。也许是怕婉儿情急暴露，也许是一种自信心的表现。

苏麻喇姑带着婉儿去了，也把孝庄的心带上了五凤楼。

辰时正点，苏麻喇姑和婉儿夹插在宗室王公贵胄之中登上了五凤楼。少顷，二十匹黑色战马蜂拥着“献俘受俘”总督官、兵部尚书韩岱奔进承天门，在五凤楼前下马。人们知道，总督官要进行巡察了。在这巡察之后，皇上福临和皇父摄政王多尔袞就该登楼升座了。

韩岱在几个兵部侍郎陪同下登上了五凤楼，首先巡察了城楼中央皇上、摄政王、英亲王的座位和黄盖。皇上和摄政王的座椅，都是楠木高

背描金，虎皮披蒙，三层黄绫团垫铺设。座位后，一个是金顶黄盖，一个是银顶黄盖，两个座位相距只有三尺。英亲王阿济格的座椅，虽然也是楠木高背描金，但无虎皮披蒙，也无黄绫团垫。座位后是一顶银顶蓝帽华盖，而且距皇上座位六尺。他看后十分满意，向身后的几个侍郎看了一眼，说了一声“可以”，便向宗室王公和六部官员的站立处走去。

宗室王公和六部官员约有三百人，黑鸦鸦一片。他们看到韩岱前来，拱手为礼，以示欢迎。婉儿一时心慌，向苏麻喇姑看去，苏麻喇姑会意地一笑，急急高高拱手，遮住眼睛。婉儿也学着苏麻喇姑的样子，拱手低头，忙做遮掩。此时的韩岱，虽然望着众人，拱手作答，但他的目光，只是专注地寻找着几个重要官员，如刚林、祁充格、洪承畴、范文程、宁完我、冯铨、陈名夏等。这几块“料”，现时是多尔袞的宝贝，随时都可能召见，只要他们都在，就可以放心了。至于别人，多一个少一个不顶个屁。果然，他看见了自己要找的几个人，便把拱起的双手高高一举，在空中旋了半个圆圈，以示作别，然后径直向城楼东侧走去。

城楼东侧是镶黄旗一百五十名紫禁城禁军，一律着黄甲黄胄，执刀弯弓，三人一组，站于各色旗帜之下，阵容异常森严。巴哈佩刀迎上，拱手为礼。韩岱在慢步巡察中询问了城楼西侧的警戒情况，巴哈作了回答；也是一百五十名士卒，也是这样的执刀弯弓。他感到惊讶而佩服：两黄旗严于练兵，这个传统传下来了，难得啊！他突然看到被革职的塔胆也在队列之中，正要上前招应，塔胆似乎察觉了，猛地转过头去。他怕找个没趣，便笑着摇了摇头，继续向前走去。

城楼西侧不用巡察了，也会是这样的威武雄壮，军容森严，说不定被革职的鳌拜也夹插在队列之中呢！

韩岱走下五凤楼向阙门外八旗集结的广场走去，甬道两侧，十步一对，等距离地排列着两黄旗一百多名传谕士卒，从皇上御座之后，漫过东侧楼阶，穿过阙门，直至广场排列的二十面金鼓之前。这些负责传达皇上谕旨的侍卫兵卒，个个膀大腰粗，底气十足，一律着红甲红胄，连腰刀上的穗子也是一色血红，像一条火龙从城楼上蜿蜒而出，气象十分壮观，如火龙吐珠一样，把韩岱送到广场，意外地增添了他的威风 and 神气。果然，八旗兵同时发出“请总督官巡察”的喊声，震动了广场，震动了城楼，把城楼上人们的目光都吸引下来了。

婉儿在苏麻喇姑的指点下，把惊奇的目光紧紧追踪着韩岱：

看清楚了：那是正黄旗固山额真谭泰吧？为什么佩戴着一条红色飘带？原来是监俘官呀！谭泰身后那些跪伏在地，双手反剪、白绳系颈的人，就是要“献俘阙下”的俘囚啊……

看清楚了：那是镶黄旗固山额真何洛会吧？也是监俘官！他在向韩岱禀报什么？怕是报告那些俘囚的姓名吧？你看，他的手指不是正在指着那些俘囚吗……

那两个人是谁？是正白旗固山额真额克亲和镶白旗固山额真多尔博。他俩为啥佩戴着蓝色飘带？蓝色飘带是解俘官的标志。两白旗的监俘官是没有到场的英亲王阿济格啊……

看清楚了，看清楚了！那是伊罗根，也是监俘官啊！身后有十个跪伏的俘囚，可前头的那个俘囚为什么戴着沉重的镣铐？还怕飞了吗？

“那个人就是‘草上飞’。”苏麻喇姑悄声提醒婉儿。

“‘草上飞’？他是什么人？”

“你们保定府的作乱头目。亲不亲，故乡人，你仔细地看看吧！”

“……漆黑的脸，破烂的衣，头发长得有尺把长，看来年岁不算太大……”

“听说只有二十六岁。”

“二十六？和我的哥哥同岁啊！”

“是吗？”

“二十六岁就当了匪首贼头，可见从小就是个泼皮！我真想看看他的眉眼是怎么长的，可这城楼太高，看不清啊……”

“就是看得清楚，你也不一定认识。保定府那么大，再说，你又离开家乡十多年了。那个俘囚还算有福，在这五凤楼上，还有一个家乡人看到了他，也算难得了……”

“你快看，韩岱上马了！”

苏麻喇姑随着婉儿的指点看去，韩岱已巡察完毕，确信一切无误，已跨上战马，向南宫王府奔去……

尽管多尔袞乘坐的那顶银顶洒金盖檐八抬轿和威风凛凛的仪仗已在南宫王府门前停落了一个时辰，尽管韩岱已在密室楼下等待多时，多尔袞仍然坐在密室内的床榻边，望着气息奄奄的阿尔寨，琢磨着，沉思着。

夜间的花烛早已灭了，桌上的酒菜早已撤了，洞房里神魂颠倒的梦幻早已消失殆尽，又复原了往日的密室。秘密正在多尔袞的思索中形成，秘密正在多尔袞的心里扎根。这是权力欲海中离奇而又不能启齿的秘密啊！

凡夫俗子都会在碰了钉子之后摸一摸额头的伤痕，都会在热食烫嘴之后吹几口凉气，都会在跌跤摔倒的地方打量一下绊石。可多尔袞毕竟是多尔袞，他要撞弯这个钉子，他要吞下这块热食，他要踢碎绊脚的坚

石，得到他追求的一切。

他恨床上躺着的这个女人！他终于明白了阿尔寨的屈从、应诺、放浪、醉酒，原是人间最淋漓、最辛辣、最可怕的嘲弄。

他感到懊悔！没有早一点识破阿尔寨的心机，没有在这个女人酒醉之前强行完了美事。

他感到耻辱：竟然跌在阿尔寨的甜言蜜语、娇情浪态之中。

他恨这个女人啊！恨不得扒光阿尔寨的衣裳，把这个女人碎尸万段，焚尸扬灰。但不能啊！昨夜洞房花烛下的一切是不能泄露的。如果张扬出去，不仅会成全这个女人不屈的贞节，还会损伤自己的声誉和尊严，抬高了像孝庄那样美女的身价。让这个醉酒不醒的女人多活几个时辰吧！让这个女人作为多尔袞的宠妃魂归地下吧！让阴曹地府里的豪格永远戴着这顶绿帽子吧！让世人都知道这个酷似孝庄的美丽女人，因贪求多尔袞的床第之欢而献出了生命吧！

权力使多尔袞的心境变态，淫情使多尔袞的色欲扭曲。他虽然在阿尔寨的面前跌了跤子，但对阿尔寨昨夜的精彩表演痴了心，迷了魂。他决心要得到那种丑恶的乱，诅咒的淫，变态的美，曲扭的情，腐臭的性，以满足他那被权力变异的性欲和灵魂。

多尔袞对阿尔寨的猎取，原本就是由三个因素促成：对美色的占有，对豪格的报复，对孝庄的借用。如今，阿尔寨留下的这笔风流债和可供追寻的神秘梦境，都淤积在早已满弓张矢的孝庄身上了。只有孝庄才能偿还这笔债务，只有孝庄才能了却这桩冤仇，只有孝庄才能使阿尔寨用娇情浪语描绘的那个神秘的洞房花烛之夜变为现实……

五凤楼上巳时的钟声骤然敲响，打断了多尔袞的思索，他突然想起这是“献俘受俘”隆重典礼开始的时辰，便召唤侍女为其装束。然后走出密室，在仪仗的蜂拥护卫下，乘轿向五凤楼走去……

当巳时钟声敲响，顺治皇帝福临着黄龙朝服，在一队侍卫的护卫下，乘舆出宫。当行至太和门，金鼓大乐就吹打起来。皇上驾临的先声报道，震动了广场上的八旗“禁旅”，震动了五凤楼上的王公百官，吓坏了负责迎驾的礼部尚书郎球。

郎球有些抓瞎了：“献俘受俘”的时辰已到，皇上即将驾临，而皇父摄政王不见人影，英亲王阿济格也不露面，这不是要晒干皇上吗？如果皇上发怒，这欺君之罪可就落到自己头上了。他浑身冷汗淋淋地带着几个礼部侍郎急忙奔下五凤楼迎驾，跪拜在内金水桥边，望着皇上的轿舆走出太和门沿阶缓缓而下、徐徐而来。突然，五凤楼阙门前响起了嘈杂声，他回头一看，英亲王阿济格下了高头大马，大步走进了阙门，他一颗担惊受怕的心突然放宽了：英亲王来得恰是时候啊！便急忙爬起，奔到阿济格面前请安，并请英亲王领头迎驾。谁知阿济格这几天情绪不

好，正和多尔袞闹别扭：多铎病故后，辅政王缺人，阿济格想当辅政王，告于多尔袞。并说：济尔哈朗不是皇上的亲叔父，都当过辅政王，我为什么不能？多尔袞说他才力不足，阿济格火了，一怒之下，便抖出了多铎几年来在辅政王官位上的失误和人品上的过失。多尔袞也火了，严厉斥责说：“多铎刚死，你就这样攻击伤害他，还想当辅政王，不中！”哥儿俩闹翻了，几天来都没有搭腔说话。

阿济格听到郎球说出“迎驾”二字，知道要他去顶多尔袞的缺，便狠唧唧地哼了一声，举目向越来越近的皇上轿舆瞥了一眼，吩咐他的仪仗在阙门外安歇，抬起脚步，不屑一顾地走上了五凤楼。

“真不是物啊！”郎球偷偷在心里骂了一句，转身跑到皇上的金顶黄幔御轿前跪拜迎驾，惊恐和焦急的脸变得惨白了。

福临走出轿舆，看见只有郎球带着几个侍郎迎驾，眉宇间闪过一丝不快，旋即露出怡然的笑容，拱手作答：“有劳了。”并亲自扶起郎球，快步登上了五凤楼的台阶。

福临登上五凤楼，王公百官伏地请安，惟有阿济格大咧咧地坐着未动，像根本不知皇上之已至。王公百官惊骇，纷纷斜目而视阿济格，但也无可奈何。婉儿看到福临一时的尴尬，脸色气白了，浑身发抖了，苏麻喇姑紧紧握了一下婉儿的手，制止了她的激愤。就在这刹那间，福临巧妙地转化了尴尬之状为大度之态，从容地向群臣拱手作谢，向阿济格请安问好，并大声谕示郎球：“皇父摄政王日理万机，劳累有力，可能晚来片刻，传谕文武百官安心等候。”说罢，移步升座，神色坦然，举目瞭望楼下的八旗“禁旅”，指点询问，毫无不快之意。

福临的大度，赢得了朝臣的赞赏。福临的亲切，赢得了王公们的好感。福临的机变，使婉儿惊奇，使苏麻喇姑欣慰，却使阿济格心里发笑了。他瞥了福临一瞥：妈的，哪有点皇上的样子！不辨脸色的软胎傻瓜啊！

这时，多尔袞的仪仗，在兵部尚书、总督官韩岱的骑马引导下，出现在承天门内。金鼓再次振作，大乐再次铙吹，八旗“禁旅”恭立迎驾，各旗监俘官、解俘官都拱手请安，连那些跪伏在地上的俘囚，也都以特殊的警觉，关注着这个人物的到来。

在这异乎寻常、高于皇上的迎驾高潮中，多尔袞在一群亲兵的护卫下，走出了银顶洒金盖檐八抬轿，神色冷酷，眉宇挟忧，双颊浮着怒气，用冰冷的目光向人群一扫，金鼓绝音，铙吹停歇，请安声戛然而止，八旗将领都像呆了一样，凝固了恭立的姿态和各式各样的笑容。多尔袞没有理睬任何人，举步走进阙门，走上城楼，在王公百官沉寂无声的跪拜迎驾中，坐在自己的位置上。权极人臣、权逾皇帝、权倾朝野的多尔袞啊！

王公们心惊了……

百官们胆寒了……

阿济格噤声了……

皇上福临呢？也转动着眼珠沉默了……

婉儿不知一场可怕的暗斗即将开始，心里诅咒着多尔袞的傲慢和专横……

苏麻喇姑看得清楚，福临已处于临战状态，而左右的两个对手的情绪，似乎正在暴怒之中，她的心不禁为福临担忧了。

兵部尚书、总督官韩岱，根本没有理睬皇上福临，只是瞪着一双眼睛，胆怯地注视着多尔袞的神色。在多尔袞一瞥目光的示意下，对着城楼下的八旗“禁旅”喊出了森严的命令：

“献俘开始！”

“献俘开始”的命令，通过一百名等距离排列的传谕兵卒，炸雷般地由五凤楼传向阙门外的广场，二十响礼炮轰鸣，震天动地。接着金鼓擂响，大乐奏鸣，隆重礼典开始！

金鼓大乐声中，一百一十名白绳系颈、镣铐加身的俘囚，被各旗解俘官带领的士卒提发仰面架起，示于城楼之下，供城楼上的皇上和群臣俯目观赏，长达三五分钟。

韩岱随即发出第二道命令：

“进俘！”

命令由传谕士卒传出之后，各旗的监俘官、解俘官谭泰、何洛会、额克亲、多尔博、伊罗根等，迅速奔上城楼，在韩岱的率领下，跪在皇上福临的面前。韩岱高声“献俘”禀奏：

“承皇上恩德，赖皇父摄政王雄断大略、帷幄运筹、英明指挥，正黄旗固山额真谭泰，剪除金逆声桓之乱，平定江西，斩敌一万五千，俘获三千，今献贼首三十名。镶黄旗固山额真何洛会，消灭李逆成栋，克定广州，斩敌八千、俘获二千，今献敌将二十名。英亲王率正白旗固山额真额克亲和镶白旗固山额真多尔博，张扬天威，勇制顽敌，剪除姜瓖，平定大同，斩敌两万，俘获八千，今献敌军副将以下将领五十名。皇上御前侍卫伊罗根，平定保定府暴民之乱，杀贼一万，俘贼五千，今献暴民头目十名。彼等一百一十名俘囚，皆罪恶多端、冥顽不化、触犯天条，死有余辜之徒，献于阙门，听候谕旨。”

韩岱故意把“听候谕旨”一句说得又高又重，暗示皇上福临要按兵部拟定的那个“谕旨”背诵，千万别背错了，背漏了。并向多尔袞投去谄媚

的目光。

福临似乎理解了韩岱这句高声重语的暗示，望着神情关注的韩岱，嘴角上露出一丝微笑。

多尔袞似乎也理解了韩岱这句高声重语的用心，神情矜持，目不斜视地望着前方。而他的全部感觉，似乎都移向福临的嘴边，等待着那些“周公之德”、“孔明之忠”、“吐哺握发”、“功耀日星”等颂词的出现。

苏麻喇姑也听出了韩岱这句高声重语的用意，目不转睛地盯着多尔袞，神情紧张而肃穆。婉儿看到苏麻喇姑的神色有了变化，神情也紧张起来，抬头向多尔袞看去，突然发现宁完我不知什么时候移到了阿济格的身边，神情专注地沉默着。这时，皇上福临大声说出了第一道“谕旨”：

“正黄旗固山额真谭泰，所献的三十名俘囚，一律斩首！”

韩岱一愣：这小子真浑，忘了对皇父摄政王的颂扬，真他妈的该打啊……

多尔袞失望了，眉梢微微一动，斜睨了韩岱一眼，神情中浮起了一丝疑惑……

阿济格倒高兴了，大声喊道：“痛快！一律斩首。痛快啊！”

谭泰根本不知其中的疙瘩，听到谕旨后立即站起，高声领旨：

“臣领旨。所献三十名俘囚，一律斩首。”

接着谭泰的领旨声，皇上的谕旨，立即由排列的传谕士兵，雷霆滚动般地传向广场。正黄旗解俘士卒立即行动起来，两个人架着一个俘囚飞快地离开了会场，一队执刀的刀斧手，也跟着飞奔而去。气氛紧张恐怖，广场上沉寂起来。

福临发出了第二道谕旨：

“镶黄旗固山额真何洛会所献二十名俘囚，一律交刑部议处。”

韩岱蒙了：这个“交刑部议处”是从哪儿跑出来的？全他妈的乱套了。这小子没有看拟定的那道“谕旨”吗！……

多尔袞双眼微睁，嘴唇紧闭，神色中没有一丝反应，他在沉思着……

阿济格误会了。他瞥了多尔袞一眼，嘴唇一撇，露出鄙夷的讪笑：净他妈的拐肠子，“交刑部议处”不也是杀头吗？就是名声好听一些。

何洛会也不知内情，以为是皇父摄政王的英明决定。听到谕旨后急忙挺身站起，高声领旨。传谕士卒立即将“谕旨”传向广场。镶黄旗解俘士卒押着二十名俘囚缓缓离去了。

韩岱有些急了，故意咳嗽一声，以期引起福临的注意，福临果然注意了。他狠狠瞪了福临一眼，意思是说：你不要命了……

福临发出了第三道谕旨：

“英亲王阿济格所献的五十名俘囚，一律斩首！”

在额克亲、多尔博的领旨声中，在传谕士卒的传谕声中，在两白旗解俘士卒凶狠快速的行动声中，在五十名俘囚有的啼哭、有的叫骂声中，韩岱轻轻舒了一口气。他抬头望着福临，心里盘算着：这小子真贱，不瞪几眼，心里就不舒服！他再次瞪大眼睛，死死地盯着福临。

阿济格看着韩岱的模样笑了，大声骂了一句：“韩岱，这又不是杀你老子娘，你瞪着眼睛干屁！”

福临发出了第四道谕旨：

“伊罗根所献十名俘囚，一律赦免，流放宁古塔。”

韩岱的头脑“嗡”的一响，傻眼了：完了，被这小子耍了。可怎么向皇父摄政王多尔袞交代啊！

多尔袞眉头一动，结束了他的思索：宁寿宫的那个女人果然插手了，两黄旗将领必定也卷入了，一切都是冲着自己来的……

阿济格有些懵懵了。他用疑惑不解的目光打量着多尔袞：妈的，你又在玩什么把戏啊？

伊罗根立即站起，高声领旨。传谕士卒高声传谕，解俘士卒立即为十名俘囚解去了镣铐绳索。人群震动，十名俘囚跪在五凤楼前叩阙谢恩，高呼：“皇上万岁！”城楼上的王公百官也发出“皇上万岁”的欢呼声，城楼两侧的禁军也欢呼起来，广场上的八旗“禁旅”也加入了这个欢呼……

经久不息的欢呼声敲打着多尔袞的耳鼓，刺痛了他的心肺，震摇着他的权威，戏弄着他的心机。他感到烦闷、憋气、屈辱和愤怒，一个当众教训福临、重抖权威的念头在心头滚动，他忽地从座椅上站起，正要发出把十名赦免的俘囚全部凌迟处死的命令，英亲王阿济格却朝着多尔袞吼了一声：

“刁买人心！”说罢，向多尔袞瞪了一眼，抬腿离椅而去！王公百官都被震慑了。

多尔袞突然醒悟了：宁寿宫的那个女人收买了人心，自己要当众卖掉人心吗？他头脑里突然闪过那个女人的影子，巴哈的影子，鳌拜、塔胆的影子，范文程、宁完我的影子……这些可恨、可怕、可疑的影子，搅乱了他的方寸城府。他抬头狠狠地看着福临，想说些什么，终于什么也没有说，脸上露出了一丝狡黠的微笑，转过身子，缓缓地向五凤楼正中的大厅走去。

苏麻喇姑看得清楚：多尔袞震怒了，忍住了，生疑了，收敛了，终于退却了。她长长舒了一口气，眼睛里闪着泪花，猛力搂住婉儿，悄声说：

“来！再仔细看看那个‘草上飞’……”

婉儿惊异了。

苏麻喇姑附耳低语：

“他，他就是你的亲哥哥辛怀俭啊……”

婉儿“啊”的一声，瘫软在苏麻喇姑的怀里……

二十五 春去秋来夜复夜，没完没了的愁苦啊.....

苏麻喇姑和婉儿离开宁寿宫之后，孝庄的心神越发不安起来。五凤楼上的一切，都牵动着她的猜测。每一个猜测，都似乎加剧着她的不安。为了抑制这种不安的心绪，她拿起近来阅读的《资治通鉴》顺手翻开，是唐太宗贞观十二年李世民与侍臣论及“创业与守成孰难”一节。房玄龄“创业难”的论点和魏徵“守成难”的看法，她似乎是随目一览，没有深思，而唐太宗讲的“骄奢生于富贵，祸乱生于所忽”两句，却触动了她的心弦。她极力集中心神琢磨这两句治世经验所包含的哲理，但总是想不进去，似乎有一种排解不尽的烦恼和焦虑在心底蠕动，字里行间似乎总在闪动着多尔衮的影子。她痛恨自己的失措和慌乱，用力闭上眼睛，想镇定一下情绪，巳时的钟声敲响了。

孝庄猛地睁开眼睛，自制力消失了，心绪更乱了，她合上书本，思绪、听觉、感觉都一下子飞向了五凤楼。

金鼓声、铙吹声骤然传来，她再也坐不住了，推开书本，忽地站起，在室内徘徊起来。接着《奏平章》的乐曲声传来，这是皇上驾临的乐曲啊！她知道儿子福临乘辇出宫至太和门了，这歌颂升平的乐曲，在她此时听来，却似乎多了几分雄壮、浑厚和激烈，似有铁蹄在腾跃，战刀在风鸣。哎！儿子要出马拼杀了，这乐曲在母亲的心里，似乎变成了易水悲歌。

她徘徊着，静听着，等待着二十响礼炮的骤然轰鸣。那响彻云霄的礼炮啊，将宣告“献俘受俘”典礼的开始，也将宣告儿子首次行使权力的开始。她静听着。沉默，长时间的沉默。她惊诧了，着急，担忧，折磨着她的心神.....

突然，五凤楼又一次响起金鼓铙吹声、《奏平章》的乐曲声。她蓦然地想起了多尔衮，想必是为迎接多尔衮而重新演奏的吧？僭越，明目张胆的僭越！天无二日，难道五凤楼上能够并肩坐着两个皇帝吗？她的心紧缩了、战栗了，愤怒了.....

宣告“献俘受俘”典礼开始的二十响礼炮终于响了。一声、两声、三声，捶打着孝庄紧缩的心！七声、八声、九声，震撼着孝庄战栗的心！十三声、十四声、十五声，孝庄的双腿发抖了，双脚沉重了。

一双沉重的脚步，撑托着一颗紧缩战栗的心，猜测着五凤楼上的吉凶祸福，在衍祺宫这间沉寂的卧室里，忍受着时间的煎熬。可诅咒的“献俘受俘”礼典啊，为什么长得没完没了.....

伊罗根大步跨进内室，带着一阵寒风，使孝庄打了一个寒战。她停

止了不停的徘徊，回头望着跪倒在门口的伊罗根。

“禀奏皇太后，皇上得胜了……”

孝庄的双眉刹那间像是轻松了许多，心儿却跳得更厉害了：

“真的？”

“皇上从容大度，恩威并用，震慑了摄政王，惊服了王公百官，赢得了八旗‘禁旅’的欢呼……”

“谢天谢地，总算熬过了这一关。”孝庄说着，疲惫不堪地坐在椅子上，轻轻舒了一口气，脸上慢慢透出了一丝笑容，声音也变得柔和欣愉了。

“快说说，摄政王有哪些反应？”

伊罗根讲的多尔袞的迟到和僭越无礼，讲了皇上发出赦免保定府十名俘囚谕旨后多尔袞表现出的震怒、疑惑、忍耐、收敛和退让。他在片刻迟疑之后，讲出了自己对多尔袞这些反应的看法：

“据奴才亲眼观察，多尔袞的震怒，是因为一向专横的权力遭到了挑战。多尔袞的忍耐也是真实的，因为皇上此举使他多疑生怯。但多尔袞最后的退让，也许是一种策略上的表演……”

孝庄刚刚轻松的心又沉重了：

“何以见得？”

“摄政王在退让之前，曾忽地站起，用凶狠的目光看着皇上，旋即闪过一丝狡黠的微笑。皇太后明察：多尔袞那种微笑，是不常见的，也是一般人不易察觉的。只有在他做出某种阴险毒辣的决定时，才会有那种异样的微笑。”

孝庄心里骤然涌起一种惊恐莫测的感觉：冰冷中带有几分恐怖，恐怖中又有几分神秘。这种感觉是几年来不曾出现过的。她不及细寻思索这种感觉出现的依据，急切地问了一句：

“你能确定是那种可怕的微笑吗？”

“皇太后明察。凭奴才给他当了多年的亲兵头目的眼睛，是不会看错的。当年多尔袞派奴才给广宁城阿山将军送去密信时，出现过这样的微笑；命奴才去鸡石山截杀苏麻喇姑时，也出现过这样的微笑。皇太后，奴才敢于确信，一个可怕的阴谋，已经在多尔袞心里形成了。”

恐怖完全笼罩了孝庄的心，这才是真实的多尔袞啊！面露微笑，胸怀杀机。肃亲王败落的惨剧，就是多尔袞处世处人的鲜明写照。唉！又

要流血了，又要死人了，争斗反复，一来一往，步步升格，血将流得更多，人将死得更多啊！更为可怕的是：现时对多尔袞那个阴险毒辣的决定，只是从一丝微笑中获得了一个感觉上的讯息。她的心境苍凉了，感到处境的险恶，才智的涸竭，前途的渺茫……

苏麻喇姑和婉儿不及更换衣裳，急匆匆地走了进来。婉儿一进门就跪伏在孝庄的脚下，感激涕零地失声痛哭，叩头不止：

“皇太后……奴婢怎样才能报答皇太后的恩德啊……”

婉儿抽泣的痛哭和不停的叩头感激，增添了孝庄心中的凄苦。她是女人，有着女人那种易于动情的心肠；她有兄长，有着兄妹之间那种相赖相依的情感；她是皇太后，却是一个处于危境中的皇太后，此刻心中也有着难以诉说的块垒；她是奴婢的主子，也有着对贴身侍女的偏爱。她伸出双手，抱住跪伏在脚下的婉儿，也潸然落泪了。

苏麻喇姑急忙走到孝庄的身后，宽慰孝庄：

“皇太后的仁慈心肠没有白费，婉儿已看到了那个人，皇上也赦免了那个人。明天，那个人就要流放到宁古塔去了。皇太后的恩德，又成全了人世间的一个庶民。”

伊罗根也忙向孝庄叩头谢恩：

“皇太后多次怜爱奴才奴婢，恩比天高，奴才奴婢就是粉身碎骨，也难报皇太后恩德的万一啊……”

孝庄托起婉儿泪水纵横的双腮，为婉儿擦去泪水，望着面前的伊罗根和婉儿，惨然一笑，含意凄苦地说：

“我有什么恩德啊，保不住自己的姑姑，保不住自己的儿子，保不住身边的侍女，连自己也保不住啊！恩在哪里？德在哪里？”

“我有什么恩德啊，黎民作乱该杀，可他们为什么要作乱？还不是‘圈地’、‘投充’逼出来的？掠了人家的妹妹，饿死人家的母亲，打死人家的父亲，人家能不造反吗？”

婉儿又失声痛哭起来。苏麻喇姑和伊罗根都低下了头。孝庄也闭上了眼睛，爱抚着婉儿的头发，任婉儿哭泣，散尽心中的悲痛。待婉儿哭声停歇，孝庄睁开眼睛娓娓地说：

“这就是我的恩德啊！这话我对摄政王多尔袞说过，对辅政王多铎说过，对户部尚书说过。今晚说给你们，是想让你们知道，在这紫禁城里，不是所有的人都是白痴昏虫。‘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道理也有人懂……”

婉儿似乎明白了孝庄话中的含意，抬起头来，用泪珠晶莹的眼睛望着神态肃穆、沉痛的孝庄。伊罗根也抬起头来，神情专注地聆听着孝庄说出的每一个字：

“现时，我求你们了。伊罗根，我知道你的忠心，我相信你的为人。我把皇上交给你，你要寸步不离地保护他。他要不听话，你可以强迫他。”

伊罗根急忙叩头领旨：

“奴才以死保护皇上的安宁。请皇太后下达懿旨谕知皇上，恕奴才惊动圣躬之罪。”

“这个自然。由苏麻喇姑传谕皇上。”

苏麻喇姑领旨。

“婉儿，对你，我什么也不说了。今后，在这宁寿宫里，你要眼观六路，耳听八方，我没有照应到的，你大胆提个醒。我一时疏漏欠缺的，你放手地补个空。对六部尚书的奏请，先用一个‘疑’字推敲他，免得咱们被人家暗算了。”

现时，天也黑了，你趁着这黑夜，和伊罗根一起，看望你那苦命的哥哥去……”

“不，我不去见他，他是罪犯……”婉儿说着又流下泪来。

“罪犯？肃亲王不也是罪犯吗？我也去天牢看望过，可惜去晚了。”孝庄转身对苏麻喇姑说：

“到总管那里取三百两银子来！”

苏麻喇姑应诺走了出去。孝庄扶起婉儿：

“就穿这件衣裳去吧，他明天就要去宁古塔了，说几句话也好。我眼下只有这点能耐，保住了他的性命，可无法保他不受苦啊！如果苍天有情，怜悯我们，有朝一日，也许有个兄妹团聚……”

婉儿跪倒谢恩，被孝庄搀住了：

“伊罗根，你去安排吧！千万要小心，别让任何人知道实情，免得走漏风声，叫多尔袞抓我们的把柄……”

这时，苏麻喇姑拿着三百两银子走了进来，放在桌案上。孝庄对伊罗根说：

“这三百两银子你拿去。一百两打点解押俘囚的军校，买个手下留

情，路途平安。一百两交给婉儿的哥哥，要他到宁古塔后，苦间草房，置件衣物，免受风寒。一百两请那位解押俘囚的军校，路过盛京时，交给看守昭陵的索尼……”

伊罗根叩头应诺。

“我现时心绪很乱，你们去吧！”

婉儿和伊罗根谢恩离去了，室内只剩下了孝庄和苏麻喇姑。在一阵四目相对的沉默之后，苏麻喇姑开了口：

“皇太后又惦念索尼了？”

“索尼长于应变，善于周旋。若索尼在京，多尔袞必不敢如此嚣张……”

“看来婉儿和伊罗根更加忠心了。”

“但愿如此。如果我们身边没有几个贴心人，这日子还有过头吗？……”

“五凤楼上的情况，皇太后都知道了？”

“只知道多尔袞最后那一丝狡黠的微笑……”

“那确实是一丝使人脊梁骨发凉的微笑啊，也许多尔袞又有一个毒招儿快要出现了。”

“你也这样想？”

“皇太后不是常说月晕而风，础润而雨，见微知著吗？”

“可风起何处？雨从何来？这个‘著’又会是什么样的急风暴雨？我们全然不知啊！兵家常说：以己之心，推敌之心；以己之能，推敌之能；以己之智，推敌之智，乃制胜之术。可‘智’有高低，‘能’有大小，‘心’有不同，要把握南宫王府的情况，难啊！可惜南宫王府那个看门老人阿鲁嘎病故了……”

“阿尔寨昨夜进了南宫王府，成了多尔袞的王妃，也许能从她的口里……”

孝庄心头骤然一惊，微微摇头，沉默了。

烛光在沉默中跳动着，照亮了孝庄沉思而忧郁的身影。

夜深了……

夜深了。又是一个“龙抬头”的二月二。明天清晨，孝端皇太后的梓宫就要离开紫禁城，移向千里之外的盛京昭陵，与皇太极合葬一室，完成结发夫妻死后的团聚。这是死者的幸运，可生者呢？

孝庄在默默跳动的烛光中，神色忧郁地静听着苏麻喇姑从博洛那里得到的消息：

“……今天的议政王大臣会议，为确定一个扶卫母后皇太后梓宫东归的大臣，整整扯皮了两个时辰……”

“不是由礼部尚书郎球扶卫梓宫东归吗？”孝庄烦躁地问了一句。

“多尔袞说郎球有重要事务派遣，临时变卦了，要议政大臣会议重新安排。会议开得真令人寒心，吏部尚书巩阿岱、兵部尚书韩岱、刑部尚书吴达海都借口有重要事务，离不开北京。有人提出由拜音图或者锡翰扶卫梓宫东归，可他俩公然拒绝东去。锡翰还说：‘我俩不是过继给别人的儿子，没有那份孝心……’”

孝庄的脸色变得煞白，眉宇间浮起了一层杀气。

“博洛说，还是谭泰有点良心，顶着锡翰说：‘我虽然不是过继给别人的儿子，可母后皇太后一向对我不错，我愿意扶卫梓宫东去。’多尔袞既没有表示赞成，也没有表示反对，就这样稀里糊涂地定下来了。”

孝庄的脸色稍稍缓和了，但眉宇间出现了凝重的疑惑。苏麻喇姑为了借机把谭泰拉到孝庄一边，给多尔袞心头添一块疑团，便大胆提出：

“人啊，原是容易忘记恩情的活物，何况在这炎凉多变的宫里？像谭泰这样还有点良心的人，已不多见了。皇太后能否立即召见谭泰，或赏赐银两，或嘉勉几句……”

苏麻喇姑的话还没有说完，婉儿急匆匆地走了进来，情急地说：

“多尔袞深夜前来，说有紧急重要事务，请见皇太后。”

孝庄和苏麻喇姑一时都愣住了。

五凤楼“献俘受俘”礼典开完后六天来，多尔袞经过周密的思考，已经制定了一个制服孝庄的机密方案。他没有告诉任何人，他要先造成一个既定的气氛和趋势，使孝庄失去任何戒备和反抗能力，然后逼孝庄就范。今天的深夜请见，就是他那个机密方案中重要的一环。

多尔袞今晚是带着五十名护卫来的，主要是为了造成声势，让人们都知道，摄政王夜访宁寿宫了。

多尔袞在东华门外下了轿舆，命令护卫亲兵在东华门外等候。这也

是他精心思虑好的。这叫外张内藏，为朝臣们的猜测演绎留下充分的余地。宫廷里的斗争啊，除了才智、谋略而外，也需要流言蜚语和一些似是而非的传闻啊！

在婉儿怀有敌意的恭请下，在宁寿宫年老总管步履艰难的引导下，多尔袞气宇轩昂地走进了宁寿宫正厅。因为他今晚着一件青色便服长袍，又刮去了连腮短髭，显得十分随和，而且年轻了许多。在接过婉儿端来的清茶之后，便坐在正厅门旁的一张椅子上，等待着孝庄的到来。在他的想象中，这个女人在这次战争之后，纵然不会神情颓丧，也该显得形容憔悴了。人啊，都怕心底吃亏受损啊！

孝庄在一个侍女的陪同下出现在宁寿宫的檐廊里，在廊下宫灯的映照下，神采奕奕、步履轻盈地跨进门槛。多尔袞心头一惊，不自主地从座椅上站了起来。望着孝庄在烛光中越显秀丽娇媚的容颜，不自主地跪伏在地，叩头请安。在请安中，当他发现这个跟随的侍女原是苏麻喇姑时，他心里明白了：这个女人既没有形容憔悴，也没有神情颓丧啊！

孝庄坐在桌案边的椅子上，冷眼打量着多尔袞：这恭顺的神态令人生疑，莫非为了掩饰五凤楼上那狡黠的一笑？这年轻的装束令人不安，莫非为了显示新纳王妃的幸运？在赐座、敬茶、几句寒暄之后，孝庄问道：

“摄政王深夜来此，有什么紧急重要事务？请讲吧！”

多尔袞急忙拱手回答：

“禀奏皇太后，谭泰今天入夜时分，突然发病，卧床不起。扶卫母后皇太后梓宫东归的人选，又要变动了。臣特来奏请皇太后准定。”

苏麻喇姑心头一惊：谭泰病了！真病？假病？难道议政大臣会议上的一切，都是多尔袞有意的安排？她向多尔袞瞥了一眼，多尔袞正在睁着滴溜转的眼睛，注视着孝庄的反应。

孝庄在刹那间的震怒之后立即冷静下来，她微微一笑，轻声舒气地说：

“谢摄政王操心。用不着再开那个屁事也定不下来的议政王大臣会议了。明天清晨，我和皇上亲自扶卫母后皇太后的梓宫东归。如果我和皇上今天夜里也突然发病，卧床不起，我就让苏麻喇姑赶着马车送母后皇太后的梓宫去盛京昭陵……”

多尔袞根本没有想到孝庄会来这一手，被这个强硬的态度弄蒙了。他急忙跪倒请罪：

“皇太后恕罪。臣的意思是：谭泰突然发病，实属意外，为确保母后皇太后的梓宫在黄道吉日准时移动，特奏请皇太后恩准巴哈前往。皇太

后明察，巴哈是母后皇太后生前喜爱的小将，必能欣慰母后皇太后在天之灵……”

苏麻喇姑心里突然豁亮了：多尔袞转了一个大弯，用意在此啊！前几天曾听博洛说过：锡翰曾奏请多尔袞把巴哈、鳌拜、塔胆、皇十一子博穆博果尔调离紫禁城，看来果有其事了。她用传神会意的目光向孝庄一瞥，提请孝庄戒备。只见孝庄似笑非笑地问道：

“摄政王这样的考虑，还有别的理由吗？”

“臣此时心急如焚，可能思虑不周，请皇太后明察裁定。”

“那好！我恩准了。可你想得还不够周到，巴哈年轻，处事毛躁，鳌拜也是母后皇太后生前喜爱的将领，让他俩共同扶卫梓宫东行吧！”

多尔袞摸不清孝庄的用心，却被这个女人意外的大度震慑了，忘记了原来决定在宁寿宫多待一些时辰的打算，匆忙地叩头告辞，心神不安地离开了宁寿宫。

多尔袞刚跨出宁寿宫的大门，苏麻喇姑情急地提醒孝庄：

“皇太后难道忘了前几天锡翰对多尔袞的奏请吗？”孝庄无可奈何地叹了一口气：

“没有锡翰的那个奏请，哪会在扶卫梓宫东归的人选上闹出这么多的名堂呢！巴哈既然扶卫梓宫东行，留下不执掌兵权的鳌拜有什么用？徒招多尔袞的猜疑罢了。再说，鳌拜与谭泰势如水火，巴哈离去，中间连个缓冲人也没有了，多尔袞更容易从中兴风作浪。倒不如顺水推舟，派鳌拜去看望索尼。风起了，山雨快要来了，咱们也得有个准备。你亲自去，召鳌拜来见。”

苏麻喇姑正要离开，婉儿走了进来，把一封密信交给了孝庄：

“这是宁完我大人的侍役刚才送来的。我赏了二两银子，让他走了。”

孝庄打开信封一看，信上写着：

“范报：刚林奉彼命擅改国史，张彼之功，匿彼之过，削彼母事……”

孝庄看完，走近烛火，点燃密信，望着飘起的纸灰，神色惨然地说：

“要当皇帝，就得树碑立传啊……”

苏麻喇姑和婉儿的神色都有些紧张了……

夜深了，又是一个“天气新”的三月三，御花园的藤萝绿了，杏花开了，桃花红了。那株奇异的梅杏兰却无声无息地干枯了。花木有情，一个不祥的征兆啊！

孝庄坐在默默跳动的烛光下，思念着跌死在万春亭台阶下的老花匠，思念着那迎春抒怀、对花壮烈的时日，心绪黯淡凄凉了。绚丽的梦境，已渺茫难寻，壮烈的向往，已散若烟云。只有那梅杏兰的干条枯枝，成了那理想追求的写照，煎熬着一颗苦楚难言的心：

“出使漠北蒙古各部的友好使团在哪里啊？两年来，从北京杀向大同，又从大同杀向北京，杀得肃亲王死因不明，杀得阿尔寨杳无音讯。北部边陲的屏障没有加强，紫禁城的宫墙却已轰毁了……

“出使西藏的慰抚使团在哪里？两年来，雪，落了又化，化了又落，特制的白银鞍鞯变形了，筹措的黄色绫缎结斑了，布恩西南边陲的方略，已在南宫王府密室里的书架上生蛆了，而驻足于理藩院驿馆里的驿员通司，有的已头生华发了……

“超越强秦大唐的业绩在哪里啊？征战不息，疮痍遍野，连这紫禁城的宫墙内，也没有方寸的净土啊！人呢？都在这不尽不休的明争暗斗中熬累了，熬干了……”

婉儿出现在孝庄的面前，打断了孝庄的思索：

“摄政王深夜前来，说有紧急重要事务，请见皇太后。”

又是深夜前来！又是“紧急重要事务”！孝庄心里狐疑了。她抬头望着婉儿，婉儿的神色中也含有几分厌烦的疑虑。有什么办法呢？他是总理朝政的摄政王，而且有“紧急重要事务”，不能不见啊！

多尔袞今晚进宫，照例把五十名护卫留在东华门外，并把几个贴身护卫留在履顺门外，独自一人进入宁寿宫正殿，会见了由婉儿跟随的孝庄。

孝庄仍然以审慎的态度揣摸着多尔袞的用心，以免跌入多尔袞的陷阱。多尔袞仍然以极其恭顺的态度，履行着臣下对皇太后的礼仪，以免引起孝庄反感。在这一扬一抑中，开始了政治上的斗法。

多尔袞恭敬地拱手禀奏：

“臣近日常觉头昏目眩，风疾似有发作之状。为避免政务疏误，有负圣托，臣拟于明天召开议政王大臣会议，遴选三位亲王协理政务。恭请皇太后恩准。”

孝庄心头突然闪过一个念头：难道要把新近晋封为王的多铎之子多尼弄上辅政的位置？她随即摇头否定了。如果多尔袞这样坦直，那就不

是多尔衮了。她用赞赏的口气说道：

“好啊，这是一个聪明的想法。辅政王多铎不幸病故之后，摄政王也太辛苦了。不知摄政王准备遴选哪三位亲王？”

“禀奏皇太后，臣经过半年的观察，在诸多亲王中，巽亲王满达海、端重亲王博洛、敬谨亲王尼堪，均可委以重任。”

孝庄有些纳闷了：满达海是礼亲王代善之子，博洛是饶余郡王阿巴泰之子，尼堪是诸英之子。这三个人都不是多尔衮的心腹啊！一种奇异的警觉立即蠕动在心头。多尔衮似乎猜出了孝庄心理上的疑惑和警觉，随即禀奏说：

“满达海生性暴烈，虽然常忤臣意，有时在众人面前，与臣争执，似属无礼，但臣却赞赏其耿直坦率、勇于负责之心。博洛虽为人圆滑，常有似是而非之举，但臣赞赏其目光敏锐、处事周密。尼堪虽胆识平平，但处事谨慎、细致勤恳，亦为臣所赏识。臣用其所长，略其所短，必能发挥其聪明才智。望皇太后勿疑。”

孝庄心中的疑团反而加重了：多尔衮知人至明，但真的能用人至当吗？如果用其所短，略其所长呢？她忧心忡忡地说：

“摄政王既然如此了解他们，那就看看他们的才智和运气吧！”

“谨遵皇太后之命，臣告退了。”多尔衮跪拜之后离开了，孝庄的心却陷于五里雾中：这样的安排，对满达海、博洛、尼堪来说，是福是祸呢？……

苏麻喇姑悄悄走进宁寿宫正厅，把一个可怕的消息投入孝庄纷乱的思绪中：

“刚才接到摄政王下发的谕示，锡翰、冷僧机因战功卓著，复御前近臣之职，又回到位育宫了。”

孝庄的思绪更加纷乱了……

夜深了，又是一个“端午节”的五月五。汉族民间的这个节日，近几年来也走进了满洲贵族集团驻足的紫禁城。可是，宁寿宫门楣上插饰的艾蒲，并没有驱除皇宫里原发的政治疫疾；宁寿宫膳桌上的红枣糯米粽子，也没有给孝庄带来宽慰和欢乐。明天，多尔衮就要带着满达海、博洛、尼堪和礼部尚书郎球离开北京，去山海关围猎了。围猎是正常的，每年四五月，多尔衮总是借塞外围猎以避痘。但为什么去山海关？而且带着郎球？难道对鹿豹虎豹也要讲礼仪吗？这个谜几天一直压在孝庄的心头，使她难于平静。今天午膳吃粽子时，婉儿说出了个消息，揭开了这个谜底：多尔衮去山海关，是为了迎娶从朝鲜选来的美女。听说这个美女，是朝鲜已故国王李宗的公主，已经由内院大学士祁充格陪同到

达盛京了。这个消息，使孝庄的心境亮堂了：祁充格是两个月前出使朝鲜的，为了增强两国间的兄弟之谊，以女和亲原是正常的事。但多尔衮如此隐讳其事，却使孝庄感到隐隐的恐惧：难道多尔衮在悄悄地筹建后宫吗……

入夜时分，苏麻喇姑来了。她带来了皇上福临的节日请安，也带来了一个迟到的悲哀：听南宫王府的下人透露，豪格的妻子阿尔寨，早在两个月前就病故了。死因传说不一，有的说是贪恋床第之乐，以命殉情；有的说是怀孕流产，不幸身亡；有的说是被多尔衮折腾死的。这个消息，立即在孝庄心头结成了一层厚厚的阴影，引起了一种揪心的凄苦感。她呆坐在跳动的泪烛下，惨然地闭上眼睛，泪珠从眼角滚落下来。

望着孝庄点点滚落的泪珠，苏麻喇姑的心也沉重凄苦了：

主子啊，你在悼念阿尔寨传闻不一的死亡吗？在这宫廷无奇不有的欲海里，何必要探索一个准确的死因？一个失去权力靠山的王妃，原本和宫女、侍婢一样，都是承受各种报复的同样的女人。肃亲王府众多的侍女，不都被分派给王公将领为奴、为妾、为妓吗？

主子啊，你在为阿尔寨成为又一个被折磨而死的其丽格而悲伤吗？在高居的那把龙椅面前，骨肉兄弟原本就是冤家对头。与这些龙子龙孙结缘的女人，原本就是两种命运。要么成为荣耀的后妃，要么成为悲惨的殉葬品。在阿巴亥、其丽格、阿尔寨之后，还会有许多才高命薄的女人在这条血泪斑斑的曲折回廊里走啊！

主子啊，你在为自己未来的命运担忧吗？四个月来，不着声色的奇闻怪事，在沉闷中悄悄地出现，又在沉闷中悄悄地消失，常常在更深夜半之时，扰乱着宁寿宫的安静，使你感到疑惑不解吧？四个月来，宫廷里的一切都在悄悄地变化着。人事在悄悄地更动，权力在悄悄地转移，连朝臣们目光的投向、脚尖の指向，都转向南宫王府了。而大权在握的多尔衮，却频频地光顾着这僻静的宁寿宫，使你感到惊异而不安吧！

主子啊，你常说要“见微知著”。你这泪滴是为这频频出现的“微”而流，还是为那即将爆发的“著”而落呢？

在孝庄与苏麻喇姑相对无语的凄苦中，婉儿走了进来禀奏说：

“摄政王又来了，请见皇太后。”

孝庄感到一阵闹心：

“又是有紧急重要的事务禀奏吗？”

“摄政王说，他明天早晨就要率领诸王出猎于山海关，特来向皇太后辞行，如果皇太后已经安歇，他就不打扰了。”

既然是礼节性的“辞行”，只要一句礼节性的回答就可以打发走这位深夜的来访者。但孝庄却对多尔袞最后的一句话产生了疑惑。在沉思片刻之后，用询问的目光看着苏麻喇姑和婉儿，婉儿早已烦透了多尔袞，她隐隐地感到，多尔袞近几个月来的频繁深夜请见是不怀好意的，盼望孝庄能用“知道了”三个字免除这样的会见，但因苏麻喇姑没有开口，她一时不便说出，便沉默了。苏麻喇姑呢，对多尔袞的深夜请见早就起了疑团，又见孝庄在沉思之后投来了询问的目光，便豪气勃勃地说：

“为了一个‘辞行’，摄政王能动他的大驾吗？既然来了，就会会他，看一看他的神色，听一听他的口气也好。”

苏麻喇姑的话，正好符合孝庄的沉思，又为孝庄增添了勇气。她站了起来，走到梳妆镜前，抓起脸巾拭了拭眼睛，用手理了理发丝，回身对婉儿说：

“走，你陪我去会会他！”

多尔袞今晚的进宫“辞行”，是经过精心思虑决定的。入夜，他在南宫王府的正殿里，宴请了阿济格、洪承畴、刚林、吴达海、韩岱、锡翰等几位亲信大臣，交代了他离开北京后应当注意的事项，并详细谈论了对几个重大朝政事宜的处置办法，算是临行前的一种嘱托。朝臣们自然是俯首听命，同声应诺，举杯祝贺。在酒过三巡，脸红耳热之际，多尔袞突然换上了蓝袍黑褂，戴上了黑呢红顶圆帽，拱手对朝臣说：

“请诸位多饮几杯，我要去宁寿宫向皇太后辞行了，说不定什么时辰才能返回。请英亲王关照诸位，大家酒后自便吧！”

这不是四个月前纳阿尔寨为妃的拜堂仪式上穿的那套衣着吗？朝臣们都迷茫而发愣了。多尔袞在朝臣们的迷茫发愣中，离开了南宫王府，把一个神秘的、有趣味的、人们都愿意猜想而且是越想越花的话题烙在了朝臣的心里。他相信，在他离开这个宴会之后，阿济格说话带着荤腥味的嘴巴，会使那些表面肃穆的大臣浮想联翩，会使那些浪荡不羁的大臣嘴角生花的。

多尔袞和前几次一样，为了表示对孝庄的尊重，让他的庞大的护卫停留在东华门外，只带着一个吴拜走向宁寿宫，并将吴拜留在履顺门外。他想得明白：更深夜半一男一女的相会，随员越少，神秘性越大，人们猜测编织艳丽传闻的空间越广，世人相信的可能性越多。纵然男女双方都是坐怀不乱的柳下惠，在人言可畏面前，谁能说得清楚？你就是能够说清，又有几个人能够相信呢？啊！红烛闪闪，宫闱寂寂，多尔袞坐在宁寿宫的正厅里，等待着孝庄的来临。

孝庄在婉儿的陪同下走进了宁寿宫正厅，多尔袞急忙跪倒请安：可恨的婉儿啊，真是个讨厌的跟屁虫！别泡得时间太久了，别让这个女人看穿自己的心机！

会见约摸进行了半个时辰，多尔袞除了恭顺地跪拜、恭顺地请安、恭顺地祝愿孝庄圣躬安康、恭顺地祝愿皇上万岁、恭顺地辞行告别外，什么政务也没有讲，就恭顺地跪拜离开了。

真是恭顺逗人的会见啊！什么“看看神色”？什么“听听口气”？除了多尔袞身上那套不寻常的衣着外，孝庄茫然了，婉儿也茫然了，回到衍祺宫东稍间的卧室说给苏麻喇姑后，苏麻喇姑也茫然了。

多尔袞留下了一个恭顺的哑谜出猎于山海关，这个哑谜却日夜折磨着孝庄和她的两个贴心的侍女。

春去秋来夜复夜，没完没了的愁苦啊……

电火隐匿在乌云深处不露形迹，雷声却跳出云层震撼着紫禁城。

五月九日，多尔袞离开北京四天后，吏部把一份笺表送进宁寿宫：多尼、勒克德浑、吴达海、韩岱、锡翰等五人，被摄政王临行前晋为议政大臣。孝庄倏然明白了：满达海、博洛、尼堪已随多尔袞出猎，勒克德浑身在湖广，议政大臣会议的实权，实际上已落在多尔袞的亲信多尼、吴达海、韩岱、锡翰的手里了。她痛恨多尔袞这种先斩后奏的僭越行为，但木已成舟，反对也没有用了，况且，多尔袞已离开北京，连对手的影子也看不到了。孝庄预感到风暴的来临……

五月中旬。紫禁城里流传起“摄政王亲到皇宫内院”的说法，引起了满汉朝臣们的震惊和猜疑。苏麻喇姑和婉儿听到后大惊失色：女人啊，怕的就是这个。菩萨跌进粪坑里，也会失去灵光的，何况孝庄是一个年轻寡居的女人！她俩不敢向孝庄直接禀奏，由苏麻喇姑暗暗求计于范文程。范文程也不敢挑明直说。只是漫应了一句：“天下的许多女人，都是被人们吐出的唾沫淹死的。”并把他正在看的一本书交给了苏麻喇姑，郑重地说：

“这里头有一篇文章，是宋玉写的，名曰《风赋》。是讽刺楚襄王淫乐骄纵的。”说着，吟诵起来：

夫风生于地，起于青苹之末，侵淫溪谷，盛怒于土囊之口，缘泰山之阿，舞于松柏之下，飘忽泐滂，激飏燁怒。眈眈雷声，回穴错迕，蹶石伐木，梢杀林莽……

范文程停止吟诵，高声赞道：

“很有文采，很有意思，很能引人深思！你不妨看看，借此以辨风向……”

苏麻喇姑读了这篇《风赋》之后便着手追寻这股风来的“空穴”了。

……

五月下旬，博洛从山海关送来密报：五月二十一日，多尔袞在连山驿馆亲迎朝鲜公主，当夜就举行了成婚大礼。孝庄震惊了……

六月上旬，博洛从连山驿馆送来密报：在中后所围猎中，满达海和尼堪因队列不整，指挥失误，罪当削爵革职。多尔袞念及父辈之功，从轻处置：尼堪革职，满达海留职听命。孝庄恍然大悟了：三个月前多尔袞的“知人至明”，原来是为了“斩草除根”啊！孝庄心神紧张了，立即召见了宁完我。根据宁完我的建议，她秘密派人去了湖广，要济尔哈朗和勒克德浑设法早日班师回京。

六月中旬，博洛从永平城送来密报：多尔袞视察了通往关外咽喉重镇永平城，并决定在永平府建造两白旗大营。孝庄惊骇了：移军离京，不就是准备分庭抗礼吗？孝庄开始了难于合眼的失眠……

六月下旬，紫禁城里暗暗腾起了诱人心神浮动的风波，似乎是为了迎接多尔袞的出猎凯旋，“摄政王亲到皇宫内院”之说，骤然变为“摄政王夜宿宁寿宫”的趣闻，流传于各个王府和各个衙门。刹那间，宁寿宫成了淫乱的场所，孝庄成了淫乱的化身。威慑诸王、才服群臣的孝庄皇太后，成了人们酒后茶余、宫闱床第谈论取乐的话题。

暴风骤雨将要来临了……

二十六 七月七日夜晚，在牛郎织女相会的时刻，孝庄做出了痛苦的决定

七月七日，是民间流传的盂兰节，俗称“七夕”。牛郎织女悲惨而美丽的爱情传说，千百年来，不衰不落地激动着天下男女的情思，村姑为它“乞巧”，文人为它“赋诗”，连唐玄宗李隆基也选择这样的时辰，在长生殿里和杨贵妃结情盟誓。多少年来，人间的痴情男女，都在这个晚上把目光投向耿耿银河，仰望着两颗明亮星体的相会，寄托自己难以抒展的情怀，向夜空袒露出美好的向往。宋代词家秦观在《鹊桥仙》中的两句绝唱：“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大约算是对这美丽传说最美最好的礼赞了。

中原文化和习俗的影响，也把这个绚丽的神话传说带进了满洲贵族进驻的紫禁城。往年宁寿宫的“七夕”是侍婢宫女们最欢愉的时日：当午时过后，太阳偏西，孝庄就吩咐宫女在宁寿宫正厅里陈设“牵牛河鼓天女星君”和“天孙织女福德星君”的神牌，备香插烛，供设祭品；当夕阳落山，晚霞飞出，孝庄就吩咐宫女在宽阔的宁寿宫丹墀上，铺设凉席，置好瓜果；当夜幕展现，繁星跳出，孝庄就率领宫女侍婢跪于神牌之前，焚香燃烛，亲行祭祀，祝愿鹊桥架起，离情相会，并为身边的侍婢宫女祈福。在一排明亮的烛光照映下，她命婉儿取出一个月来培植的绿豆芽蔓，散于侍婢宫女，任其摘折，投于金盆水中，观其水中之影，以验性之巧拙、福之大小。对“巧者”赐锦奖赏，对“拙者”赐银宽慰，对“福大者”吉言祝贺，对“福小者”赐金免灾。以实惠均衡运气，使“巧者”舒心，使“拙者”欢愉，恩泽均沾，皆大欢喜。当二更鼓响，星转斗移，孝庄偕侍婢宫女直趋丹墀，席地而坐，仰望星空。畅夜风之清爽，品瓜果之甜香，计星斗之无数，话银河之漫长，谈千百年忠贞不渝的话题，论千百载离情遗恨的苍凉。繁星之下，笑语欢声，分什么侍婢宫女？夜风之中，唏嘘叹息，分什么主子奴仆！突然，三更鼓响，银河汤汤，笑声停歇，夜风转凉，屏气凝神，钟情仰望。看银河初渡，望两星相傍，听悄悄细语，想两情悠长，怨时光促速，悲话短情长，惜离情依依，怅神鹊散荡。天上神仙的长散短聚，使人间女儿泪湿薄裳。孝庄啊，为什么总是望着织女星旁的那颗小星泪眼茫茫？那颗小星啊，传说是牛郎星留给织女星年幼的儿郎……

可今夜，由于多尔袞前几天的返回北京，使宁寿宫上下人等，都处于心境惶惶之中。这就冷落了耿耿银河、点点繁星，冷落了天上的牛郎织女、宫中的侍婢宫女。孝庄也在冷落的泪烛下，凄苦情急地翻阅着婉儿刚刚弄来的多尔袞决定在边外筑城的“谕示”……

多尔袞是七月一日返回北京的。多尼、吴达海、韩岱、锡翰等，背着孝庄和皇上福临，组织了一个隆重的迎驾仪式。他们在朝阳门外十里处，筑高台，张黄幄，置大宴，文武朝臣伏迎道左，八旗士卒逶迤十

里，吴达海呈表以贺，多尔袞泰然受之。这种僭越礼制、震动京华的举止，不仅使一些朝臣惊愕失色，也哄然传遍了北京城。

七日来，孝庄在愤怒和忧虑中，一直等待着多尔袞的晋见和对这种僭越礼制的举止做出解释。可七天过去了，既不见多尔袞的身影，也不见上呈的笺表。处在新婚狂热恋情中的多尔袞，似乎根本忘记了祖制，不再理睬皇太后的特权了。孝庄的心境急躁焦虑了。

就在这愤怒和焦躁的交织相煎中，酉时分，婉儿从工部弄到一份多尔袞决定在边外筑城的“谕示”，呈放在孝庄的面前。

这份“谕示”是多尔袞七月四日发出的。内容是：

……京城建都年久，地污水咸，春秋冬三季犹可居止，至于夏日，溽暑难堪。但念京城乃历代都会之地，营建匪易，不可迁移。稽之辽、金、元，曾于边外上都等城，为夏日避暑之地，予思若效前代造建大城，恐糜费钱粮，重累百姓。今拟止建小城一座，以便往来避暑，庶几易于成工，不致苦民。所需钱粮，官民人等，宜协心并力，以襄厥事。除每年旧额钱粮外，特为造城新增钱粮，加派于直隶、山西、浙江九省等地方……此外，有官民人等好义急公、情愿捐助者，听其自便。其捐助钱粮，有能亲自解京者，任其自解，不能亲解者，可将姓名籍贯，并所助钱粮数目，详悉开载，投送工部，其钱粮交该管督抚解送……

这个“谕示”，如突然爆起的星火，点燃了孝庄心底淤积的怒气、怨气和闷气，炸开了孝庄半年来的沉静、沉思和沉默，轰毁了孝庄不眠夜晚的疑惑、疑虑和疑惧。

她暴怒了。暴怒于这千百万银两的一挥，更暴怒于这种独自专横的决定。

她忍耐不住了。不仅要砸开六部尚书对后宫的封锁，还要砸开这座新城的建造与两白旗准备移驻永平之间莫测的奥秘。

她拍案而起。就在这拍案而起的刹那间，她踌躇了，无力地跌坐在椅子上，浑身瘫软了：

“轰轰烈烈的七年啊，平定了中原群雄，在这辉煌的紫禁城里站住了脚跟，可是，执掌在手中的权力呢，旁落了，旁落到冤家对头的手里。如今，孤零零地躲藏在这树木森森的宁寿宫里，厮守着这惨淡的泪烛！

“风云跌宕的七年啊，熬干了心血，耗尽了才智，渡过了一道又一道的难关，却跌入一个又一个的陷阱。渡过难关的，是大清滚滚向前的车轮，跌失陷阱的，是自己日益无力的身躯。紫禁城啊，真是一座深奥莫测的魔城，时至今日，自己还是没有看穿这神秘而威力无比的魔法！

“悲欢交织的七年啊，成功中的失败，获得中的丧失，欢声中的悲

歌，意料中的意外，利用别人和被别人利用，频频回首和不堪回首，都交织在一起，难以忘却。可到头来，为人做了嫁衣，受制于一个自己明知道的山中狼！

“悔恨交加的七年啊！七年前，为什么要在中秋赏月的‘默许’中，断送硕托、阿达礼的性命呢？他们在绞刑架下的忏悔，不是表明也可以加以利用吗？六年前，为什么要把豪格的心腹大臣俄莫克图、伊成格、杨善、罗硕的生命作为交易的筹码送上刑场呢？不就是为了安抚多尔袞那颗阴险报复的黑心吗？两年前，为什么要搁置索尼的《五凤楼举事密疏》不用呢？愚蠢的幻想，痴心的幻想啊！就是这个愚蠢而痴心的幻想，使豪格屈死，使索尼流放，使鳌拜、塔胆失去权柄，使巴泰、德马护丧命疆场，使郑亲王济尔哈朗和勒克德浑滞留湖广，也使自己成了一个泪湿枕巾的可怜囚徒……”

一阵急促的脚步声传来，打断了孝庄悔恨交加、纷乱悲凄的思索。接着，暴怒的呵斥声震裂了深夜的宁静。皇上福临推开东次间里守护的婉儿，推开东稍间卧室的朱门，喊了一声“母后”，泪水满面地跪倒在孝庄面前。

孝庄惊诧了。

婉儿愕然了。

追赶福临而来的苏麻喇姑倚着卧室的门框哭了。

“摄政王夜宿宁寿宫”的传闻，是今天入夜时吹进位育宫的。吹进这个风的，不是别人，正是董鄂女的父亲、正白旗二等梅勒章京鄂硕。由于董鄂女已经赢得皇上福临的欢心，鄂硕的心也随着女儿的命运向福临靠近了。在与苏麻喇姑几次接触之后，这个以“侦察敌情，捕俘捉生，刺探情报”起家的二等梅勒章京，承担了查实这个流言的任务，并且利用身处正白旗的方便条件，很快就探明了这个“流言”的起源和空穴。他厌恶多尔袞的为人，同情孝庄的遭遇，为福临的皇位担忧，更为女儿的前途担忧。他知道这个情报的价值，这个重要的情报，会惊醒蒙在鼓里的孝庄，使其有所准备，也会提醒禁于书房的福临，使其认识形势的险恶。今天午后申时，他把查实的情况写成文本交给苏麻喇姑的同时，也把这个“流言”告知了女儿董鄂女，并告知了禀奏皇上的办法。以便女儿取宠于福临，为来日的平步青云准备条件。

今夜酉时时分，福临在书房里作画，身边的人们都离开了。董鄂女借进茶之机，悄悄向皇上透露了这个“流言”。福临一听，呆了，傻了，炸了，他摔掉手中的茶杯，挥去桌案上的画稿，泪水滂沱，不及装束地奔出位育宫，踏着夜色向宁寿宫奔去。

福临跪在孝庄的面前，泪水满面，声音悲戚地说：

“母后，可怜可怜你的儿子吧……”

孝庄一时惊慌，急忙站起，伸手拉住福临，关切地询问：

“这是怎么啦？”

福临推开母亲的手，睁着大大的眼睛，眼睛里闪烁着委屈、愤怒、乞求和泪水盈盈的目光，高声说道：

“后宫重地，理应严肃。今门禁懈弛，任人出入，王公朝臣议论纷起。母后，儿子已无颜再见群臣啊！”

孝庄一时陷于迷茫，急切地问道：

“到底出了什么事情？”

福临望着孝庄，痛苦地闭起了眼睛，咬紧嘴唇默然无语，泪水又从眼角流出。孝庄觉得惊异。突然，福临睁开眼睛，对着孝庄叩了三个触地头，痛苦地开了口：

“母后，几个月来，群臣关于‘摄政王亲到皇宫内院’之说，母后真的不曾听闻吗？”

孝庄骤然明白了，如一声炸雷轰顶，心神颤抖了。她呆呆地望着儿子：这大大的眼睛里滚动着泪珠，这青筋暴起的额头跳动愤怒，这刚毅的神态多么像死去的皇太极啊！孝庄神魂无依，口拙语塞了。

婉儿和苏麻喇姑一齐跪倒在福临的面前，叩头劝阻。福临看见母亲神情恍惚，默不作声，以为传闻属实，流言是真，心里一阵疼痛，羞辱与愤怒交加，情急声嘶地喊道：

“难道‘摄政王夜宿宁寿宫’之说也是真的！母后，母后如此不知自重，这天地间无儿立足之地啊……”

孝庄气急，“啪”的一声，一个耳光打在儿子的脸上，自己也踉跄几步，跌坐在椅子上，泪水禁不住地滚落下来。

福临戛然住声，抬头望着面无血色、泪珠滚落的母亲，木呆了，后悔了，心疼了，终于痛哭失声，跪步向前，叫了一声“母后”，扑伏在孝庄的怀里。

苏麻喇姑低头流泪……

婉儿掩面流泪……

蜡台上的红烛在摆动中堆起了凝重惨白的泪痕……

泪的“七夕”，泪的宫闱，泪的孤儿寡母啊！

这沉寂的、滚落不歇的泪滴，凝重了泪烛惨映的氛围，重压着孝庄抑郁而颤抖的心。她明白这种流言蜚语的厉害，天下许多无权无势的女人，都被这种“莫须有”的臭名压得粉身碎骨，而一些有权有势的女人，也被这种“莫须有”的淫乱搞得遗臭万年了。在中原文化、习俗、伦理、道德日益深入皇宫的今天，如果任这种流言继续传布，会使自己彻底毁灭的。她猜想：在多尔袞步步进逼、行将最后摊牌的重要时刻，这种流言可能出于南宫王府，更有可能是从南宫王府那些烂了肠子的混账谋臣口里流出来的，借以搞臭对手，为多尔袞的篡位登台扫清障碍。她知道：在这种臭人的事情上，历来是不容许女人自我辩白的，而且是越辩越浑，越辩越臭，最终只能是越陷越深，一直到含冤灭顶、永劫不复。她反复琢磨：此事出现于形势急变的微妙时刻，不能不查，不能不辩！此事关系儿子的皇位，不能不争，不能不斗！也许只有查出散布这种流言的穴洞，揪出制造这种流言的祸首，才能煞住多尔袞日益嚣张的气焰，才能阻止这日益逆转的危局。她审思着多尔袞身边的谋臣心腹，刚林、祁充格、洪承畴、锡翰、吴拜……突然想到多尔袞的多次深夜进宫，都是由吴拜跟随的。纵然吴拜不会嚼蛆喷粪，但他的特殊身份，总会对这种流言的出笼有所察觉和风闻。先拿吴拜审讯，也许会打开一个缺口。她拭去泪水，双手抚着泣咽流泪的儿子，沉痛而严厉地说：

“你在位育宫憋了六年，至今还没有憋掉浮躁的脾性，让我感到寒心。肠子不打九道弯，心里没有八个眼，要想稳坐龙椅，难啊！听着：‘摄政王亲到皇宫内院’之说，是真实的。近半年前，多尔袞不是‘亲到’一次，而是十次、八次，都是在宁寿宫正厅里禀奏政务的，不是苏麻喇姑在场，就是婉儿作陪。婉儿事后都做了晋见实录，你可以仔细阅览。我的一言一行，无愧于你死去的父亲，也不辱没你这个当皇上的儿子，你尽可以在群臣面前胆壮气粗地发号施令。至于‘摄政王夜宿宁寿宫’之说，那是嚼蛆！那是喷粪！身为皇太后，我没有那么下贱！多尔袞嘛，他也没有那么大的胆子。信不信由你。你回位育宫去吧，三天之内，我要挖开那个嚼蛆的穴洞，揪出那些满嘴喷粪的下流种子，还你一个清清白白……”

福临忍不住了，“哇”的一声痛哭起来。孝庄抚着儿子泪水横流的脸颊，声音悲怆了：

“眼泪救不了你，也救不了我！要哭，回到你的位育宫蒙着被子偷偷哭去！回去吧，我不想再流眼泪，已流干了。要流，就该流血了。”

福临咽泣着向母亲叩头，慢慢站起，转身跑出了卧室。孝庄对着苏麻喇姑和婉儿，惨然地一笑，不无责备地说：

“我是聋了瞎了，谁知道你俩也变聋变瞎了。事情到了这个地步，也只有瞎着眼睛问路了。婉儿，传我的懿旨，要吴拜立即晋见！”

不等婉儿应诺，苏麻喇姑抬头禀奏：

“皇太后，不必召吴拜审讯了……”

“怎么？”孝庄用惊异的目光紧紧盯着苏麻喇姑。

“一切都查清楚了。”

孝庄霍地站起，厉声询问：

“制造流言者是谁？”

“摄政王多尔衮。”

孝庄头脑里“嗡”的一响，几乎不能自持，顺势倚在桌案边，神色骤然木呆了，口中喃喃地说：

“是他？卑劣到了这个地步？”

苏麻喇姑急忙站起，拿出一份查实的文本放在孝庄面前：

“皇太后看过这个，一切都会明白的。”

孝庄跌坐在椅子上，抓过文本，神情紧张地、贪婪地看着。

这份查实文本，是关于五月五日夜晚，多尔衮在南宫王府正殿里宴请心腹将领谋臣——阿济格、洪承畴、刚林、吴达海、韩岱、锡翰等人时的全部情况。包括多尔衮出关围猎前的政务嘱托、酒过三巡后的更换衣装、那段去宁寿宫辞行的讲话和阿济格、吴达海、刚林、锡翰等多尔衮那段讲话的议论和领会。

孝庄一连看了三遍，她的心紧缩了：

“半年来处心积虑的防范，春去秋来的沉思，还是跌入了多尔衮的陷阱。根子在哪里啊？宫廷里的一切，原本都是可以利用的：刁顽与善良，高傲与卑微，政务与军情，大臣与侍女，美丽和丑陋，肉体 and 灵魂……大贝勒代善遗憾一生的悲剧，不就是因为男女间一段说不清的纠葛，断送了已经到手的光辉前程吗？自己偏偏忘却了年轻寡居、易招非议这个漏洞，导致了这场说不清的屈辱。愚蠢啊，粗心大意的愚蠢，丢人现眼的愚蠢啊……”孝庄紧咬着痛苦而失去知觉的嘴唇，她的嘴唇流血了。

也许为了减轻心头自责的重压，也许为了加深心头悔恨的痛苦，也许为了澄清心头残留的疑惑，孝庄突然抬起头来，面对苏麻喇姑。她的眼睛闪着寒光，她的脸颊腾着怒气，她的嘴唇涌着鲜血，她的双手在微微地发抖。苏麻喇姑心疼了，婉儿吓呆了，她俩谁也不敢吱声，此刻也确实无声出口了。

孝庄厉声地询问苏麻喇姑：

“你是什么时候听到这种流言的？”

苏麻喇姑急忙跪倒回答：

“五月五日端午节几天之后。”

“为什么不来禀奏？”

“皇太后心底无疑，奴婢手中无据，在这样的事件上，不敢乱说。”

“你是什么时候拿到这个文本的？”

“今天午后申时。”

“是谁提供的？”

“正白旗二等梅勒章京鄂硕，就是董鄂女的父亲。”

“他参加了五月五日南宫王府的宴会？”

“没有。他不是多尔袞的心腹。”

“那他怎么知道得这样详细？”

“皇太后知道，鄂硕是靠‘侦察敌情，捕俘捉生，刺探情报’起家的啊……”

婉儿跪在一旁忍不住了，便对孝庄叩了一个触地头，大声乞求地说：

“皇太后，苏麻喇姑为了弄清这种流言的空穴，耗了一个半月的心血啊……”

婉儿的一声禀奏，像一股暖流冲击着孝庄的心。她心头一热，神魂蓦然清晰了：不是苏麻喇姑和婉儿变聋变瞎，是自己变呆变傻了。她歉疚地望着跪在面前的苏麻喇姑，瘦了，黑了，眼睛显得更大，神采变得更干练了。感激之情浮上心头。贴心的苏麻喇姑啊，你一个半月的辛劳奔波，焦思劳神，查出了这制造流言的祸首，想必也思谋筹划了摆脱困境的良策吧！孝庄向苏麻喇姑微微点头，不无道歉地说：

“当事者迷，我一时气糊涂了。你快说，我该怎么办？”

苏麻喇姑急忙叩头谢恩，然后低声禀奏：

“皇太后明察。我们担心的那场风暴快要来了。这场臭人的风波，是

多尔袞煽起的，也恰好暴露了他的心机：威逼皇太后就范，走阿尔寨的道路。事关皇上的千秋大业，全凭皇太后的英明决断了。”

苏麻喇姑挑开了这件事情的内核，孝庄的神情骤然凝重了：眉宇间出现了从未有过的痛楚，目光变得暗淡而苦涩，双颊上托出了一层愁云。此时，玄武门城楼上敲响了二更鼓声，接着是东长街传来的更点梆子声，夹带着皇宫深夜独有的、疼人心神的哀怨，敲打着宫闱里主仆三人急剧跳动的心。泪烛惨照的主仆啊，快要在这凄苦哀怨中发疯了。

孝庄呆呆地坐在泪烛之下，像一尊疾首忧心的玉人，没有声响，没有动静，没有一丝反应。在隐约的更鼓声消失之后，她怆然站起，默默地走出卧室，走出衍祺宫，走进沉寂的夜色之中。

苏麻喇姑心酸了，泪水又涌了出来。她知道，主子一生的是非荣辱，都将决定于这个凄苦的夜晚。

婉儿害怕了，心儿颤抖起来。她知道，自己的命运，伊罗根的命运，都将取决于主子今晚的决定。她看着孝庄慢慢离去的背影，回身扑在苏麻喇姑的肩上抽泣了。

泪的“七夕”，天上人间不幸的女儿啊！

“屈从于多尔袞的威逼，走阿尔寨忍气吞声的道路吗？”孝庄走出衍祺宫，神情颓然地扑扶在丹墀上的汉白玉栏杆上，心头翻腾的痛苦，终于在这四周无人的茫茫夜色中吐出口来，一颗被损伤而浸着血渍的心，袒露在点点繁星之下。她想哭，泪水已干；她想叫，气咽喉噪；她想笑，笑谁呀？科尔沁草原上的布木布泰、永福宫的庄妃、宁寿宫里的皇太后，竟然落到这样的地步，耻辱啊！她仰望夜空，在苍茫深邃的星海，寻找慰藉，寻找属于自己的那颗失去了光彩的星辰。银河横波，神鹊聚集，金风玉露，爽朗朗地展现在心顶。她突然想起这是一年一度的“七夕”之夜啊！急忙寻找那颗传说中的“天孙织女福德星君”。啊，那颗闪烁在银河东岸亮晶晶的星辰，就是人间女儿年年向往的忠贞不渝的织女星啊！

“织女星君啊，你巧弄纤云，织就了云锦天衣，用缕缕如丝的浮云流光和绚丽多姿的朝云晚霞，美化着碧蓝的天宇和灿烂的夜空，可你终日织杼劳役的辛苦谁知道呢？连你的父亲天帝，不也昏庸暴虐地对待你吗？”

“织女星君啊，你泣饮着仙境里坎坷的苦味，度不尽这苦闷孤独的年年月月，忍受着一年三百六十五天中三百六十四个孤寂清冷的日日夜夜。这残酷无期的惩罚，不就是你的父亲——天帝做出的决定吗？……”

相惜相怜的痛苦，使孝庄心头紧绷欲绝的思绪战栗了。织女星旁那颗闪着微暗光芒的幼小星辰随即映入孝庄的眼帘：这不就是传说中牛郎

留给织女的年幼儿子吗？一阵更为凄苦的悲哀，漫过了孝庄的心：

“织女星君啊，你无情的父亲——天帝，用银河的滚滚波涛，隔绝了你与牛郎两情相依的情爱，可还留给你一个一年一度的‘七夕’，还留给你一个朝夕相伴的儿子，慰抚你心底的痛苦。也算是一万个无情中还残留着一丝的父女的情分啊！可多尔衮呢，正要毁灭我的一切——我的权力，我的心灵，我的情感，我的名声，我的唯一的儿子……留给我的，只是一条阿尔寨走过的道路，一条吞声忍气、屈辱偷生的道路啊……”

“人间女儿的命运，毕竟不如天上的神女啊！”

高天流云漫过，淹没了织女星君和她的儿子。这流云，该是银河波涛撞击澎湃抛起的浪烟白雾吧？孝庄心头滚动着更为凄凉的惆怅……

“天下有再嫁的民女，有再嫁的公主，有再嫁的王妃，可没有再嫁的皇太后啊！”孝庄心神恍惚地在宁静的夜色中，寻找着与阿尔寨命运不同的命运。她脚步踉跄地走出古柏覆掩的衍祺门，心灰意冷地穿过宁寿宫左侧的垂花门，漫无目的地走上曲折回环的长廊，不问高低地走过一道道台阶，在历代宫廷生活的余音中，在群臣议论的“铜镜”中，在儿子福临泪水凝成的“回音壁”中，寻找着摆脱眼前厄运的途径，终于在苍松莽莽的宁寿宫丹墀前的松林里，走到了这条道路的尽头。

苍松染绿了星光，星光在枝头跳跃。

跳跃的星光送来了微微的清风，轻抚着孝庄的发丝，轻抚着孝庄的衣袖。

清风发出微微的声响，询问着思绪煎熬的孝庄。

孝庄停住了脚步，落座在松林里一只潮湿的石凳上，心绪无依地仰望着银河上初露形迹的鹊桥，心儿沉重了：

“天上人间，原是一个道理管束着神女和凡女啊！天神和人神的眼睛，都在死死地盯着女人身上特有的‘贞操’，所以，‘贞操’便成了天上人间不可更移的天条地规。织女星君啊，传说中，只因你新婚多情而疏误了杼机飞梭，沾上了‘淫情’的嫌疑，受到了这无尽无期的惩罚，忘却了你用心血织成的云锦天衣的美丽，你心里服气吗？你心甘情愿吗？你在泪湿玉枕的清冷的深夜，就没有一丝怨恨吗？你忍受了，沉默了，习惯了，所以，你成了天上人间敬仰的女神，赢得了人间无数女儿沉默忍受的苦泪。你啊，难道没有品味出银河里的水已经变咸了吗？唉，仙境里神话斑斓的外衣，终于蒙蔽了人间痴情女儿的智慧，用坚贞不移的情愫赞歌，颂扬你恨若星海的痛苦和悲哀，而忘却了仙境里的残酷，真是可怜而又荒唐啊！

“人间的事情何尝不可怜荒唐呢？汉高祖刘邦的妻子吕雉，杀韩信，诛彭越，杀害戚夫人及其子赵王如意，临朝称制十六年之久，分封诸吕

为王，残害刘氏子孙，使朝政纷乱，天下攘攘，何等霸道！何等残忍！但因其不近男色，赢得了人臣们的谅解，有的史学家冠以‘乱而不淫’的衔头，就保留了这女人人品上的洁美，逃脱了天下人们的咒骂。‘不淫’两字，减轻了朝政上的罪责，掩盖了性格上的残忍，难道还不够可怜、荒唐吗？

“唐代有个女皇帝叫武则天，才气横溢，敢作敢当。做过好事，也做过坏事；杀过坏人，也杀过好人，有功于唐，也有过于唐。只因年轻时做过唐太宗的才人，后来又做了唐高宗的昭仪和皇后，当了武周的女皇帝后，又弄了一个‘莲花六郎’，便成了‘淫’的化身。后世的人臣们谁还去判定她功过的大小？都争着在‘淫’字上口诛笔伐，有的史学家下了一个‘淫而不乱’的判决，摇笔杆子的文人们就挖空心思地在‘淫’字上大写诗文，以致把妇女头上首饰的响动，妇女服式上的宽松和后世妇女缠足走动的摇摆，都和‘淫’字搅和在一起，把人间第一个女皇帝，硬是乱哄哄地搞臭了。这不是更为可怜、荒唐吗？

“‘淫’，女人的克星，女人的灾难，女人粉身碎骨的深渊！自己就是胆大包天，也不敢沾这‘淫’字的边啊……”

银河迢迢，高空的玉露伴着星辰的清辉洒下人间，浸润着苍松的枝叶，浸湿了孝庄乌黑的发丝。清风伴着闪烁的星光摇曳着浮云，轻拂着孝庄的衣袖薄衫，冰冷着孝庄的酥胸玉臂。她望着莽莽的林木，高耸的殿宇，蒙蒙的楼阁和树梢，低空沉寂如磐的夜气，神情更加颓然，心儿更觉苍凉了：

“这儿原是明代的哆鸾宫、啮凤宫，是宫妃们养老之处啊！鸾声哆哆，以娱朝夕。凤鸣锵锵，福寿久长。前朝的宫妃们，不都是在这里耗尽了一生的岁月吗？衍祺宫后面的东宫、中宫、西宫和那十几座红墙绿瓦的小巧宫院里，既没有留下她们的盛名和威名，也没有留下她们的罪名和臭名，不也挺好吗？扔掉权柄吧！抛却追求吧！永远离开那无尽无休的明争暗斗吧！在这哆鸾啮凤之处，保持女人特别需要的‘贞操’，像织女星君一样默默地忍受着难以忍受的一切，去博得世人的怜悯和同情。世人都是惯于同情弱者的，因为他们也是弱者啊……”

银河泛亮了，光灿灿的繁星之流，似乎在悠悠地移动，直挂在宁寿宫的顶空，辉映着宫殿上黄色的屋脊飞檐、兽吻驼铃和丹墀上象征着权力和吉祥的铜龟、铜鹤、铜炉、日晷，辉映着丹墀下那对象征着权威的铜狮。啊！那白雾腾腾的银河，不是正在翻滚澎湃吗？那飞檐上的兽吻蛇铃，不是正在颤动摇曳吗？耳边突然响起的阵阵松涛声，是银河发出的吼声传到人间吧？传说中，牛郎织女“初渡”之前，银河总是要翻飞浪涛，拍岸轰鸣，用沧海横流之威，考验牛郎织女的忠诚。不安的宁寿宫啊，你也在考验孝庄心头刚刚浮起的一缕颓废的情思吧？

“‘鸾’在哪里？‘凤’在哪里？‘哆鸾’、‘啮凤’又在哪里？看到的，是古柏、古松、古砖、古瓦；听到的，是风声、怨声、愁声、泪声；感觉到

的，是沉寂、孤独、凄凉、恐惧。鸾凤原是世间不存在的禽鸟，‘鸾凤和鸣’本是人们美好的向往罢了。唉，就是愿意在这子虚乌有的鸾凤中悄悄静静地度过一生，多尔袞能允许吗？花不惹蝶蝶采花，不是还要跟着可怜的阿尔寨的脚印走吗？要是那样，还不如早早毁了这苟且的生命来得痛快呢……”

孝庄的目光停留在宁寿宫丹墀下那对巨大的铜狮上，凝视着闪烁着寒光的眦目、尖牙、利爪，一种无可奈何的酸楚浮上心头：

“紫禁城里的每座殿宇前，都置有这样一对铜狮啊！这个谜今晚才算领悟到了：帝王们把心底的愿望都寄托在这‘兽中之王’的身上，不仅为震慑从外杀来的造反者，也为了吞没内部纷争中的弱者啊！豪格、阿尔寨不是都被南宫王府门前这样的雄狮吞没了么？”

一阵低啸的松涛声从孝庄的耳边掠过，拂起了她头上的一绺发丝，发丝散落在她的前额，遮掩了蒙眬苍茫的星光，把一团阴影留在孝庄的心头。松涛声低啸着直向宁寿宫丹墀飘去，似乎撞击在形容狰狞的铜狮上反弹回来，在孝庄心头的阴影上，投入了一层凉意：

“这也许就是自己要寻找的那种慰藉——一种不同于阿尔寨悲惨命运的命运啊！一头撞去，血溅玉阶，烦恼呀，担心呀、屈辱呀、忧愁呀、煎熬不休的心神呀，都会在那一刹那之间全部了结的。说不定在那摊鲜血浸湿的砖地上，通过当代朝臣的嘴和后世文人的笔，还会捏成一个不同于吕雉、武曌那样的一个女人来。惨淡的人生，神秘的人生，说不清楚的人生啊……”

铜狮在星光下闪亮，孝庄久久地凝视着。突然，她的神情变得似嗔非嗔，她的脸色变得似笑非笑了：

“自己可以这样地离去，可福临呢？太宗皇帝留下的基业呢？多尔袞凭几句流言就占有一切，不太轻松了吗？再说，留下索尼、塔胆、鳌拜、济尔哈朗、勒克德浑怎么办？让多尔袞一个一个地送上断头台吗？一声不喊，一招不进地全盘缴械，岂不太便宜多尔袞了！天下有这样的傻子吗？”

孝庄霍地站起，走出松林，拾级而上，来到丹墀，站在一座汉白玉的日晷旁，仰望星空，在神秘瑰丽的星海里，寻求天神的启示，盼望那些光焰斑斓的帝星、臣星、吉星、凶星、妖星、魔星……能用炽热的光芒，照亮自己那颗暗淡无光的星辰：

“那就是魔星天一星吧？闪烁着一种诡异的橙黄光焰啊！天一星旁边闪烁着艳丽光芒的星辰，就是‘狐狸星’吧？传说商代纣王的爱妃妲己就是这颗‘狐狸星’下凡的。她妖媚阴毒，巧于心计，精于淫工。以淫情腐化良知，以毒计助纣为虐，在华夏演出了有史以来第一次炮烙忠良，鱼肉黎庶的惨剧，终于使商纣王丧命摘星楼，使商代江山没于牧野血泊。淫乱祸主，淫乱丧国，千古以来，骂声不绝，似乎天下的女人都是妲己

传种生养的。人们偏偏忘了，如果商纣王不是一个贪恋女色的昏虫，她怎能施展其淫术吗？

“那颗一隐一现，闪烁着娇怯粉色光芒的星辰是谁的命星？该是千百年来人们咒骂的‘淫笑星’吧！传说周幽王的宠妃、皇后褒姒就是这颗‘淫笑星’下凡的。她的娇俏甜美、才情色欲，都融凝于那种不可捉摸而又能销魂摄魄的难得的一笑之中。周幽王偏偏是个不要命的色鬼，又色怪成癖地沉迷褒姒的‘一笑’。于是，‘笑’失烽火，‘笑’失诸侯，‘笑’失天下，‘笑’也铁铸了一个‘淫乱’天下的女人。那是一种什么样的‘笑’啊？可惜在普天下的女人中早已失传了，因而，也难于判断那种‘笑’的罪过的真假了。再说，千百年来人们都在禁止女人的‘启口而笑’，天下的女人几乎都不会笑了，可江山不是还在一朝一代地丢失吗？‘笑’失天下，神奇而美丽的谎言啊！

“那是传说中的杨贵妃的星宿吧？幽幽地摇曳着紫红色的光芒。这颗天上的‘痴情星’下凡到人间之后，依然是一往情痴。先痴情于寿王李瑁，后痴情于原是公公的唐玄宗，痴到月夜起舞，痴到盟誓深宫，痴到裙带夺情，痴到代人受过，军前丧生。也许由于痴过了头，结果，被人拉扯上了一个作乱的安禄山，戴上了一个‘淫乱’的罪名。唉！可怜的杨贵妃，至今你还在用紫红的泪光，望着这不公正的人间啊！

“那颗又大又亮、闪烁着红色光焰的星辰，该是人们常说的‘浪荡星’吧？传说武则天就是那颗‘浪荡星’下凡的，果然不同凡响，至今仍显示着耀眼夺目的声威。女帝啊，你‘浪’得神气，使天下须眉俯首！你‘荡’得威风，使人间男子称臣！你在皇位上‘浪荡’了十五年，使唐代疆土开拓，人丁兴旺，财富剧增；使国威张扬，异邦仰慕，四邻和睦。终于在男人统治的人间，留下了一番业绩和一个光灿灿、酸溜溜的名字。

“‘淫乱’的女帝，‘淫乱’的皇妃，‘淫乱’的妃子啊，在这千百年不绝于耳的辱骂声中，不也在‘宣扬’着你们特有的才情智慧吗？说什么‘狐狸精’，不是精明到了极点，能称为狐狸精吗？讲什么‘淫笑星’，没有使皇上老子心儿发痒、浑身发酥的笑容，能够得上‘淫笑’吗？好一个‘痴情星’啊！天下女子谁不痴情？痴情痴到引人浮想、淫思、淫叫、淫骂的地步，也不容易啊！好一个‘浪荡星’！真是名副其实啊！不畏人言，不畏礼制，不畏习俗，不畏神鬼，不畏生前声讨，不畏后世咒骂，硬是当了人间第一个女皇帝，可算是‘浪荡’到家了。天官赐福啊，幸而有了这‘淫乱’的罪名，才使你们的名字留于正史、野史，才使你们的业绩没有泯灭殆尽啊！

“天上宫阙里有着‘淫乱’的星辰，人间宫阙也就成了‘淫乱’星辰表演斗法的戏台。历代宫廷生活干净过吗？远的朝代不讲，街头巷尾人们常常议论的‘唐乌龟、宋鼻涕’还不够埋汰吗？在这权柄失落、儿子皇位难保的时候，图什么虚名，讲什么贞操，管什么儒训礼教！多尔衮可以利用一切去达到自己的目的，自己就不能利用一切保卫自己和儿子吗？

“背着‘淫乱’的罪名再和多尔衮较量吧！怕什么‘淫荡’压顶！怕什么‘羞耻’锥心！尽管没有妲己的妖媚，没有褒姒的娇笑，没有杨贵妃的痴情，没有武则天的壮心，但有一张使多尔衮垂涎的脸盘，有一双使多尔衮销魂的眼睛，有一副使多尔衮眼馋的身躯，有一点敢与多尔衮周旋的胆量和灵气，还有一颗被逼无奈、知耻近勇、碎裂痛苦的心。当今的、后世的人们啊，孝庄也许是天下最坏、最淫、最不要脸的女人，也许是天上最阴损、最下流、最丑陋的星辰下凡的，任凭你们编派罗织吧，我全都认了……”

玄武门城楼上的更鼓敲响了三更，牛郎织女相会的时辰到了。孝庄怀着拼死一搏的心绪向星空望去：银河漫漫，一道白练横架西东，鹊桥畅通了。鹊桥上，两颗闪亮的星辰在急切地靠近，两颗久别的、炽热的心相逢了，相依了……此刻，银河如镜，水波不兴，清风不语，繁星传情，光灿灿，金风玉露喜初渡；情依依，天上人间洒泪时。孝庄落泪了，低吟了：

“‘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这‘胜却人间无数’的相逢，全靠神鹊相助啊！那道泛着银光、横贯西东、排列整齐的晶莹的星辰，就是因架设通桥而摩顶负重、失去头顶羽毛的神鹊吧！神鹊，成人好事的神鹊！我需要的神鹊在哪里呀……”

在牛郎织女“佳期如梦”的相逢中，在神鹊耗尽精力的飞散中，在宁寿宫丹墀上风清夜凉的岑寂中，孝庄完成了她一生中痛苦的一次思索。当一直在暗中伴陪她的苏麻喇姑和婉儿悄悄走上丹墀时，孝庄赶忙擦去了泪水，故作轻松地对婉儿说：

“传我的懿旨，请内院大学士范文程前来晋见。”

当婉儿离开之后，孝庄一步一步地走向苏麻喇姑，凝视良久，沉默良久，突然伸手抱住这个从科尔沁草原陪嫁而来的亲人，声音颤抖地说：

“告诉皇上，我，我，我要嫁人了……”

苏麻喇姑心头一颤，不知说什么才好。她紧紧地抚抱着孝庄，在惊恐与怜惜中，察觉到孝庄的泪珠，已滴在自己的肩头上……

二十七 范文程当了“红媒”，带给多尔衮一个醉心的幻觉和一个绚丽的“风流梦”

多尔衮从山海关返回北京之后，借口劳累过度，不再早朝，一切朝政事务，委托六部尚书分头处理。以往外出回京后向皇上和皇太后禀奏的惯例，也随即搁置了。朝臣们虽然感到有些异样，但他们是通情达理的：“新婚燕尔”，多尔衮也是人啊！

其实，他们都想错了。朝鲜公主得到的恩宠，只是从连山驿馆维持到永平城。新娘子姿色一般，经过三五夜晚之后，多尔衮就感到乏味了。加之语言隔阂，情趣难表，更加速了多尔衮的失望和厌烦。在永平城里，多尔衮严厉训斥了祁充格的“办事不力，选美有失”，并写信给朝鲜国王，责其“敷衍应付，诳骗上国”，要求“再选美女，送往北京”。在这封书信送往朝鲜的同时，新娘子也被置于冷室，以泪洗面，怀念起她那山水秀丽的父母之邦了。

在回到北京的深居简出中，多尔衮在“新婚燕尔”烟幕的掩护下，在南宫王府的密室里，分别召见了留在北京的心腹大臣，详尽地分析了紫禁城里的形势，着重询问了孝庄的动静。也许因为对朝鲜公主的失望和厌烦，更加剧了多尔衮对孝庄急不可耐的追求。在六天日以继夜的交谈中，在心腹大臣们不约而同的曲意奉迎中，多尔衮的心头展现了一个极为乐观的图景：

不是吗？朝政大臣的任免升降，一向都是由议政王大臣会议商定、禀奏皇太后恩准的。可在这次围猎途中，自己的一句话，晋升多尼、勒克德浑、吴达海、韩岱、锡翰为议政。还是自己的一句话，免去了尼堪、满达海的理政之职。可宁寿宫的那个女人呢，在这个试探面前沉默了，默许了。吏部尚书巩阿岱说得对：“鹰折了翅膀，扑腾不动，也就不想扑腾了。”

不是吗？几十年来，八旗兵马的调动和兵营驻地的选定，都是由皇上亲自决定的。皇太极死后的七年间，这种关系皇上安危的特权，归于后宫，实际上掌握在那个女人手里。可这次两白旗准备移驻永平的决定，未经后宫恩准，不也下达到兵部了吗？可她呢，还是隐忍未发，装作不曾风闻地沉默了。兵部尚书禀报说：皇太后知道这个决定后，曾召见过宁完我，并派飞骑去了湖广。这就是那个女人的反应啊！但愿济尔哈朗和勒克德浑接到她的懿旨后，能立即返回北京。大清的军法刑律，对待私自离开战场返回京师的王公将领，一向是不留情的。

不是吗？那个看不见、摸不着、威力无比的“流言”已遍于皇城内，一切都在按照自己的设想进行着。一个月不长的时间，声威赫赫的圣母皇太后，竟然成了人们饭后茶余谈论的话题。可见，“流言”的臭

人、毁人、杀人，比一切正当的手段都来得快速而有效。锡翰禀奏说：在紫禁城里，只有宁寿宫和位育宫还蒙在鼓里。真是愚蠢的傻瓜啊，应当让福临知道，应当让那个女人知道！那个时候，才有好戏看呢！

不是吗？“边外筑城”的谕示发出去了。多尔袞将在北京故宫之后建造自己的行宫。户部、工部闻风而动，从昨天起就开始筹备了。工部尚书星纳前来请示说：这道谕示要不要上呈笺表报宁寿宫？愚蠢而多嘴的星纳啊，多尔袞玩的就是这样霹雳的威逼。我要告示世人：大清的财权也握在多尔袞的手里，朝廷六部的权力机器，在随着多尔袞的意志转动，福临的皇位和宁寿宫的特权，在多尔袞的眼里，已经是可有可无了……

多尔袞陶醉在心绪悠悠的图景里。他宠爱的侍女吴尔库尼走进了密室，说今晚是“七夕”之夜，要他观看牛郎织女的鹊桥相会。也许由于心情陶醉时有着本能的企求，多尔袞痛快地答应了，便在吴尔库尼的搀扶下，登上了南宫王府花园里假山上的“舒心亭”。

舒心啊！他抬头西瞧，紫禁城就在身边，夜色沉沉，一片宁静。他注目于宁寿宫所在的上空，不见往年今夕烛光映红的夜雾，不闻往年今夕隐约传来的欢声，他感到惬意而欣慰……

舒心啊！他抬头仰望，夜空碧蓝，繁星点点，深邃无垠，引起了他奇异的追寻和联想：天上的九重宫阙在哪？天帝的住处在哪？他感到从未有过的心旷神怡……

舒心啊！吴尔库尼倚在他的怀里，浪声浪气地吐诉着“燕尔不如新婚，新婚不如久别”的幸福，勾起了他对阿尔寨描绘的那种奇情异趣的向往：帝王之乐何在？也许就在那花样翻新的欲海情浪之中啊……

吴尔库尼以为自己的娇情娇态激发了多尔袞的痴情痴态，便娇声娇气地把多尔袞的目光引向泛着白雾丽光的银河。多尔袞望着银河东岸那颗闪亮的织女星，心里却奇怪地联想到宁寿宫主人那明媚的眼睛——那醉心的一颦一笑，那酥骨的一嗔一喜，那销魂的一顾一盼啊……

在玄武门城楼上传来的三更鼓声中，多尔袞在吴尔库尼的催促下，仰望着鹊桥上牛郎织女的相会，心里却奇怪地浮起了一阵不快、嫉妒和怨恨。当两星相依、共放光辉时，他却奇怪地把头一摆，将目光投向了北斗七星北面的紫微垣，凝视着北极星四周密密麻麻的星辰发呆了：

那就是传说中的天龙星群吧？弯弯曲曲，宛若游龙，四星相对，形若龙头，其中两星闪闪烁烁，宛若两只眼睛一启一合。在这条天龙盘护之中，一颗星辰闪耀着奇异的亮光，光泽呈金黄色，醒目而惊心。这就是传说中的帝王之星啊！

“帝象充实，皇位不虚。”多尔袞心里打了一个寒战，急忙向紫微垣西藩的星辰望去。排列成行的七颗星辰，传说是臣辅之星，当代宰辅都

可以在这些星辰中找到自己的命星。多尔袞细心地端详着，分辨着。也许由于星体的移动，也许由于北极星强烈光焰的衬比，也许由于银河横空的影响，这些臣辅之星，有的光焰炽烈，有的闪烁不定，有的苍然发白，有的奄奄欲灭。多尔袞因为不解星相的奥秘，分不清哪颗是自己的命星，无可奈何地叹息了一声：

“臣星黯淡，心怀不一啊……”

多尔袞打了二十多年的仗，从来不相信那些星相家的胡扯。他和努尔哈赤、皇太极一样，在与强敌的决战中，总是把胜利的希望，放在自己细心筹划和凶猛拼杀的基点上。在崇德七年（1642 年）的松锦决战中，刚林从医巫闾山一个和尚那里学会了一套观星望气的本领，在与洪承畴决战的前夕，刚林一连看了三个夜晚的星星，推开警戒在帐篷外的吴拜，闯到多尔袞的面前，大谈星相预示。说什么“主星蒙尘，白气贯中，主凶。客星发暗，黄雾绕座，亦主凶……”不等刚林说完，多尔袞起手就是一个耳光，怒声骂道：“妈的，妖言惑众，你还想要脑袋不？老子不信那一套，有屁给你娘放去……”不信天命信自己，多尔袞凭他的才智谋略，俘虏了明朝主将洪承畴。事后，多尔袞取笑刚林，刚林辩解：“两凶之象，已得证实。洪承畴兵败被俘，咱们的皇上不也病了吗？”多尔袞当时虽然骂了刚林一声“狡辩”，但他心里琢磨：皇太极病发于松锦决战之中，也是事实啊！

随着权力的扩大，地位的上升，欲念的膨胀，在钦天监每日一次的天象禀奏中，在各地奇异灾情、险情、妖情、魔情的塘报奏闻中，多尔袞和历代的创业帝王一样，不再完全信赖自己的才智，逐渐问计于天地鬼神了。星象家们的识言识语在他的头脑里堆集起来，他开始在遥远缥缈的星辰中，诠释现实生活中出现的疑惑，寻求自己心里最理想的答案：

是啊，两黄旗中鳌拜、塔胆的势力还没有完全解体，特别是一些中下级将领还握在孝庄手里，形成了一支护卫福临的可怕力量。这不就是“帝象充实”吗？索尼、济尔哈朗还没有根除，潜在的威势依然存在。这不就是“皇位不虚”吗？看来，不在两黄旗中进行“大换血”，不从肉体上消灭济尔哈朗和索尼，大象是不会改变的。

是啊，阿济格在多铎死后，似乎更热衷于两白旗的实权，开始为他的儿子劳亲聚集力量了。这也许就是那颗“苍然发白”的星辰发出的警告吧！两白旗内部新、老将领之间已出现了裂痕，以苏克萨哈为首的一些老将与新晋的年轻将领已开始分心了。这也许就是那颗“奄奄欲灭”的星辰送来的预示吧！洪承畴这个汉官中的人望，时至今日，仍然对“取代福临”一事保持着沉默，谁知道他是怎么想的？这也许是那颗“闪烁不定”的星辰所展示的秘密吧！唉！谋事在人，“成事”真的“在天”吗……

多尔袞心烦意乱了，已无趣于牛郎织女的相会，更无趣于吴尔库尼情绵绵的饶舌。他推开吴尔库尼，独自下了假山，急匆匆地向密室走

去。他想连夜召见阿济格、苏克萨哈或者洪承畴，制止阿济格不顾大局的“胡闹”，安抚苏克萨哈“李广难封”的委屈，摸清洪承畴藏于城府中的心机，以协调身边群臣的关系，使自己的命星放出异彩来。当他走进密室的时候，吴尔库尼快步跟了进来，娇滴滴的声音，软怯怯的情态，浪盈盈的笑容，侍候着他，抚慰着他。“燕尔不如新婚，新婚不如久别”，多尔袞终于搁置了召见阿济格、苏克萨哈或者洪承畴的打算，抱起吴尔库尼倒在了红罗帐里，直到翌日寅时鼓声敲响，刚林急急走进南宫王府紧急求见的时候。

内院大学士刚林的府邸，与范文程的府邸相邻，同住在皇城外前门内的一条胡同里。

四更时分，刚林正在梦中，一阵叩击窗扉的响声把他惊醒了。值夜侍役隔窗禀报说：范文程被宫里召见了。

刚林翻身坐起，不及披衣，急声询问消息的来源。侍役回答说，是他亲眼看到的。他立即吩咐侍役暗中跟随，查明范文程的去处。

侍役奉命去了。刚林睡意全无，他披上衣衫，抓起旱烟锅抽了起来，一种不安的感觉浮上心头：

近半年来，多尔袞的许多机密事情，都是交给自己办理的。擅改国史，削去多尔袞历史上的过失，以符“天纵英明”的帝王之明；改抹太宗实录，削去皇太极对多尔袞的多次指责，造成多尔袞“聪颖正确”的历史；密议两白旗移驻永平之策，为多尔袞的登极设立据点；抄录密书罪状，为多尔袞登极后的杀伐敌手备存依据……这些功当辅政、罪当杀头的暗中活动，不仅把自己的命运交给了多尔袞，也使自己不得不格外小心，极其细心、万分忠心地为多尔袞筹划效劳了……

侍役跟踪察看回来了，隔窗禀报说：范文程进了东华门，传旨带路的是宁寿宫的太监。

刚林听了，烟锅一抖，未燃尽的烟丝落在赤裸的大脚上。他胡乱地弄灭了烟丝，坐在床沿上发起呆来。

在内院大学士中，刚林最佩服的是范文程，最惧怕的也是范文程。这个老儿，有着一股捉摸不透的邪劲。在皇宫里的几次生死争斗中，开始时，总是超然事外，像个害怕招惹是非的寡妇。可一到节骨眼上，总是一跃而出，一发而中，像个摸透了赌场奥秘的赌徒，总是赢家。所以，刚林早就吩咐他的心腹侍役，时刻注意范文程的动静，并要及时禀报。今晚，这个老儿又被皇太后密召进宫，看来，皇太后要向多尔袞反击了，这场赌博又该见输赢了。

刚林毕竟是长期跟随多尔袞的智囊谋臣，根本没有去猜度孝庄反击的突破口。因为多尔袞半年来的所作所为，几乎都是僭越，都是犯上，

都是阴谋作乱，每件重要的决定，都可以成为孝庄反击的出发点。而且这个女人惯于从人们意想不到的要害处下手。所以，在任何具体事情上的防御，都是消极徒劳的，都是要误事的。

刚林毕竟是熟知多尔衮的部下和朋友，特别对多尔衮在与孝庄的关系上所表现的那种离奇古怪，早就存疑于心。因而，他此刻最担心的，不是孝庄的多谋狡诈，而是多尔衮的英雄气短；不是孝庄的实力大小，而是多尔衮的犹豫动摇。人啊，都有一个致命的弱点，智慧超人的多尔衮，偏偏沾上了一个要命的“色”字。

刚林毕竟是出于马背厮杀中的大学士，他明白两军决胜往往在于一瞬间的道理，决定立即晋见多尔衮。必须使多尔衮明白孝庄夜召范文程的可怕。必须使多尔衮清楚，此刻必须增强无情、暴烈和残忍，及时动手，斩草除根。必须明确无误地告知多尔衮：半年来，他所做的一切和策划的一切，对一个皇帝来说，都是合法的、必然的、英明的，足以流传万世的。但对一个摄政王来说，是谋反，是作乱，是不能容忍的，是足以杀头、遗臭万年的。

刚林跳下床来，不及更衣，不及漱洗，立即吩咐侍役备马。他匆匆地穿上衣裤，便跨马向南宫王府奔去。

寅时的更鼓声震荡着皇城宁静的黎明。南宫王府的值夜官员把刚林让进值房，当得知要晋见多尔衮时，值夜官员的脸色吓白了：

“刚林大人，你这不是要小儿的命吗？这天刚刚放亮，谁也不敢打扰摄政王的好觉啊！”

刚林苦笑，心想：

“好觉可补，失去的时机难寻啊！”他退而请见南宫王府的内大臣吴拜，值夜官员痛快地答应了，传报了。

吴拜在南宫王府的正殿里会见了刚林，在询问晋见的理由时，刚林隐瞒了“孝庄夜召范文程进宫”这个关键情报。吴拜出于好意，笑着说：

“老兄，你来得真不是时辰啊，昨夜陪摄政王歇息的是吴尔库尼，我可不敢惊破摄政王的好梦……”

“你不敢，我敢！我就不信一个发臭的侍女，会误了摄政王的大事！”刚林的“刚”劲上来了，拔脚要走。吴拜一把按住刚林，神情沉重地说：

“你也不看看这是啥年月？不是当年在松锦战场闯帐篷的时候了。到不了密室的楼上，你就会被护卫亲兵拿下的，给你一个刺客的罪名，你说得清吗？唉！我去碰这个钉子，但愿你有好运气。”

吴拜被逼无奈地传禀去了，刚林看着吴拜的背影，心里一阵沉闷，继而有些怆楚了：

“女人！为了一个侍女尚且如此，如果是宁寿宫那个女人呢……”他真的有些不敢往下想了。

吴拜传禀了，撞墙了，回来了。低声说：

“回去吧，有事午后禀奏。这是吴尔库尼躺在床上说的……”

“那摄政王呢？”刚林急了，霍地站起询问。

“你他妈的糊涂了！这不就是摄政王的意思吗！”

刚林愕然，挪动沉重的脚步，走出了正殿，在跨出南宫王府的大门后，回头望着巍峨的殿宇，长长地“唉”了一声，苦笑着，自语着：

“天道难测啊，一个强男人，为什么偏偏遇上了一个强女人？要不是这样，天下不就太平了吗……”

在刚林步履沉重地离开南宫王府的时候，范文程步履轻捷地走出了东华门，在柳阴禽鸣的旭日光辉中，向南宫王府走来。

在宁寿宫两个时辰和孝庄的会见和计议，似乎竭尽了他毕生积累的才智，似乎承受了天地间所有的压力，似乎度过了漫长的二十个年头，又似乎进入了一个更高的醉心惬意的境地：

“意外啊，当皇太后深夜秘密召见并在衍祺宫的住室里密谈的时候，不是以心腹智囊对待老臣，能赐以这样的恩宠吗？

“恍惚啊，当皇太后提起‘流言’并询问‘流言’意向的时候，不是以诚挚之心对待老臣，能够这样坦直无碍吗？

“茫然啊，当皇太后剖析‘流言’并征询应策的时候，作为谋臣，无言以对，惭愧啊！

“震惊啊，当皇太后决定下嫁多尔袞并直言不怕‘淫乱’诛伐的时候，那铿锵的声音如同炸雷，那滴答的泪水如同暴雨啊！

“失措啊，当皇太后谈及中原礼教、习俗、伦理、道德并询问辩解之词的时候，老谋臣惊慌失措，没有勇气摆脱世俗的束缚，没有胆量冲破礼教的围墙啊！

“壮烈啊，当皇太后藐视一切礼教绳索、道德铁链和世俗屠刀，并宣称准备自身毁得粉碎的时候，就是石人铁心，也会迸出火花的。烈性的女人，人间不曾有过的皇太后啊！

“骄傲啊，当皇太后指定自己担任‘红媒’去制服足智多谋的多尔衮的时候，一切恐惧、犹豫都倏然消失了。人生一世，能作成这样一桩奇异的姻缘，也算是天下的奇人了。

“思索啊，筹划啊，在千年森严的礼教中寻找漏洞，在人间习俗的刀丛中寻找隙缝，在没有路的地方寻找道路，在没有天理的地方寻找神明，在阴谋中寻找堂皇的理由，在权术中寻找正当的依据，在没有情爱的婚姻中寻找爱神，在争斗不息的战场上寻找圣洁的净土。皇太后用苦的心、泪的情、破碎的灵魂、奇戾的才智，描绘了一幅血泪凝成鲜花的太后下嫁图。老谋臣啊，要用假言、假语、假欢、假笑，把这假的一切，变为庄穆、秀雅、真实和正经。这是才智的考验，这是谋略的搏斗，这是人生最值得一搏的奇举！

“士为知己者生，用生的一切谋取一个奇丽的成功。士为知己者死，用死的一切谋取一个绚丽的忠！

“摄政王多尔衮啊，但愿你的功高盈满真的丧失了人间权力占有者最需要的‘兼听则明’。但愿范文程这次匆忙的晋见，带给你一个醉心的幻象，一个酥骨的艳遇和一个绚丽的风流梦……

七月八日午前辰时，多尔衮在南宫王府的密室里召见了范文程。

也许由于昨夜星象的预示仍在多尔衮的脑际闪动，也许由于夜短情长的劳累已使多尔衮疲惫了筋骨，也许由于范文程急促的请见已使多尔衮产生了可疑、可怕的预感。多尔衮挥去了吴尔库尼，屏退了护卫，凝神闭目地倚在床榻前的一张躺椅上，等待着范文程的出现。

范文程在吴拜的引导下，走进后楼，穿过回廊，几个佩刀的护卫，投来了怀疑和警觉的目光，使他感到压抑和不快。在登上楼梯时，两个年轻的护卫竟然对他进行了搜身检查，使他感到愤怒和不安。这种超过位育宫、宁寿宫、慈宁宫的森严警戒措施，使他立即预感到：即将进行的这次会见，将是十分艰难的。

吴拜轻轻推开密室的朱门，回身在范文程的背上轻轻一抚，算是一种关照，便轻轻地离开了。范文程抬步跨进密室，眼前的情景使他感到震惊和不安：没有人影、没有声响，多尔衮静静地倚在躺椅上，连眼皮也不曾抬起，那身黑色细绸制作的衣裤亮着清冷的光泽，跳动着一一种寒意和残酷。冷漠的气氛，冷漠的主人，冷漠着一个不受欢迎的晋见者。这样的架势，是不曾有过的啊！

范文程稳了稳惊悸慌乱的心，趋步向前，在距多尔衮五步远的地方跪行大礼，叩头禀奏：

“臣内院大学士范文程，叩见皇父摄政王。敬祝皇父摄政王万寿无疆！”

范文程的请安多尔衮听真了，特别是“万寿无疆”这句专为历代皇帝特制的颂词，竟然出于范文程之口而用于自己身上，使他感到舒坦和开心。老谋深算的范文程，借用“万寿无疆”这几个字的魔力，不仅勾起了多尔衮心底沸动的帝王欲，而且勾起了多尔衮惯于在思索中紧闭的眼皮和懒于在思索中张开的嘴巴：

“范老先生近安。我近来甚觉疲累，四肢乏力，容我倚椅听教吧！”说着，又合上了眼皮，闭起了嘴巴。

范文程在再次叩头谢恩中，心里犯愁了：没有目光交流，没有语言应对，这是一种什么样的会见呢？狡诈的摄政王，你是要听独角戏啊！范文程在犯愁的琢磨中，突然发现多尔衮的眉宇间，蠕动着思索的皱纹，这种皱纹给人的感觉，是焦急的。古人说：“察言观色。”多尔衮闭着眼睛的这一张脸，不就是透视其心灵奥秘的一张挂图、一面镜子吗？老奸巨猾的范文程，用诚恐诚惶的神情语气，开始了向多尔衮的进攻：

“禀奏皇父摄政王，臣有一事跪禀：昨夜三更三点，皇太后召臣进了宁寿宫……”

多尔衮眉头一动，眉宇间的皱纹平展了，而咬紧牙关的愤怒，拉紧了闭着的嘴唇，形成了一道直线，突出了线端的两个关节，呈现了心底的震动。范文程看得清楚：摄政王啊，你的神态，能经得起这忽高忽低的情绪折腾吗？他故作胆怯地继续禀奏：

“皇太后说，她有三事不明，要臣来向皇父摄政王请教。”

多尔衮仍然没有说话，也没有睁眼。但突然发青的脸色表明：多尔衮进入临战状态了。工于心计的范文程，抓住了多尔衮内心的一时慌乱，不容多尔衮思索地提出了第一件事情：

“皇太后不明的第一件事是：两白旗准备移驻永平府的目的何在，请皇父摄政王赐教。”

孝庄摊牌了，多尔衮的头脑也冷静了。他没有过分重视这个具体事件的提出，而是在急切地揣摩宁寿宫的那个女人整体的意向。他发现了自己在这之前判断的失误：对方的沉默，不是默许，更不是困窘，而是在选择时机。这个时机的到来，也许标志着这个女人力量准备的完成。为了中止这片刻的沉默，避免暴露内心的震动，他仍然紧闭着眼睛，轻声问道：

“皇太后是怎么看的？”

范文程不假思索，开口回答：

“皇太后的看法是：现时天下形势，贼在湖广云贵，乱在江南四川，隐患仍在中原。两白旗移驻永平之议，不仅有吴三桂‘逆对崇祯’之嫌，

亦有再弹‘宁远之曲’之虑。”

这个高调的、定罪性的“看法”所产生的震动，在多尔袞微微发颤的腮帮上反映出来：那个女人既然这样毫无顾忌地说出口来，想必做好了一切准备。难道又有一个“巴哈、巴泰、德马护”冒险集团形成了？为了不让范文程看出自己的方寸已乱，仍然紧闭着眼睛，以攻为守地开了口：

“第二件不明之事是什么？”

范文程没有马上回答，似乎有意用片刻的沉默，延长多尔袞紧张纷乱的心绪，当多尔袞的愤怒在腮帮肌肉上显露定型之后，范文程回答了：

“边外筑城，耗资巨浩，值此战乱刚停、百废待兴之时，皇太后很想知道，摄政王边外筑城之举出于何意。”

多尔袞腮帮上的愤怒，迅速向上端蔓延，脸上出现了铁青的神色，仍然闭着眼睛，大声说道：

“京城建都日久，地污水咸，春秋冬三季犹可居止，至于夏日，溽暑难堪。我已在边外筑城的‘谕示’中写明白了。难道皇太后另有别的猜测吗？”

范文程看得清楚，多尔袞心里的愤怒很快向发作的程度推进了，便借着多尔袞的反话，迅速发出了孝庄的另一种讯号：

“皇父摄政王的询问极是。皇太后认为：边外风沙，常年不停，皇父摄政王日理万机，劳累任怨之躯，怕不适于边外风沙的吹打吧！皇太后还说：如果皇父摄政王要建造行宫，江南景色最宜。如果皇父摄政王想要‘金屋藏娇’，那最理想的地方，莫过于北京城了。皇父摄政王以为如何？”

多尔袞紧绷欲绝的心弦，突然遇到这柔手轻抚的弹弄，一时显得迷茫惊异了。脸上的愤怒神色在慢慢地消散，嘴角上出现了疑惑的猜度，连呼吸的气息也有些迟缓了。

用心精细的范文程看得清楚，多尔袞头脑里那根最活跃、最脆弱的色灵情种被抓住了，便不失时机地抛出了第三件事情：

“皇太后第三件不明之事是：紫禁城里‘流言’迭起，不知缘何而生？从何而起？请皇父摄政王赐教。”

紫禁城里的那个“流言”，原是多尔袞那根色灵情种发出的颤音，是多尔袞心底最深处的“隐私”，范文程此刻猛力地一弹，多尔袞的脸色“刷”地变红了。为了掩饰自己心头的震动，多尔袞仍然闭着眼睛，故

作不解地问道：

“什么‘流言’？”

“皇父摄政王真的没有风闻吗？”

“请老先生示知。”

“禀奏皇父摄政王，紫禁城里近来哄传的‘流言’有二：一是‘皇父摄政王亲到后宫内院’，一是‘皇父摄政王夜宿宁寿宫’……”

多尔袞忽地睁目起身，凝视着范文程，声厉而目光发怯：

“此种诋毁后宫皇太后，玷污本摄政王的流言蜚语，本摄政王确实不知。请老先生禀报皇太后，本摄政王当犁庭扫穴，严加追究。”

竭其全部智慧的范文程，知道该是下钩的时候了，便抛出了孝庄愿意和解的信号：

“谢皇父摄政王的好意。可皇太后认为：这种卑鄙阴毒的‘流言’，也许是朝廷里某个权势人物，在某月、某日、某夜、某刻的一个宴会上编造出来的。其炮制者和传播‘流言’的爪牙，固然当全部查出，一律斩首。但从宫廷眼下的状况来看，这种‘流言’的炮制者，也许出于某种难言的用心——可能是好心，也可能是歪心、祸心。皇太后要臣禀奏皇父摄政王，不论这个炮制‘流言’的出于何种用心，都不必追究严惩了。皇父摄政王，恕臣直言：今天大清的江山，仍然是‘兴’在两人，‘衰’在两人。摄政王和皇太后的谅解与失和，都关系着大清的命运啊……”

多尔袞的心神完全乱了：那个女人分明完全掌握了这个“流言”炮制与出笼的全部过程，而且完全看穿了自己的心机。这表明：她的耳目已经潜入南宫王府，已经靠近自己身边了。自己倚重的心腹中，也许就有背叛者。他感到心悸，对自己半年来的一切筹划产生了疑虑，失去了必胜的信心。他当然也听得出来，对方关于对“流言”炮制者免于追究的态度，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暗示，但他弄不清楚这个暗示，是宽宏大量？是权术妥协？还是投桃报李？他骤然倒在躺椅上，闭上了眼睛，重新估量跟前的形势，重新估量宁寿宫那个女人……

范文程看得清楚，多尔袞的心绪乱了，正处在思索的十字路口。为了促其向孝庄一边倾倒，便以明确无误的态度，斩钉截铁的语言，把一个逼着多尔袞必须选择的现实，摆在多尔袞的面前：

“禀奏皇父摄政王。皇太后眷念皇父摄政王半年多来的劳神焦思和筹划安排，特命臣来转达她三点心意：

一、皇太后说：半年多来，怪事迭起，鬼事丛生，暗箭多若飞蝗，明枪逼近宫门。她已遍体鳞伤，置身悬崖，忍无地盘，退无道路。若皇

父摄政王逼迫太甚，她将拼死一搏，死中求生。即或落个玉石俱毁，也在所不惜。

二、皇太后说：周有成王，遂成周公辅佐劳怨之德；蜀有阿斗，乃显孔明鞠躬尽瘁之忠。先贤可鉴，前事可师，愿皇父摄政王恪守诺言，信贯始终，则大清幸甚，王亦幸甚。

三、皇太后说：二人同心，其利断金。‘流言’传播者尚知大清‘兴’在两人，‘衰’在两人，大清当代皇太后岂不知啊！愿皇父摄政王权衡，愿皇父摄政王深思。”

范文程一鼓作气地摊开了皇太后的底牌，把多尔袞逼上了悬崖，也把自己置于悬崖之边，成败利钝，就看多尔袞此时此地的思索决断了。他屏住呼吸，凝聚目光，集中了一生的沉稳和镇定，打量着多尔袞严峻的面孔、冰冷的神色和紧闭着的眼睛和嘴巴。他一颗紧张、沉重的心，快要蹦出胸口了。

多尔袞在久久的沉默中权衡着，沉思着：

“要登上皇位就是这样的难啊！七年的衔仇含恨，七年的卧薪尝胆，七年的苦心经营，七年的劳神焦思，还是没有打开太和殿的大门！对不起死去的母亲，对不起这资兼文武的五尺之躯啊！不能畏缩，不能停步，不能朝政大权十有其七的时候，怜悯那个只知‘拱手承祀’的孩子和那个美丽的女人。可那个美丽的女人啊，为什么总在揉搓、牵动着自己的心啊……

“当一辈子摄政王吗？可笑啊，皇父摄政王，不就是含着一颗甜枣的摄政王吗？摄政王是什么？是负重拉车的牛，是供人驱驰的马，是成全圣主明君的垫脚石，是代人受过的垃圾桶，是皇上年幼时的师爷，是皇上亲政后的叛臣。周公之德是什么？不是用刀剑除掉骨肉兄弟管叔、蔡叔、霍叔的生命，以维护孺子成王的皇位吗？孔明之忠是什么？不就是辅佐一个昏庸的呆虫，招致蜀汉的迅速灭亡吗？多尔袞不信那一套，也不干那些圣人贤人们做的那些傻事，不能让自己用心血打下的江山，衰败在一个不懂朝政的孩子手里，更不能让那个女人主宰一切。那个美丽的女人啊，确实有着主宰一切的才智……

“和那个女人拼个玉石俱毁吗？毁了这巍峨的殿宇，毁了自己这五尺之躯和她那婀娜之躯，毁了自己身边和她的身边的一群将领士卒、亲信、心腹。可这北京城是毁不了的，万里江山是毁不了的，不是还得有人来当皇帝吗？老奸巨猾的济尔哈朗也许会成为新的皇帝，勒克德浑也许会成为新的帝王。真正毁灭的，只是自己和自己七年来已经获得的一切。再说，在玉石俱毁中，那个美丽的女人，就一定会同自己一起毁灭吗？星象中紫微垣中的帝星，不是正在光耀天宇吗？

“难道再没有别的办法取得皇位吗？‘二人同心，其利断金’，好一个‘同心’啊！在皇位面前，二人何时同过心呢？这不是梦话吗？梦，梦

又是什么？不也是心里的所思、所想、所追求吗？七年前，争夺皇位失败后，自己做过辅政王的‘梦’，梦变真了；入主中原时，自己做过一蹴而定的‘梦’，梦灵验了；除掉豪格中，自己做过占有阿尔寨的‘梦’，弄到手了；炮制‘流言’是自己编织的一个桃花‘梦’，不也招来了这情意绵绵的回声吗？这个情意绵绵的回声，也是一个绚丽的‘风流梦’啊，那个女人的地位，就是打开太和殿大门的钥匙；那个女人的身份，就是皇帝合法的腰牌；那个女人的名望，就是取信群臣的力量；那个女人的才智，就是治理天下的佩囊；那个女人的容颜、肌肤、神态、情趣，原是只有帝王才可享受的奇珍异宝啊……”

多尔袞在权衡一切的沉思中，做着绚丽的、阴森的、神魂颠倒的“梦”，又在“梦”中沉思权衡着眼前和未来。他闭着眼睛，合着嘴巴，脸上变幻着阴沉、晴朗、痛苦、欣慰、宁静、凶狠的隐隐神情，看呆了跪在地上的范文程。范文程忘了膝盖的疼痛，忘了双眼的酸涩，忘了腰身的弯曲，忘了时光的流逝，忘了满头淋漓的汗水已悄悄地流入脖颈，浸湿了他的白褂背心，似乎忘记了自身的存在。

突然，多尔袞从躺椅上一跃而起，睁着布满血丝的眼睛，高喊了一声：“来人！”转过头来，凝视着范文程，发出一阵震慑人心的大笑。范文程头晕了，心凉了，浑身发抖，瘫软在早已麻木的双腿上。

吴拜快步走进密室。多尔袞大声吩咐：

“正殿摆宴，我要宴请范老先生！”

吴拜应诺离去，范文程如在梦中，发傻了。多尔袞上前几步，一把搀起范文程，打趣地说：

“跪的时间太久了，苦了你这个说客。一会儿我要敬你三杯，谢你这个成人美事的‘红媒’！”

范文程骤然感到自己的存在，骤然感到此行的成功，骤然明白了在多尔袞的宴席上，将要在朝制上、伦理上、习俗上、礼典上……有关的具体事宜上讨价还价了。有了一个好的开头，但愿能有一个好的结尾，“红媒”难当啊！他再次向多尔袞跪倒谢恩，由于他麻木的腿脚还没有完全恢复过来，在没有跪倒之前，就被多尔袞搀扶住了……

二十八怀恨含泪，皇上福临写下了他登极七年来第一道亲笔“诏书”

天下许多事情，都是由人们的“才智”创造的。这种创造，可以使“不合理”变为“合理”，可以使“幻想”变为“事实”，可以使“生活琐事”变为“政治转机”，甚至可以使“鹿”变为“马”。范文程“才智”的升华和周旋于宁寿宫和南宫王府的辛苦，终于为孝庄和多尔袞的奇特婚姻找到了奇特的“理论”依据，并为男女双方提供了一个都可以表示“爱情”的合理名分。

“皇太后年轻寡居，终日寂寞，皇父摄政王新赋悼亡，心神郁郁。不是现成的一对吗？”

这种媒妁之言当然是有道理的。但中原的伦理、道德、礼教、习俗却严格禁止寡嫂和小叔成亲。暗里偷情，另作别论，明媒正娶，便是“淫乱”。范文程钩沉查证，终于从满洲社会古老落后的习俗中，找到了“兄死弟娶其嫂”的遗产，诠释成为“不违祖制”的理论依据。孝庄借用了，多尔袞同意了，朝臣们的嘴巴被堵住了。皇太极生前明令禁止的这种婚姻陋习，在二十多年之后，却成了可用的遗产，并且兑现在皇太极的爱妃和皇太极的爱弟身上，真是对历史的戏弄啊！

“这对强男强女的结合，利用多于情爱，权欲大于情欲，一个不愿做柔情贤妻，一个不愿做温情丈夫，如何摆平这对冤家对头的地位权力呢？”

“红媒”范文程犯难了，思索了。所幸范文程是饱学之士，在既要照应双方现状，又要考虑嫁娶传统，既要照应女方矜持，又要显示男方多情的总体设想中，很快从历代皇帝女儿出嫁的礼仪中寻得了启示，终于创造了“太后下嫁”这个名词。孝庄接受了：“下嫁”的是太后，不是太后的权力和地位。妙在一个“下”字啊！多尔袞接受了：“下嫁”的是太后，占有了太后，不就占有了太后的权力和地位吗？“皇父摄政王”中的这个“皇父”，不再是一个空洞的尊称，而是有一个美丽皇太后的细嫩肌肤作为实体，一切都名正言顺了啊。

“新婚的洞房和婚后的闺房设在哪里呢？”

孝庄不愿离开心腹围绕的巢穴，更不愿搬进阿尔寨丢了性命的地狱，便借口宫廷礼制，坚决不离开宁寿宫。并且声称：待慈宁宫修葺完毕，可作婚后居止之所。多尔袞呢，终于被范文程所说的“梁园虽好，终非久居之地”打动了。是啊，南宫王府虽在皇城之内，但毕竟在紫禁城之外，难道来日登极就位，也要住在南宫王府吗？于是，宁寿宫便被定为这桩奇特婚姻公之于朝的场所了。

七月九日，皇太后下嫁皇父摄政王的消息，由礼部正式传出，紫禁城震动了、沸腾了。

孝庄的心腹将领鳌拜、塔胆、巴哈以及倾向于孝庄的王公朝臣满达海、博洛、瓦克达、岳乐等，都被这个消息震蒙了。他们埋怨皇太后的意转情移、自毁名节，像阿尔寨一样自讨下贱地屈服于多尔袞的威逼和压力。他们痛恨范文程出卖良心，为虎作伥，扮演了一个罪大恶极的“拉皮条”的卑鄙角色，背叛了太宗皇帝。他们纷纷奔向宁完我的府邸，希望了解事情突变的真相，特别是皇太后的所想所思，以便寻求阻止这桩奇特婚姻的办法。但这个木讷少言的汉族大学士，一直是沉默不语、低头沉思，成了一个哑巴。他们中间的一些人心寒意冷了，脚步沉重地回到自己的府邸，开始为自己的命运担忧了。满达海、博洛、鳌拜、塔胆等，不甘心于事态的如此发展，纷纷走向位育宫，分头分批地请见皇上福临，企图以起伏不停的声势，鼓励福临挺身而出，制止皇太后这种自毁名节的行止。农村里的寡妇改嫁，还要看看成年儿子的脸色，何况一个天下瞩目的皇太后，能不顾及当皇帝的儿子在群臣面前的脸皮吗？

多尔袞的心腹将领和朝臣阿济格、拜音图、巩阿岱、锡翰、冷僧机、祁充格、何洛会、韩岱、郎球、罗什、吴拜、苏拜等，都被这个消息逗得发狂了。他们嘴角生风，奔走相告，有的竟然鸣放鞭炮。他们知道：历来两仇之间的和解，总是弱者用女人和亲的办法，求得强者的宽恕和谅解。今天，皇太后用自己身躯的下嫁，也带有这样的意思。这不仅显示了多尔袞的震慑威力，而且表现了皇太后的走投无路。他们又都是多年来一切谋略的参与者或者实施者，这大快人心的消息，也是对他们奔走操劳的喝彩。于是，他们三五成群地奔向南宫王府祝贺，盼望多尔袞在占有这个女人之后，不要迷恋于床第上的横刀纵马，应当乘胜追击，登极拜天，以遂平生之愿。特别是阿济格，更为兴奋，见人就喊：“多尔袞有种，干得好！制住了那个女人！”除在英亲王府大摆酒宴接待传告闲聊这一消息的将领朝臣外，还特意派他的儿子劳亲去南宫王府祝贺，以表示劳亲比多铎的儿子多尔博更为忠顺。

在多尔袞诸多的亲信中，只有一个人在听到这个消息后大惊失色了。这个人就是刚林。刚林看得清楚，多尔袞根本没有听从他昨天午后的禀奏和劝告，还是鬼迷心窍地跌进了皇太后的圈套。糊涂的摄政王啊，宁寿宫的主人不是软弱的阿尔寨，这样干，有你的好果子吃吗？可怜的摄政王啊，天下有取不尽的女色，你为什么偏偏迷上了这个浑身都是心眼的女人？可怕的女人啊，你身上真的散发着使多尔袞神痴心迷的迷魂药吗？

刚林根本不了解范文程沉阐述的“兄死弟娶其嫂”的“理论”正好迎合了多尔袞心底隐藏了多年的报复心理，更不了解范文程关于“太后下嫁”的周密诠释，又大大地刺激了多尔袞的权力欲。他那仅限于“贪恋女色”的谏言和警告，是无力驱散范文程天花乱坠的唾沫在多尔袞心头所织成的五色云彩的。而且这种使“英雄”感到“气短”的苦口良药，往往会引起沉迷者的厌烦和反感。凡夫俗子在朋友之间遇到这样的劝阻时尚且如

此，何况即将登上皇位的多尔衮呢？

刚林平庸的才智托着一颗顽固的忠心，决定向多尔衮作最后一次的进谏，惊多尔衮之心神，出多尔衮于迷津。于是他脱去了朝冠朝服，散发袒背，以“拼死进谏”的姿态，跨马向南宫王府奔去……

汉族朝臣洪承畴、陈名夏、冯铨、谢启元、李若琳、刘余佑、党崇雅、金之浚、徐起元等，都被这一消息震呆了。他们的震惊，在道德、伦理上是冷骨刺心的；在展望后果上是碎心裂胆的。历朝历代纵然都有说不完、说不清的“宫廷韵事”、“宫廷艳情”、“宫廷丑闻”，但都可以归之于政敌诽谤、酒肆传闻、文人弄笔、后人话闲。像这样明目张胆、有凭有据、有“理”有“章”的嫂子卖俏、小叔淫奸，是自古没有的啊！大清入主中原七年之久，尊孔崇儒已成国策之后，竟然出了这样亘古未有的丑事，身为当朝臣子，何以对待皇上？何以对待黎庶？何以对待天下的公论啊！他们更担心这个“淫乱”婚姻的结果，必将加剧宫廷权力之争的激化。这对同床异梦的强男强女，在几宵“巫山云雨”之后，就再没有任何魔法排解两强相克的冤仇了。唯一排解的办法，就是刀枪剑戟，就是血雨腥风。那淹没宫廷的血雨腥风中，也许就有着自己血汪汪的躯体啊！特别是礼部尚书金之浚，竟然瘫软在礼部衙门的座椅上，似乎连站起来的力气也没有了。谁知，今天午前辰时，多尔衮又召他进入南宫王府，指定他担任这桩婚事的礼仪执事，筹备礼典上的各项事宜，并担任主婚人。孔孟学子，礼部重臣，竟然要亲手成全这“淫乱”的礼典，亲口为了“乱伦”的婚姻高唱赞礼，真是亵渎神明、自毁清白啊！但他不敢抗命，不敢申辩，多尔衮硬是把一把苍蝇塞进他的嘴里，他不咽也得咽啊！

正在这时，“拼死进谏”的刚林，在南宫王府再次碰壁，遭到一顿臭骂之后，泪水纵横地拜访了洪承畴、陈名夏、冯铨和金之浚，诉说了心底的忧虑，请求这些道德文章昭于朝廷的名儒大家，出于尊孔崇儒、教化天下之宏愿忠心，拯救大清即将沦失殆尽的圣洁声誉。洪承畴借口近日“头脑昏迷、两眼只能正视、不敢左右转动”为由，拒绝了刚林的请求。金之浚声称“已受命担任主婚之职，不敢阳奉阴违”，也躲开了。陈名夏和冯铨终为刚林的一颗忠心所感动，扔却了杂念私心，立即弄笔舞墨，以孔儒教义要旨，写就奏折一份，力陈这桩婚姻的“离经叛道”、“伤风败俗”，并亲自呈送位育宫。他们寄希望于福临，但愿皇上能在这关紧要的时刻，说出一句流传后世的“硬朗”话来。

皇上福临从前天深夜三更时分起，就把自己关在位育宫的书房里，不吃，不睡，不见人。任凭董鄂女在门外用泪水和着急情焦虑的低声哀求，任凭苏麻喇姑在门外用关切伴着慈姊般的深情苦声规劝，任凭闻讯赶来的婉儿在门外传送母亲爱抚急切的呼唤，他不声、不响，不开门。十三岁的少年皇帝啊，又一次在人生的苦海里撕扒着，挣扎着。

前天深夜，从母亲的身边回来，他的心情似乎平静了许多。母亲的痛苦、眼泪和憋在心里不可言状的委屈，使他心疼，使他难过，使他失

悔。失悔于自己的莽撞浮躁，在宫廷里众人斫伐母亲心灵的伤口上，自己又砍了令人心碎的一刀。浮躁，浮躁的毛病，什么时候才能销迹去根啊！

母亲字句铿锵的训示和三天内揪出“流言”祸首的保证，使他激动和欣慰。他盼望日月速奔，时光速流，在三天后那个迷雾消散、旭日腾升的早晨，为蒙受冤屈的母亲请安，为冰清玉洁的母亲祝福。

他牢记母亲的训示，暗暗发誓，从此刻起，戒浮戒躁，潜心韬晦，渡过现时的难关，为做一个令人敬畏的帝王养精蓄锐。他取出山阴宣纸展在桌上，揭开端溪紫云砚，拿起中山兔长毫笔，要用作画的凝神静思约束自己暴烈的性情，用笔墨的凝重细腻，冲刷自己轻浮的习气。几年来苏麻喇姑一直要自己伏案作画，大约也是这样的用心吧！

福临久久地凝视着案头展开的画纸，决定画一幅《雪松图》，以喻母亲的高洁风节，借以铭记这个不可忘却的艰难岁月。

在玄武门城楼敲响的四更鼓声催促下，福临提笔蘸墨，凝神聚思地向纸上涂去。刚画了几笔，苏麻喇姑轻步走了进来，悄悄地坐在桌案旁的一张椅子上，举止失措，神色大异，在苍白的面颊上，浮着一种沉痛的神情。福临停住了笔，凝住了神，望着眼前这个严师和慈姊般的侍女，心神不安地等待着，等待着，终于听到了“皇太后要嫁人了”这句霹雳般的巨响……

刹那间，天崩地裂了，希望轰毁了，心中圣洁的偶像消失了。耻辱、失望、愤怒、懊丧、痛恨一切、厌烦一切、敌视一切的阴暗思绪，笼罩着一颗年仅十三岁的心。福临撕碎了案头的画纸，折断了手中的画笔。苏麻喇姑上前劝慰，他暴烈地挥手向苏麻喇姑打去，吼叫着，嘶喊着，赶走了嘴角流血的苏麻喇姑，关上了房门，直挺挺地躺在血红的地毯上，望着烛光辉映的顶棚，心头空虚了，泪水流出了，身子瘫软了……

位育宫的夜晚和白昼啊，突然间变成了一个各种声音撞击的世界。

耳听着门外董鄂女泪湿暗哑的哀求声，心头闪现出珍珠般滴答不息的泪泉。心上人啊，你在为我想到的死——屈辱难忍的死——洒泪送别吧……

耳听着门外苏麻喇姑关切和深情的规劝声，心头闪现出她嘴角上殷红殷红的血流。情同慈姊般的亲人啊，你在为我想到的生——屈辱难熬的生——滴血挽留吧……

耳听着门外婉儿情急焦虑的呼唤声，心头闪现出母亲焦急的形容和慈爱的眼睛。难舍、难离、难聚、难见的亲娘啊，你为什么要置儿子于这种难堪的境地——生难见人，死不甘心的境地啊……

那是鳌拜斯文简练的禀奏声吧？那是塔胆粗犷雄武的请求声吧？那是满达海、博洛含意分明的进谏声吧？忠心耿耿的将领朝臣啊，我无言回答，也不能回答你们啊.....

尊敬的皇贵妃、皇淑妃，你们也受到了惊动，匆匆地驾临了，你们这焦灼轻柔的声音，是爱抚，是关怀，也是鞭笞啊！软弱的帝王，原来就是一个可咒、可骂、可诛、可伐的昏虫，你们何必在怜悯中寄以希望呢？我心领了你们的深情厚谊，却无力阻止这迎面而来的屈辱，和这屈辱背后隐藏着的那个神秘的灾难啊.....

那是陈名夏在高声禀奏他和冯铨联名上呈的奏折吧？深奥圣洁的儒家教化啊，竟然在这尊孔崇儒的宫廷遭到了戏弄，真是天大的讽刺！你们的所奏极是，这样的结婚，岂止“离经叛道”、“伤风败俗”，也在扇你们这些孔儒学子的耳光啊，可你们为什么不去向多尔袞跪拜禀奏呢？.....

书房门外撞击着各色的声音，各色声音呼唤着一个痛苦、沉默、思索、寻求的灵魂。声音在无须回答中消失了，人们也在无须回答中离去了。

皇宫这所特殊的教场，用它特有的生活教材和它特有的教习方法，正在培育着大清的一代君王。

在这酸甜苦辣涩的皇宫生活中，逐渐异化着这个十三岁孩子的味觉：

“人生的滋味，原是五味混杂的苦药啊，酸在腐蚀脾胃，甜在损伤牙齿，苦在麻醉神经，辣在刺激性情。涩是什么？原是从屈辱、仇恨、哀怨、痛苦中提炼而出的、难于吞下的毒药啊！五味吞下了，良知麻木了。好一个麻木了的良知啊，什么事情也就能干得出来了！”

在这痛苦与屈辱的长期折磨中，逐渐异化着这个十三岁孩子的感觉：

“人生的真谛，原是才智的厮杀，谋略的交锋，权力的争夺。要想胜利，就必须酒中置鸩，笑里藏刀。讲什么骨肉？讲什么亲情？不是你吃掉我，就是我吃掉你。人的牙齿啊，原来就是为了这个。”

在形同囚禁、命系蛛丝的死亡阴影中，逐渐异化着这个十三岁孩子的理智：

“人生的道路原是这样的。在咬紧牙关的韬晦中，必须泯灭人性的坦直和真诚，必须扼杀人性中的善良和仁慈，必须毁掉人性中的高尚和纯洁，必须根除人性中爱的知觉和爱的情愫，必须使人间最厌恶的狡猾、虚伪、诡诈、残忍、毒辣、凶狠熔于一炉，炼就一颗冷酷的心。冷酷的心啊，才是一个帝王所需要的。”

在这“爹死娘嫁人”的刻骨铭心的屈辱和仇恨中，猝然的打击，猛烈撞击着这个十三岁孩子已经异化的心智和灵魂，正在产生着质的飞跃和变态的完整：

“不要怕什么‘羞耻’，皇宫里原无‘羞耻’可言；不要念什么‘亲情’，皇宫里原本只有敌情；不要再犹豫胆怯，皇宫里原本只有生死的较量；不要再轻浮焦躁，皇宫里原本就不是发脾气、耍性子的地方。要真正地韬晦、装熊、装傻、装呆、装死，像乌龟一样缩着头，像懒猫一样弓着腰，像癞狗一样夹着尾巴！要报仇，要雪恨，报七年屈辱之仇，雪母亲下嫁之恨！要用漫地三尺的鲜血，淹没掉这皇宫里各个角落记载着自己屈辱的一切迹痕……”

他死一般地躺在地毯上，想着，想着，送走了七月七日牛郎织女匆匆相会、匆匆离别的夜晚……

他死一般地躺在地毯上，沉思着，寻求着，送走了七月八日范文程和多尔袞会见、饮酒、密谈、讨价还价的白天与夜晚……

他死一般地躺在地毯上，谋算着，发誓着，迎来了七月九日礼部传出“太后下嫁”消息的午前和各色声音震动书房的午后……

黄昏时分，苏麻喇姑叫开了书房紧关的门。福临的神气已完全沉静了，他向苏麻喇姑表示了前天晚上一掌之击的歉疚。董鄂女借机捧来了餐盘，福临道了一声“感谢”，坦然地喝下了燕窝汤，并吃了一块糕点。在董鄂女捧着餐盘离开之后，福临坐在桌案前，看着苏麻喇姑，声音平稳地说：

“说吧，我听。”

“六部尚书落井下石，送来了一份……”苏麻喇姑跪在福临面前，泣咽难语，泪水滂沱，终于说出了“议奏”两个字来。

福临预感到又一个屈辱的来临，头脑“嗡嗡”作响，心像要炸裂一样。他咬紧牙关，艰难地咽下了冲上胸口的一团怒气：

“念吧，我在听！”

苏麻喇姑止住泣咽，含泪念起六部尚书上呈的“议奏”：

“……皇父摄政王新赋悼亡，皇太后又独居寡偶，秋宫寂寂，非我皇上以孝治天下之道。依臣等愚见，宜请皇父皇母合宫同居，以尽皇上孝思……”

这份“议奏”是多尔袞午后授意六部尚书写就的。午前刚林散发袒背的“拼死进谏”，虽然被他厉声拒绝，但刚林的忠烈举止，却引起了他的警觉。他要从“娶其母而辱其子”的强烈试探中，揣摩皇太后的心迹，揣

摸福临的态度：皇上真的准备接受一个太上皇吗？也许这道义两绝的试探太绝情了，从而压抑住了福临心中已经腾起的愤怒，忍住性子韬晦了。

福临听了，没有说话，没有发作，没有任何表示。苏麻喇姑一颗滴血痛苦的心颤抖了。她盼望福临开口，哪怕是一场碎心断肠的痛哭也好啊！

在久久的沉默之后，福临异常冷静而十分郑重地问道：

“大姐，请告诉我：作为一个帝王，最痛苦的事情是什么？”

苏麻喇姑在这异常郑重冷静的询问面前震惊了：年轻的皇上，忍受这样屈辱的刺激，需要多么大的毅力呀！她不能欺骗这个弟弟一样的皇帝，便坦直地回答：

“大权旁落，受制于人，蒙受屈辱。”

“大权旁落的帝王最需要的是什么？”

“咬牙忍耐。忍骨肉离散，忍众叛亲离，忍奇耻大辱。”

“咬牙忍耐的帝王最期望的是什么？”

“夺回权柄，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以血还血。”

“好，好一个‘以血还血’！我这就把满腔子的鲜血先押给多尔衮了！”福临说完，抓起一沓用纸，提笔蘸墨，写下了他登极七年来第一道亲笔“诏书”：

奉天承运。年月日，皇帝上谕：

朕以冲龄践祚，抚有华夷，内赖皇母皇太后之教育，外赖皇父摄政王之扶持，仰承大统，幸免失坠。今皇母皇太后独居无偶，寂寂寡欢，皇父摄政王又新赋悼亡，朕躬实深叹疚。诸王大臣合同吁请，僉谓父母不宜异居，宜同宫以便定省。斟情酌理，具合朕心……谨请合宫同居，着礼部恪恭将事，毋负朕以孝治天下之意。钦此。

福临写着，苏麻喇姑看着。福临的手在发抖，苏麻喇姑的心在发抖。福临的嘴唇咬出了血渍，苏麻喇姑的泪珠打湿了衣襟。当福临写出“谨请合宫同居”一句时，他含恨闭目，笔墨抖落溃纸，苏麻喇姑咽在喉咙的哭声，终于迸发出来。

福临没有哭，他写就“诏书”，掷笔于案，拿起“诏书”交给苏麻喇姑：

“这是我贱卖母亲的卖身契，年、月、日空着，让六部尚书们填个日

子成交吧！”

苏麻喇姑忍耐不住，叫了一声“皇上”，伏在福临的脚下痛哭起来。

福临呢？他抓起案头上的端溪紫云砚，猛力地摔在地上。紫云砚粉碎了……

二十九 洞房花烛之夜。多尔袞看着孝庄：这个秀、丽、娇、美、狠、酸、甜、苦、辣、涩的女人，舍不得、吞不下、受不了、离不开啊！

“太后下嫁”的前奏曲，经过几天翻江倒海的风波之后，在皇上福临一道“诏书”的强烈演奏中，很快达到了男女双方预期的高潮。经礼部上表奏请，由孝庄和多尔袞恩准，“皇太后下嫁皇父摄政王”大婚礼典，定于七月十五日在宁寿宫举行。

七月十五日是个月圆的日子，也是中原习俗中的“鬼节”。民间百姓把这一天定于“鬼节”的起始和理由，已经无可考证了。最初的意思大约是：在麦子收割晒干之后，请死去的亲人的灵魂回家团聚，听取家境发迹或败落的禀报。因为人鬼已经隔世，禀报的全部话语，都浓缩在列祖列宗灵牌前的香火、糕点、清酒和佳肴上。民间一些心肠善良的老人，在这人鬼团聚的日子里，总不免要想起那些死于异乡、无家可归，或者死于非命，有家难归的野鬼孤魂，便在荒郊野岭的十字路口，焚烧一些纸钱，洒下一些祭酒，放置一些食筴，供野鬼孤魂享用。以表示人间生灵对离去的同类的怀念和同情。

这个习俗，和中原其他习俗一样，经过七年的时间，也悄悄地潜入了大清的皇宫。尽管爱新觉罗家族的子孙现时当了皇帝，他们故去的亲人已经由鬼变神，并且定居于长安左门外御河桥东红墙黄瓦的堂子里。但入乡随俗，这个日子仍然被视为不祥的日子。“太后下嫁”的日子之所以选定在这一天，是因为今天也是中元节，哀、乐相克为喜，喜而成祥，便是难得的“吉日”了。礼部官员精细的用心，自然赢得了孝庄和多尔袞的赞同。

七月十四日，是下聘礼的吉日，太和殿丹墀上就成了多尔袞交割银两礼品的场所。孝庄为了开清收据，特赐摄政王筵宴五十桌，按竖十横五的场面排列。午时正点，太和殿外彩旗飘展，人声喧腾，五凤楼的钟声“丁当”作响，拉开了“太后下嫁”大婚礼典的帷幕。

聘金聘礼陈列在太和殿飞檐斗拱的屋檐下，在阳光的辉映中熠熠闪光。计有：

黄金四百两、白银一万两、金茶具两副、银茶具四副、银盘四只、缎二百匹、布四百匹、甲冑二十副、驼甲四十副。关马四十匹（已交宁寿宫收讫）、文马二十匹（已交宁寿宫收讫）。

四百名文武朝臣，朝服朝冠，依次排列就座，身上的金丝银片，冠上的珠玉红缨，泛着亮光，夺明争辉，远远望去，宽阔的太和殿丹墀，

成了七色光焰闪烁的仙境。范文程代表孝庄，依礼单收讫了彩礼，多尔袞举起酒杯感谢孝庄的赐宴，朝臣便山呼起“皇太后万岁”“皇父摄政王万岁”“两宫合居万岁”来了。因为孝庄没有驾临，筵宴上的一切祝词、颂词、吉庆词、祈福词都飞向多尔袞。从午时到未时，从未时到申时，举杯相庆，猜拳斗酒，朝臣们把阵阵笑声、喊声、欢呼声送进了远远近近的殿宇，也送进了壮丽辉煌、沉静冷清的宁寿宫。

礼部官员三天的紧张操劳，使往日僻静凄凉的宁寿宫，骤然改变了模样。宁寿宫屋檐下，横挂着五盏巨大的红纱宫灯，正门额头，悬挂着一个巨大的红绸彩球，两扇敞开的大门上，贴着两个巨大的金色“喜”字，一条猩红地毯，起伏延伸，漫过玉砌台级、青砖陛道，直上丹墀，抵达宁寿宫正厅的朱红大门。两侧夹道而立的苍松的枝头，缀饰着无数的彩带红花，在一片葱绿之中，托出了炽热、欢快、喜悦的雾霁氛围。宁寿门外几个着甲戴胄的士卒，执戈守护着这块戒严的禁地，也使腾升而起的紫云瑞气沉重违心地凝滞在苍松枝头、陛道上空、殿宇檐下，显示了另样的沉闷和凄凉。

宁寿宫宽阔的正厅，已经变作大婚的花堂，红漆大柱之间，挂起了彩带花灯；东西次间的门槛窗格上，贴着巨大的“喜”字；孝庄往日“理政”的朱红楠木隔屏前的桌案座椅已经撤走，摆置了叩拜列祖列宗的香案蜡台和灵牌。令人惊异的是，在这些灵牌中，太宗皇帝皇太极的灵牌，置于最显著的位置。据说，这是遵照孝庄的旨意摆放的。绕过楠木高屏，出宁寿宫正厅后门，几百盆鲜花排列于通道两旁，争艳斗丽，穿过悬灯结彩的衍祺门，直抵衍祺宫丹墀。衍祺宫丹墀上，已用各色鲜花搭起了一座彩楼，壮丽辉煌，美绝人寰：金色的花卉组成的彩门，堂皇艳丽；五色花卉组成的门楼，灿若云霞；两侧花墙之上，嵌着用红色花朵组成的“天作之合”四个大字，威震群芳，引人注目。穿过彩门，便是衍祺宫正厅。正厅里竖三横四地摆设着十二张酒席，明天大婚礼典之后，孝庄将在这里答谢朝廷文武重臣。正厅通往东次间的朱红大门上，贴着金色的“喜”字，门柱上贴着洪承畴书写的大婚喜联。室内为新婚夫妇歇息之所，陈设着座椅、玉几、明镜、字画和几件最精美的珠宝玉器。东次间之内的东稍间，便是孝庄和多尔袞新婚之夜的花烛洞房了。

由于这个“婚姻”来得太突然了，使一向对多尔袞抱有敌意的宁寿宫上下人等的心一时转不过弯来。由于多尔袞在婚后将住进宁寿宫，更加重了宁寿宫上下人等的恐惧，都在为自己未来的命运担忧。由于孝庄看到皇上福临那道“合宫同居”的“诏书”后，突然“卧病”东稍间，不再出现，使这些心怀疑虑的上下人等更加心不安了。以致宁寿宫这突变的艳丽模样，不仅没有刺激起上下人等的精神头，反而触发了人们心底的危机感。反映出来的情绪是：悄悄地出入，悄悄地做事，悄悄地交头接耳。

婉儿在三天来的悄悄地出入、悄悄地做事中，已经和伊罗根悄悄地商议了一切、商定了一切：多尔袞住进宁寿宫，将捣毁这个他俩借以生存的安全岛；多尔袞和主子的结合，将断送他俩性命家室的唯一依靠。

他们过去与多尔袞的仇恨，多尔袞也许会因迷恋主子而饮恨不语，而今后碍于秘事的仇家，多尔袞断不会轻易放过的。他俩纵然是时时留心、处处小心、事事尽心，以求这对“合宫同居”夫妻的欢心，而哥哥造反的罪行和流放的隐秘，终究是随时都可能导致粉身碎骨的炸雷。俗话说：争吵的夫妻总是夫妻，碰杯的仇人还是仇人。唯一的出路是：在多尔袞进驻宁寿宫之前，求个主子恩准，或去塞北放牧，或去昭陵守墓，或去天涯服役，或去海角为奴，离开这变了模样的宁寿宫，躲开多尔袞的眼睛，求一个死里逃生。他俩知道，这将辜负主子的恩情，落一个不义、不仁、不信、不忠。他俩在你提我问，你驳我答中商议了两宿，还是用泣咽的泪水做出了最后的决定：与其在难义、难仁、难信、难忠的多尔袞面前失去这血肉之躯，莫如保存这血肉之躯为主子的未来尽义、尽仁、尽信、尽忠……

黄昏时分，随着太和殿丹墀上隐隐传来的笑声、喊声、欢呼声，婉儿接过礼部官员送来的凤袍凤冠和有关婚事的几个奏请，怀着自己请求“放生”的打算，轻步走进东稍间，跪拜在孝庄的床前：

“禀奏皇太后，礼部官员刚刚送来凤袍凤冠，恭请皇太后过目。”婉儿看着“卧病床榻”、以枕巾覆面的孝庄，等待着谕示。

在长时间的、没有一丝反应之后，孝庄慢慢取下了覆脸的枕巾，推枕坐起。婉儿凝眸看去：短短两三天，这个主子真的有些变了。脸盘消瘦了，目光中多了一层冷意，一绺发丝散乱在额头。在这一瞥之间，婉儿突然发现那绺散乱的发丝中闪动着几丝白发，她的心一惊，以为自己看花了眼，定眸细看，果然是几丝白发啊，婉儿的心惊了，颤了，正要说出声来，孝庄蓦然送来一丝苦笑。这丝苦笑啊，使婉儿的心碎了。她赶紧咬住了牙关，欲言不能了。

接着那丝碎心的苦笑，孝庄提出了断裂九肠的询问：

“宁寿门前的宫灯和彩球挂好了吗？”

“挂好了。还有两个斗大的‘囍’字。”婉儿回答。

“陞道上的猩红地毯铺到宁寿宫丹墀上了吗？”

“铺到了。夹道两侧的松枝都挂满了彩带红花。”婉儿回答的声音变小了。

“宁寿宫正厅里的花堂布置得怎么样？”

“一切都遵照皇太后的谕示办了……”婉儿回答的声音有些哽咽了。

“太宗皇帝的灵牌摆在什么地方？”

“最，最引人注目的地方……”婉儿泣咽了。

“衍祺宫正厅的宴席呢？……”

“皇太后，你别再问……”婉儿泣出声来……

孝庄却发出一声瘆人的冷笑。她挪动身子，坐在床边，话语凄厉而坦然：

“一切都准备好了，就等着我穿着凤袍凤冠嫁人了。‘太后下嫁’，千古未有，我总算开创了一种‘淫乱’的先例，痛快啊！告诉礼部官员，凤袍凤冠我留下了。让他们回去给多尔衮复命吧！”

婉儿忍泪禀奏：

“礼部官员奏请：‘伴娘’已选定了。一个是吏部尚书巩阿岱的福晋，一个是兵部尚书韩岱的福晋，一个是尼堪的福晋，一个是博洛的福晋。礼部官员说，这四个人都是多儿多女的‘全乎人’。请皇太后恩准。”

孝庄哈哈大笑，突然收住笑声，摇了摇头，话语变得凄惨了：

“‘全乎人’？四个‘全乎人’为一个不‘全乎’的寡妇当伴娘，也不怕损了她们的福寿！告诉礼部官员，感谢他们操了一份好心，这四个‘全乎’的伴娘统统免了！明天，我要请一个老处女作伴娘，比他们找的那四个‘全乎人’都‘全乎’。”

婉儿流泪禀奏：

“礼部官员还有奏请：明天就是大婚的日子，这个洞房何时布置摆设，请皇太后示下。”

孝庄惨笑了。她趿鞋而立，环视室内，话语沉重而悲切：

“是啊！明天是大婚的日子，这个‘洞房’还不曾修饰啊！聪明的礼部官员，在‘洞房’之外下了那么大的功夫，偏偏忘记了这个真正‘淫乱’的洞穴，也算是糊涂一时啊！这房子里的一切，都是按照盛京永福宫的样子摆放的，都要打乱重来吗？这床榻上的枕头、被褥，都是太宗皇帝用过的，要统统地烧毁吗？这梳妆台，这箱中的换洗衣物，这洗漱用的金盆银盆，都是昔日的旧物，也要统统扔掉吗？就是这些用物在一夜之间能够弃旧更新，可这锦被残存的梦境、残留的呓语、残有的眷念情思，也能在一夜之间焚尸灭迹吗？毁掉了这些有形的、无形的旧迹，还叫‘淫乱’吗？还有‘淫乱’的物证吗？告诉礼部官员，这‘洞房’里的事情，他们就不必费心了……”

这含泪凝血的话语，这饮恨含辱的心声和这似痴非痴、似魔非魔的痛楚神态，使婉儿心如刀绞，浑身颤抖。她双手掩面，弯腰俯首，把泪水流在十指的缝隙里，两三天来与伊罗根计议的一切，说不上口，也不能说了。人啊，不就是一口正气、一颗良心、一腔忠诚吗？何况在恩人

落难的时候。她向孝庄深深地叩了一个头，站了起来，正要转身离去，却被孝庄叫住了：

“把那个箱子打开！”

婉儿走到床头，打开了孝庄放置私物的楠木铁皮箱子。“把那个红布包裹拿出来……”

婉儿拿出一个沉重的红布包裹放在桌案上。

“打开它！”

婉儿打开包裹，里面是一个一尺见方的金制小箱。小箱上挂着一把金铸的凤头金锁。

孝庄从怀里掏出一把精致的金制钥匙，扔给了婉儿：

“把箱子打开！”

婉儿打开箱子，万点亮光闪烁，五颜六色，辉映成一个斑斓的奇景。几百颗晶莹的珠玉，大者如卵，小者如枣啊……

“带着它，你和伊罗根回科尔沁吧！”

婉儿茫然了，愣住了。她突然明白了孝庄的用心，双手一抖，箱盖“当”的一声合在箱子上，她也“扑通”一声跪在孝庄的脚下，放声痛哭起来。

孝庄抚着婉儿的头，深情地说：

“走吧，你和伊罗根今晚就走！那箱子里面的东西，够你俩过一辈子了。记住，以后别进北京，别进这辉煌的紫禁城……”

婉儿哭着，抱着孝庄的双脚。孝庄的神情更为惨然了：

“别哭，别哭！听我说！我要在这里和多尔衮‘合宫同居’了，今后的宁寿宫，不再是僻静之所，而是是非之地。别的宫女可留，你不可留，因为你是多尔衮的仇人。将来呢，将来别的宫女可以更门易主，你却不能，因为你是我的心腹。我是准备在这里粉身碎骨的，不能看着你俩为我殉葬……”

婉儿不再痛哭，不再悲戚。孝庄准备在这里粉身碎骨，难道自己就不能在这里撂下一条命吗？她抬起头来，大声禀奏：

“不瞒皇太后。自皇太后决定下嫁摄政王，奴婢和伊罗根就心神惶恐，日夜不宁。怕摄政王怀恨报复，怕皇太后不再恩宠，怕像肃亲王一样死个不明不白，怕像阿尔寨一样落个不节不贞，怕背个不义不仁的黑

锅当屈死鬼，怕顶个不信不忠的罪名下地狱。今晚奴婢晋见皇太后，原想讨个恩准，放奴才奴婢两条活命，或去塞北放牧，或去昭陵守墓，或去天涯服役，或去海角为奴……”

孝庄伸手捂住婉儿的嘴，一把将婉儿搂在怀里，泪珠滴答地落了下来：

“别再说了，我这心都要碎了……难得你一颗忠心，把你夫妻俩的私房话全亮给了我。有这么几句真心话，我这心里也暖和了……”

随着滴答滚落的泪珠，随着这几句贴心话的出口，孝庄的神情似乎变得更为苍凉了，她抚着婉儿，诉说着自己心底的秘密：

“这是一次要命的赌博啊！我押上了自己的名声、灵魂和肉体，押上了三十多年来令人羡慕和赞美的一切，押上了今生今世、来生来世永远还不清的人品道德债。要不是被逼无奈，一个女人，一个皇太后，能下这样的赌注吗？

“这次赌博刚刚开始，谁知道收盘的日子是哪年哪月？谁知道这中间还有多少曲折险情？但结局是明晃晃地摆在那里：赌赢了，背着‘淫乱’的臭名，用脊梁骨把儿子托上真实的皇位；赌输了，背着‘淫乱’的臭名，狗屎不如地跌进十八层地狱。不论是赢是输，都会在一群‘淫乱’女人的名字里，加上一个‘淫乱’的孝庄。

“儿子福临不会再来宁寿宫了。随着年龄的增长，屈辱和痛苦也会增长。随着权力的增加，鄙视和不满也会增加。当他把这人世间、皇宫里的一切全看穿看透的时候，他的母亲也许早就不在这人间的……”

婉儿再也忍不住了，“哇”的一声痛哭，转身跑出了孝庄的住室。少顷，婉儿拉着伊罗根返了回来，夫妻双双跪倒在孝庄面前。伊罗根虎目圆睁，昂首起誓：

“……生生死死，不离太后，枪打不飞，棒打不走！”誓毕，与婉儿同时拿出备好的短刀，向自己的左臂刺去。孝庄拦阻不及，婉儿和伊罗根的鲜血，滴落在孝庄的脚下。

孝庄一把抱住了婉儿和伊罗根，泪水涌出，话语激越壮烈：

“我不孤单！我不悲哀！我要赢得这次争斗的胜利！为了儿子，为了自己，也为了你们俩——我的婉儿，我的伊罗根……”

七月十五日午前巳时，五凤楼上不寻常的钟声，引响了宁寿门和衍祺门两部礼乐的同时奏鸣，引爆了宁寿宫沉静肃穆的欢乐。聚集在宁寿门内松林里的王公朝臣、八旗将领、各部院官员，立即停止了谈笑闲聊，迅速沿着宁寿门通向宁寿宫的陞道，按照礼部规定的位置，夹道排列，组成了整齐肃穆的迎驾队形。等待在宁寿宫正厅里的六部尚书和内

院大学士巩阿岱、韩岱、郎球、金之浚、李若琳、吴达海、星纳、洪承畴、冯铨、陈名夏、祁充格等人，在礼部尚书金之浚的率领下，急忙走上丹墀，依次列队恭迎。等待在衍祺门内的宁寿宫上下人等，在年老总管的照应下，也列队于衍祺宫的丹墀下，准备跟随孝庄出宫迎亲。各处负责放鞭炮、撒彩花的侍役们，都站在自己的岗位上，做好了一切准备。

这时，内大臣吴拜带着两个喝令喊道的英俊护卫，高喊着“皇父摄政王即将驾到”的喝令，急匆匆地走进了宁寿门。他们昂首挺胸，目不旁视，急步腾腾，边喊边叫地向宁寿宫丹墀走去。当吴拜沿着玉石台阶踏上丹墀时，金之浚急忙迎上，拱手为礼：

“大人，皇父摄政王……”

吴拜不等金之浚说完，抢先回答：

“很快就到。这里准备得怎样？”

“一切都准备妥帖了，请大人放心。”

“皇太后也准备好了吗？”

“据宁寿宫总管禀报，皇太后已准备迎亲。”

“大人可去亲自请安？”

“卑职去过，可在东次间外，被婉儿拦住了……”

吴拜一听，神色大变，一把拉过金之浚，低声耳语：

“大人糊涂！此事若稍有差错，你还想要脑袋不？快与我同去衍祺宫，亲自向皇太后请安。”

吴拜拉着金之浚正要向衍祺门走去，宁寿门的鞭炮声响了——多尔袞驾到。吴拜停住了脚步，金之浚头脑“嗡”的一响，发呆了……

多尔袞乘坐的金顶黄幔轿舆，在威武的銮驾卤簿引导下，带着一百名护卫士卒，离开南宫王府，出南宫大街南口，向西一拐，浩浩荡荡地向承天门进发。他要以宏大的气派和赫赫声威震动北京城，他要人们都知道：多尔袞主宰天下的时日不远了。

三天来，多尔袞的神志处于极其兴奋的状态：

“太后下嫁”这四个字的出现，就充分显示了宫廷形势的变化和力量的对比，它无可争辩地证明，宁寿宫的女人在无可奈何的退却中倒在自己的怀里。这个现实的出现，足以宽慰自己二十年来暗自痛苦的心神了。他对自己半年来采用的种种谋略感到满意，才智与权术的结合，阳

谋与阴谋的并用，终于使密室里绚丽的梦境，变成了眼下这活生生的现实。多尔袞占有了这个人世间最美丽、最有权力的女人，也算是艳福绝顶了。

他对未来的前景充满了信心。诚然，宁寿宫的女人不是阿尔寨，是一个才智与美丽的结合体，谋略过人，城府极深，但她毕竟是一个女人。他坚信，在今晚的同床共枕之后，这个才智超群的女人，也会像别的女人一样，把她的全部才智，献给她的丈夫。刚林不解此中的奥秘，猜猜不休地进谏阻止，终究是智力不足啊！诚然，她是个寡妇，是一个心灵上留有另一个男人影子的女人。这个男人的影子，不就是皇太极吗？正因为有这个男人的影子存在，才使自己这样苦苦不休地追逐和猎取。刚林不知自己心底的这个奥秘，散发袒背地进行劝阻，真是一出滑稽戏啊！他坚信，皇太极的影子，只是这个女人孤独清冷中的伴物，在今晚冷却了七年的情欲火山喷发之后，那个男人的影子，会立即在她的心头焚毁的。

他对三天来的形势急变感到舒心。福临的赐婚“诏书”，真是亘古未有的奇文，开创了历代帝王糊涂怯弱的先例，暴露了这个孺子的昏庸、软骨和无耻，真是痛快而又可笑啊！宁寿宫的拥护者们也销声匿迹了，真有立竿见影的效用啊！据报：两黄旗威风收敛了，巴哈、鳌拜、塔胆已耷拉了脑袋，宁完我快成了真的哑巴，连宁寿宫也变得没有笑声、没有生气了。古人说：“树倒猢狲散”，大约就是这种状况吧！梦寐以求的女人啊，就凭这个，今晚也要加倍地爱抚你啊……

一阵“乒乒”的鞭炮声，打断了多尔袞在金顶黄幔轿舆里对已有幸福和将有幸福的喜悦品味，宁寿门到了。在卤簿、銮驾排列，护卫警戒，轿舆落地之后，身着蓝袍黑褂、头戴黑呢红顶圆帽、脚蹬厚底宽鼻高腰长靴、肩披红绸、胸挂红花的多尔袞从轿舆中走出，在苏拜、博尔惠、罗什、锡翰、多尔博、劳亲等心腹将领的护卫下，在欢天喜地的鞭炮声、礼乐声中，走进了宁寿门。陛道两侧的文武百官，波浪式地跪拜相迎，两侧二十名掷投彩花的侍役，用熟练准确的动作，适时地把精巧制作的彩团掷向空中，彩团在空中旋转散开，在阳光照耀中，形成了朵朵彩云，密密彩花，悠悠地飘落而下。多尔袞走过之处，两侧跪拜的朝臣，卷云式地接踵而起，蜂拥尾随，直向宁寿宫丹墀卷去。在这种群臣尾随、彩片纷落、礼乐高奏、鞭炮轰鸣的炽热氛围中，多尔袞突然感觉到：这不像是来成亲，倒像是前来朝圣啊……他的这种感受刚刚开头，脚步已经登上了宁寿宫丹墀的玉石台阶了。

在多尔袞步入宁寿门的同时，孝庄也在衍祺门的礼乐、鞭炮声中，在苏麻喇姑和婉儿的陪伴下，走出了衍祺宫。她着一件粉红色旗装长袍，肩披一条红绸长巾，绾起的高结的发式上，缀着几件精巧的头饰。这不着凤袍凤冠而胜似凤袍凤冠的装束，使聚于丹墀下的宁寿宫上下人等感到惊讶和新奇，似乎都忘却了礼节，神痴目呆地眺望着。孝庄对着这些熟悉的面孔浅浅一笑，人们似乎一下子醒悟过来，急忙跪拜请安。孝庄穿过跪拜的人群，走出了衍祺门。

在宁寿宫宽阔的丹墀上，在文武朝臣的迎驾声中，多尔衮和孝庄相会了。一个是披红戴花的“新郎官”打扮，显示了故作的热情；一个是淑静淡雅的“民女”装束，显示了故作的冷漠。朝臣们在这对突然抛却了朝服朝冠的强男强女面前，都在暗暗琢磨着这对“郎才”、“女貌”的各自心机。孝庄瞥了一下多尔衮的装束，突然想起两个月前的那次深夜请见，嘴角浮出一丝轻蔑的微笑。多尔衮看着未穿戴凤袍凤冠的孝庄，心里腾起一丝疑惑，当发觉孝庄嘴角那丝微笑时，心里的疑惑立即变为不安了。礼部尚书金之浚的伶牙俐齿，打破了这刹那间的沉默和尴尬，用洪亮高昂的调门，唱出了“新郎新娘拜花堂”的礼赞，把孝庄、多尔衮和朝廷重臣们送进了宁寿宫正厅。

在宫灯、红烛辉映的花堂里，在礼乐、鞭炮声戛然停歇的沉静中，开始了大婚礼典的第一道程序：

身着朝服的礼部官员，托着金盘呈上了皇上福临的赐婚“诏书”，大婚礼典执事官金之浚伏地跪拜之后，接过“诏书”，面对群臣展开，在群臣们“哗啦”一声跪伏于地之后，便以肃穆崇敬的神情宣读起来：

奉天承运。顺治七年七月十五日，皇帝上谕：

朕以冲龄践祚，抚有华夷，内赖皇母皇太后之教育，外赖皇父摄政王之扶持，仰承大统，幸免失坠。今皇母皇太后独居无偶，寂寂寡欢，皇父摄政王又新赋悼亡，朕躬实深叹疚。诸王大臣合同吁请，金谓父母不宜异居，宜同宫以便定省。斟情酌理，具合朕心……谨请合宫同居，着礼部恪恭将事，毋负朕以孝治天下之意。钦此。

这是一份亘古未有的奇特“诏书”，既无华丽婉约之词，也无托词回避之语，实实在在，明明白白。由于它的特殊含意，使金之浚在宣读时，情绪不自禁地低沉下来，在有的地方，竟然流露出怆凉和悲怨，使这份赐婚“诏书”竟然近于吊唁“悼词”了。

这是一份亘古未有的奇特“诏书”，朝臣中除少数几个参与者外，多数人是首次聆听，其震惊惶恐之状，甚于“太后下嫁”四个字的问世。皇帝“卖”母，千古未闻；当众拍卖，奇绝宫阙。不是出于无奈，谁会干出这等下贱无耻的勾当？他们抬头向成交的买卖双方看去，多尔衮从容镇定、毫无异色，眉宇间似乎还浮动着一股轻狂之色。而他身边的孝庄，却蹙眉低首、泪珠儿竟滚落下来，滴打在微微起伏的前胸，似有满怀冤屈难以吐诉。弱者的遭遇，引起了人们的同情，巴哈、博洛、满达海、瓦克达等都咬紧了牙关，谭泰、苏克萨哈、詹岱、硕塞等都低下了头。多数朝臣都把怜悯和同情的目光投向了孝庄。

孝庄此刻的眼泪，是伤情之泪？痛心之泪？悔恨之泪？羞愧之泪？还是阴谋之泪？权术之泪？鳄鱼之泪？逢场作戏之泪？说不清楚，连多尔衮也有些茫然了。洪承畴和刚林看得明白：在这第一步的交锋中，孝庄占了上风，赢得了朝臣们的同情。

人们沉寂无声的反应，使金之浚的心绪紧张起来，慌忙地唱出了“焚香拜祖”的礼赞，开始了大婚礼典的第二道程序：

礼乐响起了。孝庄和多尔袞转身走到香案前，多尔袞整衣提袖，从礼部官员手里接过三炷点燃的香火，恭行三拜之礼，趋步向前，把香火插入高踞的青铜香炉。就在这敬插香火的刹那间，他突然发现了皇太极的灵牌，一种强烈的刺激撞击着已经是疑惑不安的心，像是干了一件偷人妻室的勾当被发现一样的恐惧。他的手发颤了，动作停滞了，三炷香火被他插了个里咧外斜。他的举止有些失措了。

朝臣们都惊愕了。他们从这个举止失措的慌乱中，似乎看到了多尔袞心底的隐私：心里有鬼，失神落魄啊！很快把对孝庄的同情和怜悯，变成了对多尔袞的鄙视和憎恶。

也许为了扩散多尔袞这刹那间举止失措的影响，也许为了维护这大婚礼典的顺利进行，也许为了安抚多尔袞一时受到的强烈刺激，孝庄首先向祖宗的灵牌跪倒。多尔袞清醒了，也急忙挪步跪倒，谁知在慌忙中，竟然一脚踩在孝庄的脚上。朝臣里“哄”的一声笑了。连多尔袞和孝庄也笑了。这个捡来的笑声啊，不仅打破了花堂里一直凝重的沉寂，松弛了人们紧张的神经，而且把大婚礼典纳入了正常的轨道，使金之浚一颗担惊受怕的心松宽了。

旁观者清。洪承畴更加不安了，孝庄在无言无语的收放中，已经赢得了主动。

金之浚兴高采烈地唱出了“新郎新娘互拜”的礼赞，在朝臣们起哄的催促下，孝庄和多尔袞面对而立，同时跪拜，由于距离近了，在叩头起落的“时间差”中，多尔袞的下颌触及了孝庄的额头，引得人们欢笑起来。

在人们欢快的笑声中，新郎新娘饮了合卺酒。在大婚礼典最后一道程序“新郎新娘入洞房”之前，孝庄设宴答谢为“太后下嫁”操心劳力的六部尚书、内院大学士和八旗主要将领。喜庆的场面，转移到衍祺宫红灯酒绿的正厅里去了……

红灯绿酒，了却了多少人间女子的苦怨悲愁；绿酒红灯，揉碎了多少人间女子的幽思春情。红灯之下，演出了多少人间女子的血泪剧，绿酒之中，埋葬了多少人间女子的姓和名。酒的绿，原是人间女子泪痕上的青苔；灯的红，原是人间女子碧血的映影。可今晚，红灯之下，王公、大臣、谋士、将领，昂着头，屏着气，捧着心，托着魂，睁着醉意蒙眬的眼睛，追逐着一个女子的嗔怨喜颦；绿酒之中，王公呆了，大臣傻了，谋士蒙了，将领痴了，转动着醉意沉沉的脑袋，聆听着一个女子的谈笑说评。他们在似梦、似幻、似醉、似醒的仙境里，看到的、感觉到的这个女人，不仅是孝庄，不仅是皇太后，不仅是多尔袞的王妃，而且是一个三位合一的女人，一个握有更大权力的女人。

孝庄手执酒杯，步履轻捷地走到六部尚书巩阿岱、韩岱、吴达海、巴哈纳、郎球、星讷的桌边，笑语吟吟：

“摄政王近日劳累有加，我替他向诸位敬酒了。”说着，向多尔袞瞟了一眼。这分明是多尔袞王妃的身份啊，人们举目向多尔袞望去，多尔袞频频点头。六部尚书正要站起谢恩，孝庄纤手玉指轻轻地落在六部之首吏部尚书巩阿岱的肩上，极有礼貌地制止了：

“一个篱笆三个桩，一个好汉三人帮，摄政王统摄朝政，全赖诸位尚书之力。从今晚起，两宫合一，同心辅佐皇上，你们也用不着分心了。”说着，饮尽杯中之酒。六部尚书赶忙表示忠心，饮酒谢恩。

朝臣们拊掌称是。谭泰、巴哈、博洛、满达海等，立即意识到孝庄杯酒数语之中，有着深沉的用心啊！范文程急忙站起，举杯凑趣：

“妙，妙在相知！皇太后杯酒数语，道出了皇父摄政王七年的辛劳。琴瑟之鸣，天下归心。诸公请看，皇父摄政王正在颌首称善呢！”

多尔袞是在颌首，但他是在品味孝庄这几句话的含意：这是在举大旗，发宣言啊！“两宫合一”“同心辅佐皇上”想得美啊！忍着吧，现时不给一点甜头，哪会有洞房花烛之夜的浪情浓趣呢！

洪承畴已陷入深刻的思索之中。他望着多尔袞，心里浮起了一个奇特的想法：摄政王费尽心机占有了这个女人，但他能够得到的，只怕是一条缚住手脚的绳索啊！

孝庄察觉了洪承畴在思索，并且察觉了洪承畴向多尔袞投去了关切的目光，心里立即闪过一个念头：不先拿下多尔袞这个佐理政务的头号智囊，是震慑不住那些歪门邪道的二流谋臣的。她笑盈盈地来到洪承畴面前，洪承畴急忙起身，正要开口谢恩，孝庄举起酒杯说话了：

“洪老先生佐理政务，稳健持重，不偏不倚，树儒家风范于朝廷，真是难为你了。今两宫合一，谕出一门，洪老先生尽可以大胆任事，不必再有所顾忌了。我与摄政王共敬你一杯。”

好精明的女人啊！洪承畴心里打鼓了：什么“稳健持重”？什么“不偏不倚”？都是“反话正说”“欲取先予”啊！历代帝王驭臣之术，已被这个女人吃透了，这笑盈盈的神情，原是冷冰冰的警告，今后在多尔袞面前的一言一行，也要慎于出口了。他急忙接过孝庄的赐酒，深深一礼，惶恐谢恩。

洪承畴诚恐诚惶的表现，使多尔袞警觉起来：孝庄向谋臣们伸手了。这时，孝庄已走到刚林身边，向刚林敬酒说话了：

“这杯酒，是我诚心诚意敬你这个满洲大学士的。你的忠心，我佩服。你的坦直，我仰慕。你‘散发袒背’闯进南宫王府向摄政王举言进

谏，在满朝文武群臣还没有第二个啊！唐太宗有个不怕死的魏徵，赢得了个‘贞观之治’，但愿我们大清多出几个忠耿无私的刚林，使皇上能成为一个‘兼听则明’的圣君。一杯清酒为证，我绝不会在摄政王的耳边吹你的枕头风。”

刚林虽“刚”，但从来没有单独会见过孝庄，更没有遇到过这甜嘴香腮、刚柔结合的赞赏和安抚，当下就“晕乎”了，竟然冒出一句“臣遵从皇太后懿旨”的顺从话来。

多尔袞看清楚了，听明白了，三天来的兴奋喜悦褪色了。心里突然感到一种恐惧……

不等多尔袞的思绪转换过来，孝庄已经把酒举到吴拜的嘴边：

“吴拜大人，你是南宫王府的大管家，深知摄政王的习性脾气，明天进入宁寿宫，一切都靠你操劳治家了。在我的眼里，你和婉儿同样忠诚可倚，因你过去的战功，我对你更多了七分敬重。今后，你可以在宁寿宫入户穿堂地走动，我把摄政王的一切，都拜托你照应了。”说着，微微点头，看着吴拜把酒喝了。

吴拜蒙了。这个声威惨人的皇太后，比南宫王府里所有的福晋都亲切随和，比那个臭侍女吴尔库尼知礼多了。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女人啊……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女人啊？多尔袞清醒了：刚林不幸而言中，宁寿宫的女人也是个女人，但不是阿尔寨那样的女人，更不是吴尔库尼那样的女人。她，美而机智，美而大胆，美而狡猾，美而诡诈，美而难测，美而更有味啊！要制服这个女人，不是在这众目睽睽的正厅，而是在那花烛跳动的洞房……

孝庄迎着多尔袞投来的凶狠狡诈的目光，嫣然一笑，从容地举起酒杯，向在座所有王公、大臣、谋士、将领敬了一杯酒，说了几句感谢的话，便笑盈盈地回到多尔袞的身边，拉起多尔袞的手，离开了灯红酒绿的宴席，走进了东次间，向东稍间的洞房走去。

朝臣们在茫然中开始梳理刚才发生的一切和孝庄的一切表演，陷入了更为迷离的茫然。但有一点他们都是清楚的：今晚的洞房花烛之夜，够多尔袞受啊！

多尔袞走进洞房，心头“咯噔”地一震，愣住了。没有喜花喜灯，没有喜联喜幛，没有喜糖喜酒，没有喜彩喜球。只有桌案上那座烛台上的四支烛光，照亮着宁静的四壁，送来了凝重的寂寞和清冷。这就是今夜的花烛洞房吗？他怀疑自己走错了房门，走入了一个冰冷的梦境。

这是一处从未进过的房间，可这里摆设的模样却像是在哪里见过。这桌案，这床榻，这梳妆台，为什么这样眼熟？啊！想起来了，盛京的

永福宫就是这样摆设的。这几样陈旧的物件，原是那时的遗物啊！妈的，这算什么花烛洞房？老子真的碰上鬼了！多尔袞暴怒了，要发作，可孝庄更衣洗漱去了，眼前没有发泄的对象。他跌坐在桌案边的椅子上，在清冷中忍耐着。

在冒火焦心的等待中，他突然发现在孝庄用膳的餐桌上，已经备好了夜用的酒肴。举目细看，是自己喜爱的汾酒和火焖牛筋，他暴怒的神经松动了。在收回目光的过程中，他意外地发现梳妆台旁并放的两只金盆里，已经备好了洗漱的汤液，而启开锦帐的床榻上，并放着两只红绫鸳鸯枕，一床鸳鸯戏水的红绫被已经叠好被头整齐地铺好了。他已经松动的暴怒神经突然松散了，头脑中出现了一种从未有过的混乱。美丽的女人啊，你为什么这样折腾人啊！

孝庄走进了洞房，一身雪白的紧身内衣，显示了婀娜身躯的绝妙俊美；散开的乌黑的长发，瀑布般地飘逸于背后，使这不见褪色的美丽更为艳丽；那朵绣在左胸一侧的绿菊花，正在闪动着一种意夺神骇的韵味。多尔袞双目痴迷了，看呆了：天哪！美绝人寰，美绝天宇，这不是要我的命吗……

多尔袞心神颤动了。他害怕这美的消失，害怕这天赐的艳情机遇倏然纵逝，害怕这即将看到的奇乐奇趣突然毁灭。他压住了筵宴上的不快和愤懑，按住了走进洞房后的痛苦和暴怒，决定先占有这个美人的肉体，然后再制服这个女人的雄心。

孝庄朝着发呆痴迷的多尔袞甜甜地一笑，顺手关上了房门，笑盈盈地走到多尔袞的身边，娇声地说：

“傻孩子，看你热成了什么样子！”说着，为多尔袞取下了金花圆帽，解下了披肩红绸，脱下了蓝袍黑褂，又利落地从金盆里拿出清凉的脸巾，为多尔袞拭去了头上的汗水。

多尔袞在痴迷中已完成了他的思索，就势抓住孝庄的双手，情急地说：

“美人，我想你快要发疯了……”

孝庄抿嘴一笑，挣脱了多尔袞的双手，几分挑逗地说：

“是吗？那可是我的福分！”随即向门外一瞥示意，压低声音说：

“宫女们还在忙碌，我已吩咐她们快去歇息。”说着，转身取来备好的美酒佳肴、杯盘勺筷，落座在多尔袞的对面，斟满一杯酒，放在多尔袞的面前：

“这是火焖牛筋，听说是你每晚必用的珍品，在这宁寿宫里，总不能让你受屈啊，特别是今天晚上，你可要多吃一些。这汾酒，也是你喜欢

的。来，咱俩边吃边谈……”

“谈什么呀？”多尔衮挑逗地问。

“情啊，爱啊，你是怎样想我发疯呀？……”

多尔衮夹着一块火焖牛筋正要放进口里，听到孝庄最后一句话，手指一抖，筷子上的牛筋掉在桌面上，他有些尴尬了。孝庄似乎不曾注意多尔衮的神情，急忙拿起自己的筷子，夹起一块牛筋，嗔怪温柔地说：

“看把你急的！我喂你。谁家夫妻不说不笑不闹？要想把那些话憋在心里，还不得发疯啊！快说呀，我要听！”说着，又拿起桌案上的薰香折扇，轻手柔情地为多尔衮扇起风来。并且用一双勾魂传情的眼睛看着多尔衮，娇情娇态地等待着。

多尔衮微微一笑，接受了孝庄含情脉脉的挑战。在咀嚼牛筋的牙齿活动中，也开始了心智上的思索：

“看来，这个女人的肉体是不容易占有的，这毕竟是在宁寿宫啊！‘谈情说爱’？真是一个无法回答的话题啊！七年来，对这个女人何曾有过‘情’！何曾有过‘爱’！除了对这天赋美色的淫欲需要外，也就只有‘恨’了。恨其才智，恨其权谋，恨其机变，恨其无可奈何。就连现时这男女苟合的洞房花烛之夜，不也在作才智的较量吗？姑且把这一切都当作是‘情’的凝聚，‘爱’的变形吧！皇宫里男女间的情爱，有几个是纯洁干净的？看来，不先在才智、谋略上制服这个女人，这个洞房花烛之夜，是难以过得称心如意的。”

多尔衮咽下了口中的牛筋，举杯呷了一口酒，逢场作戏了：

“爱的萌发，往往在一见钟情。二十四年前，你从科尔沁来到盛京皇宫，甜甜的笑脸，大大的眼睛，细嫩的肌肤，匀称的身躯，身上有着一股野香味，真美啊！也许就是那一次的相见，就播下了这爱你的情种……”

孝庄笑了，又浪又甜的笑！在站起来为多尔衮添酒时，轻声问道：

“那时你多大岁数？”

“十五岁啊。”

“十五岁！十五岁就偷偷爱上了你的嫂子，可见你从小就心术不正。可这心术不正，也许正是大智大勇者早熟的表现。我相信了，你对我的情爱，可真久远啊！接着说，我被你的话迷住了。”

多尔衮举起酒杯，但没有喝，他琢磨着眼前这个女人的反应。他注意到了“心术不正”这样的挖苦，也注意到了“大智大勇”这样的赞扬，更

注意到了那句“爱得久远”的荒论假评。“多情”的女人是什么？也许就是这样的随机应变、假情假意地撒娇卖俏吧！生活在这撒娇卖俏之中，也是一种享受啊！他仰脖喝下了杯中酒，继续了他的“谈情说爱”：

“爱的灵魂，从来都是胆怯的。你还记得前年元旦节寅时，我来宁寿宫的那次晋见吧？在为皇上和科尔沁公主济林格提亲的奏请中，你锦袖丽裙中散发的幽香使我醉迷，你含而不露的喜悦使我倾倒，你最后的俯首恩准使我骨酥魂移，我久久地跪伏在你的脚下，望着你迷人的情态发呆。你难道没有察觉到吗？”

孝庄急忙表示歉疚：

“想起来了，想起来了！就是我为婉儿和伊罗根做主婚配的那次晋见吧，你当时那副‘高山仰止’的架势我是至今未忘。可我万万没有想到，你在为皇上提亲的同时，却在打皇上他妈的主意。如果那个时候我察觉到你的心意，也许就不会有这两年的苦罪受了。人人都说‘痴心女子负心汉’，咱俩可倒了一个过，成了‘痴心汉子负心女’了。来，为了补偿你这两年的痴心情分，我再喂你一口牛筋吧！”孝庄说着，夹起一块牛筋喂到多尔袞的嘴里。

多尔袞得意自己的谎言终于引起了孝庄对这两年艰难生活的痛苦联想，也算是一种收获啊！这个“婚姻”，原是权力与阴谋逼成的，在这铺好的鸳鸯戏水的床榻前，更需要权力和阴谋的威逼啊！他咽下了口中的牛筋，加重了“谈情说爱”的分量：

“你还记得前年二月上旬在慈宁宫偶尔相遇的那个深夜吗？你头天‘卧病在床’，我第二天就‘病卧床榻’了。为什么？为你的病情而思、而念、而焦、而虑啊！思而生忧，念而伤神，焦而碎心，虑而成疾。这时，孝端皇太后病情告急，人心惶恐，危机四伏，上苍暗中撮合，把你我两个‘病人’召到一起。深夜一晤，不仅孝端皇太后病危转安，你我病情也倏然痊愈，而且朝野人心，复归安定，暗伏危机，销声匿迹。从那个深夜起，我这心里就只有一个你了……”

孝庄大笑，用银铃般的笑声顶住了多尔袞“谈情说爱”中的压力。她还想把多尔袞推得更高一些，以便摔得更重。使用勾魂的眼睛，妩媚的沉默、娇浪的情态，含笑带刺地打量着多尔袞。多尔袞被看得慌神了：

“怎么，你不相信？”

孝庄“扑哧”笑了，连声说：

“我信，我信，我哪能不信呢！接着说，我这心里好甜啊……”

多尔袞进一步加重了压力：

“近半年来，我不顾朝制宫规，多次深夜来宁寿宫晋见。借禀奏政务

以睹芳颜，借商议朝政以求欢心。心近痴疯，形同癫狂，为了你，不怕群臣议论，为了你，不惜制造流言。你难道视而不见吗……”

孝庄没有回答，笑盈盈地凝视着多尔衮，似嗔、似怨、似爱、似恋地摇了摇头，泪珠晶莹闪光，在眼睛里打转，一声苦笑说：

“你心里只有一个我。多甜啊，只怕是在你那胸腔后面的后心窝吧！那次在慈宁宫奇遇巧逢之后，去漠北蒙古的使团告吹了，去西藏的使团完蛋了，豪格下狱，索尼流放，济尔哈朗被发配到湖广打仗去了。这么多的大事忙得你摄政王焦头烂额，哪儿还有时间去想我这个寡妇呢？近年来，姑姑梓宫东移，朝廷重臣换班，两白旗要移驻永平，你要边外筑城，这就是你想我想得发疯吧！皇父摄政王，你我已拜了花堂，已饮了合卺酒，在朝臣面前已亮出了夫妻的生死牌，在这洞房花烛之夜，你就不能亮出一颗真心吗？……”

多尔衮望着孝庄似笑非笑的神情和那双泪珠闪光的眼睛，心里有些紧张了。这个女人摆出三年来，特别是近半年来明争暗斗的种种事件，要求自己用真心回答。能回答清楚吗？他似乎被孝庄一时的气势压住了。不无辩解地说：

“难道我往日的眉来眼去都是假的？我这只身离开南宫王府来到这宁寿宫也是假的吗？”

孝庄苦笑一笑，眼睛里晶莹的泪珠滚落下来。她站了起来，咽下了胸口的闷气，摇了摇头：

“这些都是真的。可这是真的情爱吗？眉来眼去的市井之徒，挑逗良家女子，用揩油刷浆的卑鄙伎俩满足他们的淫欲，是美德？还是耻辱？嫖妓的汉子，夜去娼院酒楼，是假意？还是真情？说穿了，我在你多尔衮眼里，不过是紫禁城里一个有地位、有权力，还有几分姿色的寡妇罢了。什么情？什么爱？什么想得发疯？全是一派假话！可你，我新婚的丈夫，你看错人了……”

多尔衮心里发紧，有些胆怯了。这镇定自若的神情，这洞悉一切的话语，这看穿自己五脏六腑的目光，令人战栗！这原是个能笑似花朵，怒似冰雹，收得起，放得下的女人啊，多尔衮尝到了这桩婚姻的苦味。

多尔衮毕竟是大清统治集团中绝无仅有的强人，他有着过人的才智、坚强的性格、自信的毅力和转败为胜的勇气。他头脑一转，忽地站起，操起孝庄的“矛”向孝庄的“盾”刺去：

“可烟花柳巷，也有拉客的娼妓，深宫后院，也有淫乱的王妃。今日花堂之上，你不着凤袍凤冠；筵宴席上，你举杯敬酒，刁买人心；就是这洞房之内，既无喜联喜幛，又无喜花喜灯，床为旧日遗物，被有昔日旧情。我的新婚王妃，你有真的爱，真的情吗？”

孝庄的目光没有躲闪，反而更加晶莹了。孝庄的神情没有慌乱，反而更加镇静了。孝庄的脸色没有苍白，反而更加艳丽了。孝庄的话语没有迟滞，反而更加锋利了：

“问得明白，说得透彻，这才是多尔袞应有的本色！人啊，就怕闷着葫芦卖药，捂着被子买猫！来，我俩真人真心地谈个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孝庄说着，把酒斟进两只成窑青花大碗里。多尔袞一时傻眼了。孝庄端起一碗酒放在多尔袞的面前，话语铮铮：

“摄政王听真：我如果害怕当烟花柳巷那样的娼妓，就不会让范文程登上你南宫王府的大门。我如果害怕当深宫后院淫乱的王妃，就不会演出今天这场小叔娶嫂的乱伦戏。这出戏已经有了一个热闹的开头，但愿它能有一个团圆的结尾。

“摄政王听真：我对你没有情，只有怨，没有爱，只有恨。我佩服你的才智、谋略、决断和刚毅，我承认你七年文治武功的辛劳和入主中原的伟绩，才把你这对手，扶上了皇父摄政王这个高位。我害怕你的野心、阴谋、权术和残忍，不得不睁着一双眼睛，盯着你那颗阴暗刁毒的心。你要私立兵营，私建行宫，拉走兵马，准备登极，我不能视而不见、听而不闻、置之不理。你编造流言，给我身上泼尿撒灰，我就迎着你的心意，豁出自己的一切，演出了‘太后下嫁’的滑稽戏。假情对假情，假意对假意，一对假人，两颗假心，竟闹得紫禁城欢天喜地。摄政王，你我都不是糊涂人，战场上都能够变敌为友，洞房里就不能变假为真？……”

多尔袞用尽全力的反扑，在孝庄坦荡无遗的心灵面前失去了威力。他感到疲劳，空虚，再也无力反击了。他凝视着面前的这个女人，感到强大，感到可畏，感到才智高于自己，也感到今晚的花烛洞房，再也不会出现阿尔寨浪情浪态、浪声浪气所描绘的那种奇景奇趣了。他无力地跌坐在椅子上，颓然地闭上了眼睛，琢磨着眼前这个可怕的女人：

她确实是美丽的。就是在这坦荡谴责的话语里，神态中，也有着别的女人没有的魅力啊……

她确实是厉害的。严厉的、冰冷的美丽更沁人心啊……

女人的美丽是什么？是悦目舒心的精灵，是诱人上钩的钓饵，是陷阱啊！

美丽的女人，就一定能够带来幸福吗？……

沉默，久久的沉默。

孝庄给了多尔袞足够的思索时间之后，打断了多尔袞沉默中的思

索：

“摄政王也别泄气，我讲出了真情，是为了向你托出一颗真心。与其你我玉石俱毁，同归于尽，莫如做一对真心夫妻，和和美美！收回你的野心吧，福临的皇位不属于你，再说，从一个孩子手里抢夺江山，有什么出息！你没有亲生的儿子，何必为别人作嫁衣……”

多尔袞闭着眼睛在思索中做着最后的抉择：

彻底决裂？眼下还没有绝对优势的力量。力不从心。

同归于尽？便宜了那些坐收渔利的王八乌龟？不甘心。

答应这个女人？不也是为福临作嫁衣吗？不死心。

走着瞧吧！她毕竟是美丽的女人……

在多尔袞最后的抉择中，孝庄手执成窑青花酒碗，走到多尔袞的身边，附在多尔袞的耳边，轻柔地说道：

“珍惜你往日的功绩英名吧，也许有一天，太上皇的位置属于你。”

多尔袞猛然睁开眼睛，凝视着孝庄，心里暗暗地问着自己：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女人？秀、丽、娇、美、狠、酸、甜、苦、辣、涩，舍不得、吞不下、受不了、离不开啊！他突然发现孝庄举着酒碗，情急地喊道：

“你，你不能喝酒……”阿尔寨醉死床榻的情景已吓坏了多尔袞。孝庄奇异地问道：

“为什么不能喝？”

多尔袞暗自笑了，也举起酒碗：

“你今晚已经喝了不少，酒多伤身，怕损伤了你的花容月貌……”

“傻瓜，今晚不多喝几杯，什么时候喝啊……”

多尔袞喝尽了碗中酒。

孝庄也一饮而尽。她“噗”的一声吹灭了桌案蜡台上的烛光，把多尔袞抱在怀里……

两只成窑青花碗掉在地上粉碎了，发出清脆的响声。

玄武门城楼上的四更鼓声敲响了。

三十 孝庄啊？选残酷的“女杀手”，聪明的“接生婆”

思想、情感、性格、爱好和明显的、不明显的癖好情趣，组成了一个复杂的人。惊世超人的英雄和惊世超人的坏蛋，都有着一颗凡夫俗子难以理解的灵魂，从而构成了他们成功中的失败和失败中的成功。

多尔衮在花烛之夜的洞房里，尽管看到了与孝庄的结合未必能给自己带来幸福，他还是倒在了孝庄有恨无爱的怀抱；尽管他已经明白“太后下嫁”的婚姻可能是一个陷阱，他还是跳进这个陷阱里寻欢作乐。

这种超过两情相爱，包括诸多因素的男女游戏，却产生了奇异的、人们意料之外的效果：相互对立的两派朝臣、将领，都在重新考虑自己的利益，重新寻找自己的位置，重新设计自己的前途。于是，三个月里，皇宫里出现了极为少见的平静局面。福临在位育宫里作画，阿济格在卧室里饮酒，六部尚书在衙门里勤恳理事，范文程在秋色中踏风观景，八旗兵马在教场上操练呐喊，王公贝子在牌桌上劳心熬油。南宫王府里的吴尔库尼哭成了一双风流眼，宁寿宫里的多尔衮瘦成了一副皮包骨。孝庄演着“多情”的戏，多尔衮做着“多情”的梦，三个月蜜月的情场较量，形成了一个不输不赢战局。直至十一月初三，出征湖广的济尔哈朗因“病情危急”回到北京，才冲散了这对“鸳鸯”持久而炽烈的恋情。

多尔衮的“梦”做砸了。十一月十三日，他率领王公重臣、六部尚书、八旗将领和两白旗三万官兵，浩浩荡荡地到边外游猎去了。带走了一个完整的朝廷。

孝庄的“戏”停演了。她赢得了时间，赢得了人心，赢得了多尔衮的精疲力竭和意乱心慌，赢得了两黄旗力量的重新组合和集结，赢得了她与福临母子情感难以愈合的伤口，赢得了心灵永难消失的愧疚，也赢得多尔衮外出游猎这个更为剧烈的震动：战场上和情场能有同样的结局吗？

孝庄又在准备全力地拼搏了。

边外的寒风吹进了紫禁城，吹落了衍祺宫庭院里杨柳枝头的枯叶。孝庄的容颜消瘦了。

边外的寒流涌进了紫禁城，雨霏落在宁寿宫的丹墀上，结成了一片片裂纹纵横的薄冰。孝庄额头上、眼角上出现了浅浅的皱纹。

边外的大雪纷纷扬扬地飘来了，覆盖了紫禁城，覆盖了宁寿宫的屋顶飞檐、陛道玉阶，也覆盖了庭院里的莽莽苍松。孝庄头上的白发增多了。

十二月十三日，是多尔衮离开北京整整一个月的日子。一个月的音讯全无，一个月的提心吊胆，一个月的劳神焦思，终于使孝庄病倒了。她躺在衍祺宫那间曾是花烛洞房的东稍间里，忍受着忽冷忽热的疾病的折磨。她想到太医傅胤祖，傅胤祖被多尔衮带到外边去了。几个不知名的太医为她问、望、闻、切，煎汤制药，既不止热，也不退热，真是冷热难熬啊！她盼望寿康宫的皇贵妃、寿安宫的皇淑妃能坐在她的床边，给她一点宽慰，可那两个曾与她同过患难的姊妹，在三个月前就冷了情、寒了心。她三次派人去禀告她的儿子福临，四个月不曾见面的儿子啊，还是不肯走进这宁寿宫。只有苏麻喇姑和婉儿坐在她的身边，用泪眼看着她冷得发抖、热得呻吟和那流出一行行悲凄的泪水……

伤心的泪水，诉说着孤独苍凉的悲哀。

碎心的泪水，诉说着骨肉离心的悲哀。

横流的泪水，诉说着心灵歉疚的悲哀。

不停的泪水，洗刷着难以洗刷的耻辱……

婉儿垂泪了。她悲哀着一颗无人理解的母亲的心……

苏麻喇姑垂泪了。她悲哀着一个不应当悲哀的可敬女人……

一阵急促的脚步声撞击着这间悲凄欲溢的红门绿窗，伊罗根慌里慌张地推门闯入，跪倒在孝庄的床前，急声禀奏：

“禀奏皇太后，摄政王病死在喀喇城！”

寒冬里不曾有过的低空惊雷炸裂了。婉儿呆了，苏麻喇姑呆了，孝庄霍地挥被坐起，神色茫然，目光凝滞，一层冷汗湿透全身。她凝目看着跪在床前的伊罗根，艰难地说出两个字：

“什么？”

“摄政王多尔衮病死在喀喇城……”

“这不是梦吧？”

“内院大学士刚林，讷报至京。已奏过皇上，现在宁寿宫正厅请见皇太后。”

孝庄听真切了，冷也止了，热也退了，病也好了，她双手合起，神情虔诚：

“谢天谢地，上苍仁慈，可怜我这苦命的女人……”

苏麻喇姑和婉儿都哭出声来，扑向摆脱了厄运的孝庄。

三个女人抱头痛哭起来，床前的伊罗根，眼角里也噙着含笑的花.....

多尔袞和他同时代的对手李自成、张献忠一样，都是死于一个偶然的失误中。历史公平地对待了他们三个杰出的人物，真是一个罕见的巧合。

十二月九日清晨，多尔袞率众驰马围猎于喀喇城北三十里的丛林山丘中，不慎坠鞍落马，伤了膝骨，当即回到喀喇城，随身御医及时地进行了敷药治疗。敷药两个时辰之后，病情加剧，当天晚上就气绝身亡。年仅三十九岁。气绝之后，太医傅胤祖赶到，进行了治病核定，结论是“用药有误”。

随驾而至边外的王公重臣、六部尚书，亲信将领、谋臣，在震惊惶恐之余，除哀其英才命短、斯人早逝之外，都在惋惜这窝窝囊囊的死，抱憾遗恨的死.....

是啊，多尔袞这次冒着寒风飞雪的不寻常的围猎，有着不可言状的苦衷和隐情。他要摆脱三个月来宁寿宫里那种奇情、奇爱、奇欢、奇欲的可怕生活，他要重振三个月来沉迷、消失在宁寿宫床第间的那股雄风，他要在远离孝庄的千里冰雪中重新集结震慑宫廷的力量，他要借猎取狼熊虎豹的威风演出一幕更为壮观的宫廷活剧。迹象吗？他一个月来，在行军的马背上，在夜宿的帐篷里，不停地与亲信谋臣、心腹将领密议政务军情。他啊，身在边外，心在皇宫。

是啊，一个在马背上翻腾成长的汉子，竟然跌下马来，轻易地了却了春秋鼎盛的生命。不是由于年老力衰，不是由于暴疾隐病，不是由于骑术荒疏，不是由于道路险阻。而是由于极度虚弱的身躯托着一颗极度纷乱的心灵。宁寿宫那个女人，三个月的纵情折腾，硬使这个汉子散了元气，亏了精力，乱了方寸，丧失了凝神、聚思、专注、自信的卓越本领。人常说：生死有命。多尔袞命中遇到了孝庄，算是遇到了克星。

多尔袞的尸体还未装入棺木，两白旗内部权力的争夺展开了：兵权在握的阿济格，以其显赫的地位、显赫的战功、显赫的声望，借机以武力胁迫多尔袞的亲信谋臣、将领附己，企图挤掉多铎过继给多尔袞的儿子多尔博，为他的儿子劳亲谋取两白旗主帅的合法地位。多尔博一派，在刚林、罗什、博尔惠、额克亲、吴拜、苏拜、多尼等人的支持下，进行了坚决的抵制。他们慑于阿济格的权势和鲁莽，不得不求助于皇上的灵碑和孝庄的才智实力，以保护自己的利益。于是，刚林用了四天四夜的时间，雪地飞驰七百里，奔进了紫禁城，走进了宁寿宫。

多尔袞的死，使一个月来寂寞无声的紫禁城，天翻地覆地闹开了。

皇上福临闯进衍祺宫，跪倒在孝庄床前，叩头出血，发誓要报七年“大权旁落”之仇，要雪“皇太后下嫁”之恨。韬晦七年出头了，该是以

牙还牙、以血还血的时候了。

济尔哈朗的“病情危急”痊愈了，开始了饮恨吞声、七年不语的疯狂反击。他一方面亲自走进衍祺宫，奏请孝庄立即从南宫王府收回印信、赏功册，封存内院的所有档案，夺回朝政大权，并尽早筑坛祭天，举行皇上亲政大典。一方面指使在 多尔袞摄政时期被杀、被囚、被逐、被罚的王公、将领、大臣、官员的遗属和旧部，大闹刑部衙门，喊冤投诉，要求昭雪。掀起了一个雪冤平反的浪潮。

鳌拜、塔胆、尼堪、济度等都翻过身来，请见孝庄，请求对多尔袞摄政以来的种种僭越罪行进行清算。两黄旗、两红旗、镶蓝旗的一些将领，相互联络，分别上表，打出忠于皇上、忠于皇太后的旗号，请求核查多尔袞几年来赏罚不公的营私行径。

一些原属居中回避或倾向于南宫王府尚不及依附多尔袞的六部官员，也随着这股风头呐喊鼓噪，以显示自己对皇上、皇太后的忠诚和遭受多尔袞的迫害，他们煽风助火，添柴加温，使一些京官、侍役也卷进这股浪潮之中。

紫禁城如同一座剧烈沸动的火山，快要喷发了。

十二月十三日深夜戌时，拖着病体的孝庄，在宁寿宫正厅听完刚林稟奏，会见迭次而来的济尔哈朗、鳌拜、塔胆、尼堪、济度、范文程、宁完我，送走了最后一个晋见者——刑部汉官尚书党崇雅之后，回到衍祺宫的住室里。她草草用过宫女送来的夜宵之后，便支开了苏麻喇姑和婉儿，关上房门，吹灭烛光，拥着一床暖毯，倚在被衾之上，在孤独的黑夜里，思索大清皇宫又一次重大的变故和由此而出现的翻天覆地的变化。

乍听到多尔袞死于喀喇城时那种震惊、喜悦和轻松的心情，此刻已不复存在了，代之而来的，是慌乱、焦虑和沉重。她突然感觉到，此时向自己冲击挑战的，不再是迎面而来的一个敌手——多尔袞，而是来自前后左右的无数对手——阿济格、刚林、罗什、吴拜、济尔哈朗、鳌拜、塔胆、自己的儿子福临和那些死于多尔袞权力之下的冤鬼悲魂。这些对手，有的是宿怨已久的仇人，有的是多尔袞的智囊爪牙，有的是忠诚听话的亲信，有的是可以信赖的盟友，都在这风云突变、前景未卜的短暂时间里，要求自己作出抉择。抉择对了，化险为夷；抉择错了，一场大乱。乱而失控，就会翻车。大清的江山，就要毁在自己的手里啊！她感到从未有过的重压和恐惧，她思念虑事精细的索尼。索尼啊，快回京师吧！可刚刚派出的飞骑，终不能一跃千里啊！

孝庄集中全部精力回想刚林稟奏中的一字一句、一顿一停，她敏锐地察觉到：三年来一直为多尔袞执掌兵权的阿济格胁迫多尔袞旧部归附于己的企图，是一个最可怕的讯号。如果阿济格这一企图得逞，自己将面临一个更凶狠、更危险的手。文理不通，愚顽鲁莽，只知“来，与我

一搏”的英亲王，是根本不懂什么是“大局”，是根本不顾什么样的“后果”的。她十分细心地琢磨着刚林飞马千里、亲自“报丧”的心底奥秘。这个坏透了心肝的满洲大学士尽管字斟句酌、不露秘底，但这一行动本身，就是一份足以说明一切的“笺表”。他们对阿济格的对抗，只是企图保持多尔袞原有的班底，巩固多尔袞在两白旗的地位，维护他们一伙已有的权力和利益罢了。“豺狼当道，安问狐狸？”现在该是纵“狐狸”而制“豺狼”的时候了……

孝庄把劳神累心的思索转移到济尔哈朗身上。这个年已五十的郑亲王，在多尔袞的尖刀下“韬晦”过来了，也不容易啊！这个胸有城府的亲王，在晋见中关于“夺回权柄”“皇上亲政”的奏请，是明智而切合时机的，显示了他的一颗忠耿之心。正是在这明智、忠耿的奏请中，透露了对多尔袞的刻骨仇恨。午后接踵出现的大闹刑部衙门的浪潮，也许就是这位满怀愤恨的亲王暗示煽动的。要不，怎样来得这样迅速而又有秩序呢？在权力更迭的关键时刻，是需要这种愤怒情绪去震撼人心，是需要冤魂冤鬼的威风去大造声势，是需要这样大叫大喊去张扬多尔袞的罪行。这是一股引人同情、招人赞许、谁也惹不起、谁也不敢抑制的力量，只能顺从地加以利用啊……

孝庄对自己一直倚重的两黄旗的现状作了剖析。傍晚，鳌拜、塔旦的晋见和他们坦率的谈吐，证明两黄旗依然是忠诚可倚。特别是“忠于皇上”“忠于皇太后”两个口号的提出，显示了鳌拜、巴哈谋略上的成熟。这个口号，在这动乱无序的人心中，会澄清许多无法明言的误会的。至于谭泰，现在边外。这个人在近几年的升迁下降的坎坷经历中，对任何一方不离不就，在关键时刻，敢于出头任事，也算有能耐了。在现时两黄旗将领已经沸腾而起的激烈情绪面前，他是断不会逆拂众怒跳进油锅的。况且，七年前那场拥立福临继位的争斗，此人立有大功，不可忘却啊……

孝庄在彻夜不眠的思索中，开始谋求一劳永逸地消除宫廷内争的方案。她决计不让另一个多尔袞再出现于朝廷，她决计要剪除一切福临皇位的反对者，她决计要消除一切潜在的威胁。她调动了二十多年来积累的宫廷争斗的谋略、权术，运用于眼前这场错综复杂的争斗现实。当玄武门城楼上传来五更鼓声的时候，一个大胆而周密的方案在她的心里形成了。

十二月十四日午前辰时，孝庄拖着疲惫的身躯，在衍祺宫东次间里，召见了皇上福临，郑亲王济尔哈朗，内院大学士范文程、宁完我和鳌拜、塔旦、巴哈，谈了自己的想法，并将实施的权力，交给了郑亲王济尔哈朗。大清皇宫里一场血泊中的权力更迭开始了：

十二月十四日午后，皇上福临发出御诏，尊称多尔袞为“敬诚义皇帝”，称颂其“平定中原，至德丰功，千古无二”。声称要“勒石为碑，传于万古”。并诏民易服举哀。这道“诏书”，当晚即由郑亲王济尔哈朗率领铁骑甲兵，带着“报丧”的刚林，送往正在护送多尔袞柩车回京途中的罗

什、博尔惠、额克亲、吴拜、苏拜和阿济格等。济尔哈朗与罗什、吴拜等人相遇于石门。一道“诏书”稳住了两白旗权势人物的心，“敬诚义皇帝”的亡灵，也抓住了阿济格的魂。在济尔哈朗机智的周旋利诱下，鲁莽愚顽的阿济格已处于罗什、吴拜等人的暗中监视之下。

十二月十七日，多尔袞的柩车至北京，皇上福临率领在京朝臣，易缟服，置哀酒，出迎于北京东直门外五里处。福临举奠爵，大恸出声。文武朝臣跪伏于地，痛哭哀悼。就在这哀悼声中，英亲王阿济格被以“临丧佩刀迎上，以此举动叵测”、“丧车既停，劳亲居右坐，英亲王居左坐，其举动甚悖乱”之罪，由吴拜、苏拜、罗什、阿尔津等监押进京。阿济格在糊里糊涂中落网了。

十二月二十五日，索尼由盛京昭陵奉旨回京，孝庄召至衍祺宫密谈。

十二月二十六日，皇上福临口谕：由谭泰、罗什、吴拜三人暂理朝政。给罗什、吴拜嘴里塞了一个“甜枣”。同时，以吏部、刑部、户部尚书“编制缺员”为由，任命谭泰、韩岱为吏部尚书，任命济席哈、陈泰为刑部尚书，任命巴哈纳、噶达浑为户部尚书。不动声色地调整了六部班子，为阿济格准备了审判官。

十天之后，顺治八年一月六日，议政王大臣会议在谭泰、吴拜、罗什的传谕主持下，以“胁迫多尔袞旧部附己”、“阴谋夺政”、“阴谋摄政王之位”、“佩刀迎上”等十大罪状，议决“幽禁”了阿济格（后赐自缢）。其子劳亲被革职。其心腹将领库特库、毛墨尔根等被斩首。其长史都沙、阿思哈被革职。依附于阿济格的礼部尚书郎球、工部尚书星讷亦被革职。多尔袞亲信们的刀子，杀向了多尔袞的同胞兄长及其亲信。孝庄最担忧的威胁消除了。

一个月后，由博洛、尼堪、拜音图等，告发罗什、吴拜、苏拜、博尔惠、额克亲等五人，犯有“离间诸王与两黄旗关系”、“预谋八旗分配”是皇上止有一旗，而多尔博反有两旗”等罪行。议政王大臣会议在济尔哈朗和谭泰的主持下，以“动摇国是，蛊惑人心，欺罔唆耕”之罪，将罗什、博尔惠斩首，将额克亲除出宗室，将吴拜、苏拜革职为民。置阿济格于死地的杀手们，也被别人置于死地了。

二月十三日，皇上福临下诏，停止了“劳民伤财”的边外筑城。发出了向多尔袞清算罪行的讯号。

二月十五日，两白旗老将领苏克萨哈、詹伤，抛出了爆炸性的告发“奏折”。他们告发多尔袞“备有八补黄袍”，并令陪葬宠婢吴尔库尼“潜置棺内”、“欲于永平府圈房，偕两白旗移驻”、“阴谋篡逆”等几十条罪行，并弹劾何洛会、锡翰、冷僧机、刚林等参与其谋。于是，朝臣相告，竞相奋起，口诛笔伐。“敬诚义”的皇帝多尔袞，立即变成了不敬、不诚、不义的篡位奸侯。济尔哈朗、博洛、尼堪、满达海、谭泰等立即

上表参奏，历数多尔衮七年来的罪行种种，奏请皇上福临“追论查究”，向死去的多尔衮发起公开的声讨。

二月二十一日，皇上福临发出御诏，追论多尔衮逆谋之罪，并诏告天下：

郑亲王、巽亲王、端重亲王、敬谨亲王同内大臣合词奏言……朕遂命在朝大臣详细会议，众论金同，谓宜追治多尔衮罪。而伊属下苏克萨哈、詹岱、穆济伦又首告伊主在日，私制帝服，藏匿御用珠宝，曾向何洛会、吴拜、苏拜、罗什、博尔惠密议，欲带两旗移驻永平府。又言，何洛会曾遇肃亲王诸子，肆行骂詈。朕闻之，即令诸王大臣详鞠。皆实。除将何洛会正法外，多尔衮逆谋果真，神人共愤，谨告天地太庙，将伊母子并妻所得封典，悉行追夺。布告天下，咸使闻知……

伴随着福临“御诏”的“布告天下”，一方面是分层分批的平反昭雪，告慰死者，宽慰活人，争得民心。一方面是分层分批的报复杀伐，剪除对手，根除威胁。在长达一年的有组织、有步骤的流血中，何洛会和他的弟弟胡锡被凌迟处死。多尔衮家产籍没，人丁入官，坟墓掘毁，破棺鞭尸。刚林、祁充格被处以极刑。锡翰、巩阿岱、冷僧机、席纳布库被正法斩首。拜音图被禁锢狱中。在彻底消除多尔衮势力的同时，新任吏部尚书谭泰，也在“威权擅主”的罪名下，被突然地砍掉了脑袋。死于这次权力更迭的王公、大臣、谋士、将领，达四五十人之多。

在顺治八年二月二十三日，多尔衮坟墓掘毁、破棺鞭尸的当天晚上，索尼在衍祺宫东次间晋见了重病刚愈的孝庄。当索尼谈到多尔衮“罪恶盈贯”、“坟墓掘毁”、“破棺鞭尸”时，孝庄神情黯然，沉默良久。然后对索尼说：

“多尔衮率师入关、平定中原，仿明朝朝制治国，奠定大清基业，其功不可没。可他心怀诡诈、图谋篡位、结党营私、排斥异己，罢郑亲王辅政之职，屈杀肃亲王及其谋臣将领，逼图尔格含冤至死，削鳌拜、塔胆兵权，革尼堪、满达海之职，株连无辜，制造冤狱，其罪不可恕。但掘毁坟墓，破棺鞭尸，也太过分了。对明朝的崇祯皇帝，我们不是还在历代帝王中立了一个牌位吗？对张献忠，也只是割下脑袋也就完了。掘坟也好，破棺也好，鞭尸也好，大家都在气头上，怪不得的，况且历朝历代宫廷内争的残酷，都甚于对于战场上的敌手。人啊，都有感情，都受感情的左右。变态的感情，是一种可怕的感情。可在准确评价一个人的历史功过时，任何感情都是无用的。后人也许会给多尔衮一个公平的评说。”

当索尼谈到有人在参奏中弹劾洪承畴、陈名夏、冯铨、范文程、宁完我等汉官也程度不同地参与了多尔衮的阴谋时，孝庄说：

“这次较量，是我们满人的家里事，不许涉及任何一个汉官。洪承畴也好，陈名夏也好，冯铨也好，就是参与其谋，也都不闻不问了。多尔

袞在世时，连我们对他都束手无策，何况那些有职无权的汉官？他们不说几句多尔袞的好话，不帮多尔袞出个主意，他们还能过安生日子吗？天下汉官太多了，击一鸟而群鸟散，得不偿失啊！范文程、宁完我功大我知，晋为议政大臣，以彰其功。”

当索尼奏请皇上亲政后的辅政人选时，孝庄已经思虑成熟了：

“不再设什么‘摄政王’‘辅政王’了，也不再在诸王贝勒中找麻烦了。王位加权位，会造就另一个多尔袞。再不干那种傻事了。还是靠议政王大臣会议办事吧，这样也许有利无害，至少是利多害少。人选吗，你做内务府总管，当议政大臣，我信得过。再就是鳌拜，据我这几年的观察，其才智机敏，两黄旗将领尚无出其上者，授他领侍卫内大臣、议政大臣，参与议政。另一个是遏必隆，他是图尔格的弟弟，也被多尔袞整治了五六年，在被杀、被整、被关、被罚的大臣、将领及其遗属家眷中有威信，他也有点办事的本领，也授他领侍卫内大臣、议政大臣，参与议政。还有一个是苏克萨哈。他是两白旗的老人，这次告发多尔袞有功。也授他领侍卫内大臣、议政大臣，参与议政。有他这个人参与议政，两白旗的将领官兵会感到心里踏实一些，皇上也可以‘兼听则明’，我嘛，也可以少挨几句背后骂了……”

孝庄用四五十个文武朝臣的鲜血，完成了大清皇宫又一次的权力更迭，又悄悄地从这四五十个文武朝臣的鲜血中，吸取了沉痛的教训，为儿子筹划着一个安全的未来。

多尔袞摄政时代在血泊中消失了。

福临亲政的新时期在血泊中诞生了。

岁月悠悠，征途漫漫，在这之后的三十八年间：

她辅佐十四岁亲政的儿子顺治皇帝福临，用兵西南、江南，经过四年（1651——1654）的征战，基本消除了南明诸王和农民军李自成、张献忠余部的反抗，巩固了大清王朝在中原新建的政权，站稳了脚跟。

她辅佐儿子顺治皇帝福临，正确处理了满洲贵族之间的矛盾和满汉制度与满汉官员之间的矛盾，促进了满族传统的奴隶制向汉族封建制的彻底转变。

她辅佐八岁继位、十四岁亲政的孙子康熙皇帝玄烨，剪除了圈地害民、专权横行、图谋不轨的辅政王鳌拜及其阴谋集团，一举夺回权力，终止了鳌拜集团恢复旧制、贬抑汉官的政策，施行“昭雪诸臣”、“停止圈地”、“恢复内阁”、“划一满汉官员品级”等举措，以儒学维护封建统治和规划社会秩序。

她辅佐年轻的孙子康熙皇帝玄烨，“撤销三藩”（平西王吴三桂、平南王尚可喜、靖南王耿精忠）以消弭拥兵割据。并辅佐孙子康熙皇帝玄

烨进行长达八年（1673——1680）、战火遍于十三省（云南、贵州、广西、广东、福建、湖南、四川、江西、浙江、陕西、甘肃、湖北、蒙古）的“平定三藩之乱”的战争，维护了国家的统一，并吸取了“三藩之乱”中的教训，进一步完善了封建的社会制度，以促进封建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

她辅佐孙子康熙皇帝玄烨，制定了“因剿寓抚”、“和平回归”的对台方略，经过多次“遣使议和”和“澎湖海战”，于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使台湾和平回归，妥善重用、安置了台湾回归的将领百官，使清王朝实现了全国的统一。使台湾、澎湖、钓鱼岛、舟山岛、海南岛及西沙、南沙诸岛构成了守卫祖国的海上长城。

她辅佐孙子康熙皇帝玄烨进行了保卫祖国北部边疆的“雅克萨之战”。历时五年（康熙二十二年至二十六年，1683——1687），驱逐沙俄侵略者，收回了雅克萨城，保卫了祖国北部边疆的安全。经过两年的谈判，中俄之间签订了第一个平等条约——《尼布楚条约》。

岁月悠悠，征途漫漫。

康熙二十六年九月，孝庄太皇太后卧病于慈宁宫，康熙皇帝玄烨昼夜侍疾于床前。孝庄太皇太后，临终仍心念孙子玄烨，仍心念大清王朝未来，致语康熙皇帝玄烨：“祖宗骑射开基，武备不可弛。用人行政，务散以承天，虚公裁决……古称为君难，苍生至众，王子以一身临其上，生养抚育，莫不引领，必深思得众得国之道，使四海咸登康阜，绵历数于无疆，惟休。汝尚宽裕慈仁，温良恭敬，慎乃威仪，谨尔出话，夙夜恪勤，以祇承祖考遗绪，俾予亦无疚于厥心……”

十二月，孝庄太皇太后病危，遗语于孙子玄烨：“太宗（皇太极）奉安久，不可为我轻动。况我心恋汝父子，当于孝陵近北安厝，我心始无憾。”

十二月二十五日，孝庄太皇太后仙逝于慈宁宫，享年七十五岁。

康熙皇帝玄烨遵孝庄太皇太后遗嘱，命撤太后所居宫移建昌瑞山孝陵近地，号“暂安奉殿”，谥孝庄文皇后。

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四月，奉孝庄文皇后梓宫诣昌瑞山。

三十七年后，清王朝雍正三年（1725年）十二月，雍正皇帝胤禛于昌瑞山起陵，奉安孝庄文皇后于陵寝。曰昭西陵。

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孝庄皇太后——中华民族历史上一位杰出的女贤人，她的名字和她的业绩，终究是不朽的。